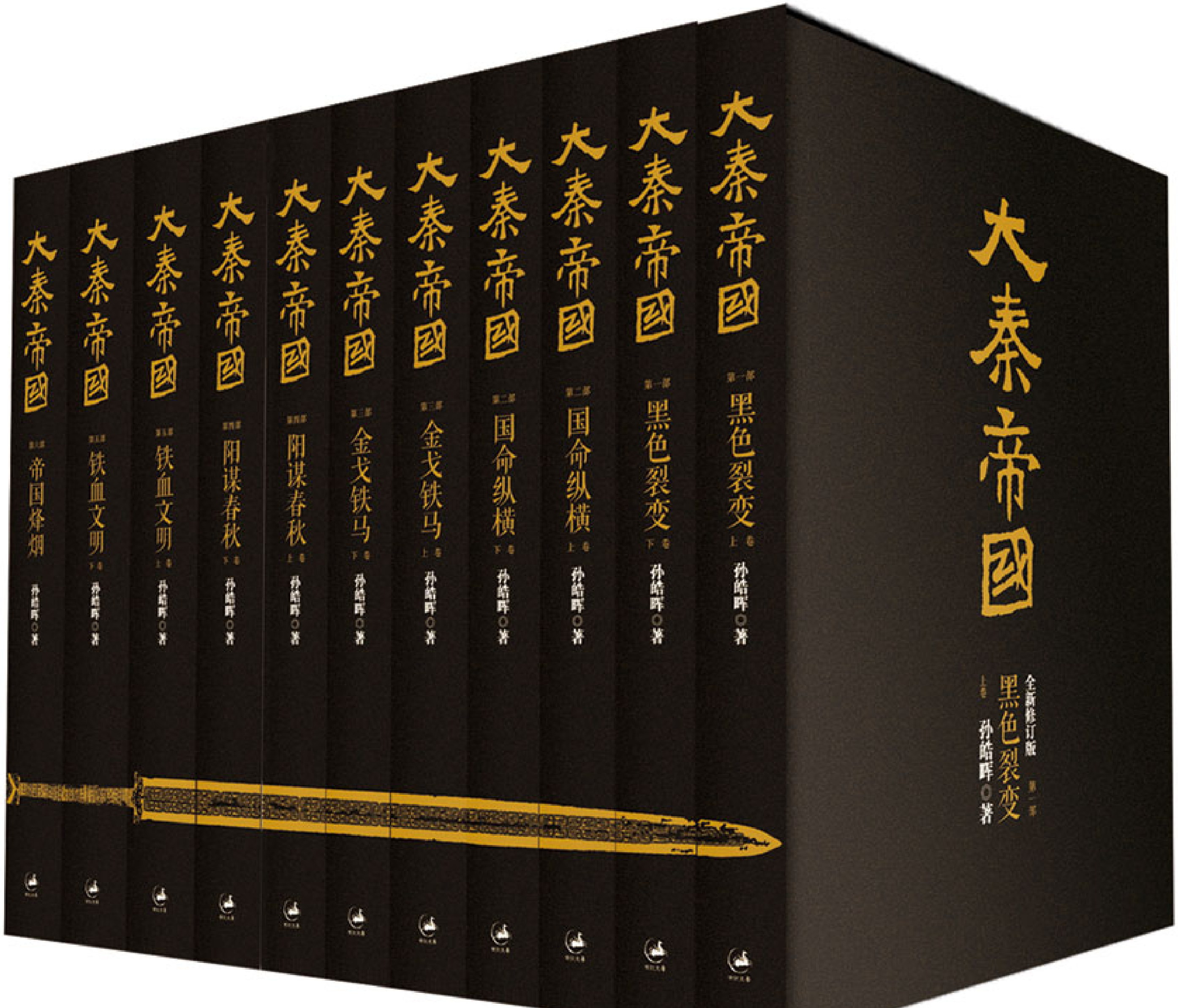

大秦帝国
全新修订版
第一部
黑色裂变
上卷
孙皓晖 著
黑色裂变 上卷
黑色裂变 下卷
国命纵横 上卷
国命纵横 下卷
金戈铁马 上卷
金戈铁马 下卷
阴谋春秋 上卷
阴谋春秋 下卷
铁血文明 上卷
铁血文明 下卷
帝国烽烟

版权信息

书名:大秦帝国（套装）

作者:孙皓晖

中信出版集团制作发行

大秦帝國

全新修订版

第一部

黑色裂变

孙皓晖◎著

世纪出版集团 上海人民出版社

内容简介：

《大秦帝国》（全新修订版）洋洋五百万言，六部十一卷，将战国后期齐、楚、燕、秦、韩、赵、魏七国群雄并起的历史苍劲地铺展开来，描绘了近200年的战国风云与帝国生灭。

在礼崩乐坏，群雄逐鹿的战国末年，面临亡国之祸的秦国于列强环伺之下，崛起于铁血竞争的群雄列强之林。从秦孝公开始，筚路蓝缕、彻底变革、崇尚法制、统一政令，历一百六十余年六代领袖坚定不移地努力追求，才完成了一场伟大的帝国革命，扫六合而一统天下，建立起一个强大统一的帝国。

全书共分为六部《黑色裂变》《国命纵横》《金戈铁马》《阳谋春秋》《铁血文明》《帝国烽烟》。这部鸿篇巨著还原了巨大的历史落差与戏剧性的帝国命运，再现了一个国家一步步实现自己梦想的悲壮历程。书中每一行每一页都充满着智慧方略、阳谋政治的风骨，奋发惕励、强势生存的精神，充满着来自中国原生文明时代的英雄风骨与本色灵魂。

全新修订版《大秦帝国》为作者孙皓晖创作十年来首次亲自全面修订，历时半年多。对原书知识性的错误与模糊，以及未被发现的笔误，进行了全面纠错；对原来靠拢通俗话本的某些写法，进行了文风的校正；新版《大秦帝国》的历史知识进一步精确化明晰化，叙事文风进一步整肃化厚重化。

作者简介：

孙皓晖，共和国同龄人，生于陕西三原。曾任西北大学法律系教授，获国务院首批特殊津贴的专家。严肃的作家、学者。中国当代四大历史小说家之一。“中国民族强势生存”、“中国原生文明”最有力的理论家和支持者。最新著有《中国原生文明启示录》（上中下）、《中国文明正源新论》。

1993年起，孙皓晖基于对中国原生文明的思考，历时16年创作了长篇小说《大秦帝国》，共6部11卷，505万字。2011年，《大秦帝国》入选中宣部“五个一工程”奖，并获第八届茅盾文学奖提名和新闻出版总署第三届“三个一百”原创图书奖。作品改编为六部240集同名大型电视连续剧。

引文

秦孝公、商鞅变法图强。秦国由弱变强收复失地开始崛起。

在群雄逐鹿、山河日变的“大争之世”，在英雄辈出、百家争鸣的战国时代，华夏大地的西陲正经历着一场亘古未有的“黑色裂变”。

公元前362年，秦献公在大战中身中毒箭而亡。嫡子嬴渠梁灵前即位，史称秦孝公。秦国此时国力虚弱，遭列强蔑视。山东六国会盟，图谋分秦。内忧外患中，二十二岁的年轻君主秦孝公血书国耻碑，向天下广发求贤令，誓以变法强国。在与入秦士子的反复切磋度量之中，商鞅脱颖而出。渭水船头，商鞅一展为政主张，以法家思想折服了秦孝公。秦孝公拜商鞅为相，开始了君臣二十年的大变法。商鞅带领着秦国一步一步地接近他理想中的法家治世。秦国新军练成，国富民强，百姓勇于公战，平民争立军功。

常年为国事操劳，秦孝公和商鞅虽不足五十岁，都已是心力交瘁。秦孝公召回了流放二十年的太子嬴驷，撒手而亡。嬴驷即位，史称秦惠王。六国趁机向秦国施加压力，要求秦国杀商鞅以谢天下。为避免秦国陷入内乱，商鞅交出政权兵权，坦然入狱，被老世族车裂身亡。嬴驷借势扫清所有反对变法的旧贵族，将商鞅之法立为万世国法。咸阳皇宫里，一个比他任何先辈都要更加冷峻的年轻君主，正在谋划着强国崛起的新局。

中国文明正源的强势生存

——序长篇历史小说《大秦帝国》

一

大秦帝国是中国文明的正源。大秦帝国所处的时代是中国五千年文明史中最重要的一个时代。不幸的是，作为统一帝国的短促与后来以儒家观念为核心的官方意识形态的刻意贬损，秦帝国在“暴虐苛政”的恶名下几乎湮没在历史的沉沉烟雾之中。有限史料所显示的错讹断裂且不必论，明清小说《东周列国志》、《二十四史演义》等通俗史话作品，对秦帝国的描述更是鲁莽灭裂，放肆亵渎，将这段历史涂抹得狰狞可怖面目全非。这种荒诞的史观，非但是官方正统意识形态的形象化，而且流布民间，形成了中国民众源远流长的“暴秦”口碑。事实上，对于酷爱说古道今的中国老百姓而言，话本小说、评书戏剧、民间传说等对民众意识所起到的浸润奠基作用，远远大于晦涩难懂的史书。两千年来，在对秦帝国的描绘评判中，旧的正统意识形态与旧的民间艺术异曲同工，或刻意贬损，或肆意涂抹，悠悠岁月中众口铄金，中国文明正源的万丈光焰竟然离奇地变形了。

这是中国历史的悲剧，也是中国文明的悲剧——一个富有正义感与历史感的民族，竟将奠定自己文明根基的伟大帝国硬生生划入异类而生猛挞伐！

悲剧的深远阴影正在随着历史的进步而渐渐淡化，儒家式的恶毒咒骂也已经大体终止了。但是，国人乃至世界对秦帝国的了解，依然朦胧混沌。尽管万里长城、兵马俑、郡县制、度量衡以至我们每日使

用的方块字（请注意，人们叫它“汉字”），都实实在在地矗立在那里，人们观念的分裂却依旧如斯。

秦为何物？老百姓还是不甚了了。即或在知识阶层，能够大体说叨秦帝国来龙去脉与基本功绩的，也是凤毛麟角。

于是，就有了将秦帝国说叨清楚的冲动。

在漫长艰苦的写作中，这种冲动已经慢慢淡了下来，化成一个简单的愿望——将事实展现出来，让人们自己去判断。

虽然如此，还是想将研究与写作过程中形成的一些基本思想大体说说，给读者与研究家们提供些许谈资，以做深究品评。

二

通常意义上，“帝国”是一个历史概念。它一般包含三个基本特征：其一，统一辽阔的国土（小国家没有帝国）；其二，专制统治或高度集权（民主制没有帝国）；其三，强大的军事扩张（无扩张不成帝国）。秦在这三个方面都表现得极为鲜明，可算是典型的古典帝国，而不是一个普通的王朝。

所以，这部描述秦兴亡生灭过程的长篇历史小说，就叫了《大秦帝国》。

秦之作为大帝国，略早于西方的罗马帝国，但大体上是同时代的。在古朴粗犷的铁器农耕时代，大秦帝国与西方罗马帝国一起，成为高悬于人类历史天空的两颗太阳，同时成为东西方文明的正源。但是，大秦帝国与罗马帝国的历史命运却是截然不同的。这里有两个基本方面特别值得注意：其一，秦帝国统一大政权存在的时间极短，只有十五年；而罗马帝国却有数百年大政权的历史。其二，秦帝国创造的一整套统一国家体制与文明体系，奠定了中国文明的根基，而且绵

延不断地流传了下来；具有数百年历史的罗马帝国，却在历史更替中变成了无数破碎的裂片，始终未能建立一脉相承的统一文明。

一个是滔滔大河千古不废。一个是源与流断裂，莽莽大河化成了淙淙小溪。

历史命运的不同，隐寓着两种文明方式内在的巨大差异。详细比较研究这种差异，不是文学作品的任务。《大秦帝国》所展现的，只是这个东方大帝国的生灭兴亡史的形象故事。与罗马帝国的比较只是说明，秦帝国是一个具有世界意义的东方帝国，是创造了一整套不朽文明体系的大帝国。在整个人类文明史中，这样的大帝国是独一无二的。

这是我创作《大秦帝国》的信念根基。

我对大秦帝国有着一种神圣的崇拜。

三

先得说说那个伟大的时代与伟大的时代精神。秦帝国兴亡沉浮的五百多年（从秦立诸侯国到帝国二世灭亡）， 是中国历史上最为自由奔放、充满活力的大黄金时代。用那个时候的话说，那是一个“礼崩乐坏，瓦釜雷鸣，高岸为谷，深谷为陵”的剧烈变化时代。用历史主义的话说，那是一个大毁灭、大创造、大沉沦、大兴亡，从而在总体上大转型的时代。青铜文明向铁器文明的转型，隶农贵族经济向自由农地主经济的转型，联邦制政体向中央统治政体的转型，使中华民族在那个时代达到了农业文明的极致状态。

这个辉煌转型的历史过程，就是秦帝国生灭兴亡的历史过程。

春秋战国孕育出的时代精神是全面竞争，强势生存。用当时的话说，就是“凡有血气，皆有争心”的“大争之世”。所谓大争，就是争得

全面，争得彻底，争得漫长，争得残酷无情。春秋三百年左右的纷争组合，就像春水化开了河冰，打碎了古典联邦王国时代的窒息封闭，铁器出现、商业活跃、井田制动摇、天子权威削弱、新兴地主与士人阶层涌现，整个社会的生命状态大大活跃起来。于是，旧制度崩溃了，旧文化破坏了，像瓦罐一样卑贱的平民奴隶雷鸣般躁动起来，高高的山陵塌陷了，深深的峡谷竟然崛起为巍巍大山！进入战国，这种纷争终于演变为大争，开始了强势生存的彻底竞争。弱小就要灭亡，落后就要挨打，成为几乎没有任何缓冲的铁血现实。彻底地变法，彻底地刷新自己，成为每个邦国迫在眉睫的生存之道。由此引发的人才竞争赤裸裸白热化。无能的庸才被抛弃，昏聩的国君被杀戮，名士英才成为天下争夺的瑰宝，明君英主成为最受拥戴的英雄。名将辈出，大才如云，英主迭起。中华民族的所有文明支系都被卷进了这场全面彻底的大竞争之中！经济、政治、军事、文化、民俗，乃至生活方式，举凡社会生活的所有领域，都在这种大争之中碰撞出最灿烂的辉煌。战争规模最大，经济改革最彻底，权力争夺最残酷，政治生活最阳光，文化争鸣最激烈，民众命运与国家命运的联系最紧密，创造的各种奇迹最多，涌现的伟人最多……所有这些，都是后来的时代无法与之比肩的，甚至是无法想象的。

在这样的历史土壤中成长的秦帝国，是那个伟大时代强力锻铸的结晶。

秦帝国崛起于铁血竞争的群雄列强之林，包容裹挟了那个时代的刚健质朴、创新求实精神。她崇尚法制，彻底变革，努力建设，统一国家，统一文明，历一百六十余年六代领袖坚定不移地努力追求，才完成了一场最伟大的帝国革命，建立起一个强大统一的帝国，开创了一个全新的铁器文明时代，使中国农耕文明完成了伟大的历史转型。

作为时代精神汇集的大秦帝国，最集中地体现了那个时代中华民族的强势生存精神。中华民族的整个文明体系之所以能够绵延相续如

大河奔涌，秦帝国时代开创奠定的强势生存传统起了决定性的作用。

这种强势生存精神，可以概括为六个基本方面：其一，彻底的不断的变法革命，以激发民众最旺盛的活力与国家最强大的实力为生存之本。“求变图存”，此之谓也。其二，对外部野蛮民族与愚昧文明的冲击，实行“强力反弹，有限扩张”的战略。其三，整合统一，霸气巍巍。其四，统一架构文明载体，使不同习俗的民族分支在同一文明载体下凝聚起来。其五，兼容并蓄，消解融会外部流入的不同文明。其六，崇尚法制，实行英才治国。

这种强势生存的基本精神，已经在中国文明的历史发展中一以贯之地表现了出来。否则，我们这个幅员辽阔人口众多的国度，根本不可能在统一文明中顽强地生存数千年而成为世界唯一。

大秦帝国又是中国历史上的一个黑洞，一个巨大的兴亡之谜。她只有十五年生命，像流星一闪，轰鸣而逝。

这巨大的历史落差与戏剧性的帝国命运中，隐藏了难以计数的神奇故事以及伟人名士的悲欢离合。他们以或纤细，或壮美，或正气，或邪恶，或英雄，或平庸的个人命运奏成了这部历史交响乐。帝国所编织的统一文明框架及其所凝聚的文化传统，今天仍然规范着我们的生活，构成了中华民族的巨大精神支柱。这些，就是《大秦帝国》要用故事去表现的最基本内涵。

四

虽然我们没有忘记秦帝国，但却也淡漠了那个时代的勇气与创造力。

在这种民族精神衰退面前，欧洲人的复兴之路是我们的镜子。

当欧洲社会将要被中世纪的死海窒息时，欧洲人发动了文艺复兴，力图从古希腊与罗马帝国勃勃生气的文明中召回强大的生命力。历史没有辜负欧洲民族。正是古希腊与罗马帝国原生文明的光焰，摧毁了中世纪宗教领主文明的藩篱，引发了波澜壮阔的启蒙运动。一个新兴的资本阶级破土而出，开辟了人类历史的新纪元。

被尘封的历史竟然有如此巨大的力量?

原生文明是一个民族的根基。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在她由涓涓溪流汇成澎湃江河的历史中，必然有一段沉淀、凝聚、升华、成熟的枢纽期。这个时代所形成的文化文明，如同一个人的生命基因，将永远以各种各样的方式影响或决定一个人的生命轨迹。这便是原生文明。各个民族对其原生文明的深刻反思，从来都是各个民族在各个时代发挥创造力的精神资源宝库。

当许多人在西方文明面前底气不足时，当我们的民族文明被各种因素稀释搅和得乱七八糟时，我们淡忘了大秦帝国，淡忘了那个伟大的时代，淡忘了向伟大的原生文明寻求“凤凰涅槃”的再生动力。

与西方原生文明相比，以秦帝国为最高峰的中国原生文明更加灿烂，更加伟大。

与中国春秋时代大体同步的古希腊文明，温和脆弱娇嫩。虽然开放得多姿多彩，却缺乏一种强悍的张力与坚韧的抵抗力。所以，在罗马军团的剑盾方阵面前倏忽崩溃灭亡。这是一个文胜于质的民族的必然悲剧。幅员辽阔的罗马帝国，则是铁马剑盾铸成的刚性社会。他没有汲取希腊文明融会改造自身，本民族又缺乏丰厚渊深的原生文明。所以，他在岁月侵蚀中无声无息地解体了。这是一个质胜于文的民族的必然悲剧。

大秦帝国则不然。她既创造了博大精深的统一文明体系，又具有强悍的生命张力与极其坚韧的抵抗力。自然条件的严酷、内部整合的激烈、野蛮部族的蚕食、强大外敌的入侵、意识形态的较量、各种文化的渗入，都远远未能撼动她的根基。秦帝国兴亡沉浮的五百多年中，华夏文明历经千锤百炼而炉火纯青，具有无可匹敌的独立性与稳定性。秦帝国时代创造的统一文明，使中国人在此后两千多年中历经坎坷曲折而没有亡国灭种。

我们可以骄傲地说，在这个地球上，只有中国人创造的原生文明在自己的国土上绵延不断地生存发展到今天！

这绝不是“地大物博，人口众多”所能解释的。

罗马帝国不大么？奥斯曼帝国不大么？拜占庭帝国不大么？一个一个，灰飞烟灭，俱成过眼烟云，这些帝国所赖以存在的民族群也都淹没消散到各个人类族群中去了……唯有中华民族，一个黄皮肤、黑头发、写方块字、讲单音节的族类，所建立的国家始终是以其原生文明为共同根基的国家。

还得感谢大秦帝国，我们那伟大的原生文明的最高峰时代。

还得感谢这种原生文明所蕴涵的奋争精神与生命张力。

这是在写作《大秦帝国》中经常涌动的骄傲与激情。

否则，我是无法坚持这么多年的。

五

从文学艺术的角度说，大秦帝国无疑是一个世界性题材。

这不仅仅在于秦帝国对中国统一文明的奠基作用。从文学艺术的角度讲，更重要的在于这个时代本身的故事性。中国原生文明的春秋战国时代是中国人心中的圣土。政治的、经济的、军事的、科学技术的、文学艺术的、法学的、哲学的、神秘文化的……举凡基本领域，那个时代都创造了我们民族在自然经济时代的最高经典，并当之无愧地进入了人类文化的最高殿堂。仅以战争规模论，秦赵长平大战，双方参战兵力总数超过一百万，秦歼灭赵主力大军五十余万（坑杀二十万）！如此战争规模，即或在当代也仍然放射着炫目的光彩而难以逾越。而创造这些奇迹的各种人物以及这些事件的曲折艰难，都构成了作家无法凭空想象的戏剧性故事。展现这些人物，展现这些故事，展现那些令人感慨唏嘘的历史血肉，是文学艺术的骄傲，是文学艺术的使命。

在中国元代以前，中国是世界文明中心，西方世界是当时的“周边文明”。秦帝国及其之后的一千余年，中国的强盛衰落总是居于世界的中心潮流，无不对世界其他文明发生着深远的冲击与影响。中国文明具有悠长内力的根源，在于秦帝国，而不是别的任何时代。从这一点说，帝国时代创造统一文明的过程与史诗般的兴亡幻灭，是当今世界具有最大开采价值的文化矿床。文学艺术对这段历史的开发，更具有特殊的意义和特殊的价值。因为只有文学艺术，才能形象地告诉人们，那个时代人的生命状态是何等饱满、何等昂扬、何等自信、何等具有进取精神！

六

遗憾的是，正面表现秦帝国时代的文学艺术作品始终没有问世。

虽然学力浅薄笔力不济，还是勉力上阵了。

时常觉得，不做完这件事情，我的灵魂将永远不得安宁。1993 年冬天进入案头工作以来，其中的艰难周折无须细说。完成一个大工

程，种种艰难几乎都是必然会发生的，也只有硬着头皮不去理它了。

作为作者，我想告诉读者的一点，仍然是有关作品的一点儿体会。

《大秦帝国》最艰难的是剪裁，也就是理出一个故事框架来。帝国时代是一个气象万千而又云遮雾罩的时代。浩瀚而又芜杂的典籍资料，无数令人不能割舍而又无所适从的故事与结局，常常使人产生遍地珍宝而又无可判断的茫然与眩晕。鲁迅先生曾感慨系之，说三国宜于做小说，而春秋战国不宜于做小说。其实质困难也许正在这里。以秦帝国为轴心主体，以帝国兴亡为主线（古话叫“国运”吧），以人物命运与事件冲突为经纬，虽然是能想到的一条较好路子，但依然不能包容伟大帝国时代的全部冲突，甚至不得不割舍许多重要素材（譬如诸子伟人的许多故事）。这种遗憾可能将是永远难以弥补的。为了使读者更为深入地透视帝国命运，我欲另将早秦部族的故事专门写成一部《马背诸侯》，完成后另行出版，以完整展现那个曾为中华民族文明作出伟大贡献的古老部族的历史命运。

孙皓晖

2012年春·修订于海南积微坊

楔子

公元前362 年秋，黄河西岸的少梁山地，打了一场罕见的恶仗。

战事已经结束。秋天的暮色中，红色衣甲的步兵骑兵已经退到主战场之外的南部山头，大纛旗上的“魏”字尚依稀可见。主战场北面的山头上黑蒙蒙一片，黑色旗甲的兵团整肃地排列在“秦”字大纛旗下严阵以待，愤怒地望着南面山头的魏军，随时准备再次冲杀。南面山头的魏军，也重新聚集成步骑两阵，同样愤怒地望着北面山头的秦军，同样准备随时冲杀。血红的晚霞在渐渐消退，双方就这样死死对峙着，既没有任何一方撤退，也没有任何一方冲杀，谷地主战场上的累累尸体和丢弃的战车辎重也没有任何一方争夺。就像两只猛虎的凝视对峙，谁也不能先行脱离战场。

这是一次奇特的战争，没有胜负，两败俱伤。

黑色军团由秦献公嬴师隰亲自统率，半日激战中斩首魏军五万。嫡子嬴渠梁率死士三百，直突敌阵中心，一举俘获了魏军统帅公叔痤。按照战国初期的用兵规模和评价标准，这算是一场特大胜利了。出人意料的是，魏军在统帅被俘后非但没有溃散，反而拼命回卷，力图抢回统帅。秦献公眼见长子嬴渠梁的三百死士陷入红色魏军的汪洋大海，情急之下，长剑挥动，亲自率领五千精锐骑兵冲入敌阵接应。两军会合，士气大盛。嬴渠梁一马当先，率死士冲出重围。秦献公断后阻击，眼见要脱离魏军，却被一支冷箭射中背心。秦献公痛彻心肺，一声低吼，几乎跌落马下。此时嬴渠梁已经将公叔痤交于后军大将，率死士反身杀回。秦军在嬴渠梁率领下大举冲杀，一气将魏军杀

退到三里之外。回来再看公父，秦献公背心的箭头竟深入五寸有余，周围已经渗出一圈黑晕。随军太医急得大汗淋漓，却不知如何下手。

秦献公面色蜡黄，伏在军榻低声道：“渠梁，撤军……栎阳。”便昏了过去。

“是否毒箭？”嬴渠梁满眼泪光，却没有慌乱。

太医急忙点头：“这是魏国的狼毒箭，一时难解。”

“敢拔除么？”

“近箭疾射，铁镞深入五寸有余，断不可拔。”太医摇头。

嬴渠梁环视厅中大将，向一员威猛的将领拱手道：“大哥，断箭吧。”

青年将领是秦献公的庶出子，嬴渠梁的长兄，叫嬴虔。他手中那柄弯月形的长剑极为奇特罕见，听得嬴渠梁招呼，他走到公父身后，拔出长剑立定，双手不禁微微颤抖。要知道，箭镞深入肉体，箭杆的受力处便在背心伤口，稍不留神使箭杆晃动带动箭镞，公父立时便有性命之忧。况且魏国的兵器打造得极为精细，长箭杆用上好的硬木制作，又反复刷过几遍桐油大漆，铿亮光滑，寻常刀剑根本难以着力。纵然这柄弯月长剑是神兵利器，可也没斩削过此等箭杆，安知没有万一？嬴虔紧张得头上冒汗，内心暗暗祷告：“天月剑也天月剑，救公父一命了。”凝神定力，扬起天月剑轻轻一挥，只见一道光芒闪烁——剑刃尚未触及，箭杆已被剑气悄无声息地切断！嬴虔左手疾伸，凌空抓住断开的箭杆，再看公父，竟是丝毫没有察觉。嬴虔长嘘一声，不禁跌坐地上。

厅中大将们也同时轻轻地“啊”了一声。

嬴渠梁镇静如常，吩咐道：“立即班师。谁愿断后？”

嬴虔一跃而起：“断后我来。不杀暗箭魏狗，嬴虔提头来见！”

“大哥，”嬴渠梁低声道，“公父重伤，目下当以大局为重，不能恋战。敌不追，我不动。坚守一夜，明日立即撤回，万莫意气用事。我在栎阳等你。”

嬴虔猛然醒悟：“好。大哥明白了，明日回军。”

嬴渠梁立即吩咐幕府诸将：“前军子岸开路，长史公孙贾领中军护卫国君，其余诸将皆随中军护卫，我自率三千骑士殿后。立即拔营班师。”

众将一声答应，大步出帐，少梁北面的山地顿时紧张忙碌起来。

乌云遮月，秋风萧瑟。秦军壁垒依然是军灯高挑，刁斗声声。对面山头的魏军也是篝火军灯，一片严密戒备，等着在明日的激战中夺回主帅。魏国军法：主帅战死，将士无罪；主帅被俘，三军大将并护卫兵士则一律死罪。如今丞相兼统帅的公叔痤被秦军生擒，不夺回主帅，谁敢撤军？魏国将军们判断，秦人好战，国君受伤后定然是恼羞成怒，来日一定会进行复仇大战，绝没有乘胜撤军的道理。今夜第一等大事是养精蓄锐，明日大战，才是真正的你死我活。那时候，人们还不大擅长偷营劫寨之类的雕虫小技，还延续着春秋车战时期堂堂之阵正正之旗的正面决战传统，休战就休战，绝少有一方会乘着黑夜休战之机偷袭对方营寨。戒备归戒备，那是大军驻扎的必然形式，魏国军营还是迅速淹没于无边无际的鼾声之中。

太阳初升，秋霜晶莹。魏军埋锅造饭饱餐一顿后，剩余的八万铁骑出营结阵，准备向秦军发起抢夺主帅的死战。按照规则和传统，秦军也应该结阵而出，双方同时向中央谷地开进，一箭之地时双方扎住

阵脚，主将出马对话宣战，然后发动冲锋，决胜当场。今日事却颇为蹊跷，秦军营寨炊烟袅袅，战旗猎猎，却迟迟不见出营结阵。魏军副将，目下的代理统帅，是魏惠王的庶出弟魏印，时称公子印，不到三十岁，虽是第一次带兵打仗，却自视极高。此刻他身披大红斗篷，在马上遥望秦军营寨，冷冷笑道：“再等半个时辰，让那些穷秦做一回饱死鬼！”

半个时辰过去了，秦军营地还是没有动静。公子印举剑大喝：“大魏军已经仁至义尽，冲上山去，诛灭秦军，杀——”牛角号凄厉长鸣，公子印一马当先，红色铁骑潮水般卷上北面山地，片刻间踏破了秦军营地的壁垒屏障。

可是，所有的魏军骑士都愣住了，怒吼和杀声骤然冻结，一片可怕的沉默。

秦军营地空荡荡一无长物。土灶埋了，帐篷拔了，唯有枯黄的秋草和虚插的旗帜在萧瑟的秋风中摇曳。秦军唯一的弃物，是营寨边缘的旌旗和一堆堆湿柴浓烟。

“嬴师隰！胆小鬼！”公子印愤怒的吼声在山谷回荡。

魏军想不到的是，秦军主力早已经在入夜时分从容撤退，回到了栎阳。嬴虔的断后骑兵也在黎明时分悄无声息地退出了战场。太阳升起时，嬴虔的五千轻骑已渡过了北洛水，向西南的栎阳纵马疾驰。魏军纵想追赶，也是为时已晚了。

嬴虔心急如焚，不断猛抽坐下战马，只想尽早赶回栎阳。按照他的心性，一定要打一场硬仗，抓住那个施射冷箭的魏狗回去在公父面前祭旗。然嬴渠梁的一番叮嘱却使他悚然警悟，仔细一想，更是后怕。公父重伤，危在旦夕，嬴渠梁的太子地位又没有明确，安知不会

在瞬息之间生发肘腋之变？如果没有他们兄弟联手，说不定五十三年前的秦国内乱将会再度重演。

秦国从被周平王封为西部诸侯，至今四百零八年，极少发生内乱。但是在五十三年前，秦灵公逝世，嫡子嬴师隰只有五岁。灵公的叔父嬴倬子倚仗兵权，借口国君嫡子年幼，夺位自立为国君。本该继位的嬴师隰，被放逐到陇西河谷去了。嬴倬子就是秦简公，他在位十五年就死去了。简公的儿子继承了国君，史称秦惠公。秦惠公做了十三年国君，又死了。他的儿子继位，就是秦出子。出子即位第二年，左庶长菌改发动政变，将出子和太后沉到渭水溺死，迎接被放逐的嬴师隰回国都雍城做了国君。嬴师隰这时已经三十五岁了，长期远离权力中枢，在雍城的根基已经很是薄弱。但嬴师隰却在边陲游牧的粗犷生活中，磨炼出坚韧的意志和深沉的性格，并结交了秦军中许多将领。他即位后决意改变秦国的贫弱国势，第三年便将国都东迁到栎阳，引起举国震惊。一则是世族上层觉得嬴师隰有意摆脱他们的控制，二则是国人觉得离魏国大军的锋芒太近。朝野惶惶的时刻，嬴师隰却没有丝毫退却。他祭奠宗庙，慷慨立誓：东迁栎阳，就是要夺回秦国在数十年中失去的河西之地，将魏国赶回黄河东岸，赶出函谷关！嬴师隰的复仇壮志使秦国军民大为振作，国人同仇敌忾衷心拥戴，世族上层悻悻沉默。也是，世族能有何理由反对这种顺应民心的复仇壮举呢？魏国从魏文侯任用李悝变法后，国力大增，又用吴起做了上将军对诸侯作战。三十余年间，吴起率领魏国铁骑攻下函谷关，大小六十四战，夺取了秦国黄河西岸的五百多里土地，将秦国压缩到了华山以西的狭长地带。函谷关失守，少梁山地的龙门渡口同样失守，秦国的门户洞开。若非吴起被魏国政敌陷害而被迫逃到楚国，秦国真有可能被魏国吞灭。虽然如此，魏国仍然没有停止对秦国的蚕食。秦国面对魏国的攻势，没有丝毫的还手之力。秦出子刚一即位，便商议放弃关中，退回陇西重新做半农半牧的边陲部族。

当此之时，秦献公嬴师隰振聋发聩，一扫阴霾，岂能不获得举国拥戴?

东迁栎阳以后，嬴师隰宵衣旰食励精图治，亲自率领秦国军队和魏国大军展开了长期恶战。二十年中打了大大小小三十多仗，竟然很少败绩。最大的一次胜利是前年黄河西岸的石门之战，一战斩首魏军六万，将魏国人赶出了函谷关，收复了秦国东部门户。那次要不是赵国出兵救援魏军，秦军完全有可能一举收复河西全部土地。石门大捷，天子周显王派遣特使庆贺，赏赐给秦献公一套高贵的战神礼服——黼黻，那是在最名贵的彩丝上绣出青色战斧和黑白神秘图案的统帅斗篷与一套盔甲。这次的少梁大战，秦献公的本意是收复龙门渡口，彻底将魏国人赶出河西。若非秦献公突然中箭重伤，少梁大战就是又一个石门大捷，秦国有可能一举恢复秦穆公时的大国地位。

上天啊上天，莫非你有意亡秦?心念电闪，一阵凉意渗进嬴虔的脊梁。

嬴虔的马队是秦国久经锤炼的精锐骑士，是长途奔袭的行家里手。渡过北洛水后，嬴虔命令一个千人队在洛水西岸埋伏，若魏军万一追来，则半渡击之，迫使魏军撤退。他自己则率领四千轻骑马不停蹄地向栎阳奔驰。

栎阳是栎水北岸的一座小城堡，距离东北方向的北洛水只有二百余里。两个时辰后，栎阳东门的黑色箭楼已经遥遥可见，再翻过一道山梁，就可进入栎阳城了。这时，嬴虔扎住马队，将他的副将和四个千夫长召到马前慷慨陈词道:“国君箭伤甚重，生死不明，栎阳城内难保不生变故。为防万一，我决意留下三千骑士，连同洛水退回的一千骑士，隐蔽驻扎在这道山梁之后，余下的一千骑士随我入城。三日内的任何时候，但见城内升起狼烟，便立即杀入栎阳。诸君可有他意?”

“但听将军号令!”副将和四个千夫长齐声应命。

“好！副将景监听令：自即刻起，你便是城外驻军总领。若栎阳有变，你可持此兵符调集栎阳之外的任何兵马，包围栎阳，直至新君嬴渠梁平安即位！”

“景监遵命！”年轻英武的副将双手接过兵符，激昂高声道，“赳赳老秦，共赴国难！”

“赳赳老秦，共赴国难！”四个千夫长异口同声。

嬴虔慨然拱手：“诸君以我老秦民谚立誓，嬴虔感奋之至。若国中平安，诸君大功一件。就此别过，后会有期。”说完，向身边一个千夫长一招手，“随我进入栎阳，快！”话音落点，胯下战马已经电掣而出。身后千夫长长剑一挥，一千轻骑暴风骤雨般卷向栎阳。

到得栎阳东门，嬴虔见城门大开，吊桥长铺，城头安静如常，便知公父尚在，不由长嘘一声，缓辔入城。但是，嬴虔还是多了一层心思，将马队直接带到国府门外列队等候，他自己手持天月剑大步入宫。嬴虔比嬴渠梁大三岁，是秦军著名的猛将，虽然性格如霹雳烈火，但却是个极为内明的有心之人。秦献公只有这两个儿子，一嫡一庶，但都视为国家干城，同样器重。秦献公也从来没有明确谁是太子。只是在人们眼中，因为嬴渠梁是正妻嫡出，加之气度沉稳，文武兼备，所以自然地认为他是国君继承人。嬴虔虽然已经隐隐然是秦军统帅，但却对弟弟嬴渠梁钦佩有加，认定他是太子，任何时候只要公父不在场，一定推出弟弟嬴渠梁主事，而且非常注意维护嬴渠梁的威权。当此微妙之时，嬴虔自感比嬴渠梁年长，责任重大，许多事嬴渠梁不好出面，必须由他一力承当，所以才不顾“宫门不得驻军”的严令，将一千死战骑士留在宫门守望，自己独自携带天月剑入宫。

栎阳的宫室很小，也很简陋，只是一座六进大庭院而已。且不说与山东六国的宫殿不能相比，就是和自己的老国都雍城相比，也是粗朴狭小了许多。唯一的长处，就是坚固。嬴虔不想在第二进的政事堂

遇见国中大臣，他希望大臣们以为他此刻不在栎阳。他绕过正门，从偏门直接进入了第四进寝宫，他知道，重伤的公父此刻一定在寝宫疗伤。果然，刚进偏门，就见院内岗哨林立，戒备异常，显然与城门和宫外的松弛气氛迥然不同。

嬴渠梁手持长剑在院中踱步，看见嬴虔身影赳赳而入，连忙大步迎上。

“大哥，你回来得正好，少梁没事？”

“没事。魏狗们一定在跳脚大骂了。哎，公父如何？”

“精神见好一些。太医正在设法挖出箭头。你快去看看。”

“走，一起去。”

“不。公父吩咐，大哥一回来，立即单独去见他。”

嬴虔惊讶：“这——却是为何？”

“大哥，不要想这些。公父自有道理。你去。”

“好，你等着，有事我即刻出来。”嬴虔大踏步走进了门槛。

半个时辰后，嬴虔走出寝室，右手用白帛裹着，脸色苍白，额头上冒着津津细汗。嬴渠梁惊讶地迎上去：“大哥，如何有伤了？”嬴虔微微一笑：“没事。洛水渡河时蹭掉了一块皮，太医顺便包扎了一番。”嬴渠梁一怔，正要说话，却见白发苍苍的老内侍黑伯匆匆走来低声道：“仲公子，君上宣你即刻进见。”嬴虔挥挥手催促道：“快去。我办件事就来。”说罢疾步走了。嬴渠梁不及思索，跟着黑伯走进寝宫。

寝宫里空荡荡的，太医们一个都不见，母后和妹妹也不在。秦献公伏身榻上，赤裸的背上盖着一块大白帛，头伏在枕上，素来黧黑的

面孔此刻是苍白潮红。嬴渠梁疾步走到榻前低声问："公父，要否太医？"秦献公将大枕挪到胸下，双肘撑在榻上，抬头道："渠梁，这厢坐下，听公父说话。"嬴渠梁答应一声"是"，便拉过一个木墩坐到榻前道："公父，儿臣渠梁，聆听教诲。"

"渠梁啊，公父的路，已经走完了。公父原未立你为太子，是想不让你过早招风树敌。目下，你已经过了加冠之年，二十一岁了。公父确认你为太子，即刻即国君之位……不要说话，听公父说完。"秦献公粗重地喘息了一阵，晶亮的目光盯住儿子，"我要叮嘱你三件大事：其一，不要急于复仇。二十年来，秦国已经打穷了，留给你的，是一个烂摊子。要卧薪尝胆，富国强兵。像公父这样老打仗，不行。其二，要善待臣下，尤其是世族元老，不要轻易触动他们。其三，也是最要紧的一条，要兄弟同心，不得交恶。这是我让嬴虔立的血誓。他若有二心，你可将血誓公诸国人，使人人得而诛之。"说着，秦献公拉开榻头暗屉，拿出一卷血迹斑斑的白帛。

嬴渠梁双手接过抖开，血红的八个大字赫然入目——若负君弟，天诛地灭！

"公父，渠梁兄弟素来同心同德，何故如此折磨大哥？"

秦献公摇摇头："渠梁谨记：同德易，同心难，大德大节，求同更难。历来公室内乱，几曾不是骨肉相残？嬴虔内明之人，你要倚重他。这血誓，唯防万一也。"

"渠梁谨记公父教诲：富国强兵，善待臣下，兄弟同心。若有负公父苦心，儿臣无颜见列祖列宗。"

秦献公静静端详着儿子，突然嘶声大笑："好！好！好！公父在九泉等你……"言犹未了，一口鲜血喷出，双手扑在大枕上，溘然逝去。

“公父！”嬴渠梁一声哭喊，扑在公父身上。

白发苍苍的老内侍轻轻走进，扶住嬴渠梁低声道：“太子节哀，大事要紧。”

嬴渠梁呜咽起身，静神拭泪，思忖有顷道：“黑伯，速请虔将军。”

秦献公安排后事的时候，一个大臣都不在身边。作为久经锤炼的国君，秦献公当然知道这是安排后事的大忌，自然不会有意如此。他的本意，是想将两个儿子的事安排妥帖，再召见几名重臣元老，申明并布置辅佐事宜。但是，他没有想到自己的箭伤骤然发作，夺去了他在最后时刻召见大臣的唯一机会。

秦献公骤然死去，国君继位的大事未及公诸世族大臣，原本简单明朗的朝局便顿时错综复杂起来。若拥戴嬴虔的势力借机发难，第一个疑团目标便是孤身伴君的嬴渠梁。同时，大臣们没有任何人接受辅佐重任，也会使权臣疑虑重重，有可能凭空生出诸多变故。嬴渠梁冷静思索，虽则兄弟二人在最后时刻都见到了公父，且兄长嬴虔先见，但嬴虔见公父时公父尚在；嬴虔走后，自己独对公父时公父却骤然逝去，无疑对自己不利。况且，公父只是口书申明，尚未给自己留下书写遗命就猝然去了。若有人借机发难，非但自己有弑君之嫌，而且发难者可以宣布公父的口书是编造。此刻的关键人物是嬴虔，只有他可以力排众议。嬴虔无事，则国中无事。嬴虔有事，则内乱必生。大哥嬴虔究竟会如何？嬴渠梁竟然一下子拿不准了。虽说嬴渠梁素来与嬴虔兄弟情义甚笃，但想到嬴虔此刻一念实系国家安危，不禁闪过一丝警觉——公父为何要大哥立下血誓？莫非真有蛛丝马迹被公父察觉了？

嬴渠梁脊梁骨悚然发凉，果真如此，局面将如何收拾？

此刻的政事堂中，秦国的大臣元老们更是等候得焦灼不安。既不知国君伤势如何，又不知国君是否确定了继任人；既要思谋国君伤愈无恙的对策，又要思谋国君崩逝新君即位后自己如何应对。所有这些，都因为国君的伤势不明与储君的不确定而变得扑朔迷离，无从商讨。大臣们都在厅中默默踱步，谁也不知道该商议些甚事。虽然如此，却也没有一个人离开政事堂。稍有阅历的大臣都知道，国君病危期间，是庙堂权力最容易发生倾覆的时刻，随时都有可能发生意料不到的巨大变化。春秋以来四百多年间，这种朝夕倾覆的故事太多太多了。且不说赫赫威名的齐桓公病危被困而导致奸佞夺权，就是目下国君秦献公的父亲秦灵公，也正是在刚刚病逝就被兄弟夺位自立的。所以，大凡国君伤重病危，国中大臣几乎无一例外地推开一切国事，寸步不离地守在距离国君最近的位置。包括在外领兵的统帅与地方大员，只要有可能，同样都尽可能地赶回国都，守在中枢要地。庙堂权力的变数愈大，朝臣们的心弦绷得就愈紧。这种躁动与紧张，要一直延续到新君确立形势明朗，方有可能结束。

目下，秦国的大臣们正处在这种焦灼不安之中。

长史公孙贾有意无意地踱到上大夫甘龙面前，拱手问："上大夫可有见教？"

上大夫甘龙白发苍苍，清瘦矍铄，是国君倚重的主政大臣，门人故吏遍于秦国朝野。可是在这最要紧的关头，竟未被召进寝宫，而是和所有大臣一样，只能在政事堂守候，这本身就是一种令人不安的变化迹象。长史公孙贾请教，显然是想探听甘龙对这种变化的反应。甘龙却是淡淡回答："长史常随国君，有何见教？"

这是一个微妙的反击。长史执掌国君机密，是左右亲信，然此时也在政事堂，这比主政大臣在危急时离开国君更为异常。公孙贾请教，显然是受不了内心紧张的折磨。甘龙淡淡的反诘，却分明表示出

一种言外之意，不用试探，你比我更心虚。这使公孙贾感到尴尬，只好拱手笑道："公孙贾才疏学浅，何敢言教？"

大臣们正在紧张焦躁，都想听谁说点儿什么。见上大夫甘龙和长史公孙贾两位枢要大臣对话，纷纷聚来，却又无从问起。此刻像"国君伤势如何"、"储君会是哪一位"这样的问题决然不能问，那意味着问话者有二心。所以，大臣们虽然围拢了过来，却都只是默默地看着甘龙而已。

不料甘龙此刻却没有沉默，他向围过来的大臣们拱拱手，高声道："上天佑护秦国，国君箭伤已经大有好转。我等大臣当共商大计，上书国君，大举复仇，讨伐魏国。"

真是高明老到。既避开了忌讳，又给了大臣们聚集政事堂一个最好的议题。大臣们如释重负，纷纷呼应："上大夫所见极是，该当讨伐魏国，收复少梁！""对。为国君报一箭之仇！"话题一开，大臣们顿时活跃起来，三五成群地纷纷开始议论少梁之战，同时以各种巧妙的方式试探着其他人的回应。

正在这哄哄嗡嗡的时刻，一队铁甲武士踏着整齐沉重的步伐开到政事堂外，铿锵列队，守在门外庭院。盔甲鲜明，长矛闪亮。带队将军正是嬴虔部的大将子岸。

政事堂骤然沉默。大臣们额头冒出了晶亮的汗珠，张口结舌，相互目询。莫非国君骤然崩逝了？嬴虔要夺位自立？果真如此，大约没有谁能够阻挡。嬴虔虽然不是名正言顺的秦军统帅，但他率领的五万骑兵几乎就是秦国的全部精锐。加之嬴虔体恤士卒，善待将领，又是身先士卒打恶仗的猛将，在军中威望极高。他要夺位，嬴渠梁还真难找出一支力量来抗衡。非常时期的权力对抗，最见真章的就是看谁握有重兵。嬴渠梁虽说也是智勇兼备的骁将，但毕竟在军中资望尚浅且

经常辅佐国君政务，与嬴虔直接掌握精锐骑兵是不能相比的。兄弟俩真要刀兵相见，秦国可就大难临头了。

一时间，政事堂的紧张气氛达到了顶点。

甲士列队方完，又一阵沉重急促的脚步声，嬴虔手持天月剑率领两排带剑将领大步走进政事堂。嬴虔一摆手，顶盔贯甲的将领们在政事堂后边肃然站成两排，个个双手拄剑，沉默挺立，恰似两排石雕武士。嬴虔则往政事堂大门口一站，高声道："朝臣列班就座，听候国君书命。"

大臣们迟疑缓慢地按照往常排位序列，坐入自己的案几前。刚刚坐好，老内侍黑伯带着两名年轻内侍走进政事堂前方正中央。黑伯从小内侍捧着的铜盘中拿过一卷羊皮展开，高声念道："秦国臣民人等，少梁之战，本公箭毒重伤，自感无期，立仲公子嬴渠梁为太子，继任国君。国中臣等须竭力辅佐，有二心者，人人得而诛之。嬴师隰二十三年九月十六。"

随着黑伯的念诵，大臣们又是疑云大起，一片沉默，连惯常的领命呼应都没有人敢开口。从君书看，国君已经崩逝无疑。然则国君若果真如此清醒，册立储君这等大事却为何没有一个大臣知晓？再说，嬴虔也始终没有正面表态，万一其中有诈，是嬴虔的试探手段，积极呼应君书岂不是立惹杀身大祸？不呼应，不说话，至多是不敬之罪，且法不治众，至多贬黜罢了。若不小心出头领命，惹恼嬴虔，那可是祸及三族的大事，后悔也来不及了。人同此心，心同此理，政事堂一时出现了宣示国君书命后从来没有过的奇怪沉默。

沉默中，政事堂响彻嬴虔粗哑的声音："恭请新君即位——"

随着喊声，两名内侍前导，嬴渠梁一身布衣，头戴黑玉冠，从容进入政事堂。大臣们又是惊愕，又是迷惑，深深的恐惧和疑虑还在延

续，竟然期期艾艾地忘记了拥立新君的大礼，还是一片沉默，政事堂陷入大为尴尬的局面。

骤然间，嬴虔脸色变得铁青，高声怒喝：“国君遗命，新君即位，谁人不从，有如此石！”大步回身，天月剑青光闪烁，无声地拦腰掠过政事堂门前的一根石柱。嬴虔冷笑一声，左手一挥，石柱上半截“咚”的一声大响，摔在台阶上滚落院中。石柱下半截平滑如镜的切口闪着青森森的光芒，令人不寒而栗。

两排将领齐声高呼：“拥戴新君！新君万岁！”

政事堂大臣们这才从惊惧怀疑的噩梦中醒悟过来，参差不齐地伏地高呼：“恭迎新君即位！新君万岁！”

上大夫甘龙高呼：“嬴虔将军拥立有功，将军万岁！”大臣们也忙不迭跟着高呼：“嬴虔将军万岁！”

嬴虔大吼一声：“岂有此理！嬴虔如何与国君并论？若再非礼，嬴虔无情！”

政事堂立时肃然沉默。经过这几番验证，大臣们已经明白无误地清楚了，大局不会动荡，嬴虔是真心实意地辅佐弟弟嬴渠梁继任国君。但是，新君没有说话，大臣们还是一片沉默。一朝天子一朝臣，新君将如何动作，谁也不摸底细，贸然开口，吉凶难料，还是等待为好。

嬴虔走到前边，深深一躬，高声道：“请新君宣示国策。”

嬴渠梁一直站在中央国君座前，坦然自若，丝毫没有局促慌乱。此刻，他平静清晰地开口道：“诸位大臣，公父骤然崩逝，嬴渠梁受命继任国君。当此危难之际，本公申明朝野：其一，国中大臣，各司其职，一律不动，国政仍由上大夫甘龙统摄。其二，嬴虔将军少梁之战

有大功，擢升左庶长，总领秦国兵马。其三，由上大夫甘龙、长史公孙贾主持公父之国丧大礼。”

大臣们长长地嘘了一口气，齐声高呼：“臣等遵命！”

嬴渠梁走到甘龙面前，深深一躬：“上大夫年迈苍苍，又做国丧大臣，嬴渠梁深感不安。国丧期间，若有滋事生乱者，上大夫请行生杀予夺之权。”

甘龙感动振奋，躬身颤声道：“老臣受先君大恩，又蒙君上重托，敢不从命！”

嬴渠梁环视政事堂高声道：“其余诸事，按既往成规办理。散朝。”

大臣们既有国丧哀礼的制约，又有对新君即位的感奋，却既不能喜形于色，也不便于此时大放悲声，于是便以职权范围三三两两地聚在一起，肃然正色地商议起国丧期间必须做的诸多事情。

嬴渠梁已经离开了政事堂，匆匆赶往栎阳西南的骊山军营。

他要办一件大事。在他看来，这件事甚至比安定朝臣国人还重要。他只带了黑伯和一百名与他经年并肩作战的轻锐骑士，马不停蹄地赶到骊山军营。这时天色已暮。也是刚刚赶回军营的前军主将子岸出来迎接时，惊讶莫名：“君上刚刚即位，如何便离开栎阳？”

“子岸，公叔痤如何？”嬴渠梁没有理会子岸的惊疑。

“老匹夫！哼，一句话不说，一口饭不吃，牛顽得很。该拿他在先君灵前祭旗。”子岸气狠狠地禀报。

“带我去见他。”嬴渠梁命令子岸。

公叔痤被囚禁在骊山军营的山根石屋里。他是魏国二十多年的丞相了，自吴起离开魏国，他便时不时兼做统帅领兵出征。他打败过韩国赵国楚国和韩赵联军，也算得当世文武兼备的赫赫人物。可就是在与秦国的大战中两次惨败，一次是三年前的石门之战，丧师六万，丢失函谷关。再就是这次少梁之战，竟莫名其妙地做了秦军俘虏。他已经是六十一岁的老人了，自感少梁之战一世英名付之流水，羞愤交加，不说话，不吃饭，不喝水，他要饿死自己渴死自己，为自己的无能赎罪。连续三天的自我折磨，他已经苍白干枯得在草席上气息奄奄。当囚室的石门隆隆推开时，他眼睛也没有眨一下。

“公叔丞相，嬴渠梁有礼了。”嬴渠梁向蜷卧在墙角的公叔痤深深一躬。公叔痤闭上了眼睛，既没有坐起来，也没有开口应答。他钦佩这个生擒他的年轻将军，可是不愿意和他在这样的场合对话。

子岸气得大声吼道：“老公叔，这是秦国新君，你敢牛颃！”

公叔痤微微一动，依然没有睁眼，也没有开口。

嬴渠梁拱手道：“公叔丞相，请勿为少梁之战羞愧。这一战，谁也没有赢。老丞相虽然被擒，我的公父也被你军冷箭所伤，猝然崩逝了。认真说起来，魏国还算是略胜一筹。丞相以为如何？”

公叔痤不禁惊讶得睁大了眼睛，嬴师隰这个令人生畏的劲敌死了？真的么？果真如此，自己连自杀的可能都没有了。依秦人习俗，一定要在国君灵前杀掉自己祭奠国君的。能与劲敌嬴师隰同战而死，也算得其所哉，又有何憾？心念及此，公叔痤冷冷一笑：“既然如此，公叔痤的人头就是你的了。何时开刀？”

“老丞相差矣。嬴渠梁不是杀你，是要放你回安邑。”

公叔痤哈哈大笑：“嬴渠梁，休得嘲弄老夫。士可杀，不可辱也！”

嬴渠梁正色道：“嬴渠梁何敢轻侮前辈？放老丞相回归魏国，乃嬴渠梁一片苦心。秦魏激战多年，生灵涂炭，死伤无算。嬴渠梁继任国君，图谋秦国庶民安居耕牧，不想两国交恶。嬴渠梁素知老丞相深明大义，欲与老丞相共谋，两国休战歇兵，不知老丞相意下如何？”

“秦公，果然不记杀父之仇？”公叔痤迷蒙混沌的老眼渐渐明亮起来。

“父仇为私，和战为公。嬴渠梁若非真心，甘受上天惩罚。”

公叔痤打量着面前这个神色肃然的青年君主，觉得他竟有一种令人折服的真诚与自信，一句话便公私分明地将大局料理清白，不禁暗暗赞赏。与秦国罢兵是他多年的主张，无奈秦献公连年攻魏，发誓要夺回整个河西，不想打也得奉陪了。在他这个魏国丞相看来，秦国被压缩得已经可以了，魏国的真正劲敌是东方崛起的齐国与南方的楚国，老是被秦国缠住不能脱身，实在是魏国很头疼的一件事。每与秦国作战，他都不赞同上将军庞涓领兵，怕的就是庞涓对秦国赶尽杀绝，与秦国的血仇越结越深。他很了解老秦人的剽悍顽强，认定这个在戎狄部族包围中拼杀了几百年的部族诸侯绝非轻易能够消灭，能够将秦人压缩到荒凉的一隅之地，就应该满足了。魏国的目标是中原沃土，而不是西陲蛮荒。但经过石门之战与这次少梁之战，他却觉得这种罢兵愿望似乎根本不可能，秦献公好像一个疯子一样仇恨魏国，有他在，魏国是无法摆脱这种纠缠的。被俘这几天他已经思谋妥当，自己自杀殉国，荐举上将军庞涓与秦献公决一死战，彻底解决与秦国的连年纠缠。然则，骤然间竟是峰回路转，秦献公死了，秦国新君主动提出罢兵休战，岂非天意？

老公叔一时感慨中来：“好！老夫信你，一言为定。只是这疆界，却不知秦公如何打算？”“以石门之战以前的疆界为定，河西之地还是魏国的。”

“噢？秦公不觉吃亏太多？”公叔痤大为惊讶，不禁靠墙坐起。

“二十年后，我会夺回来的。”嬴渠梁一字一板。

“一言为定？”

“一言为定。”嬴渠梁微笑，“老丞相，该进食了。”

公叔痤豪爽大笑：“然也！吃饱了，好上路。”

“且慢。”嬴渠梁笑道，“老丞相徐徐将息，三日后嬴渠梁派人护送老丞相回安邑，不言俘获，而是魏王特使。”

公叔痤又一次惊讶，不禁挣扎起身笑道：“秦公，老公叔阅人多矣，以公之气量胸怀，数年之后，必大出于天下。”

嬴渠梁恭敬地拱手行礼：“渠梁才疏学浅，如何敢当老丞相嘉勉？”

公叔痤仰天叹息：“只可惜老夫来日无多，不能和英杰并世争雄了。”一阵拊掌长笑，竟昏倒在地。

三天后的清晨，嬴渠梁亲率三百铁骑，护送着一辆青铜轺车驶出函谷关。

白发苍苍的公叔痤在函谷关外和嬴渠梁殷殷道别，向魏国都城安邑疾驰而去。

秋霜白露，草木枯黄。嬴渠梁站在函谷关城头凝望着远去的轺车，那面鲜红的“魏”字大旗已经与天边的原野融在了一起，他依然伫立在那里，任凭寒凉的秋风吹拂着自己。

按照战国之世的规矩，一个两次兵败的大臣是很难继续掌权的，即或公叔痤是魏国两朝元老深得魏王倚重，丞相之位也未必能保。果真如此，秦魏罢兵的和约岂非空言？而如果魏国继续对秦国用兵，秦国能支撑多久？嬴渠梁很清楚，公父连年对魏国激战，本意是想夺回河西后再封锁函谷关休兵养民。可是，秦国越打越穷，河西五百里土地还是没有夺回来，秦国如何再打得下去？这种战争对于魏国这样的富强大国，纵然失败几次，也无伤元气。可是，秦国不行，秦国已经不起再一次的失败了。辎重耗尽了，存粮吃光了，精壮男子死伤得几乎无人耕田了。再有一次失败，秦国就真得退回陇西河谷重做半农半牧的部族去了。当此之时，秦国虽然表面上打了两次大胜仗，但国力却到了崩溃的边缘，成了没有根基的风中纸鹞。在刀兵连绵的战国，这已是极为危险的最后境地。若能罢兵数年，缓得一缓，秦国也许还有重振雄风的希望，否则，秦国将从战国列强中消失。目下又是国丧，朝局未安，若魏国乘秦国内乱举兵而来，岂非灭顶之灾？

嬴渠梁觉得肩上担子如大山一般沉重。

如果罢兵成功，函谷关月内就要重新交割给魏国了。自从秦部族立为诸侯国，多少年来，这函谷关就是秦国的国命之门。有函谷关在手，秦人就坦然自若。丢失函谷关，秦人就像袒露胸口迎着敌人的长矛利剑一般举国紧张不安。如此命脉一般的函谷关，公父与秦人浴血疆场夺了回来，自己却又交给了魏国，那些世族元老能答应么？朝野国人能理解么？虽然嬴渠梁是经深思熟虑的，认为唯其如此，才能使魏国觉得不动刀兵而重占河西是一个巨大的利市，才有可能放秦国一马。如原地现状罢兵，那是几乎没有可能的，魏国绝不会在两次大败

后让秦国封关休养。虽然如此，但毕竟函谷关对秦人太重要了，国中臣民能接受么?

上天啊上天，莫非秦国要灭亡在我嬴渠梁手里?

第一章　六国谋秦

一　上将军庞涓的秘密使命

暮霭沉沉，大河上下一片苍茫。

在刀兵连绵的岁月，这正是晚号长鸣城堡关闭的时分。坐落在黄河北岸的魏国都城——安邑，却打开已经关闭的南门，又隆隆放下吊桥，放出了一队没有任何旗号的铁甲骑士和一辆青铜轺车。暮色苍茫中，这队人马越过山地，飞驰平原，在朦胧月色下从孟津渡口摆渡黄河，上得南岸，便乘着月色星光，向苍茫大平原上的著名都会——大梁城飞驰而来。

此刻的大梁城，正沉浸在浓浓的兴奋与狂欢之中。

大梁是魏国的第一大城，与大河北岸的都城安邑遥遥相望。虽说不是都城，大梁的城池规模与街市气势却比安邑大得多。论地利之便，大梁地处丰腴的平原，北临黄河，南依逢泽大湖，水路陆路四通八达，便成了中原地带最大的物资集散地。魏国当年之所以没有将大梁作为都城，仅仅是因为韩赵魏三家分晋时，魏氏势力范围内的南部平原尚是贫瘠荒芜的原野，大梁还只是一座小城池。而当时的安邑却是魏氏的势力中心，地处黄河汾水交汇处，农耕发达，城池坚固，自然便做了都城。不想自魏文侯起用李悝变法，尽地力之教，全力在黄河南岸发展农耕，大梁大大地得了一回天时地利与人和，竟是迅速富庶了起来。随着农耕兴旺，工匠商贾也纷至沓来，大梁在一百多年间蓬蓬勃勃地变成了水陆大都会，重筑大城池，工商云集，店铺林立，

形成了天下第一大市——魏市。更兼列国名士纷纷前来定居开馆，文风昌盛，私学大起，隐隐然便成了中原地区的文明中心。

虽则如此，大梁人心里总觉得缺少点儿东西，尤其见了安邑人，总是心里酸酸的不是滋味儿。安邑是王城，是国都，纵然不比大梁富庶文华，却自有一种王城国人的优越感，动辄便是“天下大势如何如何”的高谈阔论，或是“近日魏王赏赐上将军六进大宅”、“前几日丞相纳了一名美妾”等王侯将相的隐私逸闻。大梁人听得一边羡慕，一边泛酸。大梁人可以在任何外地人面前高谈大梁的享受讲究和精到至极的生意经，但就是在王城安邑人面前羞于开口。这也是没办法的事，财富与享受如果远离权力，人们只会说你是个富商而已。

说到底，大梁人缺的是一种贵气。富而不贵，心里总悻悻不是滋味。

然而，月余之前魏王特使带来的一道王书，却使大梁人看到了富贵双至在安邑人面前挺起腰杆的希望，全城沸腾了起来。

魏王特使的宣谕是：以魏国为盟主的六大国会盟，将在逢泽之畔举行，大梁城定为六国会盟的后援基地；大梁要迅速在逢泽大湖边修筑起六国兵营和六国行辕，在这里囤积大梁佳酿，云集大梁美女。如果仅仅是这样，自然还不会使见多识广的大梁人激动起来。要紧的是几乎就在同时，安邑商人酸酸地传过来一则王宫秘闻：魏王喜欢大梁，所以在逢泽会盟，是有意将国都迁往大梁城！

旬日之间，秘闻不胫而走，人人都在兴奋地议论。随着安邑商人不断地向大梁转移财产和各国商贾的探询证实，大梁城的兴奋激动终于蔓延成了狂欢。谁也不知道何时何人开的头，原本中夜收市的夜市变成了彻夜大市。各色酒肆饭铺灯笼高挑，幌旗招摇，高谈阔论与喝彩之声溢满街市。原本是盛典大节才举行的社舞也涌上了长街。那由四十多个壮汉抬在特大木车上的社神雕像缓缓行进，和善地看着在他

脚下狂欢劲舞的彩衣男女，总角小儿也一群群拥上街头又唱又跳。外商们则站在街边檐下兴奋地指点议论，或面带微笑地听身边老人感慨地评价大梁的民俗和社舞的优劣。起先，最令外商们心跳的是，大梁的所有物价都大跌五六成，有的甚或跌了八成。每家铺面前都高高挂起大幅红布，大书一个“欢”字，下面便是“跌八”或“跌五”“跌六”。外国外地商人们心惊肉跳，但又不能开罪于天下第一水陆大市的父老，只好随行就市地跌四跌三。然则，更令外商们惊讶的是，大梁人根本不屑于趁此喜庆之日抢占小利，他们彬彬有礼地走进大店小店，只买些喜庆之物或酒食甜饼之类。就是这些，也是尽量在大梁人开的店里买，极少光顾外国商人们和外地商人们的店面。一时间，外国外地商人们钦慕不止，相顾惊叹“文哉大梁”！惊喜之余，不知哪国大商带头，外商们竟是大跌九成以谢大梁父老。一家齐国大商，竟然将喜庆之物与酒食甜饼摆在店门口馈赠市人，一天却没送出几件去。外商们既惭愧又高兴，便将店面生意交给账房先生们看管，纷纷走上街头与大梁人同欢。

在大梁的狂欢喜庆中，唯独一个地方冷清如常，这就是上将军庞涓的行辕。

庞涓和他的马队于四更时分到达大梁城外。城中的狂欢喜庆，使庞涓感到意外和惊讶。六国会盟是一件实实在在的大事，需要尽量地秘密进行。如今被大梁张扬铺排得惊天动地，有何秘密可言？一时间，他感到大梁人很是浅薄，令人厌恶，断然拒绝了大梁守请他从正门入城接受万民拜迎的恳切请求，命令打开城外秘密通道，隐蔽进入城内事先准备好的上将军行辕。

进入行辕的第一件事，庞涓便派人打探城中各种传言。他要知道，六国会盟的秘密究竟泄露出去多少？及至各路密探在一个时辰后报齐，都说大梁人庆贺的是迁都消息，几乎没有人议论六国会盟，他才长长松了一口气，仔细一想，却又感到疑惑不解。迁都大梁是何等

重大的国事，他身为上将军，何以竟然一无所知？谁提出的立即迁都？魏王何时赞同的？为何不预告于他？一时理不出头绪，他也不再纠缠。他相信如此重大的国事总是绕不过他这个手握重兵的上将军，迟早一切都会明白，瞒他的人也会付出代价的，目下最要紧的是准备六国会盟。

五鼓时分，庞涓已经在大铜镜前梳洗完毕，一身细软干爽的贴身白绢衣裤使他觉得分外舒适。喝下一陶碗肉羹，他轻轻地咳嗽一声，贴身侍卫便捧进了上将军的全副装束。那是一身用上好精铁特殊打制的甲胄，薄软贴身而又极为坚挺，甲叶摩擦时便发出清亮的振音。还有一顶青铜打制的上将头盔，一尺长的盔矛在烛光下熠熠生辉，径直五寸的两只护耳弧度精美，耳刺光滑异常。再就是一件等身制作的丝质大红披风，一经上身，光洁垂平，脖颈下的披风扣便大放光华。穿戴完毕，铜镜中立即出现了一个威严华丽且极有气度的上将军。庞涓稍事打量了一下自己，抚摸了一下披风扣上的两颗大珠，却微微皱起了眉头。作为战阵大将，他很不喜欢这种浮华招摇的东西。但这是他被拜为上将军时魏王亲自赏赐的，两颗当做披风扣的海珍珠是魏惠王的心爱宝物，这身甲胄则是魏王派专使在大梁著名的作坊定制的。这一身装束可真正是价值连城。除了魏国，大约哪个诸侯国的上将军都不会拥有这样豪华名贵的衣甲。对于魏王的特意赏赐，如果在六国会盟这样的重大场合不装束起来，魏王肯定会不高兴的。当今的魏国大臣中，只有丞相公叔痤和他这个上将军得到了这一特殊赏赐，酷爱珠宝名器且又特别讲究衣着威仪的魏王能不在意么？

装束停当，庞涓摘下剑架上的金鞘长剑，低声威严地命令：“护卫十名，随我从小街出南门。三千铁骑走大街，午时赶到逢泽。”

“遵命！”侍立在大帐外的军务司马答应一声，疾步走出。

庞涓走出大帐时，他的三马轺车已经轻快地驶到帐口。十名铁甲骑士也已经整装上马立于车后。庞涓走到车前，右手一搭车轼，利落

地跃上轺车，挺立于六尺青铜车盖下，剑鞘轻轻一点，轺车便辚辚驶出行辕。

因为大梁的喜庆和六国会盟关联不大，庞涓对大梁人的厌恶也消退了许多。他决定不再从密道出城，而是直出南门，顺便看看大梁人的狂欢情景。他相信从小街走，又是黎明时分，耽搁不会太大。按照大梁人惯于夜生活的风习，清晨时分正是安睡之时，街上行人最为稀少。但庞涓没有想到，今天这条无名小街竟然也是火把成片，人头攒动，社舞鼓乐热闹非凡。庞涓在高高轺车上眼见人头火把望不到尽头，微微皱眉，沉声命令："改道。"

但就在这时，突然有人喊："上将军……上将军到了！"

"上将军是国家干城！给上将军让道！"一个白发老人在社舞队列中高声大喊，连连挥动手中的红色小旗。街心参与社舞的男女老少和蔓延到街边的看社舞人众，呼啦啦向两边闪开，"魏王万岁！上将军万岁！"之声喊成一片。

亲见大梁民众如此敬重自己，庞涓心中不禁涌起一股热流。虽然他没有提出立即迁都，但他却是魏国上层主张迁都大梁最坚定的一个，精明灵通的大梁人岂能不知？然则大梁人绝不会公开喊上将军为"恩公"，而只喊上将军为"干城"。就是连续不断的狂欢，大梁人也只是高呼："魏王万岁！""魏国大业，大梁当先！"没有一个人喊出埋藏于内心的真正冲动——大梁即将成为王城！庞涓自然明白其中道理，但却对大梁人的狡黠老到总有一丝不安与不快。数十万市井之民

如此默契地借机宣情，如此忍耐地在狂欢中深藏不露，这在目下战国大都会中决然没有第二个大城庶民可以做到，包括齐国临淄和魏国安邑。面对这样的民众国人，庞涓总有不踏实的感觉。他本来想对敬重他的大梁父老们说上几句热情的敬谢话，但这种不踏实的感觉却

使他紧紧地抿起厚阔的嘴唇，脸上一片庄重。他在轺车上拱着双手不断向两边民众作礼，在欢呼声中辚辚驶出了大梁南门。

清晨卯时，庞涓到达逢泽。

他的轺车直驶魏国营区的上将军幕府，匆匆吃下一鼎逢泽黄羊肉，便到会盟行辕区做最后一遍视察。明日六国的国君便将陆续到达，一切差错都要消灭在今天。本来，这会盟营区是由掌管地方民治土地的都司徒府督察，由大梁守具体实施建造的。大梁对这件事的兴奋与重视，应该是没有差错。但庞涓还是不放心。庞涓太清楚这次会盟成功对于他这个发端者的重要性了。说起来，六国会盟是他向魏惠王提出的，总体方略也是由他秘密制定的，就连会盟的地点时日也都是他提出的。魏王对他提出的具体谋划几乎是全盘接受。如果成功实行，庞涓就将是魏国霸业的奠定者。从近处说，他至少将成为魏国的丞相兼上将军，名副其实的出将入相，一改与公叔痤将相分权的局面；从远处说，他将远远超过名将吴起在魏国建立的勋业，若魏国统一了天下，那他毫无疑问将名垂千古。庞涓想得很深很远也很细，他绝不允许六国会盟出一丝一毫的差错。正因为如此，他禀明魏王，自领三千铁骑星夜奔赴大梁做最后的督察。

一整天巡查的结果，虽然查出了几处小纰漏，但总算没有大的差错，庞涓还算满意。他以上将军名义，赏赐给大梁守三名技击武士做护卫。大梁守诚惶诚恐地接受了，立即向上将军献上十名大梁美女和十桶大梁美酒。庞涓坚决回绝，并严厉斥责了大梁守私自动用会盟舞女和会盟王酒。大梁守慌得打躬不迭，连连辩解说舞女和美酒绝非官品，只是受大梁父老的重托而表示的一番敬谢。

“既非官品，即刻返还大梁父老。下去。”庞涓的声音没有透出一点表情。

“是是是……”大梁守一看庞涓冷若冰霜，忙不迭擦着汗退出幕府。

庞涓没有因为这件小事影响谋划。用罢晚餐，他将上将军府掌管文书的三名大主书与掌管杂务的八名少庶子全部召来，秘密布置他们以会盟执事的身份分别加入到五国君主的侍从行列，探听五国君主的动态。庞涓特别严厉地叮嘱，任何重大消息只能向他单独禀报，否则杀无赦！分派完毕，大主书立即发下执事吉服和出入令牌，各人便出帐准备去了。

庞涓松了一口气，信步踱出帐外。已经是月上中天了，虽是初夏，逢泽水面吹来的风还是略带寒意。庞涓望着一天星斗与逢泽岸边的连绵灯火，油然生出一腔感慨。他已经出山三年了，虽然打了几场还不算小的胜仗，但在刀兵频仍的战国还远远达不到名动天下的地步。必须有一举牵动天下格局的功业，才算真正达到了名士的最高境界。譬如李悝在魏国的变法，一举使魏国成为超强大国而举世闻名。譬如吴起，除了是战场上的常胜将军，还是执政变法的名臣。只有这样的名士，才是庞涓的人生目标。他常常觉得自己的才能与吴起相似，既是兵家名士，又是治国大才，该当是出将入相天下敬畏的摄政权臣。也许，正因为对自己如此评价，正因为有如此远大的目标，庞涓的目光从来都没有仅仅局限于兵事，从来都没有满足于做个能打胜仗的带兵将领。他对治国权力，对涉及天下格局的邦交大事更为关注。一个既能够统帅三军驰骋疆场，又能够谋划长策捭阖于天下诸侯之间者，方得为真名士也。这一切，都将因为六国会盟的实现而使庞涓迈出第一步，尽管很艰难，但庞涓是满怀信心的，他一定会成功，一定会改变老师对他当初的评价。

二　五国君主同一天到达逢泽

逢泽的清晨分外壮美。浩淼的水面在火红的天幕下金波粼粼。一轮红日涌出水天相接处，山水风物顿成朦朦红色剪影，苍茫苇草翻滚

着金红的长波。连绵不断的各式军帐、战车、幡旗、矛戈结成的壮阔行营，环绕水面形成一个巨大的弧形。悠扬沉重的号角伴着萧萧马鸣此起彼伏。岸边官道上，一骑红色快马飞驰而来，在苇草长波中恍如一叶飞舟。

庞涓刚坐在长案前准备开鼎用餐，就听见大帐外骏马嘶鸣。他微微一怔间，帐口护卫已经高声宣呼：“安邑信使到——”

未及庞涓站起，信使已经匆匆进帐，从背上抽出一个铜管双手捧起禀报：“魏王急命，交上将军开启。”庞涓拱手接过铜管，拧开顶端铜帽，抽出一卷羊皮打开，两行大字赫然入目：“庞涓我卿，公叔丞相有疾难行，今着庞涓我卿为特命王使，以代本王迎接五国君主，预商会盟事项。八年四月初六。”庞涓心中涌起一阵冲动，面上却是不动声色道：“请告我王，庞涓当鼎力维持，不负我王。”说着拿起公案上的一支六寸长的青铜令箭，交给信使作为回执。信使拱手道：“回执如信，本使告辞。”大步出帐，上马疾驰而去。

庞涓握着羊皮高声命令：“悬挂特使纛旗。备车出巡！”

半个时辰后，庞涓幕府外两面大纛旗迎风舒卷。一面大书“六国会盟特使庞”，一面大书“魏国上将军庞”。百名铁甲骑士护卫着一辆青铜轺车辚辚驶出帐外，轺车前三名骑士护卫着一面“六国会盟特使庞”的红色大旗，组成了迎接会盟国君的特使仪仗。中军司马一声高报，庞涓身着华贵的上将军甲胄，外罩光芒四射的大红披风，大步走出军帐。身后是一名红色长衫的主书，手捧一柄金鞘长剑，当先跃上轺车辕木，肃然站立。庞涓扶轼登车，低声命令：“出巡。”大旗当先，轺车发动，仪仗队从容向会盟营区出发。

庞涓遥望行辕相连的广阔营区，一种豪情油然而生。上天对他真是庇护极了，恰恰在他最需要公叔痤消失的时候，公叔痤就突发恶疾，若非天意，真是没有解释。六国会盟原是庞涓一手策划的，可就

是因为公叔痤是老丞相总摄国事，硬是挤进来做了魏惠王的会盟特使，代表魏王迎接五国君主并事先磋商六国盟约。庞涓内心对此是一百个不服气一百个不放心。六国会盟本来就是针对公叔痤提出的魏秦罢兵谋划的，如何能让这个老迈无能的权臣搅进来？少梁大战，公叔痤本来是被秦军俘获的，然却鬼使神差地与秦国达成了罢兵和约。庞涓坚决反对，力主对秦国继续用兵，一战根除这个心腹大患。但是魏惠王却认为公叔痤与秦国议定的罢兵和约对魏国大大有利，不用打仗便重新占领了秦国的河西五百里，何乐而不为？公叔痤也算将功补过了。庞涓自然拗不过国王丞相的一致主张，便谋划出六国会盟这着妙棋，要借六国之手灭掉秦国。魏惠王对庞涓的谋划也是大加赞赏，魏国既未负约，又得到了更大的利益，何乐而不为？然则如此一来，公叔痤大大地不高兴了，竟直谏魏王，斥责庞涓是使魏国失信于天下。魏惠王哈哈大笑一番，没有理睬公叔痤的劝谏。老公叔无奈，便硬要挤进来参与六国会盟。庞涓极力否定，魏惠王却笑着答应了。气得庞涓直骂老贼可恶，埋怨魏王懵懂。公叔痤有何才能？论将兵打仗，一败于石门，再败于少梁，却老着脸皮把着相位不松手。若非庞涓收拾局面，一败楚，再败齐，三败赵韩联军，魏国只恐怕丢尽脸面了。论治国，公叔痤恪守李悝吴起的法令，三十年不做任何变通，眼见魏国府库渐空，也是束手无策。这样的昏聩老人做了一回俘虏，竟然还高居他庞涓之上，做总摄国事的丞相，魏国能重振霸业统一天下么？但这种官场上的不公平，庞涓是不能公开理论的。虽然庞涓是立足实力竞争的名士，也必须忍耐，必须等待时机。目下，正当六国会盟扭转战国格局之际，老迈无能偏又喜欢搅和的公叔痤竟然突发暴疾，岂非上苍有眼，给予他庞涓一个大大的机会？

谋事在人，成事在天。庞涓真要相信这句老话了。

既然做了名正言顺的会盟特使，庞涓就要将会盟礼仪搞得非同凡响。本来他向魏王提出了一整套接待方略和会盟规格，偏偏公叔痤不以为然，说是不能教五国感到魏国有霸气。此等迂腐之见根本不解六

国会盟的真正意图，魏王不置可否，庞涓也不好执意反对。今日绊脚石自动让道，庞涓的勃勃雄心陡然重新振作，决心将会盟形式恢复到以魏国为轴轴的格局上来。他知道，魏王其实是很赞成他的，作为一个国王，谁不想称霸天下主宰别人命运？只不过魏王不像他的父亲魏武侯和祖父魏文侯那样的铁腕君主，往往在遇到此亦可彼亦可的选择时就会失去主见，听任办事臣下的左右。公叔痤病了，他庞涓的主张没有人反对了，魏王更不会拒绝做天下霸主，还有何理由不放开手脚？

庞涓的第一个动作，是将六国行辕的位置重新排列。公叔痤原来安排的是六国行辕排成环状，不分尊卑主次。庞涓下令将六国行辕的位置变成方形，魏国坐北面南独居盟主尊位，东侧为齐赵两国，西侧为燕韩两国，楚国是仅次于魏国的强国，行辕在南面和魏国遥遥相对。第二个动作是按照这一格局，改变会盟大帐内的王座位置，同样将环形座次变成了方形座次。为了快速有效，这两项急务庞涓都没有让大梁守率领民伕完成，而是由他训练有素的一千精兵去做。日上三竿时，大格局的改变便已经全部就绪。

庞涓的第三步，是派出了他的两千铁甲骑士，在行辕区外的大道上排列成一里长的甲士甬道。两骑一组，一面红色大旗，一柄青铜大斧。行辕区外红旗招展，斧钺生光，声威比原来壮盛了许多。

就在庞涓的轺车做最后的巡查时，一骑探马飞进大营禀报：韩国君主韩昭侯带领一千卫队并随从大臣，已经进入行辕区大道。

庞涓从容命令："韩侯车驾进入行辕外一箭之地，鼓号齐鸣。出迎。"

当庞涓的特使仪仗驶出行辕外甬道时，遥遥望见大道上一面绿色大旗迎风招展，悠悠而来，显然便是韩昭侯的会盟车队。车队驶入一箭之地的石刻标志时，甲士甬道外鼓声大作，两排长号仰天而起，呜

鸣齐鸣。庞涓在轺车上肃然拱手，高声报号：“六国会盟特使庞涓，恭迎韩侯车驾——”

迎面而来的王车上，肃然端坐着一位三十余岁的国君。他就是韩国第六代君主，史称韩昭侯。这位君侯是战国时代著名的节用之君，惕厉自省，处处简朴，全然不怕列国哂笑。目下他乘坐的王车，是一辆铁皮包裹的木车，车轮哐啷嘎吱乱响，车厢中的伞盖也是木制的，稍有颠簸便摇摇晃晃。驾车的只有两匹灰斑马，且显然不是名马良驹。韩昭侯本人身穿一领极为普通的绿色布袍，头戴一顶高高的竹冠，长须飘拂，神色散淡，似凝重又似愁苦。若是平白在道边相遇，别说庞涓，任谁也只将他认做一个寻常的游学士子。

庞涓嘴角露出一丝轻蔑的微笑，但又立即变为肃然庄重。他可以哂笑韩昭侯的寒酸，甚至认为这是矫情做作，但他绝不能轻视和魏国同出一源的韩国，绝不能哂笑拥有天下最大铁山和最好铁坊的“劲韩”。庞涓轻轻咳嗽一声，轺车缓缓迎了上去。

韩昭侯早已经听见了迎风传来的庞涓声音，只是没有作答。他看着这位邻邦上将军总觉得别扭，打了几场胜仗便不可一世，浑身珠光宝气的大不是正道滋味儿。然而，他只是微微皱了皱眉头。两车迎面时，韩昭侯拱手淡然道：“上将军荣任会盟特使，可喜可贺。”

“公叔丞相有疾在身，魏王命庞涓代行特使，敢请君侯见谅。”庞涓知道公叔痤和韩赵两国的渊源极深，所以谦恭地自贬为“代行特使”，以示对韩昭侯与公叔痤交谊的敬重。

“敢问上将军，本侯是第几家到达？”韩昭侯岔开话题，淡淡微笑。

庞涓拱手笑答：“君侯先声夺人，第一家。君侯请。”

韩昭侯又微微一皱眉头，脸上淡淡漠漠："韩魏近邻，自然早到。请。"

"君侯先请。"庞涓一挥手，身后一名导引骑将走马而出，高举一面绣有"韩"字的绿色大旗到韩昭侯车前高声报："末将导引君侯车驾——"拨转马头，走马行入甲士甬道。

韩昭侯闭目养神，既不看落后半车的庞涓，也不看红旗林立斧钺生辉的铁甲骑士。庞涓却是始终微笑地看着韩昭侯，默默护送，绝不主动找话，心中却在暗笑这位君侯的迂腐——明是心虚偏又自做轻蔑状。

穿过甲士甬道，进入行辕大门后走马急行里许，来到烟波浩淼的逢泽北岸。一片绿色军帐围成一个巨大的环形，环形军帐内又是兵车围成的一个环形，一座绿色铜顶大帐被兵车围在中央，辕门口一杆"韩"字大纛旗迎风舒卷。庞涓拱手道："君侯请看，这便是贵国行辕。行辕外军帐可驻扎君侯带来的一千军士。"

"尚好尚好。上将军请忙公务。本侯奔波困倦，欲休憩片刻也。"

庞涓本以为韩昭侯至少要邀他进帐稍事寒暄，他也很想借此机会和各国君主先行磋商试探一番，给魏王打好基石。没想到韩昭侯竟丝毫不做姿态，公然拒绝了他。刹那之间，庞涓感到了这位寒酸君主颇难对付。正在此时，一骑探马飞来，高报燕公驾到。庞涓就势拱手笑道："君侯车马劳顿，理当休憩，庞涓告退。"

逢泽大道上重新卷起烟尘，隐约可见红蓝两色的大旗翻卷飞来。

庞涓思忖，燕国究竟是老牌诸侯，国弱势不弱，看这车速，显然是燕文公率领燕山精锐亲赴会盟。时人眼里的七大国——魏、楚、齐、赵、燕、韩、秦，其中唯有燕国是周武王灭商后直接分封

的“公”字号老诸侯国，第一任国君是周武王的弟弟召公奭，一脉延续六百余年竟未失政。另外六国，楚国是蛮夷部族自立为诸侯国，西周第三代天子周康王才予以正式册封，迄今五百年历史。秦国是周平王东迁洛阳后册封的诸侯，迄今三百多年。现下的齐国也不是周武王分封的老齐国，那个齐国的君主是姜姓，第一任国君是赫赫有名的姜尚，世人称为“姜齐”。目下这个齐国，是老齐国的田姓大臣田乞在势力坐大时杀掉了姜姓国君，田乞自立为国君，至今已经传了六代，世人称为“田齐”，时下也就一百多年。魏赵韩三国，原是老牌诸侯晋国的三家大臣，势力坐大后，三家共同瓜分了晋国。周威烈王于魏文侯四十三年不得不正式册封魏赵韩三家为诸侯国，迄今不过四十余年。这就是说，七大国中，有四个是新世族夺权建立的——齐魏赵韩；一个是山高水远先自立而后被王室认可的——楚；只有燕秦两国是正式册封立国而一脉相延的诸侯国。燕国是西周的开国诸侯，秦国是东周的开国诸侯，燕国比秦国恰恰老了整整一个时代。

正因为如此，燕国是七大国中最为孤傲的一家，而眼下这位燕公又是燕国历代国君中最为桀骜不驯的一个。

对这种老牌诸侯，庞涓丝毫没有敬畏之心，倒是觉得十分的可笑。一方诸侯六百余年，静悄悄无所作为，竟然还心安理得趾高气扬地苟活于天地之间，真真的无可救药。你看这位燕公，铜车驷马，金顶车盖，黑玉天平冠，手执金鞘剑，长须飘拂宛若天神般站在车中，哪有一丝一毫的羞愧之情?

鼓声大作长号齐鸣时，庞涓已经从遐想中恢复常态，不卑不亢地在轺车上遥遥拱手报名，原地迎候这唯一具有西周王族血统的老牌贵族君主。

燕文公早已经看见行辕区外的甲士仪仗和庞涓的车骑，对如此隆重的迎候颇为满意。尊重周公礼制的姬氏王族，凡事都很讲究，越是细节就越是讲究。渐行之间，他已经发现了迎候仪仗不合礼制的十多

处纰漏，最显眼的是没有郊迎的乐队而只有长号大鼓。庞涓作为盟主特使，理当出车迎接，而却只在原地迎候。魏国号称天下第一强，如何如此亵渎礼乐有失大雅？然则又能如何？燕文公长叹一声，就像多年来蔑视一切礼崩乐坏和僭越行为一样，又一次蔑视了魏国的无知和愚昧。

“魏国上将军、六国会盟特使庞涓，恭迎燕公车驾。”庞涓毕恭毕敬。

燕文公矜持地拖长声调：“上将军，魏王安在？”

“回燕公，盟主魏王明日驾到，今日本使代我王行迎候大礼。”

“盟主？尚未会盟公推，何来盟主？”燕文公冷冷一笑。

“回燕公，本次会盟事关重大，各国均已先行回书，拥戴我王为盟主。燕公何其健忘也？”该挑明处庞涓也不会虚与周旋的。

“既为会盟大典，何以如此不通礼法？燕国不是韩赵，本公解盟。”手中长剑一挥，“回燕！”

庞涓并没有情急之色，拱手高声道：“燕公六百年贵胄之身，竟以些须礼法琐事置大计于不顾，气量何其狭小也？魏王迟到，非为不敬重燕公，乃是为燕国谋划一份重礼也。”

“上将军所言何意？”燕文公弯回轺车，口气显然温和。

庞涓微微一笑：“中山国，可是一块肉也。”

“中山侯去了魏国？”

庞涓点点头：“此刻，魏王只怕正为中山侯洗尘接风。”

燕文公默然有顷，爽朗大笑：“好！本公且看看魏王才具。”

正在此时，逢泽大道上烟尘大起马蹄如雷。探马飞报：赵国君主赵侯率领两千精兵赴盟。庞涓笑道：“敢请燕公一同迎接赵侯如何？”“有上将军迎接赵种足矣。本公不劳上将军相陪。”燕文公望着遥遥而来的“赵”字大旗，轻蔑地冷笑。

庞涓高声命令：“导引官，领燕公入行辕歇息。”

红衣骏马的导引官高擎红蓝两色的“燕”字大旗，在燕文公车驾前走马前行，燕文公车队辚辚进入了行辕区。

庞涓自然清楚，燕赵两国为争夺河东太行山地区的中山国，已是势如水火，若非魏国从中斡旋，两国早就该兵戎相见了。在燕赵之间，庞涓是喜欢赵国的。倒不是因为赵国与魏国同属“三晋”，庞涓本来就不是魏国人，没有老魏人的这种俗念。庞涓看中的是立国不到五十年的赵国的英锐之风，蔑视的是六百年燕国的老朽之气。论实力，赵国吞灭中山国并打败燕国是完全可能的。但魏国却不能支持赵国，因为那样一来，赵国就会成为堪与魏国匹敌的一流强国。为了使其他六大国的实力维持现状并始终和魏国强大的实力保持较大差距，庞涓向魏王提出了“扶燕抑赵”的策略，将魏国斡旋燕赵之争的基点定在防止赵国强大上。虽然这与庞涓的认知倾向相违背，但这是庞涓身为魏国上将军所必须具有的忠诚谋国的精神。否则，他庞涓何以堪称赫赫鬼谷子先生的第一高徒?

“上将军，别来无恙？”赵成侯豪放地大笑着，手中带鞘长剑直指庞涓。

庞涓恍然醒过神来，大笑着跳下轺车，深深一躬：“赵侯大驾莅临，庞涓思慕走神，惭愧之极，敬请见谅。”

“思慕？啊哈哈哈哈哈哈……”赵种长剑拄车，一双眼睛电一般向庞涓射来，“又给我赵种设套子了，啊？”

“再大的套子，也套不住赵国的二十万铁甲骑士。”庞涓微微一笑。

“说得好！赵种相信实力，素来不怕套子。知赵种者，上将军也！”

“我却要说，知庞涓者，赵侯也。”

“啊哈哈哈哈哈……”

庞涓也大笑一阵，一跃跳上轺车，“赵侯先行，庞涓陪送行辕。”

赵成侯一捋连鬓大胡须，转头向后一努嘴笑道：“还有比赵种厉害者在后，上将军等着迎接人家好，你我就免了虚套，我自走了。”

庞涓慨然拱手：“若蒙赵侯不弃，庞涓来生做赵国将军。”

赵种诡秘地一笑：“来生？赵国只缺耕夫，不要将军了。走！”一跺脚，车马大队隆隆驶进了行辕。陡然，庞涓清晰地嗅到了深藏于赵种心中的那个远大目标——统一天下，放马南山！瞬息之间，庞涓一阵冲动，竟觉得自己错投了魏国。悠悠思忖，又不觉失笑，赵国连身边的一个小小中山国都拿不下，统一天下岂非痴人说梦？豪气是一回事，实力又是一回事，自己一以贯之的认定怎么会被赵种的豪气冲得走了形？

“禀报特使大人，齐王车驾已入三箭之地。”主书高声报告。

庞涓精神一振，他已经看见迎面而来的紫色大旗上的“齐”字了，立即高声命令：“一箭之地，迎接齐王。”话方落点，训练有素的驭手

丝缰一抖，三匹火红色良马已碎步走蹄轻快驰出。

第四位到达的是齐王，叫田因齐，史称齐威王，是田氏齐国的第六代君主。他年龄不到三十岁，即位刚刚两年，却已经是令天下刮目相看的英主。在两年的时间里，田因齐整顿吏治、减少赋税、招贤用能、兴办学宫，齐国一片生机勃勃；又南却强楚，西退燕赵，宣布称王，使齐国陡然间声威大振。庞涓对齐国的事态非常关注也非常了解，很是佩服这个年轻君主的霹雳手段，惊叹为天赋奇才。在七大国中，楚国春秋初期就已经自行称王，魏国是八年前称王，而齐国则是这位年轻君主即位一年宣布称王的。这样，天下就有了四个王国：名存实亡的中央之王——周，以及三个诸侯王国——楚、魏、齐。齐威王敢于大胆称王，无疑向天下宣示了齐国敢于抗衡天下的信心和决心。庞涓作为即将统一天下的魏国上将军，其实内心最没底的就是这个齐国。齐国地处大海之滨，土地肥沃，民风强悍，非但涌现了孙武这样的兵学世家，且近年来又文风大盛、工商业昌隆，临淄已经成为仅次于大梁的商业大都会，号称“齐市”。目下，又出了这样一个大有作为的国王，要吞灭齐国真是心中没底。但归根结底，庞涓也并不看好齐国。齐国田氏的立国根基远远没有魏国牢靠。魏氏历经百余年流血争夺，才和韩赵两族共同瓜分了晋国，其后又变法改制，军民一统，如臂使指。齐国则不然，田氏主要靠小步新政和上层篡夺杀戮之方式夺得姜齐政权，旧贵族盘根错节势力极大，田氏在齐国执政后又没有彻底变法改制，世族封地的势力依然很大，根基自然不坚实可靠。对于这样一个大国，庞涓提出的策略是“重和轻战，静观待变”，期待齐国出现战国屡见不鲜的“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的大起大落，其时一鼓击之，天下可定。

远远而来的齐王却没有庞涓这样的复杂思绪，他瞭望行辕气势格局，只是在想，齐国如何能搜寻到一个像庞涓这样的大才？齐国不乏战阵名将，但像庞涓这样统筹全局出将入相的扛鼎人物还真是没有。这位年轻国王的过人之处，正在于他全然没有寻常少壮派常有的浅薄

狭隘，却是酷爱人才，大有容人之量。此刻，他望着轺车上华贵威武的魏国上将军，不禁感慨赞叹：“国有良将如庞涓者，安得不兴？”

庞涓却早已经遥遥拱手报号，且利落下车，迎上前来躬身作礼道：“齐王驾到，庞涓有失远迎，多请恕罪。”

齐威王也几乎是同时跳下王车，爽朗大笑：“上将军当世英杰，何以如此官话客套，将我田因齐做俗人待也？”

“庞涓敬重齐王奋发有为，何敢造次？”庞涓谦恭笑答。

“上将军，”齐威王握住庞涓的手微笑道，“田因齐请你到齐国一游，对齐国将军们教诲一番，如何？”

“齐王言重了。”庞涓笑道，“庞涓焉敢妄为人师？若能有幸到齐国，定当聆听齐王治国高论。”

“上将军，别说谁听谁，你若到齐国，就做我齐国三个月丞相，田因齐封你天客侯，三个县做封地，如何？”齐威王满脸笑意中透着真诚。

“天客侯？齐王好才具！也许魏王有一天会派庞涓做国使赴齐，庞涓定当领教天客侯滋味儿了。”

“好！一言为定，上将军静候佳音。”齐威王用力握了握庞涓的手。

“齐王请登车，庞涓陪送行辕歇息。”庞涓不想再继续这个话题。

齐威王转身上车，向庞涓拱手笑道：“不劳上将军，田因齐还想借此机会游览一番逢泽呢。导引官，起行。”

庞涓只有拱手相送，对这种天马行空的非凡君主，过分拘泥只会自讨无趣，莫若随其自便来得稳妥。那么，就只有楚王没到了。庞涓看看天色，已经是午时已过，未时有半，按照各路探马所报行程，五国君主在午时前均可到达逢泽行辕，为何楚王车驾如此迟缓？庞涓是大将之才，这次盟会的行止调度全是以兵法谋划的，一切都安排得紧凑有序，绝不会误算或漏掉任何一位君主的行程。庞涓望望动静全无的逢泽大道，略一思忖，已经料到变故原因，暗暗哂笑，高声命令道："仪仗鼓乐收回，全军开饭，酉时出营列队！"

主书轻声道："上将军，万一楚王酉时前来到，该当如何？"

庞涓冷冷一笑："不知楚人，不用多言。"

回到行辕，庞涓照旧是一鼎逢泽黄羊肉，不要汤饼，也不要其他菜，更不要酒。在大山中修习十几年，常跟老师风餐露宿，庞涓对简朴粗犷的生活已经形成习惯。用冗长的时间去消磨繁琐的酒菜，他很是不以为然，觉得那简直是浪费大好光阴。对于庞涓，每顿饭只要有一鼎肉或一盆汤饼就很满意了。行军打仗，则只要有干肉干饼水袋三样就行，从来不在中军大帐开小灶。出山到魏国做官以来，庞涓最感头痛的就是频繁的官宴和奢靡的应酬。但凡大小宴饮，庞涓都是简单吃饱，然后静观形形色色人等的诳语醉态。久而久之，他这种习惯也为魏国上层和军中将士所熟悉。贵胄们似乎对他有些微妙的冷落隔膜，军中将士对他却是衷心拥戴百般景仰，对他严格的军令与严酷的训练方式自然也乐于服从。庞涓根本不在乎那些纨绔膏粱者如何蔑视他，也不在意将士们对他简朴起居的赞颂，他深深懂得，在连绵刀兵你死我活的战国之世，立足的根本点是功业，是胜利。作为三军统帅的上将军，若果丧师失地，将士们的拥戴赞颂会在一夜之间变为咒骂或叛乱。若果能破国拔城，那些纨绔膏粱们也会在一夜之间跪拜在他的脚下。成者王侯败者贼，在刀兵铁血的年月，这是一条永远的铁则。

匆匆用完黄羊肉，再用盐水漱漱口，庞涓立即走进内帐。和寻常统帅不同的是，庞涓的中军幕府，前帐小而后帐大。前帐聚将厅只有一丈左右，简单得只有安置虎符、令箭、王剑的一张大案，再就是将领议事坐的十三个青石礅。后帐却足足有三丈见方，除了一张仅可容身的军榻，整齐堆积的竹简占去了后帐的四分之三空间。除此之外，就是一幅丈余见方的巨大的列国地图。这幅图不是绘制在羊皮上，而是刻制在十块木板上用卯榫拼成，行军时拆开装成木箱，扎营时拼起展开。这幅木图，是庞涓从师修习游历天下的心血结晶，其准确度曾得到老师鬼谷子的极高评价。这幅木图安置在后帐且蒙着一层白布，可知庞涓是将它作为军事秘密对待的。平日里后帐也是不允许任何人踏进来的，除了庞涓的贴身侍卫。

此刻，庞涓拉开白布，就势坐在身后的书案前打量着图上的七大国，眼光扫过，盯住了大河西部的秦国凝神沉思。论本土，秦国北部和燕、赵、中山三国接壤，东南部与魏国接壤，南部与韩国接壤，西南部和楚国接壤，除了齐国远在海边与秦国不搭界外，五大国均与秦国有领土利害关联。而秦国西部，是深远难测的高山草原与大漠，没有任何可作为后援的盟友力量。七大国之中，秦国地处西陲，接壤的邻国却最多，目下又最弱最小……

“报！”帐外遥遥传来探马临帐时的尖锐喊声。庞涓走到前帐，斥候已经掀帐而入，躬身高报：“启禀上将军，楚王早已进入逢泽，在三十里外行猎饮酒，不入官道，不知何故？”

“一个半时辰后，楚王必到。”庞涓吩咐，“探马远走，不要再管楚王。”

“遵命！”斥候高声领命，昂然疾出。

对楚王的狡黠，庞涓是太清楚了。后来的中原士人讥讽楚人是沐猴而冠，虽是刻薄，倒也确实神妙。猴子精明，然终不成人器。说到

底，这是讥笑楚国人精于算计而缺乏大器局。就说目下这楚宣王芈良夫，明明是按行程于清晨时分到达逢泽的，可就是不入行辕区，全部的心思就是为了最后到达以显示尊贵。为此在三十里外停留行猎，煞费苦心地派出斥候打探，非要等到韩赵齐燕各国之后再进入，也许还等待着庞涓到三十里外去隆重迎接。庞涓对这种乖张的精细算计，历来嗤之以鼻。一个国家，不在根本实力上下功夫，专在这些琐细礼节上较真儿，能有何出息？楚国自春秋末期吞并吴国之后，地阔五千里，民众近千万，江淮水网纵横如织，湖泊星罗棋布，虽有连绵高山密林，然平原地带却是土地肥沃易于耕作。山重水复，疆域纵深，任哪个强国也休想一口吞下。楚国上层若有高远器局，变法图强，北进中原，何愁不能完成统一霸业？可惜这个国家就是固守蛮夷陋习，极少汲取中原文明的精华，官制军制民治均是自己的一套，从来不学中原各国的文明法制。丞相叫做“令尹”，上大夫叫做“左尹”，王族事务大臣叫做“莫敖”，上将军叫做“大将军”，还有登徒、柱国、执圭、三闾大夫等种种莫名其妙的官名。这个由山地部族自立而后获得周王朝认可的诸侯国，有许多地方是中原文明所难以理解的，这也正是中原名士难以在楚国建功立业之所在。魏武侯时期，文武全才的吴起因奸佞排斥不被国君信任而逃到楚国。当时的楚悼王任命吴起为令尹（丞相），立志变法图强。吴起以铁腕强力变革楚国落后愚昧的旧制，却几乎将自己弄成了孤家寡人。楚悼王一死，吴起立遭惨杀，楚国就成了一个“三分新七分旧”的奇特国家，始终是萎靡不振难有作为。庞涓当初为了选定自己要报效的国家，曾对楚国做了深入的游历探究，认为楚国和中原文明尚有百年距离。吴起在楚国的失败，不是变法本身有误，而是这个国家的落后愚昧封闭，和变法所需要的基础还有很大一段距离，任谁在短期内也难以扭转。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楚国的上层贵族始终偏安封闭的山国，没有放眼天下竞争存亡的大器局。中原诸国凡有大事，都离不开楚国参与，但却也没有一个国家将自己的存亡谋划寄托于联结楚国。中小诸侯国更是极少主动寻求楚国的保护。在七大国中，楚国与秦国的附属国最少。秦国是因为被山东

六国封闭在函谷关以西，不可能东出争夺中原附属国。但秦国在秦穆公时代就吞灭兼并了几乎所有的西部戎狄部族邦国，没有被化入的草原部族也几乎全部臣服于秦国。秦国也是一个积极向中原文明靠拢的诸侯国，不管中原大国如何蔑视秦国，秦国都始终以中原文明为楷模。楚国对南部蛮夷部族之所以缺乏有效统合，则泰半是不思进取所致。譬如岭南的百越，楚国就仅仅满足于松散的“称臣纳贡”， 而没有将这支繁衍旺盛人口众多的部族纳入整体国力。楚国名义上有千万人口，能够动员的兵力却只有数十万，还不如只有数百万人口的赵国可能动员的兵力。说到底，也是这种有名无实的庞大臃肿造成的。

在深入的查勘中，庞涓还发现楚国上层对中原文明有一种自卑而又不甘屈服的躁动。时时涌动着一种要求中原文明承认他们、接纳他们的强烈心志，又时时处处与中原文明警惕地保持着一定距离。如果不被重视，他们就会寻找机会和理由向中原示威，显示力量。如果中原大国敞开胸怀，他们又会自动退避三舍，害怕被中原同化。三百年前楚庄王时，谁都知道楚国的力量尚远远不及中原一个晋国，更不要说众多诸侯的联合力量。楚庄王却要借联兵抗戎之机，陈兵洛阳郊外，向东周王朝的劳军使者王孙满挑衅，问洛阳九鼎轻重几多？那时候，九鼎可是天子王权的象征，问鼎天子等于是向天子的王权挑战。王孙满回答：“周德虽衰，天命未改。”楚庄王也只好悻悻而归。从此以后，楚国对中原的野心大白于天下，惹来与中原王室及诸侯国的种种痲烦。

后来，楚国有一段称霸时期，又缺乏谋略，不懂像齐桓公和管仲那样树起“尊王攘夷”的大旗，而是凶巴巴急吼吼地号令中原。结果惹来和晋国的城濮大战，一败涂地，从此两百多年萎靡不振。庞涓认为，这些都是因为楚国缺乏大器局所致。在庞涓看来，这样的国家最好对付，最难对付的是那些不拘小节，甚至不计一城一地之得失却又雄心勃勃的国家，譬如赵国，譬如齐国，甚至秦国也同样。刚继位的这位秦国新君，竟将已经夺回大部分的河西土地拱手相送以求休兵罢

战，简直匪夷所思。这种人不是懦弱昏聩，就是机谋深沉。他们对这些先来后到、座次排列之类的邦交细节绝非迟钝，可是在表面上浑不计较，一心只在大事上做文章。一个国家，若处处在这种细节游戏上较真儿，无疑已经是衰老了，因为他们已经没有更大价值的东西去计较了。楚宣王正是这样，给他一个尊贵的座次，再给他一点看得见的好处，他就会大喊大叫地用难懂的楚语为盟主捧场。这一点，庞涓早就算定了。

酉时一到，魏国的铁骑仪仗准时在行辕区外展开，漫天晚霞中整肃威武，一片灿烂。庞涓的轺车驶出行辕时，逢泽大道上也卷起了阵阵烟尘。

担任司礼的主书轻声笑道：“上将军，果真妙算！”

庞涓嘴角掠过一丝轻蔑的微笑，缓缓举起右手。骤然间，鼓声大起，长号向天呜呜齐鸣，声势很是雄壮。一箭之地处，黄色大旗上的“楚”字已经清晰可见，王车上青铜伞盖的熠熠闪光也已经映入仪仗铁骑的眼里。

“上将军，王车上如何不见楚王？”主书困惑地问道。

庞涓没有答理主书，只是恭敬地深深一躬，低声命令：“报号。”

主书醒悟，连忙以司礼身份高声唱道：“六国会盟特使、魏国上将军庞涓，恭迎楚王大驾——”

王车上，楚宣王芈良夫特别兴奋。一路上，他都是躺在特制的大型王车中想心事。因生得特别壮硕高大，兼之做国王后又日渐肥胖，寻常轺车根本容不得他坐，更别说躺下睡觉。为此，郢都的王室作坊受命专门打造了这辆异乎寻常的王车——车厢丈二见方、高三尺六寸，青铜车盖盖高八尺，直径一丈，车轮几乎比寻常车轮大两圈。中

原王车是四马驾拉，这辆王车是六马驾拉，一旦启动便辚辚隆隆气势慑人。这辆王车的最大不同，就是车中永远有两个侍女为常年挥汗如雨的楚宣王把扇、拭汗、喂水。行进到距行辕一箭之地时，楚宣王推开给他喂水的侍女，趴在车厢前方的望孔上瞄向魏国仪仗。瞄来瞄去，没有看见魏王的迎接车驾，心里顿时觉得空落落的又有些恼火。转而看见了魏国上将军庞涓车前的“六国会盟特使”旗号，也看见了庞涓肃然躬身的谦恭姿态，才颇感欣慰地喃喃自语：“魏王不迎我，暂且作罢，谁教人家是盟主啦？”

一刹那，楚宣王芈良夫已经打定一个讨回尊严的主意，六国会盟特使庞涓迎接他时一定要讲出“代魏王迎接楚王”的话，否则他立即回马。想到这里，他精神一振，扶着两个侍女的肩膀霍然站起。两个黄衫侍女差点儿被压趴下，却又连忙同时用力扶起庞大的国王。

隆隆驶来的大型王车伞盖下，突然冒出了天神一般的楚宣王！

魏国仪仗骑士与鼓号手死死忍住大笑，却将一股喷然之气弄成了一片喷嚏吹进呜呜咽咽的号声。司礼的主书也连连打了几个响亮的喷嚏，憋得眼泪流到了鼻端也不敢擦。若非魏国军士训练有素，非弄成一团儿戏大笑不可。

庞涓知道身后发生了什么，却沉静得浑然不觉。待楚宣王的超大王车嘎嘎吱吱地刹住，楚宣王目光盯住他却不说话时，庞涓庄重清晰地遥遥拱手道：“六国会盟特使庞涓，代魏王迎候楚王大驾，楚王万岁！”

楚宣王心中大感快慰，一双大手拱成了斗大的拳头：“魏王大礼，芈良夫何敢承受？魏王康健万岁。”硬是不涉庞涓而只提魏王。“魏王恭请楚王，先入行辕歇息。晚来戌时，魏王为楚王接风洗尘。”谦恭的庞涓也始终只提魏王而不涉自己。

楚宣王依旧摇晃着斗大的拳头，满脸笑意：“魏王忒得多礼，芈良夫何敢叨扰？”

“请楚王入营，魏王特使相陪。”

“芈良夫谢过魏王，忝为先车，入营！”

马蹄嗒嗒，车声隆隆，楚国的车队人马器宇轩昂地开进了会盟行辕。楚王芈良夫扶着高高的车轼，庄重肃穆地巡视着行辕，脸上充满了尊严。

三　接风小宴公开了会盟秘密

夜晚，逢泽变得分外美丽。六大行辕区的各色灯火，在浩淼的逢泽水面倒映出一个流光溢彩的灿烂世界。军旗猎猎，刁斗声声，有军营的壮美，却没有战场的萧瑟杀气。初夏尚有凉意的微风中，逢泽弥漫出一片华贵的侈靡。

逢泽是两条大河滋养的。西北有黄河，东南有济水，中间地带就聚成了苍苍茫茫的逢泽。战国时期，独立入海的江、河、淮、济被称为天下四大名水。这四大名水，黄河在北，长江在南，中间是济水与淮水。北河南江之间，正是华夏文明的中心地带。而逢泽恰恰又在河济之间，西北又紧靠繁华文明的大梁城，是中原腹心地带最具盛名的大湖。论水面规模，逢泽远远不及楚国的云梦泽，但论当时的名气与文明内涵，逢泽却是远远高出于云梦泽。魏国作为天下第一强国，选择逢泽做六国会盟的地点，不仅仅因为逢泽是魏国最好的形胜之地，而且还因为是当时整个中原文明的精华所在。

六国会盟的总帐，设在逢泽北面依山傍水的山腰草地上，地势略高出于其他五国的行辕驻地。以灯火区域看，五国行辕对盟主行辕的总帐恰好形成五星捧月之势，使总帐地位十分突出。时下，盟主行辕所在的山地岗哨林立，山腰总帐内灯火通明。

大帐内没有乐舞和侍卫。先到的五国君主默默坐在各自案前目不斜视，等待庞涓的开场白。庞涓的座案设在平地上，背后是暂时空置的魏王盟主的长案。庞涓刚刚走进来，他没有落座，肃立案前向君主们所在的三个方向深深一躬，拱手朗声道：“六国会盟特使、魏国上将军庞涓，参见楚王、齐王、燕公、赵侯、韩侯。各位国君安然到达逢泽，盟主魏王委派庞涓代为五君接风洗尘。庞涓不善饮酒，然则六国精诚会盟、安定天下，庞涓愿以卑微之身敬五国君主一爵。”说着双手捧起案上青铜大爵，抱爵拱手，“敢请接受庞涓敬意。”说完一饮而尽，憋得满脸通红，连连咳嗽。但庞涓丝毫没有慌乱，用白帕拭去嘴角酒水，又是真诚一躬，“庞涓失态，敬请见谅。”

赵成侯爽朗大笑：“上将军破例饮酒，我赵种奉陪！”举爵豪饮而尽。

“上将军当世名将，田因齐奉陪！”齐威王也一饮而尽。

“奉陪。”韩昭侯面无表情地举爵饮尽。

“本公，也就循例了。”燕文公矜持地徐徐饮下。

楚宣王一拍长案：“魏王特使，为我等接风。盛情难却，本王饮啦！”一爵落肚，两旁跪坐的侍女忙不迭挥扇送风。

“上将军，请入座。”韩昭侯向庞涓做了个手势，淡淡漠漠地开口：“上将军，天下皆知三晋一家。然本次会盟，魏王密简只说了‘安定天下’四个字。本侯愚昧，尚请上将军明告，如何安定法？”

“韩侯所言极是。”赵成侯笑道，“会盟总得有盟约，所约何事啊？”

年轻的齐威王炯炯有神的双眼扫视全场，脸上却是一片微笑。他心中有数，齐国远处海滨，除了南部和楚国交界外，因为鲁国隔在中

间，和中原各国很少有直接的利害冲突。他应邀而来，看中的是魏国提出的“六国定天下”的大方略，想明确的是齐国在其中的地位；至于实际利益，他目下没有奢求，而只是静观待变。目下他只是冷静观察，决不会主动询问什么。

矜持的燕文公对庞涓华贵逼人的装束直皱眉头，内心暗骂。表面懦弱实则坚刚的韩昭侯先行发难，他感到欣喜，对赵种的呼应他却感到腻烦。自韩赵魏三家分晋，燕国和韩魏两国一直保持着友善，偏偏和相邻的赵国龃龉不断。燕国忍受不了赵国这个后起之强国的逼人气势，却又奈何不了它。中山国本来是燕国的附属国。可是自从赵氏立国，中山国就倒向了赵国。恼羞之下，燕国想吞灭中山，却又没有实力啃动这块带肉的骨头。眼看中山被赵国蚕食，又妒忌得眼红滴血，于是只有秘密请魏国向赵国施加压力，遏制赵国。三番五次，就和赵国结下了难分难解的恩怨纠葛，双方都恨得牙根发痒，可实际上谁也奈何不了谁。这次会盟，燕文公有个铁定的主见要拿出来，但必须有魏国支持方能实现。韩赵与魏国始终暗斗不休，三晋龃龉，魏国为了寻求支持，必然会倾向于结好燕国。如此一来，燕文公的谋划就极有可能实现。但是他必须等待最好的时机，而且必须和魏王密议。目下，他想耐住性子看看这个魏国新贵上将军如何处置眼前的棘手题目。

楚宣王芈良夫内心很是冲动，极想质询庞涓几件事情。但他有一种不可动摇的大国地位感，但凡开口，必须在列国之后、盟主之前，虽不能说一言九鼎，也须得是排解纷纭，否则何以昭彰楚国的尊严？芈良夫对楚国的实际利益很清楚。楚国东北和齐国交界，正北和魏国、韩国接壤，西北和秦国相邻。在七大国中，楚国的接壤大国仅仅次于秦国，秦有五大邻国，楚有四大邻国。对于齐魏韩三国，楚国当然无法问津，但对于秦国，楚国的觊觎之心则由来已久。秦国西南部和楚国西北部，均是层峦叠嶂山重水复的艰险地区，道路崎岖，易守难攻，秦国一个武关卡在西南要冲，楚国顿时没有办法向西北伸展。

这一片广袤山区里隐藏着几块丰饶的绿色盆地，汉水盆地、丹水盆地、漾水盆地，都是肥美家园。一旦拿下这一带山水，就会顺利越过蓝田塬，进入渭水平原，秦国就可一鼓而下。以楚国的实力，挑战其他大国虽力不从心，但对付秦国这个日益萎缩的西部诸侯，还是有力量的。但有一个先决条件，就是其他大国必须不干预，尤其是魏国不干预。要实现这个心愿，六国会盟正是最好的时机。楚宣王打定的主意是，只要魏国赞同或默许楚国对秦动手，楚国就在任何盟约上书名盖印，否则便不承认任何盟约。魏王给楚国的密简上有"六国会盟，楚有大利"八个字，似乎比对韩赵的密简实在了许多。所以楚宣王没有急于开口，他要看庞涓如何拆解这个谜团。

庞涓看看齐威王、燕文公和楚宣王，拱手微笑道："敢问齐王、燕公、楚王，有何指教？"

三人神色各异地默默摇头，齐威王微笑，燕文公矜持，楚宣王冷漠。

实际上庞涓早就料到了五国君主急不可待的心情，对由自己亲自揭开会盟主题并代魏王进行先期磋商，更是感到骄傲。他清清嗓子，再次向五王拱手道："五位国君，庞涓既蒙魏王委做六国会盟特使，自当代魏王向五国之君阐释此次会盟主旨，并行先期磋商。魏王以为，方今天下，周室衰微，诸侯纷争，弱肉强食，春秋时期的一百多个大小诸侯已经减少到三十余个。而这三十多个诸侯国，实在是由七大国主宰乾坤。自春秋以来，天下兵连祸结业已三百余年，魏王体恤天下苍生，披肝沥胆，谋划天下和平之道。道在何方？在六大国会盟定天下。"

说到这里，五国君主的眼睛一齐盯住了庞涓，凛凛生威。他们根本不相信魏国会披肝沥胆谋划天下和平之道，他们关心的是六国定天下如何定法？利害冲突如何摆平？魏国想得到何等利市？自己得失如何？

庞涓对五双震慑天下的目光并没有在意，继续从容道来：“六国定天下，如何定法？大要有三：其一，六国盟誓，互不为敌，永不犯界；其二，对其余三十余个诸侯小邦，划定各自势力圈，圈内小邦由宗主国吞并，他国不得干预，若宗主国三年内无力吞并，则任他国吞灭；其三，也是本次会盟要害所在，肢解秦国，将这个西部蛮夷抹掉！何以要六国分秦？因秦国之大，不能划给任何一国独吞，否则将破坏天下均势。魏国军力最强，也不想独吞秦国，此乃魏王的天下为公之心，请诸位深解我王苦心。如此三条实施，可保天下纳入王道，长久和平。”庞涓戛然而止，有顷，四顾笑问，“魏王之意，诸位以为如何？”

大帐中安静得唯闻喘息之声，良久，没有一个人讲话。矜持沉默的表面下，五大国君主的头脑里都是车轮飞转，权衡利弊得失。对第一条，没有一个人当真。盟誓罢兵，那只是得到些许喘息时日，缓过神来照打不误，魏国还不是打出来的？若没有吴起和诸侯的数十次大战，没有眼前这个庞涓的几次战绩，就是有十个李悝变法，魏国将领土也扩大不了三倍。魏国说不打，那只是不让别人打罢了，自己则是想打就打，谁也拿它没办法。但也有一条，别人要打，它也不一定有办法。所以人人都在想后两条。这两条可是非同小可，非但瓜分所有小国，而且还要瓜分大大的一个秦国，这可是任何一国都从来没有想过的大胃口大谋划。乍一听，这个谋划非但宏大，而且人人得益。然则仔细一想，这里边的文章多得竟是一下子理不出头绪。作为争雄天下的战国君主，谁都在波涛汹涌中沉浮过几回，一旦涉及根本，他们绝非易与之辈。没有理清，他们就不讲话，不置可否，决不会在节骨眼上轻率表态。

庞涓没有料到会有这样的僵局。按照他的设想，谋划一端出，就会立即引起争吵，这些人君是经不起些微利益诱惑的，如同狗对骨头的争夺一样。如今看来，他们却是在细加揣摩，并没有急吼吼争抢。

如何打破僵局？庞涓略一思忖，向楚王遥遥拱手，恭敬地微笑道：“敢问楚王，魏王欲将秦国西南交由楚国处置，不知楚王肯接纳否？”

因为脑子里车轮飞转，楚宣王竟忘记了自己“王言必于后”的尊严铁则，见庞涓问话直指预想目标，不由脱口道：“秦国西南么，自当由楚国接纳啦。然则秦国腹地在渭水平川，沃土六百里，难道不分一勺羹与我大楚啦？”

庞涓淡淡一笑：“兹事体大，请楚王与魏王面商，楚国定会满意。”

韩昭侯冷冷道：“韩国四周没有小邦可吞并，秦国的渭水腹地，理当全部由韩国接纳。”

齐威王“啪”地一拍长案：“齐国距秦国千里之遥，无意分秦寸土之地。然则，鲁国、宋国、薛国须得全境交由我齐国处置，魏国楚国不得染指。”这是公然向两个最强的大国要价，举座不禁侧目而视。

楚宣王大皱眉头，摇着头拉长声调道：“齐王呀，你的胃口太大啦。鲁薛两国姑且不说啦，宋国可是楚魏之间的地盘噢。”语气词极多的楚国话呜里哇啦成一片。

齐威王田因齐终究年轻气盛，冲动的脸扭成一种狞厉的笑，又是“啪”地一拍长案：“楚王所言差矣！百年以来，楚国吞灭小诸侯几多？二十一国！晋国几多？十二国。其余大国呢？齐灭四国，秦灭三国，越灭两国。数一数，哪国胃口最大？楚国。”齐国话声沉语慢，字字如板钉钉一般。

楚宣王“刷”地冒出一头大汗，一时被噎得反不上话来。

半日沉默的燕文公悠然开口：“齐王这笔账算得甚好。春秋三百年，恪守王制，未灭一国者，唯我燕国。今日会盟，却不知列位何以报偿？”赵成侯厌恶地向身旁铜盆中“啪”地吐了一口痰，冷冷一笑：“三百年寸土未得，竟然也算得一个大国？”

燕文公向以六百年王族贵胄自居，自视极高，这种赤裸裸的嘲讽使他恼羞成怒，立时拍案而起：“赵种，休得欺人太甚！天下九州，唯有道者居之。燕国不堪，却也是六百年安如泰山。赵国如何？区区五十年诸侯，有何资格对本公说三道四恶语相加？”

赵种一阵哈哈大笑：“姬凡，别泛酸。赵氏子孙素来不吃祖上功劳，讲究个赤手空拳打天下。有本事别找靠山，燕赵两国堂堂正正摆战场，看谁个安如泰山？上将军以为如何？”谁都知道，燕国若非魏国长期庇护，可能早就被悍勇善战的赵国活吞了。赵种面向庞涓征询，实际上显然是一箭双雕，嘲弄燕国，试探魏国。

庞涓期望着这种争吵，没有五大国相互争夺，魏国衡平天下的霸主地位就无从谈起。所以他一直微笑着面对争吵，对他们开始的沉默感到好笑。见赵成侯话锋转向他，庞涓拱手笑道：“赵侯笑谈。六国会盟，亲如手足。天下未定，自相酣斗，岂不惹天下笑话？庞涓以为，今日大计，还是以分秦为要，那些蕞尔小国的存亡划分，完全可另行商定。庞涓所言，乃魏王之意。诸位高见？”

又是一阵沉默。庞涓所言的确有理，要在一次会盟中商定对三十多个小诸侯国的分割，牵扯出来的数百年恩怨纠葛未免太过复杂，几乎不可能人皆认可。然五国君主默认庞涓的更深理由，还不在于怕发生恩怨纠葛，几十年几百年打打杀杀都不怕，还怕宴会上面红耳赤？即或拔刀相向，又有何妨？谁都明白的更深的理由是，对战国势力范围的划分和消灭小诸侯权力的确定，仅靠一张羊皮盟约是根本不可能的。谁灭谁？能不能？完全要靠实力。这是春秋战国四百多年历史铸下的铁则，在这里口头争吵最多出出气，实在没有实际着落。

矜持尊贵的燕文公先开了口：“列位，本公以为上将军所言甚是，分秦大计是消除一个心腹大患，蕞尔诸侯则是毛发之疾。本公以为，秦国北部与林胡、楼烦相接的三百余里，当归燕国所有。”

赵成侯瞄一眼燕文公，大手一挥笑道：“赵国力薄，得秦国洛水以东、河水以西之二百余里足矣。”

“韩国嘛，”韩昭侯愁眉苦脸地摇摇头，“让让，只要秦国腹心的渭水平川，其余不计了。”

楚宣王大摇其头：“如何如何？只给我剩下穷山恶水啦？不可不可，我还要渭水平川之东半，函谷关至骊山二百里啦。”

韩昭侯淡淡道：“楚王何其健忘？函谷关至华山，早已经是魏国土地了。难道楚王连吴起也记不得了？”

“啊啊啊？这讲了半日，分的不是老秦国啊。”楚宣王惊讶地摊开双手。

满座哄笑。赵成侯高声道：“哈哈，楚王想分秦穆公时的秦国啊。”

庞涓向楚宣王拱手笑道：“楚王，秦国近百年来，土地萎缩，本次会盟，六国分秦，以秦国现有土地为本。”

“真是啦。”楚王长长地叹了一口气，“好好好，我大楚就再让几分啦，秦国西部，泾水河谷三百里加上啦。那里给楚国养马也蛮好噢。”

这一阵唯有齐威王始终沉默。秦国最西，齐国最东，中间相隔千里之遥，分一块地还不是别人的肥肉？所以齐威王对分秦话题毫无兴趣，面色冷漠，一言不发。对此庞涓岂能不清楚？他早已是成竹在胸，站起来环座拱手道：“诸位王公侯，分秦大计，六国有份，不能使

齐国无所得益。魏王之意，齐国当得秦国二百里土地。然齐国秦国相距遥远，有地难立。为今之计，其余五国各割地四十里归齐。赵韩魏与齐国不交界，就由楚国燕国各割一百里归齐，再由赵韩魏三国补足楚燕两国土地。如此转补，以求地利均得，诸位以为如何？”

此言一出，齐威王顿感宽慰，炯炯有神的大眼扫瞄全场，看国君们如何应对。

沉默有顷，楚宣王耸耸肥硕的肩膀，干声笑道：“好啦好啦，楚齐两国手足睦邻，割地一百里情理之中啦。”实则楚宣王在一刹那间已经盘算清楚，楚国和齐国相邻的几百里全是茫茫盐碱滩地，只生苇草不生稻谷，而魏国韩国转补给楚国的土地却只能是相邻的淮水平原。这一转，就给楚国转出一个小粮仓来，有此好事，不亦乐乎?

燕文公却是颇费踌躇，沉吟道：“衡平地利也是正理，燕国自当勉力而为。”他的艰难，也是因为太清楚而感到心痛。燕国与齐国相邻地带，全是济水两岸的湖泊鱼塘和耕耘沃土，齐国屡屡求之而不得，两国常常为此发生摩擦。而赵国魏国转补的土地则只能是老晋国北部的山地，显然是得不偿失。然则此次会盟是魏国主盟，魏王既然提出，燕国何能拒绝？没有魏国这棵大树，燕国可真是步履维艰，想一想，不答应也得答应。

楚国燕国既然表态，韩国赵国自是欣然呼应。庞涓向齐威王拱手笑道：“齐王意下如何？”齐威王爽朗笑道：“上将军纵横捭阖，斡旋得体，田因齐领受。”且不说燕国的一百里沃土齐王求之不得，就是楚国的一百里盐碱滩，齐威王也另有想法。田因齐的勃勃雄心是觊觎楚国的，他看准了楚国是个肥大中空的邻邦，终有一天齐国要吞灭楚国，而得地一百里，等于齐国向楚国纵深靠近了一大步。盐碱地虽不生五谷，却是最好的战场，最近的桥梁，凭谁说没有价值?

齐威王的表态，等于宣布六国分秦再没有了异议。

庞涓抱拳环拱，朗声笑道：“如此，分秦大计已定，请各位君主尽兴游览逢泽夜景，明日魏王一到，即行会盟大典。”

四　分秦大计在会盟大典上敲定

清晨，大梁城的南门隆隆洞开。

魏国王室的全副仪仗整肃拥出，引来早在城外等候的大梁民众的四野欢呼。当一辆光彩闪烁的青铜王车在三千铁甲骑士之后辚辚驶出城门时，这种欢呼达到了山呼海啸般的高潮。“魏王万岁！六国盟主万岁！”的呼声漫山遍野，大梁城竟是万人空巷倾城出动了。

魏惠王兴奋极了，在高高的青铜车盖下不断向四野的民众父老拱手行礼。自即位以来，他从来没有想到民众会对他如此拥戴。这种隆重盛大的夹道欢呼，数百年以来肯定没有一个国君享受过，他的祖父魏文侯和父亲魏武侯更是想也不敢想。究其竟，还是我魏罃功业宏大，使魏国在我手中鼎盛起来了。国富民强疆土扩大自不必说，单是这会盟六国分定天下，百年以来谁能做到？即或是春秋齐桓公的“尊王攘夷，九合诸侯”，能比得今日的六国会盟？齐桓公会盟诸侯还要打天子的旗号，六国会盟则视天子为粪土，完全是依靠实力安定天下，齐桓公能比么？再说，六国会盟之后魏国将成为天下霸主，按上将军庞涓的谋划，数年内将逐一消灭六大国而统一天下。不，该是五大战国了，秦国在这次会盟后就要被抹掉了。那时，我魏罃将成为一统四海的天子，魏国的民众又该如何对我景仰拥戴？想到魏国和自己的皇皇未来，魏惠王猛然觉得眼前的红色人海变成了匍匐跪拜的各国诸侯，六国宫殿在人海中漂浮移动，洛阳的周天子也在人海中向他战栗跪拜；他的灿烂王车从他们身上碾过，飘飘地升向天帝的宫殿，他回头怜悯地望着大地上的芸芸众生，竟有一丝恋恋不舍——大梁民众太好了，也许做他们的主人比做天神还要神气。

“禀报我王，五国君主已在行辕外迎候，臣庞涓先行接驾。”

庞涓？魏惠王揉揉眼睛，王车已经停在苍茫苇草掩盖的逢泽大道中，王车前站着一个顶盔贯甲的大将，一件大红披风分外鲜亮，不是庞涓是谁？魏惠王从梦幻中猛然醒来，脸上却还保留着醉心的笑意：“噢，庞卿啊，你说何事？他们在迎候？些许小事了。大事如何？”

“禀报我王，大事已定，臣已经与五国之君磋商成功。”

“好！上将军首功一件，请上王车，与本王同行。”魏惠王完全醒过神来，在高高王车上向他的上将军伸出尊贵的手。

庞涓在地上深深一躬：“启禀我王，为臣当恪守礼制，伴驾而行。”

“也好。”魏惠王一挥手，“车驾起行，会见诸君。”

庞涓跳上自己的轺车，紧随魏惠王的青铜王车之后，向行辕区浩浩而来。

魏惠王在高车上瞭望，已遥遥可见行辕区外飘扬飞动的各色大纛旗，看来五国君主确实是在行辕外恭敬地迎候。战国时期，阴阳家学说甚盛，各大战国的旗帜颜色与服饰主色都是极有讲究，有据而定的。讲究的依据就是该国的天赋国命。阴阳家认为，任何一个王朝和邦国，都有一种上天赋予的德性，这种德性用五行来表示，就是金木水火土五种德性。这个国家与王朝的为政特点，必须或必然与它的德性相符合，它所崇尚的颜色即国色，也必须与它的德性相符合。唯其如此，这个国家才能在上天佑护下安稳顺畅地运行。黄帝政权是土德，就崇尚黄色，旗帜服饰皆为土黄。夏王朝是木德，崇尚青色。殷商王朝为金德，其兴起时有白银溢出大山的吉兆，是以崇尚白色。周王朝为火德，先祖得赤乌之符，自然便崇尚红色。当时天下对这种五德循环说无不认可，立政立国之初，便已经确定了自己的国命德性。

七大国更是无一例外。魏国从晋国而出，自认承继了晋国正统，而晋国是王族诸侯，当然是周之火德，魏国便承继火德，旗帜服饰皆尚红色。韩国也出于晋国，但为了表示自己有特立独行的德性，便推演出木德，旗帜服饰皆为绿色。赵国亦出于晋国，却推演出更加特殊的“火德为主，木德为辅，木助火性，火德愈烈”的火木德，旗帜也就变成了七分红色三分蓝色。齐国较为微妙，论发端的姜齐，并非周室的王族诸侯，且春秋中期以前的天下诸侯，尚没有自立国命的僭越行为，所以姜齐仍然以天子德性为德性，旗帜服饰皆为红色。即或称霸天下的齐桓公，也是尊王的，自然也是红色。但到了田齐时代，战国争雄，齐国既不能没有自己的天赋德性，又不能从传承的意义上接受火德，于是齐国推演出“火德为主，金德为辅，金炼于火，王器恒久”的火金德，旗帜服饰变成了紫色。其中唯有楚国是蛮夷自立而后被册封，很长时间里楚国是旗有五色而服饰皆杂，中原诸侯嘲笑楚国是“乱穿乱戴乱德性”。进入战国，楚国便推演出“炎帝后裔，与黄帝同德”的土德，旗帜服饰变成了一色土黄。不过最为特殊的还是燕国。论本体，燕国是正宗的王族诸侯，承继火德顺理成章天下没有非议。然燕国久处幽燕六百年，对周室王族不断衰败的历史刻骨铭心，独立之心萌生已久。燕国公族认为，先祖的火德已经衰败，作为王族旁支后裔的燕国若承继火德，这把火必然熄灭，要兴盛，须反其道而行之，于是推演出“燕临北海，天赋水德”，确定了燕国的水德。燕国之水是烟波浩淼的蓝色大海，于是燕国的旗帜服饰就选定了蓝色。在七大战国中，唯有秦国没有确定宣示自己的国命德性，但却是举国尚黑，令列国百般嘲笑，说秦国蛮荒之地不懂王化。秦国却是不理不睬，依旧黑色不改，在各国眼里成了一个乖戾怪诞充满神秘的西部邦国。

行辕外，六国各色大纛旗在微微晨风中特别平展，旗面上的国号大字在魏惠王的高车上清晰可见。每面大纛旗下都整肃排列着本国的铁甲骑士，五色缤纷，斧钺生光。六国会盟，实际上也是六国军容的无声较量，国君们带来的都是精锐之旅，目下在行辕外全部展开，气势分外雄壮。五国君主高车骏马，各自立于本国的纛旗下，东侧是楚

宣王、齐威王，西侧是燕文公、赵成侯、韩昭侯。当魏惠王那一片红云般的车驾仪仗缓缓推进到一箭之地时，鼓号齐鸣乐声大起，肃穆祥和，气势宏大极了。“听见了么？奏的天子雅乐！”赵成侯高声向韩昭侯道。邻车的韩昭侯淡漠一笑：“战国了，《大雅》凭谁都奏，何足道哉。”赵成侯摇摇头，对韩昭侯的迟钝报以轻蔑的微笑。

“大魏国大魏王驾到，五大国君参见盟主！”司礼高亢地宣诵。

五大国君在高车上一齐拱手高诵：“参见盟主……”

魏惠王一阵冲动，连忙咳嗽一声，庄容拱手：“列位君主，魏罃有礼了。”

红衣司礼高声诵道：“盟主携五大国君，入行辕！”

“列位君主请。”魏惠王拱手谦让。

“魏王盟主请。”五国君主也同声拱手谦让。

宏大祥和的乐声中，魏惠王的车驾徐徐进入行辕。五国君主紧随其后，也徐徐进入了行辕。

这时，庞涓的轻便轺车早已经驶出国君行列，与司礼大臣来到逢泽岸边的祭坛下等候。这是一座三丈高的木架祭坛，依岸边土丘搭建，虽然是临时急赶，但在大梁城能工巧匠的手中却也是非常的坚固雄伟。祭坛下，魏国的两千铁甲骑士围成了巨大的环形骑阵，将祭坛围在中央。按照春秋战国的传统，举凡重大的诸侯会盟，一定要举行祭天大礼，否则不能得到上天的庇护。但逢泽是一片大水，实在难以觅到一方祭天的高地。庞涓反复揣摩，独出心裁，向魏王提出在逢泽岸边水天共祭。庞涓认为，逢泽居天下四大名水之中央，聚河济淮江之精华，实乃魏国之德水，自当与天相通。六国会盟祭逢泽，将使魏

国逢泽变成和鲁国泰山一般的圣地，魏国威德也将大昭天下。魏王极是受用，大为赞同。

六国君主的车驾隆隆开到祭坛下时，朝阳下的逢泽水面已是金波粼粼，壮美异常。三丈余高的祭坛上五色旌旗猎猎招展，祭坛下烟波浩淼的逢泽一望无际地伸展开去，水天相连共一色，分外的壮阔。黄钟大吕奏起庄重肃穆的祭天雅乐，魏惠王踩着红毡直上祭坛，丝毫没有感到胖大身躯的累赘，三十六级台阶竟然一口气登了上来，连自己都觉得惊讶。这时，一个奇怪的念头闪过心中——愿上天佑护，使他在榻上折腾狐姬时也能如此轻捷。这个念头很离谱，却又很实在，他想到回去告诉狐姬时她的娇嗔模样，不禁“噗”地笑了出来。正在这时，“啪”的一响，翻卷飞动的五色幡旗的一角重重打在了他的脸上，就像被人响亮地掴了一巴掌。“罪过也。”他的脸腾地涨红起来，连忙向正中央长案上的三牲祭品深深一躬，展开竹简，高诵庞涓为他写下的那篇长长的祭文。

祭坛下五车并列，五国君主仰头望着高高的祭坛，不约而同地冷笑了。

“祭文完了？讲了甚话？”赵成侯见魏王走下祭坛，忙问左手的齐威王。

齐威王微笑：“回去问问太祝，自然知晓。”

“祭祀大礼成！”司礼大臣亢声高诵，君主们一齐回过神来。

庞涓轺车驶到，高声拱手道：“敢请各位君主回行辕歇息，午时会盟大典。”

君主们回到各自行辕并没有休憩，而是不约而同地召来各自的谋臣，琢磨庞涓昨晚公布的分秦谋划，反复敲定利害得失，计议如何在

最要紧的会盟大典上提出被疏忽的重大利害。庞涓也向魏惠王详细禀报了五国君主的表态，剖析了各种可能出现的要求，并一一提出了自己的对策。魏惠王十分满意，大大褒扬了庞涓，而后又饱睡了半个时辰，起来时精神分外饱满。

正当午时，逢泽北山坡上的总帐在初夏的阳光下血红鲜亮。三十六面牛皮大鼓隆隆雷鸣，六通过后，会盟君主的各色车辆依次到达总帐行辕之外。

总帐前横排四辆兵车，车上甲士各持一方红色大木牌，组成“六国会盟”四个大字。兵车左右各有三面大纛旗，东侧魏（红旗）、楚（黄旗）、齐（紫旗），西侧赵（红蓝旗）、燕（蓝旗）、韩（绿旗）。六面大纛旗之外，二百余辆兵车组成环形车阵围绕着行辕总帐。环形兵车的中央，由八辆兵车排成一个巨大的辕门。辕门入口处，六排六色持戈甲士列成纵深甬道。道中红毡铺地，直达总帐深处。总帐入口处有一方乐队肃然跪坐，守钟抱器，端严异常。

总帐中，六张王案摆成一个方形结构——北南各一，东西各二。北面的王座高出平地三尺有余，非但造型宏伟，而且镶满珍珠宝玉，豪华辉煌。与之相对的南面王座高出地面二尺许。其余四案均贴地而设。每张王案上均有两只铜鼎热气蒸腾。二十四名侍女分为六组六色，分列于六案之后。此时帐中六座皆空，气氛静谧肃穆。

大钟轰鸣六响，正是午时首刻。辕门入口处，红衣司礼大臣悠扬高宣：“韩国韩侯到——燕国燕公到——赵国赵侯到！”

钟鸣乐动。礼宾官引导着韩昭侯步入辕门。他依旧身着绿色大袍，头戴一顶青竹冠，似凝重又似愁苦地悠悠而来，虽在豪华的场面中显得寒素注目，但却坦然自若，目不斜视，直入大帐。

相继跟进的是燕文公，瘦削的脸上三绺长须，蓝色大披风，头戴一顶高高的蓝玉冠，一派老贵族的矜持气度。他踏着极有节奏的步伐，有意与前行的韩昭侯拉开距离。

再次跟进的是赵成侯，一领红蓝披风，一顶高高玉冠，连鬓胡须，气度威猛。他是六位国君中年龄最长、掌权最长的长者，在甲士甬道中信步而行，随意打量着甲士的服饰兵器，嘴角永远流露着轻蔑的笑意。

乐声稍停，三位国君被礼宾官引导入座。韩昭侯坐于西侧末位，燕文公坐于西侧首位，赵成侯坐于东侧末位。燕文公对与之并座的韩昭侯侧目一瞄，轻蔑而又无奈地闭上眼睛。赵成侯则对相邻虚空的首位嗤之以鼻，仰脸望着帐顶。唯韩昭侯平淡似水，肃然端坐。

这时，辕门入口处的司礼大臣突然提高声音："齐国齐王到！"

年轻英挺的齐威王身披紫色大披风，头戴没有流苏的天平冠，腰系长剑，大步穿过甲士甬道。帐口礼宾官未及引导，他已径自走到东侧首位入座，将长剑摘下，横置案头。先入三君的目光一齐瞄向齐威王，各自带着含义不同的淡淡微笑。

辕门入口处的司礼大臣又是高亢宣诵："楚国楚王到！"

四名黄衣壮汉用状如滑竿的抬椅，抬进肥大壮硕的楚宣王。他那肥硕的大腹凸出在扶手之上，双手不断在肥腹上抚摩。一顶黄色无流苏的天平冠下，肥脸上细汗闪亮。椅旁随行两名侍女，不断用精致的大圆绸扇向他送风。今日祭坛下，他见魏惠王威风十足风头出尽，心中很不是滋味，揣摩会盟大典时要来一番非同寻常的气度，否则颜面何存？于是就有了这"非走"入帐的杰作。帐口礼宾官引导抬椅入帐，被庞涓早已经分派好的四名壮汉抬扶入南面王座。两名纤细的侍女轻

盈地跪坐两侧，时缓时急地摇动绸扇。楚王转动肥颈，打量四国君主，情不自禁地大笑拍案，悠然道："会盟大典，盟主何在呀？"

先入四君对楚宣王的乖张做作不约而同地显出蔑视。赵成侯和齐威王同声大笑，燕文公矜持地皱着眉头，嘴角抽搐，韩昭侯则不屑一顾地转过头望着大帐入口。

司礼大臣突然抬高了嗓音："大魏国大魏王到！"

在宏大的乐声中，身着软甲披风的庞涓和一员顶盔贯甲的大将，护卫着健壮而又略显肥胖的魏惠王缓步而来。精神饱满的魏惠王身着一领大红披风，头戴一顶前后流苏遮面、镶嵌一颗光芒四射宝珠的天平冠，脸色凝重，目不斜视。礼宾官连忙趋前引导魏惠王进入正北王座，两员大将侍立于后。

五国君主座中一齐拱手："参见盟主魏王。"魏惠王自信平淡地点头受礼，环视全场有顷，右手一伸："列位，这位是六国会盟特使，我的上将军庞涓，列位想是很与他相熟了。本盟主命庞涓上将军为会盟大典之掌笔大臣。"

东侧的庞涓肃然拱手："庞涓参见五国君上。"礼罢，即走向魏惠王主案右前方摆有笔砚、羊皮的长案前入座。

魏惠王左手一伸："这是我的王弟公子卬，本盟主命他为会盟护军。"

西侧大将挺胸拱手："魏卬参见五国君上。"礼罢，傲慢冷漠地持剑肃立于魏惠王身后。

五国君主相顾探询，却都是不动声色，面色矜持。

司礼大臣高声宣诵："六国逢泽会盟，盟主开宗——"

魏惠王轻轻咳嗽一声，气度威严地开口：“六大国会盟，磋商有年，终归同心。会盟之宗旨：罢兵息战，安定天下。安定方略之大要有三：其一，六国盟誓，互不为战，若违盟誓，五国共讨；其二，议定六国边界，划定诸侯小邦的处置归属；其三，六国分秦，首定西土。本盟主以为，分秦为当务之急，其余事项若有争端，可徐徐图之，不知列位意下如何。”讲完环视全场，并向司礼大臣示意。

司礼大臣高宣：“盟主开鼎，鸣钟！”

钟声悠扬而起。魏惠王伸出铜钩，肃然搬下案上食鼎的鼎盖：“钟鸣鼎食，礼仪之要。列位请开鼎畅饮。”随着魏惠王微笑着伸手作请，五位国君肃然开鼎，热气腾出，缭绕帐中。每座后的侍女跪行座侧，用小铜勺将鼎中红亮的方肉盛到铜盘中。

“列位，鼎中佳味乃逢泽鹿肉极品，保长元神。”魏惠王巡视四周微笑道。

座中唯有楚宣王身手不动，由侍女将肉送到口中。他细嚼一阵鹿肉，悠然开口：“盟主所定分秦大计，我等竭诚拥戴啦。然则秦国近年情势如何，我等不甚了了啦。魏国与秦国经年征战，尚请见告，秦国果能一鼓而下么？”语态俨然以五国代言者居之。

燕文公矜持地说：“楚王过虑了。秦国何足轻重？牧马起家，西蛮而已，国力贫弱，礼仪不修，何堪六国一击也。”

赵成侯最腻烦这个燕国，冷冷笑道：“不堪一击？只怕我赵种也得费劲也。”言外之意明显不过，你燕国只怕是力不从心。

韩昭侯很怕这时争吵起来，温言圆场道：“分秦大计，原本便无争端。然则中原各国和秦国来往甚少，近年秦事的确知之不多，此为楚

王、燕公、赵侯担心之所在。盟主若有切实的分秦良策，尚请见告。”齐威王只是悠然饮酒，一言不发地看着场中微笑。

“啪”的一声，魏惠王拍案大笑：“本王实不曾想到列位竟在此处担忧？本次会盟何以要六国分秦？究其竟，秦国正在最小最弱最混乱之时。秦国穆公之时，有整个八百里渭水平川，再加上河西三百里和后来夺取的西戎之地，地广两千余里。当其时也，秦国是除晋国以外的第二大诸侯。然自战国以来，我大魏国非但将秦国的河西三百里夺了过来，且又将崤山地带与函谷关以西三百里夺了过来。赵国夺了秦国西北部一百余里，燕国也夺了秦国北部将近一百里。如此一来，秦国已经龟缩到华山以西，地不过七八百里，人众不过一两百万，可用之兵不超过十五万。如今我六大强国能容其苟安，已是大仁大义了。今六国联手，一鼓而下，岂非易如反掌？”

楚宣王按捺不住，推开向嘴里喂鹿肉的侍女，肥厚的大手一拍长案：“言之有理啦！我大楚国有可战之兵五十万，魏国三十万，齐国二十五六万，燕国二十万，赵国二十多万，韩国十八九万，任哪国也比秦国强出许多啦。会盟之后，我大楚国当先出兵啦！”

韩昭侯冷笑：“楚王要先下手为强？”

楚宣王尴尬地呵呵一笑：“岂有此理？韩国与秦国可是近在咫尺啦。”

齐威王一直默然观察，此时淡然道：“若以楚王算法论战力，楚国是当今第一强国了？”

楚宣王又是一阵尴尬：“齐王笑谈啦，不是说秦国么？”

赵成侯悠然笑道：“齐王之言有理，我等不要大意。六国分秦，务在一鼓而下，耽延时日，必生变故。而论陈兵决战，秦国虽弱，必做

困兽之斗，急切未必能下。以赵种愚见，必得双管齐下，方能一鼓分秦。”

“双管齐下？何意？”魏惠王大感兴趣。

“一则，六国各出兵五万压向秦境。二则，策动秦国西部后方的戎狄部族叛乱。内外夹击，秦国纵有回天之力，也当不战自溃。六国坐收渔利，岂不妙哉？”赵成侯从来没有如此自信悠闲地讲过话。

“妙也！”一席话落点，满座拍案拊掌，大笑不止。六国君主终于在双管齐下的谋划中，一扫最初疑虑，在眼看到手的利益面前达成了一致，也使会盟大典终于产生出所需要的热烈高潮。

魏惠王兴奋地举爵：“列位，为赵侯妙算奇策，干此一爵！”

“干！”六国君主第一次同声相应，一饮而尽。魏惠王仿佛想起了什么，满脸笑意地看看庞涓：“上将军以为如何？”

庞涓心中很不是滋味。平心而论，赵种的谋划的确老辣，对于一个衰败小国可谓是内外霹雳。庞涓感到不是滋味的是，自己为何没有想到这条奇计？如今由赵种提出，赵国在六国分秦中的分量无疑将大大加重，这对魏国的利益和盟主权威必然有所减弱。以兵法而论，庞涓出了谋划，赵种出了一支奇兵，最多打了个平手，这对自己也不利。魏王素来疏于智计，还兴高采烈地为赵种喊好。不行，必须压压赵种。想到这里，庞涓肃然站起，恭敬地环场拱手道：“列位君上，灭国战胜，奇正相因，正道为主，奇术为辅。六国分秦，实力第一，没有破国摧城之威，纵然奇计百出，也无以奏效。庞涓以为，六国首要之点，仍在大兵压秦。赵侯谋划，辅以奇计，为六国分秦增一树之木，诚可贵也。”

一席话落点，偌大帐中静得出奇，连魏惠王也困惑地看着庞涓不说话。赵种却是突然间爽朗大笑：“高明，上将军高明！六国分秦，自当靠魏国的三十万铁骑当先，我赵种那点东西，算个鸟！”

一句粗俗，大雅之堂哄然大笑，庞涓的正告顿成子虚乌有。

魏惠王微笑着举起手中铜爵：“列位，会盟大典异常圆满，甚合本王之意，来，为六国分秦，安定天下，干此一爵！”

五国君主一齐举爵相向：“六国分秦，安定天下。干！”

第二章　国耻昭昭

一　金令箭使者飞驰栎阳

黄河南岸的大道上，一个红衣骑士向西飞驰，渐渐进入两山夹峙的谷口。

正是夕阳西下时分，幽暗漫长的峡谷仿佛大山之中开出了一个抽屉，这就是闻名天下的函谷险道。因其纵深有如一个长长的匣子，时人称其为函谷。这条函谷险道地处黄河骤然折成东西流向后的南岸，东起崤山，中间穿过夸父逐日大渴而死的桃林高地，西至潼水渡口，莽莽苍苍长一百余里。峡谷两岸高峰绝谷，峻拔迂回，一条大道在谷底蜿蜒曲折，是山东（崤山以东）通往关中的唯一通道，号称函谷天险。千余年后，北魏郦道元的《水经注》这样记载古函谷关："邃岸天高，空谷幽深，涧道之峡，车不方轨，号曰天险。"后世东汉名士王元雄心勃勃地为当时的西部豪强隗嚣策划云："请以一丸泥，东封函谷关，图王不成，其弊足霸矣！"战国之后百千余年，函谷关尚有如此的险峻雄姿与要塞功能，足可见战国时代函谷天险的荒绝险峻。

西周时期，函谷本无关隘。周平王从镐京东迁洛阳之后，将原来是周室王畿之地的渭水平川全部封给了秦部族。秦成为诸侯国后，天下进入动荡不宁的春秋时代。为了防止山东诸侯西侵，秦国在函谷天险的东口筑起了一座砖石城堡，顺着函谷的地名，便称了函谷关。不想这座简陋的关城，却在兵戎相向的数百年间大大起了作用，山东诸侯的隆隆战车总是无法逾越这道狭长险峻的山谷。随着秦穆公称霸，秦国扩张，函谷关便也闻名天下。进入战国初期，魏国率先变法而强

大起来，对穷弱秦国开始了长期的蚕食。名将吴起训练出的轻装骑兵与重甲武卒大显威力，二十多年间，秦国在黄河西岸的数百里土地被魏国一仗仗全部夺去。作为天险屏障的函谷关与崤山桃林高地丢失了，石门要塞、潼水渡口等东部屏障也被魏国尽数占领了。若非吴起后来被迫离开魏国，这位和天下诸侯大战七十四次无一败绩的著名统帅，决不仅仅只将秦国压迫到华山以西。

沉重的牛角号在城头响起，红色的“魏”字大纛旗完全消融在晚霞之中。

当红衣骑士风驰电掣般飞到关下时，函谷关城门正在隆隆关闭。那匹神骏的黑色坐骑通灵之极，长嘶一声，从行将合拢的石门中腾越而过，引起城头兵士的一片高声喝彩。

“过关者何人？”城头将军高声喊问。

“华山营斥候。”一声长长的回答飘在身后，骑士早已在一里之外。

函谷关对于秦国是曾经的国门咽喉，而对于时下的魏国，却是国土内的一座寻常关口而已。所以，魏国函谷关的盘查，远远不如秦国函谷关时的盘查严密。城头守军见出关者是魏国军士装束，又报号华山营斥候，也就没有派飞骑追赶盘查，反而聚在城头高声议论赞叹这个斥候的高超骑术和罕见良马。

在夕阳落下的余晖中，骑士骏马像一朵红云，向西掠过空旷的原野和滔滔的河流。眼见左手的华山已经遥遥落在身后，骑士脱下身上的红色披风用力向地上一摔，顿时变成了一个黑衣劲装的秦国骑士。他愤怒地高声骂了一句什么，向座下马大吼一声。神骏的黑色战马突然间人立，一声长长的嘶鸣，展开四蹄腾空奔驰，箭一般向西而去。

渐行渐西，遥遥可见苍黄透绿的原野上矗立着一座黑色城堡。从远处看，这座城堡很小。在夕阳余晖中，城堡的剪影像一只黑色巨兽。随着黑衣骑士的骏马飞驰，渐渐可见背向夕阳的东门箭楼上有黑衣甲士游动，猎猎飞动的黑色大纛旗上大书一个白色的“秦”字。

这就是秦国都城栎阳。它坐落在渭水的一条小支流——栎水的北岸。这座小城堡是秦立国四百年以来的第三座都城。当初秦国始封诸侯时，周平王已经东迁到洛阳去了。关中的镐京、丰京已经在戎狄入侵中化为焦土废墟，根本不可能做秦国的都城。秦国第一任国君秦襄公，便将都城设置在靠近自己西部根据地的陈仓山东口。第二代国君秦文公又将都城东迁三百里，设在了渭水北岸的雍城，一直稳定了三百多年。到了战国初期，秦国被魏国屡次攻城陷地，秦献公壮怀激烈，决然将都城东迁到距离魏国华山军营不到三百里的栎阳小城，向天下宣示从此誓死不向西后退一步。这座栎阳小城作为都城，实际上也是作为最前方的军事要塞建立的。城方虽然很小，每边只有一里，方方正正四里多，正是春秋战国时代常说的那种“三里之城，五里之郭”的典型小城。但却全部用大石条砌成，城墙也比寻常城墙高出三丈有余，连箭楼也是石板垒砌的。作为进出口的城门，则是两块巨大厚重的山石。也就是说，整个城堡的外部防御构造没有一寸木头，寻常的火攻根本无伤城堡之毫发。然则使人更有强烈印象的是，这座城堡的城墙和箭楼全部都用黑色的山漆厚厚涂抹，黑亮光滑，非但威猛可怖，而且爬城偷袭者也决然无计可施。这座高高耸立在栎水岸边的险峻城堡，因为临近魏国的华山大营，所以防范很是严密。在这暮色苍茫的时分，高高的城头上已经吹起了呜呜的牛角号，城门外原本稀疏的行人已加快了脚步。三遍号声之后，栎阳城门就会隆隆关闭。

快马渐近，黑衣骑士没有减速，伸手在怀中摸出一支足有两尺长的金制令箭高高举起。虽是傍晚，长大的金令箭依旧在马上划出一道闪亮的弧线。

“金令箭使者到，行人闪开！”城门将领举剑大喝，两列甲士肃然立定，城门内外的行人“哗”地闪于道旁。

黑衣骑士高举金色令箭，飞驰入城。

栎阳城内，街市萧条冷落。和大梁城繁华锦绣的夜市相比，这里简直就是荒凉偏僻的山村。店铺灯火星星点点，街边行人疏疏落落。幽幽摇曳的灯火下，可见市人衣着粗简，时有担柴牵牛者在街中匆匆穿过。在这条直通秦国国府的短街上，既没有一辆哪怕是简陋的牛拉轺车，也没有一个衣饰华贵的人物。店铺前的人们进行着简单的交易，或钱货两清，或物物交换，都在默默进行，没有任何讨价还价的争执。小城短街，静而有序，一切都是静悄悄的，没有一点儿慌乱。所有这些都在无声地表示，这座小城堡经历了无数惊涛骇浪，已经不知道恐惧为何物了。当骑术娴熟的金令箭使者纵马从街中驰过时，马不嘶鸣人不出声，也没有任何一个市人高声呼喝，街中行人迅速闪开，一副习以为常的坦然神色。

瞬息之间，黑衣快马逼近短街尽头一片高大简朴的青砖平房。

这片砖房被一圈高高的石墙围起，仅仅露出一片灰蒙蒙的屋脊。正中大门由整块巨石凿成，粗犷坚实。大门前两排黑衣甲士肃然侍立。金令箭使者骤然勒马，骏马人立，昂首嘶鸣。石门前带剑将领拱手高声道：“君上有令，金令箭使者无须禀报，直入政事堂！”

黑衣人从马上一跃飞下，甩手将马缰交给将领，大步匆匆地直入石门。不想几步之后却一个踉跄倒在地上爬不起来，他嘶哑地摇手：“快，扶我，政事堂。”四名护卫军士立即抢步上来，抬起使者疾步进入国府宫。

说是国府宫，实际上是一座九开间的六进大宅院，外加一片后庭园林。如果放在魏国，充其量不过是一个中大夫的住宅规格。在齐国

也不过上卿规格。府中房屋一律是特大方砖块砌成，地上则是一色青石板，没有一片水面，没有一片花草，唯一的绿色是政事堂后边的一片胡杨林与几株松树。简单实在得冷冰冰的。第一进是国府各文书机构，第二进是国府中枢政事堂。这政事堂是一座六开间的青砖高房，坐落在院落正中央，两边是通向后进的偏门。政事堂本身分为两大部分，东侧为国君聚集大臣商议大事的正厅，西侧为国君处理日常政务的书房。以实际作用论，西侧书房才是国府的灵魂与中枢之地。

此刻，西书房已经亮起了灯光。这是一间陈设整肃简朴的书房，地上没有红毡，四周也没有任何纱帐窗幔之类的华贵用品。最显眼的是三大排书架，满置竹简与羊皮书，环绕了三面墙壁。正对中间书案的墙面上悬挂了一幅巨大的列国地图，画地图的羊皮已经没有了洁白与光滑，乌沉沉的显示出它的年深月久。地图两旁挂着长剑与弓箭。所有的几案书架都是几近于黑的沉沉紫红色，使政事堂颇显得威猛神秘。房间只有一盏粗大的牛油灯，不是很亮，风罩口的油烟还依稀可见。一个人站在地图前沉思不动。从背面看，他身材挺拔，一领黑袍上没有任何装饰，头发也用黑布束起。端详片刻，他一声长嘘，一拳砸在羊皮大地图上，忧愤而沉重。

一名白发老内侍守在政事堂门口，没有表情，没有声息。

急促沉重的脚步声从院中传来。白发老内侍警觉，立即轻步走下台阶。四名军士抬着黑衣使者匆匆而来，放在老内侍面前。黑衣使者艰难地向老内侍一扬手中金令箭。老内侍立即高声报号：“金令箭使者晋见——”

“咣”的一声，书房内好像撞倒了物事，只听一阵急促脚步声，书房主人已经快步迎了出来。窗户透出的微光下，可见他是一个相貌敦厚的青年，眼睛很细很长，嘴唇很厚，嘴角隐入两腮极深，厚重中透出刚毅英健与从容镇静。他不是别人，正是书房的主人，秦国新君嬴

渠梁，后来人说的秦孝公。他急步来到黑衣使者面前，蹲下身一看，一句话没说便伸手扶住黑衣人要抱他进去。

老内侍拱手拦住：“君上，我来。”说着两手平伸插入黑衣人身下，将黑衣人平平端起，步履轻捷地走上台阶，走进书房。秦孝公对四名军士匆匆说一声：“你们去吧。”军士们躬身应命间，他已经大步走进书房。

黑衣使者被平放在书房的木榻上，灰尘满面，大汗淋漓，胸脯急速起伏。他见秦孝公进来，连忙挣扎起身：“君上，大事，不，不好。”秦孝公摇摇手：“你先别开口。”回头吩咐：“黑伯，热酒，快！”话音落点，老内侍已经从门外捧来一铜盆冒着微微热气的米酒。秦孝公接过，双手捧到黑衣人面前。黑衣人热泪骤然涌出，猛然捧住铜盆，咕咚咕咚一气饮干。秦孝公接过铜盆递给老内侍，回头拉住黑衣人的双手：“景监，辛苦你也。”

一盆热酒使金令箭使者景监面色红润，脸上的汗水泪水一齐流下。他撩起衣角就要擦拭，秦孝公却已经递过来一条绢帛汗巾，景监接过拭去脸上汗水泪水，精神顿时焕发。这是一个英挺俊秀的青年，若没有久经风尘的黧黑肤色，当算是一个丰神俊朗的美男子。他费力站起深深一躬：“君上如此待臣，景监如何报答？”

秦孝公爽朗大笑：“你为国舍命，嬴渠梁又如何报答？老秦人不说虚话，来，说说你带回来的消息。”

景监原本是充满惊恐长驱赶回的。他本能地感到，秦国已经到了真正的生死存亡关头。从逢泽到栎阳两千余里，他两天两夜只是在三次喂马的空隙里吃了几块干牛肉。他的大腿内侧已经被粗糙的马鞍磨出了红肉，疼得他一路上不断咬牙吸气。那匹罕见的西域良马，平时根本不用马鞭，可是这次竟然被他抽得遍体血痕，景监痛心得不断咒骂自己，可是还是不由自主地猛抽战马。他只有一个愿望，赶快飞到

栎阳！可是当他见到和他一样年轻的国君时，秦孝公那种异乎寻常的定力却使他深为惊讶。景监和大多数秦国臣子一样，对这位刚刚即位半年多的国君知之甚少。少年时代，景监还曾经和这位当时的公子在战场上共同打过几年仗，两个少年骑士交情甚密。有人嘲讽说，嬴渠梁如果当了国君，景监一定是国君的“弄臣”。然则秦国连年打仗动荡不定，景监早早就随父亲转移到了西部战场，嬴渠梁却一直留在东部与魏国作战。只是在去年的少梁之战前夕，他才奉命东调，做了前军副将。戎马倥偬，倏忽十年已经过去，两人几乎没有谋面的机会。年前新君即位的动荡时刻，景监奉嬴虔之命，率四千铁骑隐蔽驻扎栎阳城外做紧急策应。虽说因局势未乱没有派上用场，但这位前军副将的耿耿忠心却因此而尽人皆知。一个月前，风闻六国将在逢泽会盟，新君嬴渠梁竟然直接点将，派景监为金令箭使者赴魏国秘密活动探听消息。景监感到，国君肯定已经嗅到了六国会盟的异常气息。因为在秦国的历史上，没有非常特殊的重大差遣，是从来不启用金令箭的。但凡持有金令箭者，不但在秦国可以通行无阻，而且在外国遇见秦国人，也可以命令他们做所需要做的任何事情。新君首次启用金令箭，足见其对六国会盟的警觉和重视，足见对他这位少年挚友的信任。可是，当这位新君看到自己风尘仆仆地拼命赶回来时，竟然阻止了他的挣扎禀报，以异乎寻常的细心和真诚，关照着他的鞍马劳顿。景监身为军旅子弟，从小见过不知多少王公贵族，那种颐指气使的架势几乎是所有贵族难以克服的痼疾。而这位青年君主却是那样的质朴厚重，举止言谈间没有一丝一毫的夸张浮华。一刹那间，景监想起了一句老话：“刚毅木讷，可成大器。”

虽则感动，景监还是着急，喘口气沉重急促地道：“君上，山东六国会盟于逢泽。盟主是魏惠王，会盟主辞是六国定天下。更要紧的是，六国订立了三条盟约：其一，六国互不用兵；其二，划定吞并小诸侯的势力圈；其三，六国分秦，共灭秦国，而后对齐国转补土地二百里。”秦孝公就站在景监对面，脸色越来越阴沉。听景监说完，他半晌没有说话，也没有挪动，双眼只是盯着窗外的沉沉夜色。

“君上？”景监有些惊慌，轻轻叫了一声。

秦孝公默默踱步，转到书架前突然发问：“六国准备如何分秦？可有出人意料的谋划？”

“臣买通了一个护卫逢泽行辕的千夫长，化装成他的随从在魏惠王总帐外巡查警戒。但在会盟大典时，那位千夫长被派遣到猎场准备会猎事务，臣也只得同去。是以会盟的细务谋划，臣无法于仓促间得知。会盟次日，臣假装围圈野鹿，逃离猎场，星夜奔回。”景监话语中有深深的歉疚自责。

“无关大局。想想办法，继续探听。”秦孝公语气很平淡。

景监拱手道：“是，君上，臣立即再赴大梁！”

“不用了，你留在栎阳，打探之人你另派干员就是。”

景监似乎还想再度请命，却终于说出了“遵命”二字。

秦孝公还在踱步，几乎是一步一顿，停比走多。景监站在厅中一时不知如何是好，看到这位年轻君主沉重的步子，他真切地感受到了国君内心的压力。面对灭顶之灾，任何惊慌失措都可能是正常的。如果面前这位新君流泪哭喊或无所措手足，景监反倒知道该如何安慰他，会给他讲述秦国屡次度过的危难，会给他提出路上想好的各种主意。可是面前这位年轻的君主，竟是从一开始就没有哪怕是瞬间的惊慌。这种定力，这种静气，反倒使景监感到了无所措手足，不知道该说什么该做什么，甚至不知道该不该把自己的对策讲出来。

“景监，”秦孝公终于回过头来，平静如常，“你且先回去大睡一觉。我得静下来，好好思谋一番。明日清晨政事堂朝会，你也参加，我等君臣共商化解之策。如何？”

“君上保重，臣，遵命。”景监激动得声音颤抖。

二　秘密流言震动了秦国

这天夜里，栎阳城弥漫着一种莫名其妙的躁动和不安。

金令箭使者带回的消息尚来不及从国府中传出，按说这座久经风浪的小城堡应该是安静如常的。但让秦国人想不到的是，山东六国为了在瓜分秦国的行动中争得各自利益，先行摸清秦国底细，各国在会盟之前便已经向秦国要地派出了大量的商人间谍。他们潜入秦国，一是搜集军情政情，二是散布流言制造乱局。这些渗透秦国各地的密探，千方百计地结交国府重臣和地方官员，将六国分秦的消息秘密透露给他们，图谋能分化秦国上层，能瓦解那些顽固的老秦人。

那时候，秦国由于长期被魏国封锁在骊山以西，财货匮乏，国弱民穷。所以对这些以经商为名且带来罕见财货的商人格外宽厚，压根儿没有想到他们会是六国坐探，对他们传播的消息也认为是民间传言，从不在意。按照庞涓事先的秘密指令，六国会盟一结束，便是密探们在秦国各地制造散播流言的发动日。金令箭使者黄昏进入栎阳，是谁都知道的大事。它给了间人们一个信号，他们出动的时机到了。在夜幕落下的时候，零零星星的店铺里开始有了游荡的神秘生意人，一边买点儿东西一边漫无边际地和店主与客人攀谈，无意中说到“听说”的坏消息；还有一些和栎阳老秦人有来往的客商，便带着几条干肉登门拜访老友，在有意打探老友是否知道坏消息的同时，无意地说出六国大兵压境的更坏消息。不消两三个时辰，坏消息便在栎阳城弥漫开来。小小栎阳城只有五六万人口，居住的都是老秦国的本土之民，他们世世代代都和山东打仗，本来对哪国要打秦国这样的消息，从来只当做没听见。可这次不同，这次是山东六大国同时对秦国用兵，秦国岂不是面临灭顶之灾了么？那要死多少人？城池、土地、店铺、牛羊、老人、孩童，难道都要毁于一旦么？人群之中的慌乱恐惧是相互

感染的，弥漫感染中又无形夸大着这种恐惧和慌乱。素来镇静自若的栎阳城，一夜之间竟陷入了惶惶不安之中。

这一切，秦孝公和秦国重臣都无从觉察。慌乱在黑夜继续弥漫着加重着。

天交四鼓时，政事堂书房依旧烛火通明。秦孝公一直在羊皮大图前转悠沉思，时而停下来在竹简上写几个字，便又开始转悠。老内侍黑伯将那一鼎炖羊肉已经烧了五次，还是依旧放在书案上。黑伯只是一遍又一遍地重热，绝不去出声打扰他的年轻君主。相反，看见君主沉重地思虑，他白发苍然的老脸上倒是分外安详。先君献公箭伤发作行将辞世前，曾指着他对这位未来君主说："黑伯历经秦室三世，忠贞高义，渠梁善待之。"为了这一个嘱托，老内侍黑伯打消了回归西域故土的念头，仍旧留在了新君身边。久经沧桑的黑伯对新君有一种奇特的感觉，这位年轻人竟然具有和他这样的老人一样的深沉，说话极少，大多时间都在书房翻阅那无穷无尽的竹简，忘记吃饭决然比准时吃饭的次数多。凭经验，黑伯知道对这样经常皱眉深思的主人绝不能唠唠叨叨地提醒什么，打碎一件器皿他会一笑了之，可搅扰打断了他的沉思默想，他一定会大发雷霆的。当国君沉浸在冥思苦想中时，黑伯永远耐心地肃立在书房外的阴影里，等待着满足他醒悟过来的任何需求。

突然，黑伯听见了轻微的异响，一个纵跃，轻轻落在了院中。

"黑伯，雍城来使么？"秦孝公平静的声音从书房传出。

话音落点，宫门将领已经大步走入，向亮灯窗户拱手道："禀报君上，雍城令星夜东来，从密道入城，请求紧急晋见。"

"快请。"秦孝公已经走出书房，站在了檐下。

将领飞步而出。片刻间，满脸灰土的一个黑衣人站在了秦孝公面前："雍城令嬴山夜半唐突，尚请君上恕罪。"

秦孝公走下台阶，打量着须发灰白的雍城令笑道："看来，栎阳密道太窄了，竟使老叔变得土鼠一般。"说着拉起雍城令的手，"来，到书房说话。黑伯，来一鼎炖羊肉。"

刚进书房坐定，雍城令便急促拱手道："君上，雍城流言四起，都说山东六国要一起攻打秦国，吞并秦国！雍城已经有民众逃亡了。我连夜东来的途中，见到丰镐之地的民众也在稀稀落落地向东逃亡。老臣不知究竟出了甚事，再不制止，秦国腹地就要不战自溃了！"

秦孝公霍然站起，略一思忖断然命令："黑伯，即刻办理几件事。一、立即命得力护卫到栎阳城内探听动静。二、宣栎阳令立即来见。三、速持兵符调遣两千骑士，半个时辰后在国府门前待命。四、请左庶长即刻选派二十名干员待命。"

刚刚走进书房的黑伯，放下食鼎，答应一声，轻步去了。

雍城令霍然站起："君上有何差遣？臣当万死不辞。"

秦孝公压压手："你先吃完这鼎羊肉，攒点儿劲力再说。"

这时庭院中响起急促的脚步声。秦孝公眼睛一亮，一员顶盔贯甲的将军已经站在面前，"栎阳令子岸奉命晋见。"

"子岸，好快也！"

"臣巡查到国府门前，恰遇宫使宣召，即刻来见。"

"好。"秦孝公面色骤然严峻，"可曾察觉栎阳城有何动静么？"

栎阳令沉吟摇头：“臣并未觉察到异样。只是，只是感到今夜街上的行人多了些，往日四更天街中很少碰到行人。”

秦孝公微微冷笑：“你也忒迟钝了些。栎阳雍城乃至整个秦国，已经谣言四起了，已经开始有人逃亡了。一夜之间，谣言遍布秦国，这只能是山东六国的秘密坐探所为，决非有他。秦国不怕大兵压境，最怕内部山崩，今夜就是秦国生死存亡的关口，明白么？”一席话语气严厉，神色凛然。

“是！臣下愚钝，请君上惩戒。”栎阳令躬身请罪。

“给你增派两千公室亲军，限你天亮之前，将栎阳城的六国商贾全部拘禁起来。不许触动财货，不准打杀一个，要他们衣食如常全部存活下来。死伤一个，唯你是问！能办到么？”

“能！臣下若有半点差池，提头来见！”栎阳令激昂领命。

这时，白发苍苍的黑伯已经无声地站在书房门口，双手捧着兵符道：“君上，两千亲军骑士已在宫门列队等候。”

秦孝公点头：“黑伯，将兵符交给栎阳令。子岸即刻启动。”

栎阳令子岸接过沉甸甸的青铜兵符，双手一拱：“臣告退。”大步而去。

“君上，老臣想即刻赶回雍城，拘禁六国商探。”雍城令已经在秦孝公向栎阳令布置时，感到了事情的急迫和严重，也从新君的论断中知道了危险的根本所在。刹那之间，他对这位年轻国君的刚毅果决与迅疾处置由衷钦佩，匆匆吞下一鼎肥羊肉，便霍然起身请命。

秦孝公拉起雍城令的双手殷殷叮嘱：“老叔，雍城是老秦根基所在，也是镇守西部之大本营，决不能被六国商探搅乱。为了老秦国不

断送在我辈手中，辛苦老叔了。”

“君上，”雍城令眼中泪光闪闪，“老秦族百炼精铁，嬴山决然不辱君命！老臣告辞了。”

“老叔且慢。”秦孝公回头对黑伯吩咐，“立即将我的彤云驹牵来等候。”又回头道，“老叔，我再派二十名特使跟你一起出发，沿途城池各留一名，宣谕公室急令，搜捕拘禁六国斥候坐探。沿途各城若有阻碍抗拒者，老叔有先斩之权。”说完，回身在剑架上取下那柄铜锈斑驳的古剑，双手捧到雍城令面前，“这是先祖穆公留下的生死剑，请老叔持此剑西行。”雍城令当然知道这柄穆公铜剑的巨大权力，也分明感到了新君将稳定西部的重任像山一样压在了他的肩上。他恭敬地接过青铜生死剑抱在怀中，向秦孝公双手一拱，大步走出书房。

国府大门外，黑伯牵着一匹火焰般的雄骏战马在静静等候，见雍城令出来，躬身道：“大人，左庶长府二十名特使在此等候。”雍城令嬴山眼睛一扫，二十名特使人人身穿软甲，背上各背一个长长的竹筒，知道他们已经准备就绪，便高声命令：“全体上马！”二十名特使齐刷刷跃上马背。

此时，雄骏的彤云驹看见了宫门台阶上的主人，不禁前蹄刨地咴咴喷鼻。秦孝公大步走下台阶拍拍彤云驹的头，一指雍城令：“彤云，你跟老叔跑一趟雍城，有劳了，啊。”彤云驹短促嘶鸣着蹭了蹭主人的脸，便安静下来。秦孝公双手将马缰递给雍城令：“老叔，请上马。”雍城令接过马缰，翻身上马，一抖马缰，彤云驹向秦孝公一声嘶鸣，驰向长街。

秦孝公正欲回身，却闻马蹄如雨，又一匹快马飞到。来人翻身下马，拱手高声道：“左庶长嬴虔，晋见君上。”

“大哥？好！我正要请你来。走，进去说。”

“君上四更天需要二十道特使册命，事非寻常。我自当立即赶来。”

秦孝公显然感到高兴——左庶长嬴虔来得正是时候。进得书房，秦孝公将六国会盟与夜来的危机情势以及自己的部署，匆匆说了一遍。嬴虔听完后，大刀眉拧成了一窝疙瘩，拍案骂道：“魏罃！狗彘不食！秦国那么好吞？崩掉肥子满口狗牙！”秦孝公忍不住一笑：“大哥啊，目下是我们腹心疼痛，可有良药？”

嬴虔似乎感到方才有所不妥，肃然正容道：“君上莫担心，先使国中安定，而后再议对付山东六国。栎阳与雍城老秦人居多，不易大乱。目下应急之策，当在拘禁六国奸商与秘密斥候之后，即刻派出数十名文吏，到城内国人中宣谕辟谣，大讲六国分秦乃虚张声势，公室自有应对良策等。栎阳国人久经风浪，一经国府挑明，人心自安。雍城与渭水平川的安定当也不难，只有北地、陇西、商於几县山高路远，要费些许工夫。”

“大哥所言甚是。此事需要即刻部署。就请你在国府选出干员，半个时辰后到民众中宣谕，务使人心安定。山区边地，国府另派特使星夜前往。”秦孝公起身，郑重地拱手叮嘱，“大哥，兹事体大，务请不要假手于人。”

嬴虔肃然拱手：“君上放心，嬴虔当亲率吏员到城中宣谕。”说完大步匆匆出门去了。

秦孝公送走左庶长嬴虔，沉思有顷吩咐道：“黑伯，给我一身平民衣服，我要到城中走走。”

“君上，你可是一天一夜没吃没睡了。”黑伯终于忍不住轻声劝阻。

“黑伯，你不也一样么？”年轻君主笑了，“六国亡我之心不死，吃睡何能安宁？去吧。”

黑伯无声无息地去拿衣服了。这中间，派出去探听城内动静的内侍和文吏纷纷来报，栎阳城的确是人心惶惶，有人甚至收拾家当，准备天亮借出城耕耘之机逃走别国；栎阳令率领两千军士正在搜捕六国商人密探，密探们哭哭闹闹，城中鸡鸣狗吠，国人民户很害怕，几乎家家关门了。秦孝公听得心中不安，更是决意走出国府看看国人乱成了何等模样。栎阳可是秦国和山东六国誓死抗争的根基，栎阳一乱，秦国岂能安宁？

这时，黑伯捧来了一身粗麻布衣服，他自己也变成了一个寻常的布衣老人，矍铄健旺的神色从脸上神奇地消失了。

“黑伯？你？也去么？”秦孝公颇感惊讶。

黑伯点点头：“赳赳老秦，共赴国难。先人留下的老话。”

刹那之间，年轻君主的眼眶湿润了。他默默接过粗布衣穿好，声音喑哑地说了一句：“黑伯，走。”便大步出门。当一老一少两位布衣秦人走进曲折狭窄的小石巷时，栎阳城中的雄鸡开始打鸣了，高高耸立的栎阳城箭楼现出了一线微微曙光。

三　政事堂憋出了一条奇计

景监走出家门的时候，太阳还没有出来，东山却已经是红灿灿的了。

凭多年栉风沐雨的战地经验，他知道今天一定是非雨即阴，不由加快脚步向国府走来。秦国连年打仗，已经打得很穷了，像他这样仅仅职同下大夫的将军，是不可能有一辆牛车可乘的。骑马吧，战马缺乏。为了节省马匹马力，秦献公时已经下令禁止秦人在城内乘马，禁

止使用战马耕田驾车。几十年来，秦国官员对栎阳城内的安步当车已经习惯了。所有的大臣都没有轺车，只是几位年届古稀的元老，才有国君特赐的走骡作为代步。在这样的都城中，人们是无法想象魏国大梁、齐国临淄那种车水马龙的富庶繁华景象的。栎阳的早晨从来很安静，洒扫庭除的市人也是疏疏落落的。虽说对栎阳城这种平静已经习以为常，但景监还是察觉到了今日清晨的异常迹象。国府大街上有五六家山东商贾开的店铺，他们的货品丰富，殷勤敬业，从来都是黎明即起打开店门洒扫庭除，今日却如何全都没有开门？再看看，往日清晨出城耕耘的牵牛农夫，也是一个没有。国人开的几家小铁铺也没有了叮叮当当的打铁声。不对，一定发生过自己不知道的异乎寻常的事情！昨夜，挑选并派定去大梁的秘密斥候后已经是二更天了，景监几乎是被人抬上卧榻的，一夜酣睡直像战场野宿一样深沉，又能知道何事？猛然想到六国分秦，景监一下子紧张起来，放开脚步便向国府跑来。

赶到政事堂前，景监却听到东侧正厅传出一阵哄然大笑，心中好生疑惑，急赶几步走上台阶高声报道："前军副将景监晋见。"

正厅传出秦孝公声音："景监将军，进来，就等你了。"

景监跨进大厅，见黑红两色的宽阔房间里，秦孝公在长案前微笑走动。三级石阶下的大厅中分两边坐着四位大臣，分别是左庶长嬴虔、上大夫甘龙、中大夫杜挚、长史公孙贾。栎阳令子岸则站在中间正比比划划地学说着什么，君臣几个显然是因为他大笑的。景监感到疑惑，看看秦孝公，又看看大臣们，嗫嗫嚅嚅不知如何是好。秦孝公招招手，指着长史公孙贾后边空着的一张书案："景监坐那里吧。子岸，你把夜来的事再说说，让景监也明白。"

子岸就把昨夜谣言如何流传、君上如何下令、他自己如何率领军士搜捕拘禁六国商贾密探的事说了一遍。说到那些以商人面目出现的六国密探在被拘禁后的狼狈丑态时，子岸绘声绘色："有个长胡子大肚

子的楚国商人，正在一个老秦户的家里低声吹嘘魏国上将军庞涓的厉害，我带着三个军士跃墙进去，命令他跟我们走。他扑通跪在地上，拉长声调就哭：‘老秦爷爷，我是商人啦，不是斥候啦，你们不能杀我啦。’我说谁要杀你啊？跟我们去住几天就行了。他又哭，‘不杀我叫我去何处啦？我有地方住啦。’我心中气恼，大声喊他，换个地方，叫你对着墙吹嘘魏国！他一听吓得浑身乱抖，不断叩头打拱，‘求求你老人家放了我啦，我有十六岁的小妾送给你啦，你马上跟我去领走啦，不然我马上送到将军府上去也行啦。’……”

还没说完，君臣们就又一次同声大笑，景监笑得眼泪都流了出来。

上大夫甘龙摇头感慨：“危难当头，人心自见也。此等人竟然也立于天地之间？怪矣哉！”

“上大夫以为，该如何处置这些奸商？”中大夫杜挚虽是文臣，却颇有粗猛之相，问话高声大气。

甘龙冷冷一笑：“秦自穆公以来，便与山东诸侯势不两立。密探斥候太过阴狠，唯有一策，斩草除根，悉数杀尽。”

秦孝公本来正准备将话题引入沉甸甸的秦国危机，却不想杜挚无意一问，竟使他心念一动，也想听听大臣们对这件事的想法，就没有急于开口。待甘龙讲完，他想到昨夜自己的命令，心中不禁咯噔一沉。秦孝公没有想到他和元老重臣之间竟然会有如此之大的差异，他静下心来，准备再听听其他臣工的说法。

甘龙话音落点，杜挚立即高声呼应：“上大夫高见。山东奸商是我秦国心腹大患，不杀不足以安定民心！”

长史公孙贾看看厅中，微笑道：“兹事体大，当先听听左庶长主张。”

左庶长嬴虔自然知道国君昨夜的部署，平静回答：“嬴虔尚无定见。”

“栎阳令如何？你可是有功之臣啊。”公孙贾又问。

栎阳令子岸却直冲冲回答：“长史为文章谋划，咋光问别个？你如何说法？”他当然也知道新君的命令而且也忠实执行了，但见左庶长不说，他也就不愿说。春秋战国几百年血的教训比比皆是，大凡居官之人都明白，新君即位初期是权力场最动荡的时候，君主越年轻，这种动荡就越大。这时候，谁都会倍加小心。这位赳赳勇武的栎阳令，虽然在昨夜的动荡危机中被年轻君主严厉斥责为“迟钝”，但对这种权力场的基本路数却绝没有迟钝。

白面细须的公孙贾显然很精细，沉吟有顷平静作答：“我亦尚无定见。”

此中大约只有景监对秦国面临的严重危机最清楚，他对这些元老重臣们云山雾罩的回答摸不着头脑。只有一个上大夫甘龙态度明确，但景监却又极不赞同。然则不管他有何种想法与主张，他都不能抢在前面讲话。在座的每一个人都比他年长资深，也比他位高权重。上大夫甘龙原是山东甘国的儒家名士，又是秦国的三世元老，秦献公连年征战在外时，从来都是甘龙主持国政，学生门客遍及秦国，景监连给他当学生的资格都没有。左庶长嬴虔是公室贵族、国君的庶兄，更不必说是统率三军的实权重臣了。长史公孙贾职掌公室机密，常在国君左右，虽然没有兵权，可也是屈指可数的几个枢要大臣之一。栎阳令子岸是秦穆公时名臣由余的后裔，职掌都城军政大权，虽不是国府枢要大臣职位，但其实际权力却是足以颠倒乾坤的，否则他如何敢对长史公孙贾直言相撞？就连那个高声大气职位最低的中大夫杜挚，景监

也不能与之相比。且不说杜挚是甘龙的学生，仅以职权论，景监虽然也是职同下大夫的前军副将，职位比杜挚只低了一等，但实际上却是军中朝中都没有任何实际职掌范围的一种职务——副将。杜挚却不同，他这个中大夫有一串后缀，叫做“辅上大夫视事兼领大田太仓”。辅上大夫视事，是确定他是上大夫的处政副手；兼领大田太仓，是说秦国的农耕、粮食与仓储都由他兼管。那时候，这可是两个最要紧的命脉权力。周王室将这一职务的大臣叫做“司土”，后来称为司徒，是与司马（掌兵）、司空（掌工程）、司寇（掌刑）并列的重臣。这样的中大夫，景监如何能比？要不是新君钦点他做了金令箭使者，又特命他参加今日廷议，他是不可能有机会和这些重臣坐在一起的。然而正因为如此，景监是无所顾忌的。他心中只有一个想法，做了一回秘密特使承担了重大使命，就要将自己所知道的全部情势和想法，真实地告诉国君和大臣们，使他们尽最大所能拯救秦国，否则愧对国君重托。至于说出来后是否被采纳，那不是景监此刻所想的。

公孙贾的笑容还没有完全收敛，景监就霍然站起拱手道：“列位大人，景监以为，六国商人密探不能杀，杀则对秦国有害。”

“啪”的一声，中大夫杜挚拍案呵斥：“尔是何人？竟敢驳上大夫主张！”

“在下乃赴魏国探秘的金令箭使者景监。秦国面临灭顶之灾，不能再给六国亡我之心火上浇油！”

“哈哈哈，同类相怜。”一阵大笑，景监的话又被杜挚的尖刻嘲讽打断。

秦孝公眼睛一亮，但终于没有说话，他还是要看一看。这时，左庶长嬴虔开了口：“杜挚无理。危难当头，群策群力，听景监说完有何不好？”嬴虔本是带兵大将，性格深沉暴烈，平日又极少讲话，他一开口便全场肃静。

杜挚出语刻薄，景监本想还以颜色，但他生性宽厚且见左庶长斥责杜挚，也就不再计较此事。他再度向厅中君臣拱手作礼，亢声道："秦国弱小，六国强大，这是不争之事实。六国会盟，要共同起兵瓜分秦国。当此危急之际，若秦国诛杀六国商人密探，只会更加刺激六国，使他们以拯救六国商贾为口实，迅速举兵进逼。以秦国目下实力，我能抵挡几时？"

公孙贾淡淡问道："以你之见，不杀密探，六国就不举兵么？"

景监正色道："不杀密探，自然也不能使六国罢兵。然则，至少可使六国急切间找不到口实大举进兵，我秦国也可在此期间谋求对策。"

杜挚哈哈笑道："啊，景监将军大有谋略嘛，谋划个办法出来。"景监没有理会杜挚的嘲讽，自顾将一路的思索一口气说了出来："如今天下虽连绵征战，然但凡举兵，都必找一个堂而皇之的理由。否则，师出无名，士气民心必然低落，联兵作战也会很是困难。我秦国对密探若拘而不杀，那就是向天下昭示，秦国愿意同六国和解。若拘而尽杀之，那就是公然和山东六国立时结下血仇。六国朝野都会对秦国恨之入骨，纵然我尽力斡旋，怕也难逃兵灾。正因如此，六国密探非但不能杀，还要保护其财货，善待其人身，照常让他们在秦国经商，去留自便。此中轻重，请君上与列位大人权衡。"侃侃道来，有理有据，显然是一路苦思的结果。

小人物一席话，大厅中无人反驳，良久静场。秦孝公大感欣慰。他没有想到，这个少年时期的小友竟然在大事上和自己如此不谋而合。作为老秦人，刚烈忠直恨则恨死爱则爱死的汉子比比皆是，但要找一个既坚刚又柔韧懂得忍耐与等待的汉子，却比铸剑还难。要老秦人誓死抗争宁为玉碎不为瓦全，那是一呼百应。但要老秦人迂回曲折韬光养晦，那可是阳春之曲和者甚寡。连那些山东儒家名士如甘龙者，久居秦国，也都变成了固执倔强宁折不弯的牛脾气。作为国君，年轻的嬴渠梁有一种超越年龄的深厚和宽广，自然深深懂得老秦部族

的这种坚刚性格是弥足珍贵的，否则，秦国四百年间何以立足天下称霸西戎？然则，秦国上层的庙堂人物们假若都是这种人，秦国何以能成就大业？即如面临的这场灭国危难，逞血气之勇不难，难的是冷静忍耐顾全大局而后化险为夷。老秦人谁不恨六国密探？杀掉他们定然是举国拥护。在这时候能够想到不杀自己最痛恶的敌人，反而要善待他们，这需要多么宽广的视野？需要克服多少老秦人性格中的痼疾？更不要说景监还是个沙场征战的年轻将领了。当秦孝公昨夜想到这些时，他觉得自己是沉重的孤独的。可是当景监慷慨冷静地讲出这些时，他是激动的欣慰的，觉得自己已经不再孤独了。

刹那之间，年轻的国君对年轻的将军产生了深深的感激之情。

这时候，左庶长嬴虔粗重的声音响起："景监将军言之有理。以秦国目下实力，一个魏国已经难以抵挡，岂能和六国同时为敌？"

栎阳令子岸也跟了上来："子岸赞同左庶长所言，不杀密探。"他内心很清楚，国君本来就命令不杀不掠，左庶长一讲话便等于此事敲定。因为甘龙平日里多主内政，对这种外事并没有多少决定权，涉及邦交的大权在左庶长。

公孙贾在每个人说话时都不断点头，此时平静地笑道："大局已经清楚。究竟如何？还是君上抉择。"

甘龙面无表情，一言不发。杜挚只是微微冷笑，也不说话。

秦孝公这时轻轻一拍书案："六国密探，暂且不杀，财货不动，人身不伤。若六国动静有变，再杀亦不为晚。彼在我手，何惧之有？然，栎阳令须得对六国密探严加监视，不许任何人在半年内离开秦国，更不许逃走一个。否则，斩首无赦。"年轻国君在政事堂第一次显示权力，却是不怒自威。

“臣下遵命。”栎阳令子岸肃然站起，高声领命。

“诸位，”秦孝公环视大厅神色肃然道，“今日廷议，实则已经开始。山东六国会盟，提出六国定天下，图谋吞并小诸侯，划定势力范围。然则，更为要紧的是，山东六国要瓜分秦国，将天下七大国变成六大国。六国将在何时用何种手段实施其分秦野心，目下尚不清楚。可以确定的是，秦国已经面临百年以来最为深重的灭国危机。赳赳老秦，共赴国难。这是秦国妇孺皆知的一句老誓。当此存亡之际，我等君臣应同心谋国，群策群力，如此方能谋划出稳妥的对策与方略。”说完悠悠巡视一圈，“诸位不要有任何顾忌，哪位先说都行。”

场中又一阵沉默。在此之前，这些大臣也都风闻了六国会盟的种种消息，其中不乏六国密探有意透露给他们的各色流言。今日国君郑重提出且要征询存亡大计，大臣们顿时感到了强大压力，打打不过，逃逃不脱，投降不可能，一定要拿出一个能够不打不逃不投降的对策，方能消解这场危机。可是，危机迫在眉睫，仓促间如何思谋得周全？一时间，谁也没有话讲。

上大夫甘龙博学多识且长期主持国政，为在座资深老臣，眼见众皆默然，沉吟思忖了一番，谨慎开口：“老臣以为，六国会盟，吞灭诸侯，瓜分秦国，此举不合于礼，亦不合于道。我秦国，本是平王东迁的开国诸侯，对王室居功至伟。秦国有难，天子不会坐视不理。老臣以为，当上书洛阳周王，以天子名义下书，驳斥六国会盟谬误，真相自会大白于天下。与此同时，我秦国以王室名义联结若干中小诸侯，组成一支数十万大军抗衡六国兵马。若能如此，则危难可解，国家幸甚。”甘龙字斟句酌，一番话很是持重谨慎，绝不是明确决断据理力争，而只是以“老臣以为如何如何”的商榷口气说话。这恰恰是他的身份、权力与资望形成的一种矜持，绝不意味着暧昧含糊。

景监对国中权臣的习惯、风格与错综微妙的关系一概不清楚，认为自己只要把自己想好的说完便不负国君所托，谁的脸色也不看。此

刻他听完甘龙的对策，不禁“噗”地笑了出来，却又使劲儿憋住。见无人说话，他咳嗽一声正容发问：“上大夫对策，太过迂腐。周王室衰落到一片孤城，自身尚且难保，六国谁会认这个天子？且不说周王不敢发，即或发了，一片王书有甚用处？至于以王室名义联结中小诸侯，更是无法行通……”

“景监大胆！”杜挚面色涨红，打断话题高声道，“上大夫所言极是。名正则言顺，六国会盟，周天子与秦国并天下诸侯同受欺侮。我秦国唯借天子名义声讨其荒谬，方可号召天下诸侯，组成多国盟军！得道多助，如何能说迂腐不通？”

“杜大夫，”嬴虔冷冰冰道，“君上有言，群策群谋，言无顾忌，你急个甚来？”

杜挚顿时语塞：“好好好，教……教他说。”

公孙贾破例插了一句：“行则可行，然也确实无大用。君上明断。”

景监老老实实：“在下不赞同上大夫主张，但也还没有想好的对策。”

杜挚冷冷一笑，狠狠瞪了景监一眼，张张口欲言又止。

左庶长嬴虔不断轻叩书案皱眉沉思，这时抬头道：“上大夫之策，天子下书一则，可行而无用。联兵抗衡一则，有用但难行。且不说仓促拼凑的盟军根本没有战力，仅仅建立多国盟军这一则，就极难做到。六国之外，天下尚有三十二个中小诸侯国，军马总计约在三十万左右，的确是一个大数。但他们却被六国分割在各个夹缝中，兵马根本无法越过大国而集结。即或越过，也无法进入函谷关。还有，六大国本来就虎视眈眈，要吞灭中小诸侯，这些小国又岂敢激怒大国自送

虎口？捉了秦国的使者去大国邀功，倒是实实在在有可能。上大夫，嬴虔以为，还得再谋良策为是。”

甘龙有些尴尬，但还是呵呵一笑：“然也。若有高明良策，自当受教。”

栎阳令子岸冷笑道：“这些小不砬子诸侯，哼，教他们跟在六国大军后面分秦块肉倒是可能。要和秦国联兵，嘿嘿嘿，他们躲都躲不及。”

“那足下倒是有甚高明主张？拿出来也。”杜挚面红耳赤，仿佛自己的主张被驳了一般。

“要我说，就和六国拼个你死我活！”子岸霍然站起，手中短剑呛啷拔出，噌地插进地上方砖，咬牙骂道：“鸟！怕甚了？老秦人的血就是往战场流的。当年老秦族还不是硬硬在戎狄包围中杀出了一块地盘？既没退路，又没办法，说来说去还不是个打？还不是死战到底一条路？请君上下令，做二十万孝服，血战六国！子岸请命做先锋大将，不斩十万首级，誓不生还！”这个名臣后代慷慨激昂，声泪俱下，显然对这种庙堂廷议的絮叨极为不耐，竟忘记了这里是政事堂。他这一番激昂怒骂与慷慨请战，的确是老秦人的本色，吓得从来没有打过血仗的杜挚和公孙贾瞠目结舌。

左庶长嬴虔变色：“子岸，把剑收回去。这里是政事堂，不是战场。”嬴虔是秦军统帅，又是威震三军的猛将，也只有他才能震慑住老秦人特有的本色冲动。

子岸默默拔出插在地上的短剑，沉着脸重重坐回案前唏嘘拭泪。

秦孝公面色如常，对子岸的激烈慷慨仿佛没有看见，丝毫没有责怪之意。他此刻只是感觉到，有嬴虔这位庶兄，他省了一半力气。有

嬴虔挡一挡，他便对每个人的主张都有充分思谋的余地。当然，对子岸那样的主张是不用思谋的。那是一条悲壮的殉国之路，退无可退时，也只有拔剑而起浴血疆场与国家共存亡了。只要有精神准备，那是用不着多想的。危难之际，主战将士的勇烈刚猛永远是最可贵的。作为一国之君，可以不纳其言，却无论如何不能伤其心。他从座中站起，走到子岸面前，递给他一方绢帛汗巾，慨然一叹："子岸哪，果真秦国无路可走时，我也会和你一样血战到底的。在座大臣们，也都会拔剑而起的。"

"哇"的一声，子岸放声大哭。

一时间，厅中君臣人人拭泪，个个唏嘘。

秦孝公站在厅中，缓慢沉重地问："诸位，秦国真的是无路可走了么？"他看着唯一没有讲话的景监。只要有一个人没讲话，秦孝公就不会讲出自己的想法，他要最大限度地将自己的决策建立在臣下主张的基础上，如果臣下阐述充分，他自己宁可不说而全盘采纳。新君即位，要大臣们齐心协力，最好的办法就是使每个人都觉得自己是在推行自己的主张。除非像昨夜那样的紧急关头必须当机立断，秦孝公宁愿让臣下来断事。这样做，既是他的思谋结果，也是他的性格所致。

"君上，列位大人，"景监站起来沉吟着，"我有一策，恐有失大雅，不知当讲不当讲。"

秦孝公爽朗大笑道："生死存亡，无所不用其极。只要有用，就是大雅。说，我等听听这不雅之策。"杜挚憋不住"扑哧"一笑，又连忙捂住嘴低下头。

景监却是落落大方，朗声说道："景监思谋，目下唯有一计可用：秘密游说六国，重金收买权臣，分化六国，延缓时日，使六国分秦盟约自行瓦解。六国之中，齐国与我秦国不搭界，不会主动当头羊。韩

国燕国最弱，也不会单独攻秦。魏楚赵三国分秦最力，也是最有实力最有可能单独攻秦的。而魏楚赵三国，均有酷爱财色的权臣。尤其魏国，因魏王酷爱珠宝名器，大臣多有贪风。我只要以重金美女贿赂，并许以其他好处，此等权臣决然不会令我失望。若此三国不动，六国分秦自然拖延，拖则盟约自溃。”

“诸位，果然不雅之策也。”秦孝公不禁一笑。

厅中大臣一齐大笑。杜挚笑得眼泪鼻涕拭抹不及，连连咳嗽。甘龙则皱着眉大摇其头：“美女重金？成何体统？岂不令天下耻笑？”公孙贾则只是大笑，却不说话。栎阳令子岸啧啧撇嘴：“景监哪景监，亏你想得出！”左庶长嬴虔微微一笑，却是默然沉思。

唯有景监没有一丝笑意，一脸茫然地看着国君和大臣们。

嬴虔霍然站起：“景监之策，丑归丑，有大用。话说回来，方今天下，哪国不是阴狠歹毒挖墙脚？赵种铮铮一条汉子，为了争取魏国，硬是将自己的美妾送给了魏王。楚国还不是贿赂齐国大将田忌三千金，才使齐楚罢兵？庞涓那小子号称名士，为了做丞相，还贿赂魏王的狐姬。国家生死存亡之际，有何忌讳？说到底，老秦人以往只知道兵来将挡水来土屯，想不到使阴招罢了。目下六国逼我用阴招，我就用，怕他何来！”

公孙贾沉吟道：“敢问上大夫，府库有金几多？秦国有美女几多？”

甘龙冷笑：“老夫只知道金不足五千。美女几多？哼哼，大约只有长史知晓。”

公孙贾仿佛没察觉甘龙的嘲讽，自顾道：“五千金？设若魏楚赵三国各有两名权臣，那就是六人。除去特使的秘密活动金、搜罗美女

金，大约每个权臣只能得到三百金。魏楚赵三国的权臣从国王那里得到的赏赐，动辄就是数百金，胃口极为贪婪。三百金，彼等可能看都不看。若果没有万金之数，此计难行。景监将军，以为如何？”

作为一个鏖战沙场的低级将领，景监确实不知道国府拮据到如此地步。公孙贾所说，又的确是实情。一时间景监愣在厅中，无言以对。

杜挚一副颇为认真的神情：“我倒是可以将先君赏赐的三百金，送给景监将军周旋，可也是杯水车薪，难以为继啊。”

甘龙冷笑：“老夫也可拿出几百金，够么？”

突然之间，一直在踱步沉思的秦孝公眼睛发亮，似乎因此而悟到了什么，站在案前良久未动，似乎又在盘算什么。一时间，他目光炯炯地扫视厅中道：“诸位，六国利剑已刺我咽喉，国家危亡决于旦夕之间，我等君臣不能拘泥。春秋宋襄公恪守仁义，不击半渡之兵，败师辱国贻笑天下。然则，宋襄公失去的毕竟只是小霸主地位。今日不然，一旦自缚手脚，老秦人就要亡国灭种。六国要灭秦分秦，最为歹毒的就是前后夹击。东方大兵压境，同时策动西方戎狄叛乱。那时候，老秦人只怕连回到陇西河谷的退路都没有了。他们要将老秦部族斩草除根，我等连投降都不会被接受。这就是亡国灭种，请诸位掂量。”猛然，他背过身子，肩膀一阵微微地颤动。

一时间举座动容，一股凛冽的冰凉骤然渗透每个人的脊梁骨。

公孙贾亢声道：“君上抉择就是，臣等赴汤蹈刃，死不旋踵！”他本是极少鲜明表态之人，此刻却是满面通红地喘着粗气。“赴汤蹈刃，死不旋踵”是流传天下的墨家誓言，说的是墨家弟子追随墨子，每临危局，人人争先赴险，死也不会转过脚跟逃跑。今日公孙贾将这句誓言

用在这里倒是分外令人感奋。众人不禁齐声慷慨：“赴汤蹈刃，死不旋踵！”

秦孝公已经转过身来，声音略显喑哑：“嬴渠梁的血，会与老秦人流在一起的。”

“君上——”几位大臣连同景监，一起匍匐在地，哽咽不止。秦孝公长长地出了一口粗气，语气转为平静：“诸位请起，老秦人也不是好欺侮的，我等还是得拿出个主见来，否则，无颜面对国人。”

“但凭君上抉择！”大臣们异口同声。

“确实说，景监之计不失为应急奇策。”秦孝公走下三级台阶，缓缓地踱着步子，“重金美女，重金是要害。至于美女，有则也好，没有也无伤大局。国府所存五千金，不能动用分毫，那是秦国十万大军的命脉。另则，也不能向民众紧急征收。百年动荡征战，秦国民众逃亡过半，留下来的都是老秦人。他们已经快被榨干了，家徒四壁，一贫如洗，只剩下老秦人的一腔热血了。国府再艰难，也不能打他们的主意。”年轻君主说到这里，已经是两眼含泪，沉重得停下来低头喘息。有顷，秦孝公抬起头激昂地开口，“国难当头，金从何来？嬴渠梁身为秦国之君，愿将国君私库的两千金拿出，再将公室所存的周王室历代赏赐的宝物珍品一并献出。其余尚有缺额……”突然，他不再往下说了。

刹那间，政事堂大厅肃然无声。大臣们被这位年轻君主深深震撼了。自古以来，国君启用私库并献出所有库藏珍宝者，闻所未闻。国君私库，其实也是国库的一种变相形式。这些金钱珍宝主要有两大用途，一是用来供国君宫室日常支用，一是赏赐有功臣民。因为这两种用途都由国君决定，而无须通过国家财政大臣，所以历来的习惯便将宫室府库认做国君私库。秦国宫室历来简朴，国君的护卫、内侍、侍女、作坊工匠以及各种文吏官署，加起来也不到一千人。秦国国君的

嫡系宗族也历来不住宫室，而是与所有的秦国大宗族一样，除了老幼女人在封地耕作，男子几乎全部在军旅之中，不要宫室供养。这样一来，秦国宫室私库的金钱的主要用途，实际上就是赏赐和抚恤战死的将士。对于一国之君，治下的威权少不得官与禄两个字，更少不得赏与罚两个字，国君府库没了金钱珍宝，意味着一国之君将沦落到对功臣赏无可赏的惨状，任谁想来都会心底发虚。臣下天职，是与君分忧。国君家徒四壁，大臣颜面何存?

厅中六位臣子刷地站起，一齐跪倒哭喊：“君上，不可啊——”白发苍苍的甘龙浑身颤抖：“君上一国之君，岂能一贫如洗？请君上收回成命，甘龙愿献千金！”

“左庶长嬴虔愿献三百金，并家传蚩尤天月剑！”

“长史公孙贾献三百金！”

“栎阳令子岸献五百金，外加家传嫘祖软甲！”

“中大夫杜挚献三百金！”

景监大哭：“君上，景监唯有五百刀币……”

秦孝公静静地站在厅中，没有一滴眼泪。他再次向跪倒的大臣们深深一躬：“如此，嬴渠梁谢过诸位了。上大夫请起，诸位请起。”待大臣们唏嘘起身，他平静地向厅门吩咐，“黑伯，今日之内，辟出专库，接纳诸位大臣的献金。”黑伯答应一声，疾步而去。秦孝公环视厅中微笑道，“诸位且莫伤感。金钱乃人世流火，生不带来，死不带去，用得其所，方为无价至宝。不得其所，铜臭如粪土。纵然一国之君，概莫能外。秦国若有富强之日，嬴渠梁当十倍偿还诸位。公孙长史，请记下嬴渠梁今日诺言。”

公孙贾拱手正色道：“遵命，臣将转于太史，刻简留存。”

“诸位以为，何人堪当秘密特使？”秦孝公收敛笑容，转了话题。甘龙慨然道：“此策乃景监将军谋划，将军必有成算，当以景监为使。”

“嬴虔亦赞同景监为特使。”左庶长嬴虔立即支持。“我等赞同。”公孙贾、子岸、杜挚齐声表态。

秦孝公点点头，似乎对大臣们出乎意料的一致并没有感到意外。他看着景监：“景监以为如何？”

景监躬身，肃然回答：“赳赳老秦，共赴国难。”秦孝公默默注视着景监，泪水骤然溢满了眼眶。

四　秦国君臣在老霖雨中感谢上苍

暮春初夏，虽说已经是草长莺飞，但渭水平川的早晚还是颇有凉意的。尤其是河谷山口，早晚时分的凉风尚有些许寒冷。太阳距离西山尚有一竿之高，出城劳作的栎阳秦人便开始络绎不绝地回城了。但在城南栎水岸边的高坡风口上，却有一个人久久站立，一任河风吹得他的长衫啪啪作响，仍旧没有离开。两丈之外的洼地里，一个白发苍苍的老人默默地守候着。

秦孝公已经这样一动不动地站了一个时辰。河中碧绿明亮的波涛已经变得金黄幽暗了，风中的暖意已经消退，暮色苍茫的原野弥漫出凉如秋水的萧瑟寒气。这一切，二十二岁的年轻君主都没有察觉，他只是遥望着已经淹没在暮色中的东方远山，长长地沉重地叹息。分化六国所需要的万金之数虽然凑齐了，他却没有丝毫的轻松宽慰，反倒被一种无地自容的羞愧折磨得寝食难安。一想到母亲那慈和平静的笑容，他心中就像刀割般难过。

那天政事堂廷议之后，他忙于听匆匆赶来的雍城令禀报民情，又商议确定了继续安定民心的方略。雍城令刚走，景监又急急赶来禀报

派赴大梁的密探传回的急报，说魏楚赵三国大军按兵未动，详情不知。两人商议了半天，还是揣摩不透发生了何种变故，决定继续筹集重金，不管发生何种变故，分化六国的方略不变。景监走后，已是午夜，他正要站起来端详羊皮大图，却一头栽倒在书案上。醒来时分，白发如雪的母亲正坐在榻旁静静望着他。母亲没有流泪，甚至没有叹息，见他醒来睁开眼睛，反而向他慈祥地微微一笑，还是没有说话，只是回身端过铜鼎打开鼎盖，将热气腾腾的羊肉汤端过来就要喂他。在嬴渠梁的记忆中，母亲从来没有喂过他吃饭，即或在孩提时候生了病，母亲也要看着他自己坐起来吃饭。目下自己已经做了国君，年迈苍苍的母亲却端起了食鼎要喂他吃饭。嬴渠梁霍然坐起，掀开毛毡："娘，没事，我自己来。"母亲又是微微一笑："没事就好，也该没事。"待嬴渠梁大口吃喝完毕，汗津津站起来时，母亲也从绣墩上站了起来，静静地看着儿子："渠梁，娘有两千金，还有几件珠宝，都给你准备好了，让黑伯来搬走。"骤然间，嬴渠梁泪水夺眶而出："娘！你，你都知道了？"母亲微笑着点点头："这两千金，是秦国后宫四百年星星点点留下的，今日也派个正当用场。"嬴渠梁肃然跪在了母亲面前："娘，渠梁无能，使秦国蒙受耻辱，使一国太后蒙羞。渠梁请受责罚。"霍然脱去长衫，露出汗津津的脊梁。母亲扶起了他，替他穿好长衫，又为他拭去脸上的泪和汗，温和地斥责他："渠梁大错了。娘岂不知能屈方能伸？都像你公父那样硬打硬挣，秦国未必成得大器。渠梁，娘知道你，老秦人就是缺乏个'忍'字。你有，娘信你。"二十二岁的年轻国君第一次感到了白发亲娘的亲和温暖，忍不住抱住母亲哽咽起来。母亲抱着他的头，抚摩着他的长发，一任他痛哭流涕。最后，娘对他说："渠梁，娘对你只有一个规矩，按时辰吃饭，最迟四更天睡觉。秦国的重担在你肩上，要有后劲。能答应娘么？"嬴渠梁记得自己是认真点了头的。

当黑伯带领内侍从太后庭院搬出两千金和珠宝时，秦孝公派景监查点登记，竟发现母亲头上的金钗和平日须臾不离的一只珠玉枕也在里边！景监无论如何不能接受，执意要送回给太后。黑伯在旁边看得

直抹眼泪。秦孝公默默挡住了景监，咬着牙吞回了自己的泪水。他知道，送回去才会真正令母亲伤心。但是，这两件弥足珍贵的东西对母亲毕竟是太重要了。那支剑形的金钗是周天子赐给先祖穆公夫人的，上面有王室徽记和“洛阳尚坊”的古篆刻，是历代秦国第一夫人的标志，绝非一支寻常的金钗。那只珠玉枕，更是公父秦献公着意为母亲精工打造的。那是一块晶莹碧绿的蓝田玉，两端各镶嵌了一颗红得像火焰一样的珍珠，夜来入睡，小珍珠的幽幽微光总是将母亲的脸映衬得分外艳丽。更重要的是，公父将他的一把短剑重新熔铸，镶嵌在了两端枕顶。母亲告诉儿子，那是父亲在时时守护着她。小妹之所以取名荧玉，正是据此荧荧玉枕而来。母亲虽是秦国太后，但毕竟也是个女人，而且是个失去了夫君的寡居女人。这两件东西对于任何一个女子，都是不可能舍弃其中任何一件的，一件象征着她的尊贵身份，一件寄托着她的悠悠思恋。可如今，母亲是两件一齐拿了出来，而且还是那样平静地拿了出来。但是，嬴渠梁却从母亲那带有笑纹的眼睛里看见了晶亮的泪光，看见了母亲心田流淌的血。

“昔我往矣，杨柳依依。今我来思，雨雪霏霏。行道迟迟，载渴载饥。我心伤悲，莫知我哀。”这是母亲年轻美丽的时候最爱唱的《小雅》，那是妻子等待长久出征的夫君归来的一首歌儿。那时候，嬴渠梁不明白母亲为何总是唱这首让人直想哭直喘不过气来的歌儿？当他后来跨上战马挥动长剑冲锋陷阵归来时，他终于听懂了母亲的歌儿。奇怪的是，公父战死后，母亲就再也不唱这首歌儿了。那时候，嬴渠梁依然不懂母亲的心。这一次，年轻的国君觉得自己终于懂了——母亲的心田被犁下了那么多的伤口，却要给自己的儿子留下博大温暖的胸怀。

身为人子，秦孝公感到了从未有过的强烈愧疚。不愿多想，又不能不想。年轻的国君在寒凉的晚风中不能自拔了。猛然，一阵急骤的马蹄声惊醒了他。一回身，景监已经丢掉马缰疾步爬上高坡。秦孝公心中一惊，莫非六国发兵了？

景监上坡站定，气喘吁吁道：“君上，北地令遣使急报，赵国一队商旅越过肤施，从我西北部穿过，向陇西戎狄族聚居区进发。北地军士抓住了一个掉队商人，严刑拷问，商人供出商旅是赵国派出的秘密特使，他是特使护卫，使命如何，还不知晓。”

秦孝公沉思有顷：“商旅目下能走到何处？”

“大约已经进入陇西大山，追是来不及了。”

“景监，这赵国，为何要向戎狄派出特使？”

“君上，景监无从知晓，只是觉得赵国举动极不寻常。”

秦孝公看着东山上的一钩新月，悠悠道：“景监，我觉得这里边有一个大阴谋。六国分秦的具体方略虽然还不清楚，但我这几天总在想，假如我是魏王、庞涓和赵侯，我当如何一举使秦国溃败？他等我等都知道，仅仅靠战场用兵，很难吞灭一个毕竟还没有丧尽战力的秦国。几百年兴亡证实，没有内乱，一个大国很难崩溃。如果他们也是如此想，那么吞灭秦国最狠的手段就是内外夹击。前日得报，魏楚赵三国按兵不动，我不解其中缘由，然则，我内心总是觉得不对。仔细琢磨，六国似乎是在等待。等待何物？说不清楚。今日北地令的急报，倒使我茅塞顿开了。”

景监急问：“君上是说，赵国要在秦国策动内乱？”

“你以为不是？”秦孝公回过头来。

景监醒悟，惊出一身冷汗：“若果戎狄生乱，那可是洪水猛兽，如何得了？”

秦孝公冷笑：“戎狄族群三十多支，岂能全部生乱？目下急务，是要确定哪些支族有危险，方可有备无患。”

“君上，对戎狄事务，左庶长最熟。”

“对，立即回城商议。”秦孝公说着已经向坡下疾走。

回到栎阳政事堂，已经是月上柳梢头的初更时分。左庶长嬴虔急急来到国府时，秦孝公刚刚用过一鼎汤饼。黑伯添了灯油，盖好灯座上的大网罩，便轻步退出，静静地守在门外阴影里。

景监首先向左庶长嬴虔禀报了北地令的急报，秦孝公又讲了自己的推测判断。嬴虔听完，阴沉着脸没有说话。半晌，他起身走到书房的大图前，用手中短剑敲着秦国西部，又划了一个大圈道：“戎狄诸族三十四支，聚居在泾渭上游六百余里的河谷山原。自先祖穆公平定西戎以来，戎狄诸族除部分逃向阴山外，大部成为秦国臣民。自那时起，老秦人逐步迁到了渭水平川，将泾渭上游河谷全部让给了戎狄诸族定居。两百多年来，西部戎狄一直没有滋生大的事端。厉公、躁公、简公、出子四代一百余年，荒疏了对西部戎狄的镇抚约束。献公二十年，又忙于和三晋大战，也无暇顾及西部戎狄事务，又将驻守陇西的三万精兵东调栎阳。如此一来，西戎各族和国府就有所淡漠疏远。但赋税兵员年年依旧，并无缺少。秦国十万大军中，目下还有三万余名戎狄子弟。从根本上说，戎狄诸族不至于全部大乱。但是，据我带兵驻守西戎时所知，戎狄诸族有五六支原来在九原、云中一带游牧，和燕国赵国关系甚密。要说生乱，可能这几支危险最大。”

“这是哪几支？定居何地？”秦孝公目不转睛地盯着地图问。

嬴虔指点着地图道：“阴戎、北戎、大骆、西貘、义渠、红发几族，所居地区在洮水、夏水流经的临洮、抱罕、狄道这一片。”

“大约有多少人口？多少兵力？”

“先君献公曾下令实行户籍相伍。那时初查，六族人口大约在三十余万。兵力不好说，戎狄诸族从来是上马做兵，下马耕牧。若以青壮年男子论，当有近十万不差。”

“哪个族最大？最危险？”

“西豲最大，族人有十万之众，青壮当有三四万之多。其族领曾经自封为王，和燕赵来往也从未间断。”

秦孝公大是皱眉，沉思不语。栎阳城箭楼的刁斗之声清晰传来，听点数，已经是三更天了。

“二位以为当如何应对？”秦孝公终于抬头问话。

“六国在西部策反，委实狠毒。西戎若乱，我不打不行，打又力不从心。目下秦国的兵力分散在东部四国的边界，若集中西调，又恐六国乘虚而入。”嬴虔沉重踌躇。

景监也是忧心忡忡：“我，一时间也没有主张。”

“咚”的一声，秦孝公一拳砸在书案上，霍然起立道：“不怕！我们也来利用他们的空隙，走一步险棋。”他大步走到地图前，“你们看，六国在函谷关外等待。西部戎狄纵然叛乱，必然也有等待六国先动之心。戎狄毕竟较弱，很怕被秦军先行吃掉。况且急切间也难以一齐发动。这就有一段两边等待，谋求同时动手的空隙。我们目下就要钻这个空隙，且要迅雷不及掩耳！”

“咋个钻这个空隙？”嬴虔景监齐声急问。

“我意，大哥立即秘密调动东部兵力，向西开进到戎狄区域的大山里隐蔽。戎狄不动我不动，戎狄若动，我必先动，且必须一鼓平定。同时，景监立即携带重金到魏国秘密活动，至少拖延其进兵日程。只

要打破任何一方，秦国就有了回旋余地。”他喘了一口气，“假若大哥西进期间，六国万一进兵，那就只有拼死一战，玉石俱焚了。”

嬴虔霍然起身拱手道：“给我三万轻骑，嬴虔踏平戎狄！”

“不，五万！不战则已，战必全胜。”

景监沉吟道：“君上，东部太空虚了。我们只有五万骑士。”

秦孝公慨然道：“老秦人尽在东部，嬴渠梁也是百战之身。存亡血战，举国皆兵，何惧之有？”说完，回身到书架旁的一个铜箱中捧出一个小铜匣打开，双手郑重地递给嬴虔，“左庶长，这是上将兵符。”

嬴虔双手颤抖着接过青铜兵符，两眼含泪，哽咽出声了。作为统兵大将，他自然知道这上将兵符意味着什么。它是只有秦国国君才能使用的无限制调动全国兵力的最高兵符。三百年中，只有秦穆公曾经有一次将它交给了荡平西戎的统帅由余。而今，年轻的君主将上将兵符亲自交到他手，无疑是将秦国的生死存亡交给了他。而这位年轻的弟弟，留给自己的却是孤城一片和准备最后一战的悲壮。老秦国有这样的国君，嬴虔有这样的兄弟，岂能不感奋万端?

君臣三人心里都清楚，秦国虽然有十余万军马，但半数是步兵和老旧的战车。只有这五万骑兵是由清一色老秦人组成的精锐轻骑。在战国初期，笨重的车战已经渐渐隐退，快速灵动而又冲击力极强的骑兵渐渐成为最有战力的新兵种。这种骑兵就是当时闻名天下的“铁骑”。所谓铁骑，就是战马和骑士均用当时上好的精铁马具与盔甲兵器装备起来的集团骑兵。马蹄装有铁掌，使战马能够在任何粗糙的地面奔驰而不惧荆棘尖刺；马头装有铁片与皮革相连的面具，使步兵弓箭对战马的威慑大大减弱；马具也用重量轻硬度高韧性好的精熟铁，代替了又重又厚又软又脆的铜质马具；马上骑士的兵器也从长大的矛戈演变为轻型刀剑，这种刀剑普遍用精铁铸造，长短一般在三尺左右，

锋锐轻捷，便于集团冲锋格杀。面对笨重缓慢的战车与步兵结合的古典方阵，这种铁骑发动的狂飙一样的集团冲锋，具有摧枯拉朽般的威力。战国初期，这种铁骑以魏国最为精良，韩国赵国次之，楚齐秦燕四国不相伯仲。秦国崛起于西陲，久有马上作战传统，本来就没有战车兵种。然而秦国成为大诸侯国之后，春秋时期力图摹仿中原大国的军制，将原来大部分装备粗简的骑兵变成了战车兵。进入战国初期，铁骑涌现且战法发生了重大变化，秦国却因为精铁缺乏和人口减少，不可能拥有真正的精锐铁骑，而只是装备了少量铁马具铁兵器的轻骑兵。这五万轻骑所需要的精铁，大部分都是从韩国买来，辗转偷运进入秦国的。当初秦献公精选出五万老秦子弟兵组成的秦国“铁骑”，实际上成为秦国唯一一支可以随时开出与山东诸侯作战的防卫力量。如果全数开赴陇西，秦国东部只剩下千余辆老旧战车和两三万步卒，一旦强敌入侵，后果何堪设想？然则面临两面夹击的绝境，不如此孤注一掷，西部叛乱东部大战，后果又何堪设想？

君臣三人默然相视间，天边隐隐电闪，轰隆隆一阵闷雷从屋顶掠过，细密的雨滴打在书房窗棂上刷刷作响，犹如万蚕食桑，又如清风过竹。

景监一惊：“老霖？不好！”他闪过的念头是，道路泥泞，数万骑兵何以行军？

嬴虔却是眼睛一亮，大步走到廊下。仰望夜空，但见云厚天低，栎阳城一片漆黑，万籁俱寂，唯闻天地间无边无际刷刷雨声。这种雨声，不急不缓不疏不密不间不断，其徐缓舒展有如上天撒开一幅细纱覆盖大地。这是恍若春雨却又比春雨更厚实的初夏之雨，正是关中年年难免的四月老霖雨。其时春耕方完，播种已了，上天的绵绵细雨来得正是妙极。它既不是能够冲开地皮暴露种子的暴雨，又能够徐徐滋润土地彻底消解春旱，堪称关中大地的时令好雨。渭水平川，撒种皆收，正是因了这种天下难觅的风调雨顺。每年四月初，秦国民众都要

祈祷这一场霖雨及时降落。不想今年的老霖雨来得竟是比往年早了半个多月，确实是有点儿异乎寻常。嬴虔仰头望天良久，猛然间仰天大笑。

秦孝公泪水盈眶，大步走到院中向黑沉沉的夜空深深一躬："上苍有知，若秦不当灭，嬴渠梁当永不负天！"刹那之间，景监恍然大悟，激动得冲到庭院中双手向天挥舞："上天啊，好雨！秦国有救了！"

君臣三人同声大笑，一任绵绵细雨将他们淋个透湿。

这场早到的老霖雨，当真抵得上千军万马。它既迟缓了六国进兵的时日，又给了秦国五万骑兵一个秘密运动的绝佳机会。大雨连绵的日子，任何一国的骑兵和步卒都不会做长途跋涉，更别说笨重的战车。一个显而易见的道理在于，粮草辎重的跟进是根本无法解决的。所以，雨季不用兵几乎是整个古典战争时代的铁则。然而，秦国面临生死存亡的两面夹击，这场连绵霖雨却成了最好的掩护。老秦人是从西周时代的戎狄海洋中杀出来的族群，其勇猛剽悍与顽强的苦磨硬斗是天下所有族群都为之逊色的。那时候，汪洋大海般的蛮夷诸族从四面八方包围蚕食中原文明，若非齐桓公九合诸侯、尊王攘夷，中原文明将被野蛮暴力整个吞没。正是如此，孔子才感慨地说，假如没有管仲，中原人都将成为袒着胳膊的蛮夷之人！其时戎狄诸族和东方蛮夷气势正旺，他们剽悍的骑兵使中原战车望而生畏。虽然是依靠一百多个诸侯国同心结盟最终战胜，却也使中原诸侯大大地伤了元气。但就在那血雨腥风的数百年间，秦人却独处西陲浴血拼杀，非但在泾渭上游杀出了一大块根基，而且在戎狄骑兵攻陷镐京时奋勇勤王，以骑兵对骑兵，杀得东进戎狄狼狈西逃，从而成为以赫赫武功立于东周的大诸侯国。老秦人牺牲了万千生命，吃尽了中原人闻所未闻的苦头，也积淀了百折不挠傲视苦难的族群品格。秦孝公和他的臣子们都知道，雨天行军对于山东六国是不可思议的，但对于老秦人却是十分寻常。而且目标就在本土之内，根本不用携带粮草辎重，沿途城池便可就近

取食。以秦军的耐力，旬日之间便可抵达陇西大山。如果战事顺利，秦军班师之后便可全力防范东部，由两面受敌变为一面防御。

这就是一场老霖雨将要造成的战事格局。

左庶长嬴虔冒雨匆匆走了。他要立即调兵遣将，当夜便要派栎阳城的骑兵以千人队为单元陆续上路。斥候要出动，粮草使者要出动，兵器马具要检查，行军的秘密路线要确定，集结地点要预先警戒，等等，事情是太多了。更重要的是，嬴虔第一次以左庶长之身担任全军统帅，身边尚没有久经锤炼的一班军务司马，事无巨细几乎都要他一个人独立决断了。

“君上，能否给左庶长派出一个副将？”景监轻声道。

秦孝公重重地叹息一声：“有当然是好，可人在何处？你倒是堪当此任，可又派谁做秘密特使？子岸也可，可这栎阳城守将又派谁？你不见政事堂一班大臣，青黄不接，文武不济，有几个堪当大任者？无法之法，只好勉力支撑了。好在五万骑士久经战阵，统军大将或可顺当一些。”

景监一阵沉默，拱手道：“君上，我也去准备了。若无意外，我当后日出发。景监告辞。”

秦孝公微微一笑：“景监呵，你这不能露面的密使可是个用心思的活计，我倒想派个帮手给你，如何？”

“景监谢过君上，但不知何人为副使？”景监很是兴奋。

“别忙，不是副使，是个帮手。人嘛，我还得想想。”年轻的君主露出罕见的神秘笑容。

景监不由自主地一笑，却也不好再问，便告辞而去。

五　国耻刻石血泪斑斑

天地苍茫，细雨霏霏，清晨的栎阳城秋天般的冰凉。

栎阳城内有一条狭窄的无名小街。这里住着一个有名的老秦人，他便是做了四十年石工的白驼。老人清早起来，抬头望望黑沉沉厚腾腾的乌云，低头看看小院中还没有泛出光亮的夯土地，虔诚地跪在石板屋的浅檐下向天祷告："上天有好生之德，好好地下吧，一个春上都没有雨了。甚时这院子泛亮了，上天再晴不迟。"这时，老人听见了"啪、啪、啪"的拍门声，不轻不重，很有节奏。老人小心翼翼地向门口走来，极力不让自己滑倒。老秦人的民谚，男跌晴，女跌阴。男人雨中跌倒了，天就要放晴，如何得了？待老人小心翼翼地一步步走到门口，拉开石门，却惊讶地站在那里怔怔地说不出话来。

一辆牛车拉着一方用黑布包裹的大石，牵牛赶车的是一位和他一样白发苍苍的老者。车后站着的是一位粗黑布衣的后生。赶车老者拱手作礼道："敢问足下，可是白驼老人？"

栎阳城有牛车的绝非寻常人家。老人连忙拱手："石工白驼，见过大人。"

"我想请足下刻一大石，一百老刀币，不知可否？"

刻石[注]？老石工感到惊讶。连年征战，死者无算，暴尸荒野寻常事，何曾有人给死者立过刻石？他已经二十年没有给人刻过石了。今日此人要刻石，莫非国府里有大人物崩逝了？况且工钱高出寻常三倍之多，寻常平民谁有如此气魄？又觉不对，公室石刻，历来是栎阳令派遣里长传令他进宫服徭役，何曾上门作请？老石工惶惑中不及多想，深深一躬道："粗使活计，何敢当一请字？请大人站过，我唤街邻前来搬石。"

“不劳不劳，我自搬进来便是。”老者从容拱手，一转身从平板牛车上将大石横着翻起，微微蹲身背靠大石，轻轻地“嗨”了一声，已经将大石背起。白驼老人慌得连忙让路，惊讶面前老者竟有如此大力，一不小心，脚下打滑，已经跌倒在院中。白驼老人慌得忙不迭跪在泥地里向天叩头，高声祷告：“上天哪上天，小民不意滑跌，你可不能不下雨啊！”牛车后一直没说话的黑衣后生快步走过来扶起老人：“老人家，男跌晴，女跌阴，老人家跌得下连阴。你怕老天不下雨么？”白驼老人禁不住嘿嘿嘿笑个不住：“后生也，我看你是个贵相。你这个咒解得好，解得好啊！老人跌得下连阴？亏你想得出！老秦国不能没有雨啊。”黑衣后生笑道：“民心就是天心，上天还能另一套？老人家，进屋，院子里淋雨。”这时，背大石的老者已经稳步走到了中间没有门的石刻坊，小院中留下了足足有半尺深的一串脚印！老者似乎对这里很熟悉，一蹲身便将大石板搁在了最适合凿刻的木座上。等黑衣后生将白驼老人扶进来，黑衣老者已经气定神闲地站在那里了。老石工上下打量，惊讶得合不拢嘴，深深一躬：“老哥哥，真道天人神力。”

黑衣老者笑道：“白大哥，不敢当。看看这块石板了。”

老石工走到石架前一瞄，已经从黑布没有包严实的角落看出这块石板并非新采的山石，而是一块很难打凿的老青石板，不禁拱手问道：“老哥哥几时来取？”

“请白大哥目下就做，我等在此守候，刻完搬走。”

“老朽多年未动斧凿刻刀……”白驼老人有些忐忑，实在怕对不住面前这两位贵人。

“老人家，国人说你是鬼斧神工，不会差池的。”

看着这年轻人的信任目光，白驼老人顿时精神抖擞：“行，请两位稍坐片刻，我看看字文。”说完熟练地抖开布结，一眼看去，顿时脸色

大变。老石工虽远不能称为读书人，但石工长久与刻文打交道，字还是识得些许的。青石板上这斗大的两个字分明是“国耻”二字！一时间老石工心惊肉跳——谁敢刻这样的石文？将“国耻”刻在石上流传？刹那之间，老石工似乎明白了什么，回头打量一老一少，却见黑衣后生向他深深一躬，默默注视着他。

白驼老人也是默默转身，褪下沾上泥水的衫裤，换上石工劳作时穿的破旧羊皮裤，拿过铁锤凿子和斧子走到青石板前。蹲身跨在石板上时，老人双手颤抖，将铁凿凑近大字，却迟迟不敢下锤。那个黑衣后生站在他身旁，温和地问：“老人家，老秦人都是这样想的，对么？”

白驼老人饱含热泪，默默点头。

“那就下锤，老人家。”

“铛！”这一开锤声震屋宇，余音久久回荡。老石工大滴大滴的泪水随着铁锤之声在石板上飞溅，赤裸的脊梁渗出了汗珠，一双胳膊青筋暴起，满头白发瑟瑟抖动。老人觉得这不是刻字，而是一锤一锤地将自己的儿子、妻子、女儿和族中战死者的灵魂镶嵌在这永远不会衰朽的石刻上。锤凿打到石旁一行小字时，老人已经不认识了，只是本能地感到这是老秦人世世代代的血泪和仇恨，是灭绝刀兵血火的上天咒语。一锤一锤，老人虽是泪眼朦胧，却当真是鬼斧神工，分毫不差地将石刻文字打了出来，青石白字，力道奇佳。

丢掉锤凿，白驼老人猛然扑在石刻上，老泪纵横，泣不成声。

黑衣老者默默地蹲身扶起老石工。黑衣后生却转过身去，仰望着无边雨幕。

“白大哥，这是一百魏国老刀币，请收好。”黑衣老者从怀中拿出一只皮袋递给老石工。那时候，天下称魏国老刀币为“老魏钱”，那是魏文侯时期铸造的刀型铁钱。因为笨重携带不便，魏国已经不再铸造了。但这样一来，反而使这种刀币成了兼具古董意义的名钱，走遍天下皆视为珍品。白驼老石工是居住在栎阳城里的“国人”，也在官府管辖的“百工”之列，比起穷乡僻壤的耕夫虽然好一些，但也是穷得叮当作响。这一百老刀币对于一个栎阳老工匠来说，无疑是一笔大钱。何况老石工白驼一辈子也没有见过这种名贵的老刀币。

谁想老石工却瞪起眼睛，声音嘶哑道：“老哥哥哪里话？这两个大字能由老白驼锤凿出来，死也安宁了。给钱，却将老白驼看得贱了。老哥哥，可知一句老话？”

“赳赳老秦，共赴国难。”黑衣老者正容回答。

“着！钱为何物？要它做甚？”

说话时分，黑衣后生走出门去，从牛车上拿回一个布袋，向老人肃然躬身道：“老人家高义大德，无以为敬，请收下这两条干肉，略表后生敬老之心。”

老石工泪眼婆娑：“后生呵，你是大贵之人，托福了。我老白驼就收下这两条干肉了。”老人猛然跪倒，向黑衣后生叩头不止。

“老人家……”骤然间黑衣后生语音哽咽，跪在地上扶起老人，“秦国百工，尚且难以食肉，这也是国耻啊。”老人流着眼泪哈哈大笑道：“有贵人石上两个字，老秦人吃肉的日子，不远了！”

“老人家，说得好。老秦人终究有得肉吃。”

当哐啷咣当的牛车驶出狭窄的石板小街时，淅沥雨丝依然连绵不断。牛车拐了几个弯儿，便从一道偏门驶进了国府大院，直接进了政

事堂前的小庭院。

秦孝公脱去淋得透湿的夹层布衫，换上了一件干爽的布袍，又喝了一鼎热腾腾的羊肉汤，便来到政事堂东厅。略显幽暗的空旷大厅中，黑伯已经将高大的石刻安放在事先做好的基座上。秦孝公端详沉思一阵，低声吩咐：“黑伯，一个时辰内，不许任何人进入政事堂。”

黑伯答应一声，出去守在了庭院唯一的石门前，却总是心神不宁。想了想，他招手唤过一个带班护卫的武士低声叮嘱几句，便匆匆向最后一进走去了。

距日落还有一个时辰，国府大院第六进大厅已经是暗幽幽的了。但是，厅中闪动的红色身影与剑气光芒，却给沉沉大厅平添了一片亮色。练剑者纤细高挑的身影，飘飘飞动的长发，连同一身火焰般的红色劲装，都在显示着这是一个洋溢着青春气息的少女。

这是一间摆满各种兵器的大厅，往后两进就是秦国的后宫，往前五进则是国君的政务诸室。这间摆满兵器的大厅隔在国君与后宫的中间，叫短兵厅。厅中兵器架上是各种各样的短兵器。非但有中原各国流行的骑士厚背短刀和阔身短剑，还有已经灭亡的吴国的弯剑——吴钩，其他诸如韩国的战斧、戎狄的战刀、东瀛的打刀、越国的细剑、魏国的铁盾、赵国的牛皮盾等，几乎包容了当时天下的种种常用短兵器。练剑少女在厅中不断选择各种短兵器演练，无论快慢，却都是一点儿也不花哨的基本格杀动作。当她从剑架上拿下一柄吴钩弯剑演练时，挥剑斜劈，却怎么也没有凌厉的剑风啸声。她不禁皱皱眉头连劈数次，还是不行。停下来想了想，她掏出汗巾擦擦，提着吴钩向前院匆匆而来，步履轻盈，步态柔美，风一样掠过了一道道门槛。

政事堂的院子里静悄悄的，只有刷刷刷的雨声。少女轻手轻脚地走进庭院，走到书房门口，轻轻叫了一声“黑伯”。见没有人答应，她顽皮地一笑，伸长脖子向书房里张望，也没有人。她拍拍自己的头，

忽然一笑，便从长廊下向政事堂大厅轻盈走来。走到门口，她又伸长脖子顽皮地笑着向里张望。忽然间，她屏住了气息，美丽的脸上充满了惊愕和恐惧，急急捂住已经张开的嘴巴，轻轻退出几步，转身向后院飞跑而去。

片刻之间，红衣少女扶着白发太后来到政事堂门外。黑伯疾步在前打开政事堂虚掩的厅门。白发苍苍的老太后没有说话，只向黑伯摇摇手，径自走进政事堂。

黑沉沉的政事堂里，嬴渠梁躺在地上，身上沾满了片片点点的鲜血。身前五步之外，立着一座高高的石刻，石上的血迹在沉沉大厅中发着幽幽红光。

“二哥！”一声哭喊，少女扑到嬴渠梁身上。

太后站在刻石前一动不动。大石中央是触目惊心的两个大字——国耻！大字槽沟里的鲜血还没有凝固，细细的血线还在蜿蜒下流。大石右上方是一行拳头大的字——国人永志六国分秦是为国耻天下卑秦丑莫大焉。左下方是“嬴渠梁元年”五个字。石上血迹斑斑，血线丝丝，令人不忍卒睹。

一回头，太后见儿子还在妹妹怀中昏迷未醒，两根断指还在淌血。刹那之间，太后脚步踉跄，几乎要昏倒。她咬紧牙关，扶住大柱终于站稳，嘶声吩咐：“黑伯，背渠梁到后宫，快！”

黑伯一个箭步冲来，两手平伸插进国君身下，平端起国君飞步向后院的太后寝室而来。

嬴渠梁悠悠醒来时，天已经大黑了。无边雨幕潇潇落下，风铃铁马叮叮有声。烛光下，他面容苍白得没有一点血色，眼睛却亮得没有

半点衰颓气息。他闻到了一股浓浓的药味儿，也看到了瓦罐前木炭火映出的少女泪脸。

“荧玉？”他惊讶地轻声呼唤。

“二哥！醒来了？”少女惊喜异常地跑过来，坐到榻前边擦眼泪边笑，“疼不疼？饿不饿？吃不吃？手别动。”

嬴渠梁哈哈笑道：“不疼。不饿。不吃。”

“对！你就睡觉。娘说了，今晚不准你走出这里半步，若有违抗，拿我是问。”

“噢？娘呢？”

“娘，娘出去了。不教给你说。”

“出去？何处去了？阴雨天，如此的黑。”年轻的国君一下子坐起来，推开妹妹就要出门。

“哪里去？我回来了。”太后板着脸走到门口，显然是刚刚拿掉雨布，鬓边还有水珠，衣裳还有水渍。

“娘，你到外边去了？”秦孝公急问。

“你先给我坐回去。”荧玉一见母后，立即来了威风，将二哥推到榻上。

太后笑笑：“没事。我出去转了转。渠梁啊，坐，和娘说说话。做了国君，见你一面都难了。”老人幽幽一叹，脸上却挂着慈祥的微笑，仿佛什么事也没有发生过。

“娘，渠梁不孝。”秦孝公眼中含泪。

“哪里话来？”太后坐到绣墩上，“渠梁啊，娘知道你心气高远，有担待。可娘还是要说，你太过激切，又自责过甚。忧国忧民，是好君主，若过甚伤身，得失可是难料也。”

秦孝公沉重地叹息一声，默默点头，又默默摇头。这时，黑伯用铜盘托着一只热气腾腾的铜鼎进来，默默放下，轻步退出。“荧玉，给二哥盛鹿龟肉，鼎中肉汤也全教他喝完。”

“是！”荧玉高兴地拿起小陶碗和长木勺从鼎中盛肉舀汤。秦孝公惊讶道：“娘，何来鹿龟肉？龟肉可吃么？”太后微笑道：“娘和黑伯去猎到的。这龟龙麟凤，乃四大灵物，

寻常时自然是不能食它。然圣贤绝境，万物可食。我儿渠梁，既受天命为一国君主，忧国伤身，上天自会体恤的。”老人又是轻轻地叹息了一声，“半月之内，你要把这只野鹿和十只山龟给吃下去，一分一毫都不许留。荧玉，你替娘看着。”

“是！遵母后命。”荧玉高兴地端着陶碗走到榻前，“二哥，即刻就餐。”

黑伯走进来拱手道：“君上，太后入山前设坛祭天，进山后第一道山口就撞上了这只鹿。射杀野鹿，山石后就爬出了这十只小山龟。此乃天意，君上安心进食无妨。”

秦孝公不再说话，默默地吃肉喝汤，脸上渐渐渗出汗珠。太后和荧玉一直守候在房中，又逼着嬴渠梁喝下了太医配的草药汁。

“娘，”秦孝公精神振作，微微一笑，“我想给小妹派个事做，你看如何？”

“好也！我也能派上用场了。”荧玉先自高兴起来。“娘不赞同不行的。”秦孝公正色道。

太后笑道："说来听听，何事？"

秦孝公诡秘地一笑："娘且附耳来。"摇手让荧玉回避。荧玉大急叫道："莫非想卖我不成？"孝公与太后大笑。太后走到榻前，孝公一阵低语，太后沉吟良久："赳赳老秦，共赴国难。公室子弟，岂能例外。去吧，她也长大了。"

荧玉高兴地摇着太后胳膊："娘答应了？好也！"

"不知何事，高兴个甚来由？"太后板着脸。荧玉笑道："无论何事都是好事，反正荧玉有用了。"

"将你卖到魏国去。高兴？"孝公正色道。

"啊！"荧玉尖叫一声，"真的？"太后孝公一阵大笑，荧玉也清脆地笑起来，向秦孝公狠狠地扮个鬼脸。

五更起来，秦孝公精神大好，在短兵厅练了一回剑术。他心思细密，昨日书写血石时斩断的是左手两指。右手对他太重要了，至少提笔执剑是决然要用的。所以虽然左手吊着布带，依然没有影响他的晨练。练完剑，天色已经蒙蒙发亮，老霖雨暂时停了，天上黑云却是向西疾飞而去。秦地谚云，云向西，水滴滴。看来上天的老霖雨还得下。秦孝公来到书房时，恰逢左庶长嬴虔遣使急报：先头两万骑兵已经逼近陇西，后续两万骑兵三日内也可抵达，戎狄方向还没有动静。嬴虔申明，四万骑兵足以镇剿叛乱，决定不再向西调兵。秦孝公思忖有顷，对军使写了回书，赞同嬴虔部署并在最后重重写了八个大字：万勿懈怠，务须全胜。封好密札，军使疾速而去。秦孝公看看天色，已是大亮，便唤黑伯牵马，带了两名护卫出栎阳城东门去了。

出城十里，道边一片杨柳新绿，细雨方停，微风摇曳，直是青翠欲滴。新绿中掩着一座用石柱石板搭成的石亭，虽是粗拙古朴，倒也

宽敞干净。亭中石案上摆着两只大陶碗，碗中盛满清亮的米酒。亭外引道上停着一辆锃亮的青铜轺车，虽只有两马驾拉，但雄骏的马姿一看便绝非凡品。轺车旁肃立着十名红衣壮汉，身旁各有一匹纯色良马。还有四辆被牛皮苫得严严实实的篷车停在道边。杨柳新绿下，站着一个华贵锦绣的人物，红色的绣金披风和头上的六寸白玉冠，使他的背影也显得丰姿英华。寻常人看来，这一行人马只能是山东的巨商大贾，贫弱的秦国如何有得如此的富商车队？

华贵的主人身在杨柳之下，眼睛却不断地向栎阳东门瞭望。终于，他的嘴角露出了一丝微笑。渐渐地，栎阳东门的三骑快马从较为干硬的草地上飞驰而来。到了十里亭，三骑士走马进入杨柳林中翻身下马，为首者大笑：“好！这摇身一变，还真是一派大富大贵，成事吉兆。”

丰姿华贵的青年深深一躬：“君上，道边不便久留，若无叮嘱，景监便告辞起行。”

“自当如此。来，你我共干一碗老秦酒，为你壮行。”说着拉起景监的手进入石亭，“还记得我说过给你派个帮手的事么？”

“记得，君上却是一直未派，臣也疏忽了。”

“今日我将此人交给你。黑林，过来见过特使。”

“遵命！”只听一声脆亮的回答，秦孝公身后的一名武士走来向景监拱手一礼，“千夫长黑林，见过特使大人。”

景监一瞄，此人年轻俊秀，声音脆亮，心中便闪过一个念头：如此女气，竟能做千夫长？却又立即想到既是国君推荐，想必不是平庸之辈，便笑道：“好，你就给我做总管。”年轻的黑林又挺胸高声道：“遵命！”大步站到了景监身后，俨然一个贴身总管。

秦孝公叮嘱：“黑林是黑伯的长孙，缺乏历练，黑伯托你要严厉督导。”

“景监明白。”

秦孝公端起陶碗，肃然站起道：“为君壮行，干！”

景监双手举碗：“臣万死不辱使命。干！”陶碗相碰，两人一齐举碗咕咚咚一饮而尽。

“臣告辞。”景监深深一躬。

“走吧，我看你等上路。”秦孝公肃然拱手，“与虎谋皮，善自珍重。”

“君上保重，后会有期。”景监踏上轺车，最后一拱，辚辚而去。

年轻俊秀的黑林回头向秦孝公望了一眼，也上马飞驰而去。

青翠欲滴的杨柳林中，秦孝公遥望着渐行渐远的红色车马消失在霏霏雨雾中，打马一鞭，回身驰出柳林，向栎阳城疾疾去了。

六　逢泽猎场中阴谋与财富较量

逢泽猎场艳阳高照，和风带暖，正是围猎的大好时光。

逢泽岸边是连绵起伏的山，尤其是北面的芒山砀山，遥遥相望恍若一体，时人统称芒砀山。这片山泽密林苍苍苇草茫茫，其中又不乏起伏舒缓的大片草地，是各种野兽生存的上好水草之地，也是便于驰突狩猎的佳场胜地。芒砀山之所以成为中原围猎的胜地，还在于它有两种极为珍贵且奔跑如飞的灵物，一是麇，二是麋鹿。麇，后人称为獐，似鹿却没有角，非但善于奔跑跳跃，而且可以逢水游泳，正是狩猎高手极具刺激的对手。麋鹿，当时人称四不像，其角似鹿非鹿，其

头似马非马，其身似驴非驴，其蹄似牛非牛。这四不像温顺通灵，若能捕到驯养，那真是善解人意的罕见珍品。然而更吸引狩猎者的是，四不像的肉是天下难觅的补阳神物。会盟大典上魏惠王所说的“逢泽鹿肉”正是此物。

有天下闻名的猎场，六国会盟这样的盛典，岂能没有一场大型围猎?

魏惠王是个非常精于享乐之道的君主，更是大型围猎的个中高手。祖父魏文侯和父亲魏武侯已经创下了强盛基业，他的青少年时期都是在华丽的宫廷中度过的，既没有带兵打仗，也没有出使奔波。虽不能说沉溺于声色犬马，却也是实实在在地浸透了富贵奢华。三十年前，父亲魏武侯病逝时，要不是弟弟公子缓密谋篡夺他的继位权力，他也决不会打起精神与公子缓势力周旋，最后将其全部铲除。即位以来，他一直以这次夺位大战为骄傲，认为自己是天生奇才，自当统一天下。即位第二年，他即宣布称王，向天下显示了他的勃勃雄心。列国嘲笑他“继位八年，一事无成”，他哈哈大笑。在他看来，真正的王者是大气挥洒，关键处一战定乾坤，何在乎整天计较些许胜负？像六国分秦这样的大谋划，如果不是他这个魏王，谁能聚盟六大国？大计一旦确定，实施交给丞相和将军们就行了，王者气度在于挥洒富贵使天下仰望如万仞高峰，始能震慑天下。正因如此，魏惠王对会盟围猎异常重视，昨夜在王帐中与公子卬谋划到四更天方睡。其间上将军庞涓紧急晋见，报告赵国策动秦国叛乱迟滞和秦国阴雨连绵的事，意欲请魏惠王敦促六国从速集结兵马等候机会。魏惠王大手一挥：“上将军，明日再议可也，围猎大事须得谋定。”庞涓闷闷不乐。他要庞涓坐下出谋划策，庞涓却说：“臣不通狩猎。臣告辞。”他知道庞涓出身寒门，确实不懂大型狩猎，也没有挽留。之后魏惠王又和公子卬琢磨了围猎的每个细节，才打着哈欠去了后帐，扑到已经酣睡的狐姬身上。

早晨醒来，晴空艳阳，魏惠王的心情特别舒畅。

围猎总帅公子卬一声令下，魏国的三千铁骑和临时增调的七千步卒共一万之众，分作三面浩浩荡荡地向芒砀山猎场进发。漫山遍野，鼓号震天，旗幡飘扬，场面蔚为壮观。魏惠王戎装甲胄，身背硬弓长箭，踏上大梁工匠特为六国围猎打造的王车，隆隆出动了。明亮的阳光与王车镶嵌的极品珠宝交相辉映，使车中的魏惠王天神般灿烂威武。环视原野的壮阔气势，他觉得自己比周穆王神游西天还要有气魄。在他的王车后面，是狐姬的一辆小巧精致的青铜轺车。狐姬内穿紧身红裙，外罩一领价值连城的红底金丝披风，在金灿灿的铜车盖下尽显妩媚的风采。这是魏惠王的精心杰作。他没有让狐姬乘坐篷车，而是让她乘一辆特制的轺车。这种轺车是天下通行的车辆，轻巧坚固，有一顶车盖立在车厢中央。若是官车，则车盖的高低以车主人品级的高低而定，最高六尺，最低三尺。狐姬的车盖自然是六尺极品，站在车中亭亭玉立，裙带招展，比坐在四面遮挡的篷车中倍显风姿。再后并行的是上将军庞涓的战车和围猎总帅公子卬的华丽轺车。只有庞涓固执，自己亲自驾驭一辆战车，腰系短剑，背负弓箭，脱下了会盟大典时那身华丽的装束，换上了一领黑色披风和战场甲胄。正是这一点魏惠王奈何不得庞涓，也正是在这一点上魏惠王隐隐约约地有点儿不喜欢庞涓，觉得他有时莫名其妙地让自己扫兴。按照本心本性，魏惠王不大喜欢这种一天到晚国事不离口的死板僵硬人物。身边一个丞相公叔痤，一个上将军庞涓，恰恰都是这种人，令魏惠王经常感到很不自在。若非公叔痤和庞涓目下是魏国柱石，魏惠王可能根本不想见他们。

辚辚隆隆的车声和马蹄声、鼓号声、脚步声、四野驱赶野兽的呼喝声混杂弥漫，等闲之人耳音闭塞，讲话也不由自主地高声大气。车上的魏惠王却是耳聪目明，不断向四野瞭望。猛然，他眼睛一亮，长剑向高坡后一指，高声命令：“四不像！快！”驭手一抖马缰，四马展蹄，王车便隆隆冲上高坡。坡下绿色的苇草中正有被军士驱赶出来的几头四不像奔跑跳跃。王车向坡下冲锋间，魏惠王已经取下硬弓搭上

长箭，看看飞驰的王车渐渐接近四不像百步之遥，魏惠王一箭射出，领头的那只四不像悲鸣一声，倒在苇草中挣扎。

“魏王万岁！”四面山头上围观的军士一齐欢呼。

欢呼声中，王车已经冲到，魏惠王左手抓着车轼，伏身一个鱼鹰掠水般的动作，将那头带箭的四不像掳上王车。

“万岁！万岁！魏王万岁！”漫山遍野又是一阵欢呼跳跃。

魏惠王对着刚刚赶到的狐姬大笑：“这只四不像赏给狐儿！”

“狐儿谢过我王。”狐姬艳丽柔媚地笑了。公子卬在轺车上拱手赞叹：“我王不愧猎场高手，臣弟钦佩之至！”

魏惠王大笑：“逢泽逐鹿，鹿死我手，吉兆也！”

庞涓瞭望着北面的广阔山原，指着隐隐约约的红蓝色旗帜：“魏王，山后赵侯正向这边围过来了。”

魏惠王豪气大发：“好啊！翻过山去，会会赵种。”

围猎总帅公子卬高声命令道：“猎场北移，会合赵国！”

大队人马轰轰隆隆向北面的山头围来。翻过山头，只见苇草茫茫的山坡上奔驰着赵国的三千骑兵，他们是驰马围猎，赵成侯也是弃车换马。若不是那一件翻飞舒卷的红蓝斗篷和那面随他飘移的“赵”字大旗，偌大猎场还真是难以找到他的准确位置。魏惠王向庞涓一挥手：“走，追上赵种！”说完轻轻跺脚，王车向长长的山坡俯冲而下。庞涓一抖马缰，两马战车隆隆跟进。

手搭凉棚一望，魏惠王眼见赵成侯在飞马追赶一头奔走如飞的麋，高声命令：“斜插过去，截住那只麋！”但是，魏惠王的王车尚在

赵成侯的战马之后大约三箭之地，要斜插跃前，首先就要追上赵成侯。驭手一声长啸，四匹火红色的西域良马一齐嘶鸣飞奔，直逼赵成侯的白色战马。

赵成侯久经沙场，视野宽阔，早看见魏惠王驾车来追这头獐子。假若这头獐子果真被魏惠王截取猎获，赵国颜面何存？他自然知道魏惠王的王车宝马皆是天下极品，寻常战马根本无法与之争先。但他这匹白马却大非寻常，原是阴山草原的野马驯化而来，非但有一日千里的长腿耐力，短程冲击的爆发力更是如霹雳闪电。他冷冷一笑，打一个长长的呼哨，雄骏异常的白马长嘶一声，凌空展蹄，贴着茫茫苇草几乎是飞了起来！虽然如此，魏惠王的王车也已经从三箭地之外赶了上来，驷马嘶鸣，车轮隆隆，气势非凡。堪堪接近，王车企图斜插超前。岂知白马灵动异常，赵成侯外侧的脚轻轻一贴，白马箭一般蹿出半头截住了斜插之路。狩猎竞赛，魏惠王的王车自然不能去硬撞赵成侯战马。王车驭手一声尖啸，驷马鼓勇飞起，要靠更快的速度迂回超前。一旦超出，魏惠王便可一箭射中三丈之外的獐子。千钧一发之时，前面突然现出一条小溪，王车驷马不避溪流，隆隆冲入水中。此时白马却是一声长嘶，腾空而起，飞过小溪。在白马下落的瞬息之间，赵成侯也从马上凌空飞跃，一只大鸟般疾扑獐子，活活将飞纵的獐子一把抓住。赵成侯双手提起獐子哈哈大笑：“魏王，承让！”

魏惠王也哈哈大笑：“赵侯该当得此麋，可喜可贺。”

这时，庞涓的战车也已经赶上，向赵侯拱手笑道：“恭贺赵侯马到成功。”

赵成侯提起獐子笑道：“上将军，送你做个坐垫。”正欲掷出，低头一看哈哈大笑，“惭愧惭愧，竟教我给整死了。”说完双手向前突然一抛，獐子便向庞涓凌空飞来。庞涓双手接住，端详笑道：“没有伤痕。它与良马竞跑，活活累死了。”

魏惠王与赵成侯同声大笑一阵。笑罢赵成侯拱手道：“魏王，我的密使已经派出，不日将到陇西。魏国大军也该出动了。盟主不动，他国不敢争先也。”

庞涓笑道：“赵侯不以为太迟缓了么？”

“不缓。”赵成侯笑道，“关中正逢阴雨，恰好给了我策反需要的一段时日。六国兵马应该乘此时机，即刻着手集结，开进各自位置。

魏国韩国在函谷关内，楚国在武关内，赵国在离石要塞，燕国当在云中以西。假若集结迟缓，西部一旦起事，就会孤立无援，东部也会失去机会。”

魏惠王很不愿意在艳阳高照的猎场说这种事，觉得简直是浪费大好时光，但又不便直说，皱着眉头问庞涓：“上将军之意如何？”

庞涓拱手笑道：“臣以为，赵侯不必思虑大军集结之事，庞涓会教你满意。赵国只要把西部的事办妥，足矣。”

“好，有上将军一诺，赵种安得不放心？”赵成侯又转头笑道：“魏王啊，这齐国不出兵还要分一杯羹，公平么？赵种以为，齐国至少当出粮草兵器和一些军饷。”

魏惠王沉吟点头：“有理。好，找齐王说去。”说着一指东边山后的紫色旗帜，“在那里，走！”一跺脚，王车从草地上平稳滑出。赵成侯飞身上马，庞涓催动战车，一齐向东边山头而去。翻过山坡，但见起伏不平的茫茫苇草中，舒卷的紫色大旗四面飘扬，显然在从四面围赶鹿群。两支队伍轻骑驰突，倒更像是战场操练。年轻的齐威王亲自驾着一辆战车追杀猎物。看阵势，他显然已经发现了魏惠王赵成侯，驾着战车迎了过来，齐国将士也从四面聚拢而来。

齐威王遥遥拱手：“魏王，赵侯，田因齐有礼了。”魏惠王和赵成侯同时拱手：“齐王猎物丰厚，可喜可贺。”齐威王笑道：“魏王赵侯，可愿下车稍歇，品尝一番齐酒？”

“正合我意，齐王可人也！赵侯，来。”魏惠王大笑着跳下王车。赵成侯抚须大笑：“赵种酒命，岂有躲酒之理？”当即翻身下马。齐国军士已经在草地上铺下了一张巨大的白色羊皮毡，又从一辆车上抬下三个木酒桶。毡旁草地上也支起了铁架，齐国军士利落地宰杀了一只四不像，吊在铁架上烤了起来。齐威王又郑重地请庞涓、公子印和狐姬入座，六人开始了热烈的饮酒谈笑。

魏惠王转动着手中粗朴的盛酒陶碗笑道：“齐为大国，简朴若此？”

齐威王大笑：“魏王谬奖了，田因齐何敢当简朴二字？魏王想说我寒酸也。”

众人一齐大笑。赵成侯道：“哪里话来？总比我赵种还强一些。”说着摘下腰间的皮酒袋一晃，“老兵一个。”

众人笑声中，魏惠王咳嗽一声道：“齐王啊，六国分秦，齐国有一份。你不出兵，能否出点儿财货粮草？”

齐威王沉吟道：“但不知，盟主想让齐国承担几多？”

“军粮十万斛、马草五万担、盔甲兵器五万套，另加万金。”

齐威王思忖有顷：“魏王，粮草兵器我出。万金之数，齐国无力承担。”

魏惠王大为惊讶：“万金也无法承担？齐国财富何处去了？”

齐威王看魏惠王惊讶的样子，不禁大笑道：“国有财货，安得无处可用？奖励垦荒、更新兵器、开办学宫、赏赐将士，何处不用金钱？田因齐粮草兵器有一些，金钱，可是拮据得很。”

魏惠王睁大眼睛，一副匪夷所思的样子大摇其头：“齐王何须搪塞？一个几百年大国，任何一件国宝便价值连城，如何能拮据若此？”

“国宝？不知魏王所指何物？”

魏惠王哈哈大笑：“看来，齐王国宝还是很多，本王何知你物哉！”

齐威王摇头微笑：“惭愧得很，田因齐不知魏王所指国宝为何物？”

魏惠王霍然站起，高声道：“天下财货，聚于王室。天下富贵，莫过国王。王富而国富，王有宝而天下安。这王室藏宝就是国宝，国宝就是国力。目下魏齐并称王国，田齐又是继姜齐之后的老牌大国。你田氏在一百年前就是姜齐的公卿首富了。国老多财，齐国岂能没有国宝？”

“国宝就是国力？魏王之意，谁的国宝多，谁的国力便强？”

魏惠王颇为矜持地笑道：“多宝强国，自古皆然。”

齐威王摇摇头：“齐国没有这种国宝。”

魏惠王慨然一叹：“不管齐王所言真假，本王都让你看看我的国宝。你来看，”他用手一指那辆光华四射的王车，“我大魏国虽然立国刚刚百年，但却有镇国之宝，十颗夜明大珠！你知道这种大宝珠么？每颗直径一寸，其光芒在夜晚可照亮十二辆战车。若一百二十辆华车相连，简直一条彩龙！你看，眼前我这辆王车镶有两颗宝珠，足使这

辆车价值连城，超过楚国和氏璧！”话音落点，外围的魏国军士一片欢呼。

魏惠王轻蔑笑道：“齐国曾富甲天下，难道可怜得没有一件国宝？”

齐威王依旧微笑：“盟主，我的国宝不一样。”

魏惠王一怔：“噢？还是有嘛，请道其详。”

齐威王爽朗笑道：“田因齐以为，国宝者，国家栋梁之才也。田因齐不才，数年来寻觅这种国宝，筑起稷下学宫召集天下名士，也才堪堪觅得几位可称镇国之宝的人才。目下的齐国，南有大将檀子镇守，南部十二小国对齐称臣，楚国亦不敢北犯我边界。西有郡守田盼镇守高唐关，赵国人再也不敢随意到齐国水面捕鱼，反而与我修好。赵侯，对么？北边有能臣黔夫镇守滕城，民众安居乐业，燕国七千民户迁入齐国，我增加人口十万。临淄都城有仲首做司寇，齐国盗贼消失，夜不闭户。另者，我齐国还有当世名将田忌镇抚四方——田将军见过魏王。”

外围战车旁肃立一员大将，正是昨日赶到逢泽的齐国大将田忌。他上前拱手作礼：“田忌拜见魏王。魏王康健。”

魏惠王面色难堪，却又不得不点头示意。

齐威王愈发直抒胸臆：“齐国至宝，光耀万里，岂止照亮十二辆兵车而已。本王以为，财货应交于商人，换来粮食兵器充实国力。珠宝藏于王室，徒然四壁生辉，有何价值可言？魏王头上一颗明珠，虽价值连城，然顶于王冠，于国何益？于民何益？魏王爱姬身上这一领金丝斗篷，更是价堪抵国，然系于一身，于国何益？于苍生何益？”

一席话，齐魏赵三边人马肃然静场。猛然，齐国军士欢呼雀跃起来，“万岁”之声震于四野。魏惠王脸色尴尬，公子卬不知所措，庞涓默然低头。

突然，马蹄如雨，两骑飞至。“报”声未落，两人已在魏王面前拜倒。“何事惊慌！”魏惠王无端地声色俱厉。骑将高声报：“禀报大王，公叔丞相病势危重，请大王回宫陈明大事。”

魏惠王颇为不耐：“久病在床，有何大事可言？”

齐威王正色拱手：“魏王国务繁忙，会盟也已经终期，田因齐告辞。”

突然，魏惠王觉得此话应该由他先讲，如何你便先讲了？脸一沉不睬齐威王，大步转身：“回宫！”跳上王车，隆隆而去。

赵成侯纵声大笑：“不想齐王奇兵突出，快哉快哉！”

“三军可夺帅，匹夫不可夺志。赵侯不也一样么？”两人同声大笑，互相道别，一东一西，分道扬镳而去。明媚的阳光下，茫茫苇草像金色的波浪，隐没了远去的旌旗战车，悠长的牛角号呜呜卷走了万千铁骑。

逢泽猎场沉寂了。

---

1. 刻石，碑在先秦时代的称谓，汉以后称碑。作为识别日影与拴牲畜的竖石，先秦时也有“碑”之名号。郑玄注《仪礼》云：“宫必有碑，所以识日景（影），引阴阳也。”但作为刻字的石碑，先秦时叫做“刻石”，而不叫做“碑”。

第三章　安邑风云

一　洞香春众口纷纭说魏国

魏国都城安邑纷纷传闻，老丞相公叔痤病入膏肓快要死了。有人惶惶不安，有人弹冠相庆(注)。惶惶者说，公叔痤是魏国的德政，他一死，魏国人可要吃苦头了。弹冠者说，公叔痤是魏国的朽木，他一死，魏国就要大展宏图了。

近百年来，安邑人已经养成了谈论时政秘闻的习俗。大街小巷，坊间邻里，举凡有三两人之地，便会有宫廷秘闻在口舌间流淌。若是酒肆春楼茶室乐坊这等市人如流名士穿梭的场所，就更是高谈阔论，争相对目下最重大的国事传闻发布真知灼见。其间若有语惊四座之高论，便会获得众人一片喝彩声。若一个人屡屡有这等高论，这个人便成了风雅场所的名士，身价便倏忽大增。这种论政名士，不是等闲场所能造就的，必须是安邑市井和上层名流共同认可的大雅之所。这种大雅之所，其场地楼馆的华丽名贵自不必说起，更重要的是必须具有三个非同寻常的优势：一是具有悠久的历史，即坊间所谓的名贵老店；二是曾经有过几个大人物在这里成名的皇皇足迹；第三最难，就是这店主人也须得是世家名人或风雅名士。能三条凑在一起，自然凤毛麟角了。安邑人共同的口碑是，这样的大雅之所，安邑只有一个，天下也只有这一个。这便是安邑人的骄傲习性——魏国的文明中心便是天下的文明中心。

安邑最幽静的一条小街——天街，坐落着洞香春酒肆。

这条小街南北走向，北口是王宫，南口是丞相府和上将军府，东西各有两条小巷通往繁华的街市。虽然说是小街一条，却是城中的通衢之道，毫无闭塞之感。更为引人注目的是，这条小街没有民户和店铺，只有三十多个大小诸侯国的邦交驿馆建在这里。街边绿树成荫，街中石板铺地，行人衣饰华贵，馆所富丽堂皇。安邑人称这条小街为天街，是说她没有尘世的风华喧嚣，处处透出天堂般的富贵宁静和风雅。就在天街的中段，有一座绿树葱茏流水潺潺的庭院，院中有一座九开间的三层红色木楼。这座木楼，便是名满天下的洞香春酒肆。

说到洞香春，安邑人如数家珍。它是魏武侯时期的大商人白圭的产业。如果是纯粹商贾也还罢了，偏这白圭非但是名满天下富可敌国的大商，且在魏武侯时期做过多年丞相。魏国人认为，白圭是与陶朱公范蠡相伯仲的旷代政商。白氏一族本是商贾世家，白圭的父亲在三家分晋前已经是魏氏封地的大商了，洞香春便是那时候兴办的。其时，这条天街的一半还是魏氏族众的商业街市，另一半则是魏氏家臣的住宅。三家分晋后，魏文侯变法震动天下，列国官吏名士纷纷到安邑探询底细。坊间交往，这些列国士子和官员们便向白氏抱怨，偌大安邑竟没得个好去处清谈饮酒。白氏心思机敏，立即拿出一半家财办起了这座洞香春。开张之日，白氏立下定规：非读书士子、百工名匠、富商大贾与国府官吏，不得进入洞香春。这便将洞香春明确地当做了上流人群的清谈聚饮之所。幽静的院落酒楼，精美的器皿陈设，诱人的珍馐美味，名贵的列国老酒，还有温雅艳丽的侍女，每一样都是天下难觅的精品。一时间，名士吏员列国使臣趋之若鹜。上卿李悝经常在洞香春和名士们论战变法利弊，上将军吴起也多次在洞香春论战用兵之道。更有周王太史令老子、儒家名士孟子、自成一家的墨子、魏国奇士鬼谷子，都曾在洞香春一鸣惊人，飘然而去。后来白圭继承父业，又对洞香春屡加修葺，改进格局，名贵珍奇遍置其中，雅室密室酒室茶室棋室采室，错落隐秘。更有宽阔舒适的论战堂，专供客人们聚议重大国事。曾有楚国猗顿、赵国卓氏等著名巨商愿以十万金为底价竞买洞香春，白圭都一笑了之。后来，白圭做了魏国丞相，

白氏累代聚集的财富大部分捐了国用，唯独留下了洞香春。谁想他在魏武侯末年郁郁病逝，洞香春也一时顿挫。后来，坊间传闻白圭的小女儿执掌洞香春，名流士子们更增好奇之心。虽然传闻这个小女儿丽质多才文武兼备，但从来没有客人在洞香春一睹国色。如此，洞香春倍添神秘，更为诱人了。

自从公叔痤老丞相的病危消息传出，洞香春大大地热闹起来。

名流要人聚集的论战堂，原本设有一百张绿玉长案，一人一案，正成百人之行。寻常时日，这是绰绰有余的。大多数时间里，名流士吏们总是三三五五地聚在各种名目的雅室密室里尽兴饮谈。纵是大事，也未必人人都认为大，所以论战堂很少有人满为患的时候。近日却是异乎寻常，雅室密室茶室棋室反倒是疏疏落落，连那些酷爱豪赌的富商大贾们最钟爱的采室，竟也是空空如也。显然，到洞香春的客人都聚集到论战堂来了。虽则如此，洞香春也还是井然有序。侍女们轻悄悄地抬来了精美的短案，又将平日里摆成马蹄形且有疏落间隔的长案前移接紧，在空阔的地毡上摆成一个中空很小的环形，外围又将短案摆成两层环形座位，唯在四角留出侍女上酒上菜的小道。如此一来，错落有致，堪堪可容三百人左右。这里没有等级定规，先来者都坐在中央一层长案前，后来者则都在外围短案前就座。满座锦绣华丽，铜鼎玉盘酒香四溢，侍女光彩夺目，当真是满室生辉。天下名士大商口碑相传：“不到洞香春，不知钱袋小矣！”说的就是这种豪华侈靡的氛围之下，贫寒士子也会倾囊挥霍的诱人处。

华灯初上，大厅门口走进两个一般年轻的红衣人。一个肤色黧黑，坚刚英挺。一个面白如玉，丰神俊朗。座后环立的侍女们眼中大放光彩，立即有两名侍女飘到客人身前，轻柔地解下他们的大红金丝斗篷，款软有致地将两人扶进短案前就座。瞬息之间，又有两名侍女捧上铜鼎玉爵，向爵中斟满客人指定的天下名酒。两名客人对雅致的侍女仿佛视而不见，只是目光炯炯地环视场中。

“诸位，我乃韩国游学之士。今闻魏国丞相公叔痤病危身艰，不知座中列位对此有何高见，足使在下解惑？”后座中一个绿衣士子拱手高声道。

“我且问你，惑从何来？”前座长案一中年高冠者矜持发问。

绿衣士子笑道：“公叔痤三世名臣，出将入相，多有德政，且门生故吏遍及国中，对当今魏王有左右之力。若柱石骤然摧折，魏国内事外事安得不变？我之所惑，魏国当变向何方？霸中原乎？王天下乎？安守一隅乎？”

红衣中年人矜持笑道：“君自远方来，安知魏国事？且听我为足下解惑。魏国三世以来，富国强兵已成既定国策。公叔痤虽为三世名臣，然主持国政也只二十余年事。公叔丞相为政持重，恪守李悝之法与文侯之制，对内富民胜于对外用兵。当今魏王即位八年，无改丞相一策。即或丞相一朝崩逝，魏国依然安如泰山。此所谓人去政留，千古不朽，足下有何惑哉？”

“哈哈哈……”后座一位紫衫士子站起大笑，“人言安邑多有识之士，偏足下何出流俗之辞也？魏王即位八年，魏国日益变化，足下竟视而不见么？变化之一，称王明志；变化之二，用兵图霸；变化之三，重武黜文；变化之四，会盟诸侯。有此四者，公叔痤旧政何在？魏国安得不变哉？”

“好——彩！”厅中一片喝彩叫好声。

不容红衣中年人开口，又有人高声道：“足下之言貌似有理，实则差矣！魏国之变，变在其表。魏国根本，坚如磐石。魏国为政之根本何在？民富国强，天下太平也。称王图霸，会盟诸侯，其意皆在息兵罢战，安定天下。此变，与先君之道殊途同归，却是变末不变本，有何不好？疑惑何在！”

“变末不变本。好！”又有人一片喊好，却没有刚才热烈，也没有加“彩”。这是安邑酒肆论战场所的通常习俗。辞美理正者为上乘，听者一齐喊好喝彩。辞巧理曲为中乘，喊好不喝彩。辞理皆平，不予理睬。这种评判方式简短热烈，凭直觉不凭理论，往往反倒是惊人的一致。如方才一个回合，前者准确概括出魏国新君即位以来的变化，令国内外名流刹那警觉，又兼简洁锋利，自是上乘。后者虽说剖析名实颇见功力，然距离人们对魏国的直觉判断总有游离之感，所以只有“好”而没有“彩”。这时，最后进来的黧黑年轻人微笑道：“敢问方才‘四变’之士，这第三变重武黜文，却是何意？魏国可是领天下文风之先也。”

紫衫士子爽朗大笑：“足下之说何其皮毛耳？重武黜文者，非重山野之武，亦非黜市井之文也。重武黜文，是重庙堂之武，黜宫廷之文。细微说之，公叔痤之文治日见消退，上将军之武功日见崛起，文衰武长，福也祸也？此当为魏国国策变化之前兆，安得小视？”

“好——彩！”一片哗然，厅中已有嗡嗡哄哄的议论之声。

“如此，敢问变化之走向如何？”黧黑年轻人没有笑容。

这一问，大厅中顿时肃然无声，众人一齐注目紫衫士子。

紫衫士子也是一个没留胡须的青年人，相貌平庸却是气度不凡。他向黧黑青年目光一闪笑道：“足下穷追不舍，非散论之道。然则，洞香春乃文华之地，直抒块垒，谅也无妨。以在下远观诸端，魏国雄霸之志已定，三年内将谋求荡平天下。其间契机，就在目前。公叔痤病逝之日，正是上将军铁骑纵横之时！”

话音落点，大厅中惊人的安静，人们竟然忘记了评判的惯例。黧黑青年向紫衫士子遥遥拱手，平静入座，又和身旁的白面青年低语几句。

“足下何方人士？如此危言耸听！”静场中站起一个红衣带剑的士子，面色红涨，亢声问道：“听足下之言，似乎魏国该当无所作为，方称足下之心。然则，我大魏之国人是这样想的么？非也！公叔痤主政二十年，文治不图富民，武功连遭败绩。倘非上将军庞涓力挽狂澜，三战皆捷，魏国颜面何存？今公叔痤行将谢世，正是魏王摆脱牵绊、锐意精进之日。天下虽大，唯有道者居之。难道战国争雄夺地，我大魏国统一天下，值得如此惊怪么？”

“好！彩！”骤然间，大厅中响起一阵暴风雨般的掌声喊好声喝彩声。黧黑青年也兴奋地鼓掌叫好。紫衫士子却甩袖而去。

二　荐贤杀贤公叔痤忧愤而死

天街之南的丞相府，门前车马冷落，府内弥漫着沉重和忧伤。

白发如雪的公叔痤躺在卧榻上气如游丝，连睁开眼睛的气力都没有了。要不是他硬挺着一口气要见魏王，早已经撒手归天了。作为魏国出将入相的柱石人物，他觉得自己这次真的要去了。他已经顾不得计较卧病以来门前车马渐稀、魏王很少探望以及各种离奇的流言蜚语了。他目下唯一的希望，就是魏王赶快回来，听他交代一生中最后一件事，也是最重要的一件事。他的心中非常清楚也还非常自信，无论是论功劳论威望甚至论苦劳，他都是魏国当之无愧的三朝名臣。更别说魏王的父亲魏武侯和他的君臣莫逆之情了。目下的魏王即位以来，他的丞相地位并没有动摇。虽说打了几次败仗，还被秦献公俘虏过一次，没有给魏王增添武功的光彩，但他依然是丞相，在魏国朝堂的地位依然那样显赫，魏王对他的亲密和信任也没有改变。他的忠诚和德行是有口皆碑的。在魏国朝野，嘲笑他才能平庸者大有人在，但诋毁他德行操守者却没有一句流言。从心底里讲，他的确认为自己是个中才。但他对许多才华之士却也看不上眼，原因只有一个，那就是这些人缺乏一种养才成事的大德。他相信自己有大德，但却没有将大德化为政事的卓绝才华，立身有余，却愧对国家。多少年来，他内心一直

深藏着一个愿望，就是给魏国寻觅一个足以扭转乾坤的经天纬地之才，同时此人又必须具有高绝的为政品德，不至于给国家酿成后患。寻寻觅觅二十年，曾经沧海，却难觅一瓢之饮。谁想在政事日少的这几年中，他却惊喜地发现自己踏破铁鞋无觅处的大才竟然就在身边！国之大运，可遇难求也。

他为此不知感慨过多少次，奋激过多少次，也不知谋划过多少次推荐方式。可最后还是一次一次地失败了。他真不知如何来办好这件大事，一直陷在深深的彷徨苦闷之中。依魏王说法，上将军庞涓是当世奇才，似乎有了庞涓就可以一了百了。公叔痤却不这样看。论为政才能，他自认中常。论相人，他却自认是万不失一的天眼。庞涓所缺乏的是成大事的器局和大德大谋，如同他公叔痤所缺乏的是成事的才华一样。同是名将，庞涓与魏国初期的吴起相比，明显地逊了一筹。这一筹，就是高远的志向与绝不向衰朽陈腐妥协的坚韧心志，就是老晋国时候祁黄羊那种内举不避亲外举不避仇的大公和开阔。庞涓可以为将为帅，但不可以为相总国。否则，魏国必然要倾覆在他的谋划中。但对这些道理，魏王总是哈哈一笑。后来公叔痤也就不再说了。国家稳定，在将相之和，他老说庞涓，与心何安？目下，公叔痤已经不想这些了，他只想一件事，就是最后一次向魏王推荐继承他丞相职位的大才。他相信，魏王无论如何也会在最后时刻来看望他，他还有最后一次机会。寝室中一片沉静。榻边侍女环立，面色紧张。坐在榻前的公叔老夫人，束手无策，垂泪无语。

公叔痤突然睁开眼睛，费力问道：“魏王，回大梁了么？”

“魏王昨夜回宫，说今日正午来府探你病情。”老夫人急忙回答。

“你说，如何？昨夜回宫？”公叔痤惊讶了。

老夫人扶公叔痤坐起：“莫急莫急，魏王会来。”

公叔痤失望地叹息一声，想说什么却又打住了。停顿许久，猛然问：“卫鞅，在哪里？”

一侍女上前：“丞相，中庶子在书房整理丞相的竹简。”

公叔痤气喘吁吁道：“请，请他，来见我。”

“是。”侍女应命，急忙去了。

丞相府书房在前院第二进，在国事厅的跨院内。国事厅是公叔痤处理政务的正厅，也是丞相府的轴心。国事厅向西有一个月门，进得月门是一座精致的小院。院内一片水池，绿树亭台，分外幽静。过了水池，有一排六开间的砖石大屋，这便是丞相府的书房。战国时代丞相的权力非常大。这种“大”不是代替君主决策，而是独立开府，行使日常的国家行政权力。所谓开府，是指丞相的府邸就是独立的国府官署，丞相有权不入王宫而在府邸召集官员议事并发布指令。而其他官员，除了国君特许外，都必须在自己所属或执掌的官署处理公务，府邸只是单纯意义上的住所。公叔痤是魏国老丞相，而魏国又是最强大富庶风华文明的大国，丞相府更是非同一般。就说这丞相府书房，非但藏有天下有名的上古典籍和春秋战国以来各学派名家的文章抄简，而且藏有洛阳王室、各大战国、诸侯国的政令抄简，至于魏国变法以来的政令典籍更是应有尽有。所谓学在官府，说的便是官府拥有民间所无法比拟的藏书和出色的知识人物。公叔痤的丞相府书房设有六名少庶子和一名中庶子管理。少庶子多是年轻的文墨吏员，实际上是做日常大量的整理、修缮和书简事务。中庶子是成年的文职吏员，通常是开府重臣的属官，可掌开府大臣指定的任何具体事务。在公叔痤的丞相府，中庶子历来专门掌管书房。

侍女来到书房时，长大的书案前坐着一位白衣人，低着头神色专注地翻动竹简。侍女走进来他根本没有察觉。

“中庶子，丞相请你即刻前去。”

伏案白衣人闻声抬头，恍然点点头霍然站起。他身材修长，一领长长的白布袍几乎要盖住那双轻软的白布鞋，连头发也是用白色丝带扎束，一支白玉簪横插在发束中。他虽很年轻，但却有一双锐利深邃的眼睛，脸庞棱角分明，与中原人常见的浑圆脸庞大是不同，沉稳的举止中透出一种冷峻高贵，与丞相府小吏的身份相去甚远。他便是公叔痤所请的卫鞅，执掌书房的中庶子。站起来时他低声问了一句：“魏王来过了么？”侍女道：“回中庶子，魏王尚未来过，说午时驾临的。”他没有再说什么，默默走出了书房。

从第二进书房到丞相的寝室小院，要穿过三进院落。年轻的中庶子走在冷冷清清的院落里，不时轻轻地发出一声叹息。曾几何时，这里还是官吏如梭热气腾腾，老丞相一病经年，偌大的丞相府竟变成门可罗雀的冷清所在，连寻常时日最热闹繁忙的出令堂大院也生出了青苔。难道这就是人世沧桑宦海沉浮么?

匆匆来到丞相寝室，卫鞅拱手作礼：“卫鞅参见丞相。”便不再说话。

公叔痤挥挥手，侍女们退了下去。“夫人，你也回避。”公叔痤向来不愿夫人预闻政事，凡有大事，必嘱夫人回避。公叔夫人也知道老夫君的讲究，起身离座，幽幽一叹出门去了。

公叔痤看着面前的年轻人，语调迟缓但却非常清晰地道：“鞅啊，你来我这里五年了，名为求学，其实老夫并没有教给你学问，反倒是你给我打开了一个新天地也。朝闻道，夕死可矣。看到魏国拥有你这样的英才，老夫死也瞑目了。”

“公叔丞相，卫鞅在府中五年，读遍天下名典，且跟从丞相精研政务，受益匪浅。卫鞅铭记丞相大恩大德。”卫鞅神色有一种淡淡的忧

郁。

公叔痤微微摇头："鞅啊，不说这些。我要叮嘱你，希望你能留在魏国，成就魏国霸业。魏国之势，当一统天下也。"每说到魏国霸业，老公叔就激动喘息。

"公叔丞相，魏国气象不佳，魏王不会用我。"卫鞅显得很淡漠。

"何以见得？"公叔痤苍老浑浊的声音中透着惊讶。

"一则，魏王即位以来好大喜功，不务国本，醉心炫耀国力。如此国君，对魏国衰退并无洞察，对治国人才，也不会有渴求之心。二则，魏国官场腐败过甚，实力竞争之正气消弭，趋势逢迎之邪气上涨。魏王被腐败奢靡浸淫，如何能超拔起用一个小小中庶子？三则，上将军庞涓已经成为魏王的股肱重臣，他的战功，使魏国朝野已经被表面强盛所迷醉。连同魏王，没有人会想到魏国的实力正在日渐萎缩，更没有人想到魏国需要第二次变法，第二次登攀。时势如此，魏国如何能急迫求贤？"说到这里，卫鞅沉重地叹息一声，"公叔丞相，魏国不会强大很久了。卫鞅留下，也是无用。"

公叔痤紧紧盯着卫鞅，老眼中闪着一种奇特的光芒："鞅啊，你总是有特异见识。这也正是老夫要鼎力荐举之理由。然则，请你实言相告，魏王若能真心用你，委以重任，你将如何？"

"二十年之内，魏国一统天下。"卫鞅的语气陡然变得坚定而自信。

公叔痤长长地嘘了一口气，满脸泛着兴奋的红光："鞅啊，老夫将不久于人世了。你能告诉我，你真正的授业恩师是何人么？我真想见这位高人一面也。得天下英才而育之，人生一大乐事也。我渴慕这位高人，有你这样的弟子。"

卫鞅似有为难，神色却依旧坦然："公叔丞相，先生与我有约，永远不说出他的名字。我应凭自己的真才实学立足于天地之间，而不能以先生名望立身。我之善恶功过，均应由自己一身担承。我当信守约定。"

公叔痤默然良久，慨然叹息："世间有你等师生这般特立独行，人世才有五色当空，丰沛多彩矣！"

侍女走进来低声禀报："丞相，魏王驾到。"

公叔痤眼中显出兴奋的光芒，低声道："鞅啊，你先下去。"卫鞅点点头，从侧门从容地走了出去。

"魏王驾到——"寝室外护卫一声长长的报号。

魏惠王来了。轻车简从，朴实无华，与往常大相迥异。他很是知道，老公叔不事奢华且很厌恶珠光宝气高车驷马那一套，有几个王室子弟都曾因这个原因被老公叔罢职。魏惠王自己虽说是一国之王，老公叔也不能拿他如何，但对这个资深望重的三朝老臣，魏惠王总是有点儿莫名其妙的顾忌。这与对庞涓的隐隐约约的不喜欢不同。庞涓是布衣名士，并无盘根错节的根基与渊源，魏惠王无须在庞涓面前掩饰心迹。但老公叔不同，且不说公叔一族是三家分晋前的魏氏世族，族中子弟遍及魏国官署，仅仅老公叔这个德操口碑满天下的老权臣就够你消受。他要总是唠叨你的短处，你就肯定安生不了，因为那很快就会被国人当做权威评判，你也自然就名声大跌。对这样一个老古董式的名臣，纵是国王，也得收敛收敛。每见老公叔，魏惠王都要刻意朴实一次，弄得很不自在。这也是魏惠王很少到丞相府的原因。公叔痤一病经年，他只来探望了一次。他宁可不断派内侍送来名贵药材和种种礼物，也不愿和老公叔直面叙谈。昨日在逢泽猎场听到老公叔病危的急报，他甚至有点儿隐隐约约的高兴和轻松。这种不合时宜的老臣子，罢官会招来国人非议，听任他掌权又确实碍手碍脚，最好的结果

是他不要像长青果一样结在世上。看来老公叔终于是要让道了，魏国君臣新锐放开手脚的日子也就要到了。今日，魏惠王是特意换了一套半旧的冠服，坐了一辆普通的轺车来的。唯一的特殊是车中带了五千金，准备赐给公叔夫人后半生安度晚年。同时，魏惠王已经决断，要隆重举行老公叔的葬礼，让天下都知道魏王敬老尊贤的美德。

魏惠王走进寝室时，脸上溢满了沉重和哀伤。

公叔痤在榻上欠身拱手："魏王恕老臣重病在身，不能起身相迎。"

魏惠王疾步走到榻前扶住公叔痤，关切又亲和："老丞相不必多礼，病体要紧也。本王昨晚急急赶回，本当即刻前来，奈何国务繁冗一时难了，来得迟了。"这时，侍女捧来一个绣墩置于榻侧，魏王落座道，"老丞相一病经年，安心静养为是，魏国不能没有老丞相支撑也。"

公叔痤老眼中闪着泪光哽咽道："老臣……这次，只怕凶多吉少。"

"吉人自有天相。老丞相但放宽心，本王派太医日夜守护老丞相。"

公叔痤摇摇头喘息挣扎着坐起身子："臣以余息，等候我王归来，是想向我王推荐一个治国巨子，继我相位。此人乃扭转乾坤之大才，足以扫灭诸侯，一统天下，成就魏国大业。"

魏惠王认真地点头，急迫问道："他是何人？可是大将之才？庞涓是该换换了。"

"卫鞅……目下，就在我府。"

“卫鞅？”魏惠王恍然，顿时显得轻松了许多，“是否老丞相几次提起的那个卫鞅？老丞相也，他才二十余岁，你不觉得太稚嫩了么？

再说，他是何人学生？如何堪称扭转乾坤的大才？”

“我王和他一论便知。看人何须一定看师？”

“名师出高徒也。他能无师自通？”魏惠王大度地笑了笑。

公叔痤艰难地拱手，老脸肃然：“魏王，且听老臣最后一言。老臣深知卫鞅。此人殷周血统，父周母商，天赋极高，跟一个不愿透露姓名的高人，修成经天纬地之才。卫鞅辅臣处理国政五年，诸多见解，使臣深为震惊。此人若不能为我王重用，将是魏国千古遗恨。”

魏惠王很能体察这个年迈老臣的殷切絮叨，人之将死，其言也善哉。但这种病话他却不能当真。沉吟片刻，他站起身来扶住公叔痤，以关切的口吻道：“老丞相啊，你重病在身，安心歇息为上了。”

公叔痤闭上眼睛，苍老而痛苦的脸上涌出两行热泪。

魏惠王心中有些不耐，不想再继续絮叨一个无名年轻人，拍拍公叔痤，依然是倍加关切的口吻：“老丞相，你以为庞涓和公子卬，谁更适合做丞相？”

公叔痤却没有接这个话题，眼神冰冷地说：“请我王实言相告，魏国真的不用卫鞅么？”

魏惠王无可奈何地笑笑：“老丞相，将一个大国命运，交给一个不明底细的年轻人，你就放心么？”

公叔痤沉默了，长长地叹息一声，陡然两眼放光：“我王不用此人，就必须杀了此人！为魏国长远大计，绝不能让他到别国去。”

魏惠王惊讶地看着公叔痤，觉得一个堂堂大魏国丞相，竟如此固执地纠缠在一个无名小辈的身上，一定是得了失心病。刹那之间，他有些可怜起这个发如霜雪枯瘦如柴的老功臣来，觉得不能让他再失望了，于是释然笑道：“好了，好了，明天就杀他，啊。”

公叔痤无力地倚在榻垫上，老泪纵横，一句话也不愿意再说了。

魏惠王默默地走出寝室，吩咐内侍抬来大铜箱，将五千金赐给公叔夫人，又说了一番关切的话，坐着轻便的轺车走了。

公叔痤艰难地摇摇手：“卫鞅，请他来，快。”侍女闻言，飞快地去了。

卫鞅来到寝室，明显感到了公叔丞相的失望和伤心。但他没有说话，只是默默站立着。公叔痤长长地叹息一声：“鞅啊，你快逃走，晚了，就来不及了。”卫鞅却是淡淡地一笑：“为何逃走？逃到哪里去？”公叔痤脸泛红潮，一阵喘息：“鞅啊，为了国家大义，老夫尽最后力量推荐你担当大任。然则，魏王不用你。老夫就劝了魏王杀掉你。杀你用你，都是为国家尽责。劝你逃走，是了却师友情分。你快走，走吧——”

“丞相，若为此因，不用逃。”卫鞅没有丝毫的惊讶，更没有立即要走的样子。

“你？甘心死在魏国？”老公叔大是惊诧。

“公叔丞相，魏王既不听你用我之言，又何能听你杀我之言？他不会将我放在心上的。老师莫忧心。”卫鞅淡淡地微笑着。

公叔痤昏花的老眼死死盯住卫鞅。他显然感到出乎意料，却又顿时觉得明白了其中道理。同是事理，自己一个饱经沧桑的老人，如何竟没有面前这个年轻士子见地透彻？大智天赋，岂有他哉！老公叔不

禁长长地出了一口粗气："鞅啊，你的见识总是高人一筹……看不到，看不到你建功立业了……你会到哪国去？……你，你会让魏国灭亡的，是么……"

他伸出枯瘦的双手，紧紧拉住卫鞅，眼中一丝光焰渐渐熄灭，沟壑纵横的老脸渐渐舒展开来——老公叔走了，心灰意冷地走了。

卫鞅默默站在榻前，冰冷的悲哀涌上心头，大滴眼泪滚到脸颊。他向公叔痤的遗体深深一躬："公叔大人，感谢你知我至深。可你没有回天之力，只能眼睁睁看着魏国滑进深谷。大人，你无愧于魏国，你安息也。"

这天夜里，公叔府行完葬礼前预礼，挂起了白色灯笼，府中上下人等皆是麻布孝衣大放悲声。消息传出，安邑城有人欢喜有人忧，洞香春论战堂挤得水泄不通，通宵达旦的辩驳诘问却依旧是众说纷纭，莫衷一是。魏惠王当夜赶赴公叔府，身穿白布孝衣，在公叔痤的灵位前放声大哭。魏王的祭奠惊动了安邑的权臣和官场，高车骏马一时间挤满丞相府门前的停车拴马场，高官重臣们一片白衣，一片痛哭。但在洞香春论战堂却有一个传闻：只有上将军庞涓没有去公叔府祭奠。消息引得列国客人和安邑士子们又是一番激烈争辩与诸般猜测。

祭奠礼之后，公叔痤被隆重地安葬在安邑城南的灵山巫真峰下。孤峰为陵，南眺盐泽，建造得与魏文侯陵园所差无几。魏惠王与公叔夫人商议，鉴于老丞相膝下无子，决定选派府中一个得力干员守陵三年。正在仔细挑选时，不想侍女来报，说有人自请守陵。夫人一问，竟是中庶子卫鞅！

魏惠王释然一笑："老丞相好像说到过这个人。教他去，也不枉老丞相赏识他一场。"

三　庞涓乔装　考校中庶子卫鞅

庞涓匆匆向王宫走来。

此刻他是既高兴又烦恼，高兴的是公叔痤死得其时，给他空出了一个巨大的权力位置。战国之世，上将军虽然也是位高权重，独立开府，但毕竟不能总揽国政，使他无法展现自己为政治国的出色才能，也无法使魏国在自己全面运筹下完成大业。若能做了魏国丞相，非但位极人臣，达到名士为政的权力最高峰，而且出将入相，达到文治武功两方面的功业极致。但是，就在他雄心勃勃地拒绝参加祭奠公叔痤，以显示自己不与老朽同流的时候，他的军中掌书却从洞香春带回一个传闻：魏王对丞相的人选未定，将在他与公子印之间确定。这使他大感意外，内心莫名其妙地忐忑不安起来。平日里他不大瞧得起洞香春，认为那是浅薄士子附庸风雅的地方，多次拒绝了到洞香春论战天下大势和用兵之道的劝告。但是他对洞香春的神秘传闻可是从来不敢小视，那个鬼地方从来都不是空穴来风，许多要害的转折都将洞香春的传闻变成了事实。庞涓曾经大义凛然地向魏王进言，请求取缔这个滋生事端的酒肆，认为那是魏国糜烂腐败的渊薮，是列国密使刺探魏国机密的最好渠道。可魏惠王总是哈哈大笑："上将军，洞香春大有根基，天下闻名，文侯武侯都视为安邑文华之明珠，我辈如何取缔也？"显然对他的主意感到匪夷所思，甚至有些不悦之色。这个讨厌的地方如今传出了这样的消息，至少证实魏王向某个亲信透露过这个想法，宫廷之内已经有人知道了。一时间，他感到很有些悲哀与愤愤然。公子印何许人也？浮华纨绔的王室子弟一个，除了精于声色犬马，没有一样正经本领。如此之人，也在丞相人选之列，简直是滑天下之大稽。然则有何办法？他庞涓在魏国没有任何根基，平日里也不屑于和那些尸位素餐的王室人物交往，唯一的根基就是他自己的实力才具和已经建立的功劳。但是细细一想，本领才具这种东西，凭它谋生那是绰绰有余，凭它建功立业也可能大有可为，唯独要凭它在官场周旋，那可是最不可靠的东西。自古以来，才华之士比比埋没沉沦，谁来理论？尤其是魏国这种已经开始渗透腐败的国家，要靠才能功劳获取更大权力，随时都有可能跌进深渊。一时间，庞涓对魏国几乎丧

失了信心，对魏王似乎一下子触摸到了平日没有觉察的东西，沮丧了很长时日。

然而能退却么？显然不能，建功立业原本就是要百折不挠，何况还并没有丧失最后希望。经过几天的辗转反侧，庞涓想清楚了两点：一是今后要改变对官场交往的冷漠，结束自己鹤立鸡群般的孤立。二是要主动晋见魏王，探听魏王的真实想法再做对策。今日清晨他处理完军务，午间便向王宫而来。他知道早去也没用，魏王的晚睡晚起是有名的，没有哪个大臣清晨去王宫晋见的。本来这也是庞涓准备劝谏魏王改正的大事之一。经过几日思虑，庞涓不但决定放弃在这种事情上进言，而且决意学会迁就宫廷某些不成文的贵族准则。

魏王城很大，大得占了安邑城的几乎四分之一，比同时从晋国分出去的赵国韩国的宫殿大过两三倍。其所以如此，是因为魏国的宫殿是三代国君扩建了三次。魏文侯分晋立国成为诸侯后，将父亲魏桓子原有的简陋宫室大大扩展。魏武侯即位国力增强，又将魏文侯时的宫室大大扩展了一番。魏惠王即位称王，觉得原先的宫室和王号不配，就在即位第二年大兴土木，在原有宫室外重新建了一大片金碧辉煌的王宫。三代宫室相连，层层叠叠望之无边。

庞涓的轺车辚辚驶进宽阔的白玉广场，在巍峨灿烂的正殿前没有停留，直驶东侧火德门前停下。他跳下轺车，第一次向护卫领军微笑拱手，慌得领军忙不迭躬身高报：“上将军入宫——”庞涓笑笑，大步走进火德门。

绕过巨大的影壁，第一进是环形排列的二十三座官署，每座官署六开间。第二进是魏王专门召集重臣议事的两座小型殿堂，东西各一。第三进是魏王处理日常国务的书房、出令厅、掌书厅等枢要重地。这一进不能从中间穿过，而必须从东西两侧的拱门进入再向后。第四进是一座精美的庭院园林，亭台楼榭，绿荫幽幽，池水粼粼。穿过园林，最后一进才是占地三百多亩的魏王后宫。往昔庞涓从来不到

后宫晋见魏王，原因简单得会令安邑官场的任何一个小吏失笑，那就是他对这些曲曲折折的穿廊过厅感到很不舒服，所以他是魏国重臣中唯一没有来过后宫的。尽管如此，他凭着一流将领兵法战阵的直觉一眼便明白了路径结构，轻车熟路般直入后宫。

后宫一大半是一片湖泊，魏王的寝宫在湖中半岛的树林中。初夏艳阳，绿树碧水映衬着金黄的屋顶，幽静得恍入梦境。庞涓走进林中小道时，一个侍女走来恭敬地躬身道：“上将军，大王在寝宫。”庞涓略一点头，径自向寝宫而来。这魏惠王在行止起居上颇为豁达，后宫从来不要护卫甲士而只要侍女，也没有大臣不许进入后宫的迂腐规矩。他经常将大臣召到后宫议事，而且命令侍女，凡大臣来见不许阻拦也无须通禀。在战国时代，魏惠王待臣下之宽是很有名的。

尽管庞涓对魏王的侈靡已经有所预料，但当他走进寝宫时，还是被深深震撼了。

宽敞豪华的寝宫，格调奇特，华贵侈靡，具有一种神秘的诱惑力。最显眼的是一面巨大的铜镜立在卧榻对面，卧榻区的一切活动都在镜中呈现出来。卧榻的左方是一根酷似男根的挺拔闪亮的铜柱，显赫而孤立，右方是一个几类女阴的高高的卷边铜花盘，使人一望即生非分之想。四周各色纱帐长垂曳地，风吹纱动，扑朔迷离，使人飘忽神醉。透过飘忽朦胧的纱帐，庞涓看见半裸的狐姬正偎在魏王大腿根上……骤然之间，庞涓热血奔涌，举步维艰。

狐姬是魏惠王最为宠爱的妃子，也是以种种逸闻趣事闻名于魏国朝野的风流女人。她原本是晋文公时代名臣狐偃的后代。韩赵魏三家分晋时，狐氏早已经衰落了。魏文侯眼光非同寻常，将老晋国大部分名臣的后裔争夺到了魏国。五十年后，狐氏部族出了一个艳名四播的少女，就是这个狐姬。当时还只是贵公子的魏惠王与亲信谋划良久，在狐氏部族所在的绛城东部的白马山紫谷河扎营狩猎一月，以他在猎奇猎艳方面特有的耐心与机敏等待着机会。有一天，美艳的猎物终于

出现在紫谷河畔的绿树野花中。这时，一只山猪突然从嶙峋怪石后扑向美艳的猎物。又是突然之间，魏罃匹马长剑冲到，奋力杀死了山猪，用带血的双臂抱起了昏迷的美艳女子。在山月高照的紫谷河畔，美艳的猎物感激不尽地扑进了公子魏罃的怀中。黎明时分，河谷中的帐篷和美艳的猎物一起神秘地消失了。三年之后，魏罃称王册封，人们才知道那美艳的狐氏少女竟然成了王妃。从此，她便成了安邑人茶余酒后的谈资，色彩缤纷，荤素皆宜。坊间传闻，说她柔若至水，媚若野狐，娇若婴儿，妖若鬼魅，魏王一天也离不开她。

庞涓在逢泽猎场见过狐姬。不过他对女人从来很迟钝，看不出这个女人有何过人之处，甚至连她的样子也记不清楚了。目下正当午时，炎炎白昼，如何竟让他遇上了如此难堪?

狐姬正蜷伏在魏惠王面前，柔媚地为魏王捏脚，间或伸出细长湿润的舌头舔吻他的脚趾，小嘴儿娇声叨叨：“还国王也，整天忙乱，多累也。”魏惠王情不自禁，一把拉过狐姬搂在怀中摸弄狐姬脸颊，又从腰间摸出一颗随身夜明珠在狐姬雪白的裸胸上滚抚。狐姬娇声昵语，尖声笑叫着钻进魏惠王怀中。魏惠王不禁大乐起来。

庞涓终于忍不住咳嗽了一声，刚咳嗽完又大大后悔，这不是说自己看见了不堪么？然也无法，不能再迟延了，一拱手高声道：“上将军庞涓晋见我王。”

魏惠王却浑然无觉，哈哈笑道：“上将军啊，进来。”

庞涓大步走进，目不斜视，深深一躬：“臣有要事禀报我王。”

魏惠王搂着狐姬没动，微笑问道：“庞卿，有何大事？”

庞涓一时沉默。魏惠王恍然大悟，笑着拍拍狐姬的屁股：“乖乖卧去吧，等会儿再射箭，啊。”狐姬嘤咛一声，狗一样爬到高大的玉石屏

风后去了。

庞涓心中一阵腻歪，瞬间忘记了来时的心思，不禁深深皱眉。

魏惠王却是哈哈大笑道：“上将军啊，今日你来我后宫，本王可是很感欣慰也。我也知道，上将军乃鬼谷子之高徒，不喜奢华。然简朴也好，奢华也好，总当以时世定准。魏国若贫弱如秦国，本王也会苦行奋发。然则魏国富庶强大，若一味拘泥苦行之道，岂非让列国小瞧？上将军，人生一世，要建功立业，然也不能固守一理。魏国强大，我等君臣就要做一番大事。魏国富庶，我等君臣就要尽兴享受这富庶。否则，岂非暴殄天物？譬如这狩猎、饮宴、把玩珠宝、高车骏马、锦衣玉食、湖光山色、宫殿广厦，哪一件不是人生之乐？更有这女人，乃上天赐给男子之尤物，不把玩更是虚度一生。上将军看见我这狐姬了，柔媚驯顺得像一只母狗，跟她在一起，可真是妙不可言，大是消愁解乏。庞卿，你日后再来，大可不必咳嗽紧张，就走进来看看她是何等卑贱，岂不好事？本王这后宫，只许你和公子卬进出随意，可惜你不知道，也没来过。公子卬要是来了，可要躲在后面看个够，然后还要和本王品评一番也，啊——哈哈哈哈哈……”魏惠王侃侃开导，大笑不止，觉得这是改变庞涓的一个绝好机会。

庞涓听得头皮发麻喉头发干，身上直起鸡皮疙瘩。魏惠王这一番高谈阔论当真令他匪夷所思。他也知道，要想和魏王融洽起来，目下正是最佳的机会，何况他几日思虑，为的本来就是达到这个目的。他应该笑，应该迎合，应该表示茅塞顿开，甚至应当欣然请狐姬出来品评一番，就势成为魏王不避任何嫌疑的玩伴与股肱大臣，如此君臣一定会信任有加其乐无穷；然后再加上自己的才华实力，战胜公子卬当是易如反掌……可就是不行，庞涓笑不出来，更迎合不出半句，反倒是脸色铁青嘴角抽动，一副要呕吐出来的难堪和尴尬。刹那间他一身冷汗，很后悔自己到后宫里来。然而，庞涓毕竟有刚毅的忍耐力，他

咬紧牙关强迫自己平静下来，拱手徐徐道：“魏王明鉴，臣久居山野，孤陋寡闻如村夫一般。我王之高论，容臣假以时日，慢慢品味领悟。”

魏惠王开心地大笑：“上将军，今日难为你了。说说，何事？”

庞涓拱手道：“魏王，臣昨日去探视了公叔夫人，一则抚慰老夫人；二则想听听老丞相可否有过对兵事的叮嘱。不想，老丞相竟对我只字皆无。”

魏惠王慨然一叹：“老丞相久病无治，去了也好。他弥留之时已经失心了，不会有如何话留下的。”

“莫非他对后任丞相，对国事，都没有提及？”

魏惠王恍然想起似的笑道：“庞卿，你可知丞相府那个中庶子？名字？噢，对了，好像叫卫鞅。”

“中庶子？臣如何能知道一个小吏？不知我王所问何意？”

魏惠王哈哈大笑：“上将军说，老丞相是不是失心病发昏了？他派特使请本王从逢泽火急赶回安邑，竟然就是为了这个中庶子。人之将死，其言也昏矣！”

庞涓一怔：“臣推测，老丞相要我王重用这个中庶子。”

魏惠王点头：“还真让你说对了。老丞相劝本王重用这个小吏，说让他做魏国丞相。还说，不用他就要杀掉他。你说，堂堂大魏的国王丞相，折腾一个小小中庶子，岂不贻笑大方？”

庞涓正色道：“人才难得，我王当对老丞相之言三思而后行。”

魏惠王豁达自信地笑道：“不用人才，大魏国能有今天么？可人才，尤其是宰辅之才，就那么容易得到么？那是可遇不可求也。”

“魏王，臣请查核丞相府这个中庶子。”庞涓一脸肃然。

“算了，算了，一个中庶子还用你上将军出面？大魏国要有点儿胸怀天下的气度，要走就走。你要留他，反倒竖子成名也。”

“臣请大王不要忘记孙膑逃齐的旧事，不能让奇智之士逃到他国，反为魏国树敌。”庞涓颇有些固执。

“啊哈哈哈……”魏惠王一阵大笑，“好好好，上将军自便可也。”

“臣谨遵王命。”庞涓深深一躬，转身大步走了。他觉得在这样的后宫再谈国事，未免不伦不类，连自己都觉得滑稽。

仔细思忖，庞涓总觉魏王不可能起用公子卬做丞相，但对他却也没有任何暗示。丞相人选究属何人？一下子总是想不清楚。庞涓对军旅之事极为自信，但对宫廷官场的纵横捭阖总是感到有些不得要领。譬如目下他就难以决断自己该如何争取主动，甚至连窥探魏王心意的办法也没有。但他对平民士子在魏国的动向，历来却很敏锐。魏惠王不经意说到的中庶子使他蓦然警觉起来。公叔痤的识人慧眼是天下闻名的，只有老师鬼谷子笑他是“识人有眼，用人无胆”。魏王今日既没有透露丞相人选的蛛丝马迹，安知没受老公叔的影响？安知不用这个中庶子是魏王真心？庞涓蔑视贵族阶层，觉得在贵族如林的庙堂之上自己有他们决然不能取代的位置和才能，纵然自己不能总揽国政，可是贵族永远也无法淹没他。因为这是战国，离开他这样的名将，贵族们有可能自己也变成丧家之犬。但他永远不能蔑视那些像他一样锐意进取的风尘士子。这些人周游列国，以真才实学求官入仕，一旦掌权往往便迅速崛起。庞涓本能地觉得，只有这种人才是自己真正的竞争对手，真正不可小视的敌人。正因为很早就有这种自觉，庞涓才对和自己同来魏国的同门师弟孙膑用尽机谋，将孙膑逼到齐国去了。当然，庞涓决不相信这个中庶子会有孙膑那样的旷世才华，但这个中庶

子既然能被公叔痤作为丞相推荐，定然也非寻常之辈，对这样的人一定要做到心中有数。

庞涓决意要亲自掂掂这个中庶子的分量。

次日清晨，一个三十来岁普通吏员模样的中年人骑着一匹黑马，来到安邑郊外的公叔痤陵园。刚进石牌坊有一排石屋，住着二十个看护陵园的步卒，此时正在屋前扑跌作乐，看见黑马吏员来到，小头目惊讶得直揉眼睛。他怎么看也觉得这个人像上将军庞涓，可又拿不准，也不敢问，期期艾艾道：“大、大人，有何贵干？”来人冷冷道：“丞相府主书，找中庶子卫鞅。”小头目急忙道：“就在陵前石屋里，小人领道。”来人挥挥手道：“不用，我自去便了。”说罢走马沓沓而去。

公叔痤陵墓，是按照当时“依山为陵”的阴阳家理论修建的。一座苍翠的巫真峰，做了天然的陵墓。巫真峰之后是九座连绵起伏的小山，正是零山十巫。南望盐池，北依十巫，陵园恰在幽静的山谷。守陵的石屋正在陵前三丈开外，屋前是疏疏落落的高大石俑与一片松柏树林。中庶子卫鞅从相府里带来了整整一车有用之书，整日便在这里

细细研读品味。今日他正在重读李悝的《法经》，读到酣处，不禁吟诵起来：“善为国者，使民无伤而农益劝。国当善籴粜。小饥则发小熟之所敛，中饥则发中熟之所敛，大饥则发大熟之所敛而粜之，则虽遇饥馑水旱，籴不贵而民不散，取有余而补不足也。行之善者，国以富强也！”慷慨之中，拍案思忖，竟是深为感慨——李悝号称“以法为教”，不想于商道治国却也如此精通，魏国安得不富？安得不强？他日自己若在一国为政，李悝的《法经》当是不朽之师……正在深思遐想，忽闻门外马蹄之声，便警觉地将《法经》卷起插入木箱，摆上一卷《阴阳家》竹简刻本，未及坐定，已闻轻轻拍门之声。

“客人么？请进。”卫鞅淡淡地回答。

“吱呀”一声，厚厚的木门被推开，一个红衣长须者抱拳一拱道：“敢问足下，可是中庶子卫鞅？”

卫鞅眼睛一亮，一下子就看出了来者是上将军庞涓。在丞相府的五年中，他很少露面。然庞涓每年总有几次，是必须去丞相府调拨军粮协调军务的。他虽只远远瞄过庞涓一次，然卫鞅眼力极好，记忆力更是过目不忘，如何能将此等人物疏忽了？瞬息之间，他决意以静制动，随机而变，随即笑答：“在下正是卫鞅。”

庞涓笑道：“在下上将军府掌书，素闻中庶子才名，今日路过，特来拜望。”

“掌书大人，请入座赐教。”卫鞅很是谦恭。

庞涓哈哈大笑：“高才名士，素不拘礼，中庶子如何忒多俗气？”

卫鞅脸上堆满惶恐的笑容：“卫鞅小吏，何敢当高才名士？大人请。”

庞涓坦然坐在粗糙的书案前，瞥一眼展开的竹简：“中庶子对《阴阳家》情有所好？”

“回大人，在下正在参详公叔丞相的陵园气象。”卫鞅毕恭毕敬。

“足下哪国人氏？祖上官居何职啊？”

“大人，卫鞅乃卫国濮阳城外山里人氏。祖上经商，从未做过官。”

“何处修学？恩师何人也？”

“大人，在下濮阳修学，恩师是子思的高足子前。”卫鞅露出满足的笑容。

庞涓不禁爽朗大笑：“子思乃孔子后裔。你是子思的徒孙，看来是儒家一派了。儒家素称博学，你读过哪些书啊？”

卫鞅掰着手指认真道：“《论语》、《大学》、《周礼》、《周易》、《尚书》、《农经》、《乐经》、《诗经》，还有六艺——诗、书、礼、乐、射、御。大人，儒家之学，卫鞅尚算通达。”

庞涓不禁笑道：“卫鞅，你很有学问也。我来问你，法家、兵家、墨家、道家的书读过么？还有鬼谷子，听说过么？”

卫鞅木然摇头，又深深一躬：“小吏才疏学浅，尚请大人栽培。”

“卫鞅，你读书如此之多，可给老丞相谋划过几件大事么？”

“回大人，卫鞅曾向公叔丞相上书多次，皆言及魏国根本。”

“噢？”庞涓眼睛炯炯有神，“是何根本？”

“大人，都是事关魏国文明昌盛之大计。在下以为，魏国当大办学宫，广召天下贤士，大兴私学，与我儒家祖师在鲁国一般。卫鞅自请领一学馆。公叔丞相文治武功皆为第一，就是没有大兴文风之功业。为此，公叔丞相很是嘉许在下之谋划，屡次向魏王提及，惜乎魏王尚未采纳。”卫鞅不胜遗憾地叹息。

庞涓大笑一阵：“也许魏王会采纳，何急之有哉！”

卫鞅却是叹息一声道：“魏国不用我大计，我要走了。”

庞涓觉得很开心，一个仅有几分精明几分死学的儒家士子竟让老公叔如此推重，未免太可笑了；看来老公叔的确是老眼昏花，走水了，想想又转为真诚微笑：“卫鞅啊，我看你尚算读书有志，谦恭谨

慎。我回安邑，向上将军荐举你做个书房缮写如何？老丞相过世了，你总得有个出路也。魏国如此富庶，何须奔走他乡？”

卫鞅又是深深一躬：“多谢大人提携栽培。”

庞涓起身离座，看着卫鞅，不禁又一阵哈哈大笑。

卫鞅惶恐道：“大人笑从何来？小吏是否有不妥之处？”

“我笑世人有眼无珠，庙算歪打正着也！”大笑间出门上马扬长而去。

卫鞅在松柏林中望着庞涓远去的背影，若有所思，突然间放声大笑。

四　安邑王街的神秘商人

安邑有一条街很是特别，处在王城的最后面。说它是条街，又在王城的老红墙之内，说它是王宫，却是车马如流而没有任何护卫甲士。这便是安邑城最特殊的王城街，也就是魏文侯最早建造的宫殿区域。魏武侯时，这片老宫殿区还用做国府各种官署。魏惠王的新王宫落成后，官署迁走，这两层旧宫殿便闲置起来。后来在主管王室事务的官宰谋划下，魏惠王将这片最老的宫室区域分赐给了王族大臣和王族近支的后裔，这里便成了王族贵胄们集中居住的地方。经过一番合乎时宜的改造，几年之间这里变成锦绣豪阔的一条长街，安邑人称为“王街”。

这条街的最特别处是高车驷马川流不息，鲜有车马冷落的时日。且不说王族贵胄们多有车辆，便是天下诸侯特使和魏国官员们到这里来拜访的车辆，就已经是往来如梭了。如果说洞香春所在的天街是魏国的文华之地，那么这条王街便是魏国的阴谋渊薮。魏国虽然经过了大变法，但在王族权力上却没有任何触动，依旧和老晋国时代没有多

大差别，和同时代的其他战国与中小诸侯更没有什么差别。这些王族贵胄表面上很少出任国家重臣，更没有显赫的功业可言，但他们的权力伸展却大得惊人。一则，他们依然有自己相对独立的世袭封地，虽然这种封地只能收缴赋税而不能治民建军，但毕竟使他们有了雄厚稳定的财富基础。二则，他们在宫廷盘根错节，渗透力极强，对国君的牵制与影响很大。三则，他们有高贵的身份，却没有实际执掌的官署权力，好像一个清流阶层。这使得他们伸缩自如，既能对任何掌权做事的重臣寻隙发动攻讦，又决不会因为没有权力而受到轻视或罢官黜职，更不会有问斩杀头的威胁。对这样一个王族阶层，任何官员都必须将它划进自己所必须计较的势力结构。同样，任何外国特使密使想要达到比较艰难的目标，也必须到这里投送财富寻求变化。魏国是最强大的战国，其内政外交的些微变化都会波及列国。所以，这条王街事实上是天下闻名的阴谋交易之地。

目下，一辆六尺车盖的华贵轺车正挤在车流中向王街深处而来。夜幕已经降临，王街虽然没有商家店铺，街边风灯却是二十步一盏，照得川流车马一片灿烂。随着华车一辆辆流进两边府邸，王街渐渐到了尽头，车流也渐渐疏落下来。最后，便只有这辆六尺车盖的轺车了。

王街最深处，住着公子魏卬，确切说，应该是王子魏卬。战国时，只有对诸侯国国君的子弟，也就是“公”或“侯”的子弟才能称“公子”。大约秦汉之后，“公子”才与其实际身份脱离，化作了一种普遍的尊称。公子卬是魏武侯的庶出子、魏惠王的同父异母弟。就现下官职说，公子卬是白身。然而就实际影响力说，那可是一言九鼎。

凡魏国官吏名士，都对公子卬的权力地位非常清楚，对他的为人做派更是心中有数。

六尺车盖的华丽轺车在大门前刚一停稳，便有一个白发红衣的老者碎步走来迎接。这是府中总管，魏国人称为家老。老人笑意殷殷拱

手道："敢问先生，可是薛国贵客？"华车的主人已经下车，是一位面色黧黑气度高贵的年轻人，身后跟着的一个仆人却是面白如玉，俊秀英武。客人向总管老人拱手道："家老安好。在下正是薛国猗垣。"家老道："公子已在府中等候多时，先生请。"猗垣从容笑道："家老，我猗氏老族有个讲究，首次遇家老必得送一件薄礼，叫一路通吉。不成敬意，请家老笑纳。"说话间，身后俊仆已将一个精致的小木匣捧到家老面前。家老一看木匣四边包铜，便知里面决然是名贵珠宝，惊喜得深深一躬："先生大富大贵，小老儿三生有幸也。"怀抱木匣忙不迭道，"先生请。"

猗垣笑道："在下有件小事相烦，不知家老肯赏方便否？"

"先生有事但讲，小老儿在公子府尚算通达。"

"在下有一爱妾，心慕公子夫人已久，托在下为夫人带来一件礼物。因在下行程匆匆，未必有幸一睹夫人风采。相烦家老代在下转呈夫人，在下他日再专程携小妾拜见夫人。不知可否？"一席话温文尔雅，给人好事却像求人一般，教人好生受用。

家老脸泛红光，抱匣拱手道："能代先生为夫人效劳，小老儿深为荣幸。"

猗垣从俊仆手中接过一个在风灯下发着幽幽绿光的玉匣，双手捧起："家老，这是西域雪山之国的一件貂裘，消融大雪于三尺之外。匣内尚有小妾一柬，请转呈夫人。"

家老毕恭毕敬道："先生真乃大雅之士，小老儿即刻去见夫人。"又回身高声道："典门何在？"一个将领模样的守门将官跑步而来。家老肃然吩咐："领先生去见公子，对公子说夫人唤我有事，即刻就来。"

典门将官一声答应，谦恭地领着主仆二人向正厅而来。

公子卬正在厅中欣赏一口名剑。在剑架上看来，这把剑的剑鞘铜锈斑驳，剑身长二尺许，显然是一口名贵古剑。凡在厅中等候贵客时，公子卬都在赏玩这口名剑。在他看来，府中所有珍宝的价值都不如这一口名剑。战国兵争之期，拥有一口名剑非但使身价地位倍增，且其实用价值更是异乎寻常。目下他之所以在这里耐心等候，是因为叔父公子梁向他竭力推荐一个薛国巨商，说这位商人如何有古人之风、如何有名士情怀、如何拥有天下罕见的珍宝且性格又如何豪侠，说这位商人就常住洞香春最有名的雅室，已经成为名士官员们争相结识的人物等等一大串。公子卬本来生性好奇，听叔父公子梁如此一番绘声绘色的介绍，不禁想见见这个神秘的大商人。公子梁慨然为他相约，说定今晚来访。如何掌灯已有三刻，客人还未到来？当然，最大的可能是王街塞车，否则见他公子卬的客人是不敢在酉时首刻之后到来的。说起来，王街这车流真是叫人无可奈何，看来还得和魏王提说一番，最好是将老红墙拆掉，将王街再加宽三丈，否则还真不方便。

这时典门将官走了进来：“禀报公子，薛国先生猗垣到。”

“家老何在？”公子卬隐隐不悦。

“禀公子，夫人唤家老有事，家老特命末将先行领引先生，说他片刻即来。”公子卬本想到厅门迎接，想想未动，挥挥手道：“去请先生进来。”典门出得正厅，恭恭敬敬地将客人领入，悄悄退了出去。“在下薛国猗垣，久闻公子贤明高义，特来拜望。”

公子卬眼前一亮！面前这个黧黑的年轻人一领大红金丝斗篷，一顶六寸高的墨玉冠，英挺威武，气度不凡，就连他身后的仆人也是丰神俊朗明目流盼。公子卬不禁暗暗称奇，商道中竟有如此人物？心思转动间拱手笑道：“卬不敢当先生高辞，先生请入座叙谈。”这时家老轻步进入正厅，公子卬当即吩咐：“给先生上茶。”

猗垣在西侧的客位坐定，俊仆肃然立在身后。家老捧来茶器，俯身操作时向客人递过去一个兴奋的眼神。华贵的客人会意地笑了笑。

公子印在主位坐定，举起茶盅道：“先生请。”

猗垣恭敬地举起茶盅：“吴茶名贵，多谢公子。”微呷一口，品味得很是雅致。“先生识得吴茶名贵，也算经多见广也。”公子印没有忘记对方只是个商人，很是矜持。

“在下别无所长，唯对天下器物略知一二，公子见笑了。”

“噢？”公子印微笑道，“听安邑传闻，言先生为商道奇人，多有才具。我有一口古剑，安邑无人识得，先生若能论定，也算得名器方家了。家老，拿古剑过来。”

猗垣摆摆手道：“不用。赏剑在架，方显其神韵也。”说话间起身离座走到剑架前端详沉吟有顷，笑道：“公子这口古剑，当真天下名器，价值不菲。”但凡品评剑器，通常总是持剑在手先看剑鞘形制，再拔剑出鞘观察剑身。偏这位贵公子般的商人却只是站在剑架前端详，丝毫没有取剑在手的意思。

公子印心中颇有不悦，觉得这个商人未免托大，走过来淡淡笑道：“先生好眼力，相剑堪比薛烛了。”薛烛是春秋末期越国闻名的相剑大师。越王勾践灭吴称霸后，寻觅搜求天下名剑十二口，请来薛烛评定真伪等次。十二名剑并列于大厅剑架，薛烛一路走过，便指出其中五口是后来铸剑师仿制。经越国铸剑师开剑公议，证实薛烛所言无差。一时间，薛烛相剑名闻天下，称为剑器神相。公子印这样比，显然是在嘲讽这位商人班门弄斧。

猗垣却似浑然不觉，再度端详，还是没有动一动剑身，凝思有顷道：“此剑当是工布古剑，剑身之曲纹有如大河奔涌，连绵不绝。剑身

当长二尺二三寸，连带剑格，长约三尺。”

“噢？先生如何得知此剑纹状？”公子印大是惊讶。“公子，在下祖上极喜收藏古剑名器与兵器图籍，实乃在下从书中学来也。就实说，在下还没见过这工布剑。”猗埴谦恭豁达地笑答。公子印开始对这个商人刮目相看了，一拱手作礼道：“以先生眼光，这口古剑在当世名器中价值若何？”

“工布剑自然是名剑极品。寻常人看来，自当是价值连城了。”

“先生以为如何？”

“尚非天品神品，只能屈居第三等。”

“如何？第三等？！”公子印又一次感到了无可名状的惊讶，摇头大笑道，“先生何其大言也！请问，天下何剑堪称一、二等？”

华贵的商人并未局促，不卑不亢道：“神品者，非干将、莫邪雌雄剑莫属。”

公子印无奈地点点头，这干将、莫邪一对雌雄剑，可是几百年来当世公认的神剑，品格自然比工布剑高了一等。他不禁问道：“难道还有比干将、莫邪更名贵的剑器么？”

“堪称剑器天品者，当非天月剑莫属。”

“天月剑？”公子印轻轻冷笑着，“未尝闻也，却不知何人何时铸造？”

“天月剑，蚩尤所铸。”华贵商人庄重地回答。

“你，可是说的……与黄帝大战的蚩尤？”

“自古以来，只有一个蚩尤。”

公子印不禁哈哈大笑：“尔等商人，专一的子虚乌有！蚩尤？蚩尤铸剑，那是坊间传闻，明白么？你还可说天帝之剑，真是！”刹那之间，公子印对华贵商人的敬意全消，现出了王族子孙蔑视一切的傲气。

客人却平静得一如止水，淡淡地微笑道：“在下对公子久有景仰之心，无以为敬，特将先祖收藏的蚩尤天月剑献赠公子。”

“且慢且慢！你，你有蚩尤剑？”公子印收敛笑容，露出冷冰冰神色。他觉得荒诞得可笑，他素来自视为天下剑器收藏的名家，最不喜欢有人在他面前公然卖弄玄虚。一个商人纵然有钱，纵然是剑器收藏世家，也不至于如此神奇，竟然搞出一口蚩尤剑来，简直匪夷所思！他目光一扫门口，忍不住就要下逐客令了。

“小家老，打开天月剑，请公子品评。”客人依旧淡淡地微笑着。

公子印一怔，终于没有开口。他要看看这个名动安邑的豪客，究竟要拿一件何等物事来搪塞他。目不转睛地看去，那个丰神俊朗的仆人手里捧着的，原来是一支形状怪异的竹杖。此刻这个俊仆闻声将竹杖两端一扯，“嗒”的一响，赫然显出一支黑沉沉的弯月形物事，双手捧到公子印面前。

出于习惯，公子印单手一托，只觉沉甸甸凉冰冰大是异常！莫名其妙的，他心中随着这冰凉的感觉便是一阵不由自主的震颤，连忙双手托住，发现这黑沉沉物件通体一根，恍若天生一段生铁，细看之下竟大是困惑。通常，纵然是名贵剑器，剑鞘剑身之分也是决然鲜明的。剑鞘以木制居多，讲究者无非是包裹一层皮革、镶嵌几颗珍珠，但皮下终究须以木壳撑持，方有可容剑身的空隙。正因为如此，任何剑器一上手，剑鞘剑身的形制就会很清晰地感觉出来。但眼前这个沉

甸甸凉冰冰的物件——目下公子卬还不能认为它是一口剑——却大是怪异。寻常剑鞘的外形，总是或多或少地对剑身有些许装饰作用。譬如剑鞘顶端有可能是方形的，但剑尖却一定不会是方形。这物件既称之为“剑”，搭手一托却丝毫没有剑鞘的感觉，简直就是一根冰凉的铁物包裹了一层皮革，将那物件的怪异弧形逼真地显露出来。看这皮革，质地细密，黑得发亮，却看不出是何种皮质。厚重一端当是剑格护手与剑柄，这是剑形之常理。但这物件却是怪异，通体几乎没有差别，三尺之外难以看出剑柄剑身之分。上手之间，才会感觉到弧形稍小的一端有一段寸余宽的浑圆突起，之后便是一段圆柱。这便是“剑柄”么？几乎与剑身通体生成一根黑沉沉物件，令人感到怪异之中有一种威猛与神秘。

纵是公子卬见多识广，也对这冰冷物件不敢轻易开口。沉默一阵，心中还是难以相信，不由将剑捧起道：“先生说是蚩尤剑，如何证实？”

猗垣笑道：“这口工布剑，公子可曾实地用过？”

“试过多次，削铁如泥，锋利无匹。”

猗垣沉吟道：“只是有些可惜……”

公子卬恍然笑道：“先生是说，与我的工布剑一试？”

“工布剑天下极品，若有损伤，只怕暴殄天物。”

公子卬傲然大笑：“若真是蚩尤剑出世，工布剑何足道哉！”将黑沉沉物件递给猗垣，便对着剑架深深一躬，上前双手捧下工布剑。

“恭敬不如从命了。”猗垣双臂架剑，拱手道：“公子，请开工布剑。”

公子卬缓缓抽出工布古剑，但闻隐隐振音，一股清冷的幽幽光芒在灯下弥漫开来。猗垣却是将天月剑置于长案之上，深深三躬，而后右手持剑，左手一抹，悠然扯去了黑沉沉的“剑鞘”。明亮的灯光之下，但见这物件似灰似黑长约三尺有余，形如新月，完全没有工布剑出鞘时的龙吟之声青芒之势，端的是淡淡漠漠。但令人惊异的是，就在蚩尤剑出鞘的刹那间，工布剑竟光芒尽敛，变得与刚刚出土一般！公子卬揉揉眼睛，细看剑身，大是奇怪，如何一点儿刺眼的寒意都没有？寻常时工布剑出鞘，眼睛是根本无法直视的，今日却大为怪异。沉吟有顷，他伸出剑锋：“来，一试便知。”

猗垣肃然将天月剑缓缓搭在工布剑上。两剑一搭，天月剑便发出一阵长长的清亮振音，宛若两军阵前的萧萧马鸣，剑身陡放光华，如长空一道闪电掠过，大厅中明亮的烛光顿时幽暗下来！工布剑却是瑟瑟发抖般一阵金铁之声。

公子卬强自镇静：“来，还是剑锋相抵为好。”在他的记忆中，这工布剑无坚不摧，斩金断玉比砍瓜切菜还来得容易。

猗垣笑着点点头道：“在下举剑不动，公子可任意砍来。”

公子卬缓缓举剑，突然发力，向天月剑剑锋猛然挥去——未闻金铁交锋之声，只觉手中一轻，工布剑已经无声无息地断为两截！断金触地，“噗”的一声没进白玉大砖之中。名震天下的工布剑，刹那之间变成了一段剑根。

公子卬大惊失色，怔怔地看着手中剑根发呆。工布剑不锋利么？

那半截断剑尚能没入玉砖之中，可知锋锐依然。终于，他深深一躬道：“如此天兵神器，卬何敢受之？”

客人已经将天月剑套上黑鞘，伸手扶住公子卬，肃然庄容道：“方今刀兵岁月，此天兵神器藏于家库，何如出世效力？久闻公子高义，力促魏王罢兵息战。天兵神器赠与公子，愿公子建功立业，青史不朽。”说完，恭敬地双手捧上天月剑。

公子卬惊喜至极，慌忙接过黑沉沉天月剑，再度躬身一礼：“先生如此大德，卬何以报答？”转身高声吩咐，“家老，上酒。我要与先生痛饮一番！”家老一直侍立在厅中，闻言比主人还要兴奋，高声应命，急急而去。

宾主小宴，公子卬频频劝酒，自己也饮得面色涨红。他一再询问客人可有何事让他效力以报，客人则屡屡大笑说没有，有事时一定会来相求公子。公子卬沉吟思忖，突然问道：“先生是薛国人？”客人答曰：“正是。”公子卬大笑：“好！无功不受禄，魏卬保先生之国十年内安然无恙。”

谁知客人却无所谓地笑笑：“公子，在下虽是薛国人，却是少小离家，奔走天下在各国经商。近年来，财货之利则重在秦国。”

“哎呀！先生如何偏偏到秦国经商？那里可是危邦也！”

“如何？秦国危邦么？”客人大为惊讶，不禁诉说起来，“公子有所不知，富商驻穷邦，这是家父的经商秘诀。秦国穷弱，更需商贾，更易牟利。十年来，在下从秦国牟利多矣。如何，公子却说秦国是危邦？”

“先生何其糊涂！目下，六大国就要起兵灭秦了。”公子卬一脸关切地告诫客人。

“六国灭秦？那，该当如何？”客人惊得冒出汗来，起身一躬，“敢请公子教我。”

公子卬沉吟半晌道：“先生从秦国脱身，须得几多时日？”

客人思忖：“脱身过急，秦人必会大起疑心，杀人夺财。走得太慢，毁于刀兵。这却如何是好？”想想又道，“此话休要再提，在下不能为公子分忧，何能再添烦心事体？还是容我再想想出路。”

公子卬笑道：“除了我，谁能在如此大事上找到出路？休得谦让了，还是我来设法。”略一沉吟，断然道，“这样，我先答你，两个月内，秦国无事。若还不够，我再设法。”

客人爽朗笑道：“些许财货之利，竟让公子为难了。然则，公子若能保全在下财货之利，在下终生所获，均与公子共享。”

“然则，何以为报？”

“公子若能将魏国对诸侯的兵器交易，教在下来做，就祸福与共了，谈何报答？”

公子卬哈哈大笑：“先生可人！快人快语却不失商家本色。日后有事，我派家老约你。先生有事，就派这位小家老来我府，如何？”

两人一起放声大笑，再度痛饮，直至子时方散。公子卬要留客，客人坚持不给公子添麻烦。公子卬要送客人出门，客人笑道：“公子待客常规人人皆知，从不送客。破例送一个商客，坊间传闻对你我不利也。”公子卬恍然，连赞先生高明，便也就此止步了。

家老领引客人出门，来到树荫处低声道：“先生稍待，夫人有几句话。”说完咳嗽一声，树荫中转出一个纱裙拖地的高挑妇人。华贵客人忙深深一躬道：“薛国猗垣参见夫人。”妇人微微一礼笑道：“多承先生与爱妾美意。先生爱妾所言之事，我当尽力为之。若有佳音，家老会即刻报于先生。”说完又是微微一礼，飘然而去了。

华贵客人望着夫人背影深深一躬。家老低声道：“先生放心，公子夫人是老晋国郤克元帅的玄孙女，比公子的神通还广大。夫人从来不见客，先生真是天命财星也。”

“多谢家老关照，猗垣告辞了。”说完，客人与俊仆登车而去。

辚辚轺车行驶在昏黄幽暗的王街，驾车的俊仆猛然抽泣起来。

华贵主人低声严厉地斥责：“何等地方，不许哭！”

俊仆的抽泣声戛然而止，打马一鞭，驾车驷马展蹄飞起，轺车隆隆驶出王街。

五　奇人名士　洞香春波诡云谲

公叔痤陵园里，潜心读书的卫鞅忽然间感到了烦乱。

庞涓走后，卫鞅默默思忖了一整日，判定庞涓不会再打自己的主意，纵然打主意，也决不会将自己当做对手陷害。然则以后如何？守陵之后该去何处？数遍天下战国，竟是无一满意处。最后，想到了齐国尚算差强人意，然而，对齐国近年来的情势却是不甚了了。反复思虑，卫鞅觉得自己应当回安邑一趟，尤其应当到洞香春去走走听听，那里是天下传闻聚会处，对想得到任何一种消息的人来说，那里都是好去处。想定主意，便对守陵总管说要回丞相府拉一车书来。总管自是欣然应允。卫鞅便骑了一匹闲置的白马，向安邑城从容而来。

回到丞相府，卫鞅先见过了老夫人，禀报了陵园安然无事的诸般消息，又说了一车书的请求。老夫人抹着眼泪连连点头，叮嘱他在府中多住几日，莫要急着回陵园去受苦。从夫人房中出来回到自己的小院，卫鞅脱去守陵孝服，换上了一身吏员士子通常穿的长布衫，出门对家老说自己去拜望一个友人。家老要派一辆官车相送，卫鞅婉言谢绝了。出得丞相府，卫鞅信步向天街而来。

洞香春依旧是灯火通明，门外车马场华车云集，一派富贵兴旺气象。洞香春的特别之一，便是大门前的两名侍者，永远都是白发苍苍而又矍铄健旺的老人，给人一种高贵府邸的感觉。白发侍者看见卫鞅虽然安步当车而来，却显然是个气度高华的士子，谦恭地点头笑迎，问要不要领引？卫鞅微笑摇头，径自进入庭院。

洞香春的布局，中央一座三层主楼，后面的园林中则隐藏着几十幢精致之极的庭院雅室。主楼是聚酒清谈、饮茶交友、传闻论战的场所，也是洞香春的轴心。庭院雅室则是达官贵人和学问巨子、外国大商常住或隐秘聚谈的地方，寻常时日似乎冷冷清清的，然而恰恰这里才是洞香春真正的生财之地。对卫鞅来说，庭院雅室没有多大意义，和绝大部分来洞香春者一样，他是冲着主楼来的。当他踩着铜包楼梯上柔软劲韧的红色地毡从容走上二楼时，一名俏丽的侍女飘了过来，轻柔问道："先生要茶座，还是酒座？"卫鞅淡淡回答："酒座。"

侍女便将他领到临窗的一张玉案前，轻扶着他在厚软的坐垫上坐好，而后跪行案前轻柔问道："先生是独酌，或是相邀共饮？"卫鞅道："独酌消闲耳。"侍女莞尔一笑道："先生真雅致之士也。敢问喜欢何酒？"卫鞅淡然道："赵酒一桶，好肉一鼎，足矣。"侍女道："请先生稍待。"便飘然而去了。

卫鞅打量一番这间宽敞明亮而又华贵高雅的大厅，厅中百余张长案疏密有致地错落着，非但不显拥挤，反而使每张长案都显得是好位置，除非慷慨激昂地说话，否则邻座间决不相互影响。卫鞅不禁暗暗赞叹洞香春主人的运筹才华，油然想到此人若治国理民，定会使国家井然有序。正思谋间，那名侍女右手高高托着一个铜盘，左手抱着一个考究的小木桶飘了过来。侍女膝行地毡，将铜盘安置在玉案正中，将木桶固定在卫鞅左手一个三寸余高的铜座上，然后用一支发亮的铜钥匙塞进桶盖的一个小方孔，只听一声清脆的铜振，桶盖开启，刹那间便酒香四溢。卫鞅虽然没有来过洞香春，但也知道洞香春移花接木

的高妙手段天下第一。譬如这赵酒，酒质享誉天下，外卖却都是粗朴的陶罐封存装运。道边茅屋张一面幌旗，这陶罐泥封便显得天成谐趣。然则在这金玉满堂之所，便显得太过村气了一些。洞香春别出心裁，对买回的赵酒重新整治，精工制作了一种青铜包边、桶体雕刻、桶盖设置机关的三斤木桶来装这赵酒，桶身镶嵌了“赵酒”两个铜字。粗朴的赵酒经此一装，倍显华贵，顿时成了名贵的酒中极品，价钱自然也就高得惊人了。虽则如此，还是有许多吏员士子外国使臣甚至赵国商人，仅仅是为了带回一个酒桶装自家的赵酒而欣然来洞香春饮酒的。

俏丽的侍女用细长弯曲的木勺从木桶中舀出酒来，如一丝银线般注进玉爵；又轻巧地打开鼎盖，将红亮的方肉盛进一个玉盘中，柔声问道：“先生，这肉割得可算正么？”

卫鞅笑道：“割不正不食，那是孔丘一套。肉之根本，在质厚味美，何在乎方方正正的架势？”侍女嫣然一笑：“先生何以钟爱赵酒？”卫鞅抚爵道：“赵酒以寒山寒泉酿之，酒中有肃杀凛冽之气。”说完淡淡一笑，仿佛觉得不屑与语。侍女道：“先生，酒之肃杀凛冽，赵不如燕。”卫鞅惊讶大笑：“你？也会品酒？”侍女微笑着摇摇头。卫鞅旁若无人地大饮一爵，慨然道：“燕酒虽寒，却是孤寒萧瑟，酒力单薄，全无冲力，饮之无神。赵酒之寒，却是寒中蕴热激人热血。知酒者，当世几人也？”一时不由自主地抚爵叹息。侍女再行斟酒，作礼笑道：“先生慢用了。”便飘然离去。

“敢问公子，可是宋国人？”邻座一位白发老人注目遥问。

卫鞅回头拱手，淡然道：“不，卫国人。”

“公子不喜欢宋国人？”白发老人问。

卫鞅揶揄地反问：“莫非老先生喜欢宋人？”

白发老人举爵：“年轻人，我饮的正是宋酒，有何高见？”

卫鞅淡淡一笑：“宋酒淡酸淡甜，绵软无神，与宋人如出一辙，不饮也罢。”

老人爽朗大笑：“宋人为殷商后裔，深谙美食佳酿之道，所酿之酒，香气醇和，普天之下，无可与之比拟。以人而论，宋人不务虚名，崇尚实力，素有商战遗风。公子如此蔑视宋人宋酒，不觉持论偏颇么？”

卫鞅大饮一爵，依旧是冷漠忧郁的神色：“宋酒之淡醇，与宋人之锱铢必较，适成大落差。美食佳酿，若非显示人之本色，皆为生僻怪异也。譬若生性好斗，却不食辛辣而嗜好甜品，岂非生僻怪异？前辈以为如何？”

“此言尚算有理。然则宋人如何？足下不以为商战遗风，将使宋人如龙归大海一般么？”

卫鞅冷冷一笑：“前辈明鉴，方今大争之世，远非宋人先祖稔熟的温平时世。精于商道而疏于达变，非但不会龙归大海，反之可能倾国覆没。前辈且拭目以待，宋国灭亡之日，近在咫尺也。”

老人抚须微笑：“宋国可以寿终正寝，宋人却未必。放眼三千年，国人风华何曾与国运盛衰等同？宋人英华聪慧，不等同于宋国称雄天下。魏国人才荟萃，亦不等于魏国终成大业。几多时日，恰恰相反。诚如卫国有公子这般英杰之士，不也是奄奄将亡之国么？根由何在？足下深思可也。”

卫鞅默然沉思有顷，大觉老人话语中隐含着无限深意，不觉离席向前，肃然拱手道：“敢问前辈高名上姓？”

白发老人笑道：“人生相逢，何必相识。足下可愿移樽共席？”

卫鞅在老人案前坐好，恭敬地拱手作礼："前辈洞察深远，以为当今天下何处可去？"此时俏丽侍女已经轻盈走来，将卫鞅的酒肉移放到老人案上，又轻盈而去。

白发老人："若求醇厚凛冽，天下唯一处可去也。"

"请前辈明示。"

"效法老子，西行一游。"

卫鞅略一思忖，用玉箸在长案上画了一个"秦"字，目视老人。老人点头微笑。卫鞅沉吟道："西方之国，中气虚弱，内外交困，谈何醇厚凛冽？不若魏国，若有道之人在位，十年内即可大成。"老人依旧微笑："天下大才，八九在魏。然魏国何曾用过一个？"卫鞅沉默，不由深重地叹息一声。老人淡淡缓缓道："天道悠悠，事各有本。大才在位，弱可变强。庸才在位，强可变弱。春秋五霸，倏忽沉沦。由此观之，岂可以一时强弱论最终归宿？"

卫鞅眼睛一亮，问道："前辈以为，齐国气象如何？"

"老夫刚刚从齐国云游而来。齐国新近称王，国王田因齐志向远大，筑起学宫广招贤才，气象颇佳。然则，齐国旧根基素未触动，齐王号令步履维艰。老夫曾与齐王有一面之晤，观齐王之相，一方称霸可矣，不足王天下。"

"然则，总比秦国有底气也。"

老人微微摇头："未必如此。且不说秦为久战之国，亡秦难于登天。单以秦国新君论，即有越王勾践卧薪尝胆之气概。栎阳城新近传闻，秦国新君嬴渠梁，在政事堂立了一座国耻刻石，自断左手两指，以鲜血涂写国耻二字。此君宵衣旰食，勤政爱民，又兼刚毅果决，诚为战国以来闻所未闻之国君。老夫观之，只怕秦国崛起，就在今世。"

卫鞅听得怦然心动，正想发问，却闻邻桌议论喧哗之声大起。一个蓝衫士人高声道：“知道么？魏王与齐王比国宝，魏王说国宝是夜明珠，齐王说国宝是人才！”一紫衣剑士接道：“夜明珠是国宝？魏国可就完了！”另一竹冠士人道：“我要到齐国去。齐国办了个稷下学宫，每个士子一所三进宅院，孟夫子都要去了！”那个剑士却高声道：“要去还是秦国，老子都曾在秦国讲学布道也！”又一个士人慷慨道：“六国分秦，你等不知道么？秦国就要完了。那个秦国新君登位，竟然不准国人庆贺，不准乡宴。你说哪个国君登位不大贺三月？

不准庆贺，分明是无礼蛮夷之邦！”有人呼应道：“对！不克己，不复礼，亡国征兆！”另有士子愤愤喊道：“克己复礼有何用？秦国不误农时，反倒蛮夷了？你们儒生偏会不着边际！一个穷国，老百姓吃西北风乡宴哪！”又有人高声嘲笑：“难怪孔夫子周游列国没人敢用，你等就讲这种不吃饭的礼啊！”

众人哄然大笑。白发老人与卫鞅却都沉默着。

这时，一个红衣士人走进，在侍女引领下坐于卫鞅邻座。酒肉上案后，红衣人自顾饮酒，偶尔看看邻座的卫鞅和老人。卫鞅没有在意此人，向老人拱手问：“敢问前辈治哪家之学？”老人笑道：“生性散淡，驳杂无长，谈何治学？不若公子专精一学，躬行实践。”卫鞅笑笑问道：“既是杂家，前辈对天下诸家有何褒贬？”老人朗朗笑道：“诸子百家，无根不生。适者生存，何须褒贬？”卫鞅笑道：“前辈高洁，却未免过分出世也。”红衣士人一直注意二人对话，此刻转过身来向卫鞅一拱手，笑问：“先生对前辈所答，似嫌不足，敢问先生对天下诸家有何褒贬？”

卫鞅心中原本郁闷，加之酒力冲击脸泛红潮，一时颇为兴奋。见红衣士人有意论战，直抒胸臆道：“诸子百家，务虚论理者多，经世致用者少；怀古念旧者多，推动时势者少；纠缠细目者多，紧扣大要者少。先生以为如何？”

“妙！”红衣人击掌笑道，“三多三少。看来先生推崇创新，注重致用了。但不知先生对天下大势可有高论？”

卫鞅大饮一爵，一泄胸中块垒道：“方今天下，战国争雄，诸侯图存，是为大势。争雄者急功近利，唯重兵争，却不思根本之争。是故争而难雄，雄而难霸，霸而难王，终未有大成之国也！三十余中小诸侯，或以守成图存，或以依附图存，或以斡旋图存，若郑庄公以小国求变图存而成小霸者，竟无一国。以此观之，中小诸侯难逃厄运，争雄之大国难有所成。先生以为如何？”

一番慷慨，引来厅中聚酒者引颈相望。纷争之世，时世潮流的变化与每个人的归宿息息相关，人们自然是倍加关心，但有议论便想听个究竟。此刻见这个布衣士子出语不同凡响，士子商贾吏员人等便纷纷聚拢而来，自然围成了一个大圈。洞香春侍女对此等情景习以为常，从容地将每个客人的酒案就势转移，片刻间便形成了一个众人聚酒论战的氛围。转移之间有人鼓掌赞叹：“好！口辞简约，义理皆通，确为高论！”

“且慢！先生说争雄之大国难有所成，岂非一言骂倒天下？我看楚国就能大成！”

卫鞅见有人发难，雄心陡起，拍案笑道：“这位先生，未免太过一厢情愿也。楚国虽地广人众，但变法却是浅尝辄止，依然被世族封地分割得零零碎碎，法令不能一统，国力不能凝聚。时至今日，连一个奄奄一息的越国都奈何不得，谈何大成？谈何争雄？”

众人一片哄笑，显然是应和卫鞅，嘲笑那个拥楚士子。此时那个红衣人却向众人抱拳拱手高声道：“诸位且慢，容我问完先生。”转回身道：“六国分秦，事在紧急，何以时近一月，两边皆无声息？”这是刚刚传开的消息，又是实实在在的眼前大事，自然是人人关心，人人都要听听这言必出新的年轻士子的说法，场中骤然安静下来。

卫鞅稍有沉吟，微笑道：“以在下推之，目下虽无巨浪掀起，水下却必有大动。然两边皆非阳谋，此处却不便道来。”

红衣士人傲慢的笑容一扫而去：“先生以为，六国分秦，魏国当持何策？”

卫鞅猛然举爵，却没有了酒。侍女飘然飞来，轻灵斟酒。卫鞅举爵饮尽，正色道：“大事不赖众谋，大功不赖联军。六国灭秦，不若魏国独当。合力虽则势大，然则裂缝亦大。若魏国独对秦国，强力敦促其回迁西部雍城，否则，逼迫秦国割让东部十城以保栎阳。若秦都西迁，东部必弱，魏国河西大军可一鼓破之！秦国若割让十城，则秦

国沃土尽失，陷入西陲一隅，当有国破之危也。”

白发老人未动声色，身体却是轻轻一抖。红衣人揶揄笑道：“如此轻松，要大军何用？”卫鞅冷冷一笑：“先生若不知上兵伐谋为何物，也就罢了。”一副不屑与之再辩的神色。红衣人却非但没有不悦，反倒是爽朗大笑：“中庶子卫鞅果然不凡！佩服。”

有人高声问道：“这位是中庶子卫鞅，却不知红衣先生何许人也？”

“士人论政，时下风尚，何须留名？告辞。”红衣人起身一拱，大袖挥洒而去。

卫鞅默然，又举爵一饮而尽，低头默默思忖着。围观众人见骄傲的红衣人已去，年轻人似乎已经无心论战，便也纷纷散归原处，大厅中一时又静了下来。白发老人悠然道：“公子坚刚严毅，锋锐无匹，划策之精到实是罕见。然算划深刻者，阻力必大，望公子以天算为本，徐徐图之。”卫鞅猛然抬头，爽朗大笑道：“前辈，我更相信人为。”

不想红衣人报出卫鞅名字后，厅中已经议论纷纷。为卫鞅上酒的侍女轻步如飞，向后厅飘去。片刻之后，一个清秀异常的布衣士人来到大厅。此时白发老人正和卫鞅殷殷道别，布衣士人便站在厅口屏风一侧专注地端详卫鞅。卫鞅送走老人，回身来到自己案前，将一个金饼放到铜盘中便要出厅。却不想侍女捧着金饼轻柔笑道：“洞香春主人立规，客人但有高论，分文不取。敬请先生收回。”卫鞅一怔，又爽朗一笑，也不推辞便将金饼收起。侍女低声笑问：“不知先生明日还来否？”卫鞅酒意犹在，揶揄笑道：“也是分文不取么？”侍女点头笑答：“也许永远都是。”卫鞅对这慷慨的回答似感意外，不禁又一阵大笑，径自出厅下楼去了。走到庭院树荫处，却听身后有人道：“先生留步。”

卫鞅回头。一个清秀的布衣士人拱手迎来：“闻听先生颇通弈道，不知肯赐教否？”卫鞅惊讶道：“你是何人？如何知我喜欢棋道？”布衣士人道：“游学士子而已。安邑城对洞香春没有秘密。”卫鞅听说是游学士人，不禁释然笑道：“今日无此心思，下次若邂逅相遇，定当就教。”布衣士人道：“洞香春既可手谈，又可广闻博见，先生何不多多光顾？”卫鞅揶揄笑道：“多多光顾？洞香春博金如海，只怕成了顾光。”布衣士人被逗得“噗”地一笑，忽然孩童般顽皮地笑道：

“怕它何来？洞香春棋室从来分文不取的。再说，店东请我谋划雅室改装，特许我有一个好友来访。”卫鞅见他少年般天真，童心忽起，哈哈笑道：“那么我来就说，找这么一个布衣游学？”手中比划着他的清秀模样。布衣士人脸泛红晕笑道：“用不着，你进门我就知道。”卫鞅笑道：“也好，反正我近日要来一次。”布衣士人道：“最好后日晚上。”卫鞅笑问：“却是为何？”布衣士人笑答：“后日我歇工。”卫鞅大笑：“为人做事，身不由己也。好，我走了。”说罢扬长而去。布衣士人却站在树荫里静静地望着他的背影，直到卫鞅去远。

次日清晨，丞相府刚刚开始洒扫庭除，卫鞅骑着白马驰出城外。

沿着涑水岸边一阵疾驰，他身上已是微微冒汗。放马跑出三十余里，卫鞅走马而回。想到昨夜在洞香春遇见的白发老人，他便不能安宁，总是感到老人身上有一种说不清看不透的神秘。卫鞅油然想到古代姜尚、百里奚甚至自己的老师，这些年岁高迈却依然心怀天下的大才高隐，都是可遇不可求的奇人。昨日经他一番点拨，的确有茅塞顿开之感。自己原来何曾想到秦国？何曾想到这样的贫弱之国也可能有所作为？看来自己几年来专注于魏国，潜心于书房，对战国情势已经有所生疏了。洞香春看来还得去，那里那种赤裸裸的辩驳论战和毫无掩饰的秘闻传播，几乎就是一个消息海，一个不同形式的智慧战国。卫鞅相信再去几次，就能决断出自己的出路。想到这里，他眼前浮现出那个俊秀明朗的布衣士人，想到了他孩童般顽皮的笑容和为了手谈的良苦用心，不由“噗”地笑了出来。无垠宇宙[注]，茫茫人海，不期而遇一个毫无心机的棋友，也算一件舒心的事了。自己在陵园至少还得守一段时间，竟日苦读有时也感到枯燥难耐，若能将这样一个顽皮可人的小棋友邀去消磨消磨，也是快事一桩……突然，他看见涑水南岸码头停泊了一只小船，船上的红衣人竟好像是昨日在洞香春的辩驳对手？卫鞅眼力极好，相信自己不会看错。一种莫名其妙的感觉，使他不想在此处遇见此人。他圈转马头，直上山坡，隐在树后向河边观望。

南岸边驶来一辆华贵的轺车，车后有一队骑士。从下车官员的步态看，好像上将军庞涓。卫鞅没有看错，这正是上将军庞涓为红衣人送行。两人的对话随风飘来，很是清晰。

“上将军，这辆轺车价值不菲也。”

“先生见笑了，此乃魏王所赐，迎送必得乘坐。庞涓不能违拗王命也。”

一阵大笑：“上将军，在魏王眼中，你与珠宝何者更重？”

“先生取笑。庞涓不解，先生法家名士，为何定要返回齐国？魏国更需要人才。”

“上将军，慎到志在学宫，不在朝堂。魏国若真的需要人才，眼下就有扭转乾坤的巨子，何不起用？”——啊，原来此人竟是名闻天下的慎到！

“但不知先生所指何人？总该不会是公叔痤荐举的那个卫鞅也。”

慎到一笑：“上将军请我考校卫鞅。我观此人器宇风骨，决然槃槃大才。他对实际政务的精到深刻，令人惊讶。此人若能在魏国为相，与上将军文武相辅，魏国无可限量也。”

庞涓大感疑惑：“噢？此事来得蹊跷！我亲自考校卫鞅，明见他平庸迂腐，几乎只读儒家之书。何以先生竟认为他是相才？”

慎到大笑：“安邑城三岁孩童都知道，上将军与公叔痤将相不和，卫鞅能相信你么？酒肆谈辩，自然是名士本色了。上将军以为如何？”

庞涓似乎停顿了一阵，又传来声音：“先生放心，庞涓当力保卫鞅入政。”

“好！如此我法家将会涌现一个名垂青史的大家了。”

“先生何以甘心将大位留给别人？自己不想名垂青史？”

慎到一阵笑声：“任谁都能名垂青史，何如烧了那堆史书？慎到碌碌中才，居相为政，平平而已，何须徒然费力？”

庞涓：“先生可知卫鞅师承？”

慎到：“慎到相人，不问师门，唯看真才实学足矣。”

庞涓：“多谢先生指教。”

“告辞。”慎到大袖一甩，小船顺水飘然而去。庞涓车骑也辚辚隆隆地走了。

看看小船漂远车马无影，卫鞅方从山坡下来。一路却是心思翻动，谁能想到此人竟是慎到？谁又能想到慎到受庞涓之托找到洞香春考校自己？如此一来，在庞涓面前的一番工夫岂非弄巧成拙？庞涓何以要这样做？难道他根本就没有相信自己？果然如此，岂非证明庞涓依然在怀疑自己？慎到在庞涓面前将自己如此褒奖，岂不是引得庞涓愈发不能放手？庞涓会如何对待自己？想到传闻广泛的庞涓孙膑之间的恩怨故事与庞涓的无情手段，卫鞅不禁心中发紧。庞涓不是公叔痤，永远不可能像公叔痤那样着力举荐自己。庞涓懂得铲除潜在的竞争对手，只要他认定你将是他真正的竞争对手……突然，卫鞅心中一亮——庞涓未必认定自己是潜在对手！但细细琢磨，一时却又吃不准了。凭他对庞涓的体察以及种种关于庞涓的传闻，庞涓自视极高，是极为自信的一个人，未必会因为公叔痤的举荐与慎到的评价而推翻自己的考校。但是，公叔痤与慎到，都以“相人”享誉天下，庞涓又岂能对这两个人的话当耳旁清风一阵？

一段进城的路，卫鞅磨了整整一个时辰有余，终于打定了主意。

六　棋室里的六国角逐

洞香春的棋室永远都是诱人的。

主楼三层靠近庭院园林的一边，是安邑人人皆知的养心厅。养心厅者，专供客人纹枰手谈之清幽去处也。厅中疏落有致地排列着数十张绿玉案，每案各置做工考究的红木棋枰。北面墙上赫然挂一方特制的巨大木制棋盘，两侧永远站着两名女棋童。寻常时日，吏员士子们饮酒聚谈激烈辩驳之后，三三两两地来到养心厅安然对弈，将那无穷

的机谋杀心尽显黑白搏杀之中。若有特出高手或弈者请求，养心厅执事便会布置大盘解说。这时分散对弈的人们便会停下搏杀，仔细品评大盘棋势，遇到精彩处便喝彩叫好，遇到失算处便摇头叹息。如果说，论战与交流传闻是洞香春的立足根本，那么养心厅的博弈便是洞香春的灵魂。

养心厅中最显眼的，是大盘下立在玉石架上的一张厚厚的铜板。铜板上刻着八个大字——连灭六国者，赏万金！煞是惊人。战国士子无不知棋，棋道杀伐中，士子们每每将对方与自己比做相互交战的两国一决生死。大厅中常常有诸如“赵国死矣”的叹息或“楚国得三城”的叫好，便是对双方的大势评判。时日长了，洞香春便将这习俗变成了一种棋外的规则，使弈者竞争更加激烈。弈者进厅入座，棋童便捧来一个铜鼎，鼎中是刻着字的七大战国与三十余中小诸侯国的圆形铜板。弈者伸手抓出一枚铜板，上面的国号便是自己一方的代号。

若双方都摸到了大国，围观者便会助兴高喊：“燕楚大战，好！”若一方是大国而另一方是小诸侯，人们便会替小诸侯摇头叹息，若小诸侯一方胜了，人们则会加倍地兴奋喊好。若这时厅中恰恰有该国士子，他们便会高兴地请胜利者和客人们饮酒，而且会将这看做是国运的暗示。洞香春立下规矩，但有连灭“六大战国”而“统一”天下者，赏万金！然而数十年来，从来没有人在这里哪怕是连灭三大战国，所以那铜板镌刻的悬赏文告竟是始终不能拆除。正因为这种博弈规矩与风云动荡的天下大势隐隐暗合，所以那种国运与棋道交相刺激的诱惑，是其他聚谈甚或论战都不能替代的。

今日午后，养心厅来了一位非同寻常的客人。这便是那位面目黧黑的薛国商人猗垣。他和那个面白如玉的俊仆来到养心厅时，厅中已经有三十余座在捉对儿搏杀。华贵轩昂的黧黑商人微笑着对女执事道：“何座胜多？”女执事恭敬地将黑白主仆领到中间一案前道：“这位先生已连灭三家诸侯，格杀凌厉，无可匹敌。”猗垣拱手微笑道：“在

下愿与这位先生对阵，不知先生肯迎战否？”座中中年士人正在独坐饮酒，闻言矜持笑道：“迎战何难？只是须得让子搏杀。”猗垣爽朗大笑道：“一战若败，再让不迟。”中年士人点头笑道：“然也。”猗垣回头对执事道：“敢请安置大盘。”女执事兴奋地答应一声，回身向棋童道：“伺候大盘，摆案。”

片刻之间，养心厅中央单列出一座晶莹碧绿的长案棋枰。待双方坐定，秀丽的女棋童捧来铜鼎请二人定名。中年士人伸手入鼎，摸出一个铜板“啪”地打到案上，不由兴奋大叫：“好！楚国！”黧黑商人摸出一枚铜板一打，却是鲁国，围观者不禁轻轻叹息。中年士人道：“大国让先，请先生执黑棋。”言下之意，自然是他选了白棋。黧黑商人笑道：“恭敬不如从命了。”便伸手将一枚黑子清脆地打到左上三三位，手未缩回，中年士人已经将一枚白子“啪”地打在右下星位。商人略一思忖，再将一枚黑子打到左下三三位。此时大盘下的棋童已经变成了四个，两个在木梯上站立，两个在地上站立。棋案前女执事高声报棋：“黑棋左上三三，白棋右下星位，黑棋左下再三三——”棋童便将带有短钉的特制棋子摁进所报位置。

三手棋一出，大盘下的围观者一阵嗡嗡议论，大部分是替“鲁国”叹息，一人高声道：“鲁国守势太过！”年轻商人却是不动声色。

随着大盘棋子不断增多，只见“楚国”形势广阔，“鲁国”却是抢占了四个大角，中腹一队“鲁军”正在出逃。显然，“鲁军”若逃出，则“楚国”地、势皆失。“楚国”若擒获“鲁军”，则灭“鲁”无疑。养心厅中寂静无声，观者无不为“鲁国”担心。一个大红长衫的鲁国士子急得额头冒汗，连连搓手。这时“鲁军”眼看山穷水尽，却突然掉头攻击“楚国”不甚整肃的追兵，且一举切断追兵归路，十余回合激战，竟将与大本营割裂的一队“楚军”歼灭。

“好——鲁国万岁！”那个额头冒汗的鲁国士人激动得嘶声大喊，厅中一片鼓掌喊好之声。几个楚国的黄衣士子不禁连声叹息，跺脚唏

嘘，如丧考妣一般沉痛。鲁国士人高声喊道：“执事，上酒！每位先生一爵，鲁国泰山老酒！”片刻之间，一队侍女飘来，每个士子手里都有了一爵红亮亮的泰山美酒。鲁国士人举爵笑道：“为鲁国不衰不灭，干！”遵照为胜利者庆贺的规矩，所有人都举爵呼应：“为鲁国不衰不灭，干！”全场一饮而尽。

中年士人向年轻商人一拱手道：“先生精通博弈，在下佩服，明日再请赐教。”转过身又对几个楚国士人深深一躬，大有羞愧之色，匆匆下楼去了。

这时，天色已近黄昏，养心厅已经灯火通明。兴奋议论的士子们纷纷和黧黑的年轻商人商讨方才的激战。那个面白如玉的俊仆，却只顾站在棋枰前凝神沉思。这时，人群中出现了那个画工布衣士子，目光在厅中巡睃，似乎感到失望。突然，他眼睛一亮，快步向大厅门口走来。

卫鞅出现在养心厅口，依旧一身白衣，凝重飘逸。

布衣士子从背后轻轻一拍，低声笑道：“兄台来也。”卫鞅回头一看，高兴地笑道：“如何不称先生？非礼也。”布衣士子笑道：“俗套。手谈友人，自应是兄台了。”卫鞅亲切微笑道：“甘做小弟，却是亏了。”布衣士子道：“得遇兄台，亏之心安也——”拉了一个长长的尾音。卫鞅不禁大笑：“还真是亏了啊？”转低声音道，“哎，回头到我的山里去手谈，如何？”布衣士子高兴得笑出一脸灿烂：“妙极妙极！”卫鞅道：“今日如何手谈？”布衣士子颇为神秘地笑道：“小弟听执事讲，方才有个大商棋道精湛，灭了‘楚国’，兄台先胜他一局如何？”卫鞅摇摇头笑道：“灭国棋战？那你？还是你我消磨了。”布衣士子道：“兄台不知，小弟最喜欢看棋。杀败那人，小弟为你庆贺。”卫鞅笑道：“输了如何？”布衣士子又露出顽皮的笑容：“小弟为你一哭。”卫鞅不禁哈哈大笑：“好，听你哭。”

布衣士子领卫鞅来到中央案前，只见面目黧黑的年轻巨商正在若有所思地和他的俊仆摆方才激战过的那盘棋，一边摆一边品评讲解。卫鞅端详有顷笑道：“楚国何其蠢也？”主仆抬头，商人笑道：“先生对‘鲁国’不以为然？”卫鞅淡淡一笑道：“机敏有余，大局不足。”商人揶揄笑道：“如此品评，先生定是弈道高手了？”卫鞅笑道：“尚未见阵，何论高低？”商人豪爽笑道：“可否与先生对弈一局？”卫鞅点头道：“大盘？”商人豪爽道：“大盘。”

卫鞅回头笑道：“小弟，如何？”

布衣士子高兴地上前：“二位请入座。我识得执事，即刻安置。”说完轻步走向厅后月门。

两人刚刚坐定，侍女便捧上赵酒给二人斟起。卫鞅与商人同时举爵相向，一饮而尽。也就在这片刻之间，大盘与棋枰均已安置妥当，女执事肃然站于长案前三尺处，养心厅士子们也围拢在大盘下啧啧感叹今日的奇遇。布衣士子却只站在卫鞅身后，不断打量对面的商人。

玉面俊仆站在商人身后，也不断注视对面的卫鞅，眼中大有光彩。棋童捧来铜鼎请二人定名，商人摸出一个“魏国”，厅中顿时哗然喝彩。商人却是一怔，又是淡淡的一笑。卫鞅随意一摸，却出来一个“秦国”。围观者不禁一阵叹息。卫鞅心中闪过白发老人，不由自主地大笑起来。

“敢问先生，笑从何来？”商人拱手正色，似乎特别在意对手为“秦国”的大笑。

卫鞅豪气勃发：“人言弱秦，安知不会在我手中变为强秦？”

商人长长嘘了口气：“先生，岂不知我手中的魏国更强大？”

“强弱之势，古无定则。强可变弱，弱可变强。变化之道，全在人为。安知魏国不会萎缩弱小？”卫鞅决胜心起，双目炯炯发亮。

年轻商人似乎也特别兴奋，慨然道：“秦为弱国，先生请。”

卫鞅盯着棋枰，也不谦让，一枚黑子“啪”地打到中央天元上。

女执事高声报道：“秦国占据天元——”围观者一片哗然，当即一齐聚拢到棋枰四周。

黧黑商人惊讶地“啊”了一声：“先生何等下法？许你重来，莫将秦国儿戏了。”

卫鞅很是平静：“中枢之地，辐射四极，雄视八荒，大势之第一要点也。如何儿戏秦国？”

“我若占地，先生之势岂非成空？”商人拈一白子，打到右下角位。

女执事高声报道：“白棋第一手，右下三三位——”

众人一片赞叹，纷纷点头。卫鞅身后的布衣士子和商人身后的玉面俊仆却都一齐盯着卫鞅，似乎又紧张又兴奋。

卫鞅淡然道：“势无虚势，地无实地。以势取地，势涨地扩，就地取地，地缩势衰。”拈一枚黑子，“啪”地打到右边星位。

“黑棋，右手星座——”

须臾之间，大棋盘上已落九手。黑棋五手均占上下左右中五星位，白棋四子占四方角地。年轻商人凝视棋盘，看黑子构成了一个纵横天地的大“十”字，正色拱手道：“先生行棋，着着高位，全无根基，

却是何以将秦国化为实地？莫非有意输掉秦国？”急切之情，似乎比对自己的“魏国”更在心。

卫鞅不禁笑道：“岂有此理！若有高位，岂无实地？看好你的魏国便是。”

围观者多有魏人，立即一片呼应：“先生但下便是！”“魏国一定要胜！”

黑面商人不再说话，开始驱动“魏国”攻取实地。“秦国”却是腾挪有致，尽量避免缠斗。几十个回合后，“魏国”角边尽占，仔细一看，却都龟缩于三线以下。“秦国”却是自四线以外围起了广阔深邃的大势，莫名其妙地竟使“魏国”实地明显落后于“秦国”！

哄哄嗡嗡……养心厅整个骚动起来。魏国的吏员士子们急得连连叹息，故意以议论的口吻高声评点，以图给“魏国”一点儿启示和警告。黑面“魏国”却是不急不躁沉思默想，突然打进“秦国”腹地。

“好！”大盘一上子，厅中齐声叫好。布衣士子与玉面俊仆尽皆微微皱眉。

“秦国”没有慌乱，却突然向“魏国”边地切入。“魏国”若被渗透，实地就有可能被搜刮净尽。思忖良久，“魏国”只有回兵抵挡。但是如此回防，“秦国”本有些微缝隙的防线也因此而成了铜墙铁壁。卫鞅舍弃了渗透“魏国”边地的零散“秦兵”，抢得先手，突然向先前打入腹地的“魏军”发动猛攻。由于“秦国”起手占据了中央天元，一队“魏军”无论向哪个方向逃窜，都被从中央逼向四周的铜墙铁壁。堪堪数十回合，“魏军”被四面合围，终于陷入绝境。

养心厅一片愕然，一片沉寂，连叹息声也没有了。

“好——”一声脆亮，布衣士子和玉面俊仆两人不约而同地鼓掌高叫。

随着喊好声，一片沉重的叹息声终于嗡嗡哄哄地蔓延开来。“魏国气运不佳啊。”“此等打法，真教人匪夷所思。”“秦国有好运了，往前看吧。”

黑面商人站起身来肃然拱手：“先生棋道高远，在下输得心服口服。”

布衣士子笑吟吟高声问：“在座诸位，可有不服么？”

一片掌声，一人高声道：“战国讲究个崇尚实力，我等魏人也服了！”话音落点，养心厅一阵喊好喝彩。又一人高声道：“这位先生为棋道生辉，可否指点方才棋理，让我等以开茅塞？”

黑面年轻人也拱手笑道：“在下也有此意，愿闻高见。”

卫鞅心头又一次闪过白发老人的身影——奇怪，如何今日又一次贴近了秦国？对这种蹊跷之事他素来不以为意，今日却总是挥之不去。眼见厅中人等诚心请教，便抛开思绪微笑起身。战国风气，素来没有多余的自谦客套，胸有见解而遮遮掩掩，会被人大为不齿，一班名士更是不屑于虚己。卫鞅从容上前，指着墙上的大棋盘道：“围棋之道，天道人道交合而成也。远古洪荒，大禹疏导，大地现出茫茫原野。于是大禹立井田之制，划耕地为九九扩大的无限方块。其中沟渠纵横交织，民居点点布于其上，便成人间棋局也。后有圣哲，中夜观天，感天中星光点点，大地渠路纵横成方，神往遐思，便成奇想，遥感天上星辰布于地上经纬，当成气象万千之大格局。神思成技，做经纬交织于木上，交叉点置石子而戏，是有棋道之始也。其后攻占征伐，围城夺地，人世生灭愈演愈烈，棋道便也有了生杀攻占、围地争

胜之规则。久而久之，棋道成矣。此乃人道天道交相成而生棋道之理也。”

举座无声，人们仿佛在听一个天外来客的深奥论说。

布衣士子问：“这棋，何以称之为‘围’？”

卫鞅侃侃而论：“人间诸象，天地万物，皆环环相围而生。民被吏围，吏被官围，官被君围，君被国围，国被天下围，天下被宇宙围，宇宙被造物围，造物最终又被天地万物芸芸众生之精神围。围之愈广，其势愈大。势大围大，围大势大。此为棋道，亦是天道人道。棋道圣手，以围地为目标，然必以取势为根基。子子枢要，方可成势。势坚则围地，势弱则地断。若方才之棋，若‘秦国’处处与‘魏国’纠结缠斗，‘秦国’则难以支撑。若以势围地，势地相生，则‘秦国’自胜。因由何在？棋若无势，犹国家无法度架构也。棋若有势，则子子有序，若民有法可依，兵有营规可循也。圣手治棋，犹明君治国，名将治军也。”

年轻的黑面商人离席深深一躬：“先生真当世大才。在下五岁学棋，至今已经二十余年，会过无数名家高手，却未闻此等精深见解。

更无一人能像先生，讲棋而超于棋，将棋道、天道、人道、治道融为一体！今日得遇先生，当称三生有幸。不知先生可否与在下做长夜饮？”

卫鞅笑道：“既逢知音，自当痛饮。”

“好！请到我居所去。”年轻人拉起卫鞅，举步便走。

“这位先生，不能走。”突然，一个冷冷的声音从厅门口传来。

厅中所有目光都转向了养心厅大门。只见一位带剑将军昂昂走进，向卫鞅拱手道：“末将奉公叔夫人之命，请先生回府，商议要事。”卫鞅淡然道：“你是公叔府何人？”来者又是昂昂一拱：“末将新到，未能与中庶子相识，尚请见谅。”卫鞅思忖有顷，对年轻商人笑道：“不期相逢，甚感知音，若有机缘，容当后会了。”黑面商人大有遗憾，却也慨然笑道：“高人可遇难求，但愿后会有期。”卫鞅转身对来将道：“走。”举步间想到那位颇显天真的布衣小弟，想对他道别一声，抬头四望，却不见了他的身影，便不再犹疑，大步出厅去了。

那个玉面俊仆怔怔地看着卫鞅背影，轻轻的一声叹息。

七　卫鞅庞涓　智计周旋

天街之南有一条东西走向的长街，是魏国官员宅邸集中的区域。

这里有两座府邸特别显赫，一座是丞相府，另一座便是上将军府。丞相公叔痤已经死了。按照魏国定制：开府丞相死后其眷属应迁出丞相府，搬到国君赏赐的纯粹住宅，这种官署与住宅两结合的官邸应当由继任丞相居住。目下继任丞相虽没有确定，但官场对上将军庞涓出任丞相还是看好的，认为他完全可能同时成为这两座显赫府邸的主人。安邑官场素来以灵动闻名天下，自然是纷纷找出各自的理由来向上将军讨教。就在这已近午夜的时刻，上将军府前还是高车骏马如流，进进出出不断。上将军庞涓近日也一改平素间疏于应酬的习惯，对任何一个拜访讨教者都热诚指点，愿做学生门客者也欣然接纳。这种兴旺热闹，与百步之外幽幽冷清的丞相府适成两端比照，在这锦绣华贵的长街显出了一段宦海沧桑。

十名铁甲骑士护卫着一辆锃亮的轺车辚辚驶来。车上的卫鞅却感到不是滋味。礼贤下士么？派来一个赳赳千夫长。保护贵客么？倒更像是防范他逃走。卫鞅一出洞香春看到这轺车甲士，就揣测到自己将要去的地方。他安然上车，也不问为何说到丞相府而不进丞相府，听

凭轺车向上将军府驶来。到得车马场轺车未停，直接驶入西偏门，进入幽静的跨院。千夫长在跨院石门前下车，向卫鞅昂昂拱手道："到了，先生请下车。"卫鞅跳下车来，千夫长又向石门前肃立的军吏亮出了一支令箭，军吏肃然退后一步，两人进入幽静的庭院。

庭院正房廊柱下站着一位身穿大红斗篷者，千夫长高声报道："禀报公子，中庶子卫鞅带到。"廊下红衣人挥挥手，千夫长昂昂而去，红斗篷者大笑迎来："卫鞅何其风流？竟到洞香春消遣了，妙也！"卫鞅淡漠笑道："公子卬王族贵胄，竟无居室待客么？"公子卬又是一阵大笑："你啊，总是那么峻刻。来来来，进去就知因由了。"说着拉起卫鞅的手走入烛光明亮的正房。

正房里间是一个精致的小厅，竹简四围，剑架中立，两张长案上已经摆好了鼎爵酒肉，虚位以待。公子卬亲切笑道："卫鞅，请入座。"卫鞅也不说话便坐入南面的客位。公子卬坐了北面正位，举爵笑道："久未聚首，常怀思念。来，先干一爵。"卫鞅淡淡漠漠地笑着举爵，两人一饮而尽。公子卬慨然一叹道："卫鞅，你刚来安邑，我就与你相识也。五年了，卬虽说是王族贵胄，可没有将你做小吏看。你是我的高朋益友，我的军师也。我每有难处，你总是能给我谋划出个好办法。否则，我早被活吞了……来，再干！"

卫鞅笑道："权术谋划，卫鞅不以为荣，聊做游戏耳，何足道哉？"

"好！痛快。不过，我还是要还这个人情。"

卫鞅一阵大笑，只是不接话题。公子卬继续兴奋地说着："昔日，我也曾举荐你到魏王身边做舍人，锦衣玉食，何等贵气？可你就是不去，跟着老公叔泡了几载书房，这叫名士入世么？老公叔器重你么？连个都司徒都不给，最后搪塞，干脆举荐你做丞相！这不是痴人说梦么？丞相那么好做？分明戏弄人也！还说不用你就杀了你，老公叔何

其阴狠！若非魏王睿智通达，你岂非大祸临头？终了如何，你还替他守陵，世上还有个公道么？”

公子印说得慷慨激昂。卫鞅却是面色渐渐阴沉，片刻间连饮三爵，竭力压制自己胸中翻翻滚滚的愤怒之火。对公子印这样的人他能如何说辞，此时此地此人，都不是自己应该辩白的，唯一要做的，就是忍耐，忍耐。公子印却是另一番感受，他很是同情卫鞅，很是理解卫鞅的心绪——经他点拨，卫鞅醒悟过来，心里自然不好受。他便举爵陪卫鞅连饮了三爵，叹息一声道：“卫鞅啊，不要难过。天无绝人之路。今日请你，就是好事一桩。上将军庞涓听我说到你的才具，十分器重，想委你做他的军务司马，职同中大夫，比中庶子那是天上地下了。如何？时来运转也。”他讲得兴致盎然，溢出浓浓的施恩救人了却心愿的快感。

“军务司马，职同中大夫，不小。”卫鞅淡淡一笑。

“有三进宅院，三尺轺车，十名甲士，年俸三千斛也。”

“又悠闲，又风光。人云：‘想舒服，中大夫。’对么？”

公子印大笑道：“鞅兄呵，你是说透了。再说，你到上将军府，对我也好。”说到后半句，他压低声音神秘地一笑。卫鞅摇摇头道：“公子高论，卫鞅不明。”

“你啊你，书房真将你给泡迂了？有你在此，这里的事我也清楚些许。你放心，有我在，没有谁敢动你。”

刹那之间，卫鞅的炯炯目光盯住了公子印，倏忽之间却又消失，脸上现出淡漠的笑容：“公子良苦用心，卫鞅感念不已。只是卫鞅与这做官无缘，如之奈何？”

“却是为何啊？”厅外传来浑厚的话音，随之走进一个红衫拖地长发披肩显得洒脱随意而又不失气度的人，赫然便是上将军庞涓。

公子印连忙道：“卫鞅，上将军到了，还不见礼？”

卫鞅离席而起，躬身一礼道：“中庶子卫鞅，参见上将军。”

“入座入座。”庞涓坐到横置的长案前，抚着长须悠然笑道：“卫鞅啊，我的掌书说你博学强记，六经皆通。公子对你更是大加赞赏。军务繁忙，老夫没有亲自登门求贤，多有得罪，还请见谅了。”

卫鞅谦恭道：“鞅区区小吏，何敢劳上将军大驾？”

“卫鞅啊，军务司马可是赞划军机的要职，你何以说与做官无缘？”

“禀上将军，公叔丞相新丧，我正在为师守陵，不宜入仕为官。”公子印急切道：“非亲非故，连正宗学生也不是，你何须为他守陵？”

“公子此言差矣。公叔丞相教诲五年，待我不薄，卫鞅自当以师礼报之。我儒家素来以孝道为第一大礼，况我守陵为魏王钦点，岂敢半途而废？”一番话当真有儒家的认真执拗。

公子印情急道：“那有何难？我向魏王禀明实情，开脱守陵便是。”

庞涓一直静静地看着卫鞅，向公子印摇摇手，回头道：“当今名士，谁不想建功立业？卫鞅难道不想跟我征战列国，一统天下，名垂青史？”

“三年礼尽，卫鞅定到军前效力。”卫鞅恭敬地拱手回答。

突然，庞涓哈哈大笑道：“卫鞅莫非自命不凡，嫌官小职微？”

“小小中庶子，卫鞅做了五年，上将军自然知晓。”

“莫非想到他国求职？”

“若去他国，何待今日？”

公子卬满脸不悦，叹息一声：“上将军，让他自己慢慢参详去也。”

庞涓大度地笑道：“儒家之士，多有坚贞。卫鞅尽大孝之礼，名正言顺也。卫鞅，你若守陵期满后能来我军中任职，就算本上将军没有看错你。”

卫鞅深深一躬道：“多谢上将军成全。”

庞涓一拍手，走进那个昂昂千夫长。庞涓正色命令道：“卫鞅已经是我军务司马，守陵期满后赴任，你带一百名军卒护卫司马，不得出半点差错。”

“末将遵命！”千夫长昂昂应命。公子卬拊掌大笑：“上将军求贤有术，真个高明，我看你卫鞅敢不做官？”卫鞅沉吟有顷，期期艾艾道：“既然如此，上将军，预发我俸金么？”

庞涓心中顿时一松：当一个人计较官俸的时候，那就意味着没有威胁了，于是欣然道：“卫鞅所请有理，司马官俸、车马、府邸，一应从年后发放。”

卫鞅诚惶诚恐地一躬：“多谢上将军恩德。”公子卬一阵大笑道：“你这卫鞅，前倨而后恭，看来是只服上将军也！”卫鞅略带愧色地笑道：“公子见谅，卫鞅原也敬服公子。”庞涓与公子卬不约而同地大笑起来。

深夜，昂昂千夫长“护送”卫鞅到丞相府门前。卫鞅谢绝了车马入府，在幽暗冷清的丞相府门前下了车。望着轺车远去，他怔怔地站在树下，不禁一声沉重的叹息。

突然，身后有轻轻笑声。

卫鞅一惊，迅速回身，却见那个清秀的布衣士子笑吟吟站在面前。卫鞅生气道：“如何没个正形？夜半游魂一般。”布衣士子笑道：“你如何不问你走时我到何处去了？”卫鞅板着脸道：“你不说，我问你何来？”布衣士子道：“啊，我却知晓，中庶子卫鞅变吏为官，成了军务司马，明年就有官俸了。”卫鞅惊讶得一时无对，思忖间凛然道：“实言告我，你何许人也！”

布衣士子一笑：“无论我是谁，都不会有损兄台丝毫。我来，是提醒你一件事。”

“提醒我何事？说！”

“凶巴巴的，名士都这样么？”

卫鞅被他说得有些尴尬，想想也是没来由的声色俱厉，不由笑道：“好，向小弟致歉了。请问，要提醒我何事？”

“哼，像个老儒，还不如凶巴巴。”卫鞅不禁哈哈大笑：“哎呀呀，你这小弟，难缠得紧。说话，别噘着嘴了。”

布衣士子看着卫鞅，脸色红布一般。卫鞅亲切地拍拍他肩膀：“莫紧张。有不好的消息么？”布衣士子身子轻轻一抖，又立即镇静下来道：“兄台，与你对弈的那个大商，是秦国密使。”

卫鞅闻言，惊讶得说不出话来。又是秦国？洞香春的种种巧合刹那间在他心中闪过——老人说秦国，下棋执“秦国”，对手又是秦国密

使——莫非真是天意？倏忽间，一阵警悟从心头掠过，大有清凉舒畅之感。卫鞅长长出了一口气，无论如何，他至少能明确断定，秦国密使至少对他没有恶意，不会是坏事。突然，他对这个短暂相识的布衣士子顿觉亲切，双手扶着他的肩膀释然笑道：“不问你是谁，多谢你了……哎，你身子为何发抖？凉风吹的？”卫鞅说着解下自己的长衫，给布衣士子披在身上。

布衣士子微微喘息：“略受风寒，不打紧。兄台莫要再去洞香春了，有大传闻我来告你。”

“又不让我去了？好，不去。哎，是否你不在洞香春做了？”

布衣士子摇摇头笑道：“你本该回陵园了，又牵挂消息不通，解你一难还不好？”

卫鞅没有想到这个邂逅的少年这般聪颖，竟然能想到他的处境，不禁涌上一种欣慰，轻轻一叹道：“是啊，我不能老在上将军眼皮下转悠，我应当离开，也得好好思谋一番，许多事情我还得想透才是。”

布衣士子一拱手笑道：“我走了。长衫给你。”

卫鞅笑道：“下夜凉如水，给我何来？”

布衣士子又露出那种顽皮的笑容：“兄台一件官衣，明日如何出门？”

卫鞅被他说破，不禁哈哈大笑：“你也，鬼灵精！我这小吏无车，不能送你，不若到我的小屋痛饮手谈一夜，如何？”

布衣士子明亮的眼睛一扑闪，笑道：“洞香春近在咫尺。我走了。”说完径自匆匆去了。

1. 弹冠，语出《楚辞·渔父》："新沐者必弹冠。"意为弹去帽子上的灰尘。弹冠相庆成为成语，虽为《汉书》所出，然其意在战国时已有。宋代苏洵曾以"弹冠相庆"描述春秋故事。
2. 宇宙，语出战国早期名士尸佼论著，见《尸子》下卷："天地四方曰宇，往古来今曰宙。"

第四章　秦国求贤令

一　车英出奇计　洮水峡谷大血战

终于，秦孝公接到了景监送回的紧急密报——两个月内六国不会攻秦。

这时，渭水平川的老霖雨缠缠绵绵地下完了，正是太阳刚刚晒干地皮的时候。他看完密报，打马出城，沿着栎水北岸向西飞驰出三十余里。遍野葱绿，阳光明媚，秦孝公心中的阴霾也终于淡开了一些。在飞驰的马背上，他的第一个念头就是，如何利用这两个月化险为夷？在弱肉强食的战国，任何诺言和盟约都是不可靠的。景监说两个月无事，肯定是费尽了周旋。即或如此，也难保魏国上层在两个月中不发生变化。秦国要消除这次灭国之危，秘密斡旋分化六国固然重要，但这决不是消除危难的根本点。最重要最根本的是，秦国必须抓住斡旋分化所争取到的短暂时日有所作为，至少彻底解除西陲的后顾之忧，将两面受敌变为一面防御。但是，西陲的危险部族还没有公然发动叛乱，秦军能先发制人么？这些部族和山东六国不同，他们在没有叛乱的时候依旧是秦国臣民，无端进攻即或取胜也是后患无穷。西陲大大小小几十个部族方国，从此将不再信任秦国，从而酿成连绵不断的骚动叛乱，这是任何一个大国都难以应对的，况且秦国还是积贫积弱的时期。然则，若被动等待他们发动叛乱而后击之，秦国又必然陷入两面作战，即或取胜，也必须以东部的丢城失地大血战为代价。万一不测，秦国有可能尽失关中，重新被挤回到陇西河谷。无论哪个结局，都是秦国所必须避免的。可是，其中的兼顾之策在哪里？不妨

派一个干员到陇西和左庶长嬴虔商议，看有没有一个尽速解困的好办法。

太阳偏西时分，秦孝公才走马回城。

来到国府门前，他正准备下马，却听到一阵隆隆之声从身后急骤而来。一回头，只见一队战车急匆匆驶来，驾车者竟全是少年兵士。秦孝公感到诧异，栎阳城的老战车早就废弃了，如何竟有如此多的少年兵卒驾战车上街？正在此时，为首战车上的一个年轻将佐向后举手高喊："停！"十余辆战车便辚辚隆隆地停了下来。秦孝公在街边大树旁下马，想看看这队战车究竟在做何军事？这时只见带剑小将军利落地跳下战车，到中间一辆战车前俯身察看车轮，又敲又打，竟一刻未完。秦孝公少年从军，对战车颇为熟悉，不禁走到战车前问："病车么？"小将没有抬头："行车声音不对，还没找出车病。"秦孝公道："你起来，我来试试车。"小将抬头，见一个身穿软甲外罩斗篷，稳健厚重却又难辨年龄的将军站在面前，连忙拱手道："是，请将军试车。"

秦孝公熟练地跨上战车，驾车向前疾驰一段折回，跳下战车道："这辆战车，车轴磨损过甚，行将断裂，要换新轴。"小将露出钦佩神色，高声道："将军，末将立即更换新轴！"秦孝公问："这些老旧战车，你等驾出来何用？"小将肃然正色道："禀报将军，秦国兵少力弱，末将想让这些未上过战场的新卒学会战车格杀，万一危急，这些老旧战车也可派上战场！"秦孝公大感欣慰，笑道："你有此预想，堪称为将之才。今年多大？竟然是黑鹰剑士了？"秦孝公指着小将胸前的铁质黑鹰讶然赞叹。这种黑鹰徽记是秦军对剑术竞技中最优秀者的特殊标记，极难得到。

小将挺身拱手："末将今年十八岁，十六岁时军中大校，得到黑鹰剑士。"

秦孝公惊讶笑道：“十六岁？比我还早一年？名字？”

“末将子车英，军中唤我车英。”

秦孝公心中一动，若有所思：“子车？子车氏？你，你与穆公时的子车氏三雄可有渊源？”

小将稍有沉吟，低声道：“穆公子车氏，正是末将先祖。”

刹那之间，秦孝公大为惊喜。子车氏三雄，那是秦穆公时候的三位名将贤臣。穆公将死时昏昧不明，竟下令这三位同胞英雄殉葬，引起老秦人的深刻哀伤，伤逝歌谣传遍了秦国的田野山村，又传到东方各国。三贤殉葬，子车氏一族泯灭，秦国也奇怪地就此衰落了。此后百余年间，秦国没有名将名臣出现。这是秦国的一段漫漫长夜，也是老秦人耳熟能详的悲惨故事。作为国君，秦孝公对这段历史熟悉得不能再熟悉了。常常是深夜时分，他会在书房里低哼着那首深沉忧伤的歌谣，默默地痛彻心脾地反省思索，激励自己不要重蹈先祖的覆辙。今日，竟然不期遇见子车氏后裔，他胸中顿时奔涌出一股热流，上前抓住小将的双手道：“车英，会唱那首《黄鸟》么？”

少年将军含泪点头：“将军，你也会唱《黄鸟》？”

“心祭先贤，我等一起唱。”秦孝公也是泪光闪闪。

车英颤声道：“将军，这是国府门前，还是莫唱《黄鸟》。”

秦孝公高声道：“车英，我就是国君嬴渠梁，唱……”

刹那之间，车英双泪奔流，扑身跪倒，哽咽一声道：“君上！”

这首《黄鸟》，寄托着老秦人对子车氏三雄的深深思念，也隐含着对秦穆公的重重谴责。今日国君要唱《黄鸟》，那是一种何等惊心

动魄的预兆啊！年少睿智的将军如何能对自己家族的苦难无动于衷?一时间泪如泉涌。

这时，战车上的少年兵卒们也一齐下车跪倒高呼：“君上——”

秦孝公扶起车英，又对少年兵卒们挥手道：“来，我等唱起《黄鸟》，追念先贤，惕厉自省。”说着，便挽起车英和少年兵卒们，踏着秦人送葬时的沉重步伐，唱起了低沉忧伤的《黄鸟》：

交交黄鸟　止于棘

谁从穆公　子车奄息

彼苍者天　歼我良人

如可赎兮　人百其身

交交黄鸟　止于桑

谁从穆公　子车仲行

彼苍者天　歼我良人

如可赎兮　人百其身

交交黄鸟　止于楚

谁从穆公　子车虎

彼苍者天　歼我良人

如可赎兮　人百其身……

当秦孝公兴奋地拉着车英回到政事堂书房时，已经是黄昏时分了。秦孝公高兴地吩咐黑伯安置酒肉，与车英饮酒叙谈。黑伯看到国君从未有过的笑脸，也高兴得脚步特别轻快。车英含泪叙述了子车氏部族两千余口出走陇西的坎坷曲折，秦孝公听得唏嘘涕泪，不胜感慨。想到子车氏一门的根基仍然在陇西，不禁忧心如焚，那里大战将

起，子车氏一门岂非有灭族之危？他满面忧急地问道："车英，你对西陲情势清楚么？"车英点头道："大体晓得。"秦孝公道："陇西已成危邦险地，子车氏族长知道么？"车英摇头道："族中不知道，然我军必能战而胜之，君上无须多虑。"秦孝公沉重地叹息一声，便将秦国目下面临的危境和陇西的左右为难，一一说给了面前这位睿智英俊的年轻人，最后正色道："车英，你带我一道手令，迅疾赶往陇西，我命左庶长嬴虔给你三千铁骑，将子车氏全族快速地秘密转移到陈仓地带。子车氏不能覆没！"

车英沉吟未答，有顷抬头道："君上，大军秘密开进陇西，本为对叛乱出其不意地痛击。若以大队人马迁移族人，必使叛乱部族警觉。车英以为，还当以国难为重，平乱为先。"

秦孝公不禁感慨中来——仅此寥寥数语，就显出了子车氏的大义本色。他对面前这个论年龄尚未加冠的少年竟有如此冷静的胆识，感到由衷地赞叹，点头沉吟道："车英，你说得甚好。然则，秦国如何能坐视子车氏再遭大难？"

"君上，末将有一计，可诱使叛乱早发，不知可行否？"

"好，快说！我正犯难。"秦孝公大为兴奋。

"君上派一干员，假扮为魏国使臣，试探陇西部族，若其当真做好了叛乱准备，可约定将叛乱发兵的日期提前。届时我五万铁骑埋伏在东进必经的要道峡谷，一鼓聚歼之。"

"啪"的一声大响，秦孝公拍案而起道："好！真乃奇思妙想！"大笑有顷，秦孝公回头道，"车英，今日不期遇你，上天之意啊。就派你去做这件大事，如何？"

车英起身，肃然拱手："末将决然不辱使命！"

秦孝公慨然笑道：“车英，自今日起，你就是左庶长嬴虔的前军主将！”

“谨遵君命！”车英英姿勃发，却无丝毫的浮躁气息。

“车英，你还得跟我去见见太后，她老人家要知道你是子车氏后代，不知该多高兴也。”

“君上，方今国家生死存亡之际，我想星夜奔赴陇西。战场归来，车英当对君上与太后报捷。”车英两眼闪着莹莹泪光。

“你欲今夜西行？”秦孝公感到惊讶。

“君上，既出奇计，便当兵贵神速。车英早到一日，我军便添胜算一分。”

秦孝公感慨万千，拍拍车英肩膀道：“好将军。这样，我们即刻准备。黑伯，传谕栎阳令子岸，即刻调轻骑五十，到国府门前等候。”

“是！”黑伯疾步走出政事堂。

午夜时分，车英携带着秦孝公的手令并一应假扮魏使护卫的铁甲骑士，出了栎阳城西门，狂风骤雨般向西卷去。

这时的陇西，表面上依然很平静。但在这平静的表面下，却隐藏着即将爆发的巨大风暴。赵国特使的煽动和占据秦国西地的许诺，重新燃起戎狄部族沉睡了的草原战国梦。西豲、犬丘、大骆、大荔、红发、黄发等十六个部族首领歃血为盟，公推西豲头领刹云单于为盟主，约定在六国进兵之日大举叛乱，共同瓜分秦国。赵国特使代表中原六国宣布：消灭秦国后，六国永远不西出陈仓谷口，陇西、云中、九原、阴山以及漠北草原永远是戎狄部族的天下！整个戎狄区域都被这激动人心的许诺煽动了起来。牧民们纷纷收拾马具战刀，一队一队

的赤膊骑兵重新在陇西山地与草原呼啸冲锋起来，疏疏落落的叛乱野火正在迅速聚集着。陇西大山里的左庶长嬴虔，自然嗅到了这股浓烈的血腥味。但嬴虔不是一个莽撞的统帅，他知道目下决不能出击，为了秦国西陲的安宁，他只能后发制人。虽然他对东部的压力感到焦灼不安，也只有眼看叛乱势力坐大而后再打硬仗。

就在嬴虔焦灼不安的时候，一队铁骑在漆黑的夜里飞进了陇西大山。秦军的秘密营地里，中军幕府的灯火通宵达旦地亮着。第二天黄昏时分，一队红衣骑士簇拥着一个华贵的魏国巨商，悄悄出了秦军山谷，向北飞驰，绕道北地西部沙漠而后急速南下。

几天之后，一个惊人的消息在草原和山地弥漫开来：五月初六山东六国将大举攻秦，草原戎狄部族也将在那一天举兵反秦，共同消灭秦国。赵国特使因为反对魏国盟主特使宣示的王命，被盟主特使和刹云单于斩杀祭旗。整个戎狄聚居区域，顿时活跃起来，参与叛乱的十六部族集合了八万骑兵，全部集结在洮水河谷，等待着大举东进的五月初六。

五月初四这一天，魏王盟主的特使再次赠送给头领们一批珠宝，带领他的十名随从护卫和刹云单于殷殷道别，回魏国复命去了。也就在这天夜里，左庶长嬴虔的五万铁骑开出渭水上游的狭长河谷，悄无声息地运动到东进要道——狄道峡谷的两岸密林中埋伏了下来。

五月初六，晴空艳阳。戎狄部族的八万骑兵，山呼海啸般向东开进了。按照他们的速度和骑士传统，一天之内便可以开到陈仓谷口，如果顺利，还可以捎带一鼓攻下雍城。赵侯特使、魏王特使都已经说明，秦国军兵全部集中在东部，栎阳以西没有驻扎防守。所以，戎狄骑兵连前方游骑斥候都没有派出，八万大军长驱直入。

洮水上游的广袤山原叫达坂山，向东数百里便进入了六盘山。两片连绵大山中，有一条大峡谷，洮水从峡谷中流过，两岸是马匹行人

千百年踏出的小道。这是戎狄通往中原的必经之路，时人称为狄道。南北流向的洮水，进入峡谷后骤然变窄，可着峡谷西边的大山满流而下，河道东边是两丈多宽的碎石山坡连接大山。所谓狄道，正是在这宽缓的斜坡上踏出的一条便道。这条狄道虽在峡谷之中，却是有水有草有遮盖，十分地便利行人歇息。所以，东来西往的商旅行人尽皆视狄道为福道，谁也没有想到这里会成为最险要的兵家要塞。

然则，秦军统帅嬴虔却是早早就盯上了这条峡谷。这里本来就是早秦部族的根据地，嬴虔又曾在陇西驻防三年，对这里的一山一水都很熟悉。只因为戎狄已成秦国臣民，更远的胡人也主要在阴山漠北游牧，秦国西部长期没有战事，所以这里的要塞意义已经被人们忽视了。这次要截击戎狄，嬴虔自然是毫不犹豫地选择了狄道峡谷。且不说这里是戎狄必经，仅说两岸广阔的高山密林，山坡不陡不缓，林木不稀不密，便于冲锋，便于隐蔽，当真是天下难觅的骑兵埋伏的妙地。嬴虔将五万骑兵分为四路埋伏，北边谷口埋伏三千人马，堵截退路；南边谷口埋伏五千人马，堵截出路；西边山高林密且有洮水滚滚，也只埋伏五千骑兵，专门截杀冒死泅渡过去的漏网敌人；其余三万余主力，全部埋伏在东岸十余里的山林之中。嬴虔下了狠心，要将戎狄骑兵一个不留全部铲除。他对各部发出最严厉的命令，谁敢放走一个戎狄骑兵，就用自己的头颅来换！

戎狄骑兵进入洮河峡谷，依旧是赤膊挥刀呼啸向前。当几近二十里长的峡谷装完了八万骑兵时，两岸密林中战鼓骤起，牛角号凄厉长鸣，滚木礌石夹着箭雨隆隆飞下，东岸山坡的黑色铁骑排山倒海般压顶杀来。戎狄骑兵猝不及防，潮水般回旋倒涌，无奈马前身后都是铁骑汹涌，迎头截杀。西边是波涛滚滚的洮河，退无可退，逃无可逃。东岸的秦军主力以五千骑为一个轮次，一波又一波地发动强力冲锋，轮番向峡谷中冲杀。

戎狄骑兵自古有名，素来令中原诸侯大感头疼。无奈碰上的是数百年的克星——老秦骑兵，顿时威风大减。自殷商灭亡，作为殷商弃儿的秦部族，便成为沦入戎狄海洋的唯一一支中原部族。为了生存，他们半农半牧，人人皆兵，死死奋战，竟是越战越强，非但占领了渭水泾水上游的几乎全部河谷地带，而且杀得戎狄部族竞相与他们罢兵媾和。到西周末年，老秦部族的五六万骑兵已经成为西部胡人谈虎色变的一支力量。时逢周幽王昏聩，宠信褒姒，要废长立幼；太子宜臼的舅父是申国诸侯，便联结戎狄胡合兵东进，攻破镐京，杀死周幽王，欲拥立宜臼即位。不成想戎狄单于野心大发，非但赖在镐京不走，而且准备东进中原。周太子宜臼屡发勤王密书，无奈中原诸侯都是老旧战车兵，对戎狄骑兵畏惧怯战，迟迟不来勤王救驾。无奈之中，太子宜臼不避艰险，秘密跋涉近千里，找到了老秦部族。秦人首领嬴襄（秦襄公）极是敏锐，看准了这个老秦部族返回中原的大好机会，亲率五万精锐骑兵秘密东进，在镐京原野与近十万戎狄骑兵展开了生死大战。激战三昼夜，戎狄胡骑兵溃不成军，仅余几万残兵逃回西域。秦人自此声威大振，非但成为东周的开国诸侯，而且成为西部戎狄胡人各部族闻风丧胆的劲敌。从大处说，没有秦国守在中原西大门，戎狄胡完全有可能洪水猛兽般反复冲击中原。正因为这种历史形成的威慑力量，秦穆公时代的统一西戎才没有费很大力气，半打仗半劝降地成就了西部统合。自秦穆公后百余年，西部戎狄与秦人没有过真正的战争。秦国日渐衰落，戎狄部族也慢慢松懈了对老秦人的敬畏之心。此次叛乱，他们更是对赵国密使的“秦弱”评价深信不疑，举兵东进，志在必得。他们实在没有想到，老秦国竟然还有如此强大精锐的一支骑兵。当那隆隆战鼓雷鸣般漫山遍野滚动时，当老秦人激越高亢的熟悉喊杀声震耳欲聋地扑来时，当黑压压的骑兵群从高山密林中压顶而来时，戎狄骑兵们顿时陷入慌乱之中。刹云老单于和一群头领们无所措手足，简直不知道该下令向哪个方向冲杀。很快，他们便感到了绝望。秦国铁骑威猛的冲杀，显然是要痛下杀手斩草除根。否则，如何连中原人“围师必阙”的用兵典训都全然不顾了。

眼见必死，戎狄骑兵在各族头领率领下死命拼杀。从午时杀到黄昏，峡谷中被箭雨礌石滚木击杀者尸骨累累，南北两谷口被秦军铁骑杀得尸体封住了山道。紧靠西山的滚滚洮河，被鲜血染成了红河！随着暮色降临，秦军的铁骑方阵变成了散骑冲杀，火把漫山遍野，战鼓震天动地，不管戎狄骑兵叫喊什么，秦军只是轮番冲杀，眼看是不许一个人活在眼前。尸横遍野，鲜血汩汩。太阳落山以后，戎狄骑兵只剩下不到两万残兵。他们的斗志被彻底击垮，乱纷纷下马，丢下战刀，拥到河边一齐跪倒在地，哇哇啦啦地嘶声哭喊。

黑色铁骑围拢了，带血的战刀丛林般悬在头顶……

满身鲜血的车英颤抖了，低声道："左庶长……放了，他们。"

黑色大纛旗下，左庶长嬴虔的左臂尚在汩汩流血，右手提着第三把带血的长剑，面色狞厉地喊道："放了？他们都是狼！狼！——砍下每人右臂左脚，爬回去！"

火把下，黑色铁骑列成一条长长的甬道。万余戎狄骑士徒步缓缓进入铁骑甬道，每过一个，便有一道闪亮的剑光，一声凄厉的嘶吼。当月亮爬上山头时，洮河峡谷外的山原上到处蠕动着断臂残肢的血人，到处弥漫着绝望痛苦的嘶吼，连虎狼野兽都远远地躲开了这道恐怖的峡谷。

二　秦国特使来到了洛阳王城

公子卬从上将军府中回来，高兴得直想大笑大乐一番。

庞涓接到戎狄全军覆没的消息时，震惊愤怒得竟摔碎了手边一只魏王亲赐的玉鼎。多少年来，无论遇到多么难堪的困境，庞涓都从来没有失态过，这次他实在是忍不住了。他在六国会盟时表面上虽然对赵侯的"两面夹击"不以为然，实际上却是非常重视的，甚至比赵侯本人还更清楚这步棋对灭秦的重要。他时时都在等待赵国特使的回音，

准备一旦约定时日，魏国的十万铁骑就全数开出华山大营，届时一鼓攻下秦都栎阳并占据整个渭水平川，让其他五国无可奈何。蹊跷的是，戎狄部族如何竟敢在没有约定的情势下举兵东进？他感到震惊的是，秦国军兵又如何有如此强大的战力，竟一举歼灭了戎狄数万骑兵？他感到愤怒的是，魏王竟不让他全权调遣灭秦大计，以致延误时机。六国会盟之后，为了削弱赵侯的“两面夹击”的影响力，他曾对魏王提出早日进兵，魏国和秦国打到胶着状态时，戎狄从背后发兵同样是万无一失。可魏王偏偏不听，公子卬也竭力主张要等候赵侯约定的戎狄叛乱，说是魏国可以减少流血。结果如何？一脚踩空，竟让秦国抢先消除了后患，腾出了兵力一面对敌，当真是莫名其妙。

思忖半日，庞涓雄心陡起，决意亲率十万铁骑和秦国大打一场硬仗，一举摧毁秦国主力。他对自己亲自严格训练的铁骑战力，有十二分的自信。但是要打大仗，必须有魏王的命令，可魏王目下能同意么？庞涓第一次感到对魏王失去了把握，隐隐约约感到了魏王似乎在限制自己：六国会盟，特使本来就是让公叔痤做的；会盟后对自己提出的快速进兵也莫名其妙地搁置了起来；丞相明明是自己的，偏偏又莫名其妙地模糊起来……那么，这次如果提出和秦国大打，魏王会同意么？蓦然之间，他感到了平日的谋划总是自己一个人提出似乎不妥，其他重臣总是默然不语，他们肯定会在背后千方百计地非议自己。这种非议日积月累，岂非一点一滴地销蚀着自己在魏王心目中的地位？看来，今后的大谋略必须找到共谋者一起动议。那么这次呢？反复思忖，庞涓想到了公子卬。他隐隐感到了这个貌似豪侠的王族贵胄，对自己的妒忌和对魏王的影响力，若能和他共谋，岂非一箭双雕？既消除了公子卬的妒忌，又增强了谋划的可行和自己在魏王心中的地位。好也，就该如此办理。

庞涓很为自己想到的这步棋骄傲，通权达变，名士本色也。

庞涓殷殷请来公子卬，热诚地为他摆上了隆重小宴，又衷心地提出了和公子卬合谋共力建起大魏霸业的意愿，而后仔细地描绘了与秦国大打的谋划，端的是煞费苦心。然而庞涓怎么也想不到，公子卬竟然不置可否，只是连连大笑，说秦国能消灭戎狄几万大军，证明秦国战力尚存，当徐徐图之，不可操之过急。庞涓惊讶得睁大了眼睛，会盟时公子卬对灭秦可是比他激烈坚定得多，曾几何时竟变成了“徐徐图之”？然后，公子卬就兴致勃勃地邀他去品评一把“亘古第一剑”。庞涓冷冷笑道：“国之第一利器，在良将锐士。”便默然静坐，不屑与语。公子卬却是哈哈大笑，扬长而去。庞涓忍无可忍，气恼得掀翻了长案。

公子卬舒畅得几乎要飘起来了。怎么就如此地天从人愿，他正在为如何劝说魏王取消灭秦而发愁，戎狄叛乱失败的消息就传了过来，顿时就有了堂堂正正的理由。他整日为庞涓的不可一世蔑视自己而心中发恨，这个庞涓就盛情邀请他共谋大计，还要跟他共建大业。他原本对丞相大位只是缥缥缈缈的钦慕，压根儿就想不到会轮到自己做丞相。可偏偏的事有凑巧，戎狄起事兵败，他在此前又坚持劝说魏王推迟发兵谨慎从事，魏王对他的老成谋国大加赞赏，当面表示准备让他做魏国丞相。这一切都顺利得让他无法预料，他岂能不感到上天对他的眷顾？尤其今日看到庞涓的谦恭热诚和心事重重，他如何不开怀大笑？更要紧的是，他做了丞相，就可以将魏国的兵器买卖和盐铁买卖，名正言顺地交给猗垣去做，这样他就可以神鬼不知地坐拥猗垣一半财富，岂非妙不可言？

如此多的好事，如此充溢的舒畅惬意，公子卬觉得非要找个可以与语的人诉说一番方可。这个人不能是庙堂朋友，这些大事对于他们来说都是秘密；也不能是夫人亲戚等，这些大事对他们来说是保持自己尊严的光环。蓦然间他想到了猗垣，此人小国巨商，行事机密且善解人意，日后又是自己的财源，正可借此卖个大大的人情，一箭双雕美妙之极。他双掌一拍，命令家老立即备车去洞香春请猗垣来。

半个时辰后，家老却空手而返，带回的消息是：猗垣先生三天前已经到楚国去了。公子卬悻悻了半日，索性到涑水河谷狩猎去了。

就在公子卬兴奋寻觅的时候，那辆青铜轺车已经驶近了洛阳城的东门。轺车上，华贵的薛国巨商猗垣变成了一身黑衣的秦国将军景监，驾车的白面俊仆也变成了顶盔贯甲的秦国骑士，车后二十余名护卫则是一色的秦国铁骑。

景监一行遥遥可见洛阳时，正是仲夏清晨。广阔的原野上五谷苍黄绿树葱茏，洛阳城却像一个衰颓的老人蜷缩在洛水北岸，古老破旧的城门箭楼上没有守军，只有一面褪色的“周”字大纛旗孤独慵懒地舒卷着。东门外的官道原本是天下通衢枢纽，车马竟日川流，如今却是车骑寥落，昔日六丈余宽的夯土大道萎缩得只剩下轮辐之宽，连道边高大的迎送亭也淹没在摇曳的荒草之中。景监心中不禁一阵苍凉酸楚。

老秦人对洛阳王室有着一种特殊的复杂情怀。三百多年前，在戎狄骑兵毁灭镐京诸侯无人勤王的危难时刻，老秦人举族东进，非但一战歼灭了戎狄骑兵，而且为周平王东迁洛阳护送了整整六个月。周平王感念老秦人力挽狂澜于既倒，将周王室的根基之地——关中盆地全部封给秦人，数百年流浪动荡的秦部族一举成为一等诸侯大国。若论封地形胜险要，尚远远优于晋齐鲁燕四大诸侯。周平王册封秦国时，曾万般感慨地说了一句话：“周秦同根，辄出西土，秦国定当大出于天下！”几百年来，周王室即便在衰微之际，也从来没有忘记秦国的任何一次战胜之功。五六年前，秦献公在石门大胜魏国俘虏公叔痤时，周王室还派来特使庆贺，特赐给秦献公最高贵的战神礼服——黼黻。那是周天子对大捷归来的王师统帅颁赐的最高奖赏，上面有黑白丝线绣成的巨大战斧，有黑青花纹的几近“亚”字形的空心长弓。老秦人呢，在王权沦落诸侯争霸的春秋时期，虽说也做过几件向王权挑战的事，但比起其他诸侯毕竟是小巫见大巫。洛阳周室和自己的开国诸侯秦

国，始终保持了一种源远流长的礼让和尊敬。令人惋惜的是进入战国以来，洛阳王室衰落得只剩下大小七座城池，秦国也是越打越穷，土地萎缩得比初封诸侯时少了一半。两个先后崛起于西陲的老部族，都衰落了，都挣扎在生死存亡的边缘。

景监从安邑急赴洛阳，是接到了秦孝公密函，告知他西陲大捷秦国危机稍减，嘱他从安邑迅速取道洛阳面见周王，看能否借出一批粮食和盐铁。目下的秦国，在山东战国和诸侯间几乎没有一个盟友。六大国限制本国商贾和秦国做生意，中小诸侯则迫于大国淫威，不敢和秦国做生意。这样一来，秦国所急需要的粮食、盐、铁、麻布等便出现了长期的匮乏。只有洛阳王室和秦国始终没有断绝往来，残存着一缕先祖沉淀的情分。秦孝公的想法是，洛阳王室久无战事消耗，也无须向其他诸侯纳贡，多年积累也许还有些许剩余之物，能借多少算多少，好为抵御即将到来的六国进攻积蓄一点力量。

景监从来没有来过洛阳，传闻的三川形胜曾给他记忆中留下了天国般的洛阳王畿，留下了辉煌的王权尊严和无与伦比的财货富贵的印象。在魏国安邑时，他想象洛阳至少应当和安邑的繁华相差无几。今日，当他走近这座赫赫王城时，他几乎不相信眼前的城池竟会是洛阳。作为一个军中将领，当他从遥远的地方感到王权的光环已经消失时，他无论如何想不到古老的王权圣地果真会如此的衰颓破败。眼前的洛阳，骤然之间打碎了他一个美丽的梦幻，顿时觉得空落落的。他颓然坐倒在车中，沉重地叹息一声，眼中热泪无声地涌流出来。

景监的轺车按照礼仪，先行到接待使臣的国驿馆安歇。这座国驿馆冷清得像座破庙，蛛网尘封，满院荒草。好容易找到一个白发苍苍步履蹒跚的老吏，不管来人说什么他都听不见，只是自顾嘶哑着苍老的嗓子高声道：“上大夫，樊余。他管事。”

樊余上大夫的名字，景监倒是知道。就是这个樊余，三次以机智的说辞，斡旋化解了魏国楚国齐国觊觎洛阳的危机。有他理事，也许

还有点儿用。景监一行便径直找到樊余府上。樊余很是惊喜，洛阳王室竟有使臣来访，说明天下还有诸侯记得天子，岂非大大的好事？樊余热诚地安置景监一行在自己府邸住下，又在正厅为景监小宴接风。当景监坦诚奉上秦孝公书简并说明来意后，樊余沉思无言，半日才问道："敢问秦使，一则，若有器物，如何运到秦国？二则，周若助秦，何以为报？"景监道："回上大夫，这第一件，我有魏国通秦的商贾令，可以以魏国官商名义运达秦国。第二件，秦国三年后加倍奉还，此间周室若有危难，秦国将决然勤王。"樊余沉吟有顷，长叹一声道："洛阳王室之政务，目下唯有太师颜率和樊余照拂。贵使已经看了，洛阳王城衰败破落，一班臣工无所事事，政荒业废矣。贵使既来，也是周室振作的一个机会。我即刻便知会太师颜率，明日樊余陪贵使晋见周王便了。"

小宴后，樊余匆匆去找太师颜率商议，直到掌灯时分才回来。樊余说，颜率太师赞同助秦，然他卧病在榻不能视事，樊余顺道察看了洛阳府库方才赶回。景监躬身大礼，连表谢意。樊余道："洛阳府库囤积了十余万件旧兵器、一万辆老战车、十五万斛粮食。铁块不多，只有万余，青盐也只有一万三千多包。太师与樊余之意，每宗给秦国一半，如何？"景监肃然正色拱手道："我秦国素重然诺，定然不负王室！"樊余郁郁一叹，苦笑道："只要秦国能在王室危难时鼎力撑持，足矣。今日周王，何有他求？"

次日五更，景监醒来梳洗整齐穿戴妥当，准备和樊余进入王城。他是第一次觐见周王，尽管自己是秦国臣子，但天子在他的心目中依然是神圣尊严的。他心中感奋，不由走到院中，只见碧空如洗残月将隐，硕大孤独的启明星已经在鱼肚白色的天际光华烁烁。景监正待练一回剑术，却见他的随从总管黑林匆匆走来道："大人，上大夫家老传话，觐见周王要到辰时方可，请大人安心歇息。"景监惊讶道："辰时？如何竟到辰时？"黑林笑道："可能是这周王喜欢睡懒觉？"景监低

声斥责道：“休得胡言，这是洛阳。”黑林偷偷做个鬼脸道：“谨遵大人命，我这便去准备车马。”

也难怪景监惊讶莫名。一昼夜十二个时辰，子时起点，正是夜半；鸡鸣开始为丑时，黎明平旦为寅时，太阳初升为卯时，早饭时节为辰时，日上半天为巳时，日中为午时，日偏西方为未时，再饭为申时，日落西山为酉时，初夜为戌时，人定入睡为亥时。十二时辰中，卯时最重要。举凡国府官署军营，一日劳作都从卯时开始。官署军营甚或作坊店铺，都在卯时首刻点查人数，谓之“点卯”。对于国都官员和君主，事实上要开始得更早。所谓早朝，一般均在黎明寅时上下。遇到宵衣旰食勤政奋发的君主，黎明早朝更是经常的。至少七大国的君主，决然没有人敢到辰时才开始会见大臣。景监知道，秦国新君几乎是十二时辰中随时都可以觐见，入睡了也可以唤醒。如何这洛阳天子竟然到卯时还不处置国事？在景监看来，周室虽然不再可能以天子职权统辖九州，但王畿土地至少还是相当于一个宋国那样的中等诸侯国大小，若君臣振作励精图治，安知不会大有可为？如何竟衰败颓废到大梦难醒的混沌状态？早起晚睡，已经成了秦国君臣的习惯，要景监此时再上榻，无论如何是不能入睡了。他叹息一声，拔出剑来猛烈劈刺。

辰时，上大夫樊余不急不缓地来了，请景监用过早膳，方各乘轺车向王城而来。

洛阳王城是洛阳城中天子的宫殿区域。当人们在洛阳之外说“洛阳王城”，指的是整个洛阳；走进洛阳说“王城”，那便是天子宫殿区域了。洛阳的天子宫殿有着独立的红墙，是一座完整的城内城。虽然红墙已经斑驳脱落，绿瓦已经苍苔满目，但那连绵的宫殿群落在阳光下依然闪烁着扑朔迷离的灿烂，在无限的苍凉冷清中透出昔日的无上高贵。目下已是辰时，王城中央的大门还紧闭着，高大深邃的门洞外站着一排无精打采的红衣甲士，手中的青铜斧钺显得笨重而陈旧。看见

两辆轺车辚辚驶来，甲士们轧轧推开厚重的王城大门，没有任何盘查询问，轺车便淹没进深邃的王城去了。

王城内宫殿巍峨，金碧辉煌，一片荒凉破败的气息扑面而来。地面巨大的白玉方砖已经处处碎裂片片凹陷，缝隙间竟长出了摇曳的荒草。宽阔的正殿广场，排列着九只象征王权的巨大铜鼎，鼎耳上鸟巢累累鸦雀飞旋。朝臣进出的鼎间大道上，同样是苍苔满地荒草摇摇。大道尽头，九级白玉阶上的正殿好似荒废了的古堡，透过永远敞开的殿门，依稀可见殿中巨大的青铜王座结满蛛网，时有蝙蝠在幽暗中无声地飞舞。昔日山呼朝拜的天子圣殿，弥漫着幽幽清冷和沉沉腐朽的死亡气息。景监情不自禁地一阵发抖。

唯一的声息，是从大殿东侧偏殿里传出的器乐之声。始终皱着眉头的樊余，向景监招招手跳下车，向东偏殿走来。偏殿周围倒是一片整洁，没有苍苔荒草，几株合抱大树遮出一片阴凉。门口没有护卫，樊余也没有高声报号就走了进去。景监小心翼翼地跟在后面。偏殿是里外两间，中间隔着一道碧绿如玉的细纱。景监不自觉间一抬头，竟惊讶得钉在了殿中挪动不得。

碧玉绿纱内竟然还点着几盏座灯，在户外明亮的阳光衬托下，显得一片昏黄，幽暗混沌。一个身穿绣金红衣长发披散胡须垂胸的庞大人物，斜躺在华贵的短榻上。显然，他便是王城的主人——周显王。他左右各有一名纱衣半裸的女子偎依着，她们随意在庞大人物的身上抚摸着，就像哄弄一个婴孩。庞大人物睡眼蒙眬，一动不动。还有几名纱衣透明的妙龄少女在轻歌曼舞，几乎是清晰可见的雪白肉体飘飘忽忽，无声地扭动着。编钟下的乐师们也似睡非睡，音乐节奏松缓，若断若续，缥缈得好像梦中游丝……这一片艳丽侈靡，当真使景监目瞪口呆。

樊余却只是紧紧皱着眉头，向一名舞女招招手，舞女疲惫蹒跚地跌出了落地绿纱。

“几多时辰了？”樊余高声问。

舞女伸了一番长长的细腰，打着哈欠昵声道：“三日三夜？白天晚上，不知道。”

樊余眉毛猛跳，一把推开舞女，径直走了进去。这舞女被推，身子竟如丝绵一样倒卧于宽大的门槛上，风儿吹起轻纱，露出了脂玉般的大腿。但却没有一个人注意她，似乎连肉欲也被无休止的醉生梦死淹没了。舞女一倒地，殿中所有的嫔妃乐师内侍舞女全都像中了魔法，一齐就地歪倒大睡，睡态百出，鼾声一片。樊余走进内殿，快步带起的清风使座灯昏黄的光焰摇晃起来。他噗噗噗迅速地吹灭了座灯，撩起了内殿门的绿纱，偏殿中豁然显出了白日的亮光。

樊余走到庞大人物身侧，拱手高声道：“我王请起——”

周显王被惊醒，揉着眼睛惊讶道：“噢呀，上大夫也，三更天如何进宫？”

“我王睁眼看看，已是辰时了。”樊余指着窗外的阳光高声道。

“是么？”周显王惊讶地又揉揉眼睛，打了一声长长的重重的哈欠，摇头道：“如何刚睡着天便亮了？噢呀上大夫，你有事？莫非又是列国开战？打就让人家打，与我等君臣何干也？”

“启禀我王：六国会盟，意欲分秦，周室大有危难！”

“你这樊余，分秦也好，开战也好，洛阳有何危难？”

“我王不知，楚国、韩国起兵攻秦，须经三川要道，都想假道灭周也。”

周显王一声慵懒的叹息，淡淡漠漠地道：“灭就灭，又有何法？”

樊余似乎已经习以为常，平静拱手道：“秦国尚有战力，近日一鼓平息了戎狄叛乱，只是器物粮草匮乏，难敌山东六国大兵压境。秦公派来特使，请我王助秦些许，秦国许以周室危难时全力救援。我王以为如何？”

周显王喟然一叹：“给就给了，周秦同源也。秦国对周室有再造之功，算是滴水之报也。至于多少，上大夫与太师斟酌可也。”

“臣遵王命。再者，臣还带来了秦国特使——景监将军。”樊余伸手向景监作请。

景监已经被太多的惊讶失望与感慨搅得神思恍惚，虽然听见了周王的回答，却没有丝毫的兴奋愉快，也全然忘记了参见拜谢。此时恍然大悟，快步走过来深深一躬：“秦使景监，拜见周王，周王万岁！”

周显王哈哈大笑：“万岁？何其耳生也！”说着从短榻上站起，苦笑着叹息一声，“景监将军，回去传话秦公，秦国要强盛起来，要学文王武王，不要学我这等模样。秦国强盛了，我也高兴。”两眼之中一时泪光闪闪。

刹那之间，景监激动得热泪盈眶，匍匐在地高声呼道：“我王万岁！”

樊余似乎看到了难得的机会，激动急切地道：“我王勿忧，周室尚有三百里王畿，数十万老周国人，只要我王惕厉自省，周室必当中兴！”

对樊余的劝谏激励，周显王似乎没有任何感觉，悠悠地踱着步子摇头一叹，仿佛一个久经沧海的哲人：“上大夫，卿之苦心，我岂不知？然周室将亡，非人力所能挽回也。平王东迁，桓王中兴，又能如何？还不是一日不如一日？周室以礼治天下，战国以力治天下，犹如

冰炭不可同器。若仅仅是战国权贵摈弃礼制，周室尚有可为。然则，方今天下庶民也摈弃了礼制，礼崩乐坏，瓦釜雷鸣。民心即天心，此乃天亡周室，无可挽回也。武王伐纣，天下山呼，八百诸侯会于孟津，那是天心民心也。今日周室，连王畿国人都纷纷逃亡于列国，以何为本振作中兴？若依了上大夫与列国争雄，只会灭得更快。不为而守，或可有百年苟安……上大夫，你以为我就不想中兴么？非不为也，是不能也。”老天子疲惫松弛的脸上潸然泪下。

景监感到了深深的震撼。想不到这个醉生梦死的混沌天子，竟是如此惊人的清醒。他已经看透了周王室无可挽回的灭亡结局，却忍受着被世人蔑视指责的屈辱，默默守着祖先的宗庙社稷，苟延残喘地延续着随时可能熄灭的姬姓王族的香火。一瞬间，景监看到了至高无上的王族在穷途末路的无限凄凉，不禁久久地沉默，深深地同情这位可

怜可悲的天子。樊余默然良久，躬身一礼：“我王做如是想，臣下只有辞官去也。” 周显王笑了：“正当如此。上大夫，找一个实力大国，去施展才干

也，无须守这座活坟墓了。我，不守不行。你，不守可也。去了……”樊余扑身拜倒：“臣家六世效忠王室，一朝离去，是为不忠，我王勿罪樊余。”

周显王欠身扶住樊余：“上大夫请起。六百多年来，周室素以仁厚待臣下诸侯，知天命而自安，何忍埋没天下英才？上大夫不怪罪王室，我便心安也。处置完秦国的事，上大夫便可走……”他猛然回过身去了。

樊余默默走出了偏殿。周显王默默伫立着，始终没有回身。

景监陪着樊余走出王城的时候，暮色苍茫的广场上鸦噪雀鸣，巨大的九鼎像黑色的巨兽矗立在血红的夕阳下，那片粗重的鼾声和着周

显王自己敲起的悠长编钟在王城回荡，为这个古老的王国唱着悲凉的挽歌。

“上大夫，到秦国去，秦国需要大才。”景监的声音在宫殿峡谷中共鸣。樊余木然摇头：“将军，樊余的路只有一条，那就是山林茅屋。”

三　求贤令应时而出

秦国的灭顶之灾慢慢挺了过来，秦孝公稍稍松了一口气。一连串的事情都发生在几个月之间。公子卬做了魏国丞相，对“薛国巨商猗垣”大开方便之门，非但特许将购买洛阳王室的老旧兵器，经魏国函谷关运入秦国“高价牟利”；而且将魏国囤积的过时兵器和战车也全数卖给了“猗垣”，特许他自由处置；只有铸铁和生盐两项遭到了上将军庞涓的强烈反对，公子卬只有作罢。当“猗垣”将洛阳和安邑的老旧兵器运送过境后一个月，“猗垣”再次回到了安邑，向公子卬奉上了一批价值连城的珠宝。公子卬十分满意，又从丞相府拨出两万金交给“猗垣”，委托他从阴山草原给魏国购买两万匹良马。进入秋季后，韩国、赵国、楚国、燕国都莫名其妙地发生了大小不同的内乱，一时竟无暇过问六国分秦。齐国本来就不热衷分秦之战，加之忙于整顿吏治，便明白宣示齐国不再参与攻秦联军。上将军庞涓力主魏国立即单独对秦国发动猛攻。可丞相公子卬强烈反对，说秦国已经在栎阳聚集了全部十万步骑大军，上将军即便战胜，魏国也是元气大伤，他国若乘虚来犯，魏国何以防范？魏王原本犹豫不决，被公子卬一席话说得头上冒汗，终于决定搁置攻秦。上将军庞涓感愤激切，郁郁成疾，竟卧病在榻一月不起。公子卬觉得自己施展才具的时机到了，便向魏惠王提出着手实施迁都大梁的谋划。不想此举正中魏惠王下怀。这个魏王，原本就对享乐人生大有追求，立即和公子卬埋头寝宫，在狐姬的百般照拂下，反复琢磨大梁王城的建造格局和自己寝宫的新奇构想。之后，公子卬自任大梁新都的监造特使，开始了规模浩大的新都建造工程。

魏惠王巡视大梁的次数也大大频繁了起来。从此，包括六国分秦在内的其他一切争雄谋划，尽皆泥牛入海，没有了踪影。

洛阳王室的援助真是雪中送炭。最主要的是粮食和青盐，至少支撑了秦国军队将近一年的军粮，避免了即将发生的粮草饥荒。对洛阳和安邑的老旧兵器，秦孝公和左庶长嬴虔商定，由前军主将车英带领军中工匠逐件核查，可用者则留，不可用者全部重新回炉冶炼，再加入洛阳援助的生铁块，重新打造新兵器。上大夫甘龙带领中大夫杜挚，征调了五千余名工匠，连同所有的军中工匠共一万余人，整整花费了三个月的时间，才将堆积如山的老铜斧钺、只能车战的笨重矛戟、潮湿变形的桑弓和锈蚀脱落的箭镞改造完毕，打造出清一色的骑兵长剑五万把、远射弩弓三千架、轻便硬弓一万张、箭镞十万枚。这时，从阴山购买良马的“猗垣”陆续赶着马群从秦国经过，给秦国一次就留下了五千匹雄骏的战马。两个月之内，左庶长嬴虔从“猗垣”手中“买得”战马两万匹。魏国丞相公子卬也得到“猗垣”送来的阴山良马一万匹和无数的草原宝物，兴奋地和“猗垣”痛饮了整整一夜。

栎阳城大大地忙碌了一阵，到冬日第一场大雪来临的时候，才稍稍平静下来。假冒“薛国巨商猗垣”的景监，在一个大雪纷飞的夜里秘密回到了栎阳城。秦孝公和左庶长嬴虔隆重地设宴为景监接风。席间，三人说到夏天的危机、魏国的内中腐败与洛阳王室的衰颓，都是不胜感慨。秦孝公三次向嬴虔和景监敬酒，激情地褒扬了两人化解秦国灭顶之灾的莫大功劳，当场册封景监为内史，职司都城栎阳之民治，兼为长史公孙贾辅助，共掌秦国公室政务。

嬴虔和景监离开政事堂时，已经是三更天了，大雪依旧纷纷扬扬。秦孝公原本想去看看小妹荧玉，听她说说几个月来的秘闻趣事，也看看这个小妹妹磨炼得是否精干了一些。可是，当他在廊下看到漫天大雪寒风呼啸时，心中一动，回身书房取下长剑，披上黑色斗篷，

大步向国府外走去。黑伯早已经做好准备，远远跟随在后面踏雪出宫。

一场好大的雪，城中街巷已经是雪陷踝骨了。秦孝公踏雪走向城墙，黑伯便知道君上要去看望瓮城中的军营工匠。栎阳城中征调的国人工匠已经在一个月前回家了，只留下部分军中工匠改制一批难度很大的精铁兵器。栎阳城不大，西门瓮城更小，进入瓮城的马道也只有一车之宽，里面却驻扎了一千多名工匠。秦孝公刚刚走到马道口，恰遇主管兵器改制的前军主将车英带一队兵士巡视过来。秦孝公详细询问了工匠们的防寒和军食，又走进瓮城，逐一查看了一百多顶军帐，才走出瓮城。远远跟随的黑伯注意到君上并没有原路返回，却拐进了一条小巷。黑伯猛然醒悟，君上莫非要去看望老石工白驼?

秦孝公刚刚走进巷口丈许，却突然停步，贴身一家门口的石柱后。这时，黑伯远远看见小巷深处一个黑影飞上墙头，倏忽不见了踪迹。黑伯久经沧桑，并不急于跟进，反而守在巷口不动。秦孝公从隐身处闪出，轻身向前滑行，没有半点儿踏雪之声。他来到那家墙下，纵身跃上屋脊，伏身向院中望去，只见庭院正房灯火明亮，窗棂白布上映出一个长发长须者正在翻动一本大书；窗下伏着一条黑影，显然正在倾听窗内动静。

突然，窗下黑影长身蹿起，一柄短剑飞向窗内读书之人。窗内读书人的身形未见移动，手中一支大笔微微一摆，传出一声清脆的铜铁交击之声，那支短剑飞出窗外没入雪地之中。黑衣人一击不中，飞身从院中跃上屋脊，要逃出院子。不意秦孝公长身站起，剑鞘平推而出。黑衣人惊呼一声，一个踉跄跌入院内雪地。秦孝公又伏身原处不动，想看看主人如何处置刺客。

屋内读书人听见声音，缓缓站起，开门而出。其人背着灯光立于廊下台阶，秦孝公看不清他的面目。只听他一阵大笑道：“道不同不相

为谋罢了，学派之间，谋杀劫书，岂非贻笑天下？屋顶高士请勿挡驾，教这位朋友去也。”

跌坐雪地狼狈不堪的黑衣人深深一躬，飞身上墙，倏忽消失于雪夜之中。

读书人拱手笑道：“雪夜客来，不胜荣幸。请贵人光临寒舍一叙。”屋顶秦孝公像一只黑色大鹰，悄无声息地落入院中雪地。廊下读书人伸手作礼道：“贵客请入内叙谈。”秦孝公拱手道：“如此多谢。”抖抖雪花进入屋内。

屋内不算宽大，却是温暖整洁。主人将客人让进了木墙隔断的内间。明亮的灯光下，可见这是一间不大的书房。三面竹简木架，四壁俱白，没有任何饰物。中间一张本色木案，一只燃着粗大木炭的红亮燎炉设在长大的木案旁。木案上那本大书刚刚合上，从粗黑程度看，秦孝公知道那是一本抄写在羊皮上的书，书皮上三个拳头大的字——鬼谷子。书旁有一支两尺余长的大笔，却是罕见的青铜笔管。若非方才被短剑刺破的窗棂布洞透进飕飕寒风，这小小书房也算是温暖如春。秦孝公想不到，书房主人竟是一位白发白须白眉高耸的老人，他身着白麻布衣，高挑瘦削，明亮幽深的目光透出一种清奇矍铄的神韵来。秦孝公不禁深深一躬：“雪夜唐突，敢请前辈见谅。”老人笑道：“雪夜客来，拥炉聚谈，岂非佳境？公子请坐。”

“大父，方才有事么？”随着声音，一个白衣少女飘然走进书房。

老人笑道:“不速之客造访，这位公子帮忙请走了。”

白衣少女士子一样微笑拱手道：“多谢公子救急。”

秦孝公忙拱手回道：“不敢当。前辈原是无事，我却当做盗贼了。”

老人道：“公子，这是老夫孙女，名唤玄奇。孙儿见过公子。”

玄奇再度拱手道：“玄奇见过公子。敢问公子高名上姓？”

孝公正欲开口，似觉不妥，便又打住。正在此时，老人爽朗笑道：“不期而遇俊杰，此乃天赐，何须知名，奇儿上茶。”少女道：“公子稍候。”便在燎炉上架起陶罐煮水，同时利落地收拾陶壶陶碗。

孝公恭敬道：“方才前辈以一支大笔，便令强敌知难而退，堪称世外高人。后生不期得见前辈，幸甚之至。”

“公子谬奖了。老夫得遇公子，大约当是天意也。”

“前辈高人，果真相信天道天意？”

“天道玄远，人道直观。天道为本，人道为末。玄直本末，自有通关处也。”

“前辈莫非操道家之学？”孝公目光转向羊皮大书，老人不禁爽朗大笑。

这时，火盆陶罐中的茶水已经煮沸，玄奇轻柔快捷地将浓酽的茶水斟好两只陶碗，分置两人面前。老人举碗笑道：“雪夜客来，淡茶做酒，拥炉清谈，快哉快哉。”孝公举碗笑答：“雪夜闲走，得遇高人，快哉快哉。”玄奇一边补窗户一边添加木炭、煮茶斟茶，似乎还在倾听他们的谈话，却丝毫的不忙不乱。

孝公问道：“前辈夜读《鬼谷子》，后生揣测不速之客也是为《鬼谷子》而来。敢问前辈，可是鬼谷神生之高足？”

老人点头微笑：“公子对鬼谷子一门有何高见？”

“当今诸子百家，后生只是略知皮毛。闻听鬼谷神生深不可测，曾在楚国天门山洞中授徒。他的弟子似乎都很神秘。入世者，后生只听说了庞涓、孙膑。对孙膑知之甚少，不敢妄加评论。然则魏国上将军庞涓，似乎多有不敢称道处。鬼谷子究竟治何学问，后生更是一无所知，尚请前辈指教。”

老人慨然叹道：“说到鬼谷子，那真是大海汪洋，难以尽述。即以门人学生论，也是人各一学，且互不相识，其间难免鱼龙混杂矣。”

“人各一学？”孝公惊讶地看着老人，“世间有这等渊博奇人？”

老人点头微笑：“孔夫子虽说首倡因材施教，可他的学生几乎都是一个味道。鬼谷子不同。他的学生每人都是一家之精华，世人所知的庞涓、孙膑是兵家，还有即将出山的纵横家，更有法家、阴阳家、道家，诸多学生尚为世人所不知。这些士子，都是鬼谷子踏遍天下寻觅的天赋之才，甚或有小小孩童就被先生带进山者。所治何学，完全是先生根据其性情、志趣、意志、天赋确定，且都是单独或同门传授，非同门学问者从不相通。鬼谷子究竟有几多弟子，大约永远没有人知晓。”

“如此说来，鬼谷子没有自己的学问了？”

“非也，非也。”老人大笑摇头，“天下确无鬼学一家，然则鬼谷子却改制了每一家学问。鬼谷子门徒的法家，迥然不同于李悝、慎到、申不害，兵家亦迥然不同于孙武、吴起。何以如此？皆因了鬼谷子向每个学生渗透了一种求实求变、特立独行的创新之志。每治一学，必出新果。此点将在最为特异的法家、纵横家中得以光大。这大约就是鬼谷子学问了。”

“鬼谷神生，天下第一高人也！”孝公不禁悠然神往。

老人捋着白须悠悠道：“老夫所知，皆因与鬼门渊源极深，可又算不得鬼谷子门人。皆因老夫天性疏淡，对入世之学无法修至极致，只有追随先生奔波事务。若是专精治学，岂能知晓无关之事？”

孝公默然沉思，有顷道：“敢问前辈，对方才刺客何以不解到官府治罪，以求根绝后患，却反而将他放走？”

“人间万事，官府能管几多？老夫云游四海，动辄告官，多有不便。方才刺客并非劫财盗物，而是意在此书，且又未遂，告官何用？”

“前辈虑事旷达，后生受益匪浅。今日本当请教前辈一件大事，奈何夜色将尽，来日待后生郑重拜访请教，万望前辈休要推托。”

老人既不问何事，也不加推辞，只点头笑道：“有缘之人，终当相聚也。”

这时，大门外清晰地传来“咔嚓咔嚓”的踏雪之声。白衣少女玄奇笑道：“大父大父，又有客人来也。”孝公凝神细听，笑道：“小妹，这是我的老友。前辈，后生告辞。”走到院中，却见天色微微发白，大雪依旧纷纷扬扬。

玄奇在身后笑道：“哎，别急，还有剑。”抱着长剑跑到院中递给孝公，灿烂地一笑：“还算剑士也，起身忘剑。”孝公报之一笑：“看来没有剑士戒心，不够格。”三人在大雪中爽朗大笑。孝公拱手道：“请勿出门，我自来自去。”拉开院门又回身关好，便听踏雪之声渐渐远去。

玄奇笑问：“大父，这就是人说的不速之客么？”

老人沉吟道：“我在安邑遇到一个奇才，今日又遇到一个。半年两遇，非同寻常也。看来这秦国要有事了。”玄奇笑道：“我看啊，大父

也要有事了。”一边顽皮地比划着客人的样子，板着脸道，“来日郑重拜访相求，万望前辈莫要推托。”老人被逗得大笑起来。

秦孝公回到国府，天色已经在茫茫大雪中透出一丝青色的亮来。

他来到书房，换上轻软宽大的羊皮长袍，坐到木炭燎炉前，细想夜来所遇，久久不能平静。那位颇有仙风道骨的老人，使他蓦然想到了垂钓渭水的姜尚、为人牧羊的百里奚。老人学问渊深，话语间寓意高远，又与高不可攀的鬼谷子有极深渊源，当是一个隐士高人无疑。就连老人的那个孙女也给了他一种从未有过的强烈感受。少女算不得一个丽人，她没有柔媚，没有娇态，一身布衣一头长发，甚至连对人施礼都是士子式的。但她身上那种明朗那种聪慧那种本色那种纯真，以及那种英风之中时不时透出的一种妩媚，却是任何丽人都无法企及的。尤其是她那空谷鸟鸣般的声音和说话的语调，真是给人一种莫大的享受。孝公知道，她说的是寻常女子说不来的“雅言”，多少游学士子和官府吏员终生都难以说好。所谓雅言，是与各国各地的方言土语相对的官话。西周定都镐京，便确定以镐京王畿语音为准的官话为“雅言”。这种雅言，对山野民众是无法推行的，主要在官府、商旅、都城国人、士人阶层使用，尤其是书面文字必须使用雅言。孔子的学生们曾经不无骄傲地说，孔夫子诵读《诗》、《书》，执行典礼，都使用纯正的雅言，而不用鲁国土语。后来的荀子将雅言看得更重，主张“夷俗邪音，不得乱雅”，而且认为说雅言还是说夷俗邪音，是有关士人荣辱的大事，“越人安越，楚人安楚，君子安雅”。就是说，越国人讲越国话，楚国人讲楚国话，但天下的君子都应当讲雅言。虽则如此，但由于种种原因，官吏商人士子国人事实上很难做到人皆雅言，更不用说那些很少外出交往，更不求学做官的女人了。一个少女有一口纯正流利的雅言，至少可以看出她出生在世代书香之家，且这个少女本人还要有周游和求学的阅历。孝公想到小妹荧玉至今还说不好雅言，不禁对这个少女由衷地欣赏，还隐隐感到了她身上的一种神秘气息，如同她的名字“玄奇”一样扑朔迷离。

“二哥，想心事耶，痴呆呆？”一个红衣少女跑着跳着进了书房。

“荧玉，吓我一跳。”忽然之间，孝公感到脸上一阵发热，故意板起脸道，“起这么早做甚？也不去好好读书。”

荧玉咯咯笑道：“谁让我每天早起的？还要练剑？还不是你？”

说着蹲到孝公身边把着他胳膊，“二哥，这次去安邑、洛阳、阴山，我可长见识也。要不要听听？”

“小妹，你说给一个少姑送件礼品，何物最为相宜？”孝公突然问，连他自己也觉得意外，脸不由自主地涨红起来。

“也！”荧玉惊喜地跳了起来，拍手笑道，“日出西方！二哥快说，是哪里的少姑？宫里的？大臣的？哪一家？谁呀？何时大婚？”

孝公板着脸：“乡姑。你就说，何物最相宜？”

荧玉做个鬼脸笑道：“哪个乡姑如此身价？也，我想想。你得告诉我，她的喜好性情啊，少姑与少姑不一样。女人都不一样。”

“你说的这一串，我如何知晓？”孝公还是板着脸。

“也，我的二哥。如何见了女子忒笨？一无所知，送个甚礼？礼有定制，诸侯可以娶九女。二哥准备拿她做夫人，还是做媵妾？”

“啪！”孝公一拍书案，“胡扯个甚！”又觉得不忍，低声道：“我就是赞赏这个少姑，想给她留个念物，可不知何物为佳？”

荧玉知道二哥刚毅木讷的脾性，极少与人谈笑，更是不谈女子。母后几次问他对大婚的打算，他都默然不答。今日能说到一个少姑，简直是天大的好事。她后悔自己大喜之余唠叨过甚引得二哥生气，以后再对她不提这种事，岂非大坏？母后本来就让她多和二哥开开心

的。目下见二哥诚恳坦率，荧玉很是感动。她跪坐在二哥身旁，低声体贴地说：“二哥，我想这个少姑，一定是个非同寻常的女子。荧玉想，女子非同寻常，一定坚贞聪慧，对念物本身并无甚一定嗜好。要紧处是，她一定看重男子是否真诚，是否值得她思念？若值得思念，你就是送她一片树叶，一根茅草，她也会永远珍藏，不惜用性命去保护。否则，就是一座金山，她也会视若粪土。”

孝公听得认真，拍案慨然道：“小妹，你说得真好，二哥茅塞顿开。”他轻轻地叹息了一声，“不管她对我如何，我都会永远想着她。”

刹那间，荧玉惊讶地睁大了眼睛，半日无言。国中官员们都说，二哥坚刚严毅厚重稳健，可在荧玉和母后看来，二哥更多的是倔强执拗的牛脾气，想定了的事天塌下来也要做，有时还激烈得让人胆战心惊。譬如上次立国耻石自断两根手指，母后不知流了多少眼泪，气得在背后骂他“犟牛”，可又不能说他做错了，还得支持他抚慰他。像他这样的心性，今日能认真说出永远想念一个少姑的话，可见决然是深深地爱上了这个女子，而且永远都不会有丝毫的改变。荧玉感到奇怪，就这么一段时日，二哥又没有出城，在何处遇到了这个神秘的少姑？她思忖半日，觉得应当告诉母后，当然，得问问黑伯才能知晓。但是不管如何，荧玉还是非常兴奋。她从安邑的迷醉奢华和洛阳的颓废沉沦，更感到了二哥的清苦。几个月来，她在弥漫中原的卑秦气氛中几乎窒息，深深感受到了秦国蒙受的灾难和耻辱，多少次躲在被中涕泪交流。回来后，她对二哥严峻的黑脸开始有了新的体察，对他拒绝大婚专注国事，也有了一种深切的认同。她似乎清晰地看见了二哥的内心在流血，再看到沉沉血红的国耻刻石时，第一次感到了心惊肉跳。如今，二哥心中有了一个极具魅力的少女，二哥阴霾笼罩的心田就有了一缕阳光，一片温馨。这种阳光和温馨，是她这个小妹和母后所永远无法给予的。荧玉内心感激那个从未谋面素不相识的少女，感激她接过了一副沉重的担子……想着想着，荧玉的泪水不由涌满了眼眶。

“小妹，如何哭了？是二哥不好，惹小妹生气。”孝公揽着荧玉，笑着哄她。

“二哥！”荧玉扑到孝公肩上，边哭边笑道：“小妹高兴，为你。”

孝公哈哈大笑：“我倒是为你着急，嫁不出去，让你哭个够。”

荧玉咯咯笑道：“就嫁不出去！你大婚我才嫁，看你磨蹭到几时！”兄妹两人同声大笑。

黑伯进来道：“禀君上，老人所居叫五玄庄，家中唯有老人与孙女两人。老人的来历没有人知道，只知他经年在外云游，极少回栎阳。”孝公收敛笑容沉吟道：“黑伯，找景监说说，备一份不俗的礼物。天放晴以后，即刻去五玄庄拜访前辈。”

“君上放心，我即刻找景监内史商议。”黑伯冒着纷纷扬扬的大雪出宫去了。

大雪初晴，整个栎阳城还埋在雪中。

太阳虽然无力，却是非常的晃眼。按照景监的意思，最好是等几日再去拜访五玄庄。秦孝公却很着急，认为不能拖延。于是在午后时分，孝公景监一行人踏着陷入膝盖的深雪来到那条小巷。到得五玄庄门前，只见大雪封门，毫无铲雪扫雪的痕迹，秦孝公心中一凉，莫非老人又走了？景监上前轻轻叩门有顷，粗简的木门“吱呀”开了半边。一个少女探出头来，正想问话，却看见孝公在后相跟，惊喜之情油然而生，脱口笑道：“呀，忘剑士也，快快请进。”孝公素来庄重，但却被玄奇这滑脱出来的俏皮称谓引得笑了出来：“若那把剑不拿，就成了不拿剑客，我就整日来取剑了。”少女灿烂地一笑，侧身开门让进客人，转身向屋内高兴叫道：“大父大父，忘剑公子到了。”大家一齐笑

了起来。孝公这才注意到玄奇背了一口短剑，外穿了一件白羊皮长袍，里边却是紧身束装，好像要出门远行的样子，心中不禁一紧。

这时，老人正从屋内走出，身背斗笠和一个青布包袱，一身短装粗布衣，显然是要远行了。孝公忙深深一躬："大雪阻隔，渠梁来迟，不想却扰前辈远足，尚请见谅。"老人爽朗笑道："故人临门，幸甚之至。云游远行，原无定期，请入内就座。"说话之间，少女玄奇已经进屋打开了苫在家什上的粗麻布，重新生起了木炭火，架起了煮茶的陶罐，不声不响却又热情亲切地关照孝公和景监入座，又立即到院中安排抬礼盒的黑伯一行到偏厢就座。片刻之间，一切都井然有序起来。老人也卸去行装，换上一件羊皮长袍，悠然坐到案前。

孝公指着景监道："前辈，他是我秦国内史景监。"景监对老人深深一躬。

玄奇正在煮茶，微感诧异地笑道："他是内史，那你是何人？"

景监道："前辈、小妹，这是我秦国新君。"老人丝毫没有感到惊讶，微笑拱手："贵客临门，茅舍添辉也。"玄奇怔怔地看了孝公一眼，明亮的目光渐渐暗淡下来。孝公笑道："小妹妹莫待我以国君，当我是一个友人可好？"诚恳的目光中有着明显的期待。玄奇默然，继之一笑，悄悄退出房中。

孝公向老人再度一躬，庄重谦恭地开口："前辈，前日雪夜仓促，未及畅叙，今日特来拜望，恳请前辈教我。"

"国君来意，我已尽知。秦国之事，老夫自当尽绵薄之力。然则，只能略为相谋，不能身处其事，请万勿对老夫寄予厚望。"

"前辈，莫非罪我敬贤不周？"

老人大笑道："非也。老夫闲散一生，不求闻达于诸侯，更不堪国事繁剧之辛劳。我师曾言，我是散淡终身逍遥命，强为入仕必自毁。另者，老夫从不研习治国之道，对政务国务了无兴味，确无兴邦大才也。"

"前辈对世事洞察入微，见识高远，却何以笃信虚无缥缈之学？莫非前辈觉我秦国太弱，不堪成就王霸之业？"

老人微微一笑，略顿一顿道："国君可知晓我是何人？"

孝公一怔："五玄庄主人。不敢冒昧问及前辈高名上姓。"

刹那之间，老人眼中泪光莹然，不胜感慨道："国君诚挚相求，老夫不忍相瞒。我乃秦穆公时百里奚的六世孙……我岂能对秦国无动于衷？"

秦孝公惊喜交集，肃然离席站起，扑地拜倒："百里前辈，嬴渠梁不肖来迟。"

百里老人扶起孝公，黑发白发交臂而抱。玄奇正走到书房门口，见状默默拭泪，明亮的目光久久注视着孝公。良久，二人分开，都是唏嘘拭泪。景监站起来肃然躬身道："百里前辈隐士显身，君上得遇大贤，可喜可贺。"

玄奇揉着眼睛一笑："大父知道自己忍不住，早早想走，又没走脱，天意也。"

百里老人悠然一叹："是也，天意使然。不瞒国君，穆公辞世后，先祖百里奚回楚国隐居修身。先祖临终前曾预言，秦国百余年后将有大兴，嘱后代迁回秦国居住，但不得任官任事。"

孝公惊讶："这却为何？"

老人道：“先祖虑及后人以祖上功业身居要职，而不能成大事。是以百里氏六世治学，从不入仕，实为先祖遗训。久而久之，亦成家风也。”

孝公沉重叹息：“百里前辈，而今秦国贫弱，国无乾坤大才。渠梁为君，孤掌难鸣。恳请前辈为渠梁指点迷津，使我国人温饱，兵强财厚。否则，渠梁何以面对秦国父老？何以面对列祖列宗？”

玄奇被孝公的诚恳感动了，摇着老人胳膊道：“大父说也，你不是早有谋划么？”

老人缓缓捋着长长的白须：“秦国之事，我思谋日久，时至今日，机缘到矣。兴国之道，以人为本，列国皆然。秦国要强大，就要找到这个扭转乾坤的大才。”

“然则世无英才，却到何处寻觅？”

“国君莫要一言抹煞。方今战国争雄，名士辈出，前浪未退，后浪已涌，风尘朝野，多有雄奇。只看求之是否得法？”

“渠梁派遣多人遍访秦国山野城池，何以大才深藏不遇？”

老人爽朗大笑：“治国求贤，何限本国？自古以来王天下者，哪个不是放眼天下搜求人才？穆公称霸的一班重臣，先祖百里奚是楚国奴隶，治民能臣蹇叔是宋国庶人，大将丕豹是晋国樵夫，理财名臣公孙支是燕国小吏，大军师由余更是流落戎狄的老晋人。此五人皆非老秦人，更非老世族，穆公却委以重任而成霸业。孔丘为此赞叹不已：‘穆公之胸怀，霸主小矣，当王天下！’由此观之，治秦者未必秦人也。自缚手脚，岂能远行？”

孝公本是思虑深锐之人，一经点拨，不禁豁然开朗：“前辈是说，向列国求贤？”

“然也，向山东各国搜罗人才。”老人击掌呼应。

孝公不禁兴奋地对景监道：“景监，回国府即刻拟定一道求贤令，向列国广为散发，大国小国，一个不漏！”景监兴奋应道：“是，臣即刻就办。”

百里老人微笑着：“我将带公求贤令一道，去山东为秦国谋一大才。”

玄奇急切道：“大父，谁也？”

老人神秘一笑：“谁也？我亦不知。”玄奇向爷爷做一个鬼脸，众人不禁笑了起来。

看看暮色将至，秦孝公站起来吩咐抬进礼盒。百里老人正色摆手道：“我观国君非是俗人，秦国目下正在艰难处，此等物事当用于可用之处，老夫岂能受国难之礼？”说得孝公无言以对，只有深深一躬：“大恩不言谢，嬴渠梁当对百里氏永志不忘。天色已晚，渠梁告辞，明日便将求贤令送来。”

百里老人送孝公一行到院中，寒风卷着雪末打来，孝公坚持不让老人送行。老人便殷殷道别，嘱咐玄奇代为送行。

直走到门口，玄奇都没有说一句话。孝公已经踏出了门槛，却又像钉在那里一样默默沉思，猛然回身对玄奇拱手道：“小妹，我观你游历多于居家，谋面颇难。嬴渠梁欲送小妹一物，以作思念，不知小妹肯接纳否？”刹那之间，玄奇明亮的目光直视孝公，孝公真挚的目光坦然相对。两双对视的目光在询问，在回答，在碰撞，在融和，在寒冷的冬日暮色中化成了熊熊的火焰。良久，玄奇默默地伸出双手，脸上飞出一片红晕。孝公从怀中取出一支几近尺长的铜鞘短剑，双手捧到玄奇的掌中。短短剑身带着孝公身上的温热，玄奇双手不禁一抖，眼

中闪出晶莹的泪光。孝公专注地看了玄奇一眼，转身大步而去。走了几步，玄奇却默默地赶了上来。孝公回头，玄奇从腰间解下自己所佩的一尺剑，双手捧到孝公面前，双眼中射出炽热的光芒。孝公缓慢艰难地平伸双手，紧紧抿着的嘴唇簌簌抖动，双眼坚定地融会着玄奇的目光。玄奇将短剑缓缓捧到孝公掌中，双眼朦胧脸颊一片绯红。

夜色降临，寒风料峭，雪光映衬出两个久久伫立的身影。

“不移，不易，不离，不弃。”

“天地合，乃敢与君绝。”

浑厚的誓言与深情的吟诵，在洁白的天地间抖动着燃烧着。

四　神秘的布衣小弟突然变身

银装素裹的原野上，栎阳城迎来了冬日大雪后初晴的阳光。

栎阳的庶民百姓们终于有了一片难得的欢畅。原本人人准备上阵杀敌的大血战，擦肩而过了。一场大雪深深覆盖了久旱干涸的麦田，又使人们看到了一个大熟之年就在眼前。两个多月的满城叮当结束后，老秦人的子弟们都换上了锋利的新矛新剑。上苍似乎又开始念及秦国了，否则，这些急难大险怎么就憋着气过去了？国人们对雪后初晴的阳光现出了从未有过的兴奋与新鲜。官府未及号令，人人走出家门，手执扫把锹耒扫雪清道。街巷中堆满了头戴斗笠红鼻子蓝眼睛的雪人，引得孩童们绕着雪人唱啊跳啊地打雪仗。最显眼的是扫雪者在栎阳城东门口堆砌的两个巨大雪人，高约三丈，手执长矛，威风凛凛若天神一般。雪人筑起，引来城门口一片“老秦万岁”的狂热欢呼。

这时，城门守军头目高喊：“行人闪开，快马特使出城！”欢呼的人群哗然闪开之际，一骑黑色快马箭一般飞出城门，越过吊桥。“一骑！”“又一骑！”“还有一骑！”“不对，还有！”人们惊讶地发现，三十

余骑快马特使，竟在半个时辰内络绎不绝地飞出了东门。一片忧色，顿时浮上栎阳国人欢快未消的面容。多少年了，老秦人对打仗很熟悉，但也很敏感，他们看到这非同寻常的如飞快马，立即意识到危险又在迫近他们，聚拢一片的人们开始默默疏散。

这时，守军头目又一次高喊：“国府大令到——”人们看见栎阳令子岸带着三名文吏大步赳赳而来。“又要招募壮士、征收粮草了，快看看如何分派？”人群中有人急切低声地对一个穿长衫的识字者嚷嚷。长衫识字者冷冷道：“再征，就只有人肉了。”嚷嚷者嘘了一声：“别胡说，快看。”

栎阳令子岸高声命令文吏：“张挂起来，高一点。”文吏站在大石上挂起了一张写在羊皮上的文告。子岸高声道：“父老们，谁识得字？出来给念念。走，到南门去。”人们哗地围拢过来，长衫识字者被嚷嚷者推出嚷道：“念，给睁眼瞎子们念念。”长衫识字者抬头向文告一看，却愣在那里半天不出声。人群鸦雀无声，一层乌云明显笼罩在脸上。嚷嚷者忍不住嚷道：“怕甚？念呀，大不了一场大血战，鸟！”长衫识字者却不住摇头，惊讶的脸上抽搐着，竟呜呜咽咽地哭了起来。嚷嚷者骂道：“哭个鸟！还算老秦人么？走，不听了，回家烙饼，明日打仗！”

人们默默散开。长衫识字者猛然醒悟，嘶声喊道：“回来！快回来！好事！我来念！”人们犹豫着重新围拢。嚷嚷者骂道：“鸟！仗都打不完，还有好事？念啊！”

长衫识字者擦擦鼻涕眼泪，高声道：“这是国君的求贤令，就是要搜寻贤才，强盛秦国！这样写的：天下列国士人群臣庶民，凡能出奇计强秦者，吾将让他位居高官，且与他分享秦国之土地财富！若能荐举贤才者，也有重赏！”

人群愣怔片刻，猛然炸开，轰雷般高喊：“好！秦公万岁！”

老人们掉了眼泪，相互一片点头感慨：“对了对了，这就对了。”

“秦公睡醒啦，早该变。要不咱这破裤子何年能脱得？”

嚷嚷者拉着长衫识字者就走：“鸟！咱老秦人也有大才。我荐举你做大官，我也得一堆赏金！走啊，愣怔个甚？”长衫识字者惶恐拱手：“老哥哥，别乱来。那大贤之才等闲了得！我连一筐书都没读完，书吏都做不得，还做大官？”嚷嚷者急切道：“鸟！那还不赶紧找一个出来？”

“我看你就能行！”有人高声喊道。

“鸟！我能做甚？”嚷嚷者笑骂。

“教训女人啊！教男人如何一天打三顿老妻！”

众人哄然大笑，嚷嚷者边骂边追那个“荐举者”，城门口又变得一片热闹。

在老秦人的欢笑中，秦国的快马特使像一颗颗流星，北上九原，东出函谷，南下武关，撒向天下六大国与三十余个中小诸侯国。他们以数百年来迁徙各国的秦国人为根基，以各种形式秘密散发着秦孝公的求贤令。数月之间，秦国求贤若渴的消息，便在天下城池乡野名山大川的士人们中间流传开来，成为比齐国稷下学宫招募学人更为令人振奋的喜讯。

这里的不同之处在于，齐国的稷下学宫旨在弘扬文明，虽然也不排除个别学宫士人出仕为官，但其主流毕竟是治学，所要求士人们的是黄卷青灯，是修身自励，是文章道德。而秦国则直截了当地请士人们去做官，去强秦，去建功立业，去出将入相，去名满天下，去光宗耀祖！相比之下，如何不令士人们怦然心动？正因了这一点，到齐国稷下学宫去的士人，绝大部分都属于有志于治学的各式士子。当时及

后来的诸子百家在稷下学宫几乎先后都有代表人物。法家的慎到，儒家的孟子，儒法并体的荀子，名家的惠施与公孙龙，辩家的田骈，纵横家的鲁仲连与庄辛，阴阳家的邹衍，道家的宋钘与尹文，农家的许行，等等。然而，纯粹治学从来都不是春秋战国士人阶层的主流精神。自从“士”这个人群阶层出现以来，主流精神始终是经世致用，就是以学问入世奋争，以才能建功立业。孔子是个直话直说的老倔头，他说过许多令后人难堪的老实话，譬如“唯小人与女子为难养也，近之则不逊，远之则怨”等等。就是这个爱说难听话的倔老人，将士人们的这种精神一口叫白，名曰“学而优，则仕”——优秀的士人应当做官！这是当时士人阶层毫不隐瞒的公开宣示和终生追求，而当了官后的目标也决不含糊，叫做“治国平天下”，就是要为国家为天下做一番事。正是这种坦诚直率而又奋发有为的入世精神，战国士人们将直接做官看得比终生治学重要一万倍。他们往往在入仕无望的情势下，才被迫治学著作和传授学问，这便是后人所谓的“强使英雄做诗人”。更有趣的是，即或无奈治学，所治也还是治国为政之学。老子、孔子、墨子、庄子、孟子，都是求官不成无奈治学，而又在学问中建立为政经典的大学问家。这种相互促进相互激扬的士大夫精神，历经沧桑磨炼，厚厚沉积在华夏士子们的魂灵之中，一有火光，便会轰然爆发。

如今，秦孝公的求贤令就是一道耀眼的火光！

当这道求贤令秘密传播到安邑的时候，正是冰雪消融的三月。

安邑城外的灵山，已经是麦苗返青枯木新芽残雪变为淙淙溪水的春日了。山脚下的公叔墓地，也从冰雪覆盖中走了出来，松柏苍翠，山花初现。墓前苍黄的衰草，也被春风在朦朦胧胧中摇绿了。此刻，与墓地遥遥相对的山腰小道上，走来了一个身披红丝斗篷的少女，在山野初绿中分外鲜亮夺目。少女手中拿着一支极为精致的细剑，身材颀长秀美，一头长发盘成一个高高的发髻，中间横插一支碧绿的玉簪，恍若士子头上刚刚加冠，透出一种高雅的书卷气息。当她遥遥望

见公叔墓的石坊时，站在山道上静静地想了一会儿，又低头看看自己的装束，似乎平静了一下自己的心绪，方继续向墓地走来。

石坊前的大道分外冷清，庞涓派在这里的步卒骑士也不知道如何不见了踪迹，坊下竟没有一个军士。少女显然感到了疑惑，边走边四下打量，终于看见了守护墓地的十多个兵士在营屋旁倚着墙角晒太阳。看见她进来，他们抬起了头，老兵头沙哑地问："又是找卫鞅的？"少女微笑着点点头。一个兵士惊叹道："看人家卫鞅福气，鸟！"老兵头低声喝道："作死！"又回头笑道，"姑娘请自进去，他整日守在陵下石屋里。"少女点点头，径自进去了。

陵墓前数丈之外的小屋，显然是粗糙搭盖的，很难说清它是一间石屋还是一间茅屋。墙是大石板拼起来的，缝隙也没有填塞，屋顶苫盖着一层绝不算厚的茅草，虚掩着的木门也已经破旧。按照丧礼，这种守陵的住所应该是最简单的茅庵草舍，以考验和磨炼守陵者的大孝之心。进入战国时期，摧残身心且耗费巨大的葬礼渐渐淡化，有关葬仪的一切礼节都在简化和变通。于是，这间守陵小屋就变成了既不能严实如常，又不能过分透漏，既要粗简，又要遮风挡雨的石板墙茅草顶。

少女在石茅屋前打量一番，摇摇头皱起眉，似乎很不满意，却又略显顽皮地一笑，轻轻咳嗽一声，粗着嗓门高声道："中庶子兄台在否？布衣小弟前来讨教了。"虚掩的木门吱呀开了，依旧是白色长衫的卫鞅大步走出，分明一脸兴奋的笑意。突然之间，他却惊愕得后退几步，揉揉眼睛打量着面前美丽的少女，疑惑问道："这里，你，一个人？"

少女微笑着点点头。

"方才，是你在说话？"

少女还是微笑着点点头。

“你是何人？为何假冒我布衣小弟？”卫鞅正色问道。

少女脸上泛起一阵红晕，却又落落大方地拱手道：“兄台见谅，布衣小弟就是我，我就是布衣小弟。”

卫鞅大是疑惑，不禁绕着少女打量了一圈。少女红着脸不说话，微笑着任他打量。良久，卫鞅哈哈大笑道：“世间竟有这等事？我却不信。莫非少姑是布衣小弟的妹妹？”少女摇摇头，猛然又粗声道：“我是来提醒你，与你对弈的巨商是秦国密使。”卫鞅近在咫尺，猛然听到面前这个美丽的少女说出布衣小弟夜半树下说的密语，突然一惊，竟然不小心跌倒坐地。少女大笑，忙去拉卫鞅，不想笑得岔气，一下子软在了卫鞅身上。卫鞅被这突如其来的变幻弄得云雾不明，又对自己方才的失惊感到滑稽，跌坐在地便大笑起来。少女笑软在他身上，他也笑得没有力气去扶去推。两人同时大笑着叠在一起，滚了一身泥土。

“你，真是布衣小弟？”卫鞅想正色说话，却又是禁不住开怀大笑。少女笑得泪水长流，虽然已经坐起，却不断地抹泪，听卫鞅一问一笑，又禁不住咯咯笑道：“你请我来，又不认我，是何道理？”

“那？还叫你布衣小弟？”少女笑着摇摇头。

“既是女儿身，何以装扮成一个游学士子？”

“不告你。”少女脸泛红晕。

卫鞅感到惊讶，他第一次听到“布衣小弟”的女儿本声，想不到同一个人的声音竟可以有如此大的差别。作为男子，“布衣小弟”的声音虽显细亮，但毕竟男子中也有这种声音，卫鞅并没有特别注意。但作为女子，少女的声音却与“布衣小弟”迥然有异。卫鞅对自己曾经严酷

训练的听力非常自信，且相信人的音质是难以改变的。然而，面前的这个少女与冬天里那个“布衣小弟”，却怎么也看不出一点相同处，连声音也是截然两人……不想了，该知晓的迟早会知晓。卫鞅站起来拱手道：“少姑，请到屋内叙谈。”

少女将沾上泥土的红丝斗篷解下，现出一身白色紧身长裙，颀长的身材更显婀娜高雅。她笑着点点头：“兄台请当先。”

卫鞅推开被山风吹得闭合的木门，笑道：“请进。我得给你找一个坐处。”

少女笑道：“不须找了，榻上正好。”说完走到书案旁的木榻前，将斗篷搭在榻边木栏上，回身笑道：“我来煮茶，你可先换件干衣，今日可是要消磨你也。”边说话边动手，也不问卫鞅何物放在何处妥当，眼睛只一扫，已经清楚了这间斗室的全部物事。先用火钩清理了燎炉木炭灰，重新燃起了一架红红的木炭火；又熟练地支起铁架，吊上陶罐煮水；再给干燥的黄土地面洒上水，从屋角拿来笤帚，将屋中灰土全部扫去；又将屋角木几上的冲茶陶壶饮茶陶杯全部洗干净；又利落地撕开了一块旧布，塞住了两条透风的石板缝隙。这时，木炭火已经烘烘燃起，陶罐中水也已经大响，整洁的小屋顿时温暖如春。

卫鞅换了一件长袍，对“布衣小弟”的轻柔利落欣赏之极。他注意到，几个书架和那张摊满竹简的书案，都抹去了灰尘，而书简位置却没有任何移动。而这两处也是读书士子最怕别人乱收拾的，若非熟悉书房生涯的女子，绝不会有这种细致的照拂。

少女煮好了水，斟好了茶，做了一个女儿礼微笑道：“请兄台入座。”

卫鞅开心地拱手笑道：“布衣小弟请。”

少女举起陶杯：“为重逢兄台，尽饮此杯。”将一杯清香茶水嫣然饮下。卫鞅举杯笑道：“为布衣小弟变做女儿，尽饮此杯！”

少女脸上又飞起红晕，笑道：“还布衣小弟，我可是有名姓也。”

“敢问小妹高名上姓？”卫鞅收敛笑容。

少女跪坐到矮榻上，悠然笑道：“我姓白，单名一个雪字。”

“小妹在洞香春做何事？”“洞香春是我的，时不时去看看。”

卫鞅恍然大悟，似乎证实了他隐隐约约的猜想，笑道：“如此，小妹当是名满天下的白圭丞相的女儿了？”

白雪微笑着点点头：“也还是你的布衣小弟。”

卫鞅淡淡一笑：“小妹今日找我，意欲手谈？”

“不是，有大事。不过你先猜猜看。”

“那个白发隐者露面了？”

“不是。”

“秦国特使来了？”“不是。”

卫鞅沉吟道：“总是与秦国有关联的事了？”

白雪点头笑笑：“看来你开始想秦国的事了。我呀，给你带来两则消息。一则，韩国开春后可能起用申不害，筹划变法；二则，秦国国君向天下列国发出求贤令，搜求强秦奇计与治国大才。兄台以为如何？”

卫鞅肃然拱手：“多谢白雪姑娘。”

“先别谢，我可有所图也。”

卫鞅爽朗笑道：“有所图最好，最怕无所图。”

“对我讲讲你对这两件事的评说。喜欢听你谈政论棋。”

卫鞅沉吟点头道：“这两件事耐人寻味。韩国原本是仅强于秦国的第二弱国，在山东六大国中座次最末。但韩国虽小，铁山却是最多，农耕平原也最多。所以，韩国兵器锻造天下第一，粮食贮藏也是天下第一。然则为何成为弱国，因由皆出于旧贵族根基未动，人力财力分散于豪强封地。若能法令统一，激励民心，韩国将成为中原令人生畏的强国。申不害被韩侯重用，这一天为期不远了。”

白雪钦佩点头，又问：“秦国颁发求贤令，是否也想变法？”

卫鞅默然有顷，叹息一声道：“自古求贤有虚实，奋发图强者求贤，沽名钓誉者亦求贤。秦国求贤之真意，我得见到求贤令方可有断。”

“我已经安排妥当，明晚将有求贤令送到洞香春。我来，就是要请你去。”

“这座陵园近日看管松弛了许多，我明晚一定来。难为白雪姑娘了。”

白雪笑道：“如何俗了起来，不叫我小妹？”

卫鞅肃然道：“姑娘襟怀高洁，卫鞅岂能失敬？”

白雪悠然一叹：“老父给我留下三桩物事，一笔财富，一张大网，一种志向。我生为女儿之身，难以充裕利用这些财富、这张大网，来

实现这种志向。我想扶助一个有襟怀、有抱负、有经纬之才，更有远大志向的人成就大业。我不希望这个人将我的扶助看做恩赐，而折损他的心志。因为，我也想在他的大业中实现我的梦想。”

“敢问姑娘，何为父亲留下的志向？”

“以财图大计，以才治国家。老父商家入相，正是如此。”

卫鞅点头沉吟：“姑娘之梦想如何？”

白雪略显羞涩地笑道：“不告你。但愿它已经开始了。”

卫鞅觉得面前这个少女当真是个奇人：论财富难以计数，论襟怀志不可量，论才识堪称名士，论心性明亮豁达，论聪慧天赋极高，论相貌绝然佳丽。如何她就没有些许瑕疵？然而如果只有这些，也许他反倒会敬而远之。只因为这些方面他也许更强更高。如果这些非凡的东西生在一个男子身上，他一定会和他成为生死至交，会毫无顾忌地使用他的财富，就像管仲和鲍叔牙一样。然而生在一个女子身上，这些非同寻常的光彩处恰恰就成了他和她必须疏远的根源。倒不是他畏惧这种女子的才华和财富，而是他觉得问心有愧。一个心怀天下志向高远才华卓绝的男子，内心天地更需要一种灵动一种柔情一种照拂一种具有渗透性的知音，如果一个女子只有前者而没有后者，他的人生就会产生僵硬的枯燥的裂痕。内心没有激情，却要为了种种外在的制约长期相处，这就是他所感到的惭愧。但是，面前这个少女却不是只有前者而没有后者的女子，非但是两者兼备，且在她身上的糅合简直奇妙得令人难以相信！才华中显出自然与风情，操持中显出雅致与书香，特有的才华与志向深深隐藏在美丽的风韵之后，又处处显露在她的一举一动之中。她还是“布衣小弟”的时候，卫鞅就不由自主地喜欢了那个布衣士子，当“他”变成光彩照人的少女时，卫鞅内心流过的激情与舒畅是难以自制的。他那从未有过的开怀大笑是情不自禁的，也是油然而生的。他的心灵告诉他，他已经很是喜欢这个少女了。原因

只有一个，她让他怦然心动，她让他奔放燃烧，她让他从心底里流出轻松与欢畅。

但是，他能接受她么？他的心灵在问自己。

卫鞅对任何事情都喜欢正面作为。这也是战国士子做事的普遍喜好——说就说个彻底，做就做个彻底。这时候，他的第一个念头就是：把自己想说的话说出来，不要遮遮掩掩。他从书案旁站起，肃然向白雪深深一躬：“白雪姑娘，感谢你对卫鞅的赞赏和寄托。我知道，姑娘的赞赏和寄托，也包含了姑娘的那个梦想。然则，卫鞅秉性不群，一生注定是孤身奋争命蹇事乖，只能给身边的人带来不幸。姑娘名门之后，与一个中庶子交往并行，只会使姑娘身败名裂。是以，卫鞅既不会成为姑娘成就志向的并肩之人，也不会走进姑娘的梦想。”

白雪明亮如秋水般的眼睛充满了惊讶与疑惑。她默默沉思，突然爽朗大笑道：“卫鞅，你扪心自问，说的可是心里话？假若你真是如此之想，白雪这双眼睛也算徒有虚名了。”她深深地叹息一声，“你说得何等痛快？我听得却何等酸楚？说孤身奋争命蹇事乖，说秉性不群身败名裂。君为名士，岂不闻‘人生得一知己足矣，斯世当以同怀视之’？白雪既能与君相知，且不说君不会命蹇事乖，我亦不会身败名裂，纵然有之，又何惧之？以此为由，拒相知于千里之外，卫鞅也卫鞅，君是怯懦，还是坚刚？是熄灭自己，还是燃烧自己？请君慎之，请君思之。”她说得真诚痛切，明亮的眼睛却始终看着卫鞅。

片刻之间，卫鞅感到了一种前所未有的震撼。他是个自信心极强且词锋极为犀利的人，从来没有谁准确洞察他的内心并一击而中。今日，就是面前这个少女，却说得他内心一阵发抖。她不激烈，不尖刻，却有着一种对回避者高贵的审视和对脆弱者至善的怜悯，有着冰冷淡漠的对心灵的评判，更有一种无可抗拒的消融冰雪的暖流。卫鞅第一次感到，自己气短起来，默默的半日沉思不语。

白雪微微一笑，岔开了话题：“兄台，说正事。记住明晚了？”卫鞅一怔，恍然笑道：“我倒是云雾中了。好，明晚看秦国求贤令。”“哎，猜猜，我还给你带来何物？”白雪顽皮地笑了起来。卫鞅打量着她身上似乎没有口袋一类的累赘之物，笑道：“还有好消息？”“如何忒多好消息？闭上眼睛，闭上嘛。”卫鞅从来没有和少女有过如此亲昵，自己先红了脸，却也是不由自主地闭上了眼睛，只觉得心里暖烘烘的舒畅极了。听到一声：“睁开了，看看。”便睁开眼睛，不禁哈哈大笑起来：“好，好物事！”

书案上摆着一个小小扁扁极为精致的红木匣，上面一个大铜字“鹿”，旁边是一个金黄锃亮的雁形樽，樽身两个红字“赵酒”。卫鞅一看便知，木匣中是烤鹿肉，金樽中是他最喜欢的赵酒，如何不高兴地叫好？只是他不明白，这两件东西如何能随身带着却丝毫不显痕迹，便问道：“这，却如何带在身边？”白雪笑道：“你来看。”拿起雁形樽，将雁喙的上片轻轻一拍，只听“当”地一振，雁喙便严丝合缝；又伸出两根脂玉般的细长手指将背盖两边一捏，背盖也严丝合缝地扣在一起；又平伸手掌将雁蹼向上轻轻一托，那原本是底座的雁蹼也悄无声息地缩回了雁腹；再用两根手指捏住雁喙一推，细长的雁颈竟也缩回去不见。如此一来，一个雁形樽便成了一个圆鼓鼓的金球。白雪将金球托在手中，单掌从上向下徐徐一摁，金球竟又变成了一个圆圆扁扁的金饼。白雪嫣然一笑：“就这样，戴在我腰扣带上的，方才放在披风里。”

卫鞅对这般精巧多变的酒樽见所未见，连连赞叹造物者之神奇。白雪笑道：“这雁形樽材质极薄极韧，能装两斤酒也。老父当年商贾远行，就带它随身。”说着摇摇雁形樽，“你看，一点不会漏也。”又拿过红木匣道：“这个木匣只装一斤干肉，六寸长，五寸宽，三寸厚，不妨身的。”说完，又一阵捏、揪、挤、拍，雁形樽便稳稳立在书案上放出酒香；又一按红木匣铜扣，匣盖轻轻弹开，轻巧地揭去一层白纱，一方红亮亮的烤鹿肉便散发出悠长浓郁的香味。

卫鞅不由咽了咽口水笑道：“如此口福，神仙难求也。洞香春有么？”

白雪微笑摇头：“这是家传物事。白氏家计从来与洞香春不牵连。”

“如此巧惠，府中炊师能治大国了。”卫鞅赞叹。

白雪明朗顽皮地一笑：“不敢当，这可是我自己动手做的吔。”

刹那之间，卫鞅又看到了“布衣小弟”的可爱神态，不由“啊”了一声，却转口笑道：“你？会下厨？”

白雪悠然道：“下厨有何惊讶？有人要吃饭，就得有人下厨了。”

卫鞅大笑道：“好，那我就吃将起来。”

时而娓娓侃侃，时而感慨叹息，卫鞅吃酒，白雪饮茶，两人竟不知不觉间谈到了斜阳夕照，才一齐笑着叫道：“呀，太阳偏西了！”

白雪回到安邑城内时，正是日落黄昏时分。她没有走显眼的天街，而是从一条小巷进了洞香春。这是白氏主人进洞香春的专用密道。

白氏祖传的经营传统，是尽量少干预所开店铺、作坊、酒肆的日常生意。白氏遍及列国的商贾字号，都有一个总执事，呼之为“总事”，日常交易一概由总事掌管。白氏主人只是在月底年终查账决事，或大的时令节日来听听看看而已。这种奇特的松散的经营方略，却竟使白氏的商贾规模在三代人的时间里迅速扩大，且没有一例背叛主人或中饱私囊的坏事出现。白圭以商入相，魏武侯问其商道秘术，白圭回答：“商道与治国之术同，放权任事，智勇仁强。”魏武侯问其治国方略，白圭答曰：“与商贾之道同，人弃我取，人取我与。”正是在白

圭掌事的三十多年中，白氏成为与赵国卓氏郭氏、楚国猗氏、齐国刀氏、韩国卜氏齐名的六大巨商。白圭的经商天赋独步天下，他曾经骄傲地说："吾治生产商贾，犹伊尹、吕尚之谋，孙吴用兵，李悝行法是也。"多少商贾许以重金请求他传授秘术，白圭以蔑视天下的口吻宣示："为商之人，其智不足以通权变，勇不足以任决断，仁不足以明取予，强不足以有所守，虽欲学我术，终不告之也。"但是，对他唯一的一个女儿，白圭却从来不传授商贾之道。白雪曾经幽幽地问："女儿不通商贾，父亲的生财秘术就失传了，悔不悔也？"白圭大笑："日有升沉，月有盈亏。天生我女，不予我子，乃上天惧我白圭敛尽天下财富也，何悔之有？女儿冰雪聪慧，读书游历足矣，何须经商自污？"

正是白圭这种超凡脱俗的开朗秉性，滋润生长了白雪轻财货重名节的名士襟怀。然而奇怪的是，白氏产业却没有因为白圭的病逝而萎缩，增长扩大的速度虽然慢了一些，却是依旧在增长。白雪是更加宽松了，且不说从来没有去过开在列国的商号，就是安邑的洞香春她也极少来。巧的是，上次一来就遇到了谈政论棋意气风发的卫鞅，使她不由自主地多次秘密来到洞香春。她虽疏于办事，一旦办起事来却是思虑周密。为了经常性地掌握各种消息传闻，扶助卫鞅早日踏上大道，她派自己的贴身女仆梅姑守着她在洞香春的专用密室，专门做传递联络。她每次来也决然不问生意，只做她自己关心的事，仿佛这豪华的洞香春和她没有干系似的。

虽然天色还没有尽黑，洞香春已经是华灯齐明了。

"小姐，正等你，急死我了。"看见白雪走进密室，梅姑急忙迎了上来。

"如何？出事了？"白雪微笑问道。

梅姑低声道："有个黑衣汉子不声不响，在外厅坐了两个时辰……"猛然感到身后有气息微微，一转身，发现一个黑衣男子悄无声

息地站在她身后，身材高大，连鬓胡须，面色炭黑，不禁“啊”地惊叫了一声，“就，就是他。”

白雪笑道：“梅姑，你到外面去看看。”待梅姑匆匆出门，白雪向黑衣人拱手道：“壮士，可是侯嬴大哥派来？”

黑衣人深深一躬，嘴里呜呜啦啦地比划一通，从背上抽出竹筒，恭敬地递给白雪。白雪利落地打开竹筒，抽出一束竹简，打开一瞄，简首“求贤令”三个大字赫然入目。她轻轻地“啊”了一声，露出灿烂的笑容。白雪已经知道来人是个哑人，打着手势笑道：“壮士请在这里安歇，住几日看看安邑。”黑衣人连连摆手，拱手转身，看来立即要走。白雪笑着拦住道：“壮士高义，敢问姓名？”说着指指书案上的笔砚。黑衣人略一沉吟，走到书案前拿起那支长长的玉管鹅翎，蹲下身来，在砚旁一摞竹简上抽出一条，歪歪扭扭写下两个大字。白雪笑道：“啊，荆南。楚国人？”黑衣人颇为拘谨地笑着点头。白雪转身从一个铜匣中拿出两个金饼递过：“壮士，路上茶水。”荆南面色涨红，呜呜啦啦连连摇手摇头。白雪笑着将金饼塞进他背上的皮袋，拱手道：“谢壮士。也替我谢过侯嬴大哥。”荆南点头，再度一躬，转身大步出门了。

白雪给梅姑留下两个字，匆匆地从密道出了洞香春，回到了自己的庭院居所。

白氏的地产房产很多，但是自从白圭做了魏国丞相，白氏在安邑的房地产就开始慢慢地缩水。到白圭临终之前，安邑的庄园只保留了两处，一处是城内的一座四进庭院，大约只相当于魏国一个下大夫的住宅；一处是城外狩猎的一座小小山居。白圭在弥留之际，将女儿唤到榻前叮嘱：“雪儿，白氏的房地园林全部没有了，为父留给你的，只是涑水河谷的狩猎山庄和这座小院子，你埋怨老父亲么？”白雪笑着摇头：“钱财是父亲的脚印，抹去它，是父亲要解脱女儿。女儿岂能迂腐计较？”白圭喟然一叹：“雪儿，这只是其一。最要紧者，父亲要保护

你永远不陷入钱财风浪，一生只做自己喜欢做的事。庄园地业，一部分是父亲捐赠了官署国府，一部分给了白氏部族的十四支支脉。父亲去后，不会有任何人来向你瓜分财产。”说着吩咐白雪从榻旁铁柜里找出一个小小铜箱打开，“这里有国府官署历次的书凭，还有十四族长分头与我立下的析产书契，你，收好了。”白雪含泪带笑地合上铜箱：“父亲，女儿晓得，钱财终是身外物事……”白圭轻轻摇头：“雪儿，莫要轻易这样说。金钱是一种力量，可成人，可毁人。为父没有处置者，就剩下安邑洞香春和楚国、秦国、赵国、齐国的几家生计。除了洞香春，其余各国的生计都是秘密的，没有人晓得。有一天，当你不需要这种力量支撑你时，它们才是身外物事。”白圭费力地向胸前一指，“雪儿，解开这里。”白雪笑笑：“世人说父亲算计天下第一，还真是，要将女儿算计到老也。”白圭也笑了：“雪儿是老父的宝贝儿，自然要给一个万全。解开。”白雪解开父亲的长袍，不由吃了一惊——长袍衬里画满了各种图形、线条与密密麻麻的小字，就像一张没有头绪的蜘蛛网。白雪笑了：“老父啊，这分明是蝌蚪文天书也。”白圭神秘地一笑：“这是外国生计图，看好了？上面有主事人与联络之法。”说着精神奕奕地坐了起来，脱下长衫交给女儿：“雪儿，记住了，魏国未必是久居之地。收好了这件东西。老父的事完了，完了……”一阵哈哈大笑，从容去了。

十二岁的小白雪，没有一点儿惊慌与悲伤。她穿了一身大红吉服，将老父亲的丧事当做喜事来办，一时惊动了整个安邑。虽说白圭只当过短短的八年丞相，但毕竟是由名满天下的魏国巨商入仕，人望极高，送葬者不绝于道。人们惊讶地发现，白氏并没有国人传闻的那样豪阔，反倒是处处流露出士子世家一般的质朴实在。人们叹息白圭经商治国皆有术，但却没有善始善终，竟清白寒素地去了，给小女儿留下的太少太少。一段时间过去，白氏家族也就渐渐地从国人心目中淡出了。小白雪平静地成长了起来。

白雪就住在这条小街的这座极为普通的小庭院里。小街多住燕赵两国的商人，所以叫了燕赵街这个名字。这条小街不繁华，不冷落，不在闹市，也不偏僻，倒确实是一处平凡得令人很难记住的地方。

庭院的第二进是白氏家传的书房。并排六间，分为西四东二两个隔间，中间一门相连，西边是书简文物收藏屋，东边是读书刻简屋。白氏家产中，唯独这书房完整无缺地保留了下来，连专司书房的两个仆人也保留下来，没有遣散。老仆是专门保管、修补文物书简的，他是白圭生前的一个书吏，因少小时骑马摔伤了腿，好读书不善奔波，白圭就让他做了书房总管。小女仆则是白圭生前专门为女儿物色的伴读，由于和女儿很是相投，白圭专门叮嘱将这两个忠仆留给了女儿。

女仆叫梅姑，便是这些天来替白雪守在洞香春的那个少女。白雪每次从外边回到家里，都要先到书房将要办的事安排妥当，然后才去休憩消闲。

今晚回来虽然已经是二更时分，书房里还亮着大灯。白雪照例匆匆来到书房。老书吏瘸着腿进来禀报："公子，今日无事，你去安歇了。"白府上下人等，只有这个老人坚持将白雪称为"公子"，似乎认定这个女主人与男子一般出色。天长日久，人们也都认可了老人的称谓，白雪也习惯了这样的女公子身份。

"书翁，我有事。"白雪匆匆道，"你要将藏书间的各国法令，啊，不是全部，那太多了，主要是几个变法国家自变法以来的重要法令，收拾装成一个大木箱，要经得起颠簸才好。"

"公子，你要自己出门用？还是要卖了？要送人？"书翁惊讶道，"那可是老丞相最宝贵的藏简，有些连国府书库都缺失也。"

"我的书翁，"白雪笑道，"晓得啦。物有大用，方得其所，是么？"

“那是。我是给公子提个醒，莫要轻易许人。”

“多谢书翁，白雪岂能轻易许人？好了，去办，没错的。”

书翁瘸着腿去了。白雪在书案前坐了下来，打开案上一个红木匣，拿出一张一尺见方的黄白色的羊皮纸。这种羊皮纸很难制作，所以很贵重，即便在白氏这样的巨富之家，羊皮纸也不是轻易能用的。除了极重要的书信、命令等，一般书籍文章都是用竹简缮写誊刻的。白雪将羊皮纸轻轻用一方铜镇纸压住一角，从绿玉笔架上抽出一支新修磨得很是光滑圆锐的鹅翎，略一思忖，凝神“嚓嚓嚓”地一笔一画写了起来。(注)

片刻之后，白雪写好，将羊皮纸细心地卷成一个细筒，塞进一根精致的铜管里，“当”地合上盖子，轻轻扭了三圈，这支铜管便成了一支锁定的信管，非得有约定的钥匙才能开启。这是白氏部族传送商业秘密的特制信管，非重大事件不轻易启用。

白雪将信管笼在袖中，来到西跨院一间石屋前轻轻敲门。

“咕咚”一声，一块硕大的石板被搬开，一个精瘦的汉子走了出来：“小姐？瘦柴衣衫不整，失礼了。”说着便往屋里走要收拾整齐自己。白雪笑道：“瘦柴，莫烦了。原是我该唤你到书房的，又不想劳动书翁。来，有事了。”

“瘦柴听小姐吩咐。”

“相烦你去一趟秦国，到栎阳找……”白雪的声音突然低了下去。

“小姐放心。瘦柴这就准备，四更出城。三五日便赶回来。”

白雪回到寝室，已经是更深人静了。她看着庭院中明亮的月光，久久没有睡意。

五　求贤令激发了卫鞅

第二天傍晚，白雪趁着暮色从密道进了洞香春，来到自己那间密室。

刚刚饮罢一盏茶，梅姑轻步进来神秘笑道："小姐，那位先生到了，只饮茶，没饮酒。""哪位先生啊？"白雪板着脸。"努，高高的个子，一身白衣，很有气度的。"梅姑笑着比划着。白雪笑笑，拿出一束竹简道："立即到写字房，将这卷竹简誊写十份，散到士子们聚集的案上。还有，那位神秘老人若是来了，立即领到那位先生案位。""小姐放心，不会误事的。"梅姑拿着竹简出门去了。

白雪走进密室内间，片刻后走出，又变成了那个布衣士子，拉上密室的厚厚木门，从庭院绕到洞香春主楼下从容而入。她没有立即去见卫鞅，却先到各个厅室浏览了一遭，方才来到清幽高雅的茗香厅。

一个有屏风遮挡的雅室里，卫鞅正在若有所思地品茶。他感到洞香春今晚似乎有一种特异的气息，以往极为热闹的论战堂竟然没有一个"主战"的名士，甚至连"助战"的士子也不见踪迹，想看热闹听消息的吏员商贾走进来看看，便也出去饮酒博彩了。饮酒的开间大厅客人倒是不少，只是没有一个士子模样的饮者，座中几乎全是华丽的商人与矜持的官吏。以往相对冷清的茗香厅，今晚却是三三两两地不断来客，竟然大都是布衣士子。这茗香厅与其他厅室的不同处，在于这里都是一个一个清幽雅致的小隔间，以与品茶的境界相合。虽然如此，隔间之间还是能时时隐约听到高谈阔论与朗朗笑声。今晚却忒煞奇怪，一个个隔间分明都是三五相聚，却竟然都是静悄悄的。难道都在像他这样细心品茶？一阵思忖，卫鞅笑了，洞香春原本就是无奇不生的地方，想它做甚？于是，心念一动，揣测着秦国求贤令会是何等写法。假若不尽如人意，自己该怎么对白雪说明？白雪又会是什么想法？一时想来，纷乱得没有头绪。

正在此时，轻轻几声敲叩，屏风隔间的小门被轻轻移开。卫鞅心中烦躁，头也不抬挥挥手道：“这里还有人来，请去别处了。”却听一个苍老的声音悠然道：“足下品茶悠闲否？”

好熟悉的声音！卫鞅抬头一看，却是一个白发白须的老人，身后站着一个俊朗少年。卫鞅惊喜过望，站起身深深一躬道：“前辈别来无恙？”老人爽朗大笑：“人生何处不相逢也。”卫鞅笑道：“前辈神龙见首不见尾，相逢岂是易事？请前辈入座。”老人微笑入座，少年便横坐相陪。老人道：“这是我孙儿。来，见过大父的忘年好友。”俊朗少年向卫鞅默默行礼，卫鞅也微笑还礼。侍女装扮的梅姑微笑着上了一份新茶，轻轻退出，急忙去找白雪了。

“冬雪消融，河冰已开，前辈又踏青云游了。”

老人哈哈一笑：“疏懒散淡，漫走天下也，原不足道。却不想与足下再度萍水相逢，这却是天缘了。”

“蒙前辈启迪，卫鞅多有警悟，只是不知西方于年后有何变数？”卫鞅在委婉地试探老人是否知晓秦国求贤令，以便判断老人与秦国的渊源有多深。

“敢问足下，别来可有谋算？”老人微笑反问，对卫鞅的问话不置可否。

“不敢相瞒，卫鞅对何去何从仍无定见。读了几卷西方之书，毕竟对西方实情不甚了了，委实难以决断。”卫鞅实话实说。

老人微笑点头：“很巧，老夫路过西方之国，恰巧知道些许消息。其灭国危难似已缓解，朝野颇为振作。新君似决意图强，向天下各国发出求贤令，寻求强国大才。老夫以为，此举创战国以来之求贤奇

迹。只可惜，老夫已经力不从心了，否则，也想试试。”说完，一阵爽朗大笑。

“先辈，”卫鞅并没有惊讶，“自古求贤之君多矣。向普天之下求贤，委实难能可贵，称奇可也，未必称得一个迹字。迹者，事实之谓也。能否招得大才？终须看求贤之诚意，之深切，否则，一卷空文而已。”

老人对卫鞅带有反驳意味的感慨，丝毫没有不悦，反倒是赞许地点头道：“足下冷静求实，很是难得。老夫没有觅得求贤令请足下一睹为快，诚为憾事。然则，我这孙儿过目不忘，在栎阳城门看得一遍，已能倒背如流了。玄奇，背来听听。”

卫鞅忙拱手道：“有劳小兄。”

俊朗少年笑着点点头，轻轻咳嗽一声，一口纯正的雅言念诵道：

求贤令

国人列国贤士宾客：昔我穆公自岐雍之间，修德行武，东平晋乱，以河为界，西霸戎翟，广地千里，天子致伯，诸侯毕贺，为后世开业，甚光美。会往者厉、躁、简公、出子之不宁，国家内忧，未遑外事，三晋攻夺我先君河西地，诸侯卑秦，丑莫大焉。献公即位，镇抚边境，徙治栎阳，且欲东伐，复穆公之故地，修穆公之政令。寡人思念先君之意，常痛于心。国人宾客贤士群臣，有能出奇计强秦者，吾且尊官，与之分土。

卫鞅听罢，一时久久沉默，胸中翻翻滚滚地涌动起来。

这时，布衣士子装扮的白雪轻步走了进来。卫鞅眼睛一亮，对老人笑道：“前辈，这是我的手谈至交。小弟，这位是前辈高人。”布衣士子恭敬拱手道：“晚生见过前辈。这位小兄的雅言好纯正也。”老人

笑道：“只是可惜，老夫没有盖官印的求贤令原件也。足下请坐。”布衣士子笑着向老人一躬，在卫鞅案头打横坐下，从怀中掏出一个青布包打开：“前辈、兄台，这位小兄也请看，这便是秦国求贤令原件，发到魏国的！”说着拿出一卷竹简递给卫鞅。

卫鞅道一声“多谢”，连忙打开，一方鲜红的大印盖在连接细密的竹简上，分外清晰。卫鞅细细地看完，不禁赞叹道：“小兄背诵，一字不差！”又是不由自主地从头再看。良久，方才抬头，长长地嘘了一口气。

老人微笑道：“足下以为，秦国这求贤令如何？”

“好！有胸襟！”卫鞅不禁拍案赞叹。“就如此三个字？”过目不忘的俊朗少年笑问一句，脸上飞起了一片红晕。卫鞅看了少年一眼，正色缓缓道：“这求贤令大是非同寻常。其一，开旷古先例，痛说国耻。历数先祖四代之无能，千古之下，举凡国君者，几人能为？几人敢为？其二，求强秦奇计，而非求平平治国之术，足见此公志在天下霸业。身处穷弱，被人鄙视，却能做鲲鹏远望，生出吞吐八荒之志。古往今来，除禹汤文武，几人能及？其三，胸襟开阔，敢与功臣共享天下。有此三者，堪称真心求贤也！”显然，卫鞅是被求贤令真正地激动了。老人平静的面颊突然抽搐了几下，那位俊朗少年竟像是对方在赞颂自己，变得满面通红。白雪盯着卫鞅，明亮的眼睛一直在燃烧。

终于，老人笑道：“足下以为，求贤令有瑕疵否？”

卫鞅慨然道：“秦公意在恢复穆公霸业，其志小矣。若有强秦之计，当有一统天下之大志！”

老人仰天大笑，拍案道：“好！山外青山，更高更远。然则敢问足下，今见求贤令，可否愿去秦国一展抱负？”

卫鞅笑问：“布衣小弟，以为如何？”

白雪拍掌笑道：“自然好极。我也想去。”

卫鞅向老人一拱道：“今见求贤令，心方定，意已决，我当赴秦国，一展胸中经纬。”

“人云上将军庞涓软禁足下于陵园，可有脱困之法？”

“庞涓只想卫鞅为他所用，并非以为卫鞅才堪大任。否则，以孙膑先例，鞅岂能稍有出入之便？唯其如此，脱困尚不算难。”卫鞅颇有信心。

“能否见告，足下何以不做军务司马？此职亦非庸常也。”

卫鞅浩然一叹：“鞅虽书剑漂泊，然绝不为安身立命谋官入仕矣！生平之志，为国立制，为民做法。寥寥军务，何堪所学？”傲岸之气，盈然而出。

“足下特立独行，他日必成大器。”老人赞叹罢拈须微笑，“老夫可否为足下入秦谋划一二？”

“敢请前辈多加指点。”

“我有一个像你这样年轻的忘年交，在秦国做官。老夫与足下几个字，你去见他，他可将你直接引见于秦公面前，也省去许多周折，之后就看你自己了。老夫忠告足下，老秦人朴实厚重，厌恶钻营，一切都要靠自己的才干去开辟，没有谁能帮你。”说完，从怀中掏出一个长不盈尺的铜管递给卫鞅，“请足下收好。”

卫鞅起身深深一躬：“多谢前辈教诲。我们两次相逢，敢问前辈高名大姓？”

老人笑道："老夫因先祖之故，欠下秦国一段人情，是故想助秦国物色三二大才。此事一了，老夫就此云游四海了。世外之人，何须留名？"

卫鞅怅然一叹，默默点头。

白雪笑道："前辈说要为秦国物色三二大才，难道天下大才竟有与我兄比肩者？"

老人大笑："金无足赤，才无万能。汝兄治国大才也，然兵事战阵、理财算计等，岂能尽皆卓然成家？"

卫鞅诚恳道："前辈明锐衡平，是为公论也。"

老人站起一拱手："老夫告辞了。"

白雪一拱手笑道："前辈，难道从此不再相逢？"

老人目光猛然在布衣白雪身上一闪，沉吟笑道："姑娘，二十年后，或许还有一晤。"老人叫了一声"姑娘"，白雪惊讶地睁大了眼睛上下打量自己："这，这？"老人、卫鞅和那个俊朗少年一齐大笑起来，引得白雪也大笑起来。

老人向俊朗少年点点头："走了。"说着向卫鞅白雪摇摇手，示意他们不须相送，径自回身去了。卫鞅白雪怔怔地望着老人背影，不禁叹息了一声。

老人和少年走过茶酒两厅的甬道，听见酒厅中传来悠扬的埙笛合奏，一个士子高亢明亮的歌声颇显苍凉。老人与少年同时止步倾听，只听那歌声唱道：

日月如梭　人生如梦

流光易逝　功业难成

大风有隧　大道相通
何堪书剑　歧路匆匆
国有难也　念其良工
鹦其鸣也　求其友声

俊朗少年听得痴了。老人轻轻叹息一声，抚着少年肩膀，少年恍然一笑，两人匆匆出了洞香春。

走到天街树影里，俊朗少年低声笑道："大父，那个士子唱得好也。"老人笑道："你知晓他是谁？"少年惊讶："大父知晓么？"老人笑道："走，我们这就去找他。"少年笑道："人家在洞香春，你往哪儿走？"老人悠然道："此人性情激烈，行止若电光石火。唱完这首歌子，他就不在这里了。我知晓他去处。"少年道："这就去么？"老人道："对，饱餐一顿，五更出发。"

六　申不害要和卫鞅较量变法

百里老人和玄奇昼夜兼程，快马疾进，第三日赶到韩国，还是迟了一步。韩国都城新郑坐落在洧水北岸。城池不大，历史却是悠久得很。

相传这里曾经是黄帝的都城，留下了一个有熊氏城墟。周宣王时封了他的弟弟姬友做诸侯，国号"郑"，封地在华山以东，史称郑桓公。这郑桓公眼光颇为远大，在周幽王时见西周国运大衰，便将封地轴心城池迁徙到华山以东近千里之外的颍水洧水之间，远远躲开了灾难即将来临的镐京。到了第二代，郑武公率领臣民，将黄帝废墟一带的荒芜土地全部开垦出来，并在黄帝废墟上建立了一座大城，定名为新郑。从此，小小郑国日益强大。到了郑庄公时，郑国称霸一时，天下呼之为"小霸"。谁想自郑庄公之后，郑国一代不如一代。到了战国

初期，郑国第四百二十一年的春天，也就是公元前375 年，终于被新诸侯韩国吞灭。韩国原都城在黄河西岸的韩原，灭郑后便将韩国都城南迁新郑，远远离开咄咄逼人的魏国安邑。到韩昭侯时期，韩国已经南迁新郑二十余年了。

然而，天下事颇多迷惑处。韩国南迁后国力便渐渐衰弱，新郑也萧条冷落起来，连郑国时期表面的繁华侈靡也没有了。韩昭侯已经即位八年，眼见国力萎缩，深感寝食不安。韩国朝野仿佛受了国君的感染，无处不散发出一种萧瑟落寞的气息。就说这新郑街市，房屋陈旧，店铺冷清，行人稀少，车马寥落。百里祖孙走马过街，也成了行人关注的新鲜人物。玄奇笑道："大父，这韩国忒冷落，比秦国也强不到哪里去也。"老人摇摇手，自顾寻街认路。

百里老人要找的人大大有名，他就是法家名士申不害。

申不害是个奇人。祖籍算是老郑国的京邑，在汜水东南的平原上。申不害的父亲曾经在末代郑国做过小官。他自己因了父亲的关系，也做了郑国的赋税小吏。谁知刚刚做了两年，申不害才十八岁，韩国便吞灭了郑国，申不害父子一起成为"旧国贱臣"，被罢黜归家耕田。老父老母忧愤而死，申不害则成为无拘无束的贱民。郁忿之下，他一把火烧了祖居老屋，愤而离开韩国，到列国游学去了。近二十年中，申不害游遍列国，广读博览，自研自修，从不拜任何名家为师。五年前他到了齐国的稷下学宫，一个月中与各家名士论战二十余场，战无不胜，声名鹊起，被稷下士子们称为"法家怪才"。其所以为怪才，在于申不害研修的法家之学很特别，他自己称为"术经"。说到底，就是在承认依法治国的基础上专门研修督察权术的学问，权术研修的轴心，是国君统驭臣下的手段技巧。对"术"的精深钻研，使申不害成为人人畏惧三分敬而远之的名士。他写的两卷《申子》， 士子传抄求购，国君案头必备，但就是没有一个大臣敢举荐他，没有一个国

君敢于用他。连齐威王田因齐这样四处求贤的国君，也有意无意地对申不害视而不见。

一气之下，申不害决然离开稷下学宫，又开始了于名山大川寻访世外高人的游历。

一次，申不害在楚国的神农大山寻访墨子不遇，却遇见了从山中出来的百里老人。两人在松间泉水旁的大石上摆开干肉醇酒闲谈，越谈越深，两昼夜风餐露宿不忍离去。百里老人的高远散淡，使申不害感到一种前所未有的清新愉悦。申不害的锋锐无匹，也使百里老人感到了勇猛精进的活力。老百里对申不害的求仕受挫做了析解，说他“杀气与诡秘皆存，人辄怀畏惧之心”；要一展抱负，须得“依法为进，以术为用。术，可用不可道”。申不害听得仰天大笑了半日，深感老百里指点迷津，使他悟到了人事龌龊的关键所在，说老百里道出了“术者之术，堪称天下大术”，说完后一跃而起大笑道：“此一去，申不害必当为相也！”便惊雷闪电般地消失了。

有趣的是，两人在两天两夜中始终不知道谁是谁。

百里老人后来在稷下学宫知道了申不害。申不害则依然不知道这高人是谁。

栎阳城与秦孝公雪夜相逢，百里老人心田里油然生出卫鞅和申不害的影子。在他看来，卫鞅是个正才，申不害是个奇谋怪才，两人若能同到秦国，相得益彰，再有一个兵家名将，安知秦国不会鲲鹏展翅？申不害这次去了魏国，一定也知道了秦国求贤令，也一定会去秦国效力的。

当百里老人寻觅赶到申不害的破屋时，却冷冷清清空无一人，只有屋角破草席旁有一口装满竹简的旧木箱。邻居告诉老人，先生进宫

去了，三天三夜没回来，听说要做韩国丞相了。百里老人大为疑惑，便和玄奇在破屋里耐心等待。

入夜，破屋里蚊蝇哄嗡，屋外小院子里倒是明月高照，凉风宜人。老百里爷孙便在小院里纳凉等候。闲适之中，玄奇从紧身腹带上抽出那支短剑，在月光下端详抚摩，笑问道："大父，你说那卫鞅到了秦国，他会如何用？"老人笑问："他？他是谁啊？"玄奇娇嗔道："爷爷，你知晓的嘛。"老人慈祥诙谐地笑着："我知晓何事？我甚也不知晓。"玄奇生气地噘起小嘴："你不说，明日我回总院了，不跟你瞎跑了。"老人哈哈大笑："好好好，爷爷说。他呀，定会重用卫鞅。"玄奇道："那这个申不害？"老人笑道："一样，也会重用的。"玄奇若有所思地摇摇头："未必。这申不害我听你一说，总觉得有点儿不纯不正，味道不对。他是个很纯很正的人，对异味儿肯定很烦。"老人大笑道："孩子气。为君者有'正'字，哪有个'纯'字？何况味道纵然有偏，只要能强国，何能不用？"玄奇却只是默默摇头。

这时，一阵大笑远远传来："谁还想着我申不害？啊！"说话间，一个长大瘦削长须长发的青衣人已经走进破落的大门。

百里老人已经站起，拱手悠然笑道："谅你也不知老夫何人？何须问来？"

申不害闻声惊喜得"啪啪啪"连声鼓掌，深深一躬笑道："申不害天下第一糊涂，竟忘记了问高人尊姓大名。我回来骂了自己三天三夜！"

老人不禁大笑——这申不害骂了自己还是不问。既想逍遥洒脱，又想以世俗之礼尊重别人；既想问对方姓名，又想对方自报姓名，当真的有点儿味道不对。可谓术到尽头反糊涂。一时间老百里无心多想，也知晓申不害藏心不藏话的秉性，径直说道："申兄，恭贺你要做韩国丞相。"

申不害又一阵大笑：“哎，高人兄，你何以知晓也？”

玄奇被这古怪称呼逗得“噗”地笑出声来。

老人笑道：“许你做，就许人知。新郑城里都传遍了，何况我也。”

“这还得多谢高人兄那一番指点也。我这次面见韩侯，便是言法不言术，果然是一箭中的。哎，高人兄还没吃饭歇息，老说话如何行？来人！”

墙外疾步走进一个小吏，躬身道：“大人何事？”

“即刻整治酒肉来，我要在旧宅款待好友。”

小吏答应一声，疾步走出。申不害回头笑道：“高人兄，我今日是回来搬这一箱书的，不想得遇高兄。明月清风，我等再畅饮畅谈。”

说话间便将“高人兄”又压缩为“高兄”，玄奇又被逗得笑出声来。申不害这才注意到这个俊朗少年，惊讶道：“这位是高兄仆人？”玄奇学着他口吻笑道：“非也。我乃高人孙儿，此刻便是高孙也。”申不害仰天大笑：“高孙？好！想不到我申不害遇到了如此睿智少年，竟片刻间学会了申术。知道么？这叫‘倚愚之术’！”

老百里揶揄笑道：“申兄终究是本色难改。”

申不害是人逢喜事精神爽，拱手笑道：“惭愧惭愧，我要管住自己不说术，那得清心一夜才能办到。”又转过身笑道，“哎，我说高孙，你拜我为师如何？我申不害没有拜名师，吃尽了苦头，你做我学生，申术便后继有人了。”

玄奇笑道：“你那申术，不学也会。”

“噫！”申不害一声惊叹，笑问，“你高孙能答上我申术三问？”

“申术请问。”玄奇依旧是盈盈笑脸。“好。何谓倚愚之术？”

“不欲明言，装聋作哑，藏于无事，窜端匿疏。”

“噫！”申不害又是一声惊叹，追问道：“何谓破君之术？”

“一臣专君，群臣皆蔽，言路堵塞，则君自破。若一妇擅夫，众妇皆乱。”申不害肃然正色：“何谓君不破之术？”

“明君不破，使其臣如车轮并进，莫得使一人专君；正名而无为，犹鼓不入五音，而为五音之主。此为明君不破之术。”玄奇答完，颇显顽皮地看着申不害。

申不害愣怔半日，疑惑问道：“你如此年少，何以对我申术如此详明？”玄奇一笑：“法为大道，术为小技，收不到高徒的。”

“岂有此理？法无术不行，无术岂能吏治清明？”百里老人笑道：“申兄不要和小孩子说了，她读你的《申子》不知几多遍了。”申不害恍然大笑：“啊，高孙实在已经是我申不害的学生了！”这时，小吏挑来一担食盒，将一张大布铺在地上，摆好酒肉并酒具食具，躬身道：“大人请。”申不害伸手向面东尊位一指，笑道：“高兄、高孙，请入座。”百里老人和玄奇便席地坐在大布上的宾位。申不害谦恭地坐到了面西主位，举爵笑道：“高兄啊，你千里来寻，申不害无以为敬，只有这破屋、明月与官酒了。来，先干一爵！”

百里老人笑着举爵：“申兄与神农山时相比，判若两人。恭贺申兄，干！”

“神农山之申不害若何？”

“穷途末路，破败苍凉。”

“今日之申不害若何？”

“一朝发达，激越锋锐。”

申不害大笑：“哎呀高兄，你该不是说申不害沐猴而冠，成不得大器哉。”百里老人笑道：“申兄高才名士，何愁大器不成？然则大器之材，必得大器之国，方有大器功业。不知申兄将在何处归宿？”申不害慨然叹道：“不瞒高兄，我本想到秦国一试，然则我闻听卫鞅要去秦国，我就决意留在韩国了。”

“却是为何？申兄如何知晓卫鞅此人？”

申不害冷冷一笑道：“慎到在稷下学宫将卫鞅之才广为传播，如今天下名士谁不知晓卫鞅？慎到说，卫鞅是法家大道。我申不害偏就不服。谁是大道？谁是小道？目下评判，岂非为时过早？卫鞅入秦，必得变法。申不害留韩，也必得变法。二十年后，再来说谁是法家大道！”

百里老人惊讶沉默，突然大笑：“申不害啊申不害，就为如此理由不去秦国？”

“不能么？”申不害又是冷冷一笑，“申不害的学问才能，是自己苦修而来，真材实料。可二十年来，那些名家名士谁承认过我？若非在稷下学宫与那些名家名士连续的学问较量，申不害还不是泥牛入海？申不害要成名，要建功立业，就不能给别人做嫁衣裳。否则，申不害的功劳就会莫名其妙地没有了！和卫鞅同到秦国，变法的功业会有申不害么？没有，决然没有！不怕高兄评判指责，申不害必得独身创业，才能证明我自己的学问才能是自己发奋得来，而不是靠名门高足

起家。高兄，名士们认定我荒诞无行，我认了。然则，不是申不害一类，何知申不害苦衷哉！”

百里老人沉思有顷，笑道：“如此说来，申不害是要和卫鞅较量变法？”

“然也！”申不害感慨激奋，“没有较量，何以证真伪？明高下？辨文野？若非实力较量，何有战国大争之世？”

玄奇诡秘地一笑：“高孙看先生，留在韩国必有另外思虑，非纯然为了较量。”

申不害哈哈大笑：“高孙不愧读我《申子》，一语中的！高兄试想，秦国穷弱之邦，变法之首要，当在富民强兵。做此大事，变法立制为第一，术有何用？而韩国不然，民富国弱。因由在贵族分治，官吏不轨，国君无统驭臣下聚财强兵之术。当此国家，整肃吏治为第一。唯其如此，术有大用。卫鞅若来韩国，定会捉襟见肘。申不害若入秦国，也会力不从心。高兄高孙，如何？申不害可是实言相告？”说完径自大饮了一爵。

百里老人默默点头，仰望天中明月，怅然一叹。

玄奇笑道：“依先生之言，倒是各得其所了。”

申不害拊掌大笑：“然也，然也。”

百里老人面色平和，悠然笑道：“申兄为韩相，何以治韩？”

“吏治第一，强兵次之。”申不害正色答道。

“强兵之后，又当如何？”

“先灭秦国，再灭魏国，最终一统天下！”申不害慷慨激昂。

百里老人仰天大笑：“好！好志向。想没想过韩国若被人灭，君当何以处之？”“杀身以谢天下！”申不害没有半分迟疑。百里老人喟然一叹：“天道无私，是以恒正。老夫来迟一步，天意也。”

申不害大笑饮酒，院中大树上的猫头鹰惊得扑棱棱飞走。百里老人抬头看看天中一钩残月，悠然笑道：“申兄啊, 老夫该告辞了。”说着站起身来。

申不害正色道：“二十年后，请高兄秉公评判，申不害、卫鞅何为法家大道？”“你们俩，谁能做到二十年丞相，谁便是法家大道。”

“噢？你是说，申不害做不到二十年丞相？”“天晓得。老夫如何晓得？”百里老人说完一拱手，“告辞。”和玄奇走出破院子扬长而去。申不害望着爷孙二人走出院子，不禁怅然一叹，自言自语：“如此高人，如何就不知他姓名？如何他也不说？真世外隐士也。”

此时，雄鸡高唱，东方欲晓。申不害练了一趟自创的山跳功夫，脸上微微冒汗，顿觉精神抖擞。他喊进跟随小吏，吩咐将破旧大书箱搬到新宅去，将这旧院子一草一木不许动地封存起来。吩咐完毕，上马飞驰进宫去了。

今日清晨，是申不害动议的第一次朝会。韩昭侯要在朝会上正式册封他为丞相，而后由申不害以丞相之身份宣示韩国的变法步骤。这是韩国国策转折的重大朝会，也是申不害自己首次登堂入室，于国于己，均是关系重大。申不害虽然已经想好了种种预定方略，但还是有些紧张。

距离卯时还有一刻，申不害匹马驰进宫门车马场。他感到惊讶，如何竟没有一辆轺车？车马场如此冷清？他没有多想，将马拴好，大步往中门而来。

“站住。何人？何事啊？”一个轻慢悠长尖锐的声音从台阶上传来。

申不害抬头一看，须发灰白的内侍总管似笑非笑地盯着他。申不害知道，这是人皆畏惧呼之为“韩家老”的宫廷权奴。以他的权力与消息网，不可能不知道申不害即将出任丞相的大事，也不可能不知道申不害的长相特点。他拦在当道意欲何为？噢，是想给我申不害一个下马威，让申不害以后看他的颜色行事。

申不害心中憋气，正色道：“我是待任丞相申不害，进宫朝会。”

“丞相？有如此丞相么？还是待任？老夫还是待任国君也。”

上下打量了一番这个阴冷微笑的干瘪老人，申不害脸上迅即闪出一片笑容，一把扯下头上的丝巾笑道：“家老啊，你可知道这条丝巾的名贵？它是老郑国名相子产的遗物。送给你，日后我等就是老友了。”

老内侍接过丝巾，看到边上的金线绣字，顿时笑容满面：“好说好说，申丞相请，日后借光也。”

申不害早已经扬长进宫去了。

韩国仍然沿用了老郑国的宫室。这座政事殿虽然陈旧了些，但气势确实不小，坐落在六级台阶之上，红墙绿瓦，廊柱有合抱之粗。可是，眼见太阳已经升起，卯时将到，朝中大臣却没有一个到来。韩昭侯在廊柱下愁眉苦脸地踱着步子，不时望望殿前。看看无事，韩昭侯回到殿中，从正中高座上拿起那条换下来的补丁旧裤端详着。

座旁内侍见韩昭侯手捧破裤发愁，欲笑不敢，干咳几声捂住了嘴。韩昭侯回身道：“去，将这条破裤送到府库保管起来。”内侍笑道：“我说君上，一条破裤还要交府库么？你就赏给韩家老穿得了。他老人家会说，这是国侯赏给我的君裤哩，虽然破，然则破得有侯气

也。”韩昭侯生气地脸一沉：“你懂何事？听说过英明君主必须珍惜一喜一怒么？皱眉发愁必须得为大事，欢笑时必须与臣民同乐。一条裤再破，岂不比一喜一怒要紧？本侯要把这条破裤收藏起来，将来赏给有功之臣穿。赏给家老，他值么？”内侍笑着连连点头：“国侯英明，臣即刻将破裤送到府库去，将来赏赐，臣一准手到裤来。”说完，憋住笑碎步跑去了。

这时，申不害大步匆匆而来，向殿中一看，面如寒霜，半日没有说话。

韩昭侯皱眉摇头：“申卿啊，臣子不尽臣道，该当如何？”

申不害向韩昭侯深深一躬，斩钉截铁道：“只要君上信臣，臣定为君上立威。”

韩昭侯摇头叹息：“难。盘根错节，难也。”

这时，韩国的大臣将军们方才陆陆续续三三两两地慢步走来，相互谈论着各自封地的女人猎犬奴仆护卫老酒之类的趣闻，不断哈哈大笑。有人看见老内侍站在廊柱下，便高声笑问：“韩家老，今日朝会，却是何事？”老内侍打哈哈道：“进去进去，朝会一开，自然知道，猴儿急！”臣子们爆出一片笑声：“我听说要换丞相？谁做新丞相啊？”“听说是申不害。”有人问道：“申不害是个甚东西？”有人高声答道：“申不害不是东西！是个郑国贱民！”

众人一阵哄然大笑。老内侍向殿内撇撇嘴，示意他们收敛些许。可这些臣子没有一个在意，依旧高声谈笑着走进政事殿。猛然间，众臣肃静了下来。政事殿内，韩昭侯在中央大座上正襟危坐，面无表情。申不害肃然站立在韩昭侯身侧，长发披散，不怒自威。这种场面在韩国实在罕见。但大臣们相互瞅瞅，又开始哄哄嗡嗡地谈笑议论起

来。老内侍韩家老走进来站在韩昭侯另一侧，骤然尖声高宣：“列位噤声，听国侯宣示国策——”

待众臣安静下来，韩昭侯咳嗽一声，郑重缓慢地开口道：“列位大臣，我韩国民力不聚，吏治不整，软弱受欺，内忧外患不断。长此以往，韩国将亡矣。为此，本侯晓谕：任当今名士申不害为韩国丞相，主持变法，明修国政……”

政事殿“哄”地骚动起来。大臣们似乎根本不相信这是真的。

一个身穿紫衣的大臣高声道：“变法大事，涉及国家根本、祖宗法制，怎能如此草率？望国侯收回成命！”此人乃韩国上卿侠趁，其祖父侠累乃韩列侯时盘踞封地威慑国君的权相，被韩国名臣韩仲子所结交的著名剑士聂政刺杀。二十年后，侠氏家族再度崛起，成为韩国势力最大的旧贵族。

一个绿衣大臣道：“申不害是何东西？郑国贱民一个！如何做得我韩国丞相？又如何服得众望？该当收回成命！”此人乃韩国现任丞相公厘子，其部族五万余人占据着韩国老封地韩原一百余里，专横跋扈，遇事只和几个权臣谋断，根本不将韩昭侯放在眼里。

“韩国官吏质朴，民风淳厚，君上何故乱折腾？”这位黑衣大臣乃韩国功臣段规的三世孙段修，职任上大夫。段规在三家分晋时，力劝韩康子争得荒凉的成皋要塞，给吞灭郑国创造了根基。韩康子封段规成皋六十里封邑。四代之后，段氏部族发展到两万人，成为与侠氏、公厘氏相比肩的大贵族。

“申不害亡国妖孽，当杀之以谢天下！”

“对，杀！杀申不害！”

殿中一片混乱，大臣们交相乱嚷，吼声连连。

老内侍尖叫道：“嚷个鸟！国侯还没说完。再嚷回家去！”

申不害不动声色地走近韩昭侯身边，正色低声道：“君上请授臣执法权力，整肃吏治自今日始。”

韩昭侯本是极为聪敏的君主，内心也极有主见，素来对这班大臣厌恶之极，偏又无可奈何。他内心很明白，韩国局面若由他亲自出面收拾，极有可能酿成举国祸乱，最直接的后果就是自己倒台。韩国要好，必须借助刚毅锋锐的强臣，自己只能在背后支持，相机行事。申不害有没有舍身变法的杀气，韩昭侯吃不准，又不能主动请他镇抚群臣。目下见申不害自请执法，韩昭侯大为振作，清清嗓子，似乎无奈地向殿中挥挥手道：“列位臣工，申不害丞相开始宣示变法大义。从目下开始，一切国事由丞相决断。”

申不害已经为今日朝会做了周密准备，特意将忠于国侯且也有自己诸多朋友的三千精锐甲士从新郑城外调入宫中，将原来与大臣们里外沟通、由韩家老统领的宫室护军调出城外训练补充。他决意为变法祭旗，对旧贵族大开杀戒，震慑韩国旧贵族的气焰，为变法扫清道路。此举成功，变法成功。此举失败，变法失败。至于自己的安危存亡，他早已置之度外。此时，申不害双手捧定一柄金鞘古剑，凛然站立在三级石阶之上，冷峻地开口：“列位，申不害手里这把剑，是韩国定国诸侯的镇国生杀剑。它尘封多年，光芒已经被邪恶吞噬。君侯将它赐予申不害，由我仗剑整肃吏治。国无律法则国自乱，庙堂无治则吏自贪。今日庙堂朝会，群臣置若罔闻，卯时不到，到则闹市一般。更有甚者，小小侍臣也竟敢在庙堂之上污言秽语。国府若此，何以治民？为立律法威严，定要整肃不肖之臣。”

政事殿一片愕然。大臣们和老内侍都惊讶地看着申不害，认为他一定是想变法想疯了。老内侍嘻嘻一笑，轻慢无礼地尖声道：“噢，数落到老夫头上来了？还丞相也，也不想想，你如何走出这六尺禁地？”

申不害举剑过顶，大喝一声：“殿前武士听令！”

一千名重甲武士已经按照申不害事先部署，悄无声息地将政事殿四面围定。一百名重甲武士手持大斧站在殿外廊柱下，此刻轰雷似的齐吼一声：“在！”

申不害手中金剑直指老内侍，厉声道：“你污秽庙堂，守门索贿，勾结外臣，私泄宫室机密，实为奸佞污君，推出立斩！”

老内侍一看甲士阵势，便知大事不好，扑倒在韩昭侯案前大呼救命。韩昭侯背过脸挥挥手。八名甲士一拥拿下老内侍，架起走出。顷刻间，殿外传来一声苍老嘶哑的惨叫！一名甲士用大木盘托进须发灰白的一颗人头亢声道：“请丞相验明人头。”申不害冷冰冰道：“大臣传看，验明人头。”

甲士捧着血淋淋的人头，逐一递到每个大臣的眼前。这些大臣这才开始紧张起来。但他们依然相信这只是申不害杀鸡给猴看的小伎俩，决然不敢触动这些根基雄厚的大臣。另外一面，杀了这个阴阳怪气的韩家老，权臣们更多的是幸灾乐祸。因为这个老东西仗着统领宫室护军，谁也没少敲诈，杀了他既除一害，又给申不害种一恶名，何乐不为？虽则如此，权臣们还是嗅到了一丝慑人的杀气。上卿侠趁铁青着脸推开人头，声色俱厉地喊道：“申不害，尔意欲何为？”

“申不害，尔休得猖狂！”大臣们愤激高叫。

申不害微微冷笑：“尔等猖狂三世，岂不许国家律法威风一时？殿前甲士听令！”

“在！”又是轰雷般一阵轰鸣。

“将权奸佞臣侠趁、公厘子、段修押起来！”

“嘿！”甲士们一声回应，进殿将三名权臣捆绑起来，清冷的刀锋森森然搭在他们又肥又白的脖颈上。段修竟吓得噗噜噜尿流一地。

“申不害，侠氏亲军会将你碎尸万段！”侠趁嘶声大叫。

“国侯，你任用酷吏，国人不会饶恕你！”公厘子也颤声高喊。

申不害冷笑道：“韩国衰弱，根源何在？就在尔等旧族权臣挟封地自重，私立亲军，豢养门客，聚敛财富，堵塞贤路，使民穷国弱，庙堂污浊。尔等非但不思悔改，反倒穷凶极恶，威胁国侯，图谋弑君。不除尔等奸佞权臣，岂有韩国变法图强之时？押出立斩！”

甲士轰然一声，将三名不可一世的权臣架出殿外。随着三声长长的惨叫，三名甲士用大木盘又托进了三颗人头！

这一举当真是惊雷闪电威不可挡。政事殿大臣们冷汗直流，不知几人软倒在地尿了出来。人头尚未传验，大臣们便一齐扑倒在地，涕泪交流地高喊：“臣等谨遵变法国策，效忠国侯，听命丞相，绝不敢有丝毫异心！”

申不害冷漠地展开一卷竹简，高声道：“列位既然服从国家法令，三日之内，须交出全部多占封地、亲军及数十年所欠国府赋税。日后有超越国府官俸而私收国人赋税者，杀无赦！”

“谨遵丞相令！”大臣们伏地齐应。

“这是列位私扩封地、亲军，以及应缴财货赋税的清单，传阅后立即写出手令，由国府派员接收。全部接收完毕后，尔等方可回归。抗命不缴者，杀无赦！”

“谨遵丞相令。”大臣们又是一片呼应。

申不害一摆手，一名中年内侍毕恭毕敬地低头双手接过竹简，捧给大臣们传阅。立刻便有人接过身后内侍手里的雁翎笔和羊皮纸写了起来。一时间，政事殿肃然无声，唯闻窸窸窣窣的写字声与折叠羊皮纸的声音。

申不害向韩昭侯拱手道："请君上回宫安歇，这里有五百甲士看守。臣当自领五千军马，接收侠氏、公厘、段氏三族封地。三日后与君上会于政事殿。"

韩昭侯一直提心吊胆地看着局面变化，此刻大感快慰，向申不害深深一躬："先生真乃不世奇才也。谨遵先生教诲。"

三日后，申不害凯旋，不但将三族私扩封地的城堡摧毁、府库清理收回，而且将三族的两万多家族私兵收编为国家官军。此间，被扣押在新郑的其他贵族也纷纷交出多占领地、所欠赋税以及家族私兵。一个月内，韩国的府库就充盈起来，三万多私兵也大大增强了韩国兵力。申不害认为，整肃吏治后必须立即着手整肃军兵。他向韩昭侯主动请命，自任韩国上将军，将贵族私兵和原有国兵混编，开始了极其严酷的训练。

韩国开始激变，唤起了生机勃勃的活力，也引起了六大国和各种隐秘力量的警觉与密切关注。

---

1. 战国中期，成型毛笔还没有发明，书写工具多样化，战国晚期时蒙恬发明了毛笔。

第五章　卫鞅入秦

一　神秘客栈的布衣少年

离开韩国时，玄奇在洧水岸边的太室山峡谷中放出了一只信鸽。

黑色的鸽子长鸣一声，振翼疾飞，箭一般冲上一线蓝天，向南飞去。百里老人笑问：“墨家总院又盯上申不害了，对么？”玄奇肃然道：“凡以杀戮为政者，在外弟子都要即刻急报，以便查实遏制。”

“老头子啊，哪里有事就到哪里，也管得忒宽了。”百里老人叹息一声。“

大父，你给孙儿找了个好老师，如何又不赞同老师的信念？”

百里老人悠然道：“你师大义高风，然以暴易暴，终非良策。”

“对付暴政，除了诛杀，难道大父还有更高明的办法？”玄奇认真地问。

老人摇摇头：“没有。天下事原本也难。”

玄奇笑道：“那就莫想了。大父，该分道了。”

百里老人恍然笑道：“啊，已经到歧路口了。好，孙儿去魏，爷爷去齐。”

玄奇扬着马鞭笑道：“办完事，我来找大父，也见见那个孙膑。”

“好，爷爷在临淄等你。”说完，扬鞭纵马而去。

玄奇望着爷爷的背影消失，才打马一鞭，直向东北方的茅津渡而来。匆匆过河，飞马直奔安邑。她到安邑城的目的，是暗中探听魏国近期有无侵吞别国的谋划，然后最快地报告总院，以帮助弱国制定周密的防御方略。这是她的公事。还有一件私事，就是大父委托她暗中了解卫鞅入秦有无困难阻力，如果需要，她应该暗中全力帮助。这两件事对于玄奇来说，都很重要。前一件，是学派信念所在，责无旁贷。后一件，则是她作为秦人后裔的情意所系。更何况，一想到能够为“他”的招贤暗中尽一份力量，她心中就有一股暖流涌动，情不自禁地脸上发热。为了行动方便，她仍然是在外游历的一贯装束，一领本色布袍，一顶六寸竹冠，快马短剑，简朴利落。如此男装士子，反倒衬得她愈显丰神英姿，引得道边少女常常驻足凝望。

安邑城南门内紧靠城墙的一条小街上，有一家简朴的客栈，门额上一块长方形青石刻着两个大字——莫谷。寻常时日里，这家客栈既不挑出灯笼，也不打开店门，更不像安邑城大多数客栈那样讲究，门口总是肃然站立着一个或两个仆人，似乎对有没有客人来住根本不在意。再加上所在偏僻，商旅游客难以发现，门庭异乎寻常地冷清。如此客栈若在别国，也许会教人觉得怪异反而引起注意。然而在安邑城这样人欲横流鱼龙混杂的风华都会，人们注目的是王室，是贵族，是名士，是巨商大贾，市井底层的任何怪诞诡秘都会变得平庸无奇，丝毫没有人愿意多看你两眼。譬如这莫谷客栈，没有谁能打听得到，甚至没有人知道它是何时开在这里的。

傍晚时分，玄奇入城，来到了这清净的客栈门口，在厚厚的木门上拍了三掌。

木门无声地开了。黑黝黝的门厅里传出一个苍老的声音：“行广无私。”

“厚施不德。”玄奇拱手肃然回答。

“欲生？欲富？欲治？”

“欲治。”

苍老的声音消失了。门厅里走出一个黑衣小童，接过玄奇手中马缰，拉马从侧门进入偏院。玄奇从容步入庭院，亮了一下手中的一张刻有“子”字的竹板，影壁前的一个白发老人便领她来到北面的三间正房。顷刻之间，有小童点上铜灯，打来热水。房间里陈设极为简朴，方砖铺地，一榻一几。老人拱手道：“子门师兄请净面濯足，一刻后用饭。”说完便拉上门退了出去。玄奇擦了把脸，从宽宽的牛皮腰带上解下一个小皮袋，那里面全是女儿家必需的用品，她抽出一把小木梳，放开长发仔细梳理了一番。然后将洗过脸的热水倒入另一个木盆，将疲劳的双脚浸泡了片刻。这时小童用木盘将饭捧了进来，一陶罐牛肉炖蔓菁，两个黑面饼，半杯盐水。他们学派的简朴刻苦是天下闻名的，即或像她这样的高位弟子，出外公干也只能吃饱，绝不许有丝毫的奢华浪费。玄奇刚刚吃完，用半杯盐水漱了漱口，小童便进门收拾，几乎就像掐算好了时刻一般。

一个布衣中年人走进：“禀报子门师兄，我等探得魏国将有大的灭国之战，然则尚不知进兵何国？要否报回总院，请师兄定夺。”

玄奇思忖有顷，点头道：“知道了。容我权衡后再作定夺。”

中年人退出后，玄奇想了想，决意先到洞香春看看安邑的动静。

洞香春依旧是热闹奢靡，处处都在高谈阔论。玄奇在几个主要厅室都分别逗留了片刻，没有发现那个中庶子卫鞅。但在这个传闻的海洋里，她却听到了一则出乎意料的议论：中庶子卫鞅做了一家巨商的总事，忘恩负义，欺世盗名，是一个十足的小人！玄奇感到惊讶，又

感到气愤。洞香春的议论不会是空穴来风，若果真如此，大父岂非大大看错了人？向“他”的荐贤岂非也成了无的放矢？卫鞅若果真是见利忘义的假名士，那一定是个大奸大恶之徒。他们学派有两个“必杀”信条：暴政必杀，奸恶必杀。卫鞅这种已被各种圈子确认为高才名士，而又被他自己的作为证明是小人者，谓之欺世盗名，若放任自流，必成披着名士外衣的大奸大恶之徒。他们学派对这种人和对待暴君酷吏一样，知之必杀。

玄奇在茶厅独自品饮，默默思忖，决意今夜先办另一件大事，卫鞅之事留待明日查实再说。想到这里，她丢下一个金饼，离开了洞香春向天街而来。

近日，上将军府前戒备森严，除了持有令箭的军中将吏，寻常官吏根本不许进入。当玄奇走到府门车马场时，带剑的护军头领远远高声呵斥：“不许近前！作速离开！”玄奇没有停步，昂然走到头领面前一拱手：“我是上将军师弟，千里来寻，相烦通禀。”头领疑惑道：“上将军师弟？以何凭据通禀？”玄奇从腰间宽带上摸出一物递过：“请报上将军自然知晓。”头领接过，却是一根拭摸年久而光滑发亮的白骨，中间刻有几个小洞，惊讶道：“这般怪异之物，我却如何通禀？给你，速速离开！”

玄奇接过白骨冷笑道：“足下不要后悔。”说着将白骨横起到嘴边吹动，乍然一股激越清亮的乐音破空而出，直上中天，竟比军中号角更有一番响遏行云的魅力，转而低沉婉转呜咽凄厉，使人顿时生出一阵酸楚。府门护军一时听得愣怔，不知如何是好。此时大门内一阵匆匆脚步，上将军府的总管家老遥遥拱手高声道：“上将军请贵客进府相见。”

玄奇撇下愣怔莫名的头领，从容进入上将军府。

庞涓刚刚在军务厅和亲信将领议完大事，便听见府门特异的骨笛声。这种乐音他在山中听了二十年，熟悉极了，纵然是万马军中，他也能捕捉到只有骨笛才有的那种破空之声。老师派人来找他了，是谁？为何要找他？正沉思间，一个布衣少年在阶下拱手笑道："师兄别来无恙？"

庞涓淡淡道："你的骨笛吹得很好。老夫没见过你，谈何别来无恙？"

布衣少年笑道："师兄修学时，我尚是小童，在老师坊中侍奉，师兄自然不识我。我却识得师兄也。"

庞涓恍然，拱手笑道："如此请入座。我门规矩，同门间不相通连，你可知否？"

布衣少年点点头："那是你等修习大学问的大弟子的规矩。我等杂务，兼修些许本领，可以例外也。我已经年满十八，在山中做了十三年杂务，老师特许我兼修兵学，然却没有工夫指点，特命我来向大师兄求教。请大师兄代师教我。"

庞涓心中大感欣慰。代师教习是一种极为难得的荣耀，老师委托于他，是对他的极大信任和器重，自然也包含了对他的远大希望。他立即命仆人给小师弟上了茶，笑道："小师弟要兼修兵学，通达实战军务为第一，兵书韬略并战阵之法，日后从容研习可也。恰好我在年内要打一场大仗，你跟在军中，自然长了学问。"

"大仗？却不知师兄攻打何国？楚国？齐国？"布衣少年一脸的疑惑稚气。

庞涓哈哈大笑着摇头道："我要打的，是韩国。知道么？韩国近来有个申不害在变法强军，再有几年，韩国就强大了。目下打韩国，正

是最佳时机。”

“我该如何熟悉军务，跟得上将军？”庞涓摇头笑道：“不。战前战中，我都没有时间指点你。我给你指定一个能干的军务司马，你给他做属吏，先走一遍军务。打完仗我再给你解析指点，如何？”

“好。”少年道，“如此不误师兄大事。我明日便来拜见老师。”

庞涓摆摆手道：“稍等两日。这位军务司马是个干才，原在公叔丞相府做中庶子，他已经答应做我的军务司马，我明日就要押他来任事。等他安于职事了，你再随他修习不迟。”

布衣少年笑道：“当官还要押来，岂非咄咄怪事？”

庞涓冷冷一笑：“你久在山中，岂知人世繁难？此人假托受聘于一家巨商，意在逃脱我的军令，我岂能被此等小伎俩蒙蔽？”

“师兄洞察人世，小师弟又长见识了。”

“你有此悟性，甚好。今日到此，三日后你再来。”庞涓一副师长口吻。

布衣少年拱手道别，飘然而去。

玄奇到得大街，心中很是高兴。她利用老师送给爷爷的骨笛和对学门规矩的了解，从庞涓口中片刻便搞清了两个疑团。按照规矩，庞涓不会查问她的姓名和住所，因为那骨笛和骨笛乐音是任何人也伪造不来的。对庞涓的欺骗，玄奇丝毫没有歉意。因为庞涓自做了魏国上将军，四处杀伐，早已经列为学派的必杀对象，只是因为他戒备森严常在军中一时无从得手罢了。他们设在安邑城的莫谷客栈，有一半原因就是针对庞涓的。目下的困惑是，韩国已经有暴政变法的迹象，魏

国则要发动攻打韩国的不义之战，是两恶相斗，还是帮助韩国抵御灾难？玄奇一下子想不清楚。

回到莫谷客栈，玄奇决意将警报先送回总院，请老师判定如何处置。她写好密简，捆扎停当，装进铜管用蜡印封好，唤来客栈掌事的微子，吩咐他快马兼程直送神农大山总院。这“微子”，是团体最底层头目的称谓，相对于学派最高层的“巨子”，中间尚有大子、中子、介子几层。在外人员不管地位多高，只要住在学派所设的据点内，向上传递消息和就地采取行动，就必须通过各层掌事的“子”来完成。而这些“子”及其所辖学生弟子，绝对不得过问传递内容和行动目标，只许忠实地快速传递和达到行动目标。

莫谷微子接过玄奇的密件铜管，立即行动。此时本已三更，寻常人等自然出不得这高峻的城堡。然则“客栈”在城墙根的小街上已经秘密经营多年，早已做好在任何情况下出城的准备。只见大门无声滑开，三名黑衣汉子站在门厅，在黑暗中用劲力极大的弩弓“飕飕飕”射出一串短箭，城墙上的风灯立即熄灭。一个黑衣汉子便迅疾冲过门前小街来到城墙下，用特制的手凿与脚刺灵敏快速地攀上城头。刹那之间，城头传来一声猫头鹰鸣叫，莫谷客栈的大门便无声地关闭了。这说明，那个信使已经缒城而出，骑上城外接应的快马走了。

玄奇自然知道，这一切都不会有任何障碍。目下她在想另外一件事，卫鞅的真相究竟如何？不查明真相，不可能决定是暗中帮助还是示以惩罚。洞香春传闻肯定事出有因，然则庞涓为何又坚决不信？明日强押卫鞅，若卫鞅被抓到上将军府，又当如何？看庞涓那阴冷的笑容，卫鞅若不屈服定是凶多吉少。卫鞅若真是个见利忘义的小人，为何又要拒绝做军务司马？对于一个布衣士子，相当于中大夫的官职难道还抵不上一个商家总事？况且这是魏国的军务司马，官俸比其他国家高出几倍，再说也还有建功立业一展志向的机会。既然如此，他为

何要逃官而就商？啊！对了……玄奇心中猛然一道闪亮，翻身坐起，决定即刻出城。

玄奇唤来莫谷微子，简约地向他说明了独自行动的因由，约定了明日接应的方法，便牵马出了客栈向城门而来。她有庞涓给的出入上将军府的令牌，此时便做了最好的用场。懵懵懂懂的守门军士看见上将军府的令牌，忙不迭开了小城门让她出城。出得城来，打马一鞭，玄奇向灵山十巫峰的公叔痤陵园疾驰而来。

二　卫鞅韬晦斡旋艰难脱身

将近四更时分，公叔陵园一片漆黑，唯有卫鞅的石屋亮着灯光。

卫鞅在仔细琢磨申不害在韩国颁布的十道新法。这是白雪昨日送来的，他已经看了十多遍，反复思虑，感慨良多。应该说，战国初期魏国的李悝变法、楚国的吴起变法，是战国争雄的第一波变法。那么，目下申不害在韩国的变法，与已经在酝酿之中的齐国变法，将成为战国第二波变法的开端。从申不害颁布的法令内容看，这第二波变法开始的气势远远比李悝、吴起变法猛烈得多，而这也恰恰符合了申不害激烈偏执的性情。这使卫鞅感到了鼓舞，也感到了紧迫。光阴如白驹过隙，变法图强的大势已经是时不我待，自己却还羁留在风华腐败的魏国不能脱身，实在令人心急如焚。申不害对齐国稷下学宫的士子们公开宣示，要和法家名士慎到推崇的卫鞅较量变法，看谁是真正的法家大道？对此，卫鞅虽一笑了之，但内心却是极不平静的。一则，他生具高傲的性格，从来崇尚真正的实力较量，目下有如此一个激烈偏执的斗士和自己挑战，岂能不雄心陡起？二则，他已经积累了丰厚的法治学问，以他的天赋，对各国的法令典籍无不倒背如流，更不说自己不断地揣摩沉思，已经写出了十篇《治国法书》，若公之于世，一朝成名是轻而易举的。然则，卫鞅的心志决不仅仅在青灯黄卷的著书立说，他要将自己的思虑变成一个活生生的强大国家。十年磨

剑，霍霍待试，枕戈待旦，跃跃难平。他甚至常常听到自己内心像临阵战马一般的嘶鸣。

利剑铸成，何堪埋没?

前几日，白雪为他谋划了一个脱身方略：由白氏商社出面聘他为总事，然后将这个消息散布出去，如果庞涓不在意，就立即离魏；如果庞涓阻拦，就买通魏国上层瓦解庞涓。这个办法虽然好，但代价却是卫鞅在魏国名誉扫地。战国之世，虽然商人的地位比春秋时期有了很大改观，但一个名士在未建功业的时日弃官从商，又中途离开尽孝守陵的大礼所在，必然被世人视为见利忘义的小人，在魏国失去立足之地。这样做的实际后果是，卫鞅再也没有了任何退路，如果在秦国失败，等于一生的为政壮志就此化为云烟，再也没有哪个国家可去了。想到了吴起因“小人”恶名带来的诸多后患，卫鞅确实颇费踌躇。

战国初期，有人推荐吴起做鲁国大将。但鲁国的旧贵族却因为吴起的妻子是“异邦女”而坚决阻挠。吴起妻子听到后愧疚万分，愤然剖腹自杀。旧贵族们便又说，吴起为了求得将军职位残杀了妻子，是个丧尽人伦的小人。就为了这“杀妻求将”的传闻，吴起连投三国，都被拒绝。若非魏文侯独具慧眼，力排众议，这颗璀璨的将星也许永远没有升起的机会。

整整想了两日，卫鞅还是同意了。他喜欢挑战，甚至喜欢背水一战，那样可以使他义无反顾地走下去，无须回头张望。吴起遇到了魏文侯，安知他卫鞅不会遇到一个英明的秦公？如果潮流命运注定要他失败，纵然是誉满天下，他也依然会失败，孔子不是最好的诠释么?如果潮流命运需要他的成功，虽万千诋毁，也不会掩盖他的光彩。他去秦国为了何事？为了变法。而变法是天下大势所趋。为了在天下大势中做一番不朽功业，一时被世人诋毁又有何妨？尽管这只是一种希望，而且渺渺茫茫远远没有开始，唯其如此，他觉得更具激发性。是的，这是一场人生博戏，他押下的彩物是名士的声誉，而他期望获得

的却是皇皇功业。如果得不到后者，那么前者也将被全部淹没，他将成为一个一无所有与一无是处的赤条条流浪者。如果得到了后者，那么押下的彩物照样可以收回，他将成为光耀汗青的胜利者。

如此的人生博戏，一生能遇几次？此时不博，更待何时？

想透了，想定了，卫鞅就静下心来揣摩申不害的法令。白雪和梅姑向他绘声绘色地学说关于他的“小人”传闻时，他竟开怀大笑了。

他已经心无旁骛，一心只在静静地捕捉庞涓的动作。

万籁无声，唯有山风送来涑水河谷的阵阵蛙鸣。突然，卫鞅一阵警觉，好像听到了隐隐逼近的急促脚步声。他听力极好，仔细辨别，迅速站起，拉开木门疾步而出。刚走到门前的大松树下，便见两个人影倏忽飘来。

“小妹么？”卫鞅低声急问，他想肯定是有了紧急事情。

白雪看见卫鞅，未及与他说话，喘息着低声吩咐道：“梅姑，进去收拾一下。”待梅姑轻步进屋，方才轻声说，“事态紧急，马上走，详情回头再讲。”说话间，梅姑已经拎着一个包袱走出。卫鞅急道：“哎，我的书！”白雪急道：“有办法，回头取，先走人。”说着拉起卫鞅的手向后山走去。

这条山道卫鞅很熟悉，每天清晨都要从这条小道登山。白雪也和卫鞅在这条小道上漫步徜徉过几次，自然也熟悉了。卫鞅见从后山走，便想到肯定陵园大门已经走不通了。否则，白雪早已买通了那十余个守门军士，进出是极为方便的。思忖间已经来到小山顶松林中。

白雪回头一指道：“你看。”

卫鞅回头，只见山下陵园中飘进一片火把，急速地聚拢在守陵石屋前。

隐约可见有人推门进屋，出来高声喊："没有人，只有一信。"一人粗声答道："带回去复命，走！"此时却见又一支火把急速飘到，一个尖锐脆亮的声音喊道："慢走！卫鞅何在？"粗声者喝问："你是何人？"脆亮声音道："我乃公叔丞相府掌书，夫人有急事召他。"粗声者答道："卫鞅不在，你爱等就等。走！"脆亮声音喝道："慢！将卫鞅的信留下。"粗声者哈哈大笑道："今日公叔府能有何事？走！"马蹄发动间，突见一片火把全部熄灭，黑暗中传来咴咴马嘶与人声怪叫。那一支火把却依然亮着，只听脆亮声音笑道："这样的信还不给我看。给你，拿回去向庞涓复命。"粗声者大叫："哎哟，好疼好酸。你，你好大胆子！"脆亮声音留下一阵笑声，一支火把倏忽飘走了。

梅姑低声惊叹："好功夫！"

卫鞅一直在静静观察，默默思索，摇头点头。

白雪道："我们走，到地方再说话不迟。"

三人下到山后，松林中已经有三匹骏马在等待。三人分别上马，白雪一抖马缰，当先驰出领路。卫鞅居中，梅姑断后，三骑向西北飞驰。

涑水河谷不阔不深不险不峻，有山有水有林有兽，河谷山原密林覆盖起伏舒展，是安邑贵族传统的狩猎地带。河谷离安邑城不远不近，便有酷爱狩猎的贵族在河谷中盖起了狩猎别居，守候在别居中消夏游猎。久而久之，仿效者日多，河谷中便星星点点布满了贵族别居。喜好品评的安邑人，便将是否在涑水河谷拥有一座狩猎别居做了老贵族的标志。否则，你就是富可敌国，也只是一个欠缺风雅的暴发户。白氏一门三代大商巨贾，白圭又做过魏国丞相，自然在这里有一

座狩猎别居。涑水河谷的最特异处在于，这里永远都有人住，却永远没有任何官府管辖。春夏秋冬，白昼黑夜，任何时候都可能有激烈的马蹄声和装束怪异的人物进入谷中，谁也不会感到惊诧，谁也不会前来盘查。

五更时分，三骑骏马飞驰入谷，直奔河谷深处的山腰密林。

半山腰平台上亮起了三支火把，照亮了通往平台的四尺小道。飞驰而来的三骑骏马顺着小道直上平台。三位骑者下马，手执火把的两个仆人接过马缰，另一个仆人举着火把在前领道，向林中房屋而来。

火把照耀下，卫鞅看见这是一座建造得极为坚固的山庄。门厅全部用山石砌成，两扇巨大的石门竟然是两块整石。门额正中镶嵌着两个斗大的铜字——白庄。近两丈高的山石墙壁依着山势逶迤起伏，恍然一道小长城。手执火把的仆人向门上机关一摁，巨大厚重的石门便隆隆滑开。进得门来，庭院颇为宽阔，三排房屋摆成了马蹄形。正北面南的是一排六开间正屋，东侧是五开间的厨屋与仆人住房，西侧显然是猎犬和猎具房。整个院中没有一棵树，只有南边墙下几个高高的铁架，卫鞅想那定然是宰剥猎物晾晒兽皮用的。

白雪笑道："若非事出突然，我还来不了这里。"

"你不是个好猎手。"卫鞅笑了。

梅姑问仆人："准备好了么？"

仆人躬身回答："全部就绪，猎犬已经关好。请公子进正房歇息。"

梅姑道："姑娘、先生，请进。"说着当先走上台阶，推开房门，灯光明亮的正厅非常整洁精雅。白雪卫鞅褪下布靴，坐在几前厚厚的红色地毡上，都是长长地舒了一口气。梅姑上好茶，拿来一张羊皮大

图和一串钥匙，笑道：“姑娘，这是我在家老那里要来的山庄图。房子不少也，我先去看看道儿，拾掇拾掇。”白雪道：“去吧。”梅姑便推门进了里间。

白雪呷了一口茶笑道：“三更时分，家老紧急告我，说上将军府掌书透露，庞涓明日要强逼你做军务司马，不做便即刻斩首。我突然心血来潮，觉得危险，便立即出城。没想到庞涓的人马就在后边，更没想到螳螂捕蝉，黄雀在后，后边还有一个诡秘人物。”

卫鞅点头沉吟：“庞涓提前出动，说明他怀疑身边人了。后边那个诡秘人物，却猜不出来路。然则可以断言，绝不是公叔府的掌书。”

“看此人作为，不像对你有恶意。”

卫鞅笑道：“不着急，迟早会知道。”

两人商议完明日的行动，已经是五更天了。白雪道：“你先歇息，不要急着起来，左右是昼伏夜出了。我和梅姑再合计准备一番。”说完正好梅姑进来道：“先生的寝室在东屋第二进，已经预备好了。”白雪道：“那就过去。”梅姑开了正厅左手的小门，领着卫鞅穿过一进起居室，来到寝室，指着一道紫色屏风道：“屏后是热水，请先生沐浴后安歇。”卫鞅道：“多谢姑娘。你去忙。”梅姑笑道：“有事就摁榻旁这个铜钮，我即刻便来。”拉上门出去了。卫鞅脱掉衣服，在屏风后的大木桶中热水沐浴了一番，顿觉浑身轻松，刚一上榻便沉沉入睡。

次日近午，卫鞅方才醒来，睁开眼睛，却看见白雪笑盈盈站在榻前，手中捧着一套新衣服道：“赶制的，试穿一下，看合适否？”卫鞅笑道：“还是旧的吧，我穿不来新衣。”白雪笑道：“要做商家总事了，能老是布衣么？”卫鞅道：“好，尝尝商人滋味。”白雪道：“穿好了出来我看。”笑着走了出去。

卫鞅穿好衣服来到正厅，梅姑连声惊叹：“咄咄咄，先生天人一般！”白雪微笑着点头道：“可惜只是商家总事，委屈了。”梅姑嚷道：“总事哪行？先生是个大丞相！”卫鞅大笑：“大丞相，可不知晓哪国有也？”白雪笑道：“秦国不是有大良造么？”梅姑嚷道：“对，就大良造！”卫鞅揶揄笑道：“好，梅姑此话叫言卜，就做大良造！”三人笑谈间，仆人已经捧来饭菜，一鼎野羊萝卜羹，一盘饼，一爵酒。卫鞅道：“你们不用饭？”白雪笑了：“我们起得早，用过了，你自己用，我陪你。”卫鞅先饮了那爵酒，觉得那酒入口略冰，清凉沁脾，令人顿感精神，不由赞叹：“清凉甘醇，好酒！再来一爵。”梅姑再斟满了一爵笑道：“三爵为限，不能再饮。”卫鞅道：“却是为何？”白雪笑道：“这是消暑法酒，性极凉，饭前不宜多饮。”卫鞅惊讶笑道：“法酒？好名字，我却没听过。”白雪道：“这种酒的酿造极讲究，法度甚严，是以人称法酒。”卫鞅又饮了一爵，不禁笑问：“却是如何严法？”白雪道：“其一，只能春天三月三这天酿制。其二，用春酒曲三斤三两，用深井水三斗三升，用黍米三斗三升。其三，酒曲之糟糠不得让狗猪羊鸡鼠偷食，水须至清至净，米须淘得洁白光亮，否则酒变黑色。其四，每次只许酿三瓮，然后于中夜三更三点入地窖，藏至次年三月三方可开封。其五，酒瓮饮至一半，再加黍米三升三合，不许注水加曲，三日后酒瓮复满。竟夏饮之，不能穷尽，所谓神异也。”

卫鞅饮了第三爵，感慨笑道：“依法治酒，酒亦神异，况乎人也！”再看那盘饼，一面金黄，一面雪白，夹来咬了一口，酥香松脆绵软筋甜，无比可口，不由又是赞叹，“此饼肥美香甜得紧，也有讲究么？”白雪笑道：“这是梅姑的绝活儿，教她给你说。”梅姑咯咯笑道：“姑娘夸我，实则姑娘做得比我还好。这叫髓饼。用上好的牛骨髓与蜂蜜和面，圆成厚五分、径六寸的面饼，放于胡饼炉中半个时辰，不得翻动。这髓饼烤成，经久不坏不变，食之强志轻身也。”卫鞅爽朗大笑：“看来，我要变成神仙了。”

午后，白雪陪着卫鞅在山顶漫步一回。眺望山腰河谷星星点点的行猎别居，又看山外挥汗耕耘的赤膊农夫，卫鞅良久沉思，默默不语。白雪和他说了一会儿晚上的事，俩人便回到了白庄。

暮色降临，一骑黑马驰出河谷。在谷口树林中，骑者换乘一辆车厢像小房子一样的蓝色辎车，直奔安邑城而去。

掌灯时分，丞相府所在的天街车流如梭。蓝色辎车一直驶到丞相府门前方才停下。丞相府的新主人是公子卬，公叔痤家人已经搬到魏惠王另赐的官宅去了。丞相府易主以来，比往昔是更加的热闹繁忙，整日间车水马龙达官贵人络绎不绝。奇怪的是，今晚丞相府门前却很是幽静，偌大车马场空荡荡的没有一车一骑。蓝色辎车刚在车马场停下，府门护军头领便向内高声报号：“白门总事先生到——”报声落点，丞相府家老碎步跑出，来到车前深深一躬道：“小老儿代丞相迎接贵客，请先生安坐。”说着跨上辎车，请驭手坐到一边，亲自驾车从正门驰入。家老是丞相府总管，对寻常高官都是淡漠之极，今日却是殷勤有加，边赶车边回头笑道：“先生头面大得很也，丞相今夜谢客闭门，专门等候先生。”车中传出矜持的笑声，却没有说话。顷刻间，辎车驶到相府深处一片小树林旁停下，家老下车拱手笑道：“敢请先生下车。”车中人走出，从容向林中木屋走去。家老忙不迭领道，却被车中一个布衣少年叫住，递给他一个皮袋子笑道：“多谢家老照应。这是总事先生的些许答谢。”家老接过精致考究的皮袋子，知道这是白门特制的钱袋，沉甸甸的足有十多个金饼。家老心中高兴，连忙道谢，回身碎步跑着去追总事。

林中木屋灯火通明，遥遥可见廊柱下一人，红衣高冠大袖博带，分明便是公子卬。他看见道中来人，大笑迎出：“鞅兄，别来无恙啊？”

卫鞅拱手笑道：“公子荣升丞相，可喜可贺。”

“噫！士别三日，真当刮目相看。鞅兄真道步入风华富贵乡了也。”公子印拉着卫鞅在廊灯下左右打量，发觉素来简朴高洁的卫鞅今日竟是锦衣玉冠，气度华贵，俨然换了个人一般。

“丞相何须惊奇，卫鞅弃学从商，入道随俗，惭愧惭愧。”

“鞅兄何出此言？大商巨贾乃当今风云人物，谁敢小视？我就最喜和商贾来往。来来来，请到内厅叙话。”公子印拉起卫鞅的手，笑着走进正厅。

厅中酒菜已经铺排就绪，公子印热情让道：“鞅兄请入坐贵客尊位。”卫鞅一看座次摆法，明白公子印已经不再将他当做官场中人对待，而当做民间客友对待了。战国之世，尽管礼制已经不再烦琐迂腐，但尊卑座次还是极为讲究的。但凡官场中人，包括名士交游，客人尊位必是坐北面南，主人则在对面或东侧相陪。若是非官场之客人，则客人尊位必是坐西面东，主人坐东面西相陪。今日坐席面东，自然是非官场礼节。两种坐法，后一种自然比前一种低了一个规格，但后一种却不太拘泥，寻常师生朋友间饮宴待客，均是如此坐法。

卫鞅微笑入座。仆人上来酒具，却不是爵，而是觯。古礼之中，酒具比座次讲究更大。所谓爵位，即是酒具与座次组合的等次。举凡大宴，最尊贵者用爵，盛酒一合；次等用觯，盛酒两合；三等用觚，盛酒三合；四等用角，盛酒四合；五等用杯，盛酒五合。也就是说，地位越是尊贵，酒具的容量就越小。各种酒具中又有材质、形制、精粗、铭文等诸多区别，即或是王室犒赏群臣的数百人大宴，繁多的酒具也会将每个人的身份等次丝毫不差地表现出来，绝不会出现尊卑混淆。上酒的大容器也有区别，三等以上用大尊，三等以下用大壶。春秋末期，这种烦琐酒礼大大地简化淡化，酒具的使用也变得随意起来。孔子大为感慨，曾惋惜长叹：“觚不觚！觚哉！”觚已经不是觚了，觚啊！虽则如此，但在上层官场，酒具的尊卑讲究还是存在的。官吏聚宴，寻常全部用各种爵。民间聚宴，则全部用觯或觚。上酒容

器则完全随意。今日公子卬用觯，再次表明对卫鞅的接待是民间友人，而不再将他当做名士小吏。

卫鞅笑道：“丞相通权达变，鞅自愧不如也。”“要说通权达变，那是卫鞅。当今名士，谁能弃官从商？卫鞅也！”“卫鞅困窘，不得已做稻粱谋，已成天下笑柄，丞相勿得谬奖。”

公子卬发现，素来冷峻傲岸的卫鞅一朝富贵，竟变得柔顺了谦卑了，似乎对他这个位极人臣的王室贵族已经有了敬畏之心。公子卬大为欣慰舒畅，既往对卫鞅才气的钦佩和人品的景仰在顷刻之间荡然无存。他举觯笑道：“卫鞅，来，为了足下富贵前程，先干一觯！”举觯一饮而尽。

卫鞅恭敬笑道：“为了丞相功业兴隆，干！”也是一饮而尽。

“卫鞅啊，白门家老请我为你在上将军处开脱，此事可是难办也。庞涓要打大仗，正需军务司马，他如何肯放你走？再说，你原先慷慨应允，守陵期满后任事，我也在当场。此话教我如何去说？”公子卬一副为难的样子。卫鞅笑道：“丞相放得我一条财路，卫鞅自有报答。”

“噢？此话怎讲？”公子卬高深莫测地微笑着。

“白门有言，愿以洞香春十年之利金报答丞相。”

“十年几多？”

“大约三百万金，顶一个小诸侯府库了。”

公子卬沉吟道：“卫鞅，白门用如此天价买你，却是为何？你修习学问尚可，经商为贾难道也是个中高手？一旦失手，白门无报，此事岂非大大麻烦？要知晓，白氏一门，和王室可是千丝万缕也。”

卫鞅笑道：“丞相勿忧。卫鞅对陶朱公范蠡的《计然》十策，早已经揣摩精熟，对商道颇有心得。不瞒丞相，卫鞅已经牛刀小试，为白门做成了一笔近十万金的大买卖。否则，以白门天下巨商，如何能教卫鞅做总事？又如何肯如此费力为我周旋？”

公子卬悠然点头：“鞅兄如此干才，此事尚可为也。”

“此外，卫鞅每年奉送丞相五千金，以做酒资。”

“好！富贵不忘旧交，果然是聪敏豪爽，啊！”公子卬哈哈大笑，却突然压低声音问道：“鞅兄，见过白门女主否？”

卫鞅摇摇头：“我只和白门家老共谋商事。”

公子卬沉吟笑道：“白圭的独生女，可是名动安邑的神秘丽人，然却谁都没有见过。我想请你疏通一件大事，不知可否？”

“不知何事使丞相犯难？”

“原由在此——”公子卬起身走到卫鞅身旁坐下，低声道：“魏王一直没有立狐姬做王后，皆因狐姬风情太盛，艳事太过，有累魏王清名。白门乃天下望族，白圭女儿才貌双绝，若能使此女做了魏王王后，何愁你做不得上卿？届时你我同朝，又何愁对付不了一个庞涓？鞅兄意下如何？”

卫鞅淡淡一笑：“只是，我能做甚事？”

“好说。鞅兄只要将我意详明达于白女，约定我与白女一见，万事皆妥。”

“丞相能使白女成为王后？”卫鞅大是惊讶。

公子卬大笑：“后边之事，鞅兄不用管了。应对官场，兄不如我也。”

“只是，”卫鞅沉吟道，“目下我还不能正式在白门任事。”

“此事鞅兄尽可放心，我明日即刻办理。”公子卬爽快明朗。

离开丞相府，卫鞅回到涑水河谷，已经是三更尾四更头了。他对等候的白雪没有详细讲述公子卬的叵测居心，他要等到公子卬有了明确结果再说。

此日午时，公子卬醒来梳洗，觉得精神焕发舒畅极了。

用午餐时，掌书和家老分别向他禀报了早晨的内外事务。他指点了几件事，又对午后要来的几拨官吏要办的几件事做了定夺，一天的公事大体了结。所余的时光，是他用来斡旋各方的时光。公子卬做官，有他独到的办法，这便是“少做事，多走动”的六字诀。世间大凡喜欢实干做事的人，总是官运艰涩。原因只有一个，要做事就要出错，一出错就要遭非议，非议多了必然下台。公子卬对“少做事”又有独到方式——多议事，少做事，多做虚事，少做实事。作为丞相，凡事皆可参与议论，凡事皆不可亲自做，成则有决策之功，败则有推诿之辞。这是“多议少做”。但只要为官，永远不做事亦不可能。这就要尽量多做那些易见功劳而难查错漏的虚事，譬如接见使臣、祭奠天地、抚恤将士、救济灾民、编修国史、宫室监造、出使友邦、巡视吏治、主持国宴、遴选嫔妃、赞立王后，等等。对于那些易查罪责而难见功效的实事，非万不得已，则坚决不做。譬如修筑堤防、领兵出征、整肃吏治、制定法令、查究弹劾、出使敌国、决定和战、督导耕耘、剿灭盗贼、审理案件，等等。

公子卬的大事只有一件，就是巩固地位，提高声望。要做到这一点，就要殚精竭虑地走动——对上斡旋，对下周旋，对官言礼，对士

言义。仅以两端而论，公子印就做得极有成效。对魏王，他极尽投其所好，而又做得雅致有趣。魏王晚睡晚起，他也晚睡晚起，纵有军国急务，也绝不在魏王睡觉的时候去打扰。魏王精于玩乐享受，对珠宝鉴赏、狩猎游览、宫室建造、音律品评、美酒美食、美女美色、猛犬珍禽，等等等等，都有高深造诣。公子印也便刻刻努力，一样不落，成了魏王最高雅的玩伴。纵是魏王和狐姬裸体腻戏之时，他也能微笑着坐在三尺之外细加评点，使魏王大为感慨，称赞公子印为“无拘细行，真名士也”！也使魏王和他成了无话不谈无密不谋的君臣莫逆。对于学问名士，公子印则是“义”字当先，谦恭豪爽，不惜降尊纡贵地结交。五年前，他对多才冷傲的卫鞅就称兄道弟，传为安邑佳话，获得了“贤明好义”的一片声誉。

公子印来到王城寝宫时，魏惠王正在湖畔对着大梁新都的王城建造图入神。湖中漂荡的小舟上不时传来狐姬和侍女们的嬉笑嚷闹，也没有使魏王抬起头来。

“王兄啊，又在为国呕心了，该节劳也。”公子印摇着一把大扇，送去一缕清风。“王弟，你来得正好。”魏惠王手指敲着摊开在玉几上的大图，“你看，大梁王城有如此大一片水面，却空荡荡没个可看可乐处。我想在湖心造一座可浮游漂动的寝宫，这湖面方能物尽其用。”“好！王兄真道得奇思妙想，天下独此一家。即刻动工，我来监造！”

魏惠王皱皱眉头：“你可知晓，浮宫要几多金？”

“百万之数大体不差。”

“百万？大梁工师已经算过，三百万金也。府库存金，除去庞涓的军费、官吏俸金和新都建造费用，只有一百万金了，如何能够？”

公子印爽朗大笑：“天意天意！偏巧我给王兄带来一笔重金，浮宫可造也。”

“你？你何能如此多金？”魏惠王惊讶地盯住了这位丞相。

“王兄知晓白圭否？”

“笑谈，白圭如何不知？”

“白圭死后，其独生女儿掌业，欲寻觅一位总揽商事的干才。王兄知晓否？”

“不知。”魏惠王摇摇头。

“王兄知晓卫鞅此人否？”

“卫鞅？何许人也？不知。”

“老公叔临终前举荐的丞相，王兄也忘记了？”

魏惠王哈哈大笑道：“啊啊，那个中庶子也。白门请他做总事？”

“王兄果然高明。正是此人。”

“此人与两百万金何干？”

“王兄不知，上将军庞涓急需卫鞅做他的军务司马，卫鞅原已答应，难以脱身从商。白门便请我出面与庞涓讲情，许以十年内两百万利金。小弟一片愚忠，不敢私吞，献于王室，岂非王兄有了浮宫？”

魏惠王高兴得拊掌大笑：“好好好！王弟忠诚谋国，真正难得。”却突然沉吟，“十年？远水解得近渴？”

公子印微笑道：“王兄贵为国君，自不通贱商之道。此事可教卫鞅周转，浮宫用金先行从府库支付，卫鞅每年补入库金即可，何劳王兄担忧？”

“好谋划！”魏惠王笑道，“这卫鞅又没打过仗，不通军旅，做何军务司马？从商也算是人尽其才了，就教他去也。上将军用人不当，另当别论。”

“那，上将军的军务司马如何处置？”

“那有何难？本王从王族子弟中派出两个，让他等也磨炼磨炼，学学战阵生涯，也省却整日无所事事。”

“我王思虑深远，用人得当，臣即刻去上将军府处置此事。”

公子印出得王城，立即驱车前往上将军府。见到庞涓，他简约地转达了王命，尤其具体转述了魏王对庞涓“用人不当”的评点。庞涓脸如寒霜，正想开口，公子印却拱手告辞，扬长而去。出得上将军府，公子印立即派人将消息送到白门，而后逍遥登车。他在车中大笑不止，觉得这几件大事处置得妙极顺极，真是一举三得。了结了长期以来欠卫鞅的情分，还从卫鞅处得到了极大好处；解了魏王浮宫急难，显示了极大的忠心，还落到了多余的一百万金；压制了庞涓的气势，挖了庞涓的墙脚，还给庞涓军中掺进了自己的王室子弟。在这三大好处之外，公子印还保留了最大的一个果子，就是白氏女与魏王联姻的秘密谋划。此事若成，公子印将权倾朝野，一来不愁封侯分地，二来不愁重臣依附，何亚于在魏国做第二国王？如此多的鸿运好事，公子印如何不大喜若狂？但是，他绝不会将这种鸿运告诉任何人，也不会在任何人面前露出自己大喜过望的心情。在夫人家人亲友同僚面前，公子印始终是忧国忧民豪侠仗义的王族英才，岂能如此有失体统？

庞涓却是胸口胀痛，忧气难消。丢了一个卫鞅，来了两个饭袋，还落了个用人不当，真道是莫名其妙！寻常时日，魏王从来不给军中随意派员，也不过问军中的具体军务，算是放得很开的君王了。一个卫鞅，弄得一切都变了样，真正是岂有此理！庞涓想进宫，又觉得为一个军务司马和国君理论，伤了和气就是因小失大。退回两个王族饭

袋吧，饭袋还没开始做事，又有不够容人之嫌。和公子印理论吧，他转达的是王命，尽可以推得一干二净只和你打哈哈。想来想去，庞涓觉得自己吃了个哑巴亏，不宜说，不宜动，只有闷在肚子里让胸口胀痛。庞涓长嘘一声，暗暗咬牙，决意灭了韩国后再来消磨这些小人。

此时天色将晚，一个细瘦的身影轻步走进了上将军书房。

庞涓没有回头便怒喝一声：“出去！谁也不见。”细瘦身影轻声笑道：“大师兄，和谁生气？”

庞涓回头，却见幽暗中站着那个布衣小师弟，不禁觉得自己失态，回身释然笑道：“小师弟，师兄正在思虑一个阵法，见笑见笑。坐了。”

布衣少年入座，拱手认真道：“大师兄，小师弟前来修习，那位军务司马到任否？”庞涓叹息一声：“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那个军务司马出外访友，却在夜行时不幸摔死在山涧之中，真乃令人伤痛也。”

布衣少年大惊，脸上阵青阵白，却硬是以袖塞口，没有叫出声来。有顷，颤声问道：“夜行？哪一日？”

“三日之前也。”庞涓悠然一叹。布衣少年眼中涌出两行热泪，拼命忍住哽咽之声。庞涓不悦道：“素不相识，何须如此女儿态？”布衣少年拱手道：“小弟失去修习之师，命运多舛，安得不痛心？”庞涓正色道：“代师教你者是我庞涓，他人安得算修习之师？”布衣少年含泪道：“大师兄有所不知，临下山老师预卜，言我命中只有一师，此人若死，我须即刻回山，否则将短寿夭亡。大师兄，告辞了。”庞涓素来对老师这种神秘兮兮的东西不感兴趣，听此一言，顿感晦气，冷脸拂袖：“你走吧。”

突然，门外家老高声报号：“白门总事晋见上将军。”

话音落点，锦衣玉冠风采照人的卫鞅已经步入正厅，在书房外深深一躬高声道：“白门总事卫鞅，参见上将军。”抬起头时，却与布衣少年惊讶的目光正巧相遇，电光石火间，两人眼睛均是一亮，却又同时岔开了视线，平静如常。

庞涓懊恼莫名，冷冷道：“你来何干？”

“禀报上将军，卫鞅特来赴约，任职军务司马。”卫鞅神态谦恭。“本上将军的军务司马已经死了，新的也有了，要你这商人做甚？”

“禀报上将军，白门有言，不敢开罪上将军，若上将军留任在下，白门即刻与在下解约。在下期望在上将军麾下建功立业。请上将军明察。”

庞涓气得脸色发青，戟指卫鞅，低声喝道：“你这个言而无信反复无常成事不足败事有余的小人，老夫永远不会用你！给我送客。”

门外家老高声道：“送客——”

卫鞅一脸沮丧，拱手道：“上将军但有用人之时，卫鞅召之即来。告辞。”转身唯唯而去。庞涓转身，布衣少年却也不见了踪迹，气得高声喝令：“关上府门，今日不见客！”

“关闭府门——”随着一声长长的传喝，沉重的上将军府门隆隆关闭。

此刻，卫鞅已经打马出城。这时他在魏国已经成了官吏士子皆曰不可交的小人，人人避之唯恐不及，没有人再暗算他，也没有人再威

胁他，无须辎车掩盖，无须躲避行藏。一骑快马，大道疾驰，山风送爽，不禁仰天大笑。

“敢问先生，笑从何来？”一个清亮而略显嘶哑的声音冷冷发问。

卫鞅一惊，勒马观望——此时月上梢头，照得道边山野间林木葱郁朦胧，却发现不了声音发自何处。卫鞅静静神，沉声问道：“阁下何人？敢请现身答话。”

“不涉利害，先生无须问我是谁。”

“难道阁下就这一句话么？”

“我要正告先生，危邦不可久留，须得即刻决定行止。”

卫鞅大笑道：“我已无人理睬，何须耸人听闻？”

“非也。先生三日内必有新的纠葛，若不趁早离魏，再想离开将永远不能。”卫鞅惊出了一身冷汗，恭敬拱手道：“何方高人？鞅不胜感谢。”

“既非高人，先生亦无须言谢。我就在你右手山头，只是不宜相见罢了。先生请回。告辞了。”

卫鞅向数丈之外的右手小山头看去，只见树影微动，遥闻一阵马蹄声远去，四野又是一片沉寂。卫鞅猛然想到方才在庞涓书房见到的布衣少年，难道是他？不会啊，那个布衣少年分明是洞香春遇到的神秘老人的孙儿，他既在庞涓府中，必和庞涓大有渊源，如何又能帮我？方才他也显然明白不宜在那里和我表示认识，可见他和庞涓又有一定距离。有渊源，有距离，可能是何种人？再说，一个少年，如何能有如此奇异技能？是的，不可能。然则是谁？卫鞅又想到了公叔陵园那个单身骑士惊心动魄的搏击绝技，对，极有可能是他。然则他又

是谁？卫鞅已经问过，公叔府已经交出了所有文职小吏，没有一个掌书。那人自称公叔府掌书，显然是假托。那么他的真实身份？他为何关注自己的行止安危？莫非是老师派出的使者？不会，绝不会。老师在他下山时与他言明，不许说出老师名字来历，自己的人生功过善恶，均由自己承担。老师是严厉的，也是明哲的，绝不会心血来潮派出一个人帮扶自己。一时间，卫鞅倒是理不清这团乱麻了，于是不再想它，打马一鞭，飞驰涑水河谷。

三　茅津渡两情惜别

太阳还没有升起，大河两岸的辽阔山原锦缎般灿烂。

大河从漠漠云中南下，一泻千里地冲到桃林高地，过蒲坂，越函谷，包砥柱，吞三门，在广袤的山原间铺开，浩浩荡荡向东而去。大河在南下东折的初段，鬼斧神工般开辟出种种险峻奇观。这“河包砥柱，三门而过”便是大河东折处最为不可思议的神奇造化。砥柱本是一片孤山，当道矗立，阻拦大河东去。大禹治水，举凡山陵挡水者，皆凿通水道。河阻砥柱山，大禹便从两边破山通河。中央主峰孤立水中，河水分流，包山而过，山在水中犹如通天一柱，人皆称为砥柱山。所谓中流砥柱，从此成为一个不朽的典故。大河从砥柱两边分流，中央砥柱与两边的山峰便如大河的三道大门，时人呼之为三门。

这砥柱以西函谷以东，却是大河在漫长岁月中冲积成的莽莽荒原。一眼望去，两岸苇草茫茫，杳无人烟，唯有一座古朴雄峻的石亭在苇草间时隐时现。石亭下不远处是一个小小渡口，两只木舟横在当做码头的大石旁，一群水鸟在舟中盘旋啁啾。苇草间可见红白两骑，走马而来，遥指渡口，相互讲说着什么。渐行渐近，正是卫鞅与白雪。

昨夜，卫鞅回到涑水河谷，白雪与梅姑正在整理他需要带走的书简，连同从陵园取回的一箱和白雪家藏的法令典籍，总共装了满满两

大箱。见卫鞅回来，她们便收妥书箱，收拾晚餐。饭后，卫鞅对白雪讲了去庞涓府的经过，白雪不禁笑得流出泪来。梅姑在旁边高兴得直嚷：“该！气死这个小心眼儿。”高兴一阵，卫鞅讲了自己回来路上遇见的奇异告诫以及自己对此人身份的种种猜测。白雪很警觉，沉思一阵，提出今夜即刻离魏。卫鞅本想为白雪安排一番，迟走两日，然白雪却再三坚持，便也赞同了。一个时辰内，三人收拾好所有必备用品，梅姑留在后面从商路运送书简并准备船只。卫鞅和白雪仔细选择了西行道路，四更将尽时飞马出谷，直奔选定的渡口而来。红日将升时分，荒凉的古渡已遥遥在望。

这个渡口叫做茅津古渡，虽然荒凉破败，却是西入函谷关的最近渡口。

茅津渡处在橐水入河的交叉处。春秋早期，这里叫茅戎邑，是戎狄部族的一支——茅戎的游牧区域。后来戎狄部族在中原如洪水泛滥，齐桓公九次联合诸侯，合力驱逐从四面八方侵入中原的戎狄部族。几次血战，茅戎部族的残余人口也被赶出了中原。这块水草丰茂却不适宜耕种的土地，从此沦落为荒芜的草滩河谷。茅戎人开辟的渡口也变成了荒野古渡。有酷爱古迹的士子们感念齐桓公的驱戎大功，便在茅戎邑的古城堡废墟上建了一座茅亭，以作凭吊怀古之念物。茅津渡南岸数十里便是函谷天险。西入函谷关，半日便可到达秦国目下的控制疆域。

看看已到茅亭，白雪笑道：“千里送君，终须一别。最后这段路，走走。”

“对，应该走走了。”卫鞅笑着下马，向白雪伸出一只手。

白雪搭着卫鞅的手跳下马来。此时夏日喷薄而出，朝阳照得白雪脸上细汗津津。卫鞅从怀中掏出一方白色汗巾递过来：“小妹，擦擦汗。”白雪明亮的眼睛深情地望着卫鞅，脸上飞起一片红晕，睫毛敛起

娇声道："你来擦也。"卫鞅看看白雪近不盈尺的秀美面庞，慢慢伸出颤抖的手，在她宽阔洁白的额头上轻轻沾拭。白雪微微眯着双目，身体却是轻轻一抖，依偎在了卫鞅肩头。一种生平从未体验过的奇异感受，如惊雷闪电般从卫鞅周身掠过，他猛然丢开马缰，伸开双臂将她紧紧抱在怀里，嘴唇不由自主地贴上了白雪滚烫的面颊与颤抖的双唇。白雪低低的一声呻吟，软软地倒在深深的苇草中。

两马交颈嘶鸣，茫茫的苇草绿浪淹没了它们的主人。良久，两人从苇草长波中浮了起来。白雪眺望着朝霞照耀下的滔滔大河："真想化作大河之水，伴君而去。"

卫鞅揽着白雪的肩膀："多想留下，永远相拥相伴。"

"出息了你？真话么？"白雪扑哧笑了。

卫鞅大笑一阵："要我真是个商人，做你的白门总事多好？"

"真是个商人，要你何来？"白雪咯咯笑了。

"一介布衣，美人如斯。看来啊，造物主还算公平。"卫鞅夸张地做出一副陶醉的样子，逗得白雪大笑起来。

笑了一阵，卫鞅正色道："小妹，我还得告你一件大事。"白雪惊讶道："大事？我不知晓？"卫鞅点头道："这件事颇为麻烦，因我没想好妥善对策，所以没对你讲。公子卬有不良之心，意欲将你纳为魏王王后，还想教我从中与你达意。"白雪长嘘一口气，笑道："你这不达意了么？"卫鞅哈哈大笑："你却意下如何？"白雪轻轻啐了一口，朗朗笑道："你就放心去也。我还以为何等大事，吓得人心跳。"卫鞅道："昨夜那人，说三日内有纠葛，我想定是公子卬要逼我扯出你来。你得谨慎应对也。"白雪笑道："你不走，我岂能不出来？你走了，我又何须出来？找我不见，这件事不就湮没了？白雪不想见谁，谁就休

想找到她。是么？”卫鞅笑道：“是啊，天火无焰，岂有寻常踪迹？”白雪脸一红低声笑道：“只有你，知道我的秘密。”卫鞅揶揄笑道：“其实，我倒是真心喜欢那个布衣小弟也。”白雪娇嗔道：“哟！那就让他跟你了。”

说话间已是日上三竿，晨风摇动苇草，一艘小船向渡口悠悠漂来，梅姑在船上遥遥招手。

“梅姑来得好快，我该走了。”卫鞅不舍地叹息一声。

“稍等不妨，”白雪叮嘱道，“栎阳那家客栈的执事是老父的门客，实则是一位风尘隐侠。事有眉目之前，你就住在那里，他会帮扶你。

我在那里存储了万金之数备你急需，不要吝啬了。”

卫鞅一怔：“万金？如果秦国也要用钱活动，我马上离开。”

“离开？到何处去？”

“和你泛舟湖海，与范蠡西施一般，永远不涉政事。”

白雪悠然一叹：“君有此言，白雪足矣！古人云，冬有雷电，夏有霜雪，然则寒暑之势不易，所谓小变不足以妨大节。只要心正，金钱未必不能用于官场。君之内性，强毅刚烈，嫉恶如仇，初入秦国，万莫以官场瑕疵萌生退意。”

卫鞅又一次感到了深深的震撼。这个女子似乎生来就是他的红颜知己。她对他心灵的沟壑波澜是那样的洞察入微，又对他精神性格的细小伤痕是那样的细心呵护。在公叔陵园中第一次现出女儿身，她就使他的孤傲冷峻与偏执自尊土崩瓦解，使他受到前所未有的心灵震撼。如果说那还是纯粹的情感天地，女儿家有天然的细心与深刻的话，今日却是为政之道，是卫鞅傲视天下的最强之处。这个妙龄女儿

却提出了如此饱含人世沧桑的劝诫，恰到好处地抚摩到了他内心的弱点——坚刚有余而柔韧不足，冷静自省而海纳百川之胸怀尚有不足处。平心而论，卫鞅也知道自己还需要锤炼，然则生平第一次被人点出缺陷，愧疚之心油然而生。他向白雪深深一躬，坦诚真挚地说：“小妹一言，照我肺腑，使我顿生惊悟。此后当惕厉自省，深以为戒。”

“哟，”白雪扶住他含笑嗔道，“那是老父的话，记住可也，忒般认真？”

卫鞅慨然一叹：“知我医我者，唯小妹耳，安得不敬？”

“不要敬，要爱。”白雪低眉柔声。

“礼恒敬之，心恒爱之。”卫鞅双手轻抚白雪双肩。

白雪眼含热泪，轻轻偎在卫鞅怀中低声吟诵道：“绸缪束薪，大河在天。今日何日？见此良人。何堪所思，何堪所忆？子兮子兮，君在远山。”

河中小船已在渡口大石边泊定。梅姑没有相催，却对着大河流水唱起悠长的歌儿：“青青子衿，悠悠我心，纵我不往，子宁不嗣音？青青子佩，悠悠我思，一日不见，如三月兮——”歌声在河面飘荡，水鸟在身边盘旋伴舞。

卫鞅笑道：“梅姑相思了，走。”

“莫急。”白雪从腰间摘下那支精致的细剑，围在卫鞅腰间，一搭剑柄剑尖的铜扣，“叮”的一声振音，卫鞅腰间多了一条锃亮的腰带。白雪笑道：“这是老父留给我的素女剑，细薄柔韧之极，去鞘可做腰带，锋锐可断金玉。它在你腰间，就是我抱着你也。”

卫鞅猛然抱住白雪，深深一吻，转身大步而去。

晨风习习，大河在金色的阳光下连天而去，一只小舟向南岸起伏漂逝。卫鞅站在船头向岸上遥遥招手，白马在船尾向故土昂首嘶鸣。北岸渡口，伫立着凝望的白雪，化成了苇草绿浪中的一点猩红。

四 初入秦地谨慎探询

进入函谷关，到华山的魏国军营，快马只有半日路程。

卫鞅所乘白马，是在公叔府做中庶子时的寻常坐骑，这段路走了整整两日。也并非白马脚力太弱，实在是卫鞅并不急于进入栎阳。卫鞅想好好看看秦国，顺便查勘一番秦国的风土人情。毕竟，这个被魏国封锁在函谷关以西的战国，对他是遥远而陌生的。确切地说，所闻甚多，却从来没有踏上这片神秘的土地。这对他这个多有游历的士子，不能不说是一种缺憾。

卫鞅的祖国，是大河中段最肥沃地段的卫国。

卫国不是大诸侯，却是个最为特异的诸侯国。特异所在，是始封国君与初始臣民的“水火同器”。周武王克商之后，殷商族群虽亡国而几欲复仇复辟。历经密谋，终有了殷纣王之子武庚与周室监管势力管叔、蔡叔部的联结叛乱。于周武王之后摄政的周公旦，平定了这场大叛乱后，将殷商族群分而治之：残存的殷商王族遗民，悉数聚迁于淮水流域的宋地，以殷纣王的庶兄微子为国君，封成了宋国，以彰显周王室存续殷商社稷的宽仁大德；残存的殷商臣民族群，则悉数聚迁到大河中段的濮阳地带，以周武王最小的弟弟康叔为国君，封成了卫国。就实而论，宋国虽延续了殷商王族的社稷祭祀，然其王族人口在动乱中锐减，国人又大多不是殷商庶民，其殷商国风便大大淡化了；卫国不然，由于聚集了殷商七大族群，是故虽以周王族为国君，却始终弥漫着浓郁的殷商国风。殷商庶民多以商旅为传统生计，邦国兴亡的爱恨情仇渐渐抚平之后，又开始了实实在在的生计奔波，卫国便渐渐呈现出了一片蓬勃生机。在整个西周时期，卫国都是小邦土地而大

邦财货，商贾发达，民生殷实，堪称实际上的大诸侯国。及至春秋，卫国依然是富庶大邦，其“桑间濮上”的开化民风，一时成为春秋之世极有魅力的文明风华旗帜。

只是到了战国的刀兵大争之世，卫国才渐渐衰落了，萎缩了。

卫鞅的祖上颇见特异，父系是卫国国君部族的周王族远支公子，历代母系却多有殷商女子。随着族群繁衍而血缘渐远，也随着卫国公族渐渐衰落，姬姓族群之后裔也在种种分化中大多沦为平民了。卫鞅一族，也走过了如此一条淡出贵族的路程：始以公族之“姬”为姓，再以“公孙”为姓，再以国号“卫”为姓，从王族血统渐渐地步入了平民。战国之世，卫鞅的曾祖父与祖父，虽然还顶着“公子”之名，然已经是实际上的“国人”了。出行谋生及结交之际，羞于对人提及“公孙”，更羞于对人言及王族姬姓，于是随了潮流时俗，以国为姓，采用了方便而不显痕迹的国号“卫”姓。到了父亲卫赫之时，卫姓已成了家族常用的姓氏，“公孙”几乎已经被族人遗忘了。

从曾祖时起，卫氏操持的是“文商”生计。所谓文商，是制作各种文具与书写用材，卖给官府和士人的文路商贾。其中，曾祖父卫嗣时期的“卫氏竹简”颇具盛名，被中原官府士子多呼为“卫氏简”。

这种生计利金不高，然却较为稳定，一代人下来，卫氏也算是既有贵族名号又有财货来路的殷实之家了。祖父卫桓一代又辛勤扩展，已经是占领近十个诸侯国竹简市场的大文商了。父亲卫赫，年轻时既顶着“公子”名号，又秉持着传统生计，家道虽无大进，却也在卫国颇具名望。其时，一个商旅人家的美丽女子，与父亲在“桑间濮上”的春

日踏青篝火中相识了，相爱了。这个女子是殷商后裔，嫁给父亲时，由于商人之女的身份，不能做一个具有王族血统的“公子”的正妻，只有做了妾。她便是卫鞅的母亲。以看重礼制尊卑的周人的说

法，妾生子是庶孽之子——唯其庶出，唯其卑贱，故呼之为“庶孽”也。如此，卫鞅便是公族远支诸多“庶孽”公子中的一个了。

卫鞅刚刚降生，一场突如其来的水患毁灭了卫氏田庄与文商作坊。其时，诸侯间动辄以邻为壑，或淹没欲图夺取的邻国良田，或威慑敌国以为惩戒。这场突然的大河水患，是魏国欲威慑卫国称臣，有意决开了大河堤防。在那场水患之中，母亲为了救出儿子，被滔滔大水吞没了，永远地埋葬在了一片汪洋的卫氏田庄作坊。父亲为这个从大水中存活的儿子取了一个特异的名字——鞅。鞅者，马颈下之坚韧皮革也。父亲的寓意是深远的，期盼儿子像马颈革一样坚韧，甚或，期盼他成为驯服烈马的勇士。

然则，陡遭变故的父亲没有精力教诲儿子，只有全副身心投入商旅谋生。父亲对文墨诸事颇见精熟，然对商旅经营之道却远不及先祖。父亲唯有一长，便是在商事来往中结交了诸多高人名士与风尘隐者。对辛苦游学的读书士子，或自己敬重的高士隐者，父亲一律赠送上品竹简，常常不收一钱。然则，也正因了这种“义利”不明，低价义卖，长相赠送，父亲一直是辛劳有加而获利微薄，几年之中一间小作坊始终不见起色。便在如此凝滞艰涩的岁月，一场水患之后的瘟疫又悄悄来临了。残存的卫氏家人一个个撒手去了，只留下了奄奄一息的父亲与奇迹般活下来的鞅——马颈革一样坚韧的鞅……孤独的父亲郁郁成疾，自感不久于人世，遂带着幼小的儿子跋涉入山，将儿子托付给了一个隐居深山的高人，便撒手西去了。

深山隐士一诺千金，将小卫鞅带进了莽莽苍苍的大山。

从此，卫鞅开始识字，开始练剑，开始读书，开始作文，开始修习法家之学。十三岁开始，卫鞅随老师周游天下，走遍了列国名山大川。十六岁时，老师将他秘密送到魏国丞相公叔痤府中，实际修习政务。五年之中，卫鞅为公叔痤收集法令典籍，又一次重新踏勘了中原列国，对各国的民生民治有了切实的体察与揣摩。即或是奔放多彩的

战国之世，在堪堪加冠的年岁上有如此丰厚阅历的士子，也是极为罕见的。

遗憾的是，卫鞅却从来没有来过秦国。

在卫鞅成长的年代，东方列国对秦国列为蛮夷之邦，剔除在中原文明之外。这种蔑视，甚至远远超过了对另一个蛮夷之邦楚国的蔑视。这里的根源在于，秦部族长期与西方戎狄杂居，仅凭武勇之力成为大诸侯，所谓根基野蛮。但凡士人官吏相聚，总要大谈秦国的种种落后愚昧与野蛮。民风是“三代同居，男女同屋；寒食恶饮，好逸恶劳”；民治是“悍勇好斗，不通礼法”；民智则更是“钝蛮憨愚，不知诗书”。即便是对享有盛名的秦穆公，也有“人殉酷烈，滥用蛮夷”的恶名相加。在东方士人眼里，秦国是一片野蛮恐怖的土地，除了打仗，万万不要踏上那块恶土。在这种流播久远的议论传闻年复一年地弥漫东方的情势下，极少有士人流入秦国。数百年来，除了老子和个别墨家弟子踏进过秦国外，“秦国无士”一直是天下共识。在这种陈陈相因的共识中，卫鞅的老师和卫鞅也都未能免俗。他们甚至在另一个“蛮夷之邦”的楚国游历了半年，却从来没有想到过去秦国。若非那个神秘老人的启迪和那卷振聋发聩的求贤令，卫鞅真不知晓此生会不会来到秦国。

正因为陌生而神秘，卫鞅才决意寻访而进。他期望在进入栎阳之前，对这个在东方士人眼中面目狰狞的邦国，有个大约的了解。

一进函谷关，便是河西地带。战国时代，一提“河西”二字，人们想到的便是魏国秦国间的长期拉锯连绵杀伐。“河西”，是黄河成南北走向这一段的西岸地带，南部大体上包括了桃林高地、崤山区域，直到华山，东西三百余里；中部大体包括洛水中下游流域(注)以及石门、少梁、蒲坂等要塞地区；北部大体包括了雕阴、高奴、肤施，直到更北边的云中。这就是战国人所说的河西之地。黄河西岸这块辽阔的土

地，纵横千余里，在秦穆公时代都是秦国的领土。后来日渐被魏赵韩三国蚕食。尤其是魏文侯时期的两个名将——吴起和乐羊，对秦国和其他诸侯展开大战七十六次，战胜六十四次，战平十二次，使魏国疆域大大扩展，其中夺过来最大的一块便是秦国的河西之地。那时候，正是秦国厉、躁、简、出四代国公当政，秦国最为混乱软弱的时期，根本没有能力与新兴的强大魏国对抗。卫鞅对这一块已经被魏国占领三十余年的区域，大体上还算熟悉。魏国对原本属于老秦国的这块河西之地，并没有实行相应的变法，井田制、隶农制依旧保留着。也没有封给任何功臣作为封地，确切地说，是没有一个重臣愿意被封到这里。魏国的办法是，将河西之地划分为十六县，由王室派出县令直接管辖，赋税通归王室；对河西之民课以重税与频繁徭役，却不许河西之民入军。魏国信不过这个“蛮夷之邦”的子民，只将他们当做耕夫和牛马看待，而不愿意教他们成为光荣的骑士。河西之民和魏国本土民众的富裕日子相差甚远，只是在温饱边缘苦苦挣扎而已。

在卫鞅看来，这是对待新领土最为愚蠢的方法，是逼迫河西庶民离心离德的苛政。他曾经几次向公叔痤上书，建言魏国对河西之地实行“轻税宽役，许民入伍”的“化心宽政”。公叔痤大为赞赏，却就是无法取得魏王与魏国上层的认同。魏王说，这是祖制，轻易不能触动，看看老臣世族们如何？老贵族们则说，秦人蛮贱，只配做苦役，岂能以王道待之？

卫鞅没有在河西地带耽延，进了函谷关打马向西，直到看见华山才缓辔而行。

他选择了渭水北岸的官道作为西行路径，要看看秦国的腹心地带究竟如何？这条路说是官道，实则是一条仅能错开车辆的坑坑洼洼的黄土路。仅此一端，可见秦国确实贫穷。卫鞅边走边看，又成了当年的游学士子。遇到道边农舍便走进去讨口水，和主人寒暄片刻。天黑

时分，便在一家农舍歇了，和主人直说到三更。次日清晨，卫鞅和主人同时起来，殷殷作别，又上路西行。

走马半日，已是渭水平原地带。但见渭水河面宽阔清波滚滚，两岸却是白茫茫一望无际的盐碱荒滩，滩中野草灌木若断若续，恍如雪原中的片片绿洲。偶有大风吹过，荡起漫天白色尘雾，扑面而来，呼啸而过，一片荒凉，一片沉寂。直到盐碱滩外的靠山原处，方露出点点民居与缕缕炊烟。卫鞅不禁心生感慨，为这块肥美土地的荒芜贫瘠深深叹息。注目凝望，却看见前方不远处一群农夫在淘沟，夏日的阳光晒得他们黝黑的身上汗水晶晶发亮。卫鞅将白马拴在道边树上，拿下皮袋走了过去。

农夫们默默劳作，谁也没有抬头看他。

“敢问诸位父老，这里是何地方？”卫鞅恭敬地拱手相问。

一个中年男子抬起头，在强烈的阳光下眯起双眼，用腰带上拴着的一块脏污的大布擦擦汗水，打量着他喘息道：“回大人，这里是白里，属骊邑管。”

“父老们，夏日炎炎，在树下歇息片刻如何？”中年人道：“也好，大人说了，就歇息片刻。”话音落点，沟中的十几个农夫带泥带水地爬上来，瘫坐在树旁地上喘息擦汗。

卫鞅举举手中皮袋笑道：“我是游学布衣，不是大人。来，喝一碗清凉米酒。”说着将树下农夫们饮水的一摞陶碗摆开，逐次注满了米酒，笑道：“莫要客气，来，一起干。”双手向那个中年人递过一碗，“请。”

中年人惶恐地接过，憨厚地笑笑：“先生请酒，大家就喝。”农夫们纷纷端起碗来，齐声道：“多谢先生。”一饮而尽。卫鞅也饮尽一

碗，笑问：“敢问父老，你等这是合伙耕田么？”中年人又是憨厚地一笑：“先生游学，有所不知。我等八家是一井，今日是合耕公田的日子。官府指派，淘这条水沟，我等便来淘了。”

“这儿没有耕地，水沟有何用处？”

“先生你看，”中年人一指白茫茫滩地，“这渭水两岸的盐碱滩，忒煞怪了，光长草，不长粮。那滩地上的汪汪清水，可是又咸又苦，不能吃，也不能灌田，害死人哩。淘几条毛沟毛渠，苦咸水慢慢从沟渠中流走，滩上便会生出几块薄田。你看，那几块长庄稼的都是。”

卫鞅一看，几块一两亩大的田中，摇曳着低矮弱小的大麦，不禁问道：“一亩地能打几斗？”

“几斗？能收回种子，就托天之福了。”一个老人高声插话。

“那还种它？加上人力，岂不大大折本？”卫鞅颇有疑惑。

中年人叹息道：“新君下令垦荒，想多收点儿粮食。可他如何知道，这碱滩不生五谷哩。”

卫鞅看看农夫们，除了这个中年人，其余几乎全是两鬓斑白的老人，不禁问：“这位大哥，我看尽是老人耕田，丁壮田力做甚了？”

“你说后生呀，都当兵了。”中年人淡漠回答。“

你是井正，没有当兵，对么？”

“对，一井留一壮。咳，还不如当兵战死，一了百了。”

“这位大哥，这里为何叫白里？和这白滩地有关么？”

一个老人面色涨红，粗声大气道：“白滩地？扯！我白里是功臣儿孙。”

卫鞅连忙拱手笑道：“在下无知，请老伯包涵。可是穆公时大将白乙丙？”

中年人微笑点头：“白氏一族，祖居郿县。献公东迁栎阳，把西边的老秦人迁了许多到东边，白氏迁了一半，老根还在郿县。”

“白里距魏国大军如此近，你等怕不怕？”

“赳赳老秦，共赴国难。怕个甚来？”中年人憨厚地淡淡一笑，起身道，“不敢说了，活计要紧也。”

卫鞅向农夫们深深一躬：“诸位父老，多有叨扰，就此别过。”农夫们拱拱手，纷纷跳下了水沟，蹚泥踩水地又忙了起来。

卫鞅站在沟边，默默看了许久，两眼不由湿润了。他突然生出一种愿望——尽快到栎阳去，不能再耽延了。

白马放开四蹄奔驰，走走歇歇，暮色降临时终于到了栎阳。残留的晚霞映照着黑色的城堡，沉重悠扬的闭城号角已经吹了两遍，吊桥两边的铁索已经哐啷啷放下，未入城的归耕农夫们也加快了脚步。卫鞅远远打量了一阵这雄峻怪异的黑色城堡，终于在第三遍号角之前走马入城了。

进得城来，卫鞅牵马步行。栎阳城很小，大约只有魏国一个中等县城的样子。也不用问路，卫鞅凭着一路上农人对栎阳的点滴介绍，转悠了仅有的四条街道。这四条街都很短很窄，交织成“井”字形，秦国国府便在这“井”字的最上方口内，也就是最北边。在国府右手的南北街上，卫鞅没费力气便撞到了白雪说的那家客栈。

这条小街上只有五六家店铺和两三家作坊，都是低矮的青砖房。这家客栈虽然也是青砖房屋，但却比其他店铺高出一大截。门厅用青石砌成，门口蹲着两只石牛。廊下高悬两只斗大的白丝风灯，“渭风”两字远远可见。门厅内迎面一道高大的影壁，挡住了庭院内的景象。听沿路老秦人说，这家客栈的大门从来不关闭，门厅下则永远站着一个面无表情的黑衣侍者。目下看来，果然如此。要在安邑，这家客栈只能算个末流小店，供小商贩们下榻而已。然则在这里，在这条街上，它却显赫突出，犹如鹤立鸡群一般。卫鞅打量一番，觉得住在这里似乎太过招摇，急切间却又无处可去，想想先住下再说，确实不合适，过几日再搬出不迟。

卫鞅牵马来到门前。灯笼下的黑衣侍者向他一瞄，脸上露出惊喜的笑容，抱拳一拱手，伸手接过马缰，又伸手示意卫鞅自己进去，他要牵马从边门进后院的马厩。一通比划，一句话也没有，可意思却是丝毫无差。卫鞅微微一笑，知道此人是个哑巴，便将马缰交到他手，自己进了院内。

绕过影壁，两排客房夹着深深的庭院，整洁异常，只是房间都黑着灯，显然没有客人。卫鞅正在打量，一个年轻侍者走过来问：“敢问先生，可是从安邑来？”卫鞅点点头。侍者恭敬道：“我家主人已经等候先生多日，请随我来。”便领卫鞅穿过客房庭院，来到最后边的小院。婆娑灯影下，可见这小院子方砖铺地，中有两棵大槐树，幽静整洁。侍者走到中间亮着灯的一间屋前高声道：“先生，安邑先生到了。”房内主人朗声笑道：“贵客来临，有失远迎了。”随着话音，人已掀帘而出向卫鞅拱手施礼：“先生请进，侯嬴等候多日了。”卫鞅也拱手笑道：“烦劳费心，卫鞅谢过了。”侯嬴笑道：“莫要客气，请进屋内叙谈。”又对侍者吩咐，“即刻准备肥羊炖，酒菜搬到屋里来，我与先生接风洗尘。”侍者答应一声，快步去了。

主人侯嬴的正屋是三开间两进，外间是一个小客厅，朴实得看不出任何特点，与客栈门面以及客房庭院的高雅古朴迥然相异。侯嬴则是那种说不准年龄的中年男子，须发黑中间白，举止谈吐皆刚健清朗。侯嬴稍稍打量了卫鞅一眼，拱手笑道：“一见先生，方知白姑娘慧眼不虚也。来，请坐。”卫鞅坐进木几前，侯嬴亲自捧了茶水送到卫鞅面前，卫鞅歉意笑道：“匆匆来秦，多有叨扰了。”侯嬴爽朗大笑：“鞅兄莫要见外。我原是白圭大人弟子，做过几日相府曹官。后因母亲过世，我回到故乡大梁守丧，便没有再回安邑相府。后来大人卧病，我重回安邑，不想大人却已经去了。我也便离开魏国，到秦国开了这家小店。十多年了，一直未与白姑娘见过面。不想上月她竟星夜而来，我都不认识了。我在安邑时，白姑娘才四五岁，这么高一点儿。光阴如白驹过隙，一晃啊，人就老去了。能为你等后进尽绵薄之力，我委实高兴也。”卫鞅见侯嬴以朋友口吻称他为“鞅兄”，又主动讲述自己经历，心知是个胸无块垒的侠士，也不再客套，笑道：“侯兄弃官经商，却为何选在秦国？”侯嬴摇头苦笑：“一言难尽，日后细讲了。”

这时，侍者在门外道：“先生，酒菜齐备了。”

“拿进来。”侯嬴打起了布帘。

两名侍者托盘提篮而入，将酒菜摆上长大的木案，却是简单实惠，一派秦地习俗。中间一个大陶盆，盛着一整只热气蒸腾汤汁鲜亮的炖肥羊腿。旁边四大碗素菜，分别是绿葵、藿菜、鲜韭、一盆无名野菜。另有两只小铜碗，却盛着红亮的米醋和黄亮的卵蒜泥。边上一个大木盘，摆着一摞热腾腾的白面饼。酒器却是大大的陶杯。

侯嬴笑道：“秦人无华，大盆大碗，鞅兄莫嫌粗简。”

卫鞅内心大感欣慰，仿佛嗅到了山中与老师一起过的那段粗犷简朴的生活。他和老师一起种菜，务葵割韭摘藿挑蒜，至今记忆犹新。

看到面前简朴的餐具和鲜绿的青菜，顿感一阵清新，不由慨然道：“秦风真本色，羞煞世间珍馐也。”

侯嬴大笑道：“好！看来鞅兄也是个秦人种子。来，先干一杯，为兄洗尘。”

卫鞅端起造型憨朴的陶杯，笑道：“好！干一杯。”俩人碰杯，一饮而尽。“酒力如何？”侯嬴笑问。

卫鞅轻哈一气，啧啧惊叹：“这是秦酒？竟如此凛冽？”

“然也。正是秦国凤酒，酒力胜过赵酒多矣。”

“卫鞅正好烈酒，寻常以赵酒为上品，不想秦国竟有此等好酒！”

“人云，酒为民性之表。秦国有如此烈酒，可见秦人之凛然风骨。”

卫鞅一笑：“看侯兄模样，很是喜欢秦国了？”

侯嬴笑着指指大陶盆道：“鞅兄，来一块炖肥羊，将米醋和卵蒜泥调和，蘸食大嚼，味美无比。试试？上手，筷子不济事。”

卫鞅按照叮嘱，如法炮制，两手撕扯开一大块带骨肥肉，吞下热腾腾一口，竟是肥嫩浓香！不禁食欲大振，一阵撕扯，吃得两腮糊满汤汁，额头涔涔冒汗。侯嬴递过一方汗巾，卫鞅擦拭一番，悠然赞叹：“本色本味，痛快之极！割不正不食，孔夫子遇到此等本色，要气歪了嘴也。”

侯嬴见卫鞅毫无做作，大感对劲儿，不禁大笑道：“孔夫子岂有此等口福？鞅兄你看，这四盆素菜都是秦人做法，开水中一汆，油盐醋

蒜一拌，更是本色本味。这盆野菜，秦人叫苦菜，是生在麦田里的野草菜。秦人多贫苦，这是寻常民户的常菜。尝尝？”

卫鞅对葵、韭、藿这三种常见蔬菜很是熟悉。正在寻思这野菜名目，听见侯嬴指点，即刻夹了一筷入口。但觉一股泥土味儿中渗出嫩脆清香的野草苦涩，细嚼下咽，舌间犹苦，叹息道：“富家佐餐，可为美味。若做常菜，真是苦菜也。”

侯嬴大是精神，笑道：“鞅兄，来，喝起。你方才问我是否喜欢上了秦国？实言相告，我的确喜欢秦国。这个国家很穷，但穷得硬正。民风朴实厚重，买东西言不二价。虽不知诗书，不通风华，但却极有古风。住在秦国，穷人富人都很坦然。我在秦国开店，还是异国人，却从未遇到过兵士强人的勒索敲诈，也不用向官府贿赂，只要你每年缴了税，万事皆无。打仗也不骚扰我。你说，舒心不舒心？你从安邑来，魏国是个甚味道？来，喝起！你看，我说话也带了秦音。秦人了不得，可惜太穷了。秦人有一句老话，知道不？”

“赳赳老秦，共赴国难。”卫鞅一字一字念出。

“着！”侯嬴一拍木案，“就是这句。来，喝起！鞅兄，你说秦国如此穷困，打了几十年仗还硬硬地撑在这儿，凭甚？还不就凭着老秦人扭成一股劲儿的牛脾气？你说，这样的国家，要有了魏国那样的财富，了得么？来，喝起！”

卫鞅跟着侯嬴一次又一次喝起，面色已是通红冒汗，心中却是痛快舒畅，笑道：“侯兄以为，秦国不好处在哪里？”

侯嬴拍拍头，思忖笑道：“真想不出来。还是一个字，穷，太穷。”

“不觉得缺人才么？”

“着！就是缺人才。我如何连这等大事都忘记了？不缺人才，发求贤令做甚？”

“侯兄可知，求贤令发出后，来了多少士子？”

“听说是一百多，我这客栈还住过二三十个。前日国府辟了一座招贤馆，他们都搬过去了。依我看，这些人做派不行。住在我这儿的那些人，天天嚷着给他们做魏国菜、齐国菜，私下骂秦国太穷，连个饮酒歌舞处也没有。前日搬到招贤馆的只有十三个，其余大半都跑了。来，喝起！鞅兄，别小看这个穷字，穷土不扎根啊。能在这天一黑满城黑的穷栎阳待下来，谈何容易？”

浓烈悠长的秦酒伴着侃侃夜话，卫鞅到栎阳的第一夜深深醉倒了。他看见了老师，看见了白雪，看见了公子卬和庞涓，还看见了渭水两岸漫天的白尘白雾，看见了生草不生粮的荒凉碱滩，看见了遍地涌动着的衣不蔽体的农夫……

五　秦孝公奇策试真才

景监起来得很早。城头的五更刁斗打完，他已在朦胧曙光中练剑了。

久在军中作战，他历来没有睡懒觉的恶习。目下虽说做了内史，依旧是勤奋谨慎。梳洗以后，他坐在小书房看一卷简册，时而在简册上用刻字小刀划个记号。这是进入秦国的列国士子名册，他要对每个人的基本面目有个大约的了解，以备国君随时问及。求贤令发布之后，一直是他在具体管这件事。按照秦国传统，日常的官吏安置由上大夫甘龙管辖。这次大规模求贤在秦国是史无前例，孝公派景监做甘龙副手，专门管辖求贤诸种事务。甘龙对向列国求贤本来就很冷漠，让景监介入人事更是颇有微词，对求贤之事便很少过问。有几次景监登门商议招贤馆选址和来秦士子的俸金事宜，都被甘龙岔开话题，要

么就是一句：“内史少年英锐，相机而断了。”景监碰了软钉子，却从来不对国君奏报，只是兢兢业业地化解一个又一个难题，总算没有使求贤大计半途而废。在他谨慎周到的操持下，陆续来秦的二百多名山东士子，总算留下来了一百余人。其余一小半，都是忍受不了秦国的种种穷困，回头走了。剩下的这些人也还算不得稳定，这一点最叫景监头疼。士人们读书习兵，为的就是个功业富贵。论做官，到得秦国就是做了大夫，也不如魏国一个小吏富裕丰华。论治学，齐国稷下学宫给士子的待遇比秦国好过百倍。在这种积贫积弱的情势下，有士子入秦，已经是破天荒了。至于来了又走，也是无可奈何的事，只有尽心尽力地留几个算几个了。

景监连看了两遍花名简册，也没有发现他心中的那个名字。真奇怪，百里老人捎来书简，分明说此人已经入秦，却为何还没有到？一想到在安邑洞香春对弈的白衣士子，景监就有一种油然而生的冲动和敬慕。此人若能入秦，定可大有作为。可是，他为何不见呢？景监心里空落落的。想想还是先做眼下的事，那种可遇不可求的事想也没用。他起身离座，收拾好简册，准备到招贤馆等候秦孝公。今日，国君要到招贤馆看望入秦士子，还要宣布对士子们任用的办法，是最要紧的日子。

秦国招贤馆在南门内城墙边的一条小街上。

这里原是一座旧兵器库。实在没有现成的庭院房屋，景监找栎阳令子岸和卫尉车英商议，将旧兵器搬出，腾出了这座带有庭院的府库，经过紧急修葺，尚算过得去。大门前，临时赶起来一座石坊，门额正中是老石工白驼刻的四个大字——正国求贤。庭院内围成方框的四排青砖大房，分割成一百多间小屋，入秦士子人各一间。景监亲自督办招贤馆士子们的饮食，保证了招贤馆士子每日三餐皆有肉食和白面烤饼。这在当时的栎阳，已经是超豪华的食水了。因为在秦国，连七十岁的老人也不能做到日有一肉，即或国君秦孝公，也至多是三日

一肉食，而入秦士子却是餐餐有肉，谈何容易？仅此一点，已经在栎阳城大为轰动。国人们每日闻着招贤馆飘出来的肉香，每个人都对自己的儿子讲这样的话：“看见了么？想天天吃肉，就得有本事进招贤馆。”听见竟有士子逃走，栎阳庶民气得牙根发痒，纷纷大骂：“鸟！全撵跑算了！”“吃了个肚儿圆还跑，忒没良心！”“没了士人有甚打紧？老秦国照样打胜仗！”骂归骂，气归气，栎阳老秦人终究还是非常敬重这些士子。但凡在城中遇到招贤馆的长衣士子，憨厚的秦人莫不垂手让道，在店铺买杂物，店主更是将价钱压得奉送一般。引得招贤馆士子们无不感慨，每日聚餐时大谈秦人的憨朴厚道。

景监来到招贤馆，正是太阳初升的卯时。吏员们已经在庭院中摆布好了国君会见士子们的露天场子。院中铺了两百张芦席，每席一张木几。正前方中央位置摆了两张较长大的木案，虚位以待。

卯时首刻，招贤馆掌事撞响了那口古钟，三响之后，士子们陆陆续续走出小屋，到芦席前就座。这时，一个白衣士子从偏门走进，坐到了最后排的中间，头上缠了一条宽宽的白布巾，显得面目不清。他便是卫鞅。昨晚虽然大醉，但他喜爱烈酒的习惯和非同寻常的酒量，却使他经受住了来得猛去得快的秦凤酒的冲击，一觉醒来倒是分外清醒。他不想按照神秘老人的书简先找景监，很想先到招贤馆看看再说。他和景监下过棋，怕他万一认出自己，便包了一块头巾不声不响地坐在议论纷纷的士子中间，倒真是没人注意到他。

士子们哄哄嗡嗡的，不是交谈相互见闻，便是对秦国新君做种种猜测。山东列国对秦国新君传闻颇多，乃至大相径庭。士子们入秦，许多人最感兴趣的，竟是一睹这位敢在求贤令中数落自己祖先的奇异国君，其中不乏见了这位奇异君主便要离开秦国者。可是，这位发出求贤令的国君一个多月来竟始终没有来招贤馆，许多士子熬不住，骂着“求贤不敬贤”一类的话，陆续走了不少。今日，这位国君终于要露面了，士子们的兴奋是显然的，猜测也是千奇百怪的。

这时，招贤馆掌事高声报号：“秦国国君驾到！”

景监前导，秦孝公嬴渠梁从容走到中央案前。他一身黑色布衣，腰间勒一条宽宽的牛皮鞶带，头戴一顶六寸黑玉冠，脚下是一双寻常布靴，面色黝黑却没有留胡须，眼睛细长，嘴唇阔厚，中等个头，一副典型的秦人相貌。如果不是在招贤馆而是在街市山野，谁也不会将他认做七大国之一的秦国君主，只当他是一个寻常布衣而已。场中士子们顿时一片叹息议论，显然是感到了失望。在大多数士子们的想象中，秦国虽穷，但却是剽悍善战的蛮勇之邦，若是秦孝公生得膀大腰圆红发碧眼面目狰狞，他们倒是毫不足怪，甚至会啧啧赞赏。今日一见，却是如此的平庸无奇，没有一点儿逼人的英雄气概，如何不令人沮丧？这种失望的议论叹息，是谁都感觉得到的。奇怪的是，秦孝公却没有丝毫的窘迫难堪，镇静自若地站在那里，不笑不嗔，面无表情一般。

景监拱手高声道，“诸位先生，国公亲临招贤馆，向先生们昭明任贤用能之国策，以定诸位去向。”又向秦孝公拱手道：“君上请入座。”

秦孝公摆摆手，没有坐入大案，肃然站立，凝重开口：“诸位贤士不避艰险，跋涉入秦，嬴渠梁与秦国臣民深为敬佩，谨向诸位贤士深表谢意。”说完向场中深深一躬。若在其他大国，士子们一定会感动呼应。但在秦国，他们似乎很自然地忘记了这一点，认为在穷乡僻壤受到如此礼遇是天经地义的。而且，这是虚礼，关键是看他后面如何说法。毫无反应的寂静中，只听秦孝公继续讲道：“秦国僻处西土，积贫积弱，是以求贤图强。诸位入秦，当是胸中所学未展，平生抱负未达。秦国需要诸位治国图强，诸位也需要秦国一展大才。秦国将成为诸位一展才学的山河大场，诸位也将成为秦国的再造功臣。如此天地机遇，须当诸君与嬴渠梁共同珍惜……”

一位中年士子不耐，霍然站起拱手道：“吾乃齐国稷下士子。秦公莫要虚言，我等做事来也，请即刻确认职掌，各司其职，治理秦国，

莫得误了时光。”

如此公然要官，确实为不逊之言。士子们虽说心中着急，也感到此人过于桀骜不驯大为失礼，却不知这位国君如何发作？一时间全场紧张，默然无声。

秦孝公却是微微一笑，不紧不慢地道：“先生之言有理。依列国惯例，士达则任职。然秦国与列国素少来往，山东士子对秦国也所知甚少，匆促任职，难展其能。国府对诸位的才能所长，知之不详，亦难以确任职掌。嬴渠梁之意，请各位带国府令牌，遍访秦国三月，而后各出治秦之策。国府视各位策论所长，而后确任职掌。诸位以为如何？”

话音落点，士子们感到大是新鲜惊奇，又是哄哄议论声四起。这些山东士子们能来秦国，自感已经是降尊纡贵了，内心企及着来到秦国便能立即做个高官，虽然穷些，好赖也是士子正途。不想这位国君非但不立即任官授爵，还要教士子们先到穷乡僻壤跑三个月。招贤求士，岂有此理！终于，还是方才的稷下红衣士子不耐，站起来拱手高声道：“秦公此言差矣！秦国无士，天下共知。我等犯难历险而来，公却如此烦琐不堪，惜官吝爵，天下有如此待贤之道乎！”辞色锋利，引起一片赞叹附和。

秦孝公朗声大笑，踱步悠然道：“惜官吝爵，人君大患。滥官滥爵，国之大患。今秦国欲求治国大才，共享秦国可也，何惜区区官爵权禄？然各位谁是大才？谁是中才小才？谁长于治国？谁胜于军旅？谁堪庙堂？谁可县治？岂能混沌间以寥寥数语定之？嬴渠梁对天明心，三月之后，各位若有任职不当者，尽可鸣鼓见我！”一席话慷慨明朗，掷地有声，全场静了下来。

稷下士子红衣大袖一摆，脸上露出轻蔑的微笑：“此等做法，闻所未闻。秦国之官，不做也罢！我等去也。”向秦孝公一拱手便走。同时

有二十多个人站起附和：“君非信人，我等去韩国也。”

“诸位且慢。”秦孝公在士子们身后招手。

士子们回身，眼中重新流露出希望。秦孝公平静地一拱手：“诸位入秦不易，修业成才更不易。景监内史，发给每位先生五十金，资其前往他国。”又回身对场中士子们道：“列位，三月之后，若有不堪秦国贫弱艰难者，国府赠百金，车马礼送回乡，以使贤士不虚秦国之行。愿留秦国者，当与国人共度艰难，共享富强。”

全场默然肃然中，原先欲走的八九人又回到场中坐下，其余人终于拂袖而去了。

座中一个布衣士子站起高声问道：“在下王轼，请问秦公，士子所学不一，公欲以何种学说为治秦根本？”

“入秦士子，各有所学。至于以何家为本？嬴渠梁所学甚浅，尚无定策。然则有一条可明白告知诸位，秦国求实不求虚，无论何家治秦，必须使秦国富有强大。能使秦国富强者，哪家都行。”

“好！”士子们终于一起认可了这最结实最无学派偏见的一条，喊起好来。午后，士子们又聚在一起纷纷议论，交流的结果，又走了三十多个。招贤馆可可的剩下了九十九名士子。景监一边不断地发出返金，一边感慨地连连叹息。这些金钱是国君硬从宫室府库挤出来的，不送这些人，还可增加一点留下士人的访秦衣食零用。发给这些离开的士子，等于白扔了四五百金。对于步履维艰的秦国，这可不是一笔小数目啊。打理完这些事，又和留下的士子们盘桓了半日，景监才回到府中。这时，已经是掌灯时分了。

景监的父母和哥哥，都在跟随秦献公大战时阵亡。原先的旧宅也早早被他变卖了。那时候，他决意报仇雪恨马革裹尸，哪里能让一院

房子拖累？不想人事无常，他却竟然做了内史，要住在栎阳城里了。

秦国惯例，旧族子弟做官不封赐宅第，加之此事由甘龙上大夫管辖，自然是不可能对他这个“新贵”做特例处置。景监倒是常见国君，无话不谈，唯独对自己的私宅绝口不提。他咬牙变卖了父亲留下的一副上好的牛皮盔甲，加上原有的几百刀币，买下了偏僻小巷里这座小小庭院。两排房，共六间。景监二十余岁，虽然还没有来得及娶妻，家中却有一个十三岁的养女。这个女孩儿是他在军中一个生死朋友的独生女儿。老友是个千夫长，正当盛年时却惨烈战死。老友的妻子在埋葬丈夫的时候，向景监三拜叩头，将女儿推进景监怀里，跳进墓坑剖腹自杀了。景监含着眼泪将小女孩儿领回家认做了义女。小女聪慧伶俐，将家中收拾得井井有条，景监便也没有再雇用仆人。

听见门响，小女儿碎步跑来开门，笑道：“吔，回来这么早。”

景监笑着拍拍小女：“小令狐，叫爹，给你好吃的。”

小令狐顽皮地一笑：“不叫，你才多大？好吃的留给你自己了。”

拉着他胳膊亲热地进了景监住的正房。景监无可奈何地笑了：“好好好，给你。哎，别急，读书了没有？”小令狐做个鬼脸儿笑道：“读了读了，都背过了。啊，肉饼吔！”跳起来抱住了景监。景监笑问：“你却给我吃甚？”小令狐顽皮地一笑：“莫急，就来。”无声地飘到厨屋，顷刻间又飘了回来，木几上便有了一盆香喷喷绿莹莹的藿菜羹和一盘面饼，另有一个小木盘，盘中放着切开成两半的一个肉饼。景监板着脸道：“肉饼是给你的，拿过去吃了。”小令狐娇嗔道：“不，你不吃我不吃。以为我不知晓，自家挨饿，整天给我吃好的。”亮晶晶的双眼中溢满了泪水。景监笑道：“你个小东西，知道甚？爹是大人，你是小儿，能比么？你要不吃完它，我今日也不吃饭了。”说着，认真地放下筷子就要站起来。小令狐着急道：“哎哎，一会儿凉了不好吃了。我吃我吃，不行么？”说罢捧起肉饼细嚼慢咽起来。景监吃完了晚

饭，她竟还有大半个肉饼捧在手里。景监正要训斥，却听见“嗒嗒嗒”的敲门声。小令狐跳起来就要去开门。景监道：“坐下，天晚了，我去。”

栎阳不比安邑，天一黑就满城静寂，官府吏员也极少晚上走动。

这时候会有谁登门？国君急召？为何却没有马蹄声？景监思忖间走到门口，隔门问道：“何人敲门？”

“故人来访，无须担忧。”门外声音颇为耳熟，景监却一下子想不起来。待他拉开木门，月光下站着一个微微含笑的白衣人，似曾相识。景监打量端详有顷，惊喜地高声笑道：“中庶子卫——鞅？快哉快哉！”白衣人笑道：“安邑手谈，栎阳重逢，确是快哉。”景监拉住卫鞅的手：“鞅兄真乃天外来客，想煞我也。来来来，屋里坐。寒舍狭小，实在惭愧，这里这里。小令狐，上茶！”偏房一声答应，小令狐笑盈盈飘来：“先生，请用茶。”景监笑道：“鞅兄，这是我的义女，叫令狐丽元。小令狐，这是爹的挚友，快快见礼。”小令狐红着脸作礼道：“见过先生。”景监笑道：“去收拾酒菜来，爹与先生接风洗尘。”小令狐嫣然一笑道：“你们先说话，片刻就来。”轻捷地跑了出去。

“鞅兄，你来了就好，我明日即刻向国君禀报。”

卫鞅摆摆手笑道：“内史不知，我今日也在招贤馆，一切都明白。”

景监大是惊讶：“如何？你先去了招贤馆？不先来会我？”

“国家求贤，招贤馆是公道，内史举荐是私道。先公后私，入政大道也。”

景监钦佩地一拱手：“鞅兄人正心正，景监佩服。国君宣示的做法，是因了对士子们才具不清楚。兄之大才，景监已经领教，当由景

监担保引荐，无需耽延时日。”

卫鞅笑道：“鞅初入秦国，得遇内史一片热诚，先行谢过。”

景监连连摇手：“哪里话来？为国举贤，职责所在，鞅兄何必拘泥俗礼？”

卫鞅正容道：“实言相告，鞅也曾想过请内史直接引见于国君。然则，今日招贤馆所见所闻，领略了秦公之气度胸襟，此念顿消。秦公思虑深远，透彻坚实，不为士人浮躁虚荣所动，所出试贤奇策，令人心折。求贤令出自此公，绝非虚妄之笔。鞅虽学有所长，然对秦国民治尚无深彻体察，若依秦公之法，访秦三月而后对策，自显各人才具之高下。如此大道，鞅若刻意回避，岂是名士本色？”

“如此说来，鞅兄准备访秦？”景监终是有些困惑。卫鞅点点头：“我自己原本也有此意，恰遇秦公如此明断，岂能错失良机？”“鞅兄以为深入山野，乃士人之良机？”卫鞅看着景监惊讶的神色，不禁哈哈大笑：“难道内史以为是坏事么？”

景监不禁大为感慨，叹息一声道：“我是说，招贤馆士子们却无人做如此想也。他们大都以为多此一举，甚至认为是折磨贤士。秦公苦心，唯君一人体察也，岂非是知音难求，神交难遇？”

此时，小令狐用一个大木盘上来了酒菜：一陶盆蔓菁炖羊肉，一盘鲜韭，一盘青萝卜，一盘野苦菜。小令狐摆好酒菜笑道：“请先生慢用。”笑着走了出去。卫鞅笑道：“小女年幼聪慧，真乃罕见。”景监苦笑：“亡友孤女，我疏于督导，不知礼数，鞅兄见谅。”卫鞅大笑：“本色本性为天质，何苦拘泥礼数？我看，此女将成内史绝佳辅助。”景监略显窘迫地笑道：“鞅兄笑谈。此事一言难尽，容后细说。来，干一杯！”

卫鞅举杯饮尽，便去夹那苦菜。景监笑着阻止：“鞅兄啊，那是野苦菜，你吃不下的。来，炖羊肉。”卫鞅笑道：“我已经尝过一次，苦中自有后味无穷。”说着吃下一筷，又大饮一杯，慨然笑道，“吾爱秦国，唯有两宗耳。”景监笑问：“哪两宗？”卫鞅笑答：“苦菜烈酒，尽皆本色。”景监大笑，举杯一饮：“秦国别无所有，唯此两样，取之不尽。”卫鞅笑道：“唯其如此，卫鞅可为秦人，是么？”景监慨然高声：“然！为鞅兄之苦菜烈酒，干！”两人大笑碰杯，一饮而尽。

卫鞅连饮，满面红光：“鞅有一请，内史助我。”

“鞅兄请讲，景监当全力相助。”

“三月之内，不要对秦公言及卫鞅。”

景监惊讶：“却是为何？”

“三月后，秦公若对卫鞅不满，尚请内史保我与秦公连见三次，可否？”景监更是困惑莫名：“鞅兄何出此言？以鞅兄大才，秦公何以不满？一次便可任职，此后同殿为臣，何故三次？”

卫鞅微笑摇头：“君若信鞅，便当为之，君若不信，亦可不为。个中因由，日后自当详告，此时却不便说明。此乃卫鞅拜会内史之故也。”

景监沉吟有顷道：“好！景监当勉力为君斡旋。”

卫鞅起身，郑重一躬：“君子重然诺，内史信人也。卫鞅告辞，三月后再会。”

“且慢。”景监举起大陶杯，“鞅兄当辛苦三月，景监以此杯为君饯行。”

“好！”卫鞅朗声大笑，“卫鞅若负苦菜烈酒，无颜见君。干！”

两人不约而同地伸手相握，举杯相碰，慨然饮尽。

第二天清晨卯时，卫鞅来到招贤馆。士子们还在各自的小屋里收拾衣物零碎，有富裕者来时还带有随身贵重之物，吵吵嚷嚷地要求招贤馆掌事找地方保管，也有人站在院中商议该到何处去？有人说：“我看只到县府走走就行了，难道真到穷乡僻壤不成？”有人立即应和：“对，反正秦公说是随意走访不做定规嘛。”又有人道：“没有车马，仅这翻山越岭就累死人，能到县府就谢天谢地了。”更有一个士子扬着手中短剑道：“荒山野岭，遇到刺客盗贼如何办？治民在官，看民有何用？”吵吵嚷嚷，莫衷一是。发放钱物的书吏案几前还是冷冷清清，没有一个人开始。

卫鞅向院中扫了一眼，径直走到书吏案前递过刻名木牌。书吏恭敬热情地笑道：“先生稍等。”翻开花名简册浏览，却没有找到卫鞅的名字，正在诧异间，景监来到案前吩咐：“这位先生昨夜刚到，尚未住进招贤馆，给先生办理。”书吏点头答应，便给卫鞅发放了一应物事。那是四样东西：一张手掌大的通行令牌，装在一只皮袋里的一千枚秦国铁钱，一双结实的皮靴，一支骑士用的短剑。卫鞅久有孤身游历的经验，早已是一身布衣，利落地收拾好东西，当场换上皮靴，便走出了招贤馆。景监默默望着他的背影，久久伫立在院中。

卫鞅这次没有骑马。他知道，马虽可以代步，但在穷困的山乡，一则是快不了多少，二则是草料负担难以解决。布衣徒步对于他来说，本来就不是新鲜事，而且踏勘的又是一个准备长期扎根的国家，兴奋而愉快，丝毫没有苦不堪言的沮丧情绪。他也没有在招贤馆士子中寻觅同伴，他相信这么多士子中肯定也有刻苦勤奋之人，不会全然是浮躁虚荣之士。即或如此，他仍然愿意孤身而行。在他看来，深刻的思虑是孤独的审视所产生的，大行赖独断，不赖众议。深访山野，啧啧众议只会关注行止妨碍心神，而无助于明澈的思虑。

卫鞅首先向西。入秦以前，他仔细研读了能找到的一切有关秦国的典籍，对早秦部族的坎坷足迹有了深刻印象，知道偏僻的西陲正是秦国的根本，秦国的根基在西方，在泾渭上游的河谷地带。当年秦部族东进勤王，就是从陇西的河谷地带秘密开进的。秦人本是一个古老的东方部族，从商代开始，奉命西迁，成为殷商王朝抵御西部戎狄的主要力量。殷商灭亡后，秦部族作为先朝遗族，分散流亡。其中的嬴氏族群，在西部边陲的戎狄海洋里浴血奋战，夺得了泾渭河谷半农半牧。周穆王时代，迁到北方赵地。秦部族出了个驯服烈马且有驾车绝技的造父，北方秦族方得在西周王朝初露端倪。周孝王时期，西部秦族为周室牧养战马有功，被封了一个不够诸侯等级、只有三十里地的“附庸”小邦，头角终于露了出来。三代之后，戎狄屡犯中原，西部秦族重新被起用，首领秦仲被封为周天子的大夫，率领秦族抗击戎狄，秦族锋芒再现。却不幸秦仲战死，戎狄退却，秦部族再次被遗忘。

数十年后，周幽王失政，戎狄大举占领镐京，杀死幽王，焚烧镐京，周王朝面临灭顶之灾。太子宜臼也就是后来的周平王，再次想起了戎狄克星秦部族。于是冒险西进，亲自求援。秦人首领秦襄亲率五万剽悍善战的骑兵东进，一战将戎狄击溃驱逐，又全力护送周平王东迁洛阳。秦部族对周王朝的再造大功，终于使它成为继承全部周室王畿的大诸侯国。像这样脱离中原文明,在西部边陲独自发展数百年，即便是当今最强大的魏国，也未必能够做到。唯其如此，秦国的封闭，秦国的孤立，秦国的穷困，秦国屡败于东方而没有灭亡的原因，应该都可以在西部找到踪迹。

卫鞅正是想到秦国西部老根上，看看能否找到别人熟视无睹的东西。

依旧是边走边问，风餐露宿，整整十天，才走过了秦国旧都雍城，走到了数百年前秦部族被封为“附庸”的山间盆地。这里再向西走

三五十里，便是两山夹峙的陈仓险道，也是当年秦穆公对付戎狄的咽喉要塞。

卫鞅走到陈仓口山巅的时候，正是夕阳将落的时分。茫茫群山的沟沟壑壑均被染成了金色，沟中可见民居点点，炊烟袅袅，山岭石面裸露，一条小河从沟中流过，两岸乱石滩依稀可见。其时正是夏日，山野沟壑却难得看到几株绿树，映满眼中的不是青白的山石，便是一片片的黄土。山沟中时有“哞——哞——”的牛叫声回荡，山岭沟壑倍显空旷寂凉。卫鞅站在岭上遥望，不由沉重地叹息一声。这是他走遍列国，所见到的最为荒凉贫瘠的地方。应当说，这还是老秦人最早的根基之一，肯定还不是最穷困的地方，也就是说，秦国还有更多的穷山恶水，更多的不毛之地。腹心地带的渭水平川他已经大体看过了，那是一种本该富庶的贫瘠。那么这里已经是真正的穷困了，可是竟然还有比这里更为穷困的地方，秦国可真是满目荒凉的穷极之邦啊！这样的国家，要变成漫山苍翠遍野良田遍地牛羊民富国强的强盛之邦，无异于痴人说梦。没有翻天覆地的大志向大动作，休谈秦国富强也。

暮色降临，卫鞅沿着石块夹杂着土块的荆棘小道走下沟来。

这是一个很小的村落，大约有二三十户人家。秦国的村庄，官称叫做“里”，民人则是说村说里都有。此时山顶还有晚霞，沟中却已经是暮霭沉沉了，可是村中竟然没有一家透出灯光。卫鞅走到一座稍微整洁的小院落前，发现粗大的柴门半掩着，黄泥巴糊成的门额上挂着一个破旧的木牌，隐隐可见“里正”两个大字。卫鞅敲敲柴门上的木帮，拱手高声问：“里正在家么？”话音刚落，一只大黑狗凶猛地扑了出来，汪汪吼叫。

“黑子，住了！”黑屋里传出一声苍老的呵斥，黑狗立即钉在门边伸出长舌呼呼喘息。黑屋门“吱呀”一声开了，走出一个身形佝偻的老人，边走边咳边嘶声问：“谁？”卫鞅拱手笑道：“里正老伯，我是游学士子，迷了路，想投宿一晚，行么？”老人拉开柴门，上下打量着卫

鞅：“黑灯瞎火，能进沟？”卫鞅笑道：“老伯，我是不小心滚下沟的，不是从河边大路进沟的。”老人点头道：“噢，像，像，手脚都有血珠子。来，先进来。黑儿，卧去！”

卫鞅走进院子。大黑狗悄悄地卧在了黑屋门口。老人高声道：“婆子，出来见客。碎小子，去叫人，笼火迎客！”黑屋里连应两声，先钻出来一个光屁股男孩向卫鞅躬了一躬腰，尖声笑道：“远客哩，好！”便蹦出门去了。后边又跟出来一个身着黑布短衣裤的女人，向卫鞅猫腰一躬笑道：“客好。”卫鞅拱手笑答：“主家好。”女人道：“同好同好。客坐。碎女子，茶。”

虽是最粗朴的山野应酬，却也是礼数不缺，看来老里正毕竟见过一些世面。卫鞅拱手一礼笑道：“多谢里正关照。”老人给卫鞅搬过一个木墩：“坐。”卫鞅便坐了下来。老人道：“哪国人？”卫鞅道：“陈国，太远了。”老人点头：“陈国？还好，老秦跟陈国没开过仗。没人骂。”这时一个颇丰满的女孩子光着脚丫，穿着一身补丁摞补丁说不清颜色的短衫裤，捧来一个硕大的陶壶和瓦盆，将瓦盆放在卫鞅脚前，将大陶壶水噗噜噜倒满陶碗，低声笑道：“凉茶。客喝。”卫鞅确实是渴极，端起陶碗，顿觉一种浓浓的土腥味儿夹着干树叶的味儿扑鼻而来，一口气咕咚咚饮尽了，用衣袖沾沾嘴巴笑道：“多谢。”老人嘿嘿笑道：“碎女子整的凉茶谁都爱哩。今黑儿就她陪你。”卫鞅一下没听清，以为老人夸赞女儿，也笑道：“多谢里正，小女勤劳聪敏，定能嫁个好人家。”老人高兴地笑道：“碎女子，客夸你哩。”女孩娇嗔道：“听着了。客也好哩。”老人笑道：“同好同好，碎女子福气哩。”

“火笼好了！”门外传来男孩的尖叫。

老人起身：“走，老秦人有客必迎，热闹哩。婆子，女子，都走。”

山脚下的打麦场中燃起了一堆篝火，火上吊烤着一只野羊。山村孩童们兴奋地从山坡上搬来囤积的枯树枝丢进火里，篝火熊熊烧着，将半个村子都照得亮了起来。偏僻的穷山沟经年累月没有客人，一旦有客，就是全村的大喜之日。无论冬夏，山民们都会燃起篝火举行迎客礼。这是老秦人与戎狄杂居数百年形成的古朴习俗。卫鞅在东方列国游历的时候，从来没有见过主人如此古道热肠地欢迎来客。他很感奋，也很高兴，能见到全村人，对他就是最有价值的地方。虽然是七月夏日，山沟河谷却丝毫不显炎热。村人们在火堆旁边围成了一个大圈子，每人面前都摆着一个粗陶碗，男女相杂地坐着。卫鞅坐在老里正和一个白发老人的中间，算做迎客礼的尊位。老里正黑胖胖的女儿高兴地坐在卫鞅身边。时当月半，天中一轮明月，地上一堆篝火，恍惚间卫鞅仿佛回到了远古祖先的岁月。

“上苦酒——”卫鞅身旁的白发老人嘶哑地发令。老人是“族老”，在族中最有权威，即或是官府委任的里正，在族中大事上也得听他的。

一个瘸腿光膀子的中年男人，提着一个陶罐向每人面前的陶碗里倒满红红的汁液。由于瘸，他一步一闪，一闪一点，便是一碗，极有节奏，煞是利落，引起村人们一片赞叹。顷刻之间，男女老少面前的粗黑陶碗都满了。佝偻的老里正举起陶碗向卫鞅一晃，又转对村人，嘶声道：“贵客远来，苦酒，干——”便咕咚咚喝下。卫鞅虽不知苦酒为何酒，但对饮酒却有着本能的喜好，从来是客随主便，见里正饮下，也举碗道一声：“多谢族老里正，多谢父老兄弟。”一气饮尽。刚一入口，酸呛刺鼻直冲头顶，若非他定力极好，便可能要吐了出来，卫鞅一定心神，强饮而下。村人们啧啧擦嘴，交口赞叹：“好苦酒！”“够酸！”“这是村中最后一坛，藏了八年，能不好？”

族老笑问：“远客，本族苦酒如何？”

卫鞅笑道：“提神！很酸很呛，很像醋。”

村人们一齐哈哈大笑。族老正色道：“醋，酒母生，五谷化，酒之异也，不列为酒，老秦人叫做苦酒。远客不知？”

卫鞅恍然大悟，拱手笑道：“多谢教诲。”

老里正笑道：“人家魏国，做苦酒用的都是五谷。老秦穷哩，收些烂掉的山果汁水，藏在山窖里，两三年后便成苦酒了。这几年天旱，山果没得长，苦酒也没得做了。这是最后一坛，八年了，舍不得哩。”

卫鞅听得酸楚，拱手道：“素不相识，受此大恩，何以回报？”“回报？”族老哈哈大笑，“远客入老秦，便是一家人！若求回报，算得老秦？”蓦然，卫鞅在火光下看见族老半裸的胳膊上有一块很大的伤疤，

再听老人谈吐不凡，恭敬问道：“敢问老伯，从过军？”

族老悠然笑道：“老秦男丁，谁没当过兵？你问他们。”

倒酒瘸子高声道：“族老当过千夫长，斩首六十二，本事大哩！”

卫鞅肃然起敬：“族老，为何解甲归田了？”

瘸子喊道：“丢了一条腿，打不了仗咧，还有啥！”

卫鞅低头一看，族老坐在石头上盘着的分明只有一条腿，破旧的布裤有个大洞，鲜红的大腿根在火光下忽隐忽现。卫鞅心如潮涌，颤声问：“官府没有封赏？”

里正粗重地叹息了一声，冷冷一笑：“封赏？连从军时自己的马和盔甲，都没得拿回来。光身子一人被抬回来，没婆子，没儿子，老可怜去了。”

一个老妇人呜呜咽咽地哭了起来：“我的儿呀，你回来——”

瘸子尖声喊道："老婶子，哭个啥？挺住！给你客说，我山河里百十口人，五十来个男人当兵打过仗，活着的都是半截人，你看！"瘸子猛然拉开自己的布裤，两腿上赫然露出十几个黑洞，"这是中了埋伏，挨箭射的！再看他们。"

男子们默默地脱去破旧的衣衫，火光照耀下，黝黑粗糙的身体上各种肉红色的伤疤闪着奇异的惊心动魄的亮光！村人们掩面哭泣，唏嘘不止。族老高声呵斥："都抬起头来！哭个甚？这是迎客么？"村人们中止了哭声，抽抽嗒嗒地拭泪抬头。卫鞅已经是热泪盈眶，默默拭去，哑声问道："斩首立功，不能任官，爵位也不给？"

族老叹息道："好远客哩，普天下爵位都是老世族的。我等贱民，纵然斩首立功，也只配回家耕田卖苦。能在回来时领上千把个铁钱，泥土糊间房子，就托天之福了，还想爵位？客从外邦来，天下可有一国给贱民爵位的？"

卫鞅默默摇头，无言以对。

里正笑道："说这些做甚？客又不懂。老哥，上肉。"

族老点点头，高声道："咥肉——"

瘸子高兴地跳起来蹦到篝火前，拿出一把短剑，极其利落地将烤野羊割成许多大小一样的肉块。两个赤脚男孩子飞跑着专门往每人面前送肉。唯有卫鞅面前的是一块肥大的羊腿。肉块分定，一位一直默默无言的红衣老人站起，从腰间抽出一支木剑，肃然指划一圈，高声念诵起来："七月流火，天赐我肉，人各均等，合族兴盛——咥肉！"村人们欢笑一声，各自抓起面前的肉块。里正和族老向卫鞅一拱手，"客请。咥！"

卫鞅知道，秦人将吃叫做“哫”。这是极古的一个字，本来发源于周部族。《周易》的《履卦》就有“履虎尾，不哫人，亨”的卦辞。《诗经·卫风》也有“哫其笑矣”的歌词。老秦部族与周部族同源，又继承了周部族的西土根基，周部族特殊的语言自然也就在秦人中保留了下来。周部族东迁洛阳后，悠悠数百年，大受中原风习的渗透影响，反倒是丢失了许多古老的语言风习。这个“哫”字，便成了秦人独有的方言。被东方士子讥笑为“蛮实土话”。卫鞅却觉得这个“哫”字比吃字更有劲力，口至食物便是“哫”，多直接。“吃”字呢，绕一大圈，要乞求才能到口，多憋气。所以他到秦国后，很快学会了这个“哫”字，一坐到案前，拿起筷子说一声：“哫！”立即开吃。几次惹得侯嬴哈哈大笑。

此刻，卫鞅也笑着拱手道：“多谢。哫！”

在欢笑声中和村人们一起啃起了烤羊肉。卫鞅撕下一半羊腿，递给身旁的里正女儿道：“给你，我哫不了的。”女儿粲然一笑，拿过来放在手边。瘸子尖声喊道：“来，山唱一支！”山民吹起呜呜咽咽的陶埙，一齐用木筷敲打着陶碗唱了起来：

七月流火　过我山陵

女儿耕织　男儿作兵

有功无赏　有田无耕

有荒无救　有年无成

悠悠上天　忘我苍生

陶埙呜咽，粗重悠扬的歌声飘荡在夏夜的山风里，飘得很远，很远。

回到老里正家里，看天上月亮，已经是三更将尽了。老里正只有一座两开间的砖泥屋，显然无处留客。卫鞅对风餐露宿有过锤炼，坚持要睡在院子里。可老里正夫妇无论如何不答应，说山风要受凉，硬是要他睡在靠近窗户的墙下。这个位置和老里正夫妇一家仅仅隔了一道半尺高的土坎儿，老里正说，那里是专门留宿贵客的，冬暖夏凉哩。卫鞅虽说不怕清苦，也抱定了随遇而安的主意，但对这男女老少同屋而眠，的确是难以接受。然这些山民朴实憨厚，丝毫不以客人见外，如果拒绝，那是大不敬也。想来想去找不到托词，卫鞅只好在窗下和衣而卧，连日奔波疲劳，竟也呼呼睡去了。

酣梦之中，老秦人们在呼啸冲杀，骤然间尸横遍野，伤兵们凄惨哭嚎，躺在山村荒野中无人过问，一头怪兽不断地吞噬伤兵，一个美极的女子长衣飘飘，将怪兽一剑杀死，却是白雪！她紧紧抱住自己，解开了自己的衣服，双手在他身上轻轻地抚摩，她真大胆，竟然……卫鞅在奇异的感受中霍然坐起，揉揉眼睛，定神一看，只见里正女儿赤身裸体地趴在自己腿上蠕动着，丰满的肉体在暗夜中发出幽幽的白光。卫鞅惊出了一身冷汗，双手推开光滑的肉体，低声道："小妹妹，不能，不能如此。"山村少女扑哧一笑："怕甚？爹教陪你的，你不要我，没脸见人哩。"卫鞅想了想道："我想小解，跟我到外边院子里可好？"少女笑道："想尿哩，走。"说着光身子披了件衣服，拉起卫鞅到了院中。

残月西沉，院中一片朦胧月色。卫鞅笑道："小妹妹，拉片席子陪我说会儿话，好么？"少女高兴道："好哩，想咋就咋。"拉来一片破席，教卫鞅坐下，自己偎在他旁边。卫鞅脱下长衫亲切地说："小妹妹，穿上这件衣服再说话，冷哩。"少女笑笑，穿上长衫包住了自己，又趴在卫鞅腿上。卫鞅笑道："小妹妹，多大了？"

"十三。客多大？"

卫鞅笑道："老哩，三十六了。有婆家么？"

“没。村里没有后生，只有老半截人。”

“小妹妹，陪过别的客人么？”

“没。娘说，我还没破身哩。”

卫鞅长长地叹息一声：“小妹妹，想找个好后生么？”

“想。”少女明亮的眼睛涌出了泪水。

卫鞅含泪笑道：“小妹妹，叫我一声大哥，大哥帮你。”

“大，哥——”少女抱住了卫鞅，一声哽咽。卫鞅不断找各种话题，终于和这个十三岁的山村少女说到了天亮。清晨，老里正夫妇高兴地给卫鞅做了最好吃的野菜疙瘩，连连说碎女子没有陪好客。卫鞅百感交集，吃完野菜疙瘩，站起来肃然拱手道：“老伯，我乃四海游学的士子，要钱没用，我想给你留下九百铁钱，再盖间房子。请老伯万勿推托。”说着拿出钱袋捧到老里正面前。

“啥？这叫啥事么！不成！”老里正一听，面红耳赤，高声回绝，显然有受到欺侮的感觉。卫鞅无奈，只好收起钱袋，叹息道：“老伯，村里没有年轻后生，我想将小妹妹认做义妹，带她到栎阳一个朋友那里做份生计，不知老伯意下如何？”老里正惊讶地睁大眼睛喊道：“碎女子，过来！昨晚没陪客？”少女垂头低声道：“陪了。”里正道：“睡了没？”少女擦着眼泪摇摇头。老里正摇头叹气：“咳，不中用的东西！婆子，你说。”老妇人擦着眼泪道：“客是好人哩，叫碎女子跟他去。”老里正挥挥手道：“去去，在村里也是见不得人哩。”老妇人擦泪道：“碎女子，快给客磕头，叫大哥，快！”少女笑道：“娘，昨晚叫过了。”便跪倒在卫鞅面前叩头。卫鞅连忙扶起：“小妹妹，不用了，跟大哥走。”老里正挥手道：“村人还没起哩，快走。”老妇人道：“走，我送客，送碎女子。”

卫鞅向老里正深深一躬：“老伯，父老始终无人问我姓名。在下实言相告，我叫卫鞅，前往栎阳修学。如果你想小妹了，就到栎阳渭风客栈来找。”

“记下了，走。”老里正抹抹眼泪，背过身去了。

太阳还没有爬上山巅，山沟里尚是蒙蒙发亮。卫鞅牵着山女的手走出了沟口，老妇人在身后遥遥招手。

“大哥，我还没出过沟哩。”

“跟大哥走，长大了再回来。”

---

1. 洛水有两条，一是流经洛阳、从平原入黄河的洛水；一是流经陕北、从潼关入黄河的洛水。这里指后者。

第六章　栎阳潮生

一　失望的景监大为惊喜

九月底，卫鞅回到了栎阳。

他从山河里出来后，没有因为身边带着一个小女孩而终止踏勘访秦。这个山村女孩结实敏捷，走路爬山从来不喊累，又是一口老秦土话，倒是给卫鞅与山民攀谈带来许多方便。卫鞅给她取了个直白易记的名字，叫陈河丫，意为陈仓河谷的丫头，好教她永远记得自己的故乡。卫鞅平日叫她河丫，漫漫途中，给她讲述她感到新鲜好奇的所见所闻，倒也带来些许快乐。带着这个小河丫，卫鞅趟过渭水，翻过南山，在商於山地寻访了一月。尤其对和楚国接壤的武关、峣关做了一番仔细踏勘。走出商於山地，从南山中部的子午谷险道北上，到达蓝田塬，径直北上穿过渭水平川，又沿洛水北上，遍访了已经成为魏国土地的河西之地。九月初，秋风微寒，卫鞅方从雕阴向西南而来，到达秦国的另一块根基之地——泾水河谷。一月之内，沿泾水河谷向东南进入渭水平川，终在黄叶飘落的时候进了栎阳。

这时的卫鞅，已经是黑瘦高挑胡须连鬓破衣烂衫，加上身后跟着一个瘦骨伶仃的小女孩，任谁也认不出这是三个月以前丰姿卓然的名士卫鞅。在栎阳城门，军士拦住盘查，说秦国不准山东难民流入，呵斥他即刻回去。卫鞅默默拿出通行令牌，军士反复端详令牌背面的小字“持此令牌者　招贤馆士子卫鞅”，惊愣无话，跑步去向卫尉车英禀报。车英疾步来到南门，审视令牌，上下打量一番卫鞅，肃然躬身

道："先生受苦了。来人，护送先生回招贤馆。"卫鞅笑道："多谢将军。我还有些许私事办理。"径自拉着瘦骨伶仃的河丫走了。

侯嬴见到卫鞅，惊讶得半天说不上话来。一番忙碌，亲自操持，沐浴，修面，换衣，接风，两人又是羊肉烈酒地畅谈起来。侯嬴告诉卫鞅，招贤馆士子们早就三三两两地回来了，没回来的听说也住在县府查书，听说只有一个叫王轼的走了十个县，已经在栎阳传开了，都说秦公准备重用他。卫鞅倒是没在意，只是说了许多见闻感慨，尤其详细说了在陈仓河谷里的经历，请侯嬴收留河丫。侯嬴感慨万端，一口应允。两人直说到四更，侯嬴再三敦促卫鞅歇息，卫鞅方才作罢，回到房间，衣服也没脱便沉沉睡去了。

第二天正午，卫鞅方才醒来。匆匆用过午饭，便埋头整理沿途刻记的竹简，将所记诸般数字与各种结论，分项誊清到三十多张羊皮纸上，缝成一册。在公叔府做了五年中庶子，卫鞅对整理简册是娴熟精到的。做完这件最重要的事情，卫鞅驰马出城，来到了城南栎水入渭的河口。他需要冷静地想想，如何对秦公陈述自己的政见和治秦之策。

为山九仞，功亏一篑者多矣。面见国君是最重要的一步，慎之，慎之。

秦公求贤的诚意，卫鞅是不怀疑的。然则，诚意不能等同于治国方略的选择。自古以来，人们对治理国家提出了千百种主张，大而言之，形成传统共识的便有王道治国、道家治国、儒家治国、墨家治国、法家治国几种主流。其中的王道治国是经过两千多年历史延续的成规定制，其最为成功的范例便是西周礼制。这种王道礼制，的确曾经使天下康宁一片兴盛，且儒家道家至今还在不遗余力地为这种王道张目礼赞。春秋战国以来，王道礼制虽然已经大为衰落，但许多国君为了表示自己仁义，仍然坚持说自己奉行王道。秦公如何，能说秦公就一定不赞赏王道么？似乎还没有证据这样论断。而且，秦穆公时期

的百里奚正是操王道之学，那时秦国确实强盛一时，穆公也称了霸，老秦人至今还引为骄傲。秦公求贤令也申明向往穆公时的强盛，信誓旦旦地要恢复穆公霸业。据此推测，秦公如果接受王道治国，似乎也有理由。

道家如何？老子在秦献公时期西行入秦，这也是秦人的一大骄傲。更重要的是，秦献公的确曾想用老子为丞相治国，只不过老子本人坚辞不受罢了。秦献公是目下秦公嬴渠梁的父君，也是继穆公之后最有作为的一位秦国君主。秦公在求贤令中数落了几代祖先，但对父君秦献公却是推崇有加的。他会拒绝父亲曾经很赞赏的道家么？也很难说。至少没有充分的证据说明秦公厌恶道家。再说，来栎阳后，卫鞅还听侯嬴讲过，秦公曾想请百里奚之后裔治秦，而那位老人据说是操道家之学的。

至于儒家和墨家，卫鞅相信秦公不会选择。在诸子百家中，儒家最蔑视秦国，秦人也最厌恶儒家。儒家士子不入秦，几乎是天下皆知。儒家的仁政、礼制、恢复井田制等根本主张，秦国也和列国一样嗤之以鼻。秦公不会看中儒家，至少有两个事实根据。其一，上大夫甘龙就是东方甘国的名儒子弟，权力在嬴渠梁即位后却日渐萎缩。其二，秦国求贤令发出后，曾秘密要求在各国活动的密使，尽可能少地使儒家士子入秦。墨家如何？虽然是天下最简朴最勤奋最巧思最主张正义且最有实际战力的团体学派，但墨家的“息兵”和“兼爱非攻”两点为政主张，在任何一个战国都是行不通的。如果秦公要选墨家，可说最容易，因为墨家曾经在一段时间里以秦国南部大山为学派总院，和秦国大有渊源。

然则法家如何？法家是战国变法的火炬。凡欲强国者必先变法，已经成为战国名士明君的热点话题。然则推行法家之学的根本前提，是国君的决心彻底与否。法行半途，不如不行。楚国的半途变法造成的不伦不类，正是最为惨痛的前车之鉴。秦公熟悉法家么？不熟悉。

秦公喜欢法家么？不清楚。秦公能以法家为唯一的治国之道么？更不清楚。卫鞅清醒地知道，推行王道礼制，未必需要国君与主政大臣同心同德，只要国君不阻挠即可。而推行法制，则必须要国君支持，而且要坚定不移地支持，君臣始终要同心同德，否则，法令难以统一，变法难见成效。列国变法的道路，无一不铺满了鲜血。韩国申不害尚只是整肃吏治，已经是血雨腥风了，更何况天翻地覆的彻底变法？像秦国这样的赤贫国家，非强力法治无以拯救，法治推行如排山倒海，激起的回力亦是天摇地动，没有同心同德力挽狂澜的君臣相知，变法者自己就会被混乱的动荡无情地吞噬，谈何强国大志？

如何试探？卫鞅一时想不清楚，但有一点很清楚，那就是不能急躁。

秋风清凉，卫鞅耳边响起一个苍老旷远的声音："计国事者，当审权量。说人主者，当审君情。谋虑情欲，必出于此。士虽有圣智，非揣摩细究，真情无所索之。此，谋之本也，说之法也。错其人，勿与语。此，名士择君之道。慎之，慎之。"

这是老师精研历代名士的成功与失败后归纳的《说君》。当初讲解时，卫鞅似懂非懂，唯强记在心而已。十年之后，当自己历经坎坷曲折而面临艰难抉择的时刻，这段警语却油然浮上心头，使他顿时清凉醒悟——即便有圣者智慧，也当审视君情；要求得君主内心的真正选择，就必须揣摩细究反复试探；"错其人，勿与语"，若国君不是自己所持主张的当说之人，就不要对他陈述自己的真实想法，这是名士选择君主的根本点。那么，自己该当如何试探秦公的真正抉择呢？太阳落山了，卫鞅打马入城，来到内史景监的小院。景监对卫鞅一直刻刻在心，多少次，景监都差点儿要对孝公讲出来，想到对卫鞅的承诺，竟硬是生生憋了回去。三个月来，各县不断派人报来士子们在县府的作为——共下秦地的九十九个士子，竟有八十多个滞留县府。他们都有各种各样的合理合法的理由，蹲在县府，搜集浏览所能见到的

各种书简，思谋撰写自己的治秦对策。只有十余个士子到雍城附近的山村里看了看，回到县府便叫苦不迭，声称不给肉吃便要回栎阳招贤馆吃饱了再来。令景监感到欣慰的是，有个叫王轼的陈国士子，独身一人跑遍了秦中十县，虽然都在县府周围，但毕竟是深入民间乡野了，实在是凤毛麟角。当景监将王轼的行止禀报给国君时，孝公也很是高兴，笑着对他说："这位先生颇有吃苦之心，回来再看看，若才学见识也可，就给他重任了。"景监实在忍不住，冒出来一句："君上，定然还有出类拔萃者在后。"孝公大笑："在后？在哪里？景监啊，我看也就是王轼了。该来的都来了，不来的永远也不会来了。谋事在人，成事在天，上天不让秦国强大，求贤令也就如此而已了。"在孝公的笑声中，景监分明看到了他眼中闪亮的泪光。景监感到揪心，可就是不敢再往下说，万一卫鞅……他不敢往下想，也不愿往下想，憋在心里又着急，只有三天两头向各县催问士子们动向，反复叮嘱不许漏掉一人。奇怪的是，始终没有任何一个县报来卫鞅这个名字，更别说动静了。

看看进入九月，风凉叶落，卫鞅还是泥牛入海，景监的心越来越凉了。他一百个不愿意将卫鞅想成小人，不愿意想到他逃回了魏国。可是，他能到哪里去呢？深访山野，也不能一个县府都不去啊？出事了？跌入深谷了？恰恰遇上盗匪了？景监更是不信。他知道，卫鞅这种上品名士都是文武兼修的，寻常山险与匪贼也未必奈何得了他。且秦国虽穷，盗匪却是极少，丁壮都当了兵，谁去做盗匪？想来想去，还是不得不想到卫鞅逃回了魏国。景监每每在深夜长长地叹息，想到原本一个身负绝世才华的名士，却是如此一个不重然诺不讲信义的小人，景监的心就阵阵作痛。他无法在心中将卫鞅留下的坚实形象撕成碎片，又无法不相信这泥牛入海的唯一可能。对他这个久在军中的秦人骑士来说，男子汉之间的情义比生命还重要。卫鞅是他生平结交的第一个名士，他敬佩他，本能地相信他，甚至对他不说明理由的要求也无端地接受了。在他心目中，"大义"为士子之根本，不义不节，无耻之尤！一个可敬可亲的名士挚友，在他心中泯灭了，他感到如同自

己的生命结束了，自己要垮了，世上再也没有激发人心闪现光华的高风亮节了。伤心欲绝，便觉得招贤馆求贤真是无聊之极，于是也不去管它，天天关在屋中大喝闷酒。吓得小令狐只是悄悄流泪，夜里也不敢睡觉，死死守在房门外挨冻。

今天是九月底，三个月的最后一天，景监特别心酸，天黑时分已经醉倒。

小令狐坐在正房外的台阶上默默流泪。她想，他一定是在官府受了极大的委屈，她要看好他，绝不能让他像妈妈一样剖腹自杀。否则，她将失去最后一个依靠，成为流浪女，成为官奴。小令狐不断敲打自己的头，怕迷迷糊糊睡着了听不见屋里的动静。

猛然，小令狐听见一阵马蹄声，又听见有节奏的“嗒嗒嗒”的敲门声。

小令狐轻手轻脚地走到门后，从门缝中向外张望，只见一个人白衣白马，似乎像是上次来客的身影。不对，那个人白皙风采，如何此人干瘦黝黑？听听声音？对，声音不会变。想到这里，聪明绝顶的小令狐低声问：“谁人敲门？”

“小令狐么？我呀，忘记了么？”门外传来熟悉亲切的声音。

小令狐打开门。卫鞅将马拴在门外石桩上，走进来蹲身抚摩着小令狐头发道：“小妹，我三月前来过，记得？”

小令狐“哇”的一声，扑在卫鞅肩膀上哭了。

卫鞅一惊：“怎么了？内史呢？”

小令狐拉着卫鞅的手，推开正屋的门，一股浓烈的酒气扑鼻而来！景监歪倒在黑乎乎的屋子里呢喃自语：“卫鞅，你，你，骗了我。

小人，骗了我！你，为何如此啊？你……”小令狐哽咽道：“他天天如此，吓死我了。”

卫鞅寻思片刻，吩咐小令狐找来一支粗大的蜡烛点亮。他举着蜡烛走到景监身边蹲下，扶起景监高声道：“内史，看看我是何人？”

景监睁开朦胧的双眼：“你？你是谁？君上派来的？”

“我是卫鞅！内史再看看。”

景监听到“卫鞅”二字，顿时一惊，睁大眼睛：“你？你是，卫鞅？”又揉揉眼睛，“不对，干瘦黝黑，有，卫鞅风采？”

“景兄，卫鞅跋涉三月，走遍秦国，安得不黑不瘦！”卫鞅慷慨高声。

像是一声惊雷，景监内心的朦胧阴云顿被炸开，霍然站立，目光炯炯地盯着卫鞅颤声道：“鞅兄，果然是你么？你，回来了？”

“对，卫鞅回来了，整整三月，没有骗你！”

景监仰天大笑，欣喜若狂，满身龌龊酒意一扫而去，张开双臂，竟和卫鞅紧紧地抱在了一起。小令狐看见两人孩童一般，高兴得咯咯直笑。

“小令狐，拿酒来！”景监兴奋地高喊。

卫鞅笑道：“还酒啊？醉得人都不认了。”

“如何不酒？方才，那是醉死，死醉！再酒，那是醉生，生醉！”

卫鞅大笑：“好！苦菜烈酒，就醉生！”

小令狐噔噔噔跑进厨屋，端来两只陶碗笑道：“先喝下去，我再拿。”

两人接过陶碗“当”地一碰，各自咕咚咚饮下，却又同声大笑。卫鞅道：“好苦酒。”景监道：“酸得爽利！真酒？”

小令狐咯咯笑道：“没酒了。吓得我将酒都倒了。我来煮茶。”

卫鞅笑道：“小令狐好聪敏，以茶醒酒。此刻正当饮茶。”

“还有饭，你们俩都没吃饭，等等就来。”小令狐飞快地钻进了厨屋。

景监兴起，将草席木几搬到了院中。两人在明朗的秋月下高谈阔论感慨百出，率性讲起了秦人土语，时而大笑，时而叹息，时而兴奋，时而感伤，直到明月暗淡，东方发白。

二　卫鞅两面君　招贤馆大起波澜

秦孝公黎明即起，练剑片刻，埋首书房开始读书。

三个月以来，他对求贤令颁布后的功效产生了很大怀疑。原想东方列国士子们只要进入秦国，一定会被他的诚意感动，会和他同心同德地治秦强秦。他不曾想到，注目于功业的士人竟也会有如此多的世俗之心，怕苦怕穷怕累。从心里讲，作为一个国君，他何尝不想和齐威王一样搞个学宫将这些士子们养起来，需要他们的时候请他们谋划，不需要的时候便教他们自由自在地切磋学问，以彰国家文华。可是秦国太穷，哪里有财力做这些锦上添花的事？在一个穷弱的战国，该做的能做的他都做了，甚至不能做的他也勉力做了，诚心诚意，披肝沥胆。

可是他看到的回应却是淡漠的。他从士子们的举止眼光中读到了轻蔑，读到了嘲笑，读到了他们自感降尊纡贵的虚荣和自大。这正是他最不能容忍的。他可以坦然接受任何人对秦国的指责评点甚或是恶意咒骂，但决然不能接受对秦国的蔑视和嘲笑。六国卑秦，不屑与之会盟，他视为莫大国耻，书刻血石以示永志不忘。他想不到的是，连求官做事的士子们，竟然也对秦国现出一种满不在乎的轻蔑与嘲笑。当他确定无疑地感受到这一点时，他的心又一次被深深刺伤。为何如此？为何这些将依靠秦国建功立业，要靠秦国给予官职爵位的士人也敢蔑视秦国，蔑视秦国君主？冥思苦想中他恍然大悟，这些士子们将他们自己看做了拯救秦国的恩人，他们将给秦国带来富强，是以有理由蔑视呈现在他们面前的穷困愚昧。果然如此，也就罢了，嬴渠梁的胸襟够宽阔，对大才贤士的狂傲不羁全然可一笑了之。然则随着士子们的访秦作为，他又一次感到了失望。这些人只在县府打转儿，能找到强秦国策？是大才造世的作为么？聊以自慰的，还有一个王轼差强人意，招贤一事不至于难以收拾。名士难求，高人难遇，看来扭转乾坤的槃槃大才真是可遇不可求。说到底，秦国强大还得靠自己。

嬴渠梁决意自己谋划强秦之道，他相信自己的学力不算很差，刻苦修习，纵然不是大才，也是中才，决然不会让秦国在自己手里继续衰落。一个月前，他将书房扩大了三倍，开始让长史公孙贾给他搜集简册典籍，将宫室所能找到的一切务实书籍全部搬到了自己的新书房。从此，他每天夜读两个时辰，早起一个时辰，练剑之后准点读书到卯时，再处理国务。卯时之前，他不见任何人。天天如此，今日亦如此。

黑伯在书房门口轻声禀报："君上，内史景监求见。"

"教他卯时后再来。"

"内史说，有紧急事体。"

秦孝公无奈地丢开简册："请内史进来。"

景监走进书房，只看见沉沉简册高高低低环绕成巨大的书山，却不见国君身影，惊讶得不知说甚好。他有一个多月没有到国君书房了，不想变化竟如此之大。他不禁高声道："君上，景监参见。"

秦孝公从书山中绕出来，手中还拿着一卷竹简："景监啊，如此高兴？"

"君上，好事，大好事！"

"究竟何事？孩童一般。"秦孝公颇为不悦。

"君上，兹事体大，容臣徐徐道来。"景监虽笑，脸上却冒出了细汗。

"徐徐道来？"孝公不禁一笑，"你也成老儒了？好，就徐徐道来，坐。"

景监长嘘一声，从出使魏国遇卫鞅讲起，讲到卫鞅入秦，讲到招贤馆卫鞅暗察国君，讲到卫鞅访秦的艰苦认真和细致，对卫鞅的才能大加褒扬。

秦孝公很平静地听完景监叙说，淡淡笑道："内史是说，卫鞅是个大才？""是。君上，卫鞅入秦，求贤令终有正果！"秦孝公笑道："莫给求贤令找正果，自古求贤不遇者多矣。内史究竟何意？""臣请君上，许卫鞅面陈长策。"秦孝公点头道："当然。士子如此苦访，可见一片赤诚，有无长策，皆须敬之。就明日，政事堂大礼待之。"景监激动得颤声道："臣，谢过君上！"

"又非待你大礼，谢从何来？"秦孝公一笑，又一叹，"景监啊，求贤之道，长矣远矣。人有精诚，上天不负。纵无大才，秦国也不会灭

亡的。”

景监从国府出来，立即赶赴招贤馆，派出一名书吏给渭风客栈的卫鞅送去一信，叮嘱他务必精心准备一举成功。然后又找到王轼等十余名士子，请他们做好面见君上的准备。最后又安排了其余士子们撰写治秦对策的竹简、笔墨、刻刀等一应琐务，方才回家呼呼大睡，安心给明日准备精神。

次日清晨卯时三刻，栎阳城门刚刚染上秋日的金色，四名甲士护卫着一辆牛拉轺车，哐啷哐啷地驶到了渭风客栈门前。景监从车前跳下，肃立门前高声报号：“内史景监，迎接卫鞅先生入宫！”话音落点，一名随行书吏捧着刻有景监官位名号的木牌恭敬进入客栈。片刻之后，卫鞅在侯嬴陪同下出门，互致礼仪，景监恭请卫鞅上车，自己亲自驾车，向国府哐啷哐啷驶来。

短短的路程，景监没有问话，卫鞅也没有说话。

国府门前，已经升任国府卫尉的车英全副戎装，肃立迎候。见牛车到来，高声宣示道：“奉国君令，贤士轺车直入国府——”长剑一举，两列甲士哗然闪开，景监驾着牛车哐啷哐啷驶进了国府庭院，直到政事堂院中停下。

秦孝公和甘龙、嬴虔、公孙贾、杜挚几名重臣，已经在政事堂前等候。见牛车驶到，秦孝公大步上前，亲自来扶卫鞅下车。卫鞅拱手道：“多劳君上。”也没有推辞，搭着孝公的胳膊下了车。旁边的甘龙深深皱起了眉头。

卫鞅下车，向秦孝公拱手作礼：“在下卫鞅，参见君上。”

秦孝公扶住笑道：“先生辛苦了。请——”扶着卫鞅走上六级台阶，走进政事堂大厅，一直扶卫鞅到君主旁边最尊贵的位置坐下。一

行大臣随后坐定，内侍上茶后退出，大厅一片肃然。

秦孝公肃然拱手道：“先生入秦，苦访三月，踏遍秦国荒僻山川，堪为贤士楷模。今日朝会，特请先生一抒治秦长策。”说着站起身来，转向卫鞅深深一躬，“敢请先生教我。”卫鞅座中坦然拱手道：“不敢言教，但抒己见耳。”秦孝公坐回旁边长案前，又恭敬拱手道：“望先生不吝赐教。”

卫鞅环视四座，终于将目光注视着秦孝公，不慌不忙开讲：“天下万物，凡有所事，必有所学。治国之道，为诸学之首，源远流长，博大精深。自黄帝以降，历经三皇五帝而夏商周，治国之道虽有变化，然终以王道治国为主流。周室东迁以降，礼崩乐坏，天下纷扰，高岸为谷，深谷为陵，诸侯僭越，瓦釜雷鸣，王室衰落，列国崛起。唯其如此，治国之学亦成众家争胜之势，终于莫衷一是。然细细查究，终无超越王道治国之境界者。”

听到这一通辞藻华丽而不着边际的开场白，景监迷糊起来，不明白卫鞅要如何了结这场隆重的殿对。难道他胸中所学就是这些老生常谈？卫鞅啊卫鞅，我如何老是摸不透你？机会给你了，你没真才实学，怨得谁也？景监再抬头看看场中，甘龙与公孙贾、杜挚频频点头，面露笑容。而嬴虔、子岸与后来的卫尉车英三个将领，似乎直打瞌睡。唯有国君秦孝公平静如常面无表情，只有景监知道，这是国君对最讨厌最无奈的人和事才有的一种冷漠和蔑视。

“敢问先生，何谓王道治国？”秦孝公淡淡地问道。

“所谓王道者，乃德政化民，德服四邦，德昭海内，德息兵祸，以无形大德服人心，而使天下安宁之道也。何谓德？德者，政之魂魄也。对庶民如同亲生骨肉，对邻邦如同兄弟手足，对罪犯如同亲朋友人。如此则四海宾服，天下化一也。”卫鞅语言松缓，面色庄重，俨然一副讲述高深玄妙之大道的神色。

秦孝公闭目养神，似睡非睡。三个将军却是实实在在地睡着了，粗莽的子岸竟打起了沉重的鼾声。秦孝公竟然如同没听见一般。唯有甘龙颇感兴趣，插进来问道：“先生以为，秦国当如何行王道之治？”

卫鞅从容道：“王道以德为本。秦国行王道，当如鲁国，行仁政，息兵戈，力行井田，赦免罪犯。”

秦孝公霍然睁开眼睛，打断话头道：“先生，今日到此为止。后有闲暇，再听先生高论。内史，送先生。”说完，径自撇下一堂大臣扬长而去。甘龙想唤回国君，却欲言又止，向卫鞅拱手作礼，便匆匆而去。三位将军也伸着懒腰，打着哈欠揉揉眼睛径自走了。公孙贾和

杜挚也跟着甘龙走了。空荡荡的政事堂，只剩下肃然沉思的卫鞅。景监尴尬得无地自容，再也无心和卫鞅说话，苦笑着拱手道：“先生，请了。”牛车哐啷哐啷地又驶出了国府。到得渭风客栈门前，卫鞅刚一下

车，景监便对牛脊梁狠抽一鞭，“驾”的一声，哐啷啷走了。卫鞅看着景监的背影，摇头微笑着走进渭风客栈。回到家，景监丧气得直想打自己耳光。这叫甚事？如何能弄成这

样？要知道他学的就是这些鸟玩意儿，费那么大劲儿吃撑了？算了算了，不想了，明日还有正事哩，吃完饭睡觉！景监高声道：“小令狐，饭来，快点！”

“来了来了。”小令狐捧着木盘顽皮笑道，“哟，一阴一晴，又咋了？”

“小孩子家少问。只对你说，今后那个人再来，就说我不在。”

“哪个人呀？”

“昨晚那个人！知道么？就是他！吃饭。”

小令狐捂着嘴巴不敢笑，嘟囔道：“那人很好么，称兄道弟的。”

“好甚？草包！饭袋！猪头！砖头！”景监气得连连乱骂。从来没见过景监如此孩童般失态，小令狐咯咯大笑得喷出饭来。景监脸一板，却禁不住也“噗”地一笑：“气死我也。”

“嗒、嗒、嗒”，响起熟悉的敲门声。

小令狐做个鬼脸：“开不？一定是那块砖头。”

“懂个甚？我还要问他话，开去。”

“说人家是块砖头，还问个啥？”小令狐嘟囔着走了出去。“吱呀”一声门响，卫鞅笑道：“小妹呀，内史骂我了么？”

小令狐向卫鞅做个鬼脸，指指正房悄声道：“正骂呢，小心。”卫鞅笑着走进正房，坐在景监对面：“景兄，我特来领骂。”景监丢下碗筷，“啪”地一拍木几，颤声道：“卫鞅啊卫鞅，国君念你辛苦，景监慕你才华，谁想你竟是个草包，饭袋，猪头，砖头！说出忒般没力气的话来！分明是亡国之道，还说甚治秦长策？那鲁国气息奄奄，是秦国学得么？你呀你，我看也就只能下两盘棋。说到正事，哼，砖头一块，一块砖头！”

卫鞅不禁哈哈大笑，前仰后合，逗得小令狐也咯咯笑得上气不接下气。

“笑甚？难道你很高明么？”

大笑一阵，卫鞅回过神来认真问：“内史大人，你说我卫鞅千里迢迢，就是为了给秦国讲这亡国之道来了？”

景监一怔：“既然不是，为何忒般没力气？”

“记得访秦之前，你答应我的请求么？”

景监默然点头，眼睛盯住卫鞅。

卫鞅坦然相对：“景兄，请为我再次约见秦公，我知道该说甚。”

景监叹息一声：“好吧，君子一诺，就再信你一次。”

正在此时，门外一阵急骤的马蹄声传来，接着便是“啪啪啪”的拍门声。小令狐急急开门，一个书吏冲进门来高声道：“内史大人，招贤馆士子们闹起来了！”

“所为何事？”景监急问。

“尚不清楚，只是有三五十人吵着要走。”

景监道：“鞅兄，我去了，回头再说。”

卫鞅笑道：“你去忙，我也走了。”便和景监一起出门回了客栈。

招贤馆里一片混乱。

士子们将掌事围在中间，吵吵嚷嚷要见国君，否则今夜就离开秦国。掌事连连向士子们作揖，高声道：“诸位先生，不要急，不要急，已经派吏员去请内史大人了。”一个士子高声怒斥：“内史徇私，找他何用？要见国君！”“对，要见国君！”士子们嚷成一片。景监赶到时，满庭院正乱得不可收拾。景监站上一块石头高声道：“诸位先生，我是内史景监。有何不平，请对我说。”

一个红衣士子高声道：“请问内史，一个腐儒能见君面陈，我等何被冷落？”

“内史徇私，举贤无公心，我等要面见君上！”

“王道之说，竟也大礼相待，这是何人荐举？”

“国君不听此等亡国之道，只有内史徇私舞弊，举莠弃良！”

“请问内史，卫鞅用多少金钱买通了大人？”

“我等实言相告，今夜不见君上，即刻就走！”

“对，求贤令说得好，实则是虚情假意，蒙骗天下！”

景监已经明白，这完全是因为卫鞅今日的失败激起的事端。这些士子们原本就是个个自命不凡，访秦回来后更是踌躇满志地熬夜撰写，等待一朝面君陈策。后来听说，有个不住在招贤馆的魏国士子竟然捷足先登，被轺车接进了国府。士子们就议论纷纷，说秦国只瞅着魏国士子，瞧不起别国贤士。一时间，“魏国士子有何了得”的愤然议论弥漫了招贤馆。然则景监已经分头排定了国君对策的次序，也已经分别向士子们说明。所以不满归不满，倒也没出乱子。谁知午后有消息传出，说那个魏国士子是个腐儒朽木，金玉其外，败絮其中，讲了一通不着边际的大话，国君愤然拂袖而去。这一下犹如火上浇油，士子们不约而同地将举荐腐儒的罪责看在了景监身上，越想越不满，便聚相计议，以离开秦国相要挟，提出当夜面见君上。

景监心下明白，向场中拱手高声道：“诸位先生，景监是否徇私枉贤，可以存疑。卫鞅是否有才，可以后观。诸位请见君上，景监即刻进宫禀明。君上勤政敬贤，定然不会怠慢诸位先生。请诸位立即准备对策。”

士子们想不到这个很有实权的内史如此爽快，一时间倒是全场沉默。依许多士子的想法揣测，这个实权内史一定被卫鞅收买了；此等佞臣，不给他金钱，休想过他的关口，和山东六国一样。今日向他提

出面见国君，他定然拒绝，然后便闹到国府，扳倒这个黑心内史。但却没有想到他竟然一口答应去请国君，却也奇了。有些没有对策或有他情者，竟忐忑不安起来，原本准备借故离开已经将包袱提在手里的人，也顿时尴尬起来。

景监走下大石，对掌事吩咐："好生侍奉先生们，今夜对策之前哪位先生也不能走。收拾庭院，准备迎候国君。"说完，上马出了招贤馆。

秦孝公正在书房用功，接到景监急报也感意外，稍加思忖，感到这倒未尝不是一个好机会，便向黑伯吩咐了几件事，和景监一起从容来到招贤馆。

招贤馆庭院中已经布置好露天坐席。秋月当空，再加上几十盏硕大的风灯，偌大庭院倒也是明亮异常。士子们已经在各自坐席上就位，一片肃然安静中透出几分紧张。景监吩咐在前方中央国君长案的两侧再加了六张木案。刚刚加好，甘龙、嬴虔、公孙贾、杜挚、子岸、车英六位大臣便相继来到入座。场面如此隆重，显然大出士子们意料，肃然静场中有人紧张得不断轻轻咳嗽。这时，景监看见卫鞅也来了，坐在最后的灯影里。

秦孝公庄重开口道："诸位贤士访秦辛苦，嬴渠梁先行谢过。秦国求贤，未分良莠前，一体待之。今夜以卫鞅陈策之同等大礼，倾听诸位先生的治秦国策，请诸位先生不吝赐教。上有青天明月，下有国士民心，嬴渠梁是否屈才枉贤，神人共鉴。"

景监向场中拱手道："敢请诸位贤士，先行报出策论名目，以为应对次序。"

士子们相互观察，眼神探询，窃窃私语，一时无人先报。

终于一人站起，布衣长衫，黑面长须，高声道：“我乃陈国士子王轼，访秦十县，深感秦国吏治弊端，呈上我的《治秦吏制策》。”书吏接过，恭敬地摆在秦孝公案前。孝公肃然拱手道：“多谢先生，嬴渠梁当择日聆听高论。”

一阵骚动，有人站起高声道：“访秦有得，呈上我之《秦县记》。”

“吾推崇墨家，呈上《兼爱治秦》。”

“呈上《无为治秦》。”

“呈上《百里奚王道治秦》。”

“呈上《中兴井田论》。”

“呈上《地力之教未尽论》。”

“我是《更张刑治论》。”

一卷又一卷地报出呈上，秦孝公的案前已经堆起了高高一摞。大约在五十多卷时，秦孝公感觉还没有听到一个振聋发聩的题目，场中却突然静了下来。

景监笑问：“如何？其余先生？”

经常愤愤然的红衣士子霍然站起，手扶长剑，高声道：“我乃稷下士子田常，不知秦公对非秦策论可否容得？”自报稷下学宫的赫赫名号与“田”字显贵姓氏，又兼腰系长剑神态倨傲，非但使甘龙等几位大臣一脸不悦，就是场中士子，也是侧目而视。秦孝公却是精神一振，微笑答：“良药苦口，良臣言悖。如何不容非秦之言？”

“好！这是我田常的《恶政十陈》，秦公愿听否？”

名目一报，场中一片哗然，甘龙等早已经是面色阴沉。面对秦国君臣和天下士子，公然指斥秦国为“恶政”，等闲之人岂能容得？

秦孝公却拱手笑道：“请先生徐徐道来，嬴渠梁洗耳恭听。”

红衣士子田常展开长卷，亢声道：“秦之恶政有十：其一，穷兵黩武；其二，姑息戎狄；其三，君道乖张；其四，吏治暗昧；其五，贬斥私学；其六，田制混乱；其七，不崇孝道；其八，蹂躏民生；其九，崇武贬文；其十，不开风化。大要如此，请秦公思之。”

这《恶政十陈》，几乎将秦国的政情治情悉数罗列，刻薄如君道乖张、蹂躏民生、不崇孝道、不开风化，使座中大臣无不愤然作色。嬴虔、子岸、车英三人同时紧紧握住了剑柄。田常却是坦然微笑，站立场中，似乎在等候着秦国君臣的雷霆怒火。坐在最后灯影里的卫鞅禁不住手心出汗，担心秦孝公按捺不住。他看透此人苦心，定是要在秦国以“不畏暴政”的惊人行动成名于天下。若秦公发作，田常肯定更加激烈，这是“死士”一派的传统，他们不会屈服于任何刀丛剑树。

这时再看秦孝公，却是肃然站起，向田常深深一躬：“先生所言，嬴渠梁虽感痛心疾首，然则实情大体不差，嬴渠梁当谨记先生教诲，刷新秦国，矢志不渝。”

又是大出意料，士子们不禁拍掌高喊：“好！”“秦公雅量！”

十几个士子纷纷站起，呈上手中卷册，高报：“我的《穷秦录》。”

“我的《苛政猛于虎》。”

“我之《入秦三论——兵穷野》。”

“我也有对，《栎阳死论》。”

纷纷嚷嚷，竟然全是抨击秦国的简册，一卷一卷，堆满了一张长案。秦孝公肃然立于攻秦简册前，一卷卷飞快浏览，悚然动容。他回身对田常等人拱手道：“公等骨鲠之士，请留秦国，以正朝野视听。”田常哈哈大笑：“秦公欲以我等为官乎？我等痛斥秦国，秦公不记狂狷荒唐已知足矣，岂能留秦自讨无趣？”非秦士子们纷纷应和：“多谢秦公！”“我等当离开秦国也。”“秦公胸襟似海，容当后报！”

“且慢！”秦孝公站上长案，向士子们拱手一周，慨然高声道：“公等对秦国百年以来之诸种弊端，皆作通彻评点，切中时弊。嬴渠梁以为，非秦者可敬，卑秦者可恶。诸位既敢公然非秦，亦当有胆略治秦，精诚之心，何自觉无趣？敢请诸公留秦，十日内确认职守。公等以为如何？”又是深深一躬。

抨击秦政的士子们低下了头，难堪的沉默。突然，田常面色涨红，呛啷拔出长剑走到秦孝公面前。座中子岸一声怒吼：“大胆！”长剑一挥，远处几名甲士跑步上来围住了田常。秦孝公勃然变色，大喝一声：“下去！”转对田常拱手道：“先生见谅，有话请讲。”田常向秦孝公深深一躬，激昂高声道：“田常身为稷下名士，非但作《恶政十陈》， 且鼓动同仁离开秦国。然则秦公非但不以为忤，反以国士待我。人云，君以国士待我，我当以国士报之。田常当以热血，昭秦公之明！”话音方落，长剑倒转，洞穿腹中，一股热血直喷三丈之外！

“先生——”秦孝公大惊，扑到田常身上。田常拉住秦孝公的手笑道：“公之胸襟，图霸小矣，当王天下……”话音未了，颓然后仰，撒手而去。变起仓促，所有的士子都感到震惊，围在田常的尸体周围默然垂首。秦孝公抱起田常遗体，安放到自己的长案上，眼中含泪，对景监

肃然道：“先生国士，以上大夫之礼葬之。”

满场士子们庄重一躬：“谢过秦公高义！”

秦孝公向士子们拱手作礼，坦诚真挚而又不胜惋惜："田常先生去了，诸位勿以先生之慷慨激烈有所为难。愿留则留，愿去则去。留则同舟共济，去则好自为之。秦国穷困，没有高车驷马送别诸君，远道者赠匹马，近道者牛车相送，每位先生赠送百金，以为杯水车薪之助。"

一个中年士子感动哽咽："我等离秦还乡，皆因与秦地风习水土不合，其中亦有不堪艰难困苦者。是以我等没有对策可呈，然绝无他意，尚请秦公详察。"

秦孝公不禁大笑："周游列国，士子风尚，入秦去秦，极为寻常。十年后请诸位重游秦国，若秦国贫弱如故，嬴渠梁当负荆请罪于天下。"

"好！"一片激昂，喊声掌声响彻招贤馆。

当南门箭楼上响起五更刁斗时，招贤馆方才恢复了平静。第二天早晨，景监送走了三十多名东方士子，又将留下的士子们的各种事务安排妥帖，才来到国府晋见秦孝公。时当正午，秦孝公正在书房外间用饭，立即吩咐黑伯给景监送来一份午饭——一鼎萝卜炖黄豆，一盘黑面烤饼。看看国君面前也是同样，景监不禁眼眶湿润起来。孝公笑道："有何可看？咥。"一句秦人土语，景监笑了起来，埋头便吃，泪水却滴到了热气蒸腾的鼎中。匆匆用完，黑伯收拾擦拭了书案，默默去了。孝公笑道："秋阳正好，院中走走了。"景监随孝公来到庭院，正是秋高气爽的时节，院中落叶沙沙，阳光暖和得令人心醉。漫步徜徉，景监一直不说话。孝公笑道："景监，你匆匆而来，就是要跟我晒太阳么？"景监嗫嚅道："君上，招贤馆士子们，如何安置？"孝公大笑："如何安置？昨夜不是说了？至于何人何职，还得计议一番也。内史着急了？"景监忙道："不急不急。"孝公道："不急？那你来何事？"景监脸色涨红，却是说不出话来。秦孝公看着景监窘迫，不禁哈

哈大笑："说，不怪你就是。"景监吭吭哧哧道："上次，卫鞅之事，臣，委实不安。"

"有何不安？"秦孝公淡漠问道。

"卫鞅对策，实在迂腐。"

"迂腐的又不是你，不安何来？"

"只是，臣斥责卫鞅，说他给国君讲述亡国之道，他回了一句，臣感意外。"

"他如何回？"

"他说，我卫鞅千里迢迢，难道就是对秦公讲述亡国之道来了？"

秦孝公闻言，默然良久，笑问："内史还想如何？"

"臣斗胆，请君上再，再次听卫鞅一对。"

"既然内史不死心，就再见一次。我看，明日正午，就这院中。"

景监深深一躬："谢君上。"心中顿感宽慰，舒心地笑道，"君上，臣告辞。"孝公叮嘱道："见卫鞅的事不要太操心。田常的葬礼一定要办好。"景监道："臣明白。"兴冲冲走了。到得招贤馆，景监先仔细安排了田常葬礼的细节琐务，确定了下葬日期，然后便向渭风客栈匆匆而来。

卫鞅在招贤馆目睹了田常剖腹自杀，感慨万端，回到客栈一时无法入睡。

他知道，招贤馆波澜皆由他的"失败"对策引起，如果他第一次就显出法家本色，肯定局势要好得多，但却试探不出秦公的本心本色，

自己往前走就会不踏实。第一次虽然“失败”，但却切实感觉到了秦孝公决然不会接受王道的明确坚定。更重要的是，由此引起的波澜使秦孝公在招贤馆淋漓尽致地表现出发奋强秦的心志，真是始料未及。这种用语言所无法试探的内心沟壑，在强烈的冲突面前尽显本色，无法压抑，也无法掩饰。使卫鞅激动的不仅仅是看到了秦孝公忍辱负重决意强国的心志，而且看到了秦孝公在骤然事变面前稳如山岳强毅果断的闪光。既然如此，要不要继续试探？卫鞅凝思默想半日，心中终于明晰起来。

这时，景监匆匆而来，高兴地向卫鞅说了国君的应诺。卫鞅也很高兴，请景监和侯嬴一起饮酒。景监和侯嬴一见如故，三人直饮到二更时分方散。临走时，景监反复叮嘱卫鞅，一定要拿出真正的治国长策，否则他无法再面见国君。卫鞅带着几分酒意，慷慨应道：“内史勿忧，卫鞅自有分寸。”景监也就放心去了。

第二天正午，卫鞅赶早吃完饭，特意先到招贤馆等候景监用完饭，两人一起向国府而来。进得政事堂，恰恰秦孝公也是用餐方罢，正在庭院中漫步，见二人到来，便笑道：“嬴渠梁正在恭候先生，这厢请。”来到政事堂后面的空阔庭院，只见树下已经铺好了一张大草席，案几齐备，黑伯正在摆设茶具。显然，秦孝公要在这露天庭院听卫鞅第二次对策。秋日和煦，黄叶沙沙，又逢午后最少来人的时刻，院中一片寂静清幽，正是静心叙谈的大好时光。

秦孝公拱手笑道：“前次朝堂人多纷扰，先生未尽其兴。今日嬴渠梁摒弃杂务，恭听先生高论，不知先生何以教我？”

卫鞅从容不迫：“君上既然不喜王道，卫鞅以为可在秦国推行礼制。以礼治国，乃鲁国大儒孔丘创立的兴邦大道，以礼制为体，以仁政为用，仁政理民，礼制化俗，使国家里外同心，达大同之最高境界。如此，则国力自然凝聚为一。”

秦孝公不像头次那样一听到底，微笑插问道：“儒家主张兴灭国、继绝世、举逸民，其实，就是要恢复到西周时的一千多个诸侯国去，先生以为可行么？复井田、去赋税，在方今战国也可行么？”

卫鞅辩驳道：“儒家行仁政礼制，不以成败论美恶。不修仁政，虽成亦恶。修行仁政，虽败亦美。此乃杀身成仁、舍生取义之大理也。公当思之。”

秦孝公冷冷笑道：“大争之世，弱肉强食，正是实力较量之时，先生却教我不以成败论美恶，不觉可笑么？果真如此，秦国何用招贤？”

景监在旁，沮丧之极，只是不好插话，大惑不解地盯着卫鞅，脸上木呆呆。卫鞅却是不急不躁，没有丝毫的窘迫，从容再道：“君上再容我一言。”

秦孝公笑道：“无妨，嬴渠梁洗耳恭听。”

“若君上痛恶仁政礼制，卫鞅以为，可行老子之大道之术。老聃乃千古奇才，他的道家之学，绝非寻常所言的修身养性之学，而是一种深奥的邦国大学问。方今天下刀兵连绵，若能行道家之学，则君上定成千古留名之圣君。”

“敢问先生，道家治国，具体主张究竟何在？”

“官府缩减，军士归田，小国寡民，无为而治。此乃万世之壮举也。”

“还有么？”

“道家精华，尽皆上述。其余皆细枝末节也。”

秦孝公哈哈大笑：“先生之学，何以尽教人成虚名而败实事？这种学问，与宋襄公的仁义道德如出一辙，有何新鲜？一国之君，听任国亡民丧，却去琢磨自己的虚名，一味地沽名钓誉，这是为君之道么？是治国之道么？”说罢站起来一笑，“先生若有精神，就去做别的事，治国一道，不谈也罢。”大袖一挥，径自而去。

景监呆若木鸡，难堪得不知何以自处。想追孝公，无颜以对，想说卫鞅，又觉无趣，只有板着脸生自己的闷气。突然，卫鞅却仰天大笑，爽朗兴奋之极。景监愕然：“你？莫非有病？”卫鞅再次大笑：“内史，我是高兴也！”景监上下端详：“你？高兴？有何高兴处？”卫鞅向景监深深一躬：“请内史与我回客栈共饮，以贺半道之功。”景监心中有气道：“好，我看你卫鞅能搞出甚名目？走！随你。”

卫鞅拉着景监欣然来到渭风客栈，侯嬴高兴得立即摆上肥羊炖和苦菜烈酒。景监闷闷不乐，卫鞅却是满面笑意。侯嬴疑惑地看着两人：“一喜一忧，究竟如何？”景监摇头叹息道：“又说一通忒没力气的话，君上拂袖而去。你说你高兴个甚？不是有病么？”侯嬴不禁笑了起来：“先生原本卖药，何以自己有病？”卫鞅大笑举爵：“来，景兄，侯兄，我等先痛饮一爵。”三人举爵饮尽，景监低头不语，侯嬴却笑看卫鞅，等待他说话。卫鞅微笑道：“景兄莫要沮丧，与君上今日一会，大功已成一半矣。”景监蓦然抬头：“大功？你有大功么？”卫鞅笑道：“景兄，你久在官场，但闻国君求贤而择臣，可曾闻臣亦求明而择君？”景监惊讶道：“你是说，你是在选择明君？”卫鞅大笑道：“然也。景兄一语中的。”景监依然一脸困惑：“用亡国之道选择明君？”卫鞅悠然道：“景兄曾扮东方巨商进入魏国，想来对商道尚通。敢问，今一人怀有绝世珍品，当如何寻找识货之买主？”

景监毫不迟疑：“自当示珍品于买主，真实介绍，如实开价。”

“若买主不识货，又当如何？”

“继续等候，或另觅识货买主。”

“整日怀抱珍奇，沿街叫卖？”

“难道还有更好的办法不成？”景监似有不服。

“我有一法，景兄姑妄听之。”卫鞅颇为神秘地一笑，“大凡稀世珍奇，绝不可轻易示人。首要大计，在于选择目光如炬的识货之人，此所谓货卖识家也。试探买家之上乘法则，先示劣货，后出珍奇，如此则百不差一。景兄以为如何？”卫鞅的口吻，完全是一个老谋深算的商人。

景监还在回味之中，喃喃自语：“先示劣货，后出珍奇？先示劣货？”

侯嬴笑道：“不识劣货，岂能识得绝世珍奇？鞅兄如此精于商计，佩服。”

“鞅有一半殷商之血，略通一二，聊做类比，二位见笑。”

景监猛然拍案，高声道：“好！君择臣以才，臣择君以明，不识货，焉得为明？鞅兄高见，景监茅塞顿开！”

侯嬴道：“那，往前路，该如何走法？”

“这要看内史了，景兄对卫鞅还有信心否？”

景监大饮一爵，长嘘一声：“我就硬起头皮，再来一次。”又猛然醒悟，“哎，先说好，这次是劣货？还是珍奇？”卫鞅和侯嬴同声大笑，景监也大笑起来。

三　肝胆相照　卫鞅三说秦孝公

十月二十，栎阳城举行了隆重的葬礼，将齐国稷下学宫名士田常以上大夫的礼遇，安葬在城北高岗上。那一天，招贤馆三十六名士子为灵车执绋挽歌，秦国下大夫以上官员全部送葬。在三丈高的坟墓堆起时，秦孝公亲自在墓前祭奠，并亲手为田常墓栽下了两棵栾树。

葬礼完毕，秦孝公没有回栎阳，带着车英直接到了渭水北岸的渡口。自平定戎狄叛乱后，他还没有巡视西部。这次，他想在严冬到来之前乘船逆流而上，到雍城以西看看。到得船上，秦孝公对车英吩咐："稍等片刻。"站在船头的车英指着北岸塬坡："君上，内史来了，两个人。"孝公笑道："就是等他两个。半个时辰就完，误不了行程。"

塬坡小道上，驰马而来的正是景监和卫鞅。

三天以前，在请准田常葬礼事宜的时候，景监由招贤馆士子又拐弯抹角地提到了卫鞅。秦孝公又好气又好笑："我说你个景监，是叫卫鞅迷住了，还是吃了卫鞅好处？这个人已经在书房里泡迂了，表面上颇有英风，实则是老气横秋，你还不死心？咄咄怪事！"景监退无可退，就直说了卫鞅那一番"君试臣以才，臣试君以明"的论理和珍奇出手的比喻。秦孝公听了，又是沉默不语。他感到卫鞅此说颇耐寻味，蓦然之间，又觉此人颇为蹊跷，何以每次都能找出让他怦然心动的请见理由？若非有备而来，预谋而发，岂能如此？沉吟有顷，悠然笑道："好，就再见卫鞅一次，看看他揣了多少劣货？"

秋霜已起，渭水两岸草木枯黄。渡口停泊着一条高桅黑帆的官船，遥遥可见甲板上凉棚状的船亭中有长案木几。景监和卫鞅来到岸边，将马拴好，走向官船。景监低声道："鞅兄，我再说一次，君上所以在船上见你，是想到西地察访民情。这次不行，你就只有回魏国了。"卫鞅笑着点点头，俩人便踏上宽宽的木跳板上了船。

车英在船口迎候，拱手笑道："内史、先生，这厢请。"将两人让到船亭坐定。

秦孝公见二人上船，从船舱来到船亭，景监卫鞅一起施礼：“参见君上。”

秦孝公笑道：“不必多礼，我等边走边说。”转身对车英吩咐，

“开船西上。”

车英令下，桨手们一声呼喝：“起船……”官船悠悠离岸，缓缓西上。

渭水河面宽阔，清波滔滔，水深无险，端的是罕见的良性航道。

要是在魏国，这样的水道一定是樯桅林立船只如梭。可眼下的渭水河面却是冷冷清清，偶有小船驶过，也只是衣衫破旧的打鱼人。茫茫水面，竟然看不到一只装载货物的商船。

卫鞅凝视着河面，发出一声喟然长叹。

秦孝公道：“先生两次言王道，虽不合秦国，然先生之博学多识，我已感同身受。嬴渠梁意欲请先生任招贤馆掌事，职同下大夫，不知先生肯屈就否？”

卫鞅仿佛没有听见秦孝公的话，望着清冷的河面，缓缓说道：“渭水滔滔，河面宽阔，在秦境内无有险阻，乃天赐佳水也。何以秦据渭水数百年，坐失鱼盐航运之利？关中川道，土地平坦，沃野千里，天下所无，何以在秦数百年，却荒芜薄收，民陷饥困？”

景监一怔，生怕卫鞅又迂阔起来，仔细一听，都在实处，便不再言语。秦孝公则不动声色地沉默着，他想听听这个蹊跷的博学之士还能说出什么来。卫鞅也似乎并没有注意秦孝公和景监的沉默，继续面河问道：“秦地民众朴实厚重，又化进戎狄部族近百万，尚武之风深植朝野。秦国却何以没有一支攻必克、战必胜的精锐之师？”

景监高兴插话：“先生所问，正是君上日夜所思之大事。先生大计何在？”

秦孝公目光锐利地盯住卫鞅背影，向景监摆摆手，示意不要打断。

卫鞅转过身来正视着秦孝公道：“方今天下列国争雄，国力消长为兴亡根本。何谓国力？其一，人口众多，民家富庶，田业兴旺。其二，国库充盈，财货粮食经得起连年大战与天灾饥荒之消耗。其三，民众与国府同心，举国凝聚如臂使指。其四，法令稳定，国内无动荡人祸。其五，甲兵强盛，铁骑精良。有此五者，方堪称强国。而目下之秦国，五无其一。地小民少，田业凋敝；国库空虚，无积年之粮；民治松散，国府控缰乏力；内政法令，因循旧制；举国之兵，不到二十万，尚是残破老旧之师。如此秦国，隐患无穷，但有大战，便是灭顶之灾。君上以为然否？”

秦孝公微微一笑：“如此一无是处，却如何改变？王道？无为？仁政？”

景监看话题已经入港，正在高兴，却听国君话音不对，着急道：“不行不行，那都是亡国之道，先生岂能再提？”

秦孝公摆摆手道：“请先生继续说下去。”

卫鞅神色肃然道：“治国之道，强国为本。王道、仁政、无为，尽皆虚幻之说，与强国之道冰炭不能同器。君上洞察深彻，不为所动，鞅引以为慰。”

“然则如何强国？嬴渠梁却没有成算。”

“强国亦有各种强法。魏国、齐国、楚国，君上以为哪一国可堪楷模？”

秦孝公听此一问，精神陡然一振，目光炯炯道：“先生此言，大有深奥。嬴渠梁平日只为强国忧心如焚，心念尚不及此，敢请先生指教。”

“魏国乃甲兵财货之强，齐国乃明君吏治之强，楚国为地广人众之强。目下正在变法崛起之韩国，与齐国相类。”

秦孝公喟然长叹：“与三强不相上下，嬴渠梁此生足矣！”

卫鞅笑道：“然则，上述三强，皆非根本强国，不足效法。”

秦孝公感到惊讶了。他在《求贤令》中已经申明，图强的目标就是要恢复穆公时代的霸业，与东方诸侯一争高下。按照这样的目标，达到魏齐楚韩四国的强盛，应当就是满足了。而卫鞅居然说上述三国不足效法，口气之大，当真是蔑视天下。是这个卫鞅不知治国之艰难，还是真有扭转乾坤的大才？他在骤然之间弄不清楚，不妨先虚心听之，于是谦恭地拱手道：“先生之言，使人气壮，尚请详加拆解。”

卫鞅面色肃然，侃侃而论：“前三种强国范式之根本弱点，在于只强一时，不强永远，只强其表，不强根本。魏国在文侯武侯两代是蒸蒸日上，真正强盛，自魏罃称王，魏国便每况愈下。齐国是这一代齐王强盛，之后必然衰弱。楚国则自楚悼王以后，一直是外强中干，不堪真正一击。即或以目下正在变法之中的韩国而言，也是一代之强，甚至不出一代，便会呈衰落之势。此中根源何在？其一，变法不深彻。李悝助魏文侯变法，以废除井田、奖励农耕、兴旺田业为主，疏忽了封地军制、吏制、爵制、国制、民制之全面变法。齐国韩国则更是粗浅的整军治吏之变法，没有深彻地再造翻新。楚国之变法，因吴起惨死而中途夭折，对旧世族只有些许触动，更休提深彻二字。其二，法令不稳定，没有留下一个国家应当长期信守的铁律。前代变法，后代复辟，根基不稳，必然是兴也勃焉，亡也忽焉。有此两大缺

憾，岂能强大于永远？又岂能成大业于千秋？唯其如此，三强四国不足以效法，秦国要强大，就要从根本上强盛！”

秦孝公被这一番江河直下的理论强烈震撼！陡然觉得往昔那笼罩心田的沉沉阴霾顷刻消散，身心枷锁顿时开脱，心明眼亮，坚实舒坦。他站起身向卫鞅深深一躬：“先生一番理论，当真是高屋建瓴，勘透天下，使嬴渠梁拨云见日，忧心顿去。敢问先生，根本强大，将欲如何？”

景监高兴得不知所以，兴奋地用秦人土语喊道：“君上，该咥饭了！咥了再说如何？”

秦孝公醒悟，爽朗大笑：“对，咥饭。黑伯，上酒菜，与先生痛饮一番！”

此时已经是黄昏夕阳，深秋的河风萧瑟寒凉，与君臣四人异常的兴奋热烈全然不同。最开心的是景监，忙不迭地帮黑伯上菜上酒，害得一向整肃利落的黑伯手忙脚乱，车英说他帮倒忙，景监却高兴得哈哈大笑。片刻之间，菜上齐：四个大黑色陶盆，一盆肥羊炖，一盆清炖鱼，一盆生拌萝卜，一盆生拌野苦菜，另有一坛秦国凤酒。君臣四人坐定，秦孝公亲自为卫鞅斟满一爵，而后端起自己面前的大爵：“先生高才深谋，胸中定有强秦奇计。嬴渠梁敬先生一爵，望先生教我。”说完，举爵一饮而尽。卫鞅坦然受了一礼，举爵痛饮，慨然道：“国有明君如公者，何愁不强？”

秦孝公叹息道：“君无良相，孤掌难鸣。常盼管仲复生，不期而遇。”

“茫茫中国，代有良才，强国何需借代而兴？”卫鞅慷慨傲岸。

景监兴奋道：“君上，管仲强齐一代，先生要强秦于永远，气魄何其大哉！”

孝公大笑：“说得好！来，再与先生痛饮。”向卫鞅拱手相敬，一饮而尽。

卫鞅一爵饮尽，慨然道：“治秦之策，鞅已谋划在胸。这是我访秦归来拟就的《强秦九论》，请君上评点。具体谋划，待君上西巡归来再行陈述。”说着，从怀中掏出一本羊皮纸书恭敬递过。

秦孝公双手接过，未及翻阅便高声命令：“车英，掉船回栎阳，改期西巡。”转身对卫鞅拱手道：“敢请先生随我回宫，嬴渠梁与先生一抒胸中块垒，做竟夜长谈如何？”

“君上呕心沥血，卫鞅自当披肝沥胆。”

官船掉头东下。秋日短暂，转瞬淹没在远山后面，唯留一抹血红的晚霞，照得河面波光粼粼。秦孝公与卫鞅始终站在船头兴奋交谈，一个说得出神，一个听得入迷。晚秋河风吹起一白一黑两领长衫啪啪作响，二人竟丝毫未觉寒凉。车英为俩人披上棉袍，俩人浑然无觉，时而感慨，时而大笑。

明月东升，官船方才回到了栎阳渡口。船一靠岸，孝公吩咐车英善后，景监通知各县缓行面君，说完便和卫鞅驰马急回。到得政事堂大书房，黑伯点亮四盏纱灯，煮来浓茶。正是秋冬之交，老屋更显寒意，黑伯又打起了木炭燎炉。收拾妥当，孝公便和卫鞅饮茶畅谈。孝公先向卫鞅详细讲述了秦国三百多年的历史、传统与各种礼法，以及目下二十三个县的民生民治，使卫鞅对秦国有了更为全面扎实的了解。卫鞅也逐一详细介绍了东方各国的变化和军制、官制、民风、国君特点，尤其对魏国为首的六大战国，做了更为详尽的剖析。秦孝公除了少年征战，从未走出过函谷关，对天下大势可说是不甚了了，对

各国具体国情更是所知粗疏。卫鞅详尽生动的叙述，第一次在他眼前打开了一片广阔的天地，使他对进入战国六十余年来的天下大势和列国详情了然于胸。秦孝公禀赋极高，边听边想，已经对秦国的落后悚然心惊。

卫鞅讲完，孝公慨然道：“先生一席话，领我遍游天下，方知人之所以长，我之所以短。我还想听先生详述列国变法，以开我茅塞。”卫鞅便从春秋时代的新政变法讲起，逐一介绍了郑国子产的田制新政、齐国管仲的经济统制、越国文种聚集国力的新政、鲁国宣公的初税亩新政、晋国的赐田减税、秦国简公的初租禾等主要新政。卫鞅道：“大要而言，春秋三百年，新政围绕田制与税制之变化发生，然皆为粗浅，无一巩固，反倒被新政激起的巨浪吞没。此即推行新政的郑国、齐国、晋国、越国相继灭亡之根本所在。”边听边想，孝公额头上不禁渗出晶晶细汗。卫鞅又讲述了战国以来魏国的李悝变法，楚国的吴起变法，与正在发生的齐国变法和韩国变法；对变法的内容、特点、嬗变及其结局，都做了鞭辟入里的解说和预测。

此时，已经是红日临窗。黑伯轻轻走进来低声道：“君上，卯时已过，该吃点儿啦。”孝公依旧精神奕奕，笑道：“酒菜拿来，边吃边谈如何？”卫鞅欣然道：“好极，边吃边谈。”黑伯捧来两鼎萝卜黄豆炖牛肉、一盘黑面饼、一坛酒。孝公吩咐道：“黑伯，谁来也不见。你也去吧。”黑伯走出，皱着眉头守在政事堂门口。

刚吃了几口，孝公翻开昨日卫鞅送的《治秦九论》看起来，一入眼便放下了筷子凝神细思。刹那之间，卫鞅眼眶湿润了。如此简朴又如此勤奋的国君，卫鞅确实是闻所未闻见所未见。从昨日午后开始，他胸中积累的学问见识便汹涌澎湃地迸发出来，一夜之间，没有丝毫停滞地呼啸奔泻。他流淌着自己，燃烧着自己。而作为国君的秦孝公，则像空谷沧海，接纳着他无尽的奔流而没有丝毫的满足。闪念之间，卫鞅从这个仅仅比自己大一岁的国君身上，看到了一种远远超越

于年龄和阅历之上的成熟与博大。他仿佛生来就是做国君的，处变不惊，临危不乱，慧眼辨才，沉静深远。对于寻常人等而言，拥有其中任何一种品质都是极为难得的了。而他，却如此出色地融这些过人品质于一身，真正是令人叹服。与这个年轻的国君在一起，就像与山岳为伍，令人胆气顿生。他静静地看着专注沉思的秦孝公，神思奔放，竟也忘记了吃饭。

须臾，秦孝公抬起头兴奋道："《治秦九论》，字字千钧！来，痛饮一爵，请先生详为拆解。"卫鞅举爵，锵然相碰，俩人一饮而尽。

烈酒下喉，卫鞅精神为之一振道："《治秦九论》乃卫鞅谋划的变法大纲。其一《田论》，立定废井田、开阡陌、田可买卖之法令。其二《赋税论》，抛弃贡物无定数的旧税制，使农按田亩、工按作坊、商按交易纳税之新法。如此则民富国亦富。其三《农爵论》，农人力耕致富，并多缴粮税者，可获国家爵位。此举将真正激发农人勤奋耕耘，为根本的聚粮之道。其四《军功论》，凡战阵斩首者，以斩获首级数目赐爵。使国人皆以从军杀敌为荣耀，举国皆兵，士卒奋勇，伤残无忧，何患无战胜之功？其五《郡县论》，将秦国旧世族的自治封地一律取缔，设郡县两级官府，直辖于国府之下，使全国治权一统，如臂使指。其六《连坐论》，县下设里、甲两级小吏。民以十户为一

甲，一人犯罪，十户连坐，使民众荣辱与共，怯于私斗犯罪，勇于公战立功。其七《度量衡论》，将秦国所行之长度、重量、容器一体统一，由国府制作标准校正，杜绝商贾与奸恶吏员对庶民的盘剥。其八《官制论》，限定各级官府官吏定员与治权，杜绝政出私门。其九《齐俗论》，强制取缔山野之民的愚蛮风习，譬如寒食、举家同眠、妻妾人殉，等等。此九论为大纲，若变法开始，尚须逐一制定法令，落于实处。"

"人云，纲举目张。有此九论，嬴渠梁已经看见了秦国来日！"

两人又是痛饮一爵，就着《治秦九论》侃侃问答，不觉已是红日西坠，纱灯重亮。黑伯收拾燎炉点灯时，看见正午的饭竟然原封未动，不禁摇头叹息，轻声道：“君上，该用晚饭了。”孝公笑道：“好，将这些弄热就行。”黑伯哽咽劝道：“君上，歇息吧，三日两夜了。”

孝公不悦道：“又有何妨？不要打扰，去吧。”

匆匆吃罢，俩人围着燎炉一条一条计议。说到最后的纠正民俗时，孝公竟然不了解西部老秦人的陋习。卫鞅便将自己在山河里的夜宿和带出河丫的故事讲了一遍。孝公不禁大为感慨唏嘘，眼中莹然泪光，最后又大笑一番，举酒庆贺卫鞅的深彻踏勘。忘情之间，不觉又是红日临窗。

黑伯心急如焚，百思无计，匆匆到后边庭院禀报了太后，请设法教国君歇息。

太后听黑伯一说，又气又急，抬脚往前院便走，到得兵器厅廊外，想想又停下脚步，派侍女唤来正在晨读的荧玉，吩咐道：“你二哥又发痴了，三日两夜没歇息和人说话。我想他是否遇上了奇人高才？我去未免扫兴。你去看看，送点好吃的，捣乱捣乱，教他们歇会儿。”荧玉顽皮地笑笑，飘然跑去了。

政事堂外的庭院中，守了三天两夜的车英在晨光下边踢腿边打哈欠，打着打着，一下子瘫倒在地上睡着了，长剑压在身下，却照样鼾声大作。荧玉提着棉布包裹的陶罐和小竹篮轻盈走来，发现车英横卧在地，呼噜连声，摇头一笑，绕过车英，来到政事堂大厅，看见里间的大书房门掩着，便轻手轻脚趴到门格上向里张望。

房内，秦孝公与卫鞅各自包着一块毛毡斜依在墙上，中间地毡上铺着一张大图，面前长几上杯盘散乱，二人都是眼睛发红面色发青，神情却是激越兴奋，毫无倦意。荧玉知道二哥脾气，不敢贸然闯进，

便悄悄站立偷听，寻觅进去的机会。只听屋内传来一个略显沙哑的声音道："强兵之本，在激赏于民。劳而无功，战而无赏，必生异心。

我在山河里听到老秦人民歌：'有功无赏，有田无耕，有荒无救，有年无成。'民生怨心，何以强兵？是以要奖励耕战，激赏强兵！"孝公插话道："别急别急，你将那民歌再念一遍。"沙哑声音道："我唱给君上听吧。"说着咳嗽一声，低低唱了起来，悠扬悲凉的歌声飞出门外："七月流火，过我山陵。女儿耕织，男儿做兵。有功无赏，有田无耕。有荒无救，有年无成。悠悠上天，忘我苍生。"

歌声之后，屋内良久沉寂……荧玉被歌儿深深打动，不禁热泪盈眶。只听二哥沉重的一声叹息与低低的哽咽拭泪之声。沙哑声音道："君上何忧？但有变法雄心，君上将无愧于秦国民众，无愧于祖宗社稷。"二哥坚定深沉的声音道："嬴渠梁决意变法，请先生为我承担大任。"沙哑声音道："君上信鞅，鞅万死不辞。然则变法愈深彻，道路愈艰险。鞅悉心推究过列国变法，以为至少需要三个条件，不知君上能做到否？"

"先生但讲。"

"其一，有一批竭诚拥戴变法之士，居于枢要职位。否则，法无伸张，令无推行，行之朝野，便成强弩之末。"

"此点但请先生放心。嬴渠梁当全力为先生罗织力量。"

"其二，真法不避权贵。新法一旦推行，举国唯法是从。即或宫室宗亲，违法亦与庶民同罪。此点，庸常之君断难做到。"

"此点在嬴渠梁倒非难事。但讲第三。"

"其三，国君对变法主政大臣须深信不疑，不受挑拨，不受离间。否则，权臣死而法令溃。春秋以来三百余年，凡新政变法失败者，无

一不是君臣生疑。若无生死知遇，变法断难成功。”

此时，风儿将门无声地吹开，荧玉悄然走进，站在了二人身后。

秦孝公长嘘一声：“强秦，是我的毕生大梦。为了这个梦，嬴渠梁九死而无悔，万难不足以扰我心！三百年以来，变法功臣皆死于非命，此乃国君之罪也。你我君臣相知，终我之世，绝不负君！”

卫鞅眼中湿润：“公如青山，鞅如松柏，粉身碎骨，永不负秦！”

两人四手，紧紧相握。中间忽然伸出两爵热气蒸腾的米酒，荧玉含泪笑道：“热酒赤心，天地为证。”秦孝公爽朗大笑：“说得好！小妹来得正是时候，来，干！”卫鞅接过一爵笑道：“为了秦国强大，干！”两爵锵然相碰，各自痛饮而尽。

荧玉凝神打量着卫鞅，脸上露出一种纯真的感动。

四　世族元老们惶惑不安了

栎阳的上层世族迅速传播着一个消息：秦公和魏国士子卫鞅连续密商三昼夜，准备在秦国大动干戈！秦国世族第一次感到了震惊，也感到了恐慌，奔走相告，议论纷纷。

与山东六国相比，秦国世族层的数量和势力都很小，财力和私家武装的规模更小。如果维持旧制，秦国世族对公室国府几乎没有什么威胁。但是，秦国世族有两个突出特点，一是一脉相延数百年，极少有中途泯灭的家族；二是对国家都有值得称颂的功劳，其第一代往往都是大功臣。而东方六国的世族，却在春秋以来的三百多年中历经毁灭与再生，延续百年以上的真正旧世族几乎悉数淹没，代之而起的是新政变法中诞生的新世族，此所谓“高岸为谷，深谷为陵”的权力层大动荡。

秦国不然，立国之前的嬴氏部族原本就是殷商遗落的老世族，在与西部戎狄的长期较量中，世族力量始终是嬴氏部族的中坚，将领官吏层几乎与世族层等同。立国为大诸侯之后，又在历代征战中陆续诞生了许多新世族。由于秦国僻处西域，加之东方的蔑视，很少与中原列国紧密融通，国内也就很少发生政权动荡。在秦国的历史上，除了秦孝公的父亲秦献公之前的几次政变动荡，几乎没有大的政变与经济动荡。长期的国内稳定与长期的对外战争，相辅相成，战争强化了稳定，稳定赢得了战争。

这就是一个穷困落后的秦国，何以能长期与东方并立的奥秘所在。

由于落后，由于穷困，由于稳定，由于战争，秦国世族和乡野庶民的种种差距，远远不像东方世族与庶民那样天壤之别。秦国世族在战争中的伤亡丝毫不比庶民少，生活上想奢侈排场也没有财货根基。一旦兵连祸结，世族庶民一般艰苦一般流血。所有的世族子弟，都是少年从军，浴血奋战，任何一个家族都可以数出历代成百上千的战死者。这种不大的差别，使秦国世族在山野庶民中有着很深的根基，某种意义上说融为一体也不为过。正是这种相安无事的稳定和谐，使秦国世族和乡野庶民都没有改变现状的强烈愿望。世族中没有分化出东方那样的新地主，也没有产生东方那样的士人阶层；庶民虽有怨言和不满，但却从来没有发生过几乎同样落后的楚国那样的群盗暴动，或周室洛阳那样的百工起义。三百多年中，秦国朝野没有改变这种“一体穷困，同甘共苦”的愿望。平民如此，世族更如此。

而今，国君在一个外来士子的蛊惑下竟要大动干戈，能不震惊哗然?

最早将这个消息传播出去的，是职任戎右的西乞弧。这个西乞弧，是秦穆公时期名将西乞术的后裔，算得上秦国的名门世族。戎右，是秦国公室护军的将领之一。西乞弧三十余岁，机警异常。他守

护国府，连续三天挡回了二十余位大臣，自然知道这三天三夜非同寻常。他第一个找的是他的顶头上司——卫尉车英探听口风。车英职位比他高，也是世族之后，年龄资望和军功却还都不能与他相比，所以说话也没有顾忌，直截了当便问："敢问卫尉，国君和这个白衣士子密谈三天三夜，想让他在秦国变法么？"谁知车英冷冷回答："西乞将军，你想的事忒多了，歇歇了。"西乞弧碰了个软钉子，便去找他的"孟西白"圈子说话。

这"孟西白"在秦国可是大大有名，说的是秦穆公的三大名将孟明视、西乞术、白乙丙。此三人曾先后做过秦军统帅，长期共同作战，交谊甚厚，素来是通家之好。三将死后，孟西白三大家族遂成世交，百年以来代代结好，姻缘互通，成了一个联片盘根的世族势力。三大家族中，"西乞"虽是复姓，但老秦人却按照他们惯有的简单说法，喊为"孟西白"。时下孟氏家族的嫡系主人叫孟坼，官居行人，执掌对戎狄联络的外部事务。白氏部族的嫡系主人叫白缙，官居车右，掌秦国的战车兵。由于秦国的战车逐步淘汰，所以三家之中，白缙稍显冷落。西乞弧与孟坼均居相对显赫的要职。

西乞弧先到孟坼府，又派人请来白缙。西乞弧一说消息，孟坼与白缙先还不在意，变法就是变变法令，有何大不了？经西乞弧一说变法的利害，才恍然大悟，感到不妙。但三人除了骂一通那个卫鞅以外，也不知如何是好。西乞弧机警，提议去见上大夫甘龙，听听他的主意。不消片刻，三人赶到甘龙府，巧的是长史公孙贾和中大夫杜挚也在甘龙府议事。西乞弧将来意说明，甘龙沉吟半日，却没说话。公孙贾淡淡笑道："国君求贤令已经申明，就是要恢复穆公霸业，能变到何处去？三位无须多虑。"甘龙道："这件事，老秦人都知道了，不要着急，看看再说。"杜挚粗声大气道："一个魏国中庶子，能成何气候？国君见他，消闲解闷罢了。真的大动干戈，我却不信！"西乞弧轻蔑地笑笑，便对孟坼白缙示意，三人告辞，聚在孟府又饮酒议论到二更方散。

栎阳城各种各样的议论和动态，景监都及时禀报给秦孝公。自从卫鞅与秦孝公昼夜聚谈以来，景监简直高兴得心都要醉了。因为卫鞅而使他产生的委屈、难堪、愤懑，早已经烟消云散。他唯一的担心，就是世族们的这种诋毁，会不会使尚在襁褓中的变法大计窒息？景监是秦国现任重臣中唯一的平民子弟，确切地说，是过早败落在世族倾轧中的世族后裔。他本能地对世族层保持着一定的距离，对他们的动态却是异常地敏感。当他把这些沸沸扬扬的议论和动态禀报给国君时，秦孝公却笑着挥挥手："教他们说去，吹吹风也好。"

秦孝公心中有数，和卫鞅彻谈三昼夜，信心大增，原来准备自己苦修自己动手的悲壮，化成了烈烈变法的昂扬情怀。但是，长期锤炼的沉稳性格却使他很是冷静地思索了几日。他不想在没有充分准备的情势下急于动手，他思谋了一个周密的疏导方略，而且决意不让卫鞅过早地在前期疏导中显露锋芒，树敌于元老重臣。当世族层沸沸扬扬地奔走议论时，他开始了不着痕迹的疏导。

孝公的第一个动作，是拜卫鞅为客卿，赐两进院落的宅邸一座。此令一颁，栎阳世族与朝臣大出意外，招贤馆士子则忐忑不安。朝臣世族们原本以为，卫鞅马上就要成为红得发紫的权臣，耀武扬威地立即对他们动手，就像韩国的申不害那样。孰料，国君才给了卫鞅一个客卿。客卿者，没大没小的一个虚职，对任何官署都不能干预，只能和国君叙谈叙谈罢了。世族朝臣们顿时长长地出了一口气，轻松了下来，觉得这个卫鞅对自己没有任何威胁。杜挚和孟坼几个人晋见秦孝公时，还抱怨国君给卫鞅官职太小太虚，不利于招贤，请国君对卫鞅再升一级。秦孝公淡淡笑道："诸卿贤明，我已知晓。但有大任再说。"出得国府，几人相对大笑，分外畅快。招贤馆士子们不然，一看卫鞅如此赫赫才拜了客卿，自己如何有指望在秦国做官，自然是愁眉苦脸，聚相议论，思谋着要回老家。

然而就在这时，国君却颁下君书：招贤馆所留士人，全部派为县令、郡守和国府官署的实权官吏。最高职位是王轼，做了栎阳令。原先的栎阳令子岸则重回军中做大将。此令一下，朝野又是一片哗然。招贤馆振奋庆贺，世族朝臣却又变得茫然失措。战国初期，县比郡还重要，县令比郡守爵位也高，是国府直辖的最高地方官署。变法前的秦国，除了在陇西戎狄区域和北部荒凉地带设郡以外，腹心地带全部以县为治，而不设郡。所以县令、郡守都是当时十分重要的地方大员，军政一把抓。至于栎阳令，那更是都城长官，非同寻常。这些如此重要的职位，大部分派给了这些外邦士子，世族元老们可是老大不舒服。不舒服归不舒服，嘴里却讲不出。国君花大力气招贤，没有重用那个咄咄逼人的卫鞅，还能不教用其他贤士？令世族元老们沉住了气的还有重要的一点，那就是国君对招贤馆士子们只授了官，而没有授爵。在一个老牌国家，有官无爵的实际含义是临时任职，尚未进入真正的上层世族，一旦罢免，即为平民。

君书颁布三天之后，秦孝公在招贤馆设宴为新任大员们饯行。酒间秦孝公郑重叮嘱，新官上任，不要急于做事，半年之内许静不许动，只准熟悉政务治情督导劝耕，不许擅行新政。这个奇特的命令，引来士子们一片茫然——强大秦国却又不许创新不许做事，却要贤士何用？又想想初任重职，谨慎为是，也无人异议，饯行结束，士子们便各赴任所了。

此信传出，世族朝臣们又是大为宽心，认定国君招贤只是求治而已，并非要拿祖制开刀。就在朝臣世族们虽有狐疑而又无话可说的时日，秦孝公依然天天和客卿卫鞅见面叙谈，却始终没有出人意料的大举动。一个月过去，寒冬来临，又没有战事，进入了老秦人说的“窝冬”期，也就没人再关心这件事了。

一个大雪纷飞的日子，秦孝公来到左庶长嬴虔的府中，密谈了整整一天。

第二天，孝公举行朝会，册封上大夫甘龙为太师，辅助国君承当协理阴阳、融通天地、聚合民心的重任；长史公孙贾升任太子傅，左庶长嬴虔也加太子傅，共同教习太子文武学问；中大夫杜挚升任太庙丞，掌祭祀大礼，职同上大夫。三人原先所辖的“琐碎政事”，分别交于左庶长嬴虔和内史景监，国政大计由左庶长统摄。四道书令一颁布，政事堂中你看我，我看你，不知所以然了。

说起来，秦国素来没有太师这个显贵尊荣的职位，那只是商周两代王室才设置的“百官之首，协理阴阳”的首要大臣，有无实权，视时视人而定。老秦国素来认为那是不着边际的荒诞高位，从未设置。而今国君竟然抬出一个“太师”给了元老重臣，实在莫名其妙！想想却又无法诘难于国君。甘龙本是东方大儒，寻常时动辄来一通老秦臣子们摸不着头脑的高论，让他去“协理阴阳融通天地聚合民心”，倒也是合适不过，况且又是大大升了两级爵位，比上大夫显贵多了，又如何质疑于国君？长史公孙贾的太子傅更重要，历来为学问大臣所争夺，公孙贾又本来就是文臣，又能说甚？至于杜挚，从中大夫一下子升到了上大夫一级，也是非同小可的升迁，不好么？一阵惶惑，大臣们终于一齐向甘龙、公孙贾、杜挚三人庆贺。三人虽是笑意盈盈，却显得颇为尴尬。

散朝之后，孟西白三人在孟府议论了半日。西乞弧说他总觉得这几件事来得蹊跷，认定国君还有举动，说不定还会罢免了他们几个的官职。说得孟坼和白缙惶惶不安。谁知过了几日，秦孝公召集军中将领议事，宣示秦军将领一个不动，每人还晋爵一级。将军们放了心，栎阳又安静了下来。

秦孝公并没有停止他的举动。三日之后，他分别和景监、车英密议了半日。第二天颁布书令，迁景监为长史暂署左庶长府事务；迁车英为栎阳将军。内史迁左庶长府长史，爵位降了一级。卫尉迁栎阳将军，爵位降了两级。新贵贬官，世族元老们忒是快意，却又一次感到

了莫名其妙。这俩人虽然遭贬，但迁后的职位却极为重要。是明降暗升？也不对。这两个新贵本来的职位也都是冲要高位，一个掌国府庶务兼领栎阳民治，一个总领国府护军，绝非虚职，似乎谈不上明贬暗升。然二人又无过错，却何以贬官？一时间，朝臣们云山雾罩，纷纷揣测却又莫衷一是，渐渐地又平静了下来。

这一段日子里，卫鞅的小庭院大雪封门，异常冷清。秦孝公没有来过，景监也没有来过。但令人感到奇怪的是，客卿院落的四周总有三五甲士不断经过，转角隐蔽处，还有钉在那里一动不动的便装武士。栎阳国人悄悄议论，那个院子里的官人肯定是被囚居了，否则哪有如此森严的警戒？这一切，足不出户的卫鞅自然不知道。买菜、造饭并一应琐务，都有国府派来的两个仆人打理，他是整日埋首书房，不是读书，便是谋划，仿佛山中一般。

这日午后，依旧是大雪飞扬，却有人嘭嘭敲门。

仆人开门，卫鞅听得一个熟悉的声音："先生在家否？"侯嬴？对，是他！卫鞅疾步出得书房，来到廊下，见满身是雪的侯嬴提着一个大竹篮走进院子，不禁高兴地大笑："侯嬴兄，想煞我也！"侯嬴笑道："鞅兄做了官，就忘记我这贱商了，怪得谁来？"卫鞅笑道："客卿也算官么？"说着接过侯嬴手中的大竹篮，耸耸鼻子，"好香，定是秦酒羊肉！"侯嬴大笑："没错。大雪窝冬，不痛饮一顿说不过去。"卫鞅便将竹篮递给仆人吩咐道："加加火拿到书房来。"老仆人恭谨应诺，连忙到厨下去了。侯嬴走进书房低声问："说话方便么？"卫鞅揶揄笑道："如何不方便？这是我的府邸。"侯嬴摇头道："如何外面有暗岗？还有兵士巡查？"卫鞅一怔，想想心下明白，爽朗笑道："没事儿，只管痛饮。"说话间老仆人已经将热气蒸腾的炖肥羊捧来摆好，又将烫好的酒壶用棉布包裹，斟好两杯，轻步退出。侯嬴微笑点头："看来，给你这个客卿派的仆人倒还够格。"卫鞅笑道："我是没管，这都是国府分派。来，先干一杯！"俩人端起面前冒着热气的陶杯叮当一碰，痛饮

而下。侯嬴困惑道："秦国从来不给上大夫以下的官员配官仆，你这客卿，职同上大夫？"卫鞅大笑："客卿者，没大没小也，礼遇有加，也不为过。"侯嬴道："没有实权执掌么？"卫鞅摇摇头："没有。"侯嬴沉吟道："鞅兄，招贤馆士子们都做了县令郡守。秦公和你畅谈三日三夜，栎阳国人皆知，却给了个有名无实的客卿，究竟是何道理？"卫鞅思忖有顷道："侯兄，我与秦公披肝沥胆，引为知音，我卫鞅愿与这样的国君终生共事。至于用我为何职，何须虑之。给如此一个国君做谋士，也是人生一大快事也！"

侯嬴又斟满一杯，共饮而尽："你就听任摆布？"显是颇有不解。

卫鞅又是哈哈大笑："侯兄差矣！我观秦公绝非举棋不定之人，更非斡旋无能之主。然为人君者，有寻常人所不能体察的难处，凡事须给他一个疏导的余地。既为知音，若连此点都不能理会，急吼吼求官，岂非大煞风景？"

"你还有信心？"侯嬴认真问。

卫鞅点点头，斟满两杯："来，不要辜负了烈酒苦菜。"

一杯饮下，侯嬴从怀中掏出一个铜管："白姑娘给鞅兄带来一信。"

卫鞅眼睛一亮，惊喜地接过铜管打开，抽出一卷展开，却是一方白丝，上面是白雪秀劲的小字："自君别去，倍加思念。秦国诸事，大略知之，虽多曲折，然必有成。唯念君者，孤身自理，清苦有加，无以为助，刻刻挂怀。愿君保重，以慰我心。"白丝左下角，画了一只展翅飞翔的鸿雁。

卫鞅看得眼睛湿润，举杯一饮，良久无话。

侯嬴喟然一叹：“白姑娘用心良苦，若有不察处，鞅兄莫要上心。”卫鞅默默地递过白绢，侯嬴犹疑着接过，看后笑道：“知鞅兄者，唯白姑娘也。来，为鞅兄有如此红颜知己，干！”

卫鞅举杯饮尽，慨然道：“侯兄稍待，我书一信给她。”侯嬴笑道：“正当如此。三日后白姑娘便可看到。鞅兄只写。”

卫鞅走到旁边书案前，拿出一方羊皮纸，提起鹅翎却是感慨万端，含泪下笔，竟觉字字艰难。写完后在火盆上稍一烘烤，墨迹干尽，卷起来装进原来的铜管递给侯嬴。侯嬴一摁管头的铜豆，管盖“当”的一声扣紧，笑道：“这是白氏特制的密管，一管一法，最为保密。”卫鞅笑道：“那就烦劳侯兄送给她了。”侯嬴道：“方便得很，反正客栈每旬都要回魏国进货，你有事，随时找我便是。”卫鞅高兴，俩人将一坛秦酒在侃侃叙谈中饮了个尽干，直到暮色降临，大雪稍停，侯嬴方才离去。

整个冬天，秦孝公都在忙碌，每隔几日总要和左庶长嬴虔、长史景监、栎阳将军车英、栎阳令王轼会商，要么就是单独和其中的一位密商。唯独和卫鞅没有见过一次。窝冬的朝臣们也几乎忘记了客卿卫鞅这个人。

五　政事堂发生了尖锐对立

转眼冰雪消融春暖花开。三月初三，秦孝公举行完一年一度例行的启耕大典，笑着对参加大典的朝臣们道：“明日朝会，议定今岁大计，诸卿各做准备。”这也是每年启耕大典后的第一次隆重朝会，官员们称为“春朝”，是朝臣们特别看重的年首朝会。

这天晚上，景监来到了客卿卫鞅的小院落。卫鞅正对着书房墙壁上的大图出神，见景监来到，微微一笑：“久违之客，必有大信，是么？”景监一言不发，从怀中摸出一支宽宽的竹板。卫鞅接过一瞥，只

见竹板上赫然四个大字——明朝廷争。卫鞅拊掌大笑：“好！又一个启耕大典。”景监笑道：“一冬蜗居，鞅兄冷清否？”卫鞅道：“秦公教我养精蓄锐，安得冷清？”景监感慨：“知君上者，唯鞅兄也。”卫鞅却笑道：“知卫鞅者，唯君上也。”景监道：“鞅兄上路，真让我欣慰。想起去冬，时觉后怕也。”卫鞅不禁大笑，景监也大笑起来。

第二天早晨，政事堂早早生起了四个径直六尺的大燎炉，红红的木炭火使阴冷的大厅暖烘烘的。春寒料峭中赶来的朝臣们，进得大厅直喊好暖和，搓搓手便脱去皮袍，坐在自己的位置上与左右谈笑。杜挚笑问公孙贾：“太傅大人，那个位子谁坐啊？”他指的是中央国君长案稍下的两张书案，一张显然是太师甘龙的坐席，对应的另一张何人？太子傅公孙贾没有坐，左庶长加衔太子傅的嬴虔也没有坐，还有谁能如此尊贵？有些人原本没注意，杜挚一问，恍然大悟，顿觉蹊跷。再一看，栎阳将军车英全副戎装肃立在政事堂门口，外面大院中两队甲士盔明甲亮，持矛带剑，整齐威武。朝臣们你看我，我看你，都觉有些异常。除了嬴虔、景监、王轼几个人默然静坐外，竟都是忐忑不安。

正在这时，门外内侍高声报号：“客卿大人到——”

众人一惊，哄嗡议论声大起。除了国君偶然为之，朝臣们进政事堂都是自己进来便是，哪有隆重报号的？哪个客卿何以如此气魄？仔细一想，秦国只拜了一个客卿，不是卫鞅，还有何人？议论之中，但见卫鞅一领白袍，头顶三寸白玉冠，从容走进政事堂。内侍总管黑伯亲自引导卫鞅在那个空闲的尊贵位置上坐下。一时间，朝臣们骤然安静，面面相顾，脸色很是难看。

又一声报号：“君上到！”话音落点，秦孝公已经走进政事堂，惯常的一身黑衣，与卫鞅适成鲜明对比。令朝臣们惊讶的是，从来不在朝会上带剑的国君，今日腰间竟然挎上了那支铜锈斑驳的穆公剑。

隐隐约约的，朝臣们觉得将有大事发生，几个月来扑朔迷离的疑团将要在今日揭破了。秦孝公走到中央长案前就座，环视大厅道：“诸位卿臣，秦国

《求贤令》发出已经一年，入秦贤士历经坎坷，已经各任其职。秦国求贤，不为虚名，而为强国。何以强国？唯有变法。客卿卫鞅，对本公提出了变法强秦之方略。念及变法乃国家大计，须得上下同心君臣一体，是以举行今日朝会，商讨议决。列位皆秦国文武重臣，须得坦诚直言。”政事堂一片安静，朝臣们低头沉思，甚至连寻常时日遇到困惑便相互目光询问的举动也没有了。半日，还是甘龙咳嗽一声，打破了平静。甘龙在升为太师以后，极不是滋味。他看得很清楚，这是要把他“赐以尊荣，束之高阁”。非但对他，连和他声气相通的公孙贾、杜挚也如法炮制。将他们手中的实权拿掉，必然是为了转移给另外一批新人。如果说这种权力转移在此之前还显得扑朔迷离，升升降降不太清楚的话，今日则已经完全清楚，就是准备全部转移给卫鞅。甘龙以他久经沧桑的敏锐嗅觉，已经完全看准了这一点，决然不相信卫鞅永远都是客卿。这使甘龙感到了一种悲凉，一种被抛弃了的屈辱。因为这种升迁贬黜，都是在他毫不知情的情况下做出的。就本心而论，如果国君与他真诚商议，他告老辞官又有何妨？再说变法大计，他竟丝毫不知，难道国君就认定他不拥戴变法？甘龙虽是儒家，然也是秦国老臣，岂有不希望秦国强大之理？这一点给甘龙的刺激比前一点更甚。一个任何实权都没有的太师，再加上大政决策不能事先预闻，岂非真正的做了摆设？虽然悲凉，虽然屈辱，但甘龙毕竟久经沉浮，老到之极。他心中明白，强风乍起，若迎头而上，必然会被彻底吞没。这时候，长草偃伏是避免身败名裂的最好生存之法。然则，又不能一副冷漠状，将内心不满显露出来，要有度，该说话时仍然要说话，对自己的升迁贬黜浑然无觉，方为上乘。眼见无人讲话，甘龙觉得对他这个万事不管而又凡事可议的太师正是机会。

“敢请客卿，先行宣示变法方略，可否？”甘龙只有这一句。

然则这一句话，就把被动变成了主动，也缓和了政事堂微妙的僵硬气氛。秦孝公看了卫鞅一眼，微微点头。卫鞅便向全场拱手道："君上，列位大人，秦国贫弱，天下皆知。欲得强秦，必须变法，舍此无二途。秦国变法之方略为：奖励农耕以富国，激赏军功以强兵，统一治权以正吏，化俗齐风以聚民。此四项之下，各有若干法令保其实施。列位大人以为然否？"

太子傅公孙贾对甘龙的心情和对策以及场中情势非常清楚，见卫鞅说完，便问道："不知旧法弊端，难以变法。敢问客卿，秦国传统治道，弊在何处？"

此一问正中卫鞅下怀，不假思索便道："秦国旧制，弊有其三。第一，以王道为本，杂以零碎新政，民无以适从。秦在立国之初，对周室礼制王道略加变通而治民。穆公时以百里奚治国，力行德治，又引进旧楚国若干法令。秦简公时行'初租禾'新政，摈弃旧制，然时日无多，又恢复旧制。献公即位，欲行新政，然战事迭起，无暇以顾。时至今日，秦国仍是春秋旧制，距离战国新法差距甚大。这种旧制，只能治民于小争之世，而不能强国于大争之世。"

"此说真乃稀奇古怪！"新任太庙令杜挚一拍面前木案，愤然作色道："秦法之弊若此，百里奚何以助穆公称霸诸侯？"

卫鞅很是冷静："百里奚治秦，全赖一贤之力临机处置，无法令规制为后世遵守。此乃人治，绝非法治。是以穆公百里奚之后，秦国陷入四代混乱而沦为弱国。请问太庙令，若百里奚有法可守，何以秦国百余年不能振兴穆公霸业，反倒尽失河西之地，从函谷关退缩到栎阳？"这番话诘难犀利，毫不忌讳地指责秦国朝臣视为神圣的秦穆公与百里奚，论理却是堂堂正正，政事堂大臣们虽愤然尴尬，却无言以对。杜挚气得呼呼直喘，硬是说不上话来。

"第二弊呢？敢请高论。"公孙贾悠然笑问。

卫鞅道：“秦国旧制第二弊，法无要领，奖罚不明。世族有罪不罚，庶民有功不赏。农人耕有余依然贫困，军士战有功依然无爵。如此，奋勇为国之正气如何激扬？”

“啪！”一人拍案而起，众人一看，却是戎右将军西乞弧。他愤然高声道：“客卿一派胡言！秦国如何有功不赏？在座文臣不论，单说武将，哪一个不是一刀一剑有了战功方做将军？若有功不赏，景监一个骑士能做到内史长史？车英一个千夫长能做到卫尉和栎阳将军？”

“然也！”行人孟坼站起激昂道，“以臣看来，不是有功不赏，而是无功有赏！王轼无尺寸之功，竟取代战功累累的子岸将军，做了栎阳令。招贤馆士人有何功劳？都做了县令郡守！”

“还有，你卫鞅有何功劳？拜了客卿，派了官仆，与太师比肩而坐，宣号入朝！无功受禄，反倒诋毁秦国，是何道理？”这直指卫鞅的，是车右将军白缙。

政事堂气氛骤然紧张，且完全脱离了正题，将矛头对准了卫鞅乃至《求贤令》颁布以来的秦孝公。甘龙公孙贾肃然沉默。杜挚则忍不住一脸笑意。孟西白乃功臣之后，秦国显赫的军旅家族，三人齐出发难，非同寻常。秦孝公却是不动声色，丝毫没有对孟西白三人的突然发难表露出喜怒。倒是左庶长嬴虔嘴角抽动，显然感到愤怒。景监见西乞弧公然拿自己和车英做挡箭牌，内心愤愤不平，却也知道不是自己说话的时候，目不转睛地盯着卫鞅，生怕他无言以对。最紧张的是新任栎阳令王轼，第一次见到这种激烈尖锐的朝堂较量，尤其是自己也成了箭靶，额头不禁渗出细汗。

就在满朝目光齐聚到卫鞅身上时，卫鞅突然一阵仰天大笑，从座中站起朗声道：“卫鞅所谈，乃秦国旧制之弊端，孟西白三位何以顾左右而言他？国家法令，一体同遵，方为法制公平。正因了诸位世族后裔有功便赏，方显得农人有功无赏、军士有功无爵之荒诞。世族有功

便赏，岂能等同于庶民有功便赏？三位以世族之利比庶民之害，以世族之得比庶民之失，不觉荒唐过甚么？此种说法，对秦国旧制弊端视而不见，何异于掩耳盗铃乎？若孟西白三位能说出庶民有功而加爵受赏，卫鞅自然拜服。此其一。”卫鞅话锋一转，“至于说卫鞅等人无功受禄，则大谬不然。武士阵前杀敌为功，文士运筹治国亦为功。天下为公，国家官署爵位，唯有才有功者居之。秦公《求贤令》昭明天下，与强秦之士共享秦国，小小客卿何足道哉！”一席话义正词严，坦率辛辣。政事堂一片肃然，孟西白三人面色通红。

公孙贾仿佛没有听见方才一个回合的较量，平静问道：“敢问客卿，秦国法制第三弊若何？”

卫鞅也仿佛没有发生过方才的争辩，接道：“秦国旧制，无聚民之力，无慑乱之威，此为第三弊也。何谓聚民慑乱之威？法令一统，令行禁止，有罪重罚，有功激赏，公正严明。如此则官吏无贪，庶民无私，国家兴亡，匹夫有责，人人奋勇立功，个个避罪求赏，朝野形成浩然正气，则国家不怒自威。秦人厚重坚韧，若元气养成，则必将大出于天下！”

“好！”左庶长嬴虔拍案而起，“先生之言，大长秦人志气！舜帝当年赐给我嬴氏祖先皂游时，就曾预言，嬴氏一族必将大出于天下。不想竟在千年之后被先生讲出，大大吉兆也！秦国强大，必将应在先生之手。诸位以为如何？”

“好！吉兆！”话音落点，政事堂一片激昂的喊声。

卫鞅的这句话，是流传在老秦人中间的一个久远的部族神话。说的是嬴秦先祖大费与大禹共同治水有功，舜帝隆重赐给嬴氏部族以皂游大旗，并预言“尔族后将大出天下”。多少年来，这个故事在嬴秦部族中代代流传，人人坚信舜帝的预言终有一朝会变成真的。“大出天下”这句话，几乎是老秦人相互鼓励的一句神秘誓言，和“赳赳老秦，

共赴国难”那句话一起，构成了秦人的精神支柱和献身传统。卫鞅此言一出，左庶长嬴虔心念电闪，立即将它生发至神圣的誓言和神秘的启示，谁能不觉得振奋？谁又能在久远的部族精神面前不昂扬呼应？

峰回路转，秦孝公没想到如此突然变化，竟将激烈对峙瞬间就融会在了一种壮烈久远的誓言中，不由低声自语：“天意也。”仔细思忖，又微笑道：“如此吉兆，自当庆贺。然大出天下，终须一步一步做来。客卿方才所述变法大计，诸位尚须仔细计议才是。”见又是片刻沉默，秦孝公看着甘龙笑道：“今日朝会，事先未与太师及诸位大臣商议，为的就是一体同商。不知太师以为变法大计如何？”

甘龙见国君委婉解释，心中稍觉舒坦，显得很沉重地说：“变法事大。变得不好，国无宁日。越是大变，越是多有利害冲突。以秦国时下而论，不变法犹可为之。一旦变法，朝野动荡，若有战事，只怕有亡国之危。况且，圣贤治国，法度宜静不宜变，民风宜古不宜今。因循旧制是稳定之道，官吏熟悉旧规，民众安心旧习。此为万古之道。不求自安而求自乱，老臣委实不解客卿之意。”

卫鞅心下明白，这才是真正的开始，他从容微笑道：“太师饱学之士，何以出此世俗之言？庸人安于世故，学人溺于所习。若守此心态，今日犹在三皇五帝时也。太师当知，夏商周三代不同制，春秋五霸不同法。世生变，变生强，强则进。治国之道，贤勇者创法立制，庸碌者因循守旧。创新者生，守旧者亡。秦国因循旧制数百年，守出了富，还是守出了强？抑或守出了土地？”

“非也。”公孙贾淡淡地说，“太师之意，一旦变法，朝野动荡，削弱国家战力，若有战事，必有亡国之危。客卿对此作何应对？”他巧妙地将守旧创新的话题，引到谁也难以承担罪责的兴亡前途上来，显然是一个严重的挑战。

卫鞅不假思索道：“其一，变法所生之动荡，是利害冲突，法令得当，可迅速平息冲突稳定国人。此短暂动荡，不是国家内乱，不会导致国家战力瘫痪。恰好相反，变法可在短时间内迅速增强国家战力。其二，东方六国在逢泽会盟的分秦图谋瓦解后，燕赵两国忙于抢夺中山国，韩国齐国正在变法，楚国忙于防范南部蛮夷作乱，魏国忙于迁都大梁。鞅可断言，至少三年内不会有大举攻秦的战事。其三，即或万一发生不测之危，新法奖励农耕激赏军功，只能使庶民奋勇赴战，何有削弱战力之虞？再者，列国变法，无一不强。何以秦国变法，诸位却生出削弱国力之虑？惧战乎？惧变乎？”

此一问，锋芒直指讳莫如深的变法利害，加之前三条坚实的剖析，甘龙和公孙贾顿时觉得尴尬起来。

突然，“啪”的一声，杜挚拍案而起，戟指卫鞅愤然道：“卫鞅，你拿不出办法却污人之心，岂有此理？古人云，不得百利不变法度，工不十倍不换器具。你要变更秦法，究竟能给秦国带来多少好处？还不是士人游说，惑众谋官，却让我秦国承担亡国风险！变法不成，你拔腿溜走，破烂摊子谁来收拾？！”

政事堂气氛骤然紧张。杜挚昂昂而立，甘龙公孙贾面无表情地沉默，孟西白三人脸色铁青，似乎准备随时扑上来手刃卫鞅。言尽于此，卫鞅已觉没必要讲话，他泰然自若地站在那里，蔑视地看着杜挚。政事堂无人说话，显然都在等秦孝公裁断。然秦孝公也是肃然沉默，一点儿说话的意思也没有。

左庶长嬴虔拄着那把须臾不离的长剑，缓缓站起来走到杜挚面前，冷冷笑道：“太庙令，一个大臣，以小人之心，猜度国士胸怀，岂不怕天下人耻笑？先生以强秦为己任，冒险入秦，栉风沐雨，苦访秦国，拳拳之心，令人下泪。你能做到么？在座诸位，谁能做到？谁到过山野荒村？谁能与民同宿？谁又走遍了秦国的关隘要塞？说呀，有谁能如此？！如此国士高风，岂是拔腿溜走之辈？我等生为老秦子

孙，不思图强雪耻，却将烂污之水泼向先生，以求苟且偷安，良心何在？”嬴虔粗重地喘了一口气，狠声道：“我要正告诸位，天赐先生于秦，乃我秦国之福，乃我秦国大出天下之吉兆！论政归论政，谁敢无端中伤先生，我嬴虔这把长剑第一个不饶！”话音落点，锵然拔出长剑，白光一闪，杜挚面前的木案“咔嚓”断为两半。

杜挚吓得面色发青，站在那里愣怔着不敢动弹。朝臣们也被嬴虔的凛然威势震慑，面红心跳，没有一个人讲话。谁都明白，嬴虔作为国君庶兄、三军统帅兼握有实权的左庶长，他的实力几乎就是秦国一半的力量。且嬴虔自少年时代就是秦军著名的猛士，性格深沉暴烈，平日里极少发作，而一旦发作，从来是霹雳雷暴般敢作敢为且不计后果。谁都知道的是，在和魏国的一次激战中，他的侄子不听号令丢失营寨，他大发雷霆，一剑砍下了侄子头颅，又连杀三个千夫长，方才那一剑没劈向杜挚，已经是杜挚万幸了，谁还愿意撞这个雷神的火头?

这时，公孙贾面色庄重地道：“左庶长之言，使我愧疚振作。公孙贾以为，客卿所述大计确实不差，秦国臣子当全力支持变法。”

甘龙咳嗽一声，嘶哑着声音道：“变法自是好事，何有反对之理？”

杜挚一看，连忙惶恐笑道：“杜挚失态，向先生赔罪。身为老秦子孙，杜挚当洗心革面，拥戴变法。”

政事堂所有大臣同声呼应：“臣等拥戴变法。”

秦孝公肃然从座中起身，环视政事堂一周道：“既然诸位大臣没有异议，本公决意在秦国变法。”说着走下台阶，穿过朝臣列座的甬道，来到政事堂大柱后面的木屏前站定。大臣们尚在愣怔，黑伯上来拉开了木屏，屏后赫然现出一座石刻，石上显然有大大的血字。大臣们原

本没在意这道新增年余的屏障，毕竟，殿堂修葺是经常的。然此刻木屏拉开，大臣们却惊愕了，一时纷纷从座中站起，来到刻石前。但见巍然矗立的大石上紫红的两个大血字——国耻！触目惊心之下，大臣们深为震撼，一片肃然默然。

秦孝公指着刻石：“诸位，这座国耻刻石，是老秦人与老秦国的耻辱标记。为再造秦国，本公在这座国耻刻石前与诸位立誓：同心变法，洗刷国耻，若有异心，天地不容！”

大臣们奋然同声：“同心变法，洗刷国耻，若有异心，天地不容！”

秦孝公道：“自今日起，本公拜卫鞅为左庶长，主持国政，推行变法。嬴虔改任上将军。”说完，从黑伯手中接过摆有左庶长大印的铜盘，向卫鞅深深一躬，双手捧到卫鞅面前。卫鞅庄重地向秦孝公深深一躬，接过印信铜盘。秦孝公又解下腰间长剑，环视群臣道：“这是先祖穆公留下的镇国金剑，号令所指，违抗者斩无赦。本公今日将此剑赐予卫鞅力行变法，凡坏我变法大计者，虽公室宗亲，依律而行，依法论罪！”说完将金剑“嗒”的一声横搭在卫鞅手中的大铜盘上。

大臣们第一次看到国君如此深沉激烈，一片沉寂，唯闻喘息之声。

卫鞅捧着印剑铜盘，慨然高声：“卫鞅受君上重托，当舍生忘死，推行变法。秦国不强，誓不罢休！”

大臣们仿佛惊醒过来，齐声呼应：“秦国不强，誓不罢休！”

六　奇特的故事震动了秦国民众

三月二十，风和日丽，南市比平日里热闹了许多。南市，是栎阳南门内城墙下的一处农牧货品交易大市。就实说，只是一片较为开阔

的广场罢了。市场入口处有一个木栅栏大门，门额中央斗大的两个黑字——南市。进得大门，帐篷罗列，人头攒动，牲畜、山货、农具、皮具、陶器、土布、蔬菜、五谷等自发地混杂在各个破旧的大帐篷下。偶有鲜亮簇新的皮帐篷，门口大牌上写“只卖不换”四个大字者，是东方列国商人的帐店。只有少数衣着整齐的“国人”进出这种大帐，使用铜钱铁钱或刀币买货。农人牧人们大多是走进秦国商人和国府官商的破旧帐篷，以物易物，或用狩猎得来的一张野羊皮换几个陶罐，或用几个鸡蛋换半篮葵菜，或用一匹土布换一只母羊。不过，大多数人都是用各种东西换粮食和农具。秦人农谚云：“三月赶集，五谷农器。”收获大忙的五月即将来临，农夫之家一年的存粮也到了瓮底，春耕用坏了的农具也急需更新或修补。不换点儿粮食，不修补更新农具，收种大忙时如何有空闲来办此等事体?

南市不是稳定的商业街市。秦人叫它做“大集”，上市交易叫做“赶集”。所谓“集”，便是长期约定俗成，定期在某地集中交易的一种简单市场。战国初期，由于秦国落后穷困，举国没有一个稳定的商业都会，而只有每座县城定期交易的集市。即或是国都栎阳，也主要依靠集市进行交换，日常的街市倒是分外冷清。由于是国都，南市大集便成了秦国最大的集市，十天一次，逢十便是集市。逢集之日，不但是城内国人的大事，而且是方圆数十里乃至方圆百里的农夫猎户牧人的盛事。三月二十的大集，恰在五月大忙之前，更是加倍热闹。从早晨开始，远远近近的老百姓便络绎不绝地拥进栎阳城南门，到正午时分，集市中已经是人山人海了。

这时，市场中心的官坊面前出现了一阵小小的骚动，许多人赶过来看热闹。

官坊，是官府悬挂告示的一面青石墙，一丈余宽，八九尺高，外有一圈木栅栏。寻常时日，官府有关市易的各种命令文告便张挂在石墙上，旁边守着两名书吏，专门给人们念诵讲解。到得日暮集散，书

吏收起文告，下个集日再行张挂。对于一些头脑精明的农牧猎人和略略识得几个大字的栎阳国人，南市官坊是他们特别在意的地方，每次逢集，都要先在官坊前转转看看，心里有底了再去买卖。今天，官坊没有张挂任何文告，自然也没有人围观议论。

正午最热闹的时分，官坊前来了一小队兵士。他们将抬来的一根粗壮的木椽靠在官坊上，便守护在官坊两边一动不动。一些逛集的闲人觉得奇怪，便站在外面指指点点。正在这时，一个黑衣小吏走进栅栏，站在平日讲读文告的石礅上高声道：“农牧猎工商人等听着：奉左庶长卫鞅大人命令，谁人能将这根木椽扛到北门，国府赏十金！看好了，这是十金！”小吏摇晃着手里的皮钱袋，当啷当啷的金饼撞击声清脆悦耳。

木栅栏外“轰”的一片笑声，许多买卖完毕的市人也围了过来。人们你看我，我看你，嘻嘻哈哈笑个不停。一个身着蓝衫的东方小商人高声笑问：“官府也来凑热闹？想卖这根破椽么？”

“想得好！这根木椽最多十个布钱，如何要十金？”有人跟着大喊。

黑衣吏摇着钱袋：“不是卖椽！是悬赏搬木椽，谁扛到北门，赏十金！”

“轰——”人群又一次哄笑起来。一个瘸腿老人高声道：“上阵杀敌断了腿，都不赏一个钱。搬一根木头就赏十金？哄老实人哩不是？”

“嗨，还不明白？官府想叫集市兴旺，凑热闹哩。赏金好吃难克化。”

“对对对，十金能盖一片房子哩，人家当官当兵的为何不搬？骗人骗人。”

“官府上次说减少田赋，都没减，有个甚信头！”

市人越聚越多，纷纷议论，只是没有一个人上前扛那根椽。正在此时，一队甲士护卫着一辆牛车驶到木栅栏外。车上跳下三个人来，为首的是左庶长卫鞅，紧跟的是栎阳令王轼，最后是一个捧着木盘的书吏。市人们见此阵势，知道是大官来到，不敢再肆意哄笑，渐渐安静下来。进入官坊栅栏，原先的黑衣吏向卫鞅低语几句，卫鞅看看王轼，王轼点点头，踏上石礅高声道：“秦国父老兄弟、列国客商们：我是栎阳令王轼，为昭国府信誉，目下，扛这根木椽的赏金增加到三十金，无论谁扛到北门，即刻领赏，绝不食言！诸位看，这便是赏金。”回身一指书吏捧着的木盘，揭去红布的木盘中码着一排金饼，在阳光下灿灿生光。

人群一片哄哄嗡嗡的低声议论。有人神秘地对左右说：“这个栎阳令，便是招贤馆那个东方士子。上任没做一件事，能信他么？”有人说：“如何不能信？人家是大官哩。”有人便冷冷笑道：“大官？国君都朝三暮四不算数，他说了能算？”有人附和道：“不信你试试，包准白辛苦。”

眼见议论纷纷，却是无人上前，卫鞅一脚踏上了石礅道：“秦国民众、列国客商们：我是左庶长卫鞅，总领国政。以往国府号令多有反复，庶民国人不相信官府，是以秦国的事情办不好。从今日开始，官府说话一定算数，一是一，二是二，决不更改！为表官府诚意，今日徙木立信，谁将这根木椽搬到北门，即刻赏五十金，这是秦国官府今年的第一道书令。”

“啊——赏金又涨了！”

人群开始骚动起来，激动和兴奋的情绪开始弥漫，但还是将信将疑，三五成堆地相互议论。这时，人群中出现了侯嬴的身影。他是商人，每集必来采买客栈的日用物品，而且都是市中高潮来买，每次办

完货也必然来官坊前看看有无新文告。今日中市，却意外地遇见了这场奇异的热闹。侯嬴一直站在场外人群中观看，及至卫鞅王轼到来，他已经明白了其中之理。自去冬大雪之后，他再没有见过卫鞅，今日看见他卫士牛车而来，便知他今非昔比。可他仍然没有想到，卫鞅竟然成了总领国政的左庶长。卫鞅的讲话他听得明白，心中兴奋激动，决意暗中帮他一把。侯嬴知道，秦人厚重憨朴，即或相信，也很少有人出这个风头，更别说对官府信誉素来疑信参半。他悄悄在人群中游挤察看，一对爷孙模样的山农引起了他的注意。爷爷是个白发苍苍的老人，身背隐隐散发出草药气息的竹篓，篓中有一杆粗糙的白木秤。身边少年却是虎头虎脑，布衣赤脚，右手拿着一柄铁铲。侯嬴看出这是南山中的药农，除非有贵重药材出售，他们极少赶这种大集。他们挤在这里，纯粹是看热闹见世面。

布衣少年扯扯老人的衣襟："大父，我去试试。"

"碎崽子！知道个啥，官府能给你钱？"老人摇头。

"大父，你的病……"

"静静待着！甭给我惹祸。"老人低声呵斥。

这时，卫鞅见没有动静，又高声道："列位以为搬木容易，不值五十金，没有人相信，对么？卫鞅正告列位，官府信誉，千金万金也买不来，为官府立信，理当赏赐！从今以后，官府言必信，行必果，庶民相信国家，国家令出必行，秦国才能变样。目下，我再增加赏金。谁人徙木北门，赏金一百！"一招手，身后书吏将满当当一盘金饼举起转了一圈。

人群又一次掀起波澜，哄嗡之声大起，相互推对方上去一试。

侯嬴微笑着走近老人："老人家，何不让小兄弟一试？"

老人摇摇头：“小孩子家搬了算数么？官家又该说要大人才算哩。”

侯嬴：“既是立信，自当是童叟无欺，小孩子更算啦。可小兄弟能搬动么？”

老人谦恭地笑笑：“这小子，一把牛力气。”

少年低声道：“大父，那我就去了。不给钱，就当耍了一趟。”说着撞开人群高喊一声，“我来扛！”

人群骤然安静下来，看着场中。少年布衣褴褛，赤脚长发，黝黑结实的肌肉一块块鼓在破衣外面。他走到粗粗的木椽前，左右打量思忖。

卫鞅：“小兄弟，你想搬？”

少年目光闪闪：“咋？不算数？”

卫鞅摇头：“不。我怕你搬不到，到北门可要二里地。吃过饭了么？”

少年摇摇头：“不吃饭也搬了。官家真给几个钱，我大父，就有救了。”微有哽咽，向卫鞅深深地躬了下去。

卫鞅眼睛一潮，扶住少年，面向众人道：“国府立信，童叟无欺。列位随这位小兄弟到北门作证，看他领赏金一百！”

话音落点，少年一弯腰，粗长的木椽已经轻松上肩，稳稳神便走出木栅栏。栅栏外的人群哗地闪开一条通道，卫鞅一行紧随其后。这一下惊动了整个栎阳南市，人们丢下买卖，挤成了夹道人墙，裹着扛木少年向城中拥进。街中行人也被惊动吸引，终于形成了沿街两道厚

厚的人墙，中间只留下一条小道。人们随着少年的步子向前涌动，万人空巷，肃然无声。走到街中大约一半路程，一位白发飘飘的老妇人端了一大碗米酒拦住少年道：“碎娃啊，喝，喝了再搬。娃一片孝心救大父，官府不给钱可是没良心哟！”少年高声道：“多谢婆婆。我不喝，也不歇，万一官家给钱，我也心安哩。”说话间，毫无喘息费力之相，引来市人一片赞叹。

“这碎崽天生牛力，从军准定一员虎将！”

“有孝心，有志气，少见的后生！”

“走稳，看——就到北门了！”有人向少年高喊，提醒他不要功亏一篑。

北门箭楼遥遥在望，有人高喊：“马上到城门了，行了——”

扛木少年高声道：“不，官家没说门内门外，扛到北门外，教官家没话说！”“有志气！就看官府了！”满街一片赞叹呼喝。

少年大步如飞，直到吊桥外的平地上才停下来，将木椽“咚”地栽到地上，抱椽而立，紧张地看着卫鞅一行。人们全赶到了北门外，黑压压望不到边，没有一个人说话，都紧紧盯着一路徒步跟来的卫鞅。此刻，卫鞅那一身白衣在遍野黑色的秦人中分外显眼。卫鞅也没有说话，看看少年，走到书吏面前揭开大盘上的红布，亲自双手捧起，郑重地托到少年面前。少年紧张地眨眨眼，轻轻地摇摇头。卫鞅坦率地看着少年，真诚地点点头。少年将木椽交到军士手里，迟疑地向前几步，在破旧的衣襟上擦擦手却不敢伸出。猛然，少年扑地拜倒，久久不能抬头。王轼上前扶起少年。少年泪流满面哽咽道：“大人，我，只要十金，大父就有救了……”

卫鞅双眼湿润，郑重道：“小兄弟，不行。官府立信，说一百金就一百金，岂能食言自肥？他日国强民富，百金之数何足道哉！拿上，小兄弟有功，救爷爷，盖房子，置地。”

少年恭敬地向卫鞅三叩，站起来双手接过大盘，捧到白发老人面前。老人泣不成声，扑地向卫鞅拜倒：“左庶长大人，教我的孙儿跟你从军吧。小民信你了，教他去报国。他父亲，我儿子，在少梁大战中死了……”

卫鞅扶起老人：“老人家，教小兄弟到县府从军，立军功有爵！”

“立功有爵？”老人惊讶地睁大眼睛，“庶民能有爵位？我儿子杀死了十个魏狗方死，如何啥也没有？”

卫鞅：“老人家，那是旧法，秦国马上要变法！”

老人嘶哑地笑道：“如此说，这法是得变了。变了法，我等贱民也能光宗耀祖，是么？”

“对！老人家，正是这样。”卫鞅大声回答。

这一番对话，场中听得清清楚楚。人们眼见少年拿到了一百赏金，对这位白衣左庶长的话自然信任有加，他说要变法，能有假么？人群高兴地一片欢呼：“说话算数，官府万岁！”卫鞅摆摆手，人们平静下来。卫鞅站上一块大石高声道：“父老兄弟们，秦国从明日开始，要实行变法了。你们会陆续看到官府颁布的新法令。这些新法，是要大家勤于耕作，勇于征战，有功便赏，有罪则罚；官员世族犯法者，与庶民同罪。今日徙木立信，就是要大家明白，官府说话是算数的，颁布的新法令必须忠实执行。守法有功者赏，违法有罪者刑。这就是强秦变法！只要秦国上下同心，官民同心，十数年之内，秦国就会富裕起来，强大起来！”

全场一片欢呼：“官府万岁！变法强秦！”还有人高喊了一句：“左庶长万岁！”众人如梦方醒，立即奋力高喊：“左庶长万岁！”一时大海波涛般连绵不绝。众人兴奋的喊声中，卫鞅一行已经悄悄地离开了。

随着三月二十栎阳大集的结束，左庶长徙木立信的故事迅速传遍了秦国山野村庄。

“一个老药农的小孙子，扛了一根椽子，从左庶长手里得了一百金！”还有比这种故事更能激起穷苦庶民好奇心的么？人们络绎不绝地赶到南山里的商於山地，看老药农爷孙，听少年和老人讲述那迷人

的梦幻般的故事。后来，有人还看到了老人盖的房子，看见县令为老人战死的儿子立的功德石刻。一传十，十传百，官府的信誉便在这神奇的口碑中树立了起来。再后来，人们就只有听老人一个人讲故事了。听说那个少年已经从军去了。

第七章　瓦釜雷鸣

一　左庶长开府震动朝野

秦孝公并没有轻松起来，他忙的是另一番事。

卫鞅虽然已经明确做了左庶长，成为总摄国政的大臣，但卫鞅如何行使权力，才最有利于大刀阔斧的变法？这是国君要框定的大事。目下，他的第一要务，就是要把卫鞅的这个变法作坊建立起来，使之立即投入运转。去冬大雪天的时候，秦孝公就想透了这个最关键的环节，决意仿效东方列国，使卫鞅成为开府治国的丞相。丞相开府治国，这是进入战国后东方列国的普遍新法。所谓丞相开府，就是丞相建立相对独立的权力机构，全权处置国家日常政务，国君只保持军权、官吏任免权和大政决策权。国君和开府丞相的这种分权治国，在战国时代达到了最高程度，也是中国古典政治文明的最高水准。丞相开府治国的实际意义是，国家战车由一马驾驭变成了两马驾驭，治国效率与国家生命力明显增高。像魏国、齐国这样的东方大国，国王之所以能全力在外交和军事上斡旋，就是因为国家日常政务由开府丞相全权处置。丞相治国权的稳定带来的另一个好处是，避免了国家由于君主年幼或昏聩无能而产生的迅速衰落与政权颠覆，大大有利于国家稳定。

但是，对于落后的秦国来说，这是一件很新又很难的事。

长期的马上征战，秦国的权力机构从来都很简单。早秦部族时期，是直接的军政合一。一个最高头领加左右两个庶长，便是全部最高权力。立国之后虽然官署多了些，但与东方大国相比，依然带有浓

厚的简单化与笼统化。即或在春秋最强盛的那一段——秦穆公时期，秦国的官制也没有摆脱传统的军政合一，权力结构的划分依然很是简单笼统。在这一点上，秦国与早期周部族有很大的不同。周人出了个圣人级的领袖，这就是周文王。他对发达的中原殷商文明不是排斥，而是靠拢吸收，使周部族在作为殷商西部诸侯的时候，就在官制民治方面与殷商王朝的中央政权保持着大体上的同一性。没有这样的基础，就没有后来另一个圣人级领袖——周公旦全面制定《周礼》的可能。也就是说，周部族在诸侯国时期，已经做到了与中原发达文明保持大体同步，已经完成了国家权力结构方面的基础准备。而秦部族一直在死拼硬打，一直没有涌现建立基础文明的圣人，所以在成为诸侯国三百余年后，依然保留着简单落后的官制，保留着落后的治国方式。

整个春秋时期，秦国的官制很简单，名称也很怪诞，这一点与楚国大体相当。国君称为“伯”，实际上是“霸”的意思。执政大臣称为“庶长”，先后曾经有过大庶长、左庶长、右庶长等不同设置。掌军事的大臣为“威垒”与“帅”。掌国君护卫的将军为“不更”，掌外事的大臣为“行人”，等等。唯一的例外是秦穆公将百里奚的官职定为“相”，大约因为百里奚是东方士子而用了一个东方执政大臣的名称。从此以后，“相”这个职位在秦国一直没再出现过，直到秦孝公时期，执政大臣仍然称左庶长。秦献公时期，有了“大夫”的设置，但职权依旧很模糊。譬如甘龙是上大夫主政，同时又有一个执政的左庶长，事权自然就多有纠葛。

秦国没有设过丞相，也从来没有过由一个大臣独立开府来行使权力的先例。长期征战，闭锁关西，秦国朝野长期孤陋寡闻，对重臣开府治国所知甚少，也很难理解。相反，对开府的另一面——分权倒是更为敏感。在贵族和庶民的眼中，都觉得这是在和国君分庭抗礼，大有叛逆之嫌。秦国既往的治国大臣，只有秦穆公时代的百里奚和秦献公时期的上大夫甘龙，稍稍有一些“开府”的影子。实际上，也就是八

九个文吏加上主政大臣自己而已，只能办些粮草赋税赈灾济民之类的具体事务，军国大事还得由国君决策调遣。这种“开府”，和东方大国的丞相开府在权力、规模和政务效率上远远不能相比。

秦孝公很想从卫鞅变法开始，改变秦国官制的落后状况。

他很明白，由于诸多原因，卫鞅在官制变革方面肯定有所顾忌，尤其在国府上层的官制变革方面不好彻底放开手脚。若没有他这个国君出面为卫鞅打开局面，在秦国这样一个落后的军政国家，卫鞅将很难展开彻底变法。孝公本来就是个胸怀开阔、志向远大的青年英杰，自与卫鞅促膝长谈，对天下大势列国变革了然于胸后，雄心大起，决意与卫鞅这样一个乾坤大才共同驾拉秦国这辆锈蚀的战车。秦孝公是自信的，丝毫没有想到大臣开府对国君的威胁，更不会想卫鞅会成为威胁。目下，秦孝公想的做的都只是一件事，增大卫鞅权力，使卫鞅成为与他共同治国的总政大臣，而不是秦国传统的左庶长，尽管传统左庶长的权力已经很大了。他思虑周密，既要扎实地达到实际目的，又不想国人疑虑。反复揣摩，孝公采取了“重实轻名”的方略——在名义上尽量沿用老秦国旧称，在实际上则一定做到像东方大国一样的治国方式。

秦孝公没有册封卫鞅为丞相，而仍然封他为左庶长。这是秦国沿用了几百年的官名，原本就是最有实权的大臣职务。秦国两个庶长中，左庶长为首，右庶长次之。春秋时期，秦国的左庶长是上马治军、下马治民的军政首席大臣，非嬴氏公族不得担任。进入战国，秦献公将治民的政务权分给了上大夫甘龙，左庶长协助国君统军作战并总管军务。但在朝野国人的心目中，左庶长依然是最重要的军政大臣。去年冬天，秦孝公将甘龙升为太师，将甘龙的治民政权回归到左庶长嬴虔手里，为的就是给卫鞅执掌大政铺路。当卫鞅从嬴虔手中接掌左庶长权力的时候，事实上已经是与东方列国的开府丞相具有同等权力的大臣了。

但是，这种大权并不意味着事实上已经成为东方列国那样的开府丞相。丞相总理政务的要害是开府设立权力机构，仅仅有个人权力而没有开府，就无法全面处理国家事务。开府的根本之点是配备属官，其次是建立府邸。这两件事对于目下的秦国来说，都很不容易。

去年冬天，秦孝公已经给卫鞅准备好了两个忠实能干的助手——景监和车英。这两人原来的官位是内史和卫尉，配给卫鞅的左庶长府，显得位置太高，朝臣侧目，卫鞅也不容易接受。当秦孝公坦率地说明这一点时，景监和车英慷慨表示，愿意自贬官职做卫鞅的属官。于是，有了去年冬天大雪时分景监被迁为长史、车英迁为栎阳将军的一幕。秦孝公的方略是，景监做左庶长府的领书，车英做左庶长府的执法尉。这两人虽然都是军旅出身，但却具有不同的才能特点。景监有政事才能，虑事周密且很有担待，出使魏国和洛阳，已经隐隐然有了大臣风范。他做领书，可以为卫鞅挑起所有琐细繁杂的事务重担。车英则对军旅事务具有很高的天赋，又是一个机警勇猛的剑士。他做左庶长府的执法尉，非但可以给卫鞅提供军旅变法的诸多谋划，更重要的是，卫鞅具有了一支得力的执法力量。这两个干员做卫鞅的左膀右臂，卫鞅的左庶长府就有可能成为一个构架轻巧而又具有最高行政效率的变法作坊。

南市大集上徙木立信的消息迅速传开，秦孝公比谁都高兴。卫鞅做事，总是别出心裁，一举打开局面。像给国家树立信誉这样的大事，谁能想到用如此便捷的方式去完成？然则仔细一想，却发现这是一个极具匠心的奇妙点子。老秦人十有八九不识字，淳厚而又愚朴，若是出一篇慷慨激昂的文告，一定是既读不懂又记不住，最多是在士子吏员中间流传罢了。而今由左庶长这样的大臣出面，做一个活生生的故事，万千庶民眼见为实，众口传诵，谁不相信？

诸事就绪，秦孝公带着景监和车英来到卫鞅的小院子。

夜色沉沉，暖中带凉的春风中散发着微微潮湿的泥土气息。君臣三人都很高兴，秦孝公抬头望望天空："老天爷也信守节气，谷雨将至了。"话音落点，天上一阵隆隆雷声，漫天细雨沙沙而下。景监车英一齐拍掌大笑："好！风调雨顺，好年景！"秦孝公爽朗大笑："左庶长徙木立信，老天爷谷雨立信，天人合一啊！"车英一指前方道："君上，左庶长没睡。"秦孝公一看，前方黑沉沉夜色中唯有那座熟悉的小院子里灯光闪烁，感慨叹道，"左庶长睡觉早着呢，走。"

客卿小院笼罩在茫茫雨雾里，清净无声。景监上前轻轻敲门。院内传来老仆人沙哑的声音："谁？"景监低声道："我，景监。"老仆人拉开木门，让进景监，却见国君在后，慌得忙不迭要躬身行礼。秦孝公摇摇手道："免了免了。左庶长忙甚？"老仆人道："一直在书房里，晚餐还没用哩。"秦孝公没有说话，径自大步向亮着灯的书房走来。

轻轻推开书房门，秦孝公愣住了。偌大的书房里堆满竹简，码成一座一座比人还高的小山，小山上挂满了写字的布条，一张书案夹在书山中，是仅有的容身空地。卫鞅手里拿着一支长大的鹅毛翎，正在竹简小山中转悠忙碌，对敲门开门浑然无觉。

秦孝公默默注视一阵，轻声笑道："先生，该用晚餐了。"

卫鞅恍然回头，见是秦孝公站在门口，忙小心翼翼地从竹简小山中绕了出来，拱手道："参见君上。"秦孝公指着竹简小山道："这一座座书山，都是经典么？"卫鞅笑道："经典已经收起来了。这是第一批新法令，草本。"秦孝公惊讶默然。他知道，这一定是卫鞅一个冬天昼夜辛苦的结果。看着卫鞅清癯泛黑的面孔和红红的眼珠，孝公一把拉起卫鞅的手："走，先咥饭，后说话。"来到客厅，景监已经吩咐厨役将重新热过的饭菜搬来，是一陶罐羊肉，一小盘苦菜，一爵米酒。秦孝公笑道："你先咥饭，我等暂候片刻。"又对景监车英二人笑道："我们到先生书房看看。"就和二人出了客厅。

卫鞅匆匆吃了几块羊肉和苦菜，将一大爵热腾腾的米酒大口饮尽，用清水漱了漱口，吩咐老仆撤下饭具，起身要来书房。却不想秦孝公三人又到客厅，景监笑道：“不出君上所料，左庶长咥饭也忒快了。”卫鞅笑道：“快久了，慢不下来，如何是好？”孝公笑道：“以后尽给左庶长羊骨头，看他还快得起来？”四人大笑一番。卫鞅拱手道：“臣请君上，对第一批法令过目。”孝公笑着摆摆手：“法令的事有你，不急。今日专议左庶长开府一事。”卫鞅道：“开府头绪太多，一时难以就绪，还是先做事要紧。”孝公道：“老秦民谚，磨镢不误耪地。开了府名正言顺，做事更快，还是先开府。左庶长有何想法，尽管道来。”卫鞅沉吟道：“臣之本意，想一年后再议此事。”孝公道：“却是为何？”卫鞅道：“一则，急切间难以找到精干的属官。二则，国府正在艰难时刻，新建府邸也不合时宜。三则，秦国朝野是否接受东方人做开府大臣，尚需时日方得清楚。”孝公大笑：“天翻地覆，三则小事何足道哉！”说着扳起手指道，“先说第一桩。我今日给你带来的这两位，可算满意？”

卫鞅大是惊讶：“景监？车英？给我做属官，岂非贬黜两位新锐大臣？”

景监笑道：“左庶长何时有了世俗之见？不接纳我这个领书？”

车英则肃然拱手道：“执法尉车英，参见左庶长。”

“君上？这……”卫鞅一时间感到困惑。

“左庶长啊，如果合适，就不要推托了，他们都想跟你长一番本事也。”孝公爽朗一笑，“景监做左庶长长史，总领事务。车英做执法尉，配备甲士两千，兼领栎阳将军护卫左庶长府。如何？”

刹那之间，卫鞅心潮奔涌，默然有顷，拱手断然道：“臣，谢过君上。”

“再说第二桩。景监之意，将招贤馆改做左庶长府邸，如何？”孝公笑问。

景监接道：“招贤馆暂无他用，将来需要时再建，左庶长意下如何？”

卫鞅笑道：“有何不可？自然好极。”

秦孝公一拍掌：“既然如此，景监车英筹备，一个月内左庶长开府理事。”

“臣下遵命！”景监车英齐声应命。

“再说第三桩。朝野臣民的任何风浪，嬴渠梁一身承当，左庶长放手变法便是。变法强秦，生死相扶。左庶长莫要忘了这句话。”

“变法强秦，生死相扶。卫鞅不敢相忘。”

君臣四人的笑声融汇进无边无际的绵绵春雨之中。

四月里的一个晴朗日子，招贤馆改造的左庶长府竣工了。

高大的石坊中央镶嵌着四个斗大的铜字——开府总政。石坊左右石柱各悬红木大牌，右边镌刻“天地有道”，左边镌刻“律法无私”。进得石坊，是一个新拓的方圆十余丈的车马场，分东西两区整齐排列着数十根拴马石桩。车马场尽头是府邸大门，已经由原来的小门拓宽为三开间的红木大门。中间正门宽阔，可容轺车直接进入，门额镶嵌四个大铜字“左庶长府”。左右两道偏门稍窄，供寻常官员人等出入。进得大门，迎面一道巨大的青石影壁，上面镌刻着一头威猛怪异的独角法兽——獬豸。影壁后面是原来的招贤馆场院，目下变成了一片方砖铺地的小院子。坐北向南的正面是一座六开间大厅，厅门正中三个斗大的铜字——国事厅。大厅东西各有两排九开间的厢房，每间房门口

都挂着一块木牌，分别写着田土曹、赋税曹、市曹、工曹、军曹、法曹、吏曹、出令曹、功曹等各色名目。每个门口都站着两个威武英挺的长矛甲士，国事厅大门口则有四名甲士，使整个院子充满威严肃杀的气氛。大院子西边有一个小偏院，原来是招贤馆士子们住的一片小房子，目下改造成了卫鞅的起居住所。

这两个院子连在一起，便是秦国的新任左庶长开府理事的府邸。这座府邸虽然不大且只有两进，但在秦国却是最大的官邸，在狭小简朴的栎阳城堡中，这座府邸简直就与国府秦宫相差无几！虽然是在一个月里匆匆赶修出来的，粗犷简朴，但其赫赫威势已经使栎阳国人大为震惊了。在栎阳大集上见过卫鞅的人，纷纷在店铺、饭馆、客寓或街巷邻里，激动神秘地向人们讲述那个白衣左庶长的“天人贵相”和言谈举止的气魄。一时间，卫鞅在栎阳国人的口中变成了一个神奇的天上星宿。有能人甚至说，卫鞅是周武王的开国丞相姜尚转世，国君派金令箭使者在渭水河谷追回来的。栎阳国人的这种传闻议论，迅速弥漫到了一座座县城和山野乡村。秦国庶民被各种传言搅得兴奋异常，心里暖烘烘的，都觉得老秦国要变了，庶民百姓将神奇地富裕起来，秦国也将神奇地强大起来，所有欺负秦国的东方大国都将被打得一败涂地。

这些弥漫朝野的神奇传闻，卫鞅和他的开府班底不知道，秦孝公也不知道，或者说，他们紧张繁忙得无法知道。一个月来，景监和车英全力以赴地筹备开府，景监要遴选各司一职的十八名属官和二十名书吏，还要将国君书房的有关典籍和卫鞅带来的典籍，以及长史、太史两大国府书房的秦国史料集中起来，建立一个包括东方各国法令典籍在内的大书房。车英则除了遴选两千甲士外，更要全力督建左庶长府的修葺改造。卫鞅则埋首整理第一批法令，完成一件，呈送秦孝公一件，经常是君臣二人通宵达旦地商议法令和实施步骤，仿佛又回到了初次畅谈时忘我忘形的时光。

眼看将近五月农忙，秦孝公决意选在四月底举行左庶长开府大典。

这一日，天刚蒙蒙亮，车英亲自率领三百名长矛甲士开到左庶长府，除了府内护卫，剩余的二百多名甲士全部在石坊内外排成两列，中间形成了一个长长的甬道。景监和所有的属官书吏也全部到齐，各守其职。秦孝公本来要景监做今日的司礼大臣，可是景监却提出请太师甘龙做司礼大臣。秦孝公想了想恍然醒悟，不禁对景监的练达成熟连连赞叹。景监自己昨天已经搬进了左庶长府内的一间小屋，和属官书吏们忙碌地整理缮写，一直到四更方得歇息。五更鸡鸣，景监离榻梳洗，又和络绎不绝赶到的属官书吏们忙起来。看看卯时已到，景监快步来到大门口迎候。

太阳刚刚照亮栎阳箭楼，大臣们或骑马或步行，纷纷来到石坊外按照序次排成两列。

将近卯时，一辆破旧的牛车咥唧咥唧驶来，车上坐着白发苍苍一身大红吉服的老太师甘龙。到得石坊下，甘龙在牛车上打量一番威势赫赫的府邸，脸上毫无表情。景监快步迎上，拱手躬身道："左庶长府领书景监，参见太师。"甘龙点点头，淡淡笑道："内史大臣，别来无恙？"景监一闪念，知道甘龙有意呼出自己原来的高位，却仍然恭敬笑道："景监无才，只做得属官。太师请。"上前伸手扶甘龙下车，却发现甘龙非但坐了一辆破旧不堪的牛车，而且车厢板竟然连草席也没有铺，大红吉服竟然坐得皱巴巴一片灰土。甘龙明明有一辆秦献公特赐的青铜轺车，也是秦国大臣中唯一的一辆青铜轺车，为何今日偏偏乘了这辆破旧不堪的牛车？待得扶下甘龙，景监的布袍大袖顺势一掸，甘龙吉服上的灰土已经大半干净。甘龙沙哑地笑道："垂垂老矣，轺车站不得，只有坐这牛车了。"一句话，便将理由说得顺理成章。待到仆役将牛车赶到车马场中，大臣们惊讶得一阵小声哄嗡。今日朝臣们都是新衣骏马，以示喜庆。这辆破旧的牛车在衣着簇新的人群和威势赫

赫的府邸衬托下，显得分外寒碜，分外不是滋味。一时间，大臣们好像生了虱子，浑身不自在起来，扯扯衣服，拽拽衣襟，咳嗽着东张西望。

“国君驾到！”执法尉车英一声高呼，全场不禁愕然。

一辆青铜轺车缓缓驶来，六尺车盖下肃然坐着黑衣秦孝公和白衣卫鞅。君臣并乘一车，这是上古尊贤的最高礼遇，寻常人们从传说中听到的，大约也就是周文王为姜尚拉车八百步的故事。但春秋战国以来已经三四百年，可是没有一个国君在正式的典礼场合与大臣同乘一车。在秦国变法的当口，这种礼遇宣示的内涵是谁都清楚的。一时间，全场鸦雀无声，竟忘记了参见国君的起码礼节。还是太子傅兼领上将军嬴虔带头高呼：“参见君上——”大臣们才醒悟过来，纷纷躬身拱手，参差不齐地行起礼来。秦孝公仿佛没有看见，先行跳下车来整整衣冠，然后肃然拱手作礼：“先生请。”伸出双手，扶住正要下车的卫鞅踩到地上。

就在朝臣们又一次愣怔的时候，担当司礼大臣的太师甘龙骤然高声宣呼：“开府大典起行——君上携左庶长入府！”

大臣们又一次莫名其妙起来，相互观望，不知如何呼应。在他们收到的大典礼仪中分明没有这一项，大家在石坊外迎候国君与卫鞅，完全是无意自发地表示一种喜庆，正式大典是安排在庭院内开始的。如今甘龙突然宣呼大典起行，人们不禁茫然起来，嘴里没词儿，脚下黏糊，竟不知如何挪动。景监一直在机警观察，见此情状，立即向石坊门内的乐手们一挥手低声道：“奏乐。”等得钟鸣乐动，大臣们顿时自如起来，按照惯常礼仪一齐高呼：“恭请君上，携左庶长入府！”

秦孝公始终是一副浑然无觉的庄重，听得乐声，一拱手道：“先生请。”伸出手来握住卫鞅的左手，俩人从容地从甲士甬道中并肩进入石

坊大门，又穿过车马场进入庭院。朝臣们在甘龙、嬴虔、公孙贾三人之后排列跟进，秩序井然。

进得庭院，甘龙出列宣呼：“君上昭告上天——”

秦孝公走到备好的三牲祭案前深深一躬，展开一卷竹简高声念诵：“昊天无极，伏唯告之：秦国贫弱，图治求贤。开府变法，顺乎民心。祈祷上苍，佑我臣工。国强民富，永念上天。秦公嬴渠梁三年四月。”

群臣齐声跟随：“国强民富，永念上天！”

甘龙：“左庶长昭告大地——”

卫鞅走到祭案前深深三躬，展开竹简肃然念诵：“大地茫茫，载德载物。我心惶恐，伏唯告之：鞅受君命，开府治国，唯苦唯艰，无怨无尤；皇天后土，佑我庶民，百业兴旺，永念大德。秦国左庶长卫鞅，再拜大地厚恩。”

大臣们参差不齐地跟随着念了最后两句：“百业兴旺，永念大德。”便又茫然起来。这祭祀天地，原本是国君才有资格举行的大礼。卫鞅作为臣子，与国君共祭天地，本来就已经是别出心裁的惊人之举了，大臣们虽然事先已经知道，但却在细节上不知如何应对。按照国君祭祀天地的惯常礼仪，参加的大臣肯定是跟随宣呼最后两句。卫鞅祭地，很多人本来就心中别扭，还有一些人则不知该不该跟随，于是就出现了犹犹豫豫参差不齐。只有公孙贾特别清醒，非但立即跟随，而且特别响亮。他注意到国君的祭辞中明确提了“开府变法”，卫鞅的祭辞中却没有一个字涉及变法。他感到了这种精心安排的礼仪后面，隐藏着秦孝公和卫鞅山岳般不可动摇的心志。昭告天地，意味着变法和开府这两件大事已经得到了上天的认可，谁若反对，便是逆天行

事。在这种时候，无论心中如何想，都必须做出最热烈的呼应。老太师甘龙不也一板一眼地做了司礼大臣么？孟西白不也亦步亦趋么？

正在公孙贾琢磨其中滋味的时候，甘龙沙哑苍老的声音又响了起来："祭祀完毕，君臣进入国事堂——"

依然是秦孝公和卫鞅携手并入，数十名官员随后整肃跟进。进得国事堂，秦孝公坐进正中长案前，卫鞅肃立在长案左手，三级台阶下群臣各自就座。甘龙在长案右侧高声宣呼："太子傅兼领上将军嬴虔，宣示国君开府书令——"

嬴虔大步走上台阶，展开竹简宣读："秦国欲强，秦人欲富，非变法无以建功。变法之途，非开府无以立威。今命左庶长卫鞅为开府大臣，总摄国政，力行变法，所颁府文谓之令。另任景监为左庶长府领书，总领属官书吏；车英为左庶长府执法尉兼领栎阳将军。自即日起，左庶长卫鞅即行开府。秦公嬴渠梁三年四月书。"

嬴虔的声音本来就特别的低沉浑厚，加之他咬字又重，在有些许回音的大厅念来，隆隆响过，仿佛铁锤在山石上凿出来一个一个大字，清晰有力。大臣们听得明明白白，卫鞅的左庶长府简直就是第二个国君府，生杀大权在握，竟成了七大战国中最有威势的开府总政权臣。

国事厅安静极了，粗重的喘息声清晰可闻。大臣们似乎感到紧张，却又说不清为何紧张。

"左庶长出令——"甘龙的沙哑嗓音又响了起来。

卫鞅白衣玉冠，白丝束发，在一片黑色的秦国大臣中显赫而又孤立。他从容走出道："卫鞅秉承天意君命，开府变法自今日开始。第一批法令十道，五道立即颁发实施，五道夏忙后颁发实施。立即颁发的

五道法令：《农耕奖励法》、《军功授爵法》、《编民什伍连坐法》、《客栈盘查法》、《私斗治罪法》。上述法令，除立即快马传送各县外，一律在栎阳城门与南市张挂，公之于众，举国同行。领书出令。”景监早已经做好准备，闻言高声答道：“遵命！”一挥手，两名书吏抬进一张宽大的长案，上面码满了捆好的竹简。长案刚刚在中央摆好，景监又一声高宣：“特使领令！”十六名劲装使者一声答应，整齐地走进大堂。“北地特使——”

“雍州特使——”

“陇西特使——”

“郿县特使——”

“商於特使——”

……

景监一个一个地将捆扎好的竹简分发给十六名特使。特使们双手捧着竹简一个一个走出大堂。庭院里整肃排列着三人一组的十六组铁甲骑士，每组护卫一个特使奔赴秦国郡县。

快马流星，旬日之间，秦国的二十三县并三郡活跃了起来，动荡了起来。

二　疲民与贵族竟有了愤怒的共鸣

就像一道道霹雳闪电，新法令震动了秦国的城堡乡野！

上至栎阳卿大夫，下至隶农村汉，无不认为这是匪夷所思的大变，搅得秦国鸡犬不宁，人人别扭。就说《编民什伍连坐法》和《私斗治罪法》，将城堡里的国人和乡村里的农人，一律编

为“保”和“亭”，十家一保，五保一亭。如果仅仅是这种编民入制，人们说说也就罢了。最重要的是连保连坐，使人惶恐不安。保内一家犯罪，其余九家必须立即共同举发，若不举发而使罪犯逃匿，则十家同罪连坐，一并惩治。如果一保有人违法犯罪，其余四保也得迅速举发，否则就是五保连坐。也就是说，五十家内任何一人犯罪，都有可能导致四十九家连坐惩治。人们必须时刻睁大眼睛，注意邻里是否违法犯罪，并且得经常相互提醒各种法令规定，以避免陷入连坐灾难。如此提心吊胆，老秦人如何忍受？

秦国的民风是最令人头疼的。莫说山东六国大摇其头，就是老秦人，也对自己骂骂咧咧大不以为然。可真要动真格改了，老秦人更是骂骂咧咧火冒三丈。

秦国地处西陲，农牧相杂，尤其是泾水渭水上游的陇西河谷草原地带，更是牧业为主。就是腹心地带的关中平原，也有大量从游牧部族转化不久的农耕人口。自古以来，西部的民间风习便狂野好斗，动辄为一件小事，在田间地头打得头破血流，进而引起家族斗殴、村落打斗，甚或部族仇杀。蔓延日久，村落、部族、家族间极少没有血仇者。这些相互仇恨的部族子弟在军旅中，甚或在战场上，也经常寻衅私斗，宁可为了义气或仇恨帮助正在私斗中的恩人友人，也不愿赶赴战场上救援勇敢杀敌的兄弟。还有与西部戎狄部族杂居的老秦人，更是剽悍狂野，只认热血义气，从来不知“规矩律法”为何物。茫茫草原，幽幽河谷，经常为争夺水草耕地打成了世代血仇。偶然有仇家子弟在草原落单，立即会被仇家毫不留情地杀掉。这里的老秦人和戎狄部族都信奉“以血换血，以命换命”的复仇方式，除非强力与战争，几乎任何法令都难以伸展到草原河谷的好勇斗狠之中。秦穆公时代，为了防止戎狄作乱，便将臣服于秦国的许多戎狄部族半强制地迁移到地广人稀的关中，与农耕的老秦人村落杂居。

大势是稳定了，但久远的民风却是无法改变的。戎狄聚居的村落，就像他们在草原争夺水草一样，与老秦人的村落争夺着水渠，争夺着地界。年复一年，非但老秦人与戎狄部族多有仇杀，就是戎狄部族之间，老秦人之间，也有着各种各样的私斗血仇。一有机会，仇人间便大打出手，死伤无算。

在当时的华夏大地上，没有一个邦国的民风像秦国这般浓烈的私斗风习。就是同样被中原轻蔑嘲笑的“南蛮”三国——楚、吴、越，也没有秦国的民间私斗这般普遍，这般酷烈。秦人自诩“人皆勇士”，可东方列国却嘲笑秦人“怯于公战，勇于私斗，诚为恶习”。

秦国官府对这种民风历来是“民不告，官不究”，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一则是无法可治无可奈何，一则是大战不断要依赖民众从军血战，无力去细致地究诘这些私仇纠纷。秦国只有一个铁的法则：但有兵戎战事，须得人人争先，一致对外，否则杀无赦。也就是说，只要民人不抗赋税、不拒从戎，官府一般不去理会民间仇杀。

遍访秦国乡野，卫鞅对这种私斗风尚感触极深。他把这种现象称为“强民弱国”。民风强悍而国家衰弱，根源正在于私斗。要肃清这种恶风，将秦人引导到为国家荣誉而死战的正道上来，就要彻底禁止私斗，培植一种勇于公战的庶民精神。卫鞅为此专门写了一篇《弱民》，向秦孝公提出“民弱国强，民强国弱。有道之国，务在弱民”的总方略。所谓弱民，一则指弱化庶民的野蛮不法习俗，二则指民众在国家法律面前处于弱小地位，必须尊奉法律从而不敢触犯法律。所谓强民，就是那种蔑视法律敢于犯法的刁民。弱民，就要使民众厚道朴实，奉公守法。故此，弱民则民众守法，强民则乱法坏法。这就是“朴则弱，淫则强”的道理。这种深彻的甚至是冰冷的论证，征服了秦孝公，使这个年轻清醒的国君看到了凝聚秦人的希望，决意支持卫鞅从根本上改变秦人的精神风尚。

为此，卫鞅做了精心谋划，决定变法从治乱立威开始。

他在开府之日颁布的第一批五道法令，全部是围绕“弱民”治乱展开的。《私斗治罪法》，首先严厉禁止一切私人斗殴。也就是说，一切私人仇杀斗殴都是违法犯罪行为，一切纠纷都应通过官府依据法令裁决，而不能私相仇杀解决。《编民什伍连坐法》则确保一切私斗犯罪者不被隐藏、不能逃匿，而得以严厉惩处。《客栈盘查法》则在于防止仇杀犯罪者和东方密探的藏匿。也就是说，任何罪犯在秦国都将难以藏身。因为这两部法令规定“告奸者与斩敌首同赏，藏奸者与降敌同罚”。也就是说，举发一个犯罪者和在战场上斩杀一个敌人，功劳一样，赏爵位一级；藏匿一个犯罪者和投降敌国一样，都是死罪。很显然，国家新法明确地将私斗犯罪当做大敌，要彻底肃清。《农耕奖励法》和《军功授爵法》则是培植正气，激励民众去争取国家荣誉，辛勤耕耘，奋勇杀敌，建功立业，光宗耀祖。

这五道法令颁布的时机，恰恰在五月大忙之前，既不影响农事，又将对年年夏忙必然发生的村落部族间为争水争地而引起的大量私斗仇杀，给以迎头震慑。卫鞅的法治主张是，顶风立威，新法才能站稳脚跟，法令的尊严要在治乱中确立。

但是，这五道法令几乎全部改变了秦人的生存传统。它等于要人们对既往的恩怨仇恨一概泯灭，走上一条以法律为行动准绳的道路。无论是城堡国人，还是乡野农夫，都感到被一条巨大的绳索捆住，浑身不自在。对邻里村人的仇恨不能任意报复了，快意恩仇的日子将不复存在，杀了人不能逃匿，没有官府的验身画像简，连客栈也不能住；恩人犯罪要举发，仇人立功要庆贺；一切纠纷都要告官，弱肉强食要变成公平相处，争水争地要听凭官府裁决……这一切，对快意恩仇随心所欲的老秦人来说，简直别扭得要死。

按照新法，一切都要颠倒过来，如何不感到别扭？岂能不大发怨声？

山野农夫们如此，栎阳城里的国人也是如此。所谓国人，说的是居住在都城及都城领地的工匠、商贾、市人和农夫。在这几种人中，称为“百工”的工匠地位较高，商人则地位较低，自由农人地位居中。但在战国时代，商人远不像后来那样被称为“贱商”而大加抑制，只不过没有工匠那样受人尊崇罢了。因为工匠绝大部分是官府经营的作坊的技师，是典型的“国人”，而商人则绝大部分是私人业主，官府对待他们自然有高下之分。

都城国人对法令的怨言，主要在“惩疲”法条。所谓惩疲，就是惩治懒惰懈怠和不务正业的游手好闲分子。《周礼》称这种人为“疲民”，所以，惩治这种人的法令称为“惩疲”。卫鞅颁布的奖励军功、奖励农耕的法令中同时规定，对这种“疲民”给予严厉惩罚：无论农工商人，凡是因为懒惰、懈怠而贫困者，一律罚为官府奴隶，男人做苦力，女人做仆婢；凡是有业不操而游手好闲者，一律罚为官府奴隶，强迫劳动；凡罚为奴隶者，夫妻不得同居，家人不得同事一主。更严厉的一条是，主犯家长一生不能恢复为自由籍的平民。

对于这种惩罚，忠厚勤劳的人们自然不会反对，也不会有怨言。但忠厚勤劳者一般都谨慎怕事，影响力很小。大发怨气的是各种疲民。这些人刁钻强悍，通常专门靠欺压良善、敲诈商贾、偷鸡摸狗、抢劫财物为生。还有一种“富疲”，由于家道富裕不缺钱财，便不事劳作，逃避兵役，专门游荡四方，做游侠式的好汉。这种人有威望有能力有武功，影响力很大，是疲民之最。更有一种家道中落的“士疲”，识得字，读得书，偏偏吃不得苦。文不是文，武不是武，或整日在市人中摇唇鼓舌评判是非，或在官府吏员中传播道听途说的各种流言，或帮着“富疲”出谋划策蹭饭吃。这种“士疲”对惩治疲民的法令骂得最为刻薄尖酸，说惩疲法令是“蛇蝎心肠，有损阴德”，是“老妪当家，阴气到顶”，等等等等，不一而足。

除了庶民国人中的怨言，上层也是一片怨气，大不安宁。

卫鞅的第一批法令中，也包括了对宗室贵族的惩治，即所谓惩治“贵疲”。宗室贵族，就是国君（国王或国公）所在的部族。按照千百年来的传统，这种人是天生的贵族，做事不做事，立功不立功，都照样是世袭的高等级爵位，从国库中领取极为优厚的俸禄，享受包括高车骏马、大片府邸在内的各种特权礼遇。几乎所有人都认为这是天经地义的，没有什么不合理的，因为他们是王公贵族，他们的享受是无法被剥夺的。可是，《军功授爵法》却横空出世，赫然规定：取缔世袭爵位制！凡宗室贵族，如果没有军功或其他大功，不得取得爵位；两年无军功者，除去贵族籍；一旦除籍，贵族就是庶民，原由国家提供的各种特权一律剥夺，享受的国库器物一律没收，附属仆佣一律归官府，其家人与其他人口（如庇居亲戚），不得在府邸、田产、车马、衣食各方面享受原来贵族待遇；现有爵位的贵族，包括家人在内，必须严格按照家长爵位的高低等级定衣食住行，不得以财力雄厚或其他背景而有丝毫僭越。这样做，就是要造成“有功者必使显贵。无功者，虽富而不得芬华”的现实，鼓励人们为国家立功。

这种法令对秦国的宗室贵族来说，直是匪夷所思。

三皇五帝以来，贵族纵然无功，最差也是个等级较低的世袭贵族。何曾有过没有功劳就会被开除出贵族阶层的怪事？说到底，那时的贵族毕竟还是国家骨干，想为国家立功者也不在少数，而且确实有许多建立大功的贵族人物。寻常时日，正派的贵族也会认为，为国家建功立业是完全应当的。可是有了这道法令，有功的贵族们便认为这是蔑视宗室贵族，刻意限制贵族，感到尊严受到了大大伤害。那些无功也无能、整天混日子的“贵疲”，则惶惶不安，大骂卫鞅是挖秦国的老根，是吃里扒外的小人，新法是“害人恶法”。

有怨气的宗室贵族便秘密串通，来找宗室贵族中最有地位的嬴虔。

在宗室贵族中，嬴虔非但曾经是大权在握的左庶长，目下依然是太傅和事实上的上将军，更重要的是，嬴虔还是先君秦献公的长子，是最显赫的宗室贵族大臣。如果嬴虔也反对这种侮辱宗室贵族的“恶法”，贵胄们就可以再求见国君诉说委屈，形成气候，卫鞅的法令就很有可能被取缔，甚至卫鞅本人也极有可能翻船。可是，当这一群老老少少在暮色中陆陆续续来到嬴虔府邸门前时，府中家老却出来说，太傅身体不适，不能见客，教他们早早回去。朝野上下谁都知道嬴虔是个睁硬眼的厉害角色，闻言不敢停留，都灰溜溜地走了。

此刻，孟西白三人却正在嬴虔府中诉苦。

嬴虔对卫鞅变法是全力撑持的，甚至可以说，没有嬴虔的全力配合，卫鞅要在秦国立足，变法要纳入正轨，都会是极为困难的。但嬴虔以为，变法就是整顿吏治、废除井田、训练军队，等等。他忙于军务，也没有时间去预闻新法内容，确实未曾想到变法会是如此的彻底，竟然对宗室贵族也毫不留情。更重要的，是他觉得变法是国君与卫鞅的事，他无须多管，管多了也不好。及至第一批新法令颁布，朝野轰动，他才认真看了看，想了想。从本心讲，他认为这些法令都是对的，但心里总有一丝隐隐的不快，也觉得这些法令总有些许不对味儿。想来想去，是觉得法令太严厉，尤其是对宗室贵族太无情，教他心里觉得不舒服。虽然如此，嬴虔毕竟是个头脑清醒的人物，他决意不干预变法，立即找来家人严厉叮嘱，不许一人在外面议论新法，否则决不留情。

嬴虔刚刚安顿好家人，孟西白三人便联袂而来。因为三人都是将军，而嬴虔又是事实上的秦军统帅，来嬴虔府原本也不奇怪。然则嬴虔从来不在家中会见将领和大臣，事先更没有约见孟西白三人，心中便知三人有事外之事。偏偏嬴虔沉得住气，礼仪寒暄仆役上茶之后尽问一些军旅之事，绝口不提栎阳国事。孟西白三人说了半个时辰还找不到转移话题的机会，心中暗暗着急。恰在这时，家老来报，说有宗

室老少十余人在府门外求见。嬴虔冷冷回答：“教他们回去。就说我身体不适，不能见客。”家老出去后，孟坼谨慎地小声问：“敢问太傅，是否我等干扰了宗室会聚？”嬴虔淡淡笑道：“我素来不在家中见族亲和臣子，他等应当知道。”此话一出，等于告诉三人应当告辞了。西乞弧勉强笑笑，“我等久坐，也该告辞了。”嬴虔立即站起身来拱手道：“未完之事，来日官署计议。恕不远送。”

三人悻悻出来，你看我，我看你，摇头叹气，半日无话。来到西乞弧府中，孟坼沉吟道：“仔细想来，我倒觉得公子虔大有文章。”

白缙叹息道：“有何文章？连我等开口的机会都没有，明白是卫鞅一党。”孟坼摇头笑道：“非也非也。君知其一，不知其二。这公子虔素来是个强硬坦荡的人物，若真如你言，铁心赞同新法，还不将我等严词训斥一通？岂容我等静坐一个时辰？想想。”西乞弧猛然拍掌笑道：“着啊！如何迷了这一窍？今日秦人，谁不谈新法？公子虔回避，明白是有疙瘩！只是，只是不便于说罢了，对么？”白缙高声笑道：“顿开茅塞！对，是这个道理。”

三人同声大笑，觉得心情特别舒畅。西乞弧吩咐摆酒，三人开怀痛饮起来。

孟西白三家虽说不是宗室贵族，然而却是百年功臣贵族。虽说他三人有功劳，不存在除籍，然其家族安能没有平庸之辈？更不说三族百余年来与宗室贵族相互通婚结亲，形成了盘根错节的血缘联结。这些宗室贵族中的无功受禄之辈，和三族可是荣辱相连，这些“贵疲”求其设法，他们岂能坐视不理？再说，他们从一开始就视卫鞅为异类，眼见其气焰大长，今后也很难重用他们这些贵族，心中又岂能安宁？想来想去，他们觉得先找嬴虔探探风向最好，如今对风向有了如此判断，岂能不开怀大笑？

整个四月，流言飞走，怨气弥漫。勤劳宽厚的国人庶民本来拥戴变法，对新法令的奖勤罚懒从心底里赞同。但是，在漫天飞走的流言怨气面前，也觉得新法过于严厉。像私人打架要惩罚苦役，路边倒点儿柴火灰要砍脚断手，量地亩时每步超过六尺要砍掉四个脚趾等等，宽厚勤劳者也觉得大不方便。谁都有无心之错，可是新法令连改正错失的机会都不给你，一旦有错就行刑制裁，轻则苦役，重则刑治，不死便伤，一生都要留下耻辱的烙印。心念及此，老实人也觉得胆战心惊，纷纷跟着埋怨起来，谁也看不见新法将对他们带来的根本好处。

朝野山乡，底层上层，穷疲富疲士疲贵疲们第一次有了自发的共鸣，同声相应，同气相求，对新法骂骂咧咧，对左庶长卫鞅恶毒诅咒。老实人不自在，疲民们不服气，各种怨气漫无边际地流淌开来。一时间，新法陷入了人人侧目千夫所指的尴尬境地。

三　老秦世族顶风仇杀

进入五月，正是农家大忙的时节。

渭水平川的农夫们，一边要收割大麦、小麦，一边还要种下谷子、豆子、荞麦，同时抽空在菜园栽下夏葵菜。这时，人忙、地忙、牛马忙，整个田畴一片紧张活跃。但令人揪心的是，这个季节也是私斗最高发的季节。争地、争水、偷盗庄稼、抢劫牲畜、催讨债粮，以及趁着忙乱报复仇家等，无一不是大起争端的茬口。每逢五月，各国间的战争也都基本停止，官府都全力以赴地督导农事，解决各种突发的争端和私斗。秦国的五月，更比东方国家紧张。以实际而言，秦国还是井田制，八家一井，共用水渠水井。非但井内八家有争地争水和承担公田劳力多少的纠纷冲突，而且井与井之间也经常有争地争水的冲突，牵扯两井十六家，动辄便发生群殴械斗。再者，秦国的村落氏族制还相对完整地保留着，一有冲突便是举村举族出动，如同一场小型战争。但最重要的还是民风使然，对私相血斗习以为常，甚至引以为荣，经常会因为小小争端而大打出手。

所以，秦国的五月，历来是内部最繁忙最紧张和最混乱的时节。

卫鞅其所以将第一批法令选择在三月底四月初颁布施行，目的之一，也想对五月大忙的混乱产生震慑作用。有了新法，再加上新任命的拥戴变法的县令，应该是比往年稳定些许。可是，谁也没有想到，大规模的混乱与暴力械斗还是发生了，而且来得那样突然和暴烈。

更令人震惊的是，这场大规模的私斗仇杀，恰恰发生在赫赫有名的郿县。

关中平原的渭水北岸有一座城堡，是郿县的县城。郿县东距栎阳六百余里，西距陈仓三百余里，正在渭水平原西部的最肥沃地段，是秦国最有名的大县。但是，郿县的赫赫大名，并不是仅仅因为地处沃土，在地利方面，郿县毕竟还不如关中东部更为宽阔平坦，还稍逊一筹。郿县的威名，在于它是秦国的“名将之乡”。秦穆公时代的三大名将——孟明视、西乞术、白乙丙都是郿县人。孟西白三族的嫡系虽然居住在都城栎阳，但郿县留下的旁支家族在百余年间繁衍生息，也形成了庞大的势力。三族鼎立，几乎就是大半个郿县。郿县的其他人口，很大一部分是陇西戎狄贵族的后裔。秦穆公时，担心戎族死灰复燃，接受了大谋略家由余的主张，将戎狄上层贵族一律迁到关中定居。顾忌到戎狄部族狂野好武，其他地方无力制约，便将大部分安排在了这个赫赫名将之乡、具有浓厚尚武之风的郿县，和老秦人花插杂居。百年过去，这些戎狄贵族虽然变成了农人庶民，但桀骜不驯的品性和剽悍好斗的风气却没有丝毫的减弱。在郿县的二百多里地面，他们和孟西白三族一直恩怨纠葛，私斗不断。小至邻里斗殴，大至举族大打，几乎从来没有停止过。

新法颁布，郿县人倒是紧张了几天。但旬日之间，嘲笑和怨气便大长起来，两大势力均对新法嗤之以鼻，聚相议论，大是不满。戎人族长醉醺醺地大笑：“不教男人打架么？就像不教女人生崽一样！”孟族老族长孟天仪则微笑着对族人们说：“当年，老祖先就是打出来的硬

汉子。戎狄野种就认打，越是打得痛快，他越服气！怕甚新法？没事儿。秦国再变，还能翻得过穆公老规矩？”

五月二十三，郿县终于爆发了一场惨烈的民间战争。

孟族聚居的九个村庄都在渭水北岸，分别叫孟一里到孟九里。人们将这一带叫孟乡。孟乡的土地大约方圆三十多里，有一条引渭水渠贯穿了九个里的土地。孟乡九里旱涝保收，全靠了这条大水渠。这水渠是秦穆公时的贤臣百里奚主持修建的，叫百里渠。因为大将孟明视就是百里奚的儿子，孟族就是百里氏的后裔，所以历代秦公都特许郿县孟族聚居在百里渠两岸。那时候，关中西部是秦国的轴心地带，都城雍州在郿县西边百余里，这条大渠是秦国在春秋时代修建的唯一水利工程。百里渠干渠全长大约不到四十里，流出孟乡地段便东西分流为两条支渠，向西的支渠伸展到雍城，向东的干渠伸展到县。孟乡处在总干渠地段，分流渠口便在孟九里的田野中。戎狄移民都住在东支渠两岸，大约也有八九个里，常常因用水和孟乡恶斗。郿县官府虽有渠吏，但也无法制止孟乡在天旱时堵渠强行截水，更无法制止戎狄移民聚众抢水。今年夏天，恰遇干旱，土地不灌溉便要干种，干种就要大大减收，这是农家谁都懂得的道理。

这时候，水比黄金还贵重。

五月二十三的深夜，麦收刚完，月明星稀，孟乡人堵住了干渠通往东支渠的渠口，除了给西支渠放过去一股细流外，全部将渠水引到孟乡各里的小毛渠中。按照官府规定和民间用水习俗，灌田历来是先下游，再上游。往年虽然也遇天旱，但渭水河道水量并不减少，孟乡人还不甚着急。今年忒怪，旱情倒未必有往年严重，渭水河道的水量却是大大减少，虽然说不上干涸，也是看得见河槽大石了。不知哪里传来的流言，说秦国变法有违天道，上天要大旱三年！孟乡人着了急，抢先动手堵了干渠截水。

下游的戎狄移民在田头渠口眼巴巴守候了半日，不见渠中一滴水花。戎狄族长虎茅大起疑惑，支渠漏水也不能一干二净啊？决口也该有个响动啊？巡渠女人没有回报，分明是还没有水。但是，孟族毕竟是大族，也不能无端寻衅，事情要先弄确凿。于是，虎茅派出六十余名精壮男子沿渠道上巡，查看究竟，迅速回报。

四更时分，巡水队伍一直走到总干渠口，才发现是孟乡人堵了渠口。戎狄丁壮不由大怒，呼喝一声便上前开挖渠口。守在干渠口的孟乡百余名壮汉岂能容得？头人一声口哨，抡起手中锄头、铁耒和棍棒扑将上来拦截，于是开打。混斗半个时辰，戎狄巡渠人寡不敌众，死了六个，人人带伤，只得逃回去报信。

戎狄族长虎茅一见抬回来的六具尸体，怒火中烧，长发都竖了起来，大喝一声：“吹号聚兵！给我上——”顿时，凄厉的牛角号呜呜地响了起来，一长两短，响彻夜空。这是戎狄人的死战号角，是发动全体精壮上阵的特殊信号。刹那之间，各个戎狄村落骚动起来，男女老少一齐出动，举着猎刀、匕首、棍棒、锄头呼啸而来。族长虎茅带领一百多名有马有刀的丁壮勇士，呼啸一声，向西方孟乡狂风暴雨般卷去。随后的一千余人喊杀声大起，跟在马队后面呼喝怪叫着蜂拥而来。

一场惨烈的缠斗在总干渠外的田野上展开。

孟族九里已经做好了准备，一千余人集结在渠岸背后，摆成了一个大方阵凭险防守。孟西白三族是老秦人，青壮年多数从军征战，在家耕耘者多是老人、妇女和少年。戎狄人则是两丁征一，尚留有一部分精壮人口。两族相遇，各自都有引以为荣的尚武传统，加上新仇宿怨，竟是分外眼红，比两军肉搏更为惊心动魄。戎狄的先锋马队一个猛冲越过渠岸，杀入孟西白的老少阵营。担任“总帅”的孟族老族长一声呼哨，渠岸后的老少们呼喝四散。戎狄马队的大半，扑进了刚刚挖出来的陷坑。围上来要斩尽杀绝戎狄骑士的孟族老少，却被陷坑外面

的马队狠命阻拦劈杀，搅作一团，恶斗起来。后来的戎狄人也蜂拥呼叫，拼命冲上干渠大堤，和守在渠堤上的孟族老少们混战起来。

一时间呼喝遍野，惨叫不断。孟族人虽然多是老少女人，但却有老秦部族的阵战章法，总是十余人一个圈子，里外护持，相互照应着群斗戎狄。戎狄虽多有精壮，还有数十骑士，但却历来是单个冲杀狠斗，一时竟显不出优势。双方混战厮缠大半夜，就在天快亮的时候，混战的人群终于踩垮了干渠大堤。“哗——”大水卷着数尺高的浪头，扑向两岸死死纠缠狠斗的人群。

“快——跑——”孟族“总帅”嘶声大喝。

“啊——吹号！撤啦——”虎茅举着弯刀拼命吼叫。

但是，已经来不及了。酣斗撕扯的人群，你挡着我，我绊着你，抱在一起的又害怕放开对手反遭暗算，相互死死揪住对手不放……及至泥水大浪猛烈卷来，想要喊一声也来不及了。大水淹死的，泥巴呛死的，掐压窒息死的，受伤流血死的，尸横遍野，死人无算。比黄金还要贵重的五月之水，却漫无边际地流淌成了一片汪洋。

侥幸逃出的些许人马，隔着一片汪洋烂泥，犹自对骂不休。

四　七百名罪犯一次斩决

太阳出来时，郿县令赵亢带领一班县吏赶到了孟乡干渠。看着这触目惊心的场面，赵亢脸色铁青，二话没说，飞马奔赴栎阳。

赵亢是秦国招贤中应召的唯一一个秦国士人，为人方正，饱读诗书，和兄长赵良齐名，都是家居云阳的名士，人称云阳双贤。虽然兄弟俩都是没入过孔门的儒家名士，处世却是大大不同。赵良志在治学修经，远赴齐国稷下学宫求学去了。赵亢却是奋力入世，要为秦国强大做一番功业。秦孝公招贤，赵亢欣然而来。任命官职时，秦孝公派

赵亢做了要害的郿县县令。赴任半年，无甚大事，只是熟悉县情，等候新法令颁布。赵亢无论如何想不到，新法颁布伊始，便有人以身试法，闹出天大的事来。孟西白三族和戎狄移民，哪一边都关系到秦国安危，他如何能擅自处置?

正午时分，卫鞅正在书房用餐，听说赵亢紧急求见，二话没说，一推鼎盘便来到政事厅。听完赵亢的紧迫禀报，卫鞅略一思忖，断然命令："车英，带二百名铁甲骑士，即刻赶赴郿县。"车英领命，去集合骑士。卫鞅吩咐赵亢进餐，自己到书房做了一番准备。卫鞅出来时，赵亢已经霍然起身，府门外也已经传来了马队嘶鸣。卫鞅一挥手："走。"匆匆大步出门。赵亢惊讶地问："左庶长，这就去郿县？"卫鞅冷冷道："迟了么？"赵亢嗫嚅道："不，不给君上禀报么？"卫鞅凌厉的目光扫了过来："凡事都报君上，要我这左庶长何用？"说完大步出门，飞身上马，当先驰去。车英的马队紧随其后，卷出西门。赵亢思忖片刻，上马一鞭，急追而来。

太阳到得西边山顶时，马队赶到了孟乡总干渠。卫鞅立马残堤，放眼望去，暮色苍茫，四野汪洋，水面上漂浮着黑压压的尸体，鹰鹫穿梭啄食，腐臭气息弥漫乡野。孟乡九里所在的高地，全变成了一座座小岛。

卫鞅面色铁青，断然命令："郿县令，即刻派人关闭总干渠！"

赵亢答应一声，飞马奔去。

太阳落山时，渭水总渠口终于被堵住了。晚上，卫鞅在郿县县府接连发出三道命令。第一道，命令赵亢带领县城驻军步卒二百人并沿岸民众，立即抢修渠堤。第二道，命令车英带领铁甲骑士，星夜到戎狄聚居区缉拿所有罪犯，不许一人逃匿。第三道，命令各县将新法颁布三个月期间，公然聚众恶斗的罪犯全部押解到郿县。赵亢、车英和

信使们出发后，卫鞅心潮难平，灯下提笔疾书两信，吩咐快马使者即刻送往栎阳左庶长府。

此刻，秦孝公正在庭院里练剑，稍稍出汗，便回到书房埋首公案。

新法颁布三个月，他案头的简册骤然增加，全部是朝野城乡通过各种渠道直接送给他的民情密报。他认真仔细地阅读揣摩了这些密报，感到了一种不寻常的气氛在弥漫。这些密报能直接送给国君，而不送给总摄国政主持变法的左庶长卫鞅，本身就意味着对新法令的轻慢和不满。密报者背后的意图很明显，国君是被权臣蒙蔽的不知情者，罪责是外来权臣的，国君应当出来废弃恶法安抚民心。秦孝公警觉地意识到，变法能否成功，目下正是关键。密报所传达的“民意民心”，虽然是一种叶公好龙式的惊恐，但也是一个危险的信号——变法的第一个浪头，遇到了疲民裹挟民意的骚动逆浪，如何处置，关系到变法成败，其中分寸颇难把握。秦孝公没有把这些密报和自己的判断告诉卫鞅。他相信，以卫鞅的洞察力，不可能不知道这些弥漫朝野的流言。他要看一看，卫鞅如何评判目下的大势，如何处理这场民意危机。如果卫鞅没有处置这种普遍危机的能力，秦孝公倒是愿意早日得到证明，以免在更大的危机来临时因信任错失而造成灭顶之灾。毕竟，卫鞅没有过大权在握的实际阅历，掌权之后能否还像论政时候一样深彻明晰，还需要得到验证。正因为这样，秦孝公深居简出，丝毫没有过问变法的进程。

目下，秦孝公埋首书房，就是要谋定一个善后之策，以防万一。

“君上，左庶长府领书大人求见。”黑伯在书房门口低声禀报。

“景监？让他进来。”秦孝公有些惊讶，景监在夜半时分来见，莫非有大事？景监疾步走进，拱手道：“君上，郿县三族与戎狄人大肆械斗，

死伤无算，左庶长已经赶去处置。这是左庶长给君上的紧急书简。”

“为何械斗？”秦孝公问。

“孟西白三族堵了干渠，戎狄人争水，故而大打出手。”

“准备如何处置？”

“左庶长决断尚不清楚。想必给君上的书简里有禀报。”

秦孝公打开手中铜管，抽出一卷羊皮纸展开，但见酣畅淋漓的一片字迹：

卫鞅拜会君上：郿县私斗，乃刁民乱法与秦国痼疾所致耳。臣查，其余郡县亦有乱法私斗者三十余起。治国之道，一刑，一赏，一教也。刑赏不举，法令无威。乱民不除，国无宁日。臣拟对犯罪乱民按律处置，无计多少。本不欲报君上，朝野但有恶名，臣一身担之。然法令初行，君上当知，臣若有不察，请君上火速示下。臣卫鞅顿首。

秦孝公思忖有顷，问道：“依据新法，此等私斗，该当何罪？”

“回君上，纠举私斗，首恶与主凶斩立决，从犯视其轻重罚没、苦役。”

“首恶与主凶有多少？”

“详数景监尚难以知晓，推测当在三百名以上。”

“从犯？”

景监踌躇道："臣大体算过，仅郿县双方从犯，就在三千人以上。加上其余郡县，大约五千人不止。"

秦孝公沉默了。假若这是一场战争，就是死伤上万人，也不会有任何人说三道四，也不会有任何人沮丧动摇。可这是刑杀，是国法杀人，三五十还则罢了，一次杀数百名人犯，这实在是旷古未闻。三家分晋前，韩赵魏三族联合擒杀智伯，一次杀智伯家族二百余口，天下震惊。然则，那是和诸侯战争一样的部族集团间的战争，人们并没有将它看成刑杀。要说变法刑杀，魏国的李悝变法、楚国的吴起变法、韩国的申不害变法，都没有数以百计地斩决罪犯。秦国这样做会带来何等后果？秦孝公第一次感到吃不准。但是，不这样做，后果则只有一个，那等于在实际上宣告变法流产，秦国回到老路上去，在穷困中一步步走向灭亡。这是秦孝公绝对不愿走的一条路。两害相权取其轻，这是古人的典训。前者有可能带来的动乱风险与亡国灭顶的灾难相比，自然要冒前一个风险，而避免后一个灾难。卫鞅敢于这样做，也一定想到了这一点。目下，他需要知道的是国君的想法。

"景监，你有何思谋？"秦孝公猛然问。

景监也一直在沉默，见国君问他，毫不犹豫地回答："臣以为，变法必有风险。风险与亡国相比，此险值得一冒。"

"好。说得好。我等不谋而合。"秦孝公微笑点头，走到书案前提起铜管大笔在羊皮纸上一阵疾书，盖上铜印，卷起装入铜管封好，递给景监道："景监，作速派人送给左庶长。如果能离开，最好你到郿县去，左庶长目下需要帮手。"

"臣遵命。"景监接过铜管，转身疾步而去。

日上三竿，景监已经赶到郿县。卫鞅正在县府后院临时腾出的一间大屋里翻阅户籍简册，见景监风尘仆仆地走进，惊讶笑道："正想召

你，你就来了。先坐。”转身吩咐仆人上茶上饭。景监未及擦汗便从怀中皮袋掏出铜管：“左庶长，这是君上的书简。”卫鞅接过打开，两行大字扑入眼中：

左庶长吾卿：疲民乱法，殊为可恶。新法初行，不可示弱。但以法决罪，毋虑他事。嬴渠梁三年五月

卫鞅长长地舒了一口气，将羊皮纸递给景监。景监一看，兴奋地说：“君上明察，左庶长可无后顾之忧了。”卫鞅淡淡笑道：“后顾之忧何尝没有？”这时仆人捧进茶饭摆好，景监匆匆用饭。卫鞅道：“领书暂且留在郿县几日，这是一场大事，需周密处置，不留后患。”景监道：“我已经将栎阳府中的事安置妥当，左庶长放心，我来料理杂务。”卫鞅道：“今日最要紧的，是会同赵亢，理出罪犯名册。”说话间景监已经吃罢，两人秘密商议了半个时辰，便分头行动起来。

两天之后，决堤的大水在炎炎赤日下迅速消失在干涸的土地里，大路小路更是干得快，除去多了些坑坑洼洼，几乎和平时没有两样。赵亢和车英已经分别将孟西白三族和戎狄移民的械斗参与者，全部押解到县城外的临时帐篷中。景监和赵亢分别带领一班干练吏员，对械斗罪犯进行清理，按照主谋、主凶、死人、伤人、鼓噪，将人犯分为五类分开关押，一一录下口供。这件事做了整整三天。三天中，外县的私斗罪犯也纷纷押解到郿县。一时间，县城四门外的官道上军卒与罪犯络绎不绝，加上一些哭哭啼啼跟随而来的老人、女人与孩童，临时关押罪犯的渭水草滩如赶大集一般。郿县人恐惧、紧张而又好奇地纷纷赶来看热闹，有些精明人乘机摆起了各种小摊，专门向探视者卖水卖饭卖零碎杂物，外国商人则专门卖酒卖新衣服。穷人探监，要吃要喝。富人探监，则要给关押者买酒浇愁。自忖必死者，亲友族人还要给置办新衣。

旬日之间，草滩帐篷外生意兴隆。尤其是外国商人的酒和新衣，分外抢手，价钱直往上蹿。孟西白三族在秦国树大根深，戎狄移民也

是战功卓著，外县敢于顶风私斗者，也个个不是易与之辈。各方说情者神秘地来来去去，轺车、骏马每日如穿梭般往来郿县小城，使郿县人在惊讶之余又大开眼界。

卫鞅清楚地知道外面的种种热闹，但却不闻不问，只是专心致志地在县府中翻阅罪犯口供和各县有关记载。凡是赶来求见的宗室贵族、勋臣元老、陇西戎狄首领、地方大员等，非但见不到卫鞅，连景监、车英也见不上。景监委派的三名书吏专门接待这些人，所有的礼物都收，所有的书简都留下，所有的说辞都用一句话回答："一定如实禀报左庶长。"十天之中，贵重礼物和秘密书简已经堆满了一间专门的房子，看守的吏员们简直不敢相信，穷困的秦国如何能突然冒出如此多的奇珍异宝?

第十三天，卫鞅走出了书房，打破了沉默。他下的第一道命令，就是取缔渭水草滩的临时集市，将一切商贾尽行清理。当日午后，渭水草滩又成了炎热的旷野。第二道命令，是派赵亢征发五百民伕修筑刑场。第三道命令，派车英紧急将所部两千铁甲骑士全数调到郿县听候调遣。第四道命令发往秦国所有郡县，命令各县县令率领全县所有里正和族长，三天后赶到郿县。第五道是密简，飞马送往栎阳国府。

随着使者的快马飞驰，秦国朝野又弥漫出浓厚的惊恐、疑惑和各种猜测。有人说，天候不祥，左庶长要大开杀戒了。有人说，犯罪的主谋都是富人，还不是杀几个穷人完事。更有人说，左庶长收了难以计数的奇珍异宝，人犯们一个也没事。国府内外安静如常，国君也没有以任何形式召集朝会议事，好像秦国从来没有发生过什么一样。栎阳的上层贵族们则保持着矜持的沉默，对变法，对郿县发生的一切都缄口不言，看看平静的国府，相互报以高深莫测的微笑。

七月流火，郿县小小的城堡活似一个大蒸笼。中夜时分，卫鞅走出书房，唤出景监车英，三骑快马出城，在渭水草滩反复巡视。遍野

蛙鸣淹没了他们的指点议论，直到一轮又大又圆的明月在遥远的西天变小变淡，三人才回到城中。

早晨，朝霞刚刚穿破云层，郿县城四门箭楼响起了沉重的牛角号，呜呜咽咽，酸楚悲怆。人们从打开的四座城门争先恐后地拥出，奔过吊桥，向渭水草滩汇聚。田野的大路小路上，都有人手上举着白幡，身上披着麻衣，腰间系着草绳，大声哭嚎着呼天抢地跌跌撞撞地赶来。渭水草滩上的低洼地带，两千铁甲骑士单列围出了一个巨大的法场，将所有赶来观刑的人群隔离在外围。但四野高地上的庶民们却如鸟瞰一般，看得分外清楚。铁甲骑士之内，七百名精选的行刑手红布包头，手执厚背宽刃短刀，整肃排列。法场中央一个临时堆砌的高台上，坐着威严冷峻的卫鞅。景监车英肃然站立在长案两侧。长案前两排黑衣官吏，则是从各郡县远道赶来的郡守县令。高台下密密麻麻排列的一千余人，则是秦国所有的里正和族长。所有人都沉默着，偌大的法场只能听见风吹幡旗的啪啪响声。

郿县令赵亢匆匆走到高台前低声禀报：“左庶长，人犯亲属要来活祭。”卫鞅道：“命令人犯亲属远离法场，不许搅扰滋事，否则以扰刑问罪。”

赵亢又匆匆走到法场外宣示左庶长命令。法场外的罪犯亲属们第一次露出了惊恐的神色，垂头瘫在草地上无声地哭泣着。历来法场刑杀，都不禁止亲友活祭，如何这秦国新左庶长连些许仁义之心都没有？未免太无情也。其余看热闹的万千庶民也都一片寂静，全然没有以往看法场杀人时的纷纷议论。人们在如此巨大的刑场面前，第一次感到了国家法令的威严，感到了这个白衣左庶长的强硬与无情，竟全然不若人们原先议论想象的那么软弱，竟敢摆如此骇人的法场！忠厚的农夫们想起了三月大集上的徙木立信，不禁相顾点头，低声叹息：“咳，也是自作孽，不可活。”

太阳升起三竿时，景监高声下令：“将人犯押进法场！”

车英一摆手中令旗，两千骑士让出一个门户，一队长矛步卒分两列夹峙着将长长的人犯队伍押进法场。人犯们穿着红褐色的粗布衣裤，粗大的麻绳拴着他们的手脚，每百人一串，缓缓蠕动着走向法场中央。四野高地上的民众鸦雀无声，他们第一次看见如此成群结队的“赭衣”，第一次看见战场方阵一般的红巾短刀行刑手，每个人的心都不禁簌簌颤抖起来。赭衣囚犯们再也没有了狂妄浮躁，个个垂头丧气面色煞白。最头前的是孟西白三族的族长和二十六个里正，以及戎狄移民的族长们里正们。他们都是六十岁上下的老人，一片须发灰白的头颅在阳光下瑟瑟抖动。他们中的每一个都曾经在战场厮杀过，为秦国流过血拼过命。直到昨天，他们还对晚年的生命充满了希望，相信栎阳会有神奇的赦免，相信秦国绝不会对孟西白这样的老秦人和穆公时期的戎狄老移民大开杀戒，不相信一个魏国的中庶子能在秦国颠倒乾坤。

此刻，当他们从一片死一样沉寂的人山人海中穿过，走进杀气弥漫的法场，他们才第一次感到了这种叫做“法”的东西的威严，感到了个人生命在国家法令面前的渺小。当他们走到濒临河水的草滩上，面前展现出一片密密麻麻的木桩，每个木桩上都写着一个名字，名字上赫然打着一个鲜红的大钩时，他们油然生出了深深的恐惧，双腿发软地瘫在草地上。在战场上的刀光剑影中，他们每时每刻都有可能血溅五步，变成一具尸体，但是却没有一个人感到畏惧，没有一个人想到退缩。照民谚说，人活五十，不算夭折。而今六十岁已过，死有何惧？人同此心，心同此理。但是却没有一个人能克服这种恐惧，能自己站起来。

两个兵卒将为首的孟氏族长孟天仪，夹持起来靠在木桩上。老族长似乎终于明白过来，白发苍苍的头颅靠在木桩上呼呼喘息。突然，他挺身站起，嘶声大喊：“秦人莫忘，私斗罪死耻辱！公战流血不朽！”喊罢纵身跃起，将咽喉对准木桩的尖头猛然跃起斜扑。只

听“噗”的一声，尖利的木桩刺进咽喉，一股鲜血喷涌飞溅！孟天仪的尸体顿时挺挺地挂在了木桩上。

刹那之间，孟西白三族的人犯一片大嚎，挺身而起，嘶声齐吼：“私斗耻辱，公战不朽！”纷纷跃起，自撞木桩尖头而死。

喊声在河谷回荡，四野山头的民众被这闻所未闻见所未见的刑场悔悟深深震撼，竟然冲动地跟着喊起来：“私斗耻辱！公战不朽！”

喊声中夹杂着一片哭声，那是圈外人犯亲属们的祭奠。

变起仓促，景监大是愣怔。卫鞅点头道：“临刑悔悟，许族人祭奠，回故里安葬。”

景监顿时清醒，高声宣示了卫鞅的命令。围观民众哗地闪开了一条夹道，孟西白三族剩余的女人和少年冲进法场，大哭着向高台跪倒，三叩谢恩。

卫鞅冷冷道：“人犯临刑悔悟，教民公战，略有寸功。祭奠安葬，乃法令规定，卫鞅有何恩可谢？今后不得将法令之明，归于个人之功，否则以妄言处罪。”

法场的万千民众官吏尽皆愕然。不接受称颂谢恩，还真是大大的稀奇事情。此人是薄情寡义，还是执法如山？一时谁也不敢议论。

“开始。”卫鞅低声吩咐。景监命令：“人犯就桩，验明正身——”

车英在人犯入场时已经下到法场指挥，一阵忙碌，驰马前来高声报道：“禀报左庶长，七百名人犯全部验明正身，无一错漏！”

卫鞅点头，景监宣布：“鸣鼓行刑！”

车英令旗挥动，鼓声大作，再举令旗：“行刑手就位！”

七百名红巾行刑手整齐分列，踏着赳赳大步，分别走到各个木桩前站定。

“举刀——”

“刷”的一声，七百把短刀一齐举起，阳光下闪出一片雪亮的光芒。

“一，二，三，斩！”

七百把厚背大刀划出一片闪亮的弧线，光芒四射，鲜血飞溅，七百颗人头在同一瞬间滚落在绿油油的草地上。四野高地上的人山人海几乎同时轻轻地“啊——”了一声，就像在梦魇中惊恐地挣扎。蓝幽幽的天空下，鲜红的血流汩汩地进入了渭水，宽阔的河面漂起了一层金红的泡沫，随着波浪滔滔东去。炎炎烈日下，血腥迅速弥漫，人们恶心呕吐，四散逃开。

一只黑色的鸽子冲上天空，带着隐隐哨音，向东南方向的崇山峻岭飞去。

五　哑巴武士做了贴身护卫

回到栎阳，天色已黑了下来。卫鞅稍事整理，立即去见秦孝公。国府很安静，很空旷，一片清爽，全然没有夏日的燥热烦闷。月上城楼时分，庭院里洒满月光。院中石案上，铺着一张大图，秦孝公正在图上摆弄几个不同颜色的木头人，时而皱眉，时而点头，反复摆弄，痴迷一般。郿县大刑场朝野震惊，他却没有去郿县，也没有离开栎阳。一个月里，他没有会见任何朝臣，一直把自己关在书房庭院里琢磨有可能出现的各种变化。他的静处不动，用意很深。一则，他要和这场空前的大刑杀保持表面上的距离，以防万一出现不测，他好出面收拾局面。二则，他要看一看，没有他的出面，卫鞅处理危局的才干究竟如何？三则，他要仔细掂掂，秦国民众对改变旧制实行新法的承

受力究竟有多大？变法还能不能按照原有力度往前走？四则，他要给朝野一个印象，没有卫鞅在栎阳，国君不会对国事发出任何命令。这些用意之外，他也希望栎阳的宗室贵族元老勋臣们对他的意图纷纷猜测，疑惑不定，延迟和淡化所有可能的上层骚乱。政治如同用兵，有时候也是一种“诡道”，需要权谋机变，胜利是唯一的目标。关键时刻制造扑朔迷离的局面，从而迷惑潜在的敌人，是度过危机的高明谋略。但是，制造扑朔迷离的权力拥有者自己却需要极度的清醒，绝不能陷入自己制造的迷雾之中。归根结底，政治的胜负是需要实力较量的。秦孝公在一个月里，精心揣摩的一件事，就是预防卫鞅不可能抵挡的那种普遍动乱。他用短剑削出一堆小木人，涂上各种颜色，在秦国大图上反复摆置，预想出有可能出现的种种动乱方式，以及可以采取的各种平息方略。

月亮很亮。他对着地图上的木人，陷入深深的思索。

“君上，左庶长求见。”黑伯低声禀报。

“噢？左庶长？他回来了？快请。”秦孝公笑笑，终于回过神来。

卫鞅匆匆走进：“臣卫鞅，参见君上。”

秦孝公笑道：“左庶长辛苦了。黑伯，上茶。月色正好，就在这儿说。”指着一个石礅，“坐，比草席凉快多。”自己也在另一个石礅上坐下来。

卫鞅坐下，看看石案上地图上的木人阵势，沉吟道：“君上，有迹象么？”

“没事。我是做万一之想。说说郿县事。”

卫鞅喝了一盏茶，便从孟西白三族和戎狄移民争水说起，详细讲述了械斗原因和经过以及死伤人数，又讲了审理人犯中“接受”的礼

物，一直说到法场上孟西白三族人犯的悔悟与自杀，最后道："君上，一次刑杀七百人犯，确实是旷古未有。臣也忐忑不安。然则孟西白族人的悔悟，使国人深为震撼，臣亦感到意外。有此一条，足以说明邪不胜正，罪不抗法，国人不会由此而动荡。"

秦孝公长嘘一声："国人庶民好办，我担心的是栎阳，是宗室庙堂。"

"君上，臣之见恰恰相反。"卫鞅笑笑，"只要民众稳定，拥戴新法，宗室庙堂的作祟势力再大，也翻不了大船。"

"何以见得？"

"国家之根本在民众，国家之力量亦在民众。只要民众守法自律，庙堂蠢贼就没有力量兴风作乱。纵然作乱，也可从容应对。君上以为然否？"

秦孝公沉吟道："宗室贵族和元老勋臣都有封地，封地内的民众都是依附隶农，素来以宗主号令是从，安知他们没有力量？"

"君上所虑极是。下一步就是要剥夺宗主贵族的这部分力量，教所有的民众都直接听命于国府，让任何叛逆都无所施展。"

"噢？请道其详。"秦孝公有些兴奋。

"废井田，开阡陌，除隶籍，改封地，此所谓釜底抽薪也。"

秦孝公沉默品味有顷，拍掌笑道："好！连接得好。冬天以前能铺开除籍、夺地这两件大事，秦国就度过了倾覆之危。左庶长再说说仔细。"

卫鞅便将第二批法令的内容、目标及推行办法说了一遍，秦孝公又提出了许多应该注意的民情国情，俩人商议到三更天方散。临走时秦孝公反复叮嘱，要卫鞅专心致志地操持变法大计，不要为宗室庙堂的骚动分心，这种事有他一力支撑。

回到府中，卫鞅吩咐景监即刻清理在郿县“接受”的奇珍异宝，送到秦孝公书房。景监刚刚出门，仆人来报，说门外有故人求见。卫鞅感到诧异，自称故人，莫非侯嬴？出得大门外一看，月光下站立者正是侯嬴。卫鞅拱手笑道：“月夜故人，果是侯兄。走，进去说话。”拉起侯嬴的手就走。侯嬴笑道：“鞅兄莫忙，原是我要请你去做客。”卫鞅笑问：“有事么？”侯嬴揶揄笑道：“没事就不去了？”卫鞅爽朗大笑：“哪里话来？走。”回头对府门卫士头领吩咐道：“领书回来，就说我出去办件事。”便和侯嬴一路笑谈而去。

到得渭风客栈，侯嬴吩咐摆酒。热气腾腾的秦地肥羊炖一上来，卫鞅就兴奋搓手，连连叫好。侯嬴吩咐道：“还有凉拌苦菜，不要忘了。”黑衣仆人点点头，轻步退出。卫鞅一瞥，笑道：“侯兄，他就是我第一次来栎阳，在客栈门口见到的那个武士？”侯嬴一笑：“鞅兄好眼力，是他。”卫鞅道：“是个哑人？”侯嬴点点头：“没错。一个身怀绝技的哑人。”卫鞅叹道：“真是难为他也。”说话间酒菜上齐，侯嬴举爵道：“来，为鞅兄一鸣惊人，干！”卫鞅举起酒爵，却不禁笑道：“一鸣惊人？侯兄是说一杀吓人吧。”侯嬴噗地笑了：“也是，确实吓人一跳。”卫鞅揶揄道：“还别说，也吓了我一大跳。”两人同声大笑，“当”地一碰，一饮而尽。卫鞅夹了一口苦菜咀嚼，赞道：“还是苦菜烈酒，见得本色。”侯嬴喟然一叹：“本色自然好，却谈何容易？”

卫鞅：“侯兄，你是有事对我说？”

侯嬴：“对，受人之托也。这是白雪姑娘的信，前日送来。”

卫鞅惊喜地接过铜管，启封打开，抽出一卷白绢，熟悉的字迹顿时跳跃起来。白雪的字不是寻常女儿家那般娟秀娇小，却是挺拔飞动，峻峭清奇，等闲名士也难以望其项背。每每看见白雪的字迹，卫鞅就仿佛看见白雪活生生地站在他面前说话一般：

兄台如面：渭水大刑，震动天下，君当缜密思虑，谨慎应对。我在安邑甚好，常在涑水河谷闲住。盼能早日赴栎阳与君相聚。思君念君，此情悠悠。白雪手字。

卫鞅沉默良久，抬头道："侯兄，上次我已带信，请小妹过来的……"

侯嬴叹息道："白姑娘有心人。她说，变法初期不能扰你心神。"

卫鞅举爵大饮，慨然一叹，却是无话。

"我看，明年夏秋时光，白姑娘差不多可以来了。"

卫鞅点点头："那时，变法当可以立于不败了。来，侯兄，再干。"

侯嬴放下酒爵："哎，鞅兄啊，我也赶到郿县去看了大法场……我想到了一件事，你的身边要有个贴身护卫。"

"贴身何用？"卫鞅笑道，"车英的两千骑士足矣，贴身护卫岂非蛇足？"

"不然不然。"侯嬴摇头，"执法权臣，万民侧目。这个古训不能忘记。鞅兄力行变法，重刑惩恶，此中生出的明仇暗恨，当真是层层叠叠。譬如郿县大刑中斩决了三十余名疲民游侠，这些人与列国游侠剑士皆有交谊。此等人本无正业，可以耗费终生，处心积虑地复仇扬

名，防不胜防。铁甲骑士可以当大敌，却不能防刺客。而权臣之患，不在正面大敌，恰在背后冷箭。鞅兄须听得人劝也。”

卫鞅沉默有顷，沉吟问道：“莫非侯兄要……给我一个贴身护卫？”

“对。我正是要给你举荐一个武士。”

“是那个——黑衣哑人？”卫鞅目光炯炯。

侯嬴大笑：“鞅兄啊，鞅兄，和你说话真是省力，想听听他的故事么？”

卫鞅点点头：“好，先干一爵再说。”

俩人各自大饮了一爵热酒，侯嬴掷爵一叹，感慨地说起了一段奇遇。

十八年前，侯嬴奉白圭之命，在楚国收购竹器向魏国运输。

有一天，他来到郢都官市，寻访一个手艺极高的竹器工匠。曲曲折折，不意走进了郢都“人市”。那时，中原各国虽然也还有官奴、私奴和隶农，但官办的奴隶市场早已经消失了。尤其是魏国，李悝变法前三年，奴隶市场便被取缔。侯嬴在中原还真没见过买人卖人的“人市”。郢都的“人市”很大，在城角一片旷野里，和秦国栎阳的南市大集差不多。各种奴隶分别被拴在粗大的麻绳圈里，任人评点挑选。侯嬴从市人的谈笑中得知，楚国“人市”买卖的奴隶，绝大部分是贵族私家军队攻破“山夷”部落得到的战俘。战胜贵族在战俘面颊上，烙下一个自己家族特有的标记。如果买去的奴隶与所标明的能力体力有较大差距，或者是个病人，则买主可以凭奴隶烙印找到卖人的贵族退换或退钱。

侯嬴漫步过市，却被一顶帐篷门口的叫卖声吸引。一个管家模样的胖子大声吆喝着：“快来买家奴啦，不是山夷，是叛逆罪犯啦——”过往贵族纷纷拥进帐篷，侯嬴也跟了进去，想看看是何等罪犯竟上了人市？进得帐篷，只见木桩上拴着一男一女和一个少年。管家拧着男人光膀子上的肌肉高声道：“列位请看，这男奴的肉像石头一样啦，食量大，力气大，足足顶半头水牛啦！买回去耕田护院，一准没错的啦。”说完又一把扯开女奴胸前的白布，揉摸着女人的胸部高声吆喝：“列位再看这母货啦！又肥又白，奶子又大，识得字，能干活，还能陪床啦！”说着掀开女人的粗布短裙，亮出女人丰满修长的大腿和浑圆雪白的屁股，啧啧赞赏，“来，看看，摸摸，有多光！前后上下由着主人，保你乖得像一只母狗啦！”说话间气喘吁吁，口水滴到了女人的大腿上，伸手一抹，“啪”地在女人大腿上拍了一掌，笑问周围，“如何？够味儿吧？”有人喊道：“那个小东西，有何长处？”管家忙不迭走到少年面前，掰开少年嘴巴道：“这个小东西当真宝货啦！割掉舌头的活工具，能听不会说，任凭驱使啦。列位请看，有牙无舌，不假啦！”便有人高声问：“开价几何？”管家气喘吁吁道：“便宜啦，三连买，五百金！单个买，每个二百金！”便有逛市的贵族纷纷凑上前去，摸摸捏捏，评头品足讲价钱。侯嬴看着，觉得心里老大不舒服，悄悄挤出了帐篷。

两个月后的一天，侯嬴在郢都外的山林里踏勘竹源，却突然听见林外传来尖锐的女子喊声。侯嬴疾步走出竹林，只见山坡上的茶田里，一个衣饰华丽的贵族正在从背后强奸一个女奴，女奴脖颈和双手都拴着铁链，趴在地上不断呼救。旁边两个被铁链拴在树上的奴隶，愤怒地呼喊挣扎。仔细看去，却正是那天在人市上遇见的三个奴隶。

侯嬴怒火中烧，冲到茶田，一剑刺死了那个作恶的贵族，又解开了拴在树上的男人和少年。三人一齐跪在地上哭喊谢恩。侯嬴扶起他们，将手中的钱袋递给男子道：“这是二百刀币，你们拿上，逃到深山里安家去吧。”男子连连摆手，咬牙沉默。女人哭道：“客官不知，我

夫君本是楚国将军，只因在攻打山夷时放走了几百名战俘，被令尹判罪，全家没入官奴。如今烙上了官印，逃到哪里都是死路。只求客官带走我的小儿子，给将军留个根苗！”说罢，搂着少年放声大哭。

少年嗷嗷怒吼，将铁链在石头上摔得当啷乱响。侯嬴向男子深深一躬：“将军宅心仁厚，可愿跟我侯嬴到魏国去？”男子沉重地摇摇头：“我一走，族中剩余人口就会被斩尽杀绝。谢过客官了。我姓荆，小儿叫荆南。此生无以为报，来生当为客官做牛做马。”侯嬴含泪拱手道：“荆将军放心，侯嬴定保荆南无忧。”

夫妇二人再次向侯嬴跪地三叩，站起身来，相互拥抱，一起向山石上猛力撞去！侯嬴不及阻挡，眼见二人鲜血飞溅，当场死去了。奇怪的是，那个脚上拴着铁链的少年却没有哭喊，站在那里像一块石头。侯嬴想挖个土坑埋葬了将军夫妇，少年却拉住他的手默默摇头。侯嬴恍然大悟，罪犯奴隶逃亡，举族要受杀戮，留得尸体，可保族人无事。侯嬴不禁惊叹少年的机警聪敏，二话没说，拉起少年就走。

在一个信得过的铁工作坊里，侯嬴为小荆南取掉了脚上的铁链，又将他化装成一个女孩子，才随着运送竹器的车队回到了安邑。

卫鞅感慨叹息：“一个人殉，一个奴隶，害了人间多少英雄？”

“这个小荆南天赋极佳。我一直将他带在身边，教他剑术，教他识字，任何一样，都是一遍即会。在安邑第二年的夏天，当时他只有十三岁。有一天夜里，他正在庭院练剑，却突然失踪了。留下的只有一个竹片，上面写了四个大字——借走荆南。你说奇也不奇？”侯嬴饮了一爵热酒，又慨然道，“十二年后，也就是五年前，荆南居然找到了栎阳城这座客栈。我从他的比划中知道，原来是一个老人带他到一座神秘的大山中修习剑道。十二年后，老人认为他已经学成，就让他到秦国找我。我问他这个老人是谁？他只比划是个好人。你道奇也不奇？”

卫鞅思忖有顷："寻常游侠不可能。据我所知，天下以如此方式取人者，大体只有两家，鬼谷子一门，墨家一门。"

"鞅兄以为，究竟何门？"

"墨家。大约不错。"

"何以见得？"

"鬼谷子一门，文武兼修，政道为主，极少取纯粹的武士。墨家则不然。虽然真正的墨家弟子，也都是文武兼修。但墨家却有一支护法力量，叫非攻院，专一训练剑道高手。荆南更接近墨家这个尺度。"

侯嬴哈哈大笑："墨家是个学派，要这护法队伍何用？"

卫鞅摇头感慨："侯兄所言差矣！墨家可是非同寻常，与其说墨家是个学派，毋宁说墨家是个团体。自老墨子创立墨家，以天下为己任，以兼爱非攻为信念，主张息兵灭战、诛杀暴政、还天下以和平康宁。如果仅仅是一种学派主张，也还罢了。墨家的特立独行处，在于他不求助于任何诸侯或天子，而是依靠自己的力量息兵止战，消灭暴政。墨家的入室弟子非但满腹学问，且个个都是能工巧匠，个个都有布防御敌的大将之才。就是非攻院的习武弟子，也个个都是剑道高手。更令天下学派望尘莫及者，墨家法纪严明，人人怀苦行救世的高远志向，粗食布衣，慷慨赴死，留下了无数可歌可泣的业绩。墨家能够横行天下，不受任何邦国制约，反倒使许多好战之国视为心腹大患，凭的不仅是学问，而且是实力。你说，如此一个团体，能仅仅将他当做学派看待？"

"如此说来，荆南你是要了？"

"他为人如何？"

“深明大义，忠诚可靠。几年来一直是客栈和白姑娘的联络人。”

卫鞅思忖有顷：“好，也有助于墨家了解秦国变法的实情。我推测，墨家早已经瞄上秦国了。”

“何以见得？”卫鞅笑道：“墨家是天下有名的反暴政者，岂能对渭水刑杀无动于衷？”

侯嬴揶揄道：“看来天下还真有狗逮耗子的事。”

卫鞅大笑：“好！将荆南请来。”

侯嬴啪啪啪连拍三掌，一个黑衣大汉推门而入，对侯嬴深深一躬，比划了一个手势，肃然站立。侯嬴道：“荆南，这位先生，是秦国左庶长卫鞅。你去做他的贴身护卫，如何？”荆南闻言，流露出钦佩的眼光，一阵手势，向卫鞅深深一躬，脚跟一碰，啪地站直身子。侯嬴道：“他说，愿为大人效力，誓死追随。”卫鞅拱手笑道：“壮士不怕我是暴政恶吏？”荆南满脸涨红，一阵比划，喉头中低沉地呜呜哇哇。侯嬴道：“他亲自看过了渭水法场，杀的都是为害一方的恶人。他如果是你，也要杀这些犯罪的坏人。”卫鞅慨然一叹，拱手道：“多谢壮士，日后烦劳你了。”刹那之间，荆南眼中闪烁出晶莹泪光，扑地跪倒，咚咚咚三叩，从怀中掏出一块白布，双手递给卫鞅。卫鞅抖开，只见上面赫然写着一排血字——“秦国将废奴除籍真假？”

卫鞅认真地点点头。荆南嘴角一阵抽搐，突然放声大哭了。

六　两样老古董：井田和奴隶

进入九月，秦国又沸腾了起来。

往年，秋收过后再种上麦子，就一天天冷了。白茫茫的一片秋霜过后，秦人就进入了漫长的窝冬期。直到来年二月，人们才从土窑里

茅棚里瓦房里的火炕头走出来，度春荒，备春耕。通常年景，这小半年没有战事，没有徭役，没有劳作，几乎就是整个国家的冬眠期。那时候的人，活得简约，凝重，洒脱。一切大事，都是从春天开始，到秋天结束。夏日酷暑，冬天冰雪，人们就蛰伏下来，极少在手脚不舒展的时候做大事。也因为这一点，孔夫子才把他记载的历史大事命名为《春秋》。于是就有人说，那时的人，还不知道一年分为四季，只知道春秋两季。其佐证之一，就是在古书上找不到夏天和冬天的事情。烦琐细冗的后人忘记了，那时候的天象观测已经能发现天上的大部分星体并记载下来，还能发明二进制的《周易》八卦，历法已经能把一年确定为三百六十五点二五日，如何能对一年仅有的四次气候变化浑然无觉?

说到底，是后人忘记了先民的睿智和雍容大器——蛰伏之期，何足道哉!

秦人的蛰伏传统，却被卫鞅的新法令搅乱了。因为在冬天来临之前，秦国要全面推行新田法。有什么能比土地更揪人心的? 土地非但是农人牧人的安身立命之本，就是宗室贵族和勋臣元老也有自己的封地和依附的隶农，国家官府也有山林水面和耕地，许多商人和工匠也有祖先留下来的土地。推行新田法，重新分配土地，朝野上下真正是奋激起来了。比起第一批法令颁布后的骚动和怨气，这次要平静许多，但却也深刻了许多。人们从渭水法场看到了国府变法的强硬决心，开始真正相信新法令的威严了。最要紧的是，勤劳忠厚的农人牧人和国人，都感到了惩治疲民和私斗治罪后骚扰绝迹，村族邻里大为安定的好处，从内心开始真正地拥戴变法了。春夏间甚嚣尘上的朝野怨声，随着秋季的到来，渐渐平息了下去。推行新田法，民众更多的是兴奋和忐忑不安，封地贵族则更多的是忧虑。

对于卫鞅的左庶长府，秋天是个更忙碌的季节。

废除井田而推行新田制，是全部变法的轴心环节，也是变法成败的根本基石。全府上下从八月便开始紧锣密鼓地筹备，国府各官署的吏员在左庶长府穿梭般出出进进，信使探马流星般往返于栎阳和各郡县之间。卫鞅的书房彻夜灯光。国事厅里，景监带着文吏班子昼夜连轴转。面对这千古大变，要做的事情是太多了。

井田和奴隶，是两样老古董。从五帝最后一个的大禹到春秋战国，几近三千年以来，井田制和奴隶制一直巍然矗立，是近古华夏社会框架的泰山北斗，是中央王室和诸侯国家的柱石。井田制和奴隶制共生共存，井田制是奴隶制的框架，奴隶制是井田制的依附。要明白这两样老古董，得先说说井田制。

井田制的始作俑者，是治水的大禹。远古之时，华夏大地是洪水时代，气候湿热，百川横溢，大大小小的河流山溪，都是盲无目标地相互冲击流淌，在山原大地上搅成了无数个巨大的漩涡。遍地汪洋，人们仓皇地逃离茅屋、城堡和土窑，躲避到高高的山洞和树林中去。农耕、放牧、制陶和狩猎的土地，全部沦为水乡泽国。如果不能驯服洪水，整个华夏大地上的先民就会倒退回茹毛饮血的远古之世，与林间百兽争生存。幸运的是，当时的部落联盟首领是伟大的舜帝。舜没有被洪水吓退，而是决然命令嵩山族领禹担负起治水的使命，而以秦人部族首领大费、殷商族领契、周人族领后稷共同为禹的辅佐。禹，是一个寻常人无法想象的治水天才。他抛弃了祖祖辈辈“遇水土屯”的堵截治水法，发明了“疏导水流，尽入大海”的伟大方略。他说服逃到高山上的部落首领，请他们的族人自带干粮干肉，和他一同疏导洪水。十三年栉风沐雨，三过家门而不入，禹的两条大腿上磨起了厚厚的老茧，治水的民众也死伤了千千万万，终于使百川入海，洪水被制服了。

禹的伟大业绩人人传诵，天下都叫他大禹。这时候，舜帝老了，大禹做了先民们争相拥戴的首领。大禹死后，他的儿子启建立了第一

个国家，国号是“夏”。

洪水消退，大地显露出来。洪水夹带泥土，填平了沟沟壑壑，冲积出大片平原土地，一望无边，平平展展。人们从山林中走出来，争相占领肥美的土地，厮杀拼打，乱得不可收拾。可是，大禹是第一个开邦君主，坚定果敢，没有在混乱和争夺面前退缩，而是决意建立一种能使人们和谐共处的耕作秩序。他发明了一种耕作方式，叫做井田制。就是在广袤平坦的肥沃平原上，将土地划成无数个“井”字形的大方块，每八家一“井”，中间一块土地是公田，由八家合力耕种，收获物上缴国家。八家唯一的水井，在公田中央位置。人们每天清晨前来打水，顺便就在井边交换剩余的物品。八家田地（一井）的周围，是灌溉的水渠和道路。十井一里，十里一社，人们在平展展的田野里组成了互不侵犯的相望里社。那时人口不多，大大小小的冲积平原划出的方方正正的井田，足够当时的人口居住耕耘了。

那时，井田制是一种伟大的发明。它把零散无序的农人们编织在一个框架里，使他们同心协力耕作，抵御灾害，和谐相处，收获的东西也越来越多。然而也有抢掠成性的部族不守规矩，仍在依靠暴力杀戮，抢夺其他部族井田里的粮食、牲畜和财产。大禹就在会稽山大会诸侯（部族首领），公然杀了不守井田规制且会盟迟到的防风氏，宣布建立永远不解散的军马，专门对破坏井田秩序的部族进行讨伐。

从此，井田制真正站稳了脚跟。

可是，平民农夫（自由民）分得的井田，只能耕种，不能买卖或做任意处置。用后人的话说，就是“国有私耕”。《诗经》说“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说的正是井田制时代的人地关系。国王在需要的时候，可以没收平民农夫的耕田赐给别人。在平民犯罪时，更是理所当然地没收田产，甚至包括将犯罪者及其家人也没收为官府奴隶。也就是说，土地的处置权在中央官府。平民耕种的井

田，永远不可能像真正的私有财货那样转让和继承，自然更谈不上自由买卖。

井田制还有一个孪生的制度，就是奴隶制。

那时候，国王、诸侯（部族首领）和大小族长，都拥有大片土地(封地)，这就是私家井田。这种私家井田，主人对土地虽然也没有名正言顺的最终处置权，但却比平民仅有的耕作权大大进了一步。只要豪族主人（领主）不犯罪，不招天子讨伐，不在战争中失败，这些土地实际等同自己的私有财产，可以转让、赠送甚至买卖。有了土地，就得有人耕种。国王、诸侯和族长，就把战俘、罪犯以及因各种原因依附于他们的穷困庶民，强力安排在自己的土地上耕耘。这些劳作者便是奴隶。“奴隶”一词，春秋战国已有，只不过不常为人用罢了。《后汉书·西羌传》记载了一个春秋秦国的奴隶逃亡故事，开首云：“羌无弋爰剑者，秦历公时，为秦所拘执，以为奴隶……羌人谓奴为‘无弋’，以爰剑尝为奴隶，故国名之。”这个无弋爰剑，便是无数的奴隶之一。奴隶主除了给耕耘者留下仅够生存的物品，收获物必须全部上缴土地主人。国王和大大小小的诸侯、封主、族长及其家人，正是依靠从这些“奴隶井田”和自由农夫的公田缴来的收获物，维持着军队、官吏和舒适富裕的生活。官私井田的劳动者奴隶，也叫做隶农。他们没有官府承认的自由民身份，官府“料民”（户籍登记）也不登记他们入册。他们的身份只存在于豪族主人（领主）的“奴籍”之中。来源于战俘和罪犯的奴隶，脸上还烙有或刺有主人家族特有的徽记，即或脱逃，也无处容身。世世代代，奴隶们只能在主人的井田里无偿劳作。奴隶耕作的私家井田与自由民的井田，唯一的不同是，私家井田的中央只有水井而没有公田。千百年下来，井田制和依附在井田制上的奴隶制，已经成为密不可分的一个整体。就土地数量而言，自由民耕作的（有公田与自耕田之分的）那种典型的井田，所占有的土地数量，远远少于由隶农耕种的私家井田。后来，私家井田渐渐地获得了国王认可，被称为“封地”，也就是封赐给贵族的个人土地。

这种被强力禁锢于井田中的耕作奴隶（隶农），是奴隶制的最主要部分。

另一种奴隶，是劳工奴隶。这种奴隶分为官府奴隶和家庭奴隶，来源也是战俘、罪犯家属及穷困沦落者。官府奴隶除了做仆役外，就是在官府工程做苦役。

又经过了殷商六百多年，西周春秋六百余年，随着人口增多，商品交换的发达，土地质量恶化以及频繁的战争、政变等等因素，自由民的土地越来越少，隶农依附的私家井田越来越多，社会重新出现了人欲横流的无序争夺，井田制已经是千疮百孔了。这时候，一些官吏家族用强力掠夺、金钱买卖、没收罪犯等手段，巧取豪夺了大量土地，成为许多诸侯国的新兴地主势力。另有一部分大商人也用金钱买得了大量土地与依附奴隶，同时成为新兴地主。新兴地主占有大量土地与人口，日渐主宰了许多诸侯国的政权，对“王权——井田——奴隶”这种旧的存在方式形成了巨大的威胁。新兴地主要创造出私家政权的基础，就要不断扩大自由平民的数量，就要使土地成为可以流动的财富。而旧的王权要维持自己存在的基础，就要使“民不得买卖”的井田制固定下来，使流动的土地重新变成凝固于井田框架的“王土”，否则，天下便不能安宁。

这种大争夺导致了长期的大动荡，导致了连绵不断的杀伐征战，天下大乱了。

于是，诸多有识之士提出了各种救世主张。儒家坚定地主张恢复井田制，孔子直到孟子，儒家奔走天下数百年，为此不懈呼吁。道家的老子提出了“小国寡民”、“鸡犬之声相闻，老死不相往来”的返古主张，事实上也赞同恢复井田制。

新出现的地主贵族和法家人物，却极力反对回到古老的井田制。他们主张废除井田制和隶农制，建立一种更能激发农人勤奋耕作的新

田制，建立一种能够使新地主依靠财富自由扩大土地的新土地制度，这就是“民得买卖”的土地私有制。

然则，说归说，吵归吵，真正动手实现新田制的，却只有魏国李悝变法所推行的半新半旧的“五成田制”。李悝只在自由民耕种的井田和魏国的公室井田上实施了“田得买卖”，废除了封地隶农。对魏国境内举足轻重的旧贵族的私家井田，仍然保留着封地（私家井田）和隶农。其他像楚国、齐国、韩国、赵国或多或少的变法，都没有超过魏国的限度。燕国和秦国两个老牌诸侯国，更是没有对旧的井田制作任何触动。剩余的三十多个小诸侯国，更谈不上废除井田制了。

事实是，直到秦国变法，井田制事实上没有在任何一个国家真正地彻底废除。

而今，卫鞅要在秦国彻底废除井田制，随之必然结束奴隶制，如何能不引起朝野震动？如何能不引起依靠封地养尊处优的贵族们的惶恐不安？

七　白氏老族长搬动了大靠山

事情还是从郿县生出来的。这次是白氏部族领头。

说起白氏部族，在栎阳做将军的白缙一支是嫡系正宗。但这正宗嫡系的白氏，人口却很少，只有三百余口。在秦献公以前，所有的白氏旁系都居住在郿县，人口逾万，整整二十三个大村（里）。秦献公东迁栎阳，将郿县的孟西白三族老秦人各迁往东部一半，形成了“西白”与“东白”，其他两族也一样。在孟西白三族中，白氏部族的传统最为勇武厚重，在秦军中有许多中下级将领和军吏，老秦人甚至流传有“无白不成军”的说法。另一面，白氏部族又很擅长农耕，对侍弄土地有特殊的禀赋。有人说，白氏部族是农神后稷的传人，天生的种田

人。无论在郿县，还是在秦东，只要在白氏族人居住的地面上发生了和土地耕耘有关的大事，历来离不开白氏部族的参与。

旁系白氏部族有两个族长，一个是“西白”的白龙，一个是“东白”的白虎。年轻时候，白龙白虎都是秦军中赫赫有名的千夫长。在秦献公时期，和魏国争夺龙门要塞的激战中，白龙断了一条右臂，白虎断了一条左腿，不得不离开军旅。倏忽二十多年过去，俩人都成了白发苍苍的老族长。白龙处事狡黠精细，白虎则憨猛粗率。上次孟西白三族和戎狄移民争水恶斗，白龙大不以为然，说是“挺着脖子往刀口上送，张着大嘴往风头上呛”，不主张和新法令硬上。结果虽然拗不过孟族和西乞族以及本族人众的嚷嚷，派出了一百来人参与“作战”，但却都是女人和少年，他自己也没有去。虽然当时大大得罪了两族人众，但在渭水大法场后，孟族和西乞族的老族长都在法场上悔悟自杀，唯一留下来的白龙，便赢得了族人极好的口碑，隐隐然成了郿县孟西白三族的轴心。

然则，白龙却变得郁郁寡欢起来。当初，他不主张和戎狄移民械斗，并不是拥戴新法，而是觉得风头不对。渭水大法场之后，他感到新法太严酷，心中老大不是滋味。如今又要废除井田封地，他无论如何是忍不住了。

这得说说井田制的废除方法。

井田制下，农户各家的城外房子都在自己的田里，分散居住，遥遥相望，才有所谓的“鸡犬之声相闻，老死不相往来”之说。官府所谓的“里”与民人口中的“村”，指的只是一个治理区域，而没有集中的居住地。废除井田则要来一番大折腾。首先，农户（不管是自由民还是依附隶农）要从井田里搬出来，在不能耕种的山坡或荒滩集中盖房子居住。一拆一迁一盖，对农人来说，都是了不得的大事。其次，井田中原来的庄基地和原来的田界以及原来的车道、毛渠道，都要开垦出来合并成耕田一并分配，合起来叫“开阡陌”。虽然，后世大儒朱熹考

据“开阡陌”之“开”为开买卖之禁，而不仅仅是开渠开路。然在变法之初，开渠开路开田界还是最主要的。原先分散在田中居住，各家的院子和打谷场都很大，占了很大一部分可耕地。私田之间，地界很宽很高，几乎和小路一样，也占去了一部分可耕良田。更占地的是纵横田间的车道。春秋和战国初期的战争是车战，战车又是农家自造（每十户或更多，出一辆战车），所以在田野里必须留出战车道路。更有大规模车战碾出的道路和毁坏的田野。这些又占去了许多良田。如今要农人搬出田野，以里为单元集中居住，将田中的车道、地界、庄基场院和废弃的渠道统统开垦出来，变为良田重新分配。这样，一方面是节省土地（集中居住的村庄占的是荒地），一方面是大量增加土地。一正一反，秦国的土地资源便大大丰富起来。但是这一拆一迁、集中成村、开垦路界、重新分地，人力财力大折腾，引出的利害冲突可当真不少。

白氏部族的不满，尚不在这些表面冲突之中。

以孟西白三族在乡闾之间的势力与影响，他们不会担心在拆迁聚居和重新分配中折损了自己的物事，他们的好田好地不会因为新法而减少，反而会增多。他们都是殷实的老族农家，寻常农户在拆迁搬家中的艰难对他们并不构成威胁，也伤不了他们的元气。白氏部族的不满，不在寻常农家的这些琐碎担忧，而在他们的特殊地位将在新田制中失去。

郿县的孟西白三族，都是贵族血统的自由民，向来被秦国公室当做“国人”对待，其地位本来就与依附隶农不可同日而语，甚至与普通的自由民也有很大的不同。白族的最特殊之处在于，在孟西白三族中，唯有白族是太子封地。太子封地，是秦国在春秋时期的传统做法——太子一旦明确，无论其年长年幼，都有一块储君封地。这种封地与权臣豪族的封地不同：一则，农家庶民不改变原来的自由民身份或隶农身份（豪族领地的农人大多是依附隶农），譬如白氏部族被确定

为太子封地，但依然是显赫的自由民。二则，太子对封地民众只有象征性的治权。也就是说，既不像豪族领地那样的完全治权，也不像寻常土地那样完全归郡县官府治理。太子府向郿县封地派出的常驻官吏只有一个，而且不管民治，只管督导农耕和收缴赋税。三则，太子封地享有许多农人不可企及的特权。最简单的一点，若逢天旱，百里渠的渠水便要首先保证太子封地的农田浇灌。如果县令执行不力，或有与封地抢水之类的事端发生，封地的常驻官吏就会立即上报太子府，给予严厉惩治。夏天抢水与戎狄移民械斗时，白龙其所以比较冷静迟缓，也是因为白氏部族从来没有感受到缺水对他们的威胁。

如今，卫鞅的新法令非但要废除井田，而且要取消公室贵族的封地——新法令规定，公室贵族必须对国家有大功方能封爵封地，不能仅凭贵族身份享有封地。这样一来，太子的封地自然要被取消，白氏部族作为太子封地所享有的特权也将随之烟消云散。白龙心里很别扭，觉得这新法令处处透着一股邪乎劲儿，硬是和体面人家过不去！眼看着白氏家业和老祖先创下的部族荣誉要在新法令中沉沦下去，自己也要成为白氏部族最没出息的一代族长，窝火得吃不下睡不着，几天不说一句话。

八月头上，老白龙准备了一份特殊的乡礼，带着族中一个识得字的先生，赶到了栎阳。

“老族长，到栎阳见谁？”将到栎阳，细长胡须的先生小心翼翼地问。

“多嘴。到时自然知道。”

进得栎阳，天色傍黑。白龙走马向国府偏门径直而来。细胡须先生惊讶得合不拢嘴，看来，老族长要走“天路”了。

“老族长，”细胡须先生压低声音道，“是否先见见当家的白将军？”

白龙默默地摇摇头，下马拴马，走到门前对守门军吏拱手道：“郿县白龙，求见太子，相烦将军通禀。”军吏笑笑：“太子封地的白族长啊，请稍待。”匆匆进门去了。细胡须先生没想到老族长如此体面，简直和栎阳朝臣一般，又一次惊讶得张大了嘴巴合不拢。顷刻之间，军吏出来拱手道：“白族长请。”白龙一拱手，大步进门。细胡须先生背着青布包袱也匆匆跟了进来。

太子府很小，只是栎阳国府的一个三进四开间的偏院。太子正在第二进的书房里听太子傅公孙贾讲解《尚书》。军吏禀报白龙求见，太子皱皱眉头道：“带他去见总管，公孙师正在讲书。”公孙贾却笑道：“是封地族长，太子还是见见，讲书无甚耽搁。”太子便道：“既然如此，教他进来。公孙师无须回避，也帮我听听。”公孙贾拱手笑道：“臣遵命就是。”

白龙是第二次见这位太子了。第一次是五六年前初封地时的“赐封”晋见，那时太子才六七岁。白龙只知道太子叫嬴驷，是新任国君的唯一的儿子。但就是那短短的一次礼仪性的晋见，白龙已经对太子留下了很深的印象。白龙的第一感觉是太子不像个年仅六七岁的孩童，他举止得体，说话清楚，竟然还问了白氏部族的人口、地亩和收成年景。白龙事后感慨万端，直说：“龙种就是龙种！”就因了这特殊的好感，白龙在每年两次上缴五谷赋税时，都要给太子特备一份少年王子准定喜欢的礼物，或是一张良弓与一壶好箭，或是一只上好猎犬。有一年是一把戎狄人用的锋利匕首，太子高兴得直说：“白老族长好！”在这种极少见面却又慢慢渗透着的一种好感中，白龙和小太子之间，好像有了一种忘年的神交。白龙委托封地官吏请太子恩准的一些变通，几乎是有求必应，没有遭到过一次拒绝。白龙觉得这个太子少

年世故，胸有城府，做事比大人还有主见，确实有王者气派。倏忽五年不见，太子该当没甚变化。

“郿县封地族长白龙，参见太子——”白龙匍匐在地，大礼三叩。他是一介庶民，和太子天地之别，就选择了这种异乎寻常的礼节。

“白老族长，快快请起。几年不见，族长老了许多也。”

“屈指五年，太子却是长大了，一身英气，老朽高兴也。”

“老族长请坐。上茶。老族长远道而来，有事就说，说完了用饭。”

白龙坐在长案前虽显局促，却也教人觉得实在可靠，一拱手慨然道：“也没甚大事，几年不晋见太子，心中老大不安。此来栎阳，买些许农具，顺便拜见太子，带来三张貂皮，给太子冬天做件皮衣，遮挡风寒。”话音落点，细胡须先生忙打开青布包袱，恭敬捧上三张制好的貂皮。太子接过笑道：“呀，如此雪白细软！我还真没见过这等上好的貂皮。公孙师，你看看。”公孙贾接过抚摩一番，赞叹道：“毛色好，做工细，上等皮子也！”白龙笑道：“这是老朽去年冬雪天，在阴山下猎得的。胡人说，此等貂皮化雪于三尺之外。老朽不知真假，请太子试着穿。”太子高兴地笑起来：“好！今冬狩猎不怕风雪了。”公孙贾点头道：“白族长终归是老秦人，老封地，事事想着太子，难得也。”白龙长嘘一声，只是低头不语。

公孙贾打量着这个陌生老人，心中一动：“老族长啊，新法分地，郿县进展如何？白族长分了几多好田？”

“对，老族长，说说，分了几多好地？”太子也兴致勃勃。

却不料老白龙“噢——”的一声痛哭起来，嘶哑呜咽，凄惨酸楚，那一只断了胳膊的空袖管也在簌簌抖动。少年太子嬴驷慌得无所措手

足，蹲在老人面前连连道：“老族长莫哭，莫哭，有事尽说，有事尽说。”公孙贾叹息一声：“老族长，你是太子府的自家人，有太子替你做主，哭个甚？说也，赋税重了？”太子笑道：“那还不易？太子府明年减半收。我这太子府，吃不了恁多粮食。”

老白龙抹抹眼泪，摇头哽咽：“太子哪里话来？白氏千户，做了太子封地，是天大的幸事。老秦人，谁个不想给太子府多贡点物事？老朽所哭，为的是不能再给太子效犬马之劳了，这条路，走到头了。”

“却是为何？”太子惊讶，脸骤然涨红起来。

公孙贾淡淡笑道：“太子忘了？新法要取缔公室封地。”

“取缔公室封地？太子封地也取缔么？公孙师，我如何不知？”

“国君有令，只给太子讲书，暂不给太子讲秦国新法。”公孙贾拱手回答。

太子怔怔地站着，一时没有话说。

白龙痛心疾首：“郿县和华山的孟西白三族，原本都要做太子的封地。这新法邪乎，竟要取缔公室封地，还要抢走先君穆公赐封给功臣的养生田！天理何存哪！男女老少都害怕，都请做太子封地哪！太子不为老秦人做主，老秦人就完了……”说着说着，声泪俱下。

太子焦躁，在书房中走来走去：“这，这，是新法？我听君父说，秦国要变法，这就是变法么？岂有此理！老秦人如此苦楚，那个卫鞅，不知道么？”

公孙贾默默摇头，沉重叹息，却是一言不发。

太子猛然站定，慷慨激昂：“老族长，本太子未奉君命，封地还是封地，谁也不能动！”

“孟族，西乞族，也一样可怜。”老白龙泪流满面。

“那是增加封地，我要禀明君父再说。”

就这样，老白龙扛着太子这把“尚方剑”回到了郿县，招来族人一说，举族欢呼雀跃。消息传开，孟族西乞族立即呼应，一面上书国府请做太子封地，一面拒绝拆迁房屋，稳稳地按兵不动。孟西白三族抗命，其余稍有根基的家族也闻风即停，郿县的新田制推行顿时瘫了下来。三天之内，华山西边的孟西白三族也立即效法，非但上书请为公室封地，而且赶走了县令派来的分田县吏，做得更为明目张胆。

所有的人都怀着一个心思，有太子为老秦人说话，一个卫鞅又能如何?

八　渭水刑场对大臣贵族开杀了

事情一出，先急坏了郿县令赵亢。

赵亢本想在秦国变法中大大作为一番，治好郿县，为儒家名士争得荣耀，免得天下人说只有法家能变法理民。但是，夏天的渭水大法场，使他一下子跌进了冰窖里。夜里睡觉，梦中老是刀光鲜血人头骨碌碌滚到脚边，悚然醒来，也是大汗淋漓心惊肉跳。一个月下来，他觉得新法令森森然令人畏惧，对变法的热忱情怀竟渐渐由陌生而冷漠起来，不知不觉地对“仁政”、对“小国寡民”的闲散恬淡油然生出向往。赵亢开始后悔自己入世做官，更后悔贸然卷入变法，对兄长赵良选择的稷下学宫倒是分外怀念了。然则，如何退却？能向国君上书，诉说自己的害怕和后悔？那岂非令天下人笑掉大牙？反复思虑，赵亢觉得唯一的办法是先拖上一段时日，然后以有病为由上书告退，万一国君不允，就请迁个清庙文官，脱离变法，日后再徐徐图之。心意一

定，赵亢对推行新田制就淡漠起来，公事派给几个县吏去做，自己整日价在书房里埋头不出。谁想，就在这时候郿县出事了。

县吏们流星般赶回县城禀报，等待着赵亢的决断。赵亢一下子慌了手脚，急得团团乱转。他知道，这个时候出事，那个杀伐严厉的左庶长卫鞅决不会给他好看。万般无奈，赵亢带着一班县吏连夜赶到了太子封地白乡。

等了约莫一顿饭工夫，老白龙才“拜见”了县令大人。赵亢温言悦色地问起事情的起因，白龙却只有硬邦邦的两句话：“功臣赐田，太子封地，谁也休想动！”赵亢再说，白龙干脆板着脸一言不发。赵亢急了，厉声道：“老族长，你就不怕左庶长的大法场！”白龙冷笑：“老秦人流了那么多血，再多流点儿，又有何妨？”赵亢顿时僵在当场无话，想想不能硬逼，便软语相求，让白龙念在一方安危上，不要和新法令顶牛。磨了半个时辰，白龙慢腾腾道：“县令大人，不是我白龙不办。这是太子封地，我得见太子手谕，你说是不？”赵亢道：“有太子手谕，你就动？”白龙淡淡点头：“那是自然。”赵亢一拱手：“告辞。”

一出白乡，赵亢带了一名县吏，飞马向栎阳赶来。

卫鞅的左庶长府，早已经知道了郿县抗法、分田瘫痪的事。景监着急，请命赶赴郿县。卫鞅沉思半日，摆手道：“事大宜缓，且看看再说。”卫鞅对废除井田制的艰难早已想透，在秦国这样的老牌诸侯国，进行如此千古大变，若一帆风顺，他倒是会觉得奇怪，有意外阻力，他丝毫也不觉奇怪。但事情从太子封地生出来，他倒确实没有想到。太子正在少年，如何能对封地如此敏感执著？后边肯定有难以说清的人和事。

卫鞅感到不解的是，事发三日，郿县令赵亢如何不见动静？上次争水械斗，赵亢虽然未做直接处置，却也立时飞马赶来禀报请命，这次却如何声息不闻？难道赵亢正在断然处置，要等平息了此事再禀报

不成？反复思忖，卫鞅打消了这个念头。他对赵亢虽知之不深，却也有一种基本的评判。初见赵亢，他觉此人聪敏热诚，闪烁的目光中却总是透出一种谨慎和优柔，对争水械斗事件的处置，也确实证明此人缺乏杀伐决断。指望他去撞击孟西白三族和太子封地这样的大山，肯定是不可能。那么，赵亢作为县令，究竟在做何事？为何对他这个总摄国政推行变法的左庶长没有个回说？

这时，景监轻轻走进来，说赵亢到了太子府，和太子一起去晋见了国君，君上请左庶长立即到国府去。卫鞅既感到惊讶，又感到好笑。这个赵亢，径直找到太子，岂非将事情搅得更纷繁？国君储君都搅进来，国家没有了一种超然于冲突之外的力量，岂能保持最终的稳定？看来，这个赵亢还真是个有几分呆气的儒生。

卫鞅没有停留，立即策马赶往国府。

秦孝公已经听完太子和赵亢的陈述，冷若冰霜地坐着，一句话也不说。他最生气的是太子嬴驷，稚气未脱，竟然鼻涕眼泪地请求保留太子封地，还要将孟西白三族全部扩大进来。还有那个秦国的贤士县令赵亢，非但不反对，竟然也主张保留太子封地，以稳定老秦人之心。这算得个变法县令么？还有一层，既然是县令推行变法，为何不向左庶长府禀报政事，却径直找到太子和国君这里来？变法大事，政出多门，全无秩序，岂非大乱？一个是少不更事的太子，一个是胆小怕事的儒生，一个鼻孔出气，合起来添乱！秦孝公第一次感到了怒不可遏，但还是咬咬牙强忍住自己，若没有赵亢这个县令在当面，他可能早已经对太子大发雷霆了。

“臣卫鞅，参见君上。”

直到卫鞅进得书房，秦孝公始终面如寒霜地肃然端坐，一言不发。太子和赵亢站立两旁，局促忐忑，不知如何是好。见卫鞅到来，

秦孝公点点头正色道：“左庶长，郿县令赵亢与太子所请，乃变法大事，交你依法度处置。”说完，起身拂袖而去。

卫鞅略一思忖，已知就里，淡淡问道：“敢问太子，所请何事？”

太子被父亲冷落，大为尴尬，满脸涨红，期期艾艾道：“没，没，没甚。我自会对公父说。你，不用再问了。”

卫鞅微微一笑：“赵亢，你是国府命官，如何讲说？”

赵亢已经从秦孝公冷若冰霜的沉默中预感到不妙，自然不敢像太子那样拒绝回答，拭拭额头上的冷汗，拱手答道：“启禀左庶长，郿县三族上书，请做太子封地。下官禀报太子，以为若不取缔太子封地，可保秦国安稳。”

“三族上书交于何人？”

“在，在下官手里。”

“你该当禀报何处？”

“该，该报左庶长府处置。”

“然则，你却报送何处？”

“报送，报送了太子。下官以为，事关太子……”赵亢已经是大汗淋漓。

卫鞅正色道：“太子乃国家储君，尚在少年，素未参与国政，更未预闻变法。你身为大臣，不力行法令，反擅自干扰太子，为抗法者说情，又越权扰乱君上，可知何罪么？”

赵亢沮丧恐惧，看了太子一眼，低头咬牙，死死沉默。

“左庶长，今日之事，乃嬴驷所为，与县令无关！”太子着急，亢声揽事。

“兹事体大，须依法论处。二位请。”卫鞅平淡冷漠。

“到何处去？”太子急问。

“左庶长府。”卫鞅淡漠冷峻。

“卫鞅，你好大胆！竟妄图拘禁储君？”太子面红耳赤，声音尖锐。

正在此时，顶盔贯甲的车英大步走进道：“国君有令，太子须到左庶长府听凭发落，不得违抗。”

太子狠狠地瞪了卫鞅一眼，腾腾腾急步出门。到得院中，却被荆南嘿的一声拦住。太子正要发作，荆南抱剑一拱，伸手向旁边的一辆黑布篷车一指。太子“咳”地一跺脚，跳上篷车。赵亢拭拭额头汗水，也匆匆碎步走出来钻进篷车。车英一摆手，已经在篷车驭手位置就座的荆南一抖马缰，篷车辚辚驶出国府。卫鞅换乘甲士马匹，随后赶出。

来到左庶长府，卫鞅对景监一阵吩咐，两人分头行事。景监将太子请到卫鞅书房，为其讲解变法缘由和新法令的内容。卫鞅则将赵亢带到政事厅，讯问抗法事件的详细经过和赵亢的政令举措。一个时辰后，卫鞅结束讯问，来到书房。太子一副专心听景监讲解法令的样子，目不斜视。卫鞅正色命令：“景监领书，将太子留左庶长府十日，研习新法，十日后考校。”景监答应一声遵命，拱手道：“太子，请到小书房。”太子惊讶万分，锐声道：“如何？尔等敢软禁太子？！”卫鞅拱手道：“太子尚未加冠，却擅自干政，臣代君上执法，不得不罚。”说完大袖一甩，径自出门。景监拱手道：“太子，左庶长是在保

护你，其中深意尚请太子细察。”太子冷冷一笑：“保护？哼！走。”径自出门。景监将太子安顿在备好的一间小书房，又安排好护卫和仆役，方才匆忙地去见卫鞅，也顾不得太子老大不悦。

暮色时分，卫鞅带着全副班底并一千名铁甲骑士，飞驰郿县。

秋风一起，大地一片苍黄。树叶飘落，遍布井田的民居疏疏落落毫无遮掩地裸露在田野里。按照卫鞅的变法部署，现下本该是忙忙碌碌的拆迁、整田和分田了，田野里也自当该是热气腾腾了。但是一路所见，除了栎阳城外的田野里有动静外，所过处一片冷清，秋风掠过旷野，触目尽是苍凉。

马队奔驰在井田的车道上，卫鞅觉得特别不是滋味。他没有料到赵亢作为一个秦国名士，作为一个大县县令，竟是如此懦弱。也没有料到太子作为国家储君，竟是如此的幼稚冲动。然他心中十分清楚，这两个人都不是兴风作浪者，他们的背后肯定有更为阴鸷的人物。对于变法过程所能遇到的种种阻力，卫鞅都做了周密的预想，他不但精细地揣摩了各国变法失败的原因，而且在魏国亲自经历了官场的种种阴谋沆瀣，自然不会将掀翻旧制的变法看成唾手可得的美事。虽然他不能预料，阴谋和阻力在秦国将以何种形式出现，但是各种基本的应变方略他是有准备的。对目下的“抗田事件”，卫鞅虽然感到了沉重的压力，却丝毫没有惊慌，他有自己独特的处置方略。

进得郿县城，卫鞅吩咐车英立即在县府外的车马场搭筑一座幕府。

这幕府，本来是军中统帅在战场上的统帅部。县城有官府，再搭幕府颇显蹊跷。车英不解，对景监使个眼色，意思是提醒卫鞅不必多此一举。景监却摆手道：“搭，左庶长自有用场。”车英不再犹豫，令旗一摆，一队甲士片刻之间便将幕府搭起，二十辆兵车一围，一座辕门帅帐顿时现出。卫鞅又吩咐景监在辕门口竖起一块两丈余高的木

牌，大书“左庶长卫鞅力行新田制幕府”。大牌一立，旗帜招展，甲士环列，一片威严肃杀的气氛顿时弥漫开来。

卫鞅进入幕府大帐，立即吩咐景监率一班文吏进入县府清理民籍田册，并立即发一道紧急公文到栎阳东部的下邽，命令下邽县令立即押解东部孟西白三族的族长，火速赶到郿县。东去特使出发后，卫鞅又命令车英带六十名甲士，即刻前去白氏田庄。

白氏族人居住在平原地带。郿县的平原主要在渭水北岸，大约五六十里宽。孟西白三族就占去了三十多里宽的地面，其中白氏一族地土最广，约占三族的一半。白龙身为族长，和六个儿子都有田籍，七家井田共占地将近五千亩。白龙一人的“大井”，就有田八百多亩，清一色的临渠水田。但是，白龙的庄园却建在大儿子的井田中，没有占用最好的水田。这片庄园占地五六亩，瓦屋二十余间，居住着白龙一家三代八十余口，算得上农家罕见的大家庭。白家能够劳作耕耘的人口不过十来个，却如何种得如此多的土地?

这就得说说自由民和隶农的关系。西周和春秋时期，公室的领地和贵族的封地，都直接由奴隶耕作，贵族和公室、王室直接管理，直接收获。那时候，自由民和奴隶（隶农）没有直接关系，自由民占有的土地数量不大而且必须自己耕耘，直接向官府缴纳赋税（实物徭役多钱币少）。后来，商品交换的活跃，大大改变了各个诸侯国新贵族，觉得直接管理大量奴隶在广袤田野上耕作的旧方法太过笨拙，管理吏员庞大且效率不高。就有许多新贵族施行新法，将封地土地分散委托给富有耕作经验的自由民，同时也将原来的奴隶（隶农）分配给自由民，由自由民督导管理隶农耕耘，贵族直接从自由民收取应该得到的“租税”。战国初期，这种形式在东方国家已经比较普遍，一些大诸侯国变法后，许多隶农也变成了自由民。但在秦国，还延续着自由民管辖隶农的老式井田制。这时的秦国，几乎所有的可耕田都分割在自由民名下。官府只承认自由民的“田籍”（分田占田的资格）。官府

和贵族分派给自由民的奴隶（隶农），只是劳动力，只在“地主”的土地上劳动。于是，自由民都成了大大小小的“地主”，拥有或多或少的奴隶（隶农）。

白龙是自由民中的显赫人物，父子七人各有一井，每井有八家隶农，白家共拥有五十六户隶农。尽管有隶农耕耘，但白氏家人依旧勤奋。每天日出，白家的男女老少都走出庄园，到白龙划定的“家田”里去劳作耕耘。白龙则带着掌事的大儿子到处走动，查看田野，督促隶农耕耘。日落时分，则聚家同食。成年男子一屋，妇人一屋。所有的三十多个小儿，却都在两棵固定的“大树”吃“板碗饭”，堪称奇特的一景。这两棵“大树”，是两块又长又厚的木板，板上每隔两尺镶嵌一个铜碗，白氏家人叫做“板碗”。每到饭时，几个儿媳将饭菜用大盆抬出，分到每个板碗里。“咥饭！”掌厨的二儿媳一声令下，守在院子里的三十多个孩子，便按照年龄大小与男女次序，快步走到自己的板碗前开吃，直至吃完，没有一个孩童敢说话。即或旁边有客人观看，孩童们也没有人张望。仅此一端，老白龙的治家声望便大大有名。晚饭后，则是合家计议农事和白龙处置族中事务的时候。三年前，白龙已经将家中农事交由长子掌管，将家务交由夫人和次子掌管，自己主要处置族中事务，对家事农事只是偶然过问便了。

变法以来，白氏部族平静有序的生活，被完全打乱了。

以往，辛勤的农人们的白日都交给了田野，几乎所有的家事族事都放在晚上找人。但自从《田法》颁布以来，登白氏门者络绎不绝，尤其是白龙从栎阳回来，天天都有人聚来问讯计议。

今日从晌午开始，族中六十岁以上的老人便都聚到了白龙家，一直说到日落还没有结束。白龙的主意挺正，一再说就是秦国全部推行新田制，孟西白三族也还是太子封地。可那些族老却总是忧心忡忡，说着听来看来的各种传闻和事实，心下老大的不安。最令人沮丧的是族中老巫师竟期期艾艾叹息着说：“孟西白三族，兴旺了百多年，气数

衰了，不能硬挺也。”此话一出，族老们更是一片沉默，忧郁地瞅着白龙。

骤然间，白龙火气上冲，独臂一挥：“不能挺也要挺！守不住祖业，我白龙无颜面见祖宗！”

突然，一阵急骤的马蹄声传来，屋中老人不约而同地站了起来。他们都曾经是身经百战的军中老卒，从马蹄气势，便知来者是铁甲骑士。白龙微微冷笑：“一身老骨头，慌个鸟！”话音落点，马蹄声已经逼近。白龙长子飞跑进来道：“父亲，国府铁骑！”白龙冷冷道：“打开庄门。”

庄门打开时，马队已经从纵横田野的车道上飞驰到白家门外的打谷场。车英一摆手中令旗，马队迅速列成了一个小小方阵。车英下马，一招手，前排六名甲士也纵身下马，跟随车英走进庄园。绕过高大的砖石影壁，车英一怔，只见二十多个白发苍苍的老人怒目站立在院中，分明一个步卒拼杀的小方阵。白龙的长子站在老人阵外，紧张得无所措手足。车英仿佛没看见眼前的阵仗，从斜挎腰间的皮袋中摸出一卷竹简展开，高声道：“奉左庶长令，缉拿白龙归案。白龙何人？出来受绑！”

一个老人拨开挡在他身前的几个老者，昂然走出：“老夫便是白龙，走。”车英一打量，只见面前老人白发披肩，长身独臂，一脸无所畏惧的冷笑，便知确实是白龙无差。车英一挥手，身后甲士便上前拿人。

“不能拿人！”白龙身后的老人们一声大吼，四面围住了车英和六名甲士。

“如何？白氏族老们要抗命乱法？”车英冷冷一笑。

一个老人高声喝问：“你只说，为何拿人？”

“老族长乃太子封地掌事，没有太子书命，谁敢缉拿？！”又一个老人大吼。

车英冷冷道：“白龙身犯何罪？到左庶长幕府自然明白。族老们再不让开，车英就要依法诛杀抗命乱民了。”

“杀吧！怕死不是白氏后人！”老人们一片怒吼，围了上来。

“退下！”老白龙面色涨红。他心中清楚，一旦与官府弄出血战，太子想出力维护也不行了，没有太子，白氏族人纵然鲜血流尽，又如何挡得官府行事？他一声大喝，“一人做事一人当，知道么？谁再胡来，白龙立即撞死！”

在老人们沉默愣怔的瞬间，白龙伸手就缚，赳赳出门。

马队远去时，身后庄园传来一片哭声和吼叫声。

次日深夜，下邽县令也押解着东部孟西白三族的族长到达郿县。卫鞅审问了三位族长，三人对上书请做太子封地供认不讳，而且对废除井田制和隶农制大是不满，同声要求面见国君，辩诉冤情。接着，卫鞅又审问了白龙，白龙只说一句话：“此事请太子说话。”再也不开口。卫鞅冷笑，不再多问，吩咐押起人犯，便来到后帐。景监正在后帐整理郿县田籍，见卫鞅进来，拍拍案头高高的一摞竹简道：“田籍就绪，单等分田到民了。”

“景监，此次抗田的要害何在？”卫鞅突兀发问。

景监沉吟有顷：“要害？自然在白龙抗命。”

“不对。要害在国府，在官员。”

“左庶长是说，在太子？在郿县令？”

“对。没有大树，焉有风声？乱民抗命，岂有如此强硬？”

景监似乎从卫鞅冷峻的口吻中感到了事态的严重，犹豫问道：“难道左庶长准备将太子、县令作为人犯处置？”

卫鞅踱步道：“太子是国家储君，又在少年稚嫩之时，没有蛊惑之人，岂有荒唐之事？太子背后当还有一个影子。”

“正是，我亦有同感。查出来，一起处置，解脱太子。”

“行法论罪，得讲究真凭实据，不能仅凭揣摩与猜度处置。”

“左庶长未免太过拘泥。维护太子，大局当先，何须对佞臣讲究法度？”景监第一次对卫鞅的做法表示异议。

卫鞅目光炯炯地盯住景监，沉默有顷，肃然道：“足下之言差矣。

查奸不拘细行，此乃儒墨道三家与王道治国之说。他们将查奸治罪，寄托于圣王贤臣，以为此等人神目如电，可以洞察奸佞，无须具体查证罪行。究其实，没有真凭实据便治人于死罪。此乃人治。法治则不然，法治必须依法治政，依法治民，依法治国。何谓依法治政？就是对国家官员的言行功罪，要依照法律判定，而不是按照国君或权臣的洞察判定。依法判罪，就要讲究真凭实据，而不依赖人君权臣的一己圣明。此乃人治与法治之根本不同。”

“如此说来，法家治国，要等奸佞之臣坐大，而后才能论罪？尾大不掉，岂不大大危险？”景监很是不服气。

“不然。”卫鞅淡淡一笑，“只要依法治国，奸佞之臣永远不可能坐大。原因何在？大凡奸佞，必有奸行。奸行必违法，违法必治罪，何

能使奸佞坐大？反之，一个人没有违法之奸行，于国无害，于民无害，又如何能凭空洞察为奸佞？”

“能。人心品性，足可为凭。”卫鞅面色肃然，一字一字道：“法治不诛心，诛心非法治。请君谨记。”景监笑道：“那就是说，法家不察人心之善恶，只看言行之是否合法？”

“对也。”卫鞅微笑道，“人心如海，汪洋恣肆，仅善恶二字如何包容？春秋至今四百余年，天下诸侯大体都是人治。贤愚忠奸，多赖国君洞察臣下之心迹品性而评判。对臣下国人随意惩罚杀戮，致使人人自危，一味讨好国君权臣，而荒疏国事。为官者以揣摩权术为要务，为民者以洁身自好为根本。国家有难，官吏退缩。作奸犯科，民不举发。政变连绵不断，国家无一稳定。究其实，皆在没有固定法度；赏功罚罪，皆在国君权臣的一念之间。晋国之赵盾乃国家干城，忠贞威烈，却被晋景公断为权奸灭族。屠岸贾真正奸佞，却被晋景公视为忠信大臣。致使晋国内乱绵绵不断，终于被魏赵韩三家瓜分。假若晋国明修法度，依法治政，安有此等惨剧？”

景监默然，显然已经明白了卫鞅的想法，只是一下还脱不出笃信明君圣贤的旧辙。叹息一声道：“那，就等，等他们自己跳出来再说。”

卫鞅看着景监沮丧的神情，爽朗大笑道：“说得好！法治就是后发制人。景监兄但放宽心，真正的复辟奸佞迟早会跳出来，你摁也摁不住。新法颁行，没摁住私斗吧？照样有人顶风犯罪。《田法》颁行，没摁住白龙吧？请君拭目以待，不久便有更大的物事跳出水面！”

“你是说，法网恢恢，疏而不漏？”景监做了一个合围手势。

卫鞅哈哈大笑，景监也大笑起来。

第二天，卫鞅下令关押赵亢。当车英率领武士到赵亢的小院时，赵亢惊讶莫名，愣怔得半天说不出话来。自卫鞅到达郿县，赵亢便奉命将一应公事交给了景监，软禁在县府后院的家中思过。赵亢的从政豪情已经消磨净尽，准备此间事情一了，便学大哥赵良的路子，到稷下学宫去修习学问。至于这次风波，他也有接受处罚的思谋准备。在他看来，最重的处罚就是贬官降俸，告示朝野。自古以来，刑不上大夫，秦国自穆公百里奚以来，有王道仁政的传统，根本没有重罚过一个官员。像郿县令这样的首席地方大臣，更不会有刑罚之虞。所以赵亢想的完全是另外一回事。他担心国府仍然会让自己留任郿县，陷在这个是非之地不能自拔。自己毕竟是秦国名士，想隐居游学谈何容易？三天以来，他思虑的中心是如何辞官归隐。今晨卯时，他肃然坐于书案前，开始按照几日来的构思提笔写《辞官书》。方得写完，一阵沉重的脚步声，车英带领武士进了庭院。

“尔……尔等，意欲何为？”铜笔“噗”地掉在地上，赵亢才回过神来。

“奉左庶长命，缉拿赵亢归案。”车英展开一卷竹简高声宣读。

“且慢且慢。”赵亢摆摆手，“将军莫非搞错，本官乃郿县令赵亢！”

车英强忍住笑意，冷冷道：“丝毫无错，正是缉拿郿县令赵亢。”

赵亢半日沉默，终于指着案上的羊皮纸道：“请将本官之《辞官书》交于左庶长。赵亢不做官足矣！何罪之有？”说完，昂首就缚。

卫鞅拿着赵亢的《辞官书》沉思良久，亲自来到关押赵亢的石屋。

赵亢对于卫鞅的到来丝毫不觉惊讶。在赵亢看来，就算是国君，见了他的《辞官书》表露的高洁情怀，也会尊敬有加，又何况卫鞅？他见卫鞅只身前来，并没有前呼后拥，不禁从破席上坐起，淡然一笑："左庶长，在下去意已定，不要挽留。赵亢，不是做官的材料。"卫鞅也是淡淡一笑："赵亢兄，卫鞅不明白你言下何意？"赵亢一怔："如何？你不是来挽留我？"卫鞅道："为何要挽留你？"赵亢释然笑道："那你是要放我走了，如此更好，赵亢先行谢过。"卫鞅摇摇头收敛笑容："为何要放你走？"赵亢真的惊讶了，茫然问道："那？你来却是做甚？"

卫鞅当真是又气又笑，揶揄道："来拜望你这个秦国贤士也。"

"既知敬贤，何故差人缉拿，斯文扫地！"赵亢昂然挺胸。

卫鞅不禁大笑："赵亢啊赵亢，你当真不知自己是戴罪之身？"

"赵亢追慕圣贤，敬祖畏天，知书达理，洁身自好。纵然无能从政，亦是有所为有所不为而已，谈何戴罪之身！"赵亢面色涨红，理直气壮。

骤然间，卫鞅犀利的目光直视赵亢，冷冷道："好一个追慕圣贤，敬祖畏天，知书达理，洁身自好，有所为有所不为。可惜，你赵亢不是一介儒生，不是在学宫讲书。你是秦国的县令，是自认名士来报效国家的官员。在你管辖的县境内，国法难行，政令不通，疲民滋事，贵族乱政，食国家俸禄的赵亢，你却到哪里去了？"

赵亢觉得这种申斥有辱尊严，不禁怒火上冲："足下之法悖逆天理，唯知杀人，赵亢岂能俯首听命？"

卫鞅哈哈大笑："如此说来，足下这个儒家名士是有意抗法了？"

"正是。左庶长如何处置？"赵亢昂头望着屋顶，喉头不断抖动。

卫鞅沉默有顷，长嘘一声，平静地道：“赵亢，卫鞅知道你是儒生本性，不想对你讲说法家治国的道理。然则，你我都是国家官员，各司其职，都得忠实地行使自己的权力，否则便亵渎了这顶玉冠。卫鞅今日前来，是想告诉你，按照秦国新法，你是死罪。”

“如何如何？你再说一遍！”刹那之间，赵亢面色苍白。

“按照秦国新法，你是死罪。”

“自、自古以来，礼、不下庶人，刑、不上大夫……”

“三代不同礼，五霸不同法。刑上大夫，自秦国变法始。”

赵亢像霜打了的秋草一般，低下了高傲执拗的头颅，额头上冒出了涔涔细汗。死罪！对他不啻是一个晴天霹雳。他做梦也想不到，自己身为秦国名士，秦国首席县令，三代贵族之身，会仅仅因为同情抗田就要被斩首。他之所以对卫鞅不以为然，是内心始终认为卫鞅即或是总摄国政的左庶长，也不敢擅杀大臣，至少要禀报国君。而国君绝不会突兀地改变秦国倚重贵族的传统，一定会害怕招来“杀贤”罪名而挽留他，至少也会教他平安地归隐山林。此刻震惊之下，他神奇地清醒起来，惊诧自己何以忘记了招贤馆那段日子里耳闻目睹的无数故事，国君与卫鞅意气相投，举国相托，立誓变法，又怎能阻挠卫鞅依法治吏？渭水草滩一次斩首七百余人，国君尚鼎力支持，不怕担“暴君”恶名，如何能为他赵亢一个县令变了章法？猛然，赵亢心念电闪，想到了杀一个像自己这样的贵族名士出身的县令，可以震慑贵族反对变法的气焰，而绝不会激起国人的动乱。安知卫鞅不是处心积虑地寻找这样一个警世钟？自己硬邦邦地撞上来，人家岂有不敢杀之理？

赵亢深深地懊悔，长嘘一声：“早知今日，何必当初？”两行眼泪断线般滴答下来。

“大仁不仁，大善不惠。赵亢兄尽可视卫鞅为刻薄酷吏。”卫鞅一拱手，转身大步出门。

“且慢！”赵亢猛然醒来，颤声招手。

卫鞅转身，冷冷问：“还有事么？”

赵亢泪流满面：“能、能否教我见长兄赵良，最、最后一面？”

卫鞅不假思索：“不能。举国同法，庶民人犯何曾见过家人？”

赵亢顿足捶胸：“卫鞅，你好狠毒！上天，会惩罚你！”

卫鞅哈哈大笑，扬长而去。

两天后，渭水草滩的刑场又一次堆成了人山人海。这次，庶民们已经没有了上一次的恐惧，人人都在兴奋地议论着十三名人犯。上次刑杀的七百名人犯中，大多数还是庶民百姓，而这次待死之人，却都是秦国赫赫有名的显贵族长。最令庶民们激动不已的是，县令赵亢也要被斩首。赵亢赵良这两个名字，秦国人老早就很熟，在落后闭塞的秦国，赵良赵亢兄弟二人简直就是凤毛麟角般珍贵耀眼。尤其是云阳百姓，遇见生人总喜欢说：“我乃云阳人，赵良赵亢那个县。”初遇之人也就特别地肃然起敬，将面前的“云阳人”看做知书达理的王化之民，有话好说，有生意好做。赵亢做了郿县县令，郿县人比云阳人还骄傲，动辄便是：“有赵县令变法，郿县日子一定好过！”想不到的是，变法开始将近一年，郿县却成了一锅疙瘩粥，大族械斗，东西争水，目下又分不动土地，日子不但没有好过，反而死了许多人，使郿县成了“杀人刑场”的同义语。

郿县人心冷了，怨言也骤然多了，期盼变法带来好日子的庶民隶农们更是变得愁眉苦脸。对赵县令救星般的赞颂也越来越少了。郿县人原本将赵亢当做百里奚那样的贤臣，渴盼他能像传说中的百里奚那

样到民间嘘寒问暖，处置纠纷，解民倒悬。可是，郿县人既没有见到这个“百里奚”，也见不到外县那种热热闹闹的变法气象，死水一潭，竟还贴进去那么多人命！

终于，庶民们的崇敬期盼，变成了言谈间的冷漠嘲笑和嗤之以鼻。“人家是官身贵人，如何能替蝼蚁庶民说话？”“变法？变个鸟！赵县令都害怕白氏。”“再变下去，郿县就要死光了。”“百里奚？我看是白日死！”几个月过去，郿县流传开了一支童谣，唱道：

月亮走小　百里不遥

点下几日　秋草做刀

流传之初，谁也弄不懂童谣唱的甚事。但是，深信“小儿天作口”的秦国人朦朦胧胧地觉得郿县将有大事发生，是祸是福，谁也料不定，人人都在惴惴不安。如今，左庶长要将这赫赫大名的县令问斩，郿县人可是炸开了锅！他们想起了那首神秘的童谣，顿时觉得明明白白。那“月亮走小，点下几日”不就是赵亢的名字么？那“百里不遥”，分明是说这个假百里奚不会长远。“秋草做刀”，不就是在秋天来临时杀赵亢么？

人们在纷纷议论中，不禁惊叹冥冥天意。

正午时分，渭水草滩一阵尖锐的号角，赵亢、白龙和十一位抗田族长的头颅喷溅着鲜血，滚到了黄绿色的秋草上。人山人海的渭水草滩，爆发出前所未有的一片欢腾。

哨声隐隐，又一只黑色的鸽子冲上蓝天，飞向东南方的苍茫大山中。

第八章　政侠发难

一　黑色鸽子飞进了神农大山

天高云淡。一只黑色的鸽子带着劲急的哨音，飞过秋草枯黄的渭水平原，飞过南山，飞进沟壑纵横的绿色苍茫之中。山山水水缓慢地向后退去，黑色鸽子像永远不停的箭镞，向着东南疾飞。

这是大河水系和长江水系之间的万千群山。这片群山在渭水南岸的百里之遥拔地而起，横空出世，形成第一道高峰绝谷，时人叫做南山，后人称为秦岭。天下水流从这道南山分开，北面的河流绝大部分流入黄河，南面的河流绝大部分流入长江。这南山便成为大河流域和江水流域的分水岭。古人将四条独立入海的大川称为“四渎”，就是河（黄河）、江（长江）、淮（淮水）、济（济水）。“四渎”的主要支脉为“八流”，分别是渭水、洛水（黄河支脉），汉水、沔水（长江支脉），颍水、汝水、泗水、沂水（淮水支脉）。这“四渎八流”是具有神性的大水，其他河川不能与之相提并论。其所以如此，原因有两个：一是这“四渎八流”都源出名山，河出昆仑，江出岷山，济出王屋，淮出桐柏。“八流”中的沂水最小，而且先流入泗水再流入淮水，是支流的支流，但因为它发源于神圣的泰山，所以跻身于名水之中。二则是，“四渎八流”流经的区域都是王化文明区域，楚国岭南的几条大川因在蛮荒山野，所以不能进入名水。在“四渎八流”中，最大的自然是黄河长江。古人为了表示对这两条大川的敬畏，采用了独一无二的称谓，黄河叫“河”，长江叫“江”，其余河流一律叫做“水”。天下只有一条“河”，一条“江”。说到“河”字，那一定确凿无疑的是黄河，说到“江”字，则确凿无疑的是长江。

在古人的观念里，山是水的生命之源，山水相连，山生水，水养万物。茫茫苍苍的群山是天地的支柱，是一切生命的阳性之根。山将水分割开来，框定起来，鬼斧神工般雕出惊险奇绝的峡谷险滩千尺飞瀑，将万千的生命姿态赋予本无定性的流水。水将山拥抱起来，描绘起来，使层峦叠嶂的群山长青苍翠，虎啸猿啼，鸟鸣花香，多姿多彩地矗立在天地之间。名山大川相依存的地区，必生出天地灵气，孕育出超凡人物，流播着瑰丽的故事。

黑鸽子飞进的这片茫茫大山，北挽黄河，南拥长江，从西北到东南横亘千里，人迹罕至，是天地元气最为充沛的隐秘之地。当先民们还在穿兽皮食野果的时候，有个被呼为神农氏的奇人，在这片大山中尝遍百草，不但发现了许多可吃的野果，还采集奇异的灵草灵花当做药材，年年月月地治病救人。神农氏牛头人身，一步一步地从南山进入这片无名群山，踏遍了这片大山的每一个山头每一道峡谷，回到人群送药的时候还要教人们耕种。为了登山采药，他发明了挖土的耒和耜。他将这两种工具传授给人们，使先民们能够开垦荒地耕种庄稼，不再忍饥挨饿。年复一年地跋涉奔波，神农氏终于累死在这片莽苍苍的群山之中，再也没有回到人们中间。先民们从渭水出发，进入南山，在这片无名大山中寻找了多年，也没有找到牛头人身的神农氏。先民们都说，神农氏尝完了百草，采完了药材，教会了人们耕作，人

间的事办完了，一定是回天上歇乏去了。从此，这片茫茫青山就叫了大神农山。先民们看见这片茫茫青山，就想起了牛头人身坚韧博大的神农

氏。先民们怕惊动神农氏的长眠，相约从此不再踏进这片青山。成千上万年时光流去，这片青山就变成了人迹罕至的茫茫林海。淡淡白云下，秀峰迭起，刺破青天。林木萧森，离离蔚蔚，峡谷峻绝，水流如带，全然不见人间烟火，唯闻长风掠过林海的隐隐涛声。在这淹

没一切的茫茫绿色中，没有人能够分清方向，没有人能够走出走进这片无垠的山海。

然则，那只黑色的鸽子依旧顽强地飞向茫茫青山的深处，碧蓝的天空，响彻着嗡嗡嗡的哨音。猛然，均匀的嗡嗡哨音变成了尖锐的长啸，鸽子像一支黑色的箭镞，冲向一座高峰的后面——一道绿色的峡谷豁然展开，半山腰露出了一片黄色的屋顶。黑色鸽子绕屋顶飞翔了一圈，“嗡——”的一声，俯冲而下。

就在鸽子嗡嗡嗡绕着屋顶飞翔时，院中走出了一个长须黝黑的中年人，身着粗短布衣，赤着双脚。他走到墙边，伸手拍了一下镶在墙体中的一块圆石，笼罩屋顶的铜网带着轻微脆亮的金属声缩了回来。之后，他向天上打了一个响亮的呼哨，飞翔回旋的黑色鸽子便“嗡——”的一声扑棱棱落了下来。黝黑的中年人亲切地笑了：“焦明，来，先吃点儿喝点儿。”说着在院中一块很干净的方砖上撒下一把谷子，摆上一盅清水。“焦明”却只是咕咕叫着，不断地拍打右翅，不去啄谷饮水。中年人笑道：“焦明莫急，我来取信。”说着抱起鸽子，从它右腿下解下一个小竹管，打开一看，中年人骤然变色：“焦明，有大事，我要去禀报大师兄了。”鸽子咕咕两声，点点头，自顾啄米饮水去了。

中年人刚刚走开，空中一只苍鹰长鸣一声，箭一般俯冲下来扑向鸽子。黑色鸽子在苍鹰长鸣时便警觉抬头，苍鹰俯冲时，鸽子“咕——”的一声尖叫，嗖地扑进墙上的石窟中，不断发出“咕咕、咕咕”的锐急叫声。苍鹰一扑不中，倏忽展翅，飞出院子在蓝天中盘旋等待。一个布衣少年闻声冲出，怒喝一声：“何方饿鹰，竟敢闯我墨家禁地？看箭！”怒喝间，手中的小小弩机一扬，一支短箭带着尖锐的啸声疾冲蓝天。苍鹰一声长唳，坠向茫茫林海。少年自言自语：

“苦获兄呵，你怎的忘了关上天网？”说着一拍墙上圆石，屋顶的铜网铿铿铿展开，遮住了碧蓝的天空。少年转身笑道：“焦明莫怕，出

来。”黑色鸽子扑棱棱飞出，对少年咕咕咕叫了几声，又低头啄米，安详如故。少年笑道：“焦明，焦明，师姐给你取这个名字，说你是五方神鸟之一也，怕甚来？我去找师姐来看你，啊。”说完，疾步走进了院子深处。

片刻之后，一个布衣少女匆匆走来：“啊，焦明回来了。”鸽子兴奋地拍着翅膀，咕咕几声，飞进少女的怀中。少女抱着鸽子，抚摩着光滑闪亮的黑色羽毛，柔声道：“焦明，是从秦国回来么？”说着伸出右手向西北方向一指。鸽子咕咕两声，伸头看着少女。正在这时，那位少年匆匆走来：“玄奇师姐，大师兄请你速到议政堂。”少女答应一声，放下鸽子笑道：“焦明，姐姐走了，乖乖吃。”便匆匆走了。

玄奇自从和大父在韩国分开，在安邑依靠墨家据点暗中掩护卫鞅去了秦国，便到齐国去找大父会合。爷孙俩在临淄逗留半年，原想将逃离魏国的孙膑设法秘密运送到秦国去。不想孙膑断肢伤残后身心元气大伤，客居大将军田忌的府邸养息，田忌对孙膑敬如上宾，一时间根本无法着手。春去秋来，玄奇要回墨家总院，劝爷爷一起到大山中盘桓歇息，颐养天年。百里老人却执意要留下，等待机会说动孙膑去秦国，说这是他一生为秦国办的最后一件大事，完了立即到神农大山中来。爷爷曾是鬼谷子一门的要人，与孙膑有同门之缘，在齐国又多有故旧，相信自己一定能完成心愿。玄奇也不再勉强爷爷，独自跋山涉水，回到了神农大山的墨家总院。一年多来，她对秦国的消息知道得很少，只在临淄听说秦国已经开始变法，而且势头很是凶猛，杀了许多人。她挂怀着秦国变法，但她更是挂怀着烙在心头的嬴渠梁。从齐国归来，她很想选择从函谷关入秦，再由南山进入神农大山这条路，顺便在栎阳看看他，以了浓浓思念。然则，临淄的墨家客栈却给她带来巨子的命令，必须尽快回到总院，有大事要做。玄奇像所有的墨家子弟一样，对墨家的事业忠诚无二，对巨子的命令绝对服从。一接到传讯，她立即改道从齐国入楚，从丹水径进神农大山。匆匆归来

半月有余，她的老师，也就是墨家巨子，却没有见她，代替巨子处置日常事务的大师兄禽滑釐也没有交代任何急务。

玄奇颇为纳闷，风风火火地召她回来，何以却动静全无？后来又在总院遇到许多派往外地的师兄师弟，才知道巨子召回了在外活动的全部骨干弟子，却没有接见任何一个人。隐隐约约地，玄奇觉得一定有非同寻常的大事要做。她知道，在墨家的历史上，只有数十年前援助宋国抵御楚国入侵的那一次，提前一个月集中了全部三百名墨家弟子，由大师兄禽滑釐率领，星夜奔赴宋国守护。老师巨子则只带了三名少年弟子，径到楚国郢都和发明云梯的公输班较量攻防谋略。那一次，墨家全面胜利，老师战胜了公输班，弟子们则将守城战术传遍了弱小国家，非但挽救了宋国，而且大大灭了好战大国的气焰。那一次，墨家名扬天下，被天下诸侯呼之为“政侠墨家”。

那时候，玄奇还没有出生，但每每听到这段动人的故事，就感到热血沸腾不胜向往。这次，难道也有了那样千载难逢的机会？玄奇一直在暗自揣摩，这次的对象是哪个国家？反复比较，玄奇认定是魏国。魏国的上将军庞涓非但残害自己的同门师弟孙膑，而且穷兵黩武，妄图吞掉卫国、薛国，甚至企图吃掉中山国和韩国，伙同大国瓜分秦国。魏王大兴土木兴建大梁王宫，劳民伤财，赋税大大加重。那个新任宰相公子卬更是贪财受贿的膏粱子弟，使魏国变得腐烂不堪。这些作为，墨家称之为“恶政”，比“暴政”更甚。按照墨家“诛暴去恶，兼爱非攻”的道义准绳，那是丝毫不能容忍的。要在以往，墨家早就出动了。也是老师年高，墨家在进入战国以后有所收敛，才没有对魏国动手。但玄奇也知道，老师一直在寻找重振墨家正道的时机。震慑像魏国这样的强国，能为天下伸张正气，能大灭恶政与暴政的气焰，何乐而不为？要诛杀庞涓、公子卬和魏王，玄奇的第一个念头，就是主动请命，为天下除去这帮恶政之徒。

听到大师兄召唤，玄奇的心中猛然一动，心中闪着纷纷乱乱的念头，疾步向山腰的议政堂奔来。

墨家总院是神农大山中的一座秘密城堡。自老墨子成名时算起，愚公移山般经营了四十余年，才形成了完整的规模。这座城堡在千山万壑的茫茫林海中确实小得难以发现，但实际的房屋数量，却抵得上小诸侯国的一座三里之城五里之郭。这座城堡依山而建，每边石墙长一里，内中共有八百六十四间房屋，六十四口水井，四百多亩耕地和许多个秘密石洞仓库。墨家子弟足不出城，即可以在这里永远生存下去。墨家崇尚百工之术，老墨子和每一个弟子都是第一流的工师算师，将城堡建得坚固实用而且机关密布，等闲大军也休想接近。这座城堡的每一构思都有实用意义上的讲究。高处房屋的屋顶全部涂成黄色，是为了分布在天下的一百多只信鸽能在茫茫林海中准确找到落点。屋顶之下，全部涂成绿色，是为了迷惑能够纵蹿跳跃的猿猴山猫等野兽。整个城堡的院落屋顶全部拉起铜网，是为了防备空中的猛禽袭击信鸽与猎犬。城堡内的所有房屋都用山石砌成，尽量建在树丛或山岩之下，除了坚固和冬暖夏凉的好处，就是隐蔽。在高处看，除了用做信鸽落点标志的几座黄色屋顶，很难发现大片的房子。重要的所在，则都设在有密道通行的石窟。

玄奇要去的议政堂，是墨家的核心重地之一，是一座极为隐秘的宽敞山洞。

玄奇到达时，墨家的“子门”四大弟子已经全部到齐，只差她这个最小的“子门”师妹了。墨家子弟的排行辈次与天下学派大不相同。寻常学派或者剑士门派，辈次严格，师承关系按照血缘关系类比排列，分为师祖、师爷、师父、学生几代，同门旁系则称师叔祖、师叔等，一个学派就是一个严格有序的家族序列。墨子兼爱天下，所有求学的子弟不分辈次，一律互称师兄师弟，全部墨家只有墨子一个被称为“老师”。学生的辈次排列按照地支分为子、丑、寅、卯四个梯次，分别称

为子门、丑门、寅门、卯门。梯次的划分不按照进入墨家的先后和受业的顺序，而是按照学生的才能特长与职守划分。“子门”弟子很少，均是文武工三方面造诣很高的资深弟子。“丑门”弟子以修文和辩物（即后人说的科学）为主，都是些有奇思妙想的特异之才。“寅门”弟子以兵学（不是单纯的剑术武功）为主，是墨家实行

“非攻”防御和诛灭暴政的主要力量。“卯门”则全部是少年弟子，边耕耘边修习，长大后视其特长分别列入各门。墨家的四门弟子之外，还有一个“虎门”，全部由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无法读书识字但又必须收留的特异人物组成，这些人不列为墨家的正式弟子，但却必须接受墨家严酷的训练，人人都有精湛的剑术和搏击术。这些虎门弟子是神农大山的险道关隘与墨家总院的主要守护力量，实际上就是墨家的一支私家武装。所有这些弟子（包括虎门非正式弟子），都没有身份上的尊卑之分，但却有极为严格的法纪服从，互称兄弟姐妹而不失令行禁止。

这种独有的爱心与理想，独有的平等精神与结构风貌，极大地凝聚着激励着所有的墨家弟子。他们热爱墨家，为了墨家的信念与理想，人人都准备随时献身。时人评说“墨家子弟，皆能赴火蹈刃，死不旋踵”！这种献身精神，是天下所有学派都望尘莫及的。

在墨家子弟中，玄奇是“子门”的唯一女弟子。玄奇的父亲和秦国的绝大多数青壮年一样，死在了年年都有的战场上。母亲也和绝大多数秦国女子一样，不到三十岁就累死在桑麻田中。从三岁开始，玄奇就跟着大父在王屋山中的“鬼门”山庄生活。但是，鬼谷子一门从来不收女弟子。玄奇六岁时，爷爷跋山涉水，将她送到了神农大山的墨家门下。爷爷说，墨家最适合将人锤炼得自立于天地之间，且墨家又有“卯门”少年院，生活起居上也不用担心。那时候，老墨子秃头上的一圈白发已经霜雪一般，没有人能够说清他的年岁。念及和爷爷的忘年之交，老墨子才破例收了这个秀丽聪敏的小女孩儿。在墨家的十二

年中，玄奇显示出非凡的天赋与刻苦勤奋，对墨家经典、各种技能以及兵学剑术，均有上乘的修习造诣，仿佛墨家的一切都天生地与她的好恶相合，竟使她孜孜不倦如鱼得水。她的天赋与品性深为老墨子所欣赏，破例将她排列在“子门”，成为墨家年轻一代的重要人物。

先行到达的墨家四大弟子是禽滑釐、相里勤、邓陵子、苦获。墨家事务由这四人主持，已经有了十余年的时间。见玄奇匆匆进来，苦获笑道：“小师妹，就等你了，快坐。”玄奇答应一声，坐在了最末位的石礅上。

“三位师弟，玄奇师妹，今日有要事相商。”首座弟子禽滑釐已经五十余岁，睿智威严，素来不苟言笑，此刻肃然道，“三月之前，秦国在渭水草滩刑杀七百庶民。今日，焦明从秦国飞回，带来的消息是，秦国又在渭水斩决十二名族长和郿县县令赵亢。这是天下进入战国以来，最大数量的暴政杀人。主刑杀人者是秦国的左庶长卫鞅。此人号称变法强国，实则蒙蔽国君嬴渠梁，推行霸道暴政。此等震惊天下之大事，发生在墨家眼前，诸位以为，该当如何处置？”

邓陵子性急，不待禽滑釐话音落点已经面色通红，一口楚语短促尖锐：“以变法之名，行杀人之实，当是暴政无疑。暴政必杀啦！此乃墨家救世之准绳。不用商议，立即派虎门剑士诛杀卫鞅！”

“莫急。”宽厚稳健的相里勤悠然一笑，“墨家尚同。要‘同’，就要议，不议如何得‘同’？当初三家分晋后，魏国李悝率先变法，也有弊端，杀了不少人，然毕竟是强了国富了民，给天下带来了极大变化。也就是从那以后，老师决意对列国变法取审慎对策，不轻易将变法杀人做暴政对待。为此，我墨家多年不出山行做。今卫鞅在秦国变法，本是好事，第一次杀了七百人，我墨家也没有轻率出动，而是派了十余名精干弟子去细致打探。这次送回的消息，非但又杀害十三族长，而且还有一个县令赵亢。这赵亢乃秦国云阳名士，其兄赵良是稷下学宫唯一的秦国士子。赵氏兄弟素有贤名，民间口碑极好。杀得此人，

足以证明卫鞅变法大有暴虐邪恶处。上次所杀七百余人的详情，苦获师弟，你谨细，说说。”

苦获嘴唇厚阔，永远拧着眉头，似乎总是在愁苦地思虑：“卫鞅第一次杀的七百人，有三百一十三人乃孟西白三族之庶民与戎狄移民，二百一十六人乃三族隶民，一百零一人乃国中疲民，四十人乃游侠剑士，三十三人乃各族族长，二十一人乃族中巫师。共杀七百二十四人，确为滥使刑杀，震惊天下。这次又杀了秦国名士赵亢和勤耕不辍的白氏族长。此等暴政酷吏，即或变法成功，也是涂炭生民，用庶民鲜血浇灌一己功业，必须给予严厉惩戒！否则，墨家之兼爱天下就是空谈。”苦获一字一板地说来，肃杀痛心，场中一阵沉默。禽滑鳖点点头，问：“玄奇师妹，你对秦国甚为熟悉，有何见地？”

“玄奇师妹，如何？病了？”相里勤关切问道。玄奇面色苍白，愣怔着不说话，见相里勤发问，猛然惊醒过来，脱口道：“不会！绝不会如此！他如何能行暴政？定然错也。”“玄奇师妹，你说如何？谁出错了？”禽滑鳖正色问。

玄奇默然了。她知道墨家子弟探事的传统和法纪，那是绝对不允许出错的。可是，说秦孝公推行残害民众的暴政，她是决然不会相信的。秦孝公是国君，卫鞅变法如果滥杀无辜，他岂能不知？知道了又岂能允许？如果他知道而且也不反对，那就一定另有隐情。然则，墨家探事子弟带回的消息证据确凿，她能说什么？将近一年，她一直在齐国，对秦国的情况确实不甚了了，能仅仅用自己的信任推翻探事子弟的证据么？自然不能。然则，秦孝公与卫鞅是暴君酷吏么？绝不可能。一时间，玄奇心乱如麻，强自镇静道：“玄奇以为，秦国刑杀之事，定然另有隐情，尚须再查，不宜轻动，请四位师兄详察。”

禽滑鳖道：“玄奇师妹，是否暴政，墨家素来看事实。你所言隐情，乃是一种臆测，如何能改变查核过的事实？”

邓陵子锐声道：“玄奇师妹。是否你自己心中有隐情？秦国目下是任何人都敢杀，连巫师、游侠都杀。更可恨者，连最穷苦的隶农都杀！墨家兼爱天下，如果不为庶民苦难伸张正气，我墨家有何面目对这‘政侠’二字？墨家向来不徇私情，师妹当自省才是啦。”

“邓陵子，且莫如此讲话。”相里勤平静地笑笑，“要‘尚同’，必有争议。玄奇师妹纵有私心，也不至于为暴政张目，无非要查清楚罢了。现既已查清，玄奇师妹也会和我们一样的。”

苦获硬邦邦道：“事不宜迟，当尽快动手，灭暴政气焰，为怨民张目。”

玄奇急得面色通红：“不然。若诸位师兄皆持此论，玄奇提请老师定夺。”

四人一怔，一时沉默无言。墨家事务多年来已经由四大弟子处置，事后只对老墨子禀报结果。但老墨子当初交出权力的时候立下定规：一、子门首席弟子禽滑釐只是主掌事务，不称巨子，墨家巨子仍然是他本人。二、参与议事的任何一人若对决策提出异议，必须禀报他裁定。也就是说，子门弟子们对大事的意见只要一致，就可以不经过墨子，意见不一致，则必须经过老墨子。

多年以来，第一次出现此等情况，四大弟子不禁惊讶沉默。

禽滑釐沉吟有顷道：“好，就交由巨子定夺。日暮之后，尚同坊会合。”

二　老墨子愤怒了

神农大山中的秋日忒短，晌午饭刚过一个时辰，茫茫山林就暗淡下来。

墨家讲究节用苦修，即或财货富有，也生活得异常简朴。墨子和子弟们一样，一天只吃两顿饭。第一顿叫“早饭”，在早晨的辰时，日头爬上山顶的晨练之后。第二顿叫“晌午饭”，在未时太阳西斜之际。晚上叫“喝汤”，不算做正餐，只供给耕田、采药、习武和职司防卫的虎门弟子。有大的全体性行动时，则所有人都有晚汤。目下正常时日，玄奇没有必要喝汤，太阳落下西山之后，便向总院城堡最深处的尚同坊而来。

尚同坊在山根，是老墨子会见弟子议论大事的山洞。所谓“尚同”，就是崇尚同一。见诸实践，就是追求统一。这是墨子的十大主张之一，用之于山洞命名，寓意着这座山洞是弟子与老师达到同一主张，从而统一行动的地方。随着老墨子年高隐退，墨家弟子们已经很少在尚同坊议事了。玄奇在神农大山十二年，只在这里和老师见过三次。当然，她作为老墨子晚年唯一的亲授弟子，一年中总能见到老师几次。但在这里和老师见面与在书房和老师见面大不相同。在书房解惑，老师是一个慈祥的老人，但在尚同坊议事，老师就变成了坚刚严厉的“巨子”。每逢在尚同坊议事，玄奇便忐忑不安，觉得这里最缺少墨家的亲和，连老师在内，每个人都冷冰冰的。将近山洞，她又一次心跳起来，总觉得心里不踏实，但一想到老师的明睿深邃和博大胸怀，又一下子坦然起来，步子也不觉轻快了。

尚同坊原先是个滴水的岩洞。墨家建城，那些通晓百工的弟子们，在墨子指导下将这座阴暗潮湿的滴水洞进行了大改造。非但神奇地解决了滴水，而且凿出了几条通向山体外的风洞光窗，干爽山风浩浩涌入，日间还可以照到一两个时辰的阳光。数年之后，这座山洞便成了干燥舒适的一个所在。最奇妙的是，这座山洞流进来的风中充满了浓郁的绿树山花的清新香味儿，竟是山中其他任何地方也没有的。谁走进这里，都要情不自禁地做一番深深的吐纳。为了这个奇妙的好处，四大弟子一致认为应该将老师的书房建在此处，有利于老师延年益寿。老墨子却哈哈大笑道：“老夫兼爱天下，岂能独享上天所

赐？”于是这座山洞做了尚同坊，平日里谁都可以来，身体衰弱的弟子，还可以搬到尚同坊隔开的小间里养息。

此刻，执事子弟已经将石礅在洞口的岩石平台上摆好。按照墨家的“节用”规矩，凡有山月，便不可掌灯。今夜秋月高悬，明澄清澈，自然便成了月下议事。玄奇第一个到来，她看了看石礅位置，便将一个自己带来的绵垫儿铺在了老师的石礅上。正在收拾的少年执事弟子笑道：“玄奇姐姐，我知道你会带来的。我等要铺上熊皮垫儿，老师准定要骂要扔。只要你铺上，老师皱皱眉头也就坐了。真没法也。”玄奇笑道：“老师年高，石礅冰凉，略微衬衬最好。熊皮太烧，老师尚健旺，坐不得。这个绵垫儿干脆留下，我不参加议事时你就给老师铺上。”少年高兴道：“好也！听玄奇姐姐的。我去请老师了。”便一溜小跑走了。

离尚同坊一箭之地的一座小竹楼里，一个老人正凝望着天上的月亮沉思，一动不动，仿佛伫立在那里的一座铜像。良久，老人一声沉重的叹息。

“老师，师兄师姐已经到了尚同坊。”少年弟子跑来轻声禀报。

“知道了。”老人转过身来，“走。”

“老师，请穿上这双布履，很软的。”少年蹲下来为老人穿鞋。

“忒烦。老夫一生打赤脚，小子不晓得？”老人笑骂。

“玄奇姐姐说，秋霜冰冷，脚下要暖和一些。”

“又是玄奇姐姐，小妮子！难道老夫秃顶，也要戴上绵冠不成?

走也，休要啰嗦。”老人一边笑骂，一边下楼，竹梯竟然毫无声息。

下得竹楼，老人赤脚走在石板道上，脑后一圈长长的白发衬着红亮的

秃顶，大袖飘飘，步履轻快，没有丝毫的老态。

这个老人，就是名震天下的墨子。

春秋以来，有两个名声若日月的“子”使天下人扑朔迷离，一个是鬼谷子，另一个就是这个墨子。所谓扑朔迷离，一是没有人能够确切地说清他们是何方人氏；二是谁也不知晓他们活了多大年岁；三是他们都有天下人所不能理解的诸多特立独行处，多被人骂为“贱行乖僻”。

先说这一，鬼谷子生身生地虽然朦胧，毕竟还限定在中原哪一国人的争论上。这墨子不然，尽管有人说他是宋国人，在宋国做过大夫；也有人说他是鲁国人，在鲁国儒家求学多年。但更多的人认为，他根本不是华夏子民，而是来自西方异国的怪人，甚或有人说墨子根本就是天外来客！因为他生得与中原人迥然有异，高鼻深目，身材高大却又略有佝偻，天生秃顶，一生赤脚。儒家的孟子最恨墨子，一骂他“无父”，二骂他“摩顶放踵利天下”。“无父”是骂墨子生身不明，终身无家，自己无生父，也不做人生父。“摩顶放踵利天下”，骂的是这个秃顶（摩顶）没有别的本事，就是凭着一副异相与一身苦行施小惠于天下。言外之意，是骂墨子没有正经的救世主张。首座弟子禽滑釐气愤孟子刻薄，请老师自陈身世以正视听。墨子大笑：“圣者以言行立于天下。吾生于何方，与大道何干？”竟是不予理睬。后来，墨子无意中对苦获说了一句：“吾乃北方之鄙人也。”只此一句，言犹未尽，却不再说了。究竟是北方何地何国？戎狄？匈奴？还是华夏？谁也不知道。

再说这二，鬼谷子与墨子都在春秋中后期和战国初期有频繁作为，谁也说不清他们活了多大年岁。鬼谷子的知名弟子主要在战国初

中期，还可以大体上说个八九不离十。墨子则几乎无从说起。他在儒家与孔子的孙子子思同门修习，不满儒家的迂阔复古，与儒家子弟们激烈论战，使孔门三盈三虚，名声大振，旋即自创墨家学派，长期在列国奔走推行。这该当是春秋中后期的事儿，到战国初期，已经有将近百年，墨家已经是天下显学了。孟子是子思的学生，子思已经不在人世了，儒家的孟子也已经成了风云名士，可与子思同门修习的墨子竟然还时时有蛛丝马迹。说老墨子还活着吧，经常是十数年不见动静，这在战国大师级的名士中几乎不可能做到。可说老墨子死了吧，又常常在人们完全无法想象的时候突然地闪现——有些事是只有老墨子才能做出来的。久而久之，老墨子就变成了神龙见首不见尾的神秘人物，谁也说不清楚他的生灭踪迹。有人说墨子早死了，有人说他还很健旺地活着，还能活一百年。就是身边的弟子，也没有人能说清他的确切年岁。

这三就更是说不清楚。鬼谷子与墨子，都有世人难以理解的奇特主张和行为。鬼谷子崇尚法制、权谋与兵学，认为只有这些强力神秘的东西才能消灭人的恶性。他诋毁一切迂阔无用的儒家道家阴阳家，门下弟子不是治国大才就是军中上将，前者如李悝，后者如庞涓孙膑以及后来大名赫赫的苏秦张仪等。墨子则不然，他仿佛生来就有悲天悯人的襟怀，痛感庶民的无尽痛苦，对治国弄权那一套很是冷淡，所有的学问都为了拯救贱民。他提出了救世的十大主张：兼爱、非攻、节用、节葬、尚贤、尚同、敬天、明鬼、非乐、非命。这十大主张都是为了穷苦的贱民和辛辛苦苦不得志的贤者。十大主张中，兼爱是根本，是太阳，其余的都是兼爱生发出来的星辰枝叶。墨子非但这样说，也实实在在地这样做。不娶妻，不生子，布衣赤脚，粗茶淡饭，自耕自食，风餐露宿，带着弟子奔走列国，教庶民百姓百工之术，制止强国对小国弱国的刀兵欺凌。贵族名士骂他的所作所为是“贱人之行”，是“无父之徒”，极尽刻薄。但墨子从来不为所动，坚韧不拔地身体力行，人格学问竟像泰山北斗一般矗立起来，名震列国，天下景仰。追随墨子的弟子越来越多，墨家的势力也越来越大。而且这些弟

子都是忠心耿耿，一声令下，赴火蹈刃，死不旋踵。鬼谷子的怪异，在于惊世骇俗的多种高精尖学问，不是治一学而成大家，而是治多学皆成大家。这在天下诸子百家中绝无仅有。墨子的怪异，则在于终其一生与世俗强权格格不入，胸怀经天纬地之才而甘为贱人苦行，不做官更不求官，风风火火地奔走全部为的扶弱救困；兼爱天下，蔑视强权，却在墨家内部搞出一套权威分明的“巨子”制；巧思巧工，连著名工师公输班都自叹弗如，却又崇信鬼神怪异……端的是庞大博杂得理不出头绪。这样的流派，诸子百家中更是绝无仅有。

然则，无论多么不为天下人理解，数十近百年间，墨家无可置疑地成了天下诸侯谁也不敢小视的一支力量。有人说，墨家是天下的“政侠”，是超然于所有国家之外的正义力量。强悍的大国纵然有战车铁骑，可是对那些无处不在无孔不入的墨家剑士也畏惧三分。天下之大，唯墨家敢于仗剑而起，血流五步，而使天下缟素！这对一切邪恶的力量都是一种极大的震慑。春秋战国之世，大国提起墨家就摇头，小国提起墨家却赞美不止。暴虐国君说到墨家就额头冒汗，贤明国君说到墨子就坦然舒畅。

虽则如此，进入战国，老墨子还是深居简出，诛暴利剑轻易不出鞘了，墨家大队也极少开出这座神农大山。将近三十多年，天下关于墨家的神奇故事渐渐少了起来。有人说墨子早已经死了，墨家也散伙了。流言传入深山，老墨子哈哈大笑，但依然隐居大山纹丝不动。

老墨子踏着月光，走得很轻快。他很瘦，很高，头很大，宽阔的前额和那片红亮的秃顶连成了一片广阔的智慧高地，一圈霜雪般的白发在高地边缘银丝闪亮，恍若红色岩石上永不解冻的冰雪。他的步幅很大，一双大赤脚片踩在冰冷的青石板上，发出与穿鞋者一模一样的清晰坚实的脚步声，可知他脚上的老茧有多厚。玄奇有次笑问：“老师脚上的老茧，有大禹腿上的老茧厚么？”老墨子大笑：“大禹只磨了十三年，股茧何足道哉！老夫脚茧，唯刀币可比耳！”

当墨子走到尚同坊外的时候，已经远远看见了等候在月下的弟子们的身影。弟子们也已经听见了老师的脚步声，一齐在岩石平台上遥遥拱手：“子门弟子恭候老师。”老墨子大手一扬：“多日不见，想尔等小子也。”一阵大笑，山鸣谷应。

玄奇快步走来，扶着墨子走到中间石礅前。老墨子看看石礅上的绵垫儿，又看看玄奇，摇摇头却没说话，便坐了下去。执事的少年弟子在背后偷偷向玄奇做个鬼脸，玄奇不禁“嗤”地笑了出来。老墨子回头一瞪眼，少年弟子连忙便跑，玄奇和禽滑釐几个哈哈大笑，老墨子笑骂道：“小子好没出息。”瞬间笑容敛去，缓缓道，“何事？说。”

禽滑釐拱手道：“禀报巨子，卫鞅在秦国名为变法，实则大肆杀戮。我等议定诛暴救秦。玄奇师妹提出异议。呈请巨子裁决。”“玄奇，说说你道理。”老墨子淡淡缓缓。

玄奇从石礅上站起拱手道：“禀报巨子，玄奇以为，卫鞅乃法家名士，嬴渠梁乃发奋之君，他们君臣不会乱施刑杀，其中定然另有隐情。望巨子详查定夺。”

“玄奇，你清楚卫鞅？清楚嬴渠梁？”老墨子半闭的眼睛陡然睁开，锐利的目光从深邃的眼眶中射出，仿佛能穿透人的五脏六腑。

“禀报巨子，玄奇在魏国安邑见过卫鞅，其人举止方正，论政极有见地，是以玄奇曾助他逃出魏国。秦国新君嬴渠梁，玄奇随大父见过两次，其人发奋图强，求贤若渴，决然不是昏暴国君。请巨子详查定夺。”

老墨子微微冷笑：“玄奇，尔语音颤抖，面色泛红，辞色偏激，何曾有墨家子弟论政定暴之公允心境？从实说，尔之论断，有无隐情？”“老师，不，巨子。”玄奇骤然慌乱起来，脱口而出，“他决然不是暴君！不会滥施刑杀！”

老墨子声音一沉："玄奇，你对申不害、韩侯，也会如此论断么？"

"禀报巨子，玄奇不清楚申不害与韩侯，不敢贸然评判。""玄奇，"老墨子冷冷道，"小小年岁，就有了机心？尔与大父，在韩国和申不害谈论三个时辰，何以不敢贸然评判？"玄奇大感意外，一时语塞，竟说不出话来。"再说，尔为何对秦国新君如此坚定，竟不顾墨家查实的消息？"

玄奇本想将自己对嬴渠梁、对卫鞅、对秦国的了解和想法向老师细细讲说，也相信老师会像教诲学问时一样耐心听，认真想。万万没有想到一开始就让老师觉得不对味儿，将自己陷于尴尬困窘。关心则乱，智慧的玄奇心乱如麻，后悔自己没有冷静地准备说辞，也后悔自己忘记了老师在作为"巨子"断事时和作为"老师"解惑时是截然不同的两个人。此时此刻，说自己和这个新任国君有渊源么？万万不能，那样非但会在墨家被定为"私情枉法"的大罪，而且会给他帮倒忙，使事情不可收拾。那么，如何解释自己明确坚定的评判？看来只有将错就错，好在自己并不违背良心，不是为一个真正的暴君开脱。心念及此，玄奇抬头看着老师，明明朗朗道："回巨子，对秦国新君的评判，乃弟子亲自勘察所得，当否，尚请巨子决断。"

邓陵子冷笑道："勘察？玄奇师妹，你对申不害难道就没有勘察啦？"

老墨子大手一挥："邓陵子休得多言。论事焉有诛心之理？"

禽滑釐拱手道："弟子以为，秦国之事当重事实。玄奇师妹与秦国素有渊源，且在栎阳见识过秦国新君，持有异议不足为奇，现已尚同，巨子不必追究。"

“好！禽滑釐襟怀，尔等当做楷模。”老墨子爽朗大笑，又骤然收敛，肃然道，“秦国暴政，老夫略知。我墨家三十余年收剑封刀，意在观天下变法之效。目下韩国、秦国、齐国都在变法，然均以杀戮为变法手段，不去触及根本。墨家要让天下知晓：靠杀人变法者，天理不容。墨家要给天下一个警示。尔等以为，当从何入手？”

“从秦国入手！”四大弟子异口同声。

墨子面色肃杀：“正是如此。秦族虽生东方，然又起于戎狄，长久征战，本多暴戾之气。若以变法为理由，杀戮过甚，这个国家就会走上邪路，庶民就会永无宁日。不给秦国以血之告诫，秦国君臣就不会珍惜庶民性命。尔等说说，该当如何告诫秦国？”

禽滑釐：“弟子之意，当由邓陵子师弟率神杀剑士三十名潜入栎阳，取卫鞅首级。由苦获师弟率虎门勇士二十名，将嬴渠梁擒来总院，由巨子给予教诲。另由弟子与相里勤师弟率墨家剑阵，在陈仓峡谷接应。”

“大师兄部署甚善，敢请巨子定夺！”邓陵子很是激奋。老墨子凌厉的目光盯住玄奇：“邓陵子一路，当由玄奇率领。其余可也。”玄奇看着老师，惊讶愣怔着说不出话来，猛然一头栽倒在地上。相里勤惊叫一声，上前扶住玄奇：“苦获，快，银针！”老墨子脸色骤变，大袖一甩：“成何体统？让她醒来见我！”大步而去。

老墨子显然很愤怒。他虽然将墨家的日常事务交禽滑釐率子门弟子处理，但最重大的决策和最重要的权力仍然掌握在自己手里。其所以如此，并非墨子以权术之道治理学派，而是基于非常实际的考虑。一来是自己并没有年迈力衰神志不清。二来是唯恐弟子们在大行动中有失洞察而损害墨家的信仰。三呢，则是墨子对自己的骨干弟子们不很满意。虽说禽滑釐几个大弟子也算久经风雨，但在胸怀气度学问技能以及品德修养方面，总是缺少一种大师风范。这一点，墨子倒是佩

服自己的宿敌儒家，孔子之后竟然出了个孟子，将濒临绝境风雨飘摇的儒家硬是挺了起来，在战国时期仍然成为天下显学。自己身后眼看是没有这样的大才，墨子心中总是有些空荡荡的。对于墨子而言，没有妻子，没有儿子，完全不是何等了不得的大事。但在毕生开创的正义大业上没有一个理想的继承者，却是一种深深的遗憾。

墨子相信天道鬼神，认为这些冥冥之中的意志，总要在人世寻找一种防止人群颓废堕落的力量，这种力量就是自己和自己创立的墨家。墨家的正义之剑之所以所向无敌，从根本上说，是天道的意志，是鬼神的力量。上天其所以选择墨家，那是因为墨子具有超凡的天赋品性和学问技能，他所倡导的主张能够代上天言道，能够代鬼神辨明人世间的善恶恩怨，能够坚如山岳般地惩恶扬善。

墨子没有父亲，母亲是遥远北方的大山里的一个女人。在墨子的记忆中，母亲独居大山，一生都没有见过一个男人。有一年春天，女人到山中砍柴，累倒在清泉边的山石上，梦见一只黑色的大鸟飞入怀中，醒来时已经生下了一个男孩儿。母亲给他取名“乌”，因为他是黑鸟的儿子。母亲说他生下来就是只有一圈头发的秃头，脚很大，脚茧厚得教人吃惊，就像一个沧桑跋涉的老头儿。墨子记得自己长得惊人地快，六岁时已经成了一个身高五尺的少年。幼小的他，内心总是隐隐约约地觉得自己应当离开大山，应当向南边去，整天怔怔地望着南天发呆。八岁时，健壮的母亲竟然莫名其妙地死了，无疾而终，仿佛到人世来就是为了生下这个儿子。墨子在山腰密林挖了一个土坑，埋葬了母亲，就漫无目标地向南方流浪。记不清走了几年，墨子终于到了繁华富庶的华夏中原。

在大河南岸的宋国，一个小吏收留了这个怪异的小流浪者，让他做家里的仆人。

小仆人在收拾书房竹简时，竟觉自己对竹简上的字似乎隐隐约约都认识，等主人回来一问，竟然念得大体都对！小吏大惊，视为天

人，立即举荐给宋国君主。于是，小仆人“乌”就做了宋国的太庙小吏。“乌”觉得自己的名字不好叫，自己给自己改名，将“乌”变做“墨”为姓，取名为“翟”，意思是深山里飞出的一个长尾巴的野鸡。从此以后，中原就有了墨翟这个人。三年以后，墨翟辞官挂冠，出游鲁国，在孔子的后辈儒家门下求学。那时候，墨翟才十八岁。可是这个秃顶赤脚高鼻深目的青年，却惊动了所有的儒家弟子。他好像延续了一种未知的智慧，对艰深博大的儒家学问过目不忘，一通百通。一年之后，墨翟开始向儒家挑战，驳斥儒家学派的荒谬虚伪守旧迂阔。儒家子弟轮番上阵，却不能抵挡。即使孔子的孙子子思，在与墨翟的论战中也败下阵来。天下学子闻名而来，大会鲁国，却都尽在听墨翟论学，使儒家丢尽了脸面。儒家子弟群起声讨，墨翟愤而离开儒家，到处讲学，几年内便创立了自己的一套墨家学说。

天下名士无不惊异，一个不到三十岁的后生学子，如何竟能提出非饱经人生忧患而不能提出的许多高深命题和主张？更重要的是，墨翟提出的这些主张，个个击中人世苦难的要害，每一个命题都焕发出绚烂的光芒，给劳苦庶民和饱受蹂躏的人世，活生生呈现出一张救世的风帆。更令天下学子汗颜者，墨子非但言论惊人，行动更是惊人。他是天下学派宗师中唯一拒绝入仕而苦行救世的一个。布衣粗食，扶危济困，诛杀酷吏，消灭暴政，使兼爱的光芒普照苦难的人生——这种境界，这种精神，这种意志，这种品性，这种力量，是天下任何学派都不能望其项背的。

天下名士尊墨翟为墨子，推墨家为天下显学。

当然，墨子也不是没有敌人。除了儒家处处刻薄恶毒的咒骂——墨子对那些刻薄言辞从来报以轻蔑的大笑——也还有稳健有力的正面敌人，这就是法家。法家是战国时代一支最有实力的正面力量。他们认为，墨子的主张与行为乖张偏激，只能拯救人世的小苦小难，而无法使庶民实实在在地富裕，无法使国家实实在在地强大。与其竭尽心

力帮助弱国防止侵略，何如法家全心全意地使弱国强大？与其一点一滴地扶危救困，何如法家推行变法而使国富民强？墨家是扬汤止沸，而法家是釜底抽薪。这是法家最有力的驳斥。更重要的是，法家反对墨家无视国家法制的侠义行为，认为墨家对变法潮流是一种悖逆，是一种褊狭的扰乱，根本上与儒家的迂阔倒退没有两样！

墨子可以轻视儒家，但是不能轻视法家。法家学子素来敬重墨子，从来没有一个法家名士对墨子进行过人身攻击。法家讲的是理，儒家骂的是人。假若墨子不是一个超凡的哲人，他也许会在法家的变法潮流和宏大立论面前自甘隐退。然则墨子不是这样，法家的发难，丝毫没有动摇墨子。从心底说，墨子也认为法家是匡正乱世的支柱，但是墨家守定的是人世间另一道警戒线，要“兴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弊”，要诛灭的是一切邪恶残暴，包括法家变法中出现的邪恶和残暴。人的恶性会从所有的竞争缝隙挤出来，自然包括法家变法这样的潮流。早期的李悝变法和吴起变法，都在邪恶的鲜血中失败，李悝退隐，吴起惨死。能因为魏国楚国变法，就抹煞两国变法中的残暴么？近几年韩国的申不害变法、齐国的齐威王变法、秦国的卫鞅变法，都充满了杀戮。韩国杀了几乎所有的权臣，齐国更是用大鼎烹煮官吏；秦国最甚，竟大肆杀戮平民农夫甚至最为苦难的奴隶！如此暴行，能因为他们是变法而一笔勾销么？天下没有变法固然不行，然则没有抑制变法暴行的霹雳力量更不行。没有墨家，没有墨子，天下暴君酷吏岂非要甚嚣尘上？

老墨子没有糊涂。他静观变法三十年没有出山，在于他期望天下变法能够以兼爱天下的博大胸怀去做，能够给天下带来平和康宁。可是，他最终失望了。且不说变法中的血腥暴行，就是变法后的强国，也没有变成温和自重的国家，他们依然在穷兵黩武，在频频用兵，在吞灭一个又一个小国弱国！假如变法不能给天下播撒爱的种子，反而使刀兵争夺更为穷凶极恶，变法之正义何在？如今，秦国这样一个具

有好战之风的国家，又开始了杀人变法，即或它强大了，也只会给天下带来更多的灾难。

对于这样的残酷变法，墨家不应该给予惩戒么？

往远处说，墨家和秦国还是有些渊源的。在春秋诸侯蔑视秦国的年代里，只有道家墨家不将秦国做另类看待，照样入秦游学。尤其是墨子将根基扎在神农大山中时，曾经从秦国的南山商道运输了许多砖石、铁器与粮食进山。当时秦国虽然很穷，但对于墨家还是很敬重的，只要墨家有要求，秦国关卡从来都是顺利放行。秦国虽然不够强大，但是山东诸侯也奈何不了秦国。所以墨家也没有将秦国作为必须援助的小国弱国对待，长期以来，双方都保持着一种和谐的相处，井水不犯河水，谁也没有给谁带来过麻烦与不快。

老墨子的愤怒，在于他感到，秦国变法似乎完全忘记了墨家铲除暴政的力量，竟然敢如此大规模地严刑杀戮！是可忍，孰不可忍？骨干弟子们的反应也似乎太迟钝了一些。

老墨子本来在一个月前就看到了秘密弟子单独给他送来的密报，他没有动作，就是在等待禽滑釐他们的反应，想考校一下骨干弟子们对这件大事的反应能力。结果不如人意，老墨子老大不高兴。尤其是他最钟爱的女弟子玄奇，竟然为秦国暴行辩护，匪夷所思也。

老墨子站在小竹楼上，仰望中天圆月，不禁浩叹一声。

三　黑篷车主与神秘的工匠

函谷关东来的官道上，一辆两马驾拉的黑布篷车不紧不慢地辚辚行进着。

这辆车没有驾车的驭手。车旁一个俊秀少年，骑着一匹神骏的红马，手中一条马鞭，偶然在岔道口指点一下驾车的白马，并不时笑着

对车中说几句话，显得兴奋而好奇。看看前面左手就是华山，少年笑道："公子，前面就是华山了。快看，好高吔！"车中一阵笑声："往前走，南山更高了。"少年笑道："如此平展展的田野，怎的都是荒地？"车中一声叹息："这是魏国的客地，来来往往都是打仗，谁愿来种田？"少年问："客地？如何叫客地？"车中人回答："就是占别人的土地，自己顾不上治理。"少年笑道："呀，明白了。这莫非就是秦国的河西之地？"车中人笑道："你个小丫头，还有明白的时候？"少年嘘了一声笑道："哎，姐姐，可不敢叫我丫头，小心人家听见。看，前边有人了。"只见车篷布中间稍稍张开，车中人显然向外望了一眼："谁是姐姐？自己小心。奇怪，好热闹。"少年道："狩猎？不像。耕田？也不像。秋收都完了，这么多人在田野里吵吵嚷嚷做甚？"车中人道："打马，到前边看看。"少年噘着嘴："算了，还是赶路要紧，你不着急了？"车中人拍拍车厢板："已经到了秦国地界，如何不看？急甚？"少年做个鬼脸笑道："好。主人不急，我急甚来？"说完一扬手中马鞭，少年坐下红马与两匹驾车骏马大跑起来。

片刻之间，已经到了纷纷攘攘的地头。马车停稳，少年下马，警惕地四周张望，不断下意识地碰碰腰间的短剑。车中走下一个俊拔的布衣青年，一方白巾挽着长发，站在地头饶有兴致地打量起来。时已秋日黄昏，收割干净的田野极目无垠。原先井田里星星点点的民居竟然神奇地消失了，唯有残留的庄园杨柳，使人想到这里昔日的炊烟。井田之间又宽又高的"封疆"（田界）也没有了。更令人惊奇的是，田野中纵横交错的"阡陌"全部消失，都被开垦成了耕田，新翻的黄土踏上去特别松软。这种田间小道，纵的叫"阡"，横的叫"陌"，是专门用来供战车通行的。春秋以来，刀兵连绵，几乎没有不打仗的国家，所以这兵车阡陌是官府最看重的。农人要不留，战车来了横行田野，庄稼种了也是白种，所以无论多么需要土地，兵车阡陌是任谁也不敢动的。车道交错，占田极多。后来的《商君书》中有一篇《算地》，说田间道路加上星罗棋布的民居，占去了十分之四左右的耕地。虽然如此，谁也不能动，虽然车战已经被淘汰，但那些纵横交错荒草摇摇的

车道却依然盘踞在田畴之中，将珍贵的土地分割成无数零零碎碎的小块。即或是最发达文明的魏国，也还保留着田畴中的废弃车道。如今在秦国，没有了封疆阡陌，平展展的良田一望无际，岂能不令人惊奇？

白巾青年大感新鲜，索性走到田野去看。身后少年紧张得一溜碎步跟了上来。

田野中散布着布衣褴褛的男女老幼。精壮男人们大多围在一名黑衣小吏周围，女人们则或聚或散地啧啧议论，总角小儿们则在松软的新土中追逐嬉闹。白巾青年走到青壮男子们聚拢的地方，只见那个黑衣小吏对着三个白发苍苍的老人高声道："记准了，六尺一步，百步一亩，不准丝毫有差！左庶长新法：步过六尺者罚，亩过百步者刑！诸位都是族中长老，素有公平人望，若有虚假，新法不容！"

一个老人拱手高声道："我等晓得，左庶长执法如山，谁敢触法？"

一个青年男子高声问："敢问王廥夫，每个户主可是五百亩？"

"对。"黑衣小吏王廥夫颇为矜持地一挥手，"开始，分地！"

人群一片欢呼雀跃，小儿们赶来围住一个老人拍手齐喊："走啊！走——"老人神色肃然地整整衣襟，双手抱拳向上天深深一躬，挺直身板，右手"啪啪"敲了两下膝盖，终于抬起了右脚。随着老人的右脚起落，小儿们高兴地数起来："一，二，三……"大人们则屏着呼吸跟着老人往前走。白巾青年也随着人们一步一步地向田野深处走去。人群后边，两名壮汉手扯麻绳拉成一条直线跟在老人身后，另有十几个青壮年手执铁铲沿麻绳堆起一道长长的田埂，算是新的"封疆"。终于到了地头，又有一群男人女人在田埂顶端立起了一方大石。

步丈土地的老人对着石碑高声念道：“地主—— 黑老六！ 地数——五百亩！”黑衣吏一挥手：“记定了，五百亩！ 黑老六！”人群哗然拍掌高喊：“自家的地！ 老六万岁！”一个粗黑的壮年人向人群后兴奋招手：“暮旦妈，快点拿来啊！”一个浑身补丁的女人挎着一个竹篮子从人群后挤出来嚷道：“谁能想到，咱这黑斑膝，还占了个鳌头！”众人不禁轰声大笑。

白巾青年注意到粗黑的黑六额角有一块肉红色的大伤疤，心念一闪，笑着问身旁一个后生：“敢问，这‘黑斑膝’为何物？”

青年笑得直流眼泪：“这黑斑膝么—— 何物？ 就是这，看见了么？”使劲地拍拍脑袋。

白巾青年疑惑道：“膝，就是头？”

后生摇头晃脑地学着斯文口气：“然也。”

白巾青年仍然不解：“那，黑斑膝(注)呢？ 莫非头上生了黑斑？”

后生使劲憋住笑点头：“差不多，就是说这人背运倒霉。他呀，原先是官奴，你没看见他脸上那块烙疤么？ 你不懂秦人土话？ 哪国人？”

白巾青年却笑指田野道：“快看，敬天了。”

精瘦黝黑的黑老六和挎竹篮子的女人，已经跪在了地头石刻下，身后还并排跪着两男一女三个少年。粗壮的女人从竹篮子里拿出两碗红色方肉和两碗染红了的鸡蛋，递给黑六。男人恭敬地捧着粗糙的陶碗，轻轻放到石前松软的土地上，又接过女人递过来的三支香点燃，小心翼翼地插到松土里，而后抱拳向天高声呐喊般道：“上天哪，上天，黑家九代为奴，给人当了三百年牛马。今日，我黑六有自己的地了，五百亩！ 天哪，天，你老人家有好生之德，差遣左庶长秦国变法，奴人有了自由身，穷人可吃饱穿暖咧。求上天赐福左庶长大人寿

比南山，永做农人的守护大神哪！”一番嘶喊，黑六泪流满面了。女人颤声高喊：“磕头！拜地！地神呀，年年保佑好庄稼！”一家五口连连叩头。田中农人们感慨唏嘘，喜极而泣，哭成了一片。

白巾青年神色肃然，两行热泪涌出，滴落在脚下松软的黄土中。

一个老人高声道：“今日乃我里大喜之日，晚来行社火大礼！县吏王大人和这两位小哥，乃逢喜贵客，务请到里社同喜！”说完，向三人深深一躬。

众人齐喊：“大喜同喜！来者有席！大喜同喜！来者有席！”

白巾青年深深一躬：“天地翻覆，理当与父老共庆。”身后少年皱着眉头，却也忙跟着深深一躬。

秋夜，山脚下的一座茅亭边燃起了几堆熊熊篝火。

这是新建的望华里，十个“井”的农户搬进了这座新村庄，八十户人家，腾出了井田中的六百多亩耕地，新居占用的土地是山脚下新开垦的荒地。那时候的亩分为大亩和小亩，大亩二百四十方步，大约相当于后来的九分地左右；小亩一百方步，大约相当于后来的半亩地左右。秦国商鞅变法开始时，采用的是东方诸侯传统的百步亩，直到定都咸阳后，才改制为二百四十步大亩。这是后话。这个新村的东南就是险峻的华山，白日里华山的巍峨青峰清晰可见，所以被命名为望华里。村中的十井八十户农人，都是原来孟西白三族的隶农。新法规定：隶农除籍分地成为新自由民后，须得与原先的宗主户分开，各自集中建里。其所以如此，是为了尽可能地避免无谓的歧视偏见与冲突，尽可能地消灭村族械斗的根源。这些昔日的隶农除去了隶籍，有了自己安身立命的土地财富，又和宗主户分开村落居住，身心在陡然间完全摆脱了束缚，获得了自由，第一次尝到了挺直腰杆做人的味道，其兴奋激动之情自然要狂放地发泄出来。

篝火周围摆了十多张长大木几，没有油漆，还是粗糙的木质本色。几前坐着村中的老人、县吏和作为贵客的白巾青年，以及那位始终拿着马鞭的少年。木几上摆着装酒的大陶罐，一碗方肉，一碗苦菜。木几外围，层层叠叠坐着望华里的男女老幼三百余口，十多人一圈，每圈中间有两碗菜一罐酒，总角小儿们在篝火间窜来窜去地嬉闹着。精瘦的黑六坐在长大木几的最边缘，显得很是局促。

木几中间的一个白发老人向县吏、贵客和黑六点点头，拍拍手，全场顿时安静下来。老人苍老沙哑的声音在夜空回旋：“父老兄弟姐妹们，今日变法三喜：望华新里落成，土地重新分过，我等成了自由民！来，我等为此三桩大喜，先干这一碗了！”说着端起面前的陶碗和邻座白巾青年“当”地一碰。

“干！”全场轰然笑叫，叮叮当当碰起来喝下去。

老人一抹白须，慨然道：“这社火大会，一来为了庆贺，二来为了交代一下公事。新法按一里一治，不再是一族一治。同里可以多姓杂居，族长不再是官府认可的吏员。村社公务今后就由里正办理了。我这族长从今日起，也就退隐了。王大人，请你委任里正吧。”

黑衣县吏站起来高声道：“奉下邽县令之命，委任黑六为望华里里正，推行官府新法，依法治理民事！”

“彩！”全场拍掌欢呼，“黑六万岁！”

黑六满脸通红，站起来连连向场中抱拳打躬，使劲清清嗓子道：“黑六蠢才，以往是个黑斑脎，斗大字不识半升。官府抬举，赶我这黑斑脎上阵，只好奉命。我望华里分为八甲连保，每甲十户。日后八个甲长要多操心，村人须得严守新法，不然，官府要连坐治罪哩。我望华里是新民里，大伙都是刚刚脱籍的泥猴黑斑脎，一定要争光！”

一个老人高声道：“里正放心，左庶长法令严明，孟西白三族族长都被处了斩刑，谁还敢以身试法？”一个女人大声说：“只要日子好，犯法吃撑啦！”众人大笑，乱纷纷喊彩喊好。黑六长胳膊一抡：

“好，舞社火了！”

“舞社火了——”众人一片欢呼，年轻的姑娘后生们笑着跳着,在篝火上点燃了事先准备好的松木火把，高高举着成群结队地跑向村边，小儿们也笑闹着窜前窜后，一片童声嚷叫，围绕新村的小道顿时成了一条火龙，一条欢笑的河流。很快,所有女人和壮年男子也都加入了社火行列，漫山遍野地挥舞着火把，手舞足蹈，粗犷热烈地跳了起来，放开嗓子满喉而吼，山野间充满了狂野的呐喊。

留在篝火边的老人们则点起了三炷香，各自拿出乐器，凝神地奏起村社歌谣。那乐器只是最简单的陶埙和竹篪，也是民间最基本的两样乐器。然而在月色清冷的秋夜旷野，却显得饱满而激烈，凄婉而悠长。《诗经》云“如埙如篪”，说的就是埙篪合奏的音乐境界。陶埙呜咽低沉，如泣如诉。竹篪清亮悲怆，如慷如慨。埙篪合奏，刚柔相济，将秦人秦风那种酸楚激昂的愤激情怀淋漓尽致地表现了出来。乐声中一个老人敲着瓦片，席地高歌：

皇天后土　育我子民

狐兔硕鼠　唑我苦心

背卧黄土　求我天神

灭却狐鼠　富我大秦

农人们深沉地唱和着：“灭却狐鼠，富我大秦……”

白巾青年听得泪光莹然，慨然长叹：“入得秦地，方知埙篪之个中三昧也！”主持社火开场的老人不禁问道：“后生呵，看你是个山东读

书人。你说，魏国变法几十年了，庶民百姓有秦国这光景么？”白巾青年摇摇头：“老人家，魏国是蛇蜕之变，秦国可是龙腾之变，不能比也。”老人哈哈大笑：“说得好！秦国这龙头，就是左庶长！”

白巾青年不禁摇头低声笑道：“老人家，可不敢这样说，犯忌也。”老人倔强地梗着脖子：“咋？犯甚忌？那是你们山东六国人的小肚鸡肠。我大秦左庶长说了，秦法诛行不诛心。懂么？年轻人。”白巾青年一怔，喃喃自语：“诛行不诛心。好，说得好，有长进。”又抬头笑道，“老人家，左庶长对老百姓好，老百姓也要对左庶长好，是么？”

“那还用说！”

“既然如此，不能给左庶长帮倒忙也。”

“帮倒忙？别急，我想想……你这后生想得蛮深，可是要去栎阳？”

“想去看看。”

“可是要去求官？”

白巾青年一笑：“做不了官，做生意。”

“做生意好啊。我秦人眼看日子就要好起来了，你等就将山东的好东西多运过来些。针头线脑呵，桑麻粗布呵，盐呵铁呵的。老秦人实诚，不会亏生意人。”

白巾青年大笑起来：“好啊老爹，我记住了，一定给你送来！”

次日清晨，那辆篷车离开了望华里。一上官道，少年甩响了马鞭，两马展蹄车行辚辚，向西疾驰而来。暮色时分，行至骊山脚下，

西北方向的栎阳城已经遥遥在望。这时，骑马少年笑道：“公子快看，那是秦国骑兵么？好怪！”

车篷布掀开，白巾青年向骊山看去，只见大约一里之外一支马队从南边的山塬上飞下，马上骑士背负短剑身姿矫健，骑术显然十分高超，只是没有头盔铁甲，而且都是黑白两色的布衣，在秋日暮色中显得很是怪异。眼见马队倏忽间飞进了骊山谷中，白巾青年大皱眉头：“这不像军中骑兵，倒像游侠一般。然则，哪有结队成行的游侠？”说话间已经跳下车来，“莫慌，稍微等等看。”少年笑道：“晓得了。”便将内侧马匹的肚带解下来，做出修理的样子摆弄着。白巾青年则悠闲地踱步，眼睛却没有离开那道山谷。

片刻之后，只见山谷中断断续续地走出来二三十个挑担之人，最后是一辆咣里咣当的牛车。一出山谷，这些人便分散到不同的田野小道，从不同方向朝官道走来。白巾青年目光闪烁着低声道：“沉住气，照旧。”挑担者们陆续走上了官道，有人挑着干柴，有人挑着草药，有人挑着兽皮。他们都穿着黑粗布衣，擦着汗光着脚各自从篷车旁匆匆走过，没有一个人看白巾青年和少年一眼。

最后那辆牛车咣咣当当驶来时，赶车者拱手笑问：“先生何故停车？可否要我帮忙？”白巾青年连忙拱手回答：“马肚带断了，足下可修得？”黝黑的赶车人笑道：“常年赶车，小事一桩。小哥，我来看看。”走到少年面前，拿过马具肚带一打量笑道：“这八成新的肚带，如何能断？小哥会不会驾车？”少年低头：“刚学会。”“难怪。”黝黑汉子利落地从怀中摸出四根铁钉在口中抿抿，又从随身皮袋中摸出一个小铁锤和一块牛皮，将肚带在路边一块青石上铺平，用牛皮包住断口，当当当将四根铁钉钉实打平，递到少年手里：“好了。我走了。”白巾青年拱手笑道：“看足下做工，如同工师般神妙，佩服佩服。”黝黑汉子笑道：“多承褒奖，我本来就是铁工。好。你们走。”白巾青年问：“足下可是到栎阳做农具生意？不妨同行。”黝黑汉子

道："我是受雇给人送货。牛车忒慢，先生自管走了。"说罢，牛鞭一扬"嘚"的一声吆喝，牛车咣当咣当地走了。白巾青年望着牛车汉子的背影沉思有顷，说声："走。"便上了车。少年上马一扬马鞭，车马辚辚而行，直到栎阳城外才赶上牛车和挑担者们。

白巾青年向车篷外一瞄，脚下一跺，篷车进了栎阳东门，直奔渭风客栈。

侯嬴正在焦急不安。五天前，安邑捎来书信，说白雪姑娘马上要到栎阳，一是先不要告诉卫鞅，二是就住在渭风客栈。侯嬴知道白雪办事向来准点准时，便准备好房间等候。按照路程，昨日就该到达，何以今日天色已黑还不见踪迹？侯嬴本想到左庶长府告知卫鞅，想了想，决定还是等等再说，今夜要是不到，那一定要去找卫鞅。正在庭院愣怔沉思间，猛然听得门外车轮之声，大步走出，却见一辆篷车已经停在门口，马上少年笑盈盈问："足下可是侯嬴大哥？"有此一问，车中不是少主白姑娘还能有谁？侯嬴连忙拱手答道："在下正是侯嬴。白姑娘，请。"

车中走下白巾青年："侯兄，别来无恙？"侯嬴笑道："一切尚好。白姑娘真教我认不出来了。请。"白巾青年笑道："路途方便，岂有他哉。"便跨进了高高的青石门槛。

侯嬴领着白雪穿过两排宽敞整齐的客房，来到后院，又拐进一个圆门，来到一座僻静的跨院。但见小小庭院，三间精舍掩在黄叶萧疏的树木之中，石墙石门，坚固隐蔽，幽静非常。侯嬴拱手道："白姑娘，栎阳不比安邑，只有这处小地方了。"白雪笑道："多好啊！我还想不到你有如此幽雅的小院。他在这里也住过么？"侯嬴道："正是，卫鞅兄在此住过三个月。河丫，快来见过白姐姐。"

"哎，来了。"精舍中一声清脆的答应，一个干净整齐的布衣村姑跑了出来，手中还拿着抹布，脸上红扑扑两团红晕，没说话先甜甜地

一笑："大哥，白姐姐是哪个？"侯嬴指着白雪道："这位是白姐姐。"

村姑天真地笑道："哟，好漂亮的大哥哥，是姐姐么？"说着一躬到底，却是男子礼法。白雪、侯嬴与少年一齐大笑起来。白雪笑道："这位是梅姑姐姐，也见过了。"村姑嗤地一笑："梅姑姐姐？这是甚叫法？"又是一躬到底。白雪梅姑被村姑的天真憨漫逗得乐不可支，白雪笑问："她是侯兄雇用的丫头？"侯嬴笑道："不是。她是卫鞅兄访秦时带回来的一个小村姑，家穷养不起，刚来时和泥猴一般，名字也是卫鞅兄取的，叫陈河丫。"白雪感动得眼眶一红，抚摩着小河丫的头发："河丫，跟着大姐。大姐教你不再受苦。"河丫咯咯笑道："我要回去了。老爹捎话来，我家有地了！大姐到我家住去，好么？"

白雪笑道："好啊，一定去。"

说话间已经到了掌灯时分，河丫已经将房子收拾得妥帖干净，梅姑又利落地摆置好随身带来的一应物事，小庭院便成了温馨幽静的闺房。饭前，白雪将侯嬴叫到一边，悄悄说了路上的奇遇，两人商议一番便吩咐开饭。饭后分头稍事准备，侯嬴和梅姑换了装束，飞出了客栈。等了片刻，白雪也换了装束，出得客栈，向左庶长府悠然而来。

四　荆南突然失踪　刺客突然出现

左庶长府灯火通明，依旧一片忙碌。

抗田风波平息后，新《田法》在秦国势不可当地推行开来。贵族们一片沉寂，听任摆布。卫鞅却从这种沉寂中嗅到了一丝异味儿，几天来反复思虑，想捕捉到事情的症结。这天晚饭后，他将自己关在书房里，反复在墙上挂着的新法条幅前踱步思索回顾，想找出那种异常感觉的根子。思索良久，他的双脚还是钉在了《田法》下面。他觉得好像清晰了一些，可是始终抓不准那个点。这种感觉使卫鞅不禁扑哧笑出声来，想起了自己在山中修习时有几次身上发痒，将身上抓得大

片大片红，可就是找不准那个“痒根”。一旦找到，只消用指甲轻轻一摁，轻微的一阵疼痛，身上的奇痒就海水退潮般荡然无存。可是你假如找不到那个“痒根”，就是将全身抓破也无济于事，痒还是痒。目下就是要找这个“痒根”，而且还不能乱抓。那个“痒根”往往是身上一个不起眼的小红点儿，虽然不是大伤口，可引起的全身不宁丝毫不亚于一个伤口和一场病痛。变法给秦国带来的这种异常气息，就是那种怪痒。可是，这个“痒根”究竟在何处？刑杀太重？不是。那是疼痛。赏功过烈？不是。那是眩晕。隶农除籍？不是。那是舒畅。抑制贵族？也不是。那是憋气。究竟在何处？

猛然，卫鞅脑海里一道闪电划过！他蓦然醒悟——对，是封地！

在秦国取消封地，而且以郿县风波为契机，先行取缔了太子的封地，这件事有点儿过头？对，是有点儿过头。将封地制度彻底取缔，本意是将世袭贵族养尊处优的基础连根拔除。然则，却给整个贵族和未来的功臣以无处着落的空荡荡的感觉，功劳再大，也就是爵位、官职与俸禄，还能有什么不朽的标记？再说，对国君好像也有一种激赏乏力的感觉。秦公颁布《求贤令》时，曾明确告白天下“宾客群臣有能出奇计强秦者，吾且尊官，与之分土”。自古以来，拥有一方土地，非但是人臣极致，也是君王激励国人奇士的最有力手段。如今，秦国的封地制度如果彻底取缔，在这战争连绵刀兵不断需要激赏功臣的战国时期，究竟好不好？完整保留封地制，自然不可能，那无异于回到诸侯制。但彻底取缔，似乎也太早。对，这里分明是“痒根”。既然如此，只消轻轻一摁可也。

如何“一摁”？卫鞅凝神有顷，爽朗大笑一阵，回头走向书案。

突然，卫鞅发现书案有异。紧走两步，仔细一看，竟是一支短箭钉在书案上。箭头下还带着一片白布，扯出一看，上面分明画着一柄短剑刺进一个白衣人的胸膛，下面还有四个大字——暴政必杀！卫鞅惊讶地四面打量，窗户、屋顶都没有发现异常，想不出什么人能够在

什么时候将这短箭射进来？猛然，他心中一动，快步走出，廊下却不见了荆南。平日任何时候，只要卫鞅在书房，荆南都守在书房廊下。卫鞅赶出来，也正是想教荆南看看这样东西的来路。如何荆南突然不见了？卫鞅感到情境异常，却也没有丝毫惊慌。他知道，这种刺客依靠人多势众是防不住的，除非你永远躲在万马军中。他没有召车英和景监，重新走进书房，将书房门大开，灯烛全部点亮，对着书案上的白布短箭沉思起来。

“暴政必杀”——从这四个字看，刺客不是寻常的游侠，而是对变法刑杀有激烈仇恨的人或团体。这种人在秦国只有三种，一是秦国的孟西白族人和疲民游侠，二是上层贵族，三是赵亢之兄赵良。然仔细一想，又都不大可能。孟西白三族虽有数百人和几名族长服刑，但三族均是老秦之民，虽好勇斗狠，但却素来没有游侠暗杀的习俗，他们宁可公开决斗。秦国的游侠？自从数十名挑唆私斗者服刑之后，其余都被收缴兵器做了良民。目下他们都分了大片土地，兴高采烈地忙于整田，没有迹象要替犯法的游侠复仇。上层贵族虽有仇恨，但目下变法还没有从根本上触动他们的利益，谁有足够的仇恨心理来出头组织如此公然暗杀？好像一个都没有。赵亢之死，倒是有可能招致游侠复仇，他毕竟是秦国名士，其兄赵良又是稷下学宫的名士，在齐国多有交游。但是赵亢赵良兄弟都是儒家学人，素来与游侠格格不入，游侠剑士也素来蔑视儒家，两种人素不搭界，何能有一批本领高强的侠者为其复仇？

那么，是秦国之外的力量么？可秦国之外有何种力量呢？是期望秦国变法失败的山东六国派出的刺客么？不大可能。山东六国虽说早想置秦国于死地而瓜分之，但那只会通过正面的战争较量去完成，而不会采取谋杀手段。战国以来，大国君主和执政大臣历来崇尚阳谋——正面的实力较量，历来蔑视阴谋——背后暗杀别国君主和大臣。所以战国以来近百年之间，大国的内乱政变与杀戮，比春秋时代已经大为减少。一个国家以暗杀颠覆另一个国家的事，还从来没有发生

过。大家都在憋足劲儿强国变法增长实力，谁也没想到暗杀对手而取胜。魏国在忙着整军迁都，韩国忙着变法练兵，齐国忙着整顿吏治，赵国燕国忙着争夺中山国，就是最没有生气的楚国，也忙着吞并岭南的山夷苗蛮。再说，山东六国确实还在嘲笑蔑视秦国的变法，谁也没有认真地将秦国的变法看成未来的威胁。此等情势下，哪个国家会花大力气做这种贻笑天下的勾当？如此说来，还有别的力量注视着秦国变法？何等力量呢？卫鞅心中闪过天下一个一个的学派团体，心中突然一顿，莫非……

正在此时，屋顶一阵极轻微的咯咯响动。卫鞅眉头一挑，快步走到庭院中的没遮拦处伫立不动。此时正当月初，没有月亮，夜黑如漆，秋风呼啸，卫鞅随风抖动的白色长衫分外显眼。卫鞅注目屋顶，已经看见两个极模糊的黑影伏在屋脊。他的右手轻轻搭在腰间，依旧一动不动地站着。

突然，屋脊上的两个黑影暴起！黑暗中只听一片尖锐的啸声，数不清的短箭从四面八方向卫鞅飞来。

瞬间之际，卫鞅腰间的素女剑正欲展开，却见一个黑色斗篷的身形从后飞出，扑入箭雨，剑光大起间短箭纷纷落地。黑色斗篷一个翻身，一只大鹰般飞上屋顶。此时屋顶已经有四个黑色身影打在了一起，显然有人拦住了刺客。待黑色斗篷飞上屋顶，只听一声尖锐的口哨，两个黑影凌空而去。

卫鞅在院中拱手道："何方朋友帮忙？请到屋中一叙，卫鞅尚要请教。"

屋顶飘然飞下一人，另两人却倏忽不见。卫鞅拱手道："请屋内叙话。"来人也不做声，默默跟随卫鞅走进书房外间。灯下，来人揭去面上的黑纱，卫鞅惊讶笑道："侯嬴兄？你如何也成了大侠？"侯嬴微笑："不是白姑娘，我岂能赶巧？"卫鞅一怔："你说白雪？她到栎阳

了？”侯嬴点点头：“她就在客栈，你去么？”卫鞅笑道：“这还用问？走。哎，侯嬴兄，荆南失踪了。”侯嬴一惊：“失踪了？何时？”卫鞅道：“大约一个时辰。”侯嬴沉吟有顷道：“先去客栈。这事我来查。”说着俩人出了书房。来到庭院，卫鞅道：“侯嬴兄稍待。”到旁边的政事厅对景监交代了一番，和侯嬴匆匆出门。

栎阳城本来不大，卫鞅二人大步匆匆，片刻便到。

小庭院外，侯嬴说他要处置几件急务，告辞先去了。卫鞅伫立在小门外，不禁思绪万千，敲门的手竟然迟迟停在半空。倏忽之间两年多了，他只接到过白雪托侯嬴转来的两封信，无限的思恋都被繁忙紧张的公务深深压在了心底，即或在更深人静的时分，他也是伏案辛劳，想国事多想白雪少。当他倒头睡去的时候，往往已经是鸡鸣五更，疲劳之极，连做梦的机会也没有。他唯一能做到的，便是左手长时间地抚摩在腰间那把柔韧的素女剑上。他知道白雪一定会来，但无论如何没有想到，白雪会在这个危险的关头来到栎阳。他自己被那个神秘的团体当做暴政酷吏盯上了倒也不当紧，白雪要被裹进去可就麻烦了，她要是有个三长两短，那比他自己出事更令他难以忍受。他多想白雪永远留在自己身边甘苦共尝，但又不忍心她为了他而生出意外。以白雪的性格，她知道自己所爱之人有危险，一定是舍身排解，可是，这次卫鞅面对的绝不是游侠之类的独行剑士，而是一个具有霹雳手段、高超技能、坚定信念和博大学问的诛暴团体。这个误会能否澄清？卫鞅自己能否安保无恙？连卫鞅自己也说不清楚。当此之时，白雪和自己在一起，的确有很大风险。

“笃！笃！笃！”卫鞅终于敲门了。

小门“吱呀”一声开了，梅姑兴奋地叫道：“姐姐！卫，大人来了！”

卫鞅一笑：“乱叫。这里有大人么？”便往里走去。

白雪已经匆匆迎了出来。黑暗中，两个身影紧紧抱在了一起，久久没有分开。梅姑抹着泪水跑进屋里去收拾了。良久，白雪放开了卫鞅："瘦多了，胡须也有了。走吧，进去说话。"拉着卫鞅走进了自己的卧房。

白雪的卧房布置得精致舒适，明亮的烛光下洁净异常。一面大铜镜立在中央，挡住了背后帐幔低垂的卧榻。一柄短剑横置在榻前的剑架上，剑架后是两个堆满竹简的书架，书架与剑架中间是一方书案。

除了铜镜和红色的帐幔，屋中充溢着浓浓的书卷气息，丝毫没有匆匆来去的临时居所的那种草率痕迹。

"没想到，这地方经你一收拾，竟如此惬意。"卫鞅赞赏地点头。

白雪红着脸笑道："这是我在栎阳的家，岂能草率？坐，这儿。"

说着在卧榻上拿过一个暄软的绵垫儿靠在书案旁的书架上，摁着卫鞅的肩膀让他靠着绵垫儿坐在厚厚的地毡上，"如何？可惬意？"

"妙极。比我那书房舒适多也。"卫鞅靠着书架，伸直双腿，身心顿时放松。白雪跪坐在卫鞅对面，抑制不住的柔情写满在红扑扑的脸上："给你说也，我慢了两天，是在路上被变法分田的喜庆景象给吸引住了。秦国乡野开了锅似的，热闹忙碌极了，山摇地动一般。隶农将你当天神般敬，富人说你劳民伤财草菅人命，可知晓么？我的左庶长大人！"

卫鞅笑了笑："变法之难，难在起始。一两年内，骂声必多。目下有赞有骂，比我所预料的还好一些。你说，变法究竟变甚？说到底，还不是改变旧的利害关联，建就一种新的利害关联？隶农得益最大，自然最高兴。富裕农户尚未得益，自然怨骂。你且拭目以待，三年以后，秦国朝野定将对变法刮目相看。"

“何用三年？我在路上就刮目相看了！”白雪激动地拍手赞叹，又长长地出了一口气，“几多屈辱，几多弯路，你终于在这个穷国，扎实地迈出了第一步。一路上，我常常忍不住自己的泪水，我，真为你高兴……”白雪忍不住扑到卫鞅肩头又哭又笑。

卫鞅紧紧搂着白雪，抚摩着她长长的黑发，心中也是一阵异常的激动。只有在白雪面前，他那不苟言笑的冷峻才会不翼而飞，才是一个本色的男人，高兴了就想大笑，悲伤了就想流泪。那是因为她那温柔细腻而又明晰的女儿心总是像潺潺小溪，能够渗透到他心田的沟沟壑壑，激起他的豪情，挽起他的悲伤，点燃他的心灯，化解他的失落，使他情不自禁地现出内心的本色。当热热的泪水涌出眼眶时，内心淤积的阴暗和绷紧的心弦顿时溶化了松弛了。白雪滚烫的脸颊贴在他的耳根，同样滚烫的泪水在他的脸上涌流着，和他的泪水交汇在一起，温热的泪线顺着他的脖颈流向胸前和心头，就像一只无形的手在神奇地抚摸他的四肢百骸，使他物我两忘。

轻微的一声响动，梅姑放下了一个铜壶，轻轻带上门出去了。

两人终于分开。卫鞅揉揉眼睛笑道：“呀，这就叫温柔乡吧，几要醉了。”

白雪嫣然一笑：“快，来一碗热酒。”轻柔地将铜壶中的热酒斟进陶碗，双手捧给卫鞅。卫鞅接过，一饮而尽，啧啧道：“好酒！来块凉面巾。”白雪咯咯笑道：“啊，昏头了。等等。”起身从外间拿进来一方浸过凉水的面巾，跪在卫鞅面前为他轻柔地擦拭，而后又擦擦自己的脸，掠掠散乱的长发，将面巾撂进书案上的铜盘中，移坐案前斟茶。

“小妹，你和他们，方才都到我那里去了？”卫鞅笑问。白雪沉吟有顷，点头“嗯”了一声。“你在路上发现了他们？”白雪点点头，又“嗯”了一声。“你觉得是哪个路数？”

白雪摇摇头：“一下看不出来。但，我觉得绝非寻常的游侠剑士。”

“对，绝不是寻常游侠。”

“你知晓来路？”白雪惊喜道。

卫鞅摇摇头：“不能确定。我有一种预感，墨家神杀团出山了。”

白雪大大惊讶：“墨家？你从何推断？这可是太教人想不到了。”

“听我说。其一，瞄着变法，警语是暴政必杀。就是说，这暗杀，不是冲着一己仇恨来的，而是为了诛灭暴政权臣。普天之下，这样的团体焉有第二家？其二，荆南失踪。侯嬴兄当初对我讲荆南的身世和经历时，我就想到了荆南有可能是墨家的门外弟子。若是寻常游侠，荆南岂能毫无抵抗？其三，暗杀时机。目下国君正在西部巡视，我在栎阳独当国政，正是分而治之的时机。这种谋划与魄力，寻常游侠和团体决然没有。我断定，十有八九是墨家所为。你看，这是他们的警告袖箭。”卫鞅将书案上的带着白布画的短箭递给白雪。

白雪接过箭画端详：“发现这袖箭，距离刺客出现有几多辰光？”

“不超过一个时辰。”白雪笑道：“还真有气魄，暗杀还先下战书，不愧是兼爱之心也。如此说来，当是墨家无疑了。你打算如何应对？”

“这是飞来横剑，应对方略我还得想想。我目下要说的是你。”

“我？说，教我做甚？赴火蹈刃，死不旋踵。”白雪念着墨家誓词笑答。

“你必须立即离开栎阳，回安邑等我。”卫鞅没有一点儿笑容。

“如何？我回安邑？不！”白雪惊讶得骤然高声。

“听我说，小妹。栎阳目下很是危险，依墨家的能力和缜密，渭风客栈一定是监视之列。尤其是今晚，你们狙击了他们的第一次攻杀，他们不久一定会发现你们。墨家虽讲兼爱天下，但对行动中的扰乱和对手却从不手软，历来如此。我了解墨家。非但你必须离开，侯嬴兄也必须离开，渭风客栈暂时关闭。”

“那你？你也逃出栎阳城么？”白雪淡淡笑问。

卫鞅哈哈大笑：“岂有此理？秦公托国于我，我岂能退避三舍？我还要看看墨家究竟有何种高明手段。”

“那我为何要离开？就因了些许风险？”

“你如何就不明白？”卫鞅着急起来，“你在栎阳，我不得几头分心么？万一你有个闪失，我……”

白雪见卫鞅如此为自己着急，心中一阵热流，思忖有顷，淡淡笑道：“好，我走，明天。”

“小妹。”卫鞅长长的一声叹息，“其实，我何尝想让你走啊！”

“我晓得。我走。”白雪嫣然一笑，“可是，今天晚上，你不能走。”

卫鞅笑了：“交换么？好，我今天不走。”

白雪轻轻抱住卫鞅，在他耳边悄声道：“在这儿稍等片刻，我安顿一下上路的事就来。”说完，轻盈地转身走出了卧房。

秋深凉如水，风停了，细细的霜花开始降落。白雪来到侯嬴屋中，侯嬴和梅姑正就着燎炉议论晚上的神秘刺客。白雪来到，说了卫

鞅的主张，两人都很不高兴。白雪低声说了一个主意，两人又兴奋起来。三个人秘密计议了一个时辰，方才散了。

回到卧房一看，白雪不禁笑了。卫鞅手中握着一卷竹简，背靠着书架坐地，沉沉地睡去了。白雪拨亮了燎炉，伏身轻轻抱起卫鞅放到了帐幔之中。听得栎阳城楼上的刁斗声已经是三更四点，白雪打来一盆热水，脱去了卫鞅的衣服，轻柔仔细地为他洗脚擦身。一切做完，白雪又收拾好自己，轻轻地坐在了卫鞅身边。

灯下，她仔细地端详着经常出现在她梦中的这副面孔——他黑了，瘦了，下颌的胡须也留起来了。两年有半，一个姿容挺拔的年轻士子，脸上竟然刻下了深深的沧桑忧患。看着看着，白雪的热泪情不自禁地涌流出来，断线似的掉到卫鞅的脸上。

卫鞅醒来了，猛然抱住了白雪……

五　墨家剑士受到了意外袭击

日上东山，栎阳城四门进进出出，一片忙碌景象。

变法开始以来，尤其是推行新田制以来，老秦人似乎忘记了节令。往年霜降一过，田野净光，就进入了漫长的窝冬期。早晨开城，除了几拨外国商旅，农人几乎无人出进。目下可不一样了，早城未开，已经有人牵牛执耒成群结队地在城门洞等候出城。巳时一过，又有络绎不绝的女人孩童提着陶罐竹篮出城送饭，或有牛车不断地拉着从田中砍伐的树木进城。太阳落山，人们才依依不舍地离开土地，陆陆续续地回到城里。栎阳令王轼已经将城门开关的时间改了三次，国人还是埋怨开城太迟闭城太早。王轼无奈，禀报左庶长府。卫鞅下令，改为五更开城二更关城，简直只差几个时辰便是昼夜开城了。这在刀兵不断的战国，可是惊人的早开晚闭，除了魏国安邑、齐国临淄，栎阳便是第三家。国人们喜气洋洋，忙忙碌碌地收拾整治自己的

土地，准备来年春天挣个大年成，竟是出城更早，回城更晚。农人一振作，城内工匠商贾也忙了起来，东西有人买了，农具、铁器、粗盐、布帛等需要量大增。工匠们要扩大作坊，商贾们要扩大铺面，外国商人要进来开店，秦国商人要出去采购。如此一来，栎阳城整日整夜地有人要出出进进，一个小城堡热闹非凡，生气勃勃。左庶长府直接下令王轼，昼夜开城。

这可是天下独一份，哪个国家也不敢做的事。卫鞅却笑着说："当年吴起尚说，固国不以山河之险。况乎今日？况乎变法之世？"在川流不息的人群车马中，一辆篷车辚辚出城，赶车的依然是那个骑马少年。城内的渭风客栈挂起了"屋漏停宿"的大木牌，大门紧紧关闭了。一个身穿黑色布衫的中年人牵马从偏门走出，翻身上马，从容出城。

篷车驶向栎阳城南的河谷，又辚辚进入河谷南面的山林之中。秋野山冈，树木萧疏，眼界很宽，但却难以看清这片岩石嶙峋的山谷。篷车在隐蔽处停了下来，少年下马笑道："吔！好去处，谁都找不见。"篷车里一阵笑声，走出一个白巾青年笑道："又不是做贼，怕人找见么？"少年做个鬼脸："我才不怕，有人怕。"白巾青年笑道："小妮子！快看看，侯大哥来了没有？"少年一纵身飞上了一方高高的岩石，手搭凉棚一望："来了，侯大哥骑术蛮高也。"白巾青年笑道："侯大哥本领你还没领教过，二十年前就是著名剑士了。"少年跳下岩石："那就好，我们三个就行了，何必再找人？"白巾青年板着脸道："做事要的是成功，不是逞能，明白？"少年吐吐舌头笑道："明白，公子大哥。"

但闻林外马蹄声响，一个黑衣骑士已经从林间小道飞上山头林中。到得岩石后面下马，从容拱手道："公子到了。"白巾青年笑道："侯大哥，挺快。先将我们的车马安顿下来。"黑衣骑士道："不难。当年我修这个货仓大着呢，你们来看。"将马拴到一棵大树上，领

二人来到小山头背后。山头背后是阳面，一片树林在错综零乱的岩石缝隙中生长

出来，枝蔓纷披，灌木丛生，覆盖了这片嶙峋嵯峨的岩石山头。

“这儿有甚呀？”少年的马鞭抽打着枯黄的草梢。

黑衣人笑道：“别急，跟我来。”绕过几块山石，来到一个低洼避风的山坳，拨开山体的一片灌木，一个山洞显露出来。“跟我来。”黑衣人走进山洞，白巾青年和少年跟着进入，发现山洞里空荡荡一无物事，只有暖烘烘的干燥气息和脚下的败草枯叶，怎么看也是一个空荡荡的寻常山洞。“侯大哥，这就是货仓么？”少年惊讶。黑衣人没有答话，走到洞底，刨开脚下的乱草，在一块大石上连跺三脚。片刻间，只见山洞尽头的大石轧轧分开，一个宽阔的洞口顿时显现出来！

“侯大哥，用心良苦也。”白巾青年点头赞叹。

“姑娘有所不知，白公在世时，要求开在每个诸侯国的店面，都必须有隐蔽的秘密货仓，既能就近储存货物，又能防止被战乱洗劫。

我学白公。后来打仗不停，不再扩大商事规模，这货仓也就用处不大了。”黑衣人颇有感慨。

“不，用处照样大，目下秦国可是大商机来了。”白巾青年兴致勃勃。

“姑娘有心商机？”黑衣人颇是惊喜。

“我不是经商材料。我是说，侯兄可以在秦国大做一番了。”

黑衣人大笑：“好，过了这一关再说。”

“哎，侯大哥，里边储存水和食物了么？”少年急迫地问。

“有。还有喂马草料。战乱一起，这里便是我们的藏身之地。”说着，黑衣人前行走进，白巾青年与少年也跟进洞中。只见主洞宽敞，约有十丈方圆，洞中间是石桌石凳，角落里是拴马桩与马槽。主洞四周有六个封闭的小洞，显然便是真正的货仓。黑衣人指着小洞道：“小洞只有两个储存货物了。昨夜我已经将另外几个小洞重新收拾，可做安歇之地。这洞中冬暖夏凉，唯有水源稍稍不足。”

“好。我们将车马藏在这里，好生休憩一番，晚上做事。”

片刻后，三人出了山洞，绕过山头，将篷车马匹赶进了山洞。

入夜，山风呼啸，三个黑影飘上山头，掠过栎水，向栎阳城南门而来。夜不关城的栎阳，初夜时分正是商旅进出频繁的时候，三个黑衣人在服饰各异的列国商人中毫不起眼，顺利入城。三人陆续来到渭风客栈，悄无声息地从偏门进去了。

三更时分，夜深人静，三个黑影飞出客栈，分头急速地消失在狭长的小巷里。

栎阳北门里的铁工作坊，最近热闹了起来。

这是栎阳官府唯一的铁工作坊，也是秦国最大的铁器制造所。其余的六家铁工作坊都是私家开设，是那种一个师傅带两三个徒弟的小工匠作坊。三年前，秦孝公即位时，由于六国封锁，生铁奇缺，栎阳的私家铁作坊几乎全部关闭，唯一的官府铁坊也只有二三十个铁工在维持。变法一年后，形势大变。一则是六国各自内急，顾不得秦国。二则六国商人唯利是图，纷纷拥入需求量大增的秦国。栎阳城的铁工作坊便首先振兴起来。兵器、农具、菜刀这三样基本商品竟总是供不应求。官府铁坊广求铁工，私人铁坊也重新起火，搜求铁工。但是，铁工作为战国时代最宝贵的“百工第一才”，各国都尽力搜罗，要想大批招募，真是谈何容易。就在栎阳令王轼百思无计的时候，三天前，

忽然陆续来了十几个山东六国的铁工。上炉试手，在辨器、锻铁、淬火、锤工几方面竟然都是良工。王轼大喜，下令全部接纳，俸金从优。奇怪的是，说没有一个没有，说有竟然就都有了。几家私家铁坊也都相继收下了三两个手艺不错的工匠。王轼本想将这些人一体捞到官府铁坊，怎奈私家铁坊也是国人百工，新法又激励百工立功，官府不能与他们争利过甚，只好忍痛割爱。

殊不想，这些技艺纯熟的铁工，正是墨家的神杀剑士。

邓陵子很是机警聪敏，这次率队下山，谋划得非常精细。第一步，根据秦国极需要铁工的实际，利用墨家子弟的百工之长，名正言顺地立足栎阳。第二步，进入栎阳的当晚，向卫鞅发出警告，进行第一次试探性暗杀。第三步，在栎阳城人心惶惶之际，多方出击，一举斩获卫鞅首级。邓陵子知道，暗杀卫鞅是墨家震慑天下暴政并重振雄风的关键所在，也是自己建功立业成名于天下的关键所在，一定要快捷干净地体现墨家的霹雳手段。他对玄奇的脆弱很是蔑视，也很是高兴。这个小师妹本是老师的钟爱弟子，在墨家可谓出类拔萃的后起之秀。谁能想到，她竟在最重大的“辨恶除暴”的关节点上与老师相违。假如不是老师震怒，惩罚了玄奇，剥夺了她带队斩杀卫鞅的资格，邓陵子还只能做接应后援，冲不到第一阵来。目下，由他对付卫鞅，苦获师弟擒拿嬴渠梁，相里勤带队后援接应，这才是墨家最有力的搭配。谁都知道，墨家从来都将最危险的暗杀权臣的行动作为首功的。这次，邓陵子无疑是墨家重新出山的剑锋，是崇尚死难的墨家的最大荣誉所系，邓陵子岂能不热血沸腾?

想不到的是，栎阳的情势并不像他们在山中想象的那样脆弱，那样民心怨愤，那样一击成功。第一夜出击，两名弟子便碰到了强硬对手。后来探察，秦国国君嬴渠梁竟然也不在栎阳。苦获便带着他的一队剑士，秘密离开了栎阳西去。邓陵子对苦获离去而失去配合力量，非但没有感到沮丧，反而有一种大功独建的豪情。他想，栎阳的民心

民情没有必要报告老师，否则，老师也会以为他和玄奇一样善恶不辨。他和几个骨干弟子秘密计议停当，准备先行探察清楚左庶长府的详细情形和卫鞅的出入行止，再伺机一击成功。

铁坊的劳作是辛苦的，每天晚上初更才能结束一天的锻造锤打。之后，家在栎阳的老铁工们冲洗之后便回家去了。客籍铁工们吃完官饭，便在作坊大屋里倒头睡觉。官府的三名铁坊吏锁上大门，清点器物，登录铁器，完毕也回家睡觉去了。这时候，铁作坊大院里一片宁静，只有铁工们悠长粗重的鼾声。

三更刚过，邓陵子在黑暗中豁然睁开眼睛，轻轻地吹了一声口哨。屋中“铁工”纷纷在黑暗中坐了起来。奇怪的是，所有坐起来的人，都照旧打着粗重悠长的鼾声。

“三人留守。其余人出发探察，四更尾须全部回来。”邓陵子轻声命令。打着鼾声的人影迅速起身……猛然，一声低沉的犬吠从院中传来。“躺下！”邓陵子觉得怪异，铁坊的寻常犬哪有如此的叫声？刚刚起身的剑士立即迅速地回到卧榻上躺下，满屋鼾声大起。邓陵子断定，这是铁坊吏员的夜间巡查，会很快过去。

突然，关得严严实实的窗扇上“砰”的一声大响，屋顶也似乎有轻微的喀喀声。邓陵子心念电闪，已经认定绝不是铁坊吏员的巡查响动，而是有了对手。他位置正靠窗户，翻身跃起，拉开窗扇，一眼看见一支短箭带着一片白布钉在厚厚的木窗扇上，有两寸余深，箭杆尚在微微颤动。他拔下短箭，关上窗户，低声命令：“点灯！”

烛光下可见白布上清晰的八个大字——扰政乱法，作速离秦！邓陵子骤然变色，急迫命令：“天地剑阵，务除强敌！出门！”墨家子弟是在和强国军旅的对抗中锤炼出来的，素来有团体行动的极高素质。每个剑士非但是单独的剑道高手，而且有结阵而战的军事传统。“二人出行，必有配置。三人出行，必有阵法”是墨家的行动法纪。凡三人以

上者，墨家子弟必结阵而战，从不像江湖游侠那样追求单打独斗。在墨家的理念中，任何行动都是作战，而不是个人决斗，必须最快地消灭对手。现下之所以有十三人在栎阳的官府铁坊“做工”，而私家作坊则是三三两两，为的就是在这里保持最强的“天地剑阵”。天地剑阵，是按照天干地支搭配作战的一种步战结构。墨家子弟甚至在骑兵冲锋的汹涌波涛中，也能依靠这小单元阵法结成孤岛岿然不动。墨子年老之后，天地阵法由禽滑釐一代不断完善，成了墨家十余人攻防的基本阵式。十二人出战，一人留守，是邓陵子早就谋划好的应急对策，只是想不到这么早就要突然使用。

大门无声地骤然闪开，十二条黑影箭一般连续冲出，眨眼之间便在院中站成一个锥形的阵式，每人手中的剑竟然长短不一。邓陵子站在锥形的底边中央，向屋顶拱手道：“何方高朋？敢请现身答话。”

话音方落，四面屋顶上陡然树林般立起一道人墙黑影。

一个弟子低声道：“报师兄，二十三个。”

邓陵子冷冷笑道：“尔等为暴政张目，究竟受何人差遣？”

屋顶一个粗哑的声音也冷笑道：“天下大事，并非墨家所能包揽。事关善恶是非，庶民祸福，我门为何管不得？”

邓陵子厉声喝道：“天下何时冒出一个管大事者？从实说！尔等意欲如何？”

“尔等必须立即出城回山。否则，我门将诛灭乱法刺客。”声音磨刀石般粗粝。

“诛灭？”邓陵子哈哈大笑，“天下真有不自量力者也，请吧。”

“放箭！”随着屋顶粗粝的怒喝，四面火箭齐发，道道蓝光尖厉地呼啸着向院中疾射。不等邓陵子发令，墨家剑阵自行发动，剑光霍霍，将蓝光箭雨纷纷击落，没有一个人受伤。虽则如此，那带磷燃烧的火油箭却极难熄灭，许多被打落击飞钉在门户窗扇上，将门窗燃烧起来。夜半秋风正猛，不消片刻便引得大火四起。

屋顶黑影齐声高喝：“墨家杀人放火喽——快来看也——”倏忽散去，屋顶上没有了一个人影。

邓陵子气得连连跺脚怒喝：“卑鄙小人！焉敢以正道自居？！”内心却很清楚，大火一起，官府必然派兵前来救火拿人，屋顶喊声又点明了墨家，岂能再隐蔽下去？对方明明是逼自己离开栎阳，仓促间却想不出留在栎阳的办法……必须撤出！否则，墨家弟子落入秦国官府被押上刑场，赫赫墨家颜面何存？心念电闪间一跺脚大喝，“撤出栎阳！我自断后！”

墨家法纪严明，令行禁止。邓陵子一声令下，墨家弟子全数飞上四面屋脊，四面散去。邓陵子已经听见街中人喊马嘶，知是秦军开来，情急间一剑砍断左手食指，在土墙上大书几字，飞身而去。

这铁工作坊本是要害所在，大火一起，满城惊慌。栎阳令王轼首先率领一百名甲士赶到。正在救火间，铁工坊官吏与铁工们也急急忙忙地赶到。片刻之后，卫鞅和景监也飞马赶来。大火扑灭，清点器物，丝毫无损，只是客籍铁工们全不见了踪影。

突然，有人喊道：“墙上有字！”

卫鞅疾步向前，火把下可见黄土墙上紫红的大字——“墨家无过，恶政有报！”

卫鞅思忖有顷，向王轼淡淡笑道：“明告国人，无须惊扰。”

王轼会意，不再布置查究缉拿，只是专心督促重建铁工坊。好在铁料铁器与一应工具炉具没有任何损失，房屋盖好便一切正常。三五日之内，栎阳城又恢复了生气勃勃的状态。

六　陈仓河谷的苦行庄园

秦国西部的官道上，一队骑士放马奔驰，为首将军正是车英。

按照卫鞅的推测判断，墨家一定要分兵袭击国君。秦孝公此次西巡，只带了三名卫士，如何能对付墨家剑士的突然攻杀？卫鞅心急如焚，命令车英带一百名精锐的铁甲骑士星夜赶赴西秦，保护国君。车英兼程疾驰，追过杜邮、废丘、郿县、虢县、雍城，还是没有追上秦孝公。雍城令说，国君一路西行，在虢县只住了一个晚上，天不亮便起程西进，没有说去何处。车英熟悉秦孝公的禀性，推测他肯定要去陇西巡视，马不停蹄地向陈仓方向赶来。

陈仓，原本是一片山的名字，扼守在关中、陇西、汉水地区的三岔口上。古人说，黄帝曾在这里建都，当时叫陈。后来黄帝与炎帝在阪泉大战后东迁而去了，数千年沧桑，这里又回到了莽苍荒野。渭水东来，越过陈仓山便进入了渭水平原的狭长脖颈。汉水地区要北上，也必须先越过大散岭，再越过陈仓山，才能进入渭水平原。而从渭水平原无论是去陇西还是去汉水，陈仓山都是必经的咽喉之地。西周时期，陈仓山和大散岭是扼守巴蜀和西部戎狄的重要关隘。当时只在大散岭建了散关，一并守卫大散岭和陈仓山。传说的老子要出关西入流沙，被关令尹喜强留请著书，因而写下了不朽的《道德经》。那个关，便是散关。周平王东迁洛阳，秦国成为渭水平原的主人后，由于汉水流域大部分属楚国土地，所以大散岭的散关依旧是重要隘口。而陇西本是秦人的老根基，所以扼守在陇西与渭水平原脖颈处的陈仓山倒一直没有建立关隘，而只有一座驿站。通常商旅之行，都是在陈仓驿站养足精神，而后或西出陇西，或南下散关入楚入蜀。

车英预料，在雍城与陈仓之间大体可以追上国君。他下令疲劳难行的马匹缓行，自己带领三十名快马骑士先行全力追赶。将近陈仓山，遥遥可见两山夹峙的古道中正有三骑身影。

“君上——慢行——”车英放喉高喊。山风迎面呼啸，前行者不可能听见后面的呼喊之声，依旧向谷中走马而去。

正在此时，一声尖厉的山鹰鸣叫，两岸山头扑下一群黑色身影，向谷中三骑凌空袭击。车英大吼一声：“箭队冲杀！快！”一声凄厉的牛角号声，三十骑铁甲骑士以车英为箭头，狂飙般向山谷卷来。

前行三骑正是秦孝公嬴渠梁和他的两名卫士。进入陈仓山，他正在仰望两岸险峻的山势，猛然听见山鹰怪叫，心中一紧，腰间长剑已经拔出。几乎就在拔剑的同时，两边山头的人影在黑白交错中已经凌空飞下，霍霍剑光夹着一片绳网迎头罩来。秦孝公少年从军，久经沙场，是秦军中智勇双全的名将，眼光一扫，便知强敌已将前后上三路封堵严实，最大危险是头顶的剑击与绳网。电闪之间，他采用了战场上骑兵惯用的抵抗手段，身体一伏，机警地贴着马腹滑到马下。身后的两名卫士已经从马背飞身跃起，两支闪亮的阔身短剑迎住了空中的剑光绳网。只听两声沉闷的低哼，鲜血飞溅，两名卫士像石板一样跌落在地！此刻秦孝公已经飞快贴紧了战马右侧，那匹神勇异常的彤云驹嘶鸣跳跃间，已经紧紧靠住了北面的山体。秦孝公飞身纵跃到一块大石后面，彤云驹则死死挡在大石前站立嘶鸣，用那双铁蹄不断踩踏冲上来的黑白身影。虽然如此，凌空飞来的强敌似乎根本没有看在眼里，两条灵动的绳钩贴地飞出，“咔”地搭住两只马蹄猛力一扯，彤云驹顿时轰然倒地。几乎就在同时，十余个黑白身影大鹰般越过战马围住山石，一声齐吼：“生擒暴君嬴渠梁！”

生死关头，秦孝公热血沸腾，大吼一声，飞身突刺，一个黑白人顿时被洞穿胸膛，倒地死去。秦孝公抽剑之际，身形一蹲，躲过了头顶身后扑来的身影，随即一个急转身，长剑迎面划出一个圆弧。强敌

飞身后退，一齐大喝：“嬴渠梁弃剑受缚，饶尔不死！”秦孝公嘶声大喝：“赳赳老秦，有死无降！”跳下大石，挥动长剑，直冲强敌圈中。

正在此时，谷口响起暴风骤雨般的马蹄声，车英率领三十名铁甲骑士赶到。

高处一声大喝：“撤！”黑白身影倏忽间消失在山石密林中无踪无影。“君上——”车英飞身下马，一个纵跃到了秦孝公面前，“君上可有剑伤？”

“没有。”秦孝公犹自望着山林，眉头紧紧拧在一起。

“君上，请勿在险地停留，当速回驿站定夺行止。”车英面色仍很紧张。

“好，回驿站再做计较。”秦孝公回头看看两名卫士的尸体，吩咐道，“运回驿站交虢县令妥为安葬，赐爵一级，家人免劳役赋税三年。”车英答应一声，命令将卫士尸体驮上战马，迅速保护秦孝公回到陈仓驿站。

陈仓驿站虽然不大，但由于位在要塞，所以建得像一个小城堡，十分坚固。一百多间房子靠山建成梯次形，护墙大门全部由巨石砌成，平时住客，战时驻兵，实际上起着关隘盘查的作用。驿站丞五十余岁，老兵出身，虽然做了小吏，依然穿着一身破旧的盔甲，腰系一支阔身短剑，雄赳赳地向秦孝公施礼：“陈仓吏山石头参见君上！”秦孝公笑道：“山石头，在你这儿歇息一晚。”“是！陈仓吏遵命！”山石头雄赳赳前行领路，“君上请跟我到上正大屋！”

上正大屋，便是最高处的一排正房，眼界开阔，用矮矮的石墙圈成了一座小院子。孝公住下。车英便在山头和小院内外布置好隐蔽的

甲士，又安置好其余骑士轮换就餐喂马，以防突然袭击。一切安顿就绪，车英来见秦孝公。

“车英，你是如何赶来？”孝公仍然在思忖今日的怪异袭击。

“禀报君上，墨家在栎阳对左庶长行刺未遂，左庶长派我昼夜兼程赶来保护。”

“行刺？”秦孝公面色微变，“如何知晓是墨家？”

车英将荆南失踪和卫鞅的推断说了一遍，秦孝公冷笑道：“看来墨家动了杀机，要将我和左庶长做暴君酷吏铲除了。车英，你以为该当如何？”

“君上，墨家剑士，防不胜防。唯一的办法是，剿灭其根基以绝后患！”秦孝公摇头笑道：“不能。墨家天下显学，义剑诛暴，兼爱救世，乃近百年来天下正义之旗。秦国出兵剿灭墨家，且不说能否成功，大军一动，秦国就将激怒天下，自取其辱。”

车英醒悟：“此举不可行，君上便当速回栎阳，增加精锐护卫，防备墨家再度袭击。”

秦孝公缓缓踱步道：“此事当真难办。对秦国变法，墨家显然误会极深。墨家素来坚韧不拔，绝不会因为一次失败而罢手。兵来将挡，双方必有死伤，旧恨新仇屡屡纠缠，变法局面就有可能反复，有可能引起大局动荡……为今之计，只有一条路可走。”

“敢问君上何计？”

“我亲赴墨家，澄清误会，釜底抽薪，安定大局。”

“君上，不可！”车英急迫道，“墨家本来就要擒获君上，君上身系国家根本，岂能自投罗网？请君上修书一封，臣做特使前往墨家，务必澄清误会！”秦孝公摇摇头：“此事唯有我亲自前往，无人可以替代。”

“君上——”车英哭喊一声，伏地叩头不止，“万万不可，秦国不能没有君上。教我去，纵然粉身碎骨，车英不辱君命！”

秦孝公扶起车英，感慨叹息：“车英啊，你忠肝义胆，我岂能不信？然墨家素来以神明裁判自居，唯以老墨子学说为生杀准绳，从不听外人辩解，任何人做特使都会适得其反。你还有更重大的使命，回栎阳保护左庶长。”

“臣不能回栎阳。臣纵获罪，也要跟定君上！”

“车英，你我都是老秦人了，这块土地上渗透了我等祖祖辈辈的鲜血。能使秦国强大，谁舍弃生命都不足惜。如今秦国变法图强，绝处逢生，正在关键时机。目下，秦国的生命在何处？秦国的灵魂在何处？你应该知道。秦国不能没有左庶长，不能没有变法！如果需要做牺牲，首先当是我等老秦子弟。荆南失踪，左庶长处境更危险，谁能说荆南不是墨家斥候？左庶长是秦国新生之厚望，你一定要回栎阳，一定要保护左庶长安然无恙！”秦孝公深沉激昂，没有回旋的余地。

“君上，你孤身去闯墨家，臣如何放心得下？”

“车英，”秦孝公轻松地笑了笑，“墨家虽然自负霸道，但毕竟讲理。看今日阵势，他们并未一力死战，一定要杀死我，倒像是要俘获我……我去墨家，虽则危险，然若处置得当，也不会即刻就有杀身之祸。你放心回栎阳去了。”

车英默默地低下头，大滴的泪水断线似的掉到脚下。

第二天清晨，少有的晴朗天气。在陈仓驿站外的岔道口，秦孝公与车英分手，带领两名新卫士向西南大山中进发。秦孝公谋划的路径，是越过大散岭从汉水进入神农大山。他虽然不知道墨家总院确切位置，但他对神农大山却并不陌生，那里是秦楚接壤的连绵群山，他曾经三次跟随公父去巡视要塞，三次从神农山腹地穿行。那时候，墨家的故事使他感到神秘，为此也对那片莽莽群山生出了敬意。

要到大散岭，须得走出陈仓山小道。这是一条在山腰蜿蜒的傍山古道，虽是浓浓秋色，两边山头却也是苍黄中渗着青绿，道边小溪淙淙流向渭水，山谷中一片幽静。秦孝公走在一前一后两个卫士中间，不断观察着四面山势。

突然，山腰传来一阵清亮的女声山歌，在山谷中悠悠回荡。秦孝公不禁驻足倾听，那歌声仿佛从天外飞来，在空谷中缥缈回旋，令人回肠荡气：

生人莫要恋乐土噢

乐土原有千般苦啊

何日天下兼相爱也

抛却矛戈共耕织哟

孝公听得入神，却又微微一怔，手搭凉棚极目山塬，竟没有发现一个人影。他觉得这声音似乎在哪里听过，却又想不起来。猛然，他心中一动，放喉歌唱：

莫道乐土千般苦

甘泉原从苦中出

若得天下兼相爱

犹是日月两聚头

山悄悄，寂静无声，山腰传来一声缥缥缈缈的叹息，却再也没有清亮的歌声了。

一种怅然若失的心绪突然涌上秦孝公心头。他茫然四顾，青山杳杳，了无声息，不禁轻轻一叹，顺着山道继续前行。突然，一声短促的尖叫，山腰传来一阵异响。

两名卫士飞身跃起，将秦孝公掩在一块大石后，长剑飞快出鞘。此刻只见山上土块石块哗啦啦滚下。秦孝公在大石死角抬头观察，只见石子土块激起的尘雾中一个身影翻滚而下，显然是有人失足摔落。山坡陡峭，又兼草木衰落无可阻挡，那身影竟翻翻滚滚向下跌落。秦孝公眼疾身快，从大石下一跃而起，冲上山坡，抱住那个在陡坡上翻滚的身影。两个卫士也立即冲上山坡，从身后拥住秦孝公站稳。

到山下小道，秦孝公将那人放到大石上，一个卫士便给伤者擦拭脸上的灰土血迹。孝公看着山上，想着方才的歌声，心思迷茫。

“君上，是个女子！”卫士惊讶地叫道。

孝公回身一看，不禁惊怔得说不出话来——眼前伤者露出了秀丽苍白的脸庞，长发散乱，不是玄奇却是谁？她身上穿着从中间分为黑白两色的粗布衣，布靴绑腿上还插着一支短剑——孝公一眼看见，那就是自己赠给玄奇的护身剑！

卫士低声道：“君上，是墨家女杀手，小心！”挡在秦孝公身前，对另一个卫士道：“保护君上，这个我来对付。”孝公恍然醒悟，正色摆手道：“退后。我认识她。”说着伏下身来，“水！”接过卫士递过的水袋，右臂揽起玄奇，给她慢慢喂水。

女子睁开了眼睛，迷蒙喘息：“方才，谁在唱歌儿？”

“玄奇妹妹，是我！看看，我！”

玄奇身体轻轻一颤，凝目注视，惊讶地“啊”了一声，一下子昏了过去。

孝公情急，轻轻摇着玄奇呼唤：“玄奇妹妹，玄奇妹妹，醒醒……”

玄奇苍白的脸庞上涌出了两行泪水：“不要，不要见你。你，快回栎阳。”

孝公压抑着酸楚，将玄奇的身体靠在山石上放正，平静地笑道：“玄奇妹妹，睁开眼睛，看看我。一别三载，山水未改也。”

玄奇睁开眼睛，冷冷道：“世无不动之物。你速回栎阳，无须多言。”秦孝公淡淡一笑：“我不回栎阳。我要到神农大山，找墨家总院。”

“你，你说甚？”玄奇骤然变色，红潮涌上了苍白的脸庞。“我要去墨家总院。”孝公一字一顿。

瞬息之间，玄奇恢复了平静冷漠：“嬴渠梁，山外有山，我劝你回栎阳去。”

“不越高山，无得通衢。纵然失足，此心无憾。”

“嬴渠梁，世间大事，不逞口舌之辩。”

“无口舌之辩，不足以明公理，正是非。”

“一身之难，不足以填沟壑。一忍之勇，可以育山川。”

“士有不忍之辱，国有不避之难。”

玄奇沉默了。突然，她抱住孝公痛哭失声，身体颤抖得像秋风中的落叶。孝公轻轻拍着她的肩膀，理顺她散乱的长发："小妹，你是从来不流眼泪的。来，对我说说，你现下在做何事？要去何方？"

"也许，有一天你会知道。"玄奇拭去了泪水。

"小妹，我现下就想知道，我到五玄庄不知多少次了。"孝公着急起来。

玄奇明亮的眼睛扑闪扑闪的："你可愿意一个人跟我走？"

"好，走。"秦孝公说着站了起来，向两个卫士吩咐道，"你们两个回陈仓驿站等候。"便来搀扶玄奇。

"君上不可！"两个卫士急切道，"她是墨家……万一有诈……"

"不许胡言。你们知道她是谁么？"秦孝公正色呵斥卫士。

玄奇笑道："两位宽心。墨家除恶，严禁骗杀恶行，你们的国君不会有事。"

两个卫士无奈地拱手领命，看着秦孝公扶着玄奇向山腰小道走去。

到得山顶，玄奇遥指山谷："看，那里，是我的家。"

孝公顺玄奇所指望去，但见两山之间一条小河流过，河畔一片小小谷地。秋色清爽，草黄叶落，一间茅屋孤零零坐落在萧疏之中，茅屋四周的篱笆竹墙影影绰绰。不远处的草滩上有一匹红马在悠闲地吃草，时而长嘶一声，山鸣谷应。

"玄奇，你直是世外高人也。"

玄奇没有笑："走，下去看看。不用扶了，没摔伤。"

两人顺着一条经年踩出的羊肠小道下山。玄奇默默前行，孝公默默跟随，二人一路无话。到得谷底，但见小道旁收割后的谷茬已经枯黄，旁边几畦菜田却是青绿葱葱。孝公笑问："这是秋葵还是萝卜？"玄奇揶揄道："四体不勤，五谷不分。说了能记住？"孝公笑笑不再言语。将到茅屋，却见一株桑树已经是绿色将尽树叶金黄，树下放置了一个大木盆，盆中沙沙有声。孝公惊讶笑道："霜降已过，尚能养蚕？"玄奇回头笑道："此乃寒蚕。你又如何晓得？"孝公感慨，又见茅屋前面的土墙上整整齐齐地挂着铁铲药锄木耒连枷等一应农具。茅屋前的一片土地压磨得光滑平整，边上有一垛摞得很整齐的谷草。孝公知道，这肯定是打谷场了。

"吱呀"一声，玄奇推开茅屋小门："请，国君大人。"

孝公笑笑，走进茅屋。小屋中明明亮亮，几乎没有任何陈设。东墙边一张竹榻，榻柱上挂着一支皮鞘已经黑红的阔身短剑。榻侧一个小小的木台，放着一把普通的木梳。榻前一张本色无漆的粗制木几，上面是几摞竹简。这些东西只占了一个小小角落。中间却是一个石桌，一片白布苫盖着一张古琴。没有女儿家必备的铜镜，也没有华彩的衣物，整个屋子空荡荡冷清清的。

孝公一路留心，进屋打量，此时已经是眼眶湿润了。玄奇似乎没有觉察，从陶罐里倒出一木碗清水："河中活水，喝。"孝公接过木碗，咕咚咚饮尽。玄奇坐到竹榻上，却看着孝公不说话。

"小妹，大父何处去了？"孝公的声音有些颤抖。

"爷爷云游四海，我也不知此刻他在何处。"

“小妹，倏忽一别，如此生分，世情原也淡薄也。”孝公一声叹息。

“你，是用卫鞅为左庶长变法了么？”玄奇突然问。

孝公惊讶，却又高兴：“是，你知道了？”

“是否在渭水草滩一次刑杀七百余人？”

“是，你也知道了？”

“是否杀了名士赵亢？是否毁了民居数十万？是否还要准备焚烧民间《诗》、《书》？你说，是也不是？”玄奇疾言厉色，一连串追问。孝公点点头，笑容已经从脸上隐去：“玄奇，都是事实，但却不是你说的味道，也不是墨家所说的暴政。”玄奇嘴唇青紫，牙关紧咬，突然泪如泉涌，趴在小台上饮泣道：“嬴渠梁，你为何要如此做？为何呀？难道变法就一定要如此么……”孝公走到竹榻前扶着玄奇的双肩：“小妹，不要伤心，许多事都要慢慢说。你若信得嬴渠梁，就给我一个说话的机会，好么？”

玄奇回身，猛然抱住孝公，吞声饮泣不止。孝公心中一阵酸楚，大滴泪水滚落在玄奇乌黑的头发上。玄奇觉察，抬头仰望着那张诚实痛苦的脸庞，止住了哭声。她伸手为孝公拭去泪水，轻柔细致，明亮的眼中一片体恤。孝公心中潮涌，猛然抓住她的双手，脸庞伏在她小小的温热手心，强忍哭声，泪如泉涌，浑身颤抖。玄奇将孝公的头紧紧抱在胸前，轻声道：“想哭就哭，有我陪你，不怕。我甚都对你说，甚都说，哪怕杀了我……”

天色将晚时分，两人终于平静了下来。玄奇详细讲述了墨家要对秦国动手的经过和自己受惩罚的原因，末了道：“老师斥责我大事迷乱，不堪大任，罚我在这里自省三年，同时探察秦国有无改弦更张。

我今日上山采药，听得有人和歌，声音似很熟悉，一个不慎，脚下踩空，滚了下来。谁想果然是你。”孝公也说了秦国变法、卫鞅遇刺、自己遭到袭击等事，叹息一声道：“我最担心的是卫鞅。秦国不能没有卫鞅，不能没有变法。”

“莫得担心。墨家子弟在栎阳受到了意外袭击，大约鬼谷子门人有意阻挠。老师见冬天将至，已经命令邓陵子撤回大山，来春再进栎阳。至于对你这个暴君，苦获一击未中，料你还要去陇西，正准备第二次捕获。怕不怕？”

孝公爽朗大笑：“捕获？我正要送上门去也。老墨子也忒小瞧嬴渠梁了。”

玄奇笑道：“你真的不怕在墨家生出意外？”

孝公肃然：“墨家子弟为了学派信念，尚死不旋踵。嬴渠梁肩负一国正道，岂能逃避风险苟且偷安？”

玄奇在孝公脸上轻轻亲了一口：“我从开始就知道，你是个秦川犟牛！”

秦孝公哈哈大笑：“你，不也是个墨家犟妞？”却将“妞”念成了“牛”，使一口温婉官话的玄奇不禁笑得前仰后合。

秋月已上东山，玄奇在茅屋里做了野菜饼和米菜羹。孝公生平第一次如此贴近地看女子下厨，见玄奇围着粗布围裙，又显得明艳本色，不禁一股温暖涌上心头，暗自感慨隐居田园的愉悦洒脱，自己却偏偏无缘。片刻之间，青绿的野菜面饼和金黄的米菜羹摆在了木几上，孝公胃口大开，吃喝得啧咂呼噜，声气大作。玄奇笑得不亦乐乎：“我的国君大人，你慢点儿好么？馋相！”拿面巾轻拭他额头汗水。孝公高声道：“再来一碗！”理直气壮俨然夫君。玄奇拍拍他的

头：“吆喝甚？村汉一般。”孝公慨然道：“村汉好啊，一个老妻三间屋……下边甚来着？”玄奇咯咯笑得弯腰蹲在地上，眼中闪着晶莹的泪光，上气不接下气：“冬来，火炕，春来……”却不再说了，转身盛羹。

“哎，这春来如何？”

玄奇悠然一叹：“春来哭啊。”

孝公笑道：“这词儿不好，春来哭甚？”

“暖阳阳，饿断肠。不哭么？”

孝公恍然叹道：“是了是了，难怪孔夫子没有将它编进《诗》里。”

玄奇揶揄道：“村汉好么？”孝公默然一叹。

吃罢晚饭，明月已到中天。玄奇领着孝公在河谷漫步。孝公猛然问：“小妹，你一个人如何在这里维持生计？能自食其力？”显然，这个问题一直搁在他心头。

玄奇笑道：“做国君就是蠢。给你说，每一个墨家子弟，在总院之外都有一个自立的小田园。这小田园必须是自己亲手开垦，一则做在外游学的根基，二则是总院在各国的伸展根基。这片河谷小园，是我在三年之间断断续续开垦的。你来看，这里是我的谷田，小十亩，足够吃。这里是菜田，大约一亩，也够了。山上，还有取之不尽的药材野菜。”“那还有衣服、农具、其他所需器物呢？”

“换呀。拿我不用的东西到集市上换。”

“你拿甚换？家徒四壁，有用不上的物事？”

玄奇笑笑，“我的国君，你还真得好好学学也。你看，这是两株桑树，那一株细小的是女桑，那株高大的叫柘桑。记得孟子的话么？”

孝公恍然笑道：“啊，孟子曰：五亩之宅，树之以桑，五十者可以衣帛矣。”

“如此便是了。”

“话虽如此，可这两株桑树，究竟能做甚物事？我终不明白。”

玄奇咯咯笑着：“你也就是问我。”掰着指头诉说起来，“听好了：三年桑枝，可以做老杖，三钱一支。十年桑枝，可做马鞭，一支二十钱。十五年干枝，可做弓材，一张弓两三百钱。做木屐，一双百钱。做剑柄刀柄，一具十钱。二十年老桑，可做轺车良材，一辆轺车，可值几多？晓得么？”

孝公惊讶道：“轺车一辆，万钱左右也。”

“是啊，桑树还可做上好马鞍。桑葚则可食可卖。我那株柘桑尽皆宝贝，柘桑皮是药材，也还是染料，能染出柘黄色丝绸。柘桑叶喂蚕，其丝异常细韧，可做上好琴弦，清鸣响彻，胜凡丝远矣。凡此等等，岂不能换来等闲日用之物？那株女桑更宝贵，不对你说了。”玄奇一口气说来，珠玉落盘般脆亮。

孝公不禁感慨叹息，“我只知公室之桑，由国后于春三月沐浴而种，可丝衣。竟不知桑树有此等诸多用途，何其蠢也！”

玄奇大笑道：“蠢蠢蠢！蠢哥哥！”拉着孝公双手，“想不想听我奏琴？”

“好！我正想听听柘蚕丝做的琴弦。”

玄奇高兴地搬出古琴，安放在谷草垛旁的一块青石上，又恭敬地燃了一炷香插在琴前香炉里，坐正身子，轻拨琴弦，一阵清亮浑厚的琴声便在谷场中荡开，典雅旷远。玄奇望着圆圆的秋月，轻声吟唱：

陈仓河谷兮渭水之阳
养育斯人兮慰我肝肠
女桑柘桑兮齐我百物
禾田菜园兮做我谷仓
淙淙流水兮琴声泱泱
山月皎洁兮与诉衷肠
松涛呜咽兮入我梦乡
青灯黄卷兮流我时光
今欲别去兮谁为惆怅
女儿依依兮恋我陈仓
恋我陈仓兮永莫相忘
衣食父母兮山高水长……

琴声戛然而止，缥缈的余音在山谷久久回荡，孝公不禁听得痴了。

---

1. 膝，秦地古典方言，读上声，至今关中方言仍将头叫做“膝”。

第九章　霹雳手段

一　栎阳城阴云四起

卫鞅从来没有这样生气过。

铁工坊的大火扑灭，铲除了焦土废墟，不消几日，砖石砌成的大屋代替了原先土墙木柱的破旧房子和工棚，铁工们一片欢呼，立即又紧张忙碌起来。就铁工坊而言，更新了破旧作坊，铁器产量有所增加，未尝不是好事。但是，铁工坊事件的当晚，墨家剑客刺杀卫鞅的消息不胫而走，栎阳城人心惴惴不安，各种流言又一次弥漫开来，波及到不明真相的郡县山乡。卫鞅的气恼正在于此。

他很清楚，袭击并赶走墨家子弟者，必定是同情变法维护自己的某种势力。但他们却帮了一个倒忙，使栎阳城乃至秦国冬眠的反变法势力苏醒了过来，国人因为获得土地而唤起的变法激情顿时被泼了一盆冷水，又忐忑不安地怀疑起来。这肯定是袭击墨家的势力始料不及的。

袭击墨家者，究竟是何等势力？

以卫鞅对天下民间力量的了解，想不清来路。能在栎阳城将三十个墨家剑客在片刻之间干净利索地赶走，绝不是等闲门派。战国学派中，能和墨家在秘密行动上一争高下者，唯有鬼谷子一门。其余学派虽多有深藏不露的特出剑士，毕竟是修学为主，不可能实施这种霹雳风暴般的袭击行动。即或是名将渊薮的兵家，也因志不在此而素来不事秘密行动。那么说，是鬼谷子一门发动了这场袭击？有可能。因为

鬼谷子一门在政学上是坚定的法家，历来反对墨家用大而无当的“兼爱”“非攻”干预国家法治。再者，鬼谷子一门多奇能异士，高明如百里老人者当有数十人之多，虽在整体行动上与墨家无法抗衡，但在一次行动中击败墨家还是完全有可能的。然则，鬼谷子一门一旦出山，组织非常严密，不可能不给自己一个消息。难道老师违背了让他独自承担入世风险的诺言，想伸手帮他？不，不可能。老师与他的约定，凝聚了漫长的思虑，那是老师对抗天下的秘密试验，不可能改变。再说，以鬼谷子一门的为政智慧，岂能想不到这样做的后果？岂能帮他一个倒忙？应该说，不会是鬼门所为。那么，能有何人？难道山东六国会保护我卫鞅么？匪夷所思。

此时景监走进书房：

“我闻，近日甘龙给太子讲书了，讲的是《尚书》之《洪范》篇。”

卫鞅顿感诧异。甘龙已是太师，尽管名位尊崇，但毕竟不是太子傅，等闲情势下是不能给太子讲书的。按照秦国惯例，太子傅之外的大臣要给太子讲书，首先要由太子傅上报国君，国君许可，方得讲书。如今秦孝公远在西陲巡视，何人许可甘龙对太子讲书？太子傅只有两人，嬴虔居左领衔，公孙贾居右讲书，难道是嬴虔做主请甘龙讲书？这件事看起来微不足道，但是却有着微妙深远的纠葛。太子乃国家储君，变法国策能否延续，太子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而太子接受何种治国主张，则又是国策变化的根基所在。秦孝公不可能不明白其中奥妙。但是太子正在少年，同时为了安抚元老重臣以保证变法顺利，秦孝公才让公孙贾做了太子傅，为防万一，又让耿耿忠心的兄长嬴虔居左领衔；同时明确告诫公孙贾，三年之内，主要给太子讲授技能性知识性经典，诸如农书、乐书、兵书与儒家六艺等。秦孝公曾对卫鞅暗示，合适时候，将把教导太子的重任交给卫鞅。卫鞅心里也很

明白这一点。如何不迟不早，偏偏在墨家刺客暴露而流言四起的时候，甘龙竟然给太子讲书了？而且是赫赫有名的《尚书·洪范》篇！

“景监，我要去拜会公子虔，你以为如何？”

“该当如此。公子虔乃首席太子傅，也许与他有关联。”

片刻之后，一辆粗朴的轺车驶出左庶长府，直奔上将军嬴虔府邸而来。变法繁忙，卫鞅已经很长时间没有与嬴虔单独见面了。作为现任执政大臣与曾经执掌军政大权的重臣，卫鞅与嬴虔本该经常沟通的。卫鞅心中十分明白此中利害，然则秉性所致，卫鞅对没有公事内容的诸种拜会与沟通始终没有兴致。“极心无二虑，尽公不顾私”是当时名士们对卫鞅的评价。这种性格在寻常士子身上即或有，也难以极端化地表现出来。但在卫鞅这样的执政大臣身上，则这种极端性格完全可能将人变成冷冰冰的公务机器。繁忙的公务淹没了一切，渗透在卫鞅的行动与生活中。这种无私忘我的禀赋，就在无穷尽的公务中放大了，极端化了。在官场交往中，卫鞅没有私交，唯有公务。与任何人谋面，公事一完立即送客。他处置公务的速度令所有的属吏吃惊，满满两案公文晚上抬进书房，第二天卯时便准时分发到各个官署，从来没有延误过哪怕半个时辰。吏员报事，没有人超过半炷细香的时刻。卫鞅有规矩，铜壶滴过二十，吏员还不能将一件事说明白，立即让他下去理清头绪再来。三次超出，罚俸一石，六次超出，贬职迁官，调出左庶长府。两年多来，卫鞅已经罚了十三人，贬了九人。没有专精公事而心无旁骛的秉性，这种极高的处理公务的功效根本是不可能的。要如此一个执政大臣去经常性地拜会应酬，自然是无暇为之。

与卫鞅相反，嬴虔却是悠闲得很。自嬴虔将左庶长位置让给卫鞅，嬴虔的公事就大大减少。官场政坛，公事多少就是权力大小。一个悠闲的官员，即或是位高名尊，假若必须做的公事很少，无疑就是权力已经减少了。秦国的左庶长爵位不高，但历来是兼领军政的权臣

位置。嬴虔既然让出了这个位置，原本在军中的事务也渐渐减少。上将军职位虽在，但在不打仗时却没有多少实际事务。因为日常性的军政大事也归左庶长，具体军政则有车英这样的将军和大小军吏。所以，这个上将军也几乎成了一个挂名的统帅。至于太子傅一职，对他更是有名无实，本来就可以撒手不管。再说，教他这个火爆性子去细致调教一个少年侄子，也真是未做先烦。如此一来，正当青壮的嬴虔，竟然和老太师甘龙一样闲暇了起来。虽则如此，嬴虔并没有任何怨言。他知道为政在专，多一个人插手，往往事倍功半。当初自己既然对尚贤让权有功，今日又何须无事生非？嬴虔很通达，无非总觉空落落而已。每日里练剑读书，便成了他最主要的两件事。

听得卫鞅来到，嬴虔高兴地迎出门来："呵，左庶长大驾光临，当真稀客！"说着走到车前，伸手要扶卫鞅下车。

卫鞅一旦将拜会来往当做公务，心思便机警细致，对每个细节都非常注意。他在轺车上一直站着，见嬴虔出门走来，便遥遥拱手，轺车尚未停稳便跳下车来，迎住了嬴虔的双手爽朗大笑道："太子傅，别来无恙？"使劲摇摇嬴虔的胳膊，就像军旅中老友相见一样坦率。

"手劲儿好大！我可是不行了。"嬴虔大笑，拍打着卫鞅肩膀，"进去说话。"便拉着卫鞅的手一路笑谈着进得府来。嬴虔府邸在秦国算很是宽敞的大府邸，五开间四进带一个小跨院，一进门厅护卫，二进一座小庭院，三进正厅，四进书房剑房。嬴虔领着卫鞅穿房过厅，边走边指点介绍，最后推开剑房走廊的一道圆门笑道："此地如何？"

眼前一座幽静的小院：几株桑树，一畦菜田，顶头一座土堆的山包，山上有一座小小石亭，亭下有石桌石礅。整个院子整洁干净，使人身心为之一爽。卫鞅不禁赞叹道："身居城堡，有此田园小筑，此生足矣！"

嬴虔大笑："这是小跨院改的，左右无事，花了我半年工夫。"

“你我就在石亭叙谈，如何？”

嬴虔拊掌笑道：“妙！我也正有此意。家老，搬一坛好酒来。”

两人在山顶石亭坐定，秋阳无力，凉风半透，分外清爽。家老搬来一坛好酒、两尊食鼎并一应食具，一切周到，悄悄下了亭子。“来，你我经年不见，先干此一爵！”嬴虔慨然举起大大的酒爵。卫鞅举爵：“近在咫尺，少来拜望，先行谢罪了。”一饮而尽。“哪里话来？你公务繁忙，我疏懒成习，各杖五十！干！”嬴虔大笑饮尽。卫鞅咂咂嘴，拍案笑道：“这乃赵酒！多年未沾，今日有此口福，再干！”

嬴虔脸上迅速掠过一片红潮，慨然笑道：“惭愧惭愧。这是赵国一个故交马商送了一车。我历来不饮赵酒，送了公孙贾几坛，留下几坛，偶尔饮了一回。嗨！娘的，就是不一般！早知你如此品评功夫，你我分了岂不大好？便宜竖子也！”又是一阵大笑。

“酒茶无家，原是守不住。”卫鞅笑道，“公孙贾也好酒么？”

嬴虔摇摇头：“哪里。他拿我的酒给老甘龙上贡也。”

“岂有此理！老太师滴酒不沾也。”

“你只知其一，不知其二。老甘龙在外不饮酒，然在家却用酒浸草药饮之。”

“浸药之酒，宜醇厚凛冽，赵酒对路。”

“正是如此。”嬴虔笑道，“那公孙贾来我这儿讨去几坛，送了老甘龙。”

“也是。公孙贾与老太师毕竟有师生之名，敬师原是该当。”

嬴虔微微冷笑：“敬师？拔一毛利天下而不为，公孙贾也。他是为了劳动老甘龙替他讲书。”

“讲书？请老太师教诲他儿子么？”

“哪里！给太子讲书。公孙贾在我这里絮叨，言他自己修习甚浅，几篇古文揣摩不透，想请老甘龙给太子讲课。你说此等小事也来聒噪，烦不？过了几日，又来絮叨，说老甘龙已经答应，问我该讲何典籍？我哪儿知道啊？就说你自己看吧。不想他竟厚着面皮向我讨酒，说我不饮赵酒，不妨教他孝敬老师。你说，他如何就知道我不饮赵酒？那个笑啊，让我发腻。我给了他几坛酒，立马送客！”嬉笑怒骂间，嬴虔充满对公孙贾的轻蔑与厌恶。

卫鞅听得分明，心中不禁一个激灵——好个阴鸷的公孙贾！事事都向首席太子傅“禀报”了，又事事都按照自己的谋划办了。嬴虔却是什么也不知道，却又无法说自己不知道，但凡有事，又必须担待。仔细一想，此事还只有嬴虔这个角色可以扳过来。卫鞅又大饮了一爵，慨然笑问：“公子，可知老太师给太子所讲何书？”

嬴虔摇摇头：“管他甚书？还不都一样？酒！”

“老太师讲的是《尚书》之《洪范》篇。”

“有何不妥么？”

“公子，《尚书》之《洪范》篇，乃殷商箕子对商王讲述的治国主张，王道阴阳学说之经典，师古敬天，贬斥人为。王道之说，无出其右。”嬴虔一怔，思忖间脸色便阴沉起来，“啪”的一掌拍在石桌上：“直娘贼！”仿佛又在军中，粗鲁地骂了一声霍然站起，“左庶长自回。我去太子府。”

甘龙正在侃侃讲书，抑扬顿挫，有声有色。秦国的太子府，实际上是国府宫的一个偏院。院中最大的是书房，六间房子中分为二，东面是讲书厅，西面是读书写字房。公孙贾给太子的作息时段划分得简单明了：五更至卯时练剑，早晨练字并刻简，午饭后讲书，晚间一个时辰温习。

太子嬴驷是秦孝公与比他大几岁的一个侍女所生。那个侍女叫采桑，生下嬴驷后一个月便突然失踪了。她在嬴驷身旁留下了一方白布，血写着八个大字——身患内疾，远遁山林。从此再也没有回来。初知人事的嬴渠梁那时很是气愤，认为采桑是个无情无义的女子。及至加冠成年，嬴渠梁才理解了那个美丽侍女的苦心——老秦风习朴野，私生子倒是照常承继大业，然对其母却往往有诸多非议。采桑若留在宫中，蛊惑储君的恶名在宫廷纠葛中随时可能成为儿子的致命陷坑。断然离开，一了百了，岂非聪敏绝顶的奇女子？从那以后，嬴渠梁幡然悔悟，发愤立身，竟一直再没有娶妻立后。

嬴驷由太后抚养长大，天赋过人，成熟颇早，十二三岁就像一个成年人般深沉多思。寻常时日听公孙贾讲书，他极少像一般孩童那样问来问去，偶然问一句，却往往令公孙贾难以作答。有次，公孙贾讲许行的《农经》。嬴驷突然问：“先生言，许行楚人，南蛮舌，如何通中原农事？”公孙贾面红耳赤，沉默片刻方才答道：“此乃孟子之言也，吾何以知之？”

今日讲书的是甘龙，嬴驷非常恭敬，听讲一个时辰神色肃然。小太子很景仰这个白发苍苍的老太师，从小就知道他是秦国的三世老臣、学富五车的东方名士。《尚书》又是他第一次听治国大道，确实是津津有味。

“统而言之，《洪范》篇乃万世楷模。五行、五事、八政、五纪、三德、五福、六极，乃天地万物运行之恒辙，治国理民之大纲，交友为人之准绳也。三代之治，所以垂世，皆赖箕子《洪范》之力也。春

秋以降，王道式微，霸道崛起，此所以天下大失康宁，水深火热之故也。惜我秦国，本东周开国诸侯，自穆公百里奚力行王道，大出天下以来，世风日下，淳厚尽失，王道湮灭，国势沦落；河西之地尽失，陇西之族屡叛，庶民惶惶，朝野怏怏，国将不国，殊为痛心。呜呼！穆公安在？百里奚安在哉？！”老太师甘龙讲到最后，白头颤抖，伏案痛哭失声了。

嬴驷童稚纯真，惊讶非常，连忙上前抚慰：“老太师莫要伤恸，国家大政，从长计议也。公父回来，嬴驷定然禀明老太师一片忠心，力谏老太师主政治国便是。”

“咳！”公孙贾重重地叹息一声，泪光晶莹，哽咽有声，“太子也，今非昔比，断断不可莽撞。老太师一片苦心，太子心知足矣，何敢奢望亡羊补牢。”

“老师之言差矣！”嬴驷慷慨正色，“亡羊补牢，犹未晚也，何谈奢望？尔等老臣，难道以为公父乃昏庸之辈，不纳忠言么？”

公孙贾大为惶恐，伏地叩头不止：“太子休出轻率之言，臣等委实吃罪不起。老太师风烛残年，臣亦久欲逃遁山林，岂敢过问朝局？”

谁知嬴驷更加气恼，小脸儿通红，尖声叫道：“岂有此理？秦国难道成了危邦不可居么？谁将国家搅成了如此模样？骨鲠之臣都要走！谁？说呀！怕甚来……”却突然打住，眼睛直勾勾地望着门口。

嬴虔一脸寒霜走了进来，冷冷道：“驷儿，身为太子，对大臣不敬，成何体统？”

嬴驷和所有的公室子弟一样，素来害怕这位威猛庄重的伯父，况且他又是太子左傅，管教自己名正言顺。脸上一红，声势顿时萎缩，期期艾艾道：“驷儿，见、见过公伯。没、没说甚……”

“国事有官称。不是公伯，我是左太子傅，来检视学业。”嬴虔冷冰冰打断嬴驷，将“左太子傅”几个字咬得又重又响。甘龙正在泪眼蒙眬，一时竟有些茫然。虽然他是资深老臣，但对霹雳猛将嬴虔却素来敬而远之，实则是敬畏三分，况且今日又在太子府，嬴虔分明便是正主儿；自己身为太师，对太子讲书本也无可厚非，但讲出局外，总有些不妥。甘龙内心忐忑不安，但毕竟久经沧海，漫不经心地哽咽着：“左傅见谅，都因老夫感念穆公，有所失态。太子劝慰，原是体恤老臣，莫要责怪太子才是。”

嬴驷感激地望了甘龙一眼，觉得这个白发苍苍的老太师很有气度。

公孙贾原本难堪困窘之极，但在嬴驷甘龙的一遮一挡之后已经冷静下来，他抹着眼泪拱手道：“公孙贾参见左傅。太子有过，公孙贾有责，愿受惩治。”

嬴虔却大咧咧一笑：“你个公孙贾，我是闷得发慌来转转。老太师讲书，如何不告我一声，让我这粗憨也长点儿学问？”“左傅笑谈了，不是禀报你了么？左傅还教我赠送老太师赵酒也。”嬴虔一怔，哈哈大笑道：“糊涂糊涂。那好也，从今日开始，每次我也来听，左右闲着无事，何如长点儿见识？老太师，继续讲了。”

甘龙拱手道：“已经两个时辰了。老臣年迈，不堪支撑也。”

嬴虔又是一阵大笑：“老太师能讲书两个时辰，老当益壮，可喜可贺。我呀，最怕说话，半炷香也撑不得，非哑了喉咙不可。”

公孙贾笑道：“老太师委实劳顿，下次讲书，我当专程请左傅监讲。”

嬴虔脸色一沉：“监讲？你疑心老太师，会用邪说蛊惑太子？大胆！”

公孙贾想不到丢给嬴虔的烫手山药，竟如此快捷利落地回到了自己手上，忙不迭挤出一脸笑容，连连拱手：“岂敢岂敢，有罪有罪。老太师见谅！左傅见谅！”

甘龙皱着眉头冷笑道：“公孙贾，学着了。左傅，老夫告辞了。”佝偻着腰身，一副老态龙钟的样子咳嗽着出了门。嬴驷狠狠瞪了公孙贾一眼，连忙赶上去扶着甘龙出门上车。

“右傅大人，何时讲书，不要忘了我，记住了？”嬴虔笑得森然。

“公孙贾但凭左傅大人定夺。”公孙贾满脸堆笑，双腿却簌簌发抖。

刚刚掌灯，吏员便抬进满当当两案公文。卫鞅在书案前坐定，准备开始批点。正欲提笔，景监匆匆走进，将太子府的事备细说了一遍，卫鞅禁不住大笑，却是甚话也没说。景监知道卫鞅规矩，说完立即忙着打理公事去了。刚刚批得几卷，卫鞅突然觉得面前有个身影，不自觉间，手中铁笔短剑般飞出。随即抬头，却见侯嬴握着铁笔微笑着站在面前。

“是侯兄。”卫鞅嘘了一口气，“吓我一跳。来，请坐。”

侯嬴笑道：“我看这铁笔不错，管中有箭头，可谓绵里藏针也。”

“侯兄有眼光，此乃铁笔剑，老师赠我的，不想第一次就用错了。”

侯嬴坐到对面：“鞅兄，我听说城里有过刺客，特来看看。荆南失踪，你可要加倍小心。”卫鞅点头，随即深锁眉头道：“侯兄，你说天

下哪个学派能与墨家剑士抗衡？”

侯嬴一怔，摇头笑道：“如何？你想求援？”

“哪里话来，一夜之间，墨家剑士竟被一个来历不明的门派赶走了。”

“有此等事体？这批剑士真的厉害！”侯嬴惊讶。

“他们显然是想帮我，岂不知帮了一个大大的倒忙。”

侯嬴脸色微变：“如何？帮了倒忙？愿闻其详。”

“咳，”卫鞅叹息一声道，“也难怪。他等如何能明了这政道奥妙？为政治民，诸多事情是不能大白于天下的，这便是所谓国事机密了。权臣执政，永远都会有政敌必欲除之而后快。政敌之仇杀，可防可治，不可告民。原因何在？这民情如海，有风必有浪，浪急则国家倾覆。政敌之行若大白于天下，反治疲民便会与之通连呼应，使民心不稳，国策难行。墨家乃近百年来震慑天下的正正之旗，在民在官，皆可振聋发聩。墨家对我变法之偏见，本属误解，必能消除。今墨家剑士在栎阳被袭击驱逐，加之一场大火，使朝野皆知墨家认定秦国变法乃暴政虐民，流言便会不胫而走，如此长了谁的志气？灭了何人威风？变法正在爬坡之时，庶民方醒未醒。经此一举，民心惶惑，无从辨识。墨家之误解又会更深一层，岂非要大费周折？侯兄思之，这是否帮了一个倒忙？”卫鞅说得缓慢沉重，忧心忡忡。

侯嬴听着听着，额头渗出晶晶汗珠，大是惶惑不安，突兀自语：“如何没想到这一层？”又警觉醒悟，笑道，“鞅兄勿忧。敢与墨家对阵者，必非寻常之辈。我之愚见，解铃还须系铃者，也许他们自己会补正。”

卫鞅感慨一叹：“虽则帮了倒忙，然则卫鞅有此无名知音，也足可自慰了。知我变法者，唯此人也！又何求补过？”

侯嬴也是一叹，眼神中流露出一种感动：“鞅兄，侯嬴告辞。”

送走侯嬴，卫鞅无心批阅公文，在庭院中踱步，仰望天中明月，心潮起伏回荡。不知白雪可曾平安回到了魏国？墨家会不会找她的麻烦？君上在西部巡视，如何还没有消息？车英找到君上了没有？墨家仓促退去，下一步可能如何？和墨家的这场敌对误会如何化解澄清？有没有必要亲自去一趟墨家总院……乱纷纷想来，一时没有头绪。但无论如何行动，都要等君上回来再说，栎阳不能没有镇国之主，君上与卫鞅，必须有一人守在栎阳。还是君上镇国合适，毕竟，卫鞅对山中生活与学派门户熟悉许多，绝不能让君上去冒险。对，正是如此。变法已开，没有我卫鞅，君上可以继续推行变法。没有了君上，我卫鞅在秦国岂能站稳脚跟？想着想着，卫鞅清晰起来，觉得应该乘窝冬季节化解墨家误会，给来年春天推进变法扫清道路。山地纵然费时，三个月时间，长途跋涉一次也算够了……

突然，马蹄声急如骤雨，在静夜长街如惊雷滚过。仔细一听，正向左庶长府而来。

卫鞅心头一震，大步匆匆向府门走来。马队正在左庶长府门前收住，车英滚鞍下马：“车英参见左庶长！”

卫鞅心头一沉：“车英，君上何在？”“禀报左庶长，君上执意孤身赴险，到神农大山找老墨子论理去了……左庶长！”

卫鞅心头轰的一声大跳，面色骤然苍白，摇摇晃晃地站不稳。车英一个箭步冲上，扶住卫鞅。此时景监已经赶到，立即和车英扶着卫鞅回到寝室。当太医被急如星火般唤来时，卫鞅已经从卧榻翻身坐

起，挥手吩咐所有人退下，唯留景监车英在房中。卫鞅走下卧榻，双腿犹自发软，强自扶着剑架道："车英，详情如何？仔细说来。"

卫鞅的震惊昏厥，使景监、车英乃至左庶长府的所有吏员都深深震撼。这个在他们看来是泰山崩于前而色不变的卓越人物，闻君急难竟是如此急火攻心，可见其对君上、对秦国的耿耿忠心。战国之世，风雷激荡，唯有肝胆相照才能杀出一条生存之路。唯其如此，人们对大忠的渴望和崇尚达到了极致。一个人可以才能平平，但只要有耿耿忠诚的德行，就会受到人们的赞许、景仰和追随。才华横溢而不忠不义，则为天下所不齿。忠于家国，忠于君父，忠于功业，忠于友谊，忠于爱情，忠于知音，忠于学派，忠于信念……无尽的忠诚在残酷激烈的大争之世磨砺出炫目的光华，数不清的忠臣烈士，留下了天地为之变色的故事。无论何时，无论何地，人们对忠诚的景仰都不会稍减，都会为之感动不已。卫鞅醒来的时候，屋中所有的眼睛都含着泪水。他们的泪水凝结了对卫鞅的崇敬，也凝结了对老秦国的忠诚。况且，卫鞅是山东士子，是外邦人，他对秦国的忠诚更容易激起这些老秦人的情感波澜。

卫鞅却什么也没有看见，只是紧紧盯着车英。

车英脸上汗水和着泪水，擦拭一把，从头讲述了追赶国君、国君遇险、国君决意进山和自己被严令返回栎阳的详细经过。重述秦孝公"秦国不能没有左庶长，左庶长是秦国新生的厚望"这段原话时，卫鞅的泪水夺眶而出，又一头栽倒在榻上。

半个时辰后，卫鞅醒了过来。他终于平静了，喝下一大碗热气腾腾的羊肉汤，精力也恢复了过来。思忖有顷，他对景监简略地交代了必须在晚上完成的公务，便匆匆出门了。

时近四更，栎阳街市已经沉寂。卫鞅来到渭风客栈门口，只见漆黑一片，往日挂灯笼处挂上了一个隐约可见的大木牌。卫鞅绕到偏

门，也是大门上锁。稍一打量，街中确实无人，卫鞅登上门前石礅，轻轻一纵，跃上墙头。看看院中无人，听听又是静悄悄一片，卫鞅手搭墙头，无声地落到院中。

卫鞅相信，侯嬴会在客栈留下一个可靠的联络信使，如今一看，竟是完全地按照他的要求撤出了栎阳。此刻，卫鞅真希望侯嬴能有所保留，否则，他的这条应急之策就要落空，面临危难的国君就没有奇士后援。卫鞅此来，是想请侯嬴出山援助秦公的。他了解侯嬴，知道他是一个罕见的风尘隐侠。但他从来没有说破这一点，一则是没有必要；二则是作为法家名士，卫鞅对“乱法游侠”历来不赞成也不相交。假如不是白雪，侯嬴也不是商家，卫鞅即或相识也不会有交谊。时也势也，在这种精兵猛将无以着力的特殊时刻和特殊对手面前，需要的又恰恰是这种独往独来具有超凡个人行动本领的游侠人物。侠士们常说：“法以治国，侠以补世。”卫鞅对此从来视为笑谈，不想自己今日竟真要请游侠“补世”了，不禁感慨中来，第一次感到天下之大，竟然真有法治威力所不能到达的死角。甚至于自己目下的行动，和游侠又有何不同？心念及此，不禁哑然失笑。

猛然，卫鞅听到了侯嬴住的那排大屋中有轻微的鼾声……有人！

卫鞅轻步来到门前，想了想，“啪啪啪”敲门。

“谁？”一个粗重的声音带有明显的警觉，卫鞅听见他已经到了门后。

“你家主人在么？我是老国来的朋友。”

“安邑来的么？等等。”门吱呀一声开了，一个大汉搓着睡眼蒙眬的脸，使劲摇摇头，才看清眼前来人，“哎呀，你从安邑刚来？晚了，事情早完了。”

“侯大哥何在？”

“我也不知道。我光管看家。”

“看家几个人？”

“就我和河丫，两个。”

“河丫？可是陈河丫？”

“啊，对！不对！你如何识得河丫？”粗憨的问话显然有些醋意。

“河丫住哪里？我要找她说话。”

“好，跟我来。河丫，有人找！”

“哎，来了……”白雪住过的小院里传来一声长长的应答，就听见一溜碎步声，接着拉开门，“谁找我？噢，大哥！”河丫一下子抱住了卫鞅。

“啊，是大哥呀。稀客稀客，快进去，院里凉。我去煮茶！”大汉一下子热心起来，一溜小跑去了。

卫鞅拍着河丫肩膀笑道：“河丫，白姐姐呢？”

“还说，她们都走了，不带我。本来我就要回老家去了，可听黑柱子说，有人要杀那个甚？噢，姓卫的左庶长，变法可能不稳当，我就没走。来，大哥，进去坐。你从哪儿来呀？我给你弄饭吃……”河丫高兴得语无伦次。

卫鞅笑笑：“河丫，我不饿。我先要问你两句话。”

“问吧问吧，问甚我都高兴……”

“侯大哥去了哪里？”

“不晓得。他今晚回来，急忙拿了几件东西，又走了。”

“店里有事，如何找他？”

“哎呀，他不让我和黑柱子找他，说栎阳不会有事，吃喝给我俩留得足足的，有事他也会知道，不要我俩操心。我俩就管狗、猪、马和收拾房子。”

“白姐姐呢？在魏国还好么？”

“魏国？白姐姐没去魏国啊。”

“如何？”卫鞅一惊，“你听谁说？”

“黑柱子呀！他送白姐姐上路的。”

卫鞅沉默了。白雪没有回魏国，侯嬴没有回客栈，她们去了哪里？墨家已经离开栎阳，侯嬴本不该再走，今晚从他那里离开匆匆回店匆匆离开，肯定有紧急事情，短时间也不可能回来，一时间也无法找到。卫鞅想想拍拍河丫肩膀道：“河丫，天气暖和了就回去。听大哥话，秦国变法稳当得很，你家的土地也稳当得很。回去采桑种田过日子，过两年找个婆家，生个胖小子不好么？”

河丫抹着眼泪：“大哥是世上顶好的人，河丫听大哥的。大哥，我把黑柱子带回去，行么？”

“行啊。侯大哥一准答应，秦国人丁少，官府也一准入籍。”

河丫高兴得拍手：“黑柱子，快来呀，大哥说你能跟我走！”

大汉正在碎步跑来，手中捧着一个铜盘，憨声笑道：“哎！侯掌事回来就走。大哥，黑柱子谢你了。河丫整天念叨你。”

卫鞅笑道：“河丫，我不喝，也不吃。我有急事，要走了。黑柱子，你俩好好过，勤耕勤织，多缴五谷，挣个爵位，我去看你俩！”

“哎，听大哥的，一定不给大哥丢脸！”黑柱子使劲点头。“好。我走了。”

“哎，大哥！跑了一路，不吃不喝便走啊？”河丫急得要哭了。

卫鞅回头招招手：“下次在你们家吃好的。”匆匆而去。

回到府中，已经五更。卫鞅辗转难眠，站在廊下任寒风吹拂。白雪没有回魏国，侯嬴没有在客栈，他们去了哪里？莫非趁机游历天下去了？不会。若游历山水，侯嬴何须行色匆匆？昨晚见我时为何不说？若有荆南在，还可以派去顶替侯嬴，而今荆南失踪，这样的人物何处可找？想来想去，卫鞅束手无策，生平第一次遇到了无法解决的难题。

二　神农大山的墨家城堡

虽是深秋，神农大山依然是莽莽苍苍无边无际的绿色。

悬崖绝壁上有一条蜿蜒的栈道，栈道上有两个身影在缓缓行进。这是刚刚踏进这片神秘大山的秦孝公嬴渠梁和墨家弟子玄奇。孝公走得小心翼翼，玄奇在后边不断叮嘱。边走边看，孝公对山中奇绝的风光大为感慨。亘古以来，这广袤的森林人迹罕至，大山中古木参天，不知来源的溪流飞瀑时时如空谷雷鸣，洒下漫天雨丝。放眼看去，奇峰嵯峨，一线蓝天在绝壁夹峙的大峡谷中时隐时现，深深的谷底镶嵌着明镜一般的湖泊。山风掠过，林海涛声弥漫了整个天地之间，一切声音都消融在这山神的吼啸之中。风息山空，鸟叫兽鸣近在咫尺，却

看不见一只飞禽一个走兽。一种博大无边的虚空，一种无可形容的清幽，一种亘古洁身的纯净，一种吞噬一切的包容，都使这片大山充满了迷迷蒙蒙而又惊心动魄的肃穆。

“如此大山，是对墨家的最好注释，天人合一。”秦孝公终于找到了感觉所在。玄奇却在四面张望，低声道：“再向前，你就不能说话了，我来应对。”

秦孝公点点头，退到玄奇身后道：“偏是墨家有这些讲究，身居天堑，也如此用心。”

玄奇笑道：“我的国君，天下欲生灭墨家者，可是大有人在也。”

“就是楚国、魏国。莫非还有？”

“你不算一个么？”

孝公大笑，玄奇嘘了一声道：“看前边，第一道关，黑卡。”

一座突兀的山岩凌空伸出，犹如山体长出了巨大的胳膊一般，高高悬罩在栈道前方，几乎与对面山体的绝壁相连成空中石桥。山岩成奇特的青黑色，凌空伸出的部分光秃秃寸草不生，裸露的岩石在幽暗的峡谷森森然隐隐有光，显得怪异非常。秦孝公惊讶端详间，一支响箭呼啸着从岩石胳膊的根部斜斜地飞向天空，在一线蓝天中劲直而上，后面拖着一股青烟，煞是好看。

“好功夫！”秦孝公不禁轻声赞叹。

玄奇摆摆手低声道：“跟我走，别说话。”踏着栈道轻松前行，如履平地一般。孝公走这样的栈道远不如玄奇熟练，踩得脚下木板嘎吱嘎吱直响。两人弯过一道凸出的山体，进入一片凹陷山体时，再看那

青黑色的凌空巨石，竟赫赫然悬在头顶。玄奇脚下轻轻一跺，示意孝公停步。

“何为一？”凌空巨石中传来深厚缓慢的话音。

玄奇右臂划一个大圆，悠然答道：“一为圆。一中同长也。”

“何为二？”

玄奇双手大交叉平伸：“两物相异，为二。”

“两物相异，何能一道？”

玄奇双臂并拢前伸：“相异不相左，是为一道。”

凌空巨石中伸出一面飘带般的长长小白旗，左右摆动：“黑卡，过——”

玄奇又轻轻一跺脚，孝公便移动脚步。刚刚穿过凌空飞架的巨石，孝公听见身后又是一声尖啸，一支响箭拖着一股黄烟飞上天空，却不知又是何种信号？孝公回头想看看巨石中的暗哨位置，却发现凌空巨石上横刻着四个大字——非攻乐土！奇怪，这字如何刻在里面？仔细一想，恍然大悟，外面进山之人只能看到山水自然，只有出山的墨家弟子和经过认可验证的友人，才能在荒绝恐怖中看到人的标记，给冷清孤独的旅途留下一抹温暖。思忖间已经转过一道山弯，一道瀑布匹练般从对面绝壁穿空直下，飞珠溅玉，隐隐轰鸣，分外壮美。

孝公伸手指指瀑布，又指指嘴巴，比比划划做惊叹状，如哑语一般。

玄奇大笑道：“可以说话了！还真听话也。”

秦孝公凝视瀑布："多美啊。墨家苦行，却尽享山水之精华，大乐了。"

玄奇扶住他肩膀笑道："好么？不做国君了，做隐士如何？"

孝公拍拍她的手："好，等秦国强大了，只要我还活着，一定找座大山。"

"别骗我了。秦国强大了，你又想统一天下，能想到我？"

孝公大笑："那真是欲壑难填了。"又感慨一叹，"不过小妹，也许真有那么一天。我倒不想做尽天下大事，我只想秦国在我手里强大起来。"

"我的国君，我知道。"玄奇亲昵地将头伏在孝公胸前，"那时如果我也活着，我一定会去找你，将你偷走。宫中会大吃一惊：呀，没有国君了！"玄奇绘声绘色，两人快乐地大笑起来。

说话间，俩人在栈道继续前行。山体岩石不知从何处开始竟然全部变成了白色，奇绝险峻，栈道在峭壁间宛如细线。正行间但见一柱白岩冲天而立，依稀一口刺天长剑。这支"长剑"在山腰凭空生出，在高空鸟瞰栈道，显然是控制栈道的绝佳制高点。白岩剑尖，一物似石，带着哨音劲射而上。又有一物似流星赶月后发先至，直击前面一物。两物相击，一声大响，山鸣谷应间，一团红烟淡淡散开，宛如开在蓝天上的一朵花儿。

秦孝公似乎忘记了身处险境，看得惊叹不已，玄奇跺脚，他才静了下来。

"二人入园，欲窃桃李乎？"声音仿佛从云端飞来，缥缈而清晰。

玄奇向天遥遥拱手："二人同来，去天之恶。"

“天，何所恶？”

玄奇短剑前伸：“天恶不义，天正不义。”

“顺天之意何为？”

玄奇双手做环抱状：“兼爱非攻。”

玄奇话音刚落，遥见白岩顶尖伸出一面黑色小旗向山中一荡：“白卡，过——”

脚步匆匆，二人走得三里之遥，又见白岩褪成了灰色山石，栈道也走到了尽头。接下来是一条羊肠小道伸向前面的山腰。孝公长长地嘘了一口气：“前面还有黄卡红卡么？”玄奇咯咯笑道：“没有了。翻过这个山头，你就能看见总院了。”孝公揶揄笑道：“老墨子真是古怪，拿墨家经书做暗语，打定主意不和外人交往？”玄奇笑道：“站着说话不腰疼。这也是逼出来的。墨家树敌甚多，且都是以国为敌。各国斥候收买游侠，费尽心机要打进墨家，防备不严，墨家焉能长期生存？这暗语非但全是墨家经典，而且三日一换。不精通《墨子》，寸步难行，栈道上到处都有截杀机关。等闲一支大军，也攻不进来。”

孝公喟然一叹：“老墨子威加诸侯，可谓天下学霸矣！”

玄奇笑道：“也许这就是强者本色。人强则硬，国强则霸，学强则横。老孟子骂遍天下，还不是自恃显学？你将来也一样，秦国强了，你不霸道？”

孝公笑了：“霸道？但愿来得及。”

“你，不怕么？”玄奇明亮的眼睛盯着秦孝公。

“怕甚？”孝公惊讶。

“翻过山就到总院了。墨家素来讲究诛暴不问心，此去实在吉凶难料……”

孝公坦然笑道：“小妹，你比我更危险。带我进山，你已经是墨家叛逆，我更担心你有不测之祸。”

“大哥！”玄奇脱口而出，猛然抱住孝公，“我不怕。能和你生死与共，此生足矣！”孝公揽着玄奇颤抖的肩膀，眼前浮现出那个多雪三月五玄庄门外的誓言，轻声念道：“不移，不易，不离，不弃。”

“天地合，乃敢与君绝。”玄奇一脸满足的笑容。

峡谷中渐渐幽暗。俩人快步走出羊肠小道时，眼前豁然开朗，四面奇峰夹着一片绿森森的谷地，夕阳正挂在西边山尖，山峰林海一片金黄。正北面最大山峰的半山腰处，遥遥可见一片金碧辉煌的屋顶巍然矗立，满山绿树中露出断断续续的灰色石墙。一座箭楼伫立在灰墙南段，虽然比不上城池箭楼的规模，但建在这荒绝险峻的大山之中，却显得分外雄奇。

突然，一声凄厉的长嚎响彻山谷，似哭非哭，充满绝望与愤怒。二人同时一惊，疾步冲上高处山头，举目四顾，不禁失色——只见箭楼外的一片空地上，一个黑衣大汉被粗壮的铁索拴在一块大石柱上，手中握一柄铁耒在挖地。石柱旁边，一只穿着红褂子的大黑猴子拿着一支长长的藤条，不断抽打黑衣壮汉。黑大汉不顾抽打，只是拄着铁耒遥望山外，不断地凄厉长嚎。

“堂堂墨家，如何这般惨无人道？”秦孝公面色阴沉。

玄奇惊讶道：“难道有了叛逆不成？莫急，等他们回去了再走。”

城堡前一阵人声喧闹，一群黑衣白衣的墨家弟子肩扛手提着铁耒、铁铲、大锯，从东边山道上走下。另一群少年男女则挎着竹篮，

拿着药锄，从西边山道上走下。将近城堡箭楼，东边弟子中有人高喊：“谁唱支歌儿消消乏？”“禽滑釐大师兄，你唱！”西边的少年弟子们雀跃欢呼起来。

只听人群中一人高声笑道：“还是邓陵子唱了。”

“不！两个师兄都要唱。”少年弟子们笑着叫着。

“唱吧，平日里难得听到两位歌声，教小弟妹们高兴高兴。”东边有个浑厚的声音为少年子弟帮阵，引来一片欢呼。只听一声咳嗽，浑厚悠长的歌声响彻山谷：

立德立言须立身

生逢乱世要正心

刀兵四起说利害

人欲横流莫沉沦

一片和声在山谷中回荡：“人欲横流莫沉沦，莫沉沦……”又有苍凉激越的歌声接唱道：

生民苦兮——

人世忧患何太急

饥者不得食兮

寒者不得衣

乱者不得治兮

劳者不得息

征夫无家园兮

妻儿失暖席

鳏寡无所依兮

道边人悲啼

念我生民苦兮

义士舞干戚

悲怆激越的童声唱和着：“念我生民苦兮，义士舞干戚……”悠悠歌声，飘向深邃无垠的大山林海，与隐隐林涛融成一体，仿佛天地都在呜咽悲戚。

“这是墨家的《忧患歌》？”秦孝公泪光莹然。

玄奇默默点头，发出一声沉重的叹息：“这《忧患歌》，平日里是不许唱的。”

突然，凄厉的长嚎又一次划破山谷，在《忧患歌》悲凉的余音中显得怪诞恐怖。黑衣壮汉向墨家弟子手舞足蹈比比划划，全然无人理会。虽则如此，弟子们却也顿时没有了欢歌笑语，默默地走进了箭楼下的门洞。红褂猴子也蹦蹦跳跳地解开铁索，用藤条赶着黑衣大汉走进了城堡。

玄奇看看孝公，眼中闪出一片关切，低声道：“走。”

秦孝公微笑：“这里是你的家，不用怕，走。”

太阳已经落山了，大峡谷中一片昏黑。秦孝公看清了城堡外的那片空地是新开垦的一片松土，想到那个黑衣大汉已经被铁索和猴子押了许久，不禁轻轻地一声叹息。

箭楼下，两名持剑弟子拦住玄奇：“请出示门牌。”

玄奇从怀中摸出一方黑色石牌递过，持剑弟子一看，拱手道：“师妹受罚出山，回山须得巨子手令。”

玄奇道：“我有意外大事，须得与这位先生立即见到巨子。请即刻通禀老师。”

“请稍候。”持剑弟子匆匆而去。

片刻之后，大门内传来一阵急促的脚步声，禽滑鳌和邓陵子带着几名持剑弟子匆匆赶来。禽滑鳌打量着玄奇二人，淡淡笑道：“玄奇师妹，回山报捷么？”

“禀报大师兄，玄奇有紧急大事，此处不宜细讲。”

邓陵子冷冷问道：“这位何人？岂能擅入墨家总院？”

秦孝公坦然拱手笑道：“我乃秦国国君嬴渠梁，特来拜会墨家巨子。”

话音刚落，禽滑鳌、邓陵子骤然变色。门洞众弟子更是怒目相向，立即快步仗剑围住了秦孝公，齐喝一声：“狂妄暴君，格杀勿论！”

玄奇挡在孝公身前，厉声道：“大胆！没有巨子裁决，谁敢擅杀一国之君？”

秦孝公推开玄奇，微微笑道：“墨家除暴，都是如此不问青红皂白么？”

禽滑鳌已经恢复镇静，威严命令道：“收剑回队。邓师弟，先将玄奇关押起来。”

“且慢。”秦孝公正色道，“秦国是非，有我承担。你等若像对待黑大汉那样，将她当苦役奴隶，我绝不饶恕你等。”

“如何？你要阻挡墨家执法？”邓陵子冷笑。

秦孝公果断坚定道：“玄奇乃秦国大功臣之后，不仅仅是墨家弟子。尔等敢虐待玄奇，我将亲率秦国勇士，剿灭墨家！”

邓陵子本来已经感到在秦国丢尽了脸面，此刻恼羞成怒，大喝一声：“嬴渠梁！尔休得猖狂！剿灭墨家？我邓陵子先试试你的本领！”顺手掠过身边一个弟子的阔身短剑，大袖一拱，“请，公平决斗。”

禽滑釐断喝：“邓陵子退下！”

秦孝公大笑道：“禽滑兄莫要阻拦，嬴渠梁正想领教墨家剑术。”其实在来路上孝公已经反复思忖了有可能在墨家遇到的各种危险和应对之策。他很清楚，墨家这种以天道正义自居且横行天下的学派团体，已经在百年之间形成了一种蔑视天下的霸气，必要时在无伤大局的关节上，必须教他们明白天外有天，墨家不是万能的，也不是所向无敌的至尊正义。剑术一道，本来也是嬴渠梁的长项，他从十二岁随军征战，十六岁获得秦国的黑鹰剑士甲胄，于万马军中冲锋搏杀过不知几多次。虽说步战剑术与骑士格斗不尽相同，且邓陵子又是墨家四大弟子中剑术最高的一个，一把奇异的吴钩弯剑曾经震慑了天下多少邪恶？但秦孝公依然充满了战胜的自信。再说，玄奇的安危，实际上也系于秦国的实力和正邪，正邪之分要见到老墨子方能定夺，实力则是目前必须让对方知道的。因为谁都知道，一个居于战国之列的大国，再穷再弱，以倾国壮士对付一个学派还是绰绰有余的。情势的关键，就是这个国家的国君有没有决战决胜的气质和发动这种剿灭的勇武。既然如此，岂能不慷慨应战？

眼见邓陵子短剑在握，秦孝公笑道：“邓陵子，请换你的吴钩。”

邓陵子冷笑：“那要看你的本领，配不配用吴钩？”

秦孝公皱皱眉头，原本黧黑的脸更黑了几分，冷冷道：“那就看看。”向前三步，长剑锵然出鞘，“请。”

“长剑先请。”邓陵子此话，本意在嘲笑秦孝公的尊贵身份，同时也有意无意地提醒在场同门，我在兵器上是让他一筹的。战国初中期，普遍使用的乃是阔身短剑，长剑只是国君、统帅和极少数著名剑士才有的。后来随着精铁冶炼工艺的提高和铁产量的增加，到了战国末期，三尺长剑才渐渐普遍起来。

不想秦孝公闻得此话，微微一笑，回身道：“玄奇小妹，请借我短剑一用。”

玄奇本来就急出了一头细汗，此刻更是担心：“短剑……”想想又将后面的话硬生生憋了回去。玄奇是久有阅历的墨家才女，岂能不知决斗不能分心的道理？她默默捧出了秦孝公赠给她一尺剑。她知道，那肯定是他用顺了手的兵器。

秦孝公短剑在手，竟是比邓陵子的短剑还短了几寸。他左手一顺，短剑从犀牛皮精制的剑鞘中滑出，暮色中发出一道闪亮，无疑是一把神兵利器。

邓陵子后悔自己多嘴，竟然变成了真正的平等决斗。此刻要再说什么未免显得啰嗦，便不再说话，短剑直刺，一道寒光直逼孝公当胸而来。秦孝公眼力极是敏锐，一个滑步侧身，人已到了邓陵子左侧，短剑一撩，邓陵子正在疾步转身的时候，短剑已到他左边肋下！邓陵子本来漫不经心，骤然间一身冷汗，大喝一声，阔身短剑闪电般压下，又顺势一个弧形横扫。这是吴钩剑的连绵攻击动作，守攻相连，

凌厉异常。殊不料秦孝公在短剑上撩时步伐已经急速地向左旋转，邓陵子的阔身短剑回防下击时，他的一尺剑已经收回，轻灵地滑到了邓陵子左侧，非但避开了正面的弧形剑光，且短剑又迅疾地刺向邓陵子左腰！当此攻势，邓陵子已经清楚必须摆脱这种被动旋转。他一个蹲身右跳，避开左刺，阔身短剑在离地尺许高处划开一个半圆，身前一丈之内将没有秦孝公的落脚之处。这是墨家的步战绝技——低攻斩足！然则秦孝公久在马上征战，对步卒低攻的反击训练有素，反应极为灵敏。邓陵子纵跃蹲身时他已经凌空跃起，短剑划出，邓陵子后背的布衣顿时一分为二！

全场墨家子弟都“咦”地惊叹了一声。

邓陵子回身，掷剑在地：“好！配得上我的吴钩！”显然想换了兵器再战。

禽滑釐正色道：“邓师弟，成何体统？墨家是缠斗之辈么？”

秦孝公拱手笑道：“久闻邓陵子吴钩天下无二，嬴渠梁侥幸一胜，尚请见谅。”说罢，将短剑捧给玄奇，“小妹，多谢你了。”玄奇默默接过短剑，一种舒心的微笑洋溢在脸庞。

邓陵子脸色忽白忽红，直恨自己轻敌大意，使墨家在这个暴君面前有失颜面，眼见秦孝公谈笑自若，越想越气，一跺脚扬长而去。

禽滑釐仿佛没有看见，平静如常道：“将玄奇押下去，待禀明巨子再做处置。秦公请随我来。”大袖一挥，径自向城堡深处走去。厚重的石门隆隆关闭，墨家城堡淹没在神农大山的无边黑暗中。

小竹楼里，老墨子正在对着一本《鬼谷子》出神，那是一本已经磨得很破旧的羊皮大书，边角发毛，书页暗黄，唯有上面的字迹依旧清晰。风灯摇曳，一颗硕大的秃头忽明忽暗，枯瘦伟岸的身躯一动不

动。这是老墨子的习惯。每每遇到意外困惑，他都要竟日枯坐，让思绪在冥冥之中随意遨游。

邓陵子从栎阳撤回，立即向老师禀明了遭受突然袭击的经过。事隔三天，苦获也在陈仓古道失利。老墨子大为惊奇，天下何门敢于袭击墨家？嬴渠梁在即将就擒之际，何以就偏偏有救援赶到？不对。老墨子凭着他老辣的洞察，捕捉到一丝不寻常的气息——此间一定有极为高明的对手在策划部署。否则，墨家在栎阳一出手，何以就有了袭击事件？而且手段极为高明，既不和墨家正面交手，又堂而皇之地使墨家暴露无遗不得不退，同时又警觉到墨家的另一着棋，立即派精骑追赶保护嬴渠梁，能使嬴渠梁脱险。在突发事变面前能有如此连环动作，绝非寻常之人所能办到。在将近百年的周旋中，老墨子对列国诸侯和七大战国的应变才能了如指掌。这些王公将相中自然不乏杰出之辈，然而对这种和大军征战迥然有异的奇袭暗杀，他们大多束手无策或迟钝之极。墨家对暴政暴君和公然的不义战争，其所以能保持强大的威慑力，原因正在于这种狂飙闪电式的突袭，使即或是强大的国家也防不胜防。老墨子蔑视天下，蔑视王公将相，是有理由的，不仅仅因为他高举着正义天道的旗帜，而且因为他从来没有失算过，更没有失败过。难道上天在秦国给他安插了一个真正的对手？需要他亲自出山？心念及此，老墨子豪气顿生。多年来沉寂深山，并没有泯灭他为天下而生、为天下而死的高远情怀。假如强敌崛起，他会毫不犹豫地挺身而出，率领弟子们铲除暴政。墨子自成为天下显学，从来没有因为惧怕牺牲与毁灭学派而向暴政酷吏屈服。

三十年前，当楚国逞公输班云梯之威，大举兴兵妄图吞灭宋国的危急时刻，墨子非但亲率三名弟子急如星火地赶到楚国郢都，与公输班较量以说服楚王罢兵；而且做好了最坏的准备，派出了全部三百名弟子赶往宋国帮助防御。那一次如果楚国硬是出兵，整个墨家势力肯定会和宋国一起毁灭。老墨子对这一点很是透彻，既然挑起了天下重担，既然立起了正义的旗帜，就不能姑息生命而畏首畏尾。“赴火蹈

刃，死不旋踵”——这是每一个人成为墨家子弟时的誓言，也是老墨子毕生推崇的烈士精神。一身赴难，舍我其谁？在强大的暴政对手面前，老墨子从来都是气壮山河的。

虽则如此，老墨子从来不鲁莽行事。没有将对手揣摩透彻以前，他绝不会轻易出击，况且这第一次还两路失利，岂能不引起他极大的注意？竟日思虑，他排除了鬼谷子亲自出山的可能。他了解鬼谷子，那个老头儿从来不屑于与世人争一日之短长，雄心勃勃地要埋头教出一批扭转乾坤的弟子。那些弟子在出山以前，鬼谷子对他们百般珍惜，唯恐他们在成为栋梁之前有所闪失，岂能让这些弥足珍贵的未来大才涉险赴难？而弟子一旦出山，鬼谷子老头儿就永远撒手，绝不过问学生的胜败荣辱。所以，没有任何一条理由要鬼谷子去阻击一场暗杀。“鬼谷子出山”，简直等于痴人说梦！那么，袭击之人自称“我门”，会是哪一门？以老墨子的沧桑阅历，一时困惑莫名，莫非天下又冒出来一个秘密学派，以压倒墨家为成名阶梯？

老墨子不禁哑然失笑，果真如此，此人岂非忒小瞧墨家？

“老师，禽滑釐师兄有要事求见。”随侍弟子站在竹楼外。

“进来。”老墨子依旧在风灯前沉思。

禽滑釐匆匆走进，恭敬地躬身拱手道：“禀报巨子，玄奇回山，秦国暴君嬴渠梁一起来到。”

“噢？”老墨子身形未动，却已经回过头来面对着禽滑釐，他显然有些惊讶，两道雪白的长眉猛然一抖，“嬴渠梁，自己来了？一个人？”

“是。一个人。对，还有玄奇。”老墨子沉默有顷：“如何安置了？”

“邓陵子并赴栎阳弟子要诛杀嬴渠梁，弟子以为不妥，将他安置在客岭暂住，十名虎门弟子看护。如何处置，请巨子示下。”

“邓陵子和嬴渠梁没有比剑？”

“比了。邓陵子轻敌致败。”

“轻敌？你也如此看？”老墨子长长的白眉一挑，目光锐利地看着禽滑釐。

“不。此乃邓陵子之言，弟子尚难以定论。”

“玄奇如何？”

“师妹擅自逃罚，弟子下令将她关在省身洞思过，而后请巨子处置。”

老墨子咳嗽一声：“立即将玄奇带来见我。一个时辰后，你们四个也来。”

“弟子遵命。”禽滑釐作礼，迅速去了。

老墨子看着禽滑釐的背影，轻轻叹息一声。禽滑釐是他的第一个弟子，数十年来追随墨子，为墨家立下了无数功劳，早已经成为名震天下的大师，也成为墨家自然形成的第二代巨子。然则，老墨子对禽滑釐总有些隐隐不安。已经是五十多岁的人了，但是对墨子永远是毕恭毕敬唯命是从，从来没有争辩。老墨子很清楚，禽滑釐的性格本色坚毅严厉，离开他办事极有主见，且果断独裁。唯其如此，老墨子总感到禽滑釐在许多事情上未必赞同自己的决断，但却总是毫不犹豫地服从执行。老墨子一生苦斗，天性洒脱，希望也喜欢弟子们纪律严明，希望也喜欢弟子们无所顾忌地表现出本色，在有不同看法时和老师争辩，经常说：“不争不辩，大道不显。”他喜欢玄奇，就是喜欢这

个女弟子的纯真活泼和敢于求真的勇气。她很少叫墨子“巨子”，几乎从来都只叫“老师”，墨子竟然例外地从来不纠正她。还有苦获那犟牛一般的固执争辩，邓陵子的偏执激烈，相里勤的宽厚失察，老墨子也从来不以为忤。而这些，禽滑釐从来没有，他在老墨子面前永远是那么谦恭服从，没有丝毫的争辩。老墨子感到禽滑釐和几个骨干弟子之间，总有些许隐隐约约的拧劲儿，禽滑釐却从来不正面涉及，只是在诸如衣食住行、健身比武等细节上有意无意地说：“师弟师妹们年轻，让他们尽兴也。”果真是年龄差异么？老墨子有时也真是吃不准。人心如海，博大汪洋，他老墨子就能看透一切么？可身后墨家的光大，靠的就是他们啊。

每每想到这里，老墨子就有一丝隐隐的不安……

“老师……”玄奇站在竹楼门口哽咽。

“进来。”老墨子淡淡笑道，“只身擒回嬴渠梁，大功，何有眼泪？”

“老师，他是自己要来，弟子带路而已。”

“知道。”老墨子淡淡一笑，“玄奇啊，你以为嬴渠梁如何？”

玄奇轻轻地走进来，垂手肃立：“老师，嬴渠梁，至少不是暴君……”

老墨子爽朗大笑：“玄奇啊，一说嬴渠梁，你就咬住这一句话。口才哪里去了？来，坐下，仔细说说，嬴渠梁如何来的？”

玄奇止住了泪水后，平静下来，对老师备细叙述了陈仓谷的巧遇和来神农山的经过。老墨子听完，久久沉默，直到玄奇离开，他也没有说话。

中夜时分，禽滑釐等来到，老墨子和四大弟子秘密商议了整整一个时辰。

三　墨家论政台一波三折

初冬的太阳照到这座深山城堡时，已经是辰时了，在平原上就已经是半早晨了。由于墨家城堡建在四面高峰的山腰地段，非但隐蔽，而且避风，但有阳光便是一片春意。此时正是万里无云，冬日阳光洒满山谷，整个城堡也明亮起来。

但墨家总院却弥漫着一片肃杀森严之气。平日里墨家子弟演武的小校场，全然变了模样。校场最深处搭了一座高高的石台，前垂粗糙的白布帐幔。石台前横立五块高大的木牌，大书“墨家论政台”五个大字。石台下，正面一张长案，肃然端坐着大袖高冠的禽滑釐。再前六尺，并列三张长案，旁立木牌上大书“主辩席”，坐着相里勤、邓陵子和苦获三人。侧置一案，木牌大书“论敌席”，案前坐着面无表情的秦孝公。遥遥相对的一座简易木栅栏中，站着似平静又似木然的玄奇。这是墨家对失职子弟的最轻惩罚。再前方丈许之遥，是墨家黑白衣弟子四百六十八人组成的方阵，全体抱剑跪坐，腰身笔挺，神色冰冷。方阵两侧，各有一个少年方队五六十人，也是抱剑跪坐，目光炯炯地盯着侧座的暴君。校场东侧竖着四块大字木牌，写着“敬天明鬼”。西侧竖着同样四块大字木牌，是“暴政必杀”。校场方阵的外围，两面黑白大旗猎猎作响。

这就是震慑天下的墨家论政台。

战国之世，论战之风乃时代潮流。举凡名士名家，其信念主张非经论战锤炼而不能立于世间，更不能得以流传。一种行为一种理念，要为天下所接受，非经反复论战而不能确立。完全可以说，那是一个演说大爆炸的时代。墨子本人如同无数名士一样，是从论战中搏杀而出，鱼跃而起的。作为天下一面正义的旗帜，墨家自然不能在大事上

对天下没有一个坦荡的回答。墨家纵横天下的数十年中，举凡诛杀苛虐的暴君，无不筑起论政台历数其劣迹罪恶，且许其反复争辩，直到对方理屈词穷而心悦诚服地引颈就戮。纵有理屈词穷而仍不认罪者，墨家也允许其寻找雄辩之士代为论战，以使其死而无怨。这是墨家的自信，也是天下所公认的坦荡精神。如今秦国国君只身上门，这番论战便显得尤其特殊。

一阵木梆声敲起，急促而响亮，犹如马蹄击于石板。随即一声大锣轰鸣，悠长地荡满山谷。禽滑釐座中威严宣布："秦国暴君嬴渠梁，来我墨家欲申国政，持论与我墨家所判相左。今日对天论政，明是非，定生杀。嬴渠梁，尔可任意争辩，墨家自有公心。"

邓陵子霍然站起，满脸激愤，正欲开口，突然，一声凄厉的长嚎从城堡深处传出，山鸣谷应。秦孝公面色一沉，向邓陵子一摆手："且慢。请问，墨家素来以兼爱非攻教天下，为何对人如奴隶？嬴渠梁愿闻正义之辞。"

邓陵子冷笑："你可知他是何人？为何受墨家锁链之刑么？"

"士可杀不可辱。无论何人，墨家都是自贬尊严。"

方阵齐声怒喝："大胆妄言！当受惩治！"

秦孝公微微一笑："如此便是墨家论政台了？只听恭维之辞也。"

邓陵子愤然道："嬴渠梁，他就是酷吏卫鞅的贴身卫士、墨家之叛逆荆南！其人少年被人割去舌头，知武不知书，是为墨家门外弟子，下山之后，不行正道，却做酷吏鹰犬。墨家诛杀卫鞅，他非但不助力，反给卫鞅告警，又来总院为卫鞅说情。按墨家律条，叛逆当斩！我师巨子念他苦寒出身，罚做苦役，有何不当？嬴渠梁休得借题做文，休得为叛逆张目，为自己遮掩！"

秦孝公豁然醒悟，离座起身，朗声道：“邓陵子差矣！既是卫鞅卫士，便是秦国之事。嬴渠梁坎坷来此，正是为秦国澄清是非。若我秦国果真是暴政虐民，嬴渠梁愿引颈就戮，绝不偷生于天下，岂能连累荆壮士受此非人折磨？敢请墨家以兼爱为怀，开赦荆南壮士。秦国之事，嬴渠梁以国君之身，一人承当。”

全场安静得鸦雀无声。墨家子弟原本个个热血男儿，听得秦孝公一席极明理的肺腑之言，内心已是暗暗欣赏。禽滑釐大袖一挥：“放了荆南，请其入座。”

片刻之间，荆南被带到方阵之前，蓬头垢面，长发披散，直如野人一般。秦孝公神色肃然地一拱到底：“荆南壮士忠心为国，请受嬴渠梁一拜。”

荆南愣怔半日，嘴唇颤抖，突然扑地拜倒，大嚎一声，泪如雨下。秦孝公含泪俯身，扶起荆南坐到安置好的草席之上。满场墨家子弟，面上都显出难堪之色。

邓陵子已是满面通红，厉声道：“嬴渠梁，秦国若非暴政，何故勾结游侠袭击墨家？放火杀人，蛊惑民众，嫁祸墨家，居心何其险恶？尔做何说？”

全场轰然：“居心险恶，尔做何说！”

秦孝公对此事本不知情，心中一怔，高声道：“邓陵子此言，当有确凿证据。秦国作为尚武之战国，即或贫弱，也还有铁甲骑士数万，要袭击墨家，何须勾结游侠？此点尚请三思。”

“强词夺理！”方阵中前三排剑士刷地站起，他们都是随邓陵子赴栎阳的“铁工”，对火攻袭击恨得咬牙切齿，如今见暴君否认，自是气愤难当。

邓陵子冷冷笑道："嬴渠梁啊嬴渠梁，墨家所为，伸张正义，坦荡光明，永远不会有那种无中生有的阴谋勾当！然尔秦国，暴君权臣隐身于后，疲民游侠鼓噪于前，混淆视听，搅乱局势，嫁祸墨家，以求一逞！直至今日，尚以数万铁骑反证胁迫，用心何其险恶？此事不大白于天下，谈何政道是非？"

"阴谋不明，不能论政！"三十名子弟愤然齐声。

秦孝公万万没想到一场大事就要卡在这样一个关节点上，墨家将火攻袭击事件看成玷污墨家的卑鄙手段，龌龊阴谋，必欲大白而后快。而他对此事确实不甚了了，方才所讲理由虽非胁迫，倒也确实是"反证"。而此时的墨家，需要的恰恰是正面真相，却教他如何说出？然这种内心的急迫并没有使秦孝公慌乱，他坦然高声道："嬴渠梁离开栎阳在一月半之前，火攻袭击之事，岂能知道真相？此事容当后查，真相大白之日再论不迟，何须急切定论？"

"狡辩！"邓陵子戟指斥责，"此等大事，国君焉有不知之理？离开栎阳，恰是逃避恶名，自来墨家，又是刻意迷惑。此等大伪大奸，岂能在我墨家得逞？"

"不许回避。讲！"方阵全体怒喝，声若雷鸣。

秦孝公默然。一个死扣无解，误会越陷越深。墨家向来固执强横，除非真相大白，否则任何解释都会被看做搪塞，而导致误会更深。秦孝公心中一阵悲凉，他想，此刻唯一能做的事，就是防止这种误会演变为仇恨而不可收拾。沉默有顷，他在众目睽睽之下缓缓站起……

突然，空中一声长呼："火攻之人在此！"

声音苍老悠远，在幽静空旷的山谷中钟声一般荡开。在双方聚精会神之际，这悠悠的呼唤实在惊人。不待命令，墨家方阵的人刷地全体站起。邓陵子三人霍然离座，长剑已各自在手。

“何方人士，擅闯墨家？”禽滑釐的声音浑厚威严。

一阵笑声：“墨家老友，休得惊恐。”

声音来自箭楼。众人一看，箭楼屋脊上站着四个人，一个身穿翻毛白羊皮大氅的老人遥遥拱手道：“禽滑子别来无恙乎？”

禽滑釐命令：“打开城门，放他们进来。”随即也遥遥拱手，“百里子，非常时刻，恕不远迎。”木栅栏中的玄奇见秦孝公身陷困境，正在心乱如麻，突然醒悟，大叫一声：“爷爷！”一时泣不成声。秦孝公心中一阵惊喜，却依旧面无表情地肃然跪坐。

箭楼城门打开片刻，不速之客们来到小校场中。众人目光齐齐聚在来人身上，惊讶得鸦雀无声。除了那个清瘦矍铄的老人和一个须发灰白的中年人，另外两人竟匪夷所思！一个一身布衣头束白巾的俊秀青年，另一个则是眼珠子骨碌碌转的顽皮少年。如此老少一帮，能袭击墨家剑士？

老人拱手道：“吾等不速之客，只为明事而来，请禽滑子继续。”

禽滑釐大袖一挥：“方阵就座。百里子，请入座。”

方阵落座，小校场顿时回复肃然秩序。百里子坐在秦孝公外侧六尺处，其余三人肃然站立。

禽滑釐拱手道：“百里子，玄奇在此，你……”

百里老人打断道：“公事不论私情。禽滑子尽管行事。”老人连玄奇看也不看。

禽滑釐一招手，邓陵子霍然起身，直指四人：“尔等声言袭击了墨家。请问列位乃何方高人？如何与暴君勾结，陷我墨家于不义？从实供认！”

百里老人眉头微皱，安如泰山般坐着，仿佛没有听见邓陵子尖锐的声音。倒是须发灰白的中年人站起，拱手环视场中道：“在下侯嬴，乃魏国白氏门下总管。这位是白圭大人的女公子白雪，这位小哥是公子女仆梅姑。栎阳火攻，袭击墨家，乃我白门所为，与他人无关。”

听后，全场无不惊讶。魏国白门，坐商兼政，非但商家势力遍及列国，就是在各国官场也多有故旧，影响力极大，通晓天下的墨家子弟谁人不知？然则众人惊讶处尚不在此，而在这白门势力与墨家学派风马牛不相及，却为何与墨家为敌？一时间，全场惊愕默然。

来者正是百里老人与白雪、侯嬴、梅姑四人。那日晚上，侯嬴从左庶长府匆匆离去，对白雪转述了卫鞅的一席话，白雪深为震撼，大悔自己虑事不周见事不透。三人在山洞秘密计议，白雪决议弥补过失，三人反复商讨，谋划出了一个周密方略。天亮后，三匹快马直奔安邑，经打探得知百里老人在齐国，又快马驰骋，三日赶到临淄。在稷下学宫找到百里老人后，一说秦公与卫鞅面临的危机，老人感慨万端，立即与白雪三人上马起程，赶赴神农大山。一路之上，百里老人详细讲述了墨家的诸种规矩与应对办法，又对白雪、侯嬴的应对方略提出了许多补正。几经锤炼，进山时四人已经是胸有成竹了。

场中静默之际，老练稳健的禽滑釐冷冷开口：“请问白门公子，白氏经商，墨家治学，井河无犯，白氏何以对墨家有如此仇恨？”

白雪拱手一礼，微笑道：“利害冲突，岂能井河无犯？秦国与魏国相邻，秦国商市乃我白门商家之最佳区域。从魏文侯至今，我白门在秦国经商已有三代，然均无起色。其中根本，是秦国贫穷，庶民购物之力太弱，以致白门无以伸展。及至秦国变法，隶农除籍，井田废除，土地私有，民得买卖，加之激赏军功，惩治疲惰，举国一片生机勃勃。秦国无论官署庶民，财货需求大长，手头买力骤增。当此之时，乃我商家牟利之千古良机也。奈何墨家不知世情，不明潮流，竟视变法为暴政，视变法卫鞅为权臣酷吏，必欲杀之而后快。试想，卫鞅一死，秦国旧制复辟，商市必得萎缩，财货必得大跌，我白门辛苦等候百年之良机又将失去。当此之际，禽子若我，又当如何？”

一番话娓娓道来，大出墨家预料。墨家明于治学，精于工理，通于兵戎，勇于救世，唯独对商家蔑视有加，对商市不屑一顾，对商情一无所知。举凡行止，墨家皆以大道为准绳，何曾想到过商人这一块？如今竟有一个大名赫赫的商政世家横空飞来，大谈商机牟利之道，而且以此为利害冲突之根本，如何不教正气凛然的墨家一头雾水？公然否认这种利害么？大为不妥。战国之世，大商家已经是纵横天下的实力派人物，整个商人的地位已经不像春秋时期那样卑贱。天下著名学派即或心存蔑视，也已经不再刻薄地咒骂商人。墨家作为震慑天下邪恶的显学名门，岂能在公开论战的场合，否认一个举世皆知的大商家的利益所在？禽滑釐纵横天下，十余年前已经是公认的诸子人物，岂能不明白其中的微妙与尴尬？所以一时间竟不能立即接话。

邓陵子身为被袭击的当事人，心念只在细节之间，见禽滑釐愣怔，厉声喝道：“休得逞商人机巧！一个商人，何来数十名一流剑士包围墨家？从实供认，你是何门鹰犬？受何人指派？”

白雪冷笑：“敢问足下，墨家乃一个学派，何来数百名剑士？方今战国之世，举凡豪族名家，门客剑士数百上千者不知几多，邓陵子身

为墨家四大支柱，难道一叶障目如此闭塞？据实而论，我白门多有生意，商旅迢迢，山高水远，岂能没有一流剑士数百名？”

“既有剑士，何不堂堂正正较量？何故纵火铁坊，嫁祸墨家？”

“我白门不想与墨家杀人为仇，只想将墨家赶出栎阳，故而不得已为之。至于纵火铁坊，给秦国带来损失，白门自当谢罪赔偿，与尔墨家却无干系。”白雪气静神闲，说得邓陵子面红气喘，无言以对。

禽滑釐心知不能在这件事上再纠缠下去，岔开话题问：“请问百里子，何时与商家结缘？到此何干？”

百里老人笑答：“禽滑子何出此言？老夫半生云游，深受你师兼爱牵累，逢人皆是友也。没有老夫，他等如何进得这神农大山？另有一则，我师闻得墨家受阻，特捎书与我转交你师，共析疑义。”说着从怀中摸出一个竹筒递过。

禽滑釐见是鬼谷子物件，连忙拱手作礼接过：“如此谢过百里子，禽滑釐当亲自交于老师。”随即肃然正容道，“诸位既来，都是我墨家贵客，请参与墨家论政。方才插题，揭过不论，继续正题之争。”

主辩席一人站起，敦厚威猛，冷冷发问：“嬴渠梁，苦获问你，何谓暴政？”这个苦获，即是陈仓道活擒秦孝公未遂的主将，又是在栎阳秘密查询秦国暴政的主持者，语气显得信心十足。

秦孝公：“政之为暴，残苛庶民，滥施刑杀，横征暴敛也。”

“好！渭水决刑，一次杀人七百余，渭水为之血红三日，可算滥施刑杀？”

秦孝公慨然道：“乱世求治，不动刑杀，虽圣贤不能做到。事之症结，在于杀了何种人？如何杀之？秦人起于西陲，悍勇不知法度，私

斗成习，游侠成风，疲民横行乡里，良民躬耕不宁。辄逢夏灌，举族械斗，死伤遍野，渠路皆毁，大损耕作。当此之时，不杀械斗之主谋、凶犯及游侠疲民，何能平息民愤安定秦国？墨家但知决刑七百余，可知裹入仇杀械斗者何止千万？其二，渭水决刑，乃依法刑杀。法令颁布于前，疲民犯法于后，明知故犯，挑衅国法，岂能不按律决刑？墨家作为一个学派，尚有私刑加于弟子，秦国乃一国家，何能没有法令刑杀？向闻墨家行事周严，可否举出不当杀之人？”

听嬴渠梁竟对墨家门规称之为“私刑”，墨家弟子均怒目相向。

苦获更是嘴角抽搐，但他毕竟大有定力，明知玄奇在押、荆南苦役都在目前，若纠缠此话题，只怕这位暴君求之不得，于是愤然反诘：“如何没有？名士赵亢，杀之何罪？”

“说！赵亢何罪？”方阵一声怒吼。白雪侯嬴大皱眉头，百里老人淡淡一笑。

“赵亢乃秦国本土名士，我本寄予厚望，委以秦国第一县令。谁想他懦弱渎职，逃避治民职责，致使郿县大乱，波及国中。不杀赵亢，吏治何在？莫非名士做官，便可逃刑？抑或墨家也和儒家一样，认为刑不上大夫，礼不下庶人么？”

“嬴渠梁何其狡辩！赵亢反对者，乃卫鞅之害民田制！秦国自行变法，肆意毁田，逼民拆迁，致使万民流离失所，无家可归，可是实情？”

秦孝公揶揄笑道：“害民田制？卫鞅新法，废除井田，开阡陌封疆，乃千古大变，虽李悝吴起不能及也。墨家却将开阡陌封疆说成肆意毁田，将取缔散居说成逼民拆迁，将迁居新村说成流离失所，将万民拥戴的新田制竟然说成害民田制，何其荒诞不经也！足下既曾入秦，何以只在栎阳蜻蜓掠水，而不到秦国山野，倾听农夫如何说法？”

未容苦获再开口，相里勤站起来高声接过话头：“嬴渠梁，卫鞅新法，要焚毁民间《诗》、《书》典籍，当作何说？”相里勤稳健细腻，他感到在大政主题上已经很难驳倒嬴渠梁，和禽滑釐低声商议，突然改变策略。

秦孝公微微一惊，墨家如何知晓第二批法令？他不及多想便道：“此乃尚未颁行之法令，不当属墨家论政之列。”

相里勤冷笑：“正因其尚未颁行，墨家才须防患于未然。墨家论政，非但论既成事实，且要论为政走势。未颁法令，正是卫鞅暴政之要害，如何不论？莫非要等到卫鞅焚烧《诗》、《书》，毁灭典籍，坑杀文明既成事实之日，墨家再来管么？”

禽滑釐接道：“治国原非一道，姑且不论。然无论何道，皆应敬重累世文明。今卫鞅变法，竟要毁灭文明，此乃旷古未闻之举，虽桀纣亦不敢为也。虽不杀人，为害更烈，实乃愚昧天下之狼子野心也。”

他第一次正面开口，严厉冷静，立论坚实，墨家子弟为之一振，全场逼视秦孝公，看他如何作答。

秦孝公已经敏锐地感觉到墨家策略的转变与即将面临的挑战。收缴焚烧民间藏书的法令，卫鞅早已经和他议定，要到秦国大势稳定时再颁发推行，此前要郡县文吏与民间读书士子们事先渗透沟通，方可不生动荡。今日墨家却要在这里将这道法令当做旷古暴行公然争辩，这等于将一道需要酝酿疏导而后方能颁行的法令硬生生大白于天下！秦孝公对墨家这种强横霸道感到愤慨，冷冷一笑道：“墨家以文明卫道士自居，全然不通为政之道，嬴渠梁夫复何言！”

相里勤冷笑道：“嬴渠梁未免狂妄过甚！尔为国君，若能诛灭卫鞅，废除焚书法令，尚可救药。否则，墨家将呼吁天下，共讨秦国！”

此言一出，全场气氛骤然紧张。白雪热血上涌，就要挺身理论。

百里老人轻轻扯了一下她的衣袖，白雪方才醒悟忍住。“足下要我杀掉卫鞅？”秦孝公哈哈大笑。

“此乃拯救文明、洗刷秦公之唯一途径。”

秦孝公笑容收敛，慨然一叹：“列位，嬴渠梁进山，本为崇敬墨家论政求真之精神而来。不意嬴渠梁今日看到者，竟是徒有其表、以势压人的天下学霸……”

“暴君大胆！”全场怒喝，雷鸣一般打断了秦孝公。

禽滑釐面色一沉：“何谓徒有其表？何谓以势压人？”

秦孝公心知决战时刻来临，豪气顿生，决意一吐为快：“昨日在城堡之外，嬴渠梁有幸聆听了墨家的《忧患歌》，令人为之下泪。多少年来，我秦国庶民正是寒者不得衣，饥者不得食，乱者不得治，劳者不得息，鳏寡无所依，道边人悲啼。唯其如此，秦国才需要变法改制，富民强国。如今秦国力行变法，举国振作，农人力耕，百工勤奋，商市通达，贫寒稍减，变法已经初见成效。如此大功，舍卫鞅其谁？卫鞅一介书生，身怀救国救民之壮志，走遍秦国山野，昼夜操劳不息，极心无二虑，尽公不顾私，方有今日秦国之气象。此等才具，此等胸襟，此等大善，此等大义，相比于墨家口头高喊兼爱、胸中实无一策之迂阔，何异于天差地别？墨家自命救世，却只着力于斡旋上层，扬汤止沸；实则隐居深山，远离庶民，于国于民，何曾有温饱之助？反之，却对卫鞅这等真正救世之才横加指责，肆意歪曲，必欲杀之而后快。如此偏执，如此狭隘，如此名实相违，岂非徒有其表也！”

如此激烈尖刻的直面抨击，墨家子弟当真是闻所未闻。一时人人变色，个个激愤。邓陵子早已经怒火中烧，厉声高喝：“墨家剑阵！诛

杀暴君！”一个纵跃，弯月吴钩已经闪亮出鞘，逼到秦孝公面前。墨家方阵也平地拔起，将小校场围成一个方框。

邓陵子一动，白雪已经轻疾起身，挡在秦孝公身前。侯嬴荆南梅姑三人也已经长剑在手，护住秦孝公。木栅栏里的玄奇一声哭喊，飞身冲出，却被相里勤率数十名墨家弟子团团围住。玄奇愤激难当，顿时昏死。

秦孝公镇静坦然，拱手微笑：“白公子，嬴渠梁谢过你等。此乃秦国之事，你等魏国商家无须介入。”说着走出四人圈子，将长剑向地上一掷，正色对禽滑釐道：“嬴渠梁纵可一战，亦觉索然无味。今为秦国变法，虽死何憾。”

“拿下嬴渠梁！就地正法！”邓陵子一声厉喝，墨家方阵四面聚拢。

百里老人脸色骤变，长声呼喊：“老墨子，你当真死了么——”

突然，高台上的白布帐幔之中爆发出一阵长声大笑。笑声中，一位老人从台上轻跃而下，秃头白眉，布衣赤脚，宽大的粗布白袍随风舞动，不是老墨子却是何人？他大袖背后，径直来到秦孝公面前，一阵端详，一阵大笑。秦孝公从容镇静，任老墨子端详大笑。

“好，秦公嬴渠梁无愧王者气度，人间似乎要有新天地了。”老墨子又爽朗大笑。百里老人生气道：“老墨子，你甚个名堂？这是论政台么？岂有此理！”

老墨子晃晃发亮的秃头，又一阵开心地大笑：“百里子，试玉要烈火，精铁要千锤，你鬼门岂晓得个中奥秘？哈哈哈……”显然愉快之极。

“嬴渠梁见过墨子前辈。”秦孝公深深一躬。老墨子略略拱手：“呵，老墨翟纵横天下数十年，今日遇公，实堪欣慰。禽滑鳌，撤掉论政台，设论学宴席，与秦公并诸位贵客洗尘。”

墨家弟子本来已经对秦孝公心生敬意，奈何不知真情又兼法纪森严，自然是令行禁止。听得老师话语，已经明白其中奥秘，早已不再紧张，如今见老师下令设论学宴席，顿时欢声四起，不待禽滑鳌吩咐，雀跃散去准备。

玄奇醒来，高兴得泪水在笑脸上涌流，来到老墨子面前扑地拜倒：“老师，你老人家真好……”

老墨子大笑着扶起玄奇，宽厚慈爱地拂去她身上的尘土道：“玄奇啊，是你据理力争，宁可受罚而无怨无悔，才逼老师亲临论政台试探真伪也。老师相信你，然而也得有个章法，是么？”

“老师……”玄奇泪水又涌了出来。

冬日苦短，论学宴席在校场摆好，已经是月上半山了。

墨家办事，素来庄重简洁。这论学宴席是接待天下名士的最高礼节。东侧大牌换成了“修学修身”，西侧大牌换成了“躬行致用”。院中全数草席，墨家子弟席地而坐，围成一个一个的小圈子，每个圈中一盏风灯，两个陶盆。无数个风灯圈子围在四周，中间是一张两丈见方的大草席，围坐着老墨子百里老人秦孝公白雪侯嬴梅姑并墨家四大弟子和玄奇。墨家节用，最反对暴殄天物，所以这最高礼节的宴席上也没有酒，只有各种奇异的叶子泡成的红茶绿茶。一席只有一盆肉，而且是带着骨头蒸煮的山猪肉。宴席结束后，所有的骨头都要收回大厨，重新蒸煮为骨头菜汤，供值勤劳作弟子做晚汤用。虽是粗茶淡饭，庭院山风，但那种亲如一家的情谊与甘苦共尝的精神，却使墨家宴席的气氛远远超出任何山珍海馐的豪门大宴。

禽滑釐手捧陶碗站起，环视四周：“诸位贵客高朋、同门学人，秦公以‘不速之客’闯入我墨家总院，通过了墨家的论政大战，实堪可贺！巨子明令教诲：自今日开始，墨家与秦国误解澄清，言归于好，墨家子弟要勤访秦国变法，以富学问。来，为秦公高风亮节，为卫鞅变法初胜，为诸位高朋远来，共干粗茶一碗！”

“干！”全场哄然，大碗叮当，笑声一片。

老墨子喟然一叹：“百里子啊，若非秦公此来，只怕老夫要亲自出山，大动干戈了。秦公进山，乃墨家警钟也。终究老了，我没想到，天下竟出了秦公卫鞅君臣英才，为政论理竟如此透彻精辟，老夫深感已成西山半月矣。”

百里老人大笑一阵：“大哉！老墨子也。该隐则隐，何其明睿！”

秦孝公谦恭拱手道：“墨子前辈乃当世圣贤，我辈少时便仰慕如泰山北斗。今前辈虽老，然墨家精神则恒久年轻，墨家情操将永世垂范。人生若此，前辈何憾之有？”

老墨子大笑：“然也然也，朝闻道，夕死可矣。何憾之有也！”

“老师，这可是孔夫子的话也。”玄奇笑道。

老墨子诡秘地一笑：“孔夫子诸多话，可是不得不听也。”晃动秃头的滑稽神色，引得众人一阵大笑。

百里老人道：“老墨子玄机深远，能以秦国变法为大道之闻，巍巍乎高哉！”

老墨子微笑：“秦公，你可知卫鞅老师何人？”

秦孝公摇摇头：“没有问过，也没有想过。”

“百里子呢？晓得么？也不晓得？”老墨子微笑摇头。

白雪忍不住问：“墨子前辈，莫非知道卫鞅师门？”

“你问老夫？我呀，也不晓得！”老墨子纵声大笑，充满独享天下秘密的快乐，笑罢很是郑重地问，“秦公信不信鬼神？”

秦孝公沉默有顷：“信得三分吧。墨子前辈有敬天明鬼之说，是真的相信？抑或为了告诫恶人恶政？”

墨子悠然道：“老夫与儒家相悖，一生崇信天道鬼神，而且常常感到鬼神就在我等周围。”说得周间人不禁肃然顾盼。老墨子慨然长叹，“天道悠远，人世苍茫。幽冥万物，人却识得几多？若天无心志，人无灵魂，何来世间善恶报应？人间万事，非但个人善恶恩怨有鬼神明察，大如国家兴亡，法令代谢，亦有天道感应鬼神明察。行善政者国家兴旺，行恶政者国家灭亡。此所谓殷鉴不远，在夏后之世也。”

秦孝公肃然拱手：“请教墨子前辈，对法家有何评判？”

老墨子雪白的长眉一挑：“老夫对法家相知至深，其弊在求治太速。速者易苛，易入富国穷民之途也。天将兴秦，唯愿戒之。世道沧桑，当从容求治也。”

时已月上东山，场中风灯熄灭，更显月光皎洁。秦孝公默默沉思。老墨子对禽滑釐笑道：“何不对秦公一舞《鬼歌》？”

“《鬼歌》？”秦孝公与百里老人等尽皆惊讶。

“此乃老夫新作，我当亲自为诸位一歌。”

“啪啪啪”，禽滑釐连拍三掌，中间弟子散开，顿时空出一片大场。邓陵子奏起古琴，苦获吹起呜咽的陶埙。八名少年女弟子扮成山

鬼模样，从场外飘进场中，白布长衫，黑发披散，对月起舞，幽怨阴柔。老墨子站了起来，白衣大袖，秃顶闪亮，在一声女鬼长哭中引吭而歌，浑厚苍哑的歌声回荡在城堡峡谷：

鬼兮鬼兮生者魂魄兮

飘忽形之外兮幽冥叹无极

惩恶不能言兮空有悲啼

扬善须待时兮日月太急

鬼目如电察天地兮人有暗室亏心

明鬼明鬼兮天地万物良知兮

月夜之下一片和声："明鬼明鬼兮天地万物良知兮……"

四　阴谋与孤独的老人

三月阳春，秦国大大地热闹了起来。白雪侯嬴已经在二月回到栎阳，同来的还有"墨家四贤"之一的相里勤。他们带回了秦孝公的书信，相里勤还在栎阳南市向秦人宣布了墨家与秦国误会澄清，重新修好的文告。消息传开，城乡一片欣然。老秦人们便早早开始谋划自家的日子了。启耕大典之前，秦国城乡已经忙碌起来。惊蛰一过，乡野农家纷纷走出家门来到自己的地头，整田春耕悄悄地开始了。待到太子代行启耕大典后，县吏们下乡督耕，田畴里早已经耕牛遍野，春歌互答，热闹非凡。城里的工匠商人们也不顾冰雪刚刚消融的泥泞，赶着牛车将农具盐布诸种杂货送到一个一个的新村叫卖。这在昔日，商人们想做也做不到。农家都分散住在沟渠阻挡的井田中，肩扛人挑，一天也走不了几家，如何做得买卖？而今农家迁出井田，聚居成里，牛车赶到村头吆喝一阵，留在家中的女人便纷纷出来或买或换，往往是一个时辰便做了往昔一个月的买卖。商人工匠们高兴，农家高兴，皆大欢喜，对新法令交口称赞。

不再是奴隶的昔日隶农们最是兴奋，在他们聚居的新村落，除了忙忙碌碌的春耕，还增添了一个新内容，便是纷纷将家中青壮送到县府从军。朴实憨厚的新自由民们觉得自己成了“国人”，理当有“国人”的尊严与荣誉。那时，国人自由民的最大荣誉，是家中有一个征战沙场的骑士。往昔的奴隶从军，只能做步卒，不能做骑士，更没有升为将领的可能。奴隶士兵的最好结局，是老卒还乡。如今，不再是奴隶的农人们举村行动，由里正们率领，将青壮男子一队一队地送到县令面前。秦国历来多战事，谁都知道，官府永远需要骑士。一个春天，入军风潮弥漫开来，几乎每个县府门前每天都有青年在晚上被火把簇拥而来。

各县将消息飞马报到栎阳，卫鞅心中一动，当即与景监车英商议，准备提前实现新军训练计划。方略议定，卫鞅下令：车英为新军主将，精心遴选一万名青壮年从军，同时将原先的五万骑兵精简为两万，新老骑士混编，练成三万真正能够和六国抗衡的精锐铁骑；原先的五万步兵，精简为两万；裁减的病员老弱一律还乡务农，骑兵的老马和辎重兵的老牛，一律分配给有青壮年入伍的里充做耕畜。

进入四月初，卫鞅将新军训练事宜已经安排妥当，就要专程拜会嬴虔，想商议一个对贵族封地法令的变更方法。不想尚未成行，嬴虔已经上门来访。

“左庶长，你可是门庭若市了。我等了三天才瞅准了今日。”一落座，嬴虔便感慨连连。

“左傅不知，我正欲前往拜会，不期自来，鞅实堪欣慰。”

“要找我？真话——有事么？”嬴虔半信半疑地大笑着。

卫鞅一笑：“我有难题，请左傅助一臂之力，岂敢有假？”

“好！说，国事私事，嬴虔全帮。”

“自是国事了。”卫鞅打开一卷竹简道，“这是废除贵族封地的法令。我想对此法令略做修正，将取缔一切封地，改为取缔除太子之外的世袭封地；同时，对以后的立功之士允许封地；然则，封地无治权，封地赋税也只保留三成。如此一来，国君激赏臣下立功便有了名目，公室贵族亦可稍安。左傅以为如何？”

“好！”嬴虔拍案大笑，“改得好！左庶长不愧思虑深远。栎阳这些鸟贵族，无非就是咬住取缔太子封地，做自己的文章。如此一改，叫他们哑子吃黄连，妙！无功无封，有功大封，给国君留下封赏余地，实则治权在国，赋税权也大部在国。好！嬴虔早想说，就怕那些鸟贵族借我鼓噪。左庶长自改，釜底抽薪！”

卫鞅摇摇头：“左傅啊，法令贵在稳定。要修正，须得一个名头。我岂能自改？”

“啊，你怕坏了自家信誉？好，你说，如何改，我来出头。”嬴虔大笑。

“敢请左傅上书国君，由君上直接下书修正。如此，则通达无阻。”

嬴虔揶揄地微笑：“左庶长平白将一个功劳让给我，何苦来哉？”

卫鞅大笑：“我领政，要的是言出必行之信。失信于民，无异山崩也。”

“好！各有所得。此话撂过，我也有一事。”

“国事私事？”卫鞅笑着如法回敬。

“今日嬴虔有何国事？私事。喜事。”嬴虔颇为神秘地一笑。

卫鞅一怔：“何事之私，劳动左傅？”

嬴虔不禁开心大笑：“实言相告，太后相中你这个女婿了。荧玉公主也很是敬佩你。太后派我来向你提亲，你孤身在秦，岂非天缘？”

卫鞅大为惊讶，忙摆手道：“左傅差矣。我虽孤身，实已定亲，不敢欺瞒太后。”

嬴虔笑道：“你呀，莫要搪塞于我。你父母皆亡，列国漂泊，谁个做主为你定亲？纵然识得几个安邑女子，也是名士风流，何能当真？”

“不。左傅，卫鞅真情实言，绝非搪塞之辞。”

嬴虔沉吟有顷道：“好了，这件事现下不说，容你思虑几日。左庶长，荧玉可是秦国公主，你可要三思而行喽……好，嬴虔告辞。”

卫鞅愣怔半日，竟不知嬴虔是如何走的。

当晚，卫鞅来到渭风客栈看望白雪与侯嬴。侯嬴高兴地整治了一案秦菜，三人痛饮，说到墨家之行的种种惊险，说到老墨子的深邃神秘，说到秦公的大智大勇，皆感慨不已。最后说到栎阳，说到客栈，说到小河丫已经带着憨实的黑柱子走了，三人又是感慨唏嘘，旁边的梅姑也直抹眼泪。卫鞅几次想说嬴虔今日来访提亲之事，终觉得这应当由自己拒绝了事，没必要大家担心议论，始终没有说起。将近四更，三人才结束了小宴，白雪扶着已有醉意的卫鞅回到了幽静的小院子……

嬴虔倒是快捷利索，第二天便派府中家老送来上书国君的拟稿，请卫鞅过目并斧正。卫鞅稍做了两处修改，便教家老带回。第三天，卫鞅派出特急信使将嬴虔的上书连同自己的长信，追送给继续在陇西

巡视的秦孝公。十日以后，特急信使带回秦孝公的国书。卫鞅立即将国书颁行郡县朝野，并以左庶长府名义，一起颁行了对封地法令的修正律条。一时间，栎阳上层贵族仿佛被打了一闷棍，惊讶得无声无息。

只有少年太子嬴驷很是高兴。现下，他又可以拥有一方封地了。

嬴驷对封地的向往，是从和白氏老族长来往开始的。基于少年心性，老族长每次到来都让嬴驷觉得新鲜亲切，一则是那些乡村礼物，或一张兽皮，或几筐桑葚，或一只白狐，或一只黑猫，都教嬴驷爱不释手。二则是老族长每次都能讲一大堆乡间趣事，使嬴驷知道了许多原本不知道的东西。老族长上次来本已说好，今年秋收后请他去封地狩猎。整日闷在栎阳读书，嬴驷实在憋气。公父像他这般年龄的时候已经上战场了，可偏偏这几年又没打仗，他想上阵杀敌也没机会。所以，秋天狩猎就成了他心中期待已久的一个梦。谁能料到，恰恰在这时候卫鞅变法，取缔了封地，白氏老族长也被杀了。他真是想不通，对卫鞅一肚子愤懑，觉得这个左庶长当真冷酷无情，管得忒宽！非但将公室封地一概取缔，而且连谁给自己讲书都要管。右傅公孙贾请老太师甘龙讲了几次书，卫鞅就撺掇伯父公子虔来干涉，弄得右傅和老太师老大没趣，真真的岂有此理！他本来想将卫鞅召到太子府，狠狠斥责一顿。但不知为何，他对这个不苟言笑永远都穿着一身白衣的、老太师说起他总是摇头的左庶长总有一种莫名其妙的畏惧。论脾性，伯父嬴虔那才是火暴雷神，人见人怕，嬴驷也素来害怕伯父。但这个卫鞅从来没有对谁大发雷霆过一次，和嬴驷甚至见面的次数都很少，嬴驷却对他有一种说不清的疏远和畏惧。正好公父又不在栎阳，嬴驷只得在宫中憋气，也不敢乱说乱动，生怕这个谁都敢杀的卫鞅抓住他一个甚把柄，把他也给杀了……正在这忐忑不安的日子，忽然又恢复了太子封地，嬴驷简直高兴得要跳起来。

左傅嬴虔来宣读左庶长令：太子封地恢复，赋税三成，无治权；鉴于郿县较远，太子可在骊山以西选择半个县作为封地。“不。我就要原来的郿县白氏做封地。”嬴驷毫不犹豫。

“郿县白氏的土地只有三个乡，可是少多了。”

“我不要那么多，又不是真的靠封地吃喝。”嬴驷说得很平淡。

嬴虔沉吟：“驷儿，郿县乃秦国老地老族，太师甘龙与右傅公孙贾的封地，也都在郿县，情势交错，你还是选骊山好。”

“那又如何？左庶长只说是郿县太远，又没说别的，嬴驷不怕远。”

“好。毕竟不是大事，我替左庶长做主，就是郿县白氏了。”

“谢过公伯。”嬴驷高兴地笑了。

卫鞅接到嬴虔回报，本欲强制更正，思虑沉吟，终于批了一个“可”字。命令颁行，郿县令立即将恢复为太子封地的里正们召到县府宣令，明确了治权和赋税分缴的办法。这些“里”都是孟西白三族，自然都是高兴非常。一时间，他们又有了比寻常农户，尤其比隶农除籍的新自由民“贵气”的特殊地位。

修正封地的法令使甘龙意外又震惊。

他想不到，气势凌厉一往无前的卫鞅，竟然还有如此柔韧的回望本领。秦国的情势，不变法就是死路一条，变法是谁也不能反对的。甘龙作为治国老臣，何尝不知道其中利害。但由卫鞅这样的人来变法，甘龙却怀有深深的敌意。理由只有一个，卫鞅在秦国执政变法，将秦国原有的元老重臣都逼到了尴尬死角——非但权力无形流失，全部成为束之高阁的藏品，而且因提出纠正某些严酷法令，使世族大臣

尽皆陷于守旧贵族的不光彩境地。战国之世，求变图存乃天下潮流，守旧复古遭天下唾弃。否则，以儒家孔子孟子那样的大家名士，何以竟能惶惶若丧家之犬？秦国世族本不守旧，但出了卫鞅这个人，秦国世族竟显得迂腐不堪。秦国权力本来稳定均衡，出了卫鞅这个人，竟出现了动荡倾覆。卫鞅就像生硬插进秦国的一个巨大楔子，将庙堂框架挤得嘎吱嘎吱几乎要爆裂开来，而被挤得最瘪的，是他甘龙。嬴虔虽然失掉了左庶长，但毕竟还是公族太子傅、上将军，又是国君长兄，毕竟还有几分军权。公孙贾和杜挚虽然失掉了实权，然毕竟进入了庙堂大臣之列。唯有自己这个三世元老上大夫主政大臣，竟只落得了个太师名号，真令人齿冷。太师，这是个早已经被天下遗忘了的上古名号，所谓“协理阴阳，贯通天人，安抚四邦”，在山东六国早已经嗤之以鼻，无人理睬了。而今，他却偏偏就成了这样的老太师，甘龙如何不感到窝囊？

虽则窝囊，外表上甘龙可是从容镇静，该做的照做，该说的照说，没有一丝难堪尴尬。譬如给太子讲书，他就毫不避嫌。他内心非常清楚，和卫鞅的较量是漫长的，至少在秦国没有强大以前，在秦公对卫鞅没有丧失信任以前，卫鞅很难被扳倒。然则他坚信一点，卫鞅这样的能事权臣，迟早会出纰漏。每有纰漏而攻之，日积月累，卫鞅的根基将会被一点一滴地蚕食。这是甘龙悟出来的“蚕攻”谋略：在悠悠岁月中埋下吞噬卫鞅的土壤，就像鲧的“息壤”一样无限增长，将卫鞅的变法洪水滤干成自己的堤坝。

传说鲧是大禹的父亲，受天帝之命到人间治水。天帝赐给了鲧一包神奇的土，名叫息壤，叮嘱鲧在万不得已时才能使用。来到人间，鲧看到洪水滔滔弥天，无以立足，便立即撒出一把息壤。谁想这息壤神奇无比，水高它也高，不断增高，终成大山一般将洪水圈了起来。鲧惊喜万分，觉得这是治水的最好办法，便不断地撒出息壤，将洪水堵在了数不清的山坝圈子里。可是，随着洪水增高，躲避在山岭山洞里的人，也被淹死了无数。水是堵住了，人却被困在所有的山上挣扎

着。撒着撒着，息壤突然没有了……天帝震怒了，杀死了鲧，才有了后来的大禹治水。

甘龙要使自己的“蚕攻”谋略变成神奇的“息壤”，与水竞高，永不停息。

这是一个宏大的目标，需要甘龙有悠长的生命，需要甘龙有敏锐的寻找缝隙的老辣眼光。这两点，甘龙都不愁。他出身贵族，谨严立身，素无恶习，更无暗疾，又从来没有鞍马劳顿，主持国政也是轻松洒脱。年过六十，耳不聋，眼不花，齿不落，发不脱，童颜鹤发身轻体健，自信在三十年内决然死不了。至于洞察错失抓住时机，那更是甘龙的深厚功夫。目下，他就思谋着这个微妙的机会。

太子封地在郿县，甘龙与公孙贾的封地也在郿县，而且是渠畔相连的土地。如此格局，一定该有文章可做。老甘龙想的是，究竟一个人做这篇文章，还是拉上公孙贾一起做？思忖良久，甘龙决意一个人做。公孙贾心机深，也肯定乐于合力整治卫鞅，要拉他共谋，那是容易极了。然则，多一个人就多一分风险，卫鞅绝非易与之辈，一旦让他觉察，那必然是玉石俱焚。大谋须得独断，独断才能出其不意，行之于世才有“天不容”的神秘口碑，也才能鼓动秦国世族以“天命”、“天道”要挟国君，迫使卫鞅倒台。

但更重要的是，甘龙有一种内心确立的使命：在秦国撒播“倒鞅”种子者，必须是他，绝不能是别人。只有这样，在卫鞅倒台的那一日，他才会有真正的胜利感。

晚上，甘龙唤来了自己的长子甘成，在书房摆起了一卷孔子的《春秋》，又摆上了一卷李悝的《法经》，便娓娓开讲。三更时分，甘龙终于抛开竹简，讲到了秦国，讲到了目下，讲到了郿县。父子二人愈谈愈深，直到栎阳城楼的刁斗声止，黎明的长号呜呜吹响。

五　阴谋阳治　霹雳手段

转眼之间，五月来临。关中平川今年的麦子长势特别好，家家农田都是金黄一片，麦浪连成了茫茫金波。先收大麦，后收小麦，五月下旬进入了颗粒入仓的最要紧时刻。恰逢连日晴朗，每个新村都陷在打麦入仓的忙碌中。村头共用的打麦场轮换不过来，农人们在自家门前的小场院摊开麦子，用最老式的连枷打麦了。一根长长的木棍，顶端固定一个装有小转轴的木板，一下一下用力挥舞，金灿灿的麦粒便从麦穗中蹦了出来。家家门前连枷挥舞，满村响彻“啪嗵啪嗵”的打麦声，老秦国腹地充满了丰收的喜庆。

这时候，栎阳城内有封地的几家世族也忙碌起来，清扫粮仓，准备接纳封地缴来的新麦。本来已经取缔了封地，贵族们的私家粮仓根本就没有准备。一个月前突然宣布恢复了封地，虽然田亩大大缩小，赋税率大大降低，治权也没有了，但失而复得，世族们还是格外兴奋，紧张得如同迎接大典一般。太子府也一样，嬴驷兴奋得前后忙乱，亲自监督腾出了三座最大的泥仓，要接受封地的新麦子。过去封地缴粮，嬴驷一来年幼，二来习以为常，根本不去过问。今年不一样，嬴驷第一次眼见封地失而复得，而且与自己的努力有关，其兴奋喜悦如同自己立功获得的一般，停止了讲书习武，整日忙碌在整理府库之中。十天之后，仓库整理就绪，嬴驷满怀激动地等待着新麦入仓。他已经谋划好，先奉送给太后三车，然后卖掉一些陈粮，给自己的卫队添置精铁马具和上好弓箭，秋天好到封地去痛痛快快地狩猎一番。

五月二十三，一队牛车嘎嘎吱吱地到了太子府库门前。

太子府家老一身整肃，手持六尺余长的竹节验杆来到车队前：“可是封地粮赋？”

当先牛车上跳下一名中年汉子，谦卑躬身道："郿县白里，里正白亮，前来缴纳粮赋，请大人验收。"公事说官话，汉子将民人口中的白村说成了官称的白里。

家老冷笑道："就是这些么？还有甚物事孝敬太子？"

"回大人，小可新任里正，不知粮赋之外还有何纳赋之物？请大人明示。"

家老面色阴沉，知道这是棵生萝卜，气哼哼道："休得聒噪，打开验粮！"里正白亮回头："打开口袋，检验粮赋。"

二十几辆牛车停在狭窄的小巷子里，每辆车上跳下两三个光膀子农夫站在车旁，准备验收后扛粮进库，为首一车已经打开一袋搬到地上。

"大人请验收。"白亮指着解开绳子的口袋。

家老黑着脸走过来，左手拨开袋口，右手的空心竹节验杆噌地插下，直入口袋粮食三两尺深，猛地抽出杆来，顿时带起一阵尘土。家老脸色更黑，将验杆倾倒，手掌中顿时哗啦啦摊满了沙石碎砾。

"好啊，白里正，这种东西也叫粮赋？"家老笑得阴气森森。

里正白亮惊恐地回身大喊："谁？谁捣的鬼？！快！全都打开！"

农夫们慌了手脚，纷纷跳上车打开口袋，顿时傻子一般面色煞白——每个口袋里全都是沙砾土石混着几成麦子，脏得不堪入目。

家老大喝一声："看住他！"转身飞步向太子府奔去。

片刻之间，嬴驷匆匆赶来。他怒色满面，"刷"地一剑将一个口袋从上到下通体划开，一阵尘土扬起，沙砾土石流淌扑溅，嬴驷的黑色

绣金斗篷顿时一片脏污。里正白亮惊恐得欲哭无泪，欲喊无声，只是木木地盯着太子。嬴驷面色煞白口鼻抽搐，走到白亮面前，突然出剑。白亮一声叫，洞穿的身体鲜血四溅。

“里正！”农夫们一拥围上，惊慌哭喊成一片。白亮挣扎喘息，“报，族长……有人，害，我……”骤然死去了。

嬴驷团团乱转着，看了一车又一车“新麦”，气得浑身颤抖，尖声叫喊：“将他绑在马上，去郿县！”

太子府骑队早已经被家老招在府库门外，听得太子一声令下，几名骑士立即赶散农夫，捞起白亮尸体捆绑在马后。嬴驷上马，长剑一挥，马队疾风骤雨般卷出街巷。

这时，太子傅公孙贾飞马赶到，遥遥高喊：“太子，不能，快回来！”眼看马队绝尘而去，急忙勒马喊道，“家老，将牛车赶进府库，人犯押起，不准任何人动！我去追赶太子！”连连打马而去。

正当午后，白里村头的打麦场一片热闹忙碌。

白氏一族的农耕术在老秦人中素负盛名，收获大忙季节历来是井井有条忙而不乱。老族长白龙被杀后，年近七十的白丁老人做了族长。他为人宽厚持重，深得族人拥戴。老白丁率白氏举族盟誓，白氏一族永远不做乱法之民，要凭勤耕劳苦挣回白氏一族的荣誉。他举荐精于农事的白亮做了里正，决意和原来是白氏隶农的几个里一争高下。

今年夏收是新法田制的第一个麦收，官府将对缴税粮最多的农户授予爵位，对收成最好的村庄氏族赐铜额(注)，族长里正皆授爵位。白氏一族上下发奋，从去年秋天下种开始精耕细作，冬天又冒着严寒，破例在窝冬时节浇灌了两次麦田。五月一到，眼看白氏田野的麦子齐

整整金波翻滚，举族大是欣慰，刑场带给族人的屈辱也被好年成的喜悦所淹没。眼下进入打麦时节，老白丁更是勤谨有加，每天都拉着一片席子坐在村头场边的大树下看着打麦。公用麦场是各家轮流，举村帮忙，也就是全村人手一起上阵，帮着一家一家打场。虽然举族融洽，也难免会有些许口角纠纷，老白丁坐在这里，就是要即时化解，不耽搁打场工夫。但是，老白丁最要紧的使命却是观天。农家一年辛苦，全在收打季节。这时偏偏阴晴无定，时有“白雨”(注)突然袭来，一场麦子便要泡进水里。老白丁对夏日风雨的征候特别敏锐，往往是万里无云的好天气，他却扯开苍老嘶哑的嗓子大吼一声：“收场了！”赶众人急如风火将摊开的麦子垛起，白雨恰恰便刷刷而来，茫茫一片。

老白丁往大树下一坐，族人们心里踏实。

现下午后，正是白雨多发时刻。老白丁仰头望着北方天空，只见一片灰白云疾疾飘来，眉头不禁微微皱起。猛然，一阵凉风吹过，老白丁嗅到了风中一丝特有的气息，骤然起身，挥手大喊：“收场了！快！”

当场主人立即大喊一声：“收场！”场中男女急忙扔下连枷，男人紧张地操起木杈归拢场中麦草，女人利落地用扫帚木推清扫已经打出来的麦粒。堪堪将麦草垛好，麦粒苫盖严实，北方的那片灰白云已经变成了厚厚的乌云压将过来，一阵雷声，一道闪电，眼见铜钱大的雨点裹在风中啪啪打来，人们喊着笑着往大树下跑去。

突然，一个少年锐声喊道：“快看！马队……”

话音落点，马队在隆隆雷声中卷进麦场，为首骑士高喝：“谁是族长？出来！”

老白丁拄着桑木杖走到场中：“老夫白丁。敢问可是官府？到白村何事？”

嬴驷尖声喝道：“将那个里正押下来，你问他！”

浑身血染的白亮被从马上扔下，白村男女哗地围了上来：“白亮啊！”一个女人一声惨叫，冲出人群：“谁！谁杀死了白亮？！”

嬴驷没有料到白亮竟然死了，微微一怔，迅即怒喝：“白村以沙石充赋，欺骗封主，罪有应得！马上将场中粮食全数运到太子府！否则杀无赦！”

此时雷电轰鸣，白雨瓢泼般浇下。老白丁嘶声大喊：“冤枉啊！白氏一族，百年封地，几时坏过粮赋？冤枉啊……”

嬴驷被大雨一激，本就狼狈，又见老白丁大喊大叫，不禁恶气顿生，大喊：“砍开粮囤！看看真假！”卫队立即跃马挥剑，将苫盖得严严实实的麦囤纷纷砍开，金黄的麦子顿时涌出，瞬息间便被大雨冲走。

白氏族人本是尚武大族，血气方刚，此刻心头出血，齐齐怒喝一声，操起棍棒木杈连枷等一拥而上，哭着喊着向太子人马疯狂地扑来。

嬴驷气急败坏，大喊：“杀！杀光！”马队骑士短剑闪亮，几个冲突，白氏族人的尸体便摆满了雨水泥泞的麦场。老族长白丁不及阻挡，眼见顷刻间血流成河，扑倒在滚滚泥水中大喊：“造孽啊！上天……”便一头栽倒。

这时公孙贾飞马赶到，一见场中情景，吓得浑身筛糠一般道：“太子，如何，如何闯下这般大祸……”

嬴驷尖声叫喊：“我自担承！与你何干？回马！”缰绳一抖，坐下马冲向官道，卫队紧紧随后，向栎阳飞驰而去了。公孙贾本想为太子善后，此刻却是魂飞魄散，打马自顾去了。

“轰——轰——轰——”白村撞响了村头巨大的铜钟。这是白氏一族举族血战的信号。居住在周围村庄的白氏族人冒着大雨，呼啸而来。

白雨骤然停止了。午后斜阳照在血流成河麦草狼藉的大场上，分外凄惨恐怖。数千白氏男女聚在村头，哭声震天。老白丁跳上场边石礅，一身泥水鲜血，白发披散，愤怒得像一头老狮子：“白氏子孙们听了，举族披麻戴孝，到栎阳交农！官府不还白氏一个公道，白氏反出秦国！”

“交农！报仇！反出秦国！”满场仇恨的呼啸呐喊声震原野。

就在白氏举族出动的时候，孟族与西乞族也闻讯聚来。孟西白三族从来血肉相连，同仇敌忾，今日白氏骤遭大难，孟西二族岂能袖手旁观？两个时辰之内，素有征战传统的孟西白三族聚集了两万多男女老幼，人人披麻戴孝，手持各种农具，抬起三十多具尸体，点起粗大的火把，浩浩荡荡哭声动地，黑压压向官道涌来。

此刻，官道上三骑快马正向东边的栎阳疾驰。这是从新军营地急急赶回的车英。时当暮黑，他见如此声势的火把长龙和震天动地的哭喊，心知异常，忙勒马官道，派一个骑士去打探情况。片刻之后，骑士回报，车英大惊，低声命令：“快！兼程栎阳！”打马一鞭，风驰电掣般向东驰去。

栎阳城内，左庶长府一片紧张繁忙。

按照卫鞅的大纲，景监领着全部属吏夜以继日地准备二次变法的新法令。卫鞅则在紧张筹划新军训练的装备及粮草辎重的供应，还要加紧批示各地送来的紧急公文。最重要的是，卫鞅同时在仔细谋划秦国新都城的地址。栎阳太靠近函谷关与魏国的华山军营，且城堡过于狭小，无法满足蓬蓬勃勃发展的商市与百工作坊，城外也无险可守，

迁都是必然的。这是一件大事，卫鞅已经派出了三批堪舆之才对关中腹地仔细踏勘，反复琢磨报回来的山水大图，准备夏忙后亲自去确定地址。

天气闷热，卫鞅埋头书房，直到太阳西斜，还没有顾上吃摆在偏案上的晌午饭。荆南几次推门进来，终于都是轻轻地拉上门走了出去，在廊下连连叹息，希望有人来打断一下，借机好教左庶长吃饭。

突然，一阵急骤的马蹄声传来，一个人跌跌撞撞满身泥水跑进来："左庶长，左庶长，大事不……不好！"

荆南急忙抢步上前，将来人扶起，却是太子傅公孙贾。卫鞅已经闻声而起来到廊下："太子傅，何事如此狼狈？"

"左庶长，太，太，太子……闯下大祸了！"公孙贾一下子瘫在了地上。

"荆南，给太子傅一碗水，静静神，慢慢说。"卫鞅异常镇静。

公孙贾大喝几口，喘息一阵，将经过大略一说。卫鞅心头一沉："太子现在何处？"

"不，不知道。反正，不会在太子府……"公孙贾犹自喘息。

卫鞅心念一闪："荆南，到公子虔府中有请太子，快！"

"不用请，我给你带来了。"嬴虔拉着太子走进门来，一脸怒气。

卫鞅神色肃然："敢问太子，白村杀人毁粮，可是实情？"

嬴驷已经清醒，一身泥污，面色煞白，嗫嚅道："白村沙石充赋……"

“粮赋有假，亦当由官府依法处置。太子岂有私刑国人之权？杀人多少？”

嬴驷低声道：“不，不清楚。二三十上下……”

卫鞅心头大震，勃然变色：“可恶！孟西白三族乃老秦根基，刚正尚武，今无端惨遭屠戮，岂能罢休？国人动荡，大局乱矣！”

嬴虔不以为然，揶揄笑道：“左庶长何其慌张？你的渭水决刑，不还杀了孟西白三族几百口么？怕他何来？再说也都是秦国子民，若敢乱来，嬴虔在此。”

卫鞅愤然道：“左傅何其大谬也！私刑杀人，岂能与依法刑杀相提并论？秦国若连老秦人也肆意屠戮，无异于自毁根基，谈何变法强国！”

卫鞅的严厉辞色令嬴虔非常不快，微微冷笑了一声，看着卫鞅不说话了。

忽闻门外马蹄声疾，紧接着一声高喊：“左庶长——”随着喊声，一个人踉踉跄跄跑进来。众人看时，却是郿县新任县令由之。他带着哭声扑地拜倒：“左庶长，大、大事不好。孟西白三族，两三万人，来，来栎阳，交农！白氏扬言，国府不给公道，他们，就、就反出秦国呀！”

由之的禀报不啻一声惊雷，不独卫鞅内心震惊，太子、嬴虔和公孙贾也脸色大变。

“交农”是当时农人对官府的最强烈的抗议示威，就是将所有的农具都堆积到官署中，官府不答应所请，永远不再耕耘。春秋战国之世，哪个国家若有一次“交农”发生，那就是这个国家的最大耻辱，天下会视这个国家丧失了天心民心，便可以大起盟军，任意讨伐。这比

一两次战争的失败更能动摇国家根本。百年以来的变法历史上，天下还没有发生过这样的“交农”，今日秦国的老秦人却要“交农”，如何能不引起极大震动？何况，还不仅仅是“交农”，还要“反出秦国”！这对于素来稳定的秦国腹地老秦人来说，简直是天崩地裂般的乱象。

顷刻之间，卫鞅意识到了事态的严重，意识到秦国变法到了生死存亡的关头。以孟西白三族老秦人的执拗，不真正公平地处置滥杀事件，根本不可能平息他们的怒火，秦国就必然要出现大动荡，山东六国再一出兵，秦国如何不灭亡？那时，一切都将付诸东流。然则，这件事大大棘手处，在于是太子犯法。且不说太子只有十三四岁，尚未加冠成年。更重要的是太子是国家储君，能杀掉太子平息民愤么？而且，国君目下不在栎阳，臣下如何能擅自处置太子？然则，如何举措才能使怒潮平息？

嬴虔见卫鞅沉吟思忖，拔剑愤然道：“左庶长不要怕。嬴虔只要两千铁骑守在栎阳西门，看谁敢反出秦国！”他想卫鞅虽则奇才，然毕竟书生，面对如此汹汹阵势，必须由他这个身经百战的公室大臣来支撑局面。如果调兵权力还在自己手中，又何须和卫鞅商议，他早已经领兵在半道拦截了。

猛然，卫鞅微微一笑：“左傅少安毋躁，请与太子、右傅先行到国事厅休憩片刻，容我调兵妥当后再分头行事。”

“如此也好。走。”嬴虔和六神无主的太子、惊恐不安的公孙贾去了国事厅。

卫鞅面色一沉，向荆南做了个包围手势，荆南“咳”的一声，疾步而去。卫鞅转身对匆匆赶来的景监命令：“景监领书，立即下令栎阳令王轼，调集两千铁骑一百辆兵车，在西门外待命。”景监匆匆去了。

又是马蹄声疾，车英飞步进门："左庶长，郿县民众汹汹而来，大约还有三十里。披麻戴孝，抬尸交农，情势紧急！"

卫鞅眼睛一亮道："车英，你来得正好。其余事体回头再说，目下立即赶到栎阳府，凭兵符与王轼一起率领铁骑兵车，在栎阳西门列成阵势等候，不许与民众冲突。"

"遵命！"车英飞身上马，驰向栎阳官署。

国事厅内，嬴虔看到院中有一队公室禁军甲士，心中一怔，似乎不经意地走到后窗向外端详，见树影里影影绰绰全是禁军甲士，心下不禁怒气顿生，冷笑道："看来，卫鞅将我等拘禁起来了。"

公孙贾一直处在惊恐不安之中。他有一种不祥的预感，觉得这场突如其来的灾祸大是神秘难测。太子如何像疯子一样不可理喻？素负盛名的农耕望族白氏一族，如何竟能明目张胆地用沙石充粮？太不可思议了。事情一出，他就认定卫鞅要拿他做替罪羊，因为他是太子傅，如何能逃脱干系？想到这里，不禁脸色大变："左傅，这、这如何是好？卫鞅可是六亲不认也。"

太子也盯着伯父，嘴唇颤抖着："公伯，公父，如何不回来？"

嬴虔低声喝道："慌甚！公父不在栎阳，才有你的小命。公父若在，你就是剑下之鬼。知道么？卫鞅不会动你的。"

"那……那，动谁？"太子上牙打着下牙。

"还能有谁？"嬴虔冷笑，"公孙贾，准备丢官吧。"

公孙贾摇头哭丧着脸："不，不会……"

"难道，你还指望升官不成？"嬴虔的眼神充满厌恶。

“不不不，左、左傅，我是说，卫鞅肯定要杀我等！”公孙贾几乎要哭出来。

嬴虔哈哈大笑：“鸟！杀就杀，你他娘的，怕死鬼！”

一阵急促的脚步声，卫鞅匆匆走进。嬴虔大笑戛然而止，冷冷道：“左庶长大人，我等已经是你的阶下囚了。你一个人进来，不怕我杀了你么？”长剑锵然出鞘，闪电般刺到卫鞅咽喉。

卫鞅看着顶住咽喉的剑尖，微微笑道：“公子虔，我等一起为秦国殉葬。”

嬴虔收剑道：“你说，如何处置？”

卫鞅拱手肃然道：“两位太子傅，太子滥杀，激起民变，秦国面临治乱安危生死存亡之关头。卫鞅总领国事，决然依法平息民变。法令如山，两位罪责难逃。卫鞅得罪了。来人，将嬴虔、公孙贾押赴西门！”

院中禁军甲士昂昂进入。嬴虔愤然长叹，掷剑于地：“鸟！来吧。”

景监疾步走来，轻声道：“太子请随我来。”将太子领了出去。

夜色苍茫。官道上哭声动地，火把遍野，向栎阳城西门呼啸卷来。

西门外的空地上，一百辆兵车围出一个巨大的马蹄形场地，向西一面的官道敞开着。兵车上的甲士持矛背弓高举火把，兵车外围是两千铁甲骑士，一手火把，一手长矛，惶惶不安地等待着。

火把海洋汹涌而来。当先一排巨大的火把下是几百名白发苍苍的老人，身前长龙般的白布上，血写着八个大字“民不畏死交农请命”！老人身后，是难以计数的少年和女人，她们拉着长长的执绋，顿足长哭，哀声遍野。少年女人身后，是分别用木板抬着三十多具尸体的青壮年，每具尸体上都覆盖着一方黑布，旁边是一束用红绳捆扎的麦穗和一抔装在陶盆中的黄土。尸体之后，是三位红衣巫师。他们手中的木剑指向苍茫夜空，长声嘶喊着代代相传的招魂古调：“壮士归来啊——恋我禾谷！魂魄何去啊——卧我黄土！”这是老秦人安葬战死沙场的勇士时招魂专用的词调，今日孟西白三族巫师用在了无辜死者的身上，竟分外凄厉壮烈。巫师之后，是浩浩荡荡扛着各式农具的男女老幼，他们不断愤怒地高喊：“官府滥杀，天理何存！”“交农请命，讨回公道！”“秦不容民，反出秦国！”

西门外两千将士从来没有见过如此壮烈凄惨的浩大场面，一时间人人悚然动容，鸦雀无声，只有各种旗帜在风中啪啪抖动。毕竟，士兵们面对的不是战场敌人，而是手无寸铁的秦国父老。这在老秦国的历史上还是第一次。孟西白三族的从军子弟极多，而且大都是精锐骑士与千夫长上下的中低级将领，两千骑士中就有一两百孟西白子弟，他们已经激动慌乱得难以自制，竟有几名骑士猛然倒撞在马下。铁骑甲士的阵形顿时骚动起来。

车英大吼一声：“老秦子弟，忠于国法！乱军者，杀无赦！”

铁甲骑士终于稳定了下来。万千民众拥到城门外也停了下来，没有一个人叫喊，无边的火把映着无数愤怒的面孔，和对面官军沉默地对峙着。

车英高声报号：“左庶长到！”

一辆牛拉轺车从城门洞咣当咣当地驶出，直到连环兵车的中央空隙停下来。

轺车上挺身站立的卫鞅在火把海洋里显得肃穆庄严。他头戴六寸白玉冠，身披秦孝公亲赐的黑丝绣金斗篷，怀抱着那把粗犷古朴的秦穆公金鞘镇秦剑。就是在渭水第一次大刑杀时，卫鞅也没有抬出这些标志特殊权力的信物。今天，他却破例地全部使用了象征特殊权力的所有标志，包括那辆六尺车盖的牛拉轺车。面对愤怒汹涌的老秦部族和真正上层的公族罪犯，他要借用这些崇高的威权象征，来增加他处置事件的威慑力和汹汹民众对他的信服。当卫鞅在高高伞盖下看见弥漫四野的万千火把和愤怒沉默的茫茫人海时，不禁油然想起老子的旷世警语："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惧之！"面对这一触即发的连绵火山，两千铁骑、百辆兵车和身后这座栎阳城堡显得何其渺小。当此之时，非霹雳手段，无以力挽狂澜。卫鞅啊卫鞅，今日考校你的时刻到了……

轺车刚刚停稳，最前面的老人们扑地跪倒，大片白发苍苍的头颅在火把下颤抖着。浑身血迹泥水披麻戴孝的老白丁，将一方白布血书举过头顶，悲怆高喊："左庶长大人，为民做主啊！"身后人海举起手中各式农具和火把齐声嘶喊："左庶长，为民做主啊！"声浪呼啸着滚过原野，就像夏夜的轰轰闷雷。

突然，一个女人哭喊一声，将一把扫帚扔到兵车前："男人们，交农啊——"

"交农啊——"一声无边的怒吼，人们将带来的所有农具抛进兵车空场，抛在一切可能的空地上。片刻之间，栎阳城门前和人海空隙中，堆起了无数座农具小山。

卫鞅断然命令一声，驭手将轺车赶过农具小山，来到老人们面前。车英顿时紧张，手中令旗一摇，率领一个百人骑队跟了上来。卫鞅回身厉声喝道："执法尉退下！"车英稍一沉吟，摆动令旗教骑队归位，自己驾着一辆兵车来到卫鞅身边。

卫鞅下车，深深一躬，接过老白丁头顶的血书：“老族长，卫鞅不公，天理难容！请父老兄弟姐妹们静下来吧。”

老白丁回身高喊：“莫要喊叫，听左庶长处置。”

卫鞅回身跳上轺车，向面前人海深深一躬：“父老兄弟姐妹们，白氏一族乃秦国功臣大族。百年以来，无数白氏子弟为秦国效命疆场，马革裹尸者不知几多。秦国农耕，白氏领先，乃公室府库之粮货根本。初行新田制，白氏举族勤耕，收成为秦国之首。当此之际，太子私刑滥杀白氏三十余人，致使孟西白三族交农请命。秦国朝野，都在看国府如何处置太子犯法事件，对么？”

“对！”全场雷鸣般回答。

“卫鞅身为左庶长，要告知秦国朝野臣民：秦国变法不会改变！

新法要义：国无二律，刑无二治，公族犯法，与庶民同罪！我手中这口穆公镇秦剑，就是推行新法的天命神器。卫鞅今日持穆公金剑，对违法人犯明正典刑！”卫鞅说完，向后一挥手，“领书宣读书令。”

景监走上车英的兵车，展开手中竹简高声宣读：“秦国左庶长卫鞅令：太子犯法，与民同罪。依据新法，尚未加冠之少年犯法，不加肉刑。太子乃十余岁少子，免去肉刑。然太子所为，触法太甚，违背天道，处罚如下：其一，太子须亲为白村死者送葬；其二，白村送葬用度与死者遗属之抚恤，全数由太子府库承担；其三，夺太子封地，年俸减半；其四，太子颁行《罪己书》，将其违法作为昭告朝野，明其痛改之心。此令。左庶长卫鞅。”

人群相互观望，似有缓和，却仍然愤愤不平。老白丁伏地哭喊：“太子身为储君，如此滥施刁蛮，国体何在啊？！”

卫鞅厉声道："将太子傅嬴虔、公孙贾，押上来！"

两队士卒将两辆囚车推到卫鞅轺车旁。囚车中嬴虔脸色铁青，冷笑不止。公孙贾却瘫吊在木笼中，尿水在衣裤上不断滴沥。

卫鞅指着木笼高声道："父老兄弟姐妹们，他是太子左傅嬴虔，他是太子右傅公孙贾。太子无教，太子傅难辞其咎！"

景监立即高声宣令："太子左傅嬴虔，处劓刑，另奏国君罢官削爵！太子右傅公孙贾，处黥刑，流陇西山地！"

老人们唏嘘站起，纷纷点头："公道难逃啊！"外围的人群骚动起来，高喊："割鼻子！刺字！""活该！""报应！""此等人做太子傅？杀了才好！"

车英一挥令旗："行刑！"

两辆高大的囚车木笼打开，一名红衣行刑手手持一柄雪亮的短刀，身后跟着一名手端盛水铜盆的武士，大步来到嬴虔囚车前。嬴虔愤然长叹一声，咬牙闭目。在如同白昼般的火把照耀下，万千人众骤然无声，喘息可闻。雪亮的短刀冰凉地搭上了嬴虔英挺笔直的鼻梁——只听一声雄狮般的怒吼，嬴虔满面鲜血，喷溅数尺之外！

与此同时，公孙贾囚车前的行刑手，从硕大的木炭火盆中抽出一根烧红的长条烙铁，骤然贴上公孙贾细嫩的面颊，尖锐凄厉的吼叫中一股人肉的焦臭随风四散……万千人众无不悚然动容，女人少年惊恐地蒙上了眼睛。

刑吏高喊："刑法完毕，验明正身。"

卫鞅向民众拱手高声道："依法行刑，还要依法赏赐！"

景监高声宣读第三卷竹简："白氏族人勤耕守法，国府特赐铜额一方，以为国人楷模。白里死者，皆以战死记功，各赐爵一级，由长子、长女承袭。族长白丁，为民请命，亦赐爵一级。白里粮赋，免去三年。"

四名卫士抬着一块"勤耕守法"的铜字大额从轺车后走出。卫鞅走到老白丁面前："老族长，白村安葬死者之日，卫鞅当亲自前来吊丧。"

老白丁热泪纵横，扑地长拜："左庶长啊，你是国人的再生父母呀……"霍然站起，高声嘶喊，"收农！"人们也哄然大喊："收农了！"纷纷拥挤着从农具堆中抽回一件，也不管是否自己的了。顷刻之间，十几座农具小山又回到了农人们的肩上。满场哭声，满场沸腾，"新法万岁！""国府万岁！""左庶长万岁！"的喊声回荡在栎阳城外的广阔原野上。

人潮退去，栎阳城渐渐地平息下来。卫鞅回到府中，已经是四更天了。

景监、车英和王轼都没有回家，一齐跟到左庶长府。卫鞅吩咐厨下搞来几大盆凉苦菜、大笼蒸饼以及热腾腾的羊肉汤，四个人吃得满头大汗，才发现真正是饿极了。

吃喝完毕，王轼拭着额头汗水问："左庶长，下着如何走法？"

卫鞅道："下着？自然是继续二次变法了。"

"不是。左庶长，我说的，是背后的那只黑手，如何揪法？"王轼愤愤道，"这是明摆着的怪事！太子目睹沙石充粮，铁的事实。白村没有作弊，也是铁的事实。这新麦纳赋，究竟在何处出了鬼？岂非大有蹊跷？背后无人，岂能如此怪异？"

景监接道："对。且此人绝非等闲，几乎要将新法整个掀翻！"

"更阴毒的是，给左庶长树了死敌。太子、公子虔、公孙贾，牵扯着多少势力？不将这个藏匿极深的黑手明正典刑，国无宁日！"车英一脸黑霜。

卫鞅沉吟有顷，似乎不想延续这个话题，想想又道："你等说得都对，看得也准。白里与太子府中间，肯定有一段引线还埋在地下。然则，目下硬扯这根线，还不到时机。最大的危险，是诱发混乱动荡，而使变法搁浅。此所谓鼠伏于器，投而忌之也。要推动变法，唯有后发制人。只要变法无可阻挡，大局便可底定。诸位须得牢记，当此之际，阴谋，须得阳治。谁人违法，决然处置。但却无须大动干戈，试图一网打尽。"

卫鞅意味深长地一笑："水下的怪物，不会永远不露出水面的。"

三人会意地点头，相视微笑。

---

1. 铜额，即后世之铜匾，悬挂于门额的铜制横牌。古称"额"，后世称"匾额"或"匾"。
2. 白雨，秦地古方言，即突然而来的暴雨。

第十章　蒹葭苍苍

一　鼎沸中游离的浮冰

七月流火，秦孝公终于回到了栎阳。

大半年之中，孝公在陇西郡与北地郡走遍了每个县，还跑了许多零散的农耕区和游牧区。这两个地区虽然土地辽阔，但却很是荒凉偏远。在秦部族还没有成为诸侯国的时候，陇西和北地是他们的故乡。那里的许多河谷与草原都曾经是他们的生存本土，是被包围在戎狄部族海洋中的无数个孤岛。成为占据周人本土的大诸侯国之后，秦人举族迁入成为战争废墟的关中，无数个孤岛般的故乡便被戎狄部族席卷吞没了。直到秦穆公时期，秦国为了安定后方，全力西进，使三十多个戎狄部落国臣服于秦国旗下，这两个地区才成为秦国真正的领土。穆公之后百余年虽说时有叛乱，土地不断缩小，民众不断减少，但最主要的河谷草原却依然在秦国治下。秦献公时期，为了这块后方根基不再被继续肢解，便将这块辽阔的地区划做了两个郡，陇西郡和北地郡，专设官府，常驻军旅，取代了原先依靠部族头领治理的传统方略。

秦孝公之所以坚持巡视这两个边陲地区，一是他从未到过这两个郡，很需要有实际的踏勘了解。最重要的是，这两个郡虽然荒凉辽阔，但却是秦国西部北部的屏障。陇西之外，是流动无常的匈奴、西羌、诸胡与月氏部族等，他们的草原骑兵随时都有可能闪电般进攻陇西。北地郡在目下更重要，北面的阴山草原有匈奴部族，东北面的云中山地是虎视眈眈的赵国。东面是秦国的河西地区，原本有漫长险峻

的太行山与黄河天险，却被魏国在三十年前逐步蚕食，河西尽失，将北地郡压缩到洛水流域以西。如此一来，魏国、赵国、中山国就都成了觊觎北地郡的凶恶对手。

秦孝公最想知道的，是这两个鞭长莫及的地区变法成效如何？能不能在变法之后成为坚固的西北屏障？半年巡视下来，尚算满意。卫鞅的每道法令都及时地送到了郡署，由戎狄部族头领担任的郡守也还算忠实地执行了变法法令，废除了隶农制和牧奴制，河谷耕地和草原牧场也都分给了农人牧民。两郡的府库都充实了许多，愿意从军的青壮年也大大增加。秦孝公当即颁布了两道书令：第一道，两个郡守各晋升爵位两级，从原来的第七级公大夫爵，晋升到第九级五大夫爵。这在地方臣僚中可算是最高爵位了，因为卫鞅的左庶长爵位也才是第十级。两个郡守自然是感奋异常。第二道，两郡庶民的赋税减去三成；两郡府库所征收的财货十年内用作军务官俸，免缴国府赋税。如此一来，两郡的财政压力大大减轻，郡守吏员庶民无不称颂欢呼。两个郡守向国君慷慨激昂地立誓，决意建立两郡骑兵，对各种侵扰坚决回击，绝不使敌国再压缩秦国土地。

陇西北地的夏天是宜人的，除了正午前后炎热两三个时辰外，早晚的山风河风凉爽干燥，没有一点儿闷热难当的感觉。虽则如此，秦孝公整日在山川奔驰，少有歇息，几个月下来，也成了一个地道的西部汉子，黝黑发亮，精悍结实。一路东行，过了陈仓山顿觉一阵湿热，身上立时汗津津的。秦孝公本想到玄奇的河谷庄园再去看看，却知道在他离开墨家总院的同时，玄奇也已经到齐国去了。孝公站在山头上望了一阵，叹息一声，回头走了。走了一段，秦孝公却又回马向河谷纵深驰去。

到得小庄园外，孝公吩咐两名卫士留在小河边，独自一人推开篱笆走了进去。院子里两株桑树绿叶正浓，树下却没有养蚕的竹箩。小场院中堆着一个麦草垛，篱笆外的麦子显然已经收割打过。小屋的木

门没有上锁，门上写着两行大字：入山采药狩猎迷路之人，可进屋食宿。孝公感慨地叹息一声，推开屋门，屋内几样简单陈设都用布苫着，除了一层灰尘，还是那样整洁冷清，显然还没有人光顾过这个小小庄园。孝公四顾，拿下古琴上苫盖的那块白布翻了过来，掏出怀中一锭干墨，在布上用力写下两行大字，又将白布翻过来原样苫盖妥当，方才走出小屋。他本想在这里独自住宿一夜，听听那山风松涛，看看那明亮孤独的月亮，替她理一理庄园桑树，重温一次那永远烙在心头的美丽的河谷之夜。

但是，他必须匆匆离开这里。事情太多了。在陇西他已经大体知道了栎阳发生的动荡。风险关头，他相信卫鞅的品格与能力。但风险之后的善后，应该由他这个国君来出面，不能再纠缠卫鞅。正因为这一点，秦孝公才要冒着酷暑赶回关中。

赶到栎阳，已经是晚汤时分。秦孝公梳洗完毕，对黑伯叮嘱几句，只身出门了。

匆匆来到嬴虔府前，秦孝公惊讶得愣怔了半天。大门已经用砖石封堵，黑漆漆没有一丝灯光，没有一个人影，往日里生机勃勃的上将军府变得一片死寂。秦孝公端详徘徊，终于来到小小的偏门。奇怪的是，小偏门也关着，一个卫士也没有，一盏灯笼也没有。想了想，孝公举手敲门。

偏门内一阵脚步，一个苍老嘶哑的声音：“公子不见客，请回。”

“嬴渠梁到此，家老开门。”

“吱呀”一声，小门打开，家老涕泪纵横地跪倒在地上：“君上！

公子大冤哪……”

秦孝公扶起家老，没有说话，自顾向里走去。整个庭院也是黑漆漆一片，没有一个房间有灯光。家老轻步抢前，将秦孝公领到后院小山下，向山顶的石亭上一指，低声哽咽道：“公子整日整夜地在那里……”

秦孝公挥挥手，示意家老离去，独自踏着石阶走上石亭。

硕大粗朴的石亭下，一个披散长发的高大黑影背身站立。听见身后熟悉的脚步声，他身体微微一阵颤抖，却依然没有回头。秦孝公也没有说话，只是默默地站在高大黑影的身后，深深一声叹息。高大黑影一动不动地站着，没有回身，也没有说话，连一声叹息也没有发出。

两个人默默地站着，足足有半个时辰，谁也没有说话。

“就刑护法，大哥有功。”秦孝公终于打破了沉默。

高大的黑影依旧石像般地沉默。

“公父遗嘱，大哥记得否？”

回答的还是沉默。

“大哥历来支持变法，历来支持卫鞅。”

依旧是死死的沉默。“放弃变法，杀掉卫鞅，我嬴氏一族重回西陲？”

高大黑影身体一抖，声音喑哑道：“何须逼我？嬴虔不反变法。”

“然则仇恨卫鞅。”

高大黑影嘶声叹息，不回头，不说话。

“大哥，诸多人等你出面合力。”

“无须多言，我不会与任何人交往。”黑影的声音一阵颤抖，“嬴虔已经死了。”突然回头，脸上垂着一副厚厚的黑纱，在朦胧夜色中透出几分恐怖。

秦孝公深深一躬：“大哥，保重。我会教荧玉经常来看你……”

“还有一句话。莫将荧玉嫁给卫鞅！”

秦孝公惊讶：“荧玉嫁给卫鞅？从何说起？”

嬴虔已经转过身躯，不再说话了。

秦孝公回到国府，心中很不是滋味儿。此时黑伯来报，说太子不敢来书房晋见，在太后寝宫等着。秦孝公一怔，阴沉着脸来到后庭院太后住处。

太子嬴驷一个多月来神思恍惚，骤然消瘦。闻得公父回来，更是惊恐。黑伯宣他在孝公书房等候时，他忐忑不安地跑到国府后院，默默地流着眼泪跪在太后面前。太后长叹一声：“好吧，你就在这儿等吧，但愿你小子还，还有一条活命……”说完，太后唏嘘着唤来荧玉，在女儿耳边小声叮嘱了一阵。嬴驷吓得六神无主，一直跪在太后的正厅动也不动。

来到后庭院，秦孝公吩咐黑伯守在寝宫门口不许任何人进来，便匆匆走了进去。进得正厅，太后不在，只有嬴驷跪在厅中，荧玉站在旁边一副认真监督的样子。秦孝公胸中怒火骤然蹿起，大喝一声：“逆子！”上前抡圆胳膊就是两个巴掌，打得嬴驷嘴角顿时出血，面颊肿起，又一脚将嬴驷踹翻，捞起一个陶瓶就要往嬴驷头上砸去。

“二哥……”荧玉哭喊着扑上来，双手死死抓住孝公胳膊，陶瓶哐啷一声掉在地上摔碎。孝公猛然推开荧玉，向剑架奔来，却不见了剑架上的长剑，一怒之下，又抱起一个石礅就要来砸嬴驷。荧玉情急，紧紧抱住孝公尖声哭喊：“驷儿快跑！快啊！”

嬴驷咬着牙，不哭，不喊，不躲，不跑，反倒清醒了一般，默默地爬起跪在地上看着狂怒的公父。一瞬间，秦孝公一脚踢开荧玉，顺手捞过一个青铜烛台向嬴驷扑来。

“渠梁！可也！”太后面如寒霜地挡在嬴驷身前。

“母后……”秦孝公嘶喊一声，手中青铜烛台咣啷砸在青砖地上，双手捂脸，泪如泉涌，浑身颤抖。

白发苍苍的太后默默地双手扶住儿子：“渠梁……”一时泣不成声。

“母后，渠梁有负列祖，不孝……”孝公大袖裹住脸，使劲一抹如泉泪水，扶母亲坐在石礅上。荧玉已经挣扎起来，收拾地上的凌乱东西，还不忘背过身向哥哥做个鬼脸。

“渠梁，驷儿有大错，罚他教他可也，不能伤残其身。”太后拭泪唏嘘。

秦孝公已经平静下来，冷冷道：“嬴驷，过来。”

嬴驷默默地膝行而前，红肿的脸上没有眼泪，也没有惊慌。

“嬴驷，你身为国家储君，私刑滥杀老秦望族三十余人，几使秦国倾覆，新法夭亡。战国天下，可曾有你如此太子？！如果不是卫鞅，而是我这个国君在栎阳，不杀你这个逆子，何以面对天下？何以面对为秦国流过无数鲜血的老秦人？”秦孝公粗重地喘息着，强压胸中怒

火，冷冷道：“自今日起，废去你太子爵位。给你一卷通国文书，你要以游学士子身份，在秦国山野游历谋生。看看秦国千里河山的变法，想想你的作为！你，好自为之了。”秦孝公沉重伤感，嘶哑地叹息一声。

荧玉惊讶：“大哥，驷儿还只有十三四岁……我，陪他去。”

嬴驷却重重地叩了一个头：“不，姑姑，嬴驷一个人。”说罢站起，向太后、父亲与姑姑深深一躬，头也不回地走了。

“驷儿……”太后喊着站起来，眼见嬴驷去了，摇头拭泪，“又是个犟种……”

“母后，教他去。我像他那么大，已经打了两年仗了。”

“都像你？”太后长长嘘了一口气，“总算过去了，那阵子我也提心吊胆，和荧玉通宵合不上眼。说起来，还是卫鞅，泰山石敢当，不愧国家栋梁。你小妹还发了个誓……”

“娘！”荧玉满脸通红，“人家那是求上天庇佑秦国。”

“噢？庇佑秦国？”秦孝公恍然大悟，不禁揶揄地笑看妹妹。

“荧玉，你去给二哥收拾饭来，他一准儿没吃。我和你二哥说说话。”

“哎。”荧玉笑着跑了出去。

太后低声笑道：“荧玉立誓，卫鞅若平息动荡，她就嫁给卫鞅。”

秦孝公惊讶地一怔，立即恍然，不禁高兴得爽朗大笑，胸中的郁闷烦恼一时舒缓了许多。

二　青青子衿　悠悠我心

卫鞅有许多大事急于请秦孝公最后定夺，但却没有立即晋见。

他突然产生了一个微妙的想法，应当给国君些许时间，让其余声音先行上达，让国君先听到对他的仇恨和怨愤，他自己应当先看两天。卫鞅为这个突如其来的想法感到惊讶，觉得自己似乎有了一些不该有的东西。仔细回味，又觉得有理。国君几乎一年不在栎阳，自己单独扛过了变法初期的巨大压力，而且在平息最危险的动荡中惩罚了太子，刑治了两位太子傅。如果算上前面已经对他有怨恨的“孟西白”三将和老太师甘龙及太庙令杜挚等，变法开始时的所有贵族元老已经都变成了他的敌对势力。最重要的，是失去了根基雄厚资望极深的嬴虔这个盟友力量。以嬴虔品行，他可能不会反对变法。然则以嬴虔的个性和难以克服的贵族痼疾，他也不会漠视个人仇恨。在嬴虔看来，他这个太子傅本来就是虚职，刑治公孙贾一人已经足以服众，将他牵连进去一同治罪，完全是卫鞅取悦民众的手段。卫鞅也曾反复问自己，那天不处置嬴虔能不能平息动荡局面？以卫鞅的能力，再加上嬴虔的支持，应该说能。然则，不处置嬴虔，能不能抚平孟西白三族老秦人彻底冰冷的心？能不能避免由此引发的诸多隐患？显然不能。处置嬴虔这个朝野赫赫重臣，有利于一举稳定国中大局，有利于消除隐患，有利于向国人宣示无可阻挡的变法决心，且必然换来一段长期的稳定安宁。如此说来，嬴虔从直接事件的意义上本来是可以开脱的，是卫鞅基于大局需要，将他做了牺牲。

这种权衡局势而牺牲重臣的做法并非新鲜，然则，从来都是国君的权力。一个尽管握有实权但爵位毕竟只是左庶长的他，竟断然将国君长兄、一位一等爵位的公族重臣处了劓刑，割了鼻子，这在战国变法权臣的历史上绝无仅有。这样做，国君当做何想？当国君身处异地远离权力中枢的时日，同意他临机处置，这是稍微明智的君主都可以

做到的。然则国君回到了国都，回到了权力情境，还能否对他这种大有越权嫌疑的行为保持清醒判断？卫鞅第一次感到了一丝迷茫。

“君心无常，伴君如虎。”这句古老的典训顽固地钻进了卫鞅的心头。

虽有一丝迷茫，但卫鞅依旧沉浸在准备第二次变法的繁重国务中。他有一个顽强的信念，只要他不在二次变法之前倒下，他的人生就可以满足。所以无论心中有何波澜，他都没有一刻停止公务。前一个月，他已经通令各郡县准备第二次变法，并将第二批法令的大要告知各郡县官署。目下，景监已经督促府中吏员辛劳月余，将他反复披阅增删的第二批法令全部缮写刻简完毕，单等国君定夺后颁行全国。

“左庶长，国君已经回到栎阳，当即刻将第二批法令送呈国君了。”景监指着长案上满满当当的竹简，提醒卫鞅。

“莫急。”卫鞅笑道，“教君上歇息两日。”

“左庶长，你当先见君上，要使君上尽早知晓左庶长想法。”卫鞅微笑：“先入为主？夜长梦多？”

景监苦笑：“哪里话来，早见君上早开始也。否则，我先去见君上。”

“不用。我自己来了。”一阵大笑，秦孝公信步进门。

卫鞅霍然站起：“君上……臣，卫鞅参见。臣正欲入宫晋见，不意君上亲临。”

“景监参见君上。”

秦孝公笑道：“你们事比我多，当然该我来。啊，士别三日，当刮目相看了。景监也成大忙人了，再不泡棋案了？”

“君上宵衣旰食，左庶长昼夜操劳，景监何敢荒疏？”

卫鞅感慨一叹：“君上辛苦，黑瘦多也。”

“黑瘦？是结实！”孝公笑着挽起袖口，露出黑黝黝的胳膊，“看，比你等瓷实多了！”说着放下大袖，坐在景监搬来的石礅上，

感慨道：“此次西行，看到了陇西北地两郡有了起色，我委实高兴。

这两座屏障安稳，乃我秦国万幸也。左庶长，这正是变法的威力啊。”

“君上，二次变法完成，秦国将有更大的变化！”景监兴奋插话。

“准备好了？”

卫鞅：“君上，这是第二批法令。单等君上定夺颁行。”

“左庶长先大要言之，若无不妥，即行颁发。”

卫鞅指着案上的竹简：“第一次变法，为秦国划出了一个总框架，解决的是田制、激赏军功等当务之急。第二次变法，是要理顺秦国之民生国计、权力范式、民风民俗等错综复杂的关联，犹如人体之根本调理。二次变法的大要目标有五：其一，秦国地广人稀，土地荒芜甚多。而毗邻的魏赵韩三国，则多有无地可耕之民。秦国要鼓励三晋穷苦民众来秦国定居，开拓致富。此乃激赏移民之法令。”

“好！有十万户迁入，秦国就成了第一流大国！”秦孝公拊掌大笑。

“其二，秦国无统一治理全国的官署体制，封地自治、部族自治与国府直辖之郡县同时并存，导致民治混乱，国力分散。本次变法，要建立国府统一治理国家每一寸土地的权力范式。具体而言，就是建立郡县制，将国家权力分为国、郡、县、乡、亭、里六级。取缔一切部族自治与封地自治。如此秦国上下统属，如臂使指，国力当大有增强。”

“好！此乃天下一大创举也。李悝、吴起、申不害，谁也没想到！”

“其三，秦国民俗蛮荒，大损秦人身体。举家男女同居一室，三代四代不分家；西北部民众冬天寒食，多有恶疾；栎阳国人粗朴脏乱，城内秽物如山，导致国人腹泻多发，六国商贾亦大是为难。凡此等等，非但弊端丛生，难以管制，且大不利于吸引山东流民定居。本次变法，要强制民户除夫妇之外，男女一律分室而居；男子年满十七岁便可成婚，独自立户，不得与父母同户。还须强制取缔寒食陋习，脏乱痼疾。如此清理，一来移风易俗，使民众文明彰行。二来使户口增加，税源扩充。”

秦孝公沉吟道：“这件事较为麻烦琐细……然则，还是要做。秦国应当效法魏齐鲁民俗，使秦国甩脱西蛮称号，文明起来。”

景监笑了：“左庶长要不受河丫扰乱，安得对秦人陋习感同身受？”

秦孝公与卫鞅同声大笑起来。

“说吧，其四？”孝公急迫问。

“统一度量衡，杜绝商人欺诈与官吏伤农，并为吸引六国工商大量进入秦国做准备。官府铸造法定的斗、尺、秤，公开悬于各县府，供

工商民众校准。丈量土地以六尺为步，百步一亩，步过六尺者罚。如此可使农工商百业，公平竞争，百业兴旺。”

“好！其五？”

“建立新军制，统属国君统率调遣。戎狄的部族军兵和少数世族的私兵，一律取缔遣散。旧式战车全部淘汰，新建一支神速快捷的辎重车队。秦国军旅之主力，则是以铁甲骑兵和野战步卒为主的新军。有三万真正精良的铁骑，两万勇猛善战的步兵甲士，则秦国足以纵横天下！”

秦孝公不禁大笑：“景监，拿酒来！”

景监高喊：“上酒——”

老仆人大盘捧来三爵一樽。秦孝公上前，亲自掌樽，斟酒入爵，双手捧起第一爵递到卫鞅手中。景监迅速将第二爵捧给孝公，自己端起一爵。

秦孝公慷慨举爵：“来，为秦国第二次变法，干！”

“叮当”一声，三爵相碰，三人一饮而尽。

“君上。”卫鞅深深一躬，“臣请罪。”

“请罪？左庶长何罪之有？”秦孝公惊讶。

“臣擅自治罪于太子及太子傅，请君上处罚。”

“处罚？”秦孝公喟然叹息，“左庶长不必惶恐不安，这次动荡由嬴驷逆子引起，若非你临危不乱，执法如山，岂能如此迅速地安定老秦人之心？扪心自问，你是救了嬴驷逆子的一条命。若我在栎阳，面对汹汹国人，岂能不杀太子以谢天下？我已经削去太子封号，命嬴驷以

士子之身到山野磨炼。他没有了母亲，我是想留他一条活命，也没有再严厉追究。左庶长，你不怪嬴渠梁枉法徇情吧？”

“君上……太子毕竟年幼啊！若有闪失，何以为继？”卫鞅哽咽拜倒，“臣请君上收回成命。臣以为，臣之处罚合乎法度。”

“左庶长，快快请起。”秦孝公扶起卫鞅，“生死由命，国运在天。只要我等顺应民心潮流，变法图强，秦国岂能因没有了一个嬴驷而后继无人？公子虔的事，你也无须在心。嬴渠梁不能做变法后盾，岂非枉为国君？”

卫鞅感动沉默，热泪纵横。“左庶长，你忙。我还要去办一件好事。”说完，颇为神秘地笑笑走了。

渭风客栈可是大大热闹了起来，不阔都不行了。

不管白雪和侯嬴如何淡漠于这家客栈的经营，客栈都无可阻挡地兴盛起来了。尽管山东六国的上层对秦国变法依然嗤之以鼻，但雄心勃勃的富商大贾和著名工匠们可是见微知著，早早嗅到了从函谷关西边飘出的诱人的商市气息。牛车马队从函谷关、大散关、武关和太行山的离石要塞络绎不绝地来到栎阳。最多的是魏国商人和楚国商人，当然也包括了陇西之外和阴山漠北迢迢而来的匈奴马商。这些衣饰华贵挥金如土生怕不能显示实力的富商大贾们，在还没有吃准秦国商情之前，都不可能建立自己的固定根基，自然要住在最气派的客栈里奔波生意。渭风客栈是名满天下的魏国白氏的老店，又是栎阳最豪华的客栈，整洁清幽，酒菜自成一格，自然成了富商大贾们趋之若鹜的名店。谁能将商根扎在渭风客栈，谁便能在同行面前将胸脯拍得啪啪响，借酒高高一嗓子：“走！到渭风客栈，在下做东！”那种实力气运的张扬，实在令挤不进渭风客栈而在二三流小店落脚的商贾们牙根发痒。

本来，白雪从墨家总院回来后与侯嬴商议，准备将渭风客栈改建为自己在秦国的庄院。她想，和卫鞅婚期已经不远，婚后常住这里，将这里真正变成自己的家。她不想住在卫鞅的府邸后院，做一个既招摇又不自由的贵夫人。住在这里，出入自由，也能给卫鞅一个完完全全的家庭境遇，使他身心愉悦。除此而外，白雪还有更深远的隐忧，就是要为卫鞅留一个坚实的出路。她有一种预感，像卫鞅这种凌厉无匹的本色性格，随时都有可能的不测风险。渭风客栈经营数十年，随时出走的机关密道与对外界的秘密联络方式都极为可靠。住在这里，她心中要踏实许多。可就在这时候，侯嬴告诉她已经来不及了，六国商人早已经将客栈房子全数订完了。

白雪断然决定，哪怕加倍赔偿，也要关闭渭风客栈。侯嬴当然是立即照办，可没有一家愿意接受赔偿。侯嬴无法，就十倍地提高价格，想使那些商贾知难而退。谁知商人们看准了秦国大市，都想在栎阳立足，价格猛提，竟然引来商家一片赞叹：“白氏老店，值！提得像安邑洞香春一样才好，才是上流居所！”侯嬴哭笑不得，决意借助官府力量“查封”客栈。谁知栎阳令王轼早已经接到外国商贾们联名上书，请求官府阻止白氏关闭。商贾们振振有词说：“栎阳没有白氏老店，大商家何以立足？白氏关闭，商贾逃秦！”王轼连忙上报左庶长府。卫鞅只以为白雪淡漠商事，怕婚后招来世人闲话，却如何懂得白雪如此细密的心思？他自然从秦国需要着眼，下令：“渭风客栈乃东方商贾入秦鼻祖，若有难处，官府鼎力协助，不得在此急需之际停业关闭。”待侯嬴来求，卫鞅反倒讲了一通祁黄羊内举不避亲、外举不避仇的故事，教侯嬴告诉白雪，不要担心世人说白氏老店借助秦国左庶长之力牟利。侯嬴又是哭笑不得，将经过向白雪细说一遍，白雪不禁揶揄笑叹：“世间多少人想发财不得，偏我白雪逃都逃不脱。世事弄人，竟至于此矣！”

于是，渭风客栈只有无可奈何地红火下去了。白雪只有将自己住的小院子重新整修了一番，和客栈分开了事。

渭风客栈虽则热闹非凡，侯嬴却是很轻松。客栈执事人等都是从安邑洞香春带来的老人，经营如此一个小店，根本不用他亲自料理。但凡逢十的日子，侯嬴只需清点账房抬来的大箱金银与各国钱币，然后赶车出城将钱货藏在栎水南岸的秘密山洞了事。今日侯嬴正在后院理事房点箱，一个仆人匆匆来报，说左庶长府一个书吏求见。侯嬴想一定是卫鞅有事，头也没抬便说："快请进来。"

片刻间仆人领进一人，此人身后还跟了一个白发老人，老人不进屋，直直地站在门口。侯嬴抬头一看，惊讶得说不出话来。"渭风客栈财运发达，为先生贺喜了。"来人眼神示意侯嬴不要说破。侯嬴连忙吩咐抬走几个木箱，关上门，扑地便拜："不知秦公驾到，万望恕罪。"

秦孝公连忙扶起侯嬴："神农山得先生与白公子相助，未尝得谢，嬴渠梁惭愧也。今日唐突，先生莫将我做国君待。我今有事，相烦先生也。"

"草民侯嬴，但凭差遣。"侯嬴又是深深一躬。

秦孝公笑道："先生如此，教我如何说话？"

侯嬴拱手笑道："如此，敢请君上随我到书房叙话。"说着推开房内一道小门，将秦孝公领到自己的书房入座，亲自为秦孝公斟好茶，坐在对面静待下文。

"今日拜访，欲请先生周旋一事。嬴渠梁先行谢过。"

"但请君上明示。"

秦孝公沉吟道："这是一件私事，并非国家政务。先生无论做成与否，都与嬴渠梁排忧解难了。"略微顿了一下，接着慨然笑道："太后相中了卫鞅，要将小妹荧玉嫁给左庶长。小妹亦很钟情于卫鞅，发誓非卫鞅莫嫁。此事，先前已经由公子虔向左庶长提过，其时卫鞅没有

赞同，婉言回绝了。我本当与左庶长面叙，又恐他有难言之隐。公子虔服刑，一时无合适之人提及此事。方才想到了先生，男女亲事，友人出面，总比官身去说要好。”

侯嬴心中大为惊讶。但他作为旁人，却不能推托这种依照民俗人人都必须热心担当的喜媒角色，闪念间拱手笑道：“君上重托，侯嬴荣幸之至。只是在下素来没有与左庶长言及此事，尚不知他有无定亲或意中之人。”

秦孝公释然一笑：“先生姑且做一媒妁之言，听天由命也。小妹与我骨肉至亲，我期望她有美好和谐的姻缘……左庶长与我生死相扶，我也不想他有违心之举。先生当解我一片苦心也。”

“君上肺腑之言，侯嬴心感至深。”

秦孝公没有久留，大约半个时辰就告辞而去，且执意坚持不让侯嬴相送。孝公一走，侯嬴可是大大为难，不知是先给卫鞅说好，还是先给白雪说好，想来想去，还是走向了白雪的小院子。

仲秋之夜，月明风清，白雪正在院中抚琴，优雅的琴声使庭院中漫出一片幽静祥和。见侯嬴到来，白雪琴声停止，高兴地请侯嬴坐在对面石礅上说话。侯嬴深知白雪不是等闲小儿女，略一沉吟，便将秦公来访所托之事说了一遍。白雪静静地听完，陷入深深的沉默之中。

“侯兄，对鞅兄可曾说过？”白雪终于轻声开口。

“尚未说过。”

“那就对鞅兄明说了。我也该好好想想……是的，得想想……”

侯嬴默默地走了。背后又响起异样琴声，让人感到沉重窒塞。突然，“嗡”的一声大响，夹杂着一声激越尖锐的短促乐音，琴声戛然而

止，庭院陷入空谷一般深深的寂静……

侯嬴心头不禁猛然一颤，他知道，那是琴弦断了。

卫鞅离开栎阳，到乡野郡县巡视去了。

第二批法令颁行后一个月，秦国热气腾腾地进入了第二次变法。卫鞅乘着一辆两马轺车，带着一百名铁甲骑士，马不停蹄地巡视督导着每一个县每一个郡。推行新军制并训练新军、建立郡县制这两件大事，主要靠各级官署，假以时日，不难做到。他要督导的是移民入秦、改变民俗、统一度量衡三则当务之急。这三件大事的弹性都很大，做得好与坏，与各级官署吏员的能力和执法宽严有极大关系。他出巡之前，已经从栎阳派出了大批吏员以商人身份东出函谷关，去秘密动员三晋穷苦民众移居秦国。他巡视各县的第一急务，是严厉督导县府预定好移民定居的土地，并亲自到预定的移民区踏勘。若是县府将移民区定在了荒凉贫瘠的山区，便立即责令换到河边土地。返身路过再踏勘，若没有换到临水地区，便断然罢免县令；做得出色的，立即晋爵奖赏。这种雷厉风行赏罚严明的做派，使秦国上下官署紧张得昼夜忙碌，不敢有丝毫懈怠。庶民们惊叹不已，觉得官府变法竟然是说到就到，快捷得令人目不暇接。既往的官老爷们变得像两个轮子的马车，日夜风转，一有官司当即了断，谁家有功立即奖赏，谁家犯法立即查办，几乎等不到第二天，民众办事便当极了。

各郡县的六国商人们惊叹：“秦人疯了！山东六国三年办不完的事，秦国一个月就妥了。”

虽然如此，卫鞅觉得最费精力的还是强制分居这件事。秦人数百年来与戎狄之民杂居共处，共同的风俗都是大家庭生活，家愈大愈好，人越多越好，三代不分家者比比皆是。要使他们分解为夫妇自立的小家庭，难处多矣。有的分开立户没有房子住，有的男子到了分户年龄却因没有妻子而无法自立生活，有的老人重病需要儿子照顾，有

的家全是女儿，找不到男子入赘也无法自立，等等，不一而足。许多时间，卫鞅都耗在与县令县吏商讨如何变通这些具体细节上，一个一个解决，再颁行全国作为法例允许他县效仿。

几个月下来，总算将其中难题一一化解，一归总，秦国竟然增加了十万民户。待卫鞅东归时，移居关中的三晋庶民也已经有将近六万户，可谓始料不及的大收获。

同行的景监一直诧异，总觉得卫鞅这次急如星火的巡视督导有些许不对劲。当卫鞅站在轺车伞盖下凝望渭水河滩的山东移民区时，那种含泪不舍的情景使景监产生了一种深深的不安。他敏锐地感到，卫鞅一定有心事。

道边歇息时，卫鞅慨然一叹："景监啊，再过几年，一定要提醒君上迁都。栎阳不适合做国都也。"

景监终于忍不住了："左庶长何出此言？莫非，几年后你不在秦国了？"

"有了第二次变法开端，我也放心了。"卫鞅似乎没有听见，又是感慨叹息。

"鞅兄何难？可否先告一二？"

卫鞅摇摇头笑道："景监兄，回栎阳后我到你家，看看令狐姑娘，你该和她成婚了。"

景监笑道："日出西山了，左庶长也想起了儿女之事？好，我等你。"

三　蒹葭苍苍　白露为霜

回到栎阳，景监督促所有吏员，按照卫鞅吩咐，三日之内将所有的公文清理完毕并分类归案。卫鞅则埋头书房，就着燎炉火盆，整整忙碌了一夜半日。次日晌午，卫鞅匆匆忙忙地吃了几口饭，又写了一信，派荆南送去渭风客栈，自己倒头睡了两个时辰。

傍晚时分，卫鞅醒来，略事梳洗信步向景监府走来。

屈指数年，栎阳街市已经发生了很大变化，店铺林立，夜市已经很热闹了。想起初入秦国时栎阳的冷清穷困，卫鞅不禁感慨中来，在树荫里遥望灯火阑珊的夜市，两行热泪不禁悄悄地流到脸颊。景监住的那条熟悉的小巷也今非昔比了，街中铺成了整齐的青石路面，两边也盖满了青砖瓦房，道中车马辚辚，民居灯火明亮，一片小康安乐的气氛无处不在。

“大哥，在这儿！”一个绿衫少女在街边向卫鞅高兴地招手。

“啊，小令狐！我都认不出了。这是你家？很气派嘛。”

“门房和院子大了些，也叫气派么？大哥，快进来！”

卫鞅走进门厅，绕过影壁，见院中整洁干净，灯火明亮，简直让人想象不出这个小院子几年前家徒四壁的冷清困窘。景监闻声迎出，也是一身夹袍风采奕奕，拱手笑道：“鞅兄啊，我说教你好好找找，也看看栎阳民居的变化。令狐偏说不能让你着急，要出去等你。来，上房就座。”

“若非小令狐接我，还真难找到也。不想几年之间，栎阳竟是殷实小康之境了。”卫鞅走进屋中，四顾感慨，“不错嘛，像个家了。”

“大哥啊，没有变法，哪有今日？”小令狐端着铜盘轻盈走进，在灯下白皙丰满，满面红光，任谁也想不到她就是几年前那个黝黑细瘦的小女孩子。

“小令狐，长成大姑娘了。”卫鞅笑叹。“还说呢，整个秦国都变了，小妹能不争气？”小令狐噘起了嘴巴。卫鞅不禁大笑：“啊，小令狐是为变法争气，才美起来的？好！

再过几年更美！”

“那是自然，老百姓都知道。”

“噢？老百姓也知道小令狐日后更美？”

“哪儿啊？大哥没听近日的栎阳童谣？”

卫鞅摇摇头：“说说，童谣如何？”

小令狐斟好茶，肃然站立，轻声念诵道：“山塬两川，十年三变。五年河西，六年崤函。泱泱大都，岁在十三。”念完红着脸笑了，“我也不懂说的甚，反正秦国要变，还要变。”

景监笑道：“我也是刚听说的，揣摩不来后几句何意。”

卫鞅沉默思忖有顷，笑道：“我不大通占卜谶语这些阴阳之学，大约是小令狐说的，秦国还要变。哎，景监兄，今晚我来，是要饮喜酒的也。”

“喜酒？”景监一怔，脸色泛红，“还是，日后再提此事吧。”

小令狐闻言，已经跑到厨下忙去了。卫鞅慨然叹道：“景兄啊，小令狐的心志我最了解。她从来都没有认你是义父，而将你做兄长看待。十几年了，她对你的一片深情没有丝毫改变。你要将此等尴尬维持到何年何月？君上不知详情，其他人也不好拆解这件事。只有我对你和令狐姑娘知之甚深，我俩又是患难至交，我来为你们办这件事最合适。景兄，不要再拖了。”

景监不无难堪地笑道：“道理如此，总觉得问心有愧一般。”

“景兄啊，不要迂腐了。都像儒家那样对待女人与情事，不知要淹没世间多少美好。你在孤身一人的艰难时刻，高风大义，抚养了一个朋友的遗孤。这个遗孤在风雨坎坷的岁月里，对你深情无改，能仅仅说她是知恩图报么？若景兄坚执拒绝这岁月磨炼的纯真情义，旷达之士该说你沽名钓誉了。卫鞅以为，景兄与令狐姑娘成婚，深情相守，忠贞白头，就是景兄义举的最好归宿，也是对朋友亡灵的最好告慰。景兄以为然否？”

虚掩的门外，有小令狐的哽咽哭声。

景监慨然拱手：“好吧，但凭鞅兄做主。”

突然响起了敲门声。听见小令狐不情愿地慢慢去开门，卫鞅笑了。

“请问，你是令狐妹妹么？”院中传来白雪的声音。

“你，你是何人？”

“我是卫鞅的义妹，你们的朋友。”

卫鞅和景监已经来到院中，卫鞅笑道：“景兄，她是我的未婚妻，白雪姑娘。雪妹，这是景监兄。”景监与白雪相互见礼，各自想起安邑往事，不禁大笑一阵。景监高兴异常道：“咳，想不到你们俩到了一起，上天有眼啊！令狐，快快见过嫂夫人！”小令狐擦擦眼泪高兴得忙不迭走来：“令狐见过嫂夫人，愿大哥嫂嫂百年好合。”白雪笑道：“令狐姑娘纯情娇美，景监兄果真艳福也。”一片笑声中，白雪向外面招招手，“抬进来。”但见梅姑推开大门，街中停着一辆牛车，两名仆人已经将车上的三个大木箱抬到门口。梅姑指点着小心翼翼地将大箱搬进院中，吩咐两个仆人赶着牛车走了。

“这是做甚？”景监惊讶。

“做甚？”卫鞅模仿着景监的秦音笑道，“今晚就给你俩完婚。”

景监更加惊讶：“鞅兄，莫非你，你想……走？”

卫鞅哈哈大笑：“哪里话来？我欠你太多，难道办不得一件好事么？”

小令狐扯扯景监衣袖，低声娇嗔道：“大哥一片好心，还不领情！”

景监无可奈何地笑笑：“好好好，但凭兄嫂做主了。”

白雪笑着吩咐：“梅姑，将荆南也唤进来，一起收拾。景兄你俩说话，顺便教鞅兄将你收拾一番。我来打扮新娘。”

梅姑将守在门外的荆南叫了进来，打开木箱，快捷利落地布置起来。虽然也是年轻姑娘，梅姑却是从小经受过严格训练的女管家之才，又在安邑白氏府中操持过许多大场面，对这种临时应急的喜庆自然极有章法。她指点着荆南，不消半个时辰，景监庭院变了一个模样，张灯结彩，洞房花烛，洋溢出一片浓浓的喜庆气氛。然后又将一个大箱抬到厨下，一个人有条不紊地忙碌起来。

月上中天，卫鞅在正厅廊下高声宣道：“子时开元，婚典伊始——”

梅姑操琴，荆南吹起一只陶埙，舒缓祥和的雅乐弥漫在红灯高照的庭院。一身雪白长裙的白雪搀扶着一身大红吉服的新娘从廊下缓步而来。头戴玉冠，斜披大红喜带的景监在正厅门口拱手相迎，拉起新娘的手，走向院中设置好牺牲的香案前。

“大拜上天——明月证婚——”

一对相濡以沫十几年的“义父孤女”，深深叩头，祷告上苍赋予他们新的生命。小令狐一叩之下，伏地大哭……白雪看着这对从礼仪羁绊中挣脱的情人，两行泪水不禁盈眶涌出。

拜完天地，景监与令狐坚执省去了洞房之礼。小令狐抹着笑意盈盈的泪水，脱去长裙，利落地与梅姑一起摆置小宴，要大家一起痛饮。白雪也破例地大爵饮酒，天亮时分，四个人都醉了。梅姑看着白雪脸上两行细细的泪痕，不禁抱住了醉昏过去的白雪。

卫鞅醒来时，已经是第二天傍晚了。

府中吏员难得见卫鞅大睡一次，奔走相告，没有一个人来打扰。景监午后来过一次，吩咐所有的公务都推到明日，让左庶长歇个透。吏员们第一次没有了夜间公务，高兴地早早回了家，左庶长府难得地清静起来。一觉醒来，卫鞅浑身充满了轻松后的疲倦。月亮爬上城头时，他喝了一鼎浓浓的胡羊羹，便在幽静的庭院中漫步。看着熟悉的院落，他油然想起这座院子还是招贤馆时的破旧和热闹，想起初入秦国时的种种风波。光阴荏苒，世事难料，自己就要离开这主宰了几年的左庶长府了，一丝轻松，一片惆怅。既然已经决定和心爱的人一起隐居，却为何心中如此的烦乱？这已经是几个月来的深思熟虑了，难道你卫鞅也是那种拿得起放不下的人么？连在秦国唯一的一个朋友的情谊债都还了，还有何事迷茫惆怅？卫鞅嘲笑着自己，顿时清醒起来，几日之内还有许多事要对各方交代，如何有此优哉游哉的时光？你卫鞅以后有的是闲暇岁月，这几天还是先忙也。

大步走向书房，却听见一声轻轻的叹息。白雪？卫鞅轻步走进，果然是白雪熟悉的背影。她还是昨夜那身雪白的长裙，长长的黑发用白丝带在脑后随意地束起，显得淡素高雅。她跪坐案前，抚摩着书案

上归置整齐的象征权力的铜锈斑驳的镇秦剑、晶莹圆润的白玉圭、铜匣锁就的左庶长大印、折叠整齐的绣金斗篷。最后，她的手停留在一

卷已经封好的《辞官书》上。卫鞅看见，她的身体微微颤抖着。

“你，想好了？”白雪没有回头。

“是也，想好了。”卫鞅平静地回答。

“为何不与我事先商议？”

“当为则为，莫非你不赞同么？”卫鞅努力轻松地笑着。

“鞅，我是来向你道别的。我不赞同你这样做。”白雪异乎寻常地平静。

“不赞同？为，为何？”卫鞅感到意外的惊讶。

“鞅，你太轻率，没有权衡，缺乏深思。”

“岂有此理！”卫鞅骤然发作，“维护至真的情爱也需要权衡？力行心中的誓言也需要深思？相爱十年，积累一朝，也算轻率？小妹，情爱不是商事，不需要斤斤计较精打细算，它需要激情，需要忠诚，需要敢于抛开一切身外之物的勇气！十年前守陵时，我第一次看见你显出女儿本色，就知道我生命中不能没有你。如今，我已经在秦国展示了我的为政信念，完成了我的治国志向，变法已经走上了正轨。我还有什么不能舍弃？我还需要权衡何来？深思何来？三个月前，我的心意就已经决然，我就开始为告退做谋划了，难道徘徊延误直至陷入尴尬，才叫深思熟虑么……不要胡思乱想了，你那是关心则乱。准备吧，我们将再也不会分开了！”卫鞅慷慨激昂，语气凌厉，掷地有声的宣言中有一种难以名状的火气。

白雪静静地听着，始终看着火气十足的卫鞅，明亮的眼睛中溢满爱意与宽容，仿佛一个母亲看着暴躁地发泄委屈的儿子。她从案前站起，轻轻地将卫鞅扶着坐到长案前，又给他斟了一盏浓酽的苦茶，跪坐在卫鞅对面："鞅，我们的至真情爱，我从来没有丝毫动摇过。然则，我们面临的不是会不会失去爱，而是爱该当有一个何等样的归宿？鞅，我们面临的是婚嫁的挑战，而不是情爱的危机。情爱需要激情与勇气，婚姻则需要权衡与深思。"

"婚嫁是情爱的归宿。只有大婚，情爱才是完满的。"

"鞅，婚嫁是情爱的归宿，然却不是唯一的归宿。当情爱不能与婚嫁并立之时，情爱反而会更加纯真美艳，惊世骇俗。"

卫鞅又一次深深地惊讶："你？你想，将情爱与婚嫁分开？匪夷所思！"

白雪嫣然一笑："鞅，你不是寻常士子，你所遇到的婚嫁，也不是一场寻常的婚嫁。而你，却选择了寻常士子处理寻常婚嫁的路径。这就是没有权衡，没有深思。"

"小妹，只要走得通，简单寻常有何不好？"

"不。你是在逃避自己，最终毁灭自己。"

卫鞅哈哈大笑："小妹啊，你这是何苦来哉！危言耸听了……"

"鞅，不要逃避灵魂的本色。假若我们真的退隐山林，我就会失去你的灵魂，而只拥有你的生命与肉身。那样的事，白雪可不想做。"一丝不苟的话语中没有一点儿笑意。

"痴人说梦！"卫鞅揶揄地冷冷一笑。

突然，白雪也对着卫鞅轻轻一笑，低头默默不语。过得片刻，白雪抬起头来平静地看着卫鞅：“莫要躁气，你我之间，无须辩白，也无须回避。你一定要耐下性子，听听我的心里话。可好？”

卫鞅点点头。

“鞅，我比你更懂得你的心。我用生命与灵魂在抚摸它，用我的痴爱之心在感知它，熟悉它的一沟一壑一平一凹。鞅，你是天生的铁腕执政家。你的意志，你的灵魂，你的秉性，你的智慧，都是为政为治而生的。你的血液中奔流着有为权臣的无尽激情，你的内心深处涌动着强烈的权力欲望，你可以为了自己的治国信念去做牺牲，而无怨无悔。你的超人品性，注定了你更适合于创造烈烈伟业，而不是隐居田园，去谱写生生死死如歌如泣的情爱奇迹。你不是陶朱公范蠡，你缺乏散淡超脱。你规整、严厉，追求生命的每一刻都有实际价值。所有这些，都是芜杂散漫的田园情爱所无法给予你的。没有了权力，没有了运用权力创造国家秩序的机会，你的生命价值就会失去最灿烂的光彩，你的灵魂就会不由自主地沉沦。当我们隐居田园，泛舟湖海，开始了那平淡漫长的二人之旅时，你会慢慢地感到空虚无聊，寂寞难耐。并非你不爱我了，而是你最坚实的生命根基已经化成了流沙。你可能变成一个狂夫，变成一个放荡任性的游侠，去寻找新的生命刺激。你也可能变成一个酒徒，变成一个行吟诗人，将自己献给朝阳、落日、山海、林涛。一个生机勃勃的政坛巨星，必然要在平凡琐细的消磨中陨落。那时候，你只有一具或狂放或堕落的生命之躯，你的灵魂，将无可挽回地漂泊失落。而我，也只有更加痛苦。我所深爱的那个人已经不复存在，我寄托在他身上的人生情怀，也永远地化成了泡影。那时候，我们的田园生活，我们的诗情画意，还会有么？”

卫鞅陷入了深深的沉默，白雪的深彻，又一次击中了他灵魂深处的根基。细细想来，自己在做出抉择后的惆怅烦乱，不正是这种朦胧隐约的取舍冲突么？他虽然不止一次地感受到白雪的才智与清醒，但

还是为她在如此重大的抉择面前，竟然有如此深远的思虑和人生智慧感到震惊。人生有知音若此，夫复何憾?

卫鞅慨然一叹："小妹，我们成婚，我也不走，如何？"

"鞅，你知道吴起为何要离开魏国么？"

"魏武侯嫉贤妒能，夺吴起兵权，吴起愤然离魏。此事天下皆知。"白雪轻轻摇头："魏武侯并非昏庸之君，吴起更是大才槃槃。这里有一个鲜为人知的秘密。"

"秘密？我在魏国数年，如何不知？"白雪微笑着："鞅，胸有大志者眼光往往粗疏。若你等之人，看此等之事，往往拘泥正道得失，忽略权力场中情感人生的纠缠对大政的左右。有时即或知道了，也不屑一顾，不做深思。多少大才就是这样被莫名其妙地逐出了中枢，多少庸才也是这样莫名其妙地常居高位。前者如吴起，后者如公子印。"

"噫，吴起究竟是如何离开魏国的？"

白雪淡淡缓缓地讲了一个宫廷阴谋的故事——

魏文侯死后，太子魏击即位，也就是魏武侯。此时吴起是魏国上将军，其赫赫战功与杰出的治国才能，使他在魏国乃至天下诸侯中享有极高威望。在魏文侯时期，吴起率领魏军与天下诸侯大战七十六次，全胜六十四次，战和十二次。魏国的疆土在吴起的铁骑下伸展了一倍还多，魏国成为最强大的战国。诸侯战国惧怕他，魏国朝野崇敬他。由于变法大师李悝隐居，吴起成了魏国举足轻重的权臣柱石。魏武侯时当盛年，想依靠吴起继续变法，创造更为辉煌的霸业，又怕吴起这样的元勋功臣万一生变，就要把自己的小妹妹嫁给吴起为妻，以图和吴起结成巩固的君臣联盟。

吴起早年在鲁国时，有朝臣怀疑吴起的妻子不是鲁国人，撺掇国君不用吴起为将。吴妻得讯，愤然自杀。自此，吴起身背“杀妻求将”的恶名离开鲁国，一直没有正妻。正因为如此，魏国一些佞臣不断吹风，说吴起这样连家小也不想有的人，如何能在魏国长久？迟早要逃走。此时魏武侯要将公主嫁与吴起，正是君臣结盟的大好时机。大婚告成，吴起就会成为丞相兼上将军，出将入相，充分施展其超凡才华。

谁知就在此时，一个小小的阴谋，改变了这一切。

那时候，魏国的丞相是公叔仑，他的妻子是魏武侯的大妹妹。公叔仑生怕吴起根基稳固后自己丢掉丞相权力，和妻子秘密商议了一个匪夷所思的圈套。

有一天，吴起被郑重邀请来到公叔府“商讨军国急务”。奇怪的是，大公主竟然以主人身份迎接他，陪伴他。公叔丞相则谨小慎微地坐在下手，不断地瞄着公主的脸色，对吴起说话反倒是有一搭没一搭的。酒宴开始，公主以主人身份开鼎敬酒。公叔仑一时紧张，将酒呛进了喉咙，满脸通红连连咳嗽。公主鄙夷怒视，一掌打到公叔脸上。公叔惊愕不已，显得大是难堪，但却没有一声辩驳，竟是默默忍受了。吴起深锁眉头，内心大大地不以为然。

公主移座吴起身旁，热烈地诉说自己对吴起的敬佩，又命令公叔给吴起斟酒。公叔慌乱斟酒，却不防跌倒，将跪坐的公主压翻在地。公主大怒，厉声叱骂：“公叔老小子，别说你是丞相，还不是我魏家的臣奴一个！跪那儿，自己打十个嘴巴！”公叔竟然赔着笑脸，端端正正跪好，真的打起了自己的脸。

吴起惊讶了，也愤怒了，霍然起身告辞。公主赔笑挽留：“上将军莫要见笑，我已经没有火气了。若是我小妹，还不知如何折腾这老小

子也。请将军留步，小妹即刻就到了。”吴起正色道：“请公主自重。大臣，不是臣奴。”大袖一拂，昂然而去。

几天后，魏武侯向吴起正式提起将公主嫁给吴起。吴起婉言谢绝了，说自己在鲁国已经再娶了妻子。魏武侯自然不信，反复说服，吴起始终沉默。魏武侯终于叹息一声，教吴起走了。

卫鞅久久沉默，故事的结局他自然明白，不禁长长地叹息一声。

白雪道：“这件事很小，进不了史家的春秋之笔，但它却酿成了一代雄才的悲怆结局。公叔夫妇的龌龊阴谋，使吴起误以为小公主也是悍妇，拒绝了与国君的婚姻结盟。魏武侯又因此误以为吴起有了逃魏之心，夺了吴起的统帅大权。吴起，又误以为国君嫉妒功臣，要加害自己，逃到楚国去了。六年后吴起惨死楚国，终究没有完成变法大业。”

“秦公是秦公，绝不是魏武侯。”卫鞅有一种莫名气恼。

白雪摇头道：“鞅，人莫不在变化。秦国的世族元老，与你原本就是冰炭不能同器，太子势力与公子虔军中势力，已经成了你的敌人。若再拒绝公主婚事，太后与公主又将成为你的敌人。秦国朝野，变法新人之力量，尚远远不足以支撑如此多的压力与冲击。若没有秦公对你的撑持，朝野敌对势力随时可能将你等淹没。在秦国，你和秦公的结盟，就是变法成功的根本。”

“我与秦公，生死相扶。这是誓言。”

“鞅，你真的相信君臣盟誓？切莫忘记，时也势也。在秦国这样的诸侯战国，与公主成婚，远远胜过千万条盟誓。这种婚嫁，意味着一个人进入了亘古不变的血亲势力范围。它将使你的变法权力生出神圣

的光环，震慑敌人，使他们对你、对变法，都要退避三舍。否则，你将进退维谷，权力受制，功业流产。”

“那我们到中原去，齐国或赵国。来得及，我至少还有三十年时光。”

“普天之下，不会有秦公这般雄才大略的君主了。”

卫鞅沉默。白雪说出的，是他内心最为深刻的感受，如何能否认？一想到要离开秦国，离开秦孝公，他的心就隐隐作痛。对各国变法做过深入勘研的卫鞅，确信天下将不会再有秦公与他这样的君臣遇合。

良久，他叹息一声：“小妹，教我想想，也许还有两全之法。”

白雪摇头：“鞅，不要犹豫，你必须与公主成婚。我已经让侯嬴兄回秦公，说你已经答应了。”

“为何？”卫鞅霍然站起，气得团团乱转，“你怎么可以……可以，如此胡闹！”

“鞅，你不是我白雪一个人的，你属于天下财富，属于秦国庶民。你爱我，愿意随我而去，白雪足矣。白雪从爱你的第一天起，便立下誓言，愿意牺牲一切，成就你的伟业，包括舍弃做你的妻子……我，只是没有想到，它来得这么快，这么突然……”骤然，热泪夺眶而出，白雪再也说不下去了。

卫鞅紧紧抱住白雪：“雪妹，卫鞅今生来世，永远都是你的……”

朦胧的月光下，俩人走出左庶长府，回到了白雪宁静的小庭院。

第二天晚上，当卫鞅如约来到时，小庭院已经没有了灯光，寝室门上悬挂着一幅白布大字：“我去也，君自保重。”卫鞅一下子瘫在院中，却又立即跃起，出门驰马飞出栎阳！他不解白雪为何突然离去？原本答应他的，至少在栎阳再住一个月，看看事情有无新的变化。为何突然就走了，竟然还不告而别。此刻卫鞅只有一个念头，追上白雪，至少送她一程。

白雪是午后悄悄走的。她和梅姑又恢复了男装士子的扮相，一辆篷车辚辚而去。她心里很清楚，只要她在栎阳一天，卫鞅就不会安心。虽然她相信卫鞅的定力，但情之所至，难保不会出现他因心绪激切而生出事端，最终陷于尴尬困境。只有她断然离开，使他痛定思痛，慢慢恢复，才是唯一的方法。她走得很急，而且出城不远就弃车换马，从峭山小道向大河而来。

当深秋的太阳涌出大河地平线时，两骑快马来到大河西岸。白雪立马山头，遥望对岸苇草茫茫的茅津渡，不禁潸然泪下。正待下马登船，却听身后马蹄声疾，梅姑惊喜叫喊：“侯大哥来了！侯大哥，在这儿——”

侯嬴飞身下马：“白姑娘，你，就这样离开秦国了？”

白雪凝视着侯嬴，下马深深一躬：“侯兄，待卫鞅成婚后，相机告诉他，我，已经有他的孩子了……几年之后，我才能见他。望他保重自己，善待公主……侯兄，后会有期了。”说完，头也不回地向岸边小船走去。

当那只小船悠悠离开河岸时，飞驰一夜的卫鞅终于赶到了河边。

宽阔的河面在秋阳下滚滚滔滔，小船悠悠北去，一条火红的长裙在小船上缓缓挥舞，那是她向他做最后的告别。渐渐地，小船红裙与波涛霞光终于消融在了一起。

卫鞅颓然坐在高高的山头，一任泪水将自己淹没。

四　风兮雅兮　我心何堪

栎阳后宫沉浸在一片喜庆中，公主荧玉的婚礼正在忙碌地准备着。

秦孝公听到侯嬴回报的消息后，长嘘一声，顿感欣慰轻松。自己一直没有大婚，母后一直不高兴。若荧玉的婚事再没有着落，母后该忧思成疾了。而今荧玉的婚嫁结局竟是难得的理想，母后赞同，荧玉自己更是一心向往，他自然也大是赞同。

秦孝公想得更多。秦国变法正在最要害的半坡上爬，卫鞅已经隐隐成为朝臣中的一个孤岛，连秦孝公自己也感到了世族元老的疏远冷漠。自从嬴虔遭受劓刑，公孙贾被黥刑放逐，太子被贬黜庶民离开栎阳，秦国的朝局顿时严峻起来了。嬴虔的封闭门户，宣告了秦国世族大臣全部退出了变法势力。原先的故旧权臣几乎全都在变法中受到了打击或损害，国人庶民中的老秦旧部族也在变法中经受了很大的利益损害，显赫地位降低、世袭特权被剥夺、附属隶农脱籍成为自由民、私家武装被取缔，成了与庶民家族同等的寻常部族。当此之时，如果变法本身出现混乱、意外或哪怕是某些方面的失败，都会引起这些势力的合流反对，秦国必然出现混乱动荡乃至政变，秦孝公和卫鞅也会一起葬身在复辟势力的愤怒复仇中。那时，变法在秦国将像风一样吹过。

要避免这样的结局，就要确保变法顺利进展，确保卫鞅和他的变法班底稳如泰山。要做到这一点，秦孝公与卫鞅的君臣合力是根本。嬴虔没出事的时候，秦孝公——卫鞅——嬴虔，是支撑变法的三足鼎立，等闲势力难以撼动。而今，一足折损，唯余两足支撑。若两足之间稍生嫌隙，大局就有倾覆的可能。当今天下，向世人宣示结盟的最有力手段就是君臣联姻。受到劓刑后的嬴虔之所以反对，恰恰说明了

这件事正是局势的症结。秦孝公之所以亲自去找侯嬴斡旋，也是因为他清醒意识到，秦国局势的要害在于君主与变法大臣的坚实结盟。他深知卫鞅长于国政而短于人事，卫鞅关注的是民情国力，对权力场本身的利害冲突，远不如对国事冲突的敏锐与智慧。要卫鞅自觉体察到这一点，几乎是不可能的。然则，卫鞅毕竟是天赋过人的大才，名士的自尊心又极为强烈，若由秦孝公亲自对卫鞅说明，必然会给卫鞅一种难以回绝的压力。采取传统的媒妁之言，给卫鞅以回旋的余地，这是孝公反复思虑的最佳办法。

所幸的是，卫鞅最终赞同了，而卫鞅第一次是回绝了嬴虔的。这说明，卫鞅也洞悉了朝局的微妙危机，决意以最传统但也是最彻底的方式，显示君臣同盟的力量。然则，既有一次回绝，就意味着卫鞅必然有难言的苦衷。秦孝公和太后、荧玉细致商议，一则大张旗鼓地准备婚典，使这个消息传遍朝野；二则不催促卫鞅，给他一段充裕的善后时间。

在卫鞅和公主即将大婚的消息迅速传开时，秦孝公最充分地利用了这个时机，一举升任卫鞅为大良造，兼行丞相与上将军职权，将嬴虔遗留的部分军权和分散在孟西白三族将领的军权全部转移到卫鞅手中。

大良造是秦国传统爵位的第十六级[注]，是最高爵位中囊括军政实权的实际爵位，其上的四级爵位基本上是虚衔。战国后期军政分权，大良造爵位也成为荣誉虚衔，以至最终消失。卫鞅升任大良造的消息传开，震惊秦国朝野，世族大臣们瞠目结舌却无话可说。根据秦国传统，与公室联姻的大臣自然便是公室贵族成员，也自然是高爵重臣，即或功勋平平，也能晋升高爵，何况卫鞅两次变法的赫赫功劳，谁能提出反驳？然则，贵族们还是对卫鞅的一举跃升六级（左庶长乃第十级爵位）、总揽军国大政感到震惊。对这样一个骤然集公室贵族身份和军国权力于一身的卫鞅，谁还能轻易撼动他？

秦孝公此举，几乎是将整个国家权力交给了卫鞅，一举廓清了弥漫朝野的等待卫鞅失势的复辟阴霾。庶民们奔走相告，不再担心变法再变回去。阴沉沉的世族们则大大泄气，开始慢慢地向卫鞅的变法势力靠拢了。

当这两个消息震荡秦国朝野时，蜗居书房的甘龙一动不动，就像一条阴鸷的老狐。

孤独无形的密谋，一举将嬴虔和太子从变法势力中分离出来，而且给卫鞅树了一个异常顽强的敌人。这是甘龙的阴谋杰作。可是，他还没有暗自高兴几日，局势就发生了更大的变化，秦公与卫鞅联姻，卫鞅升任大良造并总揽军政大权。从内心讲，甘龙对卫鞅这种只知做事而不知做人的才士并不感到畏惧，这样的人倒台很容易。但是，甘龙对秦公的权术谋略却感到莫名其妙地畏惧，这个与卫鞅同样年轻的国君，直是天生的权谋奇才。他那不露痕迹的权力动作，每次都击到了朝局的要害，似乎谁也没觉得针对自己，却结结实实地震慑着每一个或明或暗的对手。他没有寻常国君惜权如命的弱点，敢于将最大权力交给他所信任的重臣，他不关注细致具体的政务，只在关键时刻扭转危局。嬴渠梁天生就是一个罕见的明君，卫鞅天生就是一个罕见的强臣，如今这俩人紧紧携手结为一体，甘龙难道注定要无声无息地老死不成?

“父亲，杜挚前来探病。我说父亲身体不适，他坚持求见。”儿子甘成轻声禀报。

“教他进来。否则，那头犟驴会坐三天三夜。”

杜挚黑着脸走了进来，深深一躬：“老太师，杜挚欲辞官还雍城老家，敢请赐教。”

甘龙丝毫没有惊讶，叹息一声：“可惜也，秦国从此没有杜挚这个人了。”

“隐居故乡，强如在栎阳窝囊下去。”

“蠢也，蠢也，一叶障目。”

“老太师，此话怎讲？”

甘龙苍老嘶哑的声音一字一板：“秦国正在连根折腾，举国无净土，岂有隐居之地？庶人之身还乡，即刻编入连坐连保，躬耕参战，躲无可躲，藏无可藏。新法不二出，拒绝农战者皆为疲民，一个里正就能将你置于死地。你杜挚身为贵胄，纵然忍得与贱民为伍，能保定自己不犯法或不受别人连坐？届时，却来何人救你？”

杜挚一头冷汗：“如此，逃往山东如何？”

“逃？老秦人出逃，株连九族，你能举族逃走么？”杜挚沉默有顷，愤愤道：“难道让卫鞅闷死不成？”甘龙一阵沉默，最后长长地嘘了一口气，倚身书案招手：“你过来。”

待得杜挚靠近，甘龙悠悠道：“秦国大势，已难扭转，嬴鞅一体，其志难夺。我等唯有静观其变了。也许，上天会给我等一个机会。记住了，只要不违法，此人就不会动我等。他是强法明理，唯法是从的那种人。飓风过岗，伏草唯存。慎之慎之也。”

“老太师是说，利用此人弱点，长期蛰居偃伏？”老甘龙闭着眼睛点点头。“这，有把握么？”

老甘龙冷冷一笑，轻蔑地拉长声调：“回去好生想想，那个越王勾践是如何做的？但有命在，焉有不变之世事？”

焕然一新的大良造府矗立起来，一片喜庆气象。

门前小街被辟成了一方车马场，拴马的石柱均系着红布，停车场则是罕见的清一色大青砖铺成。门前右侧竖立着一方高大的蓝田玉，四个大字赫然在目——权兼将相。左侧同样的玉刻大书——功盖管吴。正中牌坊是四个青铜大字——大良造府。牌坊与后面的大门都结上了硕大的红色布花。进得大门，迎面的白玉影壁上凸现着黑玉雕成的法兽獬豸，影壁背面，一个黑玉镶嵌的斗大的“灋”(注) 字。庭院内的政事厅刷得焕然一新，门额大字换成了“大良造政堂”。原先作为卫鞅起居的小跨院，已经扩大成一个几乎与正院同样大小的园林庭院，小池山石青松石亭，显得幽静宽敞。北面正房门额大书“书剑立身”，两侧廊柱的顶端各有一个铜字“祥”、“瑞”，柱身用绣着金色凤凰的红绫包裹。自从周文王时期有“凤鸣岐山”的故事流传，秦人便像周人一样，将凤凰作为吉祥的神鸟，作为对女子幸福的最高祝愿。正厅东侧的起居室，现下是华贵喜庆的洞房，门额镶嵌着“风雅颂”三个铜字。卫鞅的书房还是在正厅西侧，除了门面刷新，唯独这里没有任何变化。

对大良造府的修葺改造，是秦孝公委派黑伯监造的。他给黑伯说了八个字：“彰显权力，浸渍祥瑞”。他知道，卫鞅从来不重视表面文章，更不会去将自己的府邸弄得冠冕堂皇。但这是需要，国人民众认这些，世族元老也认这些，他就是要使卫鞅的大良造府邸声威赫赫，震慑那些潜藏的野心与阴谋。除了庭院稍有扩大外，这座府邸没有任何名贵奢侈的排场，它的赫赫威势主要在于昭彰权力与尊贵的那些石刻大字。然则，恰恰这些东西是寻常大臣所无法擅自铭刻的，那是国君赋予大臣的权力象征和地位框定。有了诸如“权兼将相，功盖管吴”这样的铭刻定论，国人能不肃然起敬？朝臣同僚能不刮目相看？

除此之外，秦孝公更大的动作，是赐给大良造卫鞅六尺车盖的青铜轺车一辆、铁甲骑士二百作为出巡护卫仪仗，连同原来的穆公镇秦

剑，这一切都强烈地向朝野昭告：卫鞅的权力是不可动摇的，秦国的变法是不会动摇的。当然，秦孝公没有料到，这些声威赫赫的权力象征，在他死后，却变成了世族大臣与儒家士子攻击卫鞅的口实。

盛大的婚典，终于在冬天到来之前举行了。

那一天，栎阳城几乎是万人空巷，拥上街头目睹秦国罕见的公室权臣之间的大婚。世族大臣更是由于国君亲临而人人亲赴。当公主荧玉的结红轺车和随行送亲的国君大臣的车队辚辚驶上街头时，栎阳国人为美丽高贵的公主激动了，“公主万岁”的声浪淹没了一切欢声笑语。当白衣玉冠的卫鞅站在青铜轺车上迎出府门，与红裙拖曳的公主遥遥相对时，淳朴的国人被眼前天神般的名士美人的婚姻感动了，不知谁人带头，满街人群都手舞足蹈地高喊着：“公主大良造！秦国洪福照！”国人们将这场美丽高贵的婚姻看成了国运兴隆的吉兆，喜极而泣，如醉如痴。

大良造府邸门前的两方乐队奏起了宏大祥和的雅乐，伴着深沉明净的和声歌唱：

风兮雅兮　国人将乐

春雨颂兮　秋谷送子

凤长鸣兮　美若琴瑟

天心顺兮　人道祥和

长街之上，国人相和，祝福的歌声响彻了整个栎阳。当一轮秋月悠悠飘到栎阳箭楼顶上时，尽管城中夜市还弥漫着国人聚相庆贺的喧闹，大良造府已经一片幽静了。

荧玉在洞房中独自徘徊。她很兴奋，白天的婚典盛况和国人的虔诚祝愿还在心中流淌。她也很惶恐，为自己即将面对渴慕已久的英雄

名士不知所措。慢慢扯下覆盖铜镜的红绫，她端详着铜镜中红扑扑的脸庞，对自己做个鬼脸呢喃自语：“他来了，我该如何？”突然，身后响起清晰的脚步，她不由自主地捂住了自己的脸不敢回身。

“公主，请先行歇息。卫鞅还要到书房办理几件紧急公文。”

荧玉慢慢回过头来，看着平静如常的卫鞅，恬静地一笑：“孔夫子也，如此多礼？去吧，我等你了。”

卫鞅再没有说话，转身走了。

荧玉在铜镜中看见了自己的泪水在眼眶中打转儿，不禁生气地噘起小嘴：“不是想好的么？没出息。”莞尔一笑，抹抹眼泪，信步走到庭院中漫步。她端详着庭院中的池塘、假山、松树、石亭，想象着自己将如何在这里做女主人，如何与自己的夫君在这里吟诵美丽的诗章。想着想着，醉心地笑了。她轻手轻脚地走到书房门前，从门缝儿向里张望，看见卫鞅眉头深锁地坐在长大的书案前，手边批完的竹简已经摞起了一尺多高。她惊讶地发现，他在灯下的面庞，看起来竟然不像在阳光下的轺车上面对万千庶民时那样光彩明亮；宽阔的前额已经有了粗深的皱纹，紧锁深思的眉头和明亮的双眸，也延伸出细细的鱼尾纹，英挺的鼻梁带有些微的鹰钩，显出凛然难犯的一种严厉；不厚然而却很宽阔的嘴唇紧闭着，嘴角伸出两条深深的腮线；似乎隐藏了太多的人世沧桑，那平静淡漠而又专注的神情，给人难以窥视的深沉和隐秘……

荧玉蓦然想起，当年在大哥书房见到卫鞅时，那是一副多么英俊而明亮的青春面容！光阴荏苒，呕心沥血，竟至于青春亮色倏忽消逝了！猛然之间，荧玉不禁心头一阵热流。默默离开了书房，一个人久久凝望着那轮西斜的秋月。片刻后，她又飘然来到书房门前，轻轻地叩门。

“呵，请进。”卫鞅显然知道仆人是不会敲门的，声音平淡礼貌。

“饮点儿热酒好么？夜凉了。”荧玉托着一个铜盘，上面放着一个棉布包裹的陶罐，脸上洋溢着纯真甜蜜的笑意。

“啊，好。”卫鞅似乎没有料到，手头的大笔还点在竹简上。

荧玉撩起长裙，跪坐在长案的横头，从陶罐中斟出一碗热气腾腾的黄米稠酒，双手捧到卫鞅面前：“来，二哥一次能喝半坛也。”待卫鞅接过，她又利落地将燎炉拨旺，加了几片木炭，又静静地端详着卫鞅，脸上泛起一片红潮，“我，该如何称你？夫君？鞅？还是……”还没说完，已经羞怯地低下了头，只有雪白的脖颈对着卫鞅。

“你说呢？”卫鞅没有想到会有如此一问，不禁笑了。

“那——我能叫你名字么？”

卫鞅喉头猛然一哽，想起了白雪的神情，闪念间又感到荧玉的无辜：“叫吧，随你了。”

“还是，先，叫你夫君好。”

“也可。”卫鞅笑笑，“好，再来一碗。你先去歇息。我要将这些批完。新都城即刻开工，要急用。”

“知道。不会扰你的。”荧玉一笑，却没有离开，“新都城在哪儿？能带我去看看么？”

“好吧。开春后新都启工，正好要去。”

“真好。”荧玉笑着起身，“那我先去了。”离开了书房，将门轻轻掩上。

天色微明，当庭院中传来仆人洒扫庭除的声音时，卫鞅才疲惫地离开书案，匆匆来到已经是花烛洞房的寝室。粗大的红烛依旧在风罩中摇曳，已经凝成了大块的泪结，偶尔弹起爆响的烛花。荧玉和衣倚在卧榻栏杆上睡着了，脸上是灿烂的笑容，眼角却有一丝细细的泪珠。卫鞅怔怔地站立良久，不禁轻轻地叹息一声，拿过自己宽大的夹层斗篷，轻轻披在她身上。

五　洒满阳光的新都工地

二月仲春，一队人马出了栎阳，向西而来。

大地已经解冻，杨柳桑榆也已经冒出了鲜嫩的绿芽。官道上人车马川流不息，绝大部分都是向西去的。络绎不绝的牛车拉着粮食、草料、工具，后边尾随着身背各色包袱和各种工具的农夫。他们看见身后骑士簇拥的官人，纷纷驻足，兴奋议论：“哟，公主！知道么？”“那个，穿白衣的是大良造！”“大婚典见过，记得呢！”“国君！那个

是国君！”一时间，官道上骚动起来，“公主万岁”的喊声响彻原野。

荧玉红着脸笑道：“我看还是下道，人太多，不好走。”

卫鞅道：“君上，下道也好，官道民伕劳作，太慢。”

“好，我等从河岸走。”秦孝公说完，马缰一提，冲上了官道旁的草地。一队人马拐上了渭水北岸的盐碱草滩。

正是冰雪融化春水浩荡的季节，渭水河道宽阔异常，泛蓝的波涛中隐隐可见晶莹洁白的浮冰。往年，渭水的开运时节是三月中浮冰完全消失的时候。眼下正是二月未完，河面上已经有了木排和货船。那些张着巨大白帆的货船，显然都是山东六国的商船。它们满帆劲划，悠悠西上，将黑帆木排一只又一只地抛在后面。黑帆大木排几乎无一

例外的是秦人的货排，木排上堆满小山一样的白色石料，一队队纤夫在河边喊着粗犷的号子逆流而上。

“君上，石料是从蓝田采集，从灞水进入渭水西上的。”卫鞅指着河中木排，向秦孝公解说。

“春日开工，会不会妨碍春耕？”秦孝公问。

“不会。新都工地是三丁抽一，日工一钱，庶民都很踊跃，还要自带粮草。”

秦孝公大笑：“那不成大禹治水了？不行，粮草还是国府出。”

卫鞅笑道：“我变通了一下，自带粮草者如数抵去赋税，如此可免来回运输周折，老百姓也很高兴。各县吏员只管督导做工，粮草一点儿没费心。”

“好啊，秦人还是富了，春荒时节尚有余粮，谈何容易！”荧玉笑问：“大良造啊，离新都还有多远？”虽然是官称，荧玉却说得亲昵玩笑一般。卫鞅不禁笑道：“若放

马驰骋，一个时辰可到。缓行踏勘，两个多时辰吧。”

“河里只见石料，木材从哪儿来？”荧玉又问。

“木材比石料好解决。陇西、陈仓、大散岭，都在渭水两岸，顺流放排，快捷便当。如若不够，还有南山林海。”

“大良造，”秦孝公似乎想起了什么，“我们的工师行么？城防、宫殿、街市，要摆布好谈何容易？秦国没有建过大都城啊。”

卫鞅笑了：“君上，如今我们的工师却是不愁了。其一，六国援助，尤其魏国最热心。”

“哎，日出西山不成？魏国援助秦国？”荧玉惊讶得合不拢嘴。

孝公大笑：“真傻！那是黄鼠狼拜鸡，想摸清我们新都的底细，能要么？”

“其二，六国大商人争相包揽，还有找景监重金贿赂于我者。”

“噢？他们没有所图？”荧玉似乎也明白了许多。

“自然有。新都给他一条街。”

秦孝公轻蔑笑道：“商之为奸，竟至于此也。”

“其三，墨家派相里勤下山，愿率一百名弟子做大工师，帮我建造秦都。”

秦孝公恍然大悟：“啊，墨子大师，好！原来大良造的宝押在此处！”

荧玉顽皮地一笑：“一说墨家，大哥准高兴。”秦孝公和卫鞅不禁同声大笑。

谈笑间遥遥可见一道高塬横在右手，西来的渭水河道拐了一个大弯，好像骤然被折断一般。

卫鞅手中马鞭遥指高塬道：“君上，当地庶民将这座山塬叫北阪(注)。跃上北阪，可鸟瞰新都地貌。”

秦孝公笑道：“自当一看。”

卫鞅一挥手，马队驰上了高塬。众人立马遥望，顿感胸襟开阔。

高塬之上，仍然是平坦的土地伸向遥远的北方。渭水平原从北阪开始，形成第一道土塬，而后逐次向北方推进，一道塬高过一道塬，直到变成莽莽苍苍的高山密林，变成北地郡和上郡的山地高原。第一道跃起的北阪，在渭水北岸形成了一个向南面张开的巨大的弧形，渭水自西而来，在北阪脚下骤然折向东北，沿着北阪东流六十余里，又沿着北阪东塬折向东南，再骤然东折，一涌而入大河。雄峻的北阪好像一个巨人张开了双臂，将渭水揽进了怀抱。北阪塬根至渭水河道，是宽约三四十里的广阔谷地。秦国的新都就要建在这片东西六十余里、南北三四十里的谷地的中央地带。

秦孝公一看就明白，这片夹在北阪与渭水之间的广阔谷地，实在是关中平原的一块腹心险地。纵有强敌可以攻破东面的函谷关、武关或西面的大散关，进入关中腹心，这块依山面水纵深宽阔的谷地，也完全可以展开兵力凭险据守，至少可以从容不迫地向北阪撤退，进入北边的山塬地带再行周旋。而在目下，魏国还占据着函谷关天险和华山要塞，关中东面已无险可守的情势下，这块北阪谷地显得尤其重要。相比于栎阳的孤城一片四面平川，北阪之地简直就是四面要塞的金城汤池。

卫鞅笑道："阴阳家说，北阪乃兴秦圣地也。"

"噢？何以见得？"秦孝公大有兴致。

"君上请看，这巍巍北阪，乃天赐王座。这滔滔渭水，乃龙行于前。

被山带河，南面而坐，正成王天下之大气象也。五德说以为，秦为水德，水性阴平，正应以法治国而大出于天下。渭水逶迤于王城，正应彰显水德之兆。佳水于前，北阪于后，正是聚合王气之形胜要地。"

秦孝公微笑：“大良造也精通阴阳五行说？真信么？”

卫鞅低声笑道：“民心即天心。庶民信之，君上难道不信么？”

秦孝公恍然大笑：“好！与民同心。秦国当兴，如何不信？”

荧玉兴奋地问：“新都有名字么？”

“还没有。正要请君上定名。”卫鞅肃然拱手。

秦孝公笑道：“大良造定吧，其中许多讲究，我是不明白也。”

卫鞅马鞭对着河谷遥遥一圈：“君上，你看这块平川坐北面南，处处向阳，一片大明大亮，就叫它咸阳如何？”

荧玉先拍掌笑道：“咸阳，咸阳，都是太阳！好，二哥，这名字好！”

“还有甚讲究么？”秦孝公笑问。

“水德阴平，须得大阳之象补之，方可阴阳中和，气象久远。”

秦孝公点头大笑：“好！让我秦国尽洒阳光，一片辉煌——就叫咸阳了！”

马队骑士顿时欢呼起来：“咸阳！咸阳！大秦皇皇！”

从北阪进入工地的下坡路上，遥遥可见数十里方圆的平原上到处都是劳作的人群。北阪塬根处，各县民伕正在各自的居住区域挖土窑，熙熙攘攘，喧闹不断。北阪黄土厚实疏松，窑洞很容易挖，且又直立不倒。入住其中，非但冬暖夏凉，而且可以节省大量的帐篷，又不占施工场地，对于建筑都城这样的长期工程，真是天赐便利。平原上川流不息的人群，则主要是划分工区，堆放石料、木料和砖瓦。渭

水岸边的河谷之中，是数十座烧制砖瓦石灰的火窑，浓烟滚滚，连绵十余里如狼烟烽火，分外壮观。荧玉看得大是惊讶兴奋，笑问：“呀，千军万马，战场一般，谁来统率？”

卫鞅笑答：“栎阳令王轼总领，墨家相里勤总工，领书景监总监。”

“五年能完工么？”秦孝公问。

“谋划六年，若无意外，不会延期。”

“魏国大梁的王宫建了几年？”

“五年，还得三五年吧。”

秦孝公不禁大笑：“果真和魏国同时迁都，魏罃得气歪了嘴也。”

正当午时，在工地中心——未来的咸阳大殿地基处，由栎阳令王轼主持，秦孝公祭拜天地，亲自挖开了第一块草地，将雍城宗庙的一抔黄土埋进了咸阳宫的基石下，祷告列祖列宗保佑秦国强盛。如同春耕大典一样，奠基大礼一完成，四野欢呼，整个工地轰轰然破土动工。

秦都咸阳的建造，就在这个风和日丽的春天开始了。

秦孝公卫鞅一行却没有在这片令人留恋的土地上停留，奠基大礼一毕，就马不停蹄地赶往陈仓。他们更加关注的是陈仓峡谷里的新军训练。

六　大峡谷里的神秘新军

车英受命训练新军已经整整一年了。经过裁汰整编，秦国的新军只保留三万铁甲骑兵和两万重甲步卒。就其总数而言，只有秦国原来

兵力的一小半。按照周礼，秦国在周平王初封诸侯时就是“千乘之国”的大诸侯，也就是说，其拥有的战车数量以千为单位计算，最多不许超过五千辆兵车。车战的全盛时期，恰逢春秋争霸的烽烟时代，秦穆公称霸时，秦国最多曾拥有兵车五千余辆，总兵力将近二十万，曾经威震中原。

在殷商和西周时期，兵车的配置为：车上甲士三人，车左、车右各一名主战甲士，御者一人驾驭战车，皆由贵族出身的壮士担任；车下步卒十人，称为“一什”，由平民与奴隶出身的军兵组成。那时候，车战甲士是军中骑士的最高等级，训练极为严格，非但要精通长戈大矛的搏击，而且要对短兵与射箭有很高技艺。除此而外，骑术、驾驭技能，经受剧烈颠簸而能挺立作战的体能技能，三人配合的默契等，无一不是车战成败的关键。

到了春秋时期，由于长期战争，兵车甲士大是短缺。同时，兵源也有了很大变化，兵车配置就形成了车上甲士减少，而车下步卒增多的普遍局面。秦国兵车与当时的山东诸侯在配置上大体相当，车上甲士减少为两人，一人主战，一人驾车；车下步卒扩大为二十到七十二人不等，编为五人一“伍”、五伍一“两”的战斗小单元；车下步卒由车上甲士指挥，车上甲士称为“两司马”。

按照如此规模配置，秦国在车战全盛时期的兵力大体是十余二十万人。这种车战机动性很差，非常容易分出胜负。两军各下战书之后，约定在相对平坦的山塬摆开大规模的方阵，一个冲锋，厮杀几个时辰，便胜负分明。所以春秋争霸的大战，从来没有过相互对峙的长期战争。天下闻名的晋楚城濮大战，主战场也才纠缠了一天时间。一战之后，失败的一方要重新打造数千上万辆兵车，并重新训练数以万计的车战甲士，当真是谈何容易。这是春秋时期“一战称霸”的根本原因。

一辆经得起高速驰骋、剧烈冲撞、崎岖泥泞、酷寒暴暑而不瘫痪的战车，需要上好的桑木做车体，硬度极高的木材做车轮，弹性硬度均为上乘的木材做战车大轴；要用韧厚的兽皮或牛皮包裹车轮，要用上好的铜铁皮包裹车辕车厢，要用矛头一般粗壮的铜柱铁柱做轴头；要购买、训练至少两匹能够配合奔驰的良马，更不说大型战车还要四马驾拉；要打造不同于寻常鞍辔的特殊马具，要打造战车专用的长戈和远程硬弓，要训练高超的驭手和车上甲士……凡此种种，使战车成为很难制造的古典重兵器。在春秋农耕时代，大约十户农人积两年的财力，方才能制造、供给一辆合格的战阵兵车。

到了春秋晚期与战国初期，战争更加频繁，战车的打造根本跟不上战争的消耗与需要。于是，大战频仍的中原诸侯率先变成了兵车与步兵分离、步兵可独立作战的“车步混同”兵制。晋平公时的大将魏舒对“车步混同”起到了开山作用。他率军疾行在狭窄山道时，恰遇戎狄骑兵的突然攻击，车战无法展开，便“毁车以为行”，将车上甲士和车下步卒紧急混编，每辆战车的二十五人组成一个步兵小方队，方队相连组成小方阵，据山步战，击退了戎狄袭击。从此便有了闻名天下的“魏氏步阵”。后来，魏国的名将吴起又将车上甲士训练为骑士，与步卒配合作战，便有了专门的骑兵。大耗财力人力，颇似威猛而战力脆弱的笨重兵车，便逐渐退出了中原大国的战争舞台。

秦国与中原诸侯，本来就有很大的“国情”差异。在进入中原成为诸侯之前，秦人部族在戎狄游牧部族间经年厮杀，本来就没有战车，只有清一色的马上骑士。正因为老秦人举族骑兵，当年才能驰驱千里，奔袭进犯镐京的戎狄匈奴骑兵，一举挽救了濒临灭亡的周王室。那时候，中原诸侯的战车面对狂飙飓风般的西域骑兵，跑又跑不过，打又没法打，如同一堆任人冲击宰割的板肉，没有一个诸侯国赶来勤王。

然则，秦人兵制却发生了一个“文明”的倒退。成为中原大诸侯之后，秦人决意成为王化之邦，抛弃了被中原人讥讽为“野战”的骑兵，开始按照《周礼》的规制“整肃”军制，取缔遣散骑兵，耐心细致地打造兵车，变成了中规中矩的“千乘之国”。到了战国初期，中原战车已经基本淘汰，可秦国还保留着大部分残破兵车。既无力裁汰更新，又面临魏国名将吴起准备灭秦的强大压力。秦国迫不得已大举征兵，一时兵力膨胀到将近三十万，几乎是男丁皆兵。然而这老战车、青铜骑兵和未经严格训练的新步兵相互混杂的三十万大军，被吴起率领五万精兵一举击溃。若非装备虽差但却骑术精良的五万老秦骑兵，秦国真要遭受灭顶之灾了。秦献公痛定思痛，将虚冗之兵全部归田，又回复到了十余万兵力的老规模。

秦孝公少年征战，自然熟知秦国军力军制的弊端。但是要彻底改变旧军制，训练出一支精锐新军，对于一个穷困诸侯国来说，无异于一个诱人的黄粱美梦。如今，力行变法，梦想成真，秦国开始训练自己的新军了，岂能不成为秦国朝野关注的大事?

过了郿县，渭水河道渐渐变窄变深，两岸青山已经遥遥对望。放马奔驰半个时辰，便过了老虢国。老虢国的背后有一片三五十里的山地，那是当年西周孝王封给秦人的第一片土地，不列入诸侯，只称为“附庸”，让秦部族居住在这里为王室养马。悠悠岁月，五六百年过去，这里的老虢国早已经变成了秦国本土，那片古老的“附庸”山地，也已经成了寻常的乡野。在这片乡野西边，是嵯峨险峻的陈仓河谷，那里有一片小小的庄园，永远烙在他的心头……极目望去，秦孝公不禁感慨万端。

“君上，陈仓峡谷就在前面了。”卫鞅马鞭一指，高声提醒。

秦孝公恍然抬头，但见数里之外两座高山耸立，一条小河如银线般隐隐穿出两山中间。山色苍黄泛绿，春风浩荡呼啸，一片荒僻无人的景象，不禁问道：“山后便是营地么？”

“正是。”

“好地方！有山有水有草，走！”

马队急风暴雨般向大峡谷卷去。

车英觉得自己的担子太重了，颇有受命于危难之际的沉重压力。

在车英看来，按照秦国执掌兵权的传统，统率新军的应该是嬴虔。可嬴虔自从受到劓刑后封堵府门，不与任何人来往，更不参与国事，连国君的几次探访都被他拒之门外，还能为国效力么？当大良造奏请国君任命他为新军统领时，车英深深地感动了。

四百多年前，子车氏一族本是戎狄部族中与秦人结好通婚的大骆族，后来归入秦嬴部族，到秦穆公时已经成为功勋卓著的老秦部族。

可是，由于子车氏三位著名的将领奄息、仲行、虎被秦穆公“强令”殉葬，子车氏部族被深深刺伤，脱离秦国远遁西域。历经一百余年，车英所在的仲行一部又辗转回到了秦国故土。这时候，子车氏功勋贵族的地位已经不复存在了。他们隐名埋姓，开始了与秦国无数庶民一样的农耕军旅生涯。不期上天有眼，让车英在栎阳国府前巧遇国君，子车氏又鱼跃而起，在西陲狄道大血战后全族迁回关中，恢复了老秦部族的荣誉与活力。车英虽然是子车氏一族的后起之秀，但诚实地说，军功尚少，当初做嬴虔的前军主将和后来做卫鞅的护法尉，除了他的军旅才华、忠诚品行与奇计功劳，自然还有着朝野君臣对子车氏的怀念与歉疚在起作用。如果说，那是一种多少带有回报色彩的晋升，那么让他统率新军训练，则是实实在在的重任寄托。秦国再也不是靠世袭功劳过日子的时候了，没有才能，没有自己的功劳，就没有任何家族的荣耀与个人的光芒。在这种大争之世，车英能够拥有如此重要的功业机遇，如何能不激动感奋？

车英完全摆脱了老旧车战的路子，凭着他的兵家天赋与军旅磨炼，开始了一丝不苟的新军立制与严酷的实战训练。

第一件事，车英在景监协助下，三个月内就完成了遴选将士、裁汰旧军的繁重任务。卫鞅向他们交代的方略是“裁旧编新，双管齐下”，以求最快地完成新旧交替，防止战事突然爆发。车英带着十名军吏，马不停蹄地跑遍了秦国所有的军营，一个个地挑选出两万余名官兵，又妥善接受了所有可用的军器辎重。其余的七万余名秦国老军，则全部交给景监去安置。如此安排，在极短的三个月时间内，使一支新军胚胎初步形成，完成了从旧军的蜕变。这是山东六国根本无法想象的。

第二件事，从各县青壮中一举招募了两万多新兵。因为军功激励，应征者踊跃而来，大大超出所需数额。面对从军人潮，车英报卫鞅批准，定了两条军法：一、只招家有三丁以上者入伍，独生子、二子者纵然本领过人，也不招收。二、以魏国“武卒”的标准严格考选。

当时天下最著名的步兵，就是吴起时代训练出来的“魏武卒”。标准是：身穿三层铠甲，头戴铁盔，腰佩阔身短剑，身背二十石强弩并带箭五十支，肩扛长矛一支，背三天干粮，日行一百里后尚能保持战力。单以甲冑与随身携带物事的重量论，大约也有五六十斤，更兼甲冑兵器皆是累赘长大之物，在全身挂满的情况下要健步如飞地日行百里，还要随时有剩余体力迎战，谈何容易。对于未经训练的壮丁，这是根本不可能办到的。车英的变通办法是：只考校体力与意志，凡能按以上要求披挂，日行一百里者就合格，不要求保持战力。如此一来，纵然秦国乃久负盛名的尚武之邦，也堪堪只选了两万名合格者。

第三件事，更新装备。战国时代的新军，主要标志是精铁的应用程度。铁骑、铁甲、铁兵器，都要上好的精铁打造，才能对铜兵器保持绝对优势。当时天下铁山主要在韩国，所以韩国虽小，却有“劲韩”之名。秦国铁材匮乏，按照原来的十余万兵力计，秦国尚不可能建

立一支“铁军”。然则兵力精简为五万，加上变法以来从山东各国流入秦国的铁材，却也可以勉力应付。卫鞅下令，除了农具，所有能够搜集到的铁器铁材一律上缴官署，全数交给车英的工器辎重营。一时间，秦国民间三户用一把菜刀，富裕人家仅有的牛车上的铁轮毂和宗庙的铁香炉，以及旧军遗留的少量铁兵器，都一起进了陈仓峡谷的兵器坊。车英派一名得力副将，专司监造兵器、甲胄、马具。一年之间，峡谷中烟火彻夜不熄，皮囊鼓风恍若沉雷，叮当锤锻几乎淹没了刁斗之声。

诸事就绪后，车英才开始了真正的组军训练。

开端一把火，车英首先在军中遴选了一批年轻将领。依秦国军制爵位，伍长什长通常是最低级的“公士”爵位，“两长”（五伍一两，二十五人）通常为第二级“造士”爵位，百夫长一般是第三级“簪袅”爵位，这些都不能算军中将领。称“将”者，最低为千夫长，爵位通常是第四级“不更”，或是第五级“大夫”。

车战淘汰后，骑兵和步兵中的千人队乃战场厮杀的基本单元。千夫长就是军中最基层最中坚的将领层，他们通常都必须是四十岁以下的壮年或杰出青年。在千夫长这个将领阶层，几乎没有“老将”之说。战国军制，千夫长可以有大书姓氏的将旗号令，而千夫长以下的百夫长则不能有标名战旗。一国军队战力的强弱，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千夫长层的战术素质与胆略气质。因为即或是小型战场，千夫长也是冲锋陷阵的最直接指挥者。后来的《尉缭子兵法》云“千人被刃，擒敌杀将。万人被刃，纵横天下”，说的也正是千人队作为基本单元的直接战斗作用。

车英起自行伍，也做过战车兵中等同于千夫长的“百车将”，自然深知千夫长的重要，所以他的遴选重点是千夫长人选。三万骑兵需要三十名千夫长，两万步兵需要二十名千夫长，全部新军便是五十名千夫长。按照数字，秦军中原来的千夫长有一百多名。但由于战事频

仍，来不及及时吐纳裁汰，所以大部分千夫长都已经成了四十岁以上的“老将”，许多还是没有爵位且永远不能再晋升的奴隶出身的“老将”。开始从旧军遴选官兵时，车英反复筛选，只留下了二十多个身经百战的青年千夫长，还差一半有余要从新军中选拔。

车英的办法是，打破身份，唯才是举。秦国新法虽然已经消除了军中的身份天堑，军兵之间不再有贵族甲士和永远只能做行伍老卒的“隶兵”之分。但来自贵族、平民、新自由民三种家族的将士之间的偏见隔阂，毕竟不是短时期能消除的。车英要做的打破身份，就是打破这种偏见，尤其要消除贵族平民官兵对新自由民子弟的蔑视。要做到这一点，仅仅靠说辞不行，最扎实的办法就是比试本领，唯才是举。

千夫长的职位不需要精通兵书战策，甚至不识字也无妨，所需要的最重要素质，是出色地组织指挥小型实战的本领和出类拔萃的个人厮杀功夫。车英命军吏在隐秘地带用泥土做了一个十亩地大的“河西山川”，再用山石封闭。之后便将在个人拼杀中过关的二百名壮士，带到缩小了的“河西山川”前，逐一地教每个人单独走进“河西山川”，在全军十六名大将面前完成两项军考——辨认山川方向，立即说出最有利的攻防地形。这一考校，一次便淘汰了一百五十多人，只留下了四十余人。一个二十多岁、精干瘦削的年轻人引起了车英的注意，他不但一口气说清了方向和攻防地形，而且全部说准了地名。地名本来不要求说出的，因为新军中绝大部分将士还没到过河西地带。

“你，报上名字。”

“禀报将军，我叫山甲！”青年昂首挺胸，高声回答。

“何方人氏？”

“商於大山！”

“你如此年轻，到过河西？”

“禀报将军，我五岁跟随爷爷采药谋生，到过秦国每一座山，每一条水流。”

“何时从军？”

“左庶长变法开始那年，我十五岁！”

车英惊讶，变法开始以来可是严禁招收少年入伍的呀。这时，一个军吏走到车英面前附耳低语了几句，车英不禁大笑：“啊，你是栎阳南市那个徙木少年？”

“禀报将军，正是！”

“你，为何叫了如此一个名字？”车英颇感兴趣地微笑。

“禀报将军，我爷爷是药农，给我取名穿山甲，从军时说不雅，改的！”

“穿山甲？那你一定有山中本领了？”

“禀报将军，我在山林中永不迷路，三天不吃，爬山可追野兔，攀高能抓野鸟！”

“力气呢？”

山甲脸微微一红，高声道：“禀报将军，只能活擒野狼，虎豹可能不行。”

“剑术厮杀？”

“禀报将军，军中比武只得了第六，不好。”

车英高兴地大笑起来：“噢，几万人得了第六，还不好啊？”

在确定千夫长时，二十余岁的山甲成为新军中最年轻的千夫长。山甲是居无定所、无田无产的“药隶”子弟，又那样年轻，按照军中传统，做个百夫长已算非常破格了。车英大胆起用山甲为步卒千夫长，一举打破了对新自由民兵士的歧视偏见。新兵们奔走相告，群情振奋，人人都看到了立功受爵的希望。

千夫长选拔结束，车英在中军大帐举行了第一次聚将会议。全军千夫长以上六十余名将领济济一堂，分外整肃。

车英肃然道：“诸位将军，新军训练即将开始，我要正告诸位的第一件大事，就是职爵暂分。秦国新法，无立战功者不得授爵。新军将领中，有二十六位千夫长乃白身之将，没有任何爵位。还有新近晋升的骑步三军主将共八人没有加爵，仍是原来的低爵。本将军自受命统率新军以来，也是原来的第八级‘公乘’爵，没有加爵。为维护新法，本将军决意在新军实行职爵暂时分离，没有战事，没有斩首立功之前，不向国府报功。无爵低爵之将领，一律待到斩首立功之时以功定爵！诸位以为如何？”

帐中将领异口同声：“斩首受爵，我等心服！”

“好！”车英霍然站起，“距明年开春，我军只有八个月时间。八个月里，新军要训练成一支所向无敌的精锐之师！新军面对的第一个强敌，就是魏国的河西守军。秦国新军的每一名官兵，都要成为能够战胜名震天下的魏武卒的锐士。不收复河西之地，是秦国的耻辱，是新军的耻辱！诸位将军务必激励将士，精诚互助，奋发练兵，枕戈待旦，雪我国耻！”

全帐激昂齐吼：“奋发练兵！枕戈待旦！雪我国耻！”

倏忽之间，大峡谷中已经是冰雪消融流水淙淙满山泛绿春意盎然了。经过酷暑严冬一天也没有中止的严酷训练，这支新军已经成了一支名副其实的铁军。骑兵是清一色的铁甲长剑，非但马具马蹄，连马头上也披挂上了铁皮面具。步兵则分成了三个兵群：五千强弩手，清一色的二十石以上的强弓硬弩；五千长矛手，清一色的铁杆长矛，外加一支精铁短剑；一万主战步兵，人手一口重达八斤的厚背宽刃大刀，一张硬木包裹铁皮的三尺盾牌。兵士铠甲也全部换过，骑士为双层铁甲，红缨头盔。步兵为三层铁甲，铁枪无缨头盔。全军分为左中右三军，骑步混编，能够各自为战。左军骑兵八千，步兵五千；右军骑兵八千，步兵五千；中军骑兵一万四千，步兵一万。另有一万名由战车兵改制的辎重兵，专门护送粮草物资。

今天是新军大演的日子，五万将士将在这隐秘广阔的大峡谷演练一场惊心动魄的攻防战。全副戎装的车英刚刚走上中央将台，一骑飞马台前："报！国君、大良造、公主驾到！被山甲将军挡在营门之外！"

车英霍然起立："三军主将随我出迎！"

峡谷寨口，正是步兵千夫长山甲总哨。当秦孝公一行驰马来到时，山甲当道高呼："来者何人？军营重地，不得驰马！"

前行护卫骑将高喝："国君驾到！打开寨门！"

"军营大演，不得擅入！容末将通报主将定夺！"

护卫骑将怒喝："岂有此理？打开寨门，迎国君入营！"

山甲气昂昂道："三军法度，唯将令是从。末将不知有国君！"

护卫骑士尽皆变色，怒目相向。秦孝公却是笑了："少安毋躁，整肃待命。"便与卫鞅、荧玉下马，在营门三丈之外等待。

片刻之间，峡谷寨门内烟尘大起，车英率领三军主将和三辆接驾兵车隆隆驰来。车英在营门飞身下马，深深一躬：“臣车英参见君上！恕臣甲胄在身，不能全礼。”秦孝公大步上前扶住车英，端详感慨：“车英啊，一年不见，黑瘦若此，胡须也留起来了！”车英高声道：“臣谢过君上！参见大良造！参见公主！”卫鞅笑道：“车英啊，士别三日，刮目相看也。君上要看者，可不是门面呵。”车英肃然拱手：“敢请君上与大良造、公主登车入营！”

秦孝公三人分别登上兵车，车英此间匆匆向左军主将叮咛几句便飞身上马，率领众将夹护在三辆兵车两旁隆隆驶入军营。来到空荡荡的中军幕府，秦孝公颇为惊讶，车英赳赳禀报：“禀报君上，今日大演，军吏全部出动。君上请稍事歇息，军务容臣大演结束再行禀报！”秦孝公对卫鞅笑道：“如此好事，我等待在帐里做甚？”卫鞅道：“车英将军，先请君上视察大演。”

“遵命！请君上、大良造换马！”

“哎哎，车英将军，我也要看。”荧玉急得涨红了脸。

车英看看秦孝公，秦孝公却望着远处微笑，卫鞅点点头：“教公主去。”

军吏牵来三匹战马，秦孝公手搭马鞍，轻捷熟练地翻身上马。卫鞅看看荧玉没有动，似乎拿不定主意该不该扶她一把。荧玉却向卫鞅嫣然一笑，左手一搂红色长裙，右手一搭马鞍，一团火焰般飞到了马背上。卫鞅一点头，马队便向大峡谷深处的校场飞去。

新军校场非常特殊，就面积而言，它几乎就是整个宽阔深邃的大峡谷，远远超出任何一个都城或寻常军营的操演场地。就地形而言，它有河流，有沟坎，有山包，甚至还有烂泥塘，远远不像寻常校场那样平坦。峡谷中的小河将校场中分为二，将台坐落在东面高高的山坡

上。五万新军已经在广阔的峡谷里集结成方阵等待。秦孝公和卫鞅、荧玉并车英等将领登上将台后，被眼前威武雄壮的军容顿时激动了。

遥遥鸟瞰，全部大军列成左中右三个大阵，每大阵均有步骑两个方阵。六个方阵有序分列，骑士与战马全数戴着黑色的甲胄面具，步兵的盾牌短刀和强弩长矛仿佛一道冰冷的铁壁森森闪光。旌旗飘摇，剑光闪烁，五万大军静如山岳，清一色的黑森森的面孔，没有任何杂乱声息。久经战阵的秦孝公与颇通兵法的卫鞅一看就明白，仅仅凭纹丝不动地屹立于山风之中这一点，就决然不是寻常军旅能做到的。车英高声宣布："三军将士们，国君、大良造、公主视察新军来了！全军将士卸下面甲，致礼欢呼！"

峡谷中响起整齐清脆的铿锵振音，骑士步卒全部揭开铁皮面甲，骤然现出大片明亮的面孔，随之而起的是排山倒海般的欢呼："国君万岁！""大良造万岁！""公主万岁！"

秦孝公与卫鞅肃穆地向场中山呼海啸般的方阵招手。荧玉兴奋激动起来，挥动红色长袖，频频向将士们致意。卫鞅低声对车英道："先大演，完毕后请君上训示。"车英点头，待欢呼声平息，高声发令："三军主将归制，大演开始！"

将台上的将军们轰然齐应："遵命！"转身上马，飞驰下山，各自归入左中右三军大旗下。车英向秦孝公拱手高声道："君上，臣要归制大演，恕臣不能奉陪。"孝公一点头，车英上马间却又回头，"大良造，请注意中军步兵黑白战旗。"便飞马而去。

最高山头的三名司旗军吏，各执一面大旗肃然站立，眼见车英回归中军主将的大纛旗下，中间司旗军吏立时高高举起黑色红带的大旗猛然甩下，山头的三十面牛皮大鼓以行进节奏"咚——咚——咚——"整齐响起。闻鼓而进，鸣金而退，这是冷兵器军队的基本法度。但听大鼓雷鸣，左右两军主将的大旗一摆，两个方阵立即向南北方向

疾驰，骑兵走河东，步兵走河西，盏茶之间消失在大峡谷中。留在原地的中军旗帜翻动，交叉飞驰，片刻之间散开阵形，布成了一个两翼骑兵中央步兵的大阵。

高台上，秦孝公问：“大良造以为，将如何演练？”

“大约是左右两军夹攻中军吧。”卫鞅微笑。

“新军真了不得也。”荧玉兴奋插话。

卫鞅淡淡一笑：“别急，得看完再说。”

孝公慨然一叹：“是也，战场最能识别真假，谁也骗不了谁。”

山头上大旗飞扬，三十面大鼓震天动地地轰鸣起来，这是正式进攻的第一通战鼓。初闻鼓声，便见南北两面的峡谷中尘土大起，旗帜翻飞，两军骑兵以排山倒海的气势向峡谷中央冲锋而来。排成方阵的步兵在山根突然出现，从侧翼迂回进攻。南北两军的步兵骑兵各攻两个方向，中军即是四面受攻，且左右两军的总兵力近三万之众，而中军只有两万，显然处于劣势。此时但见中军大旗招展，两翼骑兵狂风暴雨般压向距离较远的两军步兵方阵，中军自己的步兵方阵则急速变换，瞬间变成了一个大大的圆阵，外围是三千名强弩弓箭手，内阵是纵深六层的甲士。

中军的步兵阵形在将台山下的旷野，台上看得分外清楚。左右两军的骑兵是一万六千，中军的步兵是一万八千。按照战国步骑作战的传统，骑兵可冲击、战胜三倍于自己的步兵，若兵力相差无几，铁甲骑兵战胜无疑。秦孝公本是骑兵将领，不禁为中军步兵大为担心，对卫鞅急切道：“能支撑半个时辰足矣！”卫鞅激动拊掌：“车英这个难题选得好。君上快看！”

但见中军外围的强弩疾箭如雨，四面原野上的铁甲骑士纷纷“中箭落马”。但不容强弩手装上第二轮长箭，铁甲战马已四面呼啸着卷入步兵阵地。顷刻之间，但见强弩弓箭手立即变成了右刀左盾、以“伍”为战的攻防单元。纵深步兵则一刀一矛两人一组，与骑兵展开了激烈搏杀。车英作为中军主将，并没有率领骑兵冲锋，而是坐镇步兵阵地的中央，亲自指挥步战。左右两军骑兵的目标是突破中央，力擒中军主将结束战事。战国军法通例：“三军大战，若大将死，从吏五百人以上不能死敌者，斩！大将左右近卒在阵中者，皆斩！其余士卒有军功者，夺一级。无军功者，戍三年……”注也就是说，主将战死或被俘，全军重罚受辱：凡领兵五百名以上的军官全部斩首，主将周围的护卫军兵全部斩首，即或部分将士立功，也要受降一级的惩罚。可见大将危难就是全军危难，大将死伤或被俘，自然也是最大的战败。唯其如此，车英作为中军主将坐镇步兵对抗骑兵的最危险的中央阵地，对中军步兵可谓最严酷的考验。

“车英有胆略，大大激励士气。”秦孝公赞叹。“亲阵探索步骑之战，颇有见识。”卫鞅点头。“快看。步兵不行了！”荧玉锐声叫喊。

此时只见步兵大阵已经被骑兵撕开了五六道缺口，几次猛冲中军主将的土台方阵。车英的将台四周是一个千人队布成的圆阵，千夫长的将旗是黑旗白带，中间大书一个“山”字。面对汹涌的铁甲骑士，那面“山”字大旗像黑色的闪电，在各个缺口来回翻飞。一个瘦削的黑色身影不断地愤怒吼叫：“长矛刺人！短刀砍马！”“缺口两改五！快！”在他的奔跑指挥补救下，一个个缺口重新合拢。

但就在这时，一队骑兵突破外围纵深，卷起巨大的尘暴席卷而来，眼看就要一举突破中央将台。当此之时，只见“山”字大旗在尘暴烟雾中骤然迎风一抖，一声狼嗥般的长吼响彻山谷。随着狼嗥之声，将台千人队像暴风一般，卷集到骑队正面约半里宽的沟壑地带。一阵闪亮，每个步卒手中都骤然出现一支怪异的木槌！步卒们丢掉盾牌，

右手木槌，左手大刀，吼叫着扑向马队之中，将马队三三两两地分割围困，杀在一起。仔细看去，这木槌长约三尺，细身大头，专门砸向戴着铁甲面具的马头。步卒们欺身马前，左刀隔挡骑士长剑的同时，右手木槌便对准正好发力的马头猛然一击。马头面甲对于寻常刀剑，确实有良好的防御功效。但对这猛力砸来的大头木槌，却极是忌惮。但闻“嘭嗵”之声，一旦砸中马头铁甲，战马无不嘶鸣倒退。纵有神骏战马堪堪躲过，另一面的大头木槌又纵跃跟进，立即从另一方向猛烈打来。这种奇异的兵器，奇异的打法，令骑兵防不胜防，反复躲闪，马上骑士的砍杀战力自然大大减弱。前仆后继的大头木槌与铁甲骑士反复纠缠两个时辰，左右两军的骑兵始终不能击溃兵力相当的步兵大阵。

秦孝公三人看得激动不已，却听得山头大锣轰鸣，大演收兵。

车英一身泥汗飞马将台，片刻间三军集结。清点战场的军吏飞马来报：“禀报将军：左右两军与中军伤亡相当！中军阵地未被攻破，左右两军未被击溃，胜负难定！”

“请君上、大良造评点训示！”车英汗透铁甲，依然赳赳雄风。

“将士劳累，待后再评点不迟，大良造以为如何？”

卫鞅拱手道：“评点可后，请君上训示三军，激励士气。”

秦孝公摇头微笑：“大良造乃国家上将军，理当训示将士。我到幕府再说。”

车英转身面对峡谷大军：“请大良造，训示三军——”

卫鞅不再推辞，高冠带剑走上土台，一领白色披风随风抖动：

“新军将士们，秦国变法十余年了，你们是变法诞生的新军锐士。经年训练，将士同心，你们创出了异乎寻常的新战法，必将成为纵横天下、雪我国耻的精锐之师！中原战国亡秦之心不死，秦国在夹缝中赢得的时日无多，一场大战迫在眉睫。新军将士，你们建功立业的机会，就要到了！”

全场高呼：“雪我国耻！建功立业！”车英深深一躬：“君上、大良造，车英请求公主抚慰三军将士。”秦孝公爽朗大笑：“大良造，你说？军中尽皆男子汉。”卫鞅向荧玉微笑点头：“夫人，红颜一语，可抵千军也。”荧玉脸上泛起激动的红潮，向卫鞅投去热烈的一瞥，缓缓走上高台，红色的斗篷一团火焰般在燃烧。车英令旗挥下：“公主抚慰三军。”大军屏息，峡谷中一片寂静，唯闻战旗猎猎之声。

面对这遍野翻卷的猎猎战旗，面对这黑色山岳般的万千骑士，荧玉心头怦怦大跳了。她蓦然想起跟随景监出使山东六国时看到对秦国的种种蔑视，不禁热泪盈眶：“新军将士们，你们都是秦国的勇士，都是秦国父老的好男儿。秦国民众的土地、房屋、牛羊，你们的妻子儿女，你们从变法中得到的自由之身和宝贵土地，都要靠你们手中的刀矛剑盾去保护。你们是秦国真正的长城，是护法的铁军！你们要保住这个国家，保住你们的家园……你们的父母与妻子儿女挂怀你们，期盼你们杀敌立功，光耀门庭。你们的汗水、泪水、鲜血，将伴随你们的荣誉和爵位，永远铭刻在你们家族的石坊之上！家人不能来看望你们，我要为你们唱一首秦地民谣，当做你们父母妻儿对你们立功报国的期盼之心。”

悠悠歌声如丝飘荡，那是每一个秦人都熟悉的美丽情歌，五万官兵的泪水顿时溢满了眼眶。

蒹葭苍苍　白露为霜

所谓伊人　在水一方

溯洄从之　道阻且长

溯游从之　宛在水中央……

歌声落定，峡谷中刀剑齐举，骤然爆发出雷鸣般的吼声：“保卫家园！光耀门庭！”“为国效命！舍生忘死！”“公主万岁！”

卫鞅被荧玉深深感动了，不禁深情地看了她一眼：“夫人……”

骤然之间，荧玉肩膀一抖，大袖遮住了脸庞。

是夜，秦孝公与卫鞅在中军大帐听车英详细禀报了一年来的新军训练。孝公起自军旅，对新军战法和兵器改制逐一详加询问，感慨不已。但他最感兴趣的还是两件兵器：一是对骑兵的阔身短剑改为窄身长剑，二就是那怪异威猛的大头硬木槌。

秦孝公本来是骑兵将领，又是秦军中的铁鹰剑士，自然熟知天下骑兵的用剑都是阔身短剑——剑身四寸宽二尺长，加上剑格护手，也就是二尺五六寸长短。如今秦军骑士的用剑变窄，宽为不到三寸，长度却加长了八寸，连剑格在内三尺有余。“我来试试。”孝公拿过一把骑士长剑掂了掂，比自己的阔身长剑轻了许多。“好使么？”他笑了笑，似乎不太踏实。

“君上，帐外有木桩，可以试手。”车英看出孝公心思，立即提议。

“好，试试手。”孝公提着长剑走到中军大帐外，车英指着几根三四尺高的木桩道：“君上，这是试剑桩，请君上一试。”孝公见那木桩高度与骑兵对步卒的高度相类，不禁赞叹车英的训练细致，猜测这试剑桩肯定是为检验工师交来的剑器而立的。他站稳马步，长剑斜举过头，猛然向木桩挥下，只听“咔嚓”一声大响，剑身陷入木桩半尺有余，却没有劈开木桩。“噫”的一声惊诧，秦孝公不禁疑惑沉默。

他的佩剑也是长剑，只是宽了一寸，是阔身长剑。难道窄了一寸多，力道与锋利程度就如此大减？依他的剑术造诣，若使用自己的阔身长剑，一剑劈开这三尺木桩当不是难事。依照目下这剑的效果，骑士砍杀会有威力么？

“君上，这窄身长剑是我琢磨出来的，轻便称手，只是须得训练劈杀手法。臣是教一千骑兵先行训练，确有威力，才配置全军的。君上且看，当是这样——”车英拔剑做了一个大斜劈的动作，一剑挥下，另一根三尺木桩已经“咔嚓”一声迎刃开为两半。“噢！”秦孝公不禁惊讶地笑了。车英也是少年成名的铁鹰剑士，论剑术自与孝公相当，然则一剑轻挥，竟能将三尺木桩从中间一劈到底，可见这窄身长剑确实威力不小。轻而锋锐，对于骑兵自然是大大的好事，同等体力之下，可挥舞劈杀的次数可能大大增加，这在战场上的作用就可想而知了。

经过三个骑兵千夫长的演练，秦孝公已经看出了劈杀诀窍。他再次挥剑，凌空一剑将粗大的三尺木桩劈开挑起，犹自觉得力道未尽，不禁哈哈大笑：“好，改得好！也给我配一把。”场边的将领们不禁高声喝彩起来。孝公意犹未尽，兴致勃勃道：“大良造，试试，好用得很！”

卫鞅本是名门名士，对剑术自然也是颇有造诣，然却是独身搏击的路数，讲究灵动点刺，与马战剑术的注重劈杀有许多不同。他上前拿起一支窄身长剑，试试觉得颇为顺手，一剑劈下，却只是将三尺木桩堪堪劈开了一半，剑身夹在木桩中已不能动弹了，不禁摇头笑道：“看来呀，不能斩首立功了。”惹得众人大笑起来。进得大帐，秦孝公振奋有加，又兴致勃勃地问到大头木槌的奥秘。车英略有尴尬地笑了：“君上，这大头木槌，我也不知山甲何时闹的。他在山野与野兽多有搏斗，曾说过他将硬木削成的大头木槌随身隐藏，威力极大。没承想他的千人队竟然人人一把，我也惊讶，不知他何时赶造。今日看

来，却是威力不凡。方才，他还在帐外为私用兵器请罪。大良造，我请你注意的就是他，二十余岁，你应当认识他。”

“我？认识这个千夫长？”卫鞅惊讶。

“想想，栎阳南市，徙木立信。”

“啊——莫非他是那个徙木少年？！”

“对呀！没错！现下是新军最年轻的千夫长。”

卫鞅感慨中来：“难得呀难得，异数也。一个药隶少年成了军中将领，那时候谁敢想哪！”

孝公笑道：“大良造，你这变法可不知要多少人新生，感慨不完也。”

突然，峡谷中马蹄声疾，车英习惯地霍然转身，正待发令，听得马蹄声已到帐外，卫士高声禀报：“大良造府领书景监到！”三人不禁一惊。

景监匆匆走进一躬：“君上、大良造，斥候星夜急报，山东有变！”

“噢？快讲。”秦孝公和卫鞅已经同时站起。

“一是楚国联络中原，图谋攻秦。二是三晋龃龉，魏国正在秘密准备吞灭赵国韩国。三是齐燕结盟，企图迫我秦国割地！”秦孝公和卫鞅相互对视，半日沉默，突然，两人同声大笑起来。

1. 秦国爵位分为二十级，一级最低，二十级最高。大良造之上还有驷车庶长、大庶长、关内侯、彻侯。

2. 灋，“灋”为“法”的古体字，音义皆与“法”同。

3. 阪，战国秦人将山塬高坡称为“阪”，咸阳北阪后来成为著名的六国宫殿区。此称谓至今在日本保留，“大阪”即建在山塬高坡上的都市。古典游记如《水经注》等，常有“峻阪迂回”之说，皆出于秦时语汇。

4. 见《尉缭子·兵令下二十四》。

第十一章　天算六国

一　神秘天象逼出了楚宣王的妙策

楚宣王芈良夫烦闷极了，一日数次问侍臣："江乙大夫回来没有啦？"

中大夫江乙到魏国齐国去了。他是楚宣王的密使，已经派出去三个月了还没有回音，楚宣王如何不着急？六国逢泽会盟后，庄严的誓言与盟约都莫名其妙地瓦解了，非但合兵攻秦做了泥牛入海，连瓜分小国都无法兑现。按照芈良夫原先的盘算，灭秦之心除了齐国，哪国都比楚国猴急。所以他回到郢都后稳如泰山，既不整训兵马，也不积极联络，只是派出了三名得力干员潜入武关探听秦国动静，准备坐收渔利。

芈良夫素来自负，觉得自己是历代楚王中最英明的一个，远远胜过先祖。他们打打杀杀地折腾了几百年，楚国还是楚国，中原还是中原，楚国连淮水都不能越过。只有他运筹帷幄，兵不血刃，就以天下第二强国的身份参与了六国会盟，而且将毫不费力地拿到几百里土地，将楚国一举推进到大河南北。这种功业谁堪比拟？楚庄王一鸣惊人，用十几万具尸体换回来的也不过是三几年霸主、数百里土地而已。祖父楚悼王殚精竭虑，任用吴起变法，牺牲朝局稳定换来强兵富国，也不过是个中原不敢来犯的格局，又能如何？芈良夫经常为先祖们的蠢笨感到滑稽可笑，觉得他们实在是错失了诸多好机会，不够大国王者的风范。芈良夫应对天下的策略是：不做老大，只做老二；不图虚名，唯求实利。谁做战国老大，谁就是众矢之的，谁就得付出十

倍百倍的精力国力，去面对所有想算计你蚕食你削弱你吃掉你的天下诸侯，实在是坐在燎炉一般。如此傻事，楚国能做么？坐定老二，则可左右逢源。老大有的好处，老二必定不能少，老大有的风险，老二却大体没有，甚至在必要的时候可以借天下众力挟制老大，得到比老大更多的好处。

天下纷争，鹿走无主。那些庸常的君王仅仅注目于肥鹿而无法顾及左右，他们如何能像芈良夫，看得如此深彻？

芈良夫很是为自己自豪了一阵子。他对大臣们说，他的大策是从老子那儿来的：“老子，老子你等知道么？我大楚国的圣人啦！你等都给我好好读《老子》，每人一百遍。读完了，才有议论国事的资格。知道啦？”从那儿以后，吟诵《老子》的悠扬声音弥漫了宫廷内外，君臣议事，老子的典籍也频繁出现，“不尚贤，为无为”，“夫唯不争，故天下莫能与之争”，“战战兢兢，如履薄冰”，“治大国若烹小鲜”，等等，成了终日嗡嗡哼哼的朝堂乐章。

有一天，芈良夫和三名宫女狎玩，被一个老臣撞上，给他大诵了一段佶屈聱牙的东西来劝谏：“归根曰静，是谓复命。复命曰常，知常曰明。不知常，妄作凶。知常容，容乃公。公乃全，全乃天，天乃道，道乃久。没身不殆。”芈良夫听得云遮雾罩：“你？你念的什么东西？啁啾鸟语啦！”老臣愤然亢声：“我王，这是《老子》教诲，何能是啁啾鸟语？莫要污了圣人啊！”芈良夫大为狼狈，从来没认真读过一遍《老子》的他，如何知道这是老子？不由恼羞成怒，大喝一声：“你读的不是地方啦！女人面前，读《老子》圣典，玷污圣人啦！”

从此，宫廷中吟诵《老子》的哼哼嗡嗡，戛然而止了。楚宣王肥大的身躯旁永远蜷伏着两个艳丽的侍女，谁敢玷污圣人？

倏忽十年，楚宣王越来越觉得窝囊。坐收渔利没得成，想吞几个虾米小国，却受到魏国齐国的威胁，只好不情愿地缩回了手脚。“天下

老二”做得没人理睬，连自己都觉得大是乏味。做国王二十多年了，《老子》大策迟迟不得伸展。全部心志，原本都倾注在六国会盟所能捞到的实利和名位上，如今竟成了竹篮打水，颜面何存啦？虽然他还是那么豁达，心事却越来越重，本来就肥硕的身子，也就更加肥硕，如同楚国水田里的老水牛，整日呼哧呼哧地大喘息，分不清是热的还是累的。

几个月前的一日，芈良夫苦思无计，压在打扇的侍女身上睡着了。朦胧之中，忽然心动，顿觉灵光一闪，一个奇妙的主意浮上心头。仔细琢磨，大是得意，愈发觉得这是天意，是振兴“天下老二”威风的一道奇策。不禁拍着侍女的细软腰身哈哈大笑，吩咐内侍立即将中大夫江乙宣来，密商了整整一天。第二天，江乙就辚辚北上了。

江乙的秘密使命，是寻找两个天下闻名的星象家甘德和石申。

甘德、石申是两个神秘的灵慧隐士，却与巫师占卜、阴阳五行、堪舆之术等神秘流派丝毫无染。他们是“究天人之际”的渊深学派，是上天隐藏在尘世的眼睛，也是人世体察天机的异能之士。在春秋战国，以“天”为直接对象的学派有两个，一个叫“占候家”，一个叫“星象家”。占候，是以天地气象的变化预测人间祸福，云气、风势、日色、虹挂、雾象、电光、雷声、海潮、月晕、尘土、阴霾等等，都是占候家观测玄机的对象。星象家也叫占星家，是以天上星辰的变化，预测人事国运的学问家。自夏商周三代开始，国王通常有两个固定的官身预测家，一个是占卜的巫师，另一个就是占星的星象家。其余诸如阴阳家、堪舆家等，则都是一事一招，极少有朝臣资格。两者相比，卜卦较为流行易懂，尤其在周文王演绎八卦和孔夫子撰写爻辞之后，等闲士子也对卜卦有所了解，占卜的结果对国人的心理威慑和影响力也就日渐减弱了。相反，星象家却始终保持着他们曲高和寡的神秘，等闲学问家是无法窥其奥秘的，国人庶民更是难知万一。

这种状态一直保持了三千余年。后来的魏晋时期，有个最著名的天才星象家叫管辂，他只活了四十八岁，官至少府丞。他少年时师从著名易家郭恩，先修《周易》，后修星象。观天之时，管辂常通夜不眠，往往有惊人的论断，连老师也不能理解。一年之后，老师郭恩反倒常常求教于管辂，慨然叹息："闻君至论，忘我笃疾！竟何至此？"管辂洒脱笑答："此非修习之功，乃吾之天分也。"四十岁时，其弟管辰请求随管辂学习星象之学。管辂正色答："此道，非至精不能见其数，非至妙不能窥其道。皆由无才，不由无书也。孝经诗论，足为三公。无用知之也！"

正因为如此深奥，如此难以为常人所掌握，星象家的预测对天下始终保持着高远的威慑。它可以化成童谣，化成谶语，化成各种神秘预言，甚或化成席卷天下的风暴。整个古典时代，没有人敢于对星象预言的权威提出挑战。

这正是楚宣王要寻觅甘德、石申两个星象家的奥秘所在。他要知道天下的兴亡大势，要根据天机来决定自己的大策，不能再等待了。芈良夫想封这两个高人为"天大夫"，永远留在他身边，随时告诉他上天的奥秘，好让他顺天行事，大振国威。

从远古起，历代都有星象家辅佐王室。夏有昆吾，商有巫咸，周有史佚、苌弘。春秋三百年，星象家更多了一些。著名的有郑国的裨灶，鲁国的梓慎，晋国的史赵、史墨，唐国的子昧等。进入战国，声名赫赫者有齐国的甘德（人称甘公），魏国的石申，赵国的尹皋等。然最为天下折服的还是甘德、石申两位高人。芈良夫认为，战国如三晋魏赵韩者，如田氏齐国者，如西陲秦国者，皆莽勇蛮荒之辈，根本不配了解天机玄奥，活活糟践了出生于他们国家的星象家。唯有楚国燕国这样的资深老诸侯，才能知天命而畏之，顺天行事。芈良夫觉得，信天更有一样好处，当国君犯了国事过失而庶民难以原谅时，只要国君表示真诚悔悟，上天仍然会还给你一个吉祥福音。这是最妙的

所在。顺天行事，自己永远都是英明的，犯了错失，上天也会帮你挽回的。芈良夫耳熟能详的故事发生在宋国。

宋景公时，有一年荧惑守心[注]，宋景公大惊。司星大夫子韦提议：“可移祸于丞相。”宋景公摇头：“丞相乃肱股之臣，不行。”子韦又道：“可移祸于民。”宋景公更摇头：“君当爱民，何堪移祸？”子韦三提：“如此可移于年成，岁减即灾消。”宋景公急道：“年成减则民饥困，何有如此国君？”子韦肃然道：“天高听卑。国君有如此人道者三，荧惑当移动也。”宋景公半信半疑。谁知三个时辰后，荧惑果然离开心宿三度，出了宋国的“天界”！

上天如此与君为善，岂有不信之理？

正在楚宣王芈良夫心神不宁的时候，飞骑来报：江乙大夫已经到了郢都北门，两位高人同车来到。芈良夫高兴得差点儿跳起来，立即吩咐备车，亲自迎出北门，将两位高士恭恭敬敬地送到早已经准备好的隐秘大宅，并派了两百名武士严密保护。

从第二天开始，芈良夫破例离开了侍女，独自住进太庙，斋戒沐浴三日，以示对上天的敬畏。三天出来，口中寡淡，腹中空虚，大嚼了一顿麋鹿肥鱼，方才气喘吁吁地下令赶往荆山观星台。

赶到荆山脚下，已经是夕阳残照了。虽是夏天，山风却颇有凉意。荆山葱茏，云雾缭绕，抬头看去，高高的孤峰仿佛就在天上一般。

六名壮士轮流，用粗大结实的长竿竹椅，抬着肥硕的楚宣王走上了山梯小道。甘德、石申两位高士均是清瘦矍铄，白发童颜，无论如何也不坐竹竿椅。中大夫江乙，自然得陪着两位高士步行登山。他虽然也生得精瘦，晒得黝黑，似乎显得身轻体健。但不消一半，精瘦黝黑的江乙便气喘流汗腰酸腿软了。他原本没有爬过如此漫长的山路，

此刻方才知道这登山大非易事。本想坐进竹竿椅，无奈自己只是一个中大夫，不敢在高人仙客步行时自己与国君有一样的享受。只好走走歇歇，大大地落在了后面。看那两位老人，却是逍遥自在，步履依旧从容。江乙身后的数十名内侍，抱着担着抬着各种御寒之物和祭祀用品，更是汗流浃背，气喘如牛，拉成了一个长达一二里的散乱队伍。走走歇歇，大约一个半时辰，长长的队伍终于磨到了孤峰观星台的垛口。

这座观星台坐落在荆山主峰的顶端，形状就像切下来的一块城墙，四四方方，周围有与城墙一样高的女墙，垛口上插满五色旗帜。

观星台的北面是三间石头房子，足以抵挡任何山风暴雨。中央才是实际上的观星台，一座三丈六尺高的青石高台，暮色苍茫中就像插入苍穹的长剑。高台四周，是按照星辰分野的位置筑好的十二张石板香案。那时候，星象家将每个诸侯国都与天上的星宿位置做了对应测定，何星之下何位置为何国，都有一个公认的分野。《周礼》所谓的“以星土辨九州之地，所封封域皆有分量，以观妖祥”，正是这种分野星占的具体说明。按照后来星象家的典籍，夏王朝时最初的星象分野只对应天下九州和江河湖泊，分别是：

角、亢、氐三星——兖州

房、心二星——豫州

尾、箕二星——幽州

牵牛、婺女——扬州

虚、危二星——青州

营室、东壁——并州

奎、娄、胃三星——徐州

昴、毕二星——冀州

东井、舆鬼二星——雍州

北斗——天下江河湖海

进入春秋战国，这种分野就显得粗疏不明，星象家们又做了重新的细致分野，主要有用二十八宿对应分野，用十二次(注)对应分野两种方法，后一种主要针对大国分野，具体是：

荧惑——其下分野为楚、吴、越、宋

太白——其下分野为秦国、郑国

辰星——其下分野为燕国、赵国

房星——其下分野为魏国、韩国

玄枵——其下分野为齐国、鲁国

填星——其下分野为洛阳周王室

按照这种分野划分，观星台南面的楚国方位，也就是荧惑之下的那张石案，便做了祭天的主案。主案上有准备好的牺牲，三只洗刮得白亮还系着粗大红绫的牛羊猪头，昂昂立在大铜盘中，香气缕缕弥漫了小小城池。中央的实际观星台已经用黄幔围起，只有顶端传来的旗帜抖动之声，使人想到了它的神秘使命。

“二位高士辛苦了。”楚宣王喘息着走过来。甘德、石申肃然一拱，略高一些的甘德道：“楚王，我二人要到星室调息元神，待到夜中子时观星，若有征兆，再与楚王计议。”楚宣王虔诚拱手：“本王亦当诚心敬天，在东室沐浴净身，子时再行求教。”

时当六月初三的无月之夜，碧空如洗，星河灿烂。中夜时分谷风习习，凉得有些寒意。芈良夫虽然肥硕，却经不住夏日山寒，裹了一件夹袍走出东室在观星台上徘徊。仰望满天星斗，只觉得乱纷纷闪烁

不定，一点儿奥妙也琢磨不出。这时只听肃立在高台下的司礼大臣高宣：“子时已到，有请高士……”

星室的厚帘掀起，甘德石申二人白发披散，身穿绣有星宿分野的黑色长袍走出，在南面祭坛前跪拜祷告：“昊天在上，有甘德、石申二位弟子祈求天帝，恳望昭示天机，以告诫国君自励奋发，拯救苍生于水火。”拜罢起身，肃然登上观星台。楚宣王连忙跪在二人跪过的祭案前，再度祷告一番：“上天哪上天，芈良夫耗费资财诚心敬天，总该比宋景公那几句空话好吧，你该当有个吉兆啦。”

观星台顶上，甘德、石申各自向深邃的苍穹肃穆一拜，闭目定神，霍然开眼，向广袤无垠的星河缓缓扫过。灿烂的夜空出奇的静谧，晶莹闪烁，嘲讽着人间的简单和愚昧。大约一个时辰后，二人同时轻轻地“啊”了一声，身子急速地从面南转向面西。他们灵异的耳朵，已经听见了遥远的河汉深处的隐隐“天音”，凭着与生俱来的天赋异禀，他们已经预感到今夜将有惊人的旷世奇观。

片刻之间，西部夜空一道强光横过天际，一颗巨大的彗星拖着长长的尾巴，由北向南横亘西部天空！它那强烈的光芒，横扫河汉的巨大气势，竟使星群河汉暗然失色。强光照耀之际，隐隐雷声久久不散。

甘德、石申被深深震撼了，伫立在观星台上，久久沉默着。

寅时末刻，两位大师终于走下了观星台。司礼大臣和江乙大夫恭恭敬敬地将两位大师迎进国王专用的东室。楚宣王屏退左右侍从，将两位高士请到尊位坐定，诚惶诚恐地深深一躬：“敢问先生，上天如何垂象？”

石申道：“今夜天象，非同寻常，天下将有山河巨变。”

楚宣王眼睛骤然放光，一脸惊喜：“先生但讲无妨啦。”

甘德道：“楚王敬天，不敢隐瞒。丑时有半，西部天际有彗星骤显，长可径天，苍色闪烁，其后隐隐有风雷之声，横亘天际一个时辰有余。山人观星数十年，其间隐寓的沧桑巨变，实在难以尽述也。”

楚宣王对甘德石申可以说是高山仰止了，对他们的秉性也颇有耳闻——淡泊矜持，直言不讳，对灾难星变从来泰然处之。因何两人对今夜天象竟如此悚然动容？心头不禁大是忐忑，却又有些激动：“先生所言彗星，莫非就是帚星？此乃大灾之星，芈良夫略知一二，但不知何国将有大灾大难？楚国可否代上天灭之，以伸天地正道？”

石申的目光不经意地扫过芈良夫的肥脸，嘴角抽搐了一下，却又低眉敛目道：“楚王但知其一，不知其二。寻常人以为，彗星为妖星之首，预示人间大灾大恶。然则天行有常，常中寓变，远非常人所能窥视。这彗星，在非常时期以非常色式出现，则有极为奥秘深远之意蕴，并非寻常的灾变。大恶大凶之时，彗星大显，乃除旧布新之兆。巫咸有言，彗星大出，主灭不义。当年周武王伐纣，彗星大显，正应此兆也。晏子有言，天现彗星，以除人间污秽也。彗星出于太平盛世者，昭示灾难。然彗星若大出于恶世，则大灾难中有新生，新政将大出于天下，人世将有沧海桑田之变也。”

芈良夫心中大动，吴起在楚国变法不正是新政么？不禁连连点头：“先生所言极是，烦请详加拆解。”

甘德一直在深思默想，此时悠然一叹：“今夜，径天彗星大显于西方太白之下，当主西方有明君强臣当国，新政已成根基。天下从此将有巨大无比的兵暴动荡，而后扫灭四海灾难，人间归于一统盛世。”

楚宣王愕然，“太白之下”，那不就是秦国么？匪夷所思！要说哪个国家他都相信，偏这秦国要成大器，他是无论如何不能相信。秦

国，一个天下鄙视的西陲蛮夷，芈良夫连正眼看它一眼都不屑，竟能应上天正道而大出？一时间，他惶惑起来，怀疑两位星象家老眼昏花看错了星星：“敢问，先生，有否看、看错？真是，太白之下啦？”

甘德石申惊讶地睁开眼睛，相互对视有顷，竟不约而同地大笑起来。

楚宣王已经烦躁不安地站了起来：“我大楚国，尚被中原视为蛮夷。那秦国，分明比楚国还差老远啦！这上天倒玄妙得紧，本王，如何信得啦？”

“上天授权，唯德是亲。”甘德淡漠微笑。石申眉头微微皱起道：“楚王尚有不知，荧惑暗淡不明，躁急促疾，长悬列宿之上。分野之国，当惕厉自省也。”

“如何？”楚宣王又是一惊，“荧惑暗淡啦？列宿之上？那不快要荧惑守心了？上天也上天，芈良夫敬你有加，你为何忒般无情啦！”石申道：“荧惑暗淡久矣，非今夜之象。若非楚王敬天，本不当讲。”

“天机悠远，不可尽察。或我等未能尽窥堂奥，也未可知。言尽于此，愿王自图之。”甘德说着已经站起，一拱手，“我等告辞。”石申大笑起来：“然也然也，或未能尽窥堂奥也。告辞。”

楚宣王心乱如麻，挥手道：“江乙大夫，代本王送两位先生。赏赐千金。”待两人走出石门，芈良夫山一般的身躯再也支撑不了烦躁劳累和失望，呼呼大喘着瘫软在冰凉的石板地上。

荆山观星台下来，楚宣王就像霜打了的秋菜一般，蔫得一句话也懒得说。江乙回来禀报说，甘德石申两位高人已经走了，楚宣王才惊讶地推开了打扇的侍女：“如何走啦？不是说好的做天大夫啦？”江乙苦笑道：“两位高人不屑做官，臣实在挽留不住。大王，得另谋良策才

是。”“上天都给谋过啦，我能谋过天么？”楚宣王愁眉苦脸地挥挥手，“江乙啊，你说这上天也是没谱，如何秦国也能大出，本王如何信他啦？”江乙看着楚宣王，沉默着不说话。

“说呀，你信不信啦？”

“大王，容臣下直言。”黑瘦短小的江乙在肥白硕大的楚宣王面前没有委顿，一双精光四射的眼睛在黝黑的瘦脸上分外活跃，一拱手道，“臣以为，天象之说，素来是信则有之，不信则无。若天象对我有利，我可用之以振民心。若天象对我不利，我则可置之度外。儒家孔丘就从来不涉怪力乱神，只是尽人事而已。若大王这般笃信，岂非大大辜负了芈氏祖宗？”

楚宣王眯着眼睛，打量了江乙好大一会儿没说话。他本来也实在不想相信这两个糟老头儿透露的天机，但却总觉得老大沮丧。江乙这一番话倒真对他的胃口，但又觉得缺点儿物事，想想问道：“如你所言，先祖有非天举动啦？”

“正是。”江乙显得深思熟虑，“先祖庄王，问鼎中原，向天命发难，反成一代霸业。往前说，武王伐纣，老姜尚踏碎太庙里的占卜龟甲；天做雷电风雨，老姜尚却对武王大喝，‘吊民伐罪，何须问此等腐朽之物？’武王从之，大举发兵，一举灭商。往近说，郑庄公射天，反成春秋第一霸主。臣日前在齐国时听说，稷下学宫有后起名士在论战中大反天道天命之说，已经轰动齐国了。我王何须为区区彗星灭了志气？当谋良策，尽人事，以振兴楚国。”

“反得好啦！”楚宣王一阵大笑，大为振作，“就是啦，要说变法，也是我大楚早啦。那时候，秦国还在睡大觉啦！”

“我王所言甚是。先祖悼王用吴起变法，威震中原，无敢犯楚。我王当重振雄风！”

“好啦！”楚宣王推开两名打扇侍女，肥大的身躯摇晃着站了起来，仿佛在江乙的头顶俯视一般，“江乙，本王册封你为上卿啦。即刻回府准备，办理官印文书。晚上进宫，本王要委你重大国务，振兴大楚啦！”

江乙振奋了，深深一躬道：“臣纵肝脑涂地，亦当报效楚国！”

按照传统，楚国的上卿是令尹（丞相）的辅政助理大臣，职爵显赫。楚国目下没有令尹，由执圭景授代理主政。江乙若为上卿，自然必是主政大臣之一。多年来，江乙多在中原出使，熟悉中原战国的变法势头，一直想上书楚王在楚国进行第二次变法，真正地振兴楚国。可惜，江乙一直淹没在为楚王一个又一个奇妙谋划奔波的忙碌中，竟无暇认真地与楚王商讨一次国事。这次借楚王对天象惶惑之际，江乙坦率进言，尚未涉及第二次变法的大计，楚王便晋升他为上卿，岂非大大的好兆头？一旦赴任上卿，江乙决意立即推行第二次变法的主张，使楚国强大，自己也成为变法名臣。一路上江乙都很激奋，想着晚上如何对楚王陈述自己思虑日久的变法大计，心潮起伏不能自已。猛然想到楚王让自己办好官印文书的事，方才急匆匆赶到主政大臣景授府中，宣了王命，领了大印并办理了一应仪仗护卫等事宜，便急匆匆回府。楚国有四大世族，屈、景、昭、项。这景授是景氏家族的族领兼楚国主政大臣，与江乙一般干瘦，却是须发霜雪的一个老人。见江乙精神勃发疾步匆匆的样子，景授大是好笑，悠然揶揄道：“上卿啊，走稳了，楚国山多崎岖，小心闪了腰啦。”江乙记得自己好像笑了笑，回答得也还得体：“不劳执圭挂心，是山是水，江乙都晓得。”谁想那景授竟摇头大笑道：“当真啦？那吴起当年也这样说，后来如何？”

江乙的心，不禁猛然沉了一下。

三十多年前，吴起逃出魏国。楚悼王正在苦苦寻觅大才，立即将吴起接到楚国，拜为令尹，总揽军政大权，谋划实行变法。在楚悼王

的全力支持下，吴起开始雷厉风行地在楚国推行变法，实行了四道新法令：第一，世袭祖先爵禄封地已经三世者，一律收回封地，罢黜爵位。仅这一道法令的推行，便使楚国直属国府的耕地增加了数百万亩，纳税农户增加了十万。这道法令没有涉及屈、景、昭、项四大世族的嫡系家族，更没有涉及王室部族，所以进展得尚算顺利。

第二，裁汰冗官。楚国世族盘根错节，贵族子弟人皆有爵，官府吏员人浮于事者十有六七。这些“大人”们无所事事，每日除了狩猎、豪饮、聚赌、猎艳，便是聚在一起挑剔国中是非，但有能员实干者，便从这些“大人”们口中生出无数匪夷所思的流言蜚语。过不了多少日子，这个能员也就准定偃旗息鼓，否则便连爵禄也没有了。吴起当政，对这些冗官狠狠裁减，几乎将贵族子弟的绝大部分赶回了他们的庄园，使他们成为“白身贵族”。仅这一项节余的费用，就使全部留任官员的俸禄绰绰有余。更重要的是在很大程度上清除了官场无事生非的恶习，楚国朝野顿时整肃起来。

第三，明法审令，整顿民治。当时楚国的治理极为混乱，国府直辖的县很少，大部分国土都是贵族的世袭封地，许多庶民隶农都依附在贵族的封地，成为私家农户。还有很大一部分山地盆地，属于更为蛮荒的山地部族“自领”。楚国的法令政令，对封地与“自领”地几乎没有任何效力。楚国实际上是一个“诸侯”同盟邦国，看起来很大，实际上所能积聚的力量却很小。面对如此乱象，吴起的重大行动是：对保留的贵族嫡系的封地，实行治权赋税分离的法令，民治权与少部分赋税归于官府，大部分赋税归贵族领主。此所谓明法，官府治民，贵族受税。对于自领自治的山地部族，则与其分权。全部军权与赋税的一半归王室官府，治权与赋税一半归部族，部族治权的法令必须经过王室官府的勘审准许方得通行。此所谓审令。另外一个重要法令是，限定贵族必须将荒无人烟的土地开垦出来，而且必须吸引移民进去耕耘。此所谓“令贵人实空虚之地”。上述法令一经强力推行，楚国王室

权力大增，赋税大增，直辖民户大增。楚国在那六年多的时间里，确实是生机勃勃。

第四，整顿军制，训练新军。当时，楚国的军制与秦国的军制相差无几，都停留在春秋时期的老兵车传统上，战力极弱，对经常骚扰楚国的岭南百越部族都无能为力。吴起本是战无不胜的卓越统帅，对整军经武大是行家里手。他将收回封地的赋税与裁减冗员的节余，全部用于新军经费，大量招募“战斗之士”，一年内便训练出了一支八万人的精锐新军。

第三年，新军练成，国力大增，吴起开始了对外作战。像在魏国一样，吴起采取了“先内后外”的谋略。第一步，吴起亲率精悍的轻装步兵三万，开进岭南与百越部族展开了山地战，一年内大小十战，全部大胜，平定了百越部族，消除了长期危害楚国的心腹大患。第二步，吴起亲率步骑混编的精锐四万，对苍梧大山（今湖南广西一带）尚未臣服的苗蛮部族发动进攻，半年之内，全部收服苗蛮部族。第三步，吴起统率全部精锐八万新军，北渡淮水，一战吞并了蔡国，再战吞并了陈国，使楚国势力骤然扩张到淮水以北，直与韩国魏国遥遥相望。在此之前，楚国的领土势力一直在淮水以南涨涨缩缩，富庶文明的淮水以北一直是传统的中原势力范围。吴起一举消灭陈蔡两国，使楚国触角骤然伸进中原腹心，最感威胁的就是三晋魏赵韩三国。于是，三晋联兵，与吴起大军在淮北展开激战，两场大战，吴起全面击溃三晋联军，楚国大胜。从此，楚国才在淮北站稳了脚跟。

可是，就在这样的节骨眼上，做了二十一年国君的楚悼王死了。

江乙记得很清楚，当时吴起正在淮北安抚地方民治，尚未回到郢都。他对郢都贵族势力的密谋一无所知。及至吴起接到噩耗，匆匆只身赶回郢都奔丧，阴谋已经天罗地网般罩住了吴起。那时候江乙还只是个被夺爵禄的少年士子，只能在王宫外祭奠。当他看到急匆匆赶来的一支又一支贵族家兵时，他惊恐地睁大了眼睛，竟忽发奇想，悄悄

挤进了贵族的祭奠行列……进得大殿，他发现沉沉帷幕后面竟站满了一排一排的弓箭手，身穿麻衣重孝的贵族大臣们也都暗藏着弯弯的吴钩短剑。楚悼王的尸体摆在大殿中央的长大木台上，祭奠完毕就要入殓归棺了。按照楚国丧葬礼仪，太子芈臧已经在父王逝世当日解国守灵，不再预闻国事。此刻，太子是麻衣重孝，跪在遗体台前哀哀哭号，两位年轻的王室子弟站在太子身后护持，眼睛却不断地瞟来瞟去。

丧葬哀乐呜呜咽咽地奏了起来，王室嫡系宗亲的元老大臣们先行一一祭奠完毕，又都整齐地跪在太子身后丈余处守灵了。按照爵位次序，下来就是令尹大将军吴起祭奠，再下来就是屈、景、昭、项四大世族的元老大臣祭奠。就在吴起沉重缓慢地走向楚悼王遗体时，江乙听到了贵族群中一声苍老尖锐的哭号突然响起："大王何去兮！"随着尖锐哭号，太子身后的两位贵族卫士猛然扶起太子，回身钻进了帷幕之后。就在这刹那之间，帷幕刷拉拉拉开，弓箭手的长箭急雨般向吴起飞来。

吴起正在悲痛之中，眼睛只向前看着楚悼王遗体，怎能料到如此巨变？突闻异动回过身来，已经是连中三箭。那时候，江乙清楚地看见吴起高声呼喊着："楚王——变法休矣！"踉踉跄跄地冲到楚悼王遗体前，紧紧抱着楚悼王的遗体放声大哭……对吴起恐惧已极的贵族们此刻已经完全疯狂，一片声高喊："射杀吴起！射杀吴起！"贵族家兵们本来就不是战场厮杀的军队，箭术平平，又在慌乱之中，一阵狂乱猛射，竟将吴起与楚悼王的遗体射成了刺猬一般，长箭纠葛，根本无法分开。

大乱之后，楚悼王的葬礼迟迟无法进行。太医们愁眉苦脸地折腾了三天，竟还是无法分开楚悼王与吴起的尸体，若要分开，便得零刀碎割。太子芈臧痛彻心肺，觉得这是楚国的奇耻大辱。愤怒之下，芈臧下令追封吴起为安国君，将父王与吴起合葬了事。三月之后，太子

即位称王，这便是楚肃王。一即位楚肃王便秘密筹划，将吴起训练的八万精锐新军调回郢都，一举捕获参与叛乱的七十三家贵族大臣的家族两千余口，以“毁灭王尸，叛逆作乱”的罪名，将两千余口贵族一次全部斩首。

那是楚国历史上最大规模的一次屠杀，江乙记得自己从刑场回来，呕吐得三天都没能吃饭。他对吴起佩服景仰极了。一个人能在那么紧急的时候想出那么高妙的主意，竟在死后使仇敌全数覆没，这种智慧当真是难以企及。是啊，吴起毕竟是身经百战的大将，生具应对仓促巨变的天赋。仓促之间便立即清楚，自己手无寸铁，纵逃出箭雨，也逃不出殿外伏兵追杀，当是必死无疑，能做的也只有将阴谋家卷进来，使他们与自己同归于尽，自己也得以复仇。

吴起的复仇愿望实现了，楚国的变法夭折了。从那以后，谁也没觉得有什么疾风暴雨，楚国就渐渐地不知不觉地回到老路上去了。江乙始终没有想明白，楚国究竟是如何退回去的？性格阴沉的楚肃王，郁郁寡欢地做了十一年国王，又死了，连儿子都没有。贵族们力保他的小弟弟芈良夫做了国王，便是目下的这个楚王。这位楚王倒是心思聪敏，即位快二十年了，肥硕的头脑里奇思妙想不断，可就是国势一无进展，也实在令人摸不着头脑。就说三个月前，突然要江乙不惜重金，寻觅甘德石申两位星象高士。好容易找来了，说好的要册封人家为“天大夫”辅政，可一观星象不合胃口，竟然又不理睬两位高士了。江乙好生斡旋，才保住了楚国的体面。

今日，楚王又突现振作，册封自己为上卿辅政，而且要自己晚上进宫议事。江乙总觉得楚王要做的这件大事，该当是让自己主政变法。可是，以往的曲曲折折反反复复又使他心里很不踏实，很怕楚王又想出一个什么“奇计妙策”，教他去做徒劳的奔波驰驱。

忐忑不安地忙到暮色降临，江乙匆匆安排了几件事，匆匆地进宫了。

楚宣王正在皱着眉头眯着眼睛，挺着肥大的身躯躺卧在特制的一张落地大木榻上，看几个舞女在扭着混混沌沌不知名的舞曲。听得江乙参见的报号，竟霍然坐起，将两个打扇侍女吓得尖叫一声丢了大扇。楚宣王生气地呵斥道："蠢啦！下去！"两个侍女一叩头连忙碎步疾行去了。楚宣王破例地向江乙招手，呵呵笑着拍拍木榻道："上卿，过来，这里坐啦。"江乙走过去坐在了楚宣王旁边。纵是这木榻长大，江乙离楚宣王还有两三尺距离，也立即感到了一股热烘烘的汗味儿弥漫扑来，若非心中兴奋紧张，还真难以忍受。

"哎呀上卿，再过来啦，这是大计密谈。哎，是啦是啦，听我说……"楚宣王的声音突然低了。听着听着，江乙的心越来越凉，一句话也说不出来，只觉得胸口一阵憋闷，软软地倒在了楚宣王肥大的脚上……

三日之后，一队甲士簇拥着一辆青铜轺车驶出郢都，六尺车盖下的玉冠使者却正是江乙。这次特使他实在不想做，却又不能不做。

楚宣王芈良夫又有了一个天赐奇策。

二　魏惠王君臣雄心陡长

江乙到达安邑的时候，简直不认识这个以风雅锦绣闻名于天下的著名都会了。

长街之上，除了兵器店铺照常兴隆外，绝大部分商号酒肆都关了门。街巷之中，风扫落叶，行人稀少，萧瑟清冷中弥漫出一片狂热躁动。不断有一队一队的铁甲步卒开过各条大街，高喊着"振兴大魏！

报效国家！"的号子，和着整齐威武的步伐，满城轰鸣。城中行人无论男女，都是大步匆匆，好像都在办紧急大事一般，和安邑人平日里的闲逸风雅大相迥异。但最令江乙惊讶的是，安邑的外国商铺几乎全部封门停业，几条外商云集的大街几乎通街冷落，没有一家开业

者。江乙本来想先住在楚人商社里，徐徐计议大事。因楚人商社坐落在天街中段，与洞香春隔街相望，打探各种消息极是方便。谁能想到，这条集中了天下财富权势与四海消息的林荫石板街，此刻竟比任何一条街巷都冷清，外国人的商社全部关闭，连神秘显赫的洞香春都关上了那永远敞开的大铁门。

无奈，江乙只好打出国使旗号，住进了国府驿馆，匆匆梳洗一番，乘着轺车捧着国书来到魏王宫。来到宫门，只见甲士重重，分外肃杀。江乙正要下车，却听巡视将官一声大喝："使者回车！我王休朝三日！"江乙站在轺车伞盖下遥遥拱手道："我乃楚王特使江乙，有紧急大事晋见魏王，请将军务必禀报。"巡将不耐，一挥手，便有小队甲士跑步围上，将轺车哗啷啷推转方向，向马臀上猛抽一鞭，轺车便惊跳蹿出。吓得驭手连连叫喊，好容易稳住车马，却听身后传来一阵哄然大笑："楚使？鸟屎！回去……"江乙感到困惑恐惧，这魏国如何变得如此乖僻，连大国特使都肆意轰赶？思想之下，他决定先到丞相公子卬府中说话。谁想又吃了一个闭门羹，家老说丞相有军国要务，三日不回府。江乙连忙按规矩给家老送上一份厚礼，家老不理不睬，转身就关上了大门。江乙可真是糊涂了，如何骤然之间这魏国官府上下都变得不认识了？连贪财的丞相家老也廉洁起来了？莫非这天下巨变要应在魏国不成？江乙不死心，一口气又跑到太子魏申和上将军庞涓两处府邸，竟都无一例外地得到"三日不回"的答复，有资格接待国使的大员一个也没有见着，邪气也。

江乙蓦然警觉，魏国要出大事了，天下要大乱了！

魏王宫内。绿树掩映的小殿周围环布着游动的甲士，殿门口两排甲士的矛戈在午后阳光下森森闪光。魏国君臣正在这座极少启用的密殿里秘密会商，参加者只有君臣五人：魏惠王、太子魏申、丞相公子卬、上将军庞涓、河西大将龙贾。魏惠王一扫往日的慵懒散漫，肃然端坐，手扶长剑，目光炯炯，仿佛又找回了初登王位时的勃勃雄心。

太子魏申和丞相公子卬也破天荒一身华贵戎装，甲胄齐全，显得威风凛凛。相比之下，倒是庞涓、龙贾两员真正的战将的布衣铁甲显得颇为寒酸。

“诸卿，”魏惠王咳嗽一声，面色肃然地环顾四周，“上天垂象，西方太白之下彗星径天，天下将要刀兵动荡，归于一统。大魏巫师占卜天象玄机，确认我大魏上应彗星径天之兆，将由西向东扫灭六国，一统天下。月余以来，我大魏朝野振奋，举国求战。我等君臣要上应天心，下顺民意，奋发自励，五年内逐一荡平列国，完成千古不朽之帝业。大战韬略如何，诸卿尽可谋划，本王定夺而后行。”

这番矜持沉稳的话刚一落点，丞相公子卬霍然起身道：“我王天纵英明，决意奋发，臣以为乃国之大幸，民之大幸，天下之大幸也！灭国韬略，臣以为可由太子申、臣与上将军、龙贾老将军，各领十五万精兵分四路大战。太子申灭燕国，臣灭秦国，上将军灭赵国韩国，龙贾老将军灭齐国楚国。其余小诸侯，乘势席卷之。如此不须五年，两年便可大功告成，一统天下！”他很为自己这个精心盘算的方略得意。这种大仗，无论如何都要亲自领兵打几场的，否则一统天下后如何立足？想来想去，公子卬选择了秦国，给太子推荐了燕国，将四个难打的留给了庞涓和龙贾两个老古板。他想，这个主意一定能得到太子申与魏王的赞同。

没想到太子魏申却冷冷一笑：“丞相可知魏国有多少甲士？”“上将军辖下精兵二十五万，河西守军十五万，再重行征兵二十万，当六十万有余。”公子卬信心十足，没有觉察太子的言外之音。

“新征之兵，也能去灭国大战么？”

公子卬这才听出味道不对，内心颇为不悦，却也不便反驳，迅速做出一副笑脸：“然则，太子的上上之策何在？”

太子魏申二十多岁，口气却仿佛久经沙场：“自然有长策大计。

父王，儿臣以为，以魏国目前状况，不宜分兵过甚。而当集中精兵，先灭赵韩，统一三晋，而后灭齐国。其余秦国楚国两个蛮夷之邦和数十个蕞尔小诸侯，在我大军威慑之下，定然纷纷来降。分兵四路，同时作战，辎重粮草难以为继，若一路有失，便大伤士气，很是不妥。”

这一席话对叔父公子卬的谋划的确是一盆冷水，显得大是老成，仅“辎重粮草难以为继”这一条就颇有说服力。身为丞相的公子卬大为尴尬。魏惠王不置可否道：“军旅大战，还是先听听上将军、龙老将军如何主张也。”

多年磨来，庞涓是深沉多了，和这些金玉其外败絮其中的贵族大臣议事，他从来不抢先说话了，只在魏王点名或涉及自己时寥寥几句适可而止，绝不再滔滔不绝地企图说服这些贵族膏粱。一月多前的那次彗星奇观，他也看见了，虽然也很有些意外和惊讶，但并没有认真放在心上。身为名家大将，他也算通晓天文，知道彗星现于太白之下，那是秦国变法成功的预兆，而绝不是魏国统一天下的预兆。其所以没有太放在心上，是因为他早就清醒地看到了秦国变法之后对魏国的威胁，如此浅显的战国格局，竟然还要什么“上天垂象”来揭示，当真令人哭笑不得。多年来，庞涓每有机会单独见魏王，都要郑重提醒魏王提防秦国，趁早消灭这个潜在的可怕敌人。然则，魏国宫廷朝野弥漫的蔑视秦国的痼疾，深深影响着魏王。庞涓每次的正告都引来魏王的一通大笑，还要说给别的大臣听，如同当年将公叔痤要他杀掉卫鞅的“昏话”到处讲给人听一样。久而久之，庞涓竟落了个“恐秦上将军”的雅号，使庞涓大为恼火，从此不再提灭秦之事。

将近十年没有打大仗，魏国君臣都在忙建造大梁迁都大梁。他这个上将军的威名权力在魏国朝野也渐渐黯淡了下来，庞涓自己也郁郁寡欢，很少和朝臣应酬，若非师弟孙膑被他逼逃到齐国，庞涓真想离

开魏国到齐威王那里去了。两个月前，他心念闪动，找了个理由出使赵国，看看赵种是否还像六国会盟时那样看重他？谁知车近邯郸，竟然接到赵种暴病身亡的噩耗。本为试探出路，竟变成了一场对赵种的悲伤祭奠，对太子赵语继位的庆贺。就在庞涓归来准备到楚国试探时，却不想出现了那场彗星天象，魏国朝野上下竟然在旬日之间狂热起来。他的上将军府又骤然成为举国关注的重地。庞涓感到悲伤，如此浅薄无智的君主，如此狂悖轻信的民众，一夜之间竟全部拜倒在虚幻的星象面前，有何大作为可言？但强烈的功名之心，却使他又从中看到了利用这种狂热的机会。不是么？连慵懒成性的魏王都换了个人似的精神勃发。连公子卬这样的纨绔人物，都郑重其事地一身戎装准备建功立业了，安知魏国不会被神奇地激发起来？加上超强的国力与战无不胜的数十万魏国武卒，如果他庞涓再全力以赴，十年之内谁说不能建立赫赫功业？虽然统一天下对于魏国来说已经时过境迁，但先灭几个大国，重新奠定统一基础，还是有可能的。

若以真实谋划，庞涓还是认为应当先灭秦国。但由于以往受到的奚落嘲笑太多，庞涓一时不知该不该如实陈述？公子卬的可笑已经被太子申驳倒，庞涓无须和他计较。目下只是如何拿出一个切实可行且能被魏王采纳的大计。他一直在思索，当然也知道在这种军国大计上自己说话的分量。

“我王，”庞涓坐直身子正色道，“臣有三策，可供定夺。”

“三策？”魏惠王惊讶，“上将军请讲。”

“上策以灭秦为先。秦国与魏国犬牙交错，纠缠数十年，积怨极深。我大魏国要东向中原，就必须先除掉这个背后钉子。目下秦国虽变法有成，但毕竟羽翼未丰，军力不强，正是灭秦的最后一个时机。若再耽延不决，三五年之后秦国强大，魏国要回头封堵，必将大费气力，甚至可能时势逆转。愿我王三思。”

“嗯哼，”魏惠王不置可否地点点头，“中策如何？”公子卬却几乎忍不住要大笑出来，生生憋出了一个响亮的喷嚏。太子申只是微微一笑。只有霜染两鬓的老龙贾，一丝不苟地正襟危坐着。

庞涓没有理会他人，侃侃道：“中策以先灭赵韩为要。十余年来，赵国与北胡及中山国纠缠不休，国力业已大损。目下又逢赵成侯新丧，太子继位，主少国疑，人心不稳，完全可一击而下。灭赵之后，兵锋南下，直指韩国，一战灭之。韩赵本三晋之国，民情熟悉，最易化入大魏一体治理，无飞地难治之忧。若得三晋统一于大魏，我国力将增强数倍，可为扫灭天下奠定根基。是为中策。”

“嗯哼，下策如何？”魏惠王依旧不置可否地点点头。

“下策灭楚。楚国与魏国接壤最长，东西横贯数百里。吞灭楚国，地土增加十倍，民众增加两倍，魏国当成名副其实的天下第一大国。楚王芈良夫志大才疏，耽于梦想，数十年国事荒疏，国内一片松懈混乱。我大军所指，必当所向披靡。然楚国广袤蛮荒，臣恐难以在短期内化为有效国力，故此列为下策。”

“如此说来，上将军是主张上策了？”魏惠王罕见的认真。

“臣以为，先灭秦国方应上天彗星之象，方可根除魏国后院隐患。”庞涓心念一闪，抬出了西部彗星，这在他是从来没有过的。

“我王，”公子卬立即上前一步，正色拱手道，“臣曾请教过高明星象家，西天彗星之象，主西陲秦国将发生内乱、动荡和饥荒，是秦国的大凶之兆。不消两年，秦国就会瓦解崩溃而不攻自破！当此之时，魏国大兵灭秦，徒然费时费力，误我中原称雄之大好机遇。”公子卬不能与太子驳论，不是太子真正高明多少，而是绝对不能与太子龃龉。要显得自己才干，就要咬住庞涓，只要庞涓开口，他就要大加挑剔。和庞涓斗宫廷权术，公子卬从来都得心应手。

“丞相差矣！”庞涓在军国大计上从来不会对谁让步，更何况公子印这种饭袋。但要驳斥这个酒囊饭袋，就不能回避天象，因为这正是魏国君臣振奋的根源。庞涓平静地说：“天象示兆，亦在人为。人为不力，天象可改。秦国正在蒸蒸日上，如何能不攻自破？世间从来没有永恒不变的天象。臣再次提醒我王，这是大魏消灭秦国的最后一次机会，愿我王深思。”

魏惠王沉吟思忖，良久沉默。在他看来，打仗是要靠庞涓无疑的，但在事关国运的大计上，庞涓总是古板固执得永远咬住一条道，未免太缺乏机变了。公子印虽则不善军旅，但在国运谋划上却颇有眼光，譬如迁都大梁，譬如筹划钱财，此人都是个贵相之人，按他的主张办事，魏国往往会兴旺起来。人无天命，谋划再好也不会成功；人有天命，纵然谋划有差，往往也会歪打正着。

当年父亲魏武侯死后，庶兄公子缓与自己争位，两人各自率领数万人马紧张对峙。这时候宋国有个能士叫公孙颀，竟然说动韩懿侯与赵成侯趁着内乱联兵攻魏。浊泽畔一场大战，自己与公子缓的八万联军一败涂地，连统帅王错也身负重伤了。魏惠王当时万念俱灰，准备投降赵国做个白身商人了此一生。谁想在这个要命的时候，韩懿侯与赵成侯却在如何处置魏国的决策上发生了分歧。赵成侯主张扶立公子缓为魏国君主，然后各割魏地三百里退兵。韩懿侯不赞同，说：“杀魏罃立公子缓，天下人必说我暴虐；割地而退，人必说我贪婪。不如将魏国分成宋国那样的两个小国，韩赵便永远没有魏国这个心腹大患了。”赵成侯大笑，嘲讽韩懿侯呆笨迂阔。韩懿侯反唇相讥，说赵成侯贪图小利鼠目寸光。当夜，韩懿侯便率领五万韩军撤退了。赵国眼看吞不下这块大象，也负气撤兵了。韩赵一退，魏罃大军重整旗鼓，将没有了赵国支持的公子缓一战消灭，方才做了魏国君主。魏罃总是百思不得其解，你说无论按照谁的主张，魏国都要崩溃灭亡，为什么就是一场口角，竟使韩赵君主功亏一篑？以韩懿侯的老谋深算，赵成侯

的精悍凌厉，无论如何也不当放弃如此大好时机也？如此鬼迷心窍般的犯懵懂，除了天命天意，还能做何解释？

从那以后，魏惠王对自己的国运就从来没有怀疑过，对于用人也恪守一条铁则——庙堂运筹，当用贵相大命之人，庶务臣子尽可从宽。庞涓的命相，魏惠王也找人悄悄看过，是“先吉后凶”的苦恶相。魏惠王便将他定在了“做事可也，谋国不策”这一格上。公子卬恰恰相反，天命福厚，是“可谋国，不可做事”的一格。两人互补之，则魏国大成。这种庙谟心机，自然不能丝毫地显现于形色之中，而要作为驾驭臣下的秘术深藏于心底。

“丞相以为，究竟如何开战为好？”魏惠王终于看着公子卬说话了。

“臣以为，太子眼光远大，所提先统三晋乃用兵良谋。”公子卬大是兴奋，心中也非常清楚，放弃自己“兵分四路”的主张一点儿不打紧，要紧的是不能教太子的主张被庞涓的主张取代。虽然庞涓的“中策”也主张灭赵，但他必须申明，先灭韩赵是太子的主张，必须支持太子。

“龙贾老将军，你镇守河西多年，乃我大魏继吴起之后的名将，长期与秦国相持纠缠。你以为，秦国目下战力如何？”魏惠王以少有的谦恭有礼，笑着问这位威猛持重的老将军。只要有庞涓在场，魏惠王总要给其他将领很高的褒奖。

龙贾是魏国本土的老将，白发黑面，一脸深刻的皱纹溢满了诚厚庄重和战场沧桑。他素来不苟言笑，肃然拱手道：“我王，老臣实言，秦国近年来变得难以捉摸了。与我军相持的秦国要塞，依旧是当年的破旧衰弱状。战车、骑兵、步卒相混杂，马老兵疲车破，士卒不断逃亡，显然无法与我军抗衡。时有过来投降的秦军，说秦国民心不稳，国府没有财力建立步骑野战新军。然老臣总觉蹊跷，曾派精干斥候多

次潜入秦国探察。斥候回报，秦国西部陈仓山大峡谷封闭多年，常有隐隐喊杀之声与战马嘶鸣，夜间还发现有车辆秘密进入，近年来尤为频繁。我王，秦国与韩国不同。韩国大军在新郑城外训练，尽人皆知。秦国却像隐藏在河底的大石，令人不安。老臣以为，上将军洞察颇深，不能小视秦国。”

太子魏申笑道：“老将军，国家大争，岂能以零碎猜测为据？兵不厌诈，诡道之本。安知不是秦国为了掩饰动荡而故弄玄虚？”

老将面色涨红：“太子，据老臣所知，秦国生机勃勃，并无民心动荡。”

“老将军也，”公子卬大笑，“人老多疑，也在情理之中。你说，哪个国家不训练军马？可建立、训练一支野战步骑大军，谈何容易！我大魏新军自文侯武侯到今日，快一百年才形成稳定战力。一个西陲蛮夷，三五年就能练出一支铁军？韩国乃富铁之国，还拉不出一支铁军，秦国哪里来得大量精铁和良马？充其量弄出一两万骑兵、三五万步兵，打打戎狄罢了。至于铁骑，秦国再有三十年也上不了道！老将军以为如何？”

龙贾面如寒霜，铁一样地沉默。

太子魏申掰着指头，一副深思熟虑的样子：“父王，儿臣以为秦国有三大弱点不足以构成魏国威胁：其一，变法峻急，民心不稳，财力匮乏。其二，军制落后，车步骑混杂，战力极差。新军纵然开始训练，二十年内也无法与我抗争。其三，秦国没有统军名将，公子虔那样的车战将领根本不堪一击。有此三条，我军在荡平中原后，再回师灭秦，定能迫使秦国不战而降，强如今日用牛刀杀鸡。”

从来没有领过兵，更没有上过战场的太子申，却有如此振振华辞，庞涓终于是忍不住了。他冷冷一笑：“太子切勿轻言兵事。秦人本牧马

部族，训练骑兵比中原快捷得多。秦献公正是以旧式骑兵，两次大胜魏军，使我无法越过华山、洛水，何况今日？”

庞涓冷冰冰几句，噎得太子申回不过话来。公子卬岂容此等机会失去，戟指庞涓赳赳高声道：“上将军恐秦症莫非又发作也？身为大将，长他人志气，灭自己威风，莫非是上将军的师门兵法！”

“丞相，”魏惠王正色呵斥，“大战在即，将相当如一人，何能如此讲话！”

公子卬心思何等灵动，立即向庞涓深深一躬：“在下失言，上将军幸勿介怀。”

庞涓哼地冷笑一声，没有理睬。

魏惠王沉吟有顷道：“上将军，若先行灭赵，危险何在？”

庞涓不假思索道：“赵韩皆地处中原冲要，他国容易救援，我军有陷入两面作战之可能。此为最大危险。此外，也须提防秦军从背后突袭河西。”

“救援？哪个国家救援？”太子申见父王有意采纳自己主张，精神大振，“燕国？楚国？还是韩国？方才驿馆来报，楚国特使匆匆来到，显见是有求于我。燕国教东胡缠得自顾不暇，韩国只有幸灾乐祸，谁来救赵国？”

“太子不要忘了，还有一个齐国。”龙贾突然插了一句。

“齐国？更不可能！”公子卬大笑，“老将军差矣！齐国非但不会救赵韩，反而会帮我灭赵韩，而求分一杯羹也。我王思之，齐国素来远离中原是非，当年分秦，齐国还不是置身事外？齐王目下又忙着整肃

吏治，救赵国开罪魏国，对齐国有何好处？齐国愿意与我强大的魏国为敌么？田因齐可是猾贼得很也。”

庞涓实在想起而驳斥，思忖再三，还是咬紧牙关忍住了。

太子申突然站起，声泪俱下：“父王，赵韩不灭，魏氏祖宗在天之灵难安哪！统合三晋，威震天下！灭一秦国，无声无息，徒引列国耻笑也！”

魏惠王不耐烦地挥挥手，太子申悻悻坐回。

魏惠王站起来缓缓踱步到庞涓案前：“上将军，军国大事，还是要靠你来谋划，没有你与龙贾老将军这般名将统兵，再说也是落空。

本王以为，秦国和齐国两面都要防备，方可放手在中原大战，上将军以为如何？”

“但凭我王号令，庞涓虽肝脑涂地，亦当报效国家。”庞涓心下稍有舒展，觉得自己也只能这样了。

“好！”魏惠王慷慨激昂，“本王决意展开中原大战，完成大魏一统大业。自今日起，我魏国大军兵分三路：西路由龙贾老将军率河西守军，一力对华山、桃林、洛水诸要塞防守，秦军妄动，立即痛歼。东路由太子申和公子卬率军八万，抵御齐国援兵。中路大军二十万，由上将军统帅，半月后对赵国大举进攻，务求一战灭赵！”

“谨遵王命！”四人哄然应命。

惴惴不安的江乙终于见到了魏惠王。当江乙在灯火辉煌的寝宫诚惶诚恐地说完楚王“联魏灭秦”的大计后，魏惠王纵声大笑：“上卿，楚王何等壮伟，怕秦国一个干瘦子么？”江乙哭笑不得，拭着汗道：“我王之意，恐秦国坐大，威胁楚魏。若魏国出兵，楚国唯魏国马首是

瞻。”魏惠王又是一阵大笑，推开身边女人，走出艳丽的纱帐：“请问上卿，楚国可出兵几何？”

“回魏王，我王答应出兵十万。”

“以谁为将？”

“令尹子吴。”

“灭秦之后如何？”

“魏得秦三分有二，楚得秦三分有一。”

“楚王中途退缩？不是一次，本王何能相信？”

“我王为天象警示，立志奋发，决意先行将淮水以北六座城池，割让给魏国抵押。若中途反悔，六城属魏。若灭秦有成，再行收回。”

“好！”魏惠王大笑，“上卿可回复楚王，请他一月之后立即发兵，从武关北上。我大魏河西将军龙贾从东北南下，两面夹攻，一举灭秦！”

“谢、谢过魏王！”江乙没想到如此顺利，竟结巴起来。

江乙高高兴兴地走了。魏惠王觉得自己瞬息之间又完成了一个大大的难题，也化解了庞涓喋喋不休所唠叨的危险，运筹帷幄的功业感骤然溢满心头，兴奋地拉过狐姬，破天荒地向这个柔媚可人的女人慷慨激昂地讲说自己的英明决策和高远谋划，说得狐姬惶惶然不知道该如何称颂了。

这时候，楚王特使的轺车正驶出安邑，奔驰在去齐国的路上。

楚王这套环环相扣的大计的关键在齐国，没有齐国，楚国就等于要教魏国牵着鼻子走。可是江乙对出使齐国，比出使魏国还没有把握。魏国虽说是一等一的强国，可魏惠王那种刻意做出的大国君主气度与霸主气魄，倒实在是外交使臣眼里的明显弱点。江乙很是清楚，对魏国只要谦恭示弱，等闲不会有辱使命。可齐国这个不到四十岁的国王，却是大大两样，江乙心中实在盘算不出一套体面机智的说辞，只好准备随机应变了。

三　齐威王吏治的奇特手段

天刚刚亮，丞相驺忌就登上轺车向王宫而来。

齐王宫在临淄城的北面，与王宫遥遥相对的，是南面的稷下学宫。中间是一片异常宽阔的街市，那便是名闻天下的临淄“齐市”。所有的朝臣进宫，都得从这条街市穿过。这种都市格局，在天下都会中堪称独一无二。身为临淄大夫，驺忌当年督建王宫与学宫时，给这里留出的本来是一片松柏林，松柏林两边是王宫与学宫的车马场，四周则是齐国官署。如此布局，这里就形成了一个肃穆的王权中心，列国使臣和庶民百姓只要接近这个地方，敬畏之心就会油然而生。谁知年轻的齐王却大皱眉头，站在王宫地基上指着中央广阔的空地问：“莫非齐国钱财多得没用场了？要这几百亩地大的松柏林何用？暴殄天物。这里当建一条天下最宽阔的街市，就叫齐市，一定要超过大梁的魏市！天下商贾云集这里，我等王公大臣与学宫士子不能天天看农夫耕田，至少可天天看见商贾民生。”于是，这片构想中的静谧的松林，被喧嚣的街市取代了。

建成伊始，商贾们便大感兴趣。一片商市竟能和王宫比肩而立，这在当时确实是天下独一份。无疑表明，齐国大大地看重商人。这在饱受“抑商”之苦的商人们看来，简直比赚钱本身还诱人。于是，天下的富商大贾接踵而来，争相求购店面，同时又在临淄大买地皮建房建仓。倏忽十几年，齐市不期然成了天下最繁华的第一大市。临淄人口

大增，百工商贾达七万多户，几近五十万人口。齐市与魏市，大有不同处。魏市风华侈靡，多以酒肆、珠宝、丝绸、剑器名品为重。齐市则平朴实惠，主要是鱼市、盐市、铁市、布市四大类。总的说来，奢靡风华，齐不如魏；实惠便民，魏不如齐。

齐王规定：朝臣入宫，非有紧急国务，必须步行穿过齐市；运输车辆与紧急军务，可走旁边专门设置的车道；朝臣入宫，须得向齐王禀报街市遇到的逸闻趣事。

驺忌的轺车进入市口，下得车来，教驭手将车赶走，自己从容步行入市。正逢早市，除了饭铺酒肆，大宗店铺尚都正在上货之时，市人不算很多。三三两两者，多为临淄老民中的闲散之人。驺忌步履匆匆，心中一直在思忖如何向齐王禀报心中大事，不意眼前突然一亮，对面走来了一个丰神俊朗的美男子。

驺忌心中一动，拱手高声问："先生，可是城北徐公？"

美男子拱手笑道："正是在下。敢问先生高名上姓？"

"我乃城东驺氏，久慕先生琴棋貌三绝，可否到府上请教？"

"先生谬奖了，徐公愧不敢当。先生可是驺忌丞相？"

"驺忌，我兄也。我代兄一陈敬慕之心。"

"徐公素闻驺忌丞相貌美，气度非凡。其弟若此，方知传闻不虚。改日定当登门求教。"二人正在互相敬慕之际，市人纷纷驻足观望，啧啧赞叹相互议论。

"不愧齐国男中二美！天下奇观也。"

"要说，还是城北徐公更美一些，飘逸若仙。"

“也是。美男比赛，我押徐公一彩！”

“嘘！那个是丞相兄弟，大仪雍容，谁堪比呀？”

“富贵气度与美男子是一回事么？瞎捧！”

驺忌看市人渐多，便和徐公殷殷道别，分头而去。人群尚聚拢不散，望着他们的背影争论不休。驺忌出得街市，便到了王宫前有甲士守护的车马场。嗡嗡喧嚣的市声被抛在三百步之后，王宫前顿时安静下来。驺忌觉得神清气爽，大步迈上十六级白玉台阶，走进王宫大殿。

齐威王正在和大将田忌低声议事，见驺忌到来，笑道：“丞相好早。”

“我王比臣更早。”驺忌深深一躬。

“丞相早来，必有大事，你就先说。入座。”

驺忌知道，田忌与齐王议论的肯定是军旅事务，加之田忌乃王族大臣，他这个文职丞相对军务历来是“王不问，臣不说”，从不主动涉及。他从容坐到自己日常的首座前，那是齐王左手下的一张长案，拱手一礼道：“我王，日前臣派两路密使查访阿城与即墨县政绩，使者已回到临淄，结果却与我王判语不同，臣特来禀报。”

“如何不同？”齐威王淡淡问道。

“经使者查实，阿城令所辖三城田野荒芜，民众逃亡，工商不振，百业凋敝。阿城令将府库之赋税财货，用来贿赂我王身边吏员，猎取美名，官声鹊起。”

“如何？”齐威王大大惊讶，“阿城令，正欲重用……即墨令如何？”

“即墨令所辖三城，田野开辟，民众富饶，市农百工皆旺。五年之间，人口增加万余。且官府无积压讼案，村社无族人械斗，民众皆同声称颂。即墨令勤于政事，常常微服私访于山野民户，却不善疏通，以致官声不佳。”

齐威王一时烦躁道：“岂有此理？齐国整顿吏治数年，竟有此等颠倒黑白之事？丞相，密使所查，可敢担保？”“我王，密使正是为臣自己。愿以九族性命，担保所言不虚。”齐威王沉默良久，脸色越来越难看。“我王，请看臣可算齐国美男？”驺忌突然问。齐威王不禁一笑：“丞相真有闲心。你身长八尺[注]，伟岸光华，何明知故问也？”

驺忌笑道：“我王容臣一言。今日清晨，臣在镜前整衣，臣妻在旁侍奉。臣问妻，我与城北徐公孰美？臣妻笑曰，夫君雄姿英发，俊逸非凡，徐公岂能相比？臣出寝室，在正厅遇妾。臣又问妾，我与徐公孰美？臣妾羞颜笑答，夫君天上骏马，徐公地上狐兔耳，何能相比？臣出门于庭院遇客人，又问客人，客人答曰，公乃人中雄杰，徐公一介寒素士子，自然驺公大美。却不想方才过市，偶遇徐公，两相寒暄，臣自觉不如徐公之飘逸俊秀。市人亦围观品评，皆说臣不若徐公之美。然则我王，何以臣之妻妾客人，都说臣比徐公美耶？”

齐威王沉吟着不说话，只是看着驺忌，等他继续说下去。

驺忌收敛了笑容：“以臣思虑，臣妻说臣美，是爱臣过甚。臣妾说臣美，是怕失去臣之宠爱。客人说臣美，是有求于臣。爱臣、怕臣、有求于臣者，皆说违心之言讨好于臣。齐国千里之地，城邑近百。宫中妇人都喜爱我王，朝中之臣都惧怕我王，境内之民都有求于我王。可想而知，我王究竟能听到几多真话？”

齐威王离席，肃然拱手：“丞相拨云见日，我当不负丞相忠诚谋国。”

驺忌深深一躬：“臣请我王广开言路，整饬吏治，固齐根基。”

这一则寓意颇深的故事，使齐威王几日都不能宁静。阿城令与即墨令果真相反么？他真不敢相信。整饬多年了，齐国应该是吏治清明了，如何竟有此等深刻作弊的欺瞒？长此以往，齐国岂非要不知不觉地垮下去？想着想着，齐威王觉得脊骨发凉，悚然醒悟。战国之世，吏治一旦滑坡，国家不能令行禁止，就等于这个国家崩溃了。当晚，齐威王轻车简从，秘密来到稷下学宫，与学宫令邹衍秘密商谈了一个时辰。次日清晨，十多名布衣士子络绎不绝地出了稷下学宫，到国内游学去了。

一个月后，齐市面对王宫的木栅栏被拆掉，市人潮水般拥到了王宫前的车马场。

车马场中央立起了一口一丈多高的大铁鼎。鼎下大块的硬木材燃烧起熊熊火焰，鼎内热气蒸腾，沸水翻滚。大鼎四周三层甲士围成了一个马蹄形阵势，只有面对王宫的一面敞开着。高大的王宫廊柱下站满了矛戈甲士，田忌抱着红色令旗伫立在中央王案之前。看这场面，一定是要发生大事情了。临淄市人闻听消息，万人空巷，一齐聚到了王宫周围。偌大齐市的外国商人们也齐齐地关了店铺，拥到广场看热闹。北面的王宫与南面的稷下学宫之间的广场上，人山人海。齐市的房顶上站满了人，学宫门前的那片大树上也爬满了人。

午时刚到，王宫东廊的大铜钟轰然撞响。

“齐王驾到！”内侍一声长喝，齐威王与丞相驺忌从王宫大殿从容走了出来，肃然站立在白玉平台的中央。左右亲信吏员与内宠、侍臣们，在齐威王身后站成了两排。他们兴奋地望着场中大鼎，相互对视

着不断地抽搐着嘴角。这些宫廷中人在这种特殊场合，痉挛似的抽搐，便是他们的笑。对生杀诛灭这类事，他们从来不出声笑，那是他们轻蔑这些臣子的特异方式。齐国的大臣们也早已经在平台两侧列队等候，惴惴不安地望着国君，不知道今日这阵势对着何人?

驺忌对齐威王微微一点头。

齐威王大袖一摆，走到王案前：“宣阿城令、即墨令。”

内侍尖锐悠长的声音响彻了广场：“阿城令、即墨令晋见——”

十六级台阶下，地方大臣的队列中走出一个大红长袍、高高玉冠的白皙中年大臣，神采飞扬地朝着向他低声祝贺的同僚们点点头，疾步走上高台拜倒在地：“臣，阿城令田榫参见我王，我王万岁！”

随后的即墨令，一身布衣面色黝黑风尘仆仆，与前边的阿城令相比，更像一个颇为寒酸的布衣士子。他按照常礼深深一躬：“臣，即墨令晏舛参见我王。”

“二位站过，本王自有发落。”齐威王面无表情地离席起身，走到王案前对着广场招手，场中顿时肃静下来，“齐国臣民们，朝野皆知，在齐国二百多名地方大员中，有两个最引人注目。一个是阿城令田榫，王族臣工。我的亲信宠臣与诸多大员，都说阿城令政绩卓著、勤政爱民、阿城富庶、万民受惠！”

广场上的人群顿时骚动起来，纷纷叫喊，声若潮音。吏员队伍中却有许多人点头微笑。齐威王身后的亲信宠臣们嘴角抽搐得更厉害，眼睛大是放光。田忌令旗挥动，高声命令：“切勿喧哗，听我王宣示——”场中渐渐平息下来。

齐威王依旧面无表情：“另一个，即墨令晏舛。我的亲信和朝臣们都说他不理民事、残苛庶民、贪赃枉法、民众深受其荼毒！”

场中再次骚动，哄哄嗡嗡，愈显怒色。田忌再次挥动令旗，人群又渐渐平息了。

“为此，本王派出二十余名稷下学宫的正直士子秘密查访，本欲晋升阿城令为上卿，欲治即墨令死罪。然则，天道无私，查访实情正好相反！阿城令用国库税收大行贿赂，博取官声政绩，致令田野荒芜、庶民怨恨。即墨令则勤政爱民，百业兴旺，民众富庶！”齐威王喘息着顿了一顿，扫视广场中鸦雀无声的人山人海，嘶哑高亢的声音又响了起来，“齐国吏治整饬多年，竟有阿城令此等国贼，竟有公然蒙骗本王的朝中吏员，本王深感痛心！为重整吏治，广开言路，本王晓谕：封即墨令万户，自即日起晋升为齐国司寇！”

话音落点，广场中民众欢腾，纷纷脱下衣衫摇动着向国君欢呼。即墨令双泪长流，深深拜谢。阿城令和齐威王身后的亲信们吓得瑟瑟发抖，嘴角真正地抽搐了起来。台下吏员大汗淋漓惶惶不安。

齐威王冷冰冰下令：“为惩治恶吏，根除口舌杀人歪风，将阿城令投鼎烹杀！”

田忌令旗一挥，四名力士大步走上十六级台阶，四面叉起面如死灰的阿城令，一声号子，骤然发力，竟将一个大活人弹丸般抛向广场中的大鼎之内。只听一声尖厉的惨呼，顷刻之间，大鼎翻滚蒸腾的沸水中泛起了白骨一具。

“万岁！齐王万岁！”场中骤然欢腾雀跃。烹杀王族大臣，这在任何国家都是不可能的事。可它就发生在眼前，谁又能不相信？那特殊的焦臭肉腥味儿分明还在鼻息间弥漫，深深震撼了齐国民众和外国客商。平素为阿城令鼓吹的内侍、宠臣与官员们，早吓得软成了一堆肉泥，黑压压一片瘫跪在地，哀求饶恕，涕泪交流，更有屎尿横流者丑态百出。齐威王毫不动心，指着这些往昔的亲信狞厉地冷笑着：“本王

将尔等视为亲信耳目，尔等却将本王视作木偶。若饶恕尔等，天理何在？法制何在？上将军，将本王划定之人，一律烹杀！”

一场中国历史上绝无仅有的酷烈烹杀开始了。

田忌左手持一张羊皮名单，右手挥动令旗，喊出一个，力士们向沸腾翻滚的大鼎发力抛进一个……片刻之间，连续烹杀十五名亲信侍臣、十三名朝臣与地方官员。烈火浓烟，热气蒸腾，大鼎内白骨翻翻滚滚。几名甲士挥动长长的铁钩，不断向外钩出一具具白森森的骷髅。不消顿饭工夫，大鼎旁的白骨已经摞成了一座小山。血肉腥味儿夹着滚滚浓烟，弥漫了整个广场。随着一个又一个烹杀，欢呼声没有了，一种不安和恐怖的气氛四散蔓延开来，女人们开始呕吐，男人们惴惴不安，有人低声呼妻唤子，悄悄地走了。衣饰华贵见多识广的外国商人们也连连呕吐，掩着鼻子急忙逃出了广场……

齐威王却始终站在烟雾中，铁铸一般，寸步未移。

第二天，当临淄城还飘荡着烹杀的腥臭时，大街两旁张挂起了《许民诽谤令》。根据这道法令，齐国大小近百座城池的主要大街，纵横齐国全境的十余条官道两旁，都立起了“谤木”。这种“谤木”与人等高，官道旁每隔五里立一块，城池街道每隔三十丈立一块。实际上是在一根粗大的木柱上方，钉一块大大的方形木板，专门供民众或写或画或刻，评点官员，抨击时政，或提出自己的国策主张。这便叫“诽谤”。谤木写满，有吏员随时更换，写有字画的谤木必须全部上缴王宫官府，任何地方官署不得扣押。

齐威王的许民诽谤令，是广开言路的旷古创举。它大大激扬了齐国的民气，人人都觉得自己可以向国王进言。大小官吏则觉得时时有万民督察，不敢有丝毫懈怠。事实上，齐国真正清明的吏治，正是从许民诽谤开始的。但在齐威王死后，“谤木”就莫名其妙地升高了。后来越来越高，经过千百年演变，“谤木”变成了白玉雕刻的高不可攀的

华表，“诽谤”也演变为恶意攻击的专用词。历史万花筒也，令人啼笑皆非。

四　稷下学宫的人性大论战

不到五年，齐国已经是生机勃勃，百业兴旺，文明昌盛，隐隐然成为与魏国并驾齐驱的第一流大国。这时候的齐国，朝堂大臣有驺忌、田忌、邹衍、晏舛、段干朋等名臣名将，地方大臣更是清明勤政人才济济。然而更令齐国雄视天下的，却是他们的稷下学宫。历经二十余年精心培植，稷下学宫已经是名士荟萃，精英云集，成为齐国取之不竭的人才宝库。视人才为国宝的齐威王，每每说到稷下学宫，便是豪气勃发：“稷下学宫收尽天下英才，齐国岂能不一统天下！”

世间事锦上添花。就在齐国沐浴着海风崛起的时候，两位名震天下的人物来到了临淄。一个是大张旗鼓堂堂正正来的，一个却是无声无息秘密来的。

齐威王接到两路禀报，精神大振，霍然离席道：“丞相、学宫令随本王迎候大师。上将军安排先生便是。”田忌答应一声，兴奋地走了，毕竟那位神秘人物对他这个上将军来说是太重要了。齐威王则和驺忌各乘轺车，急急赶到城外。

临淄南门外的迎送亭已经隆重地布置了起来。齐威王站在亭外轺车上，遥遥望着通往鲁国的官道。大臣们则分列站在亭外，纷纷低声议论着，显得很是有些激动。齐国就差这么个大宗师，而今他终于来了。

“禀报我王，车骑已现！”

“丞相，随本王迎上。”齐威王一跺脚，轺车辚辚驶上官道。

迎面烟尘大起，一支没有旗帜的车队隆隆北来。遥遥可见每辆车都是两马驾拉，驭手全是长衫布巾的儒生打扮。战国时代，便是大国特使，除了骑士护卫，寻常也只有一辆轺车和两辆随车。寻常名士周游，能有一车就算是极大的排场了。这支车队却有十三辆双马快车外加一辆青铜轺车，虽然没有旗帜，却也是气势非凡，绝非寻常学派名士可比。青铜轺车下肃然端坐的是一个五十多岁须发见白的男子，面目清朗肃穆，三绺长须被风吹起，潇洒凝重气度非凡。

齐威王不禁高声赞叹："孟夫子果然不凡！"

来者正是名动天下的孟子车队。这位高才雄辩洒脱不羁而又坚如磐石的儒家领袖，在战国之间已经奔波了二十多年。像当年的孔子一样，他的奔波使儒家学问种子撒遍天下，但却始终没有实现自己的实际追求——为政一国并以儒家理想治国安邦。但孟子没有灰心。他坚信在这大争之世，天下必有他一展抱负的礼仪大邦。魏国他去过多次，原以为富庶繁华的魏国最需要儒家名士，不想魏惠王(注)对他奉若上宾，每天和他谈天说地议古论今，却从来不问他治理邦国的大政方略，显然要将他当做食客养起来。孟子雄心勃勃，肩负中兴儒家的大任，岂容得此等难堪与尴尬？但孟子毕竟是孟子，他彬彬有礼地向魏惠王告别，说明了重新出游的愿望。魏惠王哈哈大笑："好啊好啊，儒家博学，正是从游历天下中得来！本王相赠夫子书车十辆，黄金百镒，以资行色！"孟子内心发凉，长长一躬，断然离开了安邑。他久闻齐国稷下学宫的名声，便借着游学名义到齐国来了。

"夫子，有人迎接！好像是大臣？"驾车的万章颇为惊讶，高声回头提醒老师。

后面车上一个弟子站起来瞭望："啊！是齐王！没错，王旗，是齐王！"

万章知道公孙丑的眼力极好，“吁——”的一声挽缰停车，回身拱手道：“夫子，齐王在官道迎接，要否下车，列队缓行？”

孟子微微睁开眼睛，略一思忖道：“照常行进。”

“是。”万章向后高声道：“照常行进，切勿喧哗。”一抖马缰，车队辚辚启动。

官道边的齐威王君臣已经下车，在道边肃然拱手迎候。见孟子的青铜轺车辚辚驶来，齐威王当道拱手高声道：“齐王田因齐，恭迎夫子莅临。”

万章机警，早已经将车速减缓，此时正好将轺车停稳。孟子霍然从轺车伞盖下站起，深深一躬：“不知齐王在此，孟轲唐突挡驾，多有得罪。”

“夫子，田因齐专程来迎，非有他事。”齐威王笑迎上前。

孟子大礼拜伏在地：“孟轲何德何能，竟劳齐王迎候郊外？”

齐威王连忙扶起孟子，爽朗大笑道：“夫子学问，天下魁首，田因齐自当敬贤礼遇。夫子，这位是我齐国丞相驺忌，这位是稷下学宫令邹衍。”

驺忌、邹衍一齐拱手：“见过夫子。”

孟子恭敬还礼：“得见二位大人，不胜荣幸之至。”

说话间，已到迎送亭外，跪坐在大红地毡上的乐队奏起了祥和宏大的乐曲，孟子肃然拱手：“齐王，此《小雅》乃天子迎送诸侯之乐，孟轲如何敢当？”

齐威王大笑：“夫子啊，乐礼等级当真不成？好听罢了。”

邹衍笑道：“夫子啊，恪守礼制，何有今日之天下也。”

孟子也豁达地纵声大笑：“笑谈笑谈，孟轲又迂腐一回。”

孟子的坦诚爽朗，使略微拘谨的气氛顷刻消散。齐威王笑道：“夫子远来，车行劳顿，先行歇息，来日我当亲为夫子主持论战大会，一睹夫子风采。”

孟子谢过，由稷下学宫令邹衍陪同着进了临淄城。

齐威王对驺忌一挥手：“丞相，还有一位，随我去看。”

君臣二人轻车简从，绕道西门进得临淄，到了一座清幽的府邸前。这座府邸门口没有肃杀森立的卫士，倒像是一座清静的书院。要不是齐威王路上说明，驺忌真不敢相信这是威势赫赫的上将军田忌的府邸。田忌是王室贵族，是齐威王的庶兄，是田氏王族中很有实力的一支。田氏本是在姜齐内部依据封地成长起来的新贵族势力，夺取齐国政权后，田氏成为王族，内部却仍然保持着各自的地域势力。这种地域势力被长期默认为田氏各支脉的封地，国家（王室）和封地贵族各收取一半赋税，“封地”的官吏也是贵族推荐国君委派，既听命于王室，又听命于贵族。王权强大的时候，这种“封地”与国家土地没有两样。王权衰落的时候，“封地”贵族便成为几乎完全自治的一方势力。其间变数，完全取决于政权格局的此消彼长。齐国在王族封地这一点上，与天下诸侯及魏楚燕赵韩没有更大的不同，基本上维持在旧有的框架内。正因为如此，田忌这种王族大臣，不像驺忌这种士人出身的官员，他们即或不在王室做官，也有世袭的封地，在临淄依然会有很豪华气派的生活。田忌又做了上将军，其府邸无论豪华威势到何种程度，人们也不会觉得惊奇，倒是这种书院般的高雅脱俗，使得驺忌大大地出乎预料。寻常同朝共事，驺忌对王族大臣总是有着一种本能的戒备，很少与这些大臣私人交往，自然也从来没有来过上将军府。今日一看，对田忌的本能戒备顿时减轻了许多。

也没有人通报，便见大门打开，田忌匆匆迎出，深深一躬，将二人迎进正厅。

“先生如何了？”齐威王急切问道。

“禀报我王，先生伤残严重，状况不佳，急需治疗休养。”

“太医来了么？”

“太医令亲自前来，已为先生剔去两腿腐肉碎骨，目下先生正在昏睡。”

齐威王喟然叹息：“一世名家，竟至于此，令人痛心也。”

田忌思忖有顷道：“臣以为，先生入齐之事，暂且不做透露。先教先生住在臣府疗伤，痊愈后再做计较。”

齐威王点点头：“先生乃我齐国人杰，务必倾尽全力，恢复先生身体。”

“臣明白。”田忌肃然拱手。

齐威王看看驺忌，微微一笑：“丞相啊，此人乃天下闻名的兵家名士。他能康复，乃我齐国大幸也。丞相可知他是何人？”

驺忌不喜欢过问不需要他知道的事，也从不对自己不清楚的事贸然开口，所以一直平静地沉默着。然自己也是名士根底，岂能不知天下闻名的大家？见国君相问，笑道：“是否兵家祖师孙武的后裔——孙膑？”

齐威王大笑：“正是。齐国有此大才，文武兼备，何惧天下？”

孟子住进了六进大宅，弟子们大为激奋。

据邹衍介绍，这是齐国中大夫规格的府邸，只有对称为“子”的学派领袖才特赐，寻常名士只是三进宅院。孟子在邹衍陪同下，看了一遍住宅。进大门的两侧是仆役门房，第一进是一个大庭院，山水竹草俱备，很是雅致；第二进是正厅，宽大敞亮，陈设华贵；第三进为书房琴室，其宽阔足以摆布他的七八车书；第四进为寝室，帐幔掩映，浴室精巧，为孟子生平未见；第五进是炊厨房，足以让五六名厨师一展身手；最后一进是一片后园连同一个偏院，是门客住房，正好做孟子学生们的住处。看了一遍，弟子们是交口赞叹。孟子虽然没说话，心下也颇为满意。毕竟，这是齐国敬贤，是赐给自己的府邸，比住在魏国豪华的驿馆感觉要好得多。

安顿好之后，万章、公孙丑来劝老师去看稷下学宫。孟子虽然也想看看这座名震天下的学宫，但想想还是忍住了：“你等且先去，为师要歇息歇息。”万章、公孙丑高兴地去了。

稷下学宫坐落在王宫的正南。万章和公孙丑对中间相隔的“齐市”实在没有兴趣，但穿过街市的感觉，还是让他们大为惊讶。连绵无际的店铺帐篷，比肩摩踵讨价还价的市人，鱼盐混杂的奇特腥臭，堆积如山的铁材布帛，琳琅满目的精铁兵器，都是他们在任何官市没有见过的。匆匆走出街市，竟用了整整半个时辰。两人不禁大为感慨，说回头一定让老师来走走“齐市”，看老师有何评点?

出得街市向南百步之遥，是一道宽阔的松柏林带。走进松柏树林，阵阵清风啾啾鸟鸣，便将身后的大市隔在了另一个世界。眼见一座高大的木石坊矗立在夹道林木中，坊额中间雕刻着四个硕大的绿字——学海渊深。木石坊前立着一方横卧的石龟之上的白玉大石，上面刻着四个斗大红字——稷下学宫。木石坊极为宽阔，最豪华宽大的王公马车也可以直驶而进。木石坊两边各有两名蓝衣门吏垂手肃立，一名红衣领班在门前游动。木石坊后遥遥可见大片绿树掩映中的金顶绿瓦和高高的棕红色木楼。

万章、公孙丑被这宏大的气魄震慑了。走遍天下，哪个国家能将学宫建得如此肃穆恢弘？原想稷下学宫纵然有名，也无非是学风有名而已，学宫本身无非是一片房子，能有何令人向往处？今日一看，不说里边，仅这外观，就和王宫、太庙具有同等的庄严气势。这种气势绝不是房子庭院的大小，它意味着文明学业在齐国的神圣地位，这在哪个国家能做到？

不由自主地，两人对着白玉大石深深一躬。红衣执事看见，上来拱手道："请二位士子出示府牌。"公孙丑恍然笑道："啊，府牌是在这儿用的？我等新来懵懂，请谅。"说着两人各自掏出一块小铜牌递上。红衣执事看后笑道："啊，二位是孟夫子门生，请进。要否派人带二位一游？"万章道："多谢。不用了，我等自看方便些。"

二人走进学宫，却见木石坊大门内是一条宽阔的林荫大道，大道两边是平展展的草地和树林，林间石桌石凳错落有致，形成了一个一个天然的聚谈圈子，激烈争论的声音隐约可闻。时见长衫士子手捧竹简在林间长声吟诵，使人顿生读书清修之心。林荫大道的尽头，是一片一片的树林与屋顶，十几条小道网一般通向纵深。一时间，二人竟不知何去何从。正在徘徊迷惘之中，一个年轻的蓝衫士子从一片树林中飘然而来："二位，可是孟夫子高足？"

"正是。在下万章、公孙丑。阁下高名上姓，如何识得我等？"

"我乃宋国尸佼。孟夫子来齐，学宫早已人人皆知了。"士子一指林间，"二位请看，都在准备和孟夫子论战。"

"原来是'宇宙'说的尸佼学兄！久闻大名也！"公孙丑很是高兴。

"宇宙说浅陋，何敢当大名二字？"

万章笑道："敢问尸佼学兄，何谓宇宙？"

尸佼爽朗大笑："天地四方曰宇，往古来今曰宙。如此而已，何足道哉！"

"尸佼兄儒也法也？抑或只取治学之道？"万章笑问。

"时也势也，何须守定儒法？"

公孙丑揶揄笑道："首鼠两端，何其狡也？"

三人不约而同地哈哈大笑。尸佼道："二位初来，我陪二位一游。"

三人同行，谈笑风生，自是话题汹涌。相互究诘了片刻，尸佼笑道："就此打住。稷下学宫要看的主要是三个地方，争鸣堂、大国学馆、诸子学院。其余厅堂馆舍，最具一看的就是藏简楼了。你们看，前面就是争鸣堂。"

走进一片树林，但见一座大门突兀耸立。从外面看，它很像一座大庭院。大门正中镶嵌着四个铜字——论如战阵。进得大门，遥见正中一座大殿坐北面南，两侧为长长的廊厅；中间是宽阔的露天大场，大场中一排排长条石板上都铺着红毡，看样子足有千余人的坐席，显然便是论战的主会场。大殿口正中的木架上立着一面大鼓，两支鼓槌悬于木架，却是大笔形状。大殿两侧各有一方丈余高的白玉大石，右刻"锤炼学问"，左刻"推陈出新"，白玉衬托着斗大的红字，入眼便令人振奋。

"好大气魄，当真没想到也。"公孙丑油然感慨。

"我师就要在这里，论战天下学子？"万章问。

"对了。稷下学宫规矩，凡诸子名家来齐，必得举行争鸣大论战。久闻孟夫子雄辩无匹，稷下士子都想求教一番也。"

公孙丑不禁兴奋点头：“好！看尸佼学兄如何挑战？”

万章微微冷笑：“只怕稷下学宫没几个人能与我师对阵。”

尸佼哈哈大笑道：“天下之大，岂能教英雄寂寞？兄台，也莫将孟夫子当做尊神也。”说着遥遥一指，“两位看看前边，稷下学宫可是囊括了天下诸子百家，还能没有孟夫子敌手？”两人见尸佼豪爽可亲，倒也没有因他的狂傲生气。随着尸佼脚步出得争鸣堂左拐，便见远处大片屋舍隔成若干小区，红墙绿瓦，树木沉沉，极是幽静。尸佼笑道：“看，那是大国学馆区。内中主要有周、鲁、魏、楚、韩、赵、燕、宋、郑、吴越十个学馆区。”

“噫？如何没有秦国？”公孙丑不解。尸佼笑了：“秦国乃文学沙漠，既无学风，又无学子，何以建馆？”

“秦国也有招贤馆了，还去了不少士子，法家有卫鞅。”万章明是提醒，暗中却是不服尸佼“论必有断”的气势。

“文明风华，在于积累。一国文明，绝非开一座招贤馆便能立竿见影。秦国距离中原文明，至少有百年之遥。”尸佼对秦国的轻蔑是显然的。

“有理有理。”公孙丑憨直，当即大为赞同。作为儒家子弟，对这个孔夫子拒绝访游的秦国自然谁都绝无好感。万章也是如此，只是不想附和尸佼而已。三人边谈边走，不觉来到又一片馆舍前。这片馆舍各自建在一座一座的小山包上，绿树环绕，大有隐居情趣。

“你等看，这里是诸子学院。凡成一家之言，又能开馆授徒的名家，均可在这里分得一座独立学堂，大则二十间，小则七八间。给孟夫子的最大，二十五间，正在收拾。”

万章有些惊诧：“诸子学院？目下，容纳了多少家？”

“目下么，大约已经有九十多家了。天下学派，几乎全数进入稷下学宫了。”

万章大是摇头：“以我看，稷下学宫这诸子学院，却有些轻率。”

“此说新鲜，何以见得轻率？”

“立学院者，当非天下显学莫属。”万章现出名门高徒的特有矜持，“九十多家，鱼龙混杂，岂能为天下文明之先？”

“以足下之言，何派堪称天下显学？”公孙丑笑了：“哎呀尸佼，你如何连天下显学都不知晓？儒墨道法四大家也。”

突然，尸佼放声大笑：“久闻孟夫子霸气十足，不成想门下弟子也小视天下了。请告孟夫子，二十年后，天下显学还会增加一家，那就是尸子！”

万章自觉方才说得不是地方，也笑了起来：“尸佼兄志在千里，万章佩服。”

公孙丑憨直笑道：“人言尸佼兄乃卫鞅之师，或言尸兄师从卫鞅，不知究竟如何？”

尸佼豁达又颇见神秘地笑了：“人言归人言，何须证之哉！再往前看。”

“那边何处？”公孙丑指着三座棕红色小楼问。

“那就是藏简阁。”尸佼笑道，“三座木楼共藏书五百多万卷，非但有诸子百家，连各国政令都有专门收藏。仅凭这藏简阁，稷下学宫也足以傲视天下了。”

万章感慨：“莫说学而优则仕。我看，就在稷下学宫遨游修业，此生足矣！”

公孙丑却少有地露出诡秘的一笑：“敢问尸佼兄，齐王将天下学

子尽收囊中，却很少用他们入仕为政，是何用意？”

尸佼不想公孙丑有此一问，一时竟不知如何回答，有顷笑道：“在下尚未想过，愿闻公孙兄高见。”

公孙丑摇头：“莫非，想尽聚天下大才，使别国无人可用？”

三人哈哈大笑。尸佼拊掌道：“公孙兄之论匪夷所思，妙极！”

暮色降临，万章和公孙丑方才匆匆离开学宫。一路上，两人说起鲁国本来与齐国相邻，且为礼仪文明首邦，而今非但失去了文明大国

的地位，且弄到几乎要亡国的地步，不禁感慨中来，唏嘘泪下。回到府邸向老师讲述了在稷下学宫的所见所闻和感受，孟子也是沉默良久，喟然一叹：“儒家遭逢强权肆虐、人欲横流的大争之世，自祖师孔夫子起，奔波列国两百多年，终究未遇文明之邦一展抱负。齐国气象，为师也看不错，修文重武，礼贤下士。然则，方今战国推崇强力，借重法家兵家，对我儒家多有虚礼，少有重任。齐王虽说对我敬重有加，稷下学宫更是天下难觅的修学之境。然则，我门究竟能否将齐国作为永久根基，目下尚很难说。究其竟，儒家是尚古复礼之学，是盛世安邦之学，是教化民众之学，是修身齐家之学，是克己正身之学。唯其如此，也是生不逢时之学。时也势也，我儒家将有一段漫漫低谷。我们同人一定要强毅精神，受得起冷遇，要像墨家那样刻苦自励，方能复兴儒家于盛世之时。”

“谨遵师教，刻苦自励，复兴儒家！”万章、公孙丑异口同声。

“弟子们须当谨记，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是以动心忍性，增益其所不能。”孟子颇有些悲壮。

万章与公孙丑被老师深深地感动了，回到跨院一说，弟子们议论纷纷，究诘辩驳，探求真谛，一夜未能入睡。

旬日之后，齐威王领丞相驺忌、上将军田忌、学宫令邹衍，来隆重地迎接孟子师徒正式进入稷下学宫。进入的盛典，就是特为孟子举行的论战大会。这是齐威王与驺忌商议好的，既表示了对孟子的极高礼遇，又能试探孟子的为政主张。虽说天下都知道儒家的为政之道，但在战国时代，名家大师对鼻祖的主张做出顺应潮流的修正，也是屡见不鲜。齐威王期待的正是这种改变。

争鸣堂人如山海。露天庭院的长排坐席上是诸子学院与大国学馆的弟子群。孟子的随行弟子三十余人被安排在中间位置。前排几乎是清一色的成名大家——慎到、淳于髡、田骈、倪说、尹文、宋钘、庄辛、杨朱、许行、公孙龙等，最年轻的尸佼则坐在前排末座。庭院坐席的后一半，全部是各国前来求学的“散士”。两厢长廊下拥挤得严严实实的，是颇有神通而又欣赏风雅的各国商人，他们没有资格入席就座，只能站立在两廊聆听。大殿正中是齐威王君臣，突前主案是孟子坐席。

看看场中已经就绪，稷下学宫令邹衍向大殿两角的红衣鼓手点头示意。

红衣鼓手擂动大笔形的鼓槌，两面大鼓响起密集的战阵鼓声，隆隆滚过，催人欲起。一通鼓罢，司礼官吏悠长高宣：“稷下学宫，第一百零五次争鸣大战，开始。”

邹衍走到大殿中央开宗明义：“列国士子们，稷下学宫素来以学风奔放、自由争鸣闻名于天下。这第一百零五次大论战，专为孟夫子而设，乃稷下学宫迎接孟夫子入齐之大典。学无止境，士无贵贱，诸位皆可向孟夫子挑战争鸣……”

场中有人高声打断：“学宫令莫要空泛，还是请孟夫子讲。”

邹衍抱歉地一笑，向孟子坐席拱手：“孟夫子，请！”便入了大殿西侧的坐席。

孟子环视会场，声音清朗深远：“诸位，儒家创立百余年，大要主张已为天下所熟知，一一重申，似无必要。莫若列位就相异处辩驳诘难，我来作答，方能比较各家之学，紧扣时下急务。列位以为如何？”

“好！”

“正当如此！”场中一片呼应。

前排一个没有头发的瘦子起立，拱手笑道：“孟夫子果然气度不凡。在下淳于髡，欲以人情物理求为政之道，敢请孟夫子不吝赐教。”淳于髡是齐国著名的博学之士，少年时因意气杀人，曾受髡刑，被剃去长发，永远只能留寸发。在“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得丝毫损伤”的时代，截发髡刑是一种极为严重的精神刑罚。这个少年从此就叫了淳于髡。他变卖家财，周游天下，发奋修习，二十年后回到临淄时一鸣惊人。后来留在了稷下学宫，成了齐威王与丞相驺忌的座上客。他学无专精却博大渊深，诙谐机敏，急智应对更是出色，临场辩驳好说隐语，被人称为“神谜”。他所说的“以人情物理求为政之道”，实际上就是他说一条人事物理，孟子就得对答一条治国格言，实际考校的是急智应对。这对正道治学的孟子而言，虽则不屑为之，但也是一个从来没有过的挑战。

场中已经有人兴奋起来：“淳于子乃隐语大师，孟夫子一旦卡住就完了！”

万章对公孙丑低声道：“别担心，正好让他们领教夫子辩才。”

孟子看看台下这个身着紫衫的光头布衣，坦然道：“先生请讲。”

“子不离母，妇不离夫。”淳于髡脱口而出。

“臣不敢远离君侧。”孟子不假思索。

“猪脂涂轴，则轴滑，投于方孔，则轮不能转。”

“为政施仁，则民顺，苛政暴虐，则国政不行。”

“弓干虽胶，有时而脱。众流赴海，自然而合。”

“任贤用能，不究小过。中和公允，天下归心。”一言落点，有人忍不住大喊：“妙对！”周围士子嘘声四起，示意他立即噤声。

“狐裘虽破，不可补以黄狗之皮。”

“明君用人，莫以不肖杂于贤。”

场中一片掌声，轰然大喊：“彩！”淳于髡突然高声：“车轮不较分寸，不能成其车。琴瑟不调缓急，不能成其律。”“邦国不以礼治，无以立其国。理民不师尧舜，无以安其心。”

孟子此语一出，却引起轩然大波。有人欢呼，有人反对。欢呼者自然赞叹孟子的雄辩才华和王道主张。反对者却高喊：“迂腐！尧舜礼治如何治国？”这显然针对的是孟子回答的内容。孟子弟子们立即一片高喊：“义理兼工！夫子高明！”

淳于髡显然不服，对场中锐声高喝：“我尚有最后一问！”场中顿时安静下来。“敢问夫子，儒家以礼为本，主张男女授受不亲。然则，若嫂嫂落水，濒临灭顶之灾，叔见之，应援之以手乎？应袖手旁观乎？”

场中哄然大笑。一则是淳于髡的滑稽神态使人捧腹，二则是这个问题的微妙两难。许多士子都以为，这个问题一定会使正人君子的孟夫子难堪回避，那就等于儒家自相矛盾而宣告失败。孟子弟子们顿时一片紧张，觉得这淳于髡未免太过刁钻。

孟子依旧坦然，喟然叹息道：“儒家之礼，以不违人伦为本，以维护天理为根。男女授受不亲，人伦常礼也。嫂嫂溺水，非常之时也。非常之时，当以天赋性命为本，权行变通之法，援之以手，救嫂出水。否则，不违人伦而违天理也。”

淳于髡急迫追问：“既然如此，天下水深火热，甚于妇人溺水多也，夫子何不援手以救，而终致碌碌无为乎？”

这显然是在讥讽孟子一生奔波而终无治国之功。士子们一片大喊：“问得妙极！”

孟子不恼不忧，坦然回答：“妇人溺水，援之以手。天下溺水，救之以道。儒家奔波列国，传播大道，虽未执一国之政，却也广播仁政于天下，何谓碌碌无为？若蕞尔之才者，思得一策，用得一计，于天下不过九牛之一毛，与儒家之弘扬大道，何能同日而语？”

“好——”“彩——”掌声与喝彩声雷鸣般响起，淹没了孟子的声音。

淳于髡拱手高声道：“孟夫子才学气度，自愧弗如！”

会场正中一个年轻的士子霍然站起：“孟夫子方才说到，谋划于庙堂者乃蕞尔之才，传播大道于天下，才是援手救世。敢问孟夫子，天下万物，何者为贵？何者为轻？”

“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孟子没有丝毫的犹豫。

全场不禁肃然安静。孟子的论断不啻是振聋发聩之音，使天下学子们大是警悟。且不说自古以来的贵贱等级传统与沉积久远的礼制法则，就凭身后坐着国王，而孟子本人和所有的士子一样都企盼着国王重用，而孟子敢于如此坦然自若地讲出这一论断，其胸怀与勇气，都不能不使人肃然起敬。良久，场中再次爆发出雷鸣般的掌声。

待到场中重新安静下来，前排的慎到站了起来：“请问夫子，天下动荡，根本却在于何处？”慎到乃法家名士，也是稷下学宫的大宗师之一。他这一问，是在搜求为政之根，看孟子如何作答，是执法，还是守礼？

孟子朗朗一笑：“天下动荡杀戮，皆为人之本性日渐丧失。人性本善。恻隐之心，人皆有之。羞恶之心，人皆有之。恭敬之心，人皆有之。是非之心，人皆有之。恻隐之心，仁也。羞恶之心，义也。恭敬之心，礼也。是非之心，智也。仁义礼智，非由外铄也，人固有之也。此乃人之本性。人性犹水之就下。人无有不善，水无有不下。激水拦截，可使水行于山，然则非水之本性也。濡染以恶，可使人残虐无道，然则非人之本性也。春秋以来，天下无道，礼崩乐坏，人性堕落，竞相为恶，致使天下以杀戮征战称霸为快事。此为天下动荡之根本……”孟子这一席话显然将天下动荡的根源归于“人性堕落”，必然的结论就是“复归人性，方可治世”，显然回避了法治与礼治的争端，而将问题提升到了一个虽然更为广阔却也脱离务实的层面。饶是如此，还没有说完，场中已经轰然。

“夫子此言，大谬也！”如此公然的指责，对于孟子这样的治学大师实属不敬，场中不禁一片哗然。有人高声愤然指责：“不得对夫子无理！”

“论战在理，不在呵斥！”

万章看时，果然不出所料，正是前排的尸佼。万章微微冷笑，霍然起身：“尸佼学兄，言之无物，空有严词，莫非稷下学宫之恶风乎？”

在全场侧目的惊讶议论中，尸佼仿佛没有听见万章的责难讥讽，面对孟子激昂高声，就像在慷慨宣战：“人性本恶，何以为善？恶是人之本性，善乃人伦教化。天下之人，生而好利，是以有争夺；生而狠毒，是以有盗贼；生而有耳目欲望，是以有声色犬马。若从人之本性，必然生出争夺，生出暴力，生出杀戮！方今天下，动荡杀戮不绝，正是人性大恶之泛滥，人欲横流之恶果。唯其如此，必须有法治之教、礼仪之教、圣兵之教，以使人性归化，合于法而归于治。无法制，不足以治人之恶；无礼仪，不足以教人向善；无圣兵，不足以制止杀戮。明辨人性之恶，方可依法疏导，犹如大禹治水。孟夫子徒言性善，复归人性，将法制教化之功归于人之本性。此乃蛊惑人心，纵容恶行，蒙蔽幼稚，真正的大谬之言！”

这一番激烈抨击，直捣孟子根本，也提出了一个天下学人从来没有明确提出过的根本问题——人性孰善孰恶？一时间全场愕然，竟无人反应，都直直地盯着尸佼。唯有孟门子弟全体起立，愤慨相向，轻蔑地冷笑着，只等孟子开口，便要围攻这个不知天高地厚的狂士。

大殿中的孟子缓缓起立，面色异常的凝重，向邹衍深深一躬：“学宫令，尸佼持此凶险巧辩之论，心逆而险，言伪而辩，记丑而博，实乃奸人少正卯再生也。子为学宫令，请为天下人性张目，杀尸佼以正学风。”

邹衍愕然失色：“夫子，如何如何？杀尸佼？咳，稷下之风，原讲究争鸣，如何能动辄杀人？这……”

场中士子们原以为孟夫子要长篇大论驳斥尸佼，都在暗暗期待一篇精辟的文章说辞。却不想孟子公然提出要杀尸佼，当真匪夷所思，不禁哄然大笑，嘘声四起。连两廊下的商人们也骚动起来，纷纷议论：“好生理论是了，杀人做甚？”“买卖不成仁义在，老先生连我等商人也不如啦！”

“说不过人就杀人？真是霸道！”

“是了是了，这杀人确实无理！”

台上的孟子根本不理睬台下骚动，又走到齐威王坐席前，深深一躬：“孟轲敢请齐王为天下正纲纪，烹杀凶险之徒，以彰明天理人伦。”

齐威王哈哈大笑：“孟夫子啊孟夫子，齐国汇集四海之士，各抒己见，早已司空见惯了。杀了尸佼，稷下学宫何以面对天下？笔墨口舌官司，何须计较忒多？罢了罢了，夫子请坐。”一直用心听的齐威王既敬佩孟子的高才雄辩，又对孟子的论证锋芒有些隐隐不快。尸佼的反击使他惊喜非常，心中顿时豁亮，看出了孟子的弱点所在。孟子请杀尸佼，齐威王觉其有失大师风范，不由有些奚落之意。

孟子遭到回绝，心下愤然，铁青着脸回到坐席，台下却因此而沸腾起来。稷下学宫的士子们愤愤不平，纷纷议论：“论战杀人，成何体统？枉为大师！”

“孟夫子若主政一国，天下士子便都是少正卯！”

“百家争鸣，动辄便要杀人，真是学霸！”

“对！就是学霸！”

公孙丑听得不耐，高声道：“人性本善，本为公理！”

士子们立即一片高喊：“人性本恶！”

孟门弟子全体高喊起来：“人性本善！”

尸佼周围的士子们毫不退让，对着孟门子弟高喊：“人性本恶！”

善恶的喊声回荡在稷下学宫，连绵不断，引得前来聆听的富商大贾们也争吵起来，分成两团对争对喊。这种坦率真诚、锋芒烁烁、不遮不掩的大争鸣，是中国文明史上的伟大奇观，也是那个伟大时代的生存竞争方式。它培育出了最茁壮的文明根基，浇灌出了最灿烂的文明之花，使那个时代成为不朽耸立的历史最高峰，迄今为止，人们都只能叹为观止而无法逾越。

论战结束后，齐威王问驺忌田忌：“卿等以为，孟夫子如何？”

驺忌：“孟夫子学问，堪为天下师。”

田忌：“可惜齐国要不断打仗，养不得太平卿相。”

齐威王沉默良久，吩咐侍臣：“传楚国特使江乙进宫。”

江乙已经在临淄等了三日，听得齐王宣召，忙不迭带了礼物入宫。

齐威王淡淡笑道：“江乙大夫，何以教本王？”

江乙惶恐拱手道：“齐王在上，这是楚王特意赠送齐王的礼物，敢请笑纳。”身后侍从捧过一支铜锈斑驳的古剑递上。齐王身边侍臣接过，齐威王笑道：“先请上将军看看了。”侍臣捧到田忌面前的长案

上。田忌乃名将世家，对珍奇兵器可说是见多识广，然对面前这支不到两尺长的短剑剑鞘却极为眼生，沉吟间右手一搭剑扣轻轻一摁，便听“铿嗡——”一声振音，剑身弹出三寸，顿时眼前一道青光闪烁，剑身又无声缩回。

田忌惊讶之极，拱手道：“我王，此剑神器，臣不识得。”

齐威王笑道：“江乙大夫，此剑何名啊？”

江乙：“禀报齐王，此剑乃楚国王室至宝，只可惜我楚国也无人识得。楚王赠与齐王，以表诚意。”

齐威王悠然道：“好，本王收下慢慢鉴赏。那，楚王是何诚意也？”

“禀报齐王，我王请高士夜观天象，见西方太白之下彗星径天，秦国当有极大灾变。我王之意，欲与齐国结盟，合兵灭秦。”

“如何灭法？”田忌冷笑。

“两国各出二十万兵马，齐国为帅。”

“齐秦相隔，走哪条路？”

“楚国借道于齐国，出武关灭秦。”

“对齐国有何好处？莫非齐国可以占住一块飞地？”驺忌淡淡地问。

“灭秦之后，土地转补，楚国划给齐国二十座城池。”江乙对答如流。

田忌摇头叹息：“齐国多年无战事，只怕粮草兵器匮乏不济也。”

江乙慷慨道：“我王料到此点，愿先出军粮十万斛，矛戈五万支，良弓五万张，铁镞箭十万支，资助齐军！”

田忌惊讶地睁大眼睛，似乎不敢相信：“噢？何时可运到齐国？”

“结盟之后，一个月内运到。”江乙很是利落。

驺忌正色问：“还有所图么？”

“一则，魏国若向楚国发难，齐国需与楚国联兵抗魏。”

驺忌田忌一齐拱手道：“我王定夺。”

齐威王大笑：“好！楚王一片诚意，本王允诺。丞相与江乙大夫商谈盟约。”

一片笑声，皆大欢喜。随后大摆酒宴，驺忌本著名琴师，亲自操琴为特使奏了一曲。江乙想不到如此顺利，高兴得心花怒放，开怀畅饮，被四名侍女扶回驿馆后，还醉醺醺地合不拢嘴。

江乙一走，齐威王三人大笑不止。君臣三人对楚宣王的“奇思妙策”感到惊讶，实在想不到竟有如此愚蠢的“灭秦大计”。秦国距离齐国虽然遥远，但齐国却从来没有放松过对秦国的监视。秦国的山东商人中齐国商人最多，而每家齐商的雇员中，都有齐威王御史府派出的秘密斥候。他们从各种渠道送回的消息都非常及时，秦国的变化齐国君臣自然非常清楚。齐威王君臣对秦国的强大心里有本账：一来，秦国的强大距离威胁齐国还很遥远，齐国犯不着紧张。二来，秦国强大，必将形成战国新格局，而这个新格局有利于齐国。基本的原因是，秦国强大首先对魏赵韩楚四国不利，四国要遏制秦国，势必就会缓和对齐国的压力，大大有利于齐国的放手壮大。三来，齐国将因秦国强大，而成为天下战国争夺的主要力量——秦国要想对抗四国，要与齐国修好；四国要想遏制秦国，也必须借重齐国；剩下一个夙敌燕国，

也不敢得罪齐国了。在这种格局中，齐国左右逢源，岂非大大好事？所以，齐国对秦国的强大完全不像魏赵韩楚四国那样耿耿于怀，而是听其自然不加干预。齐威王君臣确信，齐国只会从中得到好处。

目下正是如此，星象显示秦国将要强大，楚国就急吼吼地找上门来要联兵灭秦了。对楚国特使江乙的连环出使，齐威王的秘密斥候早已经探听清楚。楚国先行联魏攻秦，又怕魏国不可靠，于是再找齐国这个制约力量。楚国的如意算盘是：灭秦利大，魏国齐国必然参加，楚国要得大利却又战力不足，就得先期付出（抵押城池、援助兵器粮草）以促成联盟；一旦灭秦成行，楚国既可收回抵押，又可在分割秦国中争得更多的土地人口。

魏国高兴地接受了抵押，先将六座淮北城池拿了过来。齐国自然也高兴地接受了援助，先将大批兵器粮草拿了过来。可齐威王君臣清楚极了，齐国完全可以签订一道盟约，但绝不会在魏楚出兵之前主动出兵。而楚国魏国的盟约绝不会顺利成行，因为魏国绝不会卖力气成全楚国的美梦；不管魏楚盟约以何等理由何等形式散伙，楚国的六座城池都是永远不可能收回去了。那时候，齐国更主动，非但将接受的援助名正言顺地留下，而且要谴责楚国背盟，使齐国耽搁了其他行动从而蒙受损失，甚或还可以进一步要求楚国赔偿。

楚宣王的这种愚蠢，如何不教齐威王君臣开怀大笑？

恰在这时，宫外马蹄声疾，驻魏国密使夤夜回国，紧急求见。

密使带来了惊人消息：魏国上将军庞涓率领二十万大军进攻赵国！

这个消息使齐威王君臣方才的兴奋消失得干干净净，骤然之间茫然无措。魏国这步棋走得匪夷所思，究竟有何图谋？不理睬仍然弱小的秦国，却要去灭强大的赵国，难道是要真的吞并三晋么？如果这个

目标实现，齐国还能安宁么？对剽悍善战的赵国动手，这无疑是最强大的魏国要对天下战国正面宣战了。一时间，齐威王君臣说不出话来。

良久，齐威王问：“如此突然，说辞何在？”

“没有说辞，不宣而战。安邑城民情亢奋，叫嚷要一统三晋！”

齐威王和驺忌、田忌相互对视，都现出困惑的目光。正在此时，又是马蹄声疾，东阿令差人急报：魏国八万大军开进巨野泽北岸草地，统兵将领为太子魏申与丞相公子卬。齐威王惊愕得说不出话来，怔怔地看着驺忌和田忌。

田忌断然命令：“晓谕东阿令，严加防守，外表如常，随时回报军情！”又对特使下令，“立即从小道返回安邑，及时回报魏军攻赵情势！”两使匆匆离去后，田忌道：“我王，丞相，田忌以为魏国此举绝非寻常，是要一战灭赵！巨野泽八万大军是在防备齐国救援赵国，我不动，太子申等也不会动。”

齐威王骤然感到了沉重压力。齐国正在迅速强大，和魏国的决战迟早都会发生，但他希望这种决战尽量迟一些发生，齐国能够更加强大一些，决战能够更加胜算一些。要知道，魏国毕竟是天下第一强国。更重要的是，战国之世，一旦打大仗，各国都会趁势卷入，企图火中取栗，非但不能指望有真正的盟友，还必须有能够同时对付其他国家联兵合击的军力。唯其如此，延迟和魏国争霸进而统一六国的正面决战，对齐国极为有利。齐威王想不到的是，魏国竟然先动了手。虽然是对赵国开战，但已经骤然嗅到了齐魏对峙的浓烈气息，统一三晋之后必然是齐魏大战，不想打也得打，否则就是亡国！作为一国之君，齐威王虽然对这场大战早有预料且没有放松准备，但大战就这样在意想不到的时刻突然迫近，他还是感到大大地出乎预料，以至于仓促间想不明白了。

“魏国如何要陈兵巨野？料定齐国一定要救援赵国？”齐威王困惑。

“我王，不是齐国一定要救赵，而是唯有齐国有力量救赵。防住齐国，魏国就可以放手灭赵了。”田忌不愧名将，对这种大谋划一目了然。

齐威王点头：“已经如此了，说说，该如何应对？”

驺忌：“臣以为，无论如何，当立即进入大战准备。粮草辎重和大军应当秘密集结，以免措手不及。至于如何打法，要否救赵，臣尚无定策，请上将军谋划。”

田忌沉吟道：“臣赞同丞相之意，即刻集结大军粮草以做准备。赵国不弱，魏军攻赵，非一日可下。如何应对，容臣细细思忖一番。”

“也好，明日午后再议。”第二天，快马急报，魏军攻势猛烈，两日之内连下三城，已经直扑邯郸。田忌道：“臣预料，赵国使者三日内必到临淄求救，我王要稳一稳才是。”

“稳一稳不难，难在我究竟如何应对。上将军何意？”齐威王显然没有定见。

“即或救赵，也要等到适当时机。”

“上将军，你欲和庞涓一比高低？”

“对付庞涓，臣没有胜算。齐国有一个现成的大才，臣举他全盘筹划。”

“谁也？”

“孙膑。”

齐威王恍然大笑：“对呀，如何忘了先生？不过，他伤势如何？能行动么？”

“一月疗养，伤势已经痊愈，只是身体稍有虚弱。先生只需调度谋划，支撑当无意外。”

齐威王顿时振作：“走，先去看看先生，一起商议。”

五　围魏救赵　孙膑打了千古一仗

幽静的小庭院里，一辆轮椅缓缓地游动着，来到高墙下的浓荫处，轮椅停了下来。

椅上的红衣人苍白清瘦，一头长发和三绺胡须也显得细柔发黄，教人觉得他很文弱，也很年轻。只有那宽阔的前额、犀利的目光和沟壑纵横的皱纹，隐隐现出曾经有过的飞扬风华和沧桑沉沦。他专注地看着高墙下一片泥土摆布成的“山川地形”，仿佛钉在那里一般。

他就是孙膑，一颗光芒乍现又骤然消逝的神秘彗星。

想到出山以来的险恶经历，孙膑恍若隔世。十年前，他和师兄庞涓告别了老师鬼谷子，一起到了魏国。本来，孙膑要回自己的祖国齐国，庞涓的目标是去魏国。可在走到魏齐分道的十字路口时，庞涓却突然现出一种殷殷之情，说不妨先顺路和他一起到魏国看看，若魏国不容人，就一起去齐国。孙膑几乎是想都没有想便答应了。魏国是天下一等一的强国，能去魏国自然是天下名士的第一愿望。孙膑原先之所以没有这样想，而提出了先回齐国，一则是想先回去祭扫祖先陵园，顺便再看看齐国这些年的变化；二则是隐隐约约地觉得，既然师兄庞涓要去魏国，那么自己最好另谋他途。毕竟，两人都是兵家弟子，所学相同，在一国的任职也必将相同，难免或多或少地有所冲突，避一避自然要好一些。孙膑还记得，下山前两人做告别游山归来，老师问他们准备各去何国，两人都说没有想好。白发苍苍的老师

笑了：“既然如此，为师且与你等做个钱卜，国名先写在这里，有字国名一面乃庞涓所去处，无字一面乃孙膑所去处。如何？”孙膑高兴地笑了：“好，老师正好为学生解惑。”

老师拿出了一个厚厚的魏国老铁钱，那还是魏文侯时期第一次用铁铸钱，也是天下第一次出现的铁钱，现下已经很难见到了。老师很是喜欢这种“文侯铁钱”，说它厚重光滑，颇有灵性，用做“钱卜”最为上乘。正在老师闭目沉思将要掷钱之际，庞涓突然高声道：“老师，弟子愿赴魏国！”

“呵，也好，发自内心，也是天意了。”老师目光一闪，却是散淡的笑容。

“老师，弟子以为，同室修习，庞涓与师弟当坦诚相见，各显本心，无须天断。”

“也好。孙膑如何？”

“如此，”孙膑略微沉吟，“弟子回齐国。”

老师摩挲着掌心的铁钱，眉头一皱，又突然大笑：“时也运也，终是命也。好，好，好。你等去，好自为之了。”

本来，事情就这样定了，孙膑也没有再多想，更没有想到师兄对自己的殷殷相邀。当时，他确实是大为感奋。然则万万没有想到，就这样一个偶然的原因，竟然使他本来清晰坚实的人生轨迹突然被折断了。

可是，纵然现在回想起来，孙膑仍以为那时候的庞涓尚没有害人之心，只是确实对能否留在魏国没有信心，预先留条齐国退路罢了。包括下山前庞涓突然先行确定去魏国，阻止了听天由命的钱卜，无非

也是私心重了而已。孙膑对师兄这种精明其实很早就有觉察，只不过始终不放在心上。

庞涓师兄出身寒门，父母夭寿而亡，从小被经商的叔父抚养。叔父常年奔波在外，叔母与堂兄弟们歧视他欺负他，使他饱受寄人篱下的痛苦与屈辱。师兄六岁那年，有一天吃饭时，小堂弟恶作剧地向他的饭盆里撒了一把土。小庞涓忍无可忍，大嚎一声，将小堂弟猛然一推，小堂弟却恰巧撞在了廊下石柱上，惨叫一声，顿时鲜血满面。叔母闻声赶出一看，回转身抄了一把菜刀，疯狂地向小庞涓砍来。庞涓拼命逃跑，叔母发疯追赶。追到一道悬崖边上，小庞涓躲在一块大石头后面，呼哧呼哧喘息着高喊："再要过来，砸死你！"疯狂的叔母愣怔了一下，虎吼一声，挥舞着菜刀冲了上来。小庞涓眼睛一闭，奋力一推那块年久松动的大石，只听轰隆隆一声，大石夹泥带土地滚了下去，无巧不巧，恰恰将叔母压翻在地。小庞涓愣愣怔怔地走到叔母面前，狞厉地吼叫着："叫你欺负！叫你欺负！老天杀你！"捡起掉落在旁边的菜刀，照着叔母连连猛砍一阵，又朝着鲜血淋漓的叔母啐了几口，慌忙逃窜了……及至老师在深山里发现庞涓，庞涓已经是一个在山林里生活了一年多的小野人，爬高蹿低地与鸟兽争食。孙膑还记得，当老师有一天带回那个浑身长毛的"大猴子"时，那"大猴子"的目光让他浑身都起鸡皮疙瘩。后来，当他知道了师兄这些身世故事后，孙膑内心不禁生出一种深深的同情。从此，孙膑没有与庞涓师兄争过任何一件利事，也深深理解了师兄酷烈的功名之心。

相比之下，孙膑却是望族出身，七代之前的祖先便是赫赫有名的孙武。那孙氏祖居齐国东阿，后又迁徙甄城，本是姜氏老齐国的书吏世家。传到孙武，却是酷爱兵事，利用书吏整理典籍的方便，将当时视为圣典的《太公六韬》与《司马穰苴兵法》抄回苦读。那《太公六韬》乃周武王开国统帅、齐国始封国君姜尚所撰，可谓当时最为古老的兵学圣典。那《司马穰苴兵法》则是齐景公时代的名将田穰苴所撰，因田穰苴官居司马，所以人称司马穰苴。这是距离当时最近的一

部兵法。孙武精研完两部兵法，请辞书吏之职，到齐国的上将军府做了一名小司马。军旅磨炼了整整六年，见识大长，也领兵打了几场漂亮的胜仗，可就是因为出身低微而不能晋升。一气之下，孙武逃军隐居八年，自己写了《兵法十三篇》。一经示人，传抄天下，声名鹊起。但是，孙武总感到自己没有统率大军的实战功绩，对于一个兵家之士，总觉得大是憾事。为了一酬宿愿，决然南下，到了吴国。

当时的吴王正是刚刚杀死吴王僚而夺取王位的公子光，时人称为吴王阖闾。这阖闾雄心勃勃，用人不拘一格，全无贵族门第恶习。先是用著名刺客专诸杀了吴王僚，后又重用了逃离楚国的“叛臣”伍子胥为上将军，闻听孙武来吴，欣然召见。阖闾申明：“先生《十三篇》我已经读过了，只是不知道先生勒兵如何？”

勒兵，就是训练军队。大凡真正的名将，第一本领就是能够练出一支精兵，而后才是战场本领；不能练兵的将领，无论如何也算不得名将的。孙武自然知道这一点，那《司马穰苴兵法》本来就是着重讲训练士卒的。可是自己的《十三篇》却很少专门讲训练军兵，倒不是孙武不重视训练，而是认为训练军队只是为将的基础，他的志向却是更为高远的用兵智慧。大约阖闾看《十三篇》少谈勒兵，便要试试孙武的勒兵之能。孙武自然爽快地答应了。

谁知阖闾却给孙武出了个难题，要他当场训练女子，而且是宫女嫔妃。

当一百八十名宫女嫔妃喜笑颜开地站在孙武面前时，坐在高台上的阖闾君臣都笑了起来。作为吴王的阖闾，明知这是不可能的事，他只是想教孙武知道，天下也有不能“勒”之人，不要太过自信而已。而孙武却不这样看，他认为只要勒兵得法，人皆可兵。方才他就明确地回答了吴王阖闾：“可试以妇人。”实际上，谁也没有相信他，包括那个大名赫赫的伍子胥。孙武将一百八十名宫女分为两队，各令一名吴王宠姬为队长，持戟站于队首。而后孙武开始了最基本的勒兵交

代：“你们知道前心、后背与左右手么？”一片莺声燕语：“知道也。”孙武高声道：“那好。

我叫向前，你等都要盯住队长的前心！我叫向后，你等都要盯住前面人的后背！向左，看左手！向右，看右手！明白了没有？”又是一片莺声燕语：“明白也。”于是孙武像在军中一样，两边设置了斧钺仪仗与金鼓令旗，又反复教了几遍口令，于是宣布擂响战鼓，令旗一挥，高喊：“向右——”宫女嫔妃们却东倒西歪地笑成了一片，连高台上的阖闾君臣也大笑起来。

孙武高声道：“约束不明，申令不熟，将之罪也！”便停了下来，又再三讲了几遍口令。然后下令擂动大鼓：“向左——”令旗劈向左方。谁知宫女嫔妃们又是哄然大笑。孙武肃然正色：“申令既明而不执法，吏士之罪。队长当斩！”当即喝令两边斧钺手绑起两名吴王宠姬，推下斩首。吴王阖闾这一惊非同小可，急忙令内侍飞马传令：“本王已知将军勒兵之能，请莫斩首两位宠姬，本王离开她们，食不甘味也！”谁知孙武却正色拱手道：“将在军，君命有所不受。”喝令立即斩首两位宠姬。片刻之间，血淋淋的长发人头捧来，全场都瞪圆了眼睛，宫女嫔妃们惊恐得大气也不敢出。孙武另换两名年长宫女为队长，大鼓再响，令旗一挥，步伐整齐，中规中矩，毫无差错，直看得全场鸦雀无声。

孙武禀报吴王：“勒兵已成，我王请检阅。但有军令，这支女兵可赴水火而不避。”

阖闾哭笑不得：“罢了罢了，我如何能看？”

孙武淡然笑道：“素闻吴王有大志，原来却是徒好虚言，不能用其实也。孙武告辞。”

阖闾恍然警悟，连忙站起来紧赶几步肃然躬身：“本王错失，敢请先生见谅可也。吴国兵事，尚请先生不吝赐教。”

从那时开始，孙武做了吴国统兵大将。可是，孙武最辉煌的战绩只有一次，就是千里奇袭楚国，以五六万之众五战五胜，几乎要消灭了楚国。若非阖闾早逝，太子夫差与孙武不和，孙武也许还会有更大的功业。夫差即位后，生性恬淡的孙武便隐居了。他本是一个清醒深思又极善于总结的高士，临终前给他的后人留下家律：“但凡孙氏后裔，建功立业者，得止且止，贪功者丧身。”

孙膑就出生在这样一个家族，有着不肯埋没自己却又明智散淡适可而止的传统家风。孙武之后的孙氏族人，其所以没有一个天下闻名的杰出人物，不能说和这样的家族遗风没有关联。正是这种遗风，形成了孙膑谦和恬淡的秉性。他从来不谈自己的家世，庞涓自然也不知道他是孙武的后裔，只是对他的渊博灵慧常常感到惊讶，常常叹息着说：“如此兵家智慧，如何生在了一个与世无争的师弟身上？”每次都引得孙膑一阵大笑。孙膑感慨师兄的苦难身世，对师兄处处争先的禀性毫不感到别扭，反而是时时事事谦让，因与自己性格相合，也没有显得丝毫做作，倒是与师兄处得特别融洽。久而久之，便有人说他们师兄弟是“刚柔相济，天作之合”。奇怪的是，老师却从来没有对他们的友情做过评判，最多只是笑笑而已。现下想来，孙膑对老师的先知当真感到了不可思议。

到了魏国，他们遇到了当时正在为没有名将而苦恼的魏惠王的隆重礼遇。由于出乎预料，庞涓是非常的惊喜，非常的奋激，整整对孙膑诉说了一个通宵，全部是如何为魏国打天下的宏大谋划，竟没有问一句孙膑在魏国将如何打算。庞涓的口气神态中透露出一个鲜明的消息——报效魏国，庞涓是经过深思熟虑的，魏国的军权是庞涓一个人的。孙膑何等灵慧，自然是觉察到了这种强烈的潜台词。孙膑记得自己当时笑着说：“师兄，魏国很器重你，我看也用不着到齐国去了。我

们还是原来谋划，我回齐国。老家族人还有诸多事等着我也。”庞涓高兴得大笑了一阵：“好！明日到十里长亭，我为师弟饯行。说不定，我等日后还要联军作战也！”孙膑也笑了：“那可未必，倒是两国交兵的时候多一些。”“哎呀，师弟。”庞涓恍然正色问：“果真如此，你如何应对？”孙膑坦然道：“那还用说？各有其国，各为其主，私情不扰国事也。”庞涓长长叹息了一声：“是啊，不能两全也。”卧在榻上不再说话了。

也许是天意，他们的命运又一次发生了转折。

第二天清晨，当孙膑已经在收拾简单的行囊时，驿馆外马蹄声疾，没想到竟是魏惠王亲自来到。庞涓连忙迎了出去，魏惠王脚步匆匆边走边问：“庞涓，先生何在？可不能教他走。”庞涓一怔：“先生？但不知，大王所问何人？”“何人？孙膑啊！”魏惠王哈哈大笑，“我也是方才知道的，孙膑是孙武的七世孙，名门大才也，你这师弟呀，了不得！”说着已经匆匆进门，向孙膑深深一躬：“魏罃敬贤不周，尚望先生见谅。”孙膑愕然，竟忘记了扶住魏惠王：“魏王？这、这是何意？”魏惠王豁达地笑了：“先生啊，这些探事斥候忒笨，本王也是刚刚知晓的，多有怠慢了。”说着又是深深一躬。孙膑这下连忙扶住道：“魏王，在下正要告辞，不知魏王所说何事？”“先生好诙谐也！”魏惠王大笑，“先生乃孙武后裔，名门出大才，魏罃如何能放先生？敢请先生回宫，魏罃为先生接风！”

孙膑恍然大悟，不禁生出一丝腻烦。他素来不喜欢张扬家世，更不喜欢以祖先名望获得器重，淡淡一笑拱手道：“启禀魏王，孙膑只是孙氏旁支，不敢妄称孙武后裔。更何况才疏学浅，比我庞涓师兄相差多矣！不敢劳魏王大驾，孙膑要回齐国料理家事去了，就此告辞。”

魏惠王很能转圜，拱手笑道：“先生谦恭礼让，更见高才美德。鬼谷子门生，魏罃可是求之不得，哪敢放走？孙膑庞涓，都是本王的嘉宾，先生请。”

庞涓一时尴尬难堪得无地自容。突然，他觉得孙膑欺骗了他，一直隐瞒着自己的显赫家世，却偏偏在自己即将被委以重任时“泄露”家世，使他凭空受到冷落，其心机何其深也。刹那之间，他对贵族子弟的本能憎恶油然而生，满脸涨得通红。但是庞涓死死地咬牙忍住了，他知道，这正是自己的又一个悬崖时刻，必须忍耐。他长长地喘了一口粗气，借着魏惠王的话头，上前挽起孙膑的手笑道：“师弟，走啊。魏王求贤若渴，师弟如何自居清高，少了礼数？”魏惠王高兴地笑了：“然也然也，庞卿豁达。先生请。”

孙膑只得去了，心里老大不舒坦。

魏惠王大是高兴，席间立即正式册封庞涓为上将军，孙膑为上卿。在魏国，这两个职位的爵次是同等的，只不过上将军是军权，上卿则是综合性的国政大权，几与丞相接近。庞涓立即谢恩受封了。孙膑却坚辞不受，只是答应留在魏国给师兄襄赞一段军务，不敢受职。魏惠王虽然老大不悦，却也不好勉强，只得暂时拜孙膑为客卿。

孙膑记得很清楚，那晚回来，庞涓就早早歇息了，没有与孙膑再说一句话。孙膑却在庭院里徘徊了半宿，直到刁斗打了四更，才去了卧榻躺下。

为了扶助已经被封为上将军的庞涓尽早站稳脚跟，然后自己也可以安心离开，孙膑全力为庞涓赞划军机，有时即或当着魏王，也直言不讳。想起来，阴谋就是在这时候开始滋生的。阴谋开始的细节和过程，在孙膑的记忆中已经不清楚了，可以说，那是被后来的巨大灾难所带来的痛苦淹没了。他睿智明晰的心海里，唯独留下了两片深深的烙印——魏惠王不想让齐国拥有与庞涓相匹敌甚至超过庞涓的兵家大才，这是阴谋的根基；庞涓对他的才华，甚至对他的家世的忌惮，以及对他的“深沉心机”的憎恶，是阴谋的枝叶。没有魏王的默许，庞涓

不可能对他这样的名家实施公然的陷害和残酷的膑刑(注)；没有庞涓的擀掇权术，魏惠王则不可能视他为“魏国的威胁”。

在被监禁并被残忍地挖掉膝盖骨时，孙膑对陷害阴谋都一无所知。突然降临的灾难，使他的心智完全懵懂了。他的狂乱失态、呼天抢地与语无伦次的辩解，自然地被当做“惊吓失心”——疯了！真是上天佑护啊。否则，陷害必然还将继续，直到他生命消失。从庞涓轻蔑的大笑中，孙膑突然悟到应该继续疯下去。于是，他真的疯了，没有冷暖，没有饥饱，没有廉耻，没有尊严，像猪，像狗，像乞丐，傻呆呆直愣愣地游荡着。

也就是从那时开始，他的天赋智慧与无与伦比的悟性神奇地复活了。当他在寒风料峭的冬夜，遥望着深邃苍穹灿烂的星斗时，计谋的孳生伸展，竟像图画一样活生生地展现在眼前。一切都是那样清楚，就像他对战场风云的洞察。他的智慧告诉他，面对阴谋迫害，他只有以坚忍的意志和最荒诞的方式求得生存，伺机逃走。

十载寒暑，终于被他等到了一个机会，齐国使臣将他秘密地带出了魏国。

“先生，齐王看望你来了。”

轮椅转了过来，孙膑看见田忌和一个红衣高冠的人站在院中，那肯定就是威名赫赫的齐王了。还没等孙膑行礼，齐威王已经走过来深深一躬：“先生受苦了。”孙膑拱手作礼：“病残之躯，不能全礼，我王恕罪。”齐威王豁达地笑了：“先生不必拘于俗礼。从今日开始，先生不必对任何人作礼。”眼睛一瞄，却看见了旁边的“山川地形”，惊讶笑道：“敢问先生，这是观赏么？”田忌走过来一看，也大为惊讶：“先生何时所制？”孙膑微笑道：“闲来无事，我指点两个使女堆砌的。”

“我王，先生做的是魏国山川地形！”田忌兴奋地指点着。

齐威王仔细一看，恍然大悟：“先生在揣摩战事？”

“习兵之人，陋习也。”孙膑谦逊地笑答。

“先生，魏国已经大举进攻赵国，同时在巨野泽北岸屯兵八万。先生对此有何高见？”齐威王开门见山，谦恭求教。

孙膑淡淡一笑：“噢，终究是开始了。”他丝毫没觉得突兀，侃侃道：“魏国攻赵，是吞并天下第一步。赵成侯新丧，太子刚刚即位，魏国咬住这个时机，显然想一举灭赵。以赵国目下之将才兵力，绝非魏国对手。近日之内，赵国必然要向齐国求救。”

“齐国当如何应对？”

孙膑微微一笑：“敢问齐王之志若何？”

“先生何意？”

“齐王若满足于偏安东海之滨，则赵国可任其自生自灭。齐王若志在天下，则赵国存亡事关重大。”孙膑笑着顿住了。

齐威王拊掌大笑：“东海一隅，窝得人心慌也！”

孙膑点了点头：“齐王须知，赵为大国，可使魏国增加六百余万人口、一千余里国土。赵国一灭，燕国与中山国便失去屏障，魏国可顺势攻灭。那时候，整个大河之北，直到阴山草原与辽东海滨，纵横万里，皆成魏国，其势将难以阻挡。”

“先生之言，洞察深彻。上将军荐举先生为齐军统帅，筹划救赵之战，恳请先生万莫推辞。”突然之间，齐威王说出了来时尚有犹豫的决断。孙膑的短短剖析，已经使他感到了这位兵家名士并未因这场人生灾变而心智衰颓，他的智慧依然在熠熠闪光，而且更有了一种老辣洗

练的成熟与深沉。历经劫难而身负大任，这种人绝不会误事。这便是齐威王在瞬息之间的判断。

孙膑依旧是淡淡微笑：“臣致力兵学，自当为祖国尽忠效力。然则，我王需听臣一言。”

“先生请讲。”

“臣肢体残损，提兵战阵之间，不能激励士气，反遭敌无端嘲笑。以臣之见，当以上将军为统帅，臣愿为军师，一力筹划，击败魏军。”

田忌笑道：“我荐举先生，因只有先生才敌得庞涓。先生却反来荐我，岂有此理？”

孙膑大笑：“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此之谓也。”

齐威王思忖有顷，点头道：“先生之言，出自肺腑，亦较为周全。自即日起，田忌为三军统帅，孙膑为齐国军师，即刻办理兵符印信，进入大战准备。”

“臣等遵命！”田忌孙膑慨然应命。

三日之后的深夜，赵国特使急如星火般赶到临淄，向齐国求救。

齐威王对特使说，出兵事大，需要和臣下们认真商议，请特使在驿馆等候几日。不想三日之内，赵国连派三名特使请求齐国救援。最后的特使还带来新君赵肃侯的亲笔国书，答应魏国退兵之后向齐国割让十座城池。虽则如此，齐威王还是到了第十日才正式回答赵国特使，齐国决定出兵援救赵国，但齐国大军与粮草辎重的调集需要时间，赵国至少要坚守一个月，齐军才能抵达。赵国特使虽然焦急，也只有连连答应，留下一名联络斥候，又急如星火地赶回邯郸报信去了。

这时，赵国正陷在惊慌动荡和全力激战之中，邯郸城已经岌岌可危。在七大战国的初期，全面强大的次序大体是：魏国、楚国、齐国、韩国、赵国、燕国、秦国。赵氏部族在晋国后期，是四大部族（智氏、赵氏、魏氏、韩氏）中最为悍勇善战的一支。四大部族中，唯有赵氏历代为将，执掌晋国兵权，具有久远的军争传统。但是在赵魏韩三族联合消灭了最强大的智氏，进而三家分晋之后，赵国却始终没有涌现出像魏文侯魏武侯那样英明的君主，更没有进行像魏国、楚国、齐国甚至韩国那样的变法，所以被一个一个的变法之国甩在了后边，成为稍强于燕国与秦国的二流战国。这种状况一直维持到战国中期的赵武灵王胡服骑射之前。成侯赵种是赵国前期最有为的君主，曾对燕国和中山国造成巨大压力，几次几乎就要吞灭中山国。但赵种有一个最致命的缺陷，就是性格的激烈褊狭，不善于采纳良谋，不善于与邻国斡旋。最大的失误，就是失去了与韩国合作消灭魏国的那次天赐机会。赵国在他掌权的时期，虽然始终在气势汹汹地南征北讨，国土民众却几乎没有增加。赵种做了二十六年国君，就积劳去世了。太子赵语只有十八九岁，很缺乏历练。这正是国家最忌讳的“主少国疑”的微妙时期——国君年少，举国疑虑。同时，赵国又没有久经风浪的栋梁大臣与著名将领支撑局面，正是最害怕强敌入侵的脆弱时期。

魏国恰恰选择了这个机会，向赵国猛烈进攻。

魏国二十万大军在庞涓率领下分三路北上。第一路右军五万，从渑池北上，渡过少水，从南面逼近邯郸。第二路左军五万，从魏国北部的离石要塞向东开进，攻克晋阳，再从北面压迫邯郸。第三路中军十万，由庞涓亲自统领，从平阳东渡汾水，攻克赵上党要塞，从西边直逼邯郸。半个月内，三路大军势如破竹，连克沿途二十余城，将邯郸北西南三面围定，只留下东面缺口。而邯郸的东面，恰恰是汹涌的漳水。

歇兵数日，庞涓下令攻城。魏国的步兵历来强于骑兵，所谓驰名天下的“魏武卒”，说的正是魏国步兵。攻城作战，步兵是绝对主力，正是魏武卒的用武之地。赵国则因为长期与北方的匈奴、林胡的游牧骑兵作战，自然形成了很有战力的骑兵，步兵则相对较弱。守城防御战，主要依靠的恰恰是步兵。两相比较，魏国以其特长，攻击赵国所短，邯郸城的艰危自是必然的了。庞涓乃兵家名士，早在出山之前就对列国兵力、特长及弱点了如指掌，胜算在胸，不急不躁，让士兵们养足了精神再从容攻杀。魏军将士在举国狂热中已经滋养出傲视天下的激情和勇气，人人热血沸腾，个个狂野躁动，完全不将赵军放在眼里。

当三百多面牛皮大鼓开始沉雷般轰鸣时，魏武卒方阵轰隆隆开动了。

方阵以一百人为一个方队，配备一架大型云梯，形成一个进攻单元。每十个方队组成一个独立方阵。邯郸城西面城墙最长，魏军主力展开了二十个方阵两万武卒，作为第一轮猛攻。纵深地带的四十个方阵也已经排列就绪，准备做第二轮第三轮的连续猛攻。按照庞涓的谋划，三轮猛攻之后，邯郸必破。西北南三面城墙同时猛攻，赵军必然从没有魏军的东门逃走，这是庞涓专门留给赵军的逃亡路径，也是“围师必阙”的古老兵训。庞涓其所以照搬了这条古训，在于他不想四面围定而让赵军做绝望的困兽死斗，城池反而难破。给赵军留下一条退路，实际上是瓦解赵军斗志的妙着。但是，庞涓又绝不能教赵国君臣的残兵真正逃跑，那是后患无穷。他已经在漳水西岸和东岸埋伏了三万精锐骑兵，专门对付漏网之鱼。

庞涓相信，灭赵的整体谋划是严密得当的，赵国一定会被一举吞灭。这是他出山以来真正的灭国大战，也是他庞涓跻身一代名将的成名大战，绝不能有丝毫差错。

庞涓站在与城墙等高又可自由推动的云车司令台上，猛然劈下令旗。

随着大鼓轰鸣，早已经整肃排列在方阵之后的两万名二十石强弩手骤然发动，向邯郸城头的女墙垛口万箭齐发，使城头守军不敢露头。与此同时，魏军方阵在震天战鼓中隆隆推进。瞬息之间，云梯靠上了城墙，震天动地的呐喊声骤然响彻原野。魏军武卒迅猛有序地爬上云梯，杀上城头。这时，寂静无声的邯郸城头，却骤然立起了一道人墙。

一场残酷激烈的浴血攻防战开始了。

数千里之外的临淄郊野异常平静。连绵军灯伸向远方，融会在漫天星斗之中。如果不是偶尔的战马嘶鸣，谁也想不到这片山地里隐藏着十余万大军。在这片军营的中心地带，一杆大纛旗迎风舒展，斗大的一个“田”字隐约可见。大纛旗下的幕府大帐里灯火通明，两个身影清晰地印在幕府墙壁上。

“先生，明日我军直扑邯郸，和庞涓决战，给先生复仇！”田忌慷慨激昂。孙膑在轮椅上微笑着：“将军以为，齐军战力与魏军如何？”

田忌沉吟：“齐军技击闻名，然与魏武卒相比，稍逊一筹。”

“将军，此战对我军有四不利。”孙膑平静地掰着手指，“齐军战力较弱，为其一；我军长途奔袭，魏军以逸待劳，为其二；我军十五万，魏军二十万，敌众我寡，为其三；直扑邯郸，魏军八万卡在巨野要道，少不了要冲杀损伤，到了邯郸兵力更少，此其四。将军以为然否？”

田忌沉默良久，点头：“先生之意，此仗不能打了？”

孙膑摇摇头：“非也。此战只能智取，不能硬拼。”

“纵然智取，也得到邯郸打仗。”

“不一定。”孙膑摇头微笑。

“不一定？”田忌哑然失笑，“救赵救赵，不去邯郸，如何救赵？”

“将军，此战纠葛甚多，不能以常法谋划，须得出奇制胜。这个‘奇’字，就在于我军不赴邯郸寻战，而直捣魏国大梁。大梁，乃魏国在建新都，军辎重地。魏国绝不允许大梁陷落，必得回兵救援。此谓攻其必救也。此战制胜处，在于我军于魏军回救大梁时，中途伏击，一举击溃，事半功倍也。”孙膑没有笑，也说得很慢，仿佛在将长期的思虑一丝一丝地抽出来。

田忌惊讶得说不出话来。他打过多少仗了，可无论如何想不到，打仗竟然可以如此打？不去战场而去后方！仔细咀嚼一番，竟觉大有奥妙。大梁离齐国边境只有三百多里地，骑兵大半日可到，步兵昼夜兼程也就一天一夜；而邯郸则有千里之遥，利弊自然一眼可见。再者，齐军开赴赵国的大路只有一条，这正是已经被魏军封堵的巨野要道。而齐国通往魏国的道路可是很多，魏国根本无法路路防守，也无从重兵防守。秘密进军大梁，可以说不会有任何麻烦或抵抗……想到这里，田忌不禁恍然大笑：“快哉快哉！先生奇人奇策也！”

田忌久经沙场，一旦豁然贯通，立即按照孙膑的谋划行动起来。

第二日清晨，孙膑出手第一颗棋子——派出两万兵马，由副将訾牛率领，伪装成十万大军，大张旗鼓地从巨野北面的燕齐边境向赵国方向进发，引诱魏国太子申和公子卬的八万人马离开巨野，去“增援”庞涓。巨野魏军一旦入赵，訾牛人马便立即秘密撤回，到桂陵山地埋伏。

日暮时分，孙膑出手第二颗棋子——六万骑兵由田忌亲自率领，向大梁快速进发，天亮赶到城下，立即发动猛烈攻势。七万步兵随后兼程进发，第二天午后赶到，立即加入攻城，给魏国造成大梁行将陷落的强大压力。

由于魏国的强大，数十年来，魏国本土没有过战争。长期的安宁富庶和“大魏无敌于天下”的自信，大梁的三万多守军已经被风华商市将悍勇之气淘洗得干干净净了，整齐威武的甲胄，寒光闪烁的兵器，仅仅只有对庶民国人凛凛生威了。在刀兵连绵的战国时代，竟有如此一支“老爷兵”，倒是确实罕见。当阑珊的夜市灯火还在满城闪亮的时候，城外突然战鼓如雷喊杀连天，齐军恍如天外飞来，突然出现在大梁城下猛攻，大梁城内的惊慌失措可想而知。要不是大梁有天下最宽阔坚固的城墙，有用之不竭的长弓硬弩，大梁城几乎要真正的陷落了。

从黎明到午后的大半天之内，大梁守将向安邑魏惠王派出了六次快马特使求援。

此时，孙膑出手第三颗棋子——主将田忌率领六万精锐骑兵，撤出大梁，秘密回师桂陵山地，与訾牛的两万人马会合设伏，准备伏击庞涓的回救大军。

暮色苍茫之中，齐国的步兵对大梁展开了更加猛烈的攻势。在天下大国的军旅中，齐军以技击之士闻名。也就是说，齐国军卒的单兵技艺非常出色，长矛投掷、剑术搏杀、弓弩箭法、徒手格斗，都堪称一流。实战之中，攻城一方的团体冲锋，往往被防守军士的种种反击所分割，恰恰更需要单兵的勇猛精神和技击能力去突破。齐军步兵得其所长，攻城威力丝毫不亚于魏军对邯郸的攻杀。更由于有意张扬声威，在气势上竟比邯郸之战更为猛烈。

魏惠王大为惊慌，向庞涓接连发出十道紧急王书，下令紧急回救大梁。

此时的太子申和公子印也愚蠢中计，带领八万大军匆匆赶往邯郸。这两个对打仗一窍不通的“大将”，眼见齐军声势浩大地越过燕国边境去救援赵国，既怕庞涓两面受敌，又怕庞涓已经攻下邯郸独占大功，反复商讨，紧随齐军“追击”，一直进了赵国东部。然则未到漳水，齐军却突然在夜晚消失。两人又是反复计议，认为齐军既然畏惧撤回，再回防巨野也就没有意义了，不如杀到邯郸与庞涓一起灭赵，挣一份大大的军功。于是一声令下，八万大军直扑了邯郸。

此时的邯郸城外，大军已经攻破西门。庞涓没有理会魏惠王的紧急命令，沉着地下令继续猛攻，务必全面攻陷邯郸。但是，当魏惠王的第十道手令到达时，庞涓终于慌乱了，若再抗命不回，如果大梁真的陷落，那可是十个邯郸也补不回来的。

遥望洞开的城门和遍野的烟火尸体，庞涓脸色铁青，痛苦地一拳砸在了大旗杆上。不偏不倚，令旗“扑”地落下，恰恰罩在庞涓头上。庞涓大怒，一把扯下令旗，却将头盔连带扯落，顿时长发散乱，狰狞可怖，左右护卫不由惊恐地后退。

“三军撤退！回救大梁！”庞涓嘶声怒喝，眼中涌出了无可遏止的泪水。

就在庞涓大军悻悻撤出邯郸，星夜奔赴在回师途中时，器宇轩昂的太子申公子印也率大军赶到了邯郸城外。两人望着漆黑的旷野和肃杀的邯郸箭楼，竟不知道如何是好。邯郸城内的赵肃侯君臣却吓坏了，以为庞涓回师，连忙计议如何趁着夜色逃出。如果这时太子申和公子印能够猛攻邯郸，也许赵国从此就消失了。奈何两人没有一个正才，看见夜色中的烟火尸体都瑟瑟发抖，又兼不知道庞涓为何退兵，反倒更害怕赵国军队出城袭击。于是，八万大军尾随着庞涓大军的路

标，逃窜一般地南撤回师。历史的机遇，便和这两个金色草包擦肩而过了。

这时候，孙膑已经在桂陵(注)山道布下了第四颗棋子。

桂陵山地是魏国的边缘地区，西南距大梁二百里左右，东北面一百余里便是齐魏交界的巨野泽，东南数十里便是济水。庞涓大军回师大梁，若从魏国境内的安邑折向大梁，非但要走一个大大的“弓背”，且大军急行驰驱在繁华本土，速度更要减慢许多。而从赵国入齐的巨野大道经桂陵到大梁，非但路程缩短三分之二，且在人烟稀少的边境山塬可兼程急行，速度自然快了许多。所谓兵贵神速，庞涓不回军则已，回军则必须追求快速，否则便会两头功劳全落空。孙膑自然清楚其中奥妙，料定桂陵山地是庞涓大军回救大梁的必经要道。这片山塬林木茂密，山道狭长，十万大军埋伏在纵深三十多里的两边山塬，丝毫不露痕迹。

一路之上，庞涓怒火中烧。齐人无耻之尤，不敢救赵，还偏要在天下做对抗魏国的盟主，分明是趁火打劫，夺取大梁的财富。一场灭国大业，竟被如此鼠窃狗盗的手段破坏，真真将人气煞。如此宵小之辈不彻底吞灭，魏国岂能安宁？庞涓有何脸面做魏国上将军？怒气冲冲的庞涓下令步兵后行，亲自率领八万骑兵，暴风骤雨般从巨野大道向南压来，要将齐国军队堵在大梁城下全部歼灭。

巨野距离大梁只有两三百里地，魏国铁骑两三个时辰就可以冲到大梁，齐军纵然攻破大梁，也要使它吐出嘴里的肥肉。庞涓作为名将，对桂陵山地本应有一定的警觉。然则，此刻他已经完全被愤怒和骄傲淹没了。再说，这片山地也并不算特别的荒凉偏僻，谷地道路也不算很狭窄，铁骑通过并不算很艰难。兵家常识，只要骑兵能稍微展开，一般就不是最佳的埋伏地点。大约在庞涓的心目中，也没有特别留意过桂陵山地。所以，他在进入桂陵山地前下的唯一命令是散骑队

形，快速通过谷地。所谓散骑，就是骑士不再做五骑一列的“成伍”并进，而是根据山间地形相对自由地选择道路前进。这是骑兵通过山谷最快的方法。命令下达，魏军的八万铁骑在三十多里长的山谷中全面撒开，山道、山坡遍布飞驰的骑兵，马蹄如雷，山鸣谷应。

孙膑在庞涓大军进入齐国巨野大道前，撒出了第五颗棋子——围攻大梁的七万步兵快速回师，从南面封堵桂陵山口，截击漏网的魏国骑兵。庞涓率领骑兵前行，本是孙膑预料到的，这时候撤出进攻大梁的兵力，大梁要经过安邑魏惠王再给庞涓通报，已经是来不及了。即或来得及，庞涓也要全速前进，迎面截击消灭齐军，决不会允许齐军逃走，更不会想到自己会有何等危险。孙膑摸透了庞涓的秉性，大胆回兵，最充分地利用齐国的现有兵力来实现桂陵伏击。

夕阳暮色中，庞涓骑兵深入桂陵山谷。突然，山腰战鼓如同晴天霹雳在头顶炸响！滚木礌石排山倒海般从陡峭的山坡涌下，铁镞箭尖厉地啸叫着，如急雨般飞来。山谷中奔驰的马队顿时拥挤践踏，人仰马翻者不计其数。在魏军尚未清醒的时候，齐军汹涌的洪水呼啸着呐喊着从两面山坡猛扑而下。在这种狭窄险峻的山谷作战，铁甲骑兵无以奔驰腾挪，被齐国弃马步战的八万大军压在谷底，根本无法伸展。

面对漫山遍野的被动挨杀，庞涓骤然间清醒过来，大吼一声：“全体下马步战，冲出山谷！”

经过两个时辰的激烈拼杀，庞涓大军折损大半，但也终于冲到了桂陵山地的出口。却不想恰恰遇上从大梁回师的齐国步兵，只见遍野火把，刀矛闪亮，箭如骤雨，堪堪封堵在山口。

拼杀到夜半时分，庞涓只带着杀出重围的三四千人狼狈逃到大梁。后面兼程赶来的魏国步兵也被齐军回师截杀，一举击溃。仅仅一个晚上，庞涓率领的二十万大军，损失了十三万之多。最可惜的是，

所向无敌的魏国铁骑几乎全军覆没，骄傲的魏国武卒——天下唯一一支重甲步兵也溃不成军了。

孙膑的围魏救赵，像暗夜中一道强烈的闪电，照亮了被雾霭掩盖的战争空间。人们猛然醒悟，原来战争空间如此广阔，竟可以你打你的我打我的，在运动中将战场无限拓宽。在骑兵步兵代替老式战车的历史转换关头，孙膑的围魏救赵，使步骑野战真正走进了战争新天地。战争的动态形式，兵家的诡道本质，被真正的运动战淋漓尽致地挥洒了出来。从此，智慧与计谋在战争中大放异彩，运筹于帷幄之中，决胜于千里之外，成为战争长河的奇观。

六　孟子论剑示射　长歌一抒飘蓬之志

桂陵之战，齐军大胜，孟子黯然失色了。且不说朝野间颂扬的都是孙膑田忌，最令孟子难堪的是，齐国许多重臣元老竟然都借此对孟子生出莫名其妙的非议，仿佛孟子曾经反对过这场大战一般。这些人中以丞相驺忌为甚，公然对齐威王说，孟子是迂腐过时的老古董，齐国最需要孙膑这样的兵家大才。就连稷下学宫的名士邹衍、慎到、淳于髡、田骈一班人，也说了许多贬损孟子的话。相比之下，倒是那个少正卯一般“偏激险恶”的尸佼公然赞颂孟子，上书齐威王，主张齐国应当竭力留住“博大渊深坦直求真”的孟子，“不用其为政之道，而用其治学之法，为齐国树起文明的大纛”。一日三传，流言纷纷，孟子感慨万端。孟子很清楚，驺忌这样的权臣反对他，是怕他受到齐威王重用。驺忌等也很清楚，对孟子这样名满天下的大师，要么不用，要么重用，绝不会打发他一个中大夫之类的闲职了事。孟子一旦重用，纵然不免去驺忌的丞相官职，也会分掌丞相的一大半权力。对于驺忌这种琴师出身的士子，一旦失去丞相官职，就等于从贵族阶层永远退出，甚至还有杀身之祸。孟子觉得，这种将一生根基立在一顶高冠上的所谓名士，其实很可怜，也很渺小，和他们共事一堂，很是龌龊。稷下学宫的邹衍非议他，是怕他做了学宫令而夺去自己“天下学帅”的

地位。其他诸子跟着反对，则是畏惧孟子的学问辩才淹没了他们在稷下学宫的光彩。纵然是坦荡磊落的尸佼，也不认为他能治国理民，而只能治学。如此一片非声，显然是伸展无望的征候了。孟子对齐国的一片热诚，也渐渐冷了下来。虽说齐威王对这些议论还没有任何表示，然孟子已经看到齐国不是久留之地了。

这天晚上，孟子写了一札坦率而又委婉的辞齐书，准备次日呈给齐威王。

清晨，万章匆匆走进，兴奋道："禀报夫子，齐王已经到了大门之外！"

"噢？何人同行？"

"齐王单车，无人同行。"

孟子怦然心动："打开中门，迎候齐王。"

当孟子迎出大门的时候，齐威王已经下车向门口走来。孟子深深一躬，齐威王拱手笑道："久未拜望夫子，心中甚是不安，今日特来讨教。"孟子笑道："孟轲何德何能，敢劳齐王造访？请。"说着并行陪着齐威王来到正厅。孟子的弟子们都很兴奋，肃然在庭院站成两排，聆听老师与齐王的对话。公孙丑恭敬上茶，侍立一旁。万章则在木屏风后准备录写夫子言论。

"夫子啊，我军虽大胜魏国，救了赵国，然本王却遇到了难题。赵国对齐国竟很淡漠，不结盟，不称臣。燕国呢，一反常态，敌视齐国，挑衅边境。楚国原先极力求我结盟伐秦，目下却突然背盟，倒向了战败的魏国。敢请夫子教我，此三国何以如此？齐国当如何应对？"齐威王很困惑，也很认真。

孟子微微一笑："邦交诡道，小伎也，孟轲一无所知。"

“诡道小伎？依夫子看来，何为正道大计？”齐威王惊讶了。

“正道者，邦国礼法也。大计者，庶民安乐也。”

“然则，夫子不操小伎，何以治国安邦？”齐威王语气中显然有些惋惜。

孟子异常平淡：“大道不举，诡道何益？徒谋诡道小伎，非立国图王之道也。”

齐威王轻轻地叹息了一声，一时无话。孟子从大袖中拿出一卷竹简双手捧上：“齐王，这是孟轲的辞齐书。多谢齐王对孟轲的优厚相待。”

“如何？夫子要离开齐国？却是为何？”“孟轲家有老母。待得侍奉老母入土，孟轲也许可再来齐国。”齐威王默然良久：“夫子至孝，何能强留？”深重地叹息一声，似不胜惋惜。孟子不再多说，向来谈笑挥洒的齐威王似乎也无话可说。孟子恭敬庄重地将齐威王送到大门外，齐威王慨然拱手道：“夫子，三日后，本王为你长亭饯行。”

那日晚上，弟子们都有些落寞之感，齐国和稷下学宫刚刚激起了他们心中的豪情大志，却突然要走，一时不禁迷惘失落，围在孟子周围默默相向。

“尔等郁郁无言，莫非怨为师离开齐国？”孟子微笑。

公孙丑拱手道：“弟子以为，夫子当敬重齐王爱贤之心，仓促离去，似有唐突。”

孟子依然是淡淡的微笑：“游历于诸侯则藐之，莫将其巍巍然置于心目也。我儒家秉承大道，当此颓废之世，当为王者师，不可为王者器。为王者器，必行诡道小伎，其身必为刍狗。为王者师，必行正道

大计，其身不朽。方今齐国，刍狗横行，大道湮灭，岂可蝇营狗苟，与之比肩争冠？”

满厅寂然，一股肃穆悲壮的殉道之气在弟子们心中油然生出。

三日后，齐威王率领群臣诸子，在临淄城外的郊亭为孟子隆重饯行。气氛似乎比迎接孟子时还要热烈。孟子在郊亭外下车后，立即被大臣和稷下学宫的诸子们围了起来，关切的问候，热烈的挽留，殷勤的抚慰，衷心的颂扬，熙熙攘攘地围着孟子缠绕飞扬。孟子依旧是一副永远不变的沉静微笑，拱手环视，将所有的热烈都照拂了一遍。

“百官诸子入席——”司礼大臣一声高宣，结束了熙熙攘攘的赞颂和关照。

齐威王在祥和的乐声中拉起孟子的手，并肩走进大石亭，其余百官诸子都在亭外一圈帐篷下的长案前落座。乐声终止，齐威王高声道：“孟夫子至孝大贤，乃天下楷模。今日为孟夫子饯行，来日愿孟夫子早日回齐！”

“愿孟夫子早日回齐！”一片呼应，特别的热烈。

孟子在齐威王身边拱手笑道：“多谢齐王君臣盛情，孟轲永志不忘。”

齐威王举爵：“来，为孟夫子高堂康健，干！”

孟子抱爵环拱，一饮而尽，表示了向齐王君臣的深深谢意。

刚刚入座，上将军田忌从紧挨石亭的帐篷下站起，拱手道：“夫子今日要走，田忌有一事不能自解，尚请夫子赐教。”

孟子笑答：“不敢言教，但尽所能。”

田忌恭谨道：“楚国献来一剑，百官诸子无人能识。素闻儒家辨物诘古，博大渊深，当初孔夫子曾为列国解过不知几多疑难之物，是以敢请夫子辨识此剑，为天下解惑。”齐威王拱手道：“多劳夫子了。”“敢请一观楚剑。”孟子没有推辞。

田忌一招手，内侍用大盘托着一支古剑呈到孟子面前。盘中古剑约有二尺许长，青铜剑鞘上古纹斑驳，有金石古器的神韵。孟子拿过古剑，左手一掂，右手一按剑扣，但闻一阵清越振音隐隐而起，青光乍闪，古剑滑出剑鞘一尺许。随着剑身完全抽出剑鞘，一道清冷的光芒在亭中闪烁不定。亭外遥观，恍若一面铜镜的反光。群臣诸子不由一阵惊叹。孟子端详剑锋有许，又以手指轻弹剑身，清扬的金声嗡嗡绕梁。孟子又用一方白丝巾细细地拭抹了一遍剑身，若有所思地将古剑放回大盘。全场不禁屏息。

“此剑乃鱼肠剑，确系古剑神品。”孟子肯定地回答。

齐威王：“烦请夫子详加拆解。”

孟子从容道：“要说剑器，须说源流。铸剑术源于黄帝时之蚩尤部族。蚩尤以天赐铜料铸剑三千，曾屡败黄帝大军。相传蚩尤部族所铸最有名的剑，是弯月形的‘蚩尤天月剑’，惜乎此剑湮灭后世，渺渺难寻。三千多年后，吴越大山中有神工巧匠欧冶子，善以铁料辅以铜、金铸剑，遂使铸剑术成为一门极深的学问。春秋时又有吴国神工干将、楚国神工风胡子，两门派比肩而立，铸剑术此时达于登峰造极。此三人先后为天下铸成十口名剑，每一口均是稀世珍宝，兵中神品。”

田忌惊讶了：“田忌愧为大将，只知二三，敢问十剑之名？”

“何谓十剑？一曰干将，二曰莫邪，三曰龙渊，四曰太阿，五曰工布，六曰湛卢，七曰纯钧，八曰胜邪，九曰鱼肠，十曰巨阙。其中后五剑分为大三、小二，称大刑三、小刑二，即湛卢、纯钧、胜邪，均

为长剑。鱼肠、巨阙，则为短剑。前五剑为雌雄、三名神剑。干将、莫邪为雌雄剑。龙渊、太阿、工布为三名剑。此谓十剑之名。”孟子说得有些神往。

“十剑落于何处？夫子可知？”齐威王大感兴趣。

“十剑出，天下为之争城夺地，到手则秘不示人，是以十剑下落均难确定。越国曾有著名相剑师薛烛，为酷爱剑器的越王勾践相过五口名剑，即大刑三、小刑二。可知五剑曾一时落于越国。干将莫邪百余年来未闻出世。其余各剑，也是偶有所闻，倏忽不知其所。”

“楚国特使私下说，这口剑是干将。”田忌脱口而出。

“非也。”孟子摇摇头笑道，“此剑断非干将，有三不是。其一，剑形不是。干将为雄剑，英挺雄长，当有三尺左右。此剑短而稍宽，不足二尺，乃小刑之象。其二，剑锋不是。干将莫邪者，乃夫妇合炼而得名之雌雄剑。妻子莫邪投身入炉，而使铁汁大出。剑成后，雄剑剑锋有纹络斑痕，那是雌剑血泪洒于雄剑所致。眼前古剑虽有纹络，然却在剑身，不在剑锋，且通体有纹，故非干将也。其三，剑音不是。剑为百兵之神。举凡名剑，皆有灵性神韵，遇大奸大恶，则鸣于鞘中；剑鸣通于琴鸣，一旦出鞘，则先声夺人。干将莫邪之振音，不同于任何名剑；匣中警示之鸣，宛如寒风过林，悲鸣低啸；剑身出鞘，则锵锵然若萧萧马鸣；若指弹剑身，则其振音低沉悠长，宛若长夜悲凄。而眼前古剑，则振音清越，余音明朗绕梁，与干将大异。”

“夫子认定此剑为鱼肠，可有来历？”邹衍忍不住高声问。

孟子再度抽出古剑：“此剑，形制短小，为其一。振音清越，为其二。但根本之点，尚在剑身纹络。名剑除干将莫邪有血泪斑外，其余八剑均有不同纹络，且皆在剑身。龙渊纹络如高山临渊，太阿纹络如流水微澜，工布纹络则如大河巨浪。诸公请看，眼前古剑之纹络屈襞

蟠曲，酷似鱼肠，此剑鱼肠之名，正根据纹络之形而来。是以，孟轲断定此剑为鱼肠古剑。春秋时专诸刺僚，所用之剑即此剑。专诸藏之蒸鱼腹中，鱼上酒案，此剑破腹而立，使专诸飞剑杀吴王僚，推出了吴王阖闾，成就一段功业矣。”

年轻的尸佼霍然起身，高声道：“天下皆说儒家只通礼乐，怎知孟夫子对剑道如此精深？佩服之至！”

众臣齐声附和：“孟夫子博大渊深，佩服之至！”

孟子对这个年轻的尸佼本来反感，加之众人对他附和，心中颇觉腻烦，不由高声道：“儒家教人，文武并进，六艺皆精，何来只通礼乐之事？”

石亭外的孙膑遥遥拱手作礼：“曾闻孟夫子射技超人，敢请夫子一展风采。”

众人知道孙膑久在魏国，而孟子也在魏国多年，孙膑的话断无差错，不由齐声附和：“愿睹夫子射技！”

齐威王却是大有疑虑，孟夫子虽为大师，毕竟一介书生，如何能精通箭术？他猛然警觉，是否有人要给孟子难堪？心念一闪，他对孟子笑道：“夫子高才，何在乎鼓勇小技，莫与彼等当真便了。”

孟子本当婉辞，不想听到齐威王的“小技”二字，却猛然想起自己对齐威王讲的“小伎”一词。当世之人，无不对具有实用价值的学问技能推崇备至，独孟子公然称实用学问为“小伎”，致使天下以为儒家对实用技能与学问一窍不通，常常报以轻蔑的嘲笑，常常也在一些场合公开诋毁儒家。方才孟子已经觉察到，辨认鱼肠剑给齐国君臣带来了震动，此刻他猛然想到，应当真实显示儒家的全貌，改变天下对儒家

的偏见。心念及此，孟子霍然起身道：“齐王并诸位大人，孟轲今日献丑了。”宽大的布袍一撩，走出亭外，场中顿时一片欢呼。

郊亭外本是专停车马的空场，田忌立即指挥兵士将车马转移，让出一条宽阔的箭道，竖起一座高大的箭靶。齐国群臣诸子一齐兴奋得夹道而立，护卫军兵也站在高处观看，整个箭道被密匝匝包围了起来。齐威王则站在亭外高出人群许多的王车上，饶有兴致而又不无担心地观看这场文人弯弓。

孟子来到人群夹道之中，向前一瞄，笑道：“上将军，如此能叫射技么？换最小箭靶，摆至一百八十步。”

全场惊讶得鸦雀无声。谁都知道，给孟子摆的箭靶是射箭初学者用的大靶，比真人还要高大，而且只摆了六十多步远。尽管如此，能射中三箭，对于孟子这样的学问泰斗，就已经是非常的罕见了。稷下学宫研修实用学问的诸子，又有几个能射箭、击剑、驾车？所以一闻孟子要求最小靶，而且要一百八十步，所有人都不禁惊讶失色。要知道，最小靶、一百八十步，那是军中神射都极少使用的，寻常被称为神射者也不过“百步穿杨”。一百八十步，意味着射手必须具有开二十石强弓的力量，必须有久经训练的极好的目力，这样的射手，在几十万大军中也是寥寥无几的。齐军长于技击，对神射箭术极为推崇，自然是人人知道其中难度，一时间难以相信，却又不敢言声，全场静得空山幽谷一般。

田忌稍有沉吟，断然命令：“延长箭道！换神靶！”命令一下，官兵人群自动地哗然后撤，箭道骤然开阔，远处的小小箭靶，如猎场上的一只兔子般隐隐约约。

一名军吏捧上一张长弓、三支铁箭。孟子掂了掂，笑道：“请用王弓兵矢。”

军吏困惑："此乃军中最好弓箭，小吏未尝闻王弓兵矢。"

孟子大为叹息："齐为大国，兵械却如此贫乏，何以强兵哉！弓有八种，箭有十二类。王弓力强，远射战车与皮革。兵矢以精铁为镞，长羽为尾，远程射杀才不致飘飞。如此利器，岂能无备？"孟子本是不世而出的教育大师，凡事皆能说得透彻简明且诲人不倦。此时一番评点，军中将士闻所未闻，一时人人咋舌，对孟子肃然起敬。

齐威王高声道："夫子，请用本王弓箭。"说着摘下王车上的长弓与箭壶。

田忌上前接过，恭敬捧给孟子。孟子向齐威王遥遥拱手作谢，接过弓箭一掂道："此弓乃唐弓，此箭乃杀矢。唐弓力道厚重，宜于射深。杀矢杆重镞锐，远射稳健，亦算良弓名矢了。上将军，战阵攻杀，仅王者有利器，可是无用也。"

田忌深深一躬："谨遵教诲。齐军当重新改制军器，配置全军。"

孟子不再多说，脱去宽大布袍，露出紧身白布衫裤，两鬓白发衬出沟壑纵横的古铜色面孔，现出一种天命之年饱经风霜忧患的威武稳健。他背起箭壶，执弓试拉，似乎觉得弓箭尚算差强人意，便搭上长箭，缓缓开弓。强劲的唐弓倏忽间满月般张开，孟子双腿前蹬后弓，纹丝不动地引弓伫立，瞄一眼已经很少见他射箭的弟子，殷殷叮嘱："射艺之本，在于力神合一，常引而不发，直练至视靶中鹄心其大如盘、其近在鼻，方可引弓满射。"

话音刚落，嗖、嗖、嗖，三箭连发。长箭带着尖厉的啸声，飞向隐隐约约的兔子般的小小箭靶，穿透了靶心。最后一箭穿过靶心时，隐约可见的小木靶轰然倒地，激打起一阵尘土。

全场惊愕有顷，响起雷鸣般的掌声、喝彩声与欢呼声。齐国军兵欢呼雀跃，齐声大喊：“请孟夫子为齐军教习！”

孟子穿好长袍，神定气闲地向官员军兵微笑拱手。齐威王已经兴奋地下了车，向孟子一躬到地：“夫子艺业惊人，何其深藏不露也?

夫子请进亭入座，田因齐有话。”

孟子进入石亭落座，朝臣诸子也都复归原位，凝神聚目于齐王。

齐威王郑重拱手道：“夫子深藏艺业之学，田因齐深为感慨。今郑重相求，若夫子放弃仁政礼治之道，即在我齐国任丞相之职，统摄国政，不知夫子意下如何？”

田忌慨然道：“孟夫子为齐国丞相，正当其所。”

驺忌立即道：“我王以孟夫子为相，上顺天心，下应民意。”

倒是稷下学宫的诸子们大为惶恐，哄哄嗡嗡地各抒己见议论起来。

孟子喟然一叹：“孟轲之不能放弃仁政礼治，正若齐王之不能放弃王霸之道。道不同，不相为谋。孟轲宁不任丞相，亦当固守孔夫子为政大道。”

尸佼站起高声道：“夫子之道，崇高美好，然却远离当今时世，实则以良善之心倒行逆施。若以此道为政，殃及万民。尸佼愿夫子久远治学，莫为卿相！”

慎到也拱手高声道：“夫子若能像我法家卫鞅那般，使弱国强大，儒家方有再生之根基。空言复辟井田，犹如水上浮萍，何以为政治国？”

孟子露出了一种悲天悯人的微笑："秦国变法，实乃苛政之变。苛政猛于虎，必不长久矣！我儒家追求大同之境，为万世立极，虽明知不可而为之，无怨无悔。为给人世保存一缕良知，儒家子弟宁杀身以成仁，舍生以取义，绝无苟且。"说罢缓缓起立，走出石亭，来到筵席帐篷中间的大红地毡上，从田忌手中拿过一口长剑。众人不禁大为惊愕。

"齐王并诸位大人，请听孟轲一曲，以为分别大礼。"说罢，孟子踏步舞剑，大袖飘飘，剑光摇摇，俄而长歌，歌声中充满了一种悲壮幻灭：

礼崩乐坏兮　瓦釜雷鸣

高岸为谷兮　深谷为陵

痛我生民兮　遍地哀鸿

念我大同兮　恍若大梦

天命何归兮　四海飘蓬

弟子们人人肃穆，低沉苍凉地和唱着："天命何归兮，四海飘蓬……"

歌声反复，化成天地间悠远的回声。在那个风雷激荡铁血竞争的时代，儒家以深刻的智慧、高远的理想与不合时宜的复古主张，被天下大势逼上了祭坛，做了牺牲。两百多年后，儒家又以特有的礼教功能被推上"独尊"的学霸地位，扼杀了一切具有蓬勃生机的主流学派，最终，自己也在悠悠岁月中僵化窒息了。

七　申不害变法夭折　马陵道庞涓被杀

路过魏国，孟子想到安邑见见魏惠王。在孟子看来，魏罃这个国君毕竟还算是有敬贤之心的，当初不用自己，也是自己的复古仁政主

张天下皆知，无论哪个国家都不敢用，又何况魏国？辞了齐国，孟子把一切都想透了。儒家与战国潮流是格格不入的，在此等情势下，各大战国还对他孟子待以“王师”之礼，也算难能可贵了。所以，孟子对以往在列国所受的种种礼遇下的冷漠，自觉宽容了许多。路过魏国，不期生出了见见魏罃的念头，播撒一些学问的种子，毕竟不是坏事也。

谁知派出公孙丑一探听，魏国竟是去不得了。公孙丑的说法是：“魏国大动，举国躁急，危邦不可居也。”孟子站在轺车伞盖下遥望安邑良久，长长地叹息了一声：“魏罃啊，何须自取其辱？”

“老师，魏国不要复仇，不宜再动了么？”万章显然感到很困惑。孟子淡淡一笑：“走。三个月内，你等便会明白。”的确，桂陵之战不但没有使魏国清醒，反而激起了一股同仇敌忾

的血气。从魏惠王、太子申、丞相公子卬、上将军庞涓，到军中将士与安邑大梁的国人，无不痛骂齐人鼠窃狗偷、孙膑“废人”阴险狠毒。总之是惊人的一致——魏国不小心遭了一次暗算，齐国其实差得很远。精明开朗的魏人觉得，魏国没有错，灭赵是应当的，回兵援救大梁更是应当的，坏就坏在孙膑阴毒，竟然卡在半道上偷袭！朝野上下对太子与丞相更是一片颂扬，他们率兵“追击”齐军到邯郸，又及时回师，何等英明，否则又被孙膑偷偷摸摸包了进去，损失更大。骤然之间，太子申和公子卬自然而然地成了保存魏军“主力”的名将，齐军所消灭的只是魏军的“偏师”而已。

魏国朝野如此这般地总结了桂陵兵败，汹涌迸发出强烈的复仇呼声。复仇的方略是太子申、公子卬两位“名将”提出来的，归结为“灭韩震齐”四个字。理由是：上次赵国距离太远，孙膑钻了空子；这次魏国全力攻灭距离最近的韩国，孙膑绝没有可能再钻空子；因为，魏国大梁和韩国都城新郑相距仅仅一百多里，且全部是平原地带，风驰电掣的骑兵半个时辰就可赶到；齐国胆敢再攻大梁，正可一举歼灭，收一

箭双雕之功效；若齐国不敢来救，魏国灭韩后立即向齐国宣战，一举灭之。

“灭韩震齐之要旨，在于诱齐发兵！”太子申振振有词。“齐国若故伎重演，则正中我下怀！”公子印兴奋补充。

对两位后起“名将”的周详谋划，大臣们异口同声，赞颂备至。魏惠王更是大为快慰，太子申有如此长进，他做梦也没有想到，顿时觉得对庞涓的依赖减轻了许多。他大手一挥道：“太子、丞相良谋若此，本王深感快慰。本次灭韩大战，以太子申为主将，丞相与上将军辅之，报我大仇，兴我大业！”魏惠王甚至没有征询庞涓的看法，而庞涓也始终一言未发。

庞涓清楚极了，也痛苦极了，却什么也不能说，什么也不能做。桂陵战败，他最恨孙膑，却又对孙膑的战法有一丝莫测高深的隐忧。他对这位同门师弟的智慧从来就没有低估过，否则，当初绝不会想到除掉孙膑。火急回师的时候，他还不知道齐军的实际统帅是孙膑，否则他可能会谨慎一些。战败之后，知道了这是孙膑的运筹谋略，从心底讲，庞涓已经不再认为这是齐军误打误撞捡来的运气，而认为这是一场精心策划的极为高明的战役。即或在事后想对策，他还是必须回师救援，难道还能真的丢了大梁？而回师救援，还是必须走桂陵山地，还是必然钻入伏击圈。事后都想不出脱困对策，能说孙膑不是精心运筹？尽管如此，他却只能跟着魏国上下人等大骂齐国卑劣，而不能真正讲出自己的想法，否则，等于宣告自己根本不是孙膑的对手。为了上将军权力不会被剥夺，他必须迎合那些平素极为蔑视的酒囊饭袋，且不能揭破太子申与公子印的谎言。而只要他庞涓这个货真价实的名将不提出异议，魏国庙堂这种惊人的一致就会包容每个人。如果说，这些带给庞涓的还仅仅是痛心和压抑，那么魏王任命太子申为伐韩主将，则使庞涓感到了莫大屈辱。太子申比公子印还要酒囊饭袋，还要志大才疏。这样一个“统帅”，再加上一个善于逢迎的油滑的公子

印，自己这个上将军岂不是成了一个只能领命作战的前敌先锋？战胜了，主要功劳肯定与自己无缘，战败了，罪责则无疑将由自己一人承担。

这种尴尬，庞涓还真是第一次遇到。没有争到丞相，他已经很是窝火了，而今连上将军也弄成了名不副实，两个酒囊饭袋顶着“名将”的光环架在他头上，这仗能打好么？军权贵专，号令贵一，所以才有“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的典训。这是人人皆知的常理。庞涓身为名将，平日更是厌烦庸君权臣对军旅兵事的干预。而今，最厌烦的事恰恰在最要命的时候无端落在自己头上，且还不能反对，当真令庞涓吃了苍蝇一般。

难消胸中块垒，庞涓回到府中病倒了。

安邑没有秘密。就在魏国确定灭韩大计的同时，消息已经沸沸扬扬地传播开来了。朝野振奋，魏国上下又一次激昂起来了。韩国商人大为惊慌，立即快马飞报新郑。

韩国丞相申不害接到急报，冷冷一笑，立即进宫。

从第二日起，新郑开始了大规模的防御准备。大捆大捆的箭矢、长矛、刀剑，无数的滚木礌石，专门用来焚烧云梯的牛油火把以及大筐的干粮干肉，被运上四面城墙囤积起来。新郑本来是春秋时期郑国的都城，城池不大，却有两个极为突出的特点：一是城墙宽阔高峻，且全部用石条和特制大青砖砌成，女墙箭楼更是全部用石料筑成；二是城外有一条宽约三丈的护城河，水源引自城外流过的洧水，滚滚滔滔，与寻常护城沟河的小水细流相比，的确是难以逾越。从春秋时起，新郑就享有“深沟高垒，金城汤池”的威名，除了围困，从来没有被真正攻克过。韩国迁都于新郑，看中的也正是新郑雄踞沃野而又易守难攻的长处。而今韩国已经变法十六年，国力军力皆大有增长，攻

灭别国虽力不能及，然要固守自保，显然游刃有余。这正是申不害的信心所在。

变法期间，申不害强行取缔了旧贵族的私家武装，纳入国府统辖，将全国军马整编训练为八万新军，四万分布在周边要塞，三万驻扎在新郑城外，一万驻扎在新郑城内。申不害自认“法家为主，杂学深广”，对兵事颇为通达。韩国新军的整编训练，申不害始终是事必躬亲，严格督导，将一支新军确实训练得有了“劲韩”气象。恰逢韩国没有带兵名将，韩昭侯对申不害又信任有加，申不害便自领上将军，权兼将相，统摄国政。申不害认为，韩国的变法已经完成，剩下来的就是吞灭几个小诸侯，开拓国土增强实力，然后相机与大国抗衡。目下韩国毕竟太小，又夹在几个大国之中，没有纵深可供回旋。这一点，韩国甚至不如秦国。秦国有广阔的陇西纵深，丢了关中也不至于亡国。韩国则不同，新郑一失，敌军铁骑一夜之间便可踏遍腹地，逃无可逃，只有亡国灭族。基于这种判断，申不害对韩昭侯提出了“吞并周陈，开疆拓土，十年大国称王”的方略。韩昭侯大是欣然，下令申不害全权筹划总领。

申不害成算在胸：两年灭周，吞并周室的三川地区；一年灭陈，吞并淮水北岸的山塬要塞；而后几年，再相机从齐楚两大国的夹缝里抢得宋、薛、邹、鲁任何一两个小国，韩国就成了地广三千里的大战国，一展雄图当非难事。

就在申不害雄心勃勃地将要开始动手时，魏国却要来灭韩。

申不害大是愤然，对韩昭侯慷慨陈策：“魏国强大，韩国不得不先行放弃灭周灭陈大计，联合齐赵两国，全力抵御魏国。战胜之后，韩国挟战胜之威西进灭周，南下灭陈，则更为顺利。由此观之，魏国攻韩，未尝不是好事。此中关键，在于韩国要顶住魏国攻势。只要新郑不陷落，韩国的霸业大计，就功成泰半！”

韩昭侯频频点头，当场赐申不害名贵甲胄与绣金斗篷一领。

申不害向齐国赵国派出紧急特使，请求与两国结成盟约，共同对付魏国。赵国已经从邯郸大战的噩梦中清醒过来，国力有所恢复，赵肃侯立即答应结盟，届时从魏国背后袭击。齐国则表示盟约暂不缔结，但一定不会坐视韩国民众的兵灾。两路特使回报，申不害顿时安心。这个结果是他早预料到的，赵国和魏国有了仇恨，自然是一拍即合。齐国已经成为隐隐然与魏国争霸的超强战国，极希望魏国消耗国力；其所以不愿过早地与韩国结盟，是怕魏国知难而退，这场大仗反而打不起来了。

韩国寻求的最佳结果是，三国盟约达成，迫使魏国不敢攻韩，韩国便可以继续灭周灭陈大计。齐国却恰恰相反，是希望大战发生，方能趁机再度打败魏国，所以不能与韩国达成盟约。赵国力量大大削弱，不能单独对魏国作战，自然对加入“反魏联盟”极为热衷。申不害对这种邦交诈道深知就里，岂能一厢情愿地自顾做梦？但无论如何，齐国会救援韩国，此乃铁定。因为这不是韩国利益，而是齐国必然要寻找机会压倒魏国所决定的必然路径。

申不害立即向韩国臣民公布了“与齐赵结盟抗魏”的大好消息。韩国人心里有了底，抵抗魏国的斗志倍加高昂，新郑城弥漫出大战将临的紧张气息。

魏惠王虽然气昂昂地宣布了太子申为灭韩统帅，但心中总觉发虚。公子卬何等机警，见魏惠王沉吟不语，自然是心有灵犀，一脸肃然地提出：“太子身系国家安危，不宜前敌涉险。臣以为，灭韩大战仍当以庞涓为主将，臣辅之，太子为统帅，总监诸军为上策。”魏惠王欣然赞同，明下王书改变部署：“灭韩战事由上将军庞涓统领，太子申统帅，总监诸军。”

王书下到上将军府，这才使庞涓有了一个台阶。虽说这“统帅总监军”的名头闻所未闻，“统领”的职分也颇为含糊，实在是兵家大忌。然则事已至此，魏惠王在热昏的朝野共识下，明摆着教他做实际主将，让太子这个“名将”做只立功不受过的统帅。有何办法？除了归山，庞涓只有接受。想了两天，庞涓还是带病出征，挑起了这副重担。

一旦回到中军幕府，庞涓立即精神大振，将诸般龌龊丢在了脑后。经过一个月夜以继日的准备，庞涓终于发出号令，魏国主力大军秘密向韩国进发。

公元前342 年初夏，魏国终于发动了灭韩大战。

庞涓对各国地形要塞及军力部署，历来非常清楚，哪国稍有变更，他便在那幅秘密地图上做出记号。对于韩国这般土地狭小的国家，他更是了如指掌。庞涓的进兵方略是：

第一步，派出一万精锐步卒秘密堵截洧水上游，使新郑的护城河变成一条干沟。

第二步，派出五万骑兵，在一个月黑风高的夜晚衔枚疾进，突然插进新郑城外的三万韩军与新郑之间，发动猛攻，将三万城外韩军一举击溃。

第三步，派出六万重甲武卒扼守新郑城外的三条要道，狙击有可能从韩国周边要塞赶来救援的四万步骑大军。

最后一步，自己亲自统率十万主力大军从东北两面泰山压顶般猛攻新郑。

为了避免混乱，庞涓没有教太子申与公子印独当任何一面，而只请他们以三军统帅与副统帅的尊贵身份，高车驷马地随同中军前进。

这样做，其实正中公子卬下怀。太子申还有些不满，被公子卬一番附耳低语，说得大展眉头，不再要求独当大任了。

三天之内，庞涓的外围作战全部顺利完成，做好了对新郑的攻城准备。

申不害有些慌乱了。他没有想到洧水断流，更没有想到城外驻军被一举击溃。更要命的是，周边要塞驻军的来援要道，竟也被全部卡死了。突然之间，新郑变成了一片孤岛，城内的一万多军士成了唯一的支柱。明摆的大势，如果齐国赵国没有主力大军前来救援，新郑就是砧板上的一块鱼肉。

“庞涓竖子，当真狠毒！”申不害站在新郑城头，遥望原野上连绵不断的红色军营，就像秋日里火红的枫林，不禁佩服庞涓的用兵狠辣，竟觉得颇合自己胃口。

本来，任何一座都城里都不可能驻扎主力大军。所谓城防，更主要的是城外要塞与城外驻军。城内驻军只能对付小型攻击，更主要的功能是防止内部动乱。城外大军与城内驻军相互策应，才是全面防守。从这一兵家典则出发，申不害在城外驻扎三万大军，是兵家正道，是真正的城防力量。但申不害万万没有想到，魏军的精锐铁骑在平原上战力太强，韩军竟在一夜之间被分割击溃。如此一来，形势大变，新郑城西南两面的洧水，如今既阻挡了突围之路，也阻挡了援救之路。东北两面的三条大道也全部被堵死，且还有十万魏国大军的猛攻，纵能冲出重围，显然也是自投罗网。

为今之计，只有依赖新郑的城墙和城内充足的粮草，做拼死一战了。

庞涓自然不会给申不害留下喘息机会，大军一到，立即猛烈攻城。

第一波攻势，是在五万强弓硬弩的掩护下，五万步卒全力冲到城下，填平护城泥沟。护城河虽然断水，但仍然是两丈多深三丈多宽的泥泞大沟，云梯无法推进，是全面攻城的最大障碍。在雷鸣般的战鼓中，魏武卒的强弓远射发挥出强大威力，密如骤雨的羽箭封锁了女墙的每个垛口，韩军根本无法抬头，只有偶然推下的几根滚木轰隆隆砸下，反倒滚入护城河替魏军填了沟。魏军五万步卒分为三个梯队，人手一张大铁铲，猛扑沟边铲土填沟。半个时辰轮换一次，不消几个时辰，大沟便被填成了平地。

此时日近暮色，庞涓下令休整一个时辰，扎好营寨半餐饭食。天黑时，魏军展开第二波夜间猛攻。但见火把之下，庞涓手执长剑，顶盔贯甲，站在距城墙不到一箭之地的一架云车上，亲自指挥攻城作战。太子申与公子卬两位统帅，则站在远离城墙三箭之遥的云车上观看战况，津津评点，犹如市井看社火一般。

夜幕下的广阔平原上人喊马嘶，火把连天，鼓声杀声震天动地。新郑城头也是灯火连绵，韩军盔明甲亮，人人奋勇做殊死搏斗。申不害命令运来大批猪牛油脂，分装于陶罐，齐齐地摆在女墙之下。火把下魏军攻到，韩军立即将油脂陶罐狠狠砸向云梯。在陶罐油脂炸开，溅满云梯和魏军步卒的刹那之间，能够持久燃烧的牛油火把也随之摔下，轰然一声，烈焰飞腾，魏武卒连连惨叫着翻滚摔落。随后密集的滚木礌石从城头滚砸压下，将云梯拦腰砸断，将魏军士兵砸死在城墙之下。魏军虽有强弓硬弩，但这种远射兵器在夜间攻城中却难以使用，否则会误伤自己士兵。毕竟，箭矢再多也有限，射出去又收不回来，如何能无限度滥射?

夜攻两个时辰，对新郑城无可奈何，庞涓下令停止攻杀。

当夜，韩国外围要塞立即派出多路特使，飞骑驰向临淄和邯郸，催促两国发兵救援新郑。接到求救急报，赵肃侯本欲立即起兵五万，袭击魏国北部。但上大夫腹击却力主不能妄动，应当和齐国同时发

兵，否则，万一齐国不动，赵国将陷于危险境地。赵肃侯猛然醒悟，立即改变主张，一面答应出兵，一面派特使入齐探听齐国的真正意图。

齐威王稳住两国特使，与田忌立即来见孙膑。

孙膑在桂陵之战后，再三辞退了上卿高位。齐威王仍然保留了孙膑的“军师”封号，以上大夫规格专门为他建了一座八进府邸。府邸的右跨院是一片十多亩地大的园林，竹林茂密，池水清澈，假山石亭，分外幽静。孙膑又在竹林中建了几间茅屋，大部分时光便都在这座园林度过，正院府邸反倒空了起来，仅仅成了聚合少数几个稷下学子的场所。孙膑深居简出，极少与官员来往，除了使女推着轮椅在竹林漫游，便沉浸在茅屋书房里，或刻简或读书，倒也悠闲自在。经过一场人生巨变，孙膑的将相雄心已经化成了散淡的隐士情怀。他唯一的寄托是两件大事，一件是整理先祖兵书，写一部自己的《孙膑兵法》；另一件，与庞涓再打一场大仗，一抒胸中块垒。他料定，庞涓决然不服上次的失败，魏国朝野上下也同样不服。任何事情都可以退避三舍，唯独在兵学战阵的较量上，孙膑绝不让步。且不说兵法战阵之学是他生命的全部意义，就说自己是兵圣孙武的后裔这一条，孙膑也不想给祖宗丢脸。他之所以还没有隐居山林，就是在等待这次大战。打完这一仗，他就该进山写书了。齐威王和田忌直接来到园林时，孙膑正在茅屋中读《吴子兵法》。“先生对吴起兵法，可有评点？”齐威王笑问。

孙膑淡淡笑道：“吴子为距今最近的名将，一生与诸侯大战七十六次，战胜六十四次，战平十二次，未尝败北，自是堂堂正正的兵学大家。然则，吴子为时势所限，尚无大规模的步骑野战，其兵法主旨在于强军之道，尚缺战场谋划之道。究其竟，其时攻防之战粗朴简约，军旅要害在于精兵，而不在良谋。吴子兵法所短，正在于良谋不足。

吴子久为魏国上将军，此精兵传统已植根于魏国军队，正与庞涓所长不期而合，亦正与庞涓所短不期而合。时也，势也。”不禁感慨叹息。

田忌笑道：“先生之意，步骑野战，奇谋可抵精兵？”

孙膑大笑：“若有精兵，自然更佳。”

齐威王见使女上茶后已经退出，落座拱手道：“魏军已经大举攻韩，先生有何见教？”

孙膑丝毫没有感到惊讶意外，淡然笑道：“魏韩大战与魏赵大战不同。其一，韩国虽小，战力却强于赵国。其二，魏国与新郑相距不过百余里，与邯郸相距却有四百余里。其三，此次庞涓有太子申与公子卬掣肘，对手又是略通兵法且坚忍不拔的申不害。有此三不同，齐国一定要发兵救韩，而且能再胜魏国，为齐国大出奠定根基。然则，一定不能急于发兵。”孙膑虽然不假思索，但却说得很慢。

齐威王会意地点头：“先生以为，发兵时机当如何确定？”

“以臣预料，申不害虽只有万余兵力，却足以抗击魏国三月左右。其时韩国消耗殆尽，魏军亦急躁不安，齐国与赵国同时出动，当可大胜。”

“好！就以先生谋划。仍是先生与田忌统军。”齐威王拍案定策。

“我王，上将军统帅，臣只是军师。”孙膑纠正得很认真，齐威王与田忌不禁笑了起来。

韩国特使得到齐威王“稍做准备，即发救兵”的确定答复，未敢停留，星夜回韩，放出久经训练的信鸽进入新郑。这时的新郑，已经顽强抵御了一个多月，军民伤亡两万有余，国人军兵疲惫不堪，士气渐渐低落。申不害得到信鸽传书，立即向新郑军民宣布了“齐军将不日出

兵救援”的消息。新郑军民看到了希望，精神大振，士气重新高涨。好在新郑城内粮草兵器倒是充足，只要有人作战，再挺一段也非难事。申不害抓紧时机补充新兵，将城内五十岁以下十五岁以上的男子，全数征发为军卒，居然有一万之众，与剩余的五千多精兵混编，新郑城头居然又是旌旗招展，盔明甲亮，军卒密布，没有寻常山穷水尽的样子。

庞涓久攻不下，本来就非常恼火，见新郑城头骤然威风抖擞，仿佛向魏军挑战一般。庞涓不禁大怒，登上云车高台，仔细观察半日，不禁哈哈大笑。回到幕府大帐，庞涓当即召集众将下令：“新郑已经是孤注一掷，回光返照。我大军明日开始轮番猛攻，昼夜不停，一举拿下新郑！”部署好兵力与攻城方法，魏军当夜偃旗息鼓。

此日清晨，太阳尚未出山，魏国大军列阵。庞涓登上高高云车，遥遥可见北门中央箭楼垛口的申不害，两人都是大红斗篷，相互看得很是清楚。庞涓长剑指向箭楼，高声喊道：“申不害，本上将军敬佩你硬骨铮铮，已经下令不对你施放冷箭，我与你堂堂正正地见个高低，如何？”申不害哈哈大笑，长剑直指：“庞涓，本丞相一片孤城，无法像孙膑那样与你斗智，就与你硬拼一场，宁为玉碎，不为瓦全！”

庞涓听申不害用孙膑嘲笑他，顿时脸色铁青，令旗一劈，战鼓骤然雷鸣而起。

魏军开始了猛烈进攻。全军分为四轮，每轮两万精兵，猛攻两个时辰便换上另一轮。如此保持每一轮都是精锐的生力军。新郑守军本来就兵力单薄，加之又是新老混编，不可能同样轮番替换，只有全体在城头死守。

几个昼夜下来，新郑城头的女墙，已经被一层又一层鲜血糊成了酱红色，血流像淙淙小溪般顺着城墙流淌，三丈多高的城墙，在五月的阳光下猩红发亮。面对城下震天动地的喊杀声，韩国守军个个血气

蒸腾，杀红了眼，喊哑了嗓，只能像哑巴一样狠狠地挥舞刀矛猛烈砍杀。所有的弓箭都被鲜血浸泡得滑不溜手，射出去的箭，如同醉汉一般在空中飘摇。所有堆积在城墙上的滚木礌石砖头瓦块，都带着血水汗水以及黏黏糊糊的饭菜残渣滚砸下城墙。刀剑已经砍得锋刃残缺，变成了铁片，也顾不上换一把。每个韩国军士，无论新兵老兵，全都杀得昏天黑地，血透甲袍。后来干脆摔掉甲胄，光着膀子，披头散发地死命拼杀。但不消片刻，每个人又都变成了血人，连白森森的两排牙齿也变得血红血红。

新郑的民众，更是老幼男女一齐出动，向城头搬运滚木礌石。最后又开始急拆民房官署，将所有的木椽、砖头、瓦片一齐搬上城头，充做滚木礌石。眼见繁华街市被拆得狼藉废墟，新郑民众的一片哭声变成了恶毒的咒骂，最后连咒骂也没有了时间，只有咬牙飞跑。街道、马道、废墟、城头，累死压死战死哭死者不知几多，尸体堆满了巷道，却是谁也顾不上搬运。官吏、内侍、宫女与所有嫔妃，在太子率领下也气喘吁吁地出动了。十余万人口的新郑举城皆兵，只有韩昭侯一个人没有出宫了。

申不害已经没有时间在箭楼指挥了，奔跑在各个危险地段，脸上又脏又黑，胡须头发散乱纠缠，双手挥舞着带血的长剑，到处连连吼叫：“杀！守住！齐国援兵就要到了！到了——”仿佛一只被困在笼中的猛兽。除了那件早已经变成紫黑色的“红色”斗篷，他和每一个士兵已经没有任何区别了。

城下的魏国军阵中，太子申与公子卬生平第一次见到如此恶战，两个多月“督察”下来，经常面色煞白，心跳不止，连连呕吐，常被护卫军士扶回大帐。高台上的庞涓却是恶气难消，这是他军旅生涯中所遇见的最大的硬仗恶仗，已经死伤了两万精锐武卒，新郑城竟然还是没有攻破，当真是不可思议。今日他心里很清楚，这是最要紧的关

头，再咬牙猛攻两个时辰，韩国人的意志必然崩溃，绝不能给申不害一丝喘息机会。

看看西下的落日，庞涓高声下令："晓谕三军，猛攻两个时辰，今夜拿下新郑！"

高台四周的传令军吏立即四散飞马："猛攻两个时辰！今夜拿下新郑！"

魏军士气振作，一个冲锋大潮喊杀涌上，可是冲到城下，血糊糊的云梯搭上血糊糊的城墙，立即就滑倒在城下。纵然侥幸搭住，士兵刚踩上去，脚下就滑跌下来。加上城头守军不断用长钩猛拉云梯，砖头石头不断砸下，半个时辰中竟没有一架云梯牢牢靠上城墙。大军恶战，任何荒诞神奇的功夫都派不上用场，纵然有个别人能飞上城墙，面对汹涌的死战猛士也肯定是顷刻间化为肉酱。这里需要严格的配合与整体的力量，去一刀一枪地搏杀，而不是任何奇能异士的一己之力所能奏效的。

庞涓作为久经战阵的大将，自然深知其中道理。他接到三次无法攀城的急报后，愤然高喊："停止攻城。"

一阵大锣鸣金，魏军武卒一下子全瘫倒在了城下旷野。

城头韩军，也无声地伏在城墙垛口大喘气，连骂一声魏军的力气都没有了。

夕阳残照，萧萧马鸣，战场骤然沉寂下来。城头烟火弥漫，缓缓飘动着血染的战旗。城下也缓缓飘动着血红的战旗，烟火弥漫在茫茫旷野。到处都是鲜血，到处都是尸体，到处都是伤兵，连兵刃的闪光也被血污掩盖了。

申不害站在城头箭楼，庞涓站在阵前云车，两人遥望对视，伸出长剑互相指向对方，却都没有力气再高喊一声。

新郑宫殿的廊柱下，韩昭侯木呆呆地伫立着。几只乌鸦扑棱棱飞来，惊得他打了个激灵。骤然的沉寂，使他觉得阴森可怖，连那昏黄的夕阳也扑朔迷离起来。仗打了这么长时间，他始终没有迈出宫门一步，但心里却很清楚，新郑将要湮灭了。一国防守，连太子嫔妃宫女内侍官吏都出动了，这仗还打得么？面对魏军，能撑持这么长时日，已经难得了，韩国亡于一场恶战，也算对得起列祖列宗了……突然，一阵沉重的脚步声响起，在死一般寂静的大殿竟像雷声一样。韩昭侯不禁一阵恐慌，难道魏军破城了？抬头盯视宫门，却见一个长发散乱的血人披着一领滴血的斗篷，缓缓向他走来。

仿佛白日见鬼，韩昭侯伸手一指，面色煞白，骤然软瘫在廊柱下，语不成声。

“臣……申，不害，回，来了……”血人嘶声低语，软软瘫倒在门柱下。

韩昭侯两腿发软，靠着廊柱长嘘一声：“丞相……辛苦，你了。”

“君侯，庞涓，攻不动了。一片，血城。云梯，没用了！”申不害突然放声狂笑起来，嘶哑得像是惨嚎，森森然在大殿回荡。

韩昭侯一阵发抖，久久沉默：“丞相，这仗，不打也罢……”

申不害却突然站起，带着一身血腥，赳赳走到韩昭侯面前嘶声喊道：“如何？君侯害怕了？不能啊。齐国快来了！他们就是要等韩国人鲜血流干，才肯发兵！君侯，三天之内，必有救兵！要挺、挺起来！你是韩国君主，君主！”

韩昭侯依旧木然沉默。

“君侯……到城头，抚慰一番，将士们。”申不害连眼泪也没有了。

韩昭侯费力地倚着廊柱，站了起来，叹息一声，跟着申不害，走出了空旷的宫殿。

新郑城头。夕阳将没，旷野中血红的魏军营寨和血红的新郑城融成了一片，在血红的霞光下弥漫着红色流光，荒蛮而又迷离怪异。士兵们都变成了血人，全部躺在城垛下昏睡，分不清是死人还是活人，也没有一个人站起来迎接君主。韩昭侯想说话，嘴唇却只是簌簌抖动着，一个字也吐不出来。他步履蹒跚地走到垛口前，费力地扶住女墙，手却胶粘在温热的糊糊中，猛然缩手，却见双手沾满了黏稠的淤血！他惊叫一声，骤然一阵恶心，猛烈地呕吐起来……原野的血色军营，化成血海巨浪，向他迎面扑来！他大叫抬头，火红的霞光又燃成漫天大火，向他烧了过来！惊骇低头，血兵们竟然一个个站了起来，僵硬地向他逼来……

韩昭侯惨叫一声，狂笑不止，手舞足蹈间滚倒在地，骤然变成了一个血人，毛发偾张，森森可怖。“君侯——”申不害觉得不妙，立即抢上前来。韩昭侯猛烈旋转，陀螺般不能停止。猛然，他长嚎一声，口中鲜血箭一般喷出，软无声息地倒了下去。“君侯……”申不害趴到韩昭侯尸身之上，久久不动，无声无息。

太阳落山了。暮色苍茫，城头原野一片死寂。申不害终于抬起头来，抚平了韩昭侯惊恐圆睁的双眼，站起身来，脱下自己那件浸透鲜血的战袍，轻轻覆盖了韩昭侯，恭恭敬敬地躬身三拜。申不害凝视着西方的落日，缓缓抽出长剑：“君侯，士为知己者死，申不害岂能独生？”安详地倒转长剑，猛地刺入了自己腹中。

鲜血飞溅，城头笼罩在无边无际的夜色之中。

在这刹那之间，申不害蓦然想到了秦国，想到了卫鞅，想到了那个至今不知姓名的“高人兄”——韩国的变法夭折了，自己与卫鞅较量变法，也是自己惨败了；成者千古不朽，败者万世笑柄，一切都随着这场血战泯灭了。难道，这就是天意么……申不害费力地睁开眼睛，最后看了一眼已经变成了紫色的新郑箭楼，大叫一声，颓然伏在了韩昭侯身上。

一阵急骤的马蹄声，撕碎了原野军营的寂静。庞涓霍然警觉，执剑冲出幕府。战马人立嘶鸣，骤然停顿间骑士已经滚下马来扑倒在地：“上将军，大梁危急！王命急救……”特使从怀中摸出已经被汗水浸湿的一卷竹简，昏倒在地。

庞涓怒喝：“三军拔营！回师大梁！”

庞涓怒火中烧。即或在攻韩最激烈的时候，他也没有忘记齐国援救的可能。而在内心，他把与孙膑再次较量，看得比攻韩重要一百倍，纵然灭了韩国，天下也不会因此而赞颂他，因为韩国太小，申不害也不通军事。齐国孙膑则不同，孙武之后，名门高足，同门师弟，又有桂陵大败庞涓的皇皇战绩；只有孙膑才是庞涓真正的对手，也是庞涓面前的“龙门”。打败孙膑，庞涓才称得上真正的名将。否则，庞涓在天下永远都只是一个二流将领。高傲而又雄心勃勃的庞涓，岂能如此屈辱地断送自己？这个孙膑也真是利令智昏，竟敢故伎重演，难道庞涓真是白痴不成？

正在拔营之际，又接快马急报，赵国八万精锐骑兵，由上党渡少水直扑安邑。

庞涓没有片刻犹豫，立即“命令”太子申与公子卬分兵三万，北上截杀赵军。已经大乱方寸的两员“名将”立即高兴地接受了。他们很清楚，安邑本来就有一万守军，再加上龙贾的几万河西守军可以随时策应，救援安邑当然是有惊无险。若要去打连庞涓都不是对手的孙膑，

那可是九死一生。庞涓也乐得支走这两个大权在握却又酒囊饭袋的累赘，利利索索地与孙膑大战一场。

一个时辰后，训练有素的魏军兵分两路。庞涓自领十万大军全速疾进，直扑大梁。

大梁城下的齐国兵马竟然没有撤退，继续猛烈攻城。直到看见铺天盖地的火把，齐军才突然从大梁城下消失。大梁人的欢呼声浪还没有沉寂，庞涓自领的前军马队已暴风骤雨般卷到了。登高一望，庞涓遥遥可见齐军遍野北去，火把旗帜散乱无序，断然下令："全力追击！一举击溃！"

漆黑的原野上，魏军的铁甲骑兵风驰电掣般向北追击，步兵则从距离骑兵数里之遥的另一条大路兼程疾进。天亮时分，追到济水南岸，齐军堪堪渡河北窜。再次登高远望，庞涓已经清楚了，齐军的撤退路线是顺长垣、东郡北上，进入齐国境内的东阿。这条路大约七八百里，在东郡之前没有山地。而东郡到东阿的二百余里中，只有一片小山，也不足以设伏偷袭。况且，以魏军铁骑与武卒的追击速度，在东郡之前的五百多里一定能够截住齐军，决然不会进入东阿以南的马陵山地。

庞涓思虑停当，下令军吏清点齐军留下的军灶。不消片刻，军吏回报："军灶六千有余。"按照军中定规，一灶可供三十人的战饭，六千多军灶，说明齐军攻击大梁出动了将近二十万大军。这正是齐国军队的常数。庞涓不禁冷笑，别看齐军比魏军多了几乎一倍，但还是经不起魏军的强大冲击。这一点，大约齐国人自己也知道，否则，何必仓皇逃窜？孙膑纵然善于运筹，仗还得兵士来打，只要追上齐军，孙膑的任何计谋都会无从施展。

庞涓下令，就着齐军军灶埋锅造饭，半餐后携带三天干粮干肉，一气追击。

太阳出山时，魏军渡过济水。两个时辰后，齐军旗帜遥遥在望。魏军士气大振，呼啸猛追。奇怪的是，总能看见旗帜散乱的齐军，却硬是无法追上包抄。

庞涓自然无从知道，前面“逃窜”的，恰恰是齐国善于骑射技击的三万精锐骑士。

为了这场大战，孙膑可谓处心积虑。当他对田忌说还是采取上次打法时，田忌惊讶得说不出话来。面对庞涓这样的沙场宿将、兵家名士，岂能再次教他钻入圈套？孙膑却说：“庞涓熟读兵书，却又刻板过分。此次，教他觉得自己是在按照兵法行事，而齐军却反其道而行之，诱他入伏。此谓兵不厌诈。唯其故伎重演，才能激怒庞涓追歼齐军。”虽然有理，田忌还是有些忐忑不安，及至亲自率领三万精骑将庞涓引诱过了济水，田忌才大大松了一口气，不禁对孙膑的谋划由衷叹服。

这次攻击大梁，孙膑做了不同于上次的安排：五万骑兵，两万步兵，旗号营寨打出十五万大军的声势；同时在新郑大梁之间，遍布装束成庶民模样的斥候，随时回报魏军动静；魏军回援的前一天，两万步兵已经撤离，另外两万二流骑兵也提前两个时辰撤离；三万精骑由田忌亲自率领，诱敌深入。沿途路径与各种细节，孙膑都一一做了精细部署。部署妥当，孙膑便坐镇伏击山地，秘密调集齐国境内没有出动的步骑大军，专门在夜间向这片山地兼程进发，做好充分的伏击准备。

追击到当天晚上，庞涓大军已经越过长垣，发现齐军的灶坑锐减到四千。分明是齐军逃亡很多，兵员大减，只剩下十一二万了。庞涓下令继续猛追，第二天午后，已经进入大河东岸的濮阳地面，再往前不到一百里，便是东郡山地了。此时庞涓有些犹豫，清点齐军灶坑，却只剩下不到两千。此时前军骑兵恰又俘获了两百多名溃散伤兵，还有几百名溃散的齐军步卒前来投降。经过缜密讯问，方知齐军沿途逃

亡严重，只剩下了七八万人马，步卒们都走不动了，齐军几乎就要崩溃了。

“孙膑可在军中？”庞涓威严地问一个百夫长。

“军师与步卒同行，一个百人队轮换抬着。上将军率领骑兵掩护。”百夫长很沮丧。

庞涓高声下令：“后军五千，留守辎重。全军轻装疾进！”

片刻之间，魏军甩下各种车辆云梯帐篷炊锅等，全副轻装，向北猛追，决意要在东阿之南截住齐军一鼓全歼。庞涓派出五十名军吏在路边奔驰穿梭，向大军高喊：“擒杀孙膑田忌者，封千户！”魏军士气大振，呐喊呼啸着：“擒杀孙膑田忌！杀！”卷起漫天烟尘，在广阔的原野像滚滚沉雷向北压来。

孙膑的大军，此刻正埋伏在齐国边境重镇东阿以南百余里的马陵山地。这片丘陵地带，当时尚是卫国土地。由于卫国弱小，夹在魏齐两大国中间奄奄待毙，所以对任何“假道”大军都无力干预，只好听之任之。这片山地，不是险峻高绝的兵家险地，寻常人甚或连名字也叫不出。从地形说，西南是平原，穿出山地又是平原，山前山后没有大河，全部山地只有二三十里。这种半山半原的丘陵，对于闪电般的精锐铁骑，实在算不得险地。但是孙膑看中的，恰恰是它貌似平庸这一点。他当初被齐国特使秘密救回的时候，走的就是这条山道。对地形地貌有着本能敏锐的孙膑，本来躺在车中，过山时却爬起来看了整整一个时辰。

兵贵山水。河流高山从来都是兵家必须刻骨铭心的，看得透，用得好，一条河流一道山塬，足可抵十万大军。孙膑留意到这片看似舒缓的马陵山地，实则是外圆缓而内险曲。山口是舒缓的小山包，大道宽阔，可是越往里走越是狭窄曲折，两边山势也随之高了起来，加之

山体土多石少，所以林木特别茂密。孙膑熟悉庞涓，也知道他手中有老师赠送的一幅“天下山水图”，庞涓不可能不知道这片山地。但是，庞涓肯定没有亲自走过这条山道。这是孙膑特意查过的。山中学兵时，两人一起游历天下，但都是名山大川，如何能走遍每片山地每条河流？知名不知实，恰在知与不知之间。孙膑利用的就是庞涓这种缺陷，料定庞涓会因为知道这片山地而不会过分小心。更重要的是，孙膑将庞涓进入山道的时间挤在了晚上，使齐军能够最充分地发挥这种出乎意料的地形战力。

日落之前，孙膑秘密增调的十多万步兵已经全数到位，北面的出口已经被堵死。封堵南面山口的骑兵，也已经等候在十多里之外的密林中。他要将庞涓的十万人马，全歼在这条默默无闻的马陵道。

夕阳将落，高山顶上的孙膑看见南边原野上漫天烟尘暴起，不用斥候回报，也知道庞涓大军到了。不消一刻，便看见前边“逃窜”的齐国骑兵，散乱的旗帜和毫无章法的乱兵洪水般汹涌而来。将近谷口时，田忌的护卫军马连中军大旗都丢了。一时间，齐军丢盔弃甲，兵器遗落，惊慌失措地拥进了山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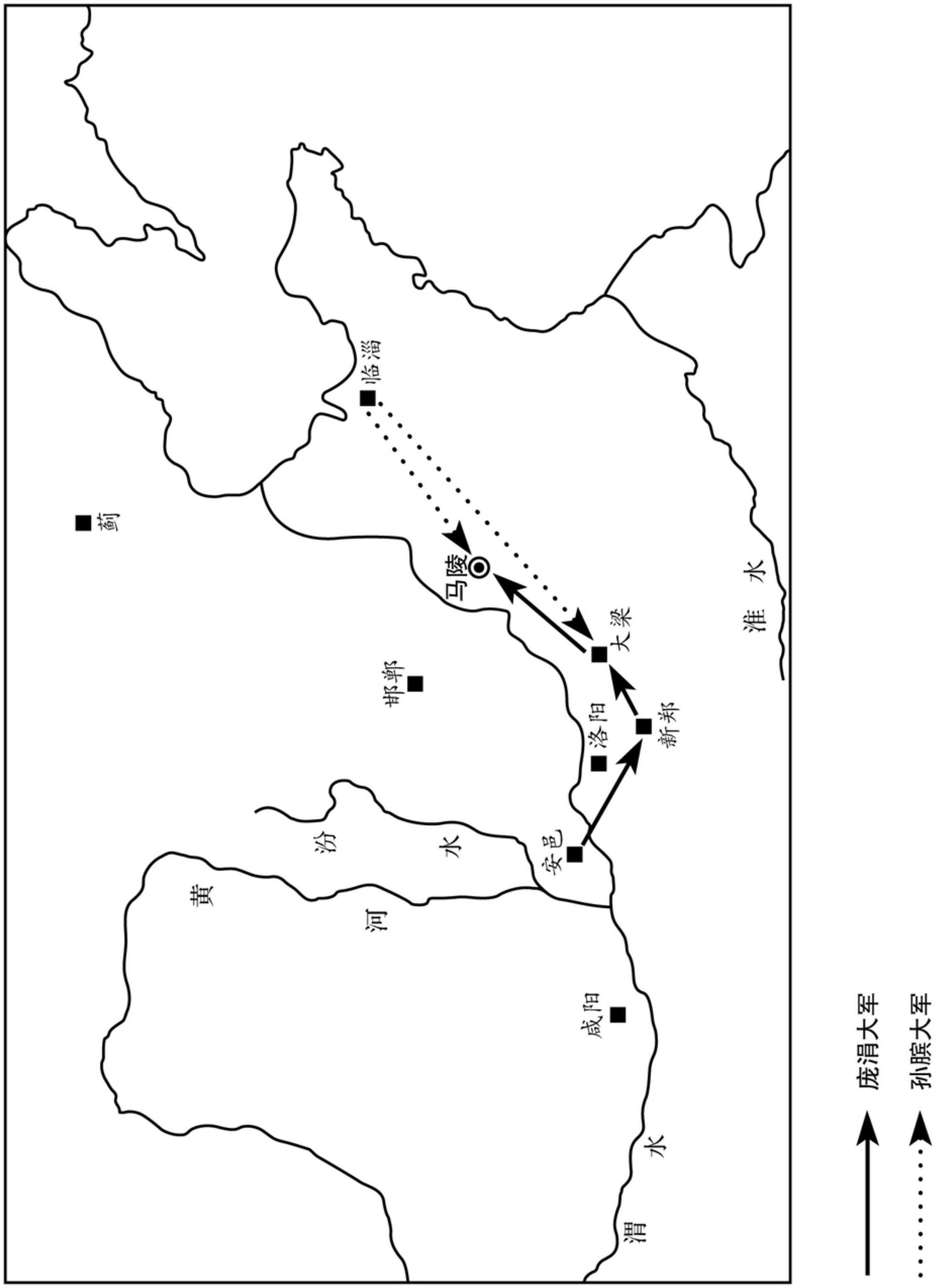
孙膑不禁笑了。

五月天长，太阳虽已经落山，原野的景色依然遥遥可见。一片暮色中，可见旌旗招展杀声震天，庞涓大军排山倒海般压来。接近山口，前军骤然勒马，一片战马嘶鸣响彻原野。庞涓飞骑赶到前军，长剑一指：“前方是马陵道，穿谷而出便是开阔平原。我军入谷，两骑并行，前后相随，宜快不宜慢。出谷后立即展开，截杀齐军！点起火把，入谷！”

“点起火把！两两入谷！”前军主将高声下令。骤然之间，火把照亮了广阔的原野。魏军铁骑井然有序地高举火把，走马入谷。山风吹拂，高山顶上的孙膑哈哈大笑：“庞涓哪庞涓，你也有今日也！”

田忌的精锐骑兵一进入山谷，立即从事先开辟好的小道，分东西两路反身出山，加入堵截南山口的骑兵大军。一万多齐国步兵立即接替了“逃窜”，丢盔弃甲地向深山逃去。魏军入谷，不断清理着道中丢弃的兵刃与木石障碍，遥遥可闻前方的马嘶人喊，对追上齐军深信不疑，便只顾急急赶路。火把照耀下，却见山道越来越窄，越来越崎岖难行，堪堪两骑并行就塞满了山道。山弯频频，竟将大军分割得前不见后，后不见前，长蛇般在谷中穿行。

围魏救韩之马陵战役



大约半个时辰，庞涓的中军精锐进入崎岖险道，后军也已经进了山口。庞涓已经觉察到这山道崎岖狭窄得大出所料，然则已经进入，

只有尽速通过，断无后退之理。他断然下令：“全军下马，人马并行，尽速出谷！”刚刚传出命令，前军斥候急报：“前方道旁有异情，前将军请上将军速往！”

“何事？”庞涓冷冷问。“在下，不敢说。”斥候面色涨红。庞涓心中一动：“岂有此理！领路我看！”带领十多名护卫壮士匆匆向前。山坡一棵大树下，立着一个高大的草人，草人脖子上吊着一块大

木牌，火把围照下可见赫然大字——庞涓死于马陵道！

庞涓一怔，随之挥手哈哈大笑：“雕虫小技耳，继续行军！”

一阵山风呼啸而过，庞涓却油然生出一片迷蒙，一丝恐惧。

突然，晴空惊雷，战鼓遍山轰隆，喊杀声从两面山头如潮水般压来。

庞涓未及下令，箭镞已漫天激雨般啸叫飞来。

瞬息之间，庞涓与手执火把的十多名卫士满身带箭，刺猬般倒在路边。

山谷中顿时大乱，魏军被山洪般涌下的齐军分割成无数小段，厮杀在一起。

庞涓已经奄奄一息，看着山谷中被打蒙了的魏军将士各自为战的搏杀，一丝泪水涌出了眼眶。十多年精心训练的这支铁军，将全军覆没，他自己也将带着永远的仇恨和无尽的遗憾离开人世，建功立业出将入相的勃勃雄心，就这样顷刻间随风而去了。在生命的最后时刻，一道闪电从脑海掠过，他瞬息间洞察了孙膑的全部谋划，连最后置他于死地的计谋也计算得如此精到——引诱他到山坡孤立处，集中强弓硬弩向火把圈子齐射。孙膑也孙膑，你可谓用心良苦，做得干净彻

底。庞涓要有你如此铁石心肠，岂能让你活到今日？你，终于成名了，你是踩着我庞涓的尸骨成名的……

庞涓抽出甲带上的短剑，用尽全力，猛然插向自己的腹中。

一夜激战，太阳挂上山头时，马陵山地沉寂了下来，齐军的欢呼声响彻山谷。

魏国最精锐的十万大军，就这样被全部歼灭在这片平淡无奇的山谷里。

马陵道大战的消息迅速传开，各国顿感轻松，天下弹冠相庆了。

马陵之战，使魏国用雄厚的财富与漫长的岁月堆砌起来的最具威慑力的精锐主力毁于一旦，魏国唯一一个极有统兵才能的上将军庞涓，也死于非命。从此，这个超强战国，在龌龊的内耗中日复一日地衰落下去，使战国初期形成的格局为之一变，为战国中期争雄的新局面拉开了序幕。

魏国留下了短暂的霸主空隙，齐国却并没有立即填补上去。

马陵大战后，齐国将相失和。田忌与驺忌相互倾轧，驺忌巧妙地给田忌设了一个“谋反”圈套，田忌被迫逃亡到楚国去了。孙膑失望之极，秘密离开了临淄，去山野隐居了。齐国的强国优势，因为失去两大名将而大为逊色。

一个短暂的均势，罕见地出现在战国时期。

一个百年不遇的大好时机，骤然推到了秦国面前。

1. 荧惑，火星别名，因其隐现不定而令人迷惑，故名。心，星宿名，又称大火，二十八宿东宫苍龙七宿之一。荧惑守心，即荧惑居于心宿。古星象家认为乃大凶之兆。
2. 十二次，即日月及主要星辰运行所经历的十二个处所，按此划分地下对应的十二个方位，用十二支表示。
3. 战国尺小，按今日度量衡，八尺当在一米八左右。
4. 魏惠王，后因魏国迁都大梁，所以文献典籍如《孟子》也有将其称为“梁惠王”者。
5. 膑刑，挖掉膝盖骨，使人残废的肉刑。
6. 桂陵，在今日山东省菏泽西部的山原地带。围魏救赵的伏击点史家素有争论，此取主流一说。

第十二章　收复河西

一　卫鞅抓住了稍纵即逝的机遇

马陵道大战后，最感轻松的是秦国。

还在庞涓刚刚开始进攻韩国时，卫鞅就预感到这对秦国是一个难得的机遇。如果说几年前魏国进攻赵国时，秦国的实力还不足以有大作为的话，目下就大不一样了。卫鞅在安邑公叔丞相府多年，虽然对孙膑所知不多，但却深知庞涓在军旅战阵上的正统拘泥，料到他必然第二次败在孙膑手里。卫鞅当即对秦孝公提出，抓住时机，立即迁都咸阳。

秦孝公自然明白，迁都这样的大事，最要紧的是平定的时日。征用民力数十万，几乎是举国大动，再快也得一半年，没有一段绝对安全的时日，万万不能动手。目下魏国调集兵马灭韩，函谷关以西的精锐大军全数东调，栎阳威胁顿时解除。此时迁都，正是大好时机。君臣一拍即合，决策立即迁都咸阳。

时当初夏，正是手脚舒展的大好季节。关中平原的所有道路都是车马载道，日夜川流不息。关中临近夏忙，三丁抽一，陇西游牧部族则是两丁抽一。五十多万民伕，三个月便将小小栎阳城的国府、官署并所有的官邸搬空。倒是在咸阳大大忙碌了几个月，比搬迁栎阳还费事。一则是咸阳城规模颇大，可容纳民众十多万户，几乎与临淄、大梁不相上下。迁入咸阳的人口主要是西部雍城和东部栎阳两个老都城的老秦人。卫鞅的部署是，栎阳城三分之二的人口迁往咸阳，雍城的人口一半迁入咸阳，加上东方商贾和国府官署，咸阳城一次迁入了六

万多户将近三十万人，大约只占了咸阳城的一半。秦孝公本来还想多迁进一些人口。卫鞅却说，十年之后，咸阳城就是天下中心，岂能不留下余地？秦孝公爽朗大笑，连连赞叹卫鞅目光远大，停止了继续迁入的打算。

就在咸阳新都尚未安排就绪的时候，马陵道魏国大败的消息传来，秦国朝野一片欣喜。百年以来，将秦国封锁在关内的是魏国；越过黄河攻进函谷关夺去河西千里之地的，也是魏国；纠结六国企图瓜分秦国的，还是魏国；策动秦国内乱鼓动民众逃亡，又派商人大赚秦国血汗钱的，仍然是魏国。自从三家分晋有了这个魏国，秦国就一直被压得喘不过气来。秦献公和魏国血战而死，秦孝公被魏国压迫得立了国耻石，秦国人的鲜血、泪水、仇恨、耻辱，都集中在魏国身上。如今，这个百年宿敌一朝大败，还死了个热衷于灭国大战的庞涓，压在秦国头上的大山骤然没有了重量，秦国朝野岂能不大喜过望？就是卫鞅和秦孝公，也没有想到魏国败得如此之惨，也都是振奋异常。

“君上最感高兴的，是何事？”卫鞅问秦孝公。

“庞涓战死！此人胜过雄兵十万。”秦孝公不假思索，“大良造如何？”

“秦国大出天下，机会来也！”卫鞅毫不犹豫。

两人不约而同地哈哈大笑。

栎阳城和咸阳城几乎同时沸腾起来。老秦人无论男女老幼，个个穿上了新衣，就像过年一样走亲串户，高声大气地谈论着传播着马陵道的种种传闻，肆无忌惮地嘲笑着魏国的失败。国人不断在街头相聚，兴奋之情难以抑制，相互角力比武，围观者人山人海。于是角力比武者越来越多，栎阳咸阳的大街小巷都在欢呼，连比武失败者也都是兴高采烈。入夜，栎阳城史无前例地大举夜市，灯火照亮了小城堡

的每个角落，社火歌舞也走上了街头。每个商家店铺前都是人头攒动，每个酒肆饭馆中都是高谈阔论。未成格局的咸阳，也灯火阑珊摆起了夜市，推出了社火，连正在奉命劳作的民佚们也聚酒畅饮，不亦乐乎。于是，便有七十岁老人三百余人上书国府，请求举行“大酺”，以慰国人庆贺之心。

大酺，就是或国库或民户出钱，举国饮宴欢庆。在春秋战国时期，这是一个国家最大规模的盛事庆典，很少有国家能够举行。秦国穷弱，在变法前是想也不敢想的。几二十年之后，秦国大富，又遇上如此令国人快慰的大好事，人们自然想到了要大大地庆贺一番。

上书呈送大良造府，卫鞅皱起了眉头：“景监，你以为该当大酺么？”

“此事，无可无不可。”景监笑道。

“何谓无可无不可？明是不可。仗是齐国人打胜的，鹬蚌相争，渔人得利。高兴可也，何能当做自己的胜利举国大酺？老秦人要惕厉自省，昏昏然必当大亏。”卫鞅脸色语气都很严厉。

景监一时尴尬，却也悚然大悟：“大良造切中要害，当下令昭示国人。”

此日，栎阳、咸阳两城都张挂出“大良造训诫令”，赫然大书：

大良造训诫国人：民气为国之根本。民气正则国强盛，民气颓则国黯弱。今魏国大败，非我秦人之力，贺固可贺，何当大酺？今我河西之地未复，昭昭国耻未雪，我民却以他国之胜狂喜，岂非民气之羞也？责我国人，须惕厉自省，方可雪耻图强，窃喜他胜，徒灭心志也！秦公十八年九月

此令张挂两城四门，国人观之如潮。一经识文断字者念诵，立时人人低头鸦雀无声，顷刻间便散去了。半日之间，栎阳、咸阳就恢复了忙碌紧张的劳作，再也没有大喜大乐的聚酒欢宴了。秦国庶民对大良造更加敬畏，觉得他简直就是教诲子民的圣贤尊神。上书的老人中三十余人羞愧自杀，一时间举国沉默。

卫鞅顾不上理会这些，他正在与秦孝公密谈，提出了一个惊人主张："君上，魏国新败，秦国的大好时机已到。若不立即出动，时机稍纵即逝。"

秦孝公惊讶道："大良造是说，收复河西？"

"正是。君上以为如何？"

秦孝公沉吟道："魏国是一面，根本是我方实力。我新军只有五万，还没有统兵大将。魏国的河西守军八万，稍一凑集，收拢十几万大军对魏国不是难事，龙贾又是百战老将。若无必胜把握，再等几年也无不可。魏国肯定是日益衰落，秦国肯定是不断强大。大良造，收复河西事大，宁可稍缓，不可再挫国人锐气也。"

卫鞅明白秦孝公的担心所在。论雪耻之心，这位比自己只长一岁的国君比谁都急切。论军旅战阵，他少年为将久经沙场，与魏军拼杀的愿望比谁都强烈。但他身为国君，却能够在复仇火焰的燃烧中冷静地等待，何其难能可贵。但是就事情本身而言，卫鞅却觉得自己更为超脱冷静，秦孝公反倒由于长期沉浸于国耻思绪，关心则乱，过分谨慎。他觉得自己不能沉默，必须说出自己的周密思虑，他相信秦公的决断能力。

"君上，以目下情势，臣以为魏有三弱，秦有三强，可出河西一战。其一，魏国朝野沮丧颓废，丧失斗志。魏人浮躁狂傲，可胜不可败。桂陵一败后，不思自省，反呼上当，举国求战，并非真正的大

勇，实则盲目骄狂。马陵再败，精兵尽失，大将阵亡，魏人之狂傲骤然溃散，举国又陷于低迷，短期内绝不能恢复。相比之下，秦国十余年埋首变法，国富民强，士气高昂，雪耻复仇，求战心切，民气斗志大大强于魏国。其二，魏国宫廷腐败，嫉贤妒能。魏王志大才疏，偏又刚愎自用。大战一起，必相互掣肘，力不能聚。相比之下，我秦国却是举国同心，君臣无猜，将士用命。其三，魏国河西守军虽可凑集十余万之多，但多为地方守军，且老少卒居多，战力远非庞涓精兵可比。河西将军龙贾虽是老将，但目下太子申与公子卬已被魏国朝野捧为'名将'，大战若起，这两人与龙贾必生龃龉，而给我可乘之机。相比之下，我新军精锐战力极强，上下合力，如臂使指，必可大胜。"

秦孝公点点头："此三则不错。"却又沉吟着不再说话。

"更重要的还是时机。目下，魏国知我正在迁都，以为我绝不可能此时发兵河西。一旦我大军东出，魏国必仓促应对。魏国素来蔑视秦国，虽仓促应战，也必是漫不经心。我军突袭作战，胜算极大。"

"大良造，谁堪统帅？"秦孝公轻轻叹息一声，显然，他最大的心事在这里，"车英似有不足，嬴虔又不可能复出。将才难求也。"

卫鞅微笑："君上，臣自将兵，收复河西。"

秦孝公惊讶地看着卫鞅，一时沉默不语，眼光显然在询问："大良造知兵？"

"君上，臣之兵学，尚强于法学。秦国不强，臣无用武之地。"

秦孝公更为惊讶，突然大笑起来："大良造之兵学，尚强于法学？"

"正是。"卫鞅认真道，"我师因材施教，以为臣有兵学天赋，定臣学兵。臣五年学完，自请转修法家治国之学。"

秦孝公豁然醒悟，连连拍案，大笑不止：“上天哪，上天！何其佑护秦国也！”他深知卫鞅不是虚言之人，顿时大喜过望。要知道，名相名将皆天下奇才，往往是得其一便可成大业。吴王阖闾得孙武、齐桓公得管仲、魏文侯得李悝、魏武侯得吴起、齐威王得孙膑、韩昭侯得申不害，皆成一时大业。秦国得卫鞅，变法成效已经证明，卫鞅乃治国大才，可如何又能想到，他竟然也是兵学大才！这种兼通文武的将相人才更是百年难遇，战国以来，只有吴起堪称出将入相的特异之才。今日自己眼前的卫鞅，竟然也是如此特异之才，而且更为深沉成熟，如何不教秦孝公惊喜非常？骤然之间，他觉得块垒全消，对卫鞅深深一躬，肃然道：“嬴渠梁不识泰山北斗，今日拜将了。”

卫鞅连忙扶住：“臣得君上知遇大恩，方能一展所学，自当报效国家。”

咸阳城楼抹上了一缕火红的霞光，君臣二人的密谈尚兴犹未尽。正午时分，一骑快马飞出咸阳，飞往陈仓峡谷。三天之后，秦国的五万新军在夜间分路秘密东进，集中到咸阳北面一百里左右的云阳山地，秘密驻扎了下来。

旬日之间，卫鞅的中军幕府便配置完成。车英为副将，景监为行军司空专司辎重粮草，大良造府精选的十名军吏做行军司马[注]。本来，太后、荧玉和大臣们都要为卫鞅在郊外壮行，甚至秦孝公也想为大军一壮行色。但是，卫鞅都婉言辞谢了。这是一场长途奔袭战，要收奇兵之效，就要尽量隐秘，若朝野大张旗鼓壮行，实际上等于公开向魏国宣战，如何能打魏国一个措手不及？

九月秋色的一个夜里，月色朦胧。卫鞅带领中军将佐并二百名铁甲骑士出咸阳北门，兼程疾进，一个时辰便赶到了云阳山谷。勘合兵符后大军立即开拔，沿途绕开了所有的县府城堡，经高奴[注]沿洛水一

路北上。旬日之后，秦国新军在洛水西岸的一片河谷地带秘密扎营了。

二　魏国庙堂的名将与老将

乌云遮月，一队骑士沿着大河东岸向南飞驰，清晨时分到达安邑。

魏惠王刚刚梳洗完毕。这些天他一直闷闷不乐，火气很大，连柔媚有术的狐姬也不敢来讨好他了。庞涓一死，魏惠王顿时觉得胆气虚了。庞涓活着时，魏国的精兵名将天下第一，可以任他对列国颐指气使，说攻谁就攻谁；各国使者无不成年累月地泡在安邑看他的脸色，刺探到一星半点儿的消息，立即快马回报本国。那时候，别说他这个魏王，就是魏国一个大夫，列国都奉若神明，生怕惹恼了魏国。魏王打个喷嚏，列国都要伤风咳嗽，那是何等的威风惬意。纵然在桂陵战败后，列国也还是唯唯诺诺。谁想马陵道一战后，各国竟然一齐翻脸。且不说同出一源的韩国赵国，那早已经是势同水火了，连向来以魏国马首是瞻的楚国，也骤然翻脸，非但同齐国结盟，而且要讨回自愿割让给魏国的淮北几城。还有燕国这个最没出息的老牌软蛋，竟然也敢召回使者，给魏国一个冷脸。齐国不消说，已经是魏国大敌了。秦国呢，更是百年以来对魏国恨之入骨的宿敌。这些大国风向骤转不要说了，就连鲁国、邹国、薛国、宋国、卫国这些小诸侯，竟也召回了驻安邑使者，纷纷向齐国楚国靠过去了。

魏惠王是在两代霸业的基础上即位称王的，近三十年来，他从来没尝过被天下如此冷淡的滋味儿，一时窝火得不知摔碎了多少名贵宝器。想来想去，他恨上了庞涓，也恨上了孙膑，甚至连鬼谷子都恨上了。这个老东西忒邪门儿，教出两个鬼学生，没一个堂堂正正的主儿。一个只会硬碰硬，一个只会使阴招儿，害得他十几万精兵做了屈死的冤鬼。要不是太子申、公子卬带领三万精兵赶回，别说安邑不保，就连威震天下的魏武卒只怕也会一个不剩地死在马陵道。

梳洗完毕，魏惠王独自一人到园林漫步去了。他是个喜好热闹豪阔的君主，身边从来都是莺莺燕燕一大群，要么就是和狐姬纠缠在一起。像今日这样独自漫步，还真是数十年来第一次，宫中的内侍与侍女都不知道该不该跟着国君了。走了一阵，他觉得累了，坐在草地石礅上望着波光粼粼的湖水发呆。若非上天有眼，保住了太子申、公子卬这两员大将和三万魏骑，就是赵国这样的二流战国来攻安邑，也无法自保了。魏罃啊魏罃，魏氏祖先的基业如何被你弄成了这般模样……就在他烦躁不安的时候，内侍来报，说河西将军龙贾星夜赶回，正在宫外求见。

“教他进来。”魏惠王不耐烦地挥挥手，没办法，只有回宫见这个倔犟的“龙不死”了。

一阵沉重急促的脚步声，老将军龙贾大步匆匆地走了进来，风尘仆仆，汗流满面，头盔下的白发水淋淋地贴在两鬓。立即，一股浓浓的汗腥味儿在芬芳的大厅中弥漫开来，魏惠王不禁皱了皱眉头。

“臣，河西守将龙贾，参见我王。”

“龙老将军，何事如此匆忙？”

“秦国大军，已经秘密开进了洛水东岸。臣察其意图，欲与我在河西决战。我军新败，士气受挫，臣请我王速做部署。”龙贾很是急迫。

魏惠王听后一惊一怔，又略一沉吟，哈哈大笑起来：“秦国？老军破车，敢打河西的主意？老将军莫非弄错也！”

“断无差错。”龙贾大手一捋，将脸上的汗水甩掉。魏惠王连忙后退两步，又是大皱眉头。龙贾毫无觉察，肃然正色道，“我军连遭败

绩，皆因轻视敌国而起。十多年来，秦国已经今非昔比。若无精锐新军，秦国断不敢与我做河西决战。我河西守军步卒占八成以上，

且多老少，难以抵御。”

“以老将军之见？”

“速将安邑的三万精锐铁骑调往河西，归臣统辖，方可与秦军周旋。”

“如何？”魏惠王一下子惊讶地瞪起了眼睛，“三万铁骑给你，安邑如何防守？”

“赵韩两国皆在休养生息，断不会进攻安邑。”龙贾充满了自信。

魏惠王大为不耐：“老将军，都城安危，岂是儿戏？目下韩赵齐三国是魏国死敌，最大的危险是赵国偷袭安邑、齐国再次来攻，而非秦国之骚扰！”

“我王差矣！”龙贾面色涨红，“秦国绝非骚扰，而是要夺回河西。我大魏只有集中兵力，周密部署，我王亲自督战，与秦军速战速决。届时，纵然齐赵袭击，我军也可立即回师，安邑决然无忧。”

魏惠王真的有些生气了。几十年来，魏国大小臣子，包括那个死硬的庞涓，谁敢说他“差矣”？想不到打了两次败仗，一个差点儿被人遗忘的老朽也狂妄起来，竟敢公然指斥他“差矣”，还有点儿规矩么？他脸一沉：“军国大计，本王自有运筹，老将军无须多虑。”

“臣启我王……”

正在此时，内侍高声报号：“太子、丞相晋见。”

魏惠王笑了：“教他们进来。老将军哪，你还是听听名将的谋划了。”

龙贾脸色铁青，默然伫立。他当然知道魏王说的“名将”是谁。

太子申与公子卬精神抖擞地走了进来。现下整个魏国，可能也就这两个人的士气斗志丝毫没有受到影响，也只有这两个人是两次大败仗的受益者。马陵之战，此两人率三万铁骑回援安邑，恰遇赵国五万兵马做试探进攻，龙贾的河西守军又及时赶到，还没有认真开战，赵国就迅速撤回了。如此一来，安邑“解围”，国人欢庆，俩人被誉为“千里驰驱，力克强敌”，名将的光环更加璀璨了。如果说桂陵之战那一次，俩人对“名将”称号还有点儿不大自然，这次可是心安理得了。仗是自己打的，而且也确实大胜，名将称号自然是当之无愧。事后两人对庞涓大加评点，竟列出了庞涓用兵的“十大缺失”！朝中臣僚自然是惊叹不已，魏惠王更是后悔没有将兵权交给两员名将，否则，孙膑岂非早已经是阶下囚？有如此两个如日中天的国家干城，魏惠王真不明白龙贾这样的老将军操的何心？

目下两“名将”正当得志，人各一领大红绣金斗篷，绿色玉冠上镶嵌着魏惠王特意赏赐的光华灿烂的国宝明珠。这两人都有带剑进宫的赫赫特权，太子申手持一口王室古剑，面如冠玉般嫩白，显得俊秀风流。公子卬带着那口稀世绝品“蚩尤天月剑”，容光焕发英气勃勃。相比之下，老将龙贾的铁甲布衣倍显寒酸，就像一名土气拙朴的老卒。魏惠王父子与公子卬，都是在声色犬马中浸淫出来的宫廷雅人，极为讲究衣食住行，尤其是衣着的精美考究更是上心。此刻看见龙贾粗俗猥琐的样子，两位名将不由大皱眉头。

两人行过参见礼，公子卬看着龙贾笑道：“夫上将军者，威风凛凛，老将军何其土著？本丞相可是无欠军饷也。”魏惠王和太子申不禁哈哈大笑。龙贾面色通红，肃然拱手道：“丞相，龙贾回宫急报军情，何须金玉其外？”公子卬最善周旋，一点儿不生气，反而亲切笑道：“噢？是何军情啊？”太子申也立即凝神注目。这二人目下一听“军情”二字，就会莫名兴奋起来。“秦国大军，秘密开进洛水东岸。”龙贾硬邦邦回答。

“谁人统兵？”太子申立即提出了一个极为要害的问题。

“斥候探察，秦国大良造卫鞅亲自统兵。”

“老将军，你说何人？”公子卬憋住笑意，似乎没有听清。

“秦国大良造，卫鞅。”龙贾淡淡重复。

突然，公子卬纵声大笑：“我还以为嬴虔出山了，原是那个中庶子啊！”“中庶子？父王，卫鞅何人？做过中庶子？”太子申很冷静。

魏惠王悠然笑道：“我也差点儿忘记了。这个卫鞅，当初是公叔丞相的中庶子，公叔拿他做国宝一般。庞涓呢，却认他只能做个军务司马。后来，他就跑到秦国去了，竟然做了秦国大良造，这秦国变法么，也是可想而知也。”

“这个卫鞅，带兵多少犯我？”太子申没有一丝笑意，俨然名将气度。

“号称十万。臣多方探察，以为大约有五六万之众。”龙贾回答。

“五六万？”太子申禁不住笑了，“五六万就想拿下河西？”

龙贾正色道：“太子不闻兵谚，‘万人被刃，横行天下’？吴起昔日只有精兵三万，却是无坚不摧。兵贵精，不贵多。秦国五万新军，不可小视。”

太子申大为不悦，当初他就极为厌恶庞涓对他的这种训诫口吻，但也无可奈何，庞涓毕竟是名门上将。如今一个老龙贾也来教训他，好像将他当做没上过战场的黄口小儿一般，当真岂有此理！他正要斥责龙贾，公子卬却眨眼示意，嘲讽笑道：“龙老将军，秦国五万兵马，河西八万魏军。他能横行天下，难道你就不能么？”

龙贾亢声道："八万魏军并非精锐，丞相应当知晓。"

"兵不精，将之过也。镇守河西十余年，老将军竟将精兵带成了衰兵，尽失为将之道，难道有功了么？"公子卬俨然一副训诫的口吻。

龙贾气得雪白的胡须簌簌抖动，激愤高声："丞相差矣！当初我王与庞涓上将军反复说河西无战事，只给老夫留下老弱步兵六万。十余年来，老夫惨淡经营，收留林胡降卒游勇，兵力增加为八万，训练得尚能一战，难道还有罪了么？"

魏惠王见龙贾认真起来，知道这个三朝老将刚烈之极，生怕当场有个三长两短，连忙摆手道："老将军息怒，丞相随便说说而已，何必当真计较？现下说说，这仗究竟如何打法？老将军高见？"魏惠王特意抚慰一番犹自喘息的老将。

"臣已说过，三万精兵调往河西，臣与秦军周旋到底。"龙贾还是咬定那个主意。

太子申冷冷一笑："周旋？打仗就是打仗，如何周旋？猫鼠做戏么？"

龙贾强忍怒火："太子当知，兵机多变，未曾临敌，如何能虚言打法？"

"没有成算，为何要精兵三万？老将军打盲仗么？"公子卬揶揄笑问。

龙贾刚烈坦直，又拙于言辞，被三个机变高手揶揄奚落得愤懑不堪，却又无从辩驳回旋，想想长嘘一声，拱手道："老臣无能，但凭我王部署。"

魏惠王笑了：“终究是老将军，明白事理。两位名将说，如何应对秦国？”

太子申慨然请命：“儿臣请与丞相同率大军，活擒卫鞅，振我国威！”

“好！”魏惠王拍案赞叹，“丞相之意如何？”

公子印肃然作礼：“臣以为，太子乃国家储君，当镇守国都，以防齐赵万一偷袭。臣自请精兵两万，再加河西八万大军，将那个中庶子献于我王阙下！”

魏惠王大笑：“妙极！教卫鞅再做丞相中庶子！”他霍然起身，“本王决意，丞相为河西统帅，龙老将军副之，一举消灭秦军！太子申镇守安邑，预防齐赵！”

“臣等遵命！”三人齐声应命。

出得王宫，公子印拿起统帅架势，教龙贾等在宫门。他自己去办妥了兵符印信，方才悠然转来，笑着命令：“龙老将军，你先星夜赶回河西，不得妄动，等我大军到来，再一举歼敌。明白么？”

“丞相，你的精锐铁骑不能延误，我看卫鞅绝非善类。”龙贾忧心忡忡。

公子印大笑起来：“老将军怕卫鞅，我却视他如草芥一般。”骤然收敛笑容，“方才，是本帅第一道将令，可曾听清楚了？”

“末将明白。”龙贾见公子印根本无视提醒，不再多说，大步匆匆走了。

公子印轻快地上了轺车，赶魏惠王的秋季大猎去了。

深秋暮色，河西官道上几乎没有行人，只有一队铁骑放马奔驰。

这便是龙贾的护卫骑队。老将军没有吃饭，更没有回府与老妻重温一宿生疏日久的敦伦之乐，便飞马回程了。

龙贾已经七十三岁了，非但是魏国仅存的三朝老将，而且也是列国闻名的老将军之一。还在魏文侯时期，龙贾少年从戎，一刀一枪地苦挣功劳，从伍长、什长、百夫长、千夫长，一步一步地锤炼成了军中猛将。在吴起为统帅时，他终于做到了前军主将，跟随吴起与天下诸侯恶战七十六次，竟然没有战死，当真是军旅罕见。时间一长，魏军中便呼他为“龙不死”。吴起离开魏国后，魏武侯任用龙贾为河西将军，镇守离石要塞，专司对秦赵作战。那时候，魏国的主要战场有两个，一是与秦国争夺河西，二是与赵国争夺上党。河西将军在实际上是魏军对秦作战的主力统帅。魏惠王即位后，信任丞相公叔痤，魏国几次对秦献公的恶战都是公叔痤统帅迎敌。龙贾这个河西将军，反倒被调到东面战场与赵国对峙。结果是公叔痤被秦献公杀得大败，连公叔痤自己都成了俘虏。魏惠王这才改变部署，重新以龙贾为河西将军，率军二十万镇守离石要塞。就在这时候，恰恰是秦献公战死，秦国无力东进。龙贾便主张趁势大举灭秦。可魏惠王对龙贾这个“老军”总是心存疑虑，龙贾每次请命伐秦，魏惠王都是不置可否。不久，有了庞涓做上将军，龙贾成了钉在河西的一个“不战”将军。精锐的河西大军全部被庞涓调走，留给他的只是老少步卒。十多年来，龙贾再没有打过一次真正的大仗，他这个身经百战的沙场老将，竟然在魏国几次大恶战中只能遥遥观望，那种憋闷，是任何人都难以体察到的。

进攻赵国没有他，进攻韩国也没有他，与此相连，桂陵大战与马陵大战自然也没有他。整个魏国似乎都将他这个最有资格就战场说话的老将忘记了，这使他很是窝火。假若他在大军中，他绝不会教庞涓进入桂陵、马陵那样的山地。龙贾对那些山地太熟悉了，熟得就像自家的后院一般。他还记得，吴起当年率军与齐国作战时说过：“桂陵、

马陵，外缓内险，魏齐但有大战，此地当是伏击好战场也！”庞涓虽然通晓兵法，但是却不熟悉地形，如何有他这个老军头在这些战场险地摸爬滚打的经历？可是，他能做什么？竟然只有眼睁睁看着魏国精锐大军覆没！对于一个打了一辈子仗的老将来说，没有再比这更令人痛心的了。

这次秦军来犯，龙贾精神大振，决意要教天下看看吴起时日老将军的威风。他非常自信，只要将魏国仅存的三万精锐铁骑归入河西守军，他一定能够战胜秦军。因为他本能地感到，河西很危险，卫鞅定然是个不循常法作战的可怕对手。他的人生沧桑告诉他，一个不到二十年能将穷弱秦国大翻身的人，绝不会是公子卬他们说的那样是个欺世盗名的草包。但是，不管卫鞅如何厉害，仗总是要一刀一枪打的，只要有魏国的三万铁骑在手，纵然卫鞅是吴起再生，在河西这片土地上也休想占得龙贾便宜。

但是，今日安邑一行，龙贾的心却猛然沉了下去。

那两个徒有虚名的人物，竟然也算得名将？还有一个竟然就真的成了河西统帅。龙贾当真是哭笑不得了。他隐隐有一种不祥的预感——莫非上天真要魏国灭亡么？否则，如何事事都是阴差阳错？这样的国君，这样的名将，和他这个一辈子在战场上滚爬的老军头，能拧在一起么？他当真是心里没底。若仅仅是个人委屈，他完全可以忍受。这些膏粱名将瞧他土气而奚落他嘲笑他，可以忍了；国君对他这样年高的老军特有的辛苦没有一声抚慰，也可以忍了；这个膏粱统帅那样冷漠地教他连夜赶回河西，也可以忍了；更何况他本来就是打算连夜赶回的，只不过原来想的是率领三万铁骑赶回，现下却是只身赶回而已。这些都可以忍。可是，老龙贾实在不知道，如果那些膏粱名将要指挥他胡乱打仗，要拿近十万将士的生命瞎折腾，他还能不能忍受？当年，他这个“龙不死”，可是连威名赫赫的吴起都敢顶撞的。那个吴起，只要你顶撞得对，他非但不记仇，事后反而给你报功升爵。

就凭这一点，吴起与军中将士结下了生生死死的情谊，打起仗来一声吼，人人拼死命。没有一个士兵逃亡过，没有一个将领在战场上做过手脚，甚至，不打仗时连个违犯军纪的都没有。那个仗打得，才真叫痛快淋漓。

兵谚云："一将不良，窝死千军。"而今遇上了如此一个不知打仗为何物的"名将"，还要事事听命于他，看样子，他是绝不会允许部属顶撞的……该如何与这样一个统帅相处？老龙贾可真是束手无策了。

君命如此，庙堂如此，老龙贾也只有但求问心无愧了。

秋风掠过原野，雪白的长须拂过脸颊，老龙贾不禁一个激灵，两行老泪夺眶而出。

三　卫鞅出奇兵　老龙贾酣战身死

洛水东岸的高山顶上，卫鞅和车英、景监正在凝神东望。

遥遥可见大河之水劈开崇山峻岭，从林胡云中的白云深处澎湃而来，在郁郁葱葱的广袤高原上一泻千里向南流去。滚滚滔滔的大河水，带着敕勒川大草原的清新，带着阴山大森林的青绿，在万里无云的碧蓝天空下，恍若一条闪亮透明的缎带，温柔地缠绕着雄峻粗犷的千山万壑，壮丽得教人心醉。

"大良造，那就是河东的离石要塞。"车英遥遥指向大河对面。

正是秋高气爽，远眺之下，依稀可见大河东岸山头上的红色旗帜和灰色城堡。卫鞅知道，那就是魏国河西大军依托的本土根据地离石要塞。大河在这里被两山夹峙，河面狭窄，水流又深又急，河面上一座大石桥直通河西，是上下千里的两座大河石桥之一，另一座是下游少梁邑石桥。从位置说，离石要塞东北不到二百里，是赵国重镇晋阳[注]；东南二百多里，是魏国北部重镇平阳[注]，离石要塞恰恰在赵秦

魏三国交合地带，自然成为魏国北部的屏障与根基。离石要塞虽然只是一个很小的城堡，但却是卡在大河上游的一道门户。离石在手，既可以东面威胁赵国、中山国，又可以西面渡河，威胁秦国。魏文侯后期，吴起正是以平阳与少梁为跳板，以离石要塞为根基大营，渡过大河，与秦国在河西大战三年，尽夺河西千里土地的。

“离石要塞，悬在秦国头上的一把利剑。”景监说。

“夺过离石要塞，将这把利剑架在魏国脖子上！”车英接道。

卫鞅没有说话，默默地将目光转向大河西岸的魏军营寨，心中不禁赞叹龙贾的老辣。龙贾的河西大军自然不会驻扎在离石要塞，那里只是他的后援基地。所谓河西大军，分别驻扎在大河西岸的三个山头。这三个山头，东距大河五六十里，西距洛水也是五六十里，在两河的中间地带形成一个天然的“品”字形，互为犄角之势。中央山头上一面大纛旗迎风招展，显然是龙贾的中军大营。北面前出的山头上，隐隐有战马嘶鸣，应当是龙贾的骑兵右军。南面前出的山头营寨前，隐隐可见鹿角壕沟，显然是龙贾的步兵左军。三座山头各自相隔二三里，中间各是一片开阔的谷地。四面山塬地势都很低缓，魏军营寨完全是居高临下，既可迅速展开，又可快速回拢。无论怎么看，都是一片易守难攻的营地。

“你们说，龙贾的粮草辎重藏在何处？”卫鞅没有回头。

车英答道：“当在大河西岸的那片山沟里。大良造请看，那条路伸到山下就没了。”

“我看也是。那座山过河就是离石要塞，两边均可救急。”景监赞同。

卫鞅微微点头，回头吩咐：“车英，立即下令行军司马，寻找几个当地老秦人，请到幕府。走，我等回帐。”

回到幕府大帐，卫士立即给卫鞅拿来秦军的传统战饭，一块很咸的干牛肉，一块又硬又酥的干烙饼，一大碗野菜汤。几百年来，深受游牧部族骑兵影响的秦军，历来的粮草辎重都比别国军队简单。非但每人携带五斤干肉、五斤干饼算做三天军粮，而且辎重队伍也不运谷麦生粮，骡马大队驮运的全部是干饼、干肉和马料。大军歇息，很少埋锅造饭，但有饮水便成。如果是兼程疾进，士兵们就边走边吃。所以，秦军的辎重后军从来没有牛车挑夫，非常精悍且行动迅速，几乎从来都是与大军同步前进。主力大军中也没有专门的炊兵，全部是作战兵士。只有在扎营休战的时日里，秦军士兵们才采来野菜，埋锅煮汤。卫鞅很喜欢这种简单生活，真正是与士兵们一模一样，竟觉比官署宫廷还酣畅了许多。

卫鞅刚刚用过战饭，车英就带来了三位老人。

车英一说这是大良造，老人们一齐拜倒，唏嘘流泪地哭诉起来。

魏国占领河西已经四五十年了。魏文侯后期与魏武侯时期，的确是雄心勃勃地将河西之地当做本土一样治理。但在魏惠王即位后，却由于秦献公拼死抗争，连年进行收复河西的大战，加之魏国君臣都志在中原争霸，认定河西之地是“兵家战区”，撤回了官吏和魏国老农户，任这里的老秦人自生自灭。虽然没有了官府管辖，龙贾的几万大军还是照样向河西老秦人征赋征役，散兵游勇欺压老秦人的事，更是屡见不鲜。于是，河西老秦人便部族相结，纷纷逃亡到山中自保。近十几年来，河西老秦人听说秦国变法后大富起来了，又成群结伙地偷偷下山，想逃向关中。不想山口要道都被魏军封锁，虽零零星星逃走了一些，大部分老秦人还是在山中过着半盗半民的日子。近日秦军开过洛水，龙贾收缩兵力，撤回了封堵山口要道的军兵。老秦人们方得以偷偷出山打探，才知道秦国大军到了，奔走相告间喜不自胜，却又

听说秦国法令严苛，疑惑会不会接纳他们这些遗民，一时间不敢出山。

“我等三人，在山外采药，被几位大人找来，请大良造饶恕我等遗民。”一个白发苍苍的老人叩头不止。

卫鞅连忙扶起老人，连连感慨叹息：“丢土遗民，国府之责，庶民何罪？河西老秦人饱受沦丧之苦，卫鞅代国君向河西父老赔罪了。”说罢深深三躬。

老人们大出所料，一阵激动，一齐伏地，放声大哭起来。

卫鞅、车英也唏嘘不止，连忙将老人们扶起入座，吩咐拿来战饭菜汤让老人们充饥。

一个老人惊讶了：“还是秦军老战饭也！大良造也用如此战饭么？”

车英笑道：“老人家，大良造和士兵们一模一样，有时比士兵吃得还简朴。”老人拭泪感慨：“二十年前，我也是秦军骑士。大将如此，秦国有望了……”

“老人家，你当过秦军骑士么？”卫鞅目光闪亮。

老人点头：“少梁之战，我身负重伤，被埋在死尸堆里了。夜里爬出来，爬到天亮，不想迷失了方向。要不是这两个采药老哥哥，早没我了……”

“你和两位老人家，一直采药？”

老人点点头：“两位老哥哥教我的，他们通得些许医道。”

“老人家，你等对这一带山地熟么？”

“熟！大路小路，人道兽道，闭上眼都能走出去！”老骑士慨然回答。

“魏军扎营的三座山，也熟么？”

“熟！”另一个精瘦的老人笑道，“那三座山本来没有名字，我等叫它三熊山。中间那座山有黑熊，北边那座山有白熊，南边那座山有灰熊。就叫它三熊山！”

“后山有路么？”

老骑士沉吟：“有是有，很难走，大狗熊踩踏出来的。”

“魏军知道这些路么？”

老骑士连连摇头：“说甚来？他咋个知道？我哥儿仨经常爬到后山顶看魏军操练，魏狗一点儿都没得觉察！”

“一万人上山，大约要多长时间？”

老骑士眯着眼想了片刻：“夜间上山，要大半夜，五更到山顶！”

“三位老人家，夜里可能带路么？”

老骑士哈哈大笑：“说甚来？咋不能？只怕兵娃子还跟不上我等老弟兄！”

“好！”卫鞅拍案吩咐军吏，“将三位老人家请下去好生歇息。老人家，请。”

三位老人下去后，卫鞅立即和车英景监秘密计议，一个奇袭方略在半个时辰内迅速形成了。片刻之后，将令传下：两万骑兵坚守营寨，三万步军立即轻装！

天色暮黑，乌云遮月。秦军营寨依旧灯火连绵，卫鞅的三万步军分成三支，悄无声息地开出大营，沿着隐秘的山道疾行。在三位采药老人的带领下，疾行一个时辰，各自到达三熊山的背后，散开队形悄悄开始登山。

天交四鼓时分，两万骑兵摘去马铃，包裹马蹄，马口衔枚，在漆黑的夜色里开出大营，秘密行进到三熊山正面的山谷里埋伏下来。

秦军的营寨依旧灯火连绵，不时传来隐隐的战马嘶鸣。

此时，龙贾正在通往河西的大道上飞骑奔驰。他总有一种隐隐的不安，觉得卫鞅大军静悄悄地驻扎在河西却不动手，大有蹊跷。按照以往大国开战的传统，一般都会派出使者下战书，而后发兵交战。即或不下战书，大军开到战区后也必然有所动作。以最近发生的大战看，也都是这样：魏国攻赵是大张旗鼓，攻韩也是大张旗鼓，齐国两次猛攻大梁，更是大张旗鼓；桂陵、马陵两次伏击是被动作战，自然悄无声息，但这是另类打法，不是收复失地的进攻性作战。目下秦国开出数万大军，驻扎在隐秘的洛水河谷，却是毫无动作，当真怪诞。据斥候消息，秦国大军似乎还不是从咸阳出发的，因为咸阳没有任何欢送大军出征的举动。那么，这支大军必是从秦国西部的训练营地出发的了。如果说是到北地郡驻防，却为何开到早已经被魏国占领四十余年的河西地带？如果要收复河西，却为何静悄悄猫在那里不动？这个卫鞅，还当真教人难以揣摩。想着想着，龙贾甚至后悔回这一趟安邑，非但受了一通奚落嘲笑，没有带回预想的三万铁骑，而且还得等待那位膏粱统帅的兵马会合后才能行动，可真是自缚手脚了。

作为久经战阵的三朝老将，他并不畏惧秦军，更想依靠自己的八万守军一举击退卫鞅的进犯。但他毕竟久在前沿，深知秦国已经今非昔比，自己纵然击退秦军，若不能斩首全歼，依然是后患无穷。为今之计，也只有赶回去坚守，吸引住秦军，等待精锐铁骑到来再聚歼秦

军。但愿自己离开的这几日，河西不会有事……可是，秦军万一趁机突袭呢?

一想到这里，龙贾的心骤然一紧，打马一鞭，星夜急赶。

天交五鼓，正是天地最为黑暗的时分。莽莽山原，尽皆融入无边的暗夜，唯有魏军大营的军灯在山上明灭闪烁，就像天上遥远的星星。隐隐约约的刁斗声混合着隐隐约约的大河涛声，在秋天的山风中恍若山河在呜咽。

“镗——镗——镗——镗——镗——”魏国军营的刁斗悠长地响了五声。

突然，仿佛天塌地陷，三座山头的战鼓骤然间惊雷般炸响，山顶倏忽涌出连天火把，呼啸着呐喊着冲入山腰处魏国的营寨。魏军的山后本来就没有设防，只有拦截野兽的最简单的鹿角木栅。就是这些简单障碍，也早被秦军悄悄挖掉了，后营几乎成了没有任何障碍的山坡。秦军步卒俯冲杀来，滚滚山洪势不可挡。魏军长期蔑视秦军，纵然明知秦军在洛水河谷驻扎，也丝毫不以为意。统帅龙贾又不在，三军更没有丝毫的战事准备。如今被精锐的秦军步兵在黎明的沉沉睡梦中突袭强攻，立即陷入了一片无边的混乱。营寨成了漫无边际的火海，魏军懵懂窜突，自相践踏，完全溃不成军，慌张之中，如蝗虫般拥向山口寨门。半个时辰内，三座大营的魏军残兵，狼狈地拥进了正面的谷地之中。

突然，又一阵雷鸣般的战鼓，秦国的两万铁骑在晨曦雾霭中两翼展开，赫然堵截在谷口。

就在这时，一支红色铁骑从山谷冲进茫茫慌乱的魏军之中，所到之处，红色魏军一片欢呼。这正是老将龙贾率领他的百人骑队赶了回来，在乱军中突进山谷了。曙光之中，可见一面“龙”字战旗迎风招

展，一员大将白发红袍，手持一条长戟，胯下红色战马，在狼狈窜突的乱军中大是勇迈非凡——正是赫赫猛将老龙贾到了。他拔剑怒喝，连斩三名惊恐四窜的百夫长，魏军的三四万残兵居然整肃下来，迅速列成了一个方阵。

此时，一阵悠长的牛角号响彻山谷。站在山坡大纛旗下的卫鞅高声笑道：“龙老将军，我已下令步军停止攻杀，老将军下马投降也。”

龙贾戟指卫鞅，怒喝一声：“卫鞅偷袭，有何炫耀？！”

卫鞅大笑：“兵者，诡道也。吴起当年若不偷袭，焉有河西之地？老将军乃魏国少有的骨鲠之臣，只要退出河西，秦军放你生路一条。”

龙贾愤然高声：“为大将者，自当战死疆场，丢土全师，岂是龙贾所为！”

“好！”卫鞅扬鞭一指，“老将军尚有四万之众，我只用两万铁骑，一个时辰全歼魏军！”

龙贾哈哈大笑：“卫鞅，你打过仗么？一个时辰全歼？狂妄之极！列阵！”

卫鞅手中令旗一扬，猛然劈下。

车英举剑大喝一声：“杀——”闪电般冲出，身后两万铁骑自动展开，分成三路狂风骤雨般卷进山谷。步骑平川决战，步兵本来就是劣势。加上魏国河西守军多年没有实战，更不是庞涓原先率领的精锐武卒，经突袭之后惊慌逃窜出来，士气正在沮丧，如何经得起斗志高昂训练有素的秦军铁骑的猛烈冲击？一个冲锋，魏军便被分割成小块挤压在山根，完全成了秦军骑士剑下的劈刺活靶。就是龙贾率领的百人铁骑，也被一个秦军百骑队猛烈冲散，只三四个回合便死伤了大半。

秦军对魏军的仇恨由来已久，加上新军首战，锋芒初试，人人奋勇立功，剽悍猛勇之气势不可当。

还不到一个时辰，山谷中的四万魏国步兵，已没有一个能够站着的了。

唯有孤零零的龙贾，血染白发，一尊石雕般立马层层叠叠的尸体之中。

那时候，骑兵将领也和骑士一样，用的都是短兵器，使用长戟者极少。直到战国末期，骑兵将领使用长兵器才日渐多了起来。这龙贾却是天生异禀，膂力过人，一支铁杆长戟五十余斤，在骑兵短剑的战阵之中从来都是所向披靡势不可当。身经百战"龙不死"，与龙贾的特异兵器不无关系。但是，打仗毕竟不是一将之勇所能决定，大将无论如何勇猛，如何抵得山呼海啸般的千军万马？仗，总是要依靠全体士卒一刀一枪地整体拼杀的。龙贾身经百战，岂能不明白如此简单的道理？当他眼见自己的三四万步兵在秦军黑色风暴冲击下溃不成军，根本没有机会形成有效的阵形抵抗时，便知道这将是他一生的最后一战。他勇猛冲杀，不断扑向秦军的将领，发誓至少要将车英斩首马下。然则秦国的骑兵训练别出心裁，五骑一伍，小阵形配合厮杀，绝不做憨蛮的个人比拼。眼见龙贾勇猛，便有两个骑伍十名铁甲长剑骑士冲上，将龙贾围定在中心做轮番攻杀。在往昔血战中，龙贾曾经身陷百骑包围之中，也是照样杀破包围。可今日秦军骑兵这战法确实奇特——十马连环。个个骑术精湛，风车般围着龙贾飞驰，剑光闪闪，没有丝毫缝隙可乘；长戟堪堪砍刺出去，身后便有长剑劈刺到人身马身，容不得他伸展长大兵器的威力。堪堪半个时辰，龙贾始终冲不出这十骑圈子。眼看红色步兵一片一片地倒在山谷之中，龙贾终于长叹一声，突兀勒马……

数百名骑士拥来，拈弓搭箭，围住了龙贾。卫鞅飞马赶到，高声大喝："不得对龙老将军无理！"走马入围，肃然拱手道："龙老将军，

你可以走了。”

龙贾凄惨淡漠地笑笑，拱手慨然一叹：“卫鞅啊，秦国锐士将天下无敌。老夫佩服！”说罢拔出长剑，一剑刎颈，沉重地栽倒在马下。

卫鞅叹息一声：“马革裹尸，战后安葬老将军。”又转身对车英下令，“多派游骑，封锁道路山卡，莫使消息走漏魏国！”

“遵命！”车英一声答应，飞马去部署了。

太阳堪堪升起，魏国八万大军的尸体覆盖了山野，在秋日晨雾中蒙蒙一片血红。

四　秦步决魏骑　公子卬全军覆没

旬日之后，公子卬率领三万铁骑，还有魏惠王特赐的一千虎骑卫士，浩浩荡荡地向河西开来。一路上，他既很骄傲又很生气。骄傲的是他终于做了三军统帅，成就了“出将入相”的功业顶峰。看着原野上旌旗招展战马嘶鸣烟尘蔽日的壮阔景象，看着斥候穿梭般向他禀报沿途情势，又飞马传达他的各种命令，他深深体会到了大军统帅的个中滋味——军中权威与丞相权威，又是另一番天地也。生气的是，龙贾这个老军头既没有军情回报，也没有前来迎接，分明狂妄之极。

兵行到离石要塞，公子卬思忖一阵，命令扎营歇兵。他的幕府大帐扎在要塞城堡的西门外，比城堡里黑糊糊的石头房子舒服多了。大帐扎定，公子卬又痛痛快快地沐浴了一番，才轻裘出帐，派出行军司马飞驰河西，宣龙贾火速前来晋见。如果治不顺这个老军头，日后这个三军统帅还有颜面么?

那个行军司马过了大河石桥，遥遥看见山头上三座河西大营的红色旗帜。飞马疾进，闻得山谷里弥漫出一股血腥臭味儿。虽然惊奇，却不及多想，不消片刻便来到营前。报号验令之后，行军司马匆匆进

营，刚刚走得几步，被两个军卒猛然扑倒，眼睛蒙上黑布，晕晕乎乎被一队战马驮走了。

天将暮色时分，一个红衣军吏飞马来到河东的离石要塞向公子卬禀报：老将军龙贾染病不起，行军司马不慎摔伤，正在军营疗伤，老将军命他前来火速禀报，请大元帅即刻发兵会合共破秦军。

公子卬冷冷笑道：“何谓‘共破’？老将军还能打仗么？传令老将军，大军明日开到，本帅自有破敌良策。老将军么，尽管养病。”

军吏领命，飞马驰回河西去了。

公子卬传令上饭，准备饭后再好好思虑一下破敌良策。一名艳丽的侍女轻柔地从后帐捧来一个铜盘，在长案上摆下了一鼎一爵一盘。鼎中是逢泽麋鹿肉，爵中是上上品的宋国米酒，盘中是松软的大梁酥饼。公子卬坐到案前，不禁油然感念夫人对他的关切。夫人心细，知道他虽然吃得极少，却是食不厌精脍不厌细，竟特意进宫通过狐姬请得魏王准许，破了大将不许带侍女的成法，派了府中最能干也最得夫君喜爱的一名侍女，随军侍候他的衣食起居。夫人又极尽疏通，每天从安邑派出一名快马特使，为他送来各种名贵饮食，使他犹如在家安卧一般。昨日一天行军，夫人特使竟送来了两次军食。第一次是安邑洞香春的金匣白玉羹，第二次是楚国的玉装蛇段。连他也感到惊讶，不知夫人如何竟能知晓他经常和魏王一起享用的这些珍馐佳肴？今日是逢泽麋鹿肉和宋酒梁饼，每一样都价值数十金弥足珍贵也。在安邑大梁，这一餐便将近百金，相当于一个中大夫半年的爵禄。然则，公子卬对此等些许小事从来不会放在心上，他是国家的栋梁丞相，又是国家的干城元帅，衣食起居这样的琐碎小事，听任夫人侍女安排便了，无须计较。他要思虑的是国家的兴亡安危。

细细地咀嚼着逢泽麋鹿，品尝着那恰到好处的肉筋弹性和奇特的野香，公子卬知道，这是一头幼鹿，而且是极具滋阴功效的母鹿。心

中一动，他不禁瞄了一眼跪坐在身旁的侍女，那雪白的脖颈散发出的醉人香味儿与小母鹿的肉香混合在一起，不禁使他一阵心动。

这个侍女一直是他心目中的尤物。以往，夫人总是有意无意地防着他和她在一起。这次，夫人竟然将这个小尤物公然送给了他，实在令他喜出望外。看来，他的将相功业已经使夫人折服了，这次大胜班师回去，夫人还不知道要如何献媚给他？女人也女人，天生便是英雄与功业的奴隶。打败秦军，我公子卬便是力挽狂澜的功臣。往前走，魏王已经昏聩，失去了朝野人心，我公子卬王族出身，魏王的庶出兄弟，未必不能取而代之也。念头一闪，公子卬心头狂跳，热血骤然涌上头顶。刹那之间，他觉得身边侍女如粪土一般。对，为何不能拥有像狐姬那样的奇珍异品？战国之世强力相争，谁有实力，谁便能登上权力巅峰，我魏氏祖先原来还不是晋国的一家臣子？这次大胜秦军，我公子卬兵权在手，政权在握，将魏国的乾坤颠倒过来何难？

猛然，公子卬觉得身上燥热起来，敲敲长案："撤下去，本帅还有军机大事。"

艳丽的侍女诱人地一笑，撤下了长案上的精美器皿。

公子卬在华贵的大帐中踩着厚厚的地毡，踱步沉思起来。猛然，他心中一闪，一个绝妙的主意涌上心头，立即高声命令："笔墨伺候！"艳丽侍女恭敬轻柔地捧来笔墨皮纸，公子卬略微思忖提笔疾书，片刻之间写完，高声道："司马何在？"一个行军司马大步走进，公子卬命令："将此书信，即刻送往秦军大营，带回卫鞅回书！"又秘密叮嘱了一番。

行军司马接过封好的书信，上马飞驰河西去了。

卫鞅的五万军马依旧驻扎在洛水河谷。秋日枯水，洛水河面大缩，河谷倍加宽阔。秦军在这里扎营，一可以就近利用水源，二可以

迅速渡河进退自如。全歼龙贾大军后，卫鞅下令将魏军尸体全数搬往一道隐秘的山谷，整理三熊山营寨，虚设魏军旗帜，又派一千铁骑扮作魏军驻扎营内，卡住所有通往河东的要道，对离石要塞封锁消息。

卫鞅最担心的是，公子卬被吓得缩了回去，不能全歼。卫鞅没有料到的是公子卬如此迟缓，竟在龙贾大军被全歼后十天才赶到离石要塞。及至活擒了公子卬的行军司马，知道了魏军详情，卫鞅不禁哈哈大笑起来。近年来，他也风闻魏国的太子申和公子卬被誉为“名将”，虽说深知两人底细，但还是不敢有丝毫轻敌大意，世道沧桑人也多变，万一公子卬真有长进了亦未可知？十天来，卫鞅和车英、景监反复计议，谋划了三套应敌方略，准备着大破魏军最后一支精锐铁骑。

军灯点亮的时分，卫鞅接到装扮魏军司马的偏将回报，说公子卬大军明日开到河西。卫鞅立即聚将到幕府大帐，部署大军明日行动。刚刚结束，公子卬的军使就飞马赶到，向卫鞅递交了公子卬的亲笔书信。

“两军议和？龙贾老将军答应么？”卫鞅将书信撂在案上，微微冷笑。

魏军使者高声回答：“元帅将令，龙贾安敢不从！”

“如此说来，元帅没有向龙老将军知会了？”

“正是。”魏军使者赳赳回答。

卫鞅故作沉吟：“也好，两军议和，避免一场流血大战。我这里回书一封，请贵使带回便了。”“是。我军元帅正是此意。”魏人历来蔑视秦人，这个小小司马也

是一脸傲气，看得帐中将士眼中冒火。

卫鞅仿佛没有看见，微笑着写了回书，封好交使者带回。

军使刚一出帐，卫鞅便向车英眼色示意。车英快步出帐，命令斥候飞马“龙贾魏营”，告知“魏军”，军使不进营便放他回去河东，一旦进营立即拿获。片刻之后斥候回报，魏军特使飞马直回河东，而且专门走了一条远离三熊山的小路。帐中将士们不禁哄然笑了起来，觉得大为奇异。

卫鞅笑道：“公子卬多有小智，自卑自负却又野心勃勃。他根本想不到龙贾之军已经被我军全歼，却以为是龙贾等一班老将怠慢于他，不和他联络，便有意冷落龙贾，更不与他联络。所谓与我军议和，不过是公子卬想抛开龙贾，单独建立大功，好在班师安邑后做上将军而已。此等卑劣猥琐之人，岂能忠心谋国？魏国连战皆败，全在于此等人物当道也。”

“我军当如何全歼魏军？请大良造下令。”车英慨然拱手。

卫鞅肃然拍案：“这次我军要彻底震慑魏军。车英听令，命你率领一万铁骑，隐蔽在大河西岸山谷，明日魏军开过河西后，立即飞兵河东，夺取离石要塞！”

“车英遵命！”

“景监听令，命你率领五千铁骑隐蔽在三熊山后，魏国大军一旦过山，立即陈兵要道，堵截魏军退路。”

“景监遵命！”

“步军三将听令，两万步军连夜构筑圆阵，精心准备，明日大破魏军铁骑。”

“步军遵命！”部署完毕，将军们匆匆出帐，分头紧张地准备去了。朦胧夜色中，秦军营地又一次井然有序地秘密行动起来。河东的离石要塞，却是一片欢腾气息。公子印已经传令三军：

“饱餐鼾睡，明日迫使秦军退回！”将士们对这种闻所未闻的奇特军令感到惊讶，一时间三军哗然。魏军铁骑在庞涓统领的时期，从来不许“饱餐”，更不许“鼾睡”，以免遇到紧急偷袭或需要兼程疾进时骑士过于笨拙懵懂。这本来是精锐军队的基本规矩，魏军将士自然习以为常。今日军令忒煞作怪，公然是“饱餐鼾睡”，如何不令训练有素的魏国精锐骑兵感到做梦一般？饱餐战饭后，军帐里处处议论，都说丞相乃上天星宿，魏国福将，跟着丞相打仗，不辛苦不流血还照样立功；丞相说“明日迫使秦军退兵”，那就一定有妙算；说不定，丞相已经命龙贾将秦军后路抄了。秦军和魏军打了多少年仗，秦国人哪次胜过了？将士们越说越安心，纷纷倒下头去，军营里弥漫开一片沉重的鼾声。

三军统帅公子印没有睡。他很兴奋，却总觉得有件大事没有办，踱步沉思，猛然大悟，高声对着帐门：“来人！”

行军司马匆匆走进：“听元帅号令！”

“我军乐舞可曾带来？”公子印正色问道。

“回元帅，军中从无乐舞，这次也没有带。”行军司马小心翼翼。

“何其蠢也！威之以力，服之以德，魏国大军如何能没有乐舞？明日两军议和，我要德威并举，岂能没有乐舞？想想，离石要塞有没有？”

“离石要塞……只有军中号角。”行军司马低着头。

“军中号角也行，我军有么？”

“有。魏国军制，千军一旗三号，我军有近百支牛角号。”

“好！即刻将号手集中起来，练吹雅乐！”公子卬很是果断。

行军司马大为惊讶：“元帅，军号手何曾吹过雅乐？连乐谱也没有。”

公子卬不耐地训诫：“尔等何其无能也！即刻集中号手，本帅给你写下《鹿鸣》乐谱。”

“是！”行军司马匆匆去了。

“笔墨伺候！”公子卬一声吩咐，艳丽侍女捧来笔墨皮纸，跪坐磨墨。公子卬思忖片刻，提起雁翎大笔，竟将一曲《小雅·鹿鸣》的曲谱弯弯曲曲地画了出来，惊得艳丽侍女对主人如天神般仰慕。公子卬踱步欣赏片刻，亲自拿着曲谱出帐了。

片刻之后，在三军统帅公子卬的亲自号令下，离石要塞外的军营里响起了呜呜咽咽参差不齐的牛角号声。昂扬凄厉的牛角号，变成了靡靡荡荡的催眠曲。三万骑士在断断续续的乐声中各自做着光怪陆离的梦，便到了东方发白之时。

秋霜初降，河西山塬一片苍茫枯黄。咸阳栎阳也许还是秋阳如春，这里却已经是寒风料峭了。卫鞅起得特别早，踏着秋霜登上洛水东岸的小山，凝望着东方大河，等待着那红色的队伍。他不习惯铜盔铁甲的上将装束，只穿了一身软甲，外罩着那件白色斗篷，头上戴着一顶较轻的牛皮盔，行动大是轻便。四望寂静空旷的山原，他的思绪已经飞到了函谷关，这里一结束，就必须连续秘密行军，只有将魏军彻底赶出函谷关，河西之地才算全部收复。

令他高兴的是，一个年轻的千夫长向他提出了一个奇袭函谷关的方略，并且自请三千铁骑，一举收复函谷关。这个千夫长叫司马错，

厚重稳健，非但作战勇猛，而且谋划间颇通兵法。卫鞅很是兴奋，和车英一起与这个司马错谈了整整一个时辰。最后决定，派司马错接替景监，率领五千铁骑断绝魏军后路，腾出景监与他共同对付这个公子卬。卫鞅心中已定，司马错若能打好这一仗，秦国就将涌现一个年轻的将才，对于目下的秦国来说，这一点太重要了。

“大良造，魏军旗号！”行军司马遥遥一指。

河西山地腾起大片烟尘，红色旗帜隐隐可见，显然是公子卬的精锐铁骑开过来了。卫鞅下令：“号令三军，于三熊山大营严阵以待。”

高高山顶上，一面黑色大旗连续摆动，悠长的号角响彻山谷。

公子卬的谋划是先入龙贾大营，再将卫鞅请来议和；卫鞅若不退兵，就当场擒杀，然后一举击溃秦军。他已经部署妥当，自领一万骑兵进入龙贾大营，两万骑兵在谷口列阵，擒杀卫鞅后，谷口骑兵立即向秦军的洛水大营发动猛攻。他根本就没有想教龙贾的兵马参战，他已经给魏王拟好了一个“三万铁骑独破秦军十万”的捷报，只等天黑发出了。公子卬颇有心机，他不能教卫鞅觉得自己杀气腾腾而来，怕吓跑了卫鞅。“示敌以伪，麻痹秦军”是公子卬的精心谋划。

夜来想好这八个字时，公子卬兴奋得很是大笑了一阵，觉得自己天生就是雄才大略，对兵法简直就是无师自通。心中充满豪情的统帅，将那个尤物侍女拉了过来，一反寻常对女人的耐心挑逗，三两下粗鲁地将侍女尤物扒了个精光，压在身下狠狠蹂躏了整整一个时辰。公子卬看着长发散乱满面红潮像一摊软泥般瘫在地毡上的雪白又青紫的肉体，觉得此等猛士式地处置女人，真令人轻松极了。出将入相，王者之风，一切女人都是他脚下温顺的奴隶，日后还要嫔妃成群，如何有机会去细细玩味女人？正是这般生吞活剥，才有吞吐天下的气概。之后，公子卬破天荒地鼾声如雷，大睡了一个时辰。行军司马唤

醒他时，他懵懵懂懂的，竟忘记了为何要起来这么早，盯着豪华的军帐呆了片刻，才纵声大笑。

今日公子卬摆出的是一副喜庆议和的大铺排，近百名长号手列在最前，在林立的旌旗中吹着祥和的《鹿鸣》雅乐，浩浩荡荡向三熊山的营地而来。

就在魏军三万骑兵进入开阔的谷地，已经能够清晰地看见“龙贾军营”的寨门时，突然一阵战鼓大作，所有的红色旗帜骤然消失，全部大营神奇地变成了一道黑色的城墙矗立在山腰，分明是黑色旗帜和黑衣黑甲的秦国大军。

魏军一片哗然，长号雅乐骤然沉寂。公子卬不禁愕然，莫非龙贾投降了秦军？“元帅！你看！那里……”身边行军司马惊讶高喊。中军大营门外的山头上，大片弓箭手挽弓待发，中间一个白衣人哈哈大笑：“公子卬，别来无恙乎！”“卫鞅？”公子卬扬鞭一指，怒声喝道：“卫鞅！本帅未请，如何擅入我营？”秦军一齐哄然大笑。卫鞅揶揄笑道：“公子卬，龙贾老将军请我先来也。”

“大胆龙贾！快来见我！”公子卬真的愤怒了。秦军又一阵哄然大笑，仿佛看一只笼中的猴子一般。

卫鞅高声道：“公子卬，尔身为三军统帅，却竟如此愚蠢。明说也罢，龙贾大军于半个月前，已经被我全部歼灭了！”

“卫鞅何其大言也！”公子卬大笑，“休欺龙贾卧病，便来痴人说梦。竖子机巧多变，胁迫龙贾可也，岂能骗了本帅！”

卫鞅扬鞭一指，冷冷笑道：“公子卬，你且到身后峡谷一看。”

早有行军司马飞马而出，片刻后惊慌回报：“禀报元帅，谷中尽是我军尸体！”

公子卬大惊失色，慌乱得不知如何是好。心中却在大骂龙贾无能，如何竟让卫鞅这个从来没带过兵打过仗的中庶子得手。虽然惊慌，一想到面前对手不过是昔日小小一个中庶子，顿时宽心，一副颇有气度的样子高声道：“卫鞅，意欲何为？”

“元帅，不是你要请求议和么？”卫鞅很是淡漠。

公子卬精神大振，卫鞅虽然打败了龙贾那个老军头，但对我还是敬畏有加依旧想议和的，也罢，给他个机会，免得打打杀杀败兴。心念及此，公子卬高声笑道：“卫鞅，只要你带兵退出河西，再将栎阳以东二百里割让给魏国，以惩罚你偷袭龙贾之罪，本帅就放你回去，不做计较！明白么？”

“这就是公子卬的议和图谋？”卫鞅笑得很开心。“

卫鞅，此乃本帅念及与你多年朋友的交情，否则，岂能与你议和？”公子卬辞色陡然严厉。

卫鞅面色阴沉，冷冷道：“公子卬，卫鞅何曾有过你这样一个朋友？你以为荐举卫鞅做个小吏，卫鞅与你酒肉周旋，就算朋友了？公子卬呵公子卬，你如何解得大丈夫情怀心志？今日卫鞅告知你这个纨绔膏粱，你乃天下人所共知的酒囊饭袋，小人得志，中山狼也！你貌似豪爽义气，实则浮滑虚伪，好大喜功，心胸狭隘，嫉贤妒能。没有你这个丞相元帅，庞涓能死么？龙贾能死么？魏国能一败涂地么？你实乃魏国草包，天下笑柄，居然大言不惭，脸皮当真厚极也！”

两军相对，这一番折辱可是任谁也难以忍受，连魏军将士也面红过耳，大为难堪。然则公子卬却没有生气，他在宫廷官场磨炼得从来不怕羞辱，魏惠王经常当着狐姬刻薄地戏弄他嘲笑他，当着太子也将他骂得狗血淋头，可他从来都是笑脸相迎。没有如此胸襟，能做丞相么？能做三军统帅么？你卫鞅刻薄我损我，只能说明你忌恨我怕我，

还能如何？然则今日卫鞅是敌人，自然不能笑脸相迎。咳嗽一声，他很矜持很平静也很威严地开了口：“卫鞅，休逞小人口舌之能，究竟愿否议和？”

卫鞅内心暗暗惊讶，不禁开怀大笑道：“多年不见，公子印果然大有长进也。好！卫鞅明白告知你，要想议和，魏国须得全部归还我河西之地，还得加上河东离石要塞与函谷关外的崤山六百里险要之地。否则休谈议和。”

公子印也大笑起来：“卫鞅啊卫鞅，你莫非疯了不成？本帅不是龙贾，本帅可有十万铁骑在此！”

此时有军吏匆匆走近卫鞅，附耳低语一阵。卫鞅马鞭一指笑道：“公子印，你的兵倒点得不错，三万变十万，佩服。不过，我要告知你，我军已经夺取了离石要塞，你想回也回不去了，还是下马投降为是。”

公子印一下子不知道卫鞅说的是真是假，正当犹豫，猛然听山谷外战鼓如雷黑旗招展。探马飞报：“禀报元帅，秦军近万骑兵从河东撤回，封住了谷口！”公子印顿时蒙了，只觉嗡的一声，眼前金星乱冒，手足无措起来，低声问左右：“如何处置？投降么？”周围将士却都对他怒目相向，没有一个人回答。

公子印不由愣怔怔地盯着半山腰的卫鞅，说不出话来。

卫鞅笑道：“公子印，你不是有十万精锐铁骑么？害怕了？”

“你说只有三万！如何有十万了？”公子印冲口而出，理直气壮。

“哄——”山上秦军不禁大笑起来，前仰后合，开心极了。

山下魏军一片尴尬的沉默，人人脸上一片血红。

“公子卬，”卫鞅收敛笑容高声道，“我今日只用两万步卒，与你三万铁骑决战，你若胜出，我绝不使骑兵追击。你若不胜，就从速撤出函谷关！唯此一路，别无他途。”

公子卬愣怔片刻，不知这仗能不能打，连忙问身旁诸将：“如何？攻他两万步卒？”

骑兵大将愤愤然道：“秦军休得猖狂！大魏铁骑战无不胜，要决战，就与他骑兵决战。攻他步卒，哼，徒使天下笑话！”

“正是。与秦军骑兵决一死战！”将军们异口同声。

见将军们信心十足，公子卬大为快慰，精神陡长，脸上却一副肃然，低声且颇有神秘意味地训诫道：“兵家以战胜为本，何争虚名？卫鞅从来不会打仗，竟让步卒对骑兵，送我一个大大便宜。切勿说破，全歼他便是。否则他步骑合围，我军若当真吃败如何是好？速做准备，我与他立规。”

“谨遵将令。”将领们不好辩驳，齐声应命，却没有了方才的骑士气概。

公子卬回身高声道：“卫鞅，本帅就依你所言，骑兵攻你步卒。然则本帅只有三万骑兵，不是十万，也算公平决战了。你若胜出，我即刻奏明魏王还你河西。你若败阵，则不得骑兵追击，还须得退兵割地，如何？”

卫鞅又一阵哈哈大笑，仿佛看一个怪物，大手一挥道：“好！就算公平。我两万步卒，就在龙贾军山下设阵，与你三万骑兵决战。”回身下令，“步军入阵！”

一阵凄厉的牛角号响过，随着隆隆的行进鼓声，三个步卒方阵分别从两边山口和中央大营开出。阳光之下，秦军黑衣黑甲，步伍整

肃，矛戈刀剑像一片闪亮的森林。随着战鼓节奏，三个方阵在山下隆隆聚合。又闻号声大作，方阵骤然启动旋转，旗帜纷乱穿插，不消片刻，变成了一个大大的圆阵。三熊山中间的开阔地虽说叫山谷，实际上并不是两山夹峙的死谷，而是“品”字形山头之间的“丫”字形谷地，与周围山塬相连畅通。但是如今秦军的步卒战阵恰恰卡住了前边的两条通道，后边的出口又被景监、司马错率领的骑兵堵住，魏军三万骑兵事实上已经被压缩在中间谷地，攻不破步卒圆阵，便只有全军覆没。

秦军开出时，公子卬一如既往地洒脱，将攻杀指挥权交给了骑兵大将，自己好进退皆有说辞。

骑兵大将一挥令旗，断然高喝：“号手归队！”聚起来吹奏雅乐的号手们这才急匆匆回归各军好一阵忙乱才整肃下来。又一挥令旗，三万骑兵井然有序地退后三里之遥，列成冲锋梯队。这是骑兵发动大型攻势所需要的最短距离。公子卬却看得莫名其妙，大皱眉头却又不便发作。见秦军阵地已经列好，魏军骑兵大将令旗猛然劈下，魏军两侧战鼓大作号声齐鸣，大将拔剑高呼：“杀！”两翼各自飞出五个千骑队，就像层层红色巨浪，呼啸着向黑色阵地卷来。

庞涓为魏国骑兵制定的基本战法——骑步决战，骑兵不可全军而出，只可以能够展开杀伤队形的最大容量排定梯次兵力，否则拥作一团，反倒减低骑兵战力。庞涓为此定了一条军规：敌步过万，则半数击之。魏国三军对庞涓心悦诚服，这位骑兵大将自然谨遵传统战法，以一万骑兵做第一波冲击。公子卬却看得大为恼火——三万对两万，应当一举压上，牛刀杀鸡，岂不痛快全歼？真是愚蠢！

就在公子卬自顾气恼时，红色浪头已经闪电般压向黑色圆阵。黑色圆阵静如山岳，鸦雀无声。红色浪头堪堪扑到百步之遥，黑色阵地战鼓骤起，第一道高大的铁灰色盾牌墙后骤然站起层层强弓射手，箭如骤雨飞蝗，劲急啸叫着射向红色骑兵。瞬息之间，人喊马嘶，骑士

纷纷落马，红色浪头骤然受阻大乱。秦军的强弓硬弩却丝毫没有停息，箭雨封锁了整个冲锋队形。在魏军骑兵被这闻所未闻的箭雨压得抬不起头时，一阵尖厉的牛角号响遏行云，秦军五千盾刀手呐喊杀出，三人一组，对乱了阵形的骑兵分割厮杀。骑兵一旦被步兵冲乱队形分开缠斗，便相互难以为伍，并拢靠近反相互掣肘。步兵却恰恰相反，三人结组，纵跃灵便，一人对马上骑士，一人对地下战马，一人左右呼叫掩护，大是得力。

不消半个时辰，魏军第一次冲锋的一万骑兵，丢下几千具人马尸体溃退了。

黑色步兵在和红色骑兵搏杀中，始终和圆阵主力保持着一两百步的距离，只杀眼前骑兵，丝毫不做追击。见红色骑兵溃退，黑色步兵立即撤回严阵以待。这是卫鞅事先部署好的方略“一击即退，逐次杀敌”。卫鞅和将士们都很清楚，魏军无论如何也逃不脱，不冲杀就得投降，只要秦军步卒阵地岿然不动，魏军不是瓦解投降，就是全军覆没，完全不必急于攻杀。

公子印却看得心急胸闷，大是烦躁，对骑兵大将吼道：“全数压上去！十则围之，倍则攻之！懂么？蠢才！”骑兵大将急促辩解：“元帅，地窄人多，施展不开，窝我兵力。”公子印见他竟敢顶撞，不由大怒：“大胆！压上去，否则立即斩首！”骑兵大将脸色铁青，拔剑嘶声大吼：“拼死一战，压上去！杀！”一马当先，风驰电掣般冲杀出去。

两万多骑兵一声呐喊，排山倒海般压了过来。

黑色阵地一阵战鼓，一通号角，骤然缩进事先挖好的壁垒壕沟，突然从地面神奇地消失了。骑兵大将发觉有异，想勒马叫停也来不及了。这骑兵大阵一旦发动，极难骤然收刹，这就是其所以需要起码纵深的原因。此刻冲锋潮头已经迫近秦军阵地，前面纵然是刀山火海也得舍身冲锋，否则，前停后冲，必得自相践踏大乱。刹那间，红色浪

头淹没了覆盖了黑色阵地，刀剑劈下，却砍不到一个敌兵。整个壕沟地面都是一片铁灰色盾牌，战马踩踏过去，犹如卷地沉雷。前锋堪堪冲到山下，红色巨浪已经全部覆盖黑色阵地。

此时，却听鼓号齐鸣，黑色步兵万众怒吼，挺剑持盾从壕沟中突兀跃起，呐喊着插入骑兵缝隙厮杀。魏军骑兵素来惯于原野冲杀，何曾见过如此怪异的战法？一时间，两万多骑兵和两万步卒便密密麻麻地分割纠缠在一起。魏国骑兵大是惊慌失措，稍不留神马失前蹄，栽进壕沟，立马便是人头落地。慌乱之下，人喊马嘶，自相践踏，一片混乱不堪。秦军步卒却是有备而来，三三两两各组为战，杀得痛快淋漓。

片刻之后，魏军骑兵锐减一半，却也清醒了过来。秦军壕沟也被几万人马踩成了坑坑洼洼的“平地”。战马脚下陷坑消失，顿时灵动起来。浑身鲜血的骑兵大将奔驰冲突，将所剩骑兵聚拢起来，与秦军步卒展开了浴血拼杀。

猛然，一声尖厉的呼哨响彻山谷！秦军步卒闻哨一起后退，后阵数千名步卒骤然变成强弓硬弩，向聚拢成阵的骑兵猛烈射出密集箭雨。在此同时，前阵步卒一齐掷掉手中厚背短刀，每人手中骤然出现了一把白光森然的大头兵器，左手铁盾，右手异兵，一声呐喊，盾牌排成城墙一般，步伐整齐地向魏军骑兵推进过来。红色骑兵在箭雨疾射之下正在后退，又对这轰轰而来的怪异兵器不知所以。一阵慌乱间，骑兵大将眼见已经退到山根，退无可退，嘶声大喊：“马披铁甲！杀！”

只听一阵叮当之声，魏军骑兵放下马头铁甲面具，汹涌巨浪般又冲杀过来。

两军轰然相撞，展开了一场战国时期闻所未闻的步骑搏杀。秦军步卒手里的白色短槌，正是新军对付骑兵的秘密兵器，日后威震天下

的“短木大槌”。卫鞅和秦孝公视察新军后，对这种取材方便、使用简单、威力奇大的步战兵器十分赞赏，命令步军人手一把，务必训练纯熟。那个精悍的千夫长山甲，成了全军的木槌教习，辛苦训练，使步卒人人运用自如。今日上阵，果然是威不可挡。推进的步卒每遇骑兵，左手举起盾牌抵挡骑士，右手一槌猛击马头。饶是魏军马头戴着铁甲，也被砸得鲜血飞溅扑倒在地。浑身铁甲的骑士轰然落马，不及翻身，便被随之而来的木槌砸得头颅开花。魏军大是惊骇，呐喊一声，回马便撤。然则，强弓硬弩早已经将退路封死，退回者一律中箭落马，无一漏网。

两个时辰，魏国三万红色铁骑，干净彻底地全部躺在了狭长的山谷里。

公子卬面如死灰，瑟瑟发抖，一句话也说不出来了。

卫鞅早已下山，信步来到公子卬面前：“元帅，我军战力，你可服气么？”

公子卬浑身颤抖着被一个司马扶下马来，面色煞白：“服，服气……大良造，我？”此刻他最怕卫鞅一剑杀了自己。

卫鞅微微一笑：“公子卬命贵，我自然知道。然则，货贵者价钱也大，是么？”

公子卬抖得牙齿格格格响：“你你你，说，我有，奇珍异宝，无，无数。这，这支蚩尤剑先，送，送给，大，大良造……”说着摘下腰间弯月形长剑，双手递上。

卫鞅冷冷道：“元帅，看看这位，认识么？”

公子卬抬头，惊得目瞪口呆：“你，你，你不是，薛国商人？”

顶盔贯甲的景监哈哈大笑："公子印哪公子印，有你在，何愁魏国不灭！"

公子印却是一副笑脸："说得是，说得是。当初怠慢，将军勿怪。"

卫鞅揶揄道："公子印，我要将你做一回人质，看魏王是否愿意

拿函谷关与崤山换你？请你这个元帅即刻修书，派行军司马为特使送回安邑。我军只等六日，明白么？六日一过，若无音信，纵然我想救你，三军将士也不答应。"

"是是是，我即刻，修，修书。"公子印毕恭毕敬。

卫鞅蔑视而又厌恶地看了公子印一眼，拂袖去了。

第四日早晨，魏国特使便从安邑返回了河西。特使带着盖有魏惠王红色大方印的国书在幕府大帐晋见卫鞅，递上国书，反复陈述魏国愿交出河西与秦国罢兵息战的愿望。

"何时撤出函谷关？秦国需要确切时日。"卫鞅根本不看国书。

"魏王已经下令，即刻撤出函谷关与华山军营，三日后当有军报。"

"好！"卫鞅下令，"车英，你率一万精锐铁骑，兼程赶赴函谷关与崤山接防。"

"是！"车英立即出帐准备去了。

"司马错听令。"

"末将在！"

“你率领五千铁骑星夜赴华山魏营接防，魏军若有抵抗，立即全歼！”

“遵命！”年轻的将军雄赳赳去了。

卫鞅笑道：“至于特使，大人还得在这里等几日。一俟我军在函谷关等地接防完毕，贵使与元帅即可返回魏国。”卫鞅说罢下令军吏，“将魏国特使带下。”

“且慢。”特使急迫道，“我王恳请大良造，将离石要塞归还魏国。”

“归还魏国？”卫鞅冷笑，“贵使几曾听说过，战胜者的土地归还敌方？”

“魏国已经将函谷关归还秦国。秦国亦当归还我离石要塞。”

卫鞅大笑：“离石要塞岂能与函谷关相比？魏国不还函谷关，我军还不是一举而下？离石要塞乃魏国欺凌秦国之要害，又是我战胜得来。魏国不服，尽可以再派名将太子申领兵来夺，我倒很想再见识一番，魏国到底有多少酒囊饭袋？”

魏国特使低下头喘息着：“既然如此，请大良造准许丞相与我相见。”

卫鞅一摆手：“可也。带特使与饭袋元帅同宿一帐。”

旬日后，车英与司马错相继从函谷关与华山派军使飞马回报，各自的铁骑已经驻守函谷关、崤山与华山，关内所有魏军已经撤出，少梁邑与华山魏军也已撤走，秦军已经在各个关口设卡完毕。卫鞅接报，终于松了一口气。

次日清晨，卫鞅亲自带领一百名骑士，将公子卬和魏国特使送到大河东岸。遥见不远处的离石要塞城堡上飘扬着秦国的黑色军旗，魏国特使不禁悄悄拭泪。公子卬却是浑然不觉，带着庆幸逃生的满脸笑容拱手道：“大良造，你我既是早年挚友，又都是两国丞相上将军，日后这魏秦结好，要多多仰仗了。”

卫鞅不禁大笑起来。公子卬茫然：“大良造，笑从何来也？”

卫鞅走马上前，靠近低声道：“告诉你一个秘密。你我只是相熟，不是朋友，更非挚友。卫鞅放你回去，只是因为有你当权，对秦国有好处。记住了？秘密。”

公子卬一怔，又立即仰天大笑：“好好好，两国结盟好！”

卫鞅忍俊不禁，更是开怀大笑。

魏国特使奇怪地看着公子卬，一个大大的疑团在心中升起。

五　战国格局大变　咸阳祝捷封商君

公元前339 年春，卫鞅班师回到咸阳。

去年深秋的两场大战，河西之地全部收回。北起肤施高原，南到桃林山地，东起大河，西到高奴、雕阴，[注]被魏国占领将近百年的河西屏障，终于一举回到了秦国。战胜施压的结果，黄河东岸的离石要塞，函谷关外的崤山，河西中段的少梁山地也被夺了过来。这三处地方对秦国而言，非但是加固河西屏障的外围形胜，而且是伸进中原的三块东方根据地，其意义之大，无论如何估计都不会过分。卫鞅为了彻底巩固河西，战胜后暂时没有班师，快马报捷的同时，请秦孝公选派二十余名精明强干的县令郡守立即赶赴河西军营。卫鞅和这些县令郡守详细谋划了安抚聚拢河西老秦人的办法，以及在河西全面变法的步骤；又在河西招募兵士，组成了各郡县的郡卒县卒。整整一个冬

天，虽然是大雪飞扬，寒风凛冽，县令郡守们却每人带领一百名铁骑立即赶赴任所，在传统的“窝冬”时期便开始了紧张的变法准备。

开春时分，护送县令郡守赴任的骑士队先后回到了河西大营，各县的变法也蓬蓬勃勃地开始了。卫鞅分出两千军马驻守离石要塞，便在柳枝吐芽的时候班师了。

秦国河西大捷的消息早已传遍中原，引起了高山雪崩般的连锁反应。

首先是魏国朝野震恐，深感安邑处在离石要塞和少梁邑的遥遥夹击之中，立即议决迁都大梁。魏国都城南迁虽说已准备多年，但丢失河西之后的南迁，与本来准备的南迁却有着天壤之别。未失河西，魏国南迁大梁，是要将北部安邑变成与燕赵齐三国放手大战的重镇，南部大梁则泰山压顶般威慑楚韩两国，从而完成统一天下的宏大谋划。那时，魏国根本没有将秦国的力量考虑在内，因为整个河西地区就像压在秦国头顶的一座大山，秦国根本无力东出中原。如今情势陡然大变，秦国非但全歼了魏国仅有的精锐大军，一举收复了河西，还硬生生夺取了离石要塞与少梁山地，又压魏国退出了函谷关外的崤山。如此一来，魏国北部完全处在秦国和赵国的巨大压力之下，秦军东出离石与少梁几乎半日便可兵临安邑。魏国西部则被崤山像一根楔子一样钉在那里。要不是中间夹了一个东周洛阳，秦国几个时辰就可以从崤山攻到大梁。这种形势，恰恰是魏国当初压迫秦国的翻版。秦国对魏国安邑、大梁的威胁，恰恰如当年魏国对秦国栎阳的威胁，同样近在咫尺，同样痛苦难当。这种形势下魏国迁都，明显是一种龟缩，而不是谋求伸展。

中原战国自然立即抓住了压缩魏国的大好机会。

首先是与魏国同出一源，但又对魏国恨之入骨的赵国和韩国。赵国立即趁势夺取了安邑东北部的上党山地和平阳重镇，将魏国东北部

的屏障全部摧毁。韩国则立即北进，袭击占领了荥阳、广武，封锁了鸿沟上游，非但使大梁水源受到威胁，而且将魏国包围东周王室三川地区的优势抢夺过来，准备随时吞灭东周。

如此一变，魏赵韩三国又处在了强弱大体相等的位置。

最北部的燕国，则趁着赵国南下的时机，一举夺取了多年梦想的大半个中山国，又夺取了林胡部族的大片草原，从北面对赵国形成压力。

楚国早憋了一肚子气，见魏国丢土丧师，楚宣王立即亲自率军向北推进，非但夺回了割让给魏国的淮北六城，而且占据了鸿沟下游、颍水上游的重镇陈城(注)，准备将国都由郢都迁往这里，与中原争夺淮水以北的大片土地。

齐国作为首先松动魏国霸主格局的东方强国，自然更不会坐失良机。齐威王派田忌首先南下夺取了楚国东北的琅邪地区，将楚国的海滨地带压缩到兰陵以南，又西进夺取了魏国巨野泽以南地区，将魏齐边境延伸到桂陵山地。一夜之间，魏国东部的屏障全部变成了齐国的西进跳板。

与此同时，中原战国、东周王室与天下诸侯，对秦国的骤然强大都大为震动。谁能想到，本来最弱小的秦国，非但一举恢复了始封诸侯时的广大国土，而且将脚步迈出了黄河与函谷关，成了压迫魏国的强大力量。更令天下震惊的，还是秦国这支新军。河西两战，秦国新军竟然摧枯拉朽般全歼魏军。魏国铁骑与魏国武卒，原本是令天下谈虎色变的第一流精兵，就是齐国的“技击之师”也无法与之正面对抗，也只有依靠伏击战取胜。而秦国新军完全不同，非但是正面对抗，而且是用步兵两万全歼了骑兵三万。此等战力，当真是匪夷所思。战国之世，人人知兵，谁都知道秦国这支新军对天下意味着什么。一时

间，秦国新军被天下传扬为“锐士”，各国莫不以秦国“锐士”为目标训练大军。

秦国收复河西，使战国格局发生了重大变化，战国初期的魏国霸主时代已经结束，战国中期的列强纵横已经拉开了序幕。

就在卫鞅大军班师的同时，函谷关外的大道上轺车如流，中原各国纷纷派出特使，进入函谷关向秦国表示祝贺，争相与秦国结好。

咸阳城真正地沸腾起来了。老秦人何曾品尝过一等强国的滋味儿，简直是欣喜若狂了。

都知道春天要迎接大军班师，并正式举行新都大典。人们从寒冷的冬天就开始喜滋滋地准备了。尤其是那些有子弟从军的家族，早早就仔细地修葺门额，准备悬挂爵位铜额了。女儿与从军子弟有婚约的人家，则喜滋滋地请媒妁到男家议定婚期，一定要在受爵的那一天使勇士成为新郎，双喜临门。做嫁妆者、修门房者、置办喜宴者、准备送子从军者、准备大社火者等等，家家在忙，人人在忙，整个秦国都弥漫着浓浓的难以化解的喜庆气氛。在河西有亲戚朋友的国人，则不断传递着河西的种种变化，期待着夏天去河西走走。开春以后，春耕大典完毕，老秦人就白天春耕，晚上忙碌那些永远也准备不完的喜庆事宜。村社田野，都城内外，沉浸在漫无边际的欢乐之中。

秦孝公却顾不上高兴。自从卫鞅兵出河西，他便全力以赴地督促迁都，征发训练第二支新军，并向河西选派县令郡守。迎接大军班师并定都大典的准备事宜，秦孝公全部交给了已经晋升为咸阳令的王轼，他自己在忙碌之余，依旧沉浸在书房默思苦想。

三月底，卫鞅率领大军从函谷关开进了关中。卫鞅没有从上郡走捷径回咸阳，而是沿大河南下，出桃林高地再出函谷关，再绕道崤山又重进函谷关。这样做，为的是督察这块离开秦国近一百年的土地上

的关口要塞与防务民治。他反复提醒官吏将士，绝不能像魏国那样粗疏地对待边境土地，否则夺回来也守不住。进入函谷关后，他又绕道华山，察看了魏军丢下的旧军营，下令立即修葺这座废弃的营盘，依山修建一座要塞城邑，做关中的第二道门户。兵行到栎阳，卫鞅大军受到栎阳民众的夹道欢迎，男女老幼箪食壶浆，将大军殷殷送出十里之外。

将近咸阳，卫鞅将大军交给了车英景监，自己却换上便装带了荆南，悄悄从咸阳北门进了城。谁知刚刚走马到府门，秦孝公却大笑着从门口迎来："大良造啊，我就知道你会一个人回来。荧玉，快来！"

卫鞅连忙下马，未及行礼，已经被秦孝公扶住。两人默默对视间，荧玉已经忙不迭赶来，唏嘘拭泪："夫君……黑了，瘦了。"

卫鞅笑道："也更结实了，你看！"捋起大袖，黝黑的臂膀鼓起坚硬的肌肉。

三人一齐大笑。秦孝公拉住卫鞅的手："大良造，上车，今日可是两大庆典也。"不由分说将卫鞅扶上青铜轺车，"荧玉，你乘后边一辆。"说罢亲自坐上驭手位置，一抖马缰，驾车向咸阳宫前驰去。荆南则跳上公主荧玉乘坐的第二辆轺车，驾车紧随其后。

气势宏大的咸阳宫广场已经是人山人海，先行到达的新军已在广场中央列成两个整肃威武的方阵，中间红毡铺地的大道直达三九（二十七级）台阶之上的巍峨大殿。见两辆轺车驶来，广场响起震天动地的欢呼："国君万岁！""大良造万岁！""公主万岁！"秦孝公驾车在白玉阶下停住，亲自扶下卫鞅，又殷殷拉起卫鞅的一只手，走上了大殿平台。

两座丈余高的大鼎下，秦国的全体大臣一齐行礼："参见君上！

参见大良造！”秦孝公拉着卫鞅走到中央高台上，向司礼大臣微微点头。

“大秦国，庆贺河西大捷并迁都大典，开始！”

顿时，整个咸阳广场都轰鸣了起来。那不是丝竹埙篪之音，而是沉重轰鸣的战鼓号角与黄钟大吕，宏大低沉，气势壮阔得令人心神激荡。

“国君书告天地臣民——”

秦孝公展开一卷竹简，激越浑厚的嗓音在广场回荡着：“昊昊上天，冥冥大地，秦国朝野臣民：收复河西旧地，迁都咸阳新城，乃我秦国百年以来之两大盛典！二十有年，秦国顺天应人，力行变法，由弱变强，走过了一条浸透泪水、汗水与鲜血的道路。秦国摆脱了旧日贫困，洗刷了先祖屈辱，痛雪了百年仇恨。兹此昭告，天地人神共鉴！”

全场山呼：“大秦万岁！”“变法万岁！”

“国君亲封——”

秦孝公咳嗽了一声，高声宣布：“人心昭昭，天地悠悠。大良造卫鞅之不世功勋将永载史册。为昭当年求贤令之信，今封商於之地十三县为卫鞅领地，封号商君。”

话音落点，全场沸腾：“商君万岁！”“新法万岁！”

卫鞅深深一躬：“臣卫鞅，谢过君上大恩。”

接着，由司礼大臣宣读了封赏功臣的君书：车英晋爵三级，晋升国尉；景监晋爵三级，晋升上大夫；新军将士按照斩首数字与其他军

功，四万余隶农、平民出身的士卒，分别获得了初级爵位，其中三千余勇士升爵达到四级；战死的数千名将士尽皆赐爵四级，厚葬故乡。

君书读完，人山人海的咸阳广场安静得像幽深的山谷，唯闻连绵不断的粗重喘息。普天之下，隶农平民得到国家爵位难于登天，爵位权力天生与贱民无缘。可是，就在今日这光天化日之下，万千庶民亲眼看见了自己的儿子、自己的兄弟从国君手中，从大良造手中，拜受了爵书铜印，拜受了象征着家族荣耀的府邸赐石与绣着金线的战袍。埋藏在多少隶农心中的辉煌大梦，竟然真的一朝实现了。年轻的锐士们捧着摞满荣誉的铜盘哭了，广场上的万千庶民也哭了……良久，广场爆发出山呼海啸般的声浪："变法万岁！""万岁万岁万万岁！"

秦孝公的眼睛湿润了。卫鞅的眼睛湿润了。

老内侍黑伯走来轻声禀报："君上，洛阳王室派特使前来庆贺。"

东周的洛阳王室虽然已经名存实亡，但"天下共主"的名义却是谁也没有公然否认。哪一国有了战胜之功，洛阳都会派出特使"嘉奖"庆贺，目的只有一个，就是避免战胜国对自己动手。唯独与周室源远流长的秦国，自秦献公打了一场胜仗后，已经有三十多年没有接待过"天子嘉奖"的特使了。然则，周室毕竟在最困难的时候支持过秦国，秦孝公自然是要隆重接待的。他拉起卫鞅，一同迎到了平台边缘。

红衣高冠的"天子"特使，正从红毡铺地的高高台阶拾级而上，却又忍不住四面打量这威势赫赫的军阵广场，看看将近平台，远远就向秦孝公和卫鞅深深一躬。

秦孝公与卫鞅一齐躬身大礼："秦国小邦，何敢劳动天子大礼？"特使恭敬地拱手笑道："世事沧桑，秦国终究大出了……请秦公接受王命嘉勉。"

秦孝公与卫鞅及全体大臣跪拜在地。特使展开一卷竹简，高声读了起来："兹尔秦公，顺天应命，民富国强，讨魏建功，迁都咸阳，西土平定。天子特诏，册封秦公嬴渠梁为西土诸国盟主，享代天子征伐大权。周室第四十一王二十六年春。"

"谢天子盛恩！我王万岁！"秦孝公卫鞅率领群臣叩拜。黑伯又来禀报："报君上，六大战国特使庆贺。"秦孝公点头，司礼大臣领六国使者鱼贯而入，一一递交国书的同

时，又一一用最美好的言辞赞颂祝贺了秦国的河西大捷，又一一满脸笑容地表示了愿意与秦国结好的真诚愿望，连串走完，已经是将近半个时辰。秦孝公和卫鞅均以最大的耐心，始终微笑着听完了不听也知道内容的篇篇言辞。

黑伯又来了："报君上，二十六诸侯国派特使前来祝贺。"秦孝公摆摆手："请他们入座便了。"在司礼大臣引导下，一长串使者诚惶诚恐地鱼贯走进，顷刻间，种种贺表与种种礼物堆满了长案。秦孝公和卫鞅相互对视，不约而同地笑了。司礼大臣高声宣布："请列国特使，观看大典兵舞！"大殿平台上的车英猛然一挥令旗，两个方阵各自退后，将一个四千锐士的方阵留在了中央。骤然间战鼓号角齐鸣，四千名剑盾甲士踏着整齐的步伐挥剑起舞，杀声不断。一排军中歌手在高台上引吭高歌：

西有大秦　如日方升

百年国恨　沧海难平

天下纷扰　何得康宁

秦有锐士　谁与争雄

所有的特使都如芒刺在背，惊讶得笑不出来。的确，没有任何一个国家在盛大的庆典中以如此独特的兵舞，宣告结束屈辱并公然向天

下挑战。“秦有锐士，谁与争雄”，在战国近一百年的历史上，这无疑是一个令山东六国心惊肉跳的信号。

卫鞅仿佛没有听见，他的心已经飞向了遥远的东方。

---

1. 行军司马，类似于今日的作战参谋，但职能要更为宽泛。
2. 高奴，今陕西省延安地区。当时魏国占领的河西地带，包括了今日陕北高原的大部分和洛水流域。
3. 晋阳，今山西省太原市，战国初期为赵国，中期、后期为秦国领土。
4. 平阳，今山西省临汾市西部，当时在汾水西岸，战国后期被秦国占领。
5. 肤施为今日榆林地区，高奴为今日延安地区，雕阴大约在陕北甘泉和黄陵之间，乃战国军事要塞之一。
6. 陈城，今日淮阳县一带，战国后期名陈县。

第十三章　雨雪霏霏

一　宏图忧患两叹嗟

大典完毕，秦孝公突然感到了深深的困倦。

红日临窗，国君还不能醒来。黑伯在廊下犹豫着要不要唤醒国君，思忖片刻，黑伯终是拿定了主意，走进大门，静静守在寝室门口的纵横要道上。咸阳的国府宫殿比栎阳扩大了几乎十倍，政事堂、书房、寝室各自在一个小区，宽敞得令人觉得空旷。黑伯一下子还有些不习惯，反倒觉得栎阳的小庭院更为温馨紧凑一些，书房、寝室、政事堂紧紧相连，他只要往书房门口一站，全部要紧的物事都可以照看过来。如今不行了，不想教人打扰国君难得的酣睡，就须守在寝室的第一重门外，这样一来，国君如果醒来他就不可能随时听见。看来，宫中的内侍与侍女还得增加，眼下这几十个人显然是忙不过来了。最可惜的是太后的寝宫也远了，单独的一片园林，又隔着几条宫巷，要像在栎阳那样将难为之事随时禀报太后，也不行了。公主荧玉也出嫁

了，回宫的时候越来越少。国君始终也没有大婚，连个统管后宫的国后也没有。偌大的宫中，只有黑伯整日陪在国君身边。“黑伯，君上用过早饭了？”黑伯回头一看：“参见商君。君上劳累，今日尚未醒来，商君是否稍等？”

商鞅思忖有顷：“黑伯，可曾让太医给君上看过？”

“没有。君上从来不喜欢无事把脉。”

“黑伯，你去传太医来，最好看看。君上可是从来都早起的。”

黑伯醒悟点头，快步去了。片刻之后，太医匆匆赶来了。商鞅教太医等在门外，吩咐黑伯先进去看看。黑伯轻步走进，片刻之后又急忙出来招招手，商鞅和太医连忙跟了进去。黑伯挂起大帐，只见宽大的卧榻之上竟然弥漫出一股隐隐热气，秦孝公面色赤红，显然在发热昏睡之中。太医上前把脉片刻，从随手药箱中拿出一包银针，熟练仔细地扎进了六处穴位。大约小半个时辰，秦孝公脸上的红潮消退，显然是清醒过来了。太医退出银针，走到一旁去开药方。商鞅见秦孝公清醒过来，连忙上前问：“君上自觉如何？”秦孝公笑道：“没事。昨夜大约伤风了。”说着坐了起来，脚方着地，又是一阵大汗淋漓，骤然间面色苍白。太医急忙走过来道：“君上受风寒侵袭甚深，宜安卧休憩数日，容臣医从容调理才是。”

秦孝公挥挥手：“无甚大碍，你下去。”说着就站了起来。

黑伯连忙上前扶住：“君上，还是卧榻休憩才是。”见秦孝公不语，深知国君个性的黑伯不再说话，扶着他走向隔间去沐浴梳洗。

商鞅走近太医，低声问：“君上为何发热？有他疾么？”

太医躬身作礼，答道：“启禀商君，寒热之疾，百病渊薮，在下一时尚难断定。然君上宵衣旰食，起居无度，长此以往，必有大患。”

商鞅点头：“你将药方留下，回去召太医们议诊一番再说。”

“是。”太医匆匆走了。

商鞅踱步思索着，方才进宫时还明朗愉快的心情，此刻突然有些惆怅。

庆典之后，他也是觉得宽慰了许多。变法、迁都、收复河西，这三件大事的任何一件，都足以使一个臣子成为秦国大功臣。他竟然在二十年中同时完成了三件大事，亲手将一个贫弱愚昧的西部诸侯变成了一个富裕强大的一流战国，封君领地，权兼将相，达到了人臣功业的极致。人生若此，夫复何求？他油然想到了一个古老的问题：大功之后如何走完后半生？孔夫子将人生划分了五重境界："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从心所欲不逾矩。"自己已经四十有二了，功成名就，声威赫赫，可是做到"不惑"了么？历来的功业名臣，面前都有共同的困惑，是继续走完权臣功业的道路，还是急流勇退自保全身？前者是一条充满荆棘危机四伏的道路，它的艰难与危险，甚至远远胜过建功立业之期。功高自危，这是无数功臣的鲜血铸下的古老法则。远有文种、范蠡，近有田忌、孙膑，都活生生地证明了这条古老的法则。同是大功臣，文种不听范蠡劝告，坚持在国辅政而被杀害；范蠡断然辞官，隐退江湖而逍遥终生；田忌不听孙膑劝告而受到陷害，被迫逃离齐国；孙膑却隐退山林撰写兵书，明智地避免了最危险的功臣末路。商鞅对这些兴亡荣辱的典故再熟悉不过，他在班师咸阳的归路上，就已经开始想这件事了。

商鞅选择了功成身退。

他要办的事太多了，首先是对白雪的愧疚折磨得良心无法安宁，他要用后半生的激情去安抚补偿那颗流血的心。其次，他要静心总结自己的变法心得，撰写一部超过李悝《法经》的法家经典。再者，还要回到故国寻找父母的墓地，为他们建一座可以安享祭祀的陵园，以尽自己从来没有尽过的孝道。更重要的是，他还想收三五个学生，将他们教成出类拔萃的法家名士，使自己的法家思想更为发扬光大。他还想与白雪、荧玉并带上弟子们重新游历天下，像孔子孟子一样在列国奔走一番……所有这些事，都有待他辞官之后才能去做。

对于国事，他是放心的。他要辞官，绝不担心秦公是越王勾践那种“唯知共患难，不能同享乐”的国君，更不是齐威王那种表面英烈实则耳根很软的国君。秦公的胆略、智慧、意志、品格，堪称千古罕见，否则也不会与他这样凌厉冰冷的权臣肝胆相照，更谈不上他的建功立业。他从来傲视天下，唯独对秦公是真正的折服。二十年来，他始终有一个鲜明的感觉，秦公是泰山，他只是泰山上的苍苍松柏，没有这坚实的万仞高山，就没有凌越绝顶的苍松翠柏。他相信，终秦公之世，他卫鞅决然没有任何功臣之难。选择隐退，恰恰因为他对秦公，对秦国的未来完全放心。秦公比他长一岁，同样是正当盛年，只要再撑持二十年，甚或十年，秦国将对山东六国占压倒优势。

今日进宫，商鞅正是要对秦公交代国事，提出自己隐退的请求。

但是，秦公的“热病”，却使商鞅猛然悟到了一个长期忽略的事实，秦公的身体与储君太子的下落。秦公的身体果然没有隐患么？看来不是这样。若果然有隐患，太子的事就应当早日着手了。这些事商鞅从来没有想过，他认为只有四十三岁的秦公，完全有时间有能力从容地处置好这些国脉大事，而且，秦公处置这种事情的能力要远远超过商鞅自己。可是，秦公却恰恰对自己的“热病”没有丝毫警觉，自然也不会去想相关诸事了。一想到这里，商鞅心里就猛然感到沉甸甸的。

“商君，来，你我今日痛饮一番。”秦孝公沐浴出来，精神大振。

商鞅笑道：“君上高热方退，还是不要饮酒。”

“哪里话来？”秦孝公爽朗大笑，“我这发热是喜病！当年一打胜仗一高兴，就要莫名其妙地热一次。这回呀，大捷迁都，双喜庆典，就大大地热了一回。我看呀，这不是病，是上天怕我糊涂，让我将糊涂撂在睡梦里算了。黑伯，上酒！大喜大捷，岂能不一醉方休？来，这是你最喜欢的赵酒！”

商鞅也大笑起来：“君上，秦国终于也有赵国贡酒的一天了！好，只此一坛。”

“岂有此理？”秦孝公笑道：“本来昨夜就要请你和荧玉来共饮，不想回来就昏睡过去。今日你来正好，我们多久没有畅谈畅饮了？二十年？对，二十年！来，干！”

商鞅一阵激动：“君上……”举爵一饮而尽。

“商君啊，二十年前，你我可是畅饮畅谈了三天四夜。从那时起，你我就携手并肩，就挑起了兴亡重担，荣辱与共，艰辛备尝。此中甘苦，何堪对他人道也！”秦孝公喟然一叹，眼中泪光莹然。

商鞅也是两眼潮湿：“君上，臣心中始终铭记那句誓言。”“变法强秦，生死相扶！”两人不约而同地念诵着，举爵相碰，慨然饮尽。“生死存亡，不堪回首。商君啊，有几次，我都觉得支撑不住了。至今想来，犹觉后怕也。”

“二十年与君上风雨共舟，臣时常想起孟夫子为人生立格之名言：威武不能屈，贫贱不能移，富贵不能淫，此之谓大丈夫。此格，君上当之无愧！”

秦孝公大笑起来：“哪里，我倒觉得，此话是孟子专为商君说的。”

“不。唯君上当之无愧。”

“那就别谦让，都是！”两人同声大笑，又是一饮而尽。

秦孝公置爵沉吟：“商君，你说往前该如何走？总还是能活几年了？”

商鞅心中一震，脸上却是一片微笑：“臣当问，君上之志若何？”

“强国之志，未尝有变。”

“国已强盛，敢问君上远图何在？”

秦孝公思忖有顷，轻声道：“商君是说，秦国可一统天下？”

“可与不可何足论？君上，可有此远图大志？”秦孝公不禁默然，大饮一爵：“商君以为，你我此生，可成得此等大业？”

商鞅摇头：“君上，天下纷扰割据六百年，一统大业，自是万般艰难曲折。若君上与臣再有三十年时日，或许可成。然则，若天不假年，也就非一代之功了。商灭夏，历时两代。周灭商，历时三代近百年之久。秦国由弱变强，用了二十年。然若东出函谷关，与六国争天下，直至灭六国而一统天下于秦，当有数代之不懈奋发。以臣预测，至少需三代以上较量。此中关键，在于君上是否为后世立格？”

“此乃吞吐八荒之志。有何国策可以确保？”

“坚守法治，代有明君。”商鞅显然经过了深思熟虑。

秦孝公默然沉思良久，感慨长叹：“商君啊，今日一席话，你将我面前的迷雾拨开了。坚持法治难，代有明君更难啊。就说太子嬴驷，十几年不见他了，也不知他是变成了石头，还是炼成了精铁？”

“君上，”商鞅觉得到了坦诚直言的时候，“臣以为，君上虽正在盛年，亦当虑及旦夕祸福，及早为秦国未来着想，召回太子，使其熟悉国事，确保后继有明君。此乃国家根本，望君上明断。”

秦孝公望着窗外，一声沉重的叹息。

二　孤帆飘蓬水成冰

那年盛夏酷暑的时节，南山的山腰小道上，一个黑衣少年匆匆不停地赶路。

嬴驷被公父的愤怒吓坏了，回到太子府，立即向驷车庶长交了太子印信，又办理了游学士子的关文，天不亮便出了栎阳南门。他只有向南向西两条路可走。东面、北面都是被魏国占了的河西之地，根本不能去。西部倒是秦国的老根，但是那需要一匹好马，否则真有可能被困在地广人稀的山野里。想来想去，只有向南了。

出得栎阳，高耸的青山就在眼前。嬴驷一鼓作气，想赶到南山再歇乏，谁知走了整整一天，才到得南山脚下。这里空旷寂凉，举目不见人烟。嬴驷已经走得浑身酸疼，趴在清清山溪旁大喝了一阵清水，躺在一块光滑的大石上囫囵睡去。半夜忽然醒来，浑身被蚊虫叮咬得奇痒难忍，一阵乱抓乱抠，身上已经满是血丝。想爬起来赶路，却闻深山里阵阵狼嗥虎啸，吓得不敢动弹。脚板又疼得火烧一般，脱去皮靴布袜一摸，脚板全是大大的血泡。嬴驷不知如何是好，只有咬着牙硬撑。好容易挨到天色微明，啃下一个随身携带的干饼，咬着牙又站起来上路了。日近正午，走近了南山[注]腹地的主峰，遥遥南望，只见大山层叠连绵，仿佛一根根支撑蓝天的巨柱。山道上行人稀少，偶有过客，也是三三两两的楚国商人。嬴驷生怕天黑出不了大山，不敢耽搁，用短剑砍了一根树枝削成木杖，拄着一瘸一拐地继续上路。再往南走了一程，山势开始变低，尽是曲曲折折的下山小道，走得一阵又是上坡，爬上了一座小山，已经是日头西斜了。往下一看，嬴驷高兴得大叫起来。

山下一片河谷，树林中冒出缕缕炊烟。山坡上散布着一片一片的金黄谷田，没有一块荒芜的秃山。河谷之中也是田块整齐，隐隐可闻鸡鸣狗吠之声。

嬴驷顾不得细看，拄着木棍瘸下山来。到了谷底，却发现这里竟是世外邦国一般。林木茂密，绿草如茵，牛羊悠闲地在河边自由吃草，无一人看管。啾啾鸟鸣，阵阵花香，一条小河哗哗流淌。河畔山脚的石屋点缀在一片片的小树林里，就像一幅山水图画。嬴驷愣怔半日，向离得最近的一排石屋走去。穿过一片小树林，便见一圈低矮的石墙，中间门楼挺高，大门洞开，庭院里一个中年女人正在理桑叶。“敢问大姐，这里是秦国，还是楚国？”嬴驷小心翼翼地问。

女人抬头，咯咯咯笑个不停：“哟！你是从山上滚下来的吧，昏了头不成？楚国远呢，这儿是秦国，商於县黑林沟，知道么？”女人说着，放下手里的桑篮站了起来。

嬴驷恭敬地拱手道：“敢问大姐，此间里正何人？我想见他。”

“哟，你可算找对了。我家夫君，就是里正，一会儿就回来。我还没问，你是何等人？咋个称呼你？”说话间，女人打量着这个蓬头垢面双脚流血的年轻人，一副惊讶的神情，似乎有几分怀疑。

“大姐，我乃游学士子，叫秦庶。山道不熟，摔了几次。”

“我说呢，原是个小先生。请院中稍歇，我去拿茶水来。”女人转身进屋，片刻提来一个大陶罐和几个大陶碗，将陶碗一溜摆开，利落地挨个斟满，“喝吧，新山茶，消暑解渴呢。”

“多谢了，大姐。”片刻之间，嬴驷将五六碗凉茶一饮而尽。

女人啧啧叹道：“游学也苦啊，小先生一定饿了呢。”回身走进屋中，拿出了一盘似红似黑的软面饼和一块熟肉，放到石板上，“先垫垫饥，再待饭时。黑面的，里面加了柿子，多咥几个！”脸上显然怜惜有加。

嬴驷道一声谢，风卷残云般吃光了面饼熟肉，见女人静静地看着他，大觉难堪，起身拱手道：“秦庶饥渴难忍，有失礼数，大姐见谅。”

女人笑道：“哟，快别那样儿，坐着歇歇吧。前些年，我也被饿怕了呢。有过路客人，想喝口米粥都没有，更别说面饼和肉块子了。这几年呀，日子好过多了。不然，我家也逃到楚国去了。”说着说着，女人眼圈红了，转身又走到院中井口边，三两下打起一桶清水提到一块石板上，“来，你脱了衣服，冲洗一番。我去给你拿两件男人衣裳来。”

嬴驷还没来得及答话，女人便进了屋子。想了想，嬴驷还是脱去了又脏又臭已被山石荆棘挂得破烂不堪的长袍，用木瓢舀着清水向自己头上身上猛泼，顿觉一片清凉酣畅。刚从皮囊中拿出一块干布包住腰身，女人便拿着几件衣裳走了出来：“来，换上。小先生莫嫌弃，我男人只有这件长布衫，见县令才穿的。看看，合身不？”

嬴驷穿上长衫，虽略显宽大，却是干爽风凉，大觉舒坦，不由深深一躬：“多谢大姐，秦庶容当后报。”

“哟，说哪儿去了？老秦人都是热肠子直性子，小先生不知道么？”笑着说着又是一番打量，“啧啧啧，小先生还是个俊气后生哩！这么年轻就出来游学，父母放心？”

嬴驷摇摇头：“母亲早去了。父亲，不要我了。”

“啊？为个甚来？”

“父亲责我学业不精，赶我出门，游学天下，增长见识。”

“啧啧啧，”女人大为感叹，“严父呢。也是，吃得苦中苦，方为人上人嘛。哪像我那儿子，就能种地当兵。”

“大姐，你儿子当兵了？他，不怕当兵打仗么？”

“咳，那个憨货，明日就要走了。”女人抹着眼泪，脸上却是明亮的笑容，“怕当兵？那是早年的事了。现今庶民当兵，杀一个敌兵，官府就给一级爵位，男人们都争着抢着打破头了。连老头子们都想去哩！”

“老头子？老人，也想当兵？”嬴驷大为惊讶。

“想，想得厉害呢。”女人笑着说，“老头子们打了半辈子仗，就想圆个爵位梦，改换门庭嘛。早年，山里人都是贱民隶农，当兵有份。可立功再多，也是老兵头一个。能保住命回乡过穷日子，就算万幸了。如今呀，山民都除了隶籍，谁不想挣个爵儿？谁不想荣归故里风光一番？只可惜呀，官府不要老头子，你说他们憋气不？”

“那如何是好？”嬴驷有些着急起来。

“别急呀你，现今这官府，就是有办法。非但奖战，还奖耕呢。

农户纳粮，超过官定数儿一倍，也赐爵一级呢。老头子们当不了兵，就可着劲儿侍弄庄田，比侍弄女人还上心哩，劲儿大着呢。”女人咯咯咯笑着，说得神采焕发。

“那，有人得爵位了么？”

“咋个没有？我们黑林沟有四家得爵位了呢。三家‘公士’，一家‘造士’。你识得字，门口瞧瞧。”女人骄傲地指指新修的高大石门。

嬴驷进门时饥渴困乏，没有留意，此时连忙走到门口一看，却见门额正中四个大铜字镶嵌在雪白的蓝田玉里——国赐造士！转身向女人深深一躬：“秦庶恭贺大姐了。”

女人笑得脸上绽开了花儿：“好！大姐受这一拜。你还是个白身士子嘛，不违礼数呢。”

“你是何人？因何到此？”一个沙哑的嗓音从身后门口传来。嬴驷回身，见一个五十岁上下的粗壮男人大步走来，手中提着铁耒，身上穿着短打黑布衣，上下打量着自己。

女人笑道：“黑九，这位是游学士子，正在等你呢。小先生，这便是我家夫君。”

嬴驷谦恭地深深一躬：“士子秦庶，参见造士大人。”

“哎哎哎，”黑九急忙扶住，“说是那么说，当真行礼不成？来来来，快进来坐。”将嬴驷拉到院中石案前坐了，粗声大气对女人嚷嚷：“快弄饭咥，有事等着呢。”

女人笑问：“儿子呢？他不咥？”

“咳，他们十来个要走的小子，缠住了老兵头黑三，要听军中规矩，还要练功，喊他不动。别等了，我和先生先咥了。先生坐坐，我冲一下子。”说着，便打起一桶水冲洗起来。

片刻之间，女人已经将一大盆炖山猪肉、一大盆凉拌青葵摆了上来，又端来一盘热腾腾的面饼和两碗米酒：“小先生初到，尝尝自家酿的米酒。”

黑九嘿嘿笑道：“好好好，有酒就好。来，先生请。”

嬴驷和黑九碰了一下，一口气喝下了那清凉沁脾的米酒，拱手道：“里正，我已经在商於官府记名游学，请里正关照。”说着从皮袋中拿出关文。

黑九接过端详：“我识得这红色大方印，行了。依照新法，士子游学，所到处免金而食，就是不许讲《诗》论《书》，知道么？其余你自己看着办，有为难处就对我说。来，咥饱！”黑九还过关文，大吃大喝起来。

“里正放心，我不会《诗》《书》。我习农学，查勘山川而已。”

“那就住我家里。儿子一走，正好，有一间房子空着。”

“多谢里正。”嬴驷很高兴，他能看出来，里正一家厚道豪爽，令人放心。

吃过饭，天色已经暮黑，里正匆匆出门了。女人还没收拾完，嬴驷便靠在石板上睡着了。一觉醒来，满天星斗在头顶眨眼，晚风习习，很是凉爽，全然没有山外的炎热酷暑。坐起来一看，身下一张大草席，身上一块粗布被单，石枕头旁边放着自己随身不离的皮袋，原来自己就睡在院中。听听屋中似乎没人，嬴驷不禁有些害怕起来，拿起皮袋翻开，一样物事不少，不禁长长嘘了一口气。正在此时，遥遥传来“叮叮当当”的声音，还伴随着一片笑语喧闹。他霍然坐起，走到正屋前轻声叫道：“黑嫂，大姐。”却没有人应答。

想了想，嬴驷背起皮袋，悄悄出门，循声向村中走来。

穿过一片小树林，小河边的打谷场上红光闪烁人声鼎沸。嬴驷心中惊讶疑惑，莫非有乱民暴动？他从皮袋中轻轻抽出短剑，悄悄地爬上林边一座土丘，小心翼翼地向打谷场张望。但见场中一排皮囊鼓风炉喷出三五尺高的火焰，十几名赤膊壮汉抡着大锤正在叮当捶打。围观的男女老幼熙攘喧闹，黑九夫妇的声音特别响亮。这是做甚？不是打造兵器么？对，绝不是打造农具的样子。嬴驷不禁大疑起来，秦国素来缺铁，铁料铁器全数由官府控制，连菜刀也是栎阳的国府作坊打造好登录售出，如何这小小山村，竟然打造起了兵器？难道卫鞅新法

允许民间私铸兵器了？即或如此，铁料哪里来？莫不是楚国偷运铁料过来，在这里制造民乱？果真如此，我可要立即回栎阳。

正在思绪紧张纷乱之际，却见场中铁工将红光未敛的兵器塞进水瓮，顿时腾起大团大团的热气。片刻之间，兵器从水瓮抽出，略经锻打，交给旁边的铁工开刃。开刃后又立即交给下手的七八个老人在大石上磨起来。一顿饭工夫，一排明光闪耀的长剑摆在了炉前的大石板上。

嬴驷不禁大为吃惊，想偷偷离开这个山村。正在这时，却听到黑九的高声大嗓："县工为黑林沟立功，多谢了！"县工？如何还有官府工匠？嬴驷更是惊疑，想看个水落石出。这时只见场中一个黑衣人拱手道："黑林沟大义铸剑，缴五十石余粮换来铁料，又请县府督造，守法助国，乃有功义举。本工师当禀明县令，为黑林沟父老请功！"

一个白发老人高声道："咱是为自家兵娃子有个称手家伙，多杀几个魏狗，立功挣爵儿！又不是咱上阵，冒个甚功？"

全场哄笑，一片乱喊："对！兵娃子们立功就行！""咱土疙瘩要功做啥？鸟！"

黑九高喊："兵娃子们，好好跟姑娘道个别，明早上路。散了！"

"噢……散了……"一片喊声中，青年男女们三三两两地隐没到树林里去了，场中只剩下老人家长收拾场子，招呼工匠们吃喝。嬴驷一阵轻松，连忙爬下土丘，回到黑九院中倒头便睡。蒙胧中只听黑九夫妇的屋中一直在说话，夹杂着隐隐的哭声笑声，直到东方发白。

清晨起来，黑九夫妇已经做好了一顿丰盛的饭菜。嬴驷明白，那是专门为儿子饯行的。黑嫂眼睛红红的，却又兴奋地忙进忙出，全然

不像悲伤的样子。黑九从房中唤出儿子向先生行礼。嬴驷连忙扶住，向青年深深一躬：“兄台为国赴难，请受秦庶一拜。”

黑嫂笑道：“哟，这是咋个讲究？小先生应唤他侄儿才对。”

嬴驷道：“兄台比我年长，自当尊重。请大姐许我，各叫各的了。”

黑九哈哈大笑：“也好，各叫各的。你俩也做个朋友，山不转水转。”

青年拱手道：“我叫黑茅竹，大字不识一个，高攀先生了。”

嬴驷笑道：“兄台从军，不妨去掉那个‘竹’字，‘茅’做‘矛’字，就叫黑矛，好听好记。”

黑九夫妇一齐笑道：“好好好，就叫黑矛！读书士子，就是不一样。”

“谢过先生。”英武憨厚的黑矛乐得嘿嘿直笑。

“好了好了，咥饭！”黑嫂指着院中长大的青石板桌，“小先生，上座。”

嬴驷坚决推辞，将黑矛推到了上座。桌上摆了满满六个大陶盆，一盆炖山猪肉，一盆方方正正的酱猪肉，一盆青葵，一盆山菜，一盆萝卜炖羊腿，一盆清煮整鸡。黑嫂又提来一坛米酒，给各人斟满陶碗，自己才坐在黑九身边。

黑九端起了大陶碗：“来，为这小子立功挣爵，干了！”

四人大碗相碰，一气干下。黑嫂放下陶碗，眼睛红红地背过身去。

黑九大笑：“哭个鸟！黑矛立了军功，就是黑家的香火旺。还怕没人葬埋咱这把老骨头？真是妇人见识。”

嬴驷心中一动：“敢问里正，黑矛兄可是独子？”

黑九高声大气道：“本来不是。夏忙时老二给官府纳粮，黑天山路，滚沟了。”

“里正，不是说新法征兵，不取独子么？”嬴驷惊讶了。

“那是。”黑九慷慨高声，“国府体恤庶民，咱庶民也得体恤国府，是不？没变法那些年，黑林沟一窝子隶农贱民，整天饿得前心贴后背，一大半都逃到楚国去了。就有十个八个儿子，又能咋样？还不是饿死冻死？变法了，日子好了，逃到楚国的人都回来了，谁不说黑林沟翻了个儿？”黑九长长一叹，“人，得有良心。没人当兵，这土地，这庄园，这好日子，能守得住？满村的老头子都要当兵，咱个独子，就舍不得？”

“可是，县府能让他去么？”嬴驷不安地问。

“老二的事，谁都不知道。我对村里说，老二是出山帮亲戚去了。哎，先生，你可不能露底。”黑九神秘地笑着叮嘱。

嬴驷默默点头，心里一阵莫名的悸动。

黑嫂抹抹眼泪笑道：“别说了，黑矛去，我也没拦挡嘛。黑矛，你虽是独子，阵前可不兴贪生怕死……”一句话没说完，黑嫂已经泣不成声。

黑矛霍然站起，趴到地上咚咚咚给父母叩了几个响头，粗声大嗓道：“爹，娘，你等放心，儿不立功，誓不还家！”

黑九大笑：“好儿子，有志气！走，该送你们上路了。”

嬴驷陪着黑嫂一起来到山口小道时，太阳已经升上了半山。只听一阵辚辚车声，三辆兵车从山外驶来。黑嫂笑道：“那是县府派来接兵的。你看，他们出村了。”只听一阵悠长的牛角号声，大群村民簇拥着十二名青年出了村口，当先一幅红布，大书“黑林沟义勇新兵”几个字。青年们后面，是村中少年抬着的十二张木案，每张木案上一罐米酒一把长剑。来到山口，黑九向兵车前的县吏拱手高声道：“黑林沟十二名义勇新兵，送到！”

县吏拿出一卷竹简高声点名，查对无误，一挥手：“新兵换甲！”

新兵一个个鱼贯走到兵车前，从县吏手中接过一套铁衣，又回到木案前将原先布衣脱去，换上黑色甲胄，顿见人人精神倍增英气勃勃。

黑九大喊：“老兵头们，献酒壮行——”

十二名白发苍苍的老人走到案前，各自捧起黑色的小陶罐，齐声喝道：“黑林沟，英雄酒！后生上阵莫回头！”十二名铁甲新兵锵锵然列队，单腿跪地，双手接过陶罐咕咚咚一饮而尽，霍然站起，齐声高喊：“饮得英雄酒，上阵不回头！”

黑九又大喊一声：“姑娘们，赠剑——”

十二名红衣少女噙着泪花，各自走到恋人的案前，捧起雪亮的长剑，双腿跪地，将长剑高高举过头顶。新兵们双手接过长剑，向恋人深深一躬。

少女们站了起来，齐声唱起了悠长的山歌：

君有长剑兮　守我家园

我有痴心兮　待君回还

两心无悔兮　悠悠青山

征人远去兮　流水潺潺

猛士归来兮　布衣高冠

日月无改兮　桑麻红颜

深情的歌声中，新兵们拱手辞乡，跳上兵车，辚辚远去了。

嬴驷眼见黑嫂摇摇欲倒，连忙扶住。望着远去的兵车，黑林沟的男女老幼哭成了一片。嬴驷也早已经是双眼朦胧，心中禁不住地颤抖着。

那一夜，嬴驷彻夜未眠，听着屋中黑九夫妇的喁喁低语，看着夜空的满天星斗，自己也弄不清想了些什么，直到天亮，才昏沉沉睡了过去。

光阴如梭，倏忽之间嬴驷在黑林沟一住就是三年。本来，他是可以早早离去的，可是总觉得不能离开。他到秦楚边境去了，也到商於其他县去了，但都是一两个月就又回到了黑林沟。嬴驷终于弄明白了，自己是在等黑矛回来，想亲自看到黑九夫妇和他们唯一的儿子相聚。三年中，他和黑林沟父老已经有了深厚的情谊，黑九夫妇待他像兄嫂又像父母，使他时常感慨不已。反复思忖，嬴驷觉得不能再等了，毕竟不能老死在这里，他还要顺着自己的路走下去。

这年春天，嬴驷终于决定要离开黑林沟了。

消息传出，山民们扶老携幼地将嬴驷送到山口。这个送块干肉，那个送张兽皮，交口夸赞秦庶是个知书达理的好先生，日后一定能做

大官。嬴驷坚决推辞了父老们的礼物，答应日后一定再来拜望黑林沟父老。

黑九夫妇感慨唏嘘着又将他送出山口。黑嫂抹着眼泪塞给嬴驷一袋铁钱：“兄弟呀，你两手空空地走了，啥也不要，大嫂我如何安心？带上这点儿钱，路上方便些个……”黑九揉揉眼睛笑道：“我说秦庶老弟，何必四处游学奔走？反正黑矛不在，我等就一家人过了。将那个女子娶了来，分一方田，挣个爵，再生几个兵娃子，多好！”

嬴驷双眼含泪深深一躬：“大哥大嫂，秦庶本当待黑矛兄回来再走，奈何还要完成修业。黑矛兄荣归之日，我一定回来。秦庶告辞了。”

“哎哎哎，别急。”黑嫂赶上来悄声问，“她，咋个没来送你？”

“谁呀？”嬴驷笑道。

“还有谁呀？黑枣！你不要她了？还是她不与你相好了？老实说。”

嬴驷大笑：“哎呀大嫂，黑枣是个好姑娘，可我，和她没事。”

“你，没有和她进过林子？”黑嫂一脸惊愕。

嬴驷认真摇头，叹息道：“黑嫂，我岂敢做那等事，决然不会。”

黑嫂轻轻叹息：“黑枣生得美，方圆百十里难挑。可性子烈着呢，谁都知道，她只对你唱歌儿，不理别个后生。山里女娃儿，那就是将心给你了呢。”

嬴驷默然，又向黑九夫妇深深一躬，大踏步走了。

谷口外的山道上，一个红裙少女当道而立。

正踽踽独行的嬴驷不禁怔怔地站住了，良久，他深深一躬道：“黑枣，秦庶走了。”便要从少女身旁绕过。

“慢着。”少女叹息一声，“秦庶，你真的不带我走？”

“姑娘，你我萍水相逢，秦庶漂泊无定，不敢做他想。”

少女闪动着眼波：“我，喜欢你。你，也喜欢我。咋个不敢带我走？”

“我，从来就没有喜欢过你。”嬴驷冷冰冰的。

少女顽皮地笑了：“秦庶，咋个骗自己？你，为难么？”

嬴驷低头沉默，不敢抬头看那对热烈真诚的眼睛。少女也静静地看着他，不说话。良久，嬴驷终于开口了：“姑娘，你不知道我是何等人。我，没有资格去爱。我不知道，我的明天隐藏着何等凶险，甚至哪一天，我会被人突然杀掉。我已经跌进了深渊，我连做一个山野庶民，自由自在耕织田园的资格都被剥夺了。我只能，永远与不知道来源的险难周旋下去，直到我死。姑娘，我，不属于我，我只能一个人漂泊……告辞了。”

“秦庶……哥哥！”少女哽咽一声，追到嬴驷身前挡住，从怀中掏出一个小小的红布包儿，仔细打开，一只绿莹莹的玉埙赫然捧在掌心。少女柔声道：“我听懂了哥哥的心曲。你不是寻常人，我知道。

你有那么多愁苦烦恼，有那么多常人没有的心事。我想钻到哥哥心里去，化开它们。黑枣甚也不怕，哥哥，带我走吧。”

嬴驷默默而坚决地摇摇头。

少女叹息一声："秦庶哥哥，这是我从小吹的绿玉埙，今日送给哥哥做个念想。请大哥哥吹一曲《秦风》，黑枣儿唱支歌儿，为哥哥送别，好么？"

默默地，嬴驷从少女掌心拿起碧绿晶莹的玉埙，略一思忖，悠长高亢而又充满忧伤与激烈的《秦风》歌谣曲在山谷回荡开来。少女灿烂的笑脸上，洒满晶莹的泪珠儿，美丽的嗓音直上云中：

上邪——

我欲与君相知

长命无绝衰

山无陵

江河为竭

冬雷震震

夏雨雪

天地合

乃敢与君绝

少女唱完，慢慢走到嬴驷面前，猛然抱住他热烈地长吻。

嬴驷手足无措间，少女猛然松开双手，跑向山头，纵身跳下了悬崖。

"黑枣！""小妹！"嬴驷嘶声大喊着扑到悬崖边，眼前却只有一缕红布在呼啸的山风中悠悠飘荡。嬴驷双手抱头，跌坐在悬崖山石上失

声痛哭。嬴驷在悬崖边上哭了一个时辰，才猛然醒悟过来，拽着山石上的青藤滑下山谷，粗厚的布衣被荆棘划挂成了褴褛破絮，身上脸上全是道道血痕。好容易在峡谷的乱石林木中找到了少女，却已经是一具头破血流的冰凉尸体了。嬴驷抱起少女尸体，跌跌撞撞地摸爬到一块山溪旁的平地上，奋力用短剑掘出一个大坑，四面用石块镶住泥土，将少女尸体平展展放进坑中。坐在少女身体旁想了好一阵，嬴驷又从皮袋中拿出自己的一件长衫盖在少女身上，这才跳上地面，找来一块石板盖在坑上，将掘出的泥土在坑上堆成了一个圆圆的坟墓。喘了口气，嬴驷又用短剑砍下一段枯树，削去树皮，砍去疤痕，立在少女墓前。思忖片刻，嬴驷猛然一挥短剑，大喊一声，左手食指顿时在地上血淋淋蹦跳。嬴驷捡起地上的血指，猛然在木碑上大书“贞烈山女嬴驷亡妻”八个大字，字方写完，咕咚一声栽倒在墓前……

第二天，太阳照亮山谷的时候，嬴驷才睁开眼睛。一看左手，嬴驷大吃一惊，那根断指竟然神奇地接在了食指上，还用一片白布包扎着。再一看，身上还盖着一件布衫，身旁还放着一块熟肉。嬴驷大为疑惑，翻身爬起四面张望，却是杳无人迹。愣怔半日，对着上天长长三拜，又对着少女坟墓拜了三拜，喝了一顿山溪水，吃了那块熟肉，便艰难地开始爬山……

爬上山来，嬴驷沿着南山山麓西行，出得大散关，向陇西跋涉去了。

……

十年过去，嬴驷已经走遍了秦国西部的草原河谷，也走遍了被魏国占领的河西地区。最后，他回到了关中，来到了郿县，住在了那个令他刻骨铭心的白里。这时候，他已经快三十岁了，长发长须，精瘦结实，肤色粗黑，地道一个苦行农事的农学士子，任谁也想不到，他就是十三年前的秦国太子。

又是夕阳暮色，一个肩扛铁锄赤脚布衣者走出了田头，步态疲惫散漫地向白村而来。走着走着，他倚锄而立，木然看着暮色中炊烟袅袅的村庄。一个十四五岁的少年左手提着陶罐，右手抱着一束从田中锄下的杂草，从他身后兴冲冲赶上："秦大哥，今晚到我家用饭如何？我娘炖的羊肉美极了。反正你也是孤身游学，一个人回去冰锅冷灶的。"少年聪敏伶俐，一串儿话说得铃铛般脆，却又老成得大人一般。

"那就多谢小兄弟了。"

"咳，秦大哥客气了。我白山在村里，和谁都不搭界，就高兴和你说话。秦大哥有学问，老族长都说，你不是个寻常人哩。"

"农家士子，力行躬耕，自食其力而已，寻常得很。"秦大哥疲惫地笑笑。

"不管咋说，我就喜欢你，沉沉的。我白山，没有朋友。"少年脸色黯淡下来。

秦大哥搂住少年肩膀："小兄弟，秦大哥做你的朋友。"

说着话已经来到村边一个普通的砖房院落前，与村中其他宅院相比，这家显然要贫寒一些。少年在门外放下青草，才轻轻叩门。厚厚的木门"吱呀"开了，一个头发灰白却是一身整洁布衣的妇人站在门内，脸色平淡得几乎没有表情。

"娘，这是秦大哥。"少年恭恭敬敬，方才活泼生气顿时消失。

"见过先生。"妇人稍有和缓的面色中，依旧透着一种萧瑟落寞。

秦大哥将铁锄靠在门后，深深一躬："秦庶见过前辈，多有叨扰。"

“先生莫得客气。山儿，带客人到正屋落座。”

白山拉起秦庶的手：“兄台，我们到大屋坐。”说着便将秦庶拉到了坐北面南的正屋。秦庶略一打量，便感到这间简朴宽敞的客厅隐隐散发着一种败落的贵族气息。面前是磨损落漆的长案，膝下是色泽已经暗污的毛毡坐垫，屋角一座陈旧的剑架上横着一支铜锈斑驳的短剑，再里边就是一架已经用旧布包起来的竹简。点点滴滴，都透露着主人家不凡的往昔。

“秦大哥，上座。我来点灯。”白山说话间将一盏带有风罩的高脚铜灯点了起来，屋中顿时明亮。白山又从屋角窸窸窣窣拖出一个红布封口的坛子，“秦大哥，这坛老酒寻常没人动，今日我们干了它。”

门轻轻推开了，白夫人端着一个大盘走了进来，将三个带盖子的精致陶盆摆在长案上。白山一一打开盖子，是一盆热腾腾的炖羊腿，一盆藿菜，一盆关中秦人最喜欢的凉苦菜。一转身，白夫人又端来一个小盘，拿出两双筷子，一碗小蒜，一碗米醋，一盘热热的白面饼。虽是家常，每一样却都整治得甚是精致干净，雪白青绿，香气扑鼻。秦庶一看就知道，若非世家传统，寻常农家的饭菜决然不会做到如此精细讲究。白夫人淡淡笑道：“粗茶淡饭，请先生慢用，失陪了。”白山小心翼翼问：“娘，我与秦大哥，饮了这坛酒如何？”白夫人略一沉吟，点点头走了出去。

白山又活泼起来，拿出两个细脖子的铜觯斟满：“秦大哥，不是你来，娘不会教我饮酒。来，我们干了！”举觯一碰，咕咚咚饮了下去，呛得满脸通红，连连咳嗽，“秦大哥，这，这是我第一次饮酒，好辣！”

秦庶也是脸上冒汗，笑道：“惭愧，我也是第一次饮酒，彼此彼此。”

“噫，”白山惊讶，“秦大哥该三十多岁了吧？二十岁出头时加冠大礼，必要饮酒的，你没有？”

秦庶摇摇头：“我少小游学，长久离家，至今尚未加冠。”

白山啧啧啧一阵：“秦大哥，你如何那么多与人不一样？哎，你没觉得我家、我娘、我，也不同于白里人？不寻常么？”

秦庶沉吟：“是有些不同。家道中落了，是么？”

“咳，不说也罢。”白山涨红的脸上双眼潮湿。

“小兄弟有何愁苦，不妨一吐为快。”秦庶慨然又饮一觯。

白山也猛然饮了一觯，长长地呼出一口气，明亮的眼睛中溢满了泪水：“这不是愁，也不是苦。这是仇，是恨。我一生下来就没有父亲。十五年了，我与娘相依为命。那么大的家，那么大的势，那么多的人，就那样风吹云散了。秦大哥，你说，人该信天命么？”

“小兄弟，你父亲，死于非命？”

“不。被太子嬴驷杀死的。”白山嘶哑的声音一字一顿。

秦庶猛然一抖，铜觯“咣”地掉在石板地上，连忙捡起，充满关切地问：“小兄弟，这，这太子，为何要杀你父亲？”

“当年，白氏全族都是太子封地。那年夏收时节，我父亲领着车队给太子府缴粮。不知何故，十几车粮食都变成了沙石土块。那个太子不分青红皂白，便杀死了我父亲，又狠毒地杀了白氏数十口青壮。从那以后，白氏一族就衰落了。你说，这不是仇恨么？”年深月久的仇恨浸泡，使少年白山有着比成年人还要深刻的冷漠。

“小兄弟，这粮食，如何，竟能变了沙石？”秦庶眼睛闪出异样的光芒。白山一拳砸在长案上：“天晓得！我白氏举族明察暗访了十几年，还没查出这只黑手。上天真是大大的不公！。”

“小兄弟，你，恨那个太子么？”

“恨。他行凶杀人的时候，还没有我大。秦大哥，你说，如此狠毒少年，做了国君还不吃人？咳，听说他被国君废为庶人，赶出了都城，失足摔死在了山里，也算是罪有应得。否则，我都要杀他，老秦人都咒他死！”

秦庶脸色煞白，沉重地叹息一声：“小兄弟，天意也。”

“天意？”白山哈哈大笑，“秦大哥，你不是秦国人，就不明白。老秦人讲究个快意恩仇，有恩有仇都必报，否则还不如死了。我白山一生两大仇人，死了一个，剩下这个一定要查出来，杀了他！加冠之后，我就和你一样流浪游学，查访仇家，不信他上天入地不成？报了仇，我再请你喝酒！”

“小兄弟，是何声音？你听！”秦庶脸色骤变。

静夜之中，隐隐约约的女人哭声若游丝般飘荡，凄厉悲怆，令人毛骨悚然。白山阴沉沉道：“那是我娘。她，每晚都要在父亲灵前哭祭……”

“咣！”秦庶醉了，猛然趴在案上，昏了过去。

三更时分，秦庶才跌跌撞撞地回到村后靠山的小院子。他知道，其实自己并没有喝多少酒，他不会在一个深沉多思满怀仇恨的少年家里放纵自己。流浪的岁月，已经给了他足够的警惕。可是，他不明白自己如何就昏昏然了，就神思大乱了。是那个少年的仇恨摧垮了他？是那一家的森森阴冷迷乱了他？真是弄不清楚了。独自站在小院子里

望着无垠的河汉，他喟然长叹。嬴驷啊嬴驷，你的稚嫩、偏执与冲动，埋下了多么可怕的仇恨种子？一个少年尚且对你如此刻骨仇视，更别说整个孟西白三族和无数拥戴变法的民众了。在他们心目中，秦国太子是个歹毒阴狠的狼崽，他们期盼这个太子早早地死于非命，他们根本不想要如此的国君，否则，如何能有"太子失足摔死"的传闻？嬴驷啊，你在国人心目中已经死了，在公父的心里也已经死了。你，你眼下算个什么东西？漂泊十多年，公父从来没有寻觅过自己，早先和官府的一丝联络，也早早没有了。看来，公父的的确确是将自己当做废了的庶民，遗忘了。也许公父早已经大婚，已经有了不止一个儿子，他为何一定要记挂这个几乎要毁掉秦国变法的忤逆的儿子？

十多年的孤身游历，嬴驷对公父的怨尤，早已经随着他的稚嫩烟消云散了。秦国山野沧海桑田般的变化，也使他对变法的偏执怨恨，随着脚下的坎坷变成了一缕飘散的烟雾。他深深地理解了公父，也深深地理解了新法。可是，少年白山的仇恨火焰，却使他蓦然悟到了自己在秦国朝野的处境—— 一个被岁月无情淹没了的弃儿。一直坚实沉淀着的希望破灭了，一直锤炼着的意志崩溃了，一直憧憬着的未来虚化了，一直支撑着身心的山岳塌陷了。

嬴驷木呆呆地看着月亮渐渐地暗淡下去，走进屋内背起小包袱，拿起那支光滑的木杖，走出了屋门。是的，天还没有亮，离开这里，离开秦国，永远……

一阵辚辚车声与马蹄声骤然传来！凭着多年山野磨炼的灵敏听力，嬴驷断定车马正是向他的独院驶来。莫非有人识破了我的真实身份，前来寻仇？嬴驷一个箭步蹿到院门后，猛然一扯手中木杖，一支闪亮的短剑赫然在手。

"笃笃笃"，有人轻轻敲门。

"何人造访？"嬴驷慢悠悠发问。

“县府料民(注)，秦庶开门。”

“县府何人？有夜半料民之事么？”嬴驷冷笑。

“我乃郿县令。官府料民，历来夜间，不失人口，士子不知么？”

想了想，嬴驷轻轻拉开横木，自己却迅速地隐身门后。

一个身披黑色斗篷的高大身影走进院子，默默地四面打量。嬴驷仔细一看，猛然屏住了呼吸，心头一阵狂跳。

“嬴驷，你在哪里？”

“公父！”嬴驷猛然扑倒，跪伏在地，放声痛哭。

秦孝公伸手抚着嬴驷的双肩，半晌沉默：“驷儿，回咸阳……”

三　黑林沟夺情明法

商鞅去商於视察了，没有见到漂泊归来的太子嬴驷。

自从封为商君，商鞅就接连收到商於县令们的“请商君督导书”，并一次次地呈来商於百姓的万民书，请求向商君府缴纳封地赋税。商鞅心里很不是滋味儿。他主持变法，最主要的大法之一，便是实行郡县制。这郡县制的前提和基础，恰是彻底废除分封割地的贵族世袭制。只是虑及秦国实际状况，才做出了变通，保留了“封地”这种最高封赏形式，将爵主与封地的关联最大限度地淡化，明确规定爵主对封地没有治权，更没有征收赋税的权力。实际上，就是将“封地”仅仅作为一种国君封赏的最高名义而保留下来。这一点，商鞅心里最清楚。作为变法强国的策划者与推行者，他获得了国君的最高封号，也获得了与封号相匹配的十三县封地。商鞅也很坦然地接受了封号封地，这是因为他很明白，这只是国家功臣的最高名号，而不是实际领地。

在“奖励军功，奖励农耕”成为国家激励朝野的最有力法令时，自己若第一个坚决推辞爵位奖励，还有谁敢心安理得地接受国家赐封？

那样做，虚伪的道义将逐渐淹没法制的严明，秦国朝野又会被弄得无所适从。作为彻底的法家，卫鞅最厌恶那种“有功惜赏，有罪施仁”的迂腐国策，那是熄灭坚刚、滋生懦弱的温吞水。他非常自觉、非常明确地在秦国实行重奖重罚，有功不惜赏，有罪不施仁，法行如山，朝野一体。商鞅坚信，只有这样，才能最大限度地激励人们为国立功的勇气与激情，才能最大限度地抑制、摧毁人们本性中潜藏的犯罪恶欲。这正是他反复向吏员们说的“大仁不仁”的道理，也是他坚决反对儒家人治“仁政”的根本点。在法制推行中，商鞅反复向各郡县官署申明，不许庶民“辞赏”。畏赏者必畏死，不敢坦然接受应得的荣誉与爵位，也必然不会在国家危难时勇敢赴死。这就是商鞅对“辞赏”者的定论。唯其如此，商鞅如何能自己辞赏？法令不允许，他自己的性格也不允许。如今，郡县官吏和商於百姓似乎忘记了新法本意。他们对商君变法感恩戴德，以为商君封地当之无愧，庶民百姓向恩人功臣缴纳赋税天经地义，甚至求之不得。这种眼看就要席卷秦国的“善民潮”，使商鞅感到了深深不安。他没有来得及等候秦孝公回来，就带着荆南和十余名铁甲骑士赶赴商於了。

他们没有走南山丰水入商於的那条路，而从蓝田塬翻过，进入了商於。

当年，商鞅曾从这条路进入商於山地察勘，知道这一带是商於最穷困的地方。他想沿途看看，穷商於变化有多大？时当仲秋，一上蓝田塬，便见树木葱茏的山头夹着大片金黄的豆田谷田伸展到山野尽头。山坡河谷，到处可见星星点点的身影，时而可闻农夫悠长高亢的山歌。显然，农家已经开始秋收了。商鞅一路走马瞭望，眼睛不觉湿润了。当年人迹罕至的荒山秃岭，二十年间变成了林木满山豆谷茶的丰裕山乡，当真是倏忽间桑田沧海，令人感慨万端。翻过蓝田塬进入

丹水谷地，当年的羊肠小道已经大大拓宽，成了可错开两车的宽阔官道。在山腰官道上鸟瞰河谷，绿树谷田包裹着一个又一个村庄，炊烟袅袅，牛羊哞咩，不需相问，也是安居乐业丰饶小康的景象。绕过峣关，向东南便进入了通向商於的官道。

忽然，迎面驶来长长一串牛车，大约有二十余辆之多，每辆车上都装着鼓鼓囊囊的麻布口袋。庶民缴粮么？不到时候。商旅路过？如何乘马押车的却是一个黑衣小吏？商於向咸阳运粮么？国府没有下令调商於之粮。商鞅觉得奇怪，便向荆南瞥了一眼。荆南会意，立马当道，拦住牛车。车队中间的押车黑衣人看见，纵马驰来，高声呵斥：“光天化日，何人敢拦官车？不怕新法治罪么？”荆南向道边商鞅一拱手，又向押车人比划着伸手作请。

押车小吏向道旁一看，滚鞍下马拜倒在地：“在下商於小吏，不知商君驾到，万望恕罪。”商鞅淡淡道：“你起来。我问你，这粮车要去何处？做何用？”小吏拱手答道：“回商君，小人奉命押粮五千斛，到商於县黑林沟赈灾。”商鞅大奇，沉声道：“风调雨顺，又正当秋收，何来赈灾之说？”小吏急忙回答：“回商君，黑林沟并非天灾，乃、乃人祸。我县令念其对变法有功，已经救济两年了。”商鞅冷冷道：“距黑林沟尚有多远？”小吏指着前方山口：“回商君，不到十五里，进了山口就是。”

商鞅略一思忖：“我和你一起去黑林沟。”转身向卫士将官下令，“立即带我令牌，着商於县令即刻赶赴黑林沟。”“遵命！”卫士将官飞驰而去。

牛车队走得很慢，刚刚进得山口，商於县令就带着几名吏员飞骑赶来。商鞅勒住马缰，阴沉着脸听完了商於县令结结巴巴的叙述，心中不禁生出一股凉意。

黑林沟是变法以来秦国最为有名的乡里之一，和郿县的白里一样，朝野皆知。所不同的是，白里是关中腹地秦国老贵族的农家支脉，以多事闻名。黑林沟却是穷山野岭的隶农（奴隶）新里，以勤耕守法多受官府激赏而闻名。变法前十年，黑林沟不足五十户人家，便有六家获得爵位，五家公士爵，一家造士爵。在整个秦国，黑林沟是争得“农事爵”最多的里。里正黑九，更是秦国万余个里正中唯一获得造士爵的一个，其赫赫声名可想而知。商鞅当年踏勘秦国的时候，黑林沟已经逃亡得只剩下十多户人家了。太子嬴驷隐名游学在这里的时候，黑林沟正是蓬蓬勃勃的红火时期。商鞅作为统摄国政的大良造，对黑林沟的每一次授爵，都激动得心潮起伏感慨万端。在他的内心，黑林沟就是秦国变法激励民众的活生生的楷模。

谁能想到，就是这样一个功勋里，竟能在三五年之中变成了一个饥饿里！

据商於县令说，黑林沟的变化是从里正黑九开始的。黑九将唯一一个儿子送到了军中，渴望他为国立功光耀门庭。谁能想到，憨厚朴实的黑矛还没有来得及上战场，就在新军训练中失足掉下悬崖伤残致死了。官文传来，黑九夫妇没有哭叫，没有眼泪，连官府的抚恤金都坚决辞掉了。官府乡民没有不敬佩黑九夫妇知事明理的，商於县令还给黑九赐了一块“大义高风”的刻石。谁知从那以后，黑九性情大变，酗酒成性，竟在村里造了一个酿酒坊，经常拉一拨光棍或后生饮得大醉醺醺。慢慢地，黑林沟的人就变懒了，变馋了，荒芜了田庄，荒废了公事。开初，乡民与郡县官署感念黑九往昔好处，都替他兜着包着，想他一定能回心转意振作起来。可是年复一年，黑九却如同泡在酒里一般，整天醉醺醺地游荡哭笑，没有疯，也没有傻，就是不务正业。三五年下来，黑林沟的穷人越来越多，又回到了老样子，一片荒凉破败。许多村民想逃往他乡，又畏惧新法的脱籍罪，想逃往楚国，又怕被关口捉回来以叛逃罪斩首。万般无奈，只有在村中苦守。商於县令本是韩国的一个儒家士子，素有仁政爱民之心，不忍看黑林沟人

忍饥受寒，便从县库里拨出粮食救济黑林沟，恰恰在第三年教商鞅碰上了。

“为何不上报国府？”商鞅冷漠得有些木然。

县令连连拭汗：“回商君，下官以为一里事小，就、就擅自做主了。”

“三年，共用官粮多少？”

“回商君，一万三千斛，折金百镒之多。商於没有动用国府军粮。”

“可曾想过，如此做违背新法？”商鞅突然严厉起来。

县令本来慌乱，此时更是手足无措，期期艾艾道：“法，不、不违天理。官府赈灾，乃、乃天道仁政，与法似、似有通融处。”

商鞅冷冷道：“进里。看看你的天道仁政。”

押车小吏和商鞅卫队已经将乡人传唤到打谷场。往昔秋收时堆满谷草垛的大场，如今却是荒草丛生。乡人衣衫褴褛地蜷缩在一起，个个面黄肌瘦，男人酒气熏天，女人蓬头垢面，场中弥漫着一种穷困潦倒的穷酸与绝望气息。

商鞅凌厉的目光扫视着猥琐的人群：“谁是黑九？走出来！”

黑乎乎的人群中摇出一个气喘吁吁的汉子，白发苍苍，臃肿肥胖，粗大的鼻头上生满红红的显眼的酒糟，浓浓的酒意加上懵懂的恐惧，涨红的脸上大汗淋漓，在这群青黄干瘪的人群中显得突兀怪诞。他踉踉跄跄地走到前面，扑通跪倒，深深低下头，兀自喘着粗气，一句话也不说。

商鞅厌恶地皱着眉头：“你是里正黑九？造士爵？”黑九只是喘气点头，没有出声。“是你首开恶习，常年聚酒，耗尽村民粟谷，荒芜了千亩良田？”黑九喘气更粗更重，只是频频点头。

“官府赈济之后，你反倒愈加懒惰，带着全村吃官粮？”黑九依旧只是点头，汗珠已经滴滴答答掉到了地上。商鞅冷冷问：“诸位村民父老，你等对黑九所为，可有辩解？”

“哇”的一声，人群捶胸顿足放声痛哭，无尽的羞惭使他们抬不起头，说不出话。商於县令和吏员、卫士都忍不住心酸低头。只有黑九没有哭，一段木头一样跪在那里。

商鞅厉声喝道：“不许哭嚎，都站起来！”村民们骤然噤声，惊恐地望着冷冰冰的商鞅，又不由自主地深深低下头。

商鞅冷冷道：“秦国法令，不容二出，执法不避贵贱，法外永不施恩。此等道理，二十年来朝野皆知。奖励耕战，惩治疲惰，乃秦国新法之根本。黑林沟里正黑九，怠于职守，放纵恶欲，致使富裕勤耕之村，沦为饥荒穷困，罪不可赦。来人，将黑九押起，就地正法！”

铁甲卫士哄然应命，将肥胖臃肿的黑九猛然架起。村民们惊恐地睁大了眼睛，突然一齐跪倒哭喊：“大人，饶恕里正，让他改过自新吧。”

“立即正法！”商鞅厉声一喝，头也不回。四名卫士将黑九押到了场边石碌旁。黑九嘶声大喊：“黑九该死！黑林沟子孙们，不要学黑九啊！”便将头颅伸到了石碌顶上。卫士剑光一闪，一颗白头滚下，鲜血喷出丈余之外。

场中村民脸色煞白，鸦雀无声，如在梦魇中一般。

“黑九啊！你等我！”突然，一个蓬头垢面的白发老女人哭嚎着从人群中冲出，抱住黑九的尸体，猛然一头撞上石磙。满面鲜血的老女人费力地笑了一下，嘴唇嚅动着想说一句什么，终于未能说出，趴在黑九胸前去了。

“黑嫂！好黑嫂啊！”顷刻间男女老幼放声痛哭，一齐跪倒在地，向老女人的尸体叩头。显然，他们对黑九的死，远远不如对老女人的死感到震撼悲伤。

商鞅转过身子，背对着悲伤哭泣的人群，紧紧咬着牙关。商鞅蓦然想起，当年他第一次踏进商於的穷山恶水时，黑嫂还是个活泼天真的村姑少女，黑九还是个憨厚朴实的愣后生，他们俩的相爱，是这个穷乡僻壤的美丽神话。就在商鞅要离开这个村子时，他们大婚了。他们很穷，可是他们对好日子却充满了憧憬。商鞅记得，他当时送了这对新婚夫妻十枚铁钱，活泼天真的新娘还为他唱了一支山歌，说他这个“过路先生”是他们俩的福星。后来，为了暗中保护嬴驷，商鞅曾派荆南多次到商於黑林沟暗访，知道了黑九夫妇已经是深受山民拥戴的好里正，是秦国里正中一颗耀眼的亮星了。谁能想到，今日竟是自己亲自将黑九斩首了，那个贤良能干聪慧爽朗几乎有恩于每一个路人和村民的黑嫂也去了。她如何知道，他便是当年那个“过路先生”啊……商鞅感到心头阵阵疼痛，一股热泪夺眶而出。

商鞅没有心软，在满场痛哭声中，猛然转过身来厉声道：“将商於县令押起来！”

村民们猛然止住了哭声，惊恐地看着商鞅，茫然不知所措。

商鞅冷冷道：“商於县令疏于督导，使民怠惰；又滥施仁政，触犯新法，开秦国新政之恶例，实为不赦之罪！为正国法，以戒恶习，将商於县令，就地正法！”

商鞅冷峻的宣判刚一落点，黑林沟村民们轰然跪倒一片：“大人啊，县令是好人！饶了他这一次吧。”几个白发苍苍的老人叩头哭求：“大人，县令有恩于黑林沟，教我等死吧，我等愿意替县令服刑啊！”

商鞅大袖一挥：“法不容情，即刻行刑。”商於县令已经面色灰白地瘫吊在铁甲卫士的臂膊上，嘶声大叫：“千古之下，何有仁政受刑？荒诞律法！商君，你甘做酷吏，青史遗臭么？”

商鞅冷笑：“没有你这迂腐之极的仁政，何来黑林沟之恶性怠惰？身为执法命官，不思唯法是从，却苟且于沽名钓誉，实为法治大堤之蚁穴。秦国官吏皆如你等，法治大堤岂不自溃？国家富强，商鞅何惧酷吏之名？行刑！”

剑光一闪，又一颗人头落地了。这是第二颗秦国县令的人头。黑林沟乡民们第一次亲眼看见，赫赫县令竟然与庶人一样被大刑斩首，惊恐得毛发皆张，大汗淋漓，大张着嘴巴却没有一点儿声音。

商鞅对黑衣小吏下令：“你且留在黑林沟，带领一百名甲士，督耕一年，不许发放官粮救济。明年收获之前，只许催督村民，狩猎采集自救。一年后若有改变，大功晋爵。若无改变，依法严惩不贷。”

“谨遵商君命！”黑衣小吏精神大振。

“黑林沟父老兄弟姐妹们，”商鞅慷慨激昂道，“从今日起，你们就要像上古先民一样，进山狩猎采集，自救谋生！播种之时，官府会按土地多少，如数发给你们种子。然则，绝没有一颗粮食的救济。如果你们不想洗刷自己的耻辱，你们可以逃跑，秦国绝不强留没有血性的懦夫！如果洗刷了耻辱，恢复了黑林沟的富裕生计，人人都是有功之臣，人人晋爵一级。生死荣辱，都掌握在你们自己手中。官府的仁

政，救不了你们。只有你们自己，才能救出自己。我相信，黑林沟人，不是懦夫！”

场中寂静异常，人们的惊恐在倏忽之间神奇地消失了，一双双茫然无措的眼睛渐渐明亮起来，仿佛一个懵懂的醉汉在当头棒喝之下猛然醒悟一般。衣衫褴褛蓬头垢面佝偻猥琐的人群，直起了腰身，眼中燃起了自信的火焰。

商鞅一挥手，满载粮食的牛车队咣当咣当地出村远去了。夕阳西下，黑林沟男女老幼目送着维系生命的赈济粮车渐渐远去，一动不动地伫立着，像面对死亡的猛士，肃穆而又悲壮……

猛然，一个老人高喊：“收拾家伙！进山！”

“收拾家伙！进山！”人们拼命呐喊着，争先恐后地跑开了。

天色暮黑，秋风呼啸。黑林沟的男女老幼举着粗大的松明火把，肩扛手提扶老携幼地进山了。商鞅立马村口，默默地为他们送行，直到那逶迤的火把消失在茫茫大山之中。

商鞅回身看了看黑乎乎的村庄，一挥手，马队向南方的山道奔驰而去。

四　崤山峡谷的神秘刺客

次日清晨，商鞅到达商南城(注)。这座小城堡是商於的治所，城堡南面不远，就是扼守秦楚咽喉的武关，并不是商於十三县的中心地带。由于秦献公以来秦国确立了“国都临敌”的传统，秦国和大国交界地区的治所，大多都设在前沿地带。商南城作为郡守治所，就直接成为秦国南大门——武关的后盾。

商鞅在自己封地的这座首府小城堡，只住了三天。除用一天时间仔细巡查了武关的守备外，主要办了三件事：第一件，命令郡守向黑林沟派出一百名士兵，接受那位督导县吏的指挥，协助黑林沟村民自救。第二件，召见了商於十三县的所有官员和大族族长以及大村落的里正。商鞅痛陈了黑林沟骤变的执法弊端，严厉重申了唯法是从的为政准则，当众宣示了对商於郡守降爵两级，以示惩戒。第三件，反复申明秦法保留封地的真实含义，宣示了自己对商於封地依法享用的“四不”定策：不收赋税，不建府邸，不行治权，不许商於官民以任何形式为他歌功颂德。总而言之，商於十三县不享有任何超越秦国法律的特权，完全与秦国其他郡县一样。

商於十三县的官员、族长、里正，大多是第一次见到这位“功盖管吴”的商君，本想竭尽心力地为商君办几件好事，将商於建成商君的永远退路。这在战国时代，乃是司空见惯的功臣现象，谁也不会感到奇怪。其时，官吏庶民很愿意做贤明功臣的根基，因为这种功臣比国府更能给他们以保护和特权。齐国的孙膑劝田忌大力整饬封地，遇到危险时立即退守封地的策略，正是基于战国现实提出来的自保主张。后来的战国“四大公子”之一的孟尝君，正是在受到陷害时逃回封地才得以保全的。其所以如此，根基正在于封地与封主的相互依存并融为一体。谁想商於人的这片赤诚之心，却被商鞅大大冷淡，还受到了严厉的斥责。商於山民虽然朴实憨厚拙于言辞，但心中却是雪亮，决然能够掂量真假虚实。在他们看来，商君虽然不近人情，但却是千古罕见的无私权臣。一个对天下最根本的财富——土地与民众都断然拒绝的人，山野民众自然是肃然起敬的。但不知为何，商於官员与庶民，却也感到在这个人面前总有几分畏惧——你不能颂扬他，不能追随他，不能向他奉献激情，只能默默地看着他为国为民施展权力，将自己烧成灰烬。就像是上天派下人间救民于水火的神圣一般，人间的欲望烟火丝毫不能熏染他，丝毫不能改变他。对这样的神圣，宵小之民除了敬畏，连爱慕他的激情和为他献身的权利都不能有！

商於的官员民众终于沉默了，他们默默地接受了这个令人尴尬的圣人。

三日后，商鞅走了。没有民众夹道送行，也没有官员饯行长亭。人们远远地看着他走马而去，就像看着一尊神离开了喧嚣的尘寰。

商鞅却很是坦然。他喜欢“各司其事不相扰”这样的官民关系，很厌恶官扰民，也厌恶民扰官。在他看来，官员法外滋事就是官扰民，包括商於县令的滥施仁政。民众歌功颂德额外进献法外求助，就是民扰官。官扰民为害一方，民扰官却是为害天下。官民不相扰，才是一个法治成熟的良好状态。商鞅不可能知道，他的这种为政主张在秦国产生了深远影响。后来的秦惠王、秦昭王，都曾经严厉处斩过为国王杀牛祝寿和歌功颂德的官员庶民。如此法治政风，使秦国朝野在与战国争雄的一百六十多年中，始终保持了清明、勤奋与悍勇，官员羞于沽名钓誉，民众羞于歌功颂德，举国唯法是从，人人惕厉自尊。否则，如何能以一敌六，并战而胜之统一华夏?

走马出得商南城，商鞅吩咐十名铁甲卫士从官道直回咸阳，给秦孝公呈上他对商於诸多事宜的处置上书，他自己只留下荆南同行护卫。卫士将官很不放心，商鞅笑道：“回去吧，都是秦国土地，不会有事。”便带着荆南走了。

出得山口，荆南连打手势询问去哪里。商鞅笑道：“去崤山，认识路么？”

荆南高兴地“噢”了一声，一抖马缰便向东南山地奔去。荆南高兴的是，整整十三年，商鞅终于要回崤山了。同时心中却又很是紧张，因为崤山毕竟是魏国本土，虽说眼下割让给了秦国，但山民肯定不会像老秦人那样教人放心。国君给商君派定的卫士，是一个精锐的千人骑队，千夫长由一员勇猛善战的骑兵偏将担任。秦孝公严令卫队将领“行必于卫鞅左右。卫鞅出事，全队皆斩！”可在收复河西以前，商

君出巡所带的铁甲卫士，最多也只在两三百之间。河西班师后，商君将卫士千骑队全数交给了国尉车英，自己只留下十名。今日连这十名卫士也被遣回了咸阳，只有他一个担纲，荆南岂能不紧张？不管自己对崤山地面有多熟，都得分外小心。荆南知道，商君之所以不北上由蓝田塬进入崤山，而走武关外向东南入崤山，除了这条路近一些外，商君还想再走一遍当年第一次踏勘秦国的老路，看看这片处于秦魏楚交界处的大山如何能建成秦国的形胜要塞。对于商君这个人来说，国事无处不在。荆南跟随商君二十年了，想不起商君办过何等私事，连白雪姑娘都被搁置了十三年没有见面，遑论其他私事？看着商君一领白衣一匹红马，逍遥自在地走马山道，荆南就像自己有了喜事一般快慰。

山道崎岖，不能纵马。看看已经是日落西山，商鞅荆南才到达洛水上游的河谷。顺着洛水河谷走出二百余里再北上，便是崤山区域，即便夜间不停地赶路，也得明日清晨到达崤山。

商鞅打个手势笑道：“荆南啊，休憩片刻，吃点儿再走。”

荆南“噢”地答应一声，指着一块光滑的巨石跑了过去，下马一看，又避风又干净，便向商鞅手势示意——这里正好。赶商鞅来到大石下，荆南已经在大圆石上铺好了垫布，摆好了干肉、干饼、酒囊和短剑，并给商鞅搬好了一个坐墩。他向商鞅比划一下，从马背上摘下另一个皮囊，跑到河边去打水了。商鞅放开两匹马的缰绳，让坐骑自由自在地去河边饮水，以便荆南取水回来正好喂马。他坐在大石前，用短剑将干肉干饼切成小块，等候荆南回来一起吃。

谷风习习，已略有寒凉之意。商鞅望着河谷中最后一抹渐渐褪去的晚霞，油然想到了阔别十三年的白雪。现下，她也在山边看这秋阳晚霞么？当年白雪不辞而别，教侯嬴带的话，孩子稍大就来找他。可是十三年了，白雪既没有找他，连书信也是极少。商鞅只知道她早早就离开了安邑，将白氏宗族的庞大产业完全交给了侯嬴掌管，她自己

到峭山深处的山庄里隐居了。每每想到白雪，商鞅的心头就是一阵震颤，觉得这个遥远的女士子就像钟子期对俞伯牙，是自己永恒的知音，不管分开多久，心都永远融合在一起。商鞅庆幸上天对自己的眷顾，使自己遇到了两个性格迥异却又同样善良聪慧的好女子。荧玉身为秦国公主，丝毫没有公室贵族那些令人厌恶的秉性，否则，以商鞅的冷峻凌厉，这桩婚姻早就名存实亡了。商鞅没有想到的是，这桩以自己郁郁寡欢开始的婚姻，后来竟意外地变得融洽甚至美满起来。荧玉的落落大方，使商鞅在与同僚相处中多了一种无形的润滑力量。荧玉的内秀聪慧，又使她在与商鞅同行露面中每次都起到了意想不到的作用。更重要的是，荧玉对他的关爱、忍让和无微不至的体贴，就像那屋檐下的滴水与穿堂而过的清风，渐渐融化了他冰冷坚硬的心。仅仅是这些也还罢了，最使商鞅刮目相看的，是多年前的一个冬夜，荧玉对他的一席肺腑之言。

那天晚上，商鞅还是在书房里忙碌。更深人静时分，天空飘起了鹅毛大雪。荧玉进来给火盆加上了木炭，又拿来浓浓的米酒挂在火架上煨着。婚后一个月，荧玉就和仆人们私下立了规矩，三更之后由她亲自照料书房，不需仆人们插手。多年来，只要商鞅在书房忙碌，荧玉就绝不会自顾卧榻而眠，所有的琐细事务她都做得精细有序，绝不会弄得叮当作响干扰商鞅。商鞅提起大笔，手边砚池就正好有磨就的一汪黑亮的墨汁；机密命令要亲自刻简，恰好就有一束摊开削好的绿竹简放在长案边上，旁边垫布上的刻刀，也必定磨得锋利雪亮；渴了恰恰就有米酒，热了正好就打开了门窗，穿堂风掠过顿时凉爽；蚊虫肆虐的夏秋，必有艾绳点在四周屋角，寒冷的冬天，火盆里的木炭总是恰到好处地明亮温暖……不知道哪一天，商鞅忽然感到，晚上在书房处置公文特别快捷，忽然大悟，将府中家老唤来，要将夜间执事的仆人晋爵一级奖励。家老惊愕地睁大了眼睛：“左庶长，不知夜间何人执事么？”商鞅对这种不正面答话的拖泥带水素来厌烦：“废话，我何须知道。”家老诚惶诚恐打躬：“左庶长，三更之后，从来是公主照料书房。”商鞅愣怔了，半日无话。他本来是最反对女子进书房的，本能

地以为那是一种无端的干扰，与仆人大不相同，如今……反复思忖，商鞅默默地接受了这种照料，连他自己也弄不明白，这种变化如何竟一直教他接受了？今日，荧玉却是“公然”进来的，而他恰恰又需要休息一下。

荧玉跪坐在长案顶端，浅浅一笑：“夫君，这支剑鞘可好？”说着从宽大的红袖中拿出一个不到两寸见方的丝绸包儿，又轻柔地打开。

“剑鞘么？”商鞅不禁揶揄，“做头巾差不多。”

“且慢。”荧玉伸出右手，微笑着用两指夹起摊在丝绸上的红黄色物事，轻轻一抖，一条几乎透明的带子，带着一种特异的轻微声响笔直地垂下。

商鞅感到惊讶，他从荧玉手中接过“带子”端详，方知这是一支用皮子制作成的剑鞘。那特异的声音，来自剑鞘和剑刃接触的两边。翻开一看，两边竟是细如头发的银丝缝制，其精工细作，令人匪夷所思。就是那薄得几乎透明的皮子，也柔韧得令人难以想象。商鞅反复端详，看不出这是何种珍禽异兽的皮子。剑鞘顶上吊着两方铜片包裹的搭扣，也是非常的精致讲究。

“看不出？”荧玉顽皮地笑笑，“这是犀牛皮第一层，等闲工匠，剥不得如此薄整也。银丝边是我缝制的，其他都是尚坊做的。哎，别急，我是出了五千半两钱的也，不违法。”

“剑鞘固然精美，然世间哪有如此细剑，赏玩罢了。”商鞅对花五千钱做一件玩物显然不以为然。“谁要赏玩了？将你腰间那剑拿出来。”荧玉娇嗔地嚷起来。商鞅惊讶了，难道这剑鞘是荧玉给这支素女剑做的？自大婚之日，他从来没有讲过这素女剑的来历。而且，这支剑缠于腰间，外形酷似一根丝带，他又从来都是一身白衣，几乎没有人注意到他腰间系有一支稀世宝剑，荧玉却如何知晓？而且看来早已

经知道了。商鞅看看荧玉，默默解下了腰间的素女剑。荧玉接过剑来，顺手往剑鞘里一插，剑柄一摆，包铜皮扣"嗒"的一声带住了剑扣，剑鞘合一，天衣无缝。

"自己看看，合适不？"荧玉笑着递过剑柄。

一搭手，商鞅便知道这鞘与剑匹配得严丝合缝，不松不滑不紧不涩不软不硬不长不短。这素女剑本是裸剑，百十年下来，光泽自然有所磨损，佩剑者自然也要处处小心，以防裸剑自伤。如今这剑鞘一套，非但保护了这支名剑的锋刃光泽，而且省去了主人行动的诸多不便。然更妙的是，带鞘后丝毫不影响素女剑作为腰带佩剑的特异方式。荧玉偎依过来，亲手将素女剑系上了商鞅腰间，一支隐隐发亮的淡黄色精美"皮带"竟然使主人倍添风采。

荧玉高兴地连连拍手："好也！白姐姐看了一定高兴。"

商鞅不禁怔住了："你？你知道……白雪？"

荧玉面色绯红，羞涩笑道："嫁你三个月后，才知道的。白姐姐是个好人，罕见的奇女子……"荧玉说着，眼中溢出了泪水，"夫君，该接白姐姐来咸阳。一起住。她独居十多年，还有夫君一个儿子……这样对她，不公也。"

商鞅双眼潮湿，忍不住抱住了荧玉。

可是，那时要迁都，要训练新军，还要准备收复河西，商鞅紧张忙碌得一天只能休憩一两个时辰，如何有时间去办这件必须由他亲自办理的大事？他的两鬓白发，就是那几年悄悄生出来的。这件刻骨铭心的大事，竟然就这样被一拖再拖，直到今日……

突然，"噢嗬"一声怒吼从河边传来。荆南！

商鞅霍然起身，只见暮色隐隐中河边有人影绰绰，不时传来低沉猛烈的砍杀之声。商鞅一个纵跃，跳上了旁边一块大石，仔细瞭望，四周没有发现埋伏迹象，便跳下大石要去救援荆南。

“商君，你走得了么？”一个黑布蒙面人赫然当道。

“你是何人？意欲何为？”见对方知道自己身份，商鞅已经明白

此等人绝非盗贼抢劫，自然很想听听他自报家门。“我是何人？哼哼，拿到你首级后，我自会昭告天下。”商鞅大笑：“既可昭告天下，也算是英雄名士了。何不拿掉面布，让本君死个明白？”

蒙面人冷冷一笑：“在下不是英雄名士，可要你这个英雄名士血溅崤山。商鞅啊商鞅，上天赐你天赋大才，却不赐你剑术武功。那个哑巴荆南又过不来，你就自己割下头颅，免得我动粗，失了商君身份。”

商鞅也冷笑着：“如此说来，阁下是剑术超凡了？然则，本君素来喜欢惩办刺客，想将阁下带回咸阳明正典刑，如何是好？”

“商鞅！你酷爱刑杀，今日我就杀了你这个刑痴，为天下王道张目！”蒙面人怒喝一声，凌空飞跃，一支闪亮的长剑当胸刺到。谁知就在这堪堪之间，随着一声沙哑的怒吼，一团炫目的剑光流星般飞来，“噌”的一声轻响，蒙面人手中的长剑断为数截，乱纷纷碰到大石上迸出一片火星。

蒙面人大惊，一声长啸，顿时消失得无影无踪。

疾步赶来的荆南连声怒吼，显然在大骂这些刺客。

原来，荆南这次带的是那柄蚩尤天月剑。河西战场上，公子印为了活命，主动将蚩尤剑献给了商鞅。商鞅本想将这柄亘古名剑亲手交还公子虔，冰释公子虔对自己的仇恨。但三次登门，均遭闭门谢客的

拒绝。无奈之下，商鞅请秦孝公转交，秦孝公却不以为然地笑笑：“蚩尤剑本是嬴族祖传，公子虔要它也无用。今日特赐商君，以为防身之用。神剑名器，唯大英雄可以服之也。”可这蚩尤剑乃战场神兵，长大碍眼，商鞅如何能随身佩带它行走于朝野之间？反复思虑，商鞅将蚩尤剑交给了荆南。一则荆南的威猛绝伦与蚩尤剑的气魄相匹配，二则荆南是自己的贴身护卫，国君朝臣也觉得顺理成章。荆南天生是个“兵痴”，拿到蚩尤剑激动得奉若神明，天天练这弯月剑的独特用法。先是用楚国名震天下的弯剑“吴钩”练习，称手后才换了蚩尤剑。虽说还没有达到公子虔那样的火候，可也能熟练使用了。荆南是职业剑士，剑不离身乃行动铁则，到河边取水自然也是随身带剑。

就在荆南弯腰汲水的刹那之间，山石草丛中蹿出了六支利剑，一齐向他猛刺。荆南并非先天聋哑，耳音极好，弯腰时已经听见天月剑在剑鞘中隐隐振鸣。山石中剑风一起，他本能地左手出剑，一个圆弧向身后划出。待他右手提起汲水皮囊转过身子，六支长剑已经被齐齐削断。荆南怒吼连声，一边教商鞅听见提防，一边追杀六名惊慌失措的刺客。从山石间灵敏异常的纵跃身手看，刺客绝非寻常剑士。但他们忌惮于荆南的天月剑，只有招架躲避之力。荆南将天月剑舞得一团光芒，剑风直达五六丈之外，刺客们不敢近前，荆南也无心追杀，舞着剑冲向商鞅身边。

堪堪三丈之外，眼见蒙面人跃起击刺，荆南一个飞掷，天月剑啸音大起，滴溜溜一团白光电射飞击，竟迎面截住了蒙面人的长剑。这本是弯剑的独特手法，力道得当，弯剑可像圆形“剑饼”一样疾飞劲射，剑光偾张，直如一轮明月。

商鞅也是第一次目睹天月剑的威力，不禁连连惊叹。

荆南哇啦哇啦地比划一番，商鞅不禁陷入沉思。他知道荆南的意思，蒙面人的遁形术很是怪异。据他所知，只有楚国一个古老的铸剑

派才有，这拨刺客肯定和楚国有关。可是，楚国要杀他，会用如此手段么？商鞅不能相信荆南的判断，他的思绪飘得很远很远……

五　秋风山庄两情长

白雪在崤山已经住了十三年了。

崤山是一片奇特的山地。它西接函谷关内的桃林高地(注)，东抵洛阳城外，北跨大河，南抵伊水上游，方圆数百里群山起伏林木葱茏。这片山地恰恰卡在魏、韩、秦、楚、周五国的交界地带。虽是山地，但却是“五邦通衢”的冲要。但奇怪的是，偏偏没有任何一个国家在这片山地建立城堡要塞，竟是一片天下腹心的处女大山。

崤山本身虽然封闭，但出山百余里，西北山口接着秦国函谷关，西南顺洛水上游通秦国南大门武关，东面山口接韩国产铁要地宜阳；东北出洛水河谷，可直达周室洛阳；北渡黄河百余里，即是魏国安邑；南出山口，连着楚国熊耳山与伏牛山地带的要塞南阳。也就是说，住在这片幽静的连绵大山，向哪个国家去都不很远，也都很方便。

崤山原本一直是魏国领土。在魏国占领秦国河西之地的岁月里，崤山已经是魏国大后方了。相邻的其他国家，根本无法与魏国争夺崤山。秦国收复河西，并强迫魏国将崤山割让给秦国以后，形势陡变，崤山的位置顿时重要起来。对秦国而言，崤山是控制函谷关外数百里黄河渡口的一个天然屏障，同时也成为秦国东进的一个坚实跳板。对魏、韩、周三国而言，崤山则成为逼近胸前的一把利剑，插入腹心的一个楔子。对楚国而言，崤山则成为秦国正面压迫楚国淮北地区的一座大山。如此一来，各国对崤山大为重视，纷纷向崤山腹地派出大量斥候，侦探地形与山民分布，准备随时建立封锁崤山出口的要塞。崤山顿时热闹起来了。

这种突兀的变化，白雪可是没有料到。

当年，白雪忍痛离开栎阳的时候，崤山还是魏国的“老西门”。白雪回到安邑后身孕反应很强烈，很想找个幽静去处长住生养。按说涑水河谷的狩猎山庄是个好地方，可白雪总觉得涑水河谷离安邑太近，不安宁。魏国迁都后这里又离赵国太近，很可能成为双方拉锯争夺的兵家之地，不安全。自己需要的是一个远离兵争的安静地方，距离都城的远近，对她几乎没有作用。

梅姑和老总事反复查找，才发现了崤山这座已经废弃的山庄。这是老白圭按照他一贯的商战传统，针对洛阳周室、韩国宜阳以及楚国淮北，特意建立的货物秘密储存基地。白圭死后，白氏家族的长途商贸有所收缩，加上洛阳周室的购买力大大下降，崤山基地的储运功能被函谷关内的桃林高地取代，这座崤山小城堡便废弃不用了。

白雪对这废弃的城堡颇感兴趣，和梅姑、侯嬴专程去看了一趟，很是满意这座城堡的隐秘幽静：唯一的缺陷就是太大，又加荒废日久，不能居住，修葺一新又很是费事。侯嬴知道白雪的心境，提出在废弃城堡的旁边山头上新建一座小山庄，费事不多，住着又紧凑舒适。想来想去，白雪同意了。大半年后，崤山小寨建成了，坐落在老城堡旁边的半山腰，一条山溪瀑布挂在中间，将新老庄园隔开。小寨淹没在漫山遍野的密林之中，外人很难发现。白氏家族素来有建筑秘密基地的传统，将这座只有十多间房屋和一座仓库的小寨，建得异常的坚固隐蔽。白雪很高兴，将小寨取名为“静远山庄”。

进山之前，白雪将侯嬴、老总事和白氏家族的老功臣二十六人，全部召集起来做最后安排。她将白氏商家财产预先分成了三十份，两份最大的交给了侯嬴和老总事，两份较小的留给了自己和梅姑，其余二十六份平均分给了二十六位老功臣。谁知当她一一分配完毕后，却久久无人说话。

“诸位有何想法？是否白雪析产不公？”白雪笑问。

老总事面红耳赤：“敢问姑娘，白门商家传承百年，名震天下，未尝入不敷出，为何却要析产遣散？”

二十六功臣一齐拱手道：“我等效忠女主，不能析产毁业！”

侯嬴深深一躬：“姑娘不管有何想法，此举的确不妥。姑娘纵然隐退山林，白门一干老人绝不会乱了阵脚。且不说姑娘即将临盆，白氏后继有人，仅仅这经营百年的根基毁于一旦，也是暴殄天物。敢请姑娘三思后行。”

“请女主三思后行。”功臣们一齐拜倒，满堂的白发头颅都在颤抖。

“诸位快快请起。”白雪将要临产，宽大的衣裙虽不显过分臃肿，却也难以弯腰一一搀扶，只有站在堂中连连摆手，“诸位起来，听我说。”

老功臣们都在商旅沧海久经磨炼，个个心细如发，见女主行动大是不便，立即起来肃然站好。白雪叹息一声道：“白氏商旅，到我手是第四代，一百多年。然我不善经商，也无心经商，数十年来从不过问白门商事。白门财富虽说以白氏为底本滋生，但也是诸位兢兢业业操持积累而来。先父曾说过，财货如流，能祸能福，有心则当之，无心则散之。白雪志不在商，析产于诸位白门功臣，使白门商道遍及天下，未尝不是好事。诸位既然坚执不肯接受析产，倒也可变通从事。今日析产份额不变，今后之商事即为诸位合产经营。你等公推一人主事，能合则合之，不能合则随时分之。此乃两全之策，免得我一朝有事，内部生乱，反倒坏了白氏声誉。诸位以为如何？”

老功臣们齐声道：“侯兄主事，老总事辅之，我等和衷共济！”

“侯兄、老总事，看来得多劳二位了。你等就相机行事吧。”

“姑娘放心，白门商事坚如磐石，断无内乱之忧。”侯嬴与老总事慷慨激昂地回答。

“守定商旅，等待新主！”老功臣们也是一片激昂。

白雪本来还想说什么，终是没有再说，默默地对众人一躬，回头走了。

倏忽十三年过去了，静远山庄已经在山风雨雪中变成了半老寨子，宁静地隐匿在山林深处，消磨着悠长的岁月。

眼下正是仲秋时节，秋高气爽，阳光照得满山苍黄，山庄外的小道上铺满了落叶。一个英武少年正从瀑布旁边的山坡上飞跑下来，在嶙峋山石间飞纵跳跃，满头大汗依然不停。猛然，一只苍鹰从山峦掠过，在少年头顶盘旋鸣叫。少年停止了跳跃，端详一阵，迅速摘下背上的木弓，又从箭壶中拔出一支羽箭搭上，引弓满射，羽箭“嗖”地啸叫着飞向天空。但闻黑鹰锐声长鸣，振翅高飞，那支羽箭眼见就要贯穿鹰腹，却怏怏地掉了下来。少年气得跺脚直跳，将木弓狠狠摔向山石，木弓“啪”地断为两截。少年想了想，又捡起断弓，向山庄飞跑而来。

少年猛然撞开了虚掩的大门，院中一个女子惊讶道：“子岭，何事慌张？”

“梅姨，我要铁弓。这木弓劲力太差！”

女子笑道：“哟，吓梅姨一跳。你有多大劲儿，木弓不能使了？”

少年将断木弓撂到石案上，气鼓鼓地不说话。

女子走近一看，大吃一惊：“这是上好的桑木弓也，你拉断的？”

少年顽皮而又得意地笑笑：“如何？梅姨，该给我换铁胎弓了。”

女子惊喜地向着正屋叫道：“大姐大姐，快来看吔。”

“有事啊？”一个不辨年龄的女子出现在宽大的廊下，宽松曳地的绿色长裙，高高挽起的发髻上横插了一支玉簪，手中拿着一卷竹简，潇洒随意中别有一番书生名士的英秀之气。她就是隐居了十三年的白雪。

听见喊声，她走出廊下笑道：“梅姑，一惊一乍的，值得看么？”

“大姐你看，子岭将桑木弓拉断了吔！”梅姑将断了的木弓递给白雪。

白雪接过断弓端详：“子岭，如何便拉断了？”

“回母亲，子岭射一只山鹰，这弓力不济，山鹰飞走了。孩儿生气，将桑木弓摔断了，不是拉断的。”少年昂首挺胸高声回答。

“究竟是桑木弓不济，还是你膂力不济？得试试看。梅姑，取那张良弓来。”白雪很平静慈和，但却丝毫没有溺爱神色，倒更像老师对待学生一般。

梅姑已经拿来了一张铁弓和三支长箭递给白雪，白雪指点着弓箭道：“子岭，这是你外祖留下的弓箭。弓叫王弓，是威力最强的硬弓。

箭叫兵矢，是能穿透三层铠甲的利箭。你只要能将这张王弓拉开两三成，这王弓就是你的了。”

梅姑笑道：“大姐，既然试射，就用寻常箭矢吧，兵矢飞出去找不回来，可惜了。”

“不行。”白雪摇头，“寻常箭矢重量不够，试不出真正的膂力。

再说，他能射多远？自己找回来就是。子岭，来，到门口试射。”

少年接过弓箭，大步赳赳来到山庄门外。静远山庄原处在山腰密林，出门一条石板路，路外就是宽约百步的幽深峡谷，对面山体上的白色岩石清晰可见。白雪指着山庄一侧五六十步开外的一段枯树：“子岭，就射那棵枯树。”“不。”少年摇摇头，“枯树岂配王弓？我要射对面白岩上的那块黑圆石。”

遥遥看去，峡谷对面的白色岩石上突出着一块黑色石头。目力所及，大约也就是拳头大小，虽说比箭靶中心的鹄的稍大，但却比整个箭靶小了许多。若在平地，这倒也是考校箭术的正常距离。但这是一道峡谷，那强劲的谷风对箭矢的影响可是极大，大约寻常将军也不一定能将箭矢送过这样的峡谷，更不要说这样一个少年。

梅姑惊叹：“吔，不行不行！我看都看不清，还是射枯树。”

白雪虽不精通射技，但对剑术武功毕竟有扎实的功底。她觉得，儿子目下的状况无论如何也射不过这道山风习习的峡谷，虽说是壮志可嘉，但太过夸口，也是一种很不好的毛病。她素来是明睿聪慧，知道这种指正只能在儿子试射失败之后，而不能在前，否则他绝不会服气。心念及此，她淡淡笑道：“子岭，只要你能射过峡谷，不管触山与否，都算成功。”

少年没有说话，咬紧牙关，拈弓搭箭，左腿笔直地斜线蹬开，右腿曲蹲成一个结实的弓形；左手持弓，“嗨”的一声，右手扯动弓弦，但听皮裹铁胎的王弓响起了细微的咯吱声，王弓倏忽张开成半月之形。少年一奋力，王弓竟渐渐拉成将近满月之形。这在弓法上是“九成弓”，距离满弓仅有一成力道。白雪梅姑兴奋地屏住呼吸，比自己开弓射箭还要紧张。

少年双目炯炯地瞪视着峡谷对面，猛然放箭，只听一声尖锐的啸叫，长长的兵矢流星般穿过峡谷。但闻“轰隆——”一声，白色山岩上突出的那块黑石便带着一阵烟尘，滚落到深深的峡谷之中。

“彩也！子岭成功了！成功了！”梅姑拍手笑着跳着高声喝彩。

白雪长长地舒了一口气，笑道：“好。这张王弓归你了。”

“谢过母亲！”少年兴奋地跳了起来，“我给母亲猎一只野羊回来！”说着飞快跑向了山庄后的密林。

“子岭，早点儿回来！”梅姑在身后高喊。

“哎，晓得。”山坡密林中遥遥传来少年子岭的清脆声音。

白雪笑笑：“教他去。”便和梅姑进了山庄，又坐在石案前展开那卷竹简看了起来。

梅姑问：“大姐看甚书？忒般认真？”

白雪笑道：“你猜猜。”

梅姑顽皮地眨眨眼：“莫不是大哥的书？”

“梅姑果然聪明。正是前日侯嬴大哥派人送来的流传抄本，是他前些年写的。”

梅姑神秘地笑笑：“大姐吔，你说大哥该不会忘了我们吧？如何还不回来？”

白雪撂下竹简笑了：“是么？那就休了他，教他当那个破官儿去。”

“休了男人？大姐，亏你想得出！”梅姑咯咯咯笑个不停。

猛然，响起了“笃笃笃”敲门声。梅姑一阵惊喜，冲过去拉开门，却呆呆地怔在那里。

“山中游士，讨口水喝。”一个蓝布长衫须发灰白的人，脸上蒙着一方面巾，手中提着一口短剑，苍老嘶哑的声音很是刺耳，“多有叨扰，敢请包涵。”

梅姑回过神来，怏怏道：“不妨事，请进来。”

蓝衫蒙面者走进大门，白雪起身拱手道：“客人光临，多有荣幸，请上屋入座。”

“秋日如春，庭院凉爽，不必进屋叨扰。”蓝衫蒙面者谦恭作礼。

白雪道：“也好。梅姑，搬一坛老酒来，请先生解渴。”

梅姑顷刻间搬来一坛陈年清米酒，又用托盘端来一盆炖兔肉，自到一边忙碌去了。白雪道：“先生请自饮。我清茶作陪了。”

蒙面人道：“鄙人相貌丑陋，不敢示人，敬请先生回避。”

白雪笑了：“貌相乃父母天赐，何须自愧？先生若不介意，但请取下面巾痛饮无妨。”

“先生高风，得罪了。”蓝衫人摘下面巾，一张红赤赤脸庞赫然现出，活像被人生生揭去了面皮，令人望而生畏。

白雪一惊，不自觉捂住了嘴没有出声。远处的梅姑却惊讶得“啊”了一声。

蓝衫人仿佛没有听见，自顾痛饮大嚼。

正在此时，虚掩的庄门“咣当”大开，少年子岭气喘吁吁满面大汗地撞了进来：“娘！野羊！”举起手中一只肥大的黄羊，“快看，箭射在脖颈上了！”

梅姑已经闻声跑来接过黄羊：“快来洗洗，热死了吔。”

白雪高兴道：“好，子岭有功，正好犒劳客人。”

少年怔怔地看着院中蓝衫人：“娘，他是谁？”

白雪笑道：“子岭，这是一位过路客人。该向先生行礼。”

少年天真地笑了：“啊，是客人，我当是……”却硬生生收住口拱手行礼，“客人先生，本庄少主人有礼了。”老声老气，逗得白雪、梅姑和蓝衫人都笑了。“

在下山中游士，见过小公子。”蓝衫人目光盯在了少年脸上。“

先生，小儿有何不对么？”白雪注意到蓝衫人的目光有异。

蓝衫人叹息一声：“不瞒先生，贵公子与我旧时一个老友之相貌神韵酷似，使在下油然感怀。敢问先生，夫君高名贵姓？”

“先生可否见告，你那位老友高名贵姓？”白雪微笑地看着蓝衫人。“在下游历二十余年，沧海桑田，故人的姓名却是记不得了。”

“先生既已忘却故人名姓，我说出来亦是无用，是么？”

蓝衫人点头感慨：“正是正是，原是在下唐突。先生，告辞了。”

少年却突然走近蓝衫人道：“先生，你这脸庞生得有趣，是生来如此，还是猛兽伤害？”

蓝衫人大笑，沙哑凄厉的声音像一头怪枭：“快哉快哉！老夫生平第一次听人说，老夫面相有趣！小公子，这是比虎狼还要厉害的猛兽所伤，记住了？”

“那你报仇了么？”少年兴致勃勃。

“还没有。然老夫的心却没有死。告辞。”蓝衫人一拱手，径自出门去了。

梅姑去掩门，却惊讶地站在门口不动。白雪问：“梅姑，怎么了？”梅姑掩门回身，面色苍白道：“那人刚出门就不见了踪影，鬼魅般消失了，好怪异！”

白雪点点头没有说话，沉思良久，低声吩咐：“放出信鸽，请侯嬴大哥来一趟。”

梅姑答应一声，跑向庭院深处。片刻之后，一只黑色的鸽子冲上蓝天，带着隐隐哨声向东飞去。

放走信鸽，梅姑吩咐两个仆人帮着兴致勃勃的子岭杀那只野羊，自己便去厨下打点整治，要为子岭的箭术膂力庆贺一番。白雪却一直在后院望着远山出神，思忖今日这个不速之客的来路，为商鞅担心，偏又勾起了浓浓的思念。十几年来，她每天都要在这里站上一两个时辰，望着远山踱步，方圆丈许的草地都被踩出了硬土。夕阳将落的时分，庭院中飘来浓郁的肉香，白雪知道野羊已经炖好了，不想教梅姑或儿子看见自己痴痴凝望的样子，信步来到前院。

“笃笃笃”，又是敲门声。

梅姑正在收晾晒的衣服，回头看着白雪做了个鬼脸笑道：“吔，侯嬴大哥忒快嘛。”

子岭冲过来道："梅姨，我来开门，我不怕。"

白雪慈爱地笑道："嗬，子岭长大了，那就去。"

梅姑不自觉拿起石案上子岭的短剑，跟着子岭来到门后。大门"咣当"拉开，子岭粗声大气问："敢问何方人士？"梅姑不等门外回

答，在子岭身后道："本庄夜晚不留客人，敢请务必见谅。"

暮色中，门外响起一个熟悉的嗓音："梅姑，不记得我了么？"

梅姑惊讶地一个箭步冲到门前，见门外两人一黑一白，都是长须飘飘，白衣人正对着自己亲切地微笑。梅姑猛然醒悟，冲回院子高声叫嚷："大姐大姐，快来呀，大哥回来了！大哥回来了！"

子岭怔怔地挡在门口："你是何人？梅姨那么高兴。"

门外人笑道："你是子岭么？如何不教客人进门？"

子岭认真摇头："没问清白，不能擅入我家。"

门外人点头笑道："挺认真，小将军似的，问吧。"

子岭一点儿不笑，一副大人气魄："姓甚名谁？从何处来？所为何事？"

门外人微笑答道："姓卫名鞅，从咸阳来，为了找你，找你娘，还有梅姨。"

少年子岭有些茫然："卫鞅？噢，我好像听说过这个人……娘。"一转身，不禁惊讶失色，"娘？你如何哭了？"

白雪早已经来到门后，听着父子二人的对话，按捺不住心潮起伏，不禁泪流满面道："子岭，他就是，你的父亲……鞅，你终于回来了。"一下子扑到商鞅肩头……

少年子岭的脸憋得通红："梅姨，他，他是我的父亲么？"

梅姑擦着眼泪笑道："蠢！父亲还有假？"

子岭扑通跪倒叩头："孩儿白子岭，参见父亲大人！"

商鞅乐得大笑，一边揉眼睛，一边扶起已经长过自己肩头的少年，"参见？大人？礼数蛮大也。来，教我看看！好，精气神都不错，快长成大人了，啊！"

说话间，梅姑已经帮荆南将两匹马牵了进来拴好，边喂马边亲热地和荆南比划着又笑又叫。荆南也高兴得"啊噢"不断，夹七夹八地既比划着路上的经历，又诉说着莫名的兴奋。少年子岭被骤然降临的父亲夸奖得红着脸局促地笑着，有些不知所措。白雪走过来高兴地揽着父子二人的肩膀："有话慢慢说，走，进屋。梅姑、荆南，进屋了。"梅姑高兴地答应一声，拉着荆南走进正屋大厅，又飞跑出去吩咐两个仆人准备接风酒宴，又飞快地捧来茶水，忙得像只穿梭的小燕子。荆南也干脆跟着她忙前忙后地张罗。少年子岭想了想，说要从地窖取酒，也跑到院子忙去了。

白雪和商鞅坐在大厅，默默相望打量，千言万语一时不知从何说起。

怔怔地看着阔别十三年的商鞅，白雪明显感到了他身上凝聚的沧桑风尘。昔日英挺白皙的商鞅，脸上已经是肤色粗黑，沟壑纵横，长须垂胸，两鬓染霜了。一个刚刚年过四十岁的男子，正是如日中天的时候，却显出一种比同龄人要苍老得多的面容。不用问他受了多少辛

苦，仅仅从那种不能掩饰的疲惫感，就能体察到他的曲折艰难和呕心沥血。

商鞅也静静地望着白雪，觉得她依然那么美，美得动人，洒脱爽朗的英气中沉淀出一种深沉的风韵，披肩的长长秀发变成了高高挽起的发髻，圆润秀丽的脸庞和窈窕的身躯略微丰满了几分，就像中天的一轮明月，舒缓安详，而又明艳无比。那双永远如澄澈湖水般的眼睛，依旧喷发着火热的光芒，只有那从眼角延伸出去的细细的鱼尾纹，才铭刻着如缕如丝的漫长岁月对她青春年华的划痕。一个正值青春年少的女子，要在人迹罕至的山林中寡居独处，仅仅依靠情感的坚贞，是无法消解那如火如荼的本能冲动的。只有白雪，凭借着出类拔萃的家世给予她的胸襟、品性、学问、见识，才锤炼得出这种"久经沧海，难为一瓢之饮"的高贵气度。也只有这种并非刻意追求操守，而奔着一种境界飞升的高远情愫，才远远超越了尘世寻常的坚贞节烈，才能驾驭自己的灵与肉达到至美的升华。

默默相对的凝望中，商鞅的灵魂又一次颤抖起来。

这日晚上，商鞅生平第一次喝得醉态可掬，给每个人敬酒，给儿子唱激越悲凉的秦地歌谣，撮合着要梅姑嫁给荆南，不断搂着白雪和儿子开怀大笑。白雪非但没有丝毫的阻拦，且满面春风地与他频频共饮，也喝得满脸酡红，笑得高高的发髻也散了开来。荆南忘形地呼喝着向子岭教习剑术，梅姑则忙得陀螺般斟酒劝酒，终于也喝得咯咯咯笑个不停，顽皮地比划着要荆南叫自己姐姐。少年子岭第一次沉浸在如此无拘无束的天伦之乐中，高兴得不断要求显示自己的学问和功夫，背《诗》背《书》，舞剑奏琴，绘声绘色地讲述自己的箭术，不时引来满堂哄笑……

直到雄鸡高唱，东方发白，静远山庄才安静下来。

一觉醒来，已经是红日西沉了。商鞅觉得从未有过的心旷神怡。窗外一抹晚霞，山间林涛隐隐，流泉飞瀑，鸟语花香。商鞅大睁着眼睛躺在卧榻，好像在梦中画境一般，竟然不想坐起身来。听听院中有白雪她们的低声笑语，商鞅还是揉揉眼睛坐了起来，穿上榻边放置整齐的宽大衣衫，干爽舒适，再蹬上精致宽松的木屐，散发赤脚，真个是通体轻松满心惬意。商鞅情不自禁地伸了个懒腰，长长地打了一个响亮而又兴奋的哈欠，信步走出大厅。

“起来了？”白雪笑盈盈地走了过来，“棚下坐坐，子岭采了一大筐野果。”梅姑老远地笑嚷着：“吔，姑爷大哥变成山老爷子了！”

“要知逍遥事，唯到山中住。姑爷大哥我，可是做定山老爷子了。”商鞅的木屐踩在院中石板上，清脆的梆当声夹着笑声，一副悠然自得。

白雪笑道：“都昏了头，又是姑爷，又是大哥，做新郎似的。”心中却溢出一股浓浓的甜意。谁能想到，冷峻凌厉素来不苟言笑的卫鞅，能有在她身边的这般本色质朴？这般松弛散漫？这般明朗闲适？

商鞅踱步到竹席棚下的石礅坐下，梅姑端来两大盘洗干净的山果，红黄青绿的煞是好看。白雪拿来一柄小刀坐在他身旁，将山果剥壳削皮地一个一个递给他。商鞅怡然自得地吃了一大堆，笑道：“呀呀，真做田家翁了。”白雪笑道：“做田家翁不好么？”商鞅连连点头：“好好好。”却收敛笑容认真说道：“哎，知道我这次回来要做的事么？”白雪微微一笑：“要接我们回咸阳？”商鞅道：“这可不是我的主意。”白雪笑道：“你敢么？自然是荧玉的主意了。”商鞅哈哈大笑一阵：“我的想法，本来是立即辞官隐居，教荧玉一起到崤山来先住一段时光，然后我们就泛舟湖海了。荧玉却一定要你先回咸阳，聚一段时日再走。正好秦公身体不佳，我一下就走，也脱不开身，就依了这个主意。”白雪点头思忖道：“也好。只要主意定了，自然要缓缓脱身。掌权二十多年，国事总得有个交代。”

商鞅高兴，就滔滔不绝地将这些年的大事逐一说了一遍。白雪听得很认真，直到商鞅说到河西大捷，白雪才幽幽地叹息一声：“魏国也败落得忒快了。好端端一个强国，就如此葬送在这班君臣手里了。身为魏人，惭愧也。”商鞅大笑道：“我那个卫国，不更教人惭愧？几个县的地面，都快完了。列强竞争，同是华夏大族，谁强大，谁就统一。此等纷争称雄的局面，绝不会长久。可不要抱残守缺，做伯夷叔齐也。”

白雪笑了：“抱残守缺，那是贵族的毛病。庶民百姓，可是谁给好日子就拥戴谁，我不操心。”

说着说着，已是明月挂在了树梢。梅姑拉着荆南和子岭帮忙，将饭菜山果摆在了棚外的另一张大石案上，对着天中一轮秋月，五个人边吃边说，又到了三更天。

子岭突然指着大门：“听，有人！”

习习谷风中隐隐可闻马蹄沓沓，紧接着就是一声悠长的呼哨。

“侯嬴大哥！”梅姑站起来就去开门。

商鞅惊喜地迎到门外，月色下的山道上一骑骏马飞驰而来，马上骑士迎风展开的黑斗篷就像一只巨大的山鹰。片刻之间，骏马飞到。商鞅鼓掌大笑：“侯嬴兄，别来无恙也！”骑士闻声下马，疾步高声：“啊呀，鞅兄么？真是做梦一般哪！”两人在山崖边交臂而抱，你看我我看你感慨不已。荆南连忙赶出来参见老主人，侯嬴看着这个一脸粗硬胡须的威猛壮士，又是一阵唏嘘感慨。白雪出门笑道：“侯兄，我也没想到他恰恰就回来，你等三人有情分。进去吧，别在门外絮叨了。”

回到庭院，重治酒席，又是一番相逢痛饮。明月皎洁，商鞅侯嬴眼见对方都已经两鬓染霜，不由说起初次在栎阳渭风客栈相聚时的青春意气，一时泪光莹莹。叙谈良久，侯嬴问起白雪信鸽传书的原因，白雪这才将那个怪异客人的事说了一遍，怀疑这个怪异客人与商鞅有关，想请侯嬴查查这个人。

商鞅也感到惊讶，他本来不想将路遇刺客的事告诉白雪，此时见两件事显然有关联，便将洛水河谷遇到突然袭击的事说了一遍。“如此说来，那个蒙面人与这个蒙面人，是一个人？”白雪蓦然警觉。侯嬴思忖道：“正是。这个怪人，定然长期在这一带大山活动。

魏国想谋害鞅兄么？”

“不像。”白雪摇头，“魏国目下沉沦，不会对秦生事。”

“那就该当是仇人。鞅兄可有夙仇？”

白雪道：“他这个人，生平无私怨，有也是公仇。”

商鞅沉思有顷，心中猛然一亮：“难道，是他？”

“谁？”白雪与侯嬴一齐问。

“原太子傅公孙贾。他当年与公子虔一起服刑，放逐陇西。我听此人声音颇熟，一时没想起来。”

侯嬴道：“对，一个人相貌可以变化，嗓音变不了。”

梅姑有些茫然：“秦法那么严明，放逐的罪犯能逃得了？”

“那得看是谁。”白雪问，“公孙贾剑术武功很高明么？”

商鞅思忖道：“公孙贾原是文职长史，纵然有剑术武功，也是略知一二罢了。对，从这一点说，又不像。这却奇也。”

侯赢：“剑术武功在成年突进的事，也是有过的。假若此人逃遁后有奇遇，也未尝不能成为剑道高手。”

“我看这样，”商鞅道，“目下此人对我尚无大碍，然对山庄有威胁。侯赢兄可访查峭山一带，看看有无神秘人物藏匿。雪妹他们跟我回咸阳。走前这一段时日我都在，不会有事。回咸阳后，我立即下令查清此事。”

“我看也是如此。”白雪笑道。

“好。那我立即动手。峭山是白氏的老根基，好查。”侯赢听说白雪要跟商鞅回咸阳，心中很是高兴，“哪天走？我来安排行程事务。

至少得几辆车呢。”

“一个月后了。”商鞅笑道，“也和侯兄多多痛饮几次。”

“快哉快哉！我也是如此想，来，干！”

“干！”两人举起大碗，一饮而尽。

次日清晨，商鞅还没有起来，侯赢已匆匆走了，留下的话是，十日后再来回话。白雪知道侯赢侠义情怀，要急着去查峭山地面的可疑人物，挽留不住，也只好教他走了。商鞅晚来和白雪缠绵到天亮方才入睡，午时醒来，见侯赢已去，兴致勃勃地和白雪、子岭到山中览胜去了。回山庄时天已傍晚，落日余晖下，但见迂回曲折的山道上一骑黑马直奔山庄而来。子岭高兴地叫起来：“娘，又是马！父亲一回来，深山都热闹了。”

白雪脸上却掠过一丝阴影，心中不禁一阵猛跳，来人显然不是侯嬴，会有何等事？片刻间马到庄前。骑士飞身下马，对商鞅拱手道：“禀报商君，景监上大夫紧急书简！”说着从马背革囊中取出一卷密封的竹简，双手呈上。

商鞅心中一沉，立即打开竹简，眼光一瞄，脸色就阴沉下来。那竹简上只有一行大字：“君上病倒，君宜还都。私信告知，君自决断。”商鞅将竹简递给白雪。白雪一看，不禁愕然，但瞬息之间已平静下来。她知道，景监作为上大夫，是商鞅的忠实同僚，一定是秦公不许告知商鞅，而景监又觉得必须告知，才用了私人书简的方式。

若事情不急，如何能动用官府的快马特使？这种关键时候，能阻拦他么？

略一思忖，白雪轻声道：“那就回去了。我们随后来。”商鞅看了白雪一眼，回头对使者道：“回复上大夫，我明日起程，后日可到咸阳。”

“是！”信使答应一声，翻身上马，沓沓下山。

这一夜，静远山庄异常宁静，只有那间卧房的灯火亮到了东方发白。

六　病榻上的秦孝公怦然心动

秋风一起，秦孝公突然病倒了。

病势来得莫名其妙，先是突然高烧了两次，太医刚刚一用退烧药，就突然好转了。刚刚被秦孝公接回来的太子嬴驷，急得寝食不安，昼夜守候在寝宫之外。秦孝公又气又笑，训斥了嬴驷一顿，命他回太子府加紧熟悉国事，不要小儿女般矫情。前些天，秦孝公已经从荧玉口气中隐隐约约猜到了商君要辞官归隐的打算。虽然他一万个不

想放商鞅离开，但却不能不做万一的打算。他要教太子嬴驷恢复一段，看看他究竟是垮了还是成了？再看他能否挑起日益繁重的政务。当此之时，不能教嬴驷在这些小事上太过拘泥，一味地尽礼数。

谁知刚刚过了三五天，秦孝公就突然不能下榻了，浑身酸软，厌食厌水，瘫在了榻上一般。太医令李醯大急，带领六名白发苍苍的太医府高手在榻前轮流诊脉，整整两个时辰过去，面面相觑，却说不出病因，也不敢开方。李醯急得大汗淋漓却又束手无策。秦孝公笑了："去吧，想想再说。天数如此，急也无用。"景监闻讯进宫，主张立即召回商君应急。秦孝公只是摇头："莫急莫急，也许几天就又好了。二十余年，商君未尝闲暇一日，刚刚离开几天，就召他回来，岂有此理？国中政务，上大夫先主事。"谁知过了十多日，秦孝公非但不见好转，反而急剧消瘦，日进食量竟只有原先的两成不到了。景监真着急了，明知对秦孝公说也无用，就私下写了书简，当做官府急件"逢站换马"，报知商鞅。

这次，太子嬴驷没有哭泣着坚持守在病榻前。

上次秦孝公的严厉训导，打消了嬴驷残存的一丝脆弱，也抹去了他重新回宫开始一段时日的惶惑与无所适从。就像当初刚刚离开栎阳对村野民居生疏茫然一样，乍然回宫，他对壮阔瑰丽的咸阳城和咸阳宫陌生极了，好像梦幻一样。长期的村野磨炼，已经使他适应了粗粝的生计，宫廷少年的娇气任性和俊秀潇洒，早已经消失得无影无踪。现下的嬴驷，粗黑壮硕稳健厚重，正是老秦人所喜欢的那种成年男子汉的体魄。然则，长期的隔绝，使嬴驷对公父、太后、公主姑姑都陌生了，见了他们总觉得局促不安，应对总是不得体。见了朝臣也感到生涩，甚至不知道如何自称才好。受到公父的斥责，嬴驷清醒了，他明白了公父的意思，做人做事要大局为重，要有自己的真见识；看别人脸色说话，揣摩别人心志行事，永远都没有出息。他猛然警悟了，恍惚感顿时消失了。长久的磨炼，不正是为了证实自己是可以造就的

么？如今归来，正事没做一件，兀自惶惶不安，想起来真是不可思议。

嬴驷回到府中，将自己关在书房，一连半个月没有出门。

今日清晨，嬴驷进宫，他要郑重地向公父呈上自己独特的礼物。此刻他非常清楚，突然病倒的公父，最需要的不是榻前守候，而是真实地看到自己的儿子已经磨炼成了一个堪当大任的储君。

进得宫来，嬴驷觉得气氛有异。侍女内侍，个个都是神色匆匆。看看身后抬着大木箱的两个仆人，嬴驷不由加快了脚步。到得寝宫门前，却见太医令李醯和几个老太医神色郑重地争辩不休，上大夫景监和国尉车英也在一边低声交谈，没有人看见他，自然也没有人过来行礼参见。嬴驷没有理会这些，径直进入。第二道门前，白发苍苍的黑伯静静地肃立着，眉头紧锁。嬴驷低声问："黑伯，公父梳洗了么？"

黑伯点点头，默默领他走进寝室。

嬴驷走近榻前，不禁心中一惊，正当盛年英华逼人的公父已经变得枯瘦羸弱，完全没有了昔日光彩。嬴驷心中一酸，低低叫了一声"公父"，泪水已经溢满了眼眶。

秦孝公睁开眼睛打量着嬴驷，明亮的目光丝毫没有病态。他指指榻侧绣墩，却没有说话。嬴驷深深一躬道："公父，嬴驷带来了这些年的心得，想请公父批阅斧正，又担心公父病体能否支撑？"

"你写的文章？快，拿过来。"秦孝公显得有些惊讶，更多的显然是高兴。

嬴驷回身吩咐："黑伯，教他们将木箱抬进来。"

黑伯点点头，走到寝宫大门，吩咐两个仆人放下木箱回去，右手抓起捆箱的大绳就提了进来，轻轻放到榻前，又利落地解开绳套打开木箱。嬴驷第一次看见黑伯如此惊人的膂力，不由大奇。要知道，一大箱竹简足足有三百多斤重，而黑伯却是一个白发苍苍的老者，而且只用了一只右手。

秦孝公笑道："黑伯，教太医大臣们都回去，各司其职，不要再天天来了。"黑伯答应一声走了出去。秦孝公回头又道："驷儿，你先回去，明日再来。"嬴驷看看公父，想说话却又没说，深深一躬，步履沉重地走了。

嬴驷一走，秦孝公便教黑伯找来一张木板支在榻旁，将木箱内的所有竹简都摆在了木板上。竹简一摆开，立即散发出一股浓浓的腐竹气息和汗腥霉味儿。秦孝公一眼看去，便知道这些竹简完全是一个生手削编的。竹片全是山中到处可见的低劣毛竹削成，长短大小薄厚参差不齐；编织得更是粗糙，寻常用的麻线上生满了霉点儿，有不少简孔已经被麻线磨穿，又有不少麻线被带有毛刺的简孔磨断；几乎每一片竹简都发黄发黑，有汗湿渗透的霉腥味儿和斑斑发黑的血迹，和竹简工匠们削制、打磨、编织的上好青竹简相比，这简直是一堆破烂不堪的毛竹片子。但秦孝公却看得心潮起伏，眼中潮湿。他知道，这只能是嬴驷自己制作的竹简。一个宫廷少年，且不说坚持自己执刀刻简——在宫廷中，刻简是由专门的"文工"完成的，国君与太子只要将文章写在竹板上就行了——就是经常性的砍竹、削片儿、打孔、编织，也需要多大的毅力去做啊。这一大箱竹简，每一片都渗透了嬴驷的汗水与辛劳。不说内容，单就是这种精卫鸟儿般的喋血精神，也使人真切感受到了一个苦行少年的惊人意志。

秦孝公怦然心动，闭上眼睛，任由两行细泪从眼角缓缓渗出。

一天一夜，秦孝公没有睡觉，一刻不停地看完了嬴驷的全部手记。黑伯劝他歇息片刻，他却笑道："整天躺着睡，还嫌不够么？"健

旺饱满的神态，使人无论如何想不到他是一个卧病不起的人。

嬴驷的手记竹简分为三类：一类是所经郡县的地形、人口、城堡、村庄的记载；一类是变法后民生民治状况的变化；一类是自己的思考心得。秦孝公最感兴趣的是嬴驷自己的心得手记，将那几篇文章反复看了五六遍。其中有一篇的题目是《治秦三思》，秦孝公拿着它手不释卷地琢磨，良久思忖着。已经是红日临窗了，黑伯进来收拾烛台，秦孝公方才放下竹简想睡一会儿，但一闭上眼睛，眼前就浮现出破旧发霉的竹简和那耐人寻味的篇章：

商君之后，治秦不易。法度已立，邦国富强，秦风大变，公战大兴。然则国有三虚，不可不思。一曰法治根基未坚，二曰复辟根基未除，三曰多有穷乡僻壤，财货实力不足以养战。治秦之途，首在固法强本，次在除恶务尽，三在垦发穷困以长财货。有此三纲，秦国当立于不败，可放手与东方周旋。治国安邦，慎之慎之……

秦孝公感到了一丝宽慰，紧绷的心弦略微放松。作为国君，他只有这一个儿子，而对这个唯一的儿子，他却实在把握不准。在嬴驷独自磨炼的时期，他曾经闪现过一个念头，赶快将玄奇找回来大婚，再生一个儿子继承大业。可几次到陈仓河谷，那个小庄园都尘封无人，派人打探，方知老墨子高年卧病，所有骨干弟子都聚集在神农大山，整理老墨子的一生言行和未成形的论著。孝公对墨家很是了解，也知道老墨子行事神秘，统辖墨家的方法历来是一人独断。在墨家这种行动性学派来说，也是迫不得已的事情，它确保了老墨子的绝对权威和墨家子弟在行动中的高度一致，这是其他任何学派都不能望其项背的。

但是，这也带来了其他学派所没有的许多麻烦。最大的麻烦，就是对老墨子身后地位权力的继承。老墨子的四大弟子，个个都是文武全才，在天下有很大名声的“高义饱学之士”，也都各有一批忠实的信徒。论资历才智，大弟子禽滑釐当然是首选。然则禽滑釐偏偏少了老

墨子的胸怀境界和人格魅力，许多次大事都处置得议论纷纷。尤其是对秦国行动，察勘粗糙，判断见识都不到位。秦孝公只身闯墨家总院时，老墨子只得亲自出面才使墨家在对待“暴政”上有了一个大的转折。如此一来，非但禽滑釐威望下降，更重要的是，墨家内部也更加分化，老墨子可谓难矣！

由于玄奇在对秦国事务中坦然诚实，且表现出卓越的见识与胆略，不但老墨子倍加钟爱，许多墨家弟子也衷心敬佩，隐隐然又形成了一个“第五墨家”。纵然玄奇洒脱散淡对权力毫无兴趣，然则从小就以墨家为家园，身处其中，植根其中，自己的一言一行都关乎追随者的利害得失，遇到分歧不可能不说话，想摆脱也摆脱不了。老墨子年高卧病，竟出人意料地指定玄奇主持编撰《墨子》大书，使玄奇骤然间成为墨家矛盾冲突的交会点。玄奇既不能拒绝终生敬佩的老师的重托，又对内部错综纷纭的微妙冲突不得不小心翼翼地平衡抚慰。

在这样的关键时刻，能教玄奇从墨家脱身么？纵然是两情深长，又如何骤然脱得千丝万缕的“业绊”？秦孝公身为一国之君，最能体味这种身不由己的牵绊，也深深理解玄奇此时的困境，长嘘一声，只好将大婚的愿望暂时搁置了。几次突然发病，孝公虽然表面轻松无事，实际已经有所警觉，闪过的第一个念头就是“可能已经没有机会大婚生育了”！有此警觉，他甚至想过在嬴氏宗族中另外挑选一个有为青年做太子，也闪过念头，抱养荧玉和商鞅的儿子……念头归念头，秦孝公秉性坚忍不拔，在没有清楚嬴驷的鱼龙变化之前，他的任何念头都只是永远地埋藏在心底。

自从商鞅提及，接回嬴驷之后，秦孝公也没有急于对儿子进行终日教诲，而依然和他不疏不密，让他自然地熟悉离开太久的宫廷，渐渐弥补这长期隔离造成的陌生。更重要的是秦孝公明白，一个人已经长到了三十一岁，能否担当大任，绝不是终日教诲所能解决的。将近二十年的磨炼，如果嬴驷还不成器，那也是无可奈何的事情了。虽然

秦孝公想到了最坏的可能，但在儿子最终暴露真实面目之前，他的那一丝希望始终都没有破灭。他没有和嬴驷认真长谈过一次，也没有一次主动问起嬴驷的磨炼心得。他以为，嬴驷选择何种方式显出曾经沧海后的本色，这对嬴驷也是一个考验。

事实说明，嬴驷做得很好，甚至可以说很出色。

秦孝公想过许多可能，但确实没有想到，儿子的磨炼竟是如此认真如此刻苦如此用心。这个嬴驷，是嬴氏历代嫡系长子中唯一没有军旅经历的储君。在秦国，这是一个很大的缺失。因为这将直接关涉军旅将士对他的敬重和他对军旅的控制。秦孝公少年征战，几年中就成为军中有数的名将，对秦国大军有着无与伦比的影响力，所以才能以二十一岁的年龄在权力场中纵横捭阖，无所畏惧。这个嬴驷，还没有来得及补上这一课，就栽倒在变法旋涡中了。然则，嬴驷在山野底层苦行磨炼十余年的经历，又是他在所有公族子弟中独具的优势。对民生民治的透彻体验，将成为他把握国家大势的根基本领。从长远看，

这一点也许比从军本身更重要更宝贵。也许，孺子尚可教也。

秦孝公闭着眼睛轻松地舒了一口气，沉沉地睡去了。

商鞅赶回来的时候，秦孝公还在呼呼大睡。商鞅将黑伯叫到一边，详细询问了孝公发病及医治的过程，然后立即安排，在孝公的寝宫之外给他辟出一大间屋子做政事堂，他要在这里昼夜守候处置国务。吩咐完，商鞅匆匆赶到景监的上大夫府，紧急召来国尉车英、咸阳令王轼，四个人秘密商谈了两个时辰，将一切稳定朝野的细节都落实妥帖，方才散了。

回到商君府，已经是初夜了。荧玉已经知道商鞅紧急赶回，早就准备好了接风洗尘的小宴。此时饭菜已凉，荧玉一边和商鞅说话，一

边亲自为商鞅准备沐浴热水，一边吩咐重新整治酒菜，忙碌得碎步跑个不停。半个时辰后，一切收拾妥当，两人才安静地坐下来吃饭。

商鞅简略地说了去崤山的经过和白雪明春搬来咸阳的事。荧玉一番感慨，也说了咸阳的近况和孝公的病情，眉目之间忧虑忡忡。商鞅劝慰了一番，说了自己明日住进宫中的打算，荧玉又说了一些宫廷细节，两人计议了约一个时辰，三更时分方才准备安歇。

商鞅每日走进寝室前，总要了却当日的全部公务。这次离开咸阳了一段日子，虽说有景监主持国务，但也一定积压了一些要他定策的公文，便走进书房，打算处置完这些公文再休憩。坐在案前，先一件件看了事由，却发现有一卷太医令李醯的上书。商鞅一瞥，心想一定是有关为国君治病的谋划，连忙打开，一行大字赫然入目：请逐巫医扁鹊出咸阳书！

晋人扁鹊，多有妖行巫术，今以名医自诩，游走列国，均被逐出。近日扁鹊入我咸阳，称其擅医小儿，开馆行医。实则不行望闻问切，随心抓药，国人多被蒙骗蛊惑，竟趋之若骛，咸阳嚣嚣！秦国新法，禁止妖言惑众，巫术为医。今扁鹊巫医公然入

秦，乱我民心，请即逐之，以正新法。

商鞅惊讶了，扁鹊入秦了么？却如何成了巫医？太医令为何要驱逐扁鹊？

七　神医扁鹊对秦孝公的奇特诊断

咸阳城北区有一条小街叫神农巷。街不长，也不繁华，但名气颇大。因为这条小街住的药农多，开的药铺多，生药商人多，几乎就是秦国的医药一条街。寻常时日，这条小街很是幽静，一种淡淡的草药异香弥漫得很远很远。无论是药材交易，还是国人来这里寻医抓药，

只要进入神农巷，所有人都会自觉不自觉地文雅起来，绝无咸阳南市那般熙熙攘攘。

这几天，神农巷大大地热闹了起来。

人们纷纷从小巷口的一个小院子里走出来，匆匆到小巷深处的各家药铺抓药，整日络绎不绝。几家名气大点儿的药铺，抓药者竟排起了长队。奇怪的是，抓药的人如此之多，药铺里的坐堂医士却很冷清，很少有人找他们诊脉开方。医士们先是惊讶，后来便都悻悻地离开了医案，帮着店役抓药去了。药铺的出药量骤然增大，药材生意也顿时好了起来，药农、药商也都比往日忙活了许多。如此一来，神农巷人群川流不息，完全没有了寻常时日的幽静。

神农巷最大的药铺叫南山堂，这里的堂医叫李儋，是太医令李醯家族的支脉后裔。他是个有心人，自然很清楚，这突然的变化，都是因为巷口小院子里来了一个神奇怪异的医者。这一天他实在悻悻难忍，换了一身寻常布衣，来到了巷口小院子要看个究竟。

方到巷口，便见大树下坐满了等候就诊的国人，绝大部分都是抱着小儿的年轻夫妇。进了院子，院中大树下也坐满了候诊者。人人手里都拿着一个木牌，提着一袋半两钱，神色安闲地等候着。

“敢问大姐，这木牌做甚用？”李儋恭敬地问一个抱着小儿的中年女人。

“看病的人太多，木牌上写着顺号，挨个来，人不挤哩。”

“这袋半两，够先生的诊金么？”

女人笑了：“够。先生只收十个半两，谁心里过得去？都想给先生一袋钱，还不知先生收不收哩。”

“诊金少，药钱贵，是么？”

“哟，你这书生莫担心，在先生这儿看病花得起哩。诊费十个半两，药钱更少。先生开的都是寻常草药，不值钱，可治大病哩。哪像那些个堂医，不开贵重药治不了病似的。我在这儿守了三天了，才把我这宝贝儿子抱来看的。你放心领个木牌子，回去抱儿子来，没事。”

“多谢大姐，那我进去领牌子了。”

李儋走进了中间正屋，静悄悄站在门边打量。只见正中长大的木案前坐着一个童颜鹤发的老人，两边各有三名年轻弟子不断记录着老人念出的方子。看了片刻，李儋不禁大是惊讶，这，这样做也能叫看病么？！老人面前根本没有诊脉的绵垫儿，长案上只有几摞散片竹简。每个病人来到面前，老人只是凝眸将病人看得片刻，便立即断定：“此儿积食难消，须得泻去淤积，调理肠胃。”父母连连点头称是之际，老人便念出几味草药来。身边弟子记下，便将竹片交给病儿父母。满怀感激的父母们的钱袋，一律被老人的一个女弟子挡回，每人只要十个“半两”。

一个病人，就这样看完了病？比军营大将的军令还出得快。

李儋大奇，生出一种说不清的神秘恐惧。匆匆赶回，立即上书太医府，请官府立即驱逐这个使用妖法的巫医。太医令李醯接到李儋上书，疑心大起却不敢造次，亲自乔装观察，方信了李儋所言不虚。李醯本想立即知会咸阳令王轼，驱逐这个妖医，但又怕激怒咸阳国人。听口碑，这个妖医擅医小儿杂症。偏老秦人视小儿如命根，对这个妖医大是敬重。若太医府出令驱逐，惹出事来恐难担当。反复思忖，李醯先将这个老人的底细探察了一番，一经探察，方知这个老人竟然是大名赫赫、有“神医”之称的扁鹊。

李醯大是紧张。这扁鹊声名赫赫，却悄悄来到秦国做甚？真的仅仅是行医救世么？不像，一点儿不像。作为太医令，李醯自然明白，秦国虽然强大了富裕了，但医家名士却没有一个，整个咸阳的医术都很难与山东六国相比。扁鹊留在秦国，要不了多长时间会声名大噪，那时，这个太医令还会是他李醯么？更重要的是，李氏家族是高居秦国医业首席的望族，扁鹊入秦，眼看李氏的医家首席地位要大打折扣，岂能甘心？但是，要以太医府职权驱逐扁鹊这样的神医，李醯还是不敢。商君执法，亲贵不避，万一撞在刀口上，那可是大灾大祸。想来想去，李醯还是觉得上书商君府，请国府驱逐这个妖医为好。商君天下名士，正宗的法家大师，对怪力乱神之类的妖术巫术素来深恶痛绝，太医府以“驱逐妖医”做根基上书，商君断无拒绝的道理。

一卷“请逐妖医”的上书，恰恰在商鞅赶回咸阳时送到了商鞅案头。

埋在心头的久远记忆，一团团地断断续续地涌了上来，商鞅很有些兴奋。

商鞅在山中修习的少年时期，就知道扁鹊的大名。老师学问无边，自然也很通医道，但每遇弟子或自己的异疾不能诊断，却都要请扁鹊来医治。商鞅还记得，扁鹊是个又高又瘦的老人，一头白发，一身布衣，精神极是矍铄，也和老师一样看不出年岁。扁鹊医病很是奇特，只是静静地坐在病人对面凝神观望。要说“望闻问切”，大约只能占得一个“望”字了。然则就是这样一望，却总能准确说出病情病因。开的药方，也都是些最寻常的草药，可疗效却神奇得惊人。当时，扁鹊给商鞅师兄弟们的震动很大，却没有一个弟子能够说清其中道理。

后来，老师在茅屋大树下给弟子们开讲“天下医家”，才说起了扁鹊的神奇故事。

春秋初期，一支秦人从陇西草原流居赵地，与赵人多有通婚。赵人中也多有“秦”姓，以至于流传着一种说法，“秦赵同源，姓氏不分”。后来，赵人立国了。赵国与燕国交界处有个郑县，居住着一支秦人部族的后裔，始终保持着“秦”姓，以示自己是秦人后裔。后来，这一族在燕赵拉锯战中衰落了下去，没有再出声名赫赫的人物。大约在春秋中后期，这个部族出了个聪慧少年，名叫秦越人。此儿天分过人，跟一个族叔习武识字，几年间便在族中小有名气了。十六岁时，秦越人像大多后生一样，义无反顾地从戎征战了。过了几年，秦越人小有军功，做了一个驿站的“舍长”。驿站是官府办的，“舍长”是带领兵卒守护驿站的小小将官，当时人称为“馆帅”。驿站在官道边上，专门接待来往官员并负责护送紧急文书，自然也免不了商人、士子路过留宿。

有一日，驿站来了个皓首白发的老人，手拄一支竹杖，身背一只葫芦，徒步逍遥而来。说是商人，没有货车；说是百工，没有徒弟工具；说是官员，没有轺车；说是名士游学，没有官府的凭牌……一时间谁也弄不清老人的身份。时已暮色，驿丞偏偏不让老人留宿，说是没有官府凭牌不能留住驿站，除非有人担保。这时，秦越人恰恰出来巡查，见老人慈善祥和，毫无半点怪诞戾气，便担保老人住进了驿站。老人毫无谢意，心安理得地住了下来。到了第三天，老人病了，发热发冷得奄奄一息。秦越人请来了县城里最好的一个老医士为老人诊脉，老人却拒绝了，只是教秦越人在每天晚上月亮升起时扶他到院中打坐。过了几天，老人居然好了，只是体弱身虚，依然住了下来将息。驿丞与驿站吏员仆役觉得这个老头儿大是怪诞，根本无人理睬。老人的起居与驿站费用等，都是秦越人一力照拂。一个月后，老人走了。从此以后，每过几个月，这位老人都要来这个驿站住上几日，甚事也没有。每次都是秦越人照料，老人要住几日便几日，他从来不问老人要做何事要去哪里。

倏忽十多年过去，秦越人已经三十岁了。有次老人路过，又在驿站住了下来。到了晚上，秦越人正在驿站门口查夜，老人却在月下笑着向他招手。秦越人以为老人有事，便跟老人到了他住的小石屋。老人让秦越人坐在石礅上，笑道："秦越人，你不想知道老夫是谁么？"秦越人恭敬拱手道："前辈年高德劭，必是高人隐士，在下何须多扰？"老人笑了："后生啊，老夫乃长桑君也。观你十年有余，知你大有通悟灵犀，只是蒙昧未开也。再者，你秉性端正，施恩于人不图报，且能持之以恒，正是老夫寻觅之人。老夫欲传你一件物事，不知你能否接纳？"秦越人欣然道："多蒙前辈不弃，越人愿为前辈完成心愿。""噢？"老人眼睛一亮，"你也不问老夫要传你何物？先竟自接纳？"秦越人道："前辈高人，所传必善，越人何须多问？"长桑君哈哈大笑："好！老夫所传得其人也。"说着从怀中拿出一个发黄的小羊皮包，"这是一味闲药。不得人不传，你能做到么？"秦越人想了想道："越人谨记，考心二十年，方可得人而传。"

"小子果然明白！"长桑君赞叹一声，将小包递给秦越人，叮嘱道："将此药分为三十份，每日清晨以上池之水服之，三十日后，功效自知。"

"敢问前辈，何谓上池之水？"

"水未至地，谓之上池，竹木花草之朝露是也。"老人说罢，又将秦越人领到屋角，指着一口木箱道："这是三十六卷医方，可济世以恒，唯韧善者可当之。汝好自为之也。"一言落点，倏忽不见。

秦越人没有惊讶，他本来就没有当老人是尘世俗人。

收藏好老人的赠物，秦越人就去找驿丞辞官。驿丞本来就觉得他和那个神秘兮兮的老头儿一般特异，大是看不顺眼，听说他要辞官回乡，一口答应代为上达，竟自许他去了。回到老家，父母已经过世了。秦越人也不与乡人来往，只是每日清晨到山上去采集上池之水服

药，服了药便在深山幽谷竟日打坐，直到红日西沉，却也不渴不饿。如此三十日之后，他于暮色回到家中，却突然看见邻居的女子坐在灯下织补，连她的五脏六腑都看得一清二楚！秦越人大惊，捂住眼睛冷静了许久，才悟到自己有了异能……静下心来，秦越人搬出长桑君的书箱翻了起来，发现上面记载的都是药方。奇特的是，这些药方配伍都很简单，最多的也只有十味草药，很好记；用药也都是极为寻常的草药，没有一样珍奇贵重的药材，更没有那些不可思议的药引子。

秦越人明白了，这是长桑君要他救世，为天下庶民解除病痛。秦越人开始在乡里行医了。一出山，声名大振。因为他医术通神，人们就说他是黄帝时的神医扁鹊复生，叫他“扁鹊”。时间一长，“秦越人”这名字倒无人知道了。

对于此等神奇的传说，商鞅历来有个准则，善则信之，恶则否之。怪力乱神，原本难以说清，只要为善，就不能当做妖术抹煞。否则，如何孔夫子都要对怪力乱神不置可否？墨子大师都要敬天明鬼？神而善之，神又何妨？老师讲述这段神奇故事时，本来也是不置可否的。

后来，商鞅到了安邑，又听到了不少扁鹊的神奇故事。

最教商鞅不能忘记的，是扁鹊对齐桓公的神明诊断。

齐国先后有两个桓公，第一个是春秋时代大名赫赫的五霸之首齐桓公姜小白，第二个是战国初期田氏夺取齐国政权后的首任国君——齐桓公田午。扁鹊见的齐桓公正是这第二个齐桓公田午。此公专横自负，身体壮硕异常。有一日在后宫习武，不慎将脚扭伤，疼得唏嘘冒汗不止。这种外伤，太医急切间没有办法，便请来了正在临淄专治骨病的扁鹊。扁鹊将齐桓公的伤处凝目看了片刻，抓住齐桓公的脚脖子猛力一转，只听“咔嚓”“哎哟”两声，齐桓公顿时轻松。仔细一看，脚上的红肿竟渐渐消退，不消半个时辰便行走如常。齐桓公高兴，命人

摆上酒宴答谢。谁知当齐桓公举爵向扁鹊敬酒时，扁鹊没有举爵，却拱手正色道：“国公已病入腠理，不宜饮酒。”齐桓公满脸不悦道：“寡人无疾。”扁鹊起身作礼道：“越人一介医士，国公无疾，自当告退。”说完走了。齐桓公对臣僚内侍们笑道：“医者好利，总是将没病之人说成有病，赚利成名罢了。”

过了几日，齐桓公心血来潮，又派太医将扁鹊请来，悻悻问道：“先生，寡人还有疾么？”扁鹊凝神观望，郑重拱手道：“国公已病入血脉，当及早医治。”齐桓公生气地挥挥手，话也不说，就教扁鹊走了。但齐桓公生性执拗，总忘不了这档子事，总想教扁鹊说他没有病，于是过了几日又将扁鹊召来：“先生，寡人还是有疾么？”扁鹊道：“国公之病，已入肠胃根本，很难治了。”齐桓公哈哈大笑，拍着胸脯：“先生也，天下有如此壮实的病人么？”扁鹊也不说话，默默走了。

又过了几日，齐桓公想想觉得奇怪，一个游历天下的神医，何以总是说自己有病？而且一次比一次说得重？莫非自己真的有太医查不出来的病？还是召他来再看看，毕竟是性命要紧，否则，始终是个挥之不去的阴影。谁知，这次扁鹊进宫后只是看了齐桓公一眼，一句话也没说就走了。齐桓公大为诧异，派内侍立即赶上扁鹊问个究竟。扁鹊对内侍说：“国君已病入膏肓，无药可医了，夫复何言？”内侍惊讶：“先生，前几日不是还说能医么？”扁鹊微笑道：“病入腠理，烫熨所能治也。病入血脉，刀灸所能治也。病入肠胃，良药和酒可以治也。病入膏肓，虽上天司命，亦无可奈何，何况人乎？”

五日之后，齐桓公病发了，四处派人请扁鹊医治，扁鹊却已经离开了临淄。

声名赫赫的齐桓公，就这样在盛年之期骤然死了。

从此以后，扁鹊行医有了六不治：骄横不论于理者不治，轻身重财者不治，酒食无度不听医谏者不治，放纵阴阳不能藏气者不治，羸弱不能服药者不治，信巫不信医者不治。这六不治中，“信巫不信医”这条最是要紧。本来就有许多人说扁鹊是“巫医”，可偏偏他自己就不信巫术，而且也不为相信巫术的人治病。仅此一点，商鞅就认定扁鹊决然是医家神圣，而不是欺世盗名的妖邪术士。

扁鹊可谓医家奇才。他行医赵国，见国人看重女子，便专治女病，被赵国人称为“带下医”。到周室洛阳，见周人尊爱老人，便专治老人多发的眼耳鼻喉病。到齐魏两国，见国人尚武，便专治练武易得的骨伤病。如今到了秦国，见秦国人钟爱小儿，便又做了医家最头疼的儿医。可以说，扁鹊的医术无所不包，无所不精。

如此不世出的医家大师来到咸阳，岂不是国君病体的救星？如何竟被太医令李醯看做了巫医？李醯和太医们明明对孝公的病束手无策，如何不思请扁鹊医治，却要将他逐出咸阳？而且冠冕堂皇地加上了“护我新法”的名义。商鞅不由一阵怒火上冲，就想立即将李醯交廷尉府勘问。思忖良久，还是压下怒火，唤来府中领书，吩咐他立即派人探听扁鹊医馆的所在；又立即派荆南飞骑咸阳令王轼府中，送去一道手令，密令王轼着意保护好扁鹊医馆，不得有任何差错。分派完毕，商鞅将李醯的上书揣在袖中，匆匆走进了寝室，对荧玉说明原委，两人商议多时，方才就寝。

次日清晨，一辆四面垂帘的宽大马车出了商君府，几经曲折，驶向一条宽阔幽静的石板街。这正是咸阳城内远离商市的神农街，此刻却是车马行人不断，都流向一座宽敞的庭院前。垂帘马车停在院外街边的一排大树下，车中走出一个黑纱遮面的布衣女子，径直走进了门口竖有“扁鹊医馆”刻石的庭院。这座庭院虽然只有三进，院子却是异常的宽敞。院中树下石礅上坐满了待诊的病人，大多是抱着孩童的女人和老人。

黑纱蒙面的女人走进院中唯一的大屋，坐在几个正在抱着小儿就诊的女人后边静静地打量。只见一张长大的木案前坐着一位看不出年龄的老人，清瘦矍铄，童颜鹤发，双目明亮锐利。他对每个解开襁褓的婴儿或小童都是那样神色专注地凝视片刻，然后念出几味草药，一名弟子在竹片上记下来便是药方……如此简约的医病过程，速度自是很快，不消片刻，蒙着面纱的女人已坐到了扁鹊老人的面前。

“这位夫人，你没有病。”扁鹊淡淡地笑了。

“前辈见谅，我昨夜已经排了位。然我不是为自己诊病，是想请前辈为我兄长诊病。兄长病得奇异，身无疼痛，却不能下榻走动，是以敢请前辈到舍下出诊，小女感激不尽。”黑面纱女人诉说着原委。

扁鹊点头：“请夫人留下居所地址，老夫将院中病人诊完，午后可出诊贵府。” “如此多谢前辈。只是我家居所街巷曲折，前辈寻找多有不便，我在院外等候前辈便了。”说完深深一拜，出了院门。

商鞅卯时进得寝宫，一问黑伯，孝公还没有醒来，便走进了昨日专门开辟的临时政事堂批阅公文。这间政事堂很大，几乎占了小半个寝宫大厅。这是商鞅的着意安排，国君病重，朝臣必然不时进出宫中。有了这间特辟的政事堂，所有的官员探视国君病情时，都可以在这里候见，出来后又可以聚在这里和商鞅共议国事。更重要的是与秦孝公近在咫尺，非但有特别重大的国事便于向孝公禀明定夺，而且使秦公能够感到身临国务。商鞅深知，像秦公这样的国君，即或卧病在床，也离不开亲自运转权力的特异感觉，一旦失去了此等感觉，就失去了最主要的精神支柱，反而会迅速被病势击溃。

商鞅刚刚开始翻阅公文，景监和车英就进宫了。商鞅和这两个老部属没有任何多余的寒暄，立即将扁鹊带来咸阳，太医令李醯请求逐扁鹊的事告诉了他们，吩咐景监立即派员查核李醯的真实意图；又吩咐车英在军中挑选一个可靠机敏的干员，立即到陇西秘密探听公孙贾

服刑事，如果人在，就秘密押解回咸阳。车英略一思忖道：“山甲如何？”商鞅立即想起了那个精瘦勇猛而又机敏过人的“山精”，笑问：“他还是千夫长？”车英道：“不，已经是步军副将了。”商鞅点点头：“好，就教他去。”

此时黑伯过来禀报说，国君精神有所好转，请三人进去叙谈。

进得寝室，卧榻上的秦孝公很是高兴，说景监不该催商君匆匆回来，他不会悄悄走的，说得三人都笑了起来。秦孝公教三人坐下，沉默片刻开口道：“商君、上大夫、国尉，三位乃我秦国柱石，我要对你等说明嬴驷的事，与诸位议定一个方略。嬴驷已经回宫，还没有恢复太子爵位。现下看来，嬴驷磨炼得还算有所长进。商君，你等看，这是嬴驷在村野乡间写的书简。你等看看，能否教他重新复位？或者，该如何处置为好？商君，你看这卷。”

商鞅三人看着这整整一案发霉的竹简，不禁有些愕然。默默拿起，展开浏览，都是神色肃然。约略有半个时辰，三人翻完竹简。商鞅向景监车英看看，三人站起来深深一躬：“君上，臣等为君上致贺，秦国储君有人了。”

“商君，你以为嬴驷可以造就？”秦孝公认真问。

“君上，臣以为大可造就。”商鞅举着手中竹简，“此等文章，字字皆心血所凝，断非文人议论之笔所能写刻出来。尤其这《治秦三思》，臣以为切中秦国要害，若能坚持法治、铲除复辟、大增实力，秦国大出于天下，将在君上身后也。”

孝公微笑着长嘘一声：“这也是我略感快慰的来由啊。商君，虽然如此，我还是请你将嬴驷的竹简带回去审览批阅一遍，而后教他到你府上请教，你要好好指点他一番……我，是心有余，力不足了。”

“君上，臣以为当正式册封太子，君上患病这段时日，可命太子总摄国事。”

“臣赞同商君所请。”景监车英异口同声。

“那好。此事请商君主持……”秦孝公笑意未泯，骤然昏了过去。

景监、车英和黑伯大为惊慌。商鞅摆摆手，伏到孝公身上倾听片刻，站起来道：“没有大事，一会儿就醒。等等，会有神医来。”

正在此时，侍女匆匆禀报：“公主车驾进得宫中。”

商鞅道：“你等守候，我去迎接先生。”匆匆出了寝室。

寝宫门外的庭院中，荧玉已经下车，除去了面纱，打开车帘恭敬作礼：“前辈请。”话未落点，商鞅赶到，向车内老人深深一躬：“多劳前辈了。”伸手扶住下车的扁鹊老人。扁鹊笑了：“是商君、公主夫妇，老夫有礼了。”商鞅连忙扶住老人：“鞅后进幼齿，何敢当前辈行礼？”扁鹊肃然道：“天下大道，敬贤为先。商君医国圣手，岂在年齿之间？”执拗地鞠了一躬。商鞅内性洒脱，本不拘泥礼数，连忙还了一礼，扶着扁鹊进了寝宫。

进得寝室，孝公恰恰醒来。商鞅拱手道：“君上，这位前辈乃名闻天下的神医扁鹊，特请先生为君上诊治。”

秦孝公困倦的脸上现出一丝惊喜：“多谢前辈高义，请坐。”

扁鹊从容拱手道：“秦公但请歇息养神，无妨。”说罢凝视秦孝公面容与全身良久，又举目环顾寝宫一周，一时沉默不语。秦孝公笑道：“前辈高人，嬴渠梁闻名久矣。但请明言，无得忌讳。朝闻道，夕死可矣，夫复何憾？”商鞅道：“秦公胸襟似海，先生但请明言，教君

上心中明朗。”说话间，荧玉已经将一个绣墩搬来，请扁鹊坐在秦孝公卧榻对面。

扁鹊手抚胸前雪白的长须，凝重缓慢地开口：“秦公之疾，天下罕有。此非体变之疾，而是体能之疾也。体变之疾者，体质尚健，却因外伤内感，而致体中局部生变成疾。此种疾病甚好医治。体能之疾者，人体每一器官均完好无变，然每一器官之功能尽皆衰竭，人无病痛，身体却无力振作，日渐衰弱。此种疾病，乃元气耗尽之症状，医家无以诊断，非人力所能扭转也。”

“我自觉体质尚可，如何得此怪疾？元气耗尽？”

“体能之疾，世所罕见，大体有二：一为先天元气不足，少年夭亡者是也。二为心力损耗过甚，若秦公之疾是也。人有五脏六腑，七情六欲过度者，皆可使之为病。《素问》云，好哭者病肺，好歌者病脾，好妄言者病心，好呻吟者病肾，好怒吼者病肝。秦公虽非嬉笑怒骂而伤身，然则心力专注一端，经年思虑过甚，则如出一辙也。人体精能有数，若经年累月殚精竭虑，犹如炉中之火熊熊不熄。业绩未竟，则心力十足，神气健旺。若一日事成，则心力骤弛，体能骤失，犹如炉中木炭燃尽而火势难继也。”

顿得一顿，见寝室肃然，扁鹊又缓缓道：“心者，藏神之府，乃人身之君。心生元气，心神旺，则统驭有力。心神衰，则五脏六腑俱衰。胃为谷仓，因心衰而不受食。肝为将军，因心衰而无以鼓勇。脾为意象，因心衰而失意，不能聚思而断。肺为魂魄之府，因心衰而失魂落魄，神情萧疏。肾为志所，心衰则心志大减。胆为勇略之所，心衰则果敢不持，优柔顿生。此乃心力衰竭，而五脏六腑皆病也。”

突然，圈外一个苍老的声音传来：“敢问先生，渠梁何事，以至于此？”

“娘！”荧玉低声惊呼，将太后搀扶了进来。

老太后一头霜雪，拄着一支红木大杖，眼角显然有泪痕。秦孝公笑道：“母后，你如何也来了？渠梁不能大礼了。”老太后落座，向儿子摇摇手，却对扁鹊道：“先生，请直言无妨。”

扁鹊道：“秦公英明神武，惜乎用心太专。一则为国事所迫，求治之心刻刻相催，大山在肩而不能卸。二则，恕老夫直言，秦公心中有痴情纠缠，郁郁之心相煎，求之难得，舍之不能，心陷泥潭而不能自拔。舍国就情，公当不为。舍情就国，公心不忍。长此煎熬，虽铁石犹碎也，况于人乎？”

两行清泪流下秦孝公脸颊，但他却微笑着：“前辈不愧旷古神医。知我心者，前辈也。嬴渠梁今得指点，死而无憾了。”

寝室中人人眼睛潮湿，都强忍着要夺眶而出的泪水。荧玉紧紧扶着老太后，她显然感到了娘的颤抖。老太后却颤巍巍站了起来，向扁鹊深深一躬：“敢问先生，可有维持……”话还没有说完，猛然捂住自己眼睛，跌靠在荧玉怀中。

商鞅忙向黑伯招招手，黑伯快步走进，和荧玉将老太后扶了出去。

秦孝公长嘘一声：“商君啊，不要教太后再来了。”

商鞅点头：“君上，听听先生的良方。”

扁鹊肃然道：“老夫将竭尽所能，维持秦公无事。秦公歇息，老夫告辞。”

出了寝宫，扁鹊登车时对着商鞅耳边低声道：“半年时光。”

商鞅的心猛然一沉，心中涌上一阵痛楚，强自按捺：“多劳先生了。”

扁鹊道：“三日后，老夫再来。”登车走了。

看看天色将晚，商鞅耳边不断响起扁鹊的声音：“半年时光！”时日太紧了，要办的事情太多了。心中理了一下头绪，立即与景监车英简短商议了正式册封太子的准备事宜，教景监立即开始筹备，一个月内完成这件大事。三人又议定，由车英秘密调集一万铁骑驻扎在咸阳北阪的山谷里，以防万一。

商议完毕，已经是初更时分，商鞅知道荧玉肯定在后宫陪着老太后，便匆匆来到后宫。进得宫中，只见帐幔低垂，悄无人声，只有荧玉守在榻前。

“太后如何？”商鞅低声问。“服了汤药，刚刚入睡。娘，受不了……”荧玉低声抽泣。

“荧玉，要挺住。现下无论如何，不是哭的时候。”商鞅抚着荧玉的肩膀低声道，“老先生说，君上只有半年时光……你想想，君上未了的心事还有没有？国事有我，你不用想。”荧玉一听，泪水骤然涌出，猛然伏在商鞅胸前浑身颤抖。商鞅紧紧抱着她，“荧玉，你是明白人，不能这样，要挺住。”荧玉抬起头，抹着眼泪唏嘘道：“大哥的未了心事，我知道，百里老人的孙女，玄奇。我去找她……”

“百里老人的孙女？是否在墨家总院？”

“对。大哥好几次悄悄去陈仓河谷找她，都不在，肯定在总院。”

“那我教荆南去好了，你写一信。”

“可是，荆南不是要保护扁鹊前辈么？”

“太后这里要紧，你离不开。别人不熟悉墨家，再换人保护扁鹊前辈便是。”

猛然，帐后一阵咳嗽，太后喘息道：“荧玉，这事儿该当你去。

你，说得清白。娘，不打紧。渠梁太苦了，一定教他含笑九泉……”

“娘！”荧玉哭叫一声，扑到榻前。“去，娘没事……鞅，教荧玉去。”

商鞅沉默有顷，俯身榻前：“母后，那就教荧玉去了。”荧玉不再说话，安排好后宫侍女，去匆匆准备了。商鞅回到寝宫政事堂，已是三更，在案头刻板上记下了要办的大事，便翻开嬴驷的发霉竹简看了起来。刚刚看得几卷，听到庭院中沉重急骤的脚步声。商鞅霍然起身，只见咸阳令王轼匆匆而来：“禀报商君，抓获刺客两名。”

“刺客？是行刺扁鹊先生么？”

“正是。刺客剑术甚高，要不是荆南，我的军士根本不是对手。”商鞅放下竹简：“将刺客押到前厅偏殿等候，我立即前来讯问。”经过讯问，刺客果然是太医令李醯的门客。这两人本是楚国铸剑名家风胡子的门徒，感念李醯当年游医楚国时救过他们一家人性命，无以为报，便做了李醯的门下武士。两人说完，突然猛舔衣领。荆南冲到面前时，两人已经脸色青黑，倒地死了。

商鞅冷笑道：“不愧是太医令，毒药倒是天下第一。咸阳令，立即捕拿太医令李醯。荆南，昼夜守候扁鹊医馆，不得有误！”一个时辰后，李醯被捕拿归案，押赴云阳国狱。商鞅吩咐领书立即起草对李醯的罪行公文，快马送到廷尉[注]府论罪定刑。处置完毕，咸阳城头的刁

斗已经敲响了五更，商鞅却是心潮起伏，无法入睡。思忖良久，提笔写了一信，派人快马送往崤山静远山庄。

---

1. 南山，即终南山，今日秦岭。
2. 料民，先秦用语，即查点登记户口、人口。
3. 商南城，大约今日陕西商南县。
4. 桃林高地，函谷关内的高原山地，东汉时期设置的潼关即在这片高地上。
5. 廷尉，战国时代秦国执掌司法刑讯的官员。秦惠王时，廷尉开始成为秦国重臣，后益显赫。

第十四章　冰炭同器

一　秦孝公的大婚盛典

秋色萧疏，两骑骏马飞进函谷关，急如星火般向西而来。

荧玉带来的消息对玄奇宛如晴空霹雳，只觉得天旋地转心中一片空白。玄奇醒来时，已经是山月当空了。不顾荧玉劝告，玄奇霍然起身，向老师的竹楼冲去。

老墨子已经进入高年养生的“休眠”期，虽没有大病，却也是行动不便。虽则如此，这位哲人气定神闲，丝毫不为老态所困，整日除了一个时辰看山，就是卧榻大睡，耐心等待上天召唤他的日子。玄奇冲到竹楼前时，那个顽皮机灵的少年弟子被玄奇姐姐的模样吓坏了，正自惊愕间，玄奇已经冲上了小楼，风一般进了老墨子的天眠室，扑通跪在榻前。竹楼竹榻纵然紧凑，也被玄奇的快疾脚步和强烈动作弄得嘎吱吱一阵响动。老墨子漫步归来后刚刚入眠，蒙眬中听得响动异常，长期锤炼的行动警觉立即使他要翻身起来，然心念一闪间，身子却没有应念而起，终究是老了。老墨子心中慨然一叹，翻过身来睁开眼睛，一个长发散乱面色苍白的女子跪在榻前。

“噢，玄奇？”老墨子苍老的声音充满了困惑惊讶。还没有问第二句，玄奇已经举起展开了一方绢帛，上面赫然四个大大的血字“秦公垂危”！老墨子一惊，盯着玄奇端详有顷，已经完全明白了玄奇的用心。此时随侍弟子已经进来扶老墨子坐了起来。老墨子摇摇头，深邃朦胧的眼神亮了起来。他轻轻地摁了一下竹榻靠枕，枕中滑出一个铜匣。他伸手从铜匣中拿出一个黑色玉牌，又拿出一个小布包，粗重地叹息

了一声："玄奇，这玉牌是墨家最高号令，没有人阻拦你。这布包是为师给秦公的一点儿念物。去吧，好自为之了。"说罢又是一叹，神色大是萧瑟落寞。

玄奇不禁心中大恸，流泪叩头："老师，玄奇愧为墨家弟子，书未编完……"

老墨子摇摇头淡淡一笑："身后之名，无足道也。真情天道，本色不夺。去吧……"向外挥挥手，转过身睡去了。玄奇见老师枯瘦伟岸的身躯佝偻成一团，巨大的秃头在风灯下红光熠熠……凝望片刻，玄奇默默地向老师三叩，起身走了。

墨家的神农大山日暮封关，从来不许夜间出入。但玄奇持有墨家黑玉令牌，和荧玉连夜出山，破了神农大山素不夜行的老规程。一路疾行出得大山，到了汉水河谷的墨家客栈，二人骑上了存放在这里的良马，兼程向函谷关飞驰而来。荧玉坐骑是秦孝公的西域赤风驹，玄奇坐骑则是墨家特有的草原名马阴山雪。赤风驹像一团火焰，阴山雪像一片白云，放马飞驰，大半日间飞越汝水、伊水、洛水，直抵函谷关。

进得函谷关，已经是午后斜阳了。秋日苦短，眼见一个时辰就要日落西山了。赤风驹与阴山雪已经是热气腾腾汗水淋漓，宛如吞云吐雾的天上龙马。荧玉玄奇也已经长发散乱面如云霞，三重夹裙都汗湿透衣了。按照通常的行路规矩，纵然良马，日行千里后也必得休憩，否则就要换马。但这时二人都是心急如焚，恨不能插翅飞到咸阳，谁也没有想起停下来歇息。

正在风驰电掣间，荧玉猛然一声惊叫，带着哭声喊："血！玄奇姐姐快看，赤风驹流血了！"玄奇闻声勒马，灵动异常的阴山雪长长地嘶鸣一声，骤然站立接着在原地一个打旋，马不停蹄地折了回来。玄奇飞身下马间，赤风驹已经在面前人立嘶鸣。玄奇一打量，只见赤风驹

肩颈部的长鬃上流淌着鲜红的汁液，分明鲜血一般。玄奇愣怔片刻，抚摩着赤风驹的长鬃，将手上的“鲜血”凑到鼻端仔细嗅了嗅，略一思忖道：“荧玉，我想起来了，赤风驹是西域汗血马。汗流如血，正在酣勇处。”荧玉闻言，长长地嘘了一口气，拍拍赤风驹的头偎在了马颈上：“赤风驹啊汗血马，还得辛苦一阵也。”赤风驹前蹄刨地，咴咴喷鼻，对着阴山雪长嘶了一声。阴山雪也是一声嘶鸣，已经沓沓偎近了玄奇。玄奇一跃上马，高声道：“良马真义士。走！”一抖马缰，两脚轻磕，阴山雪长嘶一声，大展四蹄，像一道闪电骤然飞出。赤风驹不待荧玉号令，嘶鸣腾空，一团火焰直追白色闪电。

两马堪堪并行，突然“啊”的一声，荧玉身子悬空，几乎要掉下马来。赤风驹感觉有异，一声长嘶，人立而起，硬生生收住了四蹄。几乎同时，阴山雪也是一声嘶鸣骤然人立。不等阴山雪前蹄着地，玄奇已经飞了下来，扑到了荧玉身边接住了滑向马下的身体，不禁一声惊呼：“荧玉！”

荧玉满身鲜血，面色苍白地双目紧闭。

玄奇没有慌乱，稍一把脉，断定荧玉是昏迷不醒暂无性命之忧。玄奇取下随身携带的医囊水囊，迅速给荧玉服下一粒墨家特制的定血丹，然后清理荧玉身上的血迹。仔细一看，大吃一惊——荧玉两腿间一个大大的血块！玄奇不禁大恸，一声惊呼，泪如雨下：“荧玉啊！你何苦如此啊！”

玄奇虽颇通医道，但对这带下女科却是生平第一遭。略一思忖，立即用大布给荧玉包了出血处，又将血块包了起来，装进皮囊。收拾停当，玄奇跪着背起荧玉，又用大带将荧玉缚在自己背上，挺身起来走到两匹良马面前，轻轻抚着马头流泪道：“赤风驹啊阴山雪，公主有难，你们俩要辛苦了……”赤风驹与阴山雪咴咴喷鼻，轻声悲鸣着蹭蹭玄奇，又霍然分开，同时卧倒，等待玄奇上马。

玄奇拍拍赤风驹：“赤风驹啊，小半个时辰一换。公主是你的主人，你先来……”背着荧玉跨上了鞍鞒。赤风驹奋然立起，一声长鸣，四蹄腾空而起，道边村庄屋舍便在暮色中流云般向后退去。玄奇虽熟悉马上生涯，但也没有想到这久经沙场的赤风驹竟有如此神力耐力，超常负重，竟是更加平稳神速。半个时辰，赤风驹已飞驰了三百余里到达骊山脚下。玄奇右手拍拍马头，赤风驹稍缓，阴山雪堪堪并行，玄奇凝神聚力，奋然跃起，坐在了阴山雪背上。阴山雪昂首长鸣间已风驰电掣般飞过骊山。

咸阳城东门箭楼上的军灯刚刚点亮，玄奇已经飞马而至。如果荧玉安好，依玄奇的性格，纵然心急如焚，也自然会接受盘查走马入城以不惊扰国人。但现下荧玉有性命之危，岂能常法缓步？玄奇早有准备，遥遥举起荧玉的金令箭高呼：“金令箭特使到——行人闪开！”城门卫士与咸阳国人哗然闪开，两匹良马火焰闪电般冲进了城内。

来到巍峨壮丽的咸阳宫广场，玄奇猛然一阵眩晕，颓然伏在马背上昏了过去。

赤风驹昂首人立，长长嘶鸣……玄奇睁开眼睛时，发现自己躺在榻上，身边有一个白眉白发宛若神仙的老人轻声道：“商君，没事了。”旁边一个满面焦虑的长须中年人轻轻点头：“玄奇姑娘，醒来了？”这不是卫鞅么？相比于二十多年前在安邑洞香春遇到的卫鞅，眼前此人已沉雄苍健多矣。

心中感慨间玄奇蓦然警悟，奋力坐起，一跃下榻：“荧玉，如何了？”

商鞅拱手道：“玄奇姑娘且莫担心，扁鹊先生在，荧玉没有性命之忧。”

玄奇向白眉老人大礼道：“多谢前辈。”老人慈祥点头。玄奇又向商鞅拱手道：“既然荧玉无忧，玄奇去见渠梁大哥了。”

商鞅道：“玄奇姑娘，请跟我来。”将玄奇领进了寝宫，直入秦孝公寝室。

秦孝公正在昏睡，寝室中分外静谧，弥漫出一股淡淡的草药味儿。玄奇轻轻走近病榻，只见秦孝公斜靠在大枕上双目紧闭，苍白瘦削的面孔与昔日黧黑英挺的秦公嬴渠梁已经是判若两人了。“渠梁大哥！”玄奇不禁悲从中来，扑到孝公榻前泣不成声。

秦孝公正在迷乱的梦中，听得一阵隐隐哭声，自觉分外熟悉。费力睁开双目，不禁惊喜得一下子坐了起来：“玄奇？小妹？真的？是……你么？”揉着眼睛，一时间分不清是梦境还是真实。玄奇跪伏榻前哭着笑着：“大哥，玄奇来了，玄奇不走了，永远地陪你。不是梦，是真的……”骤然之间，孝公大觉快慰，泪光莹然道：“墨家之事如何？受委屈了么？”玄奇摇摇头：“老师心念你，让我给你带来了上药。”孝公慨然一叹：“墨子大师高风大义，嬴渠梁愧对他老人家了，竟要让老前辈为我送行……”玄奇捂住孝公的嘴：“莫如此丧气。有扁鹊前辈，还有老师上药，一定会好的，一定。”孝公笑道：“好，依你，一定会好的。”玄奇笑道：“这就对了，才四十余岁，忒般没出息？”说得孝公笑了起来，招招手叫黑伯过来吩咐道：“给玄奇姑娘安置一个独院居所，教她安静一些。”黑伯尚未答应，玄奇急迫道：“不。我不要独居。我要在你身边陪你。”孝公笑道：“如何？你一两天就走么？”玄奇道：“不。永远不走了。”孝公笑道：“这不对了？没个住处行么？”玄奇道：“你的住处就是我的住处。我要和你大婚！”

孝公不禁愕然，半日沉默，释然笑了：“玄奇小妹，莫意气了。”

玄奇肃然道：“渠梁大哥，你忘记了我们的誓言么？”

孝公摇摇头，已经热泪盈眶：“不移，不易，不离，不弃。”

“天地合，乃敢与君绝……”玄奇不禁哽咽了。“

小妹，我永远不会忘记你的。我……来生再聚首了。”

玄奇斩钉截铁道：“渠梁大哥，人世谁无病痛之时？如何能以病痛而改大节？莫非你以为，我布衣子弟贬损了你公族门庭？”

孝公大笑一阵：“玄奇啊……那，你就陪大哥走这一段了。”

玄奇笑着伏在榻边：“世有君子，其犟若牛。没错儿。”

孝公吩咐黑伯将商鞅请了进来，玄奇红着脸说了大婚的事，孝公也略显拘泥地点头。商鞅高兴地连连恭贺，又说：“君上不要担心，此事我一力筹划。三日之内，君上与玄奇姑娘大婚！”

消息传出，朝野动容。国人朝臣无不奋激万分，感念上苍对秦公的眷顾，一时间纷纷奔走相告，喜庆气氛顿时弥漫了咸阳。最高兴的要算老太后了，非但病状全消，且在后宫庭院设置了一个大大的香案，诚心诚意地祭拜日神月神，祈祷日月天地给儿子以悠长的生命。荧玉虽然还不能离榻，却高兴得唏嘘不止。她深知二哥的秉性，深知二哥压抑在内心的深深恋情。对于二哥这种处处克制自己，将一切内心痛苦与情感需求都深藏不露的人，爱的激情也许能创造生命的奇迹，使二哥的病得以痊愈；秦国需要这样的国君，荧玉也需要这样的兄长，愿上苍佑护二哥，佑护秦国。

大婚典礼那一日，下起了入冬第一场雪。一夜之间，纷纷扬扬的大雪覆盖了关中河山，覆盖了咸阳都城，整个秦国都陷进了无边无际的温柔的白色之中。

按照老秦人的传统，玄奇先一天晚上出宫，住到了自己的家——她和爷爷的小院子。这是迁都咸阳时，秦孝公特意吩咐，按照栎阳城内百里庄原样大小建造的，爷爷和她都没有回过咸阳，这百里庄竟成了一座寂寞老旧的新房子。玄奇谢绝了一切名义的陪伴，一个侍女也不要，她要一个人度过女儿家的最后一夜。

掌灯时分，玄奇走进了爷爷的书房，在爷爷的画像前久久伫立。她和爷爷都是终年云游，相互难得在一起。有一次独自回家，玄奇惊喜地发现，书房墙上挂着爷爷一张布画像，书案上有八个大字："在在不在，有画如面"。玄奇很佩服爷爷别出心裁的这一着，也在自己的小房间里画了一张自己的像挂了起来。她没有爷爷画得精细，只是用木炭在白布上勾了一个手捧竹简打瞌睡的顽皮少女，下面写了大大的三个字：想爷爷！后来，爷爷的画像上便有了白发白眉。玄奇却懒得像爷爷那样认真地描画自己的沧桑，依然是顽皮的瞌睡样子。

今夜，看着爷爷的飘然白发，玄奇眼睛潮湿了——爷爷，还在齐国么？不知道。那你在哪里啊？不知道。爷爷养育了自己，却不知道自己就要出嫁了。爷爷啊爷爷，饶恕玄奇的不告之罪吧。爷爷知道，玄奇爱渠梁大哥，玄奇早该嫁给渠梁大哥了。他从来没有欢畅过舒心过，打仗、变法、国事斡旋，硬是熬干了心血啊。玄奇原想三五年将墨家大事办完，再到渠梁大哥身边，谁想他一病若此啊，玄奇真是疼碎了心。早知如此，玄奇十年前就该与他大婚，玄奇好悔也……爷爷，渠梁大哥二十年没有大婚，就是在等玄奇啊。玄奇不能拘泥礼仪了，玄奇决意做新娘了，爷爷一定很高兴，是么？是的，爷爷笑了……

玄奇从爷爷的书房出来，鹅毛大雪正漫天而下，院中已是一片洁白了。她走到院中，轻柔的雪花飘到她滚烫的脸上慢慢融化，她的心也慢慢舒展起来，沉浸在从未有过的幸福喜悦之中。在三十多年严酷粗粝的墨家生活中，她几乎没有时间一个人细细品味女儿家的柔情蜜

意，只是每日入睡都抱着他的那把短剑。现下，这个静静的雪夜，是真正属于自己了，她要精心地为自己生命的盛典仔细准备一番。

拨亮了木炭火盆，烧好了一大木盆热水，玄奇到院中虔诚地对天三拜，然后到屋中细细沐浴。三更时分，她坐在了陌生的铜镜前，蓦然发现镜中的姑娘竟是那样美丽，她是自己么？在动荡无定的墨家行动中，玄奇只能偶然在陈仓河谷和栎阳百里庄照照铜镜。墨家节用，总院是没有女弟子用铜镜的。更重要的是，玄奇没有闲情逸致去流淌女儿家最寻常的爱美之心，蓦然揽镜，她为自己的美怦然心动了。

玄奇害羞地笑了，开始打扮自己。她要给他一个名副其实的新娘。

天边一缕曙光在雪天来得特别早，方交寅时，窗户就亮了。

一辆华贵的青铜轺车将玄奇接走了。她站在六尺伞盖下，一身大红丝绸长衣，长发挽成了高高的发髻，亭亭玉立，明艳动人，宛若天上仙子，引得早起的国人夹道惊叹，一片“国后万岁”的欢呼声响彻了咸阳。

到得咸阳宫前，玄奇遥遥望见一个熟悉的黑色身影踩着大红地毡走下高高的台阶，向她迎来了，没错，分明是她的渠梁大哥。看着他健旺如昔的步态，玄奇一阵惊喜眩晕，颓然倒在了轺车中……秦孝公走到轺车前，将他的新娘轻轻抱下了轺车。

玄奇睁大眼睛，向着红日骤现的苍穹深深一躬，拉住了孝公的双手：“天地合，乃敢与君绝。”“不移，不易，不离，不弃。”秦孝公肃然回答。一轮艳丽的红日，一片湛蓝的天空。银装素裹的咸阳城，正为上天赐给秦国的幸运与喜庆狂欢不已。

老墨子的赠药真是不可思议。秦孝公居然精神大振，非但离榻走动如常，而且面色红润，鬒黑如初，谈笑风生如常。三日前，商鞅求教扁鹊，老墨子带来的“上药”能否服用？扁鹊打开小布包一看一闻，大为惊喜：“此乃六芝草，《神农经》记名的上上之药。墨子大师真奇人也！”商鞅详细询问，扁鹊娓娓道来，“天地生药，分为三品。上药养命延寿，中药养性培心，下药治病去疾。所谓上药，乃五石六芝。五石者，丹砂、雄黄、白矾、曾青、慈石也；六芝者，六种灵芝草，即石芝、木芝、草芝、肉芝、菌芝、水芝。五石多被巫师方士用来炼丹，六芝则是医家极难寻觅的草药神品，得一灵芝足以救命，况乎六芝也？”

商鞅惊喜异常：“六芝草可使君上痊愈么？”

扁鹊摇摇头：“病态可去，痊愈极难。然墨子大师学问渊深，工医皆精，他既赠药于秦公，自当一试。”说罢亲自将六芝草分为九份，又加了几味草药，合成了九剂养神补气散，煎了其中一份，看着秦孝公服下。

国君大婚与病体康复，朝野之间一片喜庆。只有商鞅丝毫没有懈怠，和景监、车英、王轼一件接一件地安顿计议好的大事。

十天后，在太庙举行了嬴驷的加冠典礼。

秦国传统，男子二十岁或二十一岁加冠。这是一个人的成人大典，对于男子，其意义比婚典更为根本。嬴驷十多岁被公父逐出栎阳，一直没有举行加冠大典，这是在他年过三十岁时的追补仪式，显得格外的不寻常。秦孝公亲自主持了儿子的加冠大典，在嬴氏列祖列宗的灵位前，亲手为儿子戴上了布冠、皮冠与最后的一顶黑色的玉冠。

又过了十日，在咸阳宫大殿隆重举行了正式册封太子的典礼。商鞅向秦国朝野宣示了嬴驷坚忍刻苦的游学磨炼过程，及其锤炼出的胆识毅力。景监宣读了国君正式册封嬴驷为太子的诏书。秦孝公宣布了太子嬴驷与商君共同摄政的书命。大殿一片欢呼。正当此时，商君府领书匆匆赶来禀报：山甲已经将放逐陇西的公孙贾秘密押回了咸阳！

商鞅立即对秦孝公低声道："臣有一件急务处置。"秦孝公点点头："去吧，这里有我。"商鞅便匆匆走了。在商君府政事堂，商鞅与景监、车英、王轼四人连夜对犯人进行审讯。当人犯被押进来的时候，商鞅几乎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这个人满头满脸都是黑白相杂的粗硬须发，几乎完全淹没了他的五官，浑身脏污不堪，双眼发直，活似一个野人。公孙贾一介名士，久为文职，素有洁癖，利落清爽为人所共知。难道放逐服刑竟可以如此彻底地改变一个人的本性？商鞅思忖有顷，走到犯人面前："公孙右傅，请入座说话。"

犯人一言不发，木呆呆地站立着。

车英轻声道："商君，太医已经看过，犯人服了哑药，不会说话。"

"看看有无烙印？"

车英上前扒开犯人额角的长发细看："商君，有烙印，不假。"

商鞅轻轻摇头，拿起一束竹简走到犯人面前："公孙右傅，且看这是何物？"

犯人木呆呆毫无反应，只是摇头不停。车英这才惊讶起来："公孙贾乃秦国博士，如何连特赦书令都不认识？怪哉！"

商鞅看看犯人："车英，教荆南来。"荆南进来后商鞅吩咐，"荆南，此人口不能言，你能否与他手势对话？教他知道，只要他不是犯

人公孙贾，就放他无罪归家，不需代人受刑。”

荆南上前很费劲地打着手势，口中不时噢噢叫几声。那人也回以手势，摇头摇手，不时尖叫。荆南回身对商鞅摇头，在木板上写了“山中猎户”四个大字。

商鞅道：“问他识字么？”

荆南与猎户又一阵手势，转身对商鞅摇摇头。商鞅道：“问他何时做公孙贾替身的？”荆南又与猎户不断手势，猎户两指交成“十”字。这次商鞅也看得明白，知道是十年前，又问：“他为何做了公孙贾替身？”

荆南与猎户一阵费力的手势喊叫，在木板上写了“受人之恩，立誓不泄”。

商鞅沉默思忖，看来眼前这个猎户曾受公孙贾大恩，是自愿替公孙贾做替身的。山中老秦人的执拗义气，商鞅最明白不过，再问他也不会说，想想吩咐道：“上大夫，晓谕陇西郡守，此人与罪犯沆瀣一气，触犯秦法，以律罚苦役十年。免他终身不见天日。”

景监立即去行紧急文书。荆南一阵比划，猎户嚎叫一声，向商鞅扑地拜倒，又抬头对着荆南一通比划尖叫。荆南会意点头，在木板上写了“受人之恩，无以为报，被迫为之”。

商鞅叹息一声，吩咐将猎户押回陇西原籍服徭役去了。

商鞅和三位大员商议到夜半，依景监三人的主意，立即图影缉捕公孙贾，以震慑潜藏的邪恶复辟者。商鞅反复思忖，没有采纳。一则，他认为公孙贾心思周密，既是有备而为，就未必还在秦国。二则，若公然缉捕，反倒会议论丛生，引起朝野不安。最后商鞅拍案，决定对公孙贾秘密查访秘密缉拿，一旦捉拿归案，立即明正典刑。四

人一致认为，这件事由荆南去做最为合适。荆南欣然领命，连夜去秘密布置了。

商鞅回到寝室，已经是四更时分，荧玉已经昏昏酣睡了。偌大的燎炉中木炭行将燃尽，屋中已是有了寒气。商鞅用炭箕加了一些木炭，将火拨得熊熊旺了起来，屋中顿时暖烘烘的。

荧玉不期然醒了过来，见商鞅在拨弄燎炉，虽大感温暖，心中却过意不去，笑道："我不教侍女们晚上进来，想不到却累了夫君。"商鞅笑道："这不也好么？日后退隐山林，我还要为你俩做更多事。"荧玉感慨中来，长嘘一声道："夫君，荧玉不好，流了骨血……"说着双泪长流。商鞅笑了起来，走近榻前轻轻为荧玉拭着泪水："我的公主，别伤心了。要是我，也会那样做。"荧玉不禁喷笑道："你也会有身孕么？真是。"商鞅笑道："豁达之心，君上第一。这件事你办得好极，你是没看见君上大婚时的精气神，否则你是不会难过的了。等你能走动了，我们去看看他们如何？"荧玉笑道："好也。羞羞他们。"商鞅大笑一阵，安慰荧玉道："来日方长，我们日后再生一个还来得及，别上心了。"荧玉点点头"嗯"了声问："如何今日公事完得忒晚？"

商鞅猛然心头一闪道："荧玉，你有多久没去嬴虔府了？"荧玉想想道："五六年了。那个小侄女夏天偷着来过一次。哎，如何想起了他？"商鞅将公孙贾和假犯人的事说了一遍，沉吟道："你说公孙贾，会找嬴虔么？"荧玉道："不会。我这个异母兄长素来倔强，对公孙贾甘龙很是疏淡。" 商鞅摇头一叹："仇恨，会使人变形。公孙贾可是一个大大警钟也。" "要不，我明日去走走？"商鞅笑道："带病前去，不是明着告诉人有事么？好了再说。有人纵想变天，也还远着。"说着熄了铜灯，上榻安歇了。

荧玉偎着夫君，很快睡着了。商鞅久久不能安眠，片断的思绪零乱如麻，什么都在想，什么也没想。长夜难眠，对商鞅是极为罕见的。多少年来，他从来都是心无杂念挨枕即睡不知失眠为何物。近日

来，他却总感到一种沉甸甸的东西压在心头，不时有一丝不安和警觉闪现出来。这绝不仅仅是秦孝公的病情，对于邦国的正面危难，商鞅从来都是泰山崩于前而色不变的秉性。他的直觉告诉他，这种不安和警觉，是一种朦胧的预感。这种感觉是从崤山遇刺开始的，是今夜发现公孙贾潜逃而明晰起来。猛然，商鞅想起了太子嬴驷的论断“秦国新法，尚未固本”。嬴驷为何如此断定？他发现了什么？警觉了什么？为何不明确地上书言明……

商鞅蓦然坐起，看着燎炉中烘烘的木炭，穿好衣裳，走进了书房。

二　灰色影子与蒙面石刻

滴水成冰的寒夜，咸阳城最是夤夜喧腾的商民区也凝固了。

紧挨着蓬勃兴旺商名远播的南市，咸阳城内的西南角是商民区。这里住着许多山东六国的商人，也居住着秦国各地来咸阳经商的本国商贾，酒肆客栈最多，是咸阳城人口最为芜杂流动的区域。这个区域主要是两条交叉成“十”字的大街，与一片方圆三百多亩的南市。南北走向的大街叫“太白道”，东西走向的大街叫“朱凤道”。太白是秦国的天界星，太白之下为秦国。朱凤则是周人秦人的吉祥神鸟，凤鸣岐山而兴周也。以两者命名商区的两条大街，意味着秦人对商市的虔诚祝愿——顺应天道吉祥昌盛。

在两条大街十字路口的东北角，有一座与周围店面客栈都不沾连的孤立无邻的大院落，高大的院墙与两邻房屋相隔着一条空荡荡的巷子。大门前是废弃的停车场与拴马桩，临街的大门也用大石青砖砌得严严实实，若不是那座还算高大的门楼门厅，谁也看不出这里是曾经的大门。在商民市区，这座庄院显得有些古怪，就像繁华闹市硬生生插了一座荒凉古堡。从规模看，它既没有六国大商的豪华气魄，也不似小商小贩人家的紧凑朴实。这样的怪诞庄园能矗立在金贵的商市街

面，自然是咸阳城建起后最早迁来的“老户”。尽管如此，商人们毕竟见多了乍贫乍贱的人世沧桑，谁也没有感到奇怪，谁也没有试图接近它探察它。大院子一如迁来时的孤立冷清，在这北风料峭哈气成霜的夜晚，更显得萧瑟孤寒。

三更时分，一条灰色影子从高墙外空巷的大树上飞起，无声无息地落在院内屋顶。庭院正中的大屋里，风灯昏暗，一个人在默默打坐。他面上垂着一方厚厚的黑纱，散乱的白发披在两肩，就像凝固的石刻一动不动。虽然是滴水成冰的寒夜，这座空荡荡的大屋里却没有燎炉火盆，只有那盏昏黄的青铜风灯。突然，虚掩的屋门在呼啸的寒风中无声地开了。

“何方朋友？敢请进屋一叙。”凝固的石刻发出淡漠的声音。

没有丝毫的脚步声，灰色影子已经坐到了石刻对面的长案上，提起案上的陶罐咕咚咚大饮一阵，喘息一阵道：“左傅别来无恙？”

长长的沉默，石刻悠然道：“右傅别来无恙？”

灰色影子道：“二十年天各一方，左傅竟有如此耳力，钦佩之极。”

蒙面石刻道：“君不闻，虎狼穴居，唯恃耳力？”

“左傅公族贵胄，惨状若行尸走肉，令人心寒。”

“右傅一介书生，竟成高明剑士，倒是教老夫欣慰。”

“造物弄人，左傅宁如此老死乎？”

“祸福皆在人为，老夫从不信怪力乱神。”

“果然如此，左傅何自甘沉沦，白头穴居？”

石刻淡淡漠漠道："四野无追，何不守株以待？"

灰色影子猛然扑拜于地："公子铁志，大事可成。"

"右傅身负重罪，离刑入国，岂非自彰于官府？"石刻依旧一动不动。

灰色影子慨然一叹："若有服刑之忧，何敢踏进咸阳半步？"

"莫非右傅杀监逃身？"灰衣人咯咯一阵笑声，犹如寒夜枭鸣："左傅过虑也，秦国永远也找不到公孙贾这个人了。"

"此话，却待怎讲？自然，你可以不说。"

"既与左傅和衷共济，岂有不说之理？寒夜漫漫，枯寒故事正耐得消磨。"

于是，在月黑风高的夜晚，灰衣人讲了一段鬼神难测的奇遇。

公孙贾被放逐的陇西是一个奇特的地区。这里有荒凉广袤的沙漠，有水草丰盛的草原，有险峻奇绝的崇山峻岭，也有秀美幽静的河谷。最要紧的是人烟稀少，远离富庶文明的蛮荒之地。如此穷荒险峻之地，官府的管辖治理自然是疏松宽阔。虽然如此，这里却是老秦人的原生根基地，是秦国一个辽阔荒僻的后院，比任何边界山地都安全可靠。公孙贾作为重犯要犯，没有放逐到南接楚国的商山，也没有放逐到北连赵国的北地山区，而放逐到了陇西老秦人的根基之地，自然意味着国府对这里最为放心。

放逐处是荒绝险峻的一片狭窄谷地，四面陡峭高山，唯一的山谷出口恰恰驻守着一个兼管军马放牧的百人队。要想逃走，当真比登天还难。放逐生涯是一种强加于罪犯的苦行岁月。一顶茅屋，一领布衣，一升谷种，一柄铁铲，这是官府刑吏交给公孙贾的全部物事。他

就要凭这几样物事生存下去。只要犯人不逃走，无力生存而死在放逐地，是无人追究的。除了三个月一查生死，官府永远不会增加一粒粮食一件衣裳。如果没有特赦书令，犯人大体上都要死在这里。

公孙贾心怀深仇大恨，如何能无声无息地死在这荒沟野岭？第一天晚上，山谷里秋风嘶鸣，山岭上虎啸狼嗥，他被吓得蛇一样挤进了岩石缝隙，直到天亮才敢出来。苦思良久，公孙贾撕下长衫下摆，做了一个布袋，拿起那把铁铲上了山。他通晓医道，识得草药，这是游学士子的防身求生本领。和所有的博学名士一样，公孙贾永远不会忘记青少年时代的这种基本学问。他开始上山采药了。一来是草药中有可以直接食用的生补之药，功效强于五谷，兼有野果补充，大体可解饥饿之苦。二来是借此踏勘山势地形，看能否寻觅一条生路。公孙贾明白，他是永远不可能得到特赦的，要复仇，就先要自己逃得出去。两三个月过去，他才发现这一片大山荒野得超出了预想。放眼望去，莽莽苍苍渺无人烟，山间只有兽道狼迹，别说逃，就是公然出走，也只怕做了出没无常的猛兽美食。

在公孙贾绝望的时日，一件奇异的事情发生了。

那天暮黑时分，他手执铁铲拨打着齐腰深的莽草枯藤，想寻路“回家”。却盲人瞎马般闯到了一处高高的悬崖顶上，鬼使神差地一脚踩空，咔啦啦跌落了下去。待他醒来，已经是满天星斗不知何时了。我没死么？他活动了一下手足，庆幸自己果然没死，便挣扎站起。四面张望，他“啊”的一声惊叫起来。原来，悬崖下似乎有一点火红的灯光。揉眼细看，没错，是灯光！他精神大振，折下一根树枝做拐杖，一瘸一拐地向灯光跳奔过去。到得近前，却发现这是一道陡直的山崖下的一幢石头房子，隐隐可见屋外石坪上有剥下晾晒的兽皮，是猎户之家，不是官人。公孙贾一阵狂喜，扑上前去笃笃敲门。

粗糙厚重的圆木门吱呀拉开，一个裹着兽皮的精瘦汉子打着一盏兽油风灯站在他面前。公孙贾“啊”了一声，后退几步，死死盯住对

方。这个男子和他像极了，简直就是黑白双胞胎。兽皮汉子却浑然无觉，抹着眼泪憨憨地一伸手，将他让了进去，坐在另一间狭小的石头房子里。汉子默默端来一大盆炖兽肉和一罐山果酒，便站在旁边木呆呆抹眼泪。公孙贾是精细之人，听见隔壁石屋里有隐隐约约的呻吟，拱手问道："兄台何事悲伤？可否见告？"兽皮汉子憨直地抹泪道：

"二老好端端牛样壮，不想开罪了山神，连日大泻，眼见活不成了，呜……"说着大哭了起来。公孙贾听准了"大泻"二字，慨然站起道："在下尚通医道，敢请一观。"

十日之中，公孙贾治好了老猎户夫妇的急性腹泻，也养好了自己的伤。猎户一家千恩万谢，送他兽皮兽肉一大堆，公孙贾都拒绝了。兽皮汉子急得满脸涨红，用猎刀在自己手臂上猛然划出一道血口，用嘴嘬一口鲜血喷出，扑拜在地赳赳高声道："恩公，有用小人处，万死不辞！"公孙贾扶起了兽皮汉子："兄台高义，只要空闲时日来看看我，足矣。"

半个月后，兽皮汉子凭着猎户特有的本领，找到了公孙贾的山谷茅屋。

山月当空，公孙贾和兽皮汉子结成了异姓兄弟。汉子问大哥何以犯法？大哥说父母被仇人惨杀，大仇未报，自己却又被仇家陷害服刑，请兄弟帮他逃出这个地方。汉子慨然允诺，公孙贾便给他脸上刺了字，又给他脸颊烙了印，与汉子互换了衣服，将汉子装扮成自己，教会了汉子如何应对官府的"季查"。

三日后的晚上，月黑风高，公孙贾与兄弟共饮山酒，在酒中加进了哑药。兄弟睡熟后，公孙贾顺着兄弟指引的兽道，逃出了荒无人烟的大山……

"果真，无毒不丈夫。"蒙面石刻冷笑着。

灰衣人阴沉切齿：“谋大事，不拘小义。”

“虽然如此，你终究难见天日，官府若图影缉捕，汝将奈何？”

一阵夜枭般长笑，灰衣人道：“左傅自囚二十年，孤陋寡闻了。”

“如此说来，右傅奇遇不断了。”石刻露出一丝嘲讽。

灰衣人嘿嘿冷笑，又讲出了一个惊心动魄的故事。

公孙贾逃出陇西大山，夜行晓宿，一路东行，翻越大散岭沿南山折转进入商山，又从丹水谷地潜出武关，逃亡到楚国。他倒不是寄希望于楚国的保护，而是看中了楚国大江上游人迹罕至的连绵群山。为了复仇，公孙贾发誓再造自己，埋头修炼剑术。就在他寻觅落脚点的跋涉中，一个晚上撞进了一道神秘的峡谷。

这道峡谷的两岸青山总是隐隐约约地响着某种奇特的声音，“扑——呼——”不是风声，不是雷声，倒像是大山得了气喘病。到了深夜，这种奇特的声音更是清晰，而且岩石缝隙中还闪现出隐隐红光和均匀而又模糊的“嗵嗵嗵”声。公孙贾恍若置身梦境，听了一夜，断定这道荒险的峡谷隐藏着一个极大的秘密。公孙贾在峡谷和两岸高山游荡踏勘了好几日，终于在一个漆黑的夜晚突然失去了知觉……

醒来时，公孙贾发现自己躺在冰凉的石板上，眼前红光一明一灭地不断闪烁。原来这里是一个极大的山洞，一个白发飘拂的老人正站在他面前，盯着他的额角。没有几句问答，他便心甘情愿地做了老人的苦役。

渐渐地，他知道了这道峡谷是楚国铸剑名家“风宗”的大本营。那个老人，是继铸剑大师欧冶子、干将之后最负盛名的铸剑宗师风胡子！“风宗”在这道峡谷里有六个铸剑山洞，每洞一炉，仅直接铸剑的工师就有二十多个，铁工、风工、杂工、炊工等，加起来是二百多人

的大作坊。“风宗”的规矩是白日备料休憩，夜间铸剑。所以，白日进入峡谷的人，什么也发现不了。在苦役生涯中，公孙贾为许多工匠治好了诸多叫不上名字的怪疾，渐渐地得到了风宗上下的好感。

有一天，从不与他照面的风胡子将他召到一个小山洞里，冷冷问了两句话：“子欲修习剑术乎？”“想！”“子欲换副面孔乎？”“想！”公孙贾没有丝毫犹豫。

老人没有一句多余话，一挥手，两个壮汉抬起他丢进了洞外的水池，又压上一张石板。公孙贾在水里不吃不喝地浸泡了三日，奄奄一息地被抬回了山洞。风胡子冷冷问：“目下要绑起你来，烤火，怕么？”公孙贾摇头。风胡子再没有说话，枯瘦的大手一挥，两名壮汉夹持着将他绑缚在一张又高又厚的石板上。石板对面不到一丈处就是熊熊火焰的熔铁炉，烘烘热浪迎面扑来，渗透寒湿的肌肤顿感干爽。半个时辰后，他燥热难当，背靠的石板也烫了起来。身边两人只管定时给石板喷水，对他却是不闻不问。公孙贾紧紧咬着牙关，一声不叫，不久就烤得昏迷了过去，一泼水醒来，须臾又昏迷过去。

不知过了多久，公孙贾被架到了洞口，刺骨的寒风使他又猛醒了过来。

风胡子走了过来，猛然向他脸上喷出一股气味怪异的绿水，“噗”的一声，散开了一片紫雾。公孙贾的脸顿时像大面团般胀了起来，透亮透亮。风胡子走近端详，伸出长长的指甲在公孙贾额角轻轻一挑，就从“大面团”上揭下了一层人皮，黑字与烙印赫然在目。公孙贾又被放到了一个滴水成冰的山洞，冻了一夜，次日早晨被抬到风胡子的小山洞，脸上已经全部复原了。

风胡子冷冰冰问：“要美么？”公孙贾摇头。风胡子再不说话，又向公孙贾脸上喷了一口红色药水，一阵奇异的感觉立即渗透了公孙贾

的四肢百骸。风胡子伸出枯枝般的大手在他脸上按捏了整整一个时辰，丢下一句话："记住自己了。水缸在那里。"说罢倒头大睡。

公孙贾定定神，站了起来。他原以为历经如此折磨不死也得瘫了，没想到脚下却大感轻灵，走到水缸边一看，却一声尖叫，昏了过去……

"如此说来，右傅面相很是不凡了？"蒙面石刻淡漠平板，丝毫没有惊诧。

"左傅记住了。"灰衣人猛然扯下黑色面纱，蒙面石刻不禁一抖。灯下，一张狰狞可怖的脸骤然现出：一头红发青蓝色面孔眼珠黑蓝眼白发黄阔嘴大牙大胡须连鬓而生！与当年清秀儒雅的公孙贾相比，当真一个魔鬼出世。

"虽鬼神洞察，亦不能辨认矣。"蒙面石刻一声叹息。

"明告左傅，风胡子收我为学生，赠我一口风宗名剑。公孙贾不敢说纵横天下，然则复仇足矣。若不是你那口蚩尤天月剑，商鞅早已经死在崤山河谷了。"

"你，做刺客了？"

"商鞅仇人多矣。即便他是神仙，也想不到我公孙贾再生。"

"住口。"蒙面石刻低沉的声音中喘息着丝丝怒气，好像一只骤然起身的猛虎。灰衣人不禁一抖。沉默有顷，蒙面石刻冷笑道："公孙贾，老夫以为你真的浴火重生了，谁想你依旧是个卑劣猥琐之小人。

老夫不杀你，你走。"

"复仇杀敌也算小人？如何才算得大丈夫？"

“公孙贾，你虽精明有余，却永远没有大器局。老夫问你，我等与商鞅的仇恨，是村小械斗之仇么？”

“自然不是。是国事仇恨。”

“且不说你杀不了商鞅，纵然杀了，徒使商鞅做了天下英烈名臣，你自己反倒成了天下耻笑的卑鄙刺客。若这也算复仇，用得着你出手？”

灰衣人默然良久，恭敬拱手：“请教左傅，如何筹划？”

“商鞅最大的立身功勋，在何处？”

“自然是变法。”

“若国事逆转，其人治罪？”

“商鞅……身败名裂！”

“老夫再问你，我等仇恨，是商鞅私刑么？”

“不是，乃国法明刑。”

蒙面石刻冷笑：“记住，唯使商鞅败身，将商鞅处以国法明刑，方为大器复仇。”

灰衣人深深扑拜于地：“左傅一言，公孙贾茅塞顿开。”

黎明前最黑暗的时刻，灰色影子又飞上树梢，落下小巷，骤然消失在茫茫冬夜的咸阳城。

三　蒙面来客与神秘预言

太子嬴驷目下只有一件事，埋头阅览秦国的法令典章。虽说公父明令他与商君共摄国政，但嬴驷心里十分清楚，这是公父教自己跟着商君熟悉并修习国务。他长期远离权力中心，对法令、人事、政令推行方式等基本事务都非常陌生，事实上也无从共摄，只能跟商鞅做学生。为了尽快进入状态，嬴驷主动请求用一个月时间，读完国藏的全部法令典章以及变法以来的国史记载。商鞅完全赞同嬴驷的想法，认为这是熟悉国务不可或缺的一环，熟悉得越早越好，越彻底越好。商鞅制定了一个进度：每三日从典籍库给太子府送去一车竹简，一个月十车，大体可以披阅完全部法令、典章与国史。秦国缺乏文治传统，往昔素来不注重积累国家资料，国史记载也特别简略。商鞅执政后大幅度改变了这种状况，非但对国史进行了全面的重辑编修，而且将所有的法令、典章、人口、赋税等政务文本都分为正本、副本两套建馆收藏。正本非秦孝公、商君调阅不能出馆，副本则供各官署与学士随时查阅。给太子嬴驷看的自然是正本，所以太史令府吏就格外地紧张忙碌。出馆点验，派兵押送，回收点验，逐卷归位，生怕出了差错。太子嬴驷也分外刻苦，除了每天休憩两个时辰，其余时间全部沉浸在书房。

天寒夜长，嬴驷书房的大燎炉几乎没有熄灭的时候。木炭烧得再干净，也总有丝丝缕缕的白烟与炭气，天天熏烘，嬴驷的脸微微发黄，还有些轻微的咳嗽。尽管如此，嬴驷依然天天守在案头，真有些秦孝公年轻即位时的勤奋气象。

这天已是二更时分，嬴驷正在全神贯注地翻检披阅，年轻的内侍进来禀报说，一个楚国商人求见。嬴驷惊讶地抬起头来：“楚国商人与我何干？不见。”

内侍低声道：“他说受太子故交之托，前来送一件物事。”

嬴驷大为疑惑，如果说他有故交，那就是“放逐”生活中结识的村野交谊，可那些人谁能知道他是太子？又如何能托人找到这里？思忖

有顷，他不动声色道：“既是故交所托，请在外书房等候，我片刻就来。”内侍走后，嬴驷又沉思一阵，收拾好案头，轻步走到隔门前打开一个小孔向外端详。

外书房站着一个身着华贵皮裘者，从一身华丽的黄色看，的确是楚国商人的习惯服饰。但这个人手中空无一物，脸上还垂着一方黑沉沉的面纱，透出几分不寻常的神秘气息。

嬴驷拉开门，冷冰冰地盯着这个蒙面者，一句话也不说。蒙面人深深一躬：“楚国商人辛必功，参见太子。”嬴驷沉默伫立，依旧一言不发。蒙面人拱手道：“敢问太子，可曾认识一个叫黑矛的山民否？”嬴驷面无表情，既不摇头，也不点头。蒙面人又道：“黑矛委托在下给太子带来一件薄礼。”嬴驷冷冷道：“请先生摘下面纱，再开口。”蒙面人道：“非是在下不以真面目示人，实是在下天生丑陋，恐惊吓了太子。”嬴驷冷笑沉默。蒙面人右手一抬，面纱落地，一张红发碧眼阔嘴大牙连鬓虬髯的面孔赫然现出，在灯下显得特别可怖。

嬴驷平淡淡道：“先生如此异相，何自感难堪？”

商人拱手作礼道：“太子胆识过人，在下钦佩之至。”

嬴驷仿佛没有听见，淡然道：“黑矛何许人也？本太子素不相识。”

“黑矛言，他与一个叫秦庶的士人交好，找到太子府可找到秦庶先生。”

“秦庶乃我书吏，公差在外。”嬴驷毫无表情地回答。

“如此恕在下鲁莽。告辞。”

“且慢。黑矛找秦庶何事？太子府可代为转达。”

黄衣商人：“可否容在下遮面？卑相实在有伤大雅。”

嬴驷点点头。商人捡起黑纱挂好，恭敬道：“禀报太子，三年前在下商旅，路过商山遇大雨阻隔，幸得黑矛兄容留旬日，是以结为好友。从此，来往路过必有盘桓。黑矛兄行走不便，故此委托在下寻觅故交，原无他故。”

嬴驷似乎漫不经心道：“这个黑矛，何以行动不便？”

“禀报太子，黑矛兄从军次年从马上摔下，一腿伤残，但立功心切，坚持留在炊兵营。十载过去，未斩敌首，未得爵位。老兵还乡，凄凉不堪。”蒙面商人声音嘶哑，语带哽咽。

“新法之下，何得凄凉？”嬴驷听得很认真。

“黑矛兄父亲被刑杀，母亲自杀，举村进山自救，唯留黑矛兄一人漂泊乞讨。”

“如何……刑杀？自杀？自救？你详细道来。”嬴驷大为惊讶。

蒙面商人缓缓道：“在下听黑矛兄言说，黑林沟大旱三年，遭了年馑。商於县令用官粮赈灾，被商君制止，当场斩首了商於县令和黑矛兄的父亲——里正黑九；又派出兵士，威逼举村老少进山，任其自生自灭。黑矛兄老娘亲悲痛过分，跳崖身死。黑矛兄伤残无依，无力谋生，又怕被官府当做疲民治罪，白日在楚国边界的山村乞讨，晚上赶回老屋落脚……”

嬴驷面色阴沉得可怕，转过身去良久沉默。“禀报太子，这是黑矛兄托我转交秦庶的礼物。”嬴驷转身，赫然一块黑布包裹的物事立在面前。蒙面商人道：“黑矛兄言说，这是秦庶的心。他只教我给秦庶带一句话：那座坟没有了，是商君下令挖掉的。”嬴驷努力平静自己，淡漠地接过黑布包：“你可走了。”

“秦庶先生若有口信带给黑矛兄，请他到楚天客栈找我。”

嬴驷默默点头。蒙面商人深深一躬，大步去了。

回到书房，嬴驷心乱如麻。看着那块紫黑的枯树墓刻，他禁不住热泪盈眶。那个美丽的红色身影从眼前飘过，那悲怆激越的歌声萦绕在耳旁，那个姑娘深深地爱着自己，为自己义无反顾殉情死了。那是第一次结结实实撞开嬴驷心扉的火热恋情。嬴驷在峡谷里痛不欲生的时候，已经明白，原来自己也深深地爱着这个美丽的村姑。假如他不是被“放逐”，假如他不是秦国太子，他一定会将她带回来，一定会娶她。他离开黑林沟的时候，心中就立下誓言，有朝一日一定要接她娶她，可是他当时不能说啊。没有想到，他冷冰冰的拒绝不但没有使姑娘知难而退，反而使姑娘为他献身了。多少年来，嬴驷每想起那个美丽的身影，心就疼得滴血，一种深深的屈辱感折磨得他寝食不安。姑娘留给他的，只有那一抔黄土一只玉埙，那是他魂牵梦绕的一抔黄土啊。如今，连他亲手给姑娘盖上的这一抔黄土也被铲除了，黑九夫妇也死了，黑矛兄弟也沦为乞丐了，唯一在嬴驷冰凉的少年时代留下的一片淳朴友谊，就这样被无情地抹去了……上苍啊上苍，你何其不公！

嬴驷一夜未眠，木然坐到天亮。宫中内侍来传宣他时，他刚刚上榻不到一个时辰。嬴驷本来想大睡一觉，清醒清醒，避免自己沿着绵绵思绪滑下去。可是上榻后怎么也不能入眠，反倒更为清醒了。蓦然，他心海一闪，想到那个狰狞可怖的蒙面商人，觉得此人此事大为蹊跷。那个商人是先问自己是否认识黑矛的，此一问，可见他知道“秦庶”就是面前的太子。看自己默然不答，他才说黑矛委托他到太子府找“秦庶”的。若黑矛果真沦落为难以求生的乞丐，如何能知道“秦庶”在太子府？美丽山妹殉情于荒山绝谷，黑矛如何能知晓？商君纵然经常出巡，又如何能到得那人迹罕至的地方去毁墓？果真商君认为有人假冒嬴驷损害公室声誉而毁墓，能不禀报公父？公父能不询问自

己？商君执法固然无情，但却从来没有逾越法度雷池半步，他能如此滥杀大名赫赫的造士里正黑九么？秦国新军军法昭彰，军中伤残，纵然不斩敌首，亦在退役时赐金安置，如何能沦为乞丐？

心头一亮，嬴驷想到了自己在荒山绝谷醒来时的奇迹——断指接上了，伤口包扎了，身上盖了一件白布衫，手边还放了一块熟肉。仔细想来，当时显然有人发现了自己，从墓刻上知道了自己的身份，才救了自己，但却没有露面。反复思忖，泄露身份的可能唯有这一次。知道“秦庶”就是嬴驷的，也只有那个荒山绝谷救过自己的那个神秘人物。这个人是谁？难道……猛然，嬴驷一个激灵，那个人肯定就是昨晚的楚国商人！

嬴驷猛然坐了起来，望着映得窗户一片淡红的早霞，嘴角露出一丝冷笑：“来人。请家老前来。”

不消片刻，一个老内侍匆匆走进寝室。嬴驷低声吩咐了几句，倒头便睡，鼾声大起。

红日已上半山，宫中内侍来宣。嬴驷虽则只睡了半个时辰，却一点儿不显疲惫之色。到得宫中，公父刚刚梳洗完毕，正在前庭缓缓舞剑。嬴驷上前恭敬见礼：“公父康复，儿臣不胜欣喜。”孝公收剑笑道：“驷儿，今日陪我去南山如何？”

“儿臣遵命。”嬴驷欣然领命。出得宫门，嬴驷见只有十多名甲士和公父的一辆轺车，便知道新母后不去，也不多问，翻身上马走在轺车旁边，出了咸阳直奔南山。

这是冬日少有的无风天气，阳光和煦，苍松长绿，颇有几分小阳春光景。到得山下，沿着一条小河进山，苍松翠柏的谷地中露出一片青砖绿瓦的院落，在萧疏的冬野倍显宁静旷远。孝公遥指山谷院落问：“驷儿，来过此处么？”嬴驷知道公父问的是放逐期间是否来过，

摇摇头道："此处没有民户，儿臣尚未来过。"孝公指点道："你看，这条山水叫田峪川。东南那座山，就是饿死伯夷、叔齐的首阳山。那片院落啊，可是大大有名的一个人物留下来的。"嬴驷恍然大悟："儿臣想起来了，莫非是老子书馆？"

孝公微笑点头，吩咐车马慢行，沿着山道向谷地院落而去。

到得谷地，院落反而隐没在松柏林中无从得见了。穿过小河边一片松林，面前豁然开朗，一座蓝田白玉筑起的高大石坊巍然矗立在松林草地，石坊正中四个斗大的黑字——道法天地。进得石坊一箭之地，便见朴实无华的院落大门。孝公吩咐停车驻马。

车马方停，嬴驷就见公父的贴身老仆兼内侍总事黑伯从大门匆匆走出。黑伯来到孝公车前，扶孝公下车，拱手禀报道："按照君上吩咐，一切妥当。"

孝公吩咐道："黑伯，两个时辰后，我到上善池。你稍后到系牛亭找我。"黑伯答应一声，吩咐车马侍从随他从偏门进院去了。

孝公向嬴驷一招手，从正门进入，直向院落深处而去。嬴驷一路留心，发现这座外观很不起眼的院落，内中竟大有气象。水流亭台错落有致，松林小道回环周折，地势缓上成坡，宛若咸阳北阪。这种山坡，任何大雨山洪都停留不住，直涌门外的田峪川。房屋亭台分明是山石砖瓦粗糙堆砌起来，偏偏却显出一种质朴本色与浑然野趣，令人大为悦目。到得半坡一处石亭下，孝公肃然向亭外的一株老柏躬身一拜。嬴驷也连忙跟着一拜。

进得石亭，嬴驷发现石案上已经摆好了茶具山果，便知这是预先安排，公父今日定有大事要对他说，不由神情肃然地为公父斟了一盏热茶，肃立一旁。孝公饮了一口热茶，招招手教儿子坐在对面石礅上。

阳光下，秦孝公的面色焦黄憔悴。嬴驷心中涌上一股酸楚道：“儿臣无以为公父分忧，惭愧之至。”秦孝公笑着摆摆手道：“莫说这些。可知今日你我父子到此的原委？”

嬴驷摇摇头道：“儿臣不知。”

秦孝公喟然一叹：“嬴驷啊，你也算历经风霜，对世情人事有自己的见识了。无须瞒你，公父的日子，已经不多了，你也一定能看出来。”

“公父……”嬴驷哽咽一声，扑拜在地。

孝公豁达地笑了：“起来吧。人生寿夭，原在天算，何须伤怀？你我既生于公室之家，国事便是至大。公父对你今日要说的，是一宗国事之密。你大父定的规矩，国君临死，方可将这秘密传给继位者。

我就是在你大父临终时才知道的。可是，公父没有时日了，清醒时说比糊涂时说要好。”

嬴驷站起来坐在对面石礅上，发现黑伯远远站在路口，方才悟到公父今日的周密用心。

秦孝公缓慢地说着，太子嬴驷认真地听着——

几千年来，嬴秦部族一直流传着两则神秘的预言。一则是部族公开流传的，一则是在嫡系公族中秘密单传的。公开流传的预言，是舜帝当初赐给嬴氏“秦”之封号封地时的一则预言——兹尔秦族，后必大出天下。在立国前的沉浮挣扎中，这则预言是嬴秦部族的精神火把，是嬴秦部族精诚凝聚的纽带。四百多年前，嬴秦部族成为诸侯国之后，这则预言渐渐成了流传在老秦人中的古老故事，那像彗星一样激励人心的光芒便渐渐消失了。在通常庶民的心目中，一个半农半牧的

偏远部族成为中原诸侯大国，也就算大大的“大出”了，还想如何呢？这则遥远的预言，便在嬴秦部族贫乏的想象中渐渐干涸了。

这则预言是国史载明的，嬴驷自然很熟悉，本不是甚秘密。

另一则秘密预言，则发生在嬴秦部族立国四百余年之后，时日很近，并且要具体得多。但这则预言却只在嫡系一脉的国君与储君之间单传，严厉禁止流传民间。秦孝公要对嬴驷说的，正是这一则预言。

这则预言，是当年西入流沙的老子对秦国国运的推算。

六十多年前，秦献公即位的第十一年春天，接到一个消息，曾在洛阳周室做过柱下史的老聃要到秦国来了。秦献公不禁大喜过望。在东方诸侯卑秦，天下士子视秦国为蛮夷之邦而拒绝入秦的年代，一个声名远播就连孔子也要向他求教的泰斗人物要到秦国来，岂是等闲小事？秦献公请出了一个酷爱和学问家交往的人物来接待老子。这个人，就是曾经做过函谷关令的尹喜。尹喜精心准备，周密筹划，将一切都部署得妥帖之极。

是年四月，不知高年几许的老聃骑着一头青牛优哉游哉地进了函谷关。虽然那时候函谷关还被魏国占领着，但尹喜派出的斥候早就发现了这个走遍天下也不会错认的老人，立即飞马报回栎阳。尹喜多与名士交往，知道像老聃这样的泰山北斗，绝不会刻意到秦国都城歇脚，一定要找山清水秀的胜境独居，便对秦献公禀明自己的想法，商议好了对策。

果然，老聃的青牛悠悠地飘过了栎阳，向着南山去了。进入莽莽苍苍的南山北麓，老聃和随行小童却被布衣牛车的两个“士子”拦住，不断求教学问。老聃颇是喜欢这两个坦诚质朴的“士子”，在他们的山庄歇息了下来。一连盘桓数天，俩人对老子提出了数不清的难题，老

子都一一解疑，谈天说地般娓娓道来，胸怀心海间仿佛埋藏着无穷无尽的学问。

一个布衣“士子”整日陪着老子闲步深山，牛走旷野，粗茶淡饭却又极尽恭敬地侍奉着这位穷通天地的老人。夏夜星空下，这个布衣“士子”提出，请老子写一卷天地文章给秦人“开塞”。老子大笑一番，终不忍拒绝其虔诚请求，慢慢地写了起来。就像那扑嗒扑嗒的青牛脚步，老子写得慢极了，远远赶不上那个布衣“士子”的刻简。

一月之后，老子终于写完了五千言的“开塞”大书。那日晚上，另一个布衣“士子”单独走进了老子的小院。夏夜的一轮明月下，老子正坐在院中高台上仰望苍穹，点头摇头，兀自叹息感慨。

猛然，老子身后响起一个声音：“敢请前辈教我。”

老子没有回身，叹息一声：“秦公何其聪睿，宁误老聃耶？”

布衣士子扑拜不起：“前辈既知我身，请为嬴师隰解惑。嬴秦日衰，秦人多困，嬴师隰寝食难安。”

老子依然没有转身，仰望苍穹，一阵思忖后喟然叹息：“秦公谨记：老聃之言，只传储君，若有泄露，自罪于天。”

“嬴师隰恪守前辈之言。”

老子缓慢低沉地说出了一段话：“老聃昔年游宿巫山神女峰，细察天象：秦周同源，均起西陲；秦为诸侯，而秦周分离；离五百年，而大合于秦；合十七年，则霸王出。”

秦献公请老子拆解，老子却摇头不语。

后来，老子留在南山麓收了数十名弟子，教导三年，却莫名其妙地失踪了。有人说，老子去了大漠流沙。有人说，老子去了阴山草原。也有人说，老子进南山修身成仙去了……这个神秘老人留给世人的，唯有那一卷五千言的天地文章和那一则神秘久远的预言㊟。

“嬴驷，老子预言不能见诸国史，你记下了？”秦孝公肃然问。

“记下了。”嬴驷正色回答。

“你背一遍，我听。”

嬴驷一字一顿念道：“秦周同源，均起西陲；秦为诸侯，而秦周分离；离五百年，而大合于秦；合十七年，则霸王出。”

听嬴驷背得一字不差，秦孝公意味深长地笑了：“你，信不信老子的国运预言？”

嬴驷一时沉吟，不知如何应对。他的第一感觉是惊讶与震撼，老子的预言岂不是给了秦国一个新的精神火把？分五百年而合，现下秦已立国四百二十多年，那岂不是说再有百年上下秦国就将与“周”大合？老子是周王室的史官，他说的这个“周”，自然囊括了天下诸侯，而绝不仅仅是龟缩于三川一隅事实上比寻常小诸侯还要窝囊的“周王城”；直到今日七大战国，也依然在口头上承认周王室为“天下共主”。如此说，与“周”合，就是与“天下合”，“大合于秦”，就是秦将代替周统一天下！而百年上下，也就是两三代人的岁月，相比于舜帝预言实现的两千多年，何其短也。有了如此辉煌的前程，秦人自然倍加奋发，比国君的任何激励之书都要有威力。几千年来，“天”的暗示对于庶民国人是无比神圣的，他们承认服从“受命于天”的大人，心甘情愿地为他们流血拼命，成就天命大业。别的不说，舜帝的预言就长期支撑了嬴秦部族的浴血奋战，能说这种国运预言的威力不大么？春秋战国以来，多少新老贵族都在权力争夺中假托“天命”以聚拢人心，老子

的“合秦”预言岂非求之不得的天命之书？既然如此，大父、公父为何都秘而不宣呢？果真是忌讳“泄露天机”之罪么？天机若果然不可泄露，老子何敢明言？

看来，大父、公父一定还有埋藏很深的想法没有说出。嬴驷的沉吟正在这里，他正襟危坐，谨慎回道：“公父，儿臣对阴阳天命之学素来陌生，不知从何谈起。”

“如此说吧。”秦孝公道，“若是神明占卜，说秦将为天下霸主，子何以待之？”嬴驷没有犹豫：“纵然天命所归，亦需人事努力。儿臣当似有若无。”

“好！”秦孝公拍案而起，“公父要的，就是这‘人事努力，似有若无’。”他在亭中缓缓踱步，字字斟酌道，“你大父临终时说，他之所以没有将这个预言早日告我，就是怕我恃天命而骄，反倒自绝于天命。驷儿啊，要知道，一个君主，沉溺于天象、占卜、童谣、谶语之类，非但荒唐，而且丧志。往远说，三皇五帝可算天命攸归了。然则，舜帝却囚禁了尧帝而当权，大禹囚禁了舜帝而当权，天命何在？往近说，周室天子哪一代不是聪慧英武？偏偏却痴信天命，在大争之世龟缩自保，而今只留下了洛阳城周三四百里，何其凄惨也。如此天命，有同于无。再往近说，楚宣王痴信星象，竟因彗星径天而乱了阵脚，用土地城池收买魏国齐国，要灭我秦国。最后如何，丢了城池，穷了国家，还没有结成灭秦同盟。你须牢牢记住，天命星象从来不会垂怜弱者，它永远都只是强者的光环！”

“公父之言，鞭辟入里，儿臣永生铭记。”

“嬴驷，秦国纵可一统天下，也要一步一步一代一代地去苦做，去奋争。万不可乱了心志, 走入歧途啊。”秦孝公语重心长。

“公父，秦国正道，乃坚持公父与商君创立的法制，而不是坐待天命攸归。儿臣深知，没有新法，就没有强秦；没有新法，就没有庶民国人的真诚拥戴。秦国前途纵有千难万险，儿臣亦无所畏惧。”嬴驷慷慨激昂。

“好。”秦孝公拍拍儿子的肩膀，欣然而又亲切道，“驷儿，你长成了。有此等精坚心志，公父也就不多说了。走，我们去看太后和姑姑。”

“太后、姑姑也来了？”嬴驷感到惊讶，又立即高兴起来。

老太后住在这里已经几个月了。她对富丽堂皇的咸阳宫一点儿也不喜欢，倒是对雍城、栎阳多有留恋，时常念叨。秦孝公突然病倒，老太后莫名其妙地说咸阳宫“空阴”太重，要儿子和她一起搬到栎阳去养病。秦孝公知道母亲老了，喜欢那种抬脚可见的小城堡小庭院。与玄奇大婚后，秦孝公就有意陪母亲到南山游了一趟，老太后见到秦献公为老子书馆立的石坊，睹物思情，便在这里住了下来。孝公其实正是此意，便将太后寝宫的仆从物事几乎全部搬了过来，教老太后在这田园书院里安度暮年。老太后选了上善池边的一座空闲小院落，在这里悠然地住了下来。荧玉康复后正想去崤山一趟，亲自见见白雪，回来后再去南山陪母亲。正在此时，却接到秦孝公派黑伯送来的一条密简，便将两件事颠倒了顺序，先到了南山来陪母亲了。

秦孝公和嬴驷到来时，荧玉正给老太后弹奏秦筝。筝与琴相似，却比琴长大粗犷，是秦人的独创乐器，天下呼之为“秦筝”。这时的秦筝只有八根弦，尽管比后来的秦筝少了几弦，(注)但还是比琴音域广阔，弹奏起来深沉旷远苍凉激越，秦人莫不喜爱有加。荧玉奏的是《秦风·蒹葭》，这是一首在秦地广为流传百余年的情歌，荧玉边奏边唱，老太后微闭双目深深沉浸在对往昔年华的追忆中。

秦孝公停下脚步，凝神倾听，觉得深沉辽远的筝音中隐隐有一丝忧郁，使这首美丽的情歌显得有几分忧伤，不禁若有所思。筝音一落，秦孝公拍掌笑道："好啊，弹得好，唱得也好。"嬴驷连忙上前给老太后和姑姑行礼。老太后高兴地拉着孙儿说长道短。荧玉吩咐侍女置座上茶，亲自扶二哥坐在铺着绵垫儿的石礅上。

时当正午，山洼谷地向阳无风，小院子暖和得没有一点儿寒冬萧瑟之气。荧玉吩咐上饭，长大石案顿时摆上了一片野味山菜和两坛清酒。嬴秦嫡系的三代人，就在这简朴幽静的黄土小院里开始了二十多年来的第一次共餐。老太后精神大好，一再教儿子和孙子多饮几碗清酒。秦孝公饮了一碗，额头上生出了涔涔虚汗，便不再饮了。荧玉和嬴驷见孝公不饮了，也停了下来品尝炖得酥烂的山兔野羊。

孝公笑问："母后，要不要搬回咸阳？"

老太后连连摇头："不不不，就南山好。咸阳，太空了。"

"可是，母后一个人住，我如何放心得下？"

"渠梁啊，"老太后叹息一声，"娘没事，山清水秀，我蛮舒坦，倒是娘放心不下你。秦国势大了，你也累垮了。要娘说，你不妨将国事交给鞅和驷儿，和玄奇一起住到这儿来，身子自会慢慢康复的了。"

"好。明春一过，我与玄奇搬来。"秦孝公爽快答应，回身道，"驷儿，你想不想陪祖母几日？"嬴驷心中诧异，公父不是教自己与商鞅摄政么，如何却生出教自己留在南山的意思？一时困惑，沉吟道："但凭公父安排。"

秦孝公道："三五日，祖母会让你长许多见识也。"

嬴驷拱手领命，老太后高兴得满脸笑容。

饭后，太后吩咐嬴驷陪自己在院中转转，说有几个地方还没去过。院中只留下孝公和荧玉兄妹。秦孝公道：“小妹，随我进山一趟。”荧玉也不多问，出门上马，就随秦孝公飞驰进了南山深处。二人返回时，已经是夕阳将落。简单的晚饭后，秦孝公与荧玉向太后告辞，登车回了咸阳。

四　嬴虔甘龙的诡秘暴亡

秦孝公处心积虑，要做好最后一件大事。

储君之事一旦解决，秦孝公心头顿时轻松。作为国君，后继无人是最大的失败。而今嬴驷作为不俗，颇有见地，看来堪当大任，加之商君辅佐，秦国将后继无忧。秦孝公心一定，就想到了一直萦绕心头的一件大事。再不做，就来不及了。虽然扁鹊的神术、老墨子的奇药、玄奇的爱心同时遇合，使他的病体出现了不可思议的奇迹。但秦孝公知道，这绝不意味着他病体的康复。他的时日不多了，他必须尽可能地做好这最后一件大事。

从开始变法，秦孝公就或明或暗地意识到，秦国朝野有一股反对变法的势力存在。尽管这股势力随着变法的节节推进而渐渐萎缩，尤其是庶民国人中的反变法势力几乎全部化解。原因只有一个，庶民国人从变法中得到了实实在在的好处。奖励耕战、废除井田、隶农除籍、族里连坐、移风易俗，这些最重要的新法实行三五年后，莫不使国人竭诚拥戴，连那些历来蔑视官府的“疲民”，也变成了勤耕守法勇于公战的良民。这是秦国新法不可动摇的根基。

但是，秦国新法却屡屡伤害了老世族，废除世袭爵位、废除世族封地、废除私家亲军、废除世族治权、无功不赏、有罪同罚等等，几乎将世族特权剥夺得一干二净。秦国的老族望族几乎在变法中悉数崩溃了。另一方面，上层权力也在变法中发生了难以预料的变化，旧族权臣几乎无一例外地被贬黜架空了。一个个做来，虽然并不显山露

水，然则时日一长，资深老世族的全体衰落，却是谁也看得明白的事实。甘龙、杜挚、公孙贾、孟西白三族大臣以及无数的世族臣工，都是这样被淹没的。

更重要的是，变法浪头还无情地湮灭了一批本来是变法支持者的世族大臣，将他们也变成了与反对变法的旧世族同样下场的沦落者。少年太子嬴驷、太子左傅兼领上将军的嬴虔、太子右傅公孙贾的被逐出庙堂，是变法进程中最重要的事变，导致秦国的庙堂权力发生了令人担忧的倾斜。秦孝公、商鞅、嬴虔组成的“三铁云梯”残缺了，作为国家储君而起稳定人心作用的太子从权力层消失了，久掌机要而颇具影响力的公孙贾被刑治放逐了。从庙堂权力场的眼光看，当年的太子力量竟然成了秦国变法的最大受害者。这一事变的直接后果，是秦国上层力量的根基大为削弱；更深远的负面作用，更令人难以预料的是，在变法中受害的老世族们将以“太子派”为旗帜。无论太子、嬴虔、公孙贾等对变法的态度与老世族们有多大区别，老世族们都会将太子力量作为他们的旗帜，而太子力量也会与老世族们产生某种惺惺相惜的共鸣，都会对变法及其轴心人物产生出一种仇恨。

与其说秦孝公嗅到了某种气息，毋宁说秦孝公从一开始便清楚这种后果。

秦孝公是一个极为特出的权力天才。他的雄才大略，不在寻常的文治武功开疆拓土，而在于将一场千古大变不动声色地从惊涛骇浪中引导出来。他的全部智慧，就在于每次都能将本可能颠倒乾坤的流血事变稳健地消于无形，使秦国大权始终牢牢控制在变法力量的手中，成功地迫使秦国上层老世族势力在变法中全面“隐退”。在商鞅掌握轴心权力之前，他巧妙地搬开了阻碍商鞅执掌大权的阻力，有步骤地将权力顺利集中到商鞅手里。商鞅掌权开始变法后，充分施展出千古大变的肃杀严峻与排山倒海般的威力。这时的秦孝公没有提醒商鞅谨慎行事，更没有陷入变法事务，去一钉一铆地干预订正，而是淡出局

外，全身心注目那些暗中隐藏的危险。他很明白，像商鞅这样的桀桀大才和冷峻性格，任何督导都无异于画蛇添足。作为国君，他只要遏制了那些有可能导致国家动乱的势力，变法就会成功。在“太子事变”前，秦孝公对老世族势力并不担心。但在“太子事变”后，秦孝公却警觉到了某种危险。

虽然如此，秦孝公非但没有对这些危险势力斩草除根，甚至连多余的触动都没有。商鞅的唯法是从与秦孝公的后发制人在这里不谋而合，都对这种有可能合流的危险采取了冷处置——你不跳，我不动。所以如此，是因为秦孝公要让岁月自然淘汰这些危险者。他相信，仇恨失意郁闷独居山野放逐等这些常人难以忍受的折磨，将早早夺去他们的生命。甘龙、嬴虔、公孙贾几个人一死，全部危险力量的旗帜人物就没有了，其余残余力量，自然也就在朝野大势中融化了。

谁能想到，上天仿佛遗忘了那些失去价值的生命，竟然不可思议地将厄运降临在他这个国君身上，盛年之期，行将辞世。这一冷酷事实，迫使秦孝公动了杀机，他要在最后的时日里铲除这些隐患。

即将成为国君的嬴驷，对商鞅总有一种隐隐约约的疏离，对嬴虔公孙贾则总有一种隐隐约约的歉意。这是秦孝公敏锐的直觉。假若这些危险者消失了，嬴驷会是一个好君主，也有能力保持秦国的稳定。然则，只要这些危险者还在朝局之内，秦国新法和商鞅本人就将面临极大的风险。要消灭这种隐患，只有他能做到。

秦孝公的谋划很简单，也很实用。首先，他避开了商鞅，也避开了嬴驷，不教他们知道这件事，更不教他们参与这件事。商鞅是秦法的象征，是危险势力的复仇目标，而铲除隐患的方式却是“违法”的权力角逐，是旨在保护商鞅的行动。有他参与，隐患反而会更加复杂，反倒可能使保护商鞅的目的适得其反。而嬴驷是储君，要尽可能地不为他树敌。单独地秘密地完成这件大事，是秦孝公最后的心愿。

有意将嬴驷留在南山，秦孝公与荧玉迅速回到咸阳。荧玉按照秦孝公的叮嘱回府了，秦孝公却驰往咸阳北阪的狩猎行宫。

这时候的咸阳北阪，还保持着苍茫荒野的原貌，远非后来那样声威赫赫。所谓狩猎行宫，也就是两三座储藏猎具的石屋与临时休憩的一片庭院。虽然简朴，却常驻着一个百人骑士队，等闲臣民不能进入。秦孝公在这里秘密召见了国尉车英，计议了大约半个时辰，秦孝公又飞车回到了咸阳宫。

夜半时分，北风呼啸，滴水成冰。漆黑的原野上，一队人马悄无声息地从北阪的丛林中开出，又悄无声息地开进了咸阳北门。

就在这月黑风高的夜晚，咸阳南市的那片孤独院落里，蒙面石刻般的嬴虔依旧青灯枯坐。突然，“砰”的一声，一支袖箭扎在面前的长案上！庭院中却一片寂静，杳无人迹。嬴虔缓缓拔下袖箭，解开箭身的布片展开，不禁浑身一抖。枯坐良久，他伸手“笃、笃、笃”敲了三下长案。

一个黑衣老仆走来默默一躬，嬴虔对老仆耳语片刻，老仆快疾地转身走了。

次日清晨，一夜北风刮尽了阴霾，咸阳城红日高照恍若阳春。咸阳宫南门驶出了一辆又一辆华贵的青铜双马轺车，车上特使捧着国君的诏书，抵达一个又一个元老重臣的府前。秦孝公向元老们发出了大宴喜书——国君康复，将在咸阳宫聚宴老臣，大赦前罪，特派使者专车迎接，元老务必奉书前来。

一时间，街中国人翘首观望，感慨国君的宽宏大量，弥漫出一片喜庆。一半个时辰后，以各种形式贬黜而备受冷落的元老们陆续进了咸阳宫，矜持地下了青铜轺车，相互高声谈笑着进了正中大殿，按原先的爵位名号各自就座了。六个大燎炉，木炭烧得通红，大殿中暖烘

烘的。这些白发苍苍的元老们多年来为了自保，已经断绝了相互来往。今日聚宴宫中，纷纷相互问候试探，寒暄得不亦乐乎。堪堪将近巳时，大殿中只剩下三张空案——正中央的国君位、左手的太师位、右手的太子左傅上将军位。

巳时一刻，秦孝公轻裘宽带，神采焕发地走进大殿。“参见君上！”元老们离座躬身，齐声高呼。秦孝公一瞄座位，微微一怔，却又笑道：“诸位老臣入座，老太师与上将军一到，立即开宴。”此时，突闻殿外马蹄声疾，一特使大步匆匆走进道：“禀报君上，

太师甘龙病故！”

“病故？”秦孝公霍然起身，“何时病故？”

“半个时辰前。臣亲自守候榻前，送老太师归天。”

秦孝公尚在惊诧，又一特使飞马回报：“禀报君上，左傅公子虔突然病逝！”

“噢……是何因由？”

“突发恶疾，误用蛮药，吐血而死。”

秦孝公思绪飞转，断然下令道：“上大夫景监，主持大宴。国尉车英，随我去两府吊唁。”回身对景监低声叮嘱几句，匆匆登车出宫。

封闭大门二十年的公子虔府终于大开了正门，一片动地哭声。秦孝公到来时，老得佝偻蹒跚的白发总管正在门外迎候。孝公下车，眼见昔日声威赫赫的上将军府里外一片荒凉破败，令人不堪卒睹。进得庭院，正厅阶下一张大案上停放着黑布苫盖的一具尸体，府中男女老幼都在伏地大哭。孝公上前缓缓揭开黑布，一张令人生畏的面孔赫然现在眼前—— 一头白发散乱，被割掉鼻子的一张脸干缩得瘦骨嶙嶙，

沾满了紫黑色的淤血。昔日伟岸的身材，干瘦得仿佛冬日的枯树老枝。

是的，这是嬴虔，这是自己的同父异母兄长。那身材，那面孔，甚至那气味儿，秦孝公嬴渠梁都太熟悉了，任谁也替代不了。蓦然，秦孝公一阵心酸，眼中热泪夺眶而出，挥手哽咽道："入殓吧。以公侯礼安葬。我，改日祭奠……"转身大步走了。

太师府也是举府披麻戴孝，大放悲声。

秦孝公对甘龙这位门人故吏遍及朝野的三朝元老，本来便敬而远之，心中自然无甚伤悲，反倒觉得他死得太蹊跷幸运了些。来到咸阳新都最显赫的府邸，秦孝公吩咐车英带十名甲士跟随进府，径直进入正厅。甘龙的长子甘成跪拜迎接，痛哭失声。秦孝公肃然正色吩咐道："公子且莫悲伤，带我向老太师作别。"

甘成带秦孝公来到寝室，只见帐幔低垂，满室都是积淀日久的浓郁草药气息。甘成上前挂起帐幔，肃立榻侧。秦孝公近前，只见偌大卧榻洁净整齐，中间仰面安卧着一个须发雪白面目枯干的老人。在秦孝公记忆中，甘龙从来都是童颜鹤发洁净整齐，如何十余年闲居竟枯瘦黝黑？秦孝公略一思忖，凑近死者头部，右手轻轻拨开耳根发际，一颗紫黑的大痣赫然在目！

长嘘一声，秦孝公默默向甘龙遗体深深一躬，转身道："甘成啊，老太师高年无疾而终，亦算幸事，还须节哀自重。与上将军同等，以公侯大礼安葬。"甘成涕泪交流，拜倒叩谢。

回宫的路上，秦孝公对车英低声吩咐几句，径直到书房去了。

大殿中的元老们突闻噩耗，一个个心神不定。无论景监如何殷勤劝酒，大宴终是萧疏落寞。正午时分，国尉车英进殿，说君上心情伤

恸，不能前来共饮，请元老们自便。

重臣病逝，虽非国丧，也是大悲不举乐，国君辞宴，正合礼制。元老们岂能不明白这传统的规矩？于是纷纷散去，到两府奔丧吊唁去了。

秦孝公在书房将自己关了半日，反复权衡，觉得嬴虔、甘龙既死，老世族元老们已经失去了旗帜，很难再掀起何等风浪。至于放逐的那个公孙贾，车英已经禀报了他在刑私逃。这种罪上加罪的重犯，本身不可能具有任何鼓噪力，也不可能对嬴驷产生扰动。再说，公孙贾本人毕竟长期做文职大臣，在重视武职与家世的老秦世族中素来没有威望，尚不如孟西白三族的将领们有根基。只要大势不乱，这样的罪犯回到秦国无异于自投罗网。况且，也该给嬴驷和商君他们留一些“开手”的事做，未必自己都收拾得干干净净。既然如此，再杀那些元老世族已经没有甚必要，不如留着，逐渐地化为国人庶民便了。

当夜，秦孝公密令车英取缔紧急部署，从咸阳宫撤出了伏兵。

三日后，嬴驷回到咸阳时，秦孝公又发热了。

嬴驷探视病情时，秦孝公脸泛红潮虚汗涔涔仿佛身处盛夏酷暑一般，看着嬴驷喘息不已道：“七国特使，来了，找，商君……”

嬴驷郁郁回到太子府，并没有立即去见商鞅。看来，公父这次不可能再出现神奇的康复了。公父病逝前的这段时日，是最微妙紧张的日子，他不想在这段时日主动过问国事。他想不动声色地看一看各种人物在这段时日的动作，好做到胸有成算。大事有商君顶着，绝不会出现混乱。他最担心的，倒是只有他能嗅到的那股危险气息。公父这次将他留在南山，他立即敏感地意识到咸阳将要发生重大事端。但是，公父不说，他就决然不问。长期隐名埋姓历经屈辱磨炼出的深沉性格，使他不愿轻易暴露自己的真实想法。不该知道的不问，该知道

的少问。这就是他回到咸阳宫抱定的主意。从南山回来，他已经意识到那场大事端并没有发生，唯一的变化，是伯父嬴虔和老太师甘龙突然死了。府中家老给他说完了几天内咸阳宫的大小事件，他已经隐隐约约地明白了公父想要做的事情和将他留在南山的苦心。

仔细想来，嬴驷认为公父这件事做得不够高明。一则是手段太陈旧，二则是虎头蛇尾反倒打草惊蛇。以嬴驷的特殊敏感，立即警觉到了伯父和老太师突然死亡的诡异。但是，这种直感论心之事，岂能对公父说明？公父要除掉的，都是昔日的"太子势力"，况且自己本身就是昔日的"罪太子"，如何去说这需要努力辩白的话题？

但是，不能说是不能说，并不意味着这件事可以不理睬。自从那个丑陋可怖的楚国商人神秘造访后，嬴驷就陡然警觉到，有一双眼睛在盯着自己。他是谁？他的背后是何等人？嬴驷虽有影影绰绰的预感，但是却不能确定。这双眼睛与伯父嬴虔、老太师甘龙有没有关联？嬴驷也不能确定。

家老轻捷地走进来，轻声道："禀报太子，那人动了。"

"方向何处？可有人跟下去？"

"城西方向，有人跟下去了。"

"黑林沟有消息么？"

"飞鸽传信，真黑矛已死，假黑矛已经找到，正秘密押来咸阳。"

"好。不得走漏半点风声。否则，一律斩首！"嬴驷凌厉果断。

家老正色应命，轻步退了出去。

三更方过，咸阳城西已经灯火全熄了。这里不是商市区，漆黑的石板街区寂静得只有呜呜的风声。这是老秦世族的府邸区域，街道不宽，门户也很稀疏，往往是很长一段高墙才有一座高大门庭，更显得清冷空旷。

北风呼啸中，一个灰色的影子骤然从街边大树上飞起，大鸟一般落到街中一座最高大的门庭上。片刻宁静，灰色影子又再度飞起，消失在漆黑的院落里。

这时，一个黑影也从街中大树飞起，跃上门庭，跃进庭院屋脊。片刻之后，又有一道黑影闪电般划过门庭，消失在深深庭院。

后园土山的石亭下，伫立着一个佝偻的身影——白发垂肩，黑衣拖地，仰脸望天，僵滞不动，仿佛一尊石俑。良久，佝偻的石俑发出一声苍老沉重的叹息。这时，土山下骤然现出一个灰色身影，也发出一声沉重的叹息。佝偻石俑依旧僵滞不动，灰色身影又沉重地叹息了一声。

“何人造访？”佝偻石俑的声音苍老嘶哑。

灰色影子遥遥拱手：“老太师，别来无恙？”

佝偻石俑浑身一抖：“老夫持儒家之学，不信怪力乱神。”

灰色影子笑道：“世有奇异，岂能皆曰怪力乱神？老太师不妨回身一观。”

佝偻的身影缓缓转身，“笃、笃、笃”，竹杖点着石阶，一步步挪下土山。院中的灰色影子垂着一方黑色面罩伫立着动也不动。丈余之外，佝偻身影停住脚步道：“敢问，何事相约？”

“老太师，劫后余生，做何感慨？”

“高朋且记，老太师已经死了。老夫，乃太师府家老，甘—— 石——风。”

“噢，敢问家老，可知在下何人？”

佝偻老人冷冷一笑：“太子右傅，你好大胆也。”

“家老且记，太子右傅公孙贾已经死了。在下乃楚国商人辛——必——功。”

“辛必功？好。老夫谢过你示警之恩，容当后报。你走，夜长梦多。”

灰色影子冷笑道：“甘家老，既然心如死灰，何须逃避屠戮之祸？”

“阁下处心积虑，意欲何为？”

“复仇雪恨，乾坤复位！”灰色影子咬牙切齿。

佝偻老人摇头叹息：“阁下不觉脚下无着么？”

灰色影子深深一躬：“敢请家老教我。”

佝偻老人点点竹杖道：“老夫念你示警有恩，送你十六字：靠定嬴虔，策动新君，密联旧臣，国丧始动。”

“多谢家老。这笔大买卖，定然成功。”

“却是未必。做得不好，适得其反。”佝偻老人冷冷一笑，“足下谨记，飓风起于青萍之末，发难之妙，在于策动新君。可解其中三昧？”

“家老机谋渊深，尚请指点。”

佝偻老人一字一顿："策动之法，夺心为上。第一步，只言诛奸，不涉新法。第二步，只言新法，不涉诛奸。如此新君必随我行，否则万难成事。慎之慎之。"

灰色影子深深一躬："聆听指教，茅塞顿开。家老保重，在下告辞。"一言落点，陡然消失得无影无踪。

瞬息之间，门庭屋脊上两道黑影同时飞起，扑向凌空疾飞的灰色大鸟。

灰色大鸟尖啸一声，陡然直扑街巷。待两个黑影落地，灰色影子早已踪迹难觅。两个黑影对峙片刻，突然各自飞身越高，消失在漆黑的夜里。

嬴驷书房的灯光直亮到五更。听完追踪剑士的禀报，嬴驷更加确定了那个隐隐约约的预感。可是，显然还有一种力量在监视这个"楚国商人"。会是谁？屈指算来，可能的只有公父、商君或者伯父嬴虔。那么，最有可能的是谁？嬴驷一时想不清楚。但有一点他很清楚，就是绝不能教任何人发现太子府在跟踪监视这个"楚国商人"。心念及此，他立即召来家老，吩咐撤销对"楚商"的监视，并且严禁府中两个秘密剑士踏出府门。

带着理不清的困惑，嬴驷在曙光初上时才沉沉睡去。直到商鞅到来，嬴驷才被内侍唤醒。

五　太子嬴驷乍现锋芒

嬴驷有些惊讶，商君从未来过太子府，今日登门有何大事？

他立即吩咐家老恭敬接待，便匆匆起来梳洗。片刻之后，来到正厅，嬴驷带着歉意拱手作礼："嬴驷怠惰，望商君见谅。"商鞅离座拱手道："偶有误时，也是寻常。"嬴驷请商鞅入座，自己坐在对面，毕

恭毕敬道：“嬴驷正要到商君府拜望求教，不意商君亲自前来，惭愧之至。”商鞅没有寒暄，径直道：“鞅今日前来，有大事相商。”

“嬴驷谨听教诲。”话一出口，嬴驷就有些懊悔，生气自己不由自主。从少年时起，嬴驷就有些怕这个冷峻凌厉不苟言笑的权臣。他觉得此人生硬得不近人情，几乎不和任何人私下交往，除了国事还是国事，除了变法还是变法，在秦国犹如鹤立鸡群一般。就连那身永远不变的白衣，在一片粗黑的秦国殿堂也显得那样扎眼。此人身上有一股无形的威慑力，令人敬而远之。嬴驷少时见了他就怦怦心跳。犯法“放逐”的磨炼，虽然使嬴驷对商鞅有了真正理智的评判，对他的雄才大略与扭转乾坤的功业钦佩得五体投地，但内心深处那份忌惮却始终不能消除。他也想在商君面前坦然一些自如一些，但总是不由自主地拘谨，不由自主地恭敬，比在公父面前还窝囊，连自己都觉得颇显别扭，真教人懊恼。

商鞅浑然没有察觉，侃侃道：“君上病情已经传遍天下，中原六大战国和洛阳周室，陆续派特使前来探视君上病情，目下都住在国宾驿馆。太子以为，七国特使来意何在？是真的关心君上病体么？”

“嬴驷以为，彼等名为探病，实为探国。”

“太子所言极是。”商鞅露出欣然微笑，“探国之本意，却在何处？”

嬴驷沉吟片刻，谦恭笑道：“敢请商君拆解。”

“自春秋以来，国强一代者屡见不鲜，国强两代者屈指可数，国强三代者闻所未闻。此所谓，君子之泽，三世而斩。战国以来，魏国历文侯、武侯两代变法，方成天下第一强国。如今，第三代魏王却日见衰落。这是变法强国三代而弱的明证。殷鉴不远，在夏后之世。如今我秦国历经变法二十余年，已隐隐然成为天下第一强国。中原战国岂

能甘心？彼等所望，秦国新法能在君上之后改弦更张，盼望秦国的强大变成彗星，一闪而逝。而改弦更张之厚望何在？在太子，在储君。是以，七国特使之本意，不在探秦公之病情，而在探秦国之变数。确切言之，要探清太子之心。”商鞅以他一以贯之的风格，说得明晰透彻。

嬴驷由衷钦佩商君的深彻洞察与犀利言辞，自己觉得不好说清的东西，商君总能三言两语刀劈斧剁般料理开来，如此才华智慧确实旷古罕见。嬴驷频频点头道：“商君是说，彼等要看嬴驷能否将新法坚持下去？要看嬴驷是否有治国才具？”

“正是如此。”

“商君以为，此事当如何处置？”

“君上病体虚弱，不宜接见特使。以臣之见，当由太子出面，接见七国特使，臣陪同之。太子须得借机申明，坚持新法国策乃既定决心。否则，君上万一不测，六国极可能联合攻秦。”

“商君勿忧，嬴驷能做到。”

咸阳的国宾驿馆坐落在宫城外最宽阔的一条大街上。这条大街没有民居，没有商市，干净整洁，极有气魄。当初商鞅营造咸阳时，就对秦孝公提出“不拘周礼，营造大城，虑及后世，独步天下”的建都主张，将咸阳城建得宏大严谨，远远超过了周室的王城洛阳。

战国初期，虽然周礼已经崩溃，但在城堡建造方面依然沿袭着《周礼》的基本定制。这种沿袭，虽然已经不再具有必须遵从的“王法”意义，而仅仅作为一种建筑传统被沿用，但也极大地束缚着人们对都会建造的创新。《周礼》中有一篇《考工记》，就是专门规定各级都会的建造规模及规划方式的。其中的《匠人营国》一节，详尽规定

了天子都城（王城）与大小诸侯的都城以及卿大夫“采邑”（城堡）的建造规制：

匠人营国，方九里，旁三门。国中九经九纬，经涂九轨。左祖右社，面朝后市。内有九室，九嫔居之。外有九室，九卿朝焉。九分其国，以为九分，九卿治之。

王宫门阿之制五雉，宫隅之制七雉，城隅之制九雉。

经涂九轨，环涂七轨，野涂五轨。

门阿之制，以为都城之制。宫隅之制，以为诸侯之城制。环涂以为诸侯经涂，野涂以为都经涂。

这种都城建造（营国）的“王法”，对都城规模（方九里）、街道数目（九经九纬）、宽窄（王城街道并行九车，环城道路并行七车，野外道路并行五车）、宫城高度（宫门屋脊高五丈，宫殿屋脊高七丈，城墙高九丈）、等级规制（诸侯都城与天子宫城大小同，诸侯都城的干道与王城的环城道路同，卿大夫的城堡街道与野外道路同）等都做了严格限制，不得越雷池半步，否则就是“僭越”之罪。

春秋末期，天下诸侯对这种“王法”已经不屑一顾。齐国丞相管仲公然主张，都会之功能应为“定民之居，成民之事”；都会等级当以占地大小、人口多少来划分，万户之城即可称为“国”，千户之城即可称为“都”。这就是所谓的“万室之国”与“千室之都”。管仲还对建立国都提出了大违“王法”的自然地势主张：“凡立国都，非于大山之下，必于广川之上。高毋近旱，而水用足。下毋近水，而沟防省。”㊟尽管这在观念上已经大大破了周礼“王法”，但在实际中却没

有一个诸侯国实施，包括齐国的临淄。

作为新建都城，咸阳充分体现了不拘“王法”的创新实践。

就地理形势而言，咸阳是广川在前，大山在后，水用足，沟防省，旱涝无忧。就规模而言，咸阳则大大超出了天子“方九里”的规模，更不用说诸侯都城的三五里城堡。咸阳城墙边长十里有余，达到了周长四十余里的宏伟规模。仅咸阳城南的白玉渭桥，就宽六丈余，长三百八十步，可并行九车。

咸阳城最特殊的，还是城内布局的创新。创新的根本点是“成民之事”，而不再是“宣王之德”。咸阳城内划分了宫廷区、官署区、商市区、仓廪区、匠作区、国宅区、编户区、宗庙区等八个区域，将城内官民的居住部署得井井有条。更重要的是，商鞅对都城治理也极为严格，“弃灰于道者，刑”。正因为如此，城中街道宽阔，林木苍翠，整肃洁净。车道、马道、人行道截然分开，井然有序。中原商贾与各国使节，一入咸阳便感到一种严整肃穆而又生机勃勃的强国气象，不由便肃然起敬。

这国宾驿馆，便建在国宅区内。所谓国宅区，是大小官员和有爵贵族的府邸区域。这里街道宽阔，幽静整洁，车马长流，既不冷清也不喧闹，自然是咸阳城内的风华中枢之地。对于使者们，住在这里，与官员交往大是方便。对于秦国官府来说，既便于对重要使臣保护，更便于对心怀叵测的使者进行监视。各得其所，皆大欢喜。

秦孝公病势沉重的消息传到中原，六大战国纷纷派出使臣“抚慰探视”。魏国齐国楚国的使臣还带来了本国名医和名贵药材。这些使臣大部分在咸阳已经住了两三个月，丝毫没有走的意思。他们每隔两三日便派出飞骑回国报告，对秦孝公的病情起伏很是清楚。这次秦孝公再次病倒，六大战国和洛阳周室立即派出重要大臣做特使，专程赶来咸阳。这一次，特使们已经不再议论猜测秦公的病情了，相逢一笑，便匆匆地出去奔忙。回到驿馆，则三三两两地秘密交换传闻，气氛大是神秘。

前几日，七国特使已经分别上书，请求晋见太子与商君，“递交国书，以释疑惑”，但却始终不见回音。特使们纷纷议论猜测，都认为这是个微妙迹象—— 一向不拖泥带水的商君府竟无暇顾及各国特使了，可见秦国宫廷的争夺已经何其紧迫。这天，特使们都没有出驿馆，不约而同地聚到驿馆大厅饮茶议论，一片轻松笑谈。

“太子、商君车驾到！”驿馆门庭传来响亮的报号声。

特使们你看我我看你，一片惊愕沉默。楚国特使江乙颇有头脑，悠然一笑道：“好事啦，迎接太子、商君啦。”特使们醒悟过来，纷纷整衣起立，在门厅下站成一排，拱手相迎：“参见太子！参见商君！”

商鞅拱手作礼，微微笑道：“有劳迎候，敢请诸位特使厅中就座。”

进得大厅重新列座。太子嬴驷居中，商鞅左侧相陪。七国特使则按照大小国次序坐定，左手（东侧）为齐、楚、魏三使，右手（西侧）为赵、燕、韩三使。周室王使虽是虚空名位，然有“天子”名分，各国在礼仪交往中素来照顾，坐在了与太子遥遥相对的南面，算是特使首席的名义。待特使们坐定，九名捧盘侍女鱼贯而入，每张长案上有了一鼎一爵，鼎中热气腾腾，爵中米酒溢香。特使们却仿佛没有看见，目光尽都凝聚在太子嬴驷的身上。

迎着特使们炯炯审视的目光，嬴驷坦然笑道：“诸位特使风尘仆仆，前来探视公父病情。秦国向贵国国君、诸位使臣深表谢意。公父病体尚未康复，不便召见诸位使臣。今日由本太子与商君小宴诸公，望诸公痛饮畅言，嬴驷与商君竭诚奉陪。”

“谢过太子！谢过商君！”

嬴驷举爵道：“嬴驷与商君，代公父为诸公洗尘，干此一爵。”说完一饮而尽。

“愿秦公早日康复！”特使们齐声祝愿，也是一饮而尽。

商鞅笑道：“太子总摄国政，诸公对秦国事，太子尽可决疑。”

此言一出，特使们颇感惊讶。按照常例，国君病危的交接关头，储君权臣都尽可能地回避公开国务，尽可能不给朝野对手留下口实。如何秦国竟反其道而行之？沉默有顷，燕国特使小心翼翼道：“敢问太子，近年列国传言，秦国权贵元老力图恢复祖制旧法，不知此说可有根基？”

嬴驷心中冷笑，从容自如地笑道：“商君变法二十余年，从来就有反对者。然新法已成秦国朝野大势，任谁也无可阻挡，此乃天下有目共睹。至于居心叵测者散布流言，蛊惑视听，此乃违法罪行。一经查出，即刻惩治，绝不宽恕。请诸公禀报贵国君主，秦国永远不会恢复旧制，权贵元老复古之说，亦属以讹传讹。”

一番话沉稳精当，特使们不禁暗暗惊讶。

魏国特使笑道：“禀报太子，魏国与秦国相邻，魏王诚望两国捐弃前嫌，修好邦交。魏王之意，秦国已经收回河西之地，恢复了穆公疆土。然魏国民众被秦国裹胁逃亡者，有万余户，计约十余万人丁，至今仍居秦国。魏王恳望秦国，遣返我逃民，冰释前嫌，不使邻国反目。”此一番话软中带硬，颇有威胁意味。

韩国特使立即呼应：“韩国也有数万民众逃居秦国，恳望遣返。”

赵国特使也高声接道：“赵国也有近十万人丁，被秦国裹胁出逃，秦国当尽快遣返，以安赵国人心。”

嬴驷哈哈大笑，良久方收敛笑容揶揄道：“三晋特使是否名家门下？真乃辩才也。鸡三足、马三耳，尽有说辞矣。嬴驷不才，请教三位：秦本穷弱，三晋之民却何以逃离祖国本土而入秦国？何谓裹胁？出兵劫持还是四面游说？何谓冰释前嫌？魏国夺我河西之地五十余年，秦国收复，竟要以遣返逃民为回报，这就是冰释么？此情此理，真道的令人拍案惊奇也。”三晋特使一时无言相对，嬴驷却骤然正色道：“嬴驷正告诸公：天下民众，从善如流。三晋百万人丁，是秦国新法吸引而来，绝非裹胁劫持而来。移民居秦，有田可耕，有屋可住，衣食温饱，有功受爵，三年不纳赋，五年不抽丁，他们自然不断流入。秦国救民于水火之中，若遣返移民，天下公理何存？正道何在？若贵国因此而反目，只怕是秦国要增加更多的土地城池人丁了，又何惧之有？若要贵国君臣安心，大约总要自己明修国政，亡羊补牢了。”

入情入理，软硬不吃，又给三晋特使一个强硬的警告，当真出色。

商鞅微笑点头。

三晋特使尴尬得抽搐着嘴角笑不出声。这时，楚国特使江乙轻蔑地笑了。他觉得三晋特使愚不可及，竟然在这最敏感的时期向秦国施压，企图解决多年悬而未决的难题，不是找钉子碰么？魏国尤其不是好东西，那年出尔反尔，曾经让江乙颜面丧尽，今日看着魏使出丑，江乙倍感开心。他一脸谦恭的笑容道：“楚国僻处南疆，极少与闻中原之事。然听说太子当初也曾反对新法，且受到处罚。是以，人言秦公百年之后，秦国将如楚悼王死后一般结局，太子以为如何？”

“楚人预言，若杞人之忧天。”嬴驷微笑道，“本太子少年时不明事理，确曾触犯新法，然却不是反对变法。后来，嬴驷在秦国山乡体察磨炼多年，与庶民国人感同身受，深知新法乃秦国强盛、庶民富足之根本。皮之不存，毛将焉附？纵然有谁想做楚悼王身后的复辟逆臣，秦国朝野臣民岂能坐视？诸公须知，楚悼王与吴起变法，只有短短五

年。而公父与商君变法，却是二十余年。新法根基之差异，列位须仔细斟酌。”说到后边，嬴驷已经是目光凌厉，冷峻异常。

大厅中的气氛一时间肃杀起来。周王特使本对此事无关痛痒，周

室与秦国素来有“同源”之情，倒是希望秦国强大起来，但又怕秦国强大后觊觎洛阳。这个特使的唯一任务，就是探听秦国新君有无东扩野心？以秦国储君目下之心态，当务之急乃国内大政，决然无力东出。他心中有数，举爵轻松笑道：“我说诸公，秦国有储君若此，何愁不能长治久安？还是我等为秦公康复，为秦国昌盛，干此一爵。”

特使们恍然醒悟，一齐举爵：“为秦公康复，为秦国昌盛，干！”

嬴驷点头笑道：“商君，我等也为秦国与天下交好，干此一爵。”

商鞅欣然举爵，一饮而尽。

六　商君府来了名士说客

回到府中，已是午后。商鞅感到很疲倦，又很轻松，想卧榻休憩片刻，却又不能安枕。

太子嬴驷今日第一次在重大国事场合露面，也是商鞅第一次见到嬴驷处置国务的才干。虽然他对太子的性格能力有一个基本估价，但的确没想到他能做得如此出色，沉稳的气度、恰到好处的措辞、敏锐的反诘辩驳、敦厚之中的烁烁锋芒，无一不充溢着纵横捭阖的王者气象。所有这些，都是拿捏不出来的，也是苦思不出来的。只有久经磨砺的胆识和与生俱来的天赋、本色坚刚的性格，才能融合成这种出类拔萃的应变能力。商鞅的宽慰正在这里。他和秦公肝胆与共的最初岁月，一个二十三岁，一个二十二岁。可如今的嬴驷，已经是三十岁的人了，身后之事，夫复何愁？看来，只要陪秦公走完这最后一程，他就可以心安理得地辞官归隐了……

荆南匆匆走了进来，递给商鞅一幅布画：一个灰色影子蹿上了门额写着“太师府”的屋脊，屋脊暗处趴着另外一个黑影。

“谁？”商鞅指着那个黑影。

荆南摇摇头。

“跑了？”商鞅指指灰色影子。

荆南点点头，又指着黑色影子比划了几下。

商鞅踱步沉思。荆南已经弄清楚，那个灰色影子正是逃刑易容并对他行刺的公孙贾。为了钓出公孙贾背后的势力，商鞅命令荆南对公孙贾“只跟不杀”。可是，还有何等人也在跟踪公孙贾，并且显然要杀之后快呢？若非荆南阻拦，公孙贾这条线岂不有可能随时断掉？谁？谁要杀公孙贾？嬴虔么？可嬴虔已经死了。甘龙么？甘龙也已经死了。可是，既然甘龙死了，公孙贾闯进去有何意图？……一时间商鞅想不清楚，回身指着布画道：“继续跟踪灰人，查清黑人来路。”

荆南“咳”地答应一声，出门去了。

家老轻步走进：“禀报商君，门外有一士人求见，自称云阳赵良。”

“赵良？”商鞅思忖有顷，恍然笑道，“啊，想起来了。”说着走出书房迎到了门厅。遥见门廊外站着一个中年士子，散发大袖，黑衣长须，面带微笑，颇显儒雅洒脱。商鞅在门厅下拱手笑道：“来者可是稷下名士，赵良兄台？”

“然也。在下正是赵良。”来人矜持的微笑中颇有几分揶揄，“只是想不到商君竟能垂驾出迎，赵良受宠若惊了。”

商鞅爽朗大笑：“名士无冠，王者尊之，况乎鞅也？请。”

进得书房，商鞅请赵良面东上座，自己主位相陪。仆人上得茶

来，掩门退出。商鞅慨然一叹：“赵兄此来，令弟赵亢已不能相见，何其不幸也？望兄节哀。”赵良微微一笑：“赵亢触犯法令，赵良唯哀其不幸，怒其不争。商君不必挂怀，国事私情，孰轻孰重，赵良尚能分得清白。”“先生胸襟若此，鞅不胜感念。先生从天下第一学宫归来，堪为良师益友，敢问何以教我？”商鞅觉得赵良话头有异，想教赵良一抒

块垒。赵良道：“仆不敢受命。孔丘有言，推贤则贤者进，聚不肖则能者退。仆不肖之辈，焉能与商君做良师益友？”

商鞅淡淡一笑：“儒家之士，以守为攻。先生必有后话，请。”

“人言商君以刑杀为法，小罪重刑。可否允我言之无罪？”

看着赵良貌似轻松揶揄却又透着一丝期期艾艾的紧张，商鞅终于忍不住大笑起来：“名士立言，何惧生死？稷下论战之风天下闻名，可只有儒家的孟子大师请杀过论战之士。先生莫非以为，天下士人皆如孟子？”

赵良略显难堪，咳嗽一声，进入正题道：“敢问商君，为政自比何人？”

商鞅微微一笑，已知赵良欲去何处，悠然道：“鞅求实求治，不以任何先贤自比。然在秦国，总可超越百里奚之业绩也。”

赵良肃然摇头：“仆则以为，商君可比管仲、李悝、子产、吴起，甚至超越彼等。然则商君最不能比的，正是这百里奚。”

“愿闻其详。”

“百里奚之与商君，乃治国两途，犹南辕北辙，冰炭不能同器也。一言以蔽之，百里奚乃王道治国，恃德为政。商君乃霸道治国，恃力为政。恃德者昌，恃力者亡，此千古典训也。岂能相提并论？”

“敢问先生，百里奚何以恃德？鞅何以恃力？”

赵良侃侃而论：“百里奚相秦，不颁法令，唯行仁德。静则布衣粗食，动则安步当车。居家不使仆役，出行不带甲兵。夏不张伞盖，冬不着轻裘。国无重刑，民无诉讼。邻国有灾，秦国救粮。是故功名藏于府库，德行流于天下。巴蜀致贡，八戎宾服。由余闻之，叩关请见。天下英才，莫不望秦。百里奚死，男女流涕，童子不歌谣，舂者不相杵。此等王道大德，方成就穆公一代大业。然则，商君治秦，不思德化，唯恃刑法，小罪重刑，滥施杀戮。庶民国人，连坐伤残，公室贵族，刑罚加身。民有灾祸，不救反杀。恃兵夺地，威逼四邻。更有甚者，商君出行，铁骑森严，矛戈耀日，行人远避，旁车下道。《诗》云‘得人者兴，失人者崩’。君之所为，尽失人心，岂能久长？”一篇说辞，慷慨流利。

商鞅依旧淡淡笑着：“敢问先生，恃力之徒，如之奈何？”

赵良说得气盛，顺势直下道：“方今秦公垂危，君已危若朝露。朝中贵族包羞忍耻，闭门待机。庶民国人怨恨重重，隐隐欲动。为君谋划，不若作速归隐封地，灌园读书，请新君大赦罪犯，恢复王道，了却臣民怨恨，或可自安。若恃宠蓄怨，则君之危难，翘首可待也。”

商鞅离席而起，锐利的目光盯着赵良，恍然长叹一声，突然仰天大笑道：“赵良啊赵良，原来你是替人游说而来也，用心良苦。难怪先以言之无罪立身，而后大放厥词。大伪若此，却居然以王道正义自居，实乃天下奇闻也。可否容我回答几句，先生带给背后之人？”

“商君请讲。”赵良显得有些窘迫。

商鞅缓缓踱步，平静淡漠道：“恃德恃力之说，鞅本不屑批驳。然若先生等一叶障目之士，岂能不彰显泰山？治国不恃力，安得有国？恃力者，治国之大德也。若无军队、牢狱、法令、官吏等根本之力，天下安得有序？强力乃国家之本，德行乃为政之末。若皮之与毛，皮之不存，毛将焉附？禹不恃力，何以立夏？汤不恃力，何以灭夏？文王武王不恃力，何以灭商？周公不恃力，何以剪灭管蔡？何以推行周礼？凡此种种，不在是否恃力，而在恃力所求之目标若何。恃力求治，国强民富，此为天下大德，何错之有？《诗》云：‘忘我大德，思我小怨’，诚先生之谓也。先生人等，不思法治之大德，唯计世族之恩怨，推百里奚为圣贤大道，斥商鞅新法为酷刑恶政。此等陈词滥调，早已被天下唾弃，先生却奉若圣明，以此教训于人，岂不令人喷饭？”商鞅说着，哈哈大笑起来。

“百里奚之德政，流传千古！”赵良梗着脖子红着脸。

商鞅道：“百里奚虽贤，然其治国之农夫做派，根本不足效法。小国寡民，犹可为之。千里万里之大国，百万千万之人众，若安步当车，早亡国崩溃矣！民众本非弱婴，若百里奚者，偏以慈母自居，视民众如婴幼儿般抚弄，致使民风懦弱，强悍之气尽消。行事不遵法令，唯赖人治斡旋。此乃治国之恶习痼疾也，行于国则国亡，行于家则家破。百里奚之后，秦国羸弱五代，百年间无力崛起。此种德政，天下有识之士尽皆视作迂腐笑谈，先生却视若珍宝，当真是儒家痴梦也。”

“纵然如此，百里奚名传后世。商君如何？却有杀身之祸！”显然，这是最大法宝，赵良拭着额头细汗，脸上却生生溢出紧张的笑容。

“至于个人之生命祸福，鞅早已置之度外了。”商鞅笑道，“春秋以来，多有名士学人以全身自保作为功业最高境地者。否则，先生岂能充当说客而踌躇满志？然则先生有所不知，世间亦有极心无二虑，尽公不顾私者，从来不依个人生死做进退依据。你们儒家不是也讲杀身成仁、舍生取义么？国家要强大，就要付出血的代价。民众的血，大臣的血，王公贵族的血，战场的血，刑场的血，壮烈的血，冤屈的血。国家若大树，国人敢于以鲜血浇灌，方能茁壮参天。一个惧怕流血的国家，一个惧怕做牺牲上祭坛的执政家，永远都不会放开手脚治理国家。此中，何尝不包括鞅之鲜血？大德恢恢，此心昭昭。商之个人生命，将与新法同在，岂有他哉！”

赵良痴痴地望着商鞅，胡子翘了起来，却又久久地沉默着。

七　秦孝公梦断关河

春耕大典时，秦孝公病势更加沉重了。人们都以为熬过了冬天，国君的病情自然会减轻许多。可谁也没想到，恰恰在这春暖花开的时节，秦公进入了垂危之际。太子嬴驷主持了启耕大典，却全然没有往年的欢腾景象，朝臣国人都沉甸甸地笑不出来。就在这天晚上，秦孝公拉住守在榻前的商鞅的手，说了一句：“明日，去，函谷关。”便颓然昏睡了过去。太子惊讶困惑地望着商鞅，不敢说话。商鞅眼中含泪，握着孝公双手，哽咽点头。

嬴驷低声道：“商君，能行么？”

商鞅喟然一叹：“自收复河西，君上尚未亲临函谷关。这是最后心愿……”

次日清晨，国尉车英亲自率领一千铁骑，护送着一列车队开出了咸阳东门。中间一辆车特别宽大，四面垂着厚厚的黑色布帘，车轮用皮革包裹了三层，四匹马均匀碎步，走得平稳异常。这正是商鞅亲自

监督，为秦孝公连夜改装的座车。商鞅、嬴驷各自乘马与孝公座车并行，上大夫景监率领其他臣僚殿后。

暮春时节，渭水平原草长莺飞耕牛遍野。宽阔的夯土官道上垂柳依依，柳絮如飞雪飘舞，原野上麦苗已经泛出了茫茫青绿，村落炊烟袅袅升起，鸡鸣狗吠依稀可闻，一片宁静安乐的大好春光。不消一个时辰，古老栎阳的黑色箭楼遥遥在望。商鞅向座车一看，秦孝公已经教玄奇打开了绵布帘，依着厚厚的绵被靠在车厢板上，凝神望着栎阳，眼中闪着晶莹泪光。

嬴驷扬鞭遥指道：“公父，栎阳已经更名为栎邑。她的使命完成了。”

秦孝公喃喃自语：“雍城，栎阳，咸阳。这段路，秦人走了四百余年啊。”

栎阳向东不远，渭水两岸白茫茫盐碱滩无边无际，蓑草蓬蒿中的一片片水滩泛着粼粼白光。春风掠过，卷起遍野白色尘雾，变成了呼啸飞旋的白毛风。玄奇要将车帘放下来，秦孝公拉住了她的手，一任白毛风从脸上掠过。

商鞅上前扬鞭遥指道：“君上，秦川东西八百里，这盐碱地恰在腹心地带。从咸阳西一直延伸到下邽，将近洛水方止，占地数百万亩。要使这盐碱滩变成良田沃野，就要大修沟渠，引水浇灌。若秦川人口达到三百万上下，就有能力开数百里大渠了。那时候，秦川将富甲天下，变成天府之国！”

秦孝公殷殷地望着太子。嬴驷高声道：“儿臣铭记在心！”

越过华山百余里，车马铁骑开进了桃林高地。人们说，夸父逐日便是渴死在这里的。夸父的手杖化成了千万株桃树，这片山塬便叫做

了“桃林”。每逢春日，这里的山原沟壑开遍了姹紫嫣红的各种桃花，装点在万绿丛中，使这莽莽苍苍的山原平添了几分柔媚。实际上，桃林高地是一片广阔的山塬，北抵大河，南至洛水[注]，沟壑纵横，极其闭塞。函谷关其所以险要，就是因了它是桃林高地的出入口。函谷关卡在峡谷东边入口，本来就已经是难以逾越的形胜要塞了。然而进了函谷关，还要穿越桃林高地仅有的一条数十里长的峡谷险道，才能进入关中平川的东头。这就是函谷关之所以成为天下第一要塞的根本所在。秦孝公久历军旅，却只有一次登临过梦萦魂牵的函谷关。收复河西后，本当前来巡视登临，却又腾不出整段时日，便一拖再拖了下来。直至病体垂危，他才意识到这是多么大的一个缺憾。

车马辚辚，穿行在桃林高地的峡谷。秦孝公兴奋地靠在车厢上，命内侍揭掉车顶篷布，打开四面车帘。放眼四望，头顶一线蓝天，两岸青山夹峙，铁骑仅能成双，车辆唯有单行。他的座车已经卸去了两马，还要小心翼翼地避开触手可及的岩石枯树。秦孝公望着两岸高山，不禁笑道：“商君啊，敌军即或进了函谷关，这高山峡谷之上只要有数千兵马，也足可当得十万大军！”

“有此天险，秦川便是金城汤池。”商鞅在车后也笑了。

“看！函谷关城！”嬴驷惊喜地扬鞭指向谷口。

此时峡谷稍宽，遥望谷口，但见一座卡在两山之间的城堡巍然矗立，黑色的“秦”字战旗迎风猎猎，城楼兵士衣甲鲜明矛戈如林，呜呜的牛角号悠长地响彻山谷。片刻之间，马蹄如雨，一队骑士飞驰而来，滚鞍下马：“函谷关守将司马错，率副将参见君上！参见国后！参见太子！参见商君！”一员甲胄鲜明的青年将领报号作礼。

秦孝公扶着车厢奋力站了起来：“诸位将军请起。来，上函谷关。”孝公知道，像这样的关城，无论是轺车还是骏马都不能到达城上。虽然是病体支离，他还是要亲自登临函谷关。

“君上且慢。”司马错一招手，身后疾步走来一队抬着一张木榻的步卒，“君上请上榻。”说着亲自来扶。秦孝公摇摇手，脸上泛着兴奋的红光：“不用。我自己走上函谷关！”

商鞅向司马错摆摆手。司马错略一思忖，一挥手，士卒在道边两列肃立，一副应急姿态。玄奇知道孝公秉性，笑道：“诸位自走，我来照应便是。”说着给秦孝公披上了一件黑色皮裘，轻轻扶着他走向函谷关的高高石梯。

登上函谷关，正是斜阳倚山霞光漫天的傍晚时分。函谷关正在山塬之巅，极目四望，苍茫远山被残阳染得如血似火，东边的滔滔大河横亘在无际的原野，缕缕炊烟织成的村畴暮霭恍若漂浮不定的茫茫大海，天地间壮阔辽远，深邃无垠。

秦孝公扶着垛口女墙，骤然间热泪盈眶，眼前浮现出壮阔无比的画卷：十万铁骑踏出函谷关，黑色旌旗所指，大军潮水般漫过原野；一日之间八百里，一举席卷周室洛阳、韩国新郑、魏国大梁；越过淮水，楚国郢都指日可下；北上河内，一支偏师奇袭赵燕，势如破竹；大军东进，三千里之外决战齐国，一鼓可定中原天下……

秦孝公深重地叹息一声，上天啊上天，假使再给我二十年岁月，嬴渠梁当金戈铁马定中原，结束这兵连祸接的无边灾难，还天下苍生以安居乐业。何天不假年，竟使嬴渠梁并吞八荒囊括四海包举宇内席卷天下之雄心，化作了东流之水？上天啊上天，你何其不公也……

“君上！”商鞅猛然听得秦孝公呼吸粗重，觉得有异。

话音方落，秦孝公猛然喷出一股鲜血，身体软软后倒。

玄奇惊叫一声，揽住孝公，紧紧抱在怀中，坐到地上。

秦孝公睁开眼睛，伸手拉住商鞅，粗重地喘息着：“商君，生死相扶……我，却要先去了。不能，与君共图大业，何其憾也……”

“君上……”商鞅泪如泉涌，泣不成声。

“驷儿，”秦孝公又拉过太子的手放到商鞅手中，“商君，天下为重。嬴驷可扶，则扶。不可扶，君可自，自为秦王。切切……”

“君上！”商鞅惊悲交加，不禁伏地痛哭，“太子一代明君，君上宽心……”

秦孝公挣扎喘息着：“玄奇，记住，我的话……墨子，大师……”

“大哥，我记住了，记住了……”玄奇将孝公揽在怀中，突然放声痛哭。

秦孝公慢慢松开了双手，颓然倒在玄奇怀中，两眼却睁得大大的“看”着嬴驷。

“公父！”嬴驷浑身一抖，哭叫一声，颤抖着双手向公父的眼睛上轻轻抹去……

周围臣工和函谷关将士一齐肃然跪倒。

城头两排长长的号角面对苍山落日，低沉地呜咽着，嘶鸣着。

公元前338 年，壮志未酬的秦孝公嬴渠梁逝世了，时年四十六岁。

商鞅霍然站起：“诸位臣工将士，目下非常时期，不能发丧，不能举哀。一切如常，不许有丝毫泄露。”景监一挥手，城头悲声骤然停止。

商鞅巡视众人一眼，立即开始下令：“国尉车英，即刻带五百铁骑，护送太子昼夜兼程回咸阳，与咸阳令王轼会同，密切戒备都城动静。但有骚乱，立即捕拿！”

“遵命！”车英大步下城。

“函谷关守将司马错，立即封锁函谷关，不许六国使臣商人出关！”

“遵命！”司马错转身一声令下，函谷关城门隆隆关闭。

“上大夫景监，带领随行臣工、内侍并五百铁骑，护卫君上，常速返回咸阳！”“遵命！”景监大步转身，立即部署去了。商鞅回身对嬴驷叮嘱道：“太子，你且先行回到咸阳，做好镇国事宜。我护送君上后行，回到咸阳即可发丧。”嬴驷深深一躬：“多劳商君了。”转身向孝公遗体扑地一拜，挥泪而去。

三天后，秦都咸阳隆重发丧，向国人宣告了国君不幸逝世的噩耗。

咸阳城顿时陷入无边的悲伤呜咽。四门箭楼插满了白旗，垂下了巨大的白幡。面向孝公陵园的北门悬挂起几乎要掩盖半个城墙的白布横幅——痛哉秦公千古高风。

出丧那日，国人民众无不身穿麻衣头裹孝布，在通向北阪的大道两边夹道祭奠。痛哭之声，响彻山野。秦人对这位给了他们富庶荣耀尊严强盛的国君，有着神圣的崇敬。无论妇孺老小，几乎人人都能讲出国君勤政爱民宵衣旰食的几个故事，对国君的盛年早逝，秦人有着发自内心的悲痛。没有人发动，没有人号令，秦人也素来不太懂得繁冗的礼仪，他们只以自己特有的质朴敦厚送行着他们的国君。大道两旁，排列着各县民众自发抬来的各种祭品，牛头羊头猪头，都用红布

扎束着整齐地摆在道边石板上。面人、面兽、面饼、干果、干肉，连绵不断。咸阳北门到陵园的十多里官道上，祭品摆成了一道长河。每隔一段，就有老人们圈坐草席上，手持陶埙、竹篪、木梆、瓦片，吹奏着悲情激越的《秦风》殇乐，令人不忍卒听……这一切，倒是应了孔子对葬礼的一句感慨：“与其哀不足而礼有余也，不若礼不足而哀有余也。”

日上山巅，隆重简朴的送葬行列出了咸阳北门。最前方阵是一个白衣白甲高举白幡的步兵千人队，之后是六列并行的公室子弟的哭丧孝子。秦孝公的灵车覆盖着黑色的大布，由四匹白色的战马拉着缓缓行进。太子嬴驷披麻戴孝，手扶棺椁前进。玄奇和荧玉在灵车后左右扶棺痛哭。四名红衣巫师散发持剑，低沉悠扬地反复长呼：“公归来兮，安我大秦！”“公已去兮，魂魄安息！”巫师后面是四辆满载陶俑的兵车（人殉废除后，陶俑便成为跟随王公贵族到幽冥地府的仆人内侍）。俑车之后，是白衣白马的商鞅，之后是各国使节和步行送葬的百官队伍。最后的白色方阵，是车英率领的三千铁骑。他们高举着白杆长矛，恍若一片白色的枪林。

送葬长龙堪堪行进到北阪塬下，突然之间，晴朗的天空乌云四合，雷声隆隆，沙沙雨幕顷刻间笼罩了咸阳原野。北阪官道又长又陡，瓷实的夯土路面顿时油滑明亮。探道骑士的马蹄一滑数尺，连续跌倒了五六匹战马。雨大路滑，灵车如何上得这六里长坡？太子嬴驷与送葬大臣们束手无策，在雨中跪倒一片，乞求上苍开颜。列国使臣则无动于衷地站在道边作壁上观。

按照古老的习俗，出丧大雨，乃上苍落泪，本身倒不是“破丧”。然则，若因此阻挡了或扰乱了葬礼照常进行，则是大大的“破丧”，往往会招来无休无止的非议。列国使臣们期盼的正是这一点，他们希望天下因此而将秦孝公看成一个“遭受天谴”的暴君。

此等情形商鞅岂能不知？他策马上前，亲自来到最前面查看，希望想出一个办法来。正在此时，雨幕中冲来数百名白发苍苍的老人，身后是一大片整肃排列的赤膊壮汉。他们当道跪成一片，为首一个老人嘶声高呼：“天降大雨，上苍哀伤！我等子民，请抬秦公灵车上山！”

商鞅大为惊讶，下马一看，却是郿县白氏老族长。他顾不上多说，含泪问道：“敢问老人家，灵车庞大，天雨路滑，这却如何抬法？”

老人霍然站起，转身高喊：“父老们，闪开！”

老人们哗然闪开，道中赫然现出一个粗大圆木纵横交结成的巨大木架。老人又一挥手，十多名赤膊壮汉哗啦啦一阵响动，又给木架铺上了一层厚厚的木板。

老人回身跪倒：“商君，请国君灵车！”商鞅泪眼蒙眬，嘶声下令：“灵车上架！”黑色灵车隆隆驶上了木架，驭手利落地卸去了马匹。老人从怀中摸出一面白色小旗，高喊一声：“郿县后生听了！前行三十人，挖脚坑！第一抬，九十九人，上！”

只听赤膊方阵中“嗨”的一声，四排手持大杠粗绳的壮汉肃然出列，迅速站到木架四面，“咔！咔！咔！”三声大响，整齐划一地甩下了大绳，结紧了木架，大杠插进了绳套。连环动作，整齐利落，不愧是久有军旅传统的老秦人。

雨幕无边，天地肃穆。白氏老族长向灵车深深一躬，举起令旗，猛然一脚跺下，嘶声哭喊：“老秦人哟！”

“送国君哟！”壮汉们一声哭吼，木架灵车稳稳地升起。

“好国君哟！”一声号子，老泪纵横。

“去得早哟！”齐声呼应，万众痛哭。

“日子好哟！”雨雾潇潇，天地变色。

“公何在哟！”妇孺挽手，童子噤声。

……

大雨滂沱，漫山遍野涌动着白色的人群，漫山遍野呼应着激昂痛楚的号子。

六里长的漫漫北阪，在老秦人撕心裂肺的号子声和遍野痛哭中，灵车走了整整一个时辰。

当灵车被万千民众簇拥着抬上莽莽苍苍的北阪时，风吹云散，红日高照。

山东列国的使臣们简直惊呆了。谁见过如此葬礼？谁见过如此民心？在他们的记忆中，战国以来，赵肃侯的葬礼要算最隆重的了：六大战国各派出了一万铁骑组成护葬大方阵，邯郸城外的十里原野上，旌旗蔽日白幡招展，雄壮极了。然事后想来，那都是“礼有余而哀不足”的排场而已，如何比得这万千乡野匹夫为国君义勇抬灵，竟在大雨中抬上了六里北阪？如何比得这举国震颤的哀痛？如何比得这无边无际的汹涌哭声？

秦人若此，天下何安？

---

1. 预言，即老子预言。《史记·周本纪》与《史记·秦本纪》相同。《史记·老子韩非列传》记载有异。
2. 秦始皇时，名将蒙恬将秦筝增加为十弦以上，音色更为丰富。见本书第五部讲述的故事。

3. 见《管子》中《乘马》、《小匡》、《立政》等篇。

4. 洛水有两条，秦国境内的洛水经今日陕北流入渭水，南洛水则经洛阳流入黄河。这里是南洛水。

5. 《礼记·檀弓上》，子路引语。

第十五章　万古国殇

一　沉沉夜幕　重重宫闱

商鞅终于开始忙自己的事了。

从墓地回来，商鞅心里空荡荡的。他第一次感到了失意与沮丧，将自己关在书房里默默流泪。孝公盛年病逝，对他的心灵是重重一击。除了那天下难觅的君臣情谊，除了那同心同德的默契，最令人痛心的，是他们携手相扶的大业半途而废。秦孝公在函谷关远望的愤激与遗恨，正是商鞅最为痛心的伤口。若再有二十年，他们的功业将何其辉煌？只有那时，才可以说，商鞅的法家学说获得了彻底的胜利……如今秦公去了，商鞅才骤然感到了独木难支，感到了秦孝公作为他背后的支柱是何等重要。以他冷峻凌厉的性格，无与伦比的才华，只有秦孝公这样的国君才能让他放手施展。坚实厚重的秦孝公，从来不怕商鞅的光芒淹没了自己，从来都是义无反顾苦心周旋，为他扫清所有障碍。即或是有人风言："秦国民众唯知商君之'令'，而不知国君之'书'。"秦孝公也是微微一笑，不予理睬。而今秦公去了，自己还能遇到如此罕见的国君么？不能了，永远不能了。自古以来，明君强臣之间便是可遇不可求的。

更深人静，商鞅平静了下来。他写好了辞官书，准备新君明日即位后郑重呈送。即位大典的事，他已经交给了景监车英，不用亲自操持了。他要做的是尽快善后，整理准备交接的官文，集中属于自己的典籍书卷，以备辞官后治学。也就是说，他所有的事都集中在书房，书房之外的善后完全用不着他操心。荧玉却觉得他未免太急，侄子刚

刚即位，他这位姑父商君就要辞官，总有点儿不妥。商鞅只是笑笑，也不多说，只顾在书房里忙。

商鞅不好对荧玉明说的，是自己的那种异常感觉。

从嬴驷回到咸阳，商鞅就感到了这位太子和自己的疏离与陌生，尽管太子非常地尊重自己，见了自己恭敬得甚至超过了寻常官员。但正是这种“敬”，使商鞅感到了内心的“远”。商鞅虽不善从小处处人，但却善于从大处处人。譬如对待太子，商鞅在二十多年中，竟一直无从弥合他和少年嬴驷之间的伤口。按照常理，小嬴驷犯法理亏，商鞅只要多接触多开导，稍稍给“放逐”中的嬴驷一些照料抚慰，依嬴驷的悟性自悔，这种伤口当不难弥合。但商鞅却从来没有想过这样去做。他的严厉、他的自尊、他的注意力、他的尽公无私，都不允许他这样做。在商鞅看来，一个做错了事的人若再去计较处罚他的人，那是不可思议的。一个志存高远的法家名士，如果再存心回头抚慰依法处置的罪人，同样是不可思议的。即使这个“罪人”具有最特殊的身份，他也不可能改变自己的本色。二十多年后，当商鞅敏锐觉察到这种“敬而远之”时，这种伤口已经成了难以填补的鸿沟。

对人心人情人事的洞察，商鞅又是无与伦比的，这种沟壑看得很清楚。商鞅的过人处，正在于他不会在大局上迷失自己。留在国中，与新君貌合神离，上下不同心，岂能再创大业？况且，新君嬴驷已经完全成熟，自己这个“震主”权臣留在国中，反倒多有不便。更重要的是秦孝公临终前的嘱托：嬴驷能扶则扶，不能扶则商君自立为秦公，使商鞅处于一种微妙的难堪地位。这个嘱托是当众说的，大臣们都知道，商鞅也认为这是秦孝公的肺腑之言。论能力，论实力，论威望，论民意，商鞅都可以做到废嬴驷而自立。按商鞅的本色品格，也绝不会顾忌天下非议与旧贵族的骂声。假若嬴驷真的不堪重任，商鞅是会那样做的，而且毫不犹豫，做得干净利落。

然则，如今的嬴驷完全可担大任，且对新法一力维护，自己如何能因嬴驷与自己“不合”而发难？如果商鞅是一个以权力为第一生命者，也许恰恰这个“不合”，便是发难的最大理由。但是，商鞅毕生追求的恰恰是功业，而不是权力。功业完成之后，仅仅为了保持权力而倾轧，何谈顶天立地之名士？既然认可了嬴驷，就应当为他开道，让他放开手脚去做。一朝天子一朝臣，是明君岂怕找不到良才辅佐？留在国中，嬴驷坐立不安，非议也会纷至沓来，对自己不利事小，引起裂痕内乱事大。

商鞅辞官，还有一个因素，就是想引出那些神秘的影子。

除了秘密活动的公孙贾，商鞅对嬴虔和甘龙的死始终感到蹊跷。尤其在知道了秦孝公那次“元老宴”的真实意图之后，商鞅更是疑虑重重。假如这些“该死”者都没有死，他们显然是将希望寄托在嬴驷身上。这些人发现了何等迹象，笃定嬴驷会支持他们？如果是这样，商鞅倒想看看他们究竟要做何图谋。自己辞官，无疑会引得他们早日出来，若有不测，自己也来得及收拾。

次日清晨，刚刚举行完嬴驷的即位大典，商鞅就将辞官书交给了国府长史。

大典一结束，嬴驷没有接见任何大臣，径自回到了书房。他不急于和任何人共商国是，他要看看动静，因为他嗅到了一股异常的味道——昨天夜里，他书案上突然出现了一卷没有具名的请举逸民书。方才，长史又呈来了商君的辞官书。他觉得应当好好想想，绝不能轻易动作。

宫中很空旷很冷落。公父的一拨旧人，嬴驷一个都没有用。黑伯那样的老人，嬴驷觉得不放心，他们对公父的旧情太深了。黑伯在公父葬礼之后骤然衰老了，白发如霜，佝偻成一团，失魂落魄地在宫中到处转悠，被嬴驷派人送到南山老太后那里去了。其余旧人一律集中

在公父的那座宫室里，等候重新分派。嬴驷从太子府带来的十几个内侍仆从，散布在这偌大宫中无声无息。好在嬴驷习惯了寂寞冷清，觉得这样没甚不好，要得整顺，那要慢慢调理，急躁只能坏事。

暮春初夏，白日虽然长了许多，但天还是不知不觉地黑了下来。嬴驷理清了自己的思绪，坐在灯下打开了那卷神秘的匿名上书，卷首赫然五个大字“请举逸民书”。

臣等昔日获罪者上奏国公：一国之本，在于世族。臣等本老秦旧士，历代追随秦公，浴血沙场，马革裹尸，烈士累累，忠臣锷锷，实乃老秦国脉所系。先君变法，臣等未尝懈怠。然商鞅主政，视臣等为腹心之患，罗织小罪，贬黜杀戮，责之细行，酷刑凌辱。秦国世族蒙冤含恨，子孙凋零，一蹶不振！世族衰微，国脉不存，国公何得安枕？当此之时，商鞅权倾朝野，野心弥彰，必欲杀王自立而后快！臣等孤存忠心，请我王兴灭继绝，大举逸民，倚喋血世族克难靖国，护秦国新法重振大业。耿耿此心，唯天可表。

嬴驷字斟句酌，细细品味，看出了这篇痛心疾首的文字实则是煞费苦心敲打出来。文卷只提商鞅刑杀，却回避商鞅变法，将天下皆知的商鞅变法说成“先君变法”，非但为他们不触动新法找了一个很妙的台阶，而且表明了世族力量志在复出而并不想推翻新法的意图。目的单一，就容易获得他的共鸣首肯。当然，这个谋略的背后，显然是认为嬴驷也对商鞅有着仇恨与戒惧。匿名文卷还隐隐透露出对他的胁迫，“国脉不存，国公何得安枕”？当真是用心良苦。更特异的是，他们匿名不具，竟然采取了刺客游侠式的秘密呈送，分明是在做初步试探，万一失算，使他这个新君也无法急切问罪。

思忖良久，嬴驷没有将这卷特异的“上书”归入公文卷宗，而收进了只有自己能打开的铁箱。他觉得还是要静观，情势不明朗，他绝不会轻易决断。踱步有顷，蓦然想起长史交来的商君上书，立即坐在灯前打开，卷首题目教他心头一跳：请辞官治学书——

臣卫鞅启奏君上：鞅不得志时，闻先君求贤令离魏入秦。尝遇先君求变图强之际，多方考量，论政明志，委臣以治国重任。臣主政二十余载，惕厉自勉，推行变法，未尝懈怠。鞅本布衣之士，得遇先君生死相知，一展所学，此生足矣！今先君已逝，臣痛悲无以自拔，飘忽恍若大梦，悠悠此心，不胜倦怠，自感老之将至，无从专精国事。况新君明锐，才堪大任，胸有成算。臣懵懂在位，于国无益，于事有损。恳请允准臣辞官退隐，治学山林。如此则国家兴盛，臣心亦安。

嬴驷叹息一声，心中微微一阵颤抖。

在嬴驷的心目中，商鞅就像高山之巅的岩石，永远都是冷冰冰的。今日看这辞官书，却是催人泪下，嬴驷几乎难以相信这出自冷冰冰的商君笔下。揣情度理，嬴驷相信商君之言是真实的。他眼前又一次闪过黑伯那失魂落魄的佝偻身影，这些老臣旧人和公父的情谊太深了。公父一死，他们简直如丧考妣。上大夫景监病了，国尉车英在丧礼那天竟哭得昏死在公父墓前，还有那个咸阳令王轼，捶胸顿足地要给公父守陵。更不说一大片赶来的郡守县令，一个个都哭得死去活来，硬是让葬礼磨蹭到了天黑。荧玉姑母与玄奇新母后的悲伤，甚至庶民国人的悲伤，嬴驷都完全理解。唯有这些旧臣老人的深彻悲伤，教嬴驷觉得很是茫然。公父并没有给这些人特异的利益和权力，如何都觉得公父死了就天塌了一般？细细想来，嬴驷觉得公父真是不可思议，竟能如此深彻地将人心聚拢在自己身上。难怪他从来没有觉得商鞅的“威胁”。自己能么？能得到如此深彻的人心么？嬴驷真是心中无底……

如今商君要辞官，也是如此理由，“痛悲无以自拔，飘忽恍若大梦，悠悠此心，不胜倦怠，自感老之将至，无从专精国事”。嬴驷很明白，这是商君的肺腑之言，绝非虚假。可是，商君能走么？当然不能。公父遗嘱，国事情势，朝野人心，都不允许。然而奇怪的是——

想到商君要走，嬴驷就从心底渗出一种莫名其妙的轻松。何以如此？嬴驷自己也说不清楚……兹事体大，还是想清楚再说。

旬日之间，咸阳宫没有任何动静。

新君即位，十数日不见大臣，不理国事，非但在秦国闻所未闻，只怕在天下也是绝无仅有。平静沉默的咸阳巷闾之间，渐渐飘出了种种神秘的流言，说商君与新君不和，秘密到商於去了；旧臣称病不起，向新君示威，等等。尽管秦国新法严禁传播流言，流言还是弥漫开来了。

这天，嬴驷接到密报，商君去了商於封地。

嬴驷感到惊讶，辞官书并没有准下，肯定不会是私自辞官离国，商鞅也不是那种有失坦荡之人。那么是国事？也不可能，以商鞅辞官书所述，商鞅何有心情处置国事？纵然当真处置国务，当此时刻，也会禀报出行，如何不告而行？私不能，公不能，究竟何事？嬴驷当真感到吃不准了。

月上柳梢，咸阳宫静谧空旷，波光粼粼的南池映出四面秦楼，楼上传来时断时续的箫声，使层层叠叠的宫城飘忽着峡谷般的清幽神秘。嬴驷正在南池边漫步，遥闻箫声呜咽，不禁仰头望月，轻轻一叹。

“禀报国公，太庙令杜挚求见。”

杜挚？嬴驷心中一动，终于有人忍不住了。他记得，这个杜挚当年是中大夫，甘龙的学生，后来明升暗降做了太庙令，便再也不过问国事了。在所有的贬黜旧臣中，他成了唯一的合法在任者，也是唯一可为匿名文卷做试探的人。嬴驷微微一笑：“请太庙令进来。”

一个身材高大略显驼背的人赳赳走来。从步态看，嬴驷觉得他还年轻，然走近一看，却已经是须发灰白的老人了。

“罪臣杜挚，参见国公。”来人扑地拜倒。

“太庙令安然居官，何罪之有也？”

“老臣几近二十年荒疏国事，深感愧疚，请国公治罪！”杜挚放声痛哭。

嬴驷淡淡漠漠道：“太庙令纵有委屈，何至于此？请起来讲话。”

杜挚哽咽着站起来：“老臣之伤悲，非为一己，而为国公，为秦国。”

“国有何事，令太庙令伤悲若此？”

“启奏国公，国有危难，朝夕将至。老臣故而伤悲。”

嬴驷微微冷笑：“太庙令不怕流言罪么？”

杜挚亢声道：“老臣但知效忠国公，何惧奸人陷害！商鞅未曾离职而归封地，国公可知他意欲何为？”见嬴驷默然不答，杜挚低声道，“老臣友人方从商於归来，亲见商鞅进入秘密谷地调动军马。老臣不胜忧虑矣。”

“太庙令偏有如此友人，巧得很，在哪里？”嬴驷冷冷揶揄。

不想杜挚霍然转身，双手“啪”地一拍：“请老友自己道来。”

话音落点，一个蒙面人顿时站在面前，仿佛从地下冒出来一般。

嬴驷丝毫没有惊慌，反冷冷一笑：“足下不是楚国商人、黑矛之友么？”

蒙面人深深一躬：“秦公慧眼无差，在下商旅无定，也是太庙令故交。”

嬴驷不想在这里追究蒙面人的底细，淡然问：“何事偏教你巧遇了？”

“禀报秦公，在下运货夜过商山无名谷，发现商君入谷。小人原本以为富商隐匿财宝，便尾随探察，想将来劫财盗宝。不料跟随到谷中，发现竟是秘密军营。在下连忙逃回。在下本不以为意，奈何太庙令说此乃国难，硬将在下带来作证。”蒙面人讲话倒真像个贪财未遂的商人语气，一惊一乍，活灵活现。

“你？识得商君？”

“在下见过商君多次，皆在刑场光天化日之下，永难忘记。”

“你记得那道山谷？”

“商山之道，在下了如指掌。”

“来人。”嬴驷肃然下令，“派两名特使，随这位先生即刻急赴商山探察。无论有无情事，不许走了此人！”

“谨遵王命！”新由太子府家老升任的内侍大臣，带着蒙面人疾步去了。

“太庙令请回。”嬴驷冷冷一句，转身走了。

半个时辰后，一辆四面垂帘的篷车急速驶出宫城。

篷车来到咸阳商市空阔地带的那座孤独院落前，没有在正门前的车马场停留，而是轻快地驶到了隐蔽的后院门前。车马刚刚停稳，厚重的包铁木门无声地开了。一个白发老人盯着篷车上下来的黑衣人，深深一躬，一言未发，将来人让进，随即关上了大门。

白发老人领着黑衣人穿过几道门厅，进了一座荒芜的园林。园中荒草及腰，假山水池也是草树参差荒凉清冷。月光下，隐隐可见山顶石亭下一个黑影，仿佛一根石柱立在那里凝固不动。白发老人指指石亭，默默走了。

“侄儿嬴驷，参见公伯。”黑衣人走近土山，在荒草中遥遥一拜。

亭中黑影蓦然回身，却是良久沉默，只有粗重的喘息。黑衣人走上石亭，在亭廊下又是一躬：“公伯，别来无恙？”

亭中黑影沉重地叹息一声：“国公，如何知我没有死？”

“一支神秘的袖箭告诉我，疑难不解可找公伯。想必也有人告诉公伯我要来。”嬴驷走进了石亭。“

嬴虔戴罪，与世隔绝，心志枯竭，安得谋国？”

“公伯坚忍不拔，断不会一刑丧志。封门绝世，不过是公伯在躲避风暴。如今风浪平息，何拒侄儿于千里之外？”

嬴虔长嘘一声：“驷儿，没有白白磨炼，不愧嬴氏子孙。你且说来，难在何处？”

“其一，那个神秘人物的真实身份？”

“此人乃当年的太子右傅，公孙贾。逃刑离国，屡有奇遇。”

“其二，这些元老旧臣，世族逸民，究竟想走到哪一步？”

嬴虔略有沉吟：“自公孙贾露面，我就精心揣摩其图谋。看来，彼等有两个目标，一是复仇，二是复辟。”

“他们只字不提复辟，反信誓旦旦维护秦国新法。孰真孰假？”

嬴虔冷笑道：“阴谋，策略，而已。第一步，唯言复仇；第二步，唯言复辟。此乃步步为营，用心何其险恶。”

“公孙贾有此谋略，也算重生了。”

“公孙贾有学无识，岂有此等谋划？此乃老甘龙谋划无疑。只有这只老枭有此见识。”

“甘龙？”嬴驷大为惊讶，“那个风烛残年的昏聩老人？”

嬴虔冷冷一笑：“驷儿，你只听甘龙讲过一次书，后即少年出走，何能看透这只老枭？此人机谋善变，深藏不露，狡猾若千年老狐，阴毒如山林老枭。只有他，才是世族逸民的灵魂。你公父当初第一个防备的就是他。平心而论，甘龙生不逢时，偏偏遇上了你公父与商鞅这样的英主强臣，否则，他在任何国家都可倒海翻江。我已派人查清，当年使你闯下大祸的背后黑手，正是这只老枭。”

“啊！”嬴驷不禁一阵颤抖。

多少年了，那个噩梦始终萦绕着他——好端端的封地世族，为什么会送沙砾石子羞辱他？为了解开这个噩梦，他固执地在郿县白村住了三年，结识了当年被他杀死的白氏族人的后代，得知了他们的冤情，也知道了他们在寻觅追查这只黑手。自此，嬴驷彻底明白了自己对封地庶民的罪责，噩梦解开了一半。也就是从那时候起，他心中暗暗发誓，一定要查出这只黑手，食其肉寝其皮。少年仇恨已经积成了冰山，但却从来没有融化，没有流失。此时听得伯父一言，他的冲动几乎要难以抑制地爆发出来，但他还是顽强地克制了自己。既然这只

老枭已经出现在面前，就慢慢消受，一刀一刀剐他。他深深地出了一口粗气，颓然坐在石凳上。

嬴虔慢慢讲述了甘龙当年的阴谋：甘龙的长子甘成，秘密挑选了十几个本族农夫，去白里亲戚家帮忙，白日打场，晚上看场。就在农人鼾睡的夏夜，他们偷换了已经封好的赋粮。天一亮，牛车上路，他们便各自告辞，离开了白里……后来，这十几个农夫都在三五年里莫名其妙地死了。

“很平易，是么？”嬴虔淡然道，“然则却最难觉察。甘龙很高明。第一，他选准了阴谋对象，你和白里，这是成功的一大半。其次，他的手段很平易，远远地离开了国府权力的视野。再看看结果，这个阴谋一举改变了秦国的庙堂权力。非但裂权弱君，而且埋下了日后复仇复辟的种子，迫使所有被变法淘汰的怨臣旧族，包括我等，都与他站在一起，何其老辣矣！”

嬴驷已经冷静下来，非常钦佩这个昔日的太子傅上将军。他的坚忍，他的洞察，他的缜密，他的冷静，他的智慧，都足以与甘龙抗衡。而且，他有甘龙不具备的优势，他是王族血统、曾经统率六军的秦国名将。最重要的是，他曾经是商鞅变法的强大后盾，而不是复辟的旧派世族。这一切，都决定了他将成为自己稳定大局的支柱。

心念及此，嬴驷问：“伯父以为当如何应对？”

“两刃一面，将计就计。”嬴虔不假思索。

“两刃一面？将计就计？”嬴驷虽然一下不能解透嬴虔潜心思虑的谋略，但也大体悟到了其中堂奥，不禁微微一抖。

“嬴驷，”嬴虔的声音平淡得像池中死水，“有商鞅在，你就无所作为。有世族逸民在，你亦无所作为。何去何从，你自决断。”

嬴驷深深一躬：“公伯，请允准华妹随我一段时日。”

嬴虔沉吟有顷：“教她去吧，但你要严加管束，不能鲁莽。”

“我自明白。”嬴驷走出石亭，大步穿过荒草去了。片刻之后，两个黑衣人出了后门，闪身钻进篷车。一阵轻微的车轮声，篷车已经隐没在四更夜幕之中。

二　流火落叶公器心

曙光初上，赴商山的密使飞马疾报：商山无名谷确有军马驻扎，商君尚在谷中未出。

嬴驷不再犹豫，即刻命宫门右将带领三千铁骑飞驰商山要道，务必“请回”商君。又迅速召来国尉车英，查询商山军马系何人调遣。

片刻之后，车英进宫，出示了兵符公书，说明这一万铁骑乃先君下令秘密驻扎在商山，是为了防备楚国北进的驻军。嬴驷松了一口气问：“国尉可知，商君到商山军营，所为何事啊？”车英答道：“臣不知商君赴商山军营。纵然前往，自是国事所需，国公何虑之有？”嬴驷微笑：“楚国未犯，国中无乱，有何国事国君尚且不知？”车英默然有顷，肃然拱手道：“臣启国公，商君胸襟坦荡，尽公无私。先君在日，常未及禀报而处置急务，未尝有丝毫差错。臣以身家性命担保，商君归来时自会向国公禀报。”

嬴驷笑了：“商君乃国家栋梁，本公岂能不知？然则公父新丧，人心易动。商君此举，似有不妥。国尉以为然否？”

“臣可前往，查明此事，与商君同来禀报。”

“不须如此。”嬴驷平平淡淡，“当此非常之时，请国尉调出商山军马另行驻扎，以免国人对商君颇有微词。国尉以为然否？”一副商议的

口吻。

车英脸泛红潮，赳赳高声：“此兵马本与商君无关，调动与否，但凭国公！”

“如此，国尉便去处置。”嬴驷倒是丝毫不以为忤，淡漠如常。

车英大步出宫，飞身上马，带领卫队铁骑向商山疾驰而去。

商山峡谷的出口，三千铁骑列成了一个方阵守在当道，等候商鞅出山。

眼见时将正午，谷中却没有动静。正在此时，只听山谷中一阵隆隆雷声，高山上的斥候游骑飞马来报：“谷中大军，拔营而出！”宫门右将大为紧张，回身与隐蔽在大纛旗下的一个身影商议了几句，拔剑传令：“列开阵势，准备冲杀！”三名千夫长挥动令旗，铁骑分做三个方阵迅速展开，一排牛角号“呜——”地响了起来，这是发动冲锋前的第一次预备命令。六面大鼓在谷口山头一字排开，只待第二遍号声战鼓，便将催动狂飙般的冲锋。

“停！”随着一声长长的吼声，一队骑士闪电般从来路山头冲下，当先斗篷飞动者赫然是国尉车英。

右将出列，高声禀报：“报国尉，谷中叛军冲出，末将奉命堵截！”

车英面色铁青，厉声斥责：“何来叛军？收起阵形！”

三千铁骑刚刚收拢，谷中大军隆隆开出，遥遥可见当先大旗下一领红色斗篷，竟是公主荧玉。旁边的领军大将是精瘦的山甲，谁也没有看到商君。右将本想上前拦截，但有国尉车英在此，只好悻悻地向身后旗下看了一眼，勒马观望。

出谷大军见铁骑方阵堵在谷口，国尉车英立马阵前，自然勒马停骑。荧玉尚在惊讶，车英已单骑出列高声问道：“敢问公主，商君何在？”

“车英，你率铁骑堵在谷口，意欲何为？”荧玉沉着脸问道。

车英：“禀报公主，国君命我调出商山兵马，并无他事。”

右将也单骑上前：“禀报公主，末将奉国公之令，务必请回商君。请公主见告，商君现在何处？”

荧玉冷笑：“请回商君？用得着么？退下！山甲，向国尉禀明军情。”

山甲：“禀报国尉，商君已命令我军开出商山，向国尉请示驻扎地点。”

“好。大军北上，驻扎咸阳东南灞水北岸。”车英说完，命令谷口骑兵闪开道路，谷中大军隆隆开出。车英走马荧玉身旁，低语几句，荧玉顿时面色涨红：“车英，我先回咸阳。”打马一鞭，疾驰北去。

车英回身向愣怔的右将厉声命令：“回军咸阳！”

这宫门右将虽不属国尉管辖，然车英毕竟是新军统帅，身边又正有商山开出的新军一万骑兵，纵想滞留，也怕祸及自身，只好下令撤回咸阳。

荧玉回到咸阳，马不停蹄地直入宫中。车英说的情势令她震惊莫名，如何嬴驷骤然间就要“请回”商鞅？这个侄儿的变化竟如此之快？难怪那天晚上无论她怎么说，商鞅都坚持调出商山兵马。要是按照她的主意，这支军马还不成了商鞅谋反的证据？真真的岂有此理！

刚刚掌灯，嬴驷正在书房浏览近日商君批阅过的公文，一阵急促的脚步夹着内侍的惊叫，荧玉风风火火地冲了进来。嬴驷抬起头一看，训斥内侍："公主进宫，有何惊慌？下去！"又起身作礼，请姑母入座。荧玉不顾满头大汗，厉声问："嬴驷，商鞅何罪？要派兵马缉拿！"

嬴驷先笑了："姑母何出此言？商君进入商山军营，国中流言纷纷。侄儿派人请商君回来，以正视听，何来缉拿之说？"

"嬴驷，你可知商君为何要进商山军营？"

"如若知晓，何须问之。"嬴驷摇摇头。

荧玉从大袖拿出一支亮晶晶的铜管："打开看看，这是何物？"

嬴驷接过，拧开铜帽，抽出细细一卷绢帛打开，赫然便见公父手迹："一万铁骑，常驻商山，不听兵符，唯听商君号令！秦公嬴渠梁二十四年三月。"嬴驷看得清楚，立即明白这是公父临终前留下的秘密手令，心中暗暗惊讶，脸上却是平静如常："那，商君是劳军去了？"

"嬴驷啊嬴驷，你机心何其多也！"荧玉对这个侄儿素来呵护，却想不到他离开十多年竟有如此大的变化，心中又气又急，满面涨红道："我来告诉你：这道密令是二哥留给我的，言明只要国中有变，密令即交商君之手。你当明白，你公父的用心何在？若你向世族屈膝妥协，这支兵马便是商君平乱靖难、维护新法的铁军！也是废黜你嬴驷的铁军！因了商君执意辞官，我拿出了这道手令，想劝他多留两年，辅佐于你，也可震慑世族力量。可商君坚持认为，你一定能维护新法，留下这支军队只会增加君臣猜忌，竭力要调出商山大军。我被他说服，就与他一起去了商山调出兵马。你说，你疑惑何来？你公父在日，商君多少次不及面君而紧急外出，你公父可有疑惑过一丝一毫？"荧玉愤激感慨，泪水盈眶。"

果真如此，嬴驷负荆请罪。”嬴驷深深一躬。

正在这时，车英匆匆进宫，将商山军马驻扎灞上的处置禀报明了，便辞别出宫，似乎一刻也不想在宫中逗留。

嬴驷真有几分尴尬了，赔笑道：“敢问姑母，商君何以没有一起回来？”

“商君谋反去了！”眼见嬴驷没有丝毫悔悟，还是追问商鞅，荧玉大怒，拂袖而去。

嬴驷拿起案上那道密令端详良久，一股凉意涌上心头。

公父真道的匪夷所思，相信商鞅竟超过了相信自己。纵有君臣情谊，何至交给商鞅如此颠倒乾坤的权力？嬴驷是眼看着公父叮嘱商鞅的：“嬴驷能扶则扶，不能扶，则商君自立为秦公。”虽然惊讶，但嬴驷并没有认真对待这件事。他以为，公父如此遗嘱，不过是打消商鞅有可能滋生的野心，让商鞅更加忠诚地辅佐自己，权谋而已，何须当真？今日看来，绝非如此。公父当真是彻底地相信商鞅，认为只有商鞅的铁腕意志能维护新法，能稳定地推进秦国大业。嬴驷有些悲凉——公父终究是没有完全相信自己，这一点，甚至连商鞅对自己的信任也不如。对于公父的想法做法，嬴驷没有指责的权力，他毕竟离开公父的时间太长，又没有军旅磨炼，公父对自己的担心也算情有可原。可是，经受了几乎半生的苦行磨炼，以及还都后表现出的见识能力，难道还不足以消除公父对自己少年犯法所留下的阴影么？

从秘密手令看来，果真如此。骤然间，嬴驷对公父有了一种冰冷的憎恨，他从来不关心自己，从来不相信自己，从来没有给过自己一丝温暖与关怀。有的只是淡漠与疏远、冰冷与训诫、严厉与苛责。嬴驷在“放逐”中不止一次地冒出一个想法：公父要是再有一个儿子，可能自己就永远地沉沦了。目下，这个念头又一次奇异地闪现出来。公

父假若不是自感衰竭，绝不会主动去接回自己。公父对自己若还有几分亲情与信任，就绝不会给商鞅“自立秦公”的权力与颠倒乾坤的一万铁骑。公父看重的，是他与商鞅共同创立的秦国变法基业，血亲继承不过是公父功业棋盘上的一枚棋子，能兼顾则兼顾，不能兼顾则牺牲，这就是他和公父关系的全部本相。

公父啊公父，你未免太多虑了，难道嬴驷就没有建功立业的勃勃雄心？

嬴驷很清楚，权衡利弊的长远基点，应该是自己的功业宏图，而不是其他。但在目下，却必须先将自己的权力真正稳固下来。这种稳固，不是满足于在公父留下的旧权力框架内与旧臣和睦相处，在表面上维护新法；而是有一套自己的权力人马，全副身心地推行自己的权力意志。至于公父的情感意志与遗命，与自己有利者则行，与自己巩固权力不利者则不行，绝不能拘泥于公父留下的权力格局与善后成命。只有权力彻底真正地转移到自己手里，才有资格说功业，否则，一切都是受制于人的。

想到这里，嬴驷心中一闪——公父还有没有其他秘密手令牵制自己？真说不准。宁信其有，不信其无。立足于有，动作就要快，在这些密令持有者还猝不及防的时刻，就要剥夺他们的权力，将要害大权牢牢掌握在自己手里，然后再来对付那些世族。公父啊公父，不要说嬴驷不相信你的那些老臣，实在是他们对你太过崇拜太过迷恋，用你的作为丝丝入扣地苛责于我，连姑母都是如此。纵然有成，天下人也只说嬴驷靠了公父这班老臣。如果那样，嬴驷的功业何在？难道嬴驷忍辱磨炼出的胆识谋略，就要湮没在公父的影子和你这班旧臣手里？

岂有此理？嬴驷要走自己的路。

嬴驷不再犹豫，命内侍总事立即唤来堂妹嬴华。片刻之后，一个面白如雪的黑裙少女来了。没有丝毫的脚步之声，直是飘了进来一

般。这是公伯嬴虔的小女儿，生在公伯与世隔绝的岁月，话语极少而又身怀惊人本领。嬴驷知道公伯的秘密，他的全部艺业都教给了这个小妹妹，那是公伯消遣岁月的唯一出路。嬴驷在这种非常时期要来这

个堂妹，为的就是要做一些寻常人无法做的机密事宜。黑裙少女嫣然一笑，默默地看着嬴驷。嬴驷也只点点头，上前一阵低声叮嘱。嬴华又是一笑，悄然无声地飘出了书房，一扭身踪迹皆无了。接着，嬴驷又对奉命前来的长史连续口述三道公书，命令立即起草缮写。

咸阳令王轼大喝闷酒，自斟自饮，唏嘘叹嗟。

前天，闻听商君与公主出城，王轼得到消息飞马追赶，终于在蓝田塬下截住了商君夫妇。王轼力劝商鞅，说流言纷飞国事蹊跷，在此关键时候绝不能离开咸阳。商君却是若无其事，反倒劝他毋得多心。王轼被逼无奈，便将只有他这个咸阳令才掌握的秘情和盘托出，告诉商君，落魄世族出动了，意在复出寻仇，国君暧昧，大势不明。

岂料商鞅却笑了：“王轼教我，何以处之？”

王轼慨然道：“秦公遗命，朝野皆知，何须王轼提醒？”

商鞅又笑了：“王轼，你是要我刑治世族，废黜自立？”

王轼高声道：“天下为公，有何不可？”

“不在可不可，而在当不当。王轼啊，你我都是心怀变法强秦之志入秦，而今变法有成，秦国强大，秦公却骤然病逝。当此之时，何谓朝野第一大局？”

“自然是维护新法，稳定朝局。”

商鞅肃然道："既然如此，我若发兵废立，将会给秦国带来何种后果？世族唯恐天下不乱，我等却引出大乱之由。其时内有部族纷起，西有戎狄反水，东有六国压境；内乱外患，新法崩溃，我等变法壮志付诸东流，秦公毕生奋争亦成泡影。当与不当，君自思之。"

王轼大笑道："商君何其危言耸听也！平乱废立，护法抚民，以商君之能，雷霆万钧，岂容四面危机？"

"王轼差矣！"商鞅扬鞭遥指道，"秦国千里河山，郡县四十三，部族三十六，世族根基极深，戎狄归化尚浅，唯四百年之嬴秦部族可聚拢全局。倘废黜嬴氏，世族与戎狄必然先乱，一旦进入大漠草原深山峡谷，何来雷霆万钧？"

"然则，新君昏昧，世族蠢蠢，岂不照样大乱？"

"君又差矣！"商鞅叹息一声，"新君护法之志毋庸置疑，此乃我长期反复查勘。假如没有成算，商鞅岂能等到今日再来理论？况且，将镇压世族这件大功留给新君，有何不好？"

"商君！"王轼热泪夺眶而出，"如此你将面临深渊，难道束手待毙么？"商鞅坦然自若地微笑着："王轼啊，如果需要，我们谁都会在所不辞的。护法需要力量，你等在，我也就放心了。你回去吧。"商鞅走了，赶上了远远等候的公主，纵马消失在蓝田塬的沉沉暮霭中。

王轼回来，觉得胸中郁闷，关起门来谁都不见，只是饮酒叹息。他想不通，为何一个人明明看见了即将来临的巨大危险，还要置若罔闻？连孔夫子都说危邦不居，商君这个大法家竟硬是不动声色，真真的无从度量。王轼始终以为，秦国世族的力量在二十多年的变法风暴中，已经萎缩到了可以忽略不计，陇西戎狄部族在上次平乱后也已经没有了叛乱能力，关中老秦人更是竭诚拥戴新法。商君一呼，万众响应，会有谁来反对？然而商君却将国情评判得那么脆弱，仿佛四面八

方都潜藏着危机，这是王轼不能接受的。明明可以轰轰烈烈往前走，为什么偏偏要隐忍牺牲，将不朽功业拱手让给别人？况且，商君一人之进退，牵扯到整个一层变法大臣。若有不测变故，莫说他这个咸阳令岌岌可危，就是上大夫景监、国尉车英，以及数十名郡守县令也都成了砧板鱼肉。当此危境，岂能不竭力奋争？

商君啊商君，甘做牺牲固然令人敬佩，然则真的有价值么？

“禀报大人，国君使臣到。”仆人匆匆走进。王轼醉眼蒙眬地站了起来，走到大厅问：“何事之有啊？”黑衣内侍右手举起一面铜牌：“国君宣咸阳令，即刻进宫议事。”王轼猛然清醒了。此时天色已晚，有何紧急国事？本当想问清

楚，想想又作罢了，内侍奉命行事，能知晓个甚？整整衣装，匆匆登车随内侍去了。

进得宫中但见灯火明亮，却又越来越黑，感觉根本不是正殿方向。难道新君要在那座偏殿召见他？曲曲折折地走了片刻，来到一座僻静的宫中小院落前，内侍下马请王轼下车。王轼暗暗惊讶，新君竟然住在如此僻静的宫院？此时院中走出一个老内侍，身后还有一个掌着风灯的小内侍，躬身一礼，将王轼让进小院。

一座高大的石屋孤零零地矗立在院中。小内侍推开沉重的石门，老内侍恭谨躬身：“大人请进。”王轼走进屋中，只见四面石墙围满了粗简的书架，各种竹简帛书杂乱无章地堆放着，中间一张长长的白木书案，笔墨刻刀俱全，就像一个穷书吏的作坊。

“咸阳令，可知这是何处？”王轼揶揄反诘：“我如何知晓？难道会是国君书房不成？”老内侍微笑：“大人聪敏之极。这是太子府最重要的书房，每隔三日，新君就要回这间书房用功一夜。大人莫感委屈

也。”王轼大为惊讶间，老内侍长声宣道：“咸阳令王轼，听君书——”王轼木然地看着老内侍展开竹简，嘶哑尖锐的声音不断颤抖着：

“咸阳令王轼，才具敏捷，屡出佳策。今秦国地广人稀，耕战乏力，本公苦无良策。着王轼脱职一月，潜心谋划增长秦国人丁改变秦川盐碱荒滩之良策。策成之日，本公亲迎功臣。大秦公元年。”

怔怔地看着老内侍，王轼突然仰天大笑了。

“妙啊！好快！开始了！啊哈哈……”

夏夜长街上，一队铁甲骑士风驰电掣般飞到咸阳令官署大门。暴风骤雨般的马蹄声恍如沉雷滚过，确实使安定了多年的国人大惊失色。

官署门廊下的护卫军兵尚未问话，铁甲骑士已经将他们团团圈了起来。一个身着黑色斗篷头戴黑色面罩的将军翻身下马，长剑一指：“铁骑守门！护卫百人队随我进府。”

这是嬴虔亲自出面了。他手执金令箭，带着百名锐士闯进咸阳令官署，收缴了兵符印信，亲自接掌了咸阳城防。咸阳令官署的吏员将士们骤然见到这位白发苍苍黑纱垂面的老将军全副甲胄杀气腾腾，无不胆战心惊，凛然遵命。

这时的咸阳宫中，嬴驷正与上大夫景监对弈。连下两局，嬴驷皆输，不禁一叹：“棋道亦需天分，嬴驷终究愚钝也。”

“君上行棋，轻灵飘逸，然力度不足，根基欠稳。若能兼顾根本，君上当成大器也。”

“上大夫棋力强劲，可有对手？”

“臣行棋一生，唯服商君棋道，当真天马行空。我与商君每年只下一局，二十五年，我无一制胜也。”景监大为感慨。

嬴驷心念一闪，又是商君，脸上却微笑着：“商君算力精深，常人难及也。”

景监摇头：“若论算力，商君未必超过君上与臣。商君棋道，在于大局大势审度得当，从不因小失大。”

嬴驷默然了，很不想沿着这个话题说下去。请景监前来弈棋，本来就是意不在棋，只是景监柔和恭谨极有分寸，一时倒觉得不好急转直下。景监却站了起来，深深一躬道：“臣启国公，臣欲归隐，写一部《棋经》，将我与商君对弈之局，一一图解评点，给后来者留下一份典籍，也一抒我胸中块垒。恳望国公允准。”

“如何？上大夫要弃国而去？”嬴驷的确感到了意外。

景监叹息一声：“君上，垂暮之臣，不可治国。历代强国大政，无不出于英年勃发之君臣。战国之世，更是如此。景监辅助先公、商君二十余年，昼夜伏身书案，耗尽精力，一身疾病，两鬓染霜。虽不到天命之年，却已是如灯将枯，不思进取，为政必自取其辱也。”嬴驷略一思忖道：“上大夫请回府养息诊病，康复后隐退不迟。”转身命内侍召来太医令，吩咐派一名医术精深的太医长住景监府诊治守护。

太医陪同，车马护送，景监默默地回去了。

车马方去，国尉车英夜半奉书，紧急来到宫中。新君说北地郡快马急报，阴山林胡部族大举南下，劫掠北地郡牛羊马匹近万头、男女人口两千余人；北地守军只有三千，无力抵挡，请求紧急救援。车英身为国尉，自然知道北地郡这北方大门的重要，没有丝毫犹豫，立即请命北上。嬴驷却没有让车英带走灞上一万精兵，而是让他从河西大

营和离石要塞就近调兵。车英觉得也有道理，连夜北上，直赴河西去了。

次日清晨，嬴驷亲自来到商君府，一来向姑母荧玉谢罪，二来说要为老太后在南山一带相一块墓地建造陵园，请姑母“大驾”前去督责三位堪舆大师。这件事本是秦孝公临终遗命，也是荧玉心头之事，自然没有推诿，爽快地带着嬴驷派出的二百护送骑兵，和堪舆大师进了南山。

这天夜里，一辆篷车驶出了秦孝公生前居住的宫院，直出咸阳南门，驶向了千山万壑的苍茫南山。

三　消弭风暴的哲人溘然长逝

向南翻过蓝田塬，玄奇将篷车存放在一家道边客栈里，跨上阴山雪向西南方向的连绵大山飞去。一夜之间，到了神农山下的墨家据点。安顿好阴山雪，玄奇没有片刻休息，立即动身进山。

玄奇太焦急了。秦孝公在最后的那些日子，曾交给她一宗密件，郑重叮嘱她，若咸阳有变，立即持此件进神农山，请墨子大师出山斡旋。直到孝公在函谷关吐血长逝时，孝公还拉着她的手叮嘱这件事，足见秦孝公对墨家寄托的巨大希望。玄奇知道孝公的苦心，想将方方面面能想到的漏洞都补上。最担心与最需要防止的，则是嬴驷与商鞅不和而生变生乱。这种变乱，国中大臣无人可以制止，因为他们必然地要站在一边介入变乱，个别保持中立者却又毫无力量。只有老墨子出面，才有可能化解危机。

墨家有实力，有正气，非但在国与国间调停斡旋反对弱肉强食，而且辅助好几个国家化解过危机内乱。墨家的斡旋调停其所以功效显著，根本原因是不做和事老，而是坚定地以自己的实力支持他们所判定的正义一方。

玄奇还记得墨家最壮烈的那个故事：

楚悼王临终时，旧贵族密谋杀死吴起，楚国形势动荡大乱在即。

阳成君将自己的封地交给了墨家名士孟胜以及他率领的一百八十三名墨家子弟，阳成君自己则要火急赶赴郢都，力图消弭内乱，挽救楚国变法。临行前，阳成君将一块半圆形的玉器（璜）碎成两段，当作“璜符”，与孟胜相约“若有传令，须持璜符，符合则听”。

待阳成君赶到郢都，楚悼王刚刚死去。旧贵族在灵堂发动叛乱，将吴起乱箭射死在楚悼王的尸体上。阳成君被叛乱势力追捕，乘乱在夜间逃到越国去了。楚国新君惩治旧贵族，偏又错将阳成君也当成了“箭伤王尸”的乱党，派特使要收回阳成君封地。因无“璜符”，孟胜坚持不肯交出封地，决意死战守地。孟胜的学生徐弱劝说：“死而有益阳成君，死之可矣。今死之无益，徒绝墨家子弟，不可为也。”

孟胜慷慨叹息：“若不死难，自今以后，世求严师不必于墨家，求贤友不必于墨家，求义士不必于墨家，求良臣不必于墨家矣！死之所以必行，墨家大义所在也。”徐弱大悟，率先死战，又率先战死。

孟胜与一百八十三名墨家子弟，最后也全部战死了。

将近百年中，墨子大师与墨家子弟，就是凭着这种大义凛然的“义死”精神，树起了公理正义的丰碑。秦孝公对墨家素来钦佩，与墨子大师更是英雄相惜深有共鸣，几成忘年神交，将如此重大的靖国大事托于墨子，可谓思虑深远。再说，玄奇又是秦孝公的挚友爱妻、墨子大师的爱徒、秦国圣贤百里奚的后裔，于情于理，都更加有助于墨家协助秦国。

孝公逝世后，玄奇对咸阳的变化已经看得很清楚，她觉得不能再等了。墨家唯有此时介入，才能及早稳定秦国，免得商鞅与嬴驷两败

俱伤。虽然老师年高不出，二三十年来已经不再亲自处置这种行动性事务，但玄奇还是充满了信心，相信老师一定会为秦国做最大的努力，甚至是最后的努力。就墨家力量而论，现下正是实力最为集中的时日，分散在各个国家的骨干弟子，在老师去年开始“善后”时几乎都撤回了总院。

目下的最大担心，就是老师还能不能行动？

神农山的栈道关隘，对于玄奇来说是轻车熟路。日过正午，她就进了最后一道关隘，来到了总院前那块熟悉的平坦山地，耸立在半山腰的总院箭楼已经遥遥可见。

突然，她觉得有些不对，揉揉眼睛细看，总院城堡的城墙上、箭楼上竟然结满了隐隐约约的白花，城堡出口的山道两旁，也插满了白花。

玄奇一阵目眩头晕，惊得心头狂跳，莫非老师……她不及细想，踉踉跄跄腾云驾雾般飞向总院，突然又愣怔地钉在了当地，眼睛直直地瞪着——

那座熟悉的古堡门口，拥出了一队身裹麻衣的墨家弟子，悠扬哀伤的乐声在山谷飘荡着。当先一幅白布大幛横展开三丈有余——我师不朽。漆黑的大字让人心惊肉跳。两队身穿白衣头戴白花的少年女弟子，臂挎花篮，不断将篮中的白色花瓣撒向空中。中间一队精壮弟子，抬着一张白布苫盖的巨大的木榻，禽滑釐等四名大弟子两前两后护卫着木榻。数十名墨家乐手排成一个方队，跟随着木榻，吹奏着低沉肃穆的哀乐。最后是数百人的大队，每人头上顶着一捆砍削光洁的木柴，随着哀乐的节拍，踏着整齐沉重的步伐……

“老师！”玄奇终于哭喊一声，昏倒在地。两名少年女弟子跑过来扶起了玄奇，跟着送葬队伍缓缓地走上了城堡东面最高的山峰。

这是一片高高的山坳，绿树葱茏，山花盛开。顶着薪柴的弟子们绕着中间的草地转了三圈，整齐有序地架起了一座方方的木山。禽滑釐等四大弟子在木榻四角站定，奋力托起了木榻。十多名骨干弟子迅速将十多条粗大的麻绳结在木榻四边的圆孔上。大绳伸展，墨家弟子们井然有序地分成十几队，每队一绳，木榻稳稳地悬在了空中。

少年弟子们绕木榻一周，将花束围满了白布遮盖的老师。

“ 我师登山！” 相里勤一声号子， 所有大绳倏忽间同时伸展——山花包裹的巨大木榻稳稳地高高地升起，又稳稳地轻轻地落在了木山正中。

“列队——为我师送行！”禽滑釐哭声嘶喊，墨家弟子八百多人绕木山缓行一周，将木山围在了中央。

禽滑釐走到始终跪在地上泣不成声的玄奇面前：“玄奇师妹，你是我师生前亲授书剑的最后一个弟子，也是我师最钟爱的学生。师妹，为我师点燃归天的圣火吧……”

玄奇默默站起，走到火坛前，双手颤抖着执起粗大的油松木伸向火坛，轰然一声，火把腾起了一团火焰。玄奇双手将火把高高地举过头顶，肃穆地向高高的木山走去，短短几步，她竟觉万里迢迢，双腿酸软得只要瘫倒。一把圣火，慈父般的老师就要永远地离开她去了。

一腔痛楚，她真想放声痛哭……禽滑釐肃穆庄严地高诵：“恭送我师！”烈火熊熊燃起，墨家弟子挽手相连，绕着火山踏步高歌：

我师我师　亘古高风

兼爱四海　大音希声

任艰任险　非战非攻

育我本色　书剑勤耕

大智之巅　布衣之圣

我师我师　万古永生

烈火在歌声中燃烧着。墨家弟子们没有哭嚎，没有跪拜，肃穆挽手，踏歌声声，群山回荡着久远的声音：布衣之圣，万古永生……

那日晚上，墨家四大弟子特邀玄奇召开了最重要的尚同会议。一番微妙的磋商，议决由禽滑釐暂时执掌墨家总院，“巨子”人选待后再定。几番思忖，玄奇终于没有说出秦国的事情。会商结束后，她找到了当初一起整理老师文稿的几个实诚弟子，片刻商议之后，收拾了老师竹楼中零散的竹简帛书，一起匆匆出山了。

玄奇又回到了陈仓河谷。这片已经尘封日久的小小庄园，是唯一能够给她以平静的地方。

老师去了，唯一能够消弭秦国内乱的长剑哲人溘然长逝了。没有了老师的辉煌光焰，墨家还能成为天下正义与爱心的大旗么？墨家还能担当消弭秦国内乱的重任么？不行了，不行了。玄奇一想到“四大弟子”，心中就冰凉得哆嗦。她为老师伤心，为墨家团体伤心，为秦国去路伤心，一时间，玄奇当真不知自己该如何处置了。

谁能想到，河谷庄园刚刚收拾就绪，就传来一个惊人消息：商鞅谋反，被秦公缉拿！玄奇没有片刻犹豫，连夜飞马赶到咸阳，却一时目瞪口呆了。

四　濒临危难　理乱除奸

商鞅是日夜兼程赶到商於的。

秦孝公留给荧玉的密令，使商鞅猛然想到了一件事，秦公会不会对商於郡守也有特异遗命？以秦孝公的思虑周密，这是完全可能的。

反复思忖，商鞅决意到商於封地弄个明白，安顿好这最后一个可能生乱的隐患之地。商鞅明白，咸阳局势正在微妙混乱的当口，他随时都有可能陷入危境，必须在有限的时间里尽快处置好这件事。因为有了这个念头，在商山峡谷安顿好军营大事后，商鞅对荧玉秘密叮嘱了一番，便带着荆南向商於封地飞马兼程去了。

商山地区的十余县，在商鞅变法之前统称为商於之地。商鞅变法开始设置郡县，商於之地便成为一郡，郡守治所设在丹水上游谷地的一座城堡。自商於之地成为自己的封地，商鞅只来过一次。在他的心目中，这个“商君”只是个爵位封号，封地仅仅是个象征而已。新法规定的三成赋税、一座封邑城堡、名义上的领地巡视权，他都一概放弃。不收赋税，不建封邑，不要丝毫治权。所有这些，他上次来都交代得清清楚楚。正因为这块“封地”上没有自己的封邑城堡，他就像在任何郡县处置公务一样，直截了当地进了郡守府。

天色刚刚过午，商於郡守惊喜地擦拭着汗水迎了出来：“商於郡守樗里疾，参见商君！”商鞅笑道：“樗里疾啊，一头汗水，刚巡视回来么？”樗里疾生得又黑又矮，胖乎乎一团，兴冲冲道：“正要禀报商君，在下刚刚从封邑回来，造得很好，想必商君已经去过了。稍时为商君洗尘之后，樗里疾再陪商君去封邑歇息。不远，二三十里，放马就到……”

商鞅觉得不对味儿，眉头一拧：“停停停，你说的是何封邑？”

樗里疾惊讶笑道：“商君的封邑啊！商於乃商君封地，岂有别个封邑？”

商鞅面色陡变：“本君封邑？何人所建？”

“我，樗里疾，亲自监造。商君，不满意？”樗里疾大是紧张，额头滚下豆大的汗珠。

商鞅啼笑皆非：“我问你，谁让你建造封邑？你自己主意么？”

樗里疾顿时明白了过来，长吁一口气，躬身道：“商君且入座，上茶！樗里疾取一样物事给商君看。”说罢鸭子一般摇摆着跑向后庭院，片刻后双手捧着一个铁匣子出来，恭恭敬敬地放在商鞅案头，又恭恭敬敬地用一支长长的钥匙打开铁匣，取出一支铜管，拧开管帽儿，抽出一卷帛书，双手捧到商鞅面前。

商鞅看着樗里疾煞有介事的样子，又气又笑，接过布书展开一瞄，不禁愣怔——

着商於郡守樗里疾立即建造商君封邑。无论商君为官为民，此封邑与商於封地均属商君恒产，无论何人不得剥夺。此君书由商於郡守执存，证于后代君主。秦公嬴渠梁二十四年

“这君书，何时颁发于你？”

“禀报商君，先君巡视函谷关时派特使飞马急送，其时下官正在外县，特使赶到外县，亲自交到樗里疾手中。”

“县令们知晓么？”

“事涉封地各县，樗里疾当做密件宣谕县令，严令不得泄露。”

商鞅沉思有顷断然道：“立即飞马下令，各县令务必于今夜子时前，赶到郡守府。”

“商君有所不知，”樗里疾皱着眉头，“山路崎岖，不能放马，往日再紧急的公事，县令们都得两日会齐……好，樗里疾遵命。”说罢急急摇摆着鸭步布置去了。

匆匆用过了“午饭”，已经是太阳偏西。中夜之前县令们肯定到不齐了，左右半日空闲，商鞅教樗里疾领着自己去看封邑城堡。出得城池放马一阵，不消半个时辰便到了丹水河谷最险要的一片山地。这片山地很奇特，山峰虽不是险峻奇绝，也没有陇西那种莽莽苍苍的大峡谷，但却是山山相连，一道道连接山峰的“山梁”构成了比山峰还要惊险的奇观。

商君封邑就建在最宽的一道山梁上。远远看去，一座四面高墙的府邸孤悬两山之间，山梁两头各有一座小寨防，还真是一个小小的金城汤池。再看四周，左手山峰飞瀑流泉，右手山峰溪流淙淙，山间林木葱茏，谷风习习，白云悠悠。置身其中，当真令人物我两忘。不说山水景色，单从实用处看，取水方便，柴薪不愁，也确实是一处极佳的居处。

商鞅却大皱眉头道：“这座封邑，花去了多少钱财？”

“商於府库的一半赋税。商於官民都说建造得太小了。”

商鞅四面打量：“樗里疾，这座封邑扼守要冲，改成兵营要塞，倒是适得其所。”

“差矣差矣，”樗里疾连连摇头，黑面团脸做肃然正色，“禀商君，樗里疾不才，亦有耿耿襟怀，岂可将先君护贤之心做了流水？”

商鞅看着樗里疾的黑脸通红，不禁噗地笑了出来：“先君护贤？你这黑子想得出！”“山野庶民都能嗅出味儿来，商君又何须自蔽？”樗里疾不避忌讳。商鞅看看樗里疾，知道这个鸭步黑胖子极有才具，生性正直诙

谐，是郡守县令中难得的人才。听他话音，他一定觉察到了甚，商於官民可能也有诸多议论。商鞅本想问明，也想斥责樗里疾一番，

严令他安定商於。然沉吟之间，开口却变成了沉重的自责：“一个人功劳再大，能有国家安定、庶民康宁要紧？你说，新法废除了旧式封地，我岂能坐拥封邑，率先乱法，失信于天下？”

“商君之意，不要，这，封邑了？”樗里疾惊讶得结巴起来。

“非但不要封邑，我还要将先君密令收回去。”

“差矣差矣，商君万万不可。这，这不是自绝后路么……”

“不要说了！”商鞅骤然变色，“樗里疾，新君有大义，秦国不会出乱子！”

樗里疾愣怔着鼓了鼓嘴巴，想说什么又生生憋了回去……

突闻马蹄如雨，郡将疾驰而来，滚鞍下马，紧张地在樗里疾耳边匆匆低语。樗里疾脸色陡变，将郡将拉到一边低声询问。

商鞅笑道：“樗里疾，有紧急公务么？”

樗里疾脸色涨红，骤然间大汗淋漓，拜倒在地：“商君……”

商鞅觉得樗里疾神色有异，微微一笑：“是否国君召我？”

樗里疾哽咽了：“商君，国君密令，要缉拿于你……”

商鞅哈哈大笑：“樗里疾也樗里疾，你也算能臣干员，如何忒般死板？拿。见了国君我自会辩白清楚，莫要担心。”

樗里疾霍然起身：“不。樗里疾若做此事，莫说自己良心不依，商於百姓若是知晓，非生吃了我不可。商君，走，我有办法！”

商鞅厉声道：“樗里疾，少安毋躁！”

正在这时，几名县令飞马赶到，见了商鞅一齐拜倒，神色分外紧张。樗里疾高声问：“你等是否也接到了密令？”县令们纷纷说是。正说话间，商城方向火把连天，老百姓们蜂拥而来！不知是谁走漏了消息，商於民众愤怒了。山民特有的执著悍勇使他们忘记了一切顾忌，赶来保护他们的“恩公”。在商於百姓心目中，商於属于商君，商君也属于商於，商君在自己的地盘出事，还有天理良心么？山梁川道涌动着火把的河流：“商君不能走！”“打死狗官！”“谁敢动商君，剥了谁的皮！”连绵不断的怒吼声山鸣谷应。

樗里疾嘿嘿嘿笑了：“商君，你说这样子，我等能拿你么？”

片刻之间，火把涌到了封邑前的山梁上，顷刻围住了郡守县令们。十几位白发苍苍的老人嘶声喊道：“谁？谁要拿商君？说！”

樗里疾连忙拱手笑道：“父老兄弟们，我等也是保护商君。商君在这里！”

人们听说商君在此安然无恙，不禁一阵狂喜欢呼。老人们率先跪倒：“商於子民参见商君！”火把海洋也呼啦啦跪倒，赤膊壮汉们高喊：“国君坏良心！商於人反了！”人海呼应怒吼着：“昏君害恩公！跟商君反了！”

“商於人只做商君子民！”

站在火把海洋中，商鞅眉头紧皱，热泪盈眶。他一个一个地扶起了各乡的老人，向他们深深一躬，对最前边一位老人高声道：“老人家，我给大家说几句话。”

老人举手高呼：“噤声！听商君训示——”

呼啸纷乱的火把海洋渐渐平息下来。商鞅走上了一座土丘，向民众拱手环礼一周高声道：“父老兄弟姐妹们，商鞅永生铭感商於民众的

相知大恩。日月昭昭，民心如鉴，商鞅此生足矣！但请父老兄弟姐妹们，务必听我一言。商鞅当年入秦变法，为了民众富庶，秦国强盛。秦国变法短短二十余年，温饱足矣，富庶尚远。当此之时，国脉脆弱，经不起动荡生乱。商鞅若留在商於苟安一世，或与父老们反叛，秦国都必然大乱！商鞅一人，死不足惜，然商於十余县的生计出路，都必将毁于一旦！不知多少人要流血，多少家园要毁灭？整个秦国，也会在动荡中被山东六国吞灭！父老兄弟姐妹们，秦国人的血，要流在杀敌战场上，不能流在自相残杀的内乱中！再说，我回到咸阳，一定会辩说明白，成为无罪之身。那时候，商鞅就回到商於来隐居，永远住在这片大山里，死在这块土地上……恳请父老兄弟姐妹们，回家去，商鞅不会有事。我要即刻回咸阳面君，不要为我担心。”

商於的老百姓们哭了，无边无际的大山林海在秋风中呜咽。

老人们跪倒了，火把海洋跪倒了：“商君大恩大德，商於子民永世不忘……”

商鞅生平第一次肃然跪地，泪水夺眶而出：“父老们，商鞅纵死，灵魂也会回到商於来的……”

火把海洋艰难地缓慢地，终于散去了。

樗里疾和县令们要送商鞅出山，商鞅断然地回绝了。

三更时分，商鞅和荆南飞马出山，一个时辰便到了峣关外的大道。这里有两条官道，东南沿丹水河谷直达武关，西北沿灞水下行，直达秦川。商鞅在岔道口勒马，挥鞭遥指东南官道：“荆南啊，你不要跟我回咸阳了，到崤山去。”荆南哇哇大叫，拼命摇头，锵然拔剑搁在了脖颈上——誓死不从！商鞅叹息一声：“荆南，你乃忠义之士，我岂不知？要你去崤山，是为我办最要紧的一件大事：告诉白雪他们，千

万不要来咸阳，教他们赶快离开崤山，到齐国去，将儿子最好送到墨子大师那里。咸阳事了，我会来找她的……荆南，去吧。”

“噢”一声，荆南大哭，下马向商鞅深深一拜，翻身上马，扬鞭绝尘而去。粗重的哭声在风中隐隐传来，商鞅的心不禁猛烈地一抖。

这里到咸阳不过三百里左右，快马疾驰，五更天可到咸阳。然商鞅大事已了，心中松弛，想到人困马乏地紧赶到咸阳也未必能立即见到新君嬴驷，不若找个客栈，歇息到天亮再上路。思谋定了，感到一阵倦意袭了上来，打了个粗重的哈欠，走马向关城外风灯高挑的客栈而来。到得门前，商鞅下马嘭嘭拍门。

大门拉开，一个着黑色长衫者走了出来：“客官，投宿？”

商鞅默默点头。

“客官，请出具照身帖一观。”黑长衫边说边打着哈欠。

商鞅笑了：“照身帖？甚物事？”

黑长衫骤然来神，瞪大眼睛侃侃起来：“嘿嘿嘿，看模样你倒像个官人，如何连照身帖都不晓得？听好了，一方竹板，粘一方皮纸，画着你的头像，写着你的职事，盖着官府方方的大印。明白了？秦国新法，没有照身帖，不能住店！”

商鞅恍然，他从来没有过私事独行，哪里准备得照身帖？不禁笑道：“忒严苛了，但住一晚，天亮启程，又有何妨？”

“严苛？”黑长衫冷笑，“你是个山东士子，懂甚来？我大秦国，道不拾遗夜不闭户，凭甚来？奸人坏人没处躲藏！不严苛，国能治好么？亏你还是个士子，先到官府办好照身帖，再出来游学。”

商鞅倒是钦佩这个店东的认真，着实道：“我是商君。随身没带照身帖。”

黑长衫骤然一惊，瞪大眼睛绕着这个白长衫转了一圈，上下反复打量，陡然指着他的鼻子道：“看你倒蛮气派，如何是个失心疯？这商君，也假冒得么？有朝一日啊，等你真做了商君，我再想想教你住不让？只怕那时啊，还是不行！啊哈哈……走吧走吧，我看你是有病，走夜路去，好在我大秦国路上没有强盗。”说罢，黑长衫瞥了他一眼，走进门去咣当将大门关了。

商鞅愣怔半日，苦笑摇头，索性在官道上漫步缓行，边走边想，突然间仰天大笑不能遏止。是也，为何不笑呢？新法如此深入庶民之心，也不枉了二十多年心血。自己制定的法令，自己都要受制，真乃作法自毙也。然则，纵然自毙，他心里踏实——法令能超越权力，意味着这种法令有无上的权威和深厚的根基。要想废除新法，便等于要将秦国的民心根基与民生框架彻底粉碎。谁有此等倒行逆施的胆量?

猛然，商鞅想起了老师，想起了王屋山里那个白发皓首慈和严厉的老人。老师啊老师，学生遵守了约定，使法家学说立下了一块无比坚实的根基。可是，你老人家的名字，却永远地隐在了学生的身影背后。假若商鞅隐退了，一定来拜望那座简朴的山洞与小小的茅屋，与老师长长的盘桓，一起在永无边际的学问大海里徜徉……

漫漫长路在纷飞的思绪中出奇地短暂，倏忽之间，天已经亮了。

秋天的太阳红彤彤地爬上了东方的山塬，葱茏的秦川原野挂着薄薄的晨霜，清新极了。主政以来，商鞅从来没有时日一个人在旷野里体味“大清早”的曙光、空旷、寂静与辽远。今日孤身漫步在秦川原野迎来第一缕朝霞，依稀回到了少年时代的晨练时光，商鞅感到分外的轻松舒畅。

突然，原本跟在他身后嗒嗒游荡的赤风驹仰天嘶鸣，冲到商鞅面前人立而起。商鞅拍拍马颈道：“赤风驹啊，如此清晨美景，你却急得何来？”赤风驹蹭着商鞅，兀自长鸣不已。蓦然，商鞅听到一阵隐隐雷声，分明是有马队疾驰而来。商鞅笑道：“好，走，看看何人来了？”翻身上马，赤风驹长嘶一声，大展四蹄飞向咸阳。

片刻之间，前方尘土大起，黑旗招展，显然是大军上道。赤风驹奋力飞驰，作势要越过大军侧翼。商鞅却紧急勒缰，赤风驹奋力长嘶，在大道中间人立起来，硬生生停住。几乎同时，迎面马队也在一阵凄厉的号声中骤然勒马，停在了五六丈之外。当先却是宫门右将与一个面具人。

宫门右将遥遥拱手：“禀报商君，末将奉命行事，实有难言之隐，容我说明……”

旁边黑纱蒙面者大喝道：“无须多言！奉国君手令缉拿罪犯，商鞅下马受缚！”

商鞅哈哈大笑，扬鞭直指：“公孙贾么？只可惜你不配拿我。”

公孙贾咬牙切齿道：“商鞅国贼，人人得而诛之，公孙贾何以不配？”

“公孙贾，你逃刑残民，流言惑国，多年未得明正典刑。今日竟公然露面，在本君面前亵渎秦国法令，算你正刑之日到了也。”商鞅勒马当道，白衣飘飘，将士们看得一片肃然。

公孙贾嘶声大笑，一把扯下面具。那张丑陋可怖的脸使右将与骑士们一阵惊讶骚动，马队不由自主地沓沓后退几步，将公孙贾一个人撂在了商鞅对面。公孙贾全然不觉，摇着面具冷笑道：“商鞅，看看这

张脸，就知道公孙贾的仇恨何其深也。我恨不能杀你一万次！商鞅唯知刑治于人，最终却要被刑治，敢问商君作何感慨？”

“青史有鉴，刑刑不一。公孙贾犯法处刑，遗臭万年。商鞅为国赴死，千古不朽。不知燕雀鸿鹄之高下，公孙贾枉称饱学之士，端的无耻之尤！”

公孙贾大喝一声：“来人！将你送到牢狱，再与你理论不迟。拿下商鞅！”

三千马队的方阵一片肃静，无一人应声。公孙贾正在惊恐尴尬之际，商鞅突然间从高大神骏的赤风驹上飞身跃起，好似一只白色大鹏从天而降，将公孙贾从马上提起，向空中骤然推出。公孙贾身体方在空中展开，一道炫目的剑光已在空中绕成巨大的光环，只听一声惨叫，公孙贾的人头从空中滚落到右将马前。

商鞅平稳落地道：“请右将军将人犯首级交廷尉府，验明结案。”

马队方阵一片低声喝彩，哄嗡骚动。

商鞅转身，双手背后道：“将军，来。”

五　渭城白露秋萧萧

白雪见到深夜上山的荆南，什么都明白了。

荆南愤激地比划着吼叫着。白雪平静得出奇，没有问一句话，也没有说一句话。梅姑急得直哭，白雪却仿佛没有看见。最后，白雪挥挥手教梅姑领着荆南歇息去了，她自己关上了门，再也没有出来。她没有点灯，对着洒进屋中的月光，一直坐到东方发白。当她拉开房门的时候，平静的脸上甚至带着一丝微笑。可是，当她看见在院子里显然也站了一个晚上的荆南、梅姑和儿子时，仿佛感到了秋天的寒意，

不禁一阵颤抖。她走下台阶轻轻搂住儿子问：“子岭，你知道了？”儿子轻轻点头，庄重得大人一般：“母亲，我们一起去找父亲。”白雪轻抚着儿子的长发道：“傻话，娘自有安排。来，荆南、梅姑，你们过来，听我吩咐。”

在院中凉棚下四人坐定，白雪道：“我们只有半日时间。荆南、梅姑，你俩准备一番，立即带子岭到神农大山墨家总院去。这一点，他说得对。”

“子岭不去墨家！子岭要跟娘去找父亲！”儿子赳赳站起。

白雪微微一笑：“子岭，你也快长成大人了，再过几年就该行加冠大礼了，如何这般倔强？父亲和娘早就准备送你去墨家了，也非今日提及之事。父亲出点儿小事，就没有定力了？娘去安邑一趟，回头就来找你们，啊。”

子岭沉默了好一阵，终于点了点头。

“梅姑、荆南，先吃点饭，就收拾。”

梅姑拼命咬住颤抖的嘴唇跑开了。荆南拉起子岭比划了几下，两人也一起走了。白雪唤来两个仆人，吩咐他们立即准备马匹、收拾中饭，便回房收拾自己的行囊了。一个时辰后，白雪吩咐在院中摆上酒菜，四人聚饮。

“荆南、梅姑、子岭，我为你们三人饯行。来，干了。”白雪一饮而尽。

荆南举起沉甸甸的青铜酒爵，“咳”的一声，慨然饮干。

子岭望着母亲，仿佛一下子长大了：“娘，儿第一次饮酒，不想竟是为娘饯行。娘，一定回来找我，别忘了。”壮士般豪爽地饮干了一

爵。

白雪猛然转过了身去……良久回身笑道：“子岭，娘会来找你的，不会忘记的，啊。梅姑，好妹妹，你也饮了。”

梅姑颤抖着双手举起酒爵：“姐姐，我，饮了……”猛然干尽，却扑倒在地连连叩头放声大哭，“好姐姐，梅姑知道你，你，你不能去啊，不能……”

白雪搂住梅姑，拍着她的肩膀：“好妹妹，你是经过大事的，如何哭了？”

梅姑止住哭声，断然道：“姐姐，荆南护送子岭足矣。梅姑要跟着姐姐！”

白雪笑了：“好妹妹，莫小孩子一般，你还有许多事。看，我给你开了一个单，一件件办。我会回来的，啊。荆南，我知道你对梅姑的心意，本来上次你随他来，我就要说开的，惜乎错过了。你要好好待梅姑，记住了？”

荆南“咳”的一声，扑倒在地叩头不止……白雪又将梅姑拉到一边，低声叮嘱了一阵，梅姑终于点了点头。

饭后，白雪将三人送到山口，拿出一个包袱对子岭道：“好儿子，这是父亲和娘给你的。先由梅姨保管，到时候她会给你的，啊。”

“娘……”子岭郑重地跪在地上叩了三个头，“倘若能见父亲，告诉他，儿子以为父亲是天下第一等英雄……”

“子岭，好儿子！”白雪紧紧抱住儿子。

回到山庄，白雪吩咐两个仆人守住庄园，等候侯嬴前来。又做了一番细致的准备，暮色降临，她跨上那匹早已经准备好的塞外骏马，出了崤山向安邑飞驰而去。

安邑虽然不再是魏国国都，但商事传统依旧，昼夜不关城门。白雪四更时分到得安邑，进了城直奔白氏老府。侯嬴刚刚盘点完本月收支，准备休息，忽见白雪风尘仆仆而来，知道必有大事，连忙将白雪请到密室说话。白雪饮了两盅茶，一时不知从何说起，想想侯嬴也是商鞅好友故交，开门见山道："侯兄，鞅出事了。"侯嬴大惊："何事？"白雪平静地将荆南到崤山的事说了一遍："侯兄，我要去咸阳。静远山庄交给你了。"

对这位既是女主人又是好朋友的性情，侯嬴知之甚深，对白雪与商鞅的情意更是一清二楚，她越平静，内心的悲痛就越深，主意也就越坚定，劝告是没有用的。侯嬴略一思忖断然道："静远山庄先放下，我与你一起去咸阳。"白雪摇摇头。侯嬴慨然道："卫鞅也是我的好友，将我侯嬴当义士。朋友有难，岂可袖手旁观？姑娘莫得多言，我去准备。"说完大步出去了。

不消半个时辰，侯嬴备得一辆轻便的双马轺车前来，说白雪骑马时间太长了，执意要她乘车。白雪无暇争执，跳上轺车一试，果然轻灵自如，便不再说话。匆匆用过一餐，天亮时分，白雪轻车，侯嬴快马，出了安邑。行至城外岔道，白雪拱手道："侯兄请先行一步，我要到灵山一趟。"侯嬴看看晨雾笼罩的灵山，明白了白雪的心意，打马一鞭，飞驰而去。

灵山在安邑之南涑水河谷的北岸，是巫咸十峰中最为秀美的一座小山。松柏苍翠，山泉淙淙，终年长青，幽静异常。白雪将轺车停在山下石亭，步行登上了山腰。转过一个大弯，一座陵园赫然坐落在一片平坦的谷地里。

走进高大的石坊，一座大墓依山而立，墓石大字清晰可见——大魏丞相白圭夫妻合墓。白雪走到墓前跪倒，从随身皮囊中拿出一个精美的铜樽，樽盖弹开，将一樽清酒缓缓洒到墓前，深深九叩，泣不成声道："父亲母亲，这是女儿最后一次祭奠你们。岁月长长，秋风年年，女儿再也不能为父母扫墓祭拜了……女儿，要去找自己的归宿了。若人有生死轮回，女儿来生再侍奉父母了……父亲母亲，你们安息，女儿去了……"

倏忽间，一阵清风在墓前打着旋儿，绕着白雪依依不舍……白雪忍不住满腔痛楚，张开双手揽风扑倒，放声痛哭。

太阳爬上山巅，灵山的晨雾秋霜散了，洒满了柔柔的阳光。

白雪终于依依起身，头也不回地去了。

这时的咸阳，弥漫着一种莫名其妙的异常气氛。

嬴驷听了宫门右将的禀报，看了公孙贾的头颅，半天没有说话——商於郡守县令无一执行秘密君令，竟还发生了百姓聚众拥戴商鞅作乱；商鞅既逃，却又自动就缚，丝毫没有面见自己陈述冤情的请求；三千骑士在商鞅杀公孙贾时非但无动于衷，竟还喝彩庆幸……所有这些，都使嬴驷感到了非同寻常的压力，觉得对商鞅一定要谨慎处置，绝不能造次。

宣来长史，嬴驷连下三道紧急密令：第一，即刻将商鞅交廷尉府，秘密押送到云阳国狱，严禁私下刑讯。第二，不许对任何同情商鞅的臣民问罪，尤其是商於吏民。第三，公孙贾被杀事秘而不宣，立即将"公孙贾"交廷尉府以逃刑论罪"正法"，并通告朝野。这三道密令只宣到相关官署，不许通告国人。

嬴驷要稳住局面，只有先稳住局面，才能谈得上如何处置商鞅。否则，国狱里的商鞅还得放出来。而稳住局面的要害，就是绝不能触动对商鞅抱有同情的官员百姓，若以秦国新法的“连坐”论罪，无异于火上浇油，激起天怒人怨。只要官员百姓的同情不走到公然作乱的地步，就只能佯装不知。

但是，这三道密令一下，咸阳的世族元老却大为不满。他们为公孙贾被杀一片愤怒，更为不对“同谋叛逆”的商於官民治罪愤愤然。杜挚与甘龙密商一夜，同时开始了两方面动作。一是将商鞅被缉拿的消息广为散布，诱发乱势，使国君不得不依靠世族旧臣；二是联络世族元老聚会朝堂，请将商鞅及其党羽斩草除根。

商鞅被缉拿的消息一传开，立即激起了轩然大波。

在南山的荧玉听得惊讯，顿时昏了过去。悠悠醒来，本想告知母后与她同回咸阳救出商鞅，又恐母后愤激伤情撑持不住……愣怔良久，抛下几个堪舆方士，孤身连夜赶回了咸阳。

荧玉直冲深宫，却被宫门右将带一排甲士拦住。

“如何？连我也要杀了么？”荧玉冷笑。

“禀报公主，国君严令，唯独不许公主进宫。”右将拦在当道。

荧玉愤然大叫：“嬴驷！你如此卑鄙，何以为君？！”疯了般突然夺过右将手中长剑，挥剑向里冲去。右将一声尖吼，挺胸挡在中央。训练有素的一排甲士迅疾地锵然伸出长矛，架在右将与荧玉之间。荧玉本来在流产后身体尚未完全康复，此刻悲愤难抑，大叫一声，喷出一口鲜血，一头栽倒在白玉阶上，头上冒出汩汩鲜血……

甲士惊慌大乱，右将连忙抱起公主登上轺车，直驶太医院。太医连忙抢救。荧玉醒来睁开眼睛，却奋力站起，踉踉跄跄地冲了出去。

太医令吓得大叫：“车！快！车！”

一名甲士迅速赶来一辆轺车，将荧玉扶上车：“公主去哪里？我来驾车！”

荧玉伸手一指：“走！嬴虔府……”

嬴虔正在荒芜的后圆山亭下独自饮酒，默默沉思。多年闭门不出，他已经习惯了每天在这荒草丛生的院子里枯坐，许多时候能从天黑坐到天亮，天亮坐到天黑，有时思绪纷飞，有时甚也不想，就那样木然枯坐，犹如一座黑色石雕。秦孝公的病逝，终于使他结束了漫长的等待，看到了冷酷无情的商鞅下狱。按照他的预想，他不准备出面，只准备隐藏在背后谋划。因为他的目标很简单——公开处死薄情寡义的商鞅，一雪心头屈辱仇恨。其余的事，随遇而安，想不了那么多了。

可是，新君嬴驷突然间秘密造访，使嬴虔一下子看到了更为深远的东西，潜藏在心底深处的另一套谋划不可遏止地涌流出来。以此谋划既给了嬴驷强有力的支撑，也使他有了补偿自己命运的希望——与嬴驷结盟，除掉商鞅，铲除世族，称霸天下，完成秦国第二步大业。

嬴虔本是雄心勃勃的国家栋梁，当年与孝公商鞅同心变法，大刀阔斧地为商鞅扫清道路，毫无怨言地将左庶长大权与兵权一起让给了商鞅。在嬴虔内心，他也要做秦国强大的功臣，愿以老秦人特有的忠诚热血，辅助自己的弟弟与商鞅。他在军队与公族中的威望，与他出类拔萃的猛将天赋，都使他成为秦国不可或缺的基石人物。他万万没有想到，商鞅会对他施加屈辱的酷刑——割掉了他的鼻子，使他成为永远垂着面纱的怪物。他冷静沉思了多年，始终对商鞅的做法不能理解，不能原谅，不能饶恕。虽然他是首席的太子左傅，但谁都知道那是为了让出左庶长位置而给他的“清爵”。更重要的是，他对甘龙公孙贾的蔑视遏制甚或是威慑，更是商鞅与朝野清楚的。太子犯法，处置

公孙贾天经地义，因为他是名副其实的太子老师，而且确实是给太子灌输复古王道的世族老朽。将嬴虔从“太子事件”中排除，几乎是任何人无可非议的。只要商鞅出面讲清楚，国人无怨，新法无损，弟弟嬴渠梁更不会异想天开地坚持刑治于他。然则商鞅偏偏以稳定国人、刑名相合为理由，坚持将他与公孙贾这样的佞臣并列，使他蒙受了终生无法消解的奇耻大辱。

以嬴虔的暴烈禀性与雄猛武功，加上对他忠心无二的一批老秦死士，暗杀商鞅绝非难事。然则，嬴虔毕竟是个看重大局的人，他知道秦国变法是不可逆转的潮流，自己纵然有满腔冤仇，也不能在秦国最需要商鞅的时候寻仇生乱。他是公族嫡系，秦国的兴衰荣辱，就是嬴氏的兴衰荣辱，他如何能做嬴秦公族的千古罪人?

如今，孝公死了，秦国的变法成就了，秦国的根基稳固了，商鞅的使命也完成了，该清算的仇恨也到时候了。可是，要将三大难题即除掉商鞅、铲除世族、推进霸业全部圆满解决，需要十分的谨慎，需要高明的谋略。在这一方面，他极赞赏嬴驷，做得很到火候。最近这三道密令就稳妥周密之极，与他的想法完全暗合。这几日，世族元老们沉不住气了，出来走动了，散布消息，联络贵胄，一片兴奋忙碌。嬴虔相信这个侄儿心中是清楚的，这时一定要稳住心神，将计就计——世族元老的愤然躁动，对民众同情商鞅是一种制衡；民众的愤然怒火，又是将来铲除世族的理由；利用世族元老层的压力除掉商鞅，再用民众的压力铲除世族。这就是嬴虔与嬴驷胸有胜算的奥妙所在。

纷至沓来的思绪，在黑色石雕般的心海中汹涌澎湃……

突然，前院传来急迫的脚步声与愤激的喊声：“谁敢拦我，剑下立死！”

女人声音?谁有如此胆量?对了，荧玉。

仆人跌跌撞撞跑进来：“公子，不好了！公主闯进来了，拦，拦不住！”

“谁教你等拦了？公主是我妹妹，不知道么？”嬴虔冷冷训斥。

话音落点，头上包扎着白布的荧玉，发疯一般地冲了进来，手中长剑直指山上石亭：“大哥！我，我现下还可以叫你大哥。你说，你们为何抓了商君？为何？”

嬴虔没有说话，走下石亭站在荒草丛中：“小妹，应该由国君来回答你。”

“嬴驷？他不敢见我！”荧玉声色俱厉。

“那么我告诉你，有人具名告发商鞅，蛊惑庶民，谋逆作乱。”

“一派胡言！商鞅谋反，还有你等的今天？一不要自立，二不要大军，三不要封邑，四还要退隐，这样人如何谋逆？鬼话，骗得了何人！”荧玉气愤得嘴唇发紫，浑身哆嗦。

嬴虔沉默良久：“小妹，你生于公室，当知一句老话：斯人无罪，怀璧其罪。不要闹了，没用。”

“好！你说得好。斯人无罪，怀璧其罪？啊哈哈……”荧玉大笑间猛然咬牙切齿，“嬴虔，我知道你是后盾。没有你，嬴驷不敢颠倒乾坤！对么？你说！”

嬴虔像一尊石雕，死死地沉默着。

荧玉大步上前，猛然一把扯下他的面纱——二十年来，嬴虔那张被割掉鼻子的狰狞变形的脸第一次显露出来：“教世人看看，你的心和脸一般邪恶！”

嬴虔纹丝未动，冷冷道：“这张脸，就是你要的答案。”

“啪——”荧玉猛然扬手，狠狠打了嬴虔一个响亮的耳光。

嬴虔依旧默默站着，石雕般木然。

荧玉眼中涌出两行清泪，一声尖叫，转身头也不回地跑了。

又闻脚步匆匆，却是家老来到后园禀报：国君派内侍传命，请嬴虔立即进宫。

嬴虔未及多想，登上内侍的垂帘篷车就走了。到得宫中，方知是六国特使不约而同地赶到了咸阳，强烈敦促秦国杀掉商鞅以泄天下公愤。嬴驷感到受制于六国而为，未免屈辱，征询伯父，此事当如何处置？嬴虔略一思忖，敏锐捕捉到了其中价值，与嬴驷一阵低语。嬴驷恍然大悟，立即下书，明日举行朝会，公议紧急大事。

次日清晨，咸阳宫的正殿举行嬴驷即位以来的第一次朝会。几乎所有有资格走进这座大殿的文武臣僚都来了，最显眼的是世族元老和公室旁支大臣们也都来了。老太师甘龙、太庙令杜挚、咸阳孟坼、白缙、西乞弧等多年称病不朝的老臣，整整齐齐全到了。唯有真正的元老重臣嬴虔没有来，传出的消息说是病了。在权力结构中举足轻重的郡守县令，也是一个未到，就连位置最重要的咸阳令王轼也没能出来。明眼人一看就知道，商鞅的力量几乎全部被排除了。另外一个引人注目处，在黑色的秦国臣子群中，陆续夹杂了几位锦衣华服趾高气扬的外国人，他们就是紧急赶赴秦国的六国特使。秦国传统，向来不在朝臣议事时会见使者。今日朝会，六国特使竟一下子全来了，不能不说是一桩怪异之事，一时间惹来议论纷纷。

正在内侍高宣秦公驾到、群臣噤声的时刻，殿外疾步匆匆，国尉车英戎装甲胄大步进殿，径自昂然坐在了武臣首位。殿中大员们不禁

侧目，惊讶这远在北地郡的车英如何恰恰在此时赶回？他一来，孟西白等将军的分量岂不顿时减弱？谁知参拜大礼刚刚行完，两名护卫军吏竟然抬着一张竹榻进了大殿，众人一看，又是上大夫景监来了。他奋然下榻，坐到了仅仅在老太师甘龙之下的第二位。

嬴驷平静如常，关切笑道："上大夫，病体康复了？"

"臣病体事小，秦国命运事大。臣，不敢不来。"景监面色苍白地喘息着。

"国尉，何时还都？"嬴驷同样的微笑。

"臣方才赶回。北地郡战事，臣已安排妥当。"车英没有说破北地郡本无战事。

嬴驷没有再问，肃然正色道："本公即位，尚未朝会。今日首朝，一则与诸位臣工相见，二则接受六国特使国书。因郡守县令未到咸阳，今日朝会不议国事。"

司礼大臣高宣："六国特使递交国书，魏国——"

红色官服的魏国特使站起上前，深深一躬："外臣惠施，参见秦公！"将一卷国书交到司礼大臣手中，转递到嬴驷案头。

嬴驷笑道："惠施乃名家大师，今入秦国，何以教本公？"

惠施高声道："一则，本使代魏王恭贺秦公即位大喜。二则，本使代转魏王之言，魏国朝野请秦国杀商鞅以谢天下！否则，六国结盟，秦国将自食其果。"

其他五国使者异口同声："我国皆然！杀商鞅以谢天下！"

嬴驷脸色阴沉，尚未开口，国尉车英霍然站起戟指怒斥：“六国使者何其猖狂？竟敢公然干我国政！还当今日秦国做二十年前之秦国么？老秦人一腔热血，十万锐士，怕甚六国结盟！请国公下令，赶出六国使者！”

太庙令杜挚却站了出来：“臣启国公，六国之言，大可不睬。然则商鞅之罪，不可不论。日前商鞅服法之际，尚大逆无道，竟在军前公然诛杀元老大臣公孙贾。此等淫威，千古罕见！领军将官纵容首逆，三千骑士坐视滥杀，实为情理难容。臣请论商鞅斩刑。领军将官并旁观骑士一体连坐！”

此言一出，另开话题，殿中顿时哗然。白缙站起高声道：“商鞅谋逆作乱于商於，滥杀世族于变法，开千古暴政之先河。不杀商鞅，天理何在！”

老态龙钟的甘龙颤巍巍站了起来，大有劫后余生的悲愤之相，他艰难地躬身作礼，突然放声痛哭，嘶哑苍老的嗓子在殿中凄惨地飘荡着。嬴驷不悦道：“老太师有话便说，何以如此失态？”甘龙骤然收住哭声道：“臣启国公，商鞅有十大不赦之罪，当处极刑也！”

“请老太师昭告天下！”元老大臣一片呼喊。

甘龙感慨唏嘘，字斟句酌，分外庄重：“其一，谋逆作乱；其二，蛊惑民心；其三，玷污王道；其四，暴政虐民；其五，刑及公室贵族，动摇国脉根基；其六，无视先君，欺凌国公；其七，任用私人，结党乱政；其八，军前私刑，蔑视国法；其九，私调大军，威胁咸阳；其十，重婚公主，玷污王室。有此十恶不赦，岂容此等人于天地间招摇过市！”

殿中一片沉寂。这些匪夷所思的罪名将所有人都惊呆了，连世族元老们也是惊骇莫名。他们将商鞅恨得咬牙切齿，偏是找不出商鞅罪

名，一个“谋逆”也是睁硬眼睛生生咬下去的，连他们自己也觉得经不起认真追究。可是，素来以“大儒”自诩的老甘龙竟然一口气数出商鞅的“十大罪状”，除了“谋逆作乱”一条在意料中外，其余罪状竟还真像那么回事儿，从施政到治学，从变法到用人，从公务到私情，无一遗漏的都是不赦之罪。最令人匪夷所思的是“重婚公主，玷污王室”一条，一下子就将商鞅打为卑鄙龌龊的宵小之徒，竟还真是似无若有，令人心惊肉跳。

此等罗织之能当真是老辣，大殿中所有人的脊梁骨都顿时感到一阵冰凉。

魏国特使惠施原本是名家(注)名士，颇具书生气，遇上能将“白”说成“黑”的能士，就不由自主地兴味盎然，要和对方较劲。当初惠施说“马有三耳”，能者大哗，惠施竟和这些人论战了三天三夜。“白马非马”、“鸡三足”的命题也一气被激发了出来。今日做特使来到秦国，竟然在朝会上遇见了如此特异老能，顿时兴致勃发，竟忘记了自己的使命，跨步上前拱手道：“请教前辈，在下以为，重婚非婚，不当做罪。何也？婚为一，重婚为另一，重婚与婚，婚与重婚，本为两端，名实相异。故重婚非婚，有婚非重，重则非婚。前辈以为然否？”

甘龙正在沉迷地品尝“十大罪状”的惊人效果，自感块垒稍消，通身舒坦得难以言喻。不想眼前突然冒出一个红衫胖子，满口绕辞使人茫然如堕云雾。甘龙讲究儒家正道，素来不苟言笑，眼见此人伶牙俐齿，语速飞快，一连串的拗口突兀之辞，直如市井之徒，不由怒气攻心，愤然大喝：“竖子何许人也？竟敢搅闹国事？！”

“前辈差矣。竖子非人，人非竖子，竖子与人，焉能并称？如同国事非事，事非国事。亦如前辈非人，人非前辈。名实不清，焉得论理？然否？”惠施认真应对，全然不以为忤，与甘龙的愤激恰成滑稽对照。

肃杀的殿堂突然爆发出哄然大笑，深居简出的元老们笑得最为畅快。

甘龙气得浑身哆嗦，闷哼一声，喷出一口鲜血，颓然倒在了太师席上。

殿堂顿时骚动。有人拥上去呼喊拍打老太师，有人高喊太医，有人怒斥惠施，有人笑犹未尽连连咳嗽……唯有嬴驷平静淡漠得没有看见一般，大袖一挥："散去朝会。"起身径自去了。车英走到景监面前低语几句，扶起景监出了大殿，登车直驶商君府。

昔日车马穿梭的商君府一片清冷萧瑟，门前空旷无人，院中黄叶飘零，秋风吹过，倍显凄伤。走进第三进，景监车英二人顿时愣怔——庭院中跪满了仆人侍女，人人饮泣，个个憔悴。

"家老，缘何如此？"景监急问。

"上大夫！国尉……"老总管一见二人，悲从中来，老泪纵横，泣不成声。

车英忙问荧玉的贴身侍女。侍女哭诉说，公主将自己关在寝室已经两夜三天了，不许任何人进去……车英大急，疾步上前拍门："公主，我乃车英，快开门！"

屋中悄无声息。"车英，撞门！"景监话音落点，车英肩膀猛力一撞，门闩咣当断开。两人冲进寝室，顿时惊得目瞪口呆——一个白发如雪的红衣女子石人一般跪坐着，面前墙上挂着一幅大大的商君的木炭画像。

"公主……"车英哭喊一声，跪到荧玉面前。美丽的荧玉公主已经枯瘦如柴，空洞干枯的眼睛大大地睁着，雪白的散发覆盖着苍白的面

容，气息奄奄，行将自殁……车英猛然抱起公主向外就走。景监急道：“车英，去我家！”

到得景监家中，明朗善良的令狐一见荧玉的惨烈之相，顿时悲声大放。景监忙吩咐十余岁的女儿给荧玉炖了一鼎浓浓的羊羹。令狐强忍悲伤，亲自给荧玉一勺一勺喂下，又守在榻前看着荧玉昏昏睡去。景监和车英泪眼相对，商议如何安置荧玉？车英说，送到南山老太后那里去养息。景监说那不行，非但要送了老太后的命，连公主也保不住。最后，俩人商定相机探监，征询商君主意。

次日清晨，荧玉终于醒来了，第一句话就是：“云阳国狱……我，要见他……”

景监二话没说，教车英和妻子令狐守着公主，自己匆匆到宫中去了。嬴驷没有阻拦，而且教景监给商君带去了两坛他最喜欢的赵酒，同时命景监责令狱吏善待商君，否则杀无赦。景监回到府中，和车英准备了一番，便要出发。令狐却坚持要亲自看护荧玉，景监想了想，便教妻子和荧玉同坐了那辆垂帘篷车。车英见景监病体衰弱，坚持教景监乘坐轺车，他自己带领二十名骑士护卫。

出得咸阳北门，上了高高的咸阳北阪，向西北官道行得百余里，进入了泾水中游的山地，便见遥遥青山下一座奇特的城堡。这就是天下闻名的云阳国狱。

这里有一条小河流，从东北深山流来，曲曲折折飘若柔云，老百姓叫它云溪。云溪在中山流入泾水，与泾水形成一个夹角地带，水草丰茂，林木葱茏。夹角云溪的北岸有一个老秦人的农牧部族，官府命名此地为云阳(注)。秦献公时，都城栎阳太小，不宜建造牢狱，秦人的半个关中又面临魏国强大的军事压力，关押罪犯也有危险。建造在陇西后方倒是安全，却又距离都城太远，给执法带来很大不便。几经查勘，堪舆家选中了距离栎阳二百多里的泾水山区。这里距离关中平原

很近，虽非南山那样的崇山峻岭，却也是黄土地带罕见的一片岩石山区，地形险要，易于看守关押。堪舆家们说，云阳山势威峻，水流凛冽，暗合法刑肃杀之秋德，宜于建造牢狱。于是，三年之后这里有了一座远离人烟的小城堡，又有了一座小军营。那时，犯人大多罚为各种苦役（包括军队中的苦力和官署中的低等仆役），需要关押的很少，大都是官员、世族、国人、士子等有身份地位的罪犯。牢狱本身不需要很大，却要求坚固险峻，能够有效防止劫狱。所以，秦国只有这一座监狱——云阳国狱。除了管理牢狱的一百多名狱吏狱卒，牢狱外的峡谷出口，还有一个千夫长率领的五百名甲士经年驻守。这支军马很特异，名义隶属廷尉府，但却只听国君号令。没有国君令箭，任何人都不能进入国狱，甚至包括了法政大臣廷尉。

车英前行，到得小军营前向千夫长出示了嬴驷的令箭。一行车马便穿过营地中间的车道，驶到了城堡门前。这座城堡没有任何标志，箭楼极高而窄小异常，城墙全部用青色岩石砌成，闪着青森森的石光。门前没有任何岗哨守护，石门紧紧关闭，就像一座废弃的古堡。

军营千夫长已经随后赶到，向高高的小箭楼“嗖”地射上一支响箭。

小箭楼的望孔中探出一个半身人头，高喝：“出示令箭——”

车英举起黑色令箭，一扬手“嗖”地飞向了望孔。半身人准确地一把抓住。有顷，厚重的城门轧轧启动，只开了仅容一人侧身通行的一道细缝。景监吩咐令狐背起公主，三名卫士拿了酒坛，车英抱了一只木箱，一行小心翼翼地通过了狭窄的门缝。

刚刚进去，身后硕大的石门就轧轧关闭了。

城堡中没有阳光，幽暗一片。一个狱吏迎了上来，恭谨地问了各人官职姓名与探视何人等。听说是探视商君，立即命两名狱卒用软架

抬了公主，将三人曲曲折折地领到城堡最深处的一座独立石屋前。打开门进去，一股潮湿的霉味儿扑鼻冲来，景监呛得连连咳嗽。又走过长长的幽暗甬道，才依稀看见粗大的铁栅栏。

“景监！”铁栅栏中传来熟悉的声音和一阵当啷啷的铁链声。

“商君！”景监车英喊出一声，顿时泪如泉涌。

狱吏打开铁栅栏，向众人一躬，悄悄地出去了。

短短一个月，商鞅的胡须已经连鬓而起，瘦削苍白，除了那双锐利明亮的眼睛，教人简直不敢相认。商鞅看见被抬进来的白发妻子，俯身端详，惊得半天说不出话来，眼中泪水只是扑簌簌地涌流……此情此景，无须解释，屋中人尽皆抽泣哽咽。

昏迷的荧玉睁开了眼睛，看着眼前熟悉而陌生的脸庞，伸出颤抖的双手轻轻抚着商鞅的面颊：“夫君……苦，苦了你啊！荧玉无能，生为公主，连自己的夫君，都救不了……”一口气噎住，又昏了过去。

商鞅大急，铁链一扬，“锵”的一声将一只酒坛的脖颈齐齐切断，双手抱起酒坛咕咚咚猛喝一阵，顿时面色涨红。他将荧玉的身体平放在草席上，轻声道：“你等在门外稍待，我要救她，不能分神。”景监三人退到门外甬道，却都紧张地望着牢房内不敢出声。

幽暗之中，依稀可见商鞅轻轻松开荧玉的裙带，盘坐在三尺开外，两手平推而出，一片隐隐白气便覆盖了荧玉全身。白气渐渐变浓，荧玉脸上变红泛出细汗。商鞅又将荧玉两脚搁在自己腿上，两掌贴住她的两只脚心。片刻之间，荧玉头上冒出一股隐隐可见的黑气，渐渐地越来越淡……商鞅头上大汗淋漓，顾不得擦拭，又退出两三尺外，长嘘一声，平静地遥遥抚摩荧玉全身。仿佛有一种轻柔超然而又

具有渗透性的物事进入荧玉体内，她面色渐渐红润了，脸上犹如婴儿般恬淡，显然是深深地睡去了。

商鞅闭目喘息，脸上红潮退尽，苍白得虚脱了一般，片刻养神后，向门外轻声道：“进来吧。”三人小心翼翼地走了进来，关切地看着地上的荧玉。商鞅疲惫地笑了：“没事了。她是急愁苦哀攻心，方才已经快要疯了……我用老师的昏眠秘术，总算将她救了过来。她大约一个月后才能完全清醒……令狐妹妹，你现下将她抬到院中，找块太阳地让她暖睡。”

令狐哽咽着答应一声，叫来两名狱卒用软架抬出荧玉。狱吏将她们领到唯一的一块阳光角落，还拿来一床干净的丝绵被。令狐给荧玉盖上，守在旁边哭得泪人一般。

牢房内车英问：“商君，公主该当到何处养息？”

商鞅道：“荧玉之根本是养息心神，淡出悲伤。唯有玄奇能帮助荧玉养心。想办法送到玄奇那里去。日后转告荧玉：不要自责，鞅很高兴自己的生命彻底融进了秦国；如果她是我，她也会如此的。”

车英、景监粗重地一声叹息，只有含泪点头。

“景监、车英，我们三人从变法开始就是一体，情逾同胞手足。你俩谨记，至少两年内不能辞官。维护新法，新君还要借重你们。”商鞅分外清醒，似乎方才什么事情也没有发生。

景监面色更加苍白了：“商君被拿之日，景监已经心灰意冷，决意退隐。然商君如此叮嘱，景监自当为维护新法撑持下去。”

车英愤愤然道：“为拿商君，国君煞费苦心。软禁王轼，支开公主，困住上大夫，虚假军情调我离都。前日朝会，又装聋作哑，纵容

六国特使。凡此种种，令人寒心，车英实在无心做官……商君此情此景，尚全力维护新法大局，车英亦当与上大夫共同撑持！”

见商鞅目询，景监将前日朝会的情景说了一番。商鞅思忖点头道：“新君有他的成算预谋。他是有意教六国特使施加压力，便于对我处置。将来一旦腾出手来，他就会以‘六国合谋，逼杀商鞅’为由，对东方师出有名。莫得担心，国君对山东六国绝不会手软，对世族元老也绝不会留情。他要的，只是我的生命而已，岂有他哉！”

景监道：“……甘龙被惠施气得吐血，他竟不闻不问。”

车英道：“虽则如此，也忒过阴险歹毒，难成大器。”

商鞅笑了：“车英啊，权力功业如战场，历来不以德行操守论人。我也说过，大仁不仁。只要他坚持新法、铲除世族、使秦大出，就有大德大操。”景监慨然叹息：“商君胸襟，河海浩浩，慷慨赴难，天下何堪？”

“别如此说了。”商鞅自嘲地笑了，“鞅也是为了名节大业。设若新法失败，鞅还有几多价值？老甘龙肯定要恶狠狠说，以身沽名，心逆而险。”商鞅不禁一阵大笑。

景监车英也禁不住笑了起来。

商鞅恍然道：“车英啊，我等在河西收回的那把蚩尤天月剑，荆南不用了，还在我府中。荧玉醒来后你取将出来，还给嬴虔，那剑对他还是有大用场。”

“好。”车英答应了。景监肃然拱手道：“商君，有件事瞒了你十余年，今日景监直言，

望能首肯。" 商鞅释然笑道："瞒便瞒了，何须每件事都教我知晓？"景监道："二十三年前，自我任商君领书，便与书吏们辑录商君

治国言论，整理成篇，分类抄写。至去年共得二十四章，分五十卷誊清在羊皮纸上。今日带来，请商君浏览斧正，以使商君之学流传后世。"说罢，打开带来的木箱，拿出一卷卷捆扎整齐的羊皮大书。

商鞅一阵惊愣，又深深感动了。要知道，自辞官不成大难不免，商鞅最感痛心的憾事，就是无法继续完成只写了三五篇的法家大著。听景监一说，连忙打开景监递过的目录卷，一眼看去，整整齐齐二十四章：

更法第一　垦令第二　去强第三　说民第四

算地第五　开塞第六　壹言第七　错法第八

战法第九　立本第十　兵守十一　靳令十二

修权十三　徕民十四　刑约十五　画策十六

境内十七　弱民十八　御盗十九　外内二十

君臣二一　禁使二二　慎法二三　定分二四

商鞅深深一躬："景兄苦心大德，了却鞅一大心志，鞅此生无憾矣！"

景监连忙扶住商鞅："分内之事。还请商君过目斧正。"

商鞅笑道："很好了。再加上我写的那几篇，农战、赏刑、六法，就是二十七章。那几章荧玉收藏着，找她拿出来补上吧……我可能没有时间逐一订正了，景兄相机斟酌吧。"

景监含泪道："此书就叫《商君书》，商君以为如何？"

商鞅点头微笑：“来，我三人共干一碗，以示庆贺！”

车英提起酒坛斟满三个大陶碗，三人举碗相碰，一饮而尽。

天色将晚，景监车英方才依依不舍地含泪离开。出得国狱，与令狐商量，公主不能再回咸阳，否则触景生情，她会再次发生危险。于是议定由车英带领十名卫士，直接护送公主去陈仓河谷找玄奇。令狐坚持要护持公主同去，车英却担心景监病体，再三劝住令狐。两队人马在暮色中分道扬镳，景监夫妇向了东南，车英一队向了西南。

这天，咸阳城发生了惊人的事件，国人聚众数万，在咸阳宫广场为商君请命。关中百姓也陆续拥来咸阳，请命人海不断扩大，官府束手无策。

入夜，嬴驷来到咸阳宫最高的望楼上向广场瞭望。但见朦胧月色中，万千人头涌动，哄哄嗡嗡的人声犹如隐隐海潮。请命的白色大布仿佛黑色人海中一片片白帆，招摇飞动。时而有人愤激地高声陈情，不断引来阵阵高呼，“为商君请命！”“还我商君！”“变法无罪！”的呼声此起彼伏……如此声势的庶民请命，在战国以来还从未有过。嬴驷倒没有惊慌恐惧，但却实实在在地感到了棘手。原先的三道密令，为的就是稳住民心，谁想还是引来了如此声势浩浩的国人请命，真有些不可思议。嬴驷相信，除了商君功业威望的感召，这里一定还有一种力量在蓄意煽动推波助澜。这种力量不是别的，一定是世族元老和六国间人，他们明里坚请杀商鞅以谢天下，暗里却传播流言，鼓动庶民请命，希望秦国彻底大乱。六国企盼秦国大乱进而瓜分之，世族企图借此证实新法易于威胁公室，进而一举恢复旧制。民众力量，只不过是他们的一枚棋子而已。这就是国政战场。嬴驷公室、世族元老、六国外力，三方角逐，就看谁能踏稳民众这块基石。

嬴驷公室将来要借助民众压力，彻底铲除世族根基，就绝不能直接开罪于老秦国人。然则，目前却因要处置商鞅，却与自己的长远基

石——民众发生龃龉；同样因要除掉商鞅，又不得不与自己的两大死敌——世族元老和六国外力结成暂时同盟。一个商鞅横在中间，利害冲突顿时复杂起来。当此之时，动用铁骑甲士对付庶民请命，是最愚蠢的，也是山东六国与秦国世族最希望看到的。那样一来，无疑会使秦国崩溃。老秦人朴实憨猛，极重恩义。尽管商鞅也刑杀了许多庶民，但商鞅变法给了他们实实在在的丰厚好处，民众就死心塌地地拥戴他，甚至不惜跟着他造反。如此国人民心，要用流血威胁他们，无异于抱薪救火。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惧之？嬴驷对这一点看得很清楚，压根儿就没有下硬手的打算。可是，对这种声势的请命听之任之，则同样不可收拾。

投鼠而忌器。事情的棘手正在这里。

观望思忖良久，嬴驷猛然心头一亮，匆匆下得瞭望楼，乘坐密帘篷车从后门出宫，直驶学人名士居住的东区。

中夜时分，一辆轺车辚辚驶进宫前广场。请命百姓以为来了国君特使，顿时从朦胧中醒来，一片哗然鼓噪，大片火把围了过来。却见轺车上走下一个布衣竹冠三绺长须的士子，他只身登上大殿前高高的白玉台阶，向广场民众高声道："父老兄弟姐妹们，听我说几句实在话……"

"你是何人？"火把下有人高声喊问。

布衣长须者高声回答："我乃云阳赵良，刚刚从齐国稷下学宫归来。"

"你是奉命来的么？"又有火把摇晃。

"父老兄弟姐妹们，尽人皆知，秦赵同宗，我赵良是老秦人！我并非奉国君之命而来，我是刚刚从临淄归来，惊闻国人举动，特意来说

一番自己的心里话。父老们教说则说，不教说我则不说。”赵良极为诚恳。

“请先生说！”

“对！赵氏兄弟是秦国名士，有见识！”两个老人高声答应。

众人晃动着火把呼应：“先生请说。”

赵良向台下人海遥遥拱手：“父老们，兄弟们，姐妹们，商君蒙难，举国痛心，此情此理，朝野尽知。为商君请命，也是我老秦国人之良知。然则，父老兄弟姐妹们须得明白，商君之难，天命所系，实非人力所能挽回。商君变法，使秦国富强而六国震恐。我在齐国已经知道，六国于先君新逝之际，以联兵攻秦为胁迫，请杀商君。以秦国之力，目下尚不足以战胜六国联军。当此之时，商君主动请狱，国君不得已而为之！赵良听得消息，唯恐国人鲁莽请命，国中生乱，使六国有可乘之机，忙日夜兼程赶回，不想果然遭遇此等乱事。幸得秦公英明，知我国人赤心，没有派兵刑治。赵良劝父老们回去，成全商君苦心，全力耕战，奉行新法。他日秦国强大时发兵山东，为商君复仇！昭昭此心，人神共鉴……”赵良慷慨唏嘘，说得痛心疾首。

一番话入情入理，广场上顿时默然沉寂。

老秦人生性宽厚憨直，觉得此人不像诓骗，相互观望着，希望听到有见识者评判的声音。一个人高声道：“就说嘛，国君岂能忘恩负义？”“有道理。不过还是不能杀商君。”又有人高喊。“不对！”一个中年人高声道，“赵良兄弟赵亢被商君处死，焉知他不是诓骗国人？”“对！有理！赵良，你做何说？！”一片呼喊之声。

赵良双手一拱慷慨激昂道：“父老兄弟姐妹们，问得好！赵良胞弟的确被商君处死。然则，那是赵亢身为县令触犯新法所致，赵良若记

恨于商君，岂非枉为天下名士？此点商君亦曾问过赵良，赵良之回答与今日一般无二！父老们谓予不信，请与我同赴国狱，请商君作证如何？”

又是全场默然。一个白发老人高声道：“老夫之见，先生乃真心实言，国人当三思而行。众位以为如何？”

“有理！聚在这里使国君难堪，我等回家！”有人呼应。

“回家！谁要杀商君，回来与他们拼了！”

……

渐渐地，一片汪洋人海消退了，火把像小溪一样流向街巷，流出城外。

宫中瞭望楼上的嬴驷长长地松了一口气。

六　本色极身唯忧国

国人请命的怒潮退去了，赵良被嬴驷拜为客卿。

客卿，是战国时任用名士的传统序曲。客卿本身无执掌，爵位也是中等，但其弹性却很大，实际上是一种试用方式。商鞅入秦初期也做过客卿。赵良明白这一点，心中很是满意。秦国正在微妙处，这时候若让他执掌重任，他还真有些拿捏不定，做客卿正好，既无实际职责，又有展示斡旋才干的天地。

赵良自己没有想到的是，他的宫前游说骤然升为客卿，已经引起了各方的密切关注，尤其是世族元老们大感兴趣。甘龙本以“儒家大师”自诩，知道赵良也是儒家名士，自然引为同道。凡是儒家，都是法家的对手，这一点没有人不知道。国君在危难之时起用了儒家名士，

这本身就是一个信号，世族元老们大为兴奋。谁说儒家无用？这不是解决了最为棘手的难题么？秦国将来的事情，还得世族元老与儒家来解决。

甘龙立即派杜挚出面，约请赵良到太庙官署“赐教点惑”。

赵良闻言，心中说不出的欣慰，连甘龙杜挚这样的世族望家都要请他“赐教点惑”，足以说明他已经在秦国一举成名了。举目四望，秦国已经是人才凋敝，世族元老们气息奄奄，商鞅法家们流水落花，理国栋梁，舍我其谁？当此之时，不能冷落了这些世族老臣，他们的支持也是很要紧也。商鞅不正是因为开罪于世族，才落得如此下场么？此乃前车之鉴。心念及此，赵良欣然答应。

初更时分，赵良崭新的青铜轺车驶到了太庙石坊前的松柏林中。杜挚已经在石坊前恭候了。这太庙本不是寻常官吏能随意来的，杜挚之所以将会面选在这里，一则是甘龙指定；二则是太庙前院是他处置公务的官署，不是供奉重地，确实有小宴议事的地方；三则也借以显示这次会面的神圣。

赵良被杜挚热情恭谨地领进石坊时，不由对庄严肃穆的太庙大殿深深一躬。

两人刚刚坐定，老太师甘龙被两个素衣侍女搀扶了进来，龙钟喘息之态，使赵良大感风烛残年的凄凉，同时也深为惊讶——这个看起来一阵大风都能吹倒的老人，白发皓首，步履蹒跚，却竟能屡经大难而不死，当真令人不可思议。那天当殿吐血昏迷，连太医救护都没有，臣僚们都以为老太师要寿终正寝了，可他依然挺了过来，仿佛永远死不了一般。

“云阳赵良，参见老太师。”赵良毕恭毕敬。

甘龙喘息着："请，客卿入座。阁下，英年有为，可喜可贺也。"

"赵良晚生后辈，何敢当老太师赞誉？"

"非也，非也。"甘龙摇头笑道，"客卿大才槃槃，国之大幸也。太庙令，你我今日，可是要请客卿赐教点惑了也。"

杜挚已经趁此安排好酒菜，将大门关上，转过身来刚刚入座，闻言拱手笑道："老太师之言甚是，我等当聆听客卿高论。老太师，你我先敬客卿一爵。"

"甚是。"甘龙举爵小饮一口，"老夫，很想聆听，客卿对当今国事之高论。"

杜挚却是一饮而尽："老太师之言甚是。杜挚亦想聆听高论。"

赵良受到两位世族元老的恭维，意气风发，大饮一爵，慨然拱手道："多蒙老太师、太庙令奖掖，赵良愧不敢当。要说秦国大势，赵良亦是管中窥豹，一斑之见也。赵良以为，如何处置商鞅，乃目下国政之焦点。国君既有除掉商鞅之意，又有恐惧国人之心。良虽说退庶民请命，然却不能安国君之心。良窃以为，目下之要，在于安定君心，促使国君断然除掉商鞅，而后方能言他！唯其如此，世族元老不宜在国人中搅和，而应竭尽全力促使国君决意定策。不积跬步，无以致千里。远图必得有章。不知两位前辈以为然否？"

"好！有见识，与老太师不谋而合！"杜挚拍案激赏。

甘龙摇头嘎嘎长笑："老夫何有此等见识？太庙令休得掠人之美也。另则，世族元老本来也无人搅和国人请命，客卿，却是过虑了。"

赵良一怔，恍然笑道："啊——对，没有搅和，决然没有搅和！"

三人不约而同地放声大笑……笑声未落，三人的笑容却戛然僵在脸上。

一领白色斗篷，一张黑色面具，一支寒光闪烁的长剑——一个阴冷的身影悄无声息地站在三人身后。

“刺……”杜挚一个“刺客”尚未出口，剑光一闪，噗噗两声，两只耳朵便掉在面前。赵良霍然跃起，腰身尚未伸展，两只耳朵也掉在地上。甘龙惊愕地张大了嘴巴，如同梦魇般出不了声。长剑冰冷地贴上他的面颊一滑，高耸的鼻头已经落在酒爵之中。心想惨叫，

两只耳朵又噗噗落下……三人顿时泥雕木塑般僵坐，任凭鲜血顺着脸颊流进口中，流进脖颈。来人冷笑一声：“三位皆大奸大恶，谋人有术，死有余辜也。本使今日略施惩戒，若有不满，本使割下三颗白头也就是了。”杜挚略有军旅生涯，稍有些硬气，粗重喘息着：“有事，便说，何得有辱斯文？”“斯文？”白衣黑面具大笑道，“尔等空有人面，竟有脸说出斯文二字？”甘龙嘶声道：“剑士，有话但讲，我等，绝无推诿。”“好。算你这老枭明白。”来人隔着面具，声音听来空洞怪异，“听好了！一则，商君须得服善刑。二则，不许干预国人收尸。三则，不许掘墓扬尸。如若不然，随时有人取尔等狗命！明白了？”三人忙不迭点头，赵良疼痛惶恐，咬牙皱眉道：“商君未必就死，何须……”

话音未落，明晃晃剑身飞来，“啪”地打了赵良一个铁耳光，一道血红的印痕顿时烙在脸上：“枉为名士，何其虚伪！方才谁在说，要促使国君早除商鞅？说！”

赵良吓得浑身颤抖，鸡啄米般只是叩头。

面具人从斗篷中拿出一只黑丝袋，往案上一掷，木案“咔嚓”折断，黄灿灿的金饼滚落在厚厚的地毡上腾腾腾一阵闷响。三人又一次

惊讶得不知所措，却听面具后怪异的声音道：“记住，这是两万金，是让你等收买同道的，不是给你等的。若敢私吞，十天后杀尔等全家！”

话音方落，面具人倏忽不见。杜挚尖叫一声：“来人！护卫死了么？”半晌却无人应声……杜挚拉开门一看，院中甲士全都呼呼酣睡，一时间惊怔得说不出

话来。

甘龙咬牙切齿喘息着：“我等，自己收拾。记住，再不能，吃这种暗亏。”

三人相互包扎住伤处，挣扎起身，唤醒卫士，匆匆如惊弓之鸟，各自回府去了。

时当中夜，月黑风高，万籁俱寂。咸阳南市边上的那座庭院的一点灯光在闪烁。

嬴虔正在昏暗的烛光下翻阅一卷竹简，背后的书房门悄无声息地开了—— 一个白衣面具人站在了嬴虔身后，一支长剑冰冷地贴上了黑面罩下的脖颈。

嬴虔猛然一抖，迅速平静下来道：“剑士，要取嬴虔性命？”

“你承认我能取你性命？”

“嬴虔也是刀丛剑树过来之人，却觉察不到你进门出剑，如此身手，自然能取我性命……然则，嬴虔没有想到，剑士是个女子。”

面具人收回长剑道：“嬴虔，你被私仇恨欲已经淹没，丧失了空灵的心田，已经迟钝了。我今日不杀你，只是想告诉你，为何不杀你。”

嬴虔转身，只见一领白色斗篷一张黑色面具伫立在昏暗的烛光下，神秘高贵而又令人恐怖。连嬴虔这个在黑屋中自我封闭了近二十年的铁石人，也感到了一丝寒意：“女公子绝非常人。能否告我，你是何人？”

来人卸下那张精巧的青铜面具，露出如云的长发与明朗得有如秋月般的脸庞。嬴虔也算公室嫡系权臣，生平见过的美女不知几多，但还是被眼前这个白衣女子深深震撼了。没有哪个女人有如此高贵的气度，没有哪个女人有如此冰冷的眼睛，更没有哪个女人有如此浓郁的书卷气息。尽管她手中有一支非常的名剑利器，却丝毫不能掩盖她的高雅与渗透在高雅中的冷峻。嬴虔知道，仅仅凭她能在复仇中保持节制这一点，这个女子就是大家器局。

“敢问女公子，可是商君之友？”

“我是商鞅恋人，也是商鞅事实上的妻子。”

嬴虔默然点头，轻轻一叹：“明白也。你为何不杀我？商君知道嬴虔仇恨他，但却拥戴新法。商君对我期望甚高，托车英国尉将蚩尤剑还给了我。嬴虔岂能不知，商君寄希望于嬴虔维护新法，铲除世族。你深解商君之心，本想杀我，但最终还是成全了商君心愿……一个女子，不被仇恨淹没，深明大义，不愧商君知音发妻。当日若知，何能使你与商君分开？”

“我没有后悔。你不必为此介怀。”

嬴虔深重地叹息道：“嬴虔与世隔绝，商君在明处，嬴虔在暗处。我看得很清楚，商君唯公无私。可是，他太无私，太正直，太严厉，太公平，像一尊神，人人恐惧……恕嬴虔直言，想杀他的人，决然不比拥戴他的人少。皎皎者易污，峣峣者易折。至刚至公，是不能长久的。人心，本来就是凶险的。”

“你有才能，有心志，但却没有胸襟，最终流于凡品。”

“嬴虔是个无法忘记仇恨的人……请看这张脸。”嬴虔猛然扯下面纱，赫然露出那张狰狞变形的扁平面孔。

女子却意外地冷笑着：“你不过失去了一只鼻子，竟如此耿耿于怀？秦公失去了多少？商君失去了多少？若依你记恨之心，商君该当如何？”

“嬴虔不是商君。嬴虔就是嬴虔。”

女子淡淡道：“我恨权贵层的冷酷，我爱至刚至公的荡荡襟怀，我鄙视你的狭隘残烈。但我还是要说，教他光明正大地走，士可杀，不可辱。”

嬴虔点头：“我还得感谢他，杀了公孙贾。”

“恩怨情仇，随风去也。”白衣女子戴上面具，倏忽消失了。

嬴虔思忖有顷，猛然站起，登车前往宫中，与嬴驷仔细商议了一个时辰方才回府。次日，宫中传出君书，命老太师甘龙与上大夫景监共同召集朝臣，对商鞅论罪定刑；因老太后骤然患病朝夕难保，国君并公子虔前往南山探视，不能主持朝会。这道君书使世族元老们大为兴奋，认定这是大好机会，相互密议，打好腹稿，准备与“商君派”较量。

第三日清晨，世族元老们陆续来到宫前。奇怪的是，每个人都乘坐着嘎吱咣当的牛车，都穿着简朴的布衣，仿佛一群老农夫来赶大市。宫门右将大皱眉头，赶紧命令军士找来一车麦草，铺在一大片蓝田玉地砖上，教牛车停放。这牛憨厚邋遢，不像马矜持自尊，想拉就拉，想尿就尿，谁也拿它没辙。秦国新法，村口道边尚且严禁弃灰堆物，何况宫前广场？要在寻常之日，这破烂牛车是决然不许驶进宫前

车马场的。因为秦国官员坐牛车的日子早已经过去了，除却商旅货车，想在咸阳城的官署找一辆牛车，还真得费点儿工夫。可是这些世族元老们非但人人一辆牛车，而且还都破烂不堪，都由一头有气无力的老牛拉着，货真价实的老牛破车。也真难为他们一番搜寻工夫了。

如此特异之举，显然是有备而来，宫门右将如何敢去拦挡?

赶得卯时，世族元老们居然齐刷刷准点来到。怪异的是，老太师甘龙非但包裹得严严实实，两只护耳，一方面纱，还有数十名重甲武士护卫在牛车四周。随后的太庙令杜挚、客卿赵良，也是两只大大的护耳，一队簇拥的卫士。如此奇观，非但令宫门守军大为惊讶，连世族老臣们也议论纷纷。宫门右将连忙上前，恭敬地申明，私家卫士不能停留在宫前广场，必须开到广场外的大街上去。杜挚却红着脸吼叫：“咸阳刺客横行！卫士走了，你能保我等安然无恙？”右将拱手道：“太庙令差矣。国有律法，宫有成规，守军重重，何来刺客？”杜挚恼怒：“守军重重？顶鸟用！你看看！”一把扯下护耳，赫然露出没有耳朵的圆柱头，“还有老太师！还有客卿！都没了耳朵鼻子！

商鞅刺客横行不法，你的守军哪里去了？！”

一通吼叫，世族元老们尽皆大惊失色，面面相觑，人人眼中闪出困惑惊惧。右将不再多说，只好教三人的卫队停在大殿外十余丈外，方才罢了。

正在此时，恰逢国尉车英的轺车赶到，见状高声问：“宫前广场，何来私家卫士？”

右将大步上前，将情形简略禀报一遍，车英骤然变色道：“朗朗乾坤，谁敢公然蔑视大秦国法？全数赶出广场！否则，立杀不赦！”

右将本来就对此事恼火，现下有国尉命令，胆气顿生，一声大喝：“缴下兵器！赶出广场！”殿外三百甲士一声雷鸣般呼应，包围了三人的小马队，不由分说收下了马队兵器。杜挚目瞪口呆，赵良面色苍白，甘龙挥挥手道：“走吧走吧。”卫队便灰溜溜地出了广场。

景监是最后一个进殿的。他一进来，就引起哄嗡一片议论——原来他身后竟跟着咸阳令王轼。世族元老们这一惊非同小可，王轼本来已经被软禁，虽未削职，却已经被嬴虔旧人掌了城防，咸阳民治已由客卿赵良兼领过问，他如何能解禁？此人乃商鞅死党，耿直激烈，国君放他出来何意？

众人哄嗡中，甘龙只是暗自冷笑。他知道，这定是景监死请，国君不得已放出王轼的。新君貌似公允，落得“两方共同论罪定刑”的名义罢了，没甚大不了。越是如此，越说明新君杀商鞅之心已定，这只是最后一场掩人耳目的博戏罢了，无关大局。

甘龙心思已定，站起来向景监一拱手：“上大夫，奉国君之命，你我共主朝会，当可开始也。”只是脸上戴着面纱，耳朵裹着棉套，声音嘶哑咕哝，没人听得清楚。

景监淡然道：“可也。老太师开宗明义。”

“诸位同僚，”甘龙的身子和声音一起颤抖着，样子颇为滑稽，有人便窃窃发笑。甘龙不理不睬，径自高声诉说，“商鞅大罪下狱，我等奉国君之命，论罪定刑。有罪无刑，朝野不安。请诸公放言，老夫与上大夫，当如实禀报。”

不待景监开口，杜挚抢出班外，愤然高声道：“商鞅乃窃国残民之大盗，欺祖改制之元凶，专权谋逆之首恶，乱国乱俗之魔障！老太师日前当殿指控商鞅十大罪恶，字字入骨，当为论罪定刑之根本！此谓死有余辜也。”

一阵哈哈大笑，须发散乱的王轼从座中霍然站起，戟指杜挚怒斥道：“太庙令信口雌黄，不怕嬴秦列祖列宗取汝狗命么！所谓十大罪恶，分明是字字污秽，句句罗织，竟公然以神明天道自诩，以为民请命招摇，诸公真不知厚颜无耻为何物乎！天人皆知，人神共鉴，商君乃变法强秦之元勋，定国立制之柱石，移风易俗之导师，洗刷国耻之功臣！皇皇功绩，荆越之竹难书。今至论罪定刑，荒诞不经！”

“大胆王轼！”甘龙嘶声训斥，“论罪定刑，乃国君之命，尔竟指为荒诞不经，何其狂悖！再有此等欺君谬论，下狱论罪！”

王轼勃然大怒，怒吼一声：“甘龙老贼枭，阴鸷歹毒，谈何纲常！此等乱国大奸，留在庙堂何用？”猛力冲去，要将甘龙顶在大殿石柱之上撞死。

不想白缙正在甘龙身后，见王轼凶猛冲来，急速将甘龙猛力一扯。甘龙向后跌倒，后颅却撞在通向国君大座的白玉台阶上，一声惨叫，昏了过去……王轼心知商君必死，早已悲恸欲绝，今日已怀必死之心，要与甘龙老枭同归于尽，这一冲自是勇猛绝伦，不想变生偶然，猛力撞在了白玉大柱上，一声闷响，鲜血脑浆迸裂四溅。

变起仓促，大殿中死一般沉寂，又骤然间乱成一团。

车英出殿，向宫门右将大吼一声：“甲士进殿守护！”

右将虽来自新军，是车英老部下，但宫门禁军不属国尉管辖，除了国君，不能听从任何人调遣号令。但自商君蒙难，人心惶惶，变异忒多。宫门将士们皆山乡子弟，对世族元老们早就恨意不平，敢怒不敢言罢了。今见老国尉与世族元老愤然抗衡，岂有犹豫？右将一招手，亲率一个百人队锵锵开到大殿平台，列队守住殿口，矛戈齐举，一片肃杀。

杜挚变色道：“车、英？你、你、意欲何为？”

车英高声道：“诸公听了，继续朝会。谁敢再滋生事端，立杀不赦！”

世族元老们顿时惊愕，滋生事端的王轼已经死了，被突然袭击的甘龙生死未卜，此时不说救人，却要继续朝会，车英居心何在？白缙正抱着甘龙，西乞弧在包扎甘龙伤口，一闻此言，异口同声道：“老太师须得急救！送太医院！”世族大臣一片愤愤然呼应。

车英厉声道：“朝会乃国君之令，谁敢以私乱公，本国尉立即执法！”

世族元老们骇然。这不是公然要甘龙的老命么？风烛残年的甘龙，已经被刺客割去了耳朵鼻子，比嬴虔受劓刑还惨，如今又遭此重伤，再不许救治，必送命无疑。赵良已经是心惊肉跳，不明白这些商鞅死党何以个个都不怕死……正在乱纷纷之际，老甘龙却醒了过来，费力地睁开浑浊的老眼，颤声道：“不，不能受人，胁迫……商鞅，车裂之刑，车、裂！”头一甩，又昏死过去。

老甘龙生不畏死的老硬骨头，大长了世族元老们的志气，一致愤怒高喊：“车裂商鞅！车裂！”

景监冷笑：“尔等丧心病狂也。刑皆有典，何谓车裂？出自何典何法？”

元老们一时愕然，谁也不晓得老甘龙说的“车裂”为何典何刑？

赵良突然觉得了自己的重要，挺身而出道：“车裂乃天地古刑，即五牛分尸也。非万恶之人，不施此刑。此刑出于禹帝诛杀共工。共工罪大恶极，身长无以斩其首，故以五牛之车裂其躯体，复斩其首。此刑，春秋五百年未尝见于人世，刑于商鞅，正可息天人之怒。”

此言一出，元老们惊叹纷纷：“禹帝古刑，安得无典？好！太师客卿大学问！”

景监愤然指着赵良道：“尔儒家名士，何来鲁莽灭裂之怪论？越地昔年掘出长大骨架，无人能识。求教孔子，孔子考订为共工躯干之骨。若车裂共工，何来完好躯干？尔等欺圣灭智，玷污刑典，不畏天道昭昭乎！”

赵良面色涨红：“车裂共工，乃孟子大师所考，岂有荒诞之理？”

杜挚高叫：“商鞅罪行，发九州四海之水，无以洗之！此千古不赦之罪，自当受千古奇刑！上大夫说没有出典，难道禹帝之时有你么！”

车英怒喝：“杜挚！难道禹帝时有你么？再胆敢蔑视大臣，本国尉杀了你！”

杜挚吓得顿时噤声……甘龙却又醒转，嘶声喘息道：“处商鞅，极刑，以戒后世欺圣灭祖之……元凶巨恶……我等，纵然命丧商鞅……余党，亦在所不惜……”

“车裂商鞅！在所不惜！”世族元老们一片呼喊。

……

次日嬴驷回宫后，案头已经赫然摆上了七卷公文。除了甘龙领衔的朝会报文“请车裂商鞅书”，六国各有一卷请极刑杀商鞅的国书。嬴驷浏览一遍，见六国国书颇多威慑之辞，微微冷笑，吩咐长史将这六卷国书妥为密藏，以备日后大用。然后拿起朝会报文，一路看下去，脊骨阵阵发凉。车裂商鞅？简直匪夷所思！所列举的商鞅罪行与用词之刻毒，也令他心悸。思忖良久，他将这卷报文亲自收藏在了密室。

时当午后，嬴驷命令准备密帘篷车出行。

片刻之后，他登上篷车，在一队铁骑锐士护卫下出了咸阳北门，翻越北阪，直上云阳官道。傍晚时分，篷车马队抵达云溪河谷的城堡国狱。当年，嬴驷只在“放逐流浪”中远远瞭望过这座城堡，从来没有走近过它。那时候，他多少有些憎恨这座差点儿将自己关进去的城堡，如同多少有点儿憎恨新法与憎恨商鞅一般。倏忽二十多年，少年时代的情感体察都变成了淡淡飘忽的思绪。这次以国君之身亲临，真正走近了这座黑沉沉的城堡，却实实在在地感觉到了它是一种神奇的力量。没有这坚固险峻的城堡牢狱，没有能征惯战的军旅，国君将变得苍白无力，权力将变得索然无味。有了牢狱，有了军队，权力可以翻云覆雨，可以颠倒黑白，可以将功臣说成罪人，可以将所有威胁自己的敌人连根铲除，可以将自己的功业欲望淋漓尽致地展现出来。一个人做了国君很苦恼很孤独很辛苦很压抑，上天对他的补偿，就是给了他权力的神兵魔杖，让他尽情地复仇报恩，让他尽情地建功立业。身为国君者，哪怕是最为龌龊的内心欲望，也可以堂而皇之地满足……

想到这里，嬴驷猛然觉得有些脸红，心中响起另一个声音：“不，嬴驷不是满足私欲。嬴驷是扫除建功立业的阻力。未来的功业，定然可以弥补这种愧疚，定然可以告慰含冤死去的高贵灵魂……”

打开牢狱铁门，嬴驷被扑鼻而来的霉腐气味呛得咳嗽了几声。

走进长长的甬道，这种气息愈加浓厚，几只硕大的老鼠公然对着他吱吱尖叫。嬴驷原本以为，既然是关押世族官员的国狱，想来也不会很差，况且自己又两次下令善待商鞅，至少应该是窗明几净的房间了，如何弄得洞穴一般？他骤然止步，沉声问国狱令：“这是国狱最好的牢房么？”国狱令恭敬答道：“禀报大人，这是最好的牢房。”嬴驷再没有说话，向随身两名卫士目光示意。卫士铿锵卡住甬道出入口，只留国狱令一人带嬴驷进去了。

一灯如豆，商鞅正在灯下安然静坐，凝神端详着面前的一幅木炭地图，时而用木炭条在图上画出各种记号。自上次荧玉、景监、车英、令狐来过后，他心情大为好转。荧玉有了妥善安置，《商君书》使他消失了最大的遗憾。至于白雪，他倒并不担心。白雪是个奇女子，她的天赋智慧与对他深彻的了解，都不会使她像荧玉那样身心崩溃。无论她如何安排儿子和她自己，商鞅都充分地相信，那肯定是当时最有利的选择。他只要教她知道了可能发生的事情，她的安排与选择就用不着忧虑担心。这是无数大事小事都证实了的。景监他们走后，商鞅剃掉了杂乱的胡须，又将宽大的石屋收拾了一番，向狱吏要了笔墨和几张皮纸，每日饮两碗赵酒，写几行想到的事情，竟然又像惯常那样利落讲究起来。依稀之间，他常常觉得这里就是少年时修习的山洞。噢，那个山洞还没有如此宽敞。

从昨天起，他想到了一件重要事情，一直在画这幅地图，一直在对着地图深思。

猛然，商鞅听见一阵脚步声和粗重的喘息声。蓦然抬头，一个戴着黑色面纱的黑衣人站在铁栏外，仿佛一柱黑色岩石。狱令打开铁栏就走了。黑色岩石却站在牢房门口，默默打量着肃然端坐的商鞅。

商鞅笑了：“可是嬴虔将军？别来无恙？”

黑色岩石缓慢地跨进了牢房：“商君，嬴驷来了。”说着扯下面纱，轻轻跪地，又深深一叩，“商君，嬴驷是来请罪的。”

商鞅的惊讶一闪而逝，扶住了嬴驷道：“国公何出此言？世间事多有始料不及，谈何罪责过失？国公若以个人生死计较，鞅可真正的心有不快了。”

嬴驷沉重地叹息一声：“商君胸襟似海，嬴驷汗颜不已。事已至此，势成骑虎。若嬴驷问政，商君肯教我否？”商鞅慨然一笑：“鞅若

对国公没有信心，何须自请囹圄？国公对鞅没有信心，何须涉险激乱？你我心志相通，些小恩怨，何足挂齿？”“嬴驷一问，商君之后，世族将借重何方力量作乱？”

“国公虑及世族作乱，鞅大为快慰。历来世族复古，内力不足必借外力。今秦国大势稳定，世族已无国人根基，唯有外力一途。此外力非在别处，就在此地。”将面前皮纸一推，“国公请看，这是甘龙与孟西白三族的老根所在。”

皮纸题头大书四字—— 义渠冲要。嬴驷一惊：“义渠？何地何族？”

“但将此图交于嬴虔、车英可也。国公只需提醒他们，除恶务尽。”

嬴驷收起地图道：“嬴驷二问，商君之后，将相何在？”

“鞅已多日思虑此事。嬴虔、景监、车英他们，已经是昨日英华了。平定世族之乱后，彼等精华亦当耗尽，不堪东出大任了。臣曾留心察勘，国公有两人可用：文治乃商於郡守樗里疾，兵事乃函谷关守将司马错。樗里疾外圆内方，才气过人。司马错乃兵家大师司马穰苴后裔，有将略之才。丞相人选，鞅尚无成才可荐，国公自可留心察之。若有山东名士入秦，亦望国公明察善待，莫要外之。”

“嬴驷三问，商君之后，当如何待公伯嬴虔？”

商鞅微微一笑，心中却为嬴驷的周密深远感到惊讶，沉吟片刻答道：“嬴虔大节明而胸襟窄，以毋伤情义为要。实际论之，当使其身居高位，常参决策，而毋得执掌实权。另则，可轻父重子，重用其子女，可保嬴虔无事。”

嬴驷深深一躬道：“商君教诲，嬴驷铭记心怀。不知商君可否有托嬴驷之事？”

商鞅爽朗大笑道：“生前身后，了无一事也！”

嬴驷默然良久，沉吟道：“若处商君极刑，也是情境所迫，望商君恕罪。”

“处鞅以极刑，实则大彰世族与六国之恶，国公日后便可借机发难。鞅死尚能于国有益，何罪于国公？”商鞅发自内心的豁达明朗。

嬴驷轻轻一叹，亲自斟满两碗赵酒，双手捧给商君一碗，自己端起一碗：“人言商君极身无二虑，尽公不顾私。诚如斯言，嬴驷感佩之至。商君，嬴驷为你送行了……”仰起头来，咕咚咚一气饮尽。

商鞅平静安详地举起酒碗，一饮而尽。嬴驷深深一躬，出门去了。

国狱院中，嬴驷对国狱令正色吩咐：“立即将商君迁到你的山顶官署，取掉脚镣，餐餐酒肉，要教他看得见青山绿水。若有延误，严惩无赦！”

“谨遵特使之命！下官即刻办理。”国狱令答应得特别痛快。

朦胧月色下，嬴驷的篷车马队辚辚南下了。

深秋时节，山风寒凉，眼看就要进入老秦人的窝冬期，嬴驷觉得不能再等待了。

七　冬雷暴雪

立冬那天，咸阳城传出一则惊人消息：渭水草滩正在修造大刑场，要对商君处刑！

消息不胫而走，传遍秦国山野，老百姓们被深深震撼了。

这是秦孝公二十四年，又是新君嬴驷元年。按照当时流行的历法，这一年是甲申年。阴阳家说，甲申年物性躁动，有猴性，天下多事不安。国人以为，甲申凶兆应在了秦孝公病逝这件事上。不想新君即位后，商君下狱，世族复出，朝野流言纷纷，说要恢复祖制废除新法，当真是人心惶惶躁动不安。然则只要商君在，人们还是相信不会变天。如今竟然要杀商君，国人庶民一下子便惊慌起来。几个月来，各县百姓已经听了官府吏员的许多宣慰，说六国要联兵攻秦杀商君，商君为了秦国安危而自请下狱，国公为了国家安危而不得不杀商君。说归说，人们毕竟没有完全当真。老秦人几时怕过打仗？几时怕过联兵攻秦？献公时候打得只剩下了一半国土，不还在死打？当今秦国如此强大，莫非国公还真的怕了六国不成？国人百姓们坚信，国公无论如何都是不愿杀商君的。上次国人请命，那个赵良说得在理，六国害怕商君，硬逼着国公杀商君的。

而今听到消息，人们从四郡八县纷纷拥向咸阳。远处的骑马乘车，近处的大步匆匆。人们都很恐慌，心乱如麻，说不清要来祭奠商君，还是要来为商君请命？还是要向六国示威？抑或要打听一个实在消息，新法究竟会不会废除？只有一点是清楚的，商君是秦人的大恩公，恩公赴死，舍命也要来送恩公一程，见恩公一面。

渭水北岸的广阔滩头，向着咸阳南门的方向呈上坡状展开，形成天然的堤坝。从咸阳南门到碧波滚滚的河道，足足有三四里之宽。春日伊始，这里是草长莺飞的踏青之地。盛夏到来，这里又是牧童牛羊撒欢与少男少女们幽会的乐土。秋霜始降，这里的枯草芦苇便成了四野农夫与咸阳国人收割柴草的好地方。一片渭水草滩，飘出过多少激越悲情的秦风歌谣，生出过多少美丽动人的故事？老人们说，孔夫子编的《诗》里的那首《秦风·蒹葭》，就是这段渭水河滩里的老歌儿。

长长的渭水，茫茫的草滩，她们是老秦人说不完的“古经”，做不完的噩梦。

这里也是官府的刑场，每年秋决，都要在渭水草滩杀人。商君变法的头三年杀人最多，有一年一次杀了七百余人，渭水都被鲜血染红了。可是，那都是在栎阳的渭水草滩与郿县的渭水草滩上。咸阳城南的渭水草滩还没有做过刑场，还是干净的。

谁能想到，第一次在这里开刑场，杀的竟然是商君?

一年四季，唯独冬天的渭水草滩空旷辽远，清冷孤寂。长长厚厚的草海早已经被打割净尽，枯黄的草根顽强地铺成一片无边无际的草毯，为苍黄的土地做出凄凉的装扮和最后的护持，以免呼啸的北风吹走自己赖以生存的土地。立冬开始，进入河滩的只有寥寥无几的猎户

和破冰打鱼的官役。渭水草滩已经习惯了冬日的空旷寂凉。

今年冬日，渭水草滩却被涌动的人潮惊醒了。

河滩四野，人群茫茫，却没有哄哄嗡嗡的人潮之声，仿佛是无数失魂落魄的梦游人的会聚。人群木然地涌动着，没有激情，没有议论，连村野百姓好看热闹的新鲜感也丝毫没有。唯有刑场内猎猎翻飞的黑旗与呼啸的北风有些许响动，辽远的河滩更显空旷，仿佛一片人迹罕至的深深幽谷。

将近巳时，一辆辆华贵的青铜轺车在森严护卫下陆续驶进了刑场。

这是世族元老们的轺车，他们无一遗漏地出动了。昨晚，国公嬴驷下了君书，因老太后病危，国公紧急赶往南山，着太师甘龙为行刑大臣，公子嬴虔为监刑大臣，孟西白三将为护刑将军，即日对商鞅决刑。君书一出，世族元老们大为振奋，连夜在太师府密议，做好了各

种准备。次日巳时，他们按照约定，一个个高车驷马气宇轩昂地开进了刑场。数日前乘坐破烂牛车身穿旧时布衣的装扮被彻底抛开了。

他们苦苦等了二十三年，黑发人熬成了白发人，一朝复仇，大是神采飞扬。可是，当他们高车驷马地进入刑场时，却发现黑色的人海铁一样地沉默着，虽然隔着两层夹道护卫的铁甲骑士，依然能感到那无边无际的幽幽眼睛里闪烁出的冰冷，依然能感受到那梦魇般的沉默中透出的漠视。没有期待的欢呼，甚至连一丝惊讶也没有，茫茫人海凝固成了黑色的冰山。不由自主地，世族元老们的灿烂笑容收敛了，相互竞赛车技的呼喝兴致没有了，疾驰欢腾的马蹄也莫名其妙地变成了沓沓走马。自己做作出的些许欢腾，竟被无边无际的冰冷人海吸纳得无踪无影。这一切仿佛在无声宣告，任何人都没有力量消解这凝固的肃穆的沉默。

这是一个不见任何经传的特异刑场。

它很大。数千名铁甲骑士围出了一个方圆半里地的圈子，唯有面临渭水河道的一面敞开着。黑色人海蔓延在三面高地上，将刑场围成了一个盆地。盆地刑场的北面是一道五六尺高的土台，台上摆开了一字十六张长案，全部坐着白发苍苍的世族元老。中间突前的两张大案，坐着面垂黑纱的老甘龙和嬴虔。后面的高坡上，三百名重甲步卒护卫着一座高高耸立的瞭望楼，楼里正是“已经去了南山”的嬴驷。

刑场中央，是事先打造好的行刑台。它是一座边长约丈、高约六尺的白木台。台上立着一张又宽又厚的黑色大木板，一个人伸开四肢恰恰能够及边。刑台下，红衣赤膊的行刑手分成黑、白、红、黄、绿五对，每两人一对，头戴狰狞面具，牵一头“刑牛”围着刑台的五个方位站定。牛很怪异，直直的长角上套着红绫，头上戴着硕大的青铜面具，身上披着色彩斑斓的兽皮，牛脖上架着粗大的红色绳套和跟头鞍具。

谁也没有见过如此刑场，谁也不知晓将对商君何以处刑？很少见过世面的山野庶民本有看热闹新鲜的本性，寻常时日早已经骚动呐喊起来。世族元老们预想的期待的，也正是如此场面——商鞅处死，万民欢呼。老人们说，百年前秦穆公令三贤殉葬，国人心怀悲伤，但还是在三贤走进墓门时惊讶地呼喝喊叫起来。然而今日却没有丝毫声息，无边无际的黑色人海依然是一座冰山，唯闻夹在呼啸北风中的沉重喘息。

“将到午时。”甘龙对旁边的嬴虔说了一声，嬴虔点点头。

甘龙举起令箭：“押进人犯！”

担任掌刑官的是杜挚，他一挥手中黑色令旗，嘶声高喊：“押进人犯！”

车声辚辚，西乞弧率领一队骑士押着一辆青铜轺车驶进了刑场。谁都知道，这是商君的专用轺车，车上坐的也正是商君。依旧是白玉高冠，依旧是白色斗篷，依旧是整洁讲究，依旧是自信威严。当那辆轺车辚辚驶进的时候，老秦人竟觉得这是马队护卫着神圣的商君前来

视察了。四野人海突然欢呼起来：“商君万岁！”“新法万岁！”

声浪如同山呼海啸，滚滚惊雷，在渭水川道猛烈激荡着。

甘龙生平第一次感到了恐惧惊慌。四面高坡上的汹涌声浪就像要凌空压下来卷走他吞噬他的黑色怒潮。他用力拍打着长案吼叫：“如此做法，礼法何存？谁的命令？”

嬴虔淡漠的声音：“老太师久经沧桑，何其如此恐慌？”

“将人犯押上刑台！”杜挚大声吼叫，生怕西乞弧听不见他的号令。

将近刑台，商鞅从容下车，从容登台，在大板前气定神闲地坐了下来。

“宣国君书！”甘龙声嘶力竭，却一点儿听不见自己的声音。

杜挚捧起一卷竹简高声念道：“逆臣卫鞅，图谋不轨，聚众谋反，欺君罔上，擅杀大臣。凡此种种，罪恶昭彰，为昭国法，为泄民愤，议将卫鞅处车裂大刑！”

甘龙颤巍巍起身：“卫鞅，遭此极刑，乃天道恢恢，你，还有何话说？”商鞅笑了：“甘龙，商鞅虽死犹生，尔等却虽生犹死。青史之上，

商鞅千古不朽，尔等却万劫不复。老太师以为然否？”甘龙脸色发青，被噎得说不上话来，只是抖个不停……嬴虔淡然笑道：“老太师，何其不知趣也？杜挚，许民活祭。”杜挚高声宣布：“传令场外，凡有活祭商鞅者入场。”一场旷古罕见的活祭开始了。四野民众仿佛早有准备，一县一拨，由各族老人抬着祭品走进刑场，不断在刑台前摆上一案一案的三牲祭品，一束一束的松柏绿枝，洒下一坛一坛的清酒。人潮涌动，默然无声。片时之间，祭品如山，松柏成荫，浓郁的酒气弥漫了刑场。

轮到商於十三县活祭时，万千人众屏息了。一百多名老人在郡守樗里疾和十三位县令带领下，抬着祭品，拿着乐器，默默走到刑台前跪成一圈，吹起了陶埙竹篪，激越悲伤的山歌顿时传遍刑场——

商君商君　法圣天神

忠魂不灭　佑我万民

商君商君　三生为神

万古不朽　刻石我心

令世族元老们目瞪口呆的，与其说是百姓们的山歌，毋宁说是商於十三县的官员。他们竟敢公然率领百姓活祭商鞅，当真不可思议。

然而紧接着出场的更令他们震惊。上大夫景监、国尉车英率领各自府邸与商君府原有吏员三百余人，麻衣白孝，抬着一幅白绫包裹的大刻木和祭品祭酒走进了刑场。摆好祭品，洒酒祭奠，国尉车英拉开白绫，刻木铜字赫然在目——万古法圣！

须发灰白的上大夫景监捧起了一卷竹简，高声宣读祭文——

呜呼！哭我商君，万古强臣。昭昭大德，槃槃大才。维新法制，强国富民。奖励耕战，怠惰无存。郡县统制，国权归一。度量一统，工商无欺。刑上大夫，礼下庶人。唯法是从，极身无虑。移风易俗，文明开塞。收复河西，雪我国耻。立制立言，千秋可依。皇皇法圣，青史永垂。呜呼哀哉！商君蒙冤，天地混沌。哭我商君，何堪我心？呜呼哀哉，人神共愤，山河同悲！

随着景监悲愤的祭文，四野民众肃静得死寂一般。泪水挂满了每个人的脸庞，却没有一个人号啕痛哭。那令人窒息的沉默，比哭声更加令人惊心动魄。

倏忽之间，天空乌云四合，鹅毛大雪密匝匝漫天飘落。一个火红色斗篷的女子飘然走进了刑场，像一团火焰，飘舞的雪花远远地融化在她的四面八方。她身后跟着两名抬着长案的白衣壮士，一个赫然便是侯嬴。火焰飘到刑台之下，女子露出灿烂的笑容道：“夫君，白雪来了。”

商鞅笑了，没有丝毫的惊讶：“小妹，我正在等你，来。”

侯嬴两人将长案送上刑台，向商鞅深深一躬：“鞅兄，走好……”

“侯兄，来生聚饮，还是苦菜烈酒，如何？”

“好……”侯嬴泪如雨下，哽咽答应一声，纵身下台去了。

白雪轻盈地飞身纵上刑台，大红斗篷随风飘曳，就像漫天大雪中一只火红的凤凰。商鞅张开双臂抱住了白雪：“我们终于永远在一起了。”白雪偎在他胸前甜蜜地笑了：“夫君，一切都安排好了。我们的儿子，我们的坟墓，还有荧玉妹妹……我们可以了无牵挂地走了。”商鞅轻抚着她的如云秀发，仰脸向天，一任冰凉的雪花落在脸上：

“小妹，上天赐福我们，让我们双双归去。人生若此，夫复何憾？”

白雪明亮轻柔地笑了：“夫君，我们共饮一爵。”她从容地揭开长案酒坛的坛口红布，利落地剥去泥封，向两个铜爵斟满了清亮的烈酒，将一爵双手举到商鞅面前：“夫君，这是白雪自酿的女儿酒。二十四年前，当白雪第一次结识夫君，就酿下了这坛酒，就等着这一天……”

商鞅爽朗大笑：“好！就叫它三生雪酒！”

“好也。”白雪举爵，“三生相聚，白雪足矣。”两爵相碰，一饮而尽。

白雪走到案前坐定：“我来抚琴，夫君一歌，如何？”

“大雪伴行，壮士长歌。大是快事！”商鞅爽朗大笑。

大雪飘飘，旷谷般寂静的刑场飘出悠扬的琴音。商鞅的歌声弥漫在天地之间：

天地苍茫　育我生命
一抔黄土　拥我魂灵
有情同去　遨游苍穹

千秋功罪　但与人评

歌声止息了。白雪停琴，细细地抚摸着琴身，低头深深一吻，霍然起身，将那无比名贵的古琴锵然摔碎在刑台上……她又斟了一爵：“夫君，为我们三生相聚，此爵你我共饮。”说着将酒爵捧到商鞅口边，商鞅大饮一口，白雪将半爵一饮而尽。

“夫君，白雪先去了，等你。”她从长案下悠然抽出一把短剑，在火红的斗篷上擦拭明亮，猛然紧紧抱住商鞅，深深地向他吻去……转过身来，白雪跪倒在地，双手挺剑，猛然刺向腹中……汩汩鲜血流在白玉般的积雪上，又流下了刑台，流到了地面。

商鞅将白雪的身体轻轻放平，将火红的斗篷盖在了她身上。

漫天暴雪，骤然间掩盖了那美丽的身体，银装玉砌的身形顷刻间在刑台隆起。商鞅从白雪身旁缓缓站起，整整衣衫，仰天大笑：“行刑！”四肢贴着大黑板站定，微笑地看着咣啷啷的铁环套上了他的双脚、双手与脖颈。

台下五头怪牛被无声地驱赶出来，铁索慢慢绷紧。

杜挚声嘶力竭地高喊：“分——尸——行——刑——”

骤然间天地迸裂，天空中炸雷滚滚，暴雪白茫茫连天涌下。五头怪牛吼叫连连，奋力狂奔，厚厚的雪地上洒下了猩红的热血。冬雷炸响，一道电光裂破长空，接着一声巨响，怪诞的刑台燃起了熊熊大火！一通电光裂破长空，接着一串巨响。

刑场陷入茫茫雪雾之中……

［第一部终］

1. 名家，战国学派之一，循名求实，以诡辩著名，对中国哲学颇有贡献；不是“著名学派”之意。
2. 秦云阳在今陕西淳化山区，始皇置云阳县。北魏后的云阳县在今陕西泾阳，该县有云阳镇。

大秦帝國

国命纵横

第二部

全新修订版

孙皓晖◎著

世纪出版集团 上海人民出版社

内容简介：

《大秦帝国》（全新修订版）洋洋五百万言，六部十一卷，将战国后期齐、楚、燕、秦、韩、赵、魏七国群雄并起的历史苍劲地铺展开来，描绘了近200年的战国风云与帝国生灭。

在礼崩乐坏，群雄逐鹿的战国末年，面临亡国之祸的秦国于列强环伺之下，崛起于铁血竞争的群雄列强之林。从秦孝公开始，筚路蓝缕、彻底变革、崇尚法制、统一政令，历一百六十余年六代领袖坚定不移地努力追求，才完成了一场伟大的帝国革命，扫六合而一统天下，建立起一个强大统一的帝国。

全书共分为六部《黑色裂变》《国命纵横》《金戈铁马》《阳谋春秋》《铁血文明》《帝国烽烟》。这部鸿篇巨著还原了巨大的历史落差与戏剧性的帝国命运，再现了一个国家一步步实现自己梦想的悲壮历程。书中每一行每一页都充满着智慧方略、阳谋政治的风骨，奋发惕励、强势生存的精神，充满着来自中国原生文明时代的英雄风骨与本色灵魂。

全新修订版《大秦帝国》为作者孙皓晖创作十年来首次亲自全面修订，历时半年多。对原书知识性的错误与模糊，以及未被发现的笔误，进行了全面纠错；对原来靠拢通俗话本的某些写法，进行了文风的校正；新版《大秦帝国》的历史知识进一步精确化明晰化，叙事文风进一步整肃化厚重化。

作者简介：

孙皓晖，共和国同龄人，生于陕西三原。曾任西北大学法律系教授，获国务院首批特殊津贴的专家。严肃的作家、学者。中国当代四大历史小说家之一。“中国民族强势生存”、“中国原生文明”最有力的理论家和支持者。最新著有《中国原生文明启示录》（上中下）、《中国文明正源新论》。

1993年起，孙皓晖基于对中国原生文明的思考，历时16年创作了长篇小说《大秦帝国》，共6部11卷，505万字。2011年，《大秦帝国》入选中宣部“五个一工程”奖，并获第八届茅盾文学奖提名和新闻出版总署第三届“三个一百”原创图书奖。作品改编为六部240集同名大型电视连续剧。

引文

六国合纵抗秦。秦以张仪为相，连横破纵，在强国崛起中谋求更大的发展。

秦惠王与变法势力同心结盟，铁腕镇压旧贵族叛乱，并整肃朝局，起用忠实于新法的年轻栋梁，形成了生机勃勃的新一代权力中坚。时山东六国陷入混战乱象，秦国新军乘机东出，接连大胜，对六国构成强大威胁。

鬼谷子门下新一代名士出山。苏秦、张仪师兄弟评点天下，约定各谋大国，然均遭受重大挫折而一时铩羽。苏秦忍辱苦修三年，洞察天下大势，重新入世提出合纵抗秦大战略；从燕国突破，成功游说六国结盟，以六国丞相身份，与战国四大公子合力组成六国联军，对秦国形成强大压力。秦国决意对抗六国，寻觅并起用已经对破解合纵成竹在胸的张仪入秦为相。张仪提出连横大战略，主持秦国与山东六国展开纵横大战。六国联军攻秦，终因根基不稳内讧多出而频频失利，合纵宣告失败。苏秦被旧贵族买凶杀害。

此时，秦国内政发生变化：秦惠王身患不明病症，狂暴太子与长史甘茂合谋排斥异己，上将军司马错被迫卸职隐退，张仪为免遭罢黜而挂冠离秦退隐田园。尚武好战的秦武王率领大军东进洛阳，将秦国再度推向危险的境地。

楔子

一场千古罕见的暴雪湮没了秦川。

秦人谚云：秋后不退暑，二十四个火老虎。谁能想到，火老虎还在当头，滚滚沉雷便不断在天空炸开，硕大的雪花从天空密匝匝涌下，弥漫了山水，湮灭了原野。无边的嘭嘭嚓嚓之声从天际深处生发出来，直是连绵战鼓，敲打得人心颤。雄视关中的咸阳城四门箭楼，顷刻间陷入了茫茫雪雾之中。九里多宽的渭水河面本来还是碧波滚滚，半个时辰中便被暴雪封塞成了一马平川。泾水、灞水、沣水、浐水、滈水、潏水、洛水，全部在一顿饭的辰光雪雕玉封。巍巍南山，苍苍北阪，尽被无边无际的白色帐幔覆盖。倏忽半日，鸟兽归巢，行人绝道，天地间一片混沌飞扬的白色，整个世界都被无边的风雪吞没了。

渭水南岸，却有一支黑色马队，正在茫茫雪雾之中向南疾行。

惊雷闪电，暴雪压顶扑面。这支马队依然保持着整肃的部伍，不徐不疾地走马行进，没有丝毫的惊慌失措。马队护卫着一辆黑色篷车，在无边雪幕中越过灞水，爬上蓝田塬，徐徐没入了被秦人称为“南山”的连绵群峰。奇怪的是，马队一进南山口，骇人的连天暴雪顿作了纷纷扬扬的鹅毛飞舞，马队所必须经过的峡谷险道上，也只积了薄薄一层冰雪，无碍于马队篷车的行进。爬上南山主峰时，莽莽苍苍的青山绿水在漫天飞舞的雪花中影影绰绰地显了出来。

一座雄峻的主峰在连绵群山中突兀拔起，于苍茫天地间生发出一片巍巍霸气。这是南山主峰，大河长江的分水岭。由此向南向北，都是堕入尘寰的长长的下山道。在这般雨雪天气中，寻常商旅与行人车马，是不敢走这南山主峰峡谷道的。仅是这段十里长的坡道，就足以令行者变色止步了。这支马队在峰顶停了下来，一个身披黑色斗篷者跳下马，回首瞭望笼罩在无边雪幕中的混沌秦川，扑地跪倒，对天三拜，又霍然站起，转身高声命令道："二十人下马护车！下山路滑，千万小心了！"

"郡守，我们去何处？"马队前一个精瘦的将军嘶哑着声音问。

"大蟒岭——"黑斗篷将马鞭向东南遥遥一指，"明日午时前，务必抵达！"

"嗨！"将军答应一声，立即翻身下马，刷拉一声撕下铁甲鳞片下的衣袖，大喊一声："弟兄们，裹住车轮，莫使打滑！"已经下马的二十个骑士，立即撕下各自衣袖，开始包裹车轮。

"山甲，用这个！"郡守胳膊一扬，一领黑斗篷向那个精瘦将领飞了过去。

"郡守，这可不行！你要受风寒。"精瘦的山甲又将斗篷掷了回来。

"嘿嘿，有何不行？"郡守说着下马，将斗篷三两下撕成布片，"你舍得前军副将不做，我樗里疾舍不得一件斗篷？来，包结实，只要商君不受惊……"说话间已是语声哽咽了。

"郡守……"山甲脸上一抹，甩出一把泪水汗水雪水，嘶哑地喊了一声，"弟兄们，小心了！商君回家要平安！"

“将军放心！商於有商君，打断骨头连着筋！”士兵们一片吼叫，齐刷刷分做两边拥住了车轮。后边数十名骑士也全部下马，用两根大绳连环拴住马镫，再拽住车厢，骑士们牵住战马。显然，这是要连排倒退着下坡。

山甲一甩令旗：“小心！下坡——”

“嗨——哟！下坡了哟！莫打滑哟！”随着缓慢沉重的号子，篷车倒退着向山坡慢慢滑下。大约用了一个时辰的工夫，在步卒与马队的前扛后拉下，篷车方才缓缓地滑下了长长的山坡，湮没在纷纷扬扬的雪雾中。经过一昼夜奔波驰驱，次日将近正午时分，马队终于到达了险峻奇绝的大蟒岭。

大雪已住，红日初出，崇山峻岭间一片洁白晶莹。

遥遥看去，这大蟒岭大体上是一片南北走向的山峰，北接桃林高地，东接崤山群峰，南边数十里是秦国要塞武关，几是一条逶迤盘旋的龙蛇，商於人便呼之为大蟒岭。这片山地虽然不算十分隐秘，但却是临近武关、崤山的边界山地，要出秦国可算得十分便当。商於郡守樗里疾与商於望族的老族长们秘密计议，决意将商君与白雪的遗骨安葬在这里；其中深意，是秦国一旦有变，商君遗体便能迅速转移。

强悍倔强的商於山民们，一直为当初没有能保护住商君痛悔不已，如今要安葬保护商君遗骨，官民一体万众一心，没有丝毫的犹豫。所有从商於山地走出去闯世事的商於子弟，无论从戎的兵将，还是从政的吏员，都义无反顾地将商君看成了商於大山的“自己人”，商君的归宿理当属于商於。做了名臣封地的庶民，将功臣封主看做至高无上的圣贤，这是春秋战国以来久远的大义传统。自然，更深的根基在于，商君对秦国有无上功勋，对穷困的商於有再造之恩，却又从来无求于封地丝毫。如此封主，商於人如何不刻骨铭心？上天将商於赐予了商君，就是将商君的危难沉浮托付给了商於子民。商君临难，商

於人若袖手旁观，天下大义何存？商於人颜面何存？那个做了前军副将的山甲，就是昔日商君在栎阳南市徙木立信时的扛木少年。正是这个山甲，带了一百名商於子弟兵从函谷关秘密赶到咸阳刑场，要在刑场抢尸，发誓将商君遗骨运回商山。与此同时，在咸阳为官为吏为商的商於人也纷纷走动，秘密联络，私相筹钱，打制了坚固的篷车，准备为商君收尸。

在渭水大刑场，商於郡守樗里疾与商於族长们与这两股商於“乡党”不期而遇，一个眼神，三股力量便凑到了一起，不消片刻，已迅速秘密地计议停当。

行刑即将结束之际，秋雷暴雪骤然降临。监刑官员们还在手足无措的时刻，商於人以他们特有的精明算计，三方配合，从无数要为商君收尸的力量中捷足先登，抢走了散落在刑场草地的商君尸骨，也抢走了白雪的遗体，干净利落得连一根头发都没有落下。及至甘龙、杜挚与孟西白们一片惊呼，寻觅商君遗体以“验明正身”时，商於人的马队已经消失在茫茫雪雾之中了。

商於人的神速隐秘干净利落，让侯嬴率领的富有秘密行动传统的白氏门客们惊叹不已。他们是要将商鞅和白雪的遗骨运送回魏国，安葬在安邑涑水河谷的白氏墓地，利用白圭的巨大声望，保护商君夫妇的墓地不遭破坏。侯嬴虽然想到了秦人绝不会教商鞅暴尸街头，但也以为，在甚嚣尘上的反变法声浪中，秦国即或有人行动，也是颇为顾忌，岂能有他以商君“亲属”名义公然行动来得快捷？没有想到，商於人竟在如此混乱的人海中有如此神奇的快速行动。惊怔之中，侯嬴得知了这股抢尸者是商於人，感慨地长嘘一声，命令白氏门客们停止了行动。

咸阳刑场还有另外一股秘密收尸的力量，这是玄奇率领的墨家弟子。玄奇在陈仓河谷安顿好虚弱昏迷的荧玉之后，便与身边的十多名少年弟子开始筹划安葬商鞅与白雪。以墨家弟子的训练有素，本当稳

妥办成。然在人山人海的刑场上，在惊雷暴雪的混乱中，玄奇的十几个人显得力不从心。刚刚挤挨到刑台附近，玄奇眼见一队骑士围住了刑车，一群精壮的黑衣人呼啸而至，飞奔着捡拾散落的尸骨，顷刻之间烟消云散。问一个老人，得知这是商於人的行动，玄奇当即放弃抢尸，率领弟子直奔商於大山来了。

千山万壑的大蟒岭中，有一座高耸入云的孤峰，商於人叫它孤云峰。

寻常时日，总有一片白云缠绕在这座孤云峰的半山腰，谁也没看见过这孤云峰究竟有多高，有多险。此时大雪初晴，红日高照，孤云峰云雾尽收，清亮亮地显露了出来。遥遥看去，一柄长剑直刺青天，又恰似银装素裹的长发仙女，亭亭玉立在万仞群山。峰顶一片皑皑白雪，几株苍松翠柏，在阳光下分外高洁。接近峰巅处生出一片小小的岩石平台，挂下一帘晶莹透亮的冰瀑，直伸向幽幽谷底。

这里，便是商於人为商君和白雪选择的墓地。

樗里疾与十三县令并数十名老族长，为了商君安葬，大费了心思。按照传统礼法，商君当以公侯国葬待之。如今商君蒙冤，身受极刑，国葬礼遇夫复何求？反复计议，商於人决意按照山民最古老最隆重的礼仪来安葬商君。原先，人们想到的，只是将商君遗体神圣地安葬在绵绵大山的隐秘地带，却没有想到，会有一个如此美丽的女子为商君殉情而死。白雪在刑场殉情剖腹，血染法场，使商於人和千千万万老秦人一样热血沸腾，唏嘘不已。再度计议一拍即合，商於人决然要用“悬棺大贞”来安葬商君夫妇。

在这崇山峻岭之中，山民们有一种古老的习俗——对那些生死相许有口皆碑的忠烈殉情者，将他们的遗骨安葬在高高的山峰，称之为“悬棺大贞”。悬棺者，安葬之方式也。大贞者，生者对死者之定位也。凡被悬棺安葬的死者，都被山民们尊为圣洁之神，受到人们世世

代代的景仰。商君极心为民，是尊神，是法圣，更是成就忠贞痴爱的高洁名士，理当葬以“悬棺大贞”，理当受到民众最为隆重最为久远的祭祀。

正午时分，从四野山乡赶来的民众已经聚集在四面山头，摆好了各自带来的祭品，遥遥眺望着雪白苍翠的孤云峰。由商於十三县遴选出来的一百三十六名精于攀岩的药农子弟，在精瘦的前军副将山甲的指挥下，一锤一凿地打成了通向孤云峰平台的一道山梯。药农子弟们上到平台，在岩缝松柏上系好了十多条粗大的麻绳。

一声号令，大绳齐刷刷沉到山根。

山根下早已经整治平坦。樗里疾率领十三县令与数十名白发苍苍的老族长，正在两名巫师指点下，恭敬庄重地对商君夫妇举行入殓仪式。

中间空地的一张大案上香烟缭绕，系着红绫的牛头、羊头、猪头整齐排列。这是最隆重的三牲祭礼。寻常山民即或是祭拜祖先天地，也不舍得用这三牲祭品的。祭案前，是一口打造得非同寻常的大型双葬棺木。说它非同寻常，一则是用材柏木，二则是三重棺椁，三则是棺椁外的保护装饰层用了“水兕之革”——水牛皮。

按照古礼，这都是有违礼法的僭越。棺木用材，礼仪规定是“尊者用大材，卑者用小材”。具体说，天子用柏木，诸侯用松木，士与寻常官吏用杂木。如今，商於人给商君用的是柏木。棺椁规定照样严格。就实用性说，“棺”是直接装尸体的木器，“椁”则是棺外的套层。棺外套椁，礼仪规定是天子四重，诸侯三重，大夫二重，士一重。而今商君棺外三重椁，是与诸侯同礼。棺椁外的保护与涂彩装饰，只有天子可以用“水兕之革”，其他诸侯贵族只能用不同等级的丝织品，或其他低等皮革了。商於人根本不理会这些烦琐的礼仪，山乡多水田，不缺

水牛，为何不用？如此安排之下，本来就很大的双葬棺木，摆在那里更是华贵显赫，不亚于王室葬礼的声势。

“置冰——”棺椁安顿就绪，一名红衣巫师高宣了下一道入殓程式。

四个老人上前，小心翼翼地将山岩上凿下的四箱干冰，稳妥地安放在棺材四角。这叫“置冰”，即尸体旁放置冰块，也有极为严格的礼法讲究。冰块来之不易。王室与诸侯均有一个称之为“凌人”的作坊，专门职司制冰用冰；只有贵族尸体可用冰块降温，而且盛冰的器具（玉盘或是瓦盘）、冰块的大小（几尺之冰），均以死者品级之高低与死时的气温而定。商於人不理会这些，采来了孤云峰冰瀑上那几乎永远不化的干冰，又用上好的蓝田玉石雕成方匣，将干冰盛入，端的是人间极致，虽天子无以做到。

装好干冰，巫师仔细地将商君尸骨拼装起来，并且神奇地为尸骨穿上了白丝长衫，戴上了高高的白玉冠，再覆盖了一件白色的斗篷。那名白发苍苍的红衣女巫师，将白雪尸体仔细地擦拭洁净，装扮得栩栩如生，而后将她与商君并排入棺。按照礼法，入棺之后要在棺中放置“殓服”若干套。春秋时期，死者无论尊卑，“殓服寿衣”至少需要十九套。战国之世葬礼大大简化，但基本的程式也还都保留着。棺中放置“殓服”，就是必需的不能简化的一道葬礼程式。恰恰是这一点，商於人大感为难。商於没有大商人，最好的衣服也就是郡守县令的官服了，然则品级太低，与商君身份大不符合；以庶民寻常衣物入棺，多倒是多，只是商於人心中不忍。反复计议，一时间束手无策。

樗里疾思忖有顷，断然下令：“商君非俗人，心敬礼敬可也，无须拘泥，往下走。”

白发苍苍的巫师一举木剑，便要招魂。招魂之后，盖棺殓成，棺椁就不能再打开了。

正在此时，山道上一声高喊：“且慢盖棺——”话音落点，马蹄如雨，一队长衫骑士在场外滚鞍下马。一个须发灰白的中年汉子匆匆走到樗里疾面前，拱手高声道：“白氏总执事侯嬴，特来为商君、白姑娘送上葬礼殓服。”

樗里疾长嘘一声：“天意也天意……敢问义士，殓服几何？”

“殓服四十八套，均为白姑娘生前为商君所置。”

场中官民顿时一片感慨唏嘘。此时又闻马蹄声响，一个蒙面女子领着一队少年下马，走进场中道：“樗里疾大人，奉荧玉公主之命，特来为商君、白姑娘送葬，带来殓服三十套，均为二人常用衣物。”

樗里疾大为感慨，向二人深深一躬：“二位大贤，非但解我商於之难，若商君夫妇地下有知，也当安息九泉矣！来，入殓服！”

两个巫师恭敬地接过一个个衣包，仔细平整地摆放在棺木之内。一时稳妥，老巫师举剑向天，长声呼唤：“商君归来兮——三生为神——”

女巫接着举剑长呼：“夫人归来兮——三世圣女——”

反复呼唤中，巨大的棺椁被披麻戴孝的工匠们訇然合盖，砰砰钉封了。

樗里疾捧起一坛清酒，缓缓地洒到棺前，跪地长拜：“商君、白姑娘，安心地去了，商於子民永远守护着你们的魂灵……”

白茫茫人群全体跪倒了，四面山头哭声大起，山鸣谷应间天地为之悲怆。“商君、白姑娘，升天了——起——”

粗大的绳索伸直了，孤云峰平台上传来整齐的号子声，巨大的合葬棺椁稳稳升起。专门守候在山腰石梯上的药农子弟们伸直了手中的木杈，稳稳地顶住了棺椁，使其始终在距离山体两三尺外缓缓上升。数不清的陶埙竹篪，吹起了激越悲壮的秦风送葬曲。

第一章　铁腕平乱

一　义渠大牛首接受了羊皮血契

车裂商鞅，咸阳的世族元老们大相庆贺了。

连日来大雪封门，太师府邸却是门庭若市。总管府务的家老督促着二十多个仆役不停地清运院落、门庭与车马场半人深的积雪，才堪堪容得流水般的车马停留转圜。到太师府拜访的，都是清一色的世族贵胄。他们驾着华贵的青铜轺车，穿着历代国君亲赐的各种色式的勋贵礼服，谈笑风生地联袂而来，喜庆之情超过了任何盛大节日，在冰天雪地肃杀凛冽的咸阳城，映出了另一道风景。

太师府的正厅早已经满当当无处立足，临时应急在庭院中搭起的防雪席棚下，也站满了衣饰华贵的宾客。贵人们挤挤挨挨地走动着相互寒暄，却都只是高声谈笑着老天有眼、雪兆丰年之类的万能话语，时不时爆发出一阵舒畅之极的哄然大笑。奇怪的是，没有一个人谈论邦国大事，尽都在闲扯，却无不兴味盎然。秦人管这种闲扯叫“谝闲传”，是窝冬时节亲朋邻里相聚时消磨寒天的传统功夫。但这些华贵的宾客们高车骏马冒雪而来，却不是为了在这里谝闲传来的，他们显然在等待什么，却是谁也不说，只管高兴。

冬日苦短，看看暮色已经降临，暴雪虽然小了，可雪花还是纷纷扬扬地飘舞着，寒气袭来，已经有人开始跺脚了。这时候，华贵的宾客们渐渐安静下来，喧哗谈笑在不知不觉间凝固了。

“哎，怪也！我等没吃没喝，在这里磨叨了一天？”有人惊讶了。

“对呀，老太师该出来说几句了。”有人恍然醒悟过来。

“然也，冠带如云，还不是要老太师定夺一番？”

“是也是也，老太师为何还不出来？”

议论纷纷中，有老人大声咳嗽起来。一声方落，引来满庭院一片喀喀之声，有几个白发老人被猛烈的咳嗽憋得满脸通红，蹲在地上上气不接下气地大喘起来，抹鼻涕擦涎水忙个不停。华贵的宾客们在整日亢奋中原是不觉，一旦亢奋平息，那随着一整天喋喋不休的谈笑侵入体内的冰雪风寒之气骤然发作出来，使这些久不任事的勋贵大是难堪，在庭院席棚下纷纷蹲坐，自顾喘息不暇了。

“老太师接见诸位大人！”偏在乱纷纷之际，家老走出正厅高高喊了一嗓子。华贵的宾客们突然来了精神，一齐站了起来，殷殷望着正厅通向寝室的那一道拱形门。

一声苍老的咳嗽，白发苍苍的老太师甘龙颤巍巍走出了隔门。他扶着一支桑木杖，身着一领没有漂染的本色麻布袍，一头白发披散，头上没有玉冠，腰间没有锦带，活似一个乡间老翁，与盈厅满室的华贵宾客相比，老甘龙寒酸得秃鸡入了鹤群一般。但就是如此一个老人，当他穿过厅堂，走到廊下，目光缓缓扫过正厅，扫过庭院时，华贵的宾客们却都羞愧地低下了头，避开了他那呆滞尖利的目光。

“老太师，我等都，都想听听，你的高见。”太庙令杜挚期期艾艾地开了口。

“哼哼。”老甘龙冷冷笑了一声，“老夫唯国君马首是瞻，何来高见？尔等都是老于国政了，邦国大事要在朝堂商议，懂么？”说完，径自颤巍巍转身，谁也不搭理地回去了。满室勋贵大是尴尬，你看我我

看你，一脸大惑不解。新任客卿赵良极是聪敏，略一思忖恍然透亮，高声道：“诸位大人请回，天气冷得紧也。”说完径自回身走了。

“回去回去。”杜挚似乎也明白了什么，粗声大气道，“也是，只能做，不能说也。”

勋贵们这才活泛过来，纷纷抬头望天：“走吧走吧，冷冻时天，回家窝着去。”不咸不淡地相互议论着，各自匆匆去了，连三三两两的同路都没有，与来时的成群联袂高声谈笑大相径庭。片刻之间，太师府门可罗雀，又恢复了清冷的光景。

当家老走进书房禀报时，老甘龙正偎着燎炉，用一柄长长的小铁铲翻动着红红的木炭，仿佛要看透木炭火一般。听完家老禀报，他那沟壑纵横的脸只是抽搐了几下：“家老，叫甘成来。记住，太师府从今日起，不见任何客人。”家老恭敬点头：“晓得了。”匆匆去了。

片刻之后，一个四十多岁的中年人进了甘龙书房。他是老甘龙的长子甘成，也是一领麻布袍，朴实得像个村夫，唯独那炯炯发亮的目光，那赳赳生风的步态，自然透露出一种精明强悍。老甘龙有三个儿子，次子甘砜与三子甘究都早早在国府做了相当于下大夫的实权吏员。唯独这最有资格做官的长子甘成，却一直是白身布衣，在家闲居，而且极少与人来往。除了过从甚密的几个门生故吏，朝中许多人甚至不知道老甘龙有这个长子。但是，恰恰是这个白身布衣的儿子，才是老甘龙真正的血肉肱股，才是支撑甘氏部族的栋梁。老甘龙被完全湮没的二十三年中，所有的密谋都是通过这个貌似木讷的甘成实施的。没有甘成，甘龙当初便不可能制造太子杀人事件，也不可能知道公孙贾的真相，更不可能与他共谋密联世族力量从而促成车裂商鞅。甘成是老甘龙的秘密利器，是斡旋秦国政局的主轴。现下车裂了商鞅，秦国正当十字路口，老甘龙又要使出他的秘密利器了。

拨旺了燎炉木炭，啜吸着浓稠的米酒，父子从天黑一直密谈到东方发白。

半个月后，封堵道路的大雪还没有完全消融，一辆牛车出了咸阳北门，咯吱咯吱地上了北阪，冒着呼啸的寒风驶进了北方的山地。

赶车的两个人一身红袍，一口大梁官话，任谁看也是魏国商人。他们不急不慌地在冰雪地里蠕动着，每遇村庄便用药材换取兽皮，偶尔也在哪个山村歇息两天，与猎户、农夫、药人尽兴地谝着闲传。如此这般走走停停，连过年都在路上晃悠，待到雪消冰开杨柳新绿的三月初，这辆牛车终于来到了陇西地带的山林河谷。这一日，牛车翻过一座高山，一片苍黄的林木，一片凌乱的帐篷赫然显现在眼前。

“甘兄，义渠国么？”年轻商人指着树林帐篷，兴奋地喊了出来。

“何有甘兄？谨细些了。”四十多岁的红衣商人老成持重地斥责了一声。

“一高兴忘记了，掌嘴！”年轻商人嬉笑着打了自己一个耳光。

“高兴事在后头，急甚来？先歇口气儿，听我说说义渠国的底细。”

“早该说了！害我做了一路闷葫芦，憋气！”年轻人一边高声大气地嚷着，一边利落地从牛车上取出一块干肉与一只酒囊走了过来。中年商人接过酒囊拔开塞子，咕咚咚大喝了一气，大袖沾沾嘴角，长长地喘了口粗气，便指着河谷密林中的帐篷，缓缓说了起来……

义渠，一个古老的部族。商末周初的时候，义渠是西戎中有数的大部族，也是少数几个以“国”自称的强大部族。那时候，义渠的活动区域在漠北草原，是个完全游牧的草原部族。义渠人剽悍善战，占据着漠北最好的河谷草原。到了西周末年，周幽王失政乱国，要废黜太

子宜臼。申侯（申国国君）是太子舅父，便秘密联络西戎发兵保护太子。西戎本来就对中原敬慕垂涎不已，黄发、红发、义渠、犬丘等八个最大的部族联合组成了八万骑兵攻进了镐京，号称“八戎靖国”。八戎骑兵本打算为中原王室建立一个大功，从新天子手里得到一个封爵、一片边缘草场就满足了。及至攻进镐京，发现王室军队竟不堪一击，中原诸侯也无人敢于应战，八戎野心大为膨胀，杀死了周幽王，将王室洗劫一空，又大火焚毁了镐京。其中义渠骑兵杀戮最烈，被周人呼为“牛魔义渠”。太子宜臼发愤雪耻，秘密跋涉到陇西请求秦人发兵靖难。秦部族举族秘密东进，五万骑兵与八戎八万骑兵展开了血战，将八戎骑兵杀得尸横遍野。从此，八戎与秦人结下了血海深仇。尤其这义渠部族，死伤最多，两万精壮只逃回了五千，仇恨最大。

两百多年后，东周衰弱，西戎各族又开始杀进中原。南边的山夷、东边的东夷、北边的诸胡、西边的戎狄，四面喊杀蚕食，汪洋大海般包围了中原。义渠最为强悍，竟一路烧杀到了黄河南岸，占了两三百里大的一片荒原，宣布称“王”，要将这里作为建立“义渠国”的根基。这时，齐桓公联合诸侯，尊王攘夷，九次联合中原诸侯，对入侵中原的夷狄展开了大战。义渠部族西撤时，被刚刚即位的秦穆公率领秦军堵住了退路。一场惊心动魄的血战，义渠一族被杀得只剩下两三万人突围逃窜，又一次和秦人结下了血海深仇。

后来，中原争霸，秦穆公却全力平定西方戎狄。大大小小一百多个戎狄部族，全部被秦军打败，变成了秦国的附庸诸侯。也就是说，戎狄臣服秦国，缴纳贡赋，但依然自治。秦穆公唯独对义渠国恨之入骨，将义渠精壮三万人全部迁徙到秦国腹地，罚做奴隶民户，将其余老幼女人则全部驱赶到阴山以北的荒漠地带去了。义渠部族对秦人又记下了一笔血仇。

秦穆公之后，秦国四代衰弱，义渠部族又顽强地杀了回来，占据了泾水上游的河谷草原。直到秦献公即位，秦国整军经武，要先除义

渠这个眼中钉，而后再对魏国开战。打了几次，义渠都败了，但却逃得极快，始终未伤元气。秦军一退，义渠立即卷土重来，气得秦献公哭笑不得。这时，年轻的上大夫甘龙提出了“安抚义渠，以定后方”的谋略，又慨然请命，只身前赴义渠和谈。历经三月，甘龙与义渠首领达成了“义渠称臣，秦国罢兵”的血契。秦国后方安定了，义渠也获得了休养生息。

当时，义渠占据的只有泾水上游的河谷草原。可是在秦献公无暇西顾的二十多年间，义渠又趁机占据了漆水河谷与岐山、梁山一带的山地草原，变成了半农半牧的大部族。秦孝公与商鞅二十多年间忙于变法，只要西部戎狄不生叛乱，也不会去触动他们。如此这般，义渠国安定地繁衍了五十多年，已经变成了一个富庶强盛的部族。

“我说也。”年轻人一笑，“老哥哥成算在胸，原是老伯于义渠有再生之恩，好！”

“虽说如此，还是不能大意。”中年人凝望着河谷密林中的缕缕烟柱，“戎狄凶顽，只是可用之利器罢了，不能与他认真。好了，走。”

牛车嘎吱嘎吱地下了山坡，顺着小道走向林中。只见河谷两岸的山坡上大火熊熊，围着山火的大群赤膊男女挥舞着手中的木耒铁耜欢呼雀跃，嬉闹一片。山火一熄，欢呼的人群立即扑进还冒着火星的草木灰中，挥舞着木耒铁耜猛力挖翻热土，又是一阵呼喝喧闹。中年人低声告诉年轻同伴：义渠部族认定牛是自己的祖先，是神灵，不能用牛拉车耕田，更不能宰杀，只能骑着牛打仗，拓荒种田都是人力。

“怪诞！”年轻人轻蔑地摇摇头，冷笑一声。

“别乱说。到了，看。”

前方的河谷树林已经是枯叶萧疏，一片大瓦房显露出来。房前空场上飘着一面黑色的大纛旗，依稀可见旗面绣着一头狰狞的牛头人身像。两人在林外停下牛车，徒步向瓦房走来。

突然，林中“哞”的一声低沉的牛吼，有人高声喝道：“牛，生身父母！”

“人，牛身灵性！”中年人奋力回答。

林中小道走出一名壮汉，身穿筒状的兽皮长袍，粗声大气问：“秦人么？”

“正是。”

“要做甚来？”

“要见大牛首，特急公事。”

“啊，懂了，是否甘、杜二位公子？”兽皮长袍者审视一番，显然是个知情头领。

“正是，在下甘成。”中年人一指同伴，“这位乃公子杜通。我等见过将军。”

“将军算个甚来？我是二牛！”兽皮长袍者认真纠正着自己的官号，又向树林外一瞥，脸黑了下来，“你，敢用牛神爷拉这烂车？”

“二牛大人，”甘成拱手答道，“这是头神牛，它自己非要拉着车来见大牛首。”

“噢？车里可是给大牛首的贡物？”二牛黑着脸。

“正是。药材、兽皮、刀剑。”

二牛突然哈哈大笑：“难怪难怪！当真神牛！”又转身高喝，“五牛，去将牛爷爷卸套，叫两个女人去侍候。你自己拉车到宫里来！”

“嗨！五牛遵命！”林外有人粗声答应。

“好了。你，你，随我二牛来。”头前大步带路走了。

杜通拼命憋住笑意，跟在郑重其事的甘成身后，穿过曲曲折折的林间小道。不经意一瞥，杜通却发现密林中隐藏着至少一两百身穿土黄色兽皮的弓箭手，引弓对准林间小道，心中一惊，不禁冒出了一身冷汗，四面环顾，却又不禁“噗”地笑出声来。原来林间疏疏落落的空隙处，闲走着几头壮硕的黄牛，一群男女正争相钻在牛腹下吮奶，更有几个半裸少女爬在牛脊梁上气喘吁吁，呻吟不断……甘成回身，向杜通严厉地瞪了一眼，拉起他的手大步向前。

出得树林，来到那片大瓦房前，甘成拉着杜通便向那面牛头人身的大纛旗扑地拜了三拜。领路的二牛两手圈在嘴边，向大瓦房内高声传呼：“哞！秦国老太师公子，求见大牛首！”

大瓦房内也“哞”的一声牛吼，随即一个悠远的声音应道：“进——”

甘成、杜通来到正中的大瓦房前，却见一扇整石大门洞开着，六名虎皮弓箭手雄赳赳站立门外。进得门内，幽暗一片，浑如夜晚。原来房内没有窗户，进深又深，若非一盏粗大的兽油灯吱吱冒着油烟摇曳闪烁，还真难以开目见物。甘成、杜通不由揉揉眼睛，才看见大屋最深处有一方极大的义渠人叫做“火炕”的土榻。炕上一大张虎皮，虎皮上斜卧着一个须发花白的老人。甘成心知，这是大牛首无疑了。大牛首的火炕下有一个大洞，洞里火光熊熊，满屋子都热烘烘的。两个半裸的女奴正偎在眯着双眼的大牛首身旁，一个为他仔细地梳理白发，一个用小木槌轻叩他的小腿。火炕旁边的地上，昂首挺立着一头

弯角闪亮的威猛公牛，牛身披着红布，牛头戴着铜面具，不断出蹄踩踏着伏在地上的一个裸体女人。女人辗转反侧轻轻呻吟着，似乎并不感到痛苦。

甘成还算得镇静如常。杜通却因第一次来义渠，惊讶得进了梦境一般。

“来者可是甘、杜二位公子？”火炕上的老人沙哑地悠然开口了。

“甘成、杜通，参见大牛首。”

“好了好了。老太师给我老牛带甚个好物事来了？”

“禀报大牛首，家父奉送药材一百斤、兽皮一百张、上好刀剑一百口。”

“噢，都是老牛想要的物事嘛。说，是要我出兵咸阳么？”老人依然眯缝着眼睛。

甘成拱手道：“大牛首，义渠靖难咸阳，并非家父一人之意，实是万众国人之心。商鞅新法不废，穆公祖制不复，义渠人也将大祸临头。”

“老太师可有亲笔书信？”大牛首没有理睬甘成的慷慨陈词。

“大牛首明察，家父阴书随后便到，只怕……只怕义渠无人可以整读，是故，先由甘成杜通为特使，以彰诚信。”

“嘎嘎嘎嘎嘎！”突然一阵老鸹似的长笑，大牛首道，“中原阴书算个甚？老牛懂得！敢小视我义渠么？”

杜通一直没敢插话。他当然明白“阴书”的讲究：但凡军国大事要传递秘密命令，便将一份书信的十多支竹简打乱分成三五份，由几个

快马骑士分路急送，每个快马骑士只送一份，若万一被敌方截获，任谁也看不懂其中意思。收信人收齐竹简后，按照竹简背后的暗符重新整理排列，便知原意。这叫“三发一至”或“五发一至”，若无有经验的书吏，确实容易弄错顺序，导致错解密信内容。义渠蛮戎，何来此等书吏？想想生气，杜通不禁高声道：“大牛首不明事理！老太师派出公子，还不如一封阴书么？”

大牛首又是一阵嘎嘎怪笑：“你这小子，说得还算有理。好，这件事撂过，老牛也不在乎那几片竹板子。”

“大牛首明断。”甘成不失时机地奉承了一句。

“哼哼。”大牛首冷了脸，拾起了方才的话题，“甘成，你也休得欺瞒老夫。商君变法，与我诸族有约：戎狄祖制，三十年不变。我义渠，有何大祸可言？”

“大牛首差矣！”甘成连连摆手，“纵然三十年不变，大牛首的安宁时光也只剩得五年了。五年后新法推行西陲，义渠人就得用牛耕田拉车了，族奴也得废除。大牛首也只能做寻常族长，再也不是义渠封国的大牛首了。义渠人，也得编入官府户籍，男丁得从军，女子得种桑麻，一人犯法，十家连坐。到得那时，义渠封国的牛神日月，只怕要从泾水河谷消失了。”

一时间，屋内的义渠牛官都惊慌愤怒地望着甘成。

大牛首霍然坐直，推开身边女奴，冷冷一笑：“恢复了穆公祖制，义渠又有甚个好处？”

“祖制恢复之日，秦国世族元老将拥立新君。义渠国可得散关以西三百里地面，正式立国，大牛首可称义渠大公，与秦国并立于天下！”甘成慷慨豪爽，俨然一国使臣。

“只可惜呀，空口无凭，嘎嘎嘎嘎嘎！”大牛首又是一阵老鸹大笑。

杜通跨步上前：“大牛首，这是世族三十二元老的血契！”双手捧上的是一方白色羊皮。火炕上的大牛首接过，凑近吱吱冒烟的兽油灯，一片血字赫然在目。最后是大牛首耳熟能详的一片名字。大牛首端详一阵，抖抖羊皮笑道：“那我就留下这篇血契了，日后也有个了结。”

杜通急道：“大牛首，这可不行，我等还要到其他部族……”

甘成连忙抢断话头：“大牛首，旬日间我便可从狄道归来，届时留下血契为凭，如何？”

大牛首阴沉着脸沉吟道：“也好，我不怕你等骗诈。但有血契，我便发兵。否则，甭怪我老牛说了不算。”

甘成愣怔住了。按照他父子的谋划，血契“只做看，不做留”。如此重大的裂土分国的凭据，绝不能留在这些素无定性的蛮夷手里。然则这个老奸巨猾的大牛首，没有血契便不发兵，这却如何是好？他之所以要从最近的部族开始联结，就是怕万一在他们的联结还没有完成的时候咸阳突变，已经联结的部族就能立即发兵；如果不给他留下血契，这个万全谋划等于落空，岂不坏了大事？思忖片刻，甘成拱手道：“大牛首如此看重血契，我等就留它在义渠。然则，我有两个约件。”

“说吧。老牛只要不受骗，就不为难你。”

“其一，若其他部族头领派人来查，大牛首须得出示血契。”

“这血契，原本是对西陲诸部的，自然应你。”

“其二，若我等尚未回程而咸阳有变，大牛首得立即发兵。”

“啪！”大牛首双掌一拍，“我义渠与秦人有五百年血仇，用得你说？一言为定！”

在义渠盘桓了一夜，甘成、杜通又详细询问了义渠的兵力与可联结的同盟部族，为狡黠的老牛首出了许多主意，第二天早晨方才离去。

一路上，杜通对留下血契有可能引发的后患忧心忡忡，絮叨几次。甘成又气又笑道：“你是昏头了？不知第二步谋划么？”杜通怔怔道：“第二步？第二步是何谋划？”甘成劈手一鞭，甩断了一根粗大的拦路枯枝：“掌权之后，立即剿灭戎狄！秦国后院有此等鸟国，谈何穆公祖制？他留下血契，鸟用！”

杜通恍然大笑：“甘兄儒士，粗话却忒妙。直娘贼！走！”

二人大笑，扬鞭催马，向西去了。

二　百骑扬威　震慑草原

西出陈仓的山道上，还有一支马队在兼程疾驰。

从整肃奔驰的阵势看，这不是一支普通的马队。但是，既没有旗号，又身着布衣便装，还押着几辆遮盖得严严实实的篷车，却又分明不是军中骑队。马队中有一辆轺车，车中站着一个又矮又黑的肥子，却是那个商於郡守樗里疾。这支奇特的马队一路疾行，不在任何驿站休整，只在偏僻无人的荒凉河谷饮马打尖，然后又是无休止地奔驰。旬日之间，马队越过葫芦水、上游渭水、祖厉水、关川水、庄浪水，进入了戎狄部族聚居的陇西大草原。

神秘马队引起了戎狄牧人的惊奇，飞马跟踪，一路报到了郡守单于的大帐。

却说樗里疾料理完商君丧事后，写好了辞官书呈递咸阳，将郡署的公文、印信并一应府库钱粮打点清楚，准备回祖籍老家种田了。窝冬本来就没有甚公事，今年冬天更是冷清，樗里疾心头郁闷，除了隔三差五地找山甲饮酒，倒也悠闲地收拾妥当，准备开春后封印离去。看看过了二月头天气变暖，竟还没见罢黜君书下来，便想自顾离去。不想正在这日，官署外马蹄声疾，一骑快马堪堪赶到，报说咸阳特使到了。樗里疾生性豁达，不想将辞官弄得生硬而去，出门接了特使君书，打开一看，大大地吃了一惊——国君急命：宣他与前军副将山甲紧急赶赴咸阳！

樗里疾大是迷惑。将他当做“商鞅党羽”问罪么？君书中却只字未提商於官民与他樗里疾在冬天的作为，仿佛商於郡没有发生过任何事情一般。细细一想，国君要是拿他治罪，岂能等到今日？即或处置迟缓，派公室禁军来拘捕也完全来得及，因为他并没有逃跑的准备。是国君有所顾忌么？不会。这个新君的作为，樗里疾从远处大处看得很透，他能对商君这样的栋梁权臣动手，又何须对一个小小的郡守闪烁其词？然若非治罪，还有何种可能？莫非要升官？念头一闪，樗里疾不禁哈哈大笑，自己当真滑稽，竟在辞官归隐之时还能想到如此美事，人心，真真不可思量也。愣怔半日，樗里疾觉得还是该当走一趟咸阳，问心无愧，怕他何来！悄悄地辞官而去，日子过不安宁，心里也舒坦不了。思忖妥当，找来山甲一说，山甲也是欣然赞同。

第二日清晨，二人快马出山，直奔咸阳而来。

咸阳城的雪灾还没有彻底消弭，几乎被掩埋的四面城门，费了数万步兵之力，方才清理出来。城内街巷则大费周折，官吏、禁军、国人全部出动，铲雪堆雪运雪，整整一个冬天，咸阳才从冰封雪拥中挣脱出来。饶是已经开春，国人还是懵懵懂懂，依然沉浸在那心有余悸

的惊雷暴雪之中。放眼望去，到处晃动着茫茫白色，冻干了的雪人触目皆是，漫无边际的雪原迟迟不能消融。眼看就要春耕大典，街巷却一片冷清。店铺没有开门，作坊没有工匠，官市没有生意，街上没有行人。这个生机勃勃的新国都，第一次在春天陷入了无边的沉寂。

樗里疾和山甲恰恰在这时来到咸阳，心里也是冷冰冰的不自在。进了宫门，行经车马广场，满当当一片干冰雪人。山甲不管不顾，狠狠啐了一口："直娘贼！世事咋变成了这样子！"樗里疾笑了："嘿嘿嘿，既来之，则安之，先听天由命。"前边领路的内侍仿佛没听见，自顾领着两人曲曲折折地来到一座小殿前，伸手一作请，轻捷地走了。

俩人进殿，又被一个须发灰白的老内侍领进了国君书房。新国君笑着请他俩入座，却对他们在商於的事情问也没问，就展开了书案上的那张羊皮大图道："两位看看，这里是何地方？"樗里疾眼睛一瞄道："陇西，戎狄草原。"山甲只是点点头没有说话。新君嬴驷正色点头："知道就好。今日就是要派你二位做特使，到陇西去，做一件大事。"樗里疾惊讶地睁大了眼睛，一时不知如何应对，看看山甲也是木呆呆地犯迷糊。终于，樗里疾期期艾艾地拱手道："君上，这，这，合适么？我的辞官书？"

嬴驷哈哈大笑道："有甚不合适？二位都是奇能忠义之士，难道做不了特使？辞官书？我没看见过啊。"愣怔片刻，樗里疾觉得没必要多说了，看了山甲一眼，二人深深一躬："请君上明示使命。"

"好！"嬴驷亲自掩上了书房大门，回身笑道，"我说完了，你等要是还不愿去，许你辞官。"坐在了书案前，一口气秘密交代了整整一个时辰。

出宫时，已经是天色暮黑了。回到驿馆，二人一番商议，次日立即分头准备。樗里疾准备一应文事，山甲则秘密挑选骑士并做一应武

备。三日后的一个夜晚，一支马队便从咸阳北阪的松林中秘密出发了。

这是一次最模糊最艰难也最没有把握的出使，使命是：拆散戎狄部族与世族元老可能产生的叛乱同盟，釜底抽薪，防患于未然。说实在话，樗里疾确实没有成算。但当他听完新君的一席肺腑之言，还是二话不说慷慨应承了下来。“赳赳老秦，共赴国难”，有商君的铮铮硬骨在前，身为商君变法的地方干员，他能推辞么？但说到底，樗里疾还是被新君嬴驷铲除复辟、维护新法的胆识征服了，有这样的国君，商君总算没有白死。

然则，如何完成这趟使命，先到哪里，后到何方，樗里疾却大费了心思。

秦国大势：关中的老秦人绝不会跟随世族反对变法；唯一的危险，就是具有动乱传统的西部戎狄部族。戎狄诸部若不动荡，铲除上层的世族力量，就变成了一件比较简单的事情。否则，秦国的半壁河山大动荡，铲除世族也就变成了投鼠忌器的棘手大事；秦国必然要花很长的时间，来消磨这些反对变法的势力；搞得不好，新法功败垂成亦未可知。然则要稳定西部，却是谈何容易。

戎狄，是春秋战国时期对西部游牧部族的一个总称。实际上，西部戎狄包括了大小一百多个游牧部族。他们的生存地域极为广阔，东起泾渭河谷，西到无边无际的草原群山，根本没有确切的边界。这还只是与秦国相关的游牧部族，若要再算上燕赵两国北部草原大漠的游牧部族，那简直是数不胜数；若再算上楚国东南部众多的山林南夷部族，华夏中原便处在了游牧部族与山林蛮族的四面包围之中。虽然这些游牧部族与山林部族落后愚昧，一般不会对中原构成真正威胁，但在特定时期，若有诱发因素，游牧部族与山林部族从四面蚕食中原，灾难也是毁灭性的。春秋初期，由于王权衰落诸侯争夺，中原自顾不暇，这种灾难总爆发了。游牧部族与山林部族从四面大举进攻中原，

中原农耕文明被压缩到了仅仅剩下黄河流域与淮河流域，一时岌岌可危。当时的齐桓公联结诸侯，倡行“尊王攘夷”，放弃诸侯之间的争夺，全力消灭游牧夷族的威胁。二十余年，大小百战，入侵中原的游牧部族与山林部族，方才被全部驱赶出中原。自那次大灾难之后，与蛮夷接壤的诸侯国，便将征服游牧部族与山林部族当做了头等大事。北部的赵国、燕国，东部的齐国，南部的楚国，西部的秦国，都不遗余力地对蛮夷大动干戈。当时的秦穆公最彻底，索性放弃东进争霸的雄心，全力对西部游牧部族开战，二三十年中，征服戎狄游牧部族一百多个，基本上安定了西部地区，也为秦国打下了一片广阔的后院。从那以后的百余年间，西部戎狄部族便做了秦国属地。

毕竟，游牧部族化入农耕文明的过程是艰难缓慢的。西部地区既是秦国的后院，也始终是威胁秦国的一座活火山。穆公之后，秦国但凡有动荡，戎狄部族必然是作乱一方的借用力量。秦国为使戎狄部族彻底归化，花费了极大气力。秦献公时，为全力东出，确保后院安定，将许多功勋世族举族安插进戎狄部族区域，督导游牧部族尽速地化为真正的秦人。

这一举措的结果，一方面是安定了戎狄部族，另一方面也使秦国世族与戎狄部族产生了盘根错节的关联。有些戎狄部族，逐渐地变成了某些世族直接的部族力量，唯世族之命是从，而不知公室国府为何物。而今，有可能在咸阳作乱的，几乎包括了秦国所有的世族元老，利用西部戎狄部族的力量做最后一争，便成为秦国世族最有可能的选择。

要使戎狄部族脱离世族控制，以秦国君主之命是从，绝非一件容易的事。

樗里疾知道，新君选定自己，一大半是因了自己的戎狄血统。

樗里疾祖上，本是陇西渭源河谷的大骆族人。大约还在嬴秦部族作为殷商王朝的西部常驻军时，樗里族因给驻军牧马，渐渐地变成了半牧半农家族。后来又因与华夏人通婚，化成了完完全全的耕战农人。秦穆公时，樗里疾的祖先与戎人英雄由余一起为秦国平定西部立下了汗马功劳，一时成为陇西望族。秦出公时，樗里疾的曾祖娶了出公的一个堂妹，算是与公室联姻，成了国亲。不幸的是，秦出公命蹇事乖，做了三年国君，便被逃亡在外的公子嬴师隰（秦献公）发动政变夺去了国君大位。樗里族由此被株连，地位家道一落千丈。秦献公时，樗里疾的祖父不能做官，只好回到陇西河谷侍弄桑麻。十年勤奋，挣得个富裕小康，又兼经常为戎狄头领们排解纠纷，竟成了戎狄部族中人人敬仰的“樗里公”。但樗里疾的父亲却又很想返回秦国腹地，于是在四十多年前，又回到了陈仓山地的河谷居住。在秦国新派力量中，子车氏一族、樗里一族，算是与戎狄部族渊源最深的家族了。但是，子车氏的车英身为国尉，地位太过显赫，显然不适宜作为秘密特使。于是，樗里疾便成了最合适的特使人选。国君若不清楚樗里族的家族历史，如何会教他这个文职郡守深入陇西去完成如此重大的使命?

但是，除了少年时代的模糊记忆，樗里疾还没有回到过陇西草原。这里的一切，对于他都是陌生的。路途倒是不用他操心，秦军中熟悉陇西的骑士大有人在，加上山甲又是个人精，一路上的事务几乎不用他过问。樗里疾唯一要思谋定夺的，是权衡先后次序与对付戎狄部族的众多单于头领。

国君没有交代任何具体方略，只是反复强调了一个目标：一定要切断戎狄部族与咸阳世族的任何盟约，稳定住戎狄部族。具体的行动方略，“悉听特使决断”。国君如此放得开手，倒教樗里疾心里分外沉甸甸的。一番认真琢磨，樗里疾决定走一条“先西后东”的路子——不在东部戎狄区域滞留，直插最西部的游牧部族区，从西向东稳定戎狄部族。

这是一个超乎寻常的大胆思路。寻常人做这件事，都会由近（东）及远（西），逐一安定。这样做保险——咸阳一旦有变，距离咸阳最近的戎狄部族，不会借地利之便对秦国腹地造成压力，而远在陇西草原的戎狄要开进关中，至少得二十天左右，毕竟还有时间做防范准备。

但樗里疾却完全是另一种判断。

从大处着眼，东部的戎狄部族大多与秦国来往很早，渊源较深，虽在表面上仍然保持着原先的生活风貌，然在实际上已经缓慢地脱离了粗放的纯粹游牧，逐渐成为半农半牧的“半老秦人”。更重要的是，他们都不是游牧大部族，真正游牧部族的那种狂野好战，也在他们身上逐步消退，部族的独立战斗力也大大下降。这一带唯独值得担心的，只有一个义渠国。但若没有西部的戎狄后援，义渠国的牛头兵则根本不是秦国新军锐士的对手。

另一面，上邽、临洮以西广阔的山林河谷草原上的游牧部族，才是保持着好战传统与众多人口且有真正强悍战斗力的游牧部族。这些部族虽然也臣服了秦国，但关系却很松散，治权也相对独立得多。这里的郡守、县令都是由大部族的单于轮流担任，实际上不起甚作用，但有大事，还得国君派遣特使直接调停。秦国真正的动荡根源，正是这里的戎狄部族。秦孝公初期，六国策反戎狄，瞄准的也正是这些部族。

在这些部族中，势力最大的是四大部族：山戎、犬戎、赤狄、白狄。若遇战事，这四大部族各自均能发动两三万骑兵，在草原山林区域算得上声威赫赫。西周末年周幽王时，便是这四大部族受申侯拜请，联结义渠与其他三族共八万骑兵攻陷镐京、丰京，将西周的两座京城大火焚毁，渭水平原被抢掠一空。中原诸侯的战车兵闻风丧胆，无人与之争锋。也就是那一次，嬴秦部族受太子宜臼（后来的周平王）之命，从陇西河谷奋然起兵勤王。五万黑色骑兵与戎狄的八万骑

兵在渭水平原浴血厮杀，将戎狄大军杀得尸横遍野，唯余一两万人逃回西陲。自那以后的四百多年间，西部戎狄再也没有与已经成为诸侯国的嬴秦部族展开过如此血战，相安无事了一百多年。

直到秦穆公再次起兵平定西戎，大散关与陈仓谷以西的游牧戎便归附了秦国。但在穆公之后的百余年间，由于秦国内乱迭起，国力衰弱，西部戎狄与秦国的关系也就日渐松散。秦孝公即位之初发生的西獂部族叛乱，正是秦国在西部无暇维持的结果。商鞅变法时期，为了稳定西部戎狄，秦国采取了“三十年不变西族”的国策，与戎狄维持了一段井水不犯河水的岁月。若秦国大势稳定并不断强大，西部戎狄自然可以慢慢消化，甚或可以对西部开始一体变法。然则，商鞅被杀，朝局不稳，世族发动了“请命复辟”，西部戎狄的动乱就有了一个大大的诱发因素。四大部族素有敌视中原的传统，又加上对即将来临的“西族变法”忐忑不安，野心自然会蠢蠢欲动，此时若有世族元老出面，约请戎狄发兵“靖难”，难保不会发生四百年前的镐京之变。

这就是西部四大部族的危险所在，也是樗里疾直奔草原深处的用意所在。

六天之后，樗里疾的马队看到了枹罕(注) 。

枹罕，秦国最西部的一个要塞，实际上就是一座方圆三里多的夯土城堡。因为地处三条河流的交汇地带，所以成为戎狄四大部族游牧的中心区域。这地方北临黄河，南临大夏水与洮水，东临庄浪水与漓水，方圆千里，山水相连，草原广阔，是秦国西部一块水草丰茂的游牧区域。西部戎狄最有实力的四大部族，在这一区域已经生存繁衍了千余年。

樗里疾在山头遥指草原土城，对便装骑士们下令：“进入枹罕，你等便是我这马商的驯马师。山甲将军便是我的家老。安驻营地，不得外出滋事，违令者斩！”

“谨遵将令！”山甲与骑士们齐声应命。

“牛角号起，走马下山。”樗里疾一声令下，十名号手“呜呜”吹动号角，一名壮实骑士扯出一面写有“马商樗里”大字的黑旗，跟在樗里疾车后，不疾不徐地向灰色的小城堡而来。暮色中，又大又圆的落日挂在枯黄的草原尽头，羊群牛群马群，都在轰轰隆隆地向这座土城靠拢。有的已经在选定的避风洼地搭起了帐篷，燃起了篝火，用木栅栏圈定了牛羊，肉香和歌声也开始飘荡了起来。放眼一看，靠土城最近的是羊群牧主，外围是牛群牧主，最外围则是马群牧主，遍野烟尘中倒是颇有章法。见有吹着号角的商旅马队下山，扎定的帐篷中拥出了各色男女老幼，惊喜地高喊着：“秦货来了！”“马商来了！”“要羊皮么？羊皮！”

尚未关闭的土城中拥出了十多个皮袍长发的戎人，迎着樗里疾的马队走来，为首壮汉老远就张开双手喊了起来：“噢嗬——哪国马商？——”

樗里疾也张开双手做苍鹰飞翔状，高声回答：“秦国马商。咸阳樗里——”

“啊哈！咸阳马商，好！”皮袍壮汉兴奋得双手向天高喊，“枹罕人欢迎你们！”

樗里疾知道，来者是当值郡守的迎商吏，下车深深一躬，将一袋半两钱递上：“天冷辛苦，弟兄们喝酒了！”迎商吏哈哈大笑着将钱袋扔给身后：“贵客心意，平分了！”回头也是深深一躬，“请贵客随我入城，营地已经安排好了。”樗里疾笑道：“多谢了。当值郡守是哪一位头领啊？”皮袍迎商吏顿时没了笑脸，高声回答：“山戎单于，乌坎大人！”

“单于郡守在城内驻守么？”

“马商贵客大人，乌坎单于的营地驻在外边，努，那里。”

樗里疾心中一动道：“啊，那我们也就不住城里了。走，向马群帐篷区扎营。”说完，跳上轺车，带领马队向最外围的草原深处冲去。身后皮袍迎商吏却快马赶来，遥遥高喊：“马商大人慢走——我来带路！有狼群——”

月亮挂在湛蓝的夜空时，樗里疾马队的十多顶帐篷扎好了。骑士们虽然便装，却完全按照军法行动，扎营完毕，立即埋锅造饭。樗里疾热情地邀请带路迎商吏品尝了秦中干牛肉、烙面饼与羊羹汤，迎商吏吃得满头流汗，啧啧赞叹不已。饭后，樗里疾请求迎商吏连夜带他到山戎单于郡守的大帐去，迎商吏现出惊讶的神色道：“好马多多了！明天不行么？”樗里疾笑道：“马商讲究快捷。天一亮，单于郡守拆帐走了，岂不好几天？”

“噢——明白！”迎商吏恍然点头，“好商人。走！”樗里疾对山甲叮嘱了几句，教他留守营地，自己带了两名骑士出帐，随迎商吏向单于郡守的大帐疾驰而去。

在臣服的游牧部族区域，秦国虽然也设置了郡县，但一直没有像秦川腹地那样设立官署与驻军。因为这些游牧部族归附秦国后，游牧生计并没有改变，若常设官署与驻军，对迁徙无定的游牧部族事实上起不了任何作用。对于秦国，这些游牧部族的归附，除了为秦国提供大部分战马与少数骑士，财货上反倒是国府倒贴。秦国重视西部区域的根本原因，是消除背后威胁与提供马匹兵源，保持一个真正安定的后院。基于这个目的，西部区域的郡县官吏，都是由国府赐封各部族头领兼任。枹罕区域草原辽阔，四大部族又不相上下，秦孝公当年西巡时就订立了一个新盟约：四大部族首领（单于）轮流做郡守，每人一年，统辖枹罕四大部族与其他小部族；四大部族各出五千骑兵，组成永远不解散的两万常设官骑，只听当年郡守的命令；其他骑兵则都是老传统，不固定地属于各部族，所谓“聚则成兵，散则为牧”。如此

一来，国府省了许多人力财力，部族之间也减少了诸多冲突，头领们乐于轮流执政，牧民们也很少为水草之地大打出手，二十多年来倒是一片升平气象。

山戎单于的大帐，坐落在枹罕土城最外围的草原深处。

樗里疾快马赶到时，单于郡守的大帐里正在举行一场不寻常的聚饮大宴。

枹罕土城坐落在一片连绵大山的南麓，非但向阳避风，且有大夏水从土城南流过，天然的水草形胜之地。冬天是草原部族的休牧窝冬期，从第一场大雪开始，大大小小的部族都从水草之地聚拢到这座土城周围来了。直到来年四月，方圆数十里的大草原，各色帐篷扎得无边无际，马牛羊犬的叫声此起彼伏。冬天聚拢，对牧人们还有一个特殊用场，便是“互市”。所谓互市，一来是相互交换多余物品，二来是与东方商旅交换盐铁布帛等物。一年积攒的皮张、牲畜、干肉等，都要在冬天脱手，换来粮食、盐巴、布帛、兵器、帐篷及各种日用杂物，待得冰雪融化春草泛绿，无数帐篷便星散而去，消失在无垠的绿色草原。那时候，想要找牧人做大笔生意，当真比登天还难。东方商旅总是在秋高气爽的时节，就开始向西部进发，为的就是赶冬天的草原互市。

樗里疾祖居西戎，自然十分清楚冬天对戎狄牧人的意义。

一入草原，他便嗅到了今年冬天草原的不寻常气息。以往的单于担任郡守时，除了两万官骑驻扎土城墙外，牧民帐篷都是自选地点，杂乱无章，牛群马群羊群全然不分。非但给互市带来诸多不便，猝遇风雪或外族入侵，马队牛羊相互夺路，往往混乱不堪。今年迥然有异，土城外只驻了一千官骑马队，其余牧民均按照羊群、牛群、马群的次序，从土城向外延伸：羊群帐篷在最里层，牛群帐篷在第二层，马群帐篷在最外围。乍看之下，仅仅是整顺了一些，似乎无甚其他作

用。然则樗里疾看在眼里一琢磨，便觉得大有文章。这种部署的要害作用，是大大便利了军事行动——羊群牛群行动迟缓，又是真正的财富，就驻扎在最靠近土城的最避风处；马群与官骑快速剽悍，却驻扎在最外围的草原深处。这便是不寻常处，明白是戎狄部族进入了备兵状态，一旦有事，随时可战。枹罕向西，杳无人烟，更为广袤的大漠高山中，从未出过有威胁的敌人；北边是阴山胡人，距离这里有数千里之遥，更不可能骤然南下；当此之时，戎狄部族的兵锋所指何在，已经不难看出端倪了。

樗里疾的体察没错，山戎单于的这场宴会，正是要议定东进大计。

入冬之前，山戎单于就接到了孟西白一发三至的阴书，请他们准备兵马，一旦特使到达，立即东进靖难。山戎单于曾与最亲密的犬戎单于做过秘密商议，二人都觉得这件阴书很突兀，还是先搁置一段再说。入冬不久，斥候飞骑回报——商鞅被车裂，世族元老请命复辟，咸阳陷入混乱。这个消息虽然大出意料，但却点燃了戎狄部族已经熄灭了许久的反东方火焰，人人亢奋，跃跃欲试地要做大事。山戎单于虽然只有三十二岁，刚刚继位两年，但却是个很有胆识谋略的头领。他觉得，必须在咸阳特使到达之前定下大计，才能做到动则同心，否则，牛拽马不拽，如何打仗?

大帐中聚集了四大部族的大小头领三十余人，每五人围成一圈，中间一个铁架上吊两只烤得焦黄发亮的全羊，身边是堆积如山的酒坛子。头领们大碗喝酒，短刀剁肉，高声呼喝，一片喧闹。待到人人汗津津脸泛红光时，山戎单于站起来一声高喊："静了——我有话说！"呼喝声顿时停止，目光都转向了这个年轻威猛的单于郡守。戎狄人虽然粗野狂放，但却很是尊敬主人。今夜的全羊大宴是山戎部族请客，而不是山戎单于以郡守身份动用"官货"请客，自然要对主人礼敬有加，主人要说话，头领们自然安静下来。

“小羊事一桩。”山戎单于一拍手，“咸阳新君杀了商鞅，老世族要复辟祖制，请我族群起兵，攻入咸阳，另立新君，共享秦国。去不去？放开说话。”三言两语便告完毕，大手一挥，“就这事，说！”

“哄嗡”一声，满帐头领炸开。有人不禁高喊：“还羊事？马事牛事！”

戎狄习俗，大事小事均以“马牛羊”比喻，“马事牛事”是大事，“羊事”是小事。有人高喊“马事牛事”，足见头领们的兴奋重视。他们原本已经听到了各种口风，也预感到今夜有大事，却没想到果然如此，亢奋得不能自已，立即哄哄嗡嗡地嚷嚷起来。但这件“羊事”毕竟非同寻常，半天没有一个人站出来说话。乱了一阵，一头红发的赤狄老单于阴阴笑道：“单于郡守，咸阳杀商君，可曾与我等商议？”

“没有。”山戎单于只说了两个字。

“好么，只要我做杀人刀，鸟！去做甚？”

“赤老单于大错了！”一山戎头领高声道，“咸阳老世族要与我共享秦国，何等肥美牛事？商议不商议，管他个鸟来！”

“肥美牛事？啊哈哈哈哈哈！”白狄单于扬着手中红亮亮带着血丝的羊肉，一头黄白须发分外显眼，“当真小儿郎也！知道么？当年我族攻入镐京，下场如何？苍鹰勇猛，啄不得虎豹皮肉！”

一时间大嚷大争起来，赤狄白狄两部族的头领们似乎不太热衷，反反复复只是喊“不做咸阳杀人刀”，实际上却是对与秦人血战几乎灭族的惨痛故事犹有余悸。山戎犬戎两部族的头领们却亢奋激动，大叫“羊换牛，不能错过市头”！当值郡守的山戎单于一言不发，听任众头领面红耳赤地争论，如此半日之间，莫衷一是。

正在此时，武士进帐禀报：“迎商吏带一咸阳马商，求见单于郡守。”

单于郡守眼睛一亮，高声道：“有请马商。”帐中头领们也是一阵惊喜，顿时安静下来。正说秦国事，便来咸阳人，探听虚实正是机会，谁不高兴?

“咸阳马商樗里氏，参见单于郡守！参见诸位单于头领！”樗里疾进得大帐，笑容可掬，一圈躬身拱手的大礼。

赤狄老单于哈哈大笑：“樗里氏？可是大骆樗里氏子孙啊？”

“回老单于：在下正是大骆樗里氏之后，樗里黑！”

“好好好！”赤狄老单于拍案笑道，“有个樗里疾，与你如何称呼？”

“樗里疾乃我同族堂兄，他做官，我经商，相互帮衬。”

单于郡守豪爽地一挥手：“老族贵客，来呀，虎皮垫设在首座，再烤一只羊来！”

一名壮硕的女仆立即捧来一张虎皮坐垫，安置在单于郡守的坐垫旁。这是四大单于的首座区域，设在大帐正中的三尺土台上。坐垫安好，立即就有一名赤膊壮汉提来一只刚刚剥去皮毛的红光光肥羊，“咣当”一声，吊在了首座中间的铁架上。石头圈内不起烟的木炭火蹿起高高火苗，肥羊立即冒出吱吱细响腾腾热气。

一通来回走动呼喝寒暄完毕，肥羊皮肉已经吱吱冒油，只是未见黄亮。樗里疾回到座前双手一躬：“多谢单于郡守！”坐到虎皮垫上，顺溜地抽出腰间一柄尺把长的雪亮弯刀，径自在烤羊身上“噗噗”两刀，卸下一只滴血的羊腿，摆在面前的大盘上，然后举起陶碗高声

道：“樗里黑重回祖居之地，先敬单于头领们一碗！”话音落点，汩汩饮干，扬手亮碗，滴酒未下。陶碗一撂，弯刀剁下一块血丝羊肉，怡然自得地大嚼起来。

“好——”“够猛子！”单于头领们齐声喝彩，一齐举碗饮干。

赤狄老单于哈哈大笑：“这黑肥子！敢咥此等血肉，有老根！”

单于郡守笑道：“今年一冬，东方商人没一人来枹罕互市，樗里兄孤旅西来，好胆气！”

樗里疾心知郡守话中之意，啃着肉笑道：“单于郡守，东方商人今冬有一怕：怕秦国新法有变，西进互市，反被秦国截留财货。这是秦穆公老办法，果真恢复了，谁敢来也？”

“你樗里氏就不怕秦国有变么？”白狄老单于急迫插话。樗里疾大笑：“秦国不会变，有何可怕？东商多疑，樗里黑乐得独占马利！”

单于郡守盯住客人：“秦国诛杀商君，世族元老复出请命，眼见就要变了，樗里老客如何说不会变？”此话问得扎实，帐中顿时安静下来，头领们的目光齐刷刷聚在这咸阳马商的身上。

樗里疾悠然一笑道：“单于郡守，樗里氏原本西域大骆族，与枹罕四大部族本来一家，但有实情，樗里黑不敢相瞒。我兄樗里疾说：秦国诛杀商君，一是迫于六国压力，二是新国君怕商君权力过大。若为废除新法而诛杀商君，世族元老何须请命复辟？黑肥子临走时，国君已经书告朝野，秦国新法不变！否则，黑肥子吃了豹子胆，敢继续西来互市？单于郡守，你没有收到君书么？”

“如此说来，世族元老是违抗君命了？”单于郡守回避了君书一问。

樗里疾点头：“单于郡守，明察！”

“既然如此，国君为何不诛杀世族元老？”犬戎单于骤然气势汹汹。

“君心如天心，难测难说。”樗里疾不作确定回答，更像是个商人。

帐中一个头领突然一扬手中的切肉弯刀，高声喝问：“秦国新军，战力如何？”

樗里疾见此人黑发披散，粗猛异常，知是山戎部族的勇猛将领，思忖笑道：“咱黑肥子在商不知兵，难以确实回答。不过，将军若想知道秦军战力，黑肥子倒有个办法。”

帐中一片亢奋，“哄嗡”一声，纷纷问何办法。四大单于也一齐盯住樗里疾，停食了酒肉。樗里疾悠然一笑道：“也是天意。黑肥子这次买马，是给秦军补充战马的。后军主将特许，给我拨了一百个骑士随行，专门试马、圈马、驯马。要想知道秦军战力，与这个百人队比比，不就明白了？”

“好！好主意！”“比武！”“草原骑士，战无不胜！”听说与秦军较量，帐中一片鼓噪。

单于郡守思忖一阵，也觉得这是个试探秦军虚实的好主意。要想东进，毕竟两军实力对比是最重要的。风闻秦国新军练成后战力大增，曾一举战胜魏国铁甲精骑收复河西。然戎狄部族素称骑兵鼻祖，历来蔑视中原骑兵，现今的秦国纵然练成了新军，能有多精锐的骑兵？一个百人马队的较量，是决然可以看出骑兵实力的。无论怎么说，这都是一个极好的机会，既试探了虚实，又不伤和气。虽作如是想，但这个轮值郡守的山戎单于却很有心计，看着樗里疾诡异地笑

道：“黑老客，莫非有意带来了最精锐的骑士？”樗里疾哈哈大笑道：“精锐？哪个将军会把最精锐的骑士交给商人圈马？不过，实话实说吧，他们都是老兵，对验马驯马倒真有一套。不然啊，老族人骗了我，黑肥子可要掉脑袋哟！”帐中哄然大笑，谁也没有因此而感到羞恼。

单于郡守又笑了：“既非精锐，有甚比试？刀剑无情啊。”

“不是精锐，才是常情。单于的骑士胜了他们，黑肥子老戎人，脸上也有光。”

“一言为定？”单于郡守看了看四周。

“慢。”赤狄老单于站了起来，“马队比武得有个规矩。比两阵，第一阵官骑上，第二阵散骑上，死伤不论，如何？”

樗里疾略微思忖，双掌一拍：“好！有事黑肥子担了，左右只是个比武。”

一经说定，又是狂饮大嚼，樗里疾直喝得胡天胡地的呼喝喊叫，才得踉跄出帐。

四大单于与头领们却一点事儿也没有，还秘密计议了半个时辰，方才散了。

樗里疾到了黑糊糊的草地上，立即手指伸到喉咙里一阵乱抠，大大地呕吐了几阵，才被两名“马师”驮了回来。一路寒风颠簸，到得营地樗里疾已经清醒，即刻唤来山甲与骑士百夫长商议。山甲虽是步卒出身，但对马战也算通晓，更重要的是他精明过人，实战急智极为出色，是秦军中有名的“山精”，教他做樗里疾助手，为的就是比武这一着。樗里疾将事情引上了道，便教山甲们商讨应对战法。

山甲与百夫长兴奋得眼睛放光，一通计议，又找来伍长、什长一说，再会聚百名骑士布置了半个时辰。骑士们精神大振，立即分头对马具兵器检查准备，一个时辰后方才歇息。

太阳升起在山头，枯黄的草原辽阔静谧，没有风，没有霜，难得的好天气。

日上三竿时分，“呜呜”的牛角号响彻了河谷土城。草原深处烟尘大起，隐隐的旗帜招展，马蹄如雷。瞬息之间，单于郡守帐外的空旷洼地上聚来了千军万马。又一阵牛角号声，旗帜翻飞，马队迅速列成了两个大方阵。戎狄的两万官骑也是秦军装束，黑旗黑甲，在单于郡守帐外的高台下面南列开。四大部族各自的骑士，则是戎狄的传统装束，无盔无甲，长发披散，羊皮裹身，弯刀在手。旗帜分为红白蓝黑：赤狄红旗，白狄白旗，山戎蓝旗，犬戎黑旗。四面大旗下各有一万余骑士，列成了一个比官骑更壮阔的方阵。列阵之间，遥闻草原上马蹄杂沓，各部族牧民纷纷从枹罕四周赶来，聚拢在四面山头，要看这场罕见的结阵大比武。

方阵列成，四大单于登上了大纛旗旁的高高土台。单于郡守扬鞭一指台下方阵，狂放大笑：“如此军威，秦军岂非以卵击石？啊哈哈哈哈哈！”

犬戎单于雄赳赳高声道：“杀死这个百人队，祭我战旗，杀进咸阳！”赤狄老单于摆摆手：“莫急莫急，比完再说，但愿我戎狄有五百

年大运。”白狄单于正要说话，却突然一指南面山口：“来了来了，看！”谷地入口处，一队铁骑如狂飙般卷地而来。当先一面迎风舒卷的

黑色战旗，旗面无字，旗矛却是闪烁生光，正是秦军百人队的无字战旗。清一色黑色战马，清一色黑色铁甲，在枯黄的草原上如一团

黑云压来，其声势恍若千军万马。

四面山头与草原上的万千人众肃然寂静，一时忘记了喝彩。顷刻之间，马队已经飞驰到中央高台下列成了一个小方阵。此时，樗里疾才骑着一匹走马气喘吁吁地赶到，向高台遥遥拱手道：“单于郡守——如何比法啊？——”

高台上的单于郡守摇摇马鞭作为招手礼节，高声道：“老客上来看。你在下边，没有用处！”

樗里疾哈哈大笑：“对也！黑肥子原本不懂战阵，他们有百夫长。”说着就上了土台，与秦军骑队一句话也没说。

单于郡守又摇摇马鞭，向四面山头与谷地巡视一圈，拉长嗓子高声喊道：“父老兄弟人众军兵听了：秦军骑士与我族骑士比武，两阵。每阵，双方各出五十骑。第一阵，戎狄官骑对秦军铁骑；第二阵，戎狄勇士对秦军铁骑。明白没有？”

“嗨！”谷地方阵雷鸣般答应。

“回禀单于郡守——”秦军旗下精瘦的山甲高声道，“两阵并一阵比了，更有看头！”粗重激昂的声音充满了激奋，全场大为惊诧。

戎狄骑兵不禁大笑，一片哄嗡嘻哈之声弥漫到四面山头，连赶来观战的牧民们也笑了起来，高台上的四大单于也笑成了一团。只樗里疾一本正经道：“单于郡守，他们好心，想教父老们看个热闹红火。草原如此之大，人少了，不好看的了。”

一头红发的赤狄老单于呵呵笑着：“你个黑肥子，马上百骑，遮天盖地，规矩不好立，死伤了人，如何得了？”

樗里疾一副漫不经心的商人样儿笑道：“他们没有和草原骑兵对阵过，高兴着呢。死也好，伤也好，我出钱抹平便是。哎，可有一样，死的人多了，你们可得给我派人赶马。”

单于郡守哈哈大笑：“好！真砍真杀最来得！但有死伤人命，不要你商人出钱。按草原规矩，奖赏战死勇士！如何？”

“好！”其余三个单于一脸笑意，立即回应。

单于郡守转身向谷地挥动马鞭，高声喊道：“两军听了：今日较量，不用弓箭，真砍真杀，死伤有赏！戎狄官骑与戎狄勇士各出一百骑，与秦军百骑队一阵交锋！”马鞭“啪”地一甩，“开始——”

谷地山坡上的两排牛角号呜呜吹动，官骑阵前的大将弯刀一劈，一个百骑队从大阵边飞出，眨眼便到了谷地中心。领头骑士头盔插着一支五彩翎羽，显然是一员勇士战将，而不是寻常的百夫长。与此同时，四大部族的勇士骑阵也各自飞出二十五名骑士，连成一队，尖声呼喝着飞向谷地中心。他们身裹各色兽皮，裸肩长发，弯刀闪亮，与装束齐整的秦军和戎狄官骑形成鲜明对比。

论传统战力，这些裸肩长发的勇士，才是戎狄部族的中坚力量。秦孝公与四大单于盟约建立官骑时，各部族都不愿将最精锐的勇士交给官骑，最精锐的戎狄勇士仍然保留在四大部族的“部兵”里。尽管这些骑士装束不一五颜六色，却比戎狄官骑更有骄横气焰，压根儿就没有将秦军骑士放在眼里。本来他们要百人对百人，一阵击溃秦军百人队。可单于郡守坚执要比两阵——官骑与勇士散骑各出五十骑，各自对秦军五十骑较量。不想秦军小小一个百夫长，竟然提出两阵当一阵，秦军一百骑对戎狄两百骑。戎狄骑士人人怒不可遏，决意一阵便将这些老秦人剁成肉酱。枹罕草原是他们世代生存的大本营，他们的身上本来就涌动着狂猛好战的热血，岂能在本土教秦人猖狂?

散骑勇士们呼啸卷出，在距官骑百人队一箭之地，戛然勒马，雄骏的战马齐刷刷人立嘶鸣，弯刀闪亮，骑队顿时列成了黑白红蓝四个冲锋队形。这一勒、一立、一展，尽显戎狄勇士的马上功夫，草原上一片暴风雨般的欢呼喝彩。

显然，戎狄勇士是以部族为单元，要分成四个梯次对秦军侧翼发起冲锋，以便各显其能，看谁能一举击溃秦军；相邻的官骑百人队，则列成了一个“十十方阵”，要从正面冲击秦军骑阵。

南面一箭之地，是秦军铁骑。黑色战旗下清一色的年轻骑士，唯有当先的百夫长连鬓短须，估摸当在二十五六岁。这个百人队是典型的秦军铁骑，无论是战马还是装具抑或队列，都与戎狄官骑和勇士骑迥然不同。胯下战马，都是清一色的阴山胡马，高大雄骏，丝毫不输于戎狄骑士的草原骏马；不同的是，秦军战马的马身都裹着一层黑色皮革软甲，马头则戴着包裹铁皮的软甲面具，只露出战马的双眼；马上骑士全身铁甲铁胄，人手一口闪烁生光的阔身短剑。按照秦军装备，每个骑士还当有一张硬弓与二十支长箭，今日较量不许用箭，所以他们的弓箭已经全部卸下。此刻，秦军的队形很是怪异，没有列成司空见惯的方阵，而是列成了一个由三十三个三人骑组成的大三角阵势，百夫长单人独骑，在全队的最顶端。山甲则站在一座土山包上静静观望，看不出他有甚手段发号施令。秦国新军的步兵是千卒一旗，骑兵是百骑一旗，旗手均不在兵卒骑士之内计数。所以，这百骑队实际是一百零一人。旗手是专门挑选训练的特种骑士，非但要骑术高超，而且要身强力壮，能够同时使用旗枪与短剑搏杀。战场之上，旗手只跟定百夫长冲锋，所有骑士都看战旗的走向，号令分合聚散。

戎狄官骑则还是老式军制，千骑一旗。今日特殊较量，官骑散骑均有一面战旗作为声威标志，实际上并无号令作用。

见两军列阵就绪，高台上一声令下，山坡上的两排牛角号呜呜吹动了。戎狄官骑与勇士骑队一声呐喊呼啸，同时从正面与侧翼猛扑秦

军。四面山头与谷地草原，也是鼓噪喊杀，声若海潮沉雷，直要吞没撕裂秦军。

秦军百人队却没有同时发动，百夫长一瞄戎狄冲锋队形，低喝一声“二三列！”只见战旗哗啦一摆，马蹄沓沓，大三角瞬息间分为两个小三角。戎狄骑兵堪堪将近半箭之地，秦军百夫长突然高喊一声：“杀——”黑色铁骑骤然发动，两支黑三角风驰电掣般迎向两个戎狄百人队。

秦军百夫长带领的十六个“三骑锥”，迎战正面的戎狄官骑，另外十七个“三骑锥”则迎向侧翼冲来的勇士百人队。按照戎狄将领会商的战法，认为百人队是秦军最小的骑兵单元，必定是一体冲锋结阵而战，善于结阵而战的戎狄官骑从正面顶压，悍猛善战的戎狄勇士从侧面展开搏杀，秦军必败无疑。及至冲锋发动，戎狄骑兵却发现秦军竟分两路展开，等于每五十骑对他们一百骑。戎狄骑兵大为惊讶，却也更加狂傲，一片呼喝啸叫：“杀死秦人！”“一个不剩！”“秦军猖狂个鸟来！”闪亮的弯刀瞬间便包裹了两支秦军铁骑。

迎战戎狄官骑的秦军百夫长骑队，在接敌的刹那之间，闪电般排成了五个梯次，每个梯次三个“三骑锥”，最前列是百夫长、旗手与一个“三骑锥”组成的大三角。戎狄官骑则是“十十方阵”，每排十骑，共十排，卷地杀来。两相碰撞，秦军铁骑的三角队形像尖刀般锐利地插入方阵之中，三骑一组，将戎狄官骑的百人队立即分割为十几个小块搏杀起来。这种奇特打法，大出戎狄官骑意料。按照骑兵的传统战法，两军冲锋相遇之后就是展开搏杀；大军之中，寻常都以百人队为搏杀单元，百人队单独作战，却向来没有成法，只是散骑搏杀而已。戎狄部族的骑兵历史，比中原诸侯国早了许多，当中原诸侯还在笨重的车战时期，戎狄部族就依靠剽悍的骑兵屡次攻进中原。所以，戎狄部族素来自诩为骑战鼻祖，在骑兵搏杀方面历来蔑视中原诸侯，以为骑兵的取胜根本就是骑术、刀术加勇猛，没有其他。

今日，戎狄骑兵却突然遇上了从来没有见过的冲锋队形——不散不展，钉子般直插核心，当真是匪夷所思。一时之间，戎狄官骑大为混乱，不由自主地被搅成了大大小小十几个小圈子，每个圈子都是十几二十骑对秦军九骑或六骑。戎狄官骑纷乱组合间，已经有十余人负伤落马。小阵搏杀，秦军三骑一组，相互保护，配合得严密异常。戎狄官骑虽勇猛冲杀，却对这种“三骑锥”毫无章法，散开则各自为战，落单被杀，聚拢则重叠掣肘，相互碰撞，威力大减。每遇戎狄骑兵最擅长的单打独斗，就有秦骑前后包抄而形成三打一。刚刚围住一个“三骑锥”，外围就有两三个“三骑锥”杀来解围。于是战场上怪异迭起：分明是戎狄官骑多出了秦军铁骑一倍，却经常出现秦军铁骑围困戎狄官骑的搏杀圈子。戎狄官骑渐渐地丧失了反击能力，一个个纷纷落马。

不到半个时辰，戎狄官骑的百人队大部被杀，其余断腿断臂者均躺在枯黄的草地上喘息。奇怪的是，秦军百夫长并没有率领自己的五十骑来增援另外一阵，而是勒马外围，静静地看着另一场还没有结束的酷烈搏杀。这种做法，意味着秦军五十骑笃定了能够战胜戎狄的一百勇士骑，根本无须增援。

四面山头的牧民们看得气愤极了，一片山呼海啸般的嘘声口哨声。

另外一阵的搏杀，更是惊心动魄。戎狄勇士们本来就分为四队冲杀，想为各自部族争光，完全没有整体队形。秦军铁骑也根本不用强行分割，很自然地分为四个三角阵迎击，每阵四个“三骑锥”，十二骑对二十五骑，余下一个领头什长的“三骑锥”做游击策应。论个人马术、刀术与体魄强猛，戎狄勇士显然强于戎狄官骑，就是与秦军相比，也略胜一筹。但秦军的精良装具与整体配合却远远胜过戎狄勇士，结阵而战，秦军竟丝毫不显人数劣势。战马穿插，剑器呼应，极为流畅。相比之下，戎狄勇士们一旦相互间三五骑并马冲杀，总是要出现磕磕碰碰，只有不断地高声呼喝同伴“闪开！”“上！”“外边！”“我

在里边！”等各种口令，彼此的呼唤声与战马的嘶鸣、跳跃纠结在一起，乱成了一团。

秦军则极少出声，但有呼叫，必是队形变换。在电光石火般的激烈搏杀中，任何一个迟滞或混乱都可能是致命的。戎狄勇士的单骑本领，在训练有素配合严密的秦军铁骑面前无从施展。在一声声愤怒的嘶吼中，裸臂散发的戎狄勇士纷纷落马，或死或伤，重重地摔到坚硬的冻土地上。失去主人的战马不断在草原上狂奔嘶鸣，绕着小小战场不肯离去。饶是如此，戎狄骑士没有一个脱离战场逃跑，重伤落马者依然奋力挥刀，砍向秦军马腿。

秦军事先议定，不杀落马伤兵。这是军令，自然不能违犯。但几次这样的袭击之后，秦军骑士队形难以保持，渐渐出现了小混乱。正在此刻，突闻小山包传来一声悠长尖厉的呼哨声，响遏行云般贯彻战场！

阵中头领精神大振，怒喝一声：“杀——杀光——”一阵愤怒的呼喝嘶吼，杀红了眼的秦军骑士们纵马驰突，剑光霍霍，戎狄伤兵与残余的骑士悉数躺倒在血泊之中。

不到一个时辰，戎狄官骑全数瓦解，勇士骑兵全部被杀。

草原上安静了下来，人山人海的山头谷地，空旷得寂然无声。戎狄人无论如何不能相信，半个多时辰内两百名骑士竟全数被伤被杀，而秦军竟只是有伤无死。

四大单于脸色铁青，狠狠盯住樗里疾，仿佛要活吞了这个满脸木呆黑黑肥肥的秦商。樗里疾却恍然大悟般叫了起来：“咳呀！这新军小子们恁般厉害？单于郡守，跟他们再比！总要我族赢了才是！”

“呸！”赤狄单于怒吼，“你教戎狄丢人么？还再比？！”

单于郡守思忖良久，突然哈哈大笑道：“老客啊，说好的生死不论，戎狄人没有信义么？收兵！”

当天夜里，单于郡守大帐里的灯光亮了整整一夜。

第二日，四大单于亲自宴请樗里疾与秦军百人队，连连夸赞秦军骑士“天下无双”，并向每个骑士赠送了一把戎狄短刀。单于郡守还亲自在一张白羊皮上写了“永做秦人，永守西陲”八个大字，指派特使与樗里疾同赴咸阳面见国君。

一场痛饮，秦军骑士们将自己的甲胄赠送给了戎狄的一百名勇士，人人换上了戎狄骑士的裸肩皮袍，惹得满帐笑声。樗里疾高兴极了，出了两千匹马的大价，却只“买”了五百匹战马。戎狄牧民高兴得连呼“万岁”！草原上一片欢声笑语。

十日后，樗里疾马队带着戎狄特使，赶着五百匹战马，浩浩荡荡地向东进发了。

刚过上邽[注]，樗里疾就接到雍城县令送来的秘密战报：义渠国发兵叛乱，函谷关守将司马错率军两万，正在咸阳北阪迎敌。

三　北阪痛歼牛头兵

老甘龙第一次感到了不安。

三月头上，到了约定日期，还没有甘成的阴符传回来，甘龙的心头隐隐跳了几次。倒不是担心阴符被人截获，那东西就是一片竹板上画了长短不等颜色不同的一些线条，除了约定人自己，任谁也休想看懂。这阴符比阴书更为隐秘。阴书是“明写分送，三发一至”，能传达复杂的秘密命令；阴符则是“暗写明送，一发抵达”，不怕截获，但却只能传达简单的信号——成了还是没成、定了还是没定等。甘成办这种秘密要务特别稳妥，老甘龙从来没想过办事出了意外，诸如送阴符

的人是否病倒中途等，那种意外甘成完全可以想到，而且有办法克服。甘成的阴符杳无音信，只有一个可能，有人在针锋相对地和他“对弈”，这件事本身出了意外。

老甘龙专门进宫走了一趟，任何异常也没有觉察出来。国君嬴驷和他说了半个时辰的话，只是虔诚征询世族元老们的“国是高见”。甘龙只含含糊糊地说，世族贵胄们被商鞅害得太惨了，老秦人还是怀念秦国祖制。嬴驷则忧心忡忡地说，商鞅已经死了，事情要慢慢来，欲速则不达，要老太师多多斡旋，不要逼他，等等。末了还说到要晋升赵良为上大夫，辅助老太师理乱定国，征询甘龙意下如何。老甘龙一概地含糊其辞，不置可否。他从这位新君的眼睛里看到的是无奈，是暗淡，心下长长地嘘了一口气。

按照他的预想，新君嬴驷应当是这样的，否则，便是他大大地走了眼。

虽然如此，老甘龙还是决定提前发动“穆公定国之变”。这是他定下的事变名号——托穆公之名，引进戎狄，铲除新法，再将“杀戮乱国”的罪名加于戎狄而剿灭之。那时候，秦国就是老秦世族的，谁想推翻祖制都是痴心妄想。老甘龙不图在秦国摄政，图的就是光复穆公百里奚的王道大政。本来这件大事须当徐徐图之，不能轻举妄动。但是，甘成的阴符失踪却使他蓦然警觉：目下这国君还在懵懂之中，他若转而求助变法新派，岂非一切宏图都要付诸东流？就眼下实力而言，秦国实权还是操在变法派手中，元老们虽然都恢复了爵位，但却没有一个人派定实职，纵然赵良要做上大夫是真的，也是远水解不了近渴。当此之时，只要国君一转向，一切都会毁于一旦；机会，机会稍纵即逝；没有机会，老甘龙可以等待；有了机会，片刻的犹豫，也会招致永远的悔恨。

这日夜里月黑风高，一辆东方商人的辎车随着人流驶出了咸阳北门，驶上了北阪松林。片刻之后，一骑骏马飞出密林，在料峭春风中

向北方的大山疾驰而去了。

半月之后，一个惊人的消息传到咸阳——义渠国大牛首亲率十万大军杀来了。

甘龙终于松了一口气。义渠国发兵，说明西戎的狂猛骑兵也就要到了。对他来说，要思谋的只是如何引导国君清理逆党，理顺朝局，同时防范戎狄乱兵不要毁灭了咸阳，重蹈镐京之变的覆辙。老甘龙不再韬晦了，他穿起太师官服，一拨又一拨地接见元老贵胄，秘密部署着一件又一件大事。太师府俨然成了秦国轴心，声势比商君府主政时还要显赫。这次老甘龙没有进宫，他在等待，相信国君嬴驷会亲自到来，敦请他出面定国。他相信，嬴驷一定会来。那时，他的安排将震惊天下——嬴驷将像周文王为姜尚拉车一样，亲自在脖颈套上马具拉车，将他甘龙一直拉到咸阳宫门。

然则，三天过去了，嬴驷没有露面。

这日正午，老甘龙正在与杜挚、赵良、孟西白几人密商朝中大臣的任免，突然听得府门一阵沉重急促的脚步声，接着一声高宣："国君君书到——"杜挚赵良等惊讶得面面相觑。老甘龙哼哼冷笑几声："好不晓事，不用理会他。"老甘龙号称大儒，此刻说出这等有违礼法的话来，座中人人变色。正在此时，庭院中使者已经在径自高声宣读君书："大秦国君书：凡秦国臣工，闻书立即前往咸阳北阪，以壮我军声威。违书不前者，即行拘拿！"

"要我等观战？去不去？"杜挚轻声问。

"义渠大兵到了？当真快捷！"赵良显然很兴奋。

孟西白三人阴沉着脸不说话，似乎心事重重。甘龙霍然站起，走到廊柱下对使者冷冰冰道："回去，我等自然要去壮威。"

不想使者也冷冰冰回答：“不行。老太师必须立即登车。”又高声向厅中喊道：“里边尚有何人？立即前往北阪，否则一体拘拿！”杜挚等人闻言出来，看看使者身后刀矛明亮威风凛凛的一队甲士，甚话也没说，便出门上马向北阪去了。

甘龙思忖片刻，觉得事有异常，但一想到义渠有十万兵马，秦国充其量也就五万多兵马，心中顿时踏实，冷笑着登上轺车出了北门。老甘龙相信，尘埃落定之时，便是他与嬴驷算总账的日子，一时屈辱何须计较。

咸阳北阪的阵势，贵胄元老们做梦也想不到。

北阪，是咸阳北门外的一道山塬，也是渭水平原北边的第一道塄坎。从咸阳北门出来，一道十里长坡上到了塬顶，便是一马平川赫赫有名的咸阳北阪。其时，渭水还没有被引上北阪，塬顶除了一大片松林，便是莽苍苍平展展的林木荒原。义渠国兵马从泾水河谷南来，北阪是攻取咸阳的必经之路。秦军迎击的地点，也正是选在这里。

嬴驷接到樗里疾的快马阴书，心中底定，对义渠的叛乱决意采取根除后患的歼灭战。

还在商君赴刑之前，对世族势力高度警觉的嬴驷，就已经通过堂妹嬴华，在各个元老重臣的府邸布下了秘密查勘的眼线。去年冬天，他接到密报——甘龙的长子甘成与杜挚的长子杜通秘密北上，意图不明。嬴驷很是敏锐，立即察觉到这是世族元老要借用戎狄力量，逼迫自己废除新法复辟旧制。嬴驷没有急于行动，他在等待一个合适的时机。在樗里疾的西路出使没有分晓之前，对咸阳贵胄与义渠国，无论如何也不能有任何动作。按照嬴驷的推测，陇西戎狄安定之后，咸阳世族可能改弦易辙，义渠国也一定会偃伏下来，那时候要引诱义渠出兵从而根除后患，还真得颇费周折。反复权衡，嬴驷决定对陇西戎狄

慑服的消息秘而不宣，看看咸阳贵胄与义渠大牛首如何作为。能诱发他们出动更好，诱发不成，再图分而治之。

没有想到，义渠竟举族出动，十万大军向咸阳压来！

义渠发兵，意味着咸阳世族没有将嬴驷放在眼里，要将他这个国君撇在一边，要直接摧毁秦国新法了。那些老东西想的是，只要杀死变法派大臣，宣布恢复穆公祖制，新国君还不是他们鞭下的陀螺？想到这里，嬴驷一阵冷笑，在他看来，这恰恰是一举廓清朝局国政的大好机会，也是自己露出真面目赢得秦国民心的大好机会。此中关键，在于一举歼灭义渠国的牛头兵。嬴驷没有带兵打仗的经历，说到军事上，自然要倚重伯父嬴虔、国尉车英甚至还得加上将军出身的上大夫景监。但嬴驷想得更多更远，他要在处置这场特殊动乱中培植更年轻的真正属于自己一代的才具之士，在国事板荡中聚集未来的骨干力量。樗里疾、司马错是商君生前特意推荐的两个文武人才，一定要教他们在这场板荡中显出本色，能则大用，不能则早早弃之。嬴驷虽然相信商君的眼光，但还是要亲自考量一番。毕竟，许多才具之士在风浪之中也有把持不定处。譬如赵良，也算是大名赫赫的稷下名士了，不也在风浪中不伦不类，被朝野嗤之以鼻么？自古以来，才具卓绝而又风骨凛然者，毕竟凤毛麟角。秦国所需要的，嬴驷所需要的，正是这种才具风骨之士，而不是赵良那种学问满腹却入缸必染的“名士”。唯其如此，嬴驷对樗里疾在商於的特立独行，内心很是赞赏；不过他不能公然褒奖，只能佯装不知罢了。目下，樗里疾秘密出使陇西已经大获成功，证实了樗里疾确实是一个堪当大任的能臣。那司马错如何？一个出色的将帅，在当今天下可是第一等珍宝。

嬴驷大大破例，派出快马特使，急召函谷关守将司马错星夜赶赴咸阳。

君臣五人会商时，嬴虔满脸杀气，申明必须一战彻底消灭义渠，不留任何后患。至于如何打，他教国尉车英与上大夫景监说话。车英

与景监都是谨慎周密的老臣，提出集中秦国五万新军，在泾水谷口伏击义渠的万全方略。最后，嬴驷看了看刚刚三十岁出头的司马错，道：“司马将军以为如何？”

此时的司马错，只是一个函谷关守将，按军中序列，只算得一个中级将军。面前除了国君，都是秦国军中的老一代名将，在寻常人看来，这里根本没有他说话的资格。可是，见国君垂询，司马错一语惊人：“君上，司马错请兵两万，一战痛歼义渠兵。”语气却平静得出奇。一语既出，举座惊讶。嬴虔沉声斥责：“司马错，你与戎狄打过仗么，儿戏一般。”车英倒是笑了笑：“司马错素来不是轻狂之辈，请君上、太傅听听他如何筹划。”

“君上，司马错以为，国尉与上大夫之见，虽则万全，却失之迟缓。秦国新军分驻西部散关，中部蓝田、灞水，东部函谷关三处。全部集中到泾水谷口，至少得十日，定然贻误战机。其二，义渠所谓十万大军，乃举族出动，徒有其表。真正的兵卒，也就两万左右。以我新军战力，蓝田两万步骑足以痛歼，无须大动干戈。”

“决战地点？”嬴驷目光炯炯。

“咸阳北阪。最利于骑兵驰骋。”

“何时？”

“三日之后。义渠兵正好抵达。”

“好！”嬴驷没有丝毫犹豫，立即拍案定夺，“晋升司马错为前军主将，率两万新军，迎战义渠！”

嬴驷并没有将北阪之战当成一场寻常的战争，尽管从实力对比与战国传统来说，这确实是一场平淡的小仗。但在嬴驷眼里，这场北阪之战却是大大的不同寻常，根本处便在于它的震慑力与旗帜性。正因

为如此，嬴驷不但率领全体官员亲临战场，形同国君亲征，而且强令所有贵胄元老必须到北阪观战。

当老甘龙来到北阪时，被一名全身甲胄的宫廷内侍领到了靠近松林的一面山坡上。这面山坡正好向北，满满站着一大片须发花白的贵胄元老，人人都阴沉着脸悄无声息。见甘龙来了，太庙令杜挚悄悄挤过来低声道：“老太师你看，王驾亲征。”老甘龙冷笑一声：“打完了再说。”手搭凉棚，眯起了老眼向山塬瞭望。

时当初夏，广阔的北阪山青草绿。秦军两万已经列好了阵势——中央是五千步兵列成的一个向内凹陷的弧形壁垒，当先的一道铁灰色盾牌，就像是一道弧形铁墙，在正午的太阳下闪烁着一片凛凛青光。弧形大阵的边缘，立着一面高约三丈的“秦”字大纛旗，旗下一架高高的云车，车上站着黑色斗篷的司马错；东边西边，各是两个五千骑兵列成的巨大的黑色方阵；步兵的弧形阵地之后，整肃排列着一百辆战车和一百面牛皮大鼓，战车上站着的却不是车战将士，而是嬴驷率领的朝中官员；战车之后，却只有一队全副戎装的内侍兵卒，竟没有任何护卫大军。

“胆子忒大！”当过戎右将军的西弧低声道，“一万五对十万？匪夷所思！”

“看看那边，”曾经是车兵将领的白缙指着那列战车笑道，“不要护卫大军，五千步兵能挡住几万牛头兵冲击？有热闹看。”

只有不懂打仗的老甘龙脸色铁青，一言不发。他觉得，今日这阵势很是怪异。秦国新军至少五万，连同老军加紧急征召，凑集十万大军不是难事，为何今日只摆出了一万五千新军？有埋伏么？还是去抄义渠国老窝了？大牛首啊大牛首，你可不能大意也……

正在思忖间，突闻北方沉雷滚动连绵不绝，须臾之间，那道远远的青色山梁上烟尘大起，一道黑线在烟尘下隐隐展开。随着滚滚沉雷的逼近，烟尘变成了弥漫的乌云，将正午的太阳也遮盖了。烟尘下的那道黑线越来越粗，终于变成了漫山遍野的人潮与山呼海啸般的狂野吼叫。远远望去，遍野都是牛头人身，遍野都是弯刀闪亮。当先的一大片野牛狂奔着，丝毫不比战马的速度逊色。野牛身上的骑士，也都顶着牛头，赤膊挥舞着弯刀，一片狂野呐喊。大片的野牛后边，一面血红色的大纛旗在风中舒卷，隐隐可见旗面的牛头和旗下的车队、驮队与大片红衣赤膊的长发女人；东西两翼，则是漫无边际的牛头步兵，他们纵跃跳蹿呐喊呼叫，仿佛无数的山猴，其快捷不比当先的野牛阵落后多少；最后边，则是潮水般的“农猎兵”，他们扛着斧头、铁耒、锄头、柴刀、木棍等各式各样的兵器，赶着马车（牛神是不能拉车的），呼啸呐喊，追赶着前边的大军，将无边的原野淹没得昏黄。南面的秦军大阵静如山岳，肃杀无声，唯闻战旗的猎猎风动。

堪堪将近两箭之地，只听义渠大纛旗下一声大吼：“牛神在上，停——”轰轰隆隆的牛群竟在骤然间放慢了狂野的奔驰，涌动磨蹭到大约一箭之地，缓缓停了下来。前方的野牛骑士阵轰隆分开，中间拥出了那面大纛旗和骑在一头怪牛身上的大牛首，花白的长发散乱地披在肩上，手中一柄锃亮闪光的长大铜刀扬起，突然沙哑地大笑起来：“嗨——我说老秦，就你这一疙瘩兵娃子，想挡住牛神财路么？啊——”“敢问大牛首——”一个声音从高高的云车传来，分明还带着笑意，“你的牛头兵，列好阵势了么？”大牛首惊讶地抬头望去：“你是谁？要和牛神比试阵法？牛神打仗，只说杀法！”

“我，只是秦军一员偏将而已。”云车上的将军高声道，“和你比阵，你这牛头兵配么？大牛首听仔细了：大秦国君在此，义渠投降，迁入关中，还来得及。否则，我这万余秦军就与你野战一场，只比杀法！”

“啊哈哈哈哈哈！”大牛首仰天大笑，“迁入关中？嬴驷碎崽子想得美！牛神偏要杀光秦人，报我义渠血海深仇！”说完大铜刀一举，“牛神在上——兵娃子杀啊——”“呜呜呜”的牛角号声凄厉地四面吹起，轰轰隆隆的野牛与漫山遍野的牛头人身兵呐喊着潮水般漫卷而来。

司马错在云车上看得分外清楚，令旗一劈，一百面牛皮大鼓雷鸣般响起。中央的步兵大阵岿然不动，待野牛阵冲到五六十步的半箭之地，一片尖厉的号角响遏行云。铁盾后的弓弩手“刷”地站起，长箭如暴雨般射向野牛兵。秦军步兵弓弩，都是特备的专门射穿皮革甲胄的长镞箭，野牛目标极大，箭箭没有虚发，野牛阵顿时“哞哞”惨吼，不是轰隆倒地，便是疯狂回窜。秦军射手训练有素，每千人一个大弧形，共是五层，一层射出立即蹲身，后排续射，如此波浪起伏般衔接得毫发无差，长箭暴雨般浇了过去。野牛阵被持续密集的箭雨始终逼在一箭之外，嗷嗷狂叫着硬是无法靠近。片刻之间，五六千头的野牛阵大乱起来，自相践踏，向四面山野疯狂奔窜。

在强弩挡住野牛阵的同时，司马错两面令旗同时东西一劈，第二通战鼓再起。东西原野上，两个骑兵大三角呼啸杀出，卷向野牛阵后面的牛头步兵。这是司马错谋划的特殊战法——强弓对野牛，铁甲骑士对步兵。义渠国狂妄骄横，仗恃的就是他们那防无可防的几千头野牛，战马骑士与野牛兵正面冲锋对阵，骤然间还真是难分高下。一颠倒就大不一样，野牛阵在秦国锐士的连排步兵弩面前毫无冲击能力，散漫成习的牛头步兵则根本不懂“结阵抗骑”的战法，只是狂呼乱吼盲目拼杀，一时间分明成了秦军铁骑的劈杀活人靶。堪堪半个时辰，一两万牛头步兵锐减大半，吼叫着向来路逃去。

此时，司马错一摆令旗，身边三丈高的大纛旗大幅度地东西摆动。随着大纛旗摆动，北方山塬后突然冒出一线散开队形的黑色铁骑，倏忽之间线形扩展，就像无边的乌云从天边向义渠牛头兵与最后的农猎兵压来。南面的步兵大阵也发动起来，丢下弓弩，操起与人等

高的铁盾与厚背大刀，随着战鼓的隆隆节奏，如黑色城墙般向义渠兵压了过去。南北夹击，中间又有一万铁骑猛烈砍杀，义渠部族的“十万大军”眼看就要被彻底埋葬了。

这时，战车上一直不动声色的嬴驷却突然向云车上的司马错连连摆手。司马错似乎明白国君的用意，立即下令，大纛旗缓缓摆动，十面巨大的铜锣也“嘡——嘡——”地响了起来。这是军法上的“鸣金收兵”。片刻之间，北阪原野上的秦军停止了冲锋厮杀，缓缓撤向战场边缘。

突然，百辆战车旁一骑飞出，黑色战马黑色斗篷，宛如一道黑色闪电，直插义渠大纛旗而去。遥遥可见骑士头上的铜面具与手中弯月形的长剑闪烁生光，瞬息之间逼近了那面牛头大纛旗。千军万马骤然愣怔，谁竟敢违抗军令独骑冲杀？未待四野军兵与秦国君臣缓过神来，便听义渠人海中一声苍老的惨嚎，黑色闪电又飞了回来，手中提着一颗血淋淋的白发人头！

嬴驷沉重地叹息了一声：“公伯何其鲁莽也！”

铜面具骑士提着血淋淋的白发人头，飞马绕着战场高呼：“义渠大牛首，被俺嬴虔杀了！这就是找秦人复仇的下场！义渠不降，全部杀光！说！降也不降？”

没有任何人号令，义渠人漫山遍野地跪倒哭喊：“义渠降了— 降了——”

四　咸阳老世族的最后时刻

北阪之战，对贵胄元老们不啻炸雷击顶。

这些元老虽然都曾经有过或多或少的战场阅历，但在变法的年代里，都早早离开了军旅，离开了权力，对秦国新军已经完全不熟悉

了。况且，时当古典车战向步骑野战转化之时，军旅的装备，打仗的方略，甚至传统的金鼓令旗，都在发生着迅速的变化。二三十年的疏离，完全可以使一个老将变成军事上的门外汉。他们熟悉义渠国这种传统野战的威力，还记得当年秦国的战车奈何不得这聚散无常的牛头兵，否则，义渠国可能也早被秦国彻底吞没了。但是，元老们却不熟悉秦国新军。在他们眼里，新军就是取缔了兵车、变成了骑兵步兵而已，能厉害到何处去？看到义渠牛头兵漫山遍野压向北阪，而秦军只有三个五千人方阵时，他们都以为一万多对十万多，义渠纵然战力稍差，也是胜定无疑。尤其是孟西白族人与那些旧时将军出身的元老们，早已经在津津评点秦军的缺陷了。

“云车上是谁？还说和人家野战？”

“义渠牛头兵，野战老祖宗。谁不知道？”

“完了完了，嬴驷这小子完了！”

“何能不完？连个大将都没有！老秦国几时弄成了这样？”

“老太师，义渠兵蛮势得很，将来难弄，谁能打败大牛首？”

那时候，这群贵胄元老已经不是老秦人，而是观战使团了。当野牛阵在“哞哞哞”的连天吼叫中压过来的片刻之间，元老们一片惊呼：“哎呀——野牛阵太狠了！”一片悲天悯人的哀叹，却分明渗透出无法抑制的狂喜。可惊呼未了，那舒心的笑意就骤然凝固了。秦军步阵弓弩的威力教他们目瞪口呆，秦军铁骑摧枯拉朽般的冲锋杀伤，使他们心痛欲裂，北方山野冒出来抄了义渠后路的那支黑色铁骑，更教他们欲哭无泪。贵胄元老们在义渠人遍野的惨叫哭喊与鲜血飞溅中，死一样的沉寂了。及至嬴虔闪电般杀了义渠国大牛首，被杀怕了的义渠人茫茫跪倒时，元老们大多都软瘫在了山坡上。

老甘龙几乎变成了一根枯老的木桩。整整一天一夜，不吃不喝不睡，一个人在后园石亭下呆呆地望着苍穹星群的闪烁，望着圆圆的月亮暗淡，望着红红的太阳升起。家老轻悄悄走来禀报说，大公子甘成被山戎单于押解到了咸阳，国君却派人送到太师府来了，大公子浑身刀剑伤痕，昏迷不醒……老甘龙依然木桩一样佝偻着，没有说话。

夜晚再次来临，老甘龙进了浴房，开始了斋戒沐浴。这是一种古礼，在特别重大的事情之前尽戒嗜欲洁净身体，此所谓“斋戒以告鬼神，洁身以示庄敬”。老甘龙本来就欲念全消，此刻更是平静，枯瘦如柴的身子泡在硕大的木盆中，淹没在蒸腾的水雾中，竟恍恍惚惚地睡去了……隐隐约约地，外边有杜挚的哭声和哄哄嗡嗡的说话声，良久方散。可是，老甘龙还是没有出来。

三日后的清晨，老甘龙素服只身来到了咸阳宫的殿下广场。他从容地展开了一幅宽大的白布，肃然跪坐，抽出一柄雪亮的短剑一挥，齐刷刷削去了右手五根指头。看着鲜血汩汩流淌，老甘龙仰天大笑，挥起右手在白布上大书——穆公祖制，大秦洪范。费力写完，颓然倒在了冰冷的白玉广场。

及至老甘龙醒来，周围已经全是素服血书的贵胄元老。他们打着各种各样的布幅，赫然大书：“弃我祖制，天谴雪灾”！“新法逆天，属国叛乱”！“贬黜世族，殷鉴不远”！如此等等。一片白衣，一片白发，倍显悲壮凄惨。

消息传开，国人无不哑然失笑，纷纷围拢到广场来看稀奇。在老秦人看来，突如其来的那场惊雷暴雪，无疑是上天对诛杀功臣的震怒，对商君的悲伤。如今，却竟然有人说这场暴雪是上天对放弃“祖制”的谴责，当真离奇得匪夷所思。看来这天象也是个面团团，由着人捏磨，到谁手里都不一样，寻思着便哄哄嗡嗡地议论，有的竟高声叫骂起老天来。

正午时分，元老们向大殿一齐跪倒，头顶请命血书齐声高呼："臣等请命国君，复我穆公祖制——"

殿阁巍巍，没有任何声息。本来异常熟悉的秦国宫殿，此刻对于贵胄元老们来说，却如同天上宫阙般遥远。北阪大战后，国君本来要召见他们，可那时却没有一个能够清醒地站出来说话的元老。他们眼看着国君轻蔑地笑了笑就走了，那真是令人寒心的笑。今日，无论如何也不能丧节屈志，要拿出老秦人的风骨，要让朝野尽知：世族元老别无所求，要的就是穆公祖制。

嬴驷的书房，正在举行秘密会商。

对于世族元老的请命举动，嬴驷并无太大压力。他所思谋的是，如何利用处置元老请命而一举恢复自己在国人心目中的地位，如何使这场国是恩怨就此了结。要达成此等目标，就不是他一个人一道君书所能解决的了，他必须与应该参与的所有相关力量联手。

虽是初夏，早晨的书房里还是有些凉气，燎炉里的木炭火也只是稍稍小了一些。嬴驷抄起铁铲，熟练地加了几块木炭。他在这种小事上从来有亲自动手的习惯，尤其在和大臣议事的时候，内侍仆役从来不能进来，琐细事务都是自己做，显得很是随和质朴。加完木炭，他看了看在座臣子笑道："还有互不相熟者，我来介绍一番。上大夫、国尉尽皆知晓，无须多说。这位乃公伯嬴虔，这位乃函谷关守将司马错将军。刚赶回来的两位，文员乃商於郡守樗里疾，将军乃前军副将山甲。诸位奉书即到，嬴驷甚觉快慰。今日，世族元老要恢复穆公旧制。诸位之见，该当如何处置？"

樗里疾、司马错与山甲三人，一则爵位官职较低，二则刚匆匆赶到，所以都没有说话。景监、车英则因为是朝野皆知的商君臂膀，答案不问自明，所以也没有说话，只是看着国君嬴驷。殿中沉默有顷，公子虔淡淡道："人同此心。我看君上就部署了。"

“正是如此，人同此心！”樗里疾突兀开口，声音响亮得连自己也吓了一跳。

“噢？”嬴驷笑了，“人同何心啊？”

“铲除世族，诛灭复辟！”樗里疾毫不犹豫地回答。

“樗里卿皂白未辨，何以如此论断？”嬴驷还是笑着。

“嘿嘿嘿，不除世族，无以彰显天道，无以抚慰民心。”

“司马错、山甲二位将军，以为如何？”

“人同此心！”两员将军同声回答，精瘦的山甲还加了一句，“早该如此。”

“上大夫，国尉。”嬴驷轻轻地叹息了一声，“不要有话憋在心里，说。”

车英骤然面色通红，高声道：“君上，臣请亲自缉拿乱臣贼子！”

景监阴沉着脸道：“臣请为监刑官，手刃此等狐鼠老枭！”

“公伯以为如何？”蒙着长大面罩的嬴虔身子不自觉地抖了一下，声音却很是平淡道：“为国锄奸，理当如此。”“好。”嬴驷轻轻叩了叩书案，“山甲将军辅助国尉，樗里疾辅助上大夫，其余刑场事宜，司马错将军筹划。也该了结了。”

会商一结束，车英带着山甲立即出宫，调来五百步卒五百马队。车英派山甲带领大部军兵去世族各府拿人，一个不许走脱。自己却亲自带了两个百人队来到广场。老贵胄们正在涕泪唏嘘地向着宫殿哭喊，突闻铿锵沉重的脚步，不禁回头，却是大惊失色——车英手持出鞘长剑，正带着一队甲士满面怒色地大步逼来。

“你，你，意欲何为？”杜挚惊讶地喊了起来。

“给我一齐拿下！”车英怒喝一声，长剑直指，“国贼竖子，也有今日！”

杜挚吓得踉跄后退，正巧撞在一个甲士面前，立即被扭翻在地结结实实捆了起来。一时间，苍老的吼叫接连不断，百余名元老贵胄统统被捆成了一串。只剩下枯瘦如柴须发如雪的老甘龙，甲士们却难以下手，只怕捆坏了这个老朽，杀场上没了首犯。车英大踏步走了过来，盯住浑身血迹斑斑的老甘龙，冷冷笑道：“老太师，想甚来？”

“竖子也，不可与语。”老甘龙闭上了眼睛。

“老贼枭！”车英一声怒吼，劈手抓住甘龙脖颈衣领一把拎了起来，又重重地摔到地砖上，“捆起来！这只贼老枭，撞石柱，割耳朵，断手指，照样害人，死不了！”变法后的秦国新军中平民奴隶出身者极多，对变法深深地感恩，对旧世族本能地仇恨，今日拘拿逼杀商君的老贵族，本来就人人争先，要不是怕杀场没了主犯，岂容老甘龙自在半日？此时一听国尉命令，两名甲士大步赶上，将地上猥琐成一团的老甘龙，一绳子狠狠捆了起来。

一个月后，秦国大刑，刑场依旧设在渭水河滩。

图谋复辟的世族八十余家一千余口男丁，全数被押往渭水刑场。依嬴虔的主张，株连九族，斩草除根，杀尽老世族两万余口。可是嬴驷断然拒绝了，在这种斡旋权衡的大事上，嬴驷向来是极为清醒的。他相信，只要除掉顽固元老嫡系的成年男丁，就足以稳定大局，物极必反，太狠了只能伤及国家元气。

消息传出，举国震动。老百姓们从偏远的山乡络绎不绝地赶到咸阳，都要看这为商君昭雪的天地大刑。关中的老秦人更是拖家带口，

赶大集一般从东西官道流向咸阳城南的渭水草滩。六国特使也匆匆赶来了——这是秦国的大事，但六国却都担着干系，当初逼杀商鞅，六国都是对秦国强硬施压的。如今秦国又要翻个个儿，会如何对待原先这笔旧账？山东六国心中忐忑不安，都觉得这是件摸不透的棘手事。如今的秦国不是从前了，谁愿意轻易开罪这个强邻？

时当初夏，东西十多里的渭水草滩一片碧绿，此刻变成了人山人海。聪明的商人们干脆将杂货帐篷搬到了草滩，农人们趁着看热闹，还买了夏忙农具盐铁布帛等，一举两得，生意分外红火。然最引人注目的，还是那逶迤数里的酒肆长案。咸阳的有名酒家全都在草滩摆开了露天大排案，包红布的酒坛黑压压地望不到边。其中最有声势的，是魏国白氏渭风古寓的露天酒肆，一溜三排木案长达一里余，各种名酒摆得琳琅满目，大陶碗码得小山一般。但有祭奠商君者，馈赠美酒，分文不取。人们本来就喜气洋洋，有酒更是兴奋。长案前人头攒动，洒酒祭奠者川流不息。已经是须发灰白的白门总事侯嬴，亲自督促着仆役们，为每一个祭奠商君的秦人斟酒，忙得满头大汗，却是乐此不疲。

到得午时，一阵大鼓沉雷般响起，人山人海呼啸着拥向高处的河岸土包。

一千多人犯被甲士们鱼贯押进了刑场中央。为首者，正是白发苍苍的甘龙。人犯所过之处，无不腾起一片怒吼："诛杀国贼—— 杀——"本想赳赳赴刑以彰显骨气的老甘龙，在万千人众的愤怒喊杀中，不由自主地低下了一颗白头。时至今日，他才知道"国人皆曰可杀"这句古语的震慑力，一股冰凉的寒气渗透了他的脊梁，一切赖以支撑的气息都干涸了。踉跄几步，他瘫倒在草地上，再也无法挪动半步了。挟持的两名甲士一阵紧张，生怕他被吓死在这里，不由分说，架起老甘龙飞步来到行刑桩前，紧紧捆在高大的木桩上，使这个最为冥顽的老枭不至于软瘫下去。

人犯就位，身穿大红吉服的监刑官景监在土台上高声宣道：“大刑在即，朝野臣民，听国君训示——”

国君要出来么？这是谁也没有想到的。人山人海，顿时安静了下来。

刑台中央缓缓推出了一辆高高的云车，嬴驷的声音仿佛从天上飘向河谷草滩，从来没有这样高亢：“秦国朝野臣民们：本公即位之初，国中老旧世族勾连山东六国，逼杀商君！又勾连戎狄部族，图谋复辟！赖朝野国人之力，秦国得以剿灭义渠，擒拿复辟国贼，为商君昭雪！从今日起，秦国恪守新法，永久不变！大秦国人，当万众一心，向逼杀商君的山东六国，复仇！”

黑茫茫山海般的人群振奋了。此刻，还有什么能比国君亲自出面说明真相，并为商君昭雪更能激动人心？一片连天彻地的欢呼声，顿时弥漫在河谷草滩：“国君万岁！”“新法万岁！”“向六国复仇！复仇——”

被绑缚在刑桩上的甘龙抬起了头，目光死死盯住了高高的云车，却一句话也喊不出来。

最为震惊的还是台上观刑的六国特使，最不愿意看到的事情恰恰发生了——秦国国君当着万千国人，竟公然将诛杀商鞅的罪责推到了六国头上！当此之时，谁能辩驳得清白？更何况，当初还有“请杀商君书”留在秦国。可那是“请杀”，如何竟变成了“逼杀”？特使们慌乱地交头接耳，一个个面色苍白。看来，老秦和山东六国这血海冤仇是结定了。

又是一通大鼓，景监一劈手中令旗，高声喊道：“行刑——杀——”

一片刀光闪亮，碧绿的草滩上渗出了汩汩流淌的红色小溪，渭水又一次变红了。

渭水南岸，正有一骑快马飞来。马上骑士的红色斗篷飞动如一团火焰，望着北岸刑场的人山人海，他突然勒马，哈哈大笑：“好好好！”飞马向渭水白石桥飞驰而来。

五　犀首挟策入咸阳

嬴驷大为振作，大半年来压在心头的郁郁之情，冰化雪消了。

国政大局终于在谨慎斡旋中稳定了下来。诛杀商鞅、平息戎狄、铲除世族、恢复民心，一番作为环环相连，任何一件事出了差错都可能导致秦国崩溃。他居然在连贯行动中有惊无险，不能不教他感谢上苍。然最令嬴驷欣慰感奋的，还是大刑场上民众之心的回复。车裂商君后本来已经是朝野冰冷民心尽失，然则一举诛杀复辟世族的铁腕壮举，却使秦人大大出了一口恶气，复仇的快感将压抑的积怨冲洗得干干净净，最难得的民心终于安然归来，当真令人匪夷所思。嬴驷不失时机地在刑场申明了“逼杀商君”的两大罪魁，将自己完全开脱了，将民众完全征服了。这是他最为得意的权力大手笔。他知道，终会有人骂他卑鄙，可是只要能争取到民心，能使他权力地位稳固，能使他推进秦国大业，能使他成为青史留名的不朽君主，些许唾骂指责实在是微不足道的；运用权力纵横捭阖的滋味真是特异，那是芸芸众生所无法企及的一种另类境界；只要用权有道，国君永远都是天理正义的同一语——诛杀世族没有错，平息叛乱没有错，车裂商鞅也没有错。作为国君，只要坚持新法，教民众富裕邦国强盛，民众对上层权力场中的血腥牺牲就永远不会耿耿于怀。毕竟，民众是最实在的。

秦国终于真正掌握在自己手中了。可是，下一步如何?

想到往前走，嬴驷心里总有些不踏实。自己要成为像公父那样的伟大国君，就必须在自己手里将秦国变成天下第一强国，变成唯一霸主。否则，自己必将湮没在公父与商君的身影里，史册将把他变成“杀人有术，治国无方”的乖戾君主。可是，如何向前走呢？危机消除了，朝局稳定了，需要在更大的天地里把握秦国方向时，嬴驷第一次感到了自己才智的匮乏，第一次感到了茫然。公父有商君，自己有何人？说到底，只有公父与商君那样的君臣结合，才是成就大业的气象：商君全力处置国事政务，公父一力化解各种内部危机，精诚同心，相辅相成，才使得秦国在二十年余中变法成功，彻底地脱胎换骨。嬴驷思忖，在稳定朝局方面的才能魄力，自己并不比公父差，自己所缺乏者，就是一位像商君那样的乾坤大才做丞相。商君用过的那些老臣子，如上大夫景监、国尉车英者，虽忠心可嘉，却都不是乾坤之才也。

这样的大才，可遇不可求。

正在乍暖还寒的时节，景监、车英两老臣一齐呈上了辞官书，请求归隐林泉。两人的理由几乎也都一样：“内忧已除，叛乱已平，朝局稳定，老臣心力衰竭，无能辅政，请归林下，以利后进。”嬴驷一看，顿感一股压力沉甸甸地搁在了肩上。

思忖良久，嬴驷断然拍案，准许上大夫景监与国尉车英辞官退隐。甚至没有预闻伯父嬴虔，嬴驷就颁布了公室君书，赏赐两位老臣各千金，一个月内将公事交割完毕，即许离开咸阳。君书一发，朝臣哗然，以为新国君又要对“商君余党”动手。商君时起用的大臣、郡守、县令都是一阵紧张。有臣工惶惶然问计于嬴虔，嬴虔大笑道：“诸公且大放宽心，老臣请辞，新锐必进，与新法何涉耶！”

嬴虔没有料错。新君嬴驷所想，正是以老臣请辞为契机来盘整朝局。景监是上大夫，商君后期实际主持日常国政的中枢大臣；车英是国尉，掌握着军政实权；两人一文一武，执掌了秦国枢要。嬴驷要有

任何出新举措，都不可能越过这两根梁柱。嬴驷不乏识人眼光，丝毫不怀疑两位老臣的忠诚，但却总觉得很是别扭。他们对商君，有一种近乎对尊神一样的景仰，处置国务言必称“商君之法”而不越雷池半步，与嬴驷更上层楼开创自己功业的宏图大志，总是有所疏离。因了知道这两人早有辞官之意，嬴驷也就没有急于动手转移权力；今见两人同时请辞，商鞅的阴影又在他心头隐隐游移，仔细思量，此事只在迟早，何不顺水推舟，自己的新朝新功也早日开始？主意一定，当即实施，而且一如当年商君说公父变法之名言“大事赖独断而不赖众谋”，竟连伯父嬴虔也没有与之商议。嬴驷向秦国朝野发出了一个威严的信号：最高权力牢牢掌握在国君手里，任何人也不能动摇。

这时，内侍报说：商於郡守樗里疾求见。

嬴驷恍然笑道：“等这黑子，黑子便来，快请他进来。”

樗里疾并没有接到召见君书，是自己找进宫的。从陇西回到咸阳，樗里疾嗅到了一股改朝换代的气息。他虽是一方诸侯，但毕竟只是地方臣子，加之疏于结交，在咸阳几乎没有一个可通肺腑的至交，与官员碰面也是无甚可说。凭着自己的直觉，他觉察到了弥漫官场的那种难以言传的惶惶之情。按照职责管辖，他照常到上大夫府邸复命，要备细禀报陇西之行的经过，要向国府提出安抚戎狄部族的新谋划。接待的吏员们却神不守舍，他请见上大夫景监，掌书却是虚于应酬不接话，硬是没听见。樗里疾心中明白，也打着哈哈离开。如此大事，总不能没有个交代，于是他只有直接到宫城请见国君了。

“樗里卿西出辛劳，居功至伟。”嬴驷一脸淡淡的微笑，却突兀问道，“闻得卿多年鳏居，何故啊？”

樗里疾实在想不到国君劈头就问这件事，笑道：“臣欲备细禀报陇西之行。”想回避开这个话题。

“陇西之行，我已尽知，回头再说。”嬴驷笑道，“今日就说你家室之事。”

“嘿嘿嘿，此事无关痛痒，何劳君上过问？”樗里疾黑脸变成了红脸。

“何谓无关痛痒？”嬴驷脸上虽笑语气却是认真，“今日，本公要助卿成婚也。”

樗里疾连忙拱手作礼：“多谢国君美意。然则，臣与亡妻情意笃厚，尚无续弦之心。再说了，嘿嘿嘿，我这黑肥子，哪家女子嫁我，都是暴殄天物。”

粗鲁的自嘲却点缀着高雅的诙谐，嬴驷不禁大笑：“樗里疾呀樗里疾，亏你说得出，黑肥子？暴殄天物？不不不，男儿鳏身，才是暴殄天物，啊哈哈哈哈……”向来不苟言笑的嬴驷，破天荒大笑起来。

“嘿嘿嘿，黑肥子殊非天物，暴了也罢。窈窕淑女，可惜了人家。”樗里疾脸色通红，说得期期艾艾，神情大是滑稽。

嬴驷更是乐不可支，笑得伏在书案上咳嗽起来，须臾平静，脸上犹是忍俊不禁道：“樗里疾不许抗命，三月后成婚。窈窕淑女，不用你黑肥子操心了。要许身国事，岂能没有家室根基？”

“君上，这这这，不是甩给黑肥子一个大包袱么？”樗里疾急得无所措辞，红着脸狠狠心道，“臣无才无行，无意做官，只想回归故土，做个隐士。”

嬴驷惊讶地看着樗里疾，突然又是大笑：“黑肥子也欲辞官？不准！你又奈何？”樗里疾一脸沮丧，思忖一阵，嘿嘿笑道：“君上，樗里疾举荐一个栋梁大才，换下我这根绿叶朽木，国君意下如何？”

“噢？大才？姓甚名谁？现在何处？”

“此人三日内必到咸阳。国君若重用此人，便是准了臣之请求。”

“若不重用？”“臣便甘做绿叶朽木。”

“好！”嬴驷陡然拍案正色道，“栋梁到来之前，着绿叶朽木樗里疾暂署上大夫一职，即日任事。”

“国君，这，这如何使得？”樗里疾欲待长篇大论，国君嬴驷却扬长而去。樗里疾顿时僵在厅中，懵懵懂懂，东张西望起来。正在这时，只听一阵笑声，一个戴着面纱的白发黑衣人从帷幕后走出道：“上大夫，别来无恙？”

“你？”惊讶之间樗里疾恍然大悟，“樗里疾，参见公子。”

嬴虔揶揄道：“顷刻之间有了高官娇妻。好个绿叶朽木，分明要开花了。”

樗里疾大为窘迫道：“公子何当取笑？樗里疾并未应承。”

嬴虔冷笑道：“自诩无行，却偏偏跟一班老朽邯郸学步，也闹着辞官做隐士，博取清名。还有我老秦人本色么？”

樗里疾已经平静，淡淡笑道：“言行发自本心，何须邯郸学步？”

“樗里疾，可知晓何人举荐你么？”嬴虔看他油盐不浸地蔫笑，突然正色道。

“举荐樗里疾者，可谓有眼无珠。”樗里疾淡淡顶了一句。

嬴虔一阵冷笑：“樗里疾，好大胆子！商君难道是有眼无珠之辈么？”

樗里疾大为惊讶，继而摇头大笑：“公子高明，樗里疾佩服了。”

嬴虔却没有笑，黑色面纱后面是低缓认真的语调：“樗里疾，莫以为我抬出商君糊弄你。嬴虔虽与商君有私恨，却无公仇。说到底，国君也是如此。”嬴虔深深地叹息了一声，“极刑商君，一则是私恨使然，一则是商君自请服刑使然。否则，仅是你那个商於郡，就可保商君性命无忧，加上朝野鼎沸，国君如何杀得了商君？然则，商君极心无二虑，尽公不顾私，自觉赴死方可化解秦国危机，方可维护新法。唯其如此，商君临刑之前在云阳国狱，与国君有过一次密会长谈，交代了身后一应大事。就是在那一次，商君举荐了你樗里疾，还有函谷关守将司马错。否则，国君如何能召你二人紧急入咸阳，参与攘外安内之重任？商君之心，本望你抛却私情，大局为重，做新君维护新法的股肱之臣。谁想你樗里疾，却斤斤计较于国君与嬴虔的一德之失，耿耿于商君的一己知遇之恩，在秦国最需要良臣支撑的时候，却步人后尘，仅求良心自安。如此器局，岂非大大寒了商君之心？负了国君厚望？”一席话坦率之极，赤裸裸毫无遮掩，对自己甚至对新君都作了深重的贬斥，可谓堂堂正正，大义凛然。

樗里疾不禁大为震撼，良久沉默，肃然长躬道：“樗里疾，谨受教。”

次日，嬴驷举行了平乱后的第一次朝会，颁布书令：樗里疾职任上大夫，总署国政；司马错职任国尉，掌秦国军务并统领新军；公子嬴虔仍居太傅，晋爵一级；所有郡守县令晋爵一级，原职不动。此时，靠世袭爵位在国居官的秦国老世族已经悉数清除，商君时期的变法新锐也经过了一番整肃，国中人人振作，朝局重新焕发出一片勃勃生机。

一番部署安顿完毕，正要散朝，内侍总管匆匆禀报：“宫门有一士子求见，自称魏国犀首，说有长策献于秦国。”

“犀首？”嬴驷惊讶地看着樗里疾，“可是樗里卿所说之人？”

“正是。”樗里疾道，“此人本名公孙衍，师杨朱之学，自称天下第一权变策士；曾在魏国、楚国、赵国奔走任职，屡次击败官场对手；人言如犀牛之首，锐不可当，故犀首名号多为人知，本名反倒湮灭无闻。臣与此人曾在陇西不期而遇，劝他入秦效力。”

“好！请先生上殿。”嬴驷大有顺风行船天授予人之感，很是振奋。

片刻之间，一个英气逼人的中年名士疾风般进得殿来，一领大红斗篷，散发无冠，长须连鬓，众人眼前顿时一亮。此人进殿来四面一扫，人人都领略了那双炯炯生光的眼睛。只见他快步上前，深深一躬：“山东犀首，参见秦王——”

殿中顿时一惊。嬴驷颇有不悦：“本公并未称王。先生何意耶？”

犀首朗声道：“此乃犀首献给秦国之第一策：立格王国。”

“果然犀利，要言不烦。”嬴驷淡淡笑道，“总该有一套说辞也。”

犀首站在大殿中央，拱手环视一周：“天下四王，周、魏、齐、楚。周不足论，魏正衰落，齐亦日过中天，楚则底蕴有差。唯秦之元气，旭日东升。守定一个公国，如何激励国人雄心？如何震慑山东六国？犀首断言，欲得中原逐鹿，先需正名称王！”

殿中一片沉默，对这突兀的“长策”一时反应不灵。樗里疾觉得不能总教国君直接应对而无回旋余地，一拱手笑道：“先生长策，不妨一并讲出，国君方有参酌。”

犀首傲然大笑道：“好！犀首长策乃十六字：正名称王，东出争霸，中原逐鹿，一统天下。”

“杨朱之学，拔一毛利天下而不为。先生为秦国谋划，所为何求？”樗里疾知道此人从不隐藏自己，欲弄清他的想法。

“樗里疾当真可人也。”犀首笑容中颇带揶揄之色，“人不为己，天诛地灭。杨朱一派主张利己，却不主张损人。策士为邦国谋划，邦国得利，自然要授策士以高官厚禄，此为两利不损，天下正道也。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举凡士子，谁不为名利而来？除了高官重爵，犀首岂有他哉？”一番说辞，举殿臣工都惊讶得睁大了眼睛，人人面红耳热心头乱跳。

嬴虔却忍耐不住，冷冷笑道：“然则，先生能为秦国带来何等好处？大而无当的十六个字，就换得了高官重爵？”

这在常人看来很是刻薄的问话，犀首却丝毫没有难堪，微微一笑道：“十六字为纲，纲举目张。至于如何使秦国谋得大利，自当另有谋划，秦公请看——”潇洒地一撩斗篷，从随身牛皮袋中抽出一卷竹简，右手一拍，“王霸之图，俱在其上也。”

“先生可否见告？”嬴虔冷冷道。

犀首揶揄笑道：“长策可白，细策不宣。此乃权变之要，太傅当真不知？”嬴驷一直在沉思默想，此刻突然拍案高声道：“书命：犀首为秦国上卿。散朝。”在朝臣惊诧的目光中，神秘的犀首随着国君大步去了。

当天夜里，嬴驷召来公伯嬴虔、上大夫樗里疾、国尉司马错三人，一起为犀首接风洗尘，听犀首解说他的王霸细策，直到三更，方才将正题谈完。

嬴驷始终没有表现出犀首所期待的兴奋与震惊，凝神倾听之外只是默默思忖。倒是正题谈罢，樗里疾请犀首说说天下策士，嬴驷才高

兴地不断询问起来。秦国君臣自孝公病危商君处刑以来，两三年之中危机不断，无暇旁顾，对中原情势已感生疏。犀首讲述的山东策士崛起的消息，的确使他们感到新鲜兴奋。

犀首说，近年来，诸子百家中出了一个策士流派。这个流派的士子很是奇特，各家弟子都有，无分原本所修习的学问，只是专一地钻研揣摩列国形势格局，游说诸侯，为所向往的邦国谋划王霸之策。犀首说，他自己就是"杨朱策士"，即杨子门下的策士名家。齐国的稷下学宫，敏锐地看到了策士无可限量的势头，已经有名家大师专门教习弟子"策士之学"了。其教习有两大特异处：一则，不再单一地修习某家学问，而是融诸子百家于一体，摘其强国富民与邦交纵横部分，混成策士的"合体学问"；二则，策士以锤炼辩才为增长才干的主要方式，常悬重赏激励连战获胜的辩士，稷下学宫的庄辛、鲁仲连、触龙、辛垣衍等少年锐士，已经很有策士才名了。说到末了，犀首信心十足地预言："未来之战国，将是策士之风云叱咤，不再是法家之变法称雄！"

"如此说来，目下之策士气候，尚在发轫之初？"嬴驷似在推测，又似在询问。

"不然。"犀首大手一摆，"策士气候已经形成。一则是真正的新锐策士已经出山；二则是战国变法浪潮已过，天下均势已经形成。争霸逐鹿，正当策士谋国之时。"

樗里疾笑道："先生所言'真正的新锐策士'可有所指？莫非先生自诩？"

犀首爽朗大笑："非也非也。国君、诸公，可知鬼谷子其人？"

"鬼谷子谁人不知？"樗里疾悠然一笑，以问作答。

“只怕诸公只知其一，不知其二。”犀首正色道，“世人皆知鬼谷子高深莫测，前有李悝、商鞅为法家弟子，后有孙膑、庞涓为兵家弟子。然却没有人知晓，这位高人于二十年前，已经开始雕琢策士弟子了。也是两个，诸公可知？”犀首露出一丝神秘的笑意。

这个消息当真意外。众人一齐惊讶摇头。嬴驷急迫问：“两人是谁？”

“苏秦、张仪。”犀首一字一顿，分外清晰。

“苏秦、张仪？何国人氏？”嬴虔淡淡问。

“洛阳苏秦，安邑张仪。”

“先生以为，苏秦张仪，较之先生如何？”樗里疾似乎漫不经心。

“唯闻其名，未见其人，教我这天下第一策士如何作答？”犀首骤然一本正经。话未落点，座中君臣已是同声大笑。

---

1. 枹罕，今甘肃省临夏市西南。
2. 上邽，今甘肃天水西南。

第二章　山东雄杰

一　洛阳苏庄的故事

二月初，冰雪消融，草木泛绿。

洛阳王畿耕牛点点，沉寂的原野上终于有了些许生机。

不知从哪一年起，周王就再也没有亲自举行过春耕大典。每年都是太子或丞相代为扶犁启耕，年复一年，二月初旬的春耕大典也就成了一个虚应故事。在苍龙抬头的二月，王畿国人再也没有了“一年之计在于春”的奋发勤耕。这一片明媚的春光，也仅仅成了结束窝冬的一个节令而已。郊外王田的启耕仪式冷清寂寥，几乎没有国人再去听那肃穆祥和的《周颂》，去看那陈旧铺排的天子仪仗。家居城内的农夫们，三三两两络绎不绝地牵牛负犁，走出城门，住进井田中的茅屋，在暖和的阳光下慢悠悠地开始了公田的春耕。这是周人的古老传统，春耕必须首先从井田中央的那一块公田开始。在周室兴盛的时候，年年这一天，王室官员都要亲临王畿每一井的公田，代天子给八家启耕的农人赏赐，其乐融融的繁忙春耕就此正式开始。如今，这一切都没有了。春日原野的欢声笑语，耕耘劳作的勃勃生机，都随着洛阳王气的沉沦而淡淡地消逝了。王畿国人们只是踩着祖先久远的足迹，顺从着积淀了千百年的忠诚，依旧首先耕种着属于王室的公田。

时当正午，洛阳南门飞出三骑快马，在井田沟洫的堤道上向原野深处奔驰。

“哎——快看，天子使者，要赏耕了！”有人惊喜地喊了起来。

“我看看。咳！何以是天子使者？苏氏三兄弟。”

“别做好梦了。天子，还没睡醒也。”井台旁打水的汉子蔫蔫儿笑了。

“苏氏兄弟出城，看启耕王典么？啧啧啧！”一个女人不胜惊讶。

共耕公田的八家男女哄然笑了起来，一个老人停下犁道：“你且不去看，苏氏兄弟有闲心看那老古经？往东瞅，那是苏氏乘轩里，苏门有大事了。”

“乘轩里是官府叫的，一大片地哩！那座庄，老民都叫苏氏别庄。”一个女人笑道。

城外原野的东南处，一片柳林刚泛青绿，在枯黄的原野上鲜嫩醒目。柳林深处，掩映着一片青色砖瓦的大庄园。庄园外的土地沟洫纵横，井田中耕牛点点，歌声隐隐。庄园内炊烟袅袅，鸡鸣狗吠。在慵懒困窘的洛阳郊野，这片庄园难得的一片兴旺。

这就是洛阳国人眼热称奇的苏氏别庄。

这座庄园，坐落在乘轩里地面。里，是周室井田制的名称，大体三井（二十四家）为一里。按照周人的礼法，王城四野的土地直属天子管辖，叫做王畿。王畿之民叫做国人。那时土地广阔，人口稀少，国人都住在王城之内。只是没有国人身份的隶农，才居住在城外原野叫做“田屋”的茅屋里。直到春秋之世，城池依然是国家命脉，集中了几乎全部的社会财富与人口精华。所以，那时的战争才以攻取城池为战胜目的，每战不说占地多少，而只说“拔城”几座。每逢收种耕耘的时节，住在城里的国人才出得城外，住进原野井田的耕屋。农事结束，又回到城中居住。沧海桑田，世事变迁。到了战国之世，这种“国人居于都”的情况渐渐发生了很大变化。中原诸侯实行变法，废除了隶

农制，昔日只能住在荒郊野外田屋的奴隶也大多变成了平民。平民有了自己的土地，房屋庄园慢慢好了起来，既便利耕作饲养，住着又宽敞自在。人口慢慢增加了，土地却在日渐减少，拓荒开垦便成为天下农人的家常便饭。住在城外的新平民不受出入城门的时间限制，也不受城内官署工商的无端干扰，开垦的荒地多，又可以起早贪黑地勤耕细作多养牛羊家畜，便有许多农人迅速富了起来，超过了居住在都城内的“国人”。时间长了，城池里的国人农户也渐渐醒悟，纷纷变通，在郊田中盖起了长期居住的瓦房院落，家族中的精壮人口便常年住在郊田庄园，大养牛羊家畜，随时照料田园沟洫；城池中的老宅便留下老幼病弱养息看守，活泛之人便将多余的房子改成店铺作坊，做点儿市易买卖。

于是，城池的人口慢慢发生了结构的变化——农耕人口渐渐迁出了城池，原野中出现了星罗棋布的村庄，城池渐渐变成了官署、士人、工匠、商贾聚居的处所和交易的中心。从此，土地和人口财富连在了一起。打仗也开始看重对土地的争夺了，占地多少里，得民多少户，也开始成为战胜的成果。战败者也以割让土地，渐渐取代了割让城池。

然则，在这熙熙攘攘的天下潮流中，洛阳王畿却几乎没有变化。

就像汹涌波涛中的一座孤岛，洛阳王城依然浸淫在万世王国的大梦里。国人依然住在王城之内，郊野井田里依然只有星星点点的耕屋与隶农破旧的茅屋。三百余年前，周平王东迁洛阳时，周围的王畿之地包容了方圆千里的三川地区，天下诸侯称为“千里王畿”。三百余年过去，洛阳王畿萎缩到了“方七十里”，站在洛阳城头即可一览无余，成了汪洋大海里的一叶孤舟。尽管如此，洛阳王城里的国人还是一如既往地守着祖宗的礼法，守着久远的井田，守着苍老的王城，守着“日出而作，日落而息，躬耕而食，凿井而饮”的永恒准则，淡淡漠漠地做着周天子的忠顺臣民。

在这片王畿土地上，苏氏别庄是显赫的，也是孤独的，无异于鹤立鸡群，如何不令国人眼热叹羡？在启耕公田的大典之日，苏氏兄弟鲜衣怒马地奔驰在初绿的原野，又如何不令国人啧啧侧目？但闻马蹄声中，洛阳国人特有的洪亮口音随风飘来：

“四弟，张兄此来，却是何意？”

“我如何晓得？这要二哥说。”

“休要多问，回去自然知晓。”

说话之间，三骑骏马已经消失在绿色摇曳的柳林之中。

田埂的老人摇摇头，一声深重的叹息：“世风若此，国将不国了。”躬耕垄上的农人们也纷纷跟着摇头叹息一番，无可奈何地开始了默默劳作。

苏氏别庄的主人叫苏亢，论原本身份，却也平常得很，一个专门从事长途贩运的生意人而已。那时候，生意人分为两类，行商坐贾——行走四方采购货物者叫“商”，坐地开店零售货物者叫“贾”。这苏氏一族本是殷商后裔，身体里流淌着殷商部族驾牛车奔走天下的血液，做的自然是行商。殷商王朝被周人革了命，殷商部族的平民们却远远没有上层贵族那么多仇恨与忧戚，依然是一辆牛车走天下，过着传统的商人生活。但周人礼法严格，市易皆由官营，不许私人做生意，自然也就瞧不起商人。但周王室却有罕见的冷静，一则为了消磨商人的仇恨；二则也觉得商人周流四方财货，对民生国计有好处，也就对商人网开一面，允许他们在官营市易之外继续做商人，并没有一刀硬砍，强迫商人变为耕耘的农人。这一宽松果然见效，醉心于财货积累的商人们一心奔走谋利，大大削弱了殷商贵族的根基力量。西周初年的周公旦能一举平息殷商贵族管与叔、蔡叔的叛乱，使周室河山真正安定了下来，不能说与殷商庶民根基的流失没有关联。

苏氏一门在“管蔡之乱”前就在洛阳定居了下来。那时候，洛阳还是个不大不小的城堡，仅仅因为是拱卫镐京东部的屏障而颇有名声。谁想三百多年后周平王东迁，洛阳竟做了京都王城。在“王城料民”(注)时，礼法规定：居住在洛阳城内的国人只能是周人部族。苏氏作为“商人”，本当迁出洛阳。当时的苏氏族长冒死求见周平王，陈述苏氏居住洛阳三百多年，早已成为“国人”，不当迁出。周平王为安定人心，破例下诏：凡在洛阳居住百年以上的“商人”，均可成为“国人”。

苏氏族长犯难请命，安定了商人，也使苏氏一门名声大振，成为“新国人”的望族。但几百年下来，苏氏一门的“行商”生计却没有发达起来，依旧是个平庸的商人家族。到苏亢做了族长，继承了祖业，天下已经是大争之世的战国了。

这苏亢聪颖智慧，非但通达商道，使家业重新振兴，而且知书达理，与天下名士交往颇多。久为商旅，苏亢周游天下见多识广，深感洛阳国人的活法简直与活棺材无异，与天下大势相去甚远。他很想变个活法，活得自由自在一些，便独出心裁，一步一步地做了起来。第一步，他在洛阳城外私下买了一家“国人”荒芜的百亩弃地，盖了一座小院子做别居。半年之后，洛阳官署无人过问他的“私相易田”之罪。苏亢的胆子大了起来，也看到了王室官署无暇治民，便找那些无力耕耘荒田的“国人”私下商议，将他们井田中的“私田”一块一块地买了下来。十几年工夫，他逐步买下的“荒田”竟达两千多亩。买田之后，不愁耕耘。每逢收种，苏亢便“买工”——付钱给住在郊野的隶农，教他们帮自己耕种收获。洛阳王畿的隶农是“国隶”，也就是官府奴隶，只归官府管辖派工。王室整天战战兢兢地防备战火，对奴隶的管束松弛得几乎是放任自流——只要不逃亡，就是好隶农，谁还来整天督导你耕作？于是苏亢有了取之不竭的劳动力，加上他厚待隶农工钱多，隶农为苏庄做工便特别踊跃。商路生意好，土地收成好，苏家就蓬蓬勃勃地发了起来。

苏庄不断扩大，苏家便成了唯一在洛阳城外拥有丰厚田业的国人。

但是，这些还并不是苏亢的最终谋划。他的大志在于改换门庭，使苏氏家族从世代商人的身份中摆脱出来，成为士大夫贵族世家。虽说商人在战国之世已经不再公然被人蔑视，但在官署与世人眼里，却终究是言利小人。苏亢在自己的经商交往中，对这种身份差别有痛彻心肺的体察。一介商贾，别说与高车驷马的王公显贵有霄壤之别，即便是清贫士子与寻常国人农夫，也常常不屑与商人为伍，更不说结交了。

有一年，苏亢到魏国安邑采购丝绸，不知哪条沟渠没有渗到，安邑官市竟要驱逐他这个洛阳商人。苏亢愤而争执，闹到了丞相公叔痤府里裁决。公叔痤官声颇好，苏亢对丞相裁决满怀厚望。谁知进得府中，那个官市小吏气昂昂进去了，苏亢却被府吏挡在院中等候，严令不许走动窥视。在北风呼啸的寒冬，苏亢整整站了一个时辰，浑身冻得僵硬，也不能到廊下避风处站立，更不要说到客厅取暖。那时候，他流下了屈辱的泪水，暗暗对天发誓，一定要教儿子入仕做官，永远不要做这种“富而贱”的商人。

后来，苏亢有了四个儿子。经过仔细审量，他教资质平庸的长子苏昌跟自己经商掌家，却将聪慧灵秀的三个小儿子送出去求学了。他给三个求学的儿子立下了规矩：若不能成名入仕改换门庭，死后不许入苏氏宗祠。

苏家的举动，是无声的告示。王畿国人有人嘲笑，有人惊叹，有人艳羡，口风相传，成为一时佳话。苏氏家族的命运能否改变？成了洛阳国人拭目以待的谜。

但是，没有等得多少年，洛阳国人便对苏亢刮目相看了——苏家三个儿子个个学问非凡，都成了洛阳名士。这三个儿子，便是纵马原

野的苏氏三兄弟——苏秦、苏代、苏厉。

二　双杰聚酒评天下

三骑刚入柳林，便闻一阵爽朗大笑：“走马踏青，苏氏兄弟果然潇洒也！”随着笑声，林中小道走出一个身材高大的年轻士子，青衣竹冠，抱拳拱手间气度不凡。

马上为首青年红衣玉冠，英挺脱俗，却正是苏氏次子苏秦。他翻身下马间大笑：“闻讯即来，如何成了走马踏青？张兄好辞令。”疾步向前，四手相握，相互打量着又一阵大笑。

“苏兄别来无恙？”来者无意套了一句官场之礼。

“有恙又能如何？”苏秦当了真，揶揄反诘。

“张仪颇通医道也。”

“张仪者，医国可也。医人？啧啧啧！”

“国中难道无人乎？”

“国有人，人中无苏秦也。”

“子未入国，安知国中无苏秦？”

“子非苏秦，安知苏秦定入其国？”

两人边说边走，应对快捷不假思索，仿佛家常闲话一般。跟在后边的两个少年惊讶新奇，稍大者跺脚高声道：“慢一点儿好不？这就是名士学问？”

前行的苏秦和张仪大笑回身。苏秦笑道：“啊呀，还有两个小弟也。张兄啊，这是三弟苏代，这是四弟苏厉。三弟四弟，这就是我平日向你们提起的张兄仪者也！”

苏代苏厉拱手躬身，同声道：“久闻张兄大名，见过张兄！”张仪一本正经道：“两位小兄莫笑，与苏兄打了十几年嘴仗，见面不来几句心慌也。”四人哄然大笑，苏秦道：“三弟四弟，锤炼学问辩才，可得多多讨教张兄。”“请张兄多多指教。”苏代苏厉不待张仪说话，再次大礼一躬。张仪揶揄道：“苏氏兄弟，个个聪明绝顶，做好套子让人钻也。

我，不上当。”语态之滑稽，将苏代苏厉两兄弟逗得哈哈大笑。

苏秦拉起张仪道：“走，进庄，话可是多也。”

张仪边走边感慨：“苏兄啊，我可真是没想到，洛阳王畿竟有如此美庄园。安邑郊野亦多有庄园，可挤挤挨挨，如何比得这无边旷野，一座孤庄，占尽天地风光也。”

苏秦不禁“哧”地笑了出来：“张兄，你这可真是将穷瘦当细腰也。安邑领先天下时势，数十年前城郭之外已经多有村庄，自然是炊烟相望，鸡鸣狗吠相闻，一片兴旺了。洛阳王畿破败荒凉，张兄不见其衰朽颓废之气，独见其旷野孤庄之美，真道别出心裁也。”

张仪原本是触景生情，没想到这一层，经苏秦一说，不禁慨然一叹：“还是苏兄立论端正，张仪佩服。”

“佩服？只怕未必。四弟，知会家老，为张兄接风洗尘。”

苏代却道：“四弟，还是先给大嫂说管用，她有绝学好菜。”说着与苏厉一起，抢先跑步进庄去了。

从外面看，苏氏庄园是个影影绰绰的谜。不太高的院墙外裹着层层高树，即或是树叶凋零的枯木季节，也根本看不见庄园房舍。面南的门房，也是极为寻常的两开间。一只高大凶猛的黄狗蹲在门道，见主人领着生人进来，霍然挺身，边摇尾巴边从喉咙发出低沉的呜呜声。苏秦笑道：“黄生，这是张兄，认得了？”大黄狗“汪”的一声，蹭着张仪的衣服嗅了嗅，摇摇尾巴径自去了。张仪笑道：“苏家一只狗，竟也如此通灵？啧啧啧！”苏秦笑道：“此乃老父从胡地带回的牧羊犬，的确颇有灵性。张兄，这边。”

绕过一道将庭院遮得严严实实的青石影壁，第一进是一排六开间寻常茅屋，看样子是仆人住的。过了茅屋，是一片宽敞空旷的庭院，三株桑树已经发出新叶，两边茅屋的墙上挂满了犁锄耒锹等各种农具，俨然农家庭院。庭院尽头又是一排六开间茅屋，中间一道穿堂却被又一道大影壁挡住了。

走过穿堂，绕过影壁，一座高大的石坊立在面前，眼前景象大变——一片清波粼粼的水面，水中一座花木葱茏的孤岛；水面四周垂柳新绿，绕水形成一道绿色屏障；柳林后露出片片屋顶，幽静雅致得令人惊奇。张仪惊讶笑道：“里外两重天，天下罕见！”苏秦却是淡淡一笑：“也无甚新奇。苏庄里外之别，就是天下变化的步幅。”

张仪恍然笑道：“如此说来，外院是世伯第一步试探，内院是近十多年所建？”

苏秦点头道：“张兄果然明澈。然到底也与家父心性关联，不喜张扬，藏富露拙而又我行我素。等闲人等，家父从来都是在外院接待的。”

张仪若有所思地点点头：“苏世伯真乃奇人，只可惜见他不得了。”

苏秦笑道：“家父与长兄，一年中倒有大半年在外奔波，我也很少见。”

说话间两人穿过柳林，曲曲折折来到一座孤立的青砖小院前。苏秦指点道：“张兄请，这便是我的居所。”张仪四面打量一番，见这座小院背依层林，前临水面，与其他房舍相距甚远，确实是修学的上佳所在；抬头再看，小院门额上四个石刻大字赫然入目——雷鸣瓦釜。张仪凝神端详：“苏兄，志不可量也。”

苏秦揶揄道：“你那‘陵谷崔嵬’又如何说去？”两人同声大笑一阵，走进了小院。

院内只有一座方形大屋，很难用寻常说的几开间来度量。大屋中间是一方不大不小的厅堂，西首隔间很小，隐在一架丝毫没有雕饰的木屏风后面；东首隔间很大，几乎占了整座房屋的三分之二，门却虚掩着。厅中陈设粗简质朴，没有一件华贵的家具饰物。

张仪由衷赞叹道：“苏兄富贵不失本色，难能可贵也。”

苏秦不禁笑道：“我等瓦釜，何须充做钟鼎？”

张仪大笑：“苏兄妙辞！惜乎瓦釜竟要雷鸣，钟鼎却是锈蚀了。”

苏秦摇摇头：“张兄总能独辟蹊径，苏秦自愧弗如也。”

张仪听得更是大摇其头：“苏兄差矣！不记得老师考语了么？‘苏秦之才，暗夜点火。张仪之才，有中出新’。苏兄原是高明多了。”

苏秦默然有顷，叹息道：“老师这考语，我终是没有悟透。哎，他们来了。”

脚步杂沓间，门外已经传来苏厉稚嫩的嗓音：“二哥，酒菜来了——”便见苏代推开院门，两个仆人抬着一个长大的食盒走进，身后还跟着一个丰满华贵的女子。

苏秦指着女子笑道：“张兄，这是大嫂，女家老。”

家老是当世贵族对总管家的称呼，张仪自然立即明白了这个女子在苏家的地位，忙深深一躬：“魏国张仪，见过长嫂夫人。”

女人脸上绽出了明艳的笑容，随和一礼道：“先生名士呢，莫听二叔笑话。小女子痴长，照料三个小叔自是该当，苏家指靠他们呢。这是我亲手为先生做的几个菜，来，抬进去摆置好了。”快人快语，连说带做，片刻间在客厅摆好了四案酒菜。

苏秦对张仪轻声道：“大嫂古道热肠，能饮酒。”

“别奉承我。”女人笑道，“来，落座。先生西首上座，二叔东首相陪。两个小叔南座。好，正是如此。”快捷利落，免去了任何谦恭礼让。

苏氏三兄弟与张仪俱各欣然就座。张仪正待对这位精明能干的大嫂家老表示谢意，却见微笑的苏秦还是望着大嫂，便没有开口。这时大嫂已经走到最小的苏厉案边笑道：“老公公与夫君不在，我自然要敬先生一爵。”张仪一瞥，已经看见苏厉的案上摆着两个酒爵，知道这位大嫂一切都是成算在胸，便也像苏秦一样微笑着听任摆布。

女子举起酒爵道：“先生光临寒舍，苏家有失粗简，望先生见谅。小女子与三位小叔，为先生洗尘接风。来，干了！”一饮而尽，笑盈盈地望着张仪。

“多谢长嫂夫人。”张仪一饮而尽，苏秦三兄弟也一起干了。

女子笑着一礼："先生与小叔们谈论大事，小女子告辞。"转身又道，"四弟，我在门外留了一仆，有事尽管说。我走了，啊。"待苏厉答应一声，她已经轻捷地飘出了院子。

苏秦："如何？大嫂是个人物也。"

张仪微笑："不拘虚礼，精于事务，难得。"

苏厉天真笑道："二哥最怕大嫂，说她'言不及义'。"

"四弟差矣！那是怕么？那是烦。"苏代认真纠正，"义利两端。言不及义，必是言利之人，二哥焉得不烦？"张仪大笑："苏代如此辞令，苏兄教导有方啊。"一句话岔过了对大嫂的品评。

"张兄，"苏秦笑道，"来，再饮一爵说话。"

"好。"张仪举爵，"三弟四弟，同干。"饮尽置爵，目光向案上一扫，见两尊铜鼎赫然冒着腾腾热气。再看苏秦三兄弟案头，也是铜鼎灿灿，张仪不禁惊叹："苏兄啊，今日只差钟鸣了。"

苏代抢先道："张兄不知，大嫂喜欢显摆贵气，二哥烦得很。今日她听说来了魏国名士，硬是将这套鼎具搬了出来，忒是俗套。如今殷实富贵之家谁没有这物事？只是洛阳国人不敢用，做稀罕物事罢了。大嫂井底之蛙，张兄见笑了。"

张仪大笑一通，煞有介事地长声吟道："开鼎——"打开一只鼎盖，透过袅袅热气便见油红明亮香气喷鼻，不禁惊叹一声，"好方肉也！"又打开另一鼎，却见一汪雪白浓汤拥着一丛晶莹碧绿，煞是好看，"噫！这是何菜？香得如此奇特！别急，有点土香味儿，野菜么？不像。"

苏秦微微一笑：“张兄不用琢磨，你不识得的。此物乃西域野草，胡人叫做‘木须’，中原有人写作‘苜蓿’，本是胡人牧马之上等饲草。多年前，家父通商西域买马，时常在草原野炊，不耐整日吞食肥羊。有一次忽发奇想，采了大把鲜嫩的牧草和在肉汤里煮。一食之下，竟是清爽鲜香，美味无比。家父便向牧人讨了一捆老苜蓿带了回来，打下种子，在庄内种了半亩地。目下正是春日，野苜蓿鲜嫩肥绿，大嫂视若珍品，等闲人来，还不肯献上。”

张仪听得神往，不由夹起一筷入口，略一咀嚼拍案惊叹：“妙哉！仙草也！”

苏氏三兄弟一齐笑了起来。苏厉一拍手：“张兄，我给你偷一包苜蓿种，何以谢我？”

“偷？”张仪忍住笑低声道，“得仙草种一包，我赠你秘典一册。如何？”

“好！一言为定。”苏厉转着眼珠，“大嫂管得紧，不好偷也。”

三人不禁大笑一阵，一起夹出碧绿的苜蓿品尝，尽皆赞叹不绝。笑语稍歇，苏秦悠然一笑：“张兄呵，千里迢迢从安邑赶来，为了这味野菜么？”

张仪一声叹息道：“不瞒苏兄，我是遇到了难题。家母逼我娶妻，我想避开，又不知该去何方。就想躲过来，也顺便听听苏兄高论了。”

“是么？”苏秦闻言心中暗笑，知道这个师弟机变过人却又心高气傲，即便讨教于人也要找出个“顺便听听”的理由，也不去计较，顺着话题问道，“却不知张兄志在何方？”

“我想先去齐国，若无甚乐趣，再去楚国。”张仪没有再提逃婚之事。

“张兄以为，齐国楚国堪成大事？”苏秦眼睛一亮。

“齐国，田因齐称王已经三十余年，民众富庶，甲兵强盛，国力已经隐隐然居六国之首。乃天下第一可图大业之邦，自然当前往一游。至于楚国，数十年虽无战胜之功，但其地广人众，潜力极大，也是可造之国。苏兄以为如何？”话入正题，张仪很认真。

苏秦道：“张兄难道对魏国没有心思？”

张仪道：“说起我这祖国，实在令人感慨万端。强势虽在，却屡遭挫折。被秦国夺回河西之地，又迁都大梁，朝野不思进取，一派奢靡颓废，令人心寒齿冷也。”

“我倒以为，张兄当从魏国着手。”苏秦目光炯炯，“奢靡颓废，人事也。魏国若有大才在位，整饬吏治，扫除奢靡，何愁国力不振？以魏国之根基，一旦振兴，雄踞中原，天下何国堪为敌手。张兄生乃魏人，何舍近而求远？”

“既然如此，苏兄何不前往魏国？”张仪狡黠地一笑。

“人云，良马单槽。我去了魏国，置张兄于何地？”苏秦还以揶揄的微笑。

张仪哈哈大笑：“如此说来，苏兄是给张仪留个金饭碗也。”

苏秦释然笑道：“岂有此理？原是我不喜欢魏国朝野的风华奢靡之风。张兄若得治魏，也要费大力气移风易俗，譬如商鞅在秦国之移风易俗。”

张仪思忖点头：“你我在魏国王屋山浸泡了十年，那时苏兄就说过厌烦魏国，张仪如何能忘记了？只是我已占了三个强国，苏兄却向

何处立足？”

苏秦微笑：“张兄不妨为我一谋，天下之大，我欲往何方？”

张仪心知苏秦虽机变稍差，但虑事深彻，总能在常人匪夷所思处振聋发聩。这一问显然在考量自己，略一思忖便道：“苏兄志在北方，燕赵两国，可是？”

“何以见得？”

“燕国，奇特之邦也。”张仪侃侃道，“周武王所分封最古老之大诸侯国中，唯有燕国沉舟未泯，成为七大战国之一。若说根基，天下无出其右。且燕国北接胡地，东连大海，纵深广袤，国风剽悍。假以整饬，焉知不会对天下成泰山压顶之势？再说赵国，现已是三晋中最有战力的邦国，骑兵之强，天下第一；数十年来连败匈奴，扩地接近敕勒川，又吞灭半个中山国，势力大增；更兼山川险峻，西有上党之东要塞，东有大河屏障，易守难攻。君主赵语，持重勤奋，朝野气象颇为兴旺。如此之国，前途不可限量也！”张仪说得兴奋，见苏秦只是微笑摇头，骤然打住，“难道，燕赵当不得苏兄大才？”

苏秦悠然一笑：“燕赵之长，张兄寥寥数语悉数囊括，可谓精当。然则燕赵之短，张兄却未言及，此短足以抵消其长也。”“未曾虑及，愿闻兄论。”忽然之间，张仪觉得自己对大势尚欠揣摩。

苏秦道：“燕赵两国之最大短处，在于旧制立国，未曾变法。七大战国，魏国、楚国、齐国、韩国、秦国，已经先后变法，唯独燕赵两国未曾大动。赵国由三家分晋而立国，之后陷于军争，无暇变法，算得半新半旧。燕国则旧坛老酒，几乎丝毫未动，若不是地处偏远，中间有赵国相隔，难保不被魏国齐国吞灭。未经变法，国无活力，自保图存尚可，断无吞国图霸之心力。若入此等邦国，无异于自缚手脚，岂能大有伸展？”

张仪心中已是豁然明白，暗暗叹服，口中却又追问：“难道你我不能做变法之士，像李悝、吴起、申不害、商鞅那般，成一代强国名臣？”

苏秦听得大笑：“张兄真能想入非非，佩服！”

“未曾修习法家之学，当真可惜也。”张仪自嘲地叹息一声，“苏兄莫非看好秦国？”

“张兄以为如何？”苏秦认真地点了点头。

显然没有想到这是苏秦的认真选择，张仪困惑地摇摇头：“不瞒苏兄，我对秦国素来憎恶，所知甚少。这个西陲诸侯，半农半牧，国小民穷却又蛮勇好战，忝列战国已是一奇，何有远大前程？纵有商鞅变法，也是一时振作而已，充其量与韩国不相上下。况秦国新君寡恩薄义，车裂商鞅，故步自封，岂能寄予厚望？”

苏秦丝毫没有惊讶，悠然笑道：“张兄啊，你还是没有脱开魏秦夙仇之偏见，对秦国可说是不甚了了。实言相告，我对秦国原本也无好感。但有一个疑问始终在我心头：像商鞅这般大才名士，何以要去秦国？秦国若是愚昧平庸，又如何能重用商鞅变法二十余年？若商鞅变法果如中原所言，残暴苛虐，何以秦国竟能有如此军力，一举夺回千里河西？有此疑惑，去冬我便随家父去了一趟秦国，所见所闻，当真令人大开眼界。一进函谷关，田畴精细，村庄整齐，虽是北风寒天，田头却熙熙攘攘地修缮沟洫，渭水货船来往穿梭。可以说，当今天下任何邦国，都没有这番勃勃生机！家父乃走遍天下的老商，他指着渭水中穿梭般往来的货船，对我说：商家入国看货流，货流旺，百业兴，秦国了不得也。进入咸阳，街巷整洁，国人淳朴，人人视国法如神圣；民无私斗，官无贿赂，商无欺诈，工无作伪，道不拾遗，夜不闭户；外国商人大觉安全，倒是十有八九都将家眷迁到了咸阳。十多天中，我听到见到的犯罪者，竟全部都是东方商贾！张兄，我等也算

游历颇多，你说，当今哪个国家有此等气象？”见张仪默默摇头，苏秦打住话头，“张兄以为不然么？”

虽然魏国与秦国接壤，但张仪却从来没有去过秦国。虽则如此，他坚信自己对秦国的根底还是有把握的。这番话要是别人说出来，张仪一定会不屑一顾地大加嘲笑，但师兄苏秦沉稳多思，素来不谬奖人物，他既然亲历，说出来断然无虚。但是，张仪还是感到惊讶不已，按照苏秦之说，秦国岂非大治之国？这如何可能？见苏秦看着自己，张仪若有所思地一笑：“表面大治，鲁国也曾经有过，结果如何？”

“张兄之意，我明白。”苏秦将三弟苏代斟的一爵清酒一饮而尽，慨然道，“鲁国虽曾以礼法大治，国中一度康宁繁盛，但其君臣食古不化，且内争剧烈，终至萎缩衰微。周公封邑，原本天下第一诸侯，竟至连殷商后裔的宋国也不如了，令人扼腕叹息也！然则，秦国与鲁国迥然有异，断不可同日而语。秦国新法根基空前稳固，旧世族势力二十多年没有抬头。新君嬴驷虽车裂了商鞅，但也彻底铲除了图谋复辟的世族力量，一次整肃旧世族。商君新法非但不会动摇，而且将更进一步，即将向陇西戎狄区域推行。跟随商君变法的上大夫景监、国尉车英等股肱大臣也必然隐退。新君嬴驷，将起用忠于新法的商於郡守樗里疾，函谷关守将司马错。商君时期的郡守县令，一个也不会罢黜，变法派大权在握。你说如此秦国，能是一时之治么？更有一个奇人，去冬到了秦国。张兄可知？”

张仪感到惊讶：“奇人？可是那个犀首？”

“然也！”苏秦兴奋拍案，“你们魏国的一个纵横高士，他已做了秦国上卿！”

“犀首已经捷足先登，苏兄为何还要去秦国？良马不单槽了？”

张仪颇不以为然。

苏秦颇为神秘地一笑：“张兄，天下策士，可有人在你我之上？”

张仪恍然大笑：“苏兄是说，有你入秦，犀首无所作为？”

“正是。”苏秦胸有成竹，“犀首第一策就是劝秦国称王，可谓不识时务。今春没有动静，足证新君嬴驷没有采纳，所以只教他做了上卿。秦国之上卿，从来都是虚职了。”

“如此说来，苏兄入秦之心已定？”

苏秦点点头：“张兄以为如何？”

张仪慨然一叹：“我对秦国原不甚了了，苏兄如此推重，看来定然不差。然则有犀首在秦，苏兄还当谨慎为好。”

“自当如此。”苏秦笑道，“十年铸剑，一朝出鞘，天下谁堪敌手？”

张仪被苏秦激励得豪情大发，开怀大笑：“好！苏兄入秦，张仪入齐，驰骋天下！来，干此一爵！”两人同时举爵，“当”地一碰，一饮而尽。

三　洛阳试剑　苏秦成名不成功

次日，张仪匆匆走了，安邑还有许多事等着他办。

苏秦开始忙起来，除了筹划上路物事，便沉浸在书房里浏览搜集到的秦国典籍。过了几日，一切就绪，只待次日西行去秦国了。天刚暮黑，四弟苏厉来雷鸣瓦釜小院送饭，说老父从宋国回来了，估摸膳后就会来二哥处。苏秦对父亲很是敬重，正为不能向父亲辞行感到缺憾，听说父亲回来了自然高兴，连忙用饭，准备吃完饭去拜望老父。谁想就在他与苏厉走出小院时，却见父亲迎面走来。

“父亲。”苏秦看见老父疲惫的步态，心中一阵酸热，忙深深一躬，扶住了父亲。名动洛阳的苏亢，已经是白发苍苍的老人了。他点了点头，拂开了苏秦要扶他的手，却没有说话，径自往院中走来。苏秦素知父亲寡言少语，事大事小都是只做不说，也不再多话，陪着父亲默默走进了院中。

进厅堂坐定，苏厉重新点亮了铜灯，苏秦给父亲捧来了一盅鲜绿的春茶。老人依旧只是默默啜茗。苏秦坐在父亲对面，将张仪来访以及自己的谋划说了一遍：“父亲，季子明日就要西行入秦，望父亲多加保重，莫要再奔波劳碌。苏氏已经富甲一方，商事交由大哥料理足矣，父亲早当在家颐养天年了。若再高年奔波，季子于心何安？”

季子，是苏秦的“字”，也就是举行加冠礼时取的另个别名，这个别名（字）是专供社会人群称呼的，以示对父母取的本名的尊重。

但是“字”在战国史料中却不多见。苏亢喜欢呼儿子这个被自己叫做“小名”的名字，苏秦在父亲面前也多以此名自称。老人一直凝神地听着，仿佛没有看见儿子含泪的眼睛，也没有理会儿子最后的话题，若有所思沉默了许久，终是滞涩开口：“何去何从，凭你学问见识。为父唯有一想，你自揣摩：无论厚望于何国，都应先说周王，而后，远游可也。”

苏秦大为惊讶——自他离家求学，父亲从来不与他交谈政事。他偶然向父亲谈及天下大势，父亲也只是留神细听，从来不问不对。今日，老父却在如此重大的事情上提出了如此匪夷所思的“一想”，当真令苏秦莫名惊讶。苏秦深深知道，老父亲久经商旅沧桑，遇事不断则已，断则每每有成算在胸。然则，要将奄奄一息的洛阳王室做第一个游说对象，在任何策士看来都是不可想象的荒诞之举，更何况苏秦这样的名门高士？但无论如何荒诞，苏秦都没有立即回绝。他了解父亲，他要再想想。

老人已经站了起来，看着茫然若有所思的儿子，淡淡地说了一句："祖国为根，理根为先。"说完径自走了。

这一夜，苏秦无法入睡，索性到庄园中转悠去了。

春寒犹在，夜空碧蓝深邃，星光闪烁，隐藏着天地间无穷的隐秘。苏秦仰望星空，终于找到了那颗暗淡的大星。那是填星(注)，是洛阳周王室的国运之星。在占星家眼里，填星乃是黄帝之星、德政之星、"执绳而制四方"的中央之星。这颗填星晨出东方，夕伏西方，每年停留（填）在二十八宿的一宿中间，二十八年填完二十八宿，完成一个周天，活似一个至尊老人在众多儿孙家轮流居住，故此叫了填星。填星的常色极为明亮，几与北极星不相上下，填于任何星宿之中，都可以一眼认出那灿烂的光华。可是，目下这填星隐隐约约地填在东方房四星之中，暗淡发红，几乎要被湮没。苏秦虽然不精于占星之学，但跟随那位博大精深的老师修学十余年，耳濡目染，对星象基本变化的预兆还是清楚的。老师曾说，填星在周平王东迁洛阳后就渐渐暗淡了，近百年以来，填星更是回填女四星即暗。而女四星，恰恰便是中原洛阳的星宿座。天象若此，地上之周室也确实已经失去了德政，如同湮没在茫茫天宇中的填星一样，已经湮没在战国大争的汹汹潮流之中了。

这样的王国，值得去殉葬么？

苏秦并不完全相信此等颇见神秘的占星学，他修习的是实实在在的策士谋略之学。要说天象，他更欣赏赵国年轻士子荀况说的"天行有常，不为尧存，不为桀亡"。但因为对星象学有所了解，反而是经常在夜里总要习惯性地抬头端详夜空，一看便知天下将有何种"预言"流传。师弟张仪淡漠此道，经常嘲笑他在山顶观星是"苏秦无事忧天倾"，经常取笑地问他，"苏兄啊，可知上天要将我填到哪个坑里

啊？”苏秦则总是微微一笑：“学不压身。我还想做甘德、石申注的学生，要不要再做一回师兄弟？”

遐想之中，一阵寒风扑面，苏秦顿时清醒过来。老父要自己先入洛阳，肯定有他的道理。父亲是久经沧桑的老商旅，不可能对洛阳周室的奄奄待毙视而不见。既然如此，老父之意究竟何在？

“祖国为根，理根为先”——老父最后的话猛然跳了出来。苏秦心中不禁一亮——入洛阳游说，意不在于周王重用，而在于向天下昭示气节！生为王畿子民，在祖国奄奄待毙时不离不弃，敢于做救亡图存的孤忠之士，传扬开来，这是何等高洁名声？殷商末年的伯夷、叔齐二人没有任何功业，生平只做了一件事，那就是在殷商灭亡后不食“周粟”，饿死在首阳山上，于是乎名满天下了。

看来，老父的心思颇有殷商遗老的印痕，由对伯夷叔齐的敬重而生发出对儿子的唯一要求。虽然是个很老派的谋划，若公然与新派名士商讨，一定会引来满堂嘲笑。但细细一想，这个很老派的谋划，却恰恰符合了权力场亘古不变的名节要求。从古至今，无论是官场庙堂还是山野庶民，人们都敬重忠诚气节，都蔑视反复无常。交友共事、建功立业、居家人伦、庙堂君臣，一个“忠”字，一个“义”字，从来都是第一位的品行名节。庶民不忠不义，毁掉的是家人友人；臣子不忠不义，毁掉的是邦国命运。唯其如此，“忠臣义士”成为当世诸侯取士用人的一个基本准绳。所谓“德才”二字，德之基点便在于忠义两则。尽管战国之世，对“义”的推崇更甚于“忠”，但“忠”的重要也是显而易见的。大争之世，哪个国家都有倏忽间兴亡倾覆的可能，谁不希望自己的朝臣庶民尽皆忠义之士？人同此心，心同此理，岂有他哉！而一个游说天下建功立业的士人，最容易被人怀疑为朝三暮四的无行才子，若在大动之前已证明了自己的高风亮节，无异于获得了一方资望金牌，岂非事半功倍？

思忖之下，苏秦对老父的“一想”不禁刮目相看了。他想改变次序，先行入洛阳觐见周王，视情形再定入秦之事。可是，觐见周王呈献何等兴国大计？总是要有一番说辞的，没有惊世之策，岂有名节效果？苏秦又是久久地仰望星空，要在明暗闪烁的群星中寻找那个闪光的亮点。

突然之间，他放声大笑，对着星空手舞足蹈了。

三日后，苏秦骑了一匹寻常白马，布衣束发，出得苏庄向洛阳王城走马而来。

真正的王城是城中之城，坐落在洛阳正中，几乎占了整个大洛阳的一半。三百多年前周平王东迁时，洛阳城已经是函谷关外拱卫镐京的要塞重镇了。那时候，洛阳就属于天子直辖的王畿，而没有分封给任何一个诸侯国。经过东周初期近百年的不断扩建，洛阳已经堪堪与当年的西周镐京相媲美了。就地理而言，洛阳虽不如镐京那样居于关中而易守难攻，但也算是天下上佳的形胜之地——北面大河，南依嵩山，三川环绕（洛水、伊水、汝水），八津拱卫（黄河与三川的八处渡口），沃野千里，沟渠纵横，较之关中却是更加广阔丰饶。尤其是经过戎狄之乱，洛阳更显出了它优于镐京的最突出之点：与西部戎狄有着较远的距离，更为安全可靠。西面的关中与函谷关，恰恰成了抵御戎狄的坚固屏障。那时候王权尚盛，中原安定，主要的威胁在于西部的游牧部族。如此情势，洛阳就显得特别适合于做京师王畿。春秋中期，戎狄动乱，大举入侵中原，东周都城洛阳虽然经受了巨大的冲击，终究岿然不动，最根本之点就在于洛阳地处中原，诸侯勤王极为便捷。于是，齐桓公的“尊王攘夷，九合诸侯”才能极有成效，全部将戎狄驱逐出中原腹地。

那时，国人无不惊叹天子神明——东迁洛阳，挽救了周室。

然则，沧桑终是难料。戎狄消退了，诸侯却迅速坐大，王权也无可奈何地衰落了下去。原本远离夷狄安全可靠的中原，却翻腾得惊天动地，洛阳王畿也变成了惊涛骇浪中的一叶扁舟。百余年下来，诸侯变着法儿蚕食，洛阳的千里王畿渐渐萎缩得只剩下了城外七八十里的“王土”了。洛阳国人伤心之余，又每每怀念四面要塞的镐京，说东迁洛阳毁了周室。

就这样背负着周王朝的兴衰荣辱，走过了三百多年，洛阳老了，如同她的王室主人一样老了。高厚拙朴的城墙，坚固巍峨的箭楼，尽皆年久失修，城砖剥落，女墙破裂，钟鼓锈蚀，楼木朽空。昔日旌旗招展矛戈生辉的四十里城头，如今竟只有些许老兵在懒洋洋地转悠，宽阔的护城河堤岸也是杂草丛生，淤塞得只剩下一道散发着腐腥味儿的溪流。那座幽深的城门，终日洞开着。护城河上宽大破旧的吊桥，也是终日铺放着，竟至断了铁索埋进了泥土，变成了固定的土木桥。

城门洞外，则站着一排衣甲破旧的老卒，对进出人等不闻不问，泥塑的仪仗一般。

洛阳的衰老，令苏秦感到震撼。

身为王畿国人，进出洛阳自是家常便饭。然而，苏秦对洛阳却从来没有仔细品味过。少年离家求学，洛阳在他的记忆中只是一座硕大的古老城池，一片金碧辉煌的王城宫殿。出山归来，进出洛阳不知几多，却也熟视无睹，从来没有留意过洛阳的变化。十多年修学游历，苏秦对天下潮流时势了如指掌，对大国新城的兴旺气象也颇为熟悉，临淄、安邑、大梁、新郑、咸阳、邯郸、郢都、蓟城，所有这些著名都会，他都能如数家珍般评点一番，唯独对王城洛阳却不甚了了。

在他的心目中，周室天子已经是昨日大梦，洛阳王城已经是过眼云烟，留下的，只是一道古老神秘的天符，混沌得几乎没有任何的具体感知。

今日，当苏秦以名士之身进入洛阳，要对周天子献上振兴大计时，才发现自己对洛阳是何等生疏。一路行来，仔细打量，感慨万千。在当今天下，唯有洛阳完整地保留了古老的《周礼》规范："农人井田，工贾食官"，一切都由国府料理。如今的王室国府，再也没有力量承担这细致繁冗的管治了。井田、作坊、官市、店铺，一切都在松弛地溃烂着。目下正是春耕时节，农人一出城，街巷就冷清得幽谷一般，连平日最热闹的官市也人迹寥寥，只有打造日用百器的作坊街传出叮叮当当的锤锻声，使人感到这座城池的些许生气。苏秦油然想到了临淄齐市与咸阳南市，那真是市声如潮，绵延数里的汪洋人海，摩肩接踵，挥汗如雨，置身市中，当真是一片生机勃勃。两相比较，洛阳是一座令人窒息的古墓。寻常时日，总是振振有词地评说洛阳王室的奄奄待毙，实际上却并无真实体察，如今身临其境，用心品味，方实实在在地感到了这个辉煌王朝的垂垂老矣。

进入王城，苏秦已经不再惊讶了。只是他没有想到，觐见天子竟如此的容易。王城宫墙外，无所事事的守军对有人觐见天子似乎感到很诧异，问了姓名国别，听说是洛阳国人，领哨将军挥挥手叫过城门内一个小内侍："领他进去便是。"

走过宽阔幽深的门洞，是天下闻名的王场。

这片包围在高大楼宇中的广场，全部用三尺见方的白玉岩铺成，两边巍然排列着九座大鼎，中间形成宽约六丈的王道。这便是象征王权神器的九鼎？那时候，九鼎是王权的标记，具有无上的神圣与权威，如同后来的传国玉玺一样，谁拥有九鼎，几乎是名正言顺地拥有天子权力。九鼎代表着天下九州，鼎身铸刻了本州地貌，铸刻了人口物产与朝贡数字。这巍然九鼎立于王城，曾经意味着"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的皇皇威权。百余年来，诸侯国举凡向王权挑战，第一件大事便是图谋取得九鼎。从楚庄王问鼎中原之后，九鼎便成了天下大国密切关注的王权神器。刀兵连绵的大争之世，人们

之所以还能记得洛阳，十之八九，是因为洛阳有至高无上的天赋权力的象征——矗立在这里的九鼎。

逐一凝望着丈余高的巍然大鼎，苏秦眼前油然浮现出使节云集山呼万岁的盛大仪典，不禁一声深重的叹息。宫殿依旧，九鼎依旧，这里却变成了空旷寂凉的宫殿峡谷，白玉地砖的缝隙中摇曳着泛绿的荒草，铜锈斑驳的九鼎中飞舞着聒噪的鸦雀，檐下铁马的叮咚声在空洞地回响，九级高台上的王殿也在尘封的蛛网中永久地封闭了。再也没有昔日的辉煌，再也不是昔日的洛阳了。

王城里的周显王很有些烦闷，总找不出一件要做的事来。

他二十三岁即位，已经做了三十二年天子，算是少见的老王了。即位之初，他曾经雄心勃勃地要振兴周室，做一个像周宣王那样的中兴之主。试了几回身手，却都是自讨没趣。先是蕞尔小诸侯梁国与王畿争夺洛阳之南的汝水灌田，屡次挑衅，挖断了王畿井田的干渠。显王大怒，亲自率领两千兵马与一百辆战车兴师讨伐。谁想梁国附庸于韩国，“借”了韩国五千铁骑，竟将王师杀得大败而归。

后来又是“东周”、“西周”两个自家封邑大打出手，搅得洛阳王畿鸡飞狗跳，国人不敢出城。周显王破天荒地在王殿举行了三公（太师、太傅、太保）并卿大夫议国朝会，决意取缔先祖周考王留下的这两块封邑，将洛阳王畿统一到天子治下。谁想这些白发苍苍的老臣竟没有一个赞同，反而都替“东周”、“西周”请命，喋喋不休地说：分封制乃周礼根本所在，不能悖逆祖制。显王哭笑不得，便坚持要将“东周”、“西周”的朝贡礼品增加两倍。谁知天子刚一出口，三公大臣一齐亢声死谏，说从三皇五帝到商汤周武，诸侯朝贡历来都是量力而行，若像战国一样将贡品变为赋税，王道德政何在？吵闹了一整日，王制丝缕也不能擅动，气得周显王拂袖要去。

谁知走也不行。司寇硬是拉住天子衣袖犯颜直谏，责以“我王有违礼法，朝会失态”。周显王无可奈何地长嘘一声，只得坐下来听老臣们聒噪，直到散朝也没说一句话。

从那以后，一百余里的洛阳王畿，便固定裂为三块：东周四十里，西周三十里，天子七十里，整天搅闹得不可开交。东周欲种稻，西周不放水；西周要灌田，东周就掘堤；天子要例贡，两周就一齐叫苦。

大事不能做，周显王就想在小事上来一番气象，一搭手，还是不行。

显王通晓古乐音律，要将王室的钟乐《周颂》重新编定演奏。消息传出，一班公卿大夫与东周公、西周公联袂进谏，坚称“礼乐天授，不能擅改”。无可奈何，只得作罢。后来，周显王又想改制王室禁军的礼仪与侍女内侍的服装。还没动手，便“朝野”哗然，似乎天要塌将下来一般。再后来，周显王想将王殿与九鼎广场整修一番，与尚商坊官员计较商议。不料尚商坊官员搬出了《王典》，说触动神器要举行祭天大典、天子沐浴斋戒一月，方可择吉动工。天子府库空空如也，何来财力举行祭天大典？周显王只好叹息一声作罢。

百无聊赖，周显王想起了鲁国孔子的话：“饱食终日，无所用心，难矣哉！不若博弈可乎？”便整日与几个内侍侍女消磨在围棋案前打棋博彩，倒也优游自乐。谁知又是好景不长，股肱老臣与袭爵幼臣一齐发难，辞色肃然地责备天子“嬉戏玩物，徒丧心志，不思振作，何颜得见先祖”。一气之下，周显王烧掉了棋枰，砸碎了棋子，蒙头大睡了三天三夜。

天下之大，无奇不有。一个真命天子，竟至一件事也做不得。

“饱食终日，无所用心，难矣哉！”

叹息之余，周显王觉得孔子老头儿是个知己了。

虽则如此，周显王毕竟豁达，很快就将天子生涯简化为一日三件事：吃饭、睡觉、观乐舞。食不厌精，脍不厌细，饿了就吃，吃得极少，时间却长得惊人。睡觉则全无规则，困了就睡，零零碎碎一日总能睡个几十次。乐舞则是十二个时辰内将《风》、《雅》、《颂》一首挨一首奏将过去，不奏完不算一日结束。周显王不圈不点不评，只是听只是看，往往是长夜竟日的乐舞声中，天子已经沉沉睡去。待舞女乐师们睡着了，周显王却醒了过来，睡眼惺忪地品评着东倒西歪的各种睡态，高兴了便摸摸这个翻翻那个，不亦乐乎地独自大笑一通。岁月如梭，倏忽间过去了三十二年。

一个英气勃勃的王子，变成了白发皓首的老天子，周显王总算习惯了这饱食终日无所用心的活法儿，渐渐地，那种“难矣哉”的心境也淡漠了，一切都变得自然平淡起来。

今日，周显王却有些不耐。他在梦中朦朦胧胧听到了钟鼓乐舞和肃穆清雅的《周颂》，“执竞武王，无竞维烈，不显成康，上帝是皇……斤斤其明，钟鼓喤喤……降福简简，威仪反反……”在那追念先祖功业的悠远歌声中，他莫名其妙地哭醒了，泪流满面，泣不成声，吓得乐师舞女们齐齐匍匐，不敢抬头。

“起去起去，不关尔等事。”周显王挥挥手，破例地点了一首《秦风》：“奏那个那个，噢，对了，《蒹葭》。”当高亢悠远而又略带苍凉的乐曲奏响时，周显王低声和着这首著名的情歌，“蒹葭苍苍，白露为霜。所谓伊人，在水一方……”渐渐地，他又朦胧了迷糊了，扯起了悠长的呼噜声，睡得分外香甜。

“如何？不奏乐了？”周显王突然睁开了眼睛，习惯了和乐入睡，竟被这突然的寂静惊醒了。

“禀报我王，洛阳名士苏秦求见。”一个领班侍女恭敬地回答。

“有人求见？”周显王斜倚卧榻，不禁失笑，“谁？哪个名士？”

“禀报我王，洛阳苏秦。”

“苏秦何人？洛阳还有名士？”周显王念叨着，打了个长长的哈欠，“那就，宣他，进来也——”

“小臣启奏：我王当更衣正冠，升殿召见，方有王室礼仪。”领班侍女躬身劝谏。

“罢了罢了。”周显王不耐地挥挥手，“教他进来。”

“谨遵王命。”女官飘然出门。

顷刻间，廊下传来老内侍尖锐的长调：“洛阳苏秦，进殿——”随着锐声长调，一阵脚步声传来，清晰有力，毫无拖泥带水的沙沙声。

周显王耳力敏锐，一听之下竟离开卧榻大枕，坐正了身子，挥手让乐师舞女们退了下去。

随着女官走过了幽暗的长廊，苏秦眼前豁然明亮，却又十分的惊讶。青天白日之下，这座大殿竟是灯烛齐明，红毡铺地，四面帐帷，虽然空荡荡的，但显然是一座富丽时新的寝宫。在洛阳王城衰颓幽暗的古典贵族的气息中，这座小小寝宫显得极不协调，倒像是哪个诸侯的国君寝宫。略一打量，发现中央高高的帐帷中一张长大的青铜卧榻，上面坐着一位宽袍大袖的老人，须发灰白惺忪疲惫。

女官眼波示意，苏秦恍然大悟，深深一躬：“洛阳苏秦，拜见我王——”

周礼定制：士之身份与百工、农人等同，不能觐见天子，即或敬贤破例，也须匍匐大拜，山呼“万岁”。然时世变迁，战国之世，士人已经迅速成为天下变革的主要力量，地位大长，成为一个新兴的文明阶层。于是，天下有了“士不拘礼”一说。名士晋见各国君主，躬身拱手便算是大礼了。苏秦游历天下，读书万卷，又是洛阳国人，自然知道觐见天子的礼仪，可是他却没有以周礼参拜。苏秦心思，是想试探这个深居简出的周天子，对外界天翻地覆的变化究竟知道多少，自己的说辞该定到何种尺度。

周显王却只慵懒地一笑：“苏秦啊，有事么？坐。”家常若和善老人。

那位唯一站在“殿”中的女官，向正中一个乐师的坐台一指轻声道：“先生，请坐。”

苏秦正襟危坐，觉得那坐台还留有余温，不禁飞快地闪过一个念头，这里方才有人。暗笑之间心神一定，肃然拱手道：“苏秦敢问我王，醉死梦生，可是天子日月？”

“先生明言，天子又能如何？”一言未了，周显王打了两三个哈欠。

苏秦精神一振：“天子之道，兴国为本。王室衰败，天子岂能无所作为？苏秦以为，目前危局尚可挽回，若运筹得当，定可中兴大业，恢复王权。”

“先生高论。”周显王没有丝毫惊讶，嘉许地点了点头。

苏秦顿时觉得泄气。按照他设想的对策过程，一个尖锐问题的提出，君主一定会大感兴趣，追问如何中兴，说辞自然就喷发而出。然则这个天子根本没有提问的兴趣，一副万事都明白万事都无动于衷的

样子，当真大煞风景。但苏秦的沮丧瞬间便消失了，这是出山后第一次游说，原本就没有指望有成，试剑沽名而已，何须当真？能见到天子陈说对策，这就是成功，何能半途而废？定定神，苏秦侃侃道：“苏秦乃我王子民，素怀赤子报国之心，中兴王业，更是责无旁贷。苏秦的方略是：策动天下二十三个小诸侯结成盟约，以周室为盟主，组成联军，与七大战国并立。而后利用战国间之利害冲突，逐一分化削弱。如此五十年内，王权定可中兴！此乃聚众抗强之大略也。我王明察，二十三诸侯结盟，国土约占天下三分之一，人众将近千万，可征发兵士八十余万，任何一个战国都不足以与之抗衡。长久相持，周室王权当再度统领天下！”

“好——谋略。”周显王说话间又打个哈欠揉揉眼睛，看着面前这个英挺俊朗的名士，仿佛来了兴趣，随和地笑道，“先生，你想过没有，以何结盟天下小诸侯？粮食、财货、兵器、衣甲、战车、马匹、铁材、铜材、金钱，王室有么？没有这等物事，如何做得盟主？再说，二十三小诸侯天各一方，被各个大战国挤在旮旯缝隙之中，稍有动静，辄有灭顶之灾，谁敢作仗马之鸣？”摇摇头苦笑一声，“苏秦，你尚欠火候也。”

苏秦一怔，亢声道：“瓦全何如玉碎？只要天子举起王旗，诸多难题当迎刃而解。”

“玉已成瓦，想做玉碎，难矣哉！”周显王摇头摆手，显然不想再说下去。

苏秦无计可施，叹息一声便想告辞。周显王却招了一下手，让女官扶他下了那张特大的青铜卧榻，踱着步子慨然道：“苏秦啊，看你也非平庸之士。原先有个樊余，也劝过我振作中兴。非不为也，实不能也。人力能为，何待今日？子为周人，便是国士。找个大国去施展吧，周室王城已经是一座坟墓了，无论谁在这里，都得做活死人。”说罢一声深重的叹息。苏秦默然，扑地一拜，起身拱手告辞。

“先生，且慢了。”周显王眼睛有些湿润，“王室拮据，赐先生轺车一辆，望先生为周人争光。”说罢，深深一躬。

苏秦大为惊讶，连忙扑地拜倒：“天子大礼，苏秦何敢当之？谢过我王赏赐！”

“汗颜不及，何须言谢？”周显王摆摆手，吩咐女官，“燕姬，你带先生去，尚商坊青铜轺车。”便回过身去了。

那位女官向愣怔的苏秦微微一笑：“先生，请。”

苏秦恍然醒悟，跟着女官走出了灯烛殿堂，走出了幽暗的长廊。乍到阳光之下，两人同时捂了捂眼睛。待苏秦放开手，却惊讶得说不出话来——这个女子竟是如此之美！一领翠绿的曳地丝裙，一片雪白的搭肩直垂在腰际，一根玉簪将长发拢成一道黑色的瀑布，身材修长纤细却又丰满柔软。如此简单的衣着，如此单纯的色调，在她身上却显出了一种非常高雅的仪态，当真令苏秦不可思议。看那女子，也在默默地注视着自己，含蓄的笑意充盈在嫣红的脸庞。

“苏子，请向这厢。”女子轻声礼让。

一声“苏子”，苏秦心头蓦然一阵热流。这不经意的称谓改变，在苏秦却有一种微妙的震颤。按当世习惯，称“先生”乃完全的敬意，“子”虽用于卓然大家，但在非礼仪场合，却有着敬慕亲切的意味。这种微妙，非其人其时不可以言表。心念一闪，苏秦拱手道：“敢问女官，如何称谓？”

“我叫燕姬，祖籍燕人。苏子直呼可也。”女子嫣然一笑，领步前行。

“燕姬辛劳，苏秦多谢了。”

“敢问苏子：洛阳城外，今夕何年？”

苏秦愕然止步，随即恍然叹息道：“天上宫阙，竟不知今夕何年？洛阳之外，早已经天地翻覆了。今岁是：齐威王二十三年，魏惠王三十七年，楚威王六年，秦新君二年，韩宣侯元年，赵肃侯十六年，燕文公二十八年。纪年已乱，不知燕姬想知道哪国纪年？”

“方今燕国，情势如何？”

“燕国大而疲弱，法令国制没有变革。然则，尚算安定。”

“苏子离周，欲行何方？”

苏秦慨然道：“天子不振，我欲去一个最具实力的国家，一展胸中所学。”

说话间不觉已到了王城府库。这是一座有上千间坚固石屋的城中之城，除了粮食，所有的朝贡物资及王畿尚坊制品都收藏在这里。周平王东迁初期，这座天下第一府库当真是满当当盈积如山，铜币、衣物、兵器、车辆等，多有锈蚀腐朽而白白扔掉者。沧桑巨变，这座天子府库像刺破了的皮囊，倏忽间瘪缩了下来，只剩下大约十分之一的石屋有物事可放了。整个王城，只有这里驻守着数百名老军。箭楼下，府库城堡的大石门紧闭着，只留了一车之道的小门供人出入。城堡外矗立着一座司库官署，不时有侍女内侍出入领物，倒略有些人气。

燕姬将一面小小的古铜令牌交司库验看，宣明了赏赐苏秦的王命。

老司库满面通红，尴尬地笑着：“我王不知，封赠赏赐用的青铜轺车，唯余六辆了。还都是轮破辕裂，如何是好？”燕姬倒是坦然，淡淡道：“古云：雷霆雨露皆王恩。天子赐车，原不在富丽堂皇。苏子以为

如何？”苏秦不禁暗暗钦佩这个美丽女子的见识，她完全知道“王车”对于他的意义，由衷笑道：“燕姬所言极是，天子赏赐，原在奖掖臣民。”

老司库说声“如此请稍等片刻”，便进了府库石门。大约半个时辰，咣当咣当的车声驶出了石门道，驾车的两匹白马瘦骨嶙峋，确实是毫无气象。老司库脸上流着细汗，将古铜令牌与锈迹斑驳的轺车一起交到燕姬手中。

燕姬看看苏秦，递过马缰马鞭：“可会驾车？”

“尚算不差。”苏秦躬身一礼，从燕姬手中接过马缰马鞭，“苏秦告辞。”

“莫忙，我送你出王城，许多路不能走了。”燕姬笑笑，“你得先牵着马走。”

古老的青铜轺车在石板地面咣当咯吱地响成一片。苏秦富家名士，对高车骏马熟悉不过，生平第一次挽如此破旧的王车，竟有些局促起来，不知如何应对身旁这位美丽的女子，更不知该不该对这般王车评点一二，一时竟无话可说。燕姬似乎毫无觉察，默默行走间突然问道：“苏子家居何街？”

“洛阳城北乘轩里，苏庄。”

燕姬惊讶了：“如何？苏子不是国人么？”

苏秦笑道：“女官有所不知，方今世事大变，国人出城别居已成时尚，只洛阳尚算罕见。苏氏老宅在城内官市坊，已经做了店铺，无人居住了。”

“郊野孤庄，定然是清爽幽静了。”燕姬一句赞叹，神往之情油然而生。

突然之间，苏秦觉得面前这个高贵美丽的女子封闭在这古老幽暗的城堡之中，直是暴殄天物，脱口而出道：“惜乎女官身在禁地，否则，苏秦当邀女官一游天下。”

“王城里的树叶，都难绿也。”燕姬望着枯枝丫杈的老树，幽幽一叹。

“树犹如此，人何以堪？”苏秦慨然止步。

燕姬抬头望望王城宫墙：“苏子，今日一别，后会有期。”

“人间天上，何得有期？”苏秦怅然了。

燕姬淡然一笑道：“若得有期，苏子莫拒人于千里之外。”说罢飘然去了。

苏秦怔怔地凝望着那个美丽的背影消失在高高的宫墙之内，良久不能移步，蓦然之间，觉得自己在这里长久伫立很不得体，跳上轺车咣当咯吱地去了。出得洛阳，已是日暮，眼见夕阳残照，金碧辉煌的壮丽王城化成了红绿相间的怪诞色块，大片乌鸦在宫殿上空聒噪飞旋，隐隐的编钟古乐夹杂其中，一派庄严的沉沦，一派华贵的颓废。苏秦不禁感慨中来，猛然打马一鞭，破旧沉重的轺车咣当叮咚地去了。

四　安邑郊野的张家母子

离开洛阳，张仪星夜赶回了安邑。

和苏秦相比，张仪不能那么洒脱地不管不顾。

张家祖上本是附庸农户，隶农身份。还在魏文侯任用李悝变法的时候，张仪的曾祖有幸成了第一批脱籍的自由庶民，分到了两百亩私田。曾祖勤奋力耕，晚年时已经成了殷实富户。其时吴起正在魏国招募士兵，准备与秦国争夺河西之地。张仪的大父(注)投军做了“武卒”。吴起训练的魏武卒是步兵，必须身穿铁片连缀的重铠、手执长矛、身背强弓与三十支长箭并携带三天干粮干肉，连续疾行一百里且能接战方算合格，是魏军最精锐的攻坚力量。武卒的地位与骑士同等，是很难得的荣誉。在魏国变法前，隶农子弟是没有资格做骑士与武卒的。大父本是苦做农夫，做了武卒，感念新法功德，在军中任劳任怨勇猛作战，几年后便被赏罚严明的吴起晋升为千夫长，十年后又做了统辖万卒的将军。张家从此成为新兴贵族。后来，吴起受魏国上层排挤，离开了魏国，大父再也没有晋升。

再后来，父亲一辈弃武从文，做了魏武侯时期的一个下大夫，主司盐业。谁想在魏武侯死后，父亲却莫名其妙地卷入了混乱的权力漩涡，成了公子罃政敌中的一员。后来公子罃战胜即位，成了魏王，父亲一党惨遭涂炭。虽说是职位最小的“党羽”，父亲还是被放逐到离石要塞做了苦役。没有三年，父亲便在苦役折磨中死去了。那时候，父亲还不到三十岁，母亲正是盈盈少妇，他们唯一的儿子张仪才只有三岁。大难临头，母亲没有丝毫的慌乱，她卖掉了安邑城内的府邸，埋葬了父亲，安顿遣散了绝大部分仆役，搬到了安邑郊外的僻静山谷。迁出后，母亲切断了与官场的所有“世交”，也切断了与族人的一切往来，带着几个义仆，在几乎与世隔绝的山谷里艰难谋生。

那时，母亲最大的事，是为小张仪寻觅老师。

也是遇合凑巧。两年后，幽静的山谷居然撞来了一位云游四海的白发老人。老人在山溪边遇见了唱着《诗》采药的小张仪，问答盘桓了大半个时辰，老人带着小张仪找到了张家简朴幽静的庄园。老人说了他的名号，母亲喜极而泣大拜不起。老人只说了一句话：“此子难

得，乃当世良才也。”便带走了小张仪。倏忽十三年，张仪没有回过家，母亲也没有到山里找过他。

张仪出山归家，堪堪四十岁的母亲已经是白发苍苍的老妪了。偌大庄园，只有一个老管家带着三个仆人料理。张仪心痛不已，决心搁置功业，在家侍奉母亲颐养天年。谁想母亲却是个刚强不过的女子，见张仪守在家里不出门，便知儿子心思。一日，母亲命小女仆唤来张仪，开门见山问：“张仪，你修学十余年，所为何来？”

“建功立业，光耀门庭。”张仪没有丝毫犹豫。母亲冷笑：“你习策士之学，却离群索居，如何建功立业？”

“母亲半世辛劳，独自苦撑，虽是盛年，却已老境。儿决意在家侍奉母亲天年，以尽人子孝道。”张仪含泪哽咽着。

母亲正色道：“论孝道，莫过儒家。孟母寡居，孟子却游说天下。孟子不孝么？孟母不仁么？你师名震天下，你却不识大体，拘小节而忘大义，有何面目对天下名士？”

“儿若离家游国，高堂白发，凄凄晚景，儿于心何安？”沉默半日，张仪还是坚持着。

“你随我来。”母亲拄着木杖，将张仪领到后院土丘上那间孤零零的石屋，推开门道，“这是张氏家庙。你来看，张氏祖上原是隶籍，自你曾祖开始小康，大父为将，乃父为官，至今不过四代。张仪，你对着张氏祖宗灵位说话，你这第四代张氏子孙，如何建功立业？”

看着石屋内三座木像并陪享祭祀的历代尊长，惊讶之中，张仪对母亲产生了深深的敬意。他从来没有来过这座家庙，也不知道这后院有一座家庙。按照礼法，立庙祭祖是诸侯才有的资格，寻常国人何谈

家庙？苏秦可谓富裕大家了，可庄园里也没有家庙。凝神端详，张仪明白了，这家庙一定是母亲搬出安邑后建的，而且就是为了他建的。

张氏几遭灭门大祸，男丁唯余张仪，还不能留在身边；建家庙而激励后人，决意守住张氏根基，这便是母亲的苦心。张仪望着白发苍苍的母亲，不禁悲从中来，伏地跪倒，抱住母亲放声痛哭。母亲毫不动容，顿顿手杖道："张氏一族是重新振兴，还是再次沦落，全系你一人之身，这是大义。孝敬高堂，有心足矣，拘泥厮守，忘大义而全小节，岂是大丈夫所为？"

张仪思忖半日，起身一礼："母亲教诲，醍醐灌顶，张仪谨遵母命！"

从那日开始，张仪重新振作。第一件事，就是赶赴洛阳会见苏秦。他与苏秦做了十多年师兄弟，山中同窗修习，游历共沐风雨，虽非同胞，却是情同手足。去年夏日，二人一起出山，商定先各自回归故里，拜见父母并了却家事后再定行止。半年过去了，自己蜗居不出，安邑几个世交子弟邀他去大梁谋事，他也都拒绝了。如今要定策士大计，张仪第一个想见的，不是那些张氏"世交"的膏粱子弟，而是苏秦。在张仪心目中，只有苏秦是自己的知音，如同俞伯牙的琴中心事只有钟子期能够听懂一样。苏秦非但志向远大，且多思善谋，与他谋划大业，真是一件令人愉快的事情。

离开苏庄，张仪很是振奋。他已经有了自己的明晰计划——先谋魏，次谋齐，再谋楚。三国之中，总有自己一展抱负的根基之地。更重要的是，他与苏秦达成的默契——各谋一方，只有呼应而没有倾轧。苏秦说得好：良马单槽。有此一条，两人都感到了轻松。同别士之间的竞争，他们都不屑一顾。俩人都觉得，只有对方才是自己势均力敌的对手，只要他们之间不撞车，纵横天下就没有对手。苏秦不久就要西行入秦，自己也要立即奔赴大梁。不久，俩人的名声就会传遍天下，岂非快事一桩？

快马疾行，天未落黑时张仪回到了安邑郊外的山谷。

看着儿子风尘仆仆却又神采焕发，母亲脸上的皱纹第一次舒展开来。她默默地看着张仪吃饭，待他狼吞虎咽地大嚼完毕，淡淡笑道：“仪儿，要走了？”

“回母亲，儿明日要去大梁，归期尚是难定。”

母亲笑了：“尚未出门，何论归期？娘是说，要送你一件礼物。”

“礼物？”张仪一笑，“一定是上好的酒囊饭袋了。”

“就晓得吃。”母亲疼爱地笑笑，笃笃笃顿了几下手杖，一个清秀少年走了进来，向母亲躬身一礼：“见过主母，见过公子。”母亲喟然一叹：“仪儿，这孩子叫绯云，是娘给取的名字。六年前，这孩子饿昏在山谷里，娘救了他。他无家可归，娘又收留了他。这孩子聪慧伶俐，帮着娘料理家事，也粗粗学会了识文断字。你孤身在外闯荡游历，娘就教绯云给你做个伴当。”

“母亲……”张仪心头一阵酸热，“儿不能尽孝侍奉，原已不安。绯云正是母亲帮手，儿万万不能带走，再添母亲劳累。”

“傻也。”母亲笑道，“庄中尚有几个老仆，不用娘操持。娘想过了，儿既为策士，周旋于诸侯之间，难保没有不测。绯云跟了你，缓急是个照应。这个孩子，难得也。”

“母亲……”张仪知道母亲的性格，她想定的事是无法改变的。

三日之后，张家的一辆轻便轺车上路了。

轺车是母亲按照父亲生前爵位的规格，在安邑作坊打造的。桑木车身，铁皮车轮，只要一马驾拉，简朴轻便却又很是坚固。车盖规格

只打了四尺高，是中等爵位的轺车，既实用又不显张扬，倒很合乎张仪布衣之士的身份。按照官场规矩，这种轺车应由两马驾拉，再有一名专门驾车的驭手。但战国以来名士出游，但凡有车者都是亲自驾驭。如此，轺车可以打造得更加轻便，只趁一人之重一马之力。母亲打造的这辆轺车也是此等时尚规格，宜于一人一马，若加一驭手，轺车便显滞重。但令张仪惊讶的是，这个青衣短打布带束发的小绯云仿佛没有重量，扭身飘上车辕，张仪在车厢中竟没有任何感觉。也不见他扬鞭，马缰只轻轻一抖，轺车便轻灵上道，辚辚飞驰，不颠不簸很是平稳。张仪不禁脱口赞道："好车技。"少年回眸一笑："公子过奖了。"蓦然之间，张仪注意到这个小仆人竟是如此一个英俊少年，清秀明朗，双眸生光，一头长发黑得发亮，若再健壮一些，当真是个美男子。张仪高声道："绯云，你有姓氏么？"

"没有。"绯云答了一声，没有回头。

华夏族人的姓氏，原本不是人人都有。夏商周三代，只有世家贵族才有姓氏，且多以封地、封爵或官号为姓，如同一个部族的统一代号。寻常国人有姓者很少，隶籍庶民就更不用说了，都是有名无姓。春秋时期，礼崩乐坏，身份稍高的"国人"也都有了姓，或从族中官吏尊长，或从原本的封国，或从自己所赖以谋生的行当，譬如铁工就姓了"铁"，不一而足。战国以来，变法此起彼伏，各种奴隶纷纷成为自由平民，姓氏也就普及起来了。张仪的"张"姓，就是曾祖脱去隶籍后从了"老国人"中的姻亲定的姓，至今已经四代。现下还没有姓氏的，就是那些还没有脱去隶籍的官奴与山野湖海的隶农、药农、渔人、猎人等所谓贱民。而这些人在魏国已经很少，燕赵楚三国则依然很多。如此说来，这位俊仆倒有可能不是魏国人，而很可能是逃离本土到魏国谋生的饥荒游民。心念及此，张仪也就没有再问，他不愿意这个英俊少年伤心。

大梁、安邑是新旧两个都城。两地之间的官道宽阔平坦，轻便轺车马不停蹄，一天一夜便可到达。但张仪原非紧急军情，神色疲惫地急吼吼赶道，反倒有失名士气度，自然就不想赶得紧。日暮时分，渡过大河，他便想在南岸的广武歇息一夜。绯云自然是听他安排，主仆二人在广武城外一家可以喂马的小客栈住了下来。

安顿好马匹，绯云问："公子，往房间里送饭吧，外边人多。"

张仪笑道："人多好啊。走，外边。"

两人来到客栈大堂，只见宽大简朴的厅堂座座有人。绯云正在皱眉，正好侍者收拾完窗口边一张案几，走过来殷勤地请他们入座。一落座，绯云便向侍者吩咐道："一荤一素，两份汤饼。"侍者连声答应着去了。张仪惊讶道："绯云，你如何知晓广武的汤饼名吃？"绯云笑道："学的。主母教了我许多。"说着看看窗外，只见厅堂外的大院子里蹲满了人，尽是布衣短打，一边嚼着干饼一边呼噜呼噜地喝着菜汤，一片热气腾腾。绯云诧异道："这地方忒怪吔，城小，却车多人多，挤得像个水陆码头吔。"

张仪笑了："这广武，虽是大河南岸的一座小城，却因东南数十里有一座著名的敖仓，便生出了商旅大运。敖仓是魏国的最大粮仓，每日进出运粮的牛车马队络绎不绝。但敖仓周围十里之内都是军营，不许车马停留。缴粮调粮的车马队，只有到最近的广武城外歇脚打尖。时间一长，这广武便成了敖仓的连体根基。你看，广武最大的怪异处，是城外繁华，城内冷清。窗外吃喝的，是各郡县的车役挑夫；厅堂里用饭的，十有八九都是押运的县吏。"

绯云不由肃然起敬："公子懂得真多，绯云长见识了。"

张仪哈哈大笑，觉得这个俊仆当真聪慧可人。

此时饭菜酒已经上齐，一方正肉，一盆青葵，两碗羊肉汤饼，小小一坛楚国的兰陵酒。绯云对侍者说：“你去，我来。”利落地打开酒坛，给张仪斟满一碗捧到面前：“公子请。只此一坛。”张仪恍然，心知母亲怕自己饮酒误事，教绯云时刻提醒自己，感慨笑道：“一坛三斤，只饮一半，余下的留在路上便了。”绯云大约没想到公子如此好侍候，意外地高兴。张仪大饮一碗，连连赞叹，教绯云也来一碗。绯云连连摇头，说自己从来不饮酒。张仪慨然道：“大丈夫同路，如何能滴酒不沾？这楚国兰陵酒甜润清凉，醉不了的，来！”绯云无奈，皱着眉喝下一碗，一时满面潮红，呛得连连咳嗽。

张仪不禁笑道：“满面桃花，绯云像个女儿家。”绯云大窘，脸更加红了。

第二天太阳上山，张仪的轻便轺车驶出广武客栈，直上官道。经过敖仓时，忽见敖仓军营的马道上尘土飞扬，直向官道而来。绯云怕前行赶得太急，跟在后面又要吃落土，便停车靠在道边，要等敖仓马队去远了再走。片刻之间，马队从军营中冲来，当先一面幡旗在烟尘中迎风招展，旗上分明大书一个“先”字。

张仪惊喜，霍然站起高喊：“先兄——张仪在此！”

喊声方落，马队骤停，当先一辆轺车拐了过来。车盖下，一个高冠红服长须拂面的中年人遥遥拱手笑道：“张兄好快！我正要去大梁先期周旋也。”

张仪已经下车，走到对方车前拱手笑道：“不期而遇先兄，不胜欣慰。本说下月去大梁，怎奈家母催逼，早了日子，先兄见谅。”

来人也已下车，拉住张仪笑道：“无妨无妨。好在我只是引见，无须多费周折。成事与否，全在张兄自己了。”

“自当如此。张仪不会连累你这个敖仓令担保举荐。”

“哪里话来！张兄国士，我区区小吏，何有资格担保举荐？”

两人一齐大笑，敖仓令道：“张子，并车同行如何？”张仪拱手道：“不必了。先兄官务在身，多有不便。到得大梁，张仪自来府上拜访。”“张子既不想张扬，先轸也不勉强，大梁见。”回身登车，扬尘而去。

待敖仓令的马队走远，张仪方才登车缓行，向大梁辚辚而来。这个敖仓令先轸，祖上本是晋文公时的名将先轸。似乎应了一句古老的谶语，“名将无三世之功”，先氏后裔竟弃武从文，始终没有大进。先轸也只做了个司土府辖下的敖仓令，算是个有实权而无高位的中爵。虽然如此，先氏的声望犹在，先轸在大梁依旧是魏国闻人。张仪的父亲也曾在司土府任事，与当时做司土府都仓廪的先轸父亲同事，有通家之好，所以张仪与先轸也算得是世交了。后来张氏罹祸，搬出安邑，两家往来也就中断了。张仪年少入山，与这先轸从未谋面，自然也不认识了。但张仪从王屋山修习归来，在大梁安邑的士大夫中已经有了名士之誉，先轸慕名拜访，世交又自然恢复了。先轸为张仪引见了诸多“朋友”，都是当年司土府官吏的后裔，自嘲是大梁的“司土党”。叙谈世交情谊之余，众人纷纷鼓动张仪来大梁做官。张仪只是高谈阔论，并没有接这个话题。在他心目中，魏国虽是祖国，但吏治太腐败，正是自己这种才具之士的天敌，所以并没有想留在魏国。再则，他对凭借朋党裙带谋官谋事素来厌恶蔑视，自然也不想过深卷入到“司土党”里去。

洛阳之行，与苏秦一夜长谈，张仪大受启迪，重新审视了魏国，觉得自己不应该放弃在魏国的努力。无论如何，魏国的强大根基犹在，若能根除侈靡腐败而重新振作，统一六国还是比其他战国有利得多。有了这一番思谋，便在从洛阳回家的途中取道大梁，似乎无意，拜会了一个“司土党”，酒酣耳热间透露了自己想在大梁谋事的想法。

张仪的本心，是给自己原先的婉拒打个圆场，不想无端开罪于“司土党”，并没有请“司土党”斡旋引见的意思。谁知对方是个官场老手，世故老到，认准了是张仪放不下名士身份而做出的委婉含蓄姿态，其实就是要“司土党”给他修桥铺路。“司土党”中若有了张仪这等名士身居高位，自然是势力大涨，所以对张仪的清高也毫不计较。

消息传开，便有了“司土党”首吏——敖仓令先轸回大梁为张仪斡旋之事。

凡此种种，张仪都蒙在鼓里。张仪走的是当世名士的路子，直接求见君主，无须任何人从中引见。这种方法简单扎实，既能充分体现名士天马行空特立独行的风骨，又对君主的识人眼光与用人胆略有直接考量的效果；成则一举公卿，不会陷于任何官场朋党；败则飘然另去，不会将大好光阴空耗在无休止的折冲斡旋之中。这是春秋战国以来，实力派名士不约而同的路子。孔子、孟子、范蠡、文种、吴起、李悝、商鞅，以及他们身后的诸多名士，几乎无一例外地采取了这种做法。张仪一身傲骨，如何能狗苟蝇营于朋党卵翼之下？因了这种想法一以贯之，坚定明确，所以张仪从来没有求助于人的企图，与谁都是海阔天空；不合多了一番心思，想消除一个无端对手，却引出了一场额外的“援手”；偏偏张仪浑不知晓，见了敖仓令先轸也还是左右逢源地虚应故事，使先轸不得要领，悻悻而去。

一路消闲，夕阳衔山时到了大梁。

北门外，早有敖仓令先轸带了“司土党”几个实权官员在迎候，要接张仪到先轸府上接风洗尘。此时，张仪才觉得事情有些拧，好在他心思灵动，略一思忖，吩咐绯云驱车去安置客栈，而后在先轸府外等候自己，他则与先轸同乘一车去赴酒宴。这便是委婉地与“司土党”保持了距离，显示了自己的独立。“司土党”本来已经商定，张仪住在先轸府，觐见魏王谋官一事，由“司土党”合力斡旋，如今见张仪如此做派，一时颇感难堪，气氛不由别扭起来。

张仪一拧，接风酒宴便显得客气拘谨起来。虽然张仪做出浑然不觉的样子，照样海阔天空，然却闭口不谈大梁觐见之事。这在对方，觉得大失体面，人人尴尬，自不想再与这个不识抬举的名士着实结交，酬酢便冷淡了下来。直到酒宴结束，也没有人提及引见举荐之事。不到初鼓，接风洗尘告罢，没有一人送张仪前去客栈。张仪毫不在乎，一一打拱辞行，跳上绯云的轺车大笑着扬长而去了。

回到客栈，绯云已经事先关照客栈侍者备好了沐浴器具与大桶热水。张仪在热气蒸腾的大木盆中浸泡，心中却思谋着明日的说辞对策，“接风”酒宴的些许不愉快，也烟消云散了。沐浴完毕，绯云捧来一壶冰镇的凉茶。张仪咕咚咚牛饮而下，胸中的灼热酒气荡涤一去，顿感清醒振作，吩咐绯云自去歇息，自己从随带铁箱中取出了一卷大书，在灯下认真琢磨起来。绯云知道这是公子每日必做的功课，不再多说，掩上门出去了。

这是一本羊皮纸缝制的书，封面大书“天下”两个大字。大皮纸每边一尺六寸有余，摊开占了大半张书案。竹简时代，这种羊皮纸缝制的书算是极为珍贵的了，只有王侯公室的机密典籍与奇人异士的不传之秘，才用这种极难制作的羊皮纸缮写。面前的这本《天下》，是老师积终身阅历，并参以门下诸多著名弟子的游历见闻编写的，书中记载了七大战国与所存三十多个诸侯国的地理、财货、国法、兵制、吏治、民风等基本国情，颇为翔实。更重要的是，各国都有一幅老师亲自绘制的地理山川图，要隘、关塞、仓廪、城堡、官道路线等无不周详。在当世当时，只有鬼谷子一门有能力做如此大事。因为，非但老师本人是五百年一遇的奇才异士，所教弟子也尽皆震古烁今的经纬之士。别者不说，独商鞅、孙膑、庞涓三人，就足够天下侧目而视了。这本《天下》，就是包括了苏秦张仪在内的这些学生的心血结晶，如何不弥足珍贵？临出山前，老师特意教他与苏秦各自抄写了一本《天下》，作为特别的礼物馈赠两人。抄完书的那天，老师亲自在封皮题

写了书名，又在扉页写了“纵横策士，度势为本”八个大字，便送他们出山了。

张仪将《天下》中的七大战国重新浏览一遍，对献给魏王的霸业对策已经成算在胸，思谋一定，倦意顿生，上得卧榻呼呼大睡了。

清晨起来，张仪精神奕奕。绯云笑道：“吔，公子气色健旺，要交好运了。”张仪揽住绯云肩头笑道：“绯云，不要叫公子，我又不是世家膏粱子弟，听得不顺。”绯云惊讶：“吔，教我如何称呼？”张仪略一思忖道：“共车同游，就呼我张兄可也。”绯云面色涨红：“如何使得？坏了主仆名分吔。”张仪揶揄道：“不知晓礼崩乐坏么？你只管叫就是。”绯云嗫嚅道：“张兄……我，等你回来中饭？”

张仪大笑：“便是如此了。中饭我不定回来。你收拾好行装车辆，也许，就要搬到大地方了。”说罢扬长而去。

五　张仪第一次遭遇挑衅

大梁王宫今日特别忙碌。魏惠王要出城行猎。陪猎大臣及内侍、禁军从五更就开始忙起来。这是迁都大梁以来魏惠王首次出猎，王宫上下特别兴奋。车辆、仪仗、马匹、弓箭、帐篷、酒器、赏赐物品、野炊器具等，忙得上下人等穿梭般往来。天一亮，丞相公子卬进宫检视。他是魏王族弟，又是围猎总帅，逐一落实细务后又调拨各路军马、指定各大臣的陪猎位置、确定行猎路线、委派各路行猎将军、宣布猎物赏赐等级等，又是大忙一番。一切妥当，刚好太阳升起到城楼当空的辰时，只等魏王出宫，行猎大军便要浩浩荡荡地开出。

“大王出宫——”大殿口老内侍一声长呼，魏惠王全副戎装甲胄，大红斗篷，后边跟着婀娜多姿的狐姬走出了长廊。殿外车马场的王子大臣军兵内侍齐声高呼：“魏王万岁！王后万岁！”魏惠王步履轻捷，矜持微笑着向三军与大臣招手，似乎从来都是这般欣然。

三年前丢失河西之地，而后迁都大梁，魏惠王一直很是郁闷。庞涓战死，龙贾战死，公子卬竟被商鞅俘虏了一回。魏国非但丢失了占据六十多年的大河西岸土地，而且连河东的离石要塞与包括函谷关在内的崤山，也一并让秦国占了去。安邑屏障顿失，简直就在秦军的铁蹄之下。无奈之中，提前迁都大梁，举国上下很是灰溜溜了一阵。好在迁都大梁准备了好多年，本来就在筹划之中，也算是朝野尽知，没有引起很大的混乱。再说，魏国的本土也还算完整，丢失的都是祖宗夺取的秦国土地，所以还没有动摇根本。要在其他缺乏根基的邦国，遭逢这“失地千里，丧师迁都”的重大打击，引起内乱逼宫都是经常有的。开始，魏惠王倒也是心惊胆战了好一阵子，后来见国人权臣尚算安定，便渐渐地缓了过来。回头一想，暗自好笑，自己平定内乱于危难之中，振兴国威三十年之久，纵有小败，何至国人不容？如此一想，负罪歉疚之心顿消，精神又振作了起来，图谋好好地搜罗几个吴起商鞅那样的名士大才，将失去的霸业再夺回来。

魏惠王决意要重振雄风，蜗居书房，宣来丞相公子卬很是谋划了一阵子。公子卬盛赞魏王“宵衣旰食，为国操劳”。魏惠王大是欣慰，立即觉得身为一国之君须得张弛有度。于是，公子卬的行猎主张当即被欣然采纳。于是，就有了这场“将大长国人志气”的狩猎举动。

“禀报我王——”掌宫老内侍气喘吁吁跑来，“孟子大师率门生百人，进入大梁，求见大王。”

魏惠王大为皱眉，觉得这老夫子来得实在扫兴。但这孟子乃儒家大师，算得上是天下第一老名士了，若因行猎不见，传扬开去可是大损声望，魏国正当用人之际，如何拒绝得如此一个招牌人物？思忖有顷，魏惠王对公子卬无可奈何地笑笑：“撤销行猎，仪仗迎接孟夫子。”片刻之间，早已准备好的行猎鼓乐手列队奏乐，王宫中门大开，魏惠王率领陪猎大臣迎出宫来，一切就便，快捷非常。

然这声势，却使孟子大吃了一惊。

孟子在列国奔波多年，来魏国也不知多少次了。儒家的为政主张已经是天下皆知，无论大国小国，虽然无人敢用儒家执政，却也没有哪个国家敢无故开罪于这个极擅口诛笔伐的学派。时日长了，孟子也明白了此中奥妙，打消了出仕念头，将游历天下看做了讲学传道的生涯。各国君主也看出了奥妙，对孟子师生也不再心怀芥蒂，而乐得为自己博个礼贤下士的名望。如此一来，儒家竟与各国君臣奇妙地融洽了起来，举凡所过国家，都是一番祥和隆重的礼遇，比起当年孔夫子的惶惶若丧家之犬，可要气派堂皇多了。国君不问政事，孟子也只谈学问，留下了许多脍炙人口的问答篇章。

这次，孟子回归鲁国故里，路经大梁，本没有想拜见魏惠王。毕竟，孟子对这些徒有声势而不涉实际的应酬也有些不耐。但在路上却听到一个消息：魏惠王要出大梁行猎三日。孟子突发心思：既然魏惠王要出猎，不妨前去拜望，既免去了应酬之苦，又还了魏惠王平素对孟子礼敬有加的情谊，岂不妙哉？这一手也是孔子首创。当年，孔子不想与阳货交往，又脱不得礼仪，故意在阳货不在家时前去“回拜”，结果自然是两全其美。今日之拜见魏惠王，正与孔老夫子见阳货有异曲同工之妙，孟子还真有些小小得意。

孟子熟知各国礼仪，知道魏国行猎的王制是“卯时出城，无扰街市庶民”，便吩咐大弟子万章教车队缓行，赶辰时到达大梁即可；此时魏王出城已经一个时辰，正好“全礼”而归，不误自己的行程。孰料人算不如天算，偏偏魏惠王因迁都大梁后首次出猎，宣布改了王猎规制，变作“辰时出城，以利庶民观瞻”，意在教国人看看王室的振作气象。不想恰恰遭逢了孟子前来拜会，就势行事，大张旗鼓地开中门率群臣迎接孟子。这一番意外，如何不教正在悠然自得的孟子大为惊讶。

“孟老夫子，别来无恙啊？”魏惠王遥遥拱手，满脸笑意。身后的大臣们也是一齐躬身作礼：“见过孟夫子！”

孟子远远地听见鼓乐奏起，就已经下车了，及至看见魏惠王君臣戎装整齐地迎来，就知道自己算计不巧触了霉头，心中大是别扭。但孟子毕竟久经沧海，立即换上了一副坦然自若的笑容迎了上去，长躬到底："孟轲何能，竟劳动魏王大驾出迎，孟轲无地自容也。"

魏惠王娴熟地扶住了孟子："当今天下第一名士光临大梁，为大魏国带来文昌隆运，本王敢不尽地主之谊乎？"说完顺便拉起孟子的左手，环顾左右大臣："诸位臣僚，到大殿为孟夫子接风洗尘。孟老夫子，请。"便与孟子执手走向富丽堂皇的王宫正殿。孟子的学生们也压根没想到会有这场突如其来的隆重礼遇，一个个被礼宾官员们"侍奉"得方寸大乱。最后总算是纷纷聚合到大殿，开始了接风酒宴。

礼宾应酬，魏惠王向来喜欢铺排大国气度，场面宏大，极尽奢华。这次又是借行猎之势接待天下大宗师，自然更不会省略。钟鼓齐鸣，雅乐高奏，灿烂的舞女教孟子眼花缭乱。酬酢反复，礼让再三，孟子依然淡淡漠漠，一副若有所思的神态，没有往日高谈阔论的兴致。魏惠王是应酬高手，很善于找话题，见孟子落落寡欢，便关切地问起孟子在齐国的境况。孟子见问，不胜感慨，说已经辞了稷下学宫的馆爵，准备回鲁国兴办儒家学宫了。魏惠王大为兴奋，立即力劝孟子来魏国兴办学宫，职任学宫令，爵同上卿。

孟子淡然一笑："孟轲两鬓如霜，老骥不能千里，望大王恕罪。"

魏惠王哈哈大笑，连连劝慰孟子不要歉疚，并慨然许诺，将资助孟子在鲁国兴办学宫。这是一件实事，孟子倒是着实感谢了一番，气氛便渐渐融洽热烈起来。

猛然，魏惠王心中一动，离席起身，恭恭敬敬地向孟子一躬："孟夫子领袖天下士林，敢请为魏国举荐栋梁大才，魏罃不胜心感。"

孟子大是意外，这是魏惠王么？他也想起了求贤？

战国以来，天下名士十之八九出于魏齐鲁三国。鲁国以儒家、墨家发祥地著称。齐国以门类众多号称“名士渊薮”的稷下学宫著称。魏国则以治国名士辈出著称，李悝、乐羊、吴起、商鞅、孙膑、庞涓等皆出魏国，若再加上后来的犀首、张仪、范雎、乐毅、尉缭，魏国简直可以称为名将名相的故乡与摇篮。虽然群星如此璀璨，魏国的光芒却是一天天暗淡了下去。魏国涌现的大才，除了魏文侯、魏武侯两代用了一个李悝、大半个乐羊、小半个吴起而使魏国崛起于战国初期以外，从魏惠王开始，魏国就再也留不住真人才了。

孟子很清楚，举凡天下才士，莫不以在魏国修学若干年为荣耀。

事实上，魏国才是真正的名士渊薮。魏国若要着力搜求人才，完全可以悉数网罗天下名士于大梁。然则，天下事忒煞奇怪。魏惠王的魏国竟成了名士的客栈，往来不断，却鲜有驻足。孟子本人也是终身奔波求仕的沧桑人物，如何不知其中就里？要他荐举贤才原也不难，非但自己门下尽有杰出之士，就是法家兵家，孟子也大有可荐之名士大才。譬如稷下学宫的邹衍、慎到等第一流的名士，以及后起之秀荀子、庄辛、鲁仲连等。可魏惠王能真心诚意地委以重任么？礼遇归礼遇，那与实际任用还差着老远。有魏罃这样的国王，公子卬这样的丞相，谁要给魏国荐贤，那必是自讨没趣。但无论如何，公然的求贤之心，孟子却是不好扫兴的。

思忖有顷，孟子肃然拱手道：“魏王求贤，孟轲钦佩之至。然则，孟轲多年来埋首书卷，与天下名士交游甚少，急切间尚无治国大才举荐，惭愧之至。”

“既然如此，日后但有贤才，荐于本王便是。”魏惠王极有气度地笑着。

殿中一人突然站起：“启奏我王，臣有一大贤举荐！”

“噢？”魏惠王一看，竟是敖仓令先轸。他素来不喜欢小臣子抢班奏事，先轸虽是名将之后，毕竟只是个司土府低爵臣工，何来大贤可荐？但方才公然向孟子求贤，此刻也不好充耳不闻，于是矜持地拉长了声调：“谚云：物以类聚，人以群分。敖仓令职司细务，也有大贤之交？却是何人也？”

“启奏我王。”先轸走出一步拱手高声道，“臣虽职司低微，然因先祖之故，与名士贤才尚有交往。臣所举荐之人，乃齐国稷下名士惠施。此人正游学大梁，机不可失。”

“惠施？何许人也？噢——想起来了，他不是在安邑做过几天外相么？才情如何？”魏惠王恍然转向孟子，“若是名士，孟夫子定然知晓也。”

孟子见魏国官场有人荐举惠施，自然明白是惠施想重回魏国下力斡旋所致，心下便对这种有失名士身份的做法大不以为然。但孟子在公开场合不能计较这些，惠施毕竟还不算徒有虚名之辈，微笑答道：“惠施乃宋国人，久在稷下学宫致力于名家之学，持‘合同异’之论，确是天下名士也。”

魏惠王素知孟子孤傲，他说是名士，那一定是大名士无疑，欣然笑道：“好啊！我大魏国正是用人之际。先轸，明日即带惠施随同行猎，本王自有道理。”

“谨遵王命！”先轸兴奋了，应答得格外响亮。

正在此时，正殿总管老内侍匆匆进殿道：“禀报我王，名士张仪求见。”

“又是名士？”魏惠王不耐地皱起眉头巡视大殿，“张仪何许人也，谁知道？”

丞相公子卬等几位重臣齐声回道：“臣等不知。”

末座中的先轸与左右对视会意，也齐声答道：“臣等不知。”

“举朝不知，谈何名士？赏他五十金罢了，本王要就教孟夫子，不见。”

“魏王且慢。”孟子摆摆手，脸上露出一丝莫测高深的笑意，“这个张仪，虽则未尝扬名于天下，然孟轲却略有所闻。他与苏秦同出一隐士门下，自诩纵横策士。魏王不妨一见，或能增长些许见识。”

“好。孟夫子既有此说，见见无妨。”魏惠王大度地挥挥手，“教他进来。”

片刻之间，一个年轻士子悠然进殿，举座目光立即被吸引了过去——一领黑色大袖夹袍，长发松散地披在肩上，头上虽然没有高冠，高大的身材却隐隐透出一种伟岸的气度；步履潇洒，神态从容，在贵胄满座的大殿中非但丝毫不显寒酸，反有一股逼人的清冽孤傲之气。士子从容地躬身作礼道：“安邑士子张仪，参见魏王。”

魏惠王大皱眉头，冷冷问：“张仪，你是魏人，却为何身着秦人衣色？”

这突兀奇特的一问，殿中无不惊讶。孟子不禁感到好笑，身为大国之王，妇人一般计较穿戴服色，真乃莫名其妙。此时却见张仪不卑不亢道：“张仪生地乃魏国蒲阳，与秦国河西之地风习相近，民多黑衣。此无损国体，亦不伤大雅。”

“此言差矣！”丞相公子卬深知魏惠王心思所在，觉得由自己出面更好，便指着张仪高声道，“魏秦，世仇也！目下正当大魏朝野振作，图谋复仇之际，魏国子民便当恶敌所好，尚我大魏本色。一介士子，就敌国服色而弃我根本，大义何在！”

张仪满怀激切而来，迎头就碰上这令人啼笑皆非的一问，心中顿时腻味，及至听得这首座高冠大臣振振有词的滑稽斥责，不禁哈哈大笑道：“公之高论，当真令人喷饭。若以公之所言，秦人好食干肉，公则只能喝菜汤；秦人好兵战，公则只能斗鸡走马；秦人好娶妻生子，公则只能做鳏夫绝后了；秦人尚黑衣，公也只能白衫孝服了？”

话音未落，大殿中已哄然大笑。魏惠王笑得最厉害，一口酒“噗”地喷到了下首公子卬的脸上。公子卬面色涨红，本想发作，却见魏惠王乐不可支，顿时换了一副面孔，竟也一脸酒水地跟着众人哈哈大笑起来，于是禁忌全消，大殿中笑声更响了。

魏惠王向孟子笑道：“孟老夫子，如此机变之士，常伴身边，倒是快事也。”

孟子带着揶揄的微笑：“魏王高明。此子，当得一个弄臣也。”

张仪本傲岸凌厉之士，长策未进却大受侮辱，不禁怒火骤然上冲，欲待发作，脑海中却油然响起老师苍老的声音：“纵横捭阖，冷心为上。”瞬息间便冷静下来。又正色拱手道：“魏王为国求贤，大臣却如此怠慢，岂非令天下名士寒心？”

魏惠王哈哈一笑道：“张仪，孟夫子说你乃纵横策士，不知何为纵横之学？”

“魏王。”张仪涉及正题，精神振作，肃然道，“纵横之学，乃争霸天下之术。纵横者，经纬也。经天纬地，匡盛霸业，谓之纵横。张仪修纵横之学，自当首要为祖国效力。”

“经天纬地？匡盛霸业？纵横之学如此了得？”魏惠王惊讶了。孟子冷笑着插了进来：“自诩经天纬地，此等厚颜，岂能立于庙堂之上？”

“孟夫子此话怎讲？倒要请教。”魏惠王很高兴孟子出来辩驳，自己有了回旋余地。

孟子极为庄重道：“魏王有所不知。所谓纵横一派，发端于春秋末期的狡黠之士。前如张孟谈游说韩魏而灭智伯，后如犀首游说楚赵燕秦。如今又有张仪、苏秦之辈，后来者正不知几多。此等人物朝秦暮楚，言无义理，行无准则；说此国此一主张，说彼国彼一主张，素无定见，唯以攫取高官盛名为能事。譬如妾妇娇妆，以取悦主人，主人喜红则红，主人喜白则白；主人喜肥，则为饕餮之徒；主人喜细腰，则不惜作践自残；其说辞之奇，足以悦人耳目，其机变之巧，足以坏人心术。此等下作，原是天下大害，若执掌国柄，岂不羞煞天下名士！”孟子原是雄辩之士，一席话慷慨激昂义正词严，殿中一片默然。

魏国君臣虽觉痛快，却也觉得孟子过分刻薄，连死去近百年的“三家分晋”的功臣名士张孟谈也一概骂倒，未免不给魏国人脸面。

然则，此刻却因孟子对的是面前这个狂士，便都不做声，只是盯着张仪，看他如何应对。

事已至此，张仪不能无动于衷了。他对儒家本来素无好感，但因了敬重孔子孟子的学问，所以也就井水不犯河水，今日见孟子如此刻薄凶狠，不禁雄心陡长，要狠狠给这个故步自封的老夫子一点颜色。只见张仪悠然转身对着孟子，坦然微笑道：“久闻孟夫子博学雄辩，今日一见，果是名不虚传也。”

“国士守大道，何须无节者妄加评说。”孟子冷峻傲慢，不屑地回过了头去。

突然，张仪一阵哈哈大笑，又骤然敛去笑容揶揄道：“一个惶惶若丧家之犬的乞国老士子，谈何大道？分明是纵横家鹊起，乞国老士心头泛酸，原也不足为奇。”

此言一出，孟子脸色骤然铁青。游历诸侯以来，从来都是他这个卫道士斥责别人，哪有人直面指斥他为“乞国老士子”？这比孔子自嘲的“惶惶若丧家之犬”更令人有失尊严。孟子正要发作，却见张仪侃侃道：“纵横策士图谋王霸大业，自然忠实与国，视其国情谋划对策，而不以一己之义理忖度天下。若其国需红则谋白，需白则谋红，需肥则谋瘦，需瘦则谋肥，何异于亡国之奸佞？所谓投其所好，言无义理，正是纵横家应时而发不拘一格之谋国忠信也！纵为妾妇，亦忠人之事，有何可耻？却不若孟夫子游历诸侯，说遍天下，无分其国景况，只坚执兜售一己私货，无人与购，便骂遍天下，犹如娼妇处子撒泼，岂不可笑之至？”

“娼妇处子？妙！”丞相公子卬第一个忍不住击掌叫好。

“彩——”殿中群臣一片兴奋，索性酒肆博彩般喝起“彩”来。

魏惠王大感意外：这个张仪一张利口，与孟老夫子竟是棋逢对手。好奇心大起，笑问张仪：“有其说必有其论，‘娼妇处子’，却是何解啊？”

张仪一本正经道：“鲁国有娼妇，别无长物，唯一身人肉耳。今卖此人，此人不要。明卖彼人，彼人亦不要。卖来卖去，人老珠黄，却依旧处子之身，未尝个中滋味。于是倚门旷怨，每见美貌少妇过街，便恶言秽语相加，以泄心头积怨。此谓娼妇处子之怨毒也。”

“啊——”殿中轻轻地一齐惊叹，臣子们一则惊诧这个年轻士子嬉笑怒骂皆成文章；二则又觉得他过分苛损，大非敬老之道。

魏惠王正自大笑，一回头，孟老夫子竟簌簌发抖欲语不能，顿时觉得有点儿不好收拾。孟夫子毕竟天下闻人，在自己的接风宴会上被一个无名士子羞辱若此，传扬开去，大损魏国。想到此处，魏惠王厉声道：“竖子大胆，有辱斯文！给我轰了出去！”

“且慢。”张仪从容拱手，“士可杀，不可辱。孟夫子辱及纵横家全体，张仪不得不还以颜色，何罪之有？魏王莫要忘记，张仪为献霸业长策而来，非为与孟夫子较量而来。”

魏惠王愈发恼怒：“阴损刻薄，安得有谋国长策？魏国不要此等狂妄之辈，轰出去！”

“既然如此，张仪告辞。”大袖一挥，张仪飘然而去。

绯云在客栈忙了大半日，先洗了张仪昨夜换下的衣服，趁晾衣的空隙收拾了行装，清理了客栈房钱，直到晌午过后还没来得及吃饭。一想着公子要在大梁做官，绯云就兴奋不已。在张家多年，绯云深知老夫人对公子寄托的殷殷厚望，大梁之行一成功，公子衣锦荣归，那张家就真的恢复了祖先荣耀。老夫人可搬来大梁，绯云自己也能在这繁华都市多见世面，岂非大大一件美事。渐渐地日头西斜，衣服晒干了，张仪还没回来。绯云想，迟归是吉兆，任官事大，岂能草草？如此一想，便将行装归置到轺车上，赶车到客栈门前等候张仪，免得到时忙乱。

正在等候，张仪大步匆匆而来。绯云高兴地叫了一声：“张兄。”却见张仪一脸肃杀之气，不禁将后面的话吞了回去。张仪看看绯云，倒是笑了：“走，进客栈吃饭，吃罢了上路。”

“你还没用饭？那快走。”绯云真是惊讶了，将轺车停在车马场，随张仪匆匆进了客栈大堂。

刚刚落座，一个小吏模样的红衣人走了进来，一拱手问：“敢问先生，可是张仪？”张仪淡淡点头：“足下何人？”红衣人双手捧上一支尺余长的竹筒：“此乃敖仓令大人给先生的书简。”张仪接过，打开竹筒抽出一卷皮纸展开，两行大字赫然入目：“张兄鲁莽，咎由自取。若欲入仕，我等愿再作谋划。”张仪淡漠地笑笑：“烦请足下转复敖仓令：

良马无回头之错，张仪此心已去，容当后会。”红衣人惊讶地将张仪上下反复打量，想说话却终于没有开口，径自转身走了。张仪也不去理会，自顾默默饮酒。绯云灵动心性，看样子知道事情不好，一句话不问，只是照应张仪饮酒用饭，连自己也没吃饭都忘记了。

从客栈出来，已是日暮时分。绯云按照张仪吩咐，驾车出得大梁西门，却不知该去哪里，便在岔道口慢了下来。

“绯云，洛阳。”张仪猛然醒悟，高声笑道，“教你去看个好所在，走！”

绯云轻轻一抖马缰，轺车顺着官道向正西辚辚而去。见张仪似乎并没有沮丧气恼，去的又是自己做梦都不敢想的王城洛阳，绯云也高兴起来，高声道：“张兄，天气好吔。晚上定有好月亮，赶夜路如何？”

“好！”张仪霍然从车厢站起，“月明风清，正消得闷气。”于是扶着伞盖铜柱，望着一轮初升的明月，挥着大袖高声吟哦起来，“北冥有鱼，其名为鲲。鲲之大，不知几千里也！化而为鸟，其名为鹏。鹏之背，不知几千里也！怒而飞，其翼若垂天之云……水击三千里，抟扶摇而上者九万里也！”

“张兄，这是《诗》么？好大势派！”张仪大笑道：“《诗》？这是庄子的《逍遥游》。‘天之苍苍，其正色邪？其远而无所至极邪？’大哉庄子！何知我心也？”

绯云一句也听不懂，却莫名其妙地被那一串“三千里”、“九万里”、“水击”、“垂天”一类的很气派的词儿感染得笑了起来，飞车在明月碧空的原野，觉得痛快极了。

六　函谷关外苏秦奇遇

从洛阳王城回来后，苏秦一直闷在书房里思忖出行秦国的对策。

自觉胸有成算，他走出了书房，却发现家人似乎都在为他的出行忙碌。苏代苏厉两个小弟为他筹划文具，上好的笔墨刀简装了一只大木箱，还夹了一叠珍贵的羊皮纸。在外奔波经商的大哥也回来了，从洛阳城重金请来两名尚坊工师，将周王特赐的那辆轺车修葺得华贵大方，一望而知身价无比。利落的大嫂与木讷的妻子给苏秦收拾衣物，冬衣夏衣皮裘布衫斗篷玉冠，满当当装了一只大木箱。

“好耶！二叔终归出来了，看看如何？”大嫂指着衣箱笑吟吟问。

“有劳大嫂了，何须如此大动干戈？”举家郑重其事，苏秦很是歉疚。

“二叔差矣！”大嫂笑着转了一句文词儿，“这次啊，你是谋高官做，光大门楣，不能教人家瞧着寒酸不是？你大哥老实厚道，就能挣几个钱养家。苏氏改换门庭，全靠二叔呢！”

苏秦不禁大笑：“大嫂如此厚望，苏秦若谋不得高官，莫非不敢回来了？”

大嫂连连摇手，一脸正色：“二叔口毒，莫得乱说。准定是高车驷马，衣锦荣归！”

“好了好了，大嫂等着。”苏秦更加笑不可遏。大嫂正要再说，苏代匆匆走来道：“二哥，张仪兄到了，在你书院等着。”

“噢？张兄来了？快走。”苏秦回头又道，“相烦大嫂，整治些许酒菜。”

“还用你说？放心去。”大嫂笑吟吟挥手。

到得雷鸣瓦釜书院外，苏秦远远就看见散发黑衣的张仪站在水池边，一辆轺车停在门外；一个少年提着水桶，仔细梳洗着已经卸车的驭马，倒是一派悠闲。苏秦高声道：“张兄好洒脱。”张仪回身笑道：“如何有苏兄洒脱？足未出户，已是名满天下了。”俩人相遇执手，苏秦笑道：“张兄来得正好，我后日便要西入函谷关了。走，进去细细叙谈。这位是？”张仪招招手笑道：“我的小兄弟。绯云，见过苏兄。”绯云放下水桶走过来一礼：“绯云见过苏兄。”苏秦惊讶笑道：“啊，好个英俊伴当。张兄游运不差。走，进去饮酒。”绯云红着脸道：“我收拾完就来，两位兄长先请了。”

过得片刻，又是大嫂送来酒菜，苏代苏厉相陪，加上绯云共是五人。酒过三巡，寒暄已了，张仪慨然道：“苏兄，我一路西来，多听国人赞颂，言说周王赐苏兄天子轺车。不想这奄奄周室，竟还有如此敬贤古风？苏兄先入洛阳，这步棋却是高明！”

苏秦释然一笑道：“你我共议，何曾想到先入洛阳？此乃家父要先尽报国之意，不想王城一行，方知这个危世天子，并非‘昏聩’二字所能概括。一辆轺车价值几何？却并非每个国君都能办到。在我，也是始料未及也。”

“一辆天子轺车，愧煞天下战国！”张仪拍案，大为感慨。苏秦心中一动，微笑道：“轺车一辆，何至于此？张兄在大梁吃了闭门羹？”

张仪“咕”地大饮了一爵兰陵酒，掷爵拍案道：“奇耻大辱，当真可恨也！”将大梁之行的经过详说一遍，末了道：“可恨者，魏王竟然不问我张仪有何王霸长策，便赶我出宫。一个形同朽木的老孟子，值得如此礼遇么？”

苏秦素来缜密冷静，已经听出了个中要害，慨然拍案道：“张兄何恨？大梁一举，痛贬孟子，使魏王招贤尽显虚伪，岂非大快人心？依我看，不出月余，张仪之名将大震天下！”又悠然一笑，“你想，那老

孟子何等人物？以博学雄辩著称天下，岂是寻常人所能骂倒？遇见张兄利口，却落得灰头土脸。传扬开去，何等名声？究其实，张兄彰的是才名，实在远胜这天子轺车也。”

张仪一路行来，心思尽被气愤湮没，原未细思其中因果，听得苏秦一说恍然大悟，开怀大笑道：“言之有理！看来，你我这两个钉子都碰得值。来，浮一大白！”说着提起酒坛，亲自给苏秦斟满高爵，两人一碰，同时饮干，放声大笑。

这一夜，苏代、苏厉等早早就寝。苏秦与张仪依然秉烛夜话，谈得很多，也谈得很深，直到月隐星稀，雄鸡高唱，二人才抵足而眠，直到日上中天。

第二日，张仪辞别，苏秦送上洛阳官道。拙朴的郊亭生满荒草，二人饮了最后一爵兰陵酒，苏秦殷殷道：“张兄，试剑已罢，此行便是正战了，你东我西，务必谨慎。”

“你西我东，背道而驰了。”张仪慨然笑道，“有朝一日，若所在竟为敌国，战场相逢，却当如何？”

“与人谋国，忠人之事。自当放马一搏。”

“一成一败，又当如何？”

“相互援手，共担艰危。生无敌手，岂不落寞？”

张仪大笑：“好！相互援手，共担艰危。此苏张誓言也！”伸出手掌与苏秦响亮一击，长身一躬，一声“告辞”，大袖一挥，转身登车辚辚而去。

送走张仪，苏秦回庄已是日暮时分。

连日来诸事齐备，明日就要启程西去了。苏秦想了想，今夜他只有两件事：一是拜见父亲，二是辞别妻子。父亲与妻子，是苏秦在家中最需要慎重对待的两个人。父亲久经沧桑，寡言深思又不苟笑谈，没有正事从来不与儿子闲话。所以每见父亲，苏秦都必得在自己将事情想透彻之后。对妻子的慎重则完全不同，每见必烦，需要苏秦最大限度的克制，须得在很有准备的心境下见她，才维持得下来。

一路上苏秦已经想定，仍然是先见父亲理清大事，再去那道无可回避的敦伦关口。

苏庄虽然很大，父亲却住在小树林中的一座茅屋里。母亲于六年前不幸病逝了，父亲虽娶得一妾，却经常与妾分居，独守在这座茅屋里。从阴山草原带回来的那只牧羊犬黄生，成了父亲唯一的忠实伙伴。黄生除了每日三次巡嗅整个庄园，便亦步亦趋地跟在父亲身后，任谁逗弄也不去理会。父亲若商旅出家，黄生便守候在茅屋之外，不许任何人踏进这座茅屋，连父亲的妾和掌家的大嫂也概莫能外，气得大嫂骂黄生“死板走狗”。苏秦倒是很喜欢这只威猛严肃的牧羊犬，觉得它的古板认真和父亲的性格很有些相似。

踏着初月，苏秦来到茅屋前，老远就打了一声长长的口哨。几乎同时，黄生低沉的呜呜声就遥遥传来，表示它早已经知道是谁来了。待得走近茅屋前的场院，黄生已经肃然蹲在路口的大石上，对着苏秦发出低沉的呜呜声。苏秦笑道：“好，我站在这里了。”话音刚落，黄生回头朝着亮灯的窗户响亮地“汪汪”了两声，接着听见父亲苍老的声音：“老二么？进来。”苏秦答应道：“父亲，我来了。”黄生喉咙呜呜着让开路口，领着苏秦走到茅屋木门前，蹲在地上看着苏秦走了进去，才摇摇尾巴走了。

“父亲，”苏秦躬身一礼，“苏秦明日西去，特来向父亲辞行。”

父亲正坐在案前翻一卷竹简，“嗯”了一声没有说话。苏秦知道父亲脾性，也默默站着没有说话。片刻之后，父亲将竹简合上：“千金之数，如何？”

“多了。”虽然突兀，苏秦却明白父亲的意思。

“嗯？”父亲的鼻音中带着苍老的滞涩。

“父亲，游说诸侯，并非交结买官，何须商贾一般？”

“用不了，再拿回来。”父亲的话极为简洁。

“父亲，”苏秦决然道，“百金足矣。否则，为人所笑，名士颜面何存？”

父亲默然良久，喟然一叹，点了点头：“也是一理。”

苏秦知道，这便是父亲赞同了他的主张，撇开这件事道：“父亲年高体弱，莫得再远行商旅。有大哥代父亲操劳商事，足矣。儿虽加冠有年，却不能为父亲分忧，无以为孝，唯有寸心可表，望父亲善纳。”

父亲还是“嗯”了一声，虽没有说话，眼睛却是晶晶发亮。良久，父亲拍拍案头竹简：“最后一次。可保苏氏百年。大宗。须得我来。”说完这少见的一段长话，父亲又沉默了。

苏秦深深一躬，出门去了。与父亲决事从来都是这样，话短意长，想不透的事不说，想透的事简说。苏秦修习的艺业，根基是雄辩术，遇事总想条分缕析地分解透彻，偏在父亲面前得滤干晒透，不留一丝水汽，不做一分矫情，否则无法与父亲对话。曾有好几次，苏秦决定的事都被父亲寥寥数语颠倒了过来，包括这次先入洛阳代替了先入秦国。事后细想，父亲的主张总是更见根本。苏秦少年入山，对父亲所知甚少，出山归来，对父亲也是做寻常商人看待。包括国人赞颂

父亲教他们三兄弟修学读书的大功德，苏秦也认为，这是光宗耀祖的人之常心罢了，并非何等深谋远虑。可几经决事，苏秦对父亲刮目相看了。这次，父亲居然能赞同他“百金入秦”而放弃了“千金”主张，当真是奇事一桩。父亲绝非只知节俭省钱的庸常商人，只有确实认同了你说的道理，他才会放弃自己的主张。在平常，这几乎是不可能的，今日居然变成了事实。虽然，苏秦还没有体验过说服诸侯的滋味，但在他看来，说服一国之君绝不会比说服父亲更难，今晚之功，大是吉兆。

怀着轻松平和的心情，苏秦来见妻子。

这座小院落，才是他与妻子的正式居所。父亲秉承了殷商后裔的精细，持家很是独特。每个儿子加冠成婚后，便在庄园里另起一座小院居住，不配仆役，日常生计是各对夫妇独自料理。从大账上说，苏氏是一个整体大家。从小账上说，苏氏却是一个个小家，恰似春秋诸侯一般。如此之家，省去了诸多是非纠纷，非常的和谐。苏秦从来不理家事，只觉得父亲是为了省却麻烦，也不去深思其中道理。

将近庭院，苏秦看见了灯光，也听见了机杼声声，顿时放慢了脚步。

母亲病危将逝时，父亲做主给他娶过了妻子。那时候，苏秦还在山中修习，父亲没有找他回来奔丧守孝，他自然也无从知晓自己已经有了明媒正娶的妻子。妻子，是洛阳王城里一位具有“国人”身份的工师的女儿，端庄笃厚，勤于操持，很是得老父亲与掌家大嫂的欢心。及至苏秦归来，面对这个比自己大两岁的生疏女子，其尴尬是可想而知的。按照苏秦挥洒独行的个性，很难接受这个对自己相敬如宾的陌生妻子。然则，这是母亲临终时给自己留下的立身“遗产”，是父亲成全母亲心愿而作出的选择，如何能休了妻子而担当不孝的恶名？对于苏秦这种以纵横天下诸侯为己任的名士，名节大事是不能大意的，身负“不孝”之名，就等于葬送了自己。当年，吴起身负“杀妻求将”的恶

名，天下无人敢用。“不孝”之名，几与“不忠”同恶，一个策士如何当得？反复思忖，苏秦终于默默接受了这个妻子。但苏秦却常常守在自己的雷鸣瓦釜书院，极少“回家”与妻子行敦伦之礼。仿佛心照不宣一般，父亲、大哥、大嫂与所有的家人，都从来不责怪或提醒苏秦，甚至妻子自己，也从来不到书院侍奉夫君。在苏秦的真实生活中，似乎根本没有一个妻子的存在。

如今要去游说诸侯，不知何年归来，全家上下视为大事。唯独妻子依然故我，只是默默地帮着大嫂为苏秦整理行装，见了苏秦也依然是微笑作礼，从来不主动问一句话。苏秦突然觉得心有不忍，也从家人欲言又止的语气与复杂的眼神中，悟到了他们对自己的期待。夫妻乃人伦之首，远行不别妻，也真有点儿说不过去……

机杼声突然停了，妻子的身影站了起来，走了出来，却掌着灯愣怔在门口：“你？你……有事么？”

“明日远行，特来辞别。”苏秦竭力笑着。

妻子的眼睛亮晶晶地闪烁着，手中的灯却移到了腋下，她的脸骤然隐在了暗影中：“多谢……夫君……”

“我，可否进去一叙？”苏秦的心头突然一颤。

“啊？”妻子的胸脯起伏着喘息着，“你，不是就走？夫君，请……”

借着朦胧的月光和妻子手中的灯光，苏秦隐约看见院子里整洁非常：一片茂密的竹林前立着青石砌起的井架，井架前搭着一片横杆，上面晾满了浆洗过的新布；井架往前丈余，是一棵枝叶茂盛的桑树，树下整齐摆放的几个竹箩里传来轻微的沙沙声；东首两间当是厨屋，虽然黑着灯，也能感到它的冷清；西首四间瓦屋显然是机房和作坊，

墙上整齐地挂着耒锄铲等日常农具，从敞开的门中隐约可见一大一小两架织机上都张着还没有完工的苧麻布；上得北面的几级台阶，是四开间三进的正房。第一进自然是厅堂，第二进是书房，第三进便是寝室。轻步走进，苏秦只觉得整洁得有些冷清，似乎没有住过人的新房一般。

妻子将他领到厅堂，局促得满脸通红：“夫君，请，入座。我来煮茶，可好？”

苏秦还没有从难以言传的思绪中摆脱出来，迷惘地点点头，便在厅中转悠。妻子先点起了那盏最大的铜灯，厅堂顿时亮堂起来；又匆匆出去找来一包木炭，跪坐在长大的案几前安置好鼎炉、陶壶、陶杯，开始煮茶。苏秦已经稍许平静下来，坐在妻子对面默默地看着她煮茶。明亮的灯光照着窘迫的妻子，苏秦有些惊讶了。这个他从来没有正眼细看过的妻子，竟然很美。五官端正，额头宽阔，体态婀娜丰满，稍厚的嘴唇与稍大的嘴巴配在满月般的脸庞上，显得温厚可人；一身布衣，一头黑发，不加丝毫雕饰，却自然流露出一副富丽端庄的神态。若在春日踏青的田野里，如此一个布衣女子唱着纯情的《国风》，洒脱无羁的苏秦说不定便要追逐过去，忘情地唱和盘桓……

“啊！”妻子低低地惊呼了一声。窘迫忙乱的她，被鼎炉烫了手指。

苏秦恍然醒过神来，不禁关切道：“如何？我看看。”拉了妻子的手便要端详。妻子却紧张地抽了回去，歉意笑道：“茶功生疏了，夫君见谅。”

这一下，苏秦也略有尴尬，笑道：“擦少许浓盐水，会好一些。”

“夫君，你如何知晓此等细务？”

“山中修学，常常游历，小疾小患岂能无术？”

“啊——”妻子抬头望着苏秦，“那……夫君须得珍重才是。”

苏秦笑笑：“这个自然。”却再也不知道该说何等话了。看着妻子紧张得额头上渗出了晶晶细汗，脸颊上也有慌乱中沾抹上的木炭黑印，苏秦心中一动，猛然想用自己的汗巾给她沾去汗水，拭去木炭灰。手已触到汗巾，看着妻子正襟危坐一丝不苟的神色，却又无论如何拿不出手来，沉吟再三道：“不要煮茶了，说说闲话了。”

“夫君初归，当有礼数，岂能简慢？”妻子低头注视着鼎炉，声音很轻。

“一日，能织几多布？”苏秦找着话题。

“一日丈三，三日一匹。”

“家道尚可，何须如此辛劳？”

“家道纵好，亦当自立。夫君求学累家，为妻岂能再做累赘？”

“一朝功成名就，自当报答家人。”苏秦既感歉疚，又生感慨。

妻子却只默默低头，轻轻叹息了一声。

“你信不过苏秦？”

妻子摇摇头：“居家唯求康宁，原本无此奢求。”

平平淡淡的一句话，苏秦顿时生出索然无味之感。从总角小儿开始，苏秦就是个胸怀奇志的孩童，与木讷的哥哥迥然有异。在他五岁时，父亲用殷商部族的古老方法为两个儿子做“钱卜”——这是殷商部族试验小儿经商才能的一种方法——根据总角小儿朦胧冒出的“天

音”，决定给他请何等商人为师。聪敏灵动者大体学行商（长途贩运），木讷本分者大体学坐贾（坐地开店）。父亲拿出五十金，放置在厅中长案上，将两个儿子唤到面前，指着灿灿发光的一盘金饼问：“给你兄弟每人五十金，如何用它？”八岁的哥哥红着脸道：“置地，建房，娶妻。”小苏秦却绕着金饼转了一圈，童声昂昂道：“华车骏马，周游天下！”父亲不禁大为惊讶，觉得小儿志不可量，才产生了后来与寻常商家迥然相异的种种苦心。十多年修学游历，在旷世名师的激励指点下，苏秦心怀天下志在四海，成了雄心勃勃的名士。与张仪一样，他最喜欢读庄子的《逍遥游》，常掩卷慨然：“生当鲲鹏九万里，纵南海折翅，夫复何憾！”他最瞧不起的，便是那种平庸自安的凡夫俗子，常嘲笑他们是“蓬间雀”。寻常与人接触，他本能地喜欢那种纵然平庸但却能解悟名士非凡志向，并对名士有所寄托的俗人。譬如大嫂，对苏秦奉若神明般地崇拜，口口声声说二叔要带苏家跳龙门。苏秦就不由自主地有几分喜欢，连大嫂的聒噪也觉得不再那么讨人嫌。苏秦最厌烦的，就是那种自己平庸但还对名士情怀不以为然，对名士也淡然无所依赖的俗子。

想不到，妻子恰恰是这样一个人。

她恪尽妻道，恪守礼数，安于小康，不追慕更大的荣华富贵，对夫君可能给她带来的鱼龙变化，也显然有一种淡漠。片刻之间，苏秦对妻子那种因生疏而产生的一种神秘一丝敬慕一缕冲动，也烟消云散了。蓦然之间，他觉得妻子很熟悉，熟悉得已经有些厌倦了。

“还有诸多预备，我告辞了。”苏秦站了起来。

妻子正在斟茶，窘迫地站了起来：“夫君……礼数未尽，请，饮杯茶，再走。”

“好。”苏秦接过陶杯，呷了一口滚烫的茶水，放下杯子道，“善自珍重，我走了。”妻子默默送到门口，脸庞依然隐没在灯影里：“夫

君……可有归期？”

“成事在天，难说。”大袖一挥，苏秦的身影渐渐隐在朦胧的庄园小道里。

那一点灯光，却在门庭下闪烁了很久很久。

天色一亮，苏秦的轺车驶出了洛阳西门。

两个时辰后，苏秦渡过洛水，沿大河南岸的官道向函谷关进发了。苏秦是两匹骏马驾拉的青铜轺车，堪称高车骏马。三弟苏代认为，天子赏赐的轺车不能没有良马相配，说动大哥，在将轺车修葺得焕然一新后，又买了两匹雄骏的胡马驾车。按照苏代的做法，大哥还要给苏秦配一名高明的驭手以壮行色。可这些都被苏秦坚执拒绝了。按照苏秦本意，这辆天子轺车虽然铜锈斑驳，轮厢松动，然却是六尺车盖的大臣规格，气魄自在，只需将车轮车厢修葺坚固即可；目下既然已经整修得灿烂如新，也不可能复旧了，也只好作罢。再有骏马驭手，搞成天子特使一般的气象，便太过招摇了，若使风习质朴的秦人侧目而视，岂不弄巧成拙？所以，苏秦坚持自己亲自驾车，不要驭手，也不要童仆。

如今一上官道，这高车骏马大大显出了非凡气度——车声辚辚纯正，马行和谐平稳，高高的青铜车盖下，苏秦的大红斗篷随风飘摇，掠过商旅的队队牛车，引来路人惊叹的目光与时不时的喝彩，当真是洒脱名士。

日暮时分，到得函谷关外。但见两山夹峙，关城当道，车辆行人皆匆匆如梭，要忙着在闭关之前进关出关。苏秦第一次经函谷关入秦，不禁驻车道边，凝神观望。这时的函谷关已经回到秦国将近十年，关城整修得雄峻异常，关门只有一洞，城墙箭楼却有百步之宽。关城上黑色的“秦”字大旗随风招展，女墙垛口的长矛甲士钉子般一动

不动。关下门洞前百步之遥，伫立着两排甲士，一名带剑军吏一丝不苟，认真地盘查着出入车辆行人的货物与照身帖，一边不断正色拒绝着华贵商人塞过来的钱袋，并高声宣示：“秦法不容贿赂，商贾勿得犯法！”道边有几家客栈店铺，门前已挑起了风灯。其中一家风灯上大书“渭风古寓”，显然是最讲究的一家，时有准备安歇在城外的行人车马，纷纷驶进了客栈。

观望一番，苏秦觉得井然整肃，不禁油然生出一股敬意。“苏子别来无恙？”苏秦回头，却见自己车后站着一个面戴黑纱通体黑衣的人，不禁大为惊讶道：“足下可是与我说话？”

“函谷关下，有第二个苏秦么？”

好熟悉的声音！苏秦猛然醒悟，一跃下车道：“你是？燕……”

“嘘——”黑衣人摇手制止，“敢请苏子移步，到客栈说话。”

“好，我将车停过去。”

“函谷关下，道不拾遗。不晓得么？”

苏秦兴奋歉然地一笑，将马缰丢开，便跟着黑衣人来到道边那家最大的渭风古寓。虽是道边客店，却也整洁宽敞，毫无龌龊之感。穿过两进客房来到后院，院门有两名带剑军士守护，见了黑衣人肃然躬身，苏秦不禁惊讶莫名。进得大门，只见庭院中赫然搭着一座军帐，帐外院中游动着几名甲士。苏秦大惑不解，却也不问，跟着黑衣人一直走进了正房。

“苏子请入座。”黑衣人招呼了一句，进了隔间，片刻出来，却变成了发髻高挽红裙曳地的美丽女子。站在厅中，默默微笑地看着苏秦，脸上一片红晕。

“燕姬？”苏秦惊叹着站起来，“你如何到得这里？欲去何方？”

“莫急。”燕姬嫣然一笑，对门外高声道，“给先生上茶。”

一个侍女应声飘入，轻盈利落地托进铜盘将茶水斟妥，又轻盈地飘了出去。恍惚之间，苏秦仿佛觉得又回到了洛阳王城那陈旧奢靡的宫殿。

侍女退去，燕姬在苏秦对面跪坐下来，一声叹息道：“苏子，我已奉王命，嫁于燕公了。”

苏秦恍然大悟，怔怔道：“噢——赐亲北上？省亲南下？”

“天子特使赐亲。北上。”燕姬淡淡笑道，“周礼废弛，他们又都与我相熟，苏子莫得拘泥。燕姬等在这里，就是要见你一面。”

苏秦总有一种恍惚若梦的感觉。自从洛阳王城与这位天子女官不期而遇，直觉这个女子非同寻常，镶嵌在自己的记忆里挥之不去。一夜，苏秦梦见自己高车骏马身佩相印回到了洛阳王城，飘飘若仙的燕姬飞到了他的车上，随他云里雾里地隆隆去了……倏忽醒来，兀自怦怦心跳，觉得自己梦见这遥远飘忽的女官实在荒唐。想不到今日竟能在函谷关外与她相逢，更想不到，此时的她已经成了燕国国君的新娘。

一个美丽的梦中仙子，倏忽之间变成了实实在在的世俗贵夫人。那缥缈的梦幻，在苏秦心底生成了一种空荡荡的失落，化成了一声难以觉察的轻声叹息：“汉之广矣，不可泳思。江之永矣，不可方思……”

骤然之间，燕姬的双眼朦胧了。苏秦轻声吟诵的《国风》，她自然是听见了。那本是洛阳王城的布衣子弟唱出的失意情歌，歌者追慕春日踏青的美丽少女，却因身份有别而只能遥遥相望。那第一句便

是“南有乔木，不可休思”——南方的树木啊，虽然高大秀美，却不要想在她的树阴下休憩……当年，这首真诚隽永的情歌一传进王城，打动了无数嫔妃侍女的幽幽春心，燕姬自然也非常熟悉，而今，苏秦喃喃自语般地吟诵，在燕姬听来却是振聋发聩。

燕姬缓缓起身，走到厅中琴台前深深一躬，打开琴罩，肃然跪坐，琴弦轻拨，歌声随着叮咚琴音而起：

南有乔木　不可休思

汉有游女　不可求思

汉之广矣　不可泳思

江之永矣　不可方思……

苏秦的恍惚迷离，在美妙的琴音歌声中倏忽散去了。他从琴音歌声中品出了燕姬的同一番心曲——君之于我，亦是“南有乔木”。心念及此，苏秦大感慰藉，空荡荡的心田忽然便有一层温暖弥漫开来。燕姬款款走来，似乎方才的一切都已经随着琴声歌声消失了。她跪坐案前，平静地微笑着：“苏子，我在此相候，为的是问君一言，请君三思而答。”

苏秦认真地点点头。

“你可愿去燕国？”

苏秦惊讶地看着燕姬，良久沉默了。倒不是这个问题不好回答，而是想不到燕姬如何能想到这样的去向？莫非是她向燕国国君推荐了自己？不可能。未曾入燕，何得进言？那莫非是周天子借“赐亲”之机向燕国举荐了自己？依周王个性与处境，也不大可能。但无论如何，苏秦对功业大事还是有决断的，他思忖着摇摇头道：“燕国太弱，了无生气，不能成就王霸大业。”

“苏子评判，自然无差。”燕姬毫无劝说之意，“日后，苏子若有北上之心，我当助君一臂之力，谅无大碍。”燕姬说完自己的意思，默默看着苏秦。

苏秦慨然一叹：“燕姬有如此襟怀，苏秦刮目相看了。然则，苏秦只能去秦国。只有秦国，堪当大业。”

“若秦国不用苏子？”

苏秦爽朗大笑：“我有长策，焉得不用？燕姬但放宽心也。”

“既然如此，云游到燕，苏子须来会我。”

“从今而后，苏秦可能再没有云游闲暇了。”突然之间，苏秦觉得自己不能心存旁骛，留恋这样一个诸侯夫人，平静笑道，“若当出使燕国，也无由会晤国君夫人也。”

燕姬默然有顷，却淡淡笑道：“苏子车马太过奢华，留一匹马与我，可否？”

“大是。”苏秦连连点头，“我一路颇觉不安。干脆，换我一辆轺车如何？”

“这有何难？”燕姬很高兴，她本来想委婉地帮苏秦纠正有损名士高洁的气象，不想苏秦如此痛快自责，便可想见高车骏马定是家人所为，心念及此，燕姬多了一分欣慰，起身拍掌，对门外走进的一个内侍总管吩咐道：“将店外道边那辆华车赶进来，换一辆王车，再留下一马，车上行囊妥为移过。仔细了。”

“谨遵夫人命。”内侍总管快步去了。

燕姬轻松笑道：“函谷关日落闭关，鸡鸣开关，苏子可与我做一夜之饮，如何？”

“恭敬何如从命。”苏秦愉快地答应了。

燕姬命人打开了天子赏赐的一坛邯郸赵酒，请渭风古寓烹制了一鼎肥羊炖与几样秦菜，特以纯正的秦风筵席做了二人的告别小宴。更重要的，当然是为了给苏秦壮行。两人默默饮得几爵，醇洌的赵酒使他们如醉如痴，你一言我一语地说将开来。绵绵不断而又感慨良多，话题宽泛，却又似乎紧紧围绕着某个圆圈，说得很多很多，不觉雄鸡三唱，函谷关的开关号角已经悠扬回荡了。

苏秦酣畅大笑，向燕姬慷慨一拱，跳上青铜轺车，辚辚进入了函谷关。

---

1. 料民，上古时期清理登记人口的专门用语。
2. 填星，古占星学又称决星、卿魄，即土星。
3. 甘德、石申，战国著名星象学家，最早记载了彗星现象。
4. 大父，春秋战国时期对祖父的正式称呼。

第三章　西出铩羽

一　新人新谋弃霸统

第一次，嬴驷遇到了令他难以决断的微妙局面。

上卿犀首郑重上书，提出了完成秦国霸业的具体方略——立即称王，一年内攻取三川，三年内吞灭三晋，五年内统一中原，十年内廓平四海。就嬴驷本心而论，很是赞赏犀首方略横扫山东六国的大气魄，果真如此，他也是成就千古大业的一代英主了。一想到梦寐以求的辉煌，嬴驷就有一股本能的冲动。可是仔细揣摩，总觉得有些虚处。毕竟，嬴驷在磨难之际对秦国境况有过长期的踏勘思索，认定秦国在商鞅变法之后虽然国力大长，但与扫灭六国所应当拥有的实力，还有不小距离。基于这一判断，他确实没有立即奋起与山东六国决战的想法。然则，犀首作为天下名士，绝非轻言冒进之辈，他能提出如此方略，自当有所依据。莫非是当局者迷，自己低估了秦国力量？或者山东六国腐朽透顶，确实已经不堪一击，而秦国君臣却闭锁不知？

反复思忖，嬴驷不能决断。

最后，他想出了一个办法：下诏太傅嬴虔、上大夫樗里疾、国尉司马错三人在三日之内，各自上书对犀首方略作出评判。嬴驷之所以不召集朝会议决，是因为将如此经国大策骤然交朝会众议，纷纷扬扬，传到山东六国反而打草惊蛇。万一此策可行，反而教山东六国有备无患，岂非大大轻率？再则，朝会之上，大臣易于受人诱导启发，更有许多臣工量势附和，反而不容易将事情利害说透。单独上书，则上书者必要有深彻思索，且可免去当面相争的诸多顾忌，利害剖陈必

然彻底。若三位股肱大臣上书相合，见诸朝会便是一场激励朝野的定策部署，与朝议论争大不相同。嬴驷还有一个心思，就是想留下凭证，测试谁在这迷茫难决的歧路口见事更深透眼光更远大，更可作为秦国未来的真正栋梁。

三日之中，嬴驷忐忑不安。兹事体大，关乎他毕生功业能否登峰造极，实在令他不能闲适以对。虽然他表面上一如既往地沉静稳健，但贴身内侍却从他进食减少、寝枕梦呓、书房长踱中觉察到了他的焦躁，一个个谨小慎微，不敢弄出些微声响，偌大宫廷沉寂得如同幽谷一般。焦急的等待中，嬴驷隐隐约约地希望自己原先的判断有错，希望看到三位大臣异口同声地赞同犀首的宏大方略，自己便能放手一搏，真正统一华夏，成为与夏禹商汤周武齐名的一代圣王。

新君嬴驷的不安没有持续到第三天，一卷书奏先行送到，是太傅嬴虔的上书。

嬴虔的上书很短，主张也很明确：东出函谷关非今日提出，先君孝公已有此图谋；犀首所议，势在必行，无须自疑多议；然后是慷慨请战："臣尚在盛年，思及昔日国耻，每每热血沸腾，愿自领一军，东出函谷关与三晋首战，立我大秦国威！"

嬴驷读罢，觉得不得要领，不禁叹息了一声。公伯嬴虔在三十年前就是秦军猛将，也颇具政事头脑，若非他的坚实支持，公父当初的即位以及后来的变法，都是不可能稳当的。包括自己诛杀商鞅、平定叛乱、肃清世族、站稳根基，如果没有公伯的鼎力支持，同样不可能顺利。然则，公伯就像大多数老秦元勋一样，耿介固执，恩怨分明，任何时候说起与中原诸侯的仇恨，都是咬牙切齿；任何时候说出关作战，都踊跃万分，既不想能不能打胜，更不问打得是不是时候。老秦部族长期奋战自保，做诸侯立国后，又遭遇山东诸侯蔑视而长期挣扎图存，数百年的闭锁奋争传统，使老秦臣工大多养成了褊狭激烈的个性——疏离于天下大势之外，耿耿于秦国苦难之中，但凡对外，人人

莫不喊打。公伯的上书也大体上循了这条路子：先君图谋——国耻所在——热血沸腾——坚请一战。

嬴驷的特殊阅历，使他能够清楚看到老秦人的这种缺陷，如此做法，图小霸足矣，图天下差矣。从长远谋划着眼，他所需要的并不是这种盲目喊打的一片呼应，而是高屋建瓴洞悉天下的行动方略，从而决定秦国究竟该不该在这时候大打出手。看来公伯并没有冷静下来。也许，在这件事情上，他永远不可能冷静下来了。

第四日清晨卯时，上大夫樗里疾的书奏送到了，嬴驷立即闭门展卷：

臣启国君：犀首之策，大长秦国志气，实堪称道。然臣扪心静思，以为尚有可商榷处：其一，山东六国，其势未衰：齐国实力大增，已取代魏国而成第一强国。魏楚两国实力尚在。赵韩燕三国，大弱之后正图恢复，亦未病入膏肓。其二，秦国实力，只可谓强出任何一国，不可谓以一敌六。若仓促东出，敌国相援，以一敌二尚可，以一敌三则胜算极小。其三，秦国内治尚有诸多难事：人口不足以扩充大军，良田不足以长资军食，新法尚未在陇西、北地及收复之失地生根。大战一起，绵绵无期，倾国之力，能否持久，臣不敢断言。有此者三，大业似当徐徐图之，不可期盼于朝夕之间。至于秦国目下之攻守方略该当如何？臣尚无成算定策，容臣思之而后奏。臣樗里疾上。秦公二年四月初三

“可惜……”嬴驷掩卷叹息了一声。

樗里疾的上书是一面性的，只对犀首方略提出了“商榷”，实际上是从三个方面否定了犀首的“称王东进，统一六国”的方略。这几条清楚明白，切中要害，往出一摆便立即显出了犀首方略的缺陷。以嬴驷对秦国的透彻了解，自然掂出了沉甸甸的分量。应该说，樗里疾的眼光还是足以胜任治国大任的。

但是，樗里疾却没有提出秦国应该采取的大谋方略，使嬴驷总觉得空荡荡的。如果既不采纳犀首方略，却又拿不出自己的方略，往前走还不是盲人瞎马？嬴驷需要的，也是秦国朝野需要的，是一套能够振作国人激励士气指引大道的兴国方略。譬如在公父时期，商君提出的“变法强国，雪我国耻”，一直激励秦国朝野发奋了二十多年。如今到了一个新生代，国家已强，国耻已雪，自然需要新的目标激励国人，激励自己。若无此急迫，当时犀首只说出了十六个字，嬴驷如何能当殿封他为上卿？樗里疾毕竟久居郡县之职，缺乏对天下大势的鸟瞰洞察，也不能求全责备于他。

又是久久地陷入沉思。嬴驷以为，对司马错的上书也不能期望过高。樗里疾身为一代才士，尚且不能筹划出切实大计；司马错毕竟军人，纵是名将之后，又岂有此等筹划全局之才？看来，此事还得与犀首商议，请他像商君那样：先行将秦国勘察一遍，再重行谋划，也未尝不可……

“禀国君：国尉府呈来司马错上书。”傍晚时分，长史捧着一卷竹简轻步走进书房。

“噢？”嬴驷稍许感到了意外。天已暮黑，三日限期已到，司马错竟有了上书？嬴驷一阵兴奋，要立即看看这个国尉如何说法。内侍挑亮大灯，又在书案顶端放置了一座一尺多高的铜人座灯，书房分外明亮，嬴驷立即打开了竹简：

臣启君上：犀首方略，倚重军争，看似远图，实为近谋。近谋者，必以当下国力为根基。秦国新军尚未扩充，以五万之众欲吞灭天下，难矣哉！秦国元气虽成，然不足以对抗六国之力。以臣确算，欲东出大战，非三十万精兵不能言胜。而扩充军力、训练士卒，非两年不能完成。另则，秦国目下之可耕良田，唯关中近百万亩，余皆山地广漠，无以提供数十万大军长期征战之军粮。故此，犀首之谋，近不可行。

秦国方略，可作两期：前三年预期，后十年动期。三年之内，韬晦猛进，暗拓国土，充实国力，整军经武，是为预期方略。三年之后，大举东出，远图可谋。不积跬步，无以成千里。不思寸功，无以成大业。愿君上冷静思之。臣司马错谨上。秦公二年四月初四

“啪！”嬴驷合上竹简。“哗——”嬴驷又不自觉地打开竹简。整整一个时辰，嬴驷一动不动地反复琢磨。终于，他霍然起身道：“备车出宫，国尉府！”

国尉府的后园很是奇特。司马错正在这里忙碌。

四棵大树上挂着八盏风灯，照得树下一片“山川”沟壑分明。司马错手中拿着一支丈杆，凝神绕着这片“山川”踱步鸟瞰，不断用丈杆度量着山头、道路、河流，念出一串串数字，等旁边的一名司马记录完毕，又是一阵沉默审量，时而摇头，时而点头。

从来没有想到自己会做国尉，司马错的梦想，是成为驰骋疆场的一代名将。战国时期的国尉，并不是实际上的三军统帅，而只是处置日常军务的武职大臣。寻常时日，国尉在丞相府节制下要做的是：征召兵员、训练新兵、筹备军资军食、打造兵器装备、统筹要塞防务等，并不领兵打仗；遇有战事，统兵出征的上将军才是真正的军队统帅；国尉府，只是统帅的后方官署而已。按照传统，国家的上将军一职平常是可设可不设的，只在战事来临的时候才选定任命。但进入战国之世，大仗连绵，军争不断，上将军便逐渐成为常设重职，其爵资与统摄国政的丞相同等，足见其地位显赫。初期魏国的吴起和继任的庞涓，便始终是上将军；后来的齐国上将军田忌，燕国上将军乐毅，赵国大将军廉颇与李牧，楚国上将军项燕，秦国的三代上将军白起、王翦、蒙恬等，都是在统兵大战中涌现出的赫赫名将。司马错想做的，正是这样的名将，而不是操持兵政的国尉。

然则，命运却偏偏教他做了国尉。

司马错很是沉默了一段，不想将国尉做得出色，总想给自己统兵出战留下退路。几次议事，却发现国君并没有将自己当做寻常军政臣子对待，而颇有倚重之意。司马错猛然悟到，自己错了。眼下，秦国统兵出战的资深上将军唯有嬴虔，可嬴虔是老军时期的名将，对如今的步骑野战已经很生疏了，加之闭门十三年足不出户，要胜任新军统帅几乎已经不可能。当此之时，自己必然会成为秦国的统兵将领，然则自己资望尚浅，且没有统兵大战的皇皇军功，骤然授予上将军大任，在素有军争传统的秦国，必然引起非议；国君先授自己爵位较低的国尉之职，既不误事，又无非议，可谓用人独到，自己如何能懈怠军政?

一旦豁然，司马错便开始了对秦国军争大略的深究谋划。

司马错出身兵家，祖上本为齐国的田氏部族。先祖田穰苴，本是春秋时齐景公的名将，百战沙场，军功卓然，封为齐国司马。田穰苴晚年写了一部兵法，传抄传读者皆以习惯的官称冠名，呼为《司马穰苴兵法》(注)。这是春秋时期的第一部兵法，比后来的《孙子兵法》早了数十年。子孙以此扬名，便也姓了司马。后来，司马一族在齐国动荡中沉沦式微，辗转曲折地迁徙到了洛阳王畿，以示对田氏夺政的不满和对天子王室的忠诚。

谁知世事多变，王畿迅速萎缩，司马一族的小城堡在三家分晋后又成了韩、魏争夺的目标。为了避战，司马一族又迁徙到了函谷关外的大河南岸。后来，魏国吞并了秦国的河西地带，司马一族便被魏国官府迁徙到了函谷关内做“镇抚之民”。秦献公时，秦国一度反攻到函谷关，将魏国“镇民”全数迁徙到秦国腹地。司马一族便在渭水南岸定居了。

到司马错出生，司马一族已经是三代秦人了。司马错十九岁应召从戎，加入秦国新军，从骑士做到什长、百夫长、千夫长。在商鞅收

复河西的大战中，司马错独领千骑夜袭大河东岸的离石要塞，一举成功，拔掉了魏国在河东的最大根据地；又马不停蹄地长途奔袭函谷关，从魏国手中接收了秦国最重要的隘口要塞，切断了魏国华山大营的退路。商鞅对这位青年千夫长的用兵才能大为惊叹，立即破格晋升司马错为函谷关守将。在秦国历史上，镇守函谷关为秦军第一要务，守将历来由公族大将担任。而今，这一重任交付给堪堪三十岁的司马错，足见商鞅对司马错之器重。非但如此，临刑前，商鞅还将司马错郑重推荐给新君嬴驷，终于使这颗将星冉冉升起。

司马错要谋求的，是一条扎实可行的用兵之路。他的谋兵思路深受先祖兵法影响，最大特点是不“就兵论兵”， 而是“据势论兵”。《司马穰苴兵法》共有四篇，分别是《形势篇》、《权谋篇》、《阴阳篇》、《技巧篇》。其中只有《技巧篇》一篇是纯粹论兵，其余三篇都是论述战地用兵之外的广阔基础。这是司马兵家独有的深邃兵谋。司马错从少年时代浸淫于先祖兵法，心无旁骛，思考用兵之路从来与人不同。这次是他第一次担当大任，第一次从一个国家的角度寻求用兵出路，自然对兵事之外的整体形势尤为关注。他的第一举措，是吃透国力。除了国尉府的典籍，他又在上大夫府、长史府作了不厌其烦的查询，对秦国的土地、赋税、人口、国库、生铁、粮食、马匹、兵器等，都一一了然于胸。第一步做完，他立即有了清醒的判断——三年之内，秦国没有同时击败两个战国的能力，也就是没有全面东出争雄的能力。

既然如此，秦国在三年之内应当如何动作？兵事上是否无可作为？

按照寻常思路，全面东出，就要冒以一敌六的风险，如果没有抗御至少三国联兵的实力，就当稳妥采取守势，待实力具备时再鱼跃而出。然则，司马错的过人之处正在这里，他不想教秦国装备精良的五万新军三年无事，空耗大量财货粮食。对于秦国这样方兴未艾的强

国，又在刀兵连绵的大争之世，精兵闲置三年是无法忍受的。对于一个名将，三年无战也是无法忍受的。他要谋划一条出路，出奇制胜，打能打之仗，缩短积聚国力的时间。

犀首入秦之前，他的思路已经大体上酝酿成熟。但是他多谋深思，不喜欢在“大体有致”的时候和盘托出。犀首一番慷慨长策，激发了他更加认真地揣摩自己的方略。

别出心裁的司马错，在国尉府后园修造了一大片缩小的秦国边境地形。这种缩小，时人谓之“写放”，也就是以原比例缩小建造，堪称古典仿真地形。写放成就，司马错便整天站在这片“山川”前凝神发怔。国君的君书送到他手里时，他的思路已经到了用兵的细枝末节。直到国君限定的第三天午后，他才开始坐在书案前动笔上书。书简送走，他又来到后园对这些细枝末节做最后的核查。司马错的稳健，正在于清醒冷静，深谙再宏大巧妙的谋兵方略，如果没有细枝末节的精确算计，同样会招致惨败这样的基本道理。“

禀报国尉：国君驾到，已进大门！”一名军吏匆匆走来急报。

司马错一惊，来不及细想，丢下手中丈杆向外迎去，尚未走到后园石门，却见国君只带着一名老内侍迎面走来。

“国尉司马错，参见国君！”

“免礼了。”嬴驷笑着虚扶了一把，“灯火如此明亮，国尉在做灌园叟？”

司马错不惯笑谈，连忙答道：“臣何有此等雅兴？臣正在度量‘山河’。”

“噢？度量山河？”嬴驷大感兴趣，大步走到风灯下，略一端详便惊讶地“啊”了一声，“国尉，这不是秦楚边界么？”

“国君好眼力。这正是秦国商於与楚国汉水地区。”司马错从军吏手中接过丈杆指点着。

嬴驷心中一叹，此地使他饱受磨难，焉得不熟？仔细再看：“西边呢？”

“这一片是巴国，这一片是蜀国，这道横亘的大山是南山。”

嬴驷目光炯炯地盯住司马错：“国尉揣摩这片奇险边地，却是何意？”

“臣想谋划一场秘密战事，可立即着手。”司马错语气很是自信。

“秘密战事？尚能立即着手？”嬴驷不禁大为惊讶。“

君上，臣虽不敢苟同犀首上卿的大战方略。但秦国数万精锐新军，亦当有所作为，不能闲置空耗。为此，臣欲在两年之内谋划两场奇袭，拓我国土，增我人口，充实国力。”司马错显然深深沉浸在既定思虑之中，竟忘记了请国君到正厅叙话。

嬴驷更是专注，盯着一片“山川”头也不抬：“奇袭何处？这里么？”

司马错手中的丈杆指向秦楚交界处：“君上请看，这条河流是楚国汉水，南与江水相距千里。江汉之间，虽是山地连绵，然却温暖湿润，土地肥沃，比我商於郡富庶许多。汉水之南二百三十六里，便是房陵，楚国西部重镇。更要紧者，房陵的房仓储粮三百六十余万斛，几与魏国的敖仓相匹。臣以为，第一战可奇袭房陵，夺过这片宝地。”

“有几成胜算？”嬴驷的声音喑哑了。

“八成。”司马错硬生生咽回了“九成”两个字，坦然道：“其一，房陵与我接壤，用兵便利。楚国向来畏惧魏齐两国，而蔑视秦国，其最大的粮仓，不敢建在毗邻魏国的江淮之间，也不敢建在毗邻齐国的泗水之间，甚至也不敢建在江水下游的江东地带，只因东南的越国虽已成强弩之末，却素来与楚国不和。这房陵地带，僻处两江之间的山谷盆地，与郢都所在的云梦大泽相距仅六百余里，水路运粮很是便利。房陵北面是秦国的商於郡，穷山恶水，多少年来不驻守军马。楚国认为这里最安全，便在这里修建了最大的粮仓。”

嬴驷怦然心动：“家门有大仓，好！再说。”

“其二，房陵守备虚弱，是楚国弱地。”司马错长杆一圈秦楚边界，“天下皆知，秦国的用兵路子历来是东出函谷关。楚国从来没有想过秦国会打到房陵，所以军备松懈之极，房陵只有三两万辎重兵，主要用于协助粮食吐纳，防卫战力很弱。其三，时间对我军极为有利。郢都大军要驰援房陵，山地行军，至少须十日方能到达。旬日空余，对于秦军来说，足以占领房陵所有关隘要塞。其四，楚国援军不足惧。楚国没有新军骑兵，车兵与水军又无法施展，能开到的只有步兵，而楚国的步兵恰恰最弱，战力与秦国锐士不可同日而语。有此四条，臣以为胜算当有八成。”

这一番透彻实在的侃侃论述，嬴驷立即掂出了分量，不禁大喜过望。但他素来深沉，面上却是振奋中不失冷静：“两成不利，却在何处？”

“举凡战事，皆有利弊两端。”司马错的丈杆又指向了那片连绵山川：“其一，山地不利于骑兵驰骋，须得步兵长途奔袭；若遇急风暴雨、山洪暴发等紧急险情，我军兵员可能锐减。其二，奇袭贵在出其不意，若有泄密，大为不利。”

一言提醒了本来就很机警的嬴驷，笑着拉住司马错的手：“还是到厅中说话，墙太薄。”

司马错恍然道：“臣粗疏无礼，君上恕罪。”趁着拱手作礼很自然地抽出了手，恭敬地将嬴驷让在前边，“君上请。”

来到正厅，嬴驷坚持教司马错与自己一案对坐，灯下咫尺，促膝相谈，直到雄鸡高唱东方发白，犹自意兴未尽。司马错又详述了第二场奇袭战，目标是巴蜀两个邦国，方略是夺得楚国房陵后就地屯兵休养并训练山地战法，一旦准备妥当，立即轻兵奔袭。嬴驷本来不谙兵事，但他素来细心多思，一连串提出了十多个具体困难，询问司马错如何解决。司马错虽然谋划缜密，还是对国君的细致入微深感惊讶，便一一对巴蜀国情、巴蜀地形、道路选择、兵士装备、粮草供应、作战方式、双方兵力战力对比、占领后如何治理等，作了详尽回答。嬴驷听得极为认真，很少插话，更没有点头摇头之类的可否表示。

“此两战若开，需要多少兵力？”这是嬴驷的最后一问。

司马错知道国君的担心所在，明白答道：“两场奔袭战，臣当亲自为将，只需两万步兵锐士足矣。新军三万铁骑，分驻函谷关、武关、大散关，只做相机策应，重在防备北地胡人南下掳掠。至于山东六国，臣以为彼等自顾不暇，两三年内决然无力觊觎秦国。”

嬴驷一阵大笑，登上轺车辚辚去了。

三日后，嬴驷在咸阳大殿朝会上宣布：国尉司马错巡查关隘防务时日较长，离都期间，国尉府公务交由上大夫樗里疾一并署理。国中大臣，谁也没有在意这个变动。国尉视察防务，本来就是分内职责所在，况乎秦国收复河西之地后也确实需要大大整肃各个要塞隘口，自然需要花费时日，岂能朝夕就了？

犀首却觉察到了此中微妙，心中大是不安。

他来秦国，献上的是“称王图霸，统一天下”的大计。按此大计方略，秦国应扩整大军准备东出，才是目下急务。而扩整大军，正是国尉职责所在，是国尉最不能离所的重大时刻；而今国尉却突然去视察“防务”，实在莫名其妙。视察关隘防务虽说也是正常，然则此举此时与“霸统”大计南辕北辙，却是极不正常。莫非秦国要采取守势，抛弃他的“霸统”大计？否则，如何解释司马错的作为？

司马错新贵失势，受了国君冷落被变相贬黜？不可能。如果那样，上大夫樗里疾或者自己，总应有一人担负扩整大军的重任。最重要的人物突然离都，做的又是与“霸统”大计毫无关联的事，“霸统”所急需的大计筹划也泥牛入海……种种迹象，还能说明何事？

心念及此，犀首大大的不是滋味儿。身为天下名士，谋划之功历来都是功业人生的根基。谋划落空，一切皆空。若秦国不用自己的“霸统”大计，自己在秦国就是寸功皆无，自然也就黯然失色，还有何面目居于上卿高位？像他这样赫赫大名的策士，又奉行杨朱学派的“利己不损人”准则，素来讲究“无功不受禄，受之则无愧”，若大计不被采纳，留在秦国必然令天下人耻笑；若厚着脸皮留在秦国，一刀一枪地苦挣功劳，也只能是大失其长……想想还不如早日离去，免得自取其辱。

可是，秦公的真实意图究竟如何？毕竟还没有水落石出，匆忙离去，似乎又大显浮躁。反复思忖，犀首决意晋见国君，而后再决定行止。犀首历来是名士做派，洒脱不拘细行。此时进宫，不坐那气度巍巍的青铜轺车，却是快马一鞭，径直飞驰咸阳宫。

嬴驷正在湖边练剑，听得犀首请见，立即收剑迎了出来。尚未走出湖边草地，高冠大袖的犀首已经快步而来，迎面一躬：“臣犀首，参见秦公。”

“上卿何须多礼？来，请到这厢落座。”

绿油油的草地中央，有光滑的青石长案和铺好的草席，旁边的木架上挂着嬴驷的黑色斗篷和一柄铜鞘长剑，石案上摆着一只很大的陶盆和两只陶碗。来到石案前，嬴驷笑道：“上卿可愿品尝我的凉茶？”犀首心思一动道：“一国之君，如此粗简，臣钦佩之至。”嬴驷大笑摇头：“积习陋俗，与君道无干，上卿谬奖了。”说着拿起陶盆中的长柄木勺，将两只陶碗打满红绿色的茶水，“来，共饮一碗。”

国君如此平易如友，犀首自然也不便恪守名士做派，不待国君动手，双手捧起一碗递上：“秦公请。”又自己端起一碗，一气饮下。茶水入口，但觉冰凉清冽微苦微甜，胸中闷热的暑气一扫而去。

犀首不禁大为赞叹：“好茶！臣请再饮三碗。”

嬴驷爽朗大笑：“此茶能得上卿赏识，也算见了天日。来，多多益善！”说着又亲自用木勺为犀首打茶。

连饮三碗，犀首笑道：“谢过秦公，臣有一请。”

“噢？”嬴驷以为犀首要谈正题，敛笑点头，“上卿但讲。”

“请秦公赐臣凉茶炮制之法。”犀首肃然一躬。

嬴驷不禁莞尔道：“此等凉茶，本是商於山民田中劳作的解渴之物。原本以茶梗与粗茶叶入水，大锅混煮片刻，注满陶罐，放置于阴凉石洞；次日正午，由送饭女子连同饭箩挑到田头，供农夫饮用。上卿欲长饮之，不怕落人笑柄？”

“秦公已为天下先，臣本布衣，何惧人笑？”

“说得好！”嬴驷双掌一拍，对走来的老内侍吩咐道，“将煮制凉茶的家什并一担粗茶，即刻送到上卿府。”

“谢过秦公，臣今夏好过矣！”犀首拱手称谢，着实高兴。

“可本公的夏天，却是大大的不好过。”嬴驷的揶揄笑意中颇有几分亲切。

“秦公何难？臣当一力排遣。”犀首本就洒脱，此时更是豪爽。

嬴驷开始就注意到犀首一直称他为“秦公”，而不是秦国臣子惯常用的“国君”或“君上”。战国以来，臣子对国君的称谓本无定制，只要表示景仰之意，君臣朝野谁也不会计较。但如犀首这般，按照王制诸侯的规格生生称为“秦公”的，确实不多。依据周礼分封制，诸侯封国分为三等：公国，国君称“公”；侯国，国君称“侯”；伯国，国君称“伯”。其余领有五十里以下土地的爵位，如“子”、“男”等，不足以成为邦国诸侯，自然不在诸侯序列。春秋时代，这种等级称呼还算流行，是公就称公，是侯就称侯，是伯就称伯，尤其是使节觐见异国之君，这种称谓必须顾及。然进入战国以后，邦国等级大乱，楚、魏、齐三国已经自称王国，国君的称谓等级也就名存实亡了。其间微妙的变化，是各国臣子对自己的国君也不再明确地以老规格称呼，而模糊地变为“君上”或“国君”这样的事实称号。这种变化的实际内涵，是给本国国格的“晋级”留下广阔的余地，而不再自我拘泥于“公”或“侯”。

当此之时，犀首这般连国号（秦）带爵号（公）一齐称谓，便极为罕见了。

嬴驷何等机敏，自然不会忽视这个经常出口的称谓礼节。他明白，这是犀首在提醒他，秦国还是个二等战国，应该称王晋级，图霸统大业。今日犀首匆匆而来，虽并未急于切入正题，但一有机会就呼出“秦公”二字，其意不言自明。

嬴驷对犀首的个性做过一番揣摩，知道他自尊过甚，对国君的待贤礼遇极为看重，喜欢国君移樽就教，而绝不会急迫地献策并敦促国君实施。要正题深谈，就要自己主动。因为在犀首看来，入国主动献策已经在先，剩下的就是国君明断，他只要觉得自己探清了国君之“断”，无论结果如何，都不会纠缠。

作为国君，嬴驷也不想在此等大事上模糊，犀首一问，他就势说开：“上卿方略，甚是宏大，然秦国之军力、国力仓促间不能匹配。

嬴驷苦思无解，岂不大大难过？”

“秦公之难若在此处，臣以为不难。”犀首的双眸骤然发亮。

“上卿教我。”嬴驷座中深深一躬。

“举凡霸统大业，必有准备期间，任谁不能一蹴而就。此谓预则立，不预则废，其要害在于决断。早断早预，迟断迟预，不断不预。依臣之见，秦国可在一年之内做好一切预备。其一，秦国人口已与齐国大体相当。加之秦国民气高涨，半年之内征集十五万大军并非难事。再有半年训练，二十万锐士指日可成。其二，秦国民众富庶，国库盈满，已直追魏齐两国，军资粮草兵器的筹集，亦在举手之间。其三，秦国有北地郡与胡地相接，又有陇西草原河谷，战马来源大大优于中原，一年内建成十万铁骑，应不是难事。其四，国尉司马错乃兵家名将之后，臣已详知其在河西之战中的用兵才能，堪为秦国统兵上将。其五，秦国上下同欲，君明臣良，如臂使指，列国无可比拟！有此五条，霸统大业，何难之有？”犀首一口气说了五条，目光炯炯地看着国君。

“上卿所言甚是，秦国必得一番认真准备。”嬴驷明明朗朗地肯定了犀首的主张，话锋一转，“然则，这准备一年不行，可能要三年，甚

或五年。”看着犀首惊讶的目光，嬴驷微笑道，“上卿姑且听嬴驷算算大账，可否？”

“臣洗耳恭听。”犀首倒真想听听国君的盘算。

“其一，扩军在于人口。就总数而言，秦国人口目下与齐国相当，大体不到八百万，青壮男丁当在七八十万左右。按照三丁抽一的成法，可成军二十余万。上卿肯定也是如此计算。然则，秦国人口分布与中原战国大有不同，有三处人口不能征兵：一、北地郡与胡地接壤，素来是国府不驻军，而由庶民结兵抵御，若在北地征兵，无异于自毁长城。二、陇西戎狄部族不能征兵。陇西有近百万游牧族人，悍勇善战，是秦国抵御西部匈奴的天然屏障。西部匈奴飘忽无定，隐藏在天际云海，往往在毫无征兆的情势下遮天蔽日地压来，唯戎狄这样的马上部族可针锋相对，其兵员战力不能削弱。三、新收复的河西之地不能征兵。公父、商君与河西父老有约：十年之内唯变法，不征赋税不征兵。而今河西收复刚刚五年，国府何能食言自肥？除此三地之外，商於十三县穷山恶水，历来减征减赋，也要大打折扣。如此一来，所余兵员之地，唯有关中腹地的老秦部族。老秦人众将近四百万，青壮男丁四十万左右。关中农耕为秦国之本，不能三丁抽一，只能四丁抽一。如此折算，大体可征兵十万左右。即或不将原有的五万新军记在征兵之内，也只能得兵十五万。要大出山东，却是不尽如人意。上卿以为然否？”

犀首凝神倾听，不禁对这位秦国新君生出了一股朦胧敬意。他在列国做官数十年，接触的国君各式皆有，也不乏勤奋明君，但只要谈及国情国事，大都不甚了了。即或是天下公认的强悍君主魏惠王与齐威王，也是无丞相不谈国情，如秦公嬴驷这般对国情数字随手拈来，如数家珍般的清晰，天下绝无仅有。

“犀首愿闻其二。”犀首绝非知难而退的寻常之辈，他要彻底弄清国君的打算。

“秦国府库尚需充实，然军辎粮草并无上卿估测的那般殷实充盈。”嬴驷饮了一碗凉茶，喟然一叹，“公父与商君变法二十三年，国府始终不曾加征加赋。秦国庶民死保新法，根源正在于此。府库所增收的财货五谷，全因了赋税来源大有扩展，而非提高税率。譬如隶农二十万户，全部变为独立缴纳赋税的平民户，府库收入自然增加。直到今日，秦国的赋税额大体还是以先祖简公‘初租禾’时的征发为底数。这在秦国叫‘变法不变赋’，然却从来不对天下昌明，上卿晓得么？”

“臣不知此情。”犀首第一次听说秦国实际的赋税征收法，确实感到惊讶。中原各国与天下士流，都想当然地认为秦国变法是“苛政虐法”，是“横征暴敛”，否则何以兴建新都、训练新军、收复河西、一朝富强？谁能想到，商鞅变法竟真正将富庶给予民众，国府只依靠扩展税源来增加收入。仔细咀嚼，如此简单的国策中大有奥秘。非但使庶民死保新法，而且依靠这种保法激情，化解了各种变法阻力。犀首也曾经是密切关注秦国变法的名士，当初无论如何都想不通，商鞅如何能使愚昧蛮荒的老秦人在短短几年间移风易俗归化文明？那时天下众口一词——如无暴政威逼，断然不能使老秦人有此骤变！如今想来，个中奥妙竟是如此简单——国让利于民，民忠心于国。此等大手笔，非治国巨匠，何能为之？

嬴驷见犀首愣怔沉思，以为这个以精明著称的大策士不相信他的剖陈，坦率笑道：“上卿以为本公是托词搪塞么？”

“秦公何得此言？”犀首拱手笑道，“臣在揣摩‘利心互换’的治国大法，无得有他。”

“无愧杨朱传人，上卿竟将商君治国概括为‘利心互换’，匪夷所思也！”嬴驷的笑声中不无揶揄。

“秦公明察。”犀首坦然笑对，“天下之要，一则利，一则心。孤臣能死国难，无非国君以高官厚禄换之；士为知己者死，无非知己者以利换之。鲍叔牙当年不慷慨，何来管仲之高义？周厉王若不专利，何得失国出走，而致‘共和执政’？轻利者必得大义，专利者必失人心。大哉孝公！大哉商君！此乃臣之心得也。”

“一家之言，一家之言。”嬴驷不禁大笑，觉得犀首这番话泥沙俱下鱼龙混杂，硬生生将原本要说的“有失偏颇”咽了回去，却也不便于一概褒奖。

笑得一阵，犀首正色拱手道：“秦公所思，犀首尽知。臣告辞。”

嬴驷一怔：“上卿何得匆忙？正要共商长策。”

“秦公定策在胸，何用犀首多言。”说完，大袖飘飘而去。

次日傍晚，老内侍禀报：“上卿府总管来报，上卿封印离都，留下一卷书简。”

嬴驷打开竹简，寥寥数行，尽行入目：

秦公明察：无功不居国。犀首言尽事了，耽延无益，自当另谋他国。秦国机密，自当永守，以报公三月知遇之恩。犀首昨闻洛阳名士苏秦已入咸阳，或可有奇谋良策，公当留意。犀首拜辞。

嬴驷看罢，不禁一阵怅然。一策不纳，飘然辞去，犀首未免太过自尊也。但设身处地仔细一想，如此秉性的特立独行之士，要他无功居于高位，无异折辱其志节；强留别扭，不如顺其自然，日后也是一个长情。

拿起书简再看，嬴驷方注意到“洛阳名士苏秦已入咸阳，或可有奇谋良策，公当留意”这句话，不禁精神一振。想起犀首初到时曾经说起

苏秦、张仪二人，思忖一阵，嬴驷吩咐老内侍：“密查洛阳苏秦行止，着速报来。”

二　关西有大都

仲夏，苏秦终于到咸阳了。

夕阳下的咸阳城郭，分外壮丽动人，背靠莽莽苍苍的北阪，南面滚滚滔滔的渭水，一道白色石桥披着金红色的霞光横亘水面，恰似长虹卧波，旌旗招展的巍峨城楼，与青苍苍的南山遥遥相望，气势分外宏大。苏秦驻车观望良久，一时大为感慨——人言金城汤池，天下非咸阳莫属也。

驾车上得长桥，却见桥面两道粗大的黑线划开了路面，车马居中，行人两侧，井然有序地在各自道中流向城内。放眼看去，十里城墙的垛口上挂满了风灯，暮黑点亮，宛如一条灯火长龙，照得城下一片通明，俨然一座不夜城。但最令苏秦惊讶的，是咸阳城门没有吊桥，渭水大桥直通垂柳掩映的宽阔官道而直抵城门。城门下也没有守军，而只有两排带剑门吏在接应公事车马。寻常行人无须盘查，径自入城，在战国之世，直是匪夷所思。

进得城中，正是华灯初上。但见宽阔的街道两边，每隔十数步一棵大树，浓荫夹道，清爽异常。所有的官署、民居、店铺，都隐在树后的石板道上，街中车马通畅无阻。但最令苏秦感到意外的，还是咸阳的整洁干净——车马辚辚，满街不见马粪牛屎。炊烟袅袅，道边无一摊弃灰堆积。偌大都市，弥漫出的草木清新之气，令人心气大爽。

在中原士子眼里，而今天下大都，莫如大梁、临淄、安邑、洛阳四大城。洛阳不必说，大则大矣，其衰老破旧与萧条凋敝早已不堪为人道了。安邑乃魏国旧都，繁华锦绣有之，然则终是要塞扩展，其格局狭小重叠，却是任谁也不敢恭维。大梁新都，王城铺排得极有气

势，其繁华商市堪称天下第一，但街市混乱，常见杂物草灰随处堆积，脚下亦常遇马粪牛屎，大是令人尴尬。临淄鹊起数十年，齐市已经号称“天下第一大市”，其市面之繁华拥挤，曾令苏秦惊叹不已。他游齐归来曾对老师说：齐市之人海可“联袂成帏，挥汗如雨”。老师被苏秦的绘声绘色引得大笑不止。但是，临淄除了稷下学宫与王城有树林掩映颇为肃穆外，街市却是狭窄弯曲，全无树木，花草更是极少；冬春两季，光秃秃的街巷常有风沙大作；夏秋暑日，烈日暴晒下难觅一处遮阴，虽时有海风，也教人燠热难耐。

相比之下，咸阳简直是无可挑剔。地处形胜，气候宜人，肃穆整洁，繁华有致，一派大国气象。山东士子都说秦人愚昧肮脏，睡火炕熏得大牙焦黄，脏衣服上虱子乱窜，街道上牛屎遍地。临行时，大嫂还特意给苏秦塞了一包草药末，笑着叮咛他：与秦人见面时，药末要撒在领袖上，防备秦人的虱子满身爬过来。可置身咸阳街市，行人整洁，街巷干净，比山东六国的大都会清新多了。刹那之间，苏秦实实在在感觉到了这个西部战国的天翻地覆，仿佛看到了一座大山正在大海中蒸腾鼓涌，正崛起于万里狂涛。

“先生，住店么？街边不能停车。”

苏秦回头，见一个中年女子站在身后，长发黑衣，满脸笑意盈盈。

苏秦恍然拱手：“敢问大姐，这是何街？距宫城多远？”

“长阳街。端走到头，东拐一箭，便是宫城，近得很。”女人比划笑答。

“如此，我住在你店了。”苏秦爽快答应。

“小店荣幸。先生站开，我来赶车。”女人从苏秦手里接过马缰，熟练地“吁”了一声，将马缰一抖，轺车左靠，拐向了大树后人行道的一座木门。女人一个清脆的响鞭，两扇木门咯吱拉开，轺车轻快地驶了进去。女人反身出来笑道：“先生请从这厢进店。车上行装自有人送到房内，不用操心。”一边说，一边领着苏秦走到客栈正门。

苏秦方才在端详街市，没有看到这家客栈，及近打量，见客栈门前风灯上大字分明——栎阳客寓。街灯照耀下，可见三开间大门敞开，迎面一道影壁却遮住了门外视线。门口肃立着两个黑衣仆人，恭敬地向客人一躬。

苏秦恍然道：“这是栎阳老秦人开的客栈？”

女子笑吟吟道：“先生有眼力。这客栈正是栎阳老店，与国府一道迁过来的。”

苏秦点头笑道：“如此门面的客栈，在大梁、临淄也不为寒酸。”

女子淡淡一笑：“秦人老实，不重门面。先生且请进去，看实受的。”

绕过影壁，便是一个大庭院，两排垂柳，一片竹林，夹着几个石案石礅，很是简朴幽静。从竹林边的鹅卵石小道穿过，迎面两扇没有门扇的青石大门，门口风灯高悬，每座门口都端端正正站着两个少女。左首风灯上大书“无忧园”，右首风灯上大书“天乐堂”。

苏秦止步笑问：“这无忧、天乐，是何讲究？”

女子笑答：“无忧园是客官居所，高枕无忧嘛。天乐堂是饮宴进食处。哪个夫子说的？民以食为天嘛。”

苏秦不禁大笑赞叹：“好！尽有出典，难得！此等格局，在中原与国府驿馆不相上下。在咸阳，定然是首屈一指了？”

女子咯咯咯笑个不停：“先生谬奖，我这客栈连第十位都排不到，敢首屈一指？”

“噢？第一谁家啊？”苏秦不禁大为惊讶。

女子道：“自然是渭风古寓了。魏国白氏在栎阳的老店，搬来咸阳，让秦人买了过来。一日十金，先生若想住，我领你过去。”

“一日十金？”苏秦内心惊疑，嘴上却笑道，“秦人做商来得奇，给别家送客人？”

“量体裁衣，唯愿客官满意了。”女子明朗笑道，“渭风古寓多住商贾，我这栎阳客寓多住士子。我看先生轺车清贵古雅，定是游学士子初来咸阳，不然，不敢相请呢。”

苏秦看着朦胧灯影里的这个商贾女子，对她的精明大起好感，拱手道：“多承夫人指点，我就住在这里了，只是日期不能确定。”

“哟，甚个夫人，不敢当，还是叫我大姐好。”女人亲切的口吻像家人亲朋一般，“要甚定期？出得远门，由事不由人。先生请。”

进得无忧园里，苏秦又一次感到了一种新颖别致。中原大城的一流客栈，寻常都是厅房连绵，修葺得富丽堂皇，根本不可能有空地山水。这里却是大大的一片庭院，树林草地中掩映着一幢幢房屋，夜晚看来，灯光点点，人声隐隐，好似一片幽静的河谷。恍惚间，苏秦好像回到了洛阳郊野的苏氏别庄，倍感亲切。女子将他领到了一座竹林环绕的房屋前，苏秦借着屋前风灯，看见门厅正中大书三字“修节居”，不禁大为赞叹：“修节明志，好个居处。”

女子看苏秦高兴，嫣然一笑道："春上住得一个先生，他取的名字。"

"噢？此人高姓大名？"

"名字很怪，好像是……对了，犀牛？不对，犀——首。"

"犀首？"苏秦颇为惊讶，"姓公孙？魏国人？"

女子歉意地摇摇头："我再想想。"

苏秦笑了："不用，你想不起来，他没说过。"说着进了门厅。女子灵巧地绕到了前边高声道："鲸三，接客官了。"话音落点，一个朴实整洁的少年挑着风灯从屋内走出，向苏秦一个大躬道："鲸三侍奉先生。请。"女子利落吩咐道："你且侍奉先生入住。我去教人送先生行李过来。"待少年答应一声，女子又向苏秦一笑，"先生好生安顿，我先去了。"一溜碎步摇曳而去。

这座独立的房子三间两进，颇为宽敞。中间过厅分开，形成两个居住区间。少年将苏秦领到东首区间打开门，毕恭毕敬道："先生看看中意否？不中意可换房。"苏秦原没打算换房，然少年一说之下，倒也想看看这犀首住过的"修节居"究竟如何？抬眼打量，只见进门一间大客厅，红毡铺地，陈设整洁。最令人满意的是东面墙上开了两面大窗，窗棂用白细布绷钉得极为平整，白日一定敞亮非常。客厅东南角有一道黑色木屏，绕进去是一间精致的小书房。两面都是乌木书架，很是高大坚固。长大的书案上除了常备的笔墨砚，还有刻刀与一箱单片竹简。绕过屋角木屏，便是寝室。中间一张极大的卧榻上吊着一顶本色麻纱帐幔，四周墙壁用白土刷得平整瓷实，更显屋中洁白明亮纤尘不染。

"噢？为何只有寝室做成白墙？"苏秦问。

“回先生，寝室图静，没有窗户，白墙有亮色。”少年恭敬回答。

苏秦点头，暗自佩服主人的细心周全，正要举步走出，少年却道：“先生，还有一进。”

“还有一进？”苏秦不禁困惑，天下客栈住房，最华贵的也就是厅堂、书房、寝室，所不同者大小文野而已，这里竟还有一进，能做何用？再说，满墙洁白，也没有门，如何能还有一进？该不是少年懵懂，误将后院也当做一进了。苏秦疑惑间，少年一推屋角，白墙竟自动开了一道小门。少年站在门口恭敬道：“先生，里边是沐浴室与茅厕间，为防水汽进入寝室，这里装了一道假墙，一推即开，方便呢。”

“茅厕间？！”苏秦更是惊讶，茅厕间哪有安在房内之理？看来，秦人的蛮荒习俗还是没有尽扫。刹那之间，仿佛恍然窥见了野狐尾巴，苏秦几乎哑然失笑。想了想，还是进去看看再说，不能忍受就立即搬走。进得屋内，却见很是敞亮，几乎有两个书房大，三面墙上均有大窗，却装得很高。房中微风习习，丝毫没有寻常茅厕间的刺鼻异味儿，想来白天也一定敞亮干爽。

“窗户如此之高，却是为何？”苏秦仰视问道。

“先生……”少年憨厚地笑着，有点儿窘迫。

苏秦恍然大笑：“啊，沐浴如厕，自要高窗。小哥见笑了。”

“不敢。”少年恢复了恭敬神态，“先生，这厢是沐浴室，我每晚会送热水来。”

屋中用黑色石板隔成了两部分。进门大半间是沐浴室，墙壁地面全部用黑色石板砌铺，中间一个箍着两道铁圈的硕大木盆，木盆中还有一条横搭的木板与一只长柄木瓢。苏秦一看即知，这是制作极为讲究的大梁浴盆。如此看来，另外小半就是厕间了。苏秦小心翼翼地绕

过高于人头的石板，眼前豁然一亮——原来，墙上挂着一盏昼夜明亮的大大的风灯。地面是明亮如铜镜般的黑色石板，墙面却是木板到顶；靠外墙一面，立着一个一尺多高的方形石瓮，瓮中满当当清水；瓮旁一方小小石案，案上木盘中一摞折叠好的柔软布头；石瓮石案旁边的地面上扣着一个鼓面大小的凸形“木板”。除此而外，别无长物，只能听见隐隐约约的水流声。

“这？是茅厕间？”苏秦有些茫然，如此干净整洁的屋子，却到何处如厕？

“先生请看——”少年俯身将凸板揭开，隐约的水声立即清晰可闻，“这里是如厕处，完后盖上即可。”少年又指着石瓮石案，“这里清洗，这些软布头用来擦拭。”

苏秦俯身盯着如厕处，只见黝黑中水波闪亮，怔怔问：“这水何处来？竟无恶臭？”

“回先生，这是咸阳建城时引入的渭水。陶管埋在地下，流经宫城、官署、官市、作坊与大店的地下，流出城外便引入农田，不再回流渭水。水流从高往低，很大很急，任何秽物都积存不住，没有腐臭气息。”少年一如既往地恭敬。

苏秦听得愣怔半日，慨然一叹：“好！住这里，很中意了。”

少年高兴了：“多谢先生。送饭来？还是到天乐堂自用？”

“我自去天乐堂，看看秦风。”苏秦笑了。

“如此我去挑担热水，先生沐浴后再去不迟，夜市热闹。”少年轻快地出去了。

犀首好动，用过晚饭左右无事，换了一身布衣出得上卿府，向咸阳街市漫步而来。

咸阳夜市颇为特异，与中原大城不同，街市冷清如常，而客寓酒店热闹非凡。这是因为秦人勤奋俭朴，加之法令限酒，一到夜间，除了确实需要购物者匆匆上街外，大多庶民工匠都是早早安歇，预备黎明即起操持百业。但是，秦国对外国客商与入咸阳办事的本国外地人却不限酒。所以，每逢入夜华灯初上，外国客商、游学士子、外地游人客商及来咸阳办理公务的吏员等，便聚在了各个酒店客寓，尽情地饮酒交游。

犀首出来，是想找个酒肆小酌一番，消消胸中块垒。午间晋见秦公后，他已经明确无误地知道了秦国不会采用他的"霸统"方略，心反而定了下来。从加冠之年，他开始周游列国，先后在大小十三个诸侯国做过官，最长的在楚国三年多，最短的在宋国大约只有半年。辞官的原因虽各不相同，但最主要的起因，还是官高无事的尴尬。他精明过人，又加办事认真，总能在极短的时间内毫不费力地将管辖事务处置得精当无误，同僚们总是对他赞不绝口，国君也总是时常褒奖，谁与他都一团和气，议爵时也都众口一词地荐举他，人望口碑一片蒸腾。然则，奇怪的是，无论他的爵位多高，却怎么也掌不了实权，做的尽是些少傅、太傅、少师、太师、太史丞、太庙令之类的"望职"。谁都知道，他的长处在兵家在权谋在治国治民，可上将军、丞相、上大夫、令尹、大司土一类的实权重职，偏是轮不到他，结果总是不堪无聊，挂冠辞国。

这次入秦，是犀首最为认真的一次谋划。可是，秦公当场拜他做上卿时，他心中却不自觉地咯噔了一下，一种不祥之感立即在心头隐约弥漫。上卿一职，在春秋时期颇为显赫，像晋国的上卿赵盾，本身就是相国（丞相）。但在战国之世，权力结构相对稳定也相对简化，

国君、丞相、上将军三权鼎立治国，上卿早已经变成了虚职。秦国素与中原隔膜，官职名号与中原大不相同，一是庶长治国（大庶长、左庶长、右庶长），大夫辅助（上大夫、中大夫、下大夫）；二是没有虚职，太师、太傅、上卿等统统没有。自从秦孝公与商鞅变法，秦国的官制才开始向中原靠拢，逐渐推行了“君——相——将”三权共治，官员设置的怪诞名称也渐渐淡出。对于秦国的这些历史沿革，犀首很是清楚。而今，秦公陡然封自己一个例无执掌的“上卿”，显然是灵机所动当场周旋而已。及至秦公搁置“霸统”，诉说困境，犀首已经明白，自己若要在秦国长居任官，前景依旧是高爵无事。

时也？命也？蓦然之间，犀首生出了一种浓厚的天命感——一个立志掌权任事的策士，却无论如何不能摆脱无聊的富贵，岂非造化弄人？一番思忖，犀首笑了。他想起了孔老夫子周游列国不得志时的自嘲：“饱食终日，无所用心，不若博弈乎？”孔夫子不失乐天知命的豁达，求官不成便下棋、编《诗》、揣摩《周易》、教导弟子，倒也忙得不亦乐乎。可自己呢，如何了此一生？

“先生！你还记得小店？”一声清脆惊喜的问话，一个长裙女子当道一躬。

漫步之间，犀首不自觉地来到了住过的栎阳客寓前，竟又遇上了热情可人的女店主，他恍然大笑：“好好好，正要旧地重游，痛饮一番。”

“刚刚进得一车安邑烈酒，先生请。”女人高兴极了。

栎阳客寓的天乐堂，实际上是间很讲究的食店。大厅呈东西长方形，南北两面没有墙而只有红色圆柱，形成两道宽敞的柱廊；靠南一面临着庭院大池，碧波粼粼；靠北一面临着一片竹林，婆娑摇曳；木屏将很大的厅堂分割成了若干个幽静的座间，每间座案或两三张或五六张不等，但却都恰到好处地临竹临水，各擅胜场；晚来柱廊上挂满

红灯，每个座间外面还各有两盏写着名号的铜人风灯，明亮璀璨，整洁高雅；大部分座间都有客人，谈笑声隐约相闻，丝毫不显得喧闹嘈杂。

犀首对这里很熟，信步而来，走到临池的一间：“好，还是这‘羡鱼亭’。”

女子一路跟来，笑道：“这名字是先生取的，先生准到这里。翠子，侍奉先生。”

一个女侍飘然而来，蹲身一礼笑问：“先生，老三式不变么？”

犀首不禁大笑：“然也！安邑老酒、栎阳肥羊、秦地苦菜。”

“这名号取得不好。”一个冷冷的声音从角落传来。

“噢？”犀首惊讶打量，才发现座间还有一人，坐在靠近木屏的案前，红衣散发，自斟自饮，颇为悠闲。

“哟，是先生！”女店主惊喜地笑了，“先生，这位先生今日住进，就在修节居。先生，这位先生就是原先那位先生，两位先生……”

犀首没有理会女店主的绕口辞，盯住红衣人淡淡道：“足下之意，当取何名？”

“结网亭。”红衣人淡淡回答。“结网？”犀首心念一闪，肃然拱手，“先生何意？”

“临渊羡鱼，何如退而结网。”红衣人也拱手一礼。“好！临渊羡鱼，何如退而结网。先生高我一层。”

女店主看这两位开始都大有傲气，骤然之间又礼敬有加，左右相顾恍然笑道：“哟！两位先生都喜欢打鱼，没说的，明日我出小船，渭

水湾，一网打十几斤鱼！”

一语未毕，犀首与红衣人同声大笑。笑得女店主也高兴起来：“一言为定，明日打鱼！”犀首笑得大喘气道：“此鱼，不是彼鱼也。将这两案合起来，我与这位先生共饮。”

“也是。共舟打鱼，同案饮酒，忒对窍。”女店主也没叫女侍，一边说一边亲自动手，快捷利落地将两张酒案拼起。方才侍奉的女侍也正好捧盘而来，摆好了酒菜，女侍跪坐一旁开桶斟酒。

“二位先生，慢饮了。”女店主笑着一礼，径自去了。

“请教先生，高名上姓？”犀首待酒爵斟满，肃然一拱。

“不敢当，在下洛阳苏秦。”红衣人恭敬地拱手作答。

“苏秦？”犀首不禁大笑，“好！真道人生何处不相逢，我乃魏国犀首。”

“先生进堂，在下一望便知，否则何敢唐突？”苏秦也同样兴奋。

“噢，你知道我是犀首？看来，你我聚首竟是天意，来，干此一爵！”

苏秦连忙摇手：“我饮不得安邑烈酒，还是用这兰陵酒，醇厚。”

“也罢，君子所好不同也。来，干！”

“咣当”一声，铜爵相撞，两人一饮而尽。

苏秦置爵笑道：“公孙兄弃楚入秦，气象大是不同。苏秦当敬兄一爵，聊表贺意。”说罢从女侍手中接过木勺，打满两人酒爵，“来，苏秦先饮为敬！”

犀首摇摇头，却又毫无推辞地举爵一饮而尽，置爵慨然道："苏兄莫非入秦献策？"

"正是。"苏秦坦然点头。

"不怕犀首先入，你已无策可说？"犀首目光炯炯。

"同殿两策，正可分高下文野，求之不得，何惧之有？"苏秦微笑地迎着犀首目光。

"好！"犀首哈哈大笑，"苏秦果然不同凡响，看来必是胸有奇货也。"又突然收敛笑容，低声正色问，"苏秦兄，可知我所献何策？"

苏秦悠然一笑："称王图霸，岂有他哉？"

"你？从何处知晓？"犀首不禁惊讶。

"秦国强盛，但凡有识之士必出此策，何用揣测探听？"

此话表面轻描淡写，实则傲气十足，犀首岂能没有觉察。但是，此刻他的心境已大有变化，非但不以为忤，反倒觉得苏秦直率可亲，乐哈哈笑道："如此长策，苏秦兄却看得雕虫小技一般，犀首佩服。然则，苏兄可知，秦公之情如何？"

"束之高阁，敬而远之。"

犀首倏然一惊。这一下，可是当真对面前这个素闻其名而不知其人的年轻策士刮目相看了。大事知其一易，知其二难，苏秦既能料到他的献策，又能料到秦公的态度，足见他对秦国揣摩之透，也足见自己献策之平庸无奇。刹那之间，犀首心头一闪，觉得与苏秦邂逅相遇，似是上天对他的命运的一个警示——若再沉溺策士生涯，必将身

败名裂。心念电闪，拱手微笑道：“犀首辞秦，指日可待，原不足为虑。然则，苏兄入秦，却是何策？可否见告？”

“无得新策，有新说。”苏秦自信地回答。

“如何？”犀首先是一惊，继而大笑，“你仍能以王霸之策，说动秦公？”

苏秦当然感到了犀首的嘲笑与怀疑，依旧淡淡笑道：“此事原非荒诞。秦国原本便有王霸之心，兄之说辞不透而已。但凡长策立与不立，在可行与不可行也。公孙兄唯论长策，忽视可行。秦公顾忌难处，自当束之高阁。”

犀首听得仔细，觉得这个苏秦的话虽在理，但却自信得有些不对味，想警告一下这个年轻气盛的名门策士，喟然一叹道：“犀首看来，苏兄若别无奇策，大可不必在秦国游说，以免自讨无趣。”

苏秦不禁大笑道：“公孙兄既在咸阳，何不拭目以待？”

“无论身在何地，犀首都会知晓。来，再干一爵……”犀首醉眼蒙眬了。

“此爵为公孙兄饯行了。干！”苏秦豪气顿生，一饮而尽，高声吩咐笑盈盈赶来的女店主，“大姐，用我车送回先生。”

一通忙碌，青铜轺车终于辚辚启动了。犀首扶着轺车伞盖的铜柱喃喃自语着：“呵呵呵，王车？难怪……啊哈哈哈哈哈哈！”

三　夤夜发奇兵

司马错突然出现在蓝田军营，将领们确实惊讶莫名。

蓝田塬驻扎着秦国的两万五千新军，步骑各半。如果说函谷关是秦国的门户要塞，那么蓝田塬就是秦国的咽喉命脉。这片方圆近百里的高地，南接连绵大山，北面鸟瞰渭水平原，正卡在两条从南部进入关中腹地的要道——东边的武关与西边的南山子午谷——中间。万一武关失守或强敌偷袭子午谷，蓝田军营都可迅速设置第二道防线，铁骑驰骋，半个时辰可在平原展开。从东部防御看，蓝田塬距离函谷关六百余里，若强敌铁骑攻破函谷关，到蓝田塬下恰是三两日行程，可从容部署狙击强敌。蓝田塬西北面，距重镇栎阳不到一百里，极易获得策应。再向西二百余里，是秦都咸阳，国君兵符半日可达，号令极为便利。秦国收复河西之后，北地胡人、河东魏赵、西域匈奴对于秦国的威胁都大大减小，西部大散关与陈仓要隘的重要性也相对降低，秦国的防御重心自然向了东南，蓝田塬的重要位置骤然突出。

这时候，秦国五万精锐新军的部署是：东面函谷关驻扎一万，北面离石要塞驻扎五千，东南面武关驻扎五千，西面大散关驻扎五千；其余两万五千新军精锐，全部驻扎在这个可四面策应的中央高地。

国尉夜临军营，必有重大战事。然则将领们事先却毫无所闻，这是他们惊讶莫名的根本原因。此时，秦国没有正式封号的上将军，国尉就是最高武职，谁敢掉以轻心？辕门外一阵尖厉的号角，中军大帐顿时紧张起来。

“击鼓聚将！”蓝田将军车震一声令下，帐外大鼓轰隆隆响起，万千军灯骤然点亮，军营一片通明。片刻之间，士卒跃出军帐，顶盔贯甲在帐外列队待命。战马嘶鸣，战旗猎猎，顷刻间便可开拔。

轻装快马的二十名军吏，簇拥着司马错飞驰而至。自从接掌国尉，司马错是第二次来蓝田军营。第一次是配备新打造的精铁兵器，来去匆匆，对这座最重要的军营与蓝田将军车震的带兵才力，都还不够很熟悉。这次夤夜前来本是秘密举动，不想一出兵符令箭，辕门口就是一阵惊心动魄的牛角号，号声一落，满营启动，竟似顷刻间便可

开出列阵；尚未进得辕门，便闻一片马蹄声急风暴雨般卷来。快捷连贯，当真罕见。

一将翻身下马：“蓝田将军车震参见！三军就绪，国尉可即刻下令发兵！”

司马错一扬手中青铜令箭：“偃旗息鼓，全部回帐。”

车震惊讶地抬起头来，稍一思忖，高声下令：“偃旗息鼓，将军回帐！”

“嗨！”二十多员顶盔贯甲的大将一声雷鸣，一片甲叶响亮，上马返回。

司马错对车震一阵低声吩咐，马队向中军幕府从容而来。片刻之后，中军幕府传出将令：“军帐熄灯，军士安歇，勿得惊扰。”一阵呜呜悠扬的号声，广袤的山塬又在疏疏落落的军灯与叮当呼应的刁斗声中恢复了宁静。

中军幕府却是灯火通明。

按照军中法令，司马错先与主将勘合兵符，验证令箭。明亮的灯光下，司马错带来的兵符与车震的兵符锵然合一，变成了一只刻满字符的青铜猛虎。车震将整合兵符供于帅案中央，深深一躬，转身接过了司马错手中令箭。这是一支形似短剑般的青铜令箭，沉甸甸金灿灿，令箭中央镌刻四个大字“如君亲临”。大字下面，是嬴秦部族崇敬的鹰神。秦法有定：持此令箭而无诏书者，都是身负重大使命的特使——其机密甚至不能见于公开君书，而必得由特使口头宣布施行。

车震一看令箭，转身对中军司马下令：“帐外一箭之内，不许任何人靠近！”司马大步出帐，车震对司马错肃然一躬：“请国尉升座行令。”

司马错缓步走到帅案前站定：“诸位将军：我奉君命，筹划一场战事。此战之要，在于秘而不宣。诸将但听军令，莫问所以。凡有泄密者，军法从事！”

帐中将领凛然振作，“嗨”的一声，满帐肃然。

“步军主将山甲听令！”

“山甲在！”

“你部一万步兵，卸去重甲长矛，全部轻装，三日干粮，务必在五鼓时分听令开拔！”

“嗨！”精瘦的山甲双脚一碰，接过令箭，疾步出帐。

“后军主将嬴班听令！”

“嬴班在！”

“你部作速改装一百辆牛车，全部装运长矛羽箭。你亲自带领三百名士卒，扮作商旅押运，昼夜兼程南出武关，六日后，在上墉谷地待命！”

“嗨——”嬴班沉稳接令，大步出帐。

“蓝田将军车震听令！”

“车震在！”

“明日开始，立即秘密监视南山各条路口。但有北上商旅，一律许进不许出。步兵班师之前，蓝田军营不得收缩营帐旗帜，日日照常操练！”

车震与十多员将领齐声领命，“嗨”的一声，大帐轰鸣。

司马错部署完毕，走出帅案向车震微微一笑：“将军，请再为我遴选一百名精锐骑士，一员骁将。我要明火执仗地巡视商於防务。”

“国尉放心。”车震转身向一个青年将领下令，“嬴豹，即刻选出一百名铁鹰骑士，由你率领，护卫国尉南下！”

“嬴豹得令！”英气勃勃的小将抱拳一拱，大踏步出帐去了。

车震笑道：“国尉莫看嬴豹年轻，他可是新军第一猛士。”

“是公室子弟么？”

“应该是。”车震歉意地笑道，“可无人知道他是哪家公族子孙。”

司马错笑了：“猛士报国，贵贱等同。他不说，又何须问之。”

说话间，众将已经匆匆出帐，分头各去调度移防。司马错又对车震备细交代了诸多事项，在中军大帐匆匆吃了一块干肉一个干饼，已到了四鼓时分。秦国新军训练有素，行动极为迅速，刁斗方打四鼓，步军主将山甲进帐复命：一万步卒准备完毕，已经集结河谷待命。司马错立即带领两名军吏出帐，与山甲飞马驰向西山河谷。

河谷塬坡下，黑压压的步兵与荒草丛林连成了一片，却肃静得唯闻小河水声。司马错立马山冈，低声赞叹：“好！可算得静如处子。”随即对身边山甲下令，“山甲将军，三日后你部须在上墉谷待命。这位行军司马，就是你的向导。他会领你穿出大山，直达上墉谷地。”

精瘦的山甲也换上了轻便软甲，左手长剑，右手一支光滑的木棍。出使归来，他已经晋升为步军主将，爵位与中大夫同等。这位在大山中长大的药农子弟，对开进自己老家作战兴奋极了，赳赳慷慨

道："禀报国尉，山甲药农子孙，踏遍南山险道，向导留给车队好了。山甲误事，甘当军法！"

司马错不熟悉山甲，对这种回答感到惊讶，肃然正色道："将军者，统兵大将也，不是百夫千夫长。若一味前行辨路，何能居中提调？奇袭战孤军深入，不得有丝毫差池。一将生死，岂可担待国家兴亡？将军若不戒鲁莽，司马错立即换将！"

山甲胆大心细，悟性极高，被国尉严词惊出一身冷汗："山甲受教，不敢以国事儿戏，但听国尉号令便是！"

"出发！"司马错断然发令。

山甲右手两指向嘴边一搭，一声呼哨响彻河谷。无边无际的"荒草丛林"从河谷霍然拔起，刷刷刷地向南山口移动而去，渐渐地消失在沉沉夜色之中。

司马错选定的行军路线极为奇特，连寻常以为极隐秘的子午谷小道，也嫌不够机密。他给山甲的道路，是一条无名山溪：只许沿有水河道趟水而上，到得南山巅峰，再沿另外一条山溪趟水而下，直达汉水谷地。

这条无名山溪，是从南山腹地流向关中的无数小河之一。水量不大，淙淙如溪，但却穿山而出，流入灞水，再入了渭水；溯流而上，无名小溪的源头直达南山（秦岭）巅峰。这南山巅峰是一道分水岭，越过巅峰，这种小溪又成了淙淙向南的汉水支流，最终并入浩浩江水。这种小溪流大体相似，河床河谷布满了历经千百年冲击的光滑鹅卵石，轻装步兵完全可以沿河或趟水前进。

那时候，要从关中进入层峦叠嶂的南山群峰，而到达商於山区或汉水盆地，只有东南的武关小道、西南大散关的褒斜小道，两条路都

是官道。再有中央一条小道，就是最近便直接的子午谷小道。这条小道从关中中部直入南山，比两边迂回要近数百里路程。子午谷虽然不是官道，却经常有楚国商旅北上，或秦国商人南下。如此一来，这种小道还是有“暴师”的可能。经过精心揣摩探察，司马错定下了“以溪为路，隐匿踪迹”的行军方略，要一万轻装步兵三五日之内秘密越过南山，到达汉水山谷。

此时，这支精锐的秦国新军步兵，抛弃了重甲长矛与硬弩长箭，每人手中一支短剑、一支木棍，身背三天干粮，在万山丛中疾进，山溪冲刷了他们的一切踪迹，山林湮没了他们的任何动静。战国之世第一场最长距离的奔袭战，便这样悄悄地开始了。

次日天亮，蓝田塬上出现了一支长长的牛车队，悠悠驶上了通往武关的官道。车轮尖厉的咯吱声在原野上分外刺耳，听声音，便知道这遮掩得严严实实的牛车都是吃重满载。当先开道的，是一面黄色大旗，绣着“猗顿”两个黑色大字，分外显眼。大旗后三十多名劲装骑士，一律腰悬吴钩弯剑，身背硬弓长箭。车队逶迤里许，最后才是一辆华贵的篷车。看旗号声势，显然是名满天下的楚国大商猗顿的车队。猗顿氏，素以与中原做盐铁生意闻名，进出中原各国的车队动辄便是数百辆。这样一支车队经蓝田出武关，进汉水入郢都，便是很平常的商旅路线了。

日上三竿，蓝田军营辕门大开。骑将嬴豹率一队铁骑当先冲出，一辆高挂“特使”幡旗的青铜轺车紧随其后，车上站着斗篷飞舞的国尉司马错。出得辕门，轺车正要拐上官道，突闻西边官道马蹄声疾。司马错转身一看，却见一队便装骑士簇拥着一辆黑色篷车风驰电掣而来，不禁一怔，命令嬴豹：“让过马队，后行。”

话音落点，疾驰的马队突然勒缰，十多匹骏马人立嘶鸣，篷车也戛然停下，激扬起一片烟尘。司马错未及细看，便见车帘一掀，国君嬴驷跳下车来笑道：“惊扰国尉了。”

司马错大是惊讶，连忙下车：“参见国君。”

嬴驷一挥手，制止了要下马参拜的骑士，笑道：“别无他事，特来为国尉送行。”

司马错心念一闪，便知国君对这第一战放心不下，肃然拱手道：“臣启国君，一切均按筹划进展。臣不敢掉以轻心。”

“胜败兵家常事，国尉放手去做便是。”嬴驷微笑摇头，“我是想求教国尉，奇袭若成，国尉作何谋划？”

司马错又是一怔，这本来是谋划清楚也对国君剖析清楚的：奔袭一旦成功，兵屯汉水稍事休整，再行奔袭巴蜀。国君有此一问，莫非国中有了变故？当此临行决断之时，不能含糊不清，略一思忖，司马错坦率问：“国君之意，莫非放弃巴蜀？”

嬴驷摇摇头：“两战连续，当在一年以上，时日太长。再者，兵力分散，大将远处，难保山东无变。巴蜀，似可稍缓。国尉三思了。”

司马错恍然：“臣有应变之策。若山东有变，臣即刻班师北上，何能拘泥于一途？”

“如此甚好。来人，拿酒！”嬴驷一声吩咐，军士捧来两只大爵，顿闻酒香清冽。嬴驷亲捧一爵双手递于司马错，自己又端起一爵：“千山万水，国尉保重。干！”

“君上保重，但等佳音。干！”司马错一饮而尽，深深一躬，“臣告辞了。”转身大步上车，一跺车底，“开行！”骑队辚辚远去了。

嬴驷望着远去的车马，望着莽莽苍苍的南山，良久伫立。

“国君，可到蓝田大营歇息？”御车内侍低声问。

“不必了。”嬴驷跳上篷车，“返回咸阳。”马队又飓风般卷了回去。

嬴驷是昨夜与上大夫樗里疾密商后赶来的。为求稳妥，嬴驷就司马错的奔袭谋划征询樗里疾主张。樗里疾大是赞同奔袭房陵，但认为连续进行两场奔袭战值得揣摩。从兵家战事的眼光看，占领巴蜀胜算很大。然则，司马错没有虑及兵家之外的民治。巴蜀地险人众，民风刁悍，要化入秦国，初治必得驻军，否则占领巴蜀没有实际价值。但如此一来，司马错精兵必得滞留巴蜀，急切不能班师。当秦国军力尚未扩展之时，大将精兵久屯于荒僻之地，国中空虚，是为大忌。若在秦国拥兵二十万时，再分兵袭取巴蜀，更为稳妥。嬴驷一听，大是赞同，便在黎明时分火急赶来。

一路沉思，嬴驷心里老是沉甸甸的。犀首虽然走了，但犀首的“霸统”方略却久久萦绕在他的心田。何年何月，秦国能着手霸统大业?

“禀报国君，洛阳名士苏秦求见。”刚刚下车，内侍总管匆匆走来禀报。

“苏秦？真来了？”一个念头闪过，嬴驷吩咐老内侍，“请这位先生在东殿等候。再请上大夫与太傅进宫，也到东殿。”

四　雄心说长策

悠然打量着这座宫殿，苏秦全然没有寻常士子等待觐见的那种窘迫。咸阳宫前区只有三座宫殿，中央的正殿与东西两座偏殿。正殿靠前突出，建在六丈多高的山塄上，开阔的广场有三十六级白玉台阶直达正殿，恍然若巍巍城阙，大有龙楼凤阁之势。这是秦国的最高殿堂，非大型朝会与接见外国特使，轻易不在这里处置日常政务。两座偏殿，则坐落在正殿靠后的平地上。除了殿前广场是白玉铺地，三面都是绿色：西面竹林，北面青松，东面草地。西偏殿是国君书房与寝

室所在，除了召见亲信重臣，这里很少有礼仪性会见。东偏殿比西偏殿大出许多，九开间五进，是国君日常料理国务的主要场所，重门叠户，划分了诸多区域。除了最后一进另有门户，是长史与所属文吏起草、誊刻君书与处置公文的机密官署外，其余四进通连，分为东中西三个区域：中间区域是议政堂，东边是出政堂，西边是庶长堂。

远看咸阳宫，苏秦颇有一种奇特的感觉。洛阳王城与山东六国的宫殿，都是大屋顶长飞檐，远处看去，飞檐重叠连绵，气势宏大，富丽华贵，飞檐下铁马风动，叮咚悦耳，一派宫阙天堂的气象。咸阳宫虽然也不失宏大，但却很简约，一眼望去，总觉得视线里少了许多东西。仔细打量，才看出咸阳宫屋顶很小，大约只能长出墙体五六尺的样子，斜直伸出，没有那王冠流苏般的华丽飞檐。乍一看，就像巨人戴了一顶瓦楞帽，虽然也觉英挺，却总是缺了些许物事，光秃秃的。苏秦思量，秦人本来简朴务实，建造咸阳时又是墨家工师担任“营国”注筹划。墨家的节用主张与秦人的简朴传统正好吻合，产生如此的宫殿样式也就不足为怪了。

进得殿中，只见厅堂宽阔高大，陈设却极为简单。中央一张几乎横贯厅堂的黑色木屏，屏上斗大的两个铜字分外醒目——国议。屏前正中位置有一张长大的书案，两侧各有几张稍小的书案。书案区域外，有两只巨大的铜鼎，两只几乎同样巨大的香炉，除此而外，再看不见任何装饰性陈设。白玉地面没有红毡，连书案后的坐席也是本色草编。入得厅堂，立即有空旷冷清之感，丝毫没有东方宫殿那种帐帏重重、富丽华贵的舒适与温暖。与大梁王宫的殿堂相比，这里处处都透着“冷硬”二字。奇怪的是，苏秦却对这种毫无舒适可言的“冷硬”殿堂，油然生出了一种敬意，觉得一进入这座殿堂，一看见“国议”那两个大字，就心思凝聚，不由自主振作起来。

“太傅、上大夫到——”殿外传来内侍悠长细亮的报号。

苏秦恍然醒悟，举目望去，只见殿廊外有两个黑衣人走来，样子都很奇特。一个戴着类似斗笠的竹冠，冠檐垂着一幅宽大的黑色面纱，身形粗壮笔挺，步态勇武步幅很大。另一个则壮硕短小，罗圈腿晃着鸭步，摇摇摆摆走在蒙面者旁边，样子颇为滑稽。苏秦扫视一眼迅速断定：蒙面者是名闻天下的复仇公子嬴虔，肥壮鸭步者当是化解西部叛乱的樗里疾。一个是公族柱石，一个是总揽政务的上大夫，都是目下秦国举足轻重的人物……心念一动，苏秦转过身背对着殿门，注视着“国议”两个大字。听得身后脚步声进殿，却没有任何动静。凭感觉，苏秦知道这两人的目光正在自己身上端详，依旧凝神沉思般地站着。

“敢问足下，可是王车西行的洛阳名士？”

听这随意而又带笑的口吻，苏秦便知此人是谁，恍然回身从容拱手道：“在下正是洛阳苏秦。”

樗里疾嘿嘿一笑：“先生远道而来，秦国大幸也。这位乃太傅公子虔。在下嘛，上大夫樗里疾。想必先生也明白。”

苏秦淡淡带笑，微微点头却不说话，既对樗里疾的中介表示认可，又对樗里疾的诙谐不置可否，但却没有对两位重臣行“见过”常礼。一直冷眼沉默的嬴虔，却是深深一躬：“先生远道入秦，多有辛苦。”苏秦始料不及，连忙一躬道：“士子周游，原是寻常。谢过太傅关爱之情。”

“嘿嘿，入秦即是一家，忒得多礼？来，先生入座。”樗里疾笑着请苏秦坐在了中央大案的左下首，也就是东方首座，又推嬴虔坐在了右首首座，自己则坐在了右首末座，随即拱手笑道：“先生远来，定有佳策了？”

苏秦本想按照礼仪，等待秦公入殿行过参见大礼后再入座。及至见樗里疾安排，不由闪上一个念头：莫非秦公安排这两位对我先行试探？便觉不是滋味。然则苏秦心思极快，刹那之间心意已定，随对方如何安排，自己笃定便是。此刻见樗里疾如此发问，自然是所料非虚，从容拱手道："上大夫执掌国政，定有治秦良策，苏秦愿受教一二。"

樗里疾嘿嘿嘿笑道："先生有回头之箭，果然不凡。"拍拍自己凸起的肚皮，"你看，樗里疾酒囊饭袋，内中尽是牛羊苦菜。先生若有金石之药，不妨针砭，何须自谦？"

"谚云：腹有苦水，必有慧心。上大夫满腹苦菜，安得无慧心良策？"苏秦见樗里疾在巧妙地回避，依然逼自己开口，笑着迂回开去。

樗里疾一怔，迅即拍案："好！来人，拿国图来。"

猛然，却闻内侍高声报号："国公驾到——"

尖细的嗓音还在飘忽环绕，嬴驷已经从容地从"国议"木屏后走了出来，未容三人站起，一摆手道："无须烦冗，尽自坐了。"

敏锐机警的苏秦，目光几乎与内侍尖细的声音一起瞄向木屏左面的出口。刹那之间，便与那双细长的三角眼中射来的晶亮目光骤然碰撞。苏秦正要低眉避过，三角眼却已经眼帘一垂光芒顿失。只此一瞬，苏秦心中一个激灵——这位秦公非同寻常！心念一闪之间，起身长躬："洛阳苏秦，参见秦公。"

嬴驷尚未入座，立即虚手相扶："先生远道而来，嬴驷不得郊迎，何敢劳动大礼？先生入座，嬴驷这厢受教了。"说完，回头吩咐内侍，"上凉茶。"

两名黑衣内侍抬着一个厚布套包裹的物事轻步而来，走到座侧空旷处放好。有两名侍女轻盈飘出，一个用大铜盘托着几只陶碗和一个长柄木勺，一个解开了厚布套的绵帽儿。苏秦不禁惊讶，原来布套包裹的是一口细脖陶缸。只见侍女从铜盘中拿下长柄木勺，将木勺伸入缸中，舀出一种依稀红亮的汁液，轻快地斟满了几只陶碗。捧盘侍女轻盈走来，竟先向苏秦案上摆了一只大陶碗，然后再在秦公、嬴虔、樗里疾面前一一摆上。苏秦不禁又是惊讶感慨——天下豪爽好客之地他无不熟悉，然则无论多么好客的国度，只要国君在场，无论多么尊贵的客人，礼遇也在国君之后；也就是说，上茶上酒，当然都会先敬献国君，而后才论宾客席次。即或在礼崩乐坏的战国，这也是没有任何异议的通例，即或最孤傲的名士，也认为这是理所当然。可是，秦国殿堂之上，却将“第一位”献给宾客，当真是放眼天下绝无仅有。只此一端，便见秦国强大绝非偶然也。

苏秦恍惚感慨间，秦公嬴驷已经双手捧起大陶碗笑道：“夏日酷暑，以茶代酒，权为先生洗尘接风了。”说完，咕咚咚一饮而尽，直如村夫一般。

出身王畿富商之家，受教于名师门下，且不说已经有了名士声誉，仅以洛阳王畿与魏国的文化礼教熏陶而言，苏秦的言行都无不带有浓厚的贵族名士色彩——豪爽而不失矜持，洒脱而不失礼仪，没有丝毫的粗俗野气。骤然之间，见秦公饮茶直如田间村夫，苏秦心头猛然泛起一种卑薄轻蔑，方才的感慨敬意消失得荡然无存。

虽则如此，却也是无暇细想，他双手捧起大陶碗恭敬回道：“多蒙秦公厚爱，苏秦愧领了。”又对两位大臣笑道，“太傅、上大夫，两位大人请。”说完，轻轻地呷了一口——噫？冰凉沁脾分外爽快。瞬间犹豫中，竟不由自主地举起粗大的陶碗咕咚咚一饮而尽，饮罢“嘭”地放下大碗，嘴角犹自滴水，胸膛起伏着不断喘息。倏忽之间，

一股凉意直灌丹田，周身通泰凉爽，分外惬意。猛然之间，苏秦面红过耳，拱手道："惭愧惭愧，苏秦失态……不知这是何等名茶？"

"嘿嘿，这种茶，就要这种喝法。"

嬴虔道："先生有所不知。这是商於山中农夫的凉茶，粗茶梗煮之，置于田头山洞，劳作歇晌时解渴。国公在地窖以大冰镇之，是以冰凉消暑。"

"秦公雅致，点石成金也！苏秦佩服。"

嬴驷微微一笑："先生谬奖了。庶民如汪洋四海，宫廷中能知几多？"

"乡野庶民，原是国家根本。秦公有此识见，秦国大业有望矣！"

嬴驷细长的三角眼猛然一亮。他欣赏苏秦不着痕迹的巧妙转折，心知便是这位名士说辞的开始，肃然拱手道："秦国大业何在？尚望先生教我。"

苏秦坦然地看着这位被东方六国视为"枭鸷难以揣摩"的秦国新主，语调很是平和："秦国出路何在？犀首已经昌明，秦公腹中也已定策，无须苏秦多言也。"

"先生知晓犀首策论？"嬴驷颇为惊讶。

"先生与我不期而遇，酒后感慨，言及策论。"

"既然如此，先生定然另有长策高论，嬴驷愿受教。"

苏秦摇摇头："秦国大业所在，苏秦与犀首相同，无得有他。"

“噢？如此，先生何以教我？”嬴驷嘴角泛出一丝揶揄的微笑。太傅嬴虔、上大夫樗里疾也现出惊讶困惑的神色。

苏秦仿佛没有觉察，从容答道：“强国图霸图王，如同名士建功立业，乃最为寻常，而又最为必然之归宿，纵是上天也不能改变，况乎犀首、苏秦？唯其如此，王霸之策并非奇策异谋，原是强国必走之路。奇策异谋者，乃如何实现王霸图谋？秦公以为然否？”

“大是！敢请先生说下去。”嬴驷精神顿时一振。

“自古以来，王霸无非两途：其一，吊民伐罪，取天子而代之，商汤、周武是也。其二，联结诸侯，攘外安内，成天下盟主，齐桓、晋文是也。然则，如今战国大争之世，天子名存实亡，吊民伐罪已成无谓之举。战国比肩而立，称雄自治一方，盟主称霸也已是春秋大梦。唯其如此，以上两途均无法实现王霸之业，须得开创第三途径，此为如今王霸大业之新途。如何开创这条新路，方为真正的奇策异谋。”

大殿中静悄悄的。嬴虔向轻柔走来斟凉茶的侍女与守候在座侧的老内侍不耐地挥挥手，内侍侍女便都退到木屏后去了。空阔的国议殿更显空阔，苏秦清朗的声音带了些许回声，如同在幽幽深谷一般。嬴驷只是专注地看着苏秦，脸上却平静得没有任何表情。

苏秦相信他的开场说辞已经深深吸引了秦国君臣。虽然如此，深谙论辩之道的他知道，此刻的开场说辞只是导入正题的引子，尚不足以让听者提问反诘，便作了极为短暂的一个停顿，立即迎着他们的目光侃侃而论：“王霸新途，必出于战国，此乃时也势也。苏秦以为，战国之王霸大业，既不在吊民伐罪，也不在合同诸侯，而在于统一中国。此等统一，既不同于夏商周三代的王权诸侯制，更不同于春秋的诸侯盟约制，而必当是大争灭国，强力统一，使天下庶民土地，如同在一国治理之下。成此大业者，千古不朽！放眼天下，可担此重任者，非秦国莫属。此苏秦所以入秦也。”

说到这里，苏秦猛然停了下来。这是一个崭新的话题，更是他经过深思的一个崭新见解，他要看看秦国君臣有没有起码的反应。如果他们不具备相应的决断与见识，这秦国也就了无生趣了。

“先生之见，战国之王霸大业，必得灭人之国，取之于战场？”黑面罩嬴虔的声音有些沙哑喘息。

“甚是。方今大争之世，较力之时，非比拼实力，无以成大业。”

“灭国之后，不行诸侯分治，而以一国之法度统一治理天下？”樗里疾跟问。

“然也。这是战国王霸的根基。分治，则散则退。统治，则整则合。”

嬴驷的脸色依然平静淡漠。但苏秦从他骤然发亮的目光中，却感到了这位君主对自己见解的认同。只见他习惯性地用右手轻叩着书案：“先生说，担此重任非秦国莫属，何以见得？”

苏秦精神大振，清清嗓子道：“秦国可当一统大任者，有四：其一，实力雄厚，财货军辎超出六国甚多，可支撑长期大战。其二，秦人善战，朝野同心，举国皆兵，扩充兵力之速度远快于山东六国，战端一起，数十万大军只是期年之功。其三，秦国四面关山，东有崤山函谷关，西有陈仓大散关，南有南山武关，北有高原横亘。被山带河，据形胜之要，无异平添十万大军。唯其如此，秦国无后顾之忧，可全部将兵力投入山东大战。仅此一点，中原四战之国无法匹敌也。其四，秦国变法深彻，法度成型，乃唯一可取代诸侯分治，而能统治天下之国家。有此四者，王霸统一大业，唯秦国可成！”

就在苏秦侃侃大论中，嬴驷的目光却渐渐暗淡下来，黑面罩嬴虔似乎也没有反应了。有何不妥么？苏秦似乎也觉察到了异样，停顿下

来，殿中一时宁静。唯有常带笑容的樗里疾目光巡睃，拱手笑问：“先生所言，为远图？为近策？”苏秦：“霸业大计，自是远图。始于足下，亦为近策。”“左右逢源，好辩才！”樗里疾哈哈大笑，“然则，先生究竟是要秦国做远图准备抑或立即东出？”“上大夫，秦国自当立即着手王霸大计。唯其远图，必得近举也。”

黑面罩的嬴虔喘了一口粗气，似乎憋不住开了口：“先生前后两条，嬴虔不敢妄议。然则中间论兵两条，嬴虔颇不敢苟同。一则，先生对秦国扩充兵力估算过高，又对山东六国兵力估算过低。且不说秦国目下现有新军，远远不足以大战六国，即以扩军论之，一支数十万的大军，如何能一年成功？春秋车战，得万乘兵车，至少须十年积聚。而今新军是步骑野战，以十万铁骑十万甲士，共计二十万兵力计，且不说精铁、兵器、战马之筹集，仅以征兵训练而言，至少三年不能成军。先生知晓魏国的二十多万精兵，庞涓训练了多长时日么？再有，山东六国的兵力，魏国赵国各二十多万，楚国齐国各三十多万，偏远的燕国与小一点的韩国也各有十万左右。相比之下，倒是秦国兵力最少。二则，秦国关山形胜，固然易守难攻，然则若无实力，也不尽然。吴起有言，固国不以山河之险。若关山必能固国，当年魏国何能夺我河西六百里，将我压缩到一隅之地？”

嬴虔是秦国著名将领，一生酷爱兵事，虽然在秦国变法中退出政坛深居不出，但并没有停止对军旅生涯的爱好揣摩。这番话有理有据，显然是不堪苏秦的议兵之说冲口而出的。以嬴虔的资望与持重，这番话简直就是宣布：苏秦的说辞荒唐不足信。

但苏秦并没有慌乱。他是有备而来，自然设想过各种应对。略加思忖，苏秦笑道：“太傅既知兵，苏秦敢问，何以山东六国兵力俱强，却皆居防守之势？何以秦国兵力尚未壮大，却已居进攻之势？”

嬴虔一怔，喉头“咕”的一声，急切间想不透，未反上话来，默在那里了。

樗里疾机警接上：“以先生之见，却是为何？”

“此中要义，在于不能以兵论兵。兵争以国力为基石，并非尽在成型之兵。无人口财货之实力，虽有善战之兵，必不能持久。反之亦然。先年，秦国献公率能征惯战之师，而终于少梁大败，丧师失地，导致列国卑秦而孝公愤立国耻石。此中因由何在？当时非秦国兵弱也，实秦国国弱也；非六国兵强也，实六国国富也。今日之势则相反，秦国富强，故兵虽少而对山东居于攻势；六国实力大减，故兵虽众而自甘守势。此攻守之势，绝非单纯兵力所致，实乃国力所致。唯其如此，以兵论兵，不能窥天下堂奥也。太傅以为如何？”苏秦觉得必须以深彻见解使这两位大臣无反诘之力，才能达到说服秦公目的，一番话说得很有气势。

樗里疾却嘿嘿笑了：“先生一番话倒颇似名家诡说，国力兵力犹如鸡与蛋，孰先孰后，却看如何说法了。”

“避实就虚，不得要领。”嬴虔冷冷一笑，霍然站起，“君上，臣告退。”说完竟大步去了。苏秦心中一沉，大是惊讶——秦国臣子如何恁般无礼？

国君嬴驷却仿佛没有看见，淡淡笑道：“先生之论，容嬴驷思谋再定。来人，赏赐先生二百金。”话音落点，木屏后一声尖细的应答，一个黑衣老内侍捧盘走出，仿佛准备好的一般。

刹那之间，苏秦面红过耳，满腔热血涌向头顶。他低下头咬紧牙关，一阵长长的鼻息，强迫自己镇静下来，从容站起拱手道：“多谢秦公厚意，苏秦衣食尚有着落。告辞。”说完大袖一挥，扬长而去。

“先生慢走！”樗里疾气喘吁吁地追到车马场，在轺车前拦住苏秦深深一躬，“先生莫得多心，国君赏赐乃是敬贤之心，并非轻慢先生。”

“无功不受禄，士之常节也。”

“先生可愿屈居上卿之职，策划军国大计？”

苏秦仰天一阵大笑：“犀首尚且不屑，苏秦岂能为之？上大夫，告辞了。”一拱手转身跨上那辆青铜轺车，一抖马缰辚辚而去。樗里疾怔怔地站在广场，迷惘地看着苏秦远去的背影，沉重地一声叹息。

五　命乖车生祸

一辆青铜轺车从长街驶过，车声辚辚，马蹄脆疾，行人纷纷侧目。

并非秦人少见多怪，实在是这件事大为奇特。按这辆青铜轺车的华贵典雅，惯常当是四匹同色骏马驾拉，方合高车驷马的规矩。至少也应当是两匹骏马驾拉，方算得轻车简从。这不仅仅是威仪匹配，还因为这种青铜轺车坚实厚重，绝非一马之力可以长行。但这辆轺车却只有一匹并不雄骏的棕色马驾拉，偏又跑得轻松急促。秦人素有马上传统，岂能不大为惊奇？更有眼疾者惊呼：“呀，还没有驭手！”“布衣无冠，如何有此等高车？”一惊一乍，招来市人驻足观望。

车上主人却仿佛没有看见纷纷聚拢的行人，径自抖缰催马，直向东南一片灯火汪洋的街区而来。时当暮色刚刚降临，夕阳还没有隐去，眼前这片明亮的灯海与身后已经陷入沉沉暮霭的国人区，仿佛两个天地。

这片遥遥可见的灯海，是秦都咸阳名动天下的尚商坊。

老秦人常说周秦同源。秦人所建的咸阳都城，大格局上师法了镐京古制，只不过规模大了许多，小布局略有变通而已。整个咸阳分为两个区域，即“城”与“郭”。“城”是国君宫殿与官府官署集中的区域，四面有城墙，民间称为小城或王城；“城”外的街市区域称为

“郭”，是国人、军队、商贾、作坊集中的区域。春秋战国之世，“郭”的区域远远大于“城”，所以有“三里之城，七里之郭”的说法。至于大多少，则无定制，要取决于都市的建造目标与可能进入的人口。咸阳的城、郭都很大，建造时的规模已经与当时的大梁、临淄、洛阳比肩，成为天下第四大都城。历经十多年的扩展，事实上已经超过了东方三都，成为天下第一大都城。举凡国都，堂皇气势在于“城”，殷实富贵在于“郭”。真正能够对天下商旅与民众生出吸引力的，还是“郭”区。工匠、百业、商贾、店铺、财货、器物以及国人文明，统统都在“郭”里体现出来，其中最具影响力的是“郭”中商市的繁荣程度。商旅通则物流通，物流通则财货不乏，物流畅通，非但弥补了本国物料的短缺，而且增加了国库钱税。如果一个国都的“郭”区能够成为天下著名的商旅都会，给这个国家带来的好处，那可真是难以估量。

历经春秋三四百年，商人商业就像无孔不入的涓涓细流，非但渗透瓦解了古老的礼治根基，而且融通了天下财货，给庶民官府带来了许多好处。周王室时期那点儿可怜的官商官市早已经被生机勃勃的私商取代，新兴的诸侯国对商业商人也早已经刮目相看了。齐国管仲做丞相时，官府介入商业，经营最重要的盐铁，又对私商统一管理，使商业在齐国成为与农耕并存的两大经济支柱，也使齐国临淄成为春秋时期最发达的商旅大都。

进入战国，商旅与自由工匠融合起来，商贾不再仅仅是贩卖成物的牛车商旅，而且成为直接制造各种器物的作坊主，他们的作用更大了。这时候，最早实行土地变法的魏国，成了天下最大的市场。丞相李悝发明了一个平粜法——丰年谷贱时由国库用比较高的价钱收买农民的余粮，荒年米贵时将国库储存的粮食低价（平价）卖出；具体价格由年成丰歉的程度（丰年三等，荒年三等）核定。这样一来，但凡丰年，商旅们就将在别国低价收购的粮食运到魏国来，卖给国库，魏国府库便极为充盈；而但凡荒年歉收，商旅们却又无法在魏国高价卖

粮，因为他们无法抵御魏国府库源源不断的低价粮食；运走吧，几百里路途人吃加牛马饲料更是折本，无奈只好自认倒霉，跟着降价。

如此一来，魏国粮食只进不出，几乎将天下商旅手中的粮食财货大半吸引到了魏国的安邑商市。魏国的富强，一半功劳便在于借了吐纳天下财货物流的力量。直到魏国迁都到大梁，大梁依然是天下著名商市。

在秦国变法的商鞅，本来就对魏国熟透，如何能忽视魏国这个基本的致富途径？然则秦风古朴，民众素来淡漠商人。这种民风很有利于保持秦国的农战本色，但却不利于在秦国生发商业。权衡利害，商鞅创立了一套内外有别的独特路子——对老秦国人，板上钉钉地重农抑商，商人不得入仕为官，国府不授商人爵位，国人经商须得官府准许并得缴纳高于农耕两倍的税金。对山东六国则大开商门，建立咸阳大市，税率也只有山东六国的一半，吸引六国商旅财货大量西来。

因了如此，建造咸阳都城时，“郭”区的一半是规模最大的秦市与六国商贾区，命名为尚商坊——崇尚商人若贤士一般。对于这个商区，秦人只能白日进去买东西，夜晚不能进去饮酒挥霍，此为限酒。

一开始，秦人与六国商人都觉得别扭。时间一长，便都习惯了。在秦人，一则是慑于法令，二则是对商人世界本来就嗤之以鼻，不去也罢。在六国商人，则是贪于厚利来得便捷。秦人虽只在白日入市，却是入市必买，极少有山东商市那些闲逛之客；更兼秦人已经富有，出手豪爽，既不还价又不啰嗦，买完物事就走，极为爽利；若遇秦国官府上市购物，更是利市大开，精铁、生盐、毛皮、兵器、马匹、丝绸等诸般物事，只论好坏，不讲价钱不欺商旅。这在山东六国可是难得之极。众口相传，咸阳尚商坊的口碑便高大起来，名头越来越响，前来建立各种作坊与店铺的商人越来越多，咸阳也越来越繁华了。

尚商坊分为两个区域：西边是咸阳南市，也就是山东六国称为“秦市”的交易街区，五里长街，店铺林立，货物极为丰盈；东边是外国客栈、作坊、酒店与六国商贾集中居住的坊区。在整个咸阳，这尚商坊真正是一片不夜城，其车马如流锦衣如梭繁华奢靡之景象，非但在质朴简约的秦人天地里显得格格不入，即或在山东六国也是寥寥无几。入夜之后，这里没有了黑色布衣的秦人，整个尚商坊便成了山东游客的中原大市。人流如梭，灯红酒绿，恍如天上街市一般。

那辆青铜轺车急急驶入尚商坊的东街，在一家最大的酒店前驻马停车。一个红丝斗篷束发无冠的青年跳下车来，将马缰甩给一个殷勤迎来的红衣侍者，昂昂大步走进店堂。

“敢问先生，吃酒？吃茶？博彩？对弈？”一个美艳的女侍迎了上来。

“吃酒。”来人冷冷一句，面色铁青着向里便走。

“先生，这厢清静。”女侍依旧笑意盈盈，飘在客人前面领路。

宽敞明亮的厅堂已经座座皆满，女侍将客人领到一个木屏隔间：“这间刚才退酒了，先生好气运。”

“好气运就是吃酒？”来人冷笑，“赵酒一坛，逢泽麋鹿一鼎，即刻便上。”

“敢问先生几位？一鼎麋鹿三斤，一金之价呢。”

“啪”的一声，红斗篷人拍案：“赫赫大名的渭风古寓没有麋鹿？

还是怕我少金？！”

“先生恕罪。本店规矩：麋鹿稀缺昂贵，订菜须得提醒客人。先生意定，自当遵从。”女侍不卑不亢地笑着行礼，转身走了。

片刻之后，三个红裙女侍鱼贯而入，轻盈利落地摆上热气蒸腾的铜鼎与酒坛酒爵并一应食具，笑盈盈地退出去了。先前那位红衣女侍立即毫无间隔地飘了进来：“先生，我来侍奉。”说话间打开酒坛，一股凛冽的酒香立即弥漫开来。

“赵酒猛烈，先生饮得，豪侠之士也。”女侍一边熟练地斟酒，一边瞄瞄这位英挺俊朗却又满面愤然的客人，自然地提起话题。谁知这位客人却极为不耐地拍拍长案：“你且下去，这里不用侍奉。”女侍惊讶地看了一眼客人，迅速换上笑脸起身道：“先生，我守在外面，你击掌我便进来。”客人烦躁地挥挥手：“晓得晓得，去，拉上木屏。”女侍依旧笑着，轻轻拉上活动的木屏，轻盈地走了。

女侍一直在木屏外悠然徘徊，不时向经过的客人点头微笑。

这渭风古寓，便是闻名天下的魏国白氏开在秦国的老店。最早开在栎阳，执事侯嬴与东家女主白雪，与秦国都有很深的渊源。白雪随商鞅死后，侯嬴等元老不甘白氏商事泯灭，各掌一支继续经营。侯嬴便成了统管白氏天下酒店的总事。当初秦国迁都咸阳时，因了渭风古寓的声望，商鞅为了吸引六国客商，力劝侯嬴与白雪将渭风古寓迁到咸阳，并且扩大了几倍，几乎与当年安邑的洞香春比肩。商鞅惨遭车裂，白雪殉情而去，侯嬴便想将这渭风古寓卖给楚国大商人猗顿，白氏商家永远离开秦国。谁知秦国看重白氏对天下商旅的感召力，新君嬴驷两次亲自到渭风古寓拜访侯嬴，希望白氏商家继续留在咸阳，做山东客商的大纛旗。反复思虑权衡，侯嬴终于还是留了下来。

这时，魏国的都城已经迁出安邑多年，安邑的洞香春已经繁华不再。侯嬴索性将安邑洞香春的贵重设施与经营老班底全部迁来咸阳，又将渭风古寓的格局按照洞香春的经营之道进行了重新改制，干脆大

做起来。这一番举措名声大噪，渭风古寓顿时成了六国商贾与天下名士在咸阳的聚会中心，也成了消息集散地。这里的一班主管、侍女与仆人，都是原来安邑洞香春的老班底，见多识广，驾轻就熟，不用侯嬴操心，一切都是井井有条。这位女侍是这里的“长衣”领班。与其他女侍不同的是，她身着一领红色的大袖长裙，庄重大方中透着精明干练。而其他女侍则短裙窄袖，多了几分柔媚活泼。她们虽然都是豆蔻年华，但特殊的职业阅历，却使她们对人有着一种独有的敏锐眼光。客人进店，一瞄其言谈举止步态神色，“长衣”立即发出一个自然的手势暗号，便有适合接待此类客人的女侍上前应对，桑田沧海，竟是很少差池。

目下，“长衣”领班亲自应对侍奉木屏后的客人，这是极为少见的。

大约小半个时辰，长衣似乎听见了什么，轻疾地推开木屏，不禁一惊，竟不知如何应对了。客人已经是满面通红，大汗淋漓，左手的酒爵还在摇摇晃晃，右手却不断拍案长笑：“秦公哪秦公——你，好蠢也——不识苏秦大计长策，你，你，你，啊哈哈哈哈哈……”笑声凄楚愤激，长衣不禁陡然激灵了一下。略一思忖，长衣还是走了进来，轻柔地跪坐案前：“先生第一次饮赵酒，立下半坛，豪量也。”

“笑我苏秦？不会饮赵酒？噢——你如何又来了？出……去！”

“是。先生慢饮，我去拿醒酒汤来。”长衣站起身来，没有立即就走。

“我，苏秦，醉了么？休得聒噪，去……”话未落点，一头软在了案上。

正在此时，一个短裙女侍匆匆走了进来，轻声在长衣耳边说了几句。长衣大是皱眉：“这如何使得？我去看看。你叫酒侍来，关照这位

先生。”说完，与女侍匆匆走了出去，径直向停车场而来。

渭风古寓的停车场，是一道高大的木栅栏圈起来的大场院，有六名通晓剑术的男仆专司守护，有十多名仆役专司照料车辆马匹。来渭风古寓的客人都不是等闲庶民，人人都是高车驷马，每辆车又都各不相同，这停车场便成了天下名车骏马汇集的大场院。每逢夜色降临，楼外停车场便成了渭风古寓最有声势的招牌。那道高大的木栅栏上，高高挂着一圈特制的硕大风灯，照得满院通明。辚辚进入的各色车辆，立即被侍者引领到不同车位稳妥排列。按照惯常规矩，车主人一般都在酒店正门下车进店，然后由仆役驭手驾车进入停车场，安顿车马等候主人。一班喜好亲自驾车的豪客，便有渭风古寓的“车侍”在酒店正门接过车辆，驾到停车场安顿妥当。车马一旦停好，驭手们便大摇大摆地进入停车场内专门为他们开设的店堂，或进食饮酒，或博彩玩乐。停车场的仆役们则按照车辆主人或驭手的要求，或刷车擦车，或洗马喂马。明光锃亮的车辆间人影如梭，骏马嘶鸣，一片忙碌。

于是，这偌大的停车场不期然成了一个独特的车马较量场。那些酷爱名车骏马的客人，往往在应酬玩乐之后信步来到这里，欣赏形制各异的不同车辆，一一评点，甚或豪兴大发，以惊人的高价买下一辆自己喜欢的好车，或一匹驾车的骏马。时间一长，这渭风古寓停车场便成了车马爱好者们约定俗成的独特的交易场。有一班“车痴”、“马痴”来渭风古寓，为的就是看车看马，往往不入酒店而径自进入车马场徘徊观赏。长衣领班与短裙女侍匆匆来到车马场时，一群华丽客人正围着一辆青铜轺车兴奋议论。

“大雅大贵，好车！”

“六尺车盖，六尺车厢，品级顶天了！”

“噢呀，六尺车盖者不稀奇，好多去了。贵重处在这里。看看，车盖铜柱镶嵌红玉！谁人见过啦？”一个黄衣商人操着楚语高声惊叹。众

人眼光顺着他的手一齐聚集到车盖铜柱上，果然见一块两寸见方的红玉镶嵌在铿亮的古铜中间，熠熠闪光。不禁纷纷惊讶叹羡，争相围着轺车抚摩品评。

“快来！看这里！”有人在脚下惊叫一声。众人哄笑起来：“呀，真是车痴！韩兄好兴致！”原来有个人提着一盏小风灯钻到了车厢下，坐在地上自顾端详车底，听见同好们笑声，他的腔调顿时尖锐：“别笑了！快来看也！”

一圈十多人顾不得锦衣贵体，纷纷匍匐着钻到车下伸长了脖颈，端详之下，一时鸦雀无声。原来，车厢底部的铜板虽然铜锈斑驳，但依稀间仍可看见“冬官坊”三个刻字。那时候谁都知道，“冬官”就是周王室的司空，职掌百工制造；铜板上有此三字，证实这青铜板料是王室炼制的专用铜材，也就意味着，这辆车极有可能是周王室特制的青铜轺车。

“西周还是东周？”有人忍不住轻声问了一句。

“这里！还有刻字！”一个跪在地上的贵公子模样者仔细抠着车辕内侧的铜锈，一字一顿：“辀——人——皂，黎，氏！看见了么？辀人！快！再看车床、车轮！”众人激动，纷纷找来几盏风灯举着，仔细端详抠摸着这辆神秘轺车的铜锈部分。片刻之后，蹲在车厢的一个人喊了出来：“车床有字！舆人夭黄氏！”又有人喊：“车轮铜箍有字！轮人蚣闾氏！”众人惊讶纷乱间，又响起贵公子尖锐的声音：“这里！车辕内——王驭造父！天哪，造父！造父也！”

一连串的发现，当真使这些嗜车癖们惊讶万分——面前这辆车，竟当真是千古难逢的西周王室的名器。那刻有“冬官”字样的铜材是王室专用的，那“辀人”是西周王室作坊专门打造车辕的工匠官号，皂黎氏则是这位工匠的名字；打造车床的“舆人”是夭黄氏，打造车轮的“轮人”是蚣闾氏。这些刻字，本来就已经足以证实这是一辆西周王室的王

车，是天下难觅的至宝了。可是，更令这些车痴们咋舌的是，这辆车竟然还是造父曾经驾驭的王车！造父，那可是神灵一般的“车圣”，在车痴们心中比三皇五帝还要神圣光彩。造父本是周穆王的勇士驭臣，能降伏驯化野马。周穆王西游昆仑，正是造父以四匹驯化的野马驾车，风驰电掣日行千里，使周穆王及时赶回镐京消弭了一场叛乱。从此以后，造父就成为“驭神车圣”，成为驾车者永恒膜拜的英雄。五六百年后，这些车痴们竟亲眼见到造父驾驭过的青铜轺车，这简直是做梦也想不到的，如何不令他们大喜若狂?

车痴们木呆呆地看着这辆车，这里摸摸，那里摸摸，你看我我看你不知如何是好了。

良久，贵公子猛然醒悟过来，失惊喊道：“神车在此，还不参拜？”说着整衣肃容，一个大拜，长长地跪伏在车前。车痴们恍然大悟，也连忙跟着大拜长跪。

正在这时，一盏风灯悠悠飘来，两个女侍站在了车旁：“哟，先生们灰头土脸一身汗，参拜土神么？”长衣领班笑盈盈瞄着刚爬起来的车痴们。

“哪里啦，我等想买这辆车，谁的车啦—”楚国黄衣商越急拖腔越长。

“噢，先生们要买这辆破车？”长衣女侍笑盈盈反问。

“正是。”刚刚爬起来的贵公子一边对车痴们眼风示意，一边大咧咧笑道，“这辆车尚算古朴可人。我等想与车主人博彩赌车，长衣侍姐，能将主人请来否？”

“那位先生正与一位大梁贵客聚酒长谈，不能前来，先生们改日再议了。”长衣领班脸上弥漫着可人的笑意，明亮的目光却扫着每个人的

神色。

“大梁贵客？何人？”一个红衣商人操着魏国口音高声道，“咸阳的魏国人，十有八九我都识得，没个不爱好名车的，我去请来便是！”

“先生且慢。”长衣笑道，“诸位都是老客，此间规矩想必不用我说。客人正事未完，不得随意邀客人博彩。先生大人们多多关照，小女先行谢过了。”

贵公子沉吟着：“也是。长衣侍姐，得等候几多时辰？”

“渭风法度：不许问客人行止。我如何说得定准？”

“嘿嘿嘿……”贵公子大咧咧笑着眨眨眼，突兀地提高声音，“还是明日相约，那位先生也是渭风古寓常客，对么？”

车痴们纷纷点头：“行。”

“明日就明日。”

“那我就再看看这车。”

长衣女侍作了一礼：“如此谢过诸位。先生们且看，我去侍奉客人了。”说完，对一脸茫然的短裙女侍笑道，“茜姐儿，走。”风灯又悠悠飘去了。

长衣女侍匆匆回到店堂时，那位英挺俊秀的客人已经大醉，躺在厚厚的地毡上长长地喘着粗气。酒侍呆呆地站在一旁，却不敢动他。长衣颇觉奇怪，轻声呵斥酒侍道：“黑猢，如何发呆？还不快给客人服冰酒。”酒侍忙答：“回掌堂姐姐，这位先生醉得蹊跷。我进来时他还在大笑吟诗，叱责我多事，喊我将冰酒拿走。这陡然之间又大醉倒地，小可正不知如何是好。”长衣端详一番，断然命令：“来，扶起先

生，我来喂他。”渭风古寓的“酒侍”不同于其他侍者，一律都是粗通武道的少年健仆，很有劲力，专门关照那些烂醉如泥的客人。黑猢听得吩咐，跪坐于地，熟练轻巧地将客人扶靠在自己怀里，好像是客人自己坐起来一样自然。长衣拿过旁案上一个布套包裹的陶罐，打开布套与罐盖跪伏在地，用一把细巧的长木勺给客人喂服醒酒汤。

渭风古寓的“醒酒汤”大不一般，是山果浅酿后藏于地窖的淡酒，本来就酸甜渗凉，用时再加地窖冰镇，便成了一种甘美冰凉酸甜爽口的佳酿，老客皆称其为“冰酒”。酒醉之人皆浑身燥热口干心烧，然则饮水又觉过于寡淡。些许冰酒下肚，一股冰凉之气直通四肢百骸，神志便顿时清醒许多。只是这冰酒酿制困难且是免费，不能见客皆上，只有大醉者才有资格享受。于是常有老客故意狂饮大醉，为的就是享受这能使人由麻木而骤然清醒的冰酒滋味儿。

“掌堂姐姐，他是有意么？”酒侍黑猢轻声问。

“胡说。这位先生初饮赵酒，过猛了……他一定有心事。”喂下半罐冰酒，长衣怔怔地跪在客人对面端详，声轻如喃喃自语。

“呼——”客人猛然长长地出了一口粗气，赵酒浓烈的气味瞬间弥漫在小小隔间。

酒侍皱皱眉头，知道客人就要醒了，双手准备随着客人的动作助力将他扶起。却见长衣向他轻轻摇手，便停了下来。片刻之间，客人睁开眼睛霍然坐起，声音沙哑道：“你？你？我没醉。起开！”说话间一瞄长衣身旁的陶罐，哈哈大笑，“好啊！渭风古寓有此等好酒，竟不写明点卖，是何道理？”几乎同时，敏捷地伸手一抓端过陶罐，扬起脖子咕咚咚一气饮干，罐子一掷哈哈大笑，“好啊好啊，苏秦也能牛饮了！端的赵酒如此提神！张兄，知道么？啊哈哈哈哈哈……”身子一挺，酒侍一扶，竟然洒脱地站了起来！

长衣也连忙站起来笑道：“先生且请安坐，饮些许淡茶，听小女唱支歌儿可好？”

“唱歌儿？啊哈哈哈哈，你唱？何如我唱？”

“那是最好了。我为先生吹埙。《雅》曲么？”

“《雅》曲？不好。《风》曲，《秦风》？好，《秦风》！”

长衣一怔，亮闪闪的眼睛看着手足虚浮而又极度亢奋的客人。

士子咏唱，一般都是《大雅》、《小雅》的曲调，纵然唱风曲，至少也是《王风》。前两种是王室歌曲，庄重优雅。后一种是王畿国人的流行歌曲，也是清远婉转。还有《颂》曲，因了那是歌颂天子盛德的庙堂歌曲，已经很少有人唱了。自孔丘将传世的歌词分类删定，编为《诗》三百篇，歌儿的旋律曲调便也随着歌词大体确定了下来。各种《风》，原是各诸侯国流行的庶民曲调，一般的官吏名士顾忌身份，在公开场合是不屑于吟唱的。如同说话一样，自西周将王畿语言规定为“雅言”官话，其他诸侯国的语言便成为不登大雅之堂的庶民俗语（方言）。后来的荀子曾经说：“楚人安于楚，越人安于越，君子安于雅。”楚国庶民说楚国话，越国庶民说越国话，但是天下有身份的君子都应当说雅言官话。一个唱歌，一个说话，虽不是根本大事，却也直接显示着一个人的身份地位，以及士子本身的学问水准。眼前这个客人无论怎么看，也是确定无疑的名士，仅仅那辆令大商车痴们垂涎的青铜轺车，就表明他绝非等闲士人。可是，他竟然开口要唱《秦风》，这不能不让这位颇有阅历的女领班惊讶。秦人的曲调粗朴激越苍凉凄苦，简直就是发自肺腑的一种嘶喊。若非常年在旷野山峦草原湖泊的马背上颠簸，那种高亢激越的曲调根本不可能吼得出来。

这个英挺斯文的士子，能唱出这等撕心裂肺的《秦风》？

片刻愣怔，长衣已经从贴身裙袋中摸出一个碧绿的玉埙来，凑近秀美的嘴唇，一声裂帛破竹的高亢音律破空而出，长长地回荡在整个店堂。客人开怀大笑，陡然间纵声高歌，酒后嘶哑的嗓音平添了几分苍凉苦楚——

天地悠悠　我独远游

家国安在　落叶作秋

渭水东去　西有源头

彼当争雄　长戈优柔

何堪书剑　将相王侯

……

一个激越高亢的尾音，歌者戛然而止，偌大厅堂静悄悄地无人作声。一阵大笑，“哗啷”一声，客人丢下一袋金饼，摇摇晃晃地大步出门去了。“先生，用不了如此多也！”长衣惊讶地拾起钱袋，那人却已经踉踉跄跄地走远了。

“快追上！送他回住所！”长衣吩咐酒侍一声，两人急忙追了出来。及到得车马场，那辆青铜轺车已经辚辚而去了。长衣连忙询问车场的当值车侍，粗壮勇武的车侍回答：“车侍胡鲸驾车送客人回去了，先生住长阳街栎阳客栈。”

长衣长长地出了一口气，大是放心，转身回店堂去了。原来，这渭风古寓关照客人的细致周到是天下闻名的。但凡客人酒醉而又没有驭手驾车的，都是由渭风古寓的车侍驾车送回。客人也满意，车侍也高兴。因为客人大抵总是要给车侍一些赏金的，纵是当时酒醉未付，次日也一定派人送来。况且，长阳街栎阳客栈也是老秦人开的著名客寓，绝不至于出事的。

然则，这辆青铜轺车却没有驶往长阳街，而是一路出了北门，直向北阪去了。

阪者，高坡也。北阪是横亘咸阳城北的一道山塬，林木茂密，有三条大道直通塬顶。登上塬顶又是一望无际的平坦沃野。与秦昭王之后的北阪相比，这时的北阪还只是一道莽苍粗朴的山塬，比咸阳城南的渭水之滨荒凉多了。秦法整肃，通往北阪的三条道各有专用。中间最宽阔的大道，坡度稍缓，是官府车马军队以及所有单人轺车的专用车道。东道稍窄稍陡，是农夫商旅工匠的运货车辆走的专用道。西道最窄最陡却也最短，是国人庶民步行登塬的专道。眼下这辆青铜轺车出得北门，直入中央大道，一路向林木葱茏的高坡驶去。时已天交四鼓，更深人静，青铜轺车驶上塬顶，拐入一条便道，在北阪松林间的空地上停了下来。

那匹驾车健马似乎感到了异常，一个人立嘶鸣，几乎要将“驭手”掀下车来。

十多个黑影惊讶唏嘘地围了上来。一个贵公子模样的人上前一拱手：“胡鲸，这是你的赏金。我这匹胡马赏你了，回城去，这里没你的事了。”

车侍被骏马的突然发作惊吓，一个纵跃几乎是跌下车来，惊魂未定却又是受宠若惊，连忙拱手作礼：“先生，赏金太多了。还有如此好马，胡鲸如何消受得起？”

“公子赏之，领了就走，恁般聒噪啦？”一个黄衣肥子不耐地呵斥。

“是是是，胡鲸去了。”车侍忙不迭上马抖缰，箭一般穿出了松林。

黄衣肥子呵呵笑道：“猗矛兄，你和呆子谈这笔买卖啦。”说着走到青铜轺车旁使劲儿拍打车厢，“呔！醒醒啦——耶，酒气忒重！看来这兄台喝了不少啦。”看车中人仍然是鼾声大作，肥子探身车厢拍打车主人的脸：“呔！醒来啦……”话音未落，一声惊叫，“通”的一声跌坐到车轮旁，手中火把差点儿烧了眉毛。

车中人霍然坐起，火把照耀下，只见他长发披散满面通红，目光犀利得吓人，四面打量，冷冷问道：“这是何处？尔等何人？”

黄衣贵公子拱手笑道：“先生，我等多有得罪，尚请见谅。我乃楚国客商猗矛，这厢有礼了。敢问先生高名上姓。”

“洛阳苏秦。”车上人一骗腿已经下车，脚下虽有虚浮，但显然与方才的酣醉酣睡判若两人。他矜持地整整衣衫，一双大袖背后，轻蔑地扫视了一圈冷笑道，“看模样都是富商大贾，却行此等勾当？”

猗矛恭敬笑道：“虽不闻先生大名，但料先生也非等闲人物。我等出此下策，皆因渭风古寓不便洽谈。我等酷爱高车，人称‘车痴’。今见先生轺车古朴典雅，欲以千金之数，外加一辆新车、四匹骏马，买下此车。不知先生意下如何？”

苏秦恍然，不禁一阵大笑：“足下竟能买通渭风古寓的车侍，将客人劫持到北阪松林，可见用心良苦。然则，我若不卖，诸君何以处之？”

“不识人敬啦！”肥子商人喝道，“既是车痴，岂有买不下的车马啦？”

“如此看来，尔等是要强人所难了？”苏秦冷笑，眉宇间轻蔑之极。

贵公子模样的猗矛依旧是满脸微笑：“尚望先生割爱了。看先生气度，一定是心怀天下，区区一辆青铜轺车又何须在乎？我等商贾，以奇货可居为能事，先生肯与我等比肩而立么？”这番话极是得体，对于一个名士来说，的确是不屑与商贾比肩的；而作为名动天下的大商，能如此恭维一个名士，确实也是难得。仅此一端，便知这个猗矛绝非寻常商人。

苏秦本是性情中人，若在功业遂心意气风发之时，这番话完全可以教他放弃这辆王车。尽管这是周天子赏赐的王车，而且是燕姬重新换过的一辆旧王车，其中非但有着天子亲赐的荣耀，还有着燕姬换车的情谊，绝不是一辆寻常的轺车。纵然如此，苏秦依然将它视做身外之物，并没有特别看重它，如同他对任何财货金钱都恬淡处之一般。

但是，眼下的苏秦却没有这种恬淡心境，他只感受到了一种强烈的侮辱。在咸阳宫碰了个大大出乎预料的钉子，郁闷无从发泄，一坛天下闻名的邯郸烈酒，使他在飘飘忽忽中涌出一腔浓烈的愤世嫉俗之情，也平添了几分豪侠之气。此刻，亢奋奔放而又郁闷在心的他，觉得眼前这帮商人实在是龌龊极了，尤其这个贵公子模样的猗矛，更是可恶。苏秦本来就是商贾世家出身，又对天下大商了若指掌，自然知道猗矛是楚国巨商猗顿的胞弟，是商界一言九鼎的霸主。唯其如此，苏秦觉得他的恭敬外表下隐藏的是金钱，是强暴，是欺人太甚。苏秦何许人也，功业失意，难道随身之物也要被人无端劫持？怒火涌动间，苏秦陡然仰天大笑：“猗矛啊猗矛，可曾听说过，士可杀不可辱？”

“先生何出此言？猗矛岂敢辱没名士？唯做买卖而已。”平和的话语中猗矛的笑容已经收敛，眼中渗出一股阴毒的光芒。

“天下名士，不与你做车马买卖！”苏秦声色俱厉，大步走到车辕旁，便要上车离去。

“呔！不能走啦——”肥子商人大喝一声，大手一挥，车痴同伙举着火把围了上来，七嘴八舌地喊：“士不可辱，我等商人可辱么？”

“是也！谁敢与我等商人不做买卖！”

“不识敬，千金买一辆旧车，还不知足？”

“甚名士？我看是个野士！”

“没个了断，如何能走？商人好欺么？”

“是名士就拔剑，商人也要雪耻！”

苏秦转身冷冷一笑：“要做劫匪？还是要私斗？这是秦国。”

话音落点，车痴们顿时愣怔——秦国新法如山，抢劫与私斗都是死罪，一经查实，立即斩首。谁都会顾及自己的生死，更何况这些富商大贾？猗矛却是猖猖笑着走了过来道：“我等并未用强，买卖不成，仁义尚在。先生却自恃名士，辱及我等，这该当有个了结吧？秦法纵然严明，也总须讲个公道。”

“对！该当有个了结！”车痴们又轰然动了起来，举着火把凑集到苏秦周围。

“噢——”苏秦冷笑，“天下之大，无奇不有啊，强盗也要讲公理了。我倒想听个说法，如何了结？”

猗矛依旧阴柔地笑着：“先生与这位肥兄决斗一场，便了却今日恩怨。”

私相决斗，本是春秋以来士子阶层的风气。士人兴起之初，多受贵族挑衅与蔑视，为了维护自己的尊严与声誉，往往拔剑而起与挑衅者做殊死拼搏，以表示虽死不受侮辱的名节气概。此所谓“士可杀，不

可辱”。几百年下来，决斗便成了维护尊严名节的古老传统。决斗杀人，官府历来是不加追究的。猗矛不知苏秦根底，提出决斗只是个试探：若苏秦剑术高强，自然只好收场；若苏秦是那种只文不武的士子，则必定要“成交”这笔生意了。

听得决斗二字，苏秦被激怒了，右手向车厢一探，一柄青光凛凛的长剑锵然在手：“谈何决斗？一齐来。”

猗矛却摆摆手道：“不能，肥兄一人替代我等便了，如何能以众凌寡？”

“好，便是我来啦——”黄衣肥子拉着长长的楚腔，丢掉手中火把，笑眯眯地拔出了一口弯月似的吴钩，脚步像水牛般沉重地挪了过来，“出剑啦！——”肥胖的双手攥着一口半月形的细剑，样子颇为滑稽。

苏秦不禁哈哈大笑。他练剑十多年，从来没有与人真正交过手，今日第一遭就遇到了如此一个滑稽人物，不由自主地大笑起来，学着他的楚腔：“肥子先出剑啦——”

“敢笑我？找死啦——”黄衣肥子大怒，吴钩一挥，一道弧形的寒光向苏秦胸前逼来。苏秦浑身灼热，浑不知这吴钩“斜啄”的厉害，只一剑直刺当前，又快又准。这吴钩“斜啄”是当胸横划，速度稍慢，攻击的范围却是极宽。寻常剑士但见一片弯月形剑光逼来，往往不知从何处防御，若有刹那犹豫，吴钩划到胸前，人便会被拦腰划开。偏偏苏秦是简约剑法，不管你如何挥舞，我只一剑直刺。只听叮当一声大响，火星飞溅，两剑相交，吴钩剑光芒顿失，黄衣肥子噔噔噔后退了三步。

“啊哈哈哈哈哈哈！”苏秦畅快无比地大笑起来，心思老师这简约剑还当真高明，第一剑便将这楚剑吴钩震退，不由胆气顿生。原来，

苏秦剑术缺乏天赋，老师便教他反复练习快剑突刺，说不管敌人如何挥剑，你只一剑快刺，只要做到“快稳准狠”四个字，自保足矣。苏秦自然信奉老师，寻常练剑便是千遍万遍地突刺快剑，经常惹得张仪大笑不止。苏秦却不管不顾，只是一剑一剑地认真突刺。今日临敌，这一剑快刺大是威风，如何不高兴万分?

黄衣肥子恼羞成怒，吼叫一声“真找死啦——”要冲上来拼命。

“且慢。”猗矛却伸手拦住了肥子，对苏秦拱手笑道，“决斗完了，先生胜。日后我等绝不再找先生聒噪便是。”

“算你明理。苏秦告辞。”

“且慢。”猗矛轻捷一闪，拦在了苏秦面前。

“猗矛，还做劫盗么？”苏秦冷笑。

“先生差矣。”猗矛满面笑容，“先生快剑，猗矛生平未见，斗胆想与先生走几圈。十剑为限，点到为止，可否？”

苏秦初尝快剑之妙，内心正在兴奋处，听得猗矛要和他比剑，而且“点到为止”，乐得再尝试一番，欣然应道：“好！就陪你十剑。”

四周火把顷刻又围成了方圆两三丈的一个大圈子。猗矛拔剑，却是一口小吴钩，长不到两尺，与苏秦的三尺长剑相比，显得寒瘦萎缩。猗矛右手持剑，左手是弯弯的青铜剑鞘，显然是剑、鞘双兵。他猫腰蹲身，喝声“起——”，挺着剑缓缓围着苏秦打起了圈子。

苏秦的快剑有两个前提，一是正面对敌，二是敌不动我不刺后发先至。如今猗矛围着他打圈，他也便挺着长剑转圈，始终与猗矛保持正面相对。转得两三圈，猗矛突然一声大喝，吴钩与剑鞘一划一击，同时两路攻到。苏秦在他喝声一起时一剑刺出，直指猗矛胸膛。

“好！第一剑！”猗矛一跃丈许，闪出苏秦剑光，却又立即逼上来绕着苏秦打圈子。

苏秦狂饮了一坛赵酒，能够一时清醒，全因了渭风古寓特制的醒酒汤。但那醒酒汤解得一时醉意，却并不能消解酒力。本来就飘飘然如腾云驾雾的苏秦，几圈转下来便觉眼前金星乱冒，心中明白上了猗矛的恶当，却是已经晚了，一声“猗矛……”喊出，脚下虚浮，天旋地转，硬生生栽倒在地。

“好！妙！”“小子倒——倒——倒了——”车痴们挥舞着火把跳了起来。

“还是公子高明啦！各位听公子的啦——”黄衣肥子挥舞着吴钩叫起来。

猗矛冷冷笑道：“肥兄带两个人，立即将那辆车秘密运出秦国，藏到郢都家库中。韩兄带两个人，立即将这个不识敬的主儿抬到官道旁边，好衣服全部剥了，弄出遭劫的样子。各位该得的利金，我改日如数奉上。如何？”

“好！便这样了。”其他商人车痴也知道猗顿家族财势太大，王车肯定是人家的，平白得一笔巨额利金也就知足，异口同声答应了。

“立撤！半年内，谁也不许在咸阳露面。”猗矛一声令下，车痴们熄灭了火把，悄悄分头出了北阪松林。

六　孑然一身出咸阳

日上三竿时分，北阪渐渐地热了起来，蝉声开始无休止地聒噪了。

麦收已过，秋禾初起，新绿无边无际地弥漫了北阪原野。这时正是最为燠热的三伏天，田野的农人们开始三三两两地向北阪松林聚拢，要在这里等待家人送饭，吃过饭便在松林中消暑一个时辰，避过最酷热的正午时刻，再继续午后的劳作。

“噫！快来看，有人在这儿睡大觉！”松林边的村姑尖叫起来。

一个老人扇着大草帽走了过来：“人家睡觉，关你甚事……哎，这是睡觉么？不对！快来呀，有人遭劫啦！”

田头走出的农人们闻声陆续赶来，围住了路边大树下这个酣睡者，不禁惊讶得鸦雀无声。

此人赤裸着身子，浑身只有贴身的一件丝绸短褂，脸上、腿上、胳膊上，到处都是细细的划伤，好像光着身子从荆棘林中穿过来的一般，脚上两只绣花白布袜倒很是讲究，却鞋子也没有，炽热的阳光已经将他晒得浑身通红，可他犹自在呼呼酣睡，粗重的鼾声鼻息声，不在任何一个村夫之下。

“细皮嫩肉，肯定是个富家子！”

“废话！光这丝绸小衣，咱三辈子也没见过。”

“吔！布袜上的绣花好针脚，多细巧！”一个送饭的女子叫起来。

“啧啧啧，是个俊后生，鼻梁多挺！眼睛不睁也好看哩。”另一个女子跟着嚷起来。

“大姐，干脆给碎女子招赘个女婿罢了，值哩！”一个中年汉子恍然高喊，众人哄地笑了起来。那个女人骂道：“天杀的你！招你老爹！”众人更是跌脚大笑，那个中年汉子上气不接下气地喘息着：“哎

呀呀，老爹好福气哩。”女人满面通红，抽出送饭扁担就来追打那个汉子，汉子笑得瘫在地上举手连连求饶，一片哄笑，乱作一团。

“起开！”最先赶来的老人高喝一声，“路人遇难，有这等闹法么？都给我闭嘴！”老人显然很有权威，一声大喝，众人顿时静了下来。

“里正，先报官府吧。”那个中年汉子歉疚地挤了上来，低声出主意。

“在我里地头，报官自然要报。先把人抬到树荫下，别要晒死人了。”

“来！快抬！”中年汉子一招手，两个后生过来，三人搭手，将路边酣睡者平稳地抬进了松林，平放在一块大青石板上。这位酣睡者依旧烂泥般大放鼾声。

老里正凑近打量，眉头大皱：“好重的酒气！谁家凉茶来了？”

“我这有。”手里还拄着扁担的那个女人，连忙从饭筐里拿出一个布套包裹的陶壶。老里正吩咐道：“你手轻，就给他喂。要不，我估摸他要睡死的，脸都赤红的了。”

女人很细心地蹲下身子，将陶壶嘴轻轻对着酣睡者的嘴唇，陶壶稍稍倾斜，冰凉的茶汁便流了出来。奇怪，那火红滚烫的嘴唇竟然像片干旱的沙土，丝毫不见动静，茶水却一丝不漏地吸了进去。女人倒得快，“沙土”就吸渗得快，片刻之间将大大的一陶壶冰茶吞了个一干二净。

“啧啧啧！”女人惊讶得咋舌，“快，谁还有？这人要渴死了！”立即有人应声，递过来两个大陶壶。女人如法灌喂，那酣睡者在片刻之间又吸干了两陶壶冰茶。

围观人众不禁骇然，目光不由一齐聚向老里正。

老里正凑近酣睡者鼻息，听听闻闻摇摇手道：“不打紧了，过会儿能醒来。”

众人还未散开，便见那人长长的一个鼻息，两手伸展开来打了个大大的哈欠：“好风凉！好舒坦！”眼睛悠然睁开一瞥，却突然立即闭紧，两手拼命揉着眼睛，揉得一阵，霍然坐起睁开眼睛，左右一阵打量，又看看自己身上，不禁满脸涨红，期期艾艾道，“诸位，父老，我，这，这是在何处？我的，我的衣物何在？”急得眼中要喷出火来一般。

老里正肃然道：“后生啊，我等瞅见你时，你正在这官道边野卧。老夫估摸你是酒后遭劫，被劫匪抛在了这荒郊野外。想想，可是？”

后生双眼死死盯着天空，腮帮咬得脸都变青了。

喂水女人小声道：“里正，邪门儿，快叫叫他，失心疯了不得哩。”

老里正摆摆手：“我看这后生不是凡人，教他静静。起开，不要围在这，各咥各饭去！”

众人不言声地散开了，眼睛却都时不时地瞄着青石板。良久，那后生从青石板上站起，默默地向老里正和众人深深一躬，转身大步就走。老里正疾步赶上拦住道：“我说后生啊，你有志气，老夫看得出。可你如此模样，走得多远？谁没个三灾六难，老秦人能看着你这模样走了？来，先咥饭，再穿一身衣服，老夫决然不拦你，咋样？”

愣怔片刻，后生又默默地一躬，跟着老里正走进了松林。老里正亲自拿来了几张干饼几块干肉一把小葱一罐豆粥：“后生，咥吧，莫嫌粗淡。”后生二话没说，大嚼起来，吃着吃着，泪水断线般流了下来。

老里正长长地叹息一声，向身边一个少年低声吩咐了几句，少年飞快地跑出了松林。半炷香的工夫，少年气喘吁吁地跑了回来，交给老人一个黑布包袱。老里正打开包袱对后生道："这是我大儿子的一身见客衣裳，后生穿了，莫嫌粗简。"说着一件一件地递到了后生手中：一件黑色麻布长衫，两件未染颜色的本色裤褂，一双结实端正的厚底布靴；簇新的布色，浆洗得平平整整。在老秦庶民来说，这的确是上好的衣裳了。那后生没说一句话，拿着衣裳就走进了树林，片刻出来，已经变成了一个英挺的布衣士子，要不是那铁青涨红的脸色，倒是另有一番精神。后生手中捧着自己那两件汗污不堪的丝绸裤褂与那双起花细布袜，恭敬地向老里正一躬，将手中衣物放在了老人面前，转身便走。

"后生慢走。"老里正拿着衣裳过来，"后生啊，这两件衣裳你自己带着，万一不济就卖了它。丝绸的，二十个秦半两差不多，也值几顿饭钱。"

后生看看老人手中已经包好了的衣裳，也不说话，便接了过来。老人又道："后生啊，老夫是里正，得说两句官话，如何处置，你自思量了。依得秦法，路人遭劫，但凡路遇知情者，须得报官。你是酒后遭劫，老夫估摸你有难言之隐。你说，我等报官不报？报官，你就得随我等到咸阳令官署，追回你的物事。不报，你就不能说自己遭了劫，得吃个暗亏了。你思谋咋个办好？老夫绝不难为你。"

后生略一思忖，坚决地摇摇头，显然是"不要报官"的意思。老里正点点头道："老夫晓得了。你走，咱是谁也没遇见过谁。"后生却深深一躬道："老人家，我乃洛阳人氏，名叫苏秦。多蒙你救我大难，容当后报了。"这是面前后生第一次开口说话，老里正沟壑纵横的古铜色脸上不禁荡出了一丝笑意："老了，记不得那么多了，你走。"

苏秦咬咬牙，转身大步走了。这个老里正真是个风尘人物，若在平日，苏秦定要和他结个忘年知己，然则目下落魄如此，却只能匆匆

去了。虽然没有问老里正名讳，但苏秦永远都会记住咸阳北阪的这个村子，记得这片松林的，日后能否报答老人，只有天知晓了。目下燃眉之急，是如何渡过这道难关。苏秦很清楚，抢劫他王车的这批人绝非寻常盗贼，他们早就离开秦国隐匿得无踪无影了，秦国官府如何缉拿他们？一旦报官，非但麻烦多多，“苏秦说秦不成，醉酒遭劫”也会成为天下丑闻，岂不是生生地毁了自己？唯一的选择，只能隐忍不发，自己了结这场灾祸，再图去处。看看进了北阪小道，苏秦没有立即进咸阳城。他找了路边一片小树林，躺在了一块石板上假寐沉思，想着想着又朦胧睡去了。

直到日落西山，北阪一片暮色，苏秦才出了小树林，匆匆进了咸阳城。

北门街市内车马行人很少。这里是老秦人居住区，不比尚商坊，入夜行人稀疏车马罕见。苏秦一个人急匆匆行走，分外地显眼。走走问问过了几条街，才见一片客寓外风灯高挂，行人稍多了一些，仔细一看，正是长阳街到了。苏秦驻足打量，已经看见了前面不远处风灯上“栎阳客寓”几个大字，也看见了在大门前招徕客人的女店主的身影，却只是站在灯影里踌躇不前。过往行人都要奇怪地瞄他一眼，几家客寓门前的迎客侍者也都不断地向他打量，只是没有一个人邀他住店。思量老站在这里也不是办法，苏秦终于硬着头皮向栎阳客寓走来，看看离女店主只有几步远了，可她竟然没有看见自己，只顾向街中车马张望着。

“吭——喀！”苏秦很响亮地咳嗽了一声。

“哟——恁般粗野，好吓人！没瞅这是啥地方？你家炕头么？”女店主一连串唠叨着转过身来，却猛然僵住了，“你你你，你是谁呀？”

苏秦勉强笑着：“大姐不认识客人了？”

“哪里敢哟！”女人两只眼睛滴溜溜转，笑得亲切极了，“有般粗人，天黑便不规矩，我也是怕。先生，到北阪走村去了么？一身布衣，多洒脱！如何不见你的车？在后边么，我去赶来。”

“不用了，车送一个老友了。”苏秦冷冷笑着，向客寓大门走去。

“啧啧啧！多好的车哟，先生出手好阔也。”女人脸上笑，嘴上说，眼睛还向街面飞快地打量，看周围确实没有车来，一溜碎步跟了上来，“先生没喝晚汤吧，我去叫人准备。”

“不用了。”苏秦摆摆手，“我要离开咸阳，片刻后你来兑账。”

“先生客气了。先生慢走，鲸三在修节居收拾呢，先生沐浴休憩一会儿再说。”待苏秦走进庭院，女店主对前庭一个年轻侍者轻声耳语了一阵，年轻侍者匆匆出店去了。

那个木讷朴实的男侍鲸三刚刚将房间收拾完毕，苏秦便回到了修节居。鲸三小心翼翼道：“先生气色不太好，是否酒后受了风寒？要不要我去请个医官来？”苏秦见他显然没有任何疑心，淡淡道：“不用了。有热水么？我沐浴一番。”

“现成的。先生稍待，我立即去挑来。”说完匆匆去挑热水了。

鲸三一走，苏秦立即打开两只大箱翻了起来。这是两个上好的楠木大箱，一个是衣箱，一个是文箱。衣箱是大嫂与妻子收拾的，文箱是苏代苏厉收拾的。来到咸阳，苏秦只打开了几次文箱，拿出了最上面的几卷竹简和几张羊皮纸，并没有仔细翻检过。他目下最关心的是，箱中有没有金钱。苏秦出门时说定的只带百金，按照大哥的商旅阅历，这一百只金饼分做三处，放置在车厢的三个暗箱中。函谷关与燕姬换车，金饼原封不动地转移了过来——自西周以来，王车的打造规格从来不变，车中暗箱的位置也都是同一的。大哥叮咛过：这一百

金都是家传的殷商金，金饼上有商王铭文，每金足抵十多个战国流行的金饼，一百金足当千金之多。目下，这些金饼自然不去想了。苏秦想看看，衣箱文箱里有没有大嫂她们放的零金。翻到衣箱底层，苏秦看见了一只皮袋，手一碰便知道是金币。拎出来“哗啷”倒出一数，却只有二十个。再翻文箱，只有十多枚魏国的老刀币。苏秦知道，那是因为他平日喜欢收藏刀币，苏代带给他赠送同好用的。

正在苏秦翻检得满屋都是凌乱物事的时候，院中响起了沉重的脚步声，应该是鲸三挑水来了。苏秦连忙将金钱放进箱中锁好，打开了房门。

“先生，我在门外，有事唤我了。”鲸三将热水添好，拉上房门就要出去。

“鲸三，这栎阳客寓，日金几多啊？”苏秦一副不经意的样子。

“看如何说了。”鲸三低着头，“这修节居，每日一到两金。”

“好了。随意问问，你去。”

待鲸三出门，苏秦到里间沐浴，泡在热水中顿时一身大汗，浑身瘫软了一般。苏秦思忖，自己在这里住了几近两个月，少说也得五十金，如今手边只有二十金，差得太多；随身值钱之物也都没了，那些衣物虽是上好，可也得看人家认不认。看今日街市上情景，这个女店主似乎也不是个善主。是啊，人都如那老里正一般，也就没有这“利欲”一说了。苏秦啊苏秦，你当真是命蹇事乖也，说秦不成尚不打紧，如何偏偏遇上了这帮冠冕堂皇的车痴劫匪？苏秦自呱呱坠地，从来没有体察过缺少金钱的滋味儿，方得出山，正在雄心万丈之时，竟突然遭遇了这匪夷所思的事端，一夜之间，沦为赤手空拳的布衣穷汉，还真有些乱了方寸。

沐浴完毕，苏秦觉得精神稍许好了一些。他换了一身新的内衣，外边还是穿上了那件布衫，方得收拾妥当，听见门外脚步声。仔细一听，却是两个人的脚步声。

“哟，先生精神气色好多了。”女店主笑脸盈盈，身后却没有别人。

“大姐，兑账，我该给你多少金？”苏秦看着这笑脸觉得别扭，毫无打趣的兴致。

“不多不多。”女店主笑盈盈站在那里，一双眼睛却在房间滴溜溜转，“人家魏国白氏的渭风古寓一日十金，我这儿一日只两金。先生住了五十三日，权作五十日计，也就百金之数。店小情薄，先生见笑哩。”

“好说。”苏秦心中暗暗一惊，果然是个毫不通融的厉害女人。如果自己不遭横劫，要说迟付一月，那女人肯定还巴不得。可如今不同，这女人好像知道了甚事，那副神情显然是要立马兑金，只是不知晓自己囊中底细，先行客气罢了。自己若显出底气不足，只怕今日大是尴尬。想到这里，苏秦悠然一笑，“倒是不多。然则，我的金匣在车上，友人赶车办件急事去了。先兑你二十金，一个月后再加你百金，如何啊？”

“哟！先生真是阔主。”女店主虽然还是一脸笑意，却不屑地撇了撇嘴，“我这小店可是负债周旋，不敢赊欠。那一个月后的利头，小女子也不敢贪。秦国新法，诚实交易，暴利有罪，诈商也有罪哩。”话语之中隐隐地带了些许威胁。

苏秦虽是商家出身，对商道却大是生疏，对此等商人更是拙于周旋，听得女店主笑语不善，面色顿时涨红：“那就兑。除了我的文箱，一应物事都给你。”

“哟——”女店主笑脸顿时带了嘲讽，“先生当我这儿是南市大集，羊皮换狗皮么？住我这店的客人，可没有拿东西抵账的。小女子倒是有个主张，先生愿不愿听？”

苏秦点点头，冷着脸没有说话。“先生若能找个官员给我招呼一声，也就罢了。或者，有个山东商人也成。”

“没有！”苏秦脸色铁青，“我任谁也不认识。你自己看，那些物事够你了。”

女店主咯咯咯笑了：“也好。只是小女子不晓得贵贱，我叫抱大账的先生进来看看。”说罢向外高声道，“先生进来。”话音落点，一个黑胖胖矮墩墩的中年汉子推门进来，也不向苏秦作礼，只对女店主一躬身道：“请女主吩咐。”女店主笑道：“没甚事。先生将这位先生的这些物事检检看看，估个价，看值得几多？”

黑矮胖子眼睛一瞄，便知屋中两口楠木大箱是要检看的物事，上前先打开衣箱一件件抖落，末了淡淡说了一句：“大体值得二十金。”说完要来翻检另一只木箱，苏秦“啪”地一拍箱盖：“这是文箱，不许动。”又冷冷一笑，“你识得好赖么？仅那件化雪于三尺之外的貂皮斗篷，就值得五十金！”

“先生所言，乃是市价。若先生拿去南市卖了，再来兑账，自是另说了。”黑矮胖子也绷着脸冷冰冰的。

“哟——”女店主咯咯咯笑道，“小女子原是只喜欢兑金，不喜欢这些物事抵账。算了算了，衣裳先生还得穿不是？先生就兑金算了，多干净啊！”

苏秦咬着牙冷冷道：“不说了，都给你们，了账。”

“哟——差那么多，如何了账啊？”

“先生，我还是检检这只木箱，文箱有甚用？不值钱。”黑矮胖子说着径自打开了文箱。苏秦脸色涨红得出血一般，生生咬紧牙关，拿出了那几卷竹简抱在怀中：“那些都给你！”

黑矮胖子边检边报：“羊皮纸五十张，白简一百支，刻刀两把，翎笔十支，玉砚一口，老刀币二十枚，铜管三支。没有了。大体值得十金罢了。”

听得这喋喋不休的念叨，苏秦直是心头滴血。他的文箱可说是件件皆宝，那羊皮纸在战国时期是极为贵重的文房至宝，一张至少值得一金。二十枚老刀币已是古董，至少也是一枚一金，更不要说玉砚翎笔了。可是，自己能拿到市上去卖么？能去做天下笑柄么？既然不能，就得忍耐，就得听任这般屈辱。

骤然之间，苏秦仰天大笑，一脚踹开房门，抱着竹简扬长去了。

---

1. 根据今人考证，《司马穰苴兵法》与流传的《武经七书·司马法》不是同一部兵书。
2. 先秦时代，一般将建造都城称为“营国”，具体包括对都城及建筑式样的设计与施工、监督。

第四章　谈兵致祸

一　十六字诀震撼了齐威王

在洛阳和苏秦分手，张仪终于到了临淄。

对于临淄，张仪并不生疏，一入城便直奔王宫。在宫门广场停下轺车，他对绯云吩咐道："车就停在此处，你可去逛逛街市，临淄可是热闹得很。"绯云笑道："吔，逛个甚来？我就在车上睡觉等你。"张仪说声随你，便向宫门去了。

张仪对齐国是充满向往的。在他看来，齐国是天下大变化的枢纽，齐王田因齐则是天下仅存的第一雄主。这田因齐即位三十余年，做了三件大事，每件事都改变了天下格局。第一件，铁腕整肃吏治，启动了战国之世第二次变法的潮流，带出了韩秦变法；第二件，与魏国霸权对抗，打了围魏救赵、围魏救韩两场大胜仗，使魏国霸权一落千丈，天下由魏国独霸变为齐秦魏三强鼎立；第三件，建立稷下学宫，使天下士子由争相"留魏"变成了争相"赴齐"，天下文明潮头自然也由魏国转到了齐国。在三十年里，齐国能够从中等战国一跃成为首强，自然是齐威王扭转乾坤。秦孝公英年早逝，在方今天下君主中，齐王就成为当之无愧的第一雄主。正是看中了齐国的强盛与齐威王的雄明，张仪才选定了齐国。

张仪的步履是从容的，也是自信的，因为他清楚齐国目下的危机，也已谋划好了化解危机的对策，只看这个老齐王如何对待他了。

齐威王正在王宫园林踽踽漫步，偏偏传来密报：东南的越国正在秘密集结大军，准备夺取齐国南部的胶潍地区。他顿时烦闷起来，望着垂柳在波光粼粼的湖面上轻拂，直如梦幻一般。即位三十年余了，他第一次感到了疲惫，第一次心中发虚。老了么？五十多岁，正在如日中天。累了么？心中明明还憋着一股劲儿使不出来。

半日徘徊，齐威王总算明白了自己——最教他不安者，是没有一个高明的争霸方略。齐国在他手里是毋庸置疑地强大了，可如果仅仅如此，你田因齐毕竟是个庸才。论强国功业，天下数秦孝公首屈一指。老实说，那才叫急起直追迎头赶上。你田因齐秉承的基业家底儿，可是比秦孝公雄厚多了，与嬴渠梁比，你至多做个第二。和老魏王那个酒囊饭袋比么，未免显得窝囊，可不想窝囊还不行，齐国现下也就是与魏国不相上下。若说到财富根基，说不得魏国还略胜一筹。只有使齐国更上层楼，完成统一霸业，你田因齐才算得天下第一雄主，做出了千古第一功业。否则，就只能是个二等明君而已。可是，从何处着手呢?

现下秦魏齐三强并立，面对一个老霸主，一个新强国，齐国该如何摆布？齐威王竟思谋不出一个满意的对策。当年的上将军田忌出走了，洞察天下的孙膑也不辞而别隐居去了。只剩下一个老丞相驺忌，虽长于处置国务，却素来没有大谋略，与他商议多次都是不得要领。多方派员打探孙膑下落，也是一无所获，使得齐威王终日闷闷不乐。

目下又是越国要进犯。越国虽不是劲敌，但对于十多年没有大战的齐国来说，也是一件很头疼的事。不怕打不过，只怕陷入纠缠。别看这个快被人遗忘的越国，山高水深林密，你要打他找不见，他要打你陡然冒出一大片，若陷入纠缠，急切间不能脱身，中原霸业就等于白白地拱手送给了两个强大对手。此等局面，齐威王如何能够忍受?可是，如何全盘筹划，急切间却难以权衡决断。齐威王又一次想起了田忌和孙膑在国时的气象，不禁深深懊悔当初对驺忌、田忌将相倾轧

的失策处置，非但逼走了田忌，还带累孙膑也走了，这是他即位以来犯下的最大错失，想起来就隐隐心痛……

“魏国名士张仪，求见我王。”内侍匆匆走来禀报。

“张仪？”齐威王一愣，“是那个骂倒孟子的张仪么？”

“禀报我王：正是那个张仪。”

“好！有请先生，到湖边茅亭。”

内侍匆匆去了。齐威王立即吩咐侍女在茅亭摆下简朴的小宴，他要与这个能骂倒孟子的天下第一利口小酌对谈。在齐威王眼里，一个能将孟子骂倒的人物，一定不是等闲之辈。孟子何许人也？天下第一雄辩大师，天下第一卫道士，清高之极渊博之极智慧之极，但遇对手从来都是高屋建瓴滔滔不绝，鲜有对手走得了三五个回合。这是齐威王在稷下学宫多次亲眼目睹的。就是几个锋锐无匹的新秀，也只和孟子堪堪战了个平手，更不要说其余人物了。可这个张仪，竟在大梁魏王宫以牙还牙，骂得孟子几乎要背过气去。连素来喜欢在名士面前打哈哈的老魏王都恼羞成怒了，可见其人辞色之锋利。

一个月前，当这个故事传到齐国时，有人说张仪有失刻薄，齐威王却不禁哈哈大笑：“好好好！天下出了此等人物，孟夫子一口独霸从此休矣！”齐威王明白，要说尖酸刻薄，孟子绝非厚道之辈，痛斥贬损从来毫不口软，而且往往都是抢先发难，何独怨张仪？想不到这个张仪今日竟来到了齐国，可得用心体察一番，若果真是个名士大才，那可真叫上苍有眼。

片刻之间，垂柳下草地小径上走来了一个黑衣士子，大袖飘飘，身材伟岸，束发无冠，步履轻捷，恍若一朵黑云从绿色的草地飘了过来。

“好人物！”齐威王暗自赞叹，大笑着迎了上去，“先生光临齐国，幸甚之至也！”

张仪也远远看见齐威王迎了过来，心中大感欣慰。这个老国王是天下有名的铁面君主，天性傲慢凌厉，生杀予夺嬉笑怒骂从来都是毫不给臣下脸面，对待稷下学宫的名士，也极少对谁现出赞赏，只有即位头几年，才对孟子孙膑这样的人物恭迎如大宾。如今，老国王却亲自起身迎接自己，虽然仅仅是一个湖边相迎，谈不上大礼相敬，但张仪已经预感到自己所料不差。思忖间齐威王已是咫尺之遥，张仪连忙恭敬地深深一躬：“魏国张仪，参见齐王。”

“先生拘泥了。”齐威王大笑着扶住了张仪，并拉住他一只手，“来来来，这厢茅亭落座。”亲切豪爽如见老友一般。

张仪本来洒脱不羁，对齐威王的举动丝毫没有受宠若惊的紧张难堪，任齐威王与自己执手来到茅亭。这座茅亭坐落在湖畔垂柳之下，三面竹林婆娑，脚下草地如茵，宽大的亭子间里青石为案，草席做垫，异常的简朴雅致。进得亭中落座，微风习习一片清凉，酷暑之气顿消。

“好个茅亭，令人心醉。”张仪不禁赞叹。

齐威王笑道：“先生可知这茅亭名号？”

“张仪受教。”

“国士亭。惜乎国士亭，冷清近二十年也。”齐威王慨然叹息了一声。

“张仪无功，齐王何以国士待之？”突然，张仪觉得这个老国王有些着意高抬自己，心中掠过一丝阴影。

“大梁挫败孟子，先生之才可知。生为魏人，先行报国，先生之节可知。挟长策而说诸侯，先生之志可知。如此才具志节，安得不以国士待之？”齐威王说得字字板正。

张仪第一次受到大国之王的真诚推崇，不禁心头一热，慨然拱手道：“齐王以国士待张仪，张仪必以国士报齐王。”

齐威王亲自斟满了一爵：“来，先共饮一爵，为先生洗尘！”

“谢过齐王。”两只青铜大爵一照，张仪一饮而尽。

“先生远道来齐，欲入稷下学宫？抑或入国为官？”

张仪不禁对齐威王的精明由衷佩服——心中分明着急国事大计，却避开不谈，先征询你的实际去向，既显得关切，又试探了你的志向；更重要的是，就此隐藏了齐国最紧迫的困窘，却要试探你是否一个真正洞察天下的大才？寻常士子顺着话题走下去，热衷于自己的去向安排，也就必然对齐国的急难茫然无觉，果真如此，这场小宴也就到此结束了，“国士”云云也将成为过眼云烟。心念一闪而过，张仪拱手作礼道：“谢过齐王关切。然则，张仪不是为游学高官而来，却是为齐国急难而来。”

“噢？”齐威王惊讶微笑，“一片富庶升平，齐国有何急难？”

“歧路亡羊故事，齐王可知？”张仪也是微微一笑。

“歧路亡羊？先生请讲。”

“杨子的邻人丢了一只羊，请了许多人帮着寻找，也请杨子帮忙顺一条直路寻找。杨子惊讶问：一只羊，何用如此多人寻找？邻人说：歧路多也。杨子就帮着去找了。整整一日过去，找羊者晚上在邻人家会合了。杨子问：谁找见羊了？都说没有。杨子惊讶不解。邻人说：

歧路中又有歧路，我等不知所以，只有回来了。此所谓歧路亡羊也。张仪以为，歧路可亡羊，歧路亦可亡国。目下，齐国正当歧路，齐王以为然否？”

“齐国歧路何在？”齐威王目光炯炯地盯住了张仪。

“齐有大国强势，却无霸业长策，此歧路一也。西有中原大业，南有海蛇纠缠，何去何从，了无决断，此歧路二也。大道多歧路，若贻误时机，一步出错，齐国就会纷扰不断，日渐沉沦。殷鉴不远，在夏后之世。魏国之衰落，也只在十余年也。”

一席话简洁犀利，齐威王面色肃然，起身离席，深深一躬：“先生教我。”

张仪坦然道：“霸业长策，首在三强周旋，次在四国捭阖。我有十六字，齐王思之：联魏锁秦，和秦敬魏，北结燕赵，南遏楚韩。”

“烦请先生拆解一二。”齐威王精神大振。

“三强之势：齐国处东海之滨，秦国处西陲关山，魏国居于中原要冲。秦国与齐国少有战事，但却都是近三十年来崛起的新锐强国，都是实力雄厚的大国，都有雄心勃勃的君主。统一中原，是齐国与秦国的共同志向。唯其如此，只有秦国才是齐国真正的、长期的敌手。魏国则是沉沦腐败、外强中干，不堪威胁天下。然则，这个魏国对于秦齐而言，却又是极为重要的一个力量，魏国倒向何方，就可能获得立足中原的巨大优势！秦魏百年深仇，素来敌对，迄今为止，秦国还没有洞悉到争取魏国的重要。当此之时，联魏锁秦，使秦国不能轻易东出函谷关，为齐国霸业之要。此其一也。其二，秦国虽是齐国的真正敌人，但在列强并立之时，齐国却不能与强悍之秦国结怨，而要和解为上，尽量冲淡两国争霸之真面目，多多向秦国宣示修好愿望。如此一来，秦国这个火炭团便推给了魏国。而联魏、敬魏之根本，在于利

用魏国做齐国的石头，打向秦国脚跟。若按如此方略，三强之中，齐国稳操胜券也。”张仪侃侃而谈，显然是早已想透。

“好！后边八字如何？”齐威王一动也不动。

“天下战国，三强连成东西一线。其余四国，北方燕赵，南方韩楚，应对所以不同，在于他们与齐国的利害关联各不相同。燕赵两国均与齐国接壤，多有边民冲突，小战不断。齐国要聚力压向中原，必须与这两个大邻国结盟修好，腾出手来专力与秦国、魏国周旋抗衡。齐对赵有救援之恩，对燕有战胜之威，只要齐国示好，赵国燕国定会

乐于跟从，如此北方大安。此为北结燕赵。”

齐威王微微点头，目光如火焰般灼热。

张仪侃侃道：“遏制楚韩，因由不同。韩国虽小，却地处中原要害，又有宜阳铁山，各国大是垂涎。得韩，则南可威胁楚国，西可封锁秦国，东可压迫魏国，洛阳王室更在韩地包围之中。然则，申不害变法失败后，韩国实力锐减，劲韩之名大为暗淡，已经成为最弱战国。齐对韩有再生大恩，韩对魏有血战之恨，韩国人恨魏而爱齐。只要齐国继续与韩国修好，韩国就会成为齐国的附庸。要韩国长久附庸齐国，就既不能教韩国强大，又不能教韩国受欺。齐国需要一个驯服的韩国，此为遏制韩国的根本所在！南方楚国，山高水深，地域荒僻广袤，任谁不能一战数战灭之。然则，楚国历来冥顽不化，对中原野心勃勃，任何国家也不能控制。唯一有效对策：联合魏国，封锁楚国与淮水陈地以南，使其不能北上。此为遏制楚国。如此纵横捭阖，齐国安得不成千古大业！”

微风吹拂，湖畔垂柳摇曳，张仪咬字很重的魏国口音在风中传得很远。

听着听着，齐威王紧紧握住了铜爵，双手微微有些发抖。这一番鞭辟入里的解析，使他如醍醐灌顶般猛醒。骤然之间，三强格局与天下大势格外透亮。寻常名士泛论天下大势，齐威王也听得多了，往往都是不得要领。张仪却迥然有异，以齐国利益为立足点，剖析利害应对，句句要害，策策中的，堪称高屋建瓴。连齐威王都觉得是一团乱麻的七国纠缠，被他刀劈斧剁般几下就料理清楚。

“此人大是奇才！”瞬息之间，齐威王几乎立即就要拜张仪做齐国丞相。然则，这位久经风云变幻的老辣国王还是生生忍住了，他要再看看张仪，这可是托国重任啊。尽管已经平静下来，他还是情不自禁地一拍石案道：“先生一席话大是解惑。但不知这联魏锁秦，却有何具体方略？如何联？如何锁？”

张仪几乎不假思索：“齐魏相王。齐秦通商。”点到为止，没有再说。

齐威王默默思忖有顷，已经想得清楚，觉得张仪的方略实在高明，心中大是快慰，不禁又起身为张仪斟满一爵道：“来，为先生长策，一干此爵！”先自饮尽，还笑着向张仪亮了一下爵底。酒谚云：先干为敬。但在国君待臣的礼仪中，却没有任何一个国君这样做。张仪自然深感齐威王敬重之情，举爵一气饮干，也笑着亮了一下爵底，只不过是双手握爵，以示更为谦恭的回敬。

“先生对越国北进，有何化解之策？”齐威王知道，面对如此奇人已经无须隐瞒，直截了当地问出了这件头疼事。

“化解越祸，易如反掌也。”张仪颇为神秘地笑了笑，“只是，此事须得张仪亲自出马。”

“如何？”齐威王显然是不愿张仪离开了，“先生定策，派特使交涉不行么？”

“齐王且先听我策谋。”说着凑近齐威王身边，一阵悄声低语，仿佛怕远远站着的老内侍听见一般，说完坐回笑问，“如此捭阖，特使可成？”

齐威王听得频频点头，却又大皱眉头：“先生孤身赴险，我却如何放心得下？然则，此事要派别个前去，确实也可能坏了大事，当真两难……”

知道齐威王已经是真正地为自己担心了，张仪心中大是感奋，慨然拱手道：“齐王以国士待我，张仪敢不以国士报之？齐王但放宽心，张仪定然全功而回。”

齐威王思忖一番，终于一拍石案：“好！先生返齐之日，便是齐国丞相。”

“谢过我王。张仪今日便要南下。”

齐威王慨然一叹：“先生如此忠诚谋国，田因齐心感之至。只是无法为先生一壮行色了。”说罢回身对老内侍下令，“立即带先生到尚坊府库，一应物事财货，任先生挑选！”

张仪笑了：“谢过我王，快马两匹，黄金百镒，足矣！”

二　一席说辞　大军调头

广袤荒原上，一片蓝蒙蒙的军营。大纛旗上的“越”字，三五里之外都看得清楚。

这里正是齐国南长城外，越国北征的大军营地。

在中原大国眼里，越国是个神秘乖戾的邦国——人情柔昵却又野蛮武勇，国力贫弱却又强悍好战。远古时期，越人本是蚩尤部族的一

支。蚩尤部族极善于铸造剑器，在中原部族尚在蛮荒石兵的时候，蚩尤部族就开始了以铜为兵，铸造的铜剑无敌于天下。仗着这神兵利器，蚩尤部族北上，与中原的黄帝部族展开了浴血大战。谁也说不清其中的奥秘，蚩尤铜兵反而战败了，被黄帝诛杀了。蚩尤部族逃亡避祸，星散瓦解了。后来，有一支归入了夏王少康的部族，从此便以夏少康作为自己的始祖，再也不说自己是蚩尤部族的一脉了。可是，蚩尤部族的神秘图腾，酷好铸兵的久远传统，却深深渗在了这个部族的血液中。后来，夏少康将越地封给了这个部族，从此有了“越人”。

说也神奇，越人造不出一辆好车，可是却能铸造出罕有其匹的锋利剑器。春秋战国的名剑，十有八九都出自越人之手。吴国有一段打败了越国，将越国的铸剑师劫掠到了姑苏城，要越国铸剑师为吴国打造出天下独一无二的兵器。越国铸剑师竟没有为难，打造出了一种形似一勾弯月的剑器，无论形制还是锋锐，尽皆天下无双。吴王夫差大

喜过望，将这弯月剑器命名为“吴钩”，命令大量打造，吴兵人手一口。此后百余年，吴钩成为楚、吴、越三国的主战兵器，威力毫不逊色于中原直剑。

历代越王都是收藏剑器的名家，越人中也常有著名的相剑师。越王勾践的父亲允常，藏有数十口天下名剑，曾经请来相剑大师薛烛，从中相出了天下十大名剑。从此，铸剑藏剑相剑之风弥漫越人，人人爱剑，人人练剑，纵是山乡女子中也常有剑道高手。“越女善剑”便成为流行天下的美谈。

就是如此一个剑器之国，国运却像海上漂蓬一般沉浮无定。

越国不是西周的正封诸侯，而是以“圣王后裔”的名义，独自立“国”生存的部族。由于地处偏僻的东海之滨，西周王室鞭长莫及，便也在天下安定后渐渐认可了这个诸侯。越国在春秋之前的历史，只有越人自己的传说，中原人没有一个说得清楚。张仪也不例外。

进入春秋时期，因勾践复仇灭了吴国，越国才一跃而起，成为南方大国。在勾践之前，越国是默默无闻的蛮荒小邦。正在勾践谋求良才，求得名士范蠡与文种，欲图振兴时，北边的吴国强大了。吴国大军压境，一战破了越国都城会稽，越国面临彻底灭亡的危局。幸亏勾践临机忍辱，接受了大夫范蠡的主张——主动请做吴国附庸，保全越国不灭。为了让吴王夫差相信，勾践带着范蠡到姑苏城做人质去了，只留下大臣文种治理越国。几年之中，越国君臣用尽了一切手段，收买吴国权臣、离间吴国君臣、给吴国进贡不发芽的稻种、给吴王贡献西施及数不清的美女等等。最后，勾践自己竟连吴王夫差的粪便都尝了，惹得天下诸侯好一阵嘲笑。无所不用其极之后，勾践终于回到了越国。十年卧薪尝胆，休养生聚，勾践君臣终于使越国强大了。后来，趁着吴军北上与齐国争霸时，勾践率领大军一举攻破姑苏，逼杀夫差，又在中途迎击吴军并战而胜之。终于，越国第一次成了江东江南之霸主。

可这第一次也就成了最后一次。勾践称霸后，范蠡出走隐居，文种被勾践杀害，越国就像流星一闪，又迅速暗淡了。南方老霸主楚国，像座大山压在越国头上。北面的齐国也眼睁睁警惕着越国，越国丝毫动弹不得。就这样，窝窝囊囊过了几十年，渐渐地又被中原淡忘了。

到了战国三强并立，越国已经是勾践之后的第七代国君了。这个国君叫姒无疆，是个一心想振兴祖上霸业的赳赳勇武之辈。他与几个谋臣商讨，一致认定：振兴霸业，就要讨伐战胜齐国。说来，这是“南蛮三国”（楚吴越）北上称霸的老路。春秋时期，有实力阻挡江淮三国北上的，只有中原的晋国与齐国。楚国称霸时，主要对头是晋国。吴国、越国称霸，则都是战胜齐国而奠定霸主地位的。而今，齐国依然是中原的赫赫强国，越国战胜齐国，自然就威震天下。从实际情势而言，越国灭吴后，已经成为说大不大、说小不小的“准战国”，北面直接与齐国接壤，用兵极为方便。齐国为了防备这个神秘乖戾的邻国，

特意在南部胶水、潍水地区修筑了一道长约三百多里的夯土长城。这道长城以高密为后援基地，长期由檀子将军率军镇守。越王姒无疆却以为，齐国修长城，正是惧怕越国，更加卖力地准备伐齐大战。

今岁开春，姒无疆一道严令，将都城从僻处南部山区的会稽，迁到了北方的琅邪。南北千里之遥，越国竟然只用了短短两个月。琅邪，本来只是老吴国的一座要塞边城，东临大海，北接齐国，距离齐国南长城仅仅只有百余里。寻常岁月，这琅邪本是人烟稀少冷冷清清一座小城堡，而今骤然变做了都城，行宫、官署、作坊、商贾、国人，挤得熙熙攘攘热闹非凡。

越王姒无疆嫌小城堡憋闷，便将行宫安在了城外原野，说这是效法祖上的卧薪尝胆，定能一举破齐。可如此一来，谁还敢住进小城堡？官署大帐与商贾国人，都在城外扎起了帐篷，小城堡变成了都城工地，昼夜叮当作响，热闹得不亦乐乎。再加上十五万大军的连绵军营，气势壮阔得令人咋舌。一眼望去，帐篷连天，旌旗招展，炊烟弥漫，人喊马嘶，市声喧闹，琅邪原野活生生成了一个游牧部族的天地。

姒无疆下令：休整一月，讨伐齐国，一举成就大越霸业！

就在这时，张仪风尘仆仆地赶到了。他将自己的轺车留在了临淄府库，与绯云各骑一匹雄骏胡马，兼程南下，一天一夜出了齐国南长城，很快，琅邪城已是遥遥在望。

“吔——大军营寨就是这样儿啊？大集似的！”绯云扬鞭指着闹哄哄无边无际的帐篷，惊讶得叫了起来。

张仪哈哈大笑：“你以为，天下军营都这样么？走。”

原野上的大道小道人道马道纵横交错，绯云手足无措。张仪扬鞭一指：“看见那面越字大纛旗了么？照准下去。”说着一抖马缰，缓辔走马嗒嗒前行。

虽说是望眼可及，却因原野上到处都是匆匆行人与牛马车辆，时不时得停下让道，这段三五里小路走了足足半个时辰。看看夕阳将落，方才到得大纛旗前的华丽大帐。帐外几十辆破旧的兵车围成了一道辕门，辕门外站满了手执木杆长矛身穿暗污皮甲的越国武士。见有人来，一个身佩吴钩的军吏高声喝道：“此乃王帐！快快下马！”

绯云下马，赳赳拱手高声道：“中原名士张仪，求见越王，请作速禀报。”

“好脆亮的嗓门。”吴钩将军嘿嘿笑着，“中原与我大越何干？快走开！”

张仪在马上高声道：“我给越王带来了千里土地。小小千夫长敢阻拦我么？”

吴钩军吏围着张仪的骏马打量了一圈，终于拱手道：“先生请稍待。”一溜小跑进帐去了，片刻又匆匆出来在张仪马前端正站好，高声喊了一嗓子：“张仪晋见——”

张仪下马，将马缰交给军吏，昂然进入了华丽的行宫。辕门内长长的甬道上铺着已经脏污不堪的红地毡，将华丽的帐篷陪衬得格外怪诞。内帐口一个女官清亮地喊了一声：“中原士子到——”张仪进得内帐，见正中一张长大的竹榻上斜卧着一个紫色天平冠的精瘦黝黑汉子，心知这是越王姒无疆无疑，长长一躬道：“中原张仪，参见越王。”

越王姒无疆目光一瞥，没有起身，傲慢地拉长腔调问：“身后何人噢——”

张仪正要回答，绯云一拱手道：“张子书仆绯云，参见越王。”

“书仆？书仆也配进王帐噢——”

张仪一本正经道：“越王乃上天大神，小小书仆自然不配。然则，我这书仆身上有带给越王之大礼，不得已而来，尚望越王恕罪。”

“噢哈哈哈哈哈！”越王大笑，“张子好气派，还有捧礼书仆。好说了，入座。”说着不自觉从竹榻上坐直了身子，又瞄了绯云一眼。

一名绿纱女侍轻盈地搬来一只竹墩，放置在越王竹榻前丈许。越王连连摇手：“远噢远噢。”女侍连忙将竹墩挪到榻旁两三尺处，方自退去。张仪坦然就座，绯云站在张仪身后，却直耸鼻头紧皱眉头。越王黝黑的脸上掠过一道闪电般的笑容——张仪看见的只是嘴角抽动了一下而已——晶亮的目光定在了张仪脸上道：“张子仆仆而来，要给我千里土地？”

张仪笑道：“启禀越王：张仪要酒足饭饱，方可言人之利也。”

“噢哈哈哈哈哈！”越王大笑，“得罪得罪噢。来人，酒宴为张子洗尘。”

片刻之间，几名女侍鱼贯而入，摆上两张长大的竹案并两张竹席。越王被两名女侍扶着从榻上下来，再入座竹案前。一起一坐，方见他两腿奇短，身子却很是长大，站起来矮小精瘦，坐下去却颇为伟岸。绯云拼命憋住笑意，转过身响亮地咳嗽了两声。张仪浑然无觉，只是打量了一眼地上的竹席，觉得编织得极为精美，坐上去清凉滑爽惬意之极，心思有如此精美之物，却偏偏要学中原铺什么脏兮兮的红地毡，当真是东施效颦糟践自己。暗自思忖间，酒菜已经摆好，却是

一酒两菜：酒是越国的大坛米酒，盛在白玉杯中一汪殷红，煞是诱人；一只大铜盘中盛着一条洗剥得白亮亮的大生鱼，生鱼旁是一口五六寸长的小吴钩；另一只铜盘中是一盏浓酱、一撮江南小葱、一盏红醋、一小盘近似小虾的银色小鱼，还有一双竹筷。本色竹案本就淡雅，加上红白绿相间，分外入眼。

张仪不禁暗自赞叹："越人烹饪，倒算是自有章法。"绯云坐在旁边一张小竹案前，一脸茫然，不知这等生物却如何吃法。

越王端起白玉杯向张仪一伸："来，本王为张子洗尘了。干噢！"

呱呱饮干摇摇玉杯，"张子，我越酒比中原酒如何噢？"

张仪方得饮干，正在品咂滋味儿，觉得不辣不烈却是力道醇厚，毫不寡淡，入喉下肚便有一阵热气在体内倏忽弥漫开来，却又与那清洌柔曼的楚国兰陵酒大相径庭，着实别有神韵。不禁拍案赞叹道："好个越酒！强过楚酒多矣！"

"噢哈哈哈哈哈！"越王姒无疆一阵得意的大笑，"张子尚算识得货色，对路！"又伸手在竹案上一圈，"可知我越食吃法噢？"

张仪微微一笑，从容地从大铜盘中拿起小吴钩，在肥厚的生鱼尾部切下薄薄的一片，拿起来向灯光一照，鱼片儿亮得透明。越王大笑着点头。张仪便将生鱼片儿在浓酱中一蘸，就一撮小葱入口，又悠然地呷了一口殷红的越酒；再拿起竹筷夹一个银白似虾的小鱼，在醋中一蘸，又是悠然一口殷红的越酒下肚，笑道："此乃震泽银鱼，生蘸苦酒，大是美食。"

绯云看得童心大起，也跟着张仪一鱼一酒地品咂："吔，酸得有趣。"

“张子师徒对越国很熟噢，何以教我啊？”越王姒无疆又是一阵大笑。“敢问越王：十五万兵马攻齐，能得几何利市？”张仪不急不慌地反问一句。

越王目光陡然一闪：“齐国乃我大越世仇，伐齐一则可重振越国声威，二则可得齐南五百里土地。此乃越国大业所在，岂在利市二字噢？”

张仪大笑摇头，一副大是不屑的模样。越王被他笑得一脸困惑：

“你，笑从何来噢？”

“敢问越王：楚人刻舟求剑，可曾听说过么？”

“刻舟求剑？张子倒是说说噢。来人，酒！”这越王酷好传说，一听有故事大感兴趣。“有个楚国商人，在越国买了一口名剑。”张仪说得煞有介事。越王听说故事中还有越国，更是大长精神：“噢，这剑是在越国买的？”

“正是。”张仪接道，“坐船过江时，商人抽出剑来反复观赏。不防船一摇晃，名剑脱手掉入江中。船上客人都替商人惋惜。商人却不慌不忙地又拿出一把短剑，在船边刻了一道印痕。船至江边，客人上岸，商人却脱光了衣服要跳水。船家大惊，拉住商人询问。商人说，我的名剑从这里掉进了江水，我自从这里下去捞回。船家问何时落水？商人答曰：一个时辰之前。船家大笑，连呼蠢商蠢商。敢问越王，这商人蠢在何处？船家何以笑他？”

“这有何难？”越王大咧咧笑道，“商人不会游水噢，要是本王，

早捞上来了！”“越王做如此想？”张仪颇见揶揄，又有些惊讶。“那是噢——”越王傲慢地拉长了声调。

话音落点，帐中一片窃窃笑声。刚刚闻讯赶来的几位大臣连忙大袖遮面，一片吭哧咳嗽，侍女们也背过身去嘻嘻笑了。绯云笑得最响亮，想说话，却软在了小竹案上。越王自觉不大对劲儿，大喝一声道："笑个鸟！听张子说话！"帐中顿时安静下来。

张仪见这个越王憨直粗朴，心思须得直截了当，庄容拱手道："越王，这楚商求剑，与会不会游水却是无关。船固无变，流水已逝。

一个时辰过去，剑已经在数里之外，纵然精于游水，也永远找不到那口剑了。以船体刻痕，求流水之势，此乃楚国商人之蠢也。船家所笑，原是在此。"

"噢哈哈哈哈哈！"越王恍然大笑，"原来如此。蠢！蠢！楚人蠢！"猛然又回过神来，笑声却戛然而止，"这刻舟求剑，与我大越霸业，有何相干噢？"

"事虽不同，理却一辙。"张仪侃侃道，"越国僻处东海一隅，越王尚沉浸在先祖霸业的大梦里。殊不知，三十年来中原已经是天地大翻覆。春秋一强独霸之路，早已经如流水逝去了。中原战国，目下是秦魏齐三强鼎立，谁也不是霸主。越王图谋北上争霸，正如同那楚国商人在船行数十里之后，却要下水寻剑。数十年来，天下征战已经不再是争霸大战，而是利市之战，每战必得夺取大量土地、人口与财货，方算得实实在在的实力扩张。越王图谋，只求战胜称霸，而不求夺取土地利市，早已经是陈腐过时之老战法了。"

"噢——"越王傲慢地拉着长调，"我就夺齐国土地人口，不也利市么？"

"此处，正是事理交关也。"张仪从容笑道，"若不图争霸而图谋利市，齐国便索然无味了。"

“噢？此话怎讲？”

“齐国乃中原三强，军力正在全盛之期。张仪观越军气象，伐齐犹如以卵击石耳。此其一。其二，齐国南长城以内的百里地面，尽皆海滨盐碱荒滩，苇草苍茫，杳无人烟。纵然战胜，不独没有利市可言，荒地反成越国累赘，这便是索然无味。越王以为然否？”

越王的傲慢大笑没有了，低头思忖良久，突然抬头道：“大越白白折腾了？”

“非也。”张仪摇摇头，“箭在弦上，岂能不发？”

“还是噢——”越王又大笑起来。

“然则，这支箭须得射中一只肥鹿，才算本领。”

“肥鹿？肥鹿在哪里噢——”

“楚国。一只肥大麋鹿。”

“噢哈哈哈哈！张子是说打楚国？”倏忽间，傲慢的大笑却泄了底气，低声咕哝着，“楚国楚国，打得过么？”张仪不禁莞尔：“越王敢打齐国，却疑惧一个楚国，匪夷所思也。

”“莫非，楚国比齐国还好打？”越王显然对楚国心有顾忌。

百年以来，楚越吴三国虽然都是中原诸侯眼中的“南蛮”，但相互间却是势同水火。吴越两国是真正的滨海邦国，比楚国更为偏远闭塞。楚国占据长江中游与淮河流域，堪称“半中原半江南”大国。楚国的中心区域始终在长江中游与淮北地带，所以有“荆楚”之名。三国间多有冲突征战，吴国、越国都分别强盛过一段，也都有过打败楚国的一两次胜利。但从大处说，楚国始终是南三国中最强大的国家。吴越

两国即或在最强盛的时期，也从来没有正面突破楚国而长驱中原的。吴越两国的称霸，始终都是走偏锋——从东北一角攻击齐国得手。楚国就像一座大山，横亘在正面，吴越两国始终都无法逾越这座大山而直达中原大地。这样的历史，就沉淀成了这样的心态——惧楚不惧齐。越国吞灭吴国的初期，曾经是实力大长，但对楚国却从来是井水不犯河水。

张仪自然已经将其中的奥秘揣摩清楚，收敛笑容道：“越王有所不知，近三十余年来，楚国每况愈下，已经和当年的吴国没有两样。虽则楚国地广人众，却是数十家贵族割据封地，一盘散沙。就实力而言，楚国几乎没有骑兵，只有古老的战车与步兵，可谓师老兵疲；更兼没有名将统兵，战力可想而知。越王挟十五万精兵，又是王驾亲征，必然一鼓战胜楚国！”

越王姒无疆精神大振，“啪”地一拍竹案道：“能败楚国，利市大了去噢！”

张仪微笑接道：“楚越接壤两千余里，交界处无一不是鱼肥水美。

此等丰饶土地，得之尺寸，也强于齐南百里荒野。若能占据整个云梦泽水乡，越国便是天下第一强国！”

“噢哈哈哈哈哈！”越王一阵纵声大笑，“好！我便攻楚，白鱼大大有得吃了噢！”笑着笑着，戛然而止，猛然盯住了张仪阴声问，“张子，老实说噢，为何要我弃齐攻楚？”

张仪悠然笑道：“越王神明，外臣自是有所图而来。”

“噢？求官还是牟利噢？”

“张仪有一癖好，酷爱名剑。此来为求越王一口名剑也。”

“噢？一口名剑？”越王目光闪烁，打着哈哈道，“本王之意，张子做我越国上大夫，如同范蠡一般谋划军国大事。本王封你一百里土地如何？那名剑顶得白鱼美酒么？”

张仪强忍笑意，一本正经道：“张仪布衣闲散，四海漂泊，不善居官理事，岂敢与范蠡相比？能得越王剑一口，张仪生平足矣！”

“噢哈哈哈哈，好说好说！”越王打着哈哈踌躇踱步，“张子求剑，有个名目么？”

“张仪斗胆，敢求蚩尤天月剑。”

“噢？”越王大为惊诧，“你如何晓得这蚩尤天月剑？”

“生平揣摩名剑，张仪知道，唯有越王藏有蚩尤剑。”

越王姒无疆急得面红耳赤：“不不不！听噢：这蚩尤天月剑，连本王也是只听过没见过，据先人留言，蚩尤剑数百年前已经流入中原。噢，对了！你若能找到蚩尤剑，你来做越王，本王给你做上大夫噢！”急迫之情，显见是个大大的剑痴。

“噢——”张仪不自觉学着越王腔调，沮丧地长叹一声，“还是你做越王，我却只要名剑便了。张仪是个剑痴，惭愧惭愧。”

“噢哈哈哈哈，同道同道。”越王大笑着，“张子献大计与我，岂能没有回报？来人，取龙泉剑出来！”

“龙泉剑？张仪如何闻所未闻？”

越王又是一阵得意的大笑：“越剑之秘，岂是中原人所能尽知噢？大越西南有瓯水，知道么？瓯水有山溪一道，从高山密林涌出，匹练汹涌，大有气象，铸剑师名为龙泉溪。这龙泉之水噢，铸剑一绝！当

年的吴钩，就是越国铸剑师在龙泉溪建炉铸造。龙泉剑，吴钩之神品噢！张子见识见识了。”

张仪心下暗暗叹息，说到铸剑，这个姒无疆倒是比军国大事有见识多了。此等剑痴玩物有余，可上天却偏偏教他治国理民担一国兴亡之重任，真乃上苍作孽也。正在叹息感慨间，一个须发花白的内侍捧来了一个陈旧暗淡的长条红木匣，恭敬地放置在越王案头。姒无疆恭敬起身，向木匣深深一拜，然后抖起丝衣大袖，小心翼翼地打开木匣，郑重其事地招招手道：“张子请来看噢。”张仪走过去一看，见木匣中又有一个长方形的青铜匣子，铜锈斑驳，颇有古董气韵。姒无疆伸手摁了一下青铜匣中央边缘部位的一个凸起铜扣，只听“当”的一声，铜匣弹开，一柄弯月形的剑器卡在金红的丝绸之中，紫红色的皮鞘，如清秀的处子躺卧在朝霞中一般，幽静而羞涩。

“张子，请来品评这龙泉吴钩噢。对了对了，先要拜剑噢。”

张仪本是照葫芦画瓢，学姒无疆的样子装作一个真正的剑痴，却因了煞有介事，竟得到姒无疆的赞赏。待上前双手捧起这口弯剑，立即感到一股沉甸甸冰凉凉的寒气渗进了骨骼。略微一掂，便闻一阵隐隐约约的金铁振音。张仪虽然并非剑痴，却也与苏秦的剑盲大是不同，是名士中罕见的剑器爱好者，否则不会充做剑痴来了结姒无疆最后的疑虑。一搭手，张仪便知这“龙泉吴钩”绝非凡品。仔细审量，见这剑鞘是罕见的鲨鱼皮制作，光泽幽幽，贴手滑爽，与木铜合制的剑鞘相比，别有一番神韵；连同剑鞘、剑格看外形，这剑长不过二尺五寸，形似半月，英挺秀美，端的是一口长短适中的实用格斗利器。

春秋以来，铸剑术长足进步，剑器形制也日益纷繁，从五六寸的特短剑（世人称为“匕首”），到剑身三尺（连剑格当在三尺五六寸）的长剑，从窄如柳叶的细剑，到骑士用的阔身短剑，从柔若锦带的软剑，到厚重威猛的铁剑，数不胜数品形各异。但以实际用途而言，长剑在战国初中期尚不普及，仅仅是国君、豪士、贵族将领的佩剑，极

少用于随身携带。最为实用的，还是这种剑身二尺许的“中剑”。所以张仪一掂分量，便觉这口剑十分称手。再看剑格，与剑身连铸，工艺十分的考究。出手一握，掌宽很是舒适。护手的铜挡并不厚，却是特别的坚挺明亮，毫无锈蚀。剑格工艺历来是铸剑师的门面，一口剑是否名器，一看剑格便知十之八九。

战国之世，豪华讲究的风习已经渗透铸剑领域，剑格已经不再成型连铸，而是只铸“铁根”，而后再在“铁根”上另行装饰剑格，于是出现了“木格”、“铜格”、“玉格”等各种剑格不同的剑器，甚或有豪阔者在剑格镶嵌珠宝的所谓“宝剑”。剑格连铸，事实上已经成为春秋时期一种老式铸剑工艺了。它要一次成型，难度当然比后来的只铸剑身与“铁根”的铸剑术要大得多。这也是名震天下的铸剑师只出在春秋时期的原因。这口剑是连铸剑格，自然是春秋越国的铸剑师作品，也自然是一口兼具古器神韵的名剑。

张仪兴奋，熟练地拔剑出鞘。但闻一阵清亮悠长的振音锵锵然连绵不断，剑身出鞘，一道幽幽蓝光在剑锋之上磷火般悠悠滑动，在半月形的剑身形成了一弯美妙的弧光。

“当真好剑！”张仪不禁脱口赞叹，“可以试手么？”

越王姒无疆见张仪神往的样子，大是得意，噢哈哈哈哈一阵大笑道：“来人！牵一头活猪进帐。”

张仪连忙道：“越王不妥，名剑试于猪，大是不敬。不试也罢，好剑无疑了！”

越王又是大笑：“张子孤陋寡闻噢：牛羊猪三牲祭物，唯天地配享之，试剑正是得其所哉！这是越国铸剑师的风习，晓得噢？”姒无疆好容易博识了一次，得意非常。

“越王神明，张仪受教。”铸剑历来是最为神秘的行当，张仪也真是第一次听说这个讲究，实实在在谦逊了一回。

一头肥大的生猪被圈赶进来，声声尖叫分外刺耳。越王郑重其事地向肥大生猪深深一躬，回头高声喊道：“张子试剑噢！”张仪从来没有用剑器杀过猪，总觉得这种试法有些荒诞不经，加之不熟悉吴钩的使用技法，有些迟疑发怔。此时肥猪在大帐左冲右突，将竹案王榻纷纷拱倒，侍女们惊叫着跳窜躲避，乱纷纷笑闹一片。

张仪觉得不能犹豫，双手捧剑喊道：“敢请越王赐教。”

越王姒无疆噢哈哈哈哈哈一阵大笑：“张子毕竟书生，你来看噢！”接过龙泉吴钩，向张仪喊着，“吴钩之法：斜劈为上。看好了！”恰逢那头肥大生猪正尖叫着奔突窜来，姒无疆手中吴钩在空中一划，青蓝色的光芒闪出一勾弯月似的弧线，但闻“噗”的轻微一声，猪头已经齐刷刷滚落在地，兀自在地毡上尖叫蹦弹。

眼见粗大的猪脖子变成了白生生一道切口，竟没有喷血，张仪不禁大是惊愕。不想正在此时，切口血柱却四散喷射如挟风疾雨。随着侍女们的一片惊叫，大帐中所有人的衣裳都变成了血点红。最神奇的一股猪血，竟将越王姒无疆的王榻喷成了一汪血红。

“噢哈哈哈哈！”姒无疆一阵大笑，“张子请看，剑锋有血么？”张仪接过龙泉吴钩，见那剑身剑锋依然是蓝汪汪一泓秋水，仿佛只是从风中掠过一般，不禁大是惊叹：“龙泉吴钩，真神器也！”

“好！”越王豪气大发，“你我两清了。待我灭得楚国，再送张子

一个大大的利市——越国上大夫！如何噢？”张仪大笑道：“那时啊，越国天下第一强，越王真要发市也。”

三　策士与君王的交换

轻舟扬帆，三五日之间，张仪从琅邪南下入泗水、江水，进入了云梦泽。

在遥远的洪水时期，长江中游弥漫出了一片辽阔汪洋的水域，东起江汉平原，西至漳水下游，北接涢水下游，南抵湘水、资水、汨罗水，纵横千里，占了当时楚国的三分之一。从长江西上，一入江汉交汇处，烟波浩渺云遮雾障莽苍苍水天一色，水势汪洋充盈，岛屿星罗棋布，气象宏大极了，扬帆其中，直如烟云大梦，当世呼之为云梦泽。

张仪雇用的小帆船，是越国有名的出海轻舟。船家水手对云梦泽的水路极是熟悉，根本不用张仪操心。郢都在云梦泽西岸，从东向西横渡云梦泽，要整整漂流四五个昼夜。所幸云淡风轻，倒是一帆风顺。张仪虽不是水乡弟子，更没有在茫茫水上连续漂泊的经历，但由于经常出山游学，遇水乘舟也是常事，总算还能支撑。只是绯云大大的辛苦，在泗水平静的水面时，尚能在船头走动。一入长江，大觉发晕，只得躺在舱中昏睡，进入云梦泽，波涛汹涌舟行如浪，小船免不得多有颠簸，绯云觉得天旋地转，不停地呕吐起来，一日之间吐无可吐，只有干呕了。

张仪着急，请教船家。船家说，初涉大水都是一样，慢慢会好的，一定要吃水物，只要吃得下，日后没事。张仪亲自洗干净了一盘云梦小白鱼，连同一小碗红醋端到舱中。绯云兀自昏睡，面色苍白。

张仪笑着轻轻拍了拍绯云的脸蛋儿："咳，小哥儿，醒醒。"绯云睁开眼睛，见张仪俯身咫尺之间，满面通红霍然坐了起来："我，我又睡着了么？"张仪不禁笑了："'我又睡着了么？'都睡两天了。快来，云梦白鱼。船家说了，多吃白鱼，水神护佑。"绯云大是困窘道："张兄，我，我倒成了你的累赘了……"说着竟是要哭的模样。张仪哈哈大笑道："跟主母读了两天书，成小木头了？来，吃了云梦白鱼，明日就好。到了郢都，吴钩杀猪给你吃。"一说吴钩杀猪，绯云也忍不

住“噗”地笑了出来：“好，我吃。不能习水，绯云如何跟张兄漂泊四海？”说着精神大振，拿过盘子用手抓起白鱼吃了起来。张仪惊讶笑道：“哎哎哎，苦酒！蘸苦酒！白吃有腥味儿。”

“不怕。”绯云边吃边说，“就要这样吃，将这水腥鱼腥全吃熟了，谁怕谁吔？”片刻之间将一盘云梦生白鱼淡吃了下去。张仪高兴得拊掌大笑：“好！世有小子，其犟若牛，够气魄！”绯云却惊愕地笑了：“不对吔！白鱼有这么香？”张仪惊讶：“你觉得淡吃香了？”绯云困惑地点点头：“对，怎么回事吔？”张仪恍然大笑：“站起来，走走，还晕不晕？”绯云小心翼翼地站了起来，走得几步，没有丝毫的摇晃：“不，不晕了？吔——不晕了！”几步跑过来猛然抱住了张仪，两人一起大笑起来。

漂得几日，船到云梦泽西岸。张仪付了佣金，船家去兜回路客了。张仪主仆安步当车，向郢都城而来。不消两个时辰，已经进了郢都西门。张仪不去接待官员国使的驿馆，却找了一家上等客栈住了下来。他要先摸摸楚国情势，再相机行事。

就张仪的使命而言，将越国这场“伐齐”麻烦引开，他便算南下圆满成功了。北返齐国，张仪便是可一展宏图的齐国丞相了。可张仪想得深远，深知齐国权臣世族之间倾轧甚烈，要在齐国站稳脚跟，甚至在齐威王身后也安如磐石，就必须将根基扎得更深一些。张仪的秘密盘算是：借机进入楚国，将逃隐的上将军田忌与军师孙膑找出来，说动他们重返齐国，与他形成“张田孙铁三足”，稳固长久地鼎立齐国。根据他的观察揣摩，齐威王对田忌、孙膑的出走已经大为后悔，丞相驺忌的权势已经大为暗淡。只要他与田忌、孙膑同时回到齐国，驺忌一定会被贬黜，齐国的大振兴一定会在他们三人手里完成。三人之中，张仪肯定是丞相，田忌、孙膑两人实际上合成了一个天下无敌的上将军。更重要的是，这两个人都属于专精军事而疏淡权力的那种贵胄名士，既不会拥兵自重威胁权力中枢，又能为开创大业建立汗马功

劳，确实是天下难觅的大业伴当。驺忌与这两个人倾轧争斗，实在是缺乏大器局，小聪明过了头。两人一走，驺忌捉襟见肘，丞相地位摇摇欲坠，何其愚蠢也。

这一番谋划要想实现，必须借助楚国。春秋战国数百年，已经形成了一个才士流动传统：大凡在位名臣出走他国，只要他国接受，本国不得干预；但出走名臣在他国无论隐居还是做官，要想重新返回祖国，都必须他国赞同放行；否则，出走者被杀被害，他国没有任何顾忌。中原名臣每每在遭受陷害时，多是逃隐楚国。当年的吴起，连同目下的田忌、孙膑，以及后来的赵国上将军廉颇等，都曾经逃隐楚国。其中原因，一则是楚国纵横辽阔山重水复，利于隐居藏匿，常有隐居多年而楚国朝堂尚不知情的名臣才士；二是楚国长期疲软，用人见识褊狭封闭，吴起之祸后，楚国对中原的人才名臣一向淡漠，逃隐名臣大多不受纠缠。尽管如此，像田忌这样的当世名将，要离开楚国，还是以稳妥为上，求得楚王的放行方算上策。难处是，张仪还不知道田忌孙膑隐居在何处，楚王会不会放行便无从谈起了。一路思忖，张仪已经拿定主意，先见楚王，再访田忌。

这时的楚国已经改朝换代，执政三十年的楚宣王芈良夫死了。年轻的太子芈商即位已经三五年了。中原各国对楚宣王颇为熟悉，也深谙如何与其打交道，但这个新楚王禀性究竟如何？张仪还拿不准。策士游说，最根底的功夫，就是对游说对象的基本了解，此谓“非其人，不与语”的准则，盲人瞎马是策士最忌讳的。但如何对国君的志向做派进行判定，策士之间便大有不同了。

次日，张仪带着绯云，在郢都城外的村野田畴转悠了整整一天，日落西山才回到客栈。第二日，又在城内闲逛，走商市，进酒肆，看作坊，僻静街巷遇见老妪老翁讨碗水喝着，天上地下地闲扯一通。天黑时分，张仪见满城灯火，街市依旧热闹，饶有兴致地拉着绯云进了一家酒肆，饮了一坛兰陵酒，与邻座几个楚国文吏热热闹闹地说了一

个多时辰，回到客栈，已经是午夜子时了。绯云侍奉张仪沐浴完毕，却站在房中不走。张仪笑问：“还不困乏么？休憩去，明日还有许多事。”

“整日闲逛，不务正经。”绯云突然红着脸，气冲冲冒出了一句。张仪恍然大笑：“你个小子，吃饭不多，管事不少。那叫闲逛？”“吔，不是闲逛？走东串西，闲话饮酒，还能叫甚？”绯云兀自嘟哝着。

张仪正在心情舒畅，呵呵笑道：“你个小子坐好了，听先生一课。那叫‘入国四问’，明白么？是说，到了一个陌生国度，要知道国君品性，就问四种人：一农、二工、三商、四老。这是我师秘传，明白？”

“你问国君品性了么？净东拉西扯说闲话。”绯云依旧低着头嘟哝。

“你个小木头。”张仪又气又笑，打了一下绯云的头，“那叫‘勘民生，度民心，大问于天’。逢人打问宫廷秘闻，那是三流痞士。明白？”

“那如何不早说？”绯云嘟哝一句，“噗”地笑了。

“谁能想到，老娘派了个小家老也。”张仪哈哈大笑着拍了拍绯云的头。

“主母叮嘱：‘不守正，戒之。’绯云不敢造次吔。”

“好了好了，收拾歇息，明日可要务正了。”

绯云高兴地去了。张仪却在灯下踱步良久。虽说自己对这位年轻楚王的大作为已经有所了解，但他在“人”上究竟胸怀如何？还很难揣摩。毕竟，这个新楚王即位几年，真实面目还是云遮雾障，没有什么大举动令人足以判定其志向品性。楚国历来是个颇难捉摸的国家，国

王似乎历来有神秘做派的遗风，即位初期总有一段模糊时期，使人很难对他的趋向作明确评判。最甚者，大概就是楚庄王的“三年不鸣，一鸣惊人”。其后，用吴起变法的楚悼王，头两年也是不知所云。后来大杀贵族为吴起复仇的楚肃王，开始很长时间也是隐匿极深，杀了贵族，却又莫名其妙地复辟了旧制。再后来的楚宣王，笃信星相莫衷一是。现下这新楚王，已经是五年无大举，模糊得就像云梦泽的茫茫水雾。

楚威王接到了快马急报，越国十五万大军从琅邪南下，向楚国东北压来！

楚国上层对吴越两国已经淡漠了很长时间，数十年间，几乎没有任何邦交来往。从根上说，也是楚国与吴越两国恩怨纠葛太多，最终导致了楚国与越国的疏离断交。春秋时期，吴国地处震泽荒岛，越国更是“文身断发，被草莱而居”的弱小愚昧部族的时候，楚国就是声威赫赫的大国了。那时候，吴越两国都以楚国马首是瞻，两国间的摩擦也依赖楚国调停。这一时期，楚国吞并了大小数十个小诸侯邦国，可是没有吞并很弱小的吴越两国。从根本上说，一则是两国都是水域蛮荒部族——吴国以震泽（今日太湖）岛屿为中心区域，越国以东海之滨为中心区域——楚国要消灭这些流动在水域山林的部族，确实力有不逮；即便千难万险地灭了两国，也是无力治理，反倒成为累赘。对于志在中原的楚国来说，向北面淮水流域的良田沃野推进，自然要比与吴越纠缠有利得多。其二，吴越两国素来臣服楚国，定期纳贡，灭不灭一个样，又何须大动干戈？那时候，诸侯分封制是天经地义的王国样式，就是做了天子，也是求得个“诸侯臣服，四夷来贡”，吴越已经是臣服之邦了，再要吞灭就是有违天道的乖戾了。

楚国与吴越两国的连环恩怨，是从两百年前的楚平王时期开始的。

其时，楚平王昏暗失政，竟夺自己亲生长子（太子）建的新婚之妻。太子傅伍奢据礼力谏，被处灭族酷刑。伍奢在外领兵的两个儿子伍尚、伍员逃奔到了吴国。按照吴国对楚国的臣服关系，伍尚、伍员自然不能在吴国藏匿，须得将“叛臣”献给楚国。可这一回，事情却偏偏出了差错。吴王僚看准了机会，非但不交出伍员，还委伍员以秘密练兵的重任。后来，好歹交出了伍尚，对伍员则谎称逃窜无着。从这时候开始，楚国的大灾难便接踵而至了。三年后，吴国将军伍子胥，也就是那个怀着血海深仇的伍员，率领三千死囚练成的敢死孤旅做先锋，吴王僚亲率五万大军随后，大败楚军，攻入淮水以北的楚国腹地，俘虏了楚平王的王后。楚平王恼羞成怒，封大将囊瓦为令尹，修筑郢城，与越国联手建立舟师（水军），南下攻吴。不想伍子胥率领的吴军却抄了楚军后路，一举占领了楚国的腹地重镇钟离、居巢(注)，楚国又一次战败。这次大败，楚平王声名狼狈，在只做了十三年国王的盛年之期活活给气死了。

楚昭王刚刚继位，吴军又立即杀到。这次却是楚军将士合力，围困了吴军。其间恰遇吴军发生了内乱，公子光遣剑士专诸于宴席间刺杀吴王僚，自立为吴王。楚军将领闻吴国内乱，即行退兵，错过了一举灭吴的大好机会。这公子光，就是赫赫大名的吴王阖闾。他以伍子胥为大将，雄心勃勃地修筑了阖闾城(注)，使吴国有了中心根基地，准备全力对楚。两三年间，伍子胥率军不断袭击楚国，楚国却抓不住吴军踪迹，疲于奔命没有一次战胜之功。这时候，楚国感到了吴国真正的威胁。防御这个昔日的臣服小国，一时变成了楚国最要紧的存亡大计。

但是，真正的大灾难却还刚刚开始。一年之后，兵家名士孙武到了吴国，吴王阖闾立即拜孙武为上将军，对楚国发动了长距离的奔袭战，三次攻入楚国淮北腹地。期间吴国又大败越国，显然成了江东江南霸主。吴王阖闾九年（公元前506年），吴国北联中原晋国，对楚国南北夹击。晋国联结鲁、宋、卫、陈、蔡等十余诸侯，从北面压制楚

国。吴国则由孙武、伍子胥亲率大军越过大别山长途奔袭楚国腹地，在柏举[注]大败楚国令尹囊瓦的大军，并一举占领郢都。囊瓦逃亡郑国，楚昭王逃匿云梦泽，遭遇匪盗袭击，又逃亡随地。

这是楚国数百年来最深重的一次亡国危机。幸亏了那个申包胥，在秦国宫门外哭了七天七夜，秦哀公才发兵救楚。

楚国虽然没有灭亡，却从此在中原丢尽脸面，非但北上争霸无望，而且不得不与吴越两国开始了长期周旋。从这时开始，楚国扶植越国与吴国对抗。越国野心由此而引发出来，以楚国为后盾训练军旅，袭扰吴国。其间虽然也几次打败吴国，但却总是无法遏制吴国对楚国的攻势。吴王阖闾十一年，吴军大败楚国水军，又大败楚国的战车陆师于繁阳[注]。楚昭王恐惧之极，将都城东迁了数百里，在郡城[注]暂时避难。至此，吴国成了真正的南部霸主。后来，便是那尽人皆知的故事——吴王夫差灭了越国，越王勾践卧薪尝胆，恢复越国后又灭了吴国。

至此，楚国背后最大的威胁消失了。可是，被楚国扶植起来的越国，丝毫不念楚国之情，虽然没有大举进犯，却也与楚国龃龉不断。

这时天下已经进入战国，楚国在吴越争斗中历经吴起变法，元气已经大大恢复，重新将注意力转向了中原。越国则对吴起变法时的楚军颇为忌惮，也龟缩回震泽岛屿与东海之滨，远避楚国锋芒。

从此，楚越两国大大冷淡，几乎没有邦交往来了。

今年春日，楚威王得报：越王姒无疆迁都琅邪，要北上攻齐。楚威王哈哈大笑道：“越蛮不知天高地厚，死期到了也！”这才几个月，如何便要调头南下来找楚国寻衅生事？正在疑惑间，又接斥候密报：中原策士张仪说动越国放弃攻齐，南下攻楚！

楚威王大是恼火，对这个张仪恨得咬牙切齿。原来，楚威王大有雄心，几年来正在秘密物色人才，准备第二次变法，刚刚有得头绪，却又越国大兵压境，一旦陷入战事纠缠，谁知道要耽搁多长时日？楚威王如何不感到气恼?

这天风和日丽，楚威王正在王宫湖畔练习吴钩劈刺。说是练剑，却有一搭没一搭地想着心事。越国既然来犯，不想打也得奉陪，可目下楚国连个像样的将军都没有，谁来操持这件军国大事？楚威王第一次感到了窝囊：一个几次做过天下霸主的堂堂楚国，竟被一个昔日附庸欺侮，当真是岂有此理！然则天下就是这样，你不强大，就要受气，就要受辱，就要挨打。看来，楚国不振作不训练新军是不行了。

可是，远水不解近渴，关键是眼前这场兵灾如何消弭。想着想着，楚威王手中的吴钩偏了方向，一剑没有劈到木桩，却劈到湖畔石案上，“当”的一声大响，火星飞溅，震得楚威王一个趔趄，手中吴钩飞出老远，“噗”地插进了粼粼波光的湖水中。楚威王怔怔地望着湖面，甩着生疼的胳膊，沮丧到了极点。

正在此时，内侍急急走来：“禀报我王，中原张仪求见。”

“谁？张仪？他在何处？”楚威王牙齿磨得咯咯响，却没有转身。

“在宫门外候见。”

“教他进来。”

“遵命。”内侍一溜碎步跑了出去。

片刻之间，布衣大袖的张仪飘飘而来。楚威王远远打量，见这个黑衣士子与自己年龄相差无几，不由冷笑几声，纹丝不动地站着。张仪自然将这位年轻国王的脸色看得分外清楚，一副浑然不觉的样子深深一躬：“中原张仪，参见楚王。”

“张仪，尔在列国翻云覆雨，不觉有损阴鸷么？”劈头冷冷一句斥责。

张仪不禁恍然笑道：“原来楚王为此不悦，幸甚如之。张仪周游天下，彰天道而显人事，使该亡者早亡，当兴者早兴，正当延年益寿，何能有损阴鸷？”

“无须狡辩。”楚威王冷冷一笑，“引兵祸入楚，还敢张扬郢都，不怕绞首么？”

“张仪给楚国带来千里鱼米水乡，何由绞首？”张仪平静地微笑着。

楚威王何其机敏，微微一怔：“你是说，越国是送上门的鱼脯？”

“正是。难道楚王不以为然么？”

“越为江南大国，善铸利器，悍勇好斗，十五万大军压来，岂是孱弱小邦？”

张仪哈哈大笑道：“楚王何其封闭耳。今日越国，岂能与五十年前之越国相比？越国自勾践之后，人才凋零，内斗不休，非但无力北上，连昔日丰饶无比的震泽，也成了人烟稀少的荒凉岛屿。三代以来，越国远遁东海之滨，国力大大萎缩。目下这姒无疆不自量力，却要攻打楚国，岂非送给楚王大大一个利市？楚国灭越，其利若何？楚王当比张仪清楚。”

楚威王半信半疑：“如你所说，这姒无疆是个失心疯？”

张仪揶揄笑道：“楚王为君，自然以为君王者皆高贵聪明了。然则在张仪看来，天下君王，十之八九皆是白痴木头。这姒无疆，除了剑道，连头猪都不如。”

楚威王想笑，却嘴角只是抽搐了一下：“既然如此，你为何将越国大军引开齐国？难道不想在齐国讨一份高官重爵么？”

张仪在草地上踱着步子，侃侃道：“灭国大礼，天有定数。齐国虽强，灭越却非其长。楚国虽弱，灭越却是轻车熟路。百年以来，楚国与吴越纠缠不休，对吴越战法也大是熟悉，水战陆战，楚国皆是吴越鼻祖。天道有常，越国向楚国寻衅，岂非楚国的雪耻振兴之日？”

楚威王思忖有顷，拱手歉意笑道：“多有得罪，先生请坐。来人，兰陵酒！”片刻酒来，楚威王频频与张仪举爵，饮得一时，楚威王停爵笑问：“先生给楚国鱼脯，难道无所求么？”“虽无所求，却想与楚王做一交换。张仪一老友隐居楚国，要请楚王高抬贵手也。”

“噢？先生老友隐居楚国？何人？”

“齐国田忌。”

“如何？”楚威王惊讶间不觉站了起来，“田忌隐居楚国？在何处？”

“请楚王高抬贵手，易人。”张仪没有正面回答，只是悠然地拱手一笑。

楚威王绕着石案急促地转着，突然止步：“莫急。放走田忌可以，然也须得有个交换。”

张仪大笑一阵：“楚王但讲。”

“田忌为将，率楚军灭越。”

张仪顿时愣怔，心中飞快盘算，踌躇笑道：“此事尚须与将军商议，不敢贸然作答。”

“芈商与先生同见将军商议，如何？”楚威王显然很急迫。

“这却不必。”张仪笑道，“我能说动将军，自来禀报楚王。楚王突兀出面，有差加人意之嫌，这桩交易便不能做了。”

楚威王思忖一番道：“也是。只是先生万莫迟延。来人，给先生备轻舟一只、快马三匹、驷马轺车一辆，随时听候先生调遣。”老内侍答应一声，匆匆去了。

张仪笑道：“多谢楚王，张仪还真不知用哪种好也。”

四　云梦泽访出了逃隐名将

云梦泽水天茫茫，一叶轻舟扯着高高的白帆，悠悠地向深处漂荡。

张仪真是不知道田忌隐居处，只是在大梁酒肆听过一个游学士子与人论战时的一番感慨，说齐国已是强弩之末，“名将逃隐云梦，权相故步自封，老王踽踽独行”等等。当时张仪倒是没有留意盘诘，待入临淄得齐威王青睐而谋及远事，才重新想起了那个士子的话。本想在临淄秘密探询一番，无奈行程匆匆无暇得顾。这次向楚威王提出放行田忌，本想是一种交换，不教楚国欠他这个“国情”。不想楚威王临机多变，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也与他交换了一番。这一“交换”不打紧，却将寻觅田忌的事情由从容打探变成了当务之急。尴尬之处在于，张仪既不能说自己不知田忌隐居何处，又不能拒绝楚威王的急切敦促，分明自己给自己出了一道难题。

好在张仪生性洒脱不羁，自认对名士隐居的选择好恶还算摸得透，决意到云梦泽寻觅一番，撞撞大运。从越国一路西来时，张仪对沿途水域的岛屿已经大体有数，十来个看去葱茏幽静的小岛都在心里了，尤其是郢都附近的山水岛屿，张仪都以名士眼光做过了一番评判，也大体上心中有数。

因不知田忌确定居处，张仪婉辞了楚王的官船，自家雇了一只轻舟进入云梦泽。小舟飘出了郢都水面，船家问去何处，张仪便答：“好山好水，但有人居，靠上去便是。”这小舟是专门载客览胜的那种快船，船家须发花白精瘦矍铄，一看就是个久经风浪饱有阅历的江湖老人。见张仪说得大而无当，老人操着一口柔软的吴语笑道：“先生是闲游？是觅友？好山好水勿相同呢。”张仪笑道：“老人家好见识，正是觅友。只知他隐居云梦，却不知何方山水？”老人站在船头四面瞭望，一一遥指：“先生瞧好了，东南西北这几个小岛，我都送过贵客，不知先生先去何方？”张仪凝神观望了一番，指着北面一座隐隐青山道：“就那里了。”老人点点头：“侬好眼力，阳水穿过那片山，天阳谷真是好山好水呢。”说着操舵转向，长长地一声喝号，“天阳谷——开也——”隐蔽在舱面下的四名水手“嗨——”的一声答应，便闻桨击水声，小舟悠悠向北漂去。

大约半个时辰，那座青山近在眼前，穿过一片弥漫交错于水面的红树林，轻舟靠在了岸边一块硕大的石条码头旁。老人将船停靠稳当道：“先生，半山腰的茅屋便有贵人，我晓得，小货船常来呢。”张仪对老人一拱手：“老人家，相烦等候了。”老人拱手笑道：“先生自去无妨，晓得呢。”张仪与绯云便踏石上岸，顺着踩开的小道上了山。

还在进入红树林之前，张仪就已经看见了那座茅草屋顶。按照他的推断，茅屋建在山腰，这是北方名士的隐居习惯，图的是气候干爽，登高望远。若是南国名士，这茅屋该当在水边了。看来，这里的主人即便不是自己要找的人，也很可能问出些许线索来。及至上岸登山，才知这座远看平淡无奇的小山竟大有城府。登上一个小山头，翠绿的山谷豁然展开，一道清澈的山溪从谷中流过，鸟语花香，谷风习习，不觉精神顿时一振。

“吔——蒸笼边还有口凉水锅！”绯云高兴得手舞足蹈。张仪大笑：“粗粗粗！甚个比法？蒸笼凉水锅，就知道厨下家什。”

“吔——那该比个甚来？”绯云脸红了，一副请教先生的样子。

看绯云认真受教的神情，张仪煞有介事地想了一阵，竟真想不出什么更好的比法，对于自己这般炉火纯青的舌辩大策士来说，这的确是破天荒第一遭。憋了片刻，张仪不禁哈哈大笑：“民以食为天，我看也就大蒸笼、凉水锅了。”

绯云咯咯咯笑得喘不过气来：“不是说，君子远庖厨么？张兄下厨了吔。”

“被你个小子拖下去的。”张仪故意板着脸大步走向溪边。

绯云咯咯笑着追了上来：“吔吔吔！慢走，要脱靴子呢。”说着推张仪坐在了一块青石上，咯咯笑个不停地跪坐在地，利落地为张仪脱下了两只大布靴，又脱了自己的两只布靴，顺手从腰间解下一条布带子，将两双布靴三两下绑定，褡裢似的搭在肩上，兀自笑意未消：“吔，走了。”张仪却笑了：“小子，倒像个老江湖。”绯云边走边道：“跋山涉水，打柴放牛，绯云天下第一吔。”张仪见他左肩包袱右肩褡裢，手上还有一口吴钩，却丝毫没有累赘趔趄之相，犹自走得利落端正，不禁笑道：“看来比我是强一些了。”“那可不敢当吔。”绯云笑道，“张兄是高山，绯云只一道小溪，能比么？”张仪大笑：“高山小溪？两回事儿，能比么？”“能吔。”绯云一梗脖子红着脸，“有山就有水，山水相连，不对么？”张仪看见绯云长发披肩脸泛红潮声音脆亮，不禁莞尔：“绯云，我如何看你像个女孩儿？”绯云大窘道：“吔！瞎说，你才是女孩儿。”说完一溜碎步跑了。

两人一路笑谈，不觉到了山腰。脚下坑坑洼洼的草丛小路，已经变成了整洁干净的红土碎石小径，一道竹篱笆遥遥横在眼前，几间茅屋错落隐没在绿茵茵的竹林中，后面的一座孤峰苍翠欲滴，啁啾鸟鸣，更显得青山杳杳空谷幽幽。面南遥望云梦泽，却是水天苍茫，岛屿绿洲星罗棋布，有鸟瞰尘寰之境界，大是超凡脱俗。

“何方高人？选得此等好去处也！”张仪不禁高声赞叹。

“谁在门外说话？”随着一个苍老的声音，竹篱笆门“吱呀”拉开了，出来一个须发雪白的老人，手搭凉棚悠悠地四处张望。

“老人家，搅扰了。”张仪拱手高声道，“敢问将军在庄否？”

“将军？”老人摇摇头，“这里只有先生，没有将军。”

“请恕在下唐突，先生可在庄上？”

“足下何人？到此何事？”一个浑厚冰冷的声音突然从身后传来。

绯云大惊，快步转身，手中吴钩已经出鞘。张仪没有回身却哈哈大笑道：“先生到了，安邑张仪有礼。”转过身正待深深一躬，却突然钉在了当地——面前一个伟岸的大汉，一顶斗笠，一件蓑衣，手中一支大铁桨，活生生一个生猛的云梦泽水盗。张仪不禁愣怔，按照他的推想，盛年之期的田忌纵然隐居，也必定是名士清风洒脱雅致，能与孙膑那样的名士结成莫逆，能有如此超凡脱俗的隐居庄园，田忌当是一位风华将军才是。可眼前这位铁塔般的猛汉，与张仪想象中的田忌大相径庭。瞬息愣怔，张仪恢复常态，拱手笑道：“足下可是此庄先生之客人？与张仪一样，同来访友？”

蓑衣斗笠大汉却冷冷道：“张仪何人？此间主人并不识得。先生请回。”

张仪心中猛然一动，长笑一躬道：“上将军何拒人于千里之外？昭昭见客，何惧之有？”

“岂有此理？此间没有上将军，先生请勿纠缠。”蓑衣大汉手中的铁桨一拄，碎石道上“当”的一声大响火星飞溅。

“上将军。”张仪肃然拱手，“故国已成强弩之末，将军却安居精舍，与世隔绝，专一地沽名钓誉，不觉汗颜么？”

蓑衣大汉默然良久，粗重地喘息了一声：“何须危言耸听？”

“广厦千间，独木难支，图霸大国，一君难为。又何须张仪故作危言？”

“当年有人说，地广人众，明君良相，垂手可成天下大业。”

“已知亡羊，正图补牢。其人已经后悔了。”又是良久沉默。终于，蓑衣大汉喟然一叹：“田忌得罪了。先生请。”

“承蒙上将军不弃，不胜荣幸。”张仪说着跟田忌进了竹篱笆小门。

这是一座山间庭院，院中除了一片竹林与石案石礅，便是武人练功的诸般设置：几根木桩，一副铁架，一方石锁，长矛大戟弓箭等长大兵器都整齐地排列在墙边一副兵器架上，显得粗朴整洁。沿着竹林后的石梯拾级而上，是一间宽敞的茅屋。

“先生稍待，我片刻便来。”田忌请张仪就座，自己进到隔间去了。

这间茅屋木门土墙，厅堂全部是精致的竹器案几，煞是清凉干爽，显然是主人的客厅。后面山上升起一缕青烟的茅屋，才是主人的家居所在。张仪正在打量，只听草帘“呱嗒”一响，身后响起田忌粗重的嗓音：“先生请用茶。”张仪回身，不禁又是一怔。田忌脱去了蓑衣斗笠，换上了一领长大布衣，身材壮硕伟岸，一头灰白的长发长须，古铜色的大脸棱角分明沟壑纵横，不怒自威，气度非凡。

张仪笑道：“人云齐国多猛士，信哉斯言。”

“先生远来，清茶做酒。来，品品这杯中物如何？”田忌只是淡淡地一笑。

老仆已经在精巧的竹案上摆好了茶具，那是一套白陶壶杯，造型拙朴，色泽极为光润洁白。茶壶一倾，凝脂般的陶杯中一汪碧绿，一股清淡纯正的香气弥漫开来。张仪不禁拍案赞叹：“地道的震泽春绿，好茶。”田忌笑了：“好在何处？”张仪笑道：“中和醇厚，容甜涩苦香清诸般色味，却无一味独出。堪称茶中君子也。”田忌欣然道：“张子如此见识，却是罕见。不知何以教我？”

张仪见田忌改变了称呼，将恭敬客气有余的“先生”变成了尊崇但又坦率的“张子”，心知田忌不是虚应故事了，拱手一礼，开门见山道：“张仪入楚，欲请将军与军师重回故国，共举齐国大业。”

“如此说来，张子要做齐国丞相？”田忌目光一闪，却也没有特别惊讶。“承蒙齐王倚重，张仪有望一展所学。”田忌喟然一叹：“只可惜，军师无踪可寻了。没有孙膑，田忌庸才也。”

“难道，军师与将军不通音信？”张仪颇为惊讶。

“张子诚心，何须相瞒。”田忌一声沉重的叹息，“他是看透田忌的平庸无断了，伤心了。田忌生平无憾，唯对孙膑抱愧终生。孙膑以挚友待我，鼎力助我，成我名将功业，自己却始终只任军师而不居高官。桂陵、马陵两场大战之后，军师提醒我有背后之危，劝诫我经营封地，预留退路。我却浑然不觉，反笑军师疑虑太多。就在我逃国三日之前，先生已经遁迹。至今六年，依然是踪迹难觅。老夫几乎找遍了所有能想到的地方，都是空有旧迹，物是人非。这次，老夫也是刚从吴地震泽归来，不期而遇张子的。此生终了，田忌只怕也见不到军师了……”一丝泪光，分明在田忌的眼中晶晶闪烁。

一阵沉默，张仪豁达笑道：“智慧如孙先生者，不想出山，只恐神鬼也难索得。将军无心之失，何须抱愧终生？若欲军师相见，张仪倒有一法。”

“噢？张子教我。”田忌陡然振作。“

重振功业，廓清庙堂。先生闻之，必有音信，纵不共事，亦可情意盘桓。

” 田忌恍然拍案：“好主张！以军师之期盼，报军师之情谊，正得其所。”

“只是，此间尚有个小小难处。”张仪神秘地笑了笑。

“噢？”田忌神色顿时肃然，“但请明言，绝不使张子为难。”

“错也错也。”张仪摇头大笑，“非是我为难，是你为难。

楚王要你先为他打一仗。” 田忌听得一怔，继而恍然道：“噢，越国兵祸？”

“正是。这是楚王的交换。” 田忌摇头苦笑：“寄人篱下，终不是滋味。要紧时刻，只是一枚棋子也。”

“上将军差矣！”张仪爽朗笑道，“楚王也是一枚棋子。连楚国越国在内，都是天下棋子。世事交错，利害纠缠，人人互动，物物相克，此乃天下棋局也。将军何自惭形秽，徒长他人威风也。”

“说得好！听张子说事，如听孙膑谈兵，每每给人新天地。”田忌大是感慨。

“多承奖掖。”张仪拱手笑道，“如此请将军上路了。”

“即刻上路？”田忌惊讶，连连摆手，“不行不行。与越国大战，须得我认真谋划一番，胸无成算，如何仓促便行？”

张仪大笑道：“将军天下名将，越国乌合之众，列阵一战就是，何须恁般认真？”

田忌蓦然收敛了笑容，盯着张仪沉默了片刻，冷冷道：“田忌庸才，没那般本领。”

张仪顿时尴尬，但他机变过人，思忖间肃然一拱道：“原是张仪唐突，将军见谅。请将军自断，谋划须得几日？”

“五日。”田忌也拱手还了一礼，算是了却了方才的小小不愉快。

“好！一言为定。”张仪说着站了起来，“将军跋涉方归，须得养息精神，告辞了。”

田忌似乎还想说什么，终于只笑了笑点点头：“但随张子。”

云梦泽边，田忌久久望着那远去的一片白帆，凝神沉思了许久，总觉得这个张仪有点儿说不出来的异常之处，才华横溢豪气纵横，见事极快剖析透彻，可自己却总觉得不踏实。若没有与孙膑共处共事的那几年，田忌也许不会有此等感觉。莫看孙膑断了一条腿，看去像个文弱书生，实际却是一副傲视天下的硬骨头。他剖陈利害谋划行动，往往都是常人匪夷所思的奇路子，然则一经说明，就教人觉得扎实可行，心里特是踏实。小事如赛马谋划，大事如围魏救赵之桂陵大战、围魏救韩之马陵大战，都是天下独步的神来之笔。孙膑在齐国所有的谋划，都是田忌在实际操持实现。每次最关键最危险的环节，都是田忌亲自担当，两次大战，带兵诱敌深入的都是田忌，率领齐军冲锋陷阵的还是田忌，心里踏实，做起来就挥洒自如。今日的这个张仪，与

孙膑同出一门，都是那鬼谷子老头儿的高足，如何自己总觉得有点儿别扭？

湖畔思忖半日，莫衷一是。田忌苦笑着摇摇头，踽踽回到了天阳谷，一头扎进那间本想邀张仪进去共商的“兵室”，闷了整整四天四夜没出来。

五　昭关大战　老军灭越

楚威王在郢都王宫隆重地召见了田忌。

楚国的元老重臣济济一堂，悉数参加了召见。楚威王没有将越战当军国机密，而是采取了大张旗鼓的举动。一来，他要显示对田忌的最高礼遇。二来，他要着意营造一种“谈笑灭越，举重若轻”的氛围，以振作楚国衰颓已久的士气，给第二次变法铺路。当然，给了楚威王勇气的，还当首推张仪。半月以来，楚威王经过张仪反复的对比剖析，对楚国与越国的实力民心军情国情，都有了清楚的了解，精神大是振作。他相信张仪的评判：楚国灭越，确实是“牛刀杀鸡，一鼓可下”，除了胜利班师，没有其他任何第二种可能。

身为大宾的田忌，却对大庭广众公然商讨大军行动很不以为然。

神速与机密，已经是战国兵家的两个基本准则。除了有意给敌方释放假消息，任何军事机密都不应该在朝堂上公然商讨。当初在齐国，大战运筹除了齐威王之外，只有他与孙膑秘密定策，连丞相驺忌也不能参与。今日这郢都王宫，却聚集了二十多位重臣元老，以令尹昭雎为首，昭、景、屈、黄、项，楚国五大世族的首领与中坚人物全部到场。田忌不禁深深皱眉，看了一眼坐在楚威王左下首的张仪，古铜色的长脸既淡漠又困惑。

其实，张仪事前也不知道楚威王要搞如此大排场。在他心目中，以何种礼遇召见田忌，在多大范围里商讨灭越大计，都是不需要他着

意提醒的，说多了反而容易生疑。自己入楚本来就是匆匆过客，交换回田忌万事大吉，又何须多事？如今楚王要田忌统军灭越，他的担待便是全力相助田忌顺利战胜，不使生出意外。对于楚国事务，他绝不作任何涉及，楚威王问什么他回答什么，而且只说越国楚国的战事。及至今日入宫，见到如此隆重的场面，起初也颇觉意外。然则张仪毕竟豁达，转而一想，对楚威王的苦心便也体察了。更重要的是，在张仪看来，纵然事不机密，灭越大战也必胜无疑，又何须在如此细节上丝丝入扣地计较？看田忌的脸色，张仪便知这位秉性严正的上将军对自己心有不悦，却苦于大庭广众无从解释。好在田忌坐在楚威王右下首，与自己对面，便对田忌眼色示意无须计较，坦然应对便是。偏偏田忌眼帘低垂，浑然不觉，仿佛不认识他一般，张仪只好心中叹息一声了事。

“诸位臣工。”楚威王站在整块荆山玉雕成的王台上开始说话了，“越国蛮夷举国犯楚，十五万大军向西压来。本王承蒙中原名士张仪鼎力襄助，请得田忌上将军入楚，统率我楚国大军迎击越蛮。今日恭迎上将军，是我大楚国的吉日。上将军是把整个越国奉献给大楚国，给楚国带来土地、民众、荣誉与胜利！”

“楚王万岁！”“上将军万岁！”朝臣被楚威王的慷慨情绪大大激发，高声欢呼起来。

令尹昭雎从座中站起，高亢宣布：“楚王授田忌大将军印——”

殿中乐声大起，四名老内侍抬着一张青铜大案，稳步走到大殿中央的王台之下。楚威王在肃穆的乐声中走下了王台，向肃立在大殿正中的田忌深深一躬，待田忌还礼之后，将青铜大案上的全套物事一一授予了田忌：一方大将军玉印、半副青铜兵符、一口象征生杀大权的王剑、一套特制的大将军甲胄斗篷。

其时，楚国与中原各国不同，出征的最高统帅称“大将军”而不是“上将军”。其间的差异在于，楚国大将军的爵位更高一些，权力更大一些。中原战国在相继大变法之后，权力体制已经相对成熟，将相分权也已经有了明确的法令。楚国则因为吴起变法的失败，仍然是“半旧半新”之国，权力体制多有旧传统。这种旧传统有两个基本方面，一是世族分治，二是重臣专权，后者以前者为基础。在最终以战争形式决定国家命运的战国时代，所谓重臣专权，更多地体现在最高军事统帅的权力上。由于这种差别，楚国的大将军更多地带有古老的英雄时代的遗风——言出如山，肩负国家民众的生死存亡与荣辱。在寻常时期，楚国大将军的全套权力，从来不会一次性地授予任何一个统帅。这是君主保持权力稳定的必然制约。但楚威王清楚地知道，田忌这次率军灭越是交换性的，田忌是要回齐国的。一次授予大将军全部权力，非但能激励田忌的受托士气，而且绝不会出现大权旁落，更能向天下昭示楚国求贤敬贤的美名，吸引中原士子更多地流向楚国，何乐而不为？田忌自然深知其中奥妙，所以也坦然接受了。

按照礼仪，楚威王当场侍奉田忌换上了大将军全副甲胄斗篷：一顶有六寸矛枪的青铜帅盔，一身皮线连缀得极为精致的青铜软甲，一双厚重考究的水牛皮战靴，一领绣有金丝线纹饰的丝绸斗篷。一经穿戴就绪，本来就厚重威猛的田忌更显得伟岸非常，直似一尊战神矗立在大殿之中。

“好——”众臣一片叫好，分外亢奋。

“田忌谢过楚王。”田忌向楚威王深深一躬，这是全礼的最后一个环节。

楚威王却并没有按照礼仪回到王座宣布开宴，他兴奋地打量着田忌，高声询问：“大将军，灭越大计实施在即，还需本王做何策应？”

田忌已经将大战谋划成熟，也确实想对楚王提醒几个要点，但却都是准备私下与楚王秘密商谈的，看目下如此这般声势，楚威王的确与张仪想的一样——列阵一战便是了，完全没有与自己密谈定策的模样。此时不说，很可能就没有机会说了。想到这里，田忌肃然拱手道："对越大战，乃楚国三十年来之最大战事，须倾举国之兵，方有胜算。田忌唯有一虑：楚国全部精兵南调，则北部空虚，须防中原战国乘机偷袭；以目下情景，与楚接壤的齐魏韩三国，都无暇发动袭击，唯有北方的秦国须做防范。臣请派一员大将驻守汉水、房陵一线，一保楚军粮草接济，二保后方无突袭之危。"

田忌说完这番话的时候，楚国的元老重臣们一片目瞪口呆。

在元老贵胄们心中，灭越大战的方方面面都是楚王早已经运筹好的，何有危险可言？如今田忌一说，似乎这场大仗还未必是那么有把握，好像还有后顾之忧，顿时神色惶惶起来，你看我我看你，人人露出了疑惑的目光。楚国打仗，兵员钱粮的大部分都要从这些世族的封地征发，没有世族的支持，王室根本不可能有独立大战的根基。此刻他们若心有疑虑，这灭越大计便要麻烦起来了。

楚威王没有料到，田忌会提出如此一个事先完全没有想到的严重事实，赞同田忌所说么？很有些扫兴。断然否定么？田忌是天下名将，他有如此担心，定然不会是信口开河。楚威王阅历甚浅，这时对天下大势的确不甚了了，一时竟没了主意。猛然，他想到了张仪，转身笑道："先生以为，大将军之言如何？"

张仪洒脱地大笑了一阵道："大将军多虑了。秦国目下刚刚从内乱中挣扎出来，民心未稳，急需安抚朝野，根本无力他图。况且秦国新军只有五万余，还要防北地、西戎叛乱，如何有军力南下偷袭楚国？大将军但举倾国之兵，一战灭越为上。分散兵力，不能彻底灭越，反倒拖泥带水，两端皆失。"

“兵家法则，后方为本，但求防而无敌，不求敌来无防。田忌但尽所虑，楚王决断便是。”田忌很是淡漠，完全没有争辩的意思。楚威王经张仪一说，顿感豁然开朗，对田忌笑道：“大将军全力灭越便是。预防偷袭之事有张子筹划，定能万无一失。”

“谨遵王命。”田忌没有多说，平淡地退到了自己座中。

“开宴，为大将军壮行。”楚威王一声令下，钟鼓齐鸣，举殿欢呼，一场隆重热烈的宴会一直到华灯齐明方才散去。

曲终人散，田忌向楚王、张仪辞行，带着一班司马匆匆赶赴军中去了。

楚国东北部的原野上烟尘蔽日，大江中樯桅如林。

越国大军从水陆两路大举压来。

张仪走后，越王姒无疆与一班大臣将军商讨了整整两日，方才将攻楚的诸般事宜确定了下来。原先进攻齐国，北上的只有马步军，而今转而攻楚，自然要动用舟师（水军），便不得不稍缓了些许时日。早年，只有楚吴越三国有舟师，而以吴国的舟师最强大。吴国舟师以震泽（太湖）为根基水寨，上溯入江可直抵云梦泽进入楚国，南出震泽则直接威胁越国。当年吴国大败越国，舟师起了很大的作用。后来越国灭吴，舟师也起了同样作用。吴国灭亡，越国接收了吴国舟师，水军规模便成天下第一。与吴越两国对舟师的重视相比，楚国尽管拥有天下最为广袤苍茫的云梦泽，舟师却一直规模很小，作用也不显著。根本原因，是楚国的战争重心一直在中原大地，舟师派不上大用场。

这次，越王姒无疆大起雄心，要一举攻占楚国东北部江淮之间的几百里土地。这一带平坦肥沃，河流湖泊纵横交错，正是水陆同时用

兵的上佳之地，越国舟师正好派上用场。议定大计，越王派出快马特使兼程南下，急令舟师出震泽进长江，直达云梦泽东岸扼守。他自己亲自统帅的十五万马步大军，则从北向南压来，形成“南堵北压”的攻势，意图一举占领江淮原野二十余城。

姒无疆是志在必得，诏命舟师多带空货船，准备大掠楚国财货粮食。越国舟师的战船原是两百余艘，征发的空货船却有三百余艘之多。五百多艘大小船只张起白帆，在浩渺大江中陡然立起了一片白色的樯桅之林，旌旗招展，号角相闻，声势壮阔之极。陆路之上，从琅邪南下的十五万马步大军汹涌展开，更是沉雷般滚过江淮原野。

消息传来，农户逃匿，商旅远避，大小城堡尽皆关闭。

楚国东北顿时陷入了惊恐之中。

就在越国水陆两路大举压来的同时，楚军也针锋相对地向江淮地区移动——陆路出昭关，水路下长江。与越国煊赫浩大的声势相比，楚国大军却是悄无声息地秘密移动，尽管还达不到田忌要求的那种隐秘与快速，却也不会将进军意图张扬得路人皆知。

战国之中，楚军的构成最为复杂。由于吴起变法夭折，新军训练没有成熟定型，楚军就变成了一种“老根基，新影子”的混杂大军：战车兵、骑兵、步兵、舟师四大兵种全都有。舟师不用说，是楚国这种水乡泽国的特殊兵种，与一百多年前没有任何变化。战车兵本该早已淘汰，可楚国却原封不动地保留着两千辆兵车与十万战车兵。铁甲骑兵是战国新军的核心兵种，可楚国却只有不到五万骑兵，而且还算不得精锐铁骑。楚国步兵本来不独立，在车战时隶属于战车单元，战车淘汰后，步兵才开始了与骑兵对应的独立步战。这种似独立非独立的步兵，楚国有三万多，既不属于战车兵，又不是与骑兵有效结合的步骑新军，只是全部驻扎在房陵山地，守护着这个辎重基地。楚国大军

号称三十万，实际上的主战力量就是十万战车兵，其余的骑兵、步兵、舟师加起来十万出头，都不能独当一面地作战。

反复盘算，田忌只有根据楚国的实际军力来打这一仗。

田忌命令：舟师的一百多艘战船从云梦泽直下长江，在彭蠡泽(注)江面结成水寨，断绝越军舟师的退路。此时，越军舟师已经进入云梦泽东岸的安陆水面(注)，正在上游。越军舟师原本就不是为打仗而来，驻扎在云梦泽东岸，为的只是要堵住"楚军溃败之残部"准备大量装载抢掠财货，顺流而下。楚军舟师悄悄卡在下游的彭蠡泽江面，越军舟师便无法单独逃回越国。这是田忌的缜密处——若仅仅是陆上战胜，而让越军残部从水路逃走，那也不能一战灭越。

与此同时，田忌亲自率领十万战车兵与五万骑兵秘密东进，日夜兼程地赶到了昭关外的山谷扎营，准备迎候越国大军，在这里决战。对于驻守房陵的三万步兵，田忌没有动用。他始终认为，房陵汉水是楚国大军的粮草基地，但却是一根软肋，需要有所防范。尽管楚王与张仪都拒绝了他的看法，但既然做了楚国的统帅，田忌还是要为楚国认真谋划，不想顾此失彼。三万步兵，对于战胜越国来说，增添不了多少力量，但对于扼守汉水房陵来说，就是一支弥足珍贵的兵力。这是田忌瞒着楚威王君臣与张仪，私自决断的，假若对越国战败，田忌就要承担"调兵失当"的罪名了。

昭关(注)外的丘陵原野，是田忌选择的战场。

昭关是楚国东部要塞，也是与老吴国的界关。这里东临大江，多有丘陵山地，昭关便坐落在岘山两座山峰夹峙的谷口，山外是平坦的原野河谷。无论从东部还是北部进入楚国，昭关都正当冲要。田忌率先头五万骑兵赶到时，从郢都、淮北几座军营陆续赶来的战车兵还没有全部到达。等得三两日，这些笨重的战车，才在轰轰隆隆的人喊马嘶中卷着冲天的烟尘到齐了。

这时田忌接到斥候急报：越军还在三百里之外，两三日才能赶到昭关。田忌不禁长长松了一口气："天助楚国也。"原来，他最吃不准的就是楚军与越军的行军速度。当年与孙膑打仗时，都是靠大军快速调动实施谋略的。围魏救赵、围魏救韩，都是千里驰驱，昼夜兼程，否则不能诱敌深入，更不能集中兵力伏击强敌。这场大战，楚军能够先期到达，以逸待劳，可在国门之外进行决战，胜算便很大。若越军先期到达攻下昭关，则楚国朝野震恐，纵能在境内取胜，也必得大费周折。尤其是这种老式战车兵，如不能先敌从容部署，仓促迎战，十有八九都会溃败。

这两天时间可是太要紧了。田忌立即下令：大军偃旗息鼓，全数驻扎在隐蔽的山谷，使昭关外的河谷原野看不到一座军营。暮色时分，田忌升帐聚将，开始详细部署大战谋划。由于楚军车战将领对新战法非常生疏，田忌必得向每个受命将军反复说明交代，如此直到四更方散。

一切准备就绪，楚威王与张仪赶到了。看到昭关外一片宁静的原野，楚威王惊讶了："大将军，楚国大军何处去了？还没有抵达么？"田忌悠然道："虚则实之，实则虚之。楚王但放宽心便是了。"张仪爽朗笑道："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楚王明日但看大将军灭越是了，何须问他细务？"楚威王恍然笑道："先生说得是。大将军，虚则实之。好。"

第三日将近午时，山外碧蓝的晴空突然变成了灰黄色，隐隐沉雷从东北天边隆隆逼来，昭关外的河谷也突然阴暗了下来。须臾之间，沙尘天幕中旌旗招展，恍若连天海潮向昭关压来。岘山峰顶的楚威王与张仪看得特别清楚，不禁相顾变色。再看旁边的田忌，却正在指挥军吏转动那杆黄红色的大纛旗。大旗三摆，田忌已经飞马下山。

片刻之间，楚威王便看见岘山谷口排开了一个巨大的步兵方阵。仔细看去，竟然全部是弓弩手，战车骑兵不见踪迹。田忌立马阵前，

怀抱一面红色令旗，好整以暇。楚威王不禁低声嘟哝：“如何只有这少许人马？越军可是十五万大军，仗能这样打么？”张仪高声笑道：“楚王快看，姒无疆到了。”楚威王遥遥鸟瞰，只见土红色的越军已经漫山遍野地压到岘山谷口，东北原野上犹有烟尘蔽天源源涌来。当先两辆战车，第一辆载着一面“越”字大纛旗当先奔驰。这是战车兵的战阵传统，叫护旗车。后面一辆战车四匹白马驾拉，驰骋如飞，在土红色的海洋里分外抢眼。楚威王对战车还算熟悉，一眼看去，便知这是一辆配备五名车战甲士的重型战车。战车正中，一领大红斗篷迎风飞舞，头顶玉冠在阳光下熠熠生辉，显然是越王姒无疆。

将近楚军一箭之地，越王战车停了下来。姒无疆打量着谷口这片土黄色的步兵方阵，扬鞭一指哈哈大笑：“阵前何人？些许黄虫，能挡得海神天兵么？！”

田忌出马阵前，拱手一礼：“在下田忌。我有十万天兵埋伏，越王还是下马向楚王称臣，免你死无葬身之地。”大将军没有一丝笑意。

“田忌？噢哈哈哈哈哈！”姒无疆笑得更加骄狂，“无名鼠辈，也学会了本王的海神天兵战法么？”

“正是。”田忌又是一拱，“天兵战法，越国一绝，在下自然向越王讨教。”

“好噢！”越王姒无疆一跺脚，大纛旗与重型战车飞一般驰向右边一个山包，到得山顶，越王向东海方向深深一拜，猛然回身，拔出青光闪烁的吴钩大吼，“海神驾临——天兵奋威——”随着悠长尖锐的呼号，那面红色大纛旗左右急速摆动，越军阵前的三百多辆战车飞驰两边，“呜呜”的海螺号声响彻山谷，土红色海洋中涌出了一个怪诞狰狞的大阵——青面獠牙的海蓝色面具，硕大的棕色皮盾，闪亮的吴钩弯剑。

这便是天下罕见而越国独有的“海神天兵阵”。随着大阵涌出，越军的三百多辆战车与两万多骑兵分列在“海神天兵”的左右原野，成为侧翼力量压了过来。

田忌曾经做过齐国的南长城守将，对楚越两军的军制战法都很熟悉。据多路斥候回报：越王这次“伐楚”以战车与骑兵当先，步兵随后，而没有以“海神天兵”做主力大阵的意思。虽然越军的战车、骑兵数量很少且战力较弱，但田忌还是不想用楚国的战车骑兵正面迎击。若双方车骑正面交战，楚军最多只能击溃越军车骑而不能歼灭。在大体平坦的山原河谷交战，战车与骑兵都很容易脱离纠缠而逃跑。最好的情势是：越军以步战为主，战车骑兵辅助步兵大阵，有利于楚军一战成功。越国多山，加之河流纵横湖泊密布，战车骑兵难以驰骋，所以历来以步兵为主力军。越人剑术普及，精健灵动，几乎人人都是上佳武卒。所以越军的十万步兵是真正不能小视的。中原战国与越国交兵，最感棘手的还是越国步兵。以常理推测，楚军似乎不应与越军步兵正面决战。

但事有奇正，目下的楚军偏偏就是越国步兵的对头。原因很简单，开到昭关的楚军只有战车兵与骑兵。这战车恰恰是单纯步兵的最大克星。虽然说车、步、骑各有所长，但在特定形势下却不能一概而论。两军总体对比，都是车战时代的军制战法，无分伯仲。但同是旧军，战车冲击力大大优于步兵。尤其对于没有深沟高垒的步兵，战车更是致命威胁。而楚国的五万骑兵，多少还有一些新军的影子，对付越国的战车、骑兵也是游刃有余。正因为如此，田忌才要设法引诱越王摆出“海神天兵”的步兵大阵来。而在骄横的越王姒无疆看来，却是将计就计，正好牛刀杀鸡，何乐而不为？

见战阵列好，田忌高声喊道：“请越王发兵——田忌天兵应战也——”喊声落点，飞马驰向楚军大阵右边的山头，站在了一面亮黄色的大纛旗下。

“海神天兵——灭杀黄虫——”越王姒无疆一声高喊，土红色大纛旗急速摆动，山头上的几百支海螺号凄厉长鸣，海蓝色的狰狞大阵轰轰轰地向楚军压了过来，大有排山倒海之势。

楚军大阵却像沉寂的山谷，只闻风卷旌旗的猎猎之声。待海蓝色大阵压到半箭之地，楚军山头突然战鼓如惊雷滚动，黄色方阵万箭齐发，海蓝色的浪头便轰隆隆卷了回去。与此同时，田忌所在山头的黄色大纛旗四面摆动，几百支牛角号呜呜吹动，两面山谷中惊雷大作，一面涌出的两千辆战车如山崩一般压向海蓝色大阵，一面涌出的五万骑兵如潮水般卷向越国两翼的战车。楚国的战车全部是两马驾车、车下五十卒、车上甲士三名的中型战车。车上甲士配备长矛硬弓，车下步卒都是吴钩藤牌。越军步卒的个人技击能力虽然出色，但却从来没有结阵而战的训练传统，其战法与北方胡人的散漫冲杀如出一辙。如此步兵又无壕沟掩体，与山岳般压来的战车正面撞击，立即被分割得七零八落，兵不见将，将不见兵，一片呼喝吼叫。楚军战车后的配伍步卒趁乱猛砍猛杀，漫山遍野的海蓝色“天兵”大阵，顿时成了楚军的大屠场。

车战是成本极为高昂的一种古典战法。战车精良、车上技击、车下配伍，是车战的三个基本要素。一辆装备精良，经得起高速奔驰、剧烈颠簸、强力冲撞而又能保持作战性能的战车，大约需要数十家农户一年的赋税才能打造出来。春秋时代，一个大诸侯国能拥有一千辆战车，便是非常难得的了，此所谓千乘之国也。而车上甲士的技击训练更是严格。且不说在高速颠簸中保持长矛击刺、强弓远射的杀敌能力，仅甲士所需要的基础功夫——驾车、马术、车上平衡、相互配合保护等，就远非一般人所能胜任。而与车战配伍的步卒与寻常步兵也有很大不同，除了跟随战车奔跑杀敌的速度与耐力，还得保护战车不被敌方伤害，同时又必须在高速奔跑中结阵杀敌。也就是说，车战是一种完整的战争方式，对所有方面都有严格的要求，绝不仅仅是简单的马车加步兵。这种高昂的成本，是车战消亡的重要原因。到了战国

之世，频繁的战争使车战所需要的各种资源无法满足：战车无法快速打造，车上甲士无法成批训练出来，配伍步卒也难以大批挑选出来，就连适合驾驭战车的良马也根本无法源源提供。

目下，楚国这车上甲士与车下步卒就多有滥竽充数者。为了确保战车的冲击力，田忌事前对战车兵作了适度裁减。车上甲士减为每车两人或一人，车下步卒每车减为三十卒或二十卒，年长迟钝者全部改为弓弩手，所留甲士步卒都是较为精悍的劲卒。所以，楚军战车在平坦的河谷原野上展开，轰隆隆铺天盖地，威力大是惊人。

两翼的骑兵冲杀，又是另一番景象。越军的骑兵与战车本来就是越王姒无疆的直辖亲军，寻常都在中央主阵保护越王。偏偏今日以“海神天兵”做了主阵，骑兵战车被摆在了两翼，越王的重型战车也脱离了战车阵形，飞上了一座山包去指挥大军。楚军骑兵一出谷口便分为两路，一路杀向越军的三万骑兵，一路包抄越军的三百辆战车。越军的骑兵与战车本来缺乏训练，数十年来几乎没有经历过实战，战马、骑士、战车，都成了徒有其表的仪仗兵。相比之下，楚军毕竟长期与中原冲突，骑兵更是最经常使用的快速力量，基本的战力始终是稳定的。冲击越骑的这路楚军骑兵也是三万，兵力相当，按照骑战规矩，正是旗鼓相当。但一经在原野上展开，三万越骑却大见狼狈——旗帜散乱，盲目窜突，大呼长吼间纷纷人仰马翻。楚骑尚未冲杀到核心，越骑先自乱作一团，有的要冲过去保护越王，有的要与战车会合，有的要逃跑，有的要杀敌，自相冲突践踏，完全不成阵形。楚骑山呼海啸般杀来，吴钩闪亮翻飞，不到半个时辰，越军骑兵便告土崩瓦解。

另一路骑兵对战车，更是奇观。战车是老式重兵，骑兵是新军重兵。车战时代没有集团骑兵（散骑例外），所以也没有战车与集团骑兵交战的先例。目下，战车在中原战争中消亡，集团骑兵也没有过与战车交锋的战例。如此一来，这场车骑之战便成了无规矩可循的乱

战。战车与骑兵，都以快速奔驰为基本点，谁丧失了速度，谁便丧失了冲击力。战前，田忌给这两万楚军骑兵的战法是“百骑对一车，先车后卒”。按照越军战车一车百卒的军制，三百辆战车共三万兵力。楚军的一百骑对越军一百卒加一辆战车，也是旗鼓相当。谁知越军战车一开始奔驰迎击，山原上便大是热闹起来：越军的老旧战车一经剧烈颠簸，有断轴者，有折辕者，有甲士摔下战车者，有步卒被战车碾死者，甚至有车轮四散而战马只拖着车厢狂奔者……楚军骑兵冲杀间忍不住一片哈哈大笑。

日暮时分，战场的喊杀声沉寂了，昭关外唯有楚军欢呼胜利的声音。

整整两个时辰，越国的十五万大军土崩瓦解，姒无疆被乱军所杀，越军残部全部降楚。

在楚军的欢呼声中，楚威王在昭关举行盛大宴会庆功。张仪、田忌被楚威王请到了最为尊贵的中央位置，楚威王自己与随行大臣则全部在偏座。张仪洒脱不羁，见楚王相邀盛情难却，也就哈哈大笑入座了。田忌却是几番推辞，总算被楚威王扶到了案前，还是如坐针毡般大不自在。

“诸位臣工。”楚威王兴奋地举起了大爵，“一战灭越，全赖先生谋划、大将军统军大战之功！来，为先生，为大将军，干此一爵！”

“为先生！为大将军！干！”全场欢呼，个个痛饮。

“启奏我王。”令尹昭雎起身高声道，“臣请赐封田忌大将军三县之地，封号武成君，统率大楚兵马，北上与中原争霸。”

“臣等赞同！”楚国大臣异口同声。

楚威王爽朗大笑：“大将军，本王正有此意，就做楚国武成君如何？”

田忌一脸肃然，拱手答道：“楚王与先生本有定议，田忌只打一仗。”

张仪看看楚威王笑道：“楚王英明，岂肯食言自肥失信于天下？”

“噢，回头再议了。”楚威王岔开话题道，“先生、大将军对灭越后事有何见教？”

张仪悠然笑道：“越国立国一百六十四年而被楚灭，使楚开地千余里，增民两百万，几成半天下之势，天下待楚国将刮目相看也。然则，越国部族散居荒山、水泊、海岛，极难归心。欲得真正安定，化越入楚，尚需派出一支大军常驻越地十余年，待其民心底定后再行常治之法，方为上策。”

“大将军之见如何？”楚威王似乎更想听田忌的看法。

田忌坦然道：“先生所言，极是远虑深彻，田忌以为大是。”

“好！”楚威王拍案，“明日即派大军开赴越地，化越入楚……”

突然，大帐外马蹄声疾，大是异常。楚威王尚在沉吟间，辕门已经传来锐急的报号声：“房陵军使，紧急晋见——”话音落点，一人跌跌撞撞进帐，一身污秽血迹，扑在楚威王案前号啕痛哭。

帐中皆愕然变色，楚威王大是暴躁，拍案怒喝：“败兴！说话！”

“禀报我王。”军使哭声哽咽道，“秦军偷袭房陵，夺我府库仓廪，杀我两万余人，汉水之地三百里，全都让秦国占了……”

偌大军帐，骤然死一般沉寂，方才的隆重喜庆气氛片刻间荡然无存。汉水三百里土地尚在其次，房陵数百座粮仓府库的失守才当真令人心惊肉跳。那里储存了楚国十分之七八的粮食兵器财货，夺走房陵，无异于夺去楚国近百年的府库积累。对于任何一个楚国人，这都是难以忍受的噩耗。

死一般的寂静中，楚威王面色铁青，牙关紧咬，“咣当”将一只铜爵摔在地上。

令尹昭雎阴沉着脸站起，突然一声大喝：“张仪——给我拿下！”

田忌愤然高声道：“且慢！此事与张子何干？田忌敢请楚王说话。”

楚威王冷冷地瞅了田忌一眼，大袖一甩，转身而去。如此几番折腾，张仪竟然还愣怔在座中，苍白的脸上木呆呆没有丝毫反应。田忌大急，疾步上前掐住了张仪的人中穴，大喊一声：“张子——”

六　错也数也　不堪谈兵

昏暗的石屋里，遍体鳞伤的张仪终于醒了过来，恍惚间仿佛一场噩梦。

身下的石板是冰凉的，浑身是冰凉的，心也是冰凉的，那一线微光似乎也是飕飕的凉风，将那一丝朦胧混沌的感觉都变成了冰凉。睁开眼睛，张仪觉得很清醒又很朦胧，明明是一方凉冰冰的天地，如何却又感到热烘烘的一片焦躁？还是闭上眼睛想想，究竟发生了何等事情？如何自己突然变成了一片空白？

张仪深深吸了一口气，日间之事在一片冰凉潮湿中渗了出来——呵，军使来报，房陵被秦军偷袭，楚王摔了铜爵，昭雎喊了什么？是了，拿下张仪。对了，田忌还争吵了一阵，好像没用。以后的事么，

不用想了，还能如何？突然，张仪觉得很可笑，入楚原是名士，灭越之后更是尊神，如何正在被楚国君臣的香火供奉之时，虔诚的颂扬突然变成了一记闷棍？一谋之功，由人而神。一谋之过，由神而鬼。世间事当真如此滑稽？是也是也，当真滑稽。心念一闪，张仪突然大笑起来，边笑边唱："习习谷风，维山崔嵬。无草不死，无木不萎。忘我大德，思我小怨。"唱着唱着，又飘飘然去了……

再次醒来时，张仪浑身软得酥了一般，透体的冰凉如何又换了轻飘飘暖洋洋，仿佛大醉之后一般？那是什么声音？窸窸窣窣隐隐约约的好像就在身边？张仪费劲地睁开眼睛，却见一个人跪坐在身边，似乎还在低声哭泣，闭闭眼睛再睁开，张仪相信这不再是梦，不再是醉眼昏花，这是真实的。

"绯云？是你么？"张仪含混地嘟哝了一句，那张嘴仿佛不是自己的。

"张兄！你，你终于醒了……"哭声停了，泪珠却滴在了张仪脸上。

"绯云。"张仪慢慢张开嘴巴，"看，看，我的舌头还在么？"

绯云"扑哧"笑了，边抹眼泪边点头："在，在吔。"

"好，好。"张仪长长地喘了一口粗气，"但有三寸舌在，张仪，还是张仪。"

"先别说话，我给你喂点儿热米酒。"绯云轻柔地扶起张仪倚在自己肩头，转身拿过一个布套包裹的铜壶，将壶嘴儿搭在张仪嘴唇边，"来，喝下去会好些。"香甜温热的米酒一入口，张仪大感干渴，咕噜咕噜牛饮般吞咽起来，一壶热米酒顷刻全部干净。张仪大感精神，四顾打量，发现这是一间竹墙茅屋，透过半掩的木门，一座苍翠

的山头横在眼前，似曾相识。“绯云，这，这是何处？”张仪惊讶得有些结巴起来。

“长阳谷，田忌隐居之地。”

“如何能在这里？田忌何在？”

“张兄莫急。”绯云叹息了一声，“我这就说给你听……”

昭雎缉拿了张仪。田忌大急，一面教绯云到令尹大帐打探，一面连夜紧急求见楚威王。绯云火急赶去，用一百金买通了令尹府一个军吏，才得以守候在令尹府门厅等候。夜半时分，田忌匆匆赶到，出示了楚王的金令箭，才强迫昭雎放出了遍体鳞伤的张仪。出得令尹府，田忌一句话也没说，连中军大帐都没有回，就亲自驾着一辆战车将张仪主仆送到大江边。这时，一艘轻便快船已经在江边等候了。朦胧月色下，田忌对绯云说：“先生重伤，好生护持。我稍后便归。余事不用操心，上船便知。”说完匆匆走了。

上得轻舟，一个精悍的年轻人来到舱中对绯云说：“我乃将军族弟，名叫田登。小哥但放心看护先生便了。这是一个红伤药箱，小哥想必会打理红伤。”绯云急忙点头谢了，便在一支粗大的蜡烛下埋头打理昏迷不醒的张仪。整整一个时辰，绯云才将张仪的全部伤口擦洗上药完毕。这时田登又来到舱中，见张仪已经安然昏睡，方才对绯云说了田忌的安排。田忌叮嘱：楚国君臣正在嫌恶张仪，更兼昭雎险恶，先生不能留在昭关，须得先回长阳谷疗伤，待痊愈后再作他图。如此漂漂荡荡地走了六天，才回到了这云梦泽的长阳谷。

“将军如何，他没受牵累么？”张仪急问。

“田登说，楚王与将军又做了一个交换：将军须统兵收复房陵，楚国方能放人。将军坚执要楚王先放出张兄，否则不接受交换。僵持半

个时辰，楚王才出了令箭。送走我等，楚王便敦促将军连夜带兵北上了。田登安顿好我等，也随后追赶将军去了。”

张仪听得愣怔，良久道：“绯云，你去歇息，我好生想想。”

“哎，做好饭我便来吔。”绯云收拾了零碎物事，扶张仪躺好，轻手轻脚地出去了。

田忌统兵北上的消息使张仪大感意外。田忌为自己开脱辩解，这是很正常的；连夜赶到楚王行辕解救自己，也属该当之行。毕竟，是张仪给田忌创造了重新返回齐国的机会，而且准备共事图谋振兴齐国。利害关联，作为报答也都是题中应有之意。可是，以统兵收复房陵为交换，就大大超出了报答举动。秦国新军绝非越国的乌合之众可比，楚国的老战车与半新半旧的骑兵如何能收复房陵？秦军能够千里奔袭，谋划者与统兵大将一定都是非凡人物，岂能没有充分的迎战准备？楚军北上，岂非以卵击石？田忌作为当世已经成名的老将，历来用兵慎重，一个牛刀杀鸡的对越之战，尚且是战战兢兢如履薄冰，岂能对秦楚实力心中无数？更重要的是，如此交换，将使田忌在楚国越陷越深，楚人薄情寡恩，败了走不脱，胜了不能走，后患将是无穷尽的。实际上，做出如此交换，田忌等于将自己的后半生全部押给了楚国，重回齐国的愿望很可能因此而永远无法实现，对于一个齐国王族子孙而言，永远地客居异国，老死异乡，那真是一曲磨人终生的悲歌。

显然，田忌将自己押在楚国，楚国对张仪的恨意才会稍减，他张仪才算彻底地脱离了险境，才有安全养息的可能。张仪啊张仪，你值得田忌付出如此牺牲么？若是挚友知音如俞伯牙钟子期者，自然是士为知己者死，死而无憾。可张仪之于田忌，却只是初次结识，既算不得挚友，更算不得知音。张仪为田忌返齐奔波，也只是出于为自己物色力量的利益之需，本来就是“权衡利害决其行”，所以张仪对田忌也从来不从“义”字上说事，甚至也不从“道”字上说事。豪放不羁的张

仪，对人对事从来不讲虚伪烦琐的情义理礼，而只追求透彻地把握利害关联。田忌虽寡言，却睿智，岂能不知策士纵横之准则？所以，张仪与田忌谈不上情义之交。那么，谈事定策的见识方面呢？似乎更与知音不搭界。

秦军偷袭房陵，田忌是经过认真揣摩，事先作为唯一的危险提出来的。而张仪，却不假思索地立即否定了田忌，最终也导致了楚王对田忌的否定。事实上，田忌并没有赞同张仪的看法，但却也没有像策士那般据理争辩，非要见个你高我低。现下想来，田忌的那句话是有道理的："兵家法则，后方为本，但求防而无敌，不求敌来无防。"

回想起来，张仪真是不可思议，当时自己为何对如此要紧的兵家格言充耳不闻，那么一阵笑谈，便否定了一个当世名将的深思熟虑？张仪啊张仪，身为名门策士，如此浅薄轻狂，实在是天下笑柄。当房陵军使急报噩耗时，你张仪震惊得面色灰白，呆若木鸡般连话也说不出来，不觉得羞愧么？！

心念及此，张仪苍白的脸色涨得通红，生平第一次生出了无地自容的感觉。仔细想来，自己对秦国从来不甚了了，偏偏竟莫名其妙地蔑视秦国。对兵家战事之学，自己从来就是皮毛耳耳，偏偏竟莫名其妙地轻率谈兵。张仪啊张仪，与苏秦的沉稳与透彻相比，你是何等的浅薄浮躁？苏秦常说："锋锐无匹，吾不如张仪也。"张仪对苏秦的这种称赞，每每总是大笑一通，口中"非也非也"，心里却是很得意的。这次，也是生平第一次，张仪蓦然醒悟，自己与苏秦相比，实在是差了一筹。

木门半掩，昏黄的阳光长长地铺在了茅屋的厅堂，张仪盯着枕在山头的那一轮残阳渐渐沉沦，一线冰凉的泪水涌上了苍白的面颊。

猛然，他心头一阵震颤，霍然挺身坐起，却又低低地闷哼了一声，沉重地倒下，压得身下的竹榻吱呀吱呀一阵大响。咬牙片刻，他

又重新坐了起来，抹抹额头汗水，撑着竹榻缓缓站了起来。四顾打量，他看见了门后那根撑门的风杖，试图走过去拿那根风杖助力，不想方得抬脚，膝盖便一阵发软，“咕咚”坐在了地上。张仪哈哈大笑，兀自摇头嘟哝：“昨日英雄盖世，今日步履维艰……”喘息得一阵，又全神贯注地两手撑地着力，竟缓慢地站了起来。咬牙挪得两步，便将那支风杖抓在了手里，虽摇摇晃晃却总算没有跌倒。借风杖之力，张仪站着稳住了气息，自觉那种眩晕飘浮和眼前的金星慢慢消失，一身大汗之后，觉得大是清醒。拄着风杖，张仪一步一步地挪出了门外。

夕阳西下，一抹血红的晚霞还搭在苍翠的峰顶，一缕袅袅扶摇的炊烟正融进苍茫的暮色，三面青山如黛，谷底澄江如练，谷风习习，山鸟啁啾——多么美好的河山，多么美好的尘世。瞬息之间，张仪生出一种恍如隔世的感觉，痴痴地伫立在晚风之中。

“张兄——”随着脆亮急切的呼唤，绯云急匆匆赶来，“吔！你敢站在这儿？田忌这望乡台是临渊孤石，有多险！不知道么？快下来，慢点儿，踏实了，哎，对了。”

张仪被绯云一顿嚷嚷，下得孤峰高台，方才回过神来，抬头正要说话，却惊讶地盯着绯云哈哈大笑起来：“是了是了，这才是真山真水嘛！”绯云大窘，捂着脸笑道：“你不见了，人家顾不上了吔。”张仪高兴地点着风杖笑道：“好啊好啊，我张仪有个小妹了！”

张仪在长阳谷秘密养伤，绯云全副身心地操持料理。这长阳谷本是隐居之地，除了盐巴铁器等物要上市购买外，一切都是自耕自足。下厨做饭，就要先到菜田摘菜，到井中汲水，若米面没有了，还得捣臼舂面，便成了古人常说的“儿女常自操井臼”。更不要说还有自酿米酒、浆洗缝补、采茶炒茶、洒扫庭除等活计。但最要紧的，还是全力侍奉重伤的张仪，煎药喂药、擦洗伤口、敷药换药、扶持大小解、昼夜守候。绯云虽是精明利落，也忙得陀螺般转。

长阳谷原是留有两个守庄老仆，可绯云坚执自己料理一切，除了田中粗重活计，绝不要仆人帮忙。这些细碎烦琐而又连绵不断的活计，要做得又快又好又干净，便不自觉地要遵从一些基本规则：下厨戴围裙，头上包布帕，长发盘成发髻，喂药换药要跪坐榻前，浆洗缝补免不了要飞针走线。每日操持忙碌之中，绯云竟渐渐忘记了原来长期训练成的男身习惯，此刻风风火火赶来，头戴布帕，腰系围裙，一支玉簪插在脑后发髻上，长长的云鬓细汗津津，丰满的胸脯起伏喘息，眼波盈盈，白皙红润，活脱脱一个干练的美少女。张仪如何不惊叹?

母亲将绯云交给他时，并没有说绯云是个少女。游历蹉跎，虽说也常常觉得绯云显出顽皮可爱的女儿神态，但也只是心中一动而已，张仪并没有认真去想。毕竟，少男少女之间的差别并不是泾渭分明的，而且也确实有那种音容笑貌相类于少女的少男。但更重要的是，张仪出身寒门，襟怀磊落而又洒脱不羁，对仆人历来不做贱人看，也不想无端地去追问这些一己之秘。在他看来，绯云不说，那便是不能说不愿说或者无甚可说，又何须使人难堪？今日绯云如此景象，他自恍然大悟，心中莫名其妙地大是畅快。

“吔，别站风里了，回去。”绯云羞涩地小声嘟哝。

“绯云。”张仪突然正色道，“必须离开长阳谷，收拾一下，后半夜走。”

“吔！这是为何？你伤还没好，走不得。”绯云一急，声音又尖又亮。

“吔，你不知道么？”张仪学着绯云独有的惯常口吻笑道，“田忌换我，身不由己，将我安顿在这里，也本是权宜之计。只要我在这里住，田忌便不能甩开楚国。将心换心，我要给田忌自由，他绝不想在楚国陷得更深。必须走！”

“没有人知道我们住在这里啊？”绯云还是想不通。

“小孩子话。”张仪“笃笃笃”地点了点风杖，“那房陵是昭雎封地，秦国挖了他老根，他恨死我了。纵然楚王放我一马，昭雎也会寻找我的。他是令尹，权势大了，这里决然逃不出他的密探刺客。”

“吔！”绯云惊出了一身冷汗，“那就快走！到齐国的路还算好走。”

“还能回齐国？”张仪苦涩地一笑，“回家，回安邑老家。”

“张兄，你……”绯云看见张仪眼中泪光，哽咽起来，却又立即咬牙忍住，“好，回老家。走，你先歇息养神，我去准备便了。”

四更时分，月明星稀，一叶独木扁舟漂出了滚滚滔滔的长阳山溪，漂进了水天一色的茫茫云梦泽，漂向了遥远的北方彼岸。

“张兄，你在想甚？好痴吔。”绯云的声音在桨声中飘荡着。

“苏秦。他为何选择了秦国？”

“他觉得秦国好吔。还能有甚？”

张仪哈哈大笑：“倒也是！并无甚个奥妙。只是啊，我也得对秦国重新估量了。这老秦忒恶，跌我出门一个嘴啃泥，忘不了也！”

---

1. 钟离，今安徽凤阳东北地区；居巢，今安徽寿县东南。
2. 阖闾城，后称姑苏，今苏州城。
3. 柏举，今湖北麻城东部。
4. 繁阳，今河南新蔡北部。

5. 郡城，今湖北宜城东南。

6. 彭蠡泽，古代长江大湖泊之一，在今九江区域。

7. 安陆水面，古代云梦泽东部，当在今武汉区域。

8. 昭关，今安徽含山北部的小岘山地区。

第五章　天地再造

一　异数中山狼

一个多月了，苏秦总算进入了上郡，走到了秦长城脚下。

回洛阳的大道是东出函谷关，非但路近，而且沿途人烟稠密多有驿馆，穷路富路都很方便。可苏秦不想走大道，不想教任何人看见自己这潦倒模样。出得咸阳时分，他已经孑然一身了无长物，唯一的一个青布包袱中，还只是不能吃不能喝且越来越显沉重的几卷竹简，直与乞丐一般无二。理论起来，一次说秦失败，也远非陷入绝境，还完全可以继续游说其他几个大国，毕竟成就霸业的雄心绝非秦国一家。可是，一次莫名其妙的车痴之祸，竟使自己一夜之间变成了赤裸裸的穷汉子，举步维艰，如何能去周旋于王公大臣之间？苏秦倒是闪过一个念头，去燕国，燕姬一定会帮助自己。认真一想，不禁失笑。燕姬初为国后，纵然想帮自己也未见得能使上力。纵然燕姬能使自己衣食不愁，可那无聊的日子受得了么？若在燕国再度被困，那可就真正地陷入绝境了。

苏秦在北阪道边想了整整一夜，最后终于想定，只有回家。

苏秦选择的这条路很生僻，与其说是路，还不如说只是个方向——出咸阳北阪，经云阳、栒邑直入北地郡，再沿秦长城到上郡的阳周(注)，而后东过大河，经离石要塞再南下回洛阳。且不说这条路比函谷关大道远了多少倍，更重要的是，在进入魏国河内地区之前，这是一条越走越荒凉的险道。可苏秦顾不得那么多，他只有一个念头，不

要见人，悄悄回家。至于吃苦冒险，那是上天对自己荒唐行径的惩罚，原是罪有应得。

夕阳将落，河西高原已经湮没在暮色之中了。披着晚霞的夯土长城像是一道鳞光闪闪的巨龙，顺着山脊蜿蜒地伸向了东北，直达遥远的云中大河南岸。无边林木覆盖了千山万壑，极目望去，一片苍苍莽莽的空旷寂凉。山风呼啸，林涛隐隐，唯有长城亭障上那一缕袅袅飘散的炊烟，那一阵召唤巡骑的悠扬号角，给这荒莽的山林沟壑增加了一线生机。

这便是名闻天下的河西高原，一片人烟稀少的荒莽山地。

苏秦从来没有到过河西之地，以往也确实难以理解，秦魏燕赵与阴山胡人为何要反复争夺这片荒莽的高原？一百多年征战厮杀，死人无算，争来这片荒凉的山塬究竟有何大用？这次从关中跋涉北上，历经山山水水隘口亭障，才明白了这荒莽的河西高原是多么重要的必争之地。如果仅仅从生计上看，这里多是山林沟壑，既没有适合放牧的广阔草场，又没有多少值得耕耘的良田，无论谁占领这片高原，都不能得到当时极为缺乏的人口农田与牛羊。

但若从国家争霸的整体上看，河西高原便光芒四射。它是矗立在整个大中原腹部的制高点，谁雄踞河西高原，谁便对四面势力（北方匈奴、东方燕赵、西部秦戎、南部魏韩）有了居高临下的威慑力。魏国占领河西的五六十年，正是魏国的最强盛时期。秦国收复了河西，便立即成为鸟瞰中原、威慑北胡的强势大国。秦国要确保河西高原，靠的就是西边的大河天险，东边的千里长城。商鞅收复河西后，将大河天险延伸到了东岸的离石要塞，将秦国原来的旧长城一直修筑到了云中[注]之地。如此一来，河西高原成了稳定的老秦本土，秦国便真正成了被山带河的四塞之国。天时地利，何独佑秦国也？

饥肠辘辘地感慨嗟叹了一番，苏秦不禁失笑，暗自说声“惭愧”，连忙坐在一块山石上铺开包袱布，开始大咥起来。这是老秦人的狩猎路饭，一块半干的酱牛肉夹进厚厚的大饼，再加几根小葱，便是一顿结实鲜辣的路饭。苏秦食量本来不大，可一个多月跋山涉水下来，竟变得食量惊人，每次开吃都将所带路饭一扫而光，兀自感到意犹未尽。饶是如此，也还是变成了一个精瘦黝黑长发长须的山汉子，任谁也认不出这是昔日的苏秦。吃完路饭，苏秦到山溪边咕咚咚牛饮了一通，又跳进水里擦洗了一番，这才感到清凉了许多。收拾好自己，看看太阳已经完全下山，天色就要黑了下来，连忙背起包袱提起木棒，又开始了跋涉。

夜行昼宿，这是老猎户教给苏秦的“河西路经”。

一路行来，苏秦是讲书换食。每有农家可夜宿，不管老秦人如何朴实好客，苏秦都要给主家的少年子弟讲一两个时辰的书，以表示报答。走到白于山麓(注)时，农户渐渐减少。一打听，才知道自从商鞅收复河西之后，将散居深山的农户全部迁到了河谷地带，建立新里（村）推行新法，山林中只留下世代以狩猎为生的老猎户。那一日，天色已经黑了，却看不见一户人家。苏秦正在着急，却遇见一个老猎户狩猎归来，邀他到家中做客。那是山坳里的一座小院子，大石砌墙，石板垒房，老猎户一家在这简陋坚固的山石小院里已经居住了四十余年。老人有两个儿子，都在深山狩猎未归，家中只有老夫妇留守。苏秦无书可讲，便与老人在山月下谈天说地，请教河西路情民风。老人见苏秦是个大世面人，谈吐豪爽快意，一发打开话匣子，将“河西路经”整整说了个通宵。

“河西山路两大险，地漏中山狼。”这是老人最要紧的告诫。

所谓地漏，说的是那些被林木荒草覆盖的无数沟壑山崖。老猎户说，大禹治水的时候，这河西高原被大大小小的河流山溪冲刷切割得

沟沟坎坎峁峁墚墚，山崖多，山坑更多；偏偏又是遍山的林木荒草，一眼望去的平坦山塬，走起来却是险而又险；一不小心，便要掉进树枝荒草下的山崖山坑。老人说，许多山坑深不见底，通到了九地之下，掉下去便没有救了。秋冬草木枯萎，“地漏”之险稍好一些。夏日草木葱茏，最是危险。由于这种“地漏”之险，河西人行路都有一支长长的木棒探路，而且大都在白天走路。

“可你不行。不能白天走。”这是老人的又一告诫。本地人行路大多是短途短时，自然是白日最佳。但对长途跋涉竟日行走者，却要白天睡觉，晚上走路。老人说：“一出白于山，荒山老林无人烟。”长行路，必定疲惫不堪，夜里一旦睡死，便有极大危险。只有白昼时日选个安全避风的山旮旯，方可睡上一两个时辰。且次日再睡，一定要离开昨日地点六十里以上，否则仍不能安宁。

这一切，都是因为河西高原还有最大的一个危险——中山狼。

河东有个中山国，乃是春秋早期的白狄部族建立的。那时，西北方的戎狄胡游牧部族大举入侵中原，与东南部的苗夷部族一起，对中原形成了汪洋大海般的包围。白狄是其中的一个部族，占据了晋国北部的山地河谷。后来齐桓公尊王攘夷，联合中原诸侯连年大战驱赶夷狄，终于将入侵的游牧部族赶出了中原大地。这时，晋国北部的白狄却已经化成了半农半牧的“晋人”，被晋国当做属地接纳了。后来晋国衰落，智魏赵韩四家争斗不休，白狄又野心大起，趁机自立为诸侯邦国，叫做了“中山国”。中山国建立不久，便被新诸侯魏国吞灭了。后来吴起离魏，魏国军势减弱，白狄部族又从草原大漠卷土重来，中山国又神奇地复国了。这个中山国虽然说不上强大，但却好勇斗狠，横挑强邻，死死咬住燕赵两国不放，居然还小胜了几次，被天下人看做与宋国一般的二等战国。

中山国声名赫赫，一大半是因了这中山狼。

老猎户说，中山狼都是妖狼，狡猾赛过千年老狐，凶残胜过虎豹。它认人记仇，遇上落单的路人，绝不会一下子扑上去将人咬死，而是跟着你周旋挑逗，直到这个人筋疲力尽心胆俱裂，才守在你身边慢慢撕咬消受；若有人打杀了狼崽，中山狼便会跟踪而至，日复一日地咬死你家的猪羊牛鸡，再咬死你家的小孩女人，最后才凶残地吞噬主人。更有甚者，中山狼能立聚成群。寻常时日，你无论如何看不见狼群。但若有孤狼遇敌，这孤狼伏地长嗥，片刻之间便会聚来成百上千只中山狼，连虎豹一类的猛兽也吓得逃之夭夭。河西高原的猎户以剽悍出名，可是却不敢动这中山狼。魏国占领河西高原的几十年里，中山狼几乎就是河西高原的霸主。狼灾最烈时，魏国军营的游骑夜间都不敢出动。河西高原人烟稀少，一大半都是这中山狼害的。

老人说，早先晋国的权臣赵简子曾经以狩猎为名，率大军三次杀狼，中山狼一度不见了踪迹。可中山国复活后，这中山狼也神奇地复活了。商君收复河西后，为保境安民，下令五千铁骑专门剿灭狼群。说也怪，这秦军铁骑仿佛天生就是中山狼的克星，狡猾凶残的中山狼硬是被他们杀怕了。秦军总是以三五小骑队驮载带血的牛羊引诱狼群聚集，而后大队铁骑从埋伏地猛烈杀出，穷追狼群，每“战”必杀中山狼数百头以上。经过三五年的灭狼战，河西高原的中山狼渐渐少了。“还是要小心。猎户都知道，妖狼还没有死绝。”老人重重地叮嘱。

苏秦听得惊心动魄。他想不明白，这中山国与河西高原非但隔着横亘百里的崇山峻岭，还隔着一道惊涛骇浪峡谷深深的大河天险，中山狼如何就能翻山渡河而来？天地造化，当真是神秘莫测。苏秦原是听老师说过，中山狼是天下异数——白狄部族有驯兽异能，他们当年南侵时从草原大漠带来了漠北狼群，这种狼以中山国山地为巢穴，却很少伤害白狄人，只是成群地流窜邻国，使燕赵魏秦头疼不已。中山国四邻都是强大的战国，但若无充分准备和精锐大军，都不想与这个“狼国”纠缠。中山狼对于中山国来说，简直不亚于十万大军。

那时候，苏秦听了也是听了，只是将老师这“顺便提及”当做了一段天下奇闻，没有上心。如今想来，这中山狼竟远非“奇闻古经”四字所能了结，它是实实在在的灾难，匪夷所思的天地异数。

老人很是周到细心，特意给苏秦削磨了一根青檀木棒。这种青檀木坚如精铁，叩之有金石之声，寻常利刃砍下连痕迹也没有。五尺长短，粗细堪堪盈手一握，极是称手。老人说，河西人几乎都有一根这样的青檀木棒，猎户们都管它叫“义仆”。这“义仆”可探路，可挑包袱，可做手杖，当然更重要的是打狼，简直比那口长剑还管用。

苏秦算得多有游历了，夜路也走过不少，可那都是一半个时辰的夜路而已，月明风清，倒有一种消遣情趣。可如今这夜路大大不同，从傍晚走到日上三竿，还不定能寻觅到一个合适的山旮旯睡觉。纵然有了山旮旯，也往往是一睡三醒，但有异动就猛然跳起。睡不踏实，那浓浓的睡意就老是黏糊在身上。夜晚上路，走着走着睡着了，不是在石缝里扭了脚，便是在大树上碰破了头，再不然就是衣服挂在了野枣刺上，有两次还差点儿掉进了“地漏”。几个晚上下来，苏秦已经是遍体鳞伤衣衫褴褛了。但苏秦还是咬着牙走了下去，实在走不动了，便靠在孤树或秃石上喘息片刻，困得眼睛睁不开时，便用握在手心的枣刺猛扎自己大腿，往往是鲜血流淌到脚面，自己才清醒过来。

夜路的最大危险，当然还是中山狼，且不说还有山豹虫蛇等。老猎人教给苏秦的诀窍是：“有树上树，无树钻洞，无洞无树，装死。”上树钻洞的事儿是家常便饭了，虽然还不能说敏捷如灵猿，但在苏秦说来，已经觉得自己与山猴相差无几了。有几次，苏秦还在枯树枝杈上睡了一觉，下来后精神大振，高兴得直跺脚。只有“装死”的事儿，还从来没有做过。老猎户说，中山狼从来不吃死物，万一在白日睡觉时骤然遇见中山狼，便要装死。这本来就是“险中险”，幸亏苏秦警惕灵动，一直没有碰上。

三日后，苏秦出了阳周要塞，顺着长城又向东走了两夜，太阳升上山顶时，终于看见了通向大河的山口。一鼓作气又赶了半个时辰，苏秦已经站在了山口大道边。向东望去，离石要塞的黑色旌旗影影绰绰，横跨大河的白石桥已经是清晰可见了，身后大道边的山坳里是一座秦军营寨，鼓角马鸣隐隐传来。军营边一个小小村落，袅袅炊烟随风飘散，鸡鸣狗吠依稀可闻，初秋的朝阳温暖如春，辽阔的山塬如仙境一般。

“噢嗬——有人了——”苏秦兀自跳着喊了起来，当真是恍若隔世。

比起长城山地，这里便是阳关大道了。“比山旮旯强多了，何不在此大睡一番？”苏秦念头一闪，顿时便觉浑身无力，软软地倒在了光滑的山岩上……

不知过去了多长时分，朦朦胧胧的苏秦觉得凉风飕飕，“对，该起来了。”陡然，苏秦觉得不对，是何声音？如何与父亲的牧羊犬大黄一般哈哈喘息？这里哪会有大黄？中山狼！心念一闪，陡然一身冷汗。

苏秦强自镇静，眼睛微微睁开一道缝隙，立即倒吸了一口凉气——漆黑夜色下，一只硕大的侧影就蹲在他身边五六尺开外，浑身白毛，两耳直竖，一尺多长的舌头上吊着细亮的涎水，哈哈喘息着，昂首望着天上的月亮——不是中山狼却是何物？！瞬息之间，一阵冰凉如潮水般弥漫了全身。

正在此时，中山狼仰天长嗥，一连三声，嘶哑凄厉，在茫茫旷野山鸣谷应。苏秦猛然想起老猎户的话：白毛老狼是中山狼的头狼，最是狡猾邪恶，每遇活物便守定不走，召唤它的妻子儿女和臣服它的狼群前来共享。看来，这是一只白毛老头狼无疑了，如何对付它呢？苏秦下意识地悄悄握紧了压在身下的青檀木棒，却是丝毫不敢动弹。“打狼无胜算，只有装死。”这是老猎户的忠告。可是，这只老头狼显然早

已识破他不是死人，正在召唤同伴来享用，装死是不管用的，难道等着狼群来撕咥了自己？不！苏秦不能这样死去！滚下山崖？对，滚……

正在苏秦屏住呼吸要翻身滚崖时，骤闻崖下大道马蹄如雨，秦军铁骑路过么？没错，这是唯一的机会！心念电闪，苏秦骤然翻身跃起，大吼一声“狼——”抡圆了手中青檀棒向中山狼腰上砸下。那中山狼闻声回头，“嗷”的一声蹿出棒头，铁尾一扫，长嗥着张开白森森的长牙，正对着苏秦凌空扑来。“狼——”苏秦又是一声大吼，抡棒照着狼头死力砸下。只听“咣！嘭！”两声，那根硬似精铁的青檀棒竟拦腰断为两截。苏秦浑身一阵剧烈的酸麻，软软地倒了下去。那只老狼却只是大嗥了一声，滚跌出几尺，却又立即爬起，浑身白毛一阵猛烈抖擞，又猛扑过来……

正在这千钧一发之际，马蹄暴风雨般卷来，一支长箭带着锐利的呼啸“嘭”地钉进了中山狼后臀。全力前扑的老狼“嗷”的一声坐地跌倒，一个翻滚消失在山岩之后。

“快！救人！四面提防！”马队中一个粗嗓子高声大喊。

一骑士飞身下马抢上山岩：“什长，人死了！”

“胡说！带人上马！”

突然，一阵“呜——呜——”的吼声仿佛从地底生出，沉闷凄厉而旷远，山头河谷都生出了共鸣回应。

“头狼地吼了！点起火把！黏住狼群——”

什长话音方落，四野连绵地吼，火把圈外的暗夜里顿时飘来点点磷火，越聚越多，片刻间便成了磷火的海洋。风中飘来奇异的腥臭与漫无边际的咻咻喘息声，在河西高原消失已久的中山狼群复活了。

面对无边恶狼，战马嘶鸣喷鼻，惊恐倒退，一时有些混乱起来。什长嘶声怒吼：“圆阵不动！放下马甲！紧急号角——”随着什长吼声，三支牛角号尖厉地划破夜空，一连三阵，短促而激烈。十骑士同时走马，迅速围成了一个背靠背的火把圈子，五人弓箭五人长剑地配对花插，一阵锵锵声响，战马腹部与马腿立即放下了一层铁皮软甲。这是秦军铁骑的诱狼小队与狼群对峙的独特阵法：狼群成百上千，小股骑队绝不能贸然展开冲杀，也不能被狼群冲入马队，一旦陷入纠缠，杀不尽的狼群必然将马队分割撕咬，其后果不堪设想。寻常情况下，狼群的主动攻击比较谨慎，至少在半个时辰内要反复地“侦察与部署”。恰恰这半个时辰，便是秦军大队铁骑所能利用的路途时间。

谁知十人骑队刚刚列成圆阵，便听狼群中一声长嗥，那头苍毛老狼猛然冲进了火把圈子，后臀上的羽箭还颤巍巍摇晃。它蹲坐在火把之下，昂首冷冷地盯着战马骑士，从容地将硕大粗长的嘴巴拱到地上，“呜——”地发出一声长长的沉闷凄厉的嘶吼。随着这声地吼，火把圈外的汪洋磷火骤然发出惊心动魄的嗷嗥群吼，随着吼声，狼群蹿高扑低地从四野拥向火把。

“杀——顶住——”什长令下，骑士们的弓箭长剑同时射杀，几十只中山狼顿时血溅马前。中山狼但成群攻击，从来都是前仆后继不怕杀，十人骑队面对蜂拥扑来的千百只恶狼，无论如何是顶不住半个时辰的。

陡然，山塬上号角大起，火把遍野，杀声震天，马蹄声如沉雷隆隆滚过，秦军大队铁骑潮水般压了过来。蹲在山岩上的带箭老狼一声怪嗥，成千上万只中山狼竟一齐回头，骤然消失在无边的暗夜之中。铁骑火把也在山塬上成巨大的扇面形展开，喊杀穷追，直压向大河岸边……

苏秦醒来的时候，发现自己躺在一顶军帐里。一个壮实黝黑的年轻士兵正在帐中转悠，见他醒了，惊喜地喊了起来：“人醒了！千夫长

快来——”便听脚步匆匆，一个顶盔贯甲手持阔身短剑的将军走了进来，径直到军榻前笑道：“先生好睡，整整三天了，能起来么？”

苏秦虽还有些懵懂飘忽，但也明白这必定是秦国军营，奋力坐起下榻，摇摇晃晃拱手作礼：“将军大恩，没齿难忘。”

千夫长哈哈大笑着扶住苏秦：“先生哪里话？引来狼群，聚歼除害，这可是先生大功呢。”

“你们，杀光了中山狼？”苏秦大为惊讶。

“不敢说杀光，也八九不离十。”千夫长显然很兴奋，一手扶着苏秦，一手比划着，“这是河西残留的最后一群中山狼，两千多只，追了三年都没有拢住。不想教先生给引了出来，一战杀了一千八百只中山狼。最大的战果，是杀了那头白毛老狼！那是狼王，偏偏就教你遇上了，先生命大得很！”

“惭愧惭愧。”苏秦连连摆手，“若非大军铁骑，早已葬身狼腹了。”

“来，先生这厢坐。”千夫长扶着苏秦坐到军案前，转身吩咐，“三豹子，给先生拿吃喝来，不要太多，快！”

“知道。”那个年轻壮实的士兵腾腾腾大步去了。

片刻之间，三豹子捧盘提壶走了进来：一个是布套包裹的大陶壶，壶嘴还冒着丝丝热气，大木盘中是一张白白厚厚的干饼，一盆已经没有了热气的带骨肉，还有几疙瘩小蒜(注)。苏秦但闻肉香扑鼻，顿觉饥肠辘辘，不待千夫长说“请”，便伸手抓起一块带骨肉大嚼起来，只觉得生平从未吃过如此肥厚鲜美的肉味。眼见盆中肉完，苏秦抓起温软的大饼一扯，一手将盆中剩余的碎肉全部抓起塞进大饼，咬一口大饼，向嘴里扔进一疙瘩带皮小蒜。肉饼吃光，三豹子已经将大陶壶

中的浓汤倒入盆中，苏秦双手端起咕咚咚牛饮而下。片刻之间风卷残云，吃得一干二净。苏秦满头大汗，兀自意犹未尽，双手在身上一抹，又用残破的衣袖擦了擦嘴角。

“咥得美！”千夫长一阵大笑，“先生猛士之风，高人本色。”

“见笑见笑。”苏秦不禁红了脸。

“先生可吃出这是甚肉？”

苏秦一怔：“好像？”却总也想不起方才吃肉的味道，忍不住也哈哈大笑，“囫囵吞下，浑不知肉味也。”

“狼肉！中山狼的一只后腿。”

“啊！狼肉？”苏秦始而惊愕，继而大笑不止，“狼可咥人，人可咥狼，谁咥谁，势也！”

千夫长拱手笑道：“先生学问之人，末将佩服。三豹子，拿先生的竹简来。”三豹子快步从后帐拿出一个青布包袱放到军案上，千夫长打开包袱笑道：“先生发力猛烈，这些竹简全被震飞了。杀完狼群，清理战场，方才搜寻捡回了。军中书吏看不懂，不知缝连得对不对，先生查查了。”

“多谢将军了。”苏秦深深一躬。

“先生不必客气，请先擦洗换衣，末将还有求于先生。三豹子，带先生擦洗。”

“是。先生跟我来。”三豹子领着苏秦走进一道大布相隔的后帐，指着一个盛满清水的大木盆道，“先生自擦洗了。这是千夫长的一套衬甲布衣，先生且先将就换了。”说完走了。

苏秦已经脏得连自己都觉得酸臭难耐，脱下絮絮绺绺的破衣烂衫，痛痛快快地擦洗了一番，换上了短打布衣，顿觉浑身干爽舒适，精神大是振作。千夫长从帐外回来，见苏秦虽是长发长须一身短布衣，却是黑秀劲健别有一番气度，不由笑道："末将没看错，先生出息大了。三豹子，上茶。先生坐了。"待苏秦坐定，三豹子斟好殷红的粗茶，千夫长庄重拱手道："敢问先生高名上姓？何国人氏？"

"在下苏季子，宋国人，师从许由农家门下治学。"苏秦料到迟早有此一问，早已想好以自己的"字"作答。这个"字"除了老师、家人与张仪，很少有人知道，叫的人更少；学问门派，则是因为自己对农家很熟悉，宋国又离洛阳很近，便于应对。苏秦打定主意不想在这番"游历"中留下痕迹，自然不想以真面目示人。

"先生以何为生？欲去何方？"

"农家以教民耕作术为生，在下此次奉老师指派，来河西踏勘农林情势，而后返回宋国。"

"是这样。"千夫长笑道，"国尉司马错求贤，末将看先生非寻常之士，想将先生举荐给国尉谋划军国大事，不知先生意下如何？"苏秦暗暗惊讶，一个千夫长只是军中最低级的将军，能直接向国尉举荐人才？不由微微一笑："将军与国尉有亲么？"

"哪里话来！"千夫长连连摇手，"国尉明令，举贤为公，不避远近亲疏，但有举荐，必答三军。无论任用与否，国尉都要向三军申明理由。先生放心，秦国只认人才。"

苏秦心中慨然一叹："贤哉！司马错也。此人掌秦国军机，列国休矣。"却对千夫长拱手笑道，"在下于军旅大事一窍不通，只知农时农事耳，况师命难违，委实愧对将军了。"

“哪里哪里！”千夫长豪爽大笑，“原是末将为先生一谋，先生既有生计主张，自当从业从师，何愧之有？”

“季子谢过将军了。”

“既然如此，军中也不便留客。”千夫长快捷爽利，立即高声吩咐，“三豹子，为先生准备行程，三天军食要带足！”

只听一声答应，三豹子拿来了一应物事——除了牛皮袋装的干肉干饼与一个水袋，便是苏秦原来的包袱与青檀木棒。苏秦惊讶地拿起木棒，但觉中间的铜箍光滑坚固，丝毫没有曾经断裂的松动感觉，这是自己的“义仆”么？

千夫长笑道：“青檀棒是稀罕物事，坏了可惜。末将教军中工匠修补了，称手么？”

“称手称手。”苏秦肃然拱手，“不期而遇将军，不知肯否赐知高姓大名？”

“不足道不足道。”千夫长大笑摇手，“先生记得中山狼就行。”

二　荒田结草庐

老苏亢突然醒了过来，大黄正扯着他的裤脚“呜呜”低吼。

人老了瞌睡见少，却生出一个毛病——日落西山便犯迷糊，打个盹儿醒来却又是彻夜难眠。这不，方才正在望着落日发痴，一阵困意漫了上来，竟靠在石桌上睡着了。明明是刚刚迷糊过去，如何天便黑了下来？对，是黑了，天上都有星星了，这大黄也是，明明方才还卧在脚下自在地打呼噜，如何就急惶惶地乱拱起来？

“大黄，有盗么？”老苏亢猛然醒悟，拍拍大黄的头站了起来。

“呜——”的一声，大黄原地转了一圈，张开大嘴将靠在石桌上的铁皮手杖叼住塞进老人手里，又扯了扯老人裤脚，箭一般向庄外飞去，没有一声汪汪大叫。

是盗。老苏亢二话没说，笃笃笃点着铁皮杖跟了出来。大黄的神奇本事老苏亢领教多了，它的警告绝对不会出错。洛阳王畿近年来简直成了盗贼乐园，韩国的，楚国的，魏国的，宋国的，但凡饥民流窜，无不先入洛阳。如今这天子脚下的井田制，可是最适合流盗抢劫了，偷了抢了没人管，报了官府也是石沉大海。“国人居于城内，庄稼生于城外”，这种王制井田，饥寒流民如何不快乐光顾？庄稼无人看管，夜来想割多少就割多少。普天之下，哪个邦国有如此王田？只是目下秋收已完，遍地净光，强割庄稼是不可能了，莫非流盗来抢劫我这孤庄？果真如此，苏庄也就走到头了。

突然，大黄在门外土坎上停了下来，昂首蹲身，向着那片树林发出低沉的“呜呜”声。

树林中没有动静，老苏亢放下了心，笃笃地顿着手杖道：“树后客官，不要躲藏了。我东边田屋还有一担谷子，去拿了走。”

树林中没人答话，却传来一阵脚踩枯叶的沙沙声。大黄猛然回头，对老主人“汪”地叫了一声，身子一展，扑进了树林，接着便听见一阵“汪汪汪”的狂吠。这叫声怪异。大黄怎么了？老苏亢正要走进树林，却突然听见林中传来低沉的声音：“大黄，莫叫了。”接着是大黄哈哈哈的喘息声。

老苏亢一时愣怔，木呆呆地站在土坎上迈不动步子了。

没有人声，没有狗吠，一阵长长的沉默。终于，林中沙沙声又起，一个身影一步一顿地挪了出来。朦胧月色下，一身短衣的身影特别瘦长，一根木棒挑着一只包袱，木然地站着，熟悉又陌生，他？他

是谁？猛然，老苏亢一阵震颤，摇摇晃晃几乎要跌坐在地，死死扶住手杖才缓过神来：“季子，是，是你么？”

“父亲，是我。”

又是长长沉默，唯闻人与狗一样粗重的喘息声。

“季子，回家。”老苏亢终于开口了，一如既往的平淡温和。

苏秦尚未抬脚，大黄就“呼”地长身人立，叼下了木棒包袱，回身向庄内跑去。

正厅刚刚掌灯，四盏铜灯照得偌大厅堂亮堂极了。寻常时日，苏家正厅是只许点两灯的。今日不同，苏家妯娌要在正厅办一件大事，破例地灯火通明了。

“哟，到底是自家大事，妹妹来得好快。”管家大嫂胳膊上挎个红包袱兴冲冲进来，还没进门就对坐在灯下的苏秦妻子笑语打趣。

“大嫂取笑我,原是你叫我来的。”寡言的妻子正在厅中一张铺着白布的木台上端详一匹苧丝，一答话满脸通红，仿佛犯了错一般。

“哟，看妹妹说的，他是我的夫君么？”大嫂将红包袱往台上一放，利落地打开，“看看这块如何？你大哥昨日从大梁捎回来的，说是吴锦呢。”说着摊开了包袱中的物事，便见一方鲜亮的紫红锦缎铺了开来，细细的金丝线分外地灿烂夺目。

“啊——”妻子轻轻地惊呼了一声，“太美了，大嫂可真舍得。”

“看这妹妹说的。”大嫂笑着点了点她的额头，“二叔高官荣归，那是光宗耀祖，苏家一门的风光呢。为二叔做件锦袍，还不是该当的？我这做大嫂的管着家，敢不上心么？妹妹日后封爵了，可别不认我这

乡婆子哟。这人活着呀，就得像二叔一般！谁像你大哥个死汉，光能赚两个小钱，不能比哟。”

“我说大嫂。”妻子幽幽一叹，怯怯的，“你从哪里听说他成事了？还要荣归？”

“你看你看，还是不信。”大嫂一脸神秘的笑意，“你大哥说的，洛阳王室大臣都知道了，二叔见了秦王，做了上卿。上卿知道么？和丞相一样呢！你大哥托人打问，都说二叔不在咸阳，这不是回来省亲是甚？真个糨糊你也。”

妻子又红着脸笑了：“真的就好哎。我是想，他那心性，成事了不会回来的。”

“哟，说的，莫非不成事才回来？”大嫂大不以为然地撇撇嘴，“二叔是我看着长大的，不是薄情寡义小人。妹妹是正妻，日后可不得乱说。”

“甚个正妻？连碰都没碰过……”妻子哀怨地嘟哝着，眼泪都快出来了。

“哟哟哟。”大嫂连忙笑着搂住妯娌妹妹，又抽出袖中锦帕为她沾抹去了泪水，悄声笑道，“没碰过怕甚？原封好哟。这次二叔荣归，来个洞房真开封儿，大嫂包了！”

“你包什么哟？”妻子“噗”地笑了。“哟——该死！”大嫂恍然大悟，连连摇手，笑得弯下了腰去。妻子捂着嘴好容易憋住了笑：“我先上机了，锦袍布衬不好织呢。”

“好。”大嫂好容易直起腰来，“上吧，妹妹的织机手艺天下无双呢。”正在笑语连连，突然“啊”地尖叫了一声，“妹妹快！狗——”

明亮的灯光下，大黄“呼”地冲了进来，撂下木棒包袱，冲着两个女人“汪汪”大叫。大嫂历来怕狗，从来不敢走近这只与狼无几的猛犬，见它突然冲进厅堂大叫，吓得连忙便往妯娌妹妹身后躲藏。

妻子却很喜欢亲近狗，回头笑道：“大黄，抓住盗贼了？”

“汪汪汪！”

“立功了好啊，一会儿给你大骨头。”

“汪汪！呜——”大黄发出一阵呼噜声，“呼”地冲过来咬住了妻子的裙角。

“啊！你这狗——”大嫂吓得飞快地绕到锦缎台子后边躲了起来。

“大黄。”院中传来老苏亢平淡粗哑的声音，“莫叫，她们听不懂你。”大黄闻声放开了妻子裙角，喉头“呜呜”着耷拉着尾巴走出了大厅，显然扫兴极了。老苏亢笃笃着铁皮杖走了进来，瞄了一眼两个儿媳，回头淡然道：“季子，进来，免不了的。”

院中传来缓缓的脚步声，一个身影从黑暗中走来，兀立在明亮的厅堂门口——短打布衣褴褛不堪，长发长须精瘦黝黑，一股浓烈的汗酸臭味儿顿时弥漫了华贵的厅堂。厅中死一般的沉寂。大嫂慢慢地站了起来，眼睛瞪得滴溜溜圆，张着嘴半天出不了声气儿。妻子向门口一瞥，原本通红的脸色顿时一片煞白，明亮的眼睛立刻暗淡了下去，木头般地呆了片刻，脚下猛一用力，织机“呱嗒呱嗒”地响了起来。

突然，大嫂尖声笑了起来，手扇着萦绕鼻息的汗臭：“哟——这是二叔么？怎的比那叫花子还酸臭？好妹妹，快来看啊，你朝思暮想的夫君回来了！”

织机依旧“呱嗒呱嗒”地响着，妻子仿佛与织机铸成了一体。

苏秦的黑脸已经涨成了猪肝颜色，额头也渗出了津津汗珠。他紧紧咬着牙关沉默着，任大嫂绕着他打量嘲笑。渐渐地，苏秦额头的汗珠消失了，脸上的涨红也褪去了，平静木然的眼光写满了生疏与冷漠。

“大媳妇，季子饿惨了，去做顿好饭。”老苏亢终于说话了。

“哟！看老爹说的。活该我命贱似的，连一个叫花子也得侍候？”大嫂平日对公爹毕恭毕敬唯命是从，此时却换了个人似的，脸上笑着嘴里数落着，“王车宝马呢？貂裘长剑呢？古董金币呢？锦衣玉冠呢？哟，丢了个精光也！还游说诸侯呢，分明花天酒地采野花去了。不赌不花，带的金钱够你打十个来回呢，至于这样儿么？还有脸回来呢，指望我再供奉你这荷花大少么？除非太阳从西边出来，你苏季子高官金印！要不啊，没门儿！想吃饭，自己讨去啊，不是已经学会讨饭了么？真丢人……”

“够了！”老苏亢铁杖“笃”地一顿，怒吼一声。大黄“呼”地蹿了进来，骤然人立，两爪搭在了正在起劲儿数落的女人肩上，血红的长舌呼呼大喘着。

大嫂“啊”的一声尖叫，脸色苍白地倒在了地上。“大黄，出去。”老苏亢顿顿手杖，大黄又耷拉着尾巴意犹未尽地出去了。织机依旧“呱嗒呱嗒”地响着，妻子依旧没有下机，依旧没有回头。苏秦向妻子的背影看了一眼，牙关一咬，嘴唇上的鲜血骤然滴到了白玉砖地上……他弯腰拿起自己的包袱和木棒，默默地出了厅堂。

老苏亢摇摇头，也笃笃地出去了，厅中的织机依旧“呱嗒呱嗒”地响着。

这座小院子还是那么冷清整洁。

老苏亢吩咐使女整治了一大盆汤饼，默默地坐在了石案对面。苏秦吃得吸溜吸溜满头大汗，吃相直如田中村夫一般。大黄蹲在旁边，不断舔着苏秦的脚面，喉头呼噜不停。这是洛阳汤饼，猪肉片儿和着面饼条儿煮的，更有绿莹莹的秋苜蓿入汤，鲜香肥厚。苏秦吃得舒畅极了，片刻吸溜呼噜下肚，一推陶盆："再来一盆。"

"只此一盆。不能尽饱。"父亲睁开了眼睛。

苏秦默然，看着使女收拾了石案，依旧沉默着，实在不知如何对父亲交代这场奇异的变故。他等待着老父亲的发问，甚至期待老父亲狠狠骂他一顿，抡起手杖打他一顿。可是，老父亲却只是仰头看着天上的那一勾弯月，什么也不问，什么也不说。

"父亲，大哥弟弟他们呢？"苏秦终于想到了一个话题。

"行商去了。"父亲也终于不再望月，淡淡的，"季子，可要改弦易辙？"

"不。初衷无改。"

"不后悔？"

"不后悔。"

"吃得苦？"

"吃得苦。"

"受得屈辱？"

"受得屈辱。"

老人“笃”地一顿手杖：“创业三难，败、苦、辱。三关能过，可望有成也。”苏秦肃然向父亲深深一拜：“父亲，请赐儿荒田半井。”

“商人无恩，唯借不赐。”

“是。请借季子荒田半井。”

“借期几多？”

“三年为限。”

老人点点头，疲惫地闭上了眼睛。

次日清晨，老苏亢带着苏秦来到郊野农田。秋收已过，星星点点的私田茅屋已经冷清清地没有了人烟，田间一片漫无边际的空旷。秋风吹过，分外苍凉。普天之下，只有洛阳王畿还保持着古老的正宗的井田制——国人农夫居于王城，收种时节出城住在私田茅屋，收种之后搬回城堡消暑窝冬，田野空荡荡地杳无人烟了。从前，作为王畿国人的农户，各自还都有几户、十几户的隶农，他们没有资格住在王城，便在国人的私田里搭几间茅屋遮风挡雨，洛阳郊野在冬夏两季还有些许人烟。可再后来，隶农们也渐渐逃亡，到新战国当自由民去了，尤其是在商鞅变法的二十多年里，洛阳王畿剩余的隶农几乎全部逃亡到秦国去了。从那以后，秋收后洛阳城外的王畿井田，就真正成了荒漠的旷野，相比于村畴错落、四季勤耕不辍的战国都城郊野，这里就像一片荒凉冷清的陵园。

苏秦第一次发现，孤零零的苏庄与遥遥相对的王城，在这苍凉的旷野都显得那样的渺小。甚至，连印在童年记忆中高耸的红墙绿瓦，长长飞檐下的叮咚铁马，也都不再辉煌，看去竟那样破旧丑陋。奇怪，原来如何没有这种感觉?

“季子，这是半井荒田。”父亲伸出铁杖，向远处画了一个圈子。

荒芜残缺的路堤下，有一片荒草茫茫的土地，中间几面断垣残壁，旁边一副破旧的井架。无边良田之中，这块荒草茫茫的荒田透着几分神秘，几分恐怖。

按照正宗健全的井田制，一井九田——八家私田，中央公田，井在公田正中。十“井”为一“成”，实际上便是一个灌溉区；“井”内灌田的小水道叫做“渠”，都是各家自己修建的，小渠堤兼做了各家的田间小道；“井”与“井”之间的水道叫做“沟”；“成”与“成”之间更大的水道叫做“洫”。沟洫是官府征发民力修建的公共水道，沟洫堤岸是田间大道，两岸栽满了杨柳，春日柳絮飞雪，夏日绿树成荫。这种无数的方格绵延开去，便是一幅静谧康乐井然有序的王畿井田图。

一千多年过去，那耕耘相望、踏歌互答、鸡犬相闻的井田诗意，早已经随着耕作奴隶的逃亡流失而荡然无存了。剩下的，只有这空旷的荒野，残破的茅屋，秋风下无边的萧瑟。普天之下，争城夺地的狂潮正在一浪高过一浪，大约也只有洛阳王畿的井田还能保留这份空旷与苍凉。快了，那无边洪峰的浪头眼看就要压过来了，这种无风无浪无声无息死亡般的平静，眼看也就要结束了，上天啊上天，我能在这里平静地度过三年么？

“季子，过去。”老父亲“笃笃”地点着手杖，大黄闻声，嗖地蹿进了荒草。

苏秦恍然，大步走到父亲前面，手中“义仆”拨打着荒草，深一脚浅一脚地来到荒井废墟前。显然，父亲也是多年没来这里了，重重地叹息了一声，一句话不说，眯着眼陷入一种迷茫中去了。

苏秦默默转悠着，四面打量了一圈。父亲说，这里原是一个隶农的家，人在二十年前就逃亡了。父亲精明，当初只买隶农逃亡而主家无力耕种的荒田。所谓“半井”，就是苏家在暗中买下的四家荒田。一井八家，四家便是“半井”了。按照王畿井田制，“半井”大约有三四百

亩地的样子。苏家经商，无人专司农耕，买下了也只算买下了，荒田依旧是荒田，破屋自然更破了。

三间茅屋已经被风雨冲刷得只剩下了光秃秃的几面土墙，屋前丈许远，还留下了一个石舂，舂坑里竟神奇地生出了一窝野草。门前一方空地，是原来的小打谷场。三五丈外，是一口竖着高高的桔槔(注)木架的水井，井台用青石条铺成，修得四方四正，井口还有一副半人高的辘轳桩，只是没有了辘轳与井绳。虽然荒草已经长上了井台，但从其规整的井台与齐备的两种汲水工具（桔槔与辘轳）仍然可以想见，这是一口老公井，而不是后来私家挖的新井。所谓老公井，是正宗井田制时期，按照官府堪舆的风水走向，合一井八家之力修建的公用水井。这种水井都在公田的中央，而公田又在八家私田的中央，如此各家打水的距离便是一样的。另外，公用水井的汲水工具也由官府统一安装，既有辘轳，又有桔槔，加之轮流维护经常修葺，显得很有器局规格。而所谓新井，则是井田制松弛后各家在私田挖的井，这种井只供一家之用，所以一般都只有辘轳，或只有桔槔，井台也要小得多。

有口老公井，自然方便许多，只是不知道这口井干了没有。苏秦走上井台，身子伏在辘轳桩上凝神向黑黝黝的井中望去，居然隐隐约约能看见圆圆的一片白光。好！还有水。从井台上下来，苏秦又沿着父亲说的“半井”地界走了一圈，他走出来时，心中已经盘算好了。

“父亲，就这里了。”

老人点点头：“何日动手？”

“就在目下。我不回去了。”

老人默默思忖片刻：“也好。午后我再来一次。”说完对大黄招招手，大黄呼地蹿过来望着主人。老人拍拍大黄的头：“大黄，你有大用了，守在这里吧。”

“汪汪汪！”

老人轻轻抚摩了大黄一阵，回身走了。

“父亲。”苏秦喊道，“你不能没有大黄！”

“汪汪汪！呜——”大黄猛叫几声，沮丧地趴在地上不动了。老人没有回头，拄着拐杖走了，渐渐地，茫茫荒草湮没了苍老的身影。

父亲一走，苏秦立即光着膀子干起活儿来。山间修习时，老师对他们经常说到墨家子弟的自立勤奋，也时不时教他们做一些修葺茅舍、山溪汲水、进山狩猎之类的生计活儿。对于自己动手，苏秦并不陌生，况且跋涉三月，他已经完全习惯了扎扎实实自谋生路，对脱了衣服下田这样的事儿，非但不再感到难堪，反倒觉得体味了另一种人生，别有一番苦滋味儿。昨夜情景，已经使他一路上对家的思念化为乌有，温情的梦幻在那一刻突然地破碎了，断裂了。要不是木讷深远的老父亲，他肯定会愤然离家自己闯荡去了。大嫂与妻子残酷地撕碎了自己梦幻的那一刻，他就打定了主意——远远离开自己原先华贵的瓦釜书院，离家苦修，再造自己。在荒野中时刻与风雨霜雪为伴，时刻处在痛苦与屈辱的体验之中，只能更加惕厉奋发。他决意做一次勾践式的卧薪尝胆，无情地摧残肉体，猛烈地刺激灵魂。

第一件事，就是在这断垣残壁上结一间能够遮风挡雨的草庐。

方才他已经留心查看了田里的荒草，虽然不如河滩茅草那般柔韧，却也长得颇为茂盛，草身尚算细密，稍加选择，一定能盖一间厚实的屋顶。眼下虽说没有一件工具，但先拔草总是可以的。霜降已过，秋草已经变黄变干，连草根上的那截绿色也没有了，正是苫盖屋顶的合用草材。他一头钻进齐腰深的荒草，拣细密的茅草一撮一撮地拔了起来。

大黄一直卧在断墙下自顾呼噜，后来终于也钻到荒草中来了。“大黄，你还是回去，老父亲离开你不方便。”苏秦拍拍大黄的头。“呜——汪汪！”大黄对着苏秦叫了两声，并没有回头走开。

“大黄，那就一起干活儿了。”苏秦有过了遭遇中山狼的经历，对良犬的灵异也便有了深切的感悟。像大黄这种有灵性的猛犬，对主人的忠诚与服从是无与伦比的，主人派它守在这里，它就一定不会离去，虽然它更想跟在主人身边。想了想，苏秦将拔好的茅草打成小捆子，拍拍大黄：“大黄，叼起来，哎，就这样。好，送到断墙下去，那儿——”苏秦伸手一指，大黄叼起草捆子，嗖地蹿了出去。

太阳西斜，父亲赶着牛车再来时，苏秦拔的茅草已经摊满了断墙四周。“看看，还缺不？”父亲手中的短鞭指着牛车。

苏秦有些惊讶。他实在没想到，父亲竟能亲自将一辆牛车赶到这里。一路坑坑洼洼遍地荒草，走路都磕磕绊绊，更别说赶车了。可父亲除了额头上有汗珠，却是若无其事，转身看自己拔下的茅草去了。苏秦知道父亲的性格，也没说话，就去搬车上的东西了。父亲送来的物事不多，却都很实用。铁耒、泥抹、木桶、麻绳、柴刀等几样简单的工具；铁锅、陶壶、陶碗等几样煮饭烧水的炊具；一包原先的衣服，一袋够三两天吃的干饼干肉，剩下的五六个木箱便是自己的书了。搬完东西，苏秦觉得又渴又热，拿着麻绳木桶来到井台，将麻绳在桔槔上系好，又用绳头铁钩扣牢木桶放下了老井。吊上来一看，水清亮亮的，捧起喝了一口，竟是清凉甘甜。苏秦将水提到牛车旁，打了一陶碗递给父亲。

“季子，这是口活水井。”父亲品着清水，“上天有眼。”

“有吃有喝，够了，父亲回去歇息吧。”

父亲用短鞭敲打着一个锈迹斑斑的铜箱："这是一箱老书，一并给你。"说完，父亲坐在牛车上咣当咣当地走了，走得几步，父亲回身向大黄招了招手。大黄"嗷"地叫了一声，几个纵跃，跳到了牛车上猛亲主人。父亲摸了摸大黄，又对它说了几句，大黄"汪汪"两声，又呼地跳下了牛车，蹲在荒草中，看着牛车去了。

父亲一走，苏秦立即重新开始拔草，要趁着天亮尽量地多拔一些。暮色消失天黑定时，断墙下又堆了一大垛茅草。时下正当九月中旬，秋月将满，分外明亮。打了一桶清凉的井水，苏秦与大黄各自吃了一张干饼一块酱肉，大喝了一通甘凉的井水，便开始盖自己的草庐。

这座小院子原来是一排三间草房，如今只剩下了四面断墙与架在墙顶的椽子。苏秦趁着月色仔细查看了断墙，觉得中间两面墙稍为完整，风雨冲刷的痕迹稍少，就决定用这两道墙盖一间草房。不用砌墙，就是屋顶上草抹泥，苏秦此刻觉得一点儿也不难。他先用铁耒挖土，围了一口很大的泥锅，又打了五六桶水倒进泥锅，然后向泥锅里填满选好的半干土块；等待泥锅泡土的时刻，用那口柴刀剁了许多细碎茅草，扔进了泥锅，然后赤脚跳进泥锅反复踩踏。月上中天的时分，一锅软黏适度的草泥和好了。

虽然是大汗淋漓，苏秦却是精神抖擞，丝毫不觉得困乏。三个月河西夜路的打磨，心力精力比原来有了神奇的增长。一鼓作气，他开始了屋顶上草。寻常间修建一间普通的茅屋，屋顶上草是技术性最强的一关。防风防雨的性能如何，全在于屋顶上草。讲究的茅屋，要上三重茅草，屋内方有冬暖夏凉的功效。苏秦当然做不到如此讲究，更重要的是，他毫不在乎是否冬暖夏凉，只求不要漏雨透风而已。如此要求，自然简单多了。

土墙原本不高。苏秦先将一捆削好的树枝扔上墙头，再装好一个泥包提到墙下，然后手拿泥抹、腰缠廂绳爬上墙头。在墙头端详一

番，苏秦放下带钩的麻绳，向大黄招手比划：“大黄，挂住泥包。”

“汪汪汪！”大黄绕着绳钩转了两三圈，真的叼住了铁钩，钩住了泥包。

“大黄，好！”苏秦高兴地吊起了泥包，开始向椽子上铺搭树枝，再向树枝上糊草泥，赶一层草泥糊满，东方已经鱼肚白了。苏秦没有歇息，立即开始铺干茅草。这是很需要细心与技巧的：要从屋檐铺起，每排草根部糊泥压紧，后排盖住前排的泥根，一排排压上去直到屋脊。正午时分，苏秦压完了一面茅草，高兴地从土墙上爬下来，双腿一软，倒在了大黄身边。“汪汪！”大黄已经变成了一只泥狗，原先丝绸般闪亮的黄毛，糊满了屋顶掉下来的泥巴。见苏秦倒地，它惊叫两声，凑了过来。

“呼——”一阵粗重的鼾声响了起来。大黄嗅了嗅苏秦，摇摇尾巴也卧倒了。

“呜，呼噜……”大黄喉头呼噜着，也靠在苏秦身上睡着了。

三　亘古奇书阴符经

北风呼啸，大雪纷飞，原野上的一切都模糊了，孤独的草庐已经完全淹没在漫无边际的风雪之中。远远看去，只有那高高的桔槔与井台上的辘轳依稀可见，成为寻找草庐的唯一标记。大黄从旷野里飞奔过来，须得时不时地停下来瞅瞅桔槔，嗅嗅脚下，才能继续飞奔。大黄终于扑到了草庐门前，“汪汪汪”地抖搂着浑身雪花大叫起来。

门板刚刚拉开一道缝隙，大黄嗖地裹着风雪蹿了进去。“大黄，真义士也！”苏秦啧啧赞叹着，连忙拿下大黄口中叼着的丝绵包袱，又连忙顶上门板堵上草帘，才回头拍拍大黄，“来，一起吃。”

“汪汪！”大黄摇摇尾巴，径自卧到角落去了。

“啊，你吃过了？好，不客气了。”苏秦打开包袱，拿出里面一个尚有温热的铜匣，拉开盖子，一匣满当当的软饼酱肉弥漫出浓浓的香气。苏秦拿出一块饼一块肉放在大黄身旁的石片上，“这是你的，饿了吃。”说完回身大咥起来。

苏秦已经两天没吃饭了。

草庐一结好，苏秦便开始了一种奇特的粗简生活。每日黄昏，大黄准时回庄，叼来一顿干食。他知道这是父亲的苦心安排，便也没有拒绝。几天之后，索性自己也不再动炊，就是这每晚一顿干饼酱肉，喝一通老井的甜水了事。瞌睡了，在草席上和衣睡上一两个时辰，醒来了到井台上用冷水冲洗一番，立即又回来揣摩苦读。日复一日，倒是分外踏实。前两日突然下起了漫天大雪，苏秦才恍然大悟，已经是冬天了。看看风狂雪猛，他没有教大黄回庄，可也忘记了自己动炊，硬是一天一夜没离开那张破木板书案。直到方才大黄在门外狂叫，他才猛醒，大黄自己偷偷回庄了。

狼吞虎咽地咥完了软面饼与酱肉块子，苏秦精神大振：“大黄，雪很大么？”

“汪汪汪！”

苏秦笑了：“我去赏雪了，你歇息。”刚拉开门，大黄已经嗖地蹿了出去。

茫茫原野，风雪无边，充斥天地间的只有飞舞的雪花与呼啸的风声。极目不过丈许，闻声不过咫尺。苏秦什么也看不见，什么也听不见，只能感到冰凉的雪花打上脸颊，呼啸的寒风掠过原野。久旱必有大水，秋末入冬三个月一直没有雨雪，上天幽闭过甚，自要猛烈地发泄一番，上天无情，却有人道啊。

住进草庐，苏秦心底深处的那股烦躁急迫消失了。他的第一件事，是翻检书箱挑选书籍。自己书房的那几箱书，他只选出了老师临行赠送的《天下》，其余诸子大师的文章抄本，他都觉得与自己所要做的事太过疏离，没有必要再花工夫。东归的路上他已经想好，自己的学问面上渊博，缺乏的却是专注一点的精深。这一点，就是对天下大势的洞察。要锤炼这种见识，需要的不是具体的就事论事的学问，而是高屋建瓴鸟瞰天下的眼光境界。可是，到哪里寻觅这种启迪智慧之门的钥匙呢？记得老师有次对他们讲到太公吕尚时说："人之能，不仅在学，且在悟。悟之根本，不在少学，在难后重学。大难而有大悟，始得大成。"那时，他与张仪都觉得，这只是老师针对太公这种"老才老运"说的，与他们离得很远很远。况且，战国名士大多都是年轻成名，都像太公那样耄耋建功，天下岂不成了老叟世界？然则一番磨难之后，老师的话却如此清晰地凸现出来了。天下事原本就不是一成不变，无论耄耋建功还是英年成名，大约这个"大难大悟"都是该当有的。

"必须大悟，方得有成。"这是苏秦在坎坷屈辱中磨出来的见识。

想不到，上天居然给他打开了一扇大门，竟使他得到了一本久闻其名而寻觅无门的亘古奇书。那天，他在翻检完自己的书箱后，无意打开了那只锈蚀斑驳的铜箱。在他想来，父亲所谓的"老书"，一定是一些商家典籍。但无论如何，不看看是对不起父亲的。就在他打开铜箱翻检到最底层时，一本破旧的羊皮纸大书出现了。拿起一看，破旧发黄的封面是五个硕大的古篆，仔细端详，呀——《阴符四家说》！天哪，他几乎惊讶得要跳起来。这是真的么？他揉揉眼睛走到茅屋外边，光天化日之下，"阴符四家说"五个大字凿凿在目，旁边还有两行小字，拭目细看，隐隐约约便是"伊尹太公范蠡鬼谷子"四个名字。

“上天啊——父亲！”苏秦大喊一声，扑倒在地，哈哈大笑着连连叩头。

“汪汪！汪汪汪！”大黄也狂吠起来。

苏秦发现的，是一本亘古奇书。这本书名叫《阴符经》。世人传说：这是黄帝撰写的天人总要。也有大家名士说：这是一位殷商高人隐名写的，托名黄帝，只在于增其神秘而已。这部《阴符经》，只有四百二十四字，其神圣地位却在《周易》之上。在春秋战国的大家中，认真揣摩《周易》并写出注文的，只有孔夫子。但将《阴符经》奉为圣典并潜心注文的大家，却不下十家。更引人注目的是，但凡注文《阴符经》者，都是赫赫大名的将相学问家，譬如伊尹、太公、范蠡等。真正在野的学问家注《阴符经》者，大约只有鬼谷子一人。而这一人，又恰恰是志在精研治世学问的千古奇才。这本身就意味着，《阴符经》既不是《周易》那样的料事之书，也不是《老子》那样的论道之书，而是开启权力大智慧的棒喝之书，是所有志在建功立业者的一把钥匙。

这就是《阴符经》的永恒魅力。

苏秦与张仪听老师专门讲过一次《阴符经》。老师说：“阴者，命之宗也，隐微难见。符者，命之本也，妙合大道。此谓《阴符》。天机暗合于行事之机，为《阴符》之根本。唯深微而能烛照，谓之阴。唯变通而无羁，谓之符。烛照以心，契合以符，《阴符》之意尽矣！”那时候，老师手边没有《阴符经》，他们也只能唏嘘感叹一番。

老师说，他对《阴符经》潜心揣摩了二十年，方能贯通经世之学。老师又说：“吾为《阴符经》注文三年，游历楚国，却不意丢失于客栈之中。此为天意，罚我不得尽窥天机矣！”

至今，苏秦还记得老师说起这件事时的感慨嗟呀。

如此一本亘古奇书，却如何落到父亲手里做了“老书”？苏秦当真万般困惑。但他此刻已经顾不上想那么多了，二话不说，坐在门外土坎上便翻了起来……几个月下来，他已经能将《阴符经》倒背如流了。可这《阴符经》就像无边无际的丝绵套，只要轻轻一挤，就有汁液汩汩流出。一句话明明是懂了，可你联系不同的事情去想，便立即有了不同的心解，当真是“变通无羁，深微烛照”。且不说还有伊尹、太公、范蠡与老师四人的注文。苏秦只觉得，自己还远远未将《阴符经》咀嚼透烂，还得再下苦功夫。

风雪扑面，苏秦逆风而立，一字一字，高声吟诵起了《阴符经》——

观天之道，执天之行，尽矣。故天有五贼，见之者昌。天性，人也。人心，机也。立天之道，以定人也。天发杀机，龙蛇起陆。人发杀机，天地反覆。天人合发，万变定基。性有巧拙，可以伏藏。九窍之邪，在乎三要，可以动静。火生于木，祸发必克。奸生于国，时动必溃。知之修炼，谓之圣人。天生天杀，道之理也。天地，万物之盗。万物，人之盗。人，万物之盗。三盗既宜，三才既安。故曰，食其时，百骸理；动其机，万化安。人知其神而神，不知不神所以神也。日月有数，大小有定，圣功生焉，神明出焉。其盗机也，天下莫能知。君子得之固躬，小人得之轻命。瞽者善听，聋者善视。绝利一源，用师十倍。三反昼夜，用师万倍。心生于物，死于物。机在于目。天之无恩而大恩生，迅雷烈风，莫不蠢然。至乐性余，至静性廉。天之至私，用之至公。禽之制在气。生者死之根，死者生之根。恩生于害，害生于恩。愚人以天地文理圣，我以时物文理哲。人以愚虞圣，我以不愚虞圣。人以奇期圣，我以不奇期圣。故曰：沉水入火，自取灭亡。自然之道静，故天地万物生。天地之道浸，故阴阳胜。阴阳相推，变化顺矣。是故圣人知自然之道不可违，因而制之。

至静之道，律历所不能契。

爰有奇器，是生万象。八卦甲子，神机鬼藏。

阴阳相胜之术，昭昭乎进乎象矣。

……

苏秦的声音嘶哑了，吼出最后一个字的时候，喉头一阵发甜，猛然喷出了大大一口鲜血，颓然扑倒在地。大黄“呜”的一声低吼，箭一般扑了过来，围着苏秦飞快地转了两圈，叼住苏秦的腰带，腰一弓，使劲儿往门口拖。大黄是阴山草原的牧羊猛犬，身材与豹子一般大小，每天要大吞五斤肉或带肉骨头，体力战力都远远超过一只普通的野狼，力气自是惊人。它将苏秦拖到门口，又三两下拱开了门板，将苏秦拖到了屋内。望望呼啸着扑进屋里来的风雪，大黄横卧在门口一动不动了。

“啊啊……”喉头一阵呼噜喘息，苏秦终于醒来了。睁开眼睛，看见门口隆起了一个高高的雪堆，自己的身边却干干的。不对，不像，啊，是大黄！苏秦挣扎着摇摇晃晃站起来，扑上去扒拉大黄身上的积雪，刚触摸到皮毛，大黄骤然站起，一阵猛烈抖擞，积雪冰块便全部抖落。“大黄，快进来。”苏秦喊了一声，却没了声音。当下也顾不得细想，连忙奋力挡上门板，再用一段准备生火用的树根撑在门后，又挂上那片又粗又厚的茅草帘子，这才点起了风灯。

“……”苏秦想对大黄说话，却没有了声音。静神一想，知道是方才迎着风雪吼叫，喉咙受伤失音，不再惊慌，喝了一通冰凉的甜井水，又坐在了风灯前。

方才一阵风雪吼诵，使他突然顿悟——《阴符经》正是纵横捭阖的大法则！其中天地之道、为政之道、君臣之道、创守之道、天人生克之道、万物互动之道、邦国互动之道无所不包。将这些大道理揣摩

深透，何愁不能窥透天下奥秘？何愁不能找出列国症结？何愁不能纵横战国？

苏秦又兴奋地打开了《阴符经》，又一字一字地开始琢磨。读到“食其时，百骸理；动其机，万化安”一句，他眼睛突然一亮。老师鬼谷子在这句下边注文：“食者所以治百骸，失其时而生百病；动者所以安万物，失其机而伤万物。时之至间，不容瞬息，先之则太过，后之则不及。是以贤者守时，不肖者守命也。”读着想着，苏秦心中一片豁亮——

五谷百草能梳理生命百骸，但服食不应时却可以导致百病；人之行动可以与万物和谐，但若不应时而动，该收获却播种，该播种却睡觉，则要伤及万物；时机之重要，非但要认准它，而且要立即抓住它，此谓应时而动。早了太过，迟了不及。所以，“守时”是贤者的才能，“守命”则是不肖者的愚蠢。老师将“食其时，百骸理；动其机，万化安”这十二个字的精髓，的确讲得透彻之极。

想想自己说周说秦，一个是后之不及，一个是先之太过，如何能够成功？周不必说了，原本也没指望成功。入秦是经过反复思虑的，不成功一定是不应时了。王霸大业，秦国是没有拒绝的理由的，但秦国却偏偏拒绝了，而且还拒绝了两次，犀首失败了，他苏秦也失败了。现下静心想来，确实是早了。新君即位堪堪一年，秦国内政未安，实力的确也要扩展，这时候要秦国立即实施东出争霸，事实上是不可能的……

想着想着，他迷迷糊糊地瞌睡了，头“咚”的一声撞在了木案上。苏秦醒来揉揉眼睛，站起来在屋中踱步，念着想着，自言自语地嘟哝着……猛然，他盯住了“机在于目”四个字，顿时陷入了沉思，想着想着心中一闪，觉得似乎抓住了什么，瞌睡却又猛然袭来，那闪光又被淹没了。苏秦气恼异常，抓起案上的缝书锥对着大腿猛然一刺，一股鲜血“哧”地喷了出来。

苏秦猛然清醒，啊，“机在于目”，就是见机而动，不死守一端。“啊哈哈哈哈哈！”苏秦仰天大笑，手舞足蹈，脚下一软，扑在了大黄身上。

冰天雪地的草庐里，苏秦抱着大黄睡过去了，人的鼾声与狗的呼噜声交织在了一起。

四　战国乱象大演绎

倏忽三年过去，草庐之外的世事，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第一件大事，“齐魏相王”，东方两大王国结成了同盟，列国顿时陷入混乱！

苏秦西出铩羽，张仪南下折翅，在战国间倒是引起了一阵小小的波澜，但很快就在剧烈的争夺中被人们忘记了。齐威王本来想派特使赴楚，敦请张仪北返齐国，可听说了张仪在楚国“错断兵事”的探报后，对张仪的才能又产生了怀疑，觉得书生毕竟不能成事，便不再动作，听任张仪自生自灭了。但是，齐威王却没有忘记张仪“齐魏相王”的谋划，觉得这是齐国打开僵局的妙棋。于是，齐威王立即派靖郭君田婴主持大计，秘密与魏国联络。按照齐国的朝臣状况，此等军国大事本当由丞相驺忌主持。可齐威王对驺忌已经失去信任，本来是要等张仪入朝后再处置驺忌的，如今放弃了张仪，自然要另找个适当的时机罢黜驺忌。反复权衡，齐威王选择了“齐魏相王”这个关节，既向天下昭示齐国新气象，又能借此树起新主政大臣的人望。

靖郭君田婴是齐威王的族弟，与原来的上将军田忌是堂兄弟。齐威王对王族子弟很少大用，深恐他们拥有大片封地属民，如果再拥有国府大权，很可能尾大不掉。田忌已经是上将军了，自然不能再用他的堂弟做文职大臣。当初使用乐师出身且与王族不和的驺忌做丞相，实际上也是牵制王族在国府的势力。待田忌孙膑出走，齐威王顿时感

到国府萧瑟，少了左膀右臂。可处置田忌的决策是自己作出的，又不好公然迁怒于驺忌，一肚子火气便憋了下来。自从张仪给他透彻地剖析了齐国的困境，齐威王才感到了真正的急迫。如果再不物色大才，齐国只怕就要无疾而终了。着急是着急，齐威王毕竟久经沧海，还要做得不着痕迹，不能引起朝局动荡。田婴虽是贤明豁达，却从来没有担当过大任，也没有建立过大功勋，全靠王族爵位继承制做了靖郭君。用他的好处在于，此人既不构成威胁，朝臣又提不出异议，即使田忌能够归来，拿掉他也很容易。于是，齐威王公开下书，授田婴上卿之职，主司“齐魏相王”大事。

三天之后，驺忌呈上了《辞官书》，请求归老林泉以养沉疴。

齐威王立即下书嘉勉，对驺忌的功勋与辛劳表彰一番，末了“特赐三百金，准封成侯，回归封地，颐养天年，以慰朝野感念之心”。随后立即册封田婴为齐国丞相，赴徐州筹划齐魏会盟。

田婴与魏国新丞相惠施紧张忙碌了两个多月，秋天到来的时候，齐威王与魏惠王在徐州的泗水东岸举行了“相王”大典。徐州本是大禹治水后划分的古九州之一，《书·禹贡》记载：“海（黄海）、岱（泰山）及淮（水），唯徐州。”古徐州的广大地面除了魏、齐、楚三大国各有领土外，还有宋国、薛国、滕国、邹国、鲁国几个夹缝中的老诸侯国。以当时的势力范围，除了不太安分的宋国，这几个老小诸侯都是齐国的后院。齐魏会盟的地点，就在这几个老诸侯的边缘。这是齐威王选定的地点。他想借此震慑这几个小国，从而安定后院，使齐国能够全力在中原伸展。魏惠王这时已经威风尽失，雄心大减，对齐威王的会盟主张直有受宠若惊之感，生怕呼应不周，如何顾得提出异议？所以，一切都听从了齐国的安排。

会盟大典上，齐威王与魏惠王各自祭祀了天地，然后郑重宣告了承认对方为王国的文告；又由两国丞相田婴、惠施分别宣告了“修好同盟，永息刀兵”的盟书。

参加大典的五个老小诸侯诚惶诚恐，为两大国王很是卖力地颂扬了一番。

大典之后，消息立即传开，遂引发出了乱纷纷的称王、相王大风潮。

蓄之既久，其发必速。“相王”，实在是当世乱象憋出来的一股山洪。

春秋时期，国君的爵号尚能比较严格地代表诸侯国等级，除了楚国擅自称王，中原大诸侯依然还是公、侯两大名号。进入战国，陵谷交替，称王便成为实力的象征。中原战国中，魏国最先称王，齐国再称王，天下便有了魏齐楚三个王国。

但是，毕竟这几个王国都是自己加给自己的冠冕，其他国家并不正式承认。在正式的使节晋见与会盟场合中，他国使者或国君完全可以不以王礼行事。也就是说，你的大国地位并没有获得他国正式的认可。齐魏相王所以引起天下骚动，就在于这次相王打破了“天下一王”、“唯天子称王”的传统典制，公然承认在“本王”之外，还可以有王号。实际上，这是承认了天下可以多王分治。流传数千年的“四海之内，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的一王大一统典制，一时被踩在了脚下。

骚动之下，立即引出了第二件大事——三小国称王，战国格局大乱。

徐州相王不到半年，立即一个大爆冷门——宋国称王！惊得天下战国一齐咋舌。

说起来，宋国也是一个老诸侯。还在殷商末期，商王纣便封了庶兄微子启为宋国，自此有了“宋”这个国号。殷商灭亡后，周公又平定

了殷商旧贵族叛乱，接着分封了一批诸侯国，其中便保留并重封了这个宋国。宋国重封的特别，在于它变成了殷商王族之后的一个特殊封国，又用了微子启的旧国号。当时，宋国的封地在靠近殷商故都朝歌[注]的东南地带，都城建在老宋国的废墟上，名叫商丘[注]。由于殷商王族后裔的特殊地位，宋国一直是战战兢兢小心翼翼地臣服于天子，不敢越雷池半步。春秋大乱，宋国才慢慢张扬起来。

到宋襄公时期，宋国发展到拥有一千辆兵车的“千乘之国”，与郑国并称天下两小霸。中原霸主齐桓公死后，宋襄公雄心大发，与楚国争霸。可几次都被楚国打败，自己还当了一回楚国俘虏。但霸业之心始终不泯，又联合卫国、许国、滕国兴兵讨伐郑国，要拔了这个眼中钉。楚国发兵救郑，兵至泓水与宋襄公大军相遇。当时楚军正在渡河，宋军大将目夷提出：“半渡而击之，可大败楚军。”

宋襄公一副王者气概，义正词严说：“王者当有仁义道德，岂能乘人之危？”

楚军安全渡过泓水，但尚未列成阵势时，大将目夷又请命出击。

宋襄公又是义正词严：“君子不攻不成阵势之军。”

待楚国大军列成大阵，宋军士兵已被窝得没有了火气。一战下来，宋军大败，宋襄公也重重挨了一箭，第二年伤重死了。从此，这宋国日渐孱弱下去，虽然也时不时出点小彩，可始终只是个三等附庸国。

如今，一个几乎要被天下遗忘的诸侯国，竟然在一夜之间成了王国，岂能不令天下咋舌？谁知更令天下咋舌的还在后头。本来，宋国这时候的国君是司城子罕。此公平庸无能，黧黑干瘦，列国轻蔑地呼其为“剔成肝”。但是，也恰恰因了此公无能，宋国也没有任何作为，不致开罪于强邻大国，剔成肝竟也忽悠悠做了四十一年国君。这剔成

肝有个三十多岁的弟弟，名叫偃，以国号为姓，国人呼为宋偃，却是个生猛狂热的武士。宋偃历来不满兄长的孱弱，多次提出“振兴襄公霸业，光复殷商社稷”，却都在剔成肝那里作了泥牛入海。

这年春天，忽然有人来报：东城墙拐角处的雀巢里，生出了一只刚刚孵出来的雏鹰。剔成肝懒得理会。宋偃却精神大振，请来巫师在祖庙祷告后用龟甲占卜，卦象大吉。巫师断卦象说：“雀生苍鹰，反弱为强，乃霸主之兆。”宋偃大喜过望，立即宣告：这是应在自己身上，无能的剔成肝辜负先祖，应当受到惩罚。一班追随的武士也狂热呼应。当晚宋偃便纠集了几百死士，黎明时分突然冲进宫中。剔成肝年老睡浅，正在枕边逗弄一个刚刚入宫的十六岁少妃，突闻猛烈躁动，公服也没穿，便从榻后的暗道钻出了寝宫，带着几个亲信跑到齐国去了。宋偃也不追赶，天亮立即就任国君。即位第一件事，便是宣布称王（后人称宋康王）。若仅仅是宣布称王，虽则也令人意外，却不足以令人震惊。

列国震惊处在于，宋偃的称王大典变成了向“天地神鬼”的宣战。

本来是祭天的高台，宋偃却派人将一只盛满猪牛羊三牲鲜血的皮囊挂了上去。他挽起硬弓，搭上长箭，口中大骂：“上天瞽聋无察，当射杀！”一箭射去，皮囊迸裂，鲜血喷溅。宋偃大吼：“射天功成！再扑地！”本来是祭地的礼坛，宋偃却挥舞起两丈长鞭捶扑地面，咒骂：“大地淫逸无行，孳生妖孽，该当鞭杀！”

在国人目瞪口呆的注视下，宋偃又操起铁耒，向祭祀谷神、土神的祭坛（社稷）猛铲，高喊：“鬼神为剔成肝张目，给本王毁了！”狂热的追随者们高喊着“万岁宋王”蜂拥上去将宋国社稷拆成了废墟。宋偃踩在天地鬼神的废墟上，向前来瞻仰大典的国人大喊：“本王苍鹰，高飞万里！国人须呼本王为‘万岁’！宋国霸业，天地鬼神不能挡！”

一片连绵不断的“万岁”狂热地持续了三天三夜。

消息传开，列国无不大呼“荒诞绝古，匪夷所思”。时日不长，各国不约而同地将宋偃比做荒诞暴虐的夏桀。后来干脆直呼为“桀宋”。齐威王本想借此发兵，灭了这个狂妄的宋桀，却虑及楚国魏国都一直对这条“小大鱼”有意，担心刚刚与魏国结盟，若因灭宋而与魏国成仇，便是因小失大了，反复权衡，最后也就容忍了这个狺狺猖狂的桀宋。

宋国称王不到三个月，又传出了一个更加令人咋舌的消息——中山国宣布称王！

这次，列国不是震惊，而是啧啧称奇哈哈大笑，天下一片滑稽。

中山国是个奇特的邦国。一则，是白狄插进中原的一根楔子，始终被列国视为戎狄异类。二则，国土只有几百里山地，国人半农半牧，是天下最穷的邦国。三则，两次被消灭，全赖逃回大漠卷土重来而两次复国，虽说顽强，可也算得军制最旧、军力最为孱弱的邦国。四则，以中山狼闻名天下，除了河西的猎户平民，天下人但说“中山狼”，倒有一大半说的是中山国。

一开始立国，中山给自己的规格是“公国”一等诸侯。当时的魏赵韩尚是“侯国”，只有老诸侯燕国、齐国、秦国是“公国”。中山国非但称公，而且也学习中原谥法(注)，将几代国君分别谥为文公、武公、桓公、成公。

此时的国君正当盛年，叫堅。堅亲率游骑五千，侵掠赵国边境，不想一战大胜，夺了一座城池与上万头牛羊。正在得意处，恰逢宋国称王的消息传来，堅立即召来所有大臣，兴奋地宣布：“自即日起，中山是王国，本公是国王！”大臣们立即赞同呼应，一片万岁颂扬之声。堅也很聪明，立即大肆封赏了一通：丞相、上卿、上大夫、上将军等，应有尽有。丞相立即提出：“中山国称王，天下大事，当昭告列

国，务使诸侯公认之。”坙觉得大是有理，立即派出三十名快马特使星夜出发，大小国家一律告知，务求天下皆知。

齐威王接见了中山国特使，一看“王书”，一通哈哈大笑：“坙也中山狼，得志便猖狂。”中山国特使大为尴尬，竟不知如何应对。

不久，“坙也中山狼，得志便猖狂”这句话传了开来，列国无不大加嘲笑，拍案称奇。只有赵国君臣气得咬牙跺脚，恨不能一口吞了这只中山狼。但后边的燕国却老是与赵国为敌，时不时在背后制造侵扰。赵国要灭中山国，又怕燕国这只“老黄雀”在后，只好强忍作罢。

宋国、中山国称王，各大国倒是没有特别当真。就实力而言，若非大国间矛盾纠葛相互抗衡，谁都可以在三天之内灭了这两个王国。可有一个小战国却沉不住气了，立即跟着宣布称王。

这便是韩国称王。

秦国崛起后，在七大战国中，韩国便成了最小战国。然韩国却素有“劲韩”之名。所以有此名声，一是韩国的宜阳是天下著名的铁山，韩国的铁兵器制造业一直为列国眼热；二是立国初期曾经有一支规模不大的精兵。虽则如此，立国百年来，韩国却一直处于受欺侮状态。秦国、魏国、赵国、齐国、楚国都打败过韩国，夺得过韩国的城池土地。韩昭侯初年，连二流的宋国都敢于攻打韩国，还夺取了韩国的黄池城[注]。在整个韩国的前期历史中，韩灭国扩地最少，要不是趁着一场内乱消灭了奄奄一息的郑国，将都城迁到了新郑，韩国可能连跻身七大战国的资格都没有。正是由于这种长期受欺，三十年前韩昭侯与申不害在韩国实行变法、改革军制、建立新军，韩国很是振作了一段，将近二十年没有一个大国敢于侵犯韩国。

这段历史成了韩国永远的骄傲。只可惜好景不长，就在韩昭侯雄心勃勃地准备称王时，魏国大举攻韩，韩昭侯与申不害都在魏国攻韩

的大血战中惨死了。韩国新君为了稳定政局，部分地恢复了贵族旧制，新法大大地打了折扣。韩国的骄傲与荣誉流水般消失了，重新走向孱弱，又成了七强末座。

这一番大起大落，使韩国上层倍感羞恼。即位新君韩琏，为君父未能称王耿耿于怀，为自己只能称“侯”大感屈辱，硬生生想了个奇特的点子，命朝臣国人称他为“威侯”——做王不成，也要做个威震天下的侯。整个战国时期，在位自命者大约也就这韩琏一人。及至宋国称王、中山国称王的消息迭次传来，韩琏和大臣们终于忍不住了，朝会上一拍即合，立即宣布称王。

韩国称王，给战国带来了新的骚动。

这次，各国真正地惊讶了，出现了一时沉默。

在此之前，战国七强已经有了三个王国——楚魏齐。齐魏两国的相王同盟，更对其他四强造成了强烈刺激。当此之际，韩国突然宣布称王，可谓在剩下的四强中爆出了一个大冷门。论实力，目下最当称王的是秦国；论资格，最当称王的是燕国；论军力，最当称王的是赵国。可这三强都没有宣布称王，却是最为孱弱的韩国率先称了王。

列国的惊讶沉默被打破了。

魏国迅速提出“五国相王”的动议，又一次掀起了称王相王的巨大波澜。

这是魏国丞相惠施的谋划。惠施是稷下学宫的名家大师，十多年前曾经在魏国做过一段大夫，自感未获重用而离去。三年前经大梁“司土党”与孟子向魏惠王郑重推荐，又做了魏国丞相。论修学，惠施既不是兵家，也不是法家，而是专攻论辩术的“名家”。这名家，以探究万物之间的“名”“实”关系为主旨，本是诸子百家中最远离治国为政的学

派。然则天下事多有诡异。这个专究名实、酷好辩论术的惠施，偏偏又是一个酷好参政热衷做官的人物。与他的同门庄周相反，终年奔走列国求仕，其顽强竟与孔孟儒家不相上下。于是惺惺相惜，孟子在自己执政无望的情势下，着力荐举了惠施入魏为相。惠施初当大政，雄心勃勃，一心想做出几件惊人业绩，令天下刮目相看。论才具特长，惠施不通兵事、不懂变法，在魏国这样的老牌强国本来很难立足。可时势凑巧，这时的魏国恰恰已经无心变法、无力军争，久挫心灰的魏惠王，只想在大国斡旋中来一些惊人之举，以保持魏国的老霸光环。这种图谋与惠施对自己功业方向的图谋不谋而合。于是，惠施在魏国风光了起来。

韩国称王，使惠施突然看到了，功业的希望正从大国摩擦的缝隙中放射出灿烂的光华。惠施的想法历来与常人不一般，否则也提不出“白马非马”之类的惊人论断。

他对魏惠王说：“王虽名号，实则却是邦国地位。一国称王，其实在宣告受命于天，不受制于任何其他王国。齐魏相王，引起列国称王风潮，足见名号之威力也。今韩国称王，安知秦赵燕不会立即称王？与其彼等自行称王，莫如我大魏发起‘列国相王’，实则使列王以我王为首，如此可重振魏国霸业也！”

“列国相王？也送秦国一个王号么？”魏惠王很是兴奋，但对秦国却总是牙根发痒。

“也可不要秦国。”惠施本来的谋划是包括秦国的。既然挡不住秦国，莫如大大方方承认秦国的王国地位，如此一来，既可使秦国与山东剧烈争斗，又可使魏国实际上拥有“赐秦王号”的天下盟主地位。

但他见魏惠王对秦国耿耿于怀，立即改变了主意——在魏国，这个老国王的好恶是决然不能违背的，否则一件事也甭想做成。思忖

间，他的新谋划已流畅地涌了出来："可行五国相王：魏韩赵燕，加上宋。

如此可孤立秦国，使其不能东出。"

"好谋划！"魏惠王拍案大笑，"只是啊，桀宋声名狼藉，不能要。再说，要是承认了桀宋这个王位，三五年就不能灭他了，是么？"

"那就是四国相王了。也可。"

"不，五国相王，加上中山！"

"啊……好好好，也好！"惠施本来惊讶得嘴巴都合不拢，居然硬生生地合上且一连串地叫好，也实在是想不出如何来赞美这则匪夷所思的王命。他本能地觉得，教中山国加入相王行列，完全可能使这场相王同盟变成儿戏。

"惠子有所不知。"魏惠王从来不称惠施"丞相"官号，而只呼"惠子"，他见惠施愣怔，神秘笑道："要燕赵受制于我，就得中山狼加盟。懂么？"

"啊啊啊——明白，我王神明！"惠施惊愕得连"啊"几声，终于"明白"，还加了一句结结实实的赞颂。

终于，五国相王的会盟特使派出了。可是不到半月，却传来惊人消息：赵燕韩三国拒绝参加相王同盟。赵肃侯与燕文公公然大骂魏惠王"与中山狼一般无二"。韩宣惠王虽然没有破口，却也阴沉沉地当场撕碎了国书。一场"五国相王"的同盟霸主梦，就这样轻易地破灭了。魏国非但没能争回老霸光环，反而引起了赵燕韩三国的强烈愤懑，也使齐楚两个老牌王国大为不满。

齐威王怒斥魏惠王“无耻负约”，将魏国径自发动“五国相王”视为对齐国新霸权的挑战，立即打出了反对中山国称王的旗号，对燕赵两国发出国书说：“与中山狼并王，耻莫大焉！愿与两国起兵，灭此朝食！”

赵肃侯却没有进攻中山，而是立即发兵南下，进攻魏国的黄城[注]。

北面的燕国突然破脸，立即在背后偷袭赵国。

赵国手忙脚乱，连忙从魏国撤军，与燕国打了起来。

中山国新近称王，乐得为大国互斗火上浇油，毫不犹豫地发兵偷袭了燕国。

燕国两面受敌，非但被中山夺取了三座城池，又被赵国杀得大败。

韩国对魏赵两个“三晋兄弟”向来愤恨，见魏国陷入纠缠，立即夺了魏国西南两座小城，又在回兵途中顺路夺了宋国两座城池。韩宣惠王自感雪耻，下令举国欢庆。

如此一来，中原列国顿时陷入了空前混战：新称王的宋国趁着乱象突然奇袭滕国，竟一举灭了只有三座城池的滕国；又接连攻取了齐国一座城池，再接着灭了邻近只有五座城池的薛国。除了鲁国，宋国一口气吞灭了齐国后院的两个小国，竟猛然膨胀起来。宋偃宣布：要趁势南下灭楚，成就殷商帝业！楚国不能忍受，立即发兵攻宋，却不想竟在淮水北岸莫名其妙地败给了宋国。楚威王大怒，认为魏国在背后支持桀宋，发誓要与魏国一决雌雄。

沸沸扬扬的称王相王风潮，闹哄哄地互相攻伐，中原陷入了战国中期的第一次大乱。

如此乱象，由“五国相王”而起，气得魏惠王像吞了一只苍蝇，一下子疏远了惠施。直到三年后苏秦合纵，魏国才重提“五国相王”， 在苏秦主持下抹平了这次事端。

这时，唯有强大的秦国不与任何邦国结盟，游离于中原的乱象之外。但却趁着乱势，不声不响结结实实地打了几仗，对山东六国形成了前所未有的威慑。

第一战是秦楚大战，楚军大败，举国震恐，楚国被迫迁都。

秦国奔袭楚国房陵得手后，楚国朝野震恐，发誓要夺回这个大粮仓。楚威王命田忌统率楚国的战胜之师，乘灭越声威兼程北上，要将秦军消灭在房陵。田忌对楚军实力已经熟悉，但对秦国新军却很生疏。秦国齐国，一东一西相距千里，历来很少交战，进入战国，这两个大国还没交过手。但田忌明白，山地的长途奔袭战只能是精兵轻装，不可能是秦国的重装铁骑。楚军战力虽差，但以精简后的十万楚军对三两万秦军，胜算还是有的。身为大将，若能打破秦国新军锐士不可战胜的神话般的声威，也是田忌的莫大声望。大军未动，田忌便派出了数百名游骑斥候，秘密探听秦军动静。不久斥候回报：秦军奇袭兵力只有两万余，占领房陵后尚未撤出。田忌立即兵分两路兼程北上：东路，前军主将子兰率领四万骑兵，沿汉水谷地秘密向西北行进，在丹水山地设伏，堵住秦军北撤退路；西路，自己率领重新整编的步骑六万，乘舟师大船越云梦泽，出郢都，正面进逼房陵与秦军决战。

无论从哪方面说，这都是一个周全的决战方略。

楚威王认定这次大战“万无一失，楚军必胜”，郢都连北上灭秦的王书都拟好了，单等房陵大捷便昭告天下，挥师关河。

可是，当田忌大军到达房陵山地时，两万秦军却鬼魅般地消失了。

正在田忌惊疑未定之时，探马急报：秦军奇袭郢都，王城岌岌可危！

田忌星夜回师，却在夷陵[注]峡谷突遭伏击。六万步骑军兵在陡峭的山谷中血战昼夜，最后只有数千人马逃出。旬日之后，东路也传来败绩：子兰大军反被一支由武关开出的秦军截了后路，唯有子兰率三千残兵逃回。

楚威王大怒，下令缉拿田忌来郢都问罪。但当王命特使截住败逃军兵时，田忌已经不在军中了。消息传出，楚国举朝恐慌——房陵屏障已失，大军主力被歼，唯一可凭借的统帅也神秘逃走，郢都完全暴露在房陵秦军的威慑之下，岂非大险？匆忙聚商，楚威王与所有王族大臣连夜乘舟师进入云梦泽避难。有一支颇具规模的水军，这是楚国唯一强于秦国的地方，否则便当真是大难临头了。三个月后，楚国为了避开秦军锋芒，迁都云梦泽以东、长江南岸的寿春[注]，都城名字仍然叫做郢都。

第二仗，攻取韩国宜阳[注]，夺得韩国铁山。

司马错奇兵战胜楚国大军，楚国被迫迁都后，秦国朝野大为振奋。司马错对山东列国的战力有了更清楚的了解，在回师北上时向秦公嬴驷上书：顺道出武关，夺取韩国的宜阳铁山。嬴驷立即召叔父嬴虔与樗里疾会商，三人对司马错的用兵才能已经不再疑虑，立即快马回书，赞同夺取宜阳。同时议定：樗里疾率领蓝田一万铁骑，东出策应。

宜阳地处函谷关以东百余里，东北距洛阳只有数十里，是洛水中游山地的咽喉要塞。因为这片山地有天下最为富有的铁矿石，所以韩

国专门设置了宜阳邑镇守宜阳铁山。近百年来，围绕着争夺宜阳，韩国与几乎所有的大国，包括宋国一类的二流国家都打过仗，无论如何，总是胜多败少，确保了宜阳没有丢失。韩国在申不害变法时曾经训练出了十万新军，但在对魏国的新郑大血战中几乎打光，侥幸剩下的，便是驻守宜阳的两万骑兵。那场大血战后，新郑国人死伤十余万，韩国财富也几乎消耗殆尽，元气大伤，根本无力扩充新军。重新招募的五万士卒，也缺乏精良军器与充足粮草，严格训练自然也是大打折扣，其战力与申不害时期已经不可同日而语。唯独驻守在宜阳的这两万骑兵是当年的劲韩铁骑，堪称真正的精锐之师。韩国攻宋、攻魏接连得手，靠的便是这支铁骑主力。正在大宴群臣满城欢庆的时候，韩宣惠王突闻警报——秦国偷袭宜阳，激战正酣！“哐啷”一声大响，韩宣惠王的铜爵掉在了鼎盘中，汤汁四溅。

拱卫新郑的五万步骑立即兼程疾行，开往宜阳救援。三天三夜之后，疲惫不堪的韩军方才渡过伊水，看见了洛水北岸的宜阳城楼。韩将下令全军埋锅造饭，战饭之后激战秦军。可炊烟刚刚升起，一股溃散的骑兵就冲了过来，战马骑士浑身鲜血，看得韩军将士胆战心惊。三言两语，便知秦军已经攻下宜阳，韩国两万精锐骑兵已经全军覆没。

逃回来的骑兵说，月黑风高的后半夜，秦军步兵突然出现在宜阳城下，趁夜全力猛攻。待到天亮，韩军守将清楚了秦军全是步兵，便率领城内铁骑杀出，要一举消灭秦军。谁知秦军根本不退，反而筑成步兵圆阵迎战。宜阳骑兵被秦军的傲慢激怒了，发誓要与秦军步兵见个高低。鏖兵竟日，韩军无法撼动秦军步兵的大阵，反而死伤了两千人马。这时，天近暮色，大祸降临，秦军大队铁骑神奇地从漫山遍野杀了过来。韩国的宜阳铁骑就这样陷入两面夹击，两个时辰便全军覆没了。只是不知何故，秦军没有追击韩国援军。

“那真叫害怕……”伤兵惊魂未定，“黑人，铁马，尖厉的号角，闪亮的长剑，我们还没回过神来，就被分割成了碎块！”

消息传来，韩国朝野无不倒吸一口凉气。要知道，申不害训练的韩国铁骑也是赫赫大名的天下劲旅，魏赵齐楚燕几个大国无不忌惮三分，可如今竟被秦军一夜之间全部歼灭，这秦军锐士之战力如何不令人胆寒?

第三战，夺取魏国占领的崤山区域，全面控制崤山。

对秦国战事的前期谋划，司马错始终在壮大根基上做文章。楚国房陵是粮仓，韩国宜阳是铁山。紧接着，司马错看准了夺取崤山这步棋。崤山，是与秦、魏、周、韩、楚五国都大有干系的要塞山地。从位置看，它处在黄河东折处的南部，与桃林高地连成了一片广袤的山塬，向西伸展到华山地带，向南揳入楚国北部的丹水中游，向东则居高临下地鸟瞰三川地区，与洛阳几乎只有百里之遥，骑兵两个时辰便可兵临城下。崤山地带的咽喉要塞就有三处——东边函谷关、南边武关、西边桃林塞(注)。对于这五国，崤山都有“门户”的意义。谁占据了崤山，谁便真正掌握了自己的国门。

长期以来，崤山与河西地区一样，都是魏国占领的“飞地”。商鞅收复河西后，只收回了包括函谷关在内的崤山西部地带，崤山的大部分地区尚处在分割拉锯状态。楚国占据了崤山南部，魏国控制了崤山东南部。也就是说，秦国的武关直接处在楚魏势力范围，函谷关外的东部山麓也在魏国手里，崤山所具有威慑力的全部地段，并没有被秦国全部掌控。从东出争霸的眼光看，只要崤山处于分割状态，秦国东部的封锁就还没有彻底打开，出得函谷关并不能长驱东进。

全部占据崤山，就是要使山东六国的门户洞开，而秦国的防守要塞却更加牢固。

在峭山东南，魏国驻扎了五万守军，一部驻扎在武关背后的洛水上游河谷，一部驻扎在函谷关外大河南岸的三门大峡谷内(注)。洛水河谷以步兵为主，大峡谷以骑兵为主。魏国虽然衰落，但仍然是一流的强国富国，魏军也仍然算是天下少有的几支强大军队之一。训练严酷敢打硬仗的“魏武卒”更是威名赫赫。但是，在桂陵大战、马陵大战、秦魏河西大战后，魏国的精锐主力已经基本拼光，剩下的各关隘驻军全是守备之师，只有二流战力。庞涓死后，魏国军权先后由三任太子执掌，没有再设上将军。太子申掌兵伐齐被俘，后立太子赫不得魏惠王之心又被废，目下是新太子魏嗣掌兵。魏嗣志大才疏，以“名将”自居，执掌军权后两次征发，将魏军兵力总数重新扩大为三十万，一时颇有声威，一心要打几场大胜仗，复兴大魏的霸主地位。

对秦国而言，这是新君臣第一次对中原强国的直接挑战，也可以说是一种试探。魏国目下力量究竟如何？能否对秦国构成新的封锁？都将在峭山之战见出分晓。毕竟，魏国不是楚国，更不是韩国。

司马错提出夺取峭山的谋划后，嬴驷立即带领轻装骑队秘密东来。两日后的深夜，嬴驷进了宜阳，与司马错、樗里疾会齐，君臣三人秘密谋划了整整三日，议决由司马错统一指挥峭山之战，樗里疾总揽后援，嬴驷坐镇咸阳做万一失利的应变准备。

旬日之后，正是月初。夜黑风高，峭山南麓的武关开出了一支偃旗息鼓的步兵，轻装疾进，直扑洛水河谷。天将黎明，魏军正在酣梦之中，突闻鼓声如雷号角凄厉，漫山遍野的黑影潮水般压了下来。魏军惊慌大乱，自相践踏，溃不成军。两个时辰后天色大亮，魏军数千人拼命杀出重围，沿洛水河谷向东逃窜。未走几里，秦军一支伏兵杀出，硬生生将魏军残部封堵在山谷之中。日色正午时分，峭山东南便恢复了平静。这支秦军步兵迅速集结，战饭之后立即兼程北上，向函谷关外秘密运动。

三门大峡谷的黑夜一片静谧，唯有大河涛声隐隐可闻。魏军骑兵操演了一天阵法，早已经酣然入梦，连谷口的游骑步哨都不再游动，聚在山坳里燃起篝火避风取暖，不消片刻，都呼呼大睡了。魏军也是太大意了，认为这里虽是山地峡谷，但却在函谷之外，历来是魏国的本土；西边的函谷关，秦军只有一万步骑驻防，岂敢寻衅三万铁骑？东边距重兵驻守的大梁不过一日路程，大军随时可到。对于风驰电掣的骑兵来说，这里简直就是平安谷。况且太子亲统大军，正要重振魏国雄风，哪里还有人敢在这里与魏国打仗？

突然，却闻战鼓如雷杀声震天，火把如同白昼。黑色骑兵神奇地从峡谷深处铺天盖地地杀了出来。魏军营寨立即大乱，人喊马嘶，争相逃窜。统兵大将从睡梦中惊醒，慌忙上马发令，几经弹压，杀掉了几十名惊慌逃窜者，主力才稍见聚拢。大将下令，向峡谷外突围，在平原上与秦军决战。魏军潮水般冲向谷口，忒煞作怪，谷口竟无一秦军，畅通无阻。

“啊！秦军主力——”前行骑士几乎是尖叫起来。

漆黑的原野上出现了广阔的火把海洋，横宽无边，正正地堵在魏军骑兵面前——铁马面具，黑色森林，清一色的阔身长剑，正是秦国的铁骑主力。

“杀！杀出去——”情知生死在即，魏军大将怒吼着发出了死战命令。魏国的红色骑兵高举着长剑，冲向了无边的火把海洋。“哗——”火把海洋的中央地带却退潮般迅速缩回，两翼伸向无边的夜色之中，将冲锋的红色集团倏忽围困在火把海洋之中。

大河南岸的原野上，弥漫出惊心动魄的无边喊杀。

深秋的太阳升起时，原野上沉寂下来，层层叠叠的红色尸体从山外平川一直绵延到大峡谷深处。秦军迅速清理了峡谷，修筑起新的营

寨。日落时分，大峡谷口已经竖起了一面黑色的“秦”字大纛旗。

消息传到大梁，太子魏嗣暴跳如雷，立即就要出动大军复仇。

“嗣儿，少安毋躁。”已经两鬓斑白的魏惠王深深地叹了口气，“如今大乱之势，猎犬捕兔而虎狼在后的事还少么？你没打过大仗，万一有差，大魏基业何人承继？”

太子魏嗣顿时泄了气，大骂秦国一通“蛮夷虎狼”了事。

此战虽然规模不大，但却打出了秦国的威风——一举控制了崤山全部，一脚踏出了函谷关，迫使赫赫魏国忍气吞声，洛阳周室、韩国新郑、楚国郢都尽皆噤若寒蝉，齐赵燕三大国也假装不知道似的默不作声。秦国的威慑力首次覆盖了大河南岸，一股凛冽的寒气开始弥漫中原。

然则，事情并没有就此终止。

一鼓作气，秦国打了第四仗——东出汾水，夺取晋阳[注]。

商鞅收复河西，秦国在大河东岸仅仅占领了离石要塞，在河东地带扎了一个小小的钉子，对赵国、中山国、燕国几乎没有任何威慑力。而这三个国家，都是秦国恨得牙痒，而又长期被魏国牵制得无法动手的国家。中山狼对河西的灾难，已经使秦国朝野切齿。赵国屡次策动秦国西部后院的戎狄叛乱，又屡次参与瓜分秦国，几乎与魏国不差上下。燕国则历来以老牌贵族自居，蔑视秦国，不屑为伍，多次拒绝了秦国在困窘时期的修好请求。秦孝公视为国耻者，即六国“不屑与我会盟”。这种仇恨，秦国朝野是不可能忘记的。

如今情势大转，秦国的后续目标立即瞄准河东，要在这里立下一个根基。

“夺取晋阳！这里是河东腹心。”这次是樗里疾的主张。

“有理。”嬴虔立刻赞同。他青年时期长年在西北作战，对西部戎狄与河东燕赵一带特别熟悉，“晋阳不大，却是兵家形胜之地。东南直接压迫邯郸，东北威慑中山，北面对燕国的雁门塞[注]与代地可成攻势。一石三鸟，好棋！”

“国尉之见？”嬴驷特别看重司马错的评判。

“臣以为有理。”司马错虑事细密，沉吟道，“只是，攻取晋阳，须得劳动太傅一场。”

“但凭国尉差遣！”嬴虔大是兴奋，他已经二十多年没有上过战场了。

“好！夺取晋阳仍由国尉统一号令，太傅与上大夫襄助。”嬴驷断然定板。

月余之后的一个深夜，一支商旅马队秘密出了咸阳北阪星夜北上。这是嬴虔率领的一支由公室弟子组成的特殊马队。西周初期，嬴秦部族曾经三分流亡。一支进入西部半农半牧，后来立国成为诸侯之前，两支较大的支脉曾经进入阴山草原，又从阴山南下，进入汾水流域的河谷草地，在那里定居下来。余部流散于东方山海之间，后来北上的秦人便成了后来的赵国。是故，秦人中流传着“秦赵同族同宗”的说法。其中，一支“赵人”定居在晋阳，是晋阳地带极为重要的一支力量。嬴虔的公室马队，就是要策动这支“赵人”认祖归宗，做秦军的接应力量，事后重新回归秦国。

半个月后，司马错接到秘密消息：嬴虔大获成功，“赵人”已经做好了接应准备。

司马错这时已经移帐离石要塞，闻讯立即下令：河西三万铁骑兼程北上，绕到晋阳北面待命。同时，司马错亲自率领八千轻装步兵，从汾水河谷秘密北进，堵住晋阳正面，以防赵国骑兵增援。

旬日之后，嬴虔率领的"赵人"勇士与秦军三万铁骑同时发动，内外夹击。一夜之间，晋阳的一万赵军全部被歼。赵肃侯接报大惊，立即派出五万骑兵挽救晋阳，眼看晋阳遥遥在望，不想却被司马错的步兵堵在汾水西岸的龙山峡谷，激战竟日，无法越过。次日，秦军三万铁骑杀到，与赵军骑兵展开了激烈厮杀。也是半日工夫，赵军损失大半，仅余万余骑突围逃走。

晋阳一鼓而下，燕、赵、中山无不惊恐。

颇有气焰的中山国首先发出修好和约，主动将临近晋阳的三个隘口割让给了秦国。

燕国百余年从来没打过大仗，面对秦军威势更是不敢贸然，只好以"秦虽无礼，却也未侵掠我邦"为自慰，宣告作罢。赵国倒是真想打一场，但自觉凭一国之力不足以取胜，须联合齐、楚、魏其中的一个大国方能出兵。可几经联络，三大国各有搪塞，硬是没有一个愿意结盟出兵。齐国是唯一没有与秦国直接冲突的大国，也是现下唯一可与秦国抗衡的大国。可是，齐国非但不想联兵攻秦，反乐得看到与秦接壤的各国手忙脚乱，以便从中渔利。心念及此，一股凉气顿时涌上赵肃侯脊梁。他恨透了这些无义邦国，更恨透了秦国。

"秦国蛮夷，虎狼之邦！"赵肃侯狠狠地大骂了一声。

这句咒骂迅速传开，"虎狼"立即成为秦国的代名。山东列国的口语中渐渐衍生出"虎狼之邦"、"虎狼之国"、"秦为虎狼"、"虎狼秦"、"秦虎狼"等关于秦国的诸多骂词。骂归骂，山东六国终是无可奈何。

骂了一段，中原战国又恢复了相互攻伐的乱象。

三年之间，大大小小打了四十余仗，没有稳定的同盟，甚至没有临时的合力，只有混战而没有目标。只有秦国似乎游离于中原乱象之外，冷冷地窥视着一切可利用的裂痕与时机，随时准备闪电般地出击。

中原列国之间充满了仇恨与猜忌，更对“虎狼秦国”神出鬼没的袭击战恐惧不已，生怕这“虎狼”之灾突然降临到自己头上。于是，各国纷纷在国界修筑长城，将自己圈得森严壁垒。非但齐魏燕赵楚韩六大战国开始修筑边境长城，连中山国、宋国也动手修筑长城了。

“洪水猛兽，莫如虎狼之秦！”这句咒骂永远地挂在了中原列国嘴上。

---

1. 阳周，今陕北绥德以西，当时是秦长城的要塞。
2. 云中，今内蒙古呼和浩特西南部，当时有要塞城堡，后有云中郡。
3. 白于山，今陕北靖边与吴旗之间的山地，秦长城沿此山北进。
4. 《齐民要术·种蒜》载：小蒜为中原固有，大蒜乃西汉张骞出使西域带回。
5. 桔槔，春秋早期已经开始使用的杠杆式汲水工具。北方某些地区现在仍可见到，呼为“秤杆”。
6. 朝（zhāo）歌，殷商后期都城，在今河南淇县。
7. 商丘，在今河南商丘市南。
8. 谥法，古代开创的死后追认制度，主要适用于国君与权臣，根据死者功业与为政特点确定名号。
9. 黄池，在今河南省封丘西南。
10. 黄城，今河南内黄西部。
11. 夷陵，今宜昌地区的山地。
12. 寿春，今安徽寿县西南。

13. 宜阳，战国时韩国设宜阳邑，在洛水中游，今洛阳西南。
14. 桃林塞，春秋战国时为要塞城堡，东汉设为潼关，在今潼关县境内。
15. 三门大峡谷，即今黄河三门峡，在今河南三门峡市与山西平陆县间。
16. 晋阳，今山西太原地区。
17. 雁门塞，当时的军事隘口，即后来的雁门关。

第六章　风云再起

一　红衣巫师的鼎卦

春草又绿，洛阳东门飞出了两骑快马，直向苏庄外荒野的草庐而来。

正在古井台上呼噜晒太阳的大黄嗖地立了起来，昂首凝望片刻，立即冲到草庐门前“汪汪汪”地狂叫起来。茅屋里，苏秦正在揣摩那张《天下》图，不时对照旁边的一本羊皮册子。这张大图，是老师当年从周室太史令老聃那里绘制的，原题《一千八百诸侯图》。所不同的是，老师对这张图做了详细注文，注明了每个诸侯国的始封时间、历代君主及灭亡时间。老师注文另成一册，与大图一合并，无异于一部最简明的天下诸侯兴亡史。春寒犹在，地上又很潮湿，苏秦双手笼在棉褂袖里围着羊皮大图打转，时不时还得一阵跺脚。

突闻大黄狂吠，苏秦惊得一个激灵。他觉得奇怪，大黄遇到险情是从来不叫的，但叫，一定是它熟悉的人来了。父亲是不会来的，纵然来了大黄也不会如此叫法。那么会是谁呢？苏秦思忖着刚拉开门，大黄嗖地蹿上了门前的土坎。

手搭凉棚遮阳远望，苏秦依稀看见泛绿的荒原上奔驰着两匹快马，就像两朵朦胧的云彩悠悠飘来——他的目力已经大减，看不清骑士的服色是黑是红了。突然，苏秦一阵心跳，莫非是张仪？不可能！

若张仪有成，岂能等到今日来找他？

“二哥——”清亮的喊声随着急骤的马蹄声迅速逼近，大黄已经“汪汪汪”地迎了上去，引来一阵萧萧马鸣。啊，是苏代苏厉。苏秦心头一阵发热，双眼顿时潮湿了。三年不见，两个小弟已经长大了，已经是英俊少年了。

“二哥……”转眼之间，马到屋前，两个红衣少年滚鞍下马，却吃惊得呆住了。

面前就是他们的二哥么？就是那个曾经名动天下英挺潇洒的名士苏秦么？一头蓬乱灰白的长发，一脸杂乱连鬓的长须，身后是破旧不堪的茅屋，面前是一望无际的荒草，他木然伫立着，一身褴褛破旧的皮袍，目光蒙眬，黝黑干瘦，活脱脱一个饥荒流民。

“二哥——”一声哭喊，苏代苏厉跪倒在地，同时抱住了苏秦。

原是满怀喜悦激情而来，他们却被眼前的景象深深震撼了。在少年兄弟的想像中，名士草庐孤身苦修，是一件充满诗意的幻境，是只有世外高人才能品味的半仙生活。兄弟俩无数次地编织诉说着二哥的隐居境界——春日草长莺飞，手执一卷踏青吟哦，当引来多少游春少女的目光？夏日里绿阴古井，散发赤脚昼眠夜读，该是何等快意洒脱？秋风里草庐明月，河汉灿烂，长夜伫立，仰问上苍之奥秘，该是何等神奇意境？冬日里漫天皆白，或轻裘拥炉而读，或踏雪旷野而思，该是何等高洁情怀？兄弟俩相约，总有一日，他们也要像二哥那样，做一番隐居苦修，品尝一番高人境界。正因为如此想像，兄弟俩始终恪守着父亲叮嘱，三年内不扰乱二哥的清修。如今，二哥竟弄到了如此模样，这一对堪称锦衣玉食的兄弟如同遭受当头棒喝，如何不感到震惊？

“脱胎换骨，岂在皮囊？”苏秦虽只淡淡一笑，却是充实明朗。

“二哥，你受苦了。”苏代站起来低头拉着苏秦的手，一副不忍卒睹的样子。

“二哥，你不觉得苦涩？”苏厉毕竟年少，对苏秦安适的笑容觉得惊讶。

看两个弟弟悲天悯人的样子，苏秦不禁揽住了两人肩膀，一阵舒畅明朗的开怀大笑，毫无萧瑟凄楚，那是想装也装不出来的一种发自内心的轻松。

苏代苏厉终于破颜笑了：“二哥，我们给你报好消息来了。”苏厉忍不住先露了底儿。

“三弟四弟，就坐在这里说，屋里阴凉。”

“二哥，你先吃点儿，边吃边听。”苏厉从马鞍上拿下了一个皮袋打开，“父亲特意从一个老猎户手里买了一只逢泽麋鹿，二嫂……”

苏厉突然顿住，又期期艾艾道，“二嫂执意要亲自做……”

苏代叹息了一声：“二哥，二嫂也可怜……不要记恨她。”

苏秦不禁大笑摇头：“梦也梦也，苏秦若还记恨，岂非枉了这荒野草庐？来，我咥。”说着摊开荷叶，撕开一块红亮的鹿肉大嚼起来，“三弟，你说，我听着。”

“二哥，我从大梁回来的，四弟从洛阳回来的。大事都清楚了。

天下如今可是大乱了，我给你从头说吧。”苏代喘息了一下，一款一款地说起了这几年的天下攻防大事，有声有色，说到最后一声感叹，“咳，总归一个乱字，只有虎狼秦国占了大便宜！”

苏厉满面红光：“乱世出英雄，二哥，你该再度出山了！二哥，你……”苏秦听得很仔细很认真，没有插问一句，一直在平静地沉思，丝毫没有兄弟俩预料的那种惊喜激奋。见两个弟弟困惑的样子，他在露出皮毛污黑的破衣襟上随意地抹了几下手，微微一笑：“看来，比我预料的快。我得想想，你俩明日再来。”

苏代苏厉相互看看，怏怏地走了。

望着两个弟弟骑马远去的背影，苏秦生出了一种奇特的感受——明明平静得心如止水，却觉得轻松得要飞了起来，充实得要喊了出来。不自觉地，他走进了茫茫荒草，越走越快，终于跌跌撞撞地跑了起来，湮没在无边的碧草浪中，一边仰天大笑，一边手舞足蹈地“啊啊啊”吼叫着。

“天意啊，天意——”一个苍老的声音在耳边悠然响起。

“谁？谁在说话？”苏秦气喘吁吁地摇晃着，看见茫茫泛绿的苇草中摇曳着一个红色身影，站定一看，红袍竹冠，雪白散发，清越得直如天人一般。“前辈高人，在下有礼了。”苏秦恭敬地躬身一礼，他知道，这种老人只可能是尊贵神秘的王室大巫师。

“得遇雄贵，老夫不胜荣幸。”明明迎面而立，苍老的声音却是那般旷远。

“雄贵？你说我么？”苏秦低头打量了自己一番，禁不住仰天大笑，“天下之大，当真无奇不有也。”

“老夫相术甚浅，不敢断言。先生可愿占得一卦？”

“天无常数，在下力行入世，不信虚妄。”

老人微微笑道：“武王伐纣，太公踩龟甲而止卜。非不信也，乃有成算也。先生不信，亦是成算在胸。然天道幽微，岂是‘力行’二字所能包容？若有印证，岂非天道无欺？”

苏秦肃然拱手道：“愿受教。”

“你来看。”老人大袖一挥，身形转开，指着原先挡在身后的一蓬青黄相间的奇特长草，“此乃老夫今日觅得的一株千年蓍草，以之占卜，可窥天地万象之密，先生何其大幸也。”

苏秦暗暗惊讶。他与大多经世名士一样，虽不精专《周易》，却也颇有涉猎。老师原本就是精研《周易》的大家，但却从来不为弟子占卜，只是向他们讲述《易》理与《易》家规矩传闻，让他们广博学识而已。老师说过，千年蓍草为《易》家神物，功效大过龟卜时期的千年龟甲，可遇不可求。但凡觅得千年蓍草，必得为所遇第一人卜卦而镇之，否则不能折草。看来，面前这位红衣大巫师要给自己占卜，也并非心血来潮，《易》家规矩使然，何妨坦然受之？心念及此，默默一躬。

老人点点头，宽大的衣袖中悠然现出一支细长的木剑，对着碧绿而又透着苍黄的蓍草深深一躬，站定凝神，木剑轻轻挥出。但听轻微脆响，一根三尺余长的草枝笔直地在空中竖起，草叶在瞬息之间飘回蓍草蓬根，一根绿黄闪光的草茎，横平着飘落在木剑之上。老人顺势坐地，木剑倏忽消失，蓍草已经平托在双手之上。

“太极。”老人轻轻地念了一声，蓍草茎神奇地断开了短短一节，落在了老人两腿间的袍面上。

“两仪，日月，四季，五行，十二月，二十四气。”随着老人的念诵，蓍草茎迅速地一节节断开落下，在红色袍面上整齐地排列成一、二、二、四、五、十二、二十四共七个单元。

苏秦看得惊讶了。他知道，蓍草占卜需要五十根草茎，“五十”之数的构成便是老人念诵的七个单元；有一根取出来始终不用，意味着天地混沌未开的“太极”；其余的“两仪”等四十九根便是用来占卜的实数。他惊讶的是，蓍草如何能如此神灵，竟能飞去草叶？竟能应声断开？如此说来，“千年蓍草之下，必有神龟伏之”也是可能的了？思忖之间，老人已经占卜完毕，悠然笑道：“鼎卦。”

苏秦默然。他理解“鼎卦”的意义，却觉得匪夷所思。“先生通达《易》理，无须老朽细拆。”老人淡淡笑着，“只是这鼎卦之幽微在于‘九三’。九三虽正，却与‘六五’相隔，主初行滞涩；然‘九三’得正，唯守正不渝，终会‘六五’。余皆先生所能解，无须老朽多言也。”

“多谢大师。”苏秦深深一躬。

“先生自去。老朽尚须为神蓍守正。”

苏秦没有多说，默默去了。他走得很慢，“鼎卦”的卦象弥漫在心头挥之不去。

在《周易》六十四卦之中，鼎卦与革卦相连，组成了一个因果相连的卦象。革卦的卦象是除旧布新——“革”，是将兽皮制成皮革的过程，除去兽皮旧物而产生的新皮，便是“革”。鼎卦的卦象则是合百物而更新——鼎为炊器，煮合百物而成美食的过程，便是“鼎”。鼎合百物是艰难的，生的硬的干的湿的咸的腥的，都要在鼎中合成，经过“火”而达成新物；鼎卦的上卦是“火”，下卦是“木”，木入火为烹饪之鼎。从卦理上说，鼎卦之大意，在阐释贤才布新的大道——刚柔相济，持之以恒，方能合百物而出新。

大巫师说的“鼎卦幽微处”，在于“鼎卦虽吉，却有艰难”这个道理。此卦为自己占卜，所谓的“九三”一爻，是鼎卦中“才”的位置；而“六五”一爻，则是“君”的位置；“九三”与“六五”相隔了一爻，不能立

即交会；但由于“九三”是正才之位，经“上火”催生，终于可合百物，而与“六五”交会……

想着想着，苏秦不禁“扑哧”笑了出来——这《周易》八卦确实奇特，每一卦都是用极为寻常极为简单而又亘古不变的一种“物事”来做卦象，却又能对最为纷繁复杂的人世万象做出恰如其分的拆解，当真匪夷所思。就说方才这个鼎卦，竟用“煮饭”这个过程来说明天下乱象的整合，却是那样的妙不可言。看似简单，细细一想，却又复杂得不可思议。

“大哉伏羲！大哉文王！”苏秦情不自禁地喃喃感慨。

尽管大巫师的鼎卦是一个令人鼓舞的“天机”，但苏秦还是很快就将它抛在了脑后。如同当时所有的入世名士一样，他从来不将自己的命运寄托在这种神秘游移的预言上。原因很简单，他了解一切神明预测的基本缺陷——模糊的断语能解释后来的一切：你胜利了，它能说通；你失败了，它也能说通；你信它，它能说通；你不信它，它照样能说通。

对于“上天”，苏秦很赞赏两个人的话。一个是稷下新秀名士荀况，他说：“天行有常，不为尧存，不为桀亡。”一个是老孟子，他说：“天听自我民听，天视自我民视。民心即天心。”说到底，天为何物？就是天下人心。顺应人心做事，就是天下大道。行天下大道，自当以大道为本，当为则为，当不为则不为，何言吉凶？若天下人皆以吉凶决事决命，何来慷慨成仁舍生取义？何来吴起、商鞅一批“极心无二虑，尽公不顾私”的忠臣烈士？我苏秦出山，虽然也为功业富贵，但所做之事却是顺应大道，吉凶二字何须在心？

草庐苦修，他一刻也没有忘记揣摩天下风云。每有心得，他都要将列国利害以各种方式拆解组合一遍。渐渐地，他形成了一个清晰的判断：山东列国必将陷入互相算计攻伐的乱象，秦国必将东出，一一

攻破中原战国。面对这种即将到来的天下大乱，他当持何种方略应对？长策在胸，自可叱咤风云改变天下格局；若无长策，纵然谋得高官厚禄，也无非是高车驷马的行尸走肉，苏秦何堪此等人生？三年来，苏秦反复思虑，多方演绎，终于形成了一套明晰的思路，一套周密可行的大方略。

苏代苏厉的到来，使苏秦猛然醒悟——机会终于来了。

他原先预计，这种乱象至少要酝酿五年。没有想到，三年之中天下已经大乱了。他等的就是这个乱世。天下不乱，列国无亡国危机，力挽狂澜的长策徒然一篇说辞而已，他苏秦也徒然一个狂士而已。秦国固要称霸，然时机不到，说也白说。天下固要整合，然若无人人自危之乱象，说也白说。这就是“贤者守时，不肖者守命”的奥秘。

窥透时机，应时而出。这就是苏秦孜孜三年，所浸润出的大谋境界。

不觉回到草庐，苏秦开始收拾准备。其实，草庐的一切日用物事都是任何家庭也用不着珍惜的粗物，根本用不着收拾交代。苏秦所要准备的只有一件事——将那张《天下》绘制在永远不可能丢失的地方。这件事他思谋已久，准备已久，但真做起来也不是一件容易事。从午后到天亮，整整八九个时辰，苏秦才直起腰来，颓然倒在草榻上。

正午时分，马蹄声响，苏代苏厉准时来了。

苏秦拉着两个弟弟的手：“三弟四弟，我要走了。”

“何时？”苏厉急迫地问。

“还问？自然是今日晚上了。”苏代显然成熟了许多。

苏秦点点头，似乎也想不起什么叮嘱的话，面对两个聪慧绝顶的弟弟，什么话都显得多余。见两个弟弟似乎在等他开口，苏秦终于说了句：“好生修习，苏家也许要靠你们了。”

“此言差矣！”苏厉这回倒是老气横秋，“二哥天下第一，岂能英雄气短？”

苏秦哈哈大笑：“好！四弟有志气。二哥就做一回天下第一！”

苏代郑重其事道：“二哥，傍晚我俩在路口等你。”

“不用操心，一切都会准备好的。”苏厉慷慨接口，比自己上路还激奋。苏秦肃然拱手：“多谢三弟四弟。”“二哥如何恁般作怪？这像弟兄么？”苏厉面红耳赤，先自急了起来。苏代却默默地低着头没有说话。

苏秦长长地叹息了一声，又微微一笑：“三弟四弟毋怪，自当初困顿归来，为兄明白了一个道理：人须自立，不可将任何外助看做理所当然，包括骨肉亲情。嫂不为炊，妻不下机，皆因我以家财出游，而于家无益。苏家本商人，利害所至，自当计较，我如何能以空泛大义求之于人？三弟四弟愿助我一臂之力，为兄自当感谢了。”

苏厉惊愕得说不出话来，只呆呆地看着须发灰白杂乱的哥哥，仿佛突然间不认识这位兄长了。苏代却轻轻叹息一声：“二哥，人间情义还是有的。自你独处草庐，大嫂害怕大哥责骂，从不敢提你，蔫得霜打了一般。二嫂，更不用说了，每年交冬，她都要到这片荒田站几个晚上，却从来不敢走近茅屋……”

三兄弟一阵沉默，苏秦笑道：“三弟四弟，顾不得许多了，我总归还会回来。”

“成败寻常事，家人总归亲。”苏代喃喃吟诵了一句。

“家人或可亲，成败岂寻常？”苏秦认真地回了一句。

苏厉却先“扑哧”笑了，向苏秦顽皮地做了一个鬼脸，三兄弟不禁哈哈大笑起来。

暮色时分，苏秦对着草庐深深一拜，举起那盏油灯对正了屋顶垂下的长长茅草。刹那之间，火苗腾起，整个茅屋顿时淹没在熊熊烈焰之中。苏秦一阵大笑，背起一个青布包袱，拿着那根青檀木棒，头也不回地大步走了。奇怪的是，大黄始终没有叫一声，只是默默地跟着苏秦。

官道路口，苏代苏厉守着一辆单马轺车正在等候。月光下遥见苏秦身影，苏代迎了上来，接过苏秦的包袱与木棒，利落地放到车身暗箱里：“二哥，带了一百金，在这个暗箱。衣服未及准备，遇见大市买了。”

苏秦点点头没有说话，蹲下身子抱住了大黄的脖子，良久没有抬头。大黄伸出长长的舌头，不断舔着苏秦的脸颊，喉咙发出低沉的呜呜声……终于，苏秦站了起来，拍了拍苏代苏厉的肩膀，接过马鞭缰绳跳上了轺车，“啪”的一个响鞭，辚辚去了。

“汪！汪汪！”大黄叫了起来，声音从未有过的喑哑。

将近庄外，苏秦不禁张望了一眼那片熟悉的树林，惊讶地停住了车马——月光下的小树林道口，依稀伫立着一个白色身影。刹那之间，苏秦愣怔了，他似乎意识到了什么，怔怔地站在车上不知如何是好。慢慢地，白色身影一步步走到了轺车前，将一个包袱放在了道中，无声地跪了下去，连三叩首，又猛然起身，飞一般地跑了……

苏秦蒙了。他分明听见了树林中沉重的喘息与呜咽，却钉在车上一般不能动弹。良久，苏秦缓过神来跳下轺车，拿起了道中那个包

袱，月光下，包袱皮上的四个鲜红大字赫然在目——冷暖炎凉。心中一动，伸手轻抚，湿滑沾手，竟是血书大字！“轰”的一声，苏秦觉得热血上涌，颓然坐到了地上。半晌，苏秦慢慢站了起来，将包袱放进车厢，对着树林深深一躬，回身跳上轺车去了。

白色身影出了树林，站在道口久久地伫立着。辚辚车声渐去渐远，树林边响起了幽幽的歌声——

燕燕于飞　差池其羽

远送于野　我心伤悲

辚辚远去　悠悠难归

瞻望弗及　泣涕如雨

二　奉阳君行诈苏秦

虽是四月初夏，邯郸却是杨柳新绿，寒意犹存。清晨起来，大雾蒙蒙，宫室湖泊树林都变得影影绰绰一片混沌。宽袍大袖的赵肃侯出得寝宫，来到湖边草地，做了几个长身呼吸，开始纵跃蹲伏地操练起来。

“君父，练胡功要穿胡服。”随着年轻的声音，一个少年走出了树林。

“雍儿么？”赵肃侯一个跳跃回身，“噫！你这是胡服？好精神！来，我看看。”

少年赵雍穿着一身紧袖短衣，脚下是长勒胡靴，手中一柄弯月胡刀。与赵肃侯的宽袍大袖相比，显得精干利落别有神韵。赵肃侯打量一番，点头笑道：“守边一年，有长进。”

“君父，胡人比我快捷，大半与这衣着有关。”赵雍兴奋地比划着，“你看，这身胡服里外四件，冷了最多加一件皮袍。我等一身，至少八九件，加上腰带高冠宽袍大袖，里外十几件，累赘多了。我的千人队，现下都是胡服，打了几仗，利落得很。”

“嗯，不错，军中穿穿还行。打仗嘛，就要动若脱兔。”

突然，一阵沉重急促的脚步声传来，朦胧可见一个红色的高挑身影大步匆匆走来。“是肥义，没错。”赵雍目力极好，只一瞥便认准来人。

“禀报君上。”丈许之遥，红色身影高亢的声音传了过来，“齐国大举兴兵灭宋，派特使前来，约我共同起兵。”

“禀报奉阳君了么？”赵肃侯淡淡地问。

“还没有。臣请君上先行定夺。”肥义拱手一礼，低着头不再说话。

赵肃侯面色阴沉地踱着圈子，良久沉默。

“君父，肥义将军忠诚可嘉。”赵雍慷慨激昂，“军国大计，理当国君决断。”

赵肃侯没有理睬儿子，回头对肥义道：“禀报奉阳君，听候定夺。”

“君上……”肥义看了看国君，终于没有说话，大步转身去了。

“君父，你要忍到国乱人散，方才罢休么？”赵雍面色涨红，几乎要喊起来。

“住口！”赵肃侯一声呵斥，四周打量一番，低声道，“他统领大军十余年，又有上党(注)封地二百里，兵强马壮，财货殷实，不忍又能如何？”

“君父勿忧，我有办法。”赵雍见父亲又要四面打量，大手一挥，“百步之内，断无一人。君父无须担心。”

赵肃侯盯着这个英气勃勃的儿子，悠然一笑：“力道几何？”

“死士三百。”赵雍肃然挺身。

“三百人就想翻天？真有长进。”

“专诸刺僚，一身为公子光翻转乾坤，况我三百死士！”

赵肃侯目光一闪，沉默良久，转身径自走了。赵雍略一思忖，跟着父亲进了晨雾蒙蒙的树林。

当肥义来到奉阳君府邸时，晨雾已经消散，府门外正是车水马龙的当口。

奉阳君乃赵成侯的三子，赵肃侯的胞弟。赵成侯本有三个儿子，长子赵语，次子赵绁，三子赵城。赵成侯对三个儿子都很器重，每有亲出，总由长子留邯郸监国，两个小儿子随军征战。时间一长，次子三子成了军中大将，赵语则时常执掌国政，顺理成章地做了太子。赵成侯死后，次子赵绁不服太子赵语，起兵夺权。赵语应对沉稳，联合三弟赵城打败了赵绁，赵绁弃国逃亡到韩国去了。为了报答三弟，赵语将赵城封为奉阳君，封地扩大了两倍。由于赵语不太通晓军事，赵国又多有征战，赵城兼领了上将军。几次胜仗，赵城的威望权势渐渐膨胀了，赵城也渐渐地威风起来了。

秦国夺取了晋阳，赵城领兵救援，却差点儿做了秦军俘虏。赵城恼羞成怒，要起倾国之兵与秦军决战。赵肃侯这回却出奇地固执，坚决不赞同与秦国硬拼。他当着全体大臣，将国君大印捧在手上说：“奉阳君若一意孤行，请收下这传国金印，赵语当即隐退山野。”赵城大为尴尬，硬是给闷了回去。

从此后，奉阳君更是横行国中，不将赵肃侯放在眼里。许多大臣不满奉阳君的专横气焰，纷纷秘密上书，请赵肃侯“杀奉阳君以安赵氏”。赵肃侯非但不置可否，反而又将丞相权力交给了奉阳君，请奉阳君“开府号令，总摄国政”。

如此一来，赵国几乎成了奉阳君的天下。府邸整日间门庭若市冠带如云，赵城忙得不可开交。许多原先秘密上书的大臣眼看国君孱弱，也就顺势投奔到奉阳君门下，官位纷纷晋升了。只有这个万骑将军肥义落落寡合，该如何便如何，依旧时常找国君禀报军情，官爵也就老是原地踏步了。

“噫！肥义也，稀客哟！”一个圆鼓鼓胖乎乎矮墩墩红亮亮的白发老头儿，眯缝着双眼，满脸堆笑地倚着门庭下的石柱，拉长声调惊叹着。

肥义大步走上九级宽大的白玉台阶，淡淡道：“李舍人，肥义要见奉阳君。”

这个李舍人，本是奉阳君的门客家臣，当时一般统称为舍人。李舍人多年追随奉阳君，很出过一些斡旋朝局的点子，自奉阳君得势，晋升了府邸总管。中原“三晋”魏赵韩同俗，都将总管称为“家老”。近年来，这李家老在邯郸红得发紫，大小官员无不敬畏三分，见面莫不打拱作礼连呼“家老大人”，还要眼疾手快地给门庭一口铜箱里搁点儿金贵物事进去，否则，你便得处处难堪。肥义是赵国大臣，不可能不知道奉阳君府邸的进门规矩，但却公然直呼“家老大人”为“李舍人”，

如何不教这位炙手可热的李家老气上心头？虽则如此，李家老毕竟老辣，反倒拱手作礼笑道："将军乃国家干城，自当要务在身。奉阳君正在竹林苑晨练，将军请了。"

肥义二话没说，大袖一甩，径自进府去了。

奉阳君府邸已经由六进扩展为九进，府后还建了一座水面林苑。所谓竹林苑，是第三进国政堂东边的一片竹木花草园囿，除了一大片青森森的翠竹，还养着一些珍禽异兽。奉阳君久在军旅，晨练原是寻常，肥义自然不去多想，直奔竹林苑而来。晨雾尚未消散，静谧的竹林中忽然传来粗重的喘息与细长的呻吟……肥义突然觉得异常，立即停住脚步，略微思忖，肥义对着青森森的竹林拱手高声道："万骑将军肥义，紧急晋见奉阳君，有军国大事禀报。"

但闻竹林中婆娑阵阵，传来粗重嘶哑的呵斥："大胆肥义！私窥禁园，可知罪么！"随着话音，薄雾中转出一个须发斑白威猛壮硕的汉子，浑身淌汗，只在腰间裹着一片斑斓虎皮，仿佛一个远古猎人。

"国家为上，臣不知罪。"肥义肃然拱手，低头不看面前的奇异景观。

"哼哼，赵国唯你肥义忠臣了？啊！"赤身"猎人"大喝，"来人！将肥义革去官爵，贬黜云中大营，罚做苦役！"

雾气缭绕中遥闻呼喝之声，李家老领着一班武士上来，立即将肥义夺冠去服绑缚起来。肥义没有丝毫惊慌，只是狠狠盯了李家老一眼，微微冷笑了一声，便不由分说地被押走了。流散的晨雾中传来一阵哈哈大笑。

一个带剑军吏匆匆走来："启禀奉阳君，洛阳苏秦求见。""苏秦？苏秦是谁？"问话的虎皮"猎人"已经变成了衣冠整肃的奉阳君。

李家老笑道："臣想起来也，此人就是几年前说周说秦的那个游士，鬼谷子高足。天子赐王车，还拒绝了秦国的上卿高爵，名噪一时也，只是，不知后来为何沉寂了。"

"噢？好呵！"奉阳君笑了，"如此名士，求之不得。见。"

"主君且慢。"李家老低声道，"容老臣探听明白，以防背后黄雀。"

"也好。弄清他究竟真心投奔，还是别有他图？"

"老臣明白。"圆圆的李家老一阵风似的随着雾气去了。

邯郸是苏秦的第一个目标。

方今天下，对秦国仇恨最深的莫过于魏楚赵韩四国。魏国是秦国的百年夙敌，楚国近年来受秦国欺侮最甚，韩国直接被秦国夺去了宜阳铁山，赵国丢了晋阳之后，成为眼下受秦国威慑最为严重的中原国家。要在反秦大计上做文章，就要从这四国之中选择一个入手。苏秦作了反复权衡，魏国实力最强，但魏惠王君臣消沉颓废，想要他出头挑起反秦重担很难；楚国偏远，素来对中原狐疑，虽可能成为反秦主力，但却不适合做发起国；韩国太小，但有风吹草动都可能被秦国扼杀在摇篮。只有这个赵国，国力居中，民风剽悍善战，在中原六大战国中影响力仅仅次于魏齐两国。更重要的是，赵国在列国冲突中素来敢作敢当，国策比较稳定；前代赵成侯与目下赵侯都算得明智君主，善于决断权衡。凡此种种，都使苏秦毫不犹豫地直奔了赵国。

一路北上，苏秦对赵国的朝局已经了如指掌，决意先行说动奉阳君，然后晋见国君。听说奉阳君有早起理政的习惯，他便赶在大清早前来晋见。一见那个圆乎乎满脸堆笑的家老，苏秦心知这是一个"人

猫”，很自然地向铜箱中丢进了三个有天子铭文的“洛阳王金”。家老立即对他肃然起敬，安排好他在暖房等候，匆匆进去禀报了。

过得片刻，家老满脸堆笑地碎步出来：“先生，奉阳君紧急奉诏，进宫去了，特意转告先生，请先生明日晚上前来赐教。老朽当真惭愧也。”

“家老言重了。苏秦明晚再来便是。”

回到客寓，苏秦思量今日所遇，觉得大有蹊跷。权倾一国如奉阳君者，天下无出其右。此公有清晨独处园囿的嗜好，赵肃侯岂能不知？奉阳君紧急奉命云云，定是托词不见而已；然却又“特意转告”明晚“赐教”，又分明是想见他。一推一拉，仅仅是一种小权谋么？似乎是，又似乎不仅仅是。大挫重生，苏秦已经对“顺势持己”有了新的感悟，对于权力场的云谲波诡鱼龙混杂也有了一种登高鸟瞰的心境。面对这刚烈专横的奉阳君与柔腻阴险的“人猫”家老，苏秦决意抱定一个主意，顺势而说，见机而作，绝不再纠缠于一国一邦。

次日暮色时分，苏秦在家老殷勤的笑脸浸泡下见到了奉阳君。

煌煌灯下，两人都对对方打量了一番。苏秦看到的，是一个与这豪华府邸格格不入的粗壮黧黑的布衣村汉，两只眯缝得细长的眼睛突然一睁，会放射出森森亮光。奉阳君看到的，是一个从容沉稳的布衣士子，须发灰白，黝黑瘦削，幽幽的眼光教人莫测高深。

“先生策士，若以鬼之言说我，或可听之。若言人间之事，本君尽知，无须多说。”刚刚坐定，奉阳君怪诞冰冷，似乎要着意给苏秦一个难堪。

“以鬼之言见君，正是本意。”苏秦微微一笑。

“噢？此话怎讲？”

“贵府人事已尽，唯鬼言可行也。”

奉阳君突然一阵大笑：“好辩才！愿闻鬼言。”

“我来邯郸，正逢日暮，城郭关闭，宿于田野林畔。夜半之时，忽闻田间土埂与林间木偶争辩。土埂云：‘你原不如我。我是土身，无论急风暴雨，还是连绵阴雨，泡坏我身，我却仍然复归土地，天晴则又成埂。土地不灭，我便永生。你却是木头，不是树木之根，便是树木之枝。无论急风暴雨，还是连绵阴雨，你都要拔根折枝，漂入江河，东流至海，茫然不知所终。’请教奉阳君，土埂之言如何？”

“先生以为如何？”奉阳君似觉有弦外之音，却又一片茫然，反问了一句。

“土埂之言有理。”苏秦直截了当地切入本题，“无本之木，不能久长。譬如君者，无中枢之位，却拥中枢之权，直如孤立之木，外虽枝繁叶茂，实却危如累卵。若无真实功业，终将成漂流之木。”

奉阳君目光一闪，没有说话，思忖有顷，摆手道：“先生请回馆舍，明日再来。”

苏秦情知奉阳君木然烦乱，拱手作别，径自去了。

奉阳君黑着脸倚在长案上发呆。苏秦的话使他感到一丝不安，“无中枢之位，却拥中枢之权”，的确是权臣大忌，可是势成骑虎，自己能退么？听这苏秦话音，又似乎有转危为安的妙策。可能么？一介书生士子，能扭转乾坤？正在思绪纷乱，一阵轻轻的脚步来到身边。

“敢问主君，苏秦如何？”李家老的声音殷切恭谨，让奉阳君觉得舒坦。

“你以为如何？”奉阳君脸上威严持重。

“臣有一问：苏秦劝戒主君急流勇退，主君打算听从么？”

“不能。”奉阳君犹豫片刻，吐出了两个字。

“如此臣则可言。臣观苏秦谈吐，其辩才博学皆过主君。此人入赵，所图谋者终为自己功业，主君只是他建功立业的垫脚石罢了。唯其如此，此人将对主君大为不利。”

“赶走苏秦，开罪天下名士，谁还来投奔老夫？”

“主君勿忧。我有一计，可使苏秦乐而去之，不累主君敬贤之名。”

“噢？说说看。”

家老凑近，一番低语，奉阳君哈哈大笑。

次日晚上，苏秦悠然而来。奉阳君小宴款待，酒罢肃然求教。苏秦格外真诚，剖析了奉阳君的危局，提出了一举解脱危局的根本谋略——由奉阳君出面联合六国抗秦，拥戴赵肃侯出任盟主，化解君臣猜疑，既建立真实功业，又不露痕迹地回归臣子本职，如此奉阳君便可如土埂般永生。最后，苏秦慷慨言志：“苏秦本风尘布衣，不忍中原诸侯受强秦欺凌，愿奋然助君以成大业，愿君力挽狂澜，做天下砥柱。赤子之心，愿君明察。”

奉阳君两眼一直看着苏秦，脸上却没有任何表情。起初，苏秦只以为此人机谋深沉，自是江河直下滔滔不绝，说了一个时辰，奉阳君仍是正襟危坐，丝毫不为所动。苏秦觉得蹊跷，停了话头，端详着奉阳君神情，等待他的发问。谁知奉阳君依旧木然端坐，终是一言不发。

“苏秦告辞。”情知有异，苏秦拱手一礼，径自去了。

“先生留步。”身后传来沙沙柔柔的声音，李家老轻步追了上来，“老朽代主君送先生了。

”苏秦淡淡一笑：“敢问家老：昨日粗谈，奉阳君尚且动容；今日精谈，奉阳君却木然无动于衷，缘故何在？”

家老神秘地笑了笑，将苏秦拉到道旁大树下，先深深一个大躬，又幽幽一叹道：“先生机谋大，策划高，我家主君才小量浅，不能施展。老朽恐先生有不测之危，便请主君丝绵塞耳，无听谈说。老朽惭愧，惭愧。”

苏秦大是惊愕，愣怔片刻，纵声大笑起来：“奇也！奇也！当真大奇也！”

待苏秦笑声平息，家老又是幽幽一叹：“虽则如此，先生游历诸侯，跋涉艰难，无非图个锦衣玉食。老朽定然请求主君，资助先生以高车重金。老朽惭愧，惭愧。”

“噢——”苏秦更加笑不可遏，“还有此等事？不听我言，却赠我钱？”

“还请先生明日再来。老朽惭愧，惭愧。”

“好好好，明日再来。”

“老朽惭愧，惭愧。”

苏秦觉得大是滑稽，想忍也忍不住满腔笑意，大笑着扬长去了。

回到馆舍，苏秦忍不住大笑了半日，惹得邻居客人伸头探脑啧啧称奇。虽说天下之大无奇不有，然则自春秋以来，如此塞耳使诈者，当真是闻所未闻匪夷所思。一篇精心构思的宏大说辞，竟作了聋瞽塞

听，当真对牛弹琴。名士游说有如此滑稽奇遇者，五百年也就我苏秦一人耳。既遇如此滑稽褊狭之徒，何不顺势而下，成全了这个滑稽故事?

次日午后，苏秦如约前往，李家老肃然迎出请入。奉阳君在正厅隆重设宴，连说一番“昨日受教，如醍醐灌顶”云云。李家老便急忙对着苏秦使眼色。苏秦又是一通大笑，也就势说了一通“水土不服，便欲归去”云云，虽都是口不应心，却也是其乐融融。

酒宴之后，奉阳君“赐赠”了苏秦许多贵重物事，除了黄金百镒，轺车一辆，有三样珍宝倒确实是苏秦所没有见过的：一是一颗明月珠，在幽暗中能光照丈许。二是白玉璧一只，李家老特意叮嘱说这是楚国的荆山璧，与和氏璧齐名也。三是黑貂裘一领，能化雪于三尺之外。

“老朽惭愧惭愧。”李家老指点交代完毕，毕恭毕敬地看着苏秦，生怕生出意外。苏秦却大笑着接受了。

三　燕山脚下的古老城堡

一过易水，进入燕国地界。

苏秦听到的第一个消息是：老国君病倒，蓟城禁止夜行了。

这个消息使苏秦生出了几分莫名其妙的不安。燕文公在位已经二十九年，是中原战国中以“明智”著称的老君主。苏秦离赵赴燕，就是想从这个明智的老国君身上打开目下的僵局，若燕文公突然病逝，一个国丧至少耽延数月，再加上新君往往忙于理顺朝局，一年内能不能见到新君都很难说。

但苏秦丝毫没有改变目标的念头，反倒快马加鞭，力图早一日赶到蓟城。

北上燕国，苏秦还有一个朦胧的梦，就是见到那个至今还在他心目中保持着几分神秘的天子女官。苏秦原本的打算是：说燕成功，就正式请求拜见国后，能得片时交谈，就了却夙愿了。当然，若说燕不成，这个梦想也就只有永远地埋在心底了。可听到燕文公病倒的消息后，苏秦陡然觉得，无论如何都应该见到她。老国君病危，正是年轻美丽的国后即将失势的尴尬时期，官场宫廷最是冷酷，一旦失势便有可能发生各种危险。此时正是她独木临风之际，苏秦既然知晓，自当义无反顾地助她一臂之力。

昼夜兼程，古老的城堡终于遥遥在望了。时当盛夏日暮，雄伟的燕山横亘在蔚蓝的天际之间，山麓的城堡显得那般渺小。就在轺车向着山麓城堡疾驰的刹那之间，苏秦倏忽感到了一阵凉爽。燠热顿时消失，仿佛从蒸笼跳到了清凉的山溪，习习山风徐徐拂面，凉爽宜人，与中原盛夏不可同日而语。

古老的城堡果真是戒备森严，城外五六里有马队巡视，喝令一切车辆走马缓行，在城门外验身后方可入城。苏秦到达护城河前时，正逢闭关号角吹响。按照寻常规矩，闭关号角半个时辰内吹过三遍，便要悬起吊桥关闭城门，未入城者便要等到次日清晨开关。苏秦已经验身，匆匆走马，向吊桥而来。

“大胆！找死你！”一声呵斥，一个军吏猛冲过来挽住马缰，硬生生将轺车拉得倒退几步。再看面前，吊桥正在轧轧启动，湍急的卷浪河水就在面前翻滚。

苏秦一时懵懂，及至清醒过来，气咻咻喊道：“一遍晚号关城，岂有此理！”

“咳！脾气比我还大？”军吏不禁“扑哧”笑了，“你这先生从天上掉下来的？戒严半月了，早关晚开，不知道你？没淹死算你命大了，还喊。”

苏秦粗重地叹息了一声："那，今晚不能进城了？"

"今晚？"军吏又气又笑，"你看着月亮做梦吧。"

苏秦顿时沮丧，坐到石礅上痴痴地盯着护城河湍急的流水发呆。

眼看月亮爬上了山头，苏秦依然痴痴地坐着，想到自己事事不顺，不禁一阵长长叹息。

"哎？我都巡察几圈了，你还在这儿守啊？"那个军吏提着马鞭走了过来，一番端详，低声笑道，"说说你入城原由，看我能不能想个法儿？"

苏秦精神一振，连忙拱手一礼："我乃洛阳士子苏秦，为燕公带来重大消息。小哥若肯帮衬，我当为小哥请赏。"

"与国事相干，有转圜。随我来。"军士上马，苏秦上车，绕行到另一座城门前。军吏扬鞭向城楼高喊："东门尉听了——有洛阳士子与国事相干，请放入城——"但闻城楼答话："南门尉不必客气。放吊桥——"苏秦拱手道："将军原是南门尉，苏秦失敬。"军吏大笑："先生一言，我就做了将军，痛快！"眼见吊桥轧轧放下，军吏一拱手："先生请。告辞。"苏秦未及答话，军吏已经飞马去了。

由于是单独放行，东门尉没有开启正门，而教苏秦轺车从便门进入。苏秦进得便门瓮城[注]，道谢之余颇感好奇："既是国事相干，为何东门可进？南门不可通融？"年轻的东门尉郑重其事地拱手回答："国师祈天，南门夜开，不利国君病体。"苏秦不禁想笑，可看着东门尉一脸肃然，也连忙郑重点头："上天佑燕，国君无恙。"

正在此时，瓮城外军士高喝："国后车驾到——"

东门尉忙道：“先生稍等，国后车驾过去再出。”疾步匆匆地走出了瓮城。

听得“国后”二字，苏秦的心一阵猛跳。是她么？肯定是。国后能有几个？从瓮城幽暗的门洞看出去，一队火把骑士当先，一片风灯侍女随后，一辆华盖轺车辚辚居中，车中端坐着一个女子，绿衣白纱，美丽肃穆……苏秦一阵心跳，死死地抓住了车辕。

“啧啧啧！国后当真贤德，每日都要去太庙祈福。”

“那是，国君痊愈，国后平安嘛！”

“难说。真正平安，要天天祈福？”

“嘘——不许乱说！”东门尉低声呵斥。

车马过完，苏秦不待东门尉点头，跳上轺车辚辚出街。一阵疾驰，追上了国后车马，尾随到宫室街区，苏秦轺车不能前行，只好看着那队风灯侍女簇拥着华盖轺车迤逦消失在层层叠叠的宫殿群落里。

燕国自来贫弱，除了五六百年将宫室营造得颇为气派之外，商市民居都无法与变法之后的中原战国相比。蓟城国人居住的街区大都简陋破旧，石板砌的房屋极多，偶有高房大屋，不是官署，便是外国商人开的客寓。月亮尚在山头，城中已经是灯火寥落，行人稀少了。与咸阳、大梁、临淄的繁华夜市相比，蓟城的夜晚的确是一片萧瑟。加上燕山清风毫无暑气，使人在盛夏的夜晚平添了几分寒凉。苏秦满腹感慨，信马由缰地在蓟城转悠，最后来到一家客寓门前，见风灯上大字赫然——洛燕居。店名很是雅致，一问之下，是洛阳商人开的，欣然住了下来。

萧瑟夜晚有客人投宿，店中顿时一片欣然。片刻之间，店东出来相见，是个年过六旬的老人，虽白发苍苍，却矍铄健旺。几句寒暄，

老店东得知苏秦乃故里客官，倍觉亲切，立即亲设小宴为苏秦洗尘。

老人数十年未回过洛阳，殷殷请苏秦详说洛阳变化。及至听苏秦说了一番，老人感慨唏嘘道：“赫赫王城，今不如昔，我辈愧对祖先矣！”

“敢问老人家，可是老周王族？”苏秦知道，洛阳国人大抵都是周室部族。除了苏家这样的殷商后裔，经商之人极少。老人显然不是殷商后裔的那种商人，倒很有可能是因某种变故逃离洛阳的王族子弟。

老人沉默不语，良久，慨然一叹：“洛阳蓟城，俱都式微，周人气运尽也！”

“燕为大国，如何式微？愿闻前辈教诲。”苏秦很想听燕国目下情势，连忙恭敬请教。

“先生当知，燕国乃周武王始封，召公奭为开国君主。目下，这燕国是天下唯一的姬姓诸侯了。若燕国气象振兴，周人或可有望。然燕国也是唯知安乐，不思振兴，已被赵国齐国挤到了边陲一隅，尚不知危难。国君病体恹恹，太子虎视眈眈，臣子惶惶不可终日，偌大蓟城，无一中流砥柱……当真一言难尽也。”

苏秦惊讶地看着老人，更加相信老人绝非寻常商人，思忖问道：“方才入城，见国后为国君祈福而归，人皆赞颂。前辈以为如何？”

“洛阳唯此奇女子，惜乎埋没燕山了。”老人粗重地叹息了一声，“国后本是王族公主，大义高才，自请嫁燕，欲助王族诸侯崛起，使周人重生。可入燕以来，国后多方求贤不成，反与权臣扞格，竟至一筹莫展。燕公病倒，国后更是举步维艰了。国人唯知其贤，不知其难也。说到底，还是天不佑周人也！”

苏秦心头一阵发热，不禁脱口而出："前辈可是国后同支？"

老人默然良久："先生何有此问？"

"烦请前辈告知国后：洛阳苏秦入燕。"

老人看看苏秦，默默点头，一句话也没有问。

苏秦一夜难眠，心中闪过与燕姬两次不期而遇的情景，许多疑惑顿时明白，许多疑惑又丛生心头。燕姬不是寻常的女官，竟是王族公主，这是他始终没有料到的。作为公主，自请嫁燕救周，更是他没有预料到的。在他心目中，一个天子女官嫁给诸侯国君，无论命运如何，都是无奈的悲凉的。那个绿衣白纱的美丽身影，其所以深深烙在他的心头，不能说与他深深地为之扼腕无关。现下想来，燕姬原是自己走上祭坛，要以自己的毁灭来拯救衰落的王室部族的。一个女子有如此超乎寻常的情怀，确实令苏秦怦然心动。春秋战国多慷慨悲壮之士，苏秦如同任何一个名士一样，对那些孤忠苦愤的英雄，无不抱有深深的敬意。如今，一个隐藏在古老宫墙里的女子，竟然就是这样一个孤忠苦愤的名士女杰，岂能不教他感慨万千。如此说来，当初在函谷关巧遇，燕姬请他入燕，当是她有意求贤了。可为何只是那么轻轻一问，甚至连正面的请求都没有？敬重他的选择么？为何她没有将他当做一个有用贤士那样，不惜一切手段地争取甚至强迫过来？惊鸿一瞥，任君而去，这是一个兴邦才女的作为么？也许，只有一种理由能够解释……可是，苏秦不愿意那样去想——那只是虚无缥缈的幻象，只是残存在自己心底的依稀旧梦。

次日，苏秦还是到宫室去了。宫廷多诡谲，不管外间如何传闻，总是要亲自尝试一下才踏实。谁知他尚未报名求见，就被宫门将军正色挡回："国君有疾，朝野皆知，如何能见中原士子？若有国事，请到太子府处置。"

无可奈何，苏秦怏怏回了洛燕居，思忖一番，开始埋首开列早已成竹在胸的《说燕策》纲目。他相信，无分迟早，衰颓的燕国总是需要他的。贤者守时，他就要等待这个机会。日暮时分，店仆送来燕国名吃胡羊葱饼，苏秦胡乱吃了两块，又埋首灯下了。

“嘭嘭嘭”，随着轻轻的敲门声，房门无声地开了，一个面垂黑纱的白衣人已经站到了屋中。苏秦丝毫没有觉察，犹自埋首灯下。

“季子别来无恙？”白衣人轻轻的声音。

苏秦蓦然回首，惊愕间心头电闪：“你？你？是……”却终是没有说出。

“季子，你？连我的名字，都叫不出来了？”白衣人声音有些颤抖，说着摘掉黑纱，脱去长大的士子白衣，一个秀发如云绿裙白纱的美丽女子宛然便在目前。

“燕姬……实在没有想到。”苏秦一时间有些手足无措。

“别动，我看看。”燕姬将苏秦扳到灯下亮处，端详有顷，泪光莹莹。

苏秦心念一闪，肃然躬身：“国后，苏秦入燕，多有唐突，尚望见谅。”燕姬眼波一闪，释然笑道：“季子请坐，能说说为何选择了燕国么？”

“我有改变天下格局之长策，需要从燕国迂回入手。”说到正事，苏秦顿时坦然。

“燕国只是棋子？”

“不，首要为燕国谋利。不安定燕国，何显长策？”

燕姬静静地看着苏秦的眼睛："季子，你是天下大才，我没有看错。可当年在函谷关，我没有强拉你来燕国，知道原由么？"

苏秦略一思忖："国后，你知道苏秦当日尚在稚嫩，不足以担当大任。"

燕姬叹息了一声，摇摇头道："我没有那般远见……季子，听听我的心里话，我们都不要欺瞒自己了。洛阳王城初识君，便知君为天下英杰。燕姬固想挽回王族危难，心中也自知难为。周室衰微，根在久远，时势已过，灭亡难免。三皇五帝，夏商至今，谁曾见过万世不朽的王室王族？燕姬身为王族之后，自当为王族之苟延残喘尽孤愤之力。这是一条看不见尽头的幽幽穷途，燕姬不想将一个天下英才拉着殉葬。你看中强国，要在那里实现辉煌的功业，燕姬心里很是清楚。鲲鹏展翼九万里，燕姬岂忍将君当做蓬间雀？平心而论，若非王族之身，燕姬早随君去了……"

"燕姬！"

"季子……"燕姬走了过来，轻轻抱住了苏秦，低声道，"日后有时日。"

苏秦有些恍惚起来。本来他已经拿定主意，若能得见，只和燕姬说国事。自从他听说燕姬是王族公主后，这个主意更坚定了。他觉得自己很清醒，一个自觉为没落王族献身的女才士，绝不会为了一个朦胧的梦幻使自己陷入私情纠葛之中，与其后患难料，不如一开始就不要发生。可是，燕姬的一番倾诉，竟然就如此轻易地模糊了自己的棱角，如此轻易地打碎了自己的坚壁，无论自己内心如何呐喊着"岂有此理"，他都无法抗拒那轻柔的拥吻。刹那之间，苏秦觉得自己不清楚自己了，而在此前，他对自己的自制力是毫不怀疑的。多少次，他都满怀怜惜地准备抱起妻子，与她完成敦伦大典，可最后都因为内心自责"虚情"而退却了。苏秦因此而相信，他在男女之事上是冷漠的，是

永远不会陷入私情纠葛的。从来不隐讳丽人嗜好的张仪，嘲笑他是“柳下惠坐怀不乱”，可也由衷地称赞“苏兄心如铁石，堪当大任也”。今日是怎么了，铁石之心如何瞬间消于无形？

“季子，不要自责。”燕姬悠然一笑，“你对自己总是苛求过甚。情理人欲，与天地大道相合，有何惭愧？”说也奇怪，燕姬几句话，苏秦顿感舒坦明朗，不禁笑道：“苏秦还是学未到家，惭愧。”燕姬不禁笑道：“噫？你如何与奉阳君那个家老一辙？”苏秦惊讶道：“奇！你如何知道那个‘惭愧’家老？”

“日前，奉阳君派家老率领三名赵国太医，前来为燕公治病。”

“燕公接受么？”苏秦蓦然心动。

“燕赵世仇，如何接受？可燕国正在艰难，又不好开罪赵国。”

“燕姬。”苏秦肃然道，“我可化解燕赵纠葛，只不知燕公是否还清醒？”

燕姬没有丝毫惊讶，凄婉一笑：“季子入燕，必是瞄着燕赵仇隙而来。否则，燕国也真是没有价值。”

“燕姬……”

“季子，燕公没有大病，三日内你可以见他。”

“没有病？”苏秦虽然惊愕，却也立即一阵轻松，“宫闱深邃，又是一奇也。”

燕姬嫣然一笑：“日后你会知道的。季子，我得走了。”

“这就走？”苏秦很惊讶，想到函谷关竟夜畅谈，显然大觉意外。

“等我消息。”燕姬匆匆说了一句，迅速地穿上白衣戴上黑纱，没等苏秦说话便带上门出去了。苏秦怔怔地站着，觉得像一场梦。

发了一会儿呆，苏秦漫步来到洛燕居后园，登上了土丘石亭。山风凉爽，碧蓝的夜空星斗满天。啊，天帝之车北斗星已经略微偏西了，除了玉衡光芒四射，其余六星都是那样混沌不清；(注)尤其是居于枢要的斗魁四星，尽皆暗淡昏黄。按照星象分野，此刻的玉衡所指，正是河西秦川所在。虽然天象难测，苏秦更非占星家，但也许应了“象由心生”这句老话，今晚这北斗星象苏秦却看得分外清白：一星独明而六星昏暗，这不分明便是天下大势么？苏秦啊苏秦，你要改变这种天下格局，却是谈何容易？燕国之行看来气运不错，能不能做成一个有气势的开端，还得看自己的作为；以燕姬的身份与神秘降临来看，她是无法对燕公正面提及自己的，她所能提供的只是机会与条件，能否把握住这个难得的机会，归根结底还要靠自己的真实谋划。心念及此，苏秦反倒觉得踏实了。如果自己依靠燕姬的荐举力保而任职燕国，那在他是无法接受的。莫说燕姬是红颜名士，即或燕姬是须眉豪杰，他也照样无法接受。苏秦出山，永远有一个坚定的信念——依靠自己独特的智慧与才华，打开一条独特的功业大道，非如此，苏秦枉修纵横之学十余年。

天将拂晓，苏秦方才回到住房，心中虽是轻松，却也疲惫不堪，倒头便睡。一觉醒来，已是午后日斜。梳洗一毕，自觉神清气爽，看见书案上摆着一盘松软酥香的胡饼与一壶温热的米酒，立即大嚼一阵，风卷残云般一扫而光，惬意中正待起身，眼角余光忽然瞄见一支竹简孤零零地摆在书案中央。

苏秦目力不济，连忙拿过竹简近看，顿见一行小字入眼——明日酉末进宫！

太阳一落下燕山，蓟城一片暮色了。

燕文公觉得自己老了，一个显然的感觉是心绪特多烦躁，忧心的事连绵不断：秦国刚夺了赵国晋阳，捎带抢去了燕国两座小城；还未及反应，北边胡人又有数万骑兵抢掠骚扰；刚一出兵，西南边中山国又趁火打劫；及至回兵，狡猾的中山狼又销声匿迹；正欲报复，东南边齐国渔民又是明火执仗地争夺湖泊水面。这些事还只算麻烦，最严重的是赵国这个老冤家正在边境集结重兵，准备寻衅攻燕。百思无计，燕文公与国后密商，决定称病诱敌，同时秘密集结兵力，要一举解决赵国威胁。

谁知事有乖戾，他染病不起的消息一传出，太子却想入非非，密谋发动宫变提早夺权。燕文公觉察后气恼攻心，竟真的病倒了。若不是国后燕姬斡旋折冲，说服太子负荆请罪，又说服燕文公隐忍不发，燕国大局还真要崩溃了。其间，赵国奉阳君狐疑不定，假惺惺派来太医“救治燕公”，燕文公只好压下了太子事端，将计就计地认真病了起来。

暮色降临，燕文公觉得憋闷，吩咐内侍将自己的病榻抬到湖泊竹林旁。待内侍退去，他坐了起来，在清凉的晚风中沿着湖边漫步。走得一段，两盏风灯从对面悠悠而来。燕文公知道，那一定是国后，别人到不了这里，包括太子。

“国公，如何一个人出来走动了？”老远传来燕姬关切的声音。“你呀，当真了？”燕文公对年轻美丽的妻子几年来的作为很是信服，见面便高兴。燕姬上来扶住燕文公笑道：“原本就是真的也。来，慢慢走，到亭下坐坐。”

这是一座宽敞的茅亭，脚下绿草如茵，背后竹林婆娑，面前波光粼粼，周遭晚风习习，加之燕山凉爽，夜无蚊虫，真是湖边一块上佳的休憩所在。燕姬吩咐侍女在亭下石榻上铺好竹席置好靠枕，扶着老国君舒适地斜倚石榻，然后吩咐侍女推来酒食车，说她要在湖边与国公小酌。燕文公大是欣然，立即催促侍女快去快回。

“国公，我方才从太庙归来，在宫门遇见一个求见士子。”

“又觉是个人才？”燕文公不经意地笑着。

燕姬笑了笑：“我倒是没留意，只是在暗处听他与宫门尉争辩，方知他是洛阳名士苏秦。国公可知此人？”

“苏秦？噢——莫非是几年前，名震一时的鬼谷子高足？”

“对，是他。他说‘燕有大疾，我有长策。拦苏秦者，燕之罪人也’。我便秘密唤来宫门尉，安顿他在宫门等候，又连忙赶来禀报国公。”燕文公默然有顷，高声吩咐：“来人！立即带苏秦从密道入宫，在此晋见。”

“遵命。”竹林边老内侍答应一声，匆匆去了。片刻之后，燕文公遥见一人随着老内侍飘飘而来，月光下，但见来者散发大袖，步态洒脱，内心先暗自赞赏。及至稍近，已能看清来者的服色是洛阳周人特有的深红，燕文公更是平添了几分亲切，觉得在如此月夜清风中与一个来自故国的名士相见，纵无奇策，也是快事一桩。

“洛阳苏秦，参见燕公。”

“先生请入座。”燕文公欠身作为还礼，“本公稍有不适，不能正襟危坐以全礼待之，尚请先生包涵。来人，上酒，为先生洗尘。”

几年苦修，苏秦目力本已减弱，但眼下却毫无朦胧之感，只觉天上一轮明月，地上碧水绿草，虽无风灯照明，已是澄澈一片。茅亭下石榻上的国君，苏秦也看得分外清楚，须发斑白，干瘦细长，晶亮的目光与喘息的声气大是不相符合。

“月是燕山明。先生，品一爵老燕酒，看比赵酒如何？”燕文公微笑举爵，却只是轻轻呷了一口。苏秦举爵一饮而尽，置爵品咂：“肃杀

甘洌，寒凉犹过赵酒。”“好！老国人毕竟有品位。”燕文公大笑，“可笑赵人，竟传我燕人不善酿酒也！”

“酿得好酒，又能如何？”

“先生差矣！”燕文公很兴奋地把玩着酒爵，“酒乃宫室精华，无五百年王族生涯，不足以领略王酒奥秘。譬如《大雅》国乐，若非庙堂贵胄，岂能品得其中神韵？赵人暴发立国，粗俗鄙陋，以蛮辣赵酒风行于天下，岂不令人齿冷？”

“燕公博闻，可知天下贵胄，品位第一者何人？”苏秦悠然笑问。

“噢？闻所未闻，何人堪称‘贵胄品位第一’？”

“魏国公子卬。”

“啊，公子卬？”燕文公大笑，“声色犬马之徒也，谈何贵胄品位？”

“燕公但知其一，不知其二也。”苏秦笑道，“所谓声色犬马之徒，乃此人败国，天下指控之辞。究其衣食住行、鉴赏交游、宫室建造、狩猎行乐而言，公子卬天下第一贵胄也。梁惠王(注)尚自愧弗如，何况他人乎？此人食不厌精脍不厌细，带兵出征与商鞅争夺河西，尚且要从千里之外的安邑洞香春飞马订食；逢春必循古风，踏青和歌，与民间少女篝火相偎；行猎必驾战车、带猎犬、携鹰隼，祭天地而后杀生；每饮宴必有各等级铜爵千尊以上，使每人爵位席次丝毫不差；每奏乐必《大雅》、《小雅》，乐师有差，必能立即校正；每入王宫遇梁惠王狎昵美姬，视而不见，谈笑自若；收藏古剑，品尝美酒，鉴赏妇人，更是精到之极。不瞒燕公，苏秦不善饮酒，对老燕酒之品评，正是公子卬判词也。”

“先生似有言外之意？”燕文公听得仔细，却觉得哪里拧劲儿。

“一国之君，唯重王族血统，必坠青云之志。处处在维护贵胄品位上与邻国角力，纵然事事尊贵，亦徒有虚荣也。”苏秦素来庄重，一番话直责燕文公。

“先生言如药石，愿闻教诲。”燕文公肃然坐起，拱手一礼。

“战国以来，天下大争，唯以实力为根本。然燕国却百余年几无拓展，颓势如年迈老翁。安乐无事，不见覆军杀将，天下无过燕国也。此中根本，皆在公族虚荣之心，若瞽若聋，闭目塞听，不思整肃实力，不思邦交周旋。若非燕国地处偏远，早成卫、宋之二流邦国也，何能立身战国之世？”

燕文公粗重地叹息：“先生痛下针砭，亦当有药石长策。”

“强燕长策有八字：内在变法，外在合纵！”苏秦清晰果断。

燕文公眼睛骤然一亮：“敢请先生详加拆解。”

“强国根本在变法，已经成天下公理，无须多言。然变法需要邦国安定，无得外患，否则不可能全力变法。目下燕国危难在外，得外事为先，邦交为重。而燕国外患，须得从天下大势出发，一体解决，方为长远之策。如今天下大势之根本，在于强秦东出，威胁山东。尤其秦国占领晋阳之后，对燕国威胁也迫在眉睫。唯其如此，燕国解决外患，立足点也是八个字——修好赵国，合纵抗秦！”苏秦一挥手，又江河直下，“燕与赵多年交恶，此为燕国大谬也。赵国在西南，如大山屏障一般，非但为燕国挡住了当年魏国霸主的兵锋，而且为燕国挡住了今日秦国的兵锋。赵国处四战之地，国人悍勇善战，兵势强过燕国多矣。赵若攻燕，一日便能越过易水，而直抵蓟城。若非中原乱象多有掣肘，赵国兵祸早已湮灭燕国了。当此情势，燕国本当与赵国结盟修好，然燕国却屡屡在赵国有外战时袭击赵国，以致仇隙日深，终致赵

国决心策动灭燕大战。究其竟，实属燕国长期失误所致。一举安赵，燕国外患便消弭大半，燕国之声望地位便立可奠定。此为修好赵国。”

“合纵抗秦如何？”

“秦为虎狼，已对山东构成灭国之患。然山东列国犹不自知，一味地相互攻伐，陷入一片乱象。长此以往，不消十余年，秦必逐一吞并中原。此情此景，绝非危言耸听。当此之时，中原列国本当结盟同体，形成山东一体合纵之大格局。若得如此，强国并存，天下安宁。惜乎无人登高一呼，连接天下。若燕公能做发轫之举，燕国纵不是盟主，亦当成为堂堂大国。其时外患熄灭，境内安定，再行变法，燕国何愁不强？王族何愁不兴？此为合纵抗秦也。”

“好！”燕文公听得血脉偾张，霍然站了起来，“先生真长策，燕人举国从之。”说罢，深深一躬。

“原是燕公贤明。”苏秦连忙扶住燕文公。

“天佑燕国，赐我大才。”燕文公满面红光，兴奋地对天一拜，又转身看着苏秦，“从明日起，先生便是燕国丞相，安赵合纵！”

“不妥。”苏秦冷静地摇摇头，“安赵合纵，臣唯以特使之身可也。骤然大位，反使燕公与臣皆有诸多不便。”

燕文公惊讶了，思忖有顷，猛然拉住了苏秦的双手：“成功之时，卿必是大燕丞相！”

次日，燕文公书告诸臣病愈理事，首先召太子并枢要大臣与苏秦会商国政。苏秦对强燕大计作了整整一个时辰的陈述解说，竟意外地获得了权臣们的一致认可。燕文公更是高兴，立即下诏：特封苏秦为武安君，职任燕公全权特使，赴赵结盟合纵。权臣们见苏秦虽然高爵，却并无实职，自然异口同声地赞同，纷纷提议重赐苏秦，以壮行

色。燕文公当殿赐了苏秦六进府邸一座、黄金千镒[注]、绢帛三百匹、驾车名马四匹、护卫骑士百人并一应旗号仪仗。

举殿皆大欢喜，燕国君臣期待着一举摆脱困守燕山的尴尬险境。苏秦请准了三日准备之期。他不想在合纵功成之前搬入那座府邸，依旧住在洛燕居，只是到府邸去了一日，料理了出使的所有文书、印信，确定了两名随行文吏。事毕当晚，苏秦策马南门，找见了那个南门尉。

“哎呀先生，那日进城顺当么？”南门尉很是高兴。

“兄弟，可愿随我建功立业，挣个爵位？”苏秦开门见山。

南门尉困惑地笑了：“末将一介武夫，但不知派何用场？”

“做我的护卫副使如何？”

“护卫副使？”南门尉惊讶了，“先生做了公使？”

苏秦点点头：“官不大，愿意去么？”

南门尉慨然拱手：“末将荆燕愿追随先生！只……不敢当兄弟称呼。”

苏秦大笑：“好个荆燕，解我急难，成我大事，虽兄弟不能报也，何愧之有！”

“大哥在上，受兄弟一拜！”南门尉荆燕慷慨激奋，纳头便拜。苏秦连忙扶住：“荆燕兄弟，半个时辰后你到蓟城将军府交割，明日卯时到武安君府。”说完飞马去了。

回到洛燕居已是初更，苏秦用过晚饭闭门沉思，究竟该不该见燕姬一面？她方便不方便，会不会给她带来麻烦？想了半日，一件事也

想不清楚。正在暗自烦乱，门却无声地开了。苏秦刚一回头，一件白色物事凌空笔直飞来。他大惊跳开，那件物事却轻飘飘地落在书案正中，毫无声息。一打量，是折叠紧凑的一方白绢。苏秦不禁哑然失笑，隐约已经明白，拿起白绢打开，两行大字赫然入目——盟约结成，当回燕国，以燕为本，可保无恙。

夜静更深，明月临窗，苏秦怔怔地站着，心绪飞得很远很远。

四　明大义兮真豪杰

燕国使团大张旗鼓地出发了，蓟城国人几乎是倾城而出，夹道欢呼。

多少年来，燕国朝野都没有如此舒心过。一次特使出行，使君臣国人如过年节如迎大宾，似乎确实有些小题大做了。但苏秦却明白其中原由，他从夹道国人明朗真诚的笑脸上看到了渴望灾难消弭的激动兴奋，从朝臣们郑重其事的恭敬中看到了他们为燕国能够发动一次正义结盟而生出的骄傲。几百年了，燕国人从来以“周天子王族诸侯”骄傲，以西周时代“靖北大国”的功勋骄傲。就是在礼崩乐坏的春秋时期，燕国北抗胡族，也是备受天下敬重的邦国。可进入战国以来，燕国的光环消失了，外出燕人在列国再也不是受人敬重的大邦国人了，困守一隅，连中山狼这样的蛮邦都敢挑衅燕国，燕国朝野如何不感到窝火？多少年来，燕国与赵国、齐国之所以锱铢必较，为的就是维持些许可怜的面子，守住些许脆弱的尊严。苏秦一策点化，使燕国豁然开朗——燕国可以消弭兵灾！燕国可以高举抗暴安天下的正义大旗，成为力行天道的大国！燕人以天下为己任的王族子民的胸怀立即显现了出来，古老周人敬重功臣的传统情怀，也淋漓尽致地涌现出来，如何能不感激这位来自洛阳王畿的天赐大才？

轺车辚辚，站在六尺车盖下的苏秦肃穆庄重，心头反复闪过白绢上的大字“以燕为本，可保无恙”。古老疲弱的燕国啊，谁能想到，你

竟然会成为第一个接纳合纵长策改变天下格局的国家！

十里郊亭，燕文公为苏秦饯行：“苏卿谨记，成与不成，速回蓟城。”

苏秦慨然举爵：“受燕重托，忠燕之事，苏秦决然不辱使命！”

绿衣白纱的国后燕姬走到百人骑队面前，亲自从内侍手中抱过酒坛，一碗一碗地斟满了整齐排列在骑士们面前的大碗，然后举起一碗老燕酒道：“燕山壮士们：燕国安危在武安君，武安君安危在你等。身为国后，为了燕国存亡，为了武安君平安，我敬壮士们一爵！”说完一饮而尽，躬身殷殷拜倒。肃然列队的骑士们热血沸腾了，全体刷地跪倒。荆燕拔剑高喝：“歃血——”百名骑士齐刷刷拔剑向掌中一勒，大手一伸，鲜血滴入了每个陶碗。

荆燕举起血酒，激昂立誓：“义士报国，赴汤蹈刃！不负国后，不负武安君！”

“义士报国，赴汤蹈刃！不负国后，不负武安君！”百名骑士举碗汩汩饮尽，一齐将碗摔碎。骤然之间，苏秦热泪盈眶。借着向燕文公躬身告别，大袖一挥，遮住了自己的泪眼，转身下令：“起行！”跳上轺车辚辚去了。

当苏秦车队到达易水河畔时，接到探马急报：赵国发生宫变，奉阳君府邸被围困。

大权在握的奉阳君根本没有觉察到危险在临近，更没有想到，此等危险是由被他贬黜边地的肥义引出的。肥义原本就是与草原匈奴作战的将军，罚他到边军中做苦役，恰恰使他如鱼得水，不久便生出了事端。

赵国大军素来有步骑两大势力：步军以奉阳君一族的封地为成长根基，主要驻守赵国南部，对中原作战；骑兵以国君嫡系一族的封地为根基，主要驻守雁门、云中、九原等隘口要塞，对匈奴作战。那时，阴山草原尚在匈奴（胡人）之手，燕、秦、赵三国均受到匈奴游骑的很大威胁。赵国北部边境恰恰又与匈奴部族正面接壤，地域最广阔，所受威胁最大。直至战国中期，赵国边患始终是匈奴大于中原。正因为如此，北边的骑兵一直是赵国的主力大军，但却很少开进中原作战。中原列国之所以经常占赵国便宜，却又对赵国畏惧三分，顾忌的也就是这支骑兵大军。赵国之所以屡败于中原而笃定以“强赵”自居，倚仗的也是这支等闲不动的锁边力量。

赵肃侯目光深远，将少年太子赵雍派到北边锤炼，为的就是掌控这支主力大军。赵雍是一个胆识过人的少年英雄，与肥义一见如故，成了忘年至交。其时，肥义正是北边骑兵的名将之一，深沉而有机谋，在军中很有根基。赵雍将肥义荐举给父亲，赵肃侯立即调肥义入朝，做了官小权大的兵库司马，掌管全军兵器配给。这兵库司马隶属国尉，而国尉府历来都是武职文事，奉阳君不屑掌管，给了国君面子，由着他去任命。肥义秉承国君叮嘱，凡奉阳君调拨兵器，不驳不挡，只是及时禀报国君。如此两三年中，倒是相安无事。这次偏偏遇上“人猫”李家老要捉弄肥义，使肥义去碰奉阳君的清晨大忌，引得奉阳君恼羞成怒，当场将肥义重贬治罪。

奉阳君听“人猫”家老一番解说，自感借此拔了一颗铁钉子，高兴得连呼快哉快哉。

正在奉阳君府邸举酒相庆之际，大祸突然降临——两千精兵从天而降，包围了府邸。原来，肥义权衡朝局，决意发动宫变。借着屈辱难耐为由，肥义通联军中密友歃血为盟，立誓杀回邯郸复仇。大事底定，肥义又与赵雍秘密联络，一拍即合，于是率两千精骑星夜南下，

在邯郸城外的山谷隐蔽三日，换装散流入城，重新秘密集结，在月黑风高的夜晚，突然包围了奉阳君府邸。

奉阳君大怒，亲自率领府中二百名甲士冲杀突围。可血战两个时辰，二百名甲士全部战死，也没能迈出前院一步。绝望之下，奉阳君手刃全家老小十余口，长声嘶吼：“赵语，我何负于你？出此毒手——”愤怒剖腹，人已气绝，兀自腹中插剑，跪立血泊之中。

肥义冷笑着一剑砍倒奉阳君尸体，喝令搜查李家老。这只“人猫”被血战吓得魂飞胆裂，竟软倒在茅厕里，被押到肥义面前时尚禁不住屁滚尿流。肥义嘿嘿嘿笑了几声：“如此腻歪小人，当真令人恶心！”剑光一闪，李家老雪白的肥头已经飞出了丈外。

突变发生，赵肃侯尚蒙在鼓中，及至得报，大剿杀已经完毕。赵肃侯迫于无奈，只好出面收拾残局：立即赐肥义兵符，令其调兵封锁邯郸外要塞隘口；又命太子赵雍镇守邯郸，同时派出快马特使，急召奉阳君一脉的在外将吏还都。赵肃侯自己则紧急召集文武百官，宣布奉阳君谋逆大罪，立即晋升了一批新贵，当殿剥夺了奉阳君亲信将领的全部兵权。

一番紧急折腾，邯郸总算没有大乱。这时，奉阳君一脉的在外势力也全部回到了邯郸。赵肃侯下诏：除官升爵——每人爵升两级，实职全部免除，封地变为虚封（只收赋税而无治权）。至此，赵国局面才算大体稳定了下来。但从此以后，赵国的边地将军便在政局中开始拥有极为特殊的地位，致使军人宫变成为赵国无穷的后患。大局方定，探马急报：燕国武安君苏秦出使赵国，已到邯郸城外。

“燕国特使？”赵肃侯冷笑，“老朽之国，又来使诡计？不见。”

“父侯且慢。”赵雍上前低声耳语了一阵。赵肃侯思忖点头：“也好，那你去迎他。”

倏忽之间，苏秦又来到了邯郸，然则今非昔比，心中不禁感慨万分。

太子赵雍亲自在北门外隆重迎接。将苏秦护送到驿馆住好，赵雍尚无离去之意。苏秦已知邯郸宫变情形，对这位尚未加冠而威猛厚重的太子颇有好感，也知他对赵侯大有影响，诚恳相邀饮茶清谈。赵雍爽快，一口答应，俩人便在驿馆庭院的竹林茅亭下品起茶来。

“武夫好酒，我只觉这茶太清苦了。”赵雍呷了一口笑道。

“太子不闻《诗》云：谁谓茶[注]苦？其甘如荠。”苏秦悠然一笑，“茶之为饮，发乎神农氏，闻于鲁周公。那时候，酒还在井里呢。”

“酒如烈火，茶若柔水，可像赵燕两国？”赵雍颇为神秘地笑着。

“此火此水，本源同一。若无甘泉，酒茶皆空。”苏秦应声便答。

“先生好机变，佩服。”赵雍不禁肃然，俄而微笑低声道，“闻奉阳君家老与阁下交好，可有此事？”

苏秦大笑一阵道：“此等人猫，想不到竟被奉阳君当做心腹，当真天杀也！”见赵雍欲言又止的样子，苏秦心中一动道，“太子，奉阳君一脉在燕国多有势力，与辽东燕人渊源颇深。我在得知邯郸事变后，已经快马知会燕公，对奉阳君势力多方监视，务使对赵国无扰。”

“先生周详，父侯定然高兴。”赵雍显然轻松了许多，“恕我直言，燕国惯于骚扰赵国，尽做偷鸡摸狗勾当，赵国朝野不胜其烦。然则说到底，赵国也无力全吞了燕国。赵国为中原扛着匈奴这座大山，中原列国还要趁机挖我墙脚，赵国压力太大了。否则，赵国早对燕国算总账了。赵雍心中无底：燕国虽然听从先生，然则究竟能否改弦更张，从此停止偷袭？”

“能。”苏秦坦然坚定，“太子所疑自有道理。苏秦原本也觉燕国怪诞乖戾，入燕体察，方知燕国公室虚荣过甚，常以锱铢偷袭之利，维持贵胄尊严。今燕公悔悟，已明燕国利害之根本，和赵也得朝野拥戴，何能旧病复发做市井行径？”

“好！要的就是这句话。”赵雍爽朗大笑，“先生且歇息半日，静候佳音。”说完拱手一礼，匆匆去了。

苏秦望着远去的赳赳身影，不禁感慨赞叹：“天生赵雍，赵国当兴也！”

次日清晨，荆燕匆匆来报：“国君特使来迎，车马已到馆门。”

苏秦以为是赵雍亲来，连忙迎出馆门，却见轺车下来一个决然不过十五六岁的少年，红衣玉冠，面目清朗，一股勃勃英气。苏秦稍有愣怔，少年已经双手捧着一卷竹简深深躬下：“公子赵胜奉君命前来，恭迎武安君入宫。”虽然两句话，却是声音朗朗轻重有致，大是清新。

“此儿少年加冠，又一个弱冠英才！”苏秦心头一闪，接过少年手中的国君君书展开，两行大字赫然入目：“特命公子胜为特使，迎燕国武安君来落雁台会商，赵侯即日。”方未合卷，但闻马蹄沓沓，荆燕已经领着百人骑队将苏秦的轺车驾了过来。

“荆燕，就你随我前往便了，护卫骑队撤回。”苏秦想的是凸现对赵国的信任。荆燕尚在犹豫，公子赵胜拱手朗声道：“国君有命，武安君可带全部护卫入宫。”

“既然如此，公子请。”苏秦心中顿时一热，也不想反复推托。

“武安君请。”公子赵胜恭敬还礼，上前将苏秦轻轻一扶上车。待苏秦坐定，赵胜拱手道，“敢请驭手下车，赵胜为武安君驾车。”

荆燕目光一闪，就要制止。这个驭手是万里挑一的驾车剑术两精通的奇才，而且是国后燕姬亲自交到荆燕手中的，如何能轻易换了？

燕赵世仇，谁敢掉以轻心？哪知尚未开口，却见苏秦笑道：“恭敬不如从命，正可领略公子车技了。”驭手看看荆燕，荆燕一摆手，驭手身形未动已跃起飞出，落在两丈外的一匹备用战马身上。

“好！燕国有此奇士，当教我的几个门客也见识一番。”公子赵胜显然也是此道痴者，少年心性顿时流露，未见动作，人已经站上了车辕，两手一展两边马缰，轻轻一抖，轺车已经辚辚上街。片刻之间，轺车马队出了邯郸北门，直向落雁台飞来。公子赵胜立在车辕，英挺明朗，长发随着大红斗篷迎风飘舞，当真是玉树临风。也不见他有大幅度动作，只是两缰轻摇，偶尔一声口哨，轺车却始终是平稳飞驰，毫无剧烈颠簸。苏秦多有游历，也算得驾车好手，却真是惊叹这个少年公子的本领。要知道，他驾的是陌生车马，要在搭手之间对车马秉性立即感悟，岂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不消片刻，落雁台已经遥遥在望。

落雁台，是赵成侯时为庆贺雁门关对匈奴的一次大胜仗修建的，坐落在邯郸城北的水南岸，实际上便是赵肃侯的行宫。落雁台建在一座小山顶上，从山下开始，一百余级的白色石梯直达山顶的绿色宫殿，远远望去，如在云天。苏秦知道赵国君主有个传统，大事往往在宫外会商。今日赵侯将会见地选在落雁台，应该是一个很好的征兆。

车队马队到得台下，早有太子赵雍迎了上来，与赵胜左右陪伴着苏秦登台。燕国的百名骑士下马在后紧紧跟随。到达顶端下的平台时，苏秦命令卫队止步，只许荆燕以副使身份跟随。赵雍本来还要请卫队上台，被苏秦坚执谢绝了。

落雁台顶端实际上是一个硕大无比的石亭。除了“亭”后树林中有两排房屋作为起居饮食处所外，落雁台廊柱环绕，四面临风，居高鸟瞰，确实使人心胸顿时开阔。此时落雁台上已经肃然聚集了赵国的十几名实力权臣，赵肃侯居中就座，显然已经将赵雍对苏秦的试探说了，权臣们正在各自思忖，间或小声议论一阵。

“燕国特使武安君到——”随着内侍在台口的高声报号，苏秦在赵雍、赵胜陪伴下踏进了落雁台大厅。

“燕使苏秦，参见赵侯。”苏秦深深一躬。

赵肃侯在座中大袖一伸遥遥虚扶：“先生辛苦，入座。”

一名红衣老内侍立即轻步上前，将苏秦引入赵肃侯左手靠下的长案前就座。苏秦一瞄，赵雍已经坐在了他对面案前，少年公子赵胜竟然坐在赵雍之下，心中不禁暗暗惊讶，看来这个少年公子在赵国果然是个人物。

“先生使赵，何以教我？”赵肃侯淡淡开口。“苏秦使赵，事为两端：一则为燕赵修好，二则为赵国存亡。”苏秦肃然回答。话音落点，座中一人高声道：“肥义不明，敢问特使：前者尚在特使本分，后者却分明危言耸听！赵国有何存亡之危？尚请见教。”

“将军看来，赵国固若金汤。苏秦看来，赵国危如累卵。”

“轰——”一言落点，举座骚动。一个白发老臣颤巍巍道：“苏秦大胆！百余年来，赵国拓地千里，北击匈胡，南抗中原，巍巍乎如泰山屹立，如何便有累卵之危？”

苏秦悠然笑道：“国之安危，在于所处大势。大势危，虽有破军杀将之功，终将覆没，此春秋晋国所以亡也。大势安，虽有数败而无伤根本，此弱燕所以存也。赵国地广两千里，步骑甲士三十万，粮粟有

数年之存，隐隐然与齐魏比肩，堪称当今天下强国。”苏秦一顿，辞色骤然犀利，“然赵国有四战之危、八方之险，纵能胜得三五仗，可能胜得连绵风雨经年久战？”

“何来四战之危、八方之险？当真胡说！”肥义显然愤怒了，竟然用了“胡说”两字。赵国人将匈奴胡人之说蔑称“胡说”，意谓乱七八糟的脏谬之言。这在赵人是很重的斥责了。苏秦却没有计较，侃侃道：“四战之危，乃赵国最主要的四个交战国：魏赵之战、秦赵之战、韩赵之战、燕赵之战。此乃四战。诸君公论，赵与四国之间，血战几曾停止过？”见座中一片寂然，无人应对，苏秦接道，“更以大势论，匈胡之危、中山之患、齐赵龃龉、楚赵交恶，再加秦魏韩燕经年与赵国开战，岂非八方之险乎？”

满座寂然，唯有肥义涨红着脸喊道：“即便如此，奈何赵国！”

苏秦大笑道：“匹夫之勇，亡国之患。赵国之危，更在心盲之危。”

“此言怎讲？先生明言。”公子赵胜急迫插话。

“所谓心盲者，不听于外，不审于内也。赵国自恃强悍，与天下列国皆怒目相向，动辄刀兵相见，外不理天下大势，内不思顺时而动，致成好勇斗狠之邦，譬如盲人瞎马，夜半临池……”

“啊——”举座大臣惊讶地一声喘息，虽然很轻，寂静中却清晰可闻。

“依先生所言，天下大势作何分解？”公子赵胜紧追不舍。

苏秦应声便答：“方今天下，人皆说乱象纷纷，列国间无友皆敌。此乃虚象也，此言亦大谬也。方今天下大势之根本有二：其一，山东列国势衰，陷入相互攻伐之乱象；其二，关西秦国崛起，利用六国乱

象，大取黄雀之利。近四五年来，山东列国相互五十余战，大体上谁也没占得一城之利。然则再看秦国：三五年来先夺房陵，大败楚军，威逼楚国迁都；再夺崤山全部，使魏国向东龟缩三百里；又夺韩国宜阳铁山，锋芒直指河内(注)沃野，对周韩魏如长矛直指咽喉；三夺赵国晋阳，直在赵国肋上插刀，在燕国门庭舞剑；唯余齐国无伤，皆因相隔太远。一朝中原打通，齐国顿临大险。这便是如今天下大势之要害——强秦威慑中原，而中原却一片乱象，坐待秦国各个击破，分而食之。赵为山东强国，不思大势根本，一味牙眼相还，唯思些小复仇，岂非要被强秦与乱象湮没哉！”

落雁台大厅静得唯闻喘息之声，谁也提不出反驳，人人都觉得一股凉气直贯脊梁。

“先生之策若何？”赵肃侯终于开口了。

苏秦精神大振，胸臆直抒：“安国之本，内在法度，外在邦交。

刀兵争夺，邦交为先。今山东六国皆在强秦兵锋之下，赵国又在山东六国之腹心。山东大乱，赵国受害最深，威胁最大。山东安，则赵国自安。唯其如此，赵国当审时度势，借燕赵修好之机，发动合纵盟约，六国一体，共同抗秦！如此则天下恢复均势，赵国可保中原强国之位。”

“先生且慢。”肥义站了起来，“合纵盟约，如何约法？得说个明白才是。”

“合纵盟约，大要在两点：其一，六国结盟，互罢刀兵；其二，任何一国与强秦开战，五国得一齐出兵救援。救援之法，以开战地点不同而不同。苏秦拟定了六套互援方略，各有一图，尚请将军指教。”

说着回身吩咐，“荆燕副使，请张挂六图。”

荆燕利落地打开木箱，拿出六幅卷轴。赵胜大感兴趣，连忙走过来帮忙，片刻将六幅卷图张挂在六根粗大的廊柱上。赵国臣子几乎人人都有过戎马生涯，聚拢过来看得片刻，不消解说已经大体明白，不禁相互议论点头，大有认同之意。

肥义看得最细，看罢也不与人交谈，径直走到苏秦面前高声问道：“六国同盟，我赵国吃亏最大，要为他邦流血死人，对么？”

“将军差矣！”苏秦毫不回避肥义锋棱闪闪的目光，慨然高声道，“恰恰是赵国得利最大。要说首当其冲之危害，当属魏韩两国。但得合纵，魏韩便成赵国南部屏障，秦国纵是虎狼，也不可能越过魏韩径直从天外飞来。此中道理，将军当不难明白。”

肥义沉默，又不得不点头。

“然则，赵国总不至于只乘凉，不栽树吧。”苏秦跟了一句，颇有讥讽。

“岂有此理！先生轻我赵人也。”公子赵胜满面涨红，慷慨激昂，“老赵人刚烈粗朴，岂有安心乘凉之理？但为合纵同盟，赵国必为居中策应之主力大军，先生岂可疑我赵国！”

苏秦哈哈大笑：“公子快人快语，苏秦失言了。”说罢深深一躬。

太子赵雍呵呵笑道：“先生一激，果然忍耐不得，当真赵人也。”

落雁台中气氛顿时轻松。赵肃侯从中央长案前站起，向苏秦拱手一礼道：“先生长策，我君臣皆服，愿从先生大计，燕赵修好，六国合纵，以图恢复中原均势，求得赵国长安。”

“赵侯明智，苏秦不胜心感。”

赵雍上前与赵肃侯耳语了几句，赵肃侯高声道：“本侯书封：苏秦为赵国上卿，兼做赵国特使，代本侯出使列国，同盟合纵。”

“好——”赵国臣子们素来粗豪不拘礼仪，一片叫好拍掌。

赵肃侯出了座案，拉着赵胜向苏秦走了过来：“上卿，这是公子胜，本侯最钟爱的一个族孙，尚算聪敏才智，我已为他加冠了。本侯派他做副使，上卿意下如何？”

“臣谢过国君。”苏秦深深一躬，“公子少年英才，苏秦深为荣幸。”

赵雍在旁笑道：“胜侄，就带我的雁门骑士队去。”

“谢过大父，谢过族叔，赵胜定然不辱使命！”

“好！成得大功，国有重赏。”赵肃侯欣然激励。

三日后，苏秦车马队出了邯郸南门，气势是任何特使都无法比拟的。这支车马大队分为三节，当先是赵胜的雁门百骑护持着两面大旗，一面大书“燕国武安君苏”，一面大书“赵国上卿苏”；苏秦的青铜轺车与六辆装载礼品的马拉货车辚辚居中，荆燕的百骑护卫分成两翼，将苏秦车队夹在中间；最后又是赵胜的二百雁门铁骑与十二辆辎重车。公子赵胜总司这支军马的行止，号称“燕赵骑尉”，怀抱令旗不断地前后飞马驰驱。

如此气势的出使，一路行来浩浩荡荡，尚未到达韩魏地界，新郑、大梁已经是尽人皆知。也自然惊动了各方哨探斥候，各方探马流星般飞驰列国都城。

五　大节有坚贞

渭水之上，一艘黑帆大官船正顺流东下，南岸葱茏的骊山遥遥在望。船头上一个黑矮的胖子正在凝望骊山，一副怡然自得的神态。突然，视线中出现了一骑快马，沿着南岸官道飞一般向东追来。看看与官船平行之际，快马拐下官道，直向渭水官船而来。“停船。”黑矮胖子一声命令，大船锚链“咕咚咚”抛下，官船稳稳当当地停了下来。黑矮胖子看看岸边两三丈宽的芦苇泥滩，高声下令：“搭下长板。”话音落点，骑士已经飞驰到岸边，疾如闪电的黑色骏马陡然长嘶人立，马上骑士已经借着骏马前冲之力高高跃起，大鹰般飞上了船头。

“公子好身手。”黑矮胖子嘿嘿笑了。

青年骑士一甩脸上汗珠，连带一个拱手礼道：“上大夫，事体紧急，我要即刻禀报君上。”

“公子随我来。”上大夫樗里疾抬脚迈步的同时一声长传，“公子嬴华紧急晋见！”随着声音，两人下了短梯，来到中央大舱。国君嬴驷已经笑着迎了过来道：“小妹急得如此模样，看来不是佳音啊。上冰茶。”嬴华未及说话，接过内侍递上的一盆冰茶汩汩饮干，摘去湿漉漉的束发丝带，一头乌亮的长发瀑布般披散在双肩，瞬息之间变成了一个明朗英秀的女公子。她没有丝毫消闲姿态，涨红着脸急急道：“君上，山东六国要包围秦国了！”

“别急别急，坐下，缓缓道来。”嬴驷笑着指指座案，“总还没打进函谷关也。”

嬴华略带羞涩地笑了笑，详细说了各处斥候紧急报来的消息：燕赵异动以及苏秦目下的游说行止等，整整说了半个时辰。听着听着，嬴驷与樗里疾的脸色不约而同地阴沉下来。

“上大夫以为如何？”嬴驷缓慢地踱着步子。

“兹事体大，臣以为当立即召太傅、国尉商议才是。”

“这次渭水视察，又半途而废了。”嬴驷一拳重重地砸在舱柱上，显是深为痛心。这次嬴驷与樗里疾带了五名老水工(注)沿渭水东下，本来是要勘察渭水沿岸的盐碱危害，确定治理方略，想尽早使根治秦川盐碱的工程动起来。这也是上大夫樗里疾极力推进的“先富根基”的主要部分，他力主在六国纷乱之时抢时间开工，两三年内一举改变秦川面貌。谁知刚刚勘察了一半，便遇到如此突然的大变故，如何不使嬴驷痛心?

“君上，存亡事急，当火急应对，迟则生变。”樗里疾没有任何叹怨。

“来人。”嬴驷转身下令，“快马急传，请太傅、国尉即刻前来会商。”

樗里疾立即接道：“大船靠上骊山码头等候。”

嬴华霍然起身：“君上特使只管东路国尉便了，我回咸阳。”话音落点，人已经出了船舱，只听得一声响亮悠长的呼哨，黑色骏马已经从草滩嘶鸣飞来。嬴华从高高船头一跃而起，飞上马背，闪电般向西去了。

“君上，嬴华公子派得大用场也。”樗里疾悠然一笑。

“好啊，上大夫就给她想个大用场，省了她整日找我要事做。”

“嘿嘿，待臣与太傅、国尉合计合计再说。”樗里疾狡黠地笑笑点头。

次日清晨，河滩晨雾尚未消散，太傅嬴虔与国尉司马错相继从咸阳和函谷关赶到。樗里疾已经在昨日将水工继续勘察的事安排妥当，

见嬴虔、司马错上船，吩咐官船立即逆流西上，商议完毕正好赶到咸阳部署实施。嬴驷心细，料得嬴虔与司马错一路驰驱正在饥肠辘辘，吩咐内侍搬上酒菜在舱中摆开，叮嘱二人放开吃喝，先边吃边听。樗里疾便先将嬴华汇集的各路探报从头至尾说了一遍，末了归总道："此事虽然重大，却正在成势之中。君上之意，当早日谋划上佳应对之策，否则待六国势成而后动，我必将陷入汪洋封堵之局面。"

"鸟！"嬴虔一拳砸在案上，"这个苏秦也忒歹毒，先杀了这个贼种，再破六国封堵！

"樗里疾嘿嘿笑了："纵然杀了管用，也未必杀得了苏秦。太傅，消消气。

" 嬴虔也是释然一笑："我一介武夫，只是会听，你肥子肚大点子多，先说。"

"我揣摩了一个晚上，还真没谋划出破解苏秦这连环合纵的法子。"樗里疾沮丧地摇摇头，"不过，我想了两个题外之法：一则，派一路特使，说动齐王与我秦国结盟，东西夹击中原，共分天下。只要先稳住齐国，其余五国势力稍减，再徐徐图之。二则，最好有一密使能见到苏秦，说动苏秦重返秦国。不要忘记，苏秦最先是看中秦国的，此可谓釜底抽薪。君上、太傅、国尉，以为如何？"

"国尉以为如何？"嬴驷看着司马错，很想听他如何说法。

司马错一直沉默思忖，见国君发问，拱手道："臣以为，上大夫两策可行。齐为山东第一强国，齐国若能暂时不动，六国结盟将有挫气焰。此路特使，臣以为唯上大夫堪当大任。至于苏秦，臣以为很难说动，此人目下声势显赫，十有八九根本无法谋面……"

“谋面苏秦，我来设法。”舱外守护的嬴华一步踏了进来，“要紧的是，谁来做说客?

”嬴虔微微一笑：“我看，还是肥子最合适。去齐国，顺路捎带办了。”

“君上，容我与公子合计后再说，还是先定下大计。”樗里疾未置可否。

“好，且听国尉说完。”嬴驷笑道，“何人实施，倒是不难。”

司马错接道：“臣以为还当谋及一点，既然有了苏秦此等合纵奇士，秦国便得寻觅一个才智足可抗衡苏秦的策士，否则，秦国将有很大危局。臣差强军事，上大夫长于治国理民，对邦交纵横均非所长。唯有觅得如此大才，秦国方可放开手脚。”

“妙！”樗里疾拍掌笑道，“一言提醒大梦人，我想起一个人，抗苏足矣！”

“上大夫快说，谁？”嬴驷急迫发问。

“苏秦师弟，张仪！”

“张仪？”君臣三人恍然点头，又一齐默然。还是嬴驷道：“此人倒是曾经听说，他还活着么？”

樗里疾摇摇头：“臣不知此人死活，唯知此人可抵苏秦。不知死活，则有活的可能。”

嬴驷默然良久，断然拍案：“好！查访张仪，活要见人，死要见尸。”

暮色时分，船到咸阳，君臣秘密会商方才结束。当夜，咸阳宫大书房灯火彻夜通明，一道道君书、密令接连发出。嬴虔、樗里疾、司马错、公子嬴华一直守在出令堂紧急调度，忙到东方发白，方才平静下来。

三日后，一支商旅车队出了函谷关，过了洛阳，直向新郑开来。

新郑城正在热闹之中，韩国民众奔走相告着一个消息："结盟抗秦！韩国有救了！"萧瑟冷清的商市不知不觉地热闹繁华了，郊野耕作的农人们也放开喉咙唱起了那首《郑风》中有名的悲中遇喜的歌儿：

风雨凄凄　鸡鸣喈喈

既见君子　云胡不夷

风雨潇潇　鸡鸣胶胶

既见君子　云胡不瘳

风雨如晦　鸡鸣不已

既见君子　云胡不喜

韩国朝野压抑得太久了。自从韩昭侯申不害死后，韩国一直抬不起头来，元气大伤，民心沮丧，连宋国这般小疯子都要来趁火打劫。虽然国君硬撑着宣布了称王，事实上却是谁也没有高兴起来。尤其是秦国强夺了宜阳铁山之后，韩国朝野就像泄了气的风囊，大骂了一阵"虎狼暴秦"便惨兮兮地沉默了。三晋之中，韩国与魏国有血战大仇，与赵国也是龃龉不断，如何能指望人家帮助夺回宜阳？齐国与秦国修好，不愿再插手中原；燕国自身难保；楚国也被秦国逼得迁都淮南了。天下乱象纷纭，韩国竟找不到一个盟国，落到了在强秦虎视之下奄奄待毙的地步。当此之时，燕赵忽来与韩国结盟，如何不使韩国人惊喜万分？尤其是赵国，在魏国衰落之后军力已经是三晋之首，与

赵国修好，无异于韩国有了一个使秦国顾忌的强大盟邦，韩国人当真是求之不得。消息传开，朝野上下奔走相庆，一扫阴霾。

苏秦预料得毫无差池，对韩国没费唇舌，几乎一拍即合。韩宣惠王听完苏秦对天下大势的分析与对韩国危境的估测，已经是挽起大袖，双眼圆睁冒火，霍然而起，按剑长长叹息一声道：“君毋多言，韩国若屈身事秦，天诛地灭！我韩国上下，愿举国追随先生，合纵抗秦！”

当晚，苏秦便与韩宣惠王达成盟约。韩宣惠王于新郑大殿隆重宴请苏秦一行，韩国君臣众口一词，发誓合纵，永不负约。席间，宾主无不慷慨激昂，频频大爵豪饮，直到三更方散。

回到驿馆，公子赵胜与荆燕都醉到了十分，径自呼呼酣睡了。苏秦却很清醒，因为他只饮温顺的兰陵酒，不饮赵国烈酒，饶是如此，也还是脸色通红脚下飘飘然。用冷水冲过全身，苏秦酒意消去大半，在厅中铺开那张《天下》大图，踱步端详着揣摩下面的三个大国——魏、楚、齐。六国合纵，这三国是最大的力量，是根本，三国中任何一个国家拒绝，都是合纵的失败。虽然苏秦颇有把握，但还是不敢掉以轻心。要知道，这三国的君主都是非同寻常：魏惠王与齐威王都是老一代国君，老辣狡黠，极难说动。楚威王虽然年轻，也是与赵肃侯同时即位的四十来岁的老资格国王了，楚国丢失房陵被迫迁都，楚威王决心在楚国推动第二次变法，当此之时，他愿意加盟合纵么……

突然，苏秦听见一种奇异的声响，很沉闷很轻微很清晰很遥远而且似乎越来越近。对，就在地下！苏秦骤然一头冷汗，霍然起身收拾藏好大图，疾步走到剑架前取下长剑，在厅中悠然舞了起来。河西夜路与荒野草庐，已经使苏秦不再对任何怪诞事体心怀畏惧，他要看看，这新郑驿馆有何诡异?

轻轻地，大厅深处的帷幕动了一下。苏秦眼力不好，听力却是非凡，一阵极轻的嚓嚓声已经被他敏锐地捕捉到了，却浑然不觉，依然在悠悠舞剑。突然，苏秦觉得身后一阵轻微异响，一个滑步转身，惊讶得目瞪口呆——

那面书架竟变成一扇门无声地开了！一个又黑又矮又胖的绿衣人摆着鸭步从"门"里摇了出来，一个长躬，满脸笑意道："苏子别来无恙？"几乎就在他出来的同时，那道"门"立即无声地合上了。刹那之间，苏秦瞥见了"门"后暗影里一片白色倏忽闪了一下，显然，"门"后帷幕后都有人隐藏。

"你？如何是你？"苏秦愣怔了。

"嘿嘿，苏子做了大官，不识故人了？在下樗里疾，没错。如何进来，容当后说，先说正事如何？"黑矮肥子笑容可掬。

苏秦冷冷道："正事？身为上大夫，如此鼠窃狗偷，办得正事么？"

樗里疾又一个长躬道："无奈之举，尚请苏子恕罪。"

"说吧，有何正事？"苏秦指着长案，"请入座。"

樗里疾坦然就座，笑眯眯道："苏子，六国合纵能成功么？"

"秦国已经怕了？"

樗里疾叹息一声："苏子，当初秦国没有重任留你，秦公深以为悔，至今犹在思念。"

苏秦不禁大笑一阵道："此等没气力话，樗里疾竟能说出来，当真一奇也！没有合纵，秦公想得起苏秦么？当初秦国不用我策，自然无

须重任留我，有何可悔？苏秦不怨秦公，亦无悔当初。”

“好！不绕弯子。”樗里疾正色拱手，“秦公命我为特使，诚意相邀苏子回秦，执掌丞相大任。望苏子以强秦为根基，成就一番大业，名垂千古。”

“樗里子学问名士，当知刻舟求剑故事了。”苏秦悠然一笑，“流水已去，心境非昨，如何能以今日之志，重蹈昨日覆辙？良禽固然择木，也须持节自立。朝秦暮楚，终将自毁。耿耿此心，尚望秦公见谅。”

“苏子襟怀，令人感佩。”樗里疾由衷赞叹，却又口气一转道，“然则六国孱弱，一团乱象，苏子明知不可而为之，岂非与孔老夫子奔走呼号井田制如出一辙？”

“此言大谬也！”苏秦大笑，连连摇头，“孔夫子逆时势而动，如何能与苏秦相比？方今天下，七大战国皆非旧时诸侯，各有变法图强之志。其中差别，唯在谁家变法更深彻更全面。目下而言，秦国当先。然则大潮汹涌，大争连绵，安知六国中没有一国超越秦国？昨日之志：苏秦欲将秦国变法之实力，化为一统大业。今日之志：苏秦欲将变法图强之潮流，弥漫山东六国，与秦国一争高下！今日昨日，苏秦皆无复辟守旧之心，唯有趁时成事之志，谈何明知不可而为之？”

“好说辞！”樗里疾不禁拍案叫好，又喟然一叹，“若秦国有抗衡先生之才，苏子之梦想，岂非终将成为泡影矣！”

“是么？”苏秦微微一笑，“天下大道，何惧抗衡？我这便向秦国荐举一人，其才足以抗衡苏秦，上大夫以为如何？”

“果真如此？”

“绝无虚言。”

“愿闻姓名。”

“安邑张仪。”

“张仪？此人还活着么？”

“张仪者，天不能死，地不能埋也。如何有死活之问？”

“敢问：张仪目下却在何处？”

“秦国已经瞄上张仪了，只找他不见，可是？”

“苏子慧眼，确实如此。”樗里疾坦率诚恳。

“安邑城外，涑水谷，张家孤庄……”突然之间，苏秦双眼潮湿了。

“苏子，樗里疾未能说动你，然樗里疾敬重你，告辞。”樗里疾站起身来肃然一拱，迅速消失在那扇已经打开的“门”里了。

倏忽之间，一片若有所失的惆怅涌了上来，苏秦心头空荡荡的。虽然拒绝了秦国的策反，但他对秦国君臣的胸襟还是充满了敬意。一个能够真诚反省自己过失的国家，是最有力量的。这样的国家，可以错过犀首，错过苏秦，但决然不会再失去张仪。他们已经清醒过来，已经实实在在地开始行动了。能在韩国都城如此神秘地闯到自己面前，需要花费多么巨大的努力，这是任何一个中原战国都难以做到的。看来，当初自己确实没有看错，秦国的崛起强大是很难阻挡的。若有了张仪，秦国将更是另一番气象。张仪将给这个长期闭关锁国缺乏邦交斡旋经验的西部战国，带去他独特的智慧，并一定能使秦国以非凡的气势，一举进入中原逐鹿的大战场。

那时候，苏秦的合纵大业或将更加艰难，也许，还有失败的可能。如此说来，不该给秦国荐举张仪么？不！应该荐举。从个人成败而言，张仪一旦入秦，就必然是自己的竞争对手，谁成谁败，实难逆料。但从他们一致憧憬的天下一统大业而言，他们的目标又都是一致的，都是立志结束天下战乱，使华夏族群在统一国度里蓬蓬勃勃地富裕壮大。这是老师当初给纵横派立下的入门誓言——纵横捭阖，四海为一。老师曾经谆谆告诫："行可殊途，心须归一。否则，纵横家将沦为诈术。"一开始，他与张仪便选择了各自认为最适合自己的国家：苏秦志在秦国，张仪志在中原。一番风雨，他们的位置竟颠倒了过来，苏秦施展于中原，张仪却可能进入秦国。其间发生的一切灾难波折，都是他们所无法预料也无法逆转的，也许，这就是命运对他们安排的"殊途"。从根本上说，张仪的复出也是无可避免的，你苏秦不荐举，张仪就不会出山么？果真那样，也未免过低估计秦国的索贤能力了。

"上卿何须多虑，我有破解良策。"苏秦回身，大红斗篷手持长剑的公子赵胜正笑吟吟站在厅中。苏秦不禁讶然笑道："奇也！公子不是大醉酣睡了么？"

"赵国骑士，等闲饮得三四坛，一坛酒岂能醉我？"赵胜露出与年龄极不相称的狡黠笑意，"此等小技，我早已觉察。我与荆燕大睡，就是给这黑肥子留个缝儿，看他钻进来做甚？实不相瞒，也想见识一番先生志节。"

"公子不信苏秦？"

"不。"赵胜摇摇头，"先生是合纵策士，目下又是燕赵特使，何时不可见秦人？秦人又何时不能策反先生？阻拦密使，如同为渊驱鱼，为丛驱雀。若先生志节不坚，早变也许比晚变更好。是以，我等只保先生全身，不阻拦先生与任何人接触。不想先生精诚若此，赵胜敬佩之极！"

苏秦不禁赞叹："公子如此年少，却有如此见识，令人刮目相看也。"

赵胜做了个受宠若惊的顽皮鬼脸："哎哎哎，这是族叔教我的，与我无关啊。"

苏秦笑了："公子方才说的破解之策，要破解何事？"

"先生向秦国荐举了张仪，却又分明担心张仪成为合纵劲敌，可是？"赵胜又骤然变得老到深沉，"我来料理此事，可保张仪不能为害。"

苏秦哈哈大笑："公子非我，如何知我之心？"

"人同此心，心同此理：功名大业，岂容他人分享！"

苏秦不禁愣怔了，如此少年，却如此熟谙人心本性。对这种在宫廷杀戮争夺中浸泡长大的贵族公子，能解释得清楚自己的想法么？沉默良久，苏秦慨然一叹："公子啊，不要轻举妄动。张仪只能对合纵有好处。此中奥秘，非一日所能看清也。"

"好，但依先生。"赵胜明亮的眼睛不断地闪烁着。

"谢过公子。"苏秦笑道，"明日赶赴魏国，公子有成算么？"

"只要先生有成算。赵胜只保先生要见谁便能见谁。"赵胜说完，笑着一拱去了。望着赵胜的大红斗篷，苏秦心中又蓦然浮现出樗里疾与张仪的影子。

新郑城北的迎送郊亭外，停着一支正在歇息的商旅车队。车夫们一边忙着喂马，一边架起吊锅煮饭。车队、炊烟、道边林木与熙熙攘攘的人喊马嘶完全挡住了石亭。

石亭之下，樗里疾与公子嬴华正在低声密谈。樗里疾说服苏秦的使命没有完成，却对苏秦有了贴近的了解与真实的敬重。他没有想到，苏秦竟能荐举张仪入秦与自己抗衡，更没有想到苏秦对张仪下落的判断是那样的自信而明确。回来说给嬴华，这位女公子也是大为意外。从咸阳出发时，嬴华已经向大梁与名士隐居的经常地点派出了访查探马，在新郑的几天已经纷纷接到回报，都没有张仪的踪迹。嬴华顿时茫然，一时没了主意，听得樗里疾一说，大是兴奋，决意亲自到河内访查。

樗里疾与嬴华商议的是：若能找到张仪，如何动其心志？是樗里疾亲自前来，还是嬴华见机行事？目下，樗里疾一定要赶在苏秦之前稳住齐国，自然无法与嬴华一起赶到河内。嬴华虽是一个不让须眉的女公子，见识本领也都极为出色，然则毕竟没做过为国求贤这种大事。按照传统，此等事该当由国君亲自出面的。事关重大，嬴华一时沉吟，与平日的明朗果决大是不同。

“这样。”樗里疾一挥手，“若情势异常，断不能错失良机，公子当相机立断。若情势正常，有成算便动，若无成算，待我赶来便是。”

“好！一言为定。”嬴华心中有底，高兴起来，举起酒碗道，“上大夫身负重任，一路保重了。”汩汩饮尽。“罢了罢了。”樗里疾举碗笑道，“长远计，争得张仪是根本，齐国是靠不住的。公子要做的，是一件布袋买猫的大事，难。干了！”也是咕咚咚饮了。嬴华“哧”地笑了：“布袋买猫？此话怎讲？”

“不明就里，估摸着办也。”嬴华不禁大笑：“呀，听说张仪利口无双，要知道做猫，可饶不得你也！”

“惭愧惭愧，谁教他躲在暗处？”樗里疾笑着拱手，“公子，就此告辞。”

“后会有期。”嬴华也是一拱，大步出了石亭。

一声轻轻的呼哨，三骑快马上了官道，向河内方向疾驰而去。片刻之后，商旅车队丢下了载重货车与车夫，清一色的十余骑快马簇拥着一辆轺车，向东北大道去了。

六　秋雾迷离的张氏陵园

秋风乍起，涑水河谷满目苍黄，幽静萧瑟。

自从魏国迁都大梁，这道安邑郊野的狩猎河谷年复一年地冷清了。王公贵族与豪富巨商，都随着王室南下大梁了，安邑的繁华富庶梦幻般消失了。秦国夺回了河西高地，占据了河东的离石要塞，安邑没有了北大门，也失去了大河天险；赵国占据了上党山地，安邑的东北面也完全敞开了。倏忽之间，这座昔日的天下第一都城，成了一座四面狼烟的边塞孤堡。人口大减，商旅止步，涑水河谷中星罗棋布的狩猎山庄，也成了蛛网尘封狐兔出没的座座废墟。每当明月高悬，河谷里的虎啸猿啼随着习习谷风远远传开，即便是猎户世家，也不敢在夜间踏入这道河谷。

就在这样的月夜，河谷深处的松林里却亮着一盏灯火。林间小道上，一个纤细的身影正向着灯火走来。渐行渐近，松林中的一座大墓与墓旁的一座茅屋已经清晰可见。

“哟——张兄快来！”纤细身影惊叫着跳了起来。

一个高大的身影提剑冲出茅屋：“绯云，别怕。”

“蛇！吔，好粗！跑了跑了。”纤细身影惊呼喘息着。高大身影哈哈大笑：“秋风之蛇，困龙一条，饶它去也。”

“吔！我偏踩上了，又硬又滑。呸呸呸，一股腥味儿。”

“你呀，日后晚上不要来，饿不死张仪。”

“吔，就会瞎说。除了蛇我甚也不怕。快进去，饼还热着。”说话间拉着张仪进了茅屋。

这是一间极为粗朴的陵园茅屋，门是荆条编的，后边挂着一幅宽大的本色粗麻布做挡风的帘子。屋中大约一丈见方，墙角避风处的草垫芦席上有一床丝绵被，算是卧榻了。除此之外，两只满当当的书箱、一片架在两块老树根上的青石板书案、一口挂在墙上的吴钩，便是这茅屋中的全部物事了。绯云将提篮放在石板书案上，揭开苫布，利落地从篮中拿出一个饭布包打开，原是一摞热气腾腾的面饼，又拿出一个饭包打开，却是一块红亮的酱肉。

“呀，好香！甚肉？”张仪挂上吴钩，兴奋地搓着双手。

“猜猜。”绯云又拿出一包剥得光亮亮的小蒜头，“吔！不晓得了吧。

”张仪不去凑近酱肉，只是站着使劲儿耸鼻头，猛然拍掌：“兔肉！没错。”

“吔，野味儿吃精了，一猜就中。”绯云顽皮地笑笑，“快吃，趁热。”

张仪咽着口水悠然一笑：“不是吃精了，是饿精了。”说着就势一跪，一手抓起酱兔肉，一手抓起热面饼蘸几粒蒜头，狼吞虎咽地大嚼起来。

“张兄，有人要赁我家老屋做货栈，你说奇也不奇？”绯云边扫地边说话。

“如何如何？”张仪抹抹嘴笑了，“甚生意做到深山老林来了？当真一奇。”

“还有，一个年轻人带了个小童，也住进了我家老屋。吔，你别急，听我说。”绯云拿起屋角木架上的陶壶给张仪斟满了一碗凉茶，笑道，“那天我去山坳里摘野菜，回来后听张老爹说：一个公子探访老亲迷了路，又发热，求宿一晚。张老爹于心不忍，教他住下了。我不放心，特意去看了看，那公子还真是发热。我看他生得俊气，人也和善，不像歹人，也没说甚。谁知都三日了，他的热烧还不见退。那小童除了天天给他熬药，还出去打猎。小童说猎物放久了不好吃，要我等家人天天吃。这几日便天天有肉了。你看这事儿？”

张仪沉吟着问：“要赁老屋的商人也来了？”

“吔，还没。”绯云笑道，“我没答应。他也说他们东家还没定主意，过几日再来看看，东家要定了再和我说价，还说保我满意。”

张仪咕咚咚猛喝了一碗凉茶，半日没有说话。这两件事来得蹊跷，可一下子也说不清疑点在何处。要在十几年前，安邑城外那可是商贾纷纷，租赁民居、夜宿郊野者实在平常得紧。可如今，这安邑已经成了孤城荒野，却忽然有人前来经商，有人前来投宿，可真是少见。然则，天下事本来就没有一成不变，若有商旅忽发奇想，要在这里采药猎兽也未可知；至于有人路病投宿，也并非荒诞不经，张仪自己不就多次投宿山野农家么？如此想来，似乎又不值得惊奇生疑。可不管如何开释，张仪心头的那股疑云都是挥之不去，连张仪自己都觉得不可思议。

终于，张仪定了主意：“任其自便，只是多长个心眼，暗中留心察看。”

“吔，我也是这般想法。你放心，谁也逃不过我的眼睛。”

张仪笑了：“心里有数就好。走，我送你下山。”说着摘下吴钩，顺手拉开荆条门，与绯云出了茅屋。绯云红着脸笑道：“不用送，我不怕吔。”张仪笑道：“你是不怕，我想出来走走。”绯云高兴地挽起张仪的胳膊：“是该走走的。吔，你的吴钩练得如何？会使了么？”张仪兴致勃勃道：“越王这口吴钩，还真不好练，要不是我还算通晓剑器，真拿它没辙。”绯云一撇嘴笑道：“那是当然，张兄天下第一吔。”张仪哈哈大笑：“你个小东西！跟着我海吹啊。”绯云咯咯咯笑得打跌。

说话间到了山口，山脚下老屋的灯光已经遥遥可见。张仪站在山头，直看着绯云隐没在老屋的阴影里，方才转身，本当回到茅屋，却不由自主地沿着河谷走了下去。天空湛蓝，月光明亮。涑水波涛拍打着两岸乱石，虎啸狼嗥随山风隐隐传来，都使得这山谷秋夜在幽静之中平添了几分苍凉。

张仪对这道涑水河谷是太熟悉了，儿时的记忆，家族的苦难，自己的坎坷，都深深地扎根在这道河谷。但是，这道河谷给他打上最深烙印的，还是母亲的骤然亡故。

当初，张仪从楚国云梦泽连夜逃走，与绯云一路北上，进入河外已经是冬天了。逃离云梦泽时，张仪被打伤的两条腿本来就没有痊愈。几个月的徒步跋涉，伤口时好时坏，不得不拄着一支木杖一瘸一瘸地艰难迈步。要不是绯云顽强地撑持，张仪真不知道自己会不会突然倒在哪道荒山野岭。

路过洛阳郊野的时日，张仪腿伤发作，倒在了路边。田野耕耘的一个老人将他们当做饥荒流民，好心留他们在一间闲置的田屋里住了下来。在那间四面漏风的田屋里，张仪自己开了几味草药，教绯云带着越王送给他的那口吴钩，到洛阳城卖了换钱抓药。绯云去了，也抓了药，可也带回了那口越王吴钩。绯云对他说遇上了一个好心店东，没收钱。夜半更深，张仪伤疼不能入睡，看见和衣蜷缩在身边的绯云

的头巾掉了，圆乎乎的小脑袋在月光下青幽幽的，伸手一摸，一根头发也没有了！

骤然之间，泪水涌满了张仪的眼眶。一头秀发，对于一个含苞待放的少女，意味着诱人的魅力，意味着大贞大孝大节，更意味着对生命之源的恒久追念。“身体发肤，受之天地父母，毫发不能摧之。”男人名士尚且如此，更何况一个女子？可是，为了给他治伤，绯云竟卖掉了满头青丝……

就在那一刻，张仪抹去了泪水，心中暗暗发下了一个誓愿。

回到这条熟悉的河谷时，正是大雪纷飞的冬日。看到老屋门前的萧疏荒凉，张仪心中猛然一沉。母亲是严整持家的，虽然富裕不再，但小康庄院从来都是井井有条的。可如今，门前两排大树全成了光秃秃的树根，青石板铺成的车道也残破零落，高大宽敞的青砖门房竟然变成了低矮破旧的茅草房。那时候，张仪几乎不敢敲门，他不知道，迎接他的将是何种情景。他记得很清楚，当绯云敲开屋门，老管家张老爹看见他时立即扑地大哭。张仪双腿顿时一软，跌坐在大雪之中……

当他踉踉跄跄地撞进母亲的灵堂时，他像狼一样地发出一声惨嚎，一头撞在灵案上昏了过去。后来，张老爹说，那年魏赵开战，魏国败兵洗掠了涑水河谷，砍树烧火还拆了门房；幸亏主母认识一个千夫长，才免了老屋一场更大的劫难；从那以后，主母一病不起，没大半年便过世了；临终前，主母拿出一个木匣，只说了一句话：“交给仪儿，也许，他还会回来。”

留在张仪心头永远的疼痛，是母亲的那几行叮嘱：“仪儿，黄泉如世，莫为母悲。人世多难，自强为本，若有坎坷，毋得气馁。后院树下石窟，藏得些许金玉，儿当于绝境时开启求生。母字。”

掘开了后院大树下的石窟，张仪拿出了那个锈迹斑斑的小铁箱，打开一看，除了六个金饼，全部是母亲的金玉首饰……张仪看得心头滴血，欲哭却是无泪。母亲留下了少妇时的全部首饰，素身赴了黄泉，没有丝毫心爱的陪葬之物。对于张仪，这是永远不能忍受的一种遗恨。他咬着牙打开了母亲的坟墓，将金玉首饰与三身簇新的丝衣，装进了自己亲手打制的两个木匣里，放进了棺椁顶头的墓厅。从那天晚上开始，张仪在母亲的墓旁搭起了一间茅屋，身穿麻衣，头戴重孝，为母亲守丧了。

寒来暑往，在母亲陵园的小松林中，张仪渐渐地平静了下来。

虽然他从未下山，但对天下大势还是大体清楚的。这也亏了绯云，她不但要与张老爹共同操持这个破败的家，还时不时赶到安邑打探各种消息。半个月前，绯云去了一趟大梁，回来后兴奋地告诉他，苏秦已经重新出山，谋划合纵抗秦，燕赵韩都欣然赞同了！

“吔！我正好遇上苏秦车队进大梁，声势好大吔。幡旗、马队、车辆，整整有三里路长。苏秦站在轺车上，嗬！大红斗篷，白玉高冠，一点儿也不笑。只是他的头发都灰白了，教人心里不好受。”绯云说得眉飞色舞，最后却嘟哝着叹息了一声。

“你看得恁清楚？”

“吔！我爬到官道旁的大树上，谁也看不见我。”

张仪不禁怦然动心了。苏秦复出并不令人惊讶，那只在迟早之间。教他心动的，是苏秦提出的崭新主张——六国合纵，结盟抗秦！苏秦对秦国关注得很早，与自己对秦国的淡漠大不相同，苏秦第一次出山就选定了秦国，纵然没有被秦国接纳，何至于立即将秦国当做仇敌？不。这不是苏秦的谋事方式，也不是历来名士的传统精神，其中一定另有原因。最大的可能，是苏秦对天下大势有了全新的看法。苏

秦思虑深彻，善于创新，正如老师曾经说的：“无中生有，暗夜举火，苏秦也。”如今在山东大乱之际，苏秦倡导六国合纵，当真是刀劈斧剁般一举廓清乱象，使山东六国拨云见日，一举使天下格局明朗化。这岂非暗夜举火，烛照天下？从这里看去，用个人恩怨涂抹合纵抗秦，就显得非常的滑稽，至少张仪是嗤之以鼻的。

既然如此，张仪的出路何在？

半个月来，他一刻也没有停止思索。苏秦廓清了大格局，天下必将形成山东六国与秦国对峙的局面。他从听到“合纵抗秦”这四个字，便敏锐意识到苏秦必然成功。天下已经乱得没有了头绪，列国都想使局势明朗化，都不想被乱象淹没。当此之时，山东六国的君臣们能拒绝具有“救亡息乱”巨大功效的合纵同盟么？

可如此一来，张仪顿时就没有了选择。天下战国七，苏秦一举居六，张仪又能如何？

曾几何时，天宽地阔的张仪，骤然之间只剩下了一条路，而且是自己最为陌生的一条路。自己的立足点一开始就在山东六国，并不看好秦国。第一番出山，自己几乎就要大功告成，若非轻言兵事，错料房陵之战，早已经是齐国丞相了。比较起来，苏秦的第一次失败，在于“策不应时”；自己的第一次失败，则在于“轻言坏策”。也就是说，苏秦败在划策本身，张仪败在划策之外。就第一次而论，张仪自觉比苏秦要强出些许。可这一次呢？苏秦当先出动，长策惊动天下，其必然成功处，正在于划策切中时弊。此等情势下，自己要在山东六国谋事，无异于拾人余唾。想想，你张仪难道还能对山东六国提出另一套更高明的方略？提不出，那就只有跟在苏秦身后打旋儿。

这是张仪无法忍受的，也是任何名士所不屑作为的。

看着天上月亮，张仪笑了。难道要被这个学兄逼得走投无路了么？苏兄啊，你也太狠了，将山东六国一网打尽，使张仪竟茫然无所适从，岂不滑稽？

“山月作证。”张仪对着天上月亮肃然拱手，“张仪定要与学兄苏秦比肩天下，另辟大道。”

多日来，张仪揣摩思虑的重心，就是如何应对苏秦的六国合纵。他作了一个推测：作为六国合纵所针对的秦国，不可能无动于衷；秦国要动，就要破解合纵；那么，如何破解？谁来破解？便成为必然的两个难题。第一个难题，他已经思虑透彻，有了应对之策。张仪坚定地认为，除了他这套谋划，苏秦的六国合纵无策可破。那么，秦国有这样的人才么？他虽然对秦国颇为生疏，但大情势还是明白的。商鞅之后，秦国似乎还没有斡旋捭阖的大才。司马错虽然教他跌了一大跤，但司马错毕竟是兵家将才，秦国不会教一个难得的名将去分身外事。樗里疾呢？治国理民可也，伐谋邦交至多中才而已，岂是苏秦对手？

放眼天下，唯张仪可抵苏秦。

然则，秦国能想到这一点么？难。秦国虽然强大，毕竟长期闭锁，对天下名士一团朦胧，如何能知晓他张仪？那么，只有一条路——主动入秦，游说秦国，献长策而与苏兄较量天下。可是，能这样做么？在寻常情势下，名士主动游说无可非议。然则在苏秦发动合纵后，天下便是壁垒分明的两大阵营，当此之时，秦国若无迫切求贤之心，这秦国国君也就平庸之极了；对平庸之主说高明长策，那是注定的对牛弹琴；魏惠王、楚威王尚且如此，这个拒绝过苏秦的秦国新君又能如何？说而不纳，何如不说？可是，假若秦国君臣想到了自己，你张仪又该当如何？

想到这里，张仪不禁哈哈大笑，觉得自己瞻前顾后婆婆妈妈的实在滑稽。这种事儿，神仙也难料，何须费力揣测？心思一定，张仪大步走上河岸，向松林陵园走来，堪堪走进林间小道，他惊讶地揉了揉眼睛。

出来时分明吹熄了灯火，如何茅屋却亮了起来?

张仪隐身树后，凝神察看倾听片刻，已经断定树林中没有藏身之人。他目力听力都极为出色，从些微动静中已经听出茅屋中最多只有两个人。于是他大步走出，挺身仗剑，堵在茅屋前的小道正中高声喝问："何方人士，夤夜到此？"

"吱呀"一声，荆条门开了，一个粗壮的身影走出茅屋拱手作礼："末将见过先生。"

"末将？究竟何人？直说了。"

"末将乃赵国骑尉，奉密令前来，请先生屋中叙话。"

"反客为主了？就在这里说，省点儿灯油。"

骑尉笑了。"也好，月亮正亮。"回头喊道，"墨衣，出来，吹了灯。"

屋内风灯灭了，走出来一个手持长剑身形瘦小的劲装武士。张仪知道，赵国君主的卫士通常叫做"黑衣"，此人被称为"墨衣"，无论如何也是个卫士头目。从他的步态便可看出，这个墨衣定然是个一流剑士。张仪也不理会，径自坐到小道旁一块大石上："说。"

骑尉又是一拱："先生，我二人奉太子之命，请先生星夜赴邯郸。"

“可有太子书简？”

“赵国军法：密令无书简。这是太子的精铁令牌，请先生勘验。”

“不用了。太子召我何事？”

“太子只说：要保先生万无一失。余情末将不知。”

张仪悠然一笑：“既然如此，敢请二位回禀太子：张仪为母亲守丧，不能离开。”

骑尉僵在那里，似乎不知如何是好。这时，那个精瘦的墨衣说话了：“太子有令，务必请回先生，先生须得识敬才是。”

“如此说来，若是不去，便是不识敬了？”

骑尉拱手道：“我等奉命行事，敢请先生务必成全，无使强逼。”

“强人所难，还要人无强其难。赵人做事，可谓天下一奇也！”张仪哈哈大笑。

墨衣冷冰冰开口：“先生当真不去，只有得罪了。”

“如何得罪啊？”张仪性本桀骜，心中已经有气，脸上却依旧微笑。

“胜得我手中剑，我等便走。否则，只有强起了。”

“你手中剑？怕是你等两个手中剑了。”

墨衣正要说话，骑尉抢先道：“那是自然，公事非私斗，如何能与剑士独对？”

“好！理当如此。”张仪豪气顿生，霍然站起，“请。”

“墨衣，我先了。”骑尉大步走出，只听“咔嗒”两声铁音，一柄闪亮的厚背长刀已弹开刀格，提在手中。张仪本是老魏国武士世家出身，对三晋兵器本来熟悉，一看便知这是赵国改制的胡人长刀。这种刀以中原精铁锻铸，背厚刃薄，刀身细长而略带弧弯，砍杀容易着力，击刺不失轻灵，且比胡人原刀形还长了一寸有余。赵国在与匈奴骑兵的较量中屡占上风，与这种锋锐威猛的战刀大有干系。虽然如此，张仪却是毫无畏惧。他相信手中这口越王吴钩绝不输于赵国的改制战刀。

月光下，一道细长的弧形青光伴着嗡嗡振音闪过，张仪的吴钩已经出鞘。

这吴钩虽然也是弧形，却是剑而不是刀。剑为双刃，厚处在中央脊骨。刀为单刃，厚处在背。同是弧形，骑士战刀较吴钩要长，弧度自然小得些许；吴钩稍短，其弧度几乎接近初旬瘦月，而且还是双刃。两相比较，骑士战刀专为战场骑兵制造，称手好使，即或未经严格训练，也能仗着膂力使出威风。吴钩却大大不然，它本来就是吴越剑士的一种神秘兵刃，初上手极为别扭，等闲人等根本无法劈刺击杀，使用难度比骑士战刀要高出许多。张仪自从接受了越王吴钩，便在闲暇时悉心揣摩，也是他颇有剑术天赋，竟教他无师自通，自己摸索出了一套吴钩使法。绯云也喜欢剑法，见他练过几次，惊讶得连连赞叹。此刻，张仪也知道赵国骑士的剽悍威猛，自然不会掉以轻心，吴钩出鞘，右剑左鞘守定不动，准备后发制人。

骑尉抱剑作礼道：“太子敬重先生，我只与先生虚刺，剑沾其身即为胜。”

张仪冷笑：“我只会实刺，不会虚刺。”

旁边的瘦子墨衣不胜其烦：“剑士之道，安得有虚？将军当真絮叨。”

骑尉无奈地笑笑：“先生执意如此，末将只好从命。看刀——”

喊声未落，骑士战刀已经带着劲急的风声斜劈下来。这是骑士马战的基本功夫，最为威猛，对方若被砍中，大体是通体被斜劈为两半。骑兵对步兵，居高临下，这斜劈是威力极大使用最多的杀法。

张仪身材高大，对方也不在马上，所以并没有感到战刀凌空的威力，但听这刀风劲锐，便知这战刀力道不凡。不及思索，张仪手臂一掠，吴钩划出一道寒光，鱼跃波涛般迎了上去。但听“叮”的一声急响，骑尉的战刀已经断为两截，刀头飞上树梢，又哗啦啦削断树枝，“噗”地插进了地面。“噫——”骑尉惊叫一声，一跃跳开，“你有神兵利器？”张仪哈哈大笑：“第一次用，不晓这越王吴钩如此锋锐，多谢陪练。”

瘦子墨衣冷冷一笑：“将军战刀是军中大路货，如何敌越王吴钩？今日，也教先生见识一番赵国精兵。”说罢肩头一抖，黑色斗篷蝙蝠一般飞了起来，竟堪堪地挂在了身后松树枝丫上。只此一个动作，便见赵侯卫士的不同凡响。斗篷离身的同时，星光骤然一闪，墨衣手中已经出现了一支短剑。战国之世，长剑已经成为多见兵器，短剑便多成为传统剑士手中的利器，等闲人倒是很少见到了。传统剑士的短剑，与越王吴钩一样，十有八九都是春秋时期著名铸剑师的精品。紫蓝色光芒一闪，张仪便知道墨衣手中短剑绝非凡品，微微一笑：“神兵相交，两败俱伤，岂不暴殄天物？”

“小瞧赵国剑士么？”墨衣冷笑道，“驾驭名剑，自有剑道，岂能笨伯互砍？”言下之意，显然在嘲笑张仪与骑尉的剑术。

张仪心知此人必是第一流剑士，自己虽然也略通剑器剑法，但毕竟不是用心精专，无法与此等剑士抗衡。但听他说不与自己“互砍”，倒是轻松了一些，剑器互不接触，那无非是他直接将我刺伤，而后再“请”走了。张仪自信墨衣做不到这一点，你不砍我砍，大节当头，

何顾些小规矩？舞开吴钩护住自己，只要他剑器刺不到我身，又能奈我何？

“既然如此，足下开始。”张仪淡淡地一笑。

“先生，看好了。”话音未落，黑色身影一跃纵起，一道紫蓝色光芒向张仪头顶刺来。张仪的吴钩已经挥开，趁势向上大掠一圈。谁知他上掠之时，墨衣已经越过他头顶，就在他尚未转身之际，右肩已经被刺中。一阵短促剧烈的酸麻疼痛，张仪右手吴钩脱手飞了出去。黑色身影脚一点地，立即闪电般倒飞出去，在空中将吴钩揽在手中，稳稳落地道：“先生还有何说？”

张仪咬牙撑持，才没有坐倒，勉力笑道：“你，剑术无匹。我，却不去。”

“先生不识敬，在下只好得罪了。”墨衣冷冷一笑，走了过来。

突然，一声悠长粗厉的虎啸，疾风般掠过山林。

瘦子墨衣愣怔了一下。骑尉笑道：“涑水河谷夜夜如此，平常得紧……”正说着却骤然变色，“你你你，是人？是鬼？！”张仪看去，见月光下的山口林间小道上，悠着一个细长的白色身影，长发披散，手里却拄着一根竹杖，一阵清朗大笑传来：“强人所难，这是谁家生意经？”

骑尉缓过神来，冷冷道：“你若是商家，赶快走开，莫管闲事！”

瘦子墨衣：“既看了，只怕不能教他走。”

白衣又一阵大笑：“我说要走了么？战国游侠，可有不管闲事者？”

“游侠？”墨衣拱手作礼，“敢问阁下高名大姓？”

“高名大姓？”白衣人骤然冷漠，“邯郸墨衣，趁早离开，还先生安宁。”

“足下绝非正道游侠！将军护着先生，我来料理他。”瘦子墨衣显然被激怒了。

“且慢。”白衣人笑道，“先生并不认可两位，无须你等护持，敢请先生作壁上观。”说完向张仪深深一躬，“先生，这是一包伤药，请到那边石礅上自敷便了。”

片刻之间，张仪大为困惑。此人若是游侠，那当真是天下一奇。须知战国游侠常常被时人称为“带剑之客”、“必死之士”，所谋求者皆是惊动天下的大事，极少到市井山野行走，即或隐居，也是等闲不过问民间琐事。闻名天下的游侠如春秋的公孙臼、专诸、北郭骚、毕阳、偃息等，战国的要离、聂政、孟胜、徐弱等(注)，都是在邦国上层行大义、除大恶的名士，几乎没有一个关注庶民恩怨的风尘游侠。此人自称游侠，张仪自然难以相信，然若不是游侠，又何来此等行踪本领？倒真是令人难以揣测，且先看下去再说，至少在当下，他对张仪不构成危害。于是张仪也不多说，走到小道边石礅上坐下敷药。

白衣人见张仪走开，回身笑道：“一齐来。”

骑尉、墨衣本来担心张仪被游侠劫走，此时见此人并无帮手，张仪也泰然自若，自然便要先全力解决这个游侠。墨衣低声道：“将军掠阵，我来。”骑尉点点头：“小心为是，此人大是蹊跷。”墨衣冷笑一声，径自走到白衣人对面丈许：“游侠请了。”

白衣人见墨衣岿然不动，笑道：“让先么？好！”一个“好”字出口，竹杖啪啦脱手，但见森森光芒裹着“嗡——”的金铁振音，一柄超

长的异形弯剑已经凌空罩住了墨衣头顶。墨衣大惊，一个贴地大滑步，堪堪躲开，森森光芒又如影随形般从身后刺到，大是凌厉。慌忙之中，墨衣一个侧滚，方得脱出剑锋之外，额头却已经是冷汗淋漓。见白衣人没有追击，墨衣气哼哼问道："阁下使何兵器？尚望见告。"

"此兵器天下无人识得，只让你见识一番便了。"说罢，白衣人顺手一掠，一道森森寒光竟从身边一棵合抱粗的树身掠出，没有任何声息，松树也丝毫未动。白衣人悠然一笑："敢请二位观赏了。"墨衣与骑尉疑惑地走到树前，借着明亮的山月，分明可见大树腰身有一道极细的缝隙。

"你是说，方才拦腰切断了这棵大树？"骑尉惊讶地拍打着树身。

"将军力大，一推便知，何用多说？"白衣人显然不屑与之争辩。

骑尉一个马步扎稳，双手按住树身，猛然一推，缝隙之上的树身骤然向外滑出，树干喀啦啦向里压来，如同疾步之人脚下打滑摔了个仰面朝天一般。骑尉、墨衣飞纵闪开，待大树倒下，上前查看，留下的三尺树身切面平滑如镜，兀自渗出一片细密油亮的树脂。墨衣二话不说，拉起骑尉便走。

白衣人拱手笑道："敢请转告赵雍，敢对先生非礼用强，墨孟不会旁观。"

墨衣骤然回身道："你？是墨家孟胜大师？"

"既知我师之名，便知天道不会泯灭。"

墨衣似乎还想问什么，却终于忍住没说，拉着骑尉回身走了。

白衣人向张仪走过来道："敢问先生剑伤如何？"张仪笑道："他没想狠刺，不妨事，多谢义士好药了。"白衣人长出了一口气："涑水河

谷看似荒僻，实则大险之地，先生守丧已过三年，该当换一个地方住了。”“这却奇了。”张仪揶揄道，“义士怎知我守丧三年已满？难道也是游侠职分么？”白衣人笑道：“看这光洁的陵园小径，看这草色变黑的茅屋，还有山林中踩出的毛道，只怕还不止三年也。”张仪从石礅上站了起来：“有眼力，只是我还不想到别处去。”白衣人笑道：“我只是提醒，此乃先生之事，该当自己决断，在下告辞。”“且慢。”张仪目光一闪，“看义士年轻不凡，为何要冒游侠之名？”白衣人一怔道：“先生如何知我不是游侠？”张仪道：“战国游侠，皆隐都城谋大事，不动则已，动则一举成名，可有跑到荒僻山地，长做夜游神者？”

白衣人惊讶了：“何言长做？在下是夜来路过而已。”

张仪大笑：“义士漏嘴了，若是匆匆过客，何以连四面山林踩踏的毛道都恁般清楚？若非旬日，转不完这涞水河谷。”

白衣人沉默有顷，郑重拱手道：“先生所言不差，在下本非游侠，只是见情势紧急，临机冒名罢了。”

“冒名也罢，又何须为墨家树敌？”

白衣人脸上掠过一抹狡黠而又顽皮的笑：“先生穷追猛打，只好实言相告：在下本是宋国药商，图谋在涞水河谷猎取虎骨，已在此地盘桓多日。今夜进山查勘虎踪，不意遇见有人对先生用强，是以出手，唐突处尚望先生见谅。”

“既是药商，如何知晓彼等是赵国太子指派的武士？”

白衣人笑了：“先生果然周密机变，然这回却是错了。那是在下在大树上听到的，至于赵国太子之名，天下谁人不知，况我等游走四方的商旅之人？再说了，在下不想暴露商家面目，只好将义举让名于墨家。否则，日后如何到邯郸经商？”

至此，张仪完全释疑，拱手道：“张仪禀性，心不存疑，义士见谅。”

白衣人嘟哝道：“这人当真难缠，做了好事，好像人家还欠他似的，审个没完。”

张仪哈哈大笑道：“义士真可人也！走，到茅屋……啊，偏是没有酒也。”

“先生有趣，想说痛饮，却没有酒。”

“兄弟莫介意，无酒有茶，凉茶如何？”

“先生大哥的茶，一准好喝。”

“先生大哥？”张仪不禁又是大笑，“大哥就大哥，先生就先生，选哪个？”

“大哥！”白衣人笑着拍掌。

“好兄弟！”张仪拍拍白衣人肩膀，慨然一叹，“风清月朗，萍水相逢，也是美事一桩，真想痛饮一番也。”

“大哥稍等。”白衣人话音落点，身影已在林木之中，片刻之间又飞步而回，举着一个大皮囊笑道，“上好赵酒！如何？”

“好！月下痛饮，快哉快哉！”

“不问个明白么？”

“日后问，走！茅屋去。”

“大哥差矣。谷风习习，山月朗朗，就这里好。也省你灯油啊。我去拿陶碗。”说罢轻步飘飘，转眼便从张仪的小茅屋中拿来了两只大陶碗摆在大石礅上，解开皮囊细绳，咕咚咚倒下，一股凛冽的酒香顿时飘溢开来。

“当真好酒也！”张仪耸耸鼻头，久违的酒香使他陶醉了，“来，兄弟，先干了这碗！”

“哎哎哎，且慢，总得两句说辞嘛，就这么干干？”白衣人急迫嘟哝，有些脸热。

张仪大笑一阵：“兄弟可人，大哥喜欢。为上天赐我一个好兄弟，干！”

“上天赐我一个好大哥……干！”白衣人骤然一碰张仪陶碗，汩汩饮尽。

仔细品闻酒香，张仪兀自感慨长吟：“酒啊酒，阔别三载，尔与我兄弟同来，天意也！”说罢猛然举碗，长鲸饮川般一气吞下，丢下酒碗，长长地喘息了一声。

“大哥三年禁酒，当三碗破禁，再来。”白衣人说着又咕咚咚斟了一碗。

张仪自觉痛快，连饮三碗，方恍然笑道：“呵，你为何不饮？”

“小弟自来不善饮，寻常只是驱寒略饮一些。今夜不同，大哥三碗，小弟陪一，如何？”

“好。”张仪笑道，“不善饮无须勉强，我有学兄也不善饮，依然天下英雄。”

“大哥学兄是天下英雄，那大哥也是天下英雄了。”

“可是未必。苏秦能成功，张仪未必能成功。”

“哎呀！大哥学兄是苏秦么？那真是个英雄也，如今走遍山东六国，苏秦几是妇孺皆知了。大哥去找苏秦，不也大是风光了？”

张仪猛然饮干一碗，目光炯炯地盯着白衣人，一脸肃然：“此话要在饮酒之前，你我就不是兄弟了。大丈夫生当自立，如何图他人庇护？”

“啪！”白衣人打了自己一个耳光，打拱笑道：“大哥志节高远，小弟原是生意人无心之言，大哥宽恕才是。”

张仪也笑了：“兄弟也是商旅义士，原是我计较太甚，不说了，干！”又大饮一碗。

白衣人陪着饮了一碗，又为张仪斟满酒碗，轻轻地叹息一声：“大哥要终老山林么？”

张仪默然良久，喟然一叹：“天下之大，唯一处我从未涉足，可目下却偏偏想去此地。”

“楚国偏远，是那里么？”

“不，是秦国。”

“啊……”白衣人轻轻地惊叫了一声，又连忙大袖掩面。

“兄弟害怕秦国？”

“有点儿，大父当年在秦国经商，被秦献公杀了。”

张仪叹息道：“此一时，彼一时。秦国自孝公商君变法，已经是法度森严的大国了。尽管我没去过秦国，也曾鄙视秦国，但目下，我已经对秦国有了另一番见识。只是不知秦国有无求贤之心。须知苏秦、犀首都不被重用而离开了秦国。商君死后，秦人似乎丧失了秦孝公之胸襟，又在排斥山东士子了。”

白衣人听得眼睛一眨不眨，释然笑道：“大哥毋忧，小弟的一车虎骨正要运往咸阳。大哥不妨与小弟先去咸阳看看，合则留，不合则去嘛。”

张仪大笑：“好！便是这般主意。”

“大哥痛快！那就三日后启程如何？”

“也好。就三日后。”

这时明月淡隐，山后已经显出鱼肚白色，松林间已经降下白茫茫霜雾。两人对饮了最后一碗赵酒，白衣人就消失在霜雾迷离的河谷里。张仪看着那细长的白色身影渐渐隐没，自觉胸中发热，不禁长啸一声，左手拔出吴钩力劈，一段枯树喀啦裂开。

霜雾消散，红彤彤的太阳爬到山顶时，绯云送饭来了。张仪将昨晚的事大约说了一遍，绯云惊讶得直咋舌：“吔，昨夜那公子住的老屋一直没声气，我悄悄从窗下过了两趟，听出屋里根本就没有人。你说，这公子是不是那公子？”张仪沉吟道：“有可能是。然不管此人身份如何，却绝非邪恶之徒。不要说穿，借他之力，我先到秦国再说。”

绯云点点头：“那好，我赶紧回去收拾打理一下。吔，张老爹咋办？”

“老钱金币还有多少？请老人家，到安邑买所房子安度晚年吧。”

“只有二百钱、三个金币了。”

张仪大手一挥：“全给老人家。”

“老屋？”

“烧了。”张仪咬牙吐出两个字。

“不烧！”绯云红着脸喊了一声，“我来处置，不用你管。”站起来匆匆走了。

想了想，张仪终于没有喊回绯云，任她去了。他知道，绯云从五六岁的孤儿被母亲领回，就一直在老屋与母亲共度艰辛共尝甘苦。铩羽回乡，又是绯云与张老爹苦苦撑持，才保他守陵再造。绯云与张老爹对张庄老屋的依恋，比四海为家的自己要强烈得多……罢了罢了，还是教他们处置，何须一定要摆出一副名士不留退路的做派?

心定了，张仪开始整理自己的随身之物。衣物不用他操心，他也弄不清自己的衣裳有几件。需要他自己动手的，是两架书简，还有自己三年来撰写并誊刻就绪的一堆策论札记。那些札记是自己的心血结晶，也是自己痛彻反省的记录，更是自己生命的一部分。他将必须携带的书简装进了一只大木箱，那些札记，则特意用母亲留给他的那只铁箱装了，而且将那支小小的铜钥匙系在了脖颈贴身处。突然，张仪心中一动，又将两只箱子搬到母亲墓旁的一个小石洞里，又用茅草苫盖妥当，一宗宗做完，天也黑了下来。

奇怪，绯云如何没有上山送饭？出事了么？心思一闪，张仪摘下吴钩，大步出了茅屋。

将及南面山口，突闻河谷中一阵隆隆沉雷。仔细一听，张仪立即辨出这是马队疾驰，且是越来越近。张仪机警异常，看看四周，快捷

地爬上了一棵枝繁叶茂的大树。片刻之间，马蹄声止息，一片清晰沉重的脚步声进了北面的山口。

时当明月初升，依稀可见一队甲士开进了松林，散成了扇形，将茅屋围了起来。一个带剑军吏高声命令："守住道口，不许任何人进来。荆燕将军，点起火把，随我去见先生。"说着便见一支火把点起，两个身影走进了茅屋。片刻之后，两个身影又走了出来，军吏道："先生显然走了，我等也只好回去复命了。"那个举着火把的荆燕答道："该不是赵国将先生请走了？我却如何向武安君交令？"军吏笑得很响："老话真没错：燕人长疑赵。如今两国结盟了，我若捣鬼，太子如何对武安君说话？"荆燕叹息一声："咳！也是天数，张仪没贵命，武安君好心也没用。"军吏笑道："将军若不放心，可带十骑留下，继续访查。"荆燕道："武安君安危要紧，我如何放心得下？"

"既然如此，也不用费心了，有一信放着，先生会看到的。

回兵。"

甲士们收拢成一队，又出了北山口，片刻间便闻马蹄声隆隆远去了。

张仪见马队远去，下了大树，走进茅屋点起风灯，发现石板书案上赫然一个扁薄的铜匣。看来，这就是他们方才说的信了。张仪拿起铜匣端详，一摁中央铜钮，铜匣无声地弹了开来。匣中红锦铺底，一个火漆封口的羊皮纸袋正在中间。吴钩尖端轻轻一挑，羊皮纸袋"嘶"地开了一个口，一页羊皮纸"刷"地掉了出来，张仪拿起一看，极为熟悉的字迹立即扑进了眼帘：

张兄如面：合纵有望，其势已成。我已向樗里疾荐兄入秦，望兄与时俱进，对我合纵。兄做对手，苏秦当更惕厉奋发，再创长策。破

我即助我，此之谓也。时势诡谲，安邑不安，望兄作速入秦，大振雄风。苏秦大梁秋日。

“好！”一眼瞄过，张仪已是血脉偾张。苏秦已经在战场上向他招手了，张仪岂能拖泥带水？苏秦如此襟怀气度，张仪自当全力施展，使天下大浪淘沙。看来，入秦已是事不宜迟了。苏秦既然已经向秦国上大夫荐举了自己，便说明秦国已经知道了自己……

且慢！一个念头突然生出：秦国既然知道了自己，为何却没有动静？是秦国君臣迟钝么？抑或另有隐情？既然说不清楚，最好还是不要冒失，要沉住气，做成大事不在三五日之间。一番权衡掂量，张仪已经冷静下来：入秦是肯定的，只是不能贸然，这是最后一条路，不走则已，走则务必成功，如何能在扑朔迷离之时贪图一时痛快？苏秦说“时势诡谲，安邑不安”，究是何意？对了，苏秦肯定发现了“有人”对自己心怀叵测，提醒自己早日离开这里。这“人”是谁？目下看来，似乎是赵国。可是，就必然没有秦国么？古往今来，国君求贤而佞臣杀贤的事数不胜数，若果樗里疾是个小人，担心自己入秦威胁到他的权力，难保不私下“控制”自己，情势没有完全明朗之前，就无法排除这种可能。

思忖一番，张仪觉得自己还是按照原来谋划行事较为稳妥——白身入秦，看清再说。一阵匆匆脚步声，绯云送饭来了。张仪心中兴奋杂乱，也确实饿了，狼吞虎咽吃起来，及至吃完，却见绯云直抹眼泪，不禁惊讶：“绯云，有事了？说呀！”绯云带着哭声道：“张老爹不要钱，也不离开老屋……我看，老人家有死心吔……”

张仪二话没说，拉起绯云便走。老人是张家的“三朝”管家了，从迁出安邑开始，张家上下便呼老人为“张老爹”。四十多年来，张氏家族的风雨沧桑就是老人的兴衰荣辱，老人对张氏家族的忠诚、功勋几乎是任何人都不能比拟的。如今，老人家绝望了么？

陵园离老屋只是山上山下之隔。张仪大步匆匆，片刻到了老屋门前。三年未下山，他发现张庄已经比当初有了些许生气，门前已经重新栽上了一片小树林，茅草小门楼也变成了青砖门房。他顾不上细看，推开门进得庭院高声道：“老爹！我回来了。”见无人应声，绯云轻轻推开了堂屋大门，骤然之间，绯云哭叫起来：“老爹，何苦来呀——”

张仪急忙进屋，被眼前的景象惊呆了——张老爹跪在张仪母亲的灵位前，鲜血流淌，腹部已经大开，双手依然紧紧握着插在腹中的短剑。

“老爹……”张仪骤然哽咽，扑地跪倒，抱住了张老爹。

老人艰难睁开了眼睛：“公子……莫忘故土……”软软地倒在了张仪怀里。

“老爹，安心走……”张仪泪如雨下，将老人的眼皮轻轻抹下，“绯云，给老爹穿上最好的衣裳，安葬陵园……”

天将拂晓，霜雾迷蒙，一辆灵车缓慢地驶上了通往张氏陵园的山道。太阳初升的时分，一座新坟堆起在张仪母亲的大墓旁。

“张兄吔，主仆同葬，自来未闻，你不怕天下嘲笑么？”

“忠节无贵贱，大义在我心。他人嘲笑？鸟！”张仪愤愤然骂了一句。

绯云忍不住笑了，笑脸上挂着两行晶莹的泪珠。

“大哥！教小弟好找。”随着话音，那个英秀的白衣药商飘然而来，走到近前却觉得气氛不对，稍做打量已经明白，立即走到那座新坟前肃然一躬：“老爹啊，多日蒙你关照，不想你却溘然去了……老爹

走好，晚辈年年来涑水，定会为你老人家扫墓祭奠的。”说罢长身拜倒，肃然三叩。

张仪不禁唏嘘道：“兄弟啊，罢了。”绯云走过去，抹着眼泪扶起了白衣后生。

“大哥。”白衣后生道，“涑水河谷已成多事之地，我等不妨今日便走如何？”

张仪默然片刻，看看绯云，绯云道：“给我两个时辰，但凭张兄便了。”张仪点点头道，“好，午后走。”

白衣后生笑道：“大哥尚不知我的名姓，实在惭愧。我叫应华，宋国应氏后裔。日后就叫我华弟吧。小妹，你可该叫我大哥。”

绯云笑道：“吔，宋国应氏，那可是天下大商家了，难怪神秘兮兮。”

应华咯咯笑道：“不就悄悄捕老虎么？小妹为我操心了。”

“你们俩呀，针尖儿对麦芒。”张仪笑道，“别聒噪了，分头准备。华弟，我听你吩咐。”

“大哥明断。”应华笑道，“一路行止，都听我，保你无事。”

秋日西沉，晚霞染红了满山松林的时分，一队商旅车辆驶出了涑水河谷。上得官道，车队辚辚疾行，沿着大河北岸直向西去了。

---

1. 战国时赵国、韩国各有上党郡，后来韩上党归并赵国，治所壶关（今山西壶关以北）。

2. 瓮城，古代较大城堡在主要城门旁修建的屯兵、诱敌场所，四周城墙，形似天井大瓮，谓之瓮城。

3. 古星象家认为，北斗星既是天帝之车“运于中央，临制四乡”，又在不同季节的不同时分指向不同分野，其光芒的明暗强弱，预示着分野之际的灾异祸福。北斗七星分别是天枢、天璇、天玑、天权、玉衡、开阳、瑶光。“玉衡”是北斗第五星，与“天帝”（天权星）相连。

4. 梁惠王，即魏惠王，因魏国迁都大梁而产生的当时称谓。

5. 镒，战国重量单位，一镒合二十两，千镒即两万两。

6. 荼，先秦时对“茶”的称谓之一。

7. 河内，与“河外”相对，指黄河东折后的南岸平原；河外指北岸平原。

8. 水工，先秦时代对治水专家的称谓，并非一般的工匠。

9. 这些游侠都是战国中期之前的游侠，战国中后期还有诸多著名游侠，但在张仪之后，是未提及。

第七章　大成合纵

一　大梁公子出奇策

进了魏国，苏秦有一种奇特的憋闷。

当他的三国车骑声威赫赫地进入大梁时，这座天下最大的都城平静得一点儿波澜也没有，非但郊野没有观者如潮的景象，连看热闹的传统地方城门口也是冷冷清清的。街市照样繁华锦绣，人流如梭，市声如潮，可苏秦无论如何也没有感应到一种勃勃生气。所能感到的，只是一种平静的麻木，一种深刻的淡漠。苏秦没有偏见，不至于因为魏国人没有夹道欢迎而对大梁生出失落或愤懑。对魏国，他是抱有最大期望的。他期望魏国成为六国合纵的真正轴心。虽然魏国衰落了，但按照诸般实力与曾经有过的辉煌，魏国依然是最适合扛起合纵大旗的盟主国。然进得大梁，苏秦的心却直往下沉。

住进华贵的国宾驿馆，魏国掌管迎送的"行人"前来通报："魏王尚在逢泽狩猎，两日内不能还都，敢请武安君先行歇息。"赵胜气得满脸通红："岂有此理？我去找魏无忌说话。"匆匆大步走了。苏秦送走行人，对荆燕笑道："换上便服，到市井看看去。"

苏秦曾经游历各国，每进一城，他都要先到市井街区转转看看。有时候竟日流连，许多名胜去处都被耽延了。苏秦有个说法："市井之区，邦之经脉，细细把之，可得国命。"当年游临淄，天下对齐国尚不看好，可在游览齐市三日后，苏秦对老师详细描述了临淄的民生民气，断言："齐国有强盛之象，绝不在魏国之下。"老师大为赞赏，对苏秦的预言下了八字考语："善把国脉，独具慧眼。"教张仪很是发急

了一阵子。对于大梁，苏秦并不陌生，当年每次出游，都要经过大梁，几个月前北上燕赵，也还从大梁过了一趟。应该说，大梁是苏秦所到次数最多的大都，也是苏秦最熟悉的一座都城。

天下人将大梁的商市称为魏市。魏市分成了老市、新市两个区域，未做都城前的市区叫老市，做了都城后扩展的市区叫新市。经过一番归并，老市街区成了私市交易的大市场，一切不受官府控制的货品都在这个区域交易：丝绸、衣物、珠宝、家具、车辆、牲畜、五谷并各种日用器物分做了几条大街，琳琅满目，市声如潮。新市被民间称为“官市”，举凡官府控制的物品都在这里交易。当时各国控制的市易不尽相同，越是穷弱之国，控制的货品就越是多。譬如燕国有一段禁止战马的交易，秦国在商鞅变法之前是连醋都禁止私自买卖的。当时的醋叫做“苦酒”，因为要用粮食酿造，所以常常在饥荒之年受到官府的控制。魏国是最先富强的大国，货品限制最少，官市经营的主要是盐、铁、兵器三项。这个“铁”主要指铁料铜料——铸铁块、铜锭以及源头产品铁矿石铜矿石等，而不是所有铁制品。在铁器成品中，官府寻常只控制兵器交易，其他铁器则视国家情势而定。魏国大约是各大战国中控制最松弛的。商鞅变法后的秦国是“依法市易”， 当是控制货品最多的国家，但其控制的方式与山东六国又有不同。

对于官市，苏秦寻常都是走马观花，走一遭便知大概。对于私市，苏秦则看得仔细，他所说的“国脉”，根基便在这熙熙攘攘的私市人潮之中。

苏秦出门，正在行将暮色而尚未掌灯之时。大梁是天下第一商市，其不夜闹市也是天下有口皆碑的。按寻常惯例，这大半个时辰正是商家最为忙碌的一段。店小们一面要轮流吃饭，一面还要继续招呼那些趁着“日市尾子”磨价钱的上门客官，还要同时准备灯火与适合夜市摆卖的特殊货品，大体上每个店铺在这时都要高声呼喝一阵子，而且大多数店东或执事都要亲自出来，帮着打点一番。苏秦走遍天下大

市，对这种夜市前的特殊嘈杂最是熟悉不过。可今日走进大梁私市，却觉得空荡荡的，市人在慢慢消散，几乎有一半店铺在“呱嗒咣当”地上门板，没有上门的店铺也是一番悠闲景象，只有眼见的几家在点硕大的风灯准备夜市，一眼看去，也都是外国商家。苏秦有些惊讶了，这是大梁夜市么?

“老伯呵，如此早打门，不夜市了么? ”苏秦上前问一个正在打门的老人。

“呵呵呵。”老人将门板交给一个后生，回身淡淡地笑着，“先生外国人，多日不来大梁了吧。也说不清因由，反正这大梁的夜市啊，不知教甚个风一吹，它就淡了，没了。再去看看官市吧，半后晌就没有人了，真是怪也。先生，你可是要买货? ”厚道的老人似乎觉得自己太唠叨，耽搁了客人正事。

“只想买几卷白简罢了，没大事。”

“看，前头那街是文品街，都黑了一大半了。往常，文品街可是红火得不得了呢。中原文士，谁不想在大梁买白简、笔墨、羊皮纸，如今这大梁啊，没人来了。看看，老朽又多说了。要在往常啊，这时辰，老朽哪里有工夫和人说话? 先生，你去买吧，前边，走好了。哎，后会有期，后会有期。”

望着半明半暗的萧条街市，苏秦不禁有些怅然，曾几何时，大梁繁华不再?

大梁商人素来领天下风气之先，那种“天下第一”的张扬与得意是任何旅人都能感觉到的。他们可以放肆地嘲笑外国人的口音，也可以粗声大气地对买主喊出：“言不二价，这是大梁。”买主回头，他们又会在背后撂上一句：“这是大梁，没钱别来。”人们艳羡大梁，气恨大梁，又对大梁商人的做派无可奈何，终了还得说一句：“谁教人家是魏

国也。”当初，魏国北面攻赵、南面攻韩、东面威慑齐国、西面压迫秦国、东南逼得楚国唯魏国马首是瞻的时候，大梁人是何等的意气风发，大梁的魏市是何等的风光？而今，大梁商人的声音苍老了，凄凉了，听得出，琐碎的唠叨后面是大梁人的沮丧与麻木。

“走，到中原鹿去。”

中原鹿，是大梁最豪华的酒家，也是大梁名士聚集的中心。当初魏国都城在安邑的时候，安邑白氏的洞香春天下有名，也在于它是天下的消息集散中心。魏国迁都大梁，白氏商家随着岁月流散，洞香春虽依旧留在安邑，却也风光不再了。这时候，大梁的酒肆行业突然出现了一家更为豪阔的酒家，名字便叫中原鹿。市井传闻：这中原鹿的真正主人，是魏国老丞相公子卬，大梁的酒肆都得让它三分。开始，高傲的魏国人不认这个陌生而又咄咄逼人的新贵酒肆，力图在大梁拥戴出一个像安邑洞香春那样的名贵老店。无奈时过境迁，一则是名贵如洞香春那样的赫赫老店，朝夕间无从寻觅；二则是以大梁富商为常客的酒肆人流，再也没有了安邑那种高贵的底色，“天下名士争往游学，列国冠带趋之若鹜”的景象，在大梁已经不复存在了。大梁做了都城，魏国人似乎也变了味儿：只要豪华舒适，对领先天下文明的自信与情趣却是大大淡漠了。时日蹉跎，这中原鹿也顺理成章地成了大梁上流人物的聚散之地，而大凡这种地方，不想做消息议论的湖海都难。

苏秦就是想看看，想听听，仔细掂掂魏国的分量。

中原鹿很是气派。一幢三层木楼，富丽堂皇地矗立在最宽阔的王街入口处，林木掩映，灯火通明；六开间的门庭前，三十六盏巨大的风灯照得六根大铜柱熠熠生光，美艳的侍女在灯下矜持柔媚地微笑着，像是天上的仙子；西面树林间的车马场，高车骏马穿梭进出，门庭前锦衣如流，各种华贵的服色灿烂交织令人目眩。这一切，都骄傲

地宣示着这里的财富等级，也冷森森地阻隔着贫寒布衣的脚步，与方才商市的萧瑟落寞相比，直是另一重天地。

苏秦驻足凝望，不禁轻轻地叹息了一声。

“先生，这厢请了。”两个仙子飘了过来，殷勤主动地引导苏秦与荆燕。

“最大酒厅。”荆燕生硬地吩咐着。

“是了。”侍女轻柔地答应着，“请上楼，小女来扶先生。”

荆燕冷冷甩开仙子的小手，径自寸步不离地跟在苏秦身后，嘴里嘟哝着：“这脚下软得怪，要醉人一般，啧啧啧！扶手都是金铜，魏国真富，鸟！”苏秦回头使个眼色，荆燕脸红了一下，板着脸不再吭声了。

上得二楼，眼前顿时豁亮，偌大的厅堂用绿纱屏风隔成了几十个小间，可见人影绰绰，可闻高谈阔论，却又互不相干，倒也是别有一番意味。苏秦多有游历，自然知晓其中门径，瞄得一眼道：“就在临窗处。”侍女立即嫣然一笑，对一个飘过来的长裙侍女道：“先生要临窗坐席。”说完深深一礼，飘然去了。

长裙仙子一身轻纱，雪白的脖颈上拖一抹曳地的红绫，长发乌云般垂在肩头，浑身散发着醉人的香气。“阿嚏！”荆燕不禁打了个响亮的喷嚏，口水立即星溅到仙子裸露的脖颈胳臂上。仙子一面咯咯咯笑着，一面轻柔利落地将手心一方白巾捂在了荆燕鼻头上。荆燕大急，顺手一推，仙子娇笑一声跌倒在地。荆燕却弯腰顿足，“阿嚏阿嚏”地连连打起了更猛烈的喷嚏。仙子旋跌旋起，几乎是起舞一般，

又咯咯笑着飘过来扶荆燕。荆燕躲避不及，大吼一声：“给我滚！”

仙子顿时脸色发青，嘤嘤抽泣着跪在地上：“小女得罪，敢请客官惩罚。”

“这这这，这是甚路数？起来起来，我又没……”荆燕大急，手足无措。

苏秦忍俊不禁，哈哈大笑道：“起来吧，我等小国寡民，没经过这阵势也。”

“多谢先生了。”仙子破涕为笑，“先生这厢请了。”再也不往荆燕身边靠了。

临窗确是雅座，既看得大梁街景，使荆燕一饱眼福，又听得清全场议论之声，使苏秦大可静心品评。落座之后苏秦道：“两鼎逢泽鹿，一坛赵酒，半坛兰陵酒。你不用在此侍候，我等自饮。”那个仙子脸上笑着口中应着，飘飘去了。荆燕气狠狠地嘟哝了一句：“鸟！气死布衣也。”苏秦笑道：“兄弟忍住了，大梁风华奢靡，原非燕国可比。”

荆燕也“哧”地笑了：“大哥，你说这等国家，富得流油，还能打仗么？”苏秦笑道：“能否打仗，不在穷富，秦国不富么？”正在说话间，一队浓施粉黛的仙子飘了过来，一阵莺声燕语，摆好了鹿鼎，斟好了酒爵，又带着一片香风飘去了。

荆燕耸耸鼻头，眉头大皱，回头正要猛打喷嚏，却生生顿住，霍然起身：“大哥，别动。”话音落点，荆燕站到了屏风入口，一柄短剑已经赫然在手。

苏秦没有觉察到如何异常，惊讶莫名，却知道荆燕有“神獒”之称，眼力听力与嗅觉远超常人，便也坐着没有动。荆燕回头低声道：“像是公子赵胜声音，好像在找你。”

“赵胜？他如何找到这里？有了意外么？”偌大厅堂人声哄嗡，苏秦甚也没有听见，但他相信荆燕绝不会听错，略一思忖道，“找赵胜过来，大事要紧。”“嘘——他来了。奇怪，两个人。”

这时，苏秦已经隐隐听见侍女与赵胜的对话声，似乎说那个先生不让侍候……只要是赵胜，不管他带来了何人，都已经不用担心，苏秦起身离座，准备与赵胜回去。

“先生，有个客官请见。”一个仙子飘进来柔声禀报。

苏秦一怔，惊讶这少年公子如何懂得这般古礼？思忖间也依礼高声作答：“苏秦扫庭以候，公子请了。”绿纱屏风外影影绰绰，可见赵胜拱手道：“在下带来一位高朋，同来拜会先生。”苏秦不禁笑道：“公子尽管进来。”

只听赵胜一阵笑声，走了进来道：“先生莫怪罪我，是我这姐丈哥非说甚‘宾座如宅，礼同拜会’。你看，先生不是拘泥之人吧。”一通爆豆儿般快语，苏秦荆燕都笑了起来。赵胜却恍然道：“看看，还没中介。先生，这位是公子魏无忌，我的未来姐丈。这位先生是武安君苏秦。那位，是将军荆燕。”

赵胜身后站着一位红衣青年，端严凝重，气度沉稳，上前来深深一躬：“无忌对先生心慕已久，今日得见，不胜荣幸。”转身又一拱，“无忌见过副使。”

早已在二人进门时，苏秦便留意到了这位公子，同是及冠青年，他与赵胜站在一起，显然有一种赵胜所缺乏的沉稳厚重，先就有了好感，及至听赵胜说，这位公子要在如此场合以古礼拜见自己，便觉此人不同流俗，庄重地一躬到底道：“苏秦幸会公子。”

赵胜低声道：“先生，换个地方说话，事情或有转机。”

“好。”苏秦精神顿时一振。这时只见一位素装长裙的美丽女子走到了屏风外面：“请诸位跟我来。”说着将绿纱屏风顺势一推，面前出现了一条幽静的小径，走得三五丈便到尽头。素装女子又一拧墙上一个凸出的小木轮，便见墙面像大门一样打开，里面隆隆吊下一个巨大的铜筐。素装女子先请四人进筐，然后她自己也走了进来，摇摇筐边一条细绳，隐约听见高处“丁零”一声，铜筐徐徐升起，外面的墙面也徐徐合拢，片刻之间，铜筐便停了下来。素装女子一摁墙边机关，墙面又像门一般打开，女子对魏无忌笑道：“公子，这厢请，我已经安置妥当了。”

“好，你领道，先生请。”魏无忌对苏秦拱手一礼，坚执请苏秦先行。

苏秦一行跟着女子走过一条铺着大红地毡的长廊，便觉眼前骤然一黑……仔细一看，竟来到了满天繁星的露天楼顶。说是露天，四面却是半人高的厚厚板壁，唯独头顶露出了一片碧空。夜风习习，满城灯火尽收眼底，河汉灿烂如在身边，仿佛置身于一艘大船，漂在无边天河之中，说不出的开阔惬意。

“有此等佳境，果见公子品位高雅。”苏秦不禁由衷赞叹。

“好地方！不憋气！”荆燕高兴拍掌，连连深呼吸几番，“那味儿实在难受。”

赵胜笑道：“先生不知，我这预备姐丈是通天彻地，中原鹿这机密，魏王都不知道也。”

“又信口开河。”魏无忌笑道，“先生，此处总执事，曾经是我之门客，如此而已。”

这时，那个素装女子走了过来道：“公子，收拾妥当，敢请入席。”

魏无忌作请，苏秦跟着女子来到楼顶唯一的宽敞隔间内。此时正逢下旬，半个月亮刚刚爬上城楼，可见隔间内的四张长案上已经是酒菜齐备。素装女子为每案斟了一爵，对魏无忌作了一礼道：“公子不要侍奉，我便去了，若有急需，摇铃。”魏无忌笑道：“好了，你去，莫教任何人上来。”女子答应一声，轻柔地飘走了。

四人落座，月光下相互朦胧，别有一番韵味。魏无忌举爵笑道：“勉为东道，且先为先生洗尘。来，干了此爵。”一饮而尽。

苏秦正要说自己不能饮烈酒，及至举爵，一股熟悉的兰陵酒香扑鼻而来，不禁对这位公子的细致周到大是感慨，一声“多谢”，也举爵一饮而尽。

赵胜先开了口：“先生，我也是在大厅找见公子的。我与他正在理论，他却听得外边声气不对，说是像燕国武士打喷嚏。我出来一瞄，果然是先生的背影。他思忖一番，方才决断在这里拜会先生。”

魏无忌作礼道：“唐突冒昧，尚请先生恕罪。”

苏秦对赵胜说法感到惊奇，爽朗笑道：“无妨无妨，人生何处不相逢也。”

荆燕恍然大悟：“敢问公子，燕国武士的喷嚏不一样么？”

魏无忌微微一笑道：“听赵胜说，无忌只是觉得连打喷嚏，很不寻常罢了。”

荆燕大笑，上气不接下气道：“那，那味儿，香得，刺鼻……”

赵胜惊讶道：“荆兄啊，听人说，只有狗不喜欢闻这种香气，你也受不了么？”

苏秦忍不住“噗”地喷出了一口酒：“公子好眼力。荆燕被军中称为‘神獒’，不知道吧。”魏无忌与赵胜哄然大笑，赵胜连连打拱道：“得罪得罪。”

荆燕却大惑不解：“狗也不喜欢？难怪也。”

三人更加乐不可支，前仰后合大笑起来。

良久平息，赵胜向魏无忌努努嘴：“该你东道唱了。”魏无忌慨然一叹道：“先生有所不知，赵国赞同合纵后，我对大父魏王讲说了此事。可大父王不置可否。念起先生终将前来，必能说服大父王，无忌也没有再作纠缠。不想大父王明知先生已经从韩国出发来大梁，却到逢泽去狩猎，当真令人汗颜。”

默然有顷，苏秦道：“大梁朝局，可有微妙处？”“今非昔比。”魏无忌脸色沉重，“自从魏国迁都大梁，朝野风气大变。魏国恰似泄气之鼓风皮囊，又好似霜打之秋草，一日一日地瘪了，一日一日地干了。大父也老了，雄心不再，除了狩猎，便是和老孟子谈天说地。权臣们也都是花天酒地，没有一个庞涓那般的强硬人物出来说话。连韩国都抖起了精神，魏国却如此沉迷，无忌当真是欲哭无泪也。”

赵胜愤愤道：“先生不知，公子小辈，上有老祖父压着，下有太子父亲挡着，公子虽有主见，诸多朝臣也拥戴公子，老魏王却是优柔寡断，任何大事都是拿捏不住。”

“胜弟休得乱说。”魏无忌打断了赵胜，显然不想涉及朝局。

苏秦明白此中奥秘，却也不能理会，只是喟然一叹道：“魏王当政四十余年，岂能不知秦国威胁？但能见得魏王，苏秦必使他决断合

纵。”

魏无忌眼中骤然生光：“先生有此心志，无忌当全力促成。”

“如何做法？”赵胜紧紧追问。

“我陪先生直赴逢泽，可保先生见得大父。”

“何时可行？”赵胜目光炯炯。

“明日寅时出发，午后可赶到逢泽行营。”

“如此，苏秦谢过无忌公子。”苏秦站起来肃然一躬。

逢泽依然壮美如昔，所不同的是，湖畔山麓多了一道长长的城墙，城墙中有了一片巍峨的宫殿。这是迁都大梁后，丞相公子卬为魏惠王修建的狩猎行宫。可魏惠王说这里阴冷，住了一次后再也不来了。后来每次来逢泽狩猎，魏惠王都坚持住在行辕大军帐里，说帐篷里暖和舒适。这次也一样，逢泽北岸的山凹地带，便成了辕门行营的驻扎地。这里避风向阳，在秋天是不可多得的小阳春之地。

站在山腰望湖台上已经两个时辰了，遥望着茫茫逢泽，魏惠王也弄不清自己究竟想了些什么？总归是有些伤感，不想离开这渺茫的大湖。四十多年前，魏罃还是刚刚加冠踌躇满志的英俊公子，夺太子、平内乱、首称王、大战天下，一举成为战国盟主。那时，魏国是中天的太阳，没有一个国家不在她的煌煌光焰下诚惶诚恐。那时，安邑比大梁可是小多了，但是，魏惠王所有的骄傲却都是在小小安邑获得的，所有的梦想，也都是在安邑实现的。倏忽二十三年，他做了多少事情？魏国领土在那二十多年几乎扩大了两倍，三十万铁骑威震天下，几乎就要灭了秦、赵、韩三国……可世事偏偏无常，不知不觉间魏国就萎缩了，他也老了。又是倏忽二十来年，河西千里全部丢了，离石要塞丢了，崤山西大门丢了，上党北大门丢了，巨野东大门也丢

了，魏国又回到老祖父魏文侯时代的老疆域了。魏罃已经六十多岁，是满头霜雪的老人了。他平心静气地想了许久，还是觉得自己没有铸过何等大错，一切都是天意——上天兴我我则兴，上天亡我我则亡，岂有他哉?

自从惠施做了外事丞相，魏惠王对阴阳五行说有了兴趣，常常通宵达旦地与惠施商讨。他说大梁风水不佳，累了国运，要惠施用阴阳学说多方论证，好再次迁都。然也奇怪，惠施虽说在论辩术之外酷爱阴阳说，却偏偏别扭，老是聒噪道：“我王切莫热衷此道，强兵富国于阴阳五行，臣未尝闻也！”每每扫兴，魏惠王只有邀请老孟子到大梁盘桓，终日说叨些远古奇闻与小国寡民井田制，无奈老孟子雄心犹在，总是劝他“力行仁政，廓清天下”。魏惠王觉得老孟子迂阔可爱，便老是打哈哈。老孟子总埋怨说“王顾左右而言他”。魏惠王更是哈哈大笑一通了事。老孟子一生清高，自也耐不得性子，终究是拂袖去了。

于是，魏惠王到逢泽行猎，也没有心情邀惠施同来，只有孤独地消磨这长长的时光。要说也不是没有朝臣可见，没有国事可议。然魏惠王历来有“大王之风”，最烦大臣拿琐碎细务来纠缠他，也最厌烦与大臣商讨具体政务。除了任免丞相、征伐敌国，魏惠王以为其他所有事情都该是臣下“依法度办理”。

六国使者们常常说：“天下之大，魏国做官最轻松，权大事少俸禄高。”

魏国官员们却每每愁眉苦脸地说：“魏国做官最烦恼，做不得事，立不得功，替人代罪做牺牲。”

魏惠王也听到了这些话，每次都是哈哈大笑了事，身为王者，岂能没有包容四海的胸怀？不管朝野如何风吹草动，他依旧只见丞相，只说大事，剩下的时日宁可自己消磨。女人玩腻了，狩猎过去了，便对着烟波浩渺的大湖发发呆。

“禀报大王，公子无忌请见。”老内侍声音很轻很柔。

“无忌？他来何事啊？”

“公子说，给大王举荐一个清谈名士。”

魏惠王笑了：“孙儿有心啊，知道找个人陪大父说话。好，宣他来。”

片刻间，魏惠王看见少孙带着两个人上了山阶。站了半日，魏惠王自觉疲惫，斜躺在竹榻上闭目养神，准备享受难得的清谈乐趣。

“无忌拜见大父。大父康健。”

魏惠王睁开眼睛笑道：“无忌啊，起来，难得你记挂大父，回头赐你大珠一颗。”

“谢过大父。”魏无忌站了起来，“大父，这位是赵国公子胜，屡次请求一睹大父威仪，无忌斗胆带了他来。

” 魏惠王笑着：“公子胜？是我孙儿的那位内弟么？一表人才，好！”

“赵胜参见王大父。王大父威仪皇皇，如中天之日，赵胜不胜荣幸。”赵胜本来玲珑聪敏，一通颂词清亮悦耳，说得顺溜之极。魏惠王大乐：“起来起来，赐座。赵语后辈若此，大福也。”

“大父，这位是洛阳名士苏秦。”

“苏秦参见魏王——”

“苏秦？苏秦？”魏惠王思忖片刻，恍然笑道，“无忌啊，你对大父说过这位先生，好像是？噢，对了，合纵。”魏惠王竟从榻上站了起

来，虚手相扶道，“大魏国求贤若渴，这无忌竟将先生做清谈名士待之，岂有此理？先生请入座。”说完，魏惠王自己也在竹榻上坐了起来，以示敬贤之道。老内侍连忙走过去，给老王推过来一个高大的兽皮靠背，让老魏王舒适地靠坐着。

苏秦听说过许多老魏王的传闻，知道此王素有“敬贤不用贤”的名声。天下许多大名士都与魏惠王有亲密过从，最著名者如孟子、慎到、邹衍、孙膑、许行等，但都是礼遇优厚而一一离去。至于商鞅、犀首、张仪等曾经被荐举或撞到魏惠王面前而离去的名士，还不在其“敬贤”之内。不管途径如何，只要一个名士能到魏惠王面前，这位大王都会很耐心地听你说话，如果说辞与国事无关，这位大王则更是虚心求教兴致盎然。尽管如此，这样的机会对于苏秦仍然只有一次，而且不能失败。

“苏子远来，何以教我？”魏惠王颇为郑重地开始了敬贤之道。

“苏秦无才，只想给魏王说个故事，聊作笑谈。”

“噢？先生能说故事？好！听听了。”魏惠王脸色顿时舒展。

苏秦微微一笑：“苏秦生于村野，能知兽语。当日居破旧田屋夜读，曾经听到一场田鼠论战，大是奇特，至今不能忘怀。”

“如何如何？田鼠论战？”魏惠王哈哈大笑，“奇！先生好本事，快说来听听。”

“天旱饥荒，田中无粮，田鼠们大诉其苦，一致要搬迁到人家去谋生。一只老硕鼠慷慨唏嘘：‘我辈原是家鼠，吃不愁，喝不愁，子孙繁衍不愁，五十三鼠居于一大户之家，何等悠游自在？’此言一出，群鼠大哗，纷纷责问老硕鼠：‘为何搬家，使我辈流落荒野？’

老硕鼠答曰：‘不是我辈愿意搬家，而是来了一只黑猫。’群鼠愤愤然：‘一只黑猫算甚？我辈不是咬死过三只黑猫么？’老硕鼠叹息一声：‘那时我辈也是这样想了，说定黑猫一出来，我辈便四面拥上，纵然被那厮咬死几只，也要撕碎了那黑物！刚刚说定，黑猫便吼叫着猛蹿了出来。我鼠辈却是争相四散逃命。黑猫抓住了一只逃得慢的，便细细吃了……如此反复，两个月后，鼠辈只剩下老奶奶我一个了。那日我正在伤心，黑猫又猛蹿出来。老奶奶我也没想活，与黑猫拼命厮咬！半个时辰，我浑身是血，还是与黑猫纠缠。不想黑猫突然吱吱尖笑说：‘今日一个拼命，何如当初一齐拼命？若一齐拼命，我猫大人岂不呜呼？’老奶奶我咬牙切齿地发誓：‘若得逃出，定要让鼠辈一齐拼命，咬死尔等猫类！’黑猫尖笑说：‘鼠辈尔尔，还能一齐拼命？放你出去，看鼠辈如何变法？’如今，孙孙们要回人家，先好好想想，敢不敢同心拼命？一席话毕，鼠辈们竟无一吱声，那只老硕鼠呜呜哭了……”

听着听着，魏惠王皱起了眉头，不禁摇头道：“此等故事，大有意味。”

“敢问魏王，方今天下可有一只大黑猫？”苏秦依旧轻松地微笑着。

魏惠王眯起了一双老眼，思忖沉默片刻，悠然笑道：“先生所言，也有道理。无忌向我说起过此事，当初也没想到，燕国这个老蔫儿竟出了一回彩。先生若能第一个来大梁，由我大魏动议合纵，那是何等力道？如今么，既然燕赵韩三国都合力了，老夫也乐观其成吧。我大魏不惧秦国，然毕竟做过山东盟主，不能撇下盟邦也。”他说得一派真诚，赵胜却只是想笑不敢笑地使劲儿努着嘴巴。魏惠王突然一拍竹榻道：“本王决断，依赵国例：拜先生为上卿，派公子无忌做魏国特使，随同先生促成合纵！”

“谢过魏王——”苏秦心中大石落地，立即以臣子身份行了大礼。

“无忌谨遵大父之命！”魏无忌显然也很兴奋。

“赵胜代主父谢过魏王！”这位公子终于笑出了声。

魏惠王摆摆手，慢悠悠道：“且慢。此等大事毋得急躁。若办不下来，本王出面收拾，毕竟，我这老盟主比你等有数。上卿以为然否？”

苏秦憋住笑意拱手正色道：“我王洞察深远，臣自当遵命。”

魏惠王高兴地呵呵笑了：“苏卿果然干练。来人，赏赐上卿府邸一座、全套出行仪仗、三百名铁骑护卫，恩加一辆镶珠王车，以壮苏卿行色。”

苏秦虽然久闻魏惠王出手豪阔不吝赏赐，但还是为这瞬间重赏惊讶了。燕文公、赵肃侯、韩宣惠王都是常规处置——未曾实建功效，君封止于仪仗。而据苏秦观察，在他的“捧辞”之前，魏惠王是决然没有想到如此赏赐于他的。一言之喜，便宠爱有加。若一言有失呢？苏秦骤然想起魏国官员们流传的魏王口碑，不禁心中一抖。然则，这种赏赐是决然不能推辞的，苏秦立即深深一躬：“臣谢过我王——我王万岁——”

“好！”魏惠王指着小孙子，“无忌啊，还有你这个赵胜，要听命于上卿，啊！”

“谨遵大父命。”魏无忌恭敬回答。

“遵命。”赵胜笑着作礼。

从望湖台下来，魏无忌在行营官署办理了王命君书并调兵虎符，主张立即回大梁。苏秦欣然赞同，四人策马加鞭，一夜疾行，次日清晨便回到了国宾驿馆。

苏秦在驿馆设了小宴，四人聚酒，商议下一步行程。苏秦慨然举爵：“若无公子襄助，合纵几乎半途而废。为公子大义高风，我敬此一爵！”说罢破例地大饮了一爵赵酒。赵胜与荆燕也是同声相应，大干一爵。魏无忌却慨然一叹道：“今日一行，先生当知我大魏国振兴之难也。”说罢泪光莹然，举爵猛然饮尽。苏秦心知魏无忌所指者何，却也无法附和，轻轻一叹道：“魏有公子，后国之福也。”

赵胜哈哈笑道：“说那些何用？还是魏人不利落，放在赵国，打翻便是。”

魏无忌瞪了赵胜一眼，破颜为笑道：“大事要紧，先生指派，无忌听命。”

苏秦心中舒展，便说了下一个目标去楚国，并大体叙说了快马使者在楚国的联络情势，末了笑道：“如今这合纵特使已经是四国了，千余人马，加上车骑、辎重、仪仗，行止便要统一号令，否则无法合同做事。我意：无忌公子任行军主将，统一调遣；公子胜与荆燕辅之，如何？”

赵胜拍掌笑道：“先生慧眼！我这预姐丈熟谙兵法，人称兵痴，做行军主将最妙不过！”

“胜弟又信口流淌。”魏无忌对苏秦拱手笑道，“无忌只是比他长得两岁，自当为先生分忧。若有不当，先生说破便是，无忌最忌客套虚礼。”

荆燕笑道：“我老燕武士一搭眼，便知公子有能耐，荆燕唯公子马首是瞻。”

苏秦慨然笑道：“不想公子果然知兵，此乃合纵大幸也！天赐公子于我，合纵如何不成？”又与三人举爵同饮良久，方才分头去做上路准

备。

二　南国才俊多猛志

中原结盟的消息迅速传到了楚国，郢都被震动了。

楚威王夜不能寐，在园林中悠悠漫步。秋风吹来，已经是夜凉如水，他却觉得浑身燥热。自他继承王位十年来，楚国经历了一个奇特的转折：扩张与收缩并存，声威与屈辱俱来。四年前一战灭越，楚国完全占据了淮水江水以南的广袤土地，楚国历代君主的第一梦想，便是吞吴灭越，一统华夏泰半。这个梦想，在他手里终于变成了事实，使他得到了“威加江南，振兴大楚”的朝野赞颂。但接踵而来的却是丢失房陵、丧师汉水、被迫迁都，使楚国蒙受了立国以来的最大屈辱。至今，楚威王都说不清楚国在自己这十年当中，究竟是得到的多，还是失去的多？每每扪心自问，他都觉得愧对列祖列宗。芈氏部族立国数百年，大半时间受到中原诸侯的强烈蔑视。北上中原争霸，显示问鼎中原的实力，便成为楚国的第一国策。能否与中原诸侯一争高下，是楚国历代君主的成败标尺，与内政失误、吴越骚扰相比，中原争霸永远都是第一位的。楚庄王数年不鸣，一鸣惊人，就是内政失败却争霸成功从而成为一代英主的。

如今，他虽然灭了越国，但却在中原争霸大业上一败涂地，认真说起来，还是耻辱大于功劳。更何况，灭越之战本来就不是楚国君臣的谋划，而是张仪与田忌的功劳。想起这两个人，楚威王就痛悔不已：一谋之失，一战之败，何至于怒而问罪，将两个天下大才逼得逃出楚国？当时若能善待张仪、田忌，请两个人留在楚国效力，弥补他们对楚国的损失，以两人的名士本色，必能全力谋划以报楚国。有此二人，楚国何至于狼狈若此？可自己当时血气方刚，就是觉得这两人误了他的第二次变法的时机，竟听任昭雎加害于他们，当真是悔之晚矣。

一阵秋风掠过，楚威王猛烈地咳嗽了一阵，雪白的汗巾上咳出了一片血迹。

“禀报我王，左司马屈原求见。”

“屈原……”楚威王粗重地喘息着坐到草地石礅上，“宣进来。”

内侍去了，楚威王却疑惑起来。一个掌管军中政务的司马，在楚国只是个与下大夫相当的官员，若论官职，是没有资格晋见国王的。可这个屈原不一样，他是楚国老世族屈氏的贵胄子弟，职官在他身上便成了并不主要的东西。楚国的世族制一直没有根除，昭、屈、景、黄、项五大部族始终是支撑楚国的根基力量，如果再算上王族芈氏，楚国的权力和财富几乎被这六大部族全部分割。世族子弟在加冠前后的青年时期，在楚国的实际地位并不取决于官职大小，而取决于他在本族内所领封地的大小、继承爵位或被赐爵位的高低。青年贵胄的官职，最多只表示着他是否有了实际功业而已。

这个屈原，是楚国世族中涌现出的一个新锐人物，加冠两年便做了左司马，名满楚国朝野。究其竟，一则屈原是屈氏部族的嫡系长孙，加冠之时立即被赐亚大夫爵位，在族内袭受封地一百里；二则这屈原才华横溢，性格又坦诚热烈，在贵胄子弟中大有人气。所以，青年屈原在郢都早已经是声名鹊起的名士了。

楚威王还记得，第一次见到屈原，是在自己即位的第二年。那次，老臣屈匄陪楚威王巡视云梦泽，带着他十余岁的长孙屈原。那时，楚威王心思沉重，明月初升时便在船头独自徘徊。

“我王思治楚国，便当动手。”一个脆亮的声音从他身后传来。

回头一看，一个英俊少年在月下如玉树临风，不由惊奇道：“子系何人？妄言君心。”

少年拱手回答：“布衣屈原，不敢妄言。”

楚威王恍然，对少年屈原的老成之气颇有兴致：“算我思治楚国，当如何动手？”

少年屈原没有片刻犹豫，高声回答：“效法商鞅，彻底变法！”

楚威王愣怔，不禁笑道：“为何不是效法吴起？吴子可是在楚国第一次变法了。”

“吴起不足效法，商君方为天下楷模。”少年依旧毫不犹豫。

“却是为何？”楚威王第一次听到楚国人说“吴起不足效法”，有些认真了。

“吴起治表不除根，商君治本真变法。”

楚威王当真惊讶了。一个弱冠少年，对国政大事竟有如此明确坚定的看法，真正是志不可量也。他关切地询问了屈原的族脉、年龄、喜好，还谈天说地般考查了一番屈原的学问，结果更是惊讶非常——这个少年对《诗》三百篇，几乎能倒背如流！对天下流传的名家著作如《计然策》、《商君书》、《吴子兵法》等，也是如数家珍。不知不觉地，他和这个少年屈原在船头月下竟整整海阔天空说了一夜。

从那时候起，楚威王有了在楚国进行第二次变法的志向。倏忽八年，诸多梗阻，第二次变法被搁置了起来。渐渐地，屈原也二十多岁了，曾经几次晋见，竟都没有再请命实施变法。他隐隐约约地疑惑惋惜，这个才俊之士是否成名太早，雄心不再了……

“屈原参见我王。”一个英挺的身影已经站到了茅亭外边。

楚威王恍然：“屈原啊，进来吧。”

屈原走进茅亭，见楚威王面色苍白地斜倚在竹榻上，不禁惊讶关切地问道：“我王可是不适？当及早请名医诊治为是。”楚威王略显疲惫地笑了：“略受风寒，咳嗽而已。坐下说。夤夜晋见，有何大事啊？”

屈原坐到了竹榻对面的石礅上：“启禀我王，臣得游骑探报：苏秦率四国特使南下楚国，旬日后将到郢都。”

“晓得了，无非邀我结盟而已。如今天下，盟约最不值价也。”

“我王差矣。此次盟约绝非寻常，它是上天赐予楚国的一个大好时机！”

“噢？此话怎讲？”楚威王淡淡笑了，觉得这个才俊之士又在故作惊人之语。

“臣请我王思之：十年以来，楚国二次变法搁置不行，因由何在？秦国夺我房陵、灭我大军、迫我迁都于淮南小城。多年来，朝野无得片刻安定，岂能谈得上变法？秦国威胁不除，楚国不得安宁。这便是今日大局。此次苏秦合纵中原，其所以已得四国响应，便在此大局已经为天下共识。楚国若得与中原五大战国结盟，非但秦国威胁消除，中原乱象亦可自灭。楚国至少十年安宁，岂非天赐良机？”

楚威王已经霍然坐起：“卿以为合纵有此功效么？”

“臣虽不知合纵具体款约，但据臣远观：苏秦能使三晋与老燕国冰释恩怨纠葛，其中定然对列国有绝大裨益。天下第一利害，无非国家安危，岂有他哉！”

楚威王目光一闪，又陷入了沉默。

屈原一鼓作气道：“我王思之：楚国虽经吴起短暂变法，然世族领地并未触动，老楚国本土民治分割六块；加之东灭吴越，扩地千里，增口两百余万，吴越旧世族又形成新的世族领地；楚国之下，诸侯林立，但凡国家大事，不聚世族首领不能推行；王命不出二百里，政令不能统一。如此陈腐旧制，民不能治，财不能聚，兵不能齐，如何能与强秦抗争？如何能与中原抗争？商鞅变法之前，楚国已是外强中干，勉力与中原保持均势而已。强秦崛起，楚国立成风中之烛。当此之时，深彻变法乃楚国唯一选择，合纵抗秦更是变法之唯一时机。我王若再犹豫，楚国将永远被时势抛弃！”

楚威王坐不住了，站起道：“依卿之见，与世族领主无须商讨？”

“我王明断！”屈原坚定果断，“变法治本，正在根除世族割地，若要商讨，岂非与虎谋皮？楚国诸侯林立，变法大计不能与中原一般大张旗鼓，须得依时而行，另辟蹊径。”

“噢？卿有谋划？快说。”

“臣有一请：敢请我王允准臣密练一支精锐新军，以为变法利器。与此同时，秘密制定新法，秘密网罗吏治人才。明年今日，可以雷霆之势厉行变法。”

“啪”！楚威王拍案而起，却又猛然打住，盯着笑道：“屈原啊，你可是世族贵胄，想过没有，变法大潮一起，屈氏部族也将被

淹没？”屈原粗重地喘息了一声，声音出奇的平静淡漠：“极身无二虑，尽公不顾私。屈原誓做商君第二。”“好！”楚威王拉住屈原的双手，“卿做商君，我安得不做秦孝公？”

“我王有孝公之志，楚国大幸也！”

楚威王哈哈大笑：“来人，上酒！与屈子痛饮一番。”

片刻酒来，楚威王与屈原边饮酒边议论，变法大计便渐渐地明晰起来。楚威王说，应当再有一个才智之士，与屈原共谋大事。屈原荐举了公子黄歇。楚威王大笑道：“正合我意也！”酒过三爵，楚威王宣来出令掌书当场记录，赐封屈原“执圭”(注)爵位，左司马升迁大司马(注)。

明月西沉，屈原方才出宫，打马一鞭，向公子黄歇的府邸而来。

次日清晨，一支马队簇拥着一辆青铜轺车，向淮水北岸疾驰而去。轺车前一面“黄”字大旗迎风招展，轺车伞盖下挺立着一个黧黑精悍的青年，头戴六寸白玉冠，手持三尺吴钩剑，金色斗篷鼓荡飞扬，分外的意气风发。这便是公子黄歇，奉屈原转达的楚王命令：兼程北上，迎接合纵特使。

黄歇并非楚国芈氏王族，但母亲却是楚威王的族妹，虽是外戚，在楚国传统中也算王族成员，也称为“公子”。在楚国贵胄子弟中，青年黄歇是一个才智名士，机变多谋，随和诙谐，极善应酬周旋，在楚国人望极好。说也奇怪，黄歇性情随和，却与奔放热烈的屈原甚是相得，常常竟日盘桓，唱诗和歌，校武论文，情谊甚笃。时日一久，郢都便有了“双子星”一说。楚威王其所以欣然赞同屈原荐举黄歇为助手，共图变法大计，非但因为黄歇是自己的外甥，更重要的是因为屈原与黄歇少年意气相投，能够坦诚共谋且风险共担，对于秘密谋划大事而言，精诚一心胜于智计百出。

楚威王所料不差，当屈原连夜向黄歇转述了秘密谋划后，黄歇二话没说，义无反顾地全力投入。他所承担的第一个使命，便是北渡淮水，迎接苏秦使团南来楚国。

按照列国使节来往的惯例，楚国无须迎出国界。事实上，赵、韩、魏三国也都没有这样做。但屈原力主破例出迎，楚威王思忖一番，也便赞同了。屈原有一个雄心勃勃的谋划：楚国不能仅仅是参与

合纵，而是要借合纵之机，振兴楚国声望，力争成为合纵盟主。此前，楚威王无论如何没作此想，及待屈原剖析了六国情势，方才赞同了这种做法，至于能否如愿，楚威王确实心中无底。毋宁说，他之所以赞同，是想实地检验一下屈原的料事与谋划能力。然则黄歇却是一力赞同，且显得极有成算：“噢呀，六国之中，唯楚国君明臣贤，一片亮色。苏秦何许人也？岂能没有此等眼光？”

对魏楚之间的淮北地带，黄歇极为熟悉，马队沿颍水河谷北上，两日后便走出了楚国北界二百里，却还是不见苏秦车骑踪迹。黄歇不禁大起疑惑，派出飞骑斥候前出探测，半日之后得到回报：苏秦车骑在女阳谷地遭遇神秘奇袭！黄歇大惊，立即催动马队疾驰北上。

这场袭击，来得十分突然，异常神秘。

按照当时的官道，从大梁南下楚国，沿颍水西岸的大道直下是最近便的走法。魏无忌酷爱兵法，对魏国的地理山川自然是熟悉不过。他谋划的南下路线，也是这条大道。四国特使出使楚国，早已经是天下皆知的事情，走捷径小道当然远不如官道来得万全。魏无忌思虑周密，一路之上命斥候游骑前出百里探路，全无丝毫异常。赵胜笑他“太得谨细，淑女出嫁一般”，他也只是一笑了之，丝毫没有放松警觉。谁也想不到，在女阳这样一个平平常常的地方，竟然真的出事了。

颍水西岸有座小城，名字很奇特，叫女阳(注)。据学问之士考究，此乃“缺称”。此城本名“汝阳”，曾经是汝水的河道，小城在汝水之北，依地名惯例便叫了“汝阳”。不知何年，这条汝水断流干涸而改道，民间便呼为“死汝水”，老老实实地将“汝阳”变成了缺“氵”的“女阳”。而今，干涸的河道变成了深深的土山峡谷，几乎与颍水并肩南下。旧河道淤泥肥厚，又无人开垦，两岸与谷中林木参天。颍水官道从女阳开始，自然利用了这段平坦的老河道，从峡谷密林中穿出，百里之后方重新回归颍水西岸。

行至女阳城正当晌午，魏无忌下令在城外扎营歇息，明日黎明开始上路。如此调度，为的是要一个白日走完这段峡谷密林。扎营之后，魏无忌来到苏秦大帐，与苏秦秘密计议了一个时辰，诸事安排妥当方才歇息。

次日黎明，魏无忌下令拔营整装。曙光初露时分，车骑马队已经进入了老河道峡谷。前行开路者，是赵胜率领的三百赵国骑士，断后者是荆燕的两百名燕国武士。魏无忌居中策应，率领魏国五百精锐与自己的一百名门客，亲自护卫苏秦轺车与辎重车队。峡谷中旌旗招展，号角相闻，斥候穿梭，车马辚辚，当真与一支大军无异。天气凉爽，车马只在中途歇得片刻便连续赶路，暮色降临时分，堪堪就要穿出谷口。

突然，一阵凄厉的虎啸猿啼，道中战马纷纷人立嘶鸣。魏无忌大喝一声：“骑士勒马，毋得乱动！”话音未落，便闻隆隆雷声轰鸣，山崖密林中滚下无数巨石，直冲马队中央砸下。与此同时，两边树林中箭如骤雨，带着劲急的啸声齐射中央轺车。刹那之间，魏无忌立刻明白，手中令旗一劈：“两头掩杀！中军后撤！”话未落点，但闻“哐啷咔嚓”一阵巨响，苏秦轺车骤然被砸翻压碎，血溅当场。

只听山崖上一声虎啸，滚石箭雨顿时消失。唯有赵燕马队呼啸追杀的声音响彻河谷。魏无忌却巍然勒马，魏国骑士的方阵也依旧旌旗如林，井然有序。

“鸣金！”魏无忌高声下令。

一阵大锣“镗镗”响，追杀的两支马队迅速回撤。赵胜、荆燕旋风般卷到中央车队前，几乎是异口同声：“先生如何了？”荆燕猛然瞥见那辆被砸得支离破碎的青铜轺车与地上的血迹，大吼一声：“魏无忌！武安君在哪里？说！”燕国两百名死士“刷”地举起长剑，向旌旗林立的魏国马队围了过来。赵胜骤然变色，一时间手足无措。

“将军少安毋躁。”年轻的魏无忌面无表情，“啪啪啪”拍掌三声，身后的一片旌旗分开，一个双手执定一面大旗的红衣骑士沓沓出列。荆燕惊喜地大叫一声：“武安君！”滚鞍下马便扑了过去。“红衣骑士”笑道：“荆燕鲁莽，还不向公子赔礼？”荆燕恍然大悟，走到魏无忌马前扑地拜倒，头在地上直碰得咚咚响。魏无忌连忙下马扶起：“将军赤子之心，我却如何承当？”

赵胜惊讶了：“车中死士是谁？”

苏秦沉重地一叹：“公子门客，天下义士也！”

魏无忌回身对一名书吏吩咐道：“速将舍人尸身收拾妥当，就高冈之上安葬。回得大梁，再为舍人请功定爵。”书吏一声答应，带人去办理了。

苏秦下马肃然拱手：“公子，我去义士墓前祭奠了。”

“先生且慢。”魏无忌横身当道，“古谚云：礼让大义。此时刺客未必退尽，先生当以六国大义为重，岂能亲身涉险？”

“有理！武安君当立即南下！”荆燕急吼吼地嚷道。

“那就别僵在这儿了，武安君，走。”赵胜笑着上前扶住苏秦，要他上马。

苏秦正要上马，却闻峡谷外隆隆马蹄急风暴雨般卷来。魏无忌骤然变色，厉声大喊：“全体上马！丢下辎重，退上北岸山头！魏兵断后！”就在赵燕两支马队拥着苏秦撤进密林，魏无忌的红色铁骑刚刚列成冲锋队形时，谷口马队隆隆涌入，一骑当先飞到，手举一面黄色令旗高喊：“楚国公子黄歇到——对面可是魏无忌公子——”

魏无忌凝神观察，见衣甲旗帜口音的确是楚国马队，走马前出道：“我是魏无忌，黄歇公子何在？”话音落点，对面黄色马队分列，一辆轻便轺车疾驰而出，车中人遥遥拱手高声急迫道：“噢呀，无忌公子，先生安在？”魏无忌拱手笑道：“黄歇公子别来无恙？先生无事。”说罢回身吩咐，“号角。”

一阵悠扬的牛角短号，山头树林的两支马队隆隆下山。魏无忌高声道：“先生，黄歇公子特意迎接你了。”苏秦走马上前道：“多谢公子了。”黄歇惊讶地对着苏秦上下打量着，恍然大笑道：“噢呀，先生瞒天过海，好高明也！”苏秦笑道：“此乃无忌公子谋划，在下也是恭敬不如从命。这位是赵国公子胜，这位是燕国将军荆燕。”三人相互见礼，略事寒暄，魏无忌便问：“前路如何？”黄歇笑道：“噢呀，楚国境内，跟我走便是了。”说着对魏无忌一拱，“末将请命，楚军做先锋。”魏无忌笑道：“岂敢言命？到得楚国，自当客随主便了。”黄歇大笑道：“噢呀，还是魏公子爽快。好，楚军开路！”

一阵号角，五色马队辚辚上路。黄歇来时已经安排好了沿途驿站的迎送事宜，军食、马料、宿营等几乎没有任何耽搁，三天行程，便到了郢都郊野。

时当午后，秋阳西沉，遥望十里长亭下旌旗招展，隐隐的钟鼓大作。苏秦游说合纵已经四国，这是第一次遇到郊迎大礼。战国之世礼仪大大简化，这种带有古风的郊迎礼仪已经很少了，且黄歇已经出迎数百里，还用隆重的郊迎么？

正在疑惑，苏秦见一辆青铜轺车迎面而来，六尺伞盖下站立一人，大红斗篷，白玉高冠，身穿软甲，腰悬吴钩，一副大胡须飘拂胸前，威猛潇洒尽在其身。苏秦虽然目力不济，却也看得清爽，不禁高声赞叹道：“江东子弟多有才俊，好个人物也！”

黄歇哈哈大笑：“噢呀，武安君好眼力也！这是楚国大司马屈原。屈兄，这是武安君，正在夸赞你。”轺车堪堪停稳，屈原肃然拱手作礼道：“屈原见过武安君，见过两位公子。”

苏秦三人一齐还礼，相互致意。屈原恭敬下车，扶苏秦上了自己轺车，然后跳上驭手座位，亲自为苏秦驾车居中前行。魏无忌周到细致，早命随行司马带开辎重车队，整肃仪仗队形，大张四国旌旗，随后沓沓跟进。对面郊亭下已是乐声大起，庄重悠扬而又委婉动听。与黄歇并马的魏无忌笑问：“这是《颂》、《雅》、《风》么？”黄歇笑着摇头：“噢呀，屈原兄是乐道大师，肯定是他选的乐曲了。这是楚乐，不入《诗》，稍待问他便了。”

到得亭下，宴席已经摆好，苏秦居中首座，屈原对面主位相陪，魏无忌、黄歇、赵胜、荆燕四案分列两厢。黄歇笑道：“噢呀，这云梦银鱼、兰陵老酒，都是楚人口味，不知先生用得惯否？”赵胜兴致勃勃道：“算你蒙对了，先生不饮我赵酒，历来只饮兰陵酒。银鱼嘛，天下美味，多多益善。”黄歇哈哈大笑道：“噢呀，这可是屈原兄蒙的，与我不相干了。”

一片笑声中，屈原起身举爵道：“武安君身负天下兴亡，历经艰险，兼程南来。屈原与公子黄歇奉我王之命，专程迎候。今日郊宴，特为先生并诸位洗尘。来，我与公子，先敬先生并诸位一爵。”说罢，与已经站起的黄歇一饮而尽。

苏秦也举爵起身：“多谢大司马、黄歇公子，我等为楚国振兴，干此一爵！”“为楚国振兴，干！”魏无忌三人同声响应，一饮而尽。屈原笑道：“先生与诸位远道而来，先请一睹楚乐楚舞如何？”

“噢呀，这可是屈原兄亲写的歌儿了。”

苏秦很想见识屈原的才华，自是欣然赞同。魏无忌、赵胜原是洒脱不羁的贵公子，听说屈原亲自写歌，更是齐声叫好，只有荆燕微笑静观。屈原谦逊地笑笑：“此歌乃越人歌，不入《诗》，我略改几句罢了，先生诸位听个新鲜而已。”说罢，向亭外乐师班头一挥手。

但听庞大的编钟阵形中飘出旷远的乐声，亭下瞬间便是亘古无人的幽幽山谷。八名身着粗朴短裙的半裸山姑，在旷远的乐曲中飘了出来，舞了起来，一名同样是山姑装扮的女歌师婉转明亮地唱了起来：

今日何日兮得遇君子共一舟明日何日兮愿偕君子四海游山有木兮木有枝心思君兮君不知君不知兮愁煞我魂魄绕君兮到白头到白头兮何所求江水沧沧兮相知悠悠……

随着一声响遏行云的高腔，满场静寂，余音犹自绕梁，久久不散。“好！”苏秦情不自禁地高声赞叹，“朴实无华，情深意切，真正庶民心声。”魏无忌长嘘一声，仿佛刚刚从沉醉中醒来，恍然惊讶道：“素闻楚风雄健粗犷，山气甚重，如何竟有如此本色动人之曲？”

“对呀对呀。”赵胜迫不及待，“这首歌儿唱得人心里酸楚，却又美得人心醉。看看，荆燕兄都抹眼泪了。”

屈原爽朗大笑道：“楚地数千里，隔山隔水不通言语，风习民歌岂能一律？方才乃楚地越歌，柔韧绵长天下无双。楚歌更有《射日舞》，高颂九头鸟之凶猛；《山鬼舞》，颂英灵魂魄生生不息。此等尽皆刚猛无匹，改日再请先生并诸位观赏了。”

苏秦意味深长地一叹：“大司马所言无差，楚国山川广袤，壑谷深邃，一朝振作，承担天下重担者，舍楚其谁也！”屈原目光炯炯地看着苏秦：“楚国振作，也许便在今朝。郊宴之后，敢请先生到我府一叙，屈原尚有请教处。”“大司马言请，苏秦自当从命。”

郊宴礼罢，已是暮霭沉沉。苏秦一行住进驿馆，随行的四国马队在驿馆外空地扎营。一切安排妥当，屈原已经派车马卫士来请。苏秦邀魏无忌、赵胜同往，二人一齐推却，魏无忌笑道："盟约确定后我等自当拜望屈原、黄歇。今日先生初谈，涉及楚国利害，微妙处甚多，我等回避为宜。"苏秦见二人心中清白，释然一笑，也不多说，自带着荆燕去了。

屈原虽做了大司马，却依然住在自己原先的宅第。楚国原是地广人稀，郢都又是新迁都城，城墙圈地甚广，官署民居却是疏疏落落，使人觉得空旷寂凉，远不能与中原大都的繁华锦绣相比。屈原的府邸，是一所庭院宽敞房屋却很少的园林式府邸。说是园林，其实也就是一大片草地、几片小树林、一片小湖泊，粗简之象绝不能与洛阳、大梁、咸阳、临淄的精致庭院相比。只是那草地树林中的几座茅屋，却是实实在在的别有情致，看得苏秦啧啧赞叹。

黄歇笑道："噢呀，屈原兄特立独行，不爱广厦楼台，却偏爱这草庐茅屋。"

屈原也笑了："你倒是楼台广厦，湖光山色，却偏偏爱到我这野人居来。"

苏秦慨然一叹："占地百余亩，草庐三重茅，纵然隐居，亦非大贵而不能。天下多有贫寒布衣，几人能得此茅屋一住？"

黄歇顿显尴尬，黧黑的脸膛变得紫红："噢呀噢呀，此话怎说？

原是小事一桩，先生却当真了也！"

屈原却对苏秦深深一躬："先生济世情怀，令屈原汗颜。"

苏秦心下赞叹，连忙拱手一礼道："苏秦唐突，敢请屈子见谅。"

“噢呀，这是么子一出？请请请，先生请进了。”黄歇呵呵笑着扶苏秦走进了正中茅屋。

茅屋厅堂宽大，六盏风灯照得屋中通亮。屈原拍拍掌，三名侍女轻盈地进来摆置茶具。鼎炉、木盘、陶壶、陶碗，片刻间在四张红木大案上安放整齐。屈原笑道：“先生雅士，今夜我等以茶代酒如何？”

苏秦本不嗜酒，自是欣然赞同。黄歇却笑着摆手：“噢呀，你的茶太苦，我却要淡些，茶醉可不好受也。”屈原大笑道：“何等时刻，能教你醉么？今夜四炉，均是淡茶温饮，如何？”

“淡茶温饮。”苏秦点头微笑，“屈子为清谈定调，当真妙喻也。”

黄歇揶揄笑道：“噢呀，屈原兄竟也学会了清谈？啧啧啧，奇闻一桩了。”

屈原大笑：“知我者，黄兄也。得罪处，尚请先生包涵。”

一直没有说话的荆燕看看左右煮茶的四个侍女，又看看屈原：“大司马，是否该屏退左右？”屈原挥挥手：“先生将军放心便是，这几个侍女都是哑女，不妨事。”

“哑女？”苏秦脸色顿时阴暗下来。楚国的奴隶制远远没有铲除，难道这个屈原，竟也在这美丽的茅屋园林中蓄养奴隶不成？一想到制作哑奴，苏秦的心一阵剧烈的颤抖，身上骤然生出了鸡皮疙瘩。只有那些精明可人的少男少女，才配被主人选定为哑奴坯子；被选定的少男少女，要被强迫吞下大小不等的烧红的木炭块，将咽喉发声部位全部烧死；而后再天天服药，使咽喉恢复吞咽功能；再由专门的歌舞师训练他们如何用身体动作表达各种意思。许多主人制作出哑奴，并不是自己使用，而是用来行贿或换取更多的黄金地产。苏秦在洛阳时，一个老内侍曾经带他看过一次王室尚坊制作哑奴，当那个美丽少女发

出一声惨绝人寰的叫声时，苏秦当场就昏了过去……至今，苏秦依然不能忘怀那毛骨悚然的情景。屈原若有如此阴鸷癖好，如何能与之共谋大计?

看看苏秦神色惊愕，黄歇哈哈大笑道：“噢呀噢呀，屈原兄这是从何说起？先生听我说了：这四个哑女，都是屈原兄在奴人黑市上强买回来的。为此，屈原兄还杀了一个族长，只差被削爵。买回哑女，屈原兄请来乐舞大师教她们舞技，还教她们识文断字，对她们就像亲妹妹一般。昭雎丞相几次要重金买这几个哑女，屈原兄坚执不给。他啊，要将这几个哑女送到太庙做乐舞女官。可这几个女子啊，宁肯饿死，就是不离开屈兄……”说到后面，黄歇唏嘘不止了。

四个煮茶哑女一起回头，殷殷地望着苏秦，那种热烈的首肯是不言而喻的。

苏秦怦然心动，肃然拱手道：“屈子情怀，博大高远，苏秦多有得罪。”

屈原泪光闪烁，慨然一叹：“苏子何出此言？以此罪屈原者，大义高风也。只是我楚人苦难良多，国弱民困，屈原不能救苍生于万一，此心何堪也！”

骤然之间，苏秦觉得自己遇到了一个难得的奇才。此人才华横溢，品格高洁，胸襟博大，志向高远，更有激情勃发，当真是楚国的中流砥柱。有此人在楚国当政，六国合纵便坚如磐石，强秦的光焰便会迅速黯淡。心念及此，慨然拍案道：“屈子谋国救世，为天下立格，苏秦愿与屈子携手并进，挽狂澜于既倒。”

“好！”屈原慷慨激昂，“壮士同心，其利断金。屈原愿追随苏子，虽九死而无悔！”

“噢呀，苦茶一盏，明月作证啦。”黄歇不失时机地笑吟吟站起。三人陶碗相碰，汩汩饮下了一碗碧绿的茶水。黄歇笑道：“噢呀，我看还是说说正题，六国合纵，谈何容易啦？”

“各为国谋，公心自当本色。两位有话明说便是，苏秦不会客套。”

“敢问苏子，六国合纵，相互间恩怨如何了却？”屈原立即正色发问。

此一问正在要害。苏秦游说合纵的真正难处，也正在这里。秦国的威胁，目下已经不难为各国承认，结盟抗秦也不难为各国接受，因为这是唯一可行的最好选择，各国君臣都不是白痴。可是，中原战国一百多年来相互攻伐，恩怨纠葛实在太深了。谁和谁都曾经做过盟友，谁和谁都曾经有过血海深仇。合纵是一种协同抗敌，最需要的自然是相互信任。可是，有这一百多年甚至三四百年的恩怨纠葛缠夹在中间，说不清道不明，信任从何谈起？而没有起码的信任，合纵又从何谈起？燕、赵、韩、魏四国其所以赞同合纵，也都是从强秦威胁与自身稳定出发的，但四国君主权臣都曾经撂下一句话：“该说的话，到时还是要说的。”

显然，这“该说的话”不是别的，就是想讨回令自己心疼的某些城堡土地，尽量使本国得到一个公道。每个国家都如此坚持，岂非又成了一锅粥？除了燕、韩两国，其余的魏、楚、齐、赵四国实力大体相当，纠缠起来肯定是互不相让，如果事先不能有一个成算在胸的斡旋方略，而只是一味回避，合纵必将付诸东流。

屈原能提出这个问题，意味着楚国君臣很清醒其中利害。那齐国呢？齐威王更是一世威风，人称战国英主，又岂能不提到这个要害？看来，这个棘手的问题已经摆到案头上来了。苏秦自然有自己的方

略，可是，他不能贸然拿出。“屈子洞察要害，苏秦敢问：以屈子之意，如何处置方为妥当？”

“噢呀先生，如何皮球又踢了回来？”

“屈子有问，必有所思。苏秦实无定策，尚望屈子不吝赐教。”解释中苏秦又一次请教。

苏秦虚怀若谷，屈原倒是不好再坚执其辞，沉默有顷，屈原缓缓道：“为合纵计，此事不宜不管，又不宜清算，当有一个适当的处置，使列国都能接受，苏子以为然否？”

苏秦点头：“敢请屈子说下去。”

屈原微笑着摇摇头：“言尽于此，方略还得苏子厘定。”

苏秦略感意外。他原以为屈原激情坦率，定会顺着话题一吐为快，却不料屈原突然打住。当然，方略由苏秦提出，楚国便有见机回旋的余地，而如果由屈原提出，则楚国事实上就变成了一种事先承诺。但屈原又有基本思路，至少表示了楚国不会坚持清算，不会斤斤计较。从这等适可而止的应对来看，屈原绝不仅仅是个激情满怀的诗家，而且是一个练达老到的无双国士。面对如此人物，雕虫小技只能适得其反，最好的办法是以真诚对真诚，心换心地磋商出可行之策。想到此间，苏秦一拱手道：“不敢说厘定。苏秦的谋划与屈子一辙：不宜回避，不宜清算。大计是：秦国东出之前的旧账，一概不提；秦国东出三年多来，中原六国间的争夺，一律返回原状。”

“噢呀，也就是说，六国间只清结这三年以来的土地、城池？”

“正是。公子以为如何？”

“噢呀……那小小几座城池不打紧。这几年倒是宋国、中山国占了诸多便宜了。”

屈原静心思忖，“啪”地一拍长案：“好方略！合纵目标，在于抗秦。秦祸之前，一概不究。秦祸之后，争夺作废。如此一来，六国恩怨消解，唯余对秦仇恨，妙！”

“噢呀，赵失晋阳，魏失崤山，韩失宜阳，楚失房陵，大仇尽在

秦国！”黄歇兴奋间却又突然沉吟，“唯有齐燕两国未被虎狼撕咬了，他等……”

苏秦笑道：“公子毋忧，对齐、燕两国，苏秦自有主张，必使两国铁心合纵。倒是楚国，三年来失地最多，夺得淮北几县又须得退还韩、魏，楚王能否接受？”

屈原沉默良久，喟然一叹道：“楚国之难，不在我王。先生明日自知。”

三人又商讨了一些细节，一路说来，不知不觉已是四更。秋霜晨雾轻纱般悠悠笼罩了树林、茅屋、草地，苏秦回到驿馆，已经是雄鸡高唱了。

辰时日上三竿，郢都王宫的大殿里聚满了楚国权臣。

楚威王听了屈原的详情禀报，觉得已经没有必要再单独会见苏秦，便下书召集了这次朝会，教苏秦直接面对楚国的贵胄权臣说话。邦交大事每每关系国家安危，没有柱石阶层的认同，国王也是孤掌难鸣。尤其是楚国，芈氏王族虽然势力最大，但对于整个吞并吴越后的大楚国来说，依然是小小一部分而已。那广袤的土地、人口，都要靠各个自领封地的部族势力来聚拢汇集。没有世族大臣的认可，举国协力就是一句空话。将最终的决策权交由御前朝会，对于世族权臣是一

种尊严和体面，对于楚王则是进退皆可自如。更重要的，是楚威王要借此考验苏秦的胆识才华，以决定对合纵的信任程度。

郢都新宫的正殿不大，只有四十多个席位，权臣贵胄全数到齐，几乎是座无虚席。苏秦进来的时候，大殿中鸦雀无声，大臣们目光炯炯地盯着这个红衣高冠大袖飘飘须发灰白却又年轻冷峻的当世名士，艳羡妒忌赞赏气愤，还夹杂着诸多说不清的滋味儿，一齐从锐利的目光和各异的神色中涌流出来。苏秦却是旁若无人，从容走到大殿中央的六级台阶下深深一躬："苏秦参见楚王——"

"先生无须多礼，请入座。"楚威王虚手示意，当值女官将苏秦引导到王座左下侧一个显赫而又孤立的坐席前。苏秦坐定，抬眼向大殿瞄了一圈，便见两边各有三排坐席，满当当的人头白发者多黑发者少，如屈原、黄歇等少壮人物都在前十座之后，不禁心中慨然一叹："人道楚国暮霭沉沉，果不虚言矣。"心知今日必有一场口舌大战，沉下心神默默思忖，静候楚王开场。

"诸位大臣。"楚威王轻轻咳嗽了一声，不疾不徐地开了口，"几个月来，合纵之事已经在朝野传开。然我楚国，尚未决定是否加盟合纵。先生身兼四国特使入楚，意在与我磋商合纵大计。今日朝会，便是议决之时。诸卿若有疑难，尽可垂询于先生，以便先生为我解惑释疑。"寥寥数语极为得体，却又留下了极大的回旋余地。苏秦听得仔细，不禁暗暗佩服楚威王的狡黠。

殿中片刻沉默，前排一位老人颤声发问："老夫景珩，敢问先生：合纵抗秦，对我大楚究竟有何好处？先生彰明义理，公道自在人心也。"

这景珩是楚国五大世族之一的景氏宗主，封地数百里，私家势力直追春秋小诸侯。景氏与王室融洽，景珩本人又方正博学，楚威王拜

他做了太子傅，领侯爵，算是楚国一个四面都能转圜的人物。苏秦听他的问题，便知其老谋深算——只引话题而不置可否。

“合纵抗秦，首利在楚。”苏秦从容道，“强秦东出，楚国先失房陵，辎重粮仓尽被洗劫一空；再失汉水，步骑十万溃不成军。两战之后，楚国匆忙迁都，江水上游与汉水山地竟成空虚。若秦国一军出夷陵，顺江直下，直指楚国腹心；一军出武关、下黔中，直逼郢都背后，楚国岂非大险？列位思之，秦国固然威胁中原五国，然可有一国如楚国这般屡遭欺凌践踏？方今天下，楚国与秦国已成水火之势，其势不两立。秦强则楚弱，楚强则秦弱。所谓合纵，实是楚国借中原五国之力以抗秦，于楚国百利而无一害。唯其如此，合纵之利，首利在楚，列位以为然否？”

大殿中死一般寂静。苏秦丝毫没有粉饰太平，而是赤裸裸地将楚国的屈辱困境和盘托出。对于楚国人，这是难以忍受的痛苦与屈辱。几百年来，楚国屡屡挑战中原，自诩“大楚堪敌天下”。对中原战国，楚国历来保持着极为敏感的大国尊严与战胜荣誉。房陵大败迁都淮南后，楚国君臣对耻辱保持了奇特的沉默，一次也没有在朝会上公议过这些败绩。如今，谁也不愿直面相对的伤口，竟被苏秦公然撕开，楚国大臣们的难堪可想而知。

“苏秦大胆！”一个甲胄华贵的青年将军霍然从后排站起，“子兰问你：胜败乃兵家常事，如何夸大其词，说成亡国之危，灭我楚国威风，长虎狼秦国志气！”

“子兰公子，当真可人也。”苏秦揶揄笑道，“一个大国，若将丧师失地、迁都避战也看做吃饭一般经常，其国可知也。”

这子兰乃是楚国首族昭氏宗主昭睢的侄子，任柱国将军之职（掌都城护卫），卓尔不群，酷好谈兵论战，常以“名将之才”自诩，曾对田忌败于秦师大加挞伐，对楚国两次大败也极是不服。此刻受苏秦嘲

笑，大是羞恼，面色涨红，厉声喝道：“苏秦，楚国两败，皆因田忌无能，误我楚国！若子兰为帅，战胜何难？！”

苏秦不禁哈哈大笑：“子兰公子，若非田忌，楚国何能一战灭越？”一语出口，敛去笑容正色道，“田忌虽非赫赫战神，却也是天下名将，一战灭越，足以证明其绝非庸才。然则，同一名将，率同一大军，胜于越而败于秦，因由何在？非田忌无能，而在楚国实力疲弱也。秦国乃铁骑新军，楚国却是战车老卒；秦国粮草丰盛，楚国却捉襟见肘；秦人举国求战，人皆锐士，楚国却一盘散沙，人多畏战。如此国情，虽吴起再生而不能战胜，况乎未经战阵的子兰公子？”

“如先生所说，楚国唯有合纵一途了？”座中一个白发老臣拍案而起。

苏秦悠然一笑：“前辈若有奇策，合纵自成虚妄。”

“老夫却是不信！”白发老臣须发戟张，“我项氏一族领有江东，可召三万子弟兵。若大楚五族共奋，可成三十万精锐大军与秦国死战！何须那牛拽马不拽的合纵？”

苏秦肃然拱手：“楚国项氏，尚武大族，前辈亦当是沙场百战之身，何以论兵却如此轻率？苏秦敢问：纵然募得三十万子弟，须得多久方能训练成军？战马须得几多？甲胄、马具、兵器、精铁须得几多？云梯、弓弩、军帐、旌旗、木材、布帛、兽皮，须得几多？粮食、草料、干肉、辎重、赋税，须得增加几多？以秦国之强之富，商鞅二十年变法，只练成新军五万。莫非老将军有呼风唤雨之能，撒豆成兵之法，朝夕一呼，便有三十万大军？若非如此，三十万子弟兵也只是鱼腩而已，安有死战一说？”

白发老臣满脸通红，无言以对。这位项氏老将军原是一时愤激，苏秦问得合情合理，字字击中要害，如何能强词夺理？思忖无

计，“咳”的一声坐了下去。

“先生之言大谬！”一个老臣沙哑愤激地高声问，“我黄氏不服：今日楚国，无论如何比当日秦国强大。当初六国锁秦，秦国与谁合纵了？也未见灭亡，反倒成就了二十年变法！我楚国并未到衰败崩溃之时，为何不能变法自强，却要与中原五国沆瀣一气？他们屡屡坑害楚国，还嫌不够么？”

此人乃公子黄歇的祖父，黄氏部族宗主，官居左尹(注)。黄氏部族领地虽然不算广袤，却与楚国王室渊源深厚，数代结亲，子弟多是实权职位，在楚国影响甚大。此老说法自然须得认真对待。苏秦起身拱手道：“左尹之言，及表不及里，及末不及根。时移势易，岂能做刻舟求剑之论？苏秦敢问：楚国变法，最需要者何？”

大殿肃然无声，众臣被问得愕然，唯有屈原目光炯炯地盯着苏秦。楚国大臣多认为楚国是经过吴起变法的新战国，谁也没想到楚国还要变法，又如何有人思虑变法需要什么？一问之下，大臣们面面相觑。

“大凡一国变法，最根本者乃是国势稳定。”苏秦侃侃道，“何谓稳定？内无政变之忧，外无紧迫战患，是谓稳定也。战国百余年，内乱外战而能变法者，未尝闻也！六国锁秦之时，秦孝公忍辱割地与魏国媾和，又派密使分化六国盟约，方争得一段安定，始能招贤变法。及至魏齐赵韩间四次大战，中原无暇顾及秦国，方成就了秦国二十年变法，此乃天时之利也。若今日楚国变法，其志固然可嘉，然则天时何在？稳定何在？强秦在侧，五敌环伺，楚国虽有三头六臂，也当疲于奔命。喘息尚且不能，又何来变法时机？”

大殿中唯闻喘息之声，大臣们有一种心惊肉跳的感觉。

苏秦大袖一挥：“楚国若想变法振兴，唯有合纵，舍合纵不能救楚国。因由何在？合纵能给楚国安定，能使强秦望楚而却步，能使中原五国化敌为友，能使楚国安心内事，振翼重兴。不结合纵，楚国危在旦夕也！”慷慨之中，苏秦戛然而止。

“哼！”一声冷笑在寂静的大殿中清晰传开，前排首座那位白发苍苍的干瘦老人缓缓站了起来。苏秦知道，他是楚国令尹昭雎，楚国最大部族的宗主，在楚国实在是一言九鼎的人物，也是最令楚威王棘手的人物。

他慢悠悠地环视了一周，却似乎谁也没看，沙哑苍老的声音一字一顿，透出一种久居高位浸泡出来的矜持：“先生与诸公，大论合纵变法，无稽之谈也。”一句话，便将苏秦与论战的楚国大臣全数否定。举座错愕，苏秦却是微微冷笑。昭雎依旧是谁也不看地扫视着全场，款款数落着，“谁说楚国要变法了？难道楚国没有过变法么？楚国是旧诸侯么？楚国不是新战国么？我大楚立国数百年，从来都是领先时势，未尝落后也。称王第一，称霸第一，问鼎中原挑战天子者，仍是第一。悼王吴起变法，与魏武侯同时，也是领天下之先。抹杀祖宗功业，侈谈重新变法，居心究竟何在？”

如同肃杀秋风，殿中气氛顿时冷僵。

对楚国君臣而言，这无疑是一个明确警告：楚国绝不会第二次变法，谁也不要想动摇楚国旧制。楚国大臣中本来也没有变法呼声，论战中基于维护楚国体面，话赶话赶出来而已，谁也没有当真去想。昭雎却如同一只老鹫，警觉地嗅出了其中的异常——如此话题会给居心叵测者提供变法口实。楚国之大，安知没有野心勃勃之徒？若不借此时机大敲一记警钟，合纵一成，朝局便难以掌控。但是昭雎没有料到，这一番既无对象又囊括全体的“训诫”，却使朝会宗旨猛然扭曲，楚国君臣顿时在赫赫合纵特使面前，公然暴露出深深的内政危机。这是邦交礼仪场合最大的忌讳，楚国君臣顿时陷入大大的难堪。

按照寻常规矩，要不要变法这种大政决策，非君王不能轻言。昭雎身为令尹，纵然是实力权臣，笼统的训诫论断也显然是越矩的。但是，其余朝臣却无法开口。而楚威王若出面矫正，则无论支持还是否定，都会将一个尚在秘密酝酿中的决策公然提前端出，只能使局面更加混乱。思忖之下，楚威王面色淡漠地保持着沉默，殿中一片奇特的肃静。

“令尹之言，歧路亡羊也。”苏秦站了起来，脸上一副淡淡的微笑。昭雎一开口，他便看穿了这个首席权臣的用心，也看见了屈原眼中火焰般的光芒，看见了黄歇面如寒霜般的黑脸。可是，他们都不宜正面与昭雎碰撞，打开这个僵局的合适人选，只能是苏秦。而且必须给这个老鹫一点儿颜色，压下他的气焰。否则，楚国在合纵中的作用将大受掣肘。

苏秦气定神闲地笑道：“今日朝会，本是议决合纵。变法之说，本为延伸之论，涉及合纵能够给楚国带来的利害而已，无人决意要在楚国变法，如何便成无稽之谈？如何竟有‘居心何在’之问？论辩争鸣，历来讲究‘论不诛心’，老令尹动辄凶险诛心，非但一言屠尽忠臣烈士，而且与合纵之议南辕北辙，置合纵大计于歧路亡羊之境，于国无益，于事无补，弦外之音却大有杀气。苏秦敢问：老令尹究竟居心何在？”

“鬼谷子高足，果然名不虚传也。”昭雎老到地笑了。苏秦一句“弦外之音却大有杀气”使他心头猛然一颤，立即断定不能再教此人在这个话题上纠缠下去。打断苏秦，昭雎一脸庄重之色，“方才只是题外之话，权且作罢。老夫所疑者：六国间争斗百余年，恩怨至深，一旦合纵，如何保得相互诚信？”

苏秦见昭雎插断，又主动找回话题，便知他已生退心，也乐得重回合纵本题，于是悠然笑道：“六国宿怨，不可不计，不可全计。苏秦

以为：合纵盟约在于抗秦，秦国东出之前的六国争夺，一笔勾销；近三年以来的六国争夺，各自返还原状。老令尹以为如何？”

昭雎默然片刻，转身向楚威王一礼：“此中利害，敢请我王定夺。”

楚威王心知昭雎做出一副尊王姿态，意在委婉地修饰方才的越矩，却依然是面无表情，不置可否，给了昭雎一个软钉子。群臣却少有觉察，一个高亢的声音急迫发问：“右司马靳尚不明：宋国夺我大楚的两座城还不还？我大楚灭越，退不退？啊！”

“轰”的一声，殿中哄堂大笑。

屈原霍然站起，一声怒喝：“愚蠢靳尚，还不退下！”

苏秦看时，原是后排座中一个面如冠玉的俊秀青年在说话。见屈原怒斥，他面红耳赤地嘶声喊道：“屈原，尔无非一个新任大司马！我靳尚乃六年右司马也，你敢当殿侮辱大臣？靳尚请我王秉公处置！”喊声未落，殿中又是一阵哄然大笑。

这个靳尚，本是小吏世家子弟，因俊秀风流而被称为“郢都美少”。偏偏这个“美少”懒于读书修学，开口便显愚笨可笑，却又忒爱人前邀宠而争口舌之功，每每引得人乐不可支。因了少年弱冠，反倒被人视为憨直可爱。有贵胄纨绔子弟者，便将这个“郢都美少”引荐给太子芈槐。不想这“美少”竟大得芈槐欢心，三五年间竟做了太子舍人。虽是下大夫一般的小官，毕竟进入了“臣子”之列，也是他祖辈小吏的靳氏家族最为荣耀的高职了。没过几年，太子芈槐又荐举靳尚做了右司马，与屈原这般贵胄俊才比肩了。屈原本非骄矜贵胄，更无蔑视平民子弟之心，无奈这靳尚每每在议论军务时口没遮拦，大嘴巴信口开河，惹得不苟言笑的一班军中将领大为不快，屈原便开始从心底里厌恶这个“金玉其外，败絮其中”的市井痞子了。新近屈原做了大司马，

右司马是他的部属官员，理当出面申斥。可这靳尚仗恃太子宠爱，竟不将屈原放在眼里。

楚威王大怒，“啪”地拍案：“来人！将竖子剥夺冠带，赶出王宫，永不许为官！”

四名武士轰然一声上前。靳尚“哇”的一声坐地大哭道：“我王做主，靳尚冤枉！太子大哥，快来救救小弟弟啊……”楚威王面色阴沉之极，正要大发雷霆，四名武士已经猛然捂住靳尚嘴巴，将他飞一般拖了出去。

殿中寂然，无人再笑得出来。这时黄歇站了出来，向楚王深深一躬，以惯有的诙谐口吻道：“噢呀，我王明鉴：大国如江海，鱼龙混杂也是常情，无须我王与这般竖子较真。臣以为，我王当决断大计，决策合纵才是了。”黄歇虽年轻，却长于折冲周旋，言谈温和雅致，那笑在言先的“噢呀”口头禅，更是虽雷神火暴也不能峻拒的“善引子”。他寥寥数语，殿中气氛顿时缓和下来。楚威王点头笑道：“黄歇大是，本王倒是肝火过盛了。”随即扫视大殿，肃然正色道，“朝会论战，合纵大计已无异议，本王决断：楚国加盟合纵，举国跟从先生。今命：公子黄歇为本王特使，随先生谋划合纵；与合纵相关之内政，由大司马屈原一并处置。”决断完毕，转身对着苏秦深深一躬，“合纵功成，先生便是楚国丞相。”

苏秦连忙大礼拜下：“外臣苏秦，谢过楚王。”

朝会散去，魏无忌、赵胜、荆燕三人早已经在驿馆门口迎候苏秦。苏秦将朝会情形细细一说，三人兴奋异常。正在谈笑间，公子黄歇前来相邀到府中做客。黄歇已成楚王特使，将与一众同行，本来也有诸多事务需要磋商确定。苏秦一行略事安排，留下荆燕坐镇，立即登车上马，辚辚来到黄歇府邸。

进得正厅，宴席已经安置妥当。黄歇本是刚刚从王宫办理出使王书出来，便先对苏秦几人讲述了楚王对合纵的决心与期望，转述了楚王的八个字——全力促成，愿担重责。苏秦大为振奋，心中一块大石顿时落地。如果说大殿朝会只是一种姿态，对黄歇的这八个字显是楚王真实的意愿了。楚为大国，又是受秦国伤害最深的国家，一旦加入，合纵便成功了一大半，苏秦如何不感到高兴？赵胜却有疑惑，瞪着一双大眼问："这'愿担重责'却待怎讲？六国合纵，职责不同么？"魏无忌却只是微笑不语。

苏秦爽朗笑道："公子一时懵懂而已。六国合纵，须得有大国做盟主。此事苏秦自有主张，只是尚未到商讨时机。待齐国底定后，此事自会水到渠成。此时先告诸位：苏秦必定处以公心，不使盟主之位成为合纵羁绊。"

"好！"魏无忌拍案赞叹，"有先生公心，合纵必有大成。"

黄歇端起酒爵笑道："噢呀，楚国受秦欺凌最甚。我王之意，是愿多出兵出粮，可没有二心也。"

四人一阵大笑，却听院中有人高声道："好啊！聚酒行乐，竟无我份，岂有此理？"

"噢呀，屈原兄！"黄歇一声笑叫，人已经到了廊下，"你不是进宫了么？"

"进宫就不出来了？"屈原大袖飘飘，神采奕奕。

苏秦三人已经站起："大司马酒中豪杰，来得正好，快请入座。"

屈原坐定，先与四人连干了三爵，方才撂下大爵，慨然一叹："想不到，今日朝会竟成楚国振兴之转机，屈原谢过先生了。"

苏秦微笑道：“大司马有好消息？”

屈原笑而不答，却又径自干了一爵，粗重地喘息了一声，显然在压制内心的兴奋：“楚国，终于等到了这一日。屈原，终于等到了这一日！”双眼潮湿，一拳砸在案上，大爵“咣当”落地。苏秦也不细问，举爵慨然道：“来！为屈子耿耿情怀，干！”五爵相撞，一饮而尽。

黄歇轻声问：“决断了？”

屈原轻轻点头：“你走之后，立即开始。”

“噢呀，了不得了……”黄歇也激动得喘息起来。

苏秦三人都没有插话。谁都能感觉到，楚国将要发生一场出人意料的变化。在战国大争之世，除了变法，还能有何等大事使人激动若此？如此一个广袤纵深的大国，若进行一场如同秦国那样的雷霆变法，天下格局又当如何？闪念之间，一阵风暴不约而同地滚过三人的心田。苏秦默默地慨然叹息，魏无忌紧紧咬着嘴唇，赵胜愣怔怔地瞪着双眼。

“噢呀，都愣怔何来？我与屈兄并无密谈了。”黄歇一阵大笑，“来来来，还是说正事了，几时去齐国？”

苏秦恍然笑道：“公子若无急务缠身，后日如何？”

“噢呀，一言为定，就后日了。”

“我已经派斥候探明，潍水正在枯水期，无须绕道……”魏无忌尚未说完，突闻府门马蹄如雨，众人惊愕间，荆燕已经大步匆匆进来道：“禀报武安君并无忌公子：斥候急报，潍水突然暴涨，水流湍急，河道漫溢十余里！”

“如何？”魏无忌骤然站起，“咄咄怪事！十月初冬，何来洪水？”

众人面面相觑，一时不知如何是好。屈原沉吟道：“潍水上游在鲁国境内，有四条支流。当年楚齐争战，倒是都到上游峡谷堵过水，而后放水淹没河道，阻止对方军马。可目下，谁肯花此等力气？”

赵胜急迫道：“此事看来不简单，即使河水退了，十余里宽的烂泥塘，十天半月也过不了河。”“能否绕路？”苏秦急问。魏无忌面色阴沉：“绕路而行，只有北上宋国、魏国，再经薛国、鲁国到达临淄，加上转换关文，足足得磨上一个月。”

“噢呀不行，宋国这个地头蛇恶气正盛，一定从中作梗！稍有麻烦，岂不阴沟里翻船了？”黄歇情知楚国与宋国交恶，实在是不放心这条路。

苏秦思忖片刻，断然道：“就过潍水！明日便出发。荆燕打前站，找几条渔船等候。”

“我立刻便走。”荆燕一拱手转身走了。苏秦五人又商议了片刻，散了酒宴，各自分头准备去了。

三　壮士舍身兮潍水茫茫

樗里疾可是着急了，驿馆庭院的绿草被他踩出了一大片白地。

来临淄已经二十余日了，竟然见不上老齐王，急得他直骂田因齐老枭。每当他想拂袖而去，那个专门陪他的公子田文便会说：“我王病情好转，三两日可见上大夫。”可当他兴致勃勃地做好了准备，公子田文又会来说：“我王病情发作，敢请上大夫稍待两日。”如此反复了几次，樗里疾也皮了。原本是着意赶到苏秦前边来临淄，就是要先稳住齐国，使苏秦的“六国合纵”少去一个重要支柱，变成瘸腿。可如今一耽搁，这“抢先一步”就变得毫无意义了。可要不见老齐王一面便走，

又实在不妥，毕竟秦国现在要自己解困，是有求于齐国。等在这里吧，又实在是着急。

今日，樗里疾又在庭院草地打圈子，懒得再骂齐王老枭，慢悠悠踱步，慢悠悠思忖，倒是冷静了下来。对呀，这分明是那只老枭有意拖延，既不想放他走，又不想立即见。这只老枭意欲何为？对了，一定在等待苏秦一行。这只老枭要将秦国和“苏秦五国”都握在自己手里掂量一番，既要利用秦国压“苏秦五国”，又要利用“苏秦五国”压秦国，然后权衡取舍，使齐国从中谋到更大利市。呀，好一只狡黠的老枭。想到这里，樗里疾不由自主地笑了：“鸟！你个田因齐，竟敢拿咱黑肥子作耍。咱就逗逗你这只老枭，没结果咱就不走，看你如何了结这场博戏？”

“上大夫啊，和谁说话？”一阵清朗的笑声在背后响起。

“反正啊，没和你这公子哥说话。”待樗里疾转过身来，却见一个英气勃勃的青年笑吟吟地走来。此人身材高大，散披长发，一身红色软甲，外罩一领大红绣金斗篷，左手一口阔身长剑，活生生一个战国剑士。樗里疾上下端详一番，揶揄笑道：“虽说像个剑士，到底富贵气忒重，少了布衣剑士的肃杀凛冽，倒像个荷花大少一般。”

来人大笑道：“樗里子，不管你如何骂，我还是没办法也。”

“你田文没有办法，我有办法，怕甚来？”

“樗里子又要走？”田文目光骤然一闪。

“哼哼，你才要走。”樗里疾冷笑道，“我呀，吃不到猪肉也要守着猪，你齐国总得给一根猪骨头了。”

“恶人自怜。”田文又是一阵大笑，“秦国威风八面，齐国敢得罪么？樗里子哪里是要一根骨头，分明是要囫囵吞下一口肥猪也。”

“嘿嘿嘿，岂有此理？秦国可是没拔过齐国一根猪毛也。”

田文笑不可遏地点点头：“倒也是。哎，我说樗里子啊，我今日请老兄去市井一乐，如何啊？”

樗里疾将鼓起的肚皮拍得啪啪响，一本正经道：“老也肥也，能与你等少年风流同乐？罢了罢了。”

“哎——”田文神秘地笑笑，“临淄圣境，天下独一份，真不去？”

“那……”樗里疾眨眨秦人独有的细长三角眼，“嘿嘿，莫非是国王后宫不成？好，走。”也不啰嗦，跟着田文便走。到了驿馆门口，一辆宽大的篷车正等在门口，田文笑吟吟伸手作请，樗里疾也不客气地坐了进去。田文跟着坐进，脚下一跺，篷车放下前厢厚厚的垂帘，辚辚启动了。

樗里疾在暗幽幽的车厢里打量，只见这车厢特别宽敞，并排两个宽大的座位，脚下还有隆起的脚凳，坐着特别舒适；不可思议的是，后边还有一个小巧的卧榻，一个人蜷卧在那里是绰绰有余的，显然，这是特制的一种篷车。“齐人费神，这叫甚车？”樗里疾笑问。田文笑道：“没见过吧，这叫逍遥车，野游是四马驾拉。后面那张卧榻还可伸缩，小到一个座位，大到一张卧榻。榻下有一个暗箱，里面酒肉茶齐全。铺上锦被大枕，这逍遥车便一个销金窟也，要不要改日试试？”

“啧啧啧！”樗里疾不禁咋舌道，“临淄贵胄了得，了得也！”

“秦人真是少见多怪。”田文大咧咧笑道，“这种车在临淄多了去，我这逍遥车算最寒酸的了。齐王的逍遥车，车厢展开有一丈见方。就是几个元老权贵的逍遥车，也是八九尺见方，装三两个美女大是宽敞也。”

樗里疾黑脸已经绷紧，本想痛斥一番，可转念一想，却嘿嘿嘿笑了："临淄已经领天下文明风华之先，超越大梁了。想必稷下学宫的士子们，也快一人一辆逍遥车了。"

"别绕着弯儿作践齐国。"田文笑道，"文明风华？亏你想得出！灌我迷魂汤，教齐国继续荒唐奢靡么？稷下士子一人一辆，齐国不得趴下了么？"

樗里疾哈哈大笑："齐国有公子，总算还有一口气了。"

田文慨然一叹："樗里子，大石滚山，独木也是难支。到了，下车。"

樗里疾下车，只见篷车停在一道街口，抬眼打量，街口的高大石坊正中有四个大字"绿谷胜境"，街中一色的绿顶木楼，虽不甚宽阔，却整洁异常。最为不同的是，石坊下站着四名带剑的文职小吏，在认真查勘每个进街人的照身牌。照身牌是齐国发给外国商人、使节的一个铜牌，上面刻有持牌者的画像、姓名、国别，背面还有铸牌尚坊的铜印，私人决计无法仿造。

田文低声笑道："樗里子，这里只许外邦人士进去，尤其欢迎外邦商人，然则只能步行。"

樗里疾点点头，揶揄笑道："嘿嘿，这就是管仲老儿掏外国人钱袋的鸟物事么？怕人家不给钱跑了，便不许坐车骑马。还绿谷胜境，啧啧！老面皮说得出。"

"管仲可是齐国功臣，不得乱说。"田文笑笑，"若非陪你，我也进不去。"

樗里疾大笑道："啊，田文也有借光的时日嘛。好！带你进去风光风光。"说着递上特使铜牌，小吏验看后对两人恭敬作礼。樗里疾二话

不说，拉着田文走了进去。

街两边全部是两层的绿顶小木楼，仔细看去，各擅胜场，一座与一座决然不同。各个楼前临街的正门，都矗立着一座石刻，石上刻着自己的字号：“绿月楼”、“散仙居”、“河汉春”、“白云涧”、“云雨渡”、“阳春雪”……樗里疾一路念叨，连呼肉麻，田文笑得不亦乐乎。

最后，樗里疾指点道：“阳春雪嘛，差强人意。”田文笑道：“那就进去，别夫子气。”不由分说将樗里疾推进了

“阳春雪”的门厅。不想这阳春雪豪华得令人咋舌。十丈见方的宽阔大厅，一色白玉大砖铺地，光亮得能照出人影儿来。门厅两边，两片婆娑摇曳的绿竹，在雪白的玉砖地面衬托下和谐雅致。大厅尽头是一面几乎与墙等高的铜镜，将门厅外的绿色长街映成了无限纵深的甬道，客人迎面走来，仿佛要走向无可揣测的神秘去处。左面墙上一个孤零零的大字——食。右面墙上也是孤零零一个大字——色。

樗里疾看得浑身局促，脸色涨红道：“啧啧啧！齐国真是富，这简直就是金饼堆起来的，管仲老小子真黑，黑！”

“又村气了？不闻孟夫子高论：食色，性也？”田文开心地看着樗里疾的窘态。“嘿嘿，还孟夫子？老头儿要知道两个字写在这里，还不活活气死？”

“嘘——别扯了，妈妈来了。”

“妈妈？”樗里疾笑不可遏，“这地方有妈妈？你妈妈还是我妈妈？”

田文可劲儿捏了樗里疾一把，低声道：“只是妈妈，谁的都不是。”

“莫得乱捏。谁的都不是，算甚妈妈？”樗里疾更是惊讶。

田文情急，伏在樗里疾耳边狠狠道：“妈妈就是女人班头。别聒噪了。”

一个身着白纱长裙的丽人轻盈走来，向田文款款一礼道：“公子请随我来。”田文惊讶道：“妈妈如何识得我？”丽人妩媚地笑了：“临淄谁人不识君？公子光临阳春雪，也是我门一大盛事呢，请到楼上消闲。”田文释然笑道：“我陪这位贵客前来，先生口味很是高雅，妈妈留意了。”丽人一双清凌凌大眼飞快地扫了樗里疾一番，庄重温柔地微微一礼：“小女子见过先生。”举止极是温文尔雅。樗里疾不由自主地一拱手，竟冒出了一句道：“多承关照。”田文不禁“噗”地笑了。樗里疾顿觉狼狈，狠狠地瞪了田文一眼。那位丽人却是嫣然一笑：“先生原是贵人雅客，请了。”说罢飘然举步，带二人绕过铜镜，踏着猩红松软的厚厚地毡走上了楼梯。樗里疾看看金黄锃亮的楼梯扶手，伸手一弹，竟是“当”的一声，不禁惊叹出声道：“噫！真货！”

“阿嚏！”田文生生憋住笑意，却打了个响亮的喷嚏，脚下踩空，身子猛然一闪。白裙丽人好像事先料到一般，轻轻偎身一扶，恰到好处地将田文身体稳住了。樗里疾却嘿嘿笑了：“善有善报也。”丽人回首，眼角一瞟道：“先生诙谐可人，真名士呢。”一句话竟使樗里疾暖烘烘的，不禁又拱手道：“公子妈妈褒奖，如何敢当？”一句话出口，田文与女子不禁笑得跌坐在楼梯上，田文上气不接下气道：“你，你，你，妈妈……”樗里疾原是真不知晓此中规矩，认真摇头道：“非也非也，君子不掠人之美，岂有争妈妈之理？”看他认真争辩的模样，田文与女子更是笑作了一团。

好容易上得楼来，丽人带着两人曲曲折折拐了好几个弯儿，才来到一间绿纱环绕极为典雅的房间。丽人笑问：“公子、先生，先吃酒？先沐浴？”

田文道：“先沐浴了。”

“吃酒。嘿嘿，十日前我已沐浴过了。”樗里疾认真摇头。丽人第一次惊讶地张开了小口，又连忙用一方白巾捂在了脸上。

田文哈哈大笑道：“老夫子也，你多久沐浴一次?

”“一个月。打起仗来就没日子了。”

“早馊了！”田文笑叫，“别聒噪了，先沐浴。”

丽人已经被笑意憋得面色通红，闻言连忙“啪啪”拍了两掌，便见从左右绿纱后分别飘出两名美丽活泼的少女，分头向两人作礼：“敢请大人行沐浴之乐。”田文笑道：“先请樗里先生，可要小心侍奉了。”丽人妈妈向少女只一瞄，那个少女立即敛笑低眉，化成了一个温顺淳朴的村姑对樗里疾羞怯怯道：“敢请阿大沐浴了。”

秦人土语将父亲唤做“大”，这“阿大”几近义父之意，后来演化做“干大”，中原叫做“干爹”。樗里疾年近四十，加之肤色黧黑粗糙，寻常也时不时以“老夫”自嘲，听少女呼他“阿大”，自觉也当得如此少女的父辈，竟顿生淳朴乡情，呵呵笑道：“好好好，阿大就沐浴一回。你等我，出来吃酒。”

“不等，此处是自个方便。”田文笑吟吟地拒绝了。

“如何能自个方便？要方便一起方便！”樗里疾已经走到了隔间口，却回头认真起来，高声大嗓地叮嘱。

田文道：“好了好了，一起方便，我等你。”

丽人与少女见樗里疾走了进去，不由自主地喷声大笑，一齐软倒在田文身上……这时，突然传来一阵急促沉重的脚步声，一个男仆匆

匆走了进来对丽人一躬道：“禀报东主，公子门客紧急求见公子。”

“何人？”田文急问。

“报名冯。”

田文霍然起身道：“请妈妈关照，贵客稍时出来，护送他到街口篷车，我去了。”说完也不待丽人回答，匆匆去了。

冯带来了一个突然消息：潍水暴涨，苏秦一行可能延期。田文顿时面色铁青道：“走，回府计较。”坐在车中一言不发，心中却是分外焦急。冯也不多问，专注驱车，片刻回到田文府邸。

田文是齐威王庶孙，被齐威王称做“田氏新锐”，在齐国贵胄子弟中可谓独领人望。这次，田文奉齐威王密令：全力斡旋“苏秦五国”与秦国特使，为齐国谋划最佳出路。田文很清楚，无论自己如何权衡，最终都要老齐王亲自接见双方作最后决断。而这位曾经英气勃勃的国王，如今年事已高，痼疾缠身，近日愈见不善，眼看是随时都可能溘然长逝。加之樗里疾又耗在这里，苏秦一行自然是越早到越好。为此，田文在六百多名门客[注]中遴选出三十人的一支精悍队伍，交给文武全才的舍人[注]冯，由他率领这支人马随时探听各国动向。苏秦游说赵国成功后，这支人马撒开了大网，随时将各种消息送到临淄。苏秦入楚，樗里疾入齐，齐国成为合纵与秦国双方争夺的焦点，这支人马便更加忙碌了。眼下潍水莫名其妙地暴涨，冯他们竟查不出是何方神圣作祟，岂非咄咄怪事？若耽延日久，岂不大大误事？回到府邸，田文一面派出一个精明门客去驿馆找理由向樗里疾解释，一面立即与冯一班心腹门客商议。冯早有思索，提出了三路并进的主张：其一，由他率领二十名善于泅水的骑士连夜赶赴潍水，争取渡过潍水接应苏秦；其二，由两名门客携带田文密件，连夜赶赴潍水岸边征集大船，能将苏秦全部人马接过来更好；其三，由驯马奇士苍铁驾千里车，从

齐鲁边境绕道潍水，若苏秦一行走了远道，立即用千里车将苏秦一人先行接来。

冯说罢，其他人没有异议，田文也欣然赞同，于是立即分头出发。田文自己则急忙赶赴驿馆安抚樗里疾，毕竟，这个秦国特使也是不能得罪的。

冯马队出发的时候，苏秦的五国使团刚刚抵达潍水东岸。

潍水发源于琅邪郡境内的潍山，是以名为潍水。琅邪郡本是越国后期的都城，楚国灭越后，琅邪之地成了楚国的北部边境。潍水向西北独立入海，流经临淄东部平原，成为横贯齐国境内的最大河流。潍水在独立入海的二等河流中（古人将独立入海的江、河、淮、济四条大水称为“四大名水”，没有包括流程较短的独立入海者），堪称大水，水流丰富，河道宽阔，过山河段则狭窄湍急。其时，潍水在楚国境内的两岸尚是人烟稀少的荒凉地区，数百里茫茫盐碱滩，连当时的越国都无心占领，而将长城修筑在盐碱滩之南，楚国灭越后承袭了越国北境，无心派兵向北推进。齐威王初期，本想占据这块茫茫芦苇滩作为向南推进的根基，后来却觉得揽在手里反倒惹事，便将齐长城修筑在可耕田的南部边缘。于是，这片一望无际的茫茫盐碱地便成为楚齐两国的一片无人缓冲区，倒也乐于为双方所接受。

苏秦的五国使团已经有了两千多随行军马，连同辎重车队与文吏随员，足足有三千人。按照魏无忌的调遣，从郢都乘楚国舟师的十艘大战船，从淮水顺流东下，穿过洪泽下船乘马，兼程北上，再从齐国境内的高密城西渡潍水，直达临淄。一路顺利，第六日可到齐国境内。然赶到潍水岸边，所有人都茫然无措了。

寻常清澈的潍水，变成了一条恶浪汹涌的浑浊泥流。岸边良田统统被淹没在齐腰深的泥水里，河边的官道也被浸成了踩不得人马的软

根路。遥望西岸，黄蒙蒙无边无际，莫说无船，纵然有船，这汹涌澎湃的泥水与西岸无边无际的浅水烂泥，又如何能过?

“噢呀呀，洪水如此厉害，有船也不行！”黄歇急得声音都变了调。

“狗贼子！一定是秦国使坏！”赵胜恶狠狠骂了一句。

“武安君，我看只有绕道了。”魏无忌看看苏秦，又看看茫茫泥流，“选十匹快马，武安君先行。路上若不出事，半个月可到临淄。”

“其余人马？”荆燕急问。

“原地守候，能走再走。”

黄歇、赵胜都没有说话，显然也认为这是唯一的选择了。赵胜少年心性，见苏秦没有异议，便急匆匆道：“选马的事交给我，我有现成的五匹胡马，保你一日六百里！”

“且慢。”苏秦摇摇手，“绕道之烦之险，在郢都已经议过……没有办法，只有泅渡。”

“噢呀噢呀，泅渡？笑话！太险了！”黄歇连连摆手，脸都白了。

赵胜锐声道：“武安君，如何泅渡？你会水么？”

荆燕黑着脸：“万万不能！万一出事，我无颜回老燕山。”

只有魏无忌沉默着，见苏秦望着他，沉重地叹息了一声道：“武安君一身系天下安危。谚云水火无情……”

“诸位休要再说了。”苏秦冷静果断，“齐王时时有不测之危，秦国也意图拉过齐王。岂能耽延半月一月？合纵成败，在此一举。行百里

半九十，岂能功败垂成？”看看几个人的沉重犹疑，苏秦慨然一叹，“生死何足论，唯愿死得其所也！我带荆燕泅渡，三位公子绕道，其余人马原地守候。”

话音一落，几个人“轰”一下嚷嚷起来，黄歇声音最响：“噢呀，泅渡就泅渡！为何我就不算？有比我水性更好的？”赵胜更是面红耳赤：“武安君大谬，瞧不起我赵胜么？赵国剑士有丢下正主儿不管的么？大谬大谬！”魏无忌摆摆手，庄重地对苏秦一拱手道：“武安君之言气壮山河，泅渡便是。只是，武安君命无忌掌军行止，须得听我分派，不能乱了军法。”

苏秦点头：“也好，公子分派。”

魏无忌转身肃然道：“诸位听我将令：公子黄歇，在楚国子弟中挑选三十名水中好手，随侍武安君两侧，专司保护；公子赵胜，遴选十匹上等骏马，带二十名骑士牵马泅渡；将军荆燕，率领军马留守东岸；我魏无忌，带领二十名壮士保护一应文箱泅渡。若无异议，立即分头准备，半个时辰后泅渡！”

“我有异议！”荆燕慷慨激昂，“要我留下，荆燕立即自刎！我不能离开武安君，燕国壮士也不能离开武安君，就是这话！”说着锵然拔剑，明晃晃的剑锋已搭在了脖子上。

全场愕然。苏秦也不知该如何说才好，原是他从安危考虑，不想教三个栋梁人物涉险，将燕国壮士看做自己老根，才首点荆燕跟随，如今魏无忌却将自己的安排颠倒了过来，荆燕又是如此激烈，委实难以处置。

默然良久，魏无忌轻轻一叹：“将军放下剑，无忌留守便了。”

荆燕缓缓撤剑，却惊讶地看着魏无忌，心中有些茫然。在他看来，赵胜最年轻，该当留守才是，如何魏无忌要自己留下？他可是行军总管啊，可转念一想，以赵胜的少年气盛，又如何肯放弃英雄举动？方才他还说苏秦瞧不起他，争执起来，魏无忌又该当如何？想想，荆燕深深一躬道：“多谢公子成全，荆燕永世不忘公子。”

魏无忌哈哈大笑道：“哪里话来？我随后设法赶来便是，也许，就是我留守合适。诸位，开始准备！”

三个人都匆匆去了，苏秦对魏无忌慨然一拱道：“公子屈己容人，真乃全局之才。苏秦先行一步，定设法早日接回公子。”魏无忌笑道：“不劳先生费心，走！我帮先生准备。”

最忙碌的要算黄歇。他将三百名楚国骑士与全部随员集中起来，登上轺车高呼：“楚国壮士们，武安君为了天下安危，决意泅渡潍水！我黄歇也决意追随。我要问，谁是水中高手？谁愿共赴国难？左袒！”话音方落，人群轰然骚动，接着一片呼喊：“我是！”“我算一个！”“我等云梦泽子弟，全数都是！”呼喊声中，袒露的左臂齐刷刷举成了一片黝黑树林。

“好！楚国多义士，何愁楚不兴！”黄歇奋然高呼，“云梦泽子弟前出！”

楚国本是水乡，云梦泽渔民更是楚国腹地的泽国老民，几乎人人熟悉水性，是楚国水军的主要兵员地。从军成为骑士的云梦泽子弟，更是水陆两硬的渔民精华。他们在左袒的同时，已经迅速地剥掉了全部甲胄，只留得贴身短褂，听得黄歇呼唤，云梦泽子弟呼啸一声大步前出，站成了白花花的一排。

“噢呀……”黄歇骤然哽咽了，“诸位壮士人人赐爵一级！但有牺牲，加爵三级，还乡厚葬。”说罢深深一拜，跪倒在轺车辕上。

“云梦子弟，誓死报国！”一声呐喊，一片呼应，六十多名云梦泽子弟齐刷刷跪倒了。

黄歇跳下轺车道：“诸位请起，听我分派：水中斗杀力强者，站左；善泅而膂力弱者，站右。”队中一人高声道：“公子下令便了，我等在水中无有弱者！”黄歇道：“好！左队三十人护持武安君，十人前游开路，八人断后，十人居中两侧护卫，两人驾扶武安君泅渡。”

“遵命！”左边三十人一声呼应。

“右队三十人，十人前行探水，十人辅助赵国壮士牵马，十人巡回救急。”

“遵命！”

“一刻准备，留言留物。一刻之后，全数列队下水！”

云梦泽子弟们散开了，黄歇稍事收拾了自己，又对留守随员交代了几件事务，便匆匆来找苏秦。一座小帐篷里，苏秦已经收拾妥当，魏无忌正在端详品评。黄歇却看得惊讶不止，但见苏秦紧束灰发，上身赤裸，全身唯有一件紧身布包着下身。紫铜色的肌肉结实饱满，却又是伤痕累累。“噢呀武安君，如何恁多伤疤了？”苏秦尚未答话，赵胜急匆匆走了进来，魏无忌看着浑身雪白的黄歇与赵胜，不禁莞尔道：“赤裸裸相对，便见精铁脆玉之别了。”

黄歇也笑了：“噢呀，你魏无忌难道还比武安君强了不成？”

赵胜也是惊叹不已：“呀！武安君并无征战，如何直与老军卒一般？”

“未经风霜，不成大器，信哉斯言矣！”魏无忌慨然一叹。

苏秦笑了：“公子们钟鸣鼎食，苏秦蓬蒿布衣，时也命也，如何比得？”

“噢呀。”黄歇恍然道，“秋令时节，水是冰凉，先生裸身，如何受得？”

“无妨无妨。”苏秦笑道，“我最耐寒，冰天雪地，也奈何不得我这裸身。”

此时，帐外号角齐鸣。四人连忙出帐，只见荆燕已经将泅渡队列整肃列阵，高声向魏无忌禀报：“泅渡阵式列成！敢请公子下令！”魏无忌转身向黄歇一拱，双手奉上令旗道：“水上之事，还是黄兄调遣妥当，魏无忌拜托了。”

黄歇肃然还礼：“大事临头，恭敬不如从命。”说罢大踏步跳上一辆轺车，令旗一劈高声下令：“探水斥候，先行入水——”

十名云梦泽子弟一声呼喊，呼啦啦越过泥滩，扑入茫茫黄水。遥遥望去，他们在河面上散开成一字排列，布满了大约一里宽的水面。渐渐地，他们的身影变成了小小黑点，出没在滚滚泥浪之间，渐渐地水天苍茫，什么也看不见了。大约有半个时辰，对岸传来悠扬粗重的螺号声。

“噢呀，三长两短。水底多险滩，水面多浮物，加倍小心！”黄歇转身看看苏秦，苏秦平静地点点头。黄歇转身高声发令：“公子赵胜，率赵国壮士牵马，先锋泅渡！云梦子弟十人游动救急！”令旗劈下，“出发——”

赵胜一声大喝，赵国二十名勇士分别牵着鞍辔齐全嘶鸣跳跃的十匹阴山战马，走进了滔滔大水。只见赵胜居中关照，每三人一马一个单元，两个赵国勇士一前一后牵马推马，一个云梦泽子弟左右游动救

急。十个单元并排前进，河面不断传来萧萧马鸣与赵胜尖锐的呼喝之声。听得岸边人心惊肉跳。

半个时辰后，荆燕率领的八十名燕国骑士下水了。燕国派出的护卫骑士本是两个百人队，但反复遴选，会水的只有八十人，但在这汹涌泥水中泅渡，本领显然不如楚国子弟。荆燕毕竟不糊涂，不再坚持要燕国骑士全部泅渡，也不再坚持一定要亲自护卫苏秦泅渡，而是服从了黄歇命令，单独率领燕国骑士泅渡了。这是水性最弱的一阵，黄歇又特意加派了落选的楚国子弟四十名，连同原来的十名云梦泽子弟，共五十人与燕国骑士共同泅渡。饶是如此，茫茫河面也不断传来呛水、溺水的救急呼喊，带给岸边阵阵慌乱。

良久，西岸终于传来了又一阵螺号声。

此时暮色已经降临，黄歇有些犹疑："武安君，明日再泅渡如何？"苏秦却没有丝毫犹豫，"不，点起火把，连夜泅渡！"魏无忌大是感奋："逆境愈奋，武安君英雄本色也。来人，点起火把！拿酒！"

大片火把在沉沉暮色中燃起，魏无忌亲自把酒，敬了苏秦，敬了黄歇，敬了所有的云梦泽子弟。而后魏无忌走上一座土丘，命令将三面牛皮大鼓全部抬上土丘，魏无忌脱去斗篷，走到居中大鼓前，拿过那对硕大的鼓槌："武安君，无忌为你擂鼓壮行了！"

三鼓齐鸣，隆隆如雷。黄歇大喊："壮士们，下水！——"

岸边火把连天，一片呐喊。三十名云梦泽子弟，人人手持一支火把，簇拥着苏秦进入了汹涌的泥流，一个火把圈子便围着苏秦缓缓前进了。黄歇游在苏秦的身边，不断高喝着推开漂来的树木草堆。行至河心，骤然水深丈余，波涛滚滚冲力极大，苏秦顿感吃力，身体不由自主地随浪漂去。两名夹持护卫的云梦泽子弟一声大吼，不由分说一边一个架住了苏秦。恰在此时，一根巨大的断树在火把阴影中乘着浪

头冲了过来。右边的黄歇一声大喝，来奋力猛推，不料黄歇力弱，水性又是堪堪自保，竟被断木枯枝撞向一边，胳膊上还划开了大大一道血口。黄歇被撞得呛水，连连猛咳间却见断木直冲苏秦而去，不禁大惊失声：“噢呀！”

这时，苏秦右边的云梦子弟大叫一声：“护住人了！”便全力冲向浪头断木。只见他跃起水面，迎着断木的来势一压，用肩膀向斜刺里顶去，瞬息之间，断木偏开，水面上却漂出一片殷红的血水。

“兄弟呀——”随着架扶苏秦的云梦子弟一声哭嚎，三四名游过来的云梦子弟顺着断木血水直追而下。大约一顿饭工夫，他们托着一个人艰难地游了回来。黄歇嘶声喊问：“人有救么？”一个子弟哭喊着：“枯枝插进了肚皮……”另一个子弟游过来禀报：“屈三是船家子弟，本来已经将断木荡开，水下枯枝却刺进了腹中。还有一口气，死活难说！”

此时已过深水河心，苏秦在泥水中沉浮，泪水却将脸颊泥巴冲开了两道，脚一触地，奋然从泥流中站起：“走！为这位兄弟治伤！”一声嘶哑大喝，竟神奇地从泥流中走了出去……越过两里多宽的泥滩，两片火把终于相聚了。赵胜听得动静有异，早已命军士铺好了一堆干茅草，并从马具里拿出了伤药。赵胜迎到泥人，便要察看苏秦黄歇。苏秦哑声大喊：“我没事，快救楚国兄弟！”此时楚国子弟已经将屈三抬到了茅草堆上，火把已经围了一圈。黄歇浑身带血冲了过来道：“噢呀闪开，我来看。”但见火把照耀下，泥乎乎的屈三双目紧闭，肚腹中还插着一根利剑般粗长的枯枝。“清水！伤药！”随着黄歇喊声，已经有人端来大盆清水，将屈三身上冲洗干净。泥水一去，便见屈三肚腹肿成了一个巨大的淤青硬块，枯枝周围裂开成一个森森白口。面色苍白如雪的屈三，眼见已经是奄奄一息了。

“兄弟呀，你就这样去了！睁开眼，看看我！”一个泥人踉踉跄跄地冲进来，抱住屈三放声大哭。扶持苏秦的云梦泽子弟，原是屈三一

对双胞胎兄弟。哥哥在水中已经知道弟弟凶多吉少，却只是哭喊了一声再不开口，咬紧牙关将苏秦护过深水区，便昏了过去。此时哥哥醒来，一见兄弟惨状，情知无救，大放悲声。

“哥哥……我，我有爵位了……屈家，不做隶农了。”屈三神奇地醒了过来。

“噢呀屈三，我是黄歇。你有爵位！全家脱隶籍！你做千夫长！听见了么？”黄歇哽咽着嘶哑大喊，他精通医道，心知屈三不行了，一时语不成声。

苏秦举着一支火把走了过来，肃然跪倒在屈三身旁：“屈三兄弟，你是为我去的，你永远都是我苏秦的兄弟，永远再不做奴隶……屈三！”

“武安君，公子，好，好……”带着满足的笑容，屈三安详地闭上了双眼。

“屈三啊……”云梦泽子弟们哭成了一片，跪倒在屈三身旁。

秋风萧瑟，吹来了潍水的滚滚涛声。五国壮士们按照云梦泽的古老习俗，将屈三的遗体放在了一只独木舟上，云梦泽子弟们喊着号子将独木舟抬进了滚滚波涛，眼看着独木舟随着波峰浪谷漂向了北方的茫茫大海。

四　烈士暮年的最后决策

田文接到紧急密令，立即进宫。

已经近一个月没有见到老国王了，田文也是忐忑不安。他目下做的这件事干系实在重大，确实需要时时晋见国王，以便得到明确指令。可国王已经今非昔比，近年来深居简出，极少接见臣下，自己一

个后进公子，目下又无实职，连爵位也还没有确定，又如何能随意进出王宫？其实也不仅仅是田文，即或如父亲田婴，接任驺忌做了丞相，爵位又是靖郭君，在齐国可谓高爵重权的开府权臣，也是很长时间见不到老国王一次。虽则如此，朝中大臣可是谁也不敢掉以轻心。寻常时日，齐国大臣多有先斩后奏之事，近年来反倒都是谨慎有加，如履薄冰，未经王令，哪个官署也不敢就任何大事做主。倒不是齐国官员没有了既往的率直坦诚，而是官员们对老国王实在无法捉摸。经常在谁也无法预料的时刻，在谁也估摸不准的府邸，在谁也看不清有何重要性的事情上，往往就有紧急王书或紧急宣召降临，而官员所得到的决策命令，又往往的出乎预料。

今日也是如此，田文实在想不到会在这个时刻紧急宣召他进宫。

三个月前，当苏秦刚刚在燕国游说成功的时候，田文第一次被秘密召进了王宫。就实而论，田文并没有见到老国王，只是隔着一道帷帐，听见了一个苍老沙哑而又令人敬畏的声音："田文啊，你乃齐国王族之后进新锐，本王素寄厚望。"那个沙哑苍老的声音粗重地喘息了片刻，接着一口气说了下去，"今闻急报：苏秦游说合纵抗秦。兹事体大，天下格局可能巨变。以大父老眼，中原五国受秦巨创，合纵必成。未来数月之内，苏秦必到临淄，秦国特使亦必到临淄。然则，是否加盟合纵，齐国最难抉择。齐国濒临东海，远离秦国，与之素无深仇大恨。合纵抗秦，则齐国将无端树一强敌。游离合纵之外，则中原五国将视我为另类，迟早亦是大祸。"田文清楚地记得，说到这里，帷帐后一阵苍老沙哑的喉喘痰咳之声，可是他却丝毫不敢分心，依旧纹丝不动地跪坐在案前。片刻之后，苍老沙哑的声音舒缓了一些："今召汝来，委汝重任：汝携我王剑，全权周旋两方，使我有回旋余地，可是明白？"

"田文绝不负大父王厚望。"

“王孙无官无爵，又是庶出，有难处么？”沙哑苍老的声音平淡冷漠。

“为国效力，田文当克难全功。”

帷帐后再没有了声息，一个侍女走了出来：“大王入眠，公子可以走了。”

那次未曾谋面的接见，使田文在临淄权力场骤然变成了一个神秘人物。寻常间逍遥平静的公子府邸，变成了日间车马穿梭夜来灯火通明的繁忙重地。在所有官署都冷清下来的时候，有如此一个公子府邸在日夜不息地动作，能不让官场侧目？但田文却没有时间去理睬，不仅仅是那口供奉在出令堂的王剑赋予了他无限的权力，也是因为他毕竟是丞相田婴的儿子。

父亲本是老齐王的少子，也是嫔妃庶出。长期酷烈的宫廷争斗，使父亲变成了一个谨慎君子，在王族贵胄中最是平淡无奇。他经常告诫田文一班儿孙：“王族旁支坐大，历来是国王大忌，尔等都要收敛锋芒，莫得生出事端。”接任丞相，父亲几番推辞，想要提出召回上将军田忌主持国政，可一想到田忌是自己的王族堂兄，又硬生生忍住了。父亲当政，奉行“减政去冗”的办法，除了边防急务与赋税纠葛，凡是大政一概压下，等待老国王召见时请命定夺。如此一来，这个开府丞相也确实清闲了不少。父亲见小儿子骤然变成了一个神秘的大忙人，风言风语多有流播，便来到田文府中想看个究竟。不想田文却正在与冯等心腹门客秘密议事，匆匆迎得出来，颇是神不守舍。

“文，近日何事匆忙啊？”父亲口气虽然从容，目光却是究根问底的。

田文略微犹疑，终于明朗回答：“回禀父亲：儿奉王命，绝非私家俗务。”

父亲思忖片刻，默默地走了，一句话也没有多说。田文心中歉疚，夜晚来到丞相府邸向父亲赔礼。父亲却摆摆手制止了他，默然良久，父亲开口了：“知晓大父何以委你么？”田文道：“儿未尝思之。”父亲淡淡道：“你有王族之名，而无官职之身，似公似私，进退裕如。你有近千门客，尽皆白身(注)，可免王室国府人力之繁难。”田文默然点头，承认父亲说得对。“约束门客，慎之慎之。”父亲叩着书案郑重叮嘱了一句，便出了书房。

家族是个特异的家族，田文自己，又是这个特异家族中的一个特异人物。

家族的特异处，在于这个“田”既是田氏王族的嫡系，而又是一个庶出支脉。一百多年前，齐国的正宗君主是姜氏。齐国第一代接受周武王封号的诸侯君主，是太公姜尚。春秋中期，田氏部族渐渐强大，最后在田完时期终于实力超过公室，实际夺取了齐国政权。田完做了国君，齐国便成了今日的“田齐”。田氏宗室为了防备重蹈“姜齐”覆辙，一开始便采取了抑制嫡系庶出势力膨胀的国策，立下定制：王族嫡系庶出子弟，可高爵，不可重权。在这种定制之下，嫡系宗脉实际上只能确定一个太子继承王位，其他子弟，尤其是庶出子弟，则都只能尊贵荣华，而不能掌权任事。然则，田氏毕竟是齐国第一大部族，人口众多，代有英才，全然不用，也在这大争之世无法立足。于是，田氏王族的庶出子弟也渐渐有了脱颖而出的机会，时有几个出色者做了实权重臣，庶出支脉便形成了新的田氏望族。二十多年前的上将军田忌，是田氏庶出支脉的第一个显赫重臣。目下的丞相田婴，是田氏庶出支脉的第二个显赫重臣。而田忌、田婴又恰恰是同一庶出支脉的庶兄弟。短短二十余年，同一庶出支脉涌现两位当政大臣，这在齐国历史上是绝无仅有的。

田文很明白，父亲的谨慎根源正在这里——木秀于林，风必摧之。

田文之特异，在于他“其身不正而才堪栋梁”。所谓其身不正，是说田文母亲不是田婴的正妻，而是小妾，田文是庶出而不是嫡出。在礼法严格的春秋中期，庶出子弟是没有资格继承父亲爵位财产的，在家族中的地位自然也是二流的。进入战国，礼崩乐坏，长子世袭制被冲击得接近于名存实亡，才能的重要性大大超出了身份的重要性，嫡庶大防也大大松弛，庶出子弟也多有取代嫡长而成正宗的。虽然大势如此，但具体到每个家族每个庶出子弟身上，要突破这些传统礼法，也绝非轻而易举的事。难处之一，庶出子弟必须有过人才能与特别功勋；难处之二，嫡出长子须得确实平庸无能。二者同时具备，庶出子弟才有入主正宗的可能。二者缺一，庶出子弟便只能成为凭借自己实力去奋发的寻常士子。

但是，田文最为特立独行处，尚不在身份的瑕疵，而在于他惊世骇俗的作为——门客众多而多行侠义。战国中期，权力竞争加剧，贵族权臣与王室子弟纷纷招募为私人所用之士。这种“士”不受王室官职与俸禄，由权臣贵胄从私家财产中提供优厚的生活待遇。士子受人知遇，忠人之事，成为专一为权臣贵胄谋划私家行动的智囊库。于是，天下出现了一个新词——门客。招募门客，被称为养士。战国之世，养士之风已经成为一种特殊的风潮，赵国公子胜、魏国公子无忌、楚国公子黄歇、齐国公子田文，恰恰是当时天下最有名的四家养士公子。这时，“战国四大公子”的名头虽然还没有叫响，但他们的养士之名，却已经在天下传开了。

田文的养士别出心裁。寻常私家养士，以寻觅谋略之士为主，养武士者相对少。赵国公子胜少年征战，又兼赵国权力争夺酷烈，喜欢招募剑士。魏公子无忌喜欢学家名士，门客少而精。楚公子黄歇喜欢风雅之士，门客常被他荐举到国府做官。唯独田文养士大有不同，无分学问身份，但有一技之长者均可成为他的门客。唯其如此，投奔田文的门客多有市井奇能之士。有一次来了三个市井之徒，田文问其特长本领，一人说善于学雄鸡打鸣，一人说善于学狗叫，一人说善于盗

物。田文大笑一通，令三人当场演技。鸡鸣者一开口，笑得众人前仰后合，雄鸡、斗鸡、母鸡的各种叫声尽皆惟妙惟肖，引得庭院外一片鸡鸣声。狗吠者更是出色，夜半狗吠、春情狗吠、厮咬狗吠、觅食狗吠、撒欢狗吠等，不一而足，尽都可与真狗一般无二，竟引得田文的几条凶猛猎犬狂吠不止。盗物者也是神奇，光天化日之下走过田文身边，便拿掉了他藏在大袖中的白丝汗巾。田文心中一动，大笑一阵，竟收下了这三个鸡鸣狗盗之徒。此举轰动临淄，引来朝野一片嘲笑，田文浑然不为所动，依旧我行我素。

然则，门下的有识之士也不满了。一日，田文到门客大院视察，远远听到当门传来一阵“叮当叮当”的弹剑之声，俄而一人高声吟诵：“鸡鸣狗盗兮竖子锦衣，槃槃壮士兮无车无鱼。安得骏马兮一去千里，高山大川兮藏我布衣。”田文听得仔细，遥遥拱手道：“怨声载道者，可是冯？”弹剑者淡淡道：“怨声不隐，正是冯也。”田文笑道：“从此刻起，先生便是我门下舍人，总掌府事。”转身吩咐家老，“即刻给先生配备骏马高车，一等俸。”家老答应着疾步去了。冯愣怔良久，方才默默地深深一躬。出得庭院，随行一个门客幽幽笑道：“一个酸布衣呻吟两声，便有了高车一等俸，公子何以服人？”田文一阵大笑道：“你也如此呻吟两声我听，自然一视同仁。”门客顿时红着脸不再多说了。

就是这个冯，一掌事便做了一件令田文刮目相看的大事。

那时候，天下除了秦国彻底废除了分封制，其余六大战国还都程度不同地保留着封地制。齐国对贵族与功臣的封地素有宽厚之名，田婴便领有封地二百余里。田婴家族与中原战国的大家族一样，也是内部分封：父亲将自己所领的二百余里封地，分给嫡长子田彤五十里，庶出子田文四十里，由他们自己掌管封地的民治赋税。田文洒脱不羁，素来不屑于钱财算计，便派冯代他视察封地民治并清理所欠赋税。

十日之后，一个门客飞骑回报：冯不听随行门客劝阻，竟将赋税债券一把火烧了，更大胆的是，也把封邑大夫当场杀了。田文大惊，这烧债券还则罢了，封邑大夫可是国府直派的官吏，如何轻易杀得？他无暇多想，立即飞马赶到封地，迎接他的却是万千民众的夹道欢呼，“万岁”之声铺天盖地。

田文查实：封邑大夫非但克扣赋税，假造债券，而且苛虐治民，确实罪有应得。虽则如此，他自己一个白身公子也无权先斩后奏，更何况冯一个布衣门客？冯却很是坦然：“杀掉一个酷吏，少收千石赋税，却得狡兔三窟，公子不以为然么？”

“狡兔三窟？”田文感到惊讶。

“狡兔之窟，性命根基也。”冯的眼中闪射着狡黠的光芒，“天下大争，齐国多事。自此以后，公子回到封地，便可得民死力，岂非一个永久洞窟？”

田文恍然大笑，非但一力承担了“私杀吏员”的罪名，且对冯更是器重异常。否则，这次白身担大任，冯如何能做他的行动总管？当然，父亲寥寥数语，也明白地告诉他：大父国王完全知晓他的门客力量，而且正是要利用这种力量的布衣身份，以使国王与国府隐身到幕后周旋，你田文孺子白身，千万不要掉以轻心。按此推测，国王对事件的每一步进展肯定也都清楚，只是不出面罢了。既然如此，却为何要在他还没有接触苏秦一行，事情还没有任何眉目时召见他？“君心似海，猜不透也。”田文苦笑着摇摇头。“来者可是公子文？”一个轻柔清亮的声音拦在了对面。

田文抬头一看，不知不觉间已经来到了王宫最深处的碧玉池。奇也，轺车不得进宫，如何我的轺车能进到这里来？匆促间田文顾不得细想，恭谨一礼道：“正是田文，奉召晋见。”

“公子随我来。”绿纱长裙摇曳着身段隐没在灯影之中。

对这些女官，田文可是不敢怠慢，一言不发地跟着走便是。近年来，祖父老国王性情大变，身边内侍、护卫、文吏竟然全部换成了清一色女子，从妙龄少女到白发老妇，王宫女子竟多达数百。如果是魏惠王如此，天下任谁也不会感到奇怪，魏罃本来就是个浮华纨绔子弟也。可齐威王田因齐却是天下有名的正干君主，不近女色厌恶奢靡勤于政事宵衣旰食，惩治贪吏的酷烈壮举曾经使天下为之变色。如此一个英名四播的君主，晚年隐身于深深宫闱，沉溺于裙带海洋，当真是不可思议。然而，更不可思议的是，他的威慑光芒却并未因此丝毫减弱。本性桀骜不驯的田文，唯独对祖父老国王敬佩有加，常感到以自己的阅历与智慧尚远远不能看清这座云遮雾障的高山。

碧玉池实际上是一个一百余亩地的大湖，湖边草地树林，湖中岛屿相望。一到暮色，座座岛屿的亭台上风灯点起，在碧波荡漾的水面上恰似一座座仙山。田文没有来过碧玉池，可知道这是老国王晚年开凿的大湖，一建成便钉在了这里，再也不去其他宫殿，更不去临淄外的那几座行宫。从湖边向里走，先过了一片草地，再过了一片竹林，又过了一片森森松林，田文看见了一片隐隐灯火，渐行渐近，灯火也大亮起来。

在看见灯光一片的时候，领路的女官将他“交接”给了另一个白纱长裙的女官，脚下也变成了白玉铺就的大道，一座城堡式的宫殿被遍体灯火照得一片通明，背后却是一座黑黝黝的大山。田文不禁大为惊讶，临淄地处海滨平原，哪里来如此一座大山？仔细一想，恍然——这座大山定然是开凿大湖的泥土堆积而成，山下城堡也定然是依山而建，山外依然是王家园囿。恍如仙境的灿烂城堡外，看不见一个护卫甲士，也没有任何弦歌之声，寂静得就像天上的洞府。

走进城门，田文又被“交接”给一个红纱长裙的女官。穿过曲曲折折的回廊，田文也始终没有看见一个卫士。大约一顿饭的辰光，田文

随女官来到一片竹林前，穿过竹林，一座很是普通的青砖大屋矗立在面前。趁着女官又在“交接”的时刻，田文稍稍打量了一番，这座青砖大屋的墙体完全是一丈见方的巨大石板拼砌而成，房高三丈有余，很可能是两层石楼。一丈之下，看不见一个窗户，只有接近屋顶的部分有三个方洞。

进得大屋门厅，迎面一阵暖气烘烘扑来，与外面的萧瑟寒凉顿然两重天地。过得门厅，是一座巨大的影壁，影壁后有一片不大不小的天井庭院。庭院中花木葱茏，飘出的香气直如春日郊野般清新。穿过天井庭院，进入了一间明亮宽敞的大厅，大红地毡，帐幔四垂，静悄悄的一个人也没有。

“敢请公子入座，稍候片刻。”紫衣女官飘然捧来一盏热茶，又飘然去了。

一盏热茶堪堪饮完，田文额头已经渗出了细细的汗珠。他喜欢粗豪的生活，一旦进入这细巧豪华的深宫重地，一时竟有些手足无措。突然，他听见帐幔上方有一种奇特的轧轧之声，仿佛城堡在放吊桥一般。田文目力耳力都很敏锐，立即判断出这是楼上放下的一种天车，随着轧轧声止息，天车显然已经落地了。田文心中清楚，却只是肃然端坐，目不四顾地品茶。

“禀报我王，公子文奉命来到。”紫衣女官不知何时飘了出来，站在田文身旁。田文连忙站起，对着帐幔后深深一躬道：“田文参见大父王——”

“田文么？入座便了。”帐幔后传来那个熟悉的苍老沙哑的声音，“苏秦将至，樗里疾未去，你当进入直面周旋也，可有难处？”

听到这威严中不失关切的天音，田文心中一动，几乎就要说出自己的难处，但还是生生忍住，高声答道：“为国效力，田文自当冒死犯

难。”

“赤心报国，孺子可教，田氏有后也。”苍老沙哑的声音喟然赞叹，片刻喘息后缓缓道，“本王特命：田文立为田婴世子，以本王特使之身与苏秦等斡旋，建功后另行封赏爵位。”

“田文谢过我王！”

“田文，记住八个字：不卑不亢，不罪强梁。非如此，不保齐国。”

“田文谨记我王教诲。”

“一个月内，你可随时晋见。好了，去吧。”

田文还没有来得及拜辞，那轧轧声就升上了高处。田文尚在愣怔，帐幔后飘然出来一个紫衣玉冠的中年女官，双手捧着一个小小玉匣：“公子，这是齐王的令箭、虎符，一月后缴回。敢请收好了。”田文对着玉匣深深一拜，接过来抱在怀中。

出得宫门，一辆轺车已经候在白玉大道，一名女官请田文上车。片刻之间，轺车已辚辚驶出王宫。田文下车，换乘自己的轺车飞驰而去了。

回到府中，田文还是在梦中一般，几乎不能相信这梦寐以求的尊贵就如此这般地如愿以偿了？苏秦将到，田文最感尴尬的就是自己的身份。魏无忌、赵胜、黄歇三人，都是名副其实的王室公子，另加特使衔，代表三国自然是名正言顺。就连燕国荆燕，也是副使头衔。可是自己却只是一个白身公子，而且还不是正宗世子，徒有一个公子名义罢了。如此身份，如何与燕国武安君、五国上卿苏秦与三国公子特使会谈大事？邦国交往，自古以来便是身份对等者的周旋，自己矮了一大截，岂不尴尬难堪？田文没有更大的奢求，只想有个王室特使职

分，事情便顺理成章了。他也想过，若老国王始终“忘记”此事，那便意味着马上要换人与苏秦周旋了。迫在眉睫了还是没换，便当不会忽略这个关键环节。突然召见，他也曾想过可能会解决这个难题，但他还是没有料到自己的祖父老国王出手竟是如此大气——世子、特使、令箭、虎符，一举便将田文变成了齐国的实力贵胄。

世子是根基地位，是最根本的身份。在春秋之前，天子与诸侯国君的嫡长子才称为“世子”。有世子身份，才有继承王位、君位与财产的权力。入得战国，天子与诸侯国君的“世子”都升了格，称为“太子”。于是，“世子”便成了贵胄继承人的称谓。田婴家族是王室支脉，爵位是靖郭君，又是开府丞相，其继承者自然便是“世子”。贵胄权臣确立世子如同国君确立太子一样，历来有“立嫡立长”与“立贤立能”两种章法。在凝滞平静的年月，立嫡立长自然是难以动摇的法统。但在战国大争之世，立贤立能却成为主流呼声。虽则如此，立嫡立长还是优先，除非嫡长不贤不肖，立贤立能还是不能理所当然。能否立贤立能，一则靠家族首领的遴选确认，二则便是国君的指定。寻常时日，国君是不干预的，但在要害权臣的继承人确定上，国君一旦指定，那便是不可改变的王命。齐威王君命田文为田婴世子，那便是将田文确立为田婴家族的嫡系继承人，田婴家族的全部权力、荣耀、财富，都理所当然地由田文继承。对于田文这样一个庶出子弟，这是最重要的命运改变。有此身份，特使与否便立即显得无足轻重了。

令箭，是他在一个月内随时晋见国王的特殊权力。虎符，则是他一个月内可任意调动齐国兵马的特殊权力。在老国王的晚年，将如此权力赐予一个新锐后进，是临淄权臣们无论如何也难以想象的。

田文在后园里转悠了半个时辰，方才慢慢平静下来。他决定立即去见父亲，毕竟，在此等大事上装聋作哑，是会令父亲难堪的。不想匆匆回到丞相府，在门厅便恰恰遇上父亲派去接他的书吏。原来父亲也同时接到了老国王的君书，要田婴立即为田文举行世子加冠的大

典。田婴已经将大典确定在次日清晨，要将田文召来叮嘱细节，并在家族聚会中一并公布。此时，田文无可推托，一切听任父亲做主了。

次日清晨，田氏宗庙举行了盛大的“王命世子加冠”大典。一个时辰中，田文便从一个庶出子变成了靖郭君世子，名正言顺的王族公子，田文的府邸也变成了世子府。

隆重的典礼刚刚结束，门客斥候飞骑回报：苏秦一行冒死泅渡潍水，冯已经妥为接应，晚间当抵达临淄。田文听罢，立即命令国宾驿馆作速布置准备接待。传令骑士刚走，田文蓦然想起一事，随后飞车来到驿馆。樗里疾正在悠悠漫步，不防田文匆匆而来，嘿嘿笑道：“你这小子，又要来糊弄老夫了？明告你，那个鸟地方，老夫再也不去了。”田文哈哈大笑道：“天下之大，上大夫见识见识何妨？”“嘿嘿嘿，留下你去见识吧，老夫可要多活几年。”说着黧黑的脸膛红了。

田文笑不可遏：“也就是上大夫可人，别人啊，田文还不费这番心思。”

樗里疾笑骂：“鸟！也就是老夫孤陋寡闻，才上你这恶当！”

两人笑得一阵，田文拱手道：“上大夫，这驿馆住得长了也憋闷，换个地方如何？”

“噢？换到何处？”

“王宫之南，稷下学宫大师堂，如何？”

“也好。齐国也就稷下学宫是个正经地方，老夫还真想见识见识。”

“拣不如撞，现下就搬过去如何？”

“你这小子，总是风风火火。好，恭敬不如从命，寄人篱下，也只有任人欺侮了。”

“上大夫竟日骂我，田文才是受气包。”

“哪里哪里？”樗里疾大笑间，却突然压低声音颇为神秘地低声道，“哎，老实说，你小子敢不敢到秦国去？”

“到秦国？”田文惊讶笑道，“做盐商还是马商？”

“出息？做丞相。”樗里疾一字一顿，神色郑重。

田文惊讶得张开口却不知道要说什么，蒙了片刻，不禁哈哈大笑道：“上大夫啊上大夫，一次绿衔，你个老哥哥当真恨我了？捉弄人好狠也。”

“胡说甚来？”樗里疾正色道，“樗里疾乃秦国特使，如何能拿此等事儿戏？”

“兹事体大，我还回不过神来，容我想想再说。”田文笑道，“来，我帮你收拾。”

“没的啥收拾，你坐在这儿等便了，片时就好。”樗里疾说着摆着鸭步摇进了大厅，只听一阵呼喝，不消两盏茶工夫，便与三个随从护卫走了出来。随从抬着一口木箱，樗里疾自己背着一个包袱，若非衣饰差别，还真是难分主仆。田文不禁暗自感叹：秦人如此实在，秦风如此简朴，秦国安得不强？若是中原六国特使，连送的带买的，任谁也得几车行囊了。

护送樗里疾到稷下学宫安置好，田文又与这位黑胖子特使盘桓了半日，觉得樗里疾快人快语，爽朗诙谐，当真投机。老国王叮嘱他“不罪强梁”，就是指不能无端得罪秦国特使。目下看来，想得罪这位黑胖

子还真是不容易。他是软硬不吃，又从来没有恃强凌弱的大国强横脾性，硬是与你磨叨，你是弱国臣子，又能拿他如何？看看到了午后，田文还是硬着心肠告辞了，惹得樗里疾啧啧啧地感叹了好一阵子。

这时，苏秦一行已经到了淄水西岸，临淄城楼已经遥遥在望了。

“公子郊迎先生了！”冯指着远处的烟尘旗帜，兴奋地喊了起来。众人望去，但见宽阔的临淄官道上一面大旗当先，马队轺车锐急而来，直如离弦之箭，将滚滚烟尘远远地抛在了身后。

“好快！绝非寻常车马。”赵胜不禁高声赞叹。

冯道：“诸位有所不知，公子门客中有一班驯马奇才，是以多有良马飞车。接无忌公子的那辆车，才是真正的日行千里，人称‘追造父’！”

“噢呀，追造父？那无忌公子明日就该到了！”黄歇大笑起来。

苏秦凝望着对面渐渐逼近的车马旗帜，已经朦胧看见了那个斗大的“田”字，想到这是合纵成败的最后关头，不禁一阵感奋，打马一鞭迎了上去，黄歇赵胜荆燕等立即飞骑随后，迎向了田文车马。

田文已经远远看见了冯，心知对面是苏秦一行，便将轺车放缓了速度徐徐打量而来。面前这队人马不过二百余人，没有旌旗，没有轺车仪仗，普通得如同一支民间商旅。将近半箭之地，田文清晰地看见了须发灰白衣衫仍然沾满泥巴的苏秦，心中不禁肃然起敬：一个布衣之士，历经磨难而胸怀远大抱负，面临急难，不惜舍身泅渡，此等气概天下能有几人？感慨之间，田文已经跳下轺车遥遥拱手：“齐国田文，奉王命恭迎武安君并诸位公子。”

苏秦也下马迎来：“苏秦多谢齐王，多谢公子。来，这位是楚国公子黄歇，这位是赵国公子胜，这位是燕国副使荆燕将军。还有一位是

魏国公子无忌，可惜留在了潍水营地。”

田文与几人一一见礼，末了慨然笑道：“武安君毋忧。我已得飞鸽信报：苍铁已经在潍水接到了公子无忌，今夜定然可到临淄聚齐。”苏秦惊讶：“苍铁何许人也？如此之快？”“噢呀，就是那个‘追造父’了。”

田文笑道：“此人与田文也是一段奇遇，日后说与武安君消闲。诸位一路鞍马劳顿，请登车入临淄，田文为诸位洗尘接风！”说罢一挥手，马队中便驶出了四辆青铜伞盖轺车。田文请苏秦四人登车，一声令下，冯率马队开路，田文自己殿后，护卫着苏秦车队辚辚西去。

到得临淄，驿馆已经是灯火通明，护卫森严。驿丞向田文禀报：诸位大人的住所、骑士营地与接风酒宴已经准备妥当，请令定夺。田文与苏秦略一商议，先行安顿骑士在驿馆外树林中扎营，苏秦几人先到住所梳洗更衣，半个时辰后开宴。

接风宴席排在了驿馆正厅，倒也是富丽堂皇。按照田文目下的地位与权力，本当在自己府邸举行这场接风宴席。但田文的原有府邸太小，只有五开间六进，偏院还住满了门客，多有不便。最主要的是田文想到了老国王的叮嘱“不卑不亢”，接风宴席设在驿馆，便是国事，进退皆可斡旋，又避免了“私结外使”的嫌疑，倒也不失为两全之地。

田文正在大厅门口等候，突然听得驿馆门外响遏行云般的萧萧马鸣。心中一动，快步走出大门，便见一辆奇特的无盖黑篷车堪堪停在门口，四匹雄骏的胡马正在喷鼻嘶鸣。一个黑衣劲装的精瘦汉子拱手高声禀报：“苍铁奉命赶回，贵客安然接到！”田文大喜，正要上前迎接客人，却见一人已经从篷车中跳下，内穿铁色软甲，外罩大红斗篷，一顶六寸玉冠，分外的凝重挺拔。田文肃然行礼：“得见公子无忌，荣幸之至。”魏无忌从容作礼笑道：“公子侠义雄奇，魏无忌三生有幸也。”对答两句，两人大笑执手，联袂进了驿馆。

苏秦刚到厅中，惊讶得揉了揉眼睛：“啊，真是公子无忌么？”田文大笑道：“大活人一个，如假包换！”“噢呀！神奇神奇，我以为齐国人虚应故事了。”黄歇兴冲冲走了进来，连声惊叹。“大兄！”赵胜在门外便喊了起来，冲进来拉住魏无忌笑叫，“真是神！早知道有这般神车，也不用泅渡了。”

田文笑道：“车再神，最多也只能坐两人，你还是得泅渡。”

众人不由一阵大笑，田文道：“来来来，入席！无忌公子不用梳洗，正好！”

六张长案早已排好，苏秦东面居中，田文对面相陪，魏无忌、黄歇、赵胜、荆燕两侧就座。田文举爵高声道：“武安君并诸位今日赶到，恰遇时日。来，先干一爵，为诸位洗尘！”

“干！”铜爵相向，众人都一饮而尽。

“噢呀，这齐酒如此厉害了？”饮惯了柔顺兰陵酒的黄歇，咂着嘴满脸通红地嚷起来。

“也是，没想到齐酒如此凛冽。”苏秦也是额头冒汗，啧啧连声。

赵胜却大是精神：“好酒好酒！与我赵酒堪称伯仲之间。”

魏无忌只是淡淡微笑，浑无觉察，举爵笑道：“我要敬公子文一爵，多谢你的骏马神车。否则，魏无忌无今日口福也。”大饮而尽。

“好酒量！”田文高声赞叹，“齐酒取海滨山泉酿就，后劲忒长，寻常人须间歇饮之。无忌公子颠簸千里，空腹连饮两大爵，佩服！”

“诸位兄长不知道么？我这大父是有名的海量君子，从来只饮不说。”魏无忌笑道：“休听赵胜之言，无忌只是憨饮而已，与诸位善品

善饮差之远矣。”

席间一阵笑声，苏秦举爵向田文道：“齐国有此好酒，公子有此大才，合纵便是吉兆。来，我等与公子再干一爵！”说罢也是一饮而尽。

田文爽朗大笑：“闻武安君绵长柔韧，竟能连饮齐酒，田文夫复何言？干！”饮罢一爵，心知苏秦要将话头引入正题，不禁置爵慨然道，“武安君，诸位兄台，齐国之事，田文自是一力为之。只是齐国近年与中原列国来往稀疏，国政多有微妙，田文尚不知我王如何决断。”

“噢呀，那个秦国樗里疾，是否也在临淄了？”田文点头道：“实不相瞒，樗里疾来临淄一月，尚未见到齐王。”

“咄咄怪事！那他如何不走？”赵胜少年心性，急不可耐地插了进来。苏秦道：“此人韧性极好，齐王不作最后决断，他是不会离开临淄的。”

“噢呀，齐王狐疑不决，难处究竟何在了？”苏秦向魏无忌微微一笑：“公子以为如何？”

“齐王之疑，根在魏国。”魏无忌不假思索地回答，“魏国衰败，直接事端便在与齐国两次大战：围魏救赵之桂陵大战，围魏救韩之马陵大战。两战之后，魏国三十万精锐大军连同名将庞涓，悉数覆灭。此后，秦国商鞅借此百年不遇之良机，一举歼灭魏国仅存的五万铁骑、八万河西守军，非但收回河西，而且占据了河东要塞离石。魏国被迫迁都大梁，从此一落千丈。齐魏两战，乃魏国衰败之枢纽。”魏无忌沉重地叹息了一声，“齐王之虑，在于魏国能否丢开这个大仇，真正与齐国和解。”

赵胜急迫道：“就是说，魏齐能和解，则齐国加盟合纵；不能，则与秦国结盟？”

苏秦点点头："诚如是也，魏公子大有眼力。"

"噢呀，这魏王齐王，都是老王。人老记仇。一辈子酿的陈酒，还真难变淡。"

田文一直没有说话，内心却大是惊讶。自己一直以为，老国王不作决断，是年老难以理事，甚或是昏聩不明雄风不再丧失了判断能力，却如何就没有想到这一层？魏无忌一说，田文立即恍然，老国王对他的所有模糊叮嘱都变得清晰起来，拖住樗里疾的意图也顿时清楚。田文自感惭愧，不禁慨然拍案道："诸公所言，田文顿开茅塞。然则，不知武安君可有解开我王心结之良方？"

苏秦正待说话，突闻大厅门外一阵急骤的马蹄声。众人不禁一怔，这驿馆虽非官署，可也是国宾重地，等闲斥候是不能驰马直入的。田文是东道主，立即站起疾步而出，旋即又大步进来向苏秦拱手道："我王书令，即刻召见武安君与公子无忌。"

厅中一片肃然。作为使节，晋见国君自然是越早越好，这是值得高兴的。但是，这无疑立即印证了苏秦与魏无忌的判断，六国合纵的最后一个关口便赫然矗立在面前。攻克此关，合纵大功告成，否则便是功亏一篑。座中各人都是六国合纵的直接主事者，顿时都感到了一种沉重的压力。苏秦肃然站起，向座中拱手环礼一周，看看魏无忌，便欲举步。

"且慢！"黄歇破天荒地忘记了"噢呀"话头，离座起身，高举铜爵，"来，我等为武安君，为魏公子壮行，一干此爵！"六只大铜爵锵然碰撞，尽都一饮而尽。苏秦已经缓过神来，朗声笑道："诸位继续痛饮，静候佳音。二位公子，走。"三辆轺车辚辚驶过临淄市街，驶入王宫，驶入碧玉池畔，又换马穿过草地、竹林与树林，才被女官领引到一座大殿等候。田文心中忐忑，不知老国王要在哪里召见他们，面对苏秦与魏无忌又不好启齿，只有沉默。幸亏只等得片刻，便有一名

紫衣女官前来宣令：“敢请武安君、魏公子无忌、公子文，到二陵殿晋见。”田文一听，更是困惑莫名，齐王宫中几曾有过一个二陵殿？这会是何等地方？思忖之间，女官已经领引着三人穿过几道回廊，来到了一座灯火通明的青砖大屋前。田文恍然笑了，这不就是往昔老国王常常议事的大政殿么，何时改名叫了二陵殿？不过能在这里接见苏秦魏无忌，田文总算松了一口气，他最怕祖父老国王一时糊涂，将赫赫苏秦弄到帐幔四垂的密室，自己再从天而降，岂不贻笑天下？

进得大殿，苏秦不禁惊讶了。从门厅到正厅，几十盏白纱风灯照得通明一片，晶莹光润的白玉地面中央是一片巨大的红色地毡，地毡中央是三张长大书案。最引人注目的，是两边墙壁上的巨大壁画。一边大书“桂陵之战”，一边大书“马陵之战”，画的正是两场伏击战的激烈场面。《马陵之战》将庞涓惨死的场面画得尤为真切。虽然惊讶，苏秦对齐威王的用意却是一目了然，反倒是微笑着欣赏了两边壁画。再看魏无忌，却是两眼一瞄再也不看，脸上浑然无觉一般。

正在此时，紫衣女官高宣一声：“齐王驾到——”

随着尖锐清亮的声音，中央巨大的木屏后走出一位年迈的老人：一身宽大松软的布衣，一头白如霜雪的须发，一脸清晰可见的黑色老人斑；没有高高的天平冠，没有华贵威严的王服，也没有象征权力的三尺王剑。任谁看见，也不会想到这便是叱咤风云威震中原一举将齐国变成一流强国的齐威王。

苏秦略微一怔，躬身拜下道：“五国特使苏秦，魏国公子无忌，参见齐王。”

老人站在六级王阶上，静静地注视着两人，目光犀利得如同两柄长剑，苍老沙哑的声音回荡在大殿：“苏秦？好！是个人才：跋涉于坎坷，崛起于沉沦，终成大器也。”

“齐王奖掖，催臣惕厉自省。苏秦谢过齐王。”

“公子文，请两位入座。”老人的布衣大袖摆了摆，两位女官飘了过来，轻柔地将老人扶进王案后的坐榻之上，还给老人脚下垫上了一个厚厚的丝绵枕。这样一来，高坐的老人好像一个居高临下的仙翁一般。老人坐定，微微平息了喘息，悠然问道：“先生此来，何以教我？”

“苏秦为六国合纵而来齐国。天下大势，齐王洞察深彻，不用苏秦赘述，但凭齐王决断。”苏秦破天荒的简洁利落，全无条分缕析雄辩滔滔的说辞。

老人无声地笑了：“田因齐老矣，听不得长篇大论了。先生简约如此，老夫也就直言了。先生可曾想到，此殿何名？”

“二陵殿。”

“何谓二陵？”

“桂陵、马陵，两次大战。”

“两次大战，何国受益？何国受害？”

“齐秦大益，魏国大害。”

老人喟然一叹：“先生明白人也。齐国有恩于秦，齐秦结盟，当是水到渠成。若加盟合纵，齐国却是有大仇于魏，齐魏接壤，岂非弄巧成拙？既丢了秦国，又与强邻为敌？此中利害，先生如何权衡？”

苏秦思忖，齐王果然老辣，三言两语便将利害摊开，向合纵开价，逼魏国作出明确承诺，而且将秦齐结盟郑重端出，用了“水到渠成”来说，显然是想教苏秦与魏无忌知道，他的本意是想与秦国结盟

的。事实上，樗里疾还没有见到齐威王，齐国在两方之间还是保持着一种不偏不倚的中立。老齐王如此说法，显然是想表示一个明确强硬的姿态：不满足齐国的要求，他就会“水到渠成”地与秦国结盟。对于齐威王这样曾经沧海的君主，任何避实就虚的说辞，他都会不屑一顾，要使他转变，只有一个办法：必须明确回答他的要求，行还是不行。

苏秦看了看镇静自若的魏无忌，向齐威王高声道：“六国合纵，要害便是同心协力。齐王所虑，大在情理之中。苏秦素无虚词，不想徒然担保。公子无忌乃魏王嫡孙特使，魏齐怨恨，公子无忌可向齐王申明。”

“先生真睿智之士也。”齐威王喟然一叹，突然沉声问，“无忌公子，魏王之意，究竟如何？”瞬息之间，这位老人眼中又闪出凌厉的光芒。

魏无忌生性持重，虽然心中已经全然明白齐王的意图，却依然不想急于说话，就要等老齐王发问。如此姿态，也是要给老齐王一个印象：魏国也不是急于要和齐国修好，魏国完全是从天下大局出发而“被迫”作出痛苦抉择的。若急于表明心迹，反倒容易使年老多疑的齐王误以为魏国另有所图。

见齐王发问，魏无忌郑重作礼道：“启禀齐王：魏王与国中大臣，原是对齐国有深仇大恨。然则强秦东出，屠戮中原，大势所迫，兼武安君运筹策划之功，我王方才决意加盟合纵，并决意与齐国泯灭恩仇，永久修好。强秦虎狼，目下唯独对齐国没有直接侵掠，齐国若能加盟合纵，实为大义之举，列国自当以齐国为楷模，铭记齐国大恩。若与齐国计较旧恨，实为泯灭良知之举。我王虽则多有缺失，然则大敌当前，还是决意从大局出发，向齐王申明两则：其一，魏国推齐国为合纵盟主，以盟主号令是从；其二，愿与齐国单独订立盟约，各守疆土，永久修好。”

“噢？”齐威王悠长的一声感叹，惊讶、欣赏、疑问尽在其中，“魏王比老夫大是年长，果真有如此明锐？无忌公子，魏王最多是点点头而已，这般分量之言辞，恕老夫无礼，老魏王说不出来。”片刻停顿喘息，老人又是赞赏感慨，“魏罃后辈若此，老夫眼红得紧也！”

语气突然又是一转，“公子明言：你既非太子，又无实职，做得老魏王之主么？”

“有关合纵，魏无忌做得主。”

“好。然则，老夫如何才能踏实？”

这一问大有深意，魏无忌此前已经说过，魏国要与齐国单独结盟修好，只因两国有根深蒂固的老仇恨。可齐威王仍然有此一问，显然是不相信一简盟约。思忖之间，魏无忌已经明白，断然答道：“齐王若有疑虑，魏无忌愿留齐国，以做人质。”

“好！有胆识。”齐威王拍案激赏，“有得先生、公子，本王决断：齐国加盟合纵。”

“齐王明断！”苏秦与魏无忌想不到齐威王如此明快，不禁同声赞叹。

“呵呵呵。”齐威王也高兴地笑了，“至于盟主，齐国是不做的了。盟主之国，须得与秦国有大仇者担当，请先生另行谋划了。从今日起，合纵涉齐之事，由公子文全权处置。”

田文惊讶得愣怔了片刻，方才拜下高声道：“臣田文领命！”

齐威王疲倦地挥了挥手，紫衣女官高声宣道：“召见礼成——”话音落点，年迈的国王已经靠在大枕上睡着了，一阵苍老的鼾声粗重地回荡在大殿。

回到驿馆，苏秦对焦急等候的黄歇三人备细说了情由，几个人都是感慨万分。黄歇兴奋地提出重开夜宴，田文哈哈大笑，连声吩咐摆酒庆功。这一场酒直喝到东方发白，除了不再饮齐酒的苏秦与东道主田文，人人都醉倒了。

就在朦胧的秋霜晨雾中，王宫女官快马驰入驿馆，宣布了齐威王的紧急书命：赐封公子田文为孟尝君。

苏秦心中一动："不好！公子即速进宫，否则只怕是来不及了。"

田文大惊，飞马进宫，大约一个时辰，王宫中传来消息：老国王薨了(注)！

及至午后几人酒醒，苏秦将情由一说，几人不禁愕然。良久，黄歇长叹一声道："噢呀，老齐王一世英雄，去得也太快了，只可惜呀……"赵胜红着脸急道："你究竟想说甚？吞吞吐吐好不急人。"黄歇吭哧片刻道："噢呀，我是担心，老齐王突然一去，往前会不会有绊马坑了？"苏秦摇头道："该当不会。合纵是老齐王最后的决断，依他在最后时刻突然封田文以孟尝君看，对身后的合纵大事，他定有妥善部署。我等只是要计议一番，如何参加老齐王的葬礼？无忌公子，你以为我等当如何行止？"魏无忌一直在沉默深思，似有恍惚，竟没有听见苏秦的话。黄歇笑了，上前拍了一下魏无忌肩膀："噢呀魏公子，老王去了，齐国新君自然不会留你做人质，该当高兴的了。"魏无忌已经清醒，却只是摇摇头不说话。赵胜不耐道："呀，又是一个温吞水！公子说得对，老哥哥摇个甚头？"苏秦摆了摆手，制止了黄歇赵胜的搅扰道："黄兄见事不透。老齐王若在，绝不会将无忌公子做人质。新王即位，却恰恰有可能将公子扣下做人质。"

话音落点，便听"噢呀"两声，黄歇赵胜一齐惊讶问道："却是为何？"

苏秦悠然道：“举凡征战沙场的英雄君主，邦国仇恨都铭刻不忘，睡觉都对仇敌睁着一只眼，老而弥辣。寻常人便以为，他们对敌国锱铢必较。实则不然，英雄君主都喜欢实力较量，都有一个明确信条：实力雄厚，邦国自安；没有实力，在在皆空。两位想想，战国以来，哪个明君雄主看重过人质？老齐王若在，断然不会扣留无忌公子做人质。他要的只是魏国一种承诺，但绝不会把邦国安危最终押在这种承诺之上。新君不然，未经锤炼，总喜欢将邦国安危系于某种形式，以为有了人质，便会有邦国安全。无忌之忧，正在此也。”

“嗅呀，惭愧惭愧！”黄歇红着脸道，“难怪屈原老说我不深。看来要多读书才是了。”

赵胜深深一躬：“先生教诲，赵胜茅塞顿开。”

魏无忌笑了：“我这些许心思，教武安君一说倒是有板有眼。实则我也没有想透，只是觉得些许不妙而已。”

四人笑了一番，正在计议如何得见孟尝君，以确定如何应对齐国国丧，却闻驿馆外马蹄如雨，孟尝君田文身穿白衣重孝，带着两名宫中女官飞马到来。进得正厅，孟尝君对众人深深一拜道：“老王薨去，田文一来报丧，二来宣告老王遗命。”说罢起身，对两名女官一招手，紫衣女官打开一卷竹简高声宣读：“齐王特书：本王朝夕薨去，合纵特使苏秦等无须为本王葬礼耽延于临淄，宜作速运筹合纵会盟大典。齐王田因齐三十七年秋月。”

另一名绿衣女官接着打开一卷竹简高声宣读：“齐王特书：魏公子无忌者，大贤大才，当随同苏秦等筹划合纵，齐国不得将其扣为人质。孟尝君田文，不得受本王葬礼约束，当随同苏秦等奔波合纵。齐王田因齐三十七年秋月。”

两书读罢，厅中一片肃然沉默，人们都被老国王感动了。

良久，苏秦带头向案头王书伏地大拜，哽咽长呼：“齐王明锐，大义垂范，苏秦等谨遵遗命！”魏无忌泪如泉涌，一句话也说不出来。

当晚，苏秦的六国人马离开了临淄。行前，苏秦率领四公子特意到齐威王灵柩前肃穆祭奠，并向守灵的太子田辟疆哀悼作别。既不能参加国丧葬礼，早早离开临淄自然是上策。为了向这位英雄一世的老国王表示敬意，统率行止的魏无忌下令：三日以内，六国人马白衣白甲，禁酒禁乐，直到河内营地方可开禁。

五　苏秦佩起了六国相印

大河从洛阳头顶汹涌东去，南岸便成了广阔的平原。

说平也不尽平，在这敖仓以西二百里处，有两座山头平地拔起，时人叫大伾山。伾者，两山重叠之象也。其所以叫大伾山，原是这两座山连体崛起，高大重叠而又显赫孤立。若在群山丛中，这两座山本也是微不足道的小丘。可它偏偏生在紧靠大河的南岸平原，便显得不同凡响了。春秋战国时人，但凡以“大”字为某事命名，极赞其崇高伟岸。人如“大禹”，水如“大河”。此山冠以“大”字，足见其在时人眼中的显赫不凡。但是，这个“大”字也绝不仅仅是山有险峻雄奇便能得到的，更重要的是，这座山有着久远的神性，有着极为重要的要塞地位。

西周时期，大伾山本来是郑国北部的界山。山上山下林木苍莽，郑国就势圈为“郑圃”，将大伾山做了郑国公室的专有狩猎区域。周穆王喜好出游狩猎，闻得郑圃多有鸟兽，便率王师三千，东来射鸟猎兽。来到山下，周穆王弃车换马全副戎装，立即登山围猎。掌管天下山泽的虞人(注)连忙带领三百军士在前面掠林搜山，驱赶出隐藏的走兽大鸟以供天子射杀。不想掠至山腰，骤然发现一只斑斓猛虎伏在芦苇丛中。眼看天子就在后面，虞人惊慌大呼：“虎伏葭中！我王退后！”周穆王的马前猛士奔戎一声大喝，势如奔雷，飞步赶来，扑入芦

苇丛中与猛虎徒手相搏。未及一刻，奔戎手执猛虎双耳，骑着猛虎来到周穆王马前。奔戎一声大吼，猛虎长啸一声，匍匐在天子面前。群臣军士高呼：“猛虎臣服！天子万岁！”周穆王大喜过望，高声下令：“虎为兽王，将其永久关押此山，毋加伤害。”奔戎便将猛虎关进一个山洞，洞口用大石堆砌，大书了“虎牢”二字。

从此之后，人们一提起大伾山，便都呼为“虎牢”。

春秋时期，郑国一度称霸中原。当时的大诸侯晋国是晋成公在位，他联络中小诸侯三十余国，会盟于黄河北岸，决心遏制郑国。经过三日秘密商议，会盟诸国在大伾山修建了一座可以驻屯十万大军的城堡，这座城便命名为虎牢关。虎牢关筑成，诸侯盟军堵在了郑国大门口，逼得郑国不得不与盟国议和罢兵。从此，郑国小霸一蹶不振了。

进入战国，郑国被韩国吞灭，但虎牢关却被吴起率军夺归了魏国，成为魏国向崤山与函谷关推进的要塞基地。秦国强大后夺回了函谷关与崤山，趁势推进到函谷关以东，虎牢关的位置骤然显得更为重要，成了整个中原的西大门。这时的虎牢山与虎牢关，历经百余年修葺扩建，已经成为雄奇险峻的赫赫关城。后世《水经注》如此描述虎牢关：“萦带伾阜，绝岸峻周，高四十丈许，城张翕险，崎而不平。”就是说，虎牢关(注)南有汜水北有济水萦绕，建在大伾山的中央山腰，居高临下地控制着东西两面的要道，城高四十多丈，依山势开合，险峻异常。

苏秦选中了虎牢关，要在这里举行六国合纵的会盟大典。

会盟地点的确定并不是轻而易举的。出得临淄的第一夜，他们整整商讨了两个时辰。寻常时期，会盟地点是由盟主国确定的。今盟主未定（实际上要在会盟时方能确定），与盟各国都想会盟在自己的国土内举行，以显示本国的实力地位。六国合纵，未定盟主，地点的选

择自然会有一番微妙的纠葛。黄歇最先提出：会盟当在楚国的淮北。韩国派使委婉提醒苏秦：最好在新郑会盟，以壮弱韩声威。赵胜提出在上党，理由是使秦国不敢觊觎河东。燕国自知偏远，没有提出动议。唯独齐国孟尝君提出在别国举行，齐国目前不宜做东。魏无忌始终没有说话，只说此事非大节，当由苏秦决断。一番思忖，众人都不再说话，只是望着苏秦。

“虎牢关。”苏秦似乎早已经想好，悠然微笑着讲说了虎牢关的历史变迁，最后笑道，“虎牢会盟，恰似当年晋国会盟诸侯，遏制郑国霸权。且虎牢关直面函谷关，抗秦壮志昭昭大白，岂不大长六国志气？”

“好！虎牢关。”众人大是振奋，异口同声地拍掌赞同。

会盟地点一确定，众人一致公推将韩国新郑作为会盟后援基地，以示对唯一没有派特使参与商议的韩国的抚慰。大计定下，各特使便回国禀报并商定会盟日期。荆燕回燕国，赵胜回赵国，黄歇回楚国，魏无忌回魏国。苏秦顾忌孟尝君回去后可能被国丧羁绊，极力主张孟尝君留下，与自己一起到新郑筹划会盟事务。众人一致劝说，孟尝君也就认可了。次日一早，众人在大河岸边约定了回报日期，便分道扬镳了。

却说苏秦与孟尝君带领六国护卫三千余人，先行赶到虎牢关外扎好大营，立即派一员魏国将军持魏王令箭与苏秦书简进关联络。这时的虎牢关，已变成了魏国的抗秦西大门，由青年将军晋鄙率领五万精锐镇守。晋鄙验看了令箭书简，亲率一千军马与十辆牛车，拉着几十头猪羊与几十坛大梁酒前来犒劳。苏秦见晋鄙稳健厚重不苟言笑，言谈间也是甚为相投，便在饮酒间委托晋鄙辅助孟尝君进行前期劳作，晋鄙豪爽地答应了。苏秦见大事已定，次日清晨带着一百铁骑南下新郑了。

这时，韩国正面临一场大战，朝野间充满了紧张气氛。

原来，苏秦在几个月前离开韩国后，韩国加盟合纵的消息便传到了宋国。狂妄的宋王偃，立即感到这是大捞韩国一把的最后机会，立即秘密准备，撤回了驻守在边境的全部兵马，并派出密使与秦国联络，要两路大举进攻韩国，图谋一举破韩。不想在宋国的韩国商人将消息秘密传回了韩国，韩国顿时紧张起来。一个宋国已经令韩国大为头疼，再加上秦国泰山压顶，韩国岂能保全？于是韩国一边紧急备战，一边派出飞骑斥候打探合纵消息，一边派出紧急特使向三晋老根——魏赵两国求救。

正当风声鹤唳之际，苏秦到来了。韩宣惠王一听大喜过望，立即亲自出城郊迎。及至苏秦将合纵经过情形备细说明，宣惠王感奋不已，虔诚地向苏秦一躬到底："先生天下大器，救韩国于水火之际，自今日伊始，先生便是我韩国丞相！"苏秦连忙谦让，韩宣惠王却生怕跑了这个目下能调动六国兵马的救星，更是力劝不止，且立即命内侍捧来丞相大印，亲自佩在苏秦腰间方才作罢。

苏秦喟然一叹道："韩王听臣一言：苏秦断定，宋国秦国必在三几日内销声匿迹，宋国很可能还要派使与韩国结盟修好。此非苏秦之力，而是合纵之力也。"

"是么？"韩宣惠王迷惘地睁大了眼睛，突然高声道，"先生莫忙，看个水落石出再走。"情急之相，显是生怕苏秦走了。

苏秦哈哈大笑："大事未了，苏秦如何走得？"

三日之后，斥候传来密报：秦国没有出兵；宋国特使上路，前来议和修好。消息传开，新郑顿时沸腾，比打了一场大胜仗还热闹。韩宣惠王大宴苏秦，感慨之情溢于言表："合纵未动，不战而屈人之兵。丞相奇才矣！大哉合纵也！"

就这样，苏秦佩着韩国相印、带着六百名韩国的铁骑护卫与韩国的太子特使，一起回到了虎牢关。几天之中，孟尝君已经指挥军士将会盟场地的各国行辕驻地大体划好，唯等苏秦定下次序式样，便可动工搭建。苏秦将韩国的情由说了一遍，感慨良多。孟尝君大笑不止道："世事忒煞作怪！背晦之时，要官都没有，气运来时，不当官都不行。我看呀，先生这相印不止一个也。"苏秦揶揄笑道："孟尝君是说自己？""对对对，我也是。"孟尝君连连点头，"一个庶出子，正在提心吊胆的当口，爵位高冠就雨点般地来了，打得你缓不过气来。"苏秦破天荒开怀大笑："孟尝君啊，当真可人！莫怪鸡鸣狗盗之徒也追随。"两人同声大笑，引得另一座帐篷的韩国太子连忙派人来问有何好事，两人更是乐不可支。

正在苏秦准备盟约文本，孟尝君搭建会盟祭坛的忙碌时刻，荆燕飞马赶回，带来了一个惊人的噩耗：老燕公溘然病逝了。

苏秦想起燕公对合纵的发轫之功，对自己的知遇大恩，不禁悲从中来，跌足大哭，在虎牢山北麓专门设置了一个祭坛，向北遥遥拜祭。直到入夜，荆燕才独自走进苏秦大帐，将一个密封的铜管交给了他。苏秦默默打开，赫然一幅白纱，娟秀两行大字：

苏子无恙乎？别来甚念。燕公骤薨，大志东流。新君称王，我心惴惴。唯有大隐，可得全节。思君归来，点我迷津。君业巍巍，远人慰矣。

苏秦读罢，百感交集，痴痴愣怔了半日。

大半年来六国奔波，虽说是风云变幻惊险坎坷，却也是淋漓尽致挥洒才华的快意岁月。在环环相扣的紧张斡旋中，燕姬已经深深地沉到了他的心底。骤然之间，燕文公病逝，燕姬成了孤悬老树的一片绿叶，酷烈的权力风雨，是随时都有可能将这片绿叶撕碎的。"新君称王，我心惴惴"，可见燕国宫廷绝不平静，燕姬已经觉察到了暗藏的危

险。“唯有大隐，可得全节”，燕姬是个奇女子，在燕文公晚年多病的几年中，她一直是燕国举足轻重的人物，与太子也一直相处得颇好。然则一国新君即位，就是一场权力重新分配的冲突，传统的权力绝不允许一个女子夹在其中，除非她本身具有极大的实力。燕姬虽有斡旋之才，却决然不是强力女主之气象。在此危机四伏的关头，她置身权力场之外而“大隐”，的确不失为保全自己的明智选择。至于如何大隐？苏秦相信燕姬能找到最合适的方式。想到燕姬一时尚无性命之忧，苏秦心中略感宽慰，不禁长长出了一口粗气。合纵正在最后的要紧关头，自己如何能北上燕国？也只有等合纵告成之日，再回燕国与她相见了。

这一夜，苏秦生平第一次难以入眠，大帐踱步，直到东方发白。

日上三竿，孟尝君来邀苏秦去视察盟主祭天台，将及大帐，突闻马蹄声疾。孟尝君手搭凉棚一望，便见一骑火红色骏马风驰电掣般冲下官道，冲进了军营，瞬息之间飞到了中央大帐前。见孟尝君仗剑而立，骑士滚鞍下马道：“公子无忌紧急书简！”孟尝君连忙打开，一行大字触目惊心——魏王病逝，举国哀痛，国丧在即，会盟似可稍缓。

“岂有此理！”孟尝君愤愤地嘟哝了一句，快步直入大帐。

苏秦还和衣伏在长案上，听得高声疾步，猛然睁开眼睛，见孟尝君神色有异，心中不禁一沉，人已霍然站起。孟尝君面色阴沉地将竹简递给苏秦，却是一句话不说。苏秦凑近一看，惊讶得愣怔了片刻。孟尝君冷笑道：“魏王做了五十一年国王，比我王还年长十多岁，凭甚说也是老喜丧了。如今却要借国丧之机延缓会盟，真真岂有此理！果真延迟，我对齐国朝野如何开释？莫非齐王国丧就比不得魏王么？”苏秦尚在嗟叹惋惜之中，孟尝君的愤愤之情，却使苏秦顿时醒悟——此事不能等闲视之，如果会盟因此而更改，第一件大事违了诚信，六国合纵便可能就此效尤。苏秦思忖片刻冷静了下来道：“孟尝君少安毋躁，我等得好生揣摩此事。”

“揣摩？”孟尝君揶揄笑道，“先生真乃鬼谷子高足也，明是魏国做大，能揣摩出小来？”苏秦心知齐魏结怨极深，孟尝君的刻薄也在情理之中，只是他身为合纵总使，却一定要熄灭了这点火星：“孟尝君，你以为魏无忌此人如何？”

“无忌公子没说的，大器局。”

“如此说来，无忌公子不会提出延缓之说了？”

“那是自然。定是新君昏聩，要彰显自己的大孝之名。”

“果然如此，无忌公子难道就不能劝谏？”

孟尝君困惑地笑了：“对也，这无忌公子如何就不据理力争？报来国君之意，将火炭团撂给先生，岂不惹天下英雄一笑么？”

“无忌公子颇有机谋，绝非不能力争，而是想借你我之力。”苏秦颇有神秘意味地笑了笑，“以我揣摩，无忌公子乃新君之子，父王主张延缓会盟而全力守丧，无忌公然反对似有不妥。于是，公子将此意在报丧书简中一并提及，教你我反对，他来助力，如此似乎顺当一些。孟尝君以为然否？”

孟尝君恍然大笑：“有道理！先生果然揣摩有术，田文大长见识。谁去大梁？”

“我去。最迟两日便回。”

“好！田文守营，等候楚赵消息。”

两人议定，苏秦立即忙了起来。先向新燕王修书陈明利害，力主按期赴盟。书简写成，荆燕立即带着书简飞马北上。为防楚国有变，苏秦又向黄歇与屈原各自修书一卷，派两名楚国军吏兼程南下。“赵国

近便，有事我一并融通，祭台工期不能拖延。”苏秦匆匆叮嘱了孟尝君一句，便带着十名燕国骑士奔赴大梁去了。

说也费解，恰恰在这最要紧的关头，几个大国都出了事。齐威王、魏惠王、燕文公三个老国君一个接一个病逝。赵肃侯、楚威王两个正在盛年的国君，又同时卧病不起。只剩下一个韩宣惠王，一日三探，急得团团转。当此时刻，苏秦没有慌乱。冷静揣摩之后，他认为这正是合纵的生死关口，也是自己终生功业的生死关口，能够挽狂澜于既倒，合纵可成，功业可建；否则合纵效尤，功业流水，自己将永远成为天下嘲笑的人物。苏秦的秉性特长，正在于他的柔韧强毅。他在奔赴大梁的途中，已经接到了楚国赵国的紧急书简，但仍然风风火火地赶赴大梁。

魏无忌正在忙碌国丧，听得苏秦到来，立即赶回府中。两人秘密商议了一个时辰，苏秦连夜赴魏王灵堂祭奠。遵照传统丧礼，太子魏嗣只得在灵堂旁的偏殿会见了苏秦，对推迟会盟表示了深深的歉意，反复申明了自己的大孝之心。

“敢问太子，何谓大孝？”

“恪守古礼：麻衣重孝，守陵三载，是为大孝。”

“敢问太子，古往今来，可有一位国君做到了麻衣重孝守陵三载？”

魏嗣愣怔半日道：“以先生之见，何谓大孝？”这位太子本是个心无定见之人，被一些心腹谋士说动，决意以大孝彰显名节而在天下立格，使朝野景仰，不想苏秦一问，立即没了主意。

苏秦从容道：“大孝者：明大义，守君道，彰社稷，强国家也。”见魏嗣依然愣怔懵懂，苏秦坦率庄重道，“目下天下动荡，强秦虎视在

侧，大义之所在于邦国安危，社稷存亡；君道之要，在于外却强敌，内安朝野。唯其如此，可使泉下之先人瞑目，可使新君之功业大显。否则，国家破，庶民散，纵有麻衣守陵，何以为孝？”

魏嗣沉默片刻，起身一躬到底：“先生之言，当头棒喝也！魏嗣决意跟从先生，如期会盟，建功立业，以慰父王泉下之灵。”

苏秦大拜还礼道：“国无主则乱，太子当立即除服即位，称王建制。一月半之后，虎牢关再会。”

魏嗣大是振作，提出教无忌随同苏秦前往筹划。苏秦却执意要魏无忌留下，辅佐新君安定朝局。魏嗣感动得涕泪唏嘘，直将苏秦送出王宫之外，又叮嘱魏无忌郊送十里方罢。苏秦本来很想有魏无忌这样一个帮手，但又怕魏嗣中途再变，新君只有教魏无忌留下督促魏嗣。魏无忌也明白苏秦心意，依依不舍地将苏秦送到十里亭下，对苏秦说了赵国的许多宫廷内情，方才看着苏秦上马去了。

及至苏秦马不停蹄地赶到邯郸，赵胜早在等候了。稍作计议，赵胜立即带领苏秦去见主政的太子赵雍。赵肃侯操劳成疾，近日突发腿疾，竟然卧榻不起，事属突然。赵雍与赵胜拿不定主意，不知如何对君父说起合纵的紧急。苏秦见赵雍赵胜叔侄依然如故，便知赵国并无国策变化之忧，也就放下心来。三人通气之后，苏秦入宫求见赵侯。

肃侯赵语虽然在位已经二十四年，五十岁刚刚出头，正在盛年之期。但这赵语少年时多有坎坷，三次受伤，患了莫名暗疾，加之即位后昼夜操劳，腿疾发作后便只有常年卧榻了。苏秦见到赵肃侯时，他正在卧榻上听人读简，小小寝宫中弥漫着浓浓的草药气息。从帷幕外望去，卧榻上的赵肃侯满头白发枯瘦如柴，一副英雄暮年的悲凉气象。蓦然之间，苏秦想起了白发苍苍的齐威王的最后时刻，不禁感慨万端，双眼模糊了起来。

“帐外，可是苏秦先生？”赵肃侯声音虽弱，却是耳聪目明，神志清醒。

“苏秦参见赵侯。”

“先生远来，莫非合纵有变么？”

“君上明鉴：齐魏燕三王薨去，楚王与赵侯又骤然患病，苏秦恐合纵有流沙之危，特来禀报，以求良策。”苏秦语气很是沉重。

赵肃侯霍然坐起，目光炯炯有神道：“先生毋忧，赵语坐着轮椅车，也当撑持合纵！”

一语掷地，字字金石，大是英雄本色。在这位国君心目中，合纵虽然名义上从燕国发起，然而只是在真正有实力的赵国加盟之后，合纵才成为真正可行的天下大计。赵语始终认为，赵国才是合纵大业的真正根基。赵人自来多英雄豪情，视支撑危局为最大荣耀。当此六国合纵面临夭折之际，赵语想起与父亲赵仲周旋终生的几个老国王都撒手去了，中原战国唯有他一棵老树参天了，支撑合纵，舍我其谁?

苏秦肃然一躬：“但有赵侯，天下何忧。”

赵肃侯哈哈大笑：“老夫也是来日无多，权当最后风光也！”

赵胜在旁高声道：“孙儿欲与先生同去，敢请大父允准！”

“男儿本色在功业，守在邯郸老死么？去！跟先生长长见识。”赵肃侯笑着答应了。

邯郸事定，苏秦心中稍安，次日清晨便与赵胜兼程南下。两天后赶到虎牢关，楚国方面还是没有消息。苏秦反复思忖，终是心有不安，请孟尝君与赵胜在虎牢关留守，自己又马不停蹄地南下了。虽说

是一色的快马轻骑，但楚国山重水复，不似中原大道可放马驰骋，想快也快不到哪里去。苏秦断然下令：减人不减马，每人两马，轮换骑乘，昼夜兼程。如此一来，原先的护卫骑士由十人变成了五人，连带苏秦六人十二马，昼夜不停地赶路。

整整四个昼夜，除了就餐喂马，没有片刻歇息。到达郢都城下时，十二匹战马齐齐颓然卧倒，五名骑士也滚落马下，横七竖八地倒卧在泥水之中。只有苏秦摇摇晃晃地走到守门军吏面前，堪堪亮出了楚王的白玉令箭，便软软地倒在了城门之下……

黄歇闻讯，一面派人飞马通报屈原，一面带着太医驾着轺车飞赴郢都北门。来到城门，只见一人倒卧在雨后泥水中，面色苍白瘦削，须发灰白杂乱，两股之间的布衣已经渗出了殷红的一片。骤然之间，黄歇大是惊慌，手忙脚乱地将苏秦抱起登车，马不停蹄地回府急救。片刻之后，屈原也匆匆赶到了。太医堪堪将苏秦的衣服艰难地剥下，只见两条大腿间被马鞍磨破的血肉犹自涔涔渗着血珠，血渍汗污已经使衣裤结成了硬板，一片浓烈的汗臭和血腥味立即弥漫开来。黄歇惊讶得“噢呀”连声，紧张地前后张罗。屈原却是泪眼蒙眬，久久地沉默着。及至将昏迷的苏秦安置到卧榻，太医说了声“无得大碍”，屈原便大踏步转身去了。

“噢呀屈兄，待先生醒来计较一番再说了。”黄歇见屈原神色激奋，连忙劝阻。

“何须等待？我去禀报楚王！”屈原大袖一甩，径自去了。

一个时辰后，屈原与一队军马护卫着一辆黄色篷车来到了黄歇府邸前。车篷张开，四名内侍从车厢抬下了一张卧榻，卧榻上躺着枯瘦苍白的楚王。卧榻抬到正厅，黄歇方才匆匆迎出，一个大礼参拜，却是默然无语。

“先生情势如何？”卧榻上的楚威王喘息着问。

“噢呀，臣启我王：先生昏迷，尚未醒来。”

“进去。我要，亲守先生醒来。”

卧榻抬进两面竹林通风极好的大寝室，安置在苏秦榻前三尺处。两名侍女将楚威王扶起，靠在一个厚厚软软的大枕上。楚威王静静看着昏迷的苏秦，觉得他比半年前消瘦苍老了许多，那灰白的鬓发，那细密深刻的鱼尾纹，活生生一个久经沧桑的老人。一个刚及而立之年的英雄名士，如此百折不挠，如此不畏艰险，在六国合纵的奔波中折磨得如此疲惫苍老，当真令六国君臣汗颜。

“噢呀，先生醒来了！”黄歇兴奋地叫了起来。

“低声些个。”屈原走到榻前端详，轻声道，“先生醒了？我王来探视先生了。”

苏秦悠悠睁开了眼睛，觉得那股沉沉绵绵的睡意实在难以挣脱，但魂魄深处却总是轰轰响着一个声音，使他不能安寝。那个声音熟悉极了，河西夜行随时都有可能倒下时，那个声音使他挺了过来；草庐苦读，昏昏欲睡时，那个声音又使他挺了过来。如今，这个轰轰作响的声音又在心底回荡着，将他从无边的朦胧中硬生生拖了出来……他看到了屈原的盈眶泪水，看到了黄歇的惊喜交加，看到了坐在卧榻上的那个苍白枯瘦的黄衣人——楚王？正是楚王！苏秦心中一震，竟霍然坐了起来要行礼参见，却又眼前发黑，颓然跌坐在榻上被屈原黄歇两边扶住。

“先生有伤，躺卧便了。”楚威王连忙叮嘱。

苏秦闭目片刻，大是振作，坚持拜见了楚威王，又冒着满头虚汗简略叙说了各国决断，最后目光炯炯地看着楚威王：“楚王乃合纵轴

心，不知病体能支否？”

楚威王微微一叹笑道：“芈商病体支离，本想延缓会盟之期。奈何先生奋身南来，令我等君臣汗颜。先生若此，我等何堪麻木？”喘息一阵，楚威王正色道，“楚秦势不两立，本王决意如期会盟，但听先生号令。”

“楚王壮心，令人感佩之至。”苏秦肃然一躬到底，“苏秦尚有一请，敢请楚王做合纵盟主，担纵约长重担！”楚威王道：“先生可与列国君主计议过？”

“计议妥当，各国都赞同楚国担纲，苏秦亦认为楚王最为适当。”屈原很是振奋：“先生之意，大有利于楚国变法振兴，我王当义不容辞！”

“噢呀，我王担当纵约长，可大增六国同仇敌忾之气，大好事！”

楚威王苍白的脸上泛出了一片红晕，微微笑道：“既然先生信得芈商，楚国就勉为其难了。只是六国抗秦，联军事大，不可落空，尚请先生与屈卿仔细斟酌一个可行谋划，会盟时当全力落实。”

苏秦见楚威王胸有成算，显然也是有此准备，顿觉宽慰道：“楚王所说极是，苏秦已有大致谋划，晚间当与屈原大司马、黄歇公子细加磋商。”

大计商定，楚威王回宫去了。苏秦心头一松，酣然睡去，第二天傍晚方才醒转，梳洗之后顿觉神清气爽饥肠辘辘。黄歇打开一坛陈年兰陵酒，陪着苏秦大大饕餮了一顿。饭罢苏秦笑道：“正好！没耽搁晚间议事，走，到屈原兄府上去。”黄歇哈哈大笑：“噢呀，都过去十二个时辰了，这是第二个晚上也。”苏秦愣怔片刻，不禁大笑起来：“糊涂糊涂，快去找屈原兄！”

“不用找，我自己来也。”但听厅中一阵笑声，屈原已经甩着大袖飘了进来。

三人一阵笑谈，开始商议苏秦的《六国联军案》，直到五更鸡鸣。

此日午后，苏秦与黄歇带着二十名护卫骑士匆匆北上了。

回到虎牢关，荆燕也已经返回，带来了燕国新君的书简，申明了燕国发轫合纵当如期赴约的意愿。至此，六国皆在国内生变的关头扭转了过来，重新坚定了合纵意向，可说是大势已经明朗了。除了魏无忌尚在大梁，苏秦合纵的原班人马悉数聚齐。苏秦设宴与众人痛饮了一番，而后分派各人职责：黄歇辅助苏秦准备一应文告；赵胜人马负责扩整各国的行辕场地并中央会盟行辕；荆燕职司营地护卫；孟尝君爵位最高，筹划仪仗并职司迎宾特使。分派一定，虎牢关外顿时紧张忙碌起来，昼夜灯火，人喊马嘶，整整热闹了一个月。

公元前333年深秋，中原六大战国的国君齐聚虎牢关，举行了隆重的合纵会盟大典。这时候，除了赵国没有称王，其余五国都已经成了王国：楚威王、齐宣王、魏襄王、燕易王、韩宣惠王。其中齐魏燕韩四王都是三十岁左右的青壮国君，器宇轩昂，仪仗宏大，一片勃勃生机。楚威王与赵肃侯是会盟大典的轴心，偏偏两人都身患痼疾，一个坐着竹榻被抬进行辕，一个坐着轮椅被推进行辕，给会盟大典平添了几分悲壮。

苏秦主持了六王初会，公推楚威王为纵约长，会盟大典有声有色地铺排开来。

第一日，举行了极为隆重的祭天大典。祭天台设在大伾山的顶峰，台高十丈，从山麓下的军营望去，几乎是直入云霄。纵约长楚威王被三十六名楚国壮士轮流抬上祭天台。到得台顶，山风呼啸，众人

无不担心祈祷。可楚威王竟神奇地站了起来，天平冠粲然生光，黄丝大袖飘飘飞舞，云中天神一般。那高亢沙哑的声音从天上飞来，在大河平原上悠悠飘荡：“伏唯天帝兮芈商拜祭：六国多难，强秦肆虐，生灵涂炭，国将不国。今六国结盟，合纵抗秦。祈望天帝佑我社稷，保我苍生，使我六国，永世康宁……”

山下六国的万千人马一片欢呼。

次日是盟约大典。赵肃侯宣读了《六国合纵盟约》。这个盟约简洁凝练，只有六条：

六国君主，会盟虎牢，同心盟誓，约法六章：

其一，六国互为盟邦，泯灭恩怨，共视虎狼秦国为唯一公敌。

其二，秦攻一国，即六国受攻，同心反击。

其三，六国各出大军，组得合纵盟军，纵约长得赐封大将。

其四，自盟约伊始，六国与秦断绝邦交，杜绝商旅，同心锁秦。

其五，六国各派特使周旋合纵事宜，但有所请，无得拒绝。

其六，六国共视苏秦为本国丞相，赐相印，授权力，总揽合纵大局。

盟约宣罢，全场雷鸣般雀跃欢呼。“万岁合纵！”“同心抗秦！”欢呼声席卷了大河平原。趁热打铁，六国君主在行辕大帐立即歃血盟誓，在羊皮盟约上庄严地盖上了六国君主的鲜红大印，国各一份，盟约正式告成。之后，各国君主立即指派了本国的合纵特使，其中四个大国特使当场被君主封为高爵特使：魏国魏无忌，立封信陵君；齐国

田文，已封孟尝君；赵国赵胜，立封平原君；楚国黄歇，立封春申君。

第三日为最后盟会，在楚威王主持下六国议定了各自当出的盟军兵马：楚国十五万，齐国八万，魏国八万，赵国十万，燕国五万，韩国五万，共计五十一万大军。兵马议定后，举行了盛大的六王大宴，席间最为隆重的仪式，便是六国君主一一向苏秦授本国相印。

那时候，各国丞相的权力不尽相同，名称也各有差异，但却都是总揽国政的开府丞相。苏秦兼领各国相职，自然不会是实实在在的开府理事丞相，而是一种总揽邦交大事的“外相”。战国为大争之世，邦交斡旋常常胜过雄兵十万，干系邦国安危，所以丞相权力的一大半便是外事。如今六国将外事大权一体交于苏秦，当真是旷古未有的同心壮举。当六颗金印光灿灿地用铜匣、玉匣各自捧出，又一颗一颗佩上苏秦腰间皮带时，乐师席奏响了庄严肃穆的《大雅》乐曲，行辕大帐觥筹交错，一片赞颂欢呼……

一颗一颗地接受了沉甸甸的金印，苏秦的心情却出奇地平静。一个布衣之士，往往终生奔波而不能求一颗金印，朝夕之间，他却佩起了六颗相印。平静淡漠的笑容下，他有些恍惚了。蓦然之间，他想起了张仪，那伟岸的身躯，那洒脱的谈笑，骤然间清晰地浮现在眼前。张仪啊，好师弟，你在何方？是守在陵园还是去了秦国？

---

1. 执圭，楚国的第三级高爵，仅次于君、侯。
2. 大司马，执掌全国军事行政，同中原战国的国尉职权。
3. 女阳，见《水经注》，亦做汝阳，今河南周口市西南。
4. 左尹，即令尹副职。楚国令尹即是丞相，副职为左尹、右尹。战国尚左，左在右前。

5. 门客，春秋战国时期贵族权臣私家聚养的士人，即所谓“养士”，主要为权臣谋划利益并付诸实施。
6. 舍人，战国时期贵族权臣的家臣称谓，有才能的门客一般都是舍人，具体职责临事而定。
7. 白身，指身无官职的布衣之士。
8. 《礼记》载：天子之死为“崩”，诸侯国君之死为“薨”，战国相同。
9. 虞人，西周时掌管天下山林水面的官员，本称“虞”，春秋战国称“虞人”。
10. 虎牢关，在秦末置县，即城皋县，遗址在今河南荥阳汜水镇西。

第八章　连横奇对

一　张仪的声音振聋发聩

六国合纵的消息传到咸阳，嬴驷君臣坐不住了。

苏秦游说之初，秦国君臣虽说也很重视并尽快地采取了应对行动，但随着各种消息纷至沓来，秦国君臣们渐渐懈怠了。山东六国累世恩仇，相互间拼杀得不共戴天，他们能同心结盟么？认真说起来，山东六国中也就魏国是秦国的老冤家，除魏国之外，秦国与任何一个国家的冲突都极为有限。近几年来，也就是夺取了山东六国以往进攻秦国的一些重要根基而已，细算起来，统共也就五六座城池、几百里土地。与魏国的攻赵攻韩、齐国两次痛击魏国、楚国夺取淮北等大战相比，都可说是战国之世的小争端。山东六国果真能泯灭他们之间的血海深仇，而共同对抗一个只不过收回了自己的河西故土、只不过夺取了他们几座关隘要塞的秦国？徇情推理，真是比登天还难。尤其是齐威王、魏惠王、燕文公突然在一个月内相继病逝，赵肃侯楚威王又都是病入膏肓的消息传来时，嬴驷君臣几乎已经认定，合纵只不过是苏秦与六国的一个梦幻而已。樗里疾争取齐国无功而返，嬴驷君臣本来还颇有压力，及至这时，却已经轻松了。司马错提出了一个大胆周密的谋划：发动突然袭击，一举攻占河东的野王、上党地区，斩断赵国燕国与中原的主要联结高地，而后相机蚕食山东。为此，嬴驷专门召集了一次秘密会商，君臣一致赞同。太傅嬴虔尤其慷慨激昂，坚持要打生平最后一仗，否则死不瞑目。嬴驷与司马错通融，只好教嬴虔做了前军主将，立即筹划奇袭河东——冬日用兵，打山东六国一个措手不及。

谁知就在这个节骨眼上，六国竟然合纵成功了。

嬴驷好容易耐住焦躁的心情，将合纵盟约并几份要件翻阅了一遍，翻完了，心中却更是烦乱，铁青着脸在书房愣怔，一时茫然无措。对于漂泊山野严酷磨炼近二十年的嬴驷来说，这种慌乱茫然只有过一次，那就是在郿县白里的那个夜晚，要不是公父恰好赶来接他回咸阳，嬴驷肯定是永远地崩溃了。可是，这次不是那次，公父不会死而复生，又有谁能给他一条明路？嬴驷啊嬴驷，六国合纵可是比当年的六国分秦要严峻十倍不止，你当何以处之？当年的中原六国盟主是志大才疏的魏惠王，公父以柔克刚韬晦缩防便渡过了险关，可今日纵约长是励精图治的楚王，实际筹划推行者更是当世奇才苏秦，仅从建立六国联军看，他们的盟约便远非昔日的任何盟约可比，你却如何应对？妥协退让么？若六国趁势压来，岂非亡国之危？硬抗么？六国军力远胜秦国数倍，分而击之可也，以一对六只能自取其辱……

“禀报君上，太傅、上大夫、国尉联袂求见。”内侍连说了两遍。“噢——”嬴驷恍然醒悟：真是昏了，如何一个人发蒙？“快快快，请他们进来。”嬴虔、司马错、樗里疾三人匆匆大步进来，都是神色严峻。连寻常总是悠然微笑的樗里疾也铁着黑脸，鼓着腮帮，显然是咬牙切齿的样子。

“公伯、上大夫、国尉，请入座。”嬴驷平静地笑着。

“此时不能示弱，照打不误！”嬴虔未曾落座便嚷了起来。虽然戴着面纱，但粗重的喘息与颤抖的白发却无法掩饰他的激愤，“直娘贼！秦国被欺负得还不够么？夺我河西多少年？杀我秦人多少万？丢几座城池就要掐死老秦么？鸟！给我一道金令箭，嬴虔立马到陇西，征召十万精骑，杀他个落花流水！灭了这些狗娘养的！”嬴虔本是一等一的猛将，一通发作如同狮子怒吼，震得殿中轰嗡不断。

说也奇怪，嬴虔的一通怒吼叫骂仿佛是宣泄了每个人共有的愤懑，嬴驷三人的心绪片刻间平静了许多。“公伯且请息怒，此事还当认真计较才是。”嬴驷声音很轻柔，充满了关切。

“君上，兵家相争，不得意气用事。”司马错神色肃然，一字一顿道，“臣以为，敌已有备，当立即停止奇袭河东之筹划。六国合纵既成，天下格局已是大变。如何应对，当一体计议，决然不能逞一时之快而误大计。”

嬴虔气得呼哧呼哧直喘，却只是不说话。他是个内明之人，素来欣赏铮铮硬汉，服有真见识的能才。司马错的耿耿直言他虽然大是不满，却也知道不能凭自己的一腔怒火行事，只有兀自气呼呼地大喘。

“上大夫以为如何？”司马错一番话已使嬴驷悚然憬悟，他想仔细听听各种说法。

“三百年以来，秦国便是中原异物。”樗里疾少有地满面寒霜，“山东六国相互征战惨杀，远胜于与秦国之冲突。然则，从无天下结盟共同对抗一国的怪事。而今六国合纵，表明中原战国自来便视秦国为蛮夷异类，必欲灭之而后快。秦国弱小，他们不放过。秦国强大，他们更不会放过。他们对秦国又蔑视，又憎恨，而今更是增加了恐惧。长远虑之，中原战国是秦国永远的死敌。无论秦国如何力图融入中原文明，中原都将视秦国为可怕鬼魅。”樗里疾喘息了片刻，转而平和道，“唯其如此，秦国已经面临立国三百年以来的最大危机，须对通盘大计一体权衡，与中原战国做长期周旋，万不能掉以轻心。一步踏错，秦国便有灭顶之灾。”殿中气氛骤然凝重，狂躁消失了，压力却更为沉重了。

嬴驷轻叩书案：“时也势也，计将安出？”良久沉默，樗里疾终于笑了笑：“君上，臣荐举一人，可通盘斡旋。”“噢？快说！”嬴驷急迫，嬴虔与司马错也猛然一齐盯住了樗里疾。

“张仪。君上还记得否？”

“张仪？在何处？”嬴驷说着霍然站起。

“君上莫急，张仪已经在咸阳了。”樗里疾悠悠然一语，嬴驷君臣三人都吃了一惊。嬴虔先急了：“你这个黑肥子，如此大事，真能闷住！”樗里疾嘿嘿笑道：“性急煮不得好胶，张仪对秦国疑虑未消，得有个缓头。”“疑虑？”嬴驷困惑道，“秦国与张仪毫无恩怨瓜葛，比不得苏秦。再说，我等君臣对张仪追慕已非一日，诚心求贤，他有何疑虑？上大夫又如何得知？”樗里疾徐徐道：“君上不知，张仪本是老魏人，对秦国最是偏执蔑视。当年苏秦选了入秦，张仪则宁可入魏入齐再入楚，也没有想到过来秦国，此其一。”“鸟！”嬴虔忍不住笑骂了一句，“山东士子老毛病，不足为奇。”樗里疾道：“张仪大挫，为母亲守陵三年。其间苏秦复出，发动合纵，方促张仪重新思谋出路。臣出使齐国时，苏秦曾对臣提及张仪，举荐张仪入秦。”

“如何？苏秦举荐过张仪？”这次是司马错惊讶了。

“不足为奇。”嬴驷微微一笑，“一个人天下无敌，也就快没有价值了。张仪如何？”

“张仪知道苏秦向秦国荐举了他，却没有立即动身入秦。然则，张仪又断然拒绝了不明势力的胁迫诱惑，拒绝前往别国。最后是白身入秦，住在咸阳静观。此间多有蹊跷。依臣之见，仍是张仪心存疑虑，要踏稳脚步，怕重蹈入楚覆辙。”

“直娘贼！”嬴虔粗重喘息着骂了一句，“老天磨才，也忒啰嗦。”

“既然如此，如何处置方为妥当？”嬴驷已经完全平静了下来。

“要解此扣，须得稳住了神才是。”

“上大夫有计？”嬴驷笑了。

“君上稍候，臣谋划便是。”樗里疾神秘地“嘿嘿”一笑。

暮色降临，咸阳尚商坊成了河汉璀璨的不夜城。

虽说是一国君主，嬴驷却从来没有到过这个特殊的商区。他只熟悉咸阳的国人区，熟悉那里的肃穆凝重，熟悉那里的井然有序，虽然尚商坊早已经是名声大噪，嬴驷却从来不屑于光顾。在他想来，无非就是十里长街一片店铺，还能有甚？商鞅变法后一反秦国传统，大重工商，在嬴驷心目中，这也只是商君增加国赋的一条渠道而已，如同管仲大办绿街，将卖色卖身也纳入国家商贾征税一样。他没有想到，即位后尚商坊的赋税收入逐年猛增，上年竟然占到了国库总赋税的四成，一举超过了魏国齐国的商市赋税。嬴驷当时还没有意识到这是一种什么样的变化，经过樗里疾的一番条分缕析，嬴驷才悚然醒悟：百工商贾，在秦国已经变成了与农耕比肩而立的民生根基，已经变成了富国强兵不可或缺的栋梁行业。在农战立国的老秦人眼中，这不啻是悄无声息的沧桑巨变。谁能想到，商鞅撒播的这片种子，竟能如此快速地成长为支撑秦国天空的茫茫林海？也就是从那一天起，嬴驷萌生了来尚商坊一睹风采的念头。想归想，终是忙得没有成行。

今日樗里疾神秘兮兮地将他领出宫来，一身布衣，一辆轺车，从一条僻背小巷曲曲折折地驶进了这汪洋恣肆的灯火大海。嬴驷实实在在地惊讶了——衣饰华贵的人流、豪华讲究的店面、辚辚穿梭的高车、鞍辔名贵的骏马、明眸皓齿的丽人、色色各异的望旗、天南海北的口音、浓郁醇馥的酒香……直使人目不暇接。嬴驷第一次在如此广博的人间财富面前目炫神摇，第一次在农耕之外看到了另一番博大的工商天地。骤然之间，嬴驷忘记了布衣出行的所图，只顾痴痴地打量着眼前流动着的每一件新鲜物事。

“公子，前面就到。”轺车驶入了一条通明幽静的大街，驾车的樗里疾第一次开口。

“闹市之中，这条街如此幽静！”嬴驷看见几家门厅黄澄澄的大铜柱下都站着几个须发如霜的老人，只是比宫中的老内侍多了胡须，华灯大明的门前却是少有行人，大是不解。

“这条街全是老字号酒肆客寓，车马场都在店后。为了方便，客人都从车马场偏门出入。这大门，只有贵客光临用一下了。”樗里疾笑着低声解释。

“那，从何处走？”

“今日布衣，偏门妥当。”

樗里疾祖籍本陇西戎狄，驯马驾车倒还真有一手。只见他将两马轺车轻盈地拐进店旁的一条说是小巷其实却也很宽阔的车道，从车马穿梭如流中，轻松自如地拐进了灯火通明的车马场。嬴驷抬眼望去，只见足足有三四亩地大的敞开席棚下，满当当全是各种华贵车辆，嬴驷的青铜轺车一点儿也不显得出众。一个精干利索的年轻仆人抢步上来，满脸笑意地将樗里疾的轺车引领到恰当车位，热情地说了声：“先生出来时派个小姐姐招呼一声，我便将车停在街口等候了。”便大步流星地忙着引领别的车辆去了。

嬴驷看得大为感慨：“看来山东多有能人也，商道之上，山东比秦人高明。”樗里疾笑道：“商道如兵道，全赖运筹调度。中原风采文华，生计谋划可是大有人才。”嬴驷却皱了皱眉头低声道：“只是如此奢靡，坏了老秦人本色也是不得了。”樗里疾呵呵笑了：“老秦有商君法制，奢靡掩不得本色，公子放心便是。”嬴驷道：“今日罢了，回头还得再来尚商坊多看看，此地学问大也。”樗里疾低声笑道：“公子但有此心，秦人之福。秦国之生计财货，原是不如中原。”

两人正在车马场门口说得投入，一个英挺俊秀的白衣公子匆匆走了过来：“哎呀呀，好兴致，看稀奇来了么？”嬴驷恍然抬头道：“是小妹啊，好洒脱。”樗里疾笑容顿消连忙道：“如何出来了？先生不在么？”白衣公子颇有急色道：“他说左右无事，到酒厅去了。”又压低声音道，“我先走，须得见机行事，千万莫鲁莽。”说完大袖飘飘地去了。嬴驷笑道：“华妹还真出息了。”樗里疾拉了一下嬴驷衣袖道：“走，跟着。”遥遥地看着那个潇洒的白衣身影，跟着进了店中。

张仪到咸阳已经三日了。

从安邑涑水河谷一出来，他很少说话，直至进了函谷关进了咸阳，他仍然是沉默寡言。绯云随张仪多有游历，素知张仪豪爽洒脱的个性，如今见他一路沉思，大是担心，但看见稍有新鲜的物事便有意无意地大呼小叫，存心要教张仪高兴。张仪不耐，破天荒地申斥了绯云两次，绯云再也不乱叫了。遥遥看见咸阳东门箭楼时，张仪下车步行登上了北阪，站在最高处怔怔地凝望咸阳，直到落日沉沉地隐没在西山之后。绯云遥遥跟在后面，见张仪愣怔，上前低声道：“张兄不喜欢这地方，就回家，涑水河谷做个田舍翁也好。”“你说甚来？”张仪回身恍然笑道，“田舍翁车载斗量，张仪天下只有一个。”说罢大步下山了。一路上，倒是那个白衣商人应华对张仪的沉默似乎丝毫不以为奇，张仪沉思他打瞌睡，张仪偶然有问，他立即笑语作答，说完又是无穷尽地瞌睡，只害得绯云又担心又憋闷。

可到了咸阳住过一个晚上，张仪又立即变成了海阔天空明明朗朗的张仪，问东问西，对甚事都要刨根究底。应华忙着去安顿生意，张仪便带着绯云在咸阳整整转悠了两日一夜，除了没进咸阳宫，跑遍了大街小巷。绯云跑得脚软，噘着嘴儿嘟哝：“在临淄郢都，转了一天就说够了，进了咸阳不要命了吔。”张仪非但没有生气，反是哈哈大笑道：“绯云啊，你没觉得咸阳是个大世面么？”“吔，大世面？”绯云顽皮地笑了，“谁说的？秦国荒蛮穷困，变也变不到哪儿去。”张仪拍了

一下绯云的头笑道：“小鬼头，等这儿揭我短。走，再到尚商坊看看去，跑不动我背你了。”说着便来拉绯云的手。绯云打掉张仪的手，红着脸笑道：“吔，不凶人家就行了，谁背谁呀？”

在那片作坊聚集的尚商坊区，两人整整转悠了大半日，打问了每一件货品的用材、底本与价钱，连菜刀锅铲都没有放过，兵器农具看得问得就更细了。尚商坊小吏直以为他们是山东商人，非但不厌其烦地有问必答，而且亲自带他们看了兵器坊、农具坊与打车坊。午后回到渭风古寓，沐浴之后已是将近晚饭时刻，张仪显然很高兴，对绯云笑道：“走，到酒厅去。这是老魏国洞香春的老店，有好酒。”绯云却眨着眼低声道：“吔，我问了，这店贵得要命。手里没钱，如何还应华这个人情？人家是商人，图你个甚来？”张仪哈哈大笑道：“走，只管饮酒便是，我的人情可是大得很。”

正在说话，白衣应华满面春风地匆匆来了：“大哥啊，还没用饭吧。若是不累，我请酒了。”张仪对绯云笑道：“如何？我正要去品尝一番秦酒，还是小弟可人，走。”应华见绯云有些犹豫，笑着一躬道：“小妹，在下有请了。”绯云“噗”地一笑，也只有跟着走了。

进得酒厅，侍女领着三人到了一个极为雅致的屏风隔间。应华笑道：“大哥点酒，我点菜。”张仪笑道：“洞香春赵酒最有名声，今日我等却只饮秦酒，两坛。”“好！”应华笑道，“逢泽鹿三鼎，炖肥羊半只，秦苦菜三份。秦菜配秦酒如何？”张仪慨然笑道：“好啊！初次入秦，真没想到秦国酒肆有如此气派。就秦菜秦酒。”应华笑笑：“秦国也就这尚商坊有些模样，其他街市也平常得紧。”“吔，才不是。”绯云笑道，“张兄带我在咸阳转悠了两日一夜，好去处多了。连

张兄都说咸阳是大世面，秦国的真正气象不在尚商坊，而在国人区。”“是么？”应华明亮的眸子向张仪一闪，“倒是我这个商人见识短浅了。”张仪笑了笑：“久居咸阳，司空见惯，自然又是不同。”应华笑

道："大哥说笑了，我虽常来咸阳，也就在尚商坊走动，对咸阳么，也许真还没有你熟。"

说话之间，几名侍女鱼贯飘了进来，每人捧着一盘，瞬间将酒菜在各人案头摆置整齐，又鱼贯飘出，只留下一名绿衣侍女侍酒。应华摆摆手道："小姐姐去吧，我等自己来。"绿衣侍女笑着答应一声轻盈地飘了出去。应华举起了大铜爵道："大哥初到咸阳，小弟权且做个地主，为大哥接风。来，大哥小妹，干此一爵。"张仪揶揄笑道："地主就地主，权且个甚？好，干了。"说着一饮而尽，置爵品咂一番惊讶道："噫！这秦酒当真给劲，绵长凛冽，好！不输赵酒！"应华笑了："大哥可知秦酒来历？"张仪摇摇头："惭愧，我对秦国可是生得紧。""那是没上心。"应华道，"这秦酒也叫凤酒。周人尚是诸侯时，凤鸣岐山，周人以为大吉，酿的酒就叫凤酒了。秦人继承周人地盘，大体沿袭周人习俗，也叫凤酒，只是山东商贾叫做秦酒罢了。说起来已经千余年了，以大哥看，可算得天下第一老酒？"张仪拍案："大是算得。来，再干！"

"且慢。"应华笑道，"这秦酒配苦菜，最是有名。大哥试试了。"张仪夹了一筷野菜入口俄而惊讶道："噫！苦得够味儿。"说着汩汩一爵，回味片刻，恍然笑道，"这番搭配却是匪夷所思，酒中奇才也！"绯云也吃了一口苦菜，皱着眉头道："吔！又苦又辣，谁个受得？"张仪饶有兴致道："你等不善饮，不知酒中奥秘。这秦酒稍薄，而苦味儿正增其厚，单饮秦酒，不输赵酒，若配苦菜同饮，则胜过赵酒了。若非酒中奇才，断难发现如此绝配。"应华听得眸子闪亮，粲然笑道："大哥不输于这个奇才。听说，当年商君入秦，这渭风古寓的店东就用苦菜秦酒接风。商君大是赞赏，从此便将苦菜秦酒做了自己的家常美味。秦人感念商君，这苦菜秦酒之配，也就风靡了秦国城乡。久而久之，连山东商贾也以苦菜秦酒为荣耀了。只是啊，没有一个人说得出口味上的奥秘。"一席话毕，张仪却默然良久，慨然叹息道："大哉商君，清苦如斯！张仪敬你一爵了。"说着站起身来，将满

满一爵秦酒缓缓地洒在了地上，又斟一爵，自己汩汩饮干。应华一双眸子亮晶晶地盯着张仪，也肃然站起，猛然大饮了一爵。

大约饮得半个时辰，那个侍女飘了进来对应华作礼道：“公子，你的家老有事请你示下。”应华笑道：“大哥，我片刻便来，准是虎骨有买主了。”说着出了隔间。张仪笑道：“绯云，来，吃了这鼎逄泽鹿，大补。”绯云顽皮笑道：“吔！一口便是一百老刀币。”张仪哈哈大笑：“那就吃一肚子刀币。”

正在谈笑饮酒，应华笑吟吟走了回来道：“原是两句话的事，妥了。”说着入座与张仪对饮起来。两爵方罢，却见那名绿衣侍女又飘了进来恭谨作礼柔声细语道：“启禀公子先生，临间两位客官欲与你等共饮，差小女子通禀，允准可否？敢请示下。”应华惊讶连声道：“有人要与我等共饮？哎呀，此等事体向来是名士做派，我这小商贾可是没经过，还得请大哥做主。”张仪拍案笑道：“秦国也有了此等文华气象？大好！请与我等并席。”绿衣女子一点头，笑着摁动大屏风上的一个圆木柄，厚重的实木屏风两扇小城门一样无声地滑开，赫然现出了两个布衣士人：相同的黑色大袍，相同的两张黑脸，除了高矮胖瘦略有不同，简直就是两根黑柱子。

张仪一瞄，便知这两人绝非山东士子，而可能是秦国本土名士，或戎狄胡人中的豪杰领袖之士。张仪虽然狂傲不羁，却素来敬重风尘英雄，起身拱手笑道：“在下安邑张仪，多蒙两位垂青，同席共饮海阔天空便了。”矮黑胖子还礼笑道：“嘿嘿，果是张仪，好气度！我俩在邻间听得多时，敬佩先生见识，便学中原名士，来个同席畅谈了。”张仪笑道：“四海皆兄弟，好说！两位请入座。”这期间绿衣侍女已经唤来几名同伴，利落地将两位黑衣人的座案并了过来，又关闭屏风，顿时成了一个宽敞的五人大间。

应华笑道：“哎呀呀，都是英雄名士，左右我只是听，便由我来侍酒。你等都下去，我不叫莫得进来。”侍女们又鱼贯飘了出去。绯云笑

道：“应哥哥只管坐了，这等事儿你不如我。”黑矮胖子笑道：“且慢，张兄饮的可是秦酒？”张仪点头道：“秦酒苦菜，天下难觅。”黑矮胖子像所有胡人那样耸着肩哈哈大笑：“不不不，张兄可愿品尝一番我等胡酒？”张仪慨然笑道：“好啊，一日两酒，都是罕见之物，在下何等口福也！”黑矮胖子耸耸肩道：“这位小哥，这是三坛胡酒，相烦小哥随饮随打了。”绯云笑道：“吔！不消说得。”说着跪行碎步为每座打酒，利落轻柔不输于店中侍女。

一直微笑沉默的黑瘦子举爵道：“我等兄弟，敬佩中原有先生这等学问见识之士，先敬英雄一爵！”张仪笑道：“只言片语，谈何学问英雄？天意相逢，共饮便了。”抱爵一拱汩汩饮尽。“痛快！”黑矮胖子耸耸肩颇为神秘地一笑，“张兄，我这胡酒，比秦酒如何啊？”张仪看了一眼爵中残酒道：“此酒白亮而略带黏稠，酸甜出头，苦辣涩诸味退后，爽则爽矣，失之太淡，远不如秦酒厚重凛冽，有一爵贯顶之力。以在下口味，还是秦酒为上。”置爵于案，似乎不想再饮这胡酒了。黑矮胖子摇头笑道：“不不不，我这胡酒乃青稞酒，中原人叫‘裸大麦’的酿成，酒成掺以马奶，后劲儿大了。我草原骑士痛饮，可是提神长劲，像一头大熊！”张仪大笑：“有此妙处，自当痛饮。来，再干！”

觥筹交错，饮得一阵，几人脸上都泛起了红光。张仪觉得通身燥热，额头细汗不止，竟脱去了长大布袍，只穿贴身短衣。黑矮胖子连呼痛快，也立即脱掉了布袍，现出一件皮短褂，赤裸着古铜色的双肩，倒确实一个胡人武士。只有那个黑瘦子沉静如常，只是微笑着慢饮慢品。张仪猜度他必是胡人邦国的王子或首领，心觉奇异，不觉笑问：“两位来到咸阳，莫非要做兵器买卖？”

“不不不，”黑矮胖子耸耸肩，“我等住得很远很远，在阴山草原。我们来，是要与秦国修好结盟的，谁不打谁。可到了咸阳，却听说中原六大战国合纵结盟，将秦国当做死敌。我们呀，松了一口气，就来猛吃猛喝了。”

“噢，二位是阴山匈奴国？我去那里买过马，秦国是你们的老冤家了。”应华笑得很开心，似乎特别高兴。

“不不不，”黑矮胖子连连摇手耸肩，“匈奴？那是中原骂我们的，我们是大熊之国，大熊知道么？雪白的！高大的！没有对手的！”

黑矮胖子认真的辩驳和匈奴人特异的说话方式，引得应华与绯云咯咯咯笑个不停。黑矮胖子急得满脸涨红道：“笑？雪山一样的大熊是没有对手的。几百年了，赵国、燕国、秦国，一直像高山一样挡着我们，大熊不能南下中原。如今赵国燕国不行了，退缩了。只有秦国这只黑鹰，飞过了大河，飞过了阴山，飞进了我们的草原。如今，黑鹰的翅膀就要折了！啊哈哈哈哈，我们可以放开马跑了。来，朋友，为我大熊欢呼痛饮了！”举起案头大爵咕咚咚饮干，嘿嘿笑着亮了亮爵底。

张仪没有举爵，淡淡笑道：“如此说来，大熊要放马南下？”

“不不不，”黑瘦子摇手笑道，“熊弟素来口如大河，英雄见谅。我族只想先撂下与秦国修好，看看再说，说到底，中原时势是大变了。”

“啊哈哈哈，小单于兄太客套了。”

黑矮胖子耸耸肩站起来，肥鸭子一般摇晃到张仪案前道：“英雄是魏国人，魏国是地上长虫，秦国是天上老鹰，老鹰折了翅膀，长虫就威风抬头！英雄一定比我黑熊还高兴，啊哈哈哈哈！”

“啪”的一声，张仪拍案而起：“两位既是匈奴太子将军，我也无须客套。张仪今日正告两位：秦国依旧是秦国，黑鹰永远不会折翅，大熊永远不可能南下！秦国乃华夏屏障，中原大国，痛击匈奴更不会手软。三百年前，你等祖先八万骑兵入镐京，秦人五万骑兵杀得你等祖先丢下了几万具尸体，灰头土脸逃回了大漠草原，难道已经忘记了

么？是的，我张仪确是魏人，然则，张仪首先是华夏子孙。你大熊胆敢南犯，也许我张仪就会成为秦国人，亲率兵马，剥下十万张熊皮！”

骤然之间，举座肃然无声，两位黑子的眼睛都瞪直了。张仪的急变之才本是出类拔萃，又兼一张利口一腔热血一副桀骜不驯洒脱不羁的心性，声色俱厉之下当真莫之能当。

黑矮胖子耸耸肩嘿嘿笑了：“不——中原人说：英雄斗智不斗气。先生若能说得出黑鹰永远不会折翅的理由，黑熊便服。不然，嘿嘿嘿，熊皮可不是好剥的。”

张仪哈哈大笑道：“看来大熊还不笨，知道斗智。天机不可预泄，只对你等说明大势便了。”见黑矮胖子光膀子喘着粗气入座，张仪端着大爵在厅中踱步，边走边饮边说：“秦国崛起，已是鲲鹏展翅。六国虽然合纵，却是蓬间雀之聚。你等鼠目寸光，但知六国相加，土地财货民众兵力比一国众多，而不知‘散六不敌混一’之奥妙，窃窃欣喜，竟自以为有机可乘也。”

“不不不。”黑矮胖子连连耸肩，“明明是合纵同盟，还有联军，如何能叫‘散六’？”

张仪现出高傲的微笑道：“大熊国名副其实，以为秦国就束手无策了？张仪明告：秦国只要镇静应对，不急于反击，以柔韧克之，合纵必乱！大凡团体结盟之初，必显同心。外部压力愈大，该盟约就愈巩固。若急于反击，犹如为渊驱鱼，为丛驱雀，耗尽秦国之力，而敌方不能瓦解。反之，秦国若采取弹性极大之策略，表面退让，先守定自己，整肃民治，扩充大军，以静制动。如此，则六国戒备之心必日渐松弛，旧有仇恨重新发作，六国合纵必然瓦解矣！”

两个黑子听得大是兴奋，黑矮胖子连连耸肩笑道：“不不不，英雄还当有一拳一脚的对策，光柔韧两个字，合纵还是像阴山一样坚实。”

张仪揶揄笑道："一拳一脚？那是你等能听的么？那是只能对秦王说的。"

黑矮胖子仍是连连耸肩："不——六国合纵有个大英雄，苏秦！张兄说的这些，他想不到么？没有苏秦敌手，合纵还是阴山一样，高耸入云的。"

张仪一阵放声大笑："天下之大，岂能没有苏秦敌手？六国病入膏肓，苏秦纵然奇才，也只能救六国于一时，不能救六国于永远！此乃时也势也，尔等大熊国岂能尽知？"

"先生如何对秦国有此等信心？"黑瘦子目光炯炯地看着张仪。

张仪从容笑道："张仪走遍天下，唯独没来过秦国。若在一个月前，也许我会赞同你等说法。然则入秦一路半月，又在咸阳三日踏勘，以张仪目光：秦国已成天下真正的法治大国，耕战精神已经成为国人根基；朝野整肃，国人奋发，财货充盈，民心思战。反观中原，六国个个旧根未除，奢靡颓废之风弥漫山东；官吏嫉贤妒能，民心散乱低迷；哪一国能再争得二十年时间彻底变法，而做第二个秦国？决然不可能。当此之时，秦国就是天下楷模。对秦国没有信心，对天下就没有指望！"

黑瘦子站起深深一躬，肃然道："先生之言，振聋发聩，我等必改弦更张，另谋国策。"张仪却自嘲笑道："在下无能，入秦未说秦王，倒对你等大熊费了一番口舌。来，干了！"应华咯咯笑道："大哥英雄，秦王要是知道了，该封大哥丞相做才对也。"张仪哈哈大笑："果真如此，苏秦有六国相印，张仪只拿一颗对他，稳赢不输！"

黑矮胖子肩膀又是一阵大耸："对对对！英雄志气像高高的阴山，我等敬英雄一爵！"张仪已有几分酒意，忍俊不禁，扶着黑矮胖子的肩膀笑道："别老是高高的阴山，当心有一日，秦国的长城修到阴山顶

上，你等也是秦国臣民了。”黑矮胖子却高兴得哈哈大笑：“英雄把长城修到阴山，大熊便服了。”

应华学着黑矮胖子口吻，耸耸肩笑道：“不——该当这样。”

“噢——”黑矮胖子长长地惊呼一声，耸耸肩，“我没有这样么?

那是身上不痒了，虱子教英雄吓跑了。”

“哄”的一声，几个人齐声大笑，应华笑得直打跌。绯云上气不接下气道：“吔！原来是虱子痒的呀，我以为是脖子抽风吔！”这下连不苟言笑的黑瘦子也哈哈大笑起来：“小哥说得是，胡人耸肩，原本就是虱子痒了。噫！先生……”

张仪歪倒在酒案上呼呼大睡了。绯云笑道：“吔，没事。张兄没有饮过胡酒与秦酒，更没有一起饮过这么多，大睡一觉便好。”黑矮胖子笑道：“嘿嘿，英雄海量！要是我来两种酒呀，早撂倒了。”黑瘦

子道：“我等告辞，二位好生照料先生，我等明日午后便走了。”应华点头笑道：“知道了，明日午后走好。”

初冬的正午，柔柔的日光照在了窗棂上。

张仪一觉醒来，觉得身上汗津津的，睁眼一看，身上一床大被，榻前一个木炭燃得红彤彤的燎炉，静悄悄的寝室明亮而又暖和。掀开被子站起，张仪打了一个长长的哈欠，顿时觉得神清气爽，正要喊绯云，寝室门“吱呀”开了。绯云托着一个大盘走了进来道：“吔，果真起来了，头疼么？”“不不不，”张仪笑着耸耸肩，“清爽极了。”绯云咯咯笑道：“吔！胡人虱子也跑到你身上了？”张仪不禁大笑道：“别看两个胡人长虱子，都是英雄豪杰。”绯云过来拉着张仪胳膊笑道：“吔，甭管胡人了，快来沐浴。”张仪进了沐浴房，见硕大的木桶中已是热气腾

腾，旁边木台上摆放着一摞整洁的衣服，便笑道："好了，你去，我自己来。"绯云笑着拉上厚厚的木门出去了。

片刻间张仪出来，散发大袖红光满面，显得分外精神。绯云笑道："快来用饭了，秦地肥羊炖，鲜美得紧吔。"张仪走过来一看，一只大陶盆架在一只小巧精致的铜燎炉上，陶盆中炖着一只羊腿，雪白的汤汁翻翻滚滚弥漫出特有的羊膻香味儿，旁边还配有一大盘干黄松软的面饼。张仪啧啧感叹："也是怪，老秦人硬是踏实简单，连这名吃都是一肉一饼。大洒脱！大洒脱！"绯云正跪坐在案头盛汤，笑道："吔，快吃吧，别唠叨了。"张仪道："秦人叫'咥'！不叫吃。

你看，大盘腿一坐，捞起一大块肉骨头大啃，这劲头儿啊，唯一个'咥'字了得！"绯云咯咯笑道："吔！就算叫'咥'了，迷上秦国了，秦国没有不好的吔。"张仪笑笑，只顾大啃大嚼，咥得满头细汗，痛快之极。

一时风卷残云，一盘面饼一盆炖羊已被张仪悉数扫尽。看看绯云亮晶晶的目光痴痴地盯着自己，张仪拍拍肚皮笑了："进了咸阳，连肚腹也变大了，忒煞作怪也。"绯云低声道："吔，看看甚时候了？

一天一夜没吃，能不饿么？三年苦熬，都瘦得光剩下大骨头架儿了……"张仪拍拍绯云肩头，关切疼爱地笑道："小妹，只要有这副骨架，大哥就撑得一片天地，来，笑笑了。""我信吔。"绯云点点头，仰起带泪的脸庞，粲然笑了。

突然，一阵整齐沉重的脚步声从庭院中传来。

绯云猛然跳起，一柄雪亮的短剑已经从皮靴中拔出。张仪却安然端坐，只是凝神倾听。随即庭院中传来苍老的长声："秦公特使，太子荡、太傅公子虔到——"张仪一怔，秦国太子他虽然没有听说过，但公子虔的大名及其在秦国的地位他却是很清楚的。这两人之中任何一位

作为特使，都是最高礼仪了，如今两位同来，在秦国简直就等于国君亲自出马了。心念闪动，张仪还是没有移步，只是向绯云摇了摇手，示意她收剑。绯云也已经大体明白，便去收拾案头食具。正在此时，门外传来浑厚苍老的声音：“秦国太傅嬴虔，拜见先生。”

张仪听得清楚，大步走了出来。

这座房子，是渭风古寓最为幽静宽敞的一个院落，庭院中两株老松一片竹林，中间夹着一片流动的大池，纵是冬日也是满眼苍翠碧绿。门前青砖小径直通池边车马场，行动方便极了。张仪走到正厅廊下，看见车马场排列着整齐的斧钺仪仗和几辆青铜轺车，青砖小径的顶头站着两个极不寻常的黑衣人：一人须发如霜头戴布笠面垂黑纱，站在风中纹丝不动；一人黑衫无冠，高鼻深目黄发披散高大威猛，活生生一个胡人猛将。张仪心中暗暗诧异：这两位人物并肩而来，当真是天下罕见。嬴虔面垂黑纱虽然颇显神秘，毕竟也是数十年老事天下皆知，也就不足为奇了。可这太子生得胡人模样，天下可是从无传闻，当真教人匪夷所思。惊奇归惊奇，张仪丝毫没有愣怔停顿，行进间遥遥拱手作礼：“安邑张仪，见过两位特使。”

嬴虔肃然一躬道：“嬴虔见过先生。此乃太子荡，少年尚未加冠，与我同为特使。”

“嬴荡拜见先生。”威猛少年虽然相貌稚嫩，说话却是声如洪钟。

“谢过太子。”张仪还了一礼，微笑着不再说话。

嬴虔庄重拱手道：“太子与嬴虔奉君命而来，恭请先生入宫。”

张仪拱手答道：“本该即刻奉书，奈何一个友人此刻不在，可否容张仪等得片时，与友人辞别？”嬴虔道：“但凭先生，我等在此恭候。”张仪道：“如此多谢二位特使。”拱手一礼，飘然进去了。

绯云惊讶道：“吔！也不请人家进来就座饮茶？”

张仪微微一笑：“观此爷孙都是火暴如雷，我倒要试试。”

“吔，魏齐楚都是立即晋见，见了就说，到秦国变了？”

张仪意味深长地笑了：“孜孜求见，滔滔便说，结局如何？天下事，未必全凭本心。”

绯云粲然一笑：“吔，那我也慢慢收拾了，应华公子还不定甚时回来，省得人家耐不住发作，你又不去了。”说是说，说完却开始利落地收拾行装书简，片刻后又拿来一件绣有云纹的丝袍要给张仪穿上。张仪也没理会，只将丝袍撂在书案上，又径自踱步思忖。绯云又要给张仪梳发戴冠，张仪不耐道：“你烦不烦？恁多张致？”绯云咯咯笑道：“吔！名士气度不要了？你看人家苏秦，甚时不是鲜衣怒马？”张仪不禁笑了：“还知道鲜衣怒马？苏秦是苏秦，张仪是张仪，苏秦不是张仪，张仪不是苏秦，明白？张仪不拘常形，受不得拘谨，顺着宫廷礼仪爬，张仪准跌大跤。秦国若是容不得如此这般的张仪，也就无所谓了。”说到最后，轻轻地一声喟叹。绯云笑道：“吔，原本你已经想好了的，我瞎忙个甚？好，我去煮茶，消闲等着应华公子了。”

冬日苦短，午后一个多时辰说话间过去了。眼看红日西沉暮色已至，西北风带着哨音开始刮了起来，应华还是没有来。张仪只顾品茶，悠然自得。绯云有些着急了，不知该不该点灯。想了想，还是轻手轻脚地走到门厅下向外瞭望了一番，又轻轻回来顽皮地一伸舌头：“吔！两根木桩似的，人家可是没吃没喝，一老一小吔。”张仪笑道：“我猜，应华也该来了。”

话音落点，门厅外一阵匆匆脚步脆亮话音：“哎呀，如此多人！

小妹如何不掌灯？天都黑了，大哥睡觉了么？”随着话音，白衣应华风一般飘了进来，绯云也恰恰将几盏纱灯点亮，屋中顿时一片通明。

张仪笑道：“小弟早出晚归，生意真忙了。”应华一边用雪白的汗巾沾着额头汗水一边笑道：“大哥见笑了。商旅老话：由事不由人。大哥酒醒了么？走！再去痛饮一番，也许还能见到那两个大黑熊。”绯云向门外努努嘴：“吔，能去么？”应华恍然笑道：“噢，门外那么多人做甚？好像是官家人。”张仪笑道：“秦公派特使召我，我等你辞行。”“呀，太好了！”应华高兴地叫起来，“我还正为大哥设法，这秦公就自己找上门来了，天意天意！走，大哥，我送你。”张仪笑道：“谁也不用送，我自去便了。”说着站了起来举步出厅，应华绯云也连忙跟了出来。

晚来风疾，屋中隐隐灯光照出嬴虔身影，黑袍白发渊渟岳峙般屹立风中纹丝不动。少年太子似乎不耐，在周围踱步消遣。张仪遥遥一躬：“友人迟归，张仪多有怠慢，尚请特使恕罪。”嬴虔还礼道：“先生待友赤诚，原是高义，何有怠慢。敢请先生登车。”

此时，太子已经亲自驾着一辆轺车辚辚驶到面前：“先生请了。”

张仪未及推辞，被嬴虔恭敬地扶上了轺车。太子嬴荡轻轻一抖马缰，轺车辚辚隆隆地启动了。绯云在灯影里高声喊道：“张兄，我等你回来！”应华笑道：“大哥大喜，你倒惨兮兮地抹泪，真是女孩子家。”“我怕吔。”绯云揉着眼睛道，“在楚国，在临淄，也都是风光去的，谁能想到有那么大的灾祸？他这人命硬多难，但愿秦国没有凶险吔。”

应华笑着拍拍绯云肩头道：“放心，我看这回没事，你只收拾好行装，准备搬进大府邸便是。”

“吔，那公子呢？”绯云笑了。“我？大哥一得志，我自云游商旅去了，还能如何？”

“吔，张兄会想你的。看得出，他可是喜欢你了。”

应华眼睛大亮，沉默良久，点头喟然一叹：“我信小妹的话，我也歆慕他。名士英雄，如张仪这般本色烈火者，天下能有几人也？”

“吔，公子大哥，我也会想你。若不是你，张兄如何能顺畅出得安邑河谷？”

应华清亮地笑了：“哟，好个忠义女仆！句句不离你的张兄。其实，谁看不出，大哥从来没有将你做仆人看待。”

“吔！我能与公子大哥比？整天大哥大哥的，我又做不了小弟。”

“你做小妹也。更亲更近，不是么？”

“公子大哥胡说……”绯云的脸庞顿时涨红了。“好了好了。”应华拍拍绯云，“日后，我等也许还会在一起。”

“吔，你不做商旅了？”

“你这小妹好实在。”应华笑道，“有如此一个好大哥，我就不能向他讨个一官半职，弃商入仕，与你一样为大哥做事？”

“吔！才好。”绯云拍着手笑，“一家人，我有两个大哥了。”

“要说呀，还是我得光，一个大哥，一个小妹，齐全！”

寒凉的北风中，两人说得甚是相得，咯咯笑个不停。

二　第一国王与第一丞相

当特使车队驶进咸阳宫时，已经是初更时分了。

张仪虽然对咸阳城有了大体了解，但对咸阳宫却是一无所知。在他高傲的心目中，天下宫殿当首推洛阳的天子王宫。洛阳虽然破旧了，但那种承天命而鸟瞰天下的恢弘器局却是万世不朽的。其次是大梁王宫，华贵博大，层层叠叠六百亩，融山水风光于奇巧构思之中，那种实实在在的富丽舒适是天下绝无仅有的。老秦人朴实无华，起造咸阳城时还正在元气刚刚养成之时，能与临淄王宫媲美已经不错了，还能如何？但是，当轺车驶进咸阳宫正门时，他立即被一种强烈的气势震撼了。

刚从少有灯火的国人区驶出，面前这片汪洋灯海简直与尚商坊可一争高下。这片灯海弥漫出的不是尚商坊那种令人沉醉的酒色财气，而是一种令人凛然振作的新锐正气。那简洁得只有两道黑色石柱夹一座青石坊的宫门，那挤满车马的白玉广场，那耸立在夜空中的小屋顶宫殿，那弥漫出隐隐涛声的松柏林海，那灯火通明的东西两片官署，那斧钺生光甲胄整肃的仪仗，那偏门不断进出的急骤马蹄声，那脚步匆匆而又毫无喧哗的来往官员……这里与张仪熟悉的六国宫殿截然不同，然而又绝不仅仅是宫殿的感觉。张仪也曾经听人说起过秦宫高耸的小屋顶的奇特，但也只是一笑了之。今日亲临，张仪实实在在地感到了一种新鲜强烈的冲击。与其说是宫殿的冲击，毋宁说是精气神的冲击。走进这卓尔不群的宫殿区，立即能感到这里绝不是奢华享乐的靡靡之地，而是如同农夫耕耘工匠劳作一样的昼夜忙碌之地，一股新锐的气息在这里流动弥漫，连冬夜的寒风也无法使这里变得冷清。

一路看来，张仪不禁暗暗感慨：“上苍有眼，这正是我心中的秦国气象也！”

“先生请看，国君亲自在阶下迎候。”嬴虔的声音从车下飘了上来。张仪恍然醒悟，却见轺车已经在正殿阶下停稳，几名高冠大袖的

黑衣人正快步走来。及至张仪被嬴虔扶住下车，为首黑衣人已到面前深深一躬：“先生安好，嬴驷等候多时了。”

嬴驷？那不是当今秦公的名号么？张仪惊讶地睁大眼睛：“你？不是胡人王子么？”

后边的黑矮胖子哈哈大笑：“我等冒昧，尚请先生见谅。”

张仪心思机敏，恍然大笑一躬道：“我竟当真了，张仪多有不敬，秦公恕罪。”

嬴驷双手扶住张仪笑道：“不入风尘，焉知英雄本色？先生使嬴驷大开眼界。原是我等君臣敬贤不周了。来，先生请。”说着亲自来扶张仪。

张仪拱手笑道：“秦公若再多礼，张仪不自在了。秦公请。”

“敬贤本是君道之首则，也是嬴驷本心敬佩先生。老秦人不讲虚礼，先生尽管自在便是。来，你我同步了。”嬴驷自来稳健厚重不苟言笑，今日却是豁达爽朗，拉起张仪的手便上了红毡铺地的台阶。张仪也不再谦让，与秦公执手而上。到得灯火通明的大殿，嬴驷请张仪坐了上位，自己与几位大臣拱着张仪坐成了个小方框。张仪见秦公连国君面南的礼制座次都变成了师生宾主的座次，知道嬴驷为的是让自己洒脱说话，不禁心下一热，觉得自己今日教秦国君臣等候了半日有

些过分，拱手笑道：“张仪狂放不羁，为等朋友辞行，竟让秦公并诸位大人空等半日，多有唐突。太傅年高，太子年少，均未进食，张仪委实不安。”

嬴虔大笑：“这算甚来？打起仗来三天不咥都是有的，他们一样，也没咥。”

“听完先生高论一起咥！如何？”樗里疾嘿嘿笑着。

嬴驷笑道：“我等先说，厨下便做，做好了就上，要甚讲究？”

转身一摆手，一个老内侍匆匆去了。嬴驷回头道：“先生认识一番了：这位是上大夫樗里疾，祖籍西戎大骆。这位是国尉司马错，兵家之后。”两人一齐拱手道：“见过先生。”张仪笑道：“上大夫智计过人，张仪佩服。”樗里疾嘿嘿笑道：“雕虫小技，何足道哉。”张仪看着顶盔贯甲的司马错，却站了起来深深一躬道：“张仪生平第一次谈兵，便被将军断了一条腿，张仪敬佩将军。”司马错连忙站起还礼道：“原是先生疏忽而已，司马错何敢当先生敬佩。”张仪慨然笑道：“张仪原本狂傲，自司马错出，而知天外有天，岂能不敬佩将军。”

“好！”嬴虔拍案，“老夫就喜欢此等磊落汉子！莫怪……”突然打住了。

“手有十指，各有短长。先生大智大勇，见事透彻，昨夜可是大显威风也。”樗里疾知道嬴虔心事，嘿嘿笑着适时插上，为嬴虔遮过了尴尬。

嬴驷笑道：“先生昨夜所言，大开我等胸襟。今日请为秦国谋划，望先生不吝赐教。”

张仪成算在胸，微微笑道：“昨日略言大势，今日当谋对策。目下之秦国，直接压力自是合纵。然则长远看去，合纵之势乃是山东六国与秦国真正抗衡的开始。以秦国论，既要破除合纵挤压，更要立足长远抗衡，绝不能头疼医头脚疼医脚，跟在六国之后疲于奔命。从此开始，秦国之每一对策，都要立足主动，变后发为先发。”寥寥数语，嬴驷君臣眼睛大亮无不点头。

嬴虔不禁拍案赞叹：“先生刀劈斧剁，料理得清楚！愿闻应对之策。”

“秦国应对之策有四：其一曰连横，其二曰扩军，其三曰吏治，其四曰称王。”

“愿闻其详。”嬴驷悚然动容，禁不住向张仪座案移动，生怕听不清楚。

“先说其一。六国为南北，是为合纵。秦与六国为东西，是为连横。连横之意，便是秦国东出函谷关，与中原六国展开邦交斡旋，分化合纵，而后各个击破。连横之要：在于秦将六国看成一个可变同盟，不断选择其中之薄弱环节渗透，瓦解其盟约链条，与一国或两三国结成哪怕暂时之盟友，孤立攻击最仇视秦国之死敌。以整体言之，秦乃新兴之国，山东六国乃旧式邦国。新旧之间，水火不容，势不两立，任何一国都是秦国之敌人。唯其有此根本之别，六国才能闻所未闻地迅速结成盟约。其间根本并不在于六国卑秦，而在新制旧制之抗争！正因如此，秦国不能对六国抱任何幻想，实施连横必须无所不用其极，以求最大限度之分化敌国。力行连横，合纵必破！此其一也。”

座中君臣听得大是兴奋。黑矮胖子樗里疾搓着双手嘿嘿嘿直笑：“妙哉连横！先生与苏秦真乃棋逢对手，天下做棋盘，列国做棋子，旷古奇闻也！”

嬴驷摆摆手：“且听先生下文。”

张仪侃侃道：“其二，合纵既立，秦国必有大战恶战。说到根本，战场乃连横之后盾，非战场胜利不足以大破合纵，不足以使连横立威。闻得秦国只有不到十万新军，远不足以与六国联军做长期抗衡。当此之时，秦国扩军时机已到。连横之力，大约可保秦国一年之内无

战事。这一年之内，秦国若能成新军二十万，打得一场大胜仗，连横威力自当大显。”

“大是！”嬴虔对军事的直感极为敏锐，拍案高声道，“老夫招募兵员，国尉只管练兵便是。”一向沉稳的司马错也慨然拱手道：“君上，先生之策深谙兵国之道。有太傅鼎力扶持，臣若一年不成军二十万，甘当军法！”

嬴驷冷静道：“听先生下文，完后一体部署便是。”

张仪道：“其三是吏治。国政清明，方能使民以国为家，愿效死力保家卫国。此乃千古常理，断无二致。目下秦国变法已经近三十年，秦公即位忙于外忧，未及整肃内政，朝野已有积弊之患。官员执法有所懈怠，庶民守法已不甚严谨，官场中已隐隐然有怠惰荒疏阿谀逢迎之风。奋发惕厉、法制严明之气象已经有所侵蚀。张仪在六国官场多次遭遇不测之祸，深知吏治积弊乃国家大危祸根。一国为治，绝无一劳永逸之先例，须得代有清明，勤修法政，方可累积强大国力，完成一统大业。六国合纵，秦国暂取守势，若能借此良机大力扫除积弊，刷新吏治，振奋民心，犹如秦孝公借守势退让而变法，使秦国实力更上层楼，则秦国大有可为也！”

一席话毕，座中尽皆肃然。准确地说，是由惊讶而沉默。

战国时代，吏治本是天下为政革新的主题之一。所谓变法，一大半国家实际上就是在整肃吏治。韩国的申不害变法，齐国的齐威王变法，楚国的吴起变法，都是在吏治上下功夫。就连魏文侯的李悝变法，除了部分废除耕地贵族化、推行土地平民私有、土地可自由买卖的“尽地力之教”外，也是将整肃吏治作为变法最主要的大事。其所以如此，一则是彻底变法太难，阻力太大，所需要的内外条件未必每个国家都能遇到；二则是整肃吏治是亘古不朽的为政大道，只要君主振作，辅助得力，推行起来阻力小、见效快、最容易直接争取民心。正

因为这种“吏治变法”成为一种时尚，法家名士申不害还创立了“申术”，将“法”与“术”并列，使这种以督察臣下、防止奸佞的权术学说成为法家的一部分。到了后来，韩非将权术论更加系统，将法家学说变成了“法、术、势”的三位一体，与商鞅坚持力行的以法为本、唯法是从、法制至上的正宗法家产生了极大的变异。这是后话。在这种“术变”潮流中，商君在秦国的变法最彻底，开创了真正的变法时代，被战国之世称为“千古大变”。商鞅变法与同时代其他变法的根本不同，在于他将根本放在“立法立制”与“执法守法”两个立足点上，从权力体制到土地分配乃至庶民生活，都颁发了系统的法令。

这种变法之下，秦国真正翻新成为一个全新型的国家，吏治在大变法中只是一个环节，只是大法推行的一种必然结果。所以，在秦国君臣心目中，只要坚持商君法统，国家便会自然清明，从来没有想过将吏治作为一个专门大项来对待。

今日，张仪鲜明地将吏治作为治内大策提了出来，座中君臣确实一时愕然。秦国的吏治有那么令人忧虑么？若像山东六国那样轰轰烈烈地当做变法来推行，秦国还能全力对付合纵么？另一层更深的疑虑是：整顿吏治会不会改变秦国法制？秦法威力昭彰，已经成为秦人立足天下的基石，秦国朝野对任何涉及商君法制的言行，都是极为敏感的。

事关政事，主持国政的上大夫樗里疾特别上心，嘿嘿笑道：“果如先生所言，整顿吏治当如何着手？”言外之意，你得先说清办法，从你的办法便可以看出是否可行。

张仪何等机敏，见举座愣怔，哈哈大笑道：“张仪志在维护商君法制，岂有他哉！办法么，十六个字：惩治法蛊，震慑荒疏，查究违法，清正流俗！”

“好！”樗里疾拍案赞叹，“先生十六字可谓治内大纲也。改日当登门求教。”

座中顿时轻松起来。嬴虔高声道：“先生第四策如何？”

嬴驷沉吟道：“此时称王，是否操之过急？”

“不迟不早，正当其时。”张仪轻轻叩着书案道，“秦国早当是名副其实的王国了。孝公未称王，有韬光养晦之意。犀首、苏秦主张称王，而秦公未称王者，是不想因一名号而招致东方敌意。时也势也，皆非本意也。今日时势大变，称王有三重必要：其一，六国合纵以秦为死敌，秦国已无示弱之必要；其二，秦国既立抗衡六国之雄心，称王正可彰显秦国决然不向旧制六国退让的心志与勇气；其三，大敌当前，称王可大大激励秦国朝野士气，使秦人之耕战精神得以弘扬。国君名号，原本便不是国君一己之事，诸位以为然否？”

“大是！”除了嬴驷，其余人拍案同声，连少年太子也分外兴奋。嬴虔激昂骂道：“直娘贼！山东列国欺压老秦多少年了？老是让让让，鸟！该出这口恶气了，称王！先生说到老秦人心坎里了！”

“臣亦赞同君上称王！”樗里疾与司马错异口同声，而这两人在犀首、苏秦提出称王时是一致反对的。

嬴驷很兴奋，拍案道：“好，先咥饭痛饮，为先生庆功！边咥边说。”

“咥——”异口同声的呼喝中，一长串侍女层层叠叠摆上了大鼎大盆大爵，觥筹交错，高谈阔论，一通酒直饮到雄鸡长鸣。

回到渭风古寓，张仪已经醉了，跌倒榻上呼呼大睡。

午后时分，绯云突然发现这座幽静庭院的几个出口有了游动的黑色身影，顿时起了疑心。这个地方除了衣饰华贵的客商，连游学士子都很少有，如何有如此三三两两的布衣走动？看这些人的走路架势，显然都是习武之人，他们卡住这些出口门户用意何在？张仪没醒来，绯云心中着急，匆匆到另一座院子找应华商议，一问才知，应华已经退房走了。绯云大急，这里房金贵得吓人，应华一走如何了得？看应华的做派也不像个等闲人物，如何突然不辞而别？绯云多年来跟着张仪历经磨难，也算长了许多见识，怔怔思忖一阵，觉得一定是张仪又得罪了秦国国君或哪个权臣，这个人物又要陷害张仪。对，除了权力这个只讲势力不讲道理的东西，又有甚样危险，能教应华这样的富贵公子逃之夭夭？看来，得赶快设法逃出咸阳。

可是，当绯云匆匆回到庭院时，却惊呆了。一队顶盔贯甲手执长矛的武士已经封住了庭院的正门口，三个小门也是警戒森严。进得院中，只见一队车马仪仗已经在庭院摆开成一片，一个白发苍苍的老内侍正站在昨日特使站的那个地方，一动不动。绯云又大起疑窦，害人抓人有如此恭敬的么？莫非张兄有好事了？心念一闪，绯云狠狠骂了自己一句："吔，村傻！有好事人家不嚷嚷报喜？有此等安宁？一定又是个忒阴毒的人物要消遣张兄！"绯云想到这里，倒是坦然了起来，既然逃不了，只有与他们周旋，怕甚来？绯云但随张仪出游，都是男装，咳嗽一声，大摇大摆地向屋前走来。

"敢问小哥，可是张仪童仆？"白发苍苍的老内侍恭谨地作礼询问。

"正是吔。前辈何事啊？"绯云拉长了声调。

"秦公有命，敢请张仪接君书。"

怪道如此排场，原来是国君害人。绯云冷笑道："我家主人酒醉未醒，国君敬贤，总不能教我家主人饭也不吃吧？"

“小哥说得是，我等在此恭候便是。”

绯云冷冷一笑，昂首挺胸走进了门厅。进得屋中，绯云快步来到张仪寝室，摇晃着沉睡的张仪压低声音急急道：“张兄快起来！出大事了吔！”张仪懵懵懂懂坐起来打了个长长的哈欠：“呀，好睡！哎，你说出事了？”绯云急急道：“张兄，你有没得罪秦国权势？”张仪揉揉眼睛道：“此等事谁能说得准？”绯云立即涨红了脸道：“吔，外边又是一大队人马！应华也走了！快起来，走！”张仪看着绯云的急迫样儿，不禁哈哈大笑道：“你呀，就不作兴我来一次好事？是秦公请我去议事，别担心，啊。”绯云见张仪坦然自若，笑道：“吔，人家倒也恭敬，是我不放心，你回来又没说。那就快梳洗，教人家老是等不好吔。”张仪笑着站了起来：“好好好，梳洗。”

绯云利落之极，片刻间便帮张仪收拾妥当。张仪走出门厅遥遥拱手道：“昨夜酒醉，多劳特使等候，我这便随你进宫。”

“张仪接书——”老内侍苍老尖锐的声音，像在宫中宣呼一般响彻了庭院。

张仪愣怔片刻，国君对一个布衣之士下书，实在突兀。略一思忖，张仪躬身一礼道：“布衣张仪，愿闻君命。”言外之意，我还不是秦国臣工，无须大礼接书，先听听再说。

老内侍展开一卷竹简高声宣读：“张仪我卿，谋划深远，才兼军政，今特命张仪为秦国丞相，封爵大良造。君书到日，着即入主丞相府领政。秦公嬴驷冬月书。”

张仪真正地惊讶了。他如何能想到秦国君臣有如此宏阔的气魄，一旦认准人才，毫不吝惜高官重爵，一举将他推到人臣最高位？更重要的是，秦国从来也没有设置过丞相职位，就是商鞅，也是以大良造摄政的。如今对他张仪，竟能破天荒地设置了丞相，爵位竟是大良

造！刹那之间，张仪感动了，深深一躬道：“臣，张仪接君书。”双手恭敬地接过了那卷毫无华贵装饰的竹简。

“车马仪仗已经齐备，恭请丞相登车入府。”老内侍恭敬地施了一礼。

张仪慨然笑道：“特使啊，许我半个时辰准备了。”

“但凭丞相吩咐。”突然，庭院入口处传来一阵嘿嘿笑声：“丞相大人，黑胖子接你来了。”随着笑声，樗里疾摇晃着鸭步悠然摆了过来。

张仪笑道：“上大夫，张仪还没醒来也。”

樗里疾嘿嘿笑着：“君上可是一直还没睡觉也。你走了，君上与我等一直商议到天亮，又下君书，又选府邸，方才刚刚回宫。剩下的大雅之曲啊，就要你丞相来唱了。”

张仪听得感慨万端，喟然一叹道：“秦公如此重托，张仪何以为报也！”

樗里疾笑道：“老秦人做事实在，丞相无须多虑，更无须以官场权术费力周旋，但以谋国做事为上便了。事做不好，老秦人也翻脸不认人也。嘿嘿嘿，樗里疾爱说丑话，丞相毋怪。”

张仪哈哈大笑道：“上大夫此话，张仪却听着对劲儿踏实。一国君臣但能以做事为上，天下何事不成？”又突然压低声音笑道，“樗里兄，日后私下场合你我互称兄长如何？丞相上大夫的，不上口。”樗里疾笑不可遏道：“嘿嘿嘿，好好好，对我老黑子脾胃！走，张兄，老黑子帮你收拾，看看你的家底了。”

两人进入屋中，绯云高兴得抹着眼泪作礼道：“吔，胡大哥也来了？快快请坐。”樗里疾耸耸肩笑道：“不不不，从今日起不是胡大哥了。”绯云惊讶道：“吔！你要在咸阳做商人了？”樗里疾又是连连耸肩：“不不不，胡大哥要跟张大哥讨个官做。”绯云急道：“吔！那可不行，人家秦国任人唯贤，胡大哥就会‘不不不’，能做甚？”樗里疾乐得大笑不止。张仪道：“绯云啊，胡大哥不是胡大哥，是秦国上大夫樗里疾大人。”绯云顿时脸红道：“上大夫？那，那一位小单于呢？”张仪笑道：“那便是秦国国君了。”绯云当真是惊讶了，愣怔着笑道：“吔！我也见到国君了么？这秦国就是不一样，连国君都跟平头百姓一样吔。”樗里疾嘿嘿笑着耸耸肩：“不不不，你日后还会见到的，平常得紧，有甚稀奇？”

一番笑谈，绯云只让两人在厅中饮茶，一个人不消片刻便将所有行装物事收拾齐整。张仪道：“樗里兄，我与一个朋友一起来咸阳，昨夜他却不辞而别，这却该如何处置？”樗里疾道：“张兄啊，我已经到前堂问过，那位小哥倒是利落，已经将账目结清了。山不转水转，也许还能见到也，总不成在这里老等他？”张仪笑道：“也只好如此了，我倒真是想再见到他。”绯云笑道：“吔，好办，我留心他便了。”

张仪被高车骏马接出渭风古寓的时候，整个尚商坊都被惊动了。

游学士子与富商大贾们争相拥上街头，都要亲眼一睹这位秦国第一丞相的风采气度。眼见张仪布衣散发站在六尺车盖下只是平静地微笑，毫无神奇，人们欢呼着感慨着叹息着，尚商坊万人空巷了。人们为天下又出了一个布衣英雄喝彩，为秦国在商鞅之后再次大胆重用山东名士叫好。感慨者说：此人命好，犀首、苏秦都在秦国碰壁，唯独此人入秦即起，竟做了这天下第一强国的第一位丞相，时也命也。叹息者说：可惜这个英雄名士坐上了燎炉，非得烤焦烤煳了不可！商君旷古奇才都栽在了秦国，这个张仪能有好结果么？

说也奇怪，一出尚商坊进入国人街区，却是平静如常，店铺照常经营，行人照常匆匆，似乎从身边辚辚驶过的车马仪仗与他们毫无瓜葛。车行顺利，片刻之间便到了宫城外一条幽静的大街。车马停稳，樗里疾晃着鸭步走过来道：“请张兄下车，这便是丞相府了。”

进入街口，张仪开始留意打量。这条街颇为奇特，很宽很短，苍松夹道，只有一座显赫孤立的府邸；隔街的高墙之内，是绿色小屋顶高耸的咸阳宫，隐隐可见斜对府门的宫墙还开有一道拱门。一座府邸能建在如此位置，竟然还有直通宫中的门径，定然是一座极不寻常的府邸，也绝非仓促间专门修建的。

“樗里兄，鸠占鹊巢，可是不能做。”张仪下车笑道。

“张兄不知，君上为这丞相府邸费神了，进宗庙祷告占卜，才定在这里。”

张仪不禁又惊讶了——国君赴宗庙祷告占卜那可是非同小可的大事，不是事关国家兴亡，是绝不会祷告祖先祈求上天的。如此说来，这座府邸的启动在秦国是极不寻常的事了？猛然，张仪心中剧烈地一跳：“樗里兄，这是何人府邸？”

“商君府。一直封存未启。”惯常诙谐的樗里疾一脸肃穆。

骤然之间，张仪感慨万端，对着府门深深一躬道：“商君之灵在上：张仪入主秦国丞相，定然效法商君，极心无二虑，尽公不顾私，若有欺心，甘受商君法治！”

樗里疾也是深深一躬，兀自嘟哝着：“商君啊商君，商於郡守樗里疾来了……”

暮色之中一阵清风掠过，仪仗幡旗“啪啪啪”大响，原本关闭着的厚重的铜钉大木门竟隆隆大开。全体护卫甲士无不惊讶肃然，拜倒高

呼："商君法圣，佑护大秦——"

樗里疾高兴道："张兄，商君请你了！进府。"

张仪又是深深一躬："多谢商君。"拉着樗里疾大步进入府中。

庭院中已经是灯火通明，先行派来的侍女仆人正在院中列队等候，见张仪到来作礼齐声："恭迎丞相入府！丞相万岁！"樗里疾嘿嘿笑道："这是我从官署仆役中挑选的，都是商君府原来的老人。若不中意，张兄可随时替换。"张仪笑道："好说好说，粗疏布衣，何有忒多讲究。但按商君旧例便了，各司其职。""是。"侍女仆役们井然有序地散开了。

樗里疾带着张仪与绯云巡视了一周，熟悉了国事堂、出令室、大书房、官署厅等要害处所。最后来到跨院，樗里疾道："张兄啊，唯独这寝室是原先的琴房棋室刷新改的，若不中意，日后便新建了。"绯云指着灯光下熠熠生辉的华贵家什与低垂的纱帐笑道："吔！和大梁贵公子一般了，教人发晕。"张仪皱皱眉笑道："另建自是不必了。这，太得奢靡，绯云另行收拾一番。"樗里疾嘿嘿笑道："这也是君上主张，说先生是魏国人，要教先生过自己习惯的日子。"张仪不禁大笑道："君上好心。魏国人如何都能如此过日子？张仪倒要看看商君与公主的寝室，是否也这般华贵？"樗里疾笑道："张兄要看，这便去看了。"

一个已经生出白发的老侍女，领着他们来到了与大书房相连的寝室。一路走来，张仪笑道："樗里兄不觉怪异么？这里毫无尘封多年的迹象，倒像是天天都有人居住一般。"樗里疾笑道："嘿嘿，我也觉得忒煞作怪。"掌灯领路的老侍女低声道："丞相恕罪，这是我等老仆天天夜里进来打扫，多年没有断过。"樗里疾倒是惊讶了："我如何不知道？你等如何进来？"老侍女笑道："驻守军士与管辖我等的吏员，都知道我等是商君府老仆，没有不给方便的，上大夫且勿怪罪他等才

是。”张仪听得大为感慨：“民心悠悠，可比苍天。人死如商君者，死亦无憾也！”樗里疾久久默然，长长地叹息了一声。

进得商君寝室，几个人都愣怔了。里外两进：宽大的外间只有六张长案而已，里间是真正的寝室，也是青砖铺地、四面白墙、一张卧榻两床布被、一面铜镜、一座燎炉、一张长案而已。没有厚厚的红毡铺地，没有艳丽的轻纱帐幔，甚至寝室连带必有的坐榻、绣墩都没有，简单粗朴得令人惊讶。这是任何一个寻常布衣士子都可以拥有的寝室，然而，它却恰恰是爵封商君权倾朝野一妻富甲天下一妻贵为公主的商鞅的寝室。

绯云鼻头发酸，抽抽搭搭地哭了。

张仪眼中闪烁着晶晶泪光，喟然长叹道：“苏秦啊苏秦，你我吃得数年之苦，比起商君终生清苦，却是两重天地了。极心无二虑，唯商君之谓也！”

这天夜里，张仪久久不能入睡，索性披衣而起在园中漫步。听得咸阳城楼上刁斗打响了五更，张仪驾车进宫了。

嬴驷也没有入睡。

张仪的长策谋划，拨开了久久笼罩在心头的阴霾，彷徨心绪一扫而去，看清了秦国的位置，明白了该做的事情，也强烈地意识到：秦国将在自己手里开始大大地转折，对山东六国即将展开长期的正面抗衡。当初，公父秦孝公与商鞅肝胆相照，才创下了秦国无与伦比的根基。今日，秦国战车要碾碎山东六国的合纵大梦，就要与张仪同心携手。是的，秦国不能没有张仪。

长夜应对之后，一个大胆的决断在嬴驷心中形成了。张仪走后，他留下嬴虔、樗里疾与司马错共议，征询他们对张仪的官职任命。嬴

虔说了客卿，要先看一段再说实职。司马错说了上卿，以为客卿太虚。樗里疾则说了左庶长，说张仪大才，当按商君入秦同等对待。当嬴驷断然说出“丞相”两个字时，三位大臣都惊讶得良久沉默。

嬴驷拍案慷慨道：“苏秦合纵于六国艰危，一身佩六国相印！张仪受命于秦国危难之际，我老秦人如何能惜官惜爵，竟不如山东六国？”一语落点，三人恍然大悟，异口同声地赞同拜张仪为秦国丞相。嬴驷在用人上极有器量，立即想到要将封闭多年的商君府赐予张仪，但又担心宗族大臣生出纷纷议论，天亮后便到宗庙祷告占卜，得出的竟是“龙战于野”的振兴卦象。嬴驷立即将卦象书告朝野，并同时下书将商君府赐予张仪做丞相府，由樗里疾立即操持开府事宜。上应天命，元老大臣们也无话可说，朝局竟是出奇地稳定。

嬴驷舒了一口气，午间小憩片刻，令内侍急召嬴华进宫。与嬴华密谈了整整一个时辰，已是暮色时分，嬴驷草草用过晚餐，恰恰樗里疾来禀报日间进展。嬴驷静静听完，大是舒心，便与樗里疾继续商议给张仪配备辅佐官吏，又是整整一个时辰。樗里疾走后，嬴驷倒头大睡。直到五更刁斗，他才习惯性地警觉起身，梳洗一罢，来到庭院在寒风中练剑。

“禀报君上，丞相晋见。”

“噢？快请进来。”嬴驷说着连忙收剑整衣。张仪黎明进宫，嬴驷还真有些没有想到。对待张仪，嬴驷是做好了准备的，决然不会拿张仪做寻常朝臣对待，一心要充分接纳这个东方名士的洒脱不羁。一个人真有本事，不拘小节又有何妨？更何况老秦部族本来就是粗犷豪放的，除了行军打仗，谁也不习惯在细节上抠掐别人。昨日张仪醉倒在君臣小宴，众人非但没有责怪他，反而觉得这位名士本色可人，一迭连声地争着送张仪回去。依嬴驷想法，张仪今日就是大睡一天一夜，他也丝毫不以为怪。想不到张仪如此敬事，竟然五更进宫，嬴驷当真

是怦然心动了，隐隐约约地，嬴驷觉得张仪已经与秦国融成了一体，真是天意。

“君上勤政奋发，臣敬佩在心。”张仪深深一躬，全无寻常挂在脸上的调侃笑意。

“一旦大任在肩，立见英雄本色。丞相弃独居之风，毅然树执政典范，才当真令嬴驷敬佩也。请入座。本想明日才能见到丞相。”爽朗的笑容罕见地溢满嬴驷黝黑的脸膛。

“君上，臣想立即筹划君上称王大事。王号一立，臣当立即以秦王特使东出。”

“对朝局，丞相有何想法？”国君称王，官员权力结构必然地要有所变化。嬴驷之意，是要听张仪的整体谋划。

张仪思忖道：“朝局官制，秦国与楚国一样，历来有不同于中原的旧制法统。其弱点在于职爵混淆、事权不明。孝公商君未能破之，不是不破，而是虑及世族难以接受。臣以为，目下秦国已成天下第一大国，不能以僻处西陲之习俗，自外于天下文明潮流，不能以当年军民一体之旧制为设官根基。当破除旧制法统，仿效中原官制。”

“大是！嬴驷也有此想法，丞相一并筹划之。”

“既如此，臣不日当上书详陈。”

“丞相啊，商君当年执政变法，有文武两大辅佐。我想将樗里疾派为丞相政事辅佐，你意如何？”

“上大夫辅佐？未免太得屈才了。”张仪有些意外，然仔细一想，自己要着力连横斡旋，内政的确不能尽全力；樗里疾本来就是上大夫主持内政，说是辅佐，实际上是给自己派一个分管内政的大臣，以免

内政与邦交脱节；可是樗里疾乃秦国资深老臣，名义确实不顺当，思忖至此，张仪道：“臣以为，当以樗里疾为右丞相，与臣共执国政为好。”

“有胸襟！”嬴驷赞叹一声，“不过事先言明：不是共执国政，而是右丞相辅佐丞相，以便丞相出使，政事不致紊乱可也。”

张仪笑道：“如此安排，臣心中大是实在。”

一经说定，张仪告辞出宫。一路之上，越想越是佩服这位秦公的权力调度之能。樗里疾与自己携手共事，可谓相得益彰，既大大增强了丞相权力的一统，又使樗里疾原先的“上大夫主持国政”在设置丞相后有了一个最好的归宿，非但不显尴尬，而且还有所晋升。更重要的是，一举消弭了老秦权臣与山东名士之间无形的鸿沟。剩下的便是将司马错安置妥当，秦国便是文武协力的大好局面。张仪已经想好了司马错的位置，他相信秦公也一定是这样想的，只是要由自己这个丞相提出来而已。

用过早膳，张仪走进了书房。

这个书房，正是当年商鞅处置政务的主要场所。说是书房，实际上由四个隔开的政令典籍室与一间宽大敞亮的批阅公文厅组成。与寝室相比，商君这书房可是罕见的大气派，既实用又讲究。在樗里疾督促下，又增加了秦国近年来所有的公文副本，足不出户便可了解秦国政令。书房老仆前来请示：“丞相若觉何处不当，我等重行摆置便了。”张仪爽朗笑道：“甚好甚好！若需更改，我自会随时吩咐。”说完，便走进典籍室开始浏览起来。

张仪天赋极强，读书奇快，又几乎是过目不忘，浏览这公文典籍更是一目十行。老仆人在门外只听得竹简一卷一卷哗哗响，以为张仪在搬动竹简，几次三番匆匆进来道：“丞相，但有搬简粗活，小老儿来

做便了。”张仪头也不抬地接连打开三卷竹简：“我在读简，没有搬，你去吧。”老仆人怔怔地看了一会儿，终于忍不住惊叹：“丞相如此读书，当真是旷古未闻！还是小老儿来给你展卷，我熟悉，丞相只说要哪卷便是。”张仪笑道：“也好，顺着次序拿，一次展开十卷，我走过你便收起上架。”老仆人惊讶咋舌，便从书架上一次抱下十卷，在厅中头尾相接全部展开。张仪从边上慢步走过，便是一轮读完。不到一个时辰，老仆人搬上搬下展开合起，累得满头大汗，气喘吁吁。张仪关切笑道：“老伯啊，歇息片刻吧，日后找个年轻帮手了。”老仆人擦着汗连连感慨：“小老儿一辈子照料书房，当真是头一遭儿，搬书的竟没有读书的快！”张仪不禁哈哈大笑道：“都是公文，好看好懂，不用揣摩的。”老人连连摇头：“那也得一个字一个字过不是？丞相天神！若能记得住，就更神了。”张仪又是一番大笑。

“何等美事，张兄如此开怀？”随着声音，樗里疾从书房外摆了进来。

“樗里兄啊，来得正好。”张仪走出典籍室来到书房正厅，“我正在浏览典籍，樗里兄请坐。”待樗里疾坐定，张仪便将与国君商定的事说了一遍，末了道：“就实而论，我这丞相与商君不同。商君治内为主，大良造便是总摄国政。今日却是外事为主，张仪担连横之任，大体无暇内政。你我合力，便是内外不误。只是樗里兄屈居张仪名下，却要担待一二了。”

“张兄见外。樗里疾吉星高照，做了右丞相还敢不满么？”樗里疾嘿嘿嘿笑着，“君上原本与黑肥子说好的，依当年景监、车英例：我左迁一级，做丞相府丞辅佐张兄。偏是张兄抬举，君上临时一昏，竟教黑肥子捡了个肥羊腿，你说我还能抱怨谁去？”

“樗里兄当真可人也！”张仪不禁大笑，“秦国内事，张仪拜托了。”樗里疾肃然拱手道：“丞相勿忧，樗里疾定按丞相方略行事，一力承担！”两人又商讨了秦公称王的诸般细节与秦国新官制的构想，便

到了正午时分。一顿粗简便饭过后，樗里疾匆匆走了。张仪依旧走进了书房，他给自己的期限是：三日之内，通读所有的典籍政令；秦公称王之日，熟悉秦国所有的政事官署。这天晚上，他整整在书房待到五更，前半夜阅读，后半夜草拟了《王国新官制书》，直到天色放亮才回到寝室。

经过近一个月的紧张筹划，秦国终于在这年初冬举行了称王大典。

大典简朴而又隆重。嬴驷在咸阳北阪举行了祭天大礼，向上天禀报了“称王靖乱，解民倒悬”的宏愿，又隆重拜祭了太庙，祈求列祖列宗佑护秦国。正午时分，嬴驷在咸阳宫正殿即位称王，史称秦惠文王。称王大朝会的第一件事，是由张仪宣布推行新官制。这种新官制不涉及爵位，而只框定了政务大格局：

丞相　　开府总摄军国政务，设行人、属邦等专门官署

右丞相　辅佐丞相处置政务，主内政民治

上将军　秦国军旅最高统帅，战时开府

国尉　　掌军事行政，于丞相府设置官署

长史　　掌王室机要并日常事务

大田　　掌秦国农耕土地，设太仓、大内、少内等粮食物资属官

司空　　掌秦国工程、商市并作坊制造，设工师、关市、工曹等属官

司寇　　掌国中治安、行刑、牢狱并各种形式的罪犯

廷尉　　掌国中司法审讯

国正　　监掌官员监察（后来的御史台）

太史　　掌文事并编撰国史等，设太庙、太祝、卜、史等属官

内史　　掌都城军政，设中尉（都城卫戍）等属官

新官制事权明确，归属顺当，比较于老秦国的重叠掣肘确是面目一新。但更令朝臣们兴奋的是，秦以大国规模设官，官署机构与吏员数目都有相应扩大，几乎是人人升官。张仪宣读完毕，大殿中一片“秦王万岁”的欢呼声。新国王嬴驷亲自宣读了任张仪为丞相、樗里疾为右丞相、司马错为上将军的王书，大殿中又是一阵欢呼。

当天夜里，咸阳城彻夜欢腾，连尚商坊这个六国商贾区域也是彻夜聚酒，一片慷慨。老秦人有了王国子民的骄傲，顿时扬眉吐气。六国商贾与游学士子们，慷慨中大有迷惘：十多年以来，列国称王者多了，可没有一次像秦国称王这样的冲击。秦为王国，将给天下带来如何变化？人们说不清道不明，但却实实在在地相信，这是战国以来最值得记住的日子之一。

三　匕首金窟黑冰台

天色已晚，张仪用完饭正要再进书房，门吏来禀报：有一个叫做应华的商人求见。

“吔！我去接。”绯云一阵风跑了出去。

白衣应华翩翩进得庭院时，张仪已经站在廊下含笑拱手：“小弟别来无恙啊？”

“士别三日，真当刮目相看。今日大哥，可是威风了得也。”应华笑吟吟走到张仪面前，“不想我么？”张仪大笑：“想你又能如何？神龙见首不见尾。”应华一笑道：“你当了恁大官，小弟在那里碍眼，是以

不辞而别，大哥不怪小弟么？”张仪揶揄道：“碍眼？只怕是又到哪座山猎虎去了。”应华咯咯笑道：“虎为兽王，猎一只行，哪能天天猎得？”绯云笑道：“吔，公子大哥好容易来了，站在风地里说甚，快进去暖和着。”说着拉着应华胳膊进了正厅。

张仪对书房文吏吩咐了几件事情，便来到正厅。绯云已经将燎炉木炭火烧得通红，茶也煮好了，厅中暖烘烘的一片春意。应华笑道：“大哥有绯云姑娘侍奉，真个好运。”绯云粲然一笑：“吔，公子大哥才是好运。”又打住了不说。张仪入座笑道：“小弟生意如何？要否我这个大哥帮衬？”

“真是。”应华板着脸道，“就会谈生意，比我还商人似的。”张仪大笑道：“我倒是想说别的，你可应么？”

应华明亮的眼睛盯住张仪，点头道：“说，迟早之事。”

张仪一拱手道：“能否见告，阁下究竟何人？”

“大哥怀疑我不是宋国商人？”应华依旧笑吟吟。

张仪笑着呷了一口热茶：“宋国有应氏，却没有你这个公子。依我看，你是那个‘嬴’，而不是这个‘应’，如何？”

“大哥何时有此想法？”

“就在你报出‘应华’名号时。”

“为何不说？”

“为何要说？”

两人对视片刻，同声大笑。绯云却惊讶得不敢做声了。虽然张仪也对她说过应华不一定是商人，但在她想来，“应华”最大可能是个官

场公子而已。如今“应华”变成了“嬴华”，竟是个真正的王室公子，她如何能再像从前那样做“大哥”对待?

嬴华却对门外老仆人道：“你下去，没有传唤，不要教人到这里。”回身爽朗点头道：“大哥没错，我是嬴华。”又看着绯云笑了笑，

“我也不是公子，我是一个女子。”说着摘掉束发锦带，一头瀑布般的长发便黑亮亮地垂在肩头，又脱去外边白袍，一件红色长裙便衬出了一个亭亭玉立婀娜多姿的美丽女子，粲然一笑，顾盼生辉。

“吔——好美！”绯云惊讶地赞叹着。张仪也惊讶了。他虽然想到了嬴华是个王室公子，却无论如何没有想到他会是一个公主。一个年轻女子竟有如此才干，当真令人难以想象。嬴华红着脸笑道：“没有人知道我是女儿身，也请大哥小妹勿得外泄。”说着一个原地大转身，回过头来，又神奇地变成了一个白色长衫的英俊士子。她对着张仪绯云笑道：“大哥小妹，谁也不许将我做外人对待，小妹还得叫我大哥哥。”绯云顽皮地伸着舌头：“吔，好个美人哥哥。”张仪不禁笑道：“小弟日常间做何营生？”嬴华道：“一事一做，说不准。这次我是要向丞相讨个官做做了。”绯云先笑了：“吔，走遍天下，可有公主讨小官做的？”嬴华笑道：“秦国不同，任你王孙公子，不做事没有俸禄，国人也瞧不顺眼。”

张仪：“真的想做事？”

嬴华：“我还要上书丞相，采纳我的谋划，这叫无功不受禄，对么？”

“倒是不错，颇有名士气度。说来听听，有何谋划？”

嬴华咳嗽了一声，清清嗓子挺挺胸：“启禀丞相：以在下之见，要分化六国，便要在六国权臣中寻觅亲秦代言者。如此之人，唯有黄金

收买、利刃胁迫两法。不受金帛，匕首随之，非如此不足以收分化奇效。闻得丞相有言：分化六国，须得无所不用其极。在下便斗胆前来，呈上一策：建立黑冰台，专事秘密作为。在下自荐做黑冰台总事，丞相以为如何？”嬴华语气神态虽然不乏调侃，但也将事情说得清清楚楚，全然不是谈笑之语。

张仪皱起了眉头：“黑冰台？事实上已经有了？”

“这名号，是在下来路上才想出的。要说事实，只有寥寥百余人，还大都散在山东六国。也是当初君上刚刚即位时，觉得六国内情刺探不力，将秦国原在六国的秘密斥候从国尉府剥离，归总交我掌管。大哥，不对，丞相。丞相的事，也是借了这个方便，我也是借此做了一回商人。”

“你这黑冰台，可曾在咸阳动过手脚？”

“那可不敢。”嬴华笑道，“秦国唯法是从，纵有权臣不轨，都是依法惩治，如何用得此等手段？丞相怕黑冰台乱政么？”

张仪脸色缓和了一些道：“一个国家走上正道，是千难万难的一件事，些微缝隙，都有可能毁坏根基。所谓千里之堤，溃于蚁穴，便是这个道理。以文乱法，以武犯禁，正是法家治国最反对的两宗大害。商君焚书禁侠，正是为了杜绝这两大祸端。小弟若到六国官场走上一遭，便会看到上层倾轧的黑幕：不讲法制，唯讲势力，结党营私，豢养死士，为自己清除政敌。专诸刺王僚、聂政刺韩傀、要离刺庆忌，天下赫赫有名的刺客，最后都成了搅乱国政的利器。这次，因苏秦合纵而被封君的四大公子信陵君、孟尝君、平原君、春申君，都算得天下英雄了，却也都是各自养士成百数千。所为何来？还不是显示私家强力？六国朝局无定形，一半原因在崇尚阴谋、刺客与暴力。秦国所以清明，正在于法制担纲，官场多公心而少私祸。黑冰台一出，我只恐它会变成一头难以驾驭的怪兽，到头来伤了秦国根基也。”

嬴华听得良久沉默，半晌道：“丞相大哥说得大是，原是我思虑浅薄。只不过，黑冰台只对外不对内，不用太可惜。”

张仪被嬴华一个“丞相大哥”叫得不禁一笑，气氛缓和了许多。“丞相大哥，在下小弟有一法，可防此患。”

张仪终于禁不住笑道：“丞相大哥？在下小弟？亏你想得出。说，甚方法？”

“且先不说，保管丞相大哥满意便是。”

“好，事关重大，且容我与右相、上将军、太傅商议，再禀报秦王允准。”

嬴华惊讶道：“哟！这可是丞相的分内权力，如此无担待，黑冰台还是秘密么？”

张仪锐利的目光骤然盯住嬴华，却又释然笑道：“你公子哥懂甚？此等团体一旦成立，威力必是奇大。若不事先通报国中大臣并经我王允准，就会成为你我手中的私家利器，害人害己害国家，后患无穷。张仪纵有担待，岂能拿国命做儿戏？”嬴华终于明白了其中干系，却又故作生气道：“芝麻大个事，丞相大哥一说也成了胡瓜。好，听你的，谁教我要讨官做。”

嬴华走后，张仪思忖一番，立即将黑冰台一事起草了一份专门密件，连夜上书秦王。惠文王接到密件，次日便召丞相张仪、太傅嬴虔、上将军司马错、右丞相樗里疾进宫商议。君臣议决：秦国成立黑冰台，隶属丞相府行人寺(注)管辖，直接听命于丞相张仪；其所需经费与属员俸禄单列，由右丞相樗里疾掌管发放；其属员遴选由太傅嬴虔与上将军司马错确认，并发放“铁鹰牌”方为有效；其属员之爵位封赏，则须经秦王下书；黑冰台所有事宜，只限君臣五人知晓。

如此一来，黑冰台自然成了只对外事邦交，而不会对朝局国政造成无端威胁的秘密利器。张仪回到府中，正要差人去召嬴华，她就恰到好处地翩翩来了。嬴华进门就问：“丞相大哥，如何？”张仪笑道：“你有耳报神么？如何总是来在节骨眼上？”嬴华道：“我呀，心思一动，就知道哪里有事。”张仪揶揄道：“噢，巫师一个。”嬴华咯咯笑着：“就做巫师，缠着你不放。”张仪没听见一般正色道：“公子大策已经我王决断，立即着手。自今日起，公子便是丞相府属官，职任行人，专司外事。”

“是！属下参见丞相。”嬴华精神抖擞地深深一躬。张仪又将朝会商定的有关黑冰台的诸般职掌说了一遍，末了道：“黑冰台的所有事宜：总署地点、剑士数额、所需金钱等，要尽快开列施行，若能在冬日之内完成，便能在来春出使六国时派上用场。”嬴华道：“属下请丞相即刻视察黑冰台旧署，丞相或可另有决断。”

“另有决断？”张仪笑道，“如此说来，公子早有准备？”

“敢请丞相大哥只带绯云一人，莫带护卫才是。”

张仪点点头，绯云便飞步入内取了那口越王剑出来，跟在两人身后出了门。门外已经有三匹骏马在空鞍等候，张仪便知嬴华是着意请自己来的，也不说话，翻身上马跟着嬴华出了咸阳北门。片刻之间，三骑快马飞上了北阪，穿过松林进入了一道峡谷。北阪虽是林木葱茏，大势却并不险峻，也没有石山，偏这道峡谷大是奇特，两边大石嵯峨，谷底流水潺潺，山腰山头被苍松翠柏封得严严实实，连寻常峡谷的一线天也没有。进入谷中，就像进入了一个漆黑的山洞，除了流水松涛之声，一切都被淹没了。

到了一个避风处，嬴华回身道：“大哥，马拴在这里。”说着跳下马来，也没看见如何动作，手中便骤然亮起了一支火把。光明之下，但见一个小小的山洞，又干燥又避风，靠壁处还有一个长长的青石马

槽。“吔！山洞马厩。”绯云低声惊叹着下马，又将张仪的马牵了过来一并拴好，笑问，“公子大哥，可有草料？”嬴华走过来道：“看看，记住了。”说着右手抓住马槽顶端的一个不起眼的石疙瘩一旋，喀哒一声，正对马槽的山洞顶部竟裂开了一道大约四指宽的缝隙，碎干草混合着碎豆瓣儿便哗哗地流淌下来。看看马槽将满，嬴华一旋石疙瘩，洞顶缝隙又喀哒关闭。“这边有水瓮。”嬴华说着又向洞底石墙上一拍，一道石板门“吱”的一声开了，一个硕大的陶瓮赫然便在眼前。绯云眼尖，一眼看见瓮上漂着一只小木桶，便抢上去打了一桶水均匀地泼在马槽，又回身将木桶丢进大水缸，再一拍石墙那个掌印，石门“咣”地合拢。“吔，这样啊，记住了。”绯云好奇而又兴奋地笑叫着。

嬴华又递给绯云一支火把：“我领路，你断后，大哥中间，走。”说着出了山洞。

出得山洞马厩，嬴华领着张仪绯云趟进了一道哗哗溪流。说也奇怪，虽是冬天，这山溪水流却是暖暖的丝毫不见冰凉。顺着山溪向前，溪流中光滑嵯峨的巨石几若一道天然的山梯，攀缘而上，越走越高，水声也如沉雷般轰鸣起来。绯云的火把早已经被飞溅的水珠打灭，嬴华的火把却始终在高处闪动。借着光亮，张仪看见山溪已经变成了一道瀑布，他们竟攀缘在水帘之中；又攀了两级“山梯”，居然进到了水帘之内，呼啸的山风顿时消失，面前一片温暖干燥的乱石山体。

嬴华叮嘱道：“跟我来，小心，脚不要插进石缝。”说着举着火把从两块巨大山石的缝隙中侧身走了进去。张仪虽然瘦削，身材却是高大，长长吸了一口气，才扁着身子挤了过去，里边是个天然石洞，却是空荡荡的。嬴华将火把向右一摆：“这里了。”脚下猛然一跺，右首山石轧轧开裂，一道石门赫然出现在眼前。

“进来。”嬴华举着火把先走了进去。张仪跟进，眼前一间两三丈见方的山洞，也是空荡荡的。嬴华用火把点亮了两边壁洞里的四盏纱灯，洞中顿时大亮。张仪看到了右首墙上的一道小小铁门笑道：“机密在这里？”嬴华嫣然一笑，上前抓住铁门把手左右各拧了三转，一阵隆隆声，铁门缓缓洞开。“丞相大哥，跟我来。”嬴华率先进洞，又点亮了两盏大纱灯。灯光之下，一个摆设如书房一般的山洞赫然呈现在眼前——几个书架、几个铜柜、一张石案、一个插着各式长短剑的兵器架。

“噢——这是中军幕府了。”张仪颇带揶揄地笑了。

“难道不是么？”嬴华笑着打开了一只铜柜，捧出一只小小铜箱，一摁机关，箱盖“当”地弹开。嬴华拿起一个形状怪异的青铜物件道：“这是君上特赐的兵符，不是大将虎符，而是秦国公室调动禁军的‘凤符’。持此兵符，可到宫廷护卫中任意挑选铁鹰剑士。”又拿起一支大约四五寸长的金制令箭，“这是秘密金令箭，可到公室府库直接支取钱财，多少不限量。”张仪笑道：“权是大也。”

嬴华没有丝毫笑意：“这些，都是君上在特殊时日的特殊调遣。

今日回归正道，交于丞相，黑冰台日后纳入外事调遣，不再由我一人秘密掌控。”

张仪正色道：“秦王已经朝会决策，黑冰台便是国家利器。本丞相命：公子以行人之职，兼掌黑冰台，凤符与金令箭由行人掌管，只是每次使用，须得本丞相准行方可。”

“是！属下明白。”嬴华将军一般赳赳挺身，拱手领命。

张仪笑道：“如此大费周折，就为了藏这几样物事么？”

“那岂非暴殄天物？”嬴华笑了，“丞相大哥跟我来。”出了“中军幕府”，打开了另一道石门，洞中码满了两排大铁箱。嬴华笑道：“猜猜，这里面都是何物？”张仪道：“黄金珠宝罢了。”嬴华道：“秦国王室的祖传宝物，十有八九都在这里了。君上说，有用于国，方为宝物，留在宫中做摆设糟蹋了，都教我给搬出来了。”

张仪不禁慨然一叹，想起天下以收藏珠宝为乐事的魏惠王，想起六国贵族对财货珠宝的贪婪，想起楚国权臣争夺金玉财宝用尽机谋，那个昭雎竟然诬陷自己偷了他一对玉璧而置自己于死地。“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财货珠宝为天下利市之精华，视之如粪土者能有几人，秦王若此，秦国安得不强？

“这是兵器库。”嬴华的声音惊醒了张仪，抬头一看，这个山洞里环绕着一架又一架长剑短剑。“这些兵器都涂着一层厚厚的牛油，所以光芒收敛了。”嬴华笑道，“这些短剑都是一等一锋利的匕首，黑冰台勇士人各一把。长剑只给单独行动者配备。”嬴华说着从架上拿下一把短剑，用石桌上的细纱擦去牛油，短剑顿时青光闪烁森森逼人。嬴华将短剑插入配套的牛皮剑鞘，双手捧起道：“绯云小妹，如今你是丞相护卫了，本行人将这把短剑配给你。这是楚国风胡子匕首，削铁如泥。”绯云笑道：“吔，谢过行人大哥。”张仪大笑道：“甚个叫法？全无法度了。”嬴华却高兴得咯咯直笑：“好！就这样好。丞相大哥，行人大哥，还有……家老小妹。”这“家老”本是中原人对大管家的称谓，用到绯云身上倒也颇有趣味。一语落点，三人一齐大笑。

嬴华又点起火把，领着二人穿出山洞，洞外却是莽莽苍苍的林木，隐隐可见草木丛中的小道直通山外。张仪笑道：“你去安邑，也是从这里出发？”嬴华笑道：“那是自然，黑冰台的秘密使者，都是在这里训练准备，而后从这里出发。”绯云惊讶道：“行人大哥好心思，选了这么个鬼都找不到的地方吔。”嬴华咯咯笑道：“君上原是要在咸阳给我一幢隐秘府邸，我没有要。这里多好，略微修葺一番，胜过金城

汤池。”张仪道：“你自己找的么？”嬴华点点头又摇摇头：“是我小时候采药发现的。”张仪惊讶了：“你采药？宫中太医……”

嬴华叹息了一声，沉默地咬着嘴唇，眼睛却暗淡了。

张仪笑道：“时间也长了，回去。”

下得山来进入北阪，灰蒙蒙的夜空开始飘下飞扬的雪花，冬天的第一场大雪就这样悄悄来临了。回到府中，张仪接到了一个惊人的消息：苏秦北上燕国，正与四公子分头组建六国盟军，准备来春夺回函谷关外的六国失地！

四　衣锦荣归动洛阳

苏秦要回故乡的消息传遍了洛阳王畿，惊动了大梦沉沉的周天子。

周显王虽说无所事事，日夜浸泡在乐舞之中，但对天下动静倒也清楚。只要是稍大一些的国家有喜事，或打了胜仗，或新主即位，便派王使去嘉勉赏赐；只要有邦国盟约，也派出王使去祝贺；残余的三十多个小诸侯有了纠纷争夺，排解者中也永远少不了天子特使。虽然已经是徒有其名，但天下任何大事却都少不了这个周天子的点缀。周显王心中明白极了，也无奈极了。天子要存在，洛阳王畿要存在，就必须扮演这个锦上添花的闲适角色，否则只有被挤压得粉碎。于是，周天子的全部政务，就变成了应酬天下的各种喜庆，排解天下的各种纠葛，对天下大事不想知道也必须知道。无可奈何也好，哭笑不得也好，都必须事事露个脸。四十年来，这位周天子从英俊少年变成了白发老翁，应酬得心头都起了老茧，可还得撑持着应酬下去，眼看着强变弱弱变强大变小小变大生生灭灭，这位天子确实是应酬得累了。

老太师颜率向天子禀报苏秦要回洛阳省亲时，周显王睡眼惺忪地问：“苏秦？好耳熟，何许人也？”颜率高声道：“苏秦，六国丞相也，

创立合纵，声威赫赫！当初，我王曾赐此人天子王车也。”周显王长长地打了个哈欠道：“噢——那个秦国使者么，不是给了些许盐铁么？”颜率也是白发皓首了，精力本来不济，高声半日好容易使天子明白了苏秦来历，已经是气喘吁吁了。周显王却倚在榻边侍女肩上，慵懒地笑了笑：“老太师权衡操持吧，不开罪于人便是了。”

自觉此事重大，颜率召来了王族的另外两个“诸侯”商议：一个是东周公，一个是西周公。这两公是一对好事的冤家，争水源，争人口，争王产，十多年来闹得不亦乐乎，对天子的事历来不愿应承。今日黑着脸听老太师颜率说罢，是无一人开口响应。老太师多方陈说利害，反复申明结好苏秦对王室王族的诸般好处，两位诸侯才答应共摊一半财货。老太师当场做了分派：东周公为苏庄修一座六国丞相府，西周公整修洛阳城外的三十里官道，同时修一条王城通往苏庄六国丞相府的大道；迎接苏秦的仪仗与赏赐等由天子府库支出。见是三家均摊，两个诸侯才老大不情愿地答应了下来。

依照周室法统，太师之职本来是三公（太师、太宰、太傅）之首，职责是“辅助天子，协理阴阳，经略大政”，不涉具体事务。然则时至今日，太师的光环早已经销蚀净尽，只落得一个首席大臣的名位，实际上已经沦落为处置各种琐碎杂务的大夫了。老颜率也是如此，陪着天子做了四十年太师，实则忙忙碌碌地做了四十年勤杂。说起来也是无可奈何，王族贵胄忙着谋诸侯大位，稍有见识才能的大夫，都纷纷投奔强国去了，偌大王城，凋敝得只剩下一班遗老遗少与几百名侍女内侍。上大夫樊余已经走了，老颜率如若再走，周室立时便没了撑持。无奈之下，颜率只有苦撑，好在也都是些应酬事宜，只要细致些许，也出不了大错。可这次却是要实实在在地奔波驰驱，要督察六国丞相府的修造，要督察官道郊亭的修葺，还要演练久已尘封了的王室仪仗，当真是要劳碌一番了。

大事安顿妥当，老太师亲自出城到乘轩里苏庄来了。

一片树林包围着一片庄园，远远望去，洛阳城外的苏庄依旧是那样的宁静。轺车驶近，却发现林木荒疏野草丛生，砖石破损黄叶飘零，周围井田一片荒芜，没有一方绿苗。老太师清晰地嗅到了他所熟悉的那种衰颓破败的气息，不禁暗暗惊讶：传闻苏庄富甲洛阳，如何这般荒凉气象？轺车停在道边，老颜率带着四名抬着礼盒的老内侍，走过了林间破损不堪的砖石小道，命一名老军上前通禀。

“啪啪啪！”门环三响，老军拱手高声道：“请苏家主人答话。”

但闻“汪汪汪”三声狗吠，厚重的大门“吱呀”开了，一条精瘦的大黄狗先蹿了出来，昂首蹲在门厅警觉地注视着门外来人。紧跟着一个须发灰白腰身佝偻的布衣汉子走了出来道：“苏家不欠债了，谁呀？你等……”看见门外官人聚集，汉子顿时愣怔了。

老军高声道：“前辈可是苏府仆人？相烦通禀：周室太师造访苏府。”

须发灰白的汉子使劲地揉揉眼睛：“我？我是苏家老大……太师？苏家犯官了么？”

老颜率与颟顸的老天子整日周旋，知道如何对这种人说话，见状径自上前高声道：“大公子，老夫乃周室太师颜率。贵府苏秦公子功业彪炳，已经做了六国丞相。老夫奉天子之命，特来抚慰犒赏！”

“你说甚？苏秦做了六国丞相？”汉子激动得声音都沙哑了。

“正是。苏秦做了六国丞相。”

“嘿嘿，嘿嘿，嘿嘿嘿！”须发灰白的汉子咧着嘴断断续续地笑了几声，突然之间哈哈大笑，手舞足蹈地踉跄着反身跑进大门，“二弟成了！成了！六国丞相了！六国丞相了！啊哈哈哈哈！”

只听一阵杂乱的脚步声，一个女人尖声嚷着：“做好梦都疯了你！还六国丞相呢，六国天子倒好！苏代，扶他进去，别再出来丢人现眼。”

“不！不进去！二弟做了丞相了！六国！哈哈哈，六国！”汉子的挣扎声与一个年轻人的劝慰声、女人的呵斥声、大黄狗激动的汪汪声夹杂在一起，院子里乱纷纷一团。

老颜率听得分明，大步踏进门槛高声道：“敢问：苏亢老前辈可在？”

院子里的吵闹声立即静止下来，尖声嚷嚷的黑瘦女人惊讶地回过头来盯着这个须发雪白气度不凡的老人，突然间脸上绽开了一片笑容道：“哟！老大人一看就是贵人，家父如何当得起前辈两个字？敢问大人，何事光临寒庄茅舍？”不多几句话，一副惯于应酬的掌家模样。

正在劝慰中年汉子的布衣年轻人走过来肃然一躬道：“启禀老大人：家父久病在榻，这位是我家掌家大嫂，大人有事，但说便了。”

“掌家大嫂接王书——”老太师苍老的声音分外响亮。

“哟！王书啊！”女人叫了一声，两手在衣襟上直搓，脚下团团乱转，慌乱得无所措手足。布衣青年过来扶住她道：“大嫂莫慌，大礼接书便了。”说着往边上跪倒：“洛阳子民苏代接王书。”大嫂一见，连忙学样儿跪倒，颤抖着尖声道：“苏大娘子，接王书！”

颜率接过老内侍递过的王书打开，悠然高声念诵道：“兹尔苏氏，秉承王道，教子有成。苏秦合纵，大功告成。消弭刀兵，弘扬德政，六国丞相，光耀门庭。特赐苏亢伯爵官身，苏门其余人等子爵官身；着王室尚坊立功臣坊，造六国丞相府邸。大周王四十年秋月。”

黑瘦女人惊愕得张大了嘴巴，说不出话来了。

苏代低声道："大嫂快谢恩。"

女人如大梦初醒："啊啊啊，谢恩！对对对，谢恩！苏大娘子，谢过天子恩典——"尖锐颤抖的声音中夹着咚咚咚的叩头声，满头流汗。

"抬过礼盒。"颜率一声吩咐，四名老内侍抬过两口大铜箱，颜率上前打开道，"此乃天子赏赐苏府的黄金百镒、绢帛二十匹。三日之后，六国丞相府着手建造，望掌家早做铺排，定妥宅基。老夫告辞。"

"哟！老大人如何走得？总要尝一口草民的热酒了。"大嫂已经缓过神来，兴奋得满面红光，一迭声地边施礼边拦挡。

"无须叨扰了，掌家谨记：但有所请，可到太师府见老夫便了。告辞。"老颜率说完出门登车走了，身后传来一片连绵哭声。

次日清晨，一辆破旧的牛车咣当咣当地驶进了洛阳。苏代与大嫂带着老苏亢的信求见太师，再三申明：唯愿官府修复被流民洗劫毁坏的苏庄足矣，不敢劳动天子建造六国丞相府邸。颜率不敢怠慢，立即驱车到苏庄与奄奄一息的老苏亢商议，老人竟坚执不受府邸。老太师只好禀明天子，除了原样修复苏庄外，只新建门庭与功臣坊便了。东周公大是高兴：苏庄虽大，房屋却很少，也没有多少礼仪讲究，比建造豪华气魄的六国丞相府邸省事多了。

将要入冬时，苏庄修复好了。高大的功臣坊与金碧辉煌的六国丞相府门庭，又一次惊动了洛阳国人。人们啧啧称奇：眼看穷得狗都快要饿死了的苏庄，如何一夜之间变成了六国丞相府？六国丞相谁听说过？那个黑瘦的女人又活泛起来了，整日欢声笑语地张罗着迎接叔叔归来。像霜打了一般的两个蔫后生也顿时精神了，鲜衣怒马，腰悬长剑，竟日在功臣坊前迎送川流不息的锦衣贵客。惊叹咋舌之中，人们却再也看不见那个拄着一根铁手杖领着一头大黄狗的老人，在最值得他风光的时日，为何老人就偏偏不露脸了？

秋风萧瑟黄叶铺地时，快马斥候传来消息：苏秦车驾进入了洛阳地界。

虎牢关六国会盟圆满告成，六国君臣皆大欢喜，一时间豪情张扬弥漫，对秦国前所未有地蔑视。苏秦也正沉浸在喜悦兴奋之中，禀明纵约盟主楚威王，要回洛阳看望年迈的老父。楚威王与五国君主赞叹苏秦的大孝之心，各自赏赐了许多的金玉珠宝，许苏秦在省亲之后着手组建六国联军。行程既定，苏秦与四大公子议定：一个月内分头确定各国军马数目，一月后在大梁会商联军事宜。一应安排妥当，苏秦便于大典次日启程向洛阳而来。

这是一支浩浩荡荡的军马车队。荆燕统率的六国铁骑护卫共是三千六百名，分做六个不同的方阵色块，燕赵韩在前，魏齐楚殿后。中央是壮观的六国丞相仪仗与苏秦的华贵轺车。最后则是一千铁骑护卫下的一百多辆满载各种礼物的牛车。远远望去，旌旗招展，号角呼应，烟尘连绵二十余里。

在洛阳东门外山头观望的老太师大是惊叹：“纵是天子出巡，何有此等声威？壮哉苏秦！夺尽天下风光矣！”

正在辚辚推进，荆燕飞骑来报：“周室太师颜率，正在天子官亭郊迎丞相！”

苏秦下令：“铁骑仪仗分列两厢，单车拜会老太师。”

荆燕一声令下，仪仗骑士哗然分开，苏秦轺车辚辚驶出。

太师颜率正在修葺好的郊迎石亭前恭候，见仪仗旗帜分列，便知苏秦将出，连忙带领几名白发苍苍的老臣与几名少年王子肃立道中。及至轺车驶到面前数丈许，颜率虽然老眼昏花，却也看得清楚：粲然生光的青铜轺车由四马驾拉，六尺车盖下站着一人，一领大红绣金斗

篷随风舞动，几近九寸的玉冠在秋日的阳光下闪烁着晶莹的绿色光泽，腰悬极为罕见的古铜长剑，灰白的须发飘洒在胸前，凝重敦厚的微笑镌刻在黝黑丰润的脸膛。老颜率久经沧海，见过的国君权臣不计其数，内心却也暗暗惊叹："苏秦气度，胜似王侯！不想王畿衰败，洛阳却出了此等人物，当真异数也！"思忖间拱手高声道，"周室太师颜率，率诸王子与贵胄重臣，恭迎六国丞相——"

按周室礼制，天子太师位同大国诸侯，苏秦这六国丞相是要低几个等级的。然则天子名存实亡，天下战国多已称王，这旧礼制也就无法维持了。于是，在邦交周旋中各方心照不宣地将礼遇对等起来，君对君等礼，臣对臣等礼。苏秦自然熟谙其中奥秘，见周室太师在前，从容下车拱手道："在下苏秦，见过老太师。"他不称官身名号，将自己降低一格，为的是要在天子的洛阳王畿、自己的故土之上显示出尊王姿态，否则，洛阳国人会很不高兴的。

老太师对此等周旋也是心中雪亮，知道眼前这个炙手可热的显赫人物的谦逊无论如何也不能当真，肃然还了一礼，高声道："郊迎三酒——"

一个老内侍躬身捧来一个红锦铺底的青铜托盘，颜率亲自捧起一只诸侯等级的青铜大爵："此乃天子特赐之郊迎王酒，为丞相洗尘接风！"苏秦知道郊迎王酒都是醇厚的米酒，双手接过道："苏秦谢过天子恩典！"便举爵饮尽。连续三爵，郊迎礼节便告结束。按照已经大大简化了的时下礼仪，苏秦的仪仗护卫缓缓跟进三五里停了下来，由周室仪仗护卫着苏秦到洛阳东门觐见天子。

周显王破例地摆出了近百年不曾使用的天子仪仗，虽然事先已经修补了一番，也仍然是破旧不堪：旗帜暗污了，斧钺锈蚀了，盔甲破损了，仪仗所需要的雄壮猛士更是没有了。虽则如此，毕竟是旌旗招展，斧钺成列，背后衬着沉沉壮丽的洛阳王宫，远远看去也是前所未有的隆重壮阔。见苏秦轺车仪仗到来，司礼大臣连声高宣，乐师们奏

起了《天子韶乐》，舞女们在大红地毡上展开了优雅的《八佾之舞》，三十六名王室老歌手唱起了《周颂》中封赏功臣的《赉乐》，悠扬庄重的歌声随风飘得很远很远：

天作高山　地作四极

济济多士　唯周之命

封于太庙　大哉之恒

刻于青史　日月之名

周显王坐在四面垂帘、侍女簇拥的王车之中接受了苏秦的大礼。他早已经忘记了苏秦的年龄相貌，看见一个须发灰白的红衣人躬行大礼，一时感慨中来："卿白发建功，若我朝开国大贤太公望，堪称暮年佳话矣！"站在王车边上的颜率大是着急，隔帘提醒道："英年，不是暮年。"偏在此时周显王来了精神，悠然一叹道："大器老成，何愧之有？强如英年多矣！"颜率正在难堪无计，苏秦却高声道："天子圣明洞察，臣心已是垂暮之年，不敢当英年之名。"周显王高兴地笑了："老成大才，老成大才也。"

"宣天子王书——"老太师担心天子再犯糊涂，连忙宣读了天子的嘉勉王书，宣布了对苏秦的诸多赏赐，这场隆重的礼仪，便在天子王车回城的车轮声中结束了。

带着自己的仪仗铁骑驶上新修的大道时，苏秦不禁感慨万端。

洛阳东门通往苏庄的路，本来只是一条几尺宽的小道，两边是纵横交错的井田沟洫。春耕之时，田野上炊烟袅袅，秋收之后，满目苍黄。但在苏秦心中刻下最深印记的，却是田野里的冬日。他在那座小小茅屋里度过了三个冬天，那呼啸的北风，那掩埋了一切崎岖坎坷的漫天大雪，那滴水成冰的桔槔井台，那无法入眠的漫漫长夜，那一盏豆大的昏黄灯光，那忠诚守时的大黄，那神秘的红衣巫师的鼎卦……

在苏秦的记忆中，许许多多的东西都简化了，模糊了，只有修业的大山与洛阳郊野的寒冬永远凝固在他的心中，永远不能消失。遥遥望去，那座茅屋已经不见了，庄外那片熟悉的树林也不见了，映入眼帘的，是平整枯黄的田野与一座隐隐可见的壮丽石坊。熟悉的三尺小道，变成了三丈宽的平坦大道，两排松柏夹道，比许多中小诸侯的园林大道还要壮阔。

苏秦皱起了眉头，心头空落落的。归乡省亲，不能说没有衣锦荣归的想头，但更重要的是，苏秦要最后一次探望落寞寡言的老父，重温一番那熟悉的痛苦与萧瑟孤愤的苦修，在他将投身宦海权力而不再回头的时日，他需要清醒地重温这种痛苦。在洛阳故乡，只有老父与茅屋，是他恒久的精神支柱。而今，这一切却都变了模样，权力竟那样迅速那样不由分说地抹去了坎坷苦难的印迹，他只能毫无选择地接受荣耀财富与膜拜赞颂。六国君主赐给他那么多财宝，能拒绝么？府库空虚的周天子将苏庄全部翻新，能拒绝么？不能。既然将自己镶嵌进了权力的框架，就必须接受权力框架的规则——享受权力带来的财富荣耀，而远离旷达洒脱的无羁境界。

“草民拜见丞相！”“六国丞相万岁！”

突然，苏秦被一片喧闹欢呼惊醒。原来，在新修的大道尽头，也就是在那座高大的功臣石坊前的空阔场地上，跪满了黑压压的庶民百姓。他们叩头欢呼，一片兴高采烈，完全陶醉在一种荣耀之中。按照井田制，他们都是苏家的乡邻。秋收过后农人们都搬进了城池，如今竟拥出王城聚集到这里，要一睹故乡大人物的风采，每个人都是由衷地兴奋，如同自己的家人建功立业一般。拳拳之心，苏秦不禁悚然动容。

“父老兄弟乡邻们，苏秦如何当得如此大礼？快请起来——”

苏秦在轺车上团团打拱，声音却淹没在成千上万人的礼拜欢呼中。苏秦只得跳下车来，一个一个地扶起前排的老人，看着老人们惶恐不安无所措手足的样子，苏秦当真不知说什么好了。突然，苏秦对身后的荆燕高声道："荆燕兄，每个乡邻一个金币！快！"荆燕疾步唤来总管交代，片刻之间，便有几百名军士仆人开始向国人乡邻赏发金币了。

捧着刻有各国王室徽记的极为罕见的金币，人们更是欢呼潮涌，万岁之声震动原野。然则，老周国人却在这时显示了天子部族深厚的礼法教养，领得赏金者有了永远的念想，达到了"观瞻大人"的最大企望，立刻知足地退到了后边。没有人维持督察，欢呼雀跃的人流井然有序地走过赏金台，没有一个人企图多领赏金。川流不息的人群从苏秦面前整整过了一个多时辰。仅仅是不断点头拱手，偶尔与熟悉的乡邻寒暄几句的苏秦，嗓子也沙哑了，胳膊也酸麻了。

将及暮色，人潮方才退去，萧瑟清冷的秋风掠过，高大的功臣石坊前空荡荡了。

牌坊脚下，依然有几个人匍匐在地，衣饰鲜亮华贵，却一点儿声息也没有。苏秦大是奇怪，紧走几步拱手问道："诸位乡邻，可是没有领得赏金？"一个青年猛然抬起头来："二哥！我是苏厉，大嫂硬是教我等跪接丞相。"苏秦听见小弟弟尚带少年气息的熟悉声音，惊喜笑道："苏厉？快起来！你是苏代了，起来起来。纵是丞相，当得兄弟如此大礼么？"苏厉苏代一边笑着爬起，一边向依然匍匐在地的两个妇人做着鬼脸。苏秦仔细一看，不禁"噗"地笑了出来——两个女人都穿着大红吉服，珠玉满头灿灿生辉，却早被万千人群荡起的尘土弄得一片脏污，直是贵夫人在田野里翻滚之后的光景。

苏秦不禁笑道："大嫂，何故前倨而后恭也？"

为首妇人将头在地上撞得咚咚响，高声答道：“叔叔位高多金，小女子岂敢不敬！”

一声“小女子”，苏秦不禁哈哈大笑道：“大嫂公然景仰权位金钱，倒是坦率得可人，快快请起。”

大嫂抬头，黝黑的一张胖脸，鬓发沾着汗水也掩盖不住细密的皱纹，分明大经了一番风尘沧桑的模样。苏秦不禁惊讶了，大嫂原本是丰腴白嫩风风火火的一个女掌家，操持之利落，好恶之分明，都在那不断变换的热辣辣与冷冰冰中淋漓尽致地显示出来。从心底里说，苏秦对这个大嫂的心境是复杂的，甚至是哭笑不得的。她只懂得锦上添花，从不做雪中送炭的善举，然则一旦你翻身过来，她却又是明明朗朗地对你恭敬，绝没有那种痛苦的揪心的嫉妒与愤怒。曾几何时，大嫂变成了一个辛苦劳作的妇人相，苏家发生过重大变故?

“叔叔真粗心，还有一个人呢。”大嫂笑着扯扯苏秦衣襟，嘴向旁边一努。

苏秦恍然，还有个女人匍匐在地，一定是妻子了。他上前两步想扶起妻子，却怎么也伸不出手去，只好低声道：“起来，成何体统？”大嫂立即上去扶起妻子：“哟！叔叔心疼妹妹，快起来吧。”妻子站起低声嘟哝了一句：“是大嫂强拉我来。”低着头不再说话。大嫂乐呵呵笑了：“哟哟哟！妹妹真是，平日总说想叔叔，如何功劳便是我了？”苏秦知道妻子秉性，也知道大嫂目下是竭力不使他难堪而圆场，雄辩的苏秦对这种家事纠葛素来无可奈何，哈哈一笑道：“走吧，都上车，回家了。”又回身对荆燕吩咐道：“荆兄率军士们在这里扎营，等候三两日。”荆燕笑道：“大哥但去，多住几日无妨，大梁约期一个月呢。”

五辆轺车与长长的财宝牛车启动了，辚辚隆隆地驶进了功臣坊后的苏庄大道。

轺车刚到一字六开间的高大门楼前，苏秦便闻“汪汪汪”一阵狗吠，一只大黄狗带着显然是挣断了的铁链冲了出来！三个仆人跟在后面惊慌失措地喊着追着。

“住手！”苏秦猛然一声高喊，轺车尚未停稳，便跳了下来迎着黄狗跑了过去。

大黄喉头呜呜着哗啷啷冲到苏秦面前，一个直立扑到了苏秦怀里，长长的舌头在苏秦脸上猛舔。苏秦紧紧地抱住大黄，一任那热烘烘的舌头刮舔着脸上的风尘：“大黄啊，你瘦了，老了，看看，胡须都有白了……”猛然，心头掠过大黄叼着饭包在雪野纵跃的矫健身姿，苏秦不禁哽咽了，细心地为大黄卸下了粗大的铁链，拍拍大黄的头：“大黄啊，自今日起，没有人敢再用铁链拴你了，苏庄是大黄的地盘，你可以自由自在，啊。”大黄一动不动地听着，那双幽幽发光的大眼分明流出了两行眼泪，眼角的短毛湿漉漉的，喉头不断发出低沉的呜呜声。心中一阵热流，苏秦不禁又紧紧抱住了大黄。

猛然，大黄挣脱了苏秦怀抱，“汪汪”叫了两声，叼住苏秦斗篷往庄内扯。

苏秦笑道：“好好好，跟你走。”便大步跟着大黄进了庄门。一瞄之间，苏秦发现一切布局照旧，却都变成了新房子，心中不禁一沉。大黄领着苏秦曲曲折折地来到了水池边父亲的小院子，蹲在门口“汪汪汪”叫了三声，只听屋中一声苍老微弱的咳嗽，大黄呼地蹿了进去。

走进幽暗的大屋，一阵浓浓的草药气息扑面而来。一个年轻的侍女正在燎炉上煎药，见苏秦进来连忙站起行礼：“丞相大人，奴婢正在按方煎药。”苏秦惊讶道：“你如何知道我？”侍女低声道：“奴婢原在王室，特被选来侍奉苏伯的。”苏秦心中明白，低声问道：“老人家用药么？”侍女默默摇头，轻轻地叹息了一声。苏秦不再说话，轻手轻脚

地走进了寝室。一盏明亮的纱灯下，面色枯黄的老人静静地躺在榻上，大黄蜷伏在榻前一动不动。

“父亲，季子回来了。”苏秦跪在了榻前，在老父面前，苏秦总是出奇的平静。

老父亲睁开了眼睛，静静地望着儿子灰白的须发、晶莹的玉冠、绣金的斗篷，还有腰间那条粲然生光的六印金带。渐渐地，老人眼中放射出异样的光彩，脸颊神奇地泛出了一抹淡淡的红晕。老人目光灼灼地盯着儿子：“季子，你终究成事了，苏家门庭，终究改换了……苏亢对得起列祖列宗了……仕宦无常，好自为之……”老人安详地永远合上了双眼。

苏秦静静地看着父亲刀刻一般的皱纹缓缓舒展，苍白枯黄的脸上写满了平静与虚无，变得婴儿般平静安详。人世的沧桑忧患留给父亲的痕迹，连同父亲的生命一起，从此永远地消逝了。

“父亲，你心里舒坦，走得安宁，季子无愧于心了。”苏秦站了起来，为父亲盖上了那方大大的白布。大黄人立起来，呜呜低吼着反复嗅了一阵老主人的身体，静静地蜷伏在榻前不动了。

三日后，苏家简朴隆重地安葬了父亲。陵园是老人生前自己选好的，在苏家地面的一座小山下面，一条小溪流，一片松柏林，倒也是平实幽静。苏秦深知父亲秉性，坚执婉拒了周室参与，更没有报丧六国，在一众乡邻的争相帮衬下，平静地办完了这场喜丧。办完丧事，苏秦与家人议定：父亲明大义重事功，无须以周礼守丧三年；苏代苏厉须发奋读书，大嫂大哥与妻子支撑祖业，务求光大。谁知已经是半疯癫的大哥硬是不赞同，哭闹着坚持要给父亲守陵三年。大嫂无可奈何，抹着眼泪对苏秦说：“教他去吧，他跟老父奔波几十年，守着老父他也安心。再说，他也无用了，就让他替二叔尽尽孝吧。”

送大哥到陵园时，却见大黄蜷伏在老父的墓前静静地动也不动。给它留下的一大箱干肉与带肉骨头、一盆清水竟然原封未动。苏秦惊讶了，大黄在这里不吃不喝地守了三天么？

“大黄，吃吧。”苏秦抚摩着大黄，拿着一根带肉的大骨头凑到它鼻头前。大黄纹丝不动，连低沉的呜呜声也没有。“大黄，跟我走吧……”

大黄还是一动也不动，只有那两只幽幽的眼睛扑闪着幽幽的晶莹。“大嫂，给大黄盖间木屋，遮风挡雨了……”大嫂哽咽着点点头。“放心去吧，大黄我来管。”不知何时，妻子到了背后，“大黄是孤命，我晓得。”

“你……”刹那之间，苏秦不知如何应对了。孤命？妻子分明在说自己。可是苏秦又能如何？她是自己的妻子，可她与自己却又如此陌生而格格不入，几次冲动都被她那永远矜持守礼的端庄消融得无影无踪。妻子，那是一个多么温馨喷香的向往，可在自己这里如何就如此的可望而不可即？愣怔半日，苏秦对大嫂深深一躬道：“大嫂，拜托了。”

大嫂依旧哽咽着不断点头。“放心去吧，只怕是我要侍奉大嫂了。”妻子出奇的平静，脸上带着罕见的微笑。猛然，大嫂放声大哭，捶胸顿足，泪如雨下，跌坐在茅草枯黄的墓前。

三日后，苏秦满腹惆怅地离开了洛阳，没有衣锦荣归带来的奋然，也没有阖家团聚的喜悦。刚毅明智的老父亲去了，忠勇灵慧的大黄活活为老主人殉葬了，辛劳半生的大哥变疯癫了，风风火火明明朗朗的大嫂骤然萎缩了，木讷柔韧的妻子变得更为生疏而遥远……洛阳故乡的这块土地，处处给苏秦留下了浓浓的忧戚，若非那两个生气勃勃的弟弟的一抹亮色，这块沉沦衰败的土地简直就要令人窒息了。

苏秦赶到大梁的时候，四公子正在焦灼地等待。他们给了苏秦一个令人震惊的消息：楚威王骤然病逝，太子芈槐即位了；屈原派快马密使送来一封密柬，请求迅速促成六国联军，迟则生变。苏秦当即与四公子议定：各回本国落实盟约军马，来春立即赶赴楚国，筹划对秦国发动第一次进攻。

五　合纵阵脚在楚国松动

接到楚威王病逝的消息，张仪仰天大笑道："天助秦国！天助张仪也！"

嬴华主张立即出使楚国，张仪摇头笑道："不，恰恰要迟些个。"嬴华疑惑道："迟些个？丞相大哥不怕失了先机？"张仪道："楚国情势，你不甚了了。这个芈槐，天下第一个没见地的君主。楚威王骤然病逝，世族权臣与变法新人必有一场权力争斗。去得太早，两派尚未开斗，反倒容易使他们拧成一体共同对外。晚些时日，两边要么难分难解，要么已成血海深仇。我，也才有周旋于两派之间的余地，此乃其中真谛也。"绯云在旁笑道："吔！老谋深算，听得人直起鸡皮疙瘩。"张仪嬴华不禁哈哈大笑。

过了一个长长的冬天，春暖花开的三月，张仪才从容启程向郢都而来。张仪没有错料，楚国的确经历了一场残酷的内斗，朝局权力已经是面目全非了。

楚威王做了十一年国王，已经为变法摆置好了一个较为有利的权力框架：以令尹昭雎为首的旧贵族的权力大大缩小，以大司马屈原与春申君黄歇为首的新派的权力大大增强，六国合纵一建立，楚国的外部威胁大体解除，楚威王便要立即在楚国推行第二次大变法。参加合纵会盟大典之前，楚威王已经与屈原详细商定了变法方略，而且专门将屈原与太子芈槐留在郢都镇国。作为六国合纵的赫赫盟主，楚威王回国之日，便是变法启动之时。谁知人算不如天算，孱弱的楚威王一

回到郢都便病倒了，整整两个月卧榻不起，难以料理国事。入冬之际，四十九岁的楚威王终于撒手尘寰，死时圆睁双眼，守候大臣无不怵目惊心。

楚威王一去，大司马屈原与春申君黄歇受命主持国丧，忙得寝食难安。旧贵族们却在忙另外的事。他们敏锐地嗅到了这是一个极好的机会，如同当年楚悼王逝世，老世族趁机铲除吴起一样的好机会。他们立即秘密聚会，商定了夺回权力的协同方略，谁也没有去争国丧与扶持新王登基那种出力未必讨好的权力。

待得二十六岁的太子芈槐一登上王位，五大世族的元老大臣立即递上血书，要求国王罢免屈原，废黜春申君，否则，全体元老去国还乡！当屈原与黄歇看到屈黄两族的元老们竟然也出现在血谏之中时，顿时乱了方寸。黄歇激烈主张：调来屈原练好的八万新军，剿灭一班老朽。屈原反复思量，觉得那无异于楚国内部大战，土地财货与基本兵力都在旧世族的封地里，八万新军如何有扭转乾坤之力？最后只得长叹一声，找楚怀王芈槐商议大计。

这芈槐是个素无主见且耳根极软的庸碌人物。屈原黄歇一番慷慨陈词，芈槐立即激昂拍案，要用王族亲军来“维持父王的变法大志”。屈原黄歇一走，元老们跪成一片守在宫门请命，芈槐顿时没有了主意，急得团团乱转。这时，世族元老们祭出了最为隐秘的一个利器——王妃郑袖。

郑袖是个神秘女人，功夫独到，昔年便将太子治得服服帖帖而不为外人知晓。如果没有这个秘密利器，也许老贵族们真还没有底气发动这场逼宫大战。但是，这些宫闱秘情对于屈原黄歇来说，不过是不屑一顾的龌龊小技，永远不屑为之的。

三日之后，事情发生了莫名其妙的变化：屈原的大司马被罢免，新职是三闾大夫。这个职位听起来倒是显赫：掌管楚国贵族升迁封

赏。实际上，在楚国这个各种实力牢牢掌控在贵族手中的国家来说，却没有任何实权。黄歇的春申君倒是没有被罢黜，但是却只留下了一个权力：职司合纵，不得染指其他。在宣读王书的朝会上，屈原愤激大叫："上苍昏昏兮，亡我大楚！"连呼数遍，当场吐血昏厥。春申君却是哈哈大笑着扬长而去了。

张仪入楚，事先通报了楚国王室。楚怀王与郑袖正在湖中泛舟，闻报笑道："来就来了，秦国还当真虎狼不成？"泛舟罢了，将此事忘得一干二净，朝臣没有一人知晓。于是，张仪进入郢都波澜不惊，入住驿馆，也没有任何与丞相规格相对等的接风洗尘宴会。嬴华愤愤道："好个楚国，竟如此做大？日后有它好看！"张仪意味深长地笑道："此乃天意也，过得几日，便知好处。"嬴华见张仪笃定成算，笑了笑不再说话。

入夜，郢都街市空前热闹了起来。国丧三月，国人憋闷了整整一个冬天，时当春暖花开国丧解禁，国人顿觉大大舒畅。等闲农夫工匠白日春忙，只有趁着夜市来添置一些日用器物。官吏士子们更是洒脱，白日踏青放歌，夜市聚饮作乐，五色斑斓的长街中车马如流行人如梭，弥漫出罕见的繁华康乐，恍若太平盛世。

一辆四面垂帘的篷车，在郢都最为宽敞的王宫前街上随着车流辚辚向前。这种篷车厢体宽大，帘幕讲究，可坐二到四人不等，寻常至少要两马驾拉。稍微殷实的商贾，除了轻便快捷的轺车，总是要有一辆这样的大型篷车，以供主人携贵客同游。眼下这辆篷车很是考究，除了车轮，车身材质几乎全部是铿亮的古铜，四围的丝绸帘幕镶嵌在青铜方框中，绷得平展妥帖，外边不见里边，里边却能透过细纱清楚地看到街景人物；尤其是驾车的两匹纯黑色骏马，鞍辔鲜亮，身姿雄骏，虽是碎步走马，却整齐一律得一匹马也似。辕头驭手是一个英俊少年，一身红色皮短装，手中马鞭把手时不时闪烁出灿灿金光，一看

便是富商俊仆。车行街中，时有路人驻足品评啧啧称赞，众口一词地认为：这车主是临淄大商无疑。

在一家经营珠宝玉石的富丽堂皇的大店前，篷车停了下来，车中走出两个头戴竹笠身着宽大长衫的红衣人。待篷车湮没在珠玉店的车马场，两个红衣人也进了灯火通明的店堂。一个黄衫中年人正摇着大芭蕉扇在店堂巡视，瞄了客人一眼走过来拱手笑问："敢问客官，可是苍梧大商？"

年轻红衣人笑道："店家好眼力，我等正是苍梧商贾，欲买上好楚玉，不知可有存货？"

"可是与和氏璧匹敌者？"

"正是。"

"二位请到后堂看货。"

中年人带两位竹笠红衣人穿过两道回廊，来到庭院中一间孤立的大石屋中。一名少年仆人点亮纱灯捧来茶具，便退了出去。中年人深深一躬道："属下参见台司大人。"

年轻红衣人摘去头上斗笠道："这位是我王特使张大人。"

"属下参见张大人。"

高大的红衣人也摘去了斗笠，摆了摆手径自坐在长案前默默饮茶。年轻台司是嬴华，特使却是张仪。只见嬴华摆摆手示意中年人坐了，她自己站在张仪身边问道："商社在楚国可有进境？"

"禀报台司：商社已经与令尹昭睢的长公子、昭府家老过从甚密，属下出入昭府已经没有任何阻碍；与新王宠臣靳尚，亦可称兄道弟，

甚是相得。”中年人恭敬回话。

“这个靳尚，官居何职？”

“靳尚原是大司马屈原属下司马，新王即位，被任为王宫郎中，职司王妃郑袖护卫。此人官职不大，却深得新王与郑袖信任，目下是郢都炙手可热的人物。”

“郑袖其人如何？有甚等嗜好？”

“属下派员奔波三月，遍访郑袖故乡及郢都王宫侍女内侍。此人说来话长，容属下细细道来……”中年人侃侃讲出了一个奇异女子的故事：

郑袖家族原本是中原郑国的大族。春秋末期，郑国大大衰落，郑氏首领也在权力场败落，率领族人南迁到偏僻的越国会稽，成为占据一方的山地部族。越王勾践时，郑氏部族出了一个著名的美女，叫郑旦。勾践献给吴王夫差的美女中，除了赫赫大名的西施，便是这个美丽善良的郑旦了。后来，西施与郑旦都成了夫差宠爱的妃子，日日夜夜地拖着夫差欢宴行乐。悠悠岁月，郑旦却真正深深地爱上了豪爽豁达的夫差，与西施走上了截然不同的道路。后来越国攻灭吴国，大军进入姑苏城，西施被范蠡救出乱军，永远隐遁了。郑旦却在最后关头自杀殉情，与夫差死在了一起。战后论功罪，郑旦被加上了“卖国邀宠”的大罪，郑氏部族骤然由献女功臣成为有罪部族，被一体罚为王室的奴隶。楚国灭越后，这个郑氏部族被当做财产，封赏给了令尹昭雎。

郑氏部族的处境虽已低贱，代出美女的部族遗风却没有丝毫改变。或耕田，或狩猎，或放牧，或打鱼，郑氏部族那些少女少妇的绰约风姿，非但没有因为布衣风尘而衰减，反倒是平添了几分红润丰腴的神韵，比那苍白瘦削的细巧美人更是诱人。每逢春日踏青，郑氏部

族的布衣少女都会引来无数王公贵族的热烈追逐。白发皓首的昭雎，正是在踏青之时为美丽的郑氏布衣少女怦然心动的。他先为自己选了一个郑氏少女做侍妾，一月之后大是满意，便遍访郑氏村落，选了一个最令人心动的少女献给了太子，这个少女就是郑袖。

郑袖生得娇小婀娜，田野风尘与粗劣的生计，赐给了她永远也无法改变的一种明艳红润。除了美丽女人能歌善舞的寻常本事，更重要的是，这个郑袖秉承了郑氏美女的最动人处：美丽多情而又极其善解人意，粗识文墨，却能解得老人辈最深奥的话题，那双幽幽深潭般的眼睛，似乎天生便能看到男人的内心深处，时时准备着满足男人最为隐秘的渴望。

昭雎原本是将郑袖献给太子做侍妾的，谁也想不到，一年之后，郑袖竟变成了太子妃。虽然不是正位夫人，却是一人专宠。要不是楚威王不悦，焉知太子不会与郑袖大婚？昭雎见微知著，立即将郑氏家族脱除隶籍，赐给独立的十里封地，又荐举郑氏族长做了小官，郑袖哥哥做了令尹府属吏。渐渐地，郑袖变成了风韵天成的少妇，酷爱一切新奇珍宝，也酷爱着她的夫君，令人不可思议的是，太子在她面前驯服得像个大儿子一般。

据宫中一个老侍女说，郑袖曾指点着太子的额头笑道：“乖乖听话，日后在外人面前不许狗儿般驯顺，还做国王呢，晓得无？”太子挺身高声道：“是了，记住了！”太子即位做了国王，昭雎又将靳尚荐举给郑袖做了侍卫郎中。于是，郑袖与靳尚便成了昭雎手中的两根绳索，牢牢地拴住了新楚王，掌控了郢都朝局轴心。

“看来，倒是个多情红颜了？”嬴华冷冷一笑。

张仪思忖道：“若要疏通郑袖，你等可能接近？”

“能。”中年人爽快答道，“属下可请靳尚引见。”

“好。”张仪点头，“你在明日内办好两件事：一则，与靳尚约定，后日引见一贵客给郑袖；二则，向昭雎家老透露：张仪入楚。他如何说法，迅速报我。”

中年人听得“张仪”二字，悚然起身拜伏在地：“不知丞相驾到，请恕小吏不敬之罪！”

张仪笑道：“不知者不罪，起来。”

嬴华正色道：“丞相入楚，多有危机。商社要派出全部干员，探听郢都各种动静，但有可疑，立即报来。”

“属下明白！”中年人军中将领一般赳赳领命，又问道，“敢请丞相示下：属下可否向靳尚与昭雎家老显示秦人身份？”张仪看了看嬴华，嬴华有些愣怔，心知商社既往只是以商贾身份疏通，没有暴露真实身份；如今要做这两件大事，寻常商人之身，难免会引起靳尚与家老怀疑，确有不便。嬴华没做过这种半公开的差使，转着眼珠不说话，显然是吃不准。张仪思忖一番道：“第一次，对昭雎家老只说是祖居秦国，听入楚秦人闲话说的；对靳尚，只说是故国商人想揽楚国王室的一笔生意，要请郑袖疏通。若进境顺利，日后可逐步教他们略有觉察，但却不需明说。”

“是！属下明白。”

“那好，我们走了。”嬴华顺手给张仪戴上斗笠，中年人捧起屋角石案上一只精巧的铜匣，仿佛替主顾送货一般将两人送了出来。到得店门，华贵的篷车已经在那里等候，绯云笑着摇摇头道：“没有人打扰吔，过来得顺呢。”

车行途中，嬴华轻声笑道：“真没想到，丞相还是个秘事高手，属下佩服。”

张仪笑道：“大道驭技，何足道哉！可曾读过《孙子兵法》？”

“读过啊。”

“你听好了。”张仪念诵道，“明君贤将所以动而胜人，成功出于众者，先知也。先知者，不可取于鬼神，不可象于事，不可验于度，必取于人而知敌之情也……非圣智莫能用间，非仁义莫能使间，非微妙莫能得间之实。微哉！微哉！无所不用间也……故明君贤将，能以上智为间者，必成大功。”

嬴华惊讶地睁大了眼睛。她读过《孙子兵法》，也知晓这是《用间篇》里的话，可过往如何就一点儿印象也没有，更没有与自己做的秘事联系起来。此刻一听，大觉有醍醐灌顶之效，不禁感慨赞叹：“大哥当真过目不忘，能朗朗上口呢。”

“不上心，甚也记不住。”

“是。最后一句是说：须得以高深智慧者统帅用间秘事，方可成得大功？”

“不错。记住了？”

嬴华沮丧笑道：“我可是不配，怪道只能做些鸡零狗碎的勾当。”

张仪哈哈大笑：“小弟可是上上之‘间’也！几时自惭形秽了？”

“好！有大哥统帅间事，管教楚国晕头转向。”

“用间敌国，奥妙无穷，还得用心揣摩。”张仪笑着叮嘱。

“大哥说得是，小弟记住了！”嬴华的确是真心佩服张仪了。

次日午后，商社报来第一个消息：靳尚已经欣然应允引见，只是提出要分一成利金。张仪笑道：“伸手索钱，成事之兆。行人小弟，我看这第一趟，要你出马。”“我？”嬴华惊讶道，“对付女人，我可是没谱得紧。”张仪揶揄笑道：“看来啊，女人还只有男人对付了。”

嬴华骤然红了脸笑道：“真没谱。我说真的。”张仪颇为神秘地笑道：“来来来，我教你一条稳心妙计……”低声对着嬴华耳边如此这般地说了一遍，嬴华点头笑道：“好吧，试试了，若得灵验，我服你懂女人。”张仪大笑摇头道：“不不不，女人入得邦交，我便懂。否则，我也是一抹混沌。”

次日傍晚，一艘乌篷小舟驶出了郢都南门的水道，进入了城外的一片茫茫大湖。这是云梦泽北部边缘的浅湖，阳春三月的季节浮萍遮掩红树茫茫，小舟如漂行在绿色的原野。舟行半个时辰，遥遥一座小山在前，山腰闪烁着点点灯光，恍如天上宫阙。不消片刻，小舟靠岸，便闻码头石上“啪啪啪”三掌。小舟船头站着的一个黑衣人，也是“啪啪啪”三掌回应。

“小哥到了么？我等候多时了。”码头石上传来一个年轻的声音。

“多劳靳兄。我如约来也。”说话时小舟已经悠然靠上码头，黑衣人跳上码头石回身拱手道，“小哥请下船，郎中在此等候。”

舱中走出一个身材高挑的白衣人，身后还跟着一个捧匣少年。白衣人从容上得码头石拱手笑道：“相烦郎中照拂，在下无以为敬，敢请郎中收下这三个天子方币了。”说罢一挥手，空中“哗啷”一声，一件物事从身后少年手中飞向对面的带剑黄衣人。

黄衣人双手接住，欣然一躬道：“如此罕见宝物，靳尚如何当得？”原来，这“天子方币”是西周王室尚坊铸造的一种四方古金块，天下统称“方金”，专门用来赏赐大国诸侯，实则是铸造金币的原料块。

由于有天子徽记，再加民间绝无流通，甚至周室东迁后连洛阳王城府库也没有了，所以成为天下绝品。如此“方金”，得一方便价值无算，靳尚骤然得了三方，如何不惊喜激动?

白衣公子淡淡一笑：“些须之物，不成敬意，倘得事成，日后容当重谢。”

靳尚慨然道：“小哥富贵天相，断无不成之理，请随我来。”转身

向山腰走去。黑衣人却留在码头守候。朦胧月光下，可见石板小径直通山腰一座虽然不大但却很高的房子，房子似乎是楚国特有的那种竹木楼，屋外四面都是婆娑绿树。白衣人向绿树丛中瞄了一眼，笑道：“郎中，埋伏了几多人马等我啊？”靳尚回身笑道：“这是王室常规，与小哥无关，若小哥害怕，我令他们撤出便了。”白衣人笑道：“如何

能坏了郎中职司？我只是觉得新鲜罢了。”说笑着到了竹木楼前。

靳尚走上门厅台阶，向里拱手道：“启禀王妃：贵客到了。”

只听一个模糊柔和的声音道：“教他进来。”

“小哥请。”靳尚拱手作礼间，一个艳丽侍女已经打起薄如蝉翼却又垂得极为平整的丝帘。白衣公子借着明亮的灯光向靳尚打量了一眼，见这个被郢都视为新贵的人物生得鼻直脸方英挺颀长，一身紫皮软甲，果然一个俊秀人物。白衣公子皱皱眉头，带着俊仆从容跨进了门槛。这是一间整洁宽敞的大厅，地是竹板镶嵌的，墙是竹板拼装的，屋顶与楼梯也是竹制的，连座案小几琴台绣墩，都无一不是细韧光洁的竹皮包成，处处散发着竹子特有的清新芳香，令人感到舒适清新之极。大厅里空荡荡的一个人也没有，白衣公子也不着急，悠然地四面打量，欣赏着墙壁上的各种竹拼花纹。

“毋晓得何方贵客，定然要在这里见我啊？”一个柔亮的声音在厅中荡开，却未见人在何处。白衣公子也不端详探询，只是拱手低头道：“在下乃秦使张仪之仆从，特意拜会王妃。”

一阵莺莺笑声传来：“秦使张仪？晓得谁哦？找我一个宫闱女子何事啊？”语气中透出一种柔昵的纯真与好奇。

“禀报王妃：特使大人祖上本是楚国越人，闻得王妃是故乡仙女，羡慕异常，特意遣在下拜望，聊表故国乡情。”

“哦！”柔昵的声音惊讶了，“晓得。如此这张仪也是个念祖义士了。他在秦国做何等官职啊？”

“张仪大人，秦国丞相。”

“天！秦国丞相？”柔昵的声音情不自禁地惊叹了，“毋晓得有此大才，当真是越人荣幸呢。替我回复丞相：若有故乡旧事未了，来找郑袖哦。”

“多谢王妃。”白衣公子深深一躬，“丞相为表乡情，献给王妃一件薄礼。”

“哦？”柔昵的声音甜蜜而恬淡，“有稀罕物事？丞相心意，郑袖晓得了。”

“丞相礼物，虽不金贵，却是天下唯一，与王妃最是相配。”

“哦？天下唯一？毋晓得何物？”

“貂裘宝衣。”

“晓得哦。”柔昵的声音一阵咯咯甜笑，“貂裘我有两件，银灰的哦！”

“启禀王妃：这件是红貂皮裘。”

“红貂？”柔昵的声音惊讶了，“晓得毋？红貂可是绝世极品，真有此物哦？”

白衣公子朗声道：“王妃果然慧眼。貂皮乃皮具至宝，红貂更是百世一见。相传六百年前周穆王有过一件，此后，只闻其名不见其实。这件红貂，乃陇西大骆族单于在寒冻大雪中猎得，可化雪于三尺之外，确是稀世奇珍。”

“晓得了，我来看看！”柔昵的声音顿时脆亮起来，接着听见一阵轻盈急促的脚步声隐隐从竹墙中传来，一个美丽动人的女子骤然从竹墙中飘了出来。一领竹绿的长裙，一方曳地的披肩白纱，雪白的肌肤晶莹光洁，一头秀美的长发随意飘洒在双肩，一双晶亮的眸子像那幽幽的深潭，分明是惊喜而来，脸上却写满了少女一般的纯真从容，决然看不出财货珍宝浸泡的虚伪与邪恶。随着她的出现，厅中顿时明亮了许多，俊秀明朗的白衣公子惊讶地睁大了双眼：“王妃不事雕饰，美丽如斯，当真天地造化！”

郑袖粲然一笑道：“哦！毋晓得侬竟生得如此可人！比靳尚还多了几分灵秀呢。”

“在下资质愚鲁，何敢与郎中大人相比？王妃请来看红貂宝裘。”

郑袖却依旧幽幽地盯着白衣公子道：“侬毋晓得，男子是要女子品味哦？你穿上女装，定比女子还美呢。说给丞相，将你赏给我哦？”

白衣公子的笑脸上骤然涌出一片红潮。此时，旁边的少年俊仆双手一抖，厅中顿时一片金红的亮光：“敢请王妃鉴赏红貂——”光芒乍现，郑袖不自觉地用手捂了一下眼睛，及至转身，惊喜笑道：“天哦！毋晓得红貂如此美呢！”此时，白衣公子已是笑意从容道：“王妃请

看：这红貂裘用金线缝制而成，金线光芒闪烁于大红之中，熠熠生辉。王妃晶莹如玉，绝世佳丽，红貂裹身，如火拥梨花，岂非天下丽质奇观？”

“天哦——”郑袖又一次惊叹，“毋晓得天下有如此宝物呢，好了，我来穿上哦！”少年俊仆将大红貂裘展开，婀娜郑袖依身着衣，轻盈一个转身，倏地满室生辉。

靳尚从门廊下大步进来，一迭声惊叹道：“王妃与红貂堪称双绝合一！当真巫山神女也！秦使大人好眼力！”

“天哦！好热！”顷刻之间，郑袖额头涔涔细汗，脸泛红潮。靳尚连忙上前将红貂展下，甜腻笑道：“冬日飞雪，只需一件纱裙贴身，便温暖如春，好惬意呢。”郑袖柔柔笑了：“晓得侬孝顺了，饶舌哦。”又转身笑道，“张仪大大可人，毋晓得何以回报哦？”

白衣公子恭敬作礼道：“丞相为秦楚修好而来，倒是无甚大事。王妃盛情，在下定然禀报丞相。”“晓得哦。”郑袖微微一笑，“丞相为罢兵息战而来，此等好事，定然顺当了。”

“多谢王妃。”白衣公子向少年俊仆瞟了一眼，少年捧着一方竹匣走到郑袖面前恭敬地低声道：“王妃，此物为西域神药，强身延寿。匣内附有服用之法，是丞相敬献于楚王的，请王妃转呈。”郑袖嫣然一笑：“毋晓得西域还有神药？好，我代大王收了哦。”

三更时分，乌篷小舟离开山下码头，凭着王室护军的夜行令箭，顺利地驶进了郢都南门。尚未入睡的张仪听完嬴华、绯云二人的细致学说，不禁拍案笑道：“这郑袖果然聪颖灵慧。用间第一步，大功告成也。”嬴华笑道：“我倒看这郑袖一身异味儿，却是说不清白。”绯云急急道：“吔！她要她给她做管事呢。”张仪不禁笑道：“她她她，究竟谁呀？”绯云咯咯笑道：“吔，就是她要她嘛。”嬴华红着脸笑道：“我差

点儿没忍住，幸亏绯云挡了一阵。咳，上天也真是奇妙。”一副不胜惋惜的样子。张仪道：“丽人未必丽心。夏之妹喜、商之妲己、周之褒姒、吴之西施，哪个不是天姿国色良善聪慧？她们的异味都不是娘胎里生的，是宫闱里浸泡的。国有异味，丽人如何能洁身自好？皎皎者易污，诚所谓也。”

次日商社来报：昭雎闻张仪入楚，大是惶惶不安。请命张仪如何

应对？张仪悠然道：“暗示昭雎家老：张仪健忘好酒，宴请一次，厚礼赠送，或可无事。”商社头领答应一声欣然去了。“张兄，昭雎害得你好惨吔！”绯云黑着脸咬牙切齿。嬴华低声道：“要不杀了昭雎？我看郑袖、靳尚成事足矣！”

“当真胡说。”张仪罕见地沉着脸道，“国家兴亡，何能尽一己之快意恩仇？郑袖靳尚，差强可对付楚王，然对付不了屈原黄歇一干重臣。昭雎之能，要害在左右朝局，压制楚国之合纵势力，无人可以取代。此人于秦国有益，于连横有利，纵是张仪仇人，又有何妨？”

嬴华与绯云沉默了，看着张仪，两个人的眼眶中涌出了一线泪水。张仪笑了，拍着两人肩膀道：“昭雎绝非善类，要教他服软，到时……”一番低声叮嘱，两人都破涕为笑。

次日，一辆华贵的青铜轺车驶到了驿馆门口。一个黄衫高冠的贵公子，被一个须发皆白的老仆扶下了轺车。驿丞得报，匆匆迎出门来：“不知公子光临，有失远迎，万望恕罪。”贵公子傲慢地笑着：“张仪可在？”驿丞躬身道：“在在，公子稍等，小吏去叫他出来便是。”贵公子冷笑道：“叫他出来？你好大面子！带着家老通禀。”驿丞拭着额头汗水，连声答应着带老仆人走了进去。片刻之后，家老碎步跑出：“公子，张仪说请你进去。”贵公子脸上一喜，却又低声问：“气色如何？”家老道：“小老儿看不出。”“笨！”贵公子嘟哝了一句，大步进了驿馆。“

楚国裨将军昭统，求见丞相大人。”贵公子在门厅前远远施礼报号。

“啊，令尹公子，请进了。”嬴华走了出来。

大厅之中，张仪安然坐在长案前翻阅竹简，连头也没有抬。贵公子略显尴尬地咳嗽了一声，又一次躬身高声报了号。张仪依旧没有抬头，只是漫声道：“一个裨将军，见本丞相何事啊？”贵公子惶恐作礼道：“在下奉家父之命，特来向丞相致意。”“家父？究竟谁呀？”

张仪冰冷矜持，依旧没有抬头。

“家父，乃是，令尹昭雎。”贵公子期期艾艾地很是紧张。

“昭雎？”张仪猛然抬头，眼中射出凌厉的光芒，有顷，冷笑道，“昭雎向本丞相致意么？”

“正是。”贵公子额头上冒出了涔涔细汗，“家父，闻得丞相为秦楚修好而来，颇为欣慰，意欲为丞相接风洗尘……”

“客到三日，还有接风洗尘之说？”

“家父本意，是想与丞相共商修好大计。”

“如此说来，令尹昭雎赞同两国修好？”

贵公子连忙点头道：“家父素来敬重丞相，欲请丞相晚来过府共饮，澄清昔日误会纠葛，共襄两国邦交盛事。”

张仪思忖一番，淡淡笑道：“好，本丞相入夜便来，听听令尹如何说法。”

“这是家父亲笔请柬。”贵公子兴奋地从大袖中拿出一个硕大的黄色封套，双手捧到张仪书案前。张仪傲慢地笑笑，没有接柬。昭统只好恭敬地将封套放到书案上：“在下告辞。”惶恐地迈着一溜碎步走了。

暮色时分，令尹府派来三辆轺车迎接。张仪不带护卫，只带了嬴华绯云两人，各乘轺车辚辚隆隆地向令尹府而来。到得府门，昭雎已经在门厅郑重迎候。张仪轺车到时，昭雎亲自上来扶张仪下车，谦恭热情之态，仿佛在侍奉国王。张仪毫不推辞，一脸高傲的微笑，任他搀扶领引，只是坦然受之。

到得府中，盛宴已经排好，在一片水面竹林间的茸茸春草之上。

暖风和煦，月光明亮，一顶雪白的大帐，仿佛草原旅人相聚，倒真是饮酒叙谈的好所在。张仪揶揄笑道：“楚国好山好水，都被令尹占了。”昭雎呵呵笑道：“丞相说好山好水，老朽就很是欣然了。其实啊，郢都最好的园林，当是屈黄两府。老朽迟暮之年，老旧粗简而已，如何比得新锐后进？”张仪悠然一笑，对昭雎的试探浑然无觉道：“令尹这老旧粗简，也强过张仪丞相府多矣。惜乎秦国，只有铁马金戈也。”昭雎笑着凑上来低声道：“老朽保丞相回转之日，可在咸阳起一座豪华府邸。”张仪大笑一阵道：“果真如此，张仪可是命大也。”

说话间进得大帐，红毡铺地，踩上去劲软合度，脚下分外舒适，没有纱灯，一片银白的月光透过雪白的细布帐篷洒了进来，既清晰又朦胧。青铜长案粲然生光，黄纱侍女绰约生辉，当真诗情画意般幽雅。张仪心中暗自惊讶，想不到一个阴鸷大奸，却有如此雅致情趣。若非对面是昭雎，以张仪洒脱不羁的性格，早已经高声赞叹不绝了。虽然如此，张仪也还是微笑着点头赞叹：“令尹眼光不差，深得聚酒之神韵也。”须发雪白的昭雎在月光下直是仙风道骨气象，闻言拊掌笑道：“原是丞相慧眼，老朽没有白费心机也。”

这时，两个全副甲胄的青年将军大步进帐，躬身向张仪行礼。昭雎笑道：“此乃犬子昭统，做了个小小的裨将军。这位是老朽族侄，名唤子兰，职任柱国将军，颇有些出息。今日老朽家宴为丞相洗尘，他们两个奉陪了。”张仪笑道：“令尹子弟皆在军中，可是改了门庭也。”昭雎呵呵笑道：“何敢谈改换门庭？后生们喜欢马上生计，老朽也是无可奈何了。来，敢请丞相入座。”

六张青铜长案摆成了一个扇形，张仪与昭雎居中两案，左首嬴华与绯云两案，右首子兰与昭统两案。案上食鼎酒爵连同长案，一色的幽幽古铜。张仪一看，便知是楚国老贵族的特有排场，非遇上等贵客绝不会搬出。再看排在各个长案后的酒桶，却是驰名天下的六种名酒：赵国邯郸酒（赵酒）、魏国大梁酒（魏酒）、齐国临淄酒（齐酒）、楚国兰陵酒（楚酒）、越国会稽酒（越酒）、鲁国泰山酒（鲁酒）。酒香弥漫，煞是诱人。

未曾开酒，昭雎先拱手作礼道：“久闻丞相酒中圣哲，却不知情钟何方？今日天下名酒皆备，俱是窖藏五十年以上之名品。还有，老朽专为丞相备了六桶秦国凤酒，听任丞相点饮，老朽相陪，一醉方休了。”说完，拊掌三声，六名黄纱侍女各捧深红色的酒桶飘然而入。

“敢请丞相定夺，何酒开爵？”昭雎兴致盎然。

张仪知道楚国贵胄们有一个心照不宣的聚酒习俗：根据酒性预测事之吉凶，几乎就是一种“酒卜”。今日昭雎齐备天下名酒而要张仪定夺开爵酒，实际上便是一种微妙的试探，看张仪是心怀酷烈还是意在温醇。张仪拍拍热气蒸腾的大鼎道：“酒为宴席旌旗，菜为宴席军阵。旌旗之色，当视军阵而定。看菜饮酒，诚所谓也。今日鼎中乃震泽青鱼，自当以越酒开爵为上。”

“丞相酒圣，果非虚传，上越酒。”昭雎绽开了一脸笑意。

一爵饮下，昭雎喟然一叹：“丞相今日能与老朽同席聚饮，老朽不胜心感哪。老朽阅人多矣，却在丞相身上跌了一跤，至今想来，仍是惭愧不能自已……”说话之间，眼中竟涌出了泪水，唏嘘之态，一片真诚。

张仪朗声笑道：“各为其主，令尹何出此言哉！张仪虽断了一条腿，毕竟性命还在，恩恩怨怨，睚眦必报，何来天下大道？令尹莫多心，张仪绝非小肚鸡肠也。”

“好！”子兰慨然拍案，“丞相果真英雄气度！我等晚辈敬丞相一爵！”说着与昭统一齐举爵，遥遥拱手，一饮而尽。张仪也笑着饮了一爵。

“丞相心地宽广，老朽敬服也。”昭雎又是一叹，“丞相前来修好秦楚，老朽愿同心携手，成秦楚邦交盟约。就实而论，合纵抗秦，大谬。春秋战国三百余年，强国出过多少，何以偏对秦国耿耿于怀？”

“令尹老成谋国，说得大是。”张仪笑道，“楚国强大过，魏国强大过，齐国也强大过，就不许秦国强大几日？说到底，还是中原诸侯老眼光，视秦国为蛮夷，见不得米汤起皮罢了。本来这楚国也是南蛮，不想却鬼使神差地做了合纵盟主，当真可笑也！”

“先王病体支离，神志不清，被一帮宵小之徒蛊惑了。”“宵小之徒？令尹大人，彼等势力可是大得很也。”

昭雎冷冷一笑：“汪洋云梦泽，浪花只会作响罢了。”

“好！”张仪拊掌笑道，“不说浪花之事，免得浪费这大好月光。令尹，两位将军，请了。”举爵遥遥致敬，汩汩饮尽。

“好！”昭统饮下一爵，拍案赞叹，“丞相酒品，在下敬佩之极。在下素闻丞相酷好名酒剑道，我子兰兄乃楚国第一剑，敢请为丞相剑舞

助兴，丞相意下如何？”

“楚国第一剑？好，见识见识了。”张仪大笑拊掌。

昭统“啪啪啪”三掌，帐外飘进一队舞女。与此同时，帐外草地上一大片红毡撒开，一个编钟乐队整整齐齐地排列开来。子兰起身肃然一躬道：“在下幼年于越地拜师习剑十年，资质愚鲁，剑术实不当老师万一，献丑于丞相，敬请指教了。”说罢一个滑步，身子如一叶扁舟般漂到了大帐中央，骤然又如中流砥柱般屹立不动，飘飘斗篷也“刷”的一声紧紧贴在了身上，仿佛体内有个吸力极强的风洞。仅此一斑，张仪便知此人决然是越剑高手。只见他双手抱拳一拱，一柄弯如新月的吴钩便悬在了胸前。此时编钟轰然大起，悠扬地奏起了楚国的《山鬼》，八名黄衫舞女也轻盈灵动地飘了起来，大帐中顿时充满了一种诡秘的气息。

“山鬼”本是楚国山地部族崇尚的大山神灵。楚国多险峻连绵的高山，多湍急汹涌的大川，山川纠葛，生出了万千奇幻。山地部族无不敬畏高山大川的诡秘神力，各地便衍生出名目繁多的山神。楚人虽敬之若神明，却呼之为山鬼。这种山鬼，在楚国腹地是山民所说的

“山魈”；在楚国西部大江两岸，山鬼则是“巫山神女”；而在新楚，也就是故旧吴越之地，山鬼则化成了“女尸”（天帝女儿的名字）。山鬼被普遍供奉，各地都有《山鬼》歌舞，且都是灵动诡秘，与越剑剑术的神韵很是相和。子兰以《山鬼》之曲相伴而舞剑，倍添其神秘灵动。此时，歌女们边舞边唱：

风飒飒兮木萧萧　表独立兮山之上

猿啾啾兮长夜鸣　雷填填兮雨冥冥

青光寒兮碧血凝　剑入手兮一羽轻

借凌厉兮决恩仇　锻玄铁兮成吴钩

安剑履兮身名裂　起长歌兮古今愁

霹雳剑兮君和我　西风来兮醉千筹

今采菊兮奉吴钩　霜月白兮梦远游

楚地歌声，尖锐高亢大起大落，时而如高山绝顶，时而如江海深渊，凄厉呜咽，如泣如诉。随着这种在中原人听来起伏全无规则的长歌，子兰的吴钩宛如一道流动的月光，在大帐中穿梭闪烁，嗡嗡劲急的剑器振音不时破空而出，给凄婉诉求的歌声平添了一股威猛凌厉的阳刚之气。

“彩——”剑气收敛，歌舞亦罢，昭统兴奋地拍案喝彩。昭雎淡淡笑道：“丞相剑道大师，看子兰越剑尚差强人意否？”

“令尹谬奖了。”张仪哈哈大笑，“我三脚猫一只，岂敢当剑道大师？又岂敢指点子兰将军？座中我这两位属吏，倒都在军中滚爬过几日，教他们说说了。”

“噢？”昭雎捋着长须笑道，“只知二位是行人、少庶子，尚不知两位是剑道高手。敢问剑士名号？”此一问，便知昭雎很熟悉秦国的剑士等级。

“在下黑虎剑士。”嬴华拱手回答。“小可苍狐剑士。”绯云拱手回答。“啊哈哈哈哈！”昭统大笑起来，“丞相真道诙谐，我还以为是秦国的铁鹰剑士也。黑虎苍狐，一个二流，一个三流，如何评点楚国第一剑士？”

“只怕未必。”嬴华冷冷笑道，“子兰将军之剑舞，固是妙曼无双，然若实战，在下以为：却是镴矛头一支。”对这阴柔而张扬的《山鬼》舞，嬴华本来就不以为然，在她的耳目之中，这首《山鬼》背后的话语是：我昭雎与你张仪修好，只是想了却恩怨罢了，却也并非怕你，

我有天下第一流的吴钩剑士，你也不要欺人太甚。张仪说昭雎不是善类，看来果然如此。作为一个特异的剑士，她必须教昭雎明白：只要张仪愿意复仇，秦国剑士随时可以取走昭雎的人头。没有如此威慑，昭雎未必会服服帖帖地听命于张仪。虽说嬴华很赞赏子兰的越剑技艺与剑舞才情，但也看出了他的剑术的致命弱点，此刻便毫不客气地点了出来。

子兰顿时面色涨红："行人之言，子兰要讨教一二，何谓镴矛头一支？"

"是否镴矛头，却要实战，言辞如何说得明白？"嬴华面带微笑，话语却强硬不过。

"行人当真痛快！"子兰转身对张仪一拱，"敢请丞相允准子兰与这位兄弟切磋剑术，以助酒兴。"

"也好，月下把酒看剑，原是美事一桩。"张仪带了三分醉态，哈哈大笑道，"行人兄弟，赢不了不打紧，二流剑士嘛，谁教你口出狂言，啊！"

昭雎微微一笑道："子兰小心，不要伤了这位后生英雄。"

嬴华离席站起，向子兰抱拳一礼："在下点到为止，将军尽管施展。"此话一出，子兰不禁微微变色，咬咬牙关压住了火气笑道："好，小兄弟先出剑便了。"嬴华道："我从来不先出剑，将军请了。"子兰又气又笑，若非顾忌今日本意在结好张仪，真想一剑洞穿这个傲慢小子。想想也不计较，吴钩一划，空中闪烁出一道青色弧光，陡地向嬴华当胸刺来。

嬴华使楚，特意带来了那把祖传的蚩尤天月剑。赴宴之前，她将天月剑的枯枝木鞘已经换成了黑牛皮鞘，握在手中好似一支黑沉沉的

异型精铁。子兰剑光一闪，嬴华的带鞘天月剑骤然迎上，黑色闪电般搭住了迎面疾进的吴钩。骤然之间，一泓秋水般的吴钩光芒尽敛，竟粘在天月剑身上不能摆脱。嬴华大臂一沉手腕翻转，天月剑便绞住吴钩在空中打起了圈子。两剑纠缠，若脱不出剑身，自然是任何招数都使不出。唯一能够比拼的只能是实战力量：一是甩开对方剑器绞缠之力而另行进击；二是比对方的绞力更大更猛，迫使对方剑器脱手。

这是战场上经常遇到的实战情形，任何虚招都毫无用处。可惜子兰剑术虽然妙曼，却没有在战场上生死搏杀的经历，也没有与真正高超的剑士刺客做殊死拼杀的经历，此刻被天月剑绞住，竟无论如何脱不出手。眼看黑沉沉的天月剑越绞越快，子兰只有靠着柔韧的身段跟着连续翻转，否则只有撒手离剑。那样一来，以任何较量规矩都是必须认输的。就在子兰咬牙坚持连环翻身寻觅机会的时候，突然间天月剑猛转方向，便听“当啷”一声金铁大响，手中一轻，弯如新月的吴钩拦腰折断，天月剑闪电般定在了他的咽喉部位，一股森森冰冷立即弥漫了他的全身。

“吔！才一回合呀？”绯云高兴地拍着手笑了起来。嬴华收剑，气定神闲地拱手笑道：“承让了，将军若打几年仗，可能有成也。”

子兰翻身跃起，胸脯大起大落脸色青红不定，却终究生生忍住向张仪拱手道：“秦国剑士剑术高强，在下佩服！”张仪似乎醉了，红着脸哈哈笑道：“高强么？连个铁鹰剑士都不是，只有跟我做文吏。”昭雎一直含笑静观，表面不动声色，内心却实在震惊，待那黑沉沉的异型剑电光火石间压在了子兰咽喉，笑容在苍老的脸上顿时僵住了。听见张仪舒畅地大笑，他竟毫无说辞地跟着只是呵呵地笑。

“啪”的一声，昭统拍案站起：“丞相，闻得秦国苍狐剑士长于短兵，可否让在下与这位少庶子切磋一番？”

“那就切磋。令尹啊，我等把酒再观赏了，干！”张仪大笑着饮干一爵，昭雎连忙笑着陪饮了一爵，一双老眼盯住了少年一般俊秀的少庶子。

“少庶子，丞相允准了，我俩就来助助酒兴。”昭统手往甲带上一趁，一把铜背短弓赫然在掌，“昭统身为王宫侍卫，练的就是短兵。少庶子若能与我对射两阵，定是一场好博戏。”绯云已经离席起身，手中空无一物，纤细的身材愈发显出一个大袖飘洒的美少年。她粲然笑道：“吔，小可只是一个小侍从，自然任凭将军立规了，只不知两阵如何对法？”昭统道：“第一阵，互射三箭；第二阵，相互齐射；若还未分胜负，你我再比第三阵短剑。”绯云笑道：“吔，那将军就开弓吧。”昭统道：“你弓箭上手，我自然开弓。”绯云笑道：“短兵短兵，越短小越好吔。就在身上，将军开弓吧。”

“好！第一箭！”昭统单手一扬，只见月色下金光一闪，一阵细锐的啸声破空而来，月色下却不见踪影。昭统存心必胜，一瞬之间三箭连发而出，一箭当头，一箭当胸，一箭却在足下。绯云天生的眼力奇佳，否则练不得短兵。啸声一起，她便看准了三箭方位，心中暗骂：“吔，小子好狠毒！”不闪不避，右手大袖只是一摆一兜，那细锐的啸声泥牛入海一般没了声息，她却依旧垂着大袖，站在月下满脸笑容。昭统大是惊讶：“我的箭？你，你是巫师么？”绯云咯咯笑道：“吔，你才是巫师呢，还你了。”左手一扬，三支箭发着同样的啸声神奇地钻进了昭统甲带上的小箭壶里。

这一下当真是匪夷所思，在场的所有人都睁大了眼睛。张仪只听母亲说绯云略通匕首袖箭，也从来没有见她施展，今日得见如此神奇，心中大是赞叹，饶是当着昭雎父子，也不禁拊掌大笑。昭雎与子

兰瞠目结舌，一句话也说不出来。昭统恼羞成怒道：“此等臂腕小技，有何炫耀？真射一箭我看！”

“吔，我又没说是大技。”绯云笑道，“只此一箭，射不中我便输，如何？”

“好，可是你自己说的。”昭统脸色发黑，凝神聚力要接住这支短箭，教训这个狂妄的少年，他相信自己的目力与敏捷，接一支箭当是万无一失。

“我要射掉你的头盔吔，看好了。”绯云咯咯笑着丝毫未动，也没有任何声息。

昭统高声道：“来吧……”话音未落，头盔“咚噗”一声砸在了地毡上！

“噫？！”昭雎与子兰、昭统一齐长长地叫了一声，惊讶疑惑恐惧赞叹无所不包。昭统木呆呆地站在帐中，盯着地上的头盔只是出神。

“吔，微末小技，得罪将军了。”绯云笑着向昭雎一拱，“令尹与我家丞相聚酒，小可便献个灭烛小技，博令尹一笑如何？”昭雎恍然醒悟，连忙点头笑着：“好好好！少庶子再显神技，老朽可是等着见识了。”

绯云命方才的八个舞女进来，人手一支点亮的蜡烛举在头顶，在大帐中央站成了一个弧形。绯云退到帐口大约三十步左右方才站定。寻常短箭是不敢射如此距离的，纵是战场强弓，百步之外也就没有了准头。如今一个少年，却要在三十步之外射灭豆大的蜡烛火苗，简直令人无法想象。战国刀兵连绵，谁对武道都有些许常识，况乎在血雨腥风中滚出来的昭雎家族？一时间，大帐静得喘息之声可闻，几个举烛舞女更是裙裾索索提心吊胆。此时绯云身形站定，骤然间长身跃起，空中大袖一展，便听“噗噗噗”一阵连梭轻响，八支蜡烛几乎是一齐熄灭！

绯云拱手笑道：“吔，献丑了。”便坐到了案前没事儿般自顾吃了起来。“

令尹啊，以为如何？”张仪醉眼蒙胧地看着昭雎。

昭雎早已经出了一身冷汗——张仪身边有如此鬼魅人物，要取人首级当真如探囊取物。纵然张仪不在郢都，他那个秦国商社安知没有此等人物？自己身边虽然也是多有剑士，可谁又能敌得如此长剑短兵？心念及此，昭雎不禁惶恐笑道：“神乎其技！神乎其技！老朽大开眼界了。丞相有此等英杰，老朽敬服也。”

“饮酒作乐尔尔，何足道哉！”张仪一通大笑，拱手道，“叨扰令尹，告辞了。”

“丞相稍待。”昭雎“啪啪”两掌，一个老仆捧来一只一尺见方的铜匣。昭雎凑近张仪低声说了一阵，张仪只是矜持地微笑点头，吩咐绯云接过了那只铜匣。一切完毕，大帐外驶来了一辆四面垂帘的篷车。昭雎将张仪殷殷扶上车，子兰亲自驾车将张仪送回了驿馆。

此时已是四更将近，绯云吩咐厨下做来一大盆又酸又辣的醒酒鱼羊汤，喝得三人满头冒汗，却都是异常的兴奋。绯云笑道：“老贼好神秘吔，大张旗鼓地请客，却偷偷摸摸地用篷车后门送人。”张仪笑道：“神秘兮兮，就是这老贼服软了。今夜两位小弟大有功劳，来，干一碗庆功！”径自将大碗与两人面前的空碗“当”的一碰，又咕咚咚喝了一碗。绯云笑道：“吔，酒徒一个，任甚都做酒了。”嬴华第一次看见张仪酒后模样，觉得这时的张仪爽直憨厚诙谐，与平日的张仪判若两人，竟觉特别的可亲，不禁咯咯笑道：“喝了七种酒还能说话，人家可是酒圣呢。”说着拿下张仪手中的空碗：“别举着了，没酒了。说说，今晚谁功劳最大？”张仪呵呵笑着：“大小弟，一剑立威。小小弟嘛，令老贼毛骨悚然。功劳，都大也。”嬴华笑着拍案：“酒糊涂！小小弟功劳大，那才真叫神乎其技也。”张仪也拍着长案一副恍然醒悟的样

子：“大小弟大是，小小弟当真一个小巫婆！我都不晓得她有这两手也。”绯云笑得捂着肚皮道：“吔！才不是小巫婆呢。”缓过劲儿来道，“其实不神吔，我的袖箭不是甩手，也不是寻常小弓单箭，我是公输般的‘急雨神弩’，一机在袖，可同时发射八支箭，也可单支连发。张兄、华哥你们看。”说着右手向上一伸，大袖滑落，手臂上赫然现出一个用皮条固定的物事。

绯云解开皮条，将物事摆在了案上：“看看，这便是‘急雨神弩’了。”

这急雨神弩外观极是寻常，不足一尺长的一片厚铜板而已。然则仔细端详，却是一套巧夺天工的连锁机关。八个箭孔大约竹签一般粗细，在铜板上排成了错落无序的奇怪形状；铜板横头伸出了一个带孔的榫头，孔中穿了一根精致的皮条；以不同方式扯动皮条，小箭就会以不同方式发射。嬴华是兵器行家，一番端详后不禁惊叹：“用之简单，威力惊人，当真匪夷所思！”张仪笑道：“那层出不穷的机关，都包在肚子里了。”嬴华笑道：“小弟定有奇遇，此等神兵可是绝世珍品呢。”

绯云道：“吔，这可是张家的祖传之物。”

嬴华大是惊讶。张仪却哈哈大笑道：“海外奇谈！张家祖传，我如何不知？”

绯云幽幽一叹道：“那是主母不让告你吔。主母说：张家祖上有一代做过洛阳工匠，后来跟着神工公输般做了徒弟。这‘急雨神弩’是公输般匠心画图，却是张祖一手制作。只做了六件，公输般破例教张祖留了一件，说张家有远运，有朝一日会有大用的。我被主母救回的第三年，主母才将这急雨神弩的故事说给了我，还说此物张兄用之不妥，教我精心练习，跟随张兄。”

“那？你跟谁学的射技？母亲？”一说到母亲，张仪便情不自禁。绯云摇摇头：“张老爹教我的，他老人家是高手。主母说，要不是张老爹，张家早被流盗洗劫了。”说着说着绯云有些哽咽了。

张仪叹息一声，良久沉默。嬴华道：“大哥不需忧伤，今日事伯母地下有知，也当含笑九泉。”绯云也抹去眼泪笑道：“吔，都是姐姐摆功摆出来的呢。”嬴华咯咯笑道：“哎呀呀，如何又变成姐姐了？是大哥。”绯云笑道：“吔，大哥只有一个，你是假大哥真姐姐呢。”说着两人笑成了一团。张仪忍俊不禁，也哈哈笑了。

次日午后，一辆青铜轺车在一队甲士护卫下开到驿馆，张仪被隆重地迎接进了郢都王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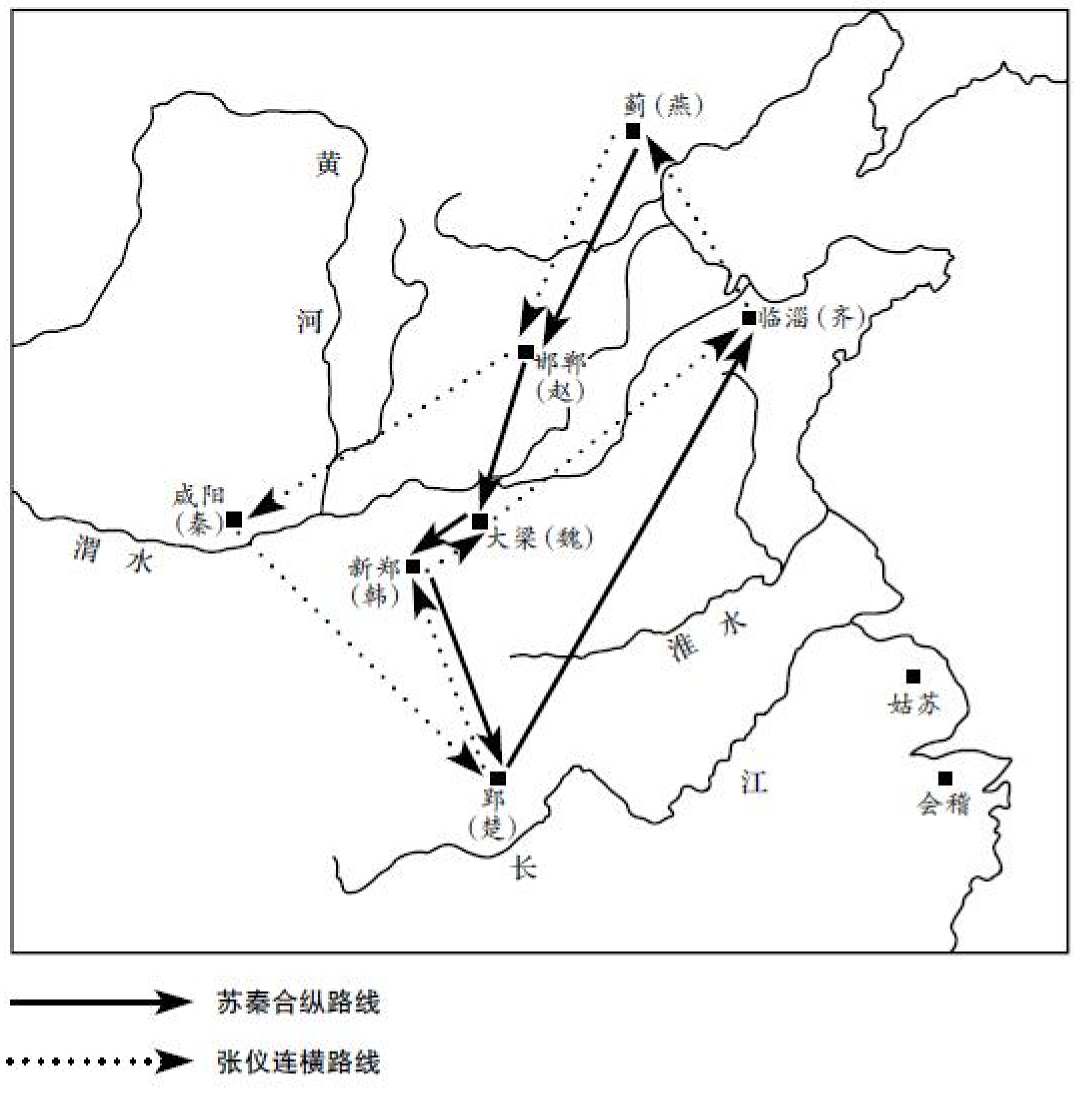
楚怀王大是烦恼。先是郑袖花样百出的宫闱“规劝”，后是昭雎一班老臣子软硬兼施的利害陈说，楚怀王本来已经打算听从他们的主意了；偏在这时，屈原黄歇一班变法新锐却又闻讯而动，非但闯进王宫慷慨陈词质询他“将先王遗志置于何地”，还当场断指写下了鲜血淋漓的长卷血绢，发誓要与虎狼秦国周旋到底。

这一下楚怀王当真为难了，他不怕别的，就怕这顶“背叛先王遗志”的铁头罪冠。老昭雎如此死硬，当初也没敢断然主张背弃楚威王的既定国策，而只是胁迫他罢黜屈原缩权黄歇，合纵与变法却只字未提，还不是不想背“忤逆先王”的恶名？芈槐别的不清楚，父王在楚国朝野与天下诸侯中的巨大威望，却是最清楚不过的。父王死了，但父王的威望却是他的立身之本，一旦被朝野指为“背叛先王”，那还不成了天下不屑一顾的恶君，说不定随时都有倒戈之危。

细细一想，芈槐觉得大是怪异：张仪一来，一切大变。行事向来讲究“分寸”的老昭雎与从来不过问国事的郑袖，竟全都急吼吼地要与秦国修好。屈原黄歇一班新锐，在遭到贬黜时也没有如此激烈的言辞举动，如今竟指天发誓地对他这个新王施压。平心而论，对于是否一

定要和秦国修好，还是一定要和秦国为敌，芈槐当真不在乎，也认为大可不必如此认真。邦交大道，从来都是利害计较，哪有守株待兔的蠢人？如今两派各自咬住一方，水火不能相容，他却彷徨无计了。两边都有胁迫他的利器，两边都不能开罪，两边也都不能听从，芈槐第一次感到了当国王的苦恼。烦乱之下，他坐着王船独自在云梦泽漂了一天一夜，生生憋出了一个主意，第一次感到了做国王的快乐。

战国合纵连横路线图



张仪来了，被领过了曲曲折折的回廊小径，最后进了一座极为隐秘的小殿。这是芈槐亲自指定的密谈地点，他要依靠自己的见识，在

大国邦交中显示国王的圣明。

“丞相入楚，芈槐多有简慢，望勿介怀。”

“先王方逝，主少国疑，张仪岂能不知？”

“先生以丞相之身使楚，必是重大事体，芈槐愿闻先生高见。”

“秦楚修好，别无他图。”张仪要言不烦。

“改弦更张，楚国有何好处？”芈槐也是直触要害。

“秦楚接壤千里有余，一朝为敌，秦国伤害而已，楚国却是岌岌可危也。”

“丞相是说，楚不敌秦？”

“楚若敌秦，何须六国合纵？”

楚怀王一怔，又立即笑了：“合纵深意，在于灭秦，而不是抗秦。”

张仪骤然一阵大笑：“掩耳盗铃者，不想却是楚王也。秦国现有十万铁骑，一年之内将增至二十万。楚国只有支离破碎的二十万老军，楚国抗秦，无异于以卵击石。至于六国灭秦，更是痴人说梦。难道楚王忘记了三十年前的六国灭秦大会盟么？其时也，秦国尚是穷困羸弱，六国尚不能灭，况乎今日哉？”

楚怀王顿时语塞。虽然他觉得张仪有些盛气凌人，但对张仪所说的事实却无法辩驳，谁教秦国确实比楚国强大了许多？芈槐也想强硬对话，但他知道，实力较量，弱势一方是没有资格强硬的。沉默有顷，楚怀王换上了一副微笑的面孔道：“丞相曾助楚国灭越，对楚国朝

局当不陌生。秦楚修好，赞同者有之，反对者有之，本王何以自处？尚请先生教我。”

张仪揶揄笑道：“楚王若能将王权让于张仪，张仪自有办法。”

“丞相取笑了。”芈槐见张仪软硬不吃，顿时没了应对之法，只好直截了当，“秦国若能返还房陵，本王便有立足之地。”

“倘若返还，楚国如何？”张仪紧叮一句。

“退出合纵，秦楚结盟。”

“好！”张仪欣然拍案，“请楚王宣来史官，当场立下盟约。”

楚怀王没想到如此顺当地讨回了房陵之地，一时竟有些不敢相信。房陵六百里河谷盆地，又是几百年粮仓，对楚国的重要性怎么说也不过分，但能不动刀兵而收复房陵，纵退出合纵，屈原黄歇一班新锐也奈何他不得。芈槐笑道：“两国立约，须得双方君主押约上印了。”言下之意，是要钉实张仪的权力。

“张仪乃秦国开府丞相、秦王特使，楚王若有疑虑，自当作罢。”

芈槐略微思忖便高声下令：“宣太卜进宫。”

楚国的官制相对简约，太卜兼有记载国史、执掌宗庙、占卜祭祀等多种职责，实际便是文事总执掌。楚国具有浓郁的山地神秘传统，素来将占卜职能列于首位，此官便称为太卜。中原各国则将记载国史列为首位，一般称为太史令，府下分设宗庙、占卜、祭祀等属官。这时楚国的太卜是郑詹尹，此人与郑袖一样，乃楚国郑氏家族的支脉，为人深沉寡言，与朝中各方都甚为相得，与屈原还是忘年诗友。闻得楚王宣召，郑詹尹立即登车匆匆进宫。及至听到楚怀王立即拟就盟约的命令，他竟怔怔地愣在那里说不上话来。在他六十多年的记忆里，

如此没有任何仪典的邦交立约是从来没有过的，尤其是一国之王与一国丞相立约，更是匪夷所思。他想说出自己的想法，却又嗫嚅着开不得口——太卜在实际国务中是无足轻重的，说了又能如何？愣怔片刻，只得拱手领命，坐到内侍已经准备好的长案前，双手提笔，在两张大羊皮纸上同时写下了两份盟约。

“太卜高年清华，竟有双笔才能，张仪佩服了。”张仪丝毫没有在意盟约，只对郑詹尹一手双笔绝技赞不绝口。

“如何？我大楚国也有上上之才了！”楚怀王芈槐也是不说盟约，只注意张仪说话。

老内侍将盟约递到王案前，楚怀王瞄了一眼，写上了“楚王芈槐”四个大字，随即命令：“用印。”一方鲜红的大印清晰结实地盖在了羊皮纸上。老内侍又将两份盟约捧到张仪案前，张仪笑道：“丞相印在咸阳，张仪只能押上名号了。”楚怀王笑道：“无妨。本王派特使随丞相去咸阳，用印之后随即交割房陵，如何？”张仪笑道：“土地乃无可移动之死物，邦交却是无常活物。何者先行兑现，楚王自当权衡。”楚怀王恍然拍案道：“好！三日之内，楚国派出特使，知会苏秦，退出合纵。”

张仪大笑：“三日后，张仪与两位特使离开郢都。”

楚怀王送走张仪，立即回到后宫对郑袖说了今日盟约。郑袖拍着芈槐的脸颊连连夸赞他“长大了，有谋划”，还破例地教芈槐当了一回威风凛凛的大男人，芈槐乐得直叫，又一次体味到了王者的快乐与力量。

不想屈原黄歇当晚匆匆入宫，愤愤劝谏楚怀王勿受秦国诱骗，当立即撤除盟约，立即派出合纵联军。芈槐气得脸色发青，愤愤然辩驳：“合纵联军一定能收回房陵？你屈原担保？还是黄歇担保？兵不血

刃而收复房陵，本王错在何处？六国合纵好，可曾给了楚国一寸土地？本王为何一定要守株待兔？！”

“噢呀我王，”春申君黄歇换了话题，“张仪狡诈无常，若骗了我王，楚国岂不贻笑天下？那时楚国何以在天下立足？”

“大谬！”楚怀王声色俱厉，“秦国失信？张仪行骗？果真如此，本王自当统帅三军，为楚国雪耻复仇！”

屈原深深一躬道：“言尽于此，夫复何言？臣等愿我王记住今日才是。”说完大袖一摆扬长而去，春申君也跟着匆匆去了。芈槐兀自喘着粗气自说自话地骂了一通，刚刚骂得累了，老令尹昭雎又到了。昭雎盛赞楚怀王：“明君独断，力排众议，挽狂澜于既倒，救楚国于危亡，英雄气度，胜过先王多矣！”芈槐顿时心花怒放，觉得老令尹当真忠心耿耿老成谋国，立时赏了昭雎黄金百镒。

当晚，屈原在春申君府邸彻夜商议。天色泛白时分，一骑快马飞出郢都北门，直上官道奔赴燕国去了。

---

1. 行人寺，战国时秦国职掌外事的官署，长官称“行人”，隶属丞相府。

第九章　纵横初局

一　燕山幽谷　维风及雨

苏秦回燕，燕国当真是惊动了。

蓟城万人空巷，红色人群从郊野官道一直蔓延到王宫门前，鼎沸欢腾之壮观使任何大典都黯然失色。老人们说，一辈子都没见过这样的人山人海，武安君给燕国带来了大运。

燕国君臣郊迎三十里，旌旗矛戈如林，青铜轺车排成了辚辚长龙。燕易王恭敬地将苏秦扶上王车，又亲自为苏秦驾车，引得万千国人激情澎湃漫山遍野地雀跃欢呼，万岁之声淹没了山原城池。谁都觉得，这个给燕国带来巨大荣耀的功臣，无论给予多么高的礼遇都是该当的。百余年来，燕国是战国中唯一的老牌王族诸侯，也是唯一没有扩展而始终在龟缩收敛的战国，没有在值得记忆的大事中风光过哪怕一次，燕国人也从来没有扬眉吐气的时日。如今，燕国成了六国合纵的发轫之国，赫赫六国丞相竟回到燕国就职。一夜之间，燕国成了天下瞩目的首义大国，朝野臣民谁不感慨万端唏嘘欢庆？上至燕易王，下至工匠耕夫，谁也没有仔细去品味这件事对燕国的真实意义，更没有人去想，是否值得为一次邦交斡旋的成功如此狂欢，只是听任那压抑太久的萎缩之心尽情伸展，尽情发泄。

王车上的苏秦，一副淡漠的笑容。

面对绵延不绝的欢呼与形形色色的顶礼膜拜，苏秦有些茫然了。同是一个人，在潦倒坎坷的时候没有谁去理睬他，一朝成名，却有如

此难以想象的荣耀富贵与崇拜颂扬如大海波涛般要来淹没他。洛阳归乡，国人对他欢呼赞颂，但苏秦却没有茫然眩晕，反倒有些许真诚的陶醉与喜悦。毕竟，衣锦荣归是人生难得的一种骄傲，纵然这种骄傲不无浅薄处，但它却是一种真实的愉悦享受。

今日不然，燕国朝野的狂热，使他如芒刺在背浑身不自在。他实实在在地觉得，六国合纵是自己的血汗功劳，纵然身佩六国相印也当之无愧。但是，他也实实在在地以为，六国合纵不能从根本上挽救任何国家，更不会给庶民百姓带来富裕康宁。将六国合纵看成救世神方，将苏秦看成上天救星，实在是一种虚妄。期之愈深，失之愈痛，一旦六国合纵出现危机，光环与泡沫骤然消失，人们又当如何？如果说，国人百姓的欢呼颂扬，苏秦还能释然一笑，那么国君大臣给他的旷世礼遇，则的确使他隐隐不安。他本能地觉得，六国君臣之中，极少有人把握六国合纵的真实用心与本来图谋。他甚至有了一丝隐隐的恐惧：六国合纵一旦立于天地之间，这个庞然大物的命运，已经不是他能操纵的了。

燕易王为苏秦举行了盛大的接风宴会，国中大臣与王室贵胄三百多人济济一堂，钟鸣乐动，高歌曼舞，觥筹交错，人人欢欣。席间燕易王拍案下书：拜苏秦为燕国开府丞相，赐易水封地二百里，在蓟城起造武安君丞相府邸。既是武安君，又是开府丞相，这便是老百姓们津津乐道的“封君拜相”，也是天下君王对臣子的封赏极致，同样也

是布衣入仕所能达到的最高峰。燕易王话音落点，大殿中一片高呼：“武安君万岁——”“丞相万岁——”苏秦依照礼仪一躬到底谢了王恩，却没有燕国君臣所期望看到的欣喜激动。但燕国君臣这一丝失望也一闪而逝，迅速被宴会的大喜大庆淹没了。

三更时分，大宴方才结束，看着峨冠博带的大臣们与灿烂锦绣的贵胄们川流不息地走出大殿，苏秦心中空荡荡的。从始到终，他都没

有看见燕姬的身影。她是前国后，只要在蓟城，燕王断无不请她赴宴之理。难道她不在蓟城了？她能隐到哪里去?

“武安君啊，”燕易王从中央王座走了过来，“大宴散去，本王留了几名大臣再与武安君小宴叙谈，听武安君说说六国大势如何？”燕易王三十余岁，一副络腮长须，粗壮敦实，酒后正是满面红光兴致勃勃的样子。

“臣亦正有此意。”苏秦拱手道，“然则，人少为好，臣欲向我王陈明秘策。”

燕易王略有沉吟，终于笑道：“好，那就留宫他、子之两人。”

群臣退去，燕易王在大殿东侧的书房外厅设了小宴。说是小宴，实则是每人一鼎燕国的酸辣羊肚汤醒酒，之后就是饮茶。燕易王安排这个小宴，本意不在酒，而在于让大臣们听苏秦讲述六国合纵的经过与各国详情，以及如何使燕国声威大震的宏图长策，以振奋朝野。可苏秦却提出“人少为好，陈明秘策”，燕易王便感到有些扫兴。但苏秦目下是六国一言九鼎的人物，燕易王想想也就听从了，只留下了两个武臣相陪：一个是边丞宫他，一个是辽东将军子之。宫他原是周室大夫，护送燕姬嫁于燕文公后，留在了燕国，此人正在盛年又颇通兵法，燕文公任命他做了掌管全国边境要塞的边丞，虽然并不显耀，但却是实权臣子。子之是燕国东北方的抗胡边将，正好来蓟城办理兵器，燕易王想教他听听天下大势。其所以留下这两个人，是燕易王估料苏秦的秘策必是组成六国联军攻秦，而这两人恰恰是燕易王心目中要派出的将领。“武安君何以教我？”羊肚汤饮罢，燕易王拭去额头汗珠，笑吟吟看着苏秦。苏秦悠然笑道：“魏王告诉臣，孟夫子给他说了一个故事，我王可否愿听？”

“好。”燕易王道，“孟夫子常去大梁游，惜乎不来燕国也。”

“孟夫子说：有个宋国农夫种下一片麦子，天天到地头看，两个月了，麦子老是只有两三寸高。农夫心中着急，将麦苗一根根拔高了几寸，满眼望去，一片麦苗齐刷刷高了许多，蓬勃碧绿大有起色。农夫匆匆回家，高兴地对老妻与儿子说：‘今日辛劳，揠苗助长。明日再揠，过几日就能收获了。’老妻儿子大是惊讶，连忙赶到地头，一看之下，好端端的麦苗已全部枯萎了。”苏秦打住，依旧微笑地看着燕易王。

“完了？”

“完了。”

“甚个故事？”燕易王沉吟道，“世间有如此蠢人么？”

“真正揠苗助长者，可能没有。然做事相类而急于求成者，数不胜数。”

“噢——”燕易王恍然道，“武安君是说，六国合纵不能急于求成？”

“非纯然如此。”苏秦道，“孟夫子这个故事的真意，告诫人做事须得求本，而不是虚张声势。根本坚实，声势自来。根本虚弱，纵有外势而依旧枯萎。我王以为然否？”

“也是。武安君似有弦外之音？”如此一个故事，燕易王确实有些茫然。苏秦肃然道：“臣之本意：六国君臣大多未能体察六国合纵之本意。”

“合纵本意？难道不是六国抗秦么？”

“抵御强秦，只是六国合纵之直接目标，当务之急罢了。”苏秦虽目力不佳，此时眼中却是灼灼生光，“六国合纵之根本，在于争取数年

甚或十余年稳定，使各国能够抢出一段时间变法图强，与秦国作根本国力之竞争。但识得这一要旨，便将合纵视为手段方略，而将变法图强视为真正目的。惜乎六国之中，只有楚国体察了这一要害，否则楚威王不会如此果决地力行合纵。魏赵韩齐四国，都对利用合纵机遇而变法图强，没有丝毫体察。臣今归燕，似觉燕国朝野亦无变法图强之筹谋，举国上下，皆视合纵为挡风之墙、御敌之盾。而除此之外，究竟该当如何作为，却没有思谋对策。如此情景，臣不能不忧心忡忡。”

在发动合纵的游说中，苏秦的说辞从来只涉及各国所面临的威胁、各国间的恩怨纠葛以及与六国共同大敌——秦国的仇恨，从来没有对任何一个君主说出六国合纵的深远本意。不是不可说，而是没有必要说。六国君臣中浅薄平庸颟顸者多，深远意图往往会被看做不着边际的书生空言，何如不说？除了楚国殿堂那场特殊的论战，苏秦只用对面君王能够听得懂的语言说话，甚至对于四大公子，他也没有剖陈过六国合纵的本意。今日有感于燕国最初的知遇之恩，真诚坦率地说了出来，一席话显得分外的沉重。

燕易王却被苏秦说得有些懵懂了。他暗自觉得好笑，不就变法强国么，这也是秘策？一百多年来不知多少人说过了，但凡名士都将变法挂在嘴边，至于如此郑重其事？谁不想强大，可那容易么？燕国连场像样的胜仗都没打过，秦国欺负，赵国欺负，齐国欺负，连中山国也欺负，威胁日日不断，能守到今日已经是罕见了，大势不稳，谁敢变法？虽作如此想，他却不能对苏秦如此说，思忖一番笑道：“武安君说得也是，本王受益匪浅。燕国一旦康宁，立即着手变法如何？当务之急嘛，还是派军入盟，打败秦国。两位将军以为如何？”

宫他挺身拱手道：“臣以为大是！外敌不去，何论内事？”

“要抗秦，也要变法！”辽东将军子之只硬邦邦一句话。

苏秦沉默片刻，突然带有几分酒意地大笑起来：“我王已经想到此事，原是臣画蛇添足也。”少顷似乎醒过了神，笑道，“合纵成军，燕国何人为将？派军几何？”

“宫他为将，出兵五万。”燕易王爽快脆捷。

子之突然高声道：“子之请命为将，血战秦国，为大燕雪耻！”

燕易王似有犹豫，笑道：“此事回头商议便了。”

“好！将军请战，燕国有望！”苏秦哈哈大笑一阵，“臣，今日醉了……”一言未了，烂泥般软倒在地毡上。燕易王大笑：“哎呀，武安君酒量当真浅也。来人，王车送武安君回府。”

一辆华贵的驷马青铜篷车辚辚驶出了王宫。三月的燕山风浩荡吹来，车帘啪啪直响，躺在车中的苏秦霍然坐起，打开车帘，扑面一阵料峭寒意。苏秦顿觉清爽，猛然长身站上车辕，如同站在轺车伞盖下一般，斗篷与大袖齐舞，长发与高冠纠结，空旷寂静的长街响彻着他的曼曼吟诵：“钟鼓锵锵——河水汤汤——忧心且伤——怀允不忘——”

离开燕国南下的时候，苏秦已经有了一座武安君府邸，那是一座王族罪臣的抄没府邸。虽然在穷困的燕国已经是很显赫了，但就实而言，也就是一座四进六开间的大宅院而已。这座府邸苏秦只住了不到十日便走了，连庭院中的房屋都没有时间看完。燕易王接到苏秦北上归燕的消息，加紧对这座府邸进行了一番修缮，又从王宫与官署挑选出了二十多名侍女与官仆，在一名王宫老内侍的督导下日夜整修刷洗，使武安君府变得亮堂堂一片生气。王车到达府门，家老总管领着四名侍女前来迎接，一看武安君醉不可支，立即用软榻将苏秦抬了进去。

王车一走，苏秦立即恢复了常态，饮了几盏淡茶，在庭院转悠了两遭，惊讶地发现这座不大的庭院已经变得与他离开时有了霄壤之别，除了不够宏阔，完全是一个贵胄府邸了。既然如此，燕易王为何还要另外为他起造新的武安君丞相府？难道这里不能开府理事么？对于穷弱的燕国，一座华贵宏大的府邸需要耗费多少民脂民膏，燕王难道没有想过么？尽管燕易王今日对他的主张表示了淡漠与嘲笑，苏秦也不愿意初回燕国便与燕王发生摩擦，但苏秦还是不忍看到燕国在如此衰弱之际做如此的大肆铺排。思忖良久，苏秦回到书房，提笔向燕易王上书：

谏君相府邸书

王欲为苏秦新起君相府邸，臣心殊为不安。墨子云：国有七患，城郭沟池不可守而治宫室，民力尽于无用，财宝虚于待客，大患之首也。臣之府邸四进六开，仆从数十，修葺一新，开府可也，理事足也，无当新起宏阔府邸。先祖立国之初，燕山荒莽，林草连海。先燕人奋发惕厉刀耕火种而成家园，遂立于北国诸侯之首。当此内忧外患之际，边卒饥寒，战车锈蚀，工匠穷困，农人饥馑，我王当辄思先祖国人之大德，固本用财，聚集国力，激励民心，以为变法图强之奠基。《周书》云：国无三年之食者，国非其国也；家无三年之食者，子非其子也。王若虚耗国家财货，铺排君臣行止，上不厌其乐，下不堪其苦，国家忧患多矣！

“当”的一声，苏秦掷笔，青铜笔杆撞得玉石砚台脆响。帷幕后传来一声轻轻的叹息。苏秦霍然起身，沉声喝问：“谁在帐后？”

纱帐一阵婆娑，暗影中走出一个斗笠垂纱裙裾曳地的人来，看那高挑婀娜的身材，便知是女子无疑。苏秦心中一动：“你？可是……”只见那人缓缓摘下吊着黑纱的斗笠，现出了那永远烙在苏秦心头的绿色长裙与披肩白纱。

“燕姬……”苏秦揉揉蒙眬的眼睛，“果真是你么？”

“季子，没有错，是我。”燕姬灿烂的笑脸上闪着晶莹的泪花。

苏秦端起书案上的风灯，喘息着一步一步挪到近前，凝望着那张不知多少次闯入他梦乡的面容：乌发依旧那么秀美，肌肤依旧那么皎洁，眼睛依旧那么明亮，微笑依旧那么神秘，那，那是……苏秦颤抖的手指轻轻地摩挲着燕姬眼角细密的鱼尾纹，骤然之间泪如泉涌，颓然跌倒，手中的风灯也“咚”地砸在地毡上。

“季子……”燕姬低低惊呼一声，将苏秦抱起，放在了日间小憩的小竹榻上。

苏秦睁开眼睛霍然坐起道：“燕姬，快说说！你是如何过来的？你藏在何处？”

“呀，捏得我好疼。”燕姬轻声呢喃，又粲然一笑，“你躺下，我再说好了。”

“好。”苏秦也笑了，“一见你，我竟弱不禁风了。”斜倚在了竹榻靠枕上。

“太操劳了。”燕姬幽幽一叹，“迢迢驰驱，时时应酬，日日应对，夜夜上书，有如此做事的么？”

“无妨，打熬久了，我撑持得住，先说你。”

燕姬无可奈何地笑了笑，向苏秦讲述了宫闱巨变中她的经历。

燕文公骤然死去，燕姬大为起疑。文公虽然已经五十多岁，且有老疾缠身，但据太医的诊断与燕姬自己的体察，燕文公在三五年之内至少不会有性命之忧。可是，就在燕姬陪着太子去举行春耕开犁大典

回来时，老国君已经死在了书房之中，面色紫黑大睁双眼形容可怖！燕姬立即查究侍奉老国君的内侍侍女，却找不出任何头绪。就在她喘息未定的时分，太子竟然带着三百名精锐甲士与几名大臣赶到了后宫，丝毫没有询问老国君的死因，也丝毫没有与她商量，立即下书宣布了国公薨去的消息，宣布了国丧，宣布了太子即位。令燕姬惊讶莫名的是，平日里对她甚是敬重，她也曾多次助其渡过危机的太子，竟然在顷刻之间变得冷酷凌厉，对她视若无物。燕姬沉住气一句话也没有说，离开了寝宫，立即着手清理了自己的物事，做好了随时离开宫廷的准备。整个国丧的一个月里，她都没有离开自己的庭院一步，既不参与葬礼，更不过问国事朝局。突然之间，她这个国后变成了被遗忘的古董，似乎从来没有存在过。大丧之后，新君宣布称王，在新御书[注]清点燕文公书房时，却发现少了一方最重要的传国玉印、一幅燕国秘藏图。

新王气势汹汹来找她时，将那座小庭院包围了。燕姬非但没有惊慌，反而笑吟吟地向新王申明：她奉天子王命，要重回洛阳王室。新王阴沉着脸说，只要她交出玉印与秘图，就放她回洛阳。燕姬一阵大笑道：“我不回洛阳，死在燕国又有何妨？”新王无奈，只好屏退甲士，一个人温言软语地劝她求她。燕姬全然不为所动，冷冰冰地提出：“先君死得蹊跷，查明死因，究办谋逆奸凶，再说此事不迟。”新王万般无奈，只好连夜与心腹密谋，第二天便将宫中内侍总管与三家大臣满门斩首，蓟城国人一片欢呼。

新王又来见燕姬。燕姬便将玉印交给了这个已经十分陌生的昔日太子。新王又索要秘藏图。燕姬拿出了燕文公的遗书，遗书上赫然写着：“秘藏图交由国后燕姬掌管，新君可酌情支取，不可更改执掌。若有违背，宗庙不容！”新王愣怔半日，长叹一声道：“国后意欲如何？”燕姬笑答：“唯想隐于秘藏之地，远离宫廷纠葛，如是而已。”新王道：“若有急处，如何找到国后？”燕姬道：“先君有三只信鹞，但

放一只，两个时辰内我便可收到，届时我自会指明地点。”新王思谋良久，只好答应燕姬离开蓟城。

燕国虽国用拮据，但历代国君都秉承了老周王族的谨细传统，将一定的剩余财货囤积隐藏。六百多年下来，这些秘密藏匿的财宝实在是不可小视。燕国敢于以穷国弱国摆老贵胄架势，一大半原因是因了这些惊人的秘藏。离开这些秘藏，燕国不能应对任何一场像样的大仗。唯其如此，新君无论如何不敢开罪这位奉先君遗命掌管秘藏图的国后，反而每隔一两月便派出信鹞嘘寒问暖一番。如此一来，燕姬过起了真正的隐居生活。

“他要跟着信鹞踪迹找你，岂非大大麻烦？”苏秦有些着急。

“季子傻也。”燕姬笑道，“不是信犬，不是信鸽，是信鹞。鹞子如苍鹰，一展翅直上云中，难觅踪迹，他却如何跟踪？这也是历代燕君的老法子，从来没有闪失的。”

“如此便好。”苏秦长长地舒了一口气，“荆燕上次回燕，没有听到你的消息。今日宴席也没见你，我真有些急也。”

“新君多权谋，将宫中封锁得很是严密，对外却无事一般。季子以为新燕王如何？”

“权谋机变有余，雄心正才不足，不是好气象。”苏秦忧心忡忡。

“你还愿意将燕国作为根基么？”

“燕国为合纵发端，天下皆知，还当是立本之国。”

燕姬笑道：“夜深了，这些事择日再说。”

苏秦恍然坐起：“你究竟在何处？如何找你？”

“三日之内，按图来寻。”燕姬微笑着从袖中抽出一方白绢摁到苏秦手掌中，“保你有说话的好所在。我走了，你别动。这里的内侍官仆都是我的旧人，出入忒便当。”说完戴上斗笠，一闪身转入帷幕后消失了。

苏秦顿时觉得空荡荡的，茫然怅然恍惚烦乱，片刻间一齐涌上心头。睡是无论如何也睡不着了，索性到庭院中闲走。蓟城刁斗已经打响了五更，天中月明星稀，横亘北方天际的那道山峰剪影好像就压在头顶。山风还没有鼓起，天地间万籁无声，苏秦突然生出一种从未有过的窒息感，胸中憋闷极了。

合纵发端便危机丛生：联军尚未建立，楚威王就突然病逝了；燕文公、齐威王、魏惠王，几个对秦国怀有深刻警惕的老国君也都死去了；任何一国，随时都可能突然生出各种各样的麻烦。燕易王的言行使他突然悟到：六国合纵的真实意图，可能永远都难以被人理解了，更是难以实现了；他所面对的，将是层出不穷地奔波补漏；六国合纵所能起到的唯一作用，很可能只是一张需要不时修补的盾牌。

一想到这里，一种浓浓的沮丧渗透到苏秦心头。在洛阳郊野冰天雪地中构思的远大宏图，在今日六国君臣们的狗苟蝇营中，仿佛一场光怪陆离的梦。变法不好么？强国不好么？为何这些君主权臣就是不愿意做？真是一个天大的谜团。骤然，苏秦觉得自己疲惫极了，苍老极了，对世事无奈极了，真想躲进一个世外仙山，仔细地透彻地揣摩一番人世间的奥秘。可是，世外仙山在哪里？洛阳苏庄么？老父故去了，留下的苏庄只是一片充满了世俗渴求的故园旧土而已。两个弟弟期望着二哥将他们带上入仕的大道，让他们一展才华；大嫂期盼着他的权力万世永恒，使苏氏家族永远辉煌；妻子倒是期盼他是一介平民男耕女织，可她能给苏秦的，依然是一种窒息，一种深深陷入田园泥土而不许自拔的窒息。说到底，当你褪尽身上的权力光环时，那片故园旧土给你的便只是蔑视与嘲笑，而绝不会给你一种出世的超脱。梦

中仙子一般的燕姬，偏偏又陷入了燕国的宫廷阴谋之中，该当自由的时日，她却依旧戴着国后的桂冠，并没有远走隐世的打算，她似乎注定要在这个阴谋圈子中周旋下去，永远地留在燕国土地上。果真如此，苏秦的梦幻也将永远地化为乌有……

三十岁尚是处子之身的苏秦，第一次萌生了深刻的迷茫，有些无所措手足了。“大人！如何睡在这里？”一个侍女惊慌地喊着。

苏秦睁开眼睛，看见自己躺卧在水池畔的一张石案上，衣衫潮湿冰凉，露水珠儿尚在晨雾中晶莹生光。侍女小心翼翼地扶起苏秦：“大人，家老正在四处找你呢。”苏秦慵懒地打了个长长的响亮的哈欠，揉揉眼睛问：“有事么？”

“说是荆燕将军紧急求见。”侍女低声回答。

“荆燕？”苏秦精神一振，霍然起身，大步匆匆向书房而来。

随着苏秦归燕，荆燕在燕国也声名大振。大宴之时，燕易王下书封荆燕为中大夫。对于一个平民出身的武士来说，原先的千夫长已经是荆燕的最大出息了，封为中大夫而位列朝臣，无异于极身荣耀彻底改换门庭。可荆燕却红着脸对燕王说：“荆燕一介武夫而已，不敢位列庙堂之上，愿终生为武安君属吏。”燕易王大感意外，又要在朝堂显示用贤气度，倒也着实劝说了几句，期望他接受王封。可荆燕却只是红着脸摇头，一句话也不说。燕易王扫兴又无奈，只好褒奖几句作罢。苏秦也颇为困惑，趁席间如厕，于无人处询问缘故，荆燕却只木讷道：“心智浅薄，当不得大命。”见荆燕不愿多说而又绝无更改的样子，苏秦也没有多问。大宴未完，荆燕南下大梁联络去了，如何恁快便回来了？

荆燕正在书房外焦急地徘徊，见苏秦衣衫不整长发散乱满脸青灰地匆匆走来，不禁迎上前去惊讶问道：“大哥如何这般模样？”苏秦摆

摆手道：“无妨，酒多了而已，出事了？”荆燕低声急迫道：“斥候急报：张仪出使楚国！我怕你有新谋划，便半道折回，你定了主张我立即出发。”苏秦沉默着没有说话，思忖片刻道：“你在外厅稍待片时，此事容我仔细想想。家老，给将军上茶。”说完大步进了书房。一个时辰后，苏秦走出书房，手中拿着四个铜管道：“荆燕，你立即分派得力骑士，将这四份书简分送信陵君、孟尝君、平原君、春申君四大公子。三日后你随我南下，你来准备细务，我有一件事需要料理。”

“大哥放心，你尽管办事，我这便去。”荆燕将铜管插入腰间皮袋，大步出门去了。

苏秦觉得有些困倦，来到浴房在冷水中浸泡了片刻，神志顿时清爽。这是他在郊野苦读时形成的习惯，夏日在冰凉的井水中浸泡，冬日赤身在冰雪中打滚儿，那冰凉的气息直渗心脾，消解困顿最为有效。冷水浴完毕，他又匆匆地吃了一鼎肉汁面饼，便乘坐一辆四面垂帘的辎车直出蓟城北门。到得郊野无人处，换上一匹青灰色阴山骏马，苏秦直向大山深处飞驰而去。

三月的燕山，苍黄夹着青绿，莽莽苍苍地横亘在面前，数不清有多少河谷有多少奇峰。来到一条清波滚滚的河边，苏秦一番打量，脚下一磕，骏马沿着河道直向那道最为低缓平庸的山谷驰去。走得一程，山谷突然由南北向转为东西向，苏秦左手马缰轻抖，进入了西面的山谷。大约走得三五里，山谷渐行渐窄，身上却觉得越来越热，燕山特有的那种饱满浩荡而略带寒意的春风，不知不觉间竟变成了和煦温暖的习习谷风。面前奇峰高耸入云，地上柔柔绿草如茵，满山林木苍翠葱郁，与山外直是两重天地。

苏秦驻马张望一番，觉得这道山谷的奇妙景色在燕山之外断难想到，当真是平中隐奇。突然，他听到了一种隐隐约约的隆隆之声，走马循着隆隆声深入山谷，大约里许，迎面一道大瀑布从高高的山峰上跌落，飞珠溅玉，水雾中断断续续地闪烁出不断变幻的彩虹。抬眼四

望：瀑布正在山谷尽头，两边奇峰对峙，中间谷地只能可可地容下这片碧绿的深潭；潭边谷地生满了野花野草，层层叠叠交相纠结，却叫不上名字。鸟鸣虽湮没在隆隆瀑布声中，但那些灵动出没于花间草丛树梢的五彩身影，却实实在在的是生机盎然。

“天泉谷？好个所在！”苏秦大伸腰身做了一个长长的吐纳，觉得身上酥软了一般。静了静神，他从长衫衬袋里拿出一只黑黝黝的陶埙吹了起来。这是洛阳人烙在心头的踏青民谣，在《诗》中便是《王风》中的《黍离》，是周人在东迁洛阳时西望镐京废墟，对部族衰落的迷茫与叹息。这首歌儿，在中原战国也许已经被人遗忘了，但洛阳王城的子民却是永远不会忘记的。

随着悠扬沉郁的埙音，谷中突然飘出了悠长的歌声：

知我者谓我心忧

不知我者谓我何

求悠悠苍天此何人哉……

歌声苍凉肃穆，正是《黍离》的老词，那种滞涩的唱法，那种独特的招魂般的呼唤，不是周人决然不能唱出。

“燕姬——你在哪里？”

“右首看——”

苏秦转身，朦胧看见了山花烂漫的山腰中随风飘展的一点雪白。虽然目力不佳，他也断定那是燕姬无疑，打马一鞭，骏马长嘶间箭一般向东边山峰冲来。

“季子！我来了——”山腰一阵清亮的笑声，一个绿衣白纱的身影轻盈地从山上飘了下来，堪堪地落在了马背之上。一阵丰满柔软的馨

香与温暖顿时从背后包围了苏秦，淹没了苏秦。一种从未体验过的奇异感受，闪电般袭击了他，使他差点儿跌下马来。猛然，他一把将那丰满柔软的绿裙白纱揽了过来，紧紧地箍在怀中，一阵急促的喘息，两个灼热的躯体在马背上重叠了，融化了……

“真是一头饿狼。”花草丛中，燕姬摩挲着苏秦的脸颊。

“中山狼！”一阵大笑，苏秦又将燕姬拉进了怀中。她满脸红潮地喘息着，紧紧抱住了津津冒汗黝黑闪亮的结实身躯，任那令人如醉如痴的潮水裹挟着腾腾热汗，恣意地向她冲击，在她晶莹丰满的身体里尽情翻涌。她仿佛变成了一叶轻舟在波峰浪谷中出没，又仿佛一片羽毛在风中飘荡，悠上巅峰，飘下深谷，湮没在无边的深深的愉悦里。她尽情地叫喊着呼唤着寻觅着，却又更深更深地湮没了自己……

阳光徜徉到山顶的时候，燕姬醒了。她没有惊动苏秦，到山根小溪流中收拾好自己，坐在他身旁，静静地端详着守候着，一任那一抹晚霞从山顶褪去。终于，苏秦睁开了眼睛：“噫！天黑了？”燕姬亲昵地笑着在他脸颊上拍拍：“季子，你是真累了。”苏秦霍然坐起摇摇头笑道：“从来没有如此酣睡过，冷水冲冲，三日三夜也没事。”燕姬咯咯笑道：“真是头中山狼。看那边，山根是小溪，潭中溢出天泉水，只怕有点儿凉。”

“越凉越好。”苏秦走了过去，躺在了溪中的卵石上，任清凉的山溪哗哗流过自己。

“夜来何处啊？山洞？谷地？”燕姬坐在溪边大石上笑吟吟地喊着。

“都是仙境。”苏秦仰面朝天躺在水流中，快乐地高声答着。

燕姬笑着站了起来，打开她的随身皮囊，支开了一顶白色小帐篷，燃起了一堆熊熊篝火。此时，一轮明月爬上山顶，峡谷的一线天空碧蓝如洗，花草的淡香和着瀑布激扬的水雾，混成清新纯馥的气息弥漫在谷中，隐隐水声传来，倍显出一种无边的静谧。苏秦出了山溪，只觉一种从未体味过的轻松舒畅，情不自禁地对着天中明月高声吟哦："谁谓河广？一苇航之。谁谓天高？跂予望之！谁谓河广？曾不容刀。谁谓天高？暮暮朝朝——"

燕姬笑了："被你一改啊，这首《河广》还真是深远了许多。"

《河广》原是宋国流浪者的思乡歌谣。苏秦心思潮涌，将"谁谓宋远"一句，改成了"谁谓天高"，意境便大为深远起来——谁说大河宽广？一苇扁舟便可渡过。谁说上天高远，踮起脚来便可相望。谁说大河不宽广？一苇小舟不容逾越。谁说上天不高远？暮暮朝朝也走不到。

苏秦喟然一叹："今日天堂，只怕是暮暮朝朝也。"

"你呀，先来吃喝了。"燕姬笑道，"只要想走，又岂怕暮暮朝朝？"

"说得好！"苏秦大笑一阵，猛然闻见一股奇特的酒肉香气飘来，趋前几步，见篝火铁架上烤着一只红得流油的山鸡，旁边摆着一坛已经启封的兰陵酒与两只陶碗，不禁大喜过望，"噫！如何有酒肉了？"

燕姬笑道："不出一箭，百物齐备呢，回头细说。来，先共饮一碗。"

"且慢。"苏秦端起陶碗笑道，"总该有个说辞也。"

"今日得遇君，永世毋相忘。"

“魂魄绕子衿，来生亦相将！”

两碗相撞，两人一饮而尽。燕姬的笑脸上挂着晶莹的泪珠，顾不上擦拭，拿下铁架上红亮的山鸡用短剑剖开，递给苏秦一只硕大的鸡腿。苏秦一手接过，另一手却轻轻抹去了她脸颊的泪痕。“季子……”

燕姬一阵颤抖，连忙背过了脸去用汗巾堵住了自己泉涌的泪水，回过头来又是灿烂的笑容。苏秦大撕大嚼，燕姬一块一块地将山鸡递到他手上，自己却始终只是默默地凝望着。

“完了？呀！你如何一点儿没吃？”苏秦惊讶地摊着两只油手叫了起来。

燕姬“噗”地笑了：“看你吃比我吃舒心多了，来，洗洗手擦擦脸。”说着从身后扯过一个皮囊解开，倒水教苏秦洗手擦脸。收拾完毕，两人默默相望，一时无话。良久，燕姬低声道：“几多时日？”

“还有十二个时辰……”

“还来得及。看看我的住处吧。”

“燕姬，你要在燕国永远住下去？”

燕姬轻轻地叹息了一声：“天地虽大，何处可容我身？我的梦想，一半已经破灭了。剩下的一半，将永远留在我的心里……燕姬不能嫁给你，不能名正言顺地做你的妻。你不能娶我，不能名正言顺地做我的夫。可上苍偏偏教我们相遇，教我们相知，教我们相爱。你说，我们又能如何？纵然无视礼法王权，可你还有刚刚开始的功业，那是你终生的宏图，我们没有毁灭它的权力……”

心中一阵大痛，苏秦生生地咬牙忍住了那几乎要喷发出来的呐喊，不能！他不能给燕姬留下太过猛烈的伤痛。沉默良久，苏秦渐渐

和缓过来，拨弄着篝火低声道：“我只是担心你的处境。”

“季子，我是万无一失的。对付宫廷权谋，自保还是有余的。”燕姬目不转睛地看着苏秦，“倒是你，太执著，看重建功立业，忽视权谋斡旋，我真担心你呢。”

“我有预感：六国合纵的真正目标，已经不可能达到了。目下我只有一个愿望：促成六国联军，与秦国大打一仗，使秦数年内不敢东出函谷关。以铁一般的事实说话：合纵抗秦，能够为中原六国争取时日。白白挥霍浴血争来的时日，那是六国自取灭亡！真的，我不想将遗恨留给自己……”一阵粗重的喘息过后，苏秦慨然笑道，“这个愿望一成，我便与你隐匿山野，做世外仙人。六国自顾不暇，那时谁来管一个逃匿了的苏秦？谁来管一个早已消失的国后？”

“季子！”燕姬猛然扑到苏秦怀里，紧紧地抱住了他，分不清是笑还是哭。山月已到中天，那堆明亮的篝火渐渐地熄灭了。

二　怪诞说辞竟稳住了楚国

春申君比谁都焦急，天天以狩猎为名，在郊野官道等候苏秦的消息。

眼看张仪在挥洒谈笑间颠倒了楚国格局，新锐人士都有些蒙了，人心惶惶，心思灵动者已经开始悄悄向昭雎一边靠拢了。连小小郎中的靳尚，也成了郢都的热门人物，昔日的新锐们纷纷凑上去小心翼翼地逢迎，求一个穿针引线的门路。若秦国一旦将房陵之地交还于楚国，楚国正式退出六国合纵，楚国变法岂不眼睁睁地就夭折了？第一次，春申君感到茫然无所适从了。对张仪这个人，他实在是揣摩不透，更想不出应对办法。张仪入楚，春申君与屈原事先都知道，可并没有在意，其中原由在于：昭雎是张仪的大仇人，张仪一定会借着秦国强大的威慑力，逼迫楚王杀掉昭雎；昭雎则一定会全力周旋反击，

无论结果如何，昭雎的势力都会削弱，楚王都会重新倚重新锐人士。他们认定：入楚对张仪是个泥潭，对昭雎是场劫难，对他们却未尝不是一件好事。春申君与屈原，那时都不约而同地说出了“作壁上观”四个字。

谁能料到，张仪静悄悄地住在驿馆，竟能与昭雎化敌为友；竟能渗透宫闱与郑袖结盟；竟能使楚怀王大失分寸，置先王遗命于不顾而与虎谋皮。等到春申君与屈原挺身而出，血谏抗争的时候，惜乎大错铸定，为时已晚了。对如此一个嬉笑怒骂皆成文章的诡谲莫测之士，屈原也是束手无策，只是反复念叨：“一定要等苏秦，此人非苏秦不是对手，一定要等。”

郢都北门外的山塬已经是郁郁葱葱了。淮南的春日比中原要来得早一些，风中的寒气早已消散，和煦的微风中已经有了初夏的气息。春申君与门客们在山塬上追逐着星散的野兔狐鹿，眼光却不时地瞟一瞟山下伸向北方的官道。

“春申君快看，有车队南来！”一个门客站在山头大喊起来。

绿色平原的深处，一股烟尘卷起，正缓缓地向南移动着。正在这时，一骑骏马从郢都北门飞来，遥遥高喊：“报——武安君书简到——”随着喊声，骏马已风驰电掣般来到面前。春申君接过书简打开一瞄，打马一鞭，向山下飞驰而来。

北方烟尘，正是苏秦的骑队。从蓟城出发时，苏秦免去了全部车队辎重，只带领原先的一百名剽悍骑士，人各快马，兼程南下。荆燕乘一匹西域汗血马早发半日，前行联络。马队赶到邯郸，平原君已经在郊外等候；赶到大梁，信陵君也已经在郊野等候。一声问候，一爵烈酒，苏秦匆匆安排一番，便马不停蹄地驰驱而去。一路兼程疾行，竟与先发两日送信的骑士同日到达。郢都城楼已经遥遥在望，苏秦看

见迎面一骑飞来，那熟悉的黄色斗篷随风翻卷，不是春申君却是何人？

“武安君——”

“春申君——”

两人同时飞身下马疾步向前，紧紧地抱在了一起。

“噢呀，武安君好洒脱！”春申君一番打量，一阵大笑。原来苏秦为了疾行快赶，非但亲自骑马，而且是一身红皮软甲，长发披散，身背长剑，斗篷头盔一概没有，活脱脱一个风尘剑侠。

“骑术不高，只好利落点儿了。”苏秦也是一阵大笑。“噢呀别说，这剑背在身上还当真利落也！苏秦背剑，日后我也学学。”苏秦笑道：“偷懒你也学么？不常用可背，你等剑士要背剑，急了拔得出来？”

“好，回头你教我便了。噢呀快走！屈原等急了。”春申君随着话音飞身上马，一磕马肚，箭驰一般飞出。苏秦骑队随后紧跟，片刻间进了郢都北门。

到得府邸，春申君立即命人去密请屈原。屈原这时已经贬为三闾大夫，军国大政难以参与。但凡大事，春申君却还是与屈原尽量地先行秘密商议，尽量地不张扬。当屈原到来时，苏秦刚刚用冷水冲洗完毕，换了一身轻软的布衣来到正厅。二人见面，四手相握，苏秦说屈原瘦了，屈原说苏秦黑了，一番感慨唏嘘，直到春申君招呼入席落座。饮了一爵洗尘酒，春申君便将楚威王病逝后的朝局变化与张仪入楚的经过说了一遍。

屈原拍案愤激道：“张仪可恨！昭雎可恶！靳尚可耻！郑袖可悲！楚王可笑！楚国可怜也！”春申君连忙摇摇手，示意屈原不要过分犯

忌，又连忙吩咐家老关闭府门，拒绝造访。

苏秦沉默良久，方才问道：“讨回房陵，谁先动议？”

“噢呀，那是我王自家先提，本为搪塞我等，不想张仪竟一口应允了。”

“盟约双方，谁人签押？有秦国王印相印么？”

“噢呀，我听一个老内侍说：张仪只写了名号，说相印王印皆在咸阳，回去补上了。”

“派出特使交割，是何方主张？”

“自然是楚国。”屈原又愤愤拍案，“张仪忒煞可恨也！”

苏秦微微一笑道：“看来，事有转机也。”

“有转机么？”春申君大是惊喜，“噢呀，武安君快说！”

苏秦道：“张仪为人洒脱，行事机变细密不拘常法，不似我等这般拘泥。将合纵撕开一个裂口，是秦国当务之急。当此情势，楚王提出任何要求，张仪都会先行答应下来，回头再谋化解之策。以方才几个事实看，秦国根本没想归还房陵。果然有此预谋，张仪自会先有筹划，将秦国义举传扬得天下皆知，更会带着秦王的印鉴王书与丞相大印。据此推断：楚国特使一定是无功而返。两位说说，假若如此，又当如何？”

“噢呀，楚王亲口说的：‘果真受骗，本王自当统帅三军雪耻复仇！’”屈原惊讶了：“如此说来，这张仪也忒出格！做了丞相，竟敢拿邦交大事行骗，日后如何立足于天下？岂非奇闻一桩？”

苏秦笑道：“以王道礼法衡之评判，说张仪是欺诈行骗，也不为过。然则以战国机谋算计观之，却是无可指责了。生灭兴亡，无所不用其极，自家昏庸，何怨敌国狡黠？”说罢一声长长的叹息。

“噢呀武安君，你只说，目下如何走这步棋了？”

苏秦略作沉思后道：“先说三步：第一步，我拜会楚王，为下一步立定根基；第二步，加快组建联军，促使抗秦大局明朗起来，使楚王不致过分松动；第三步，房陵骗局一旦大白，立即联军攻秦。只要打得一仗，楚王再想变，只怕也难。”

“妙！噢呀呀果真棋逢对手，非苏秦不能对张仪了！”

屈原也舒展一笑：“第三步若能走成，武安君便挽救楚国了。”

苏秦笑道：“明日拜会楚王，只我与春申君前去，此中意味，尚请屈兄体谅。”

屈原爽朗大笑，曼声长吟：“骐骥伏匿而不见兮，凤凰高飞而不下，鸟兽犹知怀德兮，何云贤士之不处？”

“屈子诗才，天下无双也！”苏秦不禁拊掌赞叹。

“噢呀，屈原兄久不开口，今日吟哦，大是吉兆了。”

苏秦又说了燕赵魏韩四国已经开始着手调派大军的情势，以及信陵君、平原君的信心，末了道：“从百年邦交看，中原锁秦的历次盟约，软弱处都在楚齐两国。楚国之变，因由在于地域广阔、内乱频仍，往往自顾不暇。齐国之变，因由在于与秦国相距遥远，少有直接的利害冲突。目下看来，六国合纵之薄弱环节，依然是楚齐两国。楚国本是合纵盟主，居于六国合纵之枢要，楚国站在谁边，谁便有了六

成胜算。由此观之，楚国齐国，乃是天下纵横的两大主要战场。今次第一局，便是争夺楚国！”

“大是！”屈原恍然道，“武安君，二位该去见楚王了。我去办另一件事。”

“噢呀，说得入辙，到时辰了。”春申君霍然起身，“武安君，进宫。”

“进宫？”苏秦笑了，“这是丑时，算哪家时辰？”“噢呀走吧，车上再说，否则迟了。”春申君说着拉起苏秦便走。在四面垂帘的辎车中，春申君一边摇头叹息，一边诉说着楚怀王的怪癖。

芈槐是个谜一般的君主。由于楚威王的严厉，芈槐也从军打过仗，也在低层官署当过小吏，还在楚威王离京时做过监国太子。该经过的都经过了，可依然是一个富贵安乐素无定性的纨绔王子，忽而清醒得出奇，忽而颟顸得滑稽。就说这起居议事，楚威王历来是鸡鸣三遍即起，批阅公文一个时辰，卯时准定朝会议事。那时候，芈槐只要在郢都，每次也都是参与朝会的。可自己做了国王后，竟鬼使神差地大转弯。夜里不睡，白日不起，每隔三日，才在午后来到正殿坐上片刻，碰巧有大臣求见便见，若无人求见，便在殿中观赏一个时辰的歌舞，然后立即回到后宫。即位一年，没有一次大朝会。大臣要见楚王，就得猫捉老鼠一般守候在大殿外。

春申君有一个门客叫李园，在宫中做主酒吏，深得楚怀王赞赏，成了随身不离的玩伴儿。每次要见楚王，春申君都要事先找李园打探芈槐的行踪。苏秦要来，春申君更是上心，派了一个心腹门客专门与李园联络，随时报知楚王行踪，否则，想见楚王也见不上。苏秦听得大皱眉头，心中沉甸甸的不是滋味儿。

楚怀王正斜倚在坐榻上，观赏一支新近排练成的歌舞，饶有兴致地和着节拍哼唱；却见一领黄衫的春申君匆匆进来，身后还有一个散发无冠的红衣人，不禁大皱眉头，极不情愿地坐了起来，挥挥手教舞女们下去了。

“臣，春申君黄歇参见我王。”

“春申君，此地乃王宫，不是人市，晓得？”楚怀王斜眼瞄着红衣散发人，一脸阴云。

“噢呀我王，此人正是你大为称颂的六国丞相、武安君苏秦。”

“啊——”楚怀王长长的惊叹仿佛在吟哦，高低起伏，似乎恍然惊醒一般。随着悠长起伏的惊叹，笑意终于铺满了白胖的脸庞，脚步也移到了苏秦面前，“武安君大名如雷贯耳，先王屡次说要带我见你了。”嘴上说着，眼光却不断上下打量着苏秦。

春申君心中清楚，拱手笑道：“噢呀我王，武安君风尘仆仆，刚到郢都一个时辰，沐浴后未及更衣，便来拜见了。”

“噢——”又是一声长长的吟哦惊叹，“武安君如此奋发，芈槐敬佩不已了。来来来，这厢坐了，慢慢说话，上，上茶了——”芈槐本来想喊上酒，一想这是大殿不宜随意摆酒，磕磕绊绊地喊成了上茶，结巴得满脸通红。

“多谢大王礼遇臣下。”苏秦恭敬地拱手作礼，表示他完全理解这是楚王的特殊敬重。

芈槐原本不喜欢倨傲名士，如今见赫赫苏秦这般谦恭有礼，心中大感舒坦，呵呵笑道：“谦谦君子，武安君可人。那个张仪是你师弟？如何忒是气盛？”

“秦国强大，张仪自然气盛。”

“秦国强大么？”芈槐惊讶地睁大了眼睛。

“秦国不强大么？”苏秦也惊讶地睁大了眼睛。

芈槐一怔，骤然哈哈大笑：“回得有趣！秦国啊，是强大，虎狼之国嘛。”

“既是虎狼，大王可知是何种虎？何种狼？”苏秦兴致勃勃。芈槐困惑地摇摇头：“毋晓得，虎狼就是虎狼，不一样么？”

“那是自然。”苏秦悠然笑答，仿佛一个老人在给一个孩童讲说天外奇闻，“是丛林虎，是中山狼。”

“丛林虎？中山狼？好厉害么？”

“当真厉害。”苏秦似乎余悸在心一般，“丛林虎吃人不吐骨头，中山狼能变身骗人，吸干人之骨髓。”

“你，见过？”

“见过。”苏秦点点头，“我只差被中山狼啃开头颅，吸了骨髓。”

“噢——”芈槐脸色发青，“那你还活着？”

“明知必死，性命相搏，就活了下来。”

“啊——”芈槐吟哦着恍然点头，“只要死打，就能活。”

“对对对。”苏秦大为赞赏，“我可不如大王聪明绝顶，这是一个世外高人告诉我的：中山狼能窥透人心，人无死战之心，则狼必定要吃了你。若想死战到底，狼便放你逃生。”

“噢——”芈槐又一次吟哦惊叹，“中山狼，上天派来专吃懦夫？”

“大王圣明！高人正是如此讲说。”

芈槐哈哈哈大笑了一阵：“如何当得，如何当得啊？”舒畅得脸上泛出了红光。

苏秦郑重其事道：“本当聒噪大王，不想大王对秦国本性竟有如此洞察，苏秦自愧不如，也就不饶舌了。”

“武安君大可放心。”芈槐慷慨拍案，“本王立誓继承先王遗志！

晓得？要不是他等添乱，本王连张仪见也不见！晓得？”

“晓得晓得。”苏秦连连点头，“臣只待大王派定军马，与秦国决战。”

“那是。”芈槐挺挺胸膛道，“楚国出十万军马！够了？”

“大王气壮山河，苏秦万分敬佩。”苏秦深深地一躬到底。

“还是武安君善解我意，她还说我笨……”芈槐嘟哝一句，突然打住。

春申君拼命憋住笑意，将脸埋在大袖里猛烈咳嗽了好一阵。出得宫来登上辎车，终于憋不住了，大笑不止道：“噢呀呀武安君啊，这，这便是你等纵横家的说辞了？”笑着笑着竟软倒在车榻上。苏秦悠然吟道：“说人主者，当审君情。因人而发，说之要也。如此而已。”春申君恍然道：“噢呀，还是我等不得法，激烈认真过甚了。”苏秦笑道：“要在别个君主，也许如此。然在这个楚王身上，我却没谱。也许是我的说运好，歪打正着了。”

刚回到府邸，家老捧给春申君一支铜管，说是三闾大夫派人送来的。春申君连忙打开铜帽抽出一页皮纸，赫然一行大字——吾去安陆五六日还。

春申君大是惊讶，愣怔着说不出话来。旁边苏秦问：“安陆？要紧地方么？”春申君低声道：“云梦泽东北岸山城，新军训练营地，原是屈原兄掌管。”苏秦听罢也是一怔，踱着步子不说话。春申君着急道：“噢呀武安君，这位老哥哥此刻去安陆，会不会有点鲁莽，会不会添乱？”苏秦笑道：“至少不会添乱。屈子大才，岂能没有这些许分寸？鲁莽，大约也不会。至于他究竟想做何事？我却说不准了。”春申君笑道：“噢呀好，那就先放下，回头我派得力门客照应便了。走，先用饭再说。”

饭后二人又密议了一个时辰，苏秦进了寝室。连日奔波疲惫，竟呼呼酣睡到日上三竿方醒，梳洗完毕出门，却见荆燕匆匆赶来，禀报说马队已经开出北门外等候。春申君陪着苏秦匆匆用饭，饭罢相互叮嘱几句，苏秦便与荆燕飞马出城了。

苏秦的谋划是：趁楚国特使没有从咸阳返回，而楚国也不会有明确举动的这段时日，尽速赶到临淄稳住齐国，最好能与孟尝君一起带出齐国军马，赶赴虎牢关联军幕府；齐国一定，回头再照应楚国。

三　门客大盗开齐国僵局

这时的临淄，一片悠悠然升平气象。齐国地处大海之滨，不在中原腹心，很少受到根本性威胁。齐国所接壤的三个大邻国——燕国、魏国、楚国，也极少挑衅齐国。除了真切地感到威胁，齐国历来不愿意主动搅进中原的混战圈子。只要战火不烧到自家国门，齐国朝野就尽情享受着“远在天尽头”的富庶风华。齐威王时期不得已救赵救韩，两次大胜魏国，奠定了东方强国地位，但却依然固守着齐国的这个老传统。苏秦进入临淄街市，行过鱼市、盐市、铁市、农市、百物市，

又行过官署国人街与稷下学宫大道，熙熙攘攘一片升平，平静奢靡的气息扑面而来，丝毫没有国难临头的危急紧张气象。恍然之间，苏秦似乎看到了昔日的安邑与大梁。

国人若此，孟尝君又当如何？难道他也淡漠了六国合纵？

孟尝君成了大忙人。前些日刚刚搬进修建好的新府邸，原来的府邸改成了门客院。此刻，孟尝君正与冯几个舍人，忙着商议分配门客的居所衣食的等次。封君之后，孟尝君名声大振门客骤增，已经到了三千余人。

这些门客大体分为三类：一是列国求仕无门的布衣之士，一是流动天下的游侠剑士，一是各种各样的逃匿罪犯，其中大多数是复仇杀人而逃亡者。就个人说来，这些人大都是各个阶层游离出来的能者，身怀一技之长，生性桀骜不驯，将名望与尊严看得比生命还重要；但有待遇不周或自感委屈，轻则扬长而去，重则公然诉求搅闹，绝没有息事宁人一说。偏是孟尝君豪侠义气，不吝钱财，又精明机警长于斡旋，竟使这些昂昂豪徒人人以为孟尝君只对自己最好。每次接纳门客，孟尝君都要亲自接见，一则抚慰激励，二则询问其家人亲戚恩人仇人的居处下落。所有这些问答，都被屏风后的书吏记载下来。过后，门客的家人、恩人、亲戚便会接到一笔安家钱财，门客的仇人也会遭到各式各色的报应。

一次，孟尝君设夜宴为一个新门客接风。席间，仆人不小心将厅中大灯撞翻，顿时一片漆黑。对这种无心错失，孟尝君历来宽厚，灯灭了倒是一阵大笑：“黑食白食皆是吃，来！再干了！”新门客却大起疑心，以为席间宾客酒菜有别，不想教人看见，故意黑灯。于是，门客愤然起身摔碎酒碗，一声“告辞”，抬脚就走。

“义士且慢。”孟尝君站了起来，在重新点亮的煌煌灯光下，笑吟吟端着自己的食盘走了过来，“义士，换换如何？”说着便端起了新门

客的食盘。新门客回身，见孟尝君的铜盘中也是一盆鱼羊炖，不禁大是羞惭，深深一躬慨然高声道：“吾以小人之心猜度君子，污人名声，有亏士道，当还公子一个公平！”说完肃然坐下，拔剑猛然刺入腹中，大睁着双眼，端端正正地坐着死了。

从此，孟尝君“客无所择皆善待”的名声传遍天下，列国游士纷纷来投。虽则如此，门客毕竟还是有别的。大争之世，养士本来就是为了实力较量，若才能大小一体待之，如何能以功过赏罚激励才能之士？但如此一来，数千人的衣食住行，就成了一个需要逐一考功的细致事务。几十个门客舍人（头领）排定之后，孟尝君还得核查询问一遍。饶是如此，也还有难以预料的突发搅闹。尤其是有了两座府邸后，门客的居所显著变化，需要孟尝君亲自处置定夺的事务更多，忙得不亦乐乎。

“禀报孟尝君：六国丞相苏秦到。”家老疾步匆匆地走了进来。

“啊？到了何处？”孟尝君大是惊讶。

“马队驻扎城外，轺车已到了府门。”

孟尝君霍然起身，向冯说一声“改日再议”，匆匆出门去了。

苏秦本可径直进门，无须通报，但他却按部就班地下车，让家老去通报，自己在府门外悠然地踱着步子，欣赏这极有气派的六开间门厅。未及片刻，孟尝君大步匆匆出门，玉冠也没戴，红衫散发，一派洒脱，老远便拱手大笑道：“武安君别来无恙乎！”

“天远海阔，新楼高卧，孟尝君当真潇洒也。”

“武安君骂我了不是？咳，也该骂！”孟尝君一阵大笑端详，“满面风尘烟火色，武安君倒是当真受苦了，走！”拉起苏秦的手一路笑着进了门厅。

少不了海鲜珍奇的接风宴席，在慷慨激昂的高谈阔论与花样翻新的频频劝酒中，苏秦也有了三分酒意。这就是孟尝君：不管你与他有多少嫌隙恩怨，一旦坐到一起，你都会如坐春风，如对明月，觉得天下一切事情都好商量，于是放开海量饮酒，敞开胸襟说话，所有的怨气都随着坦诚的快乐悄悄地消融了。等到孟尝君吩咐撤去酒席屏退左右，开始煮茶叙谈的时候，苏秦对孟尝君的一丝不快已经烟消云散了。

“武安君，田文问心有愧也！”孟尝君拍案叹息着，“合纵大典归来，新王对联军大事不置可否。田文几次请见，王顾左右而言他，硬是转不过话题。紧接着便是启耕大典、学宫春典、官市解冻等等，凡冠冕堂皇的事都派我去，只是不与我说合纵联军。月前，又逢搬迁府邸，杂乱无章，无暇他顾，合纵联军竟一无进展。你说，田文奉先王遗命，受六国丞相之命，身为合纵专使，却是一筹莫展……”说着“咚”的一拳砸在案上。苏秦呵呵笑道：“何须如此自责？孟尝君，你只要做好一件事，便是补天了。”

“武安君但说，田文万死不辞！”

“尽快教我见到齐王。”

“就这件事？”

“就这件事。”

孟尝君哈哈大笑道：“武安君哪武安君，你也忒小瞧田文了！莫说今日，便是当初见先王，不也没费力气？这算得补天之事？传扬出去，岂不贻笑大方？”

苏秦带着三分醉意摇摇手：“那就试试你的通天手眼了。”

孟尝君又气又笑道：“这有何难？用得着通天手眼？你只想好说辞，明日午后进宫便是。”说话间站了起来，绕着苏秦踱步，“你不说，我替你给田文下令：田文，你要据理力争，拿到兵符印信，半月内将五万兵马带到虎牢关……咦——武安君，你这是何意啊？”

扯着粗重的呼噜，苏秦已经倒在地毡上，睡着了。

孟尝君一阵大笑，立即吩咐侍女将苏秦扶到寝室休憩。安顿好苏秦，孟尝君依然是精神奕奕毫无倦色，一番思忖便吩咐备车进宫。他要和苏秦开一个小小玩笑，教他天亮便见齐王，懵懵懂懂的说辞不利落，而后再教他多见几次，看他还认为这是大事么？孟尝君原本豁达豪侠，与门客们也时有善意戏弄之举，越想越觉得此计大妙，想到苏秦在王殿懵懂黏糊而又惊诧的样子，不禁在车中大笑起来。

午夜的宫门空旷冷清，孟尝君的高车特别显赫。宫门司马[注]原是孟尝君的一个门客，因其剑术搏击出类拔萃，且通得些许文墨，孟尝君便荐举给齐威王做了侍卫。此人忠于职守，唯王命是从，齐宣王即位便将他拔为宫门司马。见孟尝君辎车到来，宫门司马匆匆迎上，拱手低声道：“主君何夤夜前来？”

“我有急务，要面见齐王。”

“哎呀，”宫门司马满面通红道，“王有严命，三日内不见任何大臣。”

“如何？”孟尝君大急，“三日不见，究竟为何？”

“在下如何得知？”宫门司马一脸沮丧。

孟尝君愣怔片刻，情知剑士门客都是“义”字当先一腔热血，稍有为难定然是没有退路，若开口请他疏通，无异于逼他当场自杀。堂堂孟尝君，用一条将军人命换得苏秦面见齐王，还有何面目在天下周

旋？想想笑道：“王命便是王命，与你无关。你只告我齐王明日的行踪，我来设法。”

“齐王严命：我等护卫军士，不得步入二进之内，更严禁与内侍宫女接触。”

孟尝君摇摇手制止了宫门司马。他知道，宫门将领并不是国君的贴身卫士，寻常时日也只能从内侍宫女的口中得知国君行踪，这条路一断，再要他探听，便是大犯忌讳的事了。稍有不慎，又是一条人命。心中如此想，嘴里还不能说，孟尝君便道：“没事，三日后也不迟，我走了。”宫门司马一脸愧疚深深一躬，却红着脸说不出话来。

孟尝君猛然回身笑道：“哎，三日后还要你帮忙也。”

“嗨！”宫门司马顿时精神抖擞如释重负。

辎车辚辚碾过长街，孟尝君第一次茫然无计了。赫赫孟尝君见不上齐王，有这种咄咄怪事么？看来，这个族叔新王是有意不见他无疑了。有意不见，便是有意搪塞六国合纵，岂有他哉！六国丞相苏秦来解这个扣儿，齐国合纵专使孟尝君，竟连面君程序都启动不了，颜面何存？这时，他才对苏秦方才的话体察出意味来了。想想颇觉奇怪：苏秦事先探听清楚了临淄内幕么？不像。苏秦做事极是方正，不可能也没有时间秘密探听临淄王宫的内情。看来，苏秦对齐王的心思是揣摩透了，至少比他这个齐国重臣要清楚得多。一番叹息，孟尝君雄心陡起，脚下猛然一跺，那辆驷马辎车在空旷的长街飞驰起来，隆隆辚辚声势惊人。

生就的好强好胜，越是常人不能做到的事，孟尝君越是发力。

记得母亲说过，他是五月初五生的，能活下来已是个奇迹。按照阴阳家的说法：五月子败家，不利父母。当初，太医号准了母亲生子

日期后，父亲田婴忧心忡忡，思前想后终于咬着牙对母亲说：“不要了！不要生这个儿子了。”可母亲身为小妾，将儿子看成生命，当时虽然没说话，实际上已经打定主意要生这个儿子。于是，母亲与忠实的女仆在临淄郊野找了个农家住下，将儿子生了下来，寄养在农夫家中。

后来，母亲时不时偷偷去探望儿子。五年后，母亲秘密托人，将儿子送进了稷下学宫读书。十岁时，孟尝君已经长成了一个谈吐不凡的英俊少年。有一次，母亲鼓起了最大勇气，将儿子带到了田婴面前。田婴一见，很是喜欢这个英气勃勃的少年，问可是母亲的娘家族侄？母亲低声回答：“不。他是你十年前的儿子，取名田文。”父亲惊愕愤怒道：“当日命你不要生，如何竟敢擅自生了？！”母亲吓得瑟瑟发抖道：“君若不取，妾身与儿子远走便是。”少年田文却昂昂挡在母亲身前，向父亲一躬道：“君为王族名士，能否见告，何以不要五月子？”田婴气呼呼道：“五月子，长大后不利父母，男害父，女害母！”田文高声道：“人生受命于天？还是受命于家？”父亲一听，愣怔着不说话了。田文昂昂然高声道：“我若受命于天，你又有何忧？我若受命于家，则必当光大门户，无人能止。”父亲惊愕沉默良久，终于长叹一声：“罢了罢了，你，留下便了。”

回归王族公子的身份后，田文在家族中还是被视为“庶出五月子”，处处受气。母亲为此郁郁寡欢。少年田文憋闷极了，心中一百个不服气，下决心要显示学问，改变母子处境。一日，四十个儿子济济一堂，由父亲考校学业。例行问答完毕，父亲说：“周旋列国，辩才当先。谁若能问得住我，谁便是田门英才。”锦绣华贵的大小哥哥们争先恐后地发问，一个也没有难住父亲。父亲长叹一声：“看来，田门到此为止矣！”

此时，田文霍然起身，高声发问：“子之子为何？”

“为孙。”父亲悠然笑了，兄弟们也哄堂大笑——如此问话，何其浅薄也。

“孙之孙为何？”田文小脸绷得紧紧的。

“玄孙。”

“玄孙之孙为何？”

父亲愣住了，摇摇头：“不知道了。你等，谁个知道啊？”厅中一片摇头，没有人再笑了。父亲回头问：“文，你自己知道么？”

田文高声答道：“玄孙之孙为来孙，来孙之孙为昆孙，昆孙之孙为仍孙，仍孙之孙为云孙，云孙之后，以代计之。此谓人伦梯次也。”

举厅惊愕，田文一举在家族中成名。父亲对他开始另眼相看了。有次父亲问他：“子以为田氏有何缺失？”田文肃然答道：“古云：将门必有将，相门必有相。田氏富豪敌国，门下却无一贤，诚非大患乎？”父亲睁大双眼看着他，当真是惊讶了。第二天，父亲便命田文为掌家公子，主接待宾客招贤纳士。几年之间，田文的豪侠睿智与特立独行的做派，使诸多名士宾客深为钦佩。田氏敬贤的名声大起，田婴家族倏忽成为齐国举足轻重的势力。列国诸侯但凡出使齐国，都指名道姓地要求田文做会谈特使，末了，竟纷纷请求齐威王与田婴将田文立为世子。正是在这种声望下，田文终于成为田婴家族的继位栋梁。

孟尝君没有失败过，更没有在邦交宾客的周旋中失败过。更何况，这次六国合纵是他功业名望的根基，如何能败在一个最不起眼的环节上?

回到府中，孟尝君立即急召门客舍人议事。片刻之间，二十多个舍人聚齐，孟尝君将事情一说，众人一片默然。孟尝君从来不公然指责门客，只是阴沉着脸不停地兜圈子踱步，舍人们你看我我看你，大

是难堪。谁都知道“养兵千日，用兵一时”，如今孟尝君要在这些奇能异士中找一条出路，众人却是无计可施，安得不如坐针毡?

良久，冯道：“主君，我看可教苍铁一试。”

“如何试法？”

冯嗫嚅道：“只是，主君要失去一件宝物了。”孟尝君冷冷一笑：“何物是宝？你倒是好清楚。”

冯知道仗义疏财的孟尝君真是生气了，连忙如此这般地说了一遍。舍人们纷纷点头称是。孟尝君思忖一番也觉可行，不禁笑道：“好！我这便去见苍铁，其余接应事宜，冯调遣。”舍人们散去，孟尝君便向门客院的车骑部走去。苍铁，出身赫赫大盗，是门客中一个独一无二的人物。此“盗”，却非窃贼或寻常抢劫者，而是反抗官府的奴隶叛逆军。春秋战国之世，盗军蔓延最广泛者，是奴隶制解体最缓慢的楚国。在楚国盗军中，势力最大战力最强的，是“盗跖”军。跖率领的盗军，全部是官府罚做苦役的奴隶，脸上烙着永远的印记，走到哪里都是永远的罪犯。逃亡造反后，他们或在楚齐吴越魏几个大国，或在十多个小国的边界山地，或在茫茫大湖中流窜，以各种形式袭击官府，防无可防剿无可剿，一时震动天下。后来，在各国官军的围追堵截下，跖终是战死了。但是，跖的盗军并没有销声匿迹，而是散成了几股逃进了高山密林。其中一股近千人的盗军，从楚国北部山地偷越秦国大散岭，向北流窜到了阴山草原。

十余年后，中原大势渐渐稳定，奴隶制也土崩瓦解了。这股流窜草原的楚国盗军，在争夺水草的拼打中只剩下了二三百人，也都到了四十余岁，日益地思念故土。最后，头领拍板决断：回中原！经过一年多的仔细打探，他们选择了齐国薛邑作为落脚之地。这薛邑，是田婴家族的封地，与楚国风习相近。当时的田文虽然还未封君，但已掌家多年。他闻得封邑来了一群流民，也没在意，只下令划出一大片山

林教他们定居。毕竟，在人口稀缺的战国，没有人会拒绝流民逃入自己的封地。

一日，孟尝君率领门客骑士到这片山林去狩猎。刚到山口，便听得山林中一片响遏行云的嘶鸣。门客中有一人原是马贼，断定这是漠北野马特有的嘶鸣。孟尝君大觉奇怪，当即遴选了十名骑术剑术俱佳的门客，随他进山察看。进得山谷草地，眼前的景象使所有人大为震惊：四匹雄骏的火红马驾着一辆庞大的铁车，在两山之间来回飞驰！铁车上的驭手长发飞舞黝黑精瘦，身包一张斑斓虎皮，仿佛一段生铁钉在车辕，手抖四根马缰，口中不时吹出各种呼哨。每到山根，驷马一齐嘶鸣、一齐急剧转弯，声震山岳间比四个人一起反身跑还来得整齐利落。那风驰电掣的车速，任谁也闻所未闻，那几乎贴着草地飞起来的气势，任谁也大为向往。孟尝君情不自禁地高喊："壮哉猛士！"随着山鸣谷应的喊声，驷马铁车骤然回头冲来，又在闪电般的冲击中，骤然山岳般钉在了距离孟尝君五尺开外。但见驷马人立，铁轮隆隆，草皮大飞，门客们不约而同地跳开，只有孟尝君纹丝不动地钉在原地。

"阁下有此胆识，可是公子田文？"精铁汉子在高高的车辕上昂昂拱手。

"正是，阁下高姓大名？"

"在下苍铁。"

就这样，一番快意攀谈，一通大肉烈酒，苍铁带着十五条长发遮着烙印的汉子，做了田文的门客。这苍铁，便是漠北盗跖军的首领。在阴山漠北流窜的近二十年里，这十六人为了熟悉马上生涯，练就了一身降伏野马的高超本领。苍铁本是郢都造车坊的苦役奴隶，悄悄跟一个造车工师学了一手高明的造车术。但更为难得的是，苍铁对驾车驯马有着过人的天赋，在盗跖军中是唯一的马上猛士。进入漠北，苍

铁为了使残余兄弟在匈奴骠骑下生存，非但教习马术，而且带领兄弟们驯服了一批野马。为了在进入中原后站稳脚跟，他们在中山国秘密打造了一辆铁轮车，用驯化的四匹野马驾拉，由苍铁做驭手，可日行三千里。为此，军中兄弟都说：苍铁就是给周穆王驾车会见西王母的造父。后来，苍铁便有了“追造父”这个名号。要将如此车马与如此人物送出去，孟尝君确实心疼。更重要的是，还不知道苍铁是否愿意这样做。苍铁不是寻常门客，孟尝君绝不想使他有丝毫的为难。一个浴血百战的英雄，一个九死一生的奴隶，任谁都不会轻慢这样的人物。

半个时辰后，孟尝君走出了苍铁的小院落，回到府中已经是脚下飘浮，倒身榻上便酣睡了过去。

日上三竿时分，齐宣王田辟疆正在湖边与一个老人对弈。

极为平庸的棋艺，丝毫不影响齐宣王酷爱黑白子游戏，更不影响他与天下闻名的高手对阵。从做太子时算起，他已经记不清与多少棋道高人切磋过了。奇怪的是，无论切磋多少高手，他的棋艺始终没有丝毫长进。齐宣王也是丝毫地不放在心上，依旧是每日三局，局后便走进了书房或殿堂。今日对局的老人，是新到稷下学宫的一个陈国棋士。老人布衣白发，棋风凌厉无匹，眼看杀得黑棋全盘无一片可活。齐宣王竟每死一片便哈哈大笑一阵，却没有星点儿缴棋认输的意思，依然是东一榔头西一棒槌地横冲直撞。老人也是怪异，既不生气，也不懈怠，更无高兴，只是石俑一般肃然端坐，一板一眼一刀一枪地应对着，该杀死的绝不退让，该防守的绝不冒进。齐宣王眼看全盘皆死，大笑拍案：“好棋！再来第二局！活一片我便赢！”

侍女正在收棋，宫外突然传来一阵响遏行云的萧萧嘶鸣。齐宣王眼睛一亮，正待发问，内侍总管一溜碎步跑来：“禀报我王：宫门外有人献宝！”

齐宣王霍然起身：“是千里马么？”

“我王圣明！不是一匹，是四匹，还有千里云车！”

“宣他进宫……且慢！”齐宣王突然打住，略一思忖道，“领他到宫城东门等候。”

“谨遵王命。”老内侍答应一声，一溜碎步消失了。

齐宣王撂下棋士老人，一句话也没说匆匆走了。对于围棋黑白子，田辟疆是爱而无心，玩乐而已，但对于良马名车，田辟疆却是真正的行家里手，说爱之入骨也毫不为过。齐国正在最强大的时候，父王也叮嘱他不要轻易地将齐国引入战国纠葛，只要守得住齐国的富庶升平，与中原列国做长期竞争，齐国便可大成。守定这个宗旨，他有的是闲暇时间，有的是府库金钱，有的是无上权力，能够将他的喜好淋漓尽致地展现出来。田辟疆不是昏聩君主，他自认玩乐是有度的：每日三局棋，每日一趟马，其余时间处置国务；三局棋是无意消闲，一趟马却是极为认真地锤炼骑术车技，黑白子再输也不打紧，车马锤炼却务求日有长进。一个骑术车技的环节不精熟，田辟疆绝不罢手。往往是车马出城时说好的一个时辰完毕，回来时却已经是掌灯时分了。这几日为了避开孟尝君，田辟疆已经多日没有出城趟马了，虽觉憋闷异常，却也是无可奈何。今日有人献来宝车良马，听那响遏行云的嘶鸣之声，田辟疆便知绝非虚妄，自然是再也忍不住了。

宫城东门，是个清静隐秘的偏门，但凡君主秘事都从这里出入，等闲大臣不会在这里出现。田辟疆换好一身狩猎甲胄，飞马来到东门，刚刚在箭楼女墙站定，林间大道中一辆驷马高车红云一般飘了过来，辚辚隆隆声势惊人，到得箭楼前三丈处戛然刹车，驷马一车如同钉在地上一般。

“好！”田辟疆拊掌高声赞叹。

“禀报我王：献宝义士到了。”车厢中的老内侍尖声喊着。

“草民铁苍，参见齐王！”车辕上一个精铁般的汉子拱手作礼。

田辟疆高声道：“铁苍义士，箭楼下调头，我来试车。”

“嗨！”精铁汉子答应一声，马缰轻抖，驷马铁车辚辚走马向前。堪堪将近箭楼，“哗啷”一响，前后伸展三丈余长的车马竟在城门洞中骤然转弯调头，身后车厢正正地对着箭楼。田辟疆兴奋地喊了一声好，大红斗篷翻卷，大鹰一般落到了宽敞的车厢之中。

“大王可要试车？”精铁汉子立在辕头却没有回身。

“如此良车宝马，岂能不试？”田辟疆兴奋地打量着车身与一色火红的骏马，“出城！到郊野我来驾车。”

“嗨！”精铁汉子脚下轻轻一跺，驷马铁车“哗”的一声飘出了林阴大道，飘出了临淄北门，直向大海边飞去。田辟疆只见两边林木飞速倒退，自觉腾云驾雾一般。饶是行家里手，他也不禁双手紧紧握住了铁柱扶手。片刻之间，车马到了荒无人烟的茫茫草地，精铁汉子喊道：“大王车技如何？”

“尚可。”田辟疆已经回过神来，分外兴奋。精铁汉子又喊道：“先接右手马缰，对了！再左手马缰，好——要轻——”

齐宣王挺身站在辕头，手执四根马缰，第一次感到了驾车竟是如此美妙。四匹骏马就像一团火焰在茫茫绿草上飘飞，坚实硕大的铁轮无声无息，头上一团白云片刻间被抛到了身后。更妙不可言的是，这车驾来分外轻松舒畅，手中马缰只要持平，几乎不用任何动作便照直飞驰，与寻常驾车者一连串“嘚儿驾”的吆喝简直是天壤之别。那种车，王者不能上手，此车却是天下神物，天生的王车。

“海山——”精铁汉子一声大喊，一声呼哨，驷马云车稳稳地钉在了白色沙滩外的山岩顶上。放眼望去，茫茫大海波涛连天，汹涌潮水

惊涛拍岸，白色沙滩伸展成辽远的弧线，驷马铁车恰恰伫立在森林苇草覆盖的苍绿色山顶。海风扑面，涛声隆隆，白云悠悠，海燕翻飞，恍如身在荒莽旷远的天尽头。

田辟疆正在痴痴瞭望，身后遥遥传来骏马嘶鸣与沉雷般的马蹄声，其间还夹杂着隐隐狗吠。凭经验，他知这是狩猎马队在逼近。田辟疆有些惊讶，这里距离临淄少说也有二百多里，谁能到此狩猎？莫非辽东的狩猎部族迁徙过来了？回头一望，几面红色幡旗分明是齐军旗号，不禁长长地舒了一口气，吩咐精铁汉子圈回车马候在一座小山头，要看看究竟何人有此雅兴？

眨眼之间，一群四散奔突的野鹿野羊出现在绿色的山塬上，红色大旗也风一样飘了过来。奇怪，旗上竟然没有字号。田辟疆不禁有些困惑，心头又蹿出辽东部族的影子。正在犹豫要不要离开，一辆战车飞快驶来，车上一人斗篷如火手执长弓遥遥高喊：“何人车驾在此？莫非天外来客？”

孟尝君？如何是他？田辟疆又气又笑，不想见他，偏又遇他，当真是好没来由。想飞车走开，未免不伦不类，哪有君主公然逃避臣子的道理？索性不走，他还能在这野荒荒的天尽头聒噪六国合纵么？主意一定，田辟疆悠然自得地站定在高车上，笑看孟尝君追逐猎物而来。

随着一声“停车”，隆隆战车在三四丈外紧急刹住。孟尝君跳下战车疾步趋前施礼道：“闲暇狩猎，不想却遇我王，唐突处尚请王叔恕罪。”

齐宣王笑了：“不期而遇，何来唐突？孟尝君，你如何到海边狩猎？”

“禀报王叔：田文款待贵客，邀客人海猎，图个新奇。”

“噢？何方贵客，劳动孟尝君亲自出马？”

“禀报王兄：六国丞相苏秦。”

“你说何人？”齐宣王惊讶了，“苏秦来了？在哪里？”田辟疆精明异常，既然苏秦撞到了面前，若是失敬，那可是大大的不周。苏秦毕竟是当今天下举足轻重的风云人物，等闲国君想见他还真难，过分冷落可是对齐国声望有损的。

孟尝君笑着一指远处的大旗：“那边。武安君要与我比赛猎获物，两路逐鹿了。”

齐宣王道：“来，上我车，拜会苏秦。”孟尝君飞身上车。齐宣王一点头，驷马云车哗啷启动，在草地上骤然飞了起来。孟尝君惊讶大喊：“哎呀！这是甚车？风神一般！”齐宣王哈哈大笑：“驷马云车！你可曾见过？”孟尝君摇头大笑：“哎呀呀，这是天车！如何得见？”话音落点，驷马云车已经在狩猎战车前钉住了。

齐宣王跳下云车遥遥拱手道：“武安君入齐，田辟疆有失迎候，尚请见谅。”苏秦已经下了战车，也遥遥拱手笑迎：“匆促前来，未及通报，原是苏秦粗疏也。”齐宣王一挥手：“孟尝君，扎起大帐，我等与武安君海阔天空。”“好！”孟尝君一声令下，一顶牛皮大帐片刻扎好，铺上毛毡，摆上烈酒干肉，顿时无限风光。齐宣王先表示了大海洗尘的敬意，接

着着实将今日得到的驷马云车大大夸赞了一番，请苏秦回程一试云车。苏秦与孟尝君着意赞叹，帐中一片融融春意。酒过数巡，齐宣王问起苏秦行踪。苏秦便将组建六国联军的进展说了一遍，特意细诉了楚怀王的转变，说到北上入齐，微笑着打住了。

“楚国变回，自然可喜可贺。”齐宣王意味深长地一笑，“然则，秦国还未见分晓，此事仍在变数之中，武安君以为如何？”显然，楚国的一切齐宣王都是清楚的。

“齐王以为，合纵变数在楚？”

“武安君以为不在楚？”

苏秦摇头：“不在楚，在齐。”

齐宣王哈哈大笑：“武安君且说，齐国变在何处了？”

“齐国之变，如同苏秦的双眼，常人难以觉察。”

“此话怎讲？”

“目力不佳，只看得眼前，十丈之外，一片朦胧。”

“武安君，你是说田辟疆目光短浅？”

“齐王可曾想过，齐国摧毁了魏国的霸主地位，却为何依然蜗居海滨？三百年前，姜齐绝无今日田齐之富强国力，为何却能尊王攘夷，九合诸侯，成为中原文明之擎天大柱？”苏秦目光炯炯道，“此中根本，在于田齐淡漠天下苦难，唯顾一国之富庶升平，以为长此以往他国自会衰落，齐国自会强大。届时瓜熟蒂落，齐国则坐拥天下。乍然看去，似乎深谋远虑。仔细揣摩，却是一条亡国之道。”

“武安君危言耸听也。”齐宣王对苏秦直接洞察抨击先王确定的秘密国策，觉得老大不快，“即便齐国后发制人，如何便是亡国之道？”苏秦一辙到底道：“尝闻齐王饱读经史，古往今来，可曾有过守株待兔得天下者？谚云：流水不腐，户枢不蠹。邦国在激荡锤炼中强大，国人在安乐奢靡中颓废，此谓多难兴邦，千古不变之道也！秦国

曾经四面危机，然则奋发惕厉，一朝竟成天下超强。燕国三百余年矜持自好，素来对中原冲突作壁上观，却沦落为连中山国都敢于向其挑衅的最弱战国。痛定思痛，燕文公方决然下水，发起合纵，举国民心为之大振。若鼎力变法，燕国富强便在眼前。齐国已经是三十年富强，却不思进取，以垂暮之静应朝阳之动，沉沦暗夜便在数年之间。此谓盲人骑瞎马，夜半临深池，岂有他哉！”

随着苏秦坦诚犀利的剖析，齐宣王静静地看着苏秦，一言不发，良久沉默，之后喟然长叹：“武安君请明示，要齐国出兵几多？”

“少则五万，多则八万。”

“好！八万。”齐宣王一阵大笑，“武安君解惑有功，回临淄大宴。”

当晚，齐宣王为苏秦举行了盛大宴会，当场下令孟尝君为齐军统帅，赐兵符印信。朝臣大是振奋，纷纷请战。齐宣王当即拍案，准许二十多名王族子弟随军磨炼。一时间，大殿宴会变成了生机勃勃的议政堂，连预备好的歌舞也没有人关心了。

次日，孟尝君立即派出飞骑调集兵马。三日后，齐国的八万大军便在临淄郊野集中完毕。苏秦忧虑楚国反复，立即向齐宣王辞行，与孟尝君率领八万大军浩浩荡荡地向虎牢关幕府进发。行至中途，春申君特使飞报：秦国拒绝交还房陵，楚国朝野愤怒，楚怀王却又犹疑反复，不敢发兵，请武安君立即南下！

四　积羽沉舟新谋略

回到咸阳，张仪吩咐嬴华将楚国特使送到驿馆，自己轻车进宫了。张仪将出使楚国的经过一说完，秦惠王拍案赞叹：“用间化仇，一举使楚国混乱，非张卿之潇洒，不能成此大功也！”又恍然笑道，“只是这归还房陵之约，可有些棘手。”

秦惠王自然清楚，张仪不可能将房陵真正地归还楚国，只是总觉得如此做法有些说不出口来。秦人勇武厚重不务虚华，素来崇尚实力较量，蔑视山东六国的诡诈倾轧，一贯地在邦交中坦诚明争；尤其是秦穆公与百里奚时代，秦国的王道邦交更是有口皆碑；秦献公、秦孝公两代被山东长期封锁，但只要有邦交来往，秦国从来都是信守承诺的。也就是说，秦国朝野对“欺骗”两个字是深恶痛绝的。在秦国历史上，商鞅第一次冲击了老秦人的这种“王道邦交”。在收复河西的大战中，商鞅以“设宴议和”为名俘获了魏国统帅公子卬。那时候，山东六国骂商鞅是“小人负义”，老秦人心中也觉得有些不硬正。可商君却说：“大仁不仁。拘泥些小仁义，置国家利害于不顾，真小人也！”自那以后，秦国朝野已经发生了很大变化，迂腐的王道传统几乎已经被人们遗忘了。虽则如此，像张仪这种做法，还是出乎秦惠王预料的。他佩服张仪的超凡才华，竟能在旬日之间将合纵撕开一个裂口，大大超出了他的期望。但是，以“归还房陵”为名，诱使楚怀王退出合纵，却明显是欺骗。秦惠王总觉得道义上有些难堪，却又不好责备张仪。

“我王尽管隐在幕后，此事张仪一人处置。”张仪淡淡笑道，“我王若对‘无所不用其极’六个字没有体察，连横便是一句空言。”

“嬴驷不是宋襄公，没有恁般愚蠢的仁义道德，只是……”

“秦国崛起，六国合纵，秦国与山东皆在生死存亡关头。”张仪一句话廓清大势，脸色郑重起来，“当此你死我活之际，成者王侯，败者贼寇，赤裸裸冷冰冰岂有他哉！若有一丝一毫之迂腐，连横之策便会大减锋芒。昔日宋襄公不击半渡之兵，大败身亡；文种以煮熟的种子进贡吴国，而使敌国颗粒无收。古往今来，贤能豪杰之士欺骗敌国者数不胜数，何能以行骗二字掩盖其万丈光焰？昏聩颟顸之主，恪守王道仁义者亦不可胜数，何能以诚信二字减少其丑陋滑稽之分毫？况秦为法治大国，肩负统一天下之大任，若对强敌稍存怜悯之心，再求自己沽名钓誉，则强势崩溃，大业东流，徒为青史笑柄也。我王出于苦

难，成于板荡，若不能理直气壮地无所不用其极，则王道滥觞，秦国锐气锋芒必将大减！此中后患，望我王深思。”

秦惠王听得心头直跳，肃然起身一躬：“嬴驷谨受教。”

“我王心坚，臣便意定了。”张仪拱手作礼，“楚国特使，我王只是不见便可。”

“好！便是如此。”

此后几日，楚国使者三次求见张仪，丞相府领书不是说丞相进宫去了，便是说丞相出咸阳视察去了。楚使无奈，只有求见秦王。可内侍却说秦王狩猎去了，要十日才回。楚使无计，也顾不得大臣体面，只有日夜守候在丞相府门口等候。

这日三更时分，恰逢张仪车马辚辚归来。楚使拦住轺车大喊：“丞相何其健忘啦！房陵盟约已定，何日交割啦？”尖锐悠长的楚调使护卫甲士哄然大笑起来。张仪下车笑道：“特使何其性急也！一则，我王狩猎未归，王印未用。二则，楚国尚未履约，房陵如何交割？”

楚使急道：“楚国如何没有履约啦？”

张仪淡淡道：“楚王承诺退出合纵，并与齐国断交，退出了么？断交了么？”

楚使红着脸道：“楚王说，那是交割房陵之后的事啦。”

张仪冷冷道：“盟约是双方订立，如何只凭楚王一面之词？回去问明，

楚国若已经退出了合纵，且与齐国断了邦交，我自然会交割房陵之地。”

楚使一时愣怔，无话可说。张仪大袖一拂，径自去了。

万般无奈，楚使又等了十多日，总想见到秦王澄清此事，可无论如何也见不上。楚使无法，只好又守候在丞相府门前，好容易等着了张仪，张仪却反倒笑着问他：“如此快便回来了？想来楚国已经退出合纵，也与齐国断交了？”楚使结结巴巴道：“丞相大、大错啦。我没、没有回郢都啦！”张仪哈哈大笑：“那就是说，楚国不打算要房陵了。也好，我也没有那么多土地送人。”楚使愣怔间黑着脸喊起来：“你，你是丞相，说话不作数啦！”张仪揶揄笑道：“芈槐还是国王啦，他都不作数，我如何作数啦？”楚使还要搅闹，张仪大袖一拂，又径自去了。

绝望的楚使只好星夜离开咸阳，南下回郢都了。

楚使刚走，嬴华便来禀报：郢都商社飞鸽快讯，苏秦已经赶到楚国，说得楚怀王几乎就要反复了回去，立誓拿不回房陵便与秦国血战。末了嬴华嘟哝道：“我就不明白，你一说芈槐就转过来，苏秦一说芈槐就转过去，是芈槐颟顸糊涂，还是你俩说辞厉害？”张仪哈哈大笑：“如此看去，缺一不可也。”嬴华担心道：“假若楚国真转了，丞相大哥岂非劳而无功？”张仪笑道：“你呀，只知其一，不知其二。连横对合纵，绝非一两个回合能见分晓的。此乃长期较量，从宫廷到战场，从邦交到内政，须得拼尽全力、持之以恒地周旋，方能最终战胜对方。合纵初立，若能一击即溃，那你也忒小瞧我那师兄了。”嬴华笑道：“哟，那我这行人可就做老了。”张仪呵呵笑道：“青衣小吏做白头，苦差使也，后悔么？”“你才后悔。”嬴华满面通红，粲然一笑，回身便走。

“哎，你这个行人，回来。”

“有事么？”嬴华转了回来，脸颊上红晕犹在。

“请教了：王族中可有待嫁公主？”张仪悠然地踱着步子。

“你要做甚？”嬴华猛然警觉起来，眼睛一转却又揶揄笑道，“若是丞相大哥想做王室快婿，我倒是可以帮忙。”

“那好啊，说来我听听，几个？年齿？相貌？艺能？”

“哼哼，你买牲畜么？不知道！”嬴华黑着脸一跺脚走了。

张仪愣怔片刻，径自哈哈大笑：“张仪张仪，你好蠢也。”走进书房去了。

暮色时分，绯云前来送饭，却见幽暗的书房里晃悠着张仪长大的身影，一个人在默默踱步沉思。绯云点亮了纱灯，在一张空案上摆好了饭菜道：“吔，老爷大哥，用饭了。”恍惚坐到案前，张仪突然笑道：“你方才叫甚来着？”绯云撅着嘴道：“吔，是老爷大哥嘛，饭来了，连看也不看人家一眼。”张仪拍着绯云的头哈哈大笑道：“绯云啊绯云，我看这可人的小女人最厉害，否则，勾践怎么拿西施郑旦做灭敌利剑？”绯云娇嗔道：“呸呸呸，你老爷是夫差，我可不敢做西施。别瞎说了，吃饭吔。”张仪拿起玉箸，向书案一努嘴：“请领书来，将书简誊清存底，立即呈送秦王。”

绯云走过去一看，书案上摊着一长卷竹简，简上墨迹方干，显然是刚刚写成。绯云连忙去请来执掌机密的领书。领书问过张仪，卷起竹简到缮写房去了。

晚饭后，张仪正在书房端详楚国地图，宫中内侍匆匆来到，宣召张仪立即进宫。张仪没有片刻耽搁，上得轺车从府门斜对面的宫墙偏门进了王宫。内侍没有领他去经常议事的偏殿，径直将他领到了大书房。张仪自然清楚，到了这里，便是秦惠王要与他单独密谈了。

秦惠王正在用饭，眼睛却盯着面前的长卷竹简：

积羽沉舟　长破合纵

臣张仪顿首：臣自楚国归来，尝思楚芈槐之反复，以为连横破合纵乃长期之功，不能毕其功于一役。极而言之：六国不灭，秦国不统，纵横之争将永为纠缠。有鉴于此，臣出八字对策：积羽沉舟，长破合纵。即不求一次摧毁六国盟约，而以各式手法不间断示好分治，以求各个击破；即或屡次反复，亦绝不休止。长此以往，六国间积怨日深，合纵则不攻自破也。鸿毛虽轻，积多可沉舟，此所谓积羽沉舟也。以臣之见，燕国与秦无旧仇，可嫁公主而结好；齐国偏远，可尊其虚号而结好；楚国贪婪，可以利诱之，使其不断反复，从而自外于合纵；三晋与我接壤，可软硬兼施，胁迫之，分化之。若如此，则合纵必可流于无形矣！

看到张仪的上书，秦惠王第一个感觉是惊讶。连横本来就已经是惊世奇策，且一次出使就动摇了楚国，张仪的斡旋才华与连横的威力，已经使秦国朝野刮目相看了。谁能想到张仪在一次出使之后，竟能举一反三，提出更为明晰可行的连横策略？一眼看完，顾不上用饭，秦惠王立即派内侍宣召张仪。

“我王如此勤政，秦国大有可为。”张仪笑着走进来深深一躬。

秦惠王一推鼎盘站了起来：“勤政算甚来？没有长策大谋，还不是越忙越乱？来，丞相这厢坐了。”说罢回头吩咐，“上茶。”待张仪坐定，秦惠王拿过案上长卷，不断轻弹着慨然赞叹，“读丞相上书，直如醍醐灌顶，快哉快哉！”

“我王认同，张仪倍感欣慰。”

“积羽沉舟，长破合纵。有此八个字，当真是点石成金也！”秦惠王不禁轻叩书案，击节吟哦：“六国不灭，秦国不统，纵横之争永为纠缠……不求一次摧毁，而以各式手法不间断示好分治，以求各个击

破；即或屡次反复，亦绝不休止——丞相可谓一举廓清迷雾，字字力敌万钧也！”

“我王慧眼，臣倒是多了一番忧虑。”秦惠王少见地大笑起来：“丞相啊，对六国的各种手法，今夜可是要仔细揣摩一番了。定策难，做起来又谈何容易。”张仪不禁喟然一叹：“六国若有一王如此，苏秦幸何如之！”秦惠王不意被触动心思，饶有兴致地问：“若苏秦当年为我所用，卿当如何？”

“一如苏秦，六国合纵。”张仪没有丝毫犹豫。

“连横并积羽沉舟之策，苏秦可能提出？”

“苏秦大才，张仪不疑。”

“结局若何？”

“我固当败。”

“何以见得？”

“时也势也。苏秦在秦，苏秦胜。张仪在秦，张仪胜。”

“莫非苏秦不明此理？”

“非苏秦不明也，乃知其不可而为之也。”

“丞相之言，令人费解。”

“仁政井田不可复，孔孟毕生求之。六国旧制不可救，苏秦全力救之。事虽相异，其理同一。孔孟为天下求一‘仁’，苏秦为天下求一‘公’也。”

“强力大争，焉得有公？”

“给六国一个如同秦国一般重新崛起的时机，还天下大争以同一起点，此谓‘公’也。奈何六国不争，苏秦又能如何？”

秦惠王默然良久，终是喟然一叹。

五　媚上荒政杀无赦

这一夜，君臣二人密谈到五更方散。

张仪出得宫来，薄雾迷茫，天黑得伸手不见五指，索性弃车徒步而行，片刻出得宫墙偏门，却见长街树下黑糊糊一片蠕动。张仪虽然吃了一惊，却是胆色极正，大步走近一看，竟是一群肥牛当街倒卧，悠闲地喷着鼻息倒嚼，旁边一张大草席上，横七竖八地躺着几条呼噜鼾睡的汉子。张仪又好气又好笑，低声喝道：“嗨！醒醒了！当街卧牛犯法，知道么？”一个精瘦的身影一骨碌爬起连连打拱作礼：“军大人恕罪，我等少梁村汉，只草草住得一夜，明日献了寿牛便走，求大人法外施恩才是。”张仪见是个白发老人，先软了心肠，温和问道：“寿牛？甚个寿牛？给谁献寿牛？”老人仍是打躬不迭道：“军大人有所不知，我少梁县连年大熟，都是托王家圣明福气。今年少梁县要给秦王祝寿，每村献一头寿牛咧。”

张仪听得大是诧异——献耕牛祝寿，这可当真是天下头一份！

那时候，耕牛比黄金还贵重，除了国家祭祀天地的大典，谁敢用活活的耕牛做寿？再说，张仪身为丞相，尚丝毫不知秦王有祝寿之举，山野庶民却如何这般清楚？心思闪烁间张仪笑道：“你等是王室贵戚，好福气。”一个粗壮汉子连忙摇手道：“不咧不咧，草民能有恁福分？”又一个汉子抢着道：“秦王寿诞呀，有人上心咧，四月初三么！不知说几多遍了，少梁谁不知道？”张仪笑问：“那这个人肯定是大贵人了？”汉子正要说，精瘦老人低声呵斥道：“一边去！胡咧咧个

甚？”回身对张仪躬身笑道：“他是个半瓜，信不得，寿牛自是庶民诚心献纳了。”张仪笑着连连点头：“那这寿牛，是全村人花钱买的了？”“错咧错咧！”一个汉子高声道，“出钱买牛，那能叫献牛祝寿？这牛可是咱家自个儿献上的！”张仪笑道：“一家一牛，都想献牛祝寿，不就没有耕牛了？”那汉子脸色憋得通红，想说话，却硬生生回过身去了。老人叹息一声道：“军大人，看你也是个好人，就莫再问了。王家圣明，子民祝寿，左右不是坏事了。”

张仪思忖着笑道：“倒也是，不说了。老人家，秦国向来是法外不施恩。我看你还是赶紧将寿牛赶到南市去，那里有牛棚。哎，可不要说在这里碰见过人。”

“是是是，大人有理。”老人回身低声下令，“走！各人吆起自家牛快走！”

汉子们卷起了草席，一片“嘚儿起嘚儿起”的吆喝声中将耕牛赶了起来。突然，一个汉子“哎哟”一声，脚下一滑，摔了个仰面朝天。

“哈（坏）咧哈（坏）咧！牛拉屎咧！”一个汉子惊恐地叫了起来。

秦人都熟悉与日常衣食住行有关的律条，“弃灰于道者，黥。”是谁都刻在心头的。将柴火灰随意倒在路边，都要给脸上烙印刻字，何况牛屎？更何况在王宫与相府间的天街上？一时之间人人惊慌。

“慌慌个甚？都脱夹袄！快！”精瘦老人厉声命令。十多个粗壮汉子齐刷刷脱下了厚厚的双层布衣，这便是“夹袄”，春秋两季的常衣。见汉子们已经脱了夹袄，老人指点着低声吩咐：“你等几个包起牛粪！你等几个擦干净街道！狠劲擦！”汉子们二话不说，在飕飕凉风中光着膀子忙活了起来。老人回头对着张仪深深一躬：“军大人，我等草民为王祝寿，无心犯法，还请大人多多包涵，莫得举发，我全里十甲三百

口多谢大人了！”说着扑通跪到了地上，其余汉子们也光膀子抱着牛屎夹袄一齐跪倒：“我等永记大人大恩大德！”

张仪心中大不是滋味儿，连忙扶起老人，殷切道：“人有无心之错，既然已经清理干净，又脏了衣服，还受了冻，我如何还要举发？老人家，快走。”

老人一躬，唏嘘着与汉子们牵牛走了。静谧的长街传来噗沓噗沓的牛蹄声，张仪的心也随着一抖一抖。寒凉的晨风拍打着衣衫，恍惚间张仪竟忘记了身在何处，痴痴地兀立在风中，一直凝望着牵牛的农人们远去。

“丞相，早间寒凉，请回府歇息。”家老早晨出门，见状连忙跑了过来。回到府中，张仪不能安枕，觉得少梁献寿牛这件事实在蹊跷；又隐隐觉得“寿牛”后边影影绰绰隐藏着更深的东西，只是吃不准这件事究竟是否应该向秦王提出，尤其是否应该由他提出。古往今来，哪个帝王不喜欢为自己树碑立传歌功颂德？虽说秦惠王是个难得的清醒君主，但安知内心没有此等渴望？若是有人暗中授意，出面劝谏岂非自找无趣？然若佯装不知，却又于心何忍？

虽然不是那种以“死谏”为荣的骨鲠迂腐臣子，张仪却也不是见风转舵的宵小之辈。纵横家的本色，是“审势成事”，不审势则动辄必错，即或搭进性命也于事无补。可眼下此等情势，他却是两眼一抹黑。按照商君法制：庶民不得妄议国政。这“不得妄议”，既包括了不许擅自抨击，也包括了不许擅自进行各种形式的歌功颂德以及对君王与上司祝寿。商鞅变法以来，秦国的各种祝寿便销声匿迹，秦惠王难道不清楚？蓦然之间，张仪想到了秦惠王车裂商君，不禁出了一身冷汗。安知这位城府极深的秦王不想对商君之法改弦更张？果真如此，那这祝寿莫非是试探？张仪啊，慎之慎之……

睁着双眼躺卧了一个多时辰，张仪索性起身梳洗，又喝了一鼎滚热的羊肚汤，吩咐书吏去请行人嬴华前来。

行人本是开府丞相的属官，官署便在相府之内。由于嬴华常有秘密使命，所以未必总是应卯而来。但只要在咸阳，嬴华还是忠于职守，每日卯时必到自己的官署视事。这也是秦国王族子弟的传统——但任国事，便守规矩，从不自外。今日嬴华刚进官署，见书吏来唤，依着章法跟在书吏后边来到了张仪书房，全然没有以往洒脱亲昵的笑意。

张仪挥挥手教书吏退下，笑着问道："公子可知今日何日？"

"丞相不知，属下安知？"嬴华一脸公事。

"秦王寿诞。公子不去祝寿？"

"秦王寿诞？"嬴华又惊讶又揶揄地笑道，"丞相灵通，赶紧去拜寿了。"

张仪悠然一笑："穷乡僻壤都赶着寿牛来祝寿，身为丞相，焉能不去？"

"寿牛？亏了丞相大才，想出如此美妙的牛名。"

"美妙自美妙，却不是我想的，是农夫说的。不过，我亲眼所见。"

"属下不明丞相之意。"

"是么？"张仪悠然一笑，"秦王今日定要大宴群臣，相府关闭，全体属官随我进宫祝寿。你嘛，乃王室公子，特许你三日寿假如何？"

“寿假？”嬴华大是惊愕，“六国联军正在集结，你倒是给我寿假……”

“上有大寿，臣能不贺？”张仪只是微笑。

“岂有此理？我偏不信！”嬴华一跺脚风也似的去了。

秦惠王正在书房听樗里疾禀报各郡县夏熟情势，却见嬴华大步匆匆而来，一脸愤愤之色。当年秦惠王重回咸阳，这个堂妹妹是他与伯父嬴虔之间的小信使，可谓患难情笃。嬴华执掌黑冰台，也是秦惠王亲自定名的。不管多么忙碌，只要这个小妹妹进宫，秦惠王都会撇开公务与她谈笑风生。此刻秦惠王向樗里疾示意稍停，打量着嬴华亲切笑道：“哟，要哭了，受谁欺负了？王兄给你出气。”

“没有别人，就你欺负我！”

“我？”秦惠王哈哈大笑，“好好好，说说看，王兄如何惹你了？”

“今日可是你生日？”

秦惠王一怔：“别急，我想想……是，四月初三，小妹要给我做寿？”

“你不是自己想做寿么？”嬴华揶揄地笑着。

“我想做寿？”秦惠王又是一愣，索性站了起来，“小妹，谁说的？”

“老百姓说的！寿牛都拉到咸阳了，你不知道？”

“寿牛？甚个寿牛？”秦惠王云山雾罩，脸却不由得黑了下来。

旁边不动声色的樗里疾一对小眼睛炯炯发亮，嘿嘿笑道：“君上莫急，我看此事有名堂，听公子说明白了。”

嬴华硬邦邦道：“正当夏熟，农夫们却要从几百里外给你献寿牛！没有你的授意，谁个敢这样做！方才我在南市外已经看了，少梁县四十八头牛披红挂彩，正要进宫！你就等着做寿吧。”说完转身便走。

秦惠王又气又笑又莫名其妙，摊着双手“咳”的一声，愣怔着说不出话来。“君上，且听我说。”樗里疾走了过来笑道，“此事我大体揣摩明白，就看君上主意如何了。”

“我的主意，你就没揣摩明白！”秦惠王冷笑着，脸色很是难看。

樗里疾嘿嘿笑道：“好，黑肥子便说，左右也是我右相的事。少梁县连年大熟，庶民对国政王家多有赞颂，也是实情。于是，有人鼓动庶民，献牛给君上做寿。庶民难知详情，必以为这是官府主意，甚或王家授意，是以有了民献寿牛之举。虽有若干细节不明，然臣之揣摩，大体无差。”

“这‘有人’是谁？”“事涉律法，臣须查证而后言。”

秦惠王默然良久，突然厉声吩咐：“宣召廷尉！”内侍一声答应，急匆匆去了。

廷尉是商鞅变法后秦国设置的司法大臣，专司审判并执掌国狱。此时的廷尉虽然也是独立大臣，但却归属于统辖国政的丞相府，由右丞相樗里疾分领。片刻间廷尉赶到，秦惠王阴沉着脸下令：“着廷尉潼孤，十日之内查清寿牛一事！依法定刑，即速禀报。”

潼孤本是商君时的律条书吏，精通律法，忠于职守，一步一步地从“吏”做到了“官”，虽然已经是白发苍苍的老臣子了，骨鲠刻板的秉

性却丝毫没有改变。听完秦惠王书令，他肃然拱手道："秦法在上，此令该当右丞相出，我王自乱法统，臣不敢受命。"

秦惠王又气又笑，想想却是无奈，回头道："好。右丞相下令。"

樗里疾正要说话，潼孤却道："事涉王家，王须回避，属下须在丞相府公堂受命。"

"好好好，我走我走。"秦惠王又气又笑地走了。

"潼孤，随我到丞相府公堂受命。"樗里疾憋住笑意，大摆着鸭步出了国王的书房。

两人刚刚走到宫门车马场，便听一阵金鼓之声震耳欲聋。樗里疾急晃鸭步走到宫门廊下，却见黑压压成千上万的庶民围在了王宫大街看热闹，最前面一幅横长三丈余的红布，黑字赫然斗大——少梁献牛为王贺寿！横幅下几十头大黄牛披着红绿彩布，不时地"哞哞"长叫，偶有牵牛者发出惊慌的呼喊："牛拉屎咧——快接着！"四面哄然大笑，有人便高喊："寿牛拉屎不犯法！尽拉无妨！"又招来一片哄然大笑。

"嘿嘿，潼孤，此等情形当如何处置？"樗里疾笑着，脸上却抽搐着。"律法所无，潼孤不敢妄言。" 樗里疾嘿嘿一笑，晃着鸭步走上门廊外的上马石礅，脸色顿时黑了下来，大手一挥厉声道："宫门甲士成队！"

"嗨！"宫门两厢哄然一声，两百名长矛甲士锵然聚拢，瞬间摆成了一个方阵。

秦国宫城禁军是两千四百人，每八百人一哨，轮值四个时辰。这八百人按照秦军的经常编制，分为八个百人队，头领是百夫长。八个百人队为一"校"，头领职衔为"尉"，习惯称为宫门尉。也就是说，昼

夜十二个时辰，总有八百禁军守在王宫冲要地带。宫门最为要紧，每哨必有两个百人队守护，而宫门尉往往亲自带队守护宫门。寻常情势下，宫门无论发生何种骚乱，若无国君或权臣的特殊命令，只要骚乱者不冲击宫门，宫门禁军不得擅动。此时宫门尉正在宫门当值，见庶民虽蜂拥而来，却是进献寿牛，自然不敢随意发动。如今见右丞相发令，立即拔剑出鞘，整肃待命。

“将献牛人等全部羁押！将耕牛交南市曹圈养，等候处置！”

宫门尉举剑大喝：“左队押人！右队牵牛！”

两个百夫长手中长剑一举：“开步！”长矛甲士两人一组，挺着长矛楔入人群。

围观的民众大是惊讶。谁能想到给国王献牛做寿者，竟然被拘押起来？许多山东商人立即喊叫起来：“错了错了！抓错了！人家是给秦王贺寿的！”咸阳老秦人也一片呼喊：“献寿牛不犯法！不犯法——”献寿牛的农人们也一片叫嚷，几个白发苍苍的老人乱纷纷嘶声高喊：“害了牛还害人！冤枉哪冤枉！”“耕牛如命，谁愿来献哪？”

樗里疾连连挥手制止，人群渐渐平息下来。樗里疾高声道：“国有律法，不会冤枉无辜。一时拘押，正是要彻查违法罪犯！围观人等立即散去，毋得鼓噪！三日后，秦王与国府自有文告通报朝野。”

无论是咸阳国人还是六国商贾，都知道秦国律法无情，见赫赫右丞相已经公然承诺“彻查”并将通报朝野，便知此事非同小可，虽然满腹疑虑，人们还是在一片小声议论中散去了。四十多头“寿牛”全部赶往南市圈养，一百多个少梁农夫也已经被全部带开。

“潼孤，去丞相府！”樗里疾黑着脸跳上轺车辚辚去了。潼孤连忙上了自己轺车紧跟而来。进得丞相府，樗里疾教潼孤先在外厅等候，

自己到书房来向张仪禀报。听樗里疾说完经过，张仪哈哈大笑：“秦有商君之法，便有骨鲠之臣，天兴大秦，岂有他哉！”立即与樗里疾来到国政厅，也就是寻常说的相府正堂。

等闲时分，官员来丞相府接受政务指令，都是樗里疾单独处置。一则是樗里疾本来就一直主持内政，国务娴熟，文武皆通，除了事后归总禀报张仪，基本上无须张仪操心。二则是秦国的法制完备，凡事皆有法度可依，依法出令，大体上也无须张仪出面。三则是张仪领开府丞相之职，但其谋事重点却在秦国外事，也就是全力与合纵周旋，内事尽可能地交给樗里疾去做。这是秦惠王与张仪樗里疾在开府拜相之日，心照不宣的君臣默契，丝毫没有削弱张仪权力的意味。今日遇见潼孤这等毫无通权达变的执法老臣，张仪樗里疾也就只有以全套法式对待了。

过程倒是简单。张仪居中一坐，樗里疾右手下坐，站在厅中的领书一声高宣：“请命官员入堂——”潼孤进得大厅一躬：“廷尉潼孤奉召领命，参见丞相，参见右丞相。”便肃然挺身站在当厅。张仪悠然道：“廷尉潼孤：国发重案，事涉王室，命尔依法办理此案，受右丞相樗里疾督察。”领书便将写着命令、盖着丞相大印的一方羊皮纸双手呈给潼孤。潼孤接过，拱手高声道：“廷尉潼孤领命。敢请右丞相督察令。”樗里疾正色道：“本大臣依法督察，廷尉潼孤须得在三日内，查清此案来龙去脉，报请丞相、秦王，会同朝臣裁决。”潼孤高声答道：“潼孤领命。潼孤告辞。”迈着赳赳大步出厅去了。

樗里疾憋不住，嘿嘿笑了：“少梁县令一头老狐，碰在一口老铁刀上了。”

“飓风起于青萍之末。我看，这股邪风不可能是少梁一家。”

樗里疾一怔，随即恍然道：“也是，我得赶快访查一番。”

话音方落，书吏匆匆进门：“禀报丞相：又有六个县的农夫们来献寿牛寿羊，听说右丞相在宫门拘押了少梁人众，都将牛羊赶到南市去了。”

张仪看看樗里疾没有说话。樗里疾脸色黑了下来，霍然起身，急忙晃着鸭步走了。

三天之中，廷尉府一片忙碌，飞骑如穿梭般进出，风灯彻夜通明。老潼孤先前以为，此案虽是生平未闻的特异案，案情却是简单，只需将献寿牛的少梁县查清即可了结。不成想一入手竟是大大麻烦。且不说寿牛之外又来了寿羊寿鸡寿猪，更麻烦的是发案范围从一个少梁县变成了八个县。除了偏远的陇西、北地、上郡、商於，秦中腹心地带的大县，几乎全部都包了进来。献寿礼者都是朴实木讷的农夫，数百人被拘押在城外军营更是一件棘手事。时近夏忙，这些人都是村中有资望的耕稼能手与族中长老，如今非但不能领赏赶回，反而被当成人犯关押，日夜大呼冤枉，整个关中都人心惶惶起来。

秦惠王闻报，气恼得摔碎了好几个陶瓶，却也是无可奈何，只有连连催促樗里疾与潼孤尽速结案。

潼孤虽是执法老吏，却也是生平第一遭儿遇到这匪夷所思的“祝寿案”。涉案者都是勤劳朴实的良民，即或背后有官吏操纵指使，可也全都是县令县吏。潼孤之难，倒不在无法定罪量刑，而在于牵扯的官吏庶民太多，范围之大，几乎就是大半个秦国。虽说他也亲身经历了商君一次斩决七百多名人犯的大刑场，可那些罪犯都是疲民世族中的违法败类，如何与如今这些“罪犯”同日而语？潼孤也是秦国平民出身，深知庶民无心犯法，即或那些县令县吏，其中也多有政绩不凡者，如何能断然杀之？反复思忖，潼孤上书丞相府，提出了“放回农人夏收，缉拿少梁县令勘审”的救急之法。公文呈上，樗里疾却不在咸阳。潼孤大急，直接面见张仪。张仪略一思忖，教他在府中等候，自己立即进宫。一个时辰后张仪回府，下令潼孤放了农夫，将八名县令全数缉拿

到咸阳勘审。潼孤本想说县令无须缉拿太多，看着张仪脸色少见的阴沉，终于没有开口便匆匆去了。

农夫们一放，情势立时缓解，秦川国人立即淹没到夏收大忙中去了。八个县令虽然被押到了咸阳，留下的县吏们却是大出冷汗，连忙下乡分外辛苦地督导收种，农时公务倒是没有丝毫的紊乱。潼孤便静下心来，认真勘审这几个县令。这一日勘审少梁县令，秦惠王与张仪便装而来，面无表情地坐在了大屏之后。“带人犯上堂——”书吏一声长喝，一个黑瘦结实的官员被两名甲士押进大厅。

秦法虽刑罚严厉，却极是有度。但凡违法人等，在勘审定罪之前，官不除服，民不戴枷，除了关押之外，与常人无异。这与山东六国的“半截法治”大不相同，与后来的“人治”更有着天壤之别。这时的少梁县令依然是一领黑色官服，头上三寸玉冠，神色举止没有丝毫的慌张。

“堂下何人？报上姓名。”潼孤堂木一拍，勘审开始了。

“少梁县令屠岸钟。”

“屠岸钟，少梁县四十八村献寿牛，你可知晓？”

“自是知晓。龙紫之寿，也是下官晓谕庶民也。”屠岸钟镇静自若。

“何谓龙紫之寿？”

“天子者，生身为龙，河汉紫微，是为龙紫。龙紫者，我王万岁万岁万万岁也！龙紫之寿，我王万寿万寿万万寿也！”屠岸钟慷慨激昂，大念颂词。

“屠岸钟昌明王寿，是奉命还是自为？”

“效忠我王万岁，何须奉命？屠岸钟一片忠心，自当教民忠心。”

“端直答话！究竟是奉命还是自为？”

“自为。屠岸钟领全体十八名县吏，三日遍走少梁四十八村，使龙紫之寿妇孺皆知。”

“献牛祝寿，可是屠岸钟授意？”

“无须授意。民受屠岸钟教化，闻龙紫之寿，皆大生涕零报恩之心，交相议论，共生献牛祝寿之愿。”

“献牛祝寿，屠岸钟事先可曾阻止？”

“庶民景仰万岁之德治，效忠万岁之德行，屠岸钟何能阻止？”

“端直说！可曾阻止？”

“不曾阻止。”

“献牛祝寿，屠岸钟可曾助力？”

“自当助力。屠岸钟心感庶民忠贞大德，特许献牛者议功，以为我王万岁赐爵凭据，又特许献牛者歇耕串联，上路吃住由县库支出。”

“其余各县祝寿举动，屠岸钟是否知晓？”

“下邽、平舒两县派员前来询问，屠岸钟亦晓谕龙紫之寿。其余各县，屠岸钟并未直面，但却都知晓也。”

“屠岸钟，少梁境内三十里盐碱滩排水，丞相府可有限期？”

“有。仲秋开始，春耕前完工。”

“如期完工否？”

“尚未开始。”

“因由何在？”

“连年大熟，民心祈祷龙紫之万寿，岂容琐事分心？”

“屠岸钟，你知罪否！”潼孤沟壑纵横的老脸一片肃杀。

“说甚来？知罪？”屠岸钟仰天大笑道，“古往今来，几曾有过颂德祝寿之罪？三皇五帝尚且许民颂德，何况我王大圣大明大功大德救民赐恩之龙主？尔等酷吏枉法，但知春种秋收，不知王化齐民，竟敢来追究忠贞事王之罪，当真可笑也！”

“大胆屠岸钟！”潼孤“啪”地一拍堂木，“此地乃国法重地，端直答话，勿得有他！”

“尔等酷吏，岂知大道？屠岸钟要见我王万岁万岁万万岁！”

老潼孤气得稀薄的胡须翘成了弯钩，堂木连拍。屠岸钟却只是嘶声喊叫着要见“我王万岁万岁万万岁”，威严肃杀的廷尉大堂乱纷纷一团，没了头绪。

突然，大堂木屏“哗啦”推开，秦惠王铁青着脸走了出来。潼孤颤巍巍站起来正要行礼参见，秦惠王摆摆手制止了他，缓慢沉重地踱着步子走到了屠岸钟面前。屠岸钟做了五年县令，却偏偏没有见过秦惠王，见此人虽然布衣无冠却是气度肃穆地逼了过来，不禁吭哧道：“你你你，你是何人？”

“屠岸钟穷通天地，却道我是何人？”那咝咝喘息的喉音与冷笑令人不寒而栗。

“哼哼，你总不至于是我王万岁万岁万万岁吧？”屠岸钟傲慢地冷笑着。

秦惠王浑身一个激灵，咬牙切齿地冷笑着：“可惜呀，你运气不好。看准了，站在你面前的偏偏是秦国君主。不相信么？”

看着恭敬肃立的潼孤，再看看满堂肃杀的矛戈甲士，屠岸钟悚然警悟，心头狂跳，不禁一身冷汗，慌忙扑倒以头抢地：“罪臣屠岸钟，参见我王万岁万岁万万岁！”

“罪臣？你少梁县令功德如山，何罪之有啊？”

“屠岸钟不识我王万岁万岁万万岁，罪该万死！”“不识本王便罪该万死，这是哪国律法啊？”

屠岸钟吭哧语塞，额头在大青砖上撞得血流纵横：“屠岸钟一片忠心，唯天可表也！”

“一片忠心？三十里盐碱滩不修，四十八耕牛做寿，这便是你的忠心？”

“臣彰显我王大仁大德，教化民众效忠王室，无知有他，我王明察！”

“好个无知有他。屠岸钟，你也是文士一个，这是哪家学问？”

“启禀我王万岁万岁万万岁：臣自幼修习儒家之学，畏天命、畏大人、效忠我王！”

“住口！”秦惠王厉声断喝，“儒家之学？孔子孟子宁弃高官而不改志节，你如何不学？儒家勤奋敬事，你如何不学？挖空心思，媚上逢迎，龙紫之寿、寿牛寿羊、万岁万岁万万岁、万寿万寿万万寿，名目

翻新，当真匪夷所思！沽大忠之名，行大奸之实，种恶政于本王，祸国风于朝野。恬不知耻，竟以为荣！如此居心险恶之奸徒，竟位居公堂，教化民众，端的令人拍案惊奇也。”

“我王诛臣之心，臣却如何敢当啊？！”屠岸钟奋力抢地嘶声哭喊。

“如何？你这颗心不当诛么？”

“屠岸钟天地奇冤！我王万岁明察……”

“狗彘不食！”秦惠王勃然大怒，回身抢过甲士一支长矛直扑过来，“再喊一句，洞穿了你！”冰凉闪亮的长矛顶在胸口，屠岸钟顿时脸色苍白瑟瑟发抖，大张着嘴巴一句话也说不出来。潼孤虽然年迈笨拙，此时却大步抢来双手抓住长矛：“臣奉命勘审人犯，我王不能坏了法度！”

“当”的一声，秦惠王掷开长矛，拂袖去了。

就在当日晚上，樗里疾回到咸阳，匆匆到丞相府见了张仪，两人立即进宫了。樗里疾禀报了走访秦中八县的情形，尤其对屠岸钟的来龙去脉作了备细述说。秦惠王听罢，久久沉默。

这个屠岸钟，原是晋国权臣屠岸贾的后裔。春秋时，屠岸贾在晋灵公支持下诛灭了上卿赵盾满门。谁想阴差阳错，侥幸被人救出的一个赵氏孤儿却活了下来，而且鬼使神差地被屠岸贾收做了义子。二十年后，这个赵氏孤儿因了屠岸贾的权势，做了晋国将军。此时又是鬼使神差，收养赵氏孤儿的老义士，竟然秘密向这位年轻的“屠岸将军”揭穿了他的本来身世与灭门大仇。此时恰逢屠岸贾失势，孤儿将军愤然联络赵氏旧势力，一举将屠岸氏剿灭。从此，屠岸氏残余人口星

散逃亡于列国。后来，赵氏恢复了势力，与魏韩两个大族共同瓜分了晋国，有了声威赫赫的赵国。

赵氏立国，明令以屠岸氏为不共戴天之世仇，锲而不舍地在天下秘密追杀。屠岸氏族人纷纷改名换姓，一时间，屠岸氏几乎绝迹。这时，逃到秦国骊山河谷的两家屠岸氏后裔，也改为“土山”姓氏，彻底地变成了老秦人。几代之后，“土山”一族已经有了五十余户四百余口。商君变法后聚族成里，土山氏渐渐富了起来。“土山”族长一心想改换门庭，将自己的大儿子“土山钟”送到了鲁国去求学。此子归来，雄心勃勃，振振有词地力劝父亲恢复屠岸姓氏：“人之生灭在于天，何在于姓氏？赵氏不当灭，虽抄满门而漏孤儿。屠岸氏当灭，又岂在隐姓埋名哉！”父亲与族人们被他的勇气感动，终于议决恢复了屠岸姓氏。于是，“土山钟”变成了屠岸钟。

屠岸钟与下邽县令在鲁国求学时是同窗师兄弟。后来，屠岸钟在这个县令荐举下先做了县吏，三年后又做了少梁县令。当时的少梁县，偏远荒凉又靠近魏国，寻常文士出身的吏员都不敢去做少梁县令。屠岸钟却是上书请命要做少梁县令的。樗里疾还记得，他当时便欣然批下了。当时正逢秦惠王在陇西巡视，屠岸钟未及被召见，便匆匆赴任了。

上任头三年，屠岸钟尚算勤政敬事，将少梁县治理得井然有序。可三年未见升迁，屠岸钟开始渐渐变得闷闷不乐了。据一个老县吏说，两年前的一天，屠岸钟秘密请来了一个魏国老巫师，用古老的钻龟之法为他占卜命数。老县吏也说不清巫师是如何解说龟甲裂纹的，反正从那之后，屠岸钟便开始邪乎起来了。先是在县府大堂的庭院立了一座“望王碑”，每日三炷香、三叩拜、三次高声表白对秦王的耿耿忠心。后来，无论与何人叙谈，也无论公事私事，但凡涉及秦王，立即挺身起立，高声念诵“我王万岁万岁万万岁”一句，再入座说话，举座莫不愕然。再后来，屠岸钟又镌刻了一座“秦王功德碑”，列出了秦

王的“十大功德”。但凡庶民诉讼或吏员公务进入少梁县大堂，都要在屠岸钟陪同下先行叩拜念诵一通，否则不能处置任何公务。今年恰逢少梁县连续三年大熟，屠岸钟忽发奇思妙想，便有了寿

牛寿羊这桩奇案，波及关中八县，令人匪夷所思。

由于屠岸钟经年如此，人们也由惊愕疑虑变成了信以为真。渐渐地，屠岸钟的“大忠”之名传扬了开来，诸多县令群起仿效，县吏与少梁县的族长们还酝酿给秦王上“万民书”，请秦王引屠岸钟入朝“秉持大政，泽被朝野”。

“我王请看，这是老县吏代为草拟的万民书。”樗里疾从大袖中摸出一方折叠的羊皮纸打开双手递过。秦惠王顺手便丢在案上，看也不看一眼。樗里疾知道秦惠王此刻憋闷窝火，不能聒噪追问，只能慢慢疏导，教国君自己开口，便嘿嘿笑着看看张仪：“丞相以为，这天下第一奇案，如何处置？”

“此案奇归奇，然并无复杂疑难处。”张仪微微一笑，“此案之难，在于处罚之度。一则，本案涉官涉民，须得有所区分；二则，本案无成法可循。秦法虽有‘妄议国政罪’，但却没有媚上贺寿歌功颂德之条目，其间分寸，颇难把握也。”

樗里疾飞快地眨巴着小眼睛，又是嘿嘿一笑道：“要黑肥子说来也好办，夺爵罢官，以儆效尤，毕竟不是杀人放火也。”

张仪盯着樗里疾，眼里一丝揶揄的嘲讽，一句话也没说。

“岂有此理！”秦惠王啪地拍案而起，“定要严厉处罚，此等邪风，远胜杀人放火！”秦惠王缓慢地踱着步子喟然叹息，“古谚云：王言如丝，其出如纶。但有丝毫宽宥，无异于放纵官场恶风。秦法无成例，难不倒我等君臣。商君变法至今已近四十年，民情官风皆有变，律法

亦当应时而增。况且，匡正朝野，移风易俗，本是商君立法之本意，何能拘泥成法而放纵恶习？”

“好！我王但有此心，何愁国风不正？”张仪顿时满脸笑意。

樗里疾耸耸肩膀两手一摊：“我王如此圣明，臣有何说？”秦惠王与张仪顿时想起酒肆第一次谋面时的情境，不禁同声大笑。

此日，张仪与樗里疾会同廷尉潼孤及商鞅变法时的一班老臣子，对秦法进行了细致梳理，增加了一百多个条目，报秦惠王作最后定夺。在此期间，潼孤也昼夜忙碌着将“寿牛案”的处置及刑罚分类明确下来：其一，所有涉案庶民，两年不得叙功，有功不得受爵；其二，所有涉案县吏，罚俸两石，两年不得叙功；其三，八名县令，屠岸钟‘斩，立决’，其余七名县令夺爵罢官，贬为庶人。几名书吏连夜誊清为三卷，立即呈送王宫。

盖着赫赫大方王印的批件一发下来，潼孤惊讶得目瞪口呆。

其实，秦惠王只动了一条：屠岸钟改为剐刑，其余原封未动。而潼孤的惊讶，恰恰在于这个剐刑。

剐刑，是杀死人犯的一种方法，后人叫做“凌迟处死”。远古无利器，钝刀割肉是世间最为痛苦的折磨。于是，用钝刀对罪大恶极的罪犯一块一块地割肉，而后再割除生殖器，再砍开骨架，让罪犯在漫长的煎熬中活活疼死。教观刑者毛骨悚然，永远烙印在心头。终战国之世，只有后来的齐湣王田地在逃亡中被民众一刀一刀地剐死。除此之外，大夫受剐，闻所未闻。战国时兵器精进，利刀出现，剐刑变得更为残忍：最甚者可以剐两到三日，罪犯方最终身亡。但是，剐刑毕竟是一种“非刑”，也就是法律规定的刑罚之外的处刑之法，不是正刑。直到后来的五代十国，凌迟才成了大量使用的常刑。宋代之后，凌迟更成了法律规定的正刑，专一处死那些谋逆类“十恶不赦”的罪犯。这

是后话。战国之世刀兵连绵，人们习惯于轰轰烈烈痛痛快快地去死，对待战俘罪犯，要杀也都是一刀了事，绝不累赘。剐刑，也只是流传在狱刑老吏们中间的一个神话而已，见诸刑场，几乎哪个国家也没有用过。而今，秦惠王竟要对这个天下奇案的首犯，使用这种旷古罕见的奇刑，老潼孤如何不心惊肉跳？潼孤反复思忖，本想上书劝阻，蓦然之间，却想到了商鞅被秦惠王车裂的非刑，不禁打了个激灵，终于保持了最后的沉默。

屠岸钟被押到刑场的那一天，渭水草滩人山人海。

奇怪的是，当亮晃晃的特制短刀割下第一片肉时，屠岸钟居然还在嘶声惨叫："我王万岁万岁万万岁……"及至一刀割到喉头，才沉重地呼噜了一声，了无声息。此后两日，万千国人眼看着这个赫赫县令从惨叫喘息，变成了一跳一跳，变成了一抖一抖，又变成了难以觉察的一丝抽搐，却鸦雀无声。忍不住者竟跑到河边翻肠搅肚地呕吐，直到第二天，太阳枕在了西山之巅，如血残阳照着那在晚风中摇曳的森森骨架，人们才梦游般地散去了。

可是，人们又迎头碰上了张挂在咸阳四门的那张硕大的羊皮王书。官府吏员们打着风灯守在旁边，一遍又一遍地为人们高声念诵着：

禁绝媚上荒政令

秦王书告朝野：为政之本，强国富民。为官之道，勤政敬事。阿谀逢迎，媚上荒政，上负国家，下负庶民，诚为大奸大恶。今少梁县令屠岸钟不思勤政报国，专精媚上，揣摩君心，猜度奇巧，歌功颂德，耕牛贺寿，发闻所未闻之邪术，沽大忠之名，行大奸之实，乃旷古罕见之奸佞也。恶习旦开，官风大坏，吏治不修，祸国殃民，法制大崩，国将不国！本王今书告朝野：秦法已修，颁行郡县；自后凡不

遵法度，刻意媚上，一心逢迎而荒芜政事者，杀无赦。秦王十一年八月

人们听得感慨唏嘘，又惊诧莫名。

古往今来，何曾有过君王不许臣下歌功颂德表忠心者？纵是三皇五帝，也还不是在芸芸众生的颂扬声中，才有了接受禅让的资格？能做到不纵容臣下庶民歌功颂德，就已经是天子圣明了。如今这个秦王，非但剐了这个临死还在喊万岁的县令，而且禁绝一切媚上逢迎歌功颂德，如何不令厚重淳朴的庶民们困惑？春秋战国以来，多少君王毁在了阿谀逢迎的奸佞手中？英明神武如霸主齐桓公者，不也是被易牙、竖刁两个割了生殖器的阉臣哄弄得不问国事，最后竟困死深宫，连尸体上都生满了蛆虫？流风蛊惑，人们相信了“是人便喜颂歌声”，以为那是巍巍泰山般屹立不倒的官道人道。可如今，这个秦王却对这一套如此地深恶痛绝，他是个真圣人么？人们想说几句，却又不敢。转而扪心自问，如此国王有何不好？只要守法，怕甚来？剐刑残忍么？可那剐的是媚上荒政的县令，又不是剐无辜百姓。仔细想想，国王无非是教官员们看个心惊肉跳，从此永远绝了这害人之风，说到底，还是对老百姓有好处啊……

想着想着，人们心里舒坦了，那种莫名其妙的恐惧也消失了。虽然还是不敢像以往那样忘情地高喊一嗓子“万岁”，但也是相互竖起大拇指，低声笑谈着消融在炊烟袅袅的村庄，消融在灯火闪烁的街巷。一股凛冽的清风掠过，老秦人觉得天更蓝了，水更绿了。

就在这时，传来了一个惊人的消息：六国大军云集函谷关外，要猛攻秦国了！

六　联军幕府　春风得意

河外营寨连绵，六大片旌旗军帐满当当地塞实了四十里山塬。

大约春秋开始，黄河以南的大片平原便叫做“河外”，黄河以北的山塬便叫做“河内”。这片气势惊人的军营，就扎在大河南岸虎牢山下的河外平原上。以兵家眼光看，这片大军营地极得地利之便：北临滔滔大河，东靠虎牢要塞；引河入梁的鸿沟恰恰从虎牢山东麓南流，汜水则从南麓北流入河，三水夹营，大军取水极是方便；鸿沟与大河的夹角地带，是天下储粮最多的敖仓，大军粮秣路程仅仅只有三五十里。

这便是山东六国的合纵大军。从六色军营的驻扎方位看，显是极具匠心。虎牢山南麓是火红色的魏国营寨，依山傍水近粮，占尽形胜险要，乃是全军的辎重枢纽位置，正当身为“地主”的魏军驻扎。东南的汜水东岸，是草绿色的韩国营寨，背靠太室山，正在韩国边缘。北临大河的一片山塬，则是红蓝色的赵国营寨，过河北上二百里便是赵国的上党地带，正占据着这里直通赵国的唯一渡口。汜水东面接近荥阳的山塬上，是紫色的齐国军营，位置正在韩齐官道的咽喉。东北接近广武的山塬上，是海蓝红的燕国军营，正在魏燕官道的咽喉地带。虎牢山西麓的虎牢关外，是茫茫土黄色的楚国军营，既是直面函谷关的前敌位置，又是南下楚国淮北地区的最便捷所在。六大营寨各有便利，各得其所，没有一番折冲周旋，显然是不可能的。

这片浩大的军营里，驻扎着六国联军四十八万，是战国以来最大的一次性用兵规模。其中魏国精锐步骑八万，主将晋鄙；齐国步骑八万，主将田间；赵国步兵六万，主将肥义；韩国步骑五万，主将韩朋；燕国步骑六万，主将子之；楚国兵力最多，十五万大军，主将子兰。

在这片茫茫军营的东边接近敖仓处，还有一座小军营。这座军营只驻扎着两万余人马，却是六色旌旗六色甲胄，大军帐多，大纛旗多，色彩斑斓分外热闹。这便是由六国丞相苏秦执掌的六国联军幕府。军营中央有一座砖木庭院，被百辆兵车围起的一个巨大辕门包围

着。辕门口一面六色大纛旗迎风舒卷，上书“六国丞相苏”五个大字。辕门内外，二百名长矛甲士列成了一个肃杀的甬道，亮晃晃的长矛大戟一直延伸到庭院口。这便是六军司命的幕府。辕门百步之外，扎着红黄紫蓝四顶没有辕门的大帐，帐口也是各立一面大纛旗，分别是魏公子信陵君、齐公子孟尝君、赵公子平原君、楚公子春申君。

这片军营虽然不是实际意义上的出令统帅部，却是四十八万大军的灵魂所在。故而有幕府之名。幕府者，将军统辖三军之府署也。将军出战无常处，所到以幕帘为府署，故曰幕府，或云莫府。究其实，幕府便是后世所谓将军总帐，司令部。或砖石庭院，或牛皮大帐，皆可为幕府，未必有固定法式。

时当落日衔山，幕府庭院里已经亮起了十多盏纱灯，八名侍女正穿梭般地在院中摆布收拾，厚厚的猩红色地毡使得她们变成了无声忙碌的影子。这时，腰悬长剑的荆燕大步匆匆地走了进来，看也不看侍女们一眼，进入幕府径直掀帘进了后帐。

所谓后帐，是幕府中用小门隔开的一个起居小寝室。此刻，小寝室的军榻上蜷卧的是苏秦，那悠长均匀的鼾声，显然是沉沉大睡者才能发出的。荆燕稍一犹豫，轻轻拍着军榻靠背道：“大哥，天快黑了，该起来了。”鼾声突然停止，苏秦睁开了眼睛坐起来，伸腰打了个长长的哈欠。荆燕递过一条汗巾低声笑道：“大哥真是太乏力了，眼屎涎水都有了。”苏秦呵呵笑着擦去了眼屎口水道：“心松泛了，睡得一个眼屎涎水横流，解乏。”说着霍然站起，“你先去应酬，我冲个凉水便来。”

在起居琐事上，苏秦从来不用仆人侍女。国君们赐给他的侍女，都是专门挑选的侍奉能手，可他都一律婉言谢绝，实在推不掉就送给别人。他惯于自理，也善于自理，对伸手来衣张口来饭的那种贵胄生活极是厌烦，认定那种生活对心志是一种无形的消磨。此刻他脱光了身子，走到帐角提起一桶冰水便从头顶猛浇下来。一阵寒凉骤然渗透

了身心，顿时便清醒起来，用大布擦干身子擦干长发，换上一套干爽的长袍，分外地惬意清爽。

寻常时日，苏秦也不喜欢给头上压一顶高高玉冠。只要不是拜会国君，他总是布衣长袍散发披肩，最多是一根丝带束了灰白色的长发而已。此刻长发未干，他便布衣散发悠游自在地走出了内帐，来到了

大帐口。本想到外边走走，看看落日，可望着庭院中亮晃晃的长矛大戟，他顿时皱起了眉头。

“百夫长，教甲士撤到辕门之外。日后辕门内无须甲兵护卫。”

两个百夫长异口同声：“此乃军法，小军不敢擅动！”

“谁的军法？回头我自会向荆燕将军说明，撤出去。”

两个百夫长一举短剑：“辕门之外，列队护卫！”矛戈甲士锵锵然退了出去，辕门内顿时清净宽敞了许多，仿佛一个别致的庭院。苏秦踱步“庭院”，远眺晚霞照耀下锦缎般灿烂的大河远山，心头泛起一种说不清的滋味儿。

秦国食言，楚国愤怒，使眼看就要夭折的合纵骤然有了转机。当苏秦风尘仆仆地赶到郢都时，楚国朝野正在一片愤愤然的混乱之中。楚怀王大感屈辱，一连声地叫嚷要杀了张仪。可真到了决策关头，却莫名其妙地又软了。苏秦与屈原、春申君联络楚国新锐势力的三十多名将军，一起晋见楚怀王。在苏秦的苦心说辞与屈原春申君并一干将军的慷慨激愤中，楚怀王终于当场拍案，决意起兵。眼看国人汹汹，新锐拼命，郑袖不得不沉默了。

老狐般的昭雎一反常态，连夜进宫，向楚怀王痛切责骂张仪与秦国，荐举自己的族侄子兰做楚军统帅，要一雪“国仇家恨”。颟顸懵懂而又自以为精明过人的楚怀王，立即欣然赞同，当场向子兰颁赐了兵

符印信。屈原与春申君大是不满，连夜邀苏秦共同进宫。谁知楚怀王振振有词：“昭氏封地的兵员最多，粮赋最多。子兰为帅，军兵粮秣不受掣肘，有何不妥？再说昭氏与张仪有仇，他能不死力奋战？”屈原愤激，历数昭雎祸国殃民勾连张仪的劣迹，断言：“子兰为帅，丧师辱国！”楚怀王闻言大发雷霆，呵斥屈原“败言不吉，灭楚志气”。春申君立即顶上，自荐为将。楚怀王只说了一句“未战先乱，居心叵测”，铁青着脸不再吭声。苏秦担心事情弄僵，楚怀王又再度反复，便婉言周旋，表示赞同楚怀王，提出春申君做监军特使。楚怀王很不情愿地答应了下来，这才算勉强收场。

谁知屈原怒气不息，对苏秦颇有辞色，连夜南下，以“新军整训未了，不成战力”为由，将正在北上的八万新军调入屈氏封地驻扎。昭雎大为不满，联络几个老贵族大臣请杀屈原“以解朝野之恨”。楚怀王素来不懂军旅之事，根本不清楚少了新军又能如何，只是打定了主意要不偏不倚，对昭雎打着哈哈不置可否，回头便下书另行调兵。

这次，苏秦对屈原的做法不以为然，说屈原是“以小怨乱大局”。屈原愤激异常，拍案而起道：“八万新军乃楚国精华，能教子兰狗才挥霍新军之鲜血？真正的楚秦大战还在后头，八万新军不能交给奸邪之才！”春申君只是沉重叹息默默不语。苏秦也没有再和屈原认真计较。毕竟，屈原是楚国新锐势力的灵魂，他那卓越的才华、喷薄的激情、犀利的见解与坚韧的心志，无不给楚国少壮人物以巨大的感召。虽然屈原贬官做了三闾大夫，可训练新军的实权仍然在手，实际影响力远远大于春申君。更重要的是，屈原是楚国支持合纵最坚定的栋梁人物，苏秦无论如何也不能因不发新军而与屈原对立。

楚国一出兵，齐国不再犹豫。楚齐一动，魏赵燕韩大见踊跃，两个多月便完成了大军集结。遥望大军营帐，苏秦却总有一种奇异的感觉：秦国弱小时，山东六国多次合谋瓜分，可始终没有一次真正的行动；偏偏在秦国强大而成致命威胁之后，山东六国才真正地结盟合

纵，成军攻秦。此中意味，直是教人想到天意，想到冥冥之中谁也无法揣摩的那些神秘。

在六国君臣看来，那时没灭秦国，此时一战灭秦，也不为太晚。说到底，六国都认定了可以一战必胜，一战灭秦。每个人都摆出了不容辩驳的数字：秦国差强二十万新军，除了必须防守的要塞重地，能开上战场的充其量十五六万；四十八万对十五六万，几乎四倍于敌，焉能不胜！

苏秦素来不谙兵家，甚至连张仪那种对兵器军旅的好奇兴趣也没有。但生于刀兵连绵的战国，哪个名士对军旅战事都会有些基本知识。苏秦了解秦国，也了解六国，自然不会像六国君臣那般信心十足。但是苏秦仍然认为，这场大战至少也有六七成胜算。兵力上，六国是绝对优势。将才上，秦国有司马错。楚国的子兰统帅四十八万大军虽然不能令人满意，但有颇通兵法的信陵君襄赞，当不会有大的失误。纵然如此，苏秦还是极力主张设置了六国幕府，为的就是教通晓军旅战阵的四大公子起到轴心作用，弥补六国大将的平庸。令苏秦感慨的是：四大公子个个可以为将，偏偏个个都没有拜将，却不约而同地被国王任命为“阵前监军兼领合纵特使”，与苏秦共同组成了这座六国幕府。

“噢呀呀，武安君好兴致，看日头落山了？”

“春申君啊。”苏秦回身笑道，“你看这长河落日，军营连天，晚霞中旌旗茫茫，战马萧萧，当真令人感慨万千也。”

“噢呀呀，要出第二个屈原了！我可是看不出个啥感慨来。”春申君笑着笑着猛然压低了声音，“噢呀武安君，我总是放心不下了。”

“何事啊？”看着诙谐机智的春申君神秘兮兮的样子，苏秦不禁笑了。

“子兰为六国总帅，虾蟹肉了，硬壳一剥全完。噢呀，我看要教信陵君做总帅。这一仗，可是六国大命了。”

“虾蟹肉？好描画。”苏秦笑容一闪而逝，“按照合纵盟约，出兵多他国一倍者为统帅，有何理由换将？”

“噢呀，我是百思无计。你是六国丞相，执掌幕府，不能想个妙策了？”

“临阵换将，事关重大，晚间与信陵君一起会商，再作定夺。”

此时一阵马蹄如雨，信陵君、孟尝君、平原君三骑不约而同地飞马而至。三人腾身下马，一色的斗篷高冠软甲长剑，高声笑谈着联袂进入辕门，一阵英风扑面而来。

“四大公子人中俊杰，当真军中一景也。”苏秦遥遥拱手笑迎。

平原君拱手笑道：“武安君布衣散发统大军，才是天下一景也。”

“噢呀呀，平原君一鸣惊人了！我如何想不出此等好说辞来？”

众人哄然一阵大笑，苏秦拱手道：“诸位请进帐，今日尽兴。”

苏秦幕府没有将帅气息。将台令案兵符印剑，帐外聚将鼓，帐内将军墩，这些威势赫赫的物事统统没有。一圈六盏与人等高的硕大风灯，将大帐照得分外通明；厚厚的猩红色地毡上，六张长案排列成了一个马蹄铁般的半圆；每张长案上都已经是鼎爵盆盘罗列，连同案旁三个酒桶与一个跪坐的侍女，每张大案都形成了一个单元。苏秦居中，信陵君平原君居左，孟尝君春申君居右。

苏秦笑道：“今日聚宴，皆由信陵君安排，由他先交代一番了。”素来不苟言笑的信陵君神采飞扬，大手一挥道：“无忌借地主之便，代

为武安君绸缪，就近取材。今日是三国菜三国酒：楚鱼、齐鸡、魏麋鹿，赵酒、燕酒、兰陵酒。谁个另有所求，立时办来便是。”春申君煞有介事地低头盯着满案鼎盘，笑叫道：“噢呀呀，满案珍奇，我倒真想叫个秦苦菜来啦！”众人大笑。信陵君一拱手道：“敢请武安君开席。”

所谓开席，便是打开席间最主要的食具，而后再举爵致辞开宗明义。苏秦闻言笑道：“信陵君办事，总归有章有法。”说着拿起手边两支精致的铜钩深入鼎耳之下，将热气蒸腾的青铜鼎盖钩起，再连铜钩一起置于侍女捧来的铜盘中；而后举起已经斟满的铜爵，环视座中一周，慨然笑道：“合纵得遇四大公子，苏秦之幸也！蒙诸君鼎力襄助，终得大军连营。久欲聚饮，跌宕无定。今日一聚，终生难得。来，为联军攻秦，旗开得胜，干此一爵！”

“联军攻秦，旗开得胜！干！”五爵相向，尽皆一饮而尽。苏秦笑道：“诸君性情中人，今日但开怀畅饮，无得拘泥，鸡鱼鹿，来！”

“噢呀呀且慢，”春申君晶莹光洁的象牙箸点着铜盘中红亮肥大的烤鸡，惊讶地嚷嚷起来，“孟尝君啊，我楚国鸡才鸽子般大，这齐国鸡如何这般大个？这能吃么？”

“楚国倒有何物是大个了？”孟尝君哈哈大笑道，“你说的‘鸽子’，原是越鸡。齐国鸡，原是鲁鸡。庄子说了：‘越鸡不能孵鹄卵，而鲁鸡固能矣。’说的就是越鸡小，鲁鸡大。越鸡细瘦肉精，宜于陶盆炖汤。鲁鸡肥大肉厚，宜于铁架烧烤。这烤整鸡可是我齐国名菜之首，保你肥嫩酥软香，大快朵颐，满嘴流油。来！象牙箸不行，猛士上手，哎，对了。”孟尝君两手抓住两只鸡腿一撕，一口吞去了半只鸡大腿。

春申君看得目瞪口呆，突然拍案：“噢呀呀，来劲啦！”丢掉象牙箸，上手大撕张口狼吞，几口下去，腮边流油噎得喉头咯咯响。众人哄堂大笑，侍女使劲儿憋着笑意，连忙用打湿的汗巾沾拭他满脸的油渍。春申君抚摩着胸口喘息道：“噢呀呀，好噎好噎啦。”孟尝君笑得

连连拍案："快！大个葱，最，最是消噎爽气。"说着拿起铜盘中一根肥白粗大的小葱[注]，咯吱咯吱咬了下去。春申君如法炮制，一口下去却叫了起来："噢呀呀，不爽也罢，辣死人了！"

哄笑声中，春申君揶揄道："噢呀，齐人如此吃相，大是不雅，诸位且看我楚国人如何吃鱼了？"说着拿起象牙箸，扎住了铜盘中一条金色小鱼，"噢呀，看好了，此乃云梦泽小金鱼，鲜嫩清香，偏是鱼刺极多了。"说话间几条小金鱼已被象牙箸分成若干小段。一段入口，只见春申君文雅地闭着嘴唇，只是腮帮在微微嚅动，银丝般的鱼刺便从嘴角源源不断地流了出来，片刻之间，几条小鱼全部下肚。

四个人都饶有兴致地瞅着春申君，及至鱼盘顷刻干净，不约而同地"啊——"了一声。看着面前的鱼盘，却没有一个人敢下箸。春申君乐得哈哈大笑："噢呀如何？你那大个儿肥鸡，可有这般风味了？少不得呀，我要为诸位操劳一番了。"说着对几个侍女笑道："将案上鱼盘，都端到那张空案上去了。"又对自己身边的侍女吩咐道，"你去剔除鱼刺了。"那名黄裙侍女飘然过去，一刀一箸玉腕翻飞，须臾之间接连剔出四盘鱼肉。各座侍女捧回案上，盘中整齐码放的精细肉丝丝毫不乱。

"噫——"最年轻的平原君长长地惊叹一声，"楚人如此吃法，天下还有鱼么？"

"哗"的一声，满帐大笑。苏秦悠然道："民生不同，南北各有专精，联体互补，便成天下了。"

"武安君此言，不敢苟同。"平原君笑道，"衣食住行出性情，可不能弄成了一锅肉粥。譬如赵胜，生就的马肉烈酒，若是吃小鱼，饮兰陵酒，只怕一筐鱼一车酒也没个劲道。"

"噢呀呀，平原君一顿几多马肉，几多烈酒了？"

“看如何说法，草原与匈奴大战，一次战饭，马肉五六斤，烈酒一皮囊。”

“噢呀，一皮囊几多了？”信陵君笑道：“骑士皮囊，五六斤上下。”

“噢呀，都是赵酒么？”平原君大笑：“若是楚酒，冰天雪地中能有满腔烈火？”

“噢呀好！赵酒一爵，干！”众人哄然笑应，一齐大爵饮下。信陵君道：“为了这赵酒，楚国还和赵国打过一仗，春申君可是知晓？”

春申君皱眉摇头：“噢呀大仗小仗不断，这酒仗，可是不记得了。”

“久闻信陵君精熟战史，说说。”孟尝君兴味盎然。

“我如何也不知道？快说说。”平原君叩着长案催促。

信陵君悠然一笑：“五十多年前，楚宣王会盟诸侯。赵国没参加，却献了一百桶窖藏五十年的上等好酒，示好楚国。楚国主酒吏品尝后对赵酒大是赞赏，然却硬说赵酒藏期不够，酒味淡薄，责令赵国掌管酒食的宰人另送一百桶来。赵国宰人大是叫苦，反复申明陈年赵酒已经全数运来，赵国再也没有这么多五十年陈酒了。楚国主酒吏却以为赵国宰人不懂孝敬规矩，便使出了一个小小计谋。”

“何等计谋？”几人不约而同。

“主酒吏偷天换日，将民间淡酒换装进赵国酒桶，搬上了宴席。

楚宣王极为喜欢烈酒，及至饮下，寡淡无味，怒声责问这是何国贡酒。主酒吏惶恐万分地搬来酒桶，指着那个大大的‘赵’字说不出话

来。楚宣王勃然大怒，认为赵国蔑视楚国，当即兴兵北上，只要赵酒五百桶。赵敬侯也发兵南下，针锋相对，偏偏就不给赵酒。”

孟尝君不禁拍案：“噢嗬，这仗打得稀奇，后来如何？”

“后来？在河外相持半月，谁也没讨得便宜，偃旗息鼓了。这便是旷古第一酒战。”

平原君深深吸了一口气，轻声道：“为一百桶酒开战，匪夷所思也。”

信陵君道：“亘古以来，有几战真是为庶民社稷打的？好生想想。”

“噢呀，这楚国主酒吏可是个小人，脸红。”

“脸红何来？小人暗算君子，此乃千古常理也。”孟尝君笑道，“孔老夫子多受小人纠缠，临死前大呼：唯小人与女子为难养也！”

“噢呀呀，谁道这是孔夫子临死前喊的，偏你看见了？”

举座大笑一阵，又借着酒话题大饮了一阵。苏秦笑道：“信陵君是准备了歌舞的，要不要观赏一番？”平原君立即接口：“不要不要，再好也腻了，听说孟尝君春申君善歌，两位唱来多好？”话音落点，举座齐声喊好。

“谁先唱？”苏秦笑问。

“孟尝君——”举座一齐呼应。

孟尝君酒意阑珊，额头冒着热汗道：“好！我便来。只是今日难得，我也唱支踏青野歌。”

“好！我来操琴。”信陵君霍然起身，坐到了琴台前。“齐国《海风》。”孟尝君话音落点，琴声叮咚破空。孟尝君用象

牙箸在青铜鼎耳击打着节拍，陡然一声激越的长吟：“东出大海兮，大海苍茫——”

别我丽人　　　　渔舟飘荡

海国日出　　　　远我故乡

云遮明月星斗暗　　水天无尽

路长长西望故土　　思我草房

念我丽人　　　　我独悲伤

忽闻丽人一朝去　　魂归大海永流浪

人们听得入神，肃静得竟忘了喊好喝彩。

苏秦黯然道：“渔人酸楚，当真令人扼腕也。”信陵君笑道：“倒是没想到，孟尝君有如此情怀。”孟尝君连连摇手道：“惭愧惭愧，我是跟一个门客学唱的，他把我唱得流泪了。”平原君揉揉眼睛道：“好了好了，一篇翻过，该春申君了。”

“噢呀，我是公鸭嗓，可没孟尝君铁板大汉势头了。”春申君神秘地眨眨眼睛笑道，“我看呀，我用南楚土语唱一支。谁能听懂我唱的词儿，我就送他一样礼物。若举座听不懂，每人浮一大白。如何？”

苏秦一指周围的歌女琴师与侍女：“那可得连她们也算进来。”

“噢呀，也行了，我看看她们。”春申君打量了一圈笑道，“她们也不行，我准赢。”

平原君道：“你就唱吧，我正等浮一大白。”

春申君对女琴师笑道：“埙，吹《陈风》了。”女琴师点点头，拿起一只黑幽幽的埙吹了起来。埙音空灵缥缈，《陈风》委婉深沉，倒是正相得宜。春申君咳嗽一声，也用象牙箸击打着节拍唱了起来。只见他面含微笑，一副情意绵绵的陶醉模样，口中却是咿呀啁啾呜呜哝哝仿佛舌头大了一般，忽而高亢沙哑，忽而婉转低沉，一时极为投入。

戛然打住，春申君笑道：“噢呀完了，听懂了么？”

众人瞠目结舌，骤然哄堂大笑，连连指点着春申君，笑得说不出话来。

“噢呀呀，不行吧。”春申君得意地笑着，“这叫寸有所长，举爵了。”

突然间“叮——”的一声，编钟后一个女乐师走了出来道：“小女听得懂。”

“好——”举座一片叫好，分外兴奋。春申君笑道：“噢呀呀，你是楚人了？”女乐师道：“非也，小女薛国人。”“噢呀呀！”春申君大是惊讶，“薛国人如何能懂了？真的假的？”女乐师轻声道：“小女虽不懂南楚土语，但却通晓音律。人心相通，只要用心去听，自能听得懂。”春申君沉默了片刻道：“姑娘能否唱得一遍？”女乐师点点头，陶埙再度飘出，柔曼的歌声弥漫开来：

投我以木桃兮　报之以琼瑶

非为生恩怨兮　欲共路迢迢

投我以青苗兮　报之以春桃

非为生恩怨兮　欲结白头好

女乐师一身绿衣，一头白绸扎束的长发，亭亭玉立，人儿清纯得如同明澈的山泉，歌声深情得好像篝火密林的诉说。众人听得痴迷，都眼睁睁地看着春申君，等他说话。

春申君站了起来，对女乐师深深一躬道：“噢呀，他乡遇知音了。姑娘如此慧心，黄歇永生不忘。”说罢从腰间甲带上解下一柄弯月般的小吴钩，双手捧上，“这柄短剑乃天下名器，赠与姑娘。若有朝一日入楚，此剑如同令箭，畅通无阻了。”美丽清纯的女乐师接过吴钩，轻声念道：“投我以青苗兮，报之以春桃。小女也有一物，赠与公子。”说着从贴胸的绿裙衬袋中摸出一个红绸小包打开，露出一只绿幽幽圆润润的玉埙：“这只玉埙，乃小女家传，赠与公子，以为念物。”春申君接过玉埙捧在掌心，又是一躬，女乐师也是虔诚地一躬。不意二人的头却碰在了一起，女乐师满脸通红，众人不禁哈哈大笑。

平原君学着春申君口吻笑道：“噢呀，变成孔夫子啦，如此多礼啦？”信陵君举爵道：“春申君野歌唱得好，有果！来，共浮一大白。”“噢呀呀，我输了，浮三大白。”春申君与众人饮尽，又连忙再饮两爵，呛得面色涨红，连连打嗝。孟尝君豪气大发，拍案高声：“酒到八成，来一局六博彩！”

“好！六博彩！”帐中一片呼应。

苏秦笑道：“信陵君是六博高手，你等还不是输？”

孟尝君高声道：“谁说我今日要输？来！我与信陵君对博，诸位人人押彩，如何？”

“好——”乐师侍女们也跟着喊起好来，显然是分外兴奋。

“六博”，是流行当时的博弈游戏，坊间市井流行，宫廷贵胄更是喜欢。这种游戏的特异之处，正在于无分男女贵贱，在场有份，呼喝

嬉闹，毫无礼仪讲究。齐国的滑稽名士淳于髡，曾对齐威王如此这般地描绘六博游戏："州闾之会，男女杂坐，行酒稽留，六博投壶，相引为曹，握手无罚，目眙不禁，前有堕珥，后有遗簪……日暮酒阑，合尊促坐，男女同席，履舄交错，杯盘狼藉。"当真是一幅生动鲜活的男女行乐图。如此可以放纵行乐的游戏，如何不令这群年轻男女们怦然心动?

平原君高喊："摆上曲道！"

两个侍女欢天喜地地抬来了一张精致的红木大盘，摆在正中一张长案上。这便是六博棋盘，叫做"曲道"。盘上横竖各有十二线交织成方格，中间一行不划格，叫做"水道"。水道中暂时只有两条精致的鱼形铜片，这是"筹"，由胜方得之兑钱。一旦开始，各种大小铜片便会都投在"水道"中。

曲道摆好，人人离席聚到了曲道大案两边。孟尝君与信陵君是博主，隔案对坐。苏秦与春申君打横对坐，平原君挤在孟尝君与春申君之间。其余十余名艳丽妖娆的侍女乐手挤挨在各个缝隙里，或趴在哪个男人的背上，或坐在哪个男人的腿上，一时莺声燕语，大是热闹。只有那个绿裙女乐师静静地微笑着，趴在春申君背上抱着他的脖颈，却不往人堆里挤。

信陵君笑道："武安君做赌正，如何？"

"好——"一声呼喝，一片笑声，算是当局者全体赞同，相信了苏秦的公道。

"好了，我便做了。"苏秦故意板着脸道，"先立规：赖赌金者，重罚！"

“好——”女子们喊得最响，得遇四大公子这样的豪阔赌主，她们的彩头往往是难以预料的，再加上六国丞相做赌正，赖赌重罚，谁不欢呼雀跃?

孟尝君大笑：“大丈夫岂有一个‘赖’字？请掷彩。”

六博行棋，先得掷彩。所谓掷彩，便是用两粒玉骰子决定行棋先后。骰子六面：两面白两面黑，一面“五”（五个黑点），一面“塞”（画一块石头）。两粒同掷，“五白”最贵（一白一五）。但有“五白”，众人齐声大喝“彩——”，这便是喝彩。其余的五黑、全黑、全塞、五塞，都不喝彩。掷出彩来，除了掷彩者先行棋，对方还要先行付给在场所有当局者一定的彩头。这便是“五白”一出，齐声喝彩的原因。

苏秦将两粒亮晶晶的玉骰子当啷撒进铜盘：“谁先掷？”

“我半个地主，孟尝君先掷了。”信陵君笑着谦让。

“好！我先来。”孟尝君拿起两粒骰子在大手掌中一阵旋转，猛然抛向空中，待“叮当”落盘，大手顺势捂下，掌下犹有当啷脆响。孟尝君手掌移开，五白赫然在目。

“彩——”诸般男女一齐忘形大叫。

信陵君微微一笑，拣起两粒骰子，手腕一抖摔入大铜盘中。但见两粒骰子在铜盘中光闪闪蹦跳如同打斗一般。“哎哟哟！骰子活啦！”

女子们惊叫起来。此时信陵君单掌猛然捂下，盘中一阵叮当不绝，待手掌拿开，又是一个五白。

“彩啊——彩——”一阵尖叫笑闹哄然爆发。

苏秦哈哈大笑道：“两白相逢也，都付彩头！记下了。”

“人各十金！”孟尝君高兴得赢了一局一般。

“跟上。”信陵君呵呵笑着。

苏秦高声道：“六博将开，先行押彩——”

平原君抢先道：“我押信陵君，百金。”向水道中打下一个刻有“百金”二字的铜鱼片。

“噢呀，孟尝君我押啦，百金！”春申君也打下一个铜鱼片。

苏秦对四周女子们笑道：“赌正抽成。你等押了。”

女子们笑着叫着押了起来，十金二十金的小铜鱼片纷纷落入水道。春申君大笑：“噢呀呀，小小啦！对他们两个要狠点啦。”趴在春申君背上的女乐师尚未押彩，突然笑叫起来：“我跟春申君，押孟尝君，五百金啦！”一条肥大的铜鱼片“当啷”一声打入水道。

“呀！这个应声虫，好狠也！”孟尝君惊讶地叫了起来。

“轰哗——”一声，男女们大笑着前仰后合地叠在了一起。

苏秦拍掌喊道：“肃静，开始行棋，布阵——”

六博共有十二枚棋子，黑白各六，实际上是一种远古军棋。按照古老的军制，六子分别是枭（帅）、卢（军旗）、车、骑、伍、卒，后四者统称为“散”；枭可单杀对方五子，对方五子联进包围，则杀枭；但在行棋之时，棋子有字一面一律朝下，无字一面朝上；两子相遇，赌正翻开棋面定生杀，枭被杀为最终失败。由于双方都在黑暗中摸索，只能凭已经翻开的棋子判断形势，所以即便有事先布阵，也仍

有诸多难以预料的戏剧性结局。正是这种难以预料的戏剧性，才使六博棋具有赌的特殊魅力。

孟尝君执白，信陵君执黑，两人各自在案下一个小铜盘里摆好阵形。小铜盘端上，身边偎依的侍女原封不动地将棋子移上大盘。孟尝君高喊一声：“枭来也！”兴冲冲将一枚圆圆的玉石白子推过水道。信陵君哈哈大笑：“五散来迎！”手掌一伸，推出了摆成弧形的五颗玉石黑子。六博行棋原是可以任意呼喊，但输赢却要在翻开字面后决定，所以也便有了兵不厌诈的乱喊名目。苏秦酒量小，又不饮烈酒，最为清醒，左右一打量，不动声色地先翻开了五颗黑子。

“啊！果真五散！”男女们惊诧笑叫。

苏秦又翻开了那颗孤身过水的白子。

“啊哟！果真是枭！”又一阵更响的惊叫笑闹。

“联兵杀枭了——赢了——彩——”押信陵君的男女们顿时抱在一起叫了起来。苏秦笑道：“联兵杀枭？好！孟尝君立马兑彩！”“好口彩，联兵杀枭！输得快活！兑彩——”孟尝君哈哈大笑。一片笑闹中，绿裙女乐师惊讶地叫了起来：“噫呀！日光半山了——”

众人抬头，亮晃晃的阳光已经洒满了军帐，帐中顿时显得酒气醺天，乱作一片狼藉。说也是怪，正在笑闹的男女们一见明亮的日光，顿时横七竖八地倒在了猩红地毡上，一片呼噜声大起。苏秦心中有事，霍然起身，想将春申君与信陵君叫到一边说话，扫了一眼，不见春申君，仔细搜寻，却发现春申君正埋在一片绿裙下鼾声大作。信陵君虽未倒地，却也趴在长案上结结实实睡着了。豪侠的孟尝君与年轻的平原君，则都裹在色彩斑斓的裙裾中喃喃地说着梦话了……

苏秦走出了帐外，秋风吹来，一阵萧瑟寒凉的气息渗进燥热的心田，顿时清醒了许多。想想帐中情景，苏秦对幕府司马叮嘱了几句，便飞身上马，向楚国军营去了。大战在即，他实在放心不下子兰。秦国的司马错，子兰究竟知道多少？更有他的师弟张仪与司马错合力，六国大军胜算究竟有得几多？蓦然之间，苏秦感到了一种巨大的隐忧。

---

1. 御书，燕国掌管国君文书的官员，相当于秦国的长史，也就是国君秘书长。
2. 宫门司马，齐国掌管宫门警卫的官吏。
3. 姜齐，春秋时代以姜氏为国君的齐国；田齐，战国时代以田氏为国君的齐国。后者乃政变夺权。
4. 小葱为中国固有，大葱为西汉后由西域传入。

第十章　张仪风云

一　咸阳宫君臣合璧

六国联军集结的时候，秦国大军也在秘密移动。

司马错不是一个只懂得“兵来将挡，水来土屯”的将领，而是一个审势为战的统帅。这个将门家族的《司马法》，大部分都是在说打仗的基本准则，也就是“战外之道”，对于具体战法阵法的论说倒是篇幅很少。这就是司马兵家的特殊之处：着力锤炼将领的全局眼光，不脱离大势，不纯然打仗。《司马法》最后的论断是：“大善用本，其次用末，执略守微，本末唯权，战也。”说的便是高明统帅要善于运用战略（本），其次善于运用战术（末），能够坚定地推行战略，微妙地把握战术，权衡本末而用于战场，这才是最高明的战法，才能称之为“战”。司马错天赋极高，且深得先祖兵法精髓，他的蓝田幕府自然不会放过函谷关外的丝毫动静。

六国兵马尚未开出本国的时候，散布在各国的秘密斥候流星般报回消息，与张仪丞相府送来的黑冰台消息相印证，司马错已经大体上清楚了各国兵马的情势。他给掌管斥候探马的中军司马下了命令：“立查六国军情：主将、兵力、兵器、辎重，务求详尽，作速禀报。”同时下令秦军各部，“作速禀报伤病人数、兵器残缺、粮秣辎重之详情。”

两道命令一下，司马错没有急于调动兵马，而是飞马赶赴咸阳。

司马错到咸阳，不是要晋见秦惠王，而是要见张仪。司马错很清楚，打仗只是秦国连横的一个环节，他要对合纵连横的大势做到心中有数，打仗才能有分寸；张仪对六国情形的了解，比他更为详尽深刻，与六国大战而不向如此一个人物请教，实在是极不明智的。

身为上将军的司马错，与丞相爵位几乎等同。按照战国传统，除了辎重粮秣军俸等军务事宜，上将军在战事上完全独立，既可以不征询国君“高见”，更可以不征询丞相“指点”。这是“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是大将权力的极限。然则事在人为，大将主动征询于国君丞相，自然是没有任何限制的。自古以来，大将对这种权力都很难把握分寸。遇到刚愎自用的君主，大将坚持独立，往往会有杀身之祸；遇到奸佞权相，便会将相冲突事事掣肘，胜仗也得打败。唯其如此，生出了无数的名将悲剧。战国大争之世，人们看一个国家是否稳定强盛，一个重要标志便是将相两权是否和谐。在刀兵连绵的时代，上将军独立开府统辖军事，权力与丞相几乎不相上下，国君——丞相——上将军，是国家权力的三根支柱。将相不和，国家必然混乱。当然，司马错没有想到这些，他只清楚一件事：拜见张仪，对这场大战是必须的，是有好处的。

张仪正在与樗里疾议论这场大战，恰逢司马错来到，自是分外高兴。司马错将来意说明，张仪樗里疾不约而同地哈哈大笑。司马错道：“两位丞相胸有成算，司马错愿闻高见。”

“上将军准备如何打法？可否见告？”樗里疾嘿嘿笑着反问了一句。

“大军未动，尚无定见。”

樗里疾知道司马错性格，没有思虑成熟绝不贸然出口，也不追问，径自拍案笑道：“我只一句话：放手去打，准保大胜。”

“好主意。”司马错淡淡笑了，“王命一般，甚也没说。”

“甚也没说？”樗里疾嘿嘿揶揄道，“我俩等你高见，你要我俩高见，究竟谁有高见？”三人一阵大笑，司马错道：“还是丞相先点拨一番，廓清大势，打仗便有办法。”

张仪笑道：“疆场战阵，上将军足为我师也。张仪所能言者，七国纵横大势也，上将军姑妄听之。”对生性极为高傲的张仪而言，这种口吻可谓十分罕见。其原因在于司马错的奇袭房陵，使张仪在兵事谋划上第一次大受挫折，张仪对司马错的军事才能自然佩服了。司马错却一直认为，房陵奇袭成功，乃楚国边备荒疏所致，张仪谋划之失并非根本，反倒以为张仪的兵家眼光是名士中极为罕见的。见张仪如此自谦，司马错连忙拱手道：“丞相此言，实不敢当。为将者，贵在全局审势。丞相纵横天下，洞悉六国，堪为战阵之师，司马错正当受教。”

“都是心里话，也好，我便说。”张仪一挥手，“此次六国联军出动，乃合纵第一次成军，也是近百年来山东六国第一次联军攻秦。对六国而言，这一战志在必得，欲图一举击溃甚或消灭秦军主力，即使不能迫使秦国萎缩，至少也锁秦于函谷关内，消除秦国威胁。对秦国而言，此战则是能否破除合纵、长驱中原的关键。秦国战胜，六国旧怨便会死灰复燃，连横破合纵，便有了大好时机。若秦国战败，连横便会大受阻碍，下步的连环行动便要搁置。山东六国也将获得一个稳定喘息的机会，其间若有趁势变法强国者，天下便会重新陷入茫无头绪的战国纷争。秦国大出天下，几将遥遥无期。”

“嘿嘿嘿，不能给六国这个机会，不能教这帮小子喘息！”樗里疾拳头砸着长案。

“丞相以为，六国联军长短利弊如何？”司马错更想听到实际军情。

“六国联军，两长三短。”张仪敲着座案，“先说两长：其一，初次联军，恩怨暂抛，将士同心，多有协力之处。譬如六国军马皆不带粮草辎重，而由魏国敖仓统一供给，过后六国分摊。若在往昔，这根本不可能。其二，兵势强大，四十八万大军，多我三倍有余。再说三短：其一，相互生疏。六国长期互斗，军事各自封锁，更无联兵作战之演练，虽有名义统属，实则自守一方，很难形成浑然一体之战力。其二，军制不一，装具各异，步兵骑兵战车兵相互混杂。其三，将帅平庸，叠床架屋多有掣肘。楚军主将子兰为联军统帅，此人年轻气盛，志大才疏，实则一个华而不实喜好谈兵论战的贵胄公子，毫无众望，难以驾驭大军。此外，六军统帅之外，还有一个六国幕府，由苏秦与四大公子坐镇，监督诸军并统决大计。如此章法，必然行动迟缓，缝隙多生。”

“嘿嘿，还有一条：除了魏国五万铁骑与齐国三万铁骑是新军外，六国联军都是步兵车兵老式大军。我军嘿嘿嘿，可都是清一色的骑步新军。”樗里疾插了一条。

“丞相之见，我军当如何打这一仗？”张仪笑道：“上将军有此一问，必是已经有了谋划。”“丞相总是料人于先机。”司马错笑道，“如此打法，两位丞相看如何？”说着移坐张仪案前，拿过鹅翎笔，在案上写下了四个大字。“妙——”张仪樗里疾不禁拊掌大笑。

稍一沉吟，张仪道：“此计之要，算地为上。‘知天知地，胜乃可全。’不知军中可有通晓此地之将？”司马错道：“目下没有，须得依赖斥候与得力乡导(注)。”樗里疾道：“孤军深入，等闲乡导都是外国人，只怕误事，可否教得力大将事先踏勘一番？”司马错道：“此事我来设法，两位丞相无须分心了。”

张仪却慨然拍案道：“我来！河外之地，张仪无处不熟。”

“如何如何？你不行！”樗里疾惊讶地叫起来，“我去！黑肥子好赖打过几仗。”

“你？”张仪笑道，“先画一张虎牢敖仓图出来再说。”

司马错庄重地一拱手道：“丞相涉险，老秦人无地自容了，司马错万不能应承。”

“哪里话来！”张仪霍然起身，“张仪虽不是老秦人，可秦国是结束天下连绵刀兵之指望，是破除合纵、统一华夏之根基！张仪对秦国之忠诚，何异于老秦人？纵然献身，何足道哉！”司马错见张仪动情，大是歉疚，站起肃然一躬：“司马错大是失言，请丞相恕罪。”

樗里疾嘿嘿笑道：“上将军未免当真。张兄是借你个灵堂，喊自己冤枉，理他做甚？不能去还是不能去。”张仪哈哈大笑道：“还是樗里兄，一针便扎破了我这气囊。”言罢却又正容拱手道，“上将军，此战乡导非张仪莫属，你便收了末将。”

司马错厚重不善诙谐，又见樗里疾直是摇头挤眼，思忖道：“事关重大，我须得进宫，请准君上定夺。”

“然也！”樗里疾摇头晃脑，“司马错，真良将也。”

司马错不禁笑了：“如此便是良将，未免也太容易了些。”

张仪仿佛没听见一般：“好！我也进宫，走。”

三人立即进宫晋见秦惠王，各自说了一篇理由。秦惠王笑道：“国君重臣亲赴战阵，在战国原是不少，秦国更是寻常。丞相之请，并非横空出世。右丞相上将军拦阻，亦是关切之心也。”

张仪笑道：“君上却是甚也没说。”

樗里疾嘿嘿一笑：“君上是有混淆之嫌。国君大臣统兵出战，原是寻常。然重臣做乡导，却是闻所未闻，还当真是横空出世。君上当断然否决才是。”

“只战事需要，重臣为何做不得乡导？《孙子》有言，不用乡导者，不能得地利。我对河外了如指掌，定然事半功倍。”张仪分外执著。

秦惠王一直在若有所思地踱步，此刻摆摆手道：“上将军，如丞相这般洞悉六国者，对战事可有裨益？”司马错肃然拱手：“丞相对六国洞若观火，司马错获益良多。”

“如此便好。”秦惠王一挥手，“请丞相做你军师如何？”

“君上明断！”司马错大是欣慰。

“君上不当也！”张仪急迫摇手道，“臣在幕府，无端搅扰上将军，岂非事与愿违了？”

秦惠王笑意褪去，脸色凝重起来：“探马报来，我便反复思忖。此战事关重大，嬴驷本欲亲临军阵。然上将军与两位丞相同心合议，倒使嬴驷颇有感慨：将相同心，为国家根本。今卿等有如此气象，秦国何惧之有？然据实而论，秦国兵力毕竟少了许多，要想获胜，一个环节也出不得毛病。粮秣辎重兵器马匹衣甲等，务求通畅充足；六国军情探测，务求精确及时。凡此种种，都得有人着力督导，仔细核查，方可保得一支精兵能将战力发挥到十分十二分。唯其如此，我意：丞相亲赴军前，辅助上将军督导军务，赞襄军机；嬴驷与右丞相督导后方，务求军需辎重并一应急务快速解决。《孙子》云，上下同欲者胜。我等君臣，但求事成，心中无须有他。”一口气说罢，笑得一笑，“嬴驷没有过军旅战阵生涯，大要言之，共同议决，卿等以为如何？”

张仪三人一时肃然沉默。进宫之前，三人所议所言，毕竟还是各司其职的一种征询。张仪请做乡导，也只是一件单纯行动的辅助。从心底里说，三个人都没有将这一仗看成举国大战，自然也没有看成是三人之间的共同大事。秦惠王却梳理纲目，一举从根本上整合了君臣力量配置，确实触及要害，且顿时使秦军作战的基础大大强固。张仪三人皆是当世英杰，自是立即掂出了分量，对秦惠王的这一番调遣从心底里敬佩。更有难能可贵处，在于秦惠王没有丝毫的刚愎自用，而是自认“没有军旅战阵生涯”只是共同议决而已，相比于六国君主，当真是令人感触良多。

“君上所言极是！”三人不约而同地高声赞同。“但求事成，心中无他。”张仪笑着重复了秦惠王这句话，“君上点睛之笔，张仪记准了。”“臣亦铭刻在心。”司马错慨然补充。秦惠王大笑：“好！我等君臣如此这般，山东六国能奈我何？”

二　六国联军的统帅部

清晨起来，子兰练了一趟箭术，百步之外连射二十支长箭，箭箭上靶，且有十支正中鹄心，引得晨操的护卫骑士们一片欢呼惊叹。刹那之间，子兰豪气顿生，健步登上了帅帐外三丈多高的云车，要瞭望一番敌情。

秋日朝阳正在身后山头，遥遥西望：函谷关只是大山中一个影影绰绰的黑点儿而已，关外更是空阔明朗，除了沉沉大河，便是苍黄的原野，连大片军营的影子也没有。子兰感到困惑：四十八万大军压境，秦国如何竟没有动静？斥候探马没有发现秦军集结，咸阳楚商也说秦国平静如水，连这咽喉要塞函谷关也是毫无异常，当真是匪夷所思。按照在郢都发兵时的估计，凶狠的虎狼秦国绝不会坐等六国大军进攻函谷关，一定是傲慢地摆开阵势与联军酣战，从而溃败湮没在无边无际的六国联军海洋里。可如今连秦军的影子也见不到，子兰还真有些茫然，一时竟想不出从何下手来啃这块硬骨头。

隐隐约约地，远方山塬上的苍苍草木，化作了莽莽丛林般的旌旗矛戈，使他蓦然一个激灵一身冷汗。静下神来，子兰不禁哑然失笑，四十八万对十五万，何至于此？抬头再看，却见营寨之外的官道上两骑快马扬尘而来。渐行渐近，却见为首骑士红衣散发，既无甲胄又无冠带，一时看不出来人路数。莫非是咸阳商家赶来报讯？心念一动，子兰连忙下了云车。

“禀报柱国将军：联军幕府荆燕将军营门候见。”军吏赶来高声禀报。

“荆燕将军？噢，苏秦那个护卫啊，教他进来。”子兰很腻烦“联军幕府”这几个字，听说是幕府来人，脸上顿时暗淡下来，丢下一句话转身走进大帐。

营外来者，正是苏秦与荆燕。想到自己没有带仪仗护卫，为免麻烦，苏秦教荆燕报名，没有显露自己身份。片时得军吏允许，两人交了马缰步行进寨。楚国军营东依虎牢山，西临洛水，正卡在大河南岸的冲要地带。军营内军帐连绵，按照车兵、骑兵、步兵分为三大内寨。子兰的中军大帐设在最大的车兵营寨，军帐之间兵车罗列战马嘶鸣，气势十分宏大。

“荆燕，楚国军容如何？”苏秦打量笑问。

“一片热闹，没闻出杀气。”荆燕皱着眉头。

苏秦一怔，一路走来不再说话。转过一个小山包，便见一座兵车包围的中军大帐，气势大是显赫：外围是两千骑兵的小帐篷，第二层是二百辆兵车围出的巨大辕门，第三层是一座土黄色的牛皮大帐，足足顶得十几座兵士帐篷，辕门口肃然挺立着两排长矛大戟的铁甲卫士，一直延伸到军帐门口。辕门两边，两面三丈多高的大纛旗猎猎飞动，一面大书“大楚柱国将军昭”，一面大书“六国上将军子兰”。即或

是不谙军旅的人随意看去，这座将军帐的规模与气势，都要比苏秦的六国幕府大多了。

“六国上将军？谁封的？莫名其妙！”荆燕黑着脸嘟哝了一句。

苏秦微微一笑：“报号。”

荆燕大步上前：“联军幕府司马荆燕，请见子兰将军！”

辕门口的带剑军吏板着脸道：“六国上将军正在沐浴，辕门外稍待。”

见荆燕一副想发作的神气，苏秦指着辕门内高高矗立的一架云车问：“这是攻城利器，摆在中军大帐却是何用场？”

“哼哼，这里又没有敌城，观赏山水罢了。”荆燕一脸轻蔑的冷笑。

苏秦看了荆燕一眼，正想叮嘱几句，辕门内突然传来一声楚人特有的尖锐高宣：“燕国司马荆燕进帐！”一嗓子传来，苏秦便觉得不是味道，看看荆燕，脸色愈发难看。苏秦低声道：“沉住气了，走。”跟在荆燕身后要进辕门。

“且慢！此乃六国上将军大帐，小小司马岂能再带随从？退下！”随着一声呵斥，一柄弯弯的吴钩闪亮地指到了苏秦胸前。

“大胆！”荆燕一声怒喝，疾如闪电般伸手拿住了军吏手腕，轻轻一抖，吴钩“当啷”跌落。军吏脸色骤变，尖声大喝：“拿下了！”两排甲士“嗨”地一吼，一片长矛大戟森然围住了两人。

荆燕高声长喝：“六国丞相苏秦驾到！子兰将军出迎！”

军吏甲士不禁愕然，一时不知如何是好。突然，大帐口传来一阵大笑：“原是丞相到了，子兰失敬。”随即又是一声威严的呵斥，“成何体统？退下了！”随着笑声与呵斥声，全副戎装斗篷拖地的子兰大步走了出来。苏秦在辕门外笑道：“人说大将军八面威风，果然不虚也。”子兰一拱手道：“身负重任，不敢荒疏，敢请丞相恕不敬之罪。”苏秦也是一拱手笑道：“匆忙前来，未及通会，原是我粗疏也。”子兰连连道：“丞相此言，子兰不敢当。”说着便请苏秦进入了大帐。

中军大帐很是整肃，帅案前的两排将墩直到帐口，足足有三十多个；大帅案正中横架一口楚王剑，左边兵符印信，右边令旗令箭；帅案背后立着一个巨大的本色木屏，屏中一只黑色的九头猛禽。苏秦知道，昭氏祖居于云梦泽东部的大江两岸，那里有龟蛇两山夹峙江水，是楚国中部的险要形胜；可能是降伏龟蛇的愿望所致，中部楚人向来信奉久远传说中的九头猛禽，以这种怪鸟做保护神。子兰的中军大帐也以九头鸟为帅记，可见这种猛禽在中楚的神圣。

“军中不上茶，丞相要否饮酒？”子兰坐进帅案，浓浓的笑意遮不住矜持与威严。

“身在军营，自当遵守军法，茶酒皆免了，苏秦唯想听听将军谋划。”苏秦被军吏领到帅案左下侧的军师席上。荆燕看得直皱眉，苏秦却坦然微笑浑然无觉。

“既设六国幕府，运筹谋划自当由幕府出之。子兰为将，唯受命驰驱战阵而已了。”

“将军既有此言，苏秦当坦诚以对。”苏秦原先也预料到子兰可能对六国幕府心有不快，却没想到如此耿耿于怀，推心置腹道，“合纵有约：军雄者为将。六国幕府之设，原为斡旋粮秣辎重，督导协力作战，并非调遣大军战事。柱国身为六国统兵上将军，既无人取代，亦

无人掣肘。尚望将军以大局为重，与六国幕府同心协力。若将军心有隐忧，苏秦即刻撤去六国幕府。”

“子兰原是笑谈，丞相言重了。”子兰心中大是舒坦，脸上却是一副忧戚，“传言春申君力主换将，大敌当前，却有此等阴谋，令子兰寒心。”

苏秦大笑一阵：“将军多心了。春申君原是要你坐镇六国幕府，做大元帅，如何竟成了换将？传言者该杀也。”

子兰哈哈大笑道：“丞相见笑了。”岔开了话题道，“丞相以为，我军当如何应对？”

“苏秦不谙军旅，全赖将军谋划。只是秦国兵马不动，我心不安，不知将军如何看？”

子兰一怔，随即大笑：“无非畏惧我四十八万大军，又能如何？”

苏秦看看子兰，凝神沉思着不再说话。

“丞相毋忧。”子兰笑道，“无论秦人如何智计百出，打仗总是要两军对阵了。秦国总是没有妖法，能靠躲避取得胜利么？彼不来，我自去。明日我军便猛攻函谷关。”

“函谷关间不方轨，狭长幽深，关下至多容得数千人，四十八万大军如何摆布？”

子兰原是鼓勇之间脱口而出，被苏秦一问，难以回答，期期艾艾道：“轮番猛攻，看，看他能撑得几日？”

苏秦幽然一叹：“子兰将军，请到幕府一趟，众口出良谋也。”

子兰面色通红道：“要商议军机，也当在中军大帐了，六国幕府算……”却生生打住了。

“好。”苏秦轻轻叩着长案，“今晚，我等来中军大帐。”

正在此时，帐外马蹄声疾，斥候沉重急促的脚步直入大帐：“禀报六国上将军：秦军出动了！函谷关外遍地营寨！”子兰拍案大喝：“当真胡说！方才还没有踪迹，难道秦军是神兵？”斥候喘息道：“不，不敢假报，上将军一看便知。”子兰阴沉着脸霍然起身，也不看苏秦一眼大步出帐。苏秦已经出了大帐，跟着子兰便上了云车。

高高的云车上，眼界分外开阔，向西望去，但见函谷关外漫山遍野都是黑色旌旗，连绵营寨，埋锅造饭的袅袅炊烟，在明净的蓝天下如在眼前。苏秦虽然目力不佳，也确定无误地看出了那是真正的军营，而不是虚妄的幻觉。子兰大皱眉头，径自不断地嘟哝：“哪来得如此快捷？鬼魅一般，当真鬼魅一般。”苏秦肃然道：“子兰将军，秦军出战，我军当速定对策，我与四公子午后便到。”说完也不等子兰回答，径自下了云车。

回到幕府，正当中饭时刻。偌大幕府虽然已经收拾干净，但四公子依旧个个酣醉如泥地倒卧在后帐，鼾声一片，酒气冲天。苏秦立即给侍女领班下令：“小半个时辰，让他们立即清醒过来，办不好军法从事！”

侍女们立即忙碌起来，醒酒汤、冰块浸汗巾、凉茶、冷水、按摩拿捏，能用的办法一齐上，终于使四公子醒了过来。虽然醒了，却都是头重脚轻胸闷恶心，春申君噢呀呀一阵呕吐，其他三人也立即跟着大吐起来，帐中污秽酒臭一片。侍女们掩鼻侍奉，四个人犹自软在地上。苏秦不堪忍受，一个人在庭院踱步，幕府内动静却听得清楚，走进来吩咐道：“脱去衣服，冷水浇身！”

侍女们一阵愕然，但见苏秦阴沉肃杀的模样，只好红着脸将四公子脱光，人各一桶冷水向四公子兜头浇下。大帐中立即流水淙淙，变成了一片泥泞。此时，只听一阵噢呀啊噫的叫声，四个人终于完全清醒过来了。待四人换好干爽衣物收拾齐整，苏秦已经命人将酸辣羊肉羹摆好，四人稀里呼噜地喝下，出得一身热汗，才精神了起来。

“噢呀呀武安君，你这是何苦来哉！如此痛饮，不大睡三日，如何过得了？”苏秦揶揄笑道：“莫非要做了秦军俘虏再醒来？”“秦军出动了？”孟尝君大是惊讶。苏秦沉重地叹息了一声：“函谷关外已经大军云集，子兰尚没有定见。”信陵君面色通红，啪地拍案而起：“我等几时做了酒囊饭袋？不用说了，走！”大步出帐，上马飞驰而去。

五骑快马到达楚军营地，正是未时末刻。尚未进营，便见六国军营间的官道上不断有快马飞来。平原君赵胜眼尖，扬鞭高声道：“肥义？看，五国大将都来了。”孟尝君笑道：“好！子兰总算醒过来了。”片刻之间，五国大将一一到了营门，最前面的平原君一抖马缰要进

营，不防总哨司马举着一面令旗拦在当道：“军营不得驰马！各位将军交缰进营！”孟尝君笑道：“军中法度没个变通么？真个东施效颦。”

“六国上将军大令，谁敢不遵？军法问罪！”总哨司马声色俱厉。平原君揶揄笑道：“我只道有个六国丞相，竟还有个六国上将军？”

“噢呀呀，你等毋晓得，再说也没用，下马交缰了。”春申君又气又笑，将马缰掷给士兵，昂昂大步进了营门。五国大将们原是奉紧急军令赶来，不想子兰如此章法，个个面色阴沉，竟无一个抬脚。苏秦苦笑道：“诸位皆是将军，人人都有军法，莫要计较了，走。”燕将子之道：“武安君，非是我等计较，楚营广阔，到中军大帐得走小半个时辰。究竟军情紧还是军法紧？”苏秦豁达地笑了：“早晨我已经走过一

遍了。”将军们顿时一怔，赵将肥义高声道：“六国丞相都走了，我等武夫走不了？走！”马缰一丢，气昂昂走了进去。

走到中央营地的辕门前，甲胄齐全的将军们已经是大汗淋漓，刚刚酒醒的四大公子更是脚下虚浮面色苍白。除了苏秦，这些人个个都是颐指气使惯了的，谁个受过如此无端窝囊？此时个个面色阴沉，连素来持重的信陵君也是牙关紧咬。

“鸟！还立大纛旗？还六国上将军？谁认你个小子！”韩朋先骂了起来，他不像其他四位将军还顾忌本国公子在场，全然口无遮拦。

“韩将军，大敌当前，大局为重。”苏秦声音很低，神情却很肃穆。

“呸！”肥义、子之、田间、韩朋一齐向大纛旗啐了一口，连老成稳健的魏将晋鄙也哼哼冷笑着瞪了大纛旗一眼。突然，辕门中一阵隆隆大鼓，军务司马站在大帐口高宣：“聚将鼓响！大将鱼贯入帐——”

苏秦看见，辕门内的楚军将领已经进帐，便知子兰聚集了全部将领，看阵势是要聚将发令。按照苏秦想法，子兰至少应当与幕府五人商定方略，而后调兵遣将，匆忙聚集所有将领，却又没有五国其他将军，但有歧见，岂不难以收拾？然则已经来了，能不进去么？看看众人阴沉沉地没一个动弹，苏秦低声对信陵君道：“走。”信陵君咬咬牙大喝一声：“入帐！”率先进了辕门。

三通鼓罢，苏秦一行堪堪最后入帐，依次坐定，两排将墩满满当当一个不空。

“六国上将军升帐——”军务司马矜持得就像天子的礼宾大臣。

随着悠长尖锐的宣呼，子兰从硕大的九头猛禽后走了出来。前排的四大公子侧目而视，却见子兰头戴一顶无缨金帅盔，熠熠生光的盔

枪足足有六寸，身穿土黄色象皮软甲，腰悬一口新月般的吴钩，一领金丝斗篷映得满帐生辉。苏秦向帐中瞄了一眼，见人人皱眉，心中不禁一沉。

楚国将领一齐站起：“末将参见上将军！”

五国将领却只是坐着拱手道：“参见子兰将军！”四大公子默不作声。

苏秦见子兰难堪，一拱手笑道：“上将军首次聚将，实堪可贺。”

“丞相驾临坐镇，子兰实感欣慰。”子兰拱手还礼，肃然入座道，“诸位将军：本上将军升帐聚将，诸位将军无分职爵高下，须得一体听从本上将军军令，若有违抗，军法不容！”话音落点，楚军将领轰然一声：“嗨！”前排的联军将领与四公子却无声无息。

“本上将军发布军令……”

“且慢！”燕国大将子之霍然站起道，“敢问子兰将军，这是六国联军，还是楚国一军？”

“子之将军，此言何意？”子兰顿时沉下脸来。

子之本是燕国世家子弟，长期驻守燕国边陲与阴山、辽东的胡人作战，所部六万是燕国唯一一支拉得出来的劲旅。燕易王决意子之率军南下后，便调子之回到蓟城做了亚卿。燕国亚卿职爵不高，却是军政实权位置，与秦国的左庶长一般。六国合纵是燕国最露脸的一件事，燕易王反复思忖，才改派干练机警的子之做了大将。子之要为燕国争光，更想在天下打出自己的声望，便对战事作了事先谋划，一心要在大将会商时争得主战重任；不想子兰如此做派，一副谁的账也不买的跋扈模样，尤其是不尊苏秦让子之恼火。虽说苏秦是六国丞相，

可本职却是燕国武安君，按通例便是燕职燕人，子之身为燕国大将，不能维护苏秦尊严，等于使燕国蒙羞，这如何能教子之忍受？

但子之并非鲁莽武夫，他冷冷问道：“若是六国联军，便当先聚六国大将于六国幕府，谋划妥当之后，再由各国大将分头回营下令。如今有楚国营将，却无五国营将，莫非子兰将军蔑视五国大军不成？”

“还有，将幕府五魁与楚国营将等同待之，这是哪家军法？”赵国肥义也霍然站起。

“敌情不明，打法未定，便要贸然行令，这是打仗么？”齐国田间也昂昂质问。

“敢问子兰将军打过仗么？”韩朋更是一脸的嘲讽揶揄。

子兰面色铁青，想发作却又心虚。毕竟是六国联军，虽然楚国兵力最多，但在近百年的战国历史上，中原三晋与齐国的战力战绩都远远强于楚国，若非楚国与秦国冲突最烈，盟主未必就是楚国，若由自己搅散了六国联军，昭氏在楚国如何立足？退让吧，方才已经申明军法，日后如何坐帐行令？子兰两难之间，五国大将连串质问，子兰的心腹营将大觉尴尬，人人怒目相向，大帐中立时紧张起来。

“诸位少安毋躁。”苏秦面色肃然地站了起来，对五国大将道，“军无大将不行，如此纷争，成何体统？”苏秦一贯的稳健坦诚，在六国君臣中声望极高，五员大将虽愤愤不平，但还是坐了回去不再纠缠。苏秦回身对子兰一拱手道：“上将军，依苏秦之见，我军各方主将当先行会商，议定战法，而后上将军号令全军出战，似可如臂使指，上将军以为如何？”

子兰舒了一口气：“便依丞相主张了。”回头下令，“楚国营将回帐，厉兵秣马，准备大战。”营将们哄然一声，退出了大帐。子兰回身

对众人一拱手笑道：“子兰一时粗疏，丞相并诸位公子、将军见谅了。”

苏秦笑道：“联军初成，原无定规，说开便了，谁能计较？”

“噢呀呀，我的心都要跳出来了。”春申君一句，满帐一片笑声。

平原君笑道：“子兰将军，我等口干舌燥，可否来几桶凉水了？”众人已经听荆燕说了子兰大帐不得上茶的“军法”，闻言又是一阵大笑。

子兰回身吩咐军务司马：“上大桶凉茶来。”

“好！有茶便有说的，我看信陵君先说。”孟尝君大饮两碗，立即来了精神。

“岂有此理？”信陵君笑道，“还请子兰将军先展机谋，我等拾遗补缺。”

子兰却拱手笑道：“既是会商，还是毋得拘泥，子兰愿先闻诸位高见。”

“哼哼！”子之冷冷地一笑。在他看来，这个金玉其外的年轻统帅，压根儿就是个花花公子：剑器、甲胄、斗篷、战靴，样样都金光灿灿，像打过仗的行伍将军么？做派十足而胸无一策，明明没有谋划，还要装模作样地“先闻诸位高见”，如此之人竟做了六大战国的统帅，当真令人齿冷。

“子之亚卿可有谋划？”燕齐老邻，孟尝君素闻子之才干，见他横眉冷笑，便知就里。

子之从将军墩站起，从容道：“六国丞相、诸位公子、将军，子之以为：六国联军虽众，然亦有不足处。最大缺陷，是老兵车与老步兵太多，无法与风驰电掣的秦军铁骑抗衡。若依成例战法，摆开大阵迎敌，联军战车与老式步兵，非但必成秦军鱼肉，且也是我军累赘，极难取胜。”子之寥寥数语便击中联军要害弱点，众人不禁一怔。

“唯其如此，须得出奇制胜。”子之胸有成竹，“其一，六国联军须立即精编，遴选各军铁骑与铁甲步兵，使联军能够与秦军打得硬仗！其二，不必拘泥于函谷关外决战，可将联军分为三路：第一路由楚国战车步卒与韩国步兵组成大阵，在函谷关外吸引住秦国大军，能战则战，不能战则守；第二路由燕国辽东铁骑与赵国步兵合成，北上袭击秦国北地郡；第三路由魏齐骑步合成，从西南袭击崤山，可从背后拿下函谷关，并对秦军主力前后夹击。若得如此，秦军必败！”

大帐中一片沉默。公子、将军们虽然都赞许点头，然却没有人说话。

在子兰看来，这明摆着是将楚军看做废物，将子兰的统帅权力变成了无足轻重的留守，将楚国的合纵盟主地位一笔抹杀。虽然不满，但基于方才难堪，子兰却不想第一个反对。在苏秦看来，这确实是一个极具才华的构想，不禁很是赞赏这位燕国亚卿。但想到自己毕竟不通兵家，不能首肯，便等着别人说话。在四大公子看来，谋划是不错，实行起来却很难：譬如魏国派出的只是五万步兵，且主要守在敖仓要道，主将晋鄙则是墨守成规唯君命是从的那种人，要按子之战法，魏国就要增兵换将，否则不可能攻下崤山重地；然则要增兵换将，必然要大费周折，大敌已在眼前，如何容得你从容周旋？赵将肥义本是很有胆识的军中干才，却也虑及赵国派出的步兵不足以奇袭作战，而要调来防御匈奴的精锐骑兵，又绝非他说了能算，也缄口不言。田间、晋鄙、韩朋，则都是平庸之辈，不置可否。如此等等，一时间大帐中竟无人呼应。

“信陵君，还是你来说说。”苏秦瞅准了最合适的评点者。

信陵君没有推辞，慨然一叹道：“子之将军之谋划，确是上乘战法。六国若能如此分头攻秦，何能有得今日？然则，以联军实情而言，谋划虽好，却极难实施。精编大军、增兵换将、粮秣辎重、探察地形、预备乡导、更换兵器，凡此等等，牵涉六国，皆非旬日之功。秦军便在眼前，张仪司马错容得我等半月一月？”说着又是一声沉重的叹息，“为今之计，只能就目前军力，谋划可战可胜之法，忠于职守，恪尽人事，岂有他哉！”

“噢呀，信陵君，你就说如何打了？”

“对呀，好赖也是四十八万，怕他个鸟！”孟尝君粗豪地骂了一句。

“信陵君但说，我听你！”平原君立即毫无保留地敞明了与信陵君的坚实纽带。

信陵君笑道：“武安君、子兰将军，无忌以为：既不能奇计取胜，便当同心协力，战阵对之。具体战法，仍当以子之谋划为根基，略作变通而已。决战之日，子兰将军率楚韩大军居中成阵，魏齐大军从西面进攻，燕赵大军从东面进攻；三路大军成犄角之势，相互策应，即或不能大败秦军，也当将秦军压回函谷关。”

“好！简单易行！”孟尝君立表赞同。

“噢呀，那可是要立即变动军营位置了。”

子兰豁达地笑道：“只要能打胜仗，军营变动何难？”

子之沉重地叹息了一声，闭上眼睛不再说话了。

“那就如此这般了，我看可行！”平原君说得果断利落。肥义道：“还是六国丞相定夺，六国联军听凭号令！”分明没有将子兰放在眼里。苏秦看看无人争辩，便道：“信陵君与子之亚卿的谋划，合我军情，甚是妥当。若没有歧见，请子兰上将军发令。”

子兰心中顿时踏实，对苏秦拱手一礼，走到帅案前肃然端坐，发下令旗令箭，限令五国兵马在明日内移营到位：魏齐大军于楚军西北扎营，燕赵大军于楚军东北扎营，韩国兵马在楚军西侧并立扎营；三营各推进三十里，于函谷关外形成犄角阵势。

号令完毕，已经是明月东升。苏秦一行出得楚军大营，走马沿着大河东来，没有丝毫的激动兴奋，河水滔滔，马蹄嘚嘚，没有一个人说话。良久，孟尝君哼起了古老的战歌，伴着呜咽的大河涛声，分外的沉重忧伤。人们怦然心动，跟着哼唱起来。古老的战歌被涛声马蹄声搅成了无数的碎片，弥漫在清冷的月光下，散落在萧瑟的古道上：

我车既攻　我马既同

弓矢既调　王师既征

萧萧马鸣　猎猎旆旌

披坚执锐　烈士大成

三　河外大战　张仪偏师袭敖仓

函谷关的中军大帐彻夜通明，探马如梭，军令声声，一片紧张忙碌。

第一次置身大军之中，张仪分外振作。他几乎忘记了自己是以丞相之身参赞军机，只是如饥似渴地观察着大军运行的每一个环节，品味着，感悟着，甚至在短暂的睡梦里也揣摩着自己的心得。身为军旅家族的后裔，张仪少年时候对沙场征战充满了向往，对兵家名将更是奉若神明。在莽苍苍的王屋山，当老师第一次问他欲操何业时，张仪

毫不犹豫地回答：“兵家。”可老师却说他“命中乏金，入军必败”，派他与苏秦专修了纵横之学。虽则如此，张仪对兵家的向往与对铁马生涯的兴趣却没有稍减。今日如愿以偿，自是精神抖擞，处处刻意揣摩。在中军大帐，他对司马错频繁的调遣、命令从不过问，只是看，只是想。

目下，张仪觉得司马错集结大军的方式，与他所想象的大是不同。

秦国共有二十万大军。依张仪所想，如此关乎连横成败的大战，自然要聚集全部重兵到函谷关外决战。可从咸阳赶到蓝田幕府调遣大军时，司马错却将秦军分成了五支：西部大散关与陈仓要塞留守一万，东南武关留守一万，这两万留守军全部是步兵。蓝田大营驻扎四万，全部是精锐铁骑。其余十四万大军分为三支：第一支主力大军十万，步骑混编，全部开出函谷关扎营；第二支步骑混编两万，秘密开进崤山东南部河谷扎营；第三支两万，全部精锐铁骑，秘密开进函谷关外大河南岸的山谷中扎营。司马错严令：“两日之内，各军务必到位扎营。除函谷关大营，其余各部务求驻扎无形，绝不能被敌军觉察！”

晚来更深，明月高悬在函谷关箭楼，刁斗声声，山塬倍显幽静。张仪布衣散发，悠闲地踱进了中军大帐。司马错笑道：“丞相好洒脱。请坐了。”张仪笑道：“入得将军帐，方知军旅事，张仪特来讨教一二。”司马错坦然笑道：“丞相不明，但问便是，何敢言教？”

“西南无战事，何以留守两万？”

“战国多突发之战，我能袭敌，敌亦可袭我。有险无守，天堑也是通途。此所谓有备无患也。”

“既有留守，何以尽皆步兵？”

“固守险关，步兵强于铁骑。一旦遇袭，我唯固守，步卒足矣。”

“关中无事，何留四万铁骑于蓝田？”

“凡大战，必有不测之变。四万铁骑居关中，专一策应不测之危，是为万全。”

“崤山河外两军，何能做到驻扎无形？”

“六国军营难以无形。秦军独可：熟肉干饼，不起军炊。”

“以十万当四十八万，若敌军山海压来，何以应之？”

“函谷关外山塬，堪堪容得二十余万兵马驰骋，敌方若人海而来，必自为鱼肉。”

张仪哈哈大笑：“啊，不想如此简单，却害我好生揣摩。”

司马错笑道：“凡事明则简单，不明则奇诡。譬如连横之先，举国困惑，丞相一旦敞明，岂不也很简单？”

“言之有理！”张仪慨然拍案，“道理虽简单，事中人却多有迷惑。运用之妙，存乎一心，非天才不能为之也！当年房陵之错，不正在于有险无守么？”

“丞相悟性，令人佩服。”司马错拱手笑道，“我倒是正要求教丞相：六国幕府多有英才，他们可能如何谋划？”

张仪道：“六国幕府以苏秦与四大公子坐镇，此所谓幕府五魁。幕府之下，是六军统帅子兰，再次是五国主将。论兵家才能，幕府五魁大体与张仪不相上下，都是半瓶水。其中唯有信陵君通晓兵法，然此人遭魏王嫉妒，从来没有提兵战阵的阅历。至于上将军子兰，更是拘泥成例的贵胄公子，既无军旅行伍之锤炼，更无统帅大军之才能，唯

知弄权而已。此人为帅，不能服众，只能生乱。下余五国主将，三平两能：三平庸者，晋鄙、田间、韩朋，两能者，肥义、子之。肥义虽能，职爵却低，又兼依附平原君，只能以平原君马首是瞻，不会出谋。子之位高权重，又是燕王心腹，建功心切，最有可能出谋划策。归总而论，信陵君与子之是左右战阵大计的两个人物。”

“丞相以为，六国幕府会生乱么？”

“生乱必不可免，然有苏秦在，不会乱得没有头绪。”张仪踱步思忖道，“两个人物能拿出甚个妙计？我目下若明若暗，想不清楚。”

“其实，丞相已经说清楚了。”

“噢？我说清楚了？”张仪大笑摇头，“如何我还在雾中？”

“计自人出，人必有本。”司马错微微一笑，“子之是与胡人作战的能将，所谋必不能离开骑兵。骑兵所长，在于快速奔袭。若子之谋我，必不在正面硬仗撑持，而在袭我北地与崤山，使我首尾不能相顾，然则也有一难。”

“难在何处？”

“燕国派兵六万，骑兵却只有一万。若要奔袭，须得增加魏国铁骑。而魏国又恰恰没有派出骑兵。丞相以为，六国重新增兵甚或换将，有可能么？”

“断然不可能。”张仪一挥手，“六国成军，乃利害算计之结果，谁肯以一将之谋乱格局？”

“如此，我便踏实了。”司马错舒了一口气，“无奔袭之危，下面的棋便由不得他了。只是，司马错要有求于丞相了。”

“噢？要我做甚？说便是！”张仪一下子兴奋起来。司马错低声说了一阵，张仪哈哈大笑：“好！我张仪便真洒脱一场！”

军师大帐便在中军大帐旁边，张仪回帐一说，绯云高兴地跳起来收拾。嬴华却直愣愣道：“你真要领军？”张仪笑道：“还有假么？快去收拾甲胄。”嬴华道：“可知秦军军法，无端败军者斩？”张仪道：“无端败军，自要斩首。与我何干？”嬴华急红了脸：“别装糊涂了，不是战阵之才，何须无辜涉险！”张仪笑道：“樗里疾老调，君上都没赞同，还说个甚？”嬴华道：“正是君上严令：我必须保护你安然无恙。”张仪揶揄笑道：“那就整日价睡大觉完了。”嬴华又气又笑道：“秦军将才多的是！”张仪笑道：“然则，谁有我熟悉河外？”说着拍拍嬴华肩膀，慨然高声道，“有如此大军，如此统帅，如此谋划，我张仪竟连走马战阵的胆识也没有，何颜对秦国父老？何颜居丞相大位？”嬴华默然片刻，粲然一笑道：“好！随你了。”便进了后帐。

片刻之间，嬴华绯云出帐，看着帐中铁塔也似的一条大汉，不禁相顾愕然。原来张仪已经披挂整齐：头上一顶带护耳护目的无缨铁盔，身上一副大护肩的将军铁甲，脚下一双牛皮铁头战靴，手持一口越王吴钩。张仪本来身躯伟岸，一身黑色铁甲上身，双眼在护目小孔中晶晶发亮，加上弯月形吴钩，在灯下无声矗立，顿显威猛可怖。

猛然，嬴华绯云咯咯笑作一团：“吔！活活一个江洋大盗！”

张仪这身披挂，是秦军的战将铁甲，全副重量达六十余斤，若加上弓箭兵器连同干粮干肉，当在百斤上下。仅此一点，可知做秦军猛将之难。张仪此刻铁甲上身，顿时涌出一股无坚不摧的力量快感，大是畅快。听得两人笑声，张仪一拱手道：“末将甲胄在身，不能全礼了。”嬴华绯云更是笑得不亦乐乎。

“噫！你如何不披挂自己的上将甲胄？也轻便点儿。”嬴华很是惊讶。

“此乃奇袭，帅甲斗篷招摇过甚。噢——好英武的少年将军！”

嬴华与绯云，却是一身牛皮铜片软甲，足下战靴，头顶铜盔，身上斜背一个牛皮袋，当真是纤细英武的少年将军一般。张仪对两人叮咛了此行要点，三人大步出帐，恰逢司马错派来的随行军务司马也刚刚赶到帐外，四人就着上马桩跨上战马，飞驰出了大营。

秦军的主力营寨扎在函谷关外的崤山北麓，六国联军的新营地已经推进到洛阳以西的山塬地带，中间相距不过数十里之遥。而秦军的一支骑兵已经插到了六国联军的身后，隐蔽在虎牢山西面的山谷之中。张仪要去的地方，正是这支骑兵隐藏的无名谷，地形不熟，当真是难以寻觅。

张仪原是魏人，修业的王屋山也在魏国，天下游学时首先踏勘的也是魏国，对河内河外地形自然极为熟悉。他离开秦军营地，立即向东北方向飞驰。不消半个时辰，便到了大河南岸的茫茫草滩。时当仲秋，大河进入枯水季节，河滩齐腰深的茫茫苇草已经变黄变干，沙滩泥地，已经变成了潮湿的硬板地。战马飞过，弹性十足的地面非但消解了马蹄声音，茫茫苇草又遮掩了骑士踪迹，莫说朦胧月色下难以发现，纵是白日，一里之外也难以觉察。张仪选的这条“时令大道”确实快捷，放马奔驰，月到下弦之时，四人已经越过孟津渡口。又过半个时辰，便进入了虎牢山地。

虎牢山扼守大河南岸，四周多有丘陵山谷，虽然不算险峻高山，却是林木苍莽曲折回环。按照军务司马说的方位，张仪没费力气便找到了虎牢山东北的这条山谷。进入谷口，缓辔走马，幽静异常，丝毫没有人马迹象。

突然之间，一声长长的狼嗥掠过了山谷。军务司马一撮嘴唇，立即发出三声短促尖锐的鸮(注)鸣。叫声方落，山道两旁黑黝黝的小树突然倒下，两个长大身影倏忽冒出在马前，低声喝道：“东有虎牢！”军

务司马低声道："西有函谷。"一个身影低声道："随我来。"大步向谷中走去，另外一个身影又立即变成了黑黝黝小树中的一棵。

拐了两个山头，来到一道不起眼的山谷。月色之下，但见满山林木，却无一顶军帐，没有人声，没有马嘶，与寻常幽谷没有两样。张仪大是疑惑，两万骑兵如何能隐藏在这里？寻思间已经随着"小树"摸黑进了一座山洞。洞口很小，洞中却颇为宽敞，隐隐传来一片沉重的鼾声。

"小树"咳嗽了一声，沉重的鼾声突然刹住。一个身影霍然冒出："军令到了么？"军务司马低声道："白山将军，丞相到了。""啊！"对面身影轻轻地惊呼了一声，低声道，"骑右将白山，参见丞相！"张仪笑道："免了免了，目下没有丞相，只有将军张。记住了？"

"嗨！"白山答应一声道，"请随我来，到亮处说话。"

拐过几块巨大秃圆的山石，一缕月光洒在了洞中，在习惯了黑暗的来人眼里，倒是分外的清爽。几个人在秃圆的石块上坐定，一名军士拿来了四个皮囊与一个布袋，白山道："丞相……不，将军张，这是虎牢泉水干牛肉，先垫补垫补了。"张仪摇手道："我等与骑士一样，自带军食，日后无须专供。就地取水，倒是可以享用一些。来，先痛饮一袋，虎牢山泉水甜美闻名。"四人咕咚咚饮罢，军务司马道："白山将军，上将军有令：奇袭战由丞相决方略路径，你只管打仗。打得不好，军法是问！"

"嗨！但请将军张下令，末将主战便是。"

张仪笑道："白山将军，我来军前，只因我对河外熟悉，并非我通晓战阵韬略。上将军虽有如此将令，你却只将我看做一个乡导。我有

计策便说，若有不妥，你便不要听。万勿心存上下芥蒂，因而痛失战机。老秦人本色不作假，是么？”

白山拱手慨然道：“丞相如此襟怀，末将疑虑顿消。右骑两万，全数郿县孟西白子弟，打仗断无差错！丞相，不，将军张但决谋略路径便是。”

“好！”张仪笑道，“再隐蔽一日，可有保障？”

“断无差错。”白山信心十足，“这道山谷是前哨，战马骑士都隐蔽在后面一道三面环山的绝谷。不支军帐，不起军炊，马入山林喂料，人入山洞就食，再隐蔽三两日也可。”

“骑士军食还可支几日？”

“三日。”

“游哨放出多远？”

“周围十五里。”

“好！明日大睡，养足精神，往后几日只怕想睡也没得空了。”

“嗨！”白山应命一声又道，“丞相鞍马劳顿，也请休憩。我去拿几条军毯？”

“不用。将军处置军务去，有事随时报我便了。”

白山答应一声，出了山洞。张仪笑道：“睡吧，动静越少越好。”四人卸下甲胄打开军毯裹住身子睡了过去，片刻之间，一片鼾声。

正当午时，秦军大营前飞来两骑快马。距营门一箭之地勒马，一人遥遥高喊：“我是联军特使，来下战书，作速通报上将军！”

“特使稍待——”秦军寨门一声回应，马蹄如雨而去。片刻之后，一骑飞出营门高声道：“特使随我来。”话音落点，马头已经回转，带着两骑飞驰进了营寨。

中军大帐空荡荡的，帐外只有两名甲士，帐内也毫无肃杀之气。两名特使坐定，一名军吏捧来陶壶陶碗，斟满凉茶请特使慢饮。两特使相顾困惑，一人昂昂道：“我等来下战书，要见上将军！”军吏拱手道：“上将军正在午眠，请稍待片刻。”一特使笑道：“噢呀，好洒脱了。”军吏道：“夜受贼风，上将军偶有小疾而已。”另一特使笑道：“定是巡查风寒，崤山寒症可是厉害也。”军吏板着脸道：“两军敌对，请勿闲话。”两特使便不再说话。

小半个时辰后，后帐传来一阵沉重的咳嗽喘息，接着听见脚步声，一个身着软甲外罩丝披风的黝黑瘦子走了出来，目光向两人一扫，却是炯炯有神。他缓步走到帅案后坐定：“你等便是联军特使？”声音中带有明显的咝咝喘息。

两特使站起，身材高大者道：“联军特使景余、田锋，参见上将军！这是我六军统帅子兰上将军战书。”军吏接过战书，抽去布封套，将一卷竹简捧送到帅案之上。

黝黑瘦子矜持地一手展开竹简，瞄得一眼笑道：“子兰有古风也，下战书，司马错可是头一遭遇到，要何日决战啊？”“战书写得明白，明日决战！”

司马错笑道：“既学古人，便当学像。战书隔三，子兰不懂么？”说着提起铜管鹅翎笔在竹简上大书了“三日后决战”五个大字。军吏上前卷起竹简，交还特使。

特使昂昂道：“我上将军有言：天下皆云秦国虎狼之军，我独不惧！但受战书，便是堂堂之阵正正之旗，两军对阵决战，不得施偷袭

惯技！”

司马错哈哈大笑，呛得咳嗽起来，咝咝喘息一阵，满面潮红声音嘶哑道：“好！对阵决战，教六国输得心服口服。”“上将军保重，本使告辞！”两位特使赳赳大步出了中军大帐，一阵马蹄出营去了。

后帐转出精神奕奕的司马错：“山甲将军，亏了你这个现成病号，竟在如此两个人物面前周旋，还行！”黝黑瘦子喘息着道：“不就两个军使嘛。”司马错摇头微笑道：“一个孟尝君，一个春申君，大人物也。”黝黑瘦子高兴得一跳：“哎呀！山甲病得值了！”帐中一片大笑。

子兰的中军大帐顿时热闹起来了。

孟尝君春申君回来将经过备细一说，帐中顿时歧见纷纷。下战书探营，原是苏秦的主意，本意是想试探秦军能否答应这种正面阵战。因为楚军的两千辆兵车与各国二十余万步兵，最适合列阵而战；若能以兵车步兵列成正面大阵，两翼辅以骑兵突袭包抄，则胜算在握。这是联军幕府反复商定的最佳战法。如今带回的消息大是令人意外：司马错非但答应列阵决战，而且在三日之后；更重要的是，司马错似乎患了“崤山寒症”——这是崤山狩猎山民的一种怪病，一旦染上，嗜睡厌食，月余则枯瘦如柴。若果真如此，岂非六国大幸也！使幕府魁首与将军们惊喜的是这一点，产生分歧的也是这一点。

子兰最是激动，主张拖延旬日，待司马错病势沉重时一举猛攻，务克全功。赵将肥义则认为，拖延下去有可能使秦军换将，不如将计就计，就在三日后如期决战。魏将晋鄙、齐将田间、韩将韩朋都支持肥义，认为这是万全之法。燕国主将子之则提出惊人主张：明晚发动突然袭击，一举击溃秦军主力。子之雄辩地说了三点理由：其一，兵不厌诈，安知司马错不是装病？其二，六国联军协调费力，不宜久拖而宜速战；其三，所有事态中，只有司马错批回“三日后决战”这一事实可信无误，三日内秦军戒备必然松弛，是联军战胜的唯一机会。

经过一番激烈争辩，谁也驳不倒子之的雄辩理由。立足司马错病情，显然是一种侥幸，而且极可能上当，连子兰也不再坚持了。从各方面看，提前突袭都是一种可行的战法。最后，终于得到了所有人的一致认可。

“好！”平原君笑道，“司马错善于偷袭，今日也教他尝尝偷袭的滋味。”

“噢呀，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房陵之仇得报了！”春申君更是高兴。

“别忙。”孟尝君笑道，“战场诡诈，我能袭人，人也能袭我，先想想自己的软肋为是。”

“孟尝君所言极是。”苏秦道，“六军之要，在于粮道。敖仓到六军营寨一百余里，每日都有辎重车队在道，信陵君以为安全否？”

信陵君沉吟有顷道：“晋鄙将军拖后，为的就是护卫粮道。再说，敖仓之西是虎牢要塞，虎牢之西我营寨连绵，此等重地，应当没有险情。”

“也是。”平原君道，“若是六国分头运粮，道路遥远，防守拉开，难保不失。如今粮道只有一条，且敖仓乃魏国根本，不说晋鄙大军，敖仓令的军营还有五千铁骑。再说函谷关到敖仓两百余里，险道要塞均有防守，秦军根本无路可走。”

“背后如何？”苏秦问，“从河内南下不行么？”

“武安君多虑了。”素来寡言的晋鄙道，“河内南下只有两个渡口：孟津渡口乃周室洛阳要塞，我军也近在咫尺；白马渡口乃卫赵水道，历来是赵国重兵守护，断无差错。”

“噢呀，南边更不可能，除非秦军插翅飞过三川，再飞过韩国了。”

“如此便好！”苏秦拍案，“子兰将军，你下令了。”

子兰兴奋地升帐发令：齐韩赵三国步兵以田间为将，分三路夜袭秦军大营；燕齐楚三国骑兵以子之为将，在秦军大营外两翼截杀；其余楚国大军由子兰亲自统领，在正面的广阔地带封堵秦军；信陵君与孟尝君率领精锐步兵五万，趁乱抄后，攻下函谷关；里外左右，四面夹击，务求一举歼灭秦军主力。苏秦坐镇幕府，记功督察。

幕府五魁与将军们掂量一番，都觉得这是一场很有气势的大战，尽皆赞同。于是立即各自回营，准备明晚突袭大战。

太阳刚刚到得山巅，山谷中幽暗下来。

午后，张仪醒了过来，用短剑划开一张干面饼，再塞进一大块酱干牛肉，狼吞而下，再灌了半袋山泉水，顿时精神抖擞。召来白山与军务司马，三人躲在山洞角落又是画又是说，整整折腾了一个时辰有余。白山与军务司马不熟悉河外之地，随军的两个乡导也只能在你说清地名后准确带路，不会完整地将虎牢、敖仓方圆百里的地形描述出来，更不会画图描述。而对于一个率领两万骑兵，要完成一场大奔袭的将军来说，完整地熟悉地形道路之间的关联是极为重要的。张仪与白山说得几句，立即觉察出这个致命弱点，于是不厌其烦地从当下所在的山谷画起，详细解说了所有山头、河流、大路、小路的关联，又教白山多次复述演练，大费了一番工夫。亏了白山是郿县白氏世家子弟，家道虽在商鞅变法时中落，却也识文断字颇有天赋，总算确定无误地弄清了这一带地形道路的全貌。

说完地形又议战法。白山的主张很简单：找到地方猛攻而入，烧了粮库便撤。张仪笑道：“如此只能骚扰六国联军，可惜了两万铁骑。

听我说……”张仪一五一十地说了一遍，末了笑问：“如何？说实话了。”话未落点，白山跳了起来连叫：“好好好！听丞相的，兄弟们人人立功！”嬴华绯云被惊醒过来，听得军务司马一番学说，高兴得立即吃喝收拾，做好了夜袭准备。

天一落黑，白山下令收拢游动步哨。山林中长长的三声狼嗥之后，白山带着张仪一行出了山洞，拐过两个山头，进入了一道长长的峡谷。白山低声道：“丞相，这是一面谷，只有这一个出口。”张仪一路打量，只见这山谷越走越宽，最里面竟是一片环山盆地，山坡上的林木在黑夜里一片黝黑。

张仪笑道：“人马都在山坡密林中？”

白山道：“正是。下令集中。”

“且慢。”张仪猛然想到一件事，向白山低声交代了几句。白山高兴得连连点头：“这样好！弟兄们一定更起劲。”说罢两手搭上腮边，顿时一声虎啸在山谷回荡开来。接连三声虎啸，山坡密林中黑影连串成片地拥下，轻微急促的脚步声在谷中像连绵细雨落在了无边荷塘。片刻之间，谷地中聚集起两个巨大的骑士方阵，没有丝毫的人喊马嘶。方阵列定，军吏将张仪四人的战马牵了过来。张仪一看，马口衔枚，马蹄裹布，鞍辔也都固定得紧趁利落毫无声息，不禁对秦军铁骑油然生出一种钦佩。

白山走马阵前低声喝道：“各千夫长，下传全体骑士：今夜奇袭，由丞相亲自领军！”回身便道，“敢请丞相训示全军。”张仪走马前出，低声道：“下传全体骑士：此战关系秦国存亡，务求大胜，人人立功！张仪决与全军共荣辱！”话音落点，骑士方阵一片低沉激昂的轰嗡声，瞬间又恢复了肃静。

“左阵一万，随丞相先行！右阵一万，随我押后！”

白山军令一发，张仪挥手号令：“左阵出动！”脚下轻触马镫，那匹“黑电”便无声地飞了出去。但见朦胧月色下，黑色方阵流水般涌出了峡谷。

出得虎牢山地，张仪仍然上了大河南岸的时令大道，从茫茫苇草滩直向东北而来。大约小半个时辰后，白山的一万铁骑也在时令大道尾随飞驰。行三十余里后，张仪前军折向东南，进入鸿沟堤岸下的谷地，从鸿沟北岸的护渠荒田疾进。白山的后军则继续驰向东北。

秦军的袭击目标是敖仓。

敖仓，魏国最大的粮仓与物资重地，也是天下最大的粮仓与货仓。其所以在这里修建最大的粮仓，一是这里地势险要，二是这里交通便捷。在黄河与济水分流处的三角谷地，有一座敖山。敖山并不高大险峻，事实上只是一座丘陵山地，但因为孤立于两条大河之间的平原，所以险要易守。除了两条大河，敖山西面又有魏国开凿的引黄河入大梁又南通淮水的最大人工河流——鸿沟。如此一来，敖山三水环绕，更兼临近大梁，陆路官道畅通，物资集散极为便捷。

从魏武侯起，魏国在敖山开始修建粮仓，经过近百年扩建完善，整个敖山建成了一个城堡式的粮仓，山下则是十多个临时集散的小仓场。由于规模庞大，魏国人呼为“敖仓城”。魏国在敖仓设置了敖仓令，爵位官职与郡守等同，有五千精锐铁骑长期驻守。后来秦国统一天下，仍将这里扩建为天下最大的粮仓，以致“敖仓”成为天下粮仓的代表称谓。这是后话。

一个多月来，由于敖仓要供应六国联军四十八万人马的粮食物资，大大繁忙起来。山下十几个仓场堆满了随时准备装运的粮货，人声鼎沸，夜夜火把，加上正常进出的出粮缴粮车队，往往是昼夜不息地大开着城堡。敖仓令与所有的部属吏员、仓工都忙得团团转，一有空闲连忙躺倒打盹。山下军营的五千骑士昼夜警戒，时间一长，也是

混混沌沌了。今日暮色时分，守军接到敖仓令命令：“歇仓一夜，明日卯时开仓。”于是一片欢呼，晚饭之后全营倒卧，敖山上下一片酣睡。

正是子夜时分，张仪的一万铁骑抄到了敖仓背后的山坳。奇怪的是，天色突然阴沉下来，厚厚的乌云淹没了月亮，秋风呜呜地刮了起来，近在咫尺的敖仓一片寂静，除了点点军灯，山上山下一片黝黑。出发时，张仪已经接到黑冰台密探的报告，知道了敖仓今日歇仓，但仍然没有料到，敖仓竟如此死寂。

十个千夫长聚来。张仪一阵低声吩咐。千夫长们立即归队，分成了大小不等的三个方块。张仪令旗一劈，三个方阵哗然散开，也不喊杀，风驰电掣般冲向了三个方向。最大的一路是六千铁骑，全力扑向了山下的魏国军营。第二路两千铁骑，冲上敖山城堡。第三路两千铁骑，杀进了山下仓场与敖仓令官署。

魏军骑士正在沉沉大梦之中，连营门哨兵也昏昏欲睡，突遭暴风骤雨般的秦军铁骑冲杀，当真是山崩地裂般恐惧混乱。许多人还没有醒来便身首异处，及至人喊马嘶，五千骑士已经伤亡大半。军营奔蹿呐喊之时，山下仓场与官署立即蹿起了大火。片刻之间，敖山上的城堡主仓也成了一片火海。大火一起，白山的一万铁骑从北面漫山遍野冲了过来，一路向鸿沟，一路向济水，大半个时辰后，便见滚滚滔滔的大水扑向了敖山谷地。

张仪一声令下，攻入敖仓的秦军骑兵立即向北方的大河岸边飞驰。到得渡口，三千骑士下马，在小半个时辰内彻底摧毁了敖仓码头，凿沉了停泊岸边的百余艘粮船。此时，遥见敖山已经陷在一片火海之中，滔滔洪水正在轰轰隆隆地涌向敖山。张仪与白山聚头，清点人数，只有二十多名轻伤，可谓全胜而归。

“回兵！”张仪一挥手，沿着大河南岸的时令大道向西飞驰而去。晨曦时分，铁骑越过了孟津，遥闻遍野杀声。

张仪登上山头一望，只见六国联军正与秦国的黑色兵团在旷野上纠缠冲杀，联军旗帜混乱，但却并未溃败。白山高声道：“丞相，那里是燕齐铁骑，我从背后杀过去！”张仪道：“好！打出战旗！号角准备！”一挥手，二十名牛角号手已经立马山头，一面“秦”字军旗与一面“白”字将旗已经排在白山马后，二十面千夫长将旗也在阵中猎猎展开。

张仪手中令旗一劈，二十支牛角号尖厉地划破秋雾。白山高举长剑大吼：“杀——”一马冲出，万马奔腾，雷霆般压下原野。

就在张仪偏师奔袭敖仓的时候，六国大军也对秦军主力发动了夜袭。可是，当田间率领三国步兵一片呐喊，攻进秦军大营时，却发现偌大的营寨空空荡荡。田间愚蠢地以为秦军怯战逃跑，喝令烧毁秦军营帐，顺着营地山谷追击。没追得二三里，秦军铁骑从两边山塬漫山遍野冲杀下来，几乎只是一个冲锋浪潮，三国步军便蜂拥溃败着向来路逃跑。当子之率领三国骑兵掩杀到秦营两侧的山麓时，却遇到了埋伏在山麓沟垒之后的步兵大阵的猛烈阻击，箭如疾雨，石如飞蝗，联军骑兵不能越雷池半步。子兰的两千辆兵车在正面已经摆好了横宽三里的大阵，等待截杀秦军，但却只闻几条山谷中杀声震天，就是不见秦军仓皇逃出。子兰心中焦躁，又是立功心切，断然喝令车阵前推，全部封堵秦军营寨。

遍野火把下，兵车大阵隆隆向前推进的时候，秦军营寨里潮水般涌出了溃逃的联军步兵。无论子兰如何号令，恐惧的步卒们全然不顾，只是一味尖叫着四散逃命，将子兰的兵车大阵冲得混乱不堪。正在子兰要下令兵车后退到宽阔原野时，万千黑色铁骑如怒潮般从山谷中呼啸扑来，冲进车阵猛烈砍杀。片刻之间，两千辆兵车互相冲突，向身后平原夺路狂奔。车战之法，每辆战车都有二三十名步兵追随，一则保护战车，二则在战车甲士号令下冲锋，形成一个战斗单元。两千辆战车，实际上便是五万多兵力。如今战车混乱夺路，车下步兵成

了秦军铁骑的剑桩，但见大劈的剑光在黑夜中霍霍闪亮，遍野都是惨烈的号叫。

不到半个时辰，楚国战车后退了二十余里，数百辆兵车已经车毁人亡，车下步卒几乎全数被杀。子兰大是恐慌，如同梦魇一般。正在此时，子之率领联军骑兵撤回，与楚国战车会合，子兰方稍稍觉得心安，却是实在想不出该如何号令三军。

子之大怒，抛开子兰，厉声喝令军马集结，列成两个大阵。乱军败退，最是需要主将胆识。主将但有勇气，败军犹可收拾。子之久在辽东作战，极具实战经验，在他威猛的号令下，剩余可战的近一千辆楚国战车，竟重新列成了大阵。子之将剩余的四万多骑兵，在兵车大阵左右两翼列成两个方阵，举剑大呼："败退死路一条！杀——"率先反身杀回。楚国战车与两翼骑兵一声呐喊，竟隆隆海啸般冲了回来，迎住了秦军的黑色浪头。这些战车骑兵虽然也是败兵，阵形更是混乱，但人怀必死夺路之心，比前大不相同，生生地与秦军五万铁骑纠缠混战起来。

正在晨曦初露秋雾蒙蒙两军相持混战的时刻，联军身后突然爆发出震人心魄的喊杀声。但见黑色大旗招展，漫山遍野的黑色铁骑竟从身后杀来。正面的秦军骑兵精神大振，一阵呐喊冲锋，便将联军战车骑兵混杂的阵形彻底冲垮。联军后退之间，白山的两万最精锐铁骑堪堪赶到，硬生生将溃逃的战车骑兵堵了回去。两面夹击，不到半个时辰，被包围进来的战车骑兵几乎全数被杀。

原野上寂静下来。

子兰方才并未随同冲杀，只木呆呆地在战车上观望。从其他方向溃逃的楚国步兵，渐渐在他旗下聚拢，一时有数千人之多。当白山的两万铁骑发动冲锋时，子兰彻底绝望，不顾一切地率领残兵逃跑了。将到大营，忽有残兵来报：信陵君与孟尝君偷袭函谷关的五万步兵，

被埋伏在崤山河谷的秦军截杀，大败逃走；秦军伏兵转道淮北，要抄楚军后路，全部斩杀楚军。子兰吓得心胆俱裂，嘶声喝令：“快！立即逃回楚国！”带着数千残兵落荒向南去了。

太阳升起的时候，坐镇幕府的苏秦已经什么都清楚了。

信陵君与孟尝君狼狈逃回。信陵君连连叹息。孟尝君则大骂司马错“贼将老狐”。苏秦却只是淡淡地一笑，一句话也没说。正在一片默然的时候，斥候飞马来报：子兰丢弃大军逃回楚国。春申君顿时气得跳脚大骂，骂声未落，又是斥候飞报：敖仓被秦军袭击，粮仓大部烧毁，敖山四面汪洋。

顿时，信陵君面如死灰般跌坐在地，大帐中死一般的沉寂。苏秦依旧淡淡地一笑，踱步帐外，凝望着血红的秋日，双眼一片模糊。

四　大才机变修魏齐

河外战胜，张仪没有稍歇，立即东出函谷关趁热打铁。

此时山东深为震恐，联军自行溃散，六国朝局都陷入了相互指责的纷争之中。张仪向秦惠王禀明，须趁此时机一举摧毁合纵根基，不使合纵死灰复燃。秦惠王只说了一句话：“卿乃开府丞相，但放手行事便了。”并当殿特加张仪一千铁骑护卫并全副特使仪仗，以增张仪出使声威。张仪通盘权衡了六国大势，第一个目标直奔魏国。

大梁街市萧条，国人惶惶，全没有了以往的繁华兴旺气象。战国年头，人们对大战已经习惯了麻木了，一战死伤几万人也都是寻常事了。况且对于殷实富强的魏国来说，六万步兵的损失根本不足以使朝野恐慌。可是敖仓被毁，对魏国的打击却是太大了。那里储存着魏国十之八九的粮食与物资，自李悝实行平粜法以来，敖仓便是魏国平抑物价赈灾救荒的宝库。如今，粮食物资被大火烧毁十之七八，整个敖山被大水包围，临近渡口全部被毁坏，洪水竟然漫流到了大梁城外。

如此一来，整个魏国的物价在旬日之间飞涨了十倍，粮价更是一日数涨，难以抑制。私家粮栈干脆关闭，准备将余粮留下自家度日。官府粮栈虽勉力支撑，也架不住国人抢购如潮，虽然没有关闭，也是眼看无粮可以上市了。眼看着北风渐紧，窝冬期临近，从来没有操心过粮米短缺，也很少存粮的大梁国人，第一次感到了恐慌。人们东奔西走地讨粮债，欠粮的人家则千方百计地躲债，更多的大梁人则纷纷出城，到乡野去偷偷买粮。一时间，大梁这个令魏国人傲视天下的商市都会，乱得人人没有了方寸。

魏襄王窝火极了，整日阴沉着脸不说话。

民以食为天，国以粮为本。国仓没有了粮食，比任何灾难都可怕。以目下情势，没有百万斛[注]粮米，难解这大灾大难。可是，冬期将至，仓促间到哪里去谋如此多的粮食？原本六国有盟约：大战后其他五国加利偿还魏国供应的军粮与物资，魏国显然有一笔不小的收益。可如今兵败山倒，联军作了鸟兽散，连统帅子兰都弃军逃跑了，六国丞相苏秦也悄悄回到燕国去了，到五国找谁讨粮去？纵然想讨，以魏国目下处境，五国落井下石倒是大有可能，谁还肯认这笔账？向中小诸侯国借粮么？昔年它们多受魏国欺凌，避之犹恐不及，谁还能雪中送炭？百思无计，魏襄王只好召集了几个亲信大臣秘密商议，有人主张将信陵君也召来，魏襄王却连连摇头。

在密殿里商议了整整一天，谁也想不出好办法。魏襄王无名火起，拍案怒喝："个个都是高爵厚禄，事到临头，一个没用！都下去！"这时，丞相惠施突然高声道："魏王，臣有谋划。"

"是何谋划？快说！"魏襄王急不可耐。

"进攻洛阳，夺王室粮仓！"

大殿中人人瞠目，没有一个人回应。惠施昂昂然道：“濒临危境，岂能坐等灭顶！”

司士先轸吭哧道：“怕，怕是难，此时不宜轻动。”

魏襄王眼珠转悠了半日，终究长叹一声：“去去，痴人说梦也。”他心里清楚，此时兴兵，无异于火中取栗，焉知秦国不会以“尊王”这个古老的名义，呼喝列国携手灭了魏国？

正在魏国君臣团团乱转惶惶无计的时候，宫门急报：“秦国丞相张仪，请见我王——”

“张仪？”魏襄王惊得一激灵，“他，意欲何为？”

惠施连忙道：“无论意欲何为，我王都不能慢待。”

魏襄王猛然醒悟，大袖一挥：“走！随本王出迎。”

一阵煞有介事的迎宾大礼，张仪踩着厚厚的大红地毡与魏襄王并肩进入了魏王宫。看张仪身后跟着两个英武俊秀的带剑卫士，惠施几次想说不能有带剑卫士进宫，可看看魏襄王与掌典大臣浑然无觉，也就生生地咽了回去。毕竟，张仪这个煞神不能得罪，惹火了他，此时兴兵攻魏如何了得？

对张仪，魏襄王可是久闻大名了，在他还是太子的时候，便亲眼目睹了张仪舌战孟子而被父王赶出王宫的情景。后来，隐隐约约地听说张仪死在了楚国。不想在苏秦合纵之后，张仪却突然冒了出来，而且一出山便是秦国丞相。一开始谁也没在意，都说这个魏国布衣平常得紧。做过敖仓令后来做了司士的先轸，更是哈哈大笑：“张仪算得甚来？一个败落布衣，当初还求靠我等，想谋个小吏也。”不成想正是这个张仪，定连横长策，一举撼动楚国，再举大破六国联军，竟在一夜之间成了令山东六国谈虎色变的人物。大梁的市井国人将张仪奇袭敖

仓的故事传得神奇极了，也恐怖极了。奇怪的是，竟没有几个人骂张仪，却都说，这是上天对魏王不识贤愚的报复。如今想来，若有张仪，魏国何至于此？魏襄王硬是弄不明白，如此一个扭转乾坤的大才，父王如何就粪土般扫了出去？而且就在魏国朝臣的众目睽睽之下？细细想来，自己当初也在当场，又何曾想到过劝阻父王？

今日之张仪威风八面，魏国君臣个个小心翼翼地看张仪脸色。那个嘲笑张仪的司土先轹，遮遮掩掩地始终不敢与张仪照面。魏襄王心中酸涩难禁，坐定之后竟神不守舍地恍惚起来。

“敢问丞相，是过道魏国，还是专程而来？”丞相惠施赶忙插上圆场。

“张仪奉秦王之命，专程为秦魏修好而来。”张仪直截了当。

举殿愕然沉默。虽然没有了秦国攻打的恐惧，却也不知道如何应对这突如其来的“秦魏修好”。秦魏宿敌，魏国对秦国邦交，除了连绵不断的围堵，只有兵戎相见，几曾想到过与这个先蛮夷后虎狼的不世仇家修好？即便这次战败，魏国君臣想的也只是怕秦国趁势猛攻，礼遇张仪，也只是不想激怒秦国而已，根本没有想到过修好。正因为匪夷所思，张仪乍一说出，魏国君臣一片木然。

良久，魏襄王道：“请问丞相，可，可是有所图？”

“魏王明智之人也。”张仪从容笑道，“魏国只需不再参与合纵便是。据实而论，合纵没有给魏国带来任何好处，带来的，只是大灾大难。”

魏襄王喟然一叹：“秦王盛情，丞相好意，魏嗣心领了。只是目下举国惶惶，修好之事，容徐徐图之。”

“魏王可否见告，魏国难在何处？”

“丞相心明如镜，魏国大饥大荒在即，如何顾得合纵？请告秦王，但放宽心便是。”

“度过饥荒，魏国须得几多粮米？”张仪只是微笑。

“司土何在？”魏襄王突然高声，“先轹，职司所在，你对丞相说。”

躲在惠施身后的先轹出了一身冷汗，莫非魏王要拿自己讨好张仪？心中七上八下地硬着头皮走了出来，向张仪深深一躬道：“小吏先轹，往昔开罪于丞相，敢请丞相恕罪。”张仪大笑着扶住了先轹：“司土言重了，故旧之交，何罪于我？你我旧事，改日再叙，但请司土先说国事。”先轹顿时去了惶恐之情，拱手道：“无百万斛粮米，魏国难解饥荒。”张仪慷慨道：“两国修好，魏难便是秦难。秦国出粮百二十万斛，如何？”

“此言当真？”魏襄王精神陡然振作，霍然站了起来。

张仪一阵大笑：“食言自肥，张仪何以面对天下？我这便修书一札，请魏王派出特使，立即到咸阳丞相府见右丞相樗里疾，办理运粮事宜。”

魏襄王向张仪深深一躬：“丞相大恩，魏嗣铭记在心。”

张仪连忙扶住魏襄王笑道：“张仪原是魏人，桑梓有难，何能旁观？”

魏襄王对殿中大臣高声道：“晓谕朝野：秦国借粮于我，解我国难，自此之后，魏秦修好，若有再言合纵者，杀无赦！”

朝臣们感慨唏嘘，纷纷点头称是。丞相惠施自请为特使，立赴咸阳。司土先轹自请为监运大臣，匆匆去征发牛车。大臣们人人觉得解

了自己的危难，争相做事，一时间效率奇高，仿佛起死回生一般。

粮米有了来路，魏襄王立即有了胆气，当晚在王宫大湖的明月岛举行了名为“两强修好”的盛大宴会。魏国司礼大臣充分挥洒了大梁的富贵排场传统，两千多盏风灯挂满水边林木。湖光山色，雅歌声声，任谁也想不到这是一个刚刚遭受了夙敌猛烈一击而几乎被灾难淹没的国家。张仪心中大不是滋味，借着如厕，在竹林回廊上独自伫立，望着灯火下的粼粼波光，有些恍惚起来。

“丞相好兴致，这里正好看得王宫夜景。”

“呵，原是魏王，张仪正要告辞。”

“请稍待。”魏襄王猛然压低声音道，“丞相可愿回魏国，同样做丞相？”张仪一怔，迅即笑道：“魏王何出此言？张仪可是秦国臣子。”

“苏秦能做六国丞相，丞相何不能兼做魏国丞相？”魏襄王显然为自己的出新而兴奋，急迫道，“若得如此，一则可挽回父王当年大错，二则有利于秦魏长期修好，一举两得也。”

张仪笑了笑：“魏王虽是好意，只怕张仪没得工夫。”

“不误丞相大计。”魏襄王殷殷笑道，“丞相只管掌控邦交大事，

不必时时守在魏国。”

“然则，这俸禄府邸？”

“本王心中有数。”魏襄王突然有些矜持起来，“秦国官俸太低，魏人如何得惯？本王定丞相一等年俸、一座府邸，外加在丞相的安邑故居再起一座府邸；若有大功，本王定然封丞相百里之地两万户，如何？”

“好！”张仪满足地笑了，“但有锦衣玉食，张仪自当为魏王效力。”

“然也，然也，张卿大是明白人也！”魏襄王也满足地笑了。

次日清晨，张仪正在梳洗，魏襄王派内侍送来了一件密札。嬴华打开一看，先自笑了：“哟！魏王端起来了。你听了，张仪我卿：但留大梁旬日，受丞相府邸官俸玺印，再定行止可也——”嬴华拖了一个长长的腔调。正在摆置早茶的绯云道：“吔，昨日还蔫草儿似的，两滴露水就抖起来了？”张仪摇头笑道：“这就是魏嗣。难怪老孟子到处唠叨，说他不像个国君，教人无法敬重。”嬴华道：“如何回他？要等那丞相大印么？”张仪道：“我行我素，理他做甚？”

早茶之后，张仪派嬴华给魏襄王送去了一封辞行柬，先行启程走了。嬴华赶上来时，张仪已经出了大梁东门外的迎送郊亭。嬴华走马车旁，备细说了魏襄王的惊讶与失望，说一定要张仪返回时折道路经大梁，接受丞相大印。张仪笑道：“世间偏有魏嗣父子这等国君，只相信俸禄官邸的威力。多可惜也，本来好端端一个魏国。”嬴华道：“你可惜得完么？到了齐国，说不定更觉得可惜。”张仪摇头道：“不过，齐国这个田辟疆，可是比魏嗣难对付多了。”嬴华笑道：“我看呀，还是你最难对付。”张仪不禁哈哈大笑。

魏齐官道虽然是千里之遥，但路途却是平坦畅通。官道沿着济水河谷直向东北，沿途几个小国，历来都不敢在这两个大国间的官道上设卡，更不敢拦阻虎狼秦国的特使车队。倒是每到小国边界，必有使臣置酒做过境迎送，说些大而无当的官话，表示不敢得罪，等等。张仪简单处置，凡有迎送，一律赏赐使臣百金，赠国君蓝田玉璧一双。虽然略有耽延，也是第五日到了济水入海段，向东南沿着淄水河谷的官道走得半日，便远远地望见了临淄城的箭楼。

前行斥候飞报：“禀报丞相：临淄郊亭有大臣迎接。”

车马将近郊亭，一辆六尺车盖的青铜轺车辚辚飞来，车上一人红衣高冠玉佩叮当，遥遥拱手道：“孟尝君田文，恭迎丞相。”话音落点，已经跳下轺车大步迎了上来。

张仪很有些惊讶，孟尝君做使臣出迎，显然便是仍旧参与国政，这齐王田辟疆当真比魏嗣高明。他也停车下车，拱手笑道：“久闻孟尝君大名，果然英雄非凡。”四手相握，孟尝君哈哈大笑：“被人杀得落花流水，还英雄非凡？狗熊一个。”张仪不禁笑道：“胜败兵家常事，谁敢说孟尝君不是英雄了？”孟尝君慨然一叹：“秦军阵仗，田文不得不服啊，尤其是丞相奇袭敖仓，匪夷所思也！”张仪大笑：“不敢贪天之功，那是司马错运筹帷幄，张仪驰驱奔波罢了。”孟尝君高声赞叹：“好！丞相有气度，田文喜欢如此人物。请丞相登车。”

张仪刚刚上得轺车，孟尝君跳上车辕对驭手道：“你下去，我来驾车。”驭手看着车旁骑马的嬴华不敢下车。嬴华正要婉言谢绝孟尝君，张仪豪爽笑道：“孟尝君车技超群，难得有此雅兴，张仪却之不恭了。”孟尝君大笑：“田文曾为六国丞相驾车，为何不能为两国丞相驾车？”张仪道：“孟尝君，消息何其快也！”孟尝君又是大笑：“如今天下，谁不盯住苏秦张仪，谁心里就不安生。”一言未了，轺车辚辚启动，风驰电掣般向临淄飞去。王宫正殿正在举行策士朝会，争辩得很是热闹，竟至有些面红耳赤了。

在做太子的时候，田辟疆就以名士自居，经常化名易装去稷下学宫与那些名士大家论战。做了国王后，田辟疆最上心的一件事，是扩大学宫规模，广召天下学人名士来学宫讲学修业。每有名士入稷下学宫，一律以上大夫规格赐六进大宅，年俸五千石。而在齐威王时期，唯有孟子这样的显学大师才能享受六进大宅。齐威王晚年，稷下学宫本来已经人才凋零，可田辟疆即位没有几年，稷下学宫又蓬蓬勃勃地恢复了生机。原先离开的名士如慎到、邹衍、淳于髡、田骈、许行等回来了，新锐名士如荀况、接予、环渊、田巴、徐劫、庄辛等也纷纷

来投，一时间人才济济，仅享受上大夫礼遇的便有七十六人，全部学子多达数千人，齐宣王文名大盛。

可田辟疆很奇怪，从来不给这些名士官做，而只教他们对国政参与议论。这便是天下有名的“不治而论”。每有大事，齐宣王便将那些一等一的名士大师召来议论，他与几个主政大臣只是听，既不表态，更不参与议论。往往是几日争论，莫衷一是，最后也是散了就散了。孟尝君感到奇怪，曾问：“我王整日听名士清议，何不教他们任职为治？岂不强如那些平庸小吏么？”齐宣王笑道：“卿养门客三千，本王便养不得名士三千？卿之门客何不做官？”孟尝君恍然，笑道：“臣今日方得明白，稷下学子，乃我王门客也。”齐宣王大笑。

今日“门客”朝会，是议论一个大题目：河外战败后如何应对秦国？如何应对张仪来齐？三十六位各派名士整整议论了一天，越论越分歧，最后摆开论战架势，当殿吵得不亦乐乎。

几个大师级的老名士说，秦本蛮夷弱小，骤然暴发几年何足为奇？魏国强大过，楚国强大过，甚至韩国都强大过，齐国更是始终强大，何独对秦国一时的强大如此惶恐？竟要联合六国抗秦？完全是扰民扰国，多此一举。老学宫令邹衍一言以蔽之：“与其合纵劳民，何如积聚国力，静观待变？不出五年，秦国便会自乱自衰。战国以来，莫不如此。”

新锐名士们却激烈反对说，秦国根基已成，其志在吞灭六国，绝非短暂强大，更不会自乱自衰；苏秦合纵是最为高明的谋略，首先要合纵抗秦，同时要变法强国，才不至于亡国灭族。刚刚入齐的年轻名士荀况最为直截了当：“秦国虽为敌国，却当为六国之师。师秦而抗秦，当今大谋也！”

老名士们哄堂大笑，尖刻的嘲讽夹着老成的训诫连绵扑来。

新锐们在挺身争辩中又分立成了两派。已经小有名气的辩士田巴，严厉斥责“师秦”一说，认为：“抗秦之要，在于反其道而行之。”荀况反唇相讥：“反其道而行之？莫非你田巴要恢复王道井田，做孟子门徒么？”老名士们在反驳荀况中也分立了。老法家名士慎到对“师秦抗秦”大是激赏，慷慨激昂道：“法家挽救了秦国，何以不能挽救天下？师秦之实，在于法家治国，上上之策也！”于是，新老纠缠，各家纷争，又是一个活生生的学派战国。

齐宣王听了大半日，越听越乱。他对这些名士动辄这道那道这家那家，本来就腻烦，加上有人经常引经据典，一席话倒有大半都是听不明白，更是不得要领。听来听去，还是那个荀况说话结实，无经无典，那“师秦而抗秦”倒也不失为一种办法。但是，那么多人反对围攻荀况，齐宣王又糊涂了，一种千夫所指的谋略，能说他高明么？身为大国之王，不能衡平各方，纵有谋略，说到底还不是无法推行？

“禀报我王：秦国丞相张仪到。”

齐宣王正在烦乱，一听老内侍禀报，站起来向外便走。这种情势往日也遇到过好几次，名士们都是趁势散去。可今日一听是张仪到来，稷下名士们谁也没有挪动，都想看看这位搅乱六国的连横权相的本领气度，更有一班新锐纷纷低声议论，猜测张仪与苏秦的不同。

在这片刻之间，齐宣王与孟尝君一左一右陪着一个人走了进来。那人谈笑自若地走在中间，一领黑斗篷，六寸黑玉冠，络腮胡须，身材伟岸，一条微瘸的左腿使他的脚步有些不易觉察的拖沓点闪。然而，恰恰是这种残缺，使他的整个神态渗出了一种别有韵味的沧桑与刚毅，竟有一种难以撼动的气象。稷下名士们非但没有丝毫的嘲笑，反倒在沉默的注视中流露出几分钦敬之情。

齐宣王见名士们没有走，先是一愣，心思一转便笑了，转身对张仪笑道：“这些都是稷下名士，方才正在与本王议论治学之道。”又转

身高声道，“诸位，这位便是名动天下的秦国丞相，名士张仪。”众人拱手齐声道：“久仰。”张仪也是一拱手：“久仰。”彼此竟都没有做官场礼节。齐宣王笑道：“先生请入座。”孟尝君将张仪让进了王案左首的长案前，自己则坐在了王案右首。

“敢问齐王，我等欲向丞相讨教，不知可否？”辩士田巴高声请示。“但凭丞相了。”齐宣王笑着看看张仪。

张仪道：“有幸相逢，自是客随主便。”

“在下田巴，敢问先生：秦国欺凌天下，猖狂至甚，丞相不以为有违天道么？”

张仪悠然一笑：“久闻稷下名士见多识广，何如此闭目塞听？当初，图谋瓜分秦国者，山东六国也；重兵围堵秦国者，山东六国也；商旅封锁秦国者，山东六国也。如今，合纵锁秦者，仍是山东六国；四十八万大军攻秦者，还是山东六国。谁恃强凌弱，谁猖狂至甚，谁有违天道，岂不一目了然？”

“在下环渊。秦国妄图吞灭天下，先生为狼子野心张目，这是何家之学？！”

张仪大笑道：“一统天下便是狼子野心？当真旷世奇谈！天下统一而后安，天下分裂而战乱。唯其如此，我华夏皆视一统天下者为圣王雄主，万古流芳。以足下奇谈，三皇五帝，商汤周武，不也是狼子野心了？放眼当今，哪个国家不想一统天下？魏国尝试过，楚国尝试过，齐国更尝试过。虽然都失败了，但有识之士都赞赏他们曾经有过的勇气与雄心。如今秦国也在努力尝试，何以便横遭贬斥？一统华夏为亘古正道，但凡有识之士，无论所持何学，皆应顺时奋力，为一统大业助力。张仪自不能外，且以此为无上荣耀！莫非足下之学，是专一的复辟分裂之学？专一的以反对一统为能事之学？”

片刻之间，两个愤激满腔的新锐名士铩羽而归，大殿中一时惊愕沉默。猛然，一人高声道：“在下接予。先生入齐，意欲何为？”

“秦齐修好，岂有他哉！”

“与秦修好，对齐国有何好处？”

张仪揶揄笑道：“敢问先生，与六国合纵，又有何等好处？”

“立我国本，保我社稷，大齐永不沦亡。”

“先生之言，何其荒谬也！”张仪正色道，“合纵若是立国之本，秦国何以强大？齐国强大之时，又何曾与人合纵？不思发奋惕厉，却一味地将国家命运绑在别家的战车上，这便是稷下学宫的强国之道么？”

一黄衣高冠者愤然高声道：“在下庄辛。先生做了秦国丞相，又做魏国丞相，首鼠两端，吃里扒外，不怕天下笑骂么？”

张仪纵声大笑：“庄辛妙人也！先生本是楚人，却在齐国做事，莫非也是吃里扒外首鼠两端？六国合纵，苏秦身佩六国相印，岂非也是吃里扒外首鼠六端？我秦国正欲请孟尝君为相，莫非孟尝君也要吃里扒外首鼠两端了？身在战国，却不知战国之事，先生好混沌也。”

稷下名士们一片难堪之时，一个人从容站起拱手道：“在下荀况。秦国变法，本是强国正道，天下之师。敢问先生：秦国连横，是否欲图搅乱六国，夺其变法机会，而使一己独大？”

张仪见此人敦厚稳健，问题来得极是正道，不禁肃然拱手道：“连横之要，在两国互不侵犯，共同康宁。秦国决然不干盟友国政，何能搅乱盟友朝局？自古以来，乱国者皆在萧墙之内。我自不乱，何人乱我？我自不灭，何人灭我？若欲真心变法，便是秦国，又奈我何！”

“如此说来，先生不怕盟友与秦国一争高下？”

“天下虽大，唯有道者居之。堂堂正正地变法，堂堂正正地与秦国一争，自是雄杰之邦。若无勇气与如此对手一争，秦国便当灭亡而已，岂有他哉！”

荀况肃然躬身：“秦国气度，可容天下。齐秦修好，荀况大是赞同。”大殿中一片愕然。谁也想不到荀况竟公然赞同秦齐修好，但奇怪的是，却没有人再发难诘问了。齐宣王猛然醒悟，哈哈笑道：“丞相好辩才！好辩才！孟尝君，设大宴，为丞相接风洗尘。”

在这一场盛大夜宴的觥筹交错中，稷下名士们纷纷与张仪切磋周旋，齐宣王却一直与孟尝君喁喁低语着。两个多时辰的宴会，张仪只是痛饮高论，谁上来便应酬谁，没有说一句与使命相关的话。

次日，齐宣王在孟尝君陪同下正式召见张仪，直截了当地表示愿意与秦国修好，请张仪拟定盟约。张仪笑道：“一东一西，两不搭界，要说盟约，只有三句话：不动刀兵，不结合纵，不涉内政。”孟尝君笑道：“如此简单，约法三章？”张仪道：“简单者易行，只要信守承诺，此三章顶得千军万马。”

齐宣王原本担心张仪胁迫齐国，漫天要价，譬如要齐国与合纵魁首楚国断交、攻打燕国并缉拿苏秦等，也教孟尝君准备好了应对条款与万一翻脸的准备。今日一谈，不想张仪的盟约却如此简约，实际只有一句话：不联合他国与秦国打仗便了。如此齐国便避开了最大的尴尬——亲秦而开罪五国，丝毫不会因与秦国修好而得罪昨日盟邦。从长远说，秦国又不干涉齐国内政，齐国丝毫没有附庸之嫌，依旧是一个堂堂大国。

齐宣王顿时轻松，呵呵笑道：“丞相当真大手笔也！目下便立盟约如何？”

“好！目下便立。”

齐宣王一拍掌：“太史，出来。”

高大的木屏后面走出了一个白发苍苍的老臣，手中捧着两张很大的羊皮纸道：“臣启我王：此乃我王与丞相议定的盟约。”说着便将羊皮纸摆在了王案上。齐宣王瞄得一眼，三五行字立即看清，笑道：“请丞相过目定夺了。”太史又将羊皮纸捧到张仪面前，张仪笑道：“便是如此，齐王用玺可也。”齐宣王拍案笑道：“宣掌玺大臣。”内侍一声长呼，一个捧着铜盘玉匣的中年大臣走了进来，将铜盘摆在王案上，向齐宣王深深一躬。

“齐秦盟约，用玺。”齐宣王一指羊皮纸。

“谨遵王命。”掌玺大臣向铜盘玉匣深深一躬，高声长呼，“史官载录：齐秦盟约，用玺存馆！”然后恭敬地打开玉匣，捧出一方六寸绿玉大印，双手提住了大印龟钮，神情庄重地盖在了羊皮纸上，却是鲜红夺目的朱文古篆。

“齐秦盟约，秦国丞相用玺！”

张仪伸手向腰间鞶带上一摁，卸下了一个玉带钩，打开了玉带钩上一只精致的皮盒，露出了一方四寸铜印。他抓住印背鼻钮在书案玉盒印泥中一蘸，提起摁在了羊皮盟约上，却是红底白文古篆印，与齐宣王的朱文大印恰成鲜明一对。

“史官载录：齐秦盟约成！”掌玺大臣将盟约恭敬地呈给了齐宣王与张仪各一张。

“好！”齐宣王打量着盟约，“本王欲赠丞相一方上等宝玉做印料，丞相笑纳了。”

山东六国以玉印为贵。齐宣王之意，显然是说张仪的铜印与丞相身份不配。张仪却悠然笑道：“秦人多有马上征战，玉印质脆易碎，徒有其表，不受摔打了。”孟尝君及时跟上道：“难怪秦国有蓝田玉不用，却是此等缘故，还是秦人务实也。”

齐宣王脱得尴尬，连连笑道：“好好好，先生不愧秦国丞相也。”

张仪大笑一阵：“齐王若放孟尝君到秦国任相，也得一个秦国丞相了。”

“自然好事。”齐宣王笑道，“只是联军新败，孟尝君须得收拾一番残局，此事一了，孟尝君便可如约前往，丞相以为如何？”

“好！张仪便等与孟尝君共事了。”

孟尝君哈哈大笑，没说一个字。

张仪回到驿馆，嬴华匆匆前来，将一个长约两寸比小手指还细的密封竹管递给他。张仪笑道：“你打开，我做不来这种细活儿。”嬴华笑道：“黑冰台密件都是青鹰传送，越轻越好。”说着已经将管头封泥剥下，细巧的小指撬开了管盖儿，从中抽出了一个极细的白卷，打开铺在书案上，却是一方一尺白绢，上面画着两行古怪的符号。嬴华笑道：“哟，这是甚画？河图洛书一般。”张仪走过来一看不禁笑道：“这是金文古篆，樗里疾真能出奇。”嬴华高兴道：“好啊，日后黑冰台都用这金文古篆传信，等闲人识不得了。”张仪笑道：“说得容易，可惜天下没几个人写得。你看：‘燕事已妥，三日后上路，公可径赴燕国，会齐入蓟。樗里。’啊，好，好！”

“想好了？甚时启程？”

“明晨启程。”

“今日辞行？”

“不用了。你给孟尝君送去这件物事便是。”张仪说罢，走到书案前写了几行字，嬴华封好拿起走了出去。

次日清晨，张仪的快马轺车出了临淄。仪仗护卫原本驻扎城外，此时已经在官道边列队等候。嬴华一声号令，马队收起旌旗矛戈，变成了一支精锐的轻装铁骑，护卫着张仪辚辚北上。由于燕齐两国多年不睦，商旅几乎杜绝，过了郊亭，道中车马行人顿见稀少，一眼望去，大是空旷萧瑟。正在这时，却见一人站在道中遥遥招手。驭手缓辔，张仪拱手道：“足下何人？何事挡道？”那人拱手道：

“在下乃孟尝君门客冯，奉命有请丞相。”张仪笑道：“孟尝君么，在何处啊？”冯道：“敢请丞相随我来。”张仪便命马队原地等候，下车与嬴华随着冯进了道边小山。树林中多有暗哨，显然是警戒森严。

密林深处，孟尝君迎了上来：“临淄多有不便，专程在此等候丞相。”

“正事已毕，孟尝君何须多礼？”

“田文素来蔑视繁文缛节，实是不得已而为之。”

“孟尝君有话对我说？”

“正是。”孟尝君点点头，将张仪拉到一棵大树后低声道，“两件事：其一，齐国可能生变，望公留意。其二，子之凶险，公去燕国，须多加防范。”

张仪心中顿时一沉，沉默片刻拱手道：“孟尝君大义高风，张仪不敢相忘。”

孟尝君慨然一叹：“河外大败，丞相入齐，荀况之言。若无这三件事，田文对秦国也是一如既往地偏执仇视。败六国者，非秦也，六国也。田文当真希望齐国师秦友秦，变法强大。惜乎孤掌难鸣。此中难处，尚望体察，莫笑田文优柔寡断。”

张仪素来洒脱明朗，此时却觉得心中堵塞，看着孟尝君无言以对。良久沉默，张仪道：“孟尝君但有难处，知会张仪便是。”“但愿不会有那一日。”孟尝君笑道，“丞相上路，恕田文不远送。”

“后会有期。”张仪一拱手，大步出了山林。

五　张仪苏秦都祭出了古老的权谋

三日之后，张仪马队到达易水渡口，在南岸扎营，等候咸阳北上的车队。

自秦立为诸侯，与燕国来往最少。一则距离遥远，中间隔着魏国、赵国、中山国，几乎从来没有直接的利害冲突。二则秦燕相轻，相互瞧不起对方。燕国是西周老牌王族诸侯，说秦国是王化未开的蛮夷之邦；秦国是东周开国元勋，说燕国是死气沉沉的僵尸之邦。同样是距离遥远，秦国与齐国声气相通，常有使节来往，与燕国却几乎是老死不相往来一般冷淡。然而，恰恰是这个生疏的燕国，却做了合纵抗秦的发动者，做了苏秦的根基之邦。

如此一来，秦国想不理睬燕国也不行了。燕国疲弱，燕国遥远，燕国经常没有动静，但也恰恰是这样的条件，使燕国成为战国中最有可能爆出冷门的国家。张仪的谋划，就是要消除这个躲在大山背后抽冷子暴起的祸根。以秦国目下的战力，对于燕国这样的疲弱之国，挥师北上，完全可以一战击溃肢解，使燕国名存实亡。然则螳螂捕蝉黄雀在后，有中原战国虎视眈眈，秦国便不可能兴师远征，去对付这个

疲弱而又抽搐不定的爆冷国家。唯一的办法，就是笼住它安抚它，使它不要瞄着秦国抽冷子发疯。

秦惠王最头疼燕国，说：“燕如羊腿骨，食而无肉，弃而可惜。”

“炖汤也许鲜美。”张仪笑答。

“炖汤？如何炖法？”

“细柴文火，慢工打磨。”

秦惠王品咂片刻，恍然大笑：“丞相是说，联姻？”

“最古老，又最可靠。”

“好！”秦惠王拍案，“当年秦晋联姻，保了三十年结盟。而今便与燕国联姻。”

后来，秦惠王委托嬴华在王族中物色适合远嫁的公主。嬴华用了一个月的时间，才定下了人选。奇怪的是，她没有先禀报给秦惠王，却先来说给张仪。

“哪个公主啊？”

“栎阳公主。”

“报给君上了么？”

“还没有。”嬴华莫名其妙地有些脸红。

“噢，却是为何？”

“想先说给你听嘛，你不向我打听公主么？”

张仪大笑一阵：“哎呀呀，好记性，我早忘到渭水里去了。”

“甚也不记，好没心！”嬴华粲然一笑，跑了出去。

公主人选一确定，张仪便与樗里疾商议如何来做。樗里疾嘿嘿笑道：“这种上门之事，要等个茬口才好做。这茬口，就是秦国要在纵横之争中大占了上风。要不，上门联姻只能自讨没趣。”张仪深表赞同，将此事的先期斡旋交给樗里疾办理，自己匆匆赶到河外参战去了。樗里疾老谋深算，明白联姻的关键是要燕国前来求亲，否则，强大的秦国要将一个公主硬塞给人家，岂不贻笑天下？一番思谋，樗里疾紧急修书陇西大骆部族的老酋长，请他暗中斡旋。

这大骆族是樗里疾的祖籍老根，虽然势力不大，却与阴山草原的匈奴素有渊源。匈奴诸部又是燕国与赵国北部最大的威胁，也是两国的夙敌。大骆老酋长接到樗里疾密件，立即带着一头名贵的火焰追风驼与一百名骆驼兵，兼程赶到了敕勒川草原。匈奴老单于一见一团火焰般的红骆驼，高兴得笑个不停。大凡草原部族，对大骆族的火焰驼历来都是垂涎欲滴。这种骆驼非但驰骋赛过骏马，而且能几天几夜不吃不喝地奔驰，在草原大漠戈壁中确实比雄骏的战马更是名贵。

但在密议之间，匈奴老单于还是开出了条件：十年内秦国不能对匈奴用兵，匈奴占据秦国上郡北部的几百里土地，三年后再归还秦国。大骆老酋长思虑一番，欣然答应了为匈奴斡旋。此时，正逢合纵联军大败，六国一片混乱。匈奴老单于亲自赶到蓟城西北的于延河草原，并邀来了燕国辽东夙敌——东胡部族的首领，共同约见燕易王。

老单于开门见山道：“燕王兄，我大匈奴已经与秦国修好结盟了，可燕国却乌鸦一样，在秦国后边呱呱乱叫。燕王兄要能与秦国一家人，就是我匈奴与东胡的朋友。要不，就是匈奴东胡的敌手，老夫就要骑着火焰追风驼，住到蓟城去了，啊哈哈哈哈！”

燕易王与子之密商了一天一夜，终于答应了老单于。旬日之后，燕王特使便到了咸阳，向秦惠王呈上了燕易王“求亲修好，永不为敌”的国书。秦惠王“踌躇”了一番，欣然允诺，对燕国特使道：“一月之后，丞相张仪护送公主到燕国成亲。两国盟约，由丞相全权处置。”硬是留个尾巴，让燕国特使忐忑不安地回去了。

张仪在易水渡口等了两日，咸阳的送亲车队方才辚辚到达。正好是已经升任前将军的白山率领三千铁骑护送，与张仪的两千铁骑仪仗会合，正是合乎礼仪的王室送亲规格。张仪与白山寒暄一阵，带着嬴华来见栎阳公主。进得公主营区，一名女子正在帐前草地上练剑，红衣短装，剑光霍霍，一股英武之气。

张仪笑道：“孤身入燕，带如此一个贴身侍卫也好。”

“才不是，她便是栎阳公主了。”嬴华说罢笑叫，“平姐姐，丞相来了。”

剑光猛然收煞，练剑女子面色涨红地说了声“稍等”，风也似飘进了大帐。片刻之间，一个女子迎出帐来，宽袖长裙，秀发如云，竟是与方才练剑女子截然不同的一个丽人。张仪惊讶地揉揉眼睛：“她？是方才的栎阳公主么？”

“哟！那能有假么？”嬴华笑道，“栎阳姐姐琴剑诗酒，无一不精。”

张仪拊掌笑道：“王室有此奇女子，秦国之福也。张仪参见公主。”

栎阳公主笑道：“丞相多礼，请进帐说话。”

到得帐中坐定，张仪将所知道的燕国情况与燕易王性情、宫廷纠葛等作了一番备细叙说，末了道：“公主孤身远嫁，任重道远。嬴华已

经在蓟城建了一家燕山客栈，做公主秘密护卫，公主但放宽心便了。”栎阳公主笑道：“不打紧，嬴平不会有事，也不会误事。”张仪心中一动道：“公主熟悉燕国？”嬴华笑道：“平姐姐在燕国长到十五岁，说是燕国人也不为过。”张仪恍然笑道：“噢——公主是回归的北嬴族？”栎阳公主道：“丞相说对了，族人落叶归根，嬴平也心无牵挂了。”张仪大是高兴：“天意天意！秦人国运来也。”

嬴秦部族在商王朝灭亡后流散西部，主流一支一直与西部戎狄长期拼打，有两支流落到了燕国与晋国。数百年之后，进入晋国的一支已经是晋国的赵氏部族了，以致天下有了“秦赵同源同姓”的说法；进入燕国的一支稍小，却始终顽强地保留着嬴秦部族的姓氏与独有的生活习俗，被秦人称为“北嬴”。不知道是何缘故，北嬴始终没有回到秦国。秦国变法强大后，秦孝公为了增加人口，陆续派出了三名嬴秦部族的元老到北嬴秘密联络，策动北嬴重返家园。北嬴族长提出了一桩旧时冤案：当年秦献公一方发动宫变时，北嬴老族长正在雍城，被即位后的秦献公以“乱国同党”斩首；若要北嬴回归，便须了结北嬴这块心中创伤。秦孝公与商君未及处置，接连去了。其后，秘密联络的三个嬴秦元老，又因卷入甘龙叛乱而被新君嬴驷诛杀，这件事又搁置了下来。直到张仪入秦嬴驷称王，秦惠王才重派密使联络，谈好处置方法，北嬴两万余口才绕道九原，从北地郡回归秦国。归秦之后，秦惠王举行了隆重盛大的庆典，以“壮大嬴氏血脉”为功名，封赠了北嬴大小首领百余人以各等爵位；并在太庙祭祖，下《嬴氏王室罪己书》，对先祖错杀表示了谴责忏悔。自此，北嬴重返老秦，秦国的精锐骑士骤然增加许多，王室世族的力量也大为增强。

嬴平是北嬴族长最钟爱的小女儿，被秦惠王册封为栎阳公主。她原本便是父亲的外事臂膀，不但熟悉燕国民情风习，而且与蓟城官场人物多有交往。寻常公务，这个嬴平都是一身男装，英姿飒爽，不让须眉。回到秦国，才恢复了女儿装束，做起了无所事事的公主。嬴华逐一对王族公主摸底试探时，嬴平意外地兴奋，非但立即答应，还主

动请见秦惠王请求远嫁。秦惠王与已经是“王叔”的北嬴老族长磋商，老族长也欣然答应了。

于是，这个生于燕国长于燕国的秦国公主，就成了远嫁燕易王的最佳人选。看看如此一个公主，张仪原本想好的诸多叮嘱都省去了，只说了一句话：“燕国但有大乱，秦国力保公主返国。”栎阳公主爽朗笑道：“不会有事。我姓嬴，我是秦国公主，这就够了。”张仪哈哈大笑：“公主见事透彻，有秦国后盾，入燕万无一失也。”

次日，张仪派出快马使者飞报燕王，随后拔营渡河，过了易水，向蓟城浩浩荡荡开来。将近蓟城百里之遥，黑冰台安插在蓟城的秘密斥候飞马来报：苏秦与子之联姻结盟，密谋在蓟城截杀张仪，重组合纵，请丞相不要入燕。嬴华脸色立变，力主张仪返回咸阳，由她以“行人特使”身份护送栎阳公主入燕。张仪思忖片刻，断然道：“果真如此，目下便是一举安定燕国的绝佳时机。不冒大险，焉得成事？走！”

这时的燕国，迷雾重重。

联军大败后，子之率领燕国残兵连夜从孟津渡河，进入河外方才扎营歇息。一清点人马，南下的六万步骑竟然战死了三万，重伤万余，余下的一万多人马也几乎人人带伤狼狈不堪。尤其是带去的精锐骑兵，竟然只有不到一万人生还。子之自己也身中一剑一箭，剑砍伤了左手臂，箭射到了右肩背。虽然都不是要害部位，也不是毒箭，但却使子之吊着左臂袒着右肩，加之脸上擦伤淤血，一副死里逃生的血人模样。

但子之顾不得仔细打理自己的伤口，他全力去做的第一件事，是用重金从大梁秘密请来三个善于疗伤的高明医师，连同军中三个医师，不分昼夜地给士兵包扎上药。最后，终于是保住了余下的一万多人马没有流播恶疾。士兵们全部疗伤之后，子之才教医师给自己疗伤敷药，只是此时伤口已经溃烂，人也高烧不退。三名医师精心守护三

日三夜，用尽了所有方法，才使子之度过了险情，但人却仍在昏迷衰弱之中。燕国将士们大是感动，万余人围坐在大帐周围，不吃不喝不睡，就是要守候着亚卿醒来。十二个时辰后，子之终于醒转过来，听中军司马一说帐外情形，奋然起身，摇摇晃晃地走出了大帐。

万余将士霍然起立，纷纷高呼：“将军平安！亚卿万岁！”

骑兵将军上前高声道：“全军将士请命立即拔营回燕，作速救治亚卿！”

子之摇摇手：“不能走。要等武安君，一起回燕国。”

“荆燕将军的两百铁骑没有参战，毫发无伤，武安君不会有事！”

“不，不能。”子之粗重地喘息着，“你等要走便走，我要等，等武安君……”将士们沉默了，突然，万众齐声高呼：“追随亚卿！效忠亚卿！

愿等武安君！”

子之向将士们抱拳拱手，要开口说话，却又突然昏迷了过去。

这支残兵在河外一直驻扎了十日，待一名骑将军带着苏秦人马赶来时，军粮已经没有了。苏秦立即下令荆燕，将随带军食分出共用，又立即派荆燕带着自己手书赶到邯郸，向平原君讨来了几百石军粮。

扎营当晚，卧榻不起的子之与苏秦密谈了两个时辰。子之坦然说明了两人的困境：自己战败而归，丧师大半，很可能从此在燕国失去军权，也难保不被问罪斩首；苏秦则失去了合纵根基，所谓六国丞相也成了泡影，唯一的根基便是燕国武安君这个爵位，若在燕国不能立足，便将成为水上浮萍，合纵大业也将永远地烟消云散。

“此等情境，敢问武安君何以解困？”

子之所言，苏秦心中当然清楚。联军大败，最痛苦的莫过于苏秦。谁都可以将罪责推到他的身上，唯独他不能向任何人推卸罪责。尽管他不是统帅，也不是某国将领，坐镇幕府也只是协调六军摩擦而已。但在四十八万大军血流成河之际，谁能为他这个六国丞相、幕府魁首说一句公道话？将军们是决然不会的，他们只有归罪于苏秦，才能解脱自己。四大公子在国内本来就有权臣劲敌，目下与自己处境也相差无几，自保尚且费力，又何能为苏秦挺身而出？纵然有之，又何能使六国君主与权臣们相信不是与苏秦沆瀣一气？在六国大营纷纷席卷而去作鸟兽散的时刻，苏秦几乎彻底绝望了。突然之间，他看到了六国的腐朽根基，看到了六国无可救药的痼疾，觉得要联合他们做一件惊天动地的事情，简直就是痴人说梦。四大公子各自匆忙回国了，原先各国给他的铁骑护卫，竟也悄悄地各自走了，只留下荆燕率领的燕国两百名铁甲骑士一个没走。

苏秦的军帐，在遍野尸体的战场一直驻扎了五日。辽阔山塬间不断起落着啄尸的鹰鹫，落日暮色中，成群的乌鸦遮天蔽日地聒噪着，秋夜明净的月亮也有了腐尸的腥臭味儿。苏秦漫无边际地在萧瑟的战场转悠着，他渴望秦国军队突然冲来，杀死自己了事。可是，那黑色的旌旗始终只在函谷关城头上飘扬，始终没有呼啸着冲杀出来。他不明白，司马错大军为何不清理战场？为何不收缴这些有用的兵器？三日之中，苏秦原本渐渐复黑的须发又一次骤然变白了，白如霜雪，吓得荆燕几乎要哭叫起来。那时的苏秦，觉得自己没有脸面到任何一个国家去。他教荆燕不要管他，只管带着骑士们回燕。可荆燕就是不听，只咬定一句话：“大哥死，我也死！大哥不怕死，荆燕怕个鸟！”只日夜跟着他在萧瑟的战场上转悠，要不是子之的骑兵将军找来，荆燕还真是没奈何。

如今，子之的顽强激活了苏秦麻木的灵魂。苏秦巡视了子之的军营，看到濒临绝境的伤兵们在子之的努力下已经恢复了活力，不禁怦然心动。身为统兵大将，子之的确具有过人之处。他的战场谋划没有被采纳，但在危急关头，却依然挺身而出拼死抵抗，败退之后又全力救治伤兵，宁可自己在最后疗伤。凡此种种，都使苏秦蓦然想起了自己在洛阳郊野的顽强挣扎——头悬梁锥刺股，一腔孤愤，从来没有想到过“失败”二字。苏秦啊苏秦，你的那种精气神到哪里去了?

“以亚卿之见，我当如何应对？”多日来，苏秦第一次露出了一丝笑容。

“稳定燕国，站稳根基，卷土重来！”

“如何站稳根基？”

“你我联手，稳如泰山。”

苏秦沉默了。在他看来，战国大争之世，名士以功业立身无坚不摧。如同所有志存高远的名士一样，他蔑视权力场中的朋党之争，从来都没有想过，要在哪个国家与权臣结盟而立身，更没有想过与哪个将军结盟，以军旅实力来巩固自己的权力地位。在此之前，若有人对他提出这样的动议，他一定会大笑一通嗤之以鼻，可今日，他却久久没有说话。

“武安君。”子之苍白失血的脸如同一方冰冷的岩石，“你有合纵功业，有六国丞相之身，有燕国朝野人望，是一个天下人物。可是，这些都是虚的，就像天上的云彩。一旦功败垂成，这些资望都会烟消云散。瞬息之间，你的脚下便无立锥之地。”子之沉重地喘息着，惨淡地笑着，“我，子之，六代世族，身为实权亚卿，长期统军抗胡，外有辽东铁骑，内有目下的万余死士，算得一个有实力有根基的大臣。但是，我也有政敌，有对手。这次战败回燕，若他们联手，再拉过燕

王，我是必然要被整垮，甚至全族都要被杀掉。武安君，子之所言你我困境，可是实情？”

“既然如此，如何联手？”苏秦在帐中缓慢地踱着步子。

“你有能力化解朝臣攻讦，阻挡燕王与旧族结盟。我有实力，保蓟城不会发生宫变，不会动摇你的爵位权力，更不会有人对你暗中动手。”

“亚卿啊，你在合纵大战中是有功之臣，何怕攻讦？”“欲加之罪，何患无辞？”子之惨然一笑，“武安君还是不知燕国也。”“罢了。”苏秦叹息一声，“那就一起往前走。”子之虽然卧榻，顿时目光炯炯：“好！立即做明，教蓟城知晓。”“做明？如何做明？”苏秦大是困惑，这种事能大张旗鼓地对人说么？子之笑道：“你有一个小弟，我有一个小妹，两家联姻，便是做明。”

“有用么？”苏秦苦笑，他历来蔑视这种官场俗套，更不相信这种老掉牙的世俗透顶的办法，能威慑政敌而改变一个人行将淹没的命运。

“武安君。”子之从军榻上站了起来，“如公与张仪者，信念至上，联姻自是无用。然则，天下官场凭信念做事者有几人？历来权臣多庸碌，他们就是相信这种血亲联姻，相信这才是割不断打不烂的。你我一旦做明，便无人在你我中间挑唆生事，连燕王也会顾忌三分。武安君，相信我。我早看透了这群鸟兽！”

“然则，我说起话来不是自觉气短么？”子之哈哈大笑一阵：“武安君啊，古人有话：外举不避仇，内举不避亲。你放胆去说，名头只会更响！”

苏秦无奈地笑了：“好，听你一回。”

当夜，苏秦在子之催促下给三弟苏代修书一封。荆燕派快马骑士，连夜送往洛阳苏庄。子之也派出心腹司马先行赶回蓟城安排。苏秦歇息后，子之又召集将士秘密计议了两个时辰。诸事妥当，第二天拔营回燕。

蓟城早已流言四起，狐疑纷纷，宫廷朝野都乱了方寸。

燕国老世族们原本就认为燕国不宜涉足中原，只可固守燕山辽东并相机向胡地扩张，像当年秦穆公西进称霸一样。这在世族中称之为“北图大计”。对于燕文公重用苏秦发动合纵，世族历来是反对的。可燕国兵力大部分是公室部族掌控，老世族们也无可奈何。苏秦合纵成功，燕国威望骤然增长，老世族们便见风使舵，连忙跟着鼓噪，拥戴燕易王出兵联军抗秦，意图从灭秦大功中分一杯羹。正在人人兴高采烈之际，噩耗突然传来：联军兵败，子之战死，燕国六万兵马全军覆没。

消息传开，蓟城朝局大乱。老世族们立马急转弯，聚相大骂苏秦误国，子之败军。上书燕易王，请求“驱逐苏秦，斩首子之，以安国人”。原先力主合纵的子之实力派，也裂为几拨各找出路，纷纷附和老世族，怕子之连累他们也做了刀下冤魂。燕易王原本是想通过合纵振兴燕国，所以才将与东胡对峙的六万主力军投入联军，如今六万精锐全部覆没，对他简直就是当头一棒。抗胡大军本是王室根基，有这支大军在，老世族们的私家兵马便不足挂齿，可没有了这支大军，蓟城周围老世族的私家兵马顿时成了封喉利剑，如何不教燕易王芒刺在背？想来想去，燕易王只有屈尊斡旋，与世族大臣们一起大骂苏秦大骂子之，磋商如何妥善处置罪臣，如何重整“北图大计”。

正在一团乱麻的时候，又传来消息：子之未死，只是重伤难治；还有一万多伤兵，也都是奄奄一息；苏秦羞于回燕，已经在战场自杀。老世族们更是同声相庆，聚相痛饮。苏秦死活，老世族们本不在意。令人高兴的是，没有了苏秦的子之，纵然活着带兵回来，也只能

是上法场的鱼肉而已。燕易王更加蔫了，苏秦与子之，一个有主见，一个有实力，一个是他的灵魂，一个是他的胆量；如今一个死了，一个也快要死了，他这个国王再到哪里去找如此两个大才？燕易王彻底绝望了，亲自驾车出宫，要与老世族们开价了。

车行宫门，又传来消息：苏秦安然无恙，已经与子之合营休整；子之创伤痊愈，仍然握有一万多精兵。燕易王一听，立即转头回宫，下令三千禁军严守宫门，决意要等到真相大白再说。这个消息一传开，大臣们又开始了微妙的变化。老世族们狐疑纷纷，难辨真假，可相聚会商之后，仍然坚持聒噪，一片声请求燕王立即问罪苏秦子之，形成"既决"之势。可燕易王偏偏生了热寒急症，不能理事，老世族们急得热锅上的蚂蚁一般。忙于寻找门路投靠的子之同党们却嗅到了一丝另外的气息，连忙停止了奔波，有的索性不再出门了。

旬日之间，又一个消息传遍了蓟城：武安君与亚卿战场患难，已结联姻血亲，誓同生死，效忠燕王。两三日之间，蓟城朝局立转，老世族们甚嚣尘上的聒噪顿时变成了窃窃议论，蜗居的子之同党们开始逢人便喊"亚卿冤枉"。文臣名士也开始念叨起武安君的盖世才华，只是王宫依然沉寂，燕易王依然热寒未退不能理事。

这一日快马飞报：武安君与亚卿班师回国。燕易王传下了一句话的王令："本王带病郊迎。"并没有要求全体大臣跟随。可在郊迎的那天，蓟城所有的官员却都出动了，连百工国人也空巷而出，人们都想看看这支败军之师究竟如何了。

君臣国人们望眼欲穿地守候到日暮时分，突见前方烟尘大起，鼓角齐鸣，旌旗招展，马蹄如雷，两面大纛旗当先飘扬。眼尖者纷纷叫嚷："呀——快看！六国丞相武安君苏！""还有一面！燕国亚卿子！"更有国人失惊出声："看哪！铁甲骑士！足有两万！""还有步卒方阵！三个，少说也有五六千！"国人们为燕国在大败之后仍保有如此一支精兵激动了，一时间纷纷高呼："武安君万岁！亚卿万岁！

燕王万岁！”

朝臣们蒙了，燕易王也蒙了。恍惚之间，弄不清昨日是梦今日是梦？燕易王狠狠忍住了自己，几乎没有说话，只是按照礼宾大臣的引导完成了仪式。奇怪的是，苏秦与子之以及迎接的朝臣，也都几乎没有说话。直到王宫大宴，君臣们才渐渐清醒过来，才开始仔细掂量对面的人物，才开始小心翼翼地试探。

“武安君啊，河外大战死里逃生，本王与众臣工为你等压惊。来，干了。”

苏秦饮下一爵，肃然拱手道：“启禀燕王：苏秦身为六国丞相，已经将河外大战情形备细记载，分送六国。苏秦在燕国有武安君之爵，所以将送燕一卷亲自带回，敢请燕王明察。”说罢一挥手，荆燕将一个木匣恭敬地捧到了燕王书案。

燕易王打量着木匣：“传言纷纷，真伪难辨，本王与诸位臣工，皆莫衷一是也。”

“今日大宴，容我当众说明。”苏秦便从各国兵力、主将说起，说到幕府谋划，说到战法改变，说到大战经过，说到敖仓被袭，尤其详细地讲述了子之在谋划战法与挽救战场危局中的柱石作用，末了道：“联军之败，根源有四：其一，苏秦不善兵事，整合六军不力；其二，子兰徒有其表，调度失当；其三，六军战力参差不齐，军制互不相统；其四，魏国懈怠，敖仓被袭。”

大殿中一时沉默。苏秦将战败罪责首先归于自己，倒使燕国君臣一时无话可说了。谁都知道，苏秦本来就不是军旅统帅，虽然是坐镇幕府，也只是为了协调六军摩擦而已。若苏秦强词夺理，将罪责全部归于别人，老世族们也许会揪住不放，毕竟他是六国丞相、联军幕府

魁首啊。但苏秦一身承担，意图刁难的老世族们倒是要琢磨一番，不敢轻率发难了。

“六军伤亡如何？”燕易王开始试探最要害处了。

“具体而论，六军伤亡不一：楚军一触即溃，损伤最为惨重，十五万大军几乎全军覆没，唯余子兰率残兵一万余逃回；燕军战力最强，损伤却最小，六万步骑尚有三万余精锐完整归来。正因如此，这次合纵大军虽然失败，燕国却是军威大振，洗刷了‘弱燕’之名。燕军能有如此作为，皆赖亚卿子之之胆识谋略也。”

殿中顿时轰嗡一片。燕国朝野早已经听惯了“弱燕”说法，久而久之也认为燕国就是弱，就是不如中原战国。今日，苏秦竟然说“燕军战力最强”、“军威大振”、“洗刷了弱燕之名”，能不令人吃惊么？

“果真，如此么？”燕易王心头一震，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

“苏秦有信陵君、孟尝君、平原君、春申君的书简。敢请燕王过目。”

燕易王拍案道：“御书，念！高声念！”

御书从荆燕手中接过四卷竹简，展开一卷高声念道：“魏无忌拜上武安君：河内大战，若按子之谋划，可出奇制胜也，燕军有此人为将，燕国之福也……”又展开一卷：“黄歇拜上丞相：楚军溃阵，若非子之将军率燕军浴血奋战，六军将无一生还者！人言燕弱，今却见强燕一端，令我楚人汗颜……”又展开一卷：“武安君台鉴：今次大败，唯燕军孤军力战，力挺危局，田文感慨万端……”展开最后一卷，却犹豫地看着苏秦，苏秦笑道：“念吧，燕王自有明断。”御书便高声念道：“赵胜顿首：联军之战，赵人当对燕军刮目相看。天下皆说燕国孱弱，谁知燕军竟是如此强悍？赵燕相邻，赵胜从此不能安枕也……”

四卷念罢，殿中大臣们都死死地盯着胳膊吊带上还渗着鲜血的子之，仿佛盯着一个不可思议的怪物一般。子之的凌厉果敢杀伐决断，朝臣们倒是都隐隐有所闻，老世族们也正因为如此才将他看做隐患。但子之毕竟是个边将，升任亚卿还不到一年，许多重臣对他还都是一知半解，甚至远不如对宫他熟悉。今日看来，此人在几十万大军阵前能打出威风，自是大大的非同小可。老世族们想的是：还能不能除掉他？新进大臣想的是：如何在这个人面前辩解自己？

“诸位卿臣，武安君所言如何？”燕易王完全清醒了，但并没有激动。

一个老臣颤巍巍站了起来：“臣忝为太师，以为武安君所言纵然实情，也难掩兵败盟散之后果。武安君身为六国丞相，又执掌幕府，当对兵败担承些许罪责，我王亦应给予适当处罚。否则，只恐难以安抚朝野。”

“太师以为，当如何处罚？”

“如何处罚，尚请我王与众臣公议为宜。老臣只是动议，尚无定见。”

“臣以为，至少当削爵减俸，书告朝野。”一有试探，立即有老世族附和。

“差矣！老夫以为，夺爵罢职。”

“老朽以为，苏秦丧师辱国，当罚为苦役，流徙辽东！”有人慷慨激昂。

“苏秦本非燕人，大罪误国，当满门斩首！否则，难息国人之愤，愧对将士亡魂！”

瞬息之间，殿堂风云突变，燕易王顿时愣然了。他本来已经完全清醒，也很振奋，其所以没有立即封赏苏秦子之，只是认为大局已定，想教朝臣们拥戴一番。不想老世族们当殿发难，一个比一个气势汹汹，燕易王心中又没底了。说到底，王族兵力远在边地，老世族们的封地军兵却都聚集在蓟城周围，燕易王与子之还没来得及任何沟通，谁知子之对苏秦如何看待？安知他不恨苏秦？一旦僵持，最危险的还是王室。此情此景，燕易王如何敢贸然说话？

“啊哈哈哈哈哈！啪！”突然，殿中一阵长笑，吊着一只胳膊的子之拍案而起，竟在大殿中悠然地踱着步子，“好个燕国啊！自命王族战国，别的不会，却会中伤功臣，会自毁长城，会夺爵罢职，会满门斩首，还会聒噪着诬陷天下名士！”揶揄的笑脸突然变得杀气腾腾，指着满堂老世族厉声骂道，“一窝蠹虫！一树黑老鸦！一群酒囊饭袋！武安君万里驰驱，奔波合纵，尔等哪里去了？武安君亲临战阵，呕心沥血，尔等哪里去了？大军败退，武安君独守战场，三日复生白发，尔等哪里去了？今日，武安君顾全燕国安危大局，不去他邦，独来燕国，如此大忠大贞，尔等竟敢作狂犬吠日？真有胆色啊！子之今日正告尔等：谁敢对武安君恶意中伤，子之不答应！我三万六千铁甲锐士不答应！尔等不是有兵么？来呀，明日摆开战场，看谁家血流成河？！”

子之脸色铁青，单臂一挥，一阵沉雷似的脚步声轰隆隆压进大殿，两个铁甲方阵立时森森然矗立在殿中。子之冷笑着单臂一指：“将士们都是百战余生，跟着子之从死人堆里爬出来不知几回，尔等有话，对将士们说！”

大殿中死一般的寂静。

这一番嬉笑怒骂，当真是雷霆万钧。所有的虚与周旋都被撕扯得干干净净，只剩下赤裸裸的实力较量了。饶是苏秦见多识广，也想不到子之竟在王宫之中当着燕王用如此手段，如此震慑朝局。饶是燕国

臣僚们风闻子之凌厉，也想不到此人竟如此狂悖，如此威猛。且不说子之是燕国闻名的战将，最可怕的是，随他征战多年又浴血逃生的几万亡命甲士便戳在宫外，森森矛戈便在眼前。老世族封地的全部甲兵聚集起来，也当不得这些久经恶战的精兵一阵冲锋，当此情景，谁不胆战心惊？谁还敢大声喘息？

“好！”燕易王却笑着站了起来，“本王自有公断：武安君功勋卓著，对燕国忠贞不贰，加封地一百里，任燕国开府丞相！子之浴血奋战，扬我国威军威，爵封成义君，职任上卿上将军！班师将士，兵士赐爵一级，千夫长以上者晋爵两级！方才攻讦武安君者，各削爵两级，减封地三十里。上卿啊，命甲士们下去。”

“臣，谨遵王命！”子之一挥手，两个方阵隆隆出了大殿。

一场灭顶之灾就这样过去了。燕易王与苏秦、子之重新结成了稳固的君臣同盟，苏秦做了开府丞相，子之做了上将军外加一个监理政务的上卿，燕易王的地位也空前巩固。燕国老世族在这场短兵相接的较量中完全失败了，完全蛰伏了。燕易王与苏秦、子之连续会商三日，决意君臣同心，整饬吏治，训练新军，使燕国真正崛起。就在这时候，张仪的和亲车队到了。

燕易王述说了与秦国联姻的来龙去脉。苏秦是赞同的，认为时势所迫也只能如此，况且也能够给燕国争取一段时间，只有等燕国喘息过来，才能再图合纵大计。子之也赞同联姻，但却主张借此除掉张仪，说话是一如既往地直截了当：“张仪，六国祸乱之外源，武安君之死敌！不杀此人，六国永无宁日，合纵大计终成泡影。”

对子之这种动辄赤裸裸诉诸杀戮的做法，苏秦本来就觉得有些不对味道，如今子之竟要杀掉张仪，不禁令他震惊了。苏秦沉着脸道：“上将军所言，大是不妥，邦国相争，依靠暗杀而取胜者，未尝闻

也。燕国若开杀戮使节之先河，将自毁于天下。”燕易王呵呵笑道：“上将军啊，张仪就那么好杀？此事还是罢了。”

“好。”子之爽快拍案道，“臣心思粗疏，未想到张仪是秦国使节一层，武安君既然反对，子之就此作罢。”来得快去得也快。

但是，苏秦仍然不放心，他知道子之一旦认定某事，必要做成方肯罢休，杀张仪绝非他临机闪念，也许在河外战场大败时他就恨上了张仪。苏秦反复思忖，派三弟苏代以商议婚期为名，到上将军府留心察看。苏代去住了一宿，回来说没有发现异常动静。苏秦还是半信半疑，只有吩咐荆燕私下多多留心，便忙自己的事去了。

三月初三，张仪的送亲军马在蓟城南门外十里扎下了大营。

按照礼仪，燕易王在约定日期将秦国公主迎进王宫成亲，张仪才能进入蓟城入住驿馆，开始邦交活动。在此之前，只能在蓟城外等候迎亲。张仪虽然不急，但也不想夜长梦多。大营扎定，立即修好国书，派行人嬴华进入蓟城与燕易王约定日期。嬴华午时出发，日暮时分辚辚归来。燕易王派出了司正(注)随同嬴华前来，抚慰送亲军马，带来了一百只羊、十头牛、三十头猪并六十坛燕山老酒。司正带来的国书确定：三日后燕王迎亲，举国大酺。

当夜，张仪下令军士杀牛宰羊，特许每个甲士饮酒一大碗。军中欢呼不断，立即炊烟袅袅热气腾腾，料峭的春日寒风顿时减了威力。在满营欢声中，张仪与嬴华、白山并栎阳公主议定了若干送亲事务，不知不觉间已到了三更时分。

“禀报丞相：帐外有一商人求见。”军务司马匆匆进来禀报。

“商人？教他进来。”

白山霍然起身：“且慢。我先去看看。”便大步出帐。片刻之后，白山带进来一个年轻的后生，虽是布衣风尘，却生得沉稳英秀。张仪眼睛一亮：“你？你是苏代？”

后生深深一躬：“张兄果然过目不忘，小弟正是苏代。张兄别来无恙？”

张仪哈哈大笑，过来拉住苏代：“哎呀呀，我师说苏氏当有三杰，果然应验！苏厉如何？”

“苏庄兄嫂们尚须照应，四弟一时不能离开。”

“好好好，来，坐了慢慢说。”

“多谢张兄。”苏代一拱手，“小弟时光无多，张兄看了此信我便走。”说罢从腰间摸出一方羊皮纸递过，“二哥一番苦心，望张兄体察。”张仪连忙打开羊皮纸，两行熟悉的大字分外清晰——

蓟城有不测风险，张兄当作速离开，毋得强自犯难，切切。

张仪笑道：“好。苏代啊，我想见苏兄一面，可行么？”

“二哥说，各谋其国，各忠其事，未分胜负，不宜相见。”

张仪默然片刻道：“也好。代我向苏兄致意，也转告苏兄：三日后张仪便入蓟城，非不领苏兄之情义，时也势也。”

“如此苏代告辞，张兄保重。”

“且慢。”张仪从腰间大带上抽出一把皮鞘短剑，“这是我为苏兄物色的一把利器，合于苏兄剑路，目下燕国正在动荡之中，望苏兄多加防范。”

“张兄……”苏代接过短剑深深一躬，匆匆去了。

大帐中一时无话。白山送苏代回来，见几个人都低头沉思的样子，忍不住道：“丞相，连夜回咸阳吧，末将派三千铁骑护送。燕国不敢伤及公主，他们只要害丞相。”

“白山，坐下。”张仪笑道，“谁说我要走了？你我好赖也一起打过仗了，张仪贪生怕死么？”白山着急道：“丞相，不是你贪生怕死，是秦国不能没有你！”张仪摇摇头道：“每一个秦人都是秦国子民，我张仪也是。白山，你当知道，邦交也是战场，也需要勇气胆识，贪生怕死者，打不了胜仗，也办不好邦交。”

“丞相教诲，白山明白！”白山深深一躬，“我这五千骑士宁可粉身碎骨，也保得丞相公主平安！”

“我看没事。”栎阳公主笑道，“燕国就是这个子之，防住他，一切了结。”

嬴华走过来道：“白山将军，你军中可有铁鹰剑士？”

“有，正好十个。”

“好！全数给我。你只管打仗，丞相公主不用你分心。”

“是，末将明白。”

张仪笑道：“如此妥当，还有何好怕？好了，三日后进蓟城。”

六　四阵三比　秦燕结盟

第四日正午，蓟城南门大开，鼓角喧天，燕易王全副车驾出城迎亲。秦军辕门大开，仪仗整齐，三十名长裙侍女，护卫着栎阳公主的轺车辚辚驶出。张仪率领全副仪仗与一千铁骑甲士，随着栎阳公主的

轺车方队跟出，在辕门外与燕易王车驾遥遥相对。燕国司正与秦国行人走马交换了联姻国书，接着鼓乐大作，燕易王与栎阳公主的轺车并驾前行，张仪率领秦国仪仗护卫随后，燕国仪仗压阵，浩浩荡荡开进了蓟城，开进了王宫。

婚典进行完毕，燕易王偕同栎阳公主，在王宫大宴送亲宾客与国中大臣。张仪坐席在燕王左下首，饮酒间看来看去，殿中却没有苏秦。

“丞相莫看，武安君不会来了。”一个带剑将军悠然来到张仪身旁。张仪淡淡笑道：“敢问阁下何人？”

“燕国上将军子之，见过秦国丞相。”

张仪揶揄笑道：“上将军带剑赴朝，八面威风也。”

子之哈哈大笑：“论起威风，子之只在面上。何如丞相，偷袭敖仓，颠覆合纵，不在暗夜之中，便在宫闱之内，子之甘拜下风。”

“是么？”张仪嘴角露出轻蔑的笑容，“偷袭在战场，邦交在庙堂，张仪所为，天下无人不知。何如子之上将军，夺心于营，结盟于私，威压于朝，却神鬼不觉，令张仪汗颜也。”

“丞相此言，子之不明白。”子之突然语气阴冷。

张仪一阵大笑道：“上将军，头上三尺有神明，总该明白了？”

子之突然一转话题：“丞相，河外之战，子之输得不服。”

“何处不服？”

“战力不服，若是秦燕两军对垒，胜负未可知也。”

“上将军是说，联军牵累了燕军战力，所以致败？”

“丞相明断。”

“张仪冒昧揣测：上将军想与我军单独较量一番？”

“丞相有此雅兴否？”

张仪大笑道：“为燕王婚礼助兴，客从主便，但凭上将军立规。”

“丞相果真痛快！秦军擅长技击，较量技击术。”

“上将军百战之身，两军阵前，莫非是攻敌所长？”

“莫非丞相要明告秦军所短？”

“秦军无长无短，男女皆战，人皆善战。”

“任燕军挑选较量？”

张仪笑着点点头。“好！”子之掰着指头说出了自己的安排，张仪依旧只是笑着点头。

子之大步走到燕王身边，“啪啪”拍了两掌高声道：“诸位肃静了：方才我与秦国丞相商议，为给燕王与栎阳公主婚典助兴，秦燕两军比试战力。两日比四阵：第一阵女兵，第二阵剑术，第三阵骑士，第四阵步卒搏击。今日当殿比试前两阵，明日南门外比试后两阵。诸位以为如何？”

“好——”所有的燕国大臣都兴奋地鼓掌叫好，秦国宾客却都只是笑了笑。燕易王大出所料，皱着眉头道：“公主，这，妥当么？”

栎阳公主笑道："上将军主意已定，我王只好与臣民同乐一番了。"

燕易王看看子之，想说什么却又终于没有说出来。子之却连燕易王看也没有看，一挥手高声下令："宴席后撤三丈！红装武士成列——"

"嗨！"大殿中一片清脆的应答，原先莺声燕语的侍女们齐刷刷脱去了细纱长裙，人人一身红色短装软甲，腰间一口阔身短剑，疾风般列成了一个方阵，当真是英姿飒爽。燕易王大是惊讶，脸色不禁骤然沉了下来。子之上前躬身低声道："子之事前未及禀报，我王恕罪。"燕易王沉声道："恕罪？寡人侍女何处去了？"子之道："都在四周，一个不少。"燕易王沉思片刻道："上将军，日后不得这般造次。""遵命！"子之答应一声，回身走到张仪面前笑道，"丞相，教秦国女兵出阵。"张仪淡淡笑道："看来，上将军有备而来啊。"子之道："丞相见笑，这些女子都是辽东猎奴，在军中做杂役，略通剑道而已。为两国联姻助兴，子之何能当真？"

"张仪却听说，上将军在辽东军中，有一支'铁女百人旅'也。"

"丞相多虑了，铁女没有随军南下。"

张仪大笑："多虑个甚？要是铁女，我便比试；要不是铁女，莫草菅人命。"

子之也笑了："既然如此，算是了。"

"好。嬴华听令。"

"嬴华在！"

"命你全权调度前两阵比试，一切规矩，但凭上将军。"

“遵命！”嬴华大步走到栎阳公主面前，“禀报公主，在下借你侍女一用。”

栎阳公主做了个鬼脸笑道：“哟，都是些洗衣做饭的三脚猫，她们行么？”

“秦人男女皆战，百业皆战。她们虽非精锐，但可一战。”

“好好好，借给你。”

“多谢公主。侍女列队！”

“嗨”的一声，三十名侍女长裙瞬间离身，人人一身黑色布衣短装，脚下牛皮短靴，虽无软甲，也是精神抖擞。“上剑！”嬴华一声令下，十名秦国军吏各捧三剑从队前穿过，片刻之间，侍女们人手一剑。

“双色剑在前，长剑在后，短剑居中。列冰锥剑阵！”

“嗨！”三十名侍女一声脆生生答应，刷刷刷一阵移动，站成了一个锥形剑阵：前六人站成了一个“一二三”的尖端；接下来每排增加一人，最后排的锥座九人；尖端六人是双色剑，中间三排十五人是阔身短剑，后座九人却是几近三尺的长剑。煌煌灯下，九口长剑森然夺目。这种长剑本是显贵人物的佩剑，极少装备军旅。今日秦国侍女们也用上了长剑，其威风凛凛之势，不禁令燕国大臣们惊讶。十五口短剑则比燕国女子手中的短剑宽了三分，仿佛一片雪亮的大刀。但最令人瞩目的，还是那六口双色剑的奇异光芒——剑身金黄，剑刃雪白！

子之目光一扫剑阵，呵呵笑道：“丞相啊，这当头六剑如此怪异，是何名目？”

“上将军久历战阵，不识墨家双色剑？”

子之恍然笑道："久闻墨家首创铜锡嵌铸双色剑，不想今日得见，开了眼界。"

张仪意味深长地笑了："看来，上将军心思不在兵器战阵之间也。"

"丞相当知，战心出战力。决战决胜之道，并不在兵器战阵之间。"

"好！今日一睹上将军战心。"

嬴华大步走过来道："敢问上将军，是点到即止，还是生死不论？"

子之浅淡一笑："燕人非生死不能鼓勇，死战。""遵命。请上将军发令。"

子之走到两阵中间，左右一打量："两阵听了：比试战力，以方圆十丈为界，不得越出；生死不论，一方先死十五人者为败。明白没有？"

"嗨！"两阵齐声答应。

"开始！"

话音方落，燕国铁女阵抢先发动，头领一声喊杀，三十名红甲铁女散开队形扑杀过来，仿佛一团火焰，声势极是威猛。秦女剑阵的双色六剑跺脚齐喝"开！"三十名黑衣女子轻盈无声地分成了六个五人小锥，每锥都是三剑齐备：双色剑打头，短剑居中，长剑压阵。转瞬之间，五把黑色的锥子插入了红色火焰之中。

燕国铁女原本都是猎户出身，又在与东胡激战中多经磨炼，个个体魄强健，格杀本领高强，历来都是与胡人同样战法——散兵冲杀，各自为战。秦国这批“侍女”，却是嬴华的黑冰台剑士，原本人人都是剑道高手，经常各自单独到山东探密。但只要有机会，嬴华便聚集她们训练阵战之法，以备不时之需。此次入燕，要保护栎阳公主，嬴华将女剑士们全部集中扮为侍女，不想竟然派上了如此一个用场。这冰锥剑阵，本是从司马错为秦军步兵百人队创设的“铁锥阵”演化而来，灵动快速，配伍严密，最适合小队形格杀。加上黑冰台剑器精良，使这冰锥剑阵威力奇大。此刻两阵搏杀，黑色剑锥转圜自如，双色剑寻敌定向，短剑只是专一搏杀，长剑则重在保护。若人数相当的五六个铁女来攻，根本不能近前，于是只有八九个或十来个人攻一个剑锥。但如此一来，总有一两个剑锥成为无人围攻的机动力量，不断与另一个被包围的剑锥形成里外夹击。虽然如此，可嬴华有言在先，尽量不杀燕女，所以燕国铁女虽然手忙脚乱，觉得有力不能使，却也是一人未伤。

子之哈哈大笑：“丞相，秦女剑阵也是中看不中用也。”

“上将军，果真好眼力。”张仪揶揄地笑了。

嬴华脸色顿时阴沉，一个尖厉的口哨，场中形势立刻大变：冰锥剑阵立下杀手，片刻之间，五六个铁女便倒卧在血泊之中。子之一愣神间，已经有十多个铁女中剑不起。

“停——”嬴华高喊一声，回头道，“上将军，十六具尸体，够了么？”

“好！这一阵秦国胜了。”子之哈哈大笑，“拖走尸体，下一阵！”

嬴华见张仪只是微笑不语，一挥手下令：“铁鹰剑士成列！”十名剑士锵然站成一排，人人全副铁甲铁盔连带着护鼻护耳，脸上竟然只

露出一双眼睛与嘴巴；右手阔身短剑，左手牛皮窄盾，左臂佩戴一枚铁鹰徽记，宛如一座座黑色铁塔矗立在大红地毡上。与轻身带剑的游侠剑客，显然大大不同。

子之端详着一座座黑铁塔笑道：“全用铁皮包起来，这便是铁鹰剑士？”

“上将军。”张仪笑道，“自秦穆公创铁鹰剑士，至今已有百余年。

两年一选，几十万大军往往只选得二三十人而已。秦军的铁鹰剑士不是游侠剑客，而是重甲猛士。他们这一身甲胄便有八十余斤，上将军可曾见过如此铁皮？”

子之久与东胡、匈奴作战，历来崇尚轻灵剽悍，何曾见过如此“笨重”的战场剑士？不禁哈哈大笑：“此等剑士嘛，金瓜斧钺一般，只做威风摆设可也，何能打仗？”

“上将军要如何试手？”

“自然是一对一。”

张仪大笑：“一对一？十对一，你出一个百人队。”

“秦人太得狂妄。”子之冷笑道，“若敢让我砍得一剑，便十对一。”

“好！铁鹰剑士只许显示防守力道，不许还手。上将军，随便砍哪个都行。”

子之抽出长剑，一道弧形青光闪过，带出一阵鸣金震玉之声，显然是非同凡响的利器。燕国大臣们不禁一阵低声惊叹：“胡人剑形刀！”张仪素有剑器嗜好，熟悉天下兵刃，知道这剑形刀是胡人匈奴最

有名的马上战刀，单刃厚背，却如剑一般细长，最适宜马上猛砍猛劈，威力奇大。再说子之悍勇精明，自然不想以上将军之尊与剑士缠斗，只要借手中这口利刃一刀劈开铁鹰剑士的牛皮盾牌，给吹嘘铁鹰剑士的张仪一个难堪。

“铁鹰剑士，防好了！”子之大步走到中间一座黑塔面前，根据他的军旅经验，中间一个总是这种小队形中薄弱的一环。

黑铁塔只是哼了一声，算做答应。突然间，子之一声大喝，双手举刀从斜刺里猛力向盾牌劈下。这是马战最宜于着力的大斜劈，寻常战场上，一个勇猛骑士的大斜劈可以将对手连人带马劈为两半，堪称威猛绝伦。此刻，却听得猛烈的一声钝响，连着一声奇异的摩擦啸声，只见那张窄长的棕色盾牌一划一挺一举，子之“哼”的一声飞出了三丈之外。那口剑形长刀带着哨音直飞上大殿穹顶，“嘭”的一声闷响，颤巍巍地钉到了大梁正中。那尊黑铁塔却纹丝未动，依旧岿然矗立。

再看子之，不偏不倚地飞到了大臣群中方才自己的宴席座案前，咣当丁东一阵大响，重重地跌落到地毡上。殿中不禁一片混乱，纷纷上来围住了子之。

“好端端的，何须嚷嚷？都坐回去！”子之站了起来，犹自觉得臀肉生疼，一瘸一瘸地走到张仪面前，“丞相，我出百人队了。”

“悉听尊便。”张仪淡淡地笑着。

不想殿中却轰嗡起来，大臣们纷纷上来劝阻子之。子之正要呵斥，一个将军高声道：“上将军，要比试，明日比真正的军阵！此等微末小技，胜败又能如何？”

子之略一思忖笑道：“好，今日便罢。丞相啊，明日比试军阵。”

“悉听尊便。”张仪还是淡淡地笑着。

一场迎亲大典，便这样在刀光剑影中散去了。张仪一行没有再去驿馆，而是连夜出城，回到了南门外留守的军营，召来白山与五个千夫长计议。将领们一听说与燕军较量，顿时人人亢奋，眼睛放光。白山搓着手掌道：“丞相，你只给个分寸，白山分毫不差！”张仪笑道：“这个子之，只认强力，不要留情，一定要打得他心疼。要教燕国君臣知道，依靠子之是抗不住秦国的。”白山激动得身子一挺：“末将明白，一定教他心疼！”张仪道：“明日马军较量，子之可能要亲自领军。白山，我军由你统领作战，临机处置，无须请令。”

“嗨！”白山慷慨应命。

嬴华笑了：“子之若要拼命，也杀了他？”

“不。对子之可轻伤，不可诛杀。记住了？”

“能否活擒？”白山皱着眉头。

“不能。子之是燕国唯一的脸面。”

“难办。但末将做得到。”

领了张仪命令，白山立即回到自己帐中，召来属长以上全部将官，将近百人，满当当一帐。商鞅建立的秦国新军行连保制：五人一伍，头目称伍长；十人一什，头目为什长；五十人为一属，头目称属长；百人一闾，头目为闾长，俗称百夫长；千人一将，头目称“将”，俗称千夫长；万人成军，头领为各种将军。这种军制后来被魏国的尉缭载入兵法，成为《尉缭子·伍制令》，渐渐成了战国中期以后的通行军制。白山虽然目下只有五千骑兵，但本职却是统帅两万精锐铁骑的骑兵前将军，也就是后来人说的先锋大将。这种大将必须具有两个长处：一是勇冠三军，二是有极为丰富的实战经验与临机决断能力。寻

常作战，白山这样的前军主将，只需将将令下达给两员副将，最多下达到千夫长，就完全可以雷厉风行了。可这次事关重大，尤其是既不能诛杀又不能活擒对方主将，这在激烈拼杀的战场可当真极难做到。白山聚来大小将佐层层商讨，直说了一个多时辰，方才散去分头准备。

次日午后，燕易王与栎阳公主率领燕国君臣，在子之五千燕山铁骑的护卫下，隆重地开出了南门。昨日大宴后，燕易王本想终止与秦军做这种有伤和气的较量。以他目下的权威，控制子之还是能够做到的。可在昨夜三更时分，他却突然被老内侍从睡梦中唤醒。他极不情愿地离开了栎阳公主下榻，老内侍低声道："苏相国密函。"他立即警觉，在灯下打开了那方羊皮纸，苏秦那熟悉的字迹赫然在目：

臣启燕王：子之者，燕国盾牌也，若得燕国安宁，毋阻子之示威于秦。

燕易王在回廊转悠了半个时辰，终于放弃了制止子之的打算。早膳后，当子之进宫禀报与秦国订立盟约的细节时，燕易王只说了一句话："上将军啊，与秦军只比一阵算了，既要结好，不宜过分才是。"子之没有执拗，爽快应道："我王所言极是，臣遵命。"

秦军五千将士全军迎出大寨，整肃无声地排列成三个方阵，宛如三方黝黑的松林。秦军营寨前正好有三座小山，面北对着蓟城南门，其间正好形成了一片开阔的谷地。燕国的五千燕山铁骑在北面列成了一个大方阵，红蓝色旌旗招展，战马嘶鸣，人声鼎沸，一看便是人强马壮的气势。张仪乘轺车与燕易王见礼后，陪着燕易王车驾上了东面的小山。看着全副甲胄的子之，张仪笑道："上将军，张仪不通军旅，校武事宜有白山将军，与他立规便了。张仪只在这里观战。"

"丞相雅兴。子之老行伍，却是要见识见识秦军。"

“素闻燕山铁骑威震东胡，张仪也想开开眼界。”

子之大笑着策马驰下了山冈，飞马到秦军阵前高声道：“白山将军何在？”

高处的声音仿佛从云端中飞来：“末将在！悉听上将军立规！”秦军中央方阵前立着一辆高高的云车，白山在云车顶端站立着。“

好！秦军将士听了：今日规矩，两军一战，无计生死！明白没有？！”

“嗨！”轰雷般的短促应答山鸣谷应。

子之飞马驰回燕军阵前，一阵指令叮嘱，高举战刀大喝：“起号！杀——”骤然之间数十支牛角号呜呜长鸣，燕山铁骑第一个浪头呐喊着飓风般冲杀了过来。燕山铁骑原本排成了一个宽约一里的方阵，五千骑士分为三个梯队：前军一千骑，中军三千骑，后军一千骑。这种冲锋阵法，是燕军在长期与匈奴骑兵大战中锤炼出来的战法，子之称为“海潮三波”：第一波，前军一千长矛骑士，人手一支长约一丈的轻锐木杆长矛，腰间一口战刀。这时的骑兵极少使用长兵器，往往被这种长矛骑兵一冲即乱。而这第一阵冲锋的真正意图，恰恰在冲乱敌骑阵形，给中军主力斩杀敌人创造有利条件。子之的长矛骑兵，在与匈奴大战中屡见奇效，这次也照样搬来，要教名震天下的秦军铁骑尝尝滋味儿。第二波，战刀骑士，这是主力军，全部由骑术高超刀法精良的勇士组成，每人腰间都有一口备用战刀，专一搏击砍杀。第三波，短剑骑士，这是追击逃窜之敌的轻锐骑士，坐下战马特别出众，轻兵良马，疾如闪电飓风。

燕军发动之时，秦军云车上大旗划出一个巨大的弧形，随之十面牛皮大鼓隆隆响起。左右两个黑色方阵抢先发动，从两翼插向燕国前军中军的断续部位，而中央方阵的三千铁骑则展开成一个巨大的扇

形，迎着燕军的长矛前锋兜了上去。燕山铁骑是大致有阵，三波冲锋之间并非紧密相连。尤其是两军初战，子之要看看秦军骑士在长矛兵面前的抵抗力，所以没有连续下达第二波冲击命令。

虽在片刻之间，但对于急风暴雨般的骑兵而言，第一波之后已经出现了一个空阔地带。秦军的两翼铁骑绕过长矛兵，恰恰立即插入了这个短暂的空白地带。黑色两翼先行展开之时，子之已经有所觉察，立即下令中军主力发动第二波冲杀。可是已经迟了。两股黑色浪潮已经呼啸着在空白地带重叠，将燕军截为首尾不能相顾的两部分。此刻，云车上大旗左右招展，重叠汇聚的黑色浪潮立即分为两股，一股压着长矛兵后背杀来，一股迎着燕军主力杀来。

燕军长矛兵战力虽强，但因为是长兵器，所以相互间总有一马之隔，只能散开成漫山遍野的一大片冲杀过来。迎上来的秦军主力，则只有中间的一面大旗正面接敌，两面的两千骑士则掠过长矛兵外围，压上去截杀燕军主力。如此一来，战场形势发生了陡然的变化：秦军两千骑士，前后夹击一千燕军长矛兵；秦军三千骑士，正面迎战燕军主力三千；燕军被从中间分割，后军窝在原地，前军陷入两倍兵力的包围夹击，顷刻便有覆没危险。若要扭转这种大格局的被动，只有后军驰援前军，形成两大块势均力敌的对抗，而后真正比拼实力。

子之久经战阵，立即看出了这种危急局面，战刀一举："后军骑士，跟我杀——"一马当先，亲率后军来驰援前军。云车上，白山大旗左右两掠，秦军的截杀主力立即喊杀声大起，左右加倍展开，将后军拦在了正面。云车上的白山一见子之出动，立即将大旗交给了司马，飞身从三丈高的云车上跃下，恰恰落在那匹神骏的汗血战马上。白山一触马身，金红色的汗血马长嘶一声，平地飞起，闪电般冲向中央战场。

两方中军主力正在鏖战，秦军本来大占上风。但分兵一千堵截子之后军，中军成了两千对三千，立即成了拼死力战。白山飞马赶到后

军战场，大喝一声：“铁鹰百人队随我杀！其余回中军战场！”吼声落点，一支铁甲骑士随着白山箭一般插向子之大旗。这是白山与将领们事先商议好的战法：若子之出动，立即缠住。其余的燕军骑士无论流向哪里，都不能根本改变战场大势。为有效缠住子之，白山以全部十名铁鹰剑士为主力，组成了一个特殊的百人队，由自己亲自率领截杀子之。

白山本是前军大将，勇猛绝伦，这个百人队更是秦军精华。猛烈冲杀之下，所向披靡，立即将子之及其周围骑士圈堵在正面，其余秦军骑士又潮水般卷回了主战场。战国军法通例：战场之上主帅战死者，从卒皆斩。子之被堵截，燕军骑士自然大举围来，要最快歼灭这个不要命的百人队。但是子之极为清醒，一眼便看出了秦军意图——宁可少数伤亡，也要全局获胜。身为主将，子之自然也是如此打算。他圈马高声大喝：“留一个百人队！其余驰援前军！违令者斩！”燕山铁骑号令森严，主将一声令下，大队骑士立即风驰电掣般飞出了小战场。于是，这里成了两个百人队的殊死拼杀。

子之的谋划是：一定要在各个战场形成对等兵力的搏杀。只要对等，他坚信燕山铁骑绝不输于秦军铁骑。哪怕打得平手，燕军也将扬威天下。这便是他只留一个百人队而严令大队驰援前军的原因。他明白，这种不过万人的小战场，不会有更复杂的变化，只要保持大体均衡的格杀，不输于格局大势，便不会落败。

但是，两个百人队一接战，子之立即感到了巨大的压力。面前这个百人队，简直就是铁马铜人，马戴面具，人穿铁甲，纵然一刀砍中，几是浑然无觉。然则，这个百人队却没有秦军骑士五骑并联的战法，竟人自为战，与燕军展开了真正的散兵一对一搏杀。只见他们横冲直撞，长剑劈杀，片刻间便将燕军十余名骑士劈落马下。子之怒吼一声“斩首一名，赏千金！杀——”战刀挥舞，猛烈砍杀前来。但奇怪的是，这一百个骑士虽然也在猛烈拼杀，从此却没有斩杀一个燕军，

只是比拼剑术一般，哪怕将对手的战刀击飞，也不下杀手。愤怒的子之与两名护卫勇士，被白山亲率两名铁鹰剑士如影随形般截杀围追，却无论如何也伤不了这三座黑铁塔。缠斗良久，子之大吼一声，战刀掷出，一道青光直奔中间白山咽喉扑来。白山眼疾手快，长剑斜伸，堪堪搭住了子之战刀，长剑一搅，战刀竟倒转着飞了回去，“噗”地钉进了子之战马的眼睛。战马长嘶悲鸣，一个猛烈的人立，轰然将子之掀翻在地。

此时，一骑飞马冲到，高声喝道：“燕王有令：终止校武，秦军胜——”

子之艰难地站了起来，四面打量，突然嘶声大笑：“好啊！秦军胜了！胜得好！中军司马，燕军伤亡多少？说！”

“禀报上将军：前军战死五百，伤三百；中后军战死两千，伤一千五百；总共战死两千五百，伤一千八百。”

“秦军伤亡？说！”

“秦军战死一百余人，伤一千余人。”

子之脸色铁青，双眼血红，提着头盔瘸着步子，艰难地走到了燕易王车驾前道：“燕王，盟约用印。子之无能！”“回宫。”燕易王淡淡地说了两个字，全副仪仗辚辚回城了。

当夜，燕易王偕栎阳公主召见了张仪，在《秦燕盟约》上盖下了那方“大燕王玺”的朱文玉印。子之虽然还瘸着腿，但依旧昂昂然地参加了结盟仪式，丝毫没有半点儿颓丧的样子。

“此人直是个魔鬼！”嬴华在张仪耳边低声说。

“燕国从此休得安宁也。”张仪深深地叹息了一声。

栎阳公主来到张仪面前道：“丞相、华妹明日离燕，一爵燕酒，栎阳为两位饯行了。”嬴华笑道：“甚个两位？一个行人，能与丞相并列么？”栎阳公主咯咯笑着贴近嬴华耳边道：“我有眼睛，并列事小，只怕还能并肩齐眉呢。”“栎阳姐姐！”嬴华满脸通红，却又“噗”地笑了。张仪在旁哈哈笑道：“两姐妹盘算甚，我可饮了。”说着一饮而尽。栎阳公主笑道：“偏你急，没交爵就独饮了。”嬴华笑道：“我也独饮。”也一饮而尽。栎阳公主嗔道：“非礼非礼！来，我为你俩斟满一爵。对，交爵！好！”看着嬴华与张仪碰爵饮下，栎阳公主才自己饮了一爵，高兴得满脸绽成了一朵花儿。

张仪从大袖中拿出一个铜管：“公主长留燕国，请设法将它转交苏秦。” “这有何难？交给我。” 正在此时，书吏匆匆走来，在张仪身边低声说了几句。张仪霍然起身，立即向燕王辞行，连夜出城南下了。

---

1. 乡导，春秋战国对领路乡民的称谓，即今人说的向导。
2. 鸮，古人对猫头鹰的叫法。
3. 斛，古代粮食单位，战国时一斛十斗，一斗十到三十斤不等。
4. 司正，春秋诸侯国执掌礼仪的官员。燕国为老诸侯国，保留了许多旧官职，此为其一。

第十一章　郢都恩仇

一　张仪临危入楚

初夏时节，风调雨顺的渭水河谷艳阳高照，晴空万里。

一个黑点正从高远的蓝天悠悠飘来，飘过了南山群峰，飘进了渭水谷地，飘过了咸阳城高高的箭楼，带着嗡嗡哨音消失在北阪的苍茫松林中。片刻之后，一骑快马飞出松林，飞下北阪，直入北门箭楼，飞进了气势巍峨的咸阳宫。

长史甘茂一看竹管端口，封泥上有苍鹰徽记与三支箭头，脸色一变，立即停下手头忙碌，飞步向东书房奔去。秦惠王正在那幅《九州山水图》前发愣，忽听背后急促脚步，没有回头便问：“甘茂，有事了么？”甘茂急道：“禀报君上：黑冰台青鹰急报。”秦惠王霍然回身：“打开。”甘茂走到大书案前，用一把细锥熟练地挑开封泥，打开竹管，抽出一个白色的小卷抖开。秦惠王接过只扫了一眼，眉头皱了起来：“甘茂，立即宣召右丞相。”

片刻之后，右丞相樗里疾匆匆赶到。秦惠王指着书案上那幅白绢：“看看，楚国又变过去了。”樗里疾拿起白绢，一片篆文赫然入目：

青鹰密报：楚国君臣消除嫌隙，发誓向秦复仇。昭雎父子蜗居不出，老世族尽皆蛰伏。春申君北上燕国，屈原重新掌兵。

“嘿嘿，芈槐又抽风了。”

“黄歇不远千里，到燕国做甚？”

“燕国无力援楚，只有一事可做：找苏秦。”

秦惠王踱步点头道：“苏秦南下，与楚国合力，齐国便有可能反复。齐国反复，合纵便有可能死灰复燃。楚秦近千里边界，楚国发疯，秦国背后可是防不胜防。”

“君上所料不差，樗里疾以为：当立即急召丞相回咸阳。”

“丞相回来之前，不妨先试探楚国一番。”

樗里疾拍拍大头笑道：“臣一时想不出如何试探。”

“派甘茂为特使，归还房陵三百里，与楚国修好。”

“也好，左右土地是死的，到芈槐手里也长不了。”

次日，长史甘茂带着秦惠王的国书匆匆南下了。与此同时，一骑快马星夜飞驰燕国。张仪接到秦惠王手书密件，连夜率领五千铁骑南下，不想却在漳水南岸被平原君拦住，盛情邀请张仪进入邯郸，商谈修好事宜。原来赵肃侯在联军大败之后一病不起，半月前病逝，太子赵雍即位，着意要与秦国订立修好盟约。张仪归心似箭，却又实在不能放弃这个大好时机，便命嬴华率领一千铁骑先行赶回，他随平原君进了邯郸。

邯郸一日，张仪对赵雍的意图了如指掌：赵国正在疲软凋敝之时，深恐秦国与老冤家燕韩魏联手进攻赵国；赵国的当务之急，是稳住秦国这个最强大的敌人，以求度过新老交替这道关口。虽则如此，但对秦国也是一件好事，赵国一静，秦国东北两面全无战端之忧，便可全力化解楚国这个背后大敌。张仪没有说破赵雍的心思，在一片交

相赞誉中，同赵国订立了互不犯界的盟约，一场大宴后只睡了一个时辰，天蒙蒙亮出了邯郸，一路昼夜兼程，不消三日赶回了咸阳。

这时候，甘茂也刚刚从楚国回来，上将军司马错也奉命从函谷关赶回。秦惠王立即在东偏殿召见几位重臣商讨对策。

甘茂带回来的消息很简单，但却大出君臣预料：楚怀王看了秦惠王国书，拍案大叫："不要房陵三百里！我只要张仪！"非但不与甘茂作任何正式会谈，而且只许甘茂在郢都停留一日。甘茂本想与王妃郑袖和昭雎父子会面，探察一番楚国的变化内情，无奈驿馆被严格看守，根本无法私下走动，只好匆忙回国。

"嘿嘿嘿，芈槐这小子还铆上劲了，非和丞相过不去？"甘茂道："合纵兵败，楚国伤亡最惨，楚王恼羞成怒，归罪于丞相，一时确实难解。以臣之见，不理不睬，后发制人可也。"

"嘿嘿，不行！"樗里疾道，"你是不理不睬，可芈槐正在抽风，屈原黄歇苏秦与一班新锐必然抓住这个机会不放。哼哼，以我黑肥子看，这帮小子又在密谋攻秦了。"

"若来进攻，正好趁机一举击垮楚国，根除背后大患！"甘茂很是气壮。

司马错道："打败楚国不难，难在楚国发兵之日，必是苏、黄策动六国重组合纵之日。若再次合纵，六国不会联军出动，而会分头出兵攻秦，这种局面最为危险。"

甘茂道："丞相刚刚与五国立约修好，变脸岂有如此之快？"

"嘿嘿，山东六国，变脸比脱裤还快，关键是有楚国这个疯子打头。"

秦惠王一直在用心倾听，渐渐地觉得确实为难：被动等待与楚国决战吧，有几路受敌的危险；主动攻楚吧，又与秦国目下的连横修好宗旨大相径庭，更会加剧山东列国对秦国的戒惧之心，再说连横局面刚刚形成，一旦攻楚便会前功尽弃。春秋战国的传统，只要主动割地，哪怕是天大的仇恨都能化解。可目下这个芈槐，竟然连三百里故土粮仓都不要，而只要张仪，还真是没有个好办法对付。看张仪一直没有说话，秦惠王心中一动，笑道："再议议看，除了丞相不能入楚这一条，甚办法都可商量。"

"我有黑冰台，派刺客，杀了这个抽风芈槐！"甘茂眼睛突然一亮。

樗里疾摇摇头："还是丞相设法稳住中原五国，由上将军准备对楚国决战。"

司马错道："只有举国发动，再征发至少十万壮丁成军，臣力保不败。"

秦惠王拍案一叹："看来，秦国到了一个真正的危急关口。也罢，举国一战，与山东六国鱼死网破！"一言落点，殿中气氛顿时凝重起来。

"君上。"张仪悠然一笑，"臣去楚国。"

三位大臣惊愕地看着张仪。秦惠王不悦道："丞相哪里话来？堂堂大秦，岂能拿自己的丞相迁就仇敌？丞相无须如此，本王自有定见。"

"君上，列位，张仪在燕国得报，便已开始谋划，并非轻率，且容臣一言。"

"嘿嘿，听听也好，丞相大才，化腐朽为神奇也未可知。"

“君上，列位。”张仪侃侃道，“一国之君，将邦国衰落记恨于外国大臣，又置邦国大利于不顾，而一味索要仇家，此种疯癫只意味着这个君主的昏乱无智。昏乱思虑总是不稳定，容易改变也。屈原、黄歇皆清醒权臣，他等听任楚怀王要张仪而不要房陵，只能说明：一则，这不是君臣共商的国策，而只是楚怀王的一己昏乱；二则，芈槐与屈原黄歇一班新锐并不同心，君臣猜忌依然存在，屈黄无法劝阻，只能利用芈槐的仇恨，先夺回失去的权力；三则，黄歇北上燕国求助苏秦，意在请苏秦南下，真正扭转芈槐，而苏秦一旦南下，芈槐真正死心抗秦，则君臣同心，秦国很难扭转。唯其如此，目下扭转楚国，正是唯一时机。若得如此，非张仪莫属。张仪不入楚，秦楚化解无从入手。君上、列位以为然否？”

殿中一时沉默。张仪的剖析句句在理，可要张仪孤身赴楚，毕竟是谁也不愿意的。甘茂打破沉默道：“丞相说得在理，然则丞相身系秦国安危，岂能如此冒险？甘茂愿代丞相赴楚，扭转危局。”

“嘿嘿嘿，不是黑肥子小瞧，你那两下子不成。”樗里疾笑道，“此事要做，还真得丞相亲自出马。丞相是块大石头，一石入水千层浪，能激活死局。他人，嘿嘿，谁都不行。”

司马错道：“臣可率精兵十万，开出武关，使楚国有所顾忌。”

“列位无须为我担心。”张仪笑道，“自来邦交如战场，大局可行则行，不担几分风险，焉得成事？臣望君上莫再犹豫。”

“好。”秦惠王拍案，“丞相入楚，嬴华负护卫全责；司马错率大军前出武关，威慑楚国；甘茂东行，稳住齐国，无使楚齐结盟；樗里疾坐镇函谷关，秘密封锁楚燕通道，延迟苏秦南下，并策应各方。”

“臣等遵命！”

会商结束，四位大臣立即各自行动。秦惠王又与张仪密谈了整整一个时辰，张仪方才回到丞相府，召来嬴华绯云吩咐一阵，两人立即分头准备去了。次日清晨，张仪的特使马队驶出了咸阳东门，马不停蹄地出了函谷关，轺车辚辚，昼夜兼程，直向楚国大道而来。张仪谋划的是：一定要在苏秦南下楚国之前，先大体稳住楚国，而后再图周旋。

二　苏秦别情下楚国

春申君犯难了，子之也大皱眉头。

急如星火的北上，为的就是要尽快请苏秦南下，这是屈原与春申君的共同想法。只有苏秦能够扭转楚怀王这种朝三暮四的反复，也只有苏秦，能够化解张仪那智计百出的斡旋手段。没有苏秦，楚国的抗秦势力很难稳定地占据上风。可来到蓟城两日了，却连苏秦的面也没见上。子之大是着急，他很希望苏秦出山南下楚国，促使楚国与秦国强硬对抗，只要秦楚对抗一形成，他在燕国才有大展身手的机会。可自从张仪入燕，苏秦就离开了蓟城，原本说好的旬日便回，可到如今已经是两旬过了，苏秦还没有回来。子之大是困惑，以苏秦的诚信稳健，断不会无端食言，定是有甚隐情。百思无计，子之只好陪着春申君来找刚刚成为自己新婚妹夫的苏代。两人对苏代说了半个时辰，苏代终于答应带春申君去找苏秦了。

燕山无名谷正是鸟语花香的时节，苏秦与燕姬也实实在在地过得逍遥惬意。日间放马，追捕一两头野羊。傍晚时点起篝火，烤羊饮酒恣意畅谈。月上中天，或在草地小帐篷露营，或在半山石洞中安歇，往往是日上东山，两人依然高卧不起。

“唯愿两人，永远做这般神仙。”燕姬快活极了。

“心下不清净，隐士也不好做。”苏秦却显得神情恍惚。

“季子啊，当日拿得起，今日也要放得下。”燕姬知道苏秦心事，殷殷笑道，“你首倡合纵，为六国自救找到了一条大道。可六国不自强，上天也救不了。败根不除，纵有十个苏秦，又能如何？”

苏秦一声叹息：“我还是想试试，这败根究竟能否得除？”

“季子又要出新招了？说说。”

“扶持强臣当政，刷新吏治，造就新邦。”

“季子，有这种强臣么？”

“北有子之，南有屈原。”燕姬拨弄着篝火久久沉默，眼中慢慢溢出晶莹的泪花：“季子啊，我熟知燕国，子之是个凶险人物，靠不住。”

“子之过分张扬，但毕竟是个实力干才，他能扫除燕国陈腐，教燕国新生。”

“季子。”燕姬声音发颤，“莫非你想与子之联手宫变？”

“田氏代齐，魏赵韩代晋，都催生了新兴战国。”

“季子莫得糊涂。”燕姬很是着急，“此一时彼一时，齐国田氏取代姜氏，积累了一百多年。魏赵韩分晋，积累了两百多年。子之没有根基，只是燕国一个小部族，只有几万军马，纵然当国执政，也只能将燕国搅乱，使燕国更弱更穷，如何能使燕国新生？你要三思而后行。”

“依你之见，苏秦只能无所作为？”

“季子，为名士者当知进退。合纵之败，不在君无才，而在六国衰朽。连横之胜，不在张仪之才，而在秦国新生啊。”燕姬轻轻叹息一声，“合纵大成之日，你身佩六国相印，已经是功成名就了。联军攻

秦，你更走到了名士功业的顶峰。天不灭秦，秦不当灭，你苏秦又能如何？难道没有纵横天下的显赫，苏秦就不会做人了么？”

“燕姬，我也想隐居遨游，可总是心有不甘。若大胜一次，我会毫无牵挂地回到你身边。没有一次像样的胜利，立而无功，此生何堪？”

“季子，明智者适可而止。燕姬不如你这般雄才，可燕姬知道，功业罢了还有人生。你如此执拗求成，可是如何罢手？”

“燕姬，教我好好想想……”

谷风习习，山月幽幽，俩人对着篝火，一时默默无言。

朦朦胧胧中太阳已经在山头了，燕姬跳起来嚷道：“呀，好太阳！走，到山外转转去。”苏秦霍然站起，看明媚日光洒满山谷，也顿时振奋起来：“好！出山看看。”两人到山溪边梳洗一番，收拾好帐篷，从山洞马厩里牵出马来。

突然，谷口隐隐传来急促的马蹄声。

“上山！”燕姬迅速将马拉进山洞，两人立即登上了山腰一片小树林。这片树林外，有一座象鼻般伸出去的岩石，站在上面，谷口情形一览无余。上得岩石一望，燕姬愣怔着只顾端详。苏秦目力弱，只看见谷口影影绰绰几个人马影子，又见燕姬愣神，连忙问：“来人可疑么？”燕姬道：“头前年轻人，身形与你相近，另外那个人，黄衫高冠，很眼生。看来，不是燕王找我。”苏秦道：“定是苏代有急事。走！下去。”

谷口两骑已经走马入谷，左右张望，黄衫高冠者喊道：“噢呀武安君，你在哪里了——”

“春申君——我来了——”

春申君闻声下马，跑过来抱住了苏秦：“噢呀呀武安君，你做神仙，想煞黄歇了！”

苏秦大笑道：“一样一样！哎，你黄歇飞到燕山，总不是逃难了？”

“噢呀呀哪里话？好事。大大的好事了！”

“好事？”苏秦一副揶揄的笑容，“楚国能有好事？”

“噢呀呀，我可是又饥又渴，你这神仙洞府难找了。”

“来来来，坐到溪边去。三弟，到那个山洞去拿。”苏秦兴奋地将春申君拉到山溪边大石上坐下，“先说事，少不了你酒肉！”

“噢呀呀，还是武安君了！屈原还怕你没得热气了。”春申君将光光的大石头拍得啪啪直响，“给你说：楚王决意抗秦复仇！昭雎父子一干老对头，都做缩头龟了！”

“呵呵，太阳从西边出来了？”苏秦反倒淡漠下来，“楚王是要找张仪复仇而已。”

“噢呀，洞若观火了。”春申君急迫道，“老实说了，楚王觉得合纵兵败是奇耻大辱，发誓复仇；秦国愿归还房陵三百里，请求修好；楚王拍案大怒，说不要房陵，只要张仪！并立即恢复了屈原的大司马兵权，又立即派我联络齐国共同起兵。你说，向张仪复仇，向秦国复仇，这有何区别？”

“千里北上，是屈原的主张？”

“也是楚王之命了。”春申君红着脸辩解道，“屈原上书楚王，主张请武安君出面斡旋齐楚，楚王赞同，黄歇便星夜北上了。”

“明白了。”苏秦笑道，“你老兄先吃酒肉，容我揣摩揣摩。”

“噢呀，你就揣摩了。苏代，来，先吃饱喝足再说。”春申君向苏代一招手，两人狼吞虎咽起来。

苏秦径自过了山溪，顺着山林小道走进了那座隐秘的山洞。他知道燕姬的心思，但也想教她听听春申君带来的新消息，说说自己该如何应对。可山洞里静悄悄的，外洞里洞都没有那个熟悉的身影。猛然，苏秦看见铜镜中有一方物事。一回身，长大的石案上果然有一张羊皮纸，拿起一看，墨迹竟还没有干：

君经坎坷，心志不泯。燕姬无意奋争。君可自去，毋得牵挂。

颓然跌坐在石案上，苏秦一时心乱如麻。愣怔半日，长叹一声，苏秦将那方羊皮纸折叠好仔细装进贴身皮袋里，环视洞中物事，一阵酸楚难耐，咬牙举步间猛然醒悟，回头提笔，在洞壁上大书两行，“当”地丢下大笔，大步出了山洞。

苏代迎上来低声道：“这是二哥的衣物，还有这把剑。”

“你看见她了？”

“没有，东西放在酒窖边上。”

春申君脸上露出罕见的庄重，向着山洞方向深深三躬，高声喊道：“燕姬夫人，深情大义，楚国恩人了——”悠长的声音在山谷久久回荡着。

苏秦长叹一声，接过包袱短剑：“不说了，走。”

三骑飞出谷口，却闻身后一阵长长的骏马嘶鸣。三人回头，只见一骑红马正立在谷口山头，马上一人举着一方红巾遥遥晃动着。苏秦

立马，双眼顿时一片朦胧，嘶声高喊："燕姬——等我——"头也不回地飞马去了。

日暮时分，三人到了蓟城郊野。苏秦将苏代叫到一边低声叮嘱了一阵，苏代便回蓟城去了。春申君笑道："噢呀武安君，你还是回蓟城见见子之，我在军营等你一晚了。"苏秦断然道："不用。我等得连夜南下，还得走齐国一路。"春申君惊讶道："噢呀，你还想在这时候策动齐国？"苏秦笑道："策动齐国，那要回头再说，这是借道齐国。"春申君更是不明所以了："噢呀呀，这不是舍近求远么？多三日路程了。"苏秦低声笑道："似慢实快。你不觉得，有人会截杀阻道么？"春申君恍然大笑："噢呀，黄歇蒙了。对！就走齐国了。"

月亮初升，春申君带来的两百护卫骑士立即拔营。苏秦与春申君也弃车乘马，这支没有任何旗号的马队直插东南，沿着大海边人烟稀少的地带向齐国飞去。

三　明暗双管　张仪巧解第一难

三更时分，郢都长街已经断了行人车马，连往昔的夜市灯火也没有了。

秦楚结仇，眼看就要打仗，郢都人心惶惶。天一黑民人商旅便窝在家里不出来了。加之中原各国兵败后纷纷封锁国界，进入楚国的客商大大减少，惯于夜间逍遥的官府吏员们，也因了朝局紧张，不敢轻易拜客走动了。不到半年时光，郢都前所未有地萧条了。

静夜长街上，却有一辆四面严实的紫篷车辚辚走马，驶到了一座显赫府邸的偏门前。身着紫色长衫的驭手下车，上前拍了三下门，一重两轻。木门开了一条缝，一颗雪白的头颅伸了出来，紫衫驭手低声说了几句，旁边的车马门无声地拉开了。篷车轻快地驶了进去，高大的车马门又无声地关闭了。

昭雎已经蜗居几个月了，由头是“老疾发作，卧榻不起”。每日梳洗之后，他都在这片两三亩地大的水池边漫步，常常是月上中天了，还在悠悠地走着。当初六国合兵，他力荐子兰为上将军统兵，是认为秦国根本不可能战胜四十八万六国联军，只要联军一战获胜，他就会摆脱张仪的挟制，重新成为楚国举足轻重的权臣。那时候，清除屈原黄歇一班新锐，是不用费力气的，掌控平庸无能的芈槐更是易如反掌。几个回合，昭雎便可成为楚国的摄政王，过得十数年，昭氏取代芈氏而成为楚国王族，几乎是无可置疑的。谁想一战大败，大势立刻逆转。子兰成了败军之将，按照楚国历来的规矩：折兵五万者，大将必得处斩，举荐大将者，也得罢官除爵。楚王怒骂不休，朝野一片复仇之声，屈原黄歇一班变法派更是甚嚣尘上，要“杀子兰，除昭雎，以谢天下”。若不是昭氏树大根深，联结郑袖软化楚王，又忍痛将昭氏封地二百里秘密割让给王族，并答应不问朝政，这场大灾大难实在是难以躲过的。痛定思痛，全部错失都在于一点：低估了秦国。要不是低估秦国，当初则可以反对出兵，或者称病不言，如今岂不是顺理成章地清除了这班新派政敌？正因为低估了秦国，自己人挂帅，才使政敌死灰复燃，而且使昭氏陷入了泥潭……

“禀报令尹：西方密使求见。”

昭雎一激灵，又迅速平静下来：“领入竹林茅屋，四面巡查，不许一人靠近。”

“是了。”家老转身快步去了。片刻之后，两个紫衫客被家老领到了池边竹林的茅屋之中——月光幽幽，一头霜雪的昭雎拄着一支竹杖坐在廊下，仿佛世外仙人。

“参见老令尹。”为首紫衫客深深一躬。见昭雎没有作声，紫衫客道，“本使乃秦国公子嬴华，职任行人，奉我王与丞相之命，特来拜会老令尹。”

昭雎心中一动，此人曾与子兰比剑，他如何不记得？只是他无论如何想不到，此人竟是秦国王族公子，且是行人之职。身为密使，公开本来身份，这是罕见的，看来秦国一定有大事相求了。他淡淡笑道：“老夫识得公子，有话便说。”

“秦王口书：我丞相入楚，敢请老令尹关照，后当重报。”

“如何？张仪要来楚国？”昭雎大是惊讶，苍老的声音颤抖了。

“正是，三日后便到郢都。”

昭雎突然冷笑：“张仪自投罗网，老夫爱莫能助。”

“老令尹，昭氏部族岌岌可危，没有秦国援手，只怕灭顶就在眼前。”

“公子危言耸听了。”昭雎淡淡冷笑，“昭氏六世兴盛，目下小挫也已平安度过，何来灭顶之灾？又何须他人援手？”

“故作强横，两无益处。”嬴华笑道，“老令尹该当明白，苏秦不日南下，便是昭氏大难临头之时。若无张仪抗衡苏秦，楚国朝局只怕要颠倒乾坤了。”

“老夫倒想听听，秦王如何报我？”

“一年之内，老令尹在楚国摄政。”

昭雎大笑：“秦王以为，他是楚王？”

“秦王固非楚王，可更能决定昭氏部族之生死存亡。”

“老夫愿闻秦王手段。”

“归还房陵三百里，与楚国罢兵，与屈原黄歇新派修好；内外夹击，促使楚王连根斩除楚国老世族。老令尹以为如何？”

昭雎长叹一声：“老夫心意，只是不想受人挟制而已。”

“两相结盟，两相得益，谈何挟制？老令尹多虑了。”

昭雎颤巍巍站了起来：“好了。老夫尽力而为，只是公子还得辛苦了。”

“但凭老令尹吩咐。”

昭雎低声说了一阵，嬴华连连点头。

次日暮色时分，郢都水门即将关闭。一叶小舟漂了过来，出示了中大夫靳尚的送物令牌，悠悠出了水门，漂进了一片汪洋。小舟在汪洋中漂荡了整整一个时辰，直到月上东山，才掉转船头向云梦泽北岸飞快地驶来。看看将近岸边的大石码头，船舱中走出了一个白衣人，从容地在船头临风而立，月光下分外潇洒。

“好个美小哥！靳尚有礼了。”岸上一人高冠带剑，笑语颇显轻薄。

“靳尚，我给你的物事如何？”白衣人很矜持。

“小哥有心人，那物事太金贵了，靳尚受宠若惊。”

“那还聒噪个甚？走。”

“小哥慢行，还有两句话说。”靳尚笑得甜腻腻的，“不瞒小哥，自小哥上次随张仪来过后，王妃念叨不休，想教小哥与靳尚一道，做王妃贴身侍卫，也做中大夫，比做张仪仆从可是风光多了。王妃还说，小哥要不满意，尽管开价。”

“还有么？”白衣人眼中闪出一道凌厉的光芒。

靳尚不由自主地一颤：“大，大体如此，小哥意下如何？”

“不劳你操心，我自会对王妃说。走。”

“好好好，随我来，小哥走好。”靳尚边走边殷勤唠叨，“小哥，王妃有王子了，更美了，水灵白嫩得仙女一般，真是口好菜，你小哥比我靳尚可是福气了。”

白衣人猛然站定，森森目光盯住了这个俊秀聪灵的中大夫：“靳尚，你好好给我办事，我便成全你这口福，本公子没有趣味。否则，我教楚王活剐了你。”

靳尚浑身一激灵：“是是是，小人明白！公子？你，你不是张仪仆人么？”

“休得聒噪！头前领道。”

刹那之间，靳尚的轻薄无影无踪，温顺得像一头绵羊，颠颠儿地领路向前，到得山前明亮的庭院廊下，靳尚轻柔地颠着小步进去禀报了。

“毋晓得贵人来了，快快进来。”片刻间厅中传来惊喜柔昵的笑语，一个婀娜身影轻盈地迎了出来。“在下参见王妃。”白衣人深深一躬。郑袖笑吟吟扶住道：“好小哥晓得无？你可是我的贵人也。上次一来，我就有了王子，大王整日说要重谢小哥。来，进来了。”

进得舒适幽雅的厅中，侍女轻柔利落地将茶捧了上来。白衣人坐在了郑袖对面，一个捧匣黑衣人肃然立在身后。靳尚也笑吟吟地站在郑袖座后，眼睛却不时地四处打量。郑袖瞄着白衣人笑道：“晓得无？震泽东山茶，碧绿清香，秦国没有的了。”

“天下有名的吴茶，在下多谢王妃盛情。”“晓得就好，我是从来不给人上茶的了。”郑袖眼中突然生出了一种奇异的光芒，“小哥，到楚国如何，我保你做大官了。”白衣人目光一闪，一阵朗声大笑：“不瞒王妃，在下乃是秦国公子嬴华。身为王族，官居行人，身不由己也。”

奇怪的是郑袖并没有丝毫的难堪，反倒一脸惊喜：“真毋晓得呢！也是，等闲人哪有这般气象？不管你是谁，我都看着顺眼，只是有点儿可惜了。”

“王妃，有朝一日嬴华在秦国失势，定来楚国。”

“晓得了！秦国还是靠不住了，你看，我在楚国便不会失势。”

“王妃差矣！嬴华此来，正是奉丞相差遣，要给王妃密报一个消息。”

“张仪么？晓得了，说也。”

嬴华正色道：“秦国想与楚国修好罢兵，提出归还楚国房陵三百里，可楚王不要房陵，只要张仪。秦王如何肯教自己的丞相送死？于是，秦王秘密遴选了二十名美女，其中有十名绝色胡女，要送给楚王。交换条件是，楚王不再记恨张仪。丞相念及与王妃素有渊源，差我密报王妃留意。秦胡美女入楚，王妃岂能安宁？”

郑袖灿烂的面容顿时暗淡下来：“秦胡女上路了么？”

嬴华掐着指头一阵默算：“三日后上路。”

“晓得了。楚王主意若变，秦王能否取消秦胡女入楚？张仪敢不敢来楚国结盟？”

“丞相已经到了函谷关，随时准备入楚。”

郑袖叹息了一声：“晓得了，张仪好人呢。”

“丞相送给王妃两样礼物，呈上来。”嬴华接过一只精美的铜匣打开，“这是一方蓝田玉枕，妙在两端嫣红，中间碧绿，夜间别有光彩。”又拿起一个形制粗朴的陶瓶，“这是给楚王的强身胡药，王妃定能多子多福。”

郑袖淡淡一笑，抚摩着蓝田玉枕爱不释手，不防却突然转身，“哗啦”一声将那只陶瓶摔碎在地。靳尚连忙碎步跑了过来，趴在地上捡拾碎片与药丸。郑袖咯咯咯一阵长笑，点着靳尚的额头道：“靳尚啊，晓得无？日后这药丸就是你的了！”

三日后，张仪的特使车马大张旗鼓地进入了楚国。

一过淮水，“秦国特使”与“丞相张仪”两面大旗引来沿路楚人争相围观，都想看看这个上门送死的秦国丞相是何等模样。张仪从容端坐在六尺伞盖之下，任人指点笑骂，依旧是泰然自若。马队仪仗也毫无表情地行进着，对道边动静似乎全然丧失了知觉。堪堪行进到距离郢都百余里的人烟稀少处，却见迎面烟尘大起，一支骑队飞驰而来。张仪脚下轻轻一跺，车马仪仗停在了道边一片树林旁。

来骑渐行渐近，正是嬴华率领的“商社”骑士。张仪车马一出函谷关，嬴华便率黑冰台两名得力干员飞骑先行了。到达郢都的当晚，嬴华立即点出了多年囤积在商社以备急用的各种奇珍异宝，派出了商社一班“老商”，携带各色贵重礼品登门造访楚国重臣，探察动静；而后又亲自造访了昭睢与郑袖两处要害，两件事办妥，正好得到张仪将到淮水的密报，带领“商社”骑队飞马迎来。

张仪与嬴华在树林中密谈了一个时辰，诸事议妥，军士战马也就食完毕，立即启程向郢都进发。一路不疾不徐，恰恰在暮色时分赶到了郢都北门外。此时楚国王宫所有的官署都已经关闭，城门守军与一应留值吏员，也都是按照惯例放行禁止。秦国特使入楚本是大事，在寻常白日，当急报令尹府或国王定夺后，方可按照礼仪迎接入城。张仪车队仪仗突然而来，城门将领军士与国人一样，也风闻了楚王要杀张仪复仇，虽然对秦人侧目而视，但未奉王令，谁敢对这个虎狼大国的特使无礼？

“放行——”北门将军终于可着嗓子喊了一声。

按照天下通例，五百马队在城外扎营，张仪只带领二十名护卫剑士并几名吏员进了郢都。驿馆丞见是秦国特使，不敢怠慢，立即安排到最宽敞的一座庭院。嬴华的“商社”多年来已经将驿馆上下吏员买得通熟，一班人马刚刚住下，饭食茶水立即送到了各个房间。嬴华唤来驿丞吩咐：“自明日起，此院自己起炊。对外不要泄露，我自会重谢你等。”驿丞连连答应着颠颠儿去了。诸事安排妥当，张仪酣然大睡。绯云说嬴华劳累，坚持教她歇息，自己却不敢大意，坚持在张仪寝室外值夜守护，直到东方大亮。

清晨卯时，楚怀王被内侍从睡梦中唤醒，大是不悦道：“又不早朝，聒噪何来？滚了！”

内侍惶恐道：“禀报我王：秦国张仪宫外请见。”

楚怀王一骨碌翻身坐起道：“如何如何？张仪来了？何时来的？”

内侍低声道：“方才听说，昨夜入城。”

“好个不怕死的张仪！”楚怀王立即站起，“更衣！”

可是等穿戴整齐，楚怀王却犹豫了。自从坚持向秦国要张仪以来，他一心等待秦王交出张仪，一心督促屈原厉兵秣马，督促春申君策动齐国，已经多日不举行朝会了。卯时早朝的规矩，也早在他即位后不久取消了。黎明清晨，对于他是最宝贵的时光，与光鲜白嫩的郑袖折腾一夜，那几个时辰可是酣睡正香的时刻。可郑袖这几日却带着小王子去了别宫，楚怀王耐不得寂寞，昨夜将两个侍寝侍女赏玩了大半宿，此时站起来还觉得晕乎乎的。但楚怀王的犹豫却不在此，而是确实没料到张仪竟然敢来，更没有想过，张仪来了如何个杀法。他只有一个心思：张仪绝不敢来，他一定要揪住秦王要张仪！而今张仪突然来到了面前，立即杀么？好像不太对。要杀张仪，总得有个隆重的复仇仪式，至少须得全体大臣到场，祭拜天地宗庙而后杀了张仪。非如此，何有王者威仪？何以重振楚国雄风？可目下，屈原在外练兵，黄歇在外斡旋齐国，昭雎一班老臣又一直卧病不起，骤然早朝，来的也只能是些小官小吏，悄悄杀个张仪，岂不大折了威风?

“传令宫门将，着张仪单独入宫，在东偏殿等候。”楚怀王终于拿定了主意。内侍急忙出宫，对宫门大将低声说了几句。宫门大将昂昂走到张仪轺车前道：“楚王有令：张仪单独入宫——”

嬴华一阵紧张，正要上前理论。张仪却在车上咳嗽了一声，随即从容下车，对嬴华低声道：“沉住气，按既定谋划行事。”大袖一摆，随内侍去了。

东偏殿冷冷清清，既无侍女上茶，又无礼仪官陪伴，只有殿外甲士的长矛大戟森森然游动着。张仪自顾踱着步子，观赏着窗外的竹林池水。

“好好看了，看不了几天了。”楚怀王冷笑着走了进来，一队甲士立即守在了殿门。

“秦国丞相特使张仪，参见楚王。”

“张仪，你知罪么？”

“敢问楚王，张仪何罪之有？”

“你！张仪！”楚怀王将王案拍得啪啪响，“骗我土地，折我大军，害我君臣失和！竟敢说无罪？好大胆子你！”

“楚王容臣一言。”张仪微微一笑道，“先说许地未果：春秋以来四百年，大凡割地皆须国君定夺。张仪与楚王协约，原为修好结盟，不意秦国王族激烈反对割地，秦王与张仪亦不能强为。但是，大秦与大楚修好之意终未有变，是张仪力主，这才有归还房陵三百里粮仓之举。奈何楚王不解张仪苦心，反而仇恨张仪，委实令张仪不解。另外两罪，张仪不说，楚王也当知晓是佞臣虚妄之言。其一，是六国联军进攻秦国，而不是秦国进攻六国；六国兵败，归罪于张仪，岂非贻笑天下？其二，张仪使楚，全为两国结好。是否结好，当在楚王与大臣决断。若因此而君臣失和，只能说有权臣与楚王国策相左，恶意诿罪于张仪而已。楚王若信以为真，张仪也无可奈何。臣言当否，楚王明察。”

楚怀王嘴角抽搐，脸色青一阵白一阵，突然拍案喝道：“来人！将张仪打入死牢！”说罢转身便走，一个趔趄差点儿绊倒在门槛上。出得东偏殿在湖边转悠了许久，他才平静下来，却又感到心中一片茫然。

“禀报我王：大司马屈原紧急求见。”

“屈原？教他进来。”片刻之间，屈原匆匆来了，一身风尘一头大汗：“臣，参见我王。”

“屈原，你不是说一两个月都回不来了？”

“臣闻张仪入楚，心急如焚，兼程赶回。”

“急得何来？怕本王处置不了张仪？”

屈原急迫道：“臣启我王：张仪乃凶险之徒，实为天下公害，宜尽速斩决！臣怕有人为张仪暗中周旋，贻误大事，是以心急如焚。”楚怀王心中一动，笑道：“屈原啊，张仪入楚，本王也是刚刚知晓，你如何早早知晓？还有时间赶回郢都了？”屈原道：“张仪大张旗鼓入楚，沿途村野皆知，巡骑斥候在边界亲眼所见，前日便飞报军中。我王如何今日方才知晓？臣以为，此中大有蹊跷。”楚怀王不耐烦地摆摆手：“好了好了，动辄‘大有蹊跷’，教本王如何理国当政？”

屈原沉重地喘息着：“臣请我王，立即斩决张仪！”

“立即斩决？”楚怀王一脸嘲讽，“屈原啊，你与春申君如何总是急吼吼毛头小儿一般？大国杀敌国大臣，总得有个章法，至少得教张仪无话可说，是了？”

“楚王也！”屈原愤激得满脸通红，“张仪天生妖邪，言伪而辩，心逆而险，若教此人施展口舌，大奸也会变做大忠。我王宽厚，其时被张仪巧言令色所惑，必致后患无穷。为今之计，我王当效法孔子诛少正卯，不见其人，不行仪典，立行斩决！屈原自请，做行刑大臣，手刃张仪！”

“好了好了，晓得了。”楚怀王很是不耐，“大司马回去了，容本王想想再说了。”说完一摆大袖，径自去了。屈原愣怔半日，长叹一声，颓然跌倒在草地上。

回到后宫，楚怀王心绪不宁，又烦躁起来。本来拿定的主意，被屈原一通气昂昂的搅扰，又乱得没了方寸。想想屈原说的话，对秦国对张仪的新仇旧恨又翻滚起来，也是，立即杀了张仪，芈槐便是敢作敢为的君主，一定大快人心，举国同仇敌忾，安知不是振兴楚国的大好时机？

“禀报我王：王后回宫了。”一个侍女轻轻走来低声禀报。

“啊？”楚怀王一阵惊喜，“几时回宫了？”

“我王登殿时王后回宫。王后病了，卧榻不起。”

侍女还没有说完，楚怀王已大步流星地走了。郑袖只走得几日，他立时觉得没了那股舒坦劲儿，整个后宫似乎都变得冷冷清清，国王的尊荣奢华似乎也都索然无味了，夜来睡不好，白日食不安，心头时时涌动的那股烦躁，竟怎么也解消不了。说到底，这个女人对他是太重要了，不但使他快乐无边，还给他生了唯一的一个王子。说也奇怪，郑袖从来不阻止芈槐与其他“宜于生子”的嫔妃侍女寻欢取乐，有时还哄着他纵容他去尝鲜。可所有侍寝的嫔妃侍女，竟然都没有生出一个子女来。芈槐也就越发认定，郑袖是上天赐给他的女宝，没有郑袖，他就不是一个真正的男人。郑袖病了，不是要他的命么？

寝宫里帐幔低垂，虽是白日，却依旧点着雪白的纱灯，艳丽舒适得令人心醉，一身绿纱长裙的郑袖侧卧假寐着，婀娜曲线在朦胧的纱帐中更显迷人。突然，一阵沉重急促的脚步声传来，郑袖立即嘤嘤抽泣起来。

“郑袖啊，你病了么？快来，我看看！”楚怀王疾步冲了进来，走到卧榻边撩开纱帐抱起了郑袖。可一向驯顺的女人却挣开了他的怀抱，大声地哭了起来。

楚怀王当真是手忙脚乱了：“哪里疼？快，快叫太医！”

“不要哦！心疼……”郑袖趴在大枕上伤心地哭泣着。

“哎呀，我的王后，你就好好说话，如此哭法，急煞我了！”

郑袖抹着泪花从榻上坐了起来，点着楚怀王额头道：“晓得你威风哦！不想要我们母子了，是也不是？”楚怀王急得一头雾水道：“哎呀这是哪里话？说个明白！”郑袖圆睁双眼道：“晓得你有本事哦，打仗打不赢，便要杀张仪！秦国丞相那么好杀哦？晓得无，人家在武关外

已经聚了三十万大军，就等着你杀了张仪，秦王好来趁机灭楚呢！要杀张仪你杀，我母子可不跟你做刀下冤魂了！明日清早，我母子到苍梧大山去哦……”说着说着，声泪俱下地一头栽倒在卧榻上了。

楚怀王连忙坐到榻边，拍着郑袖肩头又哄又劝。好容易郑袖不哭了，楚怀王轻声问：“王后啊，你如何得知武关外屯了三十万大军？”

“老令尹说的哦，他族中有多少人在军中？晓得无你？”

“他为何不对我说？”

“你教老令尹闲居哦，人家敢报么？你该问屈原哦，他是大司马，军情该他禀报！他为何不报哦？晓得无？有鬼哦！”

楚怀王一下子蒙了。昭睢部族的军中子弟极多，所言断然不差。屈原是大司马总揽军务，应当知道武关外秦国屯军，也是明白不过的。可屈原刚刚见过他，为何就不禀报如此重大的军情？猛然一惊，他出了一身冷汗，急急地踱着步子搓着手：“是了是了！他要我立斩张仪，逼秦国大举攻楚！好……好……”对屈原的图谋，他却怎么也说不清楚。

郑袖接道：“好借机清除对手，独掌大权哦！晓得无？”

楚怀王颓然跌坐在卧榻上，双手抱头脸色发青，一句话也说不出了。郑袖过来将他轻轻放倒在榻上，又盖上了一床锦被，轻步走到廊下对靳尚轻声道：“没事哦，去了。”靳尚机警地点点头，匆忙大步去

了。郑袖又回到榻边，为楚怀王轻柔地宽衣解带，然后笑吟吟地偎到帐幔中去了。

张仪被押入郢都死牢，嬴华第一个紧张，回到驿馆对绯云悄悄一说，绯云立即跳了起来，拉着嬴华要去救张仪。嬴华摁住绯云低声道："他说了：若不出来，三日内不要轻举妄动。目下要紧的，是两桩事。"

"快说，哪两桩？"

"探察各方动静，买通牢中狱吏。"

"吔，姐姐分派，我能做甚？"

"我去商社坐镇，你去城外军营，若有不测，只有拼死冒险！"

绯云一阵酸楚，哽咽失声道："大哥在楚国两次坐牢，苦了他……"

嬴华揽住了绯云肩膀："绯云啊，丞相大哥说，邦交如战场。别哭了，记住，不能教吏员军士看出我等心绪不宁。"

"嗯，记住了。"

绯云点点头，抹去了泪水，"姐姐，我这就去。"

绯云刚走，书吏便来禀报：有一蒙面客商求见。嬴华来到厅中，一看黄衫客商的身形便笑了："中大夫，直面相向吧。"客商揭去面纱，果然便是靳尚。他拱手笑道："公子啊，靳尚今日可是领赏来了。"嬴华道："是么？我听听，价值几何？"靳尚压低声音道："王后传话：没事哦。靳尚揣测，明日当有佳音。"嬴华矜持地笑道："也是，本来就没甚事。不过啊，念起中大夫辛苦，略表谢意。"说着从面

前书案上拿起一个精致的棕色皮袋一摇，哗啷啷金币声清脆异常：“这可是洛阳尚坊的天子金币，先拿着。”靳尚俊秀的脸庞溢满了甜腻的笑容，惊喜地跑过来接了钱袋道：“多谢公子，明日的赏赐，公子也当准备好了。”嬴华笑道：“中大夫也，喂不饱的一只狗了。不过，本公子有的是稀世奇珍，只要你撑不着。”靳尚依旧是甜腻地笑着：“公子骂我，我也舒坦了，靳尚就喜欢美女人骂了。”嬴华脸色一变，冷冰冰道：“靳尚，你要坏规矩么？”靳尚连忙躬身笑道：“不敢不敢，在下告辞了。”戴上面纱一溜碎步出去了。

嬴华立即去了商社，派出干员到要害官署、府邸探察情势，又亲自出马秘密会见了郢都狱令。在一箱灿烂的金币珠宝面前，狱令信誓旦旦：只要张仪在牢狱一天，他都会待如上宾，绝无差错。到得晚上，各方汇聚消息，没有发现异常动静。只有探察大司马屈原府的人禀报：被买通的屈原府书吏说，屈原从王宫回府后恼怒异常，一面立即派飞骑北上，接应苏秦春申君，一面派军务司马南下军营了。嬴华仔细思忖，飞骑北上，一定是催促苏秦黄歇早日到达郢都，与屈原合力敦促楚王诛杀张仪；可飞骑南下军营，意图何在呢？交代军务还是另有所图？嬴华一时想不清楚，下令严密监视屈原府，不惜重金，收买大司马府的枢要吏员。

四更时分，绯云秘密潜回商社，报告说城外骑士三百人已经化装进入郢都，分别以商队名目住在国狱周围的客栈里，另外二百名骑士也做好了接应准备，届时一举攻占北门。商议完毕已是五更鸡鸣，两人和衣睡去了。

“禀报公子：丞相要回来了！”

“在哪里？快说！”嬴华绯云一齐翻身坐了起来。

“楚王刚刚下令，中大夫靳尚奉命到国狱去了。”

“绯云快走，接他去！”嬴华一回头，绯云已经在门口笑了：“吔，说个甚？快走。”

靳尚和国狱令簇拥着张仪刚刚出得高墙，嬴华绯云带领的全副车马仪仗已经开到。张仪笑着向国狱令与靳尚一拱：“多谢两位，张仪告辞。”跳上轺车辚辚去了。

“丞相，我看还是回咸阳。”嬴华有些后怕，虽然一脸笑意，脸上却汗津津的。

“岂有此理！”张仪高声笑道，“盟约未结，楚国未安，如何走得？”

嬴华低声道：“苏屈黄即将合力，我怕再有危险。”

“我就是要等苏秦来，更要会会屈黄二位，与他等共弈天下！”张仪笑得神采飞扬。

四　点点渔火不同眠

屈原接到快马急报：苏秦与春申君已经过了琅邪，明晚将到郢都。并说两人本来要进临淄晋见齐王，并邀孟尝君一同入楚，一闻大司马急讯，已放弃入齐径直南下了。屈原大是振奋，立即着手秘密准备，要在苏秦黄歇到达郢都前将一切料理妥当。

此日掌灯时分，一支商旅打着齐国旗号进了北门。一名管家模样的护车骑士与守门将军小声嘀咕了几句，那辆遮盖严实的篷车未经查验便入城了。一进城，货车与护卫去了客栈，篷车却七拐八弯地到了大司马府门前，直接驶进了车马进入的偏门。

“武安君、春申君，一路辛苦了！”屈原笑着迎了出来。

“一别经年，屈子多有风尘之色也。”苏秦大是感慨，与屈原四手相握。

“噢呀，一个黑瘦了，一个白发了，一般辛苦了。走！先痛饮一番再说。”

三人进得厅中，三案酒菜已经摆好，屈原敬了两人洗尘酒，便酒中侃侃起来。春申君说了一番寻找苏秦的经过，苏秦说了一番燕国情势，屈原不断地询问着，自是一番感慨唏嘘。春申君笑道：“噢呀屈兄，如何教我等这般神秘兮兮地回来？不想教楚王知道么？”屈原道：“不是不想教楚王知道，是不想教张仪知道。”“噢呀呀，张仪关在大牢里，他却如何知道？”屈原摇摇头一声沉重的叹息：“楚王已经将张仪放了。”

“噢呀，那张仪不是跑了？放虎归山了！”

“张仪没走，还在郢都。”

“噢呀，这个张仪，好大胆子了！死里逃生还赖着不走？”

苏秦微微一笑：“这便是张仪，使命未成，永不后退。”

“武安君，楚国已经到了生死存亡的十字路口也。”屈原叹息了一声，“楚王能放张仪，便能重新倒向老世族一边，向虎狼秦国乞和。果真如此，楚国真的要亡了。武安君你说说，如何才能将楚王扭过来？”屈原很悲伤，双目却炯炯生光。

“苏秦一路想来，楚国的确危如累卵。”苏秦先撂下一句对大势的评判，又道，“楚王向无主见，容易被蛊惑，也容易意气用事。面对如此国君，不能操之过急。苏秦以为：一则，不要再逼楚王诛杀张仪，以免陷入无可回旋的僵局。二则，大司马应当离开郢都，暂时避开纵横漩涡，全力以赴地训练新军。十万新军一旦练成，楚国有了根基，

必是另一番天地。三则，由我与春申君全力稳住楚王，至少不使楚王转向老旧势力。一旦楚王稳定，便可联齐联燕，再度恢复合纵。”

“噢呀，武安君言之有理了。这大王啊，是得磨上一段。否则他朝令夕改，变过来也是白变。”春申君一路与苏秦多有商讨，立即表示赞同。

屈原默然不语，良久一声叹息：“武安君，一番大败，你变化很大了。”

苏秦明白屈原不无嘲讽，却只是淡淡一笑：“屈子啊，燕国子之使我想了许多。谁有实力，谁便有权力，往昔所以失败，都是我等没有实力。”

“所以，武安君主张屈原埋头训练新军？”

“看来，屈子很不以为然。”

“不是。”屈原霍然站了起来，“我有一个更简捷直接的谋划，一举稳定楚国！”

“噢呀，那快说说了。”

屈原到廊下看了看远处戒备森严不断游动的甲士，关上门回身低声道：“秦国司马错亲率二十万大军，屯扎在武关之外，意在威慑楚国，保护张仪。我没有禀报楚王，呵，也是没来得及禀报。我的办法是：秘杀张仪，逼秦攻楚。只要楚国全力抗秦，楚国就有希望！”

“啊——”春申君惊讶得连那个“噢呀”话头都没有了，“这？这主意好么？”

“好！”屈原拍案道，“这正是武安君说的实力对策。不能永远与楚王只是说说说，要逼着他做。我有预感：楚王不久又要罢黜你我，错过这个机会，楚国就永远任人宰割了！”

春申君一时愣怔得无话，只是木呆呆地看着苏秦。苏秦脸上已经没有一丝笑容，淡漠得有些木然，见春申君盯着他，只默默地摇了摇头。屈原入座，微微一笑道：“苏子啊，同窗情谊，天下大局，还要权衡？”苏秦还是没有说话，却默默站了起来，拉开关上的大门，看了看四面游动的甲士，回身笑道：“屈子啊，看来你是早有定见了，能否容苏秦一言？”

“噢呀呀，这是哪里话？快说快说。”春申君素知屈原秉性，生怕他意气上心执拗起来，连忙先插进来圆场。屈原一笑道：“能说给苏子，还能听不得苏子一言？”

“无论对手是谁，都不当暗杀。”苏秦正色道，“自古以来，没有一个国家，靠暗杀战胜敌国，更没有一个国家，靠暗杀稳定了自己。”苏秦喘息了一声，坐到了案前，“再说屈子，你杀得了张仪么？张仪此时入楚，秦王能将二十万大军开出武关，安知没有诸多防备？一旦杀不了，楚国大局将立即陷入混乱，后果不堪预料。屈子啊屈子，为楚国大计，为天下大计，你可要三思啊。”

“噢呀屈兄，我看是得想想了。”

屈原思忖一阵，突然朗声大笑道：“好！武安君说得也对，原是心血来潮，不杀便不杀。不过苏子啊，你可不能说给张仪，给我种一个仇人了。”

“那是自然。”苏秦笑着点了点头。

这时屈府家老走进来禀报说：有个人送来一封密札，请交武安君。苏秦接过泥封竹筒，打开一看笑道：“啊，是张仪书信，约我明

晚在云梦泽一聚。”

“噢呀，那如何去得？不能不能！”春申君连连摇头。

“春申君莫担心。”苏秦笑道，“鬼谷子一门，公私清白得很，情谊而已，不会有事。”

屈原道：“要不要派几个人，驾船护卫？”

“不用不用。”苏秦笑道，“一叶扁舟会同窗，足矣！”

三人一直说到四更天方才散去。苏秦连日奔波劳累，一觉睡到日上三竿方起，刚刚梳洗完毕，春申君匆匆进来道：“噢呀武安君，楚王派内侍来了，要召见你。”苏秦惊讶道：“楚王如何知道我来了？”春申君苦笑道：“噢呀呀，说不清，楚国现下真是出鬼了。”苏秦略一思忖道：“好。我去，你等我回来。”

楚怀王对苏秦很是敬重，特意在书房单独会见。虽然联军战败，但合纵并没有正式解体，苏秦的六国丞相毕竟在名义上还保留着。楚怀王还是一口一个“丞相”地叫着，显得很是亲切。苏秦先行述说了六国兵败的诸多原因及战后各国变化，尤其对燕赵齐三国的变化作了备细介绍，认为这三国的合纵根基仍在，只要楚国稳定不变，合纵抗秦的大业依然大有可为。楚怀王极有耐心地听完了苏秦的长篇大论，末了淡淡一笑道：“丞相啊，那些事就那样了，从长计议。我想请问丞相，武关之外可有秦国三十万大军？”

“有。不过是二十万，也可能不到二十万，由司马错亲自统帅。”

“丞相如何得知？”

“大司马屈原告知。”

“丞相啊，这个屈原是本王的大司马，为何不向本王禀报？”

“楚王恕苏秦直言：屈原兼程回到郢都，正是要禀报这个紧急军情，请命楚王如何处置的，不料却因请斩张仪而与楚王争执。楚王拂袖而去，致使屈原未及禀报，及至回府，屈原便郁闷病倒了。”

楚怀王长嘘一声：“这个屈原啊，一见本王就急吼吼先说张仪，就是不分轻重！若非丞相说明，本王如何向朝臣说话？”

“大司马忠心耿耿，愿楚王明察。”

“不说也罢。”楚怀王似乎一肚子憋闷，敲着书案道，“丞相啊，你说我这国王好做么？这边说东好，那边说西好，个个都斗鸡般死咬住一个理不放。我，我不细细掂量行么？”

苏秦笑道：“臣有一法，楚王姑且听之。”

“快说，本王要听。”

“去内去老，一心独断。此乃战国君王成功之秘诀也。”

“丞相是说：不听后宫，不听老臣，只自己决断？”楚怀王飞快地眨着眼睛。

“据臣所知，楚王独断之事，无不英明。”苏秦点头笑着。

楚怀王长嘘了一声：“本王何尝不想独断……咳，不说也罢。”

苏秦回到春申君府，说了晋见楚王经过。春申君听罢，立即驱车来到大司马府邸，偏偏屈原不在。春申君急了，找来平日掌管大司马文书的舍人将情势说了一番。这个舍人是屈原亲信，精明机敏，立即

将武关急报找了出来，附上屈原上呈楚王的批语，并加盖了大司马印，亲自飞马呈送给王宫。

苏秦放下心来，驰马出城，登上春申君为他准备的快桨小舟，悠悠出了水门。

夕阳衔山时，一叶扁舟进得云梦泽水面。一片汪洋变成了金红色的灿烂锦缎，点点岛屿恰似一簇簇燃烧的篝火。俄而晚霞散去，夜空幽蓝，一轮明月玉盘一般镶嵌在点点岛屿之间，灿烂锦缎倏忽变成了万点银光洒在汪洋碧波之上，那一簇簇燃烧的篝火也变成了一座座黝黝青山。山下飘荡着的点点渔火，在山影里恍若天上无数的小星星。一叶扁舟漂漂荡近岛屿山影，似在天国梦境一般。

“来者可是苏兄——”山影里飘来一声长长的呼唤。“前面可是张兄——”苏秦举起风灯大幅地摆动着。

一盏同样摆动着的风灯，在一阵笑声中悠悠迎来。终于，两只船头上的身影在两只风灯下清晰了。在渐渐靠拢中，两人都站在船头相互打量着对方，久久没有说话，突然，两人不约而同地大笑起来。

“苏兄，前面好去处，痛饮一番！”

“好！并头快船。”点点渔火中，两叶扁舟飞一般向小岛漂去。“苏兄，这是田忌岛，张仪当年避祸之地。”

“好地方！一波三折话当年。”苏秦大笑一阵。

笑声中，船已靠近了岛边石条。两人弃舟登岸，沿着石板小道拾级而上，来到山腰一间茅亭下。亭中石案上已经摆好了两坛酒、两方肉、两只陶碗。苏秦笑道：“看来张兄是有备而来啊。”张仪笑道：“我先入楚，揣摩苏兄也要来，自然要做地主。”苏秦耸耸鼻子指点道：“啊，好酒，好肉，好家什，样样本色，好！”张仪大笑道：“老规

矩：你兰陵佳酿，我邯郸烈酒；你正肉一方，我牛肉一块；粗陶碗两只，不分上下。”说着打开酒坛，分别咕咚咚倒满笑道：“来，苏兄，先干一碗重逢酒！”两人举碗相撞，一声“干了”！咕咚咚一饮而尽。

时当天中明月高悬，山下大泽一片，亭中谷风习习，湖中渔火点点。苏秦不禁慨然一叹：“云梦泽多美啊，真想永远地留在这里，像田忌那样做个渔樵生涯，有朋自远方来，便做长夜聚饮，不亦乐乎！”

“苏兄啊，田忌固然是隐居了。”张仪也是一叹，“可一波三折，最终还是被拖回去了。一旦卷将进去，脱身谈何容易？”

“来，不说也罢，再干！”苏秦举起大陶碗，一气饮干了。

张仪拍案：“好！苏兄酒量见长，干！”也是一气饮干。“张兄，失败痛苦时，你想得最多者何事？”

“成功！皇皇成功。”

苏秦哈哈大笑：“看来啊，你我只此一点相同也。”

“苏兄啊，我也问你一句：这些年坎坷沉浮，你最深之体察何在？”

“人，永远不能圆最初的梦想。你？”

“名士追求功业，得到了，不过如此。”

“好！再干了！”苏秦饮下一碗，盯住了张仪，“这个回合，你胜了。”

“我胜了？”张仪大笑摇头，“机遇而已，若不是楚威王、齐威王、魏惠王这三巨头骤然去世，胜负可是难说。”

“青史只论成败，不问因由。没有机遇，谁也不会成功。”

“苏兄，你是在等待下一个机遇？”

“是的，这个机遇一定会出现。”

张仪喟然一叹道：“苏兄，我等都熟悉秦国，更是熟透山东六国，两相比较，这个机遇不会有了。你我初衷，都是要腐败旧制加速灭亡，而今何以要助其苟延残喘？”

“张兄莫要忘记，你我还有一个初衷：使天下群雄同等大争。”

“苏兄。”张仪急切道，“还是到秦国去！那是个新兴法治国家，你我携手，辅助这个新国家尽快一统天下，岂不是人生一大快事？”

苏秦笑了：“张兄，上天教你我错位了：当初我想到秦国，却被逼回了山东；你想到齐国，却被逼到了秦国。命运如此，各就各位了。苏秦何能逆天行事？”

张仪默然良久：“也好，你守一个初衷，我守一个初衷，只有争一番高下了。”

“正道，未必只有一条。你我，都没有背叛策士的信念。”

“苏兄，我是知其可为而为之，你是明知不可而为之。你比我更苦，更难。”

苏秦举起了大陶碗：“不说也罢，来，干了！”两碗一撞，两人咕咚咚一饮而尽。

酒中话越说越多，时而慷慨激昂，时而忘情唏嘘，说到了王屋山的同窗修习，说到了永远不能忘记的老师，说到了出山以来的种种坎坷，说到了成功路上的万千滋味儿，不知不觉地，天将亮了。汪洋云

梦泽水雾蒸腾，天地山水都埋进了无边无际的鱼肚白色，只有那微弱的点点渔火，在茫茫水雾中闪烁着温暖的亮色，悠长的渔歌随着风随着雾，漫漫地在青山绿水间飘荡着：

碧水长天兮　昭昭日月不同弦

知向谁边兮　点点渔火不同眠

青山如黛兮　幽幽吴钩共秦剑

孤舟一叶兮　化做了淡梦寒烟

“好！点点渔火不同眠！”苏秦大笑着，张仪大笑着，两人都醉了。酒兴阑珊之际，你搀着我我扶着你，一路大笑着磕磕绊绊地下山了。

五　张仪遭遇突然截杀

嬴华与绯云丝毫不敢大意，两人真是着急了。张仪要去见苏秦，两人力劝张仪不要冒险。谁知张仪生气了：

“这也不敢，那也不敢，要这条命甚用？”见劝阻不行，嬴华要亲自带领商社武士护卫，张仪更是动了肝火：“纵是两军交战，还有个不斩来使！老友相约，要护卫做甚？摆架势么？我一个，谁也不带！”硬邦邦撂下话，径自飞马去了。

嬴华无可奈何，立即命令商社三个干员便装尾随，又吩咐绯云守在驿馆随时待命，自己去商社坐镇探听郢都动静。五更时分，绯云正坐在厅中打盹儿，一阵沉重急促的脚步声将她惊醒，睁开眼睛，一个商社武士已在眼前：“禀报少庶子：楚军动静有异。公子命你立即出城，带领军营骑士到十里林东口相机行事，公子接应丞相去了。”

话音未落，绯云已经霍然起身，消失在庭院了。

张仪将苏秦送上小船，又摇摇晃晃上山了。他在自己曾经住过的茅屋里转悠了一圈，托看守老仆给老暮之年的田忌带去了他的一封书简。从田忌山庄下来，正是太阳未出的清晨时分，晨雾弥漫，山野一片朦胧，跨上那匹纯黑色的神骏战马，他从半岛山后的陆路回郢都了。这匹战马叫“黑电”，是河外大战时司马错特意为他挑选的，非但奔驰如风驰电掣，更有一样好处，走马极为平稳。这条路来时走过一遍，张仪信马由缰，任黑电在大雾中不断喷着鼻子走马而去。虽是大雾弥漫，黑电也在片刻之间出了山谷，来到一片大树林前。

这片山林实际是两座浑圆小山包，中间一条小道穿出去，距郢都北门只有十里之地，当地人称“十里林”。此时酒力发作，马背上的张仪有些朦胧起来，一个恍惚，伏在马背上呼噜了起来。

突然，黑电不安地咴咴喷鼻，低低地嘶鸣几声，请示着主人的命令。见张仪依旧呼噜着，黑电骤然人立，长嘶一声，连连倒退。张仪惊醒，使劲揉揉眼睛，瞄着大雾中黑黝黝的山林，嘿嘿笑着拍拍马头道：“黑电，走，身经百战了，还怕这鸟树林子？”黑电又是一声长嘶人立，不断喷鼻倒退，显然更为紧张。

张仪骤然一身冷汗，右手一伸，那口闪亮的越王吴钩已经出鞘：“黑电，几个山贼挡不住我，冲出去！”正在此时，一声尖厉的口哨，右侧山梁上一只黑色猛犬与一道白影掠地飞来。张仪未及反应，白影已经飞上马背抱住了张仪，同时伸手一圈马缰，黑电倏地转身，那条猛犬已经顺斜刺里冲上山坡。黑电长嘶一声四蹄腾空，风驰电掣般追随猛犬而去。

便在此时，突然一声呐喊，山坡上立起两队甲士，箭如飞蝗挡住了去路。猛犬黑电灵异般飞转回来，密密丛林中已经拥出了一片森然无声的甲士，弧形包围了上来。千钧一发之时，丛林中杀声大起，一支骑兵从山林中呐喊冲出，人人头戴青铜面具手执阔身长剑，在清晨

迷雾中显得威猛可怖。面具骑队冲开甲士弧阵，与迎面而来的黑电猛犬堪堪相遇。

骑队中一个清脆的声音高喊：“杀上山坡！黑电快走——”

骑队立即旋风般卷了过来，一个冲锋便将山坡上的弓箭手杀散。紧随其后的黑电一声长嘶，与那只猛犬飞出了包围圈。堵在山坡上的面具骑队呐喊大起，反身压了下来，与山林中的步兵甲士杀在了一处。步兵甲士却如潮水般不断涌出，弓箭手也重新聚拢，三面围住了死战不退的面具骑士，渐渐地，面具骑士在箭雨中一个个倒卧在血泊之中……

黑电飞出伏击圈，眼见一个转弯便是官道，却闻突然一声低吼，弯道两边山头凌空飞下一片黑影，吴钩霍霍迎面扑来。黑电久经战场，突然一个人立嘶鸣，马背白色身影已经凌空跃起，挥剑一个横扫，立时几声惨叫，敌手已沉闷坠地。张仪早已经清醒过来，一声怒吼，跳下马杀入战圈。白衣嬴华高声喊道：“快上马！步战危险！”张仪却怒火中烧，愤怒骂道：“阴险楚贼，背后下手，杀光你等！”吴钩连劈，竟有两三个黑衣人倒在了面前。

嬴华一瞄，猛醒张仪不会马战，立即一剑荡开身边强敌，一声口哨飞身跃起，黑电堪堪冲到，正好坐上马背。嬴华本是马背长大，手中那口奇特的弯剑又是天下闻名的蚩尤天月剑，一旦跃上神骏无比的黑电，顿时成为威猛难当的骑士。拦截黑衣人只剩下二十多个，她一声怒喝，黑电嘶鸣着冲进人圈。嬴华也不一个个劈杀，只是伏身将长剑连续横扫，天月剑光华大展，几乎整个人圈都被一片森森青光笼罩。

张仪纵身跳出战圈，顾不得胳膊伤痛，只是连声高喊：“杀得好！杀！”

此时，那只被黑电甩在身后的猛犬刚好赶到，凌空跃起扑入了战团，不偏不倚恰恰扑中了呼喝呐喊的头目咽喉。只听一声长长的惨嚎，头目的脖子竟被血淋淋咬断。大骇之下，剩余几个拔腿便逃，却被黑电与猛犬兜头圈住，在天月剑青光下立时毙命。

遥闻山后马蹄如雷，嬴华大喊："大哥上马！"张仪右腿本来有伤，加之方才又被杀手刺中一剑，急切间无法纵跃。嬴华飞身下马，情急神力，竟将张仪一举上马。黑电发动间嬴华已经飞身跃上马背，黑电大展四蹄，飓风般卷出了弯道。

山口官道边正有两名商社骑士与一辆驷马篷车等候，见黑电飞驰出山，立即迎了上来。嬴华一跃下马，将张仪抱下马来道："立即护送丞相回馆疗伤，我不到馆，不许任何人出入！"不容张仪分说，嬴华将张仪抱进了篷车，一声"快走"，骑士篷车哗啦飞了出去。嬴华却飞身上了黑电，一声呼哨，猛犬前冲，绕向了另一条山道。

晨雾弥漫的十里林中，楚国军兵已经消失得无影无踪，连尸体都没有了。只有面具骑士们的尸体与战马纠缠夹裹在一起，遍地一片血腥。嬴华驰马林口，望着遍地青铜面具，只觉眼前一黑，从马上倒栽了下来。黑电嘶鸣喷鼻，猛犬立即在嬴华脸上猛舔……嬴华一个翻身坐了起来，从怀中掏出一方汗巾凑到了猛犬鼻头前："猛子，闻仔细了。"猛犬咻咻几下，箭一般蹿进了林间尸体中。一阵急嗅，猛子突然狂吠起来。

嬴华摇摇晃晃站了起来，走到猛子狂吠的尸体前，只见一具尸体的双腿被马腿压在下面，肩头两脚竟分别中了四箭。嬴华连忙伏身打开了尸体头上的青铜面具，一绺长发顿时散了出来。嬴华惊叫一声："绯云！绯云……"绯云却没有声息。嬴华连忙将手探到绯云鼻翼，立即感到了一股微弱的热气。此时，猛犬已经全力拱开了压在绯云身上的马腿，嬴华顾不得细想，摘下了那副青铜面具，双手一伸，便将绯云托了起来。黑电立即沓沓走到了一块大石旁边，嬴华费力上

了大石，跨上了马背，左手将绯云抱在身前，右手握住马缰，一声轻轻的呼哨，黑电飞出了晨雾弥漫的山林。

张仪的剑伤在左上臂，虽不致命，却也挑开了两寸多深。幸亏嬴华事前已有准备，派商社干员从震泽岛请来了一个专治各种创伤，人称“万伤神医”的隐居老人。老人仔细看了伤口：“狠了些，却是无毒，不妨事。”用自制药汁为张仪清洗了伤口，敷药包扎后又用一副白布吊住了胳膊。张仪腿上本有楚国老伤，经此激战颠簸，竟有些发作起来，便拄了一支竹杖在庭院中强自漫步，等待嬴华消息。正在焦躁间，门口马蹄声疾，黑电与猛犬从车马门直接冲进了庭院。张仪闻声上前，见嬴华抱着长发散乱的绯云走了过来。

张仪脸色苍白：“她，伤得很重么？”

嬴华低声急促道：“四箭两刀！你如何？”

“我没事。绯云……”

“快请万伤老人。”

张仪猛然醒悟：“快！快请万伤老人来！”

绯云被平展展地放在了一张竹榻上。嬴华轻轻地解开了绯云血迹斑斑的衣甲，颤巍巍的四支长箭不断带出伤口鲜血，大腿上的两处刀伤翻着三寸有余的惨白伤口，令人心惊肉跳。张仪看得咬牙切齿，拐杖顿得笃笃直响。万伤老人察看完伤口，皱起了眉头道：“刀箭无毒，伤口也医得，只是这箭杆碍事，很难挖出箭镞了。”嬴华猛然醒悟：“前辈退后，我有办法。”说罢横托着天月剑喃喃祷告：“天月剑啊，当年你为公祖父去箭有功，今日可是四箭，嬴华拜托你了。”话音落点，天月剑“嗡嗡”鸣金振音，观者无不惊诧。

嬴华站起，天月剑倏地出鞘，青光划出一个闪亮的弧线，四支箭杆竟被剑锋立时扫断，却是毫无声息。万伤老人大是惊叹：“如此神兵利器，伤者之福也！”老人虔诚地对天月剑拜了三拜，便开始治伤：几滴浓稠的药汁渗入箭镞伤口，一把雪亮的三寸匕首“噌”的一声插进肌肤，手腕一旋，“当”的一声，铜盘中便多了一个血乎乎的箭镞。箭镞挖完，几滴药汁又进伤口，然后包扎妥当。大腿伤口虽然可怕，老人却说没伤着血脉不打紧，创口一清洗，撒上些许白色药末，便用两幅大白布裹了起来。临了老人说：“三日一换药，半月之后当可痊愈。”张仪向老人深深一躬，吩咐嬴华赠送老人医资百金。老人却只拿了两金，笑呵呵道：“山野之人，多金多累。一金衣食，一金制药，足矣足矣！”竟自扬长去了。

张仪心一松，颓然跌在坐榻，铁青着脸死死沉默着。嬴华备细说了事件经过：楚国出动了一千新军甲士，一名被俘获的头目供认，新军奉大司马屈原紧急军令而来；秦骑护卫伤亡二百零八人，商社探员骑士伤亡十五人。

“你说，苏秦真的不知道此事？”只此一句，嬴华骤然打住了。

张仪脸色难看极了，牙齿将嘴唇咬得几乎要出血。突然，张仪霍然起身道：“进宫！”拿起竹杖笃笃笃到了廊下。嬴华连忙追出来扶住他：“大哥，明日再去，你有伤！”张仪一甩胳膊：“就要今日！死了那么多人，张仪忍心？！”嬴华不再劝阻，高喊一声：“备车！”轺车来到面前，嬴华扶张仪上车，跳上车辕亲自驾车出了驿馆。

时当正午，楚怀王正在观赏着例行的饭后歌舞，听得张仪进宫，不禁大皱眉头——他最不喜欢在观赏歌舞时被人打扰。可听内侍一阵低语，顿时惊得脸都白了：“下去下去！快！扶本王迎接丞相。”刚到宫门，便见吊着胳膊拄着拐杖一脸怒容的张仪笃笃走来。

“几日不见，丞相何得如此啊？快！来扶着丞相！”楚怀王确实有些慌乱了。张仪一甩胳膊，径自笃笃进了大殿。楚怀王快步跟进来要扶他入座，张仪却昂昂然挺立在殿中道：“秦国丞相张仪禀报楚王：楚军在郢都北门外十里林截杀张仪，我方救援将士死伤二百余人！敢问：可是楚王下令？”

“啊？”楚怀王惊呼一声道，“断无此事！断无此事！本王要杀丞相，丞相入楚时不就杀了么？何须暗杀了？”

“我想也是如此。”张仪冷笑道，“然则，此事何人主使？楚王必须在三日内查明严惩！否则，我大秦国兵临郢都，可是师出有名！”说完头也不回地去了。

楚怀王连忙追了出来：“敢问丞相，你知道何人主使么？”

“我只知道是楚军！”

楚怀王眼睁睁地看着张仪去了，脸上青一阵白一阵，当真焦躁极了。暗杀出使丞相，这在战国还真是头一遭，杀成了还则罢了，杀又没杀成，岂不成为天下笑柄？成为令人不齿的“不堪邦交”之国？秦国一旦发兵，别国如何敢来援救？这不是葬送楚国么？楚怀王越想越怕，大声吼叫起来：“找屈原！给我找屈原！快了！”

片刻之后内侍回报：屈原前日返回了新军营地，大司马府连书吏也跟着去了。楚怀王一听顿时蒙了，这军务上的事，除了屈原还能找谁？忽然心中一亮，高声道：“找苏秦、春申君！快！”内侍刚跑出宫门便又跑了回来：“禀报大王：武安君、春申君自己来了！”

“快领他们进来！”楚怀王松了一口气，稍一愣怔疾步坐回了王案，胸脯却还在大喘不息。苏秦、春申君刚刚进门，尚未走到行礼参见的距离，便听楚怀王高声问道：“黄歇！屈原哪里去了？快说！”

“噢呀我王，大司马留下书简，说奉了王命赶回新军营地，臣却如何知晓？”楚怀王拍案怒喝：“岂有此理！本王何时命他去军营了？分明是暗杀张仪不成，负罪逃亡了！是也不是？”春申君大惊道：“噢呀不会！臣启我王：谋杀张仪之事尚须查实问罪，何能仓促指人？”

“查查查！”楚王拍案喝道，“如何查？谁来查？张仪只给三日，否则大兵压境！”

刹那之间，殿中空气凝固了一般。一直沉默的苏秦拱手道：“楚王切勿愤激过甚，容苏秦一言：无论何人主使截杀，都是楚国之责；秦国若趁此兴兵问罪，山东六国又恰逢新败，肯定无人救援，如此楚国大险也。为今之计：楚王当与张仪好生协商，宁可割地结好，也不能孤注一掷。苏秦身为合纵丞相，主张秦楚结好，殊为痛心！然则为楚国存亡大计，臣以为唯此一法可救楚国，望楚王三思。”

楚怀王泪流满面，站起来向苏秦深深一躬道：“丞相啊，本王听你的，实在说，我也恨秦国，也想抗秦啊……”

回到府中，春申君唉声叹气，苏秦脸色铁青，大半日中两人面面相觑，竟都没有说话。

十里林截杀张仪，已经惊动了郢都，朝臣国人都骚动了。早晨，当苏秦被春申君从大梦中唤醒，一听便昏倒了过去。好容易醒来，立即拉着春申君去找屈原。谁知大司马府家老却说：屈原留给春申君一封书简，从前日晚出去便没有回来。苏秦顿时冷汗直流，连忙教春申君打开书简，只有寥寥两句：“兹告春申君：屈原奉王命再练新军，后会有期。”春申君慌得没有了主张，只是反复念叨：“噢呀呀，这可如何是好了？如何是好了？”苏秦二话没说，拉着春申君便走：“快！不能教昭雎抢先，否则全完！”

出得王宫回府，两人的心都凉了。最后，还是苏秦开了口：“春申君啊，屈原将你我，将楚国，都推上绝境了。”

“噢呀哪里话？张仪没死，楚王又听了你言，如何绝境了？”

苏秦沉重地叹息一声：“春申君，屈原早早便谋划好了，他就是要拿张仪做文章，逼得楚国与秦国对抗。此心也忠，此性也烈。然则，全然不计后果，恰恰将楚国毁了！”

“噢呀武安君，我不明白，楚国究竟如何能毁了？”

“春申君啊，你当真没有想明白此事？”

“噢呀呀，不就是屈原杀张仪，瞒了你我么？”

苏秦冷冷一笑：“你可知道屈原现在何处？”

“新军营地，他自己说的了。”

“新军营地何干？”

“训练新军了。”

“春申君等消息吧，只恐怕楚王媾和都来不及了，楚国只怕要大难临头了。”苏秦淡漠而又凄然地笑了。春申君仔细一琢磨，脸色倏地变白了，霍然起身：“我去新军！”

六　壮心酷烈走偏锋

就在郢都一片慌乱的时候，屈原已经到了安陆的新军大营。

安陆大营，是屈原多年苦心经营的新军训练大本营。从楚威王委派屈原秘密筹划第二次变法开始，屈原便将训练新军作为最重大的使

命对待。战国以来，所有的半截变法，都失败在老贵族掌握的封地私兵手里。吴起在楚国的失败更是引人深思：一个手握重兵的统帅，却无法防备老贵族的私家武士兵变，可见私家武装的危害之烈。封地建私兵，又恰恰是楚国军旅的根基，是楚国成军的传统，是最难改变的。要想使变法与变法势力立于不败之地，就必须训练出一支真正忠于变法的新军。为此，屈原花了许多心思，非但请准楚威王允许新军招募隶农子弟做骑士，而且破例地在新军中取缔了将领的世袭爵位，所有将士都凭功过奖惩升迁。正因为如此，楚国的世族子弟都不愿意到新军中来，而几乎所有的穷苦壮丁都争先恐后地往新军里挤。屈原要的正是这般效果。

屈原对这支新军的管制颇具匠心：用楚国著名的老将屈丐做了统兵大将。这个屈丐是屈氏部族的元老，也是屈原的族叔。论军旅资望，屈丐是当年吴起部下的千夫长，身经百战，秉性刚烈，更是不折不扣的反秦将军，每每说到秦国对楚国的欺凌，便是声泪俱下。屈原将所有的战阵训练都交给了屈丐全权处置，他在军中只有一件事：常常到帐篷中与兵士们闲说变法，说变法给隶农穷人能带来的好处，说这支大军能如何如何支撑变法。屈原是大诗人，还专门编了一支楚歌在军中传唱：

我无耕田牛羊兮　我执矛戈

我无渔舟撒网兮　我持吴钩

我无官爵荣耀兮　我望新法

我有国仇家恨兮　我上疆场

时间一长，新军将士们对变法充满了殷切的期望，对“使楚不能变法”的秦国充满了仇恨。屈原第一次被楚怀王贬黜的时候，新军将士万众愤激高呼“还我大司马”，竟要开到郢都向楚王请命。屈原虽然痛心之极，但还是苦苦劝住了三军将士。他相信，他肯定还会有一次机

会。联军兵败，他重掌军权，看到的却是楚王的闪烁不定，听到的是老世族们仇恨的诅咒，于是他有了一种强烈的预感：他随时都可能被再次罢黜，甚或会像吴起一样被老世族兵变杀害。反复思忖，屈原暗暗咬着牙关作了决断：一定要使这支新军在他手里生发威力，将楚国逼上变法大道。

楚王将张仪将秦国看做仇敌时，屈原很是兴奋了一阵，认为变法的时机到了——要复仇要强国，便要变法，这几乎是战国新兴的铁则。可是倏忽之间，楚王竟放了张仪，昭雎郑袖又暗暗活跃了起来，张仪居然在郢都重新施展，又将楚国搅得是非大起。

骤然之间，屈原惊醒了：这是他的最后机会，至于能否如愿以偿，便看天意了。他瞅准了张仪是楚国生乱的祸根，是秦楚波澜中的要害人物，如果杀掉张仪，便能在秦国的强大压力下，迫使楚国走上救亡图存的变法之路。本来，屈原是准备与苏秦春申君联手做这件大事的，可一试探出苏秦反对，春申君犹豫不定，屈原便决意自己秘密行动了。

一千新军甲士秘密开到云梦泽北岸，屈原立即出了郢都。他要做最坏的准备，要立即准备第二步棋，而绝不能留在郢都听任被罢黜治罪。走到半途，他接到了截杀失败的消息，不禁热泪纵横，仰天大呼：“上天啊上天，你庇佑妖邪！你何其不公？！”

安陆大营，老将军屈丐已经率领部将二十余人，在中军大帐焦急地等待。将近正午，屈原飞马赶到，低声对屈丐说了几句，走到帅案前痛心疾首道：“诸位将军，屈原无能，没有除掉张仪！目下秦国虎视眈眈，楚王却一味退让，楚国危如累卵，屈原敢问各位：我当如何处置？”

“讨伐秦国！雪我国耻！”大将们异口同声。

“好！众将有复仇猛志，楚国便有希望！”屈原一拍帅案，感慨万端道，“这一仗没有王命，非同寻常。但是，屈原有王室兵符，楚王战后追究，罪责由屈原一身承担。战胜了，诸位大功！战败了，诸位无罪。”

帐中沉默了，良久，大将们轰然一声：“愿与大司马同担罪责！”

“岂有此理？”屈原笑了，“诸位记得了：有新军在，楚国便有振兴生机。都跟我一体论罪，连救我的人都没有了。屈原不会打仗，只能为诸位做这一件事，不要争了。”

白发苍苍的屈丐道：“我等早准备好了，随时可拔营！大司马下令了！”

“好！屈原只定两件事：屈丐将军统兵攻秦，屈原调集粮草辎重。”说罢一拱手道，“老将军，调兵军令由你来！”屈丐大步赳赳走到帅案前下令：“大军立即集结，由大司马训示全军！随后按三军顺序开拔，兼程赶赴丹阳！”“谨遵将令！”大将们轰然一声，立即鱼贯出帐了。

片刻之间，山野军营响彻了此起彼伏的牛角号，尖锐急促，听得人心颤。不消半个时辰，八万新军在大校场列成了整肃的方阵，除了猎猎战旗毫无声息。已经跨上战马的屈丐可着嗓子喊了一声：“三军整齐！大司马训示——”

一身软甲，金黄战袍，屈原大步走上了将台道：“三军将士们：秦国大军压境，楚国已经到了生死存亡关头！不打败秦国，楚国不能变法，就只有灭亡！你们将沦为亡国之奴，你们的好日子，就会像云梦泽的晨雾一样被风吹散！你们的爵位，你们的土地，你们的家园，你们的父母妻儿，都会被秦国虎狼的利爪撕得粉碎！楚国勇士们，为了

楚国，为了变法，为了你们的梦想，为了新军的荣耀，用你们的满腔热血去洗雪国耻，去打败秦国虎狼！”

“洗雪国耻——灭尽虎狼——”“变法万岁——”群情沸腾，万众汹涌，山呼海啸般的吼声震得大地都在颤抖。

号角呜呜，马蹄沓沓，八万大军开拔了。屈原飞身上马，泪眼蒙眬地将大军送出三十余里，方才忍痛折返。他要做的事任何人都替代不了，这便是为大军征集粮草。调集粮草如同调集军队一样，必须持有国王的兵符。楚国军法：兵粮一体，要想调粮，须得先有调兵权，无调兵之权便无调粮之权。这次大军出征没有王命，调集粮草便成了最大的难题。军营屯粮只够十日，已经先行运出。连同路程耗粮，大军到达战场后便只有三日余粮了。其后粮草若不能源源接济，新军抗秦便将成为天下笑柄。在楚国大臣中，只屈原有楚王叫嚷复仇时秘密特赐的兵符，与中原各国的虎符不同，那是半只有铭文的铜象，军中呼为“象符”。若楚王还记得此事，紧急下令各粮仓取缔屈原象符的效力，屈原便要抓瞎了。目下，屈原不断祷告上天：但愿楚王一时颟顸，将密赐兵符的事忘记了。

回到留守大帐，屈原立即命令军务司马：携带大司马令箭，到安陆仓调集军粮十万石先行运出。这是一次试探，若能够调出，则十万石粮米足够八万大军支撑一月有余，即便此后楚王废了屈原象符，至少也还有回旋的余地。安陆仓是供应新军粮草的最近粮仓，仓令已经好几次与屈原勘合兵符，若安陆仓调不出粮草，就意味着楚国所有官仓都对屈原关闭了。

次日清晨，军务司马风尘仆仆地禀报：安陆仓能调粮，但却只有两万石存粮，压仓之外，只能给新军一万石。屈原一听大急，一万石仅仅只是十天的军粮，对于七八百里的运粮距离来说，除去押运军士与民伕牛马的消耗，运到也几乎只剩下五六千石了。所谓千里不运粮，便是这个道理。往昔，房陵大仓在楚国手中，那里距离丹水最

近，虽然是山路难行，却可以牛驮人挑天天运，不愁接济不上；如今房陵丢失，楚国其他几个官仓顿时干瘪起来，不是没有充足的粮草，便是距离遥远难以运输；安陆仓堪堪合适，偏偏却只有一万石。若不立即筹划，大军断粮是完全可能的。

“一万石运走没有？”

“正在装运，午后便可上路。”

“好。备马！立即回封地！”

“大司马，这，这如何使得啊？”军务司马顿时急了。

“快去！走啊！”屈原铁青着脸色喊起来。

屈氏是楚国的五大世族之一，封地八百里，正在云梦泽南岸的湘水、资水、汨罗水的交汇地带，土地肥沃宜于耕耘，是楚国著名的粮仓宝地之一。在五大世族中，屈氏部族的封地最偏远，但却最大，拥有的粮草也最多。情急之中，屈原的心思动到了自家身上。但是，屈原也不敢说有把握调出屈氏粮草。他虽然被立为屈氏嫡子，承袭了屈氏门第爵位，成为屈氏部族在朝中的栋梁人物，但却还不是族长。粮仓是部族公产，要大批地无偿地调做军粮，纵然是部族首领，也难以一言了断，更何况屈氏部族中的前三代老人还都稀稀落落地健在，如何能容得你一句话便开了公仓？

经过一夜奔波，天放亮时屈原终于到了封地治所。这是湘水汨罗水交叉点的一座城堡，北靠汪洋连天的云梦泽，西依莽莽青山，东临两条大水，南面便是片片盆地沃土与星罗棋布的小湖泊，当真比得中原一个二三等的诸侯国。

屈原多年未归故里，仓促回来，城堡外的年轻后生们居然认不出这风驰电掣的人物是谁了。若在寻常时日归来，激越奔放的屈原一定

会早早下马，与耕夫渔樵们谈笑唱和起来。可今日顾不得了，屈原匆匆与城门头目验证了身份，惊喜万分的守军头目未及飞步禀报进去，屈原便打马一鞭去了。

“咳！你，你是屈原？大司马？”白发苍苍的老族长眯缝着双眼，颤巍巍地上下打量着。“屈原参见前辈族长。”屈原破例地拜倒在地，行了一个大礼。老族长连忙伸手扶住：“快起来了，大司马是我屈氏宗嫡，岂能行此大礼了？”屈原高声道：“家国一体，屈原归乡，自当以老族长与诸位前辈为尊了。”

“大司马有此胸襟，我屈氏振兴有望。来人，接风宴席侍候了。”

“老族长在上，屈原归来，有事相求了。”

“有事？那就快说了。”

屈原匆匆将事体原委及调粮请求说了一遍。老族长顿时皱起了眉头：“不瞒大司马，粮草是有啊。可楚王刚刚下了王令：房陵失守后官仓空虚，要增加封地粮赋三成……”老人沉吟片刻，一拍长案，“老夫之见，先将族老们请来商议一番再说了。缓赋抗赋的事不是没有过，只要族中同心，好说。”

“谢过老族长！”

族老们原是各支脉七十岁以上且有战功爵位的老人，大多曾经是各支脉的显要人物。按照屈氏族规：支脉要人但入赋闲高年，便移居部族城堡颐养天年，同时成为参与族务商讨的族老。因为都住在城堡，所以来得也便捷。老族长使者出去不消半个时辰，三十多位族老便聚齐了。

老族长站了起来，笃笃点着竹杖道：“大司马，都是自家人，一个屈字掰不开，你就说了。”

屈原恭敬起身，向厅中族老们深深一躬道：“诸位前辈：虎狼秦国欺凌楚国，虎狼丞相张仪，更是多次欺骗戏弄楚国。楚王偏信昭氏，不纳忠言，非但放了张仪，还要向秦国割地求和。屈原愤然截杀张仪，不想却失手未果。为了挽救楚国，屈原以王命兵符为名，将八万新军开到了丹水，与秦国决一死战！奈何自房陵被秦国攻占后，军粮难以接济。万般无奈，屈原只有求助本族了……”骤然之间，泪水涌出了屈原眼眶，“四百多年来，我屈氏从来都是楚国的忠烈望族，新军将士更是多有屈氏子弟。而今，楚国的生死存亡，扛到了屈氏部族的肩头！屈原空有一腔热血，却是独木难支，恳望我族前辈，撑持破碎的楚国……”

大厅中一片苍老的喘息唏嘘。一个老人颤巍巍站了起来：“大司马，统军大将可是我那个小子？”屈原拱手道：“正是屈丐将军。诸位前辈：新军三十二员将军，二十六位是屈氏族人哪。”

“大司马是说，我屈氏一族，扛起了八万新军？”一个老人顿着竹杖。

“不！还扛起了楚国啊！”又一个老人站了起来。

屈丐的老父亲走到屈原身边，笃笃点着竹杖：“老哥哥们，还说啥子么？屈氏不救楚国，还等别个救了？屈氏一族为楚国流的血，比这汨罗水还多！还有啥子舍不得的物事，啊？”

“老二哥言之有理！”

“屈氏义不容辞！”

“家国一体，大司马就说话吧！”

“大司马，编一支苍头军，老夫也去打仗了！”族老们慷慨激昂地嚷成了一片。

老族长道：“大司马，你就说，要多少军粮了？”

“回老族长，至少十万石。”老族长一咬牙：“十五万石！只留五万石压仓救急，老哥哥们以为如何？”

“赞同了！”族老们异口同声，竹杖笃笃成了一片。屈原激动了，热泪夺眶而出，肃然整衣，向老族长与族老们扑地拜倒。当日午后，屈氏老族长发出了征发令，整个几百里封地便紧张忙碌起来了。

农家商贾的牛车从四面八方赶来，渔家舟船也从湘水资水汨罗水络绎不绝地顺流而下，几百个大村落聚集的一万多兵勇，极快地组成了一支护粮军。入夜开始装车装船，人声鼎沸，城堡内外的灯笼火把连成了一片海洋。两日之内，十五万石粮草从水陆两路悉数运出，连族老们都咋舌惊叹。

屈原总算松了一口气，可心里却更加沉重起来。屈氏部族不但献出了十五万石粮草，而且征发了全部牛车马匹渔舟与族中壮丁。这意味着屈氏部族献出了全部实力，一旦国中有变，大族抗衡，屈氏部族便丧失了反抗能力，可能任人宰割。其中的全部关键，都在于对秦国的这一仗能否战胜。战胜了，屈原与屈氏部族是挽救楚国的功臣，挟战胜大军之威，楚王也只有按照他的主张进行第二次变法。可是，一旦失败了呢？屈原不敢想，也不愿想。目下，他只有一个愿望：尽快赶到丹水战场，与新军将士同心浴血，战胜秦国！

七　秋风沙场兮何堪国殇

丹水谷地，楚军的土黄色大营与秦军的黑色大营遥遥相望。

丹水谷地在秦国的武关东南，既是楚国的西北大门，又是秦国的东南大门，历来是秦楚两国兵戎相见的老战场。楚国在这里没有少过驻军，即或在六国联军攻秦的优势时候，丹水谷地的十万大军也没有移动。联军兵败后，屈原深恐秦国乘势偷袭，又增调了五万兵马到丹

水谷地。这十五万大军的统帅，是昭氏一族的老将，柱国将军昭常，副将则是景氏大将景缺。景氏部族与屈氏部族长期通婚，素有渊源。昭氏却是屈氏的夙敌，如同屈原与昭雎一样水火不容。

面对秦国开出武关的十余万大军，昭常只是深沟高垒防守不战。秦军也只是扎营对峙，没有进攻的迹象。两军大营如此对峙了几个月，秋风一起，楚军便渐渐松懈了。这一日，昭常突然接到斥候急报：八万新军兼程北上，已经到了三十里之外的丹水均水交汇处。昭常大是惊讶：新军是屈原的台柱，如何突然开到了丹水？他并没有接到楚王的增兵王书，也没有接到伯父昭雎的密札，这八万大军来得不是太蹊跷了么？狐疑归狐疑，毕竟都是楚军，他拥有的兵力又超过新军一倍，也就没有太放在心上，只是吩咐总领斥候营的军务司马随时禀报消息。

“禀报柱国将军：新军大将屈丐前来拜会。”暮色时分，军务司马匆匆来报。

“屈丐？这头老犟驴！带了多少人？”

“只有两名副将随身。”

“噢——请进来。”昭常本打算升帐聚将，一听屈丐只有三人，也就作罢了。

屈丐昂昂进帐，径直走到帅案前：“柱国将军昭常，拜接王命兵符——”

昭常一阵愣怔，眼看着屈丐接过副将手中的铜匣，也不得不躬身到底：“臣，柱国将军昭常，恭迎王命兵符。”屈丐一伸手，铜匣“当”的一声弹开，半尊青铜象符赫然入目。这是楚军大将人人熟悉的象符，两符勘合，军中大将便得听命于新来大将。

“柱国将军，勘合兵符了。”威严持重的屈丐不冷不热。

昭常实在弄不明白这突然的变化，心中乱作一团面糊，可这是要命的时刻：不奉王命，持兵符大将便可立斩抗命将领！眼看屈丐脸色黑了下来，昭常只得下令：“中军司马，勘合兵符。”中军司马从后帐捧来一个一般大小的铜匣打开，昭常捧出了里面的半尊青铜象符，与屈丐手中的半尊青铜象符一碰，只听“咣”的一阵振音，一尊铜象便浑然一体了。

“昭常将军听令！”

“末将在。”昭常憋得满脸通红，心中依然是一团面糊。

屈丐展开了一轴黄绢：“楚王君命：昭常怯战不出，抗秦不力，着即革职，于军前戴罪立功！所部大军由屈丐统帅，大破秦军！”

昭常大喊起来：“屈丐！何有如此王命？坚守不出，可是楚王严命啊！”

屈丐冷笑：“莫非本将军不是王命？来人！将昭常押到新军大营看管！”

不知何时，帐外多了一队新军甲士，轰然一声，进来便将昭常押了出去。屈丐立即击鼓升帐，聚齐了两股大军的三十多位大将，又一次当众勘合了兵符，宣读了楚王王书。昭常大军的昭氏将领们虽然多有疑惑，却也不敢抗命，毕竟楚怀王即位后，王命反复已经是家常便饭了，气恼抗命也没用，说不定过几日又变了回来，抗命非但有立时之危，过后也是军中笑柄，何苦来哉？

屈丐是有备而来，立即对全部二十三万大军进行了整编：新军八万为中军主力，老军步兵五万为左军，老军骑兵五万为右军；老军中最特殊的一千辆战车，车上甲士与随车步卒合计五万编为前军；屈丐

自领中军，景缺任副将兼领右军，步战名将同匄领左军，车战老将逢侯良领前军；一日整肃部伍，演练协同，两日后开战。

屈丐其所以没有立即进攻，是想等待屈原赶到之后再开战。毕竟，这是屈原呕心沥血冒着最大的风险谋划的一场大战，也许还是屈原握兵生涯中唯一的一次大战。尽管屈原交代得非常明确：抵达战场后若统编顺利，便立即开战，以防郢都随时生变。为此，屈原事先作了精心部署，派出五千精兵切断了郢都通往丹水的大小三条通道，凡是郢都派往丹水的快马特使，一律拘押，尽量给屈丐大军争取时间。凭经验与阅历判断，屈丐认为自己至少有五六日的宽余，安陆到丹水是兼程三日的距离，屈原完全可以赶到。

但是，屈原却来迟了。回领地出粮耽搁了整整三日，风风火火赶到安陆留守大营，又恰恰逢春申君在焦急地等候。两人争吵了一宿，终于是屈原的激情无畏甘做牺牲征服了春申君，次日黎明，两人便马不停蹄地兼程北上了。第七日的黄昏时分，终于赶到了丹水谷地。

那一番景象真是令人怵目惊心！残阳之下，方圆二三十里的山塬上，到处都是层层叠叠的尸体，混杂着支离破碎的战车，鲜血淋漓的战马，丝缕飞扬的战旗，啄尸的鹰鹫正在成群成群地飞来，大片大片的黑老鸦聚满了山头枯树，无休无止地聒噪着，温热的血腥味儿随着萧瑟秋风弥漫了整个河谷，浓烈得使人要剧烈地呕吐。

“禀报大司马：我军战败了……”

“上天啊！”面色苍白的屈原大叫了一声，一口鲜血喷出，从马上倒栽下来。

悠悠醒来，屈原依稀看见了一圈火把，看见了火把中士兵们的泪光，看见了浑身鲜血的一员大将正扶着自己……“你？你是景缺？快，快说，死了多少人？屈丐将军呢？”

“大司马，新军将士兄弟们，全部战死了，屈丐老将军剖腹，殉国了……”

“啊——”屈原又一次昏了过去。

一片沉重的脚步声渐渐逼近，屈原睁开了眼睛，看见大片火把包围了过来，看见面色苍白的春申君与一个黑色战袍的大将走到了面前。

“秦国上将军司马错，参见大司马。”黑色战袍的大将恭敬地深深一拜。

屈原倏然清醒，神奇地霍然站了起来：“司马错，楚人有热血，楚国不会灭亡！”

“噢呀屈兄，上将军是来商谈分尸的。”春申君在屈原耳边说了一句。

“大司马。”司马错肃然拱手道，“楚国新军人怀必死之心，战力之强，天下罕见，我秦军将士深为敬佩。此战我军伤亡六万，实为惨胜。司马错景仰大司马，敬佩楚国新军将士，愿与楚军合力，分开两军尸体，使英雄烈士各归故土。”

屈原默默地对司马错深深一躬，热泪不禁夺眶而出，大袖一甩，转身去了。

次日午后，两军尸体已经完全分开。屈原本想将新军将士运回南楚故土安葬，可实在难以办到，无奈之下，与春申君选择了丹水南岸一片山清水秀的谷地做了楚军坟场。楚军十万具尸体，百人一坑，一日一夜便堆起了一千座高大的坟墓。司马错亲自送来了一千方秦国蓝田玉，做了楚军墓石刻。屈原亲自题写了两个大字“国殇”，镌刻于白玉之上，立于每座坟头之前。第三日，楚军残兵在谷地中为阵亡将士

举行了隆重的祭奠仪式。屈原身穿麻衣，亲自主祭。当他将三桶楚酒洒在祭台前时，悲从中来，不禁放声大哭。楚军人人饮泣，哭声弥漫了河谷原野。屈原在遍野哭声中登上了祭台，激越吟哦——

我有忠烈兮千古国殇

猛士身死兮不得回故乡

云梦渔舟兮一别去

浴血沙场兮云飞扬

挥吴钩兮夺秦弓

血染甲兮大旗红

身首离兮天地惊

怀故国兮志坚诚

心高洁兮不可凌

子魂魄兮为鬼雄

出不入兮往不返

平原忽兮路迢远

猛士去兮栋梁折

国殇沉沉兮何以堪

当天晚上，楚军拔营后撤了一百里，回到了原先驻防的沔水河谷。

屈原一直昏睡到夜半方醒，见春申君还守候在榻边，不禁迷惘惊讶道："你？你还没有走？"春申君笑了："噢呀屈兄，我到哪里去？回郢都送死了？你醒醒吧，我俩一起走，到燕国去，找苏秦了。"屈原翻

身坐起道：“春申君啊，你如何这般糊涂？大祸是我的，与你何干？快回郢都去，留一个是一个，莫非要一起上杀场，才心安了？”

“屈兄哪里话了？”春申君真着急了，“你我同心，合纵抗秦，今日失败，我如何能独生了？”屈原长叹一声，眼中又是泪光莹然：“春申君啊，义有大节方为义，我等固可同生死，但却不能抛下楚国啊！有你在朝，楚国终是有一线生机，你如何不明白也！”春申君喟然一叹：“屈兄啊，我回去也是死，何如共担艰危，要死一起死了！”

“不！”屈原光着脚跳下地来，“你不似我这般激烈，楚王对你颇有好感，老世族对你也没有深仇大恨。你回郢都，至多稍有贬黜，断不至于杀身灭门。陪着我，既不能稍减我罪，又徒然教老世族独霸朝政，不能这样啊，春申君！”

诙谐达观的春申君罕见地流泪了：“噢呀屈兄，非我人缘好，是你替我挡住了风雨啊……你获罪，我如何走得心安？”

“春申君！你是大丈夫！妇人之仁，害死人！”屈原几乎是吼了起来。

春申君拭去了泪水，对屈原深深一躬：“屈兄，今日别过了……”猛然转身大步去了。屈原一阵大笑：“春申君，多多保重！”

夜色之中，一阵急骤的马蹄声渐渐远去。屈原走出军帐，看着漫天闪烁的星斗，听着点点零落的刁斗之声，觉得天旋地转，自己飘飘悠悠地飞升了起来。

第十二章　不宁不令

一　大义末路何茫然

郢都乱了。楚怀王找张仪媾和，张仪冷笑着撂下一句话：“媾和？打完仗再说。”当着他的面上车回秦国去了。找春申君，春申君不知去向。好容易找到苏秦，这位滔滔雄辩的六国丞相又一言不发。楚怀王走投无路又六神无主，最后只有去了昭睢府。

昭睢虽然还是“卧病在榻”，却也给楚怀王出了几个实实在在的主意：第一个是缉拿屈原，防止肘腋之患；第二个是罢黜春申君黄歇，剪除屈原羽翼；第三个是驱逐苏秦，向秦国表示退出合纵的决心。昭睢末了道：“我王若能如此，则楚国大安。否则，老臣也是无能为力了。”楚怀王想想也是无奈，跺着脚长嘘一声走了。回到王宫，楚怀王却不知这三件事从何做起。缉拿屈原，屈原在哪里？罢黜春申君，春申君连影子都不见如何罢黜？驱逐苏秦，总得有个说法，一个六国丞相，总不能教几个武士吆五喝六地将人家赶出去吧？还要向秦国示好，张仪都走了，向谁去示好？

楚怀王一路皱着眉头到了后宫，长吁短叹地对郑袖说了一遍。郑袖白嫩的手指戳着他的额头，咯咯笑道：“晓得无？木瓜一个！谁出的主意，教谁来办哦，人家出了主意，不给人家权力，生生一个青木瓜哦。”楚怀王恍然大悟道：“对呀！王后真道聪明，来人，立即下书：宣老令尹昭睢进宫理政。”

昭睢一出山，一河水立即开了：三路精骑缉拿屈原，一纸王书罢黜春申君。昭睢亲自出面，彬彬有礼地请苏秦离开了郢都。而后又立

即派出驷马快车的特使，飞驰咸阳示好媾和；再便是老世族纷纷重掌旧职，新派纷纷搁冷置闲。旬日之间，楚国的老气象恢复了，满堂白发苍苍，朝野再无争斗，楚怀王竟觉得轻松了起来。

可就在这时候，忽然传来一个惊人的消息：八万新军开得不知去向，屈氏领地大出粮草！满朝顿时哗然。屈原若领着这八万新军压来郢都，岂非又是一个乾坤大颠倒？可反复探察，郢都方圆几百里都没有新军踪影。昭雎猛然醒悟，立即派出连续六路亲信飞骑奔赴秦楚边境探察。可忒煞作怪，六路飞骑都是泥牛入海。这一下，郢都君臣可都迷糊了。有人说，屈原领兵去了岭南，要建一个新诸侯国复仇。有人说，八万新军投奔了齐国，屈原要做齐国丞相了。有人说，新军就藏在屈氏领地里，屈原马上就要反了。各种揣测流言不胫而走，一时人心惶惶。

毕竟昭雎有见识，径直到后宫来找楚怀王，铁青着老脸道："敢问楚王，屈原手中可有兵符？"楚怀王惊讶了："没有啊，本王没有给过他兵符，他如何能有兵符了？"昭雎依旧板着脸："楚王记性不好，还是再想想了。"楚怀王转悠了两圈猛然一跺脚："咳呀！老令尹还真是神！想起来了，本王给过屈原一尊象符，可，可本王有言在先，不许他擅自动用的了。"昭雎摇头叹息："楚王啊楚王，此番楚国算是和秦国结下死仇，永世解不开了。"

"老令尹此话怎讲？"楚怀王急得额头冒汗，"不能媾和了？秦王拒绝了？"

昭雎哭笑不得："楚王还不明白？屈原有兵符，调集兵马打秦国去了。他打过仗么？能打赢么？八万新军加昭常十五万大军，全都要葬送在屈原手里了！"

楚怀王红润润的面孔刷地变得苍白："你，你是说，楚国的主力大军全完了？"

“非但如此。”昭雎沉重地喘息着，“如此不宣而战，秦国岂能不记死仇？多年来，老臣竭力斡旋，都为不使楚国与强秦为仇，如今啊，全完了，楚国被屈原葬送了……”

楚怀王一下子软瘫在草地上，带出了哭声道：“这这这，这却如何是好了？”“杀屈原，罢黄歇，以谢秦国！”昭雎牙齿咬得咯咯响。楚怀王抽着鼻子唏嘘着：“也只有这样了，本王，本来最怕杀人了。”

次日内侍急报，说春申君黄歇宫外候见。楚怀王一听便跳了起来：“快！叫他进来了！”一见春申君疲惫憔悴风尘仆仆的样子，楚怀王心又软了，却依旧板着脸道：“黄歇，你窜到哪里去了？弄得一副逃犯模样。”春申君惨淡地笑了：“楚王，臣到丹阳去了。”楚怀王满脸疑云：“丹阳？丹阳在哪里？有事了？”春申君叹息道：“噢呀我王，黄歇是屈原一党，听凭我王发落了。”

“噢——对了！”楚怀王恍然大悟，“你跟屈原打仗去了！是也不是了？”

“是。”春申君淡淡漠漠道，“事已至此，臣不愿多说，领罪便了。”

“领罪领罪！就晓得领罪！”楚怀王指点着春申君数落起来，“黄歇呀黄歇，你我同年，本王对你如何？从来都是宠着你护着你，对么？你倒好了，却偏偏跟着屈原那头犟驴乱踢腾。又是新政，又是变法，又是练兵，又是暗杀，事事你都乱掺和！这下好了，屈原叛逆该杀，你说本王还如何保护得了你？”

“臣唯愿领死。”春申君干脆得只有一句话。

“晓得无？你才是个大木瓜！还说我是木瓜？”楚怀王骂了一句，突然压低声音道，“哎，说老实话了，屈原这仗打得如何？大军全完了

么？”

“噢呀呀，我王这是从何说起了？”春申君惊讶地叫嚷起来，“大司马未奉王命是真了。可要说打仗，这次可真是打出了楚国威风！斩首秦军六万，我军伤亡只有十万余，其余十来万楚军还好好地驻扎在沔水！谁说楚军全完了？分明恶意诬陷！”

“毋躁毋躁。”楚怀王惊喜地凑了上来，“你说斩首秦军六万？”

“噢呀没错！司马错也亲口认账了。”

“楚军还有十来万？”

“断无差错！我王可立即宣昭常来郢都证实了。”

“好！大好！”楚怀王拊掌大笑，“春申君啊，你真是个福将，给本王带来了福信！”说着突然压低了声音，“对了，快去找几个人担保，有人要罢黜你了。”

“谢过我王。臣告辞了。”

春申君一走，楚怀王顿时轻松了起来。匆匆大步回到后宫，高兴地对郑袖学说了一遍。郑袖笑道：“晓得了，也好，没伤筋动骨哦。日后只要再不开罪秦国，也许还是平安日月哦。”楚怀王道：“说的是了，有这一仗，秦国也不敢小瞧我大楚国了。哎，王后，你说这屈原该如何处置好了？”郑袖笑道：“晓得无？这种事找老令尹说了。”楚怀王道：“老令尹？他教我杀了屈原。”郑袖笑道：“那就杀了，还能再说个木瓜出来了？”楚怀王嘟哝道：“木瓜木瓜，我是木瓜么？你才是木瓜了。”郑袖点了一下楚怀王的额头咯咯笑道：“晓得晓得，我是木瓜哦，谁敢说乖儿子是木瓜了？”楚怀王得意地大笑了一阵：“木瓜嘛，倒是有一个，屈原！”“乖儿子真聪明哦！”郑袖笑着拍手：“晓得了，

屈原大木瓜。”楚怀王大乐，抱起郑袖滚到了纱帐里，笑声喘息声久久不歇。

正在这时，老内侍在纱帐外高声道：“禀报我王：屈氏族老在宫门请命。”

“败兴！”楚怀王气恨恨地嘟哝了一句，衣衫不整地爬了起来，“如何个请命法了？”

“一大片老人举着白绢血书，跪着不起来，要见我王。”

“岂有此理！没找他的事，他倒先来了？王后，我去看看了。”

来到宫门一看，楚怀王钉在那里挪不动脚步了。偌大车马场中跪满了白发苍苍的老人，一幅钉在大木板上的白绢血书怵目惊心——杀我屈原，反出楚国！斗大的八个字还滴着淋漓的鲜血，个个老人的手上都缠着白布，面色阴沉得仿佛随时都要爆发。楚怀王虽说颟顸，但有一点还是明白的：屈氏举族百余万口，除了王族芈氏与昭氏部族，便是楚国第三大部族，若举族造反，楚国岂非要大乱了？

“前辈啊，这是何苦了？快，快起来了。”楚怀王走到为首老族长面前，不禁有些慌乱，想扶起老人，却硬是不敢伸手。

“屈氏草民恳请我王：赦免屈原，否则，屈氏举族反往岭南自立！”

“哎呀呀老前辈，本王何曾说过要杀屈原了？”楚怀王连忙先为自己开脱了一句，又凑出一脸笑容道，“屈原还没有回来，本王还没有见他，谁说要杀他了？纵然回来，也还要查问后再说了，起来起来，快起来了。”

老族长还是跪着，竹杖点得笃笃响：“大司马为洗雪国耻，献出族中六万子弟，献出族中粮草十五万石，浴血沙场，斩首秦军六万，有大功于楚国！我王若听信谗言，诛杀屈原，楚人将永世没有忠臣烈士！”

“老族长，本王听你的便是了。”楚怀王沉重地叹息了一声，“杀秦军六万，也不容易了，快，快起来了。”

老族长刚刚站起，便闻场外马蹄声疾。内侍低声急报：“我王快看！”楚怀王闻声抬头，却见一个“野人”迎面而来：战袍血迹斑斑，须发灰白散乱，眼眶深陷，干瘦黝黑得好像一段木炭。楚怀王不禁惊讶得倒退了两步：“你？你是大、大司马？”

来人扑地跪倒：“臣，屈原领罪。”

楚怀王长叹了一声：“屈原啊，你也苦了，先起来，容我想想再说了。”

“屈原尚有一言，望我王容禀。”

“有话，你就说。”

屈原慷慨激昂道：“与秦国开战，全系屈原一人所为，与他人无涉。臣恳请我王：对战死将士论功行赏，对屈氏粮草如数偿还！此外，此战后虎狼秦国必来复仇，楚国目下战力太弱，恳请我王交出屈原，以全楚国！”

“大司马！不能啊！”屈氏族老们老泪纵横，一片哭喊。

屈原站起来对族老们深深一躬：“族中前辈们：屈原不才，若能以一己之身消弭楚国危难，虽死何憾！我屈氏世代忠烈，当以国难为

先，切莫为屈原性命胁迫楚王了，前辈们，回去，屈原求族老们了……”

“大司马……”老族长竹杖笃笃，颤抖得说不出话来。楚怀王大是动情，一时涕泪交流泣不成声。

这场风波又一次震撼了郢都。屈氏部族不惜举族叛逆而死保屈原，屈原不惜一死而为战死将士请功的故事迅速传遍了朝野。更令国人心动的是，屈原竟自请楚王将自己交给秦国，以保全岌岌可危的楚国，古往今来，几曾有过如此耿耿忠烈的大臣？一时间，为屈原请命的呼声弥漫了楚国，老世族们不好开口了。

楚怀王也英明了一回：先恢复了春申君的参政权力，而后拉上春申君一起与老令尹昭雎等几名主政大臣密商了一日一夜，终于书令朝野：丹阳之战的死难将士，全数论功赐爵，由春申君清点实施；免屈氏领地三年粮赋，以为补偿；罢黜屈原大司马之职，领三闾大夫爵，放逐汨罗水思过自省。王令通告朝野，庶民们虽然还是怨声难平，却也是无可奈何。残余的新派们也渐渐安静了，毕竟没有杀屈原，也没有交出屈原给秦国，有老世族咬着屈原，还能教楚王如何处置？

屈原离开郢都那日，十里郊亭挤满了送别的人群。有郢都国人，更有四乡村野赶来的庶民百姓，四面山塬上到处涌动着默默的人群，路边长案罗列，摆满了人们献来的各种酒食。正午时分，当春申君亲自驾车送屈原出城上道时，郢都四野的哭声弥漫开来，随着那辆破旧的轺车慢慢地聚拢到了十里长亭。站在轺车伞盖下的屈原，苍老干瘦得全然没有了往昔的风采，他那永不熄灭的激情似乎也干涸了，只是木然地望着四野涌动的人群，一片空洞，一片茫然。

半日驰驱，终于到了云梦泽边。春申君跳下轺车，扶着屈原下了车，深深一躬道：“屈兄，善自珍重了。”屈原淡淡地笑了笑：“春申君，我有最后一言：楚国不堪腐朽，已经无力自救了。一定要去找苏

秦，再度合纵，以外力保住楚国，等待机会了。见到苏秦，代我致歉，屈原，意气太过了……”说罢一声叹息，大步上了小船。

“噢呀屈兄——我记住你的话了！”

小船漂漂荡荡地去了，屈原始终没有回头。

二　苏秦陷进了烂泥塘

苏秦离开了楚国，心灰意冷地踏上了北上的路途。

南下时踌躇满志，要一心与屈原春申君合力，扭转楚国危局，为合纵保留最坚实的一块立足之地，也与张仪进行一次面对面的纵横较量，不想倏忽之间急转直下，结局乱得一塌糊涂，原因却是莫名其妙。作为合纵一方，是彻底失败了：非但没能扭转楚国，反而使其余五国更加离心。秦国，同样是失败了：非但张仪险遭暗杀，最终也还是没有避免一场恶战，竟前所未有地折损了六万新军锐士。楚国呢，更是最大的输家：朝局大乱新派湮灭且不说，积数年心血所训练的八万新军连同两三万老军，也全数赔了进去。同时还结下了一个最凶狠强大的仇敌，将无可避免地永远不得安宁了。

细思其中因由，千头万绪令人扼腕叹息。楚怀王是千古罕见的抽风君主，时而聪明机断，时而颟顸纨绔，弯子转得常常令人哭笑不得。屈原则是千古罕见的激烈偏执，恨便恨死，爱便爱死，意气极端得全然没有回旋余地。春申君呢，机变诙谐且颇有折冲之能，但却少了一些坚刚与大智，既影响不了屈原，又影响不了楚王，硬生生地无可奈何。昭睢阴沉狡黠又极是沉得住气。郑袖聪敏贪婪偏又能适可而止……面对楚国如此乱象，几乎每个人都是苏秦的对手，却教苏秦如何对付？张仪号称天下第一利口，能事之极，还不是无法将楚国乱象理顺到秦国和局之中？

到头来三败俱伤，却不知道罪责在谁。似乎一切都是屈原搅乱了。可是，若没有屈原的强硬，楚国还不是纳入了秦国算盘？屈原既强力扭转了楚国倒向秦国，又完全堵塞了楚国重入合纵，更是一举毁灭了楚国变法的希望。功也罪也，孰能说清？

一路之上，苏秦思虑着念叨着揣摩着，最后还是说不清道不明的一团糨糊，末了只好长叹一声："人算何如天算？当真天意也！"想想合纵以来的坎坷，苏秦无可奈何地笑了。难道不是天意么？每到穷途末路，苏秦必得从燕国开始。合纵发端于燕国，每次大挫，竟都只有回燕国这一条路。弱燕生苏秦，强秦成张仪，看来这也是天意了。

"二哥——二哥——"

苏秦蓦然惊醒，却见一骑快马飞驰而来，马上骑士斗篷招展摇手长呼，不是苏代却是何人？苏秦四面一张望，发现竟然已经到了蓟城郊野，低声嘟哝一句"好快"，跳下了轺车，坐在道边一块大石上等候苏代。

"二哥，回来得好！我正等你。"苏代下马，不断拭着脸上的汗水。

苏秦笑道："三弟啊，你知道我回燕国？"

"不知道，我正在城外狩猎，看见了苏字大旗，不是二哥却是谁？"

"一个人狩猎？"

"不是，子之邀我一起狩猎的。你看那儿——"

苏秦目力虽差，却也看见了遮天蔽日的烟尘中翻飞的大旗与冲锋驰骋的马队，看那气势，少说也有三五千骑兵。苏秦不禁皱起了眉

头："子之又在炫耀燕山铁骑了？"苏代笑道："二哥不知，子之目下可是威风起来了，军政大权一把抓。"苏秦冷冷道："燕王相信他？"苏代道："燕王病了，瘫了，将国事都交给了子之。"

苏秦大是惊讶，走时还好端端如日中天的一个燕王，如何就瘫在了榻上？莫非是子之……苏秦脊梁一阵发凉："快说，燕王如何病的？"

"前次狩猎，燕王从马上摔了下来伤了腿，后来日益沉重，最后便瘫了。"

"燕王精于骑射，如何能摔下马来？"

"子之说，那是一匹东胡野马，燕王冒险尝试，被野马掀翻。"

苏秦沉默良久淡淡一笑："去看过燕姬么？"

"去过两次，想给她送点物事，却没有见到人，可能云游去了。"

苏秦又是一阵沉默："你先去，记住，不要对子之说我回来了。"

"好……那我先走了。"苏代似有困惑，却也习惯了听苏秦吩咐，上马一鞭去了。眼看着烟尘消散，狩猎马队卷旗收兵，苏秦才上了轺车偃了大旗，静悄悄地绕到最僻静的北门进了蓟城。回到府中吩咐关了大门，沐浴梳洗之后便进了书房，苏秦要一个人好好想想燕国这几件事。谁知刚刚落座，总管老仆走了进来低声道："大人，上卿来了。"苏秦一怔："上卿？他如何知道我回来了？"老总管默默摇头。苏秦道："你去说，我路途受了风寒，已经卧榻歇息，改日上门回访。"老总管看看苏秦，却没有走。苏秦不耐烦道："没听见么？去。"老总管低声道："老朽本不该多嘴，大人还是不要回绝的好，上卿在蓟城可是……"老人眼光闪烁，似乎不敢往下说了。苏秦想了

想："也好，去请他进来。"老人犹豫道："大人不去迎接？"苏秦不禁笑了："我是封君开府丞相，他只是上卿，知道么？去。"

片刻之间，书房外脚步腾腾，子之赳赳走了进来，还是一身软甲一领战袍，手中一口长剑，人尚在廊下，响亮的笑声已经响彻了庭院："武安君当真雅兴，悄悄归燕，也不给子之一个接风的机会。"随着笑声进门，人已一躬到底，"武安君，子之有礼了。"苏秦淡淡笑道："甲胄上卿，礼数倒是周全，请入座了。"子之哈哈大笑一阵，坦然入座，顺手将长剑横在了案头。总管老仆上了茶，悄悄地守到廊下去了。

"楚国震泽吴茶，上卿以为如何？""好看，太淡。"子之笑道，"还是燕山粗茶来劲儿，克得动牛羊肉。""见仁见智，一家之言了。"子之对苏秦的揶揄似乎浑然无觉："武安君，多日等你归来，四处派出游骑斥候探察你动静，非有他意，只是想与你商议一件大事。"见子之坦诚，苏秦的一丝不快已经消散："大事？上卿请讲。""在燕国变法！"

苏秦大是惊讶，沉默着半日没有说话。子之打量着苏秦笑道："武安君以为子之粗蛮，不堪变法？"苏秦默默摇头，却还是没有说话。子之道："武安君啊，变法有内外两方条件，而今大势已变，燕国内外皆宜变法，如何武安君倒狐疑起来？"

"你且说说，燕国如何内外皆宜了？"苏秦终于说话了。

"先说外势：秦国惨胜楚国，遭受重创，三五年内不会在中原生事；赵齐魏楚四大国内事频仍，更无力威胁燕国，如此燕国便有了一段安稳时日；再说内事：燕王贤明，委大政于你我，新派已经成了气候，老世族没有实力抗衡，此时若在燕国变法，岂有不成之理？"

"你欲如何变法？"

子之哈哈大笑：“武安君何其糊涂！变法你领，问我何来？”

“你要变法，如何又是我领？”

“哎呀武安君，子之保驾，苏秦变法！不好么？”子之拍着书案一阵大笑。

苏秦心中怦然一动，正待开口，却又硬生生忍住，淡淡笑道：“兹事体大，苏秦从来没有想过，得从长计议。”

“好，多想想也好，我等你。”子之突然压低声音道，“还有一事，敢请武安君恕罪。”苏秦很不喜欢这种一惊一乍，皱着眉头道：“你说。”

“燕王瘫病期间，武安君不在国中，燕王要我署理丞相府政务。

子之事先言明：只是代为署理，武安君回燕即交还权力。可燕王不答应，说丞相未必再回燕国，硬是宣来一班大臣，教我做了丞相……”

子之叹息了一声，流露出深深的歉意，“子之愧对武安君，特来说明，明日你我面见燕王，我即交还丞相印信。”

蓦然之间，苏秦恍然大悟，笑了笑道：“丞相便丞相，那是国家公器，又不是你借我的物事，能还回来么？”

“只要子之坚执不受，自然能归还回来。”

苏秦哈哈大笑：“子之啊子之，苏秦岂是讨官做之辈？你便做丞相何妨，只要你真正变法，真正使燕国强大，苏秦何须斤斤计较？”

“武安君大义高风，子之敬佩之至。”送走子之，苏秦前所未有地失眠了，想了整整一夜，却不知究竟想了些什么，更不知道想清楚了

什么。天亮时终于蒙眬睡去，日上半山时却又被老仆唤醒了，说上卿亲自驾车来接他进宫。苏秦只得起来梳洗一番，出来上了子之高车进宫去了。

踏进王宫，苏秦便觉得气氛有异。燕国宫殿虽然窄小陈旧，平日里却也是一片生气。尤其是燕易王成年即位，一心要振兴燕国，操持国务一点也不松懈，每日吏员如梭，宫中总是忙忙乱乱的。今日进宫，偌大车马场竟没有停放一辆官员轺车，进得宫门，两廊官署更是冷冷清清，只有管辖王室事务的两三处开着门有吏员身影，其余一概关闭。苏秦不禁大是困惑：燕王病了，难道国务也停止了？

子之见苏秦眼神不对，指点着笑道："我一个忙不过来，也是偷懒，教这些官署都迁到我府上去了。"苏秦心中一沉，脸上却笑着："上卿果然不凡，只差将王宫搬走了。"子之大笑道："武安君却是迂腐了，无论搬到哪里，只要将事情办好不就完了？"苏秦想赶快见到燕王，也不说话，只是大步向深处走去。

进入第四进，是燕王经常召见朝臣的两座偏殿，过了偏殿是正殿，一过正殿便是燕王书房与典籍库。这些地方苏秦都很熟悉，唯独没有来过后宫。步入书房回廊，一股草药气息扑面而来，苏秦不禁大皱眉头。来到寝宫庭院，药味儿更是浓郁。苏秦抬头一看，庭院池边铺满了草席，席子上晾满了黑糊糊的药渣。药渣席边，好几个太医在蹬着药碾子碾药，呼噜咣当一片，直与制药作坊一般。

子之低声道："东胡神医的方子：服用汤药之后，药渣碾成粉末吃下。"

苏秦阴沉着脸走进了寝宫，远远便听大木屏外的老内侍高声长宣："武安君上卿到——"苏秦一怔，听见里面一阵急剧的咳嗽喘息。

内侍此时连忙躬身闪开："燕王召见，武安君上卿请——"

苏秦早就听燕姬说过，燕王宫狭小粗简，唯有寝宫高大宽敞，白日里阳光一片，分外明亮。但是转过大木屏，眼前却一片幽暗，窗户关闭，帐幔低垂，一股令人作呕的气息四处弥漫，厚厚的帐幔中剧烈的咳嗽喘息之声不能停止，听得苏秦分外揪心。

子之捏着鼻子在苏秦耳边道：“东胡神医说：不敢见风。”

苏秦终于忍不住了，对着帐幔深深一躬，高声道：“臣苏秦启禀我王：苏秦通晓医道，此乃东胡巫术，摧残性命，百害而无一利。臣请我王立即裁撤，改用我华夏医药救治。”

帐幔后传出一阵更为急剧的咳嗽喘息声……苏秦对四名侍女断然挥手：“快！撤去帐幔，打开窗户，搬走药渣，立即收拾干净！”侍女们惊恐地望着子之，没有一个人敢动。苏秦微微冷笑道：“上卿大人，这是东胡巫术，还是蓟城人术啊？”子之看看苏秦铁青的脸色，突然大笑：“武安君受不了，我也受不了。撤，快！撤了！”

几名侍女立即忙不迭动手，拉开围墙大帐，打开全部窗户，又收去卧榻帐幔，搬走屋中所有药渣与不洁之物……片刻之间，寝宫中阳光明媚和风徐徐，大是清新宜人。苏秦向卧榻一看，却惊讶得钉在了那里——阳光之下，卧榻之人形如鬼魅：一身脏污不堪的布衣，面色苍白如雪，眼眶深陷成了两个大洞；一头黄发散披在肩，一脸血红的胡须杂乱地虬结伸张着；嘴巴艰难地开合喘息着，口中黑洞洞的看不见一颗白牙。若非亲见，苏秦如何能想到这便是几个月前英挺勃发的燕王？蓦然之间，苏秦心中闪过了齐桓公姜小白爬满蛆虫的尸体，不禁倒吸了一口凉气。

“哦哦，噢啊……”燕易王含混不清地喘着叫着，木呆呆地看着苏秦。

苏秦走到榻前：“臣，苏秦参见燕王……”

燕易王艰难地喘息着，深陷的眼眶中流出了细细的两行泪水。苏秦道：“臣请为燕王把脉。”说罢跪坐榻前，拉过燕易王干柴一般的枯手，刚一搭脉，苏秦心中猛然一跳，良久，苏秦站起来肃然一躬：“臣启燕王：医家至德，不讳言误事。燕王脉象，来日无多，须及早安排后事了……”燕易王眼眶中又涌出了两行细泪，那只枯瘦的右手却艰难地摇动着。苏秦一看，子之正站在燕易王右首。

苏秦正色道：“上卿，宣召太子。”

子之沉重地叹息了一声，转身命令内侍：“宣召太子进宫。”内侍匆匆去了。

苏秦猛然想起一人：“敢问上卿，栎阳公主为何不在燕王身边？”

“秦人没个好！”子之愤愤道，“燕王一病，她便回咸阳省亲去了。”苏秦心有疑云，瞄了一眼燕易王。燕易王微弱的目光连番闪烁，只喘息咳嗽着无法说话。一阵默然中，寝宫门廊下的内侍一声长呼：“太子到——”苏秦抬头一看，一个面目疏朗神情却很猥琐的高冠青年，小心翼翼地走了进来。苏秦深深一躬：“臣苏秦，参见太子。”太子游移的目光中闪出了一丝惊喜：“你便是武安君苏秦？好……”却又突然打住，匆匆走到榻前对着怪异可怖的燕易王躬身一礼，默默地钉在了那里。

燕易王空洞的目光盯住了苏秦，又看了看太子。苏秦默默走到榻前。燕易王艰难地拉住了苏秦与太子的手，将太子的手塞进了苏秦的手中，喉头发出一阵含混的叫声与喘息。苏秦高声道：“燕王毋忧，苏秦当竭力辅佐太子！”燕易王喘息稍平，又看看走到榻前的子之，又将子之的手塞进了太子的手中。子之朗朗高声：“我王放心去，子之力保太子称王！”

一阵微弱喘息，燕易王大睁着空洞的双眼，了无声息地去了。

苏秦三人刚刚跪倒，寝宫外一阵沉重急促的脚步声，接着便闻内侍一声长呼："王后驾到——"话音未落，子之霍然起身，长剑已经提在了手里。太子一扯苏秦衣襟，也惊恐地站了起来。苏秦转过身来，一队劲装带剑的黑衣侍女已经环列厅中，将三人连同燕易王的尸榻一起围在了中间，一身甲胄一口弯刀的栎阳公主冷笑着走了过来。

子之冷冷道："栎阳公主，来燕国何干啊？"

"问得好稀奇。"栎阳公主淡淡道，"我是燕国王后，这里是我的家，将军不知道？"

"你逃国离燕，已经不是王后了。"

栎阳公主微微冷笑道："子之，可惜你还没做燕王，未免威风得太早。"

"你且看好了，这是燕王废黜王后的黄绢王书！"子之抖开了一方黄绢，"废后令"三个大字与那方鲜红的王印赫然在目。

一阵哈哈大笑，栎阳公主手中抖开了一方白绢："子之看好了，这是燕王手书王命：栎阳公主，永为王后！再看后面一行小字了：若有废后矫书，是为乱国！看清楚了么？"

"来人！将这矫书秦女拿下问罪！"子之威严地大喝了一声，宫外却没有动静。

栎阳公主笑道："喊啊，如何不喊了？"说话间悠然走到子之面前，雪亮的弯刀突然架在了正在发愣的子之脖颈上，"子之，你那套鬼蜮伎俩骗得了武安君一等正人君子，可骗不了我这个目无王道的刁钻女子。今日我要明告你：你若忠心辅佐太子称王，你便是燕国功臣。否则，本后的老秦旧部便要联结燕国王族，教你死无葬身之地！

如若不信，你便试试。”

子之哈哈大笑：“栎阳公主，你只有今日一个机会，你不杀我，休怪子之日后无情。”

栎阳公主收了弯刀：“子之，若非顾忌燕国内乱生灵涂炭，杀你比杀狗还容易。我栎阳公主身为王后，若无讨贼实力，也不做今日之事。至于子之的无情，栎阳早有领教，随时奉陪。”说罢沉声命令，“燕王遗命：武安君苏秦，拥立太子即位；上卿子之，主持国丧大

礼；若有不臣之臣，举族杀无赦！”

“臣苏秦谨遵王命！”苏秦一阵轻松。

“子之谨遵王命！”子之也没有片刻犹豫。

次日太子即位，这便是燕王姬哙。姬哙当殿下书：武安君苏秦爵加两级，领丞相府主政，封地增加一百里；上卿子之爵加两级，兼领右丞相、上将军辅政，封地增加一百里；苏代任亚卿，辅上卿署政；燕国名士鹿毛寿赐大夫爵，任御书(注)之职。这些都在朝臣预料之中，原是不足为奇。

出人意料的是，新王宣布：将十三岁的长子姬平立为太子。即位当天便立太子，这在百余年的战国历史上可是闻所未闻。当时便有将军市被出来劝阻燕王，说储君事大，须得从长计议，不宜操之过急。平日显得并无主见的新王姬哙，此时却一声不吭，显然是咬住了要立太子。苏秦虽然也是大感意外，但略一思忖，立即站出来支持了燕王，说辞只有十六个字：“早立太子，国脉明晰，传承有序，并无不妥。”子之虽然没有说话，但声望满天下的苏秦一开口，姬哙顿时吃了定心丸一般，也不再听朝臣议论，便宣布了散朝。

苏秦刚刚回到府中，苏代跟脚就到，还没落座就问：“二哥，你如何赞成燕王立太子了？”苏秦沉着脸道：“如何，我不能赞同？”苏代红着脸道：“上卿最烦这个姬平，要立也不能立他。”苏秦顿时不快，盯住了这个聪敏机变的弟弟：“姬平是长子，立太子名正言顺。子之烦姬平，烦的该不是太子本身吧？”

“二哥。”苏代苦笑道，“子之既有实力又有魄力，还有一股锐气，他在燕国掌权有何不好？你说，战国以来有多少家臣废主自立？鲁国、晋国、齐国，三个老大诸侯，都被新派臣子取代了，独独留下这个老燕国，为何新派人物就不能取而代之？”

“哼哼。”苏秦冷笑道，“苏代，你娶了子之妹妹，可不要连自己也卖了。”

“不！我是真心敬佩子之，雄心勃勃，新派气象。”

“新派气象？”苏秦又气又笑道，“你知道新派气象为何物？正经主张一条没有，就有几万铁骑、一片机心、一副狠烈张扬的脾性，这就是新派气象了？”苏秦打住话头，沉重地叹息了一声，“三弟，为兄不是迂腐士子。子之果真有治国变法之才，为兄为何不拥戴他？不说像吴起商鞅那般大才，纵有屈原那一股为行新政不惜牺牲的坦荡正气，为兄也认了。可子之有么？没有。子之有的，只是勃勃野心。这叫何来？叫志大才疏。这种人成不了事。三弟啊三弟，你初出天下，可不要湮没在燕国。”

苏代固执地摇了摇头：“二哥，你奔波合纵，名重天下，身佩六国相印，到头来却没有立锥之地，不觉得寒心么？子之是没有治国之才，可二哥你有啊！子之敬重你，一心要与二哥联手执掌燕国，这正是二哥所需要的根基，也是你我兄弟所需要的根基，又何须求全于子之？”

“住口！”苏秦大喝了一声，脸色骤然涨红。

平日里苏秦很是钟爱两个弟弟，在洛阳故里三兄弟同吃同住，苏秦实际上便是两个弟弟的老师，从来都没有对两个弟弟发作过，今日当真是前所未有。一阵沉默，苏秦心有不忍，低声道：“三弟啊，洛阳国人称你我兄弟为‘苏氏三贤’，难道你我兄弟不能自立于天地之间，却要附庸于一个以不臣为能事之人么？”

苏代默默地走了，一句话也没有说。

这一夜，苏秦又失眠了。这种烦乱一出现，他就知道无论如何努力也只是辗转反侧而已，索性披衣坐起，到庭院中漫步去了。幽蓝的天空，闪烁的星斗，清凉的秋风，皎洁的月亮，他的心终于渐渐平静了下来，仔细地回想了多年来在燕国的每一次转折，每一个关键人物，每一次重大事件，一条清晰的脉络突然显现了出来——燕国大乱在即，已经是一个烂泥塘，是一个危邦了。虽然他名高望重爵位显赫，但他却只有无可奈何地看着乱局一步步逼近，在这种实力碰撞的乱局中，自己的名望、高爵与才华，显得那样苍白无力。苏秦清醒地知道，要扭转这种乱局，只有投身其中，拥有自己的力量——土地、民众、财货与军队，必须像屈原像栎阳公主那样，敢于以武力相向。虽则答案如此简单，可苏秦最终还是认为自己做不到，即或让岁月倒退回去重来一遍，自己也还是如今的自己，也许是天意，也许是命数，也许是秉性，总之他无法接受实力碰撞中的那些龌龊，无法教自己屈从于血腥交易之中，无法让自己的灵魂依附于一种强大的黑暗。从这个意义上说，苏代比他强。苏代敢于跳进漩涡，敢于从实际利害决断自己何去何从，敢于为自己争取实力根基，而不是像他那样，将名士风骨永远看做第一位的人生准则。强求苏代如苏秦，岂非与强求苏秦如苏代一般荒谬?

不知不觉天已经亮了，苏秦到浴房浇了一通冷水，擦干身子换上了干爽的夹衣，顿时觉得轻松惬意，一直压在心头的忧郁烦乱烟云般

地消散了。他吩咐总管家老关闭府门谢绝见客，进了书房，直到入夜掌灯，苏秦还没有走出书房。

过得一些日子，燕国风平浪静了。这日清晨，苏秦亲自驾车进了王宫。

姬哙虽然做了燕王，可是却没有一个大臣来见他议政，清闲得无所事事。正觉无聊之时，住在燕山别宫的栎阳公主却给他派来了两个侍女，还带给他一封书简，简上只有十二个字——王与太子，勤修剑术，以防不测。姬哙左右无事，便常常跟着这两个侍女练剑。太子姬平少年心性，剑术兴趣极为浓厚，不用姬哙叮嘱，天天来跟两个女剑士练剑，有时候还要在月光下玩练，仿佛永远没个尽头。

这日早晨，姬哙正坐在草地上看太子姬平与侍女比剑，老内侍罕见地匆匆走了过来：“禀报我王：武安君苏秦求见。”姬哙高兴地站了起来：“武安君来了？快，请他进来。”说着向水池边的茅亭走去，“来人！快上燕山羊汤！”

苏秦来了，一身布衣散发无冠。姬哙老远迎了上去：“哎呀武安君，山人隐士一般也，当真洒脱！”说话间拉住了苏秦，“如何老是不来，闷死我也。快来坐了，这是专门为你上的羊汤，先喝了暖和暖和。”苏秦笑着一躬：“谢过燕王。”也没有推辞，喝了一鼎浓浓白亮的燕山羊汤，额头上顿时渗出了一片细汗。燕王叹息一声道：“武安君啊，这国王当着实在寡淡。”苏秦悠然一笑道：“上天衡平也，既握天下公器，便要舍弃自在之身。若要率性而为，便不能握天下公器，难得两全了。”

“还是武安君好，永远都是游遍天下的快意生涯。”

“臣启我王：苏秦正是来辞行也。”

“辞行？”燕王姬哙惊讶了，“武安君要抛下燕国不管了？”

“非也，臣离开燕国，恰恰是为了燕国长远大计。”

“武安君此话怎讲？”

苏秦压低了声音道：“两三年内，燕国必有不测风云。苏秦欲为燕国谋求一个可靠盟邦，必要时辅助燕国消弭内患。燕国情势，木已成舟，无力自救。若无外力，燕国只怕要社稷变色了。”姬哙沉默良久，一声长长的叹息道：“社稷兴亡，天意原是难测也。武安君恪尽人事，姬氏王族当铭刻在心，纵然无果，也无须上心。燕国自周武王始封诸侯，一脉相传六百余年，也知足了。有人要燕国，给他又何妨？这寡淡国王，姬哙也做够了……”

“我王差矣。”苏秦正色道，“王者，公器也。公器失位则国家祸乱，庶民涂炭。一己之物可让可赠，天下公器却不可随心取予。苏秦之心，我王当三思明察。”

姬哙又一阵沉默，起身深深一躬：“武安君忠信谋国，姬哙先行谢过。”

苏秦连忙扶住了燕王，低声说了一阵，燕王频频点头。

半月之后，齐国孟尝君来到燕国，交涉燕齐边境的渔猎争端。子之与孟尝君两相厌恶，破例地将这件棘手事儿推给了燕王决断。燕王姬哙顺理成章地交给苏秦全权处置，磋商了几日，苏秦以特使之身与孟尝君到齐国交涉去了。

一出蓟城，孟尝君告诉苏秦一个惊人的消息：张仪磨下了齐王，齐王决意与秦国修好结盟，竟然接受了秦国“邀请”——派孟尝君到秦国去做客卿。

苏秦心中一沉，脸上笑道：“孟尝君做强秦贵客，可喜可贺了。”“何来贵客？齐王拿我做人质罢了，武安君当真不明？”孟尝君一脸苦笑。

苏秦笑道：“看来，这次又要在齐国与张仪周旋了。”

“齐国不是楚国，孟尝君不是春申君，张仪不会得逞。”

“好！”苏秦很为孟尝君的豪气振奋，“我在临淄等候你消息。”

易水南岸，两人下车商议了半日，最后依依分手。苏秦向东南去了齐国，孟尝君向西南去了秦国。

三　巅峰张仪又出错

交十月，孟尝君抵达咸阳，张仪亲自出城郊迎，礼节隆重极了。

孟尝君对张仪有一种奇特的感受，既有大是相投，又有虚与委蛇，以至每每不知何种滋味儿。与苏秦相处长了，孟尝君对名满天下的张仪自然也有一番推测想象，大体上总是不脱苏秦那种名士器局的影子罢了。可当初在临淄第一次见张仪，孟尝君便觉张仪与苏秦迥然不同。张仪的谈吐是诙谐犀利的，不像苏秦那般凝重睿智；张仪不修边幅，一领丞相锦袍在身上穿得皱巴巴的，加上一支铁杖与微瘸摇摆的腿脚，与苏秦那种整肃华贵的气象相比，张仪更像是个市井布衣；张仪不拘小节，痛饮烈酒，高谈阔论，但有评点，便是一番嬉笑怒骂，鞭辟入里，令人如醍醐灌顶般过劲儿。听多了也习惯了苏秦的那种侃侃雅论，乍然一听张仪论事，往往教人不敢相信面对者是苏秦的同窗师弟……所有这些在苏秦身上看不到的东西，都令豪侠本色的孟尝君心醉。比较起来，孟尝君觉得自己更喜欢张仪。孟尝君恨秦国，却真心地喜欢张仪。

郊迎聚酒，遇到如此一个不世出的洒脱人物，孟尝君当真是前所未有的一腔快意。本来是礼节性的郊迎接风，两人竟相对痛饮了两个时辰。谈笑间从品酒说开去，名酒佳酿、名车骏马、兵戈剑器、《诗》风情歌、各人喜好，无事不论，偏偏国事一句也没有说，秋日已枕在了山头。看看天已暮色，嬴华走过来在张仪耳边悄悄说了两句。

“罪过罪过。”张仪恍然大笑着站了起来，“孟尝君啊，秦王还等着给你洗尘。走！接着喝！”

“好！接着喝！”孟尝君也是一阵大笑。

两人上车进了咸阳东门，城中已经华灯初上。车行十里长街，但见道中车水马龙，万家灯火中夜市煌煌，一片灿烂锦绣。孟尝君目不暇接，一路连声惊叹，到得宫前，见广场中车马如梭官吏来往匆匆，竟比临淄的早朝还要繁忙。孟尝君不禁戏谑笑道：“一个孟尝君，秦国忙成了这般模样？”张仪哈哈大笑道：“秦国无闲官，当日事当日毕，能不忙么？”素来豁达的孟尝君蓦然愣怔，长长地叹息了一声，半日无话。

进得一座小殿，四个黑衣人正在悠闲地笑谈，几张长案上都摆着显然已经变凉了的酒菜。孟尝君在门口瞄得一眼，座中几人都是黑色的无冠常服，座案又摆成了环形，竟没有立即看出哪个人是秦王。孟尝君不禁松了一口气：一定是几个大臣等候在这里，秦王还没有来。正在此时，一个须发灰白敦厚稳健的黑衣人迎了过来：“孟尝君，嬴驷等候多时了。”嬴驷？孟尝君大出意料，连忙深深一躬：“田文唐突，多酒失礼，望秦王恕罪。”

“哪里话来？”秦惠王爽朗笑道，“至情至性，大礼不虚，孟尝君正对秦人脾胃。”说着拉起孟尝君的手，“来，先认认我这几个老臣子：右丞相樗里疾，你的老友了。”

樗里疾拱手嘿嘿笑道：“孟尝君，黑肥子想你想得紧也。”

“上将军司马错，没见过面的老冤家了。”

司马错拱手作礼：“久仰孟尝君大名，日后多承指教。”

孟尝君笑了：“上将军，你可是替我这个败将说话了。”

一片大笑声中，秦惠王又介绍了长史甘茂，君臣便落座入席。间隙中，张仪早已经命内侍换上了热腾腾的新菜。秦惠王举爵开席，君臣同饮，为孟尝君行了接风洗尘之礼。酒过三巡，秦惠王笑道：“孟尝君，我等君臣为你洗尘接风，嬴驷只有一句话：邀君入秦，非有他意，只是想请你到秦国走走看看，看完了，你可随时回齐。”

孟尝君内心很是惊讶，却悠然笑道：“多谢秦王，许田文自由之身。”

“嘿嘿。”樗里疾笑着指点，“你个孟尝君，秦国稀罕你小子做人质么？”

孟尝君与樗里疾笑骂惯了，闻言哈哈大笑：“有黑肥子这句话，我便放心。”秦惠王悠然笑道：“山东六国历来以老眼看秦国，骂秦国是虎狼之国蛮夷之邦。君性公直，能还秦国一个公道，嬴驷也就多谢了。”

“谢过秦王信任。”孟尝君慨然允诺，还想说话，终于忍住了。

从宫中出来，已经是二更时分。张仪拉着孟尝君笑道：“给你说，我那里还有几坛百年赵酒，明日去灭了它如何？”张仪慨然作请，铁杖顿得笃笃响。

“明日做甚？便是今夜！”孟尝君兴致勃勃，“我最不喜欢住驿馆，到你府上盘桓它几日，看看秦国丞相如何过活了？”

张仪哈哈大笑：“人许三分，自索十分，孟尝君当真稀奇也！”

“养门客久了犯贱，也想教别人养养，有甚个稀奇？”孟尝君一本正经。

张仪更是笑不可遏：“哎呀了得！如此一个门客，折煞张仪了。”

一路笑谈指点，回到府中已经过了三更。张仪冒着醺醺酒气，一进正厅高声叫道：“绯云，酒神来也！上百年赵酒！”绯云扶住张仪笑道：“吔，还酒神呢，酒桶吧，还能装多少？”孟尝君莞尔笑道：“小妹说得好，原是两只酒桶。”张仪笃笃顿着铁杖：“我的小妹，是你叫的么？”孟尝君忍俊不禁哈哈大笑：“你的便是我的，又有何妨？”张仪跌坐案旁地毡上，口中兀自喃喃：“我的便是我的，又有何妨？”

绯云一边忙着将张仪扶着靠到大背垫上坐好，一边红着脸咯咯笑道：“吔！又乱说了，有贵客在这里呢。”说着又利落地给孟尝君拿过一个大靠垫：“大人稍待，赵酒马上便来。”说完一阵风似的飘了出去。

“张兄。”孟尝君神秘地笑笑，“不惑之年，依旧独身，文章在此处了？”

张仪呵呵笑道：“文章啊文章，文章也该结果了……”

“张兄大手笔，定做得好文章！”

“大手笔？大手笔也只能做一篇好文章啊。”

“哦！”孟尝君摇头晃脑，“只要值得做，两篇做得，十篇八篇都做得。张仪是张仪，张仪不是孔夫子，也不是孟夫子。”

“说得好！”张仪拍案笑道，“张仪是张仪，知张仪者，孟尝君也！”

“知田文者，张仪也！”孟尝君一拍案，两人不约而同地大笑起来。

一阵轻微细碎的脚步声，绯云带着两个侍女飘了进来。一阵摆弄，两张长案上摆满了鼎盘碗筷，两只贴着红字的白陶酒坛赫然蹲在了案旁。孟尝君耸了耸鼻头：“啊，好香！这，是百年赵酒？”绯云笑道：“吔，错不了，管保饮来痛快。”孟尝君大笑：“好好好，这便对路了！”猛然睁大眼睛看着面前的土色大陶碗，“噢？老赵酒，要用陶碗喝的么？”绯云笑道：“吔！老酒大碗，比铜爵更快意呢。”说着已经端起白色陶坛，飞快地给两只大陶碗斟满了，递到了两人面前。

孟尝君高声大笑道：“张兄，来，你的百年赵酒！干！”

“对！你的百年赵酒，干！”两碗一照，两人咕咚咚一气饮干了。

“好爽快！百年赵酒！再来再来。”又连连饮干了三碗，孟尝君方才啧啧品咂着，一脸困惑道，“不对呀，这，这赵酒？如何是冰凉酸甜？”

“对呀，这赵酒如何冰凉酸甜？问邯郸酒吏！”张仪笃笃顿着铁杖。

看着两人醉态，绯云咯咯笑道：“吔！这是冰镇的老秦米酒，还酒神呢。”

孟尝君哈哈大笑："好！百年冰镇，正当其时，天下第一！再来！"

"对！百年冰镇，天下第一！再来！"张仪立即呼喝响应。

片刻之间，两人连干六碗，胸腔中那股热辣辣的火苗终于平息了一些，满面红光歪着身子靠在墙上。张仪啪啪地拍着长案道："孟尝君啊，你转悠上个把月，等我手边事一了，我与你同去临淄一游。"孟尝君呵呵笑着连连摇头："苏秦刚到齐国，你又要去搅和，生生让苏兄不得安宁么？"张仪脸色猛然黑了下来："孟尝君，你说说，屈原暗杀张仪，与我这位师兄合谋没有？"

孟尝君哈哈大笑，笑着笑着倒在地毡上打起了呼噜。张仪歪着身子，敲敲长案兀自笑道："好你个孟尝君，打呼噜搪塞我，我追你梦中，也要问个明白……"头一歪，也呼噜呼噜地睡了。

次日午后，孟尝君方才醒来，梳洗用饭后来书房找张仪说话。书房外遇见绯云，方知张仪清早便进宫去了，目下还没有回府。孟尝君不禁惊讶张仪的过人精力，更是敬佩秦国官员的勤奋敬事。若在齐国，因邦交周旋而醉酒，大睡三日也是理直气壮的，任谁也不会来找你公干。一个丞相都如此勤谨，秦国官员谁敢懈怠国事？举国如此勤谨，国家岂有不兴旺的道理？蓦然想到齐国，想到山东战国，孟尝君顿时心里沉甸甸的。

此时的张仪，在宫中与司马错发生了激烈的争论。

丹水大战后，秦惠王深感国力仍然欠缺，与楚国新军一次恶战便有吃紧之感，如何能与山东六国长期抗衡？张仪与司马错回到咸阳后，秦惠王下令几个股肱大臣认真谋划，如何大大增强国力？如何重新打开僵局？今日朝会，便是聚议这件至关重要的大事。参与者除了

张仪、司马错、樗里疾、甘茂，秦惠王还特意派内侍用军榻抬来了白发苍苍的王伯嬴虔，请他安卧在炭火明亮的大燎炉旁听一听。

樗里疾是实际主持内政的右丞相，先简约地禀报了秦楚大战后的国力状况：秦国虽有六郡四十余县，人口三百余万，但北地、上郡、陇西三郡，为抗击匈奴与诸胡，历来不征兵员、不缴赋税；关中两郡与商於郡，是秦国抗衡山东六国的实力来源，三郡人口将近两百万，可成军(注)之壮丁足额为三十万；秦国三座粮仓存粮两百余万斛，若无赈灾之急，可供三年军食；咸阳尚坊存铁料九万余斤，仅可铸造兵器一万件左右；国库存盐三万余担，大体可供两年国用。

末了樗里疾道：“据臣测算：要抗衡山东，大出天下，新军兵力至少当在五十万。而以秦国目下之土地人口财货盐铁粮草等诸般状况，纵可成军三十万，也无法支撑三年以上。若加重赋税、扩大兵员，则自坏法制，为今之计，必须在‘拓展’二字着力。”

生性诙谐的樗里疾，今日封着黑脸没有一丝笑容。尽管大臣们也都大体知道这种实情，但被主政大臣板上钉钉地用一连串数字亮出来，依然是人人心惊，殿中一时沉默。

“拓展？”秦惠王在王案前来回转悠着，“倒是不错，然则向何方拓展？想过么？”

“臣尚无定见。”樗里疾道，“丞相洞悉天下，此事当请丞相定夺。”

张仪是首席大臣，又是对天下了如指掌的纵横大家，秦惠王与大臣们自然都想听到他的长策大谋。樗里疾一说，秦惠王笑了：“那是自然。丞相先说了。”

“臣启我王。”张仪拱手道，“秦国开拓，须得合乎三则要义：其一，此地与秦国相连，否则难以化入；其二，土地富余，物产丰饶，否则反成累赘；其三，国弱兵少，可一攻而下，无反复争夺之忧。”

“好。”秦惠王微笑拍案，“如此三则要义，丞相瞄到了何处？”

“韩国！”

“韩——国？——”樗里疾、甘茂与军榻上的嬴虔几乎同时惊讶地瞪起了眼睛，只有司马错不动声色地坐着。秦惠王只是望着张仪，显然是要他继续说下去。

“韩国与秦国相邻，非但有宜阳铁山、大河盐场，且是平原粮仓，更有两百余万人口。此为灭韩之实利。韩国力弱，可战精兵不过五七万。目下合纵破裂，山东战国自顾不暇，韩国无救援之兵，定可一鼓而下。此为灭韩之可能。”张仪说得激动，顺势站了起来，“再说灭韩之远图：一旦灭韩，秦国在关外有了殷实的根基，将对山东战国以巨大震慑，促成统一大业早日成就。张仪以为，目下攻韩，正当其时！”

殿中一时肃然沉默。白发苍苍的嬴虔激动得喘息起来，当当地敲着燎炉嘶哑着道：“说得好！有魄力！灭一韩国，天下震恐，不定山东就呼啦啦崩了！”

此时秦惠王表现出了难得的定力，看着其他几个没有说话的大臣，缓慢地踱着步子道：“此时生死攸关，不能踏错一步，都说话。”

樗里疾又嘿嘿笑了：“要攻城略地，黑肥子还是先听听上将军说法。”

“臣初谋大政，也想先闻上将军高见。”甘茂立即追随了樗里疾。

“也是，打仗要靠上将军了。”秦惠王笑道，“司马错寡言多谋，说说。”

一直沉默的司马错，谦恭地对张仪拱手作了一礼：“丞相鞭辟入里，所说拓地三要义，司马错至为敬佩。然则，司马错以为：目下不宜灭韩，而应灭巴蜀两国。”

“巴——蜀——”一言落点，又是波澜陡起。樗里疾比方才张仪提出灭韩还要惊讶困惑，本来想笑，却莫名其妙地变成了两声长长的惊呼。

在当时的秦国朝野，清楚巴蜀两国者寥寥无几，到过巴蜀两地的大臣更是凤毛麟角。纵然知晓者，也莫不将巴蜀看做楚国岭南般遥远荒僻的山地小邦。而今，上将军司马错竟要去攻占这茫茫大山中的化外之邦，当真是匪夷所思。难怪樗里疾惊讶莫名，想笑都笑不出来。

“上将军，巴蜀……好，你且说下去。”秦惠王蓦然想起司马错奇袭房陵之前的话“无八分胜算，臣不敢谋国”，终究是稳住了神，决意听司马错说完。

“君上，列位大人。”司马错没有丝毫的窘迫，拱手侃侃道，“古谚有云，欲富其国，务广其地；欲强其兵，务富其民；欲王天下，务张其力。目下秦国地小民少，国无殷实财货，仓无三年积粮，急图大出，必耗尽国力而无所成。灭韩固能大增实力，然则事实上极难成功。六国合纵虽然破裂，但陡起灭国之祸，山东六国必生唇亡齿寒之心，必将拼死救援。大战但起，秦国兵员财货何能支撑三年以上？此为韩国不可灭也。”

“近在咫尺不可灭，远在千里倒可取了？”张仪揶揄地笑了。

司马错道：“丞相明察：巴蜀虽远隔崇山峻岭，但两邦人口众多，又多有河谷平川；其山地盐铁丰饶，其平原雨量丰沛，水患一旦根治，便是天然粮仓。秦国若取巴蜀之地，当增民众百余万，地扩一千里，抵得上半个楚国。”

话音落点，殿中君臣不禁为之一动，张仪冷冷追了一句：“愿闻如何取法？”

“巴蜀之难，在于路无通途。”司马错先一句挑明了症结，又侃侃道，“奇袭房陵之时，司马错已经探察清楚，进军巴蜀有三条路径：其一，轻舟溯江而上，专运兵器辎重；其二，五千轻兵出陈仓大散岭，从山道入蜀地；其三，五千轻兵出褒斜古道，沿潜水河道入巴地。以我军之坚韧，进入巴蜀不是难事。”

“嘿嘿嘿。”樗里疾笑道，“上将军啊，若有一军埋伏，可就颗粒无收喽。”

司马错淡淡一笑：“敢问右丞相，半月之前，可有巴蜀使者入咸阳？”

“嘿！黑肥子如何忘了这茬儿？”樗里疾一拍大腿，“巴国蜀国打了起来，都来请我出兵，君上还没给回话。”

“是有此事。”秦惠王点点头，“虑及路途艰辛，没打算救援，所以也没有周知诸位。”

“纵有此事，巴蜀依旧不可取。”张仪断然道，“巴蜀虽大，却多是险山恶水，且多有瘴疠之患。得此一千里，非但不增秦国实力，且要下大力气驻军治民。张仪以为：无三十年之功，巴蜀终是累赘。敢问上将军，若巴蜀之地能大增国力，何以楚国不拓岭南三千里，却要拼死争夺淮水以北尺寸之地？”

“丞相此言差矣。”司马错竟一句先否定了张仪，惊讶得燎炉旁的嬴虔都瞪大了老眼，司马错却依旧板着脸道，“其一，巴蜀外险峻而内平缓，既无大国胁迫之忧，又无匈奴骚扰之患，治理之难，更比陇西戎族来得容易，堪为秦国真正的大后方。其二，岭南与巴蜀不同：岭南燠热，丛林参天，部族散居山洞水边，纯以渔猎为生，而无农耕习俗；巴蜀两邦则与中原大同小异，更有仰慕中原文明之心，若有精干大员十余人，三年之内必有小成，十年之内便是大成。”

“三年？十年？”张仪冷冷一笑，“耗时劳师，不足以成名。空得其地，不足以为利。何能与灭韩相比？”

“非也。”司马错丝毫不为张仪气势所动，执拗反驳，“当下灭韩，实为冒天下之大不韪，一获恶名，二树强敌，导致天下汹汹，岂非与连横长策背道而驰？”

张仪陡然一怔，立即反唇相讥：“攻占杀伐但凭实力较量，何论善恶之名？上将军何时变成了儒将？”战国之世，“儒将”是一种讥讽。此言一出，殿中君臣不禁为之一怔。

“攻城拓地，无须沽名，却也无须自招天下口诛笔伐。”司马错对那个“儒将”似乎浑然无觉，依旧顺着自己的想法说了下去，“巴蜀求援，秦以禁暴止乱为名而取之，顺理成章。拔两国而天下不以为暴，得实利而天下不以为贪，一举而名实相符，何乐而不为也？韩固当灭，然秦国今日无力。巴蜀固远，秦却伸手可及。愿丞相三思。”

“谚云：争名于朝，争利于市。中原之地，正是今日天下之朝市！谋利而不上市，谋政而不入朝，岂非南辕北辙？”张仪对中原的地位说得再清楚不过了。

“臣言尽于此，唯愿君上定夺。”司马错终于退让了。

“臣与上将军，同心不同谋，君上明察独断。”张仪也笑了。

“同心不同谋，丞相说得好。”秦惠王此刻担心的正是将相失和，尤其对于号称天下第一利口的张仪，秦惠王更担心他拉不下脸。此刻张仪一句话便撂开了他这块心病，自然大是激赏，“将相同心，国之大福也！丞相这句话胸襟似海，国之良相！”

樗里疾笑道：“嘿嘿嘿，以守为攻罢了，君上不要上当喽。”

张仪哈哈大笑：“知我者，黑肥子也！”

殿中哄然大笑，连不会笑的司马错也大笑了起来，方才的紧张气氛一时烟消云散了。正在秦惠王要说散朝时，一个书吏匆匆进来交给了甘茂一卷竹简。甘茂打开瞄得一眼，连忙双手捧给了秦惠王：“赵之国书，请君上过目。”秦惠王笑道：“你念，一道听听。”

甘茂展开竹简高声念道：“赵雍拜上秦王：雍虽继位，然赵国积贫积弱，雍愧对社稷，愧对朝野。今欲变法富民，奈何无从着手。秦国变法深彻，实为天下之师。雍欲师从秦国变法，祈望秦王派一大臣，为我变法国师。秦赵同源，恳望秦王允准。赵雍二年秋。”

殿中一时愕然。历来变法大计，在各国都是最高机密，等闲大臣也不可能参与筹划，更别说公然求助于他国了。而今这个新赵君匪夷所思，非但明告变法意图，而且请求秦国派一个“变法国师”，当真是不可思议。

“嘿嘿，赵雍这小子有花花肠子。”樗里疾拍拍肚皮，“我看要当心，看看再说。”秦惠王一直在缓慢地转悠，笑道：“邦交纵横，丞相全权处置，我等不用费尽心思揣摩了。”说罢一甩大袖，“散朝。”径自走了。“上将军留步。”张仪走到司马错身边低声说了一阵，司马错频频点头。

四　新朋旧情尽路营

回到府中，张仪立即吩咐绯云备酒，自己亲自去偏院请来了孟尝君。

酒坛一打开，孟尝君长长地吸了一口气：“好！真正的百年赵酒，张兄信人也！”张仪笑道：“孟尝君是谁？张仪敢骗么？”孟尝君哈哈大笑：“未必未必，今日此酒，敢说不是买我了？”张仪也是一阵大笑：“孟尝君胆大如斗，心细如发，果然名不虚传。”说着举起面前大爵：“来，先干一爵再说。”

一爵下肚，张仪品咂着笑道：“敢问田兄，齐国可想变法？”

“想。”孟尝君目光闪烁着却不多说。

“想在秦国请一个变法国师么？”

孟尝君哈哈大笑：“妙论！张兄想做天下师了？好志气！”

张仪诡秘地笑了：“你别说嘴，先看看这件物事。”说着从案下拿出一卷竹简递了过去。孟尝君打开一看，瞪着眼睛说不出话来，愣怔得一阵，慨然拍案道：“天下之大，当真无奇不有！田文可是开眼界了。”张仪摇头悠然一笑：“奇亦不奇，不奇亦奇。你先说说，赵雍究竟意图何在？”

孟尝君思忖良久，只是微微一笑。

“不愿说？还是不敢说？”张仪目光炯炯地看着孟尝君。

“猪往前拱，鸡往后刨，各有活法罢了。”孟尝君叹息了一声。

张仪哈哈大笑：“妙辞！你我同去邯郸，看看这头猪如何拱法？”

孟尝君眼睛一亮：“好！去看看这头笨猪。”

一通酒喝了一个多时辰，孟尝君仿佛换了个人，没有了爽朗的笑声，只是自顾饮酒，对张仪也是有一搭没一搭地应酬着。

三日之后，一行车马东出咸阳辚辚上路了。张仪此行轻车简从，只有一个百人队做护卫骑士，比孟尝君的门客骑士还要少。可孟尝君却留意到了，张仪的随员中多了几位，虽然是寻常甲胄，却隐隐然是百战之身的神秘人物。虽说与张仪甚是相投，可孟尝君毕竟身为重臣久居高位，深知邦交大臣间“可交人不可交事”的来往准则，更何况面对秦国这样的对手国家的丞相？于是，一路上只是海阔天空痛饮酒，绝不主动涉及公事，更不与张仪的随员私下说话。反倒是张仪无所顾忌，每日宿营痛饮，都要说一阵赵国，说一阵秦国，间或也说一阵自己的使命与身边的随员人等。将到邯郸，孟尝君对张仪此行的诸般事务，竟有了八九不离十的了解。

这日天将暮色，车马在漳水北岸扎营。漳水距邯郸不过二百多里路程，明日起早上路，大半日便可抵达。这种分际，在车马商旅叫做“尽路营”——来日路尽，大抵总要酒肉一番。特使人马若无急务，大体上也与商旅路人的传统一样。张仪与孟尝君都是经年远足的名家，自然更要借着这个由头痛饮一番了。大帐中风灯点亮，两人便人手一方干牛肉，谈笑风生地痛饮起来。

“田兄啊，赵国军力比齐国如何？”饮得几碗，张仪又扯上了国事。孟尝君笑道：“不好说，赵齐似乎还没打过仗。”“噢？”张仪又是诡秘地笑了笑，“燕韩也没打过仗，也不好说么？”

“那好说。韩国弱小，自然不如燕国。”

“赵国大么？比韩国多了五个县而已。”

孟尝君不禁笑道："张兄啊张兄，你无非是想教田文说：赵国战力与齐国不相上下，是么？"

"不是要你说，是你不敢自认这个事实，可是？"

孟尝君苦笑着点点头："就算是，你又有题目了？"

"敢问孟尝君，"张仪煞有介事地笑着，"你若是赵雍，最想做甚事？"

"田文不是赵雍，也不是赵雍腹中虫子。"孟尝君也是煞有介事。

"再问孟尝君：赵雍要做的这件事，对齐国有没有好处？"

孟尝君终于忍不住哈哈大笑："张兄啊张兄，齐赵老盟，离间不得也！"

"错。那要看是不是离间。天要下雨，娘要嫁人，谁离间谁了？"

张仪微笑着摇头。

"我想想……"孟尝君举着的酒碗停在了半空。

"敌无恒敌，友无恒友。孟尝君，记住这句话，便是谋国大师。"张仪悠然笑着。

"敌无恒敌，友无恒友。世事无常了？"孟尝君举着酒碗兀自喃喃。

"非也。"张仪哈哈大笑，"邦国之道，唯利恒常。"

孟尝君冷冷打量着张仪，眼中射出异样的光芒，有些冰冷，又有些迷茫，似乎已经不认识面前这个令他倾心的名士了。张仪却没有丝

毫窘迫，坦然地迎接着孟尝君的目光，脸上甚至还挂着几分微笑。良久无言，孟尝君默默地走了。

“呱嗒”一声，后帐绵帘打开，嬴华走了过来：“是否太狠了？不怕适得其反？”

张仪笑着摇摇头：“孟尝君之弱点，在于义气过甚，几瓢冷水有好处。”

“齐赵老盟，不要又逼出一个屈原来。”嬴华显然还是担心。

“孟尝君不会成为屈原，平原君也不会成为屈原。”张仪在帐中转悠着，那支精致闪亮的铁杖笃笃地点着，“屈原之激烈，在于楚国至上。任何伤害楚国利益与尊严的人与事，屈原都会不顾一切地复仇，哪怕此人曾经是他的至交知音，也会在所不惜。孟尝君却是义气至上，在国家利益与友情义气相左时，他甚至很难有清楚的取舍。你说，他会成为屈原？”嬴华轻柔地笑了：“但愿无事，我只是怕再遇上郢都那样的险情。”

“怕甚来？至多再加一支铁杖。”

“不许胡说！”嬴华低声呵斥着，一手捂住了张仪的嘴巴娇嗔道，“那是胡乱加的么？没心肝！”男装丽人情之所至，灿烂娇柔分外动人。张仪第一次看见嬴华流露出女儿情态，鼻端又是温热馨香，心中骤然一热，几乎就要伸手揽住那丰满结实的女儿身子。但也就在心念电闪之间，张仪生生地咬牙忍住了，头一偏一阵哈哈大笑：“好好好，有你这一支便够了。”说着笃笃笃地点着那支铁杖，“要不是屈原，你能打造出这件宝贝来？”

“还有一支，也是宝贝。”嬴华的笑脸上闪烁着一丝诡秘。“只许一支，又如何还有一支？”

“不许笑！这个‘一支’，不是那个‘一支’。”

张仪凑到嬴华耳边悄悄说了一句什么，嬴华脸色顿时涨红，咯咯笑着猛然抱住了张仪。

“吔！两个大哥好热闹。”绯云一副顽皮的鬼脸，捧着铜盘走了进来。张仪红着脸拍拍嬴华的头笑道：“看看，小妹要哭了。”绯云放下托盘笑道：“吔，你才哭呢。”说着走过去将嬴华拉了过来：“大哥哥，不，大姐姐坐好，听我说，你与大哥该成婚了，甚时能办了？”嬴华本来低着头大红着脸，听绯云一本正经的管事操办口气，“扑哧”笑道：“哟，小妹比我还着急，你甚时办呀？”

“吔？关我甚事？”似乎不胜惊诧，绯云长长地惊呼了一声。“吔？关我甚事？”嬴华惟妙惟肖地学着绯云口吻，人却笑得靠在了长案上。张仪想不到如此一个偶然场合，竟将多年困扰心头的事明朗了，便想索性说个明白。心思一定，虽然也是红着脸，却是从容笑道：“心里话：你们俩都与我甘苦共尝，都救过我的命，都为我受过苦难，再说，也都是窈窕淑女杨柳丽人，我一个也不能舍。张仪多年不成婚，便是等着有一天将话说开了，不想今日竟合了气数：你们两个都是我的妻子，姐妹一般，无分大小。”

“吔！胃口好呢。”绯云做了个鬼脸。

“哟！我姐妹嫁不出去了？”嬴华也咯咯笑着。

张仪笃笃顿着铁杖站了起来，一副大丈夫气派：“毋庸再议，俩姐妹今夜便是我妻！回到咸阳再补婚典。”说着径直走了过来。嬴华跌在地毡上惊讶地叫了起来：“哟！匈奴单于呀，抢人了？”绯云笑叫起来：“吔！谁教你惹他了？有姐姐受的折磨呢。”张仪丢掉铁杖，哈哈大笑着一边一个，将两人抱起来走进了后帐……

五　将计就计邯郸策

虽说是初冬尚未入九，邯郸已经是北风料峭了。当张仪与孟尝君一行进入这座坚固雄峻的城堡时，却发现一两年之中，邯郸发生了惊人的变化。

三晋之中，赵国以久远的尚武传统著名。春秋时期，赵氏一族的优秀子弟大多在军中做各种将领，赵氏也就长期掌握了晋国的军权。尽管期间多有坎坷沉浮，但军旅尚武传统已经成为赵氏永久的部族徽记。立国之后，赵氏部族的这种传统，化作了弥漫朝野的尚武习俗。虽然赵国还不是第一流强国，但却是谁也不敢轻易触动的一只卧虎。除了魏国在全盛时期的几次挑衅攻赵，中山国几次偷偷摸摸的袭击，中原大国都没有与赵国发生过十万兵力以上的大战。其所以如此，是谁都明白一个事实：赵国的精锐军力都在阴山、云中的千里草原大漠与匈奴抗衡，而从来没有将精锐的骑兵开进中原。

自赵烈侯起，历经武侯、成侯、肃侯四代，赵国的经国方略始终都是很明确的四个字：北战南和。南进中原争霸，赵国不如地广人众的魏齐楚三国；但北出河套拓地，赵国却有很强的优势。赵成侯曾经发誓要像秦穆公一统西戎那样，结结实实拿下全部阴山草原与敕勒川谷地，回过头再南进中原。可几十年打下来，竟是人算不如天算——偏偏这时正是草原诸胡的强盛时期，匈奴的大小单于们本来就嗷嗷叫着要南下中原，便与赵国硬碰硬地大打起来。十几场大战下来，双方都对对手的战力大为惊诧，眼睁睁地谁也战胜不了谁，鲜血凝下的仇恨却是越积越深了。犹如两只猛虎对峙，谁也不敢后退，双方都被牢牢地粘在了广袤的草原大漠上。

赵国狼狈了——北不能退，南不能战，窝火了几十年。

这种紧绷绷数十年的“常战”生涯，邯郸街市便有了人人皱眉的独特色彩——充斥官市民市的交易物，大多是牛马兵器与各种皮革，它们杂乱无序地堆砌在街市帐篷中，与盐铁布帛店铺交相混杂，仿佛是草原上的月终大集市；弥漫邯郸街区的浓烈气息，是香辣的酒气与马

粪牛屎的臭气；行人一不小心，便会被到处都可能遇到的牛屎马粪猛跌一跤，招来满街大笑。再光鲜的服饰，上市一趟都会变得脏污不堪。于是，但凡邯郸国人都有一身专门上市做买卖的粗布衣服，叫做“市衣”。至于王公贵胄，那是绝不会踏进商市街区的。

不知哪一年，稷下学宫的一个士子游了邯郸，编了一首美其名曰《赵风》的童谣：

邯郸邯郸　脏臭百年

满市牛马　辣臭熏天

女儿疾走　避粪遮颜

若得杨柳　学步邯郸

时日一长，这首童谣传遍列国，成了商旅游人嘲笑赵国的必修歌谣——不会唱“赵风”，等于没有来过邯郸。

可今日入邯郸，这一切竟然都神奇地消失了。街市货品虽然不多，却整齐有序地分类排列在店铺中，杂乱拥挤的街边帐篷全都没有了。更令人惊奇的是，满街悠然游走的牛马也没有了，散发着浓烈血腥味儿的生皮革，也看不到了。脚下的青石板干干净净，昔日随处可见的热烘烘的牛屎马粪踪迹皆无，满街之中风吹酒香，分外醉人。

绯云走过去问一个店主，老人昂昂高声道：“咋？小哥还当我脏臭邯郸么？牛马皮革市，早搬到城墙下去了。”张仪与孟尝君同声大笑，齐齐喊了一个“好”字。

正在此时，一队人马沓沓而来，为首一人大红斗篷，老远滚鞍下马高声笑道：“丞相大人、孟尝君，别来无恙了？”孟尝君连忙下车迎上来笑道：“平原君别来无恙？来，正主是丞相，我是陪客而已，快来

见过。”张仪虽然与平原君赵胜仅有过草草一面之交，却也素知“四大公子”秉性，也已经下车迎了过来：“平原君，张仪又来叨扰。”

“丞相老是给我脸面。”平原君连忙谦恭地一躬到底，朗声笑道，“原是赵国请丞相做国师来的，赵胜粗疏，出了城竟没接着人，当真罪过也。”

“那就将功补过，说！哪里有百年赵酒？”孟尝君立即笑着顶上了一句。

“自然有了，丞相请。”赵胜说罢，恭敬地将张仪虚扶上车，然后利落地跳坐上车辕笑道，“孟尝君随我来。”一抖双马丝缰，轺车在石板长街辚辚而去。

片刻之间，轺车马队停下，平原君府邸赫然面前。平原君将轺车停稳，虚手扶下张仪，立即吩咐已经肃立待命的管事家老，将所有随员连同孟尝君的门客骑士，一并安置在偏院摆酒款待。孟尝君笑道：“平原君，还是教他们住驿馆好。”平原君笑道：“丞相随员与孟尝君门客，都是要办事的，赵胜岂敢唐突？请。”孟尝君目光向张仪一闪，张仪微微一笑，径自随平原君走了进去。

正厅中宴席已经摆好，平原君指点着酒菜笑道：“两位看看，一色的胡羊，纯正的赵酒，如何？”张仪与孟尝君同声大笑，连连道好，迫不及待地凑近长案，打量着耸起了鼻头。平原君将张仪请入宾客主位，将孟尝君请入陪客尊位，亲自跪坐案前开启酒坛泥封，执起长柄木勺，为两人斟满了第一爵赵酒。而后平原君在末座长案前举起了酒爵：“丞相、孟尝君皆为贵客，赵胜代我王为两位接风洗尘，来，先干一爵！”

按照礼节，主人代国君接风，客人须得先谢王恩而后饮酒。孟尝君素来豪爽，视平原君如异姓兄弟一般，此刻却觉得年轻的平原君有

些做作，不禁先自有些别扭，竟看着张仪没有举爵。张仪却呵呵笑着举爵高声道：“孟尝君啊，你我该多谢赵王，多谢平原君了，来，干！”孟尝君只说了一句：“好，干了！”一饮而尽，抓起盘中热腾腾的胡羊腿大啃起来。

张仪笑道：“平原君，邯郸大变，教人刮目相看也。”

平原君大笑：“脏臭邯郸，能迎国师？些许收拾，值得刮目相看？”

“要说请国师，这礼数就差池了。”孟尝君揶揄地顶上了一句。

平原君笑道：“田兄老是打我，赵胜饮了此爵，先给丞相赔罪了。”说罢将大爵咕咚咚饮干，又在座中一躬，“实不相瞒：阴山告急，赵王巡边督战去了，委托赵胜迎候国师，尚请丞相恕罪。”

张仪哈哈大笑：“平原君啊，还真当张仪做国师了？来，先喝酒！”饮干一爵又品咂一番道，“啧啧啧，果然凛冽非凡，比我那百年赵酒还有劲力，奇了！”

“这是王室作坊特酿特藏。”平原君拍案笑道，“临走时，赵胜送每人十坛！”

孟尝君高兴得用羊腿骨将铜盘咂得“当”的一声大响：“好！这才叫慷慨平原君也。”平原君不禁大笑起来：“哎呀，照你老哥哥说法，赵胜不送酒便不慷慨了？”孟尝君摇头晃脑地拉着声调：“然也然也，不交酒肉，谈何朋友？”平原君眨眨眼睛揶揄笑道：“如此你我是酒肉朋友了？”孟尝君似笑非笑道：“也许当是，酒肉，再加朋友。”张仪哈哈大笑，平原君也跟着笑了起来。

一通酒直喝到刁斗打了三更，张仪与孟尝君回到各自的小庭院去了。

平原君也是有名的养士公子，门客虽然没有孟尝君那般声势，至少也有八九百人了。为此，平原君的府邸中建造了十几座独立的小庭院，专门给名士能才居住。今日接待张仪孟尝君两位大人物，不意派上了用场。张仪被安置在“松谷”小庭院，一池清水，几株苍松，六间古朴的茅屋，很是雅致幽静。孟尝君被安置在“竹苑”，庭院中竹林萧萧，石山错落，一座红色木楼耸立，又是另一番情境。松谷与竹苑一东一西，中间隔着两排办事吏员的公事房，是平原君府中各擅胜场的两座最好庭院。

孟尝君沐浴后并未晕酒，吩咐在寝室廊下煮茶，与自己一个门客品茶闲谈。这个门客本是赵国人，兴致勃勃地对孟尝君说起了赵国的诸般风习。孟尝君听得心中一动：“你说，赵国民风最抢眼处何在？”门客毫不犹豫：“尚武之风。”孟尝君又追一句：“赵人尚武，比齐人如何？”门客思忖片刻道：“齐人尚武，多在防身，民间多练个人技击之术，以剑器格斗为最多。赵人尚武，是聚村结族，群练群战，以骑术箭术马上劈刀为最。”孟尝君沉吟道：“这就是说，赵人尚武为群战，齐人尚武为私斗？”门客笑道：“正是如此。”孟尝君一时无话，只是默默啜饮。

正在此时，木楼梯传来笃笃的脚步声。孟尝君抬头之间，一身常服的平原君已经笑吟吟站在面前。孟尝君恍然笑道：“啊，赵酒虽烈，却不上头，还有一个清醒者。来，品品我的蒙山茶了。”平原君笑道：“但有好酒，孟尝君皆是通宵达旦。今日三更散宴，如何能尽兴？”说着一个熟练的响指，一个黑影倏地从楼下飞了上来，两坛赵酒赫然摆在了孟尝君面前，黑影消失得无影无踪。

平原君笑道：“更深人静，不想多有响动，田兄见谅。廊下风大，进去痛饮。”

孟尝君向门客一瞄，那门客不失时机地告退了。进得寝室外厅，孟尝君微微一笑：“平原君，你方才已经醉得软倒了，醒得如此快

当？”平原君狡黠地笑笑：“田兄心知肚明，那是骗张仪而已。”孟尝君不禁失笑：“班门弄斧也，张仪不是苏秦，那么好骗？”平原君道：“雕虫小技，骗不过也无妨，左右找个由头早散了，我与兄有话。”孟尝君淡淡笑道：“有话便说，此刻我不想饮酒。”

“好！”平原君正色道，“赵胜最敬佩者两人，第一信陵君，第二孟尝君。对你们两位，赵胜从来不敢虚言。”

“唔？弯子绕得不小。”孟尝君似乎很疲惫，慵懒地坐在地毡上靠着大案。

“田兄你说，赵国最大的危险何在？”

“匈奴、东胡。”

“错。秦国！”

“秦国？”孟尝君惊讶又揶揄道，“刚刚拜了老师，翻脸不认人了？”

平原君没有理会孟尝君的揶揄嘲讽，直直盯着孟尝君，肃然道：“秦国雄心勃勃，实力强大，以统一天下为己任。从长远看，秦国是山东六国的致命威胁，尤其是赵国的致命威胁。认不准最大之敌，便找不到救亡图存之法。”

“哎呀，我还以为有何高论，这不就是苏秦合纵说么？”

“孟尝君，苏秦合纵说是如此。可你仔细想想：哪个国家真正接受了苏秦的秦国威胁论？合纵所以屡屡失败，正因了六国并没有真正将秦国看成长远的致命的威胁。而今，赵国真正清醒了。你能说，这仅仅只是苏秦合纵说？”

孟尝君目光骤然一亮：“平原君，长进不小啊。”

“赵胜不敢贪功，这完全是赵主的想法。”

“你是说，赵主将秦国看成了真正的大敌？”

“正是如此。”

“哪？赵主可有大谋长策？”

“十二个字：外示弱，内奋发，整军备，改田制！”

“第二次变法？”孟尝君霍然站了起来。

平原君点点头，自信地笑道：“赵主要我转告孟尝君：齐国不是赵国之敌，赵国强兵对齐国没有任何威胁，赵齐两国只能是友邦。”

孟尝君沉默了。赵雍做太子时，他已经隐隐感到了此人绝非庸常之辈。可即位两年，赵雍却也没见惊人之举，孟尝君心中最初的赵雍也就渐渐淡出了。初入邯郸所看到的变化，虽然又使他蓦然想起了英气勃勃的赵雍，可一想到这也可能是为了讨好张仪做做样子，也没有在意。相反，倒是平原君那种似乎竭力要隐藏什么的闪闪烁烁，使他心中很不是滋味儿，觉得赵国变得难以琢磨了，与齐国这个老友邦似乎疏远了。而今细细回想起来，一切竟都是那么明朗那么简单——赵国对秦国虚与委蛇，对齐国却是诚心结好。

“笨！真笨！”虽说豁然开朗，孟尝君还是狠狠地骂了自己两句。身为齐国王室重臣，也算是久经历练名满天下，却连平原君这个年轻人也不如，竟差点儿被张仪拉了过去，与赵国生出嫌隙来。可细细一想，秦国还是不能得罪，张仪也还是不能得罪，得想一个不着痕迹的转圜办法……五更鸡鸣时，孟尝君已经有了主意，头一落枕呼呼睡去了。

日上三竿，孟尝君匆匆来到了松谷。张仪正在吃饭，一见孟尝君进来笑了：“来，先坐下吃饱再说，尝尝秦羊炖比赵胡羊如何？”孟尝君看见另一案上已经摆好了热气腾腾的铜鼎与一盘面饼，不禁讶然笑道：“你知我要来？”张仪笑道：“知不知有何干系？吃不吃可是肚肠兴亡也。”孟尝君原是没有用饭，毫不推辞地入座掀鼎，稀里呼噜将一鼎浓热的炖羊汤喝了下去，冒着一头热汗赞叹：“好鲜美的秦羊炖，酒后最是来得。”

张仪丢下了细长的铜勺，擦拭着额头汗珠道：“孟尝君，我倒想临淄的鱼羊汤了。”

“好啊，到临淄我教你整日鱼羊汤。”

“明日便去如何？”

“如何如何？”孟尝君心中一沉，面上却哈哈大笑，“张兄，你是来做国师，教人家变法也，一件事不做，能溜之大吉？”

“国师？鸟！”张仪笑骂了一句，“人给一支麦秆，你指望张仪当铁拐使了？”

“此话怎讲？”孟尝君一副困惑神色，“赵国礼数不够么？”

“一夜之间，孟尝君便改了脾性，邯郸牛屎酒厉害也。”张仪呵呵笑道，“不过，张仪还是老脾气，直话直说：赵国要变法是真，至于请教秦国，虚应故事罢了。赵雍厉害也，一副恭敬模样，公然将变法倡明了请教你。你纵然醋心，也总不能在学生变法时攻打学生，引得天下汹汹是么？软软地，给老师套了个笼头，请老师不要张嘴。孟尝君啊，比起楚国，比起屈原，赵雍何其高明也！”

“于是，你索性不做？”孟尝君觉得一股凉气直渗脊梁。

“不。我要做，但不能真做。”张仪诡秘地笑了，“得给平原君留个面子，也得给我留个偷闲的机会，死守在邯郸，人家心里不自在。田兄明白？”

孟尝君当真茫然了：“张兄啊，你说心里话：赵国变法，秦国当真乐观其成？”

这便是张仪，机变百出却又坦坦荡荡，摇摇头笑道：“不，秦国当然不愿意看到一个强大的赵国矗立在身边。然则，自商鞅变法以来，秦国君臣朝野锤炼出了一种异乎寻常的信心：与天下战国做实力较量，看谁更强大，看谁强大得更长远！”张仪拍着长案站了起来，笃笃地顿着铁杖，“这叫甚来？所谋甚大，其心必坚。说心里话，苏秦张仪有纵横之能，却没有这等坚实雄心。对赵国变法不干预，是秦王决策，并非张仪之见。”

“秦王？”孟尝君又迷惑了。

“道理很简单：强力干预，密谋搅扰，只能火上浇油，使赵国朝野更加同仇敌忾，同心变法。最好的办法，是更扎实地壮大自己，准备接受一个新对手的全面较量！要说是计，算做个将计就计吧。”

孟尝君目光炯炯：“如此说来，其他国家变法，秦国也会将计就计？”

“正是！”张仪大笑，“楚国要变法，燕国也要变法，秦国搅扰过么？没有。秦国所做的，只是不能教六国合纵攻秦而已。孟尝君莫得担心，齐国尽可以变法，秦国绝不会做适得其反的蠢事，只能将计就计。”

孟尝君沉默了，虽然一时说不明白，但内心那种深深的震撼却是实实在在的。他来松谷，本来是向张仪辞行的。他要尽速回到临淄，

将赵国的意图禀报齐王，敦促齐国振作起来。在他看来，这种想法是不能对张仪明说的，只能找个理由走了便是。可张仪方才的一番话，实实在在地交了底，将秦国的“大谋”和盘托出，顿时使他觉得自己的盘算渺小猥琐得不屑一提。虽则如此，孟尝君毕竟智慧能事，站起身来向张仪一躬：“张兄一席话，田文感触良多，容日后细说。目下张兄若得方便，与我同去齐国如何？”

“好啊！”张仪一顿铁杖，“我要追上苏秦问个究竟，他事先知不知道屈原杀我？”

孟尝君哈哈大笑：“都做丞相了，还孩童般记仇？”

“一件事毁了你心中神圣，你能不记？”张仪没有一丝笑容。

“好好好，那就算账。”孟尝君哄孩童般笑道，“苏秦张仪起来，定然热闹。”

张仪冷冷一笑：“有你看的热闹。”

六　相逢无由泯恩仇

临淄的冬日别有一番滋味，那便是冰凉。浩浩海风活似带水的鞭子，抽在人身上凉冰冰湿漉漉的，任你穿得多厚实，也休想享受那一份干爽与温暖。中原人窝冬，是怕那吹得人皮开肉裂的干冷风，怕那漫天大雪封塞路径。临淄人窝冬，却是怕这渗入肌肤的冰凉海风，但到冬日闭门不出，守在或大或小的燎炉旁，做些户内活计，消磨这漫长的冰凉。

但是，这种冰凉水冷对于王宫却无可奈何。一入宫门，每隔数十步一只硕大的木炭火燎炉，正殿与常用的几座偏殿更是炉火明亮，日夜不灭。冰凉水湿的海风在王宫中顿时化成了暖融融的湿润，不干不冷，惬意极了。

“禀报我王：苏秦求见。”

“教他进来。”正在燎炉旁看书的齐宣王头也没抬。一辆轺车孤零零地停在萧瑟清冷的车马场，苏秦正笼着大袖在车下跺脚。往昔时日，到任何一国王宫，苏秦从来都是长驱直入的。可这次入齐，却莫名其妙地变成了入宫必等，有时候连齐国那些寻常臣子都进去了，他还在等。虽然如此，苏秦没有丝毫的负气，每次都平静地等候着。多少年来，他对这种立竿见影的宠辱沉浮经得见得太多了，也麻木了。合纵解体，各国与秦国纷纷媾和结好，他在燕国又被子之架空，既无大势可托，又无实权在握，来齐国能有昔日的显赫么？齐宣王给了他一个客卿虚职，既不任事，也不问谋，冷冷地撂着不闻不问。苏秦也不着急，更是耐得寂寞，竟觉得这是自己又一次苦寒修习的好时机，整日除了读书，便漫步到稷下学宫与年轻的学子们谈天说地。几个月清谈下来，非但结识了几个后学好友，且从他们身上长了许多见识。

“宣客卿苏秦入宫——”内侍冰凉尖锐的声音从高高的王阶上飘了下来。

一甩绵袍大袖，苏秦大步走上了九级玉阶，不用内侍引领，他轻车熟路地来到了齐宣王冬日厮守不离的东暖殿。正要行礼，齐宣王已经站起来扶住了他：“苏卿啊，多日不见，多了几分仙气，清雅多了。”

“苏秦是瘦了些许，然心中清明如故。”苏秦不善诙谐，对这种应酬辞令的别样说法，他从来都是一言截过，直接逼近话题。“上茶。苏卿请入座。”齐宣王也许是坐得久了，悠然踱着步子拿起案头那卷竹简，“苏卿啊，近来这卷书传抄天下，可曾看过？”苏秦一瞄题头大字笑了：“齐王也读《庄子》？看得下去么？”

“一片囫囵。”齐宣王摇摇头，“这庄子也怪，说了那么多不着边际又莫名其妙的故事，北海大鱼啊，蓬间雀啊，盗跖啊，田子方啊，梦

蝴蝶啊，到底想说何事？一团面糊，竟还有那么多人争相传看，稷下学宫整日争得不亦乐乎，却又都说不明白。苏卿你说，这《庄子》有何用处？”

“《庄子》不为王者写。齐王本无须看，自然也看不明白。”

“不为王者写书？难怪，他连个漆园吏都做不了。”齐宣王惊讶之余，又鄙夷地笑了，“为布衣写书，布衣能给他官爵荣耀么？”

“天下之大，未必人人都以官爵为荣耀。”

“岂有此理？孔夫子说：学而优则仕嘛。对了！这庄子定然是，学问差劲。”齐宣王突然觉得自己刨到了这个写面糊书的根子上，矜持自信极了。

苏秦罕见地大笑了起来：“孔子是孔子，庄子是庄子……齐王啊，还是不要想《庄子》了。想明白了，齐王也不是齐王了，是庄子了。”

“好，不说这个没学问的庄子。”齐宣王笑了笑，“苏卿有事么？”

“臣有两事，皆是齐国当务之急。”苏秦直截了当，“其一，赵国已经开始筹划第二次变法，齐国当立即着手，万不能因远离秦国而松懈。”

齐宣王沉吟点头：“容我想想，也等孟尝君回来商议一番再说。第二件？”

“苏秦荐举两个大才，做齐国变法栋梁。”

“噢？还是大才？”齐宣王淡淡地笑了笑，“说来本王听听。”

“一人名叫鲁仲连，一人名叫庄辛，都是稷下学宫的后学名士。”

“稷下学宫……”齐宣王淡淡的笑意没有了，皱着眉头问，“苏卿啊，你可知道先王为稷下学宫立下的规矩？”

“知道：但许治学，不许为官。”

“既然如此，本王如何能破先王成法？”

“齐王差矣。”苏秦面色肃然，“图王争霸无成法。威王兴办稷下学宫，本是聚集天下人才之大手笔。惜乎思路偏斜，将天下名士看做国王门客，养而不用，实乃荒诞不经也。齐王光大稷下学宫，天下名士纷纷流入齐国，若再不选择贤能而用之，必然要纷纷流失。那时，齐国将成为人才的荒漠，齐国也就很快要衰落了。”

“好说辞！”齐宣王惊讶地瞪大了眼睛，一拍长案，脸上倏忽换成了嘲讽的微笑，“苏卿，莫非你是在提醒本王，你是当世大才，本王小用了？”

苏秦一阵愣怔，脸上的光彩与眼中的火焰立即黯淡了。沉默片刻，他站起身来一拱手道：“苏秦告辞。”径自大步走了。

“哎，苏卿……”齐宣王大是尴尬，想唤回苏秦却终是难以出口，涨红着脸在殿中急躁地绕着圈子。苏秦毕竟是名重天下的六国丞相，不用也就罢了，如何能轻易得罪？齐国两代君主花大力气开办稷下学宫，还不是为收士子之心？苏秦这般人物，有干才，有学问，又出自名门，比孟夫子那种空谈学问的老名士更有感召力，他负气而走，若像孟夫子贬损新魏王魏嗣一样逢人便说，传扬开去，齐王敬贤的声望岂非一落千丈？稷下学宫的士子们要是真的走上大半，齐国颜面何存？想到这里齐宣王再不犹豫，一挥手高声吩咐：“备暖车仪仗！快！”

一出宫，苏秦跳上轺车辚辚出城了。

这次进宫，苏秦是有备而来的。昨日接到了苏代的快马急书，说子之再次敦请他回燕共图大业。从那些闪烁其词的话语里，苏秦嗅到了子之的野心与燕国的危险。本来，他就准备晋见齐宣王之后回燕国，设法阻止这场乱国之祸，事先已经教荆燕带着卫士们出城等候了。他进宫晋见，只是想在临走前给齐宣王一个郑重提醒，更想将鲁仲连与庄辛两位年轻的英杰之士推荐给齐宣王。毕竟，齐国有抗衡秦国的基础与实力，齐宣王也还算精明君主，若振作起来，将有望取代楚国做六国头羊。可他万万没有想到，齐宣王竟如此龌龊地度量于他，如此轻蔑地嘲讽于他。在那一刻，苏秦心头飞快地闪过了“士可杀，不可辱”这句名士格言，几乎就要义正词严地痛驳齐宣王，但他终于还是忍住了。他耳边响起了老师那苍老的声音：“非其人，勿与语。此名士说君之道，慎之，慎之。”齐宣王既不是可说之君，也就不用枉费心智了。

一出临淄西门刚刚与荆燕会合，迎面烟尘大起，一队车马旌旗隆隆卷来。苏秦眼拙，吩咐一句：“让道。”便走马道边了。荆燕却惊讶地喊了起来：“大哥，黑旗上一个‘张’！红旗上一个‘田’！会是谁？”苏秦一惊，手搭凉棚眯缝着眼睛，仔细打量渐行渐近的轺车仪仗，终于喃喃惊喜道：“张仪，孟尝君，没错！”略一思忖，断然吩咐，“荆燕，上小道！我不想见他们。”荆燕一阵愣怔，低喝一声：“上小道！”苏秦马队便风一般卷上了一条田间岔道。正行之间，身后车声隆隆，一声高喊随风传来：“武安君——田文来了——”

苏秦苦笑道：“跑不过他，等着。”马队刚刚收缰，一辆驷马快车旋风般卷到面前，车上一人斗篷展开，随着一阵笑声大鸟般飞下车来：“武安君，田文何处开罪，竟要夺路而去？”

苏秦笑道：“眼拙不识君，避道而已，何须夺路了？”

“武安君无须多说，田文明白。”孟尝君慷慨道，“敢请武安君还是跟我回去，与张兄聚几日再说，一切有我。”苏秦尚未说话，便见临淄

西门飞出一队车马，直向田间小道而来。

“齐王暖车？”孟尝君惊讶地低呼了一声，满脸疑问地看了看苏秦。

苏秦也看清楚了来者正是齐宣王的暖车仪仗，心中一动，只是淡淡地笑了笑：“孟尝君，我还是要走的，我的根在燕国。”说话间，声威赫赫的驷马暖车已经隆隆赶到。车未停稳，齐宣王掀开厚重的绵帘跳了下来，对着马上苏秦一躬道：“武安君，田辟疆多有唐突，请君见谅。”

孟尝君大是惊讶，他从来也没有见过这位王叔如此地谦恭，今日何事如此了？不及细想，连忙躬身作礼：“臣田文参见我王。”齐宣王笑道：“孟尝君，你回来得好。天意啊天意，也是武安君不该离开齐国。”

此刻苏秦已经下马了，毕竟是齐宣王亲自追来又当面赔罪，苏秦不是迂腐书生，岂能执拗到底不知转圜？他走过来也是深深一躬：

“苏秦原多冒昧处，请齐王恕罪。”齐宣王连忙虚扶一把笑道：“孟尝君啊，请武安君先在你府上歇息一宿，明日共商国是。本王也即刻为武安君遴选一座府邸了。”孟尝君领命，苏秦也没有推辞，齐宣王便登车去了。

“上我车，回去再说。”孟尝君笑着拉起苏秦上了宽大坚固的驷马快车，又向荆燕一招手，隆隆驶出了田间岔道。上得官道，却不见了张仪车马，苏秦不禁大是困惑道：“孟尝君，张仪不知道你在追我？”孟尝君心知就里，打哈哈笑道：“我车快，张兄没看见，回去请他过来。”说罢马缰一抖，走马进了临淄城。

且说张仪目力极佳，早看出是苏秦绕道，也料定孟尝君必定追人，只是自己却不想与苏秦在这里仓促谋面，对嬴华吩咐一声：“去驿馆。”先行进了临淄。在驿馆刚刚住好，孟尝君的门客总管冯便来相请。张仪决定独自前去，嬴华绯云齐声反对。张仪笑道：“齐国不是楚国，惊弓之鸟一般。”嬴华板着脸道：“不行，哪国都不能掉以轻心。绯云，你做童仆随身跟着他。我来驾车，守在门外。”绯云做个鬼脸道：“这才对呢，还当你一个人吔。”张仪无可奈何地笑道：“黏住我了？好好好，走。”

到得孟尝君府，正是日暮时分，大厅中灯烛明亮，燎炉通红，暖融融春日一般。苏秦正在厅中与孟尝君闲话，突然听得院中一声长传：“丞相大人到——”不禁失笑道：“孟尝君也摆起架势了？”未及孟尝君说话，苏秦已经快步走出了大厅，却又怔怔地站在廊下说不出话来——幽暗的暮色中，张仪拄着一支细长闪亮的铁手杖，一步一瘸地走了过来，铁杖点地的笃笃声令人心颤。那异常熟悉的高大身影显得有些佝偻了，那永远刻在苏秦心头的飞扬神采变成了一脸凝重的皱纹，蓦然之间，苏秦清晰地看见了张仪两鬓的斑斑白发。

“张兄……”苏秦大步抢了过来，紧紧地抓住了张仪的双手。张仪没有说话，两手无法抑制地颤抖着。“张兄，走。”苏秦低声说着，轻轻来扶张仪。张仪甩开了胳膊冷冷道：“不敢当六国丞相大驾。”径自笃笃进了大厅。

骤然之间，苏秦面色灰白，一股冷冰冰的感觉直渗心头——难道人心如此叵测，连朝夕相处十多年亲如手足的张仪也变成了如此势利的小人？果真如此，这人世间还有值得信赖的情义么？一刹那，冰凉的泪水夺眶而出，苏秦几乎要昏倒过去。

“武安君，没有说不清的事，走。”孟尝君旷达的笑声便在耳边。一股冰凉的海风扑面抽来，苏秦打了个激灵，终于挺住了那几乎要崩溃的身心，牙关紧咬，大步走进了厅中。孟尝君对交游斡旋素有过人

之处，早已吩咐冯关闭府门谢绝访客，并将“童仆”绯云安排在大屏风后面的小案，厅中只有三张摆成“品”字形的长案。

孟尝君恭敬地将苏秦张仪请入两尊位，自己在末座打横就座，先行一拱道：“苏兄张兄皆望重天下，今日能一起与田文共酒，当是田文三生荣幸。当此幸事，田文先自饮三爵，以示庆贺！”说罢咕咚咚连饮了三大爵。

张仪目光一闪，孟尝君又举爵笑道：“苏兄张兄相逢不易，今日重逢，自当庆贺。田文再饮三爵，为两兄相逢庆贺！”说罢又咕咚咚连饮了三大爵。

见苏秦张仪都看着他没有说话，孟尝君又举起了青铜大爵：“苏兄离齐，罪在田文。张兄径住驿馆，罪在田文。田文再饮三爵，为两兄赔罪。”说罢，又咕咚咚连饮了三大爵，一时厅中酒香弥漫，分外浓烈。

孟尝君瞅瞅苏秦张仪，又举起了酒爵……

“啪！”张仪拍案道，“你究竟教不教我等喝酒了？来，苏兄，我俩干了！”

孟尝君哈哈大笑，连忙举爵凑了上去：“我陪两位大兄干了，这是接风！”三爵一碰，孟尝君径自一饮而尽。苏秦张仪却是谁也没看谁，默默地各自饮干了一爵。

“孟尝君，也不用你折腾自家。”张仪终于板着脸开口了，“你在当场便好，我有两句话要问苏兄，若得苏兄实言，张仪足矣。”

苏秦眼中闪出冰冷的光芒：“问也。”

张仪的目光迎了上来：“屈原暗杀张仪，苏兄可否知情？”

“自然知道。”

“你我云梦泽相聚之前便知道？”

“然也。”

“有意不对我说？”

“正是。”

张仪倒吸了一口凉气：“苏兄，可有不得已的理由？”

“没有。”苏秦平淡得出奇。

张仪勃然大怒，霍然站起厉声道：“苏秦！同窗十五载，张仪竟没看出你是个见利忘义之小人！自今日起，你我恩断义绝！”说罢笃笃点着铁杖推门而出。孟尝君大惊失色，冲上去拦在门口道：“张兄息怒，且容苏兄说得几句，再走不迟。”张仪冷冷一笑，推开孟尝君便走。绯云向孟尝君一使眼色，连忙过来扶住了张仪。

眼睁睁地看着张仪笃笃去了，孟尝君愣怔在庭院中不知所措。依着孟尝君的做人讲究，着意排解却反将事情弄僵，便是最大的失败。他沮丧地叹息了一声，沉重地走回大厅，却发现苏秦也不见了。孟尝君二话不说，冲到了为苏秦安排的庭院，不想院子里一片漆黑，正要转身，却见那棵虬枝纠结的大松树下一个孑然迎风的身影。孟尝君不禁长长地松了一口气，走过去轻声道：“武安君，为何不说话？这件事必定另有隐情。”

“知音疑已，夫复何言？”黑暗中传来的声音是那样冰冷。

孟尝君沉重地叹息了一声：“苏兄，自合纵伊始，田文便跟你在一起。我知道，许多时候为了维护局面，你都宁可自己暗中承担委屈。

联军换将，你为子兰这个酒囊饭袋忍受了多少怨言？回到燕国，你又为子之那个跋扈上将军委曲求全……苏兄恕田文直言：你心高气傲才华盖世，可你却在坎儿上拖沓，杀伐决断不如张仪，原本明明朗朗说出来的事情，为何偏是不说？”

“我待张仪，过于兄弟之亲。你说，他如何能疑苏秦？”苏秦猛然转身，暴怒高喝，“他！根本就不能如此问我！知道？！”

孟尝君一阵愣怔，亲切地笑了：“好了好了，这件事先搁下，三尺冰冻也有化解之日。武安君，我只求你一件事。”

“说。”苏秦自觉失态，语气缓和了许多。

“不要离开齐国，不要再陷进燕国烂泥塘。”

“在齐国闲住？”

“这个我来周旋，苏兄在齐国大有作为。”

苏秦默默笑了，显然，他觉得孟尝君在有意宽慰自己。孟尝君肃然道：“田文不敢戏弄苏兄。此行秦国赵国，田文大有警觉，深感齐国已经危如累卵。我当力谏齐王振作，在齐国变法。”“好！”苏秦猛然握住了孟尝君的手，“你放胆撑起来，苏秦全力辅佐你。”孟尝君哈哈大笑：“苏兄差矣！这种事，你比我强十倍，田文只有一件事，死死保你！”苏秦也笑了起来：“到时日再说，谁也不会坏事便了。”

两人又回到了大厅，继续那刚刚开始又突然中断了的酒局，边饮边说直到四更方散。苏秦被扶走了，孟尝君却毫无倦意，思忖片刻，叫来冯低声吩咐了一番。冯连夜带着一封密件南下了。

日上三竿，孟尝君驾着一辆轻便轺车辚辚来到驿馆，径自进了那座只有外邦丞相能住的庭院。淡淡雾气中，张仪正在草地上练剑。孟

尝君也是剑术名家，一看那沉滞的剑势与时断时续的剑路，便知张仪仍然郁闷在心。孟尝君耐心地等张仪走完了一路吴钩的打底动作，轻轻地拍掌笑道：“还行，没把吴钩做成了锄头。”张仪提着剑走了过来：“清早起来便做说客？”孟尝君哈哈大笑：“天下第一利口在此，谁敢当说客之名？我呀，来看看你气病了没有？”张仪淡淡笑道：“劳你费心，多谢了，张仪还不是软豆腐。”

“那是！”孟尝君慨然跟上，“张兄何许人也？铁胆铜心，能被两句口角坍台？”

张仪不禁噗地笑了：“长本事了？骂我无情无义？”陡然黑下脸冷冷道，“你说，我没教他解说么？他为何自承如此？”

孟尝君拱手笑道：“张兄切勿上气。田文愚见，姑妄听之：天下之谜总归有解。张兄若信得田文，田文便能澄清此事，给两兄一个说法。若苏秦果真背义卖友，田文第一个不答应！”

张仪一声叹息：“知我者谓我心忧，不知我者谓我何求？但看天意了。”

“丞相大人，我是来请你入宫的。齐王召见。”孟尝君笑吟吟说到了正事。

“是么？”张仪显然有些出乎意料。自齐威王开始，齐国对秦国使者就莫名其妙地别有一番矜持。秦国重臣特使入齐，总要求见三五次，甚或要疏通关节才能见着齐王。齐宣王也与乃父如出一辙，除了六国战败那一次，张仪两次入齐都是在两日之后才被召见的，此次并无重大使命，齐王倒是快捷了？虽说意外，张仪却也并不惊讶，悠然笑道，“孟尝君入厅稍候，我要带上一件物事。”

片刻之后，两车入宫，径直驶到那座东暖殿前。车马方停，齐宣王笑吟吟迎了出来：“丞相光临，田辟疆幸何如之？”张仪也是深深一躬：“齐王出迎，张仪幸何如之？”齐宣王过来扶住了张仪，又拉起张仪的一只手，笑吟吟地与张仪比肩入殿。暖烘烘的小殿中除了王座，只设了两张臣案，弥漫着一种密谈小酌的融融气氛。时当早膳方罢，座案上的白玉盏中是滚烫的蒙山煮红茶，当真是十分的惬意。对于一向在臣下面前讲究尊严的齐宣王来说，如此做法也实在是头一遭。

张仪丝毫没有受宠若惊的谦恭谢词，坦然入座，将那支亮闪闪的铁杖往手边一搭，便端起茶盏品啜起来。孟尝君看了看张仪，皱皱眉头在对面坐了下来。

“今日请丞相一晤，原是田辟疆要讨教一二。”齐宣王悠然开口了，“方今合纵已散，列国又回旧日大势，望丞相对齐国莫做敌手之想，为田辟疆排难解惑。”

“齐王但有所问，张仪自当坦诚作答。”

“听说楚燕赵韩都在密谋筹划，要再次变法，是否真有其事？”

张仪笑道：“此乃斥候职事，齐王当比张仪所知更多。”一句诙谐，撂开了这个证实传闻的难题。齐宣王被张仪说得笑了：“何敢以丞相为斥候？若果真变法，丞相以为哪一国可成？”张仪笑道：“此乃天意，齐王问卜太庙，大约龟甲蓍草总是知晓了。”齐宣王虽然笑脸依旧，眉头却已皱了起来。孟尝君不禁高声道：“我王就教国事，丞相何能戏谑如此？”张仪坦然笑道：“非张仪戏谑，实是齐王戏谑国事了。”齐宣王惊讶道：“丞相何出此言？变法之事不能问么？”脸上有些不悦。

张仪依然不卑不亢地笑着：“齐王可知太公姜尚此人？”齐宣王道：“太公乃齐国第一国君，谁个不知？”张仪笑道：“太公曾在太庙踩

碎龟甲，齐王可知？”齐宣王惊讶道：“有此等事？却是为何？”张仪侃侃道：“武王伐纣，依成例在太庙占卜吉凶。龟甲就火，龟纹正显之时，太公骤然冲入太庙，踩碎龟甲，大声疾呼：‘吊民伐罪，天下大道！当为则为，不当为则不为，何祈于一方朽物？！’正当此时，天空雷电交加，大雨倾盆，群臣惊恐。太史令请治太公亵渎神明之罪。武王却对天一拜，长呼：‘天下大道，当为则为，虽上天不能阻我也！’当即发兵东进，一举灭商。”

齐宣王尴尬地笑了笑：“丞相之意，本王无须过问他国变法？”

“张仪明白齐王心意：既不想落他国之后，又唯恐变法不成，反受其累。”一句话便说得齐宣王睁大了眼睛，张仪接着道，“变法者，国之兴亡大道，满腹狐疑四面观瞻，而能变法成功者，未尝闻也！国情当变则变，不当变则不变，与他国何涉？此等国策大计，齐王却只问传闻虚实，只问吉凶成败，张仪何能断之？以狐疑侥幸之心待邦国大计，岂非戏谑于国事？”

这一番话正气凛然掷地有声，孟尝君大是佩服，不禁站起来对齐宣王拱手慨然道：“丞相之言，治国至理，祈望我王明鉴！”

齐宣王本想请博闻广见的张仪好好地说说列国见闻，顺便透露一些这几个嚷嚷变法的国家的内幕实情，再替自己参酌一番，齐国应该如何应对？看着宫墙外冰凉呼啸的海风掠过，在木炭通红的燎炉旁听着轶闻趣事，齐宣王的确想惬意地享受一个有趣的冬日。就本心而言，无非想在这个秦国丞相面前忧国敬贤一番，以遮掩昨日对苏秦的不敬罢了。不想鬼使神差地从变法问起，竟被张仪当真教诲了一通，不禁大是不快；然则，不快归不快，面对秦国这个气焰正盛的权臣，再加上一个不识趣的孟尝君，齐宣王也只能窝在心里。沉思状地沉默了片刻，齐宣王大度地笑了笑：“丞相金石之言，田辟疆铭刻不忘，容我忖度几日，若有难事，再请教丞相。”

张仪心中雪亮，站起来笑道：“齐王国务繁忙，张仪送齐王一样物事，便即告辞。”

“何敢劳丞相赠礼？多有惭愧了。”齐宣王又高兴起来，毕竟，这是很有体面的一件事。

张仪回身对殿口内侍吩咐道：“请我行人入宫。”

内侍一声传呼，嬴华捧着一个铜匣走了进来，呈到齐宣王案前打开。齐宣王一看，却是整整齐齐的几卷竹简，不禁笑道：“丞相送我何书啊？”

“启禀齐王：这不是书卷，这是各国议定的变法举措。”

“这？这？如何使得？”齐宣王愣怔了，他向各国派出了那么多坐探斥候，报来的也只是各种皮毛消息而已，实际的变法举措如何能轻易得到？张仪纵然知晓，又如何肯轻易送给他国？一时之间，齐宣王有些怀疑张仪在捉弄他。张仪却坦然笑道：“齐王莫担心，这是张仪自己归总的，大体不差。其所以送给齐王，是因齐王有变法大志。”

“丞相过奖，何敢当之？”齐宣王顿时高兴起来，谦恭得自己变成了臣子一般。

“然则，张仪以为，齐王若得变法，非一人不能成功。”

“何人？丞相但讲。”

“苏秦。”张仪面无表情，“非苏秦不能成功。”

齐宣王大是惊讶，与孟尝君相互看看，一时说不出话来。就在这片刻愣怔间，张仪已经笃笃出宫去了。望着张仪踽踽独行的背影，齐宣王摇摇头：“此人当真不可捉摸也。”孟尝君对张仪的突然变化也是

一团迷雾，小心翼翼试探道：“我王是说，张仪举荐不可信？”齐宣王颇为神秘地低声道：“你是不晓得，屈原暗杀张仪，本是苏秦与屈原同谋，后见张仪，却知情不言，以致张仪遭遇截杀，变成了瘸腿。你说，张仪不记恨苏秦？”孟尝君笑道：“臣执邦交，尚且不知此事，实在惭愧。”齐宣王呵呵一笑道：“此事大有文章，还得看看再说。”

孟尝君出宫，直奔驿馆而来。张仪正在庭院草地上独自漫步，见孟尝君大步匆匆走来，不禁笑道：“看来，孟尝君也有黑脸的时日了。”孟尝君拉起张仪便走：“这庭院隔墙有耳，到里面去说。”张仪不动笑道：“孟尝君，你就是在这里喊破天，也没人敢传出去，说。”孟尝君道：“别那么自信，苏秦张仪结仇，齐王如何知道？”张仪淡淡笑道：“权臣嫌隙，名士恩怨，时刻都在天下口舌间流淌。过得两年，只怕连乡村老妪都当故事说了。”孟尝君道：“如此说来，你是有

意报复苏兄？”

“此话怎说？”张仪倏地转过身来，语气冰冷得刀子一般。

孟尝君目光炯炯地看着张仪：“既明知齐王知晓苏张成仇，却要以仇人之身举荐苏秦，使齐王狐疑此中有计，进而不敢重用苏秦。此等用心，岂非报复？”

张仪看着郑重其事的孟尝君，却突然笑了，铁杖笃笃顿着草地道：“孟尝君，你为权臣多年，竟不解帝王之心？记住一句话：加上你之力保，齐王必用苏秦！”

“何以见得？”孟尝君逼上一句。

张仪悠然笑道：“苏张但有仇，天下君王安，孟尝君以为然否？”

孟尝君身为合纵风云人物，如何不知六国君臣对苏秦张仪合谋玩弄天下于股掌之间的种种疑惑？甚至就是四公子之间，也没有少过这

种议论，心念及此不禁恍然道：“如此说来，张兄是有意在成仇时节，举荐苏兄了？”

“如此机会，也许只此一次。”

“好！”孟尝君拍掌笑道，“两兄重归于好，田文设酒庆贺！”

“错。”张仪顿着手杖冷冷道，“不想教大才虚度而已，与恩怨何涉？”说罢顿着铁杖径自去了。孟尝君愣怔半日，摇摇头沮丧地走了。

---

1. 御书，燕国官职，掌王室文书典籍并起草诏书政令等。
2. 成军，古代计算兵员基础的概念，即可以成为军队的人数，也就是可征兵员，并非现成军队。

第十三章　最后风暴

一　春申君星夜入临淄

孟尝君对苏张一筹莫展，只好先放下不管，每日进宫去磨齐宣王。

齐宣王看了张仪的《列国变法》，心中不停地翻翻滚滚起来。目下打算变法的这几个国家，齐国以往都不大在乎。自齐威王两战将魏国的霸主地位摧毁，齐国始终是第一流强国。这种自信深深植根于齐国君臣朝野。纵然在秦国崛起之后，齐国也没有像其他五国那样惊慌失措。事实上，秦国也始终没有公然挑衅过齐国。晚年的齐威王与继任的齐宣王，其所以不愿做合纵头羊，不是自认比楚国实力弱，而是在内心对秦国与中原的争斗宁作壁上观。

齐国君臣的谋划是：支持中原五国长抗秦国，自己尽量保存实力不出头，待到六败俱伤之时，收拾天下局面的便只有强大的齐国了。齐国的谋划虽然长远，可是在合纵抗秦的几番较量中，齐国的方略却总是结结实实被打碎。一经真正的实力对抗，各国与秦国的真实差距陡然全面暴露，竟大得令人心惊。非但是数倍于敌的联合兵力不能战胜，而且连楚国的八万新军也全军覆没。经此两战，天下变色。各国纷纷与秦国结好，连忙埋头收拾自己。这才有了楚国、燕国、赵国的变法筹划。魏国虽说不如这三国唱得响，但魏国信陵君鼓动魏王进行第二次变法的消息也不是秘密了。就连对变法已成惊弓之鸟的韩国，也有一班新锐将领在大声疾呼“还我申不害，韩国当再变”。凡此动静，齐宣王不可能不知道，但却总是将信将疑，觉得无非是各国虚张

声势鼓动民心的权谋罢了，当真变法谈何容易？可如今看了张仪对列国变法的记载，才第一次觉得列国的变法已经是实实在在发生着的事情了，也才真正有些着急起来。这便与孟尝君从赵国归来后急迫变法的心思合了拍，孟尝君每鼓动一次，齐宣王便踏实一些。连续几日磋商下来，齐宣王终于下了决心：召见苏秦，正式议定变法。

这日出宫天色已晚，孟尝君很是兴奋，想邀苏秦张仪聚饮一番。但转念一想，邀来也是自讨无趣，遂与几个门客痛饮了几爵，议论了一阵，看看已是三更时分，便上榻安卧了。

正在朦胧之际，突闻门外马蹄声疾。孟尝君头未离枕，已听出了自己那匹宝马的熟悉嘶鸣，正待翻身坐起，一个响亮的声音已经在庭院回荡开来："噢呀——孟尝君府也有黑灯瞎火的时日了？"

"春申君——"孟尝君一嗓子高喊，人已披着被子冲到了廊下。

"噢呀呀成何体统了？"春申君大笑着拥住了孟尝君直推到厅中，一边主人般高呼："来人，快拿绵袍了。"一边兀自唠叨，"噢呀呀，临淄这风冰凉得忒煞怪了，浑身缝隙都钻，受不得了。"孟尝君将身上的大绵被往春申君身上一包，自己却光着身子跳脚大笑："春申君以为临淄是郢都啊？来人，绵袍、木炭！"话音落点，侍女恰恰捧来一件丝绵袍一双丝绵靴便往孟尝君身上穿，孟尝君一甩手："没听见么？给春申君！"侍女惶恐道："这是大人的衣物，别人不能穿。"孟尝君高声道："岂有此理？谁冷谁穿！我来。"说着拿过衣服手忙脚乱来往春申君身上套，春申君笑得直喘气："噢呀呀，自己光着身子，还给别个乱包乱裹了？"一边说一边将身上的绵被又胡乱捂到孟尝君身上。孟尝君推托间不意踩着被角跌倒，连着春申君也滚到了地上，两人在厅中滚成了一团，也笑成了一团。

就在这片刻之间，侍女已经拿来了另一套绵袍绵靴与大筐木炭。两人分别将衣服穿好，坐到炭火烘烘的燎炉前，感慨唏嘘不知从何说

起。孟尝君猛然醒悟，立即吩咐上鱼羊炖兰陵酒。春申君本是星夜奔驰而来，正在饥寒之时，自然大是对路，一通吃喝，脸上顿时有了津津汗珠，人也活泛起来了：“噢呀孟尝君，你将我火急火燎地召来，哪路冒烟了？”孟尝君看着他须发散乱风尘仆仆的模样，心中大是感动：“春申君星夜兼程，田文实是心感也。”春申君道：“噢呀哪里话了？你有召唤，我能磨蹭？说事了。”孟尝君不禁一叹：“事嘛，说大不大，说小不小，见一个熟人，说一番实话而已。”春申君不禁一阵好笑：“噢呀孟尝君，人说你急公好义，果然不虚了，将我黄歇千里迢迢弄来，就是教我陪你做义士了？”

“先别泄气，包你此行不虚。”孟尝君诡秘地笑了笑。

偎着烘烘燎炉，两人佐酒叙谈，一直到了五更鸡鸣。

次日过午，孟尝君来到驿馆请张仪出游佳地。张仪笑道：“海风如刀，此时能有佳地？”孟尝君笑道：“张兄未免小瞧齐国了，走！一定是好去处。”张仪眼睛转得几转笑道：“好，左右无事，走走了。”进去一说，嬴华挑选了十名骑士随行，亲自驾车，绯云车侧随行，便与孟尝君出了临淄西门。

出城三五里，孟尝君道：“张兄，须得放马大跑两个时辰，你的车马如何？”

张仪笑道：“试试，看与你的驷马快车相距几何？”

随行的秦国骑士一听与孟尝君较量脚力，立刻兴奋起来。孟尝君的座车是有名的铁车，车轮包铁，车轴铁柱磨成，车厢车辕全部是铁板拼成，里层是木板毛毡舒适之极；铁车宽大沉重，用四匹特异的良马驾拉，驭手便是门客苍铁从“盗军”带出的生死兄弟。此车虽不如献给齐宣王的那辆“天马神车”，却也是大非寻常。张仪的轺车也颇有讲究，表面看与寻常轺车无异，实际上却是黑冰台寻访到墨家工匠特意

设计打造的一辆轺车，一是载重后极为轻便，二是耐颠簸极为坚固；驾车的两匹马也是嬴华亲自遴选的驯化野马，速度耐力均极为出色。

放马奔驰两个时辰，对于训练有素的骑士与战马也不是易事，何况车乘？车身是否经得起颠簸，挽马的速度耐力是否均衡，驭手技巧是否高超，乃至乘车者的坐姿、站位与身体耐力能否配合得当，都是座车能否持续奔驰的重要原因。孟尝君问“车马如何”，便是这个道理。

见张仪答应，孟尝君高声道：“我来领道，跟上了。”说罢一跺脚，那早已从车辕上站起来的驭手轻轻一抖马缰，铁车隆隆飞出，当真是声势惊人。十名门客骑士几乎在同时发动，却也只能堪堪跑在铁车两侧。

嬴华见烟尘已在半箭之地，低喝一声：“起！”轺车骑士齐齐发动，直从斜刺里插上。时当冬日，田野里除了村庄树木，光秃秃一望无际，所有的沟洫都是干涸的。按照传统，这也是唯一可在田野里放马奔驰的季节。秦人本是半农半牧出身，嬴华自然熟知这些狩猎行军的规矩，所以一发动便从斜刺里插上，看能否与孟尝君车马并驾齐驱。

孟尝君回望，见张仪轺车不是跟在后面，而是从斜刺里插来，顿时兴奋起来，高声长呼：“张兄，上来了——”驾车驭手明白，一声响亮的呼哨，驷马应声长嘶，铁车顿时平地飞了起来一般。门客骑士只能跟在铁车激碾出的一片烟尘之中，不消片刻，渐渐脱出了烟尘，落下了大约半箭之地。

张仪的轺车马队却是整齐如一，始终保持着车骑并进的高速奔驰。大约在半个时辰之内，始终与孟尝君铁车保持着一箭之地的距离。将近一个时辰的时候，张仪车马渐渐逼近到半箭之地。张仪用铁杖“当当”敲着轺车的伞盖铁柱，高声喊道：“孟尝君快跑！我来也

——”随风飘来孟尝君的哈哈大笑：“张兄莫急，赶不上的——”突然之间，嬴华一声清叱：“张兄站起！”待张仪贴着六尺伞盖站稳——这是站位车轴之上车身最为轻捷灵便之时——嬴华一声清脆的口令，“提气跑！”话音落点，秦军骑士一齐躬身冲头，臀部骤然离开马鞍，人头几乎前冲到马头之上。这是人马合力全速奔驰的无声命令。十骑骏马立时发力，竞相大展四蹄，如离弦之箭般飞了起来，直冲轺车之前。嬴华飞身从车辕上站起，两缰齐抖，两匹驯化野马齐声嘶鸣奋起，片刻之间插进了马队中央。

渐渐地，孟尝君的驷马铁车越来越清晰了，终于并驾齐驱了。

“好！”孟尝君一声赞叹，挥手喊道，“走马行车——”两队车马渐渐缓了下来，变成了辚辚隆隆的走马并行。孟尝君打量着张仪的车马笑道：“张兄啊，了不得！你这两马轺车竟能追上我这驷马快车，当真匪夷所思！”张仪笑道：“你那是战车，声势大，累赘也大。”孟尝君大笑一阵，扬鞭一指前方道：“张兄且看，片刻便到。”

暮色之下，两座青山遥遥相对，一片大水粼粼如碎玉般在山前铺开。说也奇怪，凛冽的海风不知何时消失得无影无踪，一片暖融融的气息夹着诸般花草的芬芳扑面而来。张仪四面打量一番，恍然笑道：“孟尝君，这不是蒙山蒙泽么？”孟尝君惊讶道：“张兄来过？”张仪摇摇头：“听老师说过：临淄西南二百里，有山水相连，冬暖如春，天然形胜。”孟尝君笑道：“老人家好学问！这正是蒙山蒙泽。走马行车，跟我来。”

蒙泽水面平静如镜，除了水边浅滩的葱茏草木，岸边却是细沙铺满了石板，极是清爽。两队车马沿着岸边绕了过去，便到了山脚下的洼地。孟尝君笑道：“张兄，此地扎营如何？”张仪笑道：“干爽避风，正是露营佳地。”

两人一定板，两边人手各自忙碌起来。片刻之间，一座营地收拾妥当：两边山脚下各有两座帐篷，中央一片空地，是埋锅造饭与篝火聚餐的公用场地。两边人手原都是行军露营的行家里手，挖灶的挖灶，砍柴的砍柴，兼职炊兵搭架上锅，门客驭手摆置酒肉，一阵井然有序地忙碌。月亮爬上山巅时，篝火已经熊熊燃烧，铁架上的整羊已经烤得吱吱流油香气四溢了。

张仪望着山头一钩新月，长长地叹息了一声："孟尝君，可惜了。"

"如此佳境，可惜何来？"孟尝君笑了。

张仪正要说话，一片急骤马蹄声直压过来。"骑士上马！"嬴华一声令下，已经拔剑在手。孟尝君笑道："行人且慢，这里有事，田文一身承担。"转身对一名门客骑士吩咐："快马迎上，快查快报！"门客骑士飞身上马，倏地消失在夜色之中。片刻之间，便闻遥遥高呼："噢呀孟尝君——黄歇来也——"

"春申君！"孟尝君惊喜地叫了起来，"张兄，可有个好酒友了！"

"春申君？他来这里做甚？"张仪大是疑惑。

"等他来了，一问便知。快，再添一毡座！"

话音落点，一行十余骑已经冲到面前，为首一人高冠束发黄锦斗篷，在月下笑得分外明朗："噢呀孟尝君，莫非你也来找那人了？"孟尝君笑道："那人，谁也？"春申君笑着下马："你知我知，天知地知，休装糊涂了。"孟尝君大笑："好好好，先撂在一边，你可知这位是谁？"

春申君端详着面前这个手执细亮铁杖，身材伟岸而又稍显佝偻的人物，兀自喃喃道："噢呀呀，定是非常人物……对了，阁下莫非张

仪？搅得我楚国鸡犬不宁的秦国丞相了？”张仪冷笑道：“正是在下，春申君与屈原之手段，张某已经领教了。”春申君深深一躬道：“先生大才，黄歇与屈原深为敬佩。各自谋国，尚望先生勿恨屈原黄歇了。”孟尝君哈哈大笑：“春申君何其迂腐？竟说此等没气力话。”张仪原本只为春申君一句“鸡犬不宁”不悦，如今见孟尝君圆场，屈原又是自己心下敬重的忠贞之士，如何还能一味僵持，慨然一躬道：“久闻春申君明锐旷达，果然不虚，张仪这里赔罪了。”春申君连忙上来扶住笑道：“噢呀呀不敢当了，莫得又被昭雎咬一口，黄歇里通外国了。”一句话说得众人哄笑起来。

篝火前落座，饮得两碗相逢酒，孟尝君笑问：“春申君火急火燎赶到蒙山，果真要见那个人？”春申君笑道：“那是自然，先生乃我楚国名士，有了事我自当出面。”孟尝君揶揄道：“做得楚国芝麻大个官儿，便成了楚国名士？这难道不是我齐国地面么？”春申君苦笑着摇摇头：“噢呀你说得轻巧，芝麻大个官儿？你孟尝君倒是给先生磨盘大个官儿，先生要么？”孟尝君依然追着道：“总是楚国不自在，否则先生如何到我齐国地面来？”春申君笑道：“噢呀呀，就算先生目下是齐国名士，我黄歇见见总可以了。”

听得两人兀自唠叨折辩，张仪不禁笑道：“如何一个名士，害得齐楚两国都伸手？”春申君惊讶道：“噢呀孟尝君，你没说给丞相听？”孟尝君笑道：“刚要说你就来了，你说。”春申君笑道：“噢呀丞相，你可晓得庄周了？”张仪恍然笑道：“庄子么？如何不知道？公子要见庄子？”春申君道：“是了是了。庄子夫人病重，我要去送点儿冬令物事。我猜度，孟尝君也是此意了。”孟尝君笑道：“好事好事，我等都去给这位老兄热闹一番了。”张仪笑道：“见庄子好啊，何不早说？我也该带些许物事的。”春申君笑道：“噢呀丞相，这个庄子不要多余物事，至多留下些须粮米粗布而已，带了物事也送不出去，了了心事而已。”张仪听得不禁喟然叹息一声：“粗衣粗食，可以清心矣！”

春申君猛然叫了一声：“噢呀想起了，听说武安君在齐国，如何没有同来？”孟尝君尴尬地笑笑：“这却怨我，粗疏忘记了。”张仪冷笑道：“原是我不想见，与孟尝君何干？”春申君惊讶得眼睛瞪得老大道：“噢呀奇闻，张仪不想见苏秦？比龙王不想入海还稀奇了。”张仪虽然诙谐，却是最烦在此事上聒噪嬉笑，不禁冷冷道：“莫非春申君喜欢朋友出卖自己？”话音落点，春申君张着嘴愣怔了，惊愕之情是显然的。

孟尝君叹了一口气：“春申君莫怪张兄唐突，屈原暗杀张兄，武安君分明事先知情，见张兄时却一字不漏。要是你，不上气么？”

一语未罢，春申君红着脸跳了起来：“噢呀孟尝君，此事你是见了还是听了？说得如此真确，连我这在场之人，都教你包了进去？岂有此理了！武安君大大冤枉了！”一通高亢楚语噢呀哇啦，分明是大为气恼。

孟尝君冷冷笑道：“春申君少安毋躁，田文说的不是事实么？”

“不是！半点不是了！”春申君摊着两手，脸红脖子粗地大声嚷着。

“这却奇了。”孟尝君也站了起来，“你既在当场，你说事实，若有虚言，该当如何？”

四大公子其所以名动天下，根基就是慷慨好义重然诺，此等板下脸说话，已经是极为罕见的了，要求对方承诺“虚言该当如何”更是绝无仅有。张仪素知四大公子人品，如何不解孟尝君此话分量？听得心中一沉，生怕两人伤了和气。

春申君咬着牙一字一顿道：“苍天在上，黄歇若有半句虚言，祸灭九族！”一言既出，全场默然，以春申君身份发如此重誓，当真是惊心

动魄。

孟尝君长叹一声：“春申君，你说。”

春申君正色道：“当日黄歇与武安君南下之时，屈原已经将新军调到了郢都郊野。既未与武安君商议，也未与黄歇商议。那日聚宴，屈原突兀提出截杀张仪，自然是想要武安君与我一起联手。我虽犹豫，却也心有所动。武安君却是决然反对，还痛心地说了一番实力较量的根本道理。武安君说罢，屈原当场表示放弃暗杀，且请求武安君，不要在张仪面前提及此事，以免他日后与丞相不好周旋邦交。武安君慨然允诺了。酒宴将要结束时，武安君收到书简一件。我问何事？武安君说是张仪相约，次日在云梦泽会面。我与屈原都担心有危险，武安君大不以为然，坚执不教屈原与我派人护卫。次日，截杀丞相的事一发生，武安君便愤然离开了楚国……事实如此，丞相自己斟酌了。”

张仪仔细回味春申君的话，一时默然。孟尝君置身事外，却已经将关节听得明白，便问：“春申君，是屈原当场说了，放弃暗杀张仪么？”

“噢呀，正是了！”

“是屈原请求武安君，不要将一个已经放弃了的谋划告诉张仪，以免他日后难堪？”

“是了是了！”

“武安君见屈原放弃暗杀，便答应了屈原所请，是么？”

“正是了，很清楚的了！”

孟尝君转身笑道：“张兄，此事……你说？”

张仪默默伫立着，仰望天中一钩残月，泪水涌泉般流了出来。

二　逍遥峰的鼓盆隐者

次日天亮，三人将车马骑士留在山口，徒步进入山谷。张仪腿脚略有不便，孟尝君与春申君一致赞同嬴华绯云随行照拂。一夜过来，张仪心绪好了许多，谈笑风生一如平日，路上大大轻松了起来。

沿着山谷中的溪流拐过了三道山弯，突兀的一座孤峰矗立在面前。这座孤峰煞是奇特，冬日里满山苍翠鸟语花香，迎面一道瀑布飞珠溅玉般挂在山腰，直似苍黄群山中的一株参天碧树。张仪惊叹道："此山异象也！庄子一定在这座山上。"孟尝君笑道："不错，庄子正在此山之中。"春申君笑道："噢呀你等可晓得了？方圆百里的楚人，将这座山叫做逍遥峰了。"张仪笑道："逍遥峰？好！庄子正有《逍遥游》一篇，读来真是令人心醉。"孟尝君高声吟哦起来："北冥有鱼，其名为鲲。鲲之大，不知其几千里也。化而为鸟，其名为鹏。鹏之背，不知其几千里也。怒而飞，其翼若垂天之云……"张仪神往笑道："此等景象，非神目万里神游八极不能企及，非高居昆仑之巅天宇之上不能入眼。庄子，非人也，诚为仙也。"春申君不禁大笑起来："噢呀，张兄解得妙！我等去看看这个仙兄了。走，随我来了。"

从一条羊肠小道登上孤峰，山腰阳坡上一座茅屋，一缕炊烟飘飘荡荡地融化在高远的蓝天。上得面前一个山坎，几个人看到了茅屋，却都惊讶地站住了。

一堆枯枝燃起的大火上，吊着一只黑黝黝的大陶罐，还有半只烤得红亮的野羊。一个布衣散发的年轻人坐在火坑前，默默地往火里添着木柴拨着火。火坑旁绿草如茵，一个裸身女子躺在花枝堆成的花山中间。仔细看去，那花山却堆在一层白花花的木柴之上。花山前坐着另一个人，粗布大袍已经看不出颜色了，披肩的长发灰白散乱。他身旁放着一个很大的酒坛，淡淡的酒香随风飘了过来。尽管是背影，也

可以看出，他正在敲着一个破烂的瓦盆吟唱，那悠扬嘶哑的歌声说不清是快乐还是忧伤，听得几个人都痴了：

方生方死兮　　方死方生
其始而本无生兮　　无生也本无形
非徒无形也本无气兮　　杂若恍惚之间矣
形变而有生兮　　再变而为死
春秋冬夏四时行兮　　死为达生
不问生之所以为　　不问命之所无奈
人欲免为形者兮　　莫如弃世
弃世则无累　　无累则正平
正平则与彼达生兮　　达生者不朽矣

“夫人死了，他还鼓盆唱歌？”嬴华低声问。张仪一声长长的感叹：“死为达生，大哉庄子也！”孟尝君低声道：“一步来迟，庄子夫人竟去了，我等便在这里陪祭了。”

布衣散发者一声高亢的吟哦，站了起来，提起酒坛绕着花山洒了一圈，又将坛中剩酒全部泼洒到花山之上，高举双臂对着花丛中裸身女子喊道：“夫人——你终究脱离了人世苦难，一切忧愁都如风一般消散！快乐地去也，你已与天地万物融为一体了——”说罢深深一躬。火堆旁的年轻人拿起了一根熊熊燃烧的木柴，走了过来递给他。

布衣人举起火把，从容地伸向花山下的那片木柴。一簇火苗冒了起来，渐渐地，木柴燃起来了，花山燃起来了，熊熊火焰吞没了花山，吞没了那静静长眠的裸身女子。布衣人在随风飘散的烟火前默默地伫立着，没有哭声，没有笑声，直到熊熊火焰化成了淡淡青烟。

“吔！他竟烧了夫人……”绯云惊骇得一个激灵。张仪低声道：“这叫火葬，墨子大师便是如此升天。”

“嗅呀孟尝君。”春申君低声惊呼，“先生要走了？你看！”

只见布衣人从茅屋里走了出来，背上一个青布包袱，手中一支碧绿竹杖。火堆旁的年轻人笑着跪在布衣人面前道：“老师，你真的要一个人走了？”布衣人笑道：“蔺且啊，你有你该做之事，何执于行迹之间也？”年轻人笑道：“老师，你就不怕蔺且再来追你么？”布衣人笑道：“方可方不可，方不可方可，欲是其所非，而非其所是，吾却何以知之？”年轻人恭恭敬敬扑地拜了三拜，声音哽咽起来：

“老师，保重了。”

布衣人大笑而去，一路吟哦随风传来：“风起北方，在上彷徨，天其运乎，六极五常……”

“嗅呀孟尝君，我去追先生回来了！”春申君大步疾走，去追那布衣人。

茅屋前的年轻人拦在了当面，拭着泪眼笑道：“春申君，无用也，老师的心早就走了。”春申君怔怔站住，顿足长叹一声，对着山道长长呼喊：“庄周兄——等你了——”

谷风习习，一阵笑声在空山中荡开，终是渐去渐远。

张仪一直默然伫立着，心底里一片空白。孟尝君笑道：“张兄，去看看蔺且吧，庄子连他这个唯一的学生都丢下了。”来到茅屋前，年轻人苦笑道：“孟尝君，我还是没有留住老师。”孟尝君喟然一叹：“蔺且啊，先生走了，你到稷下学宫去吧。”蔺且摇摇头：“不，我要整理老师的文章。”春申君笑道：“嗅呀蔺且，你可真糊涂了。孟尝君请你去

稷下学宫，为的就是教你无衣食之忧，更好整理文章了。”蔺且淡淡笑道：“离开这蒙山逍遥峰，便没有老师文章。”

“却是为何？”孟尝君大是惊讶。

蔺且笑道：“老师根本不看重文章，走到哪里心血来潮，便写下一篇。有的刻在树干上，有的写在山石上，有的还写在陶盆上，有的还不知道写在何处。我每日都要在山里搜索，有些还没有抄完，字迹便看不清楚了……”

“吔——这里有字！”在旁边转悠的绯云突然惊讶地叫了起来。几人过去一看，只见一片半枯的竹竿上刻画着一个个清晰的字迹。蔺且笑道：“这是师母病重期间，老师不能走远，每日在这里转

悠刻下的了。”孟尝君不禁顺着竹竿边走边念道：“世之所贵道者，书也。书不过语，语有贵也。语之所贵者，意也。意之所随，不可以言传也。而世却贵言传书。世虽贵书，我犹不足贵也，为其贵非其贵也……知者不言，言者不知。悲夫，世人岂识之哉……”念着念着，孟尝君打住了。

“噢呀岂有此理？没有书，哪里有学问了？”

张仪笑了：“庄子本意，我看却在这几个字：书不如思贵，意不可言传。说到底，是教人多思深思，切莫草草立言。”

蔺且笑道：“先生果然智者，老师也是如此说。”

孟尝君大笑：“蔺且啊，我等与这位智者，今日住在这里如何？”

“自然好。”蔺且高兴地笑了，“诸位稍待，我去拿坐席。”说着进了茅屋，抱出一摞草垫，递给每人一个，又去提来一个粗陶大壶与一摞粗陶大碗，给每人斟了一碗殷红的凉茶。几人围着火坑坐定，孟尝

君道："蔺且啊，我等方闻你师母病体不佳，特意来拜望探视，如何便骤然去了？"蔺且一声叹息眼圈先红了："师母多年操劳，原是有痼疾在身，却不告老师。老师粗疏不经意，只以为寒热小病而已，每日进山采撷草药……不想前日三更，突然去了。"

众人听得一阵唏嘘。张仪笑道："夫人逝去，庄子鼓盆而歌，花山火葬。此等达生意境，原非常人所能解。我等还是追随庄子性情，将夫人之死，看做达生快乐的好。"

"张兄此言大是！"孟尝君笑道，"蔺且，你说？"

"自当如此。原是蔺且天分差，难追老师高远，犹如蓬间雀之与鲲鹏也。"

一言落点，众人都笑了。孟尝君与春申君解下随身背来的酒袋，绯云也解下张仪给庄子准备的酒袋，又一一泼去陶碗中残茶，用茶碗做酒碗，几个人饮了起来。这时，蔺且用一只大木盘盛来了大块的带骨羊肉，一股肉香浓浓地弥漫开来。春申君惊讶道："噢呀，蔺且本事见长，能狩猎了？"蔺且笑道："春申君不晓得，师母病重时，这只羊在茅屋前卧了三日三夜，只是不走。老师说，这是上天所赐，是羊之达生。我去捉它，这只羊动也不动。老师为师母烤了半只，可师母只是闻了闻便去了……"说着，蔺且的眼圈又红了。

众人一阵默然，嬴华绯云都别过了头去。还是孟尝君笑道："张兄不知，庄子的奇遇异事多了，桩桩都令寻常人不能想象也。"张仪看着蔺且笑道："我只是不解，庄子如此清苦，行迹又大异于常人，何以竟有弟子相随？"

孟尝君饶有兴味地笑了："我也不清楚，蔺且，你说说如何？"

“噢呀蔺且，我只听先生说过一句，你是上天硬塞给他的。究竟如何了？”

“也是，老师原本不想收留我的……”蔺且眼望着远山，断断续续地说出了一个奇异的故事：

八岁时，蔺且的工匠父亲因打造的战车断了车轴而被杀，母亲、姐姐和他便成了邯郸一家官员的奴隶。母亲与姐姐给主人们洗衣做饭，小蔺且则给马夫做下手杂活。可不到一年，这家官主人战死了。国君没有赏赐，军中没有抚恤，蔺且一家便随着主人的沦落，流失到市井做了乞丐。那一日，小蔺且正在邯郸街头流窜乞讨，不想遇上官府市吏查市，慌忙躲逃间撞倒了一个迎面而来的士子。

“大人饶了我，小子实在没看见。”小蔺且以头抢地，爬起来便跑。

“小兄弟，别跑。”士子从地上爬起来笑道，“撞了便撞了，怕我何来？”

“不是大人，后面市吏追我。”小蔺且惶恐的眼睛滴溜溜打转儿。

士子笑道：“别怕，跟我来。”说着拉起小蔺且的手，快步进了一家酒肆。

士子请小蔺且饱餐了一顿，末了笑道：“小兄弟，如有一笔大钱，你想如何用它？”

“先开脱了娘与姐姐的隶籍，而后嘛，自做营生。”小蔺且回答得毫不犹豫。

“好，你跟我来。”士子戴上了一顶很大的斗笠，拉着小蔺且来到邯郸最热闹的北门口，“小兄弟，过去看看城墙上那张画像，看准

了。”小蔺且跑过去端详了一阵，又跑了回来：“那张画像，就是大人。”士子笑道：“小兄弟果然聪敏，过来，听我说。”士子将小蔺且拉到僻静处道，“你目下到国府去，就说你知道图上这个人在哪里，然后带他们到方才那个酒肆，我再跟他们去。这样你可以得到一百金，再去做你的事。”

小蔺且默默地转着眼珠低下头：“我，不要那种钱。”回头走了。

士子却追了上来：“哎，小兄弟，你我商量一番，两个人都有饭吃如何？”

“你也没饭吃？”小蔺且惊讶地瞪大了眼睛。

“有短饭，没长饭，明白？”见小蔺且点了点头，士子又道，“你看，我跟他们走，是到那大宫殿里吃鱼吃肉喝酒。你有了钱，也能吃鱼吃肉喝酒。两厢便利，多好。”

“那你自己去找他们多好，要我说做甚？”

“小兄弟不明白。”士子低声道，“我自己去，多丢面子。要他们来请，才吃得气派，明白？”

小蔺且笑了，去宫门前报了官，领着一队车马接走了士子，自己得了一百赏金。一家人脱了官府隶籍，还在邯郸开了一家小小的酒肆。后来蔺且渐渐长大了，听一个常常光顾他家酒肆的书吏说：他当年举发的那个布衣士子，叫做庄周，学问很大，经常谈论天下剑术；赵侯也酷爱剑术剑士，自然也很想见到论剑的庄周。书吏说得绘声绘色：“几年找不到这个庄周，赵侯便想了这个绘影缉拿的法子。嗨，不想立即见效，应在了你这个小乞丐头上！蔺且，你命好啊。”

从此，蔺且心中有了庄周这个名字。当年那个身影整日在他心头晃动，连做梦都是那个影子。他见到读书人便打问，可谁也不知道庄

周在何处。蔺且十八岁那年，几个游学士子在他家酒肆兴致勃勃地议论一篇传抄天下的文章，大谈庄子如何如何。蔺且立即上前恭敬一礼："敢问先生，庄子可是庄周先生？"游学士子大为惊讶："是啊！你也知道庄子大名？"蔺且又问："先生可知，庄子目下居住何处？"士子们都摇摇头，有一个忽然笑道："我听一个人说，好像在楚国。如何，小兄弟要找庄子拜师求学？"士子本来是戏谑一句，不想蔺且却是正色高声："正是。"逗得几个士子哄然大笑。

蔺且与母亲姐姐一说，卖了酒肆，在邯郸郊野买了一片桑田盖了两座茅屋。安顿了母亲姐姐，蔺且便带着剩下的钱上路了。赵国、魏国、韩国、楚国，一路寻觅，半年便没有钱了。蔺且没有回头，一边给人做苦工一边乞讨，千辛万苦地找了三年，最后终于在宋国蒙邑的一座漆园找见了庄子。那时候，庄子正做着漆园小吏，见蔺且千辛万苦地找来，惊叹之余留下他做了个漆园工匠，却不答应收他做弟子。蔺且也不着急，整天除了默默做工，便是留心庄子随处挥洒的文字，一片一片地收集珍藏。三年后庄子不做漆园吏了，要搬到山里去了。那时候，蔺且已经是漆园有名的漆工了。庄子叮嘱蔺且好好做工，攒一笔钱回去孝敬母亲，一辆牛车拉着夫人与几个包袱走了。

到了蒙山，庄子在修建茅屋时惊讶地发现了神助：白日明明砌了半人高的墙，过了一夜陡然变成一人高了。正没柴烧了，墙下便有了一摞码得很整齐的砍柴。庄子夫人聪慧过人，笑着劝道："夫君啊，你还是收下蔺且吧，我看他与你一般，都是痴心放任的种儿。"庄子笑道："蔺且在漆园里，如何去收？"夫人笑道："不，他就在山里，你喊几声试试？"庄子便高声喊道："蔺且——你在哪里——你出来——"话音尚在山谷回荡，蔺且已经站在了庄子面前。

"蔺且？你在何处？"

"我在山里。"

“在山里做甚？”

“听老师与天地对话。”蔺且说着，从怀中摸出一片柔韧雪白的树皮内瓤，上面赫然便是木炭大字“逍遥游”。庄子哈哈大笑：“好啊好，天地要留下庄周，竟派了一个蔺且来也！”

就这样，蔺且成了庄子唯一的学生。

众人听得感慨唏嘘，张仪叹道：“还是庄子说得好，天地要留下庄子，于是便有了蔺且啊！除了天意，还有何说？”孟尝君思忖一阵笑道：“蔺且啊，先生在时，我等想请他出山不能，接济他又不要。

目下他去逍遥了，你承担着传扬庄子的重担。我看，你便做稷下学宫的院外学子，我叮嘱学宫给你在这里起一座庭院，每月送几石禄米，你只安心收集整编庄子文章便了。”春申君连连拍掌：“噢呀，好主意！我如何没想起了？你要不愿到稷下学宫，我教楚国管你如何？”

蔺且笑道：“便是稷下学宫吧，可有一条须得听我。”孟尝君慨然道：“你但说了。”蔺且道：“三年为限。三年后，我将《庄子》留下一部给稷下学宫，我也要寻觅老师去了。”孟尝君一声叹息，默默点头。众人听得百感交集，恍恍惚惚说不清何等滋味儿。

三　英雄之心　恩怨难曲

回到临淄，孟尝君立即进宫继续他的“磨王”功夫。

这次倒是齐宣王着急了，一见孟尝君到来，立即说了两则消息：

一是赵雍已经从云中回到邯郸，赵国的变法大计已经确定：以“变兵”为主，目下正在与肥义、平原君等秘密谋划，预料明年将有大举动。二是燕王已经将全部大权交给了子之，子之正在整肃吏治，大批裁撤燕国老世族官员，据说明年便要推行“子之新政”，燕国朝野目下

一片风声鹤唳。齐宣王显然有了一种急迫感，想赶紧在齐国动起来。孟尝君笑道："我王但有变法心志，便须谋定而后动。我看还是请武安君全盘谋划，不必与别国虚争声势。"齐宣王道："也是，你便说，如何做法？总不能不动了？"孟尝君道："我王须仿效秦孝公，只要一件事做好：用好苏秦，给苏秦足够权力。"齐宣王思忖一阵道："好！你知会苏秦，准备好变法成案，本王立即着手为他铺垫。" 孟尝君大是兴奋，向齐王深深一躬："如此则齐国幸甚，我王幸甚！"告辞出宫，匆匆去找苏秦了。

临淄城南有一条小巷，名字叫做客巷，住着十几名客卿，苏秦也住在这里。

客卿，是诸侯林立战国纷争时的一种官场异象。究其实际，客卿不是官员，而只是国君赐给外国流亡官员，或一时不好安置的人物的一个官身名号，表示国府在养着你而已。客卿既无爵位等级的高低，也无官署可以归属，更无实际执掌，日常费用由掌管邦交的官署通过驿馆吏员来供给，实际便是寄居而已。中原各国的客卿，通常都是住在驿馆当做宾客。齐国富裕，也素有敬贤之名，给客卿每人配有一座府邸一辆车。说是府邸，实际上是一座五六间房勉强算得上两进的小庭院；说是车，却不是有伞盖高低之分的轺车，而只是一匹马驾拉的低厢板车而已。在齐国，如此规格只不过等同于稷下学宫一个三等学子而已。这些客卿大都是不得已而流落，既无财货与高车骏马去周游结交，也没有贵胄重臣来拜望。于是，这条小巷分外冷清，冬日里海风飕飕，几乎见不到人影。

孟尝君特意驾了一辆最轻便的单马轺车前来。纵然如此，那辚辚隆隆的车声，在小巷石板路上也是声势惊人。一扇扇大门吱呀吱呀地相继打开，纷纷有人探出头来要看个究竟。见来人竟是孟尝君，且轺

车直向最深处驶去，小巷中顿时惊炸了。"卷土重来！苏秦又要出山了！"一个客卿很自信地对开门邻居高声宣布。

抛下身后的惊叹议论，孟尝君径自进了那座小小庭院。庭院与小巷一般冷清，院中那棵大树落下的黄叶满院飘落，沙沙作响，一片萧疏。孟尝君穿过正房中间的过厅，进到后院，也就是第二进，高声喊了一句：“武安君，我来了。”旁边一扇小门吱呀一声，一个老人出来笑道：“敢问大人高名上姓？客卿大人出门了。”孟尝君板着脸道：

“你是官仆？”老人笑道：“正是。”孟尝君道：“官仆就如此坐大？大门不守，落叶不扫，窝在房里睡大觉么？”老人连忙一躬道：“老奴何敢如此？客卿大人烦几家邻居好看稀奇，吩咐大门竟日开着，院中落叶，客卿大人也不教扫，说是天地气象。老奴一日只做两餐菜饭，连开水也只能煮两壶，实在是闲得发慌。”孟尝君叹息了一声：“既然如此，也不怪你。大人哪里去了？”老人道：“大人出门，从来不给老奴招呼。不过，老奴估摸着也该回来了，到饭时了。”

正在说话，便闻前院落叶沙沙的脚步声，一个声音传了进来：“家老，与谁说话？”老人碎步向前高声道：“大人回来了好，有客！”孟尝君回身笑道：“武安君，好悠闲了。”苏秦高兴地笑起来：“孟尝君，你如何找来了？来，好在有太阳，院中坐了，家老，上茶。”老人听说是孟尝君，慌得话都说不利落了，一溜碎步去烧水煮茶。

庭院浅小，没有遮阳的高屋层楼，过午的冬日西晒了整个庭院。两方石凳一张石板，倒是被落叶埋了一半，人仿佛坐在郊野一般寂寥。孟尝君不禁一叹：“当日我直去了秦国，没有陪你来临淄，不想竟教你窝在如此府邸，田文惭愧也。”苏秦笑道：“很好了啊，庄子一座茅屋，不也舒畅得很么？至乐不乐，在乎人心。”孟尝君惊讶道：“如何？你去过蒙山逍遥峰？”苏秦笑道：“两三年前去过，虽不敢说是先生知音，也算是友了。”说着一声深重的叹息，“庄子夫人去了，

多美的一个女子，临去时也是笑吟吟的。”

“你？你知道庄子夫人过世？”孟尝君更惊讶了。

“我在蒙山守了一夜。”苏秦点了点头。

“你知道我等去么？”孟尝君愣怔了。

“知道。我知道你会去，春申君也会去，都是庄子的地主之友啊。”

孟尝君长嘘了一口气：“不说庄子了，一说庄子，世间一切事都索然无味，只邀游隐居来劲了。”苏秦大笑道：“倒也未必，世间总要有做事者。都去做庄子，庄子也就贱了。”孟尝君笑道：“还是苏兄见识高。哎，我来是给你说，齐王请你谋划变法定案，不日要郑重请你出山。”苏秦没有丝毫惊讶，只是笑了笑：“如何？齐王通了？”孟尝君道：“通了。我看这次是大通。”苏秦点了点头，思忖着没有说话。

一阵急促的脚步声，老仆急急来道：“禀大人，门外有人请见！”

孟尝君笑道：“有人请见，慌张何来？”

老仆道：“此人拄着一支铁拐，背上还有一段黑糊糊物事……”

“铁拐？”孟尝君眼睛一亮道，“我去看看。”大步流星到了前院。苏秦刚刚起身，便听见孟尝君惊讶的声音：“张兄，你这是甚个讲究？”苏秦已经出了过厅，只见小庭院中站着一个熟悉的身影，分明便是张仪，只是那样子却令人吃惊：寒冷的冬日只穿了一件薄薄的布长衫，既没有高冠，也没有官服，散乱的长发披散在肩头，完全是一个寒士模样。但更令苏秦与孟尝君吃惊的，却是他身上背了一支干枯带刺的荆条！

见苏秦出来，张仪一扯胸前布带，从背上拿下了荆条，双手捧着深深一躬：“张仪心胸浅薄，以恩为仇，敢请苏兄打我荆杖！”

“张兄！”蓦然之间，苏秦泪水盈眶，扑上去紧紧抱住了张仪。

孟尝君哈哈大笑，却又惊讶喊道：“快松开，荆条夹在胸前，都带血了！”说着上去分开两人，细心地拿下了那根指头粗细的荆条，黑糊糊的干刺上血迹斑斑，连张仪的布衫都扎破了。饶是如此，苏秦张仪全然不觉，泪眼相顾，兀自开怀大笑。

“好事！痛快！”孟尝君大乐，“家老，有酒么？”老仆忙不迭道：“酒不好，有两坛。”

“有就好，快拿出来！走，张兄苏兄，到里院坐。”孟尝君完全变成了主人在张罗。老仆连忙去提了酒坛，拿着大碗碎步跑了过来，满脸惶恐道：

“大人，没得下酒之物。只有，只有一筐羊枣儿，实在……”孟尝君笑道：“羊枣儿就好，拿来便是。”苏秦一边忙着进屋找了一件绵袍，出来给张仪穿上，一边笑道：“这筐羊枣儿，还是家老的儿子看他老父送来的，今日正摊上，惭愧惭愧。”张仪看小庭院中萧疏一片，苏秦的旷达中透着一种从未有过的落寞，原来已经变黑的头发，已经真正地变成了两鬓斑白，消瘦清癯得架着一件丝绵袍空荡荡的不显身形，心头直是酸楚。

但张仪毕竟豁达明朗之人，况苏秦复出的机会便在眼前，揉揉眼睛笑道：“羊枣儿好啊！当年我们常常给老师采一布袋，每每在月下讲书毕了，老师便用羊枣儿下酒。”苏秦接道：“老师还用干羊枣儿泡酒。有一冬快过年时，张兄打扫老师的山洞书房，偷着喝了老师半坛羊枣儿酒。孟尝君，你猜老师如何惩罚？”孟尝君童心大起道：“我想想，打！屁股打肿！”苏秦一本正经道：“非也。老师罚他，将那半坛再喝了。”

“痛快！好个鬼谷子！”孟尝君将石案拍得啪啪响，“张兄啊，你好福气！偷酒得福，定然是醉翻了。”苏秦接道：“张兄心里偷着乐，却愁眉苦脸对老师请求，说偷酒是师兄望风，师兄该当一起受罚。老师

捋着白胡子笑了，‘好啊，同伙，一起受罚。’张兄便将我喊了来一起喝。那羊枣儿酒啊，凛冽中透着酸甜爽利，我俩直嚷着好喝，不消片刻便喝完了半坛。”孟尝君一副渴慕的神色紧追道：“啧啧啧，这羊枣儿酒喝了，何等后劲儿？”苏秦笑道：“你问张兄了。”张仪摇头笑道：“何等后劲儿？嘴唇肿了三日，不能吃饭，不能说话，只能面对面不断地呜噜呜噜……”一言未了，孟尝君笑得前仰后合，苏秦张仪两人也大笑起来。

孟尝君来了兴致，将一筐羊枣儿摆在石案中间，举起大碗慨然道：“来！双喜齐至，羊枣儿下酒，干了！”“干了！”苏秦张仪也举碗齐应，“当”的一撞，三人一饮而尽。孟尝君撂下碗笑着叫了起来：“噫！酒尾子，又淡又辣！”张仪笑道：“收不住酒意，再加一个散字。散淡辣，谓之酒尾也。”苏秦哈哈大笑：“快，羊枣儿上了。”三人各抓一把羊枣儿塞进口里大嚼，酸甜爽利，特别上口，淡辣之气顿时大解，三人同时喊了一声：“再来！”不禁又是一阵大笑。

再看这羊枣儿，小小颗粒如小指肚儿，颜色黑红发紫，枣肉也只有钱般薄厚，酸甜味道却极有劲力，三人不禁啧啧称奇。张仪拈着一枚羊枣儿笑道：“你等可知，秦人将羊枣儿叫甚个名字？”孟尝君笑道：“那谁知道？”张仪道：“羊枣儿是孟子叫开的。秦人叫它‘羊屎枣儿’。你看，又小又黑，像不像羊屎蛋？”孟尝君摇头笑道：“不雅不雅，纵像羊屎蛋又能如何？还是老孟子叫得好。”苏秦笑道：“雅从俗中来，无俗何谓雅？原本说不上好坏。”孟尝君眨眨眼笑道：“算你为俗请命了，你可知道，这天下有几多种枣儿？”苏秦一怔：“哟，还当真不知，你说说看了。”

孟尝君掰着指头道：“壶枣儿、要枣儿、白枣儿、酸枣儿、大枣儿、填枣儿、苦枣儿、枣儿、唐枣儿、紫枣儿、历枣儿、三星枣儿、骈白枣儿、灌枣儿、青花枣儿、赤心枣儿；以地划分，还有齐枣儿、安邑枣儿、河内枣儿、东海蒸枣儿、洛阳夏白枣儿、梁国夫人枣儿；

以牲畜跑物命名者，还有狗牙枣儿、鸡心枣儿、牛头枣儿、猕猴枣儿、羊角枣儿、羊枣儿、马枣儿；说到神仙嘛，还有西王母枣儿！

数数，一共多少？”张仪大笑道：“嗬，好学问！一口气说了三十种枣儿名字，当真了得！”孟尝君得意笑道：“两位大兄那么大学问，我这粗汉不长点儿记性，活得下去么？”三人又是一阵大笑。

羊枣酒尾子喝得快乐，不知不觉地红日西沉了。

孟尝君出去了一会儿，回来吩咐家老只管清扫庭院，莫要再忙其他琐事。片刻之后，两辆高厢牛车咣当咣当地到了大门口，几个年轻力壮的仆人穿梭般往里搬物事。舂好的米、磨好的面、宰杀好的猪羊、风干的鱼虾、泥封坛口的兰陵老酒、捆扎停当的冬菜、大罐小坛的油盐酱醋、挡风的厚布帘、大大的燎炉、几口袋木炭等诸般应用物事应有尽有，而且还来了一个精于烹饪的厨工。

张仪笑道：“雪中送炭，孟尝君也！”苏秦苦笑道：“孟尝君，何苦这般折腾？弄得一片光鲜，我倒是不自在了。”孟尝君大笑道：“你自在了，我这脸面却何处搁去？再过十天半月，我想逢迎只怕都进不得门了。”张仪笑道：“逢迎的车马堵住大门了？”孟尝君道：“张兄明白人，我得抓这个机会。”说得三人一阵大笑。

不消半个时辰，这座黄叶萧疏的小庭院顿时灯火明亮，变得富丽光鲜温暖舒适起来，满院都弥漫着厨屋散发出来的浓浓肉香。三人坐在正房厅中，一眼便能望见厨下灯火与厨工的刀铲影子翻飞，感觉从来没有过的新鲜。孟尝君笑道：“平日里庭院深深，哪看得如此温馨红火景象了？”张仪慨然道：“要说起来，苏兄大家，也没经过此等小庭院日月。张仪小家庭院，从小便如此了。”苏秦道：“孔子所说的天下大同，大约便是家家户户如此了。”张仪道：“家家如此，谈何容易？”三人一时默然了。

过得片时，酒菜进来，三人开怀痛饮。孟尝君说起了齐王决意起用苏秦变法的事，张仪大是高兴，立即提议大饮了三爵，慷慨激昂地备细说了商鞅变法的经过，以及他对秦法的体察，还给苏秦出了许多主意。苏秦听得很是专注，却很少说话。

孟尝君笑道：“张兄说了如此多，其实只要钉死一条即可。”

“哪一条？”

“秦国会不会突然进攻齐国？”

苏秦脸一沉：“孟尝君，邦交有道，何能如此问话？”

“不打紧，此话却是说得。”张仪微微一笑，“自秦国崛起，山东六国便怪象百出：做好事是抵抗秦国威胁，做坏事是迫于秦国威胁，明君良臣喊秦国威胁，奸佞贪官也喊秦国威胁。一言以蔽之，都将秦国威胁做了自己的救命稻草。孟尝君何等人物，都将秦国威胁看做了变法能否成功的根本一条，可见此痼疾之深也。”张仪说着说着语气凝重起来，“可究其实际如何？秦国实力不足，秦国也很害怕山东六国的合纵抗秦。否则，张仪的连横如何成了秦国国策？说到底，方今天下都在扩展实力，都需要扩展实力，也都需要时日。谁抓住了机会，扩展得快，谁便占了先机。谁坐失良机不扩展，谁便自取灭亡！苏兄心中最清楚，纵是秦国从今日开始灭国大战，齐国也是最后一个，至少还有十年时间。”张仪长长地叹息了一声，“十年啊，十年可以做多少事？要说威胁，秦孝公与商鞅变法二十三年，时时都有被六国瓜分的大险，那才是真正的威胁！可他们君臣就是挺住了，挺到了最后，挺到了成功。有人说，那是天意。可不要忘记，变法的每一关口，都有更多的人说：遵循祖制是天意，变法是逆天行事。想想春秋战国三百余年，天意在哪里？不在别处，就在人心！就在当事者的强毅胆略，就在百折不挠的坚韧！威胁在哪里？不在别处，就在自己心里！而不在秦国或是六国！孟尝君，我算答复了你么？”

张仪这番话当真是肃杀凛冽掷地有声，说得孟尝君额头冒汗，冷不丁打了一个激灵站起来，深深一躬道：“张兄一剂猛药，田文一身冷汗，无地自容也。”苏秦感慨万端地叹息了一声：“张兄啊，你入秦十多年，精进如斯，苏秦自愧弗如了！此番见识，令我心颤，又令我气壮。好，好得很哪！”

张仪本来激动得面红气粗，此刻却有些不好意思起来。苏秦与孟尝君，那可都是目空天下的人物，纵是对才堪匹敌的张仪，那也从来没有说过一个“服”字，遑论“自愧弗如”与“无地自容”四个字？此刻说来，自然绝非虚应故事。张仪笑了笑拱手道：“两兄奖掖，张仪愧领了。索性，我自赏一爵罢了！”说罢举起大爵一饮而尽。

“那不行。”孟尝君急急道，“我俩也要庆贺一爵！”苏秦笑应一声，叫张仪再领赏一爵，三人又干了一大爵。

撂下酒爵，苏秦若有所思道：“看来，秦国养人胆气。张兄这番话，非以才华利口服人，却是以英雄胆气立威。可以想见，这种胆气弥漫在秦国朝野山乡，却是何等气象？我听过那句秦人的口誓：‘赳赳老秦，共赴国难！’就这一句，民心胆气浩浩荡荡。那刚猛的步态，那高亢的秦音，那粗朴坚实的民风民俗，日日耳濡目染，滋养了张兄的英雄胆气啊。”说着叹息了一声，“我苏秦在六国之间盘桓十多年，胆气竟丝丝缕缕地飘散了。每每看到失败后的分崩离析，每每看到危难面前的君臣倾轧，我便心痛如割。时日长了，竟常常空落落的。不知从何时起，苏秦喜欢上了庄子，常常想到何如撒手隐居？一个纵横家，一个纵横家啊……”说着说着，眼眶湿润了。

“苏兄，英雄有本色。”张仪眼眶也湿润了。

月上中天，海风呼啸，三人感慨唏嘘地一直说到了天亮。

四　天齐渊波澜诡谲

河消冰开，咸咸的海风变得温柔的时光，临淄猛烈地摇晃了起来。

齐宣王仿佛变了个人，精神抖擞，王令频频，杀伐决断毫不留情。先是在春耕大典后的朝会上，突然任命孟尝君为上将军，授兵符王剑，全权执掌齐国四十万大军。元老大臣们虽然惊疑，却也无从劝谏。孟尝君本来就是齐威王晚年器重的王族公子，合纵以来已经是名满天下，齐宣王即位后虽然一直没有授孟尝君实职，但也没有贬黜，如此一个人物，执掌军权也算是无可厚非。

元老们刚刚平静下来，齐宣王又是一道王令：起用苏秦为丞相，赐九进府邸开府，全权处置国务。这一下可是满朝大哗！苏秦虽然名重天下，但离燕入齐，本来只是一个流亡客卿，如何能做得齐国开府丞相？更令元老们深感不安的是：苏秦历来主张以变法强国为抗秦根基，他做开府丞相，不是明摆着要在齐国变法，要对老贵族动手么？

正在元老大臣们惊恐之时，齐宣王又是一道王令：起用稷下学宫七名青年学子为实职中大夫，入丞相府为属官。苏秦丞相府又立即出令：任命七大夫分掌盐铁、田土、官市、仓廪、百工、刑罚、邦交七个官署，几乎囊括了所有的办事实权，将元老大臣们的权力几乎全部架空。紧接着又是一连串的王令：王宫禁军大将换了，宫门司马换了，执掌机密的王宫掌书、御史换了，要害大县的县令也全换了。

临淄城动荡起来了，元老大臣们惶惶不安，纷纷出城，聚集到了一个神秘的山庄。

淄水从临淄城外流过，北去五十里汇入了两山夹峙的一片大泽，形成了一片肥美的河谷。这片山地叫做牛山，山中涌流出五条山泉，汇成了山下这片大泽，叫做天齐渊。相传，周武王将太公姜尚封到东海时开始没有国号，太公听了天齐渊之名，便请周武王赐国号为“齐”，可见这片大水之古老有名。天齐渊东岸有一座很大的庄园，

依山傍水，绿树环绕，幽静美丽得仙境一般。这座庄园叫做天成庄。“天”字依了天齐渊，“成”字却是主人的封号——主人是已经退隐了的成侯驺忌。驺忌是个永远教人揣摩不透的传奇人物。他原本是著名琴师师旷的弟子，精通音律且弹得一手好琴。后来入宫给齐威王做了乐师，经常给齐威王讲说乐理乐法。齐威王惊讶于驺忌乐理乐法中隐寓的治国之道，教他做了一个职同中大夫的乐博士。谁知这驺忌处事得当，将一班数百人的乐师歌女统辖得井然有序，还不断有高雅的新歌舞新乐曲推出。齐威王爱惜这个与王室贵族毫无瓜葛的人才，又拜驺忌做了上大夫，几年之后竟做了丞相。论才能，驺忌既不是学问精深的治国名家，又不是通晓战阵的兵家名将，各方皆是平平。可驺忌天生的长于周旋，且城府极深，揣摩上意往往是出奇的有准头。几年丞相做下来，竟成了与上将军田忌平分秋色的股肱大臣。

田忌是王族大臣，素来瞧不起驺忌这个出身乐师的丞相。田忌与孙膑协力，两次战胜魏国后功高望重，更是极力举荐孙膑出任丞相，取代驺忌。驺忌恨上了田忌，竟想出了一个匪夷所思的法子，整倒了这个王族名将。

田忌又打了一次胜仗后，驺忌派一个叫做公孙阅的心腹门客带了十个大金饼，找到了一个以龟甲占卜著名的巫师，说：“我是上将军门人，上将军三战三胜，声威震天下，目下欲举大事，请大师为之一卜吉凶，万莫对他人说起。”待占卜完毕，公孙阅刚走，太史令派来纠察占卜者的官员随后赶到，将巫师抓了起来，连同方才占卜的龟甲卜辞一并押进了王宫。也是齐威王素来防备王族大臣，一审巫师，便对田忌怀疑了起来，派出特使收缴了田忌兵符。田忌得到消息大为愤怒，立即发兵包围临淄，请命齐威王立杀驺忌。谁知齐威王与驺忌已经做好了准备，坚守不战。田忌久屯无粮，军心涣散，只好只身逃到楚国去了。

从此，驺忌成了大功臣，被齐威王封为成侯，封地只比君爵小了二十里。

有了侯爵，有了封地，驺忌理所当然地成了贵族。齐国老贵族们见驺忌雍容谦和敬老尊祖，便经常找驺忌商议一些有关贵族利害的对策。时间长了，驺忌隐隐然成了临淄贵族的主心骨。但是，驺忌对权力与国事却渐渐淡漠了。一则，是他看准了在齐威王这样的强悍君主麾下做臣子，随时都有覆舟之危；二则，是他觉察了齐威王对处置田忌孙膑的悔意，以及对孟尝君等一班新进的器重。自己一个乐师根底，并非几代根基的老贵族，若在权力场栽倒，一切都烟消云散。反复揣摩，他终于在一个非常恰当的时机上书请求退隐，而且没有荐举接手丞相。齐威王没有照准，他便再辞，连续三辞，终于获准。齐威王虽然没有说什么，却将驺忌的封地增加了三十里。重要的是，这三十里封地便在天齐渊东岸，离临淄城只有快马半个时辰的路程，既清幽肥美，又毫无闭塞，简直就是王畿封地一般。

驺忌很明白，这块封地名为“特赐颐养”之地，实则是齐威王防备他这样一个权臣远离都城而悄悄坐大，他必须在国君视野之内归隐。因了这一切心照不宣的规矩，驺忌在天齐渊的田舍翁做得很扎实。终齐威王晚年之期，驺忌从来没有进过临淄。新王即位，他也没有鲁莽，依旧在冷眼观察。渐渐地，他终于看清了这个新齐王的面目，觉得自己可以出山了。临淄的老贵族们也已经拟好了奏章，要“公推成侯驺忌出山，任开府丞相，恢复先王之富强齐国”。

正在此时，临淄都城风云骤变，竟与驺忌的预料南辕北辙。

驺忌第一次蒙了，猛然警觉自己太过轻率，低估了这个田辟疆。

毕竟，王室王族居于权力中枢，拥有的实力是无可匹敌的，一步踏错，灭亡的只能是自己。想来想去，驺忌终于又蛰伏了下来。他相信，如此大的剧烈震荡，临淄贵族们一定比他更焦躁。

驺忌没有错料，贵族们急匆匆地来了，三三两两地拥到了天成庄。旬日之内，天成庄成了“狩猎者”云集的所在。驺忌一个也不见，庄前日日车马如梭，仿佛一个狩猎车马场一般。

“禀报成侯，十元老一齐来了。”白发家老匆匆来到水榭报告。

驺忌正在抚琴，闻言琴声戛然而止：“十元老？却在何处？”

“斥候报说，已经过了淄水，狩猎军士已扎了营，估摸小半个时辰必到。”驺忌推开了那张名贵的古琴，思忖片刻道：“备好酒宴，十元老要见。”

家老去了，水榭的琴声又响了起来。十元老是封地在三十里以上的十家老贵族大臣，其中六家都是田氏王族。在齐国，除了一君（孟尝君田文）一侯（成侯驺忌），他们既是齐国最有实力的十家贵族，又是所有贵族的代言人，别人可以不见，这十元老可不能不见。他们要听驺忌的高见，驺忌也要听他们的高见。

一曲终了，遥闻庄外马蹄声疾，驺忌信步踱出了水榭，刚刚走到庭院廊下，便闻大门外一片粗重的脚步声与喧哗笑语卷了进来。“成侯别来无恙乎？！”为首一个斗篷软甲精神抖擞的老人高声笑道，“经年不见，成侯更见矍铄也！”立即有人高声呼应：“谁不知晓，成侯当年是齐国美男子！与城北徐公齐名也！”

“徐公是谁呀？成侯比他美多了！”

“那是那是！成侯乃人中之龙，一介布衣如何比得？”

“成侯也是白须白发，老朽也是白须白发，如何这精气神就不一般？”

“笑话！一般了，你不也是成侯了？”

一片笑声歆慕，一片溢美赞叹，庭院中分外热闹。驺忌仪态从容地拱手笑道：“列位大人，春草方长，狐兔出洞，猎物如何啊？”众人七嘴八舌笑道：“草长狐兔藏，看见猎物，射准却难。”“猎物多了，都在心田里头了。”“别说了，今年狩猎最晦气！”“我看，明年不定连狩猎地盘都没有了！”驺忌虽然带着笑意四面应酬，却将每个人的话都一字不落地听了进去，脸上一副心不在焉的模样。

众人进入正厅，坐案已经摆好，饮得一盏热茶，酒菜整齐上案。元老们一看，无不啧啧称奇。原来，上案的酒器餐具没有一件金铜物事，青铜食鼎、青铜大爵、金托盘、象牙箸统统没有，所有的菜肴都用本色陶器盛来，连酒具都是陶杯。可奇怪的是，这些陶器上得座案非但丝毫不显寒酸，反而透出一片别有韵味的高雅。一个老人端详了片刻，惊讶笑道：“呀！老朽明白了，这些陶器是成侯专门烧制也！”另一人也高声惊叹：“对了！形制古雅，还有铭文，当真难得！”于是又是一片溢美赞誉之辞。驺忌谦和笑道：“老夫寒微之身，只喜欢这些粗朴之物，如何有诸位大人那些贵重器皿了？”说罢举起了那只本色陶杯：“诸位大人狩猎出都，光临寒舍，老夫不胜荣幸。来，同干一杯，为诸位大人洗尘。”

一杯酒落肚，驺忌只是笑语寒暄，绝口不提朝政国事。元老们按捺不住，终于是斗篷软甲的老人开了口：“敢问成侯，临淄已经是满城风雨，你能如此安稳？”

说话者名叫陈玎，原是齐桓公田午时的上将军，说来也是王族远支。齐国田氏王族的鼻祖是田完，田完的本姓为陈，是陈国公族的后裔。陈完在陈国争夺国君之位失败后，逃到了齐国，改姓了田。八代之后，田氏取代了齐国政权，却沿用了“齐”这个国号。田氏在齐国经营二百余年，其间一些部族分支恢复了陈姓。但在齐国朝野，却历来都认做“田陈两姓，一脉同源”，陈氏大臣历来都被看做王族贵胄。田氏当齐的百余年下来，陈姓成为权臣贵胄者，反而比田氏王族多。于

是，临淄城便有了“要想贵，田变色”的民谣。这陈玎是王族大臣中资深望重的元老，胆气粗豪，为十元老之首。

“老将军所言，老夫不明，临淄如何满城风雨了？”驺忌很是惊讶。

“成侯啊，莫非你当真做隐士了？”陈玎一声感慨，备细说了驺忌了如指掌的人事变化，末了拍案道，“成侯明察：如此折腾，是可忍，孰不可忍！”

一个苍老的声音跟道：“换几个人事小，根本是换了人做何事？”

“还不清楚么？说是变法，其实明白是要改变祖制，逆天行事！”

“说到底，还不是夺我等封地财赋？狼子野心！”

一片愤激的叫嚷，驺忌始终只是沉默不语。渐渐地众人都不说话了，只将一对对老眼直勾勾盯住驺忌。驺忌叹息一声道：“齐王执意如此，必有其理也，我等退隐臣工，又能如何？”

“成侯说话好没气力！”陈玎拍案高声道，“我等来讨教主意，你却只是摇头叹息，莫非你是怕了田文苏秦一干人不成？”立即有人跟声应道：“成侯只需理个主见出来，老朽豁出命干了！”“对！不动便要被人剥得一干二净，左右得拼了！”“我等老命怕甚来？赢了留给子孙一片封地，输了老命一条！”“对！拼了！不能教苏秦猖狂！”末了座中一口声地喊起来。

驺忌也不制止，也不掺和，直到众人又都直勾勾地盯住他，方才不紧不慢地开了口：“列位对先王成法如此耿耿忠心，老夫自不能置身事外。只是兹事体大，须得在理上站住根基。老夫忖度，列位大人坚守三法：其一，以‘三变破国’力谏齐王；其二，以‘终生破相’猛攻苏秦；其三，以‘尾大不掉’对付孟尝君。有此三法，至少不败。”

元老们听得瞪大了眼睛，骤然之间参不透其中玄机。

陈玎拍案道：“成侯，你就明示我等了，一法一法地说，破了闷葫芦。”

于是，驺忌款款开说，直说了几乎一个时辰。老贵族们听得连连点头兴奋不已，末了异口同声地喝了一个“彩”字。这顿酒直喝到月亮爬上了牛山，驺忌不留客，敦促元老们到狩猎营地去住。一片马队从天成庄卷了出去，次日一大早又卷回了临淄。

苏秦第一次尝到了大忙的滋味儿。

合纵之时苏秦也忙，但那主要是谋划对策与连续奔波，从来没有事务之累。目下却是不同，开府主政，发动变法，事情多得难以想象。尽管事先已经谋划好了大的方略，但要一步步落实却是谈何容易？先得理清齐国的家底：人口、财货、仓廪、府库、官市、赋税、封地、王宫支用、大军粮饷、官员俸禄等，调集了二十多个理账能手昼夜辛劳，一个月才刚刚理出个头绪，许多数字或取或舍，都要随时请苏秦定夺。其次，是起草新法并各种以齐王名义颁发的王书，这班人马主要是稷下学宫的几位名士，但苏秦却是主心骨，几乎是须臾不能离开。再次是纷杂的官署人事变动。权力格局骤然有变，临淄官场如同开了锅一般沸腾焦躁。丞相府日夜车水马龙，求见的官员满当当挤在头进大庭院等候，苏秦简直无法出门。纵是苏秦才华过人处置快捷，也忙得陀螺般旋转，一日勉强两餐，只睡得一两个时辰，连如厕也是疾步匆匆。再后来，相府主书便在苏秦茅厕的外间设了一座，如厕时万一有紧急事务或公文，官员便在茅厕外间向他禀报念诵。

如此两个多月，苏秦骤然消瘦了。可奇怪的是，消瘦归消瘦，脸色却是越来越好，那黯淡的颜色竟渐渐变得红润了。最令人惊奇的是，苏秦那一头几乎完全白了的须发又神奇地变黑了。临淄官场人人议论，一片惊疑感叹。

这一日过午，苏秦匆匆喝了半鼎鱼羊炖，生出一阵内急，连忙三步并作两步去了茅厕。谁想刚刚蹲下，茅厕外间便有匆匆脚步走来：“禀报丞相，王宫掌书到府，请丞相立即入宫。”苏秦吭哧道：“知道、事由么？”主书道：“十元老捧血书入宫，说要死谏齐王。”苏秦顾不得狼狈，倏地起身，拉上大裤走了出来：“备车，去王宫。”主书苦笑道：“丞相，满院都是官员，正门出不去。”苏秦急迫道：“正门出不去出偏门，快！”

片刻之后，一辆四面垂帘的篷车从偏门悄悄地驶进了王宫。宫门内侍立即将苏秦领进了西偏殿，一眼看去，苏秦脸色黑了下来。

西偏殿是齐王夏日议事之地，宽敞通风，座案地毡墙壁都是浅淡的本色。平日里这座殿堂明亮凉爽，此刻却是怵目惊心的一片幽暗。白发苍苍的贵族十元老跪成了一排，都是一身丧服黑袍，高举着三幅白绢，上面挤满了血淋淋的红字——“三变破国”！“终生破相”！“尾大不掉”！齐宣王面色铁青，旁边的孟尝君一脸嘲讽的微笑。

见苏秦走了进来，齐宣王点头，示意他入座。待苏秦坐定，齐宣王咳嗽一声道：“诸公都是齐国元老重臣，出此狂悖举动，本当治罪。念变法欲行未行，你等不甚了了，姑且不予追究，容你等将欲谏之言当殿说明，本王自有定夺。陈玎，你先说。”

抖动着那幅“三变破国”的血书，陈玎嘶声道：“我王明鉴：齐国已经有过了两次变法，田氏代齐为第一次，先君威王整肃吏治为第二次。目下之齐国，已经是天下法度最为完备的邦国！律法贵在稳定，已经一变再变，如何还要三变？今我王轻信外臣蛊惑说辞，要在齐国第三次变法，实在是荒诞不经，战国以来闻所未闻。如若三变，齐国必破！三变破国，我王明鉴。”

齐宣王冷笑道：“也算一理，‘终生破相’如何说？”一个元老高声道：“臣等有机密面陈，只能说给我王，他人须得回避！”“岂有此

理！”齐宣王显然生气了，“一个是丞相，一个是上将军，国有何事不可对将相言说？无须回避，你等说便是。”

这番斥责却是元老们没有想到的，理由又是堂堂正正，老臣们一片粗声喘息。沉默片刻，陈玎亢声道：“我王既作如此说，臣等也索性将秘事当做明事说了。老太史，你便说。”

“老臣也只好如此了。”一个清癯的白发老人颤巍巍挺起了腰身，他是齐威王时的太史令晏岵，人称太史岵，是春秋姜齐名臣晏婴的后裔，也算是齐国的数百年望族了。他看了看苏秦道：“我王用苏秦变法，诚为大误。此人面相寒悲，眉宇促狭，步态析离，乃不留功业之破相也。唯其如此，此人终生奔波，一事无成，纵有小彩，大毁亦必随之而来，此谓终生破相。我王若执意重用此人，非但不能建功，犹恐有破相败国之累，望我王三思而后行。”

当时的太史令在各国都是重臣，有任何人都无法替代的两大优势：一是编修国史，可以史为鉴劝谏国君；二是掌天文星象，可代天传言劝谏国君。敬畏祖先敬畏上天，恰恰是天下法统的根基，一个对祖先足迹与上天机密都了如指掌的太史令，其进言拥有常人难以企及的分量。一言罢了，殿中一阵微妙的肃杀沉默。

“妙极妙极！”孟尝君突然大笑起来，“太史岵，我倒是猛然想起，齐国这些年不顺，原是你这败相破国了。诸位请看：这尖腮鹰隼，猴步寒声，一副孤寒萧瑟，整日老鸦般呱呱聒噪，岂能不破相败国？诸位说说，如此之人该当何罪！”

“孟尝君，你，你，岂有此理……”晏岵本斯文老名士，面对这尖酸刻薄的戏谑，又羞又恼，一时大窘，浑身颤抖得说不出话来。“孟尝君大辱斯文，成何体统？该当治罪！”陈玎嘶声高喊起来，十元老一片呼应，“成何体统？该当何罪？”喊成了一片。孟尝君哈哈大笑：“斯

文？你等还晓得斯文？整个一通狗屁，臭不可闻，破相败国！”“我王明察：如此大臣，成何体统啊……”十元老一片声地叩头嘶喊起来。

齐宣王不耐之极，“啪”地一拍书案：“术士之言，枉为大臣！若再无话说，本王退朝。”这一下发作，大出老臣们预料，一时愣怔，后悔与孟尝君纠缠了。

“我王容禀。”一个苍老的声音缓慢地回荡开来。

这次却是另一个颇具神性的人物开口了，他是太庙令陈诜。太庙是王室供奉祖先的神圣庙宇，太庙令便是掌管太庙祭祀的大臣。通常但有大事，国君都要到太庙祭祖，一则请求祖先庇护，二则在祖宗面前占卜吉凶。因了这两个特殊用场，太庙令成了巫师与卦师的化身，分量与太史令不相上下。这陈诜与陈玎一样，都是王族远支，但他有一处为别人所不及，是十元老中唯一的在职大臣，也就是还没有退隐。

陈诜似乎很茫然，谁也没有看，声音很是稳当实在：“我王以田文为上将军，此乃失察也。田文本是靖郭君庶子，生性纨绔奢华，蒙先王重用，立嫡封君，却从来不务经国之道。此人大养门客，几达三千余，封地私兵亦有万人之众。更令人咋舌者，田文在封地烧毁全部隶农债券，收买民心，竟敢公然称为‘狡兔三窟’！此等人物一旦握兵，臣恐坐大为患，成尾大不掉之势。其时，我王何以自处乎！”

随着元老们的奏对，齐宣王的脸色越来越难看。陈诜刚刚说完，他便拍案怒道：“尔等元老，如此捕风捉影，当殿流播蛊惑之辞，算得国事对策么？本王不听也罢。尔等下殿去！”

“我王差矣！”陈玎高声抗辩道，“原是我王许臣等尽言，更逼臣等将秘事公开，既已言明，我王便当批驳有道，何能不了了之？！”其余

元老们也抖动血书同声附和："老将军所言极是，我王不能不了了之！"那一片苍老的头颅一齐叩地咚咚，没有一个人起来。

齐宣王是一下子愣怔了，这才真正意识到事情远比他想象的要严重得多。这些元老们显然有备而来，大有以死谏威胁他就范的意味。骤然之间，齐宣王竟不知如何应对了。孟尝君面色铁青，碍着方才弹劾他的恶言，他只有等齐宣王命令行事。齐宣王一愣怔，急切间也不知如何扭转这个僵持局面了。

"臣启我王：请准苏秦与元老们辩驳国事。"苏秦从容不迫地站了起来。

"好！"齐宣王立即拍案，"丞相尽管驳难，本王洗耳恭听。"

"敢问陈玎老将军，所谓三变破国出自何典？抑或何人杜撰？"苏秦开口了。

"这与你何干？只需占得大道公理便是！"陈玎满脸涨红。

苏秦哈哈大笑："只可惜也，全然信口雌黄！"瞬息之间，驰骋六国朝堂的名士气度在苏秦身上又神奇地复活了，他在元老们面前悠闲地踱着步子，目光却始终盯在陈玎的脸上，"顺势而动，应时而兴，此乃三千年来邦国兴亡之大道。五帝不同道，三王不同法，舜变尧，禹变舜，商汤变夏桀，周武变殷纣，平王变西周，三家分晋变春秋，李悝新法变战国，商鞅新法变强弱。亘古三千年，一个'变'字囊括了天下风云！善变者强，不变者亡，岂有他哉！战国以来，魏国两代巨变而成霸主，魏惠王没有第三变而一落千丈。秦国两次小变，出不得函谷关一步，孝公与商鞅第三次大变，而成天下第一强！所谓三变破国，可曾在一个国家应验？！"见元老们喘息一片，目光却显然不服，苏秦口气一转道，"再说齐国，太公田和之变在国体，先君齐威王之变在吏治，既非法度完备，更未触及根本。根本何在？在于田制、封

地、隶农、政体四大症结。我王第三变，正是要真正彻底地像秦国那样变法。这第三变恰恰是齐国强大之根本，是齐国统一天下之起点，否则，只有任秦国欺侮而不能战胜！诸位倒是说说，究竟是三变强国？还是三变破国？”

元老们瞠目结舌，无一人说话。孟尝君冷笑道：“我看，这‘三变破国’改为‘三变破贵’才妥当，不怕丢失封地，你等胡乱聒噪个鸟！”最后竟咬牙切齿地骂了一句。

“孟尝君无礼！”太史令晏岵突然喊了一声，“纵然变法，也不能用外臣！”

“荒唐荒唐！”孟尝君呵呵笑道，“敢问太史令，先祖晏平仲祖居何处啊？”

“祖上莱地夷吾，孟尝君岂能不知？”

“我知你不知啊，那时的夷吾是齐国么？若非齐国，先祖晏平仲不也是外臣？我田氏原是陈国人，岂不也是外臣？还有你陈玎，不也是外臣？说说，在座者谁个不是外臣？既都是外臣，你在这里猖狂个鸟！”孟尝君又狠狠骂了一句。“田文无礼啊……”晏岵嘶喊一声，再接不上话来。陈玎突然嘶声哭喊：“田文言行粗蛮，狼子野心，我王万不可重用！”

一声大喊，殿中竟出奇地静了下来。元老们惊愕的是陈玎乱了章法，一时不知如何跟进。按照驺忌的谋划，只可全力猛攻苏秦，对孟尝君只能是点到即止。孟尝君毕竟是王族近支，且此人手握重兵，生性粗豪刚猛，若一时激怒便是大祸。然则今日孟尝君斜刺里杀出，嬉笑怒骂使元老们颜面无存，却也是驺忌无论如何想不到的。陈玎一时愤激，当众公然对孟尝君正式发难，元老们如何不暗暗惊慌？齐宣王的惊愕，在于他猛然意识到老贵族们明是攻击孟尝君，实则是要将他

孤立起来。一身冷汗之际，齐宣王却拿不准是否在此时处置这些元老，毕竟他们在齐国也是树大根深了。孟尝君却是一牵涉到自己，就要看齐王意思，总不能自己出令将这些鸟们拿了，一时也只能沉默。

“陈老将军，当真斯文扫地也！”还是苏秦开口了，笑容里充满了蔑视，“大臣风范，弹劾当言之凿凿，岂能以私愤戏弄君臣于朝堂？言行粗蛮便是狼子野心？你陈玎也做过上将军，一身丧服，当殿呐喊，鼻涕眼泪，又何止粗蛮？简直就是公然不守臣道！岂非更是狼子野心了？”苏秦口气一转，“孟尝君身负先王重托，以特使之身奔波合纵抗秦十余年，有权如斯，无权如斯，几曾伸手讨过封地？要过职权？今我王委孟尝君以上将军重任，孟尝君却将王命兵符交还我王保存，王不出令，上将军不动一兵一卒。更有动人处，孟尝君决意在变法之时，自请交出封地，将悉数门客交于军中，组成猛士之旅派驻要塞。此等胸襟，耿耿可对日月，何来尾大不掉？何来狼子野心？！”

苏秦这番话当真令元老们心惊肉跳了。果如苏秦所说，孟尝君交出封地、交出门客，这变法还有谁能阻挡？骤然之间，元老们放声号啕起来。

齐宣王厌恶地挥挥手：“下去下去，再有此等蛊惑之辞，重重治罪！”元老们灰溜溜地出殿了，那三幅血书却被苏秦指派的内侍留了下来。

五　东海之滨雷电生

元老贵胄们公然发难，促使齐国政局发生了急骤的变化。

齐宣王本来是打算推行一种渐进性的变法，慢慢消磨元老贵族层的愤懑。但在十元老血书丧服闹殿之后，齐宣王感到了一种骑虎难下的难堪。贵胄们已经对变法打出了鸣金收兵的号令，变法大臣也已经与元老们作了面对面的较量，剩下的就看他这个国君如何决断了。若

按照原先谋划按部就班地慢慢来，显是两面丢失人心：既不能满足元老们的要求，也使变法新派失望。若停止变法，罢黜苏秦与孟尝君，则无异于王室接受了贵族的挟制，而且将永远受到旧贵族们的胁迫；演变下去，难保田氏王室不会成为当年的姜氏公室，被人取而代之。齐宣王虽然没有雄才大略，但保住王业社稷这一点还是不会退让的。那日元老们出宫后，齐宣王心神不定，也没有与苏秦孟尝君再商讨，只将自己在书房关了一日，反复思忖，自觉只有一条路可走。

次日掌灯时分，苏秦与孟尝君奉命从密道进宫，君臣三人商议了整整两个时辰。临淄城楼的刁斗打响四更时，苏秦与孟尝君出宫了。临淄城两座最有权力的府邸立即忙碌起来，满府灯火通明，大门快马连出，官署吏员穿梭，如大战在即一般。

早晨起来，国人惊讶地发现临淄变了。

城门、官市与行人过往的街口都贴上了一幅幅白绢大告示，下面还有小吏看守着给行人读讲；王宫、城门、官署的守军兵将都变成了生面孔；向来人头攒动熙熙攘攘而为中原人所歆慕的齐市六街，每个进出口都有了一排长矛大戟的武士；但最令人咋舌的，还是每座元老贵胄的府邸都被甲士围了起来，每三步一支长矛闪亮，当真令人心惊。

赶早市的国人们全拥到了白绢告示下，听小吏一念，原来是齐国要变法，教国人百姓们各安其业，毋得听信妖言，若有传播妖言者，治重罪。看看并没有增加赋税，也没有紧急征发，人们心中稍安，暗暗长嘘一声，又忙活自己的生计去了。于是，早市渐渐地又恢复了熙熙攘攘的交易。

最热闹的是那片六尺坊。这六尺坊街道不甚宽阔，却都是高大府邸相连，平日只有车马进出，行人却是寥寥。按照官定名称，这条街叫做玉冠街，“六尺坊”只是市井国人的叫法而已。“六尺”，说的是轺

车上的伞盖：大凡六尺伞盖的轺车，都是高爵高官，而这条街进出的轺车几乎见不到四五尺的车盖，于是市井间有了“六尺坊”这个叫法。这个别称响亮生动，于是众口铄金，玉冠街本名竟被临淄人淡忘了。

陈玎的府邸在六尺坊的中间地段。他是老军旅，虽然年迈，却是每日四更必起，梳洗完毕便在雄鸡声中练剑品茶。前日入宫铩羽而归，一肚子愤懑，本想立即到天齐渊找驺忌再行谋划，但想想还是按捺住了。去得急了，这个老琴师又要笑他沉不住气了。但更重要的是，陈玎要看看齐王这几天的动静。他料定，元老们的血书进谏纵然不能使齐王回心转意，也必定给齐王激了一盆冷水，吓了他一大跳，必定使他冷静思虑，放慢变法的步子，疏远苏秦与孟尝君。存了这个想头，陈玎倒也没有过分折磨自己，照样四更离榻，练剑品茶。这日早早起来，在淡淡海风中练完了剑，便在池边茅亭下好整以暇地煮起茶来。清晨煮茶，陈玎从来不用仆人，都是自己动手，为的是要煮出当年军营那种粗酽的茶汁味。仆人侍女们做得太精雅，没了那股粗朴的土腥味。

天将拂晓，陶壶在红红的木炭下已经滚开了。正要滤茶，陈玎突然听得门外一片沉重急促的脚步声——兵卒甲士，至少三个百人队！他霍然起身，长剑一提，大步流星地奔门厅而来。走到廊下，门外车马场正有三个全副长兵的百人队刷刷刷开来。守门家兵惊慌地在廊下挤成了一堆，七手八脚地要关闭大门。

陈玎大喝一声：“住手！老夫是关门将军么？”家兵们胆气顿生，哗啦啦排列在陈玎身后。陈玎摆了摆手，一个人大步赳赳地来到官兵面前：“来者可有王命？”带队千夫长亮出手中一支硕大的令箭高声道：“上将军令箭在此！凡六尺坊贵胄元老，于变法开始三个月内不得离开府邸！”陈玎冷笑道：“老夫问你，可有王命？！”千夫长仍是大手一晃：“上将军令箭在此！”陈玎勃然大怒：“老夫目下便去早市！你敢

拦么？”说罢大步向车马场外走去，廊下家兵呼啸一声，立即跟了上来。

千夫长令箭一劈：“长兵拦阻！但有一人抢路，立杀无赦！”

“嗨！”三百长兵甲士齐齐地吼了一声，咔咔咔分为三个小方阵，堵住了车马场出口，将陈玎与家兵遥遥围在中间。陈玎一看那矛戈森森的气势，便知这是齐军最精锐的技击步兵，自己的家兵根本不是对手。

“田文私封大臣府邸！狼子野心！”陈玎突然高声呐喊，苍老的声音在六尺坊嗡嗡回荡。喊声方落，左右府邸也传来阵阵喧哗吵闹，太史令晏岵悠长嘶哑的哭喊声也随风飘了过来：“私刑不轨——上天不容哪——”

片刻之间，偌大六尺坊哭喊成了一片。街中赶早的市人好奇地围了过来，不到半个时辰，六尺坊的街巷与各府邸的车马场，便被行人塞得满当当了。一看这阵势，能人们顿时恍然，那些告示与所有令人惊讶的骤然变化，其实都是对着这些权势贵胄来的。一旦开窍，国人们立即在窃窃私语中轻松起来。

是啊，变法原本是老百姓盼望的好事，他们能得到许多实实在在的好处，丢掉的却只是些鸡毛蒜皮般的东西。只有那些巍乎高哉的贵胄，才是变法的受害者，他们要丢失封地，丢失财富，丢失世袭高爵，丢失私家军兵，丢失无数令人难以割舍的独有享受，他们自然是要哭要喊的了。看，他们的家兵都气势汹汹的一大片，要不是上将军派兵镇住他们，他们还不要杀了变法丞相，守住自己眼看就要失去的那些宝贝物事?

贵胄们哭着喊着骂着，围观的市人们笑着品着指点着，时不时有故作惊讶的尖叫：“哟！大人吐血了！”

“快看！夫人晕倒了！”

“哟！那小公子也哭了！”“啊，那是怕长大了没得好吃好喝！”

如此三两日，临淄国人也就淡了，再也没有人来凑热闹了。于是，六尺坊又恢复了一片清冷。这清冷与寻常时日的清冷不同。寻常时日，六尺坊透着一种尊贵的幽静，绿树浓阴，行人寥寥，偶有驷马高车辚辚驶过，长街石板更添了几分天国韵味。可如今一片肃杀，长风过巷，但闻军兵沉重的脚步，车马封存，行人绝迹，偶有深深庭院中传来断断续续的夜半哭声。倏忽之间，六尺坊成了一片尊贵而又凄凉的坟墓。

这时，苏秦带着一班精干吏员与一千精锐骑士出了临淄。

君臣议定的方略是：孟尝君提兵镇守临淄，苏秦带王命国书清理封地，之后再颁行新法令。这是苏秦根据齐国的实际国情提出的一个谋略，称之为“颠倒变法”。就是说，不是先行颁布新法，在全面推行中消除阻力，而是先行清除阻力，再颁布推行新法。苏秦的立论只在一点：齐国未行变法，旧势力便先行跳出，若搁置不顾而一味变法，朝野将会动荡不安，最终，变法也可能完全失败；为今之计只有颠倒次序，一举清除阻力，而后新法颁行事半功倍，可加速完成。一番磋商，齐宣王拍案定夺，苏秦孟尝君立即分头动手。

齐国贵族的封地有三十六家，其中十四家是当年姜氏公室的贵族，其余二十二家都是田氏夺齐后的新贵族。老十四家原本是安抚性的封赏，封地大者三十余里，小者则只有五六里而已，且明令不准在封地成兵，所以不足为患。新贵族封地却大不一样，大者二百余里，最小者也有三十里上下，但新老封地最大的不同还是权力的不同。新封地领主的权力分做三等：第一等是全权封地——治民权、赋税权、成兵权全部都有，等于一个国中之国小诸侯；第二等是两权封地，即

治民权与赋税权；第三等是一权封地，即只有赋税权，等于是拥有了一个永久的财富源泉。

第一等封地，事实上只有孟尝君一个家族。由于孟尝君的父亲靖郭君是齐威王的胞弟，晚年又是齐威王的开府丞相，这片全权封地在齐国贵族中也无可争议。孟尝君承袭嫡位，自然成了封地领主。元老们微词多多，密请齐宣王削小孟尝君封地与权力。齐宣王即位之初也确实有过这个念头，但经过合纵曲折，终觉得孟尝君不是野心勃勃之臣，终是打消了这个念头。此次变法，孟尝君自请交出封地，齐宣王内心极是高兴，但反复权衡后，齐宣王对苏秦交代：给孟尝君保留三十里一权封地，以示褒奖功臣。

苏秦想得清楚，清理封地，务须从孟尝君入手。

孟尝君的封地在蒙山以西的薛邑，原本是薛国的一部分，齐国夺得这片土地后，叫了薛邑。当时的齐国尚没有实行严格的郡县制，邑、县、城并存，相互没有统辖，除了境内封地，都归王室管辖。薛邑大约有三百多里地面，大半都是孟尝君封地。薛邑人将孟尝君封地叫做“孟邑”，将薛邑叫做“小半薛”。为了治理方便，孟尝君在封地中心地带修筑了一座城堡，人呼“孟尝堡”，堡内有部族民众数千人，加上吏员、家兵、工匠与些许商贾，也是个万人出头的大堡子小城池。

苏秦人马赶到时，孟尝君的总管家臣冯与封邑令，已经率领封地全部吏员三十余人在堡外石亭迎接。无须多说，冯等便将苏秦迎进了城堡府署。苏秦的随行干员刚刚坐定，封邑令领着一班吏员鱼贯而入，一捆捆竹简摞满了一张张书案。民户、仓廪、赋税、兵员、吏员、田亩等账册，清清楚楚地分类列开。一时查验完毕，苏秦当即给三千家兵发了一支令箭，着其就近开往薛邑驻扎，又封了仓廪府库，交接要害便大体告结。

“冯，我听过狡兔三窟这句话，第三窟在何处？”苏秦将冯叫到了一边。

“原是冯戏言，便在泗水北岸三十里河谷，很穷，离堡子不远。”冯笑了。

“齐王特许孟尝君保留封地三十里，还有这座孟尝堡。你看，定在何处妥当？”苏秦静静地看着冯，脸上只一副淡淡的微笑。临行前苏秦问过孟尝君，孟尝君只是笑道：“丞相但以公事论处便了，何须难我？”苏秦心中有数，也没有再问。他知道此事冯必然有底，冯的意思也必然是孟尝君的意思。

冯却道：“丞相奉王命变法，在下不敢私请。”

苏秦笑道：“既不敢私请，我看就泗水河谷三十里，穷地方好说了。”

“遵命！”冯高声领命，眼中顿时大放光彩。

“冯，我留下两个书吏给你。旬日之内，能将该运的物事运到临淄国库么？”

“定无差错！”冯慨然答应，还低声补了一句，“这也是孟尝君的大事，在下岂敢有误？”

苏秦人马当晚在孟尝堡歇息，次日黎明时分，马队疾驰北上，绕道临淄西北，径直向天齐渊飞驰去了。苏秦知道，将要面对的成侯驺忌，才是一块真正难啃的骨头。

天齐渊依旧是那样的宁静娇媚，茫茫苇草圈着一汪明镜大水，大水之外是棋盘般的绿野沃土，是两座苍翠欲滴的青峰。山下水畔树林中的那片红墙绿瓦的大庄园，是这沃野明镜之上的一颗珍珠，美得人

心醉。如此可人的山水田园，几是股掌之间的一个美女，永远都会百般柔顺，任他品咂赏玩。可驺忌今日登上牛山远望，却第一次觉得她扑朔迷离了，看不透了。驺忌隐隐地觉得，这片娇媚丰饶的土地就要离他而去了，森森的冰凉正在一天一天地向他逼近着。

实在预料不到，自己精心谋划的破苏三策，如何竟成了火上浇油？非但没有将苏秦整倒，反而使齐王莫名其妙地跳了起来，竟迅雷不及掩耳地动了手。一干元老统统被关在了六尺坊禁地，天齐渊周围的山口也突然有了军营，倏忽之间，元老世族统统成了阶下囚，只能任人宰割了。只是驺忌一下子还想不来，苏秦这变法要如何动手。按战国变法的寻常规矩，总是要先行颁布一批法令，而后逐次推行。若照这个章法，轮到收缴封地，快慢也就是一年多的时光。那就是说，自己坐拥这片仙境的日子马上就要完结了，一年半之后，自己难道又要做一个老琴师了？

突然，身后传来家老异样的声音："成侯，你听……"驺忌一怔，已经从纷乱的思绪中摆脱出来，听得一片隆隆声随着山风飘了过来。虽然是隐隐约约，但却是连绵不绝，越来越清晰。"马队？没错，是马队。"驺忌淡淡地笑了，他确信自己这双能在风雨中分辨千百种声音的耳朵不会出错。"马队？"家老目光闪烁，"既非狩猎时节，也非边城要塞，马队来天齐渊何干？"

"想不出。"驺忌一笑，"你先回庄，也许是六尺坊又开禁了。"

"老朽愚见，总觉有些蹊跷。"家老道，"我先走一步，成侯莫耽搁久了。"

驺忌笑道："弹奏一曲，我自下山。"说罢进了山顶那座清幽古朴的琴亭。琴声但起，驺忌平静了下来。家老对亭外两个仆人低声叮嘱了几句，匆匆走了。身后琴声叮咚，彷徨郁闷，有着一种难以名状的

忧伤，但却没有大难临头该当有的那种警觉。白发苍苍的家老不禁苦笑着摇了摇头。

一曲未了，山下战马嘶鸣，似乎已在天成庄外。驺忌一惊，马上收琴起身，刚走出琴亭，家老已经派山下武士前来急报：临淄骑兵已到庄前，请成侯稍待下山。驺忌知道家老要探明虚实后再教他出面，又回到琴亭坐了下来，琴却是再也弹不下去了。

大约半个时辰后，家老派人来报：苏秦带领兵马吏员前来清缴封地，似乎并无问罪恶意，请成侯下山应对。驺忌惊得出了一身冷汗，原想在一年之中从容安排后事，就是交了封地也不至于无处存身，谁能料到收缴封地如此之快，直是迅雷不及掩耳，却教他如何下场？想想也是无奈，只有下山见机行事了。短短的一截山路，驺忌走得大汗淋漓。骤然之间，一种暮年的悲凉涌上心头，他第一次觉得自己老了。

到得庄外，一千铁甲骑士在车马场排成了一个整齐的方阵，一班吏员肃立廊下，高冠红袍的苏秦在廊下悠然踱步，家老站在那里笑脸陪着。驺忌心下又一惊，这苏秦连正厅吃茶的礼遇都不受，看来凶多吉少了。虽然内心忐忑，驺忌毕竟做了几十年丞相，官场极是老到，一进大门满面春风地遥遥一拱手：“阔别久矣，武安君别来无恙？”语气亲切得老友一般。

“成侯童颜鹤发，更见风采也。”苏秦打量着这位当初也曾一起畅谈合纵的齐国美男子，笑脸一拱，“今日唐突，成侯见谅。”

“如此说来，武安君是国事公干。”

“苏秦奉王命收缴封地，敢不尽心？”说着将手中一束带有封套的竹简递给了驺忌，“此乃齐王书，请成侯过目。”

“敢问武安君，如何收缴法？”驺忌并没有打开竹简。

“依收缴孟尝君封地为成例：保留成侯封地五里，其余财货仓廪民户家兵等，一应即时清缴。”

一听尚有五里封地，便知不是赶尽杀绝，心中一块大石顿时落地，驺忌一挥手道：“敢请武安君入厅就座，老夫立即清缴。”进得正厅，驺忌吩咐上茶之后，命家老立即在庭院中排出十几张大案，安顿相府吏员列座。片刻之间，封邑令带着一干家臣抬来几案账目，开始了紧张的查核接收。驺忌只陪着苏秦饮茶叙谈。苏秦也明白驺忌是文臣封侯，封地没有部族家兵，清缴要简单容易得多，便也不去督察，只从容地与驺忌品茶说话。

驺忌说，自己当年便想在齐国变法，谁料老世族坚执反对，自己势孤力单只好作罢；如今苏秦能大刀阔斧地变法，当真齐国福气，驺忌虽然在野，也愿意全力襄助。苏秦一时难辨真假，只静静地听着，偶尔附和一二。毕竟，驺忌也是齐国名臣元老，果能支持变法，何尝不是好事？末了驺忌笑问：“敢问武安君：五里之封，老夫可否择地而居？”

苏秦笑道：“成侯想要一片肥美良田，颐养天年了？”

“不敢。”驺忌正色道，“天齐渊周野良田，自当由官户耕耘，增加府库为上。老夫所愿者，两座牛山而已，残年余生，依山傍水隐居而已。”

“两座山头，无田耕耘，成侯生计如何着落？”苏秦倒是有些担心。驺忌笑道：“老夫略通医道，牛山有数十家药农，开座制药坊了。不增封户，不占良田，唯给老夫一片习习谷风，可否？”

“成侯有此襟怀，自当成全。”苏秦有些感动了，高声道，“来人，成侯五里封地，从天齐渊变为牛山两峰。”一时相府主书拿进封邑图，苏秦在上面圈定了“牛山两峰”，又在王书后附了一行字：“成侯节律自请，丞相苏秦变通，五里封地变为牛山。”又盖上了随身铜印，此事便算定准了。驺忌说了许多感谢的话，又设了小宴为苏秦洗尘。苏秦见也只是一盆山菜一盆牛山野枣儿，酒也是寻常的临淄米酒，若要拒绝反而显得矫情做作，也就与驺忌对饮了几碗，说了许多的闲话，天便渐渐黑了下来。

驺忌不是孟尝君，苏秦须得亲自守在封地监交清楚，一日自是完结不了。眼见天色黑了，驺忌吩咐家老准备，请苏秦晚上住在自己的水榭别院。苏秦坚执谢绝，陪着吏员们忙碌到三更，回到庄外大帐去住了。

连日劳碌奔波，苏秦倒头睡了过去，朦胧之中帐外马蹄声疾，一个熟悉的声音已在耳边。翻身坐起一看，荆燕风尘仆仆地站在榻前。“兄弟，你可回来了！”苏秦惊喜过望，拿过帐钩上的酒袋塞进

荆燕手中。

荆燕嘿嘿笑了：“还是大哥好，没忘兄弟这毛病。”说着拔开木塞，咕咚咚将一袋米酒饮了大半，拭去嘴角酒汁笑道，“我在燕国听说大哥做了丞相，只可惜没长翅膀，飞不过来。”苏秦将荆燕摁到榻上坐下，连忙问道：“先说说，燕国如何了？她还在么？”

“大哥不能着急，两件事都有纠葛，须听我一宗一宗说来。”荆燕喘息了一阵，慢慢说了起来，虽然插前错后地有些零乱，苏秦已经听得明白。

原来，苏秦入齐后冷清无事，对燕国消息也无从得知，既担心苏代跟着子之越陷越深，更对燕姬的处境感到忧虑，便派荆燕返回了燕

国，要他见机行事。荆燕回到蓟城，先去见了苏代。苏代开口便问：二哥在齐国如何？荆燕按照苏秦叮嘱，说了一番诸般都好的状况。苏代半信半疑，说燕国已经大事底定，子之做了相国，不日要全权摄政，目下急需苏秦回燕共图大计。言下之意，要荆燕立即再回齐国，催促苏秦回来。荆燕心中有数，便说回家看望父母一趟，再去齐国。次日，荆燕没有在蓟城停留，飞马去了燕山天泉谷，按苏秦所画图形寻觅燕姬。谁知一连三日，蛛丝马迹皆无，苏秦所说的那些山洞，都空荡荡一无长物，仿佛从来没有人住过一般。寻思无计，荆燕只好再回到蓟城找苏代。苏代说，燕姬失踪好久了，他两次秘密寻访都没有见到，后来也忙得没有时间去了。荆燕忙问原因。苏代说他不知道，揣测起来，总是与王室藏宝有关了。

无奈之下，荆燕找了在王宫做护卫的一个将军，说想在王宫做几日护卫。将军叫市被，是当年军中老友，虽然觉得蹊跷，却也没有多问便答应了。将军市被只告诉他，王宫近年怪事多，莫得大惊小怪惹祸。荆燕自是慨然允诺，选了在王宫巡查的游击头目来做。荆燕原本就做过王宫甲士，对宫中情形不算生疏，做了游击巡查，自是不会出无端纰漏。然则一连半个月，王宫中都是白日冷冷清清，晚间死气沉沉，找不出些微消息。荆燕有韧劲儿，非但没有离开，反而又专门选了后半夜巡查。他从少年时候听族老们说财宝古经起，便有了一个顽固的想法：大凡财宝秘事，都是更深人静时的故事。

一日夜里，荆燕终于有了一丝惊喜——往昔后半夜总是黑沉沉的庭院里，却有一处隐隐闪烁的亮光。从方位看，这亮光在池边树林之内。荆燕知道，那地方只有一座消闲的茅亭，当年燕文公便在那座茅亭里第一次召见了苏秦，后来燕易王夏日也常在这里消夜。新王即位后子之当政，这里便荒凉起来了。如此夜半时分，谁能在这里消闲？荆燕教随行的十名军士原地守候，一个人悄悄走近了树林，仔细一看，发现一棵棵大树后都有一个黑色的长矛影子，自己根本不可能穿过树林，更别说走近茅亭。

憋了一阵子，荆燕猛然想起：护卫苏秦泅渡潍水后，自己拜了个楚国渔民子弟为师，水性已经大长。荆燕脱了衣甲，从岸边苇草中悄悄地潜进了池水。片刻之后，悄无声息地到了茅亭岸边。伸头从苇草缝隙中望去，荆燕大吃一惊：茅亭中两男一女三个人，其中一个竟然是他的老友——将军市被！其余两人背对池水，听声音都很年轻，他却不识。

只听那个年轻的男声说："既然心同，这便是一桩大业。聚众似乎不难，最缺的是金钱了。"那个女声说："钱财倒是有一大坨，只是此人难找。"男声急迫问："一大坨？在哪里？"女声道："在燕山几个无名洞窟，图在那个人手里。"男声追问："那个人是谁？在哪里？"女声道："文公国后，在燕山隐居。"男声道："既在燕山，如何找她不到？"女声道："她可不是寻常女人，我已经找了多次，所有的山洞都找遍了，没有踪迹。"男子长长地叹了一声："莫非天意，燕国当灭也？"一时沉默了。将军市被却突然道："我有一法，但却涉及先君宫闱，不知当说不当说？"男子道："兴亡大业，有何忌讳？但说无妨。"将军市被道："传闻国后与武安君笃厚，若能得武安君襄助，请她出山，定然不差。"男子沉吟道："武安君与那厮交谊深厚，如何能助我？"女声道："倒是未必，武安君襟怀正大，与奸佞绝非一党。只是要找到武安君却难，机密大事，没个合适人选。"将军市被笑道："也是天意，目下正好有一人——武安君的义弟。""啊——"男女不约而同地惊叹……

荆燕惊诧莫名，连忙游出水池上岸，估摸市被天亮后肯定来找自己，怕难以脱身，给市被留下一书，趁着天色未明便出了蓟城。本想立即来齐国报讯，但荆燕多了一个心思，怕燕姬被他们先找到，又去了燕山搜寻。荆燕重新走遍了每个山洞，在每个洞中反复查勘，终于在马厩洞中的马槽下面，发现了一个羊皮纸袋……

"大哥你看，这个物事！"

苏秦连忙拆开，里面是一幅白绢，上面两行大字——

国将不国　斯人无忧难寻难觅　不请自到娟秀中透着刚健的字迹是那般的熟悉亲切，苏秦怅然叹息了一声，久久无话。

看来，燕国王室又有了一支新的秘密力量，似乎还是苏秦不熟悉的神秘人物。那个女子，苏秦揣测，极有可能是燕易王的王后栎阳公主。可是那个主导“大业”的男子何人？苏秦想不出来路。燕王姬哙的儿子才十五六岁，难道会是这个少年？假如不是他，王室中还能有何等人物？这样的“大业”，没有王室人物主导，几乎是不可能的。

这样的一支力量聚在一起，还能做何等大业？自然是要从子之手中夺回王室的权力，恢复燕国的姬氏社稷了。他们要找自己，还要通过自己再找出燕姬，如此一来，他与燕姬都要被卷进这个漩涡了。燕姬对燕国的事历来有定见，可偏偏难觅踪迹，若那人秘密派人找来齐国，自己该如何应对？在燕国大政上，苏秦觉得自己第一次陷入了无所适从的茫然。说到底，还是对子之的新政心中无数。子之若真是个申不害般的铁血变法人物，苏秦宁肯负了燕国王室，也会支持子之。可偏偏子之的国事举动，总教苏秦觉得一股浓烈的异味儿。说他是奸佞野心，也不全像，连苏代都那么拥戴他，你能说子之没有过人之处？一边衰朽老旧，一边生猛无度，何以燕国就涌现不出一股堂堂正正的新生势力？

燕国的事再头疼，苏秦也不能误了齐国的变法大事，只有忙碌起来。

封地收缴完毕，已经是黄叶萧疏了。秋霜来临之时，元老贵胄们衰草般蔫了下去。也是苏秦法令有度，并没有将元老贵胄们的封地剥夺净尽，总是或多或少地酌情保留了三五里。如此一来，齐国贵族的封地统共只剩下不到一百里，说起来还没有一个县大。这在天下七大战国中，几乎与秦国一般，成为封地最少的大国了。封地藩篱一打

碎，苏秦立即重新规划政区。根据齐国传统与实际情势，苏秦取消了邑、城两种政区，齐国归并为七十三县，原来的"城"，一律变为县的治所，也就是县城。后来乐毅破齐，连下七十余城，便是这时定下的县城。如此一来，政区大大简化，少去了邑、城、县三政并立时的许多累赘纠葛。政区一划定，苏秦立即对七十三县的县令作了一番大调整：一是查办了一批贪吏，撤销了一批庸吏；二是裁汰县府冗员，明定每县只许有十六名属员；三是县令异地任职，将乡土县令一律调换到他县；四是从稷下学宫遴选了二十名务实正干的学子，补齐了县令缺额。

这两大步走完，又到了来年夏日。从这时开始，苏秦的丞相府开始连续颁布法令，每月三法，一直颁布了四个月，十二道法令才全部颁行全国。苏秦的变法，自觉地仿效了秦国的商鞅变法，虽然没有商鞅法令那般冷峻那般完整，但诸如奖励耕战、废除世袭、废除奴隶、耕者有田、大开民市、训练新军、统一政令等主要法令都是齐备了的。

"臣之变法，当用十年之期，三波完成。此为第一波，确立筋骨，后当徐徐图之。"苏秦对齐宣王这样说了齐国变法的总谋划。

六　冰雪铭心终难却

冬月初，第一场大雪纷纷扬扬地覆盖了临淄。

郊野雪雾茫茫，一辆辎车正从北方的雪原上驶来。辚辚车声消解在无边无际的雪的帷幕里，如同白色海洋中一只乌篷小舟，悠悠荡荡。辎车很小，篷布很厚实，一匹已经看不清颜色的马拉得很是轻松，从容走马，拉着一辆空车一般。最奇怪的是，这辆小小辎车没有驭手，也听不见车中人的呼喝，似乎信马由缰地在雪原上游荡。可是，不知不觉之中，临淄城高大的箭楼影影绰绰地显现了出来，那匹从容碎步的走马停了下来，努力地昂头嘶鸣了一声，前蹄不断地在雪

地上刨了起来。良久，辎车中传来一阵模糊的呻吟。驭马又是一声嘶鸣，展开四蹄，向着茫茫雪雾中的箭楼奔驰而去，小小辎车变成了飞速滑行的雪橇。

如此大雪，行人几乎绝迹。临淄城门虽然洞开着，城门口却看不见一个甲士。快马辎车飞来，径直冲向城门。突闻一声大喝，一个雪人咔咔走来，拦在了当道。抖去积雪，却是一个长矛在手的武士。原来城门两侧的两排雪树，竟是被大雪覆盖了的守门兵士。辎车驭马灵敏异常，见武士当道立即止步，四蹄笔直撑住，将辎车稳稳地停了下来。

“齐国新法，查验通文照身！”长矛甲士口中的热气，随着齐人咬字极重的吼声一起喷了出来。驭马一声嘶鸣，黑色车帘中伸出了一方摇摇晃晃的木牌。甲士一看，高声喊道：“禀报千长，我不识字。”雪树中咔咔又走出一尊雪人，抖落积雪，是一个带剑头目。他走过来一看木牌，惊讶地凑近了车辕要掀开车帘。突然，厚厚的绵帘中倏地伸出了一口雪亮的长剑！

带剑头目惊讶跳开，高声命令：“十人出列！随我押送辎车进城！”

十名甲士左右夹住了辎车，头目前行牵马，在大雪纷飞中缓缓进了临淄。拐得几条长街，来到了丞相府门前。头目上前对守门领班说了几句，领班匆忙走了进去。片刻之后，荆燕大步流星地赶了出来，绕着辎车转了一圈，从怀中掏出一个叮当作响的小皮袋对城门头目道：“多谢千长了，天冷，几个钱给兄弟们买酒。”头目一声道谢，高兴地带着甲士们去了。荆燕回身走到辎车前拱手道：“在下荆燕，敢请贵客进府。”说罢牵了驭马从旁边的车马门径自进了丞相府。

苏秦从王宫回来时，天虽然一片雪亮，实则已是暮色时分，书房里已经掌灯了。苏秦没有先到厅中用饭，而是进了书房。他要立即替

齐王修一封紧急国书，可刚刚提笔，荆燕匆匆走了进来道：“大哥，瑞雪大吉！你猜谁来了？”苏秦看看荆燕神秘兮兮的模样，不禁笑道：“孟尝君么？有酒就是大吉？”“差矣差矣！”荆燕斯文一句，自己倒先笑了，“先别说，你随我来。”不由分说夺过笔搁下，拉起苏秦便走。

来到苏秦起居的小庭院，但见院中席棚下停着一辆小小辎车，苏秦眼中陡然一亮。大步走进，见燎炉红亮的寝室中纱帐低垂，帐中影影绰绰显出一个绿衣女子的身形，弥漫出淡淡的药味儿与一股熟悉的异香。

“燕姬……”苏秦惊喜地叫了一声，冲上去撩开了帐幔，却木呆呆地说不出话来了。卧榻之上，燕姬面色苍白双目紧闭，额头上胳膊上都裹着渗血的白布，双脚也包裹着厚厚的丝绵套儿。苏秦一阵惶急，转身到厅中急问：“荆燕，这是如何事来？”

“大哥莫慌。”荆燕低声道，“她来时一辆辎车，浑身带着刀伤，冻得冰块也似，已经不能说话。我方才找太医来看过，刀伤不在要害，冻伤也已经冷敷回暖。太医说，人可能要昏睡两三日，只能喂米汤汁，他会每日来酌情换药。大哥，燕姬不会有事。”

苏秦急迫道：“荆燕，你去给掌书说，立即将我的书房搬到这个外厅来。我就在这里，守着她……”荆燕劝道：“大哥，我已经派好了两个侍女，累倒了你，就全乱了。”苏秦断然道：“我没事，不要侍女。你去办，我在这里等着。”

荆燕默默去了，片刻之后，掌书领着几个属吏将处置公文的日常器具搬了过来，将外厅布置成了一个简单书房。苏秦看了看昏睡不醒的燕姬，一阵怅然百感交集，涌出了一眶泪水，叹息良久，坐下来起草那封紧急国书。

日前，大权在握的燕相子之向齐国派来特使，请求来春在大河入海地与齐王会盟，缔结燕齐修好盟约。苏秦是邦交大师，齐宣王不知如何应对，自然要召苏秦商议。苏秦一眼看出：这是子之的一个试探——一旦齐国与子之会盟修好，便意味着齐国默许了子之在燕国掌权。从战国形成的势力圈看，燕国历来依靠齐国解决棘手事端，隐隐然是齐国的势力范围。子之有苏代谋划，自然明白此中奥妙，便以摄政相国的名义向齐王动议结盟。齐国若答应，便是承认了子之权力，他便可能立即动手，废黜燕王而自立；若被拒绝，则是与燕国结仇，却并不影响子之摄政。齐王的难处正在这里，承认子之吧，怕这个生猛人物将来反倒成为齐国的后患；不承认子之吧，似乎又没有理由，他是燕王册封的摄政相国，一切都是“代燕王行事”，又如何拒绝？于是，这封国书自然地要苏秦这个邦交大师来起草了。

虽然还牵挂着寝室中的燕姬，但苏秦毕竟很有定力，一旦在书案前坐定，片刻间拟就了这封国书：

大燕相国子之：齐燕结好，实属我愿。然燕易王在位时，齐国与燕国已经订立友邦盟约。多年以来，两国罢兵，边境安宁。重新订立，反示天下以两国嫌隙。田辟疆之意，原盟可矣，无须添一蛇足。齐王九年冬写罢斟酌一番，苏秦觉得这是目下能够做到的最好转圜——既能稳住子之，又不公然承认子之的“王权”，尚算满意。看着羊皮纸上的墨迹晾干，苏秦唤来值夜书吏拿去誊抄刻简，天一亮送进王宫。

书吏走后，苏秦立即起身走进寝室，见燕姬依然在灯下昏睡，不禁仔细打量起她的伤口：额头白布虽然渗出了一片血迹，但周围鬓发之际依旧是那样光洁，并没有青肿，伤势当不是很重，可能不会是刀剑之伤，而很可能是擦破的皮肉之伤；左胳膊包扎的白布，隆起了一个大包，渗出的渍印似乎也没有血色，而是淡淡的黄色，这个伤口很可能是刀剑创伤，并且已经肿胀化脓了；右边膝盖包扎的白布里，衬

着一层厚厚的丝绵絮，绵絮外是固定的两个夹板，看来这里是骨伤了；两只脚则套在宽松硕大轻软的厚绵靴里，太医还给脚下专门摆了一个小小的燎炉，炉中木炭火不猛不弱，脚边正是一片温热。

再看寝室，苏秦发现竟然有六个大燎炉在墙边围成了一圈，木炭火烧得红亮亮的，却没有一点儿呛人的气息，暖烘烘的一片干爽。看来太医、荆燕与两名侍女真是费了一番心思。

一番打量，苏秦不禁感慨中来，跪坐在燕姬身边默默流泪。一阵伤感，轻轻抱起燕姬的双脚，脱去那双硕大的绵靴，将那双光脚放进了自己胸前。立刻，一股森森冰冷流遍了他的全身，仿佛胸前贴上了一块大冰！苏秦一个激灵，却更加紧紧地偎住了那双冰冷青红的赤脚。苏秦曾经在冰天雪地的茅屋里度过了三个寒冬，可也从来没有冻伤到如此程度。一个生于长于天子王城，身为一国王后的燕姬，冻伤若此竟然还能找到临淄，其间所受的惊险坎坷定然是难以想象的。

茫茫大雪之中，天渐渐亮了，苏秦紧紧抱着燕姬一双冰冷的赤脚，昏昏睡去了。

直到荆燕领着太医走进了寝室，苏秦还没有醒来。白发苍苍的老太医看着抱足而眠的丞相苏秦，一双老眼湿润了。老人对荆燕摇摇手，轻步到了外厅低声道：“吩咐厨下，炖一鼎麋鹿汤。那女子至寒，丞相要热补。”荆燕匆匆去了。老太医坐在外厅兀自唏嘘不已。苏秦醒了过来，听见外厅人声，将燕姬双脚套上绵靴，自己整好衣服走了出来，见是太医，苏秦忙问燕姬伤势究竟如何?

老太医唏嘘道：“此女不打紧，只是复原慢一些。往后，至多是腿脚有些不灵便。”苏秦急迫道：“腿脚不灵便？是冻伤？还是骨伤刀伤？”老太医道：“骨伤刀伤好治，这寒气入骨日久，只怕难以驱赶净尽。”苏秦愣怔一阵道：“医家驱寒之法甚多，前辈当真没有办法？”老太医沉吟良久，叹息一声道：“办法倒是有一个，只是常人难为

也。”苏秦忙道：“前辈只说，是何良方？”老太医道：“老朽辽东人氏。辽东猎户遇冻僵亲人，尝以赤身热体偎之三日三夜，可驱赶冻伤者体内积寒。然则，此法对热身者为害过甚，至寒必伤其身。其后热补虽能稍减，却不能除根，常致虚痨之症，常人何能为之？”

苏秦心中明白，也不多说，只看着老太医给燕姬诊脉开方查验伤口。末了，老太医说三日后再来换药，唏嘘着走了。老太医一走，苏秦吃了荆燕拿来的那鼎麋鹿炖，身上顿时热汗津津。苏秦看看荆燕笑道：“兄弟，帮大哥一个忙，在书房守得三日，不要教任何人来打扰。”荆燕叹息了一声点点头：“荆燕知道大哥心思，只是每日一鼎麋鹿炖，定是要吃。”苏秦点头道：“好，便依兄弟。”

荆燕立即办事，先请来掌书，将外厅公事器具照旧搬入书房，又与掌书秘密商议了片刻，去找孟尝君帮忙。孟尝君慨然道：“武安君生平多难，此事该当。我挡住王宫不紧急召见。其余公务，你与掌书先拦下。”荆燕心中底定，回到府中守在大门廊下，凡求见官员，一律婉言挡回。掌书则坐镇书房，应对丞相府属官，凡呈阅文书者，一律答复三日后再回。如此一来，丞相府顿时清静了下来。

荆燕一走，苏秦立即做了一番冷水沐浴，擦干后全身赤红。走到大雪纷飞的庭院，他第一次虔诚地对天三拜，祷告上天赐福于燕姬。回到寝室，苏秦掀开轻软的丝绵大被，轻轻脱去了燕姬的贴身小衣，赤身躺下，搂住了燕姬——饶是冷水沐浴全身赤红，苏秦依旧感到了一股寒气扑面而来，彻骨的冰凉立即潮水般淹没了自己，一阵颤抖，竟觉四肢沾在了冰冷的躯体上不能分开。苏秦心中一阵大恸，骤然间热泪泉涌，紧紧地将冰冷的燕姬揽在了自己怀中。渐渐地，苏秦麻木了，朦朦胧胧地飘到了洛阳郊野那冰天雪地的茅屋之中，夜读的他冻得全身发硬，站起来跺着双脚搓着双手，铁锥扎得腿上满是鲜血……

大黄呜呜着趴到了他的脚上，他搂着大黄，一手伸进大黄的两腿中取暖，一手还捧着竹简喃喃念诵，冷啊，太冷了……飘啊飘啊，春

光明媚的燕山幽谷，燕姬迎着他袅袅飞来，那绿色的长裙就在眼前飘拂着，却总是够不着抓不住……啊，终于抓住了，柔腻光洁的肌肤，令人心醉的异香，滚烫绯红的面颊，灼热疯狂的冲击，好热，好累，她笑了，紧紧地搂住了他，雪白的双臂将他圈向丰腴的河谷，他是那般饥渴，品咂着啜饮着，她咯咯地笑着，拽着他的长发，拍打着自己的胸脯……饿了，为何那般饥饿？等不及那野羊烤得焦黄，割下一块狼吞虎咽，那咯咯的笑声总是不断，那圆润细长的手指正抹着自己嘴角的肉渣……

终于醒了，一双明亮的眼睛正在苏秦面前闪烁。

“燕姬……”

“季子……”燕姬紧紧抱住了苏秦，“终是见到你了……”

“燕姬，你是如何受伤的？快说给我听。”

“季子，别急，他们都在外边等着呢。还有孟尝君，先起来，晚上再说，啊。”燕姬坐了起来，哄小儿一般溺爱地将苏秦扶了起来。

孟尝君午后就赶来了，已经与荆燕在外厅等了近两个时辰。天将暮色，老太医也来了，说丞相若能在掌灯之前出来，便是无事了。看看天色已晚，孟尝君不禁着急起来，在厅中焦急地走来走去。正在此时，绵帘“啪嗒”一声，众人看时，却都惊讶得呆住了——苏秦那已经返黑的一头长发突然又变白了，白得如雪，一丝黑发也没有。绿色长裙一领貂裘的燕姬扶着苏秦，恍若一个美丽的仙子扶着一个年迈的老翁。

“苏兄……”孟尝君叫了一声，哽咽住了。

苏秦笑了，看得出，笑得很轻松：“田兄……没事，只是累了些个。”又摆摆手，“坐了，诸位坐了。”又连忙对太医道，“前辈，快看

看她脉象如何？”

老太医唏嘘着点点头：“夫人请坐，待老朽看看脉象。”燕姬微微一笑：“老人家，我没事，还是先给他把脉。”说着眼眶湿润了。老人连连点头：“哎哎，都要把的，都要把的。”说着将手指搭在了燕姬手腕上，凝神片刻长嘘了一声：“夫人，真没事了，骨寒退尽，气虚而已，将息几日，便得痊愈。”苏秦一直凝神看着听着，此刻高兴得哈哈大笑，笑声未落，颓然软倒，面色苍白，双唇青紫。

“季子……”燕姬一声哭喊，扑到了苏秦身上，孟尝君与荆燕大惊失色。

老太医抢前搭脉，嘴里说一句“莫慌，不打紧”，手里一支圆润锋利的砭石针已经捻入了苏秦的涌泉、神门两处大穴。众人凝神屏息间，苏秦脸泛红润，悠悠醒转，睁开眼睛一脸笑意，待要说话，却被老太医摆手制止：“丞相须得心气平和，大喜大悲，虚弱不胜也。”荆燕连忙问：“可吃得麋鹿炖？”老太医摇头道：“麋鹿炖三日足矣，多则虚火过盛，鱼羊汤正好。”荆燕连忙快步到厨下去了。

片刻之后，两鼎热气腾腾的鱼羊汤到了面前，雪白的汤汁上飘着细碎的小青葱，苏秦看得“咕”地咽了一口口水。孟尝君笑道：“馋了就好！你俩快吃，我一边等候。”说着与荆燕走到了廊下看雪，老太医兀自在书案前斟酌药方。片刻后，苏秦与燕姬已经吃罢，浑身汗津津的，精神显然好了许多。

孟尝君走过来笑道：“苏兄啊，我看你再歇息旬日，大事我给你挡着，无须心急。”苏秦笑着连连摇手：“些许摔打，何须小题大做？明日便能理事。哎，这几日可有大事？”孟尝君笑道：“那就明日再说，你能行我可不行，告辞。”说罢一拱手径自去了。老太医药方开好，又叮嘱了几句也告辞了。苏秦正要问荆燕这几日相府的事，却发现荆燕早就走了，摇摇头笑道：“这几位，当我真是病人了。”

“难道你不是病人么？”燕姬轻柔地笑了，“走，我扶你进去，有话躺着慢慢说。”

进得寝室，燕姬将苏秦扶在卧榻上，又拿来一个大枕教他靠着坐了，自己去调理了一番燎炉木炭，不使寝室过热，又煮了一壶淡淡的临淄竹叶茶给苏秦捧过来一盏。苏秦打量着燕姬极是娴熟精到的女工操持，一种从来没有过的温馨涌上了心头，不禁笑道：“燕姬，男有女，便是家，对么？”燕姬笑道：“女有男，也是家。”苏秦点头笑叹：“噫！活到今日，方知家之安乐，不亦悲乎？”燕姬咯咯笑道：“老百姓说了，有家方是浑全人，大丞相今日才知道？”苏秦喃喃道：“有家方是浑全人？好，说得好啊！看来，苏秦只算半个人了。”

燕姬跪坐到榻前笑道：“别想了，有我在，你便是个浑全人。”苏秦恍然道：“哎呀，如何岔了？你快说说，遇到了何种变故？如何到临淄的？”

燕姬轻轻叹息了一声，说起了她的离奇遭遇。

原来，苏秦与春申君离开燕山天泉谷不久，燕易王就派来秘密使者，要全部收回先祖藏宝。燕姬对此早有预料，苏秦一走便离开了天泉谷。密使找不到燕姬，飞马回报蓟城。燕易王又惊又怒，派出了十多名剑道斥候进入燕山，全力搜寻燕姬。特使在原来的山洞中留下书简，声言只要燕姬交出藏宝图，她便永远有了自由之身。正在燕姬谋划如何与特使交涉之时，一个女子与一个少年竟然在她极为隐秘的新住处找到了她。女子说她是燕易王王后栎阳公主，少年是燕易王王孙，叫姬平，并且拿出了只有燕姬可以辨认出的先君遗物为证。女子说：她与王孙秘密前来，是要与她商议一件大事，绝无加害之意。为防万一，燕姬将他们带到了孤峰绝顶，并用大石封死了唯一的羊肠小道，就在那座山风呼啸的孤峰绝顶，他们说了整整一个晚上。

栎阳公主告诉了她一个惊人的秘密：当年燕易王周围的侍从都被子之收买，燕易王每日的食物中都有一种无色无味的异药。栎阳公主发现时，燕易王已经得了一种怪病，时而昏迷时而清醒，似乎羊角风，却又比羊角风更可怕。人已经一天天干枯了，头发都变成了红色。有一天夜里，侍从们都不在身边，燕易王流着眼泪叮嘱栎阳公主：一定要找到燕姬，不能教这笔巨大的财富落到子之手里，他"派去"的特使与剑士都是子之的心腹。燕易王说，他的儿子姬哙是个庸才，王孙姬平却是个英雄少年；叮嘱栎阳公主一定要保住姬平性命，助他将来振兴燕国。两件事说完，燕易王就昏迷了过去，从此再也不能开口说话了。

燕姬对子之本来就很厌恶，听了这一番述说，当初振兴燕国的心志又陡然振作，慨然应允了栎阳公主的请求。三人议定了一个办法：栎阳公主暗中联络留居燕国的老秦旧族与军中将领，为姬平积蓄一股力量；燕姬去找苏秦，请苏秦设法使苏代离开燕国，既剪除子之羽翼，又使子之不能继续打与苏氏结盟的旗号；更重要的是，要为姬平寻求齐国支持，将来不使齐国变为子之的同盟；姬平则以全身为主，在子之势力旺盛时蛰伏起来，对国事不闻不问。一切都说好了，可少年姬平却突然提出：藏宝图应当交给他保管。燕姬见栎阳公主没有说话，也多了一番心思，推说藏宝图如何能带在身边，待危险过后再起出来交给他。

天将黎明时分，三人决定趁着黑暗缒绳下山。方要动手结绳，突然听得山腰一阵石子滚动的刷拉声。燕姬立时警觉，教栎阳公主与姬平立即从山后缒绳下峰，自己留下来断后。栎阳公主欲待争辩，被燕姬厉声呵斥，也不再多说，立即与姬平缒绳下了后山。燕姬思量之间又恐后山有人，想将剑士们吸引到山腰这面来，好教栎阳公主与姬平安全逃脱。主意拿定，燕姬故意向着前山蹬下了一块山石，哗啦啦一阵大响，又低低地惊叫了一声，似乎险些儿失足。响声过后，山腰有人呼喝："国后但下山无妨，燕王只要一图，不要人命！"燕姬高声

道："既然如此，你等在山根等候。否则，我跳下山谷，为先君殉葬了！"山腰声音惶恐道："国后万万不可，我等下山等候便了。"大约剑士们觉得燕姬无路可逃，说完后果然下山去了。燕姬久在山中，对燕山的每一座山峰都极为熟悉。这座孤峰的山腹，本来就是老燕国一座最大的藏宝洞，山腰正好有一个隐秘的通气孔。燕姬小心翼翼地缒绳到山腰，正打算从通气孔钻进山洞，突然听到急促轻微的脚步声，显然是剑道高手正在逼近。此时若进山洞，剑士们必然在此仔细搜索，难保这座最大的藏宝洞不被发现。

情急之间，燕姬连忙隐身到一棵粗大的老枯树后。不意这棵枯树连根松动，轰轰隆隆地跌下了高峰。饶是燕姬身手敏捷，于黑暗中紧紧抠住了枯树皮的大裂缝，还是在山风呼啸的高空跌落中昏了过去。醒来的时候，她第一个感觉就是冷。原来，那棵巨大的枯树正好横搭在山下一条小溪上，她半身缠在枯枝中，半身浸泡在溪水中，薄薄的冰碴儿已经覆盖了她的双腿。她费力地折断了身边虬结的枯枝，艰难地爬出了山溪，找到一个避风的小山洞晾干了衣服，耐心等到天黑，方才小心翼翼地摸索到自己隐藏车马的另一座山下。车马洞极是隐蔽，所幸没有被人发现。她怕辚辚车声动静太大，没有敢坐车，草草准备了一番，爬上马背连夜出了燕山。

白日里，她找一个荒村小店吃饭睡觉喂马。天一暮黑，她便策马上路。如此三日，她过了彰水，进入了齐国边境。正是这日，天空彤云压顶，飘起了鹅毛大雪。凭这些年的野外阅历，燕姬知道这场雪绝不是三两日便能结束。她清楚地知道，她的伤势不允许耽搁，若寻宿等候，很可能她要一病不起了。于是，在一家小店里她用了一袋金币，买下了主人拉木炭的一辆小板车；又托主人用五个金币去十里外的一座城堡，请来了一个车匠，将小板车改成了一辆结实的小辎车。两日之后，在车辕上压了一袋马料，她在大雪之中上路了。

这匹驭马是辽东胡马，是燕姬从小马驹开始亲手养大的，取名叫“小乘黄”。“小乘黄”是辽东燕人传说中的神马，背上有角，形如狐狸，急难时能平地飞起。燕姬叫它“小乘黄”，也是因了它非但耐得奇寒，而且机警通灵，对燕姬任何微小的声音与暗示都很熟悉，除了不会说话，与人一般无二。小乘黄显然也知道主人在危难之中，茫茫雪原上，完全凭着嗅觉寻路奔驰，但遇岔道嘶鸣几声，待燕姬马鞭伸出车帘一指，又立即奔驰。经常是一日之中，只回过头来吃几口干草料，再吃一阵冰雪，便立即启动，累了碎步走马也绝不停下。后来，燕姬经常昏迷，小乘黄也明白了只要向东南便可，也极少停下来问路了……

燕姬说完了，苏秦泪光闪烁。良久沉默，他轻轻搂住了她：“燕姬，你受苦了。”

“季子，受苦的是你。”燕姬轻柔地笑了，“你竟用如此奇法，舍身救活了我……我原本只道活不了，只想最后见到你……”汩汩泪水在燕姬的笑脸上任意流淌着，两人紧紧地抱在了一起。

七　阴谋阳谋万象生

开春之际，燕国传来一个惊人的消息：燕王姬哙将行大典，要将王位禅让给子之！

苏秦接到的只是齐国商人的“义报”，燕国方面却没有任何正式的国书通告。姬哙没有王书，子之也没有相国文书。在燕齐邦交中，这是极不寻常的异象。苏秦立即派荆燕秘密返回燕国探察确实详情，一面会同孟尝君立即进宫禀报。齐宣王一听大皱眉头，想笑却笑不出来：“禅让？当真莫名其妙！姬哙君臣想做尧舜？”苏秦道：“姬哙非尧，子之非舜，禅让更非真。为今之计，齐国要预谋应变之策。”齐宣王一阵沉吟道：“齐国正在变法之中，也是朝野不宁，还是看看再

说。”说罢一声叹息，似乎不愿意再说下去。苏秦与孟尝君便告辞出宫了。

出得宫门，孟尝君正要上车，却突然走近苏秦低声道：“燕国之事，慎言为好。”说完匆匆登车去了。苏秦大是惊讶，孟尝君本豪爽不羁之人，为何出此神秘告诫？齐王今日虽然犹疑，却也并无异常。一个国王，在邦交大事上说出“等等看看”之类的话，那是再平常不过了；策士之能，便是将国王从游移不定说服到自己的谋略上来，又何须慎言？然则孟尝君又绝非胆小怕事之人，他有这个告诫，背后必然有秘事隐情，只是在宫门不便多说罢了。一路想来，苏秦猜不透其中奥妙。

晚饭用罢，苏秦与燕姬说了今日入宫情事。燕姬思忖片刻道：“子之与齐国朝臣私相来往甚多，说盘根错节也不为过。以孟尝君之说，其中似乎大有蹊跷。”苏秦不禁默然。子之与齐国老臣来往密切，倒是多有耳闻，但在他看来，那无非是合纵大势下的一种需要，如同他与六国权臣的来往一样，又能有何密谋？更不可能影响邦国间的根本利害。所以，对子之与齐国朝野的交往，他也从来没有往其他方面想过，莫非他错了？

“丞相，孟尝君到了。”家老进来低声禀报。

一看家老神秘模样，苏秦已知孟尝君是秘密前来，不禁笑道：“我去接，在哪里？”

“来者自来，何须接也？”一阵笑声，便服散发的孟尝君走了进来。

燕姬连忙笑着起身，吩咐侍女上茶，寒暄两句道：“孟尝君但坐，我要回避了。”

孟尝君摆手笑道：“一做嫂夫人，便有了妇道，与我也见外么？”

“也好，你俩说话，我来侍茶。”燕姬笑吟吟打横跪坐，给两人续上了新茶。“

解谜来了？”苏秦笑问一句。“

正是。”孟尝君呷了一口热茶低声道，“我的一个故旧门客探得消息：两年前，子之与临淄一个元老结成了盟约。你先猜猜，这个元老何人？”

“陈玎？成侯驺忌？”

“驺忌！”孟尝君拍案道，“正是这头老狐狸。他等盟约是：子之做了燕王，请驺忌到燕国为相；驺忌稳住齐国，不干预子之。”

“驺忌退隐多年，素不过问国事，何能有此神通？”苏秦大为惊讶。

孟尝君呵呵笑道：“武安君啊，你是书生，我是村汉，可驺忌是一头千年老狐狸！你能想到他的手段么？”苏秦思忖片刻摇摇头：“还真是无从着手。”孟尝君道：“驺忌训练了一个美艳的女琴师。听好，他没有献给齐王，却给了子之，教子之当做贡品献给了齐王。女琴师得宠后，给齐王拿出了子之的一幅血书：只要齐国不干预子之称王，子之的燕国，唯齐王马首是瞻，还要割地十城给齐国。”

“匪夷所思！”苏秦听得不禁咋舌，却又惶惑道，“若是这般，驺忌身为先朝重臣，完全可直然秘密上书齐王，岂不比那女琴师有分量？何以他完全躲在幕后？”

“这便是老狐。”孟尝君拍案笑道，“以我揣摩，驺忌图谋有二：其一，他对子之把不准，万一失败，他可置身事外；其二，果真成功，

齐国不会留他这个‘从不过问国事’的山野隐者。”

“还有其三。”燕姬笑道，“齐王心性，喜好阴谋大事，公然上书反未必成事。”

“着！”孟尝君大笑，“忌讳处一语道穿，嫂夫人真才女也！”

苏秦不禁笑道：“孟尝君，你如何这般清楚？等闲门客有这番本事？”

“季子憨实了。”燕姬咯咯笑道，“这才是忌讳，如何问得？”

“不然不然。”孟尝君摆摆手，“我与苏兄向来肺腑直言，无不可说之事。苏兄可记得，当年我那辆天马神车？”

“噢——想起来了。”苏秦恍然笑道，“苍铁做了王宫司马，执掌禁卫，可是……”苏秦却又顿住了。孟尝君道：“苍铁只知道王宫里的事，且还与我有个约法：只透邦交消息，不说王宫秘闻。”苏秦点头道：“此人大盗出身，倒是有格，盗亦有道了。”孟尝君笑道：“我不是还有几百个门客么？那些鸡鸣狗盗之徒，我一个没放走，他们可是手眼通神。”苏秦不禁油然一叹：“鸡鸣狗盗而大用，孟尝君也！”孟尝君与燕姬不禁大笑起来。

孟尝君走后，苏秦与燕姬又议论了一番，感慨良多，觉得燕齐两国朝野之间交织极深，阴谋阳谋纠葛丛生，确是要慎重行事，只有沉下心来等候荆燕归来，清楚了燕国情势再行决断。旬日之后，荆燕快马归来，苏秦方对燕国的变故有了一个底数。

原来，在燕王姬哙即位后的几年中，子之先是由上将军兼领了开府丞相，出将入相，军政实权全部掌握。第二年，由苏代会同百官出面上书，请姬哙封子之为相国，行摄政之权。姬哙无奈，下了王书。谁料子之竟以“才德浅薄”为名，推辞不受。姬哙便不作理会了。可苏

代又领百官上书：说“辞相国摄政”正是上古大贤之风范，燕王要解民倒悬，要学古圣王敬贤之法，坚请丞相出山摄政。姬哙便又下书，子之则又推辞。如此三番，子之方做了相国摄政，每日在王宫上殿理事，只差没有住进王宫了。

此后两年，子之下令在燕国“整肃吏治，以为变法开路”，先后将王族大臣与燕王心腹将吏置闲，或明升暗降，或调出军中，或借故问罪，总之是一个不剩地剔除出庙堂。尤其是三十多个县大夫，悉数更换为子之部族的才俊子弟。如此一来，燕国朝野议论蜂起。子之又以燕王名义下书全国，申明相国是“代天变法，尊王理政，除旧布新，朝野务须同心追随相国”，之后又连续两次减少赋税，大局方才慢慢稳定下来。

摄政之后，子之给苏代加了一个“王太师”封号，专门给燕王姬哙讲述三皇五帝三代圣王治理天下的敬贤大道。苏代每日进宫，雷打不动地讲述两个时辰，每讲古必涉今，整整讲述了两年。奇怪的是，两年之中，燕王姬哙没有开口问过一个疑难，只是笑呵呵点头称是。去年冬天的一日，苏代讲罢故事，姬哙破天荒地开了口。

“敢问王太师，六国不成霸业，根由何在？”

“国君不信臣下。”苏代回答得非常肯定。

“若要信任臣下，如何做法最好？”

“禅让。将国君之位让于大贤。”

“相国可算燕国大贤？”

“何止燕国？相国乃千古第一大贤。”

燕王姬哙笑道：“王太师说得好。这王位，姬哙禅让给相国。”

就这样，经过一个冬天的筹划，燕王的禅让王书在开春时节颁发了。王书颁布后，非但燕国朝野震动，连几个大国都莫名惊讶，纷纷派出特使到燕国探察究竟。秦国竟然派了一个少年王子叫嬴稷，做常驻燕国的特使。子之怕这个嬴稷与栎阳公主勾连，对他监视得很紧。荆燕还听说，有个燕国王子逃出了王宫，自称太子，正在王室部族的封地与辽东大军联络，要举事夺位。荆燕因急着回来报告消息，没有备细打探这个太子的踪迹。

“我看，燕国要大乱一场。”末了，荆燕忧心忡忡地说了一句。

苏秦早已经听得黑了脸，拍案大叫：“子之可恶！苏代可怜！从古至今，有这般变法么？有这般新政么？一个狼子野心！一个助纣为虐！还妄称大贤王太师，千古笑柄！笑柄！”

“季子，小声点儿了。”燕姬连忙捧过一盏热茶劝慰道，“各人路要自己走。对子之，对苏代，你都问心无愧了。事已至此，只有心平气和，方能谋划良方。”

苏秦长叹一声，热泪盈眶道：“我是心恸苏代……多好的一个弟弟，我不该教他与子之联姻，我害了他……”说着悲从中来，不禁放声大哭。

燕姬默默地拭着眼泪，给苏秦拿来了一方热腾腾的布巾。良久，苏秦止住了唏嘘平静下来。燕姬低声道：“季子，我看还是将苏厉接到齐国来，该教他经经世事了。”苏秦愣怔了片刻，恍然点头：“对，不能教他再到燕国去了！荆燕兄弟，你就再辛苦一次，跑一趟洛阳。”

荆燕笑道：“大哥哪里话？本是该当的，又是大事，我天亮便走。”

次日早晨，苏秦匆匆来到孟尝君府商议对策。孟尝君一时没有个定准主张，只是觉得禅让大典尚未举行，说动齐王恐怕很难。苏秦却觉得，应该教齐王知道燕国的禅让内幕，可是如何教齐王知道，却想不出一个妥当办法。两人一时不得要领，思忖间孟尝君恍然笑道："身边一个大才女都忘记了。我看教嫂夫人说说，此等事，她比你我高明。"苏秦也醒悟过来："我为苏代的事心烦，倒是真没和她说起。"

两人又驱车回到丞相府，燕姬正在苏秦书房翻检典籍，听孟尝君一说倒是笑了："季子实诚，算人机谋历来不工。我倒是想了个法子，只是不知能否用得？"苏秦笑道："你但说。"燕姬道："八个字：密人密报，投其所好。"孟尝君大笑："好！只听这八个字，便对了路数。"燕姬笑道："小心奖错了，你俩且听我说了再议。"如此这般说了一遍，苏秦与孟尝君不约而同地齐声赞成，三人分头安顿去了。

孟尝君当即进宫，对齐宣王禀报了一个秘密军情：燕国正在彰水北岸的河谷山林中部署军马，意图难料。齐宣王顿时起了疑心，彰水两岸多湖泊，历来是渔猎佳地，也是燕齐两国最敏感的地带；渔民为了争夺水面，在这一带常有冲突；齐威王在位时，曾与燕国在彰水边境打过两次大仗，才划定了各自的渔猎范围，那时自然是齐国占了大便宜。后来，燕国实力不济无力反扑，也就渐渐地相安无事了。如今燕国在这里集结军马，莫非又要滋生事端？

沉吟之间，齐宣王皱着眉头道："子之还没做燕王，就想翻云覆雨？"说得一句又突然打住了。孟尝君小心翼翼道："从既往邦交看，子之对齐国倒是礼敬有加，当不会有险恶用心。"齐宣王冷笑道："礼敬有加？那得看时候。"转而笑道，"以上将军之见，此事该当如何？"孟尝君道："我方当有所防备。以臣之见，可否以庆贺燕国禅让为由，派出特使，秘密探察子之的真实图谋，而后再作决断？"齐宣王立即点头道："另外，上将军也不能掉以轻心，要立即向彰水南岸秘密增兵，以防不测。"孟尝君连连点头称是，出宫部署调兵去了。

三日之后，苏秦进宫向齐宣王禀报新法令推行进展，顺便呈递了一封来自燕国的尚未开启的机密义报。义报，是春秋战国时各国在外国做生意的商人，向本国官署发回的敌情报告；因商人不是官派密使，也不是军中斥候，本无探事职责，所以时人称为“义报”。齐宣王接过义报道：“丞相为何不开启？”苏秦道：“臣在燕国多年，未免多有瓜葛，处置燕国事务唯恐失当，何如我王亲自决断？”齐宣王笑了：“丞相但以公心，何须如此避嫌？”说着启开义报观看，看着看着脸色阴沉了下来，将义报丢在了书案道：“岂有此理！丞相看看，子之在燕国做的好事。”苏秦拿过义报浏览了一番，一声叹息道：“这个子之啊，当年还是良臣一个，如何倏忽之间换了个人一般？”齐宣王揶揄笑道：“良臣？目下只怕是狼臣了。”又敲着书案道，“身为大臣，若堂堂正正地凭实力取代燕王，尚可对天下说话，使出这般阴狠手段，不是自绝于天下么？”苏秦又是一声叹息：“子之行事虽无定准，然对齐国还是恭顺的。”齐宣王嘿嘿冷笑了几声，不再说话。苏秦也不再说燕国的事，只是将变法事宜禀报了一番，便告辞出宫了。

回到府中，苏秦将经过对燕姬说了一遍，燕姬笑道：“燕国那边，我已经派人去找栎阳公主了。过些日子，各种消息都会聚到齐王面前，他自会提防子之。你要硬说强谏，他反倒不听。”苏秦喟然一叹：“目下看来，已经是如此了。看来这君王之心，与寻常人大大不同也。纵横家讲究个揣摩君心而有说辞，我如何没想到这条路子上？

惭愧惭愧。”燕姬笑道：“纵横家的揣摩，是揣摩邦交利害中君王的取舍决断，实则揣摩的是事。这等揣摩，是揣摩君王处事的好恶，揣摩的是人。两者大不相同也。”苏秦恍然大悟，躬身笑道：“夫人之言，醍醐灌顶，在下如梦初醒也。”燕姬咯咯笑道：“哟！了不得，我可要收一条干肉了！”

旬日之后，燕国密报接踵而至。特使的快马急报一连几日，全部印证了商人义报中说的事实。最重要的，是特使传来了一个意外的消

息：燕太子姬平正在秘密联络王族与军中将领，密谋起兵讨伐子之。齐宣王正在将信将疑，特使急报又到：燕太子姬平秘密拜会特使，请求齐国以王道行事，支持燕国王族；太子若得平乱复位，将割让彰水北岸一百里酬谢齐国。

齐宣王既惊喜又疑惑，当即派出最信任的心腹大臣章子，秘密奔赴燕国。齐王严令章子：务必会同特使秘密约见太子姬平，考察其人其事是否可靠可行。月余之后，章子返回临淄禀报：太子姬平的势力甚大，数十家王室部族都拥戴太子复位，这些封地私兵加起来有三万多人；北抗匈奴的将军市被，也秘密投靠了太子姬平，这一支大约有两万多军马；更重要的是，燕国庶民对子之“新政”怨声载道，纷纷拥戴太子。

“如此说来，太子姬平可望成事？”

章子道：“以臣愚见，姬平比子之更有成事气象。姬平许我王百里之地虽少，却是真心要给的。子之许我十城虽多，却是权宜应酬而已。一旦王位坐稳，子之必然与我反目。”

齐宣王默默踱步片刻，突然高声道：“召丞相、上将军进宫。”

苏秦与孟尝君在宫门车马场相遇，不约而同地会心点头，联袂进了东偏殿。齐宣王直截了当，开首便说：“今日之事，会商如何对付燕国两方势力。”接着备细说明了燕国情势，对新燕王子之与燕太子姬平双方作了一番评判，末了道，“经多方查实，子之对本王有食言迹象，而太子姬平较为可信。燕齐双方犹如三晋之间，交往源远流长，利害盘根错节，一方但有大乱，另方必不能安稳。为此，燕国之乱，齐国不能作壁上观。然则如何涉入？做何方后盾？尚须我等君臣商议定夺，丞相、上将军但畅所欲言。”

孟尝君拍案道：“我王所言极是！子之于彰水屯兵，显然居心叵测！如此之人，直与中山狼无异，断不可结盟。至于燕太子姬平，臣闻所未闻，敢请我王定夺。”

齐宣王矜持地笑了：“燕太子姬平一直与本王有秘密来往，以往火候不到，未曾知会丞相、上将军，倒是粗疏了。”口气一转，看着苏秦道，“丞相邦交大师，有何高明对策？”

“我王谬奖。”苏秦谦恭地笑了笑，“身在山中不识山，臣在燕国沉溺日久，与子之也曾多有交往，竟对此人没有警觉，实是惭愧。燕太子姬平，臣更是从来没有听过，但听我王决断。”

齐宣王大是舒心。起用苏秦与孟尝君，齐宣王最担心的是被架空。凡这两个人禀报处置的国事，他都要时时事事查实是否与禀报相同。虽然从来没有发现过疑点，但这种警觉却始终没有消除。处置燕国事务，齐宣王更是亲掌机密，亲自调遣，为的就是要让所有臣下明白：齐王在军国大事上还是乾纲独断，不受左右的。今日，见孟尝君与苏秦都是不知就里，且“唯王决断”，舒心之余，反倒有些歉意了，亲切地笑道：“这些都是特使刚刚回报的，本王也是方才知道。”语气一转道，“本王之意：上将军会同上大夫章子，立即秘密集结大军，准备随时开赴燕国。丞相坐镇临淄，全力推进变法为第一要务。一切燕国纠缠，均由本王与上大夫章子处置。”

“我王所言极是！”孟尝君立表赞同后又道，“一俟调兵完毕，臣便将大军交于章子。臣欲辅助丞相镇守国政，推进变法，以为固本之计，望我王允准。”

“也好。”齐宣王笑道，“说到底，内政是根本。”

散朝之后，孟尝君立即去了上大夫章子的府邸，将齐王的王命一说，一起到了上将军府。孟尝君极是爽利，将兵符印信一起捧出

道：“对燕之战，由上大夫全权处置，但有难处，到丞相府找我。”章子没想到孟尝君如此推重，受宠若惊，一躬到底道：“虽有王命，章子却不敢僭越。章子以为：可会五都之兵对燕，上将军以为如何？”孟尝君笑道：“好！有五都之兵，安燕足矣。”这五都，说的是齐国五座重镇：临淄、阿城、莒城、即墨、历城，五座重镇都有常驻军马，合称“五都之兵”，大体上便是齐国军马的主力。又说得片刻，章子开始忙碌起来了，孟尝君径自来找苏秦。

苏秦正与燕姬在书房，计议如何用老燕藏宝支持燕国。见孟尝君到来，苏秦不禁惊讶道：“调集军马何等繁剧，你能脱身？”孟尝君大笑道：“交给章子办理，我那王兄更放心。”苏秦一时愣怔：“那，你不怕他背着你出事？”孟尝君笑着摇头：“他就在我府邸办事，怕甚？我也说了，有难处到这里找我。”苏秦不禁又是惊愕道：“交权留府？天下也只有孟尝君能如此作为了。”燕姬在一边笑道：“阴谋阳用，事事都在明处，孟尝君大本事呢。”孟尝君又是一阵大笑，问两人在嘀咕何事，莫非燕国又有了变故？燕姬将老燕财宝的事说了一遍，末了笑道：“如何交到燕太子手中？该不该一次交完？季子和我都没个定见，敢请孟尝君说说？”

孟尝君思忖道：“如何交法，倒是不难，我门客可以帮忙。当不当交完，可是难题。一次交完吧，若燕太子复位失败，岂不大坏？说到底，此时大势还不明朗。”

苏秦眼睛一亮，拍案道：“大势不明朗，说得好！我看，这笔财宝目下不能交出，一旦此时交出，必定流失于战乱之中，中饱了权臣悍将私囊而已。唯有等到燕太子复国成功，百废待兴之时，这笔财宝才能用到正途！”

“好！”孟尝君拍掌赞叹，“还是苏兄主意正：夺位在兵，复兴在财。”

“好是好。”燕姬笑道，“只怕太子与栎阳公主要不断派人寻来，纠葛多些。” 苏秦道：“我看，不妨将此意明告太子，也可立下一份誓约，教太子明白：成则复兴有望，败则为国藏宝。”

燕姬笑道：“此话有理，季子也有机谋了。”三人一齐大笑起来。

孟尝君道：“苏兄，我还要对你说件事：秦国不是给燕国派去了个王子么？前日又来国书，要派一个王子到齐国为质，这究竟是何意？莫非又是张兄要出新名堂？”

苏秦沉吟片刻，意味深长地笑道：“给齐国派人质，唯有一个可能：重提齐秦结盟。此时六国自顾不暇，秦国却主动与齐国结盟，只能说明秦国可能有变，需要安宁治内。若是张仪主谋，未必如此示弱……看来，张兄倒可能有些微妙了。”

孟尝君恍然：“有理！我如何没想到这一层？苏兄且说，如何应对为好？”

苏秦轻轻叩着书案道：“此事不必着急，先拖些许时日，待齐燕局势明朗之后，再派特使到秦国看看，而后相机决断。与秦国结盟，对目下齐国有好处，可一举使齐国成为与秦国并立的两强。唯其如此，不能操之过急，要教秦国先伸手。”

“便是如此。”孟尝君笑道，“苏兄不入秦，过些日子我去秦国。”

第十四章　百年一乱

一　关西大力神

张仪回到咸阳，立即嗅到了一股异常的气息。

长街之上，国人们三三两两地聚在一起议论着，眉飞色舞之间似乎又透着一种神秘。尚商坊的几条街市更是热闹，酒肆、店铺与街边，尤其是那闹哄哄的六畜大市，人们交头接耳，说得一阵笑得一阵，有了难以言传的喜事一般。六国商人们碰头，更是惊诧摇头，啧啧称奇，连呼“了不得！了不得！秦国大神气了”！张仪很是疑惑，秦国律法有“流言惑众罪”，禁止国人议论国政是非、传播流言蜚语，目下这般街头景象，平日是根本不可能遇到的，一定是咸阳发生了异乎寻常的事情。正在困惑之间，猛听见街边一嗓子呼喝：“那是！上将军第一大功！”张仪恍然醒悟，立即吩咐掉转车头向司马错府邸而来。到得府门，家老匆匆迎出，回说上将军去了校军场。张仪没有再问，又掉转车头驶向校军场。

校军场在咸阳城的西坊国人区，紧靠西门，占地一百余亩，是仅次于王宫广场的又一个城内广场。说是校军场，实际上也只是王宫禁军与城防守军经常在这里训练操演罢了，拱卫咸阳的五万大军则驻扎在东门外的渭水河谷，有自己专门的训练营地，是用不着进入咸阳城校军的。所以，都城内的校军场，实际上是一万王宫禁军与一万城防守军的专用训练场地。此外，这个校军场还有一个特殊用途，便是举行盛大的欢庆仪典，国君、官吏、世族、国人同场欢庆。这种时刻，往往是秦国朝野少见的喜乐狂欢。

一进入西坊长街，行人络绎不绝地向西流去，呐喊欢呼声不断从校军场方向隐隐传来。张仪无须再问，便知这一定是秦王为司马错大军胜利班师在举行庆典。当张仪车马来到校军场石坊时，守门将领立即迎了上来，要将丞相领到王台上去。张仪笑着拒绝了。下得轺车，他换了一身布衣，又卸了头上玉冠，只带着嬴华与绯云挤进了校军场。

咸阳校军场堪称天下奇观。广场四周是山坡梯田式的木楼看台，层层向高处延伸，最顶层达到三丈余高。正北面南的中央区域是王台，最顶层高出周围看台六尺，足足三丈六尺高。每逢盛大庆典，四面看台人山人海，鸟瞰中央场地的盛大操演，欢呼呐喊声山呼海啸般响彻咸阳。这校军场看台区域的分布，也是颇有讲究：正北面南的中央区域，是王室贵胄与国中大臣的专用区域，咸阳人称为王台；东西两侧各有一千人的军士看台，拱卫着王台区域；与正北王台遥遥相对的南面看台，则是外国使臣与商贾的区域，咸阳人称为“六国台”； 东西两面则是国人区，其间又有细致划分：东面三区分别为爵民、士子、百工，西面三区分别为农人、老军、商贾。总的说，但凡庆典，校军场汇集的万千人众囊括了秦国朝野的精华人口，也包容了山东诸国在秦国的各色人士。所以，每一次庆典在实际上则是向天下展示秦国实力的一次绝佳机会，每一个秦人都忒是兴奋，呐喊声也分外的响亮。

秦人在夏商之后，已在长期动荡中锤炼成马背部族，保留着西部草原久远而又古老的集会传统。商鞅督造咸阳，建造了这座奇特而又雄伟的校军场，实在是想使秦人的这种集会传统，在都城有个宣泄的去处，不想却成了天下最宏大的都城奇观。后来的阿房宫，自然更是这种集会场地的大手笔了。

嬴华最熟悉校军场，在前面拉着张仪，绯云在后面护着。三人曲曲折折一阵挤挨，好容易在高低错落的人山中挤到了南面看台的商贾

区。这里全是六国商人，无人识得张仪，嬴华绯云护卫起来也方便一些。谁知刚刚走到看台尚未坐定，便闻全场一阵战鼓隆隆，随着是山呼海啸般呐喊：“大力士出场——”“万岁！万岁——”张仪目力极佳，一看场中大是惊讶。

在隆隆鼓声中，但闻“哞”的一声齐吼，五头秦川黄牛沓沓出场，身披大红布罩，头戴青铜面具，狰狞威武如神兽一般。更奇特的是，牛身大红布罩两边分别绣着两个金色大字，一边是“大力”，一边是“牛神”。张仪知道，渭水平原的黄牛被山东六国称为秦川牛，生得肥厚壮硕，力大无比。那最为酷烈的车裂刑罚，便是由五头秦川牛做行刑手的。秦人但说谁力气大，口头谚便是“后生一把牛力气”。如今，这五头秦川牛盛装出场，莫非要车裂巴蜀两王？张仪正在思忖，却闻又一阵山呼海啸般呐喊，一辆两马战车从校军场东口飞驰而入，战车上矗立着一个大汉，黑色披风，黑色铁甲，黑色铁矛头盔，身高足有一丈，真正一座黑铁塔一般。

战车哗啦啦绕场一周，在五头“大力牛神”旁停了下来。黑铁塔向正北王台遥遥一拱，又向各方位看台分别拱手作礼。突然，校军场响彻一个声音：“步卒力士乌获！与五牛较力，庆贺巴蜀归秦——”声音不知从何处发出，如雷声碾过天空，隆隆余音轰鸣不绝，直如天神在空中一般。“雷声”碾过，全场突然爆发出又一阵山呼海啸：“乌获万岁——”“大秦万岁——”

欢呼声平息，一个甲士百人队开进场中，在战车与大力牛神周围散开站成了一个大圆圈。带剑百夫长一挥令旗，战车辕中的两匹白马被卸下辔头牵走，那辆铁轮战车被粗大的锁链牢牢固定在四根预先栽好的铁桩上，唯独留下那座黑铁塔岿然矗立在战车之上。百夫长令旗再劈，五头秦川牛立即被牵到战车周围的五个方位，套上了特制的粗大皮绳亘头，每个牛亘头后的粗大皮绳都被拴在了黑铁塔身上——两手挽着两根，两腿拴着两根，脖颈上还套了一根，这五个位置，正是

五牛分尸的要害位置。纵是铜筋铁骨，在五头壮牛数万斤巨力的疯狂撕扯下，也只能是粉身碎骨。蓦然之间，张仪想到了被车裂的商鞅，一阵寒意中生出了一种荒诞离奇，恍惚间不知身在何处了。

一阵尖锐的号角，一阵“哞”的牛吼。张仪蓦然惊醒。场中五条牛尾已经变成了五支狂舞的火把，黄牛吃疼发力，吐沫刨蹄，分向五方牛吼狂奔。再看那战车上的黑铁塔，却是岿然不动，兀自发出咬牙切齿的呵呵声。人山人海的校军场，静得如同深山峡谷一般。突然，黑铁塔一声大吼，那领黑色斗篷骤然鼓起，黑铁塔宛如一只钉在蓝天的苍鹰。几乎就在倏忽之间，五头壮硕的黄牛齐齐地惨吼了一声，又齐齐地倒退几步，如五座小山颓然倒地，激起了五团巨大的烟尘。

“五牛较力——乌获胜——”雷鸣般的隆隆声音又一次碾过全场。

“乌获万岁——”“大秦万岁——”校军场沸腾了。

这时，隆隆战鼓又响，两头五彩斑斓的长鼻怪兽踩着鼓点，晃晃悠悠地走到了校军场中央。“吔！河象！”绯云低低地惊叫了一声。张仪仔细打量，五彩斑斓的怪物恰恰正是两头河象。河象是河内河外平原丛林中的大象，在魏韩两国的大河平原上生息，比楚国岭南的大象还要凶猛。寻常时刻，纵是十头秦川牛也敌不得一头河象。更要紧的是，河象极难驯化，除了魏国在吴起做上将军时驯化过三十几头河象，组成过一支象军外，战国没有一个邦国驯化出一头河象。张仪一时想不出，如此两头被装扮得五彩斑斓的河象，却是如何来的?

此时，那隆隆雷声又碾过全场：“虎骑力士孟贲，出场——”全场顿时山呼海啸，万岁之声震耳欲聋。嬴华对着张仪耳朵喊了一句话，张仪没有听清，只好笑着摇摇头往场中一指，示意嬴华只管看完再说。

正在此时，一辆战车辚辚飞进了校军场，一出场便引得一片欢呼。张仪一眼看去，这是一辆特意打造的精铁战车，疾驰之中铁青色一团寒光。精铁战车由四马驾拉，马蹄如雷，车轮隆隆碾起一道粗大的烟尘，声势确实惊人。车上一员猛士，丈余高身材，黑色斗篷，本色铁甲，连鬓络腮大胡须，比方才那个乌获更是粗壮威猛。精铁战车驶过王台，车上猛士发出雷鸣般呐喊：“大秦国万岁——”“秦王万岁——”张仪这才猛然醒悟，原来那碾过全场的隆隆雷声，便是这个猛士的声音。人有声若雷，当真是匪夷所思。

惊讶之际，又一辆光华闪烁的战车隆隆驶进。这却是一辆青铜战车，车上一人黑色绣金斗篷，一身青铜甲胄，头盔上的铜矛足足有一尺长，一脸黄色卷曲的连鬓络腮大胡须，活生生北地胡人。飞动之中，青铜战车、青铜甲胄、绣金斗篷的光芒交织在一起，仿佛一座金光灿灿的天神，全场顿时沸腾了起来。

张仪心下生疑。此人异相，又是高贵异常的青铜战车与绣金斗篷，决然不是寻常武士。秦国的名将猛士，张仪没有不熟悉的，可无论如何想不起此人是谁。莫非是司马错收服的巴蜀王子？不可能，巴蜀人哪有如此胡人长相？正在疑惑，嬴华趴在张仪肩头锐声喊道：“太子！太子荡——”这次张仪听得清楚，心中不禁咯噔一沉。再看校军场，孟贲已经跳下精铁战车，如雷之声又隆隆碾过：“孟贲举象——为大力神开路——”雷声方落，全场又狂热地呐喊起来。张仪周围的山东商贾们却是纷纷摇头。寻常人纵是力士，有得千斤之力，也就极为罕见了。民谚有云：“人无举手之力。”这硕大的河象少说也有五六千斤，如何能举得起来？张仪博杂，素常也算得通晓武道掌故，也对如此力道闻所未闻，不禁皱起了眉头。

此时，场中那个百夫长一劈令旗，一头河象被驯象武士赶到了一方铁板上。铁板架在四根半人高的粗大木桩上，河象晃悠上去，铁板发出咯当咯当的脆响。百夫长再劈令旗，孟贲迅速脱去了斗篷甲胄，

只留下一身牛皮短装，大步走到铁板之前，又蹲身钻到了铁板之下。全场万千人众不禁屏息静气，悄无人声。

突然间，“嗨”的一声雷吼碾过，那头硕大的河象惊恐地啸叫了一声，铁板下的孟贲已经两臂伸直，铁柱般地矗立了起来。“万岁——”全场爆发出山崩一般的呐喊。

孟贲稳稳放下河象，走出了铁板，向北方王台一躬，又是一声雷吼：“大力神！扬我国威！”雷吼余音隆隆间，令旗起落，那辆青铜战车的四匹驭马被卸下牵走，另一头更加肥大的河象又晃悠着踏上了战车。张仪明白：青铜的硬度韧性不如精铁，所以打造战车的铜板比铁板厚出了许多。也就是说，这辆青铜战车要比那辆精铁战车重量大出许多，再站上一头更加肥大的河象，总重量无论如何也在万斤之际。更难的是，战车之下无环无扣，难抓难抠，轮辐间仅可容常人窝身蜷伏，极难着力。如此情状，要举起这万斤巨物，当真是匪夷所思。

万众瞩目之下，但见金装大力神脱掉了绣金斗篷与青铜甲胄，也与孟贲一般，只留下一身牛皮短装。他却没有孟贲那般如雷虎吼，只是甩了甩胳膊腿，便蹲身钻进了青铜战车的轮下。校军场的万千人众大约也知道此人不是寻常力士，紧张得屏住了呼吸，偌大校军场如幽静的山谷。六国商人与使臣们更是瞪大了双眼，迷茫地盯着场中发怔。

静寂之中，只见百夫长令旗一劈，威猛雄壮的孟贲乌获铁塔一般守在了青铜战车的两侧，四名驯象武士手提长鞭，四面守住了在战车上山一般晃悠的河象。突然之间，一声沉闷的嘶吼，青铜战车连同那头小山一般的河象倏忽升高，又倏忽降落。那头硕大的河象惊恐地啸叫了一声，山一般地卧倒在战车上，拉出了一堆黑黝黝的粪便，战车却依然矗立在空中纹丝不动。

“啊！快看，双腿都插进地里了！”一个山东商人尖叫起来。

校军场地皮原本是夯实的硬土，更兼经年马踏兵踩，几乎坚硬得与大青砖一般无二。如此地面，双腿竟能猛然插下两尺有余，谁能不惊心动魄？一片寂静喘息之中，校军场突然爆发出山呼海啸般的呐喊。人们将头上的玉冠竹冠纷纷摘了下来，提在手里弹着叫着跳着，“大秦国万岁”的呐喊一浪高过一浪。中央王台一阵骚动，隆隆雷声又一次碾过：“秦王王命：赐孟贲、乌获关西虎贲大力士名号！”沸腾的欢呼顿时淹没了校军场。

二　司马错讲述的军旅故事

没有等庆典完毕，张仪挤出了校军场，一路快车回到府中，一直没有说话。嬴华将张仪送到府门，匆匆折马去了宫中。绯云一进府便忙着去收拾安顿诸般琐务。张仪独自在书房里转悠，也不去处置那些积压的公务，不明不白地觉得心头沉甸甸的。

用过晚饭，张仪兀自不能平静，便驱车来到上将军府。家老见是丞相来到，没有通报司马错，将张仪径直领到了书房。

灯下，司马错正在与一个年轻的武士说话。张仪眼力极好，一眼看出，这是日间在校军场指挥大力士的那个百夫长。司马错见张仪来到，连忙迎到廊下：“我已等候丞相多日了，快快请进。”张仪打量着司马错笑道：“倏忽三两年，上将军如何如许风尘？竟白了鬓发？”

司马错笑道：“我无丞相胸襟，自是老得快了。”说罢请张仪入座。那名年轻武士站了起来一躬：“骑士百夫长白起，参见丞相。”张仪见这年轻武士生得肃杀厚重，一顶头盔比寻常武士高出了半尺，凛凛身躯威武非常，不觉有些喜欢，点头虚手一礼，笑道：“可是郿县白氏后裔？”白起道：“正是。”张仪又道：“可识得白山将军？”白起点了点头，却没有说话。司马错笑道：“白起素来不张扬家世，白山将军，正是白起之族叔。”张仪笑道：“原来如此，自强秉性，好事。”白起向两人一躬道：“上将军、丞相，公务已毕，小军告辞。”司马错点点

头："去吧，转告孟贲乌获，较力不是军功，无得轻狂才是。"白起答应一声，大步出门去了。

张仪笑道："一个小小百夫长，竟蒙上将军召见，可见器重了。"

"丞相不喜欢他么？"司马错笑罢喟然一叹，"这个白起，可是了不得。从军校武便勇武过人，更难得的是，对兵法战阵天生通晓一般。遴选锐士进攻巴蜀，我原是要他做千夫长。可这白起，硬是要从伍长做起，说是没有军功，宁不升迁。果然也是，连续一路打下来，他竟战战斩首五人以上，按说也该做千夫长了。可他就是要伍长、什长、卒长、百夫长一级一级做。二十岁的武士，有如此沉稳的品性，难得也！"

"上将军素来不谬奖于人，张仪自是信得。"张仪笑道，"我还看得出来，你是有意锤炼于他。否则，今日校军场如此场面，如何能教一个百夫长指挥三个大力神？"

"你去了校军场？"司马错惊讶了。"如何？我去不得么？"司马错叹息了一声，一阵沉默，良久，语气沉沉道："这大力神，只怕不是吉兆。"张仪内心一动，却不好应答。当初司马错力主攻取巴蜀，张仪是反对的。两三年之后，司马错却使巴蜀三千里变成了秦国的土地臣

民，使秦国变成了与楚国一般广袤的大国。这不仅是军事上的成功，而且是谋略上的成功。战国大争，上将军与丞相原是国家的两根柱石，却又是常常发生摩擦的传统对手。尽管丞相以"统摄国政"的全面权力居于朝班之首，但在刀兵时代，作为统辖全国军马的上将军的权力，却也是更实在的。更何况，上将军的爵位官俸，历来都是与丞相同等的。实际的权力格局往往是：谁更有才华、更有权谋、更有功勋、更有实力、更能够影响君主与朝野，谁便是第一位的权臣。张仪是名动天下的大策士，利口雄辩天下第一，邦交纵横算无遗策，却偏偏是两次都栽到了司马错手里。第一次房陵失算，还算情有可原，毕

竟张仪不是兵家名将，当时也还没有入秦为相。然则这第二次，可是攻守大谋略的直面较量，更是张仪的强项，结局却偏偏又是张仪错了，而且错得几乎没有任何可以辩解的理由。对于张仪这种以才智立身的布衣丞相而言，这种失败几乎是不能忍受的。

可也忒煞作怪，张仪偏偏就对司马错没有妒火中烧，没有敌对心绪。与其说是张仪胸襟开阔，毋宁说是司马错的秉性品性化解了可能产生的摩擦。与张仪的飞扬洒脱相反，司马错厚重笃实，不张扬不浮躁，谋略来得缓慢，却是扎实细密，一旦谋定，几乎没有人能将他的谋划驳倒。但两人却有一点共同处，都是一心只想将事做好，都没有非分野心。恰恰是这唯一的共同点，使两人成就了良马同槽的美谈。用樗里疾的话说："秦有良相名将如张仪司马错者，天意也！"在秦国历史上，后来的范雎与白起、吕不韦与蒙骜、李斯与王翦蒙恬，都做了权力场某种程度的对手，最终也都是导致了某一方牺牲，甚至双方同归于尽的结局，由此可见张仪与司马错之可贵了。

虽说没有嫌隙，张仪对待从巴蜀大凯旋的司马错还是十分慎重的。其中最重要的原因，是张仪感觉到了咸阳正在发生着一种微妙的变化，正在弥漫着一种隐隐约约的躁动。一个最令张仪困惑的事情是：身为太子的嬴荡，纵然果真是一个大力神，如何便要这等炫耀膂力？秦国之威难道就在一个力士身上？这种经过秦王允许的炫耀，绝非空穴来风。可是，它究竟意味若何？却又很难说得清楚。这种变化，恰恰发生在他离开咸阳之后司马错班师的这段时间。张仪虽则有所警觉，但他却不想当着深沉多思的司马错，去竭力捕捉这种感觉。张仪知道，纵是才智独步天下，要说清一种朦胧的警觉，也是很危险的。

"巴蜀茶叶，如此碧绿，直与吴越震泽茶媲美。"张仪端详着陶杯中碧绿的茶水，悠然笑了。

“巴蜀两邦，地大物博，多有沃野，若治理得法，一等粮仓也。”司马错叹息了一声。

“治理巴蜀，是我职责所在，上将军有何高见？”张仪眼睛一亮。

“邦交理民，丞相原是圣手，司马错何敢高见？”这便是司马错，短处绝不做长处炫耀。“

夺取巴蜀，为秦国奠定大富强根基，乃不世奇功，上将军何有忧心？”

“不瞒丞相，司马错之忧，不在巴蜀，而在咸阳。”司马错又是一声叹息。

张仪心头一跳，要脱口追问，蓦然之间生生刹住淡淡笑道：“今日庆典太得铺排？”

司马错摇摇头：“丞相若有耐心，且听我从头说来。”

张仪点头道：“你我将相多年，自当披肝沥胆，上将军但直言相向。”

司马错略一思忖，起身吩咐家老闭门谢客，回过身坐下来，对张仪娓娓说出了一番故事。

进军巴蜀前，秦惠王突然来到大散关军营，说是要教太子从军出征历练。司马错大是惊讶，一时不知如何作答。虽说，战国时王子从军作战极是寻常，许多王子还成了有名的战将，如秦孝公嬴渠梁嬴虔兄弟都是著名将领。然则太子毕竟是国家储君，带兵统帅通常都很怕太子随军，一则是统帅的保护责任太大，二则是怕太子掣肘军中决策。在司马错，则还多了一层顾虑，即从来没有与太子来往过，不知这个太子究竟何等人物。若是个膏粱子弟或纨绔少年，岂非大大不

便？但若要谢绝，却又有拒绝监军之嫌。但凡大将都明白：王子随军，名义上是历练，实际上多多少少都有着监视大军的秘密王命，公然拒绝，岂非平添君臣嫌隙?

秦惠王见司马错沉吟不语，明明朗朗道："上将军无须担心，本王与太子约法三章：只为卒伍，不入军帐，不问军令。"说着一声叹息，"本王生平未入军旅，实在是一大憾事。本王这个儿子嬴荡，天生好武，却是稳健不足，若不入军历练，只怕他难当大任。"司马错道："臣无别心，唯虑战场乃性命相搏之地，太子若有差池，国家不幸也。"秦惠王慨然道："贪生怕死之君，更是邦国大难，太子若在军旅阵亡，也是天意了。"说罢啪啪拍了两掌，帐外大步赳赳走进一人。司马错一看，此人宛若胡人猛士般的奇异长相，一时惊讶得瞠目结舌。及至太子以军中之礼参见，司马错方才醒悟，连忙伸手去扶。太子却是一躬到底，瓮声瓮气道："嬴荡入军，自当遵从军法，上将军若不将我做军士对待，宁不入军。"说话间，脸红到了脖子根上。司马错见太子虽然生硬，却也实在，二话没说，吩咐军务司马拿来一套兵士衣甲。太子当场脱去斗篷丝衣，换上了皮甲短装，眉宇间兴致勃勃。

司马错送走秦惠王，却为如何分发太子作了难：留在身边做中军护卫，既非秦王初衷，太子也不乐意；当真做一个小卒分下去，却有哪个小头目能领住这座尊神？嬴荡看出司马错为难，憨厚地笑了："上将军莫得为难，不要说出嬴荡姓名，当做寻常卒子分配，岂不省事？"司马错道："依你。只是要想个名字方好。"嬴荡道："安一个胡人名字，阿木拉。"司马错笑了："好，就阿木拉。做骑兵，还是做步兵？"嬴荡道："步骑都想做。"司马错思忖一番，带着嬴荡到前军去了。

前军，是司马错为奔袭巴蜀新组的一支先锋大军，全军两万人，先锋大将是张仪熟悉的白山。因了蜀道艰难崎岖，大多数山路、栈道、峡谷、隘口，都要前军徒步涉险为主力开道。所以这前军将士，

全部由既做过步卒又做过骑兵的精锐组成，人人都能上马做骑士，下马做步卒。司马错来到前军营地，没有到白山的大帐，辨认着旗帜颜色，径直到了一座牛皮小帐篷。

“白起可在帐中？”司马错在帐外高声喊话。

“禀报上将军：伍长白起在！”帐中一声浑厚果断的应答，一个头盔矛枪上有一绺黑缨的精悍武卒大步走了出来，身后一字排开了四尊黑铁塔一般的壮汉。

司马错笑道：“好耳力。如何听出我声？”

白起赳赳高声：“禀报上将军：伍长白起听过上将军对全军训示！”

司马错点头道：“伍长白起，这是陇西武士阿木拉，远道从军，配在你麾下做武卒。”

“禀报上将军：白起卒伍多出一人，须得前军主将准许。”白起站得像一尊铁塔。

司马错点头道：“白山将军我去说，你带人便是。”

“嗨！”白起一碰脚跟，立即下令，“武卒阿木拉答话，有何武技特长？”

阿木拉立即挺胸高声：“禀报伍长：阿木拉力道第一！剑术第二！”

话音落点，白起身后的四尊黑铁塔“哧——”地咧开了大嘴，虽然不敢公然大笑，那无声的蔑视却是显然的。白起没有回头便喊了一

声："乌获出队！"只听"嗨"的一声，一尊铁塔"嗵嗵"走到了队前，仿佛大石夯到了地面一般。

白起高声下令："阿木拉！与乌获扳腕较力！"

"嗨！"阿木拉瓮声答应，伸出了粗大的右手，手腕上一寸多长的茸茸黄毛，活像是一只硕大肥厚的熊掌。"对劲！"对面黑铁塔嘿嘿冷笑着，一只同样肥大厚实的黑手搭了上去。"一，二，扳——"

两声大吼同时响起，两座雄伟的身躯同时拱背发力，两只粗壮的胳膊猛然抖抖地僵持住了。倏忽之间，四只大脚一起陷进了泥土里。看着两人猛兽般的对峙，白起与身后的武卒都惊讶得瞪大了眼睛。正在僵持之中，金发阿木拉一声虎吼，黑铁塔一般的乌获轰然倒在了地上。这一下，连见惯了军中力士的司马错也大感诧异。

"彩——"武卒们不禁同声大喝。白起高声道："较力扳腕，阿木拉胜！孟贲，将你的重剑给阿木拉！"

"嗨！"一座黑铁塔吼应一声，一柄长大黑物呼啸飞出，直扑阿木拉。阿木拉气静神闲，伸手抄住了飞来长物，口中叫道："好剑！当真称手！"

司马错一看惊讶莫名，这口重剑除了雪亮的锋刃，通体黑森森长矛一般，少说也有三十斤重量。军中用剑都是统一打造，虽也有轻重长短之分，但配给一些大力武士的重剑，最重也没有超过十五斤者。司马错精通各种兵器，深知一口十五斤的长剑，要在马上连续挥舞，劈杀一场最短大战所需要的两个时辰，没有超常膂力，断然无法支撑，更何况眼前这口三十余斤的重剑？再说秦军法度森严，历来不许兵士携带私家兵器入伍，这重剑从何而来？

"孟贲回话，你这口重剑可是军中打造？"司马错脸色沉了下来。

“禀报上将军！”孟贲的声音铜钟般洪亮，“因小卒力大，伍长请命前军主将，特准小卒打造了这口重剑。”

“乌获，莫非也有重兵器？”

“禀报，上将军。”扳腕落败的乌获甚是木讷，“我这支带钩大铁矛，一百二十斤重。”说着上前两步，挺出了一支碗口粗丈余长的黑沉沉铁矛，那带钩的矛枪有三尺长短，令人望而生畏。

“一百二十斤？你如何使法？”司马错大是疑惑。

乌获嘿嘿笑了：“这，小卒说不清，要伍长说。”

“禀报上将军。”白起赳赳高声道，“孟贲乌获，均不通骑术，只能步战。乌获更有一长，行走如飞，善于攀缘。故而兵器为带钩长矛，遇有绝壁险关，乌获可借此兵器攀缘凿道。”

“好！”司马错不禁赞叹，“巴蜀山地，正是险道重重，这钩矛大有用场。谁的主意？”

“伍长！”四尊铁塔同时吼了一声。

司马错赞赏地望了白起一眼：“白起，我下令白山将军：白起一伍六卒，为全军开路尖刀。”

“嗨！”这次，白起、阿木拉六人齐齐地吼了一声，分外兴奋。

司马错笑道：“白起，你要与阿木拉比剑么？”

“禀报上将军：明白阿木拉剑术高低，便能编定战场次序。”

“好！比，我也见识一番。”司马错此话，却是说给这位“阿木拉”听的，意思是要告诉他：入军历练，没有空谈，更无照拂，可是要

一刀一枪见功夫的。

阿木拉掂掂重剑道：“我用重剑，占了伍长便宜，还是用常剑。”

白起笑道：“无妨，剑术原不在剑器轻重，何况我也是十五斤重剑。”说罢一伸手，有一柄带鞘长剑呼啸飞来，白起扬手抄住，长剑锵然出鞘，却是一口青光闪烁的精铁重剑。能使此剑，足见白起也是军中猛士无疑。阿木拉见白起抄剑出剑，便知这个小小伍长确实是剑术高手，稳稳地挺出了长大的重剑，等着白起进攻。

白起却道：“军中比剑，不是剑士比剑，是战场之上的实战劈杀，架力士木桩。”

只听“嗨”的一声，乌获挟着两根大木走来，“嗵嗵”往地上一蹾，大木陷进地面半尺有余，稳稳地栽在了中间，足足有一人合抱粗细，比寻常一条大汉可是粗出了许多。孟贲洪钟般叫道：“这是我练重剑的木桩，你阿木拉能一剑劈到底，就比我强！”阿木拉冷笑道：“这么说，孟贲劈不到底？”孟贲叫道：“对！我能一拳打碎这粗家伙，可就是用剑不行，忒煞怪了。”白起道：“阿木拉，你先劈。”

阿木拉围着粗大的木桩转了一圈，凝神站定，突然一声大喝，高高跃起，双手举剑奋力劈下。只听“噗”的一声闷响，重剑在离地面一尺高低处，卡在大木中不能动了。阿木拉愣怔变色，愤然抽剑，却连木桩也“扑通”拉倒，一抬双臂，竟连那合抱粗细的树段也举过了头顶。又是一声大吼，连着大木砸到地面，“嗵”的一声，树段陷下地面二尺许。饶是如此，重剑还是死死夹在大木中不能动弹。阿木拉面色铁青，沙哑地吼叫一声，一拳打向被重剑劈过的大木裂缝，只听“咔嚓”一声大响，合抱粗的树段拦腰断开，飞成了四分五裂的碎块。

阿木拉气咻咻道：“敢请伍长劈来我看！”

白起没有说话，走到另一根木桩前站定，突然一个飞身跃起，空中一声大吼，剑光如一道白练斜斜劈下，但听咔嚓脆响，粗大的木桩应声分为两半。看那木桩断面，却是光洁的刀劈平面，而绝不是震开的裂缝痕迹。这在骑士中叫做“刀面”，一段木桩的“刀面”若能贯穿木桩头尾，意味着这一剑从始到终都在劈杀，剑术力道已经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军中将士无一人不懂此中道理，所以齐齐地大喝了一声：“彩——”

阿木拉绕着木桩端详了一圈，向白起慨然一拱：“伍长剑术，天下第一！”

白起没有理会，高声道：“阿木拉膂力过人，与孟贲乌获成三人卒，为全军尖刀！”

“嗨！”三尊铁塔齐齐地虎吼了一声。

从此，白起六卒威震三军。千里巴蜀险道，逢山开路，遇水搭桥，一人顶得百人。有一次，前军逶迤抵达一处绝壁险关，当地人称巴子梁。这是横亘在大峡谷中的一道山梁，形如天降巨蟒，怪石嶙峋，却又是寸草不生，仿佛青苍苍崇山峻岭中的一块黑秃疥癣，令人望而生畏。偏这道巴子梁又是通往蜀中腹地的必经之路，若绕道群山行走，至少需得半年时光。司马错入巴蜀前，曾经搜集了巴蜀各地所有的地理方志，其中有一卷叫做《巴蜀山水志》，书云：“巴子梁者，高山嵯峨，岩石磊落，倾侧萦回，下临峭壑；行者扳缘，或攀木而升，或绳索相牵而上，陟高若将登天，巴蜀之人，以为至险，唯猎户药农鸟兽可行，商旅至此绝迹也。”

就在大军望山兴叹的时节，白起六卒一番密议，立即开始了攀缘开路。

铁钩长矛的乌获当先攀上。他腰间结了一根粗大的牛皮绳，只听当当山响，他便一步一步地上了山腰。三丈之后是孟贲，腰间大带捆在乌获的牛皮大绳之上，双脚只需蹬住一块山石，双手便能着力。他结结实实地挥舞着重剑，只管凿开一个又一个碗口大小的石洞，每排三个，间隔一尺，惊人的均匀扎实。第三个便是那个阿木拉，同样将大绳捆在腰间，背上背了一大袋削好的粗大木楔，手持一个大铁锤，一锤一个，"嗵嗵"连声，便将长大的木楔结结实实钉进每一个石洞。第四个白起，也是腰捆大绳，将传递上来的厚实木板架上木楔，钉上铁钉。其余两卒则踩在钉好的悬空板桥上不断向上传递木板。山下陆续到达的万千军士工匠，只管砍伐大树，劈锯木板。

连续四个时辰，白起六卒没吃没喝，一鼓作气地拱到了山顶。单是这份耐力，也令全军将士惊心动魄了。更何况乌获、孟贲、阿木拉三人，腰间大绳还负担着后面人的重量，若是常人，当真是寸步难行。

天将暮色时分，山顶终于传来了孟贲三人雷鸣般的吼啸："山顶了——"

大军攀登巴子梁时，天色已经大黑，万千火把直通山顶，活生生一条火龙天梯。三个巴蜀乡导惊讶得连连咋舌，直呼："天兵噻！天兵噻！"

两个月后，司马错大军会齐，相继向巴蜀两国发动了突然攻杀。白起六卒又是战功赫赫，活捉了巴蜀两王，斩首两百余级，一时声名大噪。

但也是从这个时候开始，种种关于太子的流言在军中不胫而走。"王太子在我军中！""阿木拉是太子！""太子异相，天生大力神！""攻取巴蜀，全赖阿木拉奇能绝技！"起先，司马错并没有在意。他治军虽然极严，但对于军营流传军中猛士的神话，却从来都是听之

任之。事实上，这种神话往往能激励士兵的功名欲望，使军营斗志更加昂扬。可时间一长，司马错却听出了这些传奇流言的一种异味——都在说太子，说阿木拉，真正的猛士与堪称猛士灵魂的白起，倒并不是传奇神话的人物。司马错秘密召见了白起询问，白起只是淡淡说了一句：“我伍六卒，没人乱说。”其余甚也不知道。司马错又找到前军大将白山。白山本也疑惑，却说不清楚，良久思忖，忽然道：“上将军，流言弥漫，似乎在三臣入巴蜀之后。”司马错仔细一想，有些明白了过来。

所谓三臣入巴蜀，说的是平定巴蜀后，秦王派来王族大臣嬴通、咸阳内史陈庄、长史甘茂三大臣进入巴蜀。三大臣带来的王书确立了治蜀法度：将原来的巴蜀两王分别确立为“只许闲居，不许干政”的巴侯、蜀侯；册封嬴通为巴蜀君，陈庄为巴蜀相，统领秦军一万镇守巴蜀；甘茂为抚军王使，犒赏三军后随同司马错班师返回。甘茂犒赏三军时，特意在前军停留了一个晚上。白山说，他的卫士看见了，甘茂在军营外的丛林里与“阿木拉”密谈了足足一个时辰。第二天晚上，“阿木拉”又被甘茂秘密领进了嬴通的大帐，也足足有一个时辰才出来。

有了这个心思，司马错在班师途中与甘茂有意无意地经常说起太子。甘茂极有兴致，向司马错详谈了太子嬴荡的过人禀赋：文武全才、胸襟开阔、礼贤下士、雄心远图等等。司马错不经意地知道了许多事情，心中越来越不安宁了。

回到咸阳，太子的军旅神话又迅速地弥漫了宫廷市井，又弥漫了秦国朝野。司马错却始终保持着沉默，在对秦惠王的《平定巴蜀书》中，只字未提太子历练，在《请封军功爵位书》中也没有罗列“阿木拉”军功。奇怪的是，秦惠王也始终没有向司马错问起过太子的军旅历练，想起秦惠王托付太子时的殷切之情，司马错觉察出其中难以言传的微妙。更令司马错不安的是，班师大典所安排的力士较力，事先他竟完全不知道。

……

张仪笑了笑：“没一件硬实事，操心个甚？”

“是么？”司马错也笑了，“果真无事，丞相倒是好耐性，听我聒噪一个时辰？”两人都笑了，却都没有说话。良久，司马错轻轻叹息了一声：“飓风起于青萍之末，太子躁动暴烈，甘茂好大喜功，偏偏秦王又到了暮年之期，秦国如何了得？”

“上将军，就没有想想自己如何了得？”

司马错笑了：“一介武夫，了不了又能如何？倒是丞相，正遇龙腾之时。”张仪笑道：“巴蜀一趟，上将军也磨出了几分诙谐？”

“太子很是佩服丞相，岂非大喜？”

张仪默然，思忖良久道：“上将军两年有得，且容张仪思谋一番。”说罢告辞出门。司马错殷殷送到府门，再没有说一句话。

三　秦惠王千古奇症

张仪回到府中，已经三更时分，无意入睡，信步游荡到池边石亭下。

抬头一看，一个白色身影正站在石亭之中，不是嬴华却是何人？张仪走过去笑道：“夜半时分，形影相吊，倒是别有风韵。”揽住了男装丽人的身躯。嬴华笑着挣脱：“谁个形影相吊？你才是！”张仪笑道：“等我么？”嬴华娇嗔道：“等你做甚？不许人家有心事么？”张仪拉了嬴华坐在自己身边：“如何？见到王兄了？”嬴华点点头，轻轻地嗯了一声。张仪笑道：“有甚动静？也见到太子了？”嬴华嫣然一笑：“你不是能事么？猜猜。”女儿娇态十足，与平日的洒脱英风大是不同，一时分外动人。张仪怦然心动，猛然结结实实地搂住嬴华，在

她耳边笑道："教你嫁给我？是么？"嬴华咯咯笑着，一句话没说软倒在张仪怀里。

张仪雄心大起，一把剥扯去了嬴华的男儿长衫，显出了一身滑手的红色锦缎小衣。月光之下，赤裸裸的嬴华被放倒在石案上，洁白丰盈的身躯晶莹生光鲜红欲滴。乌黑的秀发上一顶男儿高冠，平添了几分奇异的媚色。张仪也是第一次在明月之下品尝丽人，微风习习，体香津津，玉体毫发皆见，比起吹灭灯烛大不相同，更是觉得美不胜收，竟一气猛勇了半个时辰，兀自兴犹未尽……

嬴华闭着眼睛瘫了好一阵，方才红着脸裹着衣服坐了起来，打量着张仪笑道："世上可有这般丞相，未婚先乱，风流非礼！"张仪笑道："窈窕淑女，君子好逑。公主风流，丞相何敢裹足不前？"嬴华一阵咯咯笑声，伸手飞快地在张仪脸上掴了一个清脆的巴掌："呸！本公主从来不是淑女，是你的克星。"张仪搂住了嬴华赤裸的身子笑道："我天生皮厚，耐克，愿如何克都由得你。"嬴华伸出赤裸的双臂揽住了张仪脖子，悄声笑道："你这无赖劲儿，当真可爱，若像苏秦那般正经八百，才没气力。"张仪不禁哈哈大笑："噫！你却如何晓得苏秦没气力？果真不是淑女……"嬴华一急，猛然用长衫包住了张仪的头："夜半时分，公鸡打鸣么，恁般大声？"张仪愈发笑不可遏，咳嗽着撕扯开长衫，摇头晃脑道："公鸡打鸣，职责所在，何罪之有也？"逗得嬴华又咯咯笑了起来，声音比张仪还响亮。

笑闹一阵，嬴华才说起了进宫情景，张仪越听脸色越沉。

嬴华是嬴虔的小女儿，秦惠王的堂妹，又是行人兼掌黑冰台，一等一的王族公主加机密干员，任何时候晋见秦惠王都无须通报。谁知这次却大不一样，刚刚过了王宫正殿，便被一个老内侍拦住，说是要禀报秦王允准方可。嬴华顿时沉下脸来，大袖一挥，径直走了进去。老内侍不敢拦截，连忙一溜碎步跑开了。将近秦惠王书房，长史甘茂从书房旁边的小门匆匆迎来，遥遥一个长躬道："行人且请止步，我王

今日不适，不能见臣理事。”嬴华眉毛一挑道：“甘茂大人，王兄有病，我更得探望。”甘茂沉着脸道：“行人是公主，如何不知法度？”嬴华顿时气恼，冷笑道：“既知我是公主，你便让开。”甘茂却梗着脖子道：“身为长史，职责所在，敢请公主退下。”嬴华几曾受过如此怠慢，怒火蹿起，抬手狠狠打了甘茂一个响亮的耳光。

甘茂大叫一声：“来人！给我拿下！”一排武士锵锵跑过来围住了嬴华，却面面相觑不敢动手。嬴华正要发作大闹，却听得大书房里一声嘶哑的叫声：“是华妹么？别理会他们，进来。”嬴华黑着脸哼了一声，一甩大袖径直进了书房。甘茂却愣怔在那里，大是尴尬。

进得书房，嬴华惊讶得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曾几何时，壮健沉稳的王兄，竟然变成了半躺在坐榻上的一个白发苍苍的枯瘦老人！“王兄！你……你如何变成了这般模样？”嬴华一阵哽咽，扑上去抱住了秦惠王。

秦惠王慈爱地拍拍嬴华的肩膀：“小妹，坐在这，听我说。我是刚刚醒过来的，你来得正是时候。”嬴华哽咽着跪坐在坐榻前，望着苍老的秦惠王止不住地泪眼婆娑，及至秦惠王断断续续地说完，嬴华的双眼只有警觉闪烁的光芒了。

大半年前，巴蜀捷报传入咸阳。秦惠王高兴异常，大宴群臣，自己也酩酊大醉，一番吐泻，直睡了三日方才醒转。奇怪的是，秦惠王醒来后见榻前站着两个大臣，觉得眼熟之极，却硬是想不起他们的名字，只颤巍巍地指着他们，脸涨得通红，却说不出话来。一个黑胖子高声道：“臣，樗里疾、甘茂。我王沉睡三日了。”秦惠王明白过来，心下一松，一切又都想了起来。

从此，秦惠王自觉得了一种怪病：经常莫名其妙地觉得头顶“钻风”。此时一阵混沌，必是忘人忘事。有一次，竟连形影相随的老内侍也想不起来了。几次之后，秦惠王大是惶恐，将实情秘密说给了最高

明的一个老太医。一番望闻问切后，老太医闭目摇头，说此病无名无药，只可求助于“方士”。

秦惠王笑道：“老太医莫非也混沌了？那‘方士’是周天子的狱讼秋官，洛阳倒是还有。只是，这‘方士’如何通晓医术？”老太医连连摇头：“王知其一，不知其二。老朽所说方士，不是秋官方士，是如今兴起在燕齐海滨的一等异人。此等异人自称通得天地鬼神，驱得妖邪怪病，又能延年益寿。老朽虽对方士不齿，然自知不能医我王头风怪疾，也是无治乱投医，唯愿我王三思。”

秦惠王素来不信邪术，见老太医无法可治，便到太庙祭祖祈祷，并请大巫师以最古老的钻龟之法占卜一卦。谁知卦纹之意竟只有八个字：“幽微不显，天地始终。”饶是大巫师反复揣摩龟甲纹路，也解不出是吉是凶。秦惠王长叹一声作罢，便听天由命了。从此，这怪病便成了折磨秦惠王的鬼魅。秦惠王心志强毅，立下了一条宫法：他但有混沌嗜睡之状，长史护卫须禁绝朝臣入宫，直至他清醒过来，亲自解除禁令。日复一日，钻风怪症发作得渐渐频繁，强壮沉稳的秦惠王饱受折磨，倏忽间变成了一个枯瘦如柴的白发老人。

嬴华心头怦怦直跳，却又无法抚慰这位王兄。思忖一阵，嬴华问：“大哥，你这阵能清醒得几多时辰？”秦惠王喘息着笑道：“有事你便说，天黑前大体无妨。”嬴华静下心来，先大体说了与张仪出使山东的情景与各国变法进展，秦惠王笑道：“这些事有丞相在，我不担心。对了，丞相为何不来见我？”嬴华道：“他在修书，准备明日进宫。”秦惠王低声道：“明日午时后，暮色前，记准了。”

嬴华点点头，说起了今日校军场大庆典的盛况，很为太子的威猛高兴，并向王兄道贺。秦惠王却听得皱起了眉头，脸色阴沉了下来，良久沉默，突然嘶哑着声音道：“华妹，你当尽快与张仪成婚。张仪，必须成为王族大臣。”

嬴华进宫，本来也是想请准这件大事的，不想此时被王兄突然当做国政棋子敲下，心中有些不悦，但是看秦惠王寒霜般的肃杀脸色，便笑道："王兄有命，小妹自当遵从。"秦惠王低声道："小妹在心：非我清醒面命，黑冰台不奉任何王令。"嬴华不禁打了个寒战，低声应道："小妹明白，断无差错。"秦惠王又低声道："我明日要搬出咸阳宫，教张仪到这个地方来。"说着从怀中摸出了一方竹板递给嬴华："你走，我要趁着清醒，多想几件事。"

……

月光下，张仪端详着掌中竹板上那只展翅欲飞的苍鹰，心中思潮翻滚，不能自已。看来，上将军司马错对秦惠王的骤然怪病还一无所知。这只有一个可能：司马错班师以来，从未晋见秦惠王；上将军班师不入宫，也只有一个可能，那便是奉了王命君书。若秦王清醒，断无不召上将军入宫之理。如此说来，有人矫书？心念一闪，张仪一个激灵！能在法度森严的秦国与权谋深沉的秦惠王面前矫书行事者，绝非寻常人物。如此匪夷所思，能是谁？

想着想着，张仪的牙齿咬出咔咔声响："小妹，走！"

"疯了！"嬴华甩开张仪的手笑道，"光着身子走啊，衣服都不穿了？"

张仪二话不说，将自己的长袍脱下来包住嬴华，又在嬴华腰间勒了一条大带："走。去见司马错，此时不能少了他！"嬴华咯咯笑道："此等秘事你不行，毛手毛脚，听我。"说罢一闪身不见了踪影，倏忽之间，又笑吟吟转来，已经是一身黑色劲装，又利落地剥下张仪的高冠内袍，给他也换上了一身黑色短衣，还套上了一个黑布面罩。张仪笑道："公事公行，大门出入，你这行盗一般，反是容易出事。"嬴华笑道："你倒是大道，目下连王街都出不去。密谋者必有三只眼，懂么？"张仪不再辩驳，笑道："我不会飞行术，就这般出门么？"嬴华

道："别说话，跟我来。"说着身子一个旋转，脚下一块大石隆隆移动，一个洞口赫然现出。张仪惊讶得咋舌："噫！如何这里竟有地道？！"嬴华道："回头再说，来。"拉着张仪下了洞口，地面大石又隆隆合上。

片刻之后，两人冒出地面。张仪一看，竟是一片园林草地。嬴华悄声道："这是司马错后园。"张仪心中更是惊讶，口中却不再说话，只是随着嬴华在树影间疾走不停。到得庭院，嬴华一伸手揽住张仪，跃上了屋顶，两三个起落，到了庭院正中的灯光位置，正是司马错书房之外。嬴华在张仪耳边悄声道："你进去说话，我在外边守着，天亮前得走。"说罢在张仪身上一阵摆弄，张仪的黑色短布衣竟神奇地变成了一件黑色长袍，与平日洒脱的张仪一般无二。

张仪走进了书房，树影里的嬴华听见了司马错惊讶的笑声。直到城楼刁斗打响了五更末刻的最黑暗时分，张仪才走了出来。嬴华二话没说，拉起张仪飞出庭院，下了地道，天空露出鱼肚白色时，两人恰恰回到府中。看看在洞中蹭的一身泥土与一脸污垢，嬴华笑得前仰后合。

张仪板起脸道："一整夜疯姑子也似，就知道笑，有甚好笑？"

"丞相钻地洞，灰头土脸，不可笑么？"张仪在铜镜前看了一眼，不禁也笑了："你倒是说说，这条地道是谁开的？"

绯云早已经起来，一边惊讶地笑话着两个狼狈疲惫的夜行人，一边打来热水教两人洗脸。嬴华用热腾腾的面巾擦着脸道："当年咸阳筑城，是商君与墨家工师总谋划。咸阳宫与各家股肱大臣的府邸，都有地道相连。怕的是一旦有陷城大战，君臣间不好联络。迁都咸阳后，商君收复了河西，秦国形势大变，这些地道便没有公开，只是将地道图保存在了王室书房。谋立黑冰台时，王兄将地道图交给了我，为的

是秘密传递消息。可惜我除了当初探路，还从来没有用过，今日也是第一遭。”

“如此说来，也必有地道通向城外了？”

“有。”嬴华笑道，“当年在陇西，老秦人与戎狄周旋几百年，满山挖的都是秘密洞窟，长的有几十里，否则，精锐如何保存？”

张仪叹息一声笑道：“看来啊，这老秦人还当真有些图存应变秘技，然则能保留到强盛之时，却当真难能可贵也！看看山东六国，当初哪个不强悍？可如今，鸟！”听得张仪一句粗骂，嬴华笑不可遏，绯云红着脸笑道：“吔！大哥这丞相越做越粗了。”张仪笑道：“不粗不解气，饭？快咥，咥罢了睡觉，睡起来出城。”绯云连忙搬来鼎盘，张仪一夜劳累，早已是饥肠辘辘，也不与两女礼让，径自狼吞虎咽起来。匆匆用罢，上榻倒头便睡，一觉醒来，正是日上中天的正午时分。看看天色尚早，张仪冷水沐浴了一番，宽袍散发来到书房，嬴华已经在书房等候。

“你在读书？”打量着书案前发呆的嬴华，张仪笑了。“没那兴致，我在看图，找出口。”张仪恍然，连忙凑过来端详。书案上摊着一张三尺见方的大图，羊皮纸已经发黄，墨线却是异常清晰。张仪博杂如师，也算得粗通筑

城术，端详了一番大图，已经看出了些名堂，见嬴华依旧皱着眉头，打趣笑道：“木瓜一个，再看也是白搭。”嬴华红着脸笑道：“你才木瓜！在这里，我是想不出，这出口外是甚地方？”张仪又端详一阵，指点着大图道：“这是南山，这是渭水，这是北阪，这洞口外么？对了，沣水[注]南岗，松林塬。”嬴华惊喜笑道：“沣水松林塬，真好！别宫正在那里。”

张仪一笑：“入口呢？最好在城内。”

“木瓜！”嬴华拍案笑道，“地道相连，昨夜那里便能进入。”

听说入口在府中，张仪连呼“天意天意”，整理好了几样物事，对嬴华道：“午时末刻，该走了。”嬴华也收拾了一番，两人来到昨夜石亭下，悄无声息地进了地道，大约半个时辰后出得地道，面前是碧波滚滚的一条大水，对岸一望无际的茫茫松林，掩映着两座古老城堡的断垣残壁在风中遥遥相望，平添了几分萧瑟悲凉。

这水，便是赫赫大名的沣水。沣水在咸阳城西与渭水交汇，虽是渭水支脉，却也是天下名水。所以为名水，是因为沣水两岸是周人文明的中心地带。两座遥遥相望的断垣残壁，便是当年丰京与镐京的遗址。三百多年前，周室内乱，犬戎在周室权臣引导下大举进入关中，杀死周幽王，掠夺了周人积累的全部财富，烧毁了周人最伟大的两座都城——丰京镐京，将丰裕的渭水平原变成了满目疮痍的废墟。正是这场亘古罕见的大乱，才引出了周太子（后来的周平王）千里跋涉入陇西，秦部族五万精骑东进勤王的悲壮故事。周人东迁洛阳，将根基之地全部封给挽救了周人的秦人。秦人虽然勤奋厚重，封国之初却已不善农耕，更兼春秋诸侯争夺激烈，无暇修复也无力利用这两座残留的伟大城堡。年复一年，丰京镐京尘封湮没，被悠悠岁月销蚀成了真正的废墟。

奇怪的是，这两片断垣残壁的废墟之上，不知从何年开始，生起了大片大片的松柏树，茫茫苍苍覆盖了全部高冈。老秦人说，那是上天用最隆重的礼仪，安葬了这两座天子京城。后来，秦人将这片山地呼之为松林塬。商鞅修筑咸阳时，在这与咸阳一水之隔的松林塬中，建了一座小小别宫，名曰章台，国人呼为章台宫。究其实，章台宫也是一座小城堡，夏日酷暑或是春秋狩猎，国君便在这里逗留一段时日。因了离咸阳很近，于是国君时常出城在这里小住，一些耗费时日又需清静的会商，也常常选在了这里。

“飞过去么？”张仪看看波涛滚滚的河水，又看看对岸的茫茫松林。

“你飞？莫急。”嬴华左右张望着，“该当有人接。”

话音刚刚落点，便闻岸边桨声，芦苇丛中划出了一条黑篷快船。船头一名军士突兀问：“可有鹰牌？”嬴华一亮手中竹鹰牌：“看好。”随手一掷，手掌大的竹牌“嗖”地飞向船头。军士凌空抄住，看了一眼道：“请大人左走百步，从码头上船。”嬴华笑道：“无须了，稳住船头便是。”说着揽住张仪腰身，身形一闪，两人凌空跃起，稳稳地站在了船头。军士拱手道：“请大人入舱就座。”嬴华对张仪眼神示意，两人进了黑篷下的小小船舱。只听军士脚下一跺，黑篷船箭一般驶向了对岸。

片刻之间，小船已经靠岸。军士领着两人上岸，进入松林，在一座石门前交接给一个千夫长，军士转身走了。千夫长领着两人进入松林深处，一阵曲折，终于看见了一座白色石条砌起来的城堡。城堡建在一个山包上，虽说不大，但在这青苍苍的松林中却是威势赫赫。沿着白色石阶上到平台，那千夫长又走了。没有守护兵士的厚厚石门，隆隆地响着自动滑开了。

一个白发苍苍的老内侍走了出来，无声地招招手，领着两个人走了进去。张仪没有回头，却听见背后的石门又隆隆关闭了。莫名其妙地，他心中咯噔一沉，前所未有地打了个寒战。外边看，城堡虽然威势赫赫，里边却并不大，仿佛咸阳城中一个六进大庭院。穿过几道曲折回廊，便到了“庭院”深处的一座孤零零的茅屋前。茅屋外一片草地一片竹林一池碧水，倒似墨家子弟的幽谷田园一般。

嬴华趴在张仪耳边悄声笑道：“知道么？这是先君孝公特意修建，叫玄思苑。”

“玄思苑？”张仪恍然点头，方才明白这是秦孝公为怀念墨家女弟子玄奇特意修建的居处，追慕孝公，不禁感慨中来，油然一声叹息。

老内侍已经从茅屋中出来，嘶哑着声音对嬴华道：“敢请公主在池边等候，丞相随我来。”领着张仪走进了茅屋。嬴华左右张望一阵，到草地边的竹林中去了。

进得茅屋，张仪惊讶得说不出话来——茅屋中四面帷幕，幽暗中的竹榻上斜倚着须发雪白枯瘦如柴的一个老人。虽则已经听嬴华说了秦惠王的景况，但亲眼所见，张仪还是感到了极大的震撼，一时间情不自禁，哭喊一声：“君上……”扑到秦惠王榻前跪了下去。

“丞相……”秦惠王也是老泪纵横，挣扎欲起，却又跌躺到榻上，良久喘息，沙哑着声音道，“也是天意啊……车裂商君，嬴驷不良，竟落得如此下场……”

“君上，莫要自责过甚。”张仪哽咽着，“时也势也，已是当年过往之事。君上惕厉奋发，恪守商君法制，开拓大秦疆土，使秦成天下不二强国，上可对苍天神灵，中可对祖宗社稷，下可对秦国子民，皇皇功业，何愧之有！”

“天命如斯！”秦惠王长长地叹息了一声，“嬴驷来日无多，有几件事，须得对丞相说清了。”

“君上但有王命，张仪自当尽忠竭力。”秦惠王勉力坐直了身子，缓慢沉重地对张仪叮嘱了几件事情，都与储君继位相关，张仪听得大是不安。

秦惠王有几个儿子，长子嬴荡与少子嬴稷最为惠王看重。嬴荡是秦惠王当年重返咸阳后与一个胡女妃子所生，那个胡女生下嬴荡后便回到草原去了，再也没有回来。这嬴荡天赋极高，壮猛异常，对兵事

武道有着浓烈的嗜好。当初，秦惠王很为嬴荡的勇武刚猛而欣慰。战国大争，一个君王的尚武精神往往便是一个国家的旺盛斗志。可到后来，秦惠王渐渐没有这种欣慰了。说起来事情都不大，这就是嬴荡时常流露出的那种种令人惊讶的浮躁，令秦惠王不安。从军之前，嬴荡在两年中赶走了三个剑术老师，赶走了六个搏击术老师，原因都是老师打不过他。读起书来，嬴荡也是过目成诵，辩驳得几个老师张口结舌，也被一一赶走了。秦惠王几次动了念头，要请张仪兼做太傅教导太子，无奈纵横事大，张仪走马灯般周旋于六国，疲于奔命一般，如何能再掣肘？

后来，秦惠王发现了甘茂这个奇才。甘茂本是下蔡[注]名士，学无定师，自称“师尚百家，自成我家”，更兼通晓兵家武道，精于论辩之术，在北楚南魏间声名大噪。张仪在山东六国间奔波的时候，介绍甘茂来到秦国，樗里疾将他引荐给了秦惠王。一番长谈，秦惠王觉得甘茂之才确实难得，任为右长史，也便是长史之副。由于长史是常驻王宫的机密大臣，秦惠王便有了经常考察甘茂的机会。但有疑难大事，秦惠王总是先有意无意地与甘茂闲谈，想看看甘茂的见识。司马错兵出巴蜀之初，秦惠王有意征询甘茂的治蜀方略，甘茂说了两句话：“削巴蜀之王权治权，立秦人之王权相权。”秦惠王总觉得这个方略不深不透，可后来也照着做了。大约几个月，秦惠王对甘茂有了一个考语：“无大略，多机变，文武皆通，才堪实用。”司马错班师归来，秦惠王命甘茂做了嬴荡的老师，但是，却没有给甘茂加太子傅官爵。

秦惠王要看看，甘茂能否对嬴荡施加影响。令秦惠王意外的是，甘茂几次讲书下来，嬴荡与甘茂竟极是相得，几次来父王处谢恩，并敦请父王早日加太子傅于甘茂。

秦惠王这时却忐忑了。原本想自己正在盛年，可渐渐消磨嬴荡的暴戾浮躁之气，就像公父孝公当年对他那样，将一个浮躁王子磨炼成器宇深沉的君王，可如今身患异症，明是来日无多，便对嬴荡继位有

了诸多忧虑。大秦国崛起何等艰难？若不慎交于劣子之手，有何面目去见列祖列宗？

忧虑之中，秦惠王想起了少子嬴稷。嬴稷虽然比嬴荡小得许多，还只在少年之期，但却是个气度极为沉稳的少年。老内侍与老宫女们都说，嬴稷简直就与当年的孝公大父(注)一般无二。秦惠王虽然很是钟爱这个楚国丽人生的儿子，却总是觉得他少了一点刚强，多了一些沉静。为了滋养这个小儿子的强毅，在张仪提出给危机四伏的燕国派出常驻特使时，秦惠王便将这个少年王子派去了。嬴稷的母亲不放心少年儿子久居异邦，坚持跟儿子一起去了燕国。秦惠王很想召回嬴稷，可又另有一番担心：嬴稷年少，一旦回秦便要陷入明争暗斗，种种蛛丝马迹中秦惠王已经觉察到自己无法掌控权力细节了，已经无力保护这个小儿子在羽翼丰满之前万无一失，若继位不成反遭不测，岂不弄巧成拙？再说，嬴稷、嬴荡各有所长所短，嬴稷是否一定比嬴荡强，秦惠王还当真难以从这个缺乏历练的少年身上看得明白。反复思虑，秦惠王难以决断了。

“丞相，”秦惠王断断续续说了半个时辰，末了喘息着静静地盯着张仪，“你为秦国一定大计，你说说，嬴荡、嬴稷，孰优孰劣？该当如何摆布？甘茂之太子傅，该不该明加……时日无多，丞相莫得讳言。”

张仪心中一颤，良久沉默。虽然是秦国丞相，然张仪却长久奔波外事，对咸阳宫廷素来所知不详，也缺乏思索，或许也是不谙此道所致。有一次笑谈，嬴华曾经说他是“烛照之才，灯下便黑”，张仪哈哈大笑：“自古大才，哪个不是灯下黑？商君不是么？吴起不是么？”嬴华笑道：“你愿黑便黑，我不黑便保了你。”张仪却傲然笑道：“纵然灯下黑，也识得鬼蜮伎俩，自保足矣！何须小女子护身？”

今日听罢秦惠王一番叙说，张仪却实实在在觉得自己是“灯下黑”了。满心都是七国纵横，邦交斡旋，到头来，对咸阳朝局的变化，

竟不如对山东六国的朝局变化清楚。首要一个，入秦二十余年，对几个王子一无所知；司马错的秘密自己不知道，秦惠王说的这些秘密更是闻所未闻；尤有甚者，甘茂还是自己入楚发现的人才，自己说动甘茂入秦，并委托樗里疾向秦王荐举甘茂，到头来，甘茂成了太子老师，自己竟还莫名其妙。若不是与司马错甚是相得，秦惠王对自己也深信不疑，很可能自己最终莫名其妙地出局了，还都是稀里糊涂。

思忖之间，张仪已经是一身冷汗。虽则如此，张仪的机变之才，毕竟是天下无双。一阵哽咽沉默之中，他已经清楚了一个根本事实：权谋深沉如秦惠王者，对自己的两个儿子尚难以取舍，自己更是无法说清；此刻，秦惠王最需要的，与其说是对策，毋宁说是忠心；无上佳对策犹可，无忠诚之心则是举步之危。权力交接的节骨眼上，清醒有为的君王往往都是最冷酷的。

“君上毋得忧虑。”拭着泪水，张仪终于开口了，“储君之事，虽迫在眉睫，但却难以立断。臣与两位王子素无来往，难判高下，实无高明谋划呈献君上。商君有言，大事不赖众谋，赖明主独断。储君事大，尚需君上明断定夺，方可万全。臣为丞相，深信君上思虑深远，唯以君上定夺是从。君上但有决断，臣当赴汤蹈刃，死不旋踵！力保大秦不陷入内乱之中。”秦惠王长长地喘息了一声，似乎精神了许多：“丞相啊，你说说，司马错之后，秦国还有没有上将军人选？”

这一问突兀之极，张仪心中一惊，谨慎答道：“近年来臣疏于兵事，尚没有发现才堪上将军之人。”心中还有一句话，“上将军正在盛年之期，君上何忧？”却是生生地憋了回去。

“司马错，老了。”秦惠王叹息了一声，“你以为，甘茂兵事如何？”

“臣以为，樗里疾尚有兵家之才。”张仪脱口说出了一个熟悉的王族人物，连自己都感到了意外。

秦惠王恍然笑道："对了，樗里疾也是良将，如何忘了？"喘息一阵又道，"丞相，听说，你有个女仆，很是可人也。"

又是突兀的一问！张仪立即明朗回道："启禀君上：女仆绯云，乃家母所赐，忠心不二，灵慧多能，确实是臣府的女家老。"答案似乎早在胸中一般。

"好。有如此一个女家老，也是天意了。丞相，你没打算过成婚么？"

"臣谢过君上关切之心。"张仪先大礼一躬，立即跟上，"臣久欲求婚于公主，无奈诸事繁冗，竟拖至今日。今日臣请君上：恩准臣与嬴华公主立即成婚。"

"好！"秦惠王拊掌笑了一阵，"丞相有此心意，本王如何不准？一月之后，你便与嬴华小妹成婚。但愿，我也能去饮得一爵喜酒了……"

看着泪光闪烁形同枯槁的老人，张仪眼前闪过当年秦惠王为寻访自己而装扮成胡人大商的英姿雄风，不禁大是感动，悲声哽咽道："君上何出此言？张仪寻思一法，或可使君上康复如常。"

"噢？"秦惠王眼中大放光彩，骤然从榻上坐起，"丞相何法？！"

"燕齐之滨，寻访方士。"张仪说出了昨夜与嬴华叙谈后的思索。

"你，相信方士之说？"秦惠王惊讶了。

"以臣所学，本不信鬼神方士。"张仪坦然道，"然则，方士行于天下，也绝非偶然。治愈疑难邪症，便是方士风行之根。天下之大，纵是圣贤，亦不能穷尽造物之奥秘。儒家不言怪力乱神，墨家却是敬天明鬼。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又何须依据一家之言，对方士一笔抹

杀？张仪以为，但能为我所用，便是有用之术。君上切莫以法家治国正道之心，对方士断然拒绝，不妨以身试之，或可大有成效。”

秦惠王不禁默然了。方士之说，老太医早已提过，只是秦惠王素来平实，不信这些虚无缥缈的鬼神之士，心中存了个宁死不贻笑于朝野天下的念头，从来不提方士一说。张仪说出，却给了秦惠王意料不到的震撼。一则是张仪学问博杂，见识非凡；二则是张仪素来不拘成见，以求实效为宗旨，由他说出，秦惠王相信不是荒诞虚无之说；三则是张仪明白秦惠王心思所在，话说得透，理论得清。张仪提得出来，可见方士也并非纯然的子虚乌有。更何况，赫赫大名的张仪有此动议，秦惠王接受方士便有了最硬实的一个理由，纵是没有成效，天下非议也有张仪在前；以张仪之能，不愁对方士治病没有雄辩的说辞。

“丞相如此说法，那，试试了。”终于，秦惠王喃喃说了一句。

突然，一阵“咚咚”鼓声，老内侍的尖锐嗓音从茅屋外荡了过来：“暮鼓三十六——月上沣水头——”张仪方一愣怔，便见秦惠王哈哈一阵长笑，从坐榻上一跃跳下，白发飞舞嘶声笑叫：“你！你是何人？这般面熟，啊哈哈哈哈！”冲出了茅屋，在草地上大笑着兜圈子跑。

嬴华从竹林中蓦然现身，怔怔地站在那里，看着内侍们在草地周围站成了一个大圈子，警惕地注视着疯狂奔跑的老人，突然放声痛哭起来……张仪默默地走出了茅屋，扶起了嬴华悄声道：“走，迟了只怕出不了松林塬。”

回到咸阳，已经是二更时分，两人都是毫无睡意。张仪在书房无休止地踱步，嬴华只是默默拭泪，全没有了寻常的英风笑语，气氛凝重得令人透不过气来。虽说两人对秦惠王的怪异病症各有想象，但今日亲眼看见，还是不啻霹雳当头，惊心动魄。老父丧礼都没有哭出来

的嬴华，一路泪如雨下，软在张仪身上几若一片丝绵。张仪面色阴沉，心中沉甸甸地像压了一块大石。在那一刹那，他有了一种强烈的预感——大乱将至，秦国大险！

他反复咀嚼了与秦惠王的全部对话，一直在紧张思索着该走的路子。

“小妹。”张仪终于站定在嬴华面前，“你我必须分开行事。”

“分开？你去哪里？”

“我去齐国。你留咸阳。”

“却是为何？你且说个由头出来！”嬴华霍然站起，语调冰冷得刀子一般。

张仪恍然大悟，从松林塬回来，还没有来得及对嬴华说今日面君之情，突兀要分开，嬴华定然是以为自己要逃离秦国了。不禁笑道：“我昏了。来，你坐好，听我说。”将日间与秦惠王的经过备细说了一遍，末了道，“要尽最后一份力，要设法治愈君上，就要去齐国寻访方士。可我又不放心咸阳，便想了这个分头行事的主意。”

“我在咸阳，能做何事？”嬴华虽然已经明白，终是皱着眉头。

“只做三件事。”张仪郑重其事道，“其一，以我之名与司马错会商，要他在我回来之前稳住咸阳大势。司马错已经萌生退隐之心，君上也已生出取代上将军之意。当此微妙之时，既不能捅破这一层，又得教司马错振作行事。其二，辅助樗里疾处置好相府政事，要紧的是严密看管丞相印信，尽可能少地发布丞相书令。其三，启动黑冰台，严密监视咸阳宫，暗中保护君上。”

嬴华不禁舒展眉头笑道：“还真行，我以为你也像我一样，乱了阵脚。”

“小妹啊，危难关头，咸阳为根。”张仪一声叹息，“你在咸阳比我根基深，又是王族机密干员之身，秘密行事比我更有成效。否则，张仪如何舍得与你分开？”

“知道了。大计有你，我就踏实。”嬴华紧紧抱着张仪低声道，“只是，今日乍见王兄发病，我便心惊肉跳，总是想起老父当年将自己关在黑屋子里的模样，可怕，只想哭……”

张仪揽住了嬴华瑟瑟发抖的双肩，抚摩着她的秀发，拍打着她的肩背：“君上有噩梦，小妹也有噩梦。其实，人都有自己的噩梦。我也曾经有过，那是酷烈人生烙在心头的伤痕，有的人能医治这种创伤，有的人不能……”

“有了你，我也能。”嬴华紧紧搂着，笑得一脸泪水。

四　大星垂沧海

轻车快马，张仪出得函谷关，五六日之间进入了齐国。

时当五月，正是农家最忙的时光。一入齐界，遍野都是收割整田的农夫，比沿途的魏国、鲁国的田畴红火了许多，田埂歇晌的农夫们也时时飘出舒心的田歌。虽是行程匆匆浮光掠影，张仪也立即感受到了这种不同，很是为苏秦的变法成效振奋。虽然苏秦发动的合纵一时分崩离析，在燕国也失去了立足之地，一时曾经落魄临淄，但在齐国的这场变法，却足以弥补所有的缺憾，使天下仍将对苏秦刮目相看。苏秦最终能有此等归宿，张仪很是欣慰。毕竟，是苏秦开了天下纵横先河，没有合纵，张仪的连横价值何在？何以在秦国立足？说到底，张仪是敬佩苏秦的，虽然是相互较量，张仪似乎还胜出了一筹。但从内心说，张仪倒是实实在在地以为：苏秦是开辟天下格局的大手笔，

而自己只是应对跟进的应变之才而已；自己的胜出，与其说是才智谋略，毋宁说是背后的实力强大——假如苏秦在秦国，或者两人对调，天下大势真不知又是何等格局。看着一路红火景象，张仪动了心思，咸阳朝局明朗后，若秦国不能容身，便与嬴华绯云来齐国海滨隐居，也好多多与苏秦燕姬盘桓，尽享知己交谊之乐。

想归想，进得临淄，张仪却没有顾得上去看望苏秦，驱车直奔孟尝君府邸而来。寻找方士，最快捷的方法是请孟尝君帮忙，只有先将这件大事落到实处，张仪才能心中稍安。

一进那条熟悉的石板街，张仪就觉察到气氛异常。寻常幽静的小街，车马如流，官吏出入不断，两排全副甲胄的武士钉子似的从街口一直延伸到府邸大门。孟尝君素来不喜张扬，此等阵势，定然是发生了非常之事。莫非齐国要对燕国用兵了？及至到得府门，家老正从门厅下送一人出来，识得是张仪车马，连忙迎了上来道："丞相来得不巧，孟尝君不在府中。丞相且府中稍待，老朽派人去请主人回府。"张仪问："孟尝君进宫了？"家老低声道："丞相府有急事，我家主人已经去了一个时辰。"张仪摆手笑道："不用，我自去丞相府，一总见了两个。"车辕驭手是绯云，听得明白，一圈马缰，轺车辚辚出了石板街。

片刻之间，到得相府街口，也是甲士森严。相府门前车马排成了长龙，官员们在车马场站成了一片锦绣，人人都沉着脸不说话。张仪不禁哑然失笑，无非是齐王来到了苏秦府中，君臣三人会商出兵而已，纵然是一件大事，如何便这般阵势？心中一转念，想到在咸阳并没有接到嬴稷王子来自燕国的消息，齐国显然是要对燕国秘密用兵了。果真如此，倒确实是一件大事，既然被自己这个秦国丞相遇上了，自然得思谋一个对策，总是不能教齐国独自吞了燕国这块肥肉。

思忖之间，已到丞相府大门前。手持长剑的荆燕正赳赳守在门廊下，见是张仪轺车，匆匆大步迎了上来："丞相请随我来。"带着张仪

一行，从旁边的车马门进去了。一入庭院，静得幽谷一般，除了钉子一般的甲士，无一人走动。

张仪不禁笑道：“曾几何时，齐国的规矩大了？”

荆燕一脸肃然，也不说话，只是匆匆疾走，与平日豪爽判若两人。张仪也不多问，下了轺车，从容跟着荆燕往庭院深处而来。齐国号称富甲天下，历来有官俸优厚的传统，稷下学宫的名士都是六进宅院，大臣官邸更是宽敞。苏秦的丞相府虽说也是六进规格，但却比寻常六进宽阔了两三倍，每进都是横开二十余间，直与小诸侯的宫殿一般。几经曲折，荆燕没有带张仪到政事堂或苏秦书房，曲曲折折却是往后园而来。

一眼看去，这后园林木茂盛，花草葱茏，水池竹林山石草地，足有五六亩大小，分外的清幽。转过一座巨石堆砌的假山，竹林中出现了一座独特的居处，木楼茅屋相间，渗出一片浓浓的山居气息。那竹楼茅屋之间，孤零零立着一块形状奇特的白色巨石，石面上深陷着两个暗红的大字——燕苑，分明苏秦的手迹。

张仪对苏秦最是熟悉不过，一路看来，便知定然是那个燕姬来到了苏秦身边，两人在后园建了这座幽静的居处。苏秦的寝室原来在书房之后，与处置公事的政事堂很近，是燕姬喜欢幽静，才有了这座燕苑。看这燕苑气象，便知苏秦有了一片安适舒心的天地。蓦然之间，张仪为自己的归宿，第一次生出了一片怅然。

“丞相请，我去照看府门了。”荆燕说完，径自去了。

张仪恍然醒来，却见茅屋前石亭下都是默默肃立的侍女，时有浓郁的草药气息飘来。张仪心中顿时一沉，喊了一声：“苏兄，张仪来了。”大步进了茅屋。

一时间，屋中人愣怔了，张仪也愣怔了——屋中一张硕大的竹榻上，躺着那个熟悉的身影，榻前伏着一个绿色长裙的女子，孟尝君与齐宣王都忧心忡忡地站在榻边，两名老太医正在书案边紧张地商量着……张仪一阵大急，哭喊一声："苏兄！"手中铁杖当啷丢开，扑向了榻前。

"张兄……"孟尝君一把抱住了张仪，将他扶到了榻前。

苏秦的上身赤裸着，胸前包裹着厚厚的一层白布，殷红的血迹已经渗透出来，恍惚一朵血染的大花，令人心惊肉跳！苏秦面色苍白，双目紧闭，气若游丝，眼看是挣扎在生死边缘了。一阵大恸，张仪双手捂面，死死咬住了牙关没有哭喊出声，泪水泉涌般从指缝流了出来。

突然，门外脚步急促，一声楚语荡了进来："噢呀孟尝君，万伤神医到了！"话音落点，春申君大步走进，一个清瘦矍铄的白发老者跟在身后。这万伤神医曾为张仪绯云治过刀箭之伤，张仪自然识得，只是此情此景，只能与春申君及万伤老人匆匆点头示意罢了，连旁边的齐宣王也退到了一边，免得礼仪不便。

万伤老人目无旁顾，径自走到榻前，动手解开了那包裹胸口的白布，一道寸余宽的刀口翻着白肉赫然现在众人眼前。老人凝神看得一阵，又搭脉片刻，一时微微皱起了眉头。

"老人家，可有救治……"面色苍白的燕姬轻声一问，止不住地啜泣了。

春申君向燕姬摆摆手。万伤老人叹息了一声道："这刀伤不宽，却是极深，已经刺到了脏腑。"春申君低声对老人嘟哝了一句谁也听不懂的楚语，老人道："目下情势，老夫只能保丞相清醒得两三个时

辰。”一语未了，燕姬瘫倒在地昏了过去。一个老太医连忙过来，一根红色石针刺进了燕姬人中穴。

万伤老人走到书案旁，打开了那只随身携带的皮囊，拿出一柄闪亮的小刀与几个指头般粗细的陶瓶儿，倒出几色小米般的药粒，加上些许清水在一个小小玉盏中化开，来到榻前娴熟地清洗伤口，并着意教那说不清颜色的药水缓缓地渗入伤口深处，而后用白布包裹了起来。张仪看得仔细，那白布只包了一层，却再也不见血水渗出。清洗完伤口，万伤老人又用半盏清水化开了一粒黑豆大小的药丸，用一片光洁的竹板撬开了苏秦紧咬着的牙关，将药水徐徐灌了进去。连续做完，万伤老人站在榻前，眼睛眨也不眨地盯着苏秦，眼见苏秦苍白的脸上浮出了一丝红晕，老人才轻轻地嘘了一声，叮嘱道：“饮水只能一盏。”走到书案旁收拾去了。

正在此时，苏秦的眼皮悠悠开了，一丝细亮的光芒迷离闪烁。众人屏住了气息，眼见那迷离的光芒渐渐稳定，渐渐清晰，渐渐地活了起来。终于，苏秦轻轻地张开了干燥的嘴唇，喃喃道：“太热了，茶水。”燕姬连忙捧过一盏凉茶，仔细地给苏秦喂了下去。

盏茶饮下，苏秦神奇地坐了起来，慌得燕姬连忙在背后扶住。苏秦盯住张仪惊讶笑道：“张兄，你如何来了？齐国没有出兵也。”张仪连忙道：“苏兄不要起来，躺下说话。”苏秦笑道：“不打紧，我觉得没事。”说着一一与几人笑语寒暄，抬脚下了竹榻，燕姬连忙扶住他站了起来。苏秦对燕姬笑道：“夫人，备家宴，今日我要与诸位痛饮一场！”春申君看了看张仪与孟尝君，见两人都没有阻止的意思，也勉力笑着不说话了。

正在此时，一个老内侍轻步走进，对苏秦一躬道：“禀报丞相，大王有急事回宫，请丞相好生歇息，大王晚间再来探望。”苏秦看了老内侍一眼，一阵大笑道：“来日方长，何愁无歇？知己聚首，却是难求！”语调吟诗一般铿锵。燕姬目光回避着苏秦，大袖遮面，急匆匆转

身去了。孟尝君略一思忖，对苏秦道：“嫂夫人还是留在这里好，此事我来操持。”不待苏秦答应，立即追了出去。

大约半个时辰，一场最为丰盛的宴席摆置整齐。临淄烤鸡、震泽银鱼、东胡炖羊、逢泽麋鹿，天下名菜一应皆上，每案两鼎三盏四盘。兰陵楚酒、邯郸赵酒、临淄齐酒、咸阳秦酒、燕山老酒，天下美酒应有尽有，每案前都摆了五只形色各异的酒桶。看着上菜布酒的侍女穿梭般往来如连绵飞动的流云，苏秦不禁拊掌大笑：“张兄黄兄，

孟尝君今日要我等做天堂仙饮，何其痛快也！”

张仪一阵大笑：“好！今日与苏兄做千古一醉！”

春申君也粲然笑道：“噢呀呀，我黄歇今日是非醉死不可了！”

笑声未落，孟尝君走了进来道：“苏兄，我与嫂夫人已经安排妥当：阖府大酺，为你庆贺。我等一醉方休！”

“好！”苏秦笑道，“我这身子舒畅得要飘起来一般，今日不醉，更待何时！”

孟尝君笑道：“今日苏兄高兴，便讲究它一番。我做司礼，诸位但听号令。”说罢清清嗓子高声道：“钟鸣乐起，宾主入席——”话音落点，浑厚的大钟六响，悠扬的乐声立时弥漫了茅屋大厅，一片和声唱道：“呦呦鹿鸣，食野之苹。我有嘉宾，鼓瑟吹笙。人之好我，示我周行。我有旨酒，以燕乐嘉宾之心……”这是春秋诸侯宴乐挚友宾客的《鹿鸣曲》，渗透着肃穆浓郁的古风，苏秦不由自主地大摆了一下衣袖，肃立一侧，躬身伸手，做了一个请宾客入席的古礼。张仪与孟尝君、春申君也相对一揖，又并排对苏秦一揖，随着乐声进入了各自坐席。

孟尝君没有入座，站在案前高声道：“嫂夫人入席——”

乐声中，只见大木屏后悠然飘出了一个绿色长裙的女子，无珠玉，无簪环，一头如云的长发用一幅雪白的丝巾束住，素净如布衣仙子，却顿使厅中一亮。春申君不禁笑道："噢呀，嫂夫人一出，茅舍生辉！"燕姬粲然一笑，向三人做了一个主妇古礼，笑吟吟地跪坐在苏秦身边笑道："季子与我成婚，三兄都没有饮得喜酒，今日一并补偿了。"张仪拍案大笑道："嫂夫人主意，当真妙极！孟尝君，司礼可是把住了。"孟尝君笑道："有此等好题目，何愁今日不能尽欢？"突然一嗓子高声道，"举座一饮，为苏兄新婚大喜，干！"

举起酒爵，苏秦笑了："原说是燕国安定后成婚，既然燕姬说了，今日便是大婚！张兄、田兄、黄兄，我与燕姬先干了！"说罢与燕姬一碰铜爵，一饮而尽。孟尝君三人也举爵相向，汩汩饮尽。

"张兄啊。"苏秦看看张仪，慨然笑道，"你我比不得孟尝君春申君，都是孑然一身闯荡天下，我倒是很想知道，何时能为你贺喜啊？"

"苏兄放心。"张仪笑道，"我回到咸阳便成婚！"

"好！"苏秦颇为神秘地一笑，"可是常随左右的那两个女公子？"

"知我者，苏兄也！"张仪哈哈大笑。

"噢呀——"春申君一声惊叹，"听说那两个女公子，一个是公主，一个是家老。张兄大大艳福了！"几个人一齐大笑了起来，又为张仪即将到来的大喜共同干了一爵。

张仪呵呵笑道："一路之上看到齐国变法大见成效，我还想隐居海滨，带着我那两个小哥，与师兄嫂夫人终日盘桓也。"

"大妙！"苏秦兴奋异常，当当拍案，"张兄不知，我也有退隐之想。待齐国大势安定，我回燕国，安定燕国之后，我便与你一起隐

居。明月清风下海阔天空，山溪松林间对酒长歌，琴棋为伴，丽人相随，放浪形骸于山水之间，何等快意也！”

“好！我等着师兄……”张仪喉头一哽咽，大饮一爵，低头猛烈地咳嗽了起来。

孟尝君慨然一声叹息：“苏兄啊，我这上将军也不会长久了，到时去找你！”

“噢呀，我也一样了。”春申君苦笑，“屈原走了，楚王昏了，我也找个退路了。”

“风雨多难见世事。”苏秦双目闪亮，感慨万端道，“二十余年，天下格局又是一变。合纵连横之争，六国虽然落了下风，却结束了秦国的一强独大，这是我等都没有想到的。六国的二次变法开始了。往后，至少是秦、齐、赵三强并立，说不定还得加上一个燕国。看来，华夏一统是条漫漫长路，也许还得再熬上几十年。人生有年，我等只能走得这几步啊！看看，苏秦张仪，已经都是两鬓白发了。孟尝君、春申君、信陵君，也都是磨得老成器局了。逝者如斯夫！我等一代已经流将过去。恋栈无功，虚度岁月，岂是英雄作为？张兄、田兄、黄兄，当归便归，何如归去？何如归去啊……”

一席话百味俱在，说得几人都是唏嘘不止，齐齐地大饮了一爵。燕姬拭泪笑道：“难得季子今日至情至性，正有乐师，我唱一支歌给季子如何？”

三人一片叫好。孟尝君喊了一声，廊下乐师们奏起了悠长的序曲，等待歌者有词便随行伴奏。燕姬站了起来，向苏秦一个灿烂的笑脸，翩然起舞，深情地唱了起来，那是一首洛阳王畿的踏青情歌，词却是因人而异的：

春草离离　　　彼稷之苗

行迈悠悠　　　　　中心摇摇

知我者谓我心忧　　不知我者谓我何求

悠悠苍天　　　　　此何人哉

一时唱罢，座中同声赞叹。苏秦爽朗笑道："燕姬与我相识二十余年，今日第一次放歌。我也来和一曲！"

"噢呀，那可是妇唱夫随了，好也！"春申君一口楚语，夫妇二字咬得含混，众人大笑起来。却见苏秦座中站起，大袖一摆，苍哑厚亮的歌声绕梁而走：

习习谷风　维风及雨

将恐将惧　维予与汝

将安将乐　汝转弃予

习习谷风　维山崔嵬

无草不死　无木不萎

将安将乐　非汝弃予

弃予如遗　上天弃予

上天弃予——

暮色已至，灯烛大亮，歌声戛然而止。苏秦哈哈大笑，座中唏嘘沉寂，谁都能从那悲怆苍凉的歌声中听出苏秦并没有糊涂，他清楚地知道，这是他最后的时刻……明哲如斯，教人何以宽慰?

"季子……"燕姬哭喊一声，扑过去抱住了苏秦。

张仪深深向苏秦一躬："大哥，你我虽不能如庄子一般旷达，也算得将生死置之度外了。若有心事，便对兄弟说。"孟尝君与春申君也是

肃然一躬：“苏兄，但说便是了。天下事难不倒我等兄弟！”

苏秦拉着张仪的手笑了：“好兄弟，你我纵横天下，也算是做了一场功业，此生无憾，夫复何言？只是四弟苏厉已经到了齐国，正在稷下学宫，张兄代我督导训诲，莫使他学了苏代。”

张仪肃然一躬：“大哥毋忧，张仪记住了。”

“孟尝君。”苏秦转过身来笑道，“燕姬总在燕齐之间，若有急难，请代我照拂。”

孟尝君慨然一躬：“嫂夫人但有差错，田文天诛地灭！”

苏秦又拉着春申君道：“春申君啊，我在郢都败给张兄，愧对楚国也。一想到屈原，我便夜不能寐。君兄若得使屈原复出，促成楚国再次变法，楚国大有可为矣！”

春申君含泪笑道：“噢呀，苏兄有如此叮嘱，黄歇便不能退隐了。也罢，拼得再做几年官，也要救得屈原，救得楚国了。”

正在此时，屋外传来一声长喝：“齐王驾到——”几人正待举步出迎，苏秦一个踉跄软倒在燕姬身上，面色顿时苍白如雪，喉头间粗重地喘息着。待燕姬将苏秦抱上竹榻，万伤老人已疾步赶来，一番打量，轻轻摇头。张仪燕姬四人不禁泪如泉涌。齐宣王听得动静有异，已经快步走了进来，凑到榻前俯身一看，竟带出了哭声：“丞相，你如何这般走了啊……”

“齐王……”苏秦又一次睁开了眼睛，疲惫地喘息着，“他日出兵燕国，务必善待燕国臣民。燕人恩仇必报，若屠戮臣民，是为齐国种恶……”

齐宣王频频点头："明白，本王明白。"又凑近苏秦耳边急促问，"丞相，谁是谋刺凶手？"

"谋刺苏秦者，必是仇恨变法之辈。"苏秦艰难地一字一顿，"齐王可大罪苏秦，车裂我身，引出凶手，一举、一举铲除复辟根基，苏秦死亦瞑目了……"

"丞相！"齐宣王哭声喊道，"本王定然为你复仇……"

苏秦安详地闭上了眼睛，深入两腮的唇角一丝微微的笑意，一头雪白的长发散落在枕边，平日沟壑纵横如刀刻般鲜明的皱纹，顷刻间荡然无存。平静舒展的脸上那般年轻，那般明亮，渗透出一片深邃睿智的光芒。

"大哉苏公！"万伤老人一声赞叹，又一声感慨，"去相如斯，老夫生平仅见也！"对着苏秦深深一躬，径自去了。人们默默流泪，默默肃立，默默地注视着那个方才还意气风发谈笑风生此刻却仿佛沉睡了的老友。终于，燕姬轻轻走到榻前，深深地亲吻了苏秦，将自己的绿色长裙脱下来盖在了苏秦身上。

"王侯之礼，厚葬丞相——"齐宣王突然咬牙切齿地喊了一声。

孟尝君愣怔了："王兄，丞相说……"

齐宣王恨声道："丞相之意，怕我治罪无证据，要引凶手自己出来而已。齐国本已愧对丞相，焉得再折辱丞相尸身？孟尝君，本王令：立即出动你门下所有异能之士，查清谋刺来龙去脉，将凶手斩草除根！"

"臣遵王命！"孟尝君大是振作，"三日之内查不清，唯田文是问！"

齐宣王走了。孟尝君四人一阵商议，张仪与春申君都赞同齐宣王做法，燕姬也以为齐宣王并未违背苏秦本意，只是主张先设灵祭奠，铲除凶手之后再正式发丧，三人尽皆赞同。商议完毕，张仪敦促孟尝君去部署查凶，说那是第一要务。孟尝君一走，张仪便与春申君分头行事：春申君立即坐镇丞相府主事，荆燕辅助，依照王侯大礼设置了隆重的祭奠灵堂；张仪则与燕姬一起，请来大巫师给苏秦净身着衣并做停尸祈祷，一直忙到次日午后，棺椁进入灵堂，一切方算大体妥当。张仪春申君坚持要与燕姬一起，给苏秦守灵三日。孟尝君一阵忙碌，部署妥当，也来给苏秦守灵。

夏日停尸，本是丧葬中最为头疼忌讳的时节。暑气燠热，尸身容易腐臭，而丧礼规定的停尸日期却有定数，官爵越高，停尸越是长久。贵若王侯，灵床地下与四周虽有大冰镇暑，也往往难如人愿。于是便有了“死莫死在六月天”的民谚。苏秦突然遇刺，正在盛夏酷暑之日，停尸本是极难。可忒煞作怪，自棺椁进入灵堂，天气便骤然转凉，碧空明月，海风浩浩，一片凉意弥漫，大有秋日萧瑟之气。齐宣王本来已经下令：王室冰窖藏冰悉数运往相府，王宫停止用冰。然则只运得两车，便再也没有运，因为连这两车冰都没有化去。

齐人本有“宽缓阔达，多智好议论”之名，临淄城也算是天下口舌流淌之地。有此异常天象，自然是议论蜂起。于是，便有了对苏秦的诸多感念，对谋刺凶手的一片骂声，寻常以某人“死在六月”为由头的诅咒踪迹皆无。更有一首童谣传遍巷闾，那童谣唱道：

春草佳禾　草鱼德大

马心不良　流火走血

这一晚，张仪正与春申君对坐灵堂廊下，孟尝君匆匆到来，先给两人唱了这首童谣，请两人破解。春申君困惑摇头道：“噢呀，童谣历来是天书，谁能先知了？”张仪一阵思忖，一阵吟诵，俄而笑道：“大

体不差。这凶手，孟尝君当已经查出来了。”春申君惊讶道：“噢呀，张兄神人，如何猜测得出了？”张仪笑道：“历来童谣，皆非无风之浪。那必是知情之隐秘人物，抛给世人的一个谜语。此首童谣，头两句暗藏苏秦名号，颂苏兄对齐人有大德。后两句却是说，凶手七月便要伏法，且是马旁姓氏。”孟尝君一时惊讶得口吃起来：“啊，啊，张兄，人说鬼门博杂，果然不虚，你是神目如电！”春申君着急起来：“噢呀呀，你倒是说了，凶手是哪个贼子了？”孟尝君笑道：“莫急莫急，请来嫂夫人，我一起说给你等听。”

燕姬的声音从灵堂帷幕后传了出来：“孟尝君但说，我听着。”孟尝君一阵喘息，耐着性子述说了一个离奇的故事：开春之后，新法已经在齐国站稳了脚跟，民众一片颂声，连长期与齐国争夺渔猎水面的燕南民众，也纷纷逃来齐国定居。苏秦顾及燕齐盟约，亲自带着齐北三县的县令去安抚燕国流民，劝告他们返回燕国。可流民对燕国“新政”怨声载道，无论如何也不肯回去。无奈之下，苏秦只有下令齐北三县悉数吸纳燕国流民，许其在荒芜地区集中为村落居住，流民大是感激，竟在一个春天，开辟出了近万亩可耕之田。亏了燕国忙于内讧，两国才没有纠缠。苏秦从齐北回到临淄，上书齐宣王，请发王令：允许在齐国定居的流民“一体为民，有功同赏”，其中最要害的是允许新国人从军，不得有任何歧视。这种法令在秦国虽然已经推行四十余年，但在齐国、燕国，还都是惊世骇俗的“使贱成贵”法。

此法一出，朝野大哗。稷下有名士曾说：“齐国山高水急，齐人贪粗好勇。”对于尚武成俗的齐国人来说，从军做骑士或步军技击勇士，都是无上的荣耀，本国隶农渔猎子弟尚且不能做，何况与战俘一般低贱的流民？然则，国人也从年复一年的传闻与亲身经历中，知道了秦国新法的好处，知道了齐国要变法便得慢慢“脱俗还法”。议论归议论，吵闹归吵闹，毕竟也没有生出大事来，新法还是颁布了。

但就在这个节骨眼上，惊人的事情发生了。

那日傍晚，孟尝君正在听斥候禀报燕国情势，突然听得总管冯在院中锐声叫道："家君不好！丞相遇刺了！"话音未落，冯冲了进来，拉起孟尝君便走。待两人快步走到巷口，发现苏秦正倒卧在幽暗的巷口，身下鲜血一片，吓得赶来守护的几个门客面如土色。孟尝君对门客大喊一声："快！四面搜查！"立即抱起昏迷的苏秦回到府中，请来王宫太医一看，说是不擅刀伤，只能止疼。孟尝君命令冯立即找到苍铁，火急赶到楚国，请春申君寻觅万伤神医。这边大体包扎了伤口，止了大出血，孟尝君便将燕姬接了过来。燕姬一看大急，立即将苏秦小心翼翼地抬回府中。孟尝君护送到府，见苏秦仍然昏迷不醒，对燕姬匆匆叮嘱了几句，急忙赶了回来。

门客们禀报说：搜遍了方圆十余条街巷，可疑凶手踪迹皆无。

孟尝君急得面色涨红，拍案高声怒道："查！给我查！何方神圣？竟敢在田文门前行刺丞相！查不出来，我田文陪着苏秦一死！"孟尝君历来善待门客如贤士，这次当真动了肝火，门客们无不惊心，却也都更加敬佩孟尝君，异口同声起誓："不能查凶雪耻，永不为士！"毕竟，战国士人皆豪杰之风，朋友贵客遇刺门外而不能手刃真凶，那当真是无颜面对天下。更何况孟尝君门下以"多有奇能异士"闻名，若不能查凶除恶，那才是永远不能洗雪的耻辱。数百名门客人同此心，心同此理，不容孟尝君插手，天罗地网般撒向了齐国城乡。

齐宣王在苏秦尸身旁严令孟尝君时，真凶事实上已经落网了。

谁也没有想到，这次竟是那几个鸡鸣狗盗之徒立了大功。那个善盗者，本名叫桃大，一班市井却叫他"掏大"，意思是从来不盗小物事。做了孟尝君门客，桃大也想做点正经事，怎奈总没有大用场，干瘦矮小也无法可变，纵穿得一身光鲜，也是无人看得入眼。久而久之，又恢复了一身布衣，一个酒葫芦，整日醉得东倒西歪，逢人便想一试身手。这日暮色时分，桃大胡乱哼唱着要回门客院，一进那条石板街巷，瞄见一个黑衣白发的老者悠悠地跟在一辆轺车后面。桃大眼

尖，又是惯盗，不经意间瞅见了老者皮靴内插有异物。饶是如此，桃大也浑没在意，总以为老者是轺车高官的隐秘卫士，径自哼唱着跟在后边。方到巷口，车后的老者却突然痛苦地叫了一声，跌倒在地。前面的轺车闻声停了下来，车上跳下一个高冠之人，向老者走了过去。桃大依旧是浑没在意，卫士伤病，主人照拂，再是寻常不过了，径自向门客院拐了过去。

可就在这刹那之间，桃大瞥见了一道细亮的光芒！接着便是老者扶住了高冠之人。桃大心思灵动，知事体不对，风一般飘了过去，疾如闪电般从老者身上取得一物。几乎同时，老者也突然消失了。桃大喊了一声："快救人！"自己便追了下去。

两个时辰后，当孟尝君正在愤然之时，桃大一身泥土一脸脏污地回来了。虽然没有追上凶手，桃大却盗得了凶手皮靴中的一柄短剑。孟尝君找来太医一看，短剑恰有一尺，无毒，却极是锋利，正与苏秦肋间的伤口相合，只是没有血迹而已。

"桃大无能！那个老东西有两柄短剑，这柄没有用上，那一柄在他手上。"桃大一边自己骂自己一边说，那个老东西出得临淄北门便不见了，他在方圆十余里都找遍，也没有见到可疑的藏身处所。孟尝君思忖一阵猛然醒悟，拍案道："天齐渊！牛山！盯准这个巢穴！"

一阵紧张周密的准备，一百多个门客络绎不绝地向天齐渊撒了过去。冯亲自在一个秘密山谷坐镇应变。孟尝君忙着去了苏秦府，生怕苏秦突然故去。忙到昨晚，冯秘密急报：真凶藏匿处已经被围，要死尸还是要活人？孟尝君立即下令："一律要活口！"凶手果然在牛山，令人想不到的是，这个凶手是一个年轻憨厚的药农。

讯问时凶手颇为奇怪，黝黑的脸膛涨得通红，一脸的窘迫愧色，咬着牙只是不说话。孟尝君心中一闪，走近药农亲切笑道："看得出，你后生是个剑击之士，也是个为国立功的人才。给你明说，齐王已经

定了苏秦大罪，杀了他原本有功。你只要说出受谁指使，我便上书齐王，为你请功。”药农后生眼睛扑闪着憨憨笑道：“俺才不管你是功是罪，只要不连累爷爷，俺便说。”孟尝君立即道：“齐国新法，已经没有株连族人之罪，我保你爷爷无事。”后生道：“你是谁？俺却信你？”孟尝君正色道：“我是孟尝君，言出必行，一诺千金，你不信么？”年轻人慌忙便是一拜：“孟尝君俺却知道，是侠义班头。”孟尝君哈哈大笑：“既认我这个班头，你便说，谁要你杀人？”药农后生道：“要俺杀人的，是公孙家老。”孟尝君道：“你可知道，你杀的是谁？”年轻人道：“俺只知道，是家老仇人。”孟尝君又问：“有人看见，杀人者是个白发老人。你如此年轻，不能冒功。”年轻人憨厚地笑了：“打开俺的镣铐，你自会知道。”

待镣铐打开，药农后生背过身片刻，一回头，一个白发苍苍精瘦黝黑的老人赫然站在厅中。桃大高声尖叫：“没错！就是他！就是他！”药农后生嘿嘿笑道：“牛山药农谁不会这一手？俺平常得紧，惊乍个啥？”

孟尝君二话没说，立即带着药农后生，点起三千骑士，飞马赶到天齐渊。监视天齐渊与牛山的门客禀报：天成庄方圆三十里，牛山药农封户百余家，无一人走出监视圈。可是，当孟尝君踏进庄时，那景象却教他惊呆了。

庭院石亭下的古琴前，坐着成侯驺忌，嘴唇纠缠着一片钩吻草，嘴角渗着一缕暗红的血，一头白发变得碧绿，一脸红润却变得亮蓝！数十年号称齐国美男子的驺忌，死得如同鬼魅一般。站在这具鬼魅后面的，是一个真正的白发老者，精瘦矍铄，钉在亭下，一脸平淡的微笑。见孟尝君来到面前，他淡淡地笑道：“老夫公孙阅，一切罪责皆在我身，无得难为成侯尸身。”孟尝君嘲讽笑道：“公孙阅，你这头老狐也有今日？”公孙阅淡淡道：“成侯毕竟琴师，有谋略而无胆识。若依老夫之计，阶下囚该是田文苏秦了。”

回到临淄，冯向孟尝君备细叙说了公孙阅与驺忌的故事与阴谋。

这个公孙阅，跟随驺忌三十余年，是驺忌唯一的心腹门人。三十多年中，公孙阅为驺忌承办了几乎所有不能公之于人的机密大事：谋取丞相、整倒田忌、争得侯爵、扩大封地等。驺忌崛起的每一步，都有公孙阅扎实细致的谋划功勋。奇怪的是，公孙阅从来不求出人头地，只是心安理得地为驺忌效力。驺忌深知公孙阅虑事周密，才思过人，几次想杀掉公孙阅灭口。但是一个偶然的发现，却使驺忌打消了这个念头。

一日，一个女弟子给驺忌拿来了一本书，说是在公孙阅枕下翻到的。驺忌打开发黄的羊皮纸，竟是一本无名册籍。翻看内文，尽是各种权术计谋与治人秘术，开列了一百余条，各自还有简短解说，末了两行大字是："修习机谋之术，可借机心之主，与主共始终，此术可大成。"驺忌一阵沉吟，反复揣摩，对这个女弟子秘密部署了一番。

驺忌曾是名动天下的琴师，国中多有少年才俊争相拜师修习。可驺忌从来不收仕宦子弟做学生，只收得寥寥几个女弟子，还都是王室搜罗来的少女乐手。这几个女弟子对老师奉若神明，个个忠诚驯顺得猫儿一般。后来，有三个女弟子竟争先恐后地献身于驺忌，做了奴隶一般的侍妾。偏是这个叫做琴渊的最聪慧美丽的少女弟子，驺忌却从来没有动过手脚。女弟子百般娇媚委身，驺忌都稳如泰山。就在琴渊十六岁的时候，驺忌派给她一个差使：侍奉家老公孙阅。琴渊聪慧绝顶，自然晓得老师心意，便留心公孙阅的一切隐秘，这才有了那本神秘册籍的发现。

从此，琴渊真心实意地侍奉公孙阅了，而且教公孙阅实实在在地觉得这个少女爱上了他，以他为活着的希望。时间一长，少女劝公孙阅带她远走高飞，独自立业，何须与人为仆？公孙阅却说："我跟丞相修习，若得独立，大功便成流水。"少女问修习何学？公孙阅答说，仕宦之学，将来光大门庭。后来，少女与公孙阅更是亲昵，劝他直接投

效齐王，做个上大夫，岂不比做仆人风光万倍？公孙阅很不高兴地说：“做仆自有乐趣，只要丞相在世，我便不会走。你若不耐，公孙阅绝不相强。”

从此，驺忌打消了相机除掉公孙阅的念头，亲自主婚，将琴渊嫁给了公孙阅。新婚后三日，琴渊哭着来找老师，说公孙阅是个只会胡乱折腾的阉人。驺忌大是惊讶，第一次感到了公孙阅的神秘莫测，也顿时对公孙阅的一切怪诞与异于常人的做法恍然大悟。琴渊依旧是公孙阅的夫人，从此却也成了老师卧榻的美丽尤物，虽然常常带着满身的伤痕。公孙阅浑然不觉，只要他有兴趣折磨她时她不反抗，他便万事也不知道。

就这样，驺忌与公孙阅成了永远的狼狈。

苏秦变法开始后，驺忌谋划的贵族反扑一败涂地。驺忌本来想就此罢手，可公孙阅告诉他，成侯在贵族背后的密谋，虽然没有被齐王发现，却被孟尝君盯上了。孟尝君心狠手辣，正在筹划以门客假扮盗贼，血洗天成庄。驺忌正在郁闷难消，听得此说杀心顿起，将一张古琴愤然摔在了地上：“杀！杀光他们！”公孙阅原本只要驺忌一句话，以利他调遣各方力量，如今得话，立即应命：“成侯放心，十日之后，公孙阅教田文暴尸街头。”驺忌冷冷笑道：“你说杀田文？”公孙阅一点头，却听驺忌阴声道：“大错也！生死之仇，只有苏秦。若无苏秦，岂有老夫今日？岂有齐国乱象？先杀苏秦！孟尝君嘛，老夫慢慢消遣他。”驺忌主意既定，公孙阅便从去年冬天开始密谋实施，立即秘密进入了牛山。

牛山药农，是驺忌请求保留的封户。这些药农有一百多户，世代采药治药，人称“东海药山老世家”。这些药农终年盘桓在大山之中，且多是独自行走，不怕小伤小病，就怕猛兽侵袭。一个好药农，必须同时是一个搏击高手。千百年流传下来，牛山药农的搏击术渐渐地引人注目了。海滨齐人多渔猎生计，也多是单干行径，打斗争夺家常便

饭，练习单打独斗的技击之术在齐东蔚然成风。所谓技击，便是搏击的各种技法，从各种兵器到各种拳脚，无不讲究技法。齐东技击最有名的，首推这牛山药农。公孙阅深谋远虑，自然不会放过如此一个技击高手云集的封地，当初驺忌自请只要牛山百余户，便是公孙阅的主意。

未雨绸缪，公孙阅早已经对各户药农了如指掌，不费力气找到了一家只有爷孙二人的药农。

这家药农不同寻常，没有姓氏，人只呼为“活药家”，祖祖辈辈做的是“采活药”生计。所谓“活药”，是猛虎、豹子、狗熊、野猪、羚羊、麝、野牛、野马、大蟒、毒蛇等一应活物身上的可用药材。

“活药”以活取最佳，尤其是巫师方士一类鬼神之士，往往还要亲眼看着“活药”从活物身上取下，方得成药。要做这种生计，没有一身过人的本领，无异于自投猛兽之口。世世代代下来，这“活药家”锤炼出了一套独门技击术，称之为手刃十六法。这“手刃”包括甚多，短刀、短剑、匕首、袖箭、菜刀、石子，举凡各种不显山露水的物事，皆可成夺命之利器。寻常武士纵是手持丈余长矛，也难抵活药家掌中一尺之剑。公孙阅曾亲眼看见，活药孙儿只一刀便将一只斑斓猛虎当场刺死。这后生更有一手绝技，刺杀猛兽分寸拿捏之准，竟是教几时死便几时死，绝无差错。

活药爷爷八十有六，依然是健步如飞，走险山如履平地。孙儿二十出头，厚重木讷，黝黑精瘦，一身人所不知的惊世功夫。公孙阅早已经对这活药家下足了功夫，除隶籍、减赋税、许妻室、以领主之名常常适时送来各种照拂。爷爷感激得常常念叨：“家老但有用人处，我这孙儿便是你的。”公孙阅自然是从来不提任何请求，使这活药家爷孙大有恩无可报的一种忧愁。

公孙阅一来，眼中含泪，说是他的仇人到临淄做了大官，正在四处追杀他，他来告别活药爷孙，要远遁山林去了。爷爷一听大急：

“有仇必报！家老何要逃遁，不长仇人气焰么？”公孙阅哽咽道：“我如何不想报仇，只是手无缚鸡之力，如何报得大仇？”爷爷慷慨高声道：“孙儿过来！自今日起，俺便将你交给了家老，不能给家老报仇，就不是俺孙子！”后生本来就听得冲动，爷爷有命，更是激昂，憋出了一句话来：“家老，只要让俺识得人面！”

公孙阅将后生秘密安置到临淄城中，委派可靠仆人领着后生守候在孟尝君门前，终于死死认准了这个高冠人物。动手前一日，后生问公孙阅：“要咋个死法？”公孙阅说：“三个时辰死吧，我等良善，也不要他受太多折磨了。”事后回来，后生却红着脸说，他没杀过人，又受到一个飞盗的搅闹，刀下可能重了些，此人可能活不到三个时辰。公孙阅连说没事儿，便要与后生饮酒庆功。后生端起酒一闻，黑脸嘿嘿笑了，硬是说爷爷久等不放心，连夜进了牛山。公孙阅没敢拦挡，眼睁睁看着后生去了。

冯说，当门客武士六十余人围住了那座山屋，准备做最惨烈的搏斗时，活药爷爷却拉着孙儿出来了。老人对冯说：“俺老夫有眼无珠。孙子交给你了。”说完径自进了那洞窟一般的石门，活药孙子便低着头跟他们走了。

按照公孙阅的谋划：刺杀苏秦的同时，驺忌当立即逃往燕国，借子之兵力杀回齐国重新掌权。可驺忌自以为是，却说齐王早想罢黜苏秦，绝不会追查此事，何须徒然丢失了根基？女弟子们也纷纷讥讽公孙阅“阉人无胆”，气得公孙阅连呼“成侯无识！成侯误事”！

……

孟尝君说完，张仪与春申君唏嘘良久，相对默然。

忽然，燕姬的声音从灵堂帷幕后传了出来：“孟尝君，我等倒是忘记了一件大事。”孟尝君诧异道：“你快说，忘记了何事？”只听燕姬道：“张兄原不知季子出事，匆匆赶来齐国，定是有紧急大事找你，也该当问问了。”孟尝君恍然，连忙向张仪一拱笑道：“田文糊涂，向张兄谢罪。张兄快说，要我如何？”张仪不禁笑道：“燕姬果然不凡，知我是找你来了。”春申君笑道：“噢呀，你见齐王见苏兄都不说事，不是找孟尝君却是找谁了？”张仪点头道：“也是。事情不大，孟尝君在旬日之内，给我寻觅两个方士出来。”

“方士？”孟尝君惊讶得仿佛不认识张仪一般，“张兄也信了这鬼神驱邪术？”

“此中原由，一言难尽。”张仪笑道，“你只找来便是，也许过得几年，也有故事说给你听。”

孟尝君道：“方士之事，多有传闻，我也从未见过。此等人行踪无定，我要早早安顿。”说罢匆匆走了。春申君笑道：“噢呀，孟尝君真义士了！若无这个万宝囊，张兄却到哪里去找方士了？”张仪也是感慨万端，长长地叹息了一声。

五　张仪又一次被孟子激怒了

六日之后，谋刺苏秦的元凶伏法。齐国为苏秦发丧，举行了最为隆重盛大的葬礼。

山东六国与所有仅存的二十余个小诸侯，都派出了最高爵的送葬特使。张仪以秦国丞相的身份，做了参加葬礼的秦国特使。最引人注目的，是洛阳周室也派来了天子特使。新周王感念这个洛阳布衣的不世功勋，竟派出了三千人的葬礼仪仗。依照周礼，这仪仗是公国诸侯才能享用的，新周王的天子王书以“苏秦为六国丞相，亦为王室丞相，等同大国诸侯”的名义，“赐公国葬礼，以昭其德”。加上齐国的隆重仪

仗，整个葬礼仪仗铺排开三十余里，直达苏秦陵墓。临淄人更是倾城出动，哭声盈野，天地为之变色。

齐国星相家甘德目睹了葬礼盛况，感慨万端道：“苏秦上膺天命，下载人道，死之荣耀，犹过生时，千古之下，无出其右也！”

葬礼之后，齐国刚刚平静了下来，燕国便乱了。太子姬平与将军市被起兵讨伐子之，却被子之一战大败，退到辽东去了。燕国与齐国素来唇齿相依息息相关，燕国一乱，齐国朝野不安，出兵燕国的事在陡然之间尖锐了起来。也不知何种原因，偏偏齐宣王举棋不定，竟迟迟没有决策，临淄官场市井间议论蜂起，比自己国家出了事还急色。

张仪一心只想着方士，不去理会临淄的惶惶议论，见了孟尝君也从不提及燕齐之事。原是张仪心下雪亮：燕齐纠葛越深，秦国越是受益；齐国出兵安定燕国，利于齐，却不利于秦；虽则如此，秦国却不能主动站在某一方，否则不能收渔翁之利；唯其如此，毋宁作壁上观。孟尝君虽然粗豪，却也心中有数，从不就燕国大势“就教”于张仪，但有闲暇，两人便聚酒豪饮，海阔天空地唏嘘感慨一番。

这一日，孟尝君兴冲冲来说：“张兄，孟老夫子要来临淄了！”

“又想来做齐军教习？”张仪淡淡的笑意中不无讥讽。

“这次啊，孟夫子是从燕国来。你说，他想如何？”

“老夫子行。”张仪笑道，“身出危邦，又入其邻，还能做甚？”

孟尝君知道，张仪对孟子历来没有好感，转圜笑道：“张兄，孟夫子还是有些见识的。”

“孟夫子有见识，何消你说？”张仪笑道，“若去了那种学霸气，再去了那股迂腐气，这老头子倒确实令人敬佩。”

“去了霸气迂气，还是孟夫子么？”孟尝君哈哈大笑，“不说了，明日齐王与孟夫子殿议，请你我主陪，你只说去也不去？”

“齐王作请，张仪何能小气不前？自当陪你受苦了。”张仪心不在焉地笑着，并未将这件应酬之事放在心上。

此日过午，孟子车队进入临淄。齐宣王仿效当年齐威王之法，率领群臣与稷下名士到郊亭迎接，并在临淄王宫的正殿举行了隆重的接风大宴。白发苍苍的孟子与齐宣王并席而坐，左右是张仪与孟尝君，厅中群臣名士罗列，是名家大师绝无仅有的礼遇。孟夫子雄辩善说，席间侃侃而谈，历历述说了所过之邦的见闻，时时对各国君主略加评点，挥洒自如，不时引起举座笑声。齐宣王最是看重敬贤之名，况又是第一次与孟子直面对答，实在是对孟子的学问气度见识敬佩有加，更对孟子的君王评点大有兴趣，谦恭笑道：“先生常过大梁，不知魏王近况如何？”

“魏王嗣者，实非君王气象也。”须知魏国强盛近百年，为天下文明渊薮。孟子一句话，非但直呼魏王名讳，且公然显出轻蔑的笑意，举座皆是一惊。

“先生此言，可有佐证？”齐宣王依然是面带微笑。

孟子从容道：“与魏嗣对答，人无以敬之。彼问：‘天下何得太平？’我答：‘天下定于一，自有太平。’彼又问：‘定于一者，何人也？’我答：‘不好杀戮，仁者定于一。’彼又问：‘不行杀戮，便无征战，谁愿拱手让位，使仁者定于一？’我答：‘天下庶民皆愿之。禾田大旱，便望云霓，大雨但落，枯苗勃勃而起，其势何人堪当？’此等之王，此等之问，何堪为王也。”

孟子悠然说完，座中却一片默然，竟没有了孟子所熟悉的惊讶赞叹之声，甚至也没有了孟子所熟悉的激烈反对与锐声辩驳，泥牛入海

般无声无息。这在讲究“论战无情”的战国，尤其在论战风炽热的百余名稷下名士在座的场合，可说是罕见之极。偏孟子浑然无觉，已经有些混沌的眼神高傲地扫视了大殿一圈，悠然一笑：“孟轲游历天下四十余年，阅人多矣！唯以仁政王道为量人之器，无得有他也。”齐宣王岔开了话题笑道：“先生从燕国来，以为燕国仁政如何？”“乱邦无道，何谈仁政？”孟子喟然一叹，“奸佞当道，庶民倒悬，此皆苏秦之罪也。”

一言落点，稷下士子中有嗡嗡议论之声，并不约而同地将目光瞄向了张仪。苏秦新丧，张仪容得孟子亵渎苏秦么？看那张仪，神色淡漠，径自饮酒。孟尝君却一眼看到，张仪的那根细亮的铁杖在案下抖动着。

齐宣王明知就里，岔开笑道：“先生以为，当如何安定燕国？”

“置贤君，行仁政，去奸佞，息刀兵，燕国自安。”齐宣王听孟子再没有触及难堪话题，松了一口气道：“先生所言，天下大道。敢问先生：如何能置贤君、行仁政、去奸佞、息刀兵？”

孟子微微皱起了眉头，苍老的语调分外矜持：“上智但言大道。微末之技，利害之术，唯苏秦、张仪纵横者流所追逐，孟轲不屑为之也。”

此言一出，举座皆惊，目光齐刷刷聚向了张仪。齐宣王也一时愣怔了。

“孟夫子名不虚传，果然大伪无双也！”张仪应声而起，一句悠闲而犀利的评点，殿中轰然炸开，嗡嗡议论不绝——方今天下，谁敢直面指斥孟夫子“大伪无双”？若是别个名士，齐宣王也就阻止了，毕竟孟子是天下大家，如何能教他如此难堪？可这是名重天下的张仪，声威赫赫的秦国丞相，况且孟子挑衅在先，他如何能公然拦阻？

孟子极不舒坦，沉声问道：“足下是张仪了？”

“微末之技，利害之术，纵横者流，张仪是也。”

孟子本来多饮了两爵，此刻更显得面红耳赤，如坐针毡。四十余年来，孟子周游列国，虽然无一国敢用，名气却是越游越大，渐渐地也就不寄厚望于任何邦国，悠悠然成了一个超脱传道的大宗师。如此一来，反倒是放开说话无所顾忌，正合了孟子的傲岸本性，也使孟子的雄辩才能发挥得淋漓尽致。近年来，孟子资望更深，各国皆奉为大贤宗师，孟子更是挥洒自如，往往对陪宴士子与官员不屑一顾，只与君王问对应答，俨然布衣王侯一般。常常是宴席结束论战散场，孟子才问万章：“今日来者都有何人？论辩者究是哪家弟子？”若非万章一班弟子因了要记录孟子言谈，刻意记下了应对陪同者姓名而后告孟子，孟子当真是目中无人一片混沌了。今日入得临淄，孟子也是对大片冠带不屑一顾，甚至连丈许之遥的主陪——张仪与孟尝君，也是漫不经心，没有看进眼里。也就是说，孟子压根儿没想到能在临淄碰上张仪。及至那个铁拐高冠者站了起来，甩出“大伪无双”四字掷地有声，孟子才蓦然闪念，此人必是张仪无疑。

仿佛冥冥之中的定数，孟子被誉为“大才雄辩，天下无对”，张仪则有“天下第一利口”名号，偏这两人但见便有口舌，生死纠缠的冤家一般。二十多年前，孟子在大梁讥讽纵横家是“妾妇之道”，就被刚刚出山的张仪猝不及防地痛斥了一顿。从此，孟子对张仪苏秦厌恶之极，内心却也实在有几分说不清的忌惮。虽然，孟子还是每说大道必骂纵横策士，但却再也没有说过“妾妇之道纵横家”那句话了。今日孟子说得口滑，滑上了贬损纵横策士的老路子，却不意偏偏撞上了张仪在场，又遇苏秦新丧，孟子便隐隐觉得有些不妥。

虽则心中忐忑，孟子却从来没有退让致歉的习性，振作心神，一开口气度沉雄：“大道至真，不涉得失。末技卑微，唯言利害。以利取

悦于人，以害威慑于人，此等蛊惑策士，犹辩真伪之说，岂非天下笑谈耳？”

“孟老夫子，尔何其厚颜也！”张仪站在当殿，手中那支细亮的铁杖直指孟子，“儒家大伪，天下可证：在儒家眼里，人皆小人，唯我君子；术皆卑贱，唯我独尊；学皆邪途，唯我正宗。墨子兼爱，你孟轲骂做无父绝后。杨朱言利，你孟轲骂成禽兽之学。法家强国富民，你孟轲骂成虎狼苛政。老庄超脱，你孟轲骂成逃遁之说。兵农医工，你孟轲骂为末技细学。纵横策士，你孟轲骂做妾妇之道。你张扬刻薄，出言不逊，损遍天下诸子百家！却大言不惭，公然以王道正统自居。平心而论，儒家自己究有何物？你孟轲究有何物？一言以蔽之，尔等不过一群四体不勤、五谷不分的书呆子，整天淹没在那个消逝的大梦里，唯知大话空洞，欺世盗名而已！国有急难，邦有乱局，儒家何曾拿出一个有用主意？尔等终日高谈文武之道、解民倒悬，事实上却主张回复井田古制，使万千民众流离失所，无田可耕！尔等信誓旦旦，称‘民为本，社稷次之，君为轻’，事实上却维护周礼、贬斥法制，要刑不上大夫，礼不下庶民；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使万千平民有冤无讼、状告无门，天下空流多少鲜血？如此言行两端，心口不应，不是大伪欺世，却是堂堂正正么？儒家大伪，更有其甚：尔等深藏利害之心，却将自己说成杀身成仁、舍生取义。但观其行，却是孜孜不倦地谋官求爵，但有不得，则惶惶若丧家之犬！三日不见君王，其心惴惴；一月不入官府，不知所终。究其实，利害之心，天下莫过儒家！趋利避害，本是人性。尔等偏无视人之本性，不做因势利导，反着意扼杀如阉人一般！食而不语、寝而不语、坐怀不乱，生生将柳下惠那种不知生命为何物的木头，硬是捧为与圣人齐名的君子！将人变成了一具具活僵尸，一个个毫无血性的阉人！儒家弟子数千，有几人如墨家子弟一般，做生龙活虎的真人？有几人不是唯唯诺诺的弱细无用之辈？阴有所求，却做文质彬彬的谦谦君子，求之不得，便骂尽天下。更有甚者，尔等儒家公然将虚伪看做美德，公然引诱人们说假话：为圣人隐，为大人隐，为贤者隐；教人自我虐待，教人恭顺服

从，教人愚昧自私，教人守株待兔；终使民人不敢发掘丑恶，不敢面对法制，沦为无知茫然的下愚，使贵族永远欺之，使尔等上智永远愚弄之！险恶如斯，虚伪如斯，竟大言不惭地奢谈解民倒悬？敢问诸位：春秋以来三五百年，可有此等荒诞离奇厚颜无耻之学？有！那便是儒家！便是孔丘孟轲！”

张仪一阵嬉笑怒骂，大殿中鸦雀无声，唯闻张仪那激越的声音在绕梁游走：“自儒家问世，尔等从不给天下生机活力，总是呼喝人们亦步亦趋，因循拘泥。天下诸侯，从春秋三百六十，到今日战国三十二，三五百年中，竟没有一个国家敢用尔等。儒家至大，无人敢用么？非也！说到底，谁用儒家，谁家灭亡！方今大争之世，若得儒家治国理民，天下便是茹毛饮血！孟夫子啊，千百年之后，也许后辈子孙忽然不肖，忽然想万世不移，忽然想教国人泯灭雄心，儒家僵尸也许会被抬出来，孔孟二位，或可陪享社稷吃冷猪肉，成为大圣大贤。然则，那已经是千秋大梦了，绝非尔等生身时代之真相也！儒家在这个大争之世，充其量，不过一群毫无用处的蛀书虫而已！呵哈哈哈哈哈哈哈……”末了，张仪仰天大笑。

大殿中静得如同幽谷，唯闻孟子粗重的喘息之声。孟子想反驳，想痛斥，却对这种算总账的骂辞无处着力，想愤然站起拂袖而去以示不屑，脚下却软得烂泥一般。眼看张仪张牙舞爪哈哈长笑，孟子不能立即作振聋发聩的反击，论战如斯，便是全军覆没，皇皇儒家，赫赫孟轲，岂容得如此羞辱？大急之下，但闻“哇——”的一声，孟子一口鲜血喷出两丈多远！对面的张仪与孟尝君猝不及防，身上扑满了鲜血，连并排的齐宣王酒案上也溅满了血滴。

“老师——”儒家弟子们呐喊一声，一齐扑向孟子。王殿顿时大乱，齐宣王铁青着脸色大喝：“孟尝君，太医！”孟尝君憋住笑意，回身高喊：“太医！快！太医——”奇怪的是，稷下学宫的一百多个名士

竟都无动于衷，默然地看着忙乱的内侍侍女与一片哭喊的儒家弟子，没有一个人上前照拂。

孟子被抬走了。齐宣王拂袖而去了。盛大的接风宴席落得如此收场，朝臣们一片愣怔。稷下学宫的名士们却围了过来，齐齐地向张仪肃然一躬，默默散去了。

张仪有些木然，低头看了看身上的血迹，铁杖笃笃点地，径自走了。

六　行与子还兮　我士也骄

在齐国历法的“期风至”[注]那日，两个方士被请到了张仪面前。

夜里，张仪与两名方士密谈了整整两个时辰。他备细叙说了“某公”的症状心性等，询问方士能否禳治。这两个方士是师兄弟，师兄已经白发苍苍，师弟却正在中年。听罢张仪述说，两位方士闭目沉吟。良久，白发老方士道：“此公非公，却是一王。”张仪心中一惊，脸上笑道：“果真王者，无以禳治么？”老方士道：“王者上膺天命，禳治要大费周折。”张仪笑道：“如何周折？但请明言。”老方士道：“最难者在蓬莱仙药，要大船渡海，又需童男童女祈祷于海神上天。”张仪道：“两位大师若能使此公清醒三月，所需诸般周折，并非难事。”老方士道：“此前禳治，尚需重金敬天。”张仪笑道：“上天也爱金钱么？”老方士肃然道：“非是上天爱金，原是世人敬天之心。唯将世人钟爱之物敬献上天，方知上天赐恩可贵也。”张仪点头：“不知上天所需几何？”老方士道：“万金之数。”张仪慨然拍案：“便是万金了。”目光一闪又问：“两位大师须轻车简从随我上路，不知可有难处？”中年方士悠然道：“轻车尚可，简从不能。一百名少年子弟乃祈祷法阵，非但不可或缺，衣食且须以大夫爵品待之。”张仪思忖片刻道：“便依大师所言。明日午后启程了。”老年方士道：“百名子弟，明晚方能赶到，只能后日启程。”张仪道：“好，后日。”

与方士密谈罢，张仪回房部署上路事宜。没有了嬴华，诸多事体要靠绯云与两名掌书打理，一一落实，已经是四更时分。掌书退去，绯云却心神不定，张仪戏谑笑道：“小哥儿又有心事了？”绯云道：“吔，甚心事？正经事。我怎么看，这两个方士也不像正道医家，莫得又给你惹事。”张仪笑道：“方士方士，本来就不是正道医家，有何稀奇。”绯云急道：“吔！不是！我说他们好像是，是骗子，诈人钱财一般吔。”张仪默然有顷，叹息了一声：“方士兴起几十年也，我等谁也没经过见过。可太医既然说了，齐国君臣也有许多人相信。我近日才知道，齐威王晚年，也秘密派方士到海上寻找过仙药。咸阳事急，也就信一回了。天地之大，原本是谁也不能穷尽奥秘也。”绯云嘟哝道：“知道你是尽心而已，只怕你上当吔。”张仪板着脸不说话，绯云也不敢再啰嗦，收拾卧榻去了。

次日，孟尝君亲自到驿馆帮忙料理，一番忙碌，终是准备妥当。晚上，孟尝君为张仪饯行，两个豪气干云的人物第一次相对无语，只是默默饮酒。良久，孟尝君道：“张兄，若有不时之需，不要忘了，还有田文这个朋友。”张仪笑道：“孟尝君狡兔三窟，莫非能让得一窟？”孟尝君大笑：“张兄但出咸阳，田文为你谋得一个大窟如何？”张仪揶揄笑道：“还是我为你谋窟吧，不见临淄风向已转么？”孟尝君又是哈哈大笑：“好！顶不住风，来找你。”

一时饮罢，两人又去拜望燕姬，恰逢燕姬正在收拾行装。孟尝君惊讶莫名，连问何故。燕姬淡淡笑道：“临淄虽好，终非我久居之地。季子已去，我也当去了。”孟尝君本是急公好义，更兼受苏秦临终托付，对燕姬离去大有愧色，仿佛自己罪过一般，木呆呆难堪之极。张仪豁达笑道：“孟尝君啊，燕姬心志，不让须眉。山林之隐，原本是燕姬所求。苏兄已经去了，她孤守临淄，情何以堪？教她回燕山去吧，这与情义无涉了。”孟尝君毕竟明朗，兀自喃喃笑道：“都走了，都走了，只留下田文一个了。”说得燕姬与张仪一阵唏嘘。孟尝君反复看了燕姬行装，无可帮衬，硬是送了燕姬一匹驭车骏马，方才了了心意。

次日拂晓，临淄城西门刚刚打开，两支人马飞出城外，一支南下，一支北上，分道扬镳而去。孟尝君站在城门箭楼上，眼看着北上车马没进苍苍远山，南下车马隐入茫茫平原，竟在初秋的风中流下泪来。

张仪心情焦躁，一出临淄便吩咐两名掌书带着百名骑士，护卫着方士在后面缓行，自己则弃去轺车，与绯云快马兼程先行西进。次日午后，高耸山头的函谷关箭楼与黑色旌旗遥遥在望。及至关前，却见关内飞出一骑，白人白马，风驰电掣般掠过进出商旅直插东进官道。绯云眼睛一亮，锐声便喊：“华姐姐！大哥在这里！”眼见白马一声嘶鸣，骑士箭一般从田野中斜插过来。张仪连忙下马迎了上来：“小妹，如何出关了？”

嬴华滚鞍下马，一脸汗水泪水，一句话没说便抱住了张仪。绯云已经在地上铺好了一块毛毡，张仪将嬴华抱过来放在毛毡上坐好，绯云拿过一个水囊又教嬴华喝水。嬴华喝得几口，喘息一阵，“哇”的一声大哭起来。张仪心中一沉，便知大事不好，却没有说一句话，只是默默地看着嬴华。哭得一阵，嬴华哽咽道：“王兄去了……”又止不住地哭了起来。绯云劝阻不住，也哽咽着哭了起来。张仪默默坐地，拉过酒囊咕咚咚猛饮了一阵，兀自粗重地喘息。良久，三人都平静下来。张仪笑道：“小妹，说说咸阳的事，我等总是得回去了。”嬴华便断断续续地说了起来。

张仪走后，嬴华立即去见司马错。司马错听了张仪的谋划，一声长叹：“丞相大错也！当此之时，何能为虚妄之事离开咸阳。”又默然一阵，告诉嬴华：只要他的上将军印信与王赐兵符在手，秦国大军就不会异动。末了，司马错又提醒嬴华：目下秦国之危，不在军营，而在宫廷，要她务必盯紧樗里疾，只有樗里疾牵制甘茂，方可稳定宫廷。

嬴华觉得有理，又立即找樗里疾会商。樗里疾全然没有了往昔的诙谐笑谈，忧心忡忡地说：多年以来，丞相奔波于连横，上将军忙碌于征战，他埋头于政事民治，无一股肱大臣辅助秦王料理王室王族与宫廷事务；而今甘茂与太子嬴荡居心叵测，他要钳制，竟茫茫然无处着手。丞相寄厚望于秦王病情痊愈，离国求治，可秦王明明已经是无药可治，时时都在不测之中，当此危局，谁能威慑太子一党？

嬴华大急道："说了半日，右丞相束手无策？"樗里疾苦笑道："今日要害，在秦王安危。我等外臣，入宫尚且艰难，如何能保得重重宫闱之后？"嬴华道："右丞相能否将甘茂调出王宫？"樗里疾道："长史执掌机密，历来都在王宫内设置官署。秦国法度：非丞相与国君会商、国君下书，不能变动长史。两年前，我倒是在甘茂身边安置了一个掌书，可甘茂管束极严，目下他是一步也动不得。"嬴华思忖一阵道："右丞相，秦国正在安危之际，我决意启动黑冰台，护持秦王！这是丞相手令，你可赞同？"樗里疾嘿嘿笑了："早当如此，黑肥子就等公子这句话。"说罢，笑吟吟将那个掌书的姓名长相说给了嬴华。

嬴华当夜立即行动，亲自带领三名黑冰台干员从丞相府地道出城，泅渡沣水，秘密潜入章台宫。连续几日，章台宫都很平静，秦惠王也仍旧是时昏时醒。嬴华下令三名干员轮流守护在玄思屋外监视，自己潜回咸阳，去找那名掌书联络。

奇怪的是，扮成宫中卫士的嬴华在长史官署外秘密监视了十二个时辰，所有的轮值吏员都逐一查勘，偏偏没有那个掌书。嬴华觉得蹊跷，连夜去见樗里疾。樗里疾以核查吏员官俸为名，径直进入王宫，一查之下，那名掌书已经暴病身亡。右长史禀报说，那掌书奉长史之命到章台宫记录王言，回来时不慎被松林中毒蜂蜇中，太医治疗三日无救，死了。

如此一来，唯一可知甘茂与太子内情的眼线被掐断了。嬴华的黑冰台，成了只能被动守护的秘密卫士。一时无法可想，嬴华只有再加

派了三名干员，又亲自坐镇章台宫，要确保张仪回来之前秦王无事。如此过去了十日，依然是安静如常。

第十三日午后，太阳已经西下，苍老干瘦的秦惠王正在茅屋外的草地上若有所思地漫步，不时地看着太阳叹息一声。这时，守在竹林边的老内侍长呼了一声："太子入宫——"秦惠王惊讶地回过头来，一身铁甲一领披风的太子嬴荡已经走了过来。秦惠王显然不悦道："此时我不见人，也不议事，不知道么？"嬴荡一躬，高声大气道："父王，少弟母子有了消息，我特来禀报。"秦惠王惊喜道："你说稷儿母子？哪里来的消息？快说。"嬴荡道："我识得一个胡商，他从燕国来咸阳，说了少弟许多事情，还带回了姨娘给父王的书简。"秦惠王兴奋得声音都颤抖了："好好好，快，进去说说，父王正念叨他母子呢。"正在此时，甘茂带着一个掌书匆匆走来："王有会见，请许掌书录言。"秦惠王挥挥手道："下去下去！本王家事，无关邦国，录个甚言？"说罢对嬴荡一招手，"走，进去说。"父子二人便进了茅屋。甘茂没有走远，依然与那个掌书守候在竹林边上。

隐藏在小土岗松林中的嬴华大是忐忑不安，觉得太子今日来得似乎蹊跷：既是需要一段时间述说的家事，便当早来，如何堪堪在太阳行将落山之时到来？但无论如何，嬴华也不好公然干预太子晋见，尚且是在国君清醒时的晋见。眼见太阳缓缓地沉到了山后，半天霞光也渐渐褪去，秦惠王昏症发作的时刻已经到了，却不见秦惠王从茅屋中出来。

正在此时，太子从茅屋中冲了出来，大喊："长史！快宣太医！父王昏过去了！"也是秦惠王久病，太医每在此时便守候在竹林边，听得太子一声喊，甘茂与太医一起冲进了茅屋。片刻之后，茅屋中哭声大起，嬴华骤然昏了过去……

醒来之时，嬴华发现自己竟躺在章台宫茅屋之中。大厅中央是盖着白布的竹榻，自己身边却站着眼睛红肿的太子。嬴华惊叫一声，要

翻身坐起，身子却软得面团一般，只是心乱如麻。太子嬴荡木然道：“少姑，正是你这声尖叫，我才知道你在这里，将你救了过来。太医给你服了药，说你须得安神定心。”嬴华看看屋中甘茂、掌书、太医、内侍等人道：“你等出去，我有话要问侄子。”嬴荡吩咐甘茂等人退到屋外，回头道：“少姑，有话你问。”嬴华冷冷道：“你父王如何去的？你说。”嬴荡依旧木然道：“天将傍晚，我正要告退，父王教我稍等，说要给我叮嘱一件事情。叮嘱的话还没说出口，父王叫了一声，跌倒在榻下，神志便昏迷了……我出来唤进太医，父王便去了。”嬴华愣怔片刻，冷笑道：“我问你，你明知父王日暮发病，何以恰恰在日暮之前来见？”嬴荡道：“我午后接到少弟消息。长史说，当及早说给父王，教他高兴。出城过沣水，耽搁了半个时辰，就有些晚了。”嬴华问：“因何耽搁？”嬴荡道：“渡船坏了，正在修缮。”

嬴华觉得此中疑点太多，一时理不清楚，不再追问。嬴荡却问：“少姑与父王情谊深厚，请教诲侄儿，如今该当如何？”嬴华气恨恨道：“有人知道，何须问我？”嬴荡不再说话，只是木木地戳在那里，失魂落魄一般。

当晚，嬴华与秦惠王的尸身一起，被秘密运回了咸阳。

次日清晨，太子嬴荡在王宫东殿举行了秘密会商，除了司马错、樗里疾、甘茂三人外，嬴华也被抬到了殿中。甘茂备细禀报了秦王“不救而亡”的经过。嬴荡放声大哭，痛骂自己犯了弥天大罪，请求为父王殉葬。司马错与樗里疾都看着坐榻上的嬴华，显然是盼望她说话。嬴华长长地叹息了一声哽咽道：“王兄已去，不能复生，诸位但以大局为重了。”甘茂立即跟上，慷慨陈说危局，请立即拥立太子即位，以防六国乘虚而入。司马错与樗里疾也是无话可说，都默默点头了。三日后，王城书告朝野：秦王不幸病逝，隆重发丧，太子嬴荡即位为新秦王。

那日晚上，守护太医终于说公主康复了，嬴华回到了丞相府，便连夜出城来找张仪……

“大姐，如何虚成了这模样？”绯云为嬴华不停地揩拭着额头汗水，说不出的惊讶。

嬴华面色苍白地倚在绯云身上：“我，我，散了架一般，一丝功夫也没有了。”

“大姐！”绯云抱住嬴华大放哭声，一种深深的恐惧使她浑身瑟瑟发抖。

张仪一直在沉默，一直在思索，一尊石雕般纹丝不动。良久，他长嘘一声道：“绯云，拿我的令箭，到函谷关调一辆篷车出来。”绯云飞马去了。嬴华这才恍然问道：“方士找到了么？如何只你俩回来？”张仪拍拍嬴华道：“方士在后面。你目下甚也莫想，只闭眼歇息。”嬴华粲然笑道：“你真好。那方士还会到咸阳么？”张仪笑道：“你放心便了。一旦沾上，他们才不会轻易走。”

片刻之后，绯云从关内赶来了一辆四面包裹严实的篷车。张仪断然道：“走，回咸阳。”说罢抱起嬴华坐进了篷车。绯云将三匹骏马拴在车后，上了车辕，一声鞭响，篷车辚辚进关。篷车不能快马奔驰，加之嬴华虚弱不耐颠簸，函谷关到咸阳整整走了三日。一路上，张仪也不进郡县官府，只是全副身心照料嬴华，倒也平安无事。

这日傍晚进得咸阳，张仪草草梳洗了一番，来到樗里疾府上。樗里疾见是张仪，嘿嘿笑道：“走，找司马错，你我说不明白。”两人来到上将军府邸，却见这平日里车马如梭的车马场空荡荡黑黢黢，既无车马，更无灯火，连那两排钉子般肃立的武士也没有了，只有一盏在风中摇曳的大方灯孤悬门厅，幽静得有些寥落。张仪不禁叹息了一声。樗里疾嘿嘿笑道：“司马错堂里清哩，早早收敛了，比你我眼亮多

也。”张仪也不说话，只是默默向里走。门厅下一看，大门竟是关闭的。张仪“啪啪”拍着门环高声道：“有客来访——”大门隆隆开了，家老匆匆迎来当头一躬道：“我家主人卧病谢客。既是两位丞相，请随我来。”提着一盏灯笼将两人领进了后园。

两人进入司马错的后园，月下朦胧望去，这座后园竟比丞相府的后园还大了许多。奇怪的是，这座后园没有寻常庭院园林的水面亭台假山竹木花草，层层叠叠的小山包与曲曲折折的小水流堵在眼前，走在其中，羊肠小道千回百转，恍若入了迷宫。张仪惊讶笑道：“司马错这是做甚？林苑搞成了坟园。”樗里疾嘿嘿嘿一阵道：“没看懂？这是司马氏绝技，天下活山水，君上特许建造的。看看，这儿是函谷关。”张仪就着月光仔细看去，果然见“连绵群山”中一道长长的峡谷，峡谷入口处赫然一座“雄关”，关外浩浩一条“大水”。张仪顿时明白，一路指点道：“这是大河，那是虎牢山、孟津渡，这边是河外、安邑，啊，这里是我家了。”一阵感叹便问家老：“上将军在何处啊？”家老笑道：“家主人在燕山辽东，请这边走。”樗里疾嘟哝道：“燕山？辽东？司马错又想做甚？”

一时来到“燕山辽东”地面，便见一人布衣散发临“海”而立，显然正在入神，对身后脚步浑然无觉。樗里疾啪啪拍掌嘿嘿嘿笑道：“司马上将军，还想去辽东打仗么？”司马错蓦然回身笑道：“呀，丞相到了。来，这海边正有几块岩石，在这里坐了。家老，搬几坛酒来！”

“海”虽不大，岩石却是地道，光滑平坦，临“海”突兀而立，明月之下风声萧瑟，别有一番韵味。片刻之间老酒搬来，就着几块军中常见的干牛肉，三人对坐饮了起来。

“司马兄，樗里兄。”张仪笑道，“人生终有聚散，你我三人共事二十余年，只怕也到了各谋出路的关口。张仪鞍马未歇，便来与二位相聚，为的是各明心事，好将枢要国事对新朝有个交代，亦公亦私，唯求真心。”

“嘿嘿嘿。”樗里疾先笑了，“我看司马兄是雄心不老，还想打几仗。”

“哪里话来？”司马错淡淡笑道，“我在后园徜徉，原本是要思谋个落脚之地，看来看去，还是燕北辽东合于我心。”张仪有些困惑：“燕北辽东山水粗粝，一曝十寒，不合隐居，司马兄如何要去此地？”

“嘿嘿，我明白，司马兄兵心不死，还想找个用武之地。”

“偏这黑老兄贼精。”司马错苦笑道，“不瞒张兄，司马氏世代兵家，不宜居于饱暖秀美之地。燕北辽东有胡人之患，战火连绵，族人振奋为生，也不致衰败。至于司马错自己，能了抗击匈奴胡人之微末心愿，足矣！”

张仪不禁慨然一叹：“司马兄痴兵若此，何以要离开？以秦国之雄兵，以将军之才智，何愁不能大展宏图？”

司马错笑道：“张兄当知，你我三人，我是第一个该走，不能留。古往今来，为将只是一朝。哪个君王愿将兵权留给隔疏老臣？况且，新朝上将军的人选，已经明了。”

“明了？能是谁？”张仪有些惊讶。

“先是甘茂，再是樗里疾，而后两人颠倒。”

“嘿嘿嘿。”樗里疾笑个不停，“你这话巫师一般，教人心里打鼓，黑肥子能做上将军？”司马错没有一丝笑意：“先做半年丞相，再做上将军。”

“却是为何？”樗里疾也不笑了。

司马错笑了：“天机不可预泄也，无可奉告。”

蓦然之间，张仪想起秦惠王的话，内心不禁佩服司马错的冷静透彻。甘茂与樗里疾，都是所谓的文武全才，而大凡文武全才，往往在文武两方面都不能达到自成一家的超凡境界。国君可任为武职，亦可任为文职。对于新君嬴荡这样嗜兵的国君，自然以上将军为第一要职，自然要他最信任的大臣来做上将军，这个人只能是甘茂。但嬴荡在权力稳定后，极有可能亲自执掌兵权，那时，升迁甘茂做丞相，让明达而不专权的樗里疾做名义上将军，而实际上嬴荡自己做三军统帅，自然是水到渠成的结果。如此一揣摩，司马错的预言尽在情理之中。

张仪点头笑道："有樗里兄留朝，毕竟好说，秦国或可度过危局。"

"嘿嘿嘿，如此说来，张兄也要走？"

张仪笑道："如何？我不该走么？张仪此等人，唯先君惠文王此等君主用得。新君不合用我，徒然相互掣肘，何如早去？"

"苏秦去了，张仪去了，司马错也去了，这天下可是寂寞了许多也！"樗里疾一声叹息，张仪与司马错大笑起来。

三人直说到四更方散。张仪回到府中，嬴华绯云已在书房中等得偎在一起睡着了。见张仪回来，两人咯咯笑着醒了过来。张仪笑道："你俩睡，我要草个上书。"嬴华娇嗔道："不睡！我俩要和你了账！"张仪惊讶道："了账？了甚账？你还想将丞相府带走不成？"绯云"吔"的一声，笑软在嬴华怀里。嬴华咯咯笑道："你才想将丞相府揣在怀里。我俩要做夫人！不许你拖！"张仪恍然，一阵哈哈大笑，一边一个将两个丽人拥在怀里："都做几次夫人了，还想做？好！今夜教你俩再做夫人！日后呀，天天做夫人！"绯云红着脸笑道："吔！羞不羞，就知道教人家那样做夫人！人家偏要那样做夫人，要洞房花烛！"三人笑作一团。

笑得一阵，张仪道：“我要办完三件事，俩小哥才能做夫人。一是上书请辞；二是明日见君；三嘛，是清理了那班方士。”嬴华笑道：“方士不用你清理，绯云已经将他们打发了。”张仪惊讶道：“方士来过了？你如何打发的？”绯云笑道：“吔！那两个方士难缠，硬要一万金，说是此行惊动了海神，回去要建造海神台谢罪。我与姐姐商议，将相府的六千金全给了他们，他们才嘟哝着走了。还神术长寿，活生生勒索骗钱吔！”张仪笑了：“小哥童心无忌，偏是说穿了。殊不知，日后有多少君王甘心受骗。”想想又对嬴华道，“你那黑冰台是大机密，得了结一番。”嬴华笑道：“有人上心。我困在王宫那几日，还不就在了结黑冰台？早没我事了。”张仪霍然起身道：“如此我来草书，两三日内走。”

嬴华看看绯云，绯云回身从书案上拿来一卷竹简：“吔，看看，如此写法可行？”

张仪大是惊讶：“你写的？”

“吔！姐姐说，我写，不行么？”

张仪不再说话，打开竹简，一篇整齐娟秀的篆文赫然在目，不自觉高声念了起来：“臣张仪顿首：臣蒙先王知遇，执相印二十余载，些许微功，不足道矣！今臣年迈体衰，不堪国事繁剧，欲归隐林泉，以开后继之道。我王圣明神武，定能克成先王遗愿，成就秦国大业。臣虽远在山林，亦常为我王祈祷也！”张仪念罢，喊了一声“好”，又呵呵笑道，“只是肉麻了些许，不像张仪了。”嬴华笑道：“但像张仪那般‘我士也骄’，能走么？蠢！”

张仪大笑：“好！肉麻一回，待我明日送上。”

“不用你送。我等这便走。有人会送。”嬴华突然认真起来。

张仪一阵愣怔，一阵思忖，终于点头笑道：“有妻如此，张仪之福也，走！”说罢抱起嬴华大步出门。庭院中一辆篷车已经备好，绯云悄声笑道：“姐姐已经教居家物事上路了，你但走人便是。”张仪笑了笑：“有两个狐精，我只做大丈夫了，操个甚心？”嬴华在张仪脸上打了一掌笑道：“美死你了！”张仪笑着狠狠亲了嬴华一口，钻进了篷车。

天色放亮，红日跃上咸阳箭楼时，辚辚篷车已在北阪之上了。

嬴华打开车帘笑道：“小妹，为夫君老哥哥唱支歌如何？”绯云在车辕上笑不可遏：“吔！还夫君老哥哥，真道腻歪了！”张仪的铁杖敲打着车辕，也是大笑不止：“这老哥哥么做得好风光也！好，我也唱！”

三人放声唱了起来，那是张仪故乡的《魏风》：

园有美桃　其实佳肴

心之怡也　我歌且谣

不知我者　谓我士也骄

桑者闲闲　行与子还

十亩之间　行与子逝

不知我者　谓我心气高……

“啪”的一声，绯云扬鞭催马，篷车湮没在清晨的霞光之中。“老哥哥你说，目下咸阳如何？乱了么？”嬴华笑着叫着。“天知道。老哥哥如何知道？”张仪一阵大笑，笑声随着山风在山塬间飘飘荡去。

［第二部终］

1. 沣水在古咸阳以西入渭水。秦时古咸阳，在今咸阳以东。今沣水已近干涸，在今咸阳东南。
2. 下蔡，今河南汝南地带，战国时为楚魏拉锯之地，所谓“楚头魏尾”，多属北楚。
3. 大父，春秋战国时对爷爷的称谓。
4. 齐国历法与中原不同，有三十个节气，“期风至”，大体即中原的“立秋”节气。

大秦帝国

全新修订版

金戈铁马

第三部

孙皓晖◎著

世纪文景
世纪出版集团 上海人民出版社

内容简介：

《大秦帝国》（全新修订版）洋洋五百万言，六部十一卷，将战国后期齐、楚、燕、秦、韩、赵、魏七国群雄并起的历史苍劲地铺展开来，描绘了近200年的战国风云与帝国生灭。

在礼崩乐坏，群雄逐鹿的战国末年，面临亡国之祸的秦国于列强环伺之下，崛起于铁血竞争的群雄列强之林。从秦孝公开始，筚路蓝缕、彻底变革、崇尚法制、统一政令，历一百六十余年六代领袖坚定不移地努力追求，才完成了一场伟大的帝国革命，扫六合而一统天下，建立起一个强大统一的帝国。

全书共分为六部《黑色裂变》《国命纵横》《金戈铁马》《阳谋春秋》《铁血文明》《帝国烽烟》。这部鸿篇巨著还原了巨大的历史落差与戏剧性的帝国命运，再现了一个国家一步步实现自己梦想的悲壮历程。书中每一行每一页都充满着智慧方略、阳谋政治的风骨，奋发惕励、强势生存的精神，充满着来自中国原生文明时代的英雄风骨与本色灵魂。

全新修订版《大秦帝国》为作者孙皓晖创作十年来首次亲自全面修订，历时半年多。对原书知识性的错误与模糊，以及未被发现的笔误，进行了全面纠错；对原来靠拢通俗话本的某些写法，进行了文风的校正；新版《大秦帝国》的历史知识进一步精确化明晰化，叙事文风进一步整肃化厚重化。

作者简介：

孙皓晖，共和国同龄人，生于陕西三原。曾任西北大学法律系教授，获国务院首批特殊津贴的专家。严肃的作家、学者。中国当代四大历史小说家之一。“中国民族强势生存”、“中国原生文明”最有力的理论家和支持者。最新著有《中国原生文明启示录》（上中下）、《中国文明正源新论》。

1993年起，孙皓晖基于对中国原生文明的思考，历时16年创作了长篇小说《大秦帝国》，共6部11卷，505万字。2011年，《大秦帝国》入选中宣部“五个一工程”奖，并获第八届茅盾文学奖提名和新闻出版总署第三届“三个一百”原创图书奖。作品改编为六部240集同名大型电视连续剧。

引文

秦以范雎为相，实行远交近攻战略；以白起为将，取得长平之战的重大胜利。六国开始衰落，秦国确立霸主地位。

秦军东进，洛阳周天子君臣惊慌迎接。宜阳之战，千夫长白起崭露头角。秦武王进军洛阳，举鼎暴死；白起率孤旅一支冒险入燕，迎回人质王子嬴稷，并与甘茂、魏冄等将士结盟，合力粉碎公子嬴离的夺位政变，拥立嬴稷继位，史称秦昭王。嬴稷生母宣太后拨乱反正廓清朝局，起用族弟魏冄为丞相，亲自摄政稳定秦国。

齐湣王欲图霸天下，鼓动山东六国灭秦。危难关头，宣太后起用白起为将，鏖兵中原，大破六国联军。又连战魏韩，奇袭楚国，秦国一举成为战国超强。此时燕国秘密联结五国联军大举攻齐。田单即墨抗燕六年，火牛阵大破燕军。齐燕一齐衰落。其间，赵武灵王胡服骑射，国力大增，秦国与赵国开始了长期的对峙。饱受奸佞陷害的名士范雎入秦，襄助秦昭王亲政，提出“远交近攻”大战略，秦国形成新的合力。赵国与韩魏合谋，欲居高临下压制秦国。历时三年的长平大战层层展开，赵国全部精锐五十余万一战覆灭。

战后秦昭王进入晚年，白起被逼自杀，范雎心怀忧惧。更大危难在于太子孱弱多病且无嫡子，诸王子皆平庸无能，嫡子遴选希望渺茫，秦王室第一次陷入了后继无人的危机状态。

楔子

五月初，一道惊人的军报传来——秦王亲率五万铁骑向洛阳开来！古老的王城一片平静，没有惊慌议论，没有奔走相告，没有慷慨请战。国人一如既往地在古老的井田中默默劳作，收割着已经熟透的麦麦，悠悠然地在收过麦子的田里翻地，为秋日再种做着有条不紊的备耕。王室的作坊依然叮叮当当，官市的交易依然童叟无欺，市人的脚步依然慢条斯理。甚至洛阳城头的王师老卒，也只对连番飞进城门的斥候漫不经心地瞥上一眼，依然抱着锈迹斑斑的斧钺矛戈在阴凉处打盹。

在这幅亘古不变的悠悠图画中，一辆轺车辚辚碾过郊野向王城疾驰。

太师颜率本来正在王田督耕，一闻惊讯立即赶了回来。他最担心的是，新近即位的少年天子能否经得住这次风浪。天子但有闪失，周室便将彻底被淹没。多少年来，洛阳王室在列国夹缝里腾挪，头上始终悬着不知多少口利剑，大国的威逼，小国的挑衅，从来都没有断过。只是借着“天子”的名义，靠着木然的忍耐，凭着老太师与上大夫樊余小心翼翼的周旋，王室才躲过了一次又一次灭顶之灾，神奇地在鼎沸的中原悄无声息地存活了下来。然这次非同一般，是天下望而生畏的秦国大军杀来，王室立时有覆巢之危。樊余又隐居归山了，老太师如何不心急如焚?

一路郊野疾行，颜率悲哀地闭上了眼睛，一时老泪纵横。

六百多年下来，天子部族的周人已经在久远的平静中变得麻木了，变得听天由命了。他们不会像当今战国庶民那样，面对家国兴亡慷慨赴战。甚至也不会像昔年夙敌殷商部族那样，面对亡国大险，在朝歌做最后的殊死一战。文王作《易》，周公作《礼》，几百年安享天下贡赋，周人渐渐变成了温柔敦厚的王化之民；东迁洛阳之后，尚武奋激的性格丝丝缕缕地化进了这松软肥沃的广袤平原，纵然天塌地陷，也无法使他们脚步匆匆。按说，目下新天子刚刚即位，在任何一国，都正是主少国疑的动荡时期。可在洛阳不然，不管天子换了谁，是垂垂暮年的老人，还是稚气未脱的少年，国人都安之若素，根本不会生疑生变，仿佛天子压根儿与自己无关。国人若此，能指望他们浴血护国么？说到底，还得靠老颜率来拼力周旋。可这次老颜率实在是心中无底，甚至连他自己都产生了一种大限将至的恐惧。

“轰——轰——轰——”

轺车刚刚穿过大漆斑驳的红色宫墙，便听宏大沉重的钟声轰鸣不断，宫城里到处都是急促杂沓的脚步声。老太师心中猛然一沉，脚底一跺，轺车还没有停稳，更不待驭手过来放下车机，已利落下车，踉踉跄跄向钟鼎广场奔来。及至看见那座厚重拙朴的钟亭，他惊讶得愣怔了，明明想喊一句，张开口却没了声音。

钟亭下，一个身披大红绣金披风、头戴一顶精美白玉冠、长发披肩的少年，抱着粗大的木柱钟杵，正奋力向大钟猛撞。锈蚀的木屑与厚厚的灰尘激荡飘飞，钟亭弥漫出一片尘雾。少年却全然没有理会这些从未见过的脏物，只顾一下又一下地愤然猛撞，那咬牙切齿涕泪交流血脉偾张的模样，使匆匆赶来的内侍与侍女相顾失色，没有一个敢走过去。

片刻之间，钟鼎广场已经聚了不少臣工，宫女、乐师、嫔妃们也惊惶地挤在一起，像是一团团浮动的红云。王城禁军也三三两两从阴暗幽深的宫门洞中跑出来，部伍不整地聚在四周。一名白发苍苍的老

将军随后踉跄赶来，气喘吁吁地站在禁军前列却不知如何是好。大臣们的轺车陆续驶进广场，他们纷纷从车上跳下奔向钟亭。终于，颜率看见两辆华贵的青铜轺车飞进了广场，天子王畿的两个诸侯——东周公与西周公也匆匆赶来了。

仿佛没有听见杂乱的响动，也没有看见纷至沓来的人群，少年依然抱着粗大的钟杵，费力地一下一下地向大钟撞去，满脸是汗，满眼是泪，手与胳膊已被钟杵磨破刺烂，鲜血一滴一滴溅到大方砖上。

惊呆了的颜率终于清醒过来，大步冲进钟亭，老泪纵横地扯住少年衣角喊道："我王贵为天子，须得为天下臣民保重！"

少年一个踉跄，不由松开钟杵，惨淡地笑着："天子？臣民？可，可有如此天子？如此臣民？"一声粗重的喘息之后，猛然挺身跃起，一头撞向大钟。一声清脆的金玉交击，伴着宏大的钟声响起，那顶精美绝伦的白玉冠被撞得粉碎，头上一股鲜血汩汩涌出！

老颜率没有来得及抱住少年，抱着那一领扯下的大红披风，随即又嘶声哭喊着扑上去抱住了少年："太医——快！太医！"东周公、西周公几乎与太医同时冲到，围住少年一阵忙乱。大臣嫔妃老军们不知所措，一片木然呆立，无声无息地跪倒成一片。

变起仓促，老太师蒙了。及至太医大汗淋漓地说了声"上天佑护，天子无碍"，老颜率顿时瘫软在地。良久回过神来，昏迷的少年天子已经被抬走了。老太师便将东周公、西周公并几个还算管事的大臣叫到一座偏殿，商议处置这起闻所未闻的天子自残事件，还得商议如何应对秦军逼来的灭顶之灾。

跟随天子的老内侍说，早晨起来，天子一直在钟鼎广场漫步，恰好遇到孟津斥候急报军情。老太师不在王城，天子又好奇追问，斥候便将急报交给了天子，并备细说了秦国的汹汹军势。天子一听大急，

立即紧急召见东周公与西周公。君臣商讨了一个时辰后，老内侍见天子涨红着脸出了大殿，断然下令全副仪仗出巡。老内侍好不容易聚齐了六百禁军，却见天子两手包着渗血的白布走了出来。身后四名小内侍抬着一幅宽六尺长一丈的白布，上面是八个鲜血淋漓的大字——周室危难，国人用命！分明是天子切断手指写下的了。老内侍大惊失色，扯着天子衣襟哭谏，要太医治伤后再走。少年天子勃然大怒，一脚踢翻老内侍，声嘶力竭地喝令：“走！发我国人！”

走遍了洛阳城内的国人坊区，天子慷慨激昂地喊哑了嗓子，却只有十多个白发苍苍的老人愿意从军赴战。天子又马不停蹄地赶到郊野，派出禁军与内侍在郊野井田四处奔走，宣示征发王命，可那些悠悠然的农夫们没有一个人理睬。

老内侍说，他怕天子太过伤悲，悄悄与禁军老将在一井台旁恫吓一群农夫，请他们“慷慨请战”，以抚慰天子忧国之心。可那群农夫一片哄然大笑。一个老人说：“洛阳国人都逃光了，我等留下给天子穷耕，已经是伯夷叔齐般孤忠了。要赴战，哼哼，我等今夜便到秦国去过好日子，谁稀罕守在这里了？”吓得老内侍与禁军老将连连赔罪，反复说天子本意是要国人奋起，不是强征拉丁。谁知不说犹可，一说之下，农人们愤愤之声大起。一个女人尖声哭叫：“穷耕的都是隶农，不是国人！平日谁管我等死活？要打仗了，找我等贱民。那些王族国人都做甚去了？”

那女人的哭叫声天子也听见了。老内侍说，天子愣怔一阵，背过身去挥了挥手。就这样，天子悻悻地回到了王城，又在钟鼎广场无休止地转悠。午后时分，老内侍便听到了方才那不寻常的钟声。

“二位周公，天子与你等是如何商议的？”老颜率叹息了一声，已经隐隐明白了此事根源。

东周公黑着脸：“先王尸骨未寒，天子要三周合一，修改祖制。”

西周公淡漠非常："天子要三周统兵抗秦，何人却敢应承？"

颜率不禁默然了。自从周考王在洛阳王畿分封了这两个诸侯，一周变成了三周，洛阳周室便没有一日安宁。仅有的星点儿力量也被拆成了破碎的三块，你掣肘我使绊闹得个不亦乐乎。东周欲种稻，西周不放水；西周欲通商，东周便设卡。闹哄哄一百多年，硬是成了天下笑柄。周礼以分封为本，诸侯一旦封定，只要朝贡如常不反天子，谁也没奈何，连天子也没有办法取缔。周显王想三周合一，没有成。周慎靓王也想三周合一，还是没有成。今日国难当头，这个少年周王又是自讨无趣。面对如此破局，他这个太师又能如何？思忖半日，颜率挥挥手正要说话，却闻门外一声长宣："天子驾到——"

颜率与大臣们愣怔了。

少年天子一身布衣，头上手上包着血迹斑斑的白布，胳膊上吊着一副夹板，乌黑的长发散乱在肩头脸庞，面色苍白地走了进来，活生生一个战场伤兵。在以礼制为法度的周人眼里，这可是大大地不合礼法，有失天子威仪。一时间，大臣们你看我我看你，不知如何是好。有几个老臣翕动着嘴唇便要直谏，目光闪烁中硬生生憋得满脸通红，却终究没有人开口。

"我王万寿无疆。"颜率站了起来，念诵了一句天子伤病时的颂词，再也没话了。

少年天子谁也不看，径直走到颜率面前："颜太师，王室土地尚有几多？"

颜率立即清醒过来："东周西周在外，洛阳王畿五十余里，分为十乡。"

"所余民众多少？"

颜率道："王城国人十万余，十乡隶农六万上下，共计人口不到二十万。"

"臣工吏员尚留几多？"

颜率苍老的声音中透着悲哀："禀报我王：自先祖显王起，王室臣工吏员流失颇多，朝臣所余不足五十名，吏员所余二百余名，宫中嫔妃、内侍、宫女、官奴等应有一千余名，总计不到两千人。"

少年天子没有任何表情："天子六军还有多少？"

颜率向那位白发苍苍的老将点头示意。老将军趋前躬身大声回答："启奏我王：天子六军所剩六千余人，老弱病残居多，兵器甲胄年久失修……"声音骤然小了下去。

少年天子惨淡一笑，走到王座前却依旧站着，看看殿前一片白头，叹息了一声道："难为诸位今日赶来勤王。洛阳王钟，已经百余年没有响了。今日本王撞响王钟，是要告知诸位：周室天命已绝，你等好自为之，作速逃生。否则，秦军一到，想逃也是来不及了。本王不怨天不尤人，只怨列祖列宗没有恪尽王道，坐失大好河山……"

颜率惶急插话："我王不可造次！"

老臣们一齐拜倒在地，一片哽咽唏嘘中无一人说话。

按照惯例，这便是默认了天子王命，赞同了各自逃亡。虽然老臣们都是世袭罔替的高官显爵，可在几百年的风雨冲刷中，高官显爵早已经缩水干涸得只剩下古铜色的外壳了。在洛阳王畿这种没有财货流通的封闭天地里，大臣没有封地便等于没有一切，仅靠王室的赏赐，连体面的钟鸣鼎食都难以为继，遑论富贵威权？从心底里说，洛阳王畿已经没有了使他们留恋的财富根基，其所以还留在这片土地上苟延残喘，全是因了那虽然已经非常淡薄但毕竟有着久远积淀的"王民"情

怀。而今天子有命，也实实在在地面临灭顶之灾，还要死守，似乎是不识时务了。

“我王且慢！”东周公与西周公一起离开大案，异口同声地喊了一声。

少年天子冷冷一笑：“两公有话？”

东周公与西周公是真正地着急了。整个三百多里的洛阳王畿，这两个诸侯的封地占了十之六七，在整个王族与贵胄大臣的式微衰落中，唯有这两诸侯富得流油，却偏偏又对王室不拔一毛。然则，他们心里很清楚：天子旗号一倒，连宋国这样的二流邦国占领洛阳也易如反掌，更何况七大战国？有天子旗号在，纵然洛阳王畿被灭，也能保留一片体面的封地，维持钟鸣鼎食的日子也还是绰绰有余的。这是春秋战国的灭国传统——对国君王族总是保留些许体面，极少赶尽杀绝。若天子与王室大臣作了鸟兽散，则无论哪国灭周，都会拿他们两个天下不齿的诸侯做替罪羊，杀无赦。唯其心中雪亮，这两个诸侯才真正地急了，甚至比天子还要着急。

“臣启我王：国难当头，当思克难之策！”东周公先慷慨激昂地甩出一句正辞，立即又急急跟上，“去国散臣，天子降于诸侯，臣以为甚是不妥。”

西周公立即附和：“社稷存亡，臣亦以为天子处置不妥。”

老颜率冷冷插了一句：“以两公之见，如何为妥？”他要挡在前面，教天子有回旋的余地。这个少年天子不惜自残，硬生生逼出了这两个千夫所指的诸侯，老颜率已经大是敬佩了，如何能再教伤痛天子与他们喋喋纠缠？

东周公心知老太师主事，“嗒”地一弹玉笏道：“本公出兵八千，军粮十万斛，以为洛阳城防！”

西周公立即跟上：“本公出兵六千，军粮八万斛，以为天子拱卫！”

“两公口贡多矣，如何取信国人？”老颜率罕见地刻薄了一句。

东周公黑脸涨得通红：“明日午时，瓮城交兵，府库缴粮。”

“好！明日午时交兵缴粮。”西周公奋勇跟上。老颜率松了一口气，转身向苍白冰冷的少年天子深深一躬道：“柱石同心，臣请我王收回成命，容臣谋划全国之策。”少年天子沉重地叹息一声：“但凭老太师做主了。”说罢大袖一甩，也不理睬东、西周公，径自去了。

老颜率与一班老臣并两公诸侯留下来商讨。老臣们个个气喘吁吁，说得囫囵话的都没有几个，只是唏嘘迷茫地点头摇头，实无一策可出。东周公与西周公除了出兵出粮，也是莫衷一是，只急得焦躁踱步。最后还是老颜率说了一番想好的应对之策，又对各人做了一番部署，方才散去，各自分头匆匆忙活去了。

次日清晨，老颜率带着天子的全副郊迎仪仗，北出洛阳，向孟津大道而来。

临行前，周王忍着伤痛前往太庙祷告并占卜吉凶。龟甲的裂纹却混乱不堪，令巫师难以拆解。虽然如此，随行的颜率还是大感欣慰，蓦然闪出一个念头：若当初的周显王是这个少年天子，周室岂能衰败若此？一个行将灭顶的王族，却出了如此一个刚烈睿智的少年天子，上天何其残忍也？当少年周王拉着他的手依依送别时，老颜率终于忍不住老泪纵横了，他破例地匍匐下年迈僵直的身子，伏地三叩，连少年周王那清亮带泪的眸子看也不敢看，便匆匆走了。

颜率兼程赶到大河南岸时，荒凉沉寂的孟津渡口，已是天地翻覆了。

第一章　无妄九鼎

一　奇兵破宜阳　千夫长崭露头角

启耕大典一过，秦武王嬴荡下令："攻克宜阳，打通三川，五月进军洛阳！"

丞相兼领上将军甘茂精神大振，决意以赫赫武功在秦国站稳脚跟。他本是楚国下蔡的一个布衣之士，当年被频繁出入楚国的张仪说动入秦，又经樗里疾直接引荐给秦惠王，做了执掌机密的王室长史。这长史虽然兼领宫廷禁军，毕竟是文职大臣，在战国刀兵之世尚不是一等一的重臣，也不是名士谋求的功业目标，甘茂自然不甘久居在如此职位上。也是机遇际会，秦惠王恰恰在晚年得了怪诞的疯癔症，太子嬴荡又恰恰需要一个老师，张仪、樗里疾与司马错三位大才权臣，恰恰又忙得无法承担这个需要时间的职责。于是，秦惠王临机决断，教甘茂给太子做了没有太子傅爵位的临时老师。恰恰这个太子嗜兵好武，与兼通杂学喜好谈兵机敏快捷的甘茂分外投机。此时又恰逢秦惠王疯癔症经常发作，甘茂自然成了太子斡旋朝局的柱石人物。及至秦惠王骤然崩去，张仪司马错先后去职离朝，甘茂骤然凸现出来，三个月间连升六级职位，做了丞相兼领上将军，权倾一身，炙手可热，在秦国历史上独一无二。

然则，甘茂很清楚，在极为看重军功的秦国，不管你是何等高位重臣，没有赫赫战功，便没有深植朝野的根基，也没有真实爵位，对于外来名士，便不能算在秦国站稳了脚跟。赫赫大功如商鞅者，若没有一战收复千里河西的最后大手笔，在秦国也不会形成举国世族连同

秦惠王一起也无法撼动的根基，生前如圣，死后如神，使秦国朝野永远在商鞅法统的轨迹上行进。在名义权力上，甘茂虽然已经可与商鞅比肩，但在实际根基上却是霄壤之别。且不说秦国民众大多不知甘茂为何许人也，便是在朝在国，他这低爵丞相也远不能如张仪那般挥洒权力，他这低爵上将军也远不能如司马错那般独领三军而举国倾心。有个总是嘿嘿嘿的右丞相樗里疾矗在那里，甘茂的丞相权力就只能是个领衔架子。有个醉心兵事的新秦王，甘茂的上将军权力也只有大打折扣，实际上也就是个处置军务城防粮草辎重的国尉而已。说是国尉，也只是对上将军权力而言，而不是自己能真正地行使国尉权力。国尉府的那些大小司马及其管辖的府库要塞将领，个个都是浴血杀出来的高爵悍将，人人都有一身疤痕晶亮的红伤，都有赫赫军功爵位，都能历数秦国名将的用兵战例，你没有大才奇功，休想教他们如臂使指般服从，事事都会碰到无数磕绊……所有这一切，甘茂都看得一清二楚，不打几场大胜仗，他在秦国必是长久的尴尬。

三月中旬春暖花开，甘茂统领十万大军直逼宜阳。

可就在大军开出函谷关的那天晚上，前军主将白山带着一干将领来到中军大帐，竟劝甘茂停止发兵宜阳。甘茂没有发作，只是黑着脸冷笑道："白山，你身为大将，不知王命不可违么？"白山不卑不亢道："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今日宜阳已经有备，我军纵然浴血攻下，究竟所得何益？望上将军陈明君上，莫使秦国锐士血流无谓。"甘茂压着怒火正色道："白山，秦王对本上将军说过一句话：兵车通三川，秦军入周室，死无恨矣！下宜阳、通三川、入周室，此乃秦王雄图大略也，你等敢以些许伤亡计较？"

帐中一时肃然无声，一个年轻将军从后排走出拱手道："上将军此言差矣。兵者，国之大事也。何能以秦王率性一言，而决大军所向？"

"你是何人？竟敢如此犯上！"甘茂终于忍不住了，拍案霍然起身。

“末将千夫长白起。有言如骨鲠在喉，不吐不快。”这个白起平静冷峻，全然不像一个小小的千夫长。

“白起？”甘茂心中一动。目下秦军中谁不知晓这个白起大名？秦王嬴荡在白起卒伍中做过力士卒，对白起赞叹得无以复加，甘茂如何不知？但在大军之中身为最高统帅，如何能教一个千夫长如此侃侃论兵？厉声呵斥：“一个千夫长也妄言军国大计，成何体统？！”

白起那张棱角分明的脸似乎从来不会笑，正色庄重道：“白起以为：商君变法以来，我秦国兵锋所向无敌，皆因上下同心。将士尽抒己见，庙堂方能算无遗策。今张仪丞相离朝，六国正欲恢复合纵。我大军轻率东出，必催六国合纵死灰复燃。宜阳之外，已有魏楚赵兵马十万之众，若久攻不下，大军陷入泥沼，楚国再从背后复仇，秦国岂非险境？望上将军三思上达，慎之慎之。”

甘茂一时无言以对。从内心深处说，他承认这个白起确实有见识，然大军已经发动，若不战而回，非但军功无望，还得落个轻率失策的口实，身为丞相上将军颜面何存？略一思忖，甘茂沉声道：“列位将军：此战乃新王立威之战，意在震慑六国！诸将见仁见智，战后尽可上书秦王。然目下断无改弦更张之可能。唯有打好这一仗，使六国知难而退，秦王或可重定方略。否则，只有自乱阵脚。白山将军以为如何？”

白山是前军大将，秦军的绝对主力，来者又大都是他的部将，白起还是他的族侄，甘茂自然首先盯住他说话。也是白山沉稳持重，在军中极是顾全大局，甘茂也想教他体察自己的一番苦心，否则这仗是没法打的。白山一直在默默思忖，此刻看了白起一眼，大手一挥：“走！回帐准备，好好打仗。牛曳马不曳，军法从事！”众将锵然一拱：“遵命！”一齐出帐去了。白山向甘茂一拱手道：“上将军，末将告退。”也径自走了。

甘茂虽然松了一口气，心中却老大不快。这十万旌旗究竟谁说了算？一个前军主将，竟然比他甘茂更有威慑力，哪个上将军受得如此窝火？可甘茂没有办法，秦王要立威，自己要军功，这仗肯定要打。可这些老军头个个都在商鞅、车英、司马错、樗里疾主军的时期磨炼出一副谋略头脑，连是否师出有名他们都要想，如何能教他们不分青红皂白地只管打仗了事？甘茂之所以不敢大动肝火，还有一个更重要的心病：他虽然喜好谈兵，但毕竟没有真正打过大仗，领兵十万攻城略地更是头一遭。打仗还得靠这些战将猛士，此时他若拿出镇秦剑行使军法，无异于引火烧身，甘茂岂能掂量不出此中轻重？虽说是自己忍下了，但看白山脸一沉将领们便慨然领命，甘茂还真有些不是滋味了。

次日黎明，甘茂升帐发令：大军压向宜阳，午后立即发动猛烈攻杀。

十多年前，宜阳本来已经被秦军占领。但在秦国大破合纵联军后，张仪为了彻底拆散合纵，又将宜阳归还韩国，与韩国缔结了歇兵盟约。但韩国从此大为警觉，对宜阳铁山重兵防守，驻守了五万新军。如果仅仅是这五万韩国新军，也不在秦军话下。可秦惠王一死，张仪司马错同时离秦，紧盯秦国的山东六国情势骤然大变：魏赵楚三国立即呼吁恢复合纵联军，抗击秦国东出。韩国呼应最力，率先出兵五万。齐国虽想置身事外，但也不想开罪山东战国，只出了八千铁骑。唯有燕国内事吃紧，破例没有出兵。在甘茂大军集结东出的同时，山东五国也同时向韩国边境集结了十万大军，连同驻守宜阳的五万韩军，十五万大军决意大战秦军。

联军主将是魏国老将晋鄙，宜阳守将是韩国上将军韩朋。这两人都是第一次合纵联军的参战大将，对秦军战力与神出鬼没的打法依然余悸在心，这次分外谨慎。两人反复计议，没有像第一次合纵那样摆开正面决战的架势，而是以“固守宜阳，耗秦锐气”为宗旨，扎成了遥

相呼应的三角阵势：韩朋的五万韩军分为里外两大营驻扎，宜阳城堡内两万精锐步军全力固守，三万精骑驻扎城外铁山西麓，深沟高垒，在外围阻击秦军；晋鄙的十万大军则驻扎在宜阳东北位置的洛水北岸，背靠熊耳山，前临洛水河谷，可从侧后随时向西向南驰奔救援；三方相互距离不过十里，大军瞬息即至，策应极是快捷。

对于这种大势变化，秦武王知道，甘茂也知道。但君臣二人却丝毫没有在意，一拍即合，义无反顾地挥师东出了。在秦武王而言，自从以卒伍之身征战巴蜀两年，对秦军锐士的战力自信已极，根本没有将六国联军放在眼里，反而认为这恰恰是彻底摧毁六国战力的绝好时机。在甘茂而言，除了强烈的功名之心，也与秦武王完全一样，对秦军战力充满自信，对合纵联军视若无物。辞行之时，甘茂对秦武王慨然道："秦国根基已固，东出函谷摧毁六国，此其时也！臣先行一步，三日攻下宜阳，恭迎我王驾临周室。"秦武王声震屋宇地哈哈大笑道："好！本王处置好镇国事宜，与上将军会师孟津。"

大军兵临洛水，前军却停止了推进。自领五万中军的甘茂正在疑惑，前军斥候飞马来报："宜阳阵势异常，前军不能攻城，前将军请令缓攻！"甘茂顿时愣怔，催马来到前军白山大旗下，却见大军在山下已经展开阵形，白山却带着十几员大将在山头瞭望。

甘茂飞马上山，身形与声音一齐落下："白山将军，有何异常？"

"上将军请看。"前军主将白山一拱手，将甘茂请到最突出的山岩上。

甘茂遥遥望去，但见宜阳城头旗甲鲜明，城北铁山的西麓大营也是旌旗猎猎战马嘶鸣，东北河谷地带更是大营连绵不断。甘茂虽然没打过大仗，却也算得通晓兵家，心思敏捷，自然看出了其中奥妙，不禁皱眉道："莫非我攻任何一处，必遭两面夹击？"

白山答道：“正是。我若攻城，山麓韩军必来袭击侧翼背后；我若先取山麓，必遭城内与河谷大军夹击；我若直取河谷，则两支韩军必然同时从背后掩杀。目下不能贸然攻城，需得一个万全打法。”这位在战场上威猛绝伦的前军大将，打仗从来不鲁莽从事，这也是张仪喜欢带他领军出使震慑六国的因由。

“议出战法了？”甘茂显然有些着急。

“正在查勘，尚未计议，敢请上将军示下。”

白山本是一句职责所在的请示，可甘茂却骤然满脸通红。身为上将军，战法谋略本应在出兵时已了然于胸并备细交代给领军大将。司马错是此等做法的极致，跟着他打仗，所有的将领都清清楚楚地知道自己在做什么。时间一长，将领们对司马错的军令几乎是不问所以便立即实施。在秦军而言，也从来没有出现过兵临城下尚无对策的尴尬局面，白山淡淡一问，事情便变得分外敏感，十几员大将的目光齐刷刷聚到甘茂脸上，甘茂如何不感到难堪？虽然如此，甘茂毕竟聪颖练达，勉力一笑道：“接掌三军，甘茂实是勉为其难，若一令出错而致败，甘茂领罪事小，大秦颜面何存？我等都是为国效命，打仗还得诸位将军切实谋划才是。”一席话倒是妥帖坦诚，将领们的目光也顿时温和了许多。

白山爽朗一笑，大手一挥：“也就三坨十五万，硬咥也行。都说话，如何打？”

一群大将都皱着眉头相互观望，一时没人开口。猛然，前军副将蒙骜伸手一指山岩边：“白起，你憋着看个甚？来说说看。”

甘茂蓦然回首，才看见山岩边伫立着那个敦实厚重的年轻千夫长，一尊石雕般独自凝目遥望，对身后的纷纭之声置若罔闻。听见蒙

骜声音，他才转身大步走了过来向甘茂与白山拱手一礼道：“白起以为：三营虽成虎势，但可一鼓下之。”

甘茂眼睛一亮：“噢？快说。”

蒙骜一拍掌：“看，我就知道白起有主意。”

白山淡淡一笑：“你小子胆大，我听听。”

“诸位请看，”白起指着遥遥可见的茫茫军营与城堡，“敌军三营虽互成照应之势，然却有两道缝隙：宜阳城与铁山军营之间有一道流入洛水的小河，叫西渡水，河谷狭窄险峻；洛水东北的熊耳山双峦竞举，晋鄙大军救援宜阳的最近通道，便是这双峦峡谷。末将斗胆直陈：兵分五路，三面开打，一举攻下宜阳。”

一个千夫长能对地形如此熟悉，本来已经令人咋舌了，待“兵分五路，三面开打”一出，众将更是一阵愕然沉默。一城两营加两道峡谷，正是五处。秦军十万人马分做五路作战，显然是一场头绪繁多的高难大战。但凡将领，打仗最喜欢军令简单明确头绪少，若遇谋略之战，则必须有高明的统帅全盘调度，领军大将也需要用心掌控，否则很容易变成一场自相掣肘的混战。而今统帅，却是军前赖众谋的甘茂，谁敢指望他能统一掌控战局？前军主将白山，也历来是领军力战的勇猛大将，从来没有运筹过全局大战。而一个千夫长，更是不可能调度全军。纵然五路筹划可行，居中调度不力也是枉然。将领们心念电闪，谁也不敢可否了。

白山目光一闪：“上将军，我看还是另谋战法。”

“且慢！”甘茂大步跨前，逼到白起身前，“白起，你且说完。”

白起没有丝毫慌张，一拱手道：“第一路：三万铁甲步军开出双峦峡谷，列阵阻截晋鄙联军；第二路：步兵一万，夜晚从洛水上溯，潜

入西渡水河谷，切断宜阳内外两营；第三路：五千精兵从双峦峡谷绕道铁山之后，夜袭铁山韩军；第四路：三万精锐铁骑在铁山前原野上严阵以待，当韩军混乱拥出大营，便在旷野展开截杀；第五路：两万重甲步兵全力攻城。此战并无繁复关节，要害在同时发起，攻杀猛烈，不给敌手喘息之机。”

“你是说，只要我军准时到位，同时发起，剩下便是全力攻杀？”

甘茂目光炯炯。

“上将军所言极是，除此无他。”白起脆捷利落。

甘茂转过身来道：“白山将军以为如何？”

白山沉吟一阵，扫了将领们一眼，慨然拱手道：“以我军战力，只要居中调度不出差错，此法可行！”一句话意味深长。

甘茂毕竟也算通得兵家，有大将们认可的战力，自知其余关键在中军统帅，一时雄心陡长，慷慨高声道：“甘茂身为上将军，若在谋略议定之后尚不能调度全军，当真尸位素餐也！为使诸位将军放胆赴战，本上将军特简：千夫长白起晋升中军司马，訾议中军号令。”

一言落点，众将齐向甘茂投来敬佩的目光，异口同声一嗓子：“上将军明断！”

这就是军中将士：只要你实打实说话，不泛酸，有公心，便认你是个人物。当然，更重要的还是甘茂晋升了白起，将领们觉得高兴。若是凭斩首军功，白起早该做将军了，就是做前军大将，也是无人不服。曾在他卒伍下的大力士孟贲、乌获都做了秦王的殿前将军，爵位比白起高了六级；与白起同时做卒长的蒙骜，也已经是前军副将了。白起却是屡辞超拔擢升，硬是要一战一级地做，年轻的将军们便有了一种隐隐约约的愧疚，总盼白起早日做将军，他们才心安理得地做将

军。今日甘茂将白起擢升为中军司马，这可是职同各军主将而又比主将更为要害的职位，白起当之无愧。

谁知白起却向甘茂深深一躬，慨然挺胸道：“白起请命上将军：自率本部千人，夜袭铁山韩军。”

“白起，你不做中军司马？”甘茂大为惊讶。

“回上将军：中军司马王龁才堪胜任，不须增添白起。”

“奇袭既要五千人马，何以自请一千？”

“回上将军：白起熟悉地形，部属有八百铁鹰锐士，骑步皆精。”

甘茂对秦军状况虽不是了如指掌，可也知道铁鹰锐士的威名，听说白起一个千人队中竟有八百名铁鹰锐士，不禁哈哈大笑道：“好，天意也！”转身对中军司马王龁一挥手，“传令三军扎营造饭，开掘壕沟设置鹿砦，聚将幕府大帐！”连珠发令，显然是成竹在胸了。

一阵悠扬的牛角号声，秦军在宜阳以西十里之外扎下了连绵大营，一片紧张忙碌中炊烟袅袅升起，向宜阳三大营弥漫了过去。幕府大帐中，甘茂与二十多个将军秘密商讨了一个多时辰，终于将各种细节一一稳妥落实，暮色时分大军开始了隐秘的移动。

宜阳上将军韩朋终于松了一口气。

本来，三大营绷紧了心神，准备与秦军马到即战。这也是秦军历来战法：大军不显则已，显则立即接战，从不延误，几乎每次都是以雷霆万钧之力压倒对方。然则，这次却很奇怪，秦军推进到十里之遥停了下来，两三个时辰没有动静，扎营之后，又是一片忙乱地构筑壕沟鹿砦，紧接着又是炊烟四起，依旧没有攻城动静。韩朋在城头瞭望，不断接到斥候快报，对情势自然清楚，只是急切间弄不清其中奥

妙，一时困惑莫名。看看秦军毫无攻城迹象，韩朋对宜阳守将叮嘱几句，飞马出城，从西渡水河谷的秘密小道来到晋鄙大营。

“老夫也一直在踏勘秦军动静。”晋鄙虽然只有五十余岁，正在盛年，却总是自称老夫，厚重稳健中也不乏几分矜持。看韩朋情急模样，他捋着灰白的长须悠然笑道，“以老夫之见，秦军虽是虎狼，却是一时无处下口，要与我军对峙相持，找到破绽相机开战。上将军以为如何？”

“相持对峙？这在秦军可是闻所未闻。”韩朋突然有些兴奋，能与秦军相持，那在山东六国可是大大的风光了。

“此一时也，彼一时也。甘茂领军，一只老鼠率一群老虎，徒然鼠窜而已。”

“老将军是说，今日秦军已非昨日秦军？”

“正是。”

“我军当如何开战？”韩朋精神大振。

“开战倒是无须着急。”晋鄙是惯有的稳妥，“秦军远来，又急于求战，我等正当深沟高垒，待其疲惫松懈之时一鼓击之，方有胜算。”

“以老将军之见，秦军要久耗？”

“至少三日之内不会攻城。”

韩朋松了一口气道：“既然如此，我与老将军夜谋一宿，议出一个决胜打法。”

晋鄙黝黑的脸膛罕见地笑了：“来人，上酒！”

明亮的军灯下，两人痛饮笑谈，胸中快意尚未化作谋略，已经到了中夜时分。突然，随着军营刁斗之声，阵阵喊杀声随风隐隐传来。晋鄙一怔，勃然变色，一摔酒爵，尚未起身，斥候踉跄进帐：“禀报上将军：秦军夜战，宜阳城外一片火光！”韩朋脸色顿时铁青，爬起来跌跌撞撞出帐，边走边喊道：“老将军，我得立即赶回宜阳。”

晋鄙脸红得已经看不出黑，咬牙切齿道：“好！老夫亲率大军夹击秦军！”

甘茂在幕府大帐调遣妥当后，暮霭沉沉时秦军开始秘密移动。五路大军中，白起一路最小，却最为关键——奇袭铁山韩军，既是发动宜阳夜战的实际号令，又是搅乱敌军全局的要害一击。夜袭成功，整个宜阳之战就成功了一半。甘茂心知要害所在，便将幕府大帐的具体调遣留给了中军司马王龁，自己飞马来到前军，要亲自看着白起一路隐秘出发。

白起这个千人队堪称三万前军的一把尖刀，实际上也是整个秦国新军的一把尖刀。其特异之处，是这一千人中有八百人是威震全军的铁鹰锐士。在老秦军时期，铁鹰剑士名闻天下，全军也只有堪堪百余人。司马错做上将军后，在保留铁鹰剑士简拔制的同时，创立了铁鹰锐士制。这铁鹰锐士不单剑术超凡，且马战步战一样精通，任何兵器到手都是一样娴熟。当世的步战士兵以魏国武卒最为精锐，天下呼之为“魏武卒”。骑战则以赵国的“胡刀骑士”与齐国的“技击骑士”并称精锐。秦国变法后的新军在收复河西的大战中横空出世，被天下惊呼为“锐士”。司马错便借这个名号创立了铁鹰锐士：下马步战以超越魏武卒为准，上马骑战以超越赵齐骑士与匈奴胡骑为准。铁鹰锐士的简拔方法极为苛刻：首先是体魄关。吴起当年训练魏武卒手执一支长矛，身背二十支长箭与一张铁胎硬弓，同时携带三天军食，总重约五十余斤，连续疾行一百里还能立即投入激战者，方可为武卒。司马错则在此之外又增添了全副甲胄、一口阔身短剑、一把精铁匕首与一面

牛皮盾牌，总重在八十余斤。此关通过，方能进入各种校武。步战校武要在秦国新军的步军中名列一流，骑战校武要在秦军新军的骑兵中名列一流。单兵简拔过关后，还要过以各种阵式结阵而战的阵战关，过各种兵器的校武关。如此一一下来，凡能成为铁鹰锐士者，几乎个个都是无敌勇士。秦国新军二十万，铁鹰锐士却堪堪只有一千六百人，而其中一半都在白起千人队，岂非异数？当然，这也是司马错的刻意部署。在长达三年的长途奔袭巴蜀中，司马错发现了白起这个善于驾驭猛士的罕见兵头，便萌发了集铁鹰锐士于一旗[注]为全军锻铸一把尖刀的想法。巴蜀班师归来，白起晋升千夫长，可惜司马错未来得及亲自实施，便离朝去国了。前军大将白山知道司马错的想法，便在这次东出之前，将前军全部八百名铁鹰锐士悉数集中到白起千人队，虽然未经一战，可谁也不怀疑这个千人队的威猛战力。

山风掠过，还带着早春的寒意。高高的军灯下，秦国大营一片漆黑。

白起的千人队正在一条山溪边整装。甘茂赶来的时候，白起正发出一声低沉的命令：“十人一伍，间隔百步，沿河疾行，蛙鸣联络，开！”话音落点，第一团黑影倏忽飘出，在浩浩春风中几乎没有声音。甘茂确实感到惊讶，他不能想象一个全副甲胄全副五件兵器的重装士兵，如何竟能做到开步无声行如疾风？但此刻他已经顾不上揣摩细究，匆匆来到白起身旁道：“白起，军食似可减下，少一些累赘。”

“回上将军，”白起低声道，“全套重装惯了，少一件反倒容易松垮响动。再者战场万变，不能少了军食。”

“去吧。我等你火号！”

“嗨！”白起一个挺胸拱手，转身疾步去了。甘茂清楚地看见，白起的身影眨眼间插进了连绵黑影的中段，当真是动若脱兔。

白起的一千勇士先沿着山溪流向隐蔽疾行，进入西渡水河道，再贴着河道两岸的山根向东北疾行十多里，便进入了宜阳城与铁山之间的小峡谷，再沿小峡谷东岸的山麓攀登而上，便到了铁山军营背后的北岭。宜阳城在洛水北岸(注)，铁山却在宜阳城外东北角，晋鄙的十万大军更在铁山东南的双峦之后，三大营向西形成一个扇形，铁山正在居中位置。白起一千人悄无声息地登上铁山北岭，右手宜阳城、左手晋鄙大营、脚下韩国军营、正对面秦国军营的连绵军灯遥遥在望，战场大势一目了然。

按事先约定，白起所部提前进入北岭大约小半个时辰。白起下令立即检查兵器甲胄，各百夫长齐报无误。白起立即下了第二道命令："半支细香，小打尖。"就是在半支细香的时间内迅速填补肚子以长劲力。一个多时辰的重装疾行，若能有时间咥下一块干饼夹一块酱牛肉，灌下半袋凉开水，对于这些食量惊人的猛士自然是最惬意的事。所谓小打尖，就是这种临敌接战前的些许垫补，正在饱与不饱之间，猛士们意犹未尽却又精神百倍。

刚刚打尖完毕收拾齐整，白起看见对面十多里之外的山头上两盏硕大的军灯一明一灭，反复三次。这是甘茂云车的信号：子时已到，开始攻杀。白起霍然起身，低声命令："三路摸进，攻入营寨中央，各人立即举火。开！"两手一挥，左右两路散开队形向山下无声逼近。白起自领一个百人队，跟着从中间地带插下，瞄着山根闪亮的韩军大营扑去。

铁山军营驻扎着三万骑兵，领兵大将是韩国世族段氏将领段弗成。其所以将骑兵驻扎城外，一则为驰援快捷，二则骑兵适宜野战而不宜改为守城步兵。韩国富铁，兵器历来精良，当年申不害训练的新军虽在抗击魏国中大部牺牲，但六国合纵后补充训练的新军也算得中原精锐之一了。尤其是这支骑兵，被韩国朝野呼为"王师铁骑"，战力远胜韩国步兵。段弗成一心要在抗秦大战中建立军功振兴段氏家族，

白日见秦军开来，立即做好了出战准备。谁知一个时辰后传来韩朋将令："秦军畏我不敢出战，待我与晋鄙老将军会商之后再行定夺，不得妄动！"段弗成与部将们大大泄气，各自回营休整歇息等候韩朋将令。及至入夜，还不见韩朋将令，秦军又是毫无动静，铁山骑营大是松弛了。段弗成与前来请令的部将们索性饮了一通酒，骂骂咧咧地散去睡大觉了。

正在酣梦之中，段弗成突闻杀声震天，一个激灵从军榻上滚了下来，脚步踉跄地爬起来冲出大帐。只见大片火把从山顶压来在军营晃动，中军幕府外已经杀成了一片，四面山野一片战马嘶鸣，幕府的军吏、司马与卫士一个个不见了人影。段弗成一身冷汗，顿时惊醒，反身进帐摘下长剑冲了出去，却见幕府大纛旗下十多个军吏卫士被三个黑铁塔般的甲士逼得团团乱转。

段弗成大喝一声："摆脱缠斗，上马列阵！"

一个司马一边踉跄闪避一边锐声急喊："战马被秦军放火烧散了！"

一听战马被烧散，段弗成急怒攻心，狂奔上平日发令的土丘高台，抓起一对大槌猛擂战鼓。天下金鼓号令大同小异，"闻鼓而进，鸣金而退"更是相同的。此刻这鼓声，是韩军的聚将聚兵鼓，要将士闻鼓聚集成阵拼杀，也是段弗成此刻唯一的办法。鼓声大作之际，四面韩军一片呼啸，挣脱秦军缠斗向聚将鼓奔来。正在此时，一片火把如狂飙般从山腰卷来。火把下正是白起亲自率领的威风凛凛的百人锐士队。

白起情知一千人无论如何勇猛，也不能将三万韩军骑士尽数歼灭，只有尽可能地擒杀大将，尽可能烧散集中在马厩的战马而使大部韩军不能上马作战，尽可能地使韩军陷入全局性混乱。围绕这个目标，白起的军令简单明确：烧马、杀将、搅乱各寨。分兵攻杀也主次

分明：一个百人队袭击马厩，一个百人队袭杀大将，其余八个百人队一律以“什”为单元，分做八十个小队同时袭击主要军帐。白起跟随司马错征战有年，对这位最擅长奔袭奇袭的上将军的破袭战法深谙其道，对部属卒伍规定的战法简单易行：偷袭岗哨，四面渗入军营，同时举火，突然发动猛袭。如此一来，韩军凡有将领的大帐与主要兵帐、马厩，几乎在同一时间起火受袭，相互不能为援，一时大为混乱。

白起亲率的百人队身负擒杀大将的重任，却没有一路寻觅酣杀。潜入铁山军营后，百人队主力一直隐蔽在幕府大帐后的嶙峋山石中，白起只派出了一个十人“什”对幕府大帐举火袭击，要诱出幕府所有将士，确认主将段弗成而一举击杀。白起打仗极是缜密，深恐主将不在幕府而轻易出击，军士最有威力的第一猛攻便做了空耗。及至段弗成奔上土台击鼓聚将，白起确认他便是主将，方才骤然举火全力杀出。此时恰逢四面乱军奔来，脚步隆隆势如潮水。白起大喝一声：“九什挡外，一什断后！”飞身直取高大鼓架下的段弗成。

段弗成也算得韩国一流武士，眼光四面一扫，见一排黑色重甲武士在前，十名铁塔又飞矗在了身后，一个黝黑的影子大鹰般凌空扑来。段弗成不及细思，双手鼓槌流星砸出，接着长剑在手迎面直刺。谁知对面黑鹰不闪不避，一对大鼓槌砸在铁甲之上直飞夜空。段弗成长剑堪堪伸直，便听一声金铁大响，长剑脱手飞出，迎面一道雪亮剑光闪电般“噗”地透胸而过。段弗成尚未喊出一声“好快”，已鲜血喷涌倒地身亡。

白起锵然落地，一剑割下段弗成头颅，大喝一声：“段弗成首级在此——”便将一颗血淋淋的人头飞掷了出去，连环飞动只在瞬息之间。四面拥来的韩军尚未与将台前的铁鹰锐士交手，便见一颗人头凌空飞来，火把之下，段弗成的长须白面清晰可辨。有韩军将领一声嘶喊：“将军战死，杀出山前——”

韩军一片呼啸，又潮水般卷了回去，少部分拦住散马的上马带头，没有马匹的便跟在马后蜂拥而去。白起一声大喝：“收队，双峦峡谷——”千人队迅速回卷，从山后向阻截晋鄙大军的熊耳山双峦峰疾行而来。

天亮时分，铁山韩军三万骑兵全部被歼，宜阳城两万没有主将的守城步兵献城投降，韩国上将军韩朋在西渡水河谷被秦军生擒。晋鄙大军在双峦峡谷前遭遇秦军三万步兵的强硬抗击，丢下了两万多具尸体，不能越雷池半步。红日东出，看着遍野尸体，看着宜阳城头黑色的“秦”字大旗，晋鄙咬牙切齿地一劈令旗：“收兵！”

飞马赶来的甘茂容光焕发，却没有下令追击。各路兵马聚集到宜阳城下清点，只有六百余名秦军战死，千余人负伤，白起的千人队毫发无损。此等战果是甘茂难以想象的，接连命令清点三遍，方才真正地相信了。兴奋之余，甘茂一面在宜阳城外大宴三军将士，一面飞马上书咸阳，请秦武王驾临宜阳，东进周室。

二　秦武王隐隐觉得不妙

攻克宜阳如此快捷便当，甘茂捷报离大军东出只有三日之隔，以致秦武王连咸阳的镇国事宜还没有安排妥当。

本来，秦惠王之后的秦国已经大为强盛，留守镇国只是国事不可或缺的名义罢了，很容易处置好。但在秦武王却是一个难题，全部原因，是他没有王子而只有几个嫡庶兄弟，以及年龄不相上下的叔叔。这些兄弟叔叔年龄悬殊，最小的庶弟嬴稷尚在少年，最大的族叔嬴壮已经是二十六岁了。嬴壮辈次虽是族叔，实则与秦武王嬴荡几若嫡出同胞，为秦惠王正妻惠文后所养，秉性也与秦武王十分相似。因了秦武王年近三十无子，兄弟之中生出了许多微妙处。秦武王的强壮勇猛天下皆知，二十多名妻妾嫔妃几乎人人疲惫不堪，偏偏却无一身孕。惠文后曾经到太庙祷告，请红衣大巫师钻龟占卜。那个一头霜雪的大

巫师盯着散乱的龟纹看了半日，长吁一声道：“天意也，老臣也是难以窥其堂奥矣！”惠文后懵懂不知所以，又想不出办法，只好不断祷告，祈望上天早日赐给自己一个王孙，使那股悄悄蔓延在咸阳宫廷的躁动早日平息下来。秦武王秉性勇武粗犷，可也对这种微妙的气息有所觉察，这就是他在留守镇国上的思量之处。

反复思忖，秦武王邀“叔弟”嬴壮共同拜望了母后，当着惠文后的面，擢升嬴壮为左庶长，领咸阳城防镇国。惠文后看到两个儿子相互帮衬提携，大感欣慰，抹着眼泪笑道：“荡放心去吧，娘也为你监国，看着叔弟。”嬴荡一阵大笑，出了后宫立即召樗里疾密商。

当初，秦武王一心要挽留才具逼人的张仪，可有嬴华对他的疑虑，又担心张仪盯着父王死因做文章，只好无可奈何地放张仪走了。司马错却是他有意放走的，原因只有一个：秦国不缺将才，司马错资望太高，使自己在兵事上放不开手脚。这两人一走，国中老臣只留下樗里疾孤树参天了。偏是这个文武全才的三代老臣心志淡泊，称病不朝，大有就此撒手的模样。嬴荡在大事上毕竟明白，只要樗里疾在国，嬴荡绝不逼迫任事，只要这个老智囊应急便可，原本也不想教他参与日常国政。樗里疾功勋卓著，资望极高，更有寻常重臣不具备的根基：妻子是秦惠王堂妹雍城公主，有王族外戚的身份。国有变故，有如此才能如此权力如此根基的樗里疾自是要害人物了。秦武王也不明白自己如何心血来潮，立即召来樗里疾。毕竟，国中是平静的，可他总有一种奇特的感觉，竟对这位老臣一口气说了半个时辰。

“老臣知道。”樗里疾只有淡淡的一句话，昔日诙谐无影无踪。秦武王还想说，终于甚也没说，对着樗里疾深深一躬，径自大步去了。

次日，秦武王率领全部大臣嫔妃，在六千王室禁军护卫下浩浩荡荡地东进了。三日之后抵达孟津渡口，甘茂已经率大军移师北上，驻扎南岸，亲率众将乘大舟横渡北岸迎来。浏览完甘茂递上的《军功册》，秦武王大是振作，站在轺车上宣布了三道王书：擢升白山为咸

阳令，立即还都镇守咸阳城防；擢升白起为前军副将代行前军主将职权；其余有功将士尽皆按照《军功册》晋爵加职。王书一下，三军欢呼，人人振奋。当晚庆功大宴后，秦武王与甘茂计议斟酌，立派白山率领五万大军从函谷关返回秦国，将大军留驻蓝田大营，白山径回咸阳赴任；留下的五万大军，则由前军副将白起辅助上将军甘茂统辖节制，实则将具体号令权交给了白起。

清晨卯时，太阳刚刚爬上宜阳城头，秦武王君臣嫔妃及兵将万余人，乘坐百余条大船渡过孟津，在大河南岸会齐五万大军，列开大阵向洛阳浩浩压来。

颜率的王室仪仗到达孟津渡口的时候，秦国的五万铁骑甲士刚刚渡过大河。绿色的原野上漫卷着黑色的战旗，孟津渡口樯桅如林，黑帆蔽日。南岸原野上，秦军铁骑在交相呼应的牛角号声中列成了三个巨大的方阵。中央方阵前的一辆铁轮战车上，矗立着一面三丈六尺高的“秦”字大纛旗，掌旗者正是殿前铁塔猛士乌获。大纛旗下，秦武王乘一辆特制的大型青铜战车，一身青铜甲胄，外披黑色绣金斗篷，头戴长矛形王盔，手扶车前横栏而立，傲慢冷酷地凝视着洛阳方向，恍若一尊金装天神。王车右手是另一个大力士孟贲，徒步一柄青铜大斧，与车上秦武王几乎一般高，俨然一座黑色云车矗立。王车左手是淹没在迎风飞舞的旗林中的甘茂等大队朝臣与一大群嫔妃。王车之后紧跟着一个千骑小方阵，阵前一面战旗大书一个“白”字，旗下便是那个年轻的新任前军副将白起。

秦武王扬起黑色马鞭高声问：“上将军，距洛阳路程几多？”

甘茂在马上高声答道：“八十里，铁骑大军半日可到。”

秦武王扬鞭大笑：“旬日之间，通三川下周室，死无恨也！”

“王驾起行——”甘茂高声下令，秦武王的大型战车在左右两座铁塔猛士的护卫下辚辚隆隆地启动了。王车仪仗之后，白起令旗左右一摆：“方阵推进！起——”身后战车上的三十六面战鼓隆隆轰鸣，大河草滩上刀矛齐举，战马沓沓，大军的骑兵方阵跟在秦武王的车驾仪仗之后，万仞绝壁般齐刷刷压过刚刚泛绿的草地。

突然，一队红色车骑从官道上迎面开来，乐声号角声隐约可闻。

“上将军，这也算是天子王师？”秦武王惊讶地打量着。

“启禀我王：臣料来者乃天子犒赏使节。”甘茂早已看见。

“犒赏？哼！”秦武王一阵蔑视的冷笑，“本王倒要看看，一个末路天子还能摆出甚谱犒赏我这个诸侯？”手中马鞭一挥：“大军列阵！”

战鼓号角交错中，白起挥动令旗，五万清一色的骑兵大军在王车两侧展开，骑士们举矛立刀，整齐肃然得犹如训练有素的战阵仪仗。

红色车骑驶到距秦军大阵一箭之遥，缓缓驻了车马。与秦军黝黑闪亮的军阵相比，这支车骑显得寒酸极了，衣甲旗帜破旧黯淡，连青铜轺车前那面“周”字大旗的旗枪枪缨都残缺不全了，骑队士卒更是老少参差萎靡不振，与威猛强盛的秦军对阵，形成一种荒诞怪异的对比。秦武王大瞪着双眼一阵端详，情不自禁地哈哈大笑起来。

此刻，老颜率从一辆华贵陈旧的青铜轺车上被侍女扶下，步态艰难地走了过来，身后两名红衣侍女捧着大铜盘碎步紧随。终于，颜率走到了这辆比寻常战车高出许多的战车前，不卑不亢地一拱手：“秦王入天子王畿，本太师犒赏三军来迟，尚请见谅。”苍老的声音不无悲凉，却没有一丝惊慌。

“来者自来，何敢劳天子犒赏？”邦交辞令，秦武王说得冰冷生硬。颜率毫无觉察一般再度拱手作礼道：“周王特派老臣乘王车、捧王

酒犒赏大军。周秦一源，同出西土，理当迎秦王入洛阳王城一游。”

秦武王冷笑：“一游？本王若想灭周长住，又当如何？”

颜率不紧不慢道：“周室衰败，名存实亡，不堪任何大国一击，况乎秦国铁骑？然周室无财，无地，无大军，纵然灭之，非但不增国力，反徒招天下非议。谚云：灭周无功。诚所谓也。”

秦武王突然一阵大笑道：“老太师明智，本王也没想灭周，只想看看洛阳气象而已。”

颜率顿时宽慰：“秦王英明，敢请秦王下车，接受天子赐酒。”

突然，秦武王又是傲慢矜持地冷笑：“周王是王，本王也是王，何须下车？”

颜率面色涨红，据《礼》辩争道：“天子礼仪：战车之上，无得受酒。”

“为何不能？！”车侧孟贲一声大吼，惊得颜率一个踉跄几乎跌坐在地。此时孟贲大步跨到两名侍女身前，两只大手伸开，一手拤住一名侍女的细腰，两手一展，竟将两名侍女骤然举起。两名侍女脸色发青未及尖叫，便莫名其妙地飘上了大型战车，惶恐地拥在秦武王两侧。

孟贲大吼一声：“跪下！敬酒！”“礼崩乐坏矣！”颜率痛苦地嘟哝一句，闭上了老眼，两行老泪骤然涌流面颊。

两名侍女吓得完全忘记了神圣的赐酒礼仪，不由自主地惊慌跪倒，双手捧起青铜大爵，却不想忘记了一手扶住托盘。铜托盘在大风中落下，“当”的一声碰到战车铜栏上，飞滚出战车，闪着古铜色的亮

光滚到了颜率脚下。铜盘下的那方红绫被河风掀起，飘挂到那面黑色“秦”字大旗的旗枪尖上，猎猎飞舞不停。

两名侍女低头捧爵惶恐万状：“敬，请大王饮酒……”

秦武王哈哈大笑道：“天子敬酒，焉得不饮？快哉快哉！”一只大手将两只铜爵揽起，长鲸饮川般一气而下。两名侍女被这种闻所未闻的巨人气势吓得瑟瑟发抖，完全不知道该做什么，竟抱着秦武王两腿蜷缩成两团。秦武王大笑，一手抓住一个侍女：“天子侍女，胆小如鼠也！”两手一扬抛出，两名侍女又树叶般飘了起来。只听两声惊叫，两名侍女从空中飘然落地，一起跌在了颜率身上。

老颜率大窘，慌忙将两名侍女推倒在地，甩袖起身。

秦武王大笑着扬鞭一指道：“老太师，请与本王同车。”

颜率连忙摇手道：“多谢秦王，老夫不耐战车颠簸，自乘王车随后可也。”

秦武王顿时冷了脸：“战车？本王战车比你王车平稳百倍，老太师试试。”

颜率尚未说话，孟贲两手一拃颜率腰身，已将老人提到了大型战车中。颜率大皱眉头，但却只能强作笑容：“秦王请了。”秦武王没有理睬颜率，马鞭一劈下令：“兵发洛阳！”大型战车便辚辚隆隆地启动了。老颜率带来的天子仪仗与秦武王仪仗并行，猥琐得令颜率不忍卒睹。

大军推进两个时辰后，洛阳王城遥遥在望。秦武王极目看去，一座硕大的孤城矗立在春日夕阳之下。正当蓬勃的春耕时节，这里却是满目荒凉一片萧疏。田野里没有农夫，官道上没有车马，既没有他所想象的游人踏青春歌互答的王畿国风，更没有他所向往的商旅仕宦辐

辏云集的繁华……在秦武王的三川之梦里，洛阳王室是天下文明的渊薮，是金碧辉煌光焰万丈的殿堂，纵然军力不济，财富风华仍当是天上仙境一般。如今看着王城破败若此，一片冰凉骤然渗透了身心。看着城外大亭下一片暗淡的红色人群，秦武王连询问的兴趣都没有了。

老颜率站了起来道：“秦王请看：周室群臣正在代天子郊迎。”

这也是代天子郊迎？两队老少“天兵”排在大石亭外，一直延续到城门，红衣红甲破旧不堪，刀矛锈蚀得一片斑驳，比犒赏仪仗还要寒酸；一群服饰陈旧的老少官员恭谨惶恐地排成了两列，一方巨大的旧红毡铺在亭外，红毡上是勉强还算齐全的王室乐队，乐师却全是白发苍苍的老人与姿色平常的中年女子。两列衣饰略为鲜亮的年轻侍女排于官员队列之后，大约是郊迎队列中唯一的亮色了。

亭外司礼大臣一声长宣：“郊迎秦王，天子颂乐——”

宏大的乐声响了起来，侍女们歌声悠扬：

西有王客　和铃央央

周秦同宗　龙旗阳阳

降福王室　休有烈光

功业宣武　西有秦王

秦武王瞄着一片破败的王室仪仗，听着这有气无力的颂歌，只觉一片茫然。甘茂没有听清歌词，高声问道：“是何颂辞？未尝闻也！”

颜率对着秦武王一拱手道：“启禀秦王：这首《客颂》，乃天子特意为迎接秦王而作。”秦武王毫无表情地点点头，与孟津渡口的张扬风发判若两人。

郊迎司礼大臣又是一声长宣：“秦王入城——”

秦武王恍然醒悟，略一思忖向甘茂下令：“大军驻扎城外，明日清晨入城。”

颜率愕然，转念间大感宽慰：“老夫即行入城，奏请天子犒赏三军。”

秦武王马鞭敲着战车，分明极为不耐：“甚个犒赏？不必聒噪，明日迎候便了。”老颜率更是轻松，深深一躬道：“老臣明日恭迎秦王。”退到了一边。甘茂对秦武王秉性知之甚深，转身对白起下令：“大军就地扎营。”白起早已将四周地形看得分明，令旗一摆：“四面扎营，拱卫王帐。”五万铁骑立即按照部伍沓沓分开扎营，将秦武王的行营大帐拱卫在中央地带。片刻之后炊烟四面升起，营地进入了秩序井然的夜营防守。

秦武王一夜都没有安宁，辗转反侧，总是抹不去一个突然浮现出来的念头——洛阳之行，得不偿失。仔细回味，在孟津渡口看见天子犒赏仪仗的刹那之间，这个念头便冒了出来，兵临洛阳城下，这个念头已不可遏制地凸显清晰了。三川这般索然无味，自己却当做第一件大事来做，非但逼得六国恢复了合纵，而且落得个“同源相残，非王非礼”的恶名。更重要的是，秦国负此恶名却一无所得。秦武王第一次隐隐约约地感到了自己的鲁莽，感到了父王与张仪的老辣——放着近在咫尺的洛阳王城就是不理，只是全力以赴地与中原战国斡旋。那时候，自己对父王与张仪的一力连横从内心是蔑视的，在他看来，有秦国熊罴锐士二十万，只要放开手脚从函谷关外排头杀去，三年内定然尽灭天下，何须来回扯锯？目下想来，似乎是哪里不妥了。不说别的，洛阳一班师，他便要面临与六国合纵开打的局面，而从宜阳之战的经过看，若非白起受司马错熏陶而提出的奇袭方略，战胜六国联军绝非易事。想着想着，秦武王有些埋怨甘茂了：一个丞相兼领上将军，如何不能提出更高明的方略，而只是顺着自己的心志？看来，必须在洛阳有所收获。然则，收获甚呢？洛阳有甚？

蒙蒙眬眬地，秦武王终究睡了过去。古老的黑鹰城堡在云彩间飘飘荡荡，他放开大步却无论如何也追不上。突然，一只黑色的大鹰从湛蓝的天空凌空扑来，他怒吼一声，抓住黑鹰翅膀便飞了起来。大黑鹰长唳一声直坠而下，眼前万丈深渊，一面绝壁张开獠牙向他扑来……

"啊——"秦武王长啸一声翻身坐起，发力之下，那张军榻顿时破裂成了碎片，他的双手犹自紧紧抓着榻边横栏。孟贲乌获两座铁塔已经冲了进来："刺客何在？！"两声吼叫，声若雷鸣。

秦武王醒了过来，呵呵笑道："做梦打仗。没事，去。"两人一走，秦武王起身出帐，看着满天星斗，浑不知身在何处。双手捂住脸冷静片刻，方才回过神来，一直站到东方露出鱼肚白色，方才回到大帐。

红日初升，颜率率领着周室的老少群臣出城迎接了。甘茂赶来请令如何进城。秦武王第一次发问："丞相以为如何进城？"甘茂拱手答道："扬我军威，大军开进！"秦武王却淡然下令："大军驻扎城外，大臣嫔妃将领并一千铁骑入城。"甘茂略一愣怔，大步去了。片刻之后，白起亲率本部千人队护卫着秦武王车驾，辚辚隆隆地开进了洛阳。

三　九鼎梦魇　幽幽血光

洛阳王城的宫殿群在春日的阳光下金碧辉煌。秦武王的大型青铜战车隆隆碾过长街，零落匆忙的国人连忙哗然闪开，没有一个人驻足围观。秦武王轻蔑地冷笑着，脚下一跺，大型战车抛下颜率一行，径自隆隆冲进了王城幽深的门洞。

王城内荒凉破败一如往昔，高高的宫墙殿脊遮住了明媚的春光，层层叠叠的宫殿楼宇如高山峡谷，使方方庭院都笼罩在深深的幽暗之中。秦武王抬头望去，只有头顶的一方蓝天白云悬在宫殿峡谷之上。

眼前正殿广场的大青砖缝隙里荒草摇曳，雄伟的九鼎默然矗立，时有鸦雀从大鼎耳的巢中飞出，盘旋飞舞啁啾欢叫，使这沉寂的宫城如同深山幽谷一般。

秦武王正在端详感慨，却闻一阵乐声，一队王室仪仗从东边偏殿缓缓拥出。后边匆匆赶来的老太师颜率一声高诵：“天子驾临——秦王觐见——”随着颜率苍老的声音，一个身披大红金丝斗篷、头戴高高红玉冠的少年从仪仗中央甬道走了出来。

秦武王心知这是新近即位的周王，在战车上一拱手道：“秦王嬴荡，拜会周王。”这一完全没有觐见色彩的做法，在《周礼》中可是大大的僭越，老颜率一时竟不知如何保全天子颜面。

少年周王浑然无觉，照样一拱手道：“秦王远方贵客，光临洛阳，不胜荣幸。”

秦武王见这位少年天子还算知趣，不再做大，飞身跳下战车深深一躬道：“嬴荡叨扰天子，幸勿怪罪。”

少年周王勉力一笑道：“周秦同宗，情如手足，秦王远来，王室自当设宴洗尘，请入大殿。”

颜率为免难堪，抢先一步高声道：“老夫为秦王导引，请——”领着秦武王向东偏殿而来。殿中酒宴原已备好，秦武王一瞄坐席位次，径自大步向并列的主案走去。身后的少年周王一脸苦涩笑容，平静地走到了另一张主案前：“秦王请入座。”

秦武王笑道：“王城酒宴，生平所愿也，多谢周王。”

少年周王淡淡笑道：“宾主之礼，原也应当，何须言谢？”

一时双方坐定，周王与秦武王同为面南主案，秦国丞相甘茂与周室太师颜率陪坐两侧，其余大臣依爵位高低分坐两侧。唯一的不同，是秦武王带来了十六名嫔妃，全是没有见识过洛阳王城的西部女子。她们五彩缤纷地在秦武王身后排开一片大案，似笑非笑地注视着案上粗简的酒菜，虽不能说唧唧喳喳，盈盈轻笑中却也充满鄙夷的神色。在以周礼为根基的周室君臣看来，成群嫔妃是根本不能在天子邦交大宴中就座的，更不要说一片嬉笑了。然则时也势也，面对秦武王这等视礼仪为粪土的强悍君主，面对这些缺少王化的西部女子，周室君臣只有无可奈何，只有尴尬地陪坐了。一时人人面红过耳，座中没有一丝迎宾喜气。

红衣司礼大臣一声高宣："为秦王洗尘，奏乐——"

随着悠扬的大雅乐声，周室君臣的僵滞方才松泛了一些。少年周王举起了青铜大爵道："诸位同干此爵，为秦王接风洗尘。"周室臣众按照礼制跟着一颂："秦王康健，再建大功。"谁想秦国大臣将军与嫔妃却是一声高呼："秦王万岁！干！"王城中顿时一片轰鸣雀鸦惊飞。周室臣众面面相觑，举着大铜爵不知如何应对。

秦武王举着酒爵哈哈大笑道："老秦人粗朴少文，来！干了便是。"也不向身边天子作礼谢恩，径自一饮而尽。秦国将领大臣与嫔妃又齐喊一声："干！"一片汩汩声中人人空爵。周室臣众却看着少年天子慢慢饮尽，方才默默啜干，双方一时毫不搭调。

秦武王啧啧叹息着大是摇头道："洛阳王室，天子之酒，怎的这般薄寡无味？这菜，两方冷猪肉，有甚咥头？洛阳天子，当真破败若此么？"

颜率忙拱手赔笑道："秦王明鉴：周室素无土地民众之治权，百余年来，诸侯贡品日渐断绝，王室赋税连日常支用尚且难以维持

也……”目光向衣衫破旧的大臣们一扫，众臣皆是面红耳赤。少年周王一声长叹，不由泪水盈眶。

“啪”的一声，秦武王拍案高声道：“这天子有甚个当头！来人，搬出本王带来的大秦凤酒。再搬出行军牛羊鹿熊肉，大咥痛饮！”

话音落点，白起霍然起身出殿。片刻间一队兵士鱼贯而入，搬来五十个黑色大坛，每个大坛上贴一方红布，一个大大的“凤”字赫然入目。又有一队兵士鱼贯而入，捧进大盘酱色干肉，每案一盘，浓郁的肉香顿时弥漫开来。

秦武王大笑道：“西岐风味，敢请天子品尝。”

少年周王浑身一颤道：“多谢秦王情意……”一言未了，泣不成声。西岐本是周人发祥之地，那凤鸣岐山的故事更是周人永远的祥瑞。当年，周人感念秦人再造大恩，将全部故土封给了秦人，自己东迁洛阳；本以为周秦同源可相互扶持，不想三百年后物是人非，秦成强横大宾，周却奄奄一息，睹物思情，如何不令这位聪慧刚强的少年天子感慨唏嘘?

秦武王一阵愣怔，显出罕见的宽和，拱手笑道：“嬴荡鲁莽，天子恕罪。”

少年天子勉力一笑：“美味在前，秦王请。”

秦武王大笑道：“天子不扫兴便好。来，开咥！”

大殿内外顿时热闹起来。秦国的大臣将领与嫔妃无一例外地撸起大袖上手撕肉，大块咥肉，大爵饮酒，一片稀里呼噜狼吞虎咽，谁也不去计较吃相礼仪。原是秦军个个猛士，食量特大，犹以秦武王与孟贲乌获三人为最。秦武王每顿必得干肉六七斤、大面饼五六个、烈酒一两坛。只因昨夜卧榻不宁，秦武王早晨军食无心下咽，正要在王城

大宴中补回来。在他想来，洛阳天子再穷酸，大肉美酒总是有的，总不至于连饭食也拿不上台面了。谁想周人历来简朴，与肉欲横流享受成习的殷商人恰是两端。周礼中的天子大宴，也只是中看不中吃：案中两鼎，一鼎事先蒸煮好的方肉，一鼎藿菜炖羊骨，合起来也没有一斤肉，且因事先准备，端上案来已经是冷猪肉了。如何能教秦武王这般饕餮猛士痛快淋漓？大军征战，饱食第一，亏甚也不能亏了将士肚腹。一国君主如秦武王者，自身便是饕餮力士，自然对行军征战的军食绝不会草率了事。

周室君臣们拘谨一阵，终于开始了放任吃喝。毕竟，无论你是天子大臣，还是一介庶民，吃饱总是最要紧的。虽说周人简朴，可这天子大宴也确实是无物可上，府库短缺那是谁也没有办法。在座君臣除了东周公与西周公说得上锦衣玉食之外，大约谁都不敢说自己能比秦军兵士吃得好。今日秦王虽然大违礼仪，但也是战国弱肉强食大势使然，只要不灭周室，便不能认真计较，不吃反而自讨无趣，何如大吃？

如此一来，王城大殿内外顿时成了饮宴场。殿外广场是一千骑士的正午大餐。白起破例下令：每人可饮一碗酒，并准许在就近宫殿观瞻游走，以示进入王城之庆贺。秦军将士们大是兴奋，以军中猛士特有的速度迅速饱餐一顿，立即三五成群地在王城看起了稀奇。毕竟，这些平民子弟大多生于山乡，又长年驻扎军营驰驱战场，对洛阳王城这样的天下第一大都，平日是连想也不敢想的。一番喧嚷游走，最后自然地围拢在九鼎之前啧啧评点，认为唯有这天下独一无二的九鼎是咸阳所没有的，惊讶欣喜呼喝叫嚷毫不掩饰，王城一片喧闹之声。

大殿内也开始松弛热烈起来。秦武王一阵大咥痛饮，已经是脸红耳热，听见殿外军士品评九鼎的惊喜喧哗，对周王一拱手道：“敢问周王，这九鼎神器几多重了？”

少年周王目光一闪笑道：“问鼎中原者不知几多？只是谁也不知九鼎重量。”

秦武王大笑道：“是么？那便试试。走，出去看看。”一群嫔妃立即一片欢笑，簇拥着秦武王出了大殿。少年周王与颜率并一班大臣也跟在秦武王后边，来到了九鼎之前。

九鼎在中央大殿前排成两列：左右各四鼎，大殿前方正中一鼎，自然形成朝臣上殿时的分道标志。王城虽然破败，这九鼎的气势却丝毫未减，纵是铜锈斑驳，反而在破败荒凉中显出一种亘古的峥嵘高贵与神秘。秦武王仔细打量，只见每座大鼎均矗立在三尺多高的石兽底座上，巍巍然约有丈余之高，仰视而上，鼎中是苍黄泛绿的摇曳荒草，仿佛岁月的苍苍白发。秦武王心中一动，一个念头突然浮现：搬回九鼎，便是进军洛阳的最大战果！九鼎是天下王权神器，秦得九鼎，便是天命所归，足可激励秦人震慑天下。

“敢问老太师，九鼎原本是周室之物么？”秦武王转过身来，一脸的嘲讽。

颜率一阵思忖，摇头解说道：“九鼎者，乃夏禹王收取九州贡金，各铸一鼎所成也。每州之鼎，刻有本州山川形势及田土贡赋数目。鼎足、鼎耳均有上古龙形文字，是以称九龙神鼎。夏传商，商传周，虽是三代传承之镇国神器，也是天命攸归。”

孟贲打雷般插问：“大鼎究竟几多重？”

颜率皱起了两道白眉，勉力一笑道：“九鼎宏大，无可称量，史亦无载，谁也不知几多重。武王灭商，从朝歌运到镐京，平王东迁，又从镐京运到洛阳，因无大车可以载此重物，均用兵卒徒步拉运。国史记载：每鼎九万人牵挽，九鼎便需八十余万人之力。据老臣测算，一鼎大约近千钧之重，万余斤也。”

众人惊讶肃然，围在数步之外的兵士们也是一片惊叹。

秦武王不动声色道：“雍州之鼎是哪一座？”

颜率指点着：“中央大鼎乃豫州之鼎，中原之鼎也。东方四鼎是徐、扬、青、兖四州；西方四鼎是幽、梁、雍、冀四州。”一指右手第三鼎，“那是雍州鼎了。”

秦武王没有说话，大步走了过去。

雍州大鼎巍然矗立在三尺高的石兽底座上，鼎身铜锈斑斑，三只粗大的鼎足已经是厚厚一层绿锈了，鼎身一个巨大的上古“雍”字与山川线条中的大河东折形隐约可辨。秦武王专注地盯着那个“雍”字，伸手轻轻抚摸着凸出的字形喃喃念叨：“雍鼎者，秦鼎也。雍鼎啊雍鼎，你在这里守了七八百年，该带着你回故土了，该做大秦之王权神器了。回到咸阳，你便立在中央了……”突然一阵狂放大笑，秦武王用力拍打着鼎身，“本王要将九鼎搬回咸阳！”

秦国将士群臣骤然高呼：“秦王万岁！”“九鼎归秦！”

周室群臣大是惊慌，一时无人敢说话。少年周王淡然笑道：“秦王想搬便搬了。周秦本为同宗，咸阳洛阳，原本一样。”秦武王傲慢地一笑，对周室君臣如何说法毫不在意，一挥手道：“孟贲乌获，五年前本王要与你俩较力，惜乎无可比之物。目下九鼎在此，谁能举起，爵升护鼎君！”

此言一出，秦国大臣将领与一群嫔妃人人兴奋不已，有几个胡女嫔妃甚至尖声叫了起来。只有白起微微皱起了眉头，向孟贲乌获投去一个眼神：“不要！”孟贲、乌获却是但遇较力就兴奋得毛孔大张的猛士，如何还看得见白起眼神？闻声雷鸣齐应：“嗨！”

“谁先上？”秦武王悠然一笑。

“嘿嘿，我先来。”乌获憨厚地应答一声，绕着雍州大鼎抓耳挠腮：“好大物事，该如何下手？”孟贲也兴奋不已地跟着转了两圈道：“乌获，鼎脚。我擂鼓助威。”乌获用手拍拍大鼎笑道：“嘿嘿，雍州老家鼎，给点脸面了。”

孟贲已经飞步走到九鼎广场西北角的王鼓楼上，大喊一声：“擂鼓举鼎——”双手大木槌雨点般猛击，沉重密集的牛皮大鼓声在王城中骤然响起，回音相合，震耳欲聋。

乌获半蹲身体，双手抓牢两只鼎足，全身紧偎大鼎，大喝一声：“起——”大鼎却纹丝不动。乌获面色涨红大汗如豆，再度大喝一声，拼尽全力想提起鼎足，一发力却是两臂发抖大腿发抖面色骤然血红。突然一声闷哼，乌获滚下了石兽底座，一股鲜血箭一般从口中喷出，身子软软地倒在了地上。

“乌获——”鼓声戛然而止，孟贲一声嘶吼哭喊，凌空飞下扑到了乌获身上。面色惨白的乌获向孟贲一咧嘴，未及笑出，也没有说一句话，便瞪直了铜铃大的双眼。

人群一片慌乱，嫔妃们几乎是齐齐一声尖叫。

秦武王脸色铁青，大喝一声：“孟贲！害怕了？！”

孟贲从乌获身上跳起，雷鸣般大吼一声冲向大鼎，深邃的宫殿峡谷中发出滚滚轰雷般的共鸣。甘茂已经挺身站到大鼎前，手中令旗往下一劈，秦军仪仗大鼓与牛角军号骤然响起，气势如战场冲锋厮杀一般。嫔妃们立即噤声，惴惴不安地瞪大了眼睛。秦国铁甲骑士们士气大振，高举刀矛齐声呐喊：“勇士孟贲！神力无边——”秦武王冷冷地凝视着大鼎，腮边肌肉一阵抽搐。周室群臣不知是祸是福，围绕少年周王与颜率挤成了一圈，连乐师与侍女也紧张得忘记了各自操持，木桩一般钉在了原地。

孟贲冲上了雍州鼎的石兽底座，将黑色绣金斗篷一把扒下扔掉，又三两下将精铁甲胄褪去，全身上下唯余一片包身小布，赤身站立，全身黑毛，几乎与鼎耳等高，威武雄猛的气概引起秦兵一阵狂热欢呼。

秦武王捧起一坛凤酒大步走到鼎前："孟贲，扬我国威，更待何时！"

孟贲双手接过酒坛，眼含热泪道："臣一介武士，得有今日，死不足惜！"将一坛凤酒掀起，如长鲸饮川般一气吞干，右手甩出，大酒坛"啪"地碎在了广场中央，大鼓与号角再次响起。孟贲跨开马步，两只粗长黝黑的胳膊伸出，大手牢牢抓定雍州鼎的两只鼎足。全场屏息中，只听一声大吼响彻王城，孟贲全身肌肉如巨大石块绷紧凸显，雄伟的雍州大鼎骤然被拔起于基座，升离地面数寸。眼见鼎身微微晃动，秦国甲士一片呐喊："起——"秦武王脸上荡开一片微笑，周室君臣脸上淌下了豆大的汗珠。

倏忽之间，孟贲巨大的身躯拼命挺直，块垒重叠的大肌上汗水喷泉般涌出。全场静得如同深山幽谷，唯闻孟贲骨节发出"喀喀"的闷响。眼见孟贲双眼凸出，眼珠血红，全身黑毛笔直伸长，状如狰狞巨兽……就在这刹那之间，突然一声滚雷般惨嚎，孟贲两只大手从肘部"咔嚓"断裂，庞大的身躯飞到了空中，眼珠宛如两颗红色弹丸弹上天去，庞大的躯体弹开数丈，直飞王钟，击出一声令人心悸的巨大轰鸣……

再看雍州大鼎，两只血淋淋的手臂依然抠在鼎足，汩汩鲜血从断肘流向石座，雍州大鼎在血泊中冰冷地岿然矗立，几只乌鸦却从鼎耳巢中"呱——"地飞出，一片怪诞神秘立时在广场弥漫开来。全场惊骇愕然，周、秦两方的宫女嫔妃都不约而同地用大袖捂住了嘴巴，既不敢出声，更不敢呕吐。

“孟贲——”秦武王大叫一声，扑到了鲜血淋漓的尸体上。良久沉默，秦武王抱起孟贲，面色冷酷地缓缓走向雍州大鼎，将孟贲尸体平放到鼎前，愤然挺身道：“孟贲不要死。看本王为你报仇！为大秦举鼎扬威！”嘶声喊罢，解下绣金斗篷单手一甩，斗篷像展翼的黑色大鹰，竟平展展飞到“秦”字大旗的旗枪之上。

大臣将领嫔妃们猛然醒悟，顿时乱了阵脚。丞相甘茂大喊一声：“毋得造次。”扑上抱住秦武王双腿：“我王，不能冒此大险哪！”其余大臣嫔妃们一齐拥过来跪倒：“我王万乘之躯，不可涉险啊！”一直大皱眉头的白起奋力挤到大鼎前，锵然躬身道：“臣启我王：一国之威在举国合力，不在匹夫之勇。大王纵能举起九鼎，于国何益？敢请我王以国家为重，三思后行！”冷冰冰硬邦邦振聋发聩。

秦武王冷笑道：“白起，你敢教训本王？举鼎后再杀你不迟。来人！拖开丞相。”

两名甲士将甘茂架走，甘茂犹自回头哭喊：“我王，白起说得对……”

秦武王脸色骤然狞厉：“有挡我举鼎者，便是这般！”顺手抓起乌获尸体，向那口千年王钟掷去，“轰——”的一声长鸣，乌获尸体碎片飞裂，血肉四散溅开。全场秦人面色苍白，一片死寂。白起却大步出场，锵然拔出长剑举过头顶：“秦国壮士，为我王助威。”一千铁甲骑士“刷”地举起刀矛，铁青着脸一声怒吼：“秦王大力神！万岁——”

秦武王掀去软甲头盔，露出一身黑丝短衣与披散的金色长发，腰间扎一条六寸宽的大鳖牛皮带，两只赤膊尽皆金黄色长毛，身躯伟岸，俨然一头发怒的雄狮。甘茂踉跄冲进，双手举着一坛凤酒：“臣请我王饮酒壮威！”秦武王一手提起酒坛仰天大笑道：“大秦要平天下九州沧海，小小一鼎，何足道哉！”单手捧坛蛟龙吸水般一气饮干了一坛烈酒，扬手一甩，酒坛呼啸着飞向王钟，又是一声轰鸣，经久不散。

冷笑地看看春光下岿然矗立斑驳闪烁的雍州大鼎，秦武王正要伸手间，却闻空中一声尖厉的猛禽长鸣。一只黑色大鹰箭一般向大鼎俯冲而下，又骤然展翅升空。众人惊骇失色间，才发现大鹰叼着一条红色的大蛇飞向了高高的蓝天。

秦武王大是兴奋，向天上黑鹰遥遥一拱："鹰神为我去妖，大秦不负鹰神！"

周室君臣都知道，上古老秦部族是以黑鹰为神灵的。当年，还是太子的周平王跋涉陇西寻求秦人援手时，老秦部族的山地城堡还都是苍鹰展翅之形。黑鹰是老秦人的战神，它比那美丽的凤凰更使秦人热血沸腾。这天外黑鹰恰恰在此时出现，而且叼走了一条盘踞在雍州大鼎中的红色大蛇，在秦人看来自然是大大吉兆了。

随着秦武王的誓言，全场秦人一声呐喊："鹰神在上！佑护我王——"

少年周王与周围大臣人人沮丧，面色难看极了。周人原本以龙为神物，周文王推演的《周易》八卦，多有以龙之变化预言人事变化的卦象。然则，自从有了凤鸣岐山的祥瑞，周人又以凤凰为神了。但是，凤神并未取代龙神，而只是并立为周人的佑护之神。更认真地说，在周人心目中，龙是威慑万物的战神，无论龙战于野，还是飞龙在天，那都是上天雷霆之威，非人力可及的。凤，则是柔和吉祥的孕育之神。两相比较，自然还是龙神第一。对龙的信奉，自然导致了周人对近似龙形的蛇的敬畏，甚至将龙蛇看做一体。对于出没在古老宫殿与府邸的各种蛇，周人都当做神明待之，祈祷佑护，根本不会去伤害。三百多年的洛阳王城，宫殿重叠如幽幽峡谷，大蛇出没便成为宫中常有的恐怖传闻。尤其是罕见的怪蛇出现，通常总是会引起诸多征兆猜测，甚至促使天子亲往太庙祷告祈卦。但最教周室君臣在意的，便是盘踞在雍州大鼎中的这条火红色大蛇。

周显王时的一个深夜，一个侍女从九鼎广场向昼夜乐舞的东偏殿送茶，脚步匆匆间，突然看见迎面黝黑的雍州大鼎上盘绕着一条红亮亮的锦带。侍女好奇走近，突闻咝咝喘息，一双碧绿的圆球正悠悠逼近，一股腥风迎面扑来。侍女尖叫一声顿时昏倒……及至周显王与乐师们闻声赶来，只见大青砖上一摊血迹，红色大蛇正盘在大鼎上昂头对着人群吐芯。周显王惊喜莫名，立即摆下牺牲焚香膜拜，红色大蛇才悠然地爬上了大鼎。王室太史令奉命占卜，卦象大吉，拆解卦象云：周为火德，尚红，源出雍州，今火龙盘踞雍州鼎，当主周室再度兴旺。一时之间，火龙护鼎成为洛阳王畿人人耳熟能详的故事，周室君臣也将这条火龙特意供奉，视为神圣。

而今，火龙被黑鹰叼走，岂非大大凶兆？

秦武王不知这些故事，大笑着走上石兽底座道：“雍州大鼎，嬴荡来也！”回声在宫殿峡谷轰鸣间，秦武王马步半蹲，身形如渊渟岳峙威猛不可动摇，两只巨手伸开，铁钳一般钳紧了两只鼎足，眼见鼎身便是微微晃动。秦武王一声雷吼：“起——”鼎足骤然被拔起半尺有余，稳稳上升。正在此时，秦武王脚下的牛皮战靴“叭”地裂开。秦武王身躯却纹丝未动，鼎足继续上升。突然，秦武王腰间的牛皮鞶带又“叭”地断开弹飞到空中，充血的一双大脚从战靴上滑出，双腿骤然从鼎足下伸出。

间不容发，秦武王身躯滑倒之时，大鼎的一足恰恰切向他的大腿。一声沉闷的惨嚎，千钧鼎足轻轻切断了一条大腿，切口白亮，带着铜锈的斑驳与肉色。随着这一声轻微的令人心悸的“咔嚓”声，沉重的鼎足落地之音重重地猛砸到人们心上。

全场惊骇震慑！人们梦魇般费力地、轻轻地“啊——”了一声。

瞬息之间，秦武王大腿鲜血喷发，一道血柱直冲鼎耳。雍州大鼎沾满的血，又汩汩回流到石座与秦武王的身上脸上。

“秦王——”甘茂与白起同时大喊一声，扑向了大鼎，将秦武王抬出鼎下。随行太医们提着医箱踉跄奔来，围成了一圈。大臣嫔妃们也清醒过来，顿足捶胸，哭成了一片。铁甲骑士们慌乱不知所措，纷纷围到圈外紧张询问。

秦武王醒了过来，惨然一笑道：“白起，你……对……”

白起含泪高声道：“秦国新军尚在，我王放心！”转身对着甘茂，“丞相，秦王交给你了。”说着霍然起身冲出人圈大喊一声，“大秦骑士，上马列阵！”一千铁甲骑士立即飞身上马，列成了一个整肃的方阵，刀矛齐举一片杀气。

白起高声下令：“我王重伤，大秦铁骑就是擎天大柱。王龁，带三百铁骑守住王城大门，任何人不许出入！”

“嗨！”年轻的中军司马战刀一举，带着一队铁骑冲向了王城大门。

“蒙骜，带两百铁骑看守周室君臣。我王离开之前，不许一人走脱！”

“嗨！”前军副将长剑一挥，两百骑士沓沓散开，立即包围了周室君臣。

“其余甲士，随我夹道护卫！”白起令旗连摆，剩余的五百铁甲骑士从大鼎到秦武王大型战车之间，立即列成了夹道护卫阵式。此时甘茂一声嘶喊：“班师咸阳！”几名太医用一张军榻抬着秦武王，大步匆匆地走向了大型战车。

片刻之间，秦国的王车仪仗从洛阳王城幽深的门洞匆匆拥出，在北门外会齐五万铁骑，马不停蹄地向孟津渡口飞驰而去。一个多时辰后，孟津渡口遥遥在望，铁骑大军停止了前进，在暮色中扎营了。

洛阳王城内，周室君臣一片喜庆。

侍女内侍们笑闹喧嚷地忙着收拾狼藉残宴与钟鼓九鼎。少年周王立即下令摆设牺牲香案，隆重祭拜雍州大鼎。少年天子率领全部大臣跪倒大鼎前反复念诵着：“九鼎神器，天人浑一，佑我周室，绵绵无期。”祭拜完毕，老太师颜率亢奋笑道：“从今日后，九鼎稳如泰山，天下将无敢窥视周室也！”一班老少大臣们立即跟上，高声同诵：“我王上通天心，社稷恒久！”突然，少年天子一指擦拭大鼎血迹的内侍，厉声喊道：“不许擦洗，大鼎血迹，乃天证也！”“天证周室！社稷恒久——”一片颂词在幽深的王城久久轰鸣着。

夜色降临，大河涛声在浩浩春风中如天际沉雷。

秦军大营灯火点点，刁斗声声，战旗猎猎翻飞。白起单人独骑，快马在营地反复视察了两周，做好了一切临战准备，方才稍微松了一口气。上将军甘茂此时一刻也不能离开秦王，前军主将白山又离开了大军，保护秦国君臣的千钧重担骤然落在了他一个人身上，白起第一次感到了作战之外的另一种巨大压力。此刻，他已经来不及谴责秦王了。毕竟，一个更适合做猛士的国王——秦王，是要为大秦争回尊严的，假若不是牛皮战靴与腹间大带匪夷所思地断裂，而是给他一个更坚实稳固的根基，谁说他不能举起那令人望而生畏的雍州大鼎？可一切就那样不可思议地发生了，那一刻，白起几乎蒙了。若非他少年从戎屡经生死决于瞬息之间的战阵危难，他真不敢说自己还能冷静地想到全局安危。

“禀报前将军：秦王急召！”一骑迎面飞来，显是秦王的贴身护卫。

白起二话没说，飞马驰向中央王帐。

秦武王面色惨白地躺在卧榻上。甘茂与太医们环榻侍立，紧张得透不过气来。秦武王终于开口了，口吻惊人的平静：“丞相，嬴荡一勇之夫，有负列祖列宗，有负秦国大业，有负卿等耿介忠直，千秋之下，虽死犹愧也。”饶是平静如常，惨白的脸上已渗出了豆大的汗珠。

甘茂痛心疾首泣不成声：“我王休得自责，臣忝居丞相高位，不能匡正君心，臣万死不能辞其咎也……王回咸阳，甘茂自裁以谢秦人！”

“丞相，差矣。”秦武王全力咬着牙齿道，“人非圣贤，孰能无过？丞相若能鼎力善后，安定秦国，不枉身为我师了……”甘茂心中大恸，情不自禁地跪倒榻边抓住秦武王双手道：“我王但出书命，臣死不旋踵！”

秦武王艰难地喘息着：“白起……白起……”

帐外脚步沉重急促，白起匆匆进帐道：“末将白起，奉召来见！”

秦武王一咬牙，又平静下来道：“白起，有胆有识，日后必为大秦栋梁。本王托你为秦国办一件大事，与丞相共谋之。”

白起肃然躬身道：“愿闻王命。”

秦武王眼中涌出了两行泪水道：“本王无子，欲将王位传给庶弟嬴稷。他在燕国做人质，你，带兵接他回来，与丞相辅助他继位……此事多有艰难，燕国定要阻挡，一定要保他，万无一失……否则，秦国将生大乱……”

骤然之间，白起泪眼蒙眬：“我王毋忧，白起纵然赴汤蹈刃，亦不辱使命！”

秦武王难得地笑了：“丞相，白起有大功，即刻晋升前军主将，兼领蓝田大营。”

甘茂霍然起身应道：“我王明断！臣即刻向国中下书正名。”

秦武王向侍立榻侧的贴身卫士一瞥，卫士立即捧过了一个铜匣。秦武王粗重地喘息道：“白起，调兵虎符，交你掌管。国有危难，正要将军铁骨铮铮。”

白起冷峻的脸上双泪长流，接过兵符铜匣，深深一躬，说不出一句话来。

此时，秦武王目光迷离，口中喃喃自语：“九鼎九鼎，来生，再会了……”骤然大睁着两眼，双手软软撒开搭在了卧榻边上。

甘茂一惊，仔细凑前一看，猛然放声大哭：“我王何其匆匆也——”帐中卫士太医们也顿时哭成了一片。白起脸色铁青，大步上前扶起甘茂：“丞相，不能哭！”甘茂顿时醒悟，抽泣间断然挥手，帐中哭声戛然而止。白起在甘茂耳边一阵低语。甘茂略一思忖，回身低声下令：“秘不发丧，连夜拔营，班师咸阳。大军行止，听白起将军调度。”

一阵悠扬的牛角号，在呼啸的春风中响彻了大河南岸。

秦军大营在苍茫夜色中倏忽变成了一支从容行进的铁骑大军，王车依旧，大臣依旧，嫔妃依旧，谁也看不出这是一支突遭变故的大军。渡过孟津之后，秦军一骑快马飞入宜阳，大军继续从容不迫地向西进发。驻守宜阳的两万秦军立即出城扎营，恰恰卡住了咽喉要道。直到次日，秦军铁骑进入函谷关，两万宜阳守军才拔营起城，放弃宜阳进驻函谷关。这一放弃宜阳的异常举动，使韩国大大愣怔，顿觉莫测高深，连忙派出特使到洛阳探听，方知秦武王横遭惨祸，连忙飞骑知会山东六国。一时，函谷关外弹冠相庆，立即开始密商再次合纵锁秦了。

秦国铁骑一进函谷关，甘茂便与白起秘密商议分头行动：甘茂带五万大军护送秦武王遗体回咸阳，镇抚朝野，秘不发丧；白起带旧部千人队，星夜兼程北上，赴燕国迎接新君嬴稷；新君不归，咸阳不发丧。甘茂忧心忡忡，担心白起一千人马太少，白起直率简约道："此等出使邦国之事，原不在以战取胜，大军反倒容易惹出事端，丞相放心便了。倒是咸阳头绪太多，安定不易。丞相若有难处，但请明言。"

甘茂原是大有担心，最不安的是自己在军中没有根基。当此非常之时，仅仅有上将军的兵权是远远不够的，可是能说甚话？自己是丞相兼领上将军，白起还能给他何等权力？有白起一道回咸阳最好，可偏偏又无人可以取代白起去接回新君。毕竟，新君是更为长远的根本，只有交给白起这种泰山石敢当的人去办才不致出错。如今见白起坦诚相向，甘茂猛然醒悟：白起职爵皆低，自己这个丞相上将军不问，他却如何以下支上？想得明白，恍然一叹道："将军见识果是不凡，我所虑者，军中无臂膀也！"

白起慨然拱手道："丞相毋忧，我有两个非常之法：其一，现任咸阳令白山是我族叔，丞相可持我一信，请我叔暗中运筹武事；至少军中郿县孟西白三族子弟决当生死。其二，我用秦王兵符留一道军令在蓝田大营，咸阳但有动静，听丞相号令行事。"

甘茂不禁大是宽慰，起身深深一躬道："甘茂虽是将相一身，却赖将军底定根基。秦国安定之日，甘茂当力荐将军掌兵，我固当辞。"白起连忙扶住甘茂道："赳赳老秦，共赴国难！丞相此言，教白起如何心安？"甘茂慨然叹息道："将军襟怀荡荡，不媚权力，唯国是举，甘茂何其惭愧也！"白起第一次被这位骤然飙升三军侧目的权臣打动了，不禁老老实实道："丞相无须过分自责，我王秉性，也未必听得铮铮良谋。安定秦国，开辟新天，丞相便当无愧于秦国朝野。"甘茂极是聪颖明智之人，听白起说得扎实妥帖，不禁大是感动；更重要的是，白起乃老秦猛士，虽然年轻，却以卓越的军功、超凡的才华与耿直不阿的

品性在军中享有极高声望，获得了白起谅解，几乎等于获得了秦军将士的谅解，这对甘茂这个入秦无大功而骤居高位的山东士子来说，是比甚都重要的。心念及此，甘茂泪光闪烁，拉住白起唏嘘不止。

说得一时，白起告辞出帐聚集旧部千人队，趁着朦胧月色星夜北上了。

四　大雨落幽燕

暮春时节，燕山仍是一片干冷。四面来风都在这里飘飘聚会竞相较劲，辽东群山的风，东南大海的风，阴山草原的风，流沙大漠的风，风向三两日一变，吹得春日脚步蹒跚。在这饱满绵长的风中，一支黑色骑队穿越秦国上郡，北渡大河从九原向东飞驰，进入云中再东南直插雁门塞，又东北越过平城(注)，在燕国西北的于延水河谷驻扎下来。这便是白起的铁鹰锐士千人队。历经两旬，跋涉八千余里，他们终于秘密抵达了燕国防守最薄弱的侧背。

营地刚刚扎定，三骑飞马出营，骑士变成了着翻毛羊皮短装的匈奴商人。

一柱狼烟冲起，在河谷笔直地伸向蓝天。为首匈奴商人回头看了一眼狼烟方位，扬鞭一指："跟我来。"飞马向东南飞去，大约一个时辰之后，燕国蓟城已经遥遥在望。

虽是三月末，蓟城原野依旧一片苍黄，与一片绿野的秦川判若两重天地。匈奴商人随着熙熙攘攘的人流进了蓟城，既没有受到盘查，也没有被人注意。毕竟，这种翻穿羊皮装、连鬓络腮大胡须的匈奴商人在这里是太多太多了，连蓟城的酒肆客店也都飘散着挥之不去的牛羊膻腥味儿。进得城门，为首匈奴商人操着生硬的匈奴式燕国话洪钟般笑道："各买各货，三日后一道回，各走各。"一扬手，三人散开在闹哄哄的市人中去了。

此时，燕国已经发生了中原人预料不到的天地翻覆。

苏秦在齐国遇刺身死，给燕国朝野带来了巨大冲击。身为摄政王的子之顿时觉得去了束缚，立即与苏代秘密商议，要逼迫燕王哙举行禅让大典，好教子之做名正言顺的燕国国王。子之给苏代的许诺是开府丞相、爵封武成君。谁知苏秦之死却给了苏代当头棒喝，眼见苏秦因真心变法而血流五步，眼见子之当初信誓旦旦的变法宏图变做一片空言，苏代深深为自己将变法大志寄托于子之而痛悔不已。思忖之下，苏代假意答应了子之，却在当夜秘密逃往齐国，请求齐宣王发兵靖难，还政于姬氏王族。齐国君臣尚在犹疑之中，蓟城的子之已经一不做二不休，亲自领兵进宫，逼迫燕王哙举行了禅让大典，自己登上了燕国王位并立即书告天下。

谁想刚刚书告三日，一直隐忍不发的太子姬平、燕易王王后栎阳公主与流散的王室贵胄力量一齐起兵发难，发誓要夺回王权。姬平联军一万余人以市被为大将，围攻子之王宫，却被子之两万精锐的东胡大军杀得落花流水，市被也做了俘虏。姬平正要联兵再战，不想市被却归降了子之，率领东胡铁骑来猛攻姬平联军。姬平联军本来就是燕国老兵与世族贵胄的私家武装凑起来的乌合之众，又兼大将叛变，如何经得起猛攻，只好逃到辽东大山里去了。

如此一来，子之更加不可一世，亲自统领大军追剿王族势力，又在燕国横征暴敛扩充兵马要完成自己的霸业，竟连齐宣王派去追问割地的特使，也被他不客气地赶了出去。

齐宣王终于忍不住了，觉得这个子之在燕国掌权，无异于在齐国背后蹲了一只猛虎，后患无穷。与孟尝君一商议，立即派新任上将军章之尽起齐国五都之兵十万大军讨伐燕国。子之闻讯，亲率五万东胡边军在燕国边界迎战，决意一战成就霸业。谁想燕国的东胡边军原本多是穷困低贱的猎农子弟，跟随子之，图的便是子之变法，脱除他们的隶籍，实实在在地分给他们一片土地。如今子之称王，完全忘记了

当年慷慨激昂的承诺，反倒是比燕国老王族更加苛刻地盘剥国人猎衣，边军的战心早已经悄悄地溃散了。两军一接战，齐国的十万大军势如破竹地攻破了燕军中坚阵营，昔日精锐无匹的东胡边军兵败如山倒，子之只带领五六千残兵逃出了重围。齐军一鼓作气追击到蓟城，偌大的燕国都城竟无一卒开战，连城门也不知被谁事先打开了。章之率军冲进王宫，三日大杀大抢，子之与燕王哙皆被乱兵杀死，蓟城变成了满目尸体的血城。

踌躇满志的章之正要席卷燕国，被奉命赶来的太子田地制止了。齐宣王的王书说："苏秦昔日告诫：齐军不可大肆杀戮燕人，以免积成国仇族恨。着章之立即回兵齐界驻守，由太子田地处置燕国善后事宜。"章之意犹未尽，却也只好悻悻班师了。太子田地驻守蓟城，立即下令寻觅燕国太子姬平。半月之后，太子姬平的残余人马终于回到了血腥未退的都城，在萧疏悲凉中登上了王位，这便是后来声威赫赫的燕昭王。

姬平即位，蓟城府库荡然无存，还将南部五城割让给了齐国以表谢意，燕国穷困衰弱得直如秋风中的败叶瑟瑟发抖。此时，神奇的事情发生了。一个月黑风高的夜晚，燕昭王案头突然落下了一个牛皮袋，打开一看，一方白绢与一张羊皮大图赫然在目。白绢大字曰："承武安君苏秦之命：王室藏宝悉数归燕，以资复国。可照藏宝图徐徐运回，慎之慎之。"燕昭王不及细看羊皮大图，疾步冲出书房望空高喊："王后回来！共谋国事——"却是残垣寒风，宫城寂寂，四面了无人声。燕昭王一声哽咽，拜倒在荒凉萧疏的庭院高声道："苏秦相国，夫人，你等是燕国恩人。姬平不振兴燕国，誓不为人！"

靠着这些财宝，燕昭王开始了艰难的复苏。资助商旅从匈奴东胡运回了皮革、马匹、牛羊，从中原运回了粮食、铁器、生盐、布帛、种子与农具。燕昭王布衣粗食，亲自督耕农田，巡视作坊，吊死问孤，与百姓同甘苦，直与当年的越王勾践一般无二。渐渐地，燕国有

了一线生机。这时，燕昭王想到了人才，想到了招贤纳士，谦恭地到燕山脚下请燕国隐士郭隗出山。郭隗年逾六旬，虽是白发苍苍，却是贤达明智之士，对燕昭王说："老夫平平，不堪治国大任。然则，王若真心求才，请先从郭隗开始。如此，贤于郭隗者多矣，岂远千里来投哉！"

燕昭王极是通达谙事，立即在破落的蓟城修筑了一座华贵府邸，并在庭院用青铜打造了一座台阁，而后用仅存的全副王室仪仗隆重地请郭隗出山，入住黄金台，拜为国师。消息传开，列国士子油然想起了当年秦孝公于穷困衰弱之际真诚求贤的先例，不禁大是景仰，纷纷投奔燕国，一时成为风潮。其中最著名者，有魏国名将乐羊的后代子孙乐毅、赵国的名士剧辛、齐国的稷下学宫令邹衍。乐毅拜亚卿，掌军政实权；剧辛拜上大夫，领政务民治；邹衍拜上卿，统领国政。

在秦武王张扬兵威的两三年里，燕昭王君臣同心协力在燕国力行变法，废除隶农旧制与老掉牙的井田制，推行平民皆有土的新田制；与此同时，乐毅招募丁壮、打造兵器，在短短两三年中训练成了一支五万多人的精锐新军；农田开垦，百工勤奋，商旅繁忙。渐渐地，古老的燕国如久旱逢甘霖，举国一片热气腾腾了。

所有这一切，白起都不知道。只是在北上途中不断听到草原牧民对燕国的惊叹，白起才敏锐地嗅出了一丝异常的味道。按照甘茂的说法：燕国子之曾与张仪事先有约，不会敌视秦国，只要来回路途不出事，迎接新君当无意外；最大的危险，是近几年醉心兵制变革的赵国与对秦国积怨极深的魏国。因为，回途不可能再耽搁一个月绕道九原，而必须经过赵魏，若两国阻拦，便会误了大事。之所以此行非白起莫属，正在于这两国很可能趁火打劫。白起原是低职将军，在邦交大事上自然以甘茂决断为主。但一路行来，白起却生出了一丝警觉：燕国大势已经发生了变化，甘茂判断可能有误。若果真如此，事情会大大的麻烦，燕国会不会轻易放走嬴稷母子就成了第一难题。若贸然

公开进入蓟城，使燕国觉察了嬴稷母子的未来身份，便有可能适得其反，如何行动，须得打探清楚再做决断。

白起一路冷静思忖，选定了在这个既便于骑兵机动又十分隐蔽的于延水河谷扎营探察。他派出的三人，是新任千夫长王陵与两名生于燕国的北秦子弟。这个王陵也是北秦子弟，非但长相做派酷似匈奴骑士，更有一样长处：极是机警灵动，不识字却记性惊人，举凡山川河流人物，走过见过一遍永久不忘，口述再长的军令也是一字不差，被军中称为“鹰眼狐心”，也是秦军的后起之秀。派他去，白起完全放心。

王陵一走，白起军营一日一换扎营地点，但那柱狼烟却始终在第一扎营处笔直插天。军旅大事力求牢靠再牢靠，王陵记性再好，也必须给他一个可靠标志。这一日狼烟骤然消逝，附近树林中埋伏的秦军骑士立即飞马狼烟处，将王陵带回新营地。王陵一番备细叙说，白起才明白燕国果然发生了乾坤大变，不禁陷入了深深的沉思。“禀报前将军：我还见到了栎阳公主，知道了新君母子大略处境。”

白起恍然拍掌，只有脆捷的两个字：“快说！”

及至王陵一口气说完，白起更是沉默了。

在燕国天地翻覆的岁月里，各国的特使与人质大多是命蹇事乖。

由于子之在燕国非同寻常的权力膨胀，当时各国都深为不安。子之若“禅让”成功，天下王室权力的神圣性便会大为松动，会形成一种随时都可能出现的可怕取代——才智杰出之士非但可位极人臣，而且可君临一国。虽然是大争之世，臣子据封地而逐渐取代原来的君主已经屡见不鲜，远的不说，近在眼前的便有韩赵魏三家分晋，齐国田氏取代姜氏。但是，那毕竟都是发生在春秋三百多年中的一个个过时潮流了。进入战国，根基远远不能与春秋新兴地主相比的布衣之士，凭

超凡才能出将入相匡定乾坤者大有人在，但由权臣而君主，却还没有一个先例。假如子之“禅让”成功，将给战国君主提出一个极为重大的挑战。在这“烨烨雷电，不宁不令，高岸为谷，深谷为陵”的岁月，一顶顶王冠落地再也寻常不过，谁敢说这个强横凌厉的子之一定不会做君主？谁又敢说这个子之不会引发天下布衣之士的夺位潮流？天下各国对这个老弱燕国的局势格外关注，根本原因在此也。正因如此，连燕国八杆子都打不着的楚国，也派出了常驻蓟城的特使，小小蓟城一时竟成为邦交使节的云集之地。

当时，最关注燕国局势的是秦齐赵三国。齐国是燕国东邻，既是燕国多年的靠山，又企图在燕国变化中牟取最大利益；赵国是燕国南邻，与燕国是纠结重重的老冤家；秦国基于连横破除六国合纵之需求，与燕国结盟最深，要用燕国来牵制齐国赵国。张仪谋划将栎阳公主远嫁燕易王，又不遗余力地稳定子之，归根结底，为的便是要燕国成为秦国在东方的忠实盟邦。正是基于这种长远目光，在子之实际掌权之时，秦惠王反倒将自己最小的儿子派到燕国做了人质特使。这一决策是告诉燕国：不管燕国有何变化，秦国都会与燕国友好。其时，人质的实际含义是以王子做抵押，以保秦不负燕，秦若负燕，则王子任燕国处置。

既是特使，使命自然是单一明确：监视子之，不问燕政，随时向国君通报消息。这种特使虽然有很大风险，但却很是消闲，大都住在本国商人开办的上等客寓里，只有没有本国客寓的楚国特使住在燕国驿馆里。秦国王子嬴稷有王族之身，又是最强大的秦国特使，获得了子之特有的关照：单独居住在一座三进庭院，仆役全部由燕国官府派出，还有二十名甲士专司保护。几年下来，嬴稷母子与这些特使一样，生计虽略见清苦，却也是平安悠闲。

及至子之禅让而燕国内乱爆发，进而齐国大军伐燕，嬴稷母子与各国特使顿时大祸临头了。太子姬平一发兵，子之部将便杀死了齐魏

韩赵四国特使，而后书告天下，嫁祸于太子势力。栎阳公主告诉王陵：就在杀害四国特使的那天夜里，子之部将又去杀害嬴稷母子，嬴稷母子却突然失踪了，偌大庭院的七八个仆役没有一个人知晓。后来，蓟城成了半城废墟半城尸体，栎阳公主多方寻觅嬴稷母子，却毫无踪迹。直至王陵找到这个已经隐居在燕山的老公主，才知道了栎阳公主近日查访到的一个不确定消息：嬴稷母子可能还在蓟城，只是不知何处。

“栎阳公主凭甚有此推测？”白起冷不丁问了一句。

王陵低声道：“公主说，她的一个老侍女在燕王身边，燕王有次与乐毅密商国是，老侍女听见了嬴稷的名字。她猜测，王子可能被燕王安置在一个隐秘处所了。”

白起瞄了王陵一眼：“你以为当如何行动？”

王陵思忖道：“末将以为：燕国秘密保护王子，必是要与秦国结好，将军以堂堂国使身份向燕王交涉，当无难处。”

白起用手中树枝不经意地点着地图上的燕国，摇摇头道：“开初可能是保护，然则我王在洛阳一出事，此事可能生变。新燕王雄心勃勃，又有乐毅、剧辛辅助，此举可能另有所图，否则如何连栎阳公主也被瞒了？如今山东六国，谁不期望秦国内乱？”

王陵思忖道：“向林胡借兵，胁迫燕国放人如何？”

白起一挥手道：“不行，一则延误时间，二则横生枝节，可能生出更大麻烦。”

王陵说：“但凭将军决断便是。”

白起吩咐道：“只有靠自己，秘密做了……”一番低声吩咐。

王陵一拍双掌：“妙极，我打头。”

暮色四合，蓟城倏忽陷入了无边暗夜之中。虽说燕国复苏，但蓟城毕竟商旅萧瑟，尚远远没有如临淄、大梁、咸阳那般繁华的夜市，加之春寒料峭，国人还未从窝冬期回转过来，天一黑便关门闭户歇息了。寻常人家要节省灯油，甚至连偶然的夜间劳作也是摸黑，更不用说睡觉点灯了。如此一来，白日闹哄哄人流四溢的蓟城一入夜万籁俱寂，一片茫茫昏黑，唯有王宫的点点灯火点缀出星星暖意。

在王宫的星星灯火中，王宫边墙的一点灯火闪烁着昏黄的微光，在远处宫殿明亮的大灯与游动内侍飘忽的风灯下，这点昏黄的微光几乎难以觉察。就在这昏黄的微光里，一个身影倏忽一闪飞进了高墙。片刻之间，又是一个身影闪过，墙内响起了两声短促的旱蛙鸣声，墙外也跟着响了两声，一切又归于沉寂。

借着远处的隐隐亮色，可见四面大约一人高的土墙在高大的砖石宫墙下围成了一座小庭院，墙边一座低矮的茅屋窗户摇曳着那盏豆大的昏黄灯光。白布窗上映出一个细瘦身影、一把短剑与正在擦拭短剑的细长手臂。

院中响起轻盈的脚步声，一个女子身影走到茅屋前，高挑丰满又婀娜窈窕。

茅屋内传来沉稳清亮的声音：“母亲么？进来便是。”

门无声地开了，女子飘然进屋，清晰的秦音传到了庭院中。

“稷儿天天拭剑么？父王赠你这把剑，硬是教你磨拭得薄了三分。”

“母亲，好剑当磨砺，锋刃方可出。”

“稷儿，你已磨了六年，娘都替你忧急了。”

“母亲莫急，总会回到咸阳。嬴稷杀敌立功，给母亲在渭水边建一座大庭院。”

“稷儿，娘不想你建功立业，唯愿不要老死燕国……能回咸阳，此生足矣！”

“母亲，我明日请准乐毅，给你猎一头狼回来！”

正在此时，一支袖箭从墙根茅草中飞出，“嘭”地扎到茅屋门额正中。

那个细瘦身影开门而出，不慌不忙立于门外向院中打量着：“为质于燕，嬴稷母子早将生死置之度外。何方客人？不妨请现身了。”

虽然少年音色，却是稳健冷静。

庭院中无人应声。细瘦身形微微冷笑，回身拔出门额袖箭，反身掩门进了茅屋。片刻之间，细瘦身形开门走到廊下向院中一拱手道：“既是故人光临，请了。”

一个声音在他身后：“王子请了。”

细瘦身形回身，突见一个威猛凌厉身穿翻毛羊皮短装的胡商站在眼前，目光一亮，脸上淡淡一笑：“无论你是谁，都是我消遣长夜之高朋，请入茅舍一叙。”将客人让进了屋。

穿翻毛羊皮者进屋四面一瞄，拱手低声问：“敢问王子，此间说话透风否？”

细瘦少年依旧一脸淡然微笑：“买卖通天下，何怕透风？”

穿翻毛羊皮者一抖手腕，羊皮大袖口中滑出一物突然一亮：“王子可识得这面令牌？”

灯光摇曳，一面比手掌略大的青铜镶黑玉牌赫然在目，黑汪汪玉牌中一只白色纹路的展翅苍鹰分外夺目。细瘦少年目光骤然锐利，眼盯着玉牌，右手熟练地捞起腰间鞶带上的一串佩玉，摘下了一片青铜镶边、白玉黑鹰的玉具举在手中伸了过来。穿翻毛羊皮者的黑玉牌与伸过来的白玉具一碰，只听“叮嗒”一声轻响，玉牌玉具成了一方白底铜边镶黑玉白鹰的令牌！

穿翻毛羊皮者道：“山河既倒。”

细瘦少年应声答道：“老秦砥柱。”

穿翻毛羊皮者肃然深深一躬道：“在下千夫长王陵，参见王子。”

“千夫长？”细瘦少年目光一闪，正要说话，却闻高大书架后女子声音冷冰冰道：“足下不是胡商么？要开甚价？”随着话音走出一个高挑婀娜的布衣女子，一脸冰霜。

王陵肃然拱手道：“王妃勿要起疑，秦王特使在你身后。”

女子蓦然回身，书架后走出一个身形敦实散发无冠的布衣后生，不禁大吃一惊。方才她也在书架之后，何以毫无觉察？正在惊疑未定，布衣后生深深一躬道：“前将军兼领蓝田大营暂掌秦王兵符并北上特使白起，参见王子王妃。”

“多方执掌，倒是难得也。”细瘦少年揶揄地笑了。

“王妃王子疑心千夫长之职与王命无法匹配，白起禀报全职，无得有他。”

细瘦少年一怔，常挂嘴角的那丝揶揄微笑倏忽散去，不禁肃然拱手道：“特使正气凛然，嬴稷多有唐突，尚请见谅。此乃嬴稷母亲芈王妃。”自申两人身份，显得分外郑重，全然不像一个少年王子。

白起正要说话，布衣女子淡淡漠漠道：“将军果是使臣，何须以此等行径前来？”

白起肃然道：“燕国邦交大局正在暧昧之中，不得已出此下策，尚请王妃见谅。”说着从怀中拿出一只精致的皮袋，从皮袋中抽出一个细长的卷轴，“王子王妃看完这道王命，当能理会何以不能公然请见燕王。”说着双手递过密封卷轴。

“我来。”嬴稷正要接过，芈王妃目光一闪双手接过了卷轴，仔细地打量了一番，方才走到那张粗简的白木书案前用一把刻简刀拨开泥封，将卷轴打开递给嬴稷。白起看得仔细，明知这个芈王妃的警觉仍未解除，仍然是大为敬佩。常在异国，身为人质，没有这份永不松懈的警觉，大约也无法在动荡不宁的燕国生存下来。

嬴稷接过打开的卷轴，只浏览得一遍便木然愣怔在那里了。芈王妃惊讶地走了过来，从嬴稷手中拿过羊皮纸，只见几行暗红的血字触目惊心：

大秦王遗命：本王壮志未酬，惜乎角力举鼎而死。王弟嬴稷文武并重秉性沉稳，深得父王器重，特传王位于嬴稷。弟受命之日，当火速由前将军白起护送回咸阳即位。返秦事宜，悉听白起部署定夺。

秦王嬴荡二年春

芈王妃双手微微颤抖，尚未放下王书便向白起深深一礼：“将军肩负大秦兴亡，涉险犯难而来，芈氏铭记心怀。”白起慨然拱手：“赳赳老秦，共赴国难。”此时王陵已经搀扶着嬴稷在案前坐好，白起肃然一

躬：“新君在上，白起参见。”嬴稷眼中已是泪水盈眶，扶住白起哽咽着：“将军，父王如何？王兄他却如何便，便撒手去了……”芈王妃也是唏嘘拭泪，目光询问着白起。嬴稷母子在燕国五六年之久，秦国发生的突然变化与燕国发生的骤然战乱几乎在同一时期，颠沛流离之中几乎与世隔绝，对秦国的消息自是一无所知。

白起心中明白，将几年来秦惠王病逝、张仪司马错离朝、秦武王东进三川入洛阳遭遇突然变故的事大体说了一遍。芈王妃嬴稷母子听得愣怔错愕，哭也无声，只是默默流泪。白起说罢秦国朝局变化，末了道：“燕国当知秦国变化，却对王子王妃封锁消息，又将王子王妃移居宫墙之内，显然别有所虑。白起望王子王妃节哀，得从速议定离燕之法。”

芈王妃立即点头道：“当初住进宫内，是亚卿乐毅的主张，我还很是感激。好，不说了，悉听将军调遣便是。”嬴稷也抹去了泪水道：“将军但说，如何走法？”白起道：“我率一千精骑秘密入燕，驻扎在于延水河谷。只要王子王妃能够出得蓟城，进入秘密营地，我等便星夜离燕，而后再通报燕王。为今之难，是王子王妃如何出城？”嬴稷芈王妃一时沉吟，竟想不出个妥当法子来。

门口望风的王陵突然回身低声道：“王子说到过猎狼，能否出猎？”

嬴稷思忖道：“出猎不难，只是乐毅每次都派五百人‘保护’我。原先不知，目下看却是早已防着我了。”

白起轻轻一拍案：“只要能到燕山出猎，就有办法。”

芈王妃一直在默默思忖，此刻抬头望着白起明朗果决地道：“将军可筹划接应新君，但有机会，立即离开。我与楚姑留下来掩护新君。如此可保万无一失。”

“母亲！”嬴稷一惊，“你不走，我也不走。”

芈王妃倏忽一笑，又庄容正色道：“稷，莫得意气用事。你回咸阳继承父兄王业，为秦国第一大事，不能出错。我留燕国，你与将军才能迅速隐秘地脱离险境。燕国不会轻易杀我。你越是安全离开，我就越是平安。晓得无？”

“母亲……”嬴稷抱着芈王妃哭了。

“起来，”芈王妃压低声音严厉呵斥一句，又是沉重一叹，“赳赳老秦，共赴国难。稷呵，天降大任于你，直起脊梁来，毋使嬴氏蒙羞也！”

嬴稷向母亲深深一躬：“孩儿谨记母亲教诲。”

白起看在眼里，不禁也是深深一躬：“王妃如此深明大义，白起感佩之至。”

芈王妃灿烂地笑了：“将军，还是赶紧议定燕山接应之事。”

春日晴空，正是东南海风浩浩北上的时节。燕山的天空湛蓝如洗，群山下的茫茫草场已经泛出了星星绿色。大地复苏，一冬蜗居避寒的走兽们已经急不可耐地从洞穴中窜了出来，在群山草原寻觅食物了。这时虽是农户启耕的大忙时节，但对于无须耕耘的贵胄们与以狩猎为生的猎户们，三月尾四月头却正是春猎的黄金季节。寻常岁月里，燕山群峰间的河谷草原已经是骏马驰突猎犬飞窜的光景了。可在燕国遭逢大灾巨变的这几年里，燕山的春猎几乎是销声匿迹了。燕昭王复国变法之后，大部分奴隶猎户变成了拥有一片土地的平民农夫，此时已无暇出猎了。贵胄们更是劫后余生家徒四壁，想威风凛凛地狩猎也是不能了。于是，春日的燕山猎场有了一种空荡荡的落寞。

今日，燕山猎场却有了些许生气。一支红衣马队与一群猎犬在空旷的草场纵横驰突，从四周将狐兔野羊驱赶到草场中央，一个身形细瘦的黑斗篷少年手执长弓，腰挎短剑，纵马在猎场中射杀，虽然猎杀者寥寥，却呼喝不止极是兴奋。两个布衣女子与一队红衣骑士在猎场边缘观望指点，不时发出一阵欢呼或是一片叹息。

突然，一头苍狼从茫茫苇草中窜出，闪电般向两山间的峡谷奔去。

马队骑士们一片呼喊："公子，苍狼——"

狼是兽中灵物，狡诈冷酷而又悍猛结群，是狩猎者最感刺激的对手。尤其是燕山苍狼，其声名几乎与中山狼相匹敌，令寻常猎手望而生畏。此时骑士们一片亢奋的叫喊，分明是提醒黑斗篷少年：苍狼危险，不能追杀。

黑斗篷少年却满面红光喊道："好！且看秦人手段！"纵马飞驰追了下去。红衣骑士们发一声喊一齐追来。正在奔驰之间，黑斗篷少年引弓劲射，长箭呼啸飞出，马前草丛中却见一物突起！战马惊恐嘶鸣跳跃不止，少年顿时被掀翻马下。红衣骑士们一片惊呼，马队风驰电掣般赶到。远处女子尖叫一声，纵马赶来，身后骑士也同时赶了过来。

苍黄泛绿的深深春草中，黑斗篷少年双腿沾满鲜血，面色苍白。女子飞身下马冲到少年身边道："快！伤医。"黑斗篷少年摇摇手勉力笑道："母亲莫急。有一只苍狼埋伏在草丛，马惊了。没事。"此时一个须发灰白的红伤军医已经查看完毕，拱手道："王妃毋忧，公子跌伤胫骨，需就地静养三日，方能坐车乘马。"

"我儿好命苦，娘不要苍狼皮啊……"布衣女子一把抱住少年，放声大哭起来。

暮色降临，几座军帐在燕山脚下的草场扎了起来，几堆篝火也熊熊燃烧起来。虽说狩猎的主角负了伤，但对于燕军骑士来说却是无关痛痒，只要人不死不逃，他们无须担心。此刻，他们正守在这座大帐外的篝火前饮酒烤肉，喧哗笑闹，谈论着燕山苍狼的奇闻传说。

大帐中烛光昏暗，一个身着羊皮短装的少女站在帐口观望着，隐隐火光下可见嘴角下有一颗鲜红的大痣，妩媚中倍显机警。听着帐中传出的隐隐哭声，少女不禁对笑闹不止的燕国骑士们投去冰冷的目光。

夜渐渐深了，白日里还可差强忍耐的春风变得刺骨般寒冷。骑士们带着几分酒意，纷纷嚷着回帐歇息。一个络腮大胡须骑士摇摇晃晃站了起来，走到帐口嘎声道："王妃保，保重。我等明日再来探，探视公子。"红痣少女皱着眉头嘟哝道："走就走了，晓得了，聒噪甚来？"络腮大胡须嘿嘿嘿笑着压低声音道："小女子可人！明日跟大哥走，不做人质了。"红痣少女眼波冰冷地一闪，脸上溢满妩媚的笑意，轻轻一"欸"，却是楚人特有的唯唯之声，一副心领神会的温柔模样儿。络腮大胡须大喜过望，一挥手道："走，回去睡觉，明早来。"踉跄着脚步与骑士们呼喝笑闹去了。

山风冰凉地呼啸着，夜黑如漆。骑士们的喧闹声没有了，四周几座帐篷中发出了一片片沉重的鼾声。唯有这座大帐篷前的高杆上闪烁着一盏军灯，灯下的三个巡哨骑士敲着刁斗在几座帐篷的外围游动，走着走着，刁斗没了声音，接着是粗重的呼噜声。

帐后的大山上响起了一声凄厉的鸮鸣，山根下响起了一声沉闷的苍狼长嗥。

大帐中传来女子的隐隐哭泣与少年梦呓般的呻吟。帐中烛光倏忽熄灭，几乎在这刹那之间，红痣少女两手一伸打了个长长的哈欠，高

杆上的军灯骤然熄灭了。三个黑影从大帐后无声地飘出，消失于茫茫燕山之中。

天刚蒙蒙亮，大帐中女子突然哭叫起来："稷！稷——你在哪里啊……"接着红痣少女也惊恐地尖叫起来："公子！公子！你在哪里？快回来——"骑士们闻声赶来，拥进大帐一看，顿时人人噤声：军榻下一片血迹，军榻上却没有了黑衣少年。

"公子何处去了？"络腮大胡须恍然惊醒，一声怒喝。

红痣少女眼波汪汪地抽泣着："我护着王妃在帐外小解，只得片刻，回帐已没有了公子，不晓得去了何处？"说着呜呜地哭了起来。

一个骑士低声惊恐道："千夫长，莫非是，是燕山苍狼？"

络腮大胡须满脸涨红大喝一声："看个鸟！上马进山，找不到公子都给我死！"

五百马队一阵飓风般卷进了燕山。两个女子冷冷地笑了。

白起王陵带着嬴稷进入燕山峡谷，等候在那里的十名铁鹰锐士早已经备好三匹空鞍骏马，在夜风中飞驰北上，一个多时辰便进入了于延水河谷。马队立即拔营，人裹一块灰布，没有旗帜，也没有任何标志，南下直插燕赵边缘的代地。白起的谋划是：出了代地东折，再沿易水南下进入赵国，绕过魏韩周三国，直接从上党北部山地渡过汾水，西进离石要塞，尽快进入秦国河西大营。

千骑锐士驰驱两日，将到易水北岸，却逢乌云四合，大雨连绵而来。这是春尾夏头的四月雨，既不是来去干净的急风暴雨，也不是初春的绵绵细雨，刷刷漫天韧劲十足，往往一下便是三五日不止。兵谚云：行军有三怕，断粮伏兵连阴下。大雨连绵道路泥泞，最是骑兵遭殃，非但不能飞奔驰骋，连走马也得看情形。大多时候，倒是骑士将

衣服披在马背，人牵着马缰，小心翼翼地行走，比步卒还累。白起马队本是精锐铁骑，比寻常骑士更是重负。人多了铁甲兵器，马多了面具护甲，无论人驮还是马驮，都是见雨便多一百来斤。

大雨一下，王陵便朝天骂了一嗓子：“鸟！你个老天爷，赶着脚下雨。”白起抬头四望了一阵，见天空乌云厚重，显然不是一洒而过的夏日白雨，立即高声下令：“上雨布，疾驰半个时辰，在土城山下扎营。”马队闻命发动，人人从马鞍侧的夹层里抽出一块涂过大漆的本色粗织布，唰啦展开披在身上。要说，这也是秦国新军的特殊装备之一，一方可遮盖骑士与马背的大漆防雨布，三遍大漆刷过，布面光滑如油，水沾即滚，骤遇大雨，倒也真能解得一时之困。片刻间雨布上身，马队变成了一片黝黑的松林，在大雨中从斜刺里插向西南土长城。

在于延水河谷等待的几日，十名斥候已经将回程路途探察清楚。白起早在军图上做了特殊标记，知道易水西南是赵国修筑的依山土长城，扎营待晴不失为应急之策。这时大雨初起，地面尚硬，奔驰得一阵翻过了一道山梁，赵国土长城已经遥遥在望。突然，却见雨雾中两面红色大旗从前面两侧山麓迎面包抄过来。没有战鼓声，也没有喊杀声，在大雨中保持着整齐的奔驰队列。显然，这绝不是一支散兵游勇。

“停！”白起断喝一声，正在从半山坡向下冲来的黑色马队齐刷刷勒马，立即在马蹄沓沓间聚成了三个扇形小方阵，若鼓勇而下，正是两翼包抄中央突破的骑兵基本阵法。几乎就在同时，两面红旗在山坡下聚拢，红衣骑士横列成阵，大雨中立显一道刀枪鲜明的兵墙。旗下大将冷冷高声道：“乐毅在此，谁敢越境？”

白起眼光一扫，见百步之外的这个乐毅三十余岁，除了黝黑的脸上一部络腮大胡须，大红斗篷猩红甲胄火红战马，如一团雨中的火焰。白起镇静地扯下身上雨布，骤然露出秦将特有的黑铁甲黑骏马。

身后骑士也一齐扯下雨布，黝黑的松林骤然变成了铁黑的方阵。白起单骑向前，遥遥拱手道：“秦将白起，参见乐毅亚卿。”

乐毅扬鞭一指道：“白起，以此等行径带走人质，邦交何在？作速交出公子稷，否则，乐毅断不会放你出境。”

白起沉稳答道：“亚卿既已知情，白起亦无须隐瞒：公子稷少年王子，留在燕国于燕无益，回秦则可保秦燕修好，正是两厢俱佳。若依邦交之道：公子稷本是特使，燕国安定后便当许其回秦复命。燕国却将特使软禁宫中仆役居所，又是何等行径？”针锋相对却又不卑不亢。

乐毅目光一闪道：“将军明告，公子稷回秦何事？”

“为大秦惠王守陵。”

“守陵？”乐毅微微一笑，“请出公子稷，我与他直接对答，以做国事交代。”

白起一拱手道：“亚卿见谅：公子稷已于两日前车骑出燕，此时当已进入河西了。”

乐毅一脸雨水，肃然正色道：“既已如此，请将军转告秦王：燕国暂留芈王妃，请速派专命特使赴燕会商。若盟约达成，燕国恭送芈王妃回秦。”

白起慨然道：“秦燕本是盟邦，秦未负约，何须新约？”

“新君当政，自当新约。将军记住了？”

“亚卿之言，白起谨记在心。”

“让开大路，恭送将军出燕。”乐毅长剑一挥，燕军哗然闪开中间山地。白起向后一招手，马队从空地中疾驰而过。最后的白起向乐毅

一拱手道：“敬佩亚卿。后会有期。”纵马去了。乐毅望着雨雾中白起的背影，点点头又摇摇头，愣怔良久方去。

白起马队进入赵国土长城下，找了一片地势较高的山林扎营避雨。这里正是燕、赵、中山三国交界的山地，山高林密，方圆百里没有驻军，原是异常的隐蔽。虽然如此，白起还是下令军中不得烟火起炊，一律冷食。铁鹰锐士们久经锤炼，只要有干肉春饼，再有一袋雨水，便是甘之如饴。可嬴稷很难，一则他有伤，二则身躯瘦弱又正在少年。白起给了他六个装凉开水的牛皮水袋与两个酒袋，包括白起自己与王陵的水袋酒袋，一起交给嬴稷解渴暖身。可嬴稷偏生不要，瘸着腿笑道：“逃兵乱时，我连死蛇都咥过了，怕甚？有肉有饼，足矣足矣！”硬是与骑士们一起雨水冷食，使得骑士们感慨不已。

三日后天气放晴，万里碧空如洗，正是初夏好天气。白起马队拔营出发，三日之间便向西出了中山国，越过晋阳、渡过汾水、横穿介山，极为隐秘地过了离石要塞，进入了秦国的河西高原。

---

1. 战国军制：千人一战旗，千夫长立旗书姓，为最低层将旗。
2. 战国时，宜阳城在洛水北岸，是故得名，见《水经注》。今宜阳城在洛水南岸，在古宜阳东南。
3. 平城，今山西大同，战国中期为燕、赵、中山、匈奴的拉锯地带。

第二章　艰危咸阳

一　修我戈矛　与子同仇

秦王车驾仪仗在五万大军护卫下一进入关中，甘茂立即开始了秘密筹划。

斡旋宫廷，甘茂自觉比运筹战场得心应手。他很清楚，在白起迎接新君返回之前，秦王仪仗既不能耽延在外，也没有必要火速回咸阳。因为，只要秦王大军一日在途，咸阳就一日无事，但入咸阳，秦王暴死的真相就随时有可能泄露，危险就随时可能发生。必须有备无患，方能进入咸阳。做了如是想，甘茂率大军缓缓西进，秦王车驾行止如常，沿途郡县守令的觐见礼仪也照常，各种书令照样发出，一切都没有丝毫的异象。

这一日路过蓝田大营，正是日暮时分。甘茂命大军拱卫着王帐在蓝田塬下驻扎，自己只带着中军司马王龁与十名护卫骑士，飞马来到蓝田大营。一经通报，蓝田将军芈戎立即迎了出来。

这蓝田将军是秦军中的一个特殊职位：既是将军，却不归属上将军的作战序列，而是国尉府管辖下的武职文官。职爵虽然较低，只是相当于中大夫一级的中级将军，实权与地位却极为重要。这是商鞅创立新军时立下的法度，原因在于：蓝田大营是秦国新军的永久性驻军要塞，经常驻军五万以上，最多时甚至达到十万以上。也就是说，秦国除了边境关隘的守军，精锐的主力大军十之八九都在蓝田大营。若蓝田将军成为统兵将领，事实上便成了经常性手握重兵的大将，这与新法的掌兵体制是不合的。

秦国军法的大脉络是：国尉府治军政后勤，并管辖边境要塞的防守，但却没有调动大军的权力；上将军统兵出征，但调动大军却必须凭国君颁赐的兵符，无兵符不得统军出征。如此一来，国尉府、上将军府、国君三方面，就大体形成了全部军权的制约平衡。大军无战，长驻兵营，蓝田将军只有管理修缮营地、供应军粮辎重、监督军事操练等处置军中政务的权力，而不能调动一兵一卒。此等职司，类似于后世的基地司令，只管基地建设管理而不涉军事。虽则如此，一旦国中大政起了争端，蓝田将军的重要性便立刻凸显出来，成为制约大军行止的最关键环节。

甘茂要做的，是将这个关键人物牢牢掌握在自己手里，确保大军不生动荡。

进得大营幕府，甘茂命芈戎屏退左右，命王龁守在帐外，自己与芈戎整整密谈了半个时辰方才出帐。次日清晨，蓝田将军芈戎率领五千精锐铁骑，沿着南山北麓向西秘密开去了。与此同时，甘茂也将五万大军归制蓝田大营，护卫秦王车驾的只剩下了八千王室禁军。这也是秦国法统：班师入国，大军归制蓝田大营，不得进入咸阳，无论是国君还是大将统兵，一律如此。这样一来，秦王车驾的行程快捷了许多，半日行军便到了栎阳城南。

秦王行营刚刚在渭水北岸扎定，中军司马王龁飞马进了栎阳。

栎阳是秦献公东迁抗魏的都城，也是秦孝公与商鞅变法的发端地。都城西迁咸阳后，栎阳被秦人呼为“东都”，在秦人心目中具有极为重要的地位。但凡国君东巡西归，只要从栎阳经过，只要没有紧急军情，总是要进入栎阳巡视一番，虽说不是法度，却也是不成文的规矩。在秦国的地方大员中，“三都三令”最为显赫：一是新都咸阳令，二是西都雍城令，三是东都栎阳令。遴选任职，这“三都三令”大都是王室族系的大臣出任，且爵位都稍高于其他郡守县令。

目下这个栎阳令，是个极为特殊的人物——芈王妃的同母异父弟魏冉。芈王妃本是楚国王族的远支旁脉，第一次六国合纵失败后，被赐以公主名号，被当时刚刚即位的楚怀王指嫁给了秦惠王，以为两国和好之纽带。芈王妃多情慧心，深得秦惠王喜爱。虽然楚国后来与秦国多次交恶，芈王妃都没有在宫中失势，反而将两个能干的弟弟都引荐给了秦惠王，扎扎实实地从小吏做起，显是决意在秦国扎根了。这两个弟弟，一个是这个魏冉，另一个便是蓝田将军芈戎。魏冉文武皆通，沉稳且有才略，由东部小县少梁的县吏做起，督耕极是扎实，三年后接任那个歌功颂德的屠岸忠做了少梁县令。又三年，魏冉将少梁县变成了富民一等县。张仪与樗里疾联名举荐，秦惠王擢升魏冉做了栎阳令。

甘茂要秦王接见这个栎阳令，是他有心布置的一颗极为重要的棋子。

然则，甘茂从来没有见过这个魏冉，心中确实拿捏不准对他说到何种程度。蓝田将军芈戎是芈王妃的同父异母弟，在礼法血统上要更近一层，加之芈戎军旅行伍出身，性格坦直，与国中大臣又素无瓜葛，甘茂将话题一开头，他便立即慷慨激昂地明誓。当甘茂拿出兵符，调定五千铁骑请芈戎率领时，芈戎没有丝毫犹豫便答应了。人皆如芈戎，事情自然好办。然则，魏冉却大大不同于芈戎。据甘茂所知，魏冉非但与国中大臣多有交往，且与现职左庶长的王子嬴壮也颇有往来。当此微妙之时，他的真面目尚不清晰，遑论挺身而出？看清魏冉，说服魏冉，甘茂还真不敢说有几多成算。毕竟，权力场角逐，重的是权力得失，血缘亲情并非万无一失的纽带。这个魏冉已经在秦国做到了栎阳令的位置，安知他没有自己的朋党？

“禀报上将军，”中军司马王龁匆匆走了进来，“栎阳令奉书起行，随后便到。”

“如何起行？护卫多少？”甘茂立即跟上一句。

“轺车一乘，独自起行，无带护卫。”

甘茂眼睛一亮道：“好！你守在王帐外，不要教任何人进来。”

“嗨！”王龁应命，大步出帐去了。

国王车驾驻扎，寻常总是三层护卫：禁军营帐最外围，随行兵车圈起的辕门与兵车将士第二层，辕门内王帐外的贴身护卫为第三层。洛阳一场骤变，甘茂便成了常居王帐调度的“秦王”，非但日每要与太医商议如何给咸阳通报秦王伤情，还要应对一路上必须要秦王出面的各种觐见。也是甘茂久做长史，长于秘事，当初将秦惠王的病情瞒得铁桶也似，一路上小心翼翼，所幸没有出任何差池。甘茂心知维持宫闱机密的要害是左右心腹，所以在秦武王暴死的当晚，在孟津渡口将秦武王的原班内侍、侍女、随行嫔妃全部集中，编成了一个行军部伍，由王龁亲自挑选了一个铁骑千人队监管行军。部伍编成，甘茂请出秦武王亲赐的镇秦剑，当面对这些最知真情的王宫内僚下达严令：“不许与外部任何人会面，不许私相议论任何事，不许与监管军士说一句话。但有违反，立斩无赦！”非常时刻，内僚们见甘茂杀气腾腾的模样，自是噤若寒蝉，人人做了哑巴一般匆匆随军，还真没丝毫泄露消息。内僚一去，甘茂的王帐班底便只有五个人：一个外臣熟悉的老内侍，一个常侍秦武王身边的美妾，一个太医令，一个经常随从的贴身剑士，一个拟书出令的掌书。这五个人，都必须听从王龁的号令定行止。日每一扎营，王龁仗剑守在王帐门口，甘茂则坐在外帐处置公文，其余五个符号人物各自在自己的位置上晃悠，守着人影幢幢一片草药气息的内帐，倒是与寻常时的行营王帐一般无二。

王龁刚刚在帐口站定，一辆青铜轺车辚辚驶到辕门口外，接着一声高亢明亮的楚音秦话：“栎阳令魏冄奉书晋见——”

王龁高声传进，便听帐内老内侍匆匆脚步与禀报之声。片刻间老内侍走到帐口，喊出一声臣子们极为熟悉的尖亮传呼：“栎阳令魏冉觐见——”话音落点，老内侍伸出长大的镶玉木蝇刷，“啪”地一挑，极为熟练地打起了帐口厚重的牛皮帘。

秦武王有个朝臣熟知的喜好——但凡居所行营，都要灯火大亮纤毫必见。辕门内军灯高挑，风灯夹道，王帐内外一片通明。如此一来，正对着帐口坐在外帐大案前处置公文的甘茂，便与大步走进辕门的魏冉相互看了个一清二楚。只见来者身材高大，头上一顶四寸黑玉冠，身上一领黑丝斗篷，内穿本色牛皮软甲，脚下一双长腰牛皮战靴，一副连鬓络腮大胡须围着又长又方的白亮脸膛，斯文中透着威猛，虽然手无长剑，只提着一条短杆马鞭，却分明一位荆楚猛士。甘茂以杂学著称，对相学也算通晓，远看魏冉起脚飘悠，下脚却沉稳有力，步态方正而双肩略摆，迎面看来虎虎生风，心下暗暗赞叹：“此人虎踞之相，只可惜霸气重了些许。”

魏冉大步进帐，对迎面高座的甘茂一拱手，走到了内帐口深深一躬道：“栎阳令魏冉，奉王命来到。”内帐传来一声粗重的呻吟，接着秦王掌书走到了帐口道：“我王口书：丞相甘茂，暂署国政，栎阳令魏冉悉听丞相政令。”魏冉高声应命：“臣遵王命。”转身走到甘茂案前一拱手道：“栎阳令魏冉，参见丞相。”

甘茂微微一笑，指着左手长案道：“栎阳令这厢入座。”

魏冉站着道：“属下公务繁多，领命便去，无须入座。”口气冰冷淡漠。

甘茂知道秦国朝野对自己多有微妙之辞，看来这魏冉也是偏见者之一了。当此非常之时，甘茂心下也不以为忤，依旧微笑道：“今日关涉机密，终不能与足下慷慨高声也。”

魏冄目光只一闪，二话没说，大步跨到案前入座道：“魏冄谨受教。”

此时内帐中走出了那个常随秦王的侍妾丽人，对老内侍吩咐道：“我王伤痛初眠，熄灭帐内外大灯。”老内侍站在帐口一声低呼：“王眠灭大灯——”话音落点，王帐外辕门内的夹道风灯一齐熄灭，帐内周边六盏铜灯也一起熄灭，只留下甘茂公案边两盏铜灯，内帐灯火也全部熄灭，只有帐口一支蜡烛摇曳着豆大的微光。魏冄眉头不禁一皱道：“秦王伤痛初眠，言谈不便，不若属下明日参见丞相。”

甘茂低声道：“明月如天灯，你我到帐外叙谈如何？”

魏冄略一思忖道：“丞相明日拔营，只好奉陪了。”

甘茂与魏冄出帐，王龁遥遥跟随在五六丈外，向渭水岸边去了。

时当中旬，月明星稀，渭水如练，一片山水分外的幽静。一路漫步行来，甘茂一句话也没说。他原本想教魏冄主动开口询问，可魏冄一言不发，始终只是默默跟随。走到渭水岸边一座土丘上，甘茂停住了脚步突然道：“秦王伤势，足下作何想法？”

魏冄没有片刻犹豫，立即接道：“臣不窥君密。不知王事，亦无想法。”

甘茂肃然正色道：“栎阳令，甘茂奉命告知：本王伤重难愈，栎阳令须得与丞相同心，匡扶王室，底定朝野！”

魏冄一阵愣怔恍然醒悟，深深一躬道：“臣，栎阳令魏冄遵命！”

“若天不假年，我王遭遇不测，足下以为何人可以当国？”甘茂声音虽轻，脸上却没有一丝笑意。魏冄目光突然锐利地逼视着甘茂，冷冷道：“魏冄可以当国！”甘茂大是惊讶，沉声道：“栎阳令慎言慎

行。”魏冄冷笑道：“但为臣子，自当以王命是从。丞相不宣王命，却来无端试探魏冄，究竟何意？”

甘茂不禁大是宽慰。他之所以突兀发问，为的正是出其不意地试探魏冄的真心。寻常朝臣，都会在这种非常时候不自觉地脱口说出自己想要拥立的人选，更是期盼着顾命权臣与自己一心，极少能想到国君遗命所属。毕竟，春秋战国几百年，权力交接时刻出人意料的骤然变化太多太多了，谁不想趁机浮出水面？然则，这个魏冄能在这种时刻有如此定力，足见其胆识超凡。但是，甘茂毕竟老于宫廷之道，他不相信一个与王室有牵连的外戚会没有心中所属的未来君主，而且越有胆识者越有主见，如果能教魏冄自己说出来，一切会顺当得多。心念及此，甘茂略带歉意地苦笑道：“非是试探，实在是秦王尚无定见，甘茂心急如焚，想兼听而已。”

“秦王勇武果敢，如何能在垂危之时没有定见？”魏冄立即顶上一句。

甘茂叹息一声：“足下是关心则乱？抑或是临事糊涂？秦王没有王子，储君必是诸弟，仓促之间，选定何人？设若足下为当事者，莫非能一语断之？”

魏冄默然片刻，慷慨拱手道：“丞相此言实情，属下方才唐突，尚请见谅。”

甘茂一挥大袖：“当此之时，辅助我王选定储君为上。些许言语，孰能计较？”

魏冄思忖道：“诸王子贤愚，难道先王没有断语判词？”轻轻一句，又推了回来。“

先王断语，秦王不说，我等臣下如何得知？”甘茂又巧妙地推了过去。

魏冄一阵默然，焦躁地走来走去，终于站在甘茂面前冷冷道：“属下却闻先王属意嬴稷，曾与目下秦王有约：三十无子，立嬴稷为储君！”

甘茂淡淡漠漠道：“纵然如此，嬴稷何以为凭？”

“丞相此话，魏冄却不明白。”

“诸王子各有实力：镇国左庶长有之，依靠王后成势者有之，与贵胄大臣结党者有之。”甘茂先三言两语撂出争立大势，又是一声粗重的叹息，“唯嬴稷远在燕国，又为人质，国中根基全无，纵然立储，谁能说不是砧板鱼肉？”

魏冄冷冷一笑：“丞相差矣！若得正名，便是最大根基，何愁有名无实？”

甘茂望着月亮良久沉默，突然道：“公能使其名归实至？”

“却要丞相正名为先！”魏冄硬邦邦紧跟，打定一个先奉王命的主意。

甘茂深深一躬：“公有忠正胆识，大秦之福也！”

魏冄连忙扶住甘茂，口中急问一句：“丞相之言，莫非秦王已有成命？”

甘茂心下一松，一声哽咽：“不瞒公子，秦王已经暴亡了……”

魏冄却没有丝毫的惊慌悲伤，默然片刻，对甘茂深深一躬道：“丞相毋得悲伤，秦王恃力过甚，暴亡也在天道情理之中。魏冄粗莽，今

日明誓：修我戈矛，与子同仇！”

甘茂立即慨然一躬：“修我戈矛，与子同仇！”

这句誓词，原本是在秦军骑士中流传的一首歌谣，歌曰：“岂曰无衣？与子同袍。修我戈矛，与子同仇！岂曰无衣？与子同泽。修我矛戟，与子偕作！岂曰无衣？与子同裳。修我甲兵，与子偕行！”歌词简单，格调激越，将军中将士的浴血情谊唱得淋漓尽致。当一个骑士磨剑擦矛，要与你慷慨同心，将你的仇敌也当做他的仇敌时，这种誓言便是生命与热血的诗章。魏冄将这句同仇敌忾的军中歌谣用来明心，如何不令甘茂感奋异常？

月光之下，甘茂对魏冄备细叙述了秦武王暴亡的经过与目下所进行的一切，两人又商议了诸多应对方略，直说到月上中天，方才回到王帐营地。魏冄没有在王帐逗留，连夜赶回栎阳去了。

次日清晨，秦王车驾缓缓启动。魏冄率栎阳全体官吏与族老在城外郊亭隆重送行。一应公务完毕，已经是过午时分。魏冄将两名得力干员唤到书房，秘密叮嘱了栎阳官署的诸多要害关节与应对之法。两名干员原是老吏，不消说已经心领神会。安顿完毕，已是暮色降临，魏冄带着两个精通剑术的族侄上马出了栎阳，月色下直向咸阳飞驰而去。

中夜时分，魏冄三骑到达咸阳城外的渭水南岸，只要越过那道横卧渭水的白石长桥，便能进入灯火煌煌的咸阳了。可魏冄没有上桥，而是沿着渭水南岸飞驰向西，拐进了莽莽苍苍的丰镐松林塬，片刻之间，凭着手中的黑鹰令牌进入了古堡一般的章台宫。

章台是秦惠王晚年经常居住的别宫。那时候，这座松林塬经常秘密驻扎着五千精锐步兵，戒备极是森严。秦惠王死后，秦武王躁烈尚武醉心兵事，从来不喜好住这幽静得令人心慌的大松林，近三年中没

有来过章台一次。五千兵马早已经归制了，只留下一个步卒百人队，二十多个内侍、侍女与仆役守护。倏忽之间，章台成了荒凉的废宫。然则，正是因了它几乎已经被咸阳权臣层遗忘，甘茂与魏冄才将这里选定为“咸阳总署”。也就是说，新君即位之前，这里是运筹谋划发布号令的大本营。甘茂身兼将相，必须守在咸阳做公开周旋。这座秘密大帐必须有能才坐镇提调，做好应变的周密准备。这个能才，甘茂终于选定了魏冄。

魏冄三骑刚刚进入章台，芈戎的五千铁骑也恰恰到达松林塬老营地。芈戎下令大军秘密扎营，亲自率领两百骑士来到章台。双方会合，魏冄立即开启章台书房，连续发出三道命令：第一道，原驻章台的一个百人队立即移营到芈戎的骑兵营地，未奉将令不许一人出营；第二道，三千骑士立即封锁松林塬所有入口，许进不许出；第三道，芈戎率领两千铁骑星夜北上，迎接嬴稷与白起马队秘密进入松林塬。

三道将令一发，松林塬立即忙碌起来。芈戎的马队一走，魏冄亲自巡视督导，连夜将章台宫内外齐齐收拾整理了一遍，关闭了所有用不上的殿堂寝室与空屋，只留下一间最大的正厅做出令堂，所有内侍仆役都集中住到出令堂旁边的几间大屋，不奉命令不许擅自出进。

天亮之后，魏冄又召来三名骑兵千夫长，备细议定了出入关防的各种口令与明暗哨之间的联络方式。魏冄给三名千夫长的最后一句话是：“回去转告士卒弟兄：一个月内不出差错，人各赐爵一级。但有差错，依战阵军法从事，立斩不论！”

秦国军法：战阵逃亡者，千夫长有当场斩杀权。所谓“不论”，便是无须像处置寻常罪犯那样须得经过高职将军的廷审与议罪，实际上便是当场格杀不论。军法归军法，在秦国新军中却几乎从来没有实行过。因为新军将士大多是今日平民子弟，更有许多是变法前的奴隶子弟，人人争相立功，从没有发生过战场逃亡。而今在非战之时，魏冄却祭出此等战阵法令，千夫长们匪夷所思，一时愣怔起来。

“非常之时，行非常之法。若不应命，当场革职。”魏冄又冷冰冰加上一句。

千夫长们见这个文臣猛士杀伐决断如此凌厉，竟是不容分说，心知定然是绝密大事，顿时醒悟，慷慨一拱齐声道：“赳赳老秦，共赴国难！”这是老秦人在兴亡关头才发的老誓，一旦出口，便意味着生死不计，决意死难家国。

魏冄正色站起，肃然向千夫长们深深一躬，一甩大袖径自去了。千夫长们回过神来，连忙对着魏冄背影一躬，对望一眼，匆匆分头部署去了。

一日忙碌，松林塬大营井然有序地开始运转。暮色再度降临时，一骑飞出松林塬，乘一叶小舟渡过滔滔渭水，又上了一辆四面垂帘的黑篷车，越过长长的白石桥，辚辚进入了灯火通明的咸阳城。

二　风雨如晦大咸阳

甘茂回到咸阳，大大皱起了眉头。

秦武王车驾一进宫，留守咸阳的左庶长嬴壮带着一班大臣前来晋见探视。大臣们在城外迎接时，太医令已经宣了王命：“本王伤情怕风，诸位大臣各自勤政便是。”进宫后若再次阻挡，似乎难以成理。

然则事已至此，硬着头皮也得挡住这些大臣，否则，日日前来，岂非大大麻烦？甘茂思忖一番，对着老内侍耳边一阵叮嘱，老内侍铁青着脸色走了出去。

嬴壮与一班大臣正在外殿廊下等候，人人心头一片疑云，谁也不敢妄自猜度，更不便在此时此处公然询问议论，廊下一片忐忑不安的肃静。嬴壮一脸泰然神色，对等候的大臣们笑道：“秦王天生异相，上天庇佑，必无大碍，诸位放心了。”大臣们一时恍然，连忙同声应和，

种种祈求上天庇佑秦王的颂词言不由衷地哄嗡涌出，谁也听不清楚究竟说了甚话。

正在此时，老内侍佝偻着身子板着脸摇了出来，谁也不看拉长声调高宣：“秦王口书：诸位休得在宫中聒噪，回去理事，不奉书命不得进宫。左庶长当与丞相共理国政，无须挂怀本王。”说完又是谁也不看，身子一转径自摇着去了。

大臣们一阵愣怔，你看我我看你，顿时行止无措。秦王倒也真是此等性格，经常口出粗言，给大臣们难堪，他却哈哈大笑了之。这“休得在宫中聒噪”活脱脱秦王口语，大臣们倒是没有人生疑。然则国君遇到如此大变，多日来从山东飞进咸阳的流言令人心惊胆战，说秦王如何如何惨死的故事绘声绘色满天飞，大臣们谁不想在秦王进入咸阳的第一时刻，亲自目睹一眼活生生的秦王？纵然伤残，只要秦王还活着，秦国就不会生乱，朝野立即就会安定下来。不看一眼秦王，谁都是七上八下不安生。身为大臣，久经沧桑，谁不知晓“王薨都外不发丧”这个古老的权谋？可目下却是怪异：秦王崩逝了么？车驾既已还都，且无发丧的任何迹象，那秦王分明健在，至多伤残而已；秦王健在么？偏偏谁都没见。依秦王的神勇生猛，纵然断去一条腿，也不会衰弱到不能露一面的地步。如此想去，人人木讷，口不敢言所想，也不敢第一个走去，窸窸窣窣地钉在了廊下。

突然，一阵大笑传来。大臣们目光骤然齐聚，却是左庶长嬴壮。这个一身精铁软甲的高大猛士挥着大手笑道：“一个个霜打了似的。发个甚愣？我王清醒如许，岂有他哉！回去回去，各自理事是正干。走，我去见丞相了。”说罢黑斗篷一摆，径自大步去了。

监国左庶长如是说，其他大臣还能如何？一阵笑语喧哗，也纷纷散去了。

甘茂听老内侍宣罢秦王口书，立即从王城后门出宫回丞相府去了。不想刚刚回府，嬴壮跟脚就到。甘茂请嬴壮入座，吩咐侍女上茶，又吩咐书吏将近日所有公文抬来，分明是要郑重其事地与这位左庶长共商国务。嬴壮却站在当厅笑道：“嬴壮今番跟来，只是恭贺丞相勤王有功。国事却无须交代，秦王平安还都，我这镇国左庶长，明日也该交权了。”甘茂豁达笑道：“岂有此理？秦王明令：左庶长与我共理国政。王子交权，莫非也要逼老夫交权不成？”嬴壮哈哈大笑：“丞相大权岂能交得？看来，嬴壮只有勉力奉陪了。”甘茂笑着点点头道：“多谢左庶长了。”又指着抬来的公文大案道，“也无甚交代，一件事：秦王伤愈之前，咸阳城防民治仍然归你统辖。这是邦司空、关市、大内、宪盗[注]的相关文书，你搬去便了。”嬴壮连连摆手笑道：“罢了罢了，嬴壮一介武夫，城防无事已是万幸，如何管得忒多事体？”甘茂笑道：“王族重臣，岂能躲事？掌书，立即将案上公文妥善送到左庶长府。”

相府掌书答应一声，一挥手，立即有两名书吏将公文大案抬到一边利落捆扎，片刻便装好了车辆。嬴壮无可奈何地笑笑：“丞相逼着鸭子上架了。”甘茂不容分说地摆摆手：“还有，秦王暂不能理事，城防事关重大。咸阳令白山只有五千兵马，若要增兵，你我共同请准秦王兵符。”嬴壮一拱手道：“容我回府谋划一番再说。告辞。”转身大步走了。

甘茂看着嬴壮的背影远去，转身对身后老仆低声道：“家老，备辎车。”白发老管家连忙碎步走去。片刻之后，一辆四面黑篷布的辎车停在了大厅廊下。甘茂便服登车，辎车辚辚驶出了丞相府后门，轻快地拐进了一条幽静的小街。

嬴壮回府，立即吩咐闭门谢客，大步匆匆地向后园走来。

嬴壮虽然做了左庶长，但府邸仍然是老府家宅。这座府邸很大，规格是九进一园两跨院，比丞相府邸还大，与封君府邸同等。依嬴壮资历功勋，此等府邸自然不当，显然是承袭了。王族大臣有如此府邸者，只有秦国王族的特殊人物——秦孝公的庶兄、秦惠王的伯父、当年的公子虔。公子虔当年支持商鞅变法，在太子犯法之后因身兼太子傅而被商鞅处了劓刑——割掉了鼻子。从此后公子虔隐忍仇恨，闭门不出十多年。秦孝公死后，公子虔复出，辅助当初的太子（秦惠王）斡旋朝局：既利用老世族对变法的仇恨车裂了商鞅，又利用了朝野拥戴变法的力量根除了老世族，同时坚持商鞅法制不变，使秦国继续强盛。公子虔的特殊功勋与特殊地位，使秦惠王对这个伯父厚待无比，却又封无可封。公子虔虽是猛将，却不是轻率武夫，对朝野大局很是清楚，秦惠王亲政后蛰居府邸，极少与闻国政。秦惠王也是雄才大略权谋深沉，搁置公子虔，却重用公伯的儿女。在秦惠王时期，执掌对外秘密力量黑冰台的嬴华，便是公子虔的长女，秦惠王的堂妹。公子虔还有两个小儿子，一个名嬴离，另一个便是这个嬴壮。

有此家世，嬴壮在秦国自然是声威赫赫的重臣，不管他是否左庶长。

这座后园非同寻常，四面竹林草地围着五六亩地大的一片水面，水中没有山石岛屿，只覆盖着无边的芙蕖(注) 绿叶与各色花草，茫茫的绿叶红花拥着中央一座古朴的茅亭，仿佛一只硕大无朋的花船镶嵌着一座舱亭。微风掠过，竹林沙沙，水鸟啁啾，绿叶婆娑，花儿摇曳，遥望绿叶红花中的茅亭，令人心旌摇荡。

嬴壮匆匆来到湖边，顾不得欣赏眼前美景，手指搭上嘴边，一个长长的呼哨伏着满池绿叶红花荡了开去。片刻之间，湖中一条孤木小舟穿花破叶漂了过来，一个蓑衣斗笠者站在小舟上荡着一支细长的竹篙，如江南渔人一般无二。小舟将及岸边五六丈处，蓑衣斗笠者竹篙

一定，小舟稳稳钉在了万绿丛中。几乎同时，嬴壮跃身飞起，一只黑鹰般掠过绿叶红花，轻盈地落在了宽不过两尺的孤木小舟上。

“尚可将就。”蓑衣斗笠者淡淡一句，点下竹篙，一叶小舟如离弦之箭湮没在万绿丛中。不消眨眼工夫，孤木舟到了茅亭之下，在亭下石柱上一靠，微微一顿一退间，舟上两人同时借力跃起，稳稳地落在了茅亭之中。

嬴壮在茅亭石案前落座，径自拿起案上一只大陶壶咕咚咚大饮一阵，撂下陶壶一抹嘴：“大哥不饮酒，真乃憾事也！”

“无酒何憾？”蓑衣斗笠者已经脱去蓑衣摘下斗笠，转过身来，一个白丝长袍白发垂肩面戴白纱者赫然站在了嬴壮面前，与一身黑衣精铁软甲的嬴壮迥然两极。一开口，声音清亮得宛若少年：“壮弟风火前来，莫非事体异常？”

“大哥推测无差。”嬴壮拍案亢奋道，“秦王必死无疑！甘茂千方百计稳定朝局，非但不夺我城防之权，还连民治权都推给了我，咸阳城稳稳在我掌心了。”

“壮弟差矣。”少年声音淡淡笑道，“甘茂老于宫廷权谋，岂能给你实权？民治琐碎百出，只怕是日后问罪引子也。”

嬴壮顿时脸红道：“大哥高明。我也疑心甘茂，只是没有推掉。这只老枭！”

“却也不打紧。”少年声音又笑了，“将计就计，安知非福？目下最要紧者，十二个字：明晰朝局，策动后援，立即发动。”

“大哥以为朝局不明？”

“我明未必你明。”少年声音颇有训诫意味，“其一，秦王右腿被雍州鼎连根切断，之后一切平静如常，明其必死无疑；其二，不召你勤王，不宣你入宫，说明遗命新君另有所属；其三，名义增你权力，只是为了稳定王族，以利他等秘密准备。当此之时，若不快捷动手，定会与王位失之交臂。”

“秦王会将王位传给何人？”嬴壮不禁有些着急。

“嬴稷，别无他人。”

嬴壮面色铁青，啪地拍案道：“鸟，一个蒙童人质，未立寸功于国，凭甚立储称王？”

少年声音叹息了一声道：“嬴稷文弱过甚，若成国君，我老秦部族之勇武品性必将沉沦。先祖献公、孝公与先父之霸业远图，亦必将付诸东流。秦人要大出天下，舍壮弟其谁哉！”

嬴壮咬牙切齿道：“先父本来就是储君，偏是让给了孝公嬴渠梁。这嬴荡有子还则罢了，既然无子，凭甚不将君位传我？”

少年声音沉吟道：“这是一个谜。按照嬴荡品性，并与壮弟之特异情谊，当必选与他同样勇武的壮弟莫属。选立嬴稷，大体是临死一念之差。”

“不说他！”嬴壮霍然站起，“大哥只说如何动手？”

少年声音极是笃定：“此时三处要害：其一，谋得太后支持，以为正名。其二，引来一方外力，以为咸阳兵变增加成算。其三，也是最要紧之处，秘密集结一支精兵，直击宫廷要害。一旦占据枢纽，大事成矣！”

嬴壮大是欣然道：“如此万无一失也。两头我有成算，只是这引外一事，眼下没有合适人选出使，颇为难办。”

少年声音淡淡笑道：“既是同胞，我自当为壮弟效力一回。”

“大哥……”嬴壮骤然哽咽，对白衣人深深一躬。

少年声音的白衣白发人扶住了嬴壮，依然淡淡笑道：“人各有命也。为兄生成天残，是上天要给壮弟一个谋士了，何须见外生分？做你的事去，太后处要紧。”

嬴壮又是深深一躬：“大哥保重了。”白衣人点点头，回身一拨另一张石案上的秦筝，叮咚一声长音，一个白衣少女撑着独木舟从万绿丛中悠然飘来。嬴壮飞身落下，小舟倏忽消失在茫茫暮色之中。茅亭中响起了秦人那独有的八弦筝声，冰冷地漫过蒙蒙水面。嬴壮的心在簌簌颤抖，血在烘烘燃烧，却终是没有回头。

没有片刻停留，嬴壮从后园出得后门，跨上一辆轺车，径直奔惠文后的寝宫而来。将近宫门，他情不自禁地生出一丝胆怯，紧张得粗声喘气了。自从呱呱坠地，他便生活在这片庭院里，在这里长大，在这里加冠成人。这片庭院的一草一木，都深深地刻在了他的心头。

那时候，父亲嬴虔闭门锁居，困兽般地折磨着自己，只有姐姐嬴华与一个胡人少女整日悄悄地跟随着父亲，怕他万一生出意外。那个胡人少女后来成了父亲的侍妾，再后来便有了身孕。那时候，父亲的府邸简直就是一座牢狱，那个胡妾在一间幽暗的小石屋里生下了他的哥哥嬴离。谁也说不清缘由，嬴离哥哥生下来便是白发红颜，一支小小的男根竟要费力端详才能勉强得见。父亲老虎般地啸叫着，要掐死这个怪物。可那个寻常温顺得小猫似的胡女却突然变得凶辣无比，尖声嘶喊着与父亲厮打在一起。姐姐嬴华趁机抱走了嬴离哥哥，哭求家老打开了狗洞似的后门，逃到了太子府，请求太子妃收养嬴离哥哥。

当时，太子嬴驷刚刚返回咸阳一年多，娶了老秦世族的一个将军的女儿，太子妃恰是新婚少妇。这太子妃聪慧善良，深知嬴虔在老秦国人中的资望根基，更知嬴虔与太子的特殊亲情，便自家做主，派一个中年侍女秘密出宫，收养了这个怪异的婴儿。

过得几年，太子已经成了国君，秦国的内政风暴也已经平息，父亲也已经是年届花甲的白发老人了。偏偏在这时候，那个胡女侍妾又有了身孕。父亲离群索居多年，顿时生出了一种怪诞念头：上天又来惩罚他，又要给他送来一个怪物。于是，父亲坚执要太医给胡女侍妾流产，咬牙切齿地说："嬴虔宁可绝后，也不落他人口舌！"又是嬴华姐姐去求已经是惠文王后的太子妃，惠文后二话没说，来到嬴虔府邸接走了胡女。这次，胡女却生下了一个十来斤重的长大儿子，这便是嬴壮。

惠文后爱极了这个沉腾腾的襁褓男儿，喜滋滋地为他取名"壮"，留在宫中亲自抚养，只将胡女送回了嬴虔府邸。从此，胡女做了夫人，嬴壮却在惠文后宫中一直长到二十一岁加冠。直到父亲与母亲双双病逝，嬴壮才回到自家府邸顶门立户，将一直失散的嬴离哥哥找了回来。

在嬴壮的记忆里，惠文后是他的母亲，这座寝宫是他童年少年的一切。按照血统辈分，惠文后只是他的长嫂。但是，嬴壮永远都将惠文后看做母亲，从来都不叫惠文后长嫂，而固执地叫做娘。时日长了，惠文后也就应允了，真将他当做儿子一样了。如今，惠文后已经是惠文太后了，嬴壮也常常来看望她，如何突然生出一种莫名其妙的恐惧？不由自主地，他向那片碧池走去。初上的宫灯交汇着朦胧的月色，一个熟悉的身影正倚在白玉石栏上凝望着碧绿的池水。那婀娜的背影，那永远垂在肩头的瀑布般的长发，是烙在他心头的永远的标记。

“壮，还记得么？日每傍黑时分，娘便领你在这里观鱼。”婀娜身影没有回头，口吻中充满了溺爱与柔情。

“娘……”骤然之间，嬴壮双眼潮湿了，轻轻走过去，将自己的斗篷披在她身上，梳拢拨弄着那瀑布般的长发，“白发又多了几绺，回去，你晚间怕凉。”

惠文后没有回头：“壮，一个人做了国王，心便冷了硬了？”

“娘……”嬴壮手足无措。

“壮，你与荡，名虽叔侄，实则情同手足。你说，荡会忘记我么？”

“娘，”嬴壮心中一颤，“荡是你亲生爱子，血肉交融。”

“不。”惠文后依旧倚着石栏，声音淡漠得有些冰凉，“荡，不是我亲生。他的母亲，也是个胡女，生下他，死了。”

“娘……这，这是真的么？”嬴壮震惊了。

身为王族子弟，又在宫中二十一年，与嬴荡朝夕相处，宫廷对于他没有任何机密可言，如何竟不知道嬴荡不是惠文后所生？一时间，嬴壮怀疑“娘”长久寡居患失心疯了。他走到石栏边，亲切地揽过娘的头，想像以往那样抚慰她。谁知这张被他转过来的脸却令他大吃一惊——曾几何时，往昔丰满白皙的脸庞变得憔悴如刀削，片片老人斑清晰可见，亮如秋水的一双大眼变得空洞干涸，没有一丝泪水，冰凉的目光令嬴壮不寒而栗。

“娘……”嬴壮一阵酸楚，猛然搂住了惠文后，又骤然放开猛然跪地，“娘！嬴壮是你亲生儿子，你是嬴壮的亲娘！”

惠文后慈爱地抚摩着他的脸颊：“你也，本来就是我的儿子。”嬴壮愣怔了，他不知道惠文后的“本来”是一种爱意，还是隐藏着更大的秘密，一时只是流着泪连连点头。惠文后一声轻轻地叹息：“起来了，说给我，他等为何不教我见荡？”

嬴壮默然一阵，一咬牙低声道：“荡，已经，死了……”

惠文后无声地张了一下嘴，软软地倒在了嬴壮的怀里。嬴壮连忙抱起惠文后大步走到池边石亭下，将她放到石案上躺平，轻轻地掐着她的人中穴。片刻之后，惠文后睁开了眼睛，猛然抓住了嬴壮胳膊：“说，荡是如何死的？”

望着惠文后空洞的眼神，嬴壮断断续续而又点滴不漏地叙说了嬴荡惨死的经过。惠文后静静地听着，没有一次打断，也没有一滴眼泪，直到嬴壮说完，依然悄无声息地躺着。嬴壮太熟悉娘了，甚话也不说，只是握着她一双瘦削的手，默默地守候着。

“壮，抱我，到寝室去。”良久沉默，她终于气若游丝地开口了。

嬴壮轻轻抱起了惠文后，穿廊过厅来到了熟悉的寝室，侍奉她饮下了一盏滚烫的药酒。惠文后一身大汗之后，终于坐了起来，突兀一句道：“嬴壮，你敢不敢做秦王？”

嬴壮浑身一震！他此来宫中，不正是为的求得太后支持么？可从在碧池边看见惠文后倏忽苍老的容颜，却甚事也忘记了，只想永远守在娘身边，永远做她的儿子。此刻惠文后突兀一问，他方才恍然醒悟道：“娘，这是敢不敢的事么？”

惠文后微微一笑，起身走到帷幕后拿出一方生满绿锈的铜匣道：“老法子，打开。”

嬴壮幼时很是顽皮淘气，整日用一支铜棍儿鼓捣宫内能见到的各种带锁铜匣，总是要打开方才罢手。惠文后寝宫的带锁箱匣虽不如王室书房多，可也为数不少，久而久之，竟被他悉数鼓捣开了。秦惠王知道后又气又笑，有次拍着书案上一只秘书铜箱板着脸道：“一个时辰，你小子要能戳腾开这只铜箱，赏你一口好剑。”嬴壮高兴得连蹦带跳，拿出那支五六寸长的铜棍儿，饶有兴致地鼓捣了一个时辰，却终是没有打开，噘着嘴巴老大不高兴道：“大哥，再给半个时辰，再要打不开，我永不开锁。”秦惠王笑道：“给半个时辰也可，只是无论打开与否，都得洗手。”嬴壮二话不说，点点头立即埋头折腾，过得片刻，竟生生打开了那只机关重重的铜箱。

惠文后却不管秦惠王的“洗手”禁令，依然有意无意地放些不打紧的带锁铁箱铜匣在寝宫里，供嬴壮偷偷地消磨时光。可嬴壮也忒煞怪，从此一锁不开，整日只是练那口月牙儿似的吴钩，十几年下来到加冠时，又练成了罕有敌手的铁鹰剑士，除了力道，丝毫不比嬴荡逊色。正因多年不练开锁了，嬴壮真不知道自己还能不能打开这把锈锁，心中不禁暗暗道：“若能打开这把锁，便是上天教我成就大业。”

“看看，这是谁个物事？”惠文后一抖衣袖，手心中一根亮闪闪的小铜棍。

“娘！”嬴壮心头顿时酸热了，这支早已经被他遗忘的小铜棍竟被惠文后珍藏如斯，虽是生母亦未必能为，况乎一个太后？终于，他小心翼翼地拿过小铜棍，小心翼翼地插进锁孔，稍一摆弄，铜匣“嘭”的一声弹开，红绫内匣顿时映在眼前。

“娘，这是甚物事？”嬴壮莫名其妙地惶恐。

“自己看。”惠文后冰冷一句，再无下文。

嬴壮小心翼翼地掀开红绫内匣，只一瞄，双眼顿时放光，一只虎形兵符赫然在目。

惠文后淡淡问：“够不够？”

嬴壮向惠文后肃然跪倒：“娘，八千兵马，于儿足矣！”

“起来，去吧。”惠文后轻轻一叹，“记住了，我不是你娘，不许乱叫。”一转身看也不看嬴壮一眼，飘然去了。嬴壮站起来四面打量，竟想不出这间小小寝室惠文后能去了哪里？愣怔片刻，嬴壮向帷幕后深深一躬，抱起兵符头也不回地出宫去了。

此刻，甘茂在樗里疾府中啜茶闲谈。甘茂原是有备而来，要请樗里疾出山稳定王族势力。但他想看看樗里疾风向，也不急于切入正题，先只说些无关紧要的琐事，想教樗里疾挑出话头，他好相机应对。他相信，樗里疾虽足不出户，但对国中大事必然是一清二楚，说不定比他还着急。谁知樗里疾不断眨巴着细长的三角眼，只是听他说，一句话也不插。及至他说完两三件不咸不淡的琐碎事，黝黑肥壮的樗里疾嘿嘿嘿一阵笑，接着海阔天空地说叨起来，天文地理风俗民情传闻掌故源源不断涌出，一个多时辰还打不住，大有吐尽胸中学问的架势。甘茂心中着急，知道自己的雕虫小技惹恼了这个老智囊，急切间却没个由头打住他的话头，看看已经是月上中天，多少急务等着料理，自己终不成老坐在这里消磨。

心思急转，甘茂站起来径直深深一躬道：“老丞相，甘茂得罪了。”

“嘿嘿嘿，这却哪里话来？”樗里疾笑着拍拍肥大的肚皮，“人老话多，憋得时日久了，只想碰个学问之士卖卖老，好好唠叨个三日三夜过过话瘾，丞相多嫌老夫聒噪了？”

“国有急难，老丞相教我。”甘茂再不多话，又是肃然一躬。

樗里疾嘴角一撇，终是将那嘿嘿嘿憋了回去：“要用老夫，别绕弯子说话。”

甘茂重新入座，正色拱手道：“甘茂一问：秦王崩逝，传位嬴稷，老丞相以为然否？”

“嬴稷虽则少年，沉稳厚重，可归秦人本色。然。”

“甘茂再问：国中若有夺位者，可能何人？”

“左庶长嬴壮。”

“甘茂三问：此人生变，路数何在？”

“外联援手，内发私兵。如此而已。”

“甘茂四问：内外交迫，如何破解？”

樗里疾不禁嘿嘿嘿笑了：“老夫不是丞相，如何得知？”站起来一甩大袖，径直出厅去了。甘茂无可奈何地摇头笑笑，也只好回府了。一路行来，终是想不通樗里疾如何突然嘿嘿起来拂袖而去了。刚进得府门，家老匆匆迎来禀报，说栎阳令魏冄正在等候。甘茂抬脚向正厅走来，家老低声道：“丞相，人在松竹园。”甘茂顿感心中一松，觉得魏冄做事果然机警细密，懂得避人耳目。及至进得松竹园，却不见一个人影。这片松竹园是从整个后园中另辟出来的一个小园林，本来不大，又无水面亭台，魏冄还能躲在树后不成？

甘茂正在竹林边转悠，不防身后突然传来一个声音：“丞相，在下等候多时了。”甘茂一回身，一柱黑色大袍矗在婆娑摇曳的绿竹下，夜色下森然可怖，不禁惊讶道：“你这魏冄，藏在何处？”魏冄道：“在丞

相脚边。”甘茂一低头，月光下可见一堆竹叶散落成一个人形，魏冄分明盖着竹叶在这里睡觉等候，不禁又气又笑道：“故弄玄虚，忒是小心。”魏冄却正色拱手道：“君失其密，则亡其国。臣失其密，则亡其身。丞相不以为意乎？”甘茂一阵默然，对魏冄的口气很是不悦，可偏他说得是正理，若稍有辞色，这个冷面外戚只会更加生硬，一挥手道：“章台如何？”魏冄慨然拱手：“一切就绪。”然后一宗一宗地说了章台的准备情形，末了道：“在下估算，五六日之后，新君一行可到章台。丞相如何部署？”甘茂沉吟道：“目下看来，咸阳尚无异动，不若等候新君归来一体商议。”

“丞相差矣！”魏冄急迫道，“在下昔日听芈王妃说，秦国王室有一秘密祖制：老国君若病逝在先，必留一兵符于王太后以防不测。今惠文太后若有兵符，岂不大是麻烦？”

甘茂心下一惊——王太后兵符祖制，他如何从来没有听说过？果真如此，又是一大变数，如何应对？思忖有顷道：“有兵符不可怕，要害是惠文后会不会私授他人？先王乃惠文后亲生，果真惠文后有兵符，如何能断定她违背遗诏而属意他人？须知惠文后之贤明，可是有口皆碑也。”

“丞相差矣！”魏冄又是直戳戳先撂下一句，而后郑重拱手道，“权力大争，比贤愚更根本者，是利害人心。在下看来，此事一目了然：惠文太后养育嬴壮二十一载，情逾母子，心结深不可测。丞相何故疑惑不定？惠文太后若不支持嬴壮，在下愿将人头输给丞相。”

甘茂心中一沉，顿时想起一事，突兀问：“你说，樗里疾会如何应对？”

“樗里疾老谋深算，定是适可而止，绝不会一意助我。”魏冄没有丝毫犹豫。

“如此说来，樗里疾晓得惠文太后这步棋？”

“智囊老狐，早看得入木三分，只不过老君臣情谊笃厚，宁愿不闻不问。”

甘茂心中突然一亮：“走！找白山将军。”

魏冄笑着拉住了甘茂衣袖道：“可有丞相四更天出府造访之理?

你我且在园中等候，白山将军片刻便来。”说罢嘴一咕哝，发出三声清脆的蛙鸣，竹林中一个黑色身影倏忽飘了出去。

甘茂大是惊讶：“你带武士来了？”

“文事必有武备而已。丞相见笑。”

甘茂一阵沉吟，突然道：“魏冄，此次大事头绪繁多，便由你来坐镇运筹。我只稳住朝局便是。”魏冄慨然一躬：“邦国危难，魏冄不辱使命！”没有丝毫犹豫辞让，一口应允了下来。经过几次交往，甘茂熟悉了魏冄秉性，不再计较这些细节，便一一交代了几件具体事务，主要是秦武王赐给白起为期三月的龙形兵符，以及白山的大体情形，叮嘱魏冄一定要在两个月内使新王即位，结束咸阳乱象。魏冄一拳砸在手心：“此等事体，须迅雷不及掩耳，月内定局！”

甘茂正色道：“务必准备妥当，万无一失方可。”

正在说话，闻几声蛙鸣，两个身影从竹林中飘来。到得两人面前，却只剩下了一个，拱手作礼道：“咸阳令白山，参见丞相。”甘茂拱手笑道：“白山将军，别来无恙了。且到书房，有白起手书一封，先请将军看过。”白山道：“无须看了。老白氏三百余年军旅世家，自当以国难为先，丞相但发号令便是。”甘茂不禁慨然一叹：“将军真国家

柱石也！来，认认，这位是栎阳令魏冄，新君舅父，我想请此公总揽大计，将军以为如何？”

魏冄爽朗一笑道：“新君舅父算个鸟！丞相也用申明？”又向白山慨然拱手道：“将军威名素著，魏冄歆慕已久，若有不当，将军一脚踢开魏冄便是！”甘茂不禁皱眉，觉得这魏冄实在难以捉摸，如何这番话恁般粗鲁？不想白山却明朗笑道：“但有此言，便见足下看重真才。粗认粗，白山老军一个，信得足下！”甘茂不禁拍掌笑道：“好！三人同心，其利断金。走，到偏厢亭下去说，有得好酒。”松竹园外的茅亭下，三人就着陈年凤酒直说到雄鸡高唱。

三　飘风弗弗　迅雷无声

嬴壮拿到虎符，又费了思量。

秦国兵符分为三等：最高等黑鹰兵符，为国君亲掌，大战前授予上将军或统兵大将，每次可调兵十万；第二等龙形兵符，每次调兵两到三万，寻常授予要塞守将或小战将领；第三等便是这虎形兵符，每次调兵不超过八千，多授予特使出行或国中机密公干。商鞅变法后秦国私兵废除，新军统由国君掌控，军法臻于完善。但凡出兵，须左右兵符勘合，并向全体奉命将士公示，方得出发。军营掌兵将军自千夫长始，以职位高低，人各一尊虎形或龙形右符。战时统帅执国君授予的左符，当着全体将领与右符勘合，方得升帐行令。战事结束，左符立即交回国君。任何环节不符，调兵都难以成行。

虽则如此，战国大战连绵，各国都是举国同心，国君与统兵大将也极少龃龉。大将经常是连续作战，但有威望卓著的名将，便经常性地持有兵符，也常有不勘合兵符而调动大军者。但这都是浴血奋战将士同心时的特例，非如司马错这般名将而不能为，对将士生疏如甘茂者自然绝不可能。嬴壮不谙军旅，连嬴荡那般的军中历练都没有过，

自然根本不可能法外调兵，想调兵，只有依法行事：勘合兵符而执行特命。

嬴壮之难，难在何处调兵。

秦国的精锐新军分做三处：一是咸阳城内的八千王室禁军，这是任何兵符都调不动的，只有国君密书与谁也无法知道而又经常变动的特殊信物，方能调动禁军。二是函谷关、武关、大散关等各要塞关口的守军。可这些关隘守军除了函谷关驻军一万外，没有一处超过八千人马，若一次调走一关的全部守军，这是任谁也会觉得怪异的，无异于自暴形迹。最后是蓝田大营，这是驻军最多也最是频繁调兵的营地，可如何调？何时调？又是难题了。如何调？是调何兵种，骑兵还是步兵？军粮是国尉府调拨，还是当做紧急军务由军营自带几日军食？何时调也是一个难题。调早了，秘密军营选在哪里？军粮如何运法？由谁统兵提调？调迟了，赶不及岂非误了大事？所有这些事务，对于奉命开战的大军来说都不是难事，可作为秘密部署办理，便全部变成了难事。

枯坐一个时辰，嬴壮思绪纷纭，终是想不定一个万全之策，心烦意乱中一跺脚，又来到了后园的芙蕖池。一叶扁舟漂来，侍女只对他笑了笑，扬手掷出一物，便飞舟去了。嬴壮打开竹筒封泥，一方白绢上赫然是嬴离遒劲的自创笔法：

我去邯郸也。若得兵符，可找显弟，昔日三星玉佩为凭， 切记。

嬴壮眼睛一亮，顿时精神大振，回到寝室一阵收束，钻进一辆篷布极是严实的辎车，辚辚出了后门，迅速汇入长街车流之中。片刻之后，辎车出得咸阳东门，直向东南方向从容而去。

蓝田军营湮没在火红的晚霞里，一阵阵悠长的号角四面响起，最后一场操演终于收队了。裨将军嬴显刚刚回帐，便接到大营游骑的通

报："北营门有一楚商，求见将军。"嬴显高声笑道："我没有楚商亲朋，你传错消息，该当军法。"游骑骑士正色道："断无差错。这是楚商给将军的信物。"说罢一探身，递给嬴显一张碧绿的玉佩。嬴显接过一看一愣，又恍然笑道："噢，晓得了，我这便去。"待游骑飞马而去，嬴显立即进帐，唤过军吏一阵叮嘱，便站在营帐外等候巡行兵车。

蓝田军营常驻十数万大军，营寨层叠，严禁将士军营驰马。只要不打仗，纵然将军出营，也须走马或步行，若要快捷，便须等待专门在军帐与各营门之间巡回穿行的兵车。这种兵车在作战中已经被淘汰，不属大军，而是隶属于蓝田将军的军营配置，专门供百夫长以上的将士快速出营，每车可站五到八人，有固定的行车路线，既不干扰军营操练，又快捷便当，比备马骑马回来再喂马洗马省事了许多。

片刻之后，嬴显乘着一辆兵车来到北营门。下车出营，已经一片暮色，依稀可见一辆黄篷辎车停在鹿砦外的树林之中，倒还真是楚国商人的车形。嬴显握了握手中玉佩，向辎车大步走来。将近树林，林中走出一个黄衣少年，迎面一躬道："将军请了。主人正在车中等候。"嬴显点点头，向辎车走了过来。车帘从里边"啪"地打起，嬴显一脚跨上了辎车。

"营外时几多？"幽暗的车厢中一声急迫的问话。

"一个时辰。壮兄有话，但说无妨。"

幽暗之中，辎车启动，沿着山麓树林向官道走马而去。辚辚车声中，急迫低沉的声音连绵不断。车下官道，又拐了回来，渐渐驶进了蓝田大营北营门的刁斗军灯之下。

辎车停稳，一个长须黄衫的楚国商人下车，打开车帘挂起，向车内拱手作礼："将军请了。"一身黑色软甲的嬴显跨步下车，回身一躬

道："末将军务在身，不能奉陪先生，尚请见谅。"楚商笑道："千里会友，原求一晤足矣！来，给将军些许零碎，莫得见笑。"黄衣少年已经从车上搬下一只包有两道铜箍的极是精致的红木桶与一只牛皮大袋。楚商指点笑道："自家出的兰陵酒、银鱼干而已，将军与弟兄们品尝指点了。"嬴显拱手笑道："蓝田大营军法甚严，不许私带军食入帐，末将心领，告辞！"转身大步去了。

黄衣楚商啧啧赞叹，直看着嬴显的背影消失在高大的寨门之内，方才登车辚辚去远。辎车一驶上官道，一声鞭响，两匹骏马四蹄大展，辎车哗啷啷风驰电掣般西去了。

次日黄昏，左庶长嬴壮带着六名骑士护卫秘密进了蓝田大营，向暂主军务的前军副将蒙骜出示了兵符令箭，点名调裨将军嬴显所属之八千铁骑"护送惠文太后西去雍城颐养"。经与裨将军嬴显勘合左右兵符，八千铁骑星夜出营，随嬴壮飞驰西去。行过三十里直插南山北麓，秘密西进，在灞水北岸的密林高岗中扎营了。

八千铁骑在手，又是嬴显掌兵，嬴壮顿感底气十足。

回到咸阳府邸，嬴壮专一拜望了几家有封地的王族贵胄。自商鞅变法之后，秦国世族贵胄保留的封地最多没有超过二十里者，非但土地少，且没有任何治权，唯独有数量很少的象征性赋税。此情此景，自然不可能蓄养私兵。这些王族贵胄所有的，只是在长期征战中累积门下的一些伤残旧部。这些旧部在从军之前，或是依附王族的隶农子弟，或是本族的平民支脉子弟，或是仆役子弟。他们跟随老主人长期驰驱沙场，伤残之后纵然有军功爵位，也仍然举家住在老主人的封地里、家园里，与老主人终身相依。这些人虽不是私兵，也不会形成很硬实的战力，但却忠实可靠，尤其有一样长处：人皆百战余生，个个胆色极正，若是为主人复仇效力，说杀人不眨眼毫不为过。若能将此等死士聚拢得数百上千，那便是一支冲击王宫的惊人力量。

但是，这几家贵胄的家主却都是白发苍苍的老秦臣子，都已经到了深居简出的晚境，平日里从不过问国事。要他们卷入争王旋涡，那是太难太难了。嬴壮虽然打着太后旗号，说是借老兵陪太后西行狩猎，也还是没有结果。最令嬴壮不解的是，一夜之间，这些老人竟然一齐聋了。任你在耳边高声嚷叫加比划，他只摇着雪白的头颅笑哈哈百般打岔，一句话也没办法说清。拜访几家后，嬴壮大觉蹊跷，立即中止了拜望。

就在当天晚上，嬴壮接到密报：挂名右丞相樗里疾近日频频出入王族门庭，每次都是醺醺大醉地出门。“老匹夫！黑猪！”嬴壮怒火中烧，狠狠骂了一声，几乎要跳起来立即去杀了这个令人生厌的老外戚。仔细思谋一阵，嬴壮还是压下了怒火，策马直奔自己封地。次日傍晚，嬴壮从封地回来，见书案上赫然插着一支野雉翎。那华丽绚烂的尾羽，一看便是赵国最有名的山雉翎。嬴壮惊喜过望，立即直奔后园芙蕖池，进得池中茅亭，白衣面纱的嬴离已在等候。

“赵国如何？动手么？”拱手之间，嬴壮的话已经急迫出口。

嬴离的少年嗓音悠然如故：“先入座了。红芙蓉，上酒。”话音落点，荷花扁舟中一声清丽的回应，一个红衣少女倏忽飞上茅亭，石案上有了一只精致的木桶与两只闪亮的铜爵。嬴离大袖一挥道：“来，兰陵美酒，壮弟心志！”嬴壮与父亲一样急性子，对这位哥哥在紧迫时刻的神秘兮兮颇有些不耐，但又无可奈何，举起酒爵一饮而尽：“好！为哥哥接风洗尘。”只是将话题往回扯。嬴离举爵一呷，悠然笑道：“还算顺当。赵王已经派出前将军廉颇率军八万，进入晋阳，旬日后开始猛攻离石要塞，压迫河西。”

“好！”嬴壮拍案而起，“有赵国出兵，大事底定。”

“先沉住气。”嬴离淡淡道，“赵国出兵有索求，赵雍又黑又狠。”

“甚个索求？割地？”

“正是。‘嬴壮即位之日，割让河西十二城’，此乃赵雍原话。”

“欺人太甚！”嬴壮面色铁青，一拳砸在石案上，震得大铜爵跳起落案，“当”的一声大响。嬴离的少年嗓音却笑得脆亮：“壮弟何其憨直也？今日割给他，明日不能夺回来？”嬴壮黑着脸骂道：“鸟！嬴壮称王，第一个灭了赵国，看谁黑狠！”嬴离摇头笑了：“壮弟总是太憨直。若得即位，当先灭燕国，以通燕卖秦之罪处死嬴稷母子，稳固根基，然后才说得灭赵。”嬴壮一阵思忖拱手道：“哥哥高明，便是这般。”嬴离纤细的手指叩着石案问：“调兵之事如何了？”嬴壮点点头道：“事是顺当。我只放心不下这个嬴显，他与哥哥交谊深么？”

“你可晓得，嬴显本来姓氏？”嬴离轻声笑问。

嬴壮大惑不解：“嬴显嬴显，还能不是嬴氏王族姓氏？”

嬴离微微叹息了一声，站了起来，望着月色下绿蒙蒙的芙蕖池，背对着嬴壮轻声道：“嬴显，是芈王妃嫁到秦国前的生子，母姓芈氏，父姓至今不明。”

嬴壮大是吃惊道：“芈王妃嫁前生子，惠王能不知道？如何还娶她过来？”

嬴离摇摇头道：“楚秦两国风习奔放，几曾有人计较过婚前生子了？不闻秦谚：婚前生子，夫家大福。”

“倒也是。”嬴壮点点头，“听说芈王妃嫁来时，嬴荡尚未出生，惠文王尚没有儿子。”

嬴离清亮的声音有些颤抖：“嬴显与我一般，都做过伶仃子弟，我等一起浪迹过十年。”

“哥哥哪里话？芈氏楚人，我可是在濮阳注找见你的啊。”嬴壮云山雾罩了。

“那是后话了。”嬴离断断续续地唏嘘叙说着，“三十多年前，我被惠文太后的宫女带出咸阳，在楚国云梦泽北岸隐居了下来。我长到五六岁的时候，经常与养母到云梦泽打鱼采莲。一次，遇到了同样在打鱼采莲的一对母子。我站在船头，惊讶地看着对面船头那个与我一般大小但却虎实得多的孩童，不想却滑到了水里。养母不擅水性，急得高声哭喊起来。那个孩童一个鱼跃入水，将我举起来游到了船边。养母为了感谢那母子二人，留他们在小庄里住了三日。奇怪的是，三日之中，我与那个孩童只顾玩耍，两个大人也只是闲话鱼桑，谁也没有问对方的来历身世。从那之后，我几乎与那个孩童天天在水边见面，不是住在他家，就是住在我家。我喜欢那个孩童，是因为他从来不怕我一头白发一张红脸，处处都护着我。后来，我们都长大了。一起打鱼，一起练剑，一起读书。在十五岁那年的立春日，他突然来向我辞行，说他要到秦国咸阳去了……也就是那一日，我才知道了他的姓名——芈显。那个三星玉佩，便是他给我留下的念物。养母知道了这件事，惊讶得枯坐了一夜，第二天便带着我北上了。二十岁那年，养母辛劳成疾，昏倒在了院中的老桑树下，艰难说完我的身世，便死了……我回到咸阳后，花了三年工夫，才悄悄找到了芈显。那时，他已经是嬴显了。每次月圆之夜，只要他的军营在百里之内，他都会赶到这芙蕖园与我盘桓饮酒。他的军营要驻得远，我这闲人就去找他。你说，如此一个沧桑人物，不值得共艰危么？”

嬴壮听得一时回不过味来，口中只喃喃道：“好个芈显，好个嬴显，谁是谁也？真道个乱得糊涂。”“何管谁是谁？只管我是谁。”嬴离回过身来，第一次掀开面纱，雪白的长发衬着鲜红的面容，令人心颤的妖冶怪诞！嬴壮虽然与这个哥哥同宅居住十余年，也常常为哥哥的命运暗自叹息，但却从来没有见过这个哥哥的真实面目。今日月光

之下，乍见白发如雪面容如血，竟不由自主地起了一身鸡皮疙瘩，情不自禁地打了一个寒战，向后退了两步。

嬴离两排牙齿森森然一闪，粲然一笑，又放下面纱悠然一叹：“你我同胞骨肉，却有霄壤之别。此间秘密，谁能说清？即或说清，又有何用？时势需要你我做兄弟，便做兄弟，何须去问谁是谁？嬴显本姓是个谜，可后来姓了芈，十多年前又姓了嬴，你却说，他是谁了？我等母亲是胡人，可我们却都姓了嬴，做了秦国王族子孙。想想，假若我等生在胡地草原，还不得举着弯刀骑着骏马长驱南下抢掠秦人？冥冥上苍造化，谁能说得清白？”

嬴壮长叹一声，一拳砸下：“不说了！旬日后动手！封地老军们，我也安顿好了。”

嬴离平静地点点头，突然曼声吟诵：“无草不死，无木不萎，习习谷风，维山崔嵬！”清亮的嗓音有几分激越颤抖，“壮弟夺得天下第一王位，离也不枉在王室走了一遭，此生足矣！”

“大哥，”嬴壮心下一沉，“王位大业，是你我兄弟共创，属我两人。”

嬴离大笑一阵，声音如莺鸣鹤唳：“错也！你便是你，我便是我。王位有共创，却没有共享！没有！嬴离要的，只是‘人杰’二字，不要别的。兄弟，你，你可知道我心……”说话间一声哽咽，骤然伏案放声痛哭。嬴壮的泪水不禁夺眶而出，却只是木然地站着。

月亮升上中天，星光稀稀落落地闪烁着。万绿丛中的哭泣仿佛细亮滞塞的琴声，又像曲折回环的莺鸣，洒落在绿蒙蒙的芙蕖园中，飘散在碧蓝的夜空里。

白起马队终于星夜兼程地赶回了咸阳。

过了离石要塞，一日之间进入了河西阳周(注)地面。阳周城西与秦长城相距五十余里，北与上郡治所肤施(注)城相距一百余里，决然是秦军的有效控制区域了。虽则如此，白起还是没有进阳周城，只派出斥候持前将军令箭进城，向阳周将军通报过境，马队却开到城北一条小河的隐蔽河谷里驻扎。

白起传下军令：休整一宿，埋锅造饭刷洗战马，天明立即起程。马队千里驰驱，这是第一次埋锅造饭，铁鹰锐士们分外兴奋，营帐未扎好已是炊烟袅袅人喊马嘶了。须臾之间，白起派进阳周城的斥候飞骑归来，带来了阳周将军犒劳的一车青萝卜与十只宰杀好的肥羊，河谷里顿时一片欢呼。正在此时，又有斥候飞报：蓝田将军芈戎率两千铁骑到达阳周城南。白起心知是甘茂派来的迎接军马，蓝田将军芈戎又是新君嬴稷的舅父，立即来到一座护卫森严的小帐篷禀报。

嬴稷一路行来，都是完全的骑士装束，除了穿不了铁鹰锐士特有的铁甲重胄，几乎全然一个真正的快马骑士。白起派定王陵率一个百人队专门护卫照料嬴稷，严令不得有丝毫差错。王陵精明干练，出发时在燕国于延水草原准备了几只装满马奶的皮袋与几贴牧民疗伤镇痛的土膏药，派两个出身药农的骑士，专门照拂嬴稷吃喝上药。

一路驰驱颠簸，竟安然无恙地下来了。嬴稷虽是少年，在燕国也是饱经磨难，锤炼得稳健顽强，全然不像一个少不更事的十六岁少年。一路之上除了上药，他断然拒绝喝马奶，理由只是一句话："军中无王子，嬴稷与骑士无二！"硬是将马奶教大家均分了喝。骑士们感慨唏嘘，无不暗暗称赞这位小王子。便是那顶专门配给的牛皮厚帐篷，嬴稷也不愿一个人用，坚执要与十个骑士共住。王陵报给白起，白起一想也好，骑士们夹着他夜宿，一则更安全，二则也使王子多一番历练，便随了嬴稷。骑士们都是壮汉猛士，一旦撂倒身躯入睡，鼾声如雷咬牙放屁说梦话，满帐一片龌龊气息。嬴稷虽然也是年少睡深，毕竟从未有过如此经历，常常惊醒过来，耐心地一一将骑士们蹬开的被

子或皮袄拉好，又将压在别人身上的粗腿搬开。有时童心大起，将一支毛毛草去抚弄鼾声最大的鼻孔，引来骤然爆发的一串喷嚏，他便哈哈大笑着歪倒在骑士们身边睡着了。可每次天亮醒来，嬴稷都发现自己总睡在最好的位置，盖得又暖和又严实，不禁常常双眼潮湿。

白起大步赶到牛皮帐篷前时，嬴稷正与骑士们笑闹着大吃大喝。见白起到来，满嘴流油盘腿大坐的骑士们箭一般挺身弹起，“嗨”地一躬身散到四周去了。

“将军有事？要走了么？”嬴稷也霍然站了起来。

白起一拱手低声道：“蓝田将军芈戎率两千铁骑来迎，王子是否愿会合南下？”

嬴稷目光一闪：“将军之意？大军行止，嬴稷唯将军是从。”

白起思忖道：“当此非常时期，白起敢问：王子对舅父可知根知底？”

“这位舅父从来没有见过，但请将军决策。”嬴稷没有丝毫犹豫。

白起慨然一拱道：“既然如此，王子可如常在帐。白起自有应对，安保王子三日抵达咸阳。”说罢转身匆匆去了。片刻之后，白起率领十骑出营，直向阳周城南的芈戎大营而来。刚到营门，芈戎带着一个百人队簇拥着一辆青铜轺车飞马驰出。

白起此时是前军大将，军中职级与蓝田将军相同，若论临危受命与兼掌兵符这两点，则身份远比一个尚在朦胧之中的王舅重要得多。但白起秉性冷静，绝不想在需要保密的非常时刻以秘密身份骄人。他遥遥看见芈戎出营，立即下马拱手肃立道边：“前将军白起，拜会蓝田将军。”芈戎一马冲出，见道边一员大将拱手报号，骤然勒马道：“你是何人？白起么？哎呀，不早说！”翻身下马一躬道：“芈戎久闻将军

英名，得罪！”一派军营豪爽，毫无作态之相。白起虽也知道蓝田将军芈戎名头，却是素不相识，眼前寥寥两句，便知芈戎是通达坦直的老军脾性，顿时感到舒心，不禁笑道：

“将军握我三军咽喉，白起何敢当得罪二字？”芈戎早听甘茂说了白起的诸般不凡，心下本就敬佩，今见这个年轻将军厚重礼让，不禁大生好感，哈哈大笑着一拍白起肩膀：“有为难处，尽管找我！牛肉大饼给你最鲜的。”白起向来不苟言笑，也不禁大笑起来：“好！但有仗打，少不得聒噪，白起先行谢过。”芈戎笑脸骤然收敛，低声道：“快走！我得先见见国命根子。”白起双眼向四面一瞄，低声道：“一过离石，命根子便由王陵护送南下了。我在后面掩护，此事怕后不怕前。”芈戎眉头一皱道：“王陵是谁？几多人马？可靠么？”白起低声道：“断无差错！他前行三十里，我等随时都可策应。”芈戎急得直搓手：“误事了，老哥哥回去该狠狠骂我了。”白起一挥手：“不误事，正要借重将军，听我说……”便在芈戎耳边一阵急促低语。芈戎大手一拍道：“妙！便是这般！”立即回头高声下令：“移营城北河谷——”

月亮爬上山头的时候，芈戎与白起的营地合在了一起。

芈戎职司，几乎是秦军最直接的粮草辎重总管，北上人马又是有备而来，衣物军食带得很是充足。而白起马队北上时刚刚开春，骑士还是贴身棉衣外铁甲，再外罩翻毛皮筒。此刻已经是五月初将近麦收时节，一个月间征衣不解驰驱不歇，厚厚的衣甲缝中已经生满了虱子，一出汗瘙痒难耐，急需换单夹军衣。芈戎久做军需，自然深知军中时令。两营合并驻扎，芈戎立即下令将迎驾带来的单夹军衣全数搬出，教白起人马全部换装，又将换下的棉皮军衣连夜运往阳周军库，以蓝田将军名义下令：“洗浆干净缝补妥帖，着军路驿站快马运往蓝田大营充库。”如此一来，白起马队人人轻装，可着劲儿高喊了一阵蓝田将军万岁。

天将黎明，拔营起行，两支人马分道扬镳：芈戎一军大张旌旗仪仗，密匝匝护卫着一辆青铜轺车向正南直下，过高奴(注)，越雕阴(注)，沿洛水直下关中；白起马队则偃旗息鼓，从西南方向沿北地郡(注)进入泾水河谷，直下咸阳。

三日之后的夜半时分，乌云遮月，万籁俱寂，唯有一片蛙鸣回荡在田野池塘。咸阳城西北的山塬上，一支马队衔枚裹蹄，悄无声息地进入了北阪松林，又直下北阪涉过了沣水，终于悄悄地消失在沣水南岸的松林塬中。

静谧的章台顿时活起来了。

魏冄与白起马队一会合，一阵低声商议，立即将嬴稷接进章台，安顿在章台中心一座四面石墙的大屋里，由一个百人队住在屋外庭院专司护卫，其余铁鹰锐士由王陵率领驻扎在章台外围的松林里做机动策应。一阵忙碌完毕，魏冄对嬴稷一拱手道："新君未即位，臣若烦琐多礼，反倒误事。王子但吃但睡，将息恢复。外事有臣等操持机断，王子无须操心。"嬴稷笑道："正是如此，多头计议反倒误事，舅父相机决断便是。"魏冄一躬道："王子深明事理，臣等自当全力以赴。"说罢对白起一挥手道："走！到我帐中，事稠着哩！"径自腾腾大步去了。白起向嬴稷一躬道："栎阳令迅雷飙风，大秦有幸也。"嬴稷笑道："这个舅父我还是五六岁时见过的。但有将军，嬴稷何虑。你去。"白起道一声"臣告辞"，大步去了。

魏冄的总帐设在章台宫门，实际上便是刚进宫门的第一进，来过这里的大臣吏员们都呼之为前庭。寻常无事，这里都是当值吏员、内侍、护卫的公事房，分为两厢十间。中间一条宽两丈多的青石板庭院，尽头一座巨大的蓝田玉影壁，绕过影壁便进入了国君庭院。因了章台宫后依山冈密林，没有通道，一旦有事，这座前庭便是进出最为方便的通道。魏冄一眼看准了前庭是扼守章台的要害，直接将自己的

公务堂设在了这里。两个心腹随员，一个贴身护卫，一间最简朴的书房，便是这座总署的全部。

白起走进书房时，魏冄正伏身在大案上端详一幅羊皮大图。白起走近一瞄魏冄目光所向，慨然拱手道："公若担心，白起亲率锐士千骑迎接蓝田将军。"魏冄抬起头大手一挥道："精铁用在刃上，接他做甚？将军且坐，你有更要紧的事。"白起席地坐在案前，终是思忖道："也是白起思虑不周：蓝田将军地理不熟，若有意外，白起何堪？"魏冄哈哈大笑道："如何老叨咕此事？我就是等着他遭遇袭击，偏是我想不出此人来路，所以疑惑，将军且莫多心。"白起困惑道："蓝田将军遭遇袭击，难道是好事？"魏冄皱着眉头道："蛟龙一出水，我心便安。这种事，打得越准越好！他不露头，你却找谁？"白起恍然道："依公之言，袭击蓝田将军护卫的王驾，便是谋逆铁证？"魏冄拍案笑道："正是！疑人谋反，秦法可是不能治罪也。"白起不禁感慨道："公大明也！若如白起，只知打仗，何能虑及战场之外？"魏冄不禁大笑道："将军未免自谦了。魏冄一见将军，便知白起将成大秦栋梁！若无将军，这场大事任谁也拿不下来。"白起素来端严厚重，不禁红了脸拱手道："公谬奖白起，愧不敢当。"魏冄揶揄笑道："魏冄只会刻薄人，谬奖之事，历来不做。今日你我初识，魏冄一句断言：你我同心，大秦无敌！"白起慨然拱手道："有公在前，白起服膺！"魏冄拍案大笑道："快哉快哉！得将军此言，魏冄当浮一大白也！"白起笑道："改日大白了，今日要听公号令。"

魏冄笑容立即收敛，指点着案上大图道："我已得到三处密报：其一，赵国廉颇兵出晋阳，企图进犯河西；其二，蓝田大营八千铁骑被左庶长嬴壮调出，去向不明；其三，嬴壮封地一千多老兵，已经秘密分批进了咸阳。将军以为，这三件事关联如何？"目光炯炯地盯着白起，似乎考校一般。

白起毫不犹豫道："这一目了然：以赵国进犯为夺位时机，八千铁骑镇外围，一千老兵夺宫廷，使我内外不能兼顾，彼却一举成势。"

"正是如此。鸟，嬴壮这厮歹毒！"魏冄站了起来，狠狠骂了一句。

"白起敢问：八千铁骑，何人领兵？"

"裨将(注)嬴显，还是个王子，直娘贼！"魏冄又骂了一句秦人土语。

"嬴显？"白起不禁一愣，"公不知嬴显何许人也？"

"何许人也？"魏冄双目突然圆睁，凌厉地盯着白起。

白起低声道："嬴显本是前军部将，我接掌前军主将后查看过国尉府册籍，嬴显是当今王子的同母庶兄，芈王妃的亲生子，十年前从楚国入秦从军。"

魏冄惊讶得又气又笑："你是说，这小子是我外甥？"

"正是。公需冷静思之。"

魏冄一时焦躁，绕着书案转了两圈突然站定道："不用理睬！但入谋逆，便是谋逆，老天也救他不得！"白起却拱手道："嬴显在军中也是猛士名将，素来没有歪斜行迹。以白起之见，此事可能有解。"魏冄目光一闪道："你且说来。"白起一阵低语，魏冄不禁拍了白起肩膀一掌："想得妙！白起大将之才也。"立即拉着白起入座，一阵密商，白起匆匆去了。魏冄从庭院绕过影壁，直然来见嬴稷。

灯火大亮，嬴稷正在案前擦拭那口须臾不离的吴钩。在燕国几年，由王子特使而沦为人质，嬴稷已经对上层权力场的冰冷与无常有

了超越年龄的感触。好端端一个燕国，竟被一个阴鸷凶险的子之搅得几乎亡国，燕国王族也几乎在这场大乱中玉石俱焚，甚至被连根铲除。这一切，都是燕易王过分信任子之，教子之拥兵坐大造成的。在那些大乱的日子里，燕国一片血腥。先是子之与燕国太子姬平双方都追杀自己的政敌，平民国人也趁机抢掠商贾富家，王公贵胄与外国使节变得比寻常平民更危险更可怜。后来又是齐国占领军的大肆杀戮劫掠，蓟城几乎成了一片焦土废墟。若不是母亲机变，千方百计地找到了栎阳公主的下落，带他到残留燕国的北秦部族落脚，嬴稷母子几乎要死在拉锯杀戮的蓟城了。

历经劫难，好容易燕国动乱平息，空前的饥荒与瘟疫却又降临了。饿殍遍野，白骨当道，燕国举目荒凉。半农半牧的北秦部族本来就储粮不多，又要支撑栎阳公主与太子姬平的部分军粮，动乱平息时，战死饿死了几乎一半精壮。那时候，嬴稷母子只有跟着余下的老弱病残走进了燕山，扒树皮、挖野菜、徒手狩猎，过起了茹毛饮血刀耕火种的穴居生活。三年之中，嬴稷学会了辨认各种树皮与野菜野草，也学会了徒手追捕野羊，更学会了拼命逃脱猛虎、豹子与燕山苍狼追杀的本领。已经是十三岁的少年了，却长得精瘦的一个长条儿，根根肋条骨都清楚地暴露在一身粗布短褂的外面。便是如此精瘦的一副骨头架子，嬴稷却机敏矫健得惊人。爬树赛过猴子，奔跑可追野羊，逃命可躲苍狼豹子，抓起一条山蛇能“刷”地撕开蛇皮将血肉生吞。每晚回洞，还总能给母亲带回些许猎物，不是一只兔子一只山鸡，便是一只半只野羊。就在他们母子已经对回到秦国绝望的时日，燕国新君却派人寻觅他们来了。嬴稷记得很清楚，来使是个将军，自报亚卿乐毅。那个乐毅与母亲在洞中说了半日，赶他狩猎回来时，母亲已经答应了随乐毅回蓟城。于是，嬴稷被母亲逼着换上了一件宽大得累赘的布袍，坐着乐毅带来的一辆牛车回到了蓟城。

乐毅将他们母子安顿在王宫后园，住在宫女内侍们的庭院里。年轻的燕国新王来过一次，便再也没有下文了。只有那个乐毅总是在月

末来探望他们，每次都带来一匹粗布或一袋舂得很精细的白米。嬴稷知道，那是乐毅专门给母亲的。母亲是水乡女子的鱼米口味，几年大饥馑，几乎已经不识白米为何物了，憔悴干瘦得令人不忍卒睹。由于乐毅的照拂，母亲渐渐地恢复了，两三年中竟又变得惊人的美丽——婀娜秀美，比深居秦宫时更多了几分别有韵味儿的丰满。每逢乐毅来访，母亲都要亲手烹制乐毅带来的水中鲜物，或是一条大鱼，或是几段莲藕，留他小酌，与他盘桓叙谈。嬴稷不耐听这些絮叨，甚至有些厌烦这个乐毅——既有权力，便当放他母子归秦，方为大丈夫；既不放人，又来纠缠母亲，实在不是英雄做派。可他毕竟已经学会了忍耐，也总是应酬两句，便到院中练剑，直等乐毅告辞才回屋吃饭。母亲见他绷着脸，也只是笑笑，从不试图解释给儿子。

在白起突然到来的那个深夜，嬴稷突然明白了母亲的良苦用心。他总是隐隐约约地觉得：若非母亲与乐毅熟悉，他们母子的燕山脱身之计不可能顺利成行，母亲留燕作为人质更是危险。一路想来，嬴稷不禁有些佩服母亲的胆识气量了。擦拭着吴钩，嬴稷想起了燕山狩猎临别的那天晚上。母亲悄悄在他耳边叮嘱："回到秦国，定要寡言少事，忍耐为上。"嬴稷霍然起身，举着吴钩对母亲发誓："若咸阳有变，我立即剖腹自杀！有乐毅在燕，母亲不要回秦，孩儿放心。"母亲低声却又严厉地呵斥他："小小年纪晓得甚来！不许胡思乱想。记住，只要沉住气，秦国便是你的。"是的，一定要沉住气，目下还远远不是说话的时候。

与秦国臣子接触，仅仅是白起与魏冄，嬴稷立即感到了一股逼人的气势，与在燕国见到的臣子大不一般。白起虽然年轻，但那厚重坚刚的秉性与处置军情危机的超凡胆识，已经像一道闪电使嬴稷目眩神摇了。乐毅也是大将，而且是名将之后，但乐毅给嬴稷的感觉是睿智沉稳，虽然也不乏果断明晰，但决然没有这位年轻将军夺人心魄。嬴稷朦胧地闪过一个念头：乐毅就像苍翠的山岳，白起却是一道万仞绝壁。面对如此将军，还需要自己在军事上问来问去么？而掌总运筹的

这位大舅父，更是凌厉锋锐，言谈举止无不透出一股笃定的霸气。看来，这位舅父的才干是不用怀疑的。这种人，最好教他全权谋划，运筹独断，等自己熟悉了他的秉性后再相机过问不迟……突然，庭院传来急促沉重的脚步声，嬴稷仔细倾听，依然专心地擦拭着吴钩。

“魏冄参见新君。”灯光一摇，魏冄高大的身躯已经带着风站在了案前。

“啊，舅公到了，快请入座。”嬴稷恍然站起，放下吴钩一躬。

“国君无礼于人。日后无须如此。”魏冄坦然入座，又一挥手道，“坐了，大事要紧。”

嬴稷也不多说，席地坐在案前道：“舅公请说。”

“第一件，”魏冄直截了当，“你将即位，日后毋得以舅公称我。君是君，臣是臣，莫使魏冄成千夫所指。”嬴稷刚刚应了一句是，魏冄便转了话题，“第二件，你母亲可曾对你说起过嬴显此人？”嬴稷目光一闪，思忖点头道：“说了，是嬴稷同母庶兄。只是我尚未见过。”魏冄手指叩着书案道：“她晓得嬴显在军中为将，没有叮嘱你找他？”嬴稷摇摇头道：“没有。母亲只说，大事悉听秦王遗命。”魏冄不禁皱起了眉头道：“如此说来，嬴显撞在了刀口上。”嬴稷惊讶道：“舅公此话何意？”魏冄阴沉着脸道：“正是他为虎作伥，领兵助逆。”嬴稷恍然道：“想起来了，母亲给显兄有一信，舅公交给他便了。”说着从贴身衣袋里摸出一个泥封竹管，“母亲也没说写了甚，只说交给他便了。”

魏冄显然有些不悦道：“如此大事，如何等到我来问才想起？孩童心性！”接过竹管右手拇指一掰，“啪”地剥去了泥封，抽出了一卷白绢。嬴稷阻止已是不及，惊讶道：“剥去泥封，显兄岂不起疑？”

魏冄盯着嬴稷道：“非常时刻，不能教妇人之仁坏事！她写的有用，我自会教嬴显相信。否则，不如不送！”说着话低头浏览，一眼瞄过脸上舒展开来，两手已经利落地将白绢卷起塞进了竹管，“好！也许管用。”站起来一拱手道，“我去分派了。你只管放心将息，保你月内即位。”不待嬴稷回答，大步匆匆地去了。

嬴稷愣怔良久，轻轻地叹息了一声，不知如何是好了。厅中转悠一圈，毫无睡意，出了廊下天井，到园中漫步去了。章台依山傍水，所谓宫中园林，实际上除了秦孝公修建的一片玄思苑外，实则石墙圈起来的一大片松林而已。一到夜晚，万籁俱寂中唯闻谷风习习，山林深处间或传来虎啸狼嗥，大是荒凉空旷。嬴稷对这里很是生疏，转悠片刻终觉有些害怕，回到了宫中书房，睡不着便在厅中踱步，不知不觉彷徨到了天亮。

四　扑朔迷离起雷霆

甘茂有些惴惴不安起来。嬴壮没有动静，魏冄也没有动静，咸阳城一片宁静，静得他心慌。借着视察咸阳民治，甘茂与白山密谈了一阵，白山笃定地笑了笑：“有栎阳令，有白起，丞相但放宽心。”显然，白山也是一无所知，只不过不着急罢了。

甘茂坐不住了。毕竟，自己是接受遗命的主事大臣，又是秦国有史以来第一位丞相兼领上将军，秦武王与自己情谊笃厚，临终时对自己即或有所不满，也依然将底定国家的重任交给了自己。除了白起与自己共同受命，魏冄还是自己遴选倚重的，最终，要对朝野说话的还得是自己。一想到这里，甘茂坐不住了，暮色降临时秘密出城渡过洋水，径直来到章台找魏冄。

在松林塬进入章台的入口处，秘密游动步哨拦住了甘茂。甘茂哭笑不得，拿出了秦王金令箭，还是不能放行。甘茂勃然大怒，厉声高喝：“魏冄想反叛王室么？教他出来！我是丞相兼领上将军甘茂！”那

个带领游动步哨的百夫长听说是甘茂，连忙深深一躬：“公子军法森严，明令不能放任何人进入章台，我若违令，立斩不赦。请丞相恕罪，我即刻通报。”甘茂怒火中烧，放开喉咙大喊：“魏冄——你出来——你敢拥兵自重，甘茂第一个不饶你！”百夫长本来正要去通报，见甘茂声色俱厉，又连忙拦挡，怕他与甲士动起刀剑，正在乱哄哄不可开交时，突闻马蹄声疾，一人高声喝道：“立即噤声！违令者斩！”呵斥声落，一领黑斗篷展开，马上骑士黑鹰般从马上飞下，正是魏冄。

“魏冄，嘿嘿，你好威风！”甘茂脸色铁青地冷笑着，“给你个狗胆，杀了甘茂！”

“丞相？如何深夜闯到这里？”魏冄大步拱手，显然惊讶异常，“说好的，有事我自来禀报。”声音冰冷凌厉。

甘茂声色俱厉：“你且先说：秦王金令箭，为何进不得你这三尺禁地？”

魏冄冷冷道：“敢问丞相，左庶长府有无金令箭？惠文太后宫有无金令箭？”

“我说了，我是丞相兼领上将军甘茂！”

“丞相久居枢要，善处密事，岂不闻‘大密有约’四字？白龙鱼服，单人匹马，突兀而来，还要长驱直入，若你我颠倒，不知丞相何以处之？”魏冄话锋凌厉非常，毫不相让。

甘茂悻悻片刻，低声道：“你过来。事体究竟如何？片言只字皆无，我如何放心？”

魏冄慨然拱手道：“我快马出来，正是要进咸阳向丞相禀报，谁想丞相如此躁动？”

“好了，是我鲁莽。你且说情势如何？”甘茂不想纠缠，急迫问话。

魏冄拉着甘茂走到一棵大松树背后低声道：“王子嬴稷已经回到章台，单等芈戎兵马一到，便可动手。”

“芈戎何时可到？”

“若无意外，当在今夜天亮之前。”

“好！那明晚便可动手？”

“正是。”

“白起如何？”甘茂恍然，又是骤然紧张。在他心目中，白起更有实力，更是托底柱石。

见甘茂如此紧张地询问白起，魏冄自然心下明白，一拱手笑道：“丞相毋得担心，白起自是做最要紧的事去了。还要我明说么？”

“你是说，白起到河西抵抗赵军去了？”

“战阵之间，无人取代白起。只要赵军攻势瓦解，谁也休想蹦跶出风浪！”

甘茂松了一口气：“你准备如何动手？”

山风呼啸，魏冄机警地四面看了一番，然后凑在甘茂耳朵边一阵急促低语，末了分开道：“丞相以为如何？”甘茂思忖点头道：“釜底抽薪，很好。但还是不能大意，一定要教白山将军托底，他在军中资望极深。”

“丞相叮嘱，魏冄铭记在心。”

又约定了几件具体事宜，甘茂策马回城了。进得咸阳南门，立即拐进了白山府邸，直到四更天方才出来。

此刻，左庶长府一片紧张忙碌。

暮色时分，嬴壮接到嬴显快马密报：白起率领五万铁骑开赴河西；芈戎率领两千铁骑，从洛水护送嬴稷南下。这两则消息令嬴壮一惊一喜，一时拿捏不定了。白起北上，莫非是甘茂他们已经觉察到了赵国异动，针锋相对地准备与赵国开战了？嬴离原本与赵国议定，是要对河西发动奇袭战的，如何未开战便走漏了消息？奇袭变成了公开攻防，赵国胜算肯定不大，说不定还会就此罢手。若赵国罢手，嬴壮便只有两途：要么偃旗息鼓，要么孤注一掷。否则，这曳到半坡的战车如何撒手？芈戎护送嬴稷南来的消息，又使嬴壮怦然心动，朦朦胧胧地觉得上天将一个大好机会送到了面前。忐忑片刻，嬴壮还是来到了后园芙蕖池。

“嬴显不会出错。”一阵沉默，嬴离终于有了第一个评判，“你许他封侯之位，我与他情同手足，他断不会临阵倒戈。”

“既然如此，不能寄厚望于赵国，只有自己动手！”嬴壮激奋不已，一拳砸在石案上。

嬴离思忖片刻悠然一笑道：“壮弟，我须问你一句：交权谢罪，贬黜隐居，此等日子你可过得？”

“哥哥甚话？”嬴壮惊讶地看着那张白纱遮盖的朦胧红颜，“你我兄弟，原本是为振兴嬴氏武运而作此番谋划，太后支持，兄弟同心，便是到地下也可对列祖列宗，何有交权谢罪之说？你若心生退意，我自做了！”

“此事若败，连坐三族，嬴虔一脉将从此消失。”

“王位有天价。不能遂我壮心，何如一刀断头！”

“好！”嬴离的少年嗓音有些嘶哑，“败局想得明白，事情便好做。”

“大哥只说，如何动手？”嬴壮显然着急了。

嬴离冷冷一笑：“教嬴显带三千精锐去洛水，袭杀嬴稷！”

“我派府中五百老军跟随。”

“不用。我随他去。”

“大哥！”嬴壮骤然哽咽了。

嬴离平静得出奇：“记住，封地老军是最后的利器。旬日之内我无消息，便是最后时刻。”

嬴壮深深一躬：“哥哥保重。”转身大步去了。

中夜时分，一辆篷布辎车在川流不息的商旅车马中出了咸阳南门，过了渭水白石桥，飞进了灞水河谷的密林之中。天将四更时分，三千铁骑从灞水秘密营地开出，凭着左庶长府的特急金令箭，向东北开过渭水，再经下邽北上，两日后进入了洛水河谷的鄜山(注)峡谷，悄无声息地埋伏了下来。

芈戎的两千军马大张“迎公子稷回秦”的大旗，一路上辚辚隆隆，完全按照使节常规：卯时上路，午时歇息进食，日暮扎营夜宿，日行六十里，不紧不慢。芈戎与白起商定的方略本来是兼程南下，之所以兵分两路，为的只是掩护嬴稷一路安全返国。即或兼程疾进，因了路途绕远，也必然在嬴稷一路之后，所以没有必要徐徐行进。不料上路

三日之后，芈戎却接到魏冄的快马严令——按使节路速行进，不许疾进。芈戎逍遥了起来，走得舒服之极，心里却是忐忑不安。

这一日兵进鄜山，正是午后时分，芈戎不由自主地紧张起来。他虽然是蓝田将军，却毕竟不是战场大将，实际打仗的时候极少，每遇险地总是要念叨几句兵书，想想要是当真遇敌该如何处置。这鄜山峡谷地形险要，两山夹峙，中间一条洛水穿过，仅有河东山下一条车道。兵家说法，这叫“间不方轨”——车马想打转都转圜不开。兵书所说的六险之地——绝涧（两岸峭壁，水流其间）、天井（四周高峻而中间低洼）、天牢（山险环绕，易进难出）、天罗（荆棘丛生，难于通过）、天陷（丛林山塬，道路不明）、天隙（两山夹峙，通道狭窄）， 这鄜山峡谷就占了绝涧、天隙两险。

芈戎遥望山口，不禁喃喃念叨：“六险之地，伏奸之所也，必亟去之，勿近也。”念叨之间却又无可奈何。要南下，唯此一条路，此时要退回绕道少说也得半年时光，更不说招人耻笑了。

心念闪动，芈戎拔剑高声下令：“单骑雁队，急速过山！”

秦军铁骑训练有素且久经战阵，闻得一声军令，前军千夫长骤然勒马，长剑指向山口高声喝道：“卷起旌旗！飞骑连环！走马进山！”话音落点，十名斥候骑士当先飞出探路，其余大队骑士毫无停留地沓沓走马，首尾相连地进了山口。一个千人队之后，芈戎带着一个最精锐的百人队前后夹护着那辆青铜轺车，也进入了山口。直至后面一个千人队全部进入山口，前哨斥候与后卫游骑也没有发现任何异常，芈戎不禁松了一口气。

正在此时，突然一阵雷鸣般的大鼓隆隆滚过峡谷，两岸密林中响起山呼海啸般杀声，一片片红色甲胄在幽暗的峡谷如同闪亮的蟒蛇从两岸高山扑下，杀入正在行进的铁骑之中。中央两股最为凶猛，直扑青铜轺车而来。

芈戎勃然大怒，举剑大吼：“赵军偷袭，拼死血战！杀——”

两军杀到一处，持久难解难分。芈戎正在惊讶赵军战力之强，一个百夫长飞马冲来急匆匆大叫：“将军，不是赵军，是秦军自家人！有鬼！”芈戎猛然醒悟，跳上轺车下令：“来，跟我喊！新军将士——反叛连坐——罢兵有功——”先是百人高喊，接着两千人齐声高呼，“反叛连坐，罢兵有功”的吼声响彻山谷。

正在此时，一个骑士急匆匆挤到芈戎车前，猛然亮出一面黑玉牌便飞身上车，在芈戎耳边一阵急促喊叫。芈戎大怒：“铁鹰百人队，跟我来！”飞身跳上战马，带着最精锐的铁鹰锐士队呼啸着冲向半山腰。

山腰密林的一座青色岩石上，身披红色斗篷的嬴离正在遥望山坡河谷里的激烈厮杀。他对自己的筹划很是满意：伪装赵军，截杀嬴稷，釜底抽薪。纵然万一不能如愿，暴露的也只是嬴显，只要甘茂等手忙脚乱地查究案情，嬴壮的咸阳奇袭便能一举成功。在出发时，他已经代嬴壮对嬴显明确许诺：截杀成功，嬴显便是秦国左庶长，封侯百里，位极人臣。嬴显哈哈大笑道：“助君之力，全在与兄情谊，与官爵何干！”虽然如此，嬴离对嬴显还是心有疑虑。毕竟，嬴显在秦国的十多年军旅他是太少知情了，信与不信，便看今日了。及至伏兵杀出，搏杀惨烈，他的心才定了下来。

谁知刚刚过得片刻，他便听见了谷中不断的呐喊，立时变得惊疑不定。他飞身跳下岩石，要冲到山腰大旗下责问嬴显，谁知刚刚冲出丈许之遥，一片黑色铁骑从山坡树林中神奇地渗透出来，人无呐喊，马无嘶鸣，杀气腾腾森森可怖！嬴离心中一凉，一声尖厉的长啸，从林间飞身向青色岩石纵跃。他已经事先看过，那座岩石后是一道悬崖绝壁，若有突变，他便纵身崖下，绝不能生身落入敌手。依嬴离的轻身功夫，若无树木阻挡，一个纵跃便可上崖。偏偏地与马队撞个正着，芈戎眼见一道白影掠起，一声大吼：“活擒此妖，加爵一等！”

这个百人队是白起专门留给芈戎的铁鹰锐士，人人神勇超凡，早已经先于芈戎看见了林间飞掠的白色身影。不待将令，已经有十几人从马上飞身跃起，虽是上坡且一身重甲，却依然在电光石火间抢在了嬴离之前，黑铁塔般钉在了岩石半腰，长剑迎面伸出，齐齐一声大吼：“何方妖人？掷剑受缚！”

这一个回合，嬴离虽则跃上一棵大树，却已经清楚地知道了自己的处境，骤然一声响亮凄绝的呼喊：“芈显！负心贼子也——”飞身而起，空中一片鲜血喷出，一道白色身影挂在了一根横空伸出的巨大枯枝上，面纱被山风揭开，雪白的长发垂在空中，血红的面容迎着夕阳，十分怪诞可怖。

“禀报将军：妖人，咬舌自尽。”百夫长情不自禁地打了个寒战。“收起尸体，运回咸阳。”芈戎打量着这个怪诞的天残异人，皱着眉头思量，他方才喊的芈显是谁？是嬴显么？嬴显为何成了芈显？暮色四合，黑红两支人马分道扬镳：芈戎的黑色车骑依旧从洛水南下，那支红色赵军却径向西南，经频阳(注)进入关中了。芈戎原想与“赵军”将领秘密会面，问问他究竟何许人也？却被一支泥封竹管挡了回来。那是“赵军”一个斥候飞马拦住他交给他的，打开一看，白绢上是魏冄的一行大字——嬴离尸体交来人，速回咸阳，毋管其余！芈戎二话不说，交出了那具令人毛骨悚然的尸体，也不去过问“赵军”行止，整顿军马上路了。

嬴显率领“赵军”秘密回到灞水，命令军马安营，带着两名恢复了秦军装束的铁鹰锐士快马西来，一个时辰后进了咸阳城，直接来到左庶长府。府门车马场挤满了各色轺车与骏马，从车身泥土马腿脏污看，许多是远来的王族贵胄。邦国动荡，人心生疑，陇西、北地、雍城、栎阳等王族聚居之地的王族支脉与老世族们，纷纷派来嫡亲子弟打探咸阳朝局的动向，身板硬朗的则亲自出马。到了咸阳，这些王族元老与老世族功臣，首先想到的自然是素有声望的左庶长嬴壮，因为

他是威名赫赫的嬴虔的嫡系亲子，正宗王族重臣。而丞相甘茂却是楚人，与老臣子们不贴心。甘茂的丞相府倍显冷落。王宫又不许朝臣入宫，自然也是门可罗雀。如此一来，左庶长府成为咸阳王城唯一的朝臣行走处，大大地热闹风光起来。

嬴显见状，绕道后门，对当值门吏一阵嘀咕，门吏匆匆进去禀报了。不消片刻，门吏匆匆而来，将嬴显三人领到了后园一座石亭下。

“快说！事体如何？”嬴壮紧张焦躁得声音都有些嘶哑了。

“禀报王叔：截杀成功，这是人头。”嬴显一挥手，一个锐士捧过一个木匣打开，一颗血淋淋的长发人头赫然在目。

嬴壮喘着粗气一阵打量：“黝黑干瘦！这是嬴稷？”他只见过孩童时的嬴稷，对于已经长到十六岁的嬴稷想象不出，脱口一问。

“禀报王叔：燕国多有兵祸饥荒，嬴稷饱受折磨，燕人呼为‘人干稷’。这是他的随身玉佩。”嬴显从怀中摸出一个黑莹莹的玉牌递了过去。

玉佩是时人喜爱的饰物，也是一种身份的标志。平民士子寻常只是一两块挂在腰间。贵族则将美玉琢成各种形状，成串地佩在胸前或腰间，若有盛大礼仪场合，佩玉的材质良莠与数量多少、做工精细程度，便成为一个人身份的信物。秦风历来粗简，自然不像中原各国如此看重此等虚物，佩玉简单多了。即或贵族公子，也大多只有一两片佩玉，但必有一块是特定的身份标记。秦国王室成员，每人都有一块特定的生身玉佩，正面是苍鹰图像，背面有父母题刻的名讳生辰。此等玉佩非但在王室典籍库有记档，而且有尚坊玉工的特殊标记，是无法伪造的。嬴壮本是王族子弟，自然知道其中奥秘，上手一个反正，见这只玉佩正面是一条虬龙，背面三行刻字“父驷母芈　嬴稷　戊辰春

月”，背面边缘是秦国尚坊玉工的字号“有枳氏琢”，便知确实是嬴稷玉佩无疑，不禁大喜过望道：“好！显侄首功！大秦栋梁！”

“嬴显不敢贪功，自甘领罪，请王叔处罚。”嬴显深深一躬，一阵哽咽。

“这是何意？”嬴壮大是惊讶。

“显护卫不力，离王叔他……阵亡了……”

嬴壮眼前一黑，一个踉跄靠在了亭柱上：“你，说甚来？再，再说一遍？”

“离王叔，阵亡了。”嬴显抢地叩头，号啕大哭。

嬴壮的脸色苍白，嘴唇颤抖：“尸体，尸体何在？”

一个铁甲锐士卸下身上一个长大的白布包袱，默默地放置到亭中石案上退开。嬴壮艰难地挪动到石案前，簌簌打开三层白布，一具蜷缩成一团的白发红颜的纤细躯体森然现在眼前，牙关紧咬，双眼圆睁，狰狞不忍卒睹。

“大哥——”嬴壮一声嘶吼，扑到了嬴离的尸体上昏厥了过去。

嬴显翻身跳起，连忙抱住嬴壮，掐住了他的人中穴。片刻之后，嬴壮睁开眼睛，猛然推开嬴显，又抱住嬴离尸体放声痛哭。嬴显肃立一旁，低声道：“王叔毋得悲伤，惊动外人，大是不便。非常时刻，大事要紧。”

终于，嬴壮止住了哭声：“说，他是如何死的？”声音冰冷得可怕。

“离王叔原在山坡密林掌旗号令。芈戎带一队锐士偷袭，包围了离王叔。身边三十名甲士全部战死，离王叔不能脱身，咬舌自尽了……我与将士们在河谷拼杀，得报后冲上山坡已经迟了，虽然杀死了芈戎一个百人队，却教芈戎趁乱逃脱了。”

嬴壮咬牙切齿道：“芈戎，我要教你死无葬身之地！”转身对着嬴离尸体，轻轻伸手抹下了他的眼帘，“大哥，嬴稷已经死了，你就闭了眼。今夜我便夺宫，三日后以秦王之礼安葬哥哥，使天下皆知，嬴离乃第一人杰也……”说罢泪如泉涌，抱起嬴离尸体走进了树林后的芙蕖池。嬴显怔怔地看着嬴壮的身影去了，不禁沉重地摇头叹息。

暮色降临，一辆黑篷辎车随着车流进了咸阳南门，辎车后是夹杂在人群中的三三两两的布衣壮汉。黑篷辎车直入王宫南街的甘茂丞相府，壮汉们则趁着暮色陆陆续续地从各个侧门进了咸阳宫。与此同时，咸阳令白山的官署关闭了大门，开在僻静小街的后门却是快马频繁出入，一片紧张气氛。入夜，南门守军骤然增多，南门内六国商人聚居的尚商坊也骤然出现了许多游动夜市的布衣壮汉。

将近子夜，灯火阑珊的尚商坊依旧车马如流酒香飘溢，六国商人们的夜生活依旧热气腾腾。坐落在尚商坊边缘的左庶长府静谧异常，连大门也关闭了。随着南门箭楼上打响三更的刁斗声，那些游动夜市的布衣壮汉们脚步匆匆地向王宫方向聚拢而来。突然之间，宫门一阵杀声，布衣壮汉们陡然变成了剑气森森的武士，潮水般冲进宫中。

嬴离原本的谋划，是以左庶长拥有的金令箭为凭，使藏匿在府中的封地老军以工匠身份分批进入王宫；在深夜秘密突袭寝宫与密殿地宫，搜出秦武王尸体；而后立即公诸朝野，以“谋逆弑君”问罪于甘茂一党；再后便以肃逆靖国之功即位称王。只要秦武王尸体一出，甘茂一班实权大臣便难逃“谋杀国君”的大罪。纵是嬴壮军力稍差，愤怒的老秦人也会举国讨贼，仅是咸阳老秦人也会撕碎了这班没有根基的新宠。这里的根本因由是：在国人眼里，秦王虽然负伤，却还健在王

位，骤然出现死去已久的秦王尸体，不是谋逆弑君却是甚来？那时，秘不发丧一事甘茂一党无法辩驳清楚，嬴壮也根本不会给他辩驳的机会。如此做来，即或万一失败，嬴壮嬴离兄弟也是国人眼中的护国猛士。

可是，哥哥嬴离的惨死，使嬴壮怒火中烧，立即接受了嬴显的进言："末将愿亲率两千锐士进入咸阳，同时猛攻甘茂芈戎府邸，为离王叔雪此大仇。"于是，原本的秘密突袭变成了公然攻杀，由王宫入手变成了三处同时发动猛攻。

嬴壮熟悉宫廷，亲自率领老军进攻王宫。嬴显的两千布衣壮汉兵分两路，同时猛攻丞相府与蓝田将军府。这两座府邸都在王宫广场外的正阳坊，与王宫相距仅有两箭之地，相互杀声可闻，王城内外立即大乱了。

王宫广场外与寻常时日一样，只有一个百人队巡守。王室护军虽然精锐，毕竟极少打仗，且有宣示威仪之使命，手中军器以显赫的矛戈斧钺为主。这几种兵器完全是春秋形制，头体分离，外形长大，打造得极为精良，纵是夜间也熠熠生光，使用起来却远不如长剑短刀顺手，在战场上早已经被淘汰，与战国中期的连体铸造的实战兵器剑、矛、大刀等根本无法相比。嬴壮的六百老军个个都是百战死士，人人一口十多斤的精铁重剑，或一口厚背宽刃短刀，猛勇杀来，禁军百人队片刻崩溃，尸横当场，鲜血汩汩流淌在广场的白玉大砖上。

广场百人队一崩溃，侍女内侍尖叫着惊慌四窜，却没有护军源源开来。见此情景，嬴壮立时料定甘茂一党毫无防备，立即大手一挥下令："三路分进，务必搜出我王尸身！"六百老军闻声飞动，在熟悉王宫的向导带领下立即分成三路杀进寝宫、密殿与地宫。

嬴离曾经提醒："王尸所在，必是寝宫冷室。"因为尸身在夏日必得大冰镇之，方可防止腐臭气息弥漫宫中。但为万无一失，嬴离事前

还是谋定了三处藏尸处所。嬴壮对宫廷无处不熟，非常赞同嬴离的判断，此时亲自率领二百老军进入了寝宫。

从广场冲到寝宫，沿途要经过三座大殿与曲曲折折的回廊殿阁。一路上侍女内侍四散飞窜，嬴壮的二百老军全然不理，只轰隆隆向寝宫冲来。及至冲到寝宫的石墙大门，却有一个百人队严阵以待。嬴壮也不多说，只一声大吼："杀——"当先冲杀了过去。嬴壮本是猛壮绝伦，手中又有一口世无其匹的家传利器——蚩尤天月剑，剑气森森，当者披靡。一个猛冲，据守高大石门的百人队死伤遍地，老军们呼啸喊杀着一拥而入。

王城大寝宫是一片占地百余亩的殿阁园林，其中又分为若干小庭院。国君寝宫与王后寝宫相邻，坐落在整个大寝宫的中央地带，左池右林，前竹后山，异常的幽深静谧。除了朝会，国君时常也在寝宫的书房里处置公文。嬴壮在惠文后的寝宫里住了二十一年，对这里的一草一木都熟悉不过，杀完百人队便带着老军一鼓作气冲进了东面的国君寝宫。

冲过庭院，冲过竹林茅亭，是一座围成方形的高大房屋。这房屋外表朴实厚重，实际上却是大石砌墙三重屋顶，非但坚固得无与伦比，更是冬暖夏凉惬意非常。每边六开间，二十四间房屋围成一个天井式庭院。当嬴壮老军冲进天井时，整个寝宫在大片火把下人影皆无，一片寂然。嬴壮心头倏忽一凉，一种不祥的预感使他猛然一怔。

正在此时，屋顶猛然一阵哈哈大笑："左庶长，来得正好！"

嬴壮抬头，朦胧夜色中赫然一座黑铁塔矗立在屋顶正北，声音生疏不辨，不禁沉声喝道："你是何人？竟敢入宫谋逆！"

屋顶黑铁塔又是一阵大笑："在下栎阳令魏冄是也。谁个谋逆？刀剑说话！"说罢手中一面令旗"啪"地劈下，一阵尖厉的牛角号骤然划破

了夜空。随着尖厉的牛角号，寝宫四面沉雷滚滚，四面屋顶骤然竖起了四道黑色人墙。

“左庶长，四面伏兵包围了寝宫！”一个府吏举着火把冲进来惊慌高喊。

嬴壮尚未开口，屋顶魏冄高声道：“老军们听了：嬴壮狼子野心，格杀勿论！尔等老秦功臣，走出寝宫，一概不究。但从谋逆，连坐同罪！”嬴壮冷冷一笑，对老军们环绕拱手，慷慨激昂道：“原想大功告成，与诸位共享秦国。不想中贼恶计，诸位都有妻室家园，快出宫各自去了！”火把下，两百老军却“刷”地举起刀剑齐声大吼：“赳赳老秦，共赴国难！誓死追随公子！”嬴壮双眼顿时湿润了，向老军们深深一躬，转身对着屋顶一声嘶吼：“魏冄楚贼，嬴壮纵死，也要将贼罪恶大白于天下！”蚩尤天月剑一挥，“冲进寝宫，搜出王尸！”两百老军呐喊一声，鼓勇向四面大屋中冲去。

此时，一阵更加猛烈的呐喊骤然响起，在小小的天井庭院汇合着老军呐喊，炸雷当头般令人震颤。随着这声炸雷，四面大屋中轰轰拥出四排顶盔贯甲的黑色铁塔，甲叶铿锵，重剑生光，青铜面具一片森然。一看阵势，便知这是秦军的铁鹰锐士到了。嬴壮一怔，还没来得及发令，老军们已齐齐呐喊一声：“杀——”冲上去杀在了一起。

这些老军原是身经百战，人怀必死之心，越是遇到强敌斗志越是勇猛，此刻见铁鹰锐士出动，更是激起了好胜杀心，那股腾腾杀气分明是以杀死一个铁鹰锐士为无上荣誉。虽则如此，老军们毕竟都是四五十岁的人了，且大多都有累累伤病在身，冲到铁鹰锐士队前，像碰到了铜墙铁壁一般。秦军的铁鹰锐士都是千万选一的猛士，一身精铁甲胄就有百斤左右，每口量力特殊打造的重剑至少都在二十斤上下，再戴上青铜面具，穿上外镶铁叶的牛皮战靴，往当地一矗，活生生一座丈二铁塔，比布衣老军们足足高出两头有余。虽然每排只有五个铁鹰锐士，间距展开，却将每面走廊堵得严严实实。老军们呐喊杀来，

几乎是十对一的围杀。黑铁塔们却肃立无声，但有刀剑到来，重剑伸出只一绞，总有四五口刀剑带着尖锐的哨音飞上屋顶。片刻之间，老军们手中的刀剑十之七八脱手去了。

老军们气血上涌，四面嘶吼，一齐徒手扑来。按照战阵传统，这种不要命的同归于尽的死打死缠，是最令强者一方头疼的。这也是兵法反复提醒将士们“穷寇勿追”、“置之死地而后生”的诸般道理所在。

然则，此刻景象却令人惊骇，连站在廊下的嬴壮也被震慑得目瞪口呆。

若铁鹰锐士们抡开重剑，这些徒手老军的血肉之躯，如何经得住能在战阵百人围困中独自激战而矗立到最后的铁塔猛士们的片刻屠杀？也许，老军们此刻求之不得的正是这种惨烈的死法。可怪异的是，铁鹰锐士们一齐抛开了手中重剑，徒手抓起一个个老军向房顶抛去，只见一个个身影嗖嗖直上夜空，恰似一个个老军轻身飞去一般。尚未被扔出的老军们有的爬，有的站，有的跳，或抱住黑铁塔的腿腰猛力拉扯，或在黑铁塔的背部头部猛烈捶打。可黑铁塔依然是黑铁塔，座座纹丝不动，没有一座移动位置，没有一座停止手臂的挥舞飞掷。不消片刻，随着屋顶连珠大鼓般的高声报数，天井中的两百老军踪迹皆无。

嬴壮毛发倒竖血脉偾张，炸雷般怒吼一声倏地飞身上了屋顶：“魏冄楚贼！敢与嬴壮单兵决斗么？”令嬴壮惊异的是，屋顶上竟只有寥寥几个身影。朦胧月色下，魏冄哈哈大笑道：“嬴壮，仗恃你那蚩尤天月剑欺侮老夫么？”

“宵小楚贼！”嬴壮大喝一声，右手只一甩，弯弓似的蚩尤天月剑闪出一道青色光芒，“嘭”地钉在了屋脊石鹰上。嬴壮冷笑道：“收拾你这楚贼，用得着玷污天月剑？”

“好！嬴壮算得一条硬汉。”魏冄高声赞叹间，手腕一抖，铁剑也“噗”地插进了大瓦之中，“今日魏冄也武他一回！”踩着硕大厚实的瓦片大步走了过来。

正在此时，却闻寝宫一声高喊：“大哥且慢！芈戎来也——”天井中嗖地蹿上了一条黑影，恰恰落在了嬴壮面前，悠然一笑，“左庶长，不想杀芈戎么？”

嬴壮听得芈戎二字，齿缝间喷出咝咝冷气：“芈戎，是你杀死了我嬴离哥哥？”

“乱国贼子，人人得而诛之。杀死奸妖，芈戎大功！”

“楚贼！你敢咒骂他。”嬴壮一声大喝，从战靴中嗖地拔出一口青光闪烁的匕首，仰天大叫一声，“离大哥，看我手刃楚贼，为你复仇！”一个前扑，匕首直刺芈戎胸前。

芈戎是一口半月吴钩，当胸一个斜划同时向后一跃，人已闪开在两步之外。芈戎职司军政，虽不擅战阵，个人剑术决斗却是一流的吴钩高手。吴钩本是江南三强楚吴越的特殊剑器，恰恰合了江南人的灵动之相，与关西秦人的剑器路数大是不同。前者轻灵飞动，后者大开大阖。嬴壮本是老秦大将世家，加之力大猛勇，手中虽是一把尺余匕首，也是威猛绝伦地硬实拼杀。芈戎身材瘦长，纵跃腾挪极是灵便，半月吴钩划劈刺挑点，电光石火般挡住了嬴壮的杀手攻势。

魏冄已经退到了对面屋顶，看看芈戎未必能战胜嬴壮，将手中令旗一劈，顿时从寝宫庭院飞上了五名铁鹰锐士，踩得屋顶一阵咯吱乱响。魏冄此时是朝政谋划：决斗能杀则杀，决斗不能杀则阵杀，绝不能以迂腐的决斗规矩走了这个大奸元凶。此时，芈戎与嬴壮斗得难分高下。芈戎轻灵，却无法近身致命击刺。嬴壮猛勇力大，却总在致命一击时失之毫厘。

魏冄猛然大喊一声："太后请回宫！与你无干。"

嬴壮正被不断纵跃的芈戎引到屋檐，闻声不禁回头，芈戎恰好一脚踹到胸前，嬴壮一个踉跄轰然后倒，直挺挺跌落在天井石案上，只听一声沉闷的号叫，没有了声息。

魏冄高声下令："收拾尸体，撤出寝宫！"

片刻之后，魏冄接到三路捷报：寝宫另外两支老军被两百名埋伏的铁鹰锐士如法炮制，全数活擒；进攻甘茂丞相府与芈戎府邸的嬴显部卒佯攻一时，便与白山的一千铁骑会合，包围了嬴壮府邸，将府中人口全部拘押；甘茂亲自率领一千甲士进入王宫守护，各个要害重地均被看守戒严。

甘茂与魏冄在王宫广场会合，第一句话便是："嬴壮如何？不能留口！"

魏冄哈哈大笑道："英雄所见略同，来，请丞相验明正身！"

两个士卒抬过一具尸体，甘茂举着火把一端详，长吁一声软倒在地上。

五　慨其叹矣　遇人之艰难

苍莽的河西高原上，一支马队飞驰向北，又一次越过了九原，沿着阴山草原向东面的燕国兼程疾进。马队前列一面黑旗大书"秦王特使白"五个大字，旗下一辆虚空的青铜轺车，车旁一员黑色斗篷的年轻大将，正是白起。

一月之前，白起率领五万大军兼程北上离石要塞，准备抵抗赵国的突然袭击。白起对各国战事与领兵将领历来留心，听说赵国是廉颇统兵，直感赵国可能未必全力攻秦，而是要试探一番，绝不会贸然行

事。白起这种直感的根由在于两个事实：其一是赵国的赵雍刚刚即位三年，正在筹划一场雄心勃勃的变法，此时轻易不会冒险寻衅；其二是两个月前三晋联军在宜阳新败，赵国对秦军战力依旧心怀忌惮。以此推测，很可能是赵国因无法断定秦国内政局势，而对嬴壮虚应故事，派出廉颇为将，更有着另一种意味。

廉颇者，赵国马邑[注]人也。少年从戎，胆气豪壮，每战必鼓勇冲锋，凭着血战之功从卒长一步步地做到了将军。赵肃侯二十年时，廉颇已经是最年轻的赵军大将，成为赵国专门对付匈奴、东胡、林胡的北军的颇具威名的大将。此人多在阴山草原与匈奴骑兵周旋，打仗勇猛顽强。一次带领两千骑兵护送赵国马群南下，不想却被草原深处倏忽杀来抢掠马群的万余骑兵包围。部将皆有惧色，纷纷建言弃马南逃。年轻的廉颇厉声高呼："军马为国本！弃马逃命，何异叛国？谁敢言走，立斩军前！"将士闻声肃然，同声齐吼："愿随将军死战报国！"廉颇立即下令将马群赶到最近的山头后面，而后派出飞骑南下搬取救兵，接着以这座月牙形的山包作为依托，将两千精骑分做四队：一队正面在山口迎敌，两队从左右两翼出击，一队在山坡高处相机策应薄弱处。当匈奴骑兵乌云沉雷般隆隆卷来的时候，廉颇振臂高呼："猛士报国——杀——"散发袒臂身先士卒，亲自率领五百骑士从正面杀出。

匈奴战法简单，刚刚冲进山坳，见三面红色骑兵如漫天红云般掩杀而来，当即惊慌后撤。廉颇立即回军。片刻之后，匈奴大将见赵军沉寂，又派出两千骑兵试探进攻，又被廉颇的三面包抄加压顶一击斩杀大半。匈奴大将虽然惊骇，却也看清了赵军虚实，休整片刻，立即派出五千骑做第二波猛攻。廉颇如法炮制，又斩杀匈奴骑士千余人。此时天色已晚，双方遥遥对峙扎营。廉颇亲自站在山头，一直瞭望到夜半，听得随风飘来的匈奴大营的狂呼痛饮声，廉颇断然下令三百骑士圈赶马群悄悄远撤，其余骑士夜袭匈奴。廉颇一马当先，千余骑士

分做三面杀出，猛烈攻入敌营。匈奴不明真相，大是惊慌，丢下两千多具尸体逃遁而去。

经此一战，年轻廉颇的勇气闻名天下，被呼为“冠军勇将”。

如此一个年轻勇将，做了前军大将后却惊人地持重谨慎，从不贸然作战。赵肃侯死后，赵雍即位，擢升廉颇为前将军。这前将军不是前军主将，而是整个赵国的前敌大将。赵国当时还没有大将军，经常是国君亲自统兵。廉颇这个前将军实则便是号令战阵的主将，成了事实上的掌军大将。令天下刮目相看的是，廉颇初掌高位，用兵持重，每战必先坚守，待敌松懈而后猛攻，很少出过差错。如此一来，廉颇又有了一个称号——善守廉颇。如此一个行伍出身的年轻名将，他能贸然偷袭秦国?

白起想得透彻，也做得扎实。大军一路北上，大张旗鼓，尽显军威，同时派出大批斥候化装成平民到赵国晋阳散布秦国大军北上的消息。在离石要塞扎营后，秦军更在大河两岸大张旌旗，号称“铁骑十万抗赵军”，日每大肆操演，喊杀震天，明知有赵国斥候探营也毫不介意。同时，白起将三万铁骑在一个没有月亮的夜晚，秘密开到离石要塞东北的大峡谷中埋伏起来。这里是赵军从晋阳攻秦的必经之路，若赵军当真袭击，白起便要在这里痛下杀手。

终于，旬日之后，探马来报：赵国军马从晋阳回撤，进驻赵国腹地——邯郸东北的漳水河谷。一场秦国很不愿意开打的大战，便这样消弭于无形了。

就在白起准备回军蓝田时，咸阳的快马特使来到，带来了全副出使仪仗与国书，也带来了甘茂魏冄合署的密件，要白起做“迎后特使”，到燕国迎接芈王妃回咸阳。那封短短的密件，白起几乎能一字不差地背下来：“咸阳大事底定，谋逆全数伏法，新君已入王城，正在发丧国葬。将军熟悉燕国，可以特使之身北上，迎接芈太后作速回

秦。”白起自然立即掂量到了“太后”两字的分量。新君母子患难与共，新君又正在少年之期，尚未加冠，国中权臣林立，用春秋老话说，这正是“主少国疑”的微妙时期。当此之时，一个素有根基且久经沧桑的太后可是非同一般。也就是说，正因为事关重大，与迎接新君一般要紧，咸阳诸方才让白起这个目下不可或缺的大将做了特使。

半个月后，白起的特使马队终于到了燕山脚下，蓟城箭楼遥遥在望了。

按邦交礼仪，特使只能带十名护卫进入国都，一千铁骑不能入城。白起下令铁骑在城外三十里扎营，自己带领两个文吏与十名铁鹰锐士并全副仪仗，换乘青铜轺车，辚辚进了蓟城。

进得蓟城，白起径直来到亚卿府拜见乐毅。燕国在子之之乱后，戒惧大权旁落，燕昭王索性不再设置丞相，而以上卿、亚卿分署政务。而此时上卿只是虚位，只有乐毅这个亚卿是实权军政大臣，中大夫剧辛辅助。所以这亚卿府实际上是燕国政务中枢，凡有特使，必先在亚卿府勘验国书印鉴并沟通出使使命，而后由亚卿府根据特使职爵高低与使命重要程度，安置驿馆的待客等级，再禀报国君确定是否会见特使。这一切，在中原战国，都是由丞相府的一个专门官署完成的，秦国、赵国叫行人署，魏国叫典客署，齐国叫诸侯主客，楚国则叫谒者。燕国初复，亚卿府属吏很少，与各国来往也很少，没有专司外事的官署，一切都得晋见乐毅才能完成。

亚卿府是一座简朴的三进庭院，门前车马场也只有两三排拴马桩，而没有专门停车的空场。白起高车骏马而来，在连牛车都很少的蓟城如鹤立鸡群一般。白起素来厌恶浮华，更不擅排场，一箭之外早早下马，徒步走到了亚卿府门，对着门吏肃然拱手道：“秦国新君特使白起，请见亚卿。”

门吏已经早早看见了这一队煊赫车马与特使大旗，心想强秦特使必倨傲无礼，整整衣衫对门廊四名甲士高声咳嗽示意，要精神抖擞地给秦国特使一个软钉子碰。正在此时，却见白起徒步走来，门吏正在暗自惊讶，不防这位高冠斗篷的特使竟拱手礼让，门吏顿时觉得大是风光，连忙深深一躬道："特使稍待，小吏即刻禀报亚卿。"一溜碎步消失在影壁后面。

片刻之间，门内一阵笑声，乐毅亲自迎了出来，在廊下遥遥拱手道："白起将军，别来无恙乎？"身后却是一个大袖飘飘的红衣中年人。

"末将白起，参见亚卿。"白起没想到乐毅亲自出迎，肃然躬身一个大礼。

乐毅已经大笑着走了过来，拉住白起的手道："将军做特使，当真难为也。"说着一指身后的红衣人笑道，"这位是稷下名士、中大夫剧辛，认认了。"

红衣人一直在专注地端详白起，目光炯炯发亮，浑然无觉。白起久在军旅不擅应酬，被他看得有些发窘，连忙拱手一礼道："末将白起，见过中大夫。"

剧辛恍然醒悟，哈哈大笑道："将军异相也，剧辛失礼，幸勿见怪。"

乐毅笑道："剧辛曾师从相学名家唐举，对将军定有评点。走，府中说话。"

随着乐毅过了影壁，白起略一打量，见这个燕国权臣的三进府邸竟是一眼望穿：中间一片竹林庭院，正北一座六开间的国事堂，东边一排青砖瓦房是属吏官署，西边一排是护卫仆役的住房；国事堂后空

空荡荡，显然是一片后园了。院中除了那片翠绿的竹林，一切都是灰蒙蒙的。乐毅见白起似有惊讶之色，悠然笑道：“乐毅也爱广厦高车，惜乎蓟城毁于战火，将相皆是牛车蓬荜，将军见笑了。”白起肃然拱手道：“时穷志节显，亚卿居高位而节用，白起景仰之至，岂敢心存轻薄？”白起不擅笑谈周旋，一番庄重竟使豁达豪爽的乐毅哈哈大笑起来：“些许细节，竟得将军如此奖掖，乐毅诚惶诚恐也。”说是诚惶诚恐，脸上却写满了何足道哉，说话间乐毅拉着白起进了国事堂旁边的一间大厅。

“上酒！”尚未落座，乐毅一声吩咐。

白起一拱手道：“国事重地，不当饮酒，何敢叨扰亚卿？”

乐毅笑道：“别个来，乐毅也不想饮。将军前来，却要破例。”

剧辛喟然一叹：“亚卿律己甚严，今日破例，难得也。”

说话间，一名老仆已经抱来了三坛燕酒，又有一名小厮捧来了一个大木盘，盘中三只陶碗三方红亮的酱肉，仅此而已。片刻摆得齐整，乐毅亲自开坛为白起、剧辛斟酒，而后归座举碗笑道：“乐毅久闻白起军中人杰，相见恨晚也。来！为将军洗尘，共干一碗！”说罢举着大碗汩汩饮尽了。白起双手举碗道：“亚卿名将世家，白起行伍后进，何敢当亚卿如此奖掖？谢过亚卿！”也举起大碗汩汩饮尽了。乐毅摇头道：“将军差矣！岂不闻名相起于州部，猛将发于卒伍？战阵死生之地，最见真才。世家云云，岂是我等所看重？”白起原是本色秉性，最为厌恶名门后裔的虚荣浮华，见乐毅非但不以名将之后骄人，反倒鄙薄此等行径，不禁心中一热大是感慨：“亚卿之言，正是雄杰情怀，燕国大幸也！”乐毅大笑，拍案道：“剧辛大夫兼通相学，且说说座中雄杰何人？”白起道：“亚卿笑谈了。星相占卜，军旅大忌，白起历来不信，何足为凭？”

“将军差矣！”一言落点，剧辛大摇其头，“星相占卜之用，在谋不在断。断事决策不以星相占卜为凭，而以恪尽人事为根基，此乃事之本也。然其所以长盛不衰，便在于补人谋之短，揣测冥冥未知之奥秘。人世天道既有奥秘，则必有不测之变。是以，星相占卜常多名实相违，使人错愕不已，雄杰贤智便大多视为虚妄。譬如周武王兴兵伐纣而占于太庙，时当雷电交作，太公奋然踩碎龟甲，大呼：‘吊民伐罪乃天下正道！当为则为！何须问腐朽龟甲！’由此观之，将军所言乃是正道也。然若用于观人谋事，星相占卜则往往能料人谋之不能料处，解惑补差，而未必处处荒诞不实。其中更有天赋异禀者，其神异之能，往往令人咋舌！以孔夫子之博大，不言怪力乱神，却修《易》而韦编三绝，况于我等乎？究其实，星相占卜为器用之学，用之当则当，用之不当则不当。一言抹杀，将军有失偏颇也。”一席话名士论学一般细密。

白起听得一怔，拱手道：“大夫之论，诚为一家之言。白起谨受教。”

对此等学问，白起原本不甚了了，军旅实战更是实打实地凭实情断事，从来没有过观星看相占卜的经历。从少年知书习武，白起便信奉“兵家以人事为本”，从不相信所谓的天官阴阳望气断兵之类的虚妄之说。在他的记忆里，所有的兵家大师都是这样的。

天下君主，魏惠王最是信奉这些东西，仗越打越败北，人越用越平庸。到了晚年，百思不得其解，专门与精通兵法的国尉缭（尉缭子）探究此中奥秘，开口便问：“人言黄帝《天官》之学，可以百战百胜，究竟有无此等学问？”尉缭子回答得明白简单：“黄帝者，人事而已矣。如攻不能取，战不能胜，非无时可用也，皆人谋之失也。”紧接着，尉缭子对爱听故事的魏惠王说了两则故事：第一则武王伐纣——依据《天官》书：背水为阵乃死地，向阪（山坡）驻军为废军。可周武王率领两万两千五百精锐士兵开战时，是背靠济水面向大山列

阵，商纣的十多万大军却被杀得望风溃逃。末了尉缭子问：“聪颖勇武如纣王者，莫非不知周军违背了天官阵法么？”第二则，春秋楚齐之战——依据《天官》书：两军交战彗星出，星柄所指向的一方获胜，对方则不应发动攻势。楚大将公子心领大军北上，在琅邪与齐国大军相遇，恰恰地彗星出现，且星柄正在齐军方向。副将们劝公子心赶快回军，公子心却哈哈大笑道：“彗星蠢物，何知军事？用扫帚相斗，正要用扫帚柄打人啦！”次日立即发动猛攻，大破齐军十五万。

末了，尉缭子举出了《黄帝经》的一句话：“先神先鬼，先稽我智！”——先听信鬼神，不如先考察我的智谋。并一言以蔽之地告诫：“人言《天官》，人事而已，岂有他哉！”

凡此种种，白起当然不会赞同剧辛的说法。但身负使命，白起不想与人争辩这种虚妄故事，勉为其难地认了对方是“一家之言”，也礼仪性地表示了“谨受教”，便不想再说了。

剧辛心性旷达，也听出了白起的言下之意，看着白起笑道：“方才虚论而已，原是见仁见智，将军莫要上心。今日得见英雄，剧辛自感荣幸，愿为将军进一言，以做日后佐证如何？”虽是笑意殷殷，却也认真诚恳。

初交礼仪，所谓进言，自然是对对方缺失有所劝谏。白起虽然严正，却从来虚怀若谷，听剧辛诚恳言辞，肃然一拱道：“白起粗莽，先生教我。”

乐毅大手一挥笑道：“酒意快言，将军何须过谦？且听剧辛妙论便了。”

剧辛悠然一笑，打量着白起道：“将军头骨如长矛，锐气灌顶盈出，此谓兵神之相也。更兼鹰隼角目，腮纹入颊极深，主沉雄坚刚锋

锐无匹。十年之后，将军威名将赫赫大出。二十余年之后，天下将无人敢与将军对阵也。”

剧辛说话时，乐毅瞄了白起一眼，初次认识一般瞪大了眼睛。白起此来是文职特使，虽然内穿牛皮软甲，外边却是斗篷玉冠，没有了上次的戎装甲胄，更显得头尖如矛，再加一顶四寸黑玉冠，整个头形竟比寻常铁矛还长得些许，一头长长的黑发拢在脑后，活生生如大旗铁矛下的黑缨一般。一眼望去，一双细长的三角眼炯炯生光，庄重肃杀而又凛冽难犯。乐毅不禁长长地“噫”了一声，惊奇的笑意溢满了脸膛。

骤然之间，白起哈哈大笑道：“天下之大，白起纵有战阵之名，如何便能吓退天下劲敌？有乐毅亚卿在座，白起焉能没有对手？先生笑谈了。”

剧辛丝毫没有笑，向乐毅一瞄，稍事沉吟道：“乐毅亚卿自是名将大才，然则时也势也，不可尽言。将军之相，却是万不失一。”白起拱手道：“先生之言，暂且存疑了。愿闻‘然则’之后。”剧辛喟然一叹，果然一句“然则”，接着道：“将军刀眉横阔，眉宇间肃杀充盈，此谓杀气过甚也。战阵之间，将军若能得止且止，可成万世之功也。”

白起眉头大皱，终于忍不住冷冷一笑道：“得止且止？兵者，死生之地也，何能如宋襄公一般迂阔？(注)如此‘然则’之言，不听也罢。”率直得有些生硬。

乐毅拍案赞叹：“初交不违本心，将军本色英雄也。”白起对剧辛拱手歉疚笑道：“白起鲁莽，尚请先生见谅。”剧辛爽朗笑道：“不事折冲，发乎本心，真大将也。剧辛景仰不及，何敢有他？”

“如此谢过亚卿、大夫。”白起一拱手转了话题，“身为特使，白起不敢耽延，尚请亚卿府即刻勘验一应文书，并排定觐见燕王日期。了

却国事，白起当与两位开怀痛饮。”

乐毅悠然笑道：“将军毋忧。秦国大势既定，芈王妃自当回国。将军歇息一晚，明日我陪将军觐见燕王。”

白起惊讶道：“亚卿未看国书，白起亦未说明，何以对白起使命了如指掌？”

剧辛笑道：“乐毅虽是兵家，却有策士之才，谋国料事如将军临阵料敌一般。他早料定秦国大势将定，将军将为特使来燕。”

白起不禁由衷赞叹：“亚卿大才，白起景仰之至！”

乐毅连连摆手大笑：“哪里话来？国有斥候，消息流布，稍加留心，何人不能知之料之，剧辛何独谬奖乐毅？”

剧辛笑道：“岂不闻‘知易断难’乎？正因了消息流布，才易惑人耳目。若得一消息便能断事，天下人人大才也，何有昏君辈出之事？”

白起拍案慨然道：“先生此言大是。赵国与秦为邻，却不知秦国大势，岂非明证？”

“将军说赵雍么？”乐毅摇头笑道，“这个赵王可是了得，雄才大略，其心难测。乐毅冒昧揣测，赵雍是对秦国施障眼之法，行韬晦之计。”

“愿闻其详。”白起一脸肃然，极想听乐毅说下去。

乐毅摇头笑道：“此乃后话，今日却难说得明白。”

白起见乐毅不愿再说，一拱手道：“敢问亚卿，白起今晚欲先行觐见芈王妃，不知可否？”

乐毅目光一闪笑道："芈王妃住在燕山行宫，明日觐见燕王之后，我与将军同去迎接如何？"

"如此甚好。"白起说着站了起来，"多有叨扰，白起告辞。"

乐毅也没有挽留，笑着起身又与白起同饮了一碗，将白起殷殷送到府门，又嘱咐剧辛将白起一行再送到驿馆安歇，自己即刻进宫了。

白起到得驿馆住好，心中老大忐忑。从大处看，燕国正在艰难复兴，也图谋与强大的秦国罢战修好，放芈王妃回秦大约不会有变。既然如此，乐毅为何委婉地拒绝了他要在晋见燕王之前先见芈王妃一面？作为秦国特使，提出先行会见即将归国的王妃，礼仪是通达的，芈王妃毕竟不是人质。作为想与秦国结好的燕国权臣，乐毅的拒绝是难以理解的，此中因由究竟何在？

"禀报将军：密行斥候在外候见。"随行军吏快步走进厅中。

白起回头："快，教他进来。"

一个锦衣商人模样的年轻人匆匆走了进来。一进小厅，年轻商人立即变成了军人步态，一拱手道："禀报将军：芈王妃下落已经探明，寄居在渔阳(注)要塞外沽水河谷的狩猎行宫之内，行宫已经多年不用，目下只是一座庄园。"

"狩猎行宫？"白起突然问，"可是乐毅封地？"

"正是。狩猎行宫外是乐毅的五十里封地。"

白起思忖片刻断然下令："即刻准备，半个时辰后出城。"

"嗨！"密行斥候大步去了。

白起立即唤来随行军吏一阵吩咐，便进了寝室，一时出来，一身布袍青布包头，俨然一个胡地贩马的商人。走到廊下，正有一辆单马乌篷的辎车等候，不言声跨进辎车，脚下一跺，辎车哐啷咣当地出了特使庭院，出了驿馆大门。时当夕阳将落，商旅出城国人回城人车马牛川流不息，乌篷辎车的驭手一亮亚卿府行车令牌，杂在商旅车流中顺利出城。行不到里许之地，闻身后号角悠扬响起，蓟城隆隆关闭了。

战乱方过，一出蓟城城门满目荒凉，连函谷关外的热闹繁华也没有，更别说与咸阳四门外的客栈林立灯火煌煌相比了。眼见血红的太阳沉到了山后，一抹晚霞消散，黑黑的夜色倏忽之间笼罩了原野。辎车驶到一片荒凉的山弯，只听一声短促的蛙鸣，辎车停了下来。白起利落下车，跳上一匹空鞍战马，轻喝一声：“走！”山弯连串飞出五骑，一串当先去了。白起一抖马缰，风驰电掣般追上插到五骑中间，马队直向西北沽水而来。

沽水从北方高原的大漠密林而来，在蓟城西面四十里流过，南下直入大海。在沽水流经蓟城西北的百余里处，是一片苍莽山地，只有这沽水河谷是通过这片山地的唯一路径。匈奴南下，这里是必经之途。很早以前，燕国在这里建了一座驻军要塞，因了沽水在这里汇聚成一片大泽，岸边的燕人大都以渔猎为生，要塞叫做了渔阳堡。有山有水又有草原密林，自然是狩猎的好去处，于是自然有了燕国王室的狩猎行宫。子之秉政燕国内乱以来十几年间，朝野惶惶，王室更是大灾频仍，这座行宫便无人光顾了。渔阳要塞形同虚设，匈奴游骑趁机南下劫掠，行宫遂成了胡将歇马的好去处，虽然临走时抢掠一空，却没有被付之一炬。燕昭王即位，将渔阳之南这片丰腴而又有胡骑劫掠风险的土地连同空荡荡的行宫，一起封给了乐毅。

密行斥候已经将路径探听得清楚。虽是黑夜，依然一路快马，一个多时辰后便到了沽水河谷的山口。刚进山口，白起从迎面风中嗅出

了一丝战马驰过的特异汗腥味儿，一声短促的呼哨，马队立即拐进了一个山弯。白起低声命令：“两人在此留守，三人随我步行入谷！”五名骑士立即下马，两人将马缰收拢在手，拉到了隐蔽处。密行斥候带路，白起紧跟，两名铁鹰锐士断后，一个步军卒伍的三角锥便沿着山根大步刷刷地进了山谷。暗夜之中，山谷渐行渐宽，脚下也变成了劲软的草地，白色的河流也变宽了，谷口的涛声变成了均匀细碎的哗哗流淌。可以想见，这片谷地原是一片外险内平水草丰腴的宝地。燕昭王将如此肥美的河谷封给乐毅，可见对乐毅的倚重。白起边走边想，油然生出一阵感慨。

突然，前方出现了隐隐灯光，前行斥候低声禀报：“将军，狩猎行宫到了。”

白起低声对后面两名铁鹰锐士下令：“你俩隐蔽守望。”又一挥手，“斥候随我进庄。”密行斥候领着白起，从东边山下的草地一路飞步过去，片刻之间到了行宫背后的山根下。白起一个手势，两人快步上山，隐蔽在大树后向行宫瞭望。

这座行宫很小，实际上也就是一个一圈房屋的小庄园而已。高挑的风灯下，隐隐可见巨石砌就的庄门与高大的石墙，似乎比院中的房屋更为气派。从山腰遥遥望去，院中石亭有一盏风灯闪烁，似乎隐隐有人说话。白起略一思忖，一个手势，两人飞身下山，几个纵跃到了靠山根的大墙下。白起一摆手，示意密行斥候守候接应，自己抠住墙间石缝壁虎般游了上去。

到得墙上，白起伏身端详，发现高墙与屋顶间覆盖着一片带刺的铜网。虽则如此，白起并未感到意外，因为狩猎行宫必在野兽出没之地，为了防备山中野兽从山坡进入庄园，狩猎山庄通常都有这种叫做天网的防备。白起出身行伍，对士兵克难克险之法最是精心揣摩，常常有别出心裁的战阵动作在军中传播，无论是骑士还是步卒，都以能在白起麾下作战而自豪——战功最大，伤亡最小。对面前这片铜网，

他没有片刻犹豫，将身上布袍一紧，朝着铜网滚了过去。原是他内穿精铁鳞甲，外包一身布夹袍，提气一滚，纵然将夹袍扎破，人也是安然无恙。

滚过铜网，到了东面屋顶，院中情形看得清楚，亭中说话声也清晰可闻。

石亭下，正是乐毅与芈王妃两人。乐毅一身布衣，散发无冠，腿边一条马鞭，坐在一片草席上正在捧着陶罐汩汩大饮，不知是酒还是水。芈王妃一身楚女黄裙，脖颈上一条燕国贵胄女子常有的大红丝巾，一头黑发瀑布般垂在肩上，也不见她说话，只在乐毅面前悠然地走动着。

“芈王妃，你在燕国多少磨难，终究到头。乐毅为你高兴。”

“人各有命。芈氏女在燕国很快乐，没觉得有甚磨难。”

“芈王妃胸襟开阔，乐毅佩服。”

“乐毅，休做糊涂状。”芈王妃似乎生气了，声音有些颤抖，“甚个胸襟开阔？我不走，只是因了你，芈氏女喜欢你！”

白起一个激灵，头皮骤然一阵发麻。芈王妃将为秦国太后，如此作为岂不令天下嘲笑？正在此时，却听乐毅喟然一叹：“造化弄人，时势使然。若秦国动荡，王妃无可投国，乐毅岂是无情男儿？然秦国已经安定，嬴稷已经称王，王妃如何能留在燕国？乐毅当初鲁莽造次，王妃见谅。”

“乐毅，不要那样说。”芈王妃似乎也平静了下来，“我情愿那样做。在我母子濒临绝境之时，你真诚地照拂了我与稷儿。我为秦王八子，原非节烈女子，你纵然倚仗权力欺凌我，芈八子也会顺从你。可

你没有，你只是真诚地照拂我，丝毫没有因同僚的侧目嘲讽而有所改变。我便真的喜欢上了你。我晓得，你也真心地喜欢我，是么？”

“芈王妃差矣！”乐毅急迫地打断了芈王妃，“乐毅照拂王妃母子，原是燕王之意。燕国要对秦国真诚修好，无论何人在秦国为君，无论何人在燕国为质，燕国都要善待秦国特使人质，以便将来与秦国结盟。乐毅所为，原与私情无关。若非如此，乐毅岂能以一己之身，私相照拂一国人质？此乃真相，万望王妃莫将此情看做乐毅本心。”

芈王妃咯咯笑了，笑声在幽静的山谷是那样妩媚清亮：“乐毅啊，你不说，我也晓得如此。可你说了，我更喜欢你了。”说着悠然一叹，“身为权臣，谁也难脱权谋。可权谋施展处，也辨得英雄小人。难道那一袋黑面、半只野羊、一坛苦酒、些许布帛，也都是燕王教你送的么？稷儿回秦，我孤身留燕，你不教我住在驿馆，也不教我住进王宫，却安顿我住在你的封地庄园，难道这也是燕王之命么？”

“那是为王妃安危着想，并无他意。”乐毅又一次打断了芈王妃。

芈王妃又咯咯笑了：“乐毅啊乐毅，此等事越抹越黑，你却辩解甚来？我芈八子不想回秦做冷宫寡妇，就要在燕国，就要守着你，你能如何？”远远听去，像个顽皮的少女，任谁也想不到她是久历沧桑的秦国王妃。

乐毅显然着急了，站起来深深一躬道：“王妃所言极是，乐毅无须辩解。只是王妃须得体谅乐毅，顾全大局，回到秦国为上策。”

“是么？我想听听下策。”芈王妃顽皮地笑着。

“乐毅剖腹自裁！了却王妃一片情意。”乐毅毫不犹豫。

芈王妃显然愣怔了，良久沉默，方才长长地叹息了一声道：“乐毅，芈八子服了。我答应你，回秦国。”

“谢过王妃！”

“别急哟。我有个小条件，晓得无？”芈王妃的温软楚语分外动听。

“王妃但讲。”

“你，今夜须得留在这里，陪我。”

“王妃……”这次乐毅愣怔了。

“你不答应，芈八子宁死不回秦国！”说罢，芈王妃转身飘然去了。

白起心头一颤，分明看见木头般愣怔的乐毅一拳砸在石柱上，将那个大陶罐双手捧起一阵汩汩大饮，紧接着“哐啷”一声，大陶罐在石柱上四散迸裂，乐毅摇摇晃晃地走进了亮灯的大屋。

趴在屋顶的白起乱成了一团面糊，这在他实在是从来没有经过的事。星夜入渔阳，为的是探听王妃下落，并与王妃面谈，一则禀报咸阳大势，二则落实王妃在燕国有无需要料理的秘密事宜，以及是否受到过刁难，他好以特使身份交涉。如今看来，这一切都是多余的了。咸阳大势路上禀报不迟，芈王妃一直有乐毅照料，谅也不会受人欺侮刁难。需要料理的秘事，看来只有自己看到的这一桩，而这件事，非但自己永远料理不了，而且连知道也不能知道。看来自己的事只有一桩，接回芈王妃万事大吉。乱纷纷想得一阵，白起紧身一滚，到了石墙立即跳下，一挥手领着密行斥候往回疾走。到了山弯，上马一鞭，连夜回了蓟城。

次日过午，一辆牛车咣当咣当驶到驿馆门口，乐毅来请白起进宫。白起已经没有兴趣询问任何事，也没有心绪邀乐毅叙谈，略略寒暄两句随着乐毅进了王宫。

燕国宫室本来不算简朴狭小，一场大乱下来，却有大半被毁，只剩得几座残破的偏殿与一片光秃秃的园林庭院。王宫大门已经稍事修葺，虽未恢复原貌，毕竟尚算整齐。进得宫中，处处断垣残壁，满目荒凉萧疏，虽然正是盛夏，却没有一棵遮阳绿树，没有一片水面草木，触目皆是黑秃秃的枯树，扑鼻皆是呛人的土腥。暴晒之下，尘土瓦砾在车轮下扑溅，两车驶过，腾起一片大大的烟尘。几经曲折，来到一座唯一完整的大瓦房前，乐毅下车拱手笑道："东偏殿到了，将军请下车。"

白起虽然也知道燕国惨遭劫难，但无论如何想不到竟是如此凄惨，王宫尚且若此，可见市井村野。可他同时感到奇怪的是，燕国市容田畴民居似乎恢复得还不差，王宫如何丝毫未见整修重建？面前这座东偏殿，实际上只是未被烧毁的一座四开间的青砖大瓦房而已，假如没有这座东偏殿，整个王宫简直无处可去了。白起站在廊下一番打量，不禁脱口问道："如此王宫，燕王的居所在何处？"乐毅道："燕王，暂居一座绝户大臣的府邸，还没有寝宫。"

白起真正惊讶了，燕国毕竟是大国，国君无寝宫，当真天下奇闻也。他皱着眉头，一副难以置信的模样道："人言燕王得历代社稷宝藏，做了何用？"话一出口便觉不妥，歉疚地笑着拱手，"白起唐突，亚卿恕罪。"

"无妨也。"乐毅喟然叹息，"一则招贤，二则振兴农耕市井。郭隗有黄金台，剧辛有三进府邸，乐毅有狩猎行宫与五十里封地。每户农人得谷种，作坊得工具，商旅得贩运牛车。耗财多少，难以计数，唯独燕王宫室不花半钱。"

"大哉燕王也！"白起不禁由衷赞叹，"有君若此，何愁不兴？"乐毅笑了："燕王得将军如此赞语，乐毅倍感欣慰。来，将军请。"

进得殿中，一名老内侍匆匆上茶，又在乐毅耳边低声说了几句。乐毅笑道：“将军入座稍待，燕王正在巡查官市，片刻即到。”白起向来敬重奋发敬业之人，更何况一国之君，慨然拱手道：“但等无妨。”乐毅自然不能教白起干坐，举起茶盏笑道：“尝闻将军善战知兵，不知师从何家？”但凡谈兵论战，白起便来精神，慨然一叹道：“秦人多战事。白氏家族世代为兵。白起生于军旅，长于行伍，酷爱兵事而已，无任何师从。与将军饱读兵书相比，原是文野之别。”“你，此前没读过任何兵书？”乐毅惊讶地睁大了眼睛摇头一叹，“乐毅惭愧也。”见乐毅惊讶的模样，白起连连摆手道：“兵书倒是读了几册，只是记不住罢了，临战还得自己揣摩。此等野战，成不得大气候。”

“将军天授大才也！”乐毅不禁拍案赞叹，话音落点，屏风后一阵笑声：“却是何人？竟得亚卿如此褒奖？”随着笑声，从本色大木屏风后走出一个黝黑精瘦看不清年龄与身份的人，一身褪色红袍，一顶竹皮高冠，一片络腮短须，虽是衣衫落拓，步态眉宇间却是神清目朗英风逼人。乐毅连忙起身拱手笑道：“臣启我王：此乃秦国特使白起将军。乐毅感叹者，正是此人。”听说是燕王，白起倒真是吃了一惊，却又十分的敬佩，不禁肃然起身一躬：“秦国特使白起，参见燕王。”

燕昭王抢步上前扶住了白起笑道：“闻得将军胆识过人，果然名不虚传。亚卿所赞，显是不虚了。来，将军请入座。”说罢亲手虚扶着白起入座。

白起不是托大骄矜之人，此刻却不由自主地被燕昭王“扶”进了坐案，那种亲切自然与真诚，使他无法从这个虚手中脱身出来，连白起自己都觉得奇怪。坐进案中又觉不妥，一拱手作礼道：“谢过燕王。”额头不禁出了一层细汗。

燕昭王自己走到正中大案前就座，看着白起笑道：“一暗一明，将军两次入燕为客，也算天意。燕国百废待兴，拮据萧疏，怠慢处请将军包涵。”亲切得朋友一般，全无一国君王的矜持官话。白起由衷赞叹

道："燕国有王若此，非但振兴有时，定当大出天下了。"燕昭王哈哈大笑："将军吉言，姬平先行谢过。但愿秦燕结好，能与将军常有聚首之期也。"白起坦直道："惠王之时，秦燕已是友邦。新君即位，对燕国更有情义，绝不会无端生出仇雠。"燕昭王叹息一声道："芈王妃母子在燕国数年，正逢燕国战乱动荡之期，我等君臣无以照拂，致使新君母子多有磨难。此中难堪处，尚请将军对秦王多有周旋。"白起慨然拱手道："白起实打实说话，无须妄言：我王对燕国君臣多有好感，芈王妃明锐过人，原是感恩燕国君臣，燕王但放宽心。"燕昭王一笑一叹："看来也，我是被这邦交反复做怕了。燕齐友邦多少年？说打便打，说杀便杀，朝夕之间，燕国血流成河矣！此中恩仇，却对何人诉说？"一声哽咽，双眼潮湿。

白起一时默然。两次入燕，他已经明显察觉到燕国朝野对齐国的深仇大恨。今日进宫目睹王宫惨状，一个念头突然冒了出来——燕昭王不修宫室，就是要将这一片废墟留作国耻激励燕人复仇？虽不能说，但这个念头却始终不能抹去。他同情燕国，也体察燕国，然则作为秦国特使，他自然首先要从秦国角度说话。秦国与齐国相距遥远，自秦惠王与张仪连横开始，齐国便是秦国拆散六国合纵的最可能的同盟者，虽说秦国总是最终不能结好齐国，但却从来不愿主动开罪于齐国。更何况秦国目下这种情势——主少国疑、最需要稳定的微妙时期，他能以特使之身与燕国同仇敌忾么？

良久，白起低声道："燕国日后若有难处，可以亚卿为使入秦。"燕昭王面色已经缓和，拍案笑道："原是一时赶话而已，将军无须当真，说正事了。亚卿已经验过国书，将军交付王室御书便了。迎接芈王妃，由亚卿陪同将军。明日王妃离燕，由亚卿代本王送行，将军见谅。"

白起站起一躬："多谢燕王。" 出了尘土飞扬的王宫，乐毅笑道："我陪将军去接芈王妃。"白起心念一闪道："容我回驿馆准备仪仗车马，片刻便来。"乐毅低声道："蓟城目下多有胡人齐人，没有仪仗正好。"白起恍然道："亚卿周详，这便去？"乐毅将短鞭向牛背一扫，牛车咣唧唧向北门而去。白起既惊讶又好笑，此去渔阳百里之遥，这牛车何时咣唧得到？乐毅这是做甚？缓兵之计么？或是芈王妃又有了变化？种种疑惑一时涌上心头，偏白起又不能说破，只好随着乐毅穿街过巷，约莫小半个时辰出了北门。白起此番进宫，按照礼仪，乘坐了特使的两马轺车，虽有一个铁鹰锐士做驭手，算是重车，却也比牛车快捷得多，但是却只有跟在牛车后面款款走马。白起实在不耐，向牛车遥遥拱手道："亚卿，我这轺车有两马，你我换马如何？"乐毅回头笑道："莫急莫急，这便到了。"白起又是一惊，却又恍然醒悟——芈王妃已经离开渔阳河谷，回到了蓟城郊野。

又行片刻，牛车拐进了山道边一片树林。过了树林，绿草如茵的山凹中一座圆木围墙的木屋庭院，鸟鸣啾啾，幽静极了，若非四周游动着几个红衣壮汉，简直一处隐士庄园。白起笑道："芈王妃得亚卿如此保护，难得。"

"将军请下车。"乐毅已经跳下牛车，"自将军接走嬴稷，芈王妃一直住在渔阳河谷的狩猎行宫，昨日才移居蓟城郊野。燕国大乱初定，多有匈奴东胡偷袭，齐国细作渗透谋杀，乐毅不敢造次。"一番话真诚坦荡，除了无法说的，几乎全都说了。白起深深一躬道："亚卿以国家邦交为重，襟怀磊落，白起感佩之至。"乐毅不经意地笑笑："利害而已，何敢当此盛名？将军随我来。"

进得圆木墙，院中一个布衣少女的背影正在收拾晾杆上的衣物。乐毅一拱手笑道："请楚姑禀报王妃：乐毅陪同秦国特使白起前来，求见王妃。"叫做楚姑的少女回眸一笑，答应一声轻盈地飘进了木屋。片

刻之后，芈王妃走了出来，遥遥看去，虽是布衣裙钗，依旧明艳逼人，信步走来步态婀娜，比那美丽的少女平添了别一番风韵。

白起肃然一躬："前军主将白起，参见王妃。"芈王妃粲然一笑："白起啊，你来接我了？"白起慨然挺胸拱手："白起奉秦王之命，恭迎王妃回归咸阳！""晓得了，好啊！"芈王妃很是高兴，"离秦多年，我也想念咸阳了。进来坐得片刻，待楚姑收拾好便走。"白起恭谨道："无须坐了，末将在这里恭候王妃便是。"芈王妃笑道："白起自家人好说，亚卿是客，不进去失礼也。"乐毅连忙拱手笑道："多谢王妃美意，乐毅与将军正有谈兴，也在这里恭候王妃。"芈王妃目光一闪笑道："也好，我片刻便来。"飘然进了木屋，果真是片刻又出了木屋。

白起原以为芈王妃要换衣物头饰，方才辞谢不入，此刻见芈王妃布衣依旧，只是手中多了一支绿莹莹的竹杖，身后多了一个背着包袱持着一口吴钩的楚姑，便有些后悔方才的辞谢耽搁了芈王妃与乐毅的最后话别。正在此时，芈王妃已经笑盈盈地来到两人面前，竹杖轻轻一点道："亚卿大人，这支燕山绿玉竹，我带走了，晓得无？"乐毅大笑一阵道："目下燕山，也就这绿玉竹算一样念物了。燕国贫寒，无以为赠，乐毅惭愧。"芈王妃笑道："本色天成，岁寒犹绿，绿竹比人心靠得住。白起，走！"说完，大袖一摆走到轺车旁跨步上车，那个少女楚姑一扭身飘上了驭手位置。

乐毅浑然无觉，对白起一拱手道："牛车太慢，将军与我同骑随后。"原来在等候之时，白起的铁鹰锐士已经卸下了一匹驾车驭马，准备白起骑乘，不想多了一个楚姑做驭手，便少了一匹马。乐毅清楚非常，已经吩咐护卫木屋庄园的甲士头目牵来了三匹战马，他自己也弃了牛车换了战马。如此一来，芈王妃的轺车仍旧两马驾拉，铁鹰锐士车旁护卫，乐毅白起两骑随后，一路车声辚辚马蹄沓沓，暮色降临时分进了蓟城。

将芈王妃护送到驿馆，乐毅告辞去了。用过晚饭，芈王妃将白起唤进了外厅，备细询问了咸阳的诸般变化，连白起退赵的经过也没有漏过。芈王妃除了发问便是凝神倾听，没有一句评点。后来，芈王妃与白起海阔天空起来，对白起叙说了燕国内乱的经过，又说了自己如何在燕山学会了狩猎，在乐毅封地还学会了种菜，亲切絮叨得家人一般。后来，芈王妃又问到了白起的种种情况，家族、身世、军中经历、目下爵职，显得分外关切。白起素来不喜欢与人说家常，对王妃的询问尽可能说得简约平淡。芈王妃却很认真，那真切的惊讶、叹息、欢笑甚至泪水盈眶，使白起恍惚觉得面前是一个亲切可人的大姐一般，不由自主地一件一件说开去了。不知不觉，便闻院中一声嘹亮的鸡鸣。白起大是惊讶，连忙告辞。芈王妃却兴犹未尽，笑着叮嘱白起日后还要给她说军旅故事，方才将白起送出了前厅。

次日午后时分，白起的全副仪仗护送着芈王妃出了蓟城，在城外会齐了前来接应的千人骑队，向南进发了。到得十里郊亭处，乐毅与剧辛并一班朝臣为芈王妃饯行。按照礼仪，饯行是用酒食为远行者送行，要紧处只在一爵清酒祝平安。在邦交之中，饯行原非固定礼仪程式，是否饯行全在两国情谊与离去者地位而定。芈王妃即将成为秦国太后，且又有燕昭王口书，于是便有了乐毅剧辛率领群臣饯行。白起事先知晓且已经在行前对芈王妃说过，下令马队仪仗缓缓停在了郊亭之外，高声向青铜轺车中的芈王妃做了禀报。

芈王妃淡淡笑道：“乐毅偏会虚应故事。传话：多谢燕王，免了虚礼。”

白起拱手低声道：“末将以为，事关邦交，王妃当下车受酒。”

芈王妃眉头微微一皱，起身扶着白起臂膀下车，悠然走向简朴粗犷的大石亭。乐毅剧辛并一班朝臣在亭外齐齐拱手高声道：“参见芈王妃！”芈王妃笑道：“秦燕笃厚，何须此等虚礼？多谢诸位了。”却钉住

脚步不进石亭。乐毅笑道：“王妃归心似箭，我等深以为是，礼节简约便是。”一挥手，两名内侍分别捧盘来到芈王妃与乐毅面前。

乐毅捧起盘中大爵道：“燕国君臣遥祝王妃一路平安。”芈王妃微笑地打量着乐毅，只不去端盘中铜爵。瞬息之间，白起已经双手捧起铜爵递到芈王妃面前：“王妃请。”芈王妃接过酒爵悠然笑道：“谢过燕王，谢过诸位大臣。”径自举爵一气饮尽，将大爵往铜盘中一搁，大步回身去了。

乐毅一阵愣怔，又立即躬身高声道：“恭送芈王妃上路！”大臣们也齐声应和，声音参差不齐，哄嗡一片。白起连忙对乐毅剧辛拱手道：“王妃昨夜受了风寒，略感不适，亚卿大夫见谅。”乐毅笑道：“原是无妨，将军但行。后会有期。”白起也是一声“后会有期”大步去了。

车马辚辚南下。芈王妃突然笑了：“白起，生我气了？”白起走马车旁，一时没有说话。芈王妃一声叹息：“惜乎世无英雄也！一个人胸有功业，便要活到那般拘谨么？”白起不知如何应对，也是一声叹息。从此，芈王妃一路不再说话，只是频繁地换车换马，一路交替颠簸，马不停蹄地到了咸阳。

---

1. 战国秦制：邦司空掌都城工程，关市掌都城商贾税收，大内掌都城王宫物资，宪盗掌捕拿盗贼。
2. 芙蕖，春秋战国对荷花的称谓。
3. 濮阳，今河南濮阳，战国时卫国都城。
4. 阳周，战国时秦国在黄河西岸的军事重镇之一，在今陕北绥德西南地区。
5. 肤施，秦国上郡治所，今陕北榆林地区。
6. 高奴，战国时秦国上郡重镇，今陕北延安。
7. 雕阴，上郡重镇，今陕北甘泉以南。
8. 北地郡，战国秦的老郡县，大体包括今日甘肃庆阳地区与泾水上游。

9. 裨将，战国时副将名称，统兵数量不确定，大体在千夫长之上，在一军主将之下。

10. 鄜山，洛水东岸山地，战国秦时为雕阴县，在今陕西中部富县地区。

11. 频阳，战国秦县，今陕西中部富平县地区。

12. 马邑，赵国西北要塞，在今山西朔县地区。

13. 宋襄公率军击楚，恰逢楚军渡河。军前大将力主半渡击之。宋襄公却斥责将军违背王师仁义。待楚军完全渡河后列阵而战，宋军大败，成为春秋战国之笑谈。

14. 渔阳，战国时燕国要塞，大体在今北京的怀柔与密云之间。

第三章　东方龙蛇

一　邦有媛兮　不让须眉

秦武王的葬礼完毕，咸阳刚刚松了一口气，旋即又紧张起来。

这次是甘茂与魏冄起了摩擦，先是小别扭，接着起了冲突，相互都坚持着要罢黜对方。嬴稷刚刚即位，两眼一抹黑，夹在中间不知如何是好，索性闭门不出以静制动，只是等芈王妃回来。

说起来，这次是因了秦武王的葬礼。秦武王年轻暴亡，一切都没有预先谋划，甘茂与魏冄便在诸多细节上有了歧见。甘茂主张按照最隆重礼仪安葬秦武王，朝野举哀一月，行国葬大礼。魏冄则认为秦孝公秦惠王尚且无此等铺排，秦武王无功暴死，咸阳举葬足矣，不当扰民一月。两人当殿争辩，大臣们个个骑墙，唯独咸阳令白山支持了魏冄，甘茂只有无奈让步。接着为安葬墓地又起争端。秦国君主向来安葬在雍城老墓园，老秦人称为“雍州国公陵园”。自秦孝公开始，秦惠王随同，都葬在了咸阳北阪的松林塬，莽莽苍苍，气象自然比雍州陵园大为宏阔。秦国朝野也都将咸阳秦陵看做秦国大功君主的墓地。甘茂感念秦武王知遇大恩，一力主张将秦武王安葬在咸阳北阪。也是心里有气，甘茂不与魏冄商议，便用大印发下丞相书令：咸阳北阪即时动工兴建陵园，限旬日完工。修建陵墓要咸阳令征发劳役，白山觉得工程太大期限又太紧，便来找魏冄商议。魏冄秉性刚烈，一听怒火上冲，对白山说一声：“此事你莫再管！”便带着嬴显来丞相府找甘茂理论。

两人在丞相府国事堂吵得面红耳赤。魏冄说，雍州有现成一座陵园，何须再劳民伤财？甘茂说，公墓在雍州，王墓在咸阳，不能乱了国家法度。魏冄说，秦法无私，嬴荡误国无功，当回到祖宗面前自省，不当在咸阳陵园充数。甘茂揶揄冷笑说，若不是嬴荡无功，你魏冄岂有今日？此话一出，连新君嬴稷也隐隐包了进来，旁边的嬴显也涨红了脸。魏冄勃然大怒高声吼道，天下为公，唯有才德者居之；大臣不思国家艰难，只在王宫做工夫，枉为名士也！于是两人各不相让，相互讥刺，各自黑着脸拂袖而去。甘茂深悔自己当初不慎，将一个狂妄不知感恩的霸道小人引进了朝堂，于是连夜上书嬴稷，坚执请求罢黜魏冄的栎阳令之职，否则"臣将归隐林泉"。魏冄也是无法平息怒火，同样连夜上书嬴稷，坚请罢黜甘茂此等"不知理国，唯知钻营之误国奸佞"！

这番波浪一起，给本来动荡不宁的咸阳更添了几分乱象。朝臣惶惶，无人敢于主事。嬴稷无奈，夜访樗里疾求教。这个老丞相毕竟睿智，听完嬴稷一番叙说，点着手杖嘿嘿笑道："做事，魏冄在理；做人，甘茂在理。老臣敢问我王：此番即位，做事第一，做人第一？"嬴稷板着脸道："老秦规矩，几曾做人第一了？"樗里疾目光大亮，笃笃点杖道："既如此，没有解不开的死结。我王明日朝会便是。"

次日朝会，嬴稷申明只决一事——先王如何安葬？余事一概不论。甘茂魏冄各自慷慨陈情，殿堂又是一时沉默。此时，樗里疾带着一班白头元老上殿，异口同声地请求将秦武王安葬回雍州陵园。樗里疾没有嘿嘿一声，点着手杖黑着脸道："武王在位两年余，丢弃连横，不修国政，仗恃一己武勇而无端树敌于天下，一朝暴亡，正见天道昭昭。若得配享孝公、惠王之侧，奖功罚过之秦法何在？老臣一言，我王定夺。"这番话一出口，举殿肃然无声。甘茂尴尬得无从反驳，一怒之下，拂袖去了。

安葬难题解决了，急需整肃的朝政却是谁也不敢下手。嬴稷又求教于樗里疾，老丞相又嘿嘿一笑：“急不得，急不得，没有杀伐决断之力，还是等等再说。”嬴稷虽是聪明睿智，但想到这些权臣在朝野都是盘根错节，不得死士襄助如何能去触动？叹息之下，索性深居简出了。

此时，芈王妃回到了咸阳。

旬日之间，芈王妃的小小寝宫门庭若市。先是甘茂捷足先登，单独与芈王妃会谈了整整一个白天。接着是魏冄，又与芈王妃整整说了一个通宵。没得休憩片刻，芈戎、嬴显又相继前来密谈，直到暮色降临。夜来正要歇息，又是白头元老们三三两两地前来拜谒，一则探望这位多年不见的昔日王妃今日太后，二则便是漫无边际的絮叨。偏芈王妃丝毫不见疲态，来一拨应酬一拨，笑脸春风人人满意。如此三五日一过，又是昔日的老宫女老内侍们见缝插针络绎来见，人人都要说一番思念之情，都请求再回到太后身边。芈王妃好耐心，对这些下人分外在心，一一接见抚慰，多少都要赏赐一些物事，能留则留，不能留便安插到宫中作坊做个小头目，又是皆大欢喜。与此同时，元老大臣们的妻妾也一茬一茬地来了。这些妻妾们不言国事，带着各色珍贵礼物，带着年少的儿子女儿，有亲情的叙亲情，无亲情的诉说仰慕之心，熙熙攘攘絮絮叨叨，芈王妃照样一团和气，人人皆大欢喜。

嬴稷自然是天天要来拜望母亲，可每次来都逢母亲与人说话，不是密谈，便是宾客满堂，白日如此，夜晚如此。旬日之间，嬴稷竟没有和母亲坐下来说一句话。好容易插得一个空儿，母亲却打了个长长的哈欠，刚刚看得嬴稷一眼，便伏在座案上睡了过去。嬴稷大是生气，下令楚姑守在寝宫门口，不许任何人晋见太后。说也奇怪，楚姑提着吴钩往宫门一站，三日之中竟无一人求见，与前些日的热闹相比，几是门可罗雀。芈王妃也是不可思议，三日大睡，不吃不喝，直到第四日方才醒来。

“母亲如此拘泥于俗礼酬酢，委实令人不解。”嬴稷实在忍不住，第一次对母亲生了气。“

你何时能解，也就成人了。”芈王妃没有生气，微笑地看着儿子，径自梳拢着长长的黑发，“还有几个人没有来过，得我去看望了。”

“还有人没来过？”嬴稷不禁惊讶了，“人流如梭，门庭若市，还有谁没来？”

“老丞相樗里疾、咸阳令白山、前军主将白起。晓得了？”

嬴稷笑道：“樗里疾是老疾不便出门，白山是不想凑热闹，白起刚刚迎接母亲回来，来不来有甚要紧？母亲倒是计较。”

芈王妃看了儿子一眼：“你懂个甚来？好好学着点儿。这三个人才是柱石，一个是元老魁首，两个是大军司命，若是白氏生变，你那兵符也不值几两！”

嬴稷不以为然道：“此次大事由舅公执掌运筹，丞相兼领上将军甘茂镇守咸阳，此两人才是柱石。”

“稷啊，不能勘透人事者，何以为君？”芈王妃叹息了一声，“你舅公魏冉才具宏阔，但秉性刚烈，霸气太过，可靖难平乱，可治国理民，却不可长期秉政。甘茂者，志大才疏，机变有余而心胸狭隘，分明无兵家之才，却领受上将军要职，看似权兼将相，实则一权难行。否则，他何以要将这场功劳拱手送于你舅公？这便是他的虚荣处，既无根基，又无大才，却总想在权衡折冲间建功立业。此等人物可维持朝局，不可开拓大功。嬴荡以甘茂为柱石，下场如何？你又视甘茂为柱石，想重蹈覆辙么？想落万世骂名么？”

嬴稷惊讶了。在他的心目中，母亲从来只是个智慧贤良心志坚韧的女人而已。为了儿子的安危，母亲可以惊人的耐心在燕国周旋。然

则，那是母亲的护犊之情，嬴稷从来没有将这些作为往才能方面去想，甚至本能地觉得，一个好母亲该当如此。母亲极少谈论国事，更没有过条分缕析地臧否过人物朝政，反而是对嬴稷在艰难的人质日子里经常冒出来的雄心与见解，一概地大加褒奖。于是，嬴稷更加认为母亲只是一个慈爱贤良的母亲而已，从未想到过她能在国事上有过人见解，等候她回来，原本也只是指望她稳住那些白发元老而已。正因为如此，嬴稷对母亲回到咸阳后的多方应酬才生了气——见见老人消消郁闷便行了，如此来者不拒，真是妇人之仁！这种生气埋怨在燕国也是常有，尤其是在乐毅来访之后，嬴稷几乎每次都要生一阵气。然则，母亲对他的埋怨生气似乎从来不放在心上，总是一句话一个微笑轻轻荡开，依旧我行我素，从来不多说。今日母亲破例了，一席话使嬴稷深为震撼。对舅公，对甘茂，母亲的评点简直是入木三分，自己内心隐隐约约的念头，母亲三言两语点个通透。

嬴稷天赋极高，本来就是罕见的少年早成，如何掂不来其中分量？想想自己的柱石之说，不禁大是惭愧，对着母亲深深一躬："母亲所言大是，稷受教。"

"稷，我是这般想。"芈王妃似乎根本没有在意儿子少有的郑重恭谨，从铜镜前站了起来道，"咸阳大势初定，目下要务是理清这团人事乱麻。这种开罪于人的事，你不要出面，娘替你料理了。日后朝局纳入正轨，你去建功立业便了。"

"母亲所言，稷所愿也！"嬴稷轻松地长吁了一声，"我要多读书，多看一阵，心里才有底。只是累了母亲，儿心难安。"芈王妃笑了，亲切地拍了拍少年嬴稷的头："哟，一朝做了国君，长大成人了。说得好！你是要多读些书，多经些事。你幼时离开咸阳，离开父王，对朝局大政所知甚少，是要多看看多想想，学会如何做个好君主。晓得无？你父王当初也是远离国政多年，回到咸阳后跟商君历练了五年国政，才放开了手脚。"

“知道了。稷定然像父王那般沉得住气。”嬴稷说了句教母亲高兴的话，低声问，“母亲以为，从何入手可理乱象？”芈王妃笑道：“这便开始学了？听着了：釜底抽薪，从宫中开始。”嬴稷大是愣怔，略一思忖惊讶道：“母亲是说，惠文太后？”芈王妃点点头：“对，她是嬴壮的主根，是元老们的指望。有她在，后患无穷。”

嬴稷心中一颤，默然无对。按照宫中礼法，惠文太后是他的正宗母亲，芈王妃是他的生身娘亲。虽然秦国不像中原列国那样拘泥，但在名义上还是如此这般的。况且惠文太后端庄贤良，对每个王子都是慈爱有加督导无情，只是因了芈王妃坚持要自己抚养嬴稷，且宁肯离开秦惠王也要陪着儿子去燕国，否则，嬴稷可能也会在惠文太后的身边读书长大了。虽然嬴稷不曾在惠文太后膝下生活，却也对惠文太后有一片敬慕之心，乍听母亲一说，不由自主地心中冰凉。

这种默然如何瞒得过芈王妃眼睛？她看看嬴稷一声叹息，声音却是冰冷清晰：“稷啊，王权公器，概无私情，古今如此。要做大事，要立霸业，便得扫清路上的一切障碍，纵然是你的骨肉血亲。有朝一日，娘如果成了绊脚石，你也必须将娘扫开。这便是公器无私。既做国君，这是铁则。谁想做仁慈君主，谁就会灭亡。”

“娘……”嬴稷不由自主地一抖，喃喃道，“先祖孝公，不是威严与仁慈并存么？”

芈王妃冷笑道：“谁个说的？孝公终生不用胞兄嬴虔，却为何来？纵然嬴虔始终支持变法，临终之时，孝公还要处死嬴虔。若不是嬴虔以秘术假死，岂能后来复仇杀死商君？你父王更不消说，车裂商鞅，架空嬴虔，远嫁栎阳公主，用亲生爱子做人质，又是所为何来？往远说，虽是圣王贤哲，为了维护权力，也照样得铁了一颗心。舜逼尧让位，禹逼舜让位，伊尹放太甲，周公挟成王，哪朝哪代没有权力相残？你只记住一句话：王权是鲜血浇灌出来的，没有鲜血浇灌，没有王权的光焰！”看着目光惊愕的儿子，芈王妃冰冷的面容绽开了一丝笑

意，“自然，娘说的只是一面之词。历来国君之大者，功业自是第一。有了富国强兵的大功业，君王的铁石心肠也才有得落脚处。否则，千夫所指，众口铄金，你也就只是个人所不齿的暴虐君主而已。”

嬴稷终于松了一口气：“娘是说，铁着一颗心，为的是建立帝王功业。”

“哟！侬晓得了。”芈王妃不自觉冒出一句吴语，表示了对儿子的衷心赞赏。

嬴稷一走，天落黑了。芈王妃三日睡来，精神大振，草草进过晚饭，立即唤来楚姑一阵低声叮嘱。楚姑点点头回到自己的寝室准备去了。大约三更时分，一道纤细的身影飞出了这座庭院，从连绵屋顶悠然飘到了寝宫深处。

在整个后宫的最深处，也就是最北面，有一座独立的庭院，背靠咸阳北阪，面临一片大池，分外清幽。这便是秦国独一无二的太后寝宫。此刻，除了宫门的风灯，宫中灯火已经全部熄灭。但这里却有一点灯光，透过白纱窗洒在静静的荷花池中，在月黑之夜分外鲜亮。在这片隐隐光亮之中，一叶竹筏无声地穿过密匝匝的荷叶，飞快地逼近了亮灯的大屋。在竹筏靠近岸边石栏时，一个纤细身影倏忽拔起，轻盈地飞上了亮灯的屋顶。

高高的一座孤灯照着宽敞简约的书屋：一圈本色木架上码满了竹简图策，一座剑架立在书架前，横架着的一口长剑已经是铜锈斑驳了，书屋正中的大案上有一具紫红色的秦筝，筝前端坐着一位白发如雪的老者，若非那撒开在坐席上的大红裙裾，谁也不会从那枯瘦的身躯看出这是个女子。她肃然端坐案前，手中拨弄着秦筝，时不时长长地一声叹息。

“惠文太后，因何烦恼？”一个吴语口音的甜美声音在幽静的大屋荡了开来。

“是芈八子之人么？”白发女子依旧肃然端坐着。

“太后明锐，小女子无须隐瞒。”甜美的声音飘荡着。

“一朝掌权，痛下杀手，芈八子何须出此下策？”白发女人舒缓地抚弄着竹简。

“太后年高，无疾而终，当是上策。”

“请转告芈八子：她可以杀我，然不可以误秦。”白发女子的声音突然严厉，“否则，她将无颜见先王于九泉之下！”

“小女子谨记在心。”

白发女子站了起来。那座剑架轻轻地摇晃了一下。灯光下，她是那样枯瘦衰老，仿佛全部的血肉都干涸在了那副嶙峋的骨架里。一副瘦骨高挑着空荡荡的大红长裙，衬着雪白的长发与苍白的面容，在影影绰绰的灯光下森森可怖。若在平日，任谁也想不到这是昔日风韵倾国的惠文后。她空洞的眼神盯住了那座剑架，叹息一声道：“姑娘，你站在那里给我听着：嬴稷虽是芈八子所生，但更是先王骨血，是秦国君主。本太后，给嬴稷留下了一件镇国利器。芈八子，一定要妥善地交付于他。”说罢走到屋角一口大铜箱前轻轻一叩，“这口铜箱。这是钥匙。”当啷一声，一支六寸长的铜钥匙丢在了箱盖上。

“小女子谨记在心。”甜美的声音微微发颤，依旧是那样恭谨。白发女子转身，背负双手，坦然发问：“说，想教本后如何去法？”少女似乎有了一种感动：“太后请坐。小女子当报太后谋国之心。”白发女子走到大案前席地就座，猛然挥臂而下，秦筝突然间叮咚而起，沙哑的嗓音发出激越悲伤的吟唱：

幽幽晨风　莽莽北林
未见君子　钦钦忧心
如何如何　忘我实多
隰有桃李　山有松柏
未见君子　荡荡痴心
如何如何　忘我实多……

战国乐谚：激哀之音，莫大秦筝。这种乐器原本是驰驱马背的老秦部族所发端，因其激越悲怆而又急促浑厚似兵争之象，故名之为筝（争），时人称为秦筝。此等激哀之器夜半大作，更有心碎待死之绝唱相伴，激越回荡，令人心痛欲裂。

秦筝歌声中，剑架后走出了一个黑色的纤细身影。只见身影在惠文后身后遥遥推开，双手虚空按摩一般，一团淡淡热气生出扑向秦筝，浓浓热气中闪烁出一束极细的七色光芒，直贯入惠文后脑后。惠文后迷惘地呻吟了一声，似乎怀着甜蜜的梦幻微微一抖，随即扑倒在了大案上，满头白发顿时撒满了秦筝，只听轰然一声大响，秦筝弦断声绝。

纤细的身影颤抖着走到案前，纳头一拜，倏忽消失了。

次日清晨，甘茂接到宫中长史急报：惠文太后不幸薨去。此时新君方立，一切大政事务还都是甘茂的丞相府料理处置。虽然这是宫中事务，但太后丧葬历来在国事之列，须得有外臣主理。甘茂立即下令知会太医令、太史令会同前往，以定死因，以入国史。

日上三竿，三方会齐，方才进了王宫。及至太医令仔细勘验完毕，甘茂便问是何病因？太医令摇头叹息道：“面如婴儿之恬淡，无疾而终。以情理推测，当是忧喜过度，心力交瘁而亡。”甘茂松了一口

气，转身问太史令：“如何刻史？”太史令拱手道：“秦王嬴稷元年七月十三，惠文太后薨，无疾。”甘茂点头道：“惠文二字，原是惠文王谥号，做了太后名号倒也贴切，便是这般了。”转身吩咐长史，“即刻通会秦王与芈王妃，勘验之后再定葬仪。”长史匆匆去了。

片刻之后，秦王嬴稷与芈王妃匆匆来到。进得太后寝宫书房，却见物事齐整，除了那一头不忍卒睹的白发与那干瘪的身躯，太后伏案如安眠一般祥和。芈王妃一见，扑上去抱住了惠文太后的尸体放声痛哭：“姐姐呀！芈八子正说要来看你，你却如何匆匆去也！”一阵哽咽窒息，当场昏了过去。一时人人感慨唏嘘，哭声一片。

好容易芈王妃苏醒过来，甘茂便会同诸臣并国君王妃勘验遗物。

这也是例行公事，以确定遗物归属而不致生出争端。若死者对诸般遗物没有明确遗命，则由长史分类清理，上报国君处置。对于与国君同礼的太后，最重要的自然是书房，所以先行勘验书房。及至一件件看过，并无特异之处。正要移到寝室，长史却道：“禀报丞相：屋角尚有一口铜箱。”甘茂道：“打开了。”长史拿起箱盖钥匙一捅，铜箱“嘭”地跳开，箱面赫然一方白绢，暗红的血字触目惊心：“嬴稷谨记：《商君书》国之利器也，长修之，恒依之。弃商君之法者，自绝于天下也！慎之慎之。”拿开白绢，是整整一箱捆扎整齐的竹简。

嬴稷从长史手中接过白绢，面色苍白，一声哽咽：“母后！嬴稷来迟了……”已软倒在了铜箱上。芈王妃抹着泪水笑道：“秦王挺起来。这是惠文太后的遗愿，岂能以泪水没了？”嬴稷踉跄站起，捧着白绢转身对着惠文后尸体深深一躬道：“母后，嬴稷记住你的话了。”

甘茂大是感慨道：“秦王不知，老臣曾听惠文王说过，这《商君书》共八十卷，是先王姑母荧玉公主于二十年前秘密派人送来也。举世唯此孤本，连老臣也是第一次得见。只是这，这……”甘茂突然尴尬地打住了。

芈王妃笑道："丞相是想说，这《商君书》为何没有留给先王嬴荡，是么？"

甘茂大窘。秦武王嬴荡已经被朝野看做蛮勇君王，虽不能说坏了商君之法，却也是没有弘扬秦法大业的荒诞君主。秦惠文王没有将《商君书》传给嬴荡，分明是一件尴尬的事。加之甘茂历来受秦武王重用，几乎是人人皆知的事实，话到口边生生缩了回去，却又被芈王妃一语道破，更是难堪。

嬴稷没有理睬，肃然一挥手道："长史，立即护送《商君书》到政事堂密室。"长史匆匆去传唤甲士了。芈王妃微微一笑，仿佛刚才只是一句笑谈而已，看着甘茂道："丞相，惠文太后大德大功，当以王礼隆重安葬，如何？"

甘茂慨然拱手："臣亦赞同！秦王下书，臣立即发丧。"

次日，秦王嬴稷书告朝野：惠文太后薨，旬日之后行国葬。此谓发丧，也就是将死亡消息通告国人。按照春秋时期诸侯国葬礼仪，发丧之后，是朝野举哀，禁止饮酒举乐；死者尸体要在榻上停留几日，而后入殓进棺；进棺之后再停留五日，称为殡；殡后再停留五个月，而后送葬入土。这一整套葬礼走下来，几乎是整整半年，还不说葬礼之后的守陵长短。"在床曰尸，在棺曰柩，动尸举柩，哭踊无数"，整整半年之内，生者天天都要痛哭无数次，任你多么重要的事体也得停下。唯其如此，到了战国时期，这种耗时耗财摧残生者身体的葬礼已经大大简化，各国都是据实而行，不拘长短。

目下正在盛夏酷暑之日，纵有大冰镇之，尸体灵柩又能停留得几日？甘茂当机立断，将停尸三日改为一日，再加太医令勘验证实死者确实不能复生，方才入殓进棺。之所以如此，在于这丧礼环节中"停尸三日"是关键，其他环节的压缩往往容易被人接受，停尸日期的压缩则

往往会招来朝野指责。其中缘由，便在这“停尸三日”来源于古老的对起死回生的祈盼。

古人以为，人死之后，魂灵尚在飘荡，孝子亲属的哀哀痛哭，往往能使死者还魂再生。事实上，也曾经有过死而复生的故事。于是，停尸三日以祈祷死者还魂再生，便由祈盼变成了葬礼必须遵守的环节。《礼记·问丧》备细解说了这种缘由：“死三日而后敛者，何也？曰：孝子亲死，悲哀志懑，故匍匐而哭之，若将复生然，安可得夺而敛之也？故曰：三日而后敛者，以俟其生矣！三日而不生，亦不生矣，孝子之心亦衰矣。家室之计，衣服之具，亦可以成矣。亲戚之远者，亦可以至矣。是故圣人为之决断，以三日为之礼制也。”

甘茂精明，同时将太医令对惠文太后的勘验诊断与太史令的刻史断语，专发了一道丞相文告于各官署郡县。秦王嬴稷行亲子大礼，麻衣重孝，辞政守尸，哀哀之情令朝臣下泪。芈王妃也是一领麻衣，亲自看着女巫为惠文太后入殓，并亲手将秦国王室最珍贵的一件雪白貂裘放进了棺椁，白头元老们无不为之动容。旬日之后，咸阳再次举行国葬大礼，惠文太后被安葬在北阪秦惠文王的山陵一侧，这件事终于告结束了。

国葬一毕，嬴稷除去重孝，一头埋进书房揣摩《商君书》去了。回咸阳半年，他实实在在地觉得自己的器局才具大是欠缺，不说人事难以勘透迷雾，便是国事，也断不出利害根本，若有几次大错失，这王位也未必坐得稳当。这是战国大争之世，外战频仍，内争迭出，几个大错下来，不是外战亡国，便是内争失政，要想建功立业做真霸主，先得自己精刚刚一身是铁。否则，这天下第一强国的王冠不是枷锁，便成坟墓。与其此时毛手毛脚地坐在王座上发号施令，何如潜心打造自己？从母亲回来后对咸阳朝政的评判料理看，母亲完全有魄力坐镇国政，自己急吼吼上前，非但不足以服众，且可能画虎不成反类

犬焉。想得明白，嬴稷便深居简出，除了礼仪需要，整日的在书房与典籍库里徜徉。

芈王妃大大地忙了起来。惠文太后安葬之后，樗里疾等一班老臣上书，请尊芈王妃为惠太后，名号自然也从的是秦惠王了。甘茂闻讯，别出心裁地上书，请为太后另立名号，以示大秦新政之发端。此举得魏冄芈戎嬴显白山白起等一班新锐呼应，又经秦王嬴稷首肯，便进芈王妃为太后，定名号为“宣”。宣者，大玉也（璧大六寸为宣），布新也，合起来是“大玉布新”之意。于是，芈王妃成了宣太后。

名号既定，宫中之患已了，宣太后放开了手脚。她先秘密探访了老丞相樗里疾，安定了一班元老重臣，再探访了咸阳令白山，与白山密谈了整整两个时辰。过了两日，宣太后一辆辎车直奔蓝田大营，在已经回到军营的前军主将白起的大帐里盘桓到天亮。回到咸阳，宣太后召来魏冄、芈戎与嬴显三人议事。魏冄一看全是芈氏族人，不禁皱眉道：“当此非常之期，老姐姐召来家人在宫中聚商，不怕物议么？”

宣太后冷冷道：“但为国事，何惧物议？此处没有姐姐，只有太后，侬晓得了？”芈戎怕魏冄生硬，打圆场笑道：“太后有事便说，左右我等听命便是。”宣太后点着手中那支碧绿的竹杖：“我先说得明白，芈氏入秦二十余年，今日始有小成。能否成得气候，便在我等事秦之心。”芈戎点头道：“我等芈氏，与楚国王室芈氏相去甚远，在楚国已经没有根基牵连，自然是以秦为家为国，太后何虑之有？”

“话虽如此，却也未必。”宣太后板着脸道，“只怕手中有了些许权力，有人便要胡乱张扬了。”

魏冄目光一闪，慨然道：“太后所虑者，魏冄而已。我今日立誓：但有不轨，任凭处置！”

“单单立誓不行，我要与你等三人约法三章。”宣太后郑重地站了起来，每说一句竹杖重重一点，“其一，不得与楚国王室有任何来往。其二，不得与秦国王室任何人为敌。其三，但处公事，不得相互徇情枉法。你三人想想，若做不到，当下说话！”辞色凌厉，与平日的满面春风大不相同。

一直没有说话的嬴显吭哧着道：“只是这，这第二条难办。儿臣纵然容让，王室有人硬是与我纠缠，如何计较得清楚了？”他是宣太后从楚国接来的儿子，本姓芈，入秦而改姓嬴，虽是小心谨慎，却也多有王室子弟冷嘲热讽说他是“隔山王子”，有此顾虑，原也平常。

宣太后冷笑道：“只要你心在功业，是非自有公断，何来个不好计较？原是你心中出鬼。”丝毫地不留情面。嬴显还想辩驳，终究没有开口。

“太后之言，是为至理。魏冄遵从。”最是桀骜不驯的魏冄率先认同。

“芈戎遵从。”

“儿臣听命。”嬴显虽心有顾忌，还是明朗地表示了认可。

“这便好！”宣太后笃地一点竹杖，“我芈氏一族，也将刻进大秦国史。”

三日之后，咸阳举行了新君即位后的第一次盛大朝会，秦王嬴稷与宣太后并坐高高王座，主旨只有一个：论功行赏，理清朝局。秦王当殿颁布王书：擢升魏冄为丞相，恢复樗里疾右丞相之职，二人总领国政；封芈戎为华阳君，兼领蓝田将军；嬴显为泾阳君，兼领咸阳令；白山为栎阳君，兼领栎阳令；白起为左更，兼领前将军。王书宣读完毕，举殿欢呼，一片生气。

颁布王书之后，宣太后说话了，虽然是满脸带笑，话却扎实得掷地有声：“我有两句话说。历来新君即位，都要大赦罪犯，都要满朝加爵。然我大秦从商君变法起，便废除了这两个旧规矩。这规矩废得好，国法如山，虽君王而不能移。耕战晋爵，虽王族而无滥封。功劳爵位是要自己挣的，不是凭改朝换代混的。方才擢升之臣，职是实职，爵，却都是虚爵，没有封地。因由何在？是他们功劳还不够。‘无功之爵，加身犹耻！’这话是白起说的。大秦爵位二十等，依白起之大功，左更前将军才第十二等，谁不说小？可白起历来是无战功拒晋职爵，连左更都连辞了三次。这是大秦臣工的楷模！因了白起风范，我已经事前对方才擢升之臣言明：任职半年，无功即行罢黜。大争之世，无功便是过！晓得了？人都说‘主少国疑。少做事，混功劳’。错也！谁指望在老身这双老眼下翻云覆雨，混个高爵，你便来试试。”

一席话落点，举殿肃然无声。宣太后谁也不看，点着竹杖笃笃去了。

最惊讶的还是甘茂，他确实愣怔了。丞相没有他，上将军呢，似乎还挂着个虚名，但仔细一想，有了白起这个左更前将军，他这个上将军还不明是个摆设？何时拿掉，已经只是个早晚了。回到府中，甘茂愤懑之极，觉得自己总算也是楚人，宣太后如此做法未免太过无情，当初假如不是自己稳住秦国局面，而是与嬴壮同谋，岂有宣太后母子今日？然则，这便是权力官场，关涉的只是实力与利害，自己又能如何？多年来，自己一心只在宫廷经营，既没有朝臣人望与庶民根基，又没有军中实力，虽说是权兼将相，可从来都没有统摄过国政一日，一朝被半罢黜半冷落，没有一个实力人物为自己说话。如此秦国，难道还要耗在这里么？郁闷在心，甘茂交了政务，称病在家了。

过得几日，忽然传来一个惊人消息：齐国要起兵灭宋！甘茂心思灵动，立即上书秦王，请求出使齐国。甘茂自然知道主政的是宣太后，但他已经从宣太后的作为中看出：宣太后不会公开主政，一切国

事都还是以秦王的名义处置；虽然是上书秦王，然首肯此事，还得宣太后。

果然，上书次日，宣太后在东偏殿召见了甘茂。宣太后亲切地抚慰了甘茂，絮絮叨叨地说了许多表示歉意的话，竟容不得甘茂诉说。自然，也是甘茂不想多说。他知道，越是诉说，越是讨人嫌。末了，宣太后笑着切入了正题道：“齐国灭宋，与我井水不犯河水。上将军出使，这国书如何写法？”显出一副全然不谙邦交的样子。

甘茂心中明白，正色拱手道：“齐国灭宋，看似与我井河无犯，实则大大相关。齐本强国，若再灭宋，国土人口骤增，顿时独大中原而无可抗衡。其时野心膨胀，也必然成为合纵抗秦之中坚，秦国连横当大受挫折。万一有差，秦国被再次锁于函谷关之内，岂非前功尽弃？唯其如此，臣以斡旋齐宋冲突为名，实则寻求遏制齐国之策。太后以为然否？”

宣太后点头笑道：“是个事，也没那么厉害。想去便去，走走转转开开心也好。”

“敢问太后：上将军印暂交何处为好？丞相府还是前将军？”

“放我这里了，也免他等与你聒噪。”

甘茂便这样轻而易举地得到了宣太后的允准，心中空荡荡的更觉得人情萧瑟。及至到丞相府办理国书，署理公务的却是老丞相樗里疾。这个须发已经雪白脸却依旧黝黑的老臣子坐在大案前没有起身，只是嘿嘿一笑道：“尊驾不愧文武全才，这回又要做纵横家，老夫实在佩服也。”说着伸出长长的手杖，一点对面的书案，“尊驾久为长史，公案老吏了，自己动手。老夫出不得手了。书吏动笔，只怕未必入尊驾法眼。”叨叨几句，甘茂不好推托，也不再多说，坐到书案前铺开一张羊皮大纸，略一思忖挥毫疾书，不消片刻，国书已经拟就。甘茂看

看老态十足完全没有起身意思的樗里疾，捧起羊皮纸起身放到他面前笑道：“老丞相看过了。”樗里疾嘿嘿笑道：“看甚？用印。”一名年轻的掌印吏捧来一方铜匣打开，在羊皮纸的留空处盖下了鲜红的阳文方印。

甘茂笑道：“多谢老丞相。我进宫盖王印去了。”樗里疾嘿嘿笑道：“左右是公事，尊驾歇息便是，教后生们多跑跑腿。”甘茂自然知道，这原本便是丞相府的事务——特使一旦奉命，一应文书皆由丞相府之行人署办理。他之所以想亲自进宫，实际上是想见秦王一面，看能否在最后时刻改变自己心中的那个决策。此刻见樗里疾如此嘿嘿嘿将这桩公事揽了过去，却不知这头老狐的虚实，想想也不能妄动，就座笑道：“好！我陪老丞相说番闲话。”

有一搭没一搭地说了几句，甘茂突然问道：“老丞相识得孟尝君否？”樗里疾嘿嘿笑道：“你说孟尝君？此等贵公子，老夫如何识得？”甘茂又道：“老丞相以为，目下齐国何人当道？”樗里疾又是嘿嘿道：“齐国齐国，自然是齐王当道，用问么？”甘茂摇头道：“只怕未必，齐王田地乃新君，能左右孟尝君田文、上将军田轸、上卿苏代一干权臣乎？”樗里疾恍然笑道：“尊驾所言极是，入齐必得从此三人着手。”甘茂不禁哈哈大笑。

片刻之间，掌印吏返回，甘茂带着国书并一应关防文书走了。

甘茂刚走，魏冄匆匆回到丞相府来找樗里疾。魏冄说了一个重要消息：边地斥候密报，甘茂妻小家眷已经于三日前出了咸阳，正随楚国商人的车队南出武关！魏冄之意：立即禀报太后，命蓝田大营派出一支铁骑追回。樗里疾摇摇头笑道：“天要下雨，娘要嫁人，随他去。”魏冄急道：“甘茂多年将相，若通连外国，秦国岂不尽失机密？”樗里疾嘿嘿笑道：“塞翁失马，安知非福？太后原是有意放甘茂一马。此中深意，日后便知。”魏冄思忖一番，似乎也揣摩出了其中道理，不再提说此事了。

暮色时分，甘茂的特使车马出了咸阳，太阳升起时出了函谷关，向东面的齐国辚辚去了。

二　临淄霜雾浓

秋风一起，黄叶萧瑟，齐国便是“中酉”节气了。

齐国文明素来自成一格，与中原有很大的不同。就说这历法节令，中原各国是二十四节气，齐国一年却有三十个节气。按照春夏秋冬四季分，齐国的春季从正月到四月上旬，有八个节气：地气发、小卯、天气下、义气至、清明、始卯、中卯、下卯；夏季从四月中旬到六月底，有七个节气：小郢、绝气下、中郢、中绝、大暑至、中暑、小暑终；秋季从七月到十月初，有八个节气：期风至、小酉、白露下、复理、始前、始酉、中酉、下酉；冬季从十月中旬到腊月，有七个节气：始寒、小榆、中寒、中榆、寒至、大寒之阴、大寒终。如此一来，春季、秋季分别是三个月还多一旬，夏季、冬季分别是两个月又两旬。

这种节令划分，从春秋时期的老齐国就开始了。老人们说，这是当时齐人不善耕作，首任国君太公望为了整齐民俗，便将农耕收种与官府政令按照次序细致编排为三十个节气，使农人有章可循，官府督耕也大为方便。一年中最重要的是春秋两季。春季地气发，准备春耕；小卯，下田出耕；天气下，春耕完毕；义气至，修理门户庭院；清明祭奠先祖；始中下三卯，婚娶时日。秋季期风至，准备收藏；小酉，秋收；白露下，秋收结束；复理，谷粟入仓；始前，缴纳赋税；始中下三酉，婚娶时日。始寒，官府断刑决狱，朝野进入窝冬期。

官府政令也随节气划分，每季五政。春季五政：抚恤孤幼鳏寡，赦免罪犯，督民整修沟渠平整道路，裁决地界纠纷，禁止随意捕杀狩猎；夏季五政：开挖古墓以泄地之阴气，打开菜窖以使干燥，禁止戴斗笠操扇子以顺自然，督促种菜，整修园圃；秋季五政：禁止民人赌

博，禁止口角闲话，催督秋收，修整仓库城墙补缺堵漏，准备过冬物事；冬季五政：断刑决狱，抚老恤幼，祭祀祖先，捕捉奸盗，禁止迁徙。

虽然是细致繁难，却也是政久成习，官府与平民都觉省心。战国时期的新齐国，也就延续下来了这种节令之政。于是，就有稷下学宫的士子们做了考究，说齐国时俗是："明国异政，民人殊俗，不及天下。"也就是说，齐国的节令时俗是一种"异政"，没有流布天下，是独一无二的。在中原各国都大力移风易俗简化时政的大势下，齐国却依旧是这种古老的三十节气，还当真有些特立独行。

甘茂很熟悉齐国，知道一过"始寒"便是齐国人的窝冬季节。其时朝野尽皆蜗居，几乎任何大事都要等到来年春季的清明之后。这"中酉"到"始寒"，只有一个多月的时日，若走动顺利，心中所想之事大体上还是有个定准的。要想在齐国施展，甘茂反复思忖，还得先见苏代这个显赫人物。

一进临淄，甘茂的特使车马直驶上卿府。门吏说，上卿拜望孟尝君去了。甘茂精于应酬，送给门吏一袋十个装的秦国金币，提出请见诸侯主客。这诸侯主客是齐国掌管外事的官员，是邦交大臣的属吏。目下，上卿苏代执掌着齐国邦交大权，诸侯主客是上卿府的属员，虽然不是大臣，却执掌着迎送安排外国使节一应活动的实权。寻常时日，使节必得先行拜会邦交大臣，而后由邦交大臣根据使节的国书使命及来使身份确定来使等级，再下令诸侯主客办理接待事宜。而今门吏揣着一袋沉甸甸光灿灿的金币，自是高兴万分，当即将甘茂领到了诸侯主客的小官署。

甘茂一瞄这个目光炯炯干瘦黝黑的主客吏，便知是个不好相与的能吏。门吏一走，甘茂立即捧出一口一尺多长的短剑笑道："文事当有武备，阁下看看这口胡人猎刀如何？"主客吏一看那酱色牛皮鞘陈旧暗淡，嘴角一撇冷冰冰道："齐国尚武之邦也，此等破刀出得手乎？"甘

茂笑笑也不说话，只走到厅中剑架前取下那口三尺余长剑：“此乃齐国武士的天池剑了？”主客吏冷笑道：“大人不入眼么？”甘茂说声“拿着”，将天池剑塞到了主客吏手中，然后左手一搭牛皮鞘，一道细亮的青光闪烁，胡刀业已出鞘。

主客吏目光一闪，心下明白，随手一顺天池剑呛啷出鞘，不用看便是个剑道高手。这天池剑是齐国骑士的统一用剑，因了铸剑作坊设在临淄以北的天池边，用天池水铸剑，所以叫做天池剑。此剑精铁铸就，虽没有独铸剑的那种慑人光芒，却是长大厚重，威力惊人，非常适宜骑兵马上砍杀。主客吏有此等长剑，显见原先是一个骑兵将军。他右手长剑一伸，嘴角一撇，左手向甘茂一勾，傲然站在了小厅中间。

甘茂微微一笑也不说话，光芒一闪，胡刀从下往上向天池剑轻轻一撩。只听噌啷一声金铁交鸣，天池剑断为两截，前半段已经大响着砸在了青砖地面上。

主客吏大惊，连忙向甘茂深深一躬：“小吏有眼不识利器，实在惭愧！”甘茂已经将胡刀入鞘，亲切自然地塞到了主客吏手中道：“此刀名虽胡刀，却是春秋时胡人南下中原，用战马与吴国铸剑师交换的。听说，也只十多口，大都在胡人头领之手。此刀遇你，也算异数。”主客吏惶恐笑道：“受此大礼，小吏何以回报？”甘茂笑道：“我听上卿说过，主客吏曾为孟尝君门客，高义武勇，心尝爱之，何求回报也？”主客吏谦恭拱手道：“在下夷射，蒙大人奖掖，敢不效命？大人既为特使入齐，夷射先护送大人在驿馆安歇。上卿但回，自当立即前来拜会大人。”

甘茂原未指望如何，只想先在上卿府的这个要害官署通个关节，以便日后经常走动方便；如今见这主客吏夷射如此口气，竟能使苏代来拜会自己，便知此人定然是个人物，心下自是庆幸，豁达笑道：“恭敬不如从命，听阁下是也。”

“来人！”夷射一声吩咐，一名书吏走了进来，拱手听命。夷射利落下令道，“先行到驿馆号定头等庭院，迎接秦国特使！”书吏一声答应，先行去了。夷射立即办理了甘茂出使的一应文书勘验盖印，片刻完成了使节入国的各道关口，然后亲自护送甘茂到了驿馆，住进了最为华贵的特使庭院。一阵寒暄，夷射匆匆去了。

掌灯时分，甘茂正要出门再到上卿府，却闻庭院门前车马辚辚，门吏一声高宣报号：“上卿大人到——”甘茂大是惊喜，连忙静静心神迎到院中。池畔的石板小径上，一盏风灯悠悠飘来，灯下一个红袍高冠三绺长须面白如玉的长身男子，遥遥看去，在夹道花木中仙人隐士一般清雅。甘茂遥遥一躬：“下蔡甘茂，恭迎上卿。”红袍男子拱手朗朗笑道：“丞相上将军名满天下，苏代何敢当‘恭迎’二字？”甘茂已经迎上前来拱手道：“苏子纵横列国，叱咤风云，岂是甘茂虚名所能比之，惭愧惭愧！”苏代爽朗大笑一阵道：“人言甘茂权兼将相，威压天下。如此谦恭，岂不折杀苏代？”甘茂豁达地笑道：“此一时彼一时也。请上卿入内叙话，甘茂自当倾诉心曲。”说罢拱手一礼，将苏代让到了前边。

苏代原是傲岸之士，与其兄苏秦相比，虽厚重宏阔不足，敏锐机变却是过之。苏秦以长策大谋纵横天下，一介布衣开合纵先河，鼓动六国变法强国，为战国第三次变法潮流做了皇皇基石。苏代却是个讲求实在的人物，当初一心要将兄长的“空谋”变成实在，在燕国跟随子之夺权谋政，想与子之合力开辟战国“强臣当国变法”的大功业。不合子之是个志在权力，而只将变法愚弄国人的野心家，使苏代陷进了泥潭，几为子之殉葬。在最后关头，苏代大彻猛醒，逃出燕国，跑回洛阳老宅隐居。苏秦遇刺后，苏代又到了齐国。齐宣王敬重苏秦，重用苏代做了上卿，专司齐国邦交。几年下来，苏代利用苏秦之声望，加上自己的机变谋略，折冲中原，使齐国的邦交斡旋大是增色，名望鹊起，成了苏秦张仪之后的又一个最享大名的纵横策士。齐国新君即位，苏代依然是齐国的赫赫权臣之一。

甘茂出使来齐，苏代自认不出两端：不是结盟齐国，便是阻挠齐国灭宋，心中早已谋划好对策。不期今日一见，甘茂却是如此谦恭，身为丞相上将军，比他的官爵显然高出一等，却对他一躬到底。他没有还此大礼，甘茂竟毫无觉察一般，一点名士尊严也没有。邦交使臣，最讲究礼仪对等，甘茂才智名士，如此谦卑大大地出乎预料。苏代敏锐机变，顿时疑惑起来，面上却依旧谈笑风生不着痕迹。进得正厅，甘茂将苏代让到了面南上座。按宾主之礼，苏代来到驿馆是尊贵宾客，坐于上位也不为过。于是苏代也没有谦让，笑着入座了。一时童仆上茶完毕，甘茂掩了厅门入座，慨然一叹，道："十余年前，甘茂曾与尊兄苏秦有过几次交往，倏忽苏兄亡去，令人扼腕也！"苏代拱手一礼道："多谢丞相念及昔日交谊。家兄泉下有知，亦当欣慰。"甘茂打量着苏代又是感慨道："甘茂素来敬慕苏氏三杰，虽与上卿初识，却是如对春风，心下倍觉甘之如饴。"苏代笑道："素闻丞相风骨凛然，如何来到齐国多了些许柔情，在下如何消受得起？"言语之间，显然露出一丝讥讽意味。

甘茂面上不禁微微一红，站起来对着苏代深深一躬道："甘茂落难，上卿救我。"苏代不禁悚然一惊，上前扶住甘茂笑道："丞相何出此言？秦齐邦交，苏代敢不效力？"甘茂一声哽咽道："非为邦交，实是一己琐事。"苏代更是困惑莫名："公乃强秦将相，天下第一权臣，有何等一己之难？"甘茂又是一躬道："上卿且坐，容我分说。"苏代落座，甘茂便从一年前进攻宜阳说起，一宗宗一件件地备细诉说，直说到自己被罢黜相职及虚空上将军，末了感慨唏嘘涕泪交流。

苏代原是邦交纵横人物，对秦国的大变化自然知晓，然而对其中的细致冲突却是不甚了了，如今听甘茂说来，秦国这场内乱竟是惊心动魄，心中不禁怦然一动，似乎朦胧地捕捉到一丝亮光。虽则如此，面上浑然无觉，只是深重地叹息了一声："公之处境，人何以堪？"

再没有了下文。

甘茂一阵唏嘘，突然抬头问：“君为达士，听过‘借光’一说么？”

“苏代孤陋，未尝闻也。”

甘茂一抹眼角泪水，微微一笑道：“甘茂昔年居楚。村社一女家贫，无夜织灯光。邻家有富人女，与贫家女同在溪边漂布。贫家女对富人女说：‘我家无钱买烛，而你家烛光有余。你若能分我一丝余光，既助我夜织，又无损你一丝光明，岂非善举？’富人女点头称是，于是两厢得便，富人女成名，贫家女脱困，成一时佳话也。”

“在下愚鲁，愿公点拨。”苏代依然困惑地眨着眼睛。

甘茂心下明白，一咬牙道：“目下甘茂困境，君却如日中天，且必将出使秦国。唯愿君有善举，以余光振甘茂于困窘之地。此中大恩，不能言报。”

苏代目光一闪道：“公如何知我必将出使秦国？”

甘茂笑道：“齐国要灭宋，宋国却亲秦，齐国不通秦国，如何灭得宋国？”

“如此说来，阁下使齐，使命是遏制齐国？”苏代目光骤然凌厉。

甘茂悠然一笑：“名义如此，实则避祸，君当见谅。”

苏代沉吟不语，手中捧着茶盏，眼光只是看着甘茂。默然片刻，甘茂决然道：“君若助我，我必助公！”苏代笑道：“公无余光，何以助我？”甘茂叹息笑道：“虽无余光新织，却有陈年老布，如何？”苏代大笑起身：“好！公且安歇驿馆，过得三两日，夷射自会引公晋见齐王。”甘茂顺势问道：“一介主客吏，竟能越过上卿，直然面君？”苏代一挥手道：“公但在齐，日后自知，何须心急？告辞。”说罢飘然而去。

甘茂难以安枕，在庭院看着天上明月反复转悠。看来，自己日后要做逃国之臣了。虽说此等事自春秋以来屡见不鲜，单是那个犀首，就先后在十多个邦国任职，反倒是名望越来越高。但甘茂明白，大凡如犀首那样的逃国名士，多半是因为大材小用而走，走得理直气壮，自然落下了大才高风之口碑，他国重用也会毫无忌讳。然则，像自己这种做了丞相上将军还要逃国的权臣名士，却是少而又少，战国以来，也只一个吴起而已。但吴起却是一个特例：文可安邦治国，武可开疆拓土，出走楚国依旧是令尹权臣，数年变法使楚国强盛，率军大败中原诸侯而使楚国大出天下。如此千古难逢的大才能臣，纵然逃国，各国也视若珍宝。与吴起相比，自己不值一提，既没有治国业绩，又没有名将战功，凭甚他国要再次重用你？对苏代折节相求，也实在是无可奈何也。苏代似乎愿意帮他脱困，然看苏代样子，似期待他必须有所回报。甘茂也清楚，苏代此等人物，不是几样珍宝所能回报，他要的是功业襄助。往好处说，他甘茂必须辅助苏代建功立业；往不好处说，他甘茂必须做苏代手中的棋子甚至是工具，听凭他的摆布。拒绝么？自己何处安身？接受么？真是心有不甘……反复琢磨，甘茂还是心乱如麻，理不出个头绪，不知不觉间天已亮了。

囫囵睡到午时，老仆匆匆来到面前道：“禀报家主：诸侯主客夷射留下一书走了。”

“夷射？他来过？如何不叫醒我？”甘茂懵懂间颇见惊讶。

“主客吏不教叫醒家主。这是留书。”老仆是从下蔡老家带出来的老人，不管甘茂做多大的官教，他只叫甘茂做家主，绝没有第二种称呼。

甘茂一看这个竹管带有“诸侯主客”泥封，认定是官文公事，及至抽出羊皮纸一看，眼睛顿时放出了光彩。纸上两行大字是：“孟尝君闻公入齐，欲与公晤面一叙。晚来时分，夷射当接公前往。”甘茂连着在大厅转了几个圈子，才回过神来仔细揣摩这件事的意味。

苏秦死后，孟尝君很是被年老昏聩的齐宣王冷落了一阵子，只有回薛邑封地带着一班门客终日狩猎校武。新齐王田地即位后，孟尝君却又成了齐国柱石。中原流传的说法是：这个新齐王雄心勃勃，决意一统天下，是以重新起用孟尝君为丞相总领国政、苏代为上卿主理邦交、田轸为上将军担征战大任，加上新君齐湣王这匹辕马，齐国这驷马战车要踏平天下。

可甘茂断事，历来不看大政征候，而是更重视那些隐秘的背后纠结。秦惠王曾经说他“权谋为体，非正才大道”，所以虽有张仪举荐，甘茂也只做了长史。但不管别人如何品评，甘茂却坚信这些隐秘的利害联结是权力分割之根本。在有心离秦之后，他派出了秘密斥候打探齐国内情，报来的消息说：本来齐国的几个老臣都反对孟尝君为相，理由是孟尝君不善治国理政；可齐湣王秉性武勇刚烈，喜欢交结猛士豪客，更喜名车骏马与美女，与深谙此道的孟尝君意气相投，竟不顾老臣反对，一力起用了孟尝君。

甘茂据此推测：不管真相如何，孟尝君目下都是齐国第一个炙手可热的权臣无疑；他与苏秦休戚与共，与苏代自然也必是交谊深厚，此两人同盟，又必是以孟尝君为根基。如此一来，孟尝君的权力只会更加稳固，唯一缺憾是没有军权。而齐国的军权自田忌孙膑之后，历来都是国君亲掌，上将军只是战时带兵打仗而已，对国政的左右没有多大力量。就实而论，孟尝君的权力比齐宣王时大出了许多，甚至可以说，孟尝君就是半个齐国。

如此一个孟尝君，为何要在公事法度之外见他？按照齐国法度，使节来往，由执掌邦交的大臣处置，大事不决，可报丞相或国君。苏代目下是邦交大臣，已与自己晤面，也知道了自己的处境，在没有妥当谋划之前，苏代当不会将自己直接推给孟尝君。看境况，只能是夷射报给了孟尝君，而孟尝君自己决意要私下会晤甘茂。

思忖良久，甘茂心中一亮，顿时有了谋划。

屋顶的一抹晚霞刚刚褪去，轺车辚辚驶到了驿馆门前。驿丞大为惊喜，还没进头等庭院，尖亮的声音就传了进来：“孟尝君驷马轺车到！有请特使大人——”甘茂从容含笑，赏赐了驿丞两个金饼，带了两个护卫骑士来到驿馆大门；抬头一看，一辆锃亮的青铜轺车停在车马场中央，车厢宽大，伞盖六尺有余，四匹一色的火红色骏马昂首嘶鸣，在暮色中分外鲜亮精神。再看驭手座上，竟是夷射亲自驾车。

见甘茂出门，夷射将轺车一圈，辚辚来到面前拱手道：“小吏夷射，恭迎丞相。”

一看如此车马，如此迎客吏，甘茂便知孟尝君仍然将自己做秦国丞相礼遇，心中一热，面上却只拱手淡淡笑道：“多谢诸侯主客。”向侧门出来的两名护卫骑士一挥手，跨上了宽大舒适的轺车，手扶伞盖，脚下轻轻一点。夷射一抖马缰，四匹火红色骏马同时出蹄，轻盈走马，沓沓马蹄伴着辚辚车轮，平稳得令人心醉。甘茂心中不禁喟然一叹：“大丈夫者，高车骏马也。如此日月，不知能有几多？”

轺车始终行驶在没有车马行人的僻静小巷，拐得几个弯子，进了一条幽深的石板街，来到一座石砌门楼前停了下来。门前没有甲士，也没有车马场，只有一盏无字风灯孤零零地挂在门廊下。夷射跳下车拱手道：“丞相请。”便伸手来扶。甘茂自然不会教他扶着，利落下车问了一句：“孟尝君府邸如此简朴？”夷射笑道：“这是孟尝君别居，等闲人来不得也。”

正说话间，门廊下走出一位精瘦黝黑的长袍汉子，向甘茂一拱手道：“贵客请随我来。”夷射道：“丞相请先行，我安置好车马便来。”说罢一圈驷马，轺车辚辚转了回去。甘茂觉得这条小巷总透着一种蹊跷神秘，却也不能出口，跟着长袍汉子进了石门。借着门廊下风灯的微光，绕过一座将门厅视线完全遮挡的巨大影壁，面前豁然开朗。秋月之下，迎面一片粼粼池水，四岸垂柳，中央一座茅亭，不见一座房屋，极是空阔幽静。长袍汉子领着甘茂走下一条深入到水面两丈余的

石板阶梯，便见石板梯旁泊着一条悠悠晃荡的独木舟。长袍汉子脚下一点，轻盈飞上了独木舟，回身拱手道：“贵客但请登舟。”甘茂对舟船尚算熟悉，随声看去，那方才还悠悠晃荡的独木舟，此刻纹丝不动地钉在水中，不禁大是惊讶，跨步登舟，脚下如同踩在石板路面。

“壮士好水功！”甘茂不禁由衷赞叹一声。

长袍汉子不说话，竹篙一点，独木舟箭一般向中央茅亭飞去，片刻之间靠上了茅亭下的石板阶梯。甘茂刚刚踏上石板，便听岸上一阵笑声：“远客来矣，维风及雨。”抬头望去，只见石板阶梯顶端站着一人，朦胧月光下宽袍大袖散发无冠，恍若隐士一般。甘茂遥遥拱手一礼：“为君佳宾，忧心悄悄。”岸上人又是一声长吟：“君子之车，驷马猎猎。”甘茂喟然一叹吟诵道：“今我来思，雨雪霏霏。”说话间拾级而上，深深一躬道，“下蔡甘茂，见过孟尝君。”散发大袖者笑道：“丞相纵然有困，田文何敢当此大礼？”如此说法间却只是虚手一扶，竟任甘茂拜了下去。甘茂老实一躬到底，直起身突兀道：“赫赫我车，一月三捷！”对面孟尝君愣怔片刻，方才拱手笑道：“田文得罪了，请公入亭叙谈。”

方才这番对答，是春秋以来名士贵胄应酬与邦交礼仪斡旋中的一种特殊较量，叫做赋诗酬答。究其实，是借着赋诗表明自己的意向并试探对方。春秋之世，赋诗对答的风习很是浓厚，但凡邦交场合或名士贵胄聚宴，都要在涉及正事前的饮酒奏乐中反复酬答，若有一方酬答不得体，赋诗未完便会不欢而散，连涉及正事的机会都没有。所谓赋诗酬答，是以《诗》三百篇为大致底本，先由主人指定宴会乐师奏其中一首，然后自己唱出几句主要歌词，委婉地表达心迹。宾客听了，重新指定乐曲并唱和诗句，委婉表明对主人的回答。当初，晋国的重耳，也就是后来的晋文公，在逃亡中寻求列国支持。进入秦国后，在秦穆公为重耳举行的接风宴席上，秦穆公先后奏了四曲并亲自唱诗提问。重耳在学问渊博的赵衰指点下，每曲之后唱答的诗篇都恰

到好处。秦穆公大是赞赏，非但将女儿嫁给了重耳，且立即派重兵护送重耳回国即位。

进入战国，此等拖沓冗长的曲折酬答几乎完全销声匿迹了。纵是一些特立独行的名士贵胄，也至多只是念诵一两句《诗》表达心曲而已，且未必全部都是《诗》中语句。方才孟尝君与甘茂的几个对答，孟尝君第一诵主句是《诗·小雅》中的《谷风》，隐含的意思是：远方来客啊，像春日的风雨。甘茂酬答的主句是《诗·小雅》中的《出车》，隐含的意思是：做您的佳宾实在惭愧，我有深深的忧虑难以言说。孟尝君第三句是《诗·小雅》中的《采薇》，隐含是：没有觉察啊，君乃风光人物。甘茂酬答的第四句同样是《诗·小雅》的《采薇》，隐含是：我的路途风雨泥泞，忧思重重。最后一句突兀念诵，主句“一月三捷”也是《采薇》名句，隐含是：我有实力，能使君大获成功。正因了这突兀一句，孟尝君才惊讶赔罪，甘茂才获得了眼看就要失去的敬重。

进入茅亭，没有风灯，一片月光遍洒湖中斜照亭下，倒是另一番清幽。甘茂笑道：“素闻孟尝君豪气雄风，不想却有此番雅致，佩服。”孟尝君一指石案两只大爵笑道：“雅致不敢当，此处饮酒方便而已。请。”

甘茂在阔大的石案前席地而坐，只一瞥，见月光阴影里满当当码起了两层红木酒桶，不禁惊讶笑道：“孟尝君果然英雄海量，甘茂难以奉陪也。”孟尝君大笑道：“论酒，你确是没此资格。这些酒桶，是当年我与张仪一夜喝光的，留下，只做个念想了。”说罢喟然一叹，“英雄豪杰如张仪者，此生难求也！”甘茂不禁默然，想那张仪苏秦纵横天下，一个豪饮惊人，一个烈酒不沾，却都一般的英雄气度，无论为敌为友，都与孟尝君这天下第一豪客结下了生死之交。心念及此，甘茂一声感慨长叹：“然也！张仪明与六国为敌，却是邦交无私情，交友不

失节，英风凛凛，赢得敌手尊之敬之。此等本领，甘茂实在是望尘莫及也。”

孟尝君笑道：“公有此论，尚算明睿。田文便不计较你这个张仪政敌了，来，先饮一爵！”也不看甘茂，径自汩汩饮尽，酒爵“当”的一声蹾到石案上，收敛了笑容，“公言一月三捷，何以教我？”甘茂放下铜爵拱手道：“锁秦、灭宋、做中原霸主，算得一月三捷否？”孟尝君顿时目光炯炯：“三宗大事，公有长策？”甘茂悠然一笑：“纵有长策，亦无立锥之地，令人汗颜也。”孟尝君爽朗大笑：“公若能一月三捷，何愁一锥之地？”甘茂立即跟上：“天下皆知，孟尝君一诺千金，在下先行谢过。”孟尝君却不笑了：“直面义士，田文自是一诺千金。公为策士，以策换地，却是不同。”甘茂拍案道：“好个以策换地，孟尝君果然爽利。甘茂亦问心无愧了。”说罢从大袖皮袋中拿出一卷羊皮纸递过，“此乃甘茂谋划大要，请君评点。”

孟尝君接过羊皮纸卷，哗地打开，就着月光瞄得片刻，不禁微微一笑：“只是这锁秦一节，还需公拆解一二。”甘茂一听，心知自己的谋划已经得到了孟尝君认可，顿时大感宽慰，站起来舒展一番腰身，在月光下踱步侃侃，备细说明了秦国的朝野情势、权力执掌与目下的种种困境，一口气说了半个时辰。

“以公之见，目下是锁秦良机？”孟尝君径自饮了一爵。

“正是。主少国疑，太后秉政，外戚当国，战国之世未尝闻也！”

“秦国君暗臣弱，良相名将后继无人？”

“正是。”甘茂感慨良多，评点之间激动得有些喘息，“秦王秉性柔弱，魏冄刚愎自用，芈戎嬴显纨绔平庸，樗里疾虽能，也是老迈年高受制于人。大军无名将统帅，唯余白氏一班行伍将领掌兵。宣太后纵然精明强干，无大才股肱支撑，也是徒然。”

“我却听说，白起谋勇兼备，颇有大将之才。公不以为然？”

“白起者，卒伍起家也。”甘茂微微一喘，“其人不读兵书，不拜名师，千夫长擢升前军主将，全然因魏冄一力举荐，并未打过任何大仗，何论兵才？就实说，此等人物战阵杀敌尚可，率数十万大军决战疆场，必是败军之将也。”

孟尝君默然片刻，站起身来一拱道：“三日之后，请公晋见齐王。”

残月西沉时分，甘茂回到了驿馆。听得雄鸡一遍遍唱来，甘茂难以安枕，独自在庭院漫漫转悠。眼看着浓浓的秋霜晨雾如厚厚帷幕落下，天地一片混沌，甘茂心中也是一片混沌。恍惚间，甘茂觉得自己看到了咸阳，看到了自己的丞相府，不禁一声高喊：“秦国秦国，甘茂何负于你，落得受嗟来之食！”心中一阵颤抖，在大雾中放声痛哭了。

三　东海起大蛟

节令还在中酉，距离始寒还隔着一个下酉，临淄王宫已经一片忙碌了。

所忙碌者，多方准备窝冬物事也。在齐宣王之时，这种忙碌只是在始寒到来时才有几日。如今大大地提前了，忙碌的做派也更大了。牛车络绎不绝地运进木炭，工匠昼夜连轴地修缺补漏，内侍们脚步匆匆地给每座殿堂安装外挂厚棉布帘的木架，侍女们则忙着给所有的门厅、长廊、房屋安置生火的燎炉。执掌王室事务的大夫，则忙着从官市上购进名贵的皮张，好教齐王在始寒那日给每个后妃赏赐一领上好的皮裘。而随时进宫的官员们则免不了一番评点，时不时指出各种纰漏，甚或亲自给齐湣王提出种种奇思妙想的建言：燎炉应当装上轮子，木炭不当有丝毫烟气，棉布帘应当亮色，王座下当有暖裆的小燎炉，等等。齐湣王一高兴，会站出来高声号令一番，而后便是种种奉

命修葺奉命更改，忙得不亦乐乎。如此一来，王宫进进出出，川流不息，俨然一片生气勃勃。

这番从未有过的王室气象，全因了太庙巫师的一则龟卜。

当初，齐宣王刚刚即位，王后便生下了一个儿子。侍女急急报来，齐宣王竟撇下了正在议事的群臣，风风火火地赶到后宫探望。王后说，临盆之时，她分明看见一条无角青龙从云中向她飞扑下来！齐宣王大是惊愕，立即赶到太庙请大巫师占卜。鹤发童颜的大巫师破例选择了古老的钻龟之法，来占卜这则非同寻常的预兆。当那支红亮得几乎发出黄白色的尖锐契柱(注)刺进龟甲钻孔时，“咔”的一声轻微炸裂，龟甲便有了粗细不等的裂纹。老巫师一阵端详，良久愣怔不语，之后对占卜官断然下令：“再钻！”如此连烧九支契柱，刺灼九片龟甲，裂纹走向竟是大体不差。老巫师大皱眉头，对守候在外室的齐宣王喟然一叹道：“九钻如一，未尝闻也！此兆上应天河青蛟，吉凶难明也。”

齐宣王疑惑不定，将稷下学宫的阴阳家大师邹衍秘密召到宫中求教。邹衍思忖一阵道：“拆解龟纹，国师为上，邹衍不敢妄言。然则史有先例，商汤灭夏，钻龟七十二而龟纹皆同。以此证之，当为吉兆无疑。且齐居东方，青龙之位也。天河青蛟垂于王室，正应齐国大兴之象也。”邹衍学问渊深，为阴阳家之大宗师，对天文星象、堪舆占卜、命相术数、阴阳五行，几乎都有精到揣摩，一番广博论证，齐宣王大喜过望。

这个上应天河青蛟的王子，正是目下的齐湣王田地。因了这则大兴之兆，田地在满月之时，便被破天荒地立为齐国太子。及至二十岁即位称王，当初的青蛟之兆又沸沸扬扬地在齐国复活了。于是，种种与青蛟对应的规矩，也就不期然地蔚然成风了，种种与龙蛇相关的神话也悄悄地弥漫开来了。譬如冬令为龙蛇蛰伏保养元气的季节，王宫

便要分外铺排地准备窝冬，而且一切都要沾上潜龙征候才算上上功夫。

青蛟之说，是被齐国的方士们大大散播开来的。齐国本是方士的生发之地，逢此良机，方士们精神大振，四处奔走传言：蛟、虬、蛛、蝹四神蛇，都是无角之龙，蛟居四神蛇之首，青蛟又居诸蛟之首，几乎与龙同样神圣尊贵，且蛟性善战，比龙更为凶猛，正是东方青龙的霸主之象。秘闻随着口舌流淌，齐王在国人心目中成了天授霸主，方士们自然也成了王宫的座上佳宾。

秘闻归秘闻，这个齐湣王田地，也实在是与常人大异。

从总角小儿开始，田地就深信自己生具龙性霸气，言语敏捷，举止刚烈，虽是昂昂童声，却是大有做派。上马，要内侍跪伏在地做上马石；下马，要选白嫩侍女跪伏在地高翘肥臀做下马石。但有闪跌，立即一剑砍翻。做了二十年太子，宫女内侍被他杀了六十余人。五岁一开始读书，田地更显才气过人，生生赶走了两个蒙学老师。后来，齐宣王亲自请来稷下学宫以论战辩才著称的名士田巴为太子傅。第一次未及开讲，田地便高声发问："敢问先生，何为五怪？"田巴一怔，正色答道："治学以经典为本，何言怪力乱神？"田地咯咯笑道："不知便不知，世间有怪，不能说么？"田巴大窘，红着脸道："太子便说，何为五怪？"田地昂昂高声道："水怪为罔象，石怪为魍魉，木怪为夔，土怪为羊，火怪为宋无忌！"田巴哭笑不得："此等学问，在下没有。"说完拂袖而去，立即辞了太子傅。从此后，齐国放着一个天下名士渊薮的稷下学宫，却无人愿做这太子傅。后来，田地索性拒绝任何老师，自己读书，自己习武，不要任何教习，竟然练得了一身本事，强记善辩，勇武过人。如此一来，朝野哗然，"青蛟天授"的秘闻更传得令人咋舌了。

即位称王之后，齐湣王大刀阔斧地开始了青蛟霸业。第一道王令是加收赋税一倍，府库大是充盈。接着是征发精壮三十万成军，连同

原来的三十万大军，齐国骤然有了六十万大军，一举成为七大战国之首。然后是一连串的秘密谋划，只在选择一个蛟龙出水的恰当时机。

正在这杀气弥漫的时日，孟尝君禀报说：秦国失意权臣甘茂到了。齐湣王听甘茂失意入齐，一声冷笑道：“权臣既败，便当一死了之。来齐国滥竽充数么？”孟尝君一番密语，齐湣王方才有了笑意：“好！见见这支滥竽。”此刻，齐湣王在大殿廊下来回转悠，眼前王宫广场川流不息的送货牛车与宫女内侍们忙碌的身影，恍然化成了呐喊驰骋的千军万马，山呼海啸般杀进函谷关，无数的秦国黑旗望风披靡，齐国的紫色大旗一举冲进了咸阳，齐湣王不禁纵声大笑……

“禀报我王：孟尝君与秦国甘茂已到宫门！”宫门司马的声音又高又急。

齐湣王厉声呵斥：“身后有盗么？慢点说！”宫门司马还没回过神来，齐湣王已经转身下令，“来人！拿下这个不知礼仪的竖子，宫门斩首！”

这一下宫门司马大惊，一边在甲士圈中挣扎一边大喊：“我王明鉴！是我王立规：青龙之威，震彻天宇，宫中武士不得低声——”

齐湣王狞厉地一笑：“时令已变，青龙蛰伏，万物噤声。不知罪么？”

宫门司马目瞪口呆，绝望间声嘶力竭：“巧言无常，君道何在！”

齐湣王大怒，顺手抽出腰间长剑当胸直刺，“噗”的一声闷响，鲜血飞溅数丈，当面的齐湣王顿时一身血红。一圈甲士手足无措，一齐抛开矛戈跪倒低头，谁也不知该说何辞。血红的齐湣王站在甲士圈中，骤然大笑道：“冬令见血，来春大吉！宫门甲士，人各晋爵一级。”甲士们惊慌失措，参差不齐地大叩其头，“谢我王恩”的声音却嗡

嗡一片全无气力。齐湣王厉声呵斥：“青龙卫士，力道何在！没吃饭么？”甲士头目连忙惶恐叩头：“青龙蛰伏，万物噤声。小军等无敢违背。”齐湣王狡黠一笑：“蛰伏之期，将到未到，但凭龙心断之，可知法度？”甲士们恍然，一齐高声大喊：“我王神明！万岁——”齐湣王哈哈大笑道：“好！如此甲士，堪成本王大业。”甲士们又是一声齐吼：“多谢我王褒奖，万岁！”连忙爬起，手忙脚乱地收拾尸体去了。

这场突如其来的变故，被刚进宫门的孟尝君与甘茂看了个清清楚楚。孟尝君嘴角抽搐着要上前劝谏，被甘茂一把扯住了衣襟道：“且慢。‘将到未到’，莫找难堪。”孟尝君一咬牙，拉着甘茂又到了宫门外等候。甘茂低声笑道：“君有悟性，尚可自全。”孟尝君黑着脸一句话不说，只石人般伫立在肃杀的秋风之中。

片刻之后，宫中遥遥传出洪亮的宣呼：“伯父携秦使晋见——伯父携秦使晋见——伯父……”波波相连，连绵不断。甘茂不禁一笑。孟尝君大眼一瞪道：“笑从何来？”甘茂低声道：“六宣大礼，天子之志，甘茂敢不笑颜？”孟尝君却沉着脸道：“忒多聒噪！走，上殿！”甘茂又扯住了孟尝君大袖急促道：“君听我言无差，以六宣大礼晋见！”孟尝君瞬息犹豫，已经被甘茂扯着衣袖拜倒在地齐声高呼，孟尝君呼的是：“伯臣来朝！我王万岁——”甘茂呼的却是：“外臣来朝！万寿无疆——”呼罢连叩头六次，方才起身。接着一名礼宾官前来导引，孟尝君前行，甘茂随后，进了一片忙乱的王宫。

方才这一番折腾，却有个原委：齐湣王喜欢出其不意地显示学问才能，若臣下或使节不知应对，便很难说是何种结局了。举朝之中，除了孟尝君与苏代没有遭遇过这种尴尬，越是有才名的臣子，越是常遇离奇诘难。时日一长，齐国臣子入宫晋见或例行朝会，都是提心吊胆了。寻常时日，搜肠刮肚地揣摩稀奇古怪的礼节与书缝旮旯里的学问，生怕一旦被问倒，便有杀身之祸。今日齐湣王本来心情颇为平和愉悦，可那个宫门司马喊破了他的大梦后，又骤然焦躁了。及至杀了

那个宫门司马，齐湣王又突然变成了那个顽劣不堪酷好恶作剧的少年王子，于是才有了这番早已进入坟墓的六宣大礼。

六宣大礼，是周天子接见诸侯的觐礼。周礼规制：与王族同姓的大诸侯通称为“伯父”，同姓小诸侯则通称为“叔父”，异姓大诸侯通称为“伯舅”，异姓小诸侯则统称为“叔舅”。总归起来，无非是宣示君臣血缘之礼法。诸侯要听宣叩拜，方可进宫。宣呼也有讲究：大诸侯六宣，由天子出令，由殿口的“上摈”第一次宣呼，再由殿门的“承摈”第二次宣呼，殿阶下的“末摈”第三次宣呼，然后是王宫车马广场到宫门的下介、中介、上介（合称三介）依次做第四次、第五次、第六次宣呼，直到声浪达于宫门候见的诸侯。这便是在战国早已销声匿迹的六宣大礼。

孟尝君乃齐国王族，于是有了“伯父”的高宣。可惜孟尝君一代豪士，最是蔑视那些已经作古的腐朽礼节，哪里知道此中讲究？听在耳中只觉得怪诞累赘，在甘茂面前又要维护齐湣王的英主名声，要拉着甘茂长驱直入。可甘茂却是天下一等一的杂家名士，一听便知此中奥妙，也才有了慌忙扯住孟尝君的举动。孟尝君毕竟精明机变，甘茂一扯之下，没有强项硬进，心中老大一股憋闷。

进得殿门，甘茂又是一扯孟尝君。孟尝君心下恼火，大袖一拂，径自从中门昂昂进殿。甘茂叹息一声，低头拱手，从右边门轻步进殿，到殿中深深三躬，依旧低头。

“叔舅抬头。”殿中浑厚一声，一片嗡嗡共鸣。

甘茂这才一声高呼：“下蔡甘茂，参见齐王。”呼罢抬头，不禁一阵惊愕——六级王阶上肃然端坐着一位古装天子，身材高大，一脸蜷曲的连鬓大胡须蓬松到颈下胸前，使那张古铜色大脸竟似神灵一般。更为奇特的是，面前大案上赫然摆着一口裸身长剑，剑尖直指殿右。甘茂抬头一瞥，又立即低眉敛目，等待“天子”发问。

“叔舅外臣，可知本王服饰之法度乎？”浑厚的声音又是一片共鸣。甘茂低头，双手执玉佩作拱道：“此为天子衮冕，为天子六服第二等。”齐滑王嘭嘭叩着左右两张玉几：“两几是何法度？”

“此为古礼：神位设右几，人位设左几，天子至尊，设左右几。”

齐滑王冷冷一笑：“本王这口裸身外向之长剑，是何礼法？”

甘茂惶恐低头：“王心如海，不可尽知。不见经传之创举，外臣不敢妄测。”

齐滑王突然轰轰大笑：“能如甘茂，终有不知，难为你也，入座！”

甘茂更显惶恐：“外臣无知，尚请王言教我。”

“好！”王阶上的声音充满兴奋，“本王明示于你：长剑出鞘，直向西方！记住了？”

“外臣受教。”甘茂肃然一躬，走到与孟尝君相对的长案前就座。

孟尝君看得大皱眉头，凌厉的目光盯着甘茂，透着显然的厌恶。甘茂正襟危坐坦然自若面含微笑，仿佛礼仪大宴上文质彬彬的君子佳宾。孟尝君终于收回目光，对着齐滑王一拱手道：“臣启我王：甘茂之谋，臣已禀报，尚请我王明断，臣当奉命实施。”齐滑王一拍王案笑道：“甘茂博古通今，谋划当无差错。来春青龙抬头，派苏代出使秦国。”

孟尝君又道：“甘茂去留，亦当我王决断。”

突然之间，齐滑王冷笑了几声：“一个逃国臣子，还想如何？随他去。”

孟尝君正要说话，王座前老内侍锐声高宣：“散朝——”随着话音，四名侍女将那座绣有天子斧钺的大屏隆隆推将过来，齐湣王连同王座竟倏忽消失了。孟尝君大是愣怔，不禁愤然起身，要冲进去理论。“且慢！”甘茂一个箭步拉住了孟尝君，声音都有些颤抖了。孟尝君看了甘茂一眼，一声长叹，大步去了。出得王宫广场，孟尝君不由分说将甘茂扯到了那座幽静的别居。

“你且说说，如何三番五次扯我？君有错失，臣子不当劝谏么！”孟尝君面色铁青，语气从未有过的凌厉。甘茂悠然一笑：“孟尝君莫得怨我，甘茂过来人而已。”

“过来人？”孟尝君揶揄笑道，“你是齐王肚皮里的蛔虫？”

甘茂一声叹息：“以君之见，目下齐王与秦武王可是一路？”

孟尝君一怔：“此话怎讲？”

甘茂苦笑道：“在下不才，发迹于秦武王，根基是在秦武王做太子时扎下也。嬴荡武勇刚烈，少时常有荒诞之举，与目下齐王颇有相似处。也是甘茂杂学小成，时不时以稀奇古怪之学问伎俩引导嬴荡，才稳住了嬴荡的太子根基。久而久之，对此等生于深宫的怪诞少年，甘茂便有了一些揣摩。除此之外，何得有他？”

“倒也是。”孟尝君点点头，“以你揣摩，齐王与秦武王有何不同？”

甘茂叹息一声道：“秦武王秉性刚烈，极端尚武，情急处人不能犯，然却没有戾气，在大错铸成之时尚能自省。齐王秉性怪诞暴戾，求奇求新，无常难测。甘茂今日进宫，也是诚惶诚恐做孤注一掷，侥幸得成而已。”

“侥幸得成? ”孟尝君打量怪物一样看着甘茂，“骂你逃国，你倒成了？ ”

“孟尝君恕我直言。”甘茂淡淡一笑，“此等君主，一味只想显示其天威难测，使臣下慑服，故而风雷无常。前赞我才，后斥我行，无非使甘茂心怀畏惧而已，却无驱逐之意。适当时机，若有人进言，齐王必用甘茂。”孟尝君听得愣怔，细细一想却是分明如此，点头叹息道：“人云一物降一物，柳木降牛角，果然不差也。此等君王，唯甘茂可对了。”甘茂笑道：“此情此景，揣摩而已，何敢做人肚皮里蛔虫了？ ”

“原是田文粗鲁，得罪。”孟尝君拱手一笑，却又骤然低声，“如此说来，唯有逆来顺受了? ”甘茂一番思忖笑道：“至少，情急处不能逆鳞。譬如今日无端诛杀、突兀散朝，孟尝君若上前劝谏，必是言辞愤激，后果不堪设想也。秦武王并无此等乖戾，如张仪之能者，尚且退避三舍，何况齐王如此乖戾暴烈，孟尝君岂有他哉? ”良久默然，孟尝君仰天长叹一声，向甘茂深深一躬，甩开大袖去了。

次日清晨，孟尝君接到王室宣令：三日后秋狩阅军，丞相率百官并列国使节同行。孟尝君闷闷不乐，请上卿苏代知会各国驻临淄使节，吩咐属吏知会各个官署，自己却闭门不出整整大睡了一日。亲信门客大是惊讶，心知孟尝君必是遇到了前所未有的烦心事，守住了各个门口不许任何官员探访。一时间，门庭若市的孟尝君府难得地清净了两日。

中酉最后一日，齐湣王的狩猎马队并随行百官使节浩浩荡荡地开出了临淄王宫。齐湣王一身青铜甲胄，一领紫红斗篷，身背最硬的王弓[注]，箭壶中插着十六支上好的兵矢[注]，腰间一口阔身长剑，脚下一辆驷马青铜战车，上下一团金光灿灿，直是天神一般。出得王宫，临淄国人潮水般涌来瞻仰青龙齐王的风采，“东方青龙！天下霸主！”的

欢呼声响彻了连绵街市。齐湣王面对国人的狂热膜拜最有耐心，一路缓缓行来，还时不时地举起手中长剑于民安抚。车马仪仗好容易涌出临淄西门，已经是正午时分了。会齐城外列阵的六千铁骑，齐湣王一声令下，直向西北方向的济水河谷压来。

翻过一道草木苍黄的山塬，辽阔的谷地旌旗飞扬金鼓震天人喊马嘶，直是战场一般。

这段河谷临近济水入海处，山塬起伏，大海苍茫，林木葱茏，苇草荒莽，原是珍禽异兽龟蛇水鸟栖息出没的渊薮之地。每到秋草枯黄的季节，这里是临淄贵胄的上佳猎场。但是，自齐湣王即位以来，这片猎场却被圈做了王室禁苑。但凡出猎，非齐王亲笔王书，任何贵胄不得靠近。虽然做了禁地，齐湣王却从来没有来这里狩猎过。他即位的第二年，这片河谷变成了一座辽阔的军营。举国新征发的精壮男子，都全部集中到了这里。浩浩荡荡三十万，从此在这片水天相连的山塬地带开始了声势赫赫的大训。六年过去了，齐湣王第一次来到这片军营。

凝望片刻，齐湣王高声下令：“号令田轸，整肃三军！”

三十六支螺号呜呜吹起，王车后那座三丈六尺高的云车上的紫色王旗急剧地左右摆动起来。须臾之间，辽阔的军营里号角连绵大锣声声，四野旌旗向中央地带飞速聚拢。正在此时，一片烟尘大起，一支马队风驰电掣般卷来。倏忽之间，一片大将滚鞍下马，为首斗篷飞动者拱手高声禀报：“上将军田轸率军营三十六将，参见我王！”

齐湣王向田轸一点头，大手一挥：“王师成列，进入军营！”

王师大将令旗一摆，螺号吹动，顷刻间马蹄隆隆，六千护卫王师在王车仪仗之后列成了一个行进方阵。齐湣王脚下一跺，青铜战车轰

隆隆飞出。田轸一摆手，三十六将一齐飞身上马，分列于王车两侧护卫疾进。

谷地中央的校军场上，已经列成了一个巨大的扇形阵，扇形两侧的山塬也是紫蒙蒙一片。放眼望去，大军无边无际直与大海相连，从未有过的壮观。齐湣王虽是雄心勃勃，可也从未见过如此壮阔的军阵，不禁高声赞叹：“好！当真青龙天军！”话声方落，辽阔的谷地一片山呼海啸：“青龙天军——战无不胜——”及至战车直接驶上了建在一座小山头的中央将台，齐湣王鸟瞰谷地，只见方圆十数里的谷地山塬变成了茫茫无涯的刀丛剑树，战旗猎猎甲胄生光，不觉胆气顿生，不待田轸司礼前导，登上将台最高处一声高喊：“青龙天军将士们：尔等东海神兵，秉承天威，必将荡平四海，成我霸业！”

又是一阵撼动天际的山呼海啸：“青蛟出海！齐国霸业！”

齐湣王哈哈大笑，雷鸣般声震山谷：“好！来春蛟龙抬头之日，尔等大出之时！谁敢当我兵锋，教他死无葬身之地！”

“青蛟出海！天下无敌！”

齐湣王锵然拔出长剑直指天空：“苍天在上！青蛟奋威，尔等勇士，各显本领，高官显爵，本王不吝！”话音落点，突然转身对田轸下令，“开始校武！”

本来，大军集结操演是一场繁难操持，其细密程度绝不亚于一场大战，更何况将三十万大军如此密集地排列在一片谷地，简直比打仗还难。可齐湣王就是要这种“亘古未有，气吞山海”的气势，又能奈何？连日来，田轸与一班将领精心谋划反复操练，才差强人意地将每个山头都站满了兵士，各种号令衔接也做了极为严厉的规定。可无论如何都是谋划赶不上变化，齐湣王率意即兴的阵阵发作，弄得田轸无所措手足。本来，操演与校武是两阵。操演在前，看的是阵列变化；

校武在后，看的是士卒功夫。此时王命一下，竟要直接校武，田轸一阵愣怔，一时不知如何应对。孟尝君在旁看得分明，一个眼神示意，田轸恍然醒悟，挺胸一声：“嗨！”一劈令旗，“取消操演，即行校武！”中军司马一声应命，轧轧转动那面装在高大木架上的中军司命大纛旗，二十一只螺号“呜——”地响了起来，十六面牛皮大鼓也紧一阵慢一阵地隆隆发动。

大纛旗发出的第一个号令是取消操演，螺号同时发出的号令是准备校武，牛皮大鼓却是指引各军的进出位置。三十万人密集集结，当真是无边的人山人海。本来谋划，是要借操演阵法一支支退到山上，空出中央校军场来校武。如今大军未退，却要参加校武的部伍就位，显然要相互冲突拥挤。且不说操演阵法与校武原是两套甲胄，操演之后卸去重甲大盾，方能展现齐军最为擅长的技击与射艺。此刻一变，校武部伍要忙着卸甲去盾，骑兵要忙着将显示声威的长矛大戈换成骑士用剑，而身边又是摩肩接踵的人群，找不到一个空间落脚。兵急将更急，一时呼喝连声，哄哄嗡嗡地乱了起来。

田轸向谷中一瞄，知大事不好，眼见齐湣王嘴角抽搐络腮胡须翘成了大卷儿，不禁冷汗淋漓双腿发颤。正在此时，将台后的使节群中却有一人高声赞叹道：“争相瞻仰天威，齐军忠诚，天下无双也！诸公以为然否？”一班使节纷纷应和：“秦使言之有理，齐王上应天心，下顺民意，诚可敬也！”田轸猛然心中一亮，精神一振，赳赳大步走到齐湣王身侧拱手高声道：“军心敬王若天神，臣请我王矗立片刻，容臣调遣部伍依次通过将台，以瞻仰我王天神之威！”齐湣王骤然开怀大笑道：“好！忠者，德之首也。本王矗立竟日，也是无妨。”

“我王神明！”田轸顿时精神大振，不禁冒出了一句平日羞于启齿的颂词，转身高声发令，“三军整肃，步先骑后，依次通过将台，瞻仰我王神威！”

中军司马长吁一声，顾不得满头大汗，立即向战鼓螺号发令并同时转动大纛旗。随着号令大旗的红光，谷中川流不息的兵士们欢呼雀跃鼓噪欢呼。齐湣王伫立在高台大山巨石般岿然不动。饶是如此，兵马长河也一直流淌到第二天红日高升。最后的骑兵纵是呼啸飞过，这场瞻仰神威的盛大礼仪，也直到暮色再度来临时才告结束。

暮色苍茫之中，只听中军司马一声惊叫："不好！太医！"

齐湣王面色苍白，一座铜像般轰然倒下了。

四　布衣柴门千里驹

碧绿的秋水中，一叶独木舟漫漫漂游。

孟尝君哭笑不得了。一场匪夷所思的狩猎大阅兵，变成唯独瞒住了齐湣王的荒诞笑料。大军的乱象与田轸的恐慌，骤然显出了这支"青龙天军"的根底。甘茂的救急与列国使节心领神会的应和，则分明透出了一种心照不宣的莫大嘲讽。身为丞相，孟尝君在那一刻简直羞得要找个地缝钻了。那日晚上，神圣的瞻仰刚刚完毕，孟尝君不由分说将田轸扯进了自己的军帐，夹头盖脑一通斥责："天下可有你这等上将军？三十万大军，硬塞到一片河谷之地！谁教给你的？仗白打了，兵白带了，齐国耻辱也！田氏耻辱也！"田轸本是孟尝君同族晚辈，更兼性情宽厚，黑着脸一言不发，末了只硬邦邦一句："叔父说，王命如此，该当如何？"孟尝君被噎得半晌无话，跺脚一声长叹："呜呼上天！如此作践齐国，田文颜面何存也！"愤激难耐，竟破天荒地放声痛哭了。吓得田轸连忙扑上来抱住孟尝君，硬是将他拖进了后帐。偏是孟尝君恼羞成怒，一脚踹翻田轸，窝到后帐蒙头大睡去了。

回到临淄，孟尝君称病不出，整日驾着一叶小舟在后园大湖中漂荡。

看看秋阳西斜，小舟悠悠荡到了西岸，却有门客总管冯守在岸边高声道：“禀报孟尝君：鲁仲连到了。”孟尝君懵懂抬头，随即大是惊喜：“谁？鲁仲连？在何处？快快有请！”话音落点，岸边黄叶萧疏的树林中一阵大笑：“鲁仲连来也！孟尝君好兴致。”随着笑声，一个红衣大袖手持长剑的英挺人物已经到了岸边。

“仲连来得好！”孟尝君一声笑叫，从独木舟站起要跃上岸来，不料小舟一个晃悠，却一个趔趄结结实实跌坐到了船中。鲁仲连一阵大笑：“客随主便，我下来说话。”一个轻身飞跃，展着长衣大袖落到了方不过一尺的小小船头，小巧的独木舟纹丝未动。孟尝君兀自扶着船帮笑个不停：“好！好功夫。”鲁仲连已经跨步到了船尾，拿起竹篙只一点，一叶小舟水鸟般轻盈地掠了出去，三两点便到了湖心。

“仲连此来，何以教我？”面对这个显然年轻的士子，孟尝君热诚坦荡中透着敬重，与甘茂面前的孟尝君判若两人。

鲁仲连丢下竹篙任小舟游荡，坐到了孟尝君对面正色道：“齐国危如累卵，孟尝君当真无觉？”孟尝君惊讶道：“危如累卵？仲连何出此言？”鲁仲连道：“赋税加倍，民怨载道，财货缺少，物价日高，国人金钱却大肥了外商。甲兵六十万，空耗府库。法令不固根本，宣王苏秦之法日见流失。贵胄封地虽无增加，兼并之土地已远远大于封地，赤贫流民已经遍于国中。当此之时，倘有外战，定一发不可收拾。君为丞相，竟不觉危如累卵乎！”

“仲连，纵然觉察，又能奈何？”孟尝君喟然叹息一声，沮丧非常。

鲁仲连一怔，不禁红了脸膛：“曾几何时，孟尝君如此英雄气短？莫非那青蛟神话也使你懵懂了不成？”孟尝君摆摆手道：“仲连莫急，你是有些言过其实了，国势还没有衰颓，容我慢慢设法。”鲁仲连冷笑道：“孟尝君违心之言，天下还有何人可信？鲁仲连实言相告：孟尝君

至少须得阻止齐国四面树敌。否则，十年之内，亡国之期！告辞。”一言说罢，霍然起身。

“仲连且慢！”孟尝君连忙拉住鲁仲连衣襟，“来来来，坐了，听我说。”鲁仲连喘息着勉强坐下。孟尝君低声道，“仲连，托你一事如何？”鲁仲连道：“先说何事？”孟尝君微微一笑：“做一回无冠使节，如何？”鲁仲连目光一闪：“要我探察列国对齐动向？”孟尝君笑道：“果然千里驹！一点便醒。只是，不仅探察，还得斡旋，齐国之危，更在其外。”鲁仲连点头道：“齐国有一个死仇，一个强敌，半个盟友，其余三个非敌非友。齐国若不审时度势而强做霸主，只怕上天也无能为力。”孟尝君点头道：“是了。幸亏这个死仇目前尚无还手之力，那个强敌也似乎没有异常动静，半个盟友也还没有滑脱得很远。只要斡旋得当，该当还有转机。若能不战而消弭兵祸，国人之福也。”

“孟尝君有报国之心，鲁仲连何惜驰驱。”

“鲁仲连有救世之志，便是齐国根基。”

“啪”的一声，两人手掌相击，一阵放声大笑。

暮色时分，苏代来访，与孟尝君商议如何处置甘茂。孟尝君便将那日进宫经过以及与甘茂的对谈，对苏代备细说了一遍，末了道：“此人当得一头官场老狐，不须我等操持了。”苏代听得仔细，却摇头道：“纵然老狐，此刻也是雪中觅食之时。若无我等扶持，老狐必是冻僵饿死无疑。我只是要问孟尝君：此人若在齐国，可能为我所用？”孟尝君思忖一阵道：“甘茂虽非大才，也缺失正气，但却机谋多变，亦无大奸大恶之心。依我看，倒是可做你臂膀辅助。”苏代点头道：“甘茂本是楚人，斡旋楚齐邦交，倒是正选人物。”孟尝君笑道：“如此说来，你操这个心。若要我出面，说一声便是。”苏代笑道：“冬日将到，先安顿他做个客卿。来春我出使秦国，此事当有分晓。”孟尝君一

拍掌：“便是如此！吐了这口痰也轻快。”苏代讶然笑道：“如何？甘茂如此讨嫌么？”

孟尝君大摇其头，不胜感慨地一声长叹：“世间人事，鬼神难明也！按说甘茂至少不坏，对老夫还颇有启迪。然一见此人，我便胸闷如堵，忒煞怪也。可一见鲁仲连，老夫便高兴，便想大笑痛饮，此等快活，唯昔年张仪可比也。你说，这人之于人，为何如此不同？忒煞怪也！”苏代听得哈哈大笑：“田兄真道可人也。原是你秉性通达，与豪杰之士意气相投，岂有他哉！”孟尝君连连摇头：“非也非也。不是豪杰之士者多了去，若个个令人胸闷，岂不早死了去？忒煞怪也，忒煞怪也！”苏代笑得不亦乐乎：“好了好了，毕竟田兄性命要紧，日后我来应对甘茂便是。”

一番笑谈，孟尝君郁闷大消，兴致勃勃地摆了小宴与苏代痛饮。

应酬周旋之道，苏代与其兄苏秦大是不同。多年在燕国与子之一班豪士共处，苏代非但善饮，且酒量惊人，虽不能与张仪孟尝君这等酒神相比，却也是邦交名士中极为少见。再者，苏代诙谐善对，急智极是出色，往往对临场难题有出人意料的精彩对答，较之苏秦的庄重端严长策大论却是另一番气象。孟尝君对苏氏兄弟一往情深，更受苏秦临终之托，将苏代延入稷下学宫修习三年，脱燕国之困后在齐国做了上卿。以交谊论，孟尝君对苏秦敬若长兄，对苏代却是爱若小弟。但要说饮酒叙谈，孟尝君却更喜欢苏代的洒脱不羁，竟自常常酒后感慨：“兄债弟还。苏秦欠我酒账忒多，上天便赐我一个苏代了。”苏代举着酒爵大笑：“亏了二哥欠得多，否则一介布衣，苏代却到何处去找如此多陈年美酒？”

也是憋闷了几日，两人饮得两桶陈年赵酒后，孟尝君海阔天空起来，说了不少猎场趣事，末了又回到饮酒，兴致勃勃地举着酒爵问：“三弟博学，可知酒德酒品之说？”

“酒有三德。”苏代笑道，“明心、去伪、发精神，是为万世不朽。”

“噫！”孟尝君惊讶了，“我原是说饮者之德，三弟却生发出酒德，大妙！想那女娲造出人来，原是不会说话，憋在心里要闷死人也。这一碗酒下肚，面红耳热滔滔不绝，不虚不伪，句句真心。若有危难，大呼奋勇！世间无酒，岂不闷杀人也？酒者，当真是万世功德！”

苏代大笑：“田兄演绎得更妙！也许，酒就是女娲所造，补偿造人之疏忽也！”

“正是如此。”孟尝君开怀大笑，“炼石补天，造酒补人，女娲神明！”

笑得一阵，苏代慨然一叹：“虽则如此，豪饮而不为酒困者，唯孟尝君也！”

“不不不！”孟尝君闻言大是摇头，“善酒而不乱心性者，前有张仪，后有鲁仲连。舍此二人，天下酒人不足论也。”这次苏代惊讶了：“张兄不消说得。这鲁仲连却是何人，竟能与张兄相比，得田兄如此敬重？”孟尝君哈哈大笑：“千里驹鲁仲连，苏代上卿竟然不知，当真孤陋寡闻也。”苏代悠然一笑：“我既不知，当是千里驹尚在马厩，可是了？”孟尝君笑道：“一旦出厩展蹄，此人便要叱咤风云了。”苏代思忖道：“此人当是齐国名士，否则，孟尝君不会如此上心。然则此人官居何职？身在何署？我竟一无所知？”孟尝君“啪”地一拍长案：“这便是千里驹之奇！不做官，不爱钱，高节大志，专一地救急救难。”苏代揶揄笑道：“不做官，不爱钱，又救急救难，除了墨家，还有了第二人？”孟尝君没有理会苏代的怀疑讥讽，感慨长叹道：“呜呼！与鲁仲连相处，我等直是污泥浊水也！”苏代这才认真起来，肃然拱手道：“田兄有此自比，足见此人必是奇伟之士，愿闻其详。”

孟尝君大饮一爵，侃侃说起了鲁仲连的故事：

即墨城多鲁国移民。到了齐威王时候，即墨鲁氏已经成了一个很大的部族。鲁人不善商旅，不谙官场，更不掺和那些莫名其妙的仇杀私斗，只在耕读两字上默默做功夫。族人个个知书达理，奉公守法，勤做善耕。几代人下来，鲁氏成了即墨城最有人望的大族。齐国官署但缺文职吏员，十有八九都到即墨鲁氏去找，随意拉一个出来，都极是称职。久而久之，有了一句民谚："齐人粗，鲁人补，临淄十吏九为鲁。"也是文华流风久成俗，这即墨鲁氏便有了一个独特的规矩：族长与族中大事，不是长老议决，而是由族中布衣士子们公议推举。而要在鲁氏部族中成为公认的布衣士子，仅仅识字是不行的，还得通达《诗》、《书》、《礼》、《乐》、射、车，鲁族人呼为"六才"。也不知这六才是否得了孔夫子教习弟子的六艺传承，反正很是实在，前四样为学问才华，后两样为实用技能，无论从军征战还是被选为吏员，都是立身本领。通达六才之后，还得由族长主持举行士冠礼，隆重地将一顶族中制作的四寸皮冠戴到有成后生头上，方可成为参与公议的布衣士子。唯其如此，鲁氏部族的事务百余年井井有条，没有出过一个昏聩族长，族中也没有发生过一次自相残杀，鲁氏便蓬蓬勃勃地兴旺了起来。

渐渐地，即墨鲁氏成了齐国望族，鲁氏族长也自然成了赫赫乡绅，非但即墨县令敬若上宾，纵是齐王，也必在启耕大典之后亲来拜望。谁想，在齐宣王十三年的时候，即墨鲁氏的布衣士子们经过公议，却推举了一个最为木讷平庸连大字都识不得几个的粗汉做了族长。消息传出，即墨哗然。

这个粗汉叫鲁大杠。大杠者，本是鲁人对那种凡事都吃亏且竟日乐滋滋脾性却又耿直倔强的粗憨汉子的善意讥讽，说的是此等人如大木杠子般又粗又直又实。这鲁大杠也是奇特，谁家有忙都去帮，哪怕自家活计没干完。帮便帮，还自带干粮不吃主家饭，如跟随大禹治水

的子民一般。谁家精壮男子病了，他便去顶替这家劳役，若要给钱粮回报，他便立即红脸。寻常间但凡有人喊他大杠，他乐呵呵答应一声，从无半点儿颜色。后来官府料民造册，他竟将“大杠”做了官名登了册。这在文采风华的鲁氏族人看来，直是滑稽莫名有伤大雅，若是别个，也许连族长都不能通过。毕竟这是鲁大杠，族长笑着说了声：“人贵本色，正是大雅。”便过去了。因了如此，鲁大杠与其说是名字，毋宁说是一个绰号。可正是如此一个人物，鲁氏族人却举族拥戴，非但布衣士子公议推举，而且族人还给鲁大杠茅舍门前立了一块白玉大碑，赫然刻着“族望千里”四个大字。

这一切，都因为鲁大杠有个不世出的奇特的儿子。

物化神奇，本是人所难料。鲁大杠憨得实，娶了个妻子憨得更实。此女身板结实丰满，生得银盆大脸，脚大手大力气大，走路如风，爱说更爱笑，不知忧愁为何物，睡觉呼噜声比鲁大杠还要响亮。无论见了谁，是男子叫一声大哥，是女子叫一声大姐，无分老幼，更无第二样称呼。鲁大杠给谁家帮工，她便跟脚给谁家主妇采桑帮厨，饭做好了撂下布裙一溜烟离去，任谁也找她不见。回到茅舍，常常与鲁大杠算账，不是唠叨鲁大杠出力不够，便是埋怨鲁大杠去哪家帮工慢了。鲁大杠嘿嘿一笑，她便俨然一个聪明女子般骂一声：“公石头！憨木头！”往往是话未落点已呼噜声大作，乐得鲁大杠嘿嘿笑个不停，也骂一声：“母石头！憨木头！”久而久之，族人便呼她做“杠姐儿”，认为这夫妻直是一对大杠。

鲁大杠夫妻和睦笃厚，第三年生下了一个胖大男孩。这孩子一生下来大哭不止，响亮得连稳婆也惊讶连连。刚哭了一阵，稳婆尚在手忙脚乱，这孩子却又是咯咯长笑。吓得稳婆一跌在地，爬起来飞也似的去向族长禀报。老族长当即带着正在议事的布衣士子们赶来了，有个学问之士将这孩子端详了一阵，不断惊叹：“面如朗月，一痣虎颌，此儿异相也！长哭长笑，天赋忧乐也。奇哉奇哉！”老族长与布衣士子

们一阵公议，当即议决：鲁大杠家境寻常，此儿由族人共养共教。鲁大杠不知如此这般一番公议，只嘿嘿嘿给每个人拱手道谢，请老族长与士子们给儿子议个名字。老族长与士子们一阵计议，便道：“此儿便叫鲁仲连。居中为仲，兼得为连，居中而兼济四海，此儿不可量也。”

鲁大杠虽然不懂这些斯文讲究，却明白是说儿子有出息，兀自手舞足蹈地跳了起来，口中嘶喊一般地唱起了一首古老的鲁歌：“ 牡马吔，在郊之野吔！有车彭彭吔，思马斯才吔！”这首鲁歌，本来是鲁人赞颂正在放牧的骏马的一首老歌：膘肥体壮的雄马啊，正在原野放牧！我有一辆好车，正缺这样的良马来驾！可鲁大杠粗着大嗓门吔吔走调地一唱，竟惹得族人哄然大笑。一个学问士子高声笑道：“鲁大杠临盆放歌，诗卜吉兆也！鲁仲连必是骏马良才！”族人们原是感念鲁大杠夫妇本色古风，此时一口声呼应：“鲁仲连！千里驹——千里驹！鲁仲连——”

倏忽之间，鲁仲连长到了五岁。布衣士子们一番公议，将鲁仲连送到了即墨老名士徐劫门下做弟子。鲁氏族人的拜师礼非同寻常，一辆价值千金的驷马高车，外加整整一辆牛车的五百条干肉。徐劫大是惶恐，坚辞不受。白发苍苍的老族长对着徐劫深深一躬道：“非是鲁氏坏先生高风，实因此儿天赋甚高，指望先生带他周游天下以博学问，堪堪薄资，何敢有他也！”徐劫仍然是大摇其头一言不发。正在此时，门外的鲁仲连昂昂走进厅中，老族长未及阻挡，稚嫩的嗓门尖亮地响了：“物成人事！一物累心，老师何堪大学之人？”徐劫大是愣怔，思忖片刻，老眼骤然生光，对着老族长与五岁的鲁仲连深深一躬：“徐劫受教，敢不承命？”于是，鲁仲连做了徐劫的弟子。

这个徐劫，原本是徐国公族支脉，做过徐国太史令。徐国被楚国吞并之后，逃亡齐国做了治学隐士。此人虽非经世大才，却是学问大家，更有两样难能可贵处：一是志节高洁，二是藏书极丰。徐劫一见鲁仲连，心知此儿非同寻常，便将他与门下三十多个弟子分开，从来

不教他与师兄弟们一起听老师讲书。徐劫只给鲁仲连排出读书次序与读完每本书的期限，除了生字，从不讲解书意。每读完一书，徐劫便教鲁仲连自己释意讲说，徐劫反复辩难。令徐劫惊讶的是，这个少年非但读书奇快，过目成诵，而且每每有匪夷所思的见解。说起话来正气凛然，一副天生的大器。鲁仲连十一岁那年，徐劫想试试鲁仲连在人前的论辩才能，破例教鲁仲连给三十多名弟子讲解《书》，而后由弟子们自由发难。这班弟子都是齐国的才俊之士，即便最小者，也在十八岁上下，在徐劫这里修业六年，大多到稷下学宫论战成名，而后再周游天下修业立身，原本个个都是能才。

面对如此一群师兄，十一岁的鲁仲连从容不迫出语惊人：“《尚书》二十余篇，典谟训诰之文也！除《洪范》八政些许精华，余皆不足为论也。读之无益，弃之无害，与今世流传之《商君书》相比，一堆竹简耳，何堪列为必读之经？”此语一出，满厅哗然，三十余名师兄当即群起而攻之。鲁仲连舌战群士毫无畏惧，逐一列举《尚书》的迂腐泥古之处与今世治国之论相比，批驳得一班师兄哑口无言。

老徐劫本是儒家名士，眼见被儒家列为五经之首的《书经》被这个黄口小儿批驳得体无完肤，却分外高兴，捋着花白的胡须笑道：“吾有鲁仲连，不枉为人师一世也！”开春之后，老徐劫出动了那辆驷马高车，带着十二岁的鲁仲连到了稷下学宫，要鲁仲连在这名士云集的学问渊薮里见见世面。

此时，正逢稷下学宫一年一度的论战擂台大较量。这论战擂台，原是稷下学宫的独特创举，每年在阳春天气开擂，为的是考校新来名士的真实功底。但凡有名士上台，除了几个如孟子、荀子、慎到一般的大宗师讲学，学宫士子都会云集而来，反复与上台名士论战。上台名士只有在擂台大案前坚持到无人前来挑战，方可成为稷下学宫承认的“宫士”，获得一顶稷下学宫特有的士冠——六寸红玉冠。

这一年，上擂者是齐东名士田巴。田巴学问博杂，自称“天下书无不通读，无不精熟”，更兼见解奇异，辩才过人，一个月的时间里，折服了几近千人的诘难，连续战胜了稷下学宫士子的轮番挑战。涉及学问无所不包，从三皇五帝到三王五伯，从离坚白到合同异，举凡百家学问，无一人问倒田巴。

正在此时，徐劫带着少年弟子鲁仲连到了。师生坐在擂台下整整听了三日，鲁仲连沉着小脸无动于衷。老徐劫以为这个少年弟子被吓住了，晚间特意笑着叮嘱：“仲连啊，学问如海，留心便是，莫要失了志气也。”少年鲁仲连却睁大了眼睛道：“老师，如此士子也逞口舌之利，这稷下学宫原也寻常。”徐劫惊讶得胡子一翘一翘道：“你？你，也忒狂妄了，此乃稷下学宫！不是即墨。”鲁仲连高声道：“稷下虽大，何如天下？原是田巴迂腐，非鲁仲连狂妄也。”徐劫又气又笑道：“好好好，你明日胜了田巴，老师便服了你。否则，休说大话！”鲁仲连一拱手脆生生道：“弟子遵命！”

次日清晨，红日初上，学宫论战堂又是人头攒动。卯时三刻，一阵隆隆战鼓，擂主田巴赳赳上台高声道：“学如战阵！今日最后一战，但凡有真知灼见者，便请答话！”语气张扬，不可一世。原是一月论战，稷下士子们几乎问遍了所有能想到的难题，今日最后一日，士子们都等着看隆重的士冠大礼，异口同声喊道：“田巴学问，我等佩服！”而后满场肃然。学宫令邹衍放眼打量，见无人出题挑战，正要开口宣布士冠大礼开始，却听一声响亮童音：“我有难题，请教先生！”众人侧目，却看不见人影。

哄嗡一声，场中哗然。邹衍高声道：“挑战士子何在？上台论战！”

原是鲁仲连少年矮小，淹没在人群中难以寻觅。中间一名士子高声笑道：“小名士在此！我来送他。”双手举起鲁仲连，将他托到了台上。士子们一看，是个长发少年，不由满场大笑，一片掌声中喝出了

长长的一声："彩——"此时此地，这分明是一声倒彩。偏是田巴没有笑，对着这个布衣少年肃然一拱手："才无老幼，敢请赐教。"稷下士子见田巴此等风范，自感方才有失浅薄，立即肃静了下来。

少年鲁仲连冷冷一笑，一脸肃然之色，昂昂高声道："尝闻厅堂未扫，不除郊草。白刃加胸，不救流矢。生死存亡之际，不可问玄妙空灵之事！先生以为然否？"

田巴一怔，顿时收敛笑容："愿闻下文。"

少年伸手直指田巴："目下燕国欲报国恨，秦国虎视眈眈，楚国背盟进逼，赵国西面蚕食，齐国面临四面压力，邦国危在旦夕，敢请问先生有何良策？"激昂稚嫩之音响彻全场。

田巴大是尴尬："此等经世之策，我却素无揣摩……"一时无言以对。

少年冷笑："燃眉之急，生死之危，先生束手无策，却要论争五帝三王之道，空谈坚白之分，辨析合同之异，醉心马之颜色、鸡之脚趾、鸟之卵蛋，远离民生国计，日日空谈不休，不觉无趣么？劝先生为苍生谋国，莫以此等无用空话蛊惑国人！"

田巴脸上红一阵白一阵，终于深深一躬，坦诚认输："一个少年，尚知邦国忧患庶民生计，田巴汗颜无以自容也。今日受教，田巴终身不复空谈。"说罢对邹衍一躬，又对着台下茫茫士子一躬，红着脸匆匆去了。稷下学宫的士子们大觉尴尬，没有一个人说话，偌大的论战堂一时静得唯闻喘息之声。

倏忽之间，千里驹鲁仲连声名鹊起，稷下学宫各家大师争相延揽。可鲁仲连心志奇伟，坚执要先到墨家总院修习，而后再入稷下学宫。徐劫感慨万端，便将鲁仲连送到了墨家总院做院外弟子，叮嘱他

两年之后一定回稷下学宫，自己又回到了齐国。一到即墨，不想田巴已经在徐庄等候多日。田巴对老徐劫说："鲁仲连乃天上飞兔，岂止千里驹也。田巴愿与先生隐居即墨，修习学问，终身不复空论。"老徐劫不能推脱，与田巴做了临庄挚友，时相酬酢切磋，倒甚是相投。只是那徐劫多次请田巴给弟子们讲书，田巴都只是一句回绝："不敢食言自肥，贻笑天下也。"当真终生不论虚学了。

……

这一番故事，听得苏代嗟呀感叹不止，见孟尝君戛然打住，不禁急迫问道："后来如何？鲁仲连呢？鲁大杠呢？还有那个杠姐儿呢？快说！"孟尝君哈哈大笑："看看，比我还着急。鲁仲连么，我正要对你提说，他做的事可是与你这个上卿有关。至于鲁大杠与杠姐儿如何，左右你要与鲁仲连相识，自己去问了。"苏代一听，心知鲁仲连必是为齐国秘密奔走，心下不禁一阵感慨，意犹未尽地赞叹一声："天道昭彰也！齐国出此纵横名士，羞煞稷下清谈士子了。"孟尝君笑笑，将他与鲁仲连的计议说了一番，叮嘱苏代来春出使时多多留意。苏代听得仔细，也连连点头，末了却沉吟不语。孟尝君疑惑道："三弟信不得鲁仲连么？"苏代一笑："哪里话来？我是在推测，鲁仲连必是另一条路子，与我这邦交斡旋相得益彰。"孟尝君笑道："噢？如何另一条路子？"苏代将自己的预料说了一遍，孟尝君良久沉默，末了叹息一声道："也好啊，有个为国忧患的风尘名士，我等也免来日葬身鱼腹。"大饮一爵，噔地撂下铜爵，伏在案上大睡了。

苏代怅然一叹，向帐后侍女招招手示意扶走孟尝君，自己起身踽踽去了。

五　两使入秦皆惶惶

节气刚到"义气至"，齐湣王下书苏代立即出使秦国。

出使秦国是窝冬时的谋划，苏代自然在心。他原本想在清明之后西行，届时冰开雪消，一则路上快捷；二则也与使节三月春行习俗相合，不使秦国感到突兀。苏代没有想到齐湣王比他更急，竟是立催上路。齐国三十节令，纵是清明节气，也比中原的清明早了十多日，这“义气至”头上，实际还在二月初旬，正是春寒料峭路面冰封原野皑皑的时分，甭说使节，连商旅也极是稀少。然则齐湣王的秉性是不容违拗的，没奈何，苏代只有上路了。

虽然走得早，路上却走得慢，一是快不了，二是不想快。苏代很清楚，邦交斡旋的奥妙全在于自然得体，尤其是探察对方动向，更要不着痕迹。春寒之际急吼吼入秦，只说些见机而作的话，十有八九是要难堪的。邦交失败了，朝野只会谴责苏代，谁也不会去指责齐湣王而为他开脱。只要出了临淄，快慢是自己的事，这也算是“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了。于是，苏代一路缓缓西行，到得咸阳已经是杨柳新枝的三月初了。

苏代第一个想见的，是樗里疾，第一个要见的，也是樗里疾。之所以想先见樗里疾，是因为此人与苏秦张仪孟尝君都是交谊笃厚，对他苏代也算熟悉，说起话来方便自在，不像新贵丞相魏冄那般生硬。而这个樗里疾又恰恰是右丞相，分掌秦国外事，邦交官署“行人”由他统辖，但凡外国使节都必须先到这里交验文书、排定面君日期并安顿驿馆等级。如此这般，正合了苏代心意，一辆青铜轺车十名护卫骑士，辚辚隆隆地到了右丞相府。

秦国素来没有令人心烦的门吏关节，插有“齐国特使”车旗的马队刚一停稳，便有门吏大步迎来：“敢问特使高名上姓，可是即刻晋见丞相？”苏代车后书吏一报名一点头，门吏便快步走到门厅对着院内一声传呼：“齐国特使苏代请见丞相——”呼声迭次传进，片刻间一名黑衣官员快步迎出，在车前一拱手道：“丞相行走不便，在下职司行人，恭

迎特使。”苏代道一声多谢，下了车带着一名书吏跟着这个行人进了府门。

“嘿嘿，上卿远来，老夫失礼了，请入座。”樗里疾显然老了，阳春已暖还是一领翻毛皮袍，案旁一个木炭红亮的燎炉，黝黑的脸膛上已经有了一副花白的胡须，除了那双依旧明亮深邃的眼睛，乍一看去，眼前俨然一个胡人老酋长。

苏代深深一躬道：“丞相老寒腿，孟尝君托苏代带来了一味海药，或许有用。”说罢一摆手，身后书吏捧过一个两尺多高的铜匣，恭敬地放到樗里疾面前的大案上。苏代上前一摁铜匣顶端，“当啷”一声，铜匣变成了四张铜片摊在了案上，一个细脖大肚的陶瓶赫然立在了眼前。陶瓶肚上画着三样完全不相干的物事：一条五色斑斓的怪蛇，一枝外形似麦却又开着蓝色花儿的怪草，一只酱红色的怪异甲虫。三物蟠曲纠缠，分外夺目。

樗里疾打量笑道：“嘿嘿，孟尝君又来折腾老夫，此等怪物便是海药？”

“老丞相，此乃海上渔人部族之秘药，叫大散寒。”苏代饶有兴致地指点着陶瓶画，“你看了：这种怪草叫蒒，产于大河入海处的孤岛，每年七月成熟，却不能立即采割，须得渔人扎帐守望，直到冬日枯干方能连根拔起。渔人叫这蒒草为‘禹余粮’，说是大禹治水时天寒地冻，将谷饼冻成了石块，人不能食。大禹命抛于河中以水化之，不想经河水一泡，谷饼便筋韧可口，但咬一口，人便浑身热汗。大片饼渣随波漂流入海，被海浪激上小岛，便生出了这种蒒草。蒒草果实如麦粒，渔人又呼为‘自然谷’，热力奇佳，入药为驱寒神品也。”

“嘿嘿嘿，这条怪蛇如何？”樗里疾见苏代讲说得明白，也来了兴致。

“这是东瀛海蛇，色如火红，长在冰海极寒中游食，极难捕捉。渔人远舟入海，唯在冬日登荒无人烟之孤岛，方可偶然在海潮鱼群中捕得一两条而已。但有一蛇入舟，渔船便温暖如春，渔人又称火海蛇。入药妙用无穷也！”

“嘿嘿，讲究如此之多？这只带毛甲虫如何？”

苏代指点道：“甲虫叫射工虫，还有三个名字：射影、短狐、蜮。此虫生于吴越山溪阴湿处，性极阴寒，口呈弓弩形，于丈余之外能以寒气射人。但中气射，人便生出热疮，急需大冰镇敷三日，否则无以救治。此三物各一，入兰陵果酒一坛，浸泡三冬，便成绝世大散寒。”

樗里疾不禁喟然一叹：“此等功夫，难为孟尝君了，老夫受之有愧也！”

“老丞相何出此言？”苏代笑道，“孟尝君附有一信，老丞相一看便知。”

樗里疾打开泥封铜管，抽出一方白绢，几行大字赫然在目：

樗里子如晤：倏忽十年，念公如斯！昔年一知樗里子寒腿痼疾，便欲早成此药。奈何三物难得，又浸泡三冬，竟致耽延十年之久，以致樗里子老境维艰，心下何安矣！苏子入秦，邦交大义与你我交谊无涉，公但心知。

樗里疾揉揉眼睛笑道：“嘿嘿，此药神奇，只怕是不好喝也。”

苏代笑道：“此药有射工虫，最是好喝。老丞相请看。”说罢从摊开的铜片上拿下一只镶嵌的陶杯，又拔下一根镶嵌的铜针，将陶杯口倾斜对准陶瓶大肚一黑点下，而后用铜针向陶瓶大肚的黑点上只一刺，一股红亮的汁液激射而出，顷刻半杯。苏代迅速伸掌一拍陶瓶，红亮汁液骤然断线。苏代捧杯笑道：“此坛有射工之气，不可开封。

每三日，饮半杯，丞相记住了。常人几杯便可散寒，丞相老寒腿，一坛之后若未痊愈，孟尝君当再为设法。来，敢请丞相饮了此杯。”樗里疾悠然一叹：“此等天地神奇，一坛不可，便是老夫命该如此也，何敢当再为设法。来，老夫便饮！”

旁边的行人突然一步跨前：“禀报丞相：此药诡谲，容太医验过再饮不迟。”樗里疾哈哈大笑：“不信孟尝君，天下信得何人也！”举起陶杯“吱”的一声吸啜个干净，向苏代一亮杯底，“好！说公事。行人先带书吏去勘验文书，上卿坐了。”

苏代入座拱手道：“苏代此次出使，原是两事：一则说一件人事，二则为齐秦旧盟新续。两事均非吃紧，想先行与老丞相叙谈一番。”

樗里疾飞快地眨了眨小眼睛，摆摆手笑道：“邦交规矩，使节无私语，叙谈个甚？再说老夫这分掌行人，也只是个迎送而已。正事么，待老夫排定面君之期，你再说不迟。”苏代机敏无双，见樗里疾不想多说，悠然笑道：“如此也好，我歇息两日，看看咸阳新气象了。噫？老丞相头上恁多汗水？”

说话之间，樗里疾额头大汗淋漓，黑脸涨红，连叫：“怪煞怪煞！如何这般燠热，搬开燎炉。”及至搬开案旁木炭火燎炉，樗里疾犹自喊热，竟将那领翻毛大皮袍也脱了，站起来嘿嘿笑道：“直娘贼，开春了就是不一样，热得好快。噫！不对也，这膝盖骨酸痒得甚怪……”苏代蓦然醒悟，惊喜笑叫：“大散寒！见效了？没错，老丞相大喜也！”樗里疾明白过来，嘿嘿嘿只笑个不停：“直娘贼，田文这小子有手段，却教老夫落个还不清的大人情。嘿嘿嘿，忒煞怪了，四肢百骸都软得要酥了，酥了……”说着脚下一软，竟跌坐在苏代身边。苏代兴奋得满面红光，连喊：“来人！”两个侍女飞步而来，苏代一声吩咐：“快！抬竹榻来，教老丞相安卧歇息。”一时可坐可卧的竹榻抬来，樗里疾被两名侍女扶上竹榻犹自嘿嘿笑个不停：“直娘贼，酥软得好快活，比田文小

子当年骗老夫到那绿街热水泡，强到天上去了！”苏代见樗里疾兀自嘿嘿嘟哝，一派天真快活，不禁大是感慨。

原来，苏代对孟尝君托他带来的这色小礼也没在意，只做了说开话题的引子而已，不想这坛海药竟神奇得立见功效，如何不使他大有光彩？毕竟，樗里疾是秦国王族老臣，又是天下智囊名士，若能使他从半死不活的僵卧中恢复如常，孟尝君这份情意便是太大了，他这邦交斡旋也无形中风光了许多。

在咸阳转悠得一日，苏代接到行人知会：宣太后与丞相魏冄明日召见。

次日清晨卯时，行人领着王宫车马仪仗来接苏代。到得王宫广场，淡淡晨雾已经消散。咸阳宫小屋顶的绿色大瓦在春日的阳光下一片金红灿烂，粗玉大砖铺成的广场上垂柳成行，更兼庭院草地上遍地杨柳，轻盈的柳絮如飘飞的雪花弥漫了宫廷，这片简朴雄峻的宫殿有了几分仙山缥缈的意味。苏代不禁从轺车中霍然站起念诵：“昔我往矣，杨柳依依，今我来思，雨雪霏霏，飞飞霏霏，柳絮如斯！”吟罢一声赞叹，“宫柳风雪，无愧咸阳美景也。”

“上卿好诗才！”一阵洪亮的笑声从缥缈的柳絮风雪中传来，“魏冄迎候上卿。”

苏代连忙下车遥遥拱手：“丞相褒奖，愧不敢当。齐使苏代，参见丞相。”

魏冄笑着快步迎来：“苏子天下名士，何当如此拘泥？”走到面前握起了苏代的右手，“来，你我同行！”执手并肩进宫，将迎候使节的诸多礼仪一概抛在了脑后。苏代没想到进入秦宫如此简单，匆忙之下，竟无以应对，被魏冄拉着手匆匆大步地进了东边一座宫殿。直到绕过殿中一座黑色大屏，魏冄才放开苏代，径自向上一拱手：“禀报太

后：齐国上卿苏代到。”苏代醒悟，未及细看便对着中央一躬：“齐国特使，职任上卿苏代，参见太后。”

“苏代，我在这里，你向何处看了？”东面传来一阵明朗的女子笑声。

苏代大窘，抬头一看，才知中央王座是空的，只东首一张大案前坐着一位宽袍大袖的女子，除了高高的发髻中一支长长的碧绿玉簪，没有任何珠玉佩件，惊人的简朴干净。然则那一阵泼辣讥讽的笑声，却令任何使节都不敢轻慢。苏代久有阅历，自然一眼便知，此等不靠排场作势的太后才真有分量，重新郑重一躬，又一次报号参见。

“苏代，入座便了。”宣太后笑道，“秦王西行巡视，便由本后与丞相见你了。子为邦交高手，入秦何事，但说便了。”说话间，煮茶的侍女已经给苏代捧来了一盏热气腾腾的红茶。苏代举盏呷了一口，表示了对主人礼敬的谢意，一拱手笑道：“苏代虽奉王命入秦，然却想先说一件使命外之事，不知太后可否允准？”宣太后尚未开口，魏冄高声道：“国使无私语。既知使命之外，上卿何须再说？”宣太后一摆手笑道：“使者也是人了，如何说不得私话？说，想说甚说甚，晓得无？”一番秦楚相杂的口语，家常自然得没有任何礼仪拘泥。

苏代一拱手道：“丞相所言，原也正理。只是此事非公亦非私，虽在使命之外，却与秦国利害相关，故而请准而后言，无得有他也。”听说与秦国利害相关，魏冄顿时目光炯炯：“如此甚好，上卿但说。”“苏代一事不明，敢问太后。”先引开一个话头，苏代悠然笑道，“甘茂奉命出使齐国，已有半年有余，太后见我，如何不问甘茂使命成败？”

“哦，甘茂呀。”宣太后目光一闪，恍然醒悟般笑道，“使者不回，便是使命未完，何须探问？又不是小孩童出门做耍忘记了回家，可是了？”

“太后若有如此心胸，苏代自是景仰，也便无话可说了。”苏代说罢，端起茶盏悠闲地品啜起来。旁边的魏冄着急，一拱手急迫道：“上卿明言，甘茂究竟如何了？”苏代却不说话，只是微笑品茶。宣太后情知苏代要她开口，轻轻笑道：“上卿想说但说便了，何须卖弄关节？”苏代心知已是火候，放下茶盏一声叹息道：“不知何故，甘茂已经向齐王请求避难，不愿再回秦国。”宣太后笑道：“齐王封了甘茂几百里啊？”苏代正色道：“齐秦素来结好，齐王自是不敢轻纳。目下，甘茂只是暂居客卿而已。兹事体大，不知太后要如何处置？”魏冄顿时满脸冰霜，啪地一拍长案道：“叛国贼子！齐国当立即递解与我，明正典刑！”宣太后看了魏冄一眼道：“少安毋躁，急个甚来？”转对苏代笑道，“苏子既说，必有良策，不妨教我了。”

苏代笑道：“既蒙太后垂询，自当知无不言。方今天下，名士去国者数不胜数，若以去国之行即加叛逆大罪杀之，无异于自绝天下名士入秦之途，诚非良策也。然则，甘茂曾为将相，深知秦国要塞虚实与诸般机密，若联结东方大国攻秦，岂非心腹大患？唯其如此，甘茂不可流于他国。为秦国计，不若许甘茂以上卿高位，迎其回秦，而后囚禁于机密之地，似为万全。太后丞相以为然否？”

“此计大妙！”魏冄拍案笑道，“我看可行。上卿果真名士良谋也。”

“苏代呀，”宣太后微微一笑，“甘茂与你相熟，你出此计，图个甚来？”

“一则为公，一则为私。”苏代毫不犹豫，“为齐秦之好，齐国不好容留甘茂。为私人计，齐有甘茂，孟尝君与我何以处之？”

宣太后笑了：“这话实在，我信了。”

魏冄也醒悟过来：“如此说来，秦国要报答齐国了？”

“丞相何其直白也。”苏代一阵大笑，“邦交来往，利害为本。齐国吊民伐罪兴兵除害，秦国若能助一臂之力，相得益彰也，何有报答之说？”

“吊民伐罪？”魏冄冷冷一笑，“齐国又要吞灭谁家了？”

苏代正色拱手道：“太后丞相尽知，宋偃即位称王以来，残虐庶民，亵渎天地，横挑强邻，夺楚淮北之地三百里，夺齐五座城池，又吞灭滕国薛国，天怒人怨，天下呼之为‘桀宋’。齐国讨伐此等邪恶之邦，岂非吊民伐罪？若能得秦国襄助，东西两强之盟约将震慑天下。此，邦国大利也，愿太后丞相思之。”

“秦国出兵，可能分得宋国一半土地？”魏冄沉着脸硬邦邦一句。苏代笑道：“秦国助齐灭宋，齐国便助秦灭周。三川之地虽不如宋大，丰饶却是过之。”

“也就是说，秦国只出兵，不得地。”魏冄硬生生将话挑明。

宣太后笑道：“上卿说明了便好，丞相何须如此急色。苏代呀，此等灭国大计，容我等想想再说了。三日，我回你。”说罢起身径自去了。

“行人送上卿出宫。”魏冄吩咐一句，也大袖一甩去了。

此时只能客随主便，苏代微微一笑回了驿馆。用完晚汤，苏代在驿馆庭院中转悠思忖起来。苏代明白，此行只是试探，既是试探，便无须一定要秦国一个明朗承诺，尽可先说开话题，教秦国君臣去计议。尽管没有明朗，苏代还是敏锐觉察到了宣太后与魏冄对齐国灭宋的冷漠，甚至隐隐地嗅到了一种强烈的敌对气息。灭宋尽管是齐国数十年来的梦想，但没有适当时机，没有天下大国的默许与盟约，这个梦想很难成真。根本因由，在于宋国是一个仅次于七大战国的中原王

国，吞灭滕薛两国后，宋国更成为卡在楚、魏、齐、韩之间的一片辽阔缓冲地带。谁但灭宋，便立即直接面对其他大国，形成对中原几个战国的直接威慑。且不说秦赵两国，便是楚、魏、韩，也不会赞同齐国独吞宋国。正是因了这种牵制，对宋国垂涎欲滴且都有实力灭宋的几个大国，谁也不能动手。偏是这个宋康王狂妄热昏，竟果真以为战国诸强对他奈何不得，十数年间东征西战，趁着山东六国与秦国拉锯大战，夺齐五城，夺楚三百里，还吞灭了两个小国，依然无人干涉。

于是，宋国成了中原唯一不是战国的大国，比另一个趁乱称王的中山国强大了许多。宋康王也是老而弥辣，竟在八十岁的高龄上雄心勃勃，自诩“皓首中兴”，要恢复宋襄公的宏图霸业。

如此一来，灭宋成了一个更棘手的难题。

齐宣王时期几次想灭宋，都在苏秦的坚执反对下作罢，原因是投鼠忌器，时机不到。齐湣王即位，以灭宋为大业根基，可苏代与孟尝君也是一力拖延，根本原因，也是在等待时机。以苏代的谋划，齐国得首先了了与燕国的仇恨，然后以“分宋”为盟约，联合至少四国灭宋，方可成事。然则，秉性乖戾的齐湣王一意孤行，断然要独吞宋国。只是因了苏代与孟尝君的反复劝谏，齐湣王才勉强赞同苏代出使结盟，但却有一条铁则：只能谋取他国出兵，不得答应他国分宋。如此盟约，能有谁家欣然赞同？本想以处置甘茂的谋划换取宣太后与魏冄的支持来灭宋，谁知却碰了个软钉子，宣太后显然不悦，只是没有公然发作罢了。

“禀报上卿，”一个扮作文吏的随行斥候匆匆走来低声道，“一辆辎车接走了宋国特使。”

“何时？接到何处去了？”苏代顿时警觉起来。

“大约半个时辰前。末将跟出驿馆尾随，看着辎车进了丞相府。”

“好，继续盯住这个宋使。但有异常，立即来报。”

“嗨！”斥候转身大步匆匆地去了。

原来，宋康王对齐楚韩魏四国也是紧盯不放。

二十多年来，不管中原战国如何咒骂“桀宋”，如何咒骂老宋偃“皓首匹夫”，老宋偃都没松了心劲。相反，恰恰是这种铺天盖地的咒骂斥责，反倒助长了老宋偃的雄心气焰。在夺得齐国五城的庆功大典上，老宋偃对忠诚追随他的一班将军说：“本王五十三岁即位，不畏天命，不畏鬼神，唯以中兴先祖霸业为重任！普天之下，除了秦国，任谁也挡不住我大宋战车。”众将军一阵齐声高呼：“宋王万岁！中兴霸业！”老宋偃则是一阵哈哈大笑：“本王只一个字：打！先打到天下第八战国再说。”这个目标似乎近在眼前，将军们一片呐喊：“皇皇大宋！第八战国！万岁！”

正在老宋偃与将军们秘密商议，准备对韩国发动一次灭国大战的时日，斥候传来了齐国要发动三十万大军灭宋的消息。老宋偃再狂妄，毕竟还知道三十万大军的分量，沉吟一阵，冷冷一笑道：“谁说田地是青蛟？一条海蛇而已。老夫来一次上兵伐谋，合纵秦国，切了这条海蛇！”大尹华蓼立即赞同，慷慨请命出使秦国。

老宋偃一点头，华蓼轻车简从连夜奔赴咸阳。

大尹，是宋国的主政大臣。在春秋之期，宋国是一等诸侯大国，为了撑住殷商王族后裔的体面，官职设置皇皇齐楚，六卿、四师、五司等，仅大臣职位就有四十二个。官职虽然很多，任事却是一团乱麻。当时天下对宋国的官职设置有个评判，说是“宋之执政，不拘一官，卿无定职，职无定制”。几百年下来，官职盈缩无定，大臣事权不明，便成了宋国传统。进入战国以来，宋国就像泄气的风囊般干瘪了，国中大臣官署也寥落得只剩下七八个了。因了在战国初中期宋国

曾经长期依附楚国，便在官制上向楚国靠拢，六卿五司等执政大臣全部莫名其妙地没有了，原先很不起眼的仅仅相当于中大夫的“大尹”却成了唯一的执政官，而且名称也改叫了楚国的“令尹”。其余一班将军则随事定名，没有任何成法。到了老宋偃夺君称王，文职大臣几乎只剩下这一个大尹了。

这个大尹，是宋国老世族华氏的第十三代，叫做华蓼。华蓼的先祖华元、华督等，都在宋庄公、宋景公、宋共公时期做过上卿、右师等显赫高官，此后代有重臣，竟似宋国的常青树一般。到了老宋偃即位，这华蓼雄心未泯，与一班将军牢牢跟定了这个雄主，一心要做第八个战国。华蓼多有奇谋，为老宋偃谋划了一个又一个令天下目瞪口呆的惊世举动——射天、鞭地、称王、攻韩、攻齐等。于是，老宋偃对这个半文半武之才信任有加，将一应治国大权全数交付华蓼，自己只管扩军打仗。于是，华蓼成了举国唯一的一个文臣，所有的政务都由他的大尹府料理，倒也是事半功倍效率奇高。

以华蓼谋划，宋国与秦国不搭界，秦国不会灭宋，宋国也不会攻打秦国，只要宋秦两国合纵，便是天下无敌。而合纵秦国之要，在于结好权臣。对于目下的秦国来说，就是要结好宣太后与丞相魏冄，许其好处，秦国的力量便是宋国的力量。华蓼在宋国烂泥沼摸爬滚打数十年，深信在这个利欲横流的大争之世，土地财货的力量是无可匹敌的。

谁知到了秦国，不说宣太后，连魏冄也见不上。丞相府的行人只撂下一句话：“丞相公务繁忙，无暇会见特使，大人能等则等，不能等则请自便。”言下之意，是要驱赶他回去。华蓼自然不相信这种托词，写了一个泥封密件，又用重金贿赂了那个行人，托他将密件务必交到丞相手中。大约是看在那一袋金灿灿的“商金”面上，行人总算沉着脸答应了。密件刚刚送走，华蓼就看见插着“齐国特使苏”的轺车驶进了驿馆，连忙闭门不出。他只打定一个主意：会见魏冄之前，绝不能与

这个精明机变的苏代碰面。谁知刚刚关上门小憩了片刻，驿丞(注)悄无声息地进了门，说是丞相府派辎车来接他。华蓼一听大喜，立即翻身坐起，带好宋康王密信疾步到了角门，钻进了四面垂帘的辎车。

“大尹匆匆入秦，究竟何干？”魏冄一句寒暄礼让没有，黑脸兜头一句。华蓼连忙深深一躬：“丞相明鉴，宋国心意，密件中尽已明白。”“密件？噢，我还未及打开。”魏冄一摆手，“大尹先请入座。”拿起了书案上一个泥封竹筒，撞得旁边一个紫色皮袋哗啷一响。华蓼心中不禁一沉，这分明是他送给行人的那袋商金，如何到了魏冄案头？行人不爱钱？还是魏冄太黑太狠？一时想不清楚。

魏冄看完了密件，悠然踱着步子道：“大尹是说，要将陶邑(注)割给本丞相做封地？”

“丞相明鉴。”华蓼跨前一步，“陶邑，乃陶朱公发迹之福地，被天下商贾呼为‘天下之中’，一等一的流金淌玉商会。华蓼以为，天下唯丞相配享此地也。”

“也好。”魏冄淡淡一句撂过，“太后，大尹用何礼物说话？”

华蓼顿时愣怔了。天下公例：贿赂权臣只能一人，其余关节当由受贿之权臣打通。如何给丞相割了如此一块心头肉，这丞相还要宋国给太后献礼？难道宋国还有比陶邑更丰饶的都会么？猛然，华蓼一瞥书案金袋，顿时恍然醒悟，这魏冄实在是太黑太狠了，小到吃下属吏贿金，大到独吞陶邑，当真是天下罕见的巨贪权臣。可自己又能如何？合纵秦国的使命一旦失败，那个说变脸便变脸的老宋偃要找替罪羊，如何饶得了他？华蓼思忖片刻，一咬牙道：“若得与秦国合纵，愿将齐国五城献于太后。”

“齐国五城？是宋国夺下的那五城么？”魏冄冷冷一笑。

“正是。巨野泽注畔，齐西五城，百里沃野！”华蓼骤然又是精神大振。

“然则，本丞相如何教太后相信？”

“这是宋王亲笔书简，请丞相呈于太后。”华蓼连忙从大袖中捧出一支细长的铜管。

“打开。”魏冄一声吩咐，旁边的书吏接过铜管，割开封泥揿开管盖抽出一卷羊皮纸双手递上。魏冄哗地展开羊皮大纸，一眼瞄过随手丢到书案上冷冷道：“此乃宋王私笔，并非合纵盟约，作不得数。”

“丞相差矣！”华蓼大急，“大宋朝野皆知，宋王亲笔最见效，比寻常国书有用多也。”

魏冄罕见地呵呵笑道：“还是大宋？老宋王一纸私书便想合纵连横，已是天下一奇。大尹久掌国政，竟然也公行此道，更是天下大奇也。”一脸的鄙夷与嘲讽。华蓼不禁满脸涨红，连忙深深一躬：“丞相明鉴，宋国久不与天下来往，原是对邦交生疏了许多，该当如何，敢请丞相指点。”魏冄又黑了脸道：“其一，要立盟约。其二，要彰诚信。”华蓼思忖道：“立盟约好说，旬日便可办好。这彰诚信，敢请丞相开我茅塞。”魏冄冷笑道：“大尹偏在要紧处茅塞了？本丞相明告于你：彰诚信者，大尹所许之地，得秦国先行驻军！”

华蓼顿时惊讶得目瞪口呆。以老宋王与他的密商，陶邑只是吸引秦国与宋国合纵的“利市”，若秦国果然出兵保护宋国并真的战胜了齐国，陶邑才能交割；即便在那时，老宋王也明白无误地告知华蓼：只能割让陶邑城外的土地民户，不能割让陶邑城这块大利市；万一齐国灭宋只是虚张声势一场，拒绝割让陶邑自然更是顺理成章。至于献给太后的齐国五城，本来就是华蓼的随机应变之辞，老宋王根本没此打算，过后还得想方设法地抹平了此事。在华蓼想来，纵横策士派现世

以来，战国邦交尔诈我虞，苏秦张仪等不都是凭着能言善辩风光于列国么？更不说张仪以割让房陵行骗楚国，天下谁人不知。正是有了这个想头，华蓼才口舌一滑，许下了献给太后齐国五城。可他万万没有料到，魏冄竟要先行在这些地面驻军！如此一来，大宋国岂不是未得利便先出血？若万一齐国不打宋国了，这大片土地要得回来么？

“哼哼，”见华蓼愣怔，魏冄脸色顿时阴沉下来，“一彰诚信，便见真假，合纵个鸟！”粗骂一句，大袖一甩向后便去。

“丞相且慢！”华蓼连忙上前扯住了魏冄衣袖，又是深深一躬，“在下只是在想，要否禀报宋王而后定夺，并无他意。”

“岂有此理！”魏冄一抖衣袖转过身来，“没有老宋王授权，你这大尹算甚个合纵大臣？还是回去等着做齐国俘虏，才是上策。”说罢抬脚又要走。

“丞相且慢。”华蓼一咬牙，“但依丞相。只是，在下尚有一请。”

“说。”

“一则，陶邑与齐国五城之宋军不撤，共同驻防。二则，秦军驻扎兵力可否有个数，最好，最好以五万为宜。否则，在下实在不好，不好对宋王回禀。”华蓼满脸通红，总算是期期艾艾地说完了。魏冄踱步思忖一阵道：“也罢，给大尹全个脸面，便这般定了。”

“谢过丞相！”华蓼心中一块大石顿时落地，“在下这便回去，旬日之后带来国书盟约，其时宋秦一家。”

“大尹且慢。”魏冄冷着脸，“邦交大事，岂能口说便是？方才允诺，大尹须得先行立约。否则，我如何向太后禀报？”

华蓼又吭哧了，口说容易，他见宋王还有转圜余地，若与魏冄当场立约，黑字落上白羊皮，那便是拴死了宋国，当真教人为难。可魏冄的行事强横敢作敢当是出了名的，看那张黑脸，若不立约，合纵肯定告吹。思忖再三，华蓼断然道：“好！便依丞相。只是立约须得申明一款；立约之后，秦国大军得开出函谷关，防备齐军偷袭宋国。”

“依你。”魏冄哈哈大笑，“旬日之内，大军出关。大尹要是赞同，我还可给商丘(注)城外派驻五万铁骑，如何啊？”分外的豪爽痛快。

华蓼不敢再接话了，若再擅自答应秦国给宋国都城驻军，宋国简直就成了秦国属地。看着书吏一直在大笔摇动，华蓼来到大书案前问道：“可是方才所议约定？”书吏拱手作答：“回禀大尹，小吏只是录写丞相与大尹对答。立约，还须大尹亲笔，方显邦交诚信。”

魏冄悠然一笑道：“大尹，动手了。”

华蓼无话可说，坐到书吏为他预备好的大书案前，提起了那支铜管鹅翎笔写了起来。及至在羊皮纸左下手空白处写下自己的官号名讳，魏冄走了过来，也不说话，弯着腰拿过华蓼手中的铜管鹅翎笔，龙飞凤舞地画下了几个大字。饶是华蓼学问广博，也识不得他笔下物事，不禁皱起了眉头：“敢问丞相，这是秦国文字么？”魏冄哈哈大笑道：“这是老夫自创文画，任谁模仿不得。秦国上下，但见此字如同亲见老夫一般，大尹放心。”华蓼心中一动道：“既是盟约，便当各有一份，在下再写一张，也请丞相大笔印记。”旁边书吏双手捧过一张羊皮大纸道：“宋国一份在此，请大尹收好。”

华蓼接过一看，竟是书吏看着他下笔的同时誊抄的一份，连他那工整的古篆官号名讳也一并在上，分毫不差。旁边是鲜红的朱文“秦国丞相之玺”大印。华蓼双手递向魏冄：“敢请丞相押字了。”魏冄大袖一甩道：“大尹当真颟顸也！方才老夫说过，此字只对秦国上下。

对宋国么，丞相大印自然便是国家名号，老夫涂鸦，岂非蛇足？”末了哈哈大笑着径自去了。华蓼愣怔在厅中，不知如何是好。旁边书吏拱手笑道：“大尹安心回国便是，丞相做事最是有担待，旬日之内必有兵马进入陶邑。”

恍然醒悟间华蓼正要告辞，却见那个行人走了进来，向书吏一点头，将魏冄书案上的那袋金币提起来走了。华蓼大奇，连忙大步赶了出来，在粗大的廊柱下追上了行人，喘着粗气问道：“敢问行人，你又将这金币收回来了？”行人上下打量华蓼一眼，揶揄笑道：“如何？给了人又心疼？”华蓼连忙摆手道：“非也非也。我只是新奇莫名，这金币本是送给足下，何以要交给丞相？既给了丞相，又如何能拿走？”行人眯起眼睛冷笑道：“大尹操心不少啊。”华蓼低声道：“好奇而已，岂有他哉！行人若得实言相告，我再奉上两方老商金了。”行人嘴角绽开了笑意：“老商金何在啊？”华蓼立即从胸前贴身皮袋中摸出两方金币，手指一捻锵啷一阵金声。行人笑道：“嗬，手法娴熟，显见老于此道也。好，在下便对大尹说了：秦国吏员不拒使臣礼金，然却不得中饱私囊；但收礼金，须得禀报上司并经查点，而后缴于府库。”华蓼大是惊讶：“那你这是？”“上缴府库啊。”行人一笑，顺手一掠，华蓼的两方老商金锵啷易手，留下一串笑声，行人飘然去了。

华蓼愣怔半日，一时回不过味来，只觉得这秦国处处透着古怪：官员权臣不爱钱不贪私，人人拼命为邦国争夺土地财货，到头来究竟图个甚？叹息一声秦人可怜，华蓼匆匆回到驿馆，一番收拾，连夜出了咸阳。

五鼓鸡鸣时分，苏代接到斥候密报，惊讶莫名，一时揣摩不出此中虚实。

“华蓼进丞相府几多时辰？”苏代皱着眉头问。

“回上卿，至多一个时辰有余。”

“华蓼出驿馆，可有大臣送行？”

“回上卿，华蓼一车十骑，没有任何人送行。”

“函谷关之内，华蓼有无停留？”

“回上卿，末将一直跟随华蓼到函谷关方回，未见他有片刻停留。”

这可当真是苏代斡旋邦交以来碰到的第一桩奇事。按照邦交常例：使节会见丞相，只能确定使命的大体意向；最终决策立约，一定得在晋见国君之后。纵然某国丞相是权臣，某国国君是虚设，邦交大礼还是有定数的。强横如燕国子之者，每有邦交立约，也都是燕王出面。一个使臣在会见丞相一个多时辰之后便匆匆离去，且没有任何爵位对等的大臣送行，其意含何在？猛然，苏代心中一亮——华蓼说秦不成，宋秦合纵破裂。对也，一定是！魏冄做派强横，一定是想大占宋国便宜；而老宋偃则正在气焰嚣张之时，专一地横挑强邻，如何容得被秦国大占利市？一个强横霸道，一个气焰嚣张，自然是一碰生火，岂有他哉！

苏代精神大振，天刚蒙蒙亮驾着轺车辚辚入宫请见秦王。此时咸阳宫广场已经是车马如梭人影流动，所有的官员都奔赴官署，准备在卯时开堂。早朝当值的内侍刚刚精神抖擞地走出来，便遇见了苏代手捧玉笏求见秦王，随即一声高宣传了进去。片刻之后，一个老内侍匆匆走出正殿高宣：“秦王口书：齐国上卿苏代在东偏殿候见。”

苏代知道，咸阳宫正殿只是礼仪性的场所，这东偏殿才是秦王处置国务的日常处所，秦王要在这里召见他，意味着秦国君臣要认真与他商讨邦交大计了。想到华蓼负气出秦，秦宋合纵破灭，苏代觉得分外舒畅。他已经隐隐地有了一种预感——秦国不理睬宋国，齐王灭宋的宏图就要实现了。一想到这里，苏代的脚步分外轻捷，虽然自己与

孟尝君反对灭宋，但若秦国放弃了对宋国的保护，齐国在无可阻挡的情势下一举吞灭一个大国，又何乐而不为？再说，此事若成，他苏代分化秦宋合纵是大功一件，他在齐国的地位便会大大巩固，岂非天遂人愿。

“齐国上卿苏代进殿——”一个尖锐细亮的声音响彻大厅。

苏代恍然抬头，见一个黑服玉冠的年轻人正站在大书案之后微笑地打量着他，这是在燕国久为人质的秦王嬴稷么？遥遥看去，这个嬴稷虽然正在即将加冠的年岁上，可那黝黑劲健的身姿却分明渗透出一种与年龄极不相称的沧桑风尘，任谁也不敢将他做寻常的弱冠少年对待。苏代虽然久在燕国，却从来没有见过嬴稷，今日第一次见这个少年秦王，心中不禁油然感慨：如何上天独佑秦国，一代少年君王也是如此出色。饶是感慨良多，苏代也无暇品味，一个躬身大礼道：“外臣苏代，参见秦王。”

“上卿黎明即起，大非齐国富贵气象了。”嬴稷亲切地笑着。

“人云：见贤思齐。秦人勤政，苏代何敢放任？”嬴稷朗声大笑：“秦人苦做成习，何敢劳上卿思齐？来，上卿入座。”

苏代坐进左下手的第一张大案，略一打量，见与秦王大案并排的左手还有一张空案，心知那是宣太后的位置，自己对面遥遥相对处也只有三张长案空着，可见这里只是秦王与几个栋梁大臣议事的殿堂，不禁大是欣慰，直觉今日必成大事。

“上卿匆匆来见本王，何以见教？”嬴稷笑着开了头，分明是要苏代说话。

苏代拱手笑道：“想必秦王已经知晓，齐国欲与秦国结盟，伸张天下公理，铲除桀宋。”

“齐国想灭宋。”少年秦王粲然一笑，“宋国夺齐国五城，齐王心疼？”

“秦王差矣！”苏代正色道，“老宋偃射天鞭地，穷兵黩武，大行苛政，人神共愤，天下呼为桀宋。齐国吊民伐罪，岂能以五城之恨论之？”

“说得好听呢！”猛然听得大屏后一阵清亮的笑声，走出一个散发长裙丰腴高挑的女子，不是宣太后却是谁？她瞄了苏代一眼，径自坐到少年秦王旁边的长案前笑道：“吊民伐罪，那可是圣王大道。齐王不是青龙现世么，自顾去做便了，何须一呼拢拉上他人，莫得夺了齐国风光？”脸上写满了嬉笑辛辣。

苏代何其机敏，立即拱手跟上道：“太后明鉴，战国攻伐，利害相连。况桀宋横挑强邻，攻楚攻齐攻韩攻魏，为所欲为而无人抑其锋芒。唯其如此，皆因天下战国相互牵制，全无公理大道。今齐王攘臂举旗，自是吊民伐罪，即或不联秦国，亦当与楚韩魏赵联兵，绝非市井之徒群强欺弱，何来齐国独占风光？”一席话竟是不容辩驳的架势。“不愧苏秦弟也。”宣太后赞叹一句沉下了脸，“邦交根本，不在说辞。我问上卿，这利害相连，却是甚个说法？灭宋但能分给秦国三成土地，秦国自然出兵。不然么，齐国大可去攘臂举旗，休来咸阳聒噪。”

苏代大出预料，如何这秦国与宋国翻了脸，竟还坚持要分土才能出兵？莫非是自以为苏代不知情而漫天要价？可是，苏代不能答应他国分宋，这是齐王的严令。蓦然之间，苏代计上心来，微微笑道：“太后之意苏代明白，秦国隔岸观火，既不保宋，亦不干预他国联兵灭宋。若得如此，太后大是明断。”

宣太后咯咯笑了：“我却看你不明白，竟来糊弄一个女子，说我要隔岸观火，我说过么？想教秦国闪开道，听任齐国独吞了这块天下最

肥的方肉？嘿嘿，上卿果然灵性！”

“太后明鉴，齐国是联兵灭宋，何曾想独占宋国？”

“苏代啊，你就别给我施障眼法了。”宣太后揶揄地笑着，“若不想独吞，如何一说到分地便装聋作哑？我问你，联兵必分地，可是春秋以来联兵灭国的常例？避而不谈，不是独吞却是个甚来？老身不答应，便教我作壁上观，听任你等灭了宋国，可是？此等雕虫小技，也亏了你苏代堂而皇之地卖弄。嘿嘿，还纵横名士，说得出口么？”

苏代大窘，一时满脸通红，不禁亢声道：“苏代唯问太后，秦国可是明白了要自外于中原六国，硬是要做桀宋后盾？”

“嘻嘻，不知道。”宣太后顽皮得像个小女孩一般笑着。

猛然，殿中一阵沉重急促的脚步声，一个粗重的声音扑了过来：“苏代休得聒噪，魏冄与你说话。”话音落点，一身黑色甲胄的魏冄铁塔也似的矗立在面前，“宋国已是秦国驻军属国，齐国要灭宋，先过我秦军大关再说！”

这一来，苏代惊诧莫名。宋国几时成了秦国的属国？还是驻军属地？当真滑天下之大稽也。蓦然之间，苏代哈哈大笑：“丞相之言，未免滑稽过甚。苏代敢请秦王一句口书定夺，秦国可是与宋国结盟了？”明知少年秦王不做主，苏代偏是要名正言顺地给魏冄一个难堪，若是缺乏邦交阅历的秦王说出一两句可供利用的话来，便有得机会了。

“上卿果然精明。”少年秦王悠然一笑，“吾爱宋国，如爱新城、阳晋(注)同也，岂有他哉！”说罢大袖一甩径自去了。魏冄哈哈大笑：“苏代啊，便宜没占上，快点儿回去准备灭宋了。”宣太后冷冷一笑：“一条海蛇，竟做飞龙在天了？”说罢也径自去了。

苏代大是尴尬，羞恼攻心，一句话也不说，转身大步出宫。回到驿馆，草草收拾，立即出了咸阳，走到日暮时分，函谷关遥遥在望，才猛然想起还没有向樗里疾辞行，然则事已至此，再回咸阳岂不落人笑柄？想想一咬牙，脚下一跺：“出关！”一行车马辚辚隆隆出了函谷关向东去了。

六　几番折冲　大起战云

齐湣王很有些着急，整日在王宫后园的大湖边焦躁地转悠。

眼见已经到了四月末，“绝气下”一过，进入“中郢”，便是收种农忙时节，农忙一过又是酷暑，这段时光都不宜大军征战。再刨去窝冬之期，一年中能打仗的时月也就是春秋两季，若春日晃过，便只有秋季两三个月了，对于一场灭国大战，显然有些太过仓促。按照齐湣王掐尺等寸的谋划，苏代出使秦国来回最多一个月，回来时正好三月初旬“始卯”；筹划一旬立即发兵，赶在五月中旬的“中绝”之前，灭宋大战便可大体告一段落；纵有善后小战，也可在秋高气爽的八九月了结，如此可在今年之内了了这个头等心愿。如今四月将完，这个苏代还没有音信，堪堪一个用兵大好季节被白白错过，齐湣王如何不急火攻心？

这一日转着转着，齐湣王心中突然一亮——左右是要打仗，何不先将军马粮草调集齐整，一过夏忙到“期风至”（立秋），立即发兵灭宋。主意一定，齐湣王立即急召丞相孟尝君与上将军田轸入宫。

两位大臣刚刚坐定，齐湣王便急迫说了自己的谋划，末了激奋道：“灭宋大业，贵在出其不意。目下立即着手，今秋一举灭宋！”谁知两位大臣听完，一时默然，仿佛不知从何说起。齐湣王素来简洁快捷，说到臣子面前的事便是必须要办的事，所谓君臣共商，实际上只是个臣子受命的过场而已，如今这将相二人非但没有惯常的“谨遵王

命"的高声领命之辞，反倒是低头思忖面有难色，齐湣王老大不高兴，沉着脸道："灭宋大业，两位不以为然么？"

田轸猛然抬头，拱手高声道："臣谨遵王命！"

"这便是了。"倏忽之间，齐湣王笑了，"孟尝君，以为然否？"

"臣启我王，"孟尝君不卑不亢，"灭国事大，牵涉天下。上卿未归，大势不明。臣以为我王不宜轻举妄动。一旦三十万大军集结边境，势成骑虎，届时若有不测之变，进退维谷，给人以可乘之机。臣望我王三思。"

"危言耸听。"齐湣王冷笑一声，"但有三十万大军，灭宋牛刀杀鸡，何来骑虎难下？孟尝君，你倒是跟着苏秦学会了一套说辞。"说着脸色黑了下来，旁边田轸大是惶恐，看看暴烈无常的齐湣王即将发作，不知如何是好。正在此时，宫门内侍一声高宣："上卿苏代请见齐王——"

"上卿？快，快宣！"齐湣王大步走向宫门，要亲自迎接苏代。

伴随着内侍的宣呼，齐湣王大笑着进殿，仿佛迎回了一个不世功臣，又仿佛得到了一个天大的喜讯。孟尝君心中一动，总觉得那熟悉的脚步声急促而沉重，那施礼寒暄的话语似乎也没有往日那般从容，莫名其妙地一阵不安，不禁大皱眉头。这片刻之间，齐湣王已经拉着苏代的手到了殿中，一边亲自扶苏代入座，一边高声吩咐内侍上茶，高兴得有些手忙脚乱起来。待苏代刚刚饮下了一盏凉茶，齐湣王忍不住道："上卿，本王等你等得好苦也。快说说，秦国出兵几多？"苏代笑道："我王莫急，此事头绪颇多，须一宗一宗说来。"齐湣王笑道："好事多多，那便快说，第一宗？"

苏代拱手道："第一宗，秦国欲召回甘茂，委以上卿之职。以臣之见，甘茂为邦交之才，对齐国有用，愿我王留任甘茂，共图大业。"

"好说！"齐湣王一摆手，"任甘茂为上大夫。御史(注)，宣甘茂进殿议事。"

如此快捷利落，大出苏代意料，看样子齐湣王早已经忘记了对甘茂的不满，甘茂倒是料得丝毫不差。倏忽之间，苏代有些懊悔，觉得此事说得太早，然则一句话已将生米煮成了熟饭，也是无可奈何了。眼看着齐王目光炯炯地盯着自己，焦急地等待第二宗第三宗好事，苏代也只有振作心神说下去了："第二宗大事，宋国与秦国结成了合纵盟约，秦国决意保护宋国。"一言落点，齐湣王脸色沉了下来："如此说来，上卿劳而无功？"苏代拱手道："我王明鉴，秦国并非坚执护宋，然却一定要秦齐分宋才出兵，而我王严令臣不得答应分宋。臣虚与周旋，企图使秦作壁上观，不干涉齐国灭宋。然则宣太后与秦王、魏冄一意孤行，臣实在是无可奈何也。"

"区区两件事，花得两个月时间？"齐湣王顿时没了热气。

"我王明鉴，臣之所以迟归，是因为经过陶邑与巨野泽时，暗访了旬日有余，得知秦国已经在陶邑与巨野泽西岸驻扎了五万铁骑，并非无端耽延时日。"苏代知道这个齐王喜怒无常，只有将话说得明白无误，才能免得他无端生疑。

齐湣王在殿中慢慢地转悠着，虽然一句话没说，脸色却越来越阴沉。苏代见孟尝君毫无表情的模样，料到他有难处，还得自己说话，于是一拱手道："臣启我王，为今之计，当暂缓灭宋，候秦宋合纵瓦解时，再徐徐图之。"齐湣王猛然转身，勃然大怒直指苏代面门吼道："说得出口！徐徐图之？分明是与秦国一个声气，不要本王灭宋，瓦解本王霸业！"

苏代入世以来何曾受过如此公然斥责，当年纵是强横如燕国子之者，对他也是礼敬有加，加之有苏秦名望，在列国从来都被当做邦交大师奉为座上宾，此时受此无端斥责，顿时大是尴尬，突然气血上涌，拱手亢声道：“我王不纳臣言犹可，如何能无端指责臣与秦国沆瀣声气？邦交有道，使臣有节。我王如此指斥，臣却何以自容？”

齐湣王不理睬苏代，啪地猛拍书案：“上将军，你说！”

“臣，唯以王命是从！”田轸慷慨高声毫不犹豫。

齐湣王辞色稍缓：“孟尝君之意如何？”

孟尝君淡淡道：“田文以为，上卿谋国老成，我王当善纳其言。

螳螂捕蝉，黄雀在后。非宋国不当灭，投鼠忌器，情势使然也。”

正在此时，甘茂匆匆进殿。齐湣王劈头一句道：“上大夫，我欲灭宋，秦国当道，你说，本王该当如何？”甘茂极是机警，一瞄殿中几人面色，大体明白了君臣正在激烈争执，齐湣王当头一句响亮的“上大夫”，分明是要他抗衡谁个。能有谁？看脸色定然是苏代无疑。可甘茂如何能给苏代这个恩公难堪？装做思忖了片刻，甘茂肃然一躬道：“我王明鉴，灭宋为小业，抗秦方为大业。以臣愚鲁之见，若能借此机会，重新发动六国合纵，进攻秦国，不失为将计就计之霸业远图也。”

甘茂一言，举座愕然。既回避了灭宋，又将事体引上了合纵抗秦的大道，倒真是别开生面。眼见齐湣王眼珠连转，阴云顷刻散去，搓着手惊喜笑道：“你是说索性合纵攻秦？上大夫果真高明也！”甘茂恭敬答道：“此乃上卿谋划，甘茂不敢居功。”一句话将这个大大的功劳给了苏代，而后依旧是恭敬惶恐，“臣闻上卿已对宣太后与秦王言明，桀宋乃天下公愤，秦不出兵，必致六国合纵重起也。上卿未及对我王提起，臣拾人余唾而已，但凭我王决断。”一番话落点，齐湣王哈哈大

笑："好啊！不吃小鱼吃大鱼。上卿、丞相，本王重开合纵抗秦大业，你等还有何说！"兴奋之情，从每个毛孔都喷发出来，且着意将苏代提在孟尝君之前，显然是对方才的指斥苏代委婉致歉了。

孟尝君与苏代一时默然了。

合纵抗秦，对于这两人来说，都是刻骨铭心的天下大道。孟尝君半生追随苏秦，为的便是合纵抗秦。苏代继承兄长名望，究其实，内心图谋也是纵横天下。可鬼使神差，两人都没有转过这个弯，却教甘茂出了个大大的彩头。然则事已至此，两人又能如何？想想毕竟也是自己当做的大事，孟尝君慨然拱手道："合纵锁秦，为上卿与臣之毕生心愿，我王若能攘臂举旗，臣与上卿自当一力驰驱！"孟尝君怕苏代意气用事拉不下脸面而与齐王真正闹僵，此刻特意将苏代拉了进来，算是替苏代表示了赞同。

偏是齐湣王性情古怪，盯住了苏代笑道："上卿，国事为重，不说话么？"

"合纵抗秦，历来是臣之本意，自当驰驱效命。"苏代明明朗朗毫无难堪。

"好！"齐湣王击掌大笑，"君臣同心，合纵攻秦。丞相说，如何分头合纵？"

孟尝君思忖道："臣以为，上卿出使燕赵，上大夫出使楚国，臣入魏韩两国，似为妥当。"

"好！"齐湣王又是击掌大笑，"三日之后，立即出使。约定列国三月后出兵，入秋灭秦。本王与上将军调集兵马，压向中原！"

一场有可能君臣失和的僵局，片刻间神奇地化作了同仇敌忾。齐湣王大是兴奋，连呼"上天助我"，立即下令大摆宴席为上卿洗尘。君

臣四人开怀痛饮，备细商议了合纵攻秦的诸多细节，直到夕阳衔山方才散去。

夜来回府，孟尝君心有不宁，直在后园大湖边转悠。合纵攻秦自是人心所向，以齐国目下六十万大军，比秦国兵力还强盛，只要精诚合纵打败秦国，齐国便是天下第一霸主无疑，假以时日，统一天下也未可知。然则，这个齐王却始终教人忐忑难安，一惊一乍反复无常，论事但凭好恶，定策急功近利，大臣擢升贬黜易如反掌，如此国王，能走得几步之遥？正在踽踽漫步，亲信门客报说苏代到了。孟尝君二话没说，吩咐亭下煮茶。

两人月下对座，一时相对无言。良久，苏代喟然一叹：“田兄，合纵攻秦一了，我想辞官归隐。”孟尝君不禁惊讶：“此话从何说起？”苏代又是一叹：“殷鉴不远，在夏后之世。君不记田忌孙膑了？”孟尝君默然无对，良久道：“齐国气象，我也难安，且看得一阵再说。”苏代道：“此等国君，唯甘茂可事。公忠谋国，终难长久也。”孟尝君又是一阵沉默，末了一声叹息。正在此时，门客又报说甘茂前来辞行。孟尝君大是惊讶，莫非甘茂也要辞官离齐？忙吩咐门客：“请上大夫进来。”待甘茂入座，孟尝君劈头便问：“上大夫欲去何方？”

甘茂拱手笑道：“明日入楚，合纵攻秦，岂有他哉？”

孟尝君释然一笑：“上大夫勤于国事，难得。”

“孟尝君谬奖也。”甘茂轻轻一声叹息，“流落之身，不敢留恋中枢是非之地而已，何有如此大义高风？”又转身对苏代一拱，“甘茂今日唐突，尚请上卿见谅。”苏代揶揄笑道：“哪里话来？上大夫解我僵局，送我一彩，何敢不识抬举也。”甘茂怅然道：“非是茂左右逢源，实在是此公乖戾，难以侍奉，但有一言不合，立有杀身之祸。名士如上卿者，死于此公之手，未免可惜也。茂非逞能之辈，此中苦衷，难以尽述也。”苏代心中一动，欲言又止，终是叹息一声了事。

孟尝君突然哈哈大笑："各有天命，丧气个鸟！合纵攻秦，先轰轰烈烈一场再说，终不能目下作鸟兽散。"

"还是孟尝君！"甘茂赞叹一声笑问，"我欲入楚，君可有叮嘱之事？"

"你不说，我还真没想起。"孟尝君拍着石案笑了，"第一件，替我向春申君讨一口吴钩。第二件，再将这口吴钩赠给一个你必能遇到的奇人。"

"此人不是楚人？"

"自然不是。"

"此公高名上姓？"

孟尝君笑道："我只说一句：你但遇此人，便知我要送剑于他。遇与不遇，皆是天意了。"

"妙！此等揣摩行事，正是甘茂所长，断无差错。"甘茂乐不可支。一言落点，孟尝君与苏代同声大笑。

次日清晨，一队车骑出了临淄南门兼程疾进，直向楚国去了。过得两日，孟尝君与苏代的车骑大队也隆重出行，向西进入中原。齐国的合纵攻秦战车隆隆启动了。

甘茂一路兼程，旬日之间进入了郢都。此时的楚国，正是无所事事而又惶惶无计的时日。自屈原的八万新军在丹阳之战殉国，楚国像泄气的皮囊瘪了下去。北上中原没了气力，国政变法更是无人再提，眼看着齐国、赵国、燕国都在蓬蓬勃勃地强大，楚国竟似没有舵手的大船悠悠漂荡，谁也不知道它要漂向何方。大臣们惶惶不安，几个新锐人物常常来找春申君问计，并时不时从流放地带来屈原壮怀激烈的

信件，要春申君敦促楚王振作，力行变法。纵是昭雎一班老世族，也是终日谋划要北上争霸，恢复楚国的霸主地位。可屡次求见楚怀王陈说，楚怀王都是笑嘻嘻一句嘟哝：“多事。太平日子多好，优哉游哉，晓得无？总想打仗，当真木瓜了。”

春申君与几个新锐求见，激烈直陈秉承先王遗志，要推行二次变法。楚怀王不胜其烦：“好了好了，先王变法，变出个太平来了？朝中咬成一片，整日死人打仗！如今有何不好？朝野安乐，太平岁月，好日子过腻了？日后谁再说变法，立即贬黜三级！晓得无？”春申君挺身抗辩，提出恢复屈原官职，楚怀王更是烦躁：“屈原屈原，屈原只会惹是生非。杀张仪，打私仗，连八万新军都被他赔了还不够？用他，谁答应？乱成一团你来收拾？不办好事，只会添乱，就是屈原！晓得无？”

下得殿来，春申君一声长叹，拔剑便要自杀。几个新锐臣子连忙死死抱住，夺下长剑。春申君放声大哭，当场昏倒，被抬到府中卧病不起了。一个年轻将军站在榻前低声道：“春申君，楚国要好，必除两个人物！”春申君霍然睁开眼睛：“你说，谁？”将军咬牙切齿道：“一个郑袖，一个靳尚，楚王被这两个人妖蛊惑，连说话都变得娘娘腔了，楚国能好么？”春申君闭目思忖良久，一声长叹道：“纵无人妖，此公又能如何？徐徐图之了。”

从此，楚国果真平静了许多。殿堂无人聒噪，边境无有战事，楚怀王整日忙着与郑袖靳尚并一班嫔妃侍女玩乐，世族大臣们忙着蚕食国田扩张封地，春申君一班新锐则气息奄奄地闭门不出。这个地广人众的南方大国在短短三五年中，仿佛从天下大潮中游离出来的一座死水“太平”岛。

正是此时，甘茂来到了郢都。甘茂本是楚国下蔡名士，在楚国朝野倒是人头活络，但既然有孟尝君的托付，自然是先见春申君为上策。春申君此刻仍然执掌邦交，例行拜访也是无可厚非。但甘茂对楚

国官场风气熟透不过，知道此刻不能教楚国老世族认定自己是春申君一党，须得在行止上保持不偏不倚，便先在驿馆住好，然后大张国使旗帜前去拜访春申君。轺车驶到府邸门口，却见名重天下的春申君府前门可罗雀。白发苍苍的总管家老见威势赫赫的齐国特使郑重拜访，喜出望外，鞍前马后地倍献殷勤，非但亲自将甘茂扶下轺车，且一溜碎步一直将甘茂领到后园竹林一座茅亭前，正要前去禀报，却被甘茂摆手制止了。

茅亭外，几个女乐师正围坐在绿茸茸的草地上司钟操琴，专注地奏着一曲悲怆的长歌。女乐师们脸上挂满了泪珠，一个散发长须身形消瘦的中年人迎风伫立在茅亭廊柱下，正在放声长歌，悲怆激越的歌声令人断肠：

陶陶孟夏兮　　草木莽莽

伤怀永安兮　　汩徂南土

变白为黑兮　　倒上以为下

党人之鄙妒兮　　羌不知吾所臧

浩浩沅湘兮　　分流汩兮

修路幽拂兮　　道远忽兮

世既莫吾知兮　　人心不可谓兮

怀情抱质兮　　独无匹兮

文质疏内兮　　众不知吾之异彩

伯乐既殁兮　　骥将安程兮

人生禀命兮　　各有所错兮

知死不可让兮　　愿勿爱兮

明以告君子兮　　吾将以为类兮

……

一声响遏行云的长啸，歌声戛然而止。黄衫者猛烈地捶打着廊柱愤声长呼：“屈子，你不能这样走啊！你走了，黄歇何以自处也！”

甘茂听得痴迷，早已经是感慨唏嘘热泪纵横，不禁上前深深一躬道：“公子勿得伤悲，屈子之心，虽愤慨伤怀，却未必心存死志也。”

黄衫者猛然转身嘶声大喊：“子乃何人？能读懂屈原？能解得烈士情怀！”

“修路幽拂兮，道远忽兮！”甘茂长声吟哦一句庄重一躬，“愿公子参量。”

“足下是说，屈原未必就死？”

“诗心虽烈，犹抱希冀。楚国没走到绝路，屈子定会等待。”

黄衫人长叹一声，大袖挥泪，颓然跌坐在廊柱下的石案上，良久默然，方才缓过心神，起身一躬道：“黄歇心志昏乱，多谢先生了。”

“在下甘茂，不能为春申君分忧，惭愧。”

春申君大是惊讶，双眼冒火，霍然起身：“如何？你是秦国丞相甘茂？”

“在下事体多有曲折，这是孟尝君亲笔书简一封，春申君看罢便知。”甘茂大见尴尬，勉力笑着，递上了一支泥封铜管。春申君打开抽出一卷羊皮纸展开，浏览一遍，愣怔半日无语，良久一声长叹：“噢呀，蜗居三五载，天下日新月异也！屈兄呀屈兄，你可知道，天下又要变了，又要变了！”末了一声大喊又哈哈大笑起来，“亭下设酒，为上大夫洗尘。”

女乐师们立即抹去泪水，笑盈盈地穿梭忙了起来。不消片刻，酒宴在茅亭下摆好。饮得一爵洗尘酒，春申君慨然拱手道：“先生有所不知，前日我的门客去探望屈原兄，屈兄托门客带来《怀沙》一篇，辞意痛切，如同与黄歇告别之绝笔。方才失态，惭愧了。”甘茂肃然拱手道：“两兄大节坚贞，壮怀激烈，甘茂感佩不已，岂敢有他？”

“噢呀，先生入楚，不知使命如何了？”春申君稍感轻松，终于切入了正题。

甘茂便将秦国阻挠灭宋，齐国欲合纵六国抗秦除暴的诸般来由说了一遍，末了恭敬一句：“公子向为合纵栋梁，尚请教我。”春申君听得极是专心，拍案而起道：“大妙也！桀宋千夫所指，秦国助纣为虐，两恶沆瀣，天下侧目！这次合纵大义凛然，各国断不会首鼠两端。只是……”春申君沉吟片刻，目光大是困惑，“桀宋恶行，天下唾弃，秦国如何能公然袒护？莫非有不可告人之图谋？”

“春申君多心了。”甘茂此刻极是自信，“张仪已去，今非昔比，秦国已无智计谋略之士，谈何图谋？究其竟，无非笃信实力强横霸道而已，岂有他哉！”

“噢呀大是。”春申君恍然大笑，“张仪甘茂不在，秦国也只剩下生猛硬做了。”

“有春申君鼎力操持，楚王定然出兵。”

春申君连连摇头：“噢呀，也是今非昔比了。目下楚王，当真难说也。”随即将几年的国事争执说了一遍，摇头叹息毫无底气。

甘茂笑道：“此一时，彼一时。变法与合纵本来不同，且容在下试说楚王。”

“好！上大夫有此心志，黄歇自当通融。”春申君说罢，转身向侍立亭外的一个沉静的侍女招手，侍女上前，春申君一阵低声吩咐，侍女飘然去了。

“噢呀还有何事？上大夫但说了。”

“孟尝君有言，请在下代他向春申君讨一口吴钩，再送给一个天晓得能不能遇到的奇士。”甘茂说着先自笑了，“此事蹊跷，春申君斟酌。”

春申君听得大笑：“噢呀，有甚蹊跷了？孟尝君此等事多了去，原不稀奇了。”说罢起身，“上大夫随我来。”领着甘茂出了茅亭，踏着石板小道，曲曲折折往竹林深处而来。走得一阵，便见四株合抱粗的古柏围着一座大石砌成的低矮房子，门前一方与人等高的荆山白玉，玉身赫然镶嵌着两个硕大的铜字——剑庐。甘茂大体一瞄，知这座石屋半截埋在地下，不禁大是惊讶，这春申君有多少名剑，竟用得如此一座坚固的处所专门收藏？春申君没有说话，只回身示意甘茂别动，自己对着剑庐肃然一躬，而后转到了石屋后面。

突然之间，甘茂只听隆隆沉雷滚过，两扇石门缓缓移开。春申君从屋后绕出笑道：“上大夫，请了。”甘茂笑道：“此等圣地，还是客随主家。”春申君不再客套，说了声随我来，跨进了剑庐。甘茂低头一看，脚下是高达膝盖的一道青石门槛，小心翼翼跨了进去，迎面一道高大的影壁，绕过影壁，一道石板阶梯直通而下。奇怪的是，明是看不见窗户，阶梯却不显幽暗。大约下得十几级台阶，眼前豁然开朗，一间宽敞明亮的大厅分外清雅，白玉方砖铺地，四面本色木板做墙，一个青石穹隆高高地悬在头顶，一片阳光神奇地从穹隆顶端洒下，厅中干爽异常。再看四周墙上，空荡荡一物皆无。

甘茂由衷赞叹道：“如此神奇处所，纵无名剑，亦是仙山洞府了！”

“噢呀上大夫，没有剑，做这洞窟要啥子了？”春申君一阵大笑，沿板壁走过，啪啪啪啪连拍墙面，四面墙上当当连声，八个窗口霍然弹开，每个窗口都吊着一色平展展的丝帘。春申君撩起离甘茂最近的一方丝帘道：“噢呀上大夫，看看此剑如何了？”

甘茂一打量，这个“窗口”足足有六尺见方，红毡铺底，黑玉做架，一口铜锈斑驳的古剑横展在眼前。甘茂不通剑器，一阵端详，看不出这口两尺多的古剑有何名贵，拱手笑道：“在下孤陋寡闻，春申君不必费心了。左右一口吴钩了事，有甚差别？”春申君笑道：“噢呀，那是你了。孟尝君说要赠给奇士，此公便必是此道中人，黄歇岂能教他寒碜了？”甘茂笑道：“春申君剑器名家，我听你。”春申君连连摇头：“噢呀不敢当，要说剑器鉴赏，孟尝君无出其右也。”甘茂惊讶了：“如此说来，孟尝君也当有名剑收藏，如何向你来讨？”春申君又是一阵大笑：“噢呀上大夫，豪侠如孟尝君者，能藏得何物？我这几口剑，过几年也要被他讨光了去。”甘茂不禁笑道：“原是春申君豪侠第一，送宝假手不留名，却比孟尝君赠人结情要高了一层。”春申君顿时愣怔，又突然大笑起来：“噢呀呀，上大夫说得好！为黄歇正名也！”甘茂困惑摇头：“公子此言，我不明就里。”春申君脸上的笑容孩童般天真明亮：“噢呀呀，孟尝君信陵君平原君，那三个剑痴都说我黄歇小气了。上大夫一言唤醒梦中人，我黄歇小气么！豪侠第一了！”说罢大笑良久，软在了地上犹自咯咯笑个不停。甘茂素来机警冷静，不防一句无心之言却解开了春申君心中一个老疙瘩，看春申君那快活模样，也不禁大乐，生平第一次笑得弯腰打跌起来。

笑得良久，春申君打开东面“窗口”的丝帘，双手捧下一口半月形吴钩：“噢呀上大夫，这口吴钩包你交差了。”甘茂接过道：“自是如此，出自春申君剑庐，绝是上品了。”春申君笑道：“上大夫正名有功，黄歇今日也送你一口名剑了。”甘茂连忙正色一躬道：“宝剑赠与烈士。甘茂不通此道，万万不敢污了名器。春申君但有此心，府中短

剑任送我一口防身便了。”春申君思忖片刻道：“噢呀也好，名器在身，不通剑道也是祸害了。好，上去送你一口短剑。”

两人出得剑庐回到茅亭，春申君对守候的侍女一阵吩咐。片刻之间，侍女捧来一个铜匣，春申君打开推到甘茂面前：“看看称手与否了？”甘茂一看，铜匣中一支匕首，一沾手森森一股凉气。剑身堪堪六寸，连同剑格当在九寸左右，握住剑格，分外称手；棕色皮套极是精致，古铜剑格上还镶嵌了一颗碧绿的宝石。抽开皮鞘，一星青光幽幽流淌，短短剑身如同镜面一般。

“如此名器，不敢承受。”甘茂真心地推却。

“噢呀哪里话来？”春申君皱起了眉头，“这可是我这里最寻常的匕首了，用得而已。若再推辞，客套了。”

甘茂知道四大公子为人，但说客套，便是指你虚应故事，连忙起身肃然一躬：“如此谢过春申君。”

春申君笑道：“噢呀客客套了，来！酒！”

饮得几爵，原先那个侍女匆匆走回，在春申君耳边低声说了几句。春申君转身对甘茂笑道：“上大夫，明日午时末刻时分，你进殿求见楚王，我不陪了。”

“好！甘茂打这个头阵。说不下，春申君再上。”

“说不下？”春申君骤然大笑起来，“说不下，这合纵攻秦也就完了，黄歇是没奈何也。”笑声中一片凄凉。一言落点，甘茂心中一沉，如此说来，春申君这个后援早已对楚王绝望了，能否说动楚王，就在自己一人身上了。甘茂毕竟不是苏秦张仪，对这种长策说君从来没有过身体力行，如今首次为齐国出使，形同背水而战，心中顿时忐忑不安起来。

次日清晨，太阳还没有上山，甘茂已在驿馆庭院中漫步了。

这是多年在宫廷做长史的习惯，往往是四更天离榻梳洗，然后便要派定一连串的琐碎事务：要誊刻的文书、要立即呈送国君的紧急公文、要迎送的外国使节等，还要同时回答前来请命的宫廷护卫、内侍总管等诸般事宜，尤其要为国君安排好所有的国务会见与细节琐务。总而言之，长史这个官职实际上便是王室事务总管，最是累人，若没有起早睡晚要紧处还得连轴转的功夫，十有八九都做不好。甘茂却恰恰天生是做这种官的材料，精力过人，学问驳杂，机敏冷静，记忆力非凡，纵是千头万绪的琐碎事情，也能在极短时间里处置得井井有条，更兼善于揣摩上意，往往能在国君尴尬时巧妙转圜，于是显得玲珑活络，路路得通，无所不能，将长史这个中枢大臣做得有声有色。否则，秦武王也不会视为股肱，一举将丞相上将军两大权力压在他一个人身上。然也奇怪，甘茂一做丞相上将军立时捉襟见肘，事事不逮，竟成了他最是难堪的一段岁月。军前打仗，每每被一班军中大将问得张口结舌。朝中议政，更是无法在一班能臣面前总揽全局，经常是被樗里疾、魏冄等牵着鼻子走。秦武王骤然暴死，他是受命安定局势的唯一大臣，任谁也会借此坐大，至少是权力更加巩固。独甘茂例外，偏偏在朝局安定后被剔除出权力场而做了流亡臣子。想想也是天意，自己每担大任便乱了方寸，每应对事务便化险为夷，岂非命该如此了？今回又是以上大夫之身斡旋楚国，可自己对楚王心中无底，结局会是如何?

虽是彷徨无计，甘茂还是回到书房准备了一番，成与不成只看天意了。

看看日色过午，甘茂上了轺车向王宫辚辚而来。到得宫门，车马场冷清寥落，显然没有官员此时入宫。甘茂下得轺车，不经意间见一匹高大雄骏的胡马拴在车马场粗大的石桩上，毛色闪亮透湿，不断地喘息喷鼻，显见是有人长途奔驰而来。甘茂心中一动，莫非是齐国有

变，斥候紧急禀报来了？想到此处，不禁脚下匆匆，上了十六级玉阶便向宫门老内侍递上国书请见楚王。

“楚王已知特使入宫，请了。”老内侍说罢转身一声宣呼，“齐国特使甘茂晋见——”

看来春申君铺排无差。甘茂精神一振，大步进了宫殿。过了迎面大屏，见高阶王座前站着一位黄衫玉冠中年人，白胖无须，正在转悠着听台阶下一人说话。再看厅中，站着一个满面风尘之色的伟岸人物，紫红斗篷，手持长剑，连鬓络腮大胡须看不出年岁。一个说得慷慨，一个听得专心，两人都没有注意到甘茂进殿。

“今闻义士之言，桀宋无道，秦国竟助纣为虐？”黄衫白胖人的口吻很是矜持。

“楚王明鉴！”紫红斗篷者慨然拱手道，“桀宋已是鬼神不齿，天怒人怨。普天之下，唯秦国与桀宋沆瀣一气，图谋以邪恶强力，灭绝中原正道。当此之时，齐王合纵六国，诛灭暴秦，正是应天顺时。楚国若联兵北上，天下一鼓可定也！”

楚怀王摆摆手：“侬只说，联兵攻秦给楚国何等好处？晓得无？”

“好处可是大了。”紫红斗篷者悠然笑了，“一则，楚国可恢复中原霸业，楚王可成弘扬先王大志的中兴英主。二则，淮北入楚，秦国商於六百里并武关、丹阳、峭山东南一并归楚，拓地千余里，楚国岂非大大利市？”

“侬说此话，不作数了。这要齐王说话，晓得无？”楚怀王精明地笑着，白胖圆润的脸上弥漫出无限的满足与自信。“

楚王果真神明无边。”紫红斗篷者哈哈大笑着颂扬了一句，“齐王特使已在殿中，楚王不妨以国书为断。”

“是么？”楚怀王转身高声大气问，“齐王特使何在？”

甘茂止住了笑意，上前几步躬身高声道：“齐王特使甘茂，参见楚王！”

楚怀王惊讶了：“神奇神奇！天意天意！如何这齐王特使说到便到了？”惊讶之余立即绽开了笑脸，“特使请入座。你有齐王国书了？”

“有。”甘茂骤然悟到了说君技法，立即心思顿开，捧出国书高声回答，“此乃齐王亲笔手书，许楚国分秦八百里土地财货也。”

“噢？好好好，盖着王印，看来不假了。”楚怀王接过国书一阵打量，“晓得无，那个张仪，当日许我六百里商於之地，因了没有王印国书，本王才吃了个大亏。这次有王印了，本王放心了。晓得无？要不又说我木瓜了。”兀自嘟哝一阵，抬头问甘茂，“齐王之意，楚国出兵几何了？”

“十万足矣！”甘茂高声大气，直觉自己也神道兮兮了。

“齐国如何？出兵几多了？”楚怀王很是警觉。

“齐国出兵三十万，分地与列国等同。”甘茂又是高声大气。

“如此说来，这齐王图个甚来？没利市，晓得无？”

此刻，甘茂已经对说服此等君王揣摩透亮，知道若以长策大谋对之，无异于对牛弹琴，只须瞄着对方关注的纽结，一本正经地去说便是。底气一定，不禁拱手慷慨道：“齐王之利，是与楚王携手，共图中原霸业。楚国得到千里之地后，齐国再灭宋。究其竟，定然使楚国利市落到实处啦。”甘茂也带上了些许楚音，亲和如一家人一般。

楚怀王频频点头，末了笑道：“还有一件，你等不能在郢都鼓噪变法，晓得无？要不，这兵就出不得了，晓得无？”

“晓得！”紫红斗篷者与甘茂同声相应。

紫红斗篷者又道：“启禀楚王，齐国星相名家甘德预言：楚有将星在世，若得此人领兵合纵，大业可成。不知楚王晓得无？”

楚怀王又一次惊讶了：“是么是么？楚有将星？应在何处？谁啦？”

“甘德云：此人乃将兵之才，身居高位，久旷无用，愿楚王神目明察。”

楚怀王转悠着兀自嘟哝：“身居高位，久旷无用？那是春申君啦。春申君么，整日聒噪变法，只怕他是心无二用啦。想想，想想，不能做木瓜啦。”

“楚王神明。”紫红斗篷者正色拱手，“若是此人，在下一法可治。”

“噢？快说了，本王也是想治治他，晓得无？”

“此人念叨变法日久，便成痴心疯癫症，实则并非真要变法，无所事事而已。若让他带兵攻秦，上合天心，发了将星之才，自然克了他变法疯癫。若行此计，国中自无人聒噪变法。”紫红斗篷者振振有词。甘茂拼命咬住牙关，才没有笑出声来。

楚怀王惊喜点头：“噢！倒真是一法啦。本王想想，楚国有名将，利市可大啦，好好好！”一连说了三个好，大袖一甩又道，“本王不是木瓜，该进后宫啦。”径自去了。

紫红斗篷者分明憋着笑意，却没有理睬甘茂，转身大步走了。甘茂快步赶出，在车马场边遥遥拱手：“千里驹鲁仲连，何其匆匆如此也？”

紫红斗篷者回身拱手道：“足下使命已成，该当回程。告辞！”

“且慢。”甘茂高声道，“鲁仲连国士无双，在下先表成全使命之谢意。另者，在下尚受人之托，为国士带来一件物事相赠。”

“得罪。在下从来不受人礼。”紫红斗篷者冷若冰霜。

甘茂笑道：“如此说来，孟尝君有眼无珠，在下多事了。”说罢回身便走。

“先生且慢。”紫红斗篷者拱手一礼，“先生是受孟尝君之托？”

“然也。”

“恕鲁仲连唐突。敢请先生交付与我。”

甘茂拱手道：“请国士移步，随我到驿馆。”

“先生但上车先行，在下随后。”鲁仲连一拱手，大步走向那匹神骏胡马。

甘茂本是敬佩这位不期而遇的名士，想邀他同车前往，如今见这位齐国才俊不屑与自己同车共道，叹息一声登车去了。到得驿馆门口，果见鲁仲连快马从对面另一条道飞来，甘茂思忖也不能强求，先自进得驿馆捧出了那口吴钩递上：“此剑乃孟尝君特意相赠，请国士收好。”鲁仲连接过吴钩一打量，大为惊讶道：“先生识得此剑否？”甘茂摇头笑道：“在下不通剑道，唯尽人事而已。”鲁仲连目光炯炯地盯住了甘茂：“百年之前，此剑从越国流落于楚国王室。若是孟尝君托先生

向楚王讨得，相送在下，于国无益，恕难受命。”甘茂不禁笑道：“足下说法却是奇了。纵是楚王之剑，如何于国无益了？”鲁仲连神色肃然道：“楚吴越三国王室，历来多有剑痴。一件名器流落，王族便视为国宝之恨，流入齐国便是楚齐之仇。鲁仲连如何能以一己好恶使邦交成仇？此剑尚请先生收回，妥为奉还王室。鲁仲连告辞。”将剑器往甘茂手上一搭，转身便走。

“国士且慢！”甘茂肃然拱手，“在下敬佩国士气节。实言相告，此剑确实不是王室得来，而是孟尝君托在下从春申君手中求得。孟尝君有言：宝剑赠与烈士。唯君堪配此名器，推托过甚，岂非造作了。”

鲁仲连突然一阵大笑：“既是春申君之物，我便受了。”从甘茂手中接过吴钩，一句道谢也没有，翻身上马去了。

甘茂一阵怅然，回到驿馆，休憩片刻用过晚餐，向春申君府邸来了。到得书房，却见春申君踱步沉思，长案上赫然放着那口吴钩。甘茂惊讶道：“这个鲁仲连恁般死板？一具剑器也如此较真？”春申君回身笑道：“噢呀上大夫，鲁仲连便是这般品性，高洁如白云，志节如松柏了。否则，如何孟尝君要拐这个弯子了？然则，也是他说得对了。”甘茂不以为然地笑道：“志节高者，往往少机变，他能有甚个谋划来？”春申君大摇其头：“噢呀，上大夫差矣！鲁仲连之机变谋略，你我无法望其项背了。他要我将此剑归还楚王，表我无为心志，我便是合纵上将军了。上大夫以为然否？”

甘茂原是为此事而来，思忖片刻不禁笑道：“好！我看楚王气象，也只有此等方法有用。”

“噢呀，英雄所见略同，那便如此这般了。”春申君大为高兴。

三日后，楚怀王在大殿正式召见甘茂，当殿回复齐王国书：发兵十万，合纵攻秦。楚怀王换了个人一般，精神振作，慷慨激昂地大说

了一番中兴霸业向秦国复仇的雄心壮志，当殿授春申君合纵上将军兵符印信，并亲自发令：旬日后立即发兵北上。

甘茂大喜，立即兼程回齐。此时孟尝君与苏代也先后归来，带回了令人振奋的消息：魏赵韩同仇敌忾，三国各出兵八万，旬日后会兵伊阙(注)。只有燕国借口国穷兵少，只答应派出两万人马，还没有说定确切日期，苏代觉得很是惭愧。

“燕国大胆！”齐湣王大为震怒，当场拍案吼叫，“要他何用？攻秦胜了，接着便是燕国！”气势分明已经是天下霸主了。殿中几位大臣却无人应和。孟尝君道：“我王还是先定策攻秦为上。”

“好！燕国回头再说。”齐湣王当殿下令，“田轸为灭秦上将军，率三十万大军会兵伊阙。孟尝君率上卿、上大夫等，总司粮草辎重，本王坐镇巨野守边。”

“臣等遵命！”殿中轰然齐应，分外激昂。

---

1. 契柱，龟卜工具，即削成尖锐形状的坚硬木材，烧红吹亮，灼入事先钻好的龟甲孔洞，使龟甲呈裂纹。
2. 王弓，古代弓箭中硬度最高的长弓，宜于战场远射。
3. 兵矢，镞头最粗长锐利的长箭，可穿甲破盾。
4. 驿丞，秦国驿馆的馆长，归属行人署。
5. 陶邑，宋国最大的商市都会，中原大市之一，在今山东定陶西北。春秋越国范蠡辞官后在此经商，号称陶朱公，大富甲天下。
6. 巨野泽，战国时齐魏宋边界大湖，后干涸消失。大约在今山东郓城、梁山东南。
7. 商丘，宋国都城，今河南省商丘地区西南。
8. 新城，战国时韩国西部要塞，在今河南省伊川西南；阳晋，战国时齐国西部要塞，在今山东省兖州西北。

9. 御史，战国时齐国官职，几类国君秘书长，与秦国长史同。

10. 伊阙，战国时洛阳南伊水要塞，又称龙门，春秋时名阙塞，因两山相对如阙门，伊水流其间，故名。

第四章　鏖兵中原

一　六十万大军压顶函谷关

夏尾秋头的七月末，河外的广袤原野上开始昼夜过兵了。

骑兵、战车、重甲步兵成方成阵地从刚刚收获过的田野隆隆推进，满载辎重粮草的牛车则从所有的官修大道与田间小道吱吱呀呀地碾了过来，不计其数的斥候游骑流星般地穿梭在原野色块之间。烟尘弥漫，旌旗招展，战马嘶鸣，号角呼应，方圆四五百里的地面上日夜滚动着隆隆沉雷，日夜飘散着呛人的土腥烟尘。旬日之间，三川原野上扎起了连绵不断的各色军营。这军营堪称史无前例的辽阔，从最西面的渑池要塞到最东面的虎牢关，从最北面的大河到最南面的汝水，东西三百余里，南北四百余里，举凡隘口要塞山水形胜等兵家必争之地，都驻扎了大片军营。

一出函谷关，遍野旌旗营帐层层叠叠，寻常军马插翅也难飞过。

说起来也是难以置信，山东六国这次罕见的齐整利落。从齐国联络开始到大军云集，也就是一个夏天。更有不同的是，此次出兵，各国非但都是精兵，且数量比第一次多了许多：齐国主力，铁骑十万，步卒二十万，共三十万大军，连带辎重牛车的老兵民伕，少说也在五十万左右；楚国战车二百辆两万余人，骑兵两万，步兵六万，连带辎重牛马车人，当在十五六万；魏赵韩三国各八万精兵，都是步骑各半，连带辎重运输，大数四十万人左右。只有燕国例外，出了两万步兵，还是自带军粮，没有辎重牛车。如此一来，六国军兵的总数已达一百余万，仅作战兵力便是六十六万。

之所以各国都有辎重车队，是基于第一次联兵攻秦的教训。魏国拒绝了事先支付粮草而在战后偿还这种方略，非但不从敖仓出粮，而且也拒绝了齐国提出的各国出金从敖仓买粮之策。魏襄王直对孟尝君皱眉头："昔年战败，敖仓被毁，盟邦谁个还我粮来？先付不行，买粮也不行。一有粮荒，金饼能吃能喝了？有粮草便打仗，没粮草，趁早别打合纵算盘。"如此一来，各国牛车民伕都是十数万，声势当真惊人。

自带粮草还如此利落，最根本的原因，是各国都不约而同地觉得这次攻秦的时机绝佳。且不说秦国主少国疑、外臣外戚当道、甘茂出走、老臣凋零这些朝局动荡；便以打仗而言，秦国只有二十万新军，战法神出鬼没的名将司马错被迫出走，那个鬼魅般折腾六国的张仪也被迫隐退，没有名将名相，秦国二十万兵力算个甚来？如此时机，当真是千载难逢。纵然不能灭秦而瓜分之，只要将这个虎狼之国驱赶回西陲河谷草原，甚至是只分了关中沃野、千里河西与商於两郡，谁不认为是天下最大的利市？

如此一来，这次出兵攻秦分外顺当，争相向最靠近函谷关的要塞驻扎，争相做前敌大军，倒是教联军主将田轸大费了一番心思。按照田轸会同孟尝君、春申君的谋划，此次六国大军仍然以大伾山虎牢关为大本营四面集结，虽然距函谷关三百余里，但却有利于大军展开推进。但是与各国主将一通气，没有一家赞同，都说阵势过分靠后，不是决战气势。尤其是魏国大将新垣衍与韩国大将申差最为激烈，坚执主张直接推进到函谷关外扎营，"灭秦志气，扬我军威"！赵国大将司马尚也赳赳高声："秦国兵微将寡，此时不进，更待何时？汝等畏缩，我赵军进驻渑池(注)！"

一片激昂慷慨，孟尝君与春申君无奈，由着本来无甚主见的田轸与魏赵韩三国大将在吵吵嚷嚷中重新分派了驻扎序列：赵国八万大军任前军，驻扎渑池，距函谷关仅有三十余里；魏韩两国十六万大军任

后军接应，驻扎洛阳郊野的伊阙山口，距前军百里之遥；齐军楚军燕军共四十二万，任中军主力，驻扎在宜阳城外的洛水北岸原野，距前军三十余里，距后军不到五十里。

这一番分派，从大军态势看，无疑对函谷关形成了三面包围：赵军正面对敌，齐楚主力展开于东南，恰好严严实实地兜住了秦军从崤山东出的通道，魏韩后军则在正东，实际上是第二波猛攻与包抄秦军的主力。因为伊阙通往函谷关几乎一马平川，魏韩两军熟悉地形，又有主力铁骑参战，放马一个冲锋便可直抵渑池战场。而齐楚两军的宜阳驻地却是一片山塬，骑兵驰骋便减了速度，实则似近实远。这也是魏韩两军甘做后军的实际原因。

作为灭秦主力，齐楚两军本是中军。所谓中军，是正面作战的中坚力量，驻扎位置亦当在中央位置，便于策应。然则这次非同寻常，齐楚燕三军共四十二万中军主力，却驻扎在了最拖后的宜阳。原来，孟尝君与春申君是另一种谋划：与秦军开战，不能轻敌冒进，须得稳扎稳打，以强大稳固的防守先行耗掉其锐气，而后一鼓围歼。两军会合后，孟尝君说了自己的忧虑：“春申君啊，联军打仗，最怕各军裹足不前。第一次攻秦，若都像燕国子之那般勇迈，何至于一败涂地？这次，我学学张仪，来个自领前军。”春申君哈哈大笑道：“噢呀田兄，那田轸纵是听你话，我也不能教你这坐镇丞相喊杀冲锋了。说不得，还是我黄歇自请前军了。”孟尝君笑道：“你那几百辆老战车，当得秦军铁骑一个回合？”春申君一脸肃然：“我要学屈原兄，这次来个壮士断腕！”慷慨一句却又喟然一叹，“左右啊，这上将军也就一回了，不能教这班将军笑话了我等。”

谁知一会诸将，人人激昂争做前军，大在意料之外。孟尝君与春申君大为放心，自然不再坚持要齐楚两军做前军，可是也只能迁就了各军大将的猛攻主张，无可奈何地赞同了各军前出渑池、伊阙，将拖后稳定全局的重担揽在了齐楚两军身上。

次序派定，各军迅速开进了驻地。各国军营内杀气腾腾，但有操练，“诛灭强秦！复仇夺地”的激昂呼声响彻原野。兵有斗志，将有战心，六国联军第一次出现了上下同欲纷纷请战的场面。尤其是赵魏韩二十多员战将，旬日之内，五次到幕府请战，要立即猛攻函谷关，灭此朝食。

连绵不断的大军营盘，山呼海啸的激荡气势，且不说从来没有见过如此阵仗的洛阳国人目瞪口呆，便是对大军征战司空见惯的魏国人与韩国人也惊讶咋舌了。正在秋收刚刚结束之际，居住郊野的农人们成群结队地聚集在山塬塬峁上，观看大军操练，无不啧啧惊叹。大梁、新郑、洛阳三大都城的商贾们，更是振奋不已，立即出动牛车驮队，将兵士需要的各种物事运到军营外低价热卖，一则赚了利市，二则落了个甩卖劳军的美名。联军士气正高，将军们对商贾的劳军义卖大喜过望，军营管束自然网开一面，特许军兵出营买卖。将官兵士最是高兴，非但低价买回了凯旋班师之日想送给心爱女人的丝巾玉佩与他国特产，也高价卖出了平时难以出手的抢掠来的细软之物。商贾们笑意盈盈，将士们呼喝连声，人人不亦乐乎。充斥原野军营的激昂杀声，与这买卖大市的欢声笑语，融会成了一道奇特的军营景观。

人人纷纭，都说这是一场旷古大战，强秦是注定要灭亡了。

三皇五帝以来，谁见过如此用兵声势？夏商周三代大军交战，寻常老百姓想看热闹也难找见地方。因了双方军队加起来，最多也没有超过二十余万者，但凡一个要塞隘口或都城郊野，便是双方战场了。周武王灭商的牧野大战，是三代规模最大的兵争，周军兵车三百辆、虎贲三千人、步兵四万五千人，殷纣大军也只有十七万人，双方兵力合起来，也才二十万出头。进入春秋争霸战，最大的城濮之战，晋国三军总共也才一千多辆兵车五六万人之多，楚军也不过两千多辆兵车十万人左右。进入战国之世，最大的用兵便是苏秦初次合纵后的联兵

攻秦。那次是四十余万大军，已经到了人们闻所未闻的地步。而今，一望无际的几百里军营，比上一次合兵攻秦的气势大得惊人了。

河外商旅农人惶恐兴奋地奔走相告："六国大军至少百万，灭秦板上钉钉！"这种口风随着人们的啧啧惊叹，随着奔走天下的商旅们的口舌流淌，随着快马斥候的流星快报，渗透了宫殿都市与乡野山村，一时天下震动了。

二 左更白起临危受命

消息传到咸阳，这座关西大都第一次躁动恐慌起来。

躁动是从尚商坊弥漫开来的。在六国商贾中，中原百万大军压向函谷关所引起的震动，与老秦人的震动不可同日而语。消息一传开，山东商贾们几乎众口一词地说："这下秦国真要完了！"聚集在老白氏渭风古寓里的巨商大贾们立即彻夜会商，秦国将如何对待山东商人？我等是走是留？说来说去，莫衷一是。楚国大商猗顿家族的总掌事猗茅拍案激昂道："秦国灭亡，便在眼前！秦人久处西陲，杀戮掠夺成性，犹比戎狄过之。自知灭国在即，秦人必将要大掠六国商贾，以做远遁大漠之准备。猗茅料定，旬日之内，秦军便会突然封锁国界，并将我等财货强行抄没。为今之计，只有一个字：走，立即走！便是这句话，信不信由得尔等。我这便回去收拾，天亮离开咸阳！"说完拔脚就走，众人一片愣怔。

片刻，巨商大贾们"哄嗡"一声猛醒过来。对呀，危邦不可居，此时不走，更待何时？要真教猗茅说准了，几代辛苦积累的财富甚至身家性命，岂不都要付诸东流？思念之下，人人脚步匆匆离去。顷刻之间，长街车声辚辚，关闭店铺、盘点货物、雇用车辆，整个尚商坊立即紧张起来。一夜之间，咸阳的车马价钱猛涨了十几倍。许多居住在国人区的老秦人，也被山东商贾们夤夜请来做力伕，一个时辰付一金。老秦人第一次惊讶地瞪大了眼睛——这些山东商人们疯了么？好

好的钱不赚，跑个甚来？更有一奇，山东商贾们紧急出手豪宅、店铺、酒肆等一应搬不走的物事，一夜之间，一座六进府邸竟跌到了十金的谷底价！饶是如此，秦国商人也不敢买，工匠市井之民更是不敢买。如此一来，山东商贾们越发认定秦国就要动手，老秦民众如何敢与官府争夺？心头滴血也没有办法，只好纷纷求人看管，心中却只存了个全当被劫的念头。一时间人声鼎沸，灯火煌煌，车马如流，塞满了通往咸阳四门的长街大道，最是繁华富庶的半个咸阳顿时大乱了起来。

尚商坊是咸阳的财富中枢，这一番天地翻覆的大折腾，立即惊动了新任泾阳君兼领咸阳令嬴显，夤夜飞马来到丞相府紧急禀报。魏冄一听大急，要立即封闭咸阳四门。嬴显沉吟道："兹事体大，还是禀报太后定夺为好。"魏冄恍然醒悟："言之有理，立即进宫。"二话不说，立即出门上马，两骑向王宫飞驰而来。

东偏殿大书房里，宣太后正在与秦昭王论说六国大军陈兵函谷关的险情，要年轻的国王儿子拿个主见出来。这便是宣太后，虽然秉持国政，却是每逢大事都要这个最终将亲政的儿子先说话，仿佛她自己并没有定见一般。秦昭王寡言多思，只一个字："打！""打容易。"宣太后皱起了眉头，"如何打法？谁个为将？谁个辎重？发兵多少？成算几何？想过么？"秦昭王摇摇头道："个算谋划，要与大臣将军商议再定。我只知老秦人一句老话：赳赳老秦，共赴国难。"宣太后笑了："有个与大臣共商的计较，有老秦人骨气，便是正主意了。"

猛然，一阵沉重的脚步声，同时传来内侍长宣："丞相泾阳君紧急晋见！"

宣太后霍然站起："快请他们进来。"

及至二人大步匆匆进来，泾阳君将事由一说，宣太后便问魏冄："你是丞相，可有个主意？"魏冄一路思忖，已经有了主张，立即

一拱手道："臣以为，山东商旅大举入秦，乃两代变法之大功，绝不能毁于一旦。为今之计，只有强留：立即飞檄封锁函谷关，出得咸阳的商旅车队全数追回，派兵看管；待大战结束后，国府可给一定赔偿，山东商贾自然安定。只一句话：定要留住外商！请君上太后定夺。"宣太后明亮的眼睛不断地闪烁着，倏忽盯住了秦昭王："国君以为？"

秦昭王摇摇头："丞相做法，似有不妥。只是，骤然之间，我也没有成算。"

宣太后眉头一挑道："此事刻不容缓，不容细细计议，我拿主意了：立即大开四门，欢送山东商贾出秦。丞相府与咸阳令多派吏员征发咸阳牛车，进入尚商坊，无偿为商贾装载运货。咸阳国人做商贾劳役，一律不受金钱。商贾所留府邸，一律由官府看管；商贾但归，立即归还。其余事宜，循着这个章法便是。"

"太后妇人之仁也！"魏冄大急，"只怕六国商人要卷起钱财溜之大吉。"

泾阳君却慨然响应："太后之言振聋发聩，嬴显以为可行！"

"好！这是长远大计。"秦昭王也恍然醒悟。

"一句话：留人要留心！"宣太后重重地补了一句。

"也是一法。"魏冄素来果敢利落，"左右是要留人，走！立即分派做事。"大手一挥，与泾阳君风一般去了。

大约两三个时辰之间，咸阳又是另外一番景象了。咸阳令的官印大告示张挂四门，有吏员在告示下反复宣讲："大秦广开商路，来去自便。国人得为外邦商贾多方便利，趁火打劫者、浑水摸鱼者，当即治罪！"与此同时，官府吏员带领的大队牛车进入尚商坊，山东商贾只要报个数目，便能立即如数领到牛车。商贾若无人驾车，则官府派出仆

役驾车，申明无论多远一律送到。如不放心秦人驾车，商贾可自驾，官府奉送牛车。所有的商贾府邸、店铺、酒肆，都由官府吏员与商贾两厢清点登录，官府立即封闭并派兵看管，申明商贾但归立即归还。不到两个时辰，混乱鼎沸如临大劫的尚商坊已井然有序了。

世间事也忒是怪，如此一来，山东商贾们倒是踌躇难决了。

秦国已经是天下最大最稳定的市场。秦人重农战，但对山东商贾素来秋毫无犯，诚实交易，言不二价，更无赊欠赖账。官府购物更是利落，只要你货好，从不讲价钱，盐铁兵器等大宗买卖尤其如此。山东商贾们当初蜂拥入秦，图的便是这天下最大利市，如今要打仗，要席卷而去，本来就是人人心疼，只怕秦国趁势劫掠，才忍痛割爱罢了。如今，秦国官府不拦不挡，还提供方便，担保你留下的府邸店铺原物奉还。想想山东六国，也不是没有过商贾逃亡风潮，可有一国有这等做派，这等气量？思忖之下，大半商贾立即不走了。尤其是周、宋、薛、卫、中山等中小邦国的商贾以及草原胡商，本国与秦国素无恩怨，本来就不想走，一看秦国官府作为，立马卸车下货。更有心感秦人厚道者，立即重新开张，纵无买卖，也给秦人一个面子了。六国商贾却是不同，本国要与秦国交战，那些由官府权臣出资的商家更坚信秦国必亡，自然还是走了。真正的六国私商，除了一些与本国官府过从甚密，对秦国素有成见，又对秦国强横暴政深怀怨怼的爱国义商，譬如楚国猗顿家族，自然也是走了。除此之外，纯粹的商贾十有八九都留了下来。

一场商贾逃亡风潮，虽然在一夜之间神奇地平息了，但恐慌却并没有真正过去。毋宁说，秦国朝野的不安，恰恰是从这时刚刚开始。

各县县令飞马报来了民众的骚动。埋藏粮食，坚壁财货，已经成为风潮。河西高原靠近魏国赵国边界的民众，已经开始络绎不绝地逃向关中。山东六国来的垦荒新移民最是恐惧，早已惶惶不安地向深山老林逃兵祸了。关中老秦人虽然没有大的骚动，却也是纷纷请战。各

大家族的族长族老们不断到县府打问战事，与以往战事前的激昂请战相比，分明多了几分忧心忡忡。最震动朝野的，是郿县与下邽赫赫有名的老秦骑士部族——孟西白(注)三族已经举族成兵，连老翁女人孩童也在竞相准备各种各样的木棍铁器，准备血战六国！一片恐慌，一片骚动，一片惨烈，这在秦国是前所未有的，即或在秦献公时魏军进逼华山，老秦人也没有过如此震撼慌乱。

魏冄接报，立即与宣太后商议，以秦王名义发布了《告秦国朝野王书》，历数秦国战胜兵威与国府全力一战的强硬心志，末了明告朝野："本王与丞相将亲统大军迎战，必能一战大败六国乌合之众。国人尽可各安其业，无须私组兵卒，无得惶恐出逃。但有散播流言，乱我民心者，决以律法治罪！"这份王书快马兼程送往各县，县令县吏立即全数出动，到山野乡里宣读王书，安定人心。

旬日之内，秦国民众大体安定了下来。知兵者却又立即纷纷上书，举荐统兵大将，对王书中提到的"本王与丞相将亲统大军迎战"，竟是不置可否。老秦人久经大战，几乎每个家族都有成百上千人曾经战死，对打仗再清楚不过，知道那是国君安定人心而已，一个不到二十岁刚刚即位两年且从来没打过仗的秦王，谁能指望他亲统大军？纵然亲统，也是壮壮声威，谁又能指望他果真战胜？假若这个秦王是秦献公或者秦孝公，那谁也不会担心，骑士君王，那是鲜血中滚爬出来的猛士啊。在崇尚耕战公战为本的秦国，民众有着浓厚的议兵传统，军队战力、将领才能、兵器长短、每次大战的经过，但凡稍有阅历者都能说叨一番。辄遇战事，民间知兵之士都会上书国君，或出谋划策，或慷慨请战。虽说这些上书未必件件有用，但也确定无疑地渗透着民心民气对这场战事的信心。目下纷纷举将，显是民众窥透了其中要害——秦国目下没有大将担纲！在大战连绵的战国之世，名将便是邦国长城，没有名将，朝野之心立即悬到了半空，这是谁都明白的道理。

唯其如此，朝野关注的第一件大事，便成了选将。

民众急，咸阳王城更急。调兵遣将这件根本大事，在大军压境的消息传来之日，便立即提上了议事日程。可说了几次，却都没有定见。《告秦国朝野王书》发出后，宣太后立即召来丞相魏冄，来到秦昭王的东偏殿书房连夜会商，说了一时，连庶民举荐的隐士都算了进来，还是拿不定主意。

沉默良久，魏冄慷慨请命："我亲自统兵，白起为副将，丞相府交樗里疾处置，似为万全之策。"说起来，魏冄堪称文武兼通，且秉性雷厉风行，似无不可。然则丞相总摄国政，要将千头万绪的事体归总理顺并支持战场，也是同等要命的大事，若他去统兵，年迈的樗里疾能担得起这昼夜操劳么？如此一想，秦昭王没有说话。

宣太后淡淡笑道："你久在文职，没有统兵阅历，还真不是上佳人选。"

"有白起统兵作战，我只全权谋划，当有胜算！"魏冄颇为自信。"国君如何？"宣太后依旧是淡淡地笑着。

秦昭王一直在转悠思忖，此刻抬头道："看来也只有如此。否则，樗里疾与白起搭帮。樗里疾打过仗，再有白起冲锋陷阵，当无不妥。"

魏冄立即摇头："不行不行。今非昔比，樗里疾二十年前打过几仗，如今只怕对军营都生疏了，再说骑马都艰难，还打仗？"

"这倒不须担心，当年孙膑打仗，还不拄着木拐坐着轮椅？"宣太后笑着，"可打完这一仗呢？秦国老是没有大将之才，也还真是个事了。"

"太后究竟何意？直说。"魏冄听出了宣太后有弦外之音。

“我看，就白起！”宣太后倏忽一脸肃然，“自先王暴逝，白起的作为、本领、军中声望，谁都明白。我看是个大大的将才，无非是年轻了一些，不到三十岁。可孝公即位多大？二十一岁。商君入秦多大？二十二三岁。苏秦张仪出山多大？也是二十六七岁。秦国要后浪推前浪，便要靠这些英年大才。无论是你魏冄，还是樗里疾，都可为将，也可能战而胜之。可是，秦国就还是有相无将，瘸腿。若教白起独当大任，一旦大胜，便有了一个最年轻的大将，秦国也就浑全了！不是么？”

话音落点，魏冄“啪”地拍案道：“太后说得好！我就看好白起，只怕太后信他不过，才想做张虎皮。有太后这番话，魏冄给白起坐镇催粮！”

“母后自是好意。”年轻的秦昭王却皱起了眉头，“然则，万一白起……”硬生生将“落败”两个字吞了回去。

宣太后眉毛一挑道：“战场就是个血海夺路！能没个风险？当年商君收复河西，捷报未传，孝公连举国西迁都准备好了。六国近百万大军，秦国最多二十余万，谁敢说谁带兵就一定能敲起得胜鼓了？”

“那好，就白起。”秦昭王叹息一声，“愿他当真是颗将星。”

正在这时，老内侍疾步匆匆走进，上气不接下气道：“禀报我，我王，太，太后，左更，白起，殿外，候，候见……”

“办事老手了，几步路慌个甚来？”魏冄大是不悦。老内侍缓过神来急促道：“非是在下慌乱，左更白起昏倒在宫门！”

“鸟！不早说！”魏冄怒吼一声早已经拔步冲出，片刻之间，将一个风尘脏污的甲胄将军背了进来。宣太后连忙上来招呼着放到了秦昭王的坐榻上，一看白起面色苍白瘦削，嘴唇青紫，素来干净黝黑的脸

膛胡须杂乱虬结，衬甲布衣上似乎还有斑斑血迹，宣太后不禁心中一惊。此时，太医已经被秦昭王传来，上前查看片刻道：“将军疲惫过甚，谅无大碍。老夫一针，再饮得三两盏凉茶便好。”说罢利落出针，一根闪亮的银针捻进了白起手腕尽头的神门穴，随着银针捻动，眼看着白起的眼睛便睁开了一条缝隙。

“快，凉茶。”宣太后亲自接过侍女捧来的陶壶，右手极是利落地托起白起肩膀，左手陶壶已经到了白起皲裂的嘴唇边。只听“吱噜——”一声长响，一大陶壶凉茶竟长鲸汲水般空了。宣太后刚说一声“再来大壶”，白起已经翻身坐起，侍女茶水正到，白起接过大陶壶又是顷刻饮干，片刻之间，精神大为抖擞。

“白起唐突，参见我王！参见太后！参见丞相！”一如既往，白起依然虎虎生气。

宣太后舒心地笑了：“白起啊，没事便好。别急，先坐下，慢慢说了。”转身又吩咐侍女，“叫厨下立即做一大盆炖肥羊来，鲜辣些了。”回身一声唏嘘道，“白起啊，急难处总是有你，教我想起了燕山……”大袖一抬，遮住了满眼泪光。

倏忽之间，白起大是感奋：“赳赳老秦，共赴国难。大军压境，探敌定策乃为将本分，不敢劳太后挂怀。”

“如何？你去踏勘敌情！”魏冄大是惊喜。

“正是。”白起急促一拱手，“启禀我王、太后：六国大军尚未到达河外，白起便率十名铁鹰锐士出了函谷关，我等在洛阳伊阙山谷、渑池苇草滩、崤山东南、宜阳铁山各自埋伏踏勘三五日，已经将六国联军实情要害查清。昨夜我等由崤山潜回，兼程回报。敢请我王、太后尽快定策破敌。”

魏冄急迫道："说说，六国联军是否真的百万大军？"

"白起逐一清点军营三遍，军兵六十五六万。连同辎重民伕，大体百万之众。"

魏冄不禁哈哈大笑："有底了有底了，我出三十万，一对二，不算太弱！"

此时侍女用木盘捧来一个硕大的陶盆，热气蒸腾，香气四溢。宣太后笑道："先别说了，教白起先咥饱。"此时秦昭王已经站起，亲自从侍女手中接过陶盆，端到白起案头笑道："先咥饱，再说事。"慌得正在说话的白起连忙站起，面色涨红地深深一躬，却找不出一句合适的辞儿来说。宣太后不禁笑道："人有真心，上苍有眼。不会应酬日后咱就不应酬，憋个甚来？"一句话，君臣四人一齐大笑。白起顿时坦然起来，肥羊炖吃喝得呼噜山响满头大汗，速度快得惊人，片刻之间大陶盆一干二净。

秦昭王不禁惊讶地"噫"了一声。在燕国战乱的几年里，他与母亲落荒燕山，与鸟兽争食，自认生猛吃喝无人可比。一只烧烤得滚烫的山鸡，常人只咬得一只鸡腿，他已经撕掳得寸骨皆无。今日一见白起这吞噬气势，他竟自愧弗如，不禁笑道："白起啊，你这咥法，是练出来的？"白起接过侍女递来的热汗巾满脸一抹，也不禁笑了："咥饭打仗，白起两长，练不练都一样。当年孟贲乌获不服，与我比咥烤羊，说好每人一只羊腿，七八成熟带血便咥。羊腿一上手，他俩满嘴便啃，我却用短剑将滚烫带血的羊腿，咔咔剁为五六截，而后开咥。此时他俩已经啃了一半，我却片刻间赶上，最后我连羊腿骨都咬

碎咥了，他俩连肉还没啃完。只是啊，他俩比我咥得多多了，一人一只羊，还哇哇乱喊没够。"

“轰——”的一声，举座大笑。秦昭王笑得最响，喘着气道：“这，这，这故事有趣。哪日我与你比比，咥烤山鸡。”

白起认真比划着：“山鸡？这么大点，有甚个咥头？”

几人又是一阵大笑，秦昭王边笑边点头：“看来不是一个等级，没个比。”

宣太后笑道：“白起啊，国君与丞相都赞同你来做大将迎战，我也是这般想，你意如何啊？”

白起一阵愣怔，慨然拱手：“末将以为，丞相统军，白起力战，朝野心安。”

魏冄大手一挥道：“我给你坐镇粮草辎重，你只放手开打，客套个甚来？”

“朝野情势，你不用担心。”宣太后极是利落，“我看，朝中军中都没事，唯独山乡庶民对你知之甚少，有些担心罢了。你只管好好打仗，这种事有王城与郡县官府。”

秦昭王肃然一躬：“将军受命于危难之际，便是秦国长城，请受本王一拜。”

白起大感惶恐，连忙站起还了一躬：“赳赳老秦，共赴国难！我王信得白起，白起便当赴汤蹈刃，死不旋踵！”

“言重了。”宣太后笑着，“揣着个必死的心去打仗，能有个好？只能是敌手死，老秦人要好好地给我回来，谁个也不能少。记住了？”

白起慷慨正色道：“太后教诲，原是正理。白起铭刻在心：只能教敌手死！”“正是这个道理。”魏冄接道，“你有甚个请求？一并说。”

“为将者，唯求兵符而已。”白起简洁非常。

宣太后一如既往地挂着笑容道：“国君以为如何？”秦昭王慨然拍案道：“大兵压境，邦国存亡，这场大战非同寻常。我看，但凡彰显大将权力威仪者，尽加白起。”魏冄欣然拍掌：“好！我也是这番想头，不谋而合。”白起分外冷静，向秦昭王一拱手道：“大将权力，臣坦然受之。至于彰显威仪，白起却以为不必了。”宣太后笑道：“这却为何？不是说大将威仪，震慑三军么？”白起拱手道：“将之威仪，有才则自立。我军将士历来朴实无华，仪仗礼节过盛，上下反多有不便。这是白起肺腑之言，尚请我王、太后明鉴。”魏冄哈哈大笑：

“白起啊，你偏是没说一条：碍手碍脚，自己别扭。可是？”白起局促笑道：“原是我村气太重，确是有这个想头，不敢欺心。”宣太后听得大是高兴，笑着赞叹道：“不受虚赏，论功任职，我早听说了白起这番秉性。大丈夫本色，要说村气，这村气好也！”魏冄一拍书案道：“便是这般，不说了。明日白起回归蓝田大营，后日秦王亲临蓝田。”

白起一拱手道：“禀报丞相，我要连夜赶回蓝田大营。”

秦昭王关切道：“如何这般紧急？总得沐浴歇息一夜。”

白起匆忙道：“我已让铁鹰锐士先期回营，约定诸将今夜等我会商敌情，不能耽延。”

“如何？你没带护卫，自个儿几百里回来？”魏冄分明是惊讶责备兼而有之。

宣太后一声叹息，悚然动容道：“来人，立即将我的燕山红牵来，给白起坐骑！”白起尚未说话，老内侍已经答应着匆匆去了。秦昭王立即大步走出书房，在廊下对当值将军高声下令：“立即派定一个百人骑

士队在宫门外等候，护送左更去蓝田！”转身之间，一声悠长的骏马嘶鸣，宣太后那匹火焰般的燕山红已到了宫前车马场。白起向宣太后三人深深一躬，大步出了偏殿书房，飞身上马，风风火火出宫去了。

听着马蹄声渐渐远去，宣太后低声问道：“白起成婚了没有？”魏冄一怔道：“没有问过，太后想收女婿？”宣太后一笑：“我是说，该当问问，有则罢了，没有么，事情自然是我的了。”魏冄道：“还是太后周到，这件事我来问问。”宣太后啧啧笑道：“你忙你的大事，这种事我在行，不用你管了。”魏冄知道宣太后长于秘事，便道：“也好。我便告辞。”说罢匆匆出宫。

清晨，当太阳爬上东方山塬时，全副王室仪仗隆重地出了宫门，在那条宽阔的正阳街缓缓行进，直走了半个时辰。咸阳城万人空巷，从王城宫门到大城门外的白石桥，拥满了观望的百业人众，其中多有留下来没走的山东商人。万千人众默默凝望着青铜轺车上的年轻国王与骑在高头大马上的威猛丞相，没有一声欢呼。仪仗但过，两边人众席卷跟随前行，仿佛依依相送，又仿佛忐忑不安，待王车仪仗到了十里之外的郊亭，原野上已经是人山人海了。秦昭王遥望茫茫人海，一时泪眼蒙眬了。突然，他从轺车伞盖下霍然站起，向四野民众拱手环礼一周，可着嗓子大喊了一声：“国人父老们，大秦国战无不胜！”骤然之间，民众山呼海啸般地呐喊起来：“大秦国战无不胜——”“秦国万岁！”“太后万岁！”“秦王万岁！”连绵不断的声浪掠过原野，绕着秦昭王车驾隆隆远去了。

午后时分，辽阔的蓝田大营一片紧张忙碌。没有了晚操的号声鼓声喊杀声，覆盖山塬的军帐已经全部拔起；带甲战马已经装备齐整，喂饱刷光，马蹄已经全部用三层粗布包好，整齐排列在校军场，骑士们则在马下各自检查自己的长剑弓箭；除了面具与粮袋，重甲步兵的全副甲胄已经上身，正忙着相互查看，收拾好稍微能发出声响的松动部分；粗大的炊烟随风飘散，大锅炖肥羊的香气弥漫了军营。

秦昭王车驾到得营门，魏冄笑了：“白起好利落，已经准备发兵了。”秦昭王从轺车上站起跳下车道：“仪仗马队留在营门，我与丞相骑马进营。”魏冄欣然道：“如此正好，不扰军营。”转身对王室长史吩咐道，“十名文吏随行，其余车驾护卫原地就餐等候。”

此时长史已经向营门将军出示了王室金令箭，军营报事斥候已经飞马进营禀报，待王室仪仗车马并一千铁骑护军散开在营外树林中时，便见军营内战车隆隆，白起已经率领十员大将分乘十一辆巡营兵车出了营门。参见礼罢，白起道：“启禀我王：巡营兵车一辆可载三人，请我王与随行臣工，一并登车入营。”秦昭王正色道：“好！入得军营，自是军法为上。”长史已经清楚，秦昭王话音落点，已经分派十名文吏上了战车。白起对随行大将们一摆手：“人各驾车，直入幕府。”十员大将“嗨”的一声答应，各自飞身跳上了一辆兵车。待白起亲自驾驭的载着秦昭王与魏冄的兵车一启动，十辆战车哗啷飞出，直向中军大营而来。

秦昭王魏冄与长史文吏等刚进幕府大厅，从各营飞马赶来的十三员大将几乎同时到达，在帐外与原先的十员大将会齐，在白起率领下铿锵进帐，“刷”的一声整齐拱手轰然高声：“参见我王！参见丞相！”

年轻的秦昭王极是练达，在中间长案前虚手一扶，随和笑道：“众位将军请入座。白起将军，你还是到帅案前来。”白起答一声“遵命”，跨步走到帅案之前，转身高声下令：“众将入座！”二十三员大将“嗨”的一声，刷地分做两列坐在两排将墩之上，连铁甲叶片也不曾轻微响动。

“各将报名！”白起特意增加一道程序，为的是教秦昭王与丞相认识诸将。

“蓝田将军芈戎！”左手第一个年轻将领霍然站起。

“中军副将蒙骜！”

“前军主将王龁！”

“后军主将王陵！”

“步军主将山甲！”

“骑兵主将嬴豹！”

“辎重将军胡伤！”

“斥候总领樗里弧！”

“弓弩营主将孟羽！”

……

二十三员大将连珠羽箭报完，白起又高声发令：“就座，听我王训示。”

大将们刷地重新落座，一个人般整齐利落。秦昭王手按着腰间那口大将们人人识得的镇秦剑，神色肃然道：“本王与丞相亲临蓝田大营，一则代太后激励全军将士，二则授左更白起统兵大将之权。此战，为大秦立国以来前所未有的一场大战，国命所系，存亡所在。诸将久经沙场，浴血百战，务必同心协力，在白起将军统率下大败六国，战而胜之。”

举帐轰然齐声：“大败六国！战而胜之！”

秦昭王一摆手：“长史宣书。”

长史捧起一卷竹简高声宣读："秦王稷三年书命：左更白起，临危受命，统军出战六国联军。兹授白起龙符虎符左半，得调国中悉数驻军；另授白起鹰符左半，得调都城驻军与王城禁军，并可在郡县临时征发。秦王稷三年秋月。"长史宣罢，满帐肃然无声。龙符虎符自不用说，那是所有统兵大将必须拥有的权力——可调动所有要塞关隘的正规大军迎敌。可这黑鹰兵符却是从来不授给任何将领的秘密兵符，它只能由秦国国君掌控，调遣的是都城与王城禁军以及一切秘密力量。权倾朝野如商君者，也从来没有被授过黑鹰兵符。如今连黑鹰兵符都授给了白起，如何不令将领们惊讶？一时间连白起也感到意外，愣在那里忘记了礼节。

魏冄拍案高声道："王命如山！白起犹疑何来？"

"臣，白起受命！"白起不再犹豫，对秦昭王肃然一躬。秦昭王从两名文吏手中接过两只铜匣，郑重地交给了白起。白起正要谢恩发令，秦昭王解下腰间那口镇秦剑双手捧起："左更白起，本王特授你镇秦金剑，军前处置大将，无须禀报。"白起这次却是毫不犹豫高声领命："白起谨遵王命！"双手接过，交给中军司马架在帅案之上，幕府大厅顿时一片肃然。

"听丞相训示！"白起高声发令。

魏冄霍然起身道："我只一句话：魏冄坐镇栎阳，征发督运粮草辎重，确保你等不少干肉，不少舂面大饼。若有一兵一卒挨饿，唯魏冄是问！"

这番话看似简单，实在是大大的不易。古往今来，为将者谁个不知"兵马未动，粮草先行"的道理，谁又不知战事一旦旷日持久，胜败十有八九便在粮草。而今丞相立下军令状，且坐镇故都栎阳，那里非但是丞相的老根，更是关中军粮的大仓，凡此种种一想，将领们大是振奋，齐齐高呼了一声："丞相万岁！"

魏冄哈哈笑道："我万岁？将士们才是万岁，谁立功谁才万岁！"又伸手指点着两排将军，"魏冄没别的本事，记人记得准。你你你你你，一个个我全都记住了，班师之日，谁功劳最大，我喊谁三声万岁。一言为定，记住了？"

"记住了！"大将们憋住笑意，整齐地喊了一声。

魏冄转身对秦昭王道："臣启我王，大军即将开拔，我等早走为好。"秦昭王笑道："正当如此。说好了，谁也不要送。"说罢对着白起肃然一躬，"凯旋班师之日，本王亲迎将军。"慌得白起连忙还礼，抬起头来，秦昭王已经出厅了。

白起凝望着厅外遥遥远去的身影，静了静神肃然下令："各将回归本帐，迅速将我王书令晓谕全军将士。一个时辰后，按商定部署分头开拔。"二十三员大将"嗨"的一声，立即大步出帐。

黎明时分，蓝田塬月黑风高。一队队人马悄无声息地开出了军营，急速散开在辽阔黑暗的原野，向不同的方向兼程疾进。身后的蓝田大营还是军灯高挑，刁斗声声，仿佛依旧驻扎着千军万马。

三　齐王夜入军营　联军横生波澜

孟尝君听斥候禀报完毕，不禁愣怔道："白起？白起是谁？"

春申君哈哈大笑："嗅呀孟尝君，左右是支滥竽，管他是谁，打败便是了。"孟尝君却皱着眉头不停地转悠，猛然一拍手道："想起来了，张仪曾经对我说起过秦军趣事，有个千夫长叫做白起，秦武王与大力士孟贲、乌获，都在他卒下当过小兵，还有……反正此人非同寻常，有许多故事。"春申君更是乐不可支："嗅呀呀，故事顶得千军万马了？一个千夫长竟做了秦军大将，我看这秦国气数也没得几多了。"孟尝君道："还是不能掉以轻心。秦国历来是兵争大国，崇尚耕战，一个人没有真本事，三军如何服他？秦国君臣如何放心他？那可是二三

十万大军，不是儿戏也。”春申君笑道：“噢呀，认真打仗自然没错了。可要将这个千夫长说成大将之才，孟尝君未免走眼了。想想，七八年来，秦国可曾打过大仗？一个千夫长在袭击巴蜀啊、夺取宜阳啊这样的小仗中露出些许头角，如何便是大将之才了？我看，无非是辅助秦王夺位有功，才给了个左更爵位，实际职权才是个前将军了。这次，没得旗杆从筷子里挑，挑了这根粗筷子而已！”孟尝君不禁被春申君说得笑了：“说的也是道理，但愿这白起是个肉头，成就你我一番大志。”

俩人正说得高兴，中军司马匆匆来到：“禀报丞相：魏赵韩三将赶到中军幕府请战，不服上将军号令，上将军请丞相即刻前去。”孟尝君一惊，对春申君说声一起去，匆匆出帐上马，向田轸的中军幕府飞来。

原来，驻扎渑池的赵国大将司马尚最早得到秦军拜将的消息，立即马不停蹄地赶到魏营韩营。魏将新垣衍与韩将申差一听大为兴奋，异口同声叫出一声：“好！正当其时！”三人没有片刻犹疑，立即飞马宜阳，坚请联军主将田轸明日向函谷关发动猛攻。田轸本是无甚主见，只因与孟尝君议定要慎重出战，一句话回了过去：“三位将军少安毋躁。听俺说了：联军出战，须得六国大将会商决之，如何能说打便打？”三将大是不服，新垣衍赳赳高声道：“秦军一个千夫长，上将军畏敌如虎，何谈灭秦大业？若联军不动，我魏赵韩三军径自攻秦！”司马尚与申差一口声跟上：“正是，联军不动，贻误战机，我军径自攻秦！”田轸既拿不出高明方略，又咬定不赞同三将贸然出战，四人在幕府吵成了一片。

正在此时，孟尝君与春申君赶到。孟尝君路上已经想好对策，进帐巡视一番，对三将厉声道：“六十余万大军做灭国大战，当谋划一个高明战法，务求一鼓全胜。战机越是有利，越是要一举成功，绝不能鼓勇乱战。不管秦军何人为将，秦国大军动向不明，函谷关易守难

攻，联军协同尚无成法，贸然开战一旦受挫，三军锐气大伤，何人承担罪责！”春申君立即呼应：“噢呀诸位将军，目下一定要谋定而后动，务求一举成功了。大军奔驰疲劳，粮草尚在陆续运输，急于出战，分明不利了。”见三位大将似有不服，田轸沉下脸道：“俺上将军令，旬日之内，只做三事：养兵蓄锐，安置粮草，谋划战法。但有擅自出战者，立请回归本国！”

毕竟，齐国三十万大军是攻秦主力，孟尝君又是资深望重，三位大将悻悻去了。

好容易压下了一班悍将，已经是明月初升。草草用过晚饭，孟尝君春申君与田轸商议攻秦战法。田轸出身行伍，从来没有统帅过六十多万大军作战，仅是率领三十万齐军西来，路上已经被各种军务搅得捉襟见肘，此时只有一句话：“丞相但说如何打？田轸发令便是。”春申君算得通晓兵法，可也是第一次做上将军，更有合纵兵败与屈原八万新军全军覆灭的惨痛经历，对秦军的神出鬼没与强大战力心有余悸，真要谋划打法，已将方才对秦军千夫长为将的蔑视忘到了脑后；再加对楚军战力心中没底，不想分兵，反复沉吟，只提出正面猛攻函谷关、吸引秦军来援、趁机聚而歼之的战法。孟尝君思忖再三，摇头叹息道：“不行，函谷关外险峻狭窄，大军无法展开。秦军两万，便能顶住我十万大军攻势，他不来援，你却奈何？”春申君一阵沉默，恍然笑道：“噢呀糊涂了！如何不去大梁，找信陵君了？”一言落点，孟尝君恍然醒悟，大笑道：“大妙也！走，立即去大梁。”

出得幕府，月色朦胧，夜风送爽。两人大是快意，堪堪上马，却见中军司马疾步走来：“禀报丞相上将军：齐王车驾来到营门。”

“齐王车驾？”孟尝君大是惊讶，不及思索，与匆匆出帐的田轸上马一鞭，迎到营门去了。春申君愣怔片刻，摇头叹息一声，径自踽踽回楚军大帐去了。

齐湣王这次是轻车简从兼程而来。齐国大军出动，他便出了临淄，移驾巨野泽西岸。在巨野行营，齐湣王立即下令齐国的五镇兵马——齐国真正久历战阵的二十万老军——向巨野泽秘密开进。另外十万老军，齐湣王则下令全部开到齐燕边境的济水河谷秘密驻扎。这是齐湣王冥思苦想出来的“一石三鸟，声东击西”的大谋划，没有对任何大臣透露，由他亲自操持实施。燕国、秦国、宋国，都是齐国弹弓石瞄准的肥鸟，至于究竟打哪一只或先打哪只后打哪只，他还要权衡一番，看看各方情势再定。这便是齐湣王星夜兼程赶到河外的缘由，他要实地踏勘，看看六国联军究竟能否打败秦国。

在大营门口，看着惊讶莫名的孟尝君与一脸困惑的田轸，齐湣王哈哈笑了：“本王兼程而来，尽尽盟主之情，犒赏抚慰六军罢了，丞相上将军无须多心。”

孟尝君走近低声道：“我王轻车远行，国无镇守，涉险未免过甚。臣请我王即刻还国。”

“人言孟尝君豪气冲天，大军之前，如何这般没有气象？”齐湣王一阵嘲讽，又转而低声抚慰，“本王不多事，激励将士后立即便回。”

“王言甚当。”孟尝君转身吩咐道，“请上将军快马传令：六国大将急赴中军幕府。”

“遵命！”田轸倒像是个行伍将军，高声一应，上马飞驰去了。

孟尝君陪着齐湣王一路走过军营，备细叙说了各军驻扎位置以及军营高昂士气，以及秦国命无名之辈做大将等诸般状况。齐湣王虽然并不振奋，听得却是仔细，淡淡笑道：“如这般无名之辈为将，联军灭秦当牛刀杀鸡了。”孟尝君道：“牛刀杀鸡不敢说，胜算确是颇大。”齐湣王道：“孟尝君以为，这场战事需得几多时日？”孟尝君沉吟道：“以田文忖度，大约总在一个月左右。”“一个月，也够了。”齐湣王沉默片

刻，突兀冒出一句，又立即郑重其事，“无论情势如何突变，孟尝君只须稳住六国大军便是。能打垮秦国最好，只要不落败，便是功劳。”孟尝君听得云山雾罩，不禁惊讶道：“我王莫非另有他图？”齐湣王哈哈大笑：“天机不可泄露，只管打仗就是。”孟尝君对这个齐王的神秘兮兮素来不耐，不禁眉头大皱，却也无可奈何，只有默然对之。

进得大帐歇息片刻，便闻帐外马蹄声疾，各国大将连同副将、辎重将军等陆续来到，聚将厅坐得满当当。田轸升帐，只高声说得一句：“盟主齐王，驾临河外犒赏三军，请齐王训示！”大将们一听富甲天下的齐王犒赏，大为振奋，不约而同地高呼了一声：“齐王万岁！”

全副装束的齐湣王，在孟尝君引导下大步进帐。头上一顶无流苏的红色天平冠，身披一领紫色的绣金斗篷，内穿青铜软甲，也就是时人说的金甲，脚下一双高达膝盖的牛皮战靴，左手持一口三尺长的阔身剑，更兼虬髯戟张，步态赳赳，看得满帐大将目瞪口呆。除了齐国将领，有人不禁轻轻地“噫”了一声。原来这身装束奇特不过——战将甲胄、统帅斗篷、国王天平冠、骑士阔身剑莫名其妙地组合起来，再加上齐湣王的奇特形貌，顿显怪诞异常。若非在中军幕府，又申明了是盟主齐王，这些率直的将军们定然会大哗起来。

“诸位将军，”齐湣王高傲矜持地开了口，“本王亲临战阵，激励三军，犒赏各军齐酒一百桶、黄金千镒、牛羊猪各一百头！”

“齐王万岁——”大将们惊喜非常，可着嗓子喊了一声。

“只是，本王须得申明：奖罚有度，这般犒赏不能给了搪塞合纵之国。”齐湣王目光一扫，大帐倏忽声息不闻，将军们都惊讶得睁大了眼睛，不知道这个“东海青蛟”要问罪于何人？孟尝君更是忐忑不安，直觉今夜大事不好，这个齐王历来喜欢惊人之举，扫兴者立时便杀，也是无可奈何，倏忽之间想起了甘茂，直后悔没举荐甘茂入军同谋。

齐湣王见厅中一片肃然，大是满意，拉长声调问道：“燕国何人领兵啊？”

“末将张魁，参见齐王！”前排坐墩中站起一人，黝黑精瘦须发灰白衣甲破旧，与帐中衣甲鲜明精神抖擞的大将们相比，显是老军一个。

“张魁？”齐湣王冷冷一笑，“名字亮堂，官居何职？”

“禀报齐王：末将职任行仪(注)！”张魁底气十足。

“行仪？哼哼，连个将军也不是，带了多少兵马？”

“禀报齐王：燕国穷弱，末将带兵两万参战！”

“两万，都是老卒，对么？”

“齐王明鉴。虽是老卒，一样效命疆场！”

“大胆张魁！”方才还带着一脸笑意的齐湣王突然暴怒拍案，“两万老卒，一个行仪，便来赶这天下大利市？燕国好盘算！别家流血，你家分地么？”

张魁拱手高声道：“齐王差矣！燕国原不出兵，也不贪秦地，我王念及燕齐渊源，念及苏代上卿与武安君苏秦情谊，方才出义兵两万，且自带军粮，如何能说赶利市？”

“一派胡言！谁家不是自带军粮？”齐湣王声色俱厉，“分明是火中取栗贪得无厌，竟敢大言不惭自诩义兵！来人，将张魁推出，斩首！”

这一下满帐惊慌。虽说各国大将对燕国都是心存蔑视，但因张魁早已在军中昌明燕国不分秦土，只为全六国合纵名分，所以也不再给张魁难堪。如今这齐王未曾开战，便要立杀别国大将，这在战国盟约

合纵中当真可是头一遭，大将们顿时惊慌失措。在座大将春申君最有资望，将军们的目光便齐刷刷聚了过来，连孟尝君也向春申君飞快地瞥了一眼。春申君历来长于斡旋，从首位将墩站起拱手笑道："噢呀齐王，这未出兵便先斩将，只怕不是吉兆啦。再说，燕国数年战乱，国穷兵弱也是实情，纵然兵少，何至于死罪？齐王心胸如东海，饶恕张魁，必能使燕军拼死力战啦。"

"狡辩之辞！"齐湣王满脸涨红拍案厉声，"杀一个张魁，便是凶兆了？放一个张魁，便是东海了？本王偏偏不信！偏要看看这天意如何！田轸，立杀张魁，无赦！"

大将们骤然变色，眼看连春申君都碰了个大大的钉子，若是别个讲情，还不得陪了杀人桩？毕竟这是齐军大帐，将军们一时冷着脸无人说话了。孟尝君一看情势大坏，正要挺身而起，不防田轸已经大喝了一声："中军武士，拿下张魁立斩！"便听"嗨"的一吼，早有四名铁甲猛士扑上前来，夹住张魁拖出了大厅。张魁被夹，兀自嘶声大喊："田地，你不是君王，一条海蛇，海蛇！老燕人会复仇，扒了你的蛇皮……"

"张魁，竖子猖狂！"齐湣王勃然变色，抽出长剑冲出了大帐，疾步赶到武士身前，只听"噗"的一声，鲜血飞溅，张魁顷刻毙命了。

齐湣王回过身来一阵哈哈大笑。笑声中，大将们却铁青着脸纷纷出帐，从他身边走过，没有一个人向他作礼辞行，连最讲究邦交礼仪的春申君也黑着脸走了。片刻之间，大帐中空空荡荡，只剩下了面色灰白的孟尝君与呆若木鸡的田轸。齐湣王也不看两人，对随行御史(注)下令："将张魁斩首，头颅连夜送往蓟城。本王要看看，这个小小燕王如何说法。"御史答应一声转身便走，片刻之后马蹄声疾，直向军营外去了。

孟尝君始终没有说话。齐湣王也没有理睬孟尝君，只对田轸高声吩咐道："本王去了。三日之后，燕王若低头服罪，便放两万燕军生还。否则，一体斩首，教竖子心疼一番。"说罢长剑一挥，带着一班武士赳赳去了。

良久，孟尝君长吁一声，独自踽踽出帐，在朦胧月光下直转悠到天亮。

三日之后，斥候飞马来报：燕王已经派出特使向齐王请罪，自认选将有失，并重派将军凡繇前来领军。孟尝君大是狐疑，觉得此事蹊跷之极。从邦交大道看，齐王纵是盟主，擅杀他国将军也是大大开罪于盟邦的不义暴行，任何国家都会奋起报复，轻则毁盟退兵，重则寻衅复仇。可燕王忒煞怪了，竟自请罪责，重新派将。是这个燕王果真软骨病，被齐国声威震慑了？还是另有他图？孟尝君想不出个头绪，来到楚军大帐找春申君说话。

春申君半日思忖，一声喟然长叹："噢呀孟尝君，我看这不是好兆头啦。不要忘记，燕国姬平可是有为之君，更有乐毅、剧辛一班干才。明是齐国欺凌，他却隐忍不发，只能说，这仇结得更深了，岂有他哉！"

"纵然结仇，燕国又能如何？"毕竟事关邦国，孟尝君有些不服。春申君摇摇头："噢呀，人算不如天算，但愿齐王不要再滋生事端。"

想到齐王的怪诞无常，孟尝君顿时沉默，心头沉甸甸的。春申君笑道："噢呀孟尝君，别想远了，还是说打仗。各军大将已对齐军生分，不能再耽延时日也。"

孟尝君霍然起身道："我意，三日后攻秦！"

“噢呀是也，打败秦国，天大的事也好说啦！”春申君顿时兴奋起来。

四　河外大开打　初帅刁猛狠

两日过去，六国联军对函谷关发动猛攻的时刻即将来临。

奇怪的是，函谷关城头依旧是那样宁静，黑色旌旗舒展地漫卷着，牛角号悠扬地吹动着，关城下进进出出的山东商贾依然络绎不绝，丝毫没有大战迫近的紧张迹象。驻扎渑池的赵军已经开出了城堡，在函谷关外的山口扎下了坚实的营盘。从大战地利看，正好在关外能够展开大军的那片谷地的出口兜住了秦军。然则，眼看就要发动猛攻了，函谷关竟然还是那一万守军，秦国大军丝毫不见增兵。司马尚大是嘀咕，望着关后那莽苍苍西去的狭长函谷，疑云突生，独建大功的急切之心瞬间消散，连忙飞马来到伊阙山口的魏韩大营与新垣衍、申差商议。说了一阵，莫衷一是，三人又飞马来到宜阳主力大军幕府。

连日来，孟尝君也是心下疑惑，焦急地等待着秦军大举增兵。偏偏开战日期在即，秦军增兵杳无踪迹，孟尝君不禁倒吸了一口凉气，心中有些发虚，想更改号令看看再说。恰在此时，前军三大将飞马赶到。孟尝君先稳住了三员大将，立即召春申君前来共商。

听孟尝君与前军三大将一说，春申君倒是笑了：“噢呀依我看，此事却是明白啦。白起初帅，必然求稳。为秦军计，稳妥战法莫过于占据地利，于函谷两岸山林中埋伏大军而已了。关城故作平静，那是诱我入伏之计。否则，三十万大军还当真上天入地不成了？”

孟尝君眼睛一亮，顿时恍然大悟：“你是说，秦军埋伏在函谷两岸山林？”

“噢呀，岂有他哉！”

“既然如此，我如何破法？”孟尝君大是兴奋。

“噢呀，这可得上将军与前军主将们先说了。”春申君素来看不惯这几人无能贪功，分明要给他们难堪。田轸浑然无觉，司马尚三人心性粗直加立功心切，没有听出春申君的揶揄，一口声道：“春申君便说，但有妙计，我等冲锋陷阵！”见孟尝君也看着自己，春申君道：“噢呀，但凡伏兵作战，其背后必然空虚。若能分兵出击，绕道敌后，前后夹击，当是胜算了。”

“春申君不妨说得仔细，一次商定，俺立即发动！”田轸顿时来了精神。

“噢呀，那我说了。”春申君也不笑了，霍然起身指点着帅案前钉在大板上的那幅羊皮大图，“兵分三路：第一路，赵魏韩三军正面猛攻函谷关，不求克日便下，但求黏住秦军不能分身；第二路，楚军与齐军一部，东南出崤山，绕道拿下武关，进入关中腹地，从背后夹击秦军；第三路，齐军主力兜住函谷关外，一则截击逃亡秦军，二则不使秦军偷出山东。若得如此，似可胜算。”虽然不是命令口吻，显然也是踌躇满志。

“我看可行！”田轸率先赞同。

“春申君万岁！”司马尚三人更是兴奋，齐齐地喊了一声，战胜之心立即回归——有如此分派，他们若能先期攻克函谷关，自然是天下头功。

孟尝君笑道：“大军作战，难得有此共识！请上将军发令。”

田轸大是振作，立即到帅案前拔出令箭：“司马尚、新垣衍、申差听令。”

“嗨！”三将答应一声，挺胸拱手。

“明日午时猛攻函谷关，务求大张声势，使秦军不能分身。”

“谨遵将令！”

“春申君黄歇听令。”

“在！”

“率领楚军十万，并齐军十万，东南出崤山、攻武关，前后夹击秦军。”

“谨遵将令！”

“达子听令。”

“末将在！”一员齐军大将高声前出。

“命你率领齐军十万，归属春申君攻取武关。”

“末将遵命！”

田轸慷慨激昂：“俺自率领二十万大军，正面封堵关外山川，各军务必同心协力，一举灭秦！”帐下轰然一声锵锵然出帐，各自飞马去了。

此时，白起大军却兵分五路，兼程行进在函谷关内外的大山之中。第一路铁骑两万，嬴豹为将，从桃林高地(注)的夸父山，越过函谷关南侧陕塬，直插渑池背后大河南岸的谷山密林；第二路铁骑三万，王陵为将，秘密出陕原(注)，沿着大河南岸的茫茫苇草隐蔽东进，直插伊阙背后的山峦埋伏；第三路步骑混编五万，王龁为将，出崤山东南，秘密插进宜阳西面的松阳山(注)埋伏；第四路步兵两万，山甲为将，出崤山东南，直插武关之南的臼口(注)构筑壁垒；第五路主力大军

铁骑十万，由白起亲自统军，蒙骜为副，直接开进与函谷关毗邻的崤山腹地。

在蓝田大营出发时，白起是前所未有的凝重："兵贵神速，各军务必在三日后的第一个晚上赶到指定山林。秦国存亡，在此一战。诸位将军与白起摸爬滚打多年，素来坦诚相见，谁个有难处，当即言明，白起立即换将。"

全帐轰然一声："赳赳老秦，共赴国难！"只此一声军前誓词，任何人也无须多问多说了。

"还有一言，"白起对着大将们肃然一拱，"秦王虽赐我镇秦金剑，白起却不想滥施军法立威。我当先行昌明：诸位对战法没有异议，便不得有丝毫违反，若有违反，白起不会徇私。"

举帐轰然一声："若有违反，甘当军法！"

白起肃然道："这次战场辽阔，各军自在一方，须得明确开战次序：到达指定地后休憩一个白日，不得急于开战。次日午夜，由嬴豹、王陵先行发动，狼烟烽火知会我军。此后王龁发动，再此后中军杀出。山甲一军须得固守三日，若无偷袭敌军，方可开出崤山参战。"

"嗨！"将领们轰然领命。

"最后一言，"白起骤然慷慨激昂，"一旦开战，务求猛狠，一举痛歼，打得山东六国疼到心里！诸位切记：各军唯以斩首论功，击溃敌军，不算功劳。"

"猛狠杀敌！斩首论功！"大将们分外亢奋，齐声大吼。

大军五路出发后，白起封好了一个铜匣，派出了两名铁鹰锐士名号的得力斥候星夜送往咸阳王宫，而后带着一个全部由铁鹰锐士组成

的百人队赶上了蒙骜的中军主力。这支主力大军的全部行军路程都在秦国境内，虽然专门走人迹罕至的山区，却能昼夜兼程，所以在次日太阳落山之前便到达了崤山腹地。时当八月中旬，秋高气爽，山溪小河谷与苍翠山林的空地间正好歇息。先锋部伍已经事先踏勘好适合扎营的几道最隐蔽的山谷，大军按照出山序列悄无声息地驻扎了下来。骑兵一律靠近山溪，饮马喂马刷马极是方便。步兵一律在林间空地，不冷不热，连军帐也用不着扎起。大军营地派定，立即有军令传下：“不埋锅不造饭，取溪水咥冷食，之后立即大睡！”命令一下，山林河谷间立即开始了快速冷食——打来一袋山溪水，就着一块酱干牛肉与几块粗面硬饼囫囵大咥，一时咥罢，山谷树林响起了漫山遍野的呼噜声。这却不怕有人听见，一则选的是无人居住山林，二则斥候游骑已经放出了方圆五十余里，任何人也进不了任何一个山口。

其余四路大军有一大半路程在函谷关外，分做了两段走：第一夜到达函谷关内的桃林高地，吃喝大睡一个白天，晚间秘密出山东进。虽然路程都在两百里之内，对秦国新军来说是短途，但依然做了最周详的准备：战马衔枚裹蹄，盔甲固定甲叶，爱咳嗽者事先用布带裹嘴，剑器弓箭号角等一律固定妥当。

对四路出关大军，白起还下达了一个特殊命令：出关军兵只配发酱干牛肉，而不配发酱羊肉。这道将令一下，将军士兵们很是笑了一阵子。可细细一想，羊肉膻味浓烈，只要随身携带，秦人必是大咥；万千人众一起咥，纵是冷食，膻味随风飘散，也难保不被精明的敌军斥候察觉，一旦被敌察觉，出其不意何在？如此想得明白，将士们对这位新统帅大是佩服。《孙子兵法》云：多算多胜，少算少胜，不算无胜。这位新统帅连羊肉膻味儿都算到了，焉有不胜之理？

如此连续两夜，第三日凌晨，白起在崤山接到各路秘密斥候传来的阴符(注)：四路大军都已经到达指定山林埋伏妥当。白起立即命令回传阴符：明晚发动。

正在此时，快马斥候报来一个惊人消息：齐国二十万大军正兼程向宋国疾进，齐王亲自统兵，意图不明。蒙骜大急道：“莫非齐国觉察我军方略，二十万大军快速救援了？我看，提前发动，先发制人。”白起却面无表情地在山溪边的大石上伫立着，朦胧的月光下好似一尊石像，良久沉默，断然道：“原定谋划不变，各打各的。”蒙骜倒吸了一口凉气：“白起，你真的如此笃定？这可是二十万生力军，一旦开入河外，后果不堪设想。或者收军于函谷关内，只要函谷关不失，便是胜仗。”白起做千夫长时，蒙骜是前军副将，加之秉性厚重诚实，与白起素来相投，故有此推心置腹一说。

白起低声道：“田地决然不是冲着我军来的，这条海蛇要吞灭宋国。”

“啊——”蒙骜长长地低呼了一声，“此时灭宋？不是搬石头砸自己脚么？”

“哼哼，”白起冷笑一声，“人家却不做如此想，这便叫利令智昏。你想，如果不是灭宋，齐王用得着亲自统兵？一个孟尝君，一个上将军，再来一个国王，谁会如此叠床架屋地打仗？”

蒙骜不禁嘿嘿笑了：“鸟！你这头脑偏是管用。”又连忙压低声音，“如此说来，六国联军必乱无疑，谁能看着这块肥肉被齐国独吞了？鸟！”

“我不管他乱不乱，只管猛打！”白起一拳砸在大石上。蒙骜憋住了开怀大笑，一拍胸脯：“鸟！打他个乱仗，杀人算数。”白起回身命令中军司马：“立即快马下令驻陶邑秦军：齐军但攻宋国，立即佯败撤兵，从河外回师，与王龁会合作战。”

“嗨！”中军司马一声答应，飞步去了。

清晨，太阳刚刚挂在东方山巅，函谷关守将胡阳疾步登上了城头，连续几日没有动静，他已经很是着急了。刚刚拾级跑上城墙，便听箭楼司马急喊一声：“敌军来了！快报将军。”胡阳低喝一声：“沉住气，我来了。”大步赶到箭楼女墙前，手搭凉棚举目一望，脸色立时黑了下来——关外广阔的山塬上，一道金红色的细线正在迎面逼近，片刻之间，朝霞之下的金红色细线变成了汹涌的红潮，沉雷隆隆卷地，旌旗翻飞铁骑纵横号角响亮，铺天盖地压来。

“鸟，终是来了。”胡阳冷冷一笑，厉声下令，“聚兵号！”

十支牛角号“呜——”的一声，顿时响彻关城。随着急促凄厉的号角，一队队黑色甲士从十几条石梯马道涌上城头，片刻之间，箭楼两端的城墙上盔明甲亮。胡阳转身大步跨上箭楼中央最高处的鼓架前，摘下两个胳膊粗细的鼓槌，高声喊道：“各队就位，回我号令——”说罢擂动鼓槌，打出一阵急如密雨的急促鼓点。

片刻之间，箭楼下三声短促的牛角号，随即一声悠长的回应：“弓弩一千就位——”

“咚！咚！咚！”箭楼高处三声沉重的大鼓。城头两声长号，一声回应：“滚木礌石一千就位——”

“咚！隆隆隆隆隆隆隆！”

一声长号，一声回应：“长矛手三千就位——”

“咚咚！咚咚咚！”一长两短三声牛角号，跟着一声呼应：“游击手一千就位——”

“咚咚咚！咚！”两长一短三声牛角号，又是一声呼应：“搬运手两千就位——”

“咚隆隆隆隆隆！咚！”城头猛然齐声大吼：“赳赳老秦，共赴国难！”山鸣谷应间一阵沉雷向远方碾去。

正在此时，远处大军已经凝成了一片辽阔的红色森林。倏忽之间，隆隆战鼓掠过原野，三个硕大的步兵方阵推着云车、抬着云梯，怒云翻卷一般向这座连绵群山中的小小关城压来。方阵之后，三面大纛旗猎猎舒卷，赵魏韩三个斗大的白字在城头也看得分外清楚。

按照田轸的军令，猛攻函谷关从午后开始。这也是春秋战国以来的攻城惯例，一则是大军驰骋抵达城下，须得稍事休整；二则是午后攻城，与夜战衔接紧密，士兵不至于脱力。但是司马尚三将却另有一番想头：函谷关缩于两山之内，城下最多容纳两万多人攻城，赵魏韩三军二十四万人，足够轮番猛攻，无须担心士兵脱力；若能在楚军拿下武关之前攻克函谷关，先期直入关中腹地，那便是一战扬名天下。有了这一番想头，三将不约而同地喊出一声：“早打好！”于是，三军部署惊人地一致：三万骑兵留守大本营，五万步兵轻装疾进，猛烈攻城；关城一旦攻克，立即由后续骑兵长驱直入；即或攻城战旷日持久，各军步兵也可轮换回大本营休整。如此部署之下，这十五万步兵全部轻装，只带一日干粮，只带与攻城相关的兵器，其余辎重全部留在了大本营。

部署一定，三军午夜出动，轻装疾进，在太阳出山时赶到了函谷关下。一看函谷关并无重兵布防，三将大是振奋，一声令下，三军各出一个万人方阵：赵军居中，魏军在北，韩军在南，一齐猛攻。三将在城下约定：谁先破城，函谷关便归谁的国家。约定一立，三将立即各自晓谕本军，并立下绝世重赏：第一个登上城头者，立赏千金，封千户！对于浴血沙场的军兵来说，赏金多少，原是身外之物，当真战死了还不定领得到；但这千户封地可是子孙承袭万世不移的爵位，当真是千载难逢。如此赏格一出，三军将士人人血脉偾张，三军校武一般，山呼海啸般向函谷关杀来。

城头胡阳大吼一声：“点起狼烟烽火——打！”战国之世的第一场最大规模会战，就此开打了。

函谷关被当世视做“天下第一关”。

所以如此，最根本处，在于这道雄关从未被任何一国正面攻破过。在春秋战国，唯一在军争中夺取函谷关的，只有魏国上将军吴起，那也是先夺河西之地而后压迫秦军退出函谷关的。函谷关地形极为特殊：卡在陕陌山塬与崤山的连绵群山之中，且不在山口，而在峡谷入口两三里之后；进得关城，则又是深长如“函”的峡谷。后世《水经注》云：“（河水）北出东崤，通谓之函谷关也。邃岸天高，空谷幽深，涧道之峡，车不方轨，号曰天险……岩险周固，衿带易守。”若仅仅是如此一道长长山谷夹在两座小山之中，或可绕道背后，在兵家也并非难事。偏偏是崤山、桃林高地与陕陌三大块高原山地纠结盘桓，方圆几近千里。仅仅桃林高地之夸父山，便是“广圆三百仞”。函谷关北面的陕陌山塬更是高山连绵，大河奔涌其间，两岸层峦叠嶂，最高的一座开山“方可里余，三面壁立，高千许仞”。如此山塬环结，林木苍茫，人迹罕至，便成了横亘在中原与秦川之间的一道难以逾越的广袤天险。从中原西部进入关中，唯有函谷关一条通道。

秦国收复河西，重新夺回函谷关后，对关城大加修葺。除了关城全部改用长大的石条砌垒，更重大的改进，是将关城的城墙向两岸山塬各自伸展了十余里，成了以关城为轴心的一道小长城。两端长城的山顶处，设置了两座烽火台，但有敌情，孤直的两柱狼烟在山顶直冲云天，关中的蓝田塬大营一目了然。长城之上，女墙垛口与石条城墙连为一体，箭孔密布又坚固异常；每隔三丈，有一座码砌整齐的小山——全是打磨光滑的粗大滚木与打成各种形状且大小不一的石块；每隔五丈，有固定在巨大木架上的强弩，同时有一间专门储藏远射箭矢的石屋；小山与箭屋之间，是绵延不断的兵器架，但有战事，除了兵士手中的兵器，兵器架上也插满了各种称手兵器，绝不至于出现刀剑

砍得卷刃而无处可换的情形。为了确保函谷关万无一失，秦惠王时专门向关城之内的军营四周迁移了一千户老秦人。这一千户人家或种田或狩猎，不向官府缴纳任何赋税，一年只做两件事：一个月制石，一个月制木。所谓制石，是开凿坚硬岩石，然后打磨成各种形状大小不同的石块石片。所谓制木，是入山砍伐枯死的树木，截取树干最粗的中段，做成两头尖锐中间粗大的滚木。但逢战事，一千户百姓立即聚集，精壮者组成搬运手队伍，老弱妇幼便为大军舂面舂米造饭。函谷关平日只驻一万步兵，但在这种长期精心构筑的防守壁垒支撑下，堪称固若金汤。

出关探敌时，白起详细巡查了函谷关防御，末了只问胡阳一句："大军一旦攻城，能否支撑三日？"胡阳思忖片刻，慨然拱手道："禀报左更：外无救援，胡阳足可支撑旬日！"白起一摆手："好！我不增兵。但起狼烟，算你开打。支撑三日，便是大功。"

今日在城头一望，胡阳便知这是一场前所未有的恶战。但他还是按照预先的谋划，将一万甲士分成了两班迎敌，每班五千，每两个时辰一轮换。因了关城两端共有长城二十里，所以每班专设了一千名游击手，哪里吃紧赶到哪里。

赵魏韩三军各一万攻城，面对的地形却是大相径庭。先说居中猛攻的赵军。这里正面对矗立在两山峡谷中的关城箭楼，城外大道连同道边低缓山坡，统共也就一二里宽。这里是函谷关的轴心，也是攻城的主要方向。司马尚夺取头功心切，连日来精心筹划：百人一副云梯，千人一架云车，共是一百副云梯十架云车，结实的粗麻绳与铁钩、砍刀、大斧等攻城一应器具，更是反复查验无误。更为厉害的一手是：司马尚从无法直接攻城的后续大军中集中了三千名强弓硬弩手，要彻底压制函谷关的箭雨。

此刻号角一起，司马尚大吼一声："放箭！"

列好阵势的三千副强弓硬弩一齐开射，密集的箭雨在一片尖啸中向箭楼与城墙猛烈倾泻过去。一时之间，函谷关的箭楼城墙被箭雨淹没，朦胧模糊得几乎从峡谷之间骤然消失了。此时战鼓大起，五十个百人队拥着云梯推着云车山呼海啸般冲向城墙。只要云梯搭住城墙，云车在城下立起，城下箭雨停止倾泻，这攻城战进入了近身肉搏，十有八九便是大功告成了。

眼看云梯呼啸靠住了城墙，云车也高高耸立起来，爬城猛士已经纷纷踏上云车木梯，城上竟还没有动静。秦军吓跑了？函谷关是空城？司马尚心念一闪，哈哈大笑："停射！函谷关是空城……"话未落点，突然城头鼓声大作梆声响亮，仿佛沉雷压顶，密集的巨石沿着城墙斜面轰隆隆滚砸下来，一浪接一浪连绵不断。云梯云车在这隆隆滚来的巨石猛击下，一片喊里喀喳哎哟哇啦，顷刻之间被击毁压垮挤碎。与此同时，遍布女墙的箭孔射出了密集箭雨，只顾奔突躲避巨石的士兵们做了活活的箭靶，一个个带箭冒血地插在大石缝中无法挪得半步。不消片刻，第一拨五千兵士死伤了大半。

司马尚面色铁青，想喊一句硬是愣怔着喊不出来，憋得片刻，跳脚大吼道："第二阵再上！拿不下函谷关，都给我死！"

再说北面的魏军与南面的韩军，面对的却是林木葱茏怪石嶙峋的山塬，站在山下，只能遥遥看见函谷关长城上的旌旗狼烟而已，不说猛攻，爬到长城脚下只怕也是难上加难。新垣衍在山坡大石上瞭望片刻，看了看风向，一咬牙吼道："烧——烧光这些山林，踏出一条路来！"魏军一声呐喊，从后军辎重车搬来了几十桶火油，专门浇泼在林木葱茏处。时当中秋，草木已经干黄，一举火把，顿时燎原大火顺着山势烧了上去。

新垣衍哈哈大笑："好风！天助我也，烧——"

南面山下的韩军一看北面大火烧起，顿时恍然，连忙效法。片刻之间，函谷关南面山头也是一片火海卷向长城。两边山头欢呼声遥遥相闻。新垣衍一声大喝：“五千一队，两拨攻山！”此时大火已经烧到山腰，五千军士一声呐喊，牛皮战靴蹚着滚烫的还闪烁着火星的草木灰漫山遍野冲了上来。可忒煞是怪！眼看着大火已到函谷关长城，山风却突然转向，变成了迎面风。这一下情势大变，山火顿时迎面扑来。虽然没了草木，可那迎面扑来的灼热火舌与飞扬的火屑草木灰，钻眼上脸灼得人生疼，冲锋气势顿时缓了下来。更有一样，兵士甲胄多是牛皮做衬底外罩铁片，更别说还有牛皮盾牌、牛皮战靴、皮质剑鞘等，若冲入火海，分明便是引火烧身。所以风向一转，士兵本能地回身避火，挤撞成一团一团。

正在此时，函谷关长城上一片呐喊：“起——”

喊声方落，魏军脚下的山体轰隆隆塌陷，成百上千的兵士在惊慌恐惧的惨叫中骤然从地面上消失，一道十多里长两丈多宽的壕沟冒着腾腾火星，赫然出现在眼前，仿佛森森地狱一般。新垣衍与后队军士尚未回过神来，城墙上又是喊声大起，巨大的圆石漫山遍野隆隆滚来。这些滚圆的大石与山岩碰撞，大多凌空弹起，飞一般越过壕沟向后队军士砸来。新垣衍大惊失色，喊一声：“收兵！”狂奔而去。逃开飞石猛袭，回身再看，新垣衍目瞪口呆——那万千圆石一层层滚入壕沟，沟内隐隐传来一声声沉闷的惨号，一星星依稀溅起的血珠，眼看着那三四千兵士竟被全数吞噬了。

“歹毒！秦人歹毒！”新垣衍跳脚狂吼，“收兵！回中路攻城，杀光秦人！”

函谷关狼烟升起的时候，站在崤山最高峰瞭望的白起立即回身下令：“传令中军主力，立即向崤山北口隐秘出动，集结待命。”说罢看着狼烟思忖片刻，回身匆匆下山，刚到半山腰，中军司马飞步上山道：“禀报左更：楚齐大军二十万，进入武关东南丹水河谷，山甲所部

已经接战！”白起沉声道：“传令蒙骜将军，中军分出步兵两万，卡住楚军后路。”中军司马显然犹疑担心，沉吟道：“如此一来，中军只剩八万铁骑，齐国主力可是二十万大军，冲击之力可能减缓。”白起冷笑道：“我原不想吃掉楚军，可一有变数，放走他暴殄天物。这个变数，你看不出来？”中军司马恍然笑道：“左更是说，齐军灭宋？”白起目光一闪，也不说话径直下山了。

山甲的两万步兵已经忙碌了两日，装路障，挖陷坑，开壕沟，设马刺，筑鹿砦，搬顽石，将这臼口南面十里之内弄得寸步难行。此地名臼口，可见地形之奇。臼者，舂米器具也。农耕之初，人们掘地为坑，待土坑变干变硬后便在坑中舂米。后来，聪明者发明了石臼，将一块大石头凿出一个大坑，打磨光滑，然后以木杵在坑中舂米。地貌似臼者，自是山地洼陷，状若大坑。这臼口，是丹水河谷的一片小盆地的入口，有两座小山夹峙，进入武关的大道恰恰从臼口中央通过，丹水也从臼口流出直向东南入汉水，进入武关的大道在丹水岸边与水流并行。旅人向西北越过臼口，一日可到武关之下，东南出臼口，一日可出崤山进入楚国。

为了轻装疾进，春申君将笨重的战车与老弱兵卒全部留在了宜阳大营，只余五万精悍的山地子弟兵。对于武关，楚军比齐军熟悉得多，自然是前锋大军，达子的十万齐军压后。认真说起来，春申君并没有将十万齐军当做主力，只是联军作战多有微妙，才依照传统接受了齐军共同进攻而已。究其实，武关秦军只有一万，五万人足以攻克，若五万不行，十五万也同样不行。此中道理，在于武关极为险要，只能以三五万精兵出其不意以奇袭破之，若打成了明仗硬仗，大山要塞有一万精兵当关，纵有十多万大军也无从施展。

正因为清楚个中奥秘，出发时春申君对达子下令：“我领五万楚军兼程疾进，你但舒缓而来，照应好不被秦军切断后路便是。”达子对这

一带地面极是生疏，自是立即答应：“春申君放心攻关，我守住后路。”

疾行一日，楚军于暮色时分涉过均水[注]，不消半个时辰进入丹水河谷大道。说是大道，只是对商旅车马而言，对于五万大军来说，再宽也显得拥挤不堪。春申君立马道边小山头遥遥观望，扬鞭一指远处隐隐可见的山口：“前方是臼口，十人一列，疾行穿过，不得停留。”身边司马飞骑传令。片刻之间，楚军部伍整肃成列，刷刷刷开向山口。春申君的谋划是：一过臼口便分兵绕道，前后夹击，奇袭武关。虽然武关之前只有一条商道，但对于这些出身药农猎户的山民子弟来说，从荒无人烟的大山翻越到武关背后，却不是难事。

突然，轰隆隆连绵沉雷，前军大哗人喊马嘶。正在山头瞭望的春申君大惊，驰马飞下山头向前军冲来，及至一看，顿时面色铁青——几个巨大的陷坑黑糊糊横在眼前，坑中挣扎着惊慌呼救的士兵与受伤嘶鸣的战马。陷坑虽然不深，坑底却是竹矛林立，士兵战马都是一身鲜血，路上的将士们惊慌叫嚷，一时无所措手足。春申君厉声大喝：“点起火把，前军救人，游击斥候前行探路！一个千人队上山，推大石滚路，探明陷坑！”片刻之间，各方忙碌，大片火把漫山遍野地亮了起来。

大约半个时辰，臼口前路面已经探明，再没有陷坑。春申君本来已经大生狐疑，准备撤军，听得再没有陷坑，一咬牙下令：“过！穿过臼口！”

在山边大片火把照耀下，楚军大队人马隆隆推进，要以最快的速度穿过臼口。正在前队堪堪进入山口的一刹那，突闻山崩地裂般一片喊杀，两边山头箭如急雨石如沉雷，隆隆之中夹着一片尖啸，铺天盖地般压了下来。楚军不及反应，已经被乱石箭雨杀伤许多，后队尚在继续拥来，一时间自相拥挤践踏起来。楚军混乱之时，突闻一片牛角

号凄厉地响彻山谷，大片黑色甲士挺着亮晃晃的长矛吼叫着冲杀出来。那箭雨乱石也忒煞奇怪，始终只在黑色长矛队前面的楚军中砸下，竟配合得天衣无缝。

春申君恍然猛醒，想起派出探路的游击斥候一个没有回来，心知中计，武关已经不可能奇袭，一声大吼：“后队回身，撤出臼口！”饶是如此，谷口内的两三千人马也已经被全部包抄，硬生生有来无回。

楚军一撤，谷口内秦军却没有杀出。春申君心思灵动，立即想到这是秦军以为自己必定要强攻武关，要在这里设伏固守等待援军。春申君天生不是打硬仗的秉性，能打则打，不能打则退，是他历来的用兵之道。更有一点，自屈原的八万新军覆灭，对于秦军他从来没有盲目骄狂志在必得的想法。今日秦军有备固守，耗在这里分明是等秦军主力来吃掉自己，何如早退？利用秦军料我强攻的错误判断，正好安然撤出。思忖妥当，春申君断然下令：“后队改前队，熄灭火把，悄然撤军！”

军令一出，万千火把骤然熄灭，楚军大步匆匆地向后回师了。不想方走得半个时辰，斥候飞马来报：秦军大队出了臼口，全力向楚军追杀而来。春申君大惊，立即下令：“后军设置路障，大队兼程疾行，急速与齐军会合，出山灭敌！”

但是，秦军的追杀速度迅猛得惊人。一个时辰之内，硬生生黏上了楚军后队，咬住不放，猛烈地厮杀了起来。此时天色已现朦胧曙光，齐军迎面而来的大队旌旗已经遥遥在望，正是楚军堪堪与齐军会合的时刻。春申君恼羞成怒，大吼一声：“全军回队！杀退秦军！”

楚军大队呐喊一声，转身向秦军山呼海啸般扑来。此时中军司马已经与齐军主将达子取得联络，齐军也摆开阵势压了过来，决意要将这股欺人太甚的秦军一鼓全歼。

正在大举冲锋之际，游击斥候又是飞马急报：秦军主力铁骑封住了崤山出口，正全力杀了进来。春申君怒喝一声："一派胡言，崤山之外，何来秦军主力铁骑！杀——"不由分说率领卫士千骑队冲了出去。

这里正是刚刚进入崤山的一片山谷，山甲的两万步兵死死堵在对面山头。楚齐两国的十多万大军在方圆十几里的山谷中展开，一时无法攻下山甲固守的山头。山甲这两万步兵正是秦军步战的精锐之师，人各五样兵器：左手铁盾，右手长矛，左腰大砍刀，右挎弓箭壶，背上还有一柄奇特的大木槌。主将山甲如今已经年逾六十，却是矍铄精壮武功惊人，更兼身经百战，对这商於崤山的一草一木都了如指掌，如今凭险据守，楚齐大军显然无可奈何。按照白起部署，山甲一军只需黏住来敌三日便完了军令。可春申君一撤，山甲顿时急了眼，教这十多万大军出了山，步战锐士颜面何存？不及思索一声吼叫："撇下辎重，轻兵追杀！"秦军锐士的取舍与当年魏国吴起训练武卒的标尺相同，最是重视负重急行军，须得全副甲胄全副兵器与干粮，连续强行一百里且能继续接敌作战者，方能留做锐士。如今军情紧急，关乎锐士杀敌声誉，谁个不奋勇争先？大步匆匆连跑带走，硬生生地咬住了楚军。

在楚齐两军猛攻山甲步军山头的时刻，崤山谷口杀声大起，旌旗招展，秦军的两万主力铁骑潮水般杀入山谷。山头上山甲大喜，高喊一声："方阵成列——压下山去——"片刻之间，两个方方一百的万人方阵如森森松林，在隆隆沉雷般的战鼓中轰轰轰地压下山，直奔齐楚两军的骑兵而来。与此相反，秦军的主力铁骑则展散开来，冲入两军步兵人海大展神威。本来，骑兵对步兵是绝大优势，步兵对骑兵寻常却是难以抵抗。如今秦军竟打了颠倒，齐楚两军大出所料，一时大乱。楚齐大军虽兵力占优，战力却与秦军悬殊太大，更兼被断了后路压在山谷，措手不及间人心大乱，很难结阵抗敌，情势顿时危急。

山甲的步兵方阵一遇骑兵，立即化为百人队小阵冲杀，打法极是奇特：左手一张与人等高的大盾牌，右手便是那柄奇特的大头木槌；盾牌一搪马上长剑，大头木槌同时猛击马头；战马即或不是鲜血飞溅也是吃疼难忍，狂跳嘶鸣间骑士大多被掀翻下马；刚刚落马，立即有大头木槌跟上，“嘭嗤”一声鲜血飞溅脑浆迸裂。两军骑兵大是惊骇，不到半个时辰纷纷夺路突围。

崤山激战的时候，关外主战场发生了惊人的变化。

赵魏韩三军猛攻函谷关一日未下，暮色降临后司马尚三将大为沮丧，申差哭笑不得地直嘟哝：“娘的，一天没吃没喝，还死伤两三千，这仗打得出鬼了。我看，回大营，明日再来收拾这头恶狼，左右一个时辰的路程。”司马尚与新垣衍对望了一眼，也不再坚持夜战，一声令下，三军拖着十多里长的队伍卷旗收兵，回到渑池与伊阙大营，已经是夜半时分。奔波驰驱一整日的士兵们饥渴疲惫极了，狼吞虎咽地饱餐一顿，倒头便睡，有人手里还拿着油乎乎的酱肉便打起了粗重的呼噜。辽阔的军营，除了隐隐如雷的鼾声，便是呼啸的秋风伴着单调的刁斗声，沉寂得令人心颤。

月黑风高的子夜，埋伏在山塬中的秦军铁骑出动了。

由远及近，先是王陵的三万铁骑从伊阙背后的大山中呼啸杀出。伊阙山上的大火一起，渑池山中的嬴豹率铁骑立即呐喊杀出。此时，两处三座大营的二十多万联军顿时如炸雷击顶，惊慌大乱，漫山遍野地夺路逃命。渑池赵军往东面逃，想与那里的伊阙韩魏大军会合。伊阙的乱军则被王陵三万铁骑兜住东面追杀，本能地向西部平川猛逃。不到一个时辰，三路逃兵在一片辽阔的谷地乱哄哄相遇了。被一千护卫甲士簇拥着逃命的司马尚顿时恍然，知道伊阙大营也被秦军破了，退路已断，不力战立刻一死。大骇之下，司马尚拼命大吼一声：“不要再跑！没有退路了。向我旗下聚集，跟我杀！”乱军纷纷聚来，嘶声大喊着回身扑向秦军。不一时，新垣衍与申差也各自聚集残兵呼啸猛

扑，想杀出一条血路突围出去。辽阔的山塬上火把盈野飞动，远远望去，竟似普天之下的萤火都流到了这片谷地。

在伊阙渑池山头举起大火时，宜阳山中的王龁大军迅猛出动了。三万铁骑横展在几十里宽的原野上杀向齐军主力大营，两万步兵却在宜阳北面构筑壁垒，堵住了齐军与北面赵魏韩三支乱军会合的必经之路。

此时，白起的八万主力大军已经运动到崤山东北口待命。一见伊阙、渑池、宜阳三处山火大起，白起立即高声下令："号角战鼓，立即杀出。"蒙骜一举长剑，高喊一声："杀——"一马飞出，率领八万铁骑漫山遍野地向宜阳的齐军大营卷来。

从猛攻函谷关开始，齐军大营全军戒备探马如梭。

作为主力大军的实际统帅，孟尝君等待的只是一个出动的方向。他已经对田轸明确了战法："武关函谷关，哪路先破，我军便从哪路长驱直入。两关齐破，你我便各自率军十五万，两路攻入咸阳。"田轸自是摩拳擦掌，只焦急地等待两路捷报。午后时分，遥闻函谷关杀声震天，探马报来的消息却是"攻城受阻，两军胶着"。孟尝君心下疑惑，要亲自到函谷关前看个究竟，正待上马，却见营门游骑飞马驰来，遥遥高声："报！飞车特使已到营门——"孟尝君不禁愕然，连忙与田轸飞马向营门迎来。

飞车特使，是齐国王室的传统设置。但凡大战期间，专门奔驰于战场与国君之间联络沟通，寻常都由精于车骑的将军担任。此时大战刚刚开始，便有飞车特使到来，令人捉摸不透，莫非齐王又有了别出心裁的新谋划？孟尝君思忖间营门在望，只见一辆驷马铁车鼓荡烟尘轰隆隆迎面冲来。

“苍铁？”孟尝君大是惊讶，何事紧急，动用了他献给齐宣王的天马神车？

“齐王紧急书命！”话音未落，铁车已经在孟尝君马前轰隆止步。

苍铁一伸手，一支光灿灿的铜管已伸到了孟尝君面前。孟尝君顾不上与苍铁说话，打开铜管抽出了一幅白卷展开，两行大字赫然跳入眼帘：

我已攻宋，半日下陶邑，今日克商丘，三日灭宋。孟尝君当率联军分路猛攻，一举灭秦，成我霸业！

“咳”的一声长叹，孟尝君面色苍白，将王书递给田轸，一句话也说不出来。田轸一看大喜过望：“俺王神武，三日灭宋，牛刀杀鸡！”孟尝君勃然大怒：“大难临头，一派胡言！”田轸一时愣怔：“俺不明白，如何大难临头？灭宋不好么？”孟尝君压低声音狠狠骂了一句：“猪头！回帐再说。苍铁，你留下别走。”

回到中军幕府，田轸兀自一副混沌未开的模样。孟尝君面色灰白，重重地敲打着帅案：“宋国这块肥肉，谁个不垂涎三尺？联军攻秦，齐国却趁机独吞宋国，他国如何不急眼？大军云集，这些骄兵悍将若倒戈来攻齐军，如何得了？这不是大难临头么？昏了你！”田轸恍然猛醒，顿时脸色通红：“俺俺俺，真个猪头。叔父只说法子，俺听命！”孟尝君叹息一声，思忖片刻道：“不出今夜，这个消息便会到达各军，要避过这场劫难，得立即撤出。”田轸惊讶道：“这里二十万大军，还有十万跟了春申君去攻武关，一时如何走得脱？”孟尝君一咬牙道：“顾不得许多了。立即派秘密斥候下令武关齐军，相机撤出战场。大营主力，由你率领，暮色时分立即秘密开走。留下三万精骑，由我率领断后。”田轸大急：“俺来断后，叔父先走！”孟尝君冷笑一声：“你断后？还不被乱军活吞了去！我来周旋，再有春申君情谊，或

可安然善后。”说罢长叹一声，“只是啊，违背了王命，我命便由天定了。”眼中泪光莹然。

“齐王若要杀，俺顶命！”田轸见孟尝君悲伤，不禁慷慨唏嘘。

“莫得乱说！”孟尝君低声呵斥，接着吩咐，“你去下令大军准备，定要隐秘。”

田轸答应一声大步去了。孟尝君看看苍铁低声问：“甘茂，还在临淄么？”苍铁道：“回孟尝君：这个我却知道。一月之前，秦王派专使送信于甘茂，不再视他为逃敌叛秦，许他家族后裔回秦安居。甘茂接书，给齐王留下一封辞官书，悄悄走了，听说去了楚国云梦泽隐居。齐王本想派人追杀，苏代上卿劝阻了。”

孟尝君又是一声长长的叹息，良久无语。本来，他是厌恶甘茂这种人的，可甘茂屡次在齐王喜怒无常时巧妙折冲，使他与苏代多次避免了无常之祸。渐渐地，他对甘茂有了好感，觉得甘茂机智干练又无害人之心，倒是对付这位齐王的上佳人选。如今齐国正在种恶之际，自己又违背王命撤军，若有甘茂在齐王面前为自己设法开脱，或可化险为夷。却不想甘茂云鹤远去了无踪迹，孟尝君顿时生出一种不祥的预感，一片悲凉弥漫心头，久久挥之不去。

秋日苦短，倏忽之间已是暮色降临。齐国大军趁着夜色匆匆开出了宜阳山地军营，直向东南。这也是孟尝君定下的撤军路线：避过韩魏两国腹地，沿汝水河谷入楚国北部上蔡，再东进泗水，经楚国东北的兰陵、琅邪进入齐国。田轸出身行伍，对行军算是行家里手，对这次秘密撤军部署得滴水不漏。将近子夜时分，除了留给孟尝君的三万精锐骑兵，二十万大军已经走得只剩下断后的两万骑兵。军营之中，依旧是灯火连绵，刁斗声声，任谁也发现不了这里已经是一片空营。

守在空营里的孟尝君，正在焦急等待派往伊阙渑池的秘密斥候，他要及早知道赵魏韩三军有无异动？会不会今夜便来攻杀？断后骑兵刚刚开走，秘密斥候飞马急报：“伊阙、渑池两大营同时遭秦军夜袭猛攻，乱军已经逃奔河外原野，秦军正在追杀。”

孟尝君大是愣怔，猛然心念电闪，一阵哈哈大笑。苍铁不禁困惑：“友军遭袭，我军面临危险，孟尝君笑从何来？”

“天意啊天意！”孟尝君笑着，“秦军这场袭击，使灭宋、撤军变得堂而皇之。齐国既得宋国，又保全了大军，他国纵然心痛，也是有苦难言。天助齐国也！”

苍铁笑道：“那便赶紧走，乱军来了，天马神车也不管用。”

“不！”孟尝君摇头下令，“苍铁，你立即驾车到宋国，禀报齐王，我在河外救援三晋大军去了。”苍铁还要劝阻，孟尝君一声大喝：“快走，不能将绝世神车丢给了秦国！”苍铁一跺脚：“孟尝君保重。”飞身上车轰隆隆风驰电掣般去了。孟尝君转身大喝一声：“全体上马，杀向河外！”三万骑兵立即出营，暴风骤雨般向河外卷来。

谁知尚未展开，便见黑暗的原野涌来无边无际的火把潮水，恰恰是王龁的三万铁骑迎面杀到。孟尝君眼看退无可退，大吼一声：

“杀——”率领三万骑士拼死向前。两军轰然相撞，兵力相等，硬碰硬地展开了浴血大战。原本是料定的一场夜袭战，不想齐军竟开营杀来，一看齐军并无后续大军，王龁不禁大急，生怕放走了齐军主力，一声大吼：“中军号角发令：副将两万原地杀敌，一万铁骑随我旗号杀入齐营！”喊声方落，身边十名号手牛角号大起，两长一短，连续三阵，便见一个万人队迅速摆脱纠缠，随王龁大旗从战场侧翼杀出，恶狠狠向齐军大营冲来。孟尝君已经感到齐军力有不支，见秦军分

兵，心知其意，大喊一声：“冲向伊阙，与三晋大军会合，杀！”齐军精神一振，顿时疯狂地向秦军铁骑发起冲锋，要一举冲向河外三军。

此时，只听西南原野杀声震天火把如潮，一个辽阔的扇形直从齐军背后与侧翼兜了过来。孟尝君大惊，心知这才是秦军主力杀到，立时大喊：“突围！东北新郑——”率领一千精锐护卫率先杀向东北黑暗处。

蒙骜正率主力铁骑追杀，白起亲自率领的铁鹰锐士百骑队已经赶上，高声下令：“主力铁骑立即杀向河外，全歼三晋大军！王龁所部追杀齐军，三十里为限，立即回军河外参战！”黑暗中号声大起，秦军八万主力铁骑撇下逃亡齐军，暴风骤雨般向河外原野杀来。

渑池与伊阙之间的广阔原野上，正在进行着惊心动魄的大厮杀。秦军铁骑虽然勇猛，然则毕竟只有五万，要将三晋残军包围全歼，显是力所不能。一个时辰的激战拼杀，三晋人马虽然伤亡惨重，但终究还有十多万人，况且也渐渐清醒过来，见秦军兵力不多，畏惧之心大减。司马尚愤然大喊：“秦军人少！杀回赵国——”率剩余的五六万赵国士兵全力向东面冲来。魏军新垣衍与韩军申差见赵军向东冲杀，顿时恍然猛醒，各自大喊一声，合力向东方冲杀过来。如此一来情势大变，原先是秦军铁骑追着团团乱转的三晋军兵猛烈砍杀，并无固定方向，如今十多万大军一股洪流般汹涌卷向东方，秦军所余四万多铁骑纵然依仗快马速度超前挡在正面，可要堵住这疯狂的夺路大军，却是万万不能。

嬴豹王陵急红了眼，两员大将几乎同时大吼：“两翼追上，拼死堵住！”长剑一挥，从两翼风驰电掣般包了上去，抢占了前面一道山口，展开了四个万骑大阵，要整体冲锋拼死一战。司马尚率领赵军冲到阵前，一声大吼：“最后一关，夺路回赵！杀——”一马当先冲杀过来。后队大军也全部展开，怒吼着冲向山口。秦军四个铁骑方阵，顷刻陷入了杀不退的人山人海。

千钧一发之际，西部原野骤然响起了隆隆沉雷，无边的喊杀声与无边的火把铺天盖地压了过来，正是白起蒙骜的八万主力铁骑杀到了。白起对蒙骜高声道：“你号令大军，我来冲阵。”不由分说将中军大旗与一班司马、斥候交给了蒙骜，一声喊杀，亲自率领锋锐无匹的铁鹰锐士百骑队杀入红色人海。

白起做卒长时就是闻名军中的猛士，入伍一年便获得铁鹰剑士称号，一口十五斤重剑悍猛绝伦，每战必是一马当先所向披靡。无论白起做卒长、什长、百夫长、千夫长、万骑将还是前军主将，都无一例外的是全军尖刀。此刻白起看准了三晋残军要做困兽之斗，若不强力冲杀一举摧毁其斗志，便会耽延时辰，天亮后假若新郑的韩魏援军赶到，便不能全歼这股残军。而全歼三晋加入合纵攻秦的二十四万大军，一开始便是白起的轴心目标——唯痛击三晋，才能彻底摧毁合纵根基！为了这一点，白起明知齐军主力秘密撤退而放弃追杀，便是要集中大军主力吃光三晋一大坨。按照作战传统，白起已经违背了“围师必阙”的兵法格言，强迫敌军做困兽之斗，万一被敌死战胶着而与援军内外夹击，这便是一场备受谴责的大战。可白起相信秦军战力，更要着意开创歼灭战法，所以前所未有地全面夹击，不给逃敌一分退路。

白起百骑队杀入人海，威力势如破竹。这一百名铁鹰锐士都是重剑重甲，战马也是身披铁甲头戴面具，当真是铜人铁马。这种重剑都是将近四尺长，连同剑格，比寻常的长剑还长了七八寸，马上挥舞起来直是巨浪排空无可阻挡。一时间，敌军步兵的盾牌、长矛、短剑纷纷脱手飞出，军卒甚至来不及惨叫一声已经血溅三尺。小山头由蒙骜执掌的中军大纛旗则挂着一串小风灯不断摆动，敌军逃向哪里，大旗便指向哪里，秦军便呼啸追杀到哪里。

堵在山口的秦军精神大振，铜墙铁壁般堵在山口，三晋残兵不能越雷池半步。眼看身边军马越来越少，浑身浴血的司马尚嘶声大吼：“东南，杀向东南——”三晋残余兵马蜂拥向东南方突围杀来。

秦军主力从西来，山口秦军在正东，东南方正是秦军兵力最少的薄弱环节。司马尚三将率领残兵拼死冲来，迂回赶先的秦军铁骑便显得太少，眼看三晋残兵便要落荒四散地逃往无边黑暗的山塬地带了。

正在此时，东南方又是杀声震天而起，恰恰是王龁的五万步骑大军迎面杀到。王龁大吼下令："两万步军，强弓守住山梁。三万铁骑三面展开，兜上去！杀——"漫山遍野地包抄杀来。王龁与狂奔而来的司马尚碰个正着，一阵猛烈砍杀，赵军大旗及仅存的千余骑兵全数被杀。混战中司马尚几骑逃命，那匹阴山战马嘶鸣如飞，堪堪脱离战场。王龁胯下战马恰是一匹西域汗血马，大吼一声风驰电掣般追了上去。片刻之间，汗血马飞掠赶上，就在战马超前的刹那之间，王龁长剑闪电般劈下，只听一声惨号一声嘶鸣，一员大将连人带马被劈为两半。

"这厮好快，割下首级。"王龁认定被杀者是司马尚，嘶哑着声音对追上来的护卫骑士吩咐一声，又飞马驰回战场，四处奔驰大喝："敌军不降，全部杀光！一个不留——"

大厮杀进行了一个多时辰，天色将明的时刻，河外山塬终于沉寂了下来。白起下令："整点军马，立即退到函谷关外扎营。"及至大军开到函谷关外扎好营盘，广袤的山塬在秋日的朝阳下混沌无边的雾红，极目望去，伏尸遍野，残烟袅袅，褴褛的战旗挂在战车上兀自猎猎飘飞，负伤的战马犹在悲切嘶鸣。站在山头的白起久久地伫立瞭望着辽阔的战场，心中若有所失——只可惜我手中兵力有限，若再有二十万大军，任你孟尝君狡诈，齐国的主力大军岂能逃脱?

五　君臣将士咸阳宫

旬日之内，六国悄无声息，白起方才下令从函谷关外班师回蓝田大营。战胜消息早已不胫而走，秦国朝野一片欢腾。各县百姓们争相拥向渭水北岸的大军道路，竹篮中装着现蒸的麦饭团或豆饭团，陶壶

中或盛着消暑解渴的凉豆汤，或盛着碧绿的藿菜羹，笑脸盈盈争先恐后地塞到士兵们手里，总是要眼看着黝黑精壮的后生们揣上两个饭团，喝上几口汤羹，方才美滋滋作罢。老孟子说的那种“箪食壶浆，以迎王师”的古朴场面，在渭水古道淋漓尽致地挥洒出来。短短的四百多里路，白起大军竟走了四日，才到蓝田大营。

华阳君兼领蓝田将军芈戎，早在大营外三十里专程迎候，并宣读秦王书：“白起班师之日，大军屯驻蓝田，着华阳君就地犒赏。白起率千夫长以上诸将，并斩首十级以上之有功猛士，直赴咸阳受赏得封。”白起遵命将大军交付华阳君，率领一千余名有功将士向咸阳徐徐而来。

路过栎阳，丞相魏冄专程在栎阳城外郊亭迎接犒劳。十辆牛车满当当全是秦凤酒，大陶碗大小酒瓮一字排开半里路长。白起遥遥一马飞来，魏冄哈哈大笑：“白起啊，大功臣！给老秦长脸！来，先连干三碗再说话。”白起二话不说，一气大饮了三碗，而后打量着魏冄肃然一躬：“丞相辛劳若此，白起岂敢居功？我代三军将士，敬丞相三碗！”

魏冄本来就在栎阳坐镇，督运大军粮草辎重，带着东部县令马不停蹄地征发车辆民伕，督促各县制作各种酱肉干饼，寝不解衣食不甘味，一个多月下来，黝黑干瘦胡须虬结，与出征归来的将士们一般无二。那日魏冄正在栎阳城外清点粮草，函谷关斥候快马飞来，魏冄读了捷报，一跳上车，喜极大吼：“秦军大胜了——灭敌三十余万——”两声吼罢，哈哈大笑着一头栽倒在粮草车下。绷紧的心弦终于松缓了——白起战胜之功对于魏冄实在是不同寻常，非但白起是魏冄力保的大将，更重要的是，有白起为大将，魏冄丞相位置几乎是无可动摇。魏冄赞赏白起，白起更是崇敬魏冄这样毫不拖泥带水的丞相，隐隐约约地，双方都引对方为知己。如今白起一句话，将自己的操劳与将士同功，魏冄大为感慨：“将军一言，老夫感佩也！看着，我干了。”一言落点，三大碗一气汩汩饮下。

“请将军弃马登车。”痛饮一番，魏冄指着石亭外一辆粲然生光的轺车慨然笑道，“这是太后特意送来的六尺轺车，老夫当亲为将军驾车。”

一急之下，白起的黑脸顿时成了酱色：“太后之赐如君恩，固不敢辞。然则，丞相驾车万不敢当。丞相素知白起……”一时没有适当说辞，只憋得满面通红。

魏冄大笑一阵：“只是四字无差：白起恶虚。”大手一挥，“小事一桩，随你挥洒便了。日后凡有此等局促，老夫与你挡驾。来，登车。”丞相驾车亲迎白起入咸阳，自然也是宣太后与秦昭王给白起的特殊褒奖。既是王命，自不能随意取消。然则魏冄敢作敢当，历来不拘泥成法，非但爽快地答应了白起，而且自承日后为白起挡驾，虽是细行小节，却也是寻常大臣难以做到的。

白起自是清楚，一拱手笑道：“谢过丞相。”心中顿时轻松，将战马交给护卫，登上了那辆六尺轺车。白起不是富家名士，又是弱冠入伍，从来没有独自驾过如此华贵的轺车。但凭着对比轺车笨重得多的战车的熟悉，他还是干净利落地驾着轺车上了渭水大道，车声辚辚马蹄沓沓，别有一番滋味儿。快马轻车赶上来的魏冄笑道：“白起啊，这次不世大功，可不可多来两级？”白起摇摇头高声道：“这次齐军脱手，不算全功，还是一级扎实。”魏冄大笑：“好！听你的，还是一级一级来，我挡着。”

轻车快马，正午时分咸阳城遥遥在望。将近十里郊亭，亭外车驾皇皇，旌旗仪仗夹道而立，足足有三里路长。魏冄大笑道：“白起啊，秦王率百官相迎，你可是大有风光了。”白起停下轺车局促低声道：“丞相，这，这却如何应对？”魏冄低声说了几句，白起回身高声下令：“将士下马，纵横百十，随我参见秦王！”说罢一跃下车，领着全副甲胄十人一排的将士们雄壮威武地进入红毡铺地的仪仗甬道，反倒比驾着轺车自在了许多。魏冄轺车缓缓殿后，分外孤立显赫。

年轻的秦王早已率领全体大臣隆重等候了半个多时辰，见白起一班将士赳赳而来，兴奋地走出石亭迎了过来。白起一班将士整齐拱手轰然一声：“参见秦王！”秦昭王一阵大笑扶住了白起，同时向后排将士一挥手：“诸位将士，劳苦功高。”将士们轰然齐声：“秦王万岁！”秦昭王向身后长史一挥手：“赐诸位将士陈年王酒，人各三爵！”白起一声令下：“间隔三尺，散开受赏。”

只听刷刷刷三声，这个纵百横十的小阵形整齐划一地均匀散开，不多不少恰恰分布在甬道中心。仅此一个简单动作，便引来亭下朝臣一片赞叹。班师赐酒本是古老的传统，繁简程度则是各国不同。秦国朝野素无虚礼，秦王一发令，朝中百余名大臣从亭下鱼贯进入仪仗甬道，两百多名捧着铜盘大爵的侍女也随着大臣队伍飘然飞出，分两排川流不息地轮换上酒。秦昭王双手接过侍女捧来的酒爵，对着白起深深一躬：“大秦长城便是将军，本王代太后、代朝野臣民谢过将军，将军请干此爵！”白起一身软甲，连忙一个深躬：“白起谢过太后，谢过我王。”接过大爵一饮而尽，如此三爵，片刻未歇。

秦王对白起赐酒完毕，大臣们立即开始对散开的将士赐酒。秦军军法极严，军营严格禁酒，等闲将士只有在战胜之后痛饮一回，经常是半年几个月不沾酒，如今大功归来，国王大臣亲赐王酒，谁个不是心旌摇动？一班酒量小的士兵与卒长、什长、百夫长们三爵下肚，已是面红耳热，有几个眼看摇摇晃晃要栽倒了。

旁边魏冄心明眼亮，立即高声下令：“一班侍女，即刻将眩晕将士扶上辎车。”侍女们愣怔犹疑，目光一齐瞄向秦王。魏冄勃然大怒，拔剑大喝：“他们都是杀敌猛士浴血沙场，尔等有何不堪！”秦昭王目光一闪厉声道：“丞相敬重将士，尔等立即奉命！”侍女们大骇，齐齐一声：“谨遵丞相令！”立即两人一组，将发晕的将士们扶上了亭外一排垂帘的辎车。魏冄哈哈大笑：“这便是了，不敬耕战之士，岂有秦国天下！”笑罢径自举起一爵对整齐肃立的将士们一挥手，“今日谁个醉

倒，都是老夫兜着。来，老夫敬后生们一爵，干！”当即汩汩饮干。秦军将士本来就从鲜香的酱肉、新鲜的军粮以及源源不断的兵器衣甲等细节中，心感了这个丞相对大军的垂爱，军中流传着各种各样的“丞相催粮”故事，今日亲见魏冄，觉得这个丞相大有军旅粗豪之风，本能地敬慕喜欢。如今见丞相敬酒，刷地挺身，高喊一声：“丞相万岁！”一齐饮尽。

秦昭王拊掌笑道：“好！郊迎礼罢，将士们回王宫大宴。”说罢挽起了白起胳膊，“来，你我同车入城。”白起见国君一副不由分说的样子，自觉此时辞谢大是扫兴，无可奈何地被秦王牵着手上了宽敞的王车，在夹道国人的欢呼声中辚辚进入了咸阳。

这日晚上，咸阳宫举行了盛大的庆功夜宴。众将士入席，司礼大臣将白起领到了秦昭王与宣太后中间的座案前。白起大是惶恐，向宣太后深深一躬：“率军杀敌，将军天职。臣虽有微功，却不敢与国君太后并席。”宣太后笑道：“白起啊，老秦人没那么多讲究，说话方便而已，拘泥个甚来？”旁边魏冄呵呵笑了：“将军有所不知，太后最是挂念你了，想与你多说话。来，你坐我这里，我坐到右手去。”说罢站起身来将白起拉过来坐在宣太后左下首席，自己大步走到秦昭王右下本当是今日白起的坐席上。白起仍是一脸通红，不好再说，只好入座。

宣太后低声笑道：“白起啊，秦王想封你大良造爵位、上将军职位，我看也是好事。”

显然，这是宣太后事先通气，怕白起到时再行推辞反为不美。此时，白起只要说一声“谢过太后”，大良造上将军便顺理成章地做了。可白起很是不安，拱手慨然道：“一战之功居此高位，于军中不利，恳望太后见谅。”宣太后笑道：“好，我知道了。”说罢看着三尺之外的秦昭王一拍手，“开宴了。”秦昭王点点头，对司礼大臣下令：“开宴。”司礼大臣站在六尺高的王阶上高亢宣呼：“庆功王宴开始，钟鼓乐舞起——”

秦人礼仪素来简约，进入战国以来，大型庆典从来没有以乐舞开场的。但这次河外大捷是新生代第一次大胜，委实不同寻常，宣太后、魏冄与秦昭王都是激赏之至，于是有了这次前所未有的钟鼓乐舞庆典。虽则如此，这钟鼓却不是中原宴会乐舞的编钟小鼓，而是咸阳宫钟楼鼓楼的大钟大鼓。但听大殿号令一出，“钟鼓乐舞起”的声音便在一排长长的传声内侍的高亢声音中直传咸阳宫门。殿外广场的大钟大鼓顿时遥遥如春雷滚来，跟着是咸阳四门城楼的钟鼓声大作，整个咸阳国人都在呐喊：“河外大捷——大秦万岁——”大殿中虽是一片肃然，但闻这仿佛来自天外的连绵声浪，人人感奋不已，白起与千余名将士不禁齐齐地一声呐喊：“赳赳老秦，共赴国难！”

钟鼓方落，乐声大起。一群麻衣布裙手挽桑篮的少女轻盈地飘进了大殿中央的红毡之上，悠悠散开，提篮起舞，唱起了秦军人人熟悉如军歌一般的《无衣》：

岂曰无衣　与子同袍

王于兴师　修我戈矛　与子同仇

岂曰无衣　与子同泽

王于兴师　修我矛戟　与子偕作

岂曰无衣　与子同裳

王于兴师　修我甲兵　与子偕行

歌声一起，将士们热泪盈眶。这首歌唱的是壮士同心的坚贞友情——不要说没有衣裳，我与你同穿一件布袍；国家要兴兵打仗，磨砺我的矛戈，与你同仇上战场！每当战阵沉寂，每当晚操结束，每当炊烟升起，军营里都会响起这慷慨雄壮的歌声。往往是你对着我唱我对着你唱，这一营对着那一营唱那一营对着这一营唱，歌声将整个军营燃烧起来。将士们之间的些小嫌隙，便在这浴血同心的雄壮歌声中冰消瓦解了。如今，这首歌骤然由女子唱来，激越婉转坚贞悲怆，生发

出一股浓烈的与意中人同生共死的情怀，将士们如何不怦然心动？一时间，殿中将士们不由自主地跟着哼唱起来，有几个士兵在歌声中失声痛哭。

歌声沉寂了，士兵的啜泣之声收煞不住清晰可闻。宣太后缓缓地站了起来，眼中闪烁着莹莹的泪光，走到伏案哭泣的几个士兵身边笑道："后生啊，抬起头来，你等会有个可心姑娘的。"说着转身对着黑压压一片有功将士招了招手，"你等，都不要担心。秦王，是不会教功臣猛士做凄凉孤身汉子的。国府这便下书：凡从军丁壮无意中女人者，各县府务须着意撮合，使青壮将士有妻室家园，老来有桑麻之乐，人人有大秦之后！哪个县但有鳏孤将士，县令当即罢黜问罪！"

"太后万岁！"宣太后话音落点，千余名将士可着嗓子吼了一声。

"你等高兴就好。"宣太后骤然收敛笑容，"我只一句话：大秦国不能使将士寒心，谁使将士寒心，我第一个饶他不得！"又是悠然绽开了笑容，"好了，听秦王对你等的封赏了。"

司礼大臣一声高呼："宣封赏王书——"

王书是由长史宣读的，首封白起少上造爵位并晋升国尉，蒙骜晋升五大夫爵领前军主将，王陵、王龁等一班大将各晋爵两到三级，千夫长以下的有功将佐与士兵爵位晋升最多，大体上每斩首三级便是一级爵位，军中实际职位却都是只晋升一级。有几个千夫长的爵位几乎比王陵等大将爵位只差了两级而已。

商鞅当初颁布的《军功律》规定：士兵斩首一级，晋爵一级泊夫长以上头目，斩首不计功，而以所辖之旅斩首总数并是否战胜论功。此谓之"本赏"。随着秦国的强大，军力的增强以及仗越打越大，这种军功晋爵令不得不发生变化，虽则依然是有功必赏，但大体却变成了每斩首三五级赐爵一级。军中将士自然是人人知道这种变化，但依然

是求战立功心切。根本处在于：秦法公正，没有身世歧视，即或是穷困的山乡子弟，几次杀敌立功便是显赫爵位。纵然是权臣王族子弟，没有军功，照样是老卒一个。如此法令，谁个不是奋勇争先?

今日封赏王书一读完，将士们却没有欢呼，都肃然挺身立在当殿，没有一个人说话。宣太后目光一闪笑道：“看看，脸都黑着，爵位低么？有话说出来，我替尔等做主。”

“禀报太后！”心直口快的王龁一拱手，“跟着白起打仗痛快，军中将士共请白起为上将军。”话音一落，全体轰然一声：“我等共请，白起为上将军！”

“我说呢，”宣太后笑得分外响亮，“我看这事教丞相说说，你等可信得他？”

“信得丞相！”将士们齐齐一声。

魏冄哈哈大笑着站了起来：“我来说说。这事秦王、太后可不能背黑锅！原本拟定的王书，白起爵封大良造，晋职上将军。可白起有个老毛病，你等难道不知？他是头犟牛，偏要一级一级来，要与尔等共进退。老夫寻思也有道理，说服秦王、太后，教他做了国尉。白起，你再说说。”

白起红着脸站了起来：“诸位将士，不要再说此事了。爵位官职，我等热血男儿计较么？赳赳老秦，共赴国难。忘记了？”

“赳赳老秦，共赴国难！”将士们一声齐吼。

“我还要说一句。”宣太后笑着，“白起虽则是国尉，但却是常驻军中的国尉。国尉府那一摊子兵政，由丞相府兼理了。如何啊？”

“谢过太后！谢过秦王！谢过丞相！”将士们终是高兴地道谢三声，算是一并了结。

一场盛宴直到三更方才结束。白起正要与将士们一起离开，宣太后却招招手：“白起，你来。”白起紧走两步：“请太后吩咐。”宣太后低声笑道：“哪来恁多吩咐了？你呀，该回去看看老师了。听说他老人家病了，还不轻。”白起顿时心中一沉，愣怔片刻道：“谢过太后，白起连夜回郿县。”宣太后关切道：“放心去，有大事郿县令会去找你。”白起一拱手道：“臣告辞。”匆匆去了。宣太后看着白起背影，轻声对旁边的泾阳君嬴显道：“你带几个人到郿县去，暗暗保护白起，万一有丧事，立即回报。”嬴显“嗨”地答应一声，大步匆匆地去了。

对几员大将匆匆叮嘱几句，三更尾四更头上，白起一马飞出了咸阳西门。

六　苍苍五丈塬　师徒夜谈兵

秋夜的下弦月细瘦清冷，渭水岸边的秦川官道一片无边无际的朦胧，急骤的马蹄声越过一队又一队或走或停的商旅风灯，一路洒向西南。过了县[注]，便是郿县了。虽然是霜重雾浓，白起却分明看见了太一山[注]洁白的峰头，看见了渭水南岸那道苍翠的山塬。太一者，北极大星也。一山而冠“太一”之名，足见此山在周秦两代的神圣。

白起生在郿县一个不寻常的村庄，这个村叫太白里。太白者，西方金星也，因其“晨见东方，昏见西方”，因此有了两个别称：早晨叫启明星，黄昏叫太白星。在阴阳家星相家的眼里，太白星还是与东方青龙相对的白虎，谓为兵戈之星，或寓意名将，或寓意兵灾，总之是与兵家武运有关。但是，这个太白里却不是因了太白星而得名，而因为它是郿县白氏部族第一大村，时人便呼之为“太白”。商鞅变法时厘定里名，确定保甲连坐法令，“太白”便成为这个白氏第一大里乐于接受的正式名讳。

战国之世，郿县号称“秦国第一县”，当真是威名赫赫。说到根本，是因了郿县是老秦部族的聚居县，是秦国最大的兵源地。但更重要的，还是因了郿县有“孟西白”三大部族。这“孟西白”是秦穆公成就霸业的三个名将：孟明视、西乞术、白乙丙。这三将浴血同心情谊笃厚，秦穆公之后，三族后裔总是比邻而居，两百多年下来，渐渐占据了大半个郿县。三族都是勤耕善战的大族，历来是贵族布衣之乡，秦国骑士的渊薮。商鞅变法之后，废除隶农井田，举国民众皆成“国人”，孟西白三族的骑士特权与优先论功特权一朝消失，成了与国人同等耕战的寻常老秦人。这时候，孟族与西乞族却因不善农耕而渐渐衰落，白氏部族农战皆精，渐渐地成了郿县第一大族。

但是，白起对白氏部族，对太白里，却没有多少记忆。刚一生下来，白起便没有父母，叔叔也从来不对他说父母事。在白起五六岁的时日，叔叔白山将他送到了太一山一个隐居名士那里做了学生。十年后，白起回到了太白里，叔叔已经在秦军中做了前军主将，派人来接他到军中去。少年白起拒绝了，他在村边搭了个茅草屋，做了里上输送军粮的脚力。半年后县府征兵，白起立即应征从军。接兵校武的时候，白起的体魄与剑器格斗令接兵千夫长大为惊讶，立即委任白起做了新兵头目。

离开太白里的时候，白起没有丝毫留恋，到了军中也是从来不说家事身世。要不是白山在巡视军营中偶然遇到了白起，他可能永远也不会找这个叔叔。也就是在那个晚上，叔叔白山第一次对他说了父母的故事。

白起的父亲叫白垣，行六，村人呼为“白六”。在商君变法刚开始的时日，白六在缴粮时被少不更事的太子杀死了。白六的新婚妻子生下白起后，也在夫君的墓前撞碑自杀了。老族长与族老们商议，都说这个遗腹子生就异相大有出息，教叔叔白山抚养白起，全族共担白山一家的赋税劳役。白山寻思自己养而不能教，便一门心思地访查高

明，最后终于是在太一山中找见了那个隐居的武士。白山将自己的家产全部卖给了孟族人，在一个月黑风高的夜晚，将一口袋秦半两悄悄地放在了隐士门外，只给年轻的妻子留下了两间房屋十亩桑田，便去从军了。

除了这个白氏姓氏，白起对郿县对太白里对白氏对家庭，几乎都是淡淡漠漠。童年少年唯一铭刻在他心头的，只有老师，只有那个青梅竹马的少女师妹。白起进太一山的时日，老师还是一个坚实厚重而又洒脱不羁的中年隐者，那种强健与力量，简直令人不能相信。

有一年夏天，老师带白起到太一山主峰习练攀岩术。白起左手一铁钩右手一短剑前行攀升，目标是那终年积雪的插天高峰。老师则是一绳一斧，在后指点护持。正在师徒两人攀升到山峰半腰时，骤然惊雷闪电大雨滂沱。片刻之间，匹练般的山洪从苍翠葱茏的山林中隆隆涌出，扑面压顶而来。老师一声大吼："钉住山岩！屏神静气——"白起大力一钩挖进一棵树根，双脚死死蹬住一块岩石，听凭那轰隆隆的山洪从头顶劈面冲来可着山林如万马奔腾般涌下山谷，那情景当真是惊心动魄。偏在此时，突闻隆隆洪水中夹着一股腥臭刺鼻冲来。白起一抖脸上水雾，骤然见一条鳞光火红大树粗细的蟒蛇乘着水头昂首扑来，那长长的信子似乎还钩挑着被水头激起的蟾蜍山鸡。饶是白起天生奇胆，也惊慌嘶哑地大喊一声："蟒，大蟒！"眼前一黑，几乎要松手滚进滔滔山洪。

千钧一发之际，身后一声大喊："挺牢别动！我来了！"几乎就在同时，一道黑影凌空蹿上水头攀住了一棵大树，白起只蒙眬模糊地看见了一缕白光如闪电般在头顶掠过，那斗大的蛇头轰隆隆地翻滚在水头上跌进了山谷。惊魂稍定的白起大喊一声："老师小心——"仰头一看，黑色身影被火红的蟒身缠箍在那棵大树上。老师嘶声大吼：

"白起钉牢！山洪要完了——"这便是神秘难测的太一山，风雨无常且来去迅猛，任是神仙也难测出它的惊险奇绝。老师喊声方落，滔

滔山洪骤然变成了潺潺溪流，只剩下夹着寒气的山风兀自呼啸。老师却钉在树上不能动弹了。白起大急，勇气陡增，几钩挖下，攀到那棵合抱粗的大树下，左手抓住树枝，右手短剑咔嚓咔嚓剁向腥臭的蟒身。粗大的蟒身一段一段滚落到山谷，老师脸色苍白地抱着树干闭目喘息。白起仔细一看，老师的双脚硬生生插进了树身。

白起接过老师手中大斧，砍开树干，才拔出了老师双足。从另一条小路下山后，白起昂昂问："老师，双脚插树是甚功夫？我要学！"老师哈哈大笑："那是功夫么？情急拼命，自来神力而已，否则，如何事后拔不出来？这如何教你？"白起扑闪着小眼睛问："老师怕我被蟒蛇吞了，不怕自己被蟒蛇吞了？你已经被蛇身缠住了呢。"老师疲惫地笑着："白起啊，这是师道，说不明白。也许，你将来收个爱徒，自能知道。"

从那以后，白起认定了老师是自己的父亲，老师那个小女儿是自己的亲妹妹。他跟老师长到十六岁，才走出了莽莽苍苍的太一山。出山时，老师只对他说了一句话："不做上将军，别回太一山。"硬邦邦一句，转身走了。少年白起对着老师的背影深深一躬，长长地喊了一声："老师——我会回来的——"转身下山了。

倏忽之间，十三年过去了，白起虽然还没有做上将军，但毕竟打了一场令天下刮目相看的大胜仗，此时惊闻老师大病在身，如何去拘泥于这个诺言？

太阳还没有升起，秋日的霜雾依然笼罩着山川河流。凭着对缥缈河雾的特殊熟悉，白起知道已经到了渭水北岸的滩头，越过渭水，便是那永远烙在心头的五丈塬了。正在深秋枯水时节，白起双腿轻轻一夹，那匹雄骏的战马长嘶一声冲进了河道，片刻之间泅渡过水，沓沓上了碎石沙滩。白起一带马缰，在大雾中向西南而来，走得不到一里，又是一条小河流。这是发源于太一山北流入渭水的一条支流，因

其既毗邻褒斜古道，也是河道从西南向东北斜向而来，时人呼之为斜水。

斜水入渭水的谷口，矗立着一片林木苍茫的小山，老秦人称它为“五丈塬”。有人说，塬高五丈，名实相符。也有人说，山在渭水之南斜水之西各五丈，是谓五丈塬。究其实，谁也说不清楚，却也都叫了五丈塬。从五丈塬向南，一层层山塬叠嶂而上青天，直到那终年戴着一顶白玉大冠的太一山。五丈塬背靠太一山，面临滔滔渭水，林木茂盛渔猎方便，更兼西北接近陈仓古道，西南紧靠褒斜古道，西出广漠南下巴蜀都很便捷，便成了既是人迹罕至又恰在流动轴心的要害之地。当初进山，少年白起对这幽静的山塬尚是无甚体察，及至从军征战有了兵家阅历，再来揣摩这五丈塬，竟觉得老师忒是了得。

浓雾渐渐消散，白起下了战马，取下马背上的褡裢，卸下马具鞍辔，将一袋舂碎的豆瓣儿摊开在一块大石上，又将缰绳在马脖子缠好，轻轻拍拍马头道：“火霹雳，这里有草有水有硬料，你随意，好好歇息一番。”一团火焰般的骏马蹭了蹭白起的胳膊，轻轻嘶鸣一声。白起背起褡裢上山了。

苍黄的草木中，一条细碎的鹅卵石小道遥遥伸进山塬，道边一方三尺高的原石，刻着四个大字——白荆古道。白起怔怔地站在石碑前，抚摩着红漆斑驳的大字，心中猛烈地一颤，不禁跌坐在小道中……一个少女的笑声在山林飞扬回荡：“大哥，我捡了许多白石头，铺了一条小道，你看！”白起踩了踩路面老气横秋道：“镶嵌匀称，不垫脚，很好。”少女咯咯笑道：“磁锤(注)！你说，该叫甚名儿？”白起挠着头沉吟起来：“这，就叫石子路。”“磁锤也！”少女笑得更是脆亮，“我起了名字，白荆古道！好不？”白起摇了摇头：“不好。百年之路，才能叫古道。”少女打着白起胳膊一阵娇嗔：“真磁锤也！就是好！不作兴白荆百年么？”白起笑了：“好好好，就白荆古道。”少女

又咯咯笑了："那，你得立个路石，刻上大字！"白起一拍胸脯赳赳道："这容易，我去开一方大石。"

十三年了，小妹妹回来了么？白起出山的那一年，老师将小妹妹送到太一山的"墨家秦院"去了。老师说："医不自治，师不自教。这女子任性，得到墨家去磨炼。"墨家秦院可是大大有名。墨子大师去世后，墨家分为几派，一班与秦国有渊源的墨家子弟离开了神农大山的墨家总院，在太一山建了墨家秦院。秦国自孝公之后，与墨家素来交好，官府格外照拂墨家，从不将墨家做"以文乱法，以武犯禁"的侠派对待。渐渐地，墨家秦院竟成了与神农山墨家总院相抗衡的墨家根基，在玄奇之后，又出了孟胜、腹䵍两位大师，在天下威名赫赫。白起自然知道墨家，当时对老师说："白起也想去墨家修习三五年，再回来从军。"老师断然摆手道："毋做此想。你当走兵家正道，不能入墨。墨家之路，终是偏锋。"

小道尽头，是一片苍翠松林，出了松林，是靠着塬根掩映在一片竹林中的小院落。青色的石墙爬满了已经枯黄的藤叶，在风雨冲刷中已经变白的两扇小门紧紧地关闭着，除了啁啾鸟鸣，没有白起所熟悉所期盼的那种家园热气，萧瑟幽静得令人心颤。

轻轻推开木门，从来都是整洁利落的庭院铺满了厚厚一层黄叶，那座再熟悉不过的茅亭下也生出了摇摇荒草。白起怔怔地站在院中，打量着面对的四间石板砌成的正屋与左手的厨屋，任枯黄的树叶在脚下飞舞盘旋。刹那之间，白起心头酸热，一股热泪夺眶而出，老师？老师还在么……突然，石板屋中传来一声沉重苍老的咳嗽。

"老师——"白起嘶声一喊，一个箭步冲进了石板屋。

"白起……是，是你么？"空旷的大屋中一如既往地简朴，一张木榻，一顶麻帐，一个嘶哑苍老的声音在帐中费力地喘息着。

“老师！”白起一把撩起麻帐，扑地跪倒在榻前失声痛哭，“白起来迟了。”

木榻上的老人枯瘦如柴白发如雪，在一床大被下单薄得看不出身形。老人打量着榻前这个黑丝斗篷顶盔贯甲的将军，眼中骤然闪出明亮的光彩：“白起啊，终是，成人了。”

“老师！”白起哽咽一声霍然站起，“我即刻背你下塬，去咸阳，请太医治病！”

“不用。我没病。”老人笑着摇摇手，神奇地坐了起来，“白起啊，到院子里坐坐，好多日子不见太阳了。”

“对！”白起高兴地笑着，“雾落了，太阳刚出来，正暖和。”便来搀扶老师。老人却一指墙角：“那支竹杖，我自己试试。”白起答应一声，连忙到墙角拿过那支看来很少使用的竹杖。老师接过竹杖，杖头一点，竟咬牙站了起来，颤巍巍走得两步笑了：“白起啊，行！走，太阳下说话。”

“是！”白起高兴地扶着老师一只胳膊，一步一步地来到庭院，坐到了再熟悉不过的茅亭下的石礅上。

“老师先坐下，我来收拾一番。”白起知道老师素爱整洁，如此荒芜的庭院，老师心中一定不是滋味。他说着话三两下脱下斗篷甲胄，只穿一身衬甲短布衣，利落地拿起廊下那把山野扫帚菜晒干捆成的扫帚，刷刷扫了起来。老师看着白起，脸上溢满了笑意：“荆梅这孩子，回来也不沾家。白起啊，你说她做甚去了？”

“老师，小妹回来了？”白起惊讶地停下了手中的扫帚。

“三日前回来，看了我一眼，叫我等她，不见了。”

白起思忖片刻眼睛一亮：“老师，小妹肯定是进太一山采药去了。

山里多险，我去找她！”撂下扫帚拿起衣甲长剑正要出门，骤然愣怔地站住了。小院门口，正站着一个热汗津津的少女，一身蓝中见黑的布衣，头上一方白丝巾包着乌黑的秀发，修长的身材几乎与小门等高，背上一个竹背篓，手上一柄细长的药锄，丰满的胸脯正在剧烈地起伏，本来就是热汗津津的脸庞黝黑中透着红亮。白起怔怔地打量着少女，少女的大眼睛也扑闪扑闪地扫着白起。

“你？荆梅小妹？”

“大哥——”少女哭着笑着一声大叫，猛然扑过来紧紧抱住了白起。

“呀！小妹与我一般高了。”白起红着脸对老师笑着。

老师乐呵呵笑道：“生得瓜实，只长个子，没长心眼。”

“快！坐着歇息。”白起连忙摘下荆梅的背篓拿过药锄，“我去打水来。”

“不用。”荆梅一把将白起摁在亭外石礅上，“你只坐下与老爹说话，水呀饭呀有我！”说着一阵风似的飘进厨屋，提来三个陶罐：“凉茶，我走时煮好的。”说罢径自端起一罐咕咚咚喝了个一干二净，刚放下陶罐，白起恰端着另一罐等在她手边。荆梅一笑，也不说话，端起陶罐又是咕咚咚喝了个一干二净。白起眼睛一亮，快步走到廊下拿过褡裢打开：“来，酱牛肉，春面饼，先咥几个垫补垫补。”“好香也！”荆梅粲然一笑，毫不推辞，左手拿肉右手拿饼大咥起来，不消片刻，将三个春面饼三块酱牛肉扫了个干净。

白起看得心中直发酸，他久在军中当然清楚，没有三日以上的空腹劳作或驰驱奔波，决然生不出此等饥渴。老师晚年有疾，自己不能

尽心侍奉，又累得小妹如此辛苦，于心何忍？老师一边笑了：“口不藏心，能睡能咥，荆梅只差不是男儿身了。”荆梅咯咯笑着向白起一瞥：“偏是你儿子好，整日多嫌我了？”老人与白起不禁哈哈大笑。

荆梅拿来背篓道：“大哥你看，我采了甚宝贝回来？”说着从背篓中小心翼翼地捧出了一个圆乎乎还沾着泥土的带壳硬物。“茯苓！”白起惊喜地叫了一声，“哪里挖的？”

“太一山玉冠峰下，那棵老松呀，粗得十几个人也未必合抱！”

荆梅笑得嘴都合不拢，努出一副老成声音比划着，“我这药方啊，要有一枚茯苓入药，上上之效也。先生说的了！”

看荆梅高兴的模样，白起与老师都开心地笑了。茯苓，医家们说温补安神益脾去湿，老病尤宜。药农、阴阳家与方士，无不将茯苓看做神物一般。说松柏脂油入地千年，才能化为茯苓，茯苓千年化为琥珀。琥珀为丹药神品，茯苓为草药神品，人服可以去百病而延年益寿。如老师此等老疾杂症，茯苓不啻为救补奇药，白起荆梅如何不精神大振？素来不苟言笑的白起连连笑道：“如何煎法？我来煎药，小妹下厨！”荆梅笑着摇手：“你坐了，莫添乱。先生说，等茯苓干得几日，他来切分配药，这几日留得有药，忙个甚？”白起道：“何方先生？倒是上心。我还说从咸阳请太医来着。”荆梅扑闪着大眼睛道：“这事倒有些蹊跷。自你走后，老爹便南下楚国云游去了。我在太一山，腹朜大师忽然告诉我说，老爹回来了，教我回家探望。我一回来，便遇着郿县令领来的先生，一个白发苍苍的老人，开了药方我便进山找茯苓去了。你说，这郿县令如何知道老爹病了？是你的关照么？”

白起思忖着摇摇头：“可能是太后，也可能是丞相，一下说不清楚。”

老师笑道：“还不清楚？这是将将之法，也是君臣之情也。”说着喟然一叹，“当年吴起爱兵如子，士兵负伤，亲自为伤兵吮吸脓血。

伤兵老母看得哭了，说爱我子者上将军，杀我子者，亦上将军也。邻人不解，老妇哭着说，我子伤愈，必为吴起拼死战场，岂非杀我子也？君道爱将，岂有他哉！”

“老师说得是。”白起慨然一叹，“为国效命，将士天职。太后、秦王与丞相，难得的爱将爱兵，秦军士气，前所未有的旺盛。”说着将大宴之上宣太后亲许将士“每人有妻室”的情形说了一遍。老师由衷地点头赞叹：“一个太后，有此智计情怀，千古之下，难有比肩者也！”荆梅笑道：“难得老爹！从来没有夸赞过女子呢。”白起不禁乐得哈哈大笑。老人也笑了：“君心王道，与男女何涉？”荆梅笑道：“我倒是觉着，白起大哥命好，遇上个明主了。”老人一叹：“君心无常。这个难说了。”白起道：“老师放心，白起但以国事为重，不用揣摩君心投其所好。”老人笃地一点竹杖：“这便好。大才名士，都是这般立身。”荆梅插进来笑道：“哟，太阳都偏了，你俩爷子说话，我去厨下了。县府送来的肉菜面，一大堆呢。”说罢转身去了。

晚霞将落时分，荆梅将整治好的饭菜一样样端了出来，几个大陶盆摆满了石案：一大盆羊腿拆骨肉，一大盆豆饭藿羹，一大盆秋葵蒸饼，一大盆卵蒜拌苦菜，一大盆粟米饭团，盆盆堆尖，白生生绿莹莹黄灿灿热腾腾香喷喷满满摆了一大案，都是老秦人最上口的家常饭食。羊腿拆骨肉不消说了，加生姜、山葱炖得七八成熟，剥离骨头还带着些许血丝，旁边放一盘盐末儿用来蘸肉，是秦人名扬天下的主菜之一。豆饭藿羹，则是在豆瓣粥中加入豆苗嫩叶（藿菜）混煮成碧绿的豆瓣粥。秦人长期有半农半牧传统，素喜干食，大凡干肉干饼之类皆是其主食。这种菜饭混煮成汤糊的吃法，本是韩国山民的家常习俗。张仪曾对韩惠王说：“韩地险恶，民多山居，五谷所生，非麦而(注)豆。民之所食，大抵豆饭藿羹。一岁不收，民不厌糟糠。”后来，

这种吃法也传入了秦国山野，常有山民将嫩豆苗摘下阴干，专门在秋收之后做豆饭藿羹。于是，这豆饭藿羹也成了秦国山野庶民冬春两季最家常的碗中物事。那秋葵蒸饼，是将落霜后摘下的葵叶撕碎，连同菜汁一起和入舂好的豆面或麦子面，成糊状摊入竹笼蒸出，鲜绿劲软，上口之极。秋葵蒸饼之要，在于所采葵叶须在落霜落露之后。时人谚云："触露不掐葵，日中不剪韭。"便是说不能在霜雾露水之时采摘秋葵。荆梅午后在园中掐葵，自是正当其所了。那粟米饭团，是将粟（谷子）舂光成黄米（小米），蒸成的黄米饭团，金光灿灿米香四溢。苦菜却是田中的一种肥厚野草嫩苗，清苦鲜嫩，开水中一焯，加小蒜山醋拌之，便是爽口凉菜一味。

白起惊喜地打量着一个个堆尖的大盆，乐得直笑："嘿嘿嘿，家常饭，美！军营里可是没这份口福。"荆梅又提来两个酒坛子往石案旁一蹾："太白老酒，尽你喝！"老师笑道："荆梅这是秦墨治厨，一做便是大盆大碗。白起啊，都是你昔日所爱，放开咥。"白起说声那是，便要下箸。荆梅拦住笑道："老是急着咥！来，先干一碗洗尘了！"

白起恍然，啪地打了一下自己的头："磁锤！我先敬老师，老师不能饮酒，我干了！"咕咚咚饮干一笑，"再敬小妹，来！"荆梅抱着酒坛一边斟酒一边笑道："谁个要你敬了？也没个说辞，只管猛喝，磁锤！来，为将军大哥洗尘，干了！"白起笑道："小妹墨家没白进，长文墨了，好！"陶碗当地一碰，两人同时咕咚咚饮了一大碗。老师笑道："白起三碗便醉的，行了。"荆梅笑道："忒煞怪也，吃饭像头老虎，饮酒却是羊羔子，如何做大将军了？"老师这次却没有笑，叩着石案道："你懂个甚来？这便是白起为将的天生秉性：任何时候都清醒过人。一日三醉，还能打仗么？"荆梅咯咯笑道："谁要一日三醉了？他分明是喝得太少了嘛。"白起搓着手嘿嘿嘿乐了："老师却是谬奖了。平日我是不敢喝，抠着自己。今日高兴，喝个痛快。""好！"荆梅大是高兴，利落斟满一碗，"就是这两坛，干完为止，老爹还要与你说

话。”白起慨然笑道：“饮酒不能说话，算个甚来？只可惜老师不能饮酒了。老师，白起替你老人家干了。”

明月初升，小庭院洒满了月光。两个后生喝得痛快，老人看得泪光闪烁，比自己饮酒还要陶醉。荆梅只是不停地斟酒，两坛太白老酒倒是十有八九被白起一碗碗干了，不消半个时辰，两个五斤装的大酒坛空空如也。白起面不改色，兀自兴犹未尽：“还有么？再来！”荆梅咯咯笑道：“磁锤！喝开了刹不住车，没了，咥饭。”

“好！咥饭。”白起像个听话的孩童，酒碗一撂，拉过那盆羊腿拆骨肉大咥起来，然后再是秋葵蒸饼，再是粟米饭团，片刻之间将三大盆最结实的主食一扫而光，衣袖一抹嘴笑道：“咥好了，样样给劲！”荆梅一直看着白起猛吃，指着石案咯咯笑道：“磁锤，星点儿没变。不吃菜，就咥肉。”白起认真道：“你不说我是老虎，只咥肉不吃草么？”荆梅笑得直打跌：“哟！亏你个磁锤当了兵，留在家谁养活得起了？”白起嘿嘿笑道：“鸡往后刨，猪往前拱，大肚汉有军粮，各有各的活法嘛。”这一下连老师也是哈哈大笑：“说得好！天下之大，原是各有各的活法了。”

酒饭一毕，已是山月当空，秋风有些寒凉。白起对正在收拾石案的荆梅低声道：“我来收拾，你先给老师取件棉袍来。”荆梅一怔，看着白起的一双大眼骤然溢满了泪水，不待白起察觉，只一点头匆匆去了。片刻收拾完毕，白起在庭院中铺好两张草席，将石礅搬到草席上，看看屋中没有绵垫，便将自己的斗篷折叠起来在石礅上垫了，才将老师扶到草席石礅上坐下。此时荆梅也正好将煮茶的诸般物事搬了出来，片刻木炭火点起，茶香在院中弥漫开来。

“白起啊，说说，这些年你这仗都是如何打的？”老师终于开始了。

白起红着脸道：“我早有念头，想请老师指点，只是战绩太小，没脸来见老师。不想，老师一病如此。”低头抹了抹眼泪，振作精神，将这些年打过的仗一一说了一遍。

“不错！能打大仗了，终是出息了。”老师轻轻叹息了一声，“你在太一山十年，老师只教你练了体魄武功，还有胆魄心志，并没有教给你兵法战阵之学，这次打大仗，心中有无吃力了？”

“有过。”白起坦诚地看着老师，“若是那个齐王田地不偷吞宋国，孟尝君的三十万大军不夤夜撤走，我当真不知能否包得住六十多万大军。或者，山甲那两万步兵挡不住春申君的十几万联军，武关失守，我也真不敢想会是何等结局。”

“但凡打仗，总有几分把持不定的风险，这叫做无险不成兵。”老师笑了笑，“然则，你在事后能做如此想，将这两处要害看做武运，而没有看做自己本事，这便是悟性，便是长进之根基。须知，兵家之大忌，在于心盲。心盲者，将心狂妄而致昏昧不明也。此等人纵然胜得几次，终是要跌大跤。”

白起肃然伏地一叩：“老师教诲，起终生不敢忘记。”

老师招招手：“荆梅啊，去将那个铁箱给我搬来。”荆梅“唉”地答应一声，快步进屋搬来了一口三尺见方的小铁箱。老师竹杖点点铁箱道：“打开，给你的。”白起道一声是，见铁箱虽未上锁，却是没有箱盖缝隙仿佛浑然一体一般，便知这是那种内缝相扣的暗扣箱，极需手劲方能打开。白起两掌压住箱盖两边，静静神猛力一压一放，铁箱盖“嘭”地弹开了。老师笑道：“这只墨家暗箱，没有五百斤猛击之力，却是开不得。你只压不击，连环收发，力道大有长进了。”白起笑道：“咥了几百石军粮，还不长点儿力道？”旁边荆梅笑道：“长几斤力气便吹，不羞！”白起只是嘿嘿嘿笑个不停。老人道：“别闲话，将里边物事拿出来。”

白起一伸手，竟是一箱竹简，一捆捆搬出来，月光下封套大字看得分明：《孙子兵法》、《孙膑兵法》、《吴子兵法》三部，一十六卷！

“白起啊，这三部兵法，兵家至宝也。”老师长长地喘息了一声，缓慢地说着，“古往今来，兵书不少，然对当世步骑阵战做精心揣摩者，唯此三部。《孙子兵法》虽是春秋之作，却是兵家总要，有了实战阅历而读《孙子兵法》，方可咀透其精华，使你更上层楼。《孙膑兵法》与《吴子兵法》，是切实论战。孙膑侧重兵家谋略。吴起侧重训练精锐。孙膑飘逸轻灵，用兵神妙，每每以少胜多，以弱胜强。吴起则厚实凝重，步步为营，无坚不摧，一生与诸侯大战七十二场，无一败绩。此三家兵法，你若能咬碎嚼透而化于心神，大出天下之日，将不期而至也。”

荆梅笑道：“既是这样，老爹何不早早送给大哥？真是。”

“你懂个甚来？”老人悠然一笑，“孔夫子说，因材施教。白起天性好兵，说是兵痴也不为过。若先有兵书成见，则无实战好学之心，反倒是兵书成了牢笼。再者，发于卒伍之时，兵书大体也用不上。可是？”

白起顿时恍然，想起当日出山时老师嘱咐：“定要从卒长一级级做起，毋得贪功贪爵。”深意原是在此，不禁高声赞叹一句：“老师大是！”

“白起啊，兵学渊深如海，实战更是瞬息万变哪！”老师喟然一叹，“你有兵家禀赋，然则，天赋之才须得以学问养之，可成大家。学不足以养才，你也就就此止步了。”

白起性本厚重，听老师说得肃然，不禁咚地叩头：“白起记下了。”

旁边荆梅笑了："老爹今日才想起教弟子了。我倒是听人说，白起打仗又狠又刁，不杀光对方不罢手。"

白起昂昂一声："浴血打仗，谁个不狠？都学宋襄公，打个甚仗？"

"为将者，有道也。"老人悠然一叹，"道之所至，天意了。白起也没错，都学宋襄公，何如不打仗？白起啊，你只记住：战不杀降，便不失将道之本了。"

"是！"白起慨然应声，"白起谨记：战不杀降！"明月西沉，霜雾从渭水斜水的河谷里渐渐地弥漫了山塬，山风中的寒凉之气也渐渐地重了。白起背起老师，荆梅收拾了铁箱草席与茶

水，三人转挪到屋中，又开始了绵绵的家常话，眼看着霜重雾浓，眼看着红日高升，老人静静地闭上了眼睛。

"大——"荆梅嘶哑的喊声划破了五丈塬的清晨霜雾。

白起默默地站了起来，对老师深深一躬，良久抽搐，骤然放声痛哭了。正在白起与荆梅伤痛不知所措之际，遥闻火霹雳一声嘶鸣，白荆古道上马蹄急骤！

---

1. 渑池，春秋时郑地，战国时韩国要塞，因其城堡在渑池（湖泊）岸边，故名。在今河南省渑池县西。
2. 孟西白，秦穆公时三位大将孟明视、西乞术、白乙丙的后裔家族，详见本书第一部《黑色裂变》。
3. 行仪，燕国军职，掌军中谋议，类似于中原各国的中军司马。
4. 御史，战国时齐国王室执掌国君事务的大臣，相当于秦国长史。

5. 桃林高地，即今日潼关山塬，夸父山为其中一山，相传夸父逐日至此渴死，手杖化做桃林而得名。
6. 陕原，今河南陕县地带山塬，战国称为“陕陌”，也是秦国与中原的传统分界之一。
7. 松阳山，洛水西部山地，为松阳溪源头，在战国宜阳之西。
8. 臼口，武关东南一百余里的丹水沿岸山口。
9. 阴符，古代以竹板刻特殊线条或形状不同的竹板传递军事秘密讯号，唯两端知晓寓意，是称。
10. 均水，发源于峭山，从北南流，在南阳山地入丹水，两水交汇的三角地带正在武关东南。
11. 县，战国秦县，大体是今日关中武功县地区。
12. 太一山，陕西太白山的古称。
13. 磁锤，秦地古方言，今偶有流传，意为憨笨老实。
14. 见《战国策·韩策·张仪为秦连横说韩王》。

第五章　冬战河内

一　流言竟成奇谋　齐国侥幸脱险

紧急召回白起，是魏冄的主张。他只有一句话："要打仗，就得白起回来！"

河外之战，将山东六国打成了一锅粥，仇恨交错，恩怨丛生，相互间顿时火暴起来。兵败次日，魏赵韩三国立即发难，派出特使飞赴临淄质问齐湣王："齐国弃合纵大义于不顾，独吞宋国，私撤大军，导致三国二十四万兵马全军覆没，是否公然与我三晋为敌？"汹汹之势，俨然三晋合纵清算齐国。齐湣王嘿嘿冷笑道："我取宋国之时，合纵大军已经兵败。我不问三晋冒进丧师，以致拖累我军之罪，尔等竟敢先自发难，当真是岂有此理！"那魏国特使是死里逃生的新垣衍，听得齐湣王狡辩之辞，气得浑身哆嗦，声嘶力竭喊道："孟尝君！你身为联军主宰，你说，齐军何时撤走？我军何时被灭？说！"孟尝君铁青着脸冷冷道："事已至此，说有何益？你等只说，三晋究竟要如何了结？"新垣衍怒声吼道："吐出宋国，四家平分！否则，三晋便是齐国死敌！"赵韩两使一齐高声道："正是如此，不分宋国，三晋不容！"齐湣王拍案大怒："甲士何在？将三个狂徒乱矛打出去！"殿前甲士轰然一声，拥上来倒过长矛木杆一通乱打，三个堂堂国使竟被打得嗷嗷大叫着抱头逃窜，齐湣王哈哈大笑："回去说：本王在战场等着三晋了。"

三晋特使刚走，楚国特使逢候丑风风火火地赶来了。这逢候丑本是春申君副将，拼死力战，方与春申君带着两万残兵逃回了郢都。春申君本来就招世族大臣嫉恨，立即被罢职关押。怒气冲冲的楚怀王与

新贵靳尚及一班世族老臣一聚头，众口一词地要找齐国清算这笔窝囊账。逢候丑与靳尚多有交谊，又对齐国一腔怨愤，自告奋勇做了特使。他进了临淄王宫，铁青着脸递上国书，一句话不说。

齐湣王冷笑着将国书一撇："本王懒得看，有话便说。"

"齐国损盟肥己，欺人太甚！"逢候丑硬邦邦一句。

齐湣王喉头发出粗重的咝咝喘息："便是欺人太甚，楚国却待如何？"

"楚齐分宋，万事皆休，否则，大楚国立即发兵北上！"

"哗啷"一声大响，齐湣王一脚踹翻了王案，暴跳如雷地冲到逢候丑面前，那长着黑乎乎长毛的大拳头几乎便在逢候丑鼻子下挥舞："逢候丑！回去对芈槐肥子说：本王大军六十万，专取他狗头！记住了！打出去——"

又是一阵乱矛做棍，逢候丑嗷嗷大叫着逃了出去。

旬日之后，快马急报：三晋与楚国联军四十万，要与齐国开战！

孟尝君急了，连忙找苏代商议。苏代一腔悲凉道："孟尝君啊，莫非你还觉察不出么？齐王已经不需要策士了，也不想斡旋邦交了。

他，要一口鲸吞天下了！"说着一声长长地叹息，"看来，甘茂是对的。田兄，你我只怕都要学学甘茂了，死在此等君王手里，实在是不值得也。"孟尝君思忖片刻，淡淡地笑了："人说危邦不居。苏兄要走，我自不拦。然则，田文根基在齐，不能撒手。成败荣辱，计较不得了。"说罢一拱手，头也不回地去了。

径直进宫，孟尝君破天荒地对齐湣王沉着脸道："我王恕田文直言：齐国已成千夫所指，实在是覆巢之危！眼下是四国攻齐，来年可能是六国攻齐。齐国纵有六十万大军，何当天下连绵大战？又能支撑几时？以田文之见：我王当立即改弦更张，化解兵戈。"

"改弦更张？"齐湣王嗞嗞冷笑着，"倒是有主意，本王听听。"

"与山东五国共分宋国，王书悔过，重立齐国盟主威望。"

齐湣王眼中骤然闪过凌厉的杀气，又骤然化为一丝微笑道："你是说，将宋国六百里共分？还要本王向五国悔过？"

"唯其如此，可救齐国。"

"你倒是说说，本王过在何处？"

孟尝君根本不看齐湣王脸色，径直痛切答道："其一，借合纵大军挡住秦国，而我王借机突袭灭宋，有失大道。其二，秦国本已与宋国结盟，且驻军陶邑。然则白起在我王攻宋之时，却突然撤离秦军，教我王得手。此中险恶用心不言自明，秦国就是要我王独吞宋国，而与山东老盟结仇。我王果然中计，被秦国陷于背弃盟邦之不义陷阱，竟至孤立于中原，招来灭国之危。时至今日，亲者痛仇者快，我王过失，已是无可遮掩。若能分宋悔过，痛斥秦国险恶，便可彰齐国诚信，可显我王知错必改之大义高风，更可重树齐国盟主大旗。"

齐湣王极是自负，素来有与臣下较智的癖好，寻常总喜欢对臣子突兀提出极为刁钻古怪的难题来"考校"奏事臣子的学问，臣子但有不知，立显尴尬。有一次与稷下学宫的名士们谈论《周易》卦辞，齐湣王突兀发问："人云：龙生九子，这九子都是甚个名字？"一班稷下名士你看我我看你，张口结舌。时间一长，齐王"天赋高才"的美名遍于朝野，久而久之，连齐湣王自己也信以为真了。

今日，齐湣王第一次被孟尝君直面责难，心中早已经不是滋味，却硬是要更高一筹，压住火气冷冷一笑：“孟尝君指斥本王两错，本王却以为是两功。其一，天下战国，弱肉强食，谁不欲灭宋？齐国取之，乃是天意，正合大道！其二，联军攻秦，将帅无能，眼看战败之时，我方兴兵，却与借机偷袭何干？其三，秦军畏惧避战，不敢与本王精锐对阵，方撤离宋国自保。有甚大谋深意可言？其四，五国要来分宋，本是强词夺理妒火中烧！孟尝君不思抗御外侮，却与敌国同声相应。做丞相者，岂有此理！”

孟尝君听完这一大篇缠夹不清的王言，心中顿时冰凉，铁青脸色道：“田文丞相不足道，邦国社稷之安危，才是头等大事。”

“邦国社稷之安危？”齐湣王脸上一抽搐，突兀暴怒吼叫，“教他们来，本王正要马踏六国，一统天下！”

孟尝君顿时恍然，不禁倒吸了一口凉气，也彻底冷静了下来，一拱手道：“齐王做如此想，田文不堪大任，敢请辞去丞相之职。”

“嘿嘿，孟尝君果然豪侠胆气。”齐湣王顿时浮现出一丝狞厉的笑，“来人，立即下书：革去田文丞相之职，不得与闻国政，刻日离开临淄！”

孟尝君淡淡一笑：“田文告辞，齐王好自为之。”一拱手头也不回地去了。

齐湣王气得暴跳如雷，兀自对着孟尝君背影大吼：“田文，待本王灭了六国，在庆典杀你！”此时正逢御史从与大殿相连的官署快步走来，齐湣王迎面一声高喝：“御史！立即宣召上将军田轸。”御史显然是想向国君禀报急务，却硬是被面目狰狞的齐湣王吓得一迭连声地答应着去了。

片刻之后，田轸大步匆匆地来了。齐湣王不待田轸行礼参见，大袖一挥急迫开口：“立即下书国中：再次征发二十万丁壮，一个月内成军！再加田税两成、市易税五成，明日开始征收。”

田轸大是惊讶，且不说这王令已经使他心惊肉跳，更令他不可思议的是，此等军政国务历来都是丞相府办理，如何今日却要他这个只管打仗的上将军来办？本想劝谏一番，但一看齐湣王的气色，田轸只一拱手：“是！臣这便去知会丞相府。”齐湣王冷冷道：“不用了，丞相已经被本王罢黜。”田轸顿时愕然，钉在当场不知所措了。齐湣王突然盯住了田轸，阴声冷笑道：“如何？莫非上将军心有旁骛？”田轸素来畏惧这个无常君主，一听他那咝咝喘息，大觉惊悚，连忙深深一躬：“田轸不敢。”齐湣王嘴角抽搐，突兀声色俱厉：“误我一统霸业，九族无赦！”

“谨遵王命！”田轸突然振作，一声答应，赳赳去了。

回到上将军府，田轸教一班司马与文吏立即出令：临淄大市自明日起增税五成。又派出一队快马斥候改做王命特使，飞赴三十余县、七十余城宣布王命：着即按照数目征发丁壮、增收田税。上将军府顿时紧张忙碌起来，车马吏员川流不息，一时门庭若市。田轸却将自己关在书房，任谁也不见。暮色时分，一辆四面垂帘的辎车出了上将军府的后门，一路只走僻静无人的小街，曲曲折折向丞相府飞驰而来。

孟尝君踽踽回到府中，立即吩咐掌书归总典籍交割政务，自己驾着一叶小舟在后园湖中漂荡。及至夕阳西下，孟尝君才猛然想起一件大事，连忙弃舟上岸，恰遇冯对面匆匆走来，一声急迫吩咐道：“立即到门客院，我有大事要说。”

“主君不用去了。”冯低声道，“门客们十有八九都走了。”

“如何如何？”孟尝君大是惊愕，“三千门客，十有八九都走了？”

“还留下二十多个，都是被仇家追杀的大盗，无处可去。”

孟尝君一时愣怔，突然哈哈大笑不止。那笑声，比哭声还悲凉。

冯低声道：“主君须善自珍重，毋得悲伤。请借高车一辆，冯试为君一谋，复相位增封地亦未可知。”

“要走便走，何须借口！”孟尝君勃然大怒，却又骤然大笑，“上天罚我滥交，田文何须怨天尤人。”转身大喝一声，“家老，高车骏马，黄金百镒，送冯出门。”

“谢过主君。”冯深深一躬，头也不回地去了。

孟尝君站在湖边发呆，一颗心秋日湖水般冰凉空旷。自从承袭家族嫡系，多少年来，孟尝君府邸都是门庭若市声威赫赫，那三千门客令天下权臣垂涎，也更是他田文的骄傲——孟尝君待士诚信，得门客三千，生死追随。不想一朝罢相，却恰恰是这信誓旦旦的三千门客走得最快，半日之间，门客院空空如也！连以忠诚能事而在诸侯之间颇有声望的冯也走了，人心之险恶叵测，世态之炎凉无情，竟至于斯。

“禀报家主：上将军来见。”那个被冯取代而休闲多年的家老，此刻正小心翼翼地匆匆碎步走了过来。

孟尝君恍然：“田轸？教他到这里来。”喟然一叹，坐到湖边石亭下。

“家叔，如何一人在此？”身着布衣大袍的田轸大步走来，看着神情落寞的孟尝君，茫然不知所措了。

“别管我。有事你便说。”对这个平庸的族侄，孟尝君从来都没放在心上。

“我看大事不好。”田轸神色紧张，坐在对面石礅上一口气说了今日进宫的经过以及自己的虚应故事，末了道，“事已至此，我该如何应对？家叔准备如何处置？真要与列国开打，我却是如何打法？他罢黜了家叔丞相，国事谁来坐镇？噢对了，这个齐王，他如何要罢黜家叔了？”一番话语无伦次，显然是慌乱了。

孟尝君冷笑道：“你是上将军，自己打算如何，老是盯着我何用？”田轸虽然一脸难堪，却被孟尝君呵斥惯了，只局促地红着脸道：“我自寻思，只有称病辞朝了。再征发二十万新军，仓促上阵，何有战力可言？仗打败了，还不得先杀我？”

“还算你明白。”孟尝君长叹一声，“只是不能太急。我离开临淄后，你须得先举荐一个深得齐王信任的将军，而后再相机行事。做得急了，只怕更有杀身之祸。记住了？”

“是！”一有主意，田轸清楚起来，压低声音道，“家叔何不与上卿商议一番？看有无扭转乾坤之法？”

“上卿？”孟尝君冷笑，“只怕此公已经上路了。”

“如何？上卿也走了？”田轸瞠目结舌，在他的心目中，苏代与孟尝君从来都是共进退的，如何能说走便走？

“你是王族，根基在齐。你都要走，何况一个身在他国的纵横策士？”孟尝君又是一声长叹，“人同此心，心同此理。只怕齐国要一朝覆亡也！”

突然，湖边竹林里一阵长笑，一人高声道：“谁个如此沮丧了？”“鲁仲连？”孟尝君又惊又喜，大步出亭高声道，“来得好！仲连不愧国士无双也！”

月色之下，一人斗篷飞动长剑在手从竹林中飘然走来：“孟尝君别来无恙？”孟尝君笑道：“别客套！来，坐了说话。”说着上前拉住鲁仲连进了石亭，“这是上将军田轸。这位是名士鲁仲连。二位认识一番。”鲁仲连与田轸相互一拱，算是见过，在石礅上坐了下来。孟尝君这后园湖畔本是经常的会见宾客处，竹林边有一个小庭院长住着几个仆人与侍女，但逢客来，只要孟尝君一声呼唤，便即出来侍候，或茶或酒都是就近取来，极是方便。此时孟尝君只啪啪两掌，两名侍女飘然走来，在石亭廊柱下摆置好了煮茶器具。

“无须客套。”鲁仲连一摆手，“两件事一说，我便要走。”

“何须如此匆忙？”孟尝君正在烦闷彷徨之时，正要一吐心曲并听鲁仲连谋划，听得鲁仲连如此急迫，不禁有些失望。虽则如此，孟尝君也知道鲁仲连不是虚与周旋之人，摆摆手让侍女撤走了茶具，一拱手道：“有何见教？说。”

“第一宗，四国攻齐一事，行将瓦解。一时之间，孟尝君不必担心。”

“此事当真？”田轸不禁惊讶得脱口而出，“今日午时，斥候还报来四国结兵消息！”

“少安毋躁！”孟尝君呵斥田轸一句，却也惊讶困惑，“如此突兀，何故？”

“也许，只能说是天意了。”鲁仲连一声叹息，说出了一段令人瞠目结舌的故事：

联军大败于河外，赵国最是愤愤不平。武灵王赵雍力行胡服骑射富国强兵已经有年，派出的这八万新军精兵，是第一次试手。虑及联军以齐国三十万大军为主力，更有孟尝君春申君主宰，赵武灵王便

说："龙多主旱。派一员战将便是。"主持军政的肥义也认为有理，没有派出名将廉颇，也没有召回在阴山巡视的平原君赵胜，而派了新军将领司马尚领军。司马尚也是赵国的一名悍将，只要主帅调遣得当，冲锋陷阵历来都是无坚不摧。与此同时，赵武灵王已经部署好了两路大军：一路攻占离石要塞，抢占秦国河西高原；一路趁机吞灭中山国。只要河外大战一得手，赵国立即两面开打，在中原大展雄风。不成想河外大战如此惨败，赵魏韩三军全军覆灭，不啻给了雄心勃勃的赵国当头一棒。

此时，齐国趁机灭宋与齐军在三晋大战秦军时悄然撤出的消息传来，赵武灵王勃然大怒，立时派出飞车特使联络魏韩楚三国，要与齐国大打一场。四国特使赴齐的同时，四国之间事实上已经议定了出兵盟约。这次是以赵国二十万大军为主，赵武灵王亲自统帅。

恰恰此时，四国都城流言蜂起，四国商人也纷纷从临淄送回了种种义报：齐国新征大军二十万，国人赋税猛增五成，合成八十万大军，要一战荡平中原。

消息传开，韩国第一个心虚了。襄王韩仓与大臣们反复计议，都以为但与齐国开战，必是旷日持久的天下大鏖兵，支撑不住的只能是地不过千里、人众不过六七百万的韩国，与其如此，何如早退？然则赵国锐气正盛，魏楚两大国也是气势汹汹，须得巧妙斡旋不着痕迹地置身事外，方是万全之策。密商一番，韩襄王派出了大夫聂伯为特使出使赵国。

聂伯到了邯郸，对赵武灵王说："韩国原本只有不到二十万兵马，河外一战，八万无存，如今仅余十万左右，除却地方要塞之守军，能开出者不足六万。相比于赵国雄师，实在是杯水车薪也。况韩国多山，素来穷弱，仓廪空虚，实在无能为力。"

赵武灵王冷笑道："早几日如何不穷不弱？你只说，要待如何，韩国才出兵？"

"我王之意：若得出兵助战，三大国须得预付韩国三年军粮，共三百万斛。"

"啪"的一声，赵武灵王拍案而起："厚颜无耻！韩国与三国同仇共恨，自个雪耻，却谁家助战？赵国一年军粮才五十万斛，你便要一百万斛？有三百万斛军粮，韩国富得流油，再躲在山上看热闹么？韩仓无耻，将这使狗给我打出去！"

这个聂伯被打得遍体鳞伤，狼狈逃回新郑。一说缘由，韩襄王顿时恼羞成怒："好个赵雍，还没做霸主，便要恃强凌弱了？幸亏没跟你赵国。"立时找来几个心腹一阵密商，派出两路密使飞赴大梁、郢都。

韩国密使对楚怀王说："赵国已经与齐国订立了密约：齐分给赵三成宋国土地，再助赵独灭中山国，赵不与三国结盟攻齐。赵雍大肥，却要拉三国垫背，无非想成中原霸主而已。韩王不忍楚国一败再败，愿圣明楚王三思。"

韩国密使对魏襄王却是另说："赵国名为替三晋雪耻，实则要借机攻占魏国河内(注)三百里。赵雍之狡诈阴狠，比田地有过之而无不及，时念三晋旧恨。韩魏如何为他赵国流血？"

楚怀王与魏襄王都是素无主见，顿时大起疑心，立即派出特使飞车赵国，异口同声表示："齐赵之间，多有流言。若得楚魏加盟，赵国须得先行与齐国一战，以示诚信。"

赵武灵王顿时怒火中烧，一副连鬓络腮大胡须几乎立了起来：

"齐赵之间，有何流言？说！说不出来，赵雍剁下尔等狗头！"饶是他暴跳如雷，两国特使偏是死死沉默，一句话也不说。赵雍本是一

心要与齐国决一死战，一则为五国雪耻，二则想一扫赵国多年的颓势，如今眼见信誓旦旦的盟约竟在突然之间大翻转，气得脸色苍白浑身颤抖，要不是肥义一把抱住，几乎要一剑洞穿了两个特使。

特使逃跑了，盟约也眼看是瓦解了。赵国君臣倍感窝囊，都疑心是韩国作祟。赵雍派出得力斥候到三国密查真相。半月之间，斥候相继来报，祸首果然是韩国。这一下非但是赵雍怒不可遏，一班大臣也是义愤填膺，一口声吼叫着要惩罚韩国。赵雍二话不说，当殿便命平原君赵胜率领精兵十万，对韩国上党[注]发动猛攻。

……

田轸高兴得连连拍掌喊好。孟尝君却听得大皱眉头："匪夷所思也！这流言大是蹊跷，如何竟与齐国动静若何相符？又如何同时在四国传播了？"

鲁仲连笑而不答。孟尝君恍然大悟："噢——是你，鲁仲连流言用间？妙，大妙也！"鲁仲连摇头笑道："孟尝君既然猜中，我却不便贪功。此计，另有高人。"

"高人？齐国人？还是苏代？"孟尝君惊讶得眼睛都睁大了。

"田单。一介商贾，与我莫逆之交。"鲁仲连神秘地笑着。

"田单？莫非是王族末支？"田轸也兴致勃勃地插了一句。

鲁仲连淡淡一笑："朋友之交，何须考究出身？凡姓田者，都须是王族么？"

孟尝君瞪了田轸一眼，回头笑道："这通流言，看似简单，实则却是神出鬼没，此人智计，莫测高深。"鲁仲连笑道："田单久在中原经商，大市均有货栈店铺。河外兵败，我料到齐国将有大劫。恰在邯郸

遇到田单，我说了一番情势，他便想出了这个对策。原本只是想缓冲一番，给齐国缓出一段时日，好让庶民百姓逃难。不想一石激起千层浪，四国合纵一朝崩溃，岂非天意也！”

“说到底，还是四国各怀异心。”孟尝君叹息一声，“多少年来，哪次合纵不是如此？但有风吹草动，便作鸟兽散，怨得谁来？”

鲁仲连也是一叹：“强大时谁都想做霸主，危难时谁都想别个做牺牲。争夺是铁定不变，联合是瞬息万变。真正的合纵，永远不会有。”

“不说如此丧气话了。”孟尝君笑了，“第二宗如何？”

鲁仲连面色顿时肃然：“齐国真正的仇家醒来了。”

孟尝君目光一闪：“你是说燕国？”

“正是。”鲁仲连点点头，“乐毅在辽东练兵五年，已成精锐大军二十万。”

田轸急忙问道：“先生如何得知？我斥候营为何没有消息？”

鲁仲连淡淡一笑，没有接田轸话题，只对孟尝君道：“我总在疑心：齐王杀了燕国张魁，燕王反倒派使赔罪，如此忍辱，果真如此畏惧齐国么？与田单分手后，我去了燕国，又去了辽东，终究是揭开了这个谜。燕国正在磨刀霍霍，齐国真正的危难尚在后头。”

见鲁仲连说得凝重，孟尝君不禁笑道：“二十万大军何惧之有了？根本是有无明君在位，有无名将统兵。燕王原本平庸。这乐毅却是何人？值得仲连如此看重？”

“孟尝君差矣！”鲁仲连少见地断然一句，还连带着粗重喘息一声，“燕王姬平绝非平庸之辈，依我看，只怕比越王勾践还强得几分。

要说乐毅，更是天下少见的名将之才，其先祖是当初魏国名将乐羊。更有上卿剧辛主持国政，也是名士贤才。如此君臣十余年韬光养晦不露锋芒，孟尝君不觉得寒气森森？”

孟尝君毕竟不是颟顸之辈，听得鲁仲连一番见地，心中顿时沉甸甸的：“四国与齐国已经交恶，若有燕国死力合纵，齐国岂非大难临头？”

“这便是我今日所来本意。”鲁仲连点点头，“也是那位田单兄的主意。辽东之事，也是田单兄说给我的。”

“他却如何知晓？”孟尝君不禁大奇。

“简单得很。”鲁仲连笑了，“田单入辽东收购人参虎骨，进山误入秘密军营，差点儿回不来了。”

“果真如此，仲连以为该当如何？”孟尝君也顾不上细问田单了。

“齐国危难，内外俱生矣！”鲁仲连一声沉重叹息，“外事，我倒是与田单兄谋得一策。可这内事，孟尝君被罢相，如何着手？”

“内事须得如何？你先说说。”

鲁仲连掰着指头道：“其一，立即废止增加赋税的王令。其二，二十万新兵也最好不要征发。其三，派出特使与楚国修好。若能办到如此三项，大难可减一半。”

田轸不禁失笑道：“如此三项，有恁大威力了？”

鲁仲连正色道：“前两项为内乱之根。若不消除，大战一起，难保不生民乱。民乱但起，齐国何在？后一项为兵家退路。若无楚国，齐国断难长期支撑。”

孟尝君默然良久，摇头一叹：“难矣哉！此人疯劲十足，如何扭得回来？”突然眼睛一亮，拍掌笑了，“有了，左右我是闲居，去找一个人回来。”

鲁仲连笑道：“有办法便好。告辞。”

“留步留步！”孟尝君急道，“你去哪里？”

“秦国。”鲁仲连一笑，身影已在石亭之外，“再去楚国。”便不见了踪迹。

二　咸阳宫夤夜决策

匆匆赶赴秦国，鲁仲连要找已经离开临淄的冯。

冯在孟尝君府领得一辆六尺车盖的青铜轺车并黄金百镒，连夜出了临淄向西而来，昼夜兼程，不消三五日到了咸阳。对于秦国，冯并不熟悉，只识得一个当年出使临淄的樗里疾。寻思一番，冯还是觉得应该走樗里疾这条路子。樗里疾虽是闲居养息，毕竟资深望重还挂着个右丞相衔，更兼与孟尝君私交颇深，请他解困最是合适不过。思谋一定，冯不住秦国驿馆，而是在齐国商社下了榻。安顿妥当，冯一身布衣自驾高车，辚辚来到樗里疾府前。这便是冯的细心周到处，他要的是脱得官身国事之形迹，而只以布衣之士身份斡旋。战国之世，布衣名士的游说往往比特使之身更有效用，尤其是褒贬人事，布衣名士的说辞显然更见分量。

樗里疾的府门不同寻常，虽不是门庭若市，却也出入不断。冯看得片刻，竟没有见一个来人被门吏拦住，仿佛谁都可以通行无阻。看得饶有兴味，冯将轺车在车马场停好，径直走到门前一拱手：“在下临淄冯轼，请见老丞相。”说罢抬脚往里走去。

老门吏连忙拦住道：“先生莫忙，要见丞相不难，只是要老朽领你进去方可。”冯有意作色道：“如何别个长驱直入，我却要周折一番？”老门吏笑道：“那些人都是办琐碎的，比不得先生要见丞相。”冯笑道：“原不知情，却是错怪，相烦家老领我进去。”“那是该当。”老门吏说罢回头喊了一声，“今日见客止——”正中大门隆隆关闭了，只剩下南边一个偏门开着。见正门合拢，老门吏回身嘟哝了一句：“走了。”也不看冯径直前行去了，看似摇摇晃晃，实则快步如飞。

“家老且慢行。”冯紧走几步追上，“这袋老齐刀，家老拿着了。”说着将一个呛啷作响的牛皮钱袋塞到老门吏手中。冯久做孟尝君门客总管，一则是深知门槛精要；二则也是手面大；三则是见这老门吏委实厚道可亲，没有豪门欺客的恶习，诚心要给他一些好处。这“老齐刀”乃春秋老齐国铸造的青铜刀币，形制规整，铜料上佳，两百余年后被天下视做金币一般，却是非同小可。

“这是做甚？”干瘦黝黑的老门吏钉子一般站住了，“没这规矩！

拿回去。”说罢一伸手，那钱袋呛啷一声又回到了冯怀中。老门吏又是一句嘟哝：“走了。”又头也不回地兀自去了。

冯第一次入秦，瞬息之间感慨良多，不及细想，只快步匆匆地赶上了老门吏。片刻之间过了两进院落，来到了显然是公事书房的一座大屋前。老门吏也不说话，只对冯一摆手要他在廊下稍等，轻步走了进去。似乎只是一打转身，老门吏走了出来，还是只对冯一伸手做了个礼让，径自扬长去了。冯看了老门吏背影一眼，觉得这座府邸处处都透着一种莫名其妙，与其说是右丞相府邸，毋宁说是一座不伦不类还带有几分胡人野气的庄园，分明粗简实在，却弥漫着一种教人揣摩不透的诡秘。略一思忖，冯重重地咳嗽了一声，肃然一拱道：“临淄故人，求见老丞相——”

“笃笃！”两声闷响，随后是沙哑苍老的笑声，“吆喝甚？端直进来。”

冯只模糊听清了“进来”两个字，大步走了进去，只见满当当竹简的书架中埋着一颗白发苍苍的头颅，一拱手笑道：“倏忽二十年，樗里子别来无恙？”

白发苍苍的后脑勺忽然变成了一张黝黑紫红的脸膛：“嘿嘿，还编出个冯轼骗老夫，我就知道，十有八九啊，是你这弹铗要鱼吃的小子。”

“老丞相好记性，多劳上心。”冯知道樗里疾笑骂便是亲近的脾性，不禁大是轻松。樗里疾却笃笃点着竹杖走了过来：“来，这厢坐。

茶酒现成，你自随意。”冯坐在了与主案对面的长案前，却见这长案两边是左茶炉右酒桶，还弥漫着一股胡人帐篷的气息，不禁笑道：

“老丞相不忘根本，还日进马奶三升么？”“嘿嘿，”樗里疾笑了，“积习难改也。咸阳临水，太得潮湿，马奶酒驱寒去湿。尝尝，保你不腥不膻。”冯提起酒桶斟了一大碗咕咚咚饮下，酸涩辣一齐蹿上鼻腔，连打了几个喷嚏，顿时狼狈。樗里疾哈哈大笑：“齐人不行！要是赵胜那小子，这桶马奶酒啊，还不高兴得蹦起来？”冯拱手笑道：“原是我不善饮酒，要是孟尝君，只怕也是三两桶不够。”“嘿嘿，别提这小子！”樗里疾笃笃点着竹杖，“他的大散寒倒是管用，老夫总算能瘸着腿走路了，实想与他畅饮一回，哼哼，却只是见他不得，一个破丞相恁个忙？连出使都没了？啧啧啧！”

“老丞相，”冯叹息了一声，“孟尝君已经被罢黜了。”

“你说甚来？”樗里疾目光一闪笑了，“嘿嘿，这小子也有今日，活该也。”

冯知道樗里疾说的是反话，笑道：“若孟尝君来秦，老丞相可是高兴？”

“嘿嘿，倒也是。”樗里疾笃笃点着竹杖，“闲居无事，周游天下。你只回去对他说，来咸阳，老夫管他吃住，最好与老夫结伴，做一回西域游。”冯不禁哈哈大笑：“老丞相好主意！不过，我也有个谋划，或许更好。”

“嘿嘿，老夫就知道你还有谋划。说。”

“齐国之威望诚信，大半系于孟尝君一身。若孟尝君离齐去国，与国便会威望大增，诚信昭彰，而齐国则会威势大衰。目下，齐王昏聩褊狭，竟不容如此股肱良臣。秦国若能派特使隆重迎接孟尝君入秦任相，岂非弱齐而强秦，一石二鸟之妙策乎？”

樗里疾飞快地眨巴着细长的三角眼，没有接话，良久嘿嘿笑道：“谋划倒是不错，果然狡兔三窟之首创者也！只是，此事得秦王太后定夺，人情虽大，老夫却无法买了。”

“自是如此。”冯笑着，“老丞相执掌邦交，禀报上去名正言顺。”

“嘿嘿，你倒是精！”樗里疾又是笃笃一点手杖，“你等着，老夫试试。”

冯告辞走了。樗里疾没有立即进宫，在书房转悠了足足两个时辰，眼见红日西沉暮霭淹没了咸阳，才吩咐一声备车，坐着那辆特制的宽大篷车进了王宫。

宽大敞亮的书房里，已经亮起了一个巨大的燎炉，木炭火烧得红亮亮，因了高大宽敞而倍显寒凉潮湿的书房暖烘烘一片干爽。围着燎炉，宣太后秦昭王与魏冉白起正在议事，也是热辣辣一片火气。

六国战败而生出龃龉，原是秦国君臣意料中事，所期盼的也正是借着这种龃龉换来一段时日，扎实整肃一番内政，继续扩张实力。作为丞相，魏冄想做的，是在关中修一条大渠，引出泾水灌溉关中的那些白茫茫的盐碱滩。这本是秦孝公与商君的遗愿，秦惠王当政之年，被合纵连横搅得腾不出手来做这件大事，若能在他做丞相期间做成，对秦国无疑将是万世不朽的功业。作为新任国尉，白起想的是立即动手再编练二十万精锐新军，使秦军作战主力达到四十万大军，他便有足够的信心跃马中原，再也不必对合纵抗秦提心吊胆。宣太后倒是无甚宏图大略，只想平静无战事，她可以趁此机会到燕国去住上一两年，与乐毅多多盘桓。她忘不了那个睿智刚毅的将军。作为秦王，嬴稷只是渴望自己快点儿长到二十一岁加冠亲政，在此之前，最好天下无事。

可是，六国交恶的深彻猛烈，大大超出了所有人的预料。四国攻齐骤然成势，又骤然崩溃。紧接着是令人匪夷所思的赵国攻韩，又是齐国大扩军要荡平天下，燕国秘密练兵要向齐国复仇，接着又是春申君被罢黜、孟尝君被罢黜，等等，快马接连，消息频传，令人目不暇接。每一个消息，都强烈地冲击着秦国君臣，都迅速地改变着秦国朝野的评判走向。然则无论如何评判，所有人都不约而同地说着一句话："山东乱塌火了，秦国总不能干坐。"

魏冄第一个坐不住了，径直找到宣太后面前："六国交恶，天赐良机。臣请急召白起回咸阳，立即商议应对之策，绝不能坐失良机。"宣太后沉吟不定道："白起多年离家，刚刚回去便夺人之情，我是不忍心了。"魏冄昂昂高声道："白起国士良将，岂不知国事亲情孰轻孰重？太后不忍，我便去了。要打仗，没有白起不行。"说罢大步出宫，径直驾车直奔郿县。

到了五丈塬，恰恰遇上白起与荆梅安葬老师。看着那一座黄土坟茔与粗糙的石刻，魏冄热泪盈眶，立即拟了一件《请赐荆禺爵位

书》，以“先生育将，有大功于国”为名，请以军功爵封赏并厚葬隐逸名士荆禺。书简拟就，魏冄派郿县令飞马咸阳呈送宣太后。次日清晨，郿县令快马飞回，以王使之身宣读王书：敕封荆禺为少庶长爵位，以上大夫礼隆重安葬，由其女荆梅承袭爵位，着郿县令全权办理。白起原不知情，及至王书一下，连说不妥，说老师一生不求功名，如此做法有违老师心愿。荆梅更是噘着嘴巴不高兴：“秦法昭彰，废除世袭，却要我承袭爵位，惹人耻笑，甚个道理？”魏冄大是不悦，总算勉强接受了荆梅不承袭爵位，又是正色道：“以正道立功受爵，原是名士立身大道。先生不计功名而为国育才，国府明知其功而不赏，敬贤之道何在？白起，你倒是说说，先生曾经说过不受国家封赏的话么？”白起思忖片刻摇摇头：“没有。”“这便是了。”魏冄大手一挥，“大丈夫有功受爵，当之何愧？郿县令立即按王命厚葬立石！”白起想想也在理，便对荆梅道：“丞相所言，邦国大义。老师既是秦国老民，自当含笑泉下。小妹以为如何？”荆梅只低着头嘟哝了一句：“磁锤。听你。”

大事一了，魏冄立即对白起说了山东乱象。白起本来打算给老师守陵三月然后与荆梅一起回咸阳，听得魏冄一说，心下立即着急起来，只看着荆梅，脸憋得通红。荆梅噗地笑了：“磁锤，看我做甚？”又是轻声一叹，“老父高年亡故，又在临终前眼见你成人成事，也算是死而无憾老喜丧了，何在乎你厮守陵前？”白起吭哧道：“那你？”荆梅道：“磁锤，还能都走了？我替你守陵，到时自来找你。”白起有些犹豫：“这荒塬野岭，我担心你。”荆梅道：“婆婆妈妈，磁锤，谁用你担心？去，自个好好保重。”魏冄大是高兴，对着荆梅深深一躬：“姑娘大义高风，不愧墨家本色。三月之后，魏冄陪白起亲迎姑娘回咸阳。”荆梅笑了笑，眼睛里闪着泪花：“只要他好。我没事。”

一路快马，天黑堪堪回到咸阳，宣太后已经在秦昭王书房里等候了。

君臣四人一碰头，会商立即开始了。先是年轻的秦昭王将各路快马斥候与商人义报传回的各种消息归总说了一遍，末了激动地叩着书案：“百年以来，山东六国没有过如此乱象。若错过这个良机，教人心痛。如何动手，我却思谋不出，丞相国尉说。”宣太后笑道：“自作孽，不可活。这六国也是，神仙难救。甭着急，慢慢说，总是要瞅准了下手，叫甚来？谋定而后动。”魏冄性急，更加上已经思谋多日，接口道：“以我看，这是大打出手的好机会。除了齐赵燕三国暂时不能打，魏楚韩三国，就看先咥哪一坨了。”秦昭王道：“齐赵燕为何不能打？”魏冄道：“齐国赵国正在势头，先避避再说。燕国穷、大、远，劳师远征也未必获利，也是先撂下再说。”宣太后接道：“虽说是穷大远，可这燕国却不可小视。姬平乐毅，那是上天给齐国预备的一个死硬对头，用不着秦国动手。”秦昭王笑道：“母后总是说燕国好。我却看燕国无甚出息，就一个姬平，一个乐毅，能成多大事？”魏冄摆摆手道：“先不说燕国如何，眼下是不宜动手便了。白起，你说。”

白起也是一路思忖，大体已经有了成算，只不过他素来慎谋，寻常时只要有人说话，总是愿意多听，此刻见丞相动问，一拱手道：“启禀我王、太后：白起以为，丞相谋划颇有道理。目下秦国除边关守军不能动，尚有近二十万大军可开出山东作战。在魏楚韩三国之中，韩国也可暂时放过，因了赵国要攻韩，我无须与赵国在此时交战。以我军兵力，目下东出作战，尚不宜头绪过多，一定要确保一击战胜，得地、得人、得财，扩充我国力军力，为真正的大战打好根基。”

“这话在理。”宣太后笑了，“不纯粹谋战，良将之才。白起难得呢。”

“好！”魏冄也是拍案赞赏，“你便说，如何打？还是那句话：我给你包后。”

但说正事，白起的脸膛就没有一丝笑容：“楚魏两大国，目下都是一摊烂泥，借此良机，三月猛攻魏国河内，而后再立即转身夺楚江

汉，如此两战，秦国根基可定。”

秦昭王目光闪烁道：“十多万大军不算多，还要连续大战，兵士受得了么？”显然不放心。宣太后笑道：“别急，听白起说完，这两仗如何打法？”白起慨然拱手：“我王之疑虑，原是兵家之常情。若十多万大军一齐连续作战，确有不堪疲累之忧。但臣之谋划，却是两路进兵，先后开打，以我军战力与目下大势，绝有八成胜算。”秦昭王掰着指头沉吟道：“两路？那就是说，各以七八万兵力攻击两大国？这魏楚两国，可是老大国，些许兵力够么？”白起道：“灭国大战，自然太少。攻城略地，绰绰有余。”魏冄一拍案道：“我看可行！魏楚两国，今非昔比，这次狠狠割两块肥肉咥了。还是那句话，我包后。”宣太后笑道：“我不晓得打仗，白起说行，我看便行。放开手脚去打，败了也没甚要紧。秦王如何？”秦昭王知道母后在大事上总是要他说话，全他秦王决断之名义，也断然拍案道：“那便打。还是白起打仗，丞相坐镇后援。”

正在此时，书房门口传来一阵嘿嘿嘿的笑声与竹杖点地的笃笃声，紧跟着是老内侍尖锐的长宣：“右丞相樗里疾晋见——”这也是秦宫法度：重臣进宫，内侍只宣不禀，实际是许可径直进入，只是要对国君事先打个招呼罢了。

随着内侍宣声，宣太后已经站起来笑呵呵地迎到了廊下：“老丞相也真是，每次会商都召你不来，今日没召，你倒来了，成心给我难堪不是？”樗里疾嘿嘿笑道：“太后秦王召不召，我管不来。只要走得动，我便要来。”说着笃笃笃地摇了进来。书房中君臣三人也一齐站起，秦昭王笑着上去扶樗里疾入座，魏冄一拱手算是见过，只有白起肃然一躬：“参见老丞相。”樗里疾雪白的头颅转了一圈：“嘿嘿，君臣文武，四方齐备了。老夫撑持不住了，只说一件事便走。”

“既来了，撑不住也得撑住了。”宣太后就近坐在樗里疾身边笑着，“老眼看远。你先听听他们几个的谋划，掂量掂量。”对白起眼神

示意，“白起，你给老丞相说说了。”

“嗨！”白起如在军中般挺身应命，将目下各国大势与自己分兵攻击楚魏的谋划说了一遍，末了慨然拱手道：“老丞相文武兼备，当年纵横捭阖于六国，白起敢请教诲。”

“嘿嘿，老夫最是烦为人师。”樗里疾笃笃点着竹杖，“不过嘛，这个谋划实在是好，大胆出奇，人神难料。”

“好在何处了？”宣太后笑问。

“嘿嘿，江汉河内，魏楚灯下黑。谋划选地之妙，魏楚断难预料也。”樗里疾又飞快地眨巴了一阵三角眼，“然则，此战却有一难……”打住不说了。

魏冄先急了：“谋国为上，老丞相何须吞吞吐吐？”

“这叫甚话？”宣太后有些不悦，“听老丞相说了。”

“嘿嘿，无妨，原是老夫吞吞吐吐。”樗里疾笃笃点着竹杖，“这一难，难在为将用兵才智。我军兵少，又分两路，实则一场长途奔袭大战。此等战法，须得为将者大智机变，多方示伪，用兵如神，方有奇效。否则，便身陷泥潭不能自拔。当年司马错最擅此等奇兵奔袭，使秦国的十万兵力直是做成了三四十万的威力。老夫虽也知兵，却从来不敢打这等奔袭战。此中之难，非兵家良将，不足为外人道也。”老樗里疾长长地叹息了一声，显然，是对长途奔袭战有着切肤之痛。

“你是说，白起不堪大任？”魏冄有些不高兴了。

“嘿嘿，非也。”樗里疾眯着细长的三角眼，“老夫只是说，河外大战是连阵决战，白起之才已经是天下皆知。然则奇兵奔袭，白起却没有阅历。老夫提醒而已。白起初次奇袭，不收成效不打紧，只要能震

慑楚魏，且安然撤兵，白起便是天下名将了。赵国那个廉颇，还不只是善于御敌于坚城之下，打防守战而已？甚仗都能出神，那是吴起再生了。嘿嘿，老夫话多，聒噪了。”

秦昭王目光一闪突然问：“白起以为如何？”

白起听得很是专注，锁着眉头道：“八成胜算。白起不敢以国命戏言。”

“没有被老丞相吓退，有胆气！”宣太后破例激赏一句，又是微微一笑，“还是那句话，放开手脚去打，败了不打紧。哪有个从来不打败仗的名将了？”

“嘿嘿，这话在理。”樗里疾笃笃连点，“老夫不跌大跤，安得谈袭色变乎？”

魏冉哈哈大笑：“白起，可知老丞相跌了个甚跤么？”

白起红着脸笑了：“当年奇袭房陵，原是两路出兵，司马错出汉水，老丞相出武关。楚国在武关外本无重兵，楚军丹阳守将接商人义报，却故布疑兵，老丞相裹足不前。后来田忌率楚兵北上，正好截住了老丞相后军，秦军死伤万余。”

“嘿嘿，那一战，老夫与张仪都栽进去了。”樗里疾的黑脸涨得通红。

看着樗里疾的窘态，宣太后、秦昭王与魏冉不禁笑了。白起肃然拱手道：“老丞相虚怀若谷，白起受教。”樗里疾笑道：“嘿嘿，虽是恭维，老夫高兴。秦有白起，国家之福气了。”宣太后恍然笑道：“哟，老丞相来有事，快说。”樗里疾点点手杖：“事不大，却难为老夫。孟尝君被罢相，冯来做说客，请秦国厚迎孟尝君入秦为相。虽说孟尝君与老夫交厚，嘿嘿，只是冯要学苏代为甘茂游说的老法子，老夫却不

以为然。”魏冄便道：“孟尝君罢相，早已得到消息。冯此举，没有料到。孟尝君是个天下人物，到秦国做丞相倒也合适。”

樗里疾笑了：“嘿嘿，你这个丞相作态了。迎不迎，那要看邦国利害，不是谁人肚量。”魏冄素来明锐快捷厌恶虚妄，此刻大窘，红着脸拱手道：“老丞相谋国至公，说得正理。”樗里疾喟然一叹：“谋国至公，只有商君当之无愧，老夫汗颜也。”一说及商君，难免触及秦惠王，秦昭王不想延续这个话题，插话道：“老丞相，你说冯效法苏代，那是要借秦国之力使孟尝君复位了？”

“嘿嘿，清楚得很。”

“既是这样，好办。”宣太后笑着，“只说孟尝君在位对秦国好不好？”

魏冄道：“目下齐国强大，秦国要在中原得利，便要稳住齐国。齐王田地暴烈无常，叫嚣一统天下，若没有孟尝君制约，可能野心膨胀，当真与我一争高下。”

白起接道：“丞相言之有理，秦国不宜与齐国陷入纠缠。”

“嘿嘿，留下齐国，有人收拾它。”

“我看也是。”秦王一拍掌，“教孟尝君做齐国丞相，目下对我有利。”

宣太后笑道：“好啊，人用我，我反用人，就是个将计就计了。”

魏冄看着樗里疾笑道：“老丞相，你还能远游么？”

“嘿嘿，老胳膊老腿等死了。此事啊，派个年轻大臣最好。”

魏冄拍案道：“我看，请泾阳君出使齐国。”

宣太后会心一笑：“好啊，便是泾阳君了。”

三　商旅孙吴密定策

没有樗里疾消息，冯在商社等得心绪不宁，又担心临淄随时都有出人意料的突变，便匆匆来找商社总事，想听听临淄近日消息。商旅流动不息，消息连绵汇聚，这便是商社得天独厚的灵便处，也是许多周游士子愿意下榻本国商社的原因。冯来到后园总事房，刚到廊下，猛然一惊，屋中传来清晰话语，一个声音似曾熟悉。

齐国商社不大，却很是富丽幽静，在咸阳的六国商社中算是独一无二。商社不是经商场所，也不是某个商家的私产，而是身在异国的商贾们凑份子建成的公产。这种商社，表面上是接待本国商旅的寓所，实际上最要紧的用处，是联络本国商旅共谋共议，排解本国商旅间的纠纷，避免进货重复与买卖冲突，对外则尽可能地统一物价，以在秦国大市与他国商人更有力地展开商战争夺。除此之外，商社还有一个隐蔽的使命，便是向本国官府禀报所在国的重大谋划与举动。各国官府与商旅，都将这种消息来源称做“义报”。义报永远都是秘密的，官府不公开赏赐，义报之人也永远不会公然署名。因了这个缘故，义报有了一个通例：由商社归总拟成密书，由顺路商旅送回。在战国之世，这是各国心照不宣的秘密，谁也不会因了这种秘密而限制商旅往来。毕竟，商旅周流财货，哪个国家也不能拒绝商旅。作为商人，则谁也不会因了这是义报而推诿不做。毕竟，国家兴亡是天下大义，四海漂泊的商人也是有根的。因了这种种功能，商社在事实上成了一国商人在他国的号令中心，仿佛一个国家常驻他国的民间“斥候营”。唯其如此，弱国穷国小国建造商社，往往是国府暗中出一大半钱，商旅们只在名义上分摊些许罢了。但是，商旅众多、实力雄厚的大国商人们，却往往不愿国府染指商社建造，宁肯自己分摊。所为者何来？说法多多，有人说是争个商家名节，有人说为了经商更少束缚，有人说为了不受官场争斗的牵扯，更有人说，是为了避开那些令

商旅们头疼的义报。虽说是众说纷纭，但大国商社都是商旅自建，倒也是无一例外。魏国、楚国、齐国、秦国，还有现下的赵国，甚至是卫国与原先的宋国这等国虽弱小却有商旅传统的邦国，商社都是商旅们自建的。

在所有这些有名的商社中，齐国商社最是威名赫赫。

从春秋开始，齐国便是有经商风习的大国。管仲首创的“官府国营大市”，也使齐国人学会了做买卖，从此商旅之风大开，齐国商旅遍布天下。到了齐威王时期，临淄齐市已经成了与安邑大梁齐名的赫赫商市。齐宣王后期又经苏秦变法，更加之齐国远处东海之滨，蹂躏商旅的大战几乎从来没有在齐国本土发生过，近百年的太平岁月，齐国人的财富几乎是眼看着蒸蒸日上，齐国商人渐渐地超越了魏商楚商，成了天下举足轻重的商旅大国。

虽则如此，咸阳的齐国商社依旧是不显山露水，依旧是秦国迁都咸阳初期建成的那座很不起眼的六进庭院。说它独一无二，这几十年不变也是其一。当咸阳日渐成为最大的商市都会时，其他大国的商社都是翻修改建不断扩地，唯独商旅实力最雄厚的齐国商社，依然静静地蜷缩在这条林荫覆盖的小街，不可谓不奇。但是，若仅仅是一成不变，齐国商社也绝不会威名赫赫。

齐国商社的口碑，是在商战中争来的耀眼光环。

自春秋开始，华夏商旅便将商事买卖看做兵争战场。所谓“商家争利，犹如战场”，此之谓也。于是，有了“商战”一说，有了将兵器（刀）作为货币形制的匪夷所思的创举，也有了大商家以兵法谋略经商的种种奇谋神话。前如越国的陶朱公范蠡，后如魏国由商入政的白圭，都是以兵法谋略经商而致成功的开山人物。进入战国中期，各国大商竞相涌现，楚国猗顿氏、魏国孔氏白氏、赵国卓氏、齐国田氏郭氏等。商旅谋略更是汪洋恣肆蔚为大观，以至商旅子弟争相拜赫赫大

商为师，修习商战谋略，几如名士学问家招收弟子一般。饶是如此，要将商家谋略学到手，却比名士传授学问还要难。商政大家白圭曾说：“智不足以通权变，勇不足以临机决断，仁不能取予自如，强不能守定心志，虽欲学吾术，终不告之矣！”这是说，一个出色商家，要比修习学问的士子多出许多才智品德意志方面的苛求。老墨子是个不世出的学问大家，当时将士子与商人做了比较，说了一段颇具意味的话：“今日士子立身用命，尚不若商人用一布（钱）之谨慎。商人用一布，必求良材而买。士子用命，却多凭意气而缺乏深思明断，岂不悖哉！商旅漂泊四方，虽有关梁之难，盗贼之危，必为之。今士子坐而言义，无关梁之难，无盗贼之危，然而不为。则士子言义，不若商人计利之察！”这个“察”，实则明晰坚定。如此解去，可知商旅之难，更可知成功商人之难。

秦惠王时期，咸阳大市已经成为天下商旅的逐鹿大战场。秦武王暴死洛阳，咸阳的山东商人们很是焦虑了一阵子，才酿出了那场六国联军压境时的逃亡风潮。可是，新秦王即位后，秦国政局日渐稳定，更兼在河外一举战胜六国联军，秦国眼看是无可撼动的天下第一大市了。不管如何爱国，商人们毕竟是不能放弃买卖生计的。山东六国只剩下了一个齐国大市堪与咸阳抗衡，可齐湣王喜怒无常，动不动就要加征商人重税，临淄的商旅人气也渐渐不那么火旺了。相比之下，秦国法令稳定，税制四十余年几乎没有变化，又以“柔远人”（善待远方商人）为宗旨，多方优待山东商人，一个尚商坊天下闻名。于是，咸阳成了天下商旅趋之若鹜的“热市”，非但各国大商云集咸阳，连小商小贩也纷纷拥入咸阳。恨秦国打败祖国也好，骂秦国“虎狼”也好，商旅们都看准了秦国是个淘金之地，是上佳的商战大场，谁不占领咸阳大市，谁就将失去商界的一席之地。

于是，各国的商旅精华在咸阳展开了不流血的残酷争夺。

开始十几年，是魏国商人占上风。魏国有地利之便，大梁距咸阳不过三五日的牛车路程，货物运输路途短，可以大大压低价钱，加之魏货器物制作精细，压得他国商人喘不过气来。尤其是最要紧的粮食大市，几乎是魏国独居垄断之利。其他诸如韩国的铁、楚国的丝绸珠宝竹器、赵国的马匹兽皮、齐国的海盐、燕国的苎麻丝绵，都只是份额很小的一席之地而已。有此对手，齐国商人渐渐疲软了。齐货路途远、货运难、价钱高，货物又单一，纵有诸般海鲜，牛车咣里咣当走上半个月也变臭了。渐渐地，齐国商人眼看要被挤出咸阳大市了。

正在此时，苏秦在齐国变法。国府一力支持商旅们周流财货，将齐国器物运出去换钱，再将齐国缺少的外国器物运回来满足国用民需。也是风云际会，在这齐商萎缩的时候，齐国传出了惊人消息：商贾大家田氏，要将举家万金投入咸阳经商。说不清是谁的举荐还是商人公推，反正消息传开不久，一个年轻的田氏商人到了咸阳，做了冷冷清清的齐国商社的总事。

这个年轻的商社总事不同凡响。一上手，便将留在咸阳的几家齐商聚集起来，做了几笔大生意。先是向咸阳大运齐国干货，举凡干菜、干鱼、山珍诸般秦人喜好而又缺乏之物，都络绎不绝运来，价钱比他国同等货低了三成。接着请准国府，合商社之力，在东海之滨买下大片盐场晒盐，而后将雪白的海盐大量运往咸阳。其时秦国的井盐全赖蜀地，出产很少，海盐几乎没有，国府最是看重盐铁交易。齐国海盐大量涌入，不用自己卖便被秦国官府如价全收。这个总事又与秦国官府洽商，将秦国河西高原的皮货、秦川壮硕的黄牛、太一山与商於山地的药材等要紧的出关生意，都包揽了过来。运送海盐的牛车队返齐，又满载着这些齐国缺货归来，秦国的齐商两头热销，蓬勃大发。紧接着，这个总事又瞅准了秦齐交好，请准两方官府，准许齐国商社独家经营双方进出的铁料与兵器。如此新招迭出，齐国商人在咸阳大大地走红。五六年之间，齐国商社已是威名赫赫了。

不长时间，一首商谣在咸阳尚商坊流传开来：

要得满钱　须得做田

大吞大吐　商旅孙吴

这个总事，便是在商战风云中崭露头角的“商旅孙吴”——田单。

冯惊讶的是，田单的总事房里如何有鲁仲连的谈笑声？鲁仲连为何来了秦国？身为布衣名士，鲁仲连向来孤傲清高特立独行，连等闲王公贵胄都不屑一顾，田单纵是“商旅孙吴”，毕竟是个商人，鲁仲连如何与他交好？

“田兄，你却说说，这秦国会如何动手？”屋中传来鲁仲连的声音。

“这却难说。”低沉缓慢的语调，分明那个总事田单，“就大势说，秦国可能用兵的方向至少有三四处。然则，有一点明白：秦国不会与齐国开战。”

“如此说来，冯游说成功了？”鲁仲连一阵爽朗的笑声。

“正是。”田单声音依然低沉，“秦国怕齐王发疯，大体要保孟尝君。冯游说，正中下怀而已，仲连兄不要高兴得太早。”

冯听得心头一颤，脸不禁红了。秦国将计就计，他如何没有想到？惭愧！正在暗自内疚，却听鲁仲连又道：“田兄莫非以为，秦国有其他用心？”一阵沉默，田单一声重重的叹息：“难说也！齐国如今是架在燎炉上烤了，六火熊熊，谁知道哪股火烧到要害？”

“我看，秦国目下正忙中原，尚不至于打齐国主意。”鲁仲连的笑声很是清朗，“只要秦国不抬头向东海，齐国就有转圜。”

“难说也！”田单又是一声叹息，“齐国已经病入膏肓，药石难治了，孟尝君一人有回天之力？”

冯听得憋气，忍不住高声一句：“谁个如此沮丧？长他人志气，灭自己威风！”推开厚重的木门大步进了总事房。“冯兄果然在此。”鲁仲连起身大笑，“来，这是田单兄，见过么？”田单拱手微微一笑：“这位兄台入住商社时，与我打过一个照面，报名冯轼，对么？”

“冯轼？”鲁仲连目光一闪恍然笑了，“那是化名了，这位老兄便是冯！”

“啊，孟尝君总管，久闻大名。”田单似乎毫不惊讶，“请兄台入座。”说着拿起小燎炉上的陶壶为冯斟上滚烫的浓茶，“太一山秦茶，克食利水，尝尝。”

冯拱手笑道：“方才在廊下听得田兄一言，受益匪浅。然则田兄对齐国之评判，冯不敢苟同。田齐百年基业，目下又正在巅峰，虽有忧患，柱石犹在，说病入膏肓，田兄有失偏颇了。”

“也是一说。”田单毫无争辩之意，只淡淡一笑不做声了。鲁仲连笑着岔开话题：“冯兄啊，我来咸阳正是要找你。”

冯一拱手道：“仲连兄有事，但说。”

“还是孟尝君。”鲁仲连呷了一口热茶，“他不知冯兄入秦，更不知你是在为他复位谋划，只道自己闲居无事，要去楚国找寻甘茂。因为不能预料你入秦能否成功，我当日也无法劝阻。我追你而来，是想待秦国局势而定行止。如今大势已经明朗，孟尝君复位指日可待。我想还是我去楚国，孟尝君留在临淄稳定朝局为上。”

冯接道：“仲连是说，要我速回临淄，稳住孟尝君？”

“冯兄果然精明。”鲁仲连一笑，“贵公子没受过摔打，忧心忡忡失意落寞，如何做得大事？你早一日回去，他早一日振作。”

“孟尝君若已去了楚国，又当如何？”冯倒是着急了。

“他若入楚，我敦促他立即回临淄。”

“他是找人，你如何能找见他了？”

鲁仲连大笑：“找别人难，找孟尝君，我最有办法。”

“既然如此，我这就去樗里疾府辞行，完后星夜便走。”冯一拱手匆匆去了。鲁仲连喟然叹息一声：“田兄，我也该走了。”田单笑了笑：“走，到我那里，给你饯行。”

“用得着么？”鲁仲连笑了。

“走。”田单拉着鲁仲连出了总事房，打个响指，一辆篷车从屋后驶出。田单回身对总事房老仆吩咐道：“将先生马匹牵到老院后门。”说罢拉了鲁仲连钻进篷车，放下车帘，篷车辚辚出了商社。

走得片刻，篷车稳稳停了。鲁仲连下车，眼前一条僻静的石板小街，一座厚实简朴的门厅，紫红色的木门紧紧关闭着。田单笑道：

“走。这是后门。”鲁仲连一番打量，恍然笑道：“前大门是东海盐肆？”

“没错。这里才是我的基业。”田单说着走到门前“嘭嘭嘭”拍了三下，高大的门扇打开了一个小小天窗，一个人头一晃，厚重的木门隆隆滑开。跨过一尺多高的青石门槛，是幽深的门厅，过了门厅，迎面一道完全遮挡了视线的宽大影壁。绕过影壁，豁然开朗，一片青松苍

翠池水碧绿的园林涌入眼前，林中屋顶连绵，除了脚下的碎石甬道与那片不大的水池，没有一片空地。

“盐铁重地？”鲁仲连笑了。

“从这里进来的客官，你是第一个。”田单也笑了。

绕过水池，又是一片松林掩映的石屋，过了松林石屋，又是几经曲折，才看到一道足有两人高的弧形石墙，转过墙弯，石墙中凹陷出一个大圆形。

“到了。”田单笑着，啪啪啪可劲拍了三掌，凹陷的石墙隆隆滑开，显出了一道与人等高的石门，“请了，愣怔甚来？”

“神秘兮兮。”鲁仲连打量一番，“经商便是如此这般？”

“人各有法。”田单笑着，“这里是账房，也是金库，自要隐秘些许。”

“我看，你能做将军打仗了。”田单悠然一笑，摇摇头道：“将军留给你做，我只做天下第一大商。”

这座小庭院甚是奇特，三排房子紧密连成了一个“工”字形，一色由山石砌起，只有一人多高。鲁仲连道：“一半在地下？”田单点点头：“果然是将军眼光。来，东厢是我的书房。”说着推开右手突出墙面上的一道木门，踩着石级下到了屋中。鲁仲连跟进一看，却是一间敞亮宽大的厅堂，两面石板书架堆满了各式竹简，北面墙上镶嵌着一副五六尺长两尺多宽的特大竹制算器(注)，算器格框中的一片片竹算子（筹码）穿在一根根光滑细亮的竹柱上，清晰可见；南面墙上斜挂着一口长剑一支长矛。鲁仲连不禁噗地笑了：“如此书房，也是天下独一份也。”田单笑了：“这叫因地而异，没有你那大书房，却教我如何清

雅？”鲁仲连笑道：“看你这铿亮的长矛，忒大的算器，便知这是商家重地，讲究个实用，你倒何曾想要清雅了？”

田单笑笑，手向门后伸了一下，叮咚一声铜铃响，一个清秀的小童站在了高高的门口。田单吩咐道：“云子，尽速整治两案酒食送来。”“俺这就来。”小童脆亮地应了一声，不见了身影。片刻之后，小童飞步进来，轻捷得没有脚步声一般，两三个来回，两张大案上已经是酒食齐备：一陶盆，一铜爵，一木盘，盆中是热气蒸腾的炖羊腿，盘中是黄亮亮的舂米饭团。

田单举爵笑道：“来，临淄老酒，干了。”

“咸阳有临淄酒，难得，干！”鲁仲连大是高兴，举爵向田单一照，汩地一气饮干，“田兄，我从楚国回来时，还来咸阳找你，带楚酒来。”

田单微笑摇头：“那时，我不定在咸阳。”

“我等你回来。左右这里是你的命根。”

“还是听我信再定。”田单轻轻地叹息了一声，“归期难说。”

“好，那等你音信。”鲁仲连一顿，“哎，你要撤出咸阳？”

田单默然片刻，摇摇头：“没想好，不好说。”

鲁仲连知道田单多谋深思，未断之事轻易不开口，也不再多问，只是饮酒谈笑，不消一个时辰，两人将一桶临淄老酒扫尽。鲁仲连笑着站起身来：“田兄，我要走了。”田单一笑：“走，我送你出门。”上得书房，那个小童捧着一件物事站在门口。田单接过笑道：“仲连，这是一百老齐金币，打成了一条皮带，你系在腰间，多了你也累赘。”鲁仲连大笑：“好一条腰带！系上了。”说罢展开，却是一条打造十分

精致的牛皮宽鞶带，两面全是密匝匝的小袋，一袋塞一个金饼，沉甸甸鼓囊囊，上得腰间平添了几分威武。

“好。”田单打量笑道，“苏秦佩六国相印，也这般气象么？”

鲁仲连大笑一阵：“金不压身，学一回苏秦，走！”出得后门，老仆已经牵着刷洗喂饱的骏马在等候。鲁仲连拱手一声后会有期，上马去了。暮色之中，马蹄如雨，田单沉重地叹息了一声。

回到石屋小院，田单下到中间大屋。这是一间整洁宽敞而又略显幽暗的大厅，两位须发花白气色矍铄的老人各坐一张大案，面前摊着竹简，右手拿笔，左手飞快地拨弄着算器中的竹算子。田单轻轻咳嗽了一声，两位老人没有抬头，细长的手指依然飞快地拨动着算子。田单拱手笑道：“靖郭先生、槐里先生，请先停得片刻，我有话要说。”

“见过总事。”两位老人一齐抬头拱手，说话的却只有那个更显清瘦的老人。

“槐里先生不见好转么？”田单打量着不说话的老人，关切地问了一句。

“总事的药，他吃得月余，已经能听见高声说话了。”靖郭先生笑了，“重听难治，好在槐里兄笔快手快，精通《周髀算经》，足以补重听之失。”

田单看着须发雪白的槐里先生，突然高声道：“两位先生是田氏功臣。没有槐里先生之精实算计，便没有田氏今日基业。我要再延名医方士，治好槐里先生。”

“总事过奖。”槐里老人一笑，抱拳一拱，声音生涩喑哑得令人心痛。靖郭先生笑道：“总事有事，尽管吩咐。老夫与槐里兄揣摩了一套手语，我给他打，方便得很。”

“这法子好。”田单眼睛一亮，踱着步子边思忖边说，“大势可能生变。田氏部族在齐国的大宗田产商铺，须得秘密变卖。在大梁、邯郸、郢都、蓟城的商铺与作坊也要秘密处置，每城只留一座酒肆做招牌。而后，将所有的秦半两都兑成黄金，山东六国的钱币，则一律兑换成秦半两。全部金钱，咸阳留三成，郢都留五成，临淄留两成。咸阳之钱周流买卖，临淄之钱应急族人意外。郢都之钱，全部秘密封存，非我下令，不许以任何名目动用。两位先生，明白没有？”

靖郭先生两只细白瘦长的手飞快地翻动着，脸上一丝笑容也没有，手语打完，沉重地一声喘息：“总事，目下各方投金都将有大利可获，骤然削价变卖，实在可惜也！”槐里先生满脸涨红，嘭嘭拍着书案磕磕巴巴道：“总事，至少秦，秦国太平无事。好，好个大利市，三成钱周，周转得开？楚国，商家死地，五成钱封，封存在那里，不，不是商家大忌么？总事莫，莫非不，不想经商了？”

田单一声叹息：“未雨绸缪，心动也。其中缘由，一时说不明白。就是如此了，半年之内，便要办妥。还是靖郭先生全盘操持，槐里先生抱大账。”又是深深一躬，“田氏若得保全实力摆脱危难，两先生不世大功。”说罢大步匆匆地上去了。

两个老人正在相对愣怔，田单却又匆匆下来了：“靖郭先生，有件事方才忘记了：立即在咸阳铁作坊秘密定制五七百副车轴套头，要精铁打造，外形如矛头。”

靖郭先生惊愕得张大了嘴巴，忘记了对槐里先生打手语。

四　大型兵器尽现蓝田大营

田单万没想到，他还没来得及变产聚钱，一场大战在立冬这日开打了。

这场神仙难料的突兀战火，是白起与魏冄精心谋划的攻魏突袭战。

咸阳宫君臣四人商定大计后，白起埋头三日，拟就了一份《夺魏河内战事书》，详尽罗列了关于这场战事的大关节。他没有将这份谋划书直呈宣太后与秦昭王，而是先来找丞相魏冄商议。魏冄正在与几名相府属吏商议调集粮草的分路协同，见白起到来，立即散了会商，请白起到书房密谈。白起径直从大袖中拿出一个羊皮纸卷："丞相请过目。"

魏冄展开羊皮纸，条缕分明的大字赫然入目：

夺魏河内战事书

臣白起启奏：山东大乱，秦国当出，楚魏两国皆为我兵锋所指。据实揣摩，首战当从魏始。魏国乃大秦夙敌，且两相毗邻，利于突袭。若能一战大胜，非但富我府库，且使我根基伸展于函谷关外，震慑山东，使之在我对楚开战时不敢驰援。为此，臣拟尽速大举攻魏，方略如左：

其一，破天下常规，立冬开战，以收出其不意之效。

其二，用兵河内，夺魏国故都安邑等数十城，将魏国一举压缩于河外。

其三，此战举兵十万，步骑各半。

其四，此战主旨，突袭拔城，诸般攻城器械所需良多，请拨王室尚坊工匠若干，以增军营快速修葺之力。

其五，此战最迟一月决之，不可旷日持久，暴师他国。

其六，夺地不守，劳师无功。臣请作速调遣干练吏员若干，并酌量征发义兵，夺一城守一城，设官建制，化为秦土。班师之日，即是大秦河东郡设置之日。

少上造国尉白起顿首

魏冄“啪”地一拍书案，霍然站起：“好个白起！大手笔！”拿着那张哗啦作响的羊皮纸在厅中大步疾走了好几圈才转过身来，“我看可行，此中细节你我再计较一番，便可呈送秦王太后了。”

“白起想请丞相联署上书，不知丞相以为如何？”

“功劳分我一半？”魏冄有些不悦，“白起啊，老夫纵然强横，还有立身之规。”

“我只是想，如何能使太后秦王更有信心而已。”白起笑了，“丞相若对此战踌躇，联署自然也就作罢。”

魏冄哈哈大笑：“糊涂糊涂，如何连这一层也忘了？”说着大步走到书案旁，提起大笔一看又是一阵大笑，“我说呢，你这名字前如何一大片空白？好！插在前边。秦王若不赞同，有老夫说话。”

“丞相有担待，白起有信心。”

“打仗你是行家，老夫能做的，只是替你抱后腰。”魏冄摆摆手，“不说这些废话，来，再仔细合计一番。县令、文吏、工匠、义兵、铁料、木料究竟要得几多？秦王少不更事，太后可是心细如发。”白起一声答应，欣然说了自己的诸般估算，两人直商议了一个多时辰。

眼看天将暮色，白起匆匆走了。魏冄立即命书吏将方才开列项目数字誊清刻简，自己趁机草草用了晚饭，带着两份书简跳上轺车直奔

宫中去了。

三更方过，白起正在书房与国尉府属吏合计府库存储的攻城器械。魏冄匆匆赶到，未及入座，大手一挥道：“行了，着手办事。除了打仗，一切事老夫给你办。国尉府这摊子，你还没我熟。”白起精神大振，一拱手道：“好。我去蓝田大营，国尉府交给丞相。”说罢立即举步出厅。魏冄连忙起身赶到廊下，笑道：“急个甚来？你得给老夫个话：荆梅姑娘来了，教她去找你，还是暂住咸阳？这是太后特意叮嘱，不是老夫饶舌。”白起想也没想便道：“大将入军，无会家人，这是军法。她若来了，在这里住几日等我便了。”魏冄道：“知道了。你放心去，有人照拂她。”白起一拱手：“告辞！”大步匆匆出了庭院，片刻之间，前门火霹雳一声嘶鸣马蹄如雨，渐渐远去了。

魏冄站在廊下，不禁对着茫茫星空深深一躬：“天降良将如斯，大秦庶民之福，社稷之福也。”转身大步走进书房，“啪”地将一张大羊皮纸往书案上一拍，“都给我听了：旬日之内，务必将开列项目调集到所列地点，但有延误，国法问罪！”

“嗨！”吏员们军营将士般喊了一嗓子。

白起快马东去，到得蓝田大营，天色堪堪露出鱼肚白色。进得中军大帐，白起立即风卷残云般饱咥了一顿随时现成的军食——几个冰凉的黄米饭团与两大块酱牛肉，又咕咚咚灌了一皮袋凉开水，立即下令：“聚将鼓升帐。”

片刻之间，帐外马蹄如疾风骤雨，甲胄锵锵脚步嗵嗵，二十六员大将铁柱般矗立在了大厅之中。白起一如既往地站在帅案前，拄着那口十五斤重的铁鹰剑，神色肃然道：“奉秦王书命：一月之后，我军将要打一场大仗。今日我发四道将令：其一，蓝田大营四周出入口立即封锁，着行人商旅绕道三十里之外，不得接近军营，此令由斥候营担当。”

“嗨！”斥候营总领樗里狐高声领命。

“其二，蓝田大营的冲车、云梯、弓弩等一应攻城利器，务必于两旬之内查检修葺完毕，同时将咸阳尚坊派来的工匠整编入营，确定每件大型利器至少有五名工匠随时跟随，此令由蓝田将军担当。”

“嗨！”已经是华阳君爵位的蓝田将军芈戎肃然领命。

“其三，步军此次全数出征。一月之内，务必精熟各种攻城利器，每件大型利器至少派定三拨技艺娴熟之士兵，确保能轮换猛攻，此令由步军主将山甲担当。”

“嗨！”听说步军全数出征，须发雪白而又精瘦黝黑的步军大将山甲亢奋异常，一嗓子分外锐急。

“其四，此次大战，出兵在十万之内，各军务必于两旬之内遴选出战精锐，届时全军精选，谁准备最精到，谁便出战。”

“嗨！”全体将领一声齐吼，大厅中嗡嗡震颤。秦人本来崇尚军功，商鞅变法奖励耕战之后更是以军功为立身根本，一听要遴选参战，大将们先自热血上涌，生怕自己被留在军营不能参战。

聚将之后，蓝田大营立即紧张忙碌起来，夜间也是军灯大亮。骑兵各营先忙着勘验战马，十多名畜医忙得满头大汗。骑士们分外紧张，跟在畜医身边团团转，生怕自己的战马被畜医按上一个大大的红“病”字木印。接着勘验马具兵器，举凡马身鳞片铁甲、马头护甲、鞍辔肚带马镫、弓箭长剑，都要一一由军营工师验过，稍有瑕疵暗伤，立即换下或送到工匠营修补。最后遴选骑士，伤病未愈者一律裁下留营疗伤，二十岁以下与四十岁以上的非将官骑士也被一体留营，余下的精壮骑士再一一品评遴选。然没有一个骑士愿意留营，一片慷慨激昂，搞得骑兵主将嬴豹大皱眉头。步军各营则是另一番忙碌景

象：从军械库拖出各种大型攻城利器，工师讲说、士卒与器械重新编伍、反复操演，没黑没明地折腾起来。与此同时，魏冄督导的各路车马也纷纷赶来，冲车、楼车、弓弩等种种攻城器械络绎不绝地运到，咸阳尚坊的三百名高手工师也随车赶来，整个蓝田大营热气腾腾，毫无冬日萧瑟气象。

这一次，白起亲自坐镇步军，一一校验步军对各种大型器械是否真正精熟。

战国之世，攻城器械已经很是齐备，举凡被后世视为“无敌利器”的大型器械，大体都已经用于实战。但是，由于步骑野战生发不久，其势正在方兴未艾。列国大战多以郊野决战的方式进行，纵然攻城，也往往是一城两城，且主要是敌方的都城或军辎重地，真正的以一个区域的数十城为目标的大规模攻城战，还从来没有过。正是因了这种状况，寻常大军野战，都不携带大型攻城器械。尤其是秦军，长期以来的大战，大多是与六国合纵大军的对阵野战。当年司马错奔袭房陵与巴蜀，打的更不是攻城战，而是野战突袭，先灭敌主力，而后迫使其逃走或投降。这种战事经历，使秦军对大型攻城器械必然有所陌生。

河外大战后，白起雄心陡长，敏锐察觉到秦国大举东出的时机已经到了眼前。就在他被擢升为国尉后的第一时刻，也就是他回郿县的那个晚上，他向国尉府发出了第一道命令：三日之内，查清所有府库的攻城器械。

及至匆匆回到咸阳，国尉府掌书给他送来了一卷清单，赫然开列着：

秦国军辎库五座，攻城器械主存栎阳，大体完好，良工修葺后可用。数目如左：

冲车共三十二辆：

辒十二辆　木牛车二十辆

楼车八辆：巢车四辆　望楼车四辆

车三百座

飞弋连弩百二十座　蹶张弩五千　臂张弩一万（三千在军）

猛火油八千桶

正是心中有了底数，白起才精心谋划了这场一举夺取河内的攻城大战。

对于战场事，白起的精细是惊人的。他从来不以敌方有各种缺失而掉以轻心，宁可以敌方强大为既定事实，周密做好各种准备。目下，他首先要解决的，是步军将士必得全面精熟这些久违了的大型器械。大型器械的使用，难处不在技巧，而在协同配合。因为这些器械中除了臂张弩与蹶张弩是单兵操纵，其余每件都是数十数百人协同发力，但有凌乱，便大失威力。一辆冲车，车上甲士连同推车冲锋的士卒，至少百人以上；一辆发石车，需八十余人在一瞬间同时猛力拉绳，加上运石与保护，几乎两个百人队。如此等等，若无严格操演，必定是器为人累，不定还窝了大军战力。

白起心中有底的是，秦国新军自练成以来，无论是商君、车英，还是司马错，每一位统兵大将都注重训练结阵配合的战法。其根本原因，在于秦军兵力始终处于劣势，必须依靠快速灵动的整体配合，才能战胜每次都多出数十万兵力的六国大军。于是，秦军便有了整体结阵协同作战的传统，无论是骑兵步兵，只要不是单兵，都有一套长期形成的在各种情势下作战的大阵法小阵法。正是有了这种传统，如今

在一个月内要使步军以大型器械为中心，练成一套行之有效的破城战法，才成为可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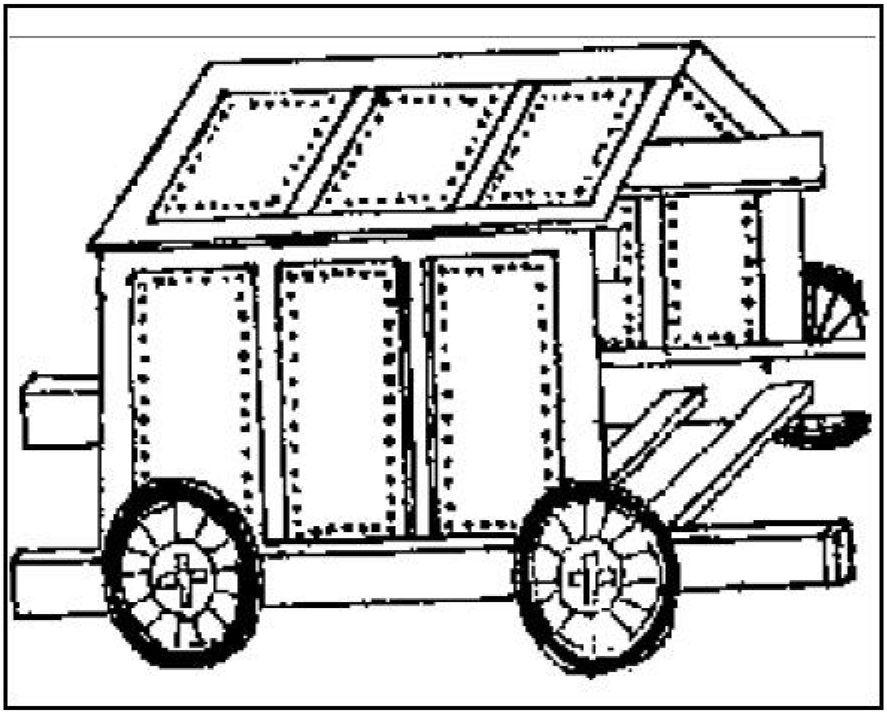
虽则如此，白起还是亲临步军，亲自看亲自做，仔细品评每一种利器的威力，与将士们一起商讨如何做得更好。白起出身行伍，对步兵骑兵的每一种技艺、战术、战法，几乎都是炉火纯青，更兼天赋异禀性格沉稳，每种战法都能更上层楼，提炼出更加切合实战且威力显著提高的战法。也正是这个原因，白起虽然年轻，但在军中却深得将士敬重与信任。他亲自坐镇，士卒非但不拘谨，反而是士气更为高涨。

大校场摆满了各种大型利器，一色的精铁打造，当真是赫赫壮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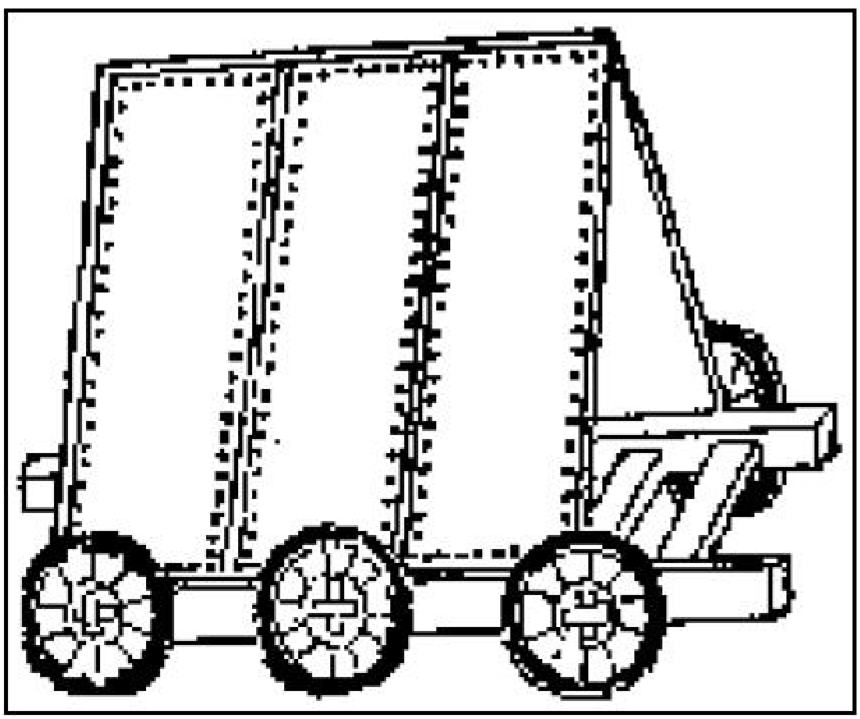
第一是冲车。冲车是古老的攻城器具。西周做殷商诸侯时，周文王攻打崇氏邦国，使用了冲车，才攻克了那座坚固的石头城。到了战国之世，冲车已经变成了以精铁制造的重型利器。实际上，冲车便是一种变形战车，

辒、木驴、木牛车，都是冲车的一种，大体都是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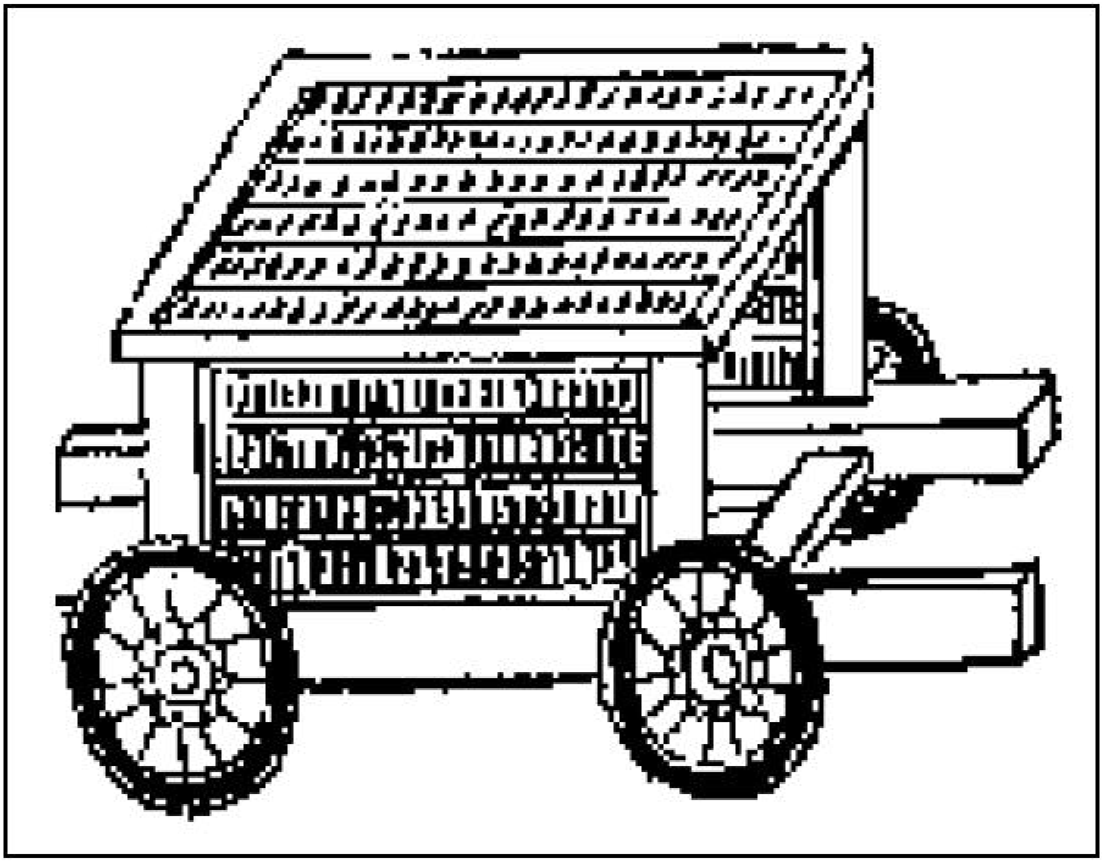
铸车篷，铁铸车辕，下装铁轮，内藏甲士推动，猛烈冲击城墙。其次是耧车。耧车是攻城时用的瞭望车，车顶高悬望楼，状如鸟巢，时人呼之为“巢车”。后世《通典·兵典·攻城战具》篇记载的巢车形制用途是：“以八轮车上树高竿，竿上安辘轳，以绳挽板屋上竿首，以窥城中。板屋方四尺，高九尺，有十二孔，四面别布，车可进退，环城而行。”实际上，便是攻城指挥车。这种耧车在春秋时已经普遍使用。晋楚鄢陵之战，楚共王与太宰伯州犁同登耧车瞭望敌城，留下来一段佳话。最大的巢车可以高达十余丈，比寻常的城墙还要高出许多，由是也被人称为“云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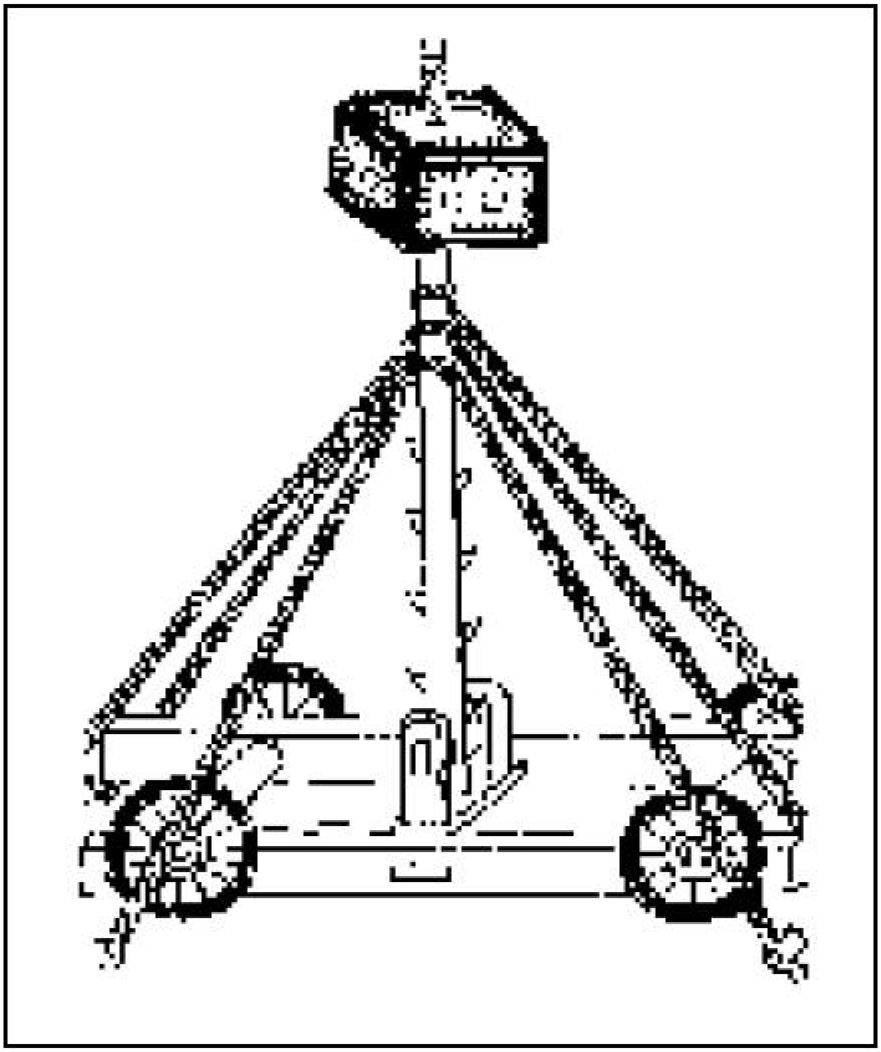
冲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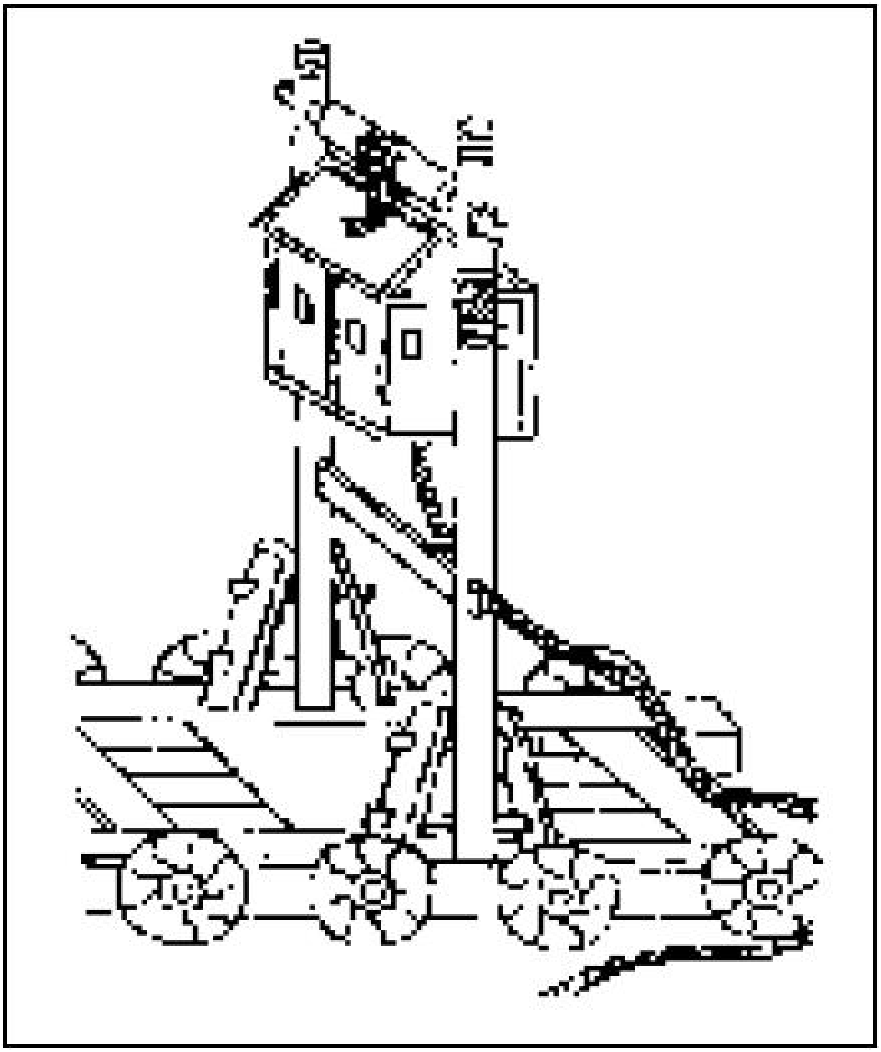
另型冲车（后世称“木驴”）



木牛车



望楼车



巢车

巢车之外，更有望楼车。望楼车稍矮，高约五六丈，可是形制简便，只在四只巨大的铁轮上树立一根高杆，杆顶部装上固定的望楼即可。寻常小城堡，此等望楼车足以居高临下瞭望并对攻城大军发布号令。

其三是礟。礟，实际上是发石机。其形制类似井边吊水的桔槔，高约三丈的礟柱或埋在地中，或架在礟架上，礟柱顶端是极富弹性的梢料，称为“礟梢”，少则两梢，多则十二梢，礟梢越多，发石越重越远。《范蠡兵法》云：“飞石，重十二斤，为机发，行二百步。”注这便是单梢礟与双梢礟。在实战中，单梢礟得数十人，双梢礟得百余人，合力

猛然拉动绳索，将装置在长杆礮梢上的大石弹射出去，砸向城墙或守军。若有几百座礮密匝匝排在城下，一齐发射十多斤与二十多斤重的大石头，确实是威不可挡。现下白起有三百座礮，已经足以威慑任何城池。

其四是飞弋连弩。弋者，以绳系矢而射也。寻常时刻，箭射出去是不能收回的，此所谓开弓没有回头箭。袖箭、短箭犹可，若是精工制作的长箭，不能收回便显可惜，仅那良木箭杆、精铁箭镞便大是难得。后来，聪明的军营工匠们就制作出一种带绳子的长箭，射出去后如果未中，便能收回这支箭再用。这种带绳飞箭便叫做“弋”。殷商时期，弋仅仅是狩猎射鸟的兵器，到了春秋战国，能工巧匠们渐渐将“弋”做成了一种机发大箭，发射机架固定在地，数十人推动绞车才能上满弓弦，可射出一丈长的巨箭，敌军城楼、铁甲、楼撸、盾牌、壁垒等，尽可一箭洞穿。更神妙的是，这种费工费料的大箭尾部带有绳索，一发不中，便有辘轳绞盘曳回再用。善于兵事的墨子将机发大箭叫做“弋射”，军中则呼之为强弩。

弩是弓箭的革命。弓箭纯粹依靠人的膂力张弓射箭，要在强力拉弓的同时瞄准，若引弓延时太长，人力便难以支撑。《射经》记载：九斤四两为一个“力”，十个“力”为一石，最强的神射手可开十石硬弓，射到将近二百步。但是，以人之膂力，开弓后不能长时间引而不发，瞄准时间很短促，长箭射到五六十步之外，寻常便很难有准头。实战之中，这种膂力弓箭只能近距离地射杀人马，而不能对城池壁垒铁甲坚盾等造成杀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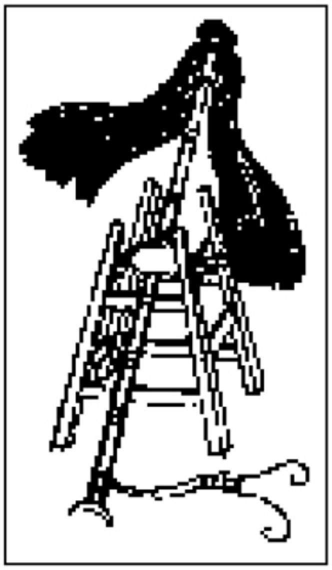
弩却不同。《吴越春秋》云：“弩生于弓。”其发射之理相同。但弩是装有延时机关的大弓，依靠的是脚、腰、膝的更大力量张弓，机发弩更是集数十人、百人之力以绞车张弓上弦；上弦后有固定机关先将箭扣于弦上，而后从容瞄准，同时齐射。如此一来，长大锐利的破坚巨箭应时而生，攻坚战力大是精进。兵法经典多有记载，强弩大箭

威力惊人。强弩但发，“箭如车辐，镞如巨斧，射五百步。”一丈长的巨箭，箭杆如粗大的车轮辐条，至少粗过寻常人的胳膊，箭镞如巨大的战斧。如此比一支勇士长矛还要长大锋锐的兵器，挟万钧之力呼啸而来，何物不能摧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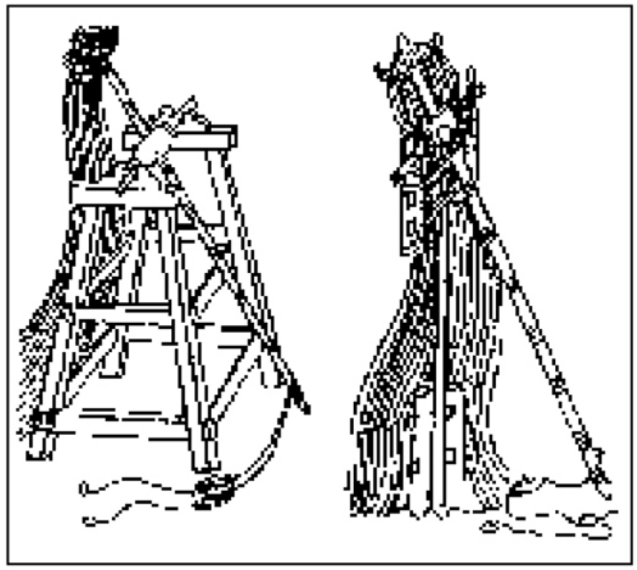
大型的机发强弩较为笨重，便有了单兵操作的步兵弩。轻兵奔袭或埋伏作战，多用单兵强弩。当年的齐魏马陵之战，孙膑伏兵万弩齐发射杀庞涓，说的便是这种单兵强弩。单兵强弩又分两种：一是用手臂开弓，称为臂张弩；另一种是用脚踩开弓，称为蹶张弩。臂张弩开弓重量有限，不如蹶张弩威力大，所以单兵强弩渐渐地变成了以蹶张弩为主。

战国中期，韩国的弓弩制作名气最大，谿子、时力、距来、少府四家弓师制作的强弩射程都在六百步之外。以至于苏秦说：“天下强弓硬弩，皆从韩出也。”但是，随着韩国衰落，韩国工匠们在秦国激赏移民的法令吸引下，也渐渐地随着山东商旅流入了秦国。咸阳的官营作坊打造强弓硬弩的技艺，便日新月异地超出了。目下蓝田大营排列的万余弓弩，全数为咸阳作坊打造。

最后是八千桶猛火油。猛火油，即后人所说的石油。这种可以猛烈燃烧的物事，春秋战国时名称颇多，石漆、石液、石脂水、石脑油、猛火油等，不一而足，有人干脆叫“可燃之水”。战国时，秦国河西高原的高奴(注)是天然猛火油渗流最多的地方，所以秦国的猛火油可说是得天独厚。当时，这种物事还派不上更多的用场，除了当地人盛来烧火煮饭，便是军营取来装桶密封，一则在阴雨天行军扎营时引火野炊，更要紧的，则是用来做火攻之物。但有攻城大战，抛出万千渗透猛火油的木棒，射出万千急燃不灭的火箭，一齐扑向城头城门吊桥壕沟等要害处，燃起漫天大火，抵得上千军万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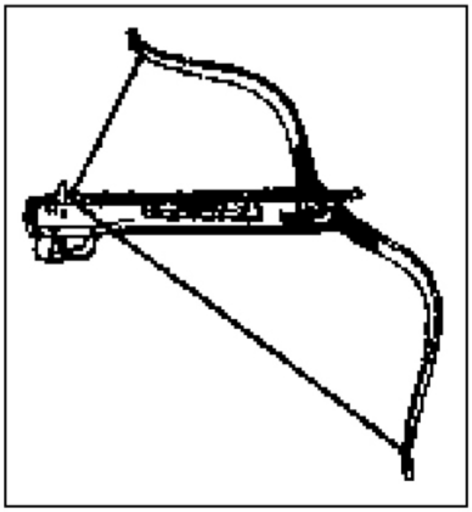


窄架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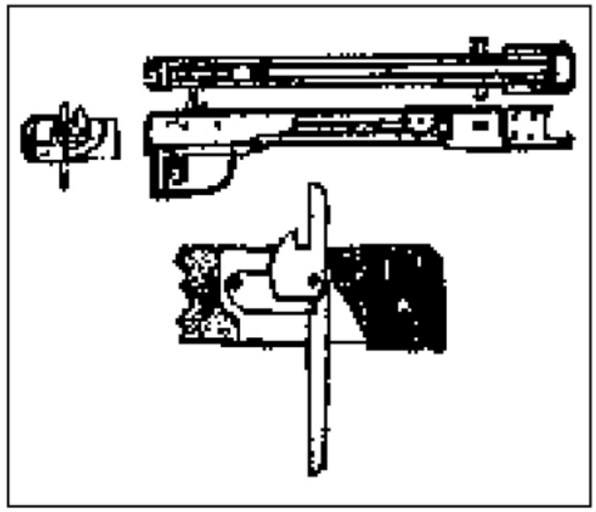


宽架礮　　礮柱埋地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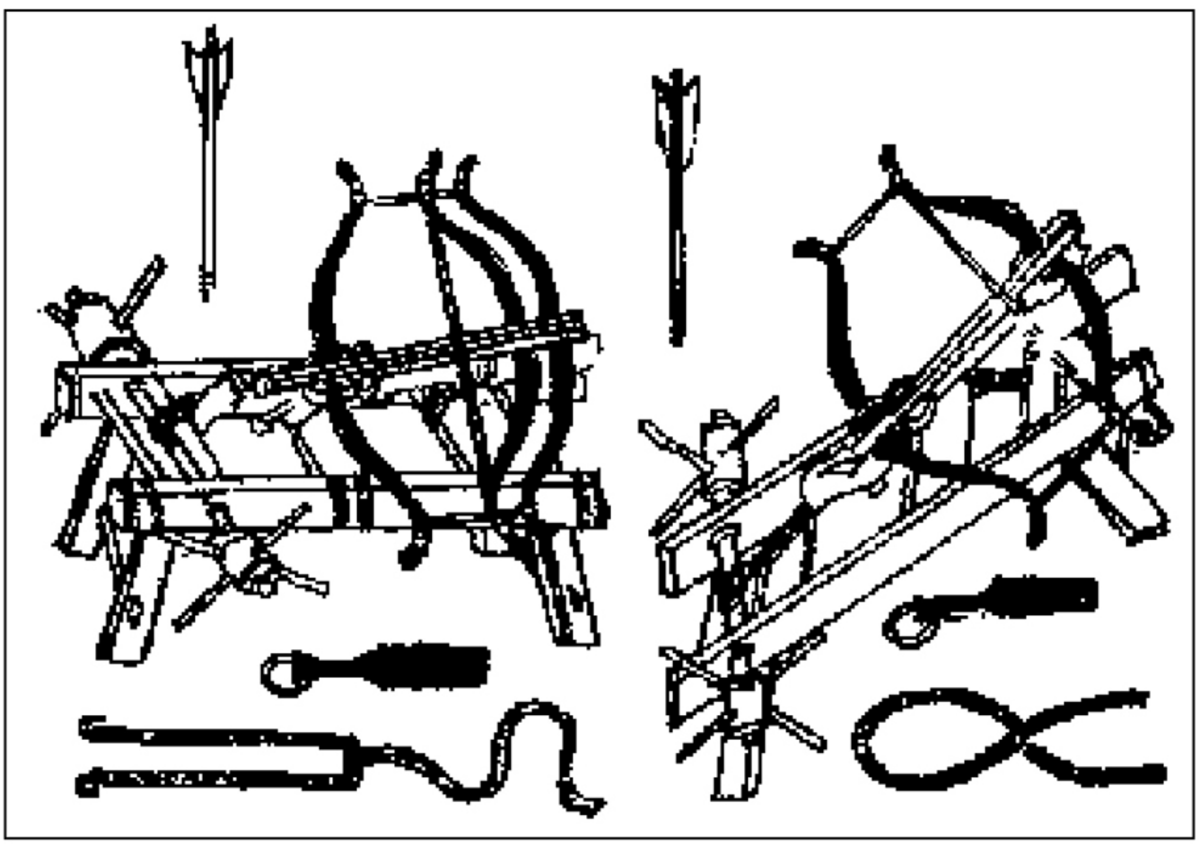
魏冄办事如霹雳猛火。白起刚到蓝田三日，一队牛车便星夜运来了囤在咸阳府库的八千桶猛火油。对于一次大战来说，这是最富裕的准备了。



战国弩复原图



战国弩机结构



机发连弩示意图



蹶张弩（膝上上弩）





蹶张弩（脚踏上弩）

这些大型利器在秦军中是第一次集中操演，将士们亢奋异常，唯恐不能熟练操持技巧而被临阵裁汰，不吃不喝不睡地守在大校场反复演练。步兵主将山甲更是老而弥辣，火暴暴地来回巡查，旬日之间嘶哑了声音红肿了眼睛。白起大急，严令全体将士按照统一时段统一号令操演，违令者立即裁撤。这才制止了步军将士无休止地疯狂操演。

十月初大校，人人娴熟个个精通，无一士卒因器械原因被裁汰。

五　冬战河内　狂飙拔城

隆隆聚将鼓又一次响了起来。

白起升帐发令：步军五万，编为三个大营——冲车营一万五千，弓弩营一万，由中军主将蒙骜统领；攻城营两万五千，由步军主将山甲统领；三大营先期两日出河西离石要塞，沿大河东岸山地，向魏国故都安邑秘密进发。骑兵五万，编为四路，第一路一万五千，由前军大将王龁率领；第二路一万五千，由后军大将王陵率领；第三路一万五千，由骑兵主将嬴豹率领；都从陕塬山地隐蔽过河，王龁铁骑埋伏于孟津北岸山谷；王陵铁骑沿大河北岸河滩的无人区秘密进入敖仓渡口北岸的河谷埋伏；嬴豹东进到淇水入河口的山谷埋伏；第四路五千精骑，白起亲自率领，出龙门峡谷渡河，直压汾水入河口的皮氏(注)；五路大军务必于立冬前一日到达集结地，立冬那日一齐发动猛攻。

白起严厉命令：“步军先下安邑、蒲坂，再依次攻克河内城池。三路骑兵务必击溃魏国北上援军。我自率五千精骑，扫清河内之零星驻军，并驰援策应各路大军。”

于是，立冬这一日，猛烈的攻城大战在河内突兀开打。

十月之交，立冬是个节气大关。从立冬开始，人们便进入了窝冬期。为了祈祷冬日平安，不要遭受饥寒劫难，大河上下有了一个久远的习俗：立冬吃暖羹。一到立冬之日，举凡山乡城邑，家家都在院中支起一口大锅煮暖冬羹。羹者，五谷菜粥也。舂得黄亮的小米，光洁滑溜的麦仁，雪白肥胖的杏仁，紫红带核的红山枣儿，还有青青的秋葵与晒干的藿菜，殷实之家还要加进各种碎肉骨头，一股脑儿煮将去，一两个时辰后便是一锅五彩纷呈黏滑生香的暖冬羹。呼噜呼噜浑身冒汗地喝完这顿糊饭热羹，便是漫长的冬日了。其时山乡庶民省火缩食，尽可能地将储存的些许五谷接续到来年夏收。于是，民间也便有了冬日寒食的习俗。那时候，除了楚国江南，秦、赵、燕、齐、中山、卫、魏、韩国等整个北方的山野乡民，都有冬日寒食的风习。虽然有人说，“寒食”是晋文公为了追念抱木自焚的介子推，而将清明前一日定为禁火寒食的“寒食节”而起。但究其实，寒食流布天下穷乡僻壤而成久远习俗，实在是生计艰难使然。

民人生计，暖冬羹之后窝冬，农夫歇田，商旅歇脚，百工减劳，大事都要等到来年春回大地再办理。邦国政务，立冬节气后也是多谋而少动，列国出使的车马大是冷落，用兵更是自然停止。本来赵国要大举攻韩，眼看着冬日迫近，自然而然地要等到开春后了。这是一种久远的习俗，却比礼法更为广泛地被天下所认同，遂成了不成文的规矩。不管其中包括了多少缘由，总而言之是有了“冬夏无大事”这样的天下之风，也才有了“春秋纪事”的讲究——举凡大事，都发生在春秋两季。

唯其如此，尽管列国间虎视眈眈，即将大战的传闻不断，暖冬羹的烟火还是弥漫了大河上下。就是打仗，也是开春之后了，窝冬之期想好对策养足精神，暖冬羹还是要吃得热热火火才是。可谁能想到，就在暖冬羹的炊烟弥漫之际，大河北岸轰然一声惊雷，天下顿时瞠目结舌——秦国大军飓风般卷来，河内六十余城岌岌可危。

快马斥候流星般飞进大梁，魏国君臣一片惊惶。

年老的魏襄王簌簌抖成了一团："这这这，岂有此理！如何，便便便冬日与人开战？"臣子们也乱成了一片，丞相魏齐只不断高声喝问："丢了几城？啊！丢了几城？"眼看无人应答，高声吼道："谁愿领兵驰援？封万户！"饶是如此，几个武臣也是脸色铁青地紧紧闭着嘴巴不吭声。魏襄王情急，拉长了哭声道："国尉啊，你倒是说说，该谁领兵了？"

白发苍苍的老国尉叫富无，原是执掌捕盗刑治大权的司寇，因与丞相魏齐不和，被调任职爵稍低的国尉。见国王亲自发问，他皱着眉头黑着脸道："自庞涓战死，魏国再没有拜上将军，几员领兵大将都在要塞军营，仓促之间，能有何人？"魏齐见这老人在这个要命关口扯到自己不赞同设上将军头上，连忙一副恍然大悟的模样高声插断道："臣启我王：大将新垣衍、公孙喜勇猛善战，可解河内之危。"老富无一阵冷笑："社稷存亡，丞相还是一味任用私人，国将不国也。"魏襄王急迫道："你倒是举荐一个！"老富无铁青着脸色道："信陵君，现成大将如何不用？"魏齐涨红着脸厉声道："信陵君打过仗么？国事不是儿戏！"老富无亢声道："名器束之高阁，如何自己放光？！"

魏襄王黑着脸思忖良久，兀自嘟哝道："找信陵君谋划谋划也可，打仗还是晋鄙新垣衍公孙喜靠实了。"魏齐本来就一心捕捉老国王的颜色，立即高声道："我王明断，掌玺官立即草令，宣三大将入朝听候王命。"老富无大急，满脸通红地嚷了起来："河内燃眉之急，纵然用此三人，也得立即派出快马特使，下令星夜北上。召来大梁，往返便是

两日。魏齐，可有你这般丞相？我王明断！”魏齐此时如何能眼看这老倔头气焰猛长，厉声呵斥道：“军国大事，社稷存亡，我王要面授机宜，还要颁赐兵符、设宴壮行。富无，你这国尉白做了！王道法度，岂容如此草率！”

“忒聒噪。”魏襄王不耐地摆摆手，“好了好了，派快马特使，召三将回大梁。”

大殿中一片愕然。白发苍苍的老富无一声长叹，径自拂袖出殿去了。一班大臣眼见这个耿介老臣尚且碰得鼻青脸肿也悄无声息地各自散去了。

直到次日午后，河外将军晋鄙、睢水[注]将军公孙喜、长垣[注]将军新垣衍才分别从驻地赶到大梁。这时的魏国没有上将军，丞相魏齐独揽军政大权。三位将军风风火火赶到，并不能直接晋见国王领取兵符，而是必须先到丞相府应卯。魏齐先摆了一场接风宴席，与三位将军很是说了一番体己话，透露了朝中大臣的诸般微妙局势，尤其叮嘱了三人千万不要沾那个晦气国尉府的边。酒宴结束，已是三更，魏齐反复念叨着：“社稷存亡，国事当先，老夫与三位辛苦一趟了。”才备齐车辆，领着三人夤夜进宫。

魏襄王人老嗜睡，夤夜被老内侍唤醒，大是不悦，被几名宫女半拥半抱着扶出来，一片懵懂，不管魏齐说什么，都只是点头嗯哼。魏齐看在眼里，不再禀报经过，只轻轻说一声：“请我王颁赐兵符。”

忒煞奇怪！魏襄王的老眼豁然睁开，亮闪闪地打量了三位将军一阵，竟摇晃着老迈的步子，亲自到帷幕后的密室搬出了三只铜匣，又小心翼翼地从胸前贴肉处摘下一支精致的铜钥匙，颤巍巍地打开了兵符匣。

“每人可调五万铁骑。”魏襄王郑重其事地说了一句。

“臣启我王。”老将晋鄙拱手道，“秦军有备而来，汹汹难挡，十五万兵力不足退敌。臣请三路各十万，三十万大军一举退敌！”

“三十万？”老魏王猛然沉下脸，“秦军只有十万。”

“我王明鉴！”新垣衍心直口快，“秦军虽是十万，但战力强于我军。大魏有四十万大军，若得三十万精锐，便可断敌归路，聚歼秦军，为河外战败雪耻！”

一说到调兵，魏襄王一点不像懵懂老人，黑着脸道：“本王清楚，秦军十万，步骑各半。大魏铁骑十五万，还退不得十万步骑混师？没打过仗么？”

“我等想打一个大胜仗，为国雪耻！”公孙喜慷慨一句。

“大胜仗？”魏襄王冷冷一笑，“列国都成了疯子，齐国赵国楚国，都不防了？你等打仗，他来偷袭大梁，谁来护卫社稷？”片刻之间，俨然运筹庙堂成算在胸。

三位将军顿时默然。魏齐极是老到，适时插上笑道：“我王神明。就是十五万了。至于聚歼，莫做此想。六国联军七八十万，都没聚歼二十万秦军，你能聚歼得了？只要河内不失，便是大胜。”

“正是。”魏襄王矜持地笑了，“本王再加一句：河内六十余城，丢几座小城邑不打紧。只要保住安邑、蒲坂、左邑、朝歌、野王、修武几座大城，许你等大功。”

“好！我王神明！”魏齐大是兴奋，“三位将军，大功便在眼前。”

三位将军愕然相顾，终是谁也没有开口。

魏襄王疲惫地打了个长长的哈欠：“好了，安歇去。明日午后，本王在长亭为你等壮行。”说罢颤巍巍站起，又被四名侍女左右前后地拥抱着去了。

“走啊。”魏齐笑了，“大喜事，愣怔个甚？到我府中再痛饮一番。”

次日午后，大梁南门外旌旗招展仪仗铺排，魏襄王率文武百官到十里长亭为三将隆重壮行，亲赐每人一辆镶嵌着硕大明珠的青铜轺车，随行大臣无不啧啧叹羡。赐酒、赐车、开鼎、赐宴、训诫、赏歌、拜谢等，十几道仪典程序进行完毕，已经是日薄西山了。魏襄王这才一脸庄严地下令：“社稷存亡，将军奋身也！三位将军星夜回营，率兵北上。”

终于，在宏大的壮行乐舞中，三位将军站在璀璨的六尺伞盖下辚辚上路了。风驰电掣的战马，被拴在华贵的青铜轺车后面碎步沓沓地走着。臣子不张王赐，那可是大大地有违国法。整整走了一日一夜，三位将军才回到各自大营。及至魏国三路大军开赴河内，已经是半月之后了。

此时，白起大军已经横扫了半个河内，拿下了三十二城。

白起的部署：先行猛攻紧靠大河东岸的安邑、蒲坂，而后向东向北推进，逐一夺取河内城邑。白起很清楚，此战夺城多少，全在于能否抵挡魏国援军。基于这一判断，白起始终坚持教三路骑兵守住魏国向河内增援的三处运兵要隘——洛阳西北的孟津渡、敖仓西北岸的广武渡口、濮阳西岸的白马津，而只教步兵全力攻城。

白起对敌方的预料：魏国纵然拖沓，也当在五六日内大举北上；魏国有四十万大军，除了各处要塞驻军，至少出动二十五六万援兵；魏国铁骑在庞涓死后已经衰落，大军以步军为精锐——魏武卒闻名天

下，援军很可能以战力最强的步军为主；步军虽然推进慢，但以魏武卒之精锐，秦军铁骑纵然埋伏突袭，最多也只能击溃，全歼几乎不可能。为此，白起准备了后手援兵，必要时下令函谷关步兵杀出阻截。只要挡住魏军精锐步兵一个月，河内攻城战便告大捷。若魏军倾四十万兵力北上，秦军就只有在夺取数十城并运走府库财货后撤退，设置河东郡的目标只好暂时放弃。

毕竟，战场瞬息万变，要想打胜仗，先要算到各种败的可能。白起的用兵天赋在这里，罕见的勇猛，罕见的灵动，更有罕见的冷静。

谁知白起的预料竟然全部落空，斥候营飞骑探马几乎是一个时辰一报，可每次都是“未见魏军动静”。到了第六日，白起大起狐疑，严厉命令斥候营总领樗里狐：“哪有如此颟顸之邦？六个昼夜，爬也爬到了河内，给我将探马直放河外。若魏军有诈未能探清，军法问罪！”白起为将，这是第一次发作。樗里狐大急，亲自率领十三名精干斥候化装成商人，潜入大梁刺探。次日午后，三个斥候带了一个活口回来，樗里狐却仍然留在大梁，继续监视动静。

这个活口是个相府书吏，胆小如鼠，一见白起的森煞气势，吓得直打哆嗦，不待发问便结结巴巴将大梁情势说了一遍：魏军大将刚刚确定，正在调集兵马，三路共十五万大军，预计将在旬日之后抵达河内。白起黑着脸反复讯问细节，书吏都毫不犹疑地应声回答，全然没有作假模样。饶是如此，白起依然不敢相信，昔日声威赫赫的魏国如何能这般迟钝？难道是诱兵之计，要将秦军陷在河内四面包抄？可是，撒遍周遭三百里的斥候探马，却没有一处发现异常，竟令素来慎重精细的白起忐忑不安。反复思忖，白起想不出个头绪，狠狠骂了一通：“直娘贼！你做肉头，我便狠打。等你撞上来再说，鸟！”

白起立即传下将令，要三路铁骑依旧埋伏渡口要隘，自率五千精锐骑兵直飞步军大营督战，要在魏军到达前尽可能多地占领城池。

蒙骜、山甲的五万步军原是集中一路攻城，已经拿下了安邑、蒲坂两城。白起到达，立即下令将步军分为三路横推向东，但见城池便攻，务求速决。蒙骜、山甲大是振奋，立即以大型器械为轴心兵分三路，沿着大河隆隆压向东方。

战国之世，楚魏两国城池最多，楚国将近三百城，魏国两百城左右。其他大国都在百城以内，齐国七十余城，秦国八十余城，赵国六十余城，韩国六十余城，燕国五十余城。楚国城多，是因为吞并了吴越两个大国、数十个山地邦国与成百个山地水乡部族。山居部族多有城堡，寻常都举族居住在各种大小城堡之中，夺取城堡，实际上便是占据了邦国或部族的轴心地带。几百年吞地灭国，楚国城池之多便居天下之冠。魏国则是由于崛起最早，逐渐吞并了最富庶的大河两岸平原。河内河外，本来便是诸侯林立之地。小诸侯但有数十里地面，便有两三座城邑，人口几乎全部住在城中。魏国占领之后，设郡设县，渐渐化为统一郡县制，大大小小的城池便做了县府郡府，或做了贵族封地的领主城邑。

这种城邑是财富集中地，守军却很少，官府只有捕拿盗贼的郡县守卒与官员护卫兵士，大城也最多不过三五百兵卒而已。贵族大臣的封地，法度不允许有私家兵卒，最多也只是数百户本族护邑精壮而已，且不能公然成军，只能有事应急。河内城池大大小小六十余座，除了安邑曾经是魏国都城而驻有三千兵马之外，其余城池几乎都是少量的非战兵卒。

寻常城邑不驻军，原是天下通例。城皆驻军，军兵会多如牛毛，任你如何富庶的邦国，也是不堪重负。唯其如此，除了关防要塞渡口等兵家必争之地，一国大军集中驻防集中作战，也是自古通则。哪里有敌情，大军立即赶赴哪里，这便是兵无常地的道理。若有险情而大军不能赶到，意味着遇险地区必定沦陷。毕竟，寻常庶民是根本无法对抗训练有素且装备精良的强大军旅的。

魏军迟迟没有赶到，河内成了没有对手的战场。

秦军首攻安邑。几百座大与上万张强弩，在城下架排得黑压压密匝匝一望无边。冲车云梯望楼，山一般层叠矗立。两万攻城甲士大阵列开，黑色盾牌森森闪光。仅是这一番前所未有的气势，便令安邑城头的三千守军惊骇失色。及至战鼓如雷号角长鸣，大石巨矢暴风骤雨般倾泻到女墙箭楼，冲车便隆隆猛撞城门。片刻之间，箭楼轰然倒塌，城门轰然碎裂。不到一个时辰，秦军山呼海啸般涌进了这座河内最大的城堡。

再攻蒲坂。秦军的黑色方阵刚刚列成，城头便挂出了一幅巨大的白布，城头一人嘶声高喊：“我是蒲坂令，秦军无伤庶民，蒲坂愿意降秦——”高高望楼上的蒙骜大喊一声：“准你投降！官员军卒全数出城，秦军不犯庶民——”

如此两城一下，相邻城邑望风归降。秦军步兵昼夜兼程地行军赶路，只是忙着接收城池。不消旬日，便“夺下”河内西部三十余城。善后接收的，是魏冄的文官部伍与牛车大队，进得一城，立即清点府库，将存储财货连同降官，一同装车运回咸阳；然后大体清点民户，立即划定连坐闾里，恢复市易，等等。如此这般，马不停蹄也难以跟上大军攻占的速度。魏冄又气又笑，不断笑骂：“直娘贼！这个老魏嗣也忒他娘豆腐，老夫紧吃都来不及。”

情急之下，魏冄只有飞书咸阳告急。宣太后一看，对秦昭王咯咯笑道：“这白起啊，一只恶狼进了羊群。你看看，得想个法子了。”秦昭王少年心性，高兴得拍案便起：“我到河内去！如此一大块肥肉，不信咥不下去。”宣太后笑道：“也行，去历练一番也好。只是此事不能教白起知道，免得他分心。”

秦昭王做事快捷，连夜下令：征发关中全部牛车，每县三百辆，限期三日赶到函谷关集结。然后化名公子季，带着一百名文吏与一个

百人铁骑队立即快马东进，秘密赶到河内与魏冄会合。魏冄精神大振，立即将这一百名文武兼通的快马吏员分派到前军接收城邑，将后面赶来的几千辆牛车编队，星夜运输各府库财货。一时之间，河内大道上牛车络绎不绝烟尘弥天而起，魏国百余年在河内积累的不计其数的财富，随着滚滚车轮源源不断地流入了秦国。道边魏人看得心头滴血，却也只有仰天长叹。没有几日，一首童谣在河内流传开来：

三十河东　三十河西

吴白两起　天作玄机

童谣传到一个随从文吏耳中，唱给了秦昭王。秦昭王天赋聪颖，将童谣念叨几遍笑了：“好！魏人将此战看做报应，便免了大仇大恨，看来这河东郡是到手了。”文吏恍然笑道：“啊，明白也，吴起当年夺秦国河西，富了魏国。白起今日夺魏国河东，富了秦国？”秦昭王悠然一笑：“此乃天地玄机，不许泄露，教他唱去。”

在这万千车轮的烟尘弥漫中，魏国的三路大军北上了。

魏襄王怪异幽闭，在位二十三年，一直没有设上将军，也是战国一奇。因了这个缘故，魏国的统兵将军都直接受命于国王，互不统属。这次北上救援，也没有指命主将，而是各自调兵三路驰援。三将之中，晋鄙资历最老且以忠心耿耿闻名，然才能却是平平。新垣衍年轻善战，却资历甚浅，唯一的一次河外大战还是大败而归，若不是深得丞相魏齐赏识，便是死罪难免。公孙喜出身世家大族，与魏齐家族有世交情谊，做了睢水将军，却没有打过一次大仗。然无论如何，三人临危受命，还都是极想打好这一仗的。但诸般隆重仪典接踵而来，三将竟无暇在一起聚商方略。离开大梁之日，草草说得几句，也只是商定了各自渡口与渡河后的进兵方向——晋鄙大军从孟津渡河，公孙喜大军从修武渡河，新垣衍从白马津渡河；三军合力攻向北方，将秦军逼进上党山地，至少压回河西。

晋鄙所部原本就是五万大军，不用增调，回到大营立即从孟津渡河。孟津渡口距离西北的安邑、蒲坂两大城只有两百余里，精锐铁骑两个时辰便可到达。晋鄙已经接到探报：秦军主力占领安邑、蒲坂后已经东进，两城只有秦国一班文吏与搬运财货的民伕车队。晋鄙立即下令：先行夺回安邑、蒲坂，再向东北推进。果能如此，第一道捷报传回，大梁便会大为振作，自然也是晋鄙的一份头功。

军令一下，五万铁骑立即沿着大河北岸的山塬向安邑狂风骤雨卷来。正到一片山谷腹地，两边山头战鼓如雷号角大起，黑色铁骑漫山遍野杀来。晋鄙大军都知道秦军主力已经东进，这里已经是秦军后方，万万想不到秦军的主力铁骑杀到，一时惊慌大乱。仓促之间，虽有五万骑兵，却一时无法展开，前拥后堵自相践踏，困在了峁峁墚墚之中。

王龁铁骑已经窝了半个多月，骑士们眼见步兵攻城略地进展神速，早眼红得嗷嗷直叫，生怕魏军不来，自己没了仗打不能斩首立功。如今魏军终于出现，秦军骑士早已憋足了劲儿以逸待劳，猛勇冲锋，势不可挡。半月之中，王龁已经对伏击地段做了精心料理，山墚沟峁的枯树林，棵棵大树都涂了十数遍猛火油，每个山头都藏匿了引火手。秦军铁骑一个冲锋将魏军压缩进大小沟峁后，引火手立即猛抛火把。顷刻之间，大火便在各个山墚沟峁中猛烈燃烧起来。魏军铁骑是牛皮甲胄，骑士在大火中冲突，皮质甲胄生生成了引火猛料，骑士们浑身大火，纷纷下马惊慌滚地灭火。如此一来，战马离开主人惊慌奔突，夹相纠缠，再也无法形成冲锋战力。秦军却只是守在山口要道，截杀逃窜骑士。

晋鄙老于战场，一见火起，心知不妙，立即嘶声大喊：“回军向南，杀向河滩！”残余乱军一声呐喊，向西南空旷河滩猛冲过来。秦军却只是追杀一阵，便撤了回去，只守定通向安邑的要道不动。晋鄙残兵进入河滩，见秦军没有穷追不舍，争相滚进泥潭水坑灭火。大半个

时辰后，火是灭了，却人人一身泥水，狼狈得再也无法厮杀。晋鄙不禁老泪纵横仰天长叹：“天亡大魏也！老夫奈何！”反复思忖，只有下令立即回军，同时飞马报知大梁，请魏王作速派遣精锐步兵北上。

中路公孙喜蹒跚难行。因了要调齐五万铁骑而耽延了三日，及至风风火火赶到敖仓渡口，又恰逢运兵的十几艘大船全被敖仓令征用了，渡口只剩下三十多只中小船只。那大兵船是当年吴起做上将军时，请准魏武侯精工打造的，每船可载五百名士兵渡河，共五十余艘，分别集中在孟津、敖仓、白马津三个大渡口。魏国法度：非出征将军之令箭，任何官署商旅不得动用兵船。若大兵船在，连同三十多只中小船只，五万铁骑连人带马，大约半日光景也就过河了。如今大兵船没了，分明是三日三夜也过不完五万人马。

“猪头！夯货！”公孙喜大骂先期赶到渡口专司准备船只的辎重司马，“你他娘豹子胆！竟敢将兵船脱手，俺灭你满门！”

“将军请看。”辎重司马哭丧着脸递上一面古铜令牌，“敖仓令说，要向大梁王宫输送冬令山货，耽搁不得，每年冬季都是征用兵船。敖仓令有王命剑先斩后奏，末将不敢违拗。”

当的一声大响，公孙喜将那面王命牌砸到了码头石上，大吼一声：“操！渡河！”

敖仓河段是联结魏国大河南北的主要航道，水流平稳航道宽阔，三十多只中小船只一字排开张起白帆，颇为壮观。只是每只船连人带马只站得十来个，渡了四个时辰才过去了两千人马，眼看着冬日的太阳已枕到了山头。公孙喜铁青着脸大喊：“点起火把，夜渡！”片刻之间，晚霞落去，连绵火把将敖仓渡口照得一片通明。饶是如此，等到东方发白，也才堪堪过去了五千多人马，还在暗夜中翻了五只小船。公孙喜声音都喊哑了，一点儿办法也没有。磨到午后，大兵船意外地回来了六艘，公孙喜大是振作，立即下令人马上大船横渡。傍晚时

分，眼看着过河人马已经有三万多，公孙喜厉声下令：“所余人马一律夜渡。务必于天亮前全部过河！”说罢将敦促夜渡的将军令旗交给副将，自己登船过河整顿大军去了。

夜色苍茫，大船方到河中，突然便见本来幽暗的大河北岸火光暴张杀声震天。骤然之间，站在船头的公孙喜一阵透骨的冰凉弥漫了全身，嘶声大吼：“快！快渡！”

“禀报将军。”兵船桨手的头目快步走来，“北岸码头有大火，不能靠船！”

“靠！就是刀山，也给俺靠上去！”公孙喜眼睛几乎瞪得要出血。

“嗨！”头目一声尖锐呼喊，“慢船稳舵，靠上码头——”

公孙喜厉声大喊：“全体张弓，给俺射出码头！”

就在骑士们张弓搭箭的刹那之间，无边暗夜中一片连绵尖啸，强弩大箭带着呼啸的火焰，犹如密匝匝的火蛇狂泻到樯橹帆布船舷船头，钉在哪里便在哪里蹿起猛火。魏军一轮长箭还没有射完，船头人马已经倒下了大半，整个大船也烧成了一座通明的火焰山。

“狼秦！俺拼了你——”火海中一声大吼，一团火焰从两丈多高的船头飞起，扑向了滚滚滔滔的大河。“将军！”“将军上岸杀敌了！”“跳，拼了！”船头火海一片惊叫，一团团火焰跟着扑下了大河，幽暗的河面顿时明亮起来。

随着团团火焰扑入水中，岸上的火箭也立即跟着飘来，眼见身上带火的入水士兵惨叫一片，却突闻岸上几声短促的号角，火箭骤然停止了。一个粗犷的大嗓子从岸上直飞出来：“公孙喜听了：本将军王陵，你的上岸人马一拨一拨，已经被我全部杀光。念你冒死赴险，老秦人放你上岸收尸，装上大船运回去——”

公孙喜堪堪游到残破的码头，一身泥水摇晃着上岸，只见平日堆积货物的偌大货场上尸骨如山，在燃烧未尽的余火残烟中令人心悸，浓烈的尸臭在呼啸的北风中迎面扑来，令人几乎要窒息过去。从未见过如此惨烈阵仗的公孙喜，顿时翻肠绞肚地大吐起来。那个粗犷的大嗓子又随风飘了过来，一阵哈哈大笑："公孙喜，见不得尸体打个甚仗？赶紧回去！小心天亮了我变主意。啊哈哈哈！"

脸色惨白心悸难忍的公孙喜颤巍巍站了起来，对着笑声想怒吼一句，终是浑身软瘫得喊不出来，眼见尸骨堆中一口白刃森森矗立，踉踉跄跄扑了上去，"噗"的一声鲜血四溅，公孙喜软软地倒了下去。喊声沉寂了，火光熄灭了。黑暗中只听王陵一声叹息："小子有种！可惜了。"

正在此时，一骑快马飞到码头："国尉将令：王陵将军守住怀城不动，等候丞相接收，并跟随护卫丞相。"王陵大急："不打仗守在这里做甚？我去增援白马津！"快马使者高声道："国尉有言：各司其职，不得违令抢战！"王陵急急道："好好好，我不抢战。那你说说，白马津如何了？"使者说声正在鏖战，飞马去了。

白马津对岸的淇阳川，却是一场惨烈的血战。

新垣衍勇猛善战，河外大败后立功心切，一回大营星夜调兵。驻扎在巨野泽的两万骑兵还未赶到，新垣衍便率领三万铁骑先行渡过了大河。一过河新垣衍接到探报：秦军步卒一万五千，已经东进到修武注一带，距离淇水只有二百里左右。新垣衍一听怦然心动，三万骑兵对万余步兵，那可是稳操胜券。其时正是午后时分，新垣衍立即整顿军马，沿大河北岸大道向西南兼程疾进。按照铁骑飞驰的速度，最多两个时辰便可抵达修武。

这条大道，中间横着一条由北向南入大河的淇水。淇水东岸与大河北岸的夹角地带，一片连绵山塬，时人呼之为淇阳川。大道冲要处

立着一座城堡，便是淇阳(注)。淇阳城建在山塬之上，带涧枕淇，亭亭极峻。白马津通向河内西部的大道恰恰从城下经过，淇阳居高临下地扼守在咽喉地带。嬴豹铁骑已经早早到达，埋伏在淇阳川严阵以待。谁知数日之后，还是不见魏军动静。嬴豹机变，下令五千骑士改做步卒，此日深夜一举突袭，攻进了这座只有几百名非战军士的险要城堡。一占领淇阳，嬴豹立即飞报白起，并分兵扼守：一万铁骑埋伏在大道两侧山塬，五千铁骑隐蔽在城内。焦急等待了半个月，嬴豹丝毫不敢大意，探马飞骑撒出周围百里，生怕魏军不走白马津大道。新垣衍一动，嬴豹大是振奋，立即亲自坐镇城外伏击山头，要一举歼灭新垣衍三万铁骑。

新垣衍铁骑风驰电掣，不消半个时辰，冲进了淇阳川大道。待到大队飞一般掠过淇阳城下，恰恰是大军全部进了谷口。正在此时，两岸山头战鼓如雷号角凄厉，林木萧疏的塬坡上旌旗招展，黑色铁骑漫山遍野呼啸着压顶杀来。几乎同时，淇阳城头也是战鼓隆隆，五千黑色铁骑开关杀出，直接堵住了谷口。

新垣衍飞快地向两面山坡一打量，一声大吼道：“秦军不多，百骑一阵，杀出淇阳川！”一声吼罢，夺过中军司马手中的大旗连连摆动发令，“前军一万，向前杀！后军一万，回头杀！中军一万，杀向两面山坡！”一阵发令完毕，将大旗又往中军司马怀中一塞，举剑高喊：“跟我杀！”带领一千名护卫精锐旋风般杀向东面山坡。

但凡遭遇突然伏击归路被断，大将胆气最是要紧。同是魏军，新垣衍身先士卒奋勇酣战，三万魏军骑士斗志大涨，人人怀死战之心，战场形势立时改观。此时的秦军铁骑，战力已是天下之冠，更兼养精蓄锐以逸待劳，人人都以为一个冲锋便可击溃魏军。谁想魏军非但没有惊慌大乱，反倒是冲上来要反咥秦军。虽说战力有差又是远道驰驱，但兵力却多过秦军一倍，又是死战突围之志，一时间与秦军大规模纠缠在一起，杀得难分难解。

嬴豹是秦军的骑兵主将，寻常时日，全部十万铁骑都归他帐下，是秦军威名赫赫的猛士大将。今日伏击战，他本在山头用金鼓旗帜发号施令，指挥全军截杀方向，为的是秦军兵力少，怕包不住魏军。开战片刻，他看出情势不对，紧皱的眉头猛然一挑："司马掌旗，铁鹰骑士上马，随我下山，直捣新垣衍大旗！"话音落点，人已飞身上马，长剑只一举，带着两百最精锐的铁鹰骑士惊雷闪电般压下山来。

秦军的铁鹰骑士是重装骑兵，骑士本人首先须得是铁鹰剑士，人人一口十五六斤重的长剑，人马皆是铁甲裹身，只露出两只眼睛，铿锵压来，寻常刀剑箭矢碰到便飞，根本无法凑上去厮杀。如此两百骑激荡烟尘，却没有任何呐喊，直对着"新"字大旗卷来。战国军法通例：大将被俘，领兵五十人以上之官佐全部斩首；护卫与大将同死，有功无罪。唯其如此，大将的护卫亲兵都是精锐死士，新垣衍的一千护卫铁骑自然也是魏军精锐骑士无疑。眼见这股没有旗帜的黑色铁流汹涌压来，护卫千夫长一声大吼："百人队护旗护将，他队三层列阵，杀！"顷刻间与黑色铁流轰然相撞。一交手，嬴豹的铁鹰骑士大显威风，也不列秦军骑士最擅长的三骑锥，只是单兵散开一个扇面，一路砍杀过来。饶是魏军护卫死战不退，也是木片撞到铁塔一般，搭上去便咔嚓飞迸出去。新垣衍在河外与秦军曾有过恶战，冷眼一看，心知不是对手，举剑一声大喝："退下山坡，东向突围！"此时恰恰有一股魏军骑兵冲来裹住了黑色铁流，新垣衍与残余的几百名护卫骑士趁机摆脱厮杀，冲下山立即号令魏军全部回头向来路冲杀突围。

眼见魏军的红色骑兵潮水般卷回，谷口的五千秦军铁骑迅速退后，摆开了三个方阵轮番截杀。但是，拼死突围的魏军死命蜂拥而上，秦军骑士拼死力战，伤亡过半也无法堵住。正在此时，东面喊杀声骤然大起，漫天火把中大队黑色铁骑飓风般杀来，一面"白"字大旗在火光照耀下分外清楚。

乱军中的新垣衍立时凉气灌顶，嘶声大喊：“白起主力来了，卷旗，快逃——”魏军轰然炸开，纷纷向黑暗中夺路逃命，“新”字大旗骤然消失，新垣衍与残余护卫也四散消失在无边无际的黑暗之中去了。秦军追杀出三五里，白起断然下令回兵。嬴豹已经杀得性起，大叫着要捉回新垣衍祭旗。白起大喝一声：“军令如山，收兵！”嬴豹见白起恼怒，才气咻咻地收兵回营。

次日清晨清点战场，魏军尸体两万六千余；秦军战死八千，重伤两千余，轻伤三千余，也就是说，嬴豹的一万五千铁骑几乎非死即伤，是前所未有的惨胜。更要紧的是，若非白起的五千精锐铁骑杀到，很可能伤亡更为惨重。气得嬴豹咬牙切齿地发誓：“新垣衍，下次不杀你复仇，嬴豹誓不为人！”白起默然半日，长长地一声叹息：“惨胜若败，我之错也！我军兵少，新垣衍才敢死战。看来，不能纯粹靠战力，还是要有兵力优势。”见白起如此自责，嬴豹哈哈大笑：“说甚来？打仗能不死人？他死战，我才上劲，有咬头！”白起摇摇头，再没有说话。

三日之后，大梁传来消息：信陵君冒死强谏，请自率二十万步军北上，与秦军决战河内，却被魏襄王与丞相魏齐托词拒绝。秦昭王很是纳闷道：“这魏嗣当真老了？还有几十万大军，为何就不发兵？怪煞！”魏冄笑道：“这老小子，只要看住自己那张王座，管你丢城失地。信陵君若大军在握，老小子能放心了？”秦昭王大是感慨，摇头叹息一声：“国君做到这般地步，只怕是上天难救也。”魏冄拍案道：“不管他，我看，立即设置河东郡，大跨一步出山东！”秦昭王思忖道：“设郡守土，诸事繁多，王舅都想好了？”魏冄悠然笑道：“当此之时，先要有设郡魄力。河内设郡，大出山东三百里，何等震慑之威？至于诸般细务，我自会与白起商讨妥当，禀明太后定夺。你尚年轻，回咸阳读书便了，操个甚心？”秦昭王目光一闪笑道：“我留在王舅身

边，是想长长本事，回咸阳憋闷得慌。”魏冄笑道：“只不要出事，随你。”

大梁不发兵的消息在河内迅速传开，河内魏人大失所望，只要秦军一到，立即开城投降。不消旬日，秦军兵不血刃地接收了剩余城堡。至此刚好一个月，河内六十三城全部被秦军占领，无一遗漏。

白起飞马赶到怀城与魏冄会合。匆匆咥完一顿军食，魏冄递过来一卷竹简：“看看，你我磋商一番，报太后定夺施行。”白起打开竹简，顿时眼前一亮：

请设河东郡书

臣启太后：河内初定，夺城六十三，地四百余里。河内毗邻函谷关，与我本土相连，若得设郡而治，化入秦国，则可一举震慑天下，立大秦东出之根基，诚为不朽之业也。唯其如此，臣等请设河东郡，诸事如左：

其一，郡治所设于怀城。怀居河内之中枢，有镇抚之便。

其二，河东郡设置十三县，蒲坂、安邑、左邑、皮氏、野王、轵、修武、山阳、河雍、朝歌、淇阳、共、汲。

其三，郡守县令本土出，属员遴选旧吏，数比关中诸县减半。

其四，十年之内，不行秦法、不收赋税、不征兵役。

其五，河内驻军两万铁骑，粮草辎重由秦本土输送。

臣魏冄白起顿首

“好！”白起阖起竹简，“丞相思虑周全，我无异议。只是，丞相这次拉上我……”魏冄大手一挥打断笑道：“不是送你功劳，是老夫要借你大将军威风。”白起不惯笑谈，脸色通红道：“丞相哪里话来？这一仗打得不干净，有甚威风来？”魏冄哈哈大笑：“呜呼哀哉！一个月拿下六十余城，还叫不干净？”白起喃喃道：“淇阳川太窝心，战死八千骑士。”魏冄眼睛一瞪道：“日后不得将此事挂在嘴边絮叨。天下本无事，絮叨多了便出事。你是严于责己，未必人人如此看。明白了？你只记住：只要打胜，莫说死八千人，就是死八万人，老夫也给你兜着！看谁个敢多嘴？”白起一笑道：“丞相胆气，为将者之福也。”魏冄喟然一叹：“官场如战场，自古皆然也。老夫也只是给做事者搂住后腰而已，岂有他哉！”

白起恍然想起方才一个念头，指着竹简笑道：“丞相，这郡所何以设在怀城？安邑是魏国旧都，何不设在那里？”

“这你却不明白。”魏冄呵呵笑着，“安邑虽是旧都，城大繁华，然也是魏国老根，许多事只能睁一眼闭一眼。若官府在此，反倒是多有不便。但凡敌方旧都，只能文火细炖，岁月化之。怀城不同，此地本是殷商古邢国，城名邢丘，周武王伐纣灭之，改邢丘为怀。怀者，安抚追念也。怀城居三河[注]之冲要，又靠近洛阳，本是晋国老周人根基。民有周秦同源之说，料民理事便顺当一些。再说，国尉不以为，怀地乃是兵家咽喉么？”

白起点头笑道：“这倒是了。安邑有事，函谷关大军半日可达。怀城两万铁骑，可是令赵魏韩寝食难安了。”

“着！正是这个道理。”魏冄一阵大笑。

三日后，宣太后书令直达河内，由秦昭王宣读立行：对白起战功与魏冄谋划大加褒奖，当场擢升白起为大良造爵，职封上将军；魏冄晋爵封侯，虚封穰地，是为穰侯。三军将士并河内吏员，即时论功封

赏，尽皆晋爵一到三级，一时人人振奋。魏冄雷厉风行地在河内设置郡县、颁布法令，要将这片中原冲要地带结结实实地化入秦国。

在这忙碌时刻，咸阳接到郢都秦商的快马义报：鲁仲连入楚，正在策动屈原复出恢复合纵，联兵抗击秦国。

---

1. 河内，春秋战国时将黄河北岸平原称为河内，黄河南岸平原称为河外。
2. 上党，今山西上党地区，战国时多方拉锯战的要塞之地，战国中期为韩国北部一郡。
3. 算器，中国古代在算盘发明之前使用的运算筹码盘，通常为竹制长方形框，框中有格若干，放置不同形状的算子以代表不同数字，可平置，也可竖式。
4. 《范蠡兵法》已失传，只在汉代学者的著作中被引证。
5. 高奴，今陕西延安地区。
6. 皮氏，战国魏城，今山西河津西部。
7. 睢水，魏国开凿的鸿沟支流，南部驻军防楚。
8. 长垣，战国时魏国东北部要塞，当时在黄河东南岸，今在河南新乡东部。
9. 修武，河内古要塞，后秦始皇设县，在今河南焦作东南地带。
10. 淇阳，河内古要塞，后湮灭，在今河南淇县地带，见《水经注》。
11. 三河，春秋战国对河东、河外（河南）、河内（河北）的简称。

第六章　滔滔江汉

一　碧水风雪云梦泽

大雪纷飞的冬日，鲁仲连接到了田单商队的快马急书：河内沦陷。

这时，春申君正在府中与鲁仲连拥炉小酌。一看书信，春申君倏然变色：“噢呀自作孽，魏国四十万大军睡大觉了？还有信陵君，都到北溟逍遥游去啦！”鲁仲连粗重地喘息着沉默着，猛然一拳砸到案上：“秦国猖狂，欺六国无人乎？”霍然起身，“春申君，我这便上路。来春清明，你我到汨罗相见！”春申君一连声嗟呀惊叹：“噢呀呀，说好来春上路了。这大雪塞道，如何走法？”鲁仲连急迫道：“等不得了，不见秦人冬天打仗么？”说罢转身便走。到得庭院，一片风雪骤然扑面。春申君大急，跟在后面紧走急说：“噢呀慢点，你看这天气，总得备辆车带些干肉干粮啦。”鲁仲连也是边走边说：“不用。经常上路，还能饿着？有风有雪，干净。”春申君转身对跟来的仆人喊道：“噢呀，别跟着乱跑，快去牵马。”说话间到了门庭，仆人已经牵来了鲁仲连的骏马在廊下等候。春申君看见鞍辔齐整的骏马，恍然锐声道：“仲连且慢，家老，快去拿我那领貂裘来啦。”

鲁仲连大笑道：“风雪见猛士，那物事上身累我，不要。”笑罢一拱手告辞，飞身上马，两腿一磕，那匹铁灰色骏马一声短促的嘶鸣，骤然大展四蹄，箭一般冲入茫茫风雪之中。只留下春申君怔怔地伫立在风雪地里，兀自唏嘘叹息。

出得春申君府邸，漫天皆白，整个郢都城垣都陷进了茫茫雪雾之中。鲁仲连有主见，径自走马向城南而来。郢都临水近江，云梦泽伸展出的小江河多在城垣西南，西门南门修建了直通外水的水门。水门下常有各种船只停泊，供旅人官员等从水路出城。寻常时日，一见客官过桥进得码头，船家便在各自船头笑脸相迎，没有人争相呼唤，只任你挑选上船。不管客官跨上哪家船只，其余船家都会遥遥招手，操着或急促或温软的水乡口音喊一声："客官顺风——"离去船家也会对同行笑盈盈喊一声："再会——"回头再笑着一句，"客官，侬坐好了。"小船便悠然荡出码头，漂出水门，融入茫茫水天之中。那份殷殷之情，总是给旅人一片温馨，令远足者怦然心动。鲁仲连熟悉楚国，更是喜欢水乡独有的这一份明亮柔昵，但来江南，能坐船从不乘马。如今风雪漫天，陆路难行，水路却不似北方冰冻，正好不耽搁行程。

谁想一过那座石桥，水门下一片空寂，大小没有一只船。

"有船么？可有船家出水——"鲁仲连焦急，大袖一抹脸上雪水，一声高喊，连呼三遍，都是空无应答，不禁重重地叹息一声，一时愣怔在风雪之中。

"客官，侬有急火事了？"背后码头石下突兀冒出一个苍老的声音。鲁仲连惊讶回头。一堆雪丘中钻出了一个白发苍苍的精瘦老人，一身粗布夹衣，青布包头，双手笼在袖中，一边跺着脚一边上下打量着。鲁仲连忙道："老人家，那些船呢？"老人一笑："客官毋晓得，今冬大雪忒煞猛，有房子的上岸去了，没房子的投亲靠友去了，船也没有了。"鲁仲连焦急道："水道又没冰冻，不做生计，上个甚岸？"老人笑道："侬毋晓得，水道没冻，人却冻了。官府有令，冬船增税三成。谁想守在这里吃雪了？"鲁仲连又气又笑道："冬日客人少，为何还要增税？"老人呵呵笑道："侬是这般说。官府却说，冬船价高了。"鲁仲连不禁愤愤道："岂有此理！当真昏君。"老人连忙紧张地四面张望了一番，才低声道："毋高声了。侬有急火事，老朽送客官一趟子了，左

右在这里也是冻着。”鲁仲连惊喜道：“老伯有船？在何处？”老人向水上那堆雪丘一努嘴：“不大，还算快捷了。”鲁仲连恍然笑道：“啊，大雪盖了船篷。老伯，我还有这匹马，能载么？”老人打量了骏马一眼沉吟道：“客官，侬到哪里去了？”鲁仲连道：“东出云梦泽，再到震泽吴越之地。”老人摇头道：“侬是远足，马不行。我这小船也只过得云梦，江东没走过了。要不客官再等等，看有无别个船来？”鲁仲连断然道：“便是老伯。马，我托在城门守军这里。”老人惊讶道：“侬一匹好马，不怕狼兵杀了吃马肉？”鲁仲连笑道：“他要杀马，我便杀他。老伯，稍等片刻。”说罢卸下马背上的一只皮口袋，牵马去了。

过得片刻鲁仲连回来，老人已经将船上积雪除去，一只乌篷轻舟亮在了码头之下。老人站在船头笑着：“船桥雪水滑，客官小心了。”鲁仲连说声不打紧，已经大步走过了搭在码头与船头之间的一板桥，轻捷稳健地到了船头：“老伯，走。要我帮个手么？”老人已经操起了长长的橹桨，摇摇头笑道：“大雪天不能张帆，慢些个，侬毋得急噢。”鲁仲连笑道：“只要走，慢也是快。”“客官是个明理人。”老人呵呵笑着，小船已经悠然荡出了码头，看看将近城门，老人从怀中摸出了一个大铁钱，咣啷一声，准准地丢进了三丈开外挂在城门洞口的一个敞口铁箱。鲁仲连惊讶道：“老伯，好准头！”老人笑道：“三五丈远，客官见笑了。瞎子阿鹏，十丈开外一扔即中，那才叫准头了。”鲁仲连大奇：“瞎子？瞎子能有如此功夫？”老人还是呵呵笑着：“不多算，日每三钱，几十年扔下来，能没个准头？”鲁仲连不禁一声叹息，说不出话来了。

出得水门一个时辰，小船与漫天雪花一起漂进了云梦泽。极目远眺，天是无边的灰，水是断续的蓝。肥大的雪花从天宇深处涌流出来，匆匆地扑向无垠的水面。云梦泽腾出灵动湿热的水雾，紧紧地拥住了冰凉的雪花，悄无声息地升腾起无边的白纱。天地朦胧，小船悠悠，直是在虚无的云天漂荡。

“雪拥云梦兮水天澹澹，孤舟一叶兮我心茫茫——”鲁仲连站在船头，不禁高声吟哦，末了圈起掌筒一声长呼，“云梦大泽——我来了——”

“客官好学问。”老船家呵呵笑着，“雪天走云梦，老朽也是头一遭。”

“老伯，大雪碧水云梦泽，美是不美？”

老人呵呵笑着悠悠摇橹，破天荒地没有说话。一阵风雪呼啸吹过，吹起老人单薄布袍下五色补丁的破旧内衣。鲁仲连心中一颤，顿时觉得不是滋味，蹲身钻进船舱，走出来将一件翻毛短皮袍披到老人身上。老人一回头，满脸通红道：“客官，这可使勿得，船家人不作兴受外财，老朽要招人骂了。”鲁仲连高声道：“天寒地冻，老伯病了，我也走不远。”老人一怔，局促笑道：“呵呵，也是，那便算了侬的船资，老朽生受了。”说罢停下手中橹，将皮袍穿好，又找了一条细麻绳在腰间束了一道，搓着手笑了：“绵暖不如皮，老话在理，侬毋晓得多舒坦了。”鲁仲连拳头捶着胸脯高声道：“老伯，我是后生，有一拨子牛力气，你教我摇橹。”老人呵呵笑着连连摇手：“使勿得使勿得，风雪无向，侬要上手，明日就漂到糊涂国去了。”鲁仲连大笑：“那便说好，天晴了教我。”老人已经站在橹担前操起了大橹：

“侬毋晓得，这橹带舵，没有三年跑船，不教上手的了。”鲁仲连心中一动道：“老伯，这船是你自家的么？”老人又恢复了慈和的呵呵笑声：“是了是了。十年前，老朽才打得这条船。船是家，有船才有家了。”鲁仲连默然良久，长长地叹息了一声。

老人猛然高声道：“客官进舱，要起风了。”

“风便风，不怕！正好见识云梦泽汪洋之气。”

说时迟那时快，一道恍若城墙的白茫茫混沌雪雾已经迎面推了过来，隆隆之声夹着尖锐呼啸，势若千军万马。老人大喝一声：“客官趴下！头冲船头。”鲁仲连不及思索，一个滑步倒在船舷抓住了一条固帆麻绳。老人却挺直着身板，钉在橹担前牢牢抓着大橹纹丝不动，将船头正正地对着白茫茫突兀高耸的雪山风雷。片刻之间，鲁仲连眼前骤然一黑，一股巨大的推力生生要将他抛将出去。鲁仲连贴在船舷之下，双脚紧紧蹬住了一道板棱，双手死死抓住了麻绳，只觉得尖锐的呼啸掠过，头皮耳目像被利刃飞快地刮过，一阵剧烈疼痛，当即眩晕了过去。

及至睁开眼睛，景象已是大变。天空湛蓝得令人心醉，红红的太阳枕在遥远的水线，碧水长天，明亮得扎人眼睛。鲁仲连挣扎着扣住船舷站起身来，踉跄着脚步一声大喊：“噢嗬——太阳出来了——”如何没有人说话？鲁仲连蓦然回头，顿时惊呆了——船尾橹担前，老人身上已经没有了翻毛皮袍与半长布袍，一身五色补丁的短衣，也只丝丝缕缕地挂扯在嶙嶙瘦骨上，一条腿紧紧钩着橹担，一条腿弯曲在船板，怀抱大橹弓着腰身，头冲着船头，圆睁着双眼，脸上满是鲜血，一头白发散乱地披在双肩，动也不动地扎在那里，分明一座白石雕像。

“老伯——”鲁仲连一声嘶喊，一步冲上去抱住了老人。

老人已经僵硬了。不管鲁仲连将老人抱在怀里如何努力，老人双手都铁钩一般抓着橹柄，佝偻前仆着僵硬冰凉的身板。鲁仲连大急，三两下脱去自己的丝绵长袍裹住老人，又飞快地钻进船舱从皮袋里找出了路途常备的急救丹药，钻出舱来撬开老人的牙关，含一口水嘴对嘴给老人灌了下去。过得片刻，眼见着老人慢慢松开了双手伸开了腿脚，眼珠轻轻地转动了一下。

“老伯！你醒了？”鲁仲连惊喜地大叫起来。

“好后生，侬好命……”老人艰难地绽开了一丝笑意，“放晴了，竖起樯桅，挂上帆，只把住橹担，朝东不动，便入了江东。老朽没将客官送到，惭愧了……”猛然，粗重短促的一声喘息，老人雪白的头颅一歪，没有了声息。

“老伯，鲁仲连害你也！”猛士如鲁仲连者，生平第一次放声大哭。

惨淡的夕阳隐没了，满天星斗闪烁在无垠的夜空，一钩新月斜挂，激荡的涛声无休止地摇晃着小船随波逐流。鲁仲连静静地坐在船尾，端详着身边盖着长袍的老人，双手只抱着橹柄，任小船向着东方漂去。他不想起桅张帆，只想守护着这个因他而死的老人。蓦然之间，鲁仲连眼前一闪，那是何物？烙印！

鲁仲连静神凑近，只见老人雪白散乱的鬓发下隐隐两个焦黑中透着肉红的古字——小臣！淡淡月光之下，肉红幽幽，惊心动魄。鲁仲连不禁一个激灵——老人是逃跑的奴隶？没错。方今天下，唯有楚国的贵族封地保留着古老的战俘奴隶制。“小臣”是最低贱的苦役奴隶，名号“小臣”，是殷商古老部族对低贱奴隶的称谓。果然如此，老人一定是经历了常人无法想象的苦难，隐藏了常人无法体察的苦涩，终是沦落船户，却永远地对客人绽开着一副殷殷笑脸。看着老人安详舒展的面容，鲁仲连不禁喃喃道：“老伯，你为何不逃到北方去？魏齐韩赵秦，早已经没有这种烙印古奴了。是了是了，我猜度老伯是离不开水乡，离不开这云梦泽也。”

天终是亮了。太阳虽然又红又大，风却冷飕飕刀子一般。鲁仲连活动了一番手脚，开始收拾张帆。老人这只船虽然不大，却打造得精巧结实，桅杆底部是一副牢牢固定在船体上的“人”字形木架，大约只有三四尺高。齐国靠海，鲁仲连大体还晓得一些船上本事，一番搜寻，找到了躺在船舷沟槽里的一段丈余高的挂帆柱。幸亏是冬雪休船，老人拆了桅杆，否则昨日一定是樯桅摧折帆布碎裂小船倾覆。鲁

仲连不及感慨，抱起帆柱一番折腾，终是将帆张了起来。一看风向，正是西北风劲吹，直下东南正是顺风。鲁仲连一阵轻松，对老人深深一躬：“老伯，托你佑护了。顺风，我们走。”如老人所说，鲁仲连只站在橹担前牢牢将橹柄对着东南方，小船悠悠去了。

漂得一日，红日西沉时，小船顺风顺水地漂到了一座小岛前。

鲁仲连疲累已极，打量一番地势，将小船抛锚在一处极是避风的岩石之下，背起老人提着皮袋登上了小岛。这是一座孤岛，山石嶙峋草木茂密，积雪中依然露出苍黄青绿。鲁仲连站在最高的一块岩石上将小岛打量一番，断定不会隐藏冬天觅食的猛兽，才放下老人，折来一大堆枯枝断木，打起火镰在避风处燃起了一堆篝火。忍着饥渴，鲁仲连用一口短剑先在山坡上挖出了一个三四尺见方的土坑，又在坑底铺满了松软的茅草，然后将老人轻轻抱了进去，给老人盖上了自己那件长大的丝绵袍；仔细思忖，又找来一方石板，盖住了土坑。鲁仲连兀自喃喃道：“老伯，你且先在这里歇息一段时日。日后，鲁仲连定然将你移回郢都安葬，访出你的名姓，给你老人家立一座高大的墓石。”说着将翻出的新土堆在石板上，恰恰一座坟茔。一切妥当，鲁仲连打开皮袋拿出干肉酒囊，将一方干肉端端正正地摆在老人坟前：“老伯，旅途之酒无薄厚。来，你先饮了。”提着酒囊围着坟茔洒了一圈清酒，颓然坐在了篝火前喘息起来。分明是饥肠辘辘，鲁仲连拿着干肉却难以下咽，一个朦胧，靠着山石软倒，随即大放鼾声。

一觉醒来，又是山水明亮。鲁仲连自觉精神振作，方才一通大吃大喝，吃喝完毕，在老人坟茔前插了三根高高的青竹，又用剑画了三个大大的“十”字，下岛上船去了。

谚云：冬冷雪后。这一日还是干冷的西北风，鲁仲连却觉得天从人愿，虽是一身夹袍浑身冰凉，精神分外抖擞。起锚扯帆，片刻之间进入了茫茫云梦。又是一日顺风漂流，暮色时分，辽阔浩渺的云梦泽渐渐收窄，水流也在碧蓝中泛出青灰，远远地青山夹峙，苍苍云梦终

是化做了长川东去。鲁仲连大是惊喜，兀自高声长呼：“噢嗬！大江滔滔，仲连来也——”

出得云梦泽，是三千里江东地面，也便是吴越两个已经灭亡了的国度，此时叫做东楚。一入江东，有了盎然春意。两岸青山村畴，江面白帆依稀，渔船商船间或总能遇到，比辽阔清冷的云梦泽多了一番生机。鲁仲连从未来过江东，然却带有一张墨家绘制的《江东山水图》，再有不明，遇到船家便问，也还算走得顺当。

过了一日一夜，小船出江，进入了震泽大湖。一出震泽，是老吴国的都城姑苏。过了姑苏，便是鲁仲连此行寻觅的越地大山。想想自己不通吴越方言，更兼水陆皆生，鲁仲连在震泽北口的丹徒(注)城停了半日，用春申君令牌请官署派了一名颇有阅历的老通吏，又自己雇请了一名年轻力壮的水手，便于夜间进震泽，直下老越国茫茫大山。

鲁仲连火急要找的，是一位隐居在会稽山的神秘人物。

二　隐世后墨再出山

会稽山，既是大禹聚会诸侯之地，也是大禹葬身之地，更是天下享有赫赫盛名的圣地神山。会稽山东麓有口深不见底的古井，井水直通东海，越人称为“禹井”，说是大禹踏勘海水涨落的“眼井”。会稽山上有禹冢，周遭山林鸟雀群落万千，专司禹冢之耘护，春拔草根，秋啄其秽。若有人妄害此鸟，当地越人部族追杀无赦。当鲁仲连站在这座被苍翠松柏紧紧环绕的大冢前时，一时感慨万端。那五六丈高的冢丘五色杂陈，仿佛是上天将天下的各色土壤都搬到了这里。更令人惊讶的是，如此一座小山也似的大冢，却没有一根杂草，疏松坚挺，毫无千年风雨冲刷痕迹，五色土斑斓明艳，干净得如同春日刚刚耕耘过一般。连周遭的松林地面都是了无杂物污秽，山林幽谷清新得令人心醉。

“官府有仆役护持禹冢？”鲁仲连素来求实，不大信遥远的民间传说。通吏大是摇头：“没没没。会稽山猎户都不进，纵有官府仆役，如何谋生？”

突然，森森无边的松柏林海中一阵林涛般的异样声音弥漫了过来。鲁仲连抬头之间，蓦然便见万千飞鸟贴着地面向禹冢掠来，没有一声啁啾鸣叫，起起落落地衔起地面的落叶枯草，盘旋飞舞着从鲁仲连身边掠过，大片出了山林直向遥遥大海飞去。

“噫——”鲁仲连长长地惊叹一声，盯着鸟群飞去的方向良久愣怔。

通吏笑道：“越地荒莽，原多神异之说，先生见笑。”

“禹冢神鸟，信哉斯言！”鲁仲连由衷赞叹了一句。

“先生，过了禹冢山，是若邪溪，过了若邪溪，才是五泄峰，须得赶路也。”

“好，走。”鲁仲连答应一声，跟着通吏轻轻地走出了这片洁净的山林。

大约走得一个多时辰，翻过了两个山头，眼前一道峡谷。一条山溪挂在半山之上，匹练直下声若沉雷，赫然一片孤潭深深沉在谷底，南山崖上一柱悬空孤石斜斜伸出在潭水之上，奇绝异常。鲁仲连长剑指着山溪高声道：“那定然是若邪溪了。”通吏笑道：“此水有四奇，先生晓得无？”鲁仲连摇头：“我却如何晓得？”通吏指着遥遥山溪道：“一奇铸得神剑，山左有欧冶子铸剑石洞。二奇浣得轻纱，山右是西施族人当年的村落。三奇众山倒影，窥之如画。先生说，美是不美了？”

“如何不美，第四奇如何？”鲁仲连饶有兴味。

“这末了最是令人不解。”通吏认真地皱起了眉头，“但有人物在此出奇，此后便不奇了。人云，奇后不奇。”

“莫名其妙，此话怎说？”

“欧冶子之后，若邪溪不能铸剑。西施之后，若邪溪不能浣纱。

先生且看，这里早已经了无人迹，都迁走了。”

“奇！”鲁仲连童心大起，“可有谁个在孤石看过众山倒影么？”

通吏摇头：“如此之险，谁个上得去？众山倒影只怕是传闻，先生莫得涉险。”

“若是不险，有何看头？”鲁仲连说着话已经大步向山崖走去。

这道山崖青苍苍一道绝壁高耸，半腰凌空伸出一方孤石。孤石之上有一棵亭亭大树，高逾七八丈，此刻一团白云飘过，恰恰掩住了孤石，那大树仿佛生在云端的天树一般，当真是物化神奇。鲁仲连高声问：“那是甚树？能在孤石生长？”通吏笑道：“这是白栎，比北地的麻栎可是高大多了，生在孤石之上，原是少见。”鲁仲连再不说话，端详一阵，一手用长剑拨打着齐腰深的茅草，一手揪着杂乱丛生的灌木枝杈，不消片刻攀上了山崖。通吏遥遥看去，白栎树梢恰恰在鲁仲连脚下。此时，鲁仲连从山崖边一跃飞起，堪堪地落在了白栎树冠，树冠倏忽一沉，鲁仲连已经大鸟一般落到了孤石之上。

“好！”通吏不禁大大赞叹了一声。

此时白云刚刚飘过，峡谷明澈如洗。鲁仲连乘崖俯视，只见幽幽谷底汪洋着一片碧蓝，潭水四周是层层叠叠的绿树作岸，分明一个巨大的绿盆中盛着一汪碧水，那碧蓝明亮的潭水中涌动着一簇簇嵯峨山峰，直是天地间匪夷所思的图画。

“众山倒影，窥之如画。若无人到此，此话却是如何来的？”鲁仲连兀自喃喃，如醉如痴，“隐匿此等山水之间，谁还去想世间纠葛？”徘徊半日，感慨中来，拔出长剑在合抱粗的白栎树干上一阵刻画，跟着双掌一振，树皮纷落，赫然显出四个大字——误人山水！

正在此时，谷风长啸，一团乌云骤然扑面而来，孤石大树顿时陷入一片黑暗。鲁仲连直觉一股旋风卷来，要将他拔起一般，大骇之下，连忙伏身贴地紧紧抱住了大树。倏忽旋风卷过，明澈的峡谷已是一片幽暗。再看那峡谷深潭，已是漆黑如墨，森森骇人，哪里还有窥之如画的仙境？

“山雨将来，先生回来——”通吏惊慌的声音一丝细线般飘了过来。

鲁仲连抖擞精神，爬上高大的树冠，飞身一纵，抓住了山崖上一根粗大的青藤，脚蹬手抓地攀上了山头，回到通吏面前，已经是衣衫凌乱满头大汗脸色苍白。通吏笑道：“先生形迹，不像观画之人了。”鲁仲连一阵喘息，大喝了半皮囊凉水，这才长吁一声：“天地神异，尽在越地也。”霍然起身，“走！明日赶到五泄峰。”

万山丛中风雨无定，鲁仲连两人一夜半日的路程，经历了七八次风云变幻，次日午后赶到五泄峰，衣服还是半干半湿地紧贴在身上。鲁仲连又气又笑骂道：“鸟！隐居这等地方，当真折腾死人。”通吏连忙一嘘，小心低声道：“先生莫得无遮拦，五泄峰有山神耳目。”鲁仲连哈哈大笑：“好好好，五泄峰好。”看着鲁仲连谐谑玩笑，通吏笑了：“先生，你只登上前面这座峰头，便真要说好了。”“是么？那走！”鲁仲连也是惦记着心中大事，说得一句，猫腰大步匆匆地向山上爬去。这面山坡虽然很长，却不甚陡峭，只小半个时辰便登上了山顶。举目眺望，鲁仲连长长地惊叹了一声，身子钉在了山头一动不动。

一道青森森的峡谷，对面两座高山造云壁立，夹着一条山溪，飞珠溅玉直泄山谷，望若垂云，却是两百余丈一道大瀑布悬空。一泄之下，两山又骤然重合，伸出了一个平台，垂云白练隆隆跌入平台，又是直泄山谷数十丈，如此连环三泄，跌入最后一道巨大的平台，瀑布宛如白练鼓风，骤然舒展飘开，变成一道十多丈宽广的白练隆隆坠谷。五道瀑布连环而下，直是青山胸前拖曳了一幅飘飘白纱，当真是天地造化。

“如此雄山奇水，如何叫一个‘泄’字？忒煞风景也。”

通吏笑道：“越人将瀑布叫做‘泄’，土语了。”

“五泄峰？暴殄天物！”鲁仲连耿耿不能释怀。“

先生如此上心，不妨取得一个雅名，小吏禀报官府更名如何？”

鲁仲连思忖良久，哈哈大笑：“还是五泄峰了，泄尽天地晦气。

噫！有人唱歌？”通吏惊喜道：“有歌声，便有高人。先生且听，这歌非同寻常！”青山之中，歌声清亮悠远满山回荡，却不知来自何处。鲁仲连仔细听去，但觉柔情幽幽，却一个字也听不出意思来：

滥兮抃草滥予

昌互泽予

昌州州

甚州焉乎

秦胥胥

缦予乎

昭澹秦踰

渗惿随河湖(注)

鲁仲连听得满头雾水，大奇笑道：“这是天歌，人是不懂。”通吏笑道：“我用雅言㊟给先生唱一遍，只是大意了。”通吏悠悠唱了起来：

今夕何夕兮	搴舟中流
今日何日兮	得遇君子同舟
蒙羞被好兮	不訾耻诟
心几顽而不绝兮	相知君子
山有木兮木有枝	心悦君兮君不知

鲁仲连听得大是愣怔，不禁喟然一叹：“如此美歌，惜乎竟不入《诗》！”

通吏笑道：“《诗》是孔夫子删的，原本没收楚吴越。”

“这人却在哪里？”鲁仲连怔怔地望着余音袅袅的青山，兀自喃喃着。“

先生唱得一曲，引她出来了。”

“非礼。又不是春日踏青，何能唐突高洁？”鲁仲连想了想上到一块最高的山岩上，两手嘴边一圈，呼喊起来：“何方高人？敢请一见——”

一个声音真切冰冷：“阁下高名上姓？”仿佛在身边，仍是不见人影。“

在下临淄外墨。”鲁仲连心中一动，突然说了一句隐语。

“法同，则观其同。”停顿片刻，真切的声音又飘了过来。

“法异，则观其直。”

“赏，上报下之功也。”

“同，异而俱于之一也。”

突然，真切淡漠的声音变成了一阵动人的笑声：“果然千里驹，来得好快也！”笑语还在山谷回荡，一个白色身影从峡谷倏忽飘了上来，堪堪地落在了鲁仲连对面。鲁仲连只是留心盯着对面山林，突觉眼底白影一闪，定睛一看，大是愣怔——面前一个亭亭玉立的少女，白纱裹身长发披肩，半身隐在花草之中，活活一个仙子在前。

“你？是方才与我对话之人？”鲁仲连终于开口了。

少女一阵笑声：“空山幽谷，能有何人？”

鲁仲连正色道：“音色有定，分明不是一人。”

突然传来冰冷真切的声音：“小技耳耳，岂有他哉。”分明面前少女说话。

鲁仲连再不疑心，一拱手道：“既是如此，鲁仲连请见南墨巨子。”少女一点头：“这个通吏，不能入山。”鲁仲连踌躇道：“我不谙越语，没有通吏岂不误事？”少女笑道：“谁与你说越语了？自找累赘罢了。”通吏在一旁笑道：“无妨无妨，先生自去便了。”鲁仲连道：“荒险山地，足下出事我如何心安？”少女冷笑道：“荒险山地？也只你说。”说罢伸手一指，“左走二十步，山崖下便有一客栈。”“客栈，当真？”鲁仲连与通吏皆感大奇，异口同声地惊讶发问。

少女也不说话，白影一闪，倏忽到左手崖下，说声：“看好了。”脚下一跺，地面齐腰身的草木隆隆分开，赫然显出一条宽可容车的石板道。石板道尽头是一面光洁的巨石，巨石右侧一个灰色的凸起之

物，活生生一个大纽扣。少女上前在纽扣上“啪”地一拍，轰隆一声，巨石下方滑开了一扇大门。少女指点道：“这是客栈，机关最是简单，就这两处，客官记下了。客栈内一应物事齐全，你只阖上山门，自是万无一失。”

通吏只惊愕得发愣，猛然醒悟，连连点头：“开眼开眼，先生便去了，小吏乐得生受一番这山腹奇趣。”鲁仲连也不想耽搁，对少女一拱手道：“如此便好，请带我入山。”

少女遥指瀑布：“五泄之后，跟上了。”只一转身，轻盈飘上了方才鲁仲连看瀑布的山头。鲁仲连大是惊愕，世上果真有如此飞升自如的轻身功夫，况且还是个纤纤少女，当真匪夷所思。当下也顾不得多想，憋足一口气大步登山。上到山顶，少女咯咯笑道：“还千里驹呢，山龟一般。”鲁仲连大喘着气道：“你这轻身功夫，不，不是人。”少女一撇嘴笑道：“呀，自己笨还骂人！”鲁仲连脸红道：“我是说，你云雾飞升，仙子一般。”少女一伸手道：“我来帮帮你，否则呀，日落也到不了。”鲁仲连一摆手：“不用。五泄峰不就在峡谷对面么？”少女一皱眉头道：“对面？就你这笨走，日落还不定能到，来！”说罢将脖颈上搭着的白纱拿下，一伸手绑在了鲁仲连腰间的牛皮鞶带上，“记住，你只提气常步便了，无须使出蛮牛力气。”鲁仲连生平第一遭与女子如此接近，更兼好胜心极强却要被一个少女“提携”，不觉有些窘迫，却又无话可说，只点头道：“好了，试试。”

少女笑道：“第一次，闭上眼了。”鲁仲连高声慷慨道：“不就翻山越涧么，闭个甚眼？不怕！”少女一笑：“人笨脾气还大，好了，起——”骤然之间从山头飞起，向峡谷中飘来，但遇大树与山崖伸出的岩石，少女便是落脚一点。起起落落，总在鲁仲连觉得身子沉重时便恰到好处地落在一个树梢或岩石上，倏忽之间便又飞起，不断地贴着山崖向那高天瀑布飞去。鲁仲连原是文武双绝的名士，轻身功夫堪称一流，今日却是大开眼界。他竭力想教腰间白纱不能着力，却总是不能

如愿，任他提气飞跃，那幅白纱总是绷得笔直地趁着他，使他能堪堪借力而不至于落入谷底的森森尘寰。

大约半个时辰，两人降落在一处山坳。鲁仲连一打量，这个山坳恰恰在夹着瀑布的东山山腰，回首看去，遥遥的一柱青峰插天矗立，分明是清晨观赏瀑布的山峰。如此看去，两人方才贴着那座大山飞了一个巨大的弧形，近于抄了个直线捷径。若要走来，要顺着山岭翻越，无论如何也得一日路程了。鲁仲连不禁由衷赞叹："姑娘天马行空，鲁仲连佩服！"少女脸上一红笑道："没有你卖力笨走，我也带不动了。"鲁仲连哈哈大笑："实话实话，鲁仲连今日才知道一个笨字，是笨。"少女不禁莞尔一笑："笨汉天心，好着呢。"鲁仲连却猛然惊呼："噫！对面五道瀑布，如何只剩两道了？"少女咯咯笑道：

"真笨呢，中三道被上下两道遮盖，只在那座高峰看得见了。"一时之间，鲁仲连大是感慨："要观真山，须得登高。信哉斯言也！"少女揶揄道："说过一回了，还说？"鲁仲连大为惊讶："奇了，姑娘如何知道我说过一回？"少女只一笑："走，莫得我师等烦了。"说罢向山坳深处去了。

走到山坳尽头，又攀上一道山崖，瀑布雷声轰鸣如近在咫尺，却偏偏不见瀑布。少女笑道："不用打量，瀑布在山前，出去时自然看得见了。"鲁仲连又是一番感慨："墨家多奇思，这南墨院又是鬼斧神工也。"少女目光一闪道："比神农大山总院如何了？"鲁仲连笑道："姑娘没有去过墨家总院？"少女摇摇头，鲁仲连也不再问了。

上得山崖，是一座宽阔的岩石平台。除了脚下石板道，岩石山体绿树葱茏，将平台遮掩得严严实实，与周围山体一般无二。少女道："你且稍待，我去禀报巨子。"说罢一闪身消失在山崖之中。

片刻之后，少女出来笑道："请随我来。"

鲁仲连跟着少女，进了一座幽暗的山洞。曲曲折折大约走了百十来步，豁然明亮。鲁仲连一打量，眼前竟是一个巨大的天坑。天坑方圆足有三五亩地，恍若一片宽广的庭院，错落有致地布满了花草竹林与奇异的高大树木，四面石壁高逾百丈，青亮光洁寸草不生；仰头看去，广袤的天空变成了一方碧蓝的画框，几片白云悠然地浮动其中，说不出的高远清奇。饶是鲁仲连见多识广，也为这天成奇观惊叹不止。

穿过一片竹林，眼前绿草如茵，草地中央一座竹楼悬空而立，竹楼下一座茅亭，依稀墨家总院老墨子的天竹阁。少女将鲁仲连领到茅亭下笑道："有凉茶，你且稍坐，巨子便来。"说罢飘然去了。鲁仲连只一点头，捧起石几上的陶壶咕咚咚猛饮了一阵，清凉沁香，一抹嘴盯住了那座竹楼，等待着那个自立南墨的老人出现。

天下事也奇。墨家是以对天下兼爱为本的学派，又是纪律最为严明的行动团体，按说最应该传承有序，最应该凝聚不散。然则，老墨子死后，墨家却迅速分解，非但当初的四大弟子各成一派，连稍有成就的年轻弟子也出了总院自立学派。声威赫赫的墨家，竟一时星散为各种墨派。这南墨，是墨子四大弟子之一的邓陵子的墨派。

邓陵子原是楚国江东渔人子弟，少时聪颖灵慧，只是家贫难以求学，只有随父母在渔船上漂泊打鱼为生。有一年，墨子带着几个弟子南下楚国，在云梦泽畔恰遇邓氏渔船，便将这个聪明少年收做了墨家弟子。邓陵子刻苦勤奋，天分又高，不几年便成为墨家弟子中的佼佼者。墨家不求入仕，只奔波天下布学除暴。墨子常常与几个得力弟子分头率领一拨人马行动，久而久之，磨出了四大弟子——禽滑釐、相里勤、苦获与邓陵子。邓陵子最是年轻，非但学问见识不凡，剑术更是墨家之冠。在老墨子晚年，发生了秦国的商鞅变法，墨家以商鞅变法为暴政，欲暗杀商鞅以拯救庶民苦难，邓陵子便是反对变法暴政最

坚定的大弟子。几经曲折，墨家与秦国冰释误会，与法家一起，变成了支持秦国变法的最大学派。

老墨子溘然长逝，天下大势骤变，六国合纵抗秦一时成为潮流。对于历来以天下安危为己任的墨家，曾经有过的歧见又重新发作了。邓陵子几次提出南下，扶持楚国变法，联合六国抗击暴秦。相里勤与苦获却主张遵从老师决断，支持秦国统一，在天下推行秦法。资深望重的大弟子禽滑釐犹疑不决，主张“静观其变，徐徐图之，毋得躁动”。如此一来，墨家的分立成了无可挽回的必然结局。

此时，少年成名的鲁仲连进了墨家总院。

鲁仲连是院外弟子，原本不该对墨家决策发生影响。不想，墨家四大弟子却因争执不下，提出了遵从墨子的“尚同”法度，开设论政台，让全体墨家子弟论战而后决断。墨家本来就有浓厚的开放论战传统，论政台一开，歧见百出，根本无法尚而同之。若是论战学问，鲁仲连自会虚心聆听。然则一论及天下大势，他便大有主张，忍不住跳上高台，慷慨激昂地一口气说了半个时辰，归总一句话：效法苏秦，以合纵为山东六国争取变法时机；秦法失之于苛细，不足效法。

鲁仲连的侃侃大论，在墨家激起了强烈反响。邓陵子当即挺身而起：“院外弟子尚且有如此眼光，我墨家兼爱天下，如何竟要拥戴严刑峻法？竟不能为天下大义另谋大道？”接着振臂一呼，“扶持楚国变法者，左袒！”

呼啦一声，墨家的南国弟子两百余人齐齐站起，人人拉下了左臂衣袖。

至此，墨家的分立任谁也无法阻挡了。

谁知恰恰又是鲁仲连挺身而出，站在邓陵子面前气昂昂道：“反对秦法，不等于扶持楚国！楚国旧族根基太深，不足为变法表率。”邓陵子打量一番这个伟岸青年，揶揄地笑了：“我晓得，你是要说，齐国有两次变法根基，墨家当扶持齐国为抗秦盟主，是么？”

“正是！”鲁仲连昂昂高声。“后生，再过十年，你要改了主意，还可以来找我。”邓陵子轻蔑地一笑，拂袖去了。光阴荏苒，齐湣王即位秉政，鲁仲连的拳拳报国之心一天天地冷了下去。终于，鲁仲连开始回味苏秦对屈原春申君的期望，开始回味邓陵子对楚国的激赏，也开始寻觅真正将变法当做生命的强毅人物。几年下来，鲁仲连终于认定：山东六国之中，此等人物只有一个，那便是屈原。屈原虽然被放逐南楚，但他的威望却在楚国与日俱长，只要扶持屈原当政，楚国便可撑持天下与秦国分庭抗礼。鲁仲连与春申君谋划了一个扶持屈原的周密方略，只是需要一股特殊力量来完成。

鲁仲连想到了墨家，想到了当初力主扶持楚国的墨家大师邓陵子。邓陵子创立了南墨，若有他援手，此事大有成算。然则，鲁仲连一直都不明白：邓陵子南下十余年，为何扶持楚国变法的大事始终是泥牛入海？

“禹陵茶天下独有，鲁仲连品尝得出？”一个苍老舒缓的声音从身后飘来。

鲁仲连蓦然回首，一个清越矍铄的白发老人正站在廊柱之下，顿时恍然，连忙庄敬地深深一躬：“在下鲁仲连，拜见南墨巨子。”老人笑着一伸手：“无须客套，仲连坐了说话。”鲁仲连一拱手：“谢坐。”

坐在了石案右手的石礅上。老人走进廊柱下，悠然踱着步子道：“月前，老夫接到禽滑子的飞鸽书，不想你随后便到。如此急迫，有何大事要南墨襄助？”

倏忽之间，鲁仲连一个激灵。这个当年以凌厉激越著称的墨家大师，眼下显是一副出世风骨，鱼龙变化，令人实在难解。心念闪动，鲁仲连肃然拱手道：“启禀巨子：仲连与春申君谋划得一个方略，要扶持屈原重新出山，刷新楚国，领袖天下。”

“难得也。”老人没有丝毫的惊讶，捋着长长的白须悠然笑道，“十余年之后，千里驹还是回来了。不错。老夫没有看错齐国。”

“当年不闻道，原是仲连褊狭。”鲁仲连坦然道，“今日方悟，仲连愿追随大师，共同扶持楚国，为天下一张非秦大道。”

老人默然良久，摇头叹息：“刻舟求剑，晚矣！”

“大师此言，仲连不明。”

老人沉重地叹息了一声：“楚王昏庸颟顸，屈原心志已失。今日楚国，已成流水之舟。老夫纵有当年刻痕，然沉舟侧畔，如之奈何？”

“大师差矣！”鲁仲连心中一沉，不禁有些急迫，“屈原虽久经沧桑，多有悲怆激愤，然却雄心未改，今秋还上书楚王，力主变法。若屈原秉政，春申君辅之，若楚王昏庸，何不能另立新王？还有……”

鲁仲连骤然压低了声音，“以屈原当年暗杀张仪、断然与秦国开战之胆略，安知他不会取而代之？”

老人轻轻地摇摇头笑了，似轻蔑又似嘲笑道：“鲁仲连啊，你可曾读过屈原的《怀沙》篇？”见鲁仲连摇头，老人轻声吟哦：“伯乐既殁兮，骥将安程兮？人生禀命兮，各有所错兮。知死不可让兮，愿勿爱兮。明以告君子兮，吾将以为类兮！”吟哦得罢，喟然一叹，“如此灰冷颓丧，谈何雄心未改了？”鲁仲连一阵愣怔，沉吟道：“赋诗作词，原是伤怀者多，大师似乎太当真了。”老人大是摇头：“言为心声。老夫虽与屈原只一次谋面，然自信看得不差，此人诗情有余，韧长不

足。总归一句：屈原者，奉王命变法可也，要他抗命变法甚或取而代之，异想天开也。”

鲁仲连默然良久，站起身一拱手：“大师如此说法，后学不敢苟同，告辞。”

“且慢。”老人一招手，“老夫并没说不帮你啊。”

“大师不出山，如何帮法？”

“仲连少安毋躁。”老人笑了，“南墨不同总院，弟子大体都在三楚之地散居。老夫派一名得力弟子随你下山，南墨力量交你调遣，如何？”

鲁仲连大是惊讶，实在不解这老人心思。就实说，如此做法鲁仲连是十分满意的，甚至比邓陵子本人出山更满意。若是老人出山，行动未必亲临，却还要事事商讨，他要不赞同，你便寸步难行。南墨弟子交鲁仲连调遣，没有了诸般掣肘，可放手实施谋划，自然是上上之策。可是，老人何以如此放心自己？要知道，墨家历来是行不越矩的，将大批弟子交到一个院外士子手里，当真是非同寻常。心念及此，鲁仲连不禁沉吟道：“大师究竟何意？不怕鲁仲连失手么？”

“老夫不欲出山，却不想屈了你等心志。”老人一叹，“仲连啊，你但能证明老夫错料屈原，天下大幸也！老夫生平无憾，只是太想犯这个错了。”

“大师……”刹那之间，鲁仲连犹豫了。

老人已经转过身去，啪啪啪拍了三掌。一道白影倏忽飞到了亭外，正是方才的少女。老人正色吩咐道：“小越女，你持我令箭随鲁仲连下山，南墨三楚弟子尽听鲁仲连调遣。”少女道：“请老师示下，南院事务交付何人？”老人道：“你不管，我自安排。记得多报消息。”少

女兴奋地挺胸拱手：“是，弟子明白。”老人转身又对鲁仲连道，“你便带她去。”鲁仲连大是沉吟：“大师，她，太小了。”老人目光一闪：“太小？只怕你这千里驹走眼也。去了，诸事毋忧。”说罢飘然去了。

“我叫越燕。”少女咯咯笑了，“笨！还愣怔？走啊！”

鲁仲连无可奈何地笑了笑，大手一挥，径自大步向院外去了。

三　南国雄杰图再起

汨罗水畔的春日是诱人的。

霏霏细雨之后，日头和煦柔软地飘浮出来，碧蓝的天空下，绿澄澄的汨罗水在隐隐青山中回旋而去。水边谷地中茫茫绿草夹着亮色闪烁的野花，无边地铺将开去，直是没有尽头。渐渐地，一轮如血残阳向山顶缓缓吻去，火红的霞光将江水草地青山都染成了奇特的金红，混沌中透着鲜亮。没有农夫耕耘，没有渔人飞舟，没有猎户行猎，更没有商旅的辚辚车轮。除了汨罗水的呜咽，这里永远都是一片静谧。纵是明艳的春日，也弥漫着一片绿色的荒莽，笼罩着一片孤寂的苍凉。

骤然之间，一红一白两骑快马从远山隘口遥遥飞来。一个清亮的声音咯咯笑道：“如此好山好水，却做了放逐之地，可惜也！”红马骑士扬鞭一指，粗重的声音道：“看，茅屋炊烟。”脚下一磕，红色骏马火焰般向山麓飞来。

草滩尽处的山麓，耸立着一座孤独的茅屋。茅屋顶上插着一面白幡，幡上有两个斗大的黑字——流刑。茅屋前有一堆湿木柴燃起的篝火，浓浓的青烟袅袅直上。见远处快马飞来，篝火旁一个黄色斗篷者霍然起身，大步迎了上来。

“春申君——我来了——”骑士遥遥招手间飞身下马。

“噢呀仲连兄！”春申君高兴得拉住鲁仲连，“我已等你三日啦！”

“明日才是清明，你急个甚来？”

“噢呀，秦国要攻楚国，我能不急了？”

“秦国攻楚？谁的消息？在准备还是开始了？”鲁仲连着急，一连串发问。

春申君摇摇手：“稍等再说了。噢呀，这是何人？邓陵子大师？”

鲁仲连恍然笑道：“这位是大师子门弟子，越燕，人呼小越女。这位是春申君。”

“见过春申君。”小越女一拱手，没有第二句话。

“噢呀，”春申君也是一拱手急迫问，“莫非大师有疾在身？”

鲁仲连摇摇头：“稍待再说。哎，饿了，吃喝要紧。”

春申君一阵大笑：“噢呀糊涂，看，一只烤肥羊！”

三人来到篝火前，铁架上的那只肥大的黄羊正在烟火下吱噜吱噜地冒油，焦黄得肉香弥漫。鲁仲连眼睛一亮，手中马缰一撂，三步并作两步过来便要上手，又猛然回身：“哎？春申君，如何你一个人？屈子何在？”春申君一脸苦笑：“噢呀，这位仁兄也是，日每要在水边转悠得两个时辰。今日等你，我没有陪他去了。”骤然之间，春申君哽咽一声，又勉力笑着望了望衔山的落日，“等等，也该回来了。”

鲁仲连心下一沉，一脸的兴奋倏忽之间连同汗水一起敛去了，只怔怔地望着远处的青山绿水，一声沉重的叹息。“是他么？”小越女指

着漫天霞光里一个小小的黑点。

春申君笑道：“噢呀，一群水鸟飞舞，哪里是人了？”

“水鸟之下，有一人。看，中间那个黑点。”小越女指点着。

渐渐地，黑点变得清晰了——一个须发灰白衣衫褴褛的老人踽踽独行，一群不知名的鸟儿跳跃飞旋在周围，呢喃啁啾，不胜依依。将近青山，老人一挥手长声吟哦：“小精灵，回去也，汨罗水的月亮在等着你们——”话音落点，鸟儿们齐齐地呼啦一声展翅飞去了。

鲁仲连大是惊愕，声音不禁颤抖：“春申君，先生失心疯了？”

小越女咯咯笑道：“与鸟兽通灵，原是个心境，如何便心疯？真是……”脸一红，分明是生生咽下了那个已到口边的笨字。

春申君站起身来遥遥高声道：“噢呀屈原兄，你看谁来也！”

老人遥遥笑问：“千里驹乘着春风来了？”鲁仲连大步迎上深深一躬：“临淄鲁仲连，拜见大司马。”

老人哈哈大笑：“大司马？哎呀，老夫听着都耳生了。”说着拉住鲁仲连走到篝火前，将鲁仲连摁到草席上，“春寒泛湿，靠火近点好。”春申君走过来笑道：“噢呀，这里还有一个，屈兄老眼昏花么？”老人一番打量，骤然惊叹吟哦：“呜呼！美细渺兮宜修，趁西风兮桂舟，令汨罗兮无波，使江水兮安流？”小越女惊讶道：“老伯伯，水都不流了，我是个灾星么？”三人不禁一阵大笑，鲁仲连笑道：“先生夸赞你，说你细宜装扮，轻柔乘风，连汨罗水都被你迷得没有了波浪。笨！”小越女脸色顿时绯红，高兴得咯咯直笑：“原是笨，怕你说么？”又向老人一躬，“老伯伯，越燕见过，老师问你好。”老人困惑道：“老师？姑娘的老师老夫识得？”春申君笑道：“噢呀屈兄，这越燕姑娘是南墨弟子了。”老人恍然大笑：“光阴如白驹过隙兮，故人忘

却。姑娘，你师可好？还那般终日愤愤然么？”鲁仲连接道：“大师修成高人风骨，恬淡得快成庄子了，若有愤愤然，倒是天下之福了。”老人抚着杂乱的长须点头叹息：“岁月悠悠，不变难得，变亦难得，尽皆天意也。”

“噢呀，烤羊好了，边吃边说。”春申君从茅屋中提出两个坛子叫了起来。老人笑道：“来，姑娘坐了。春申君拉来了一车酒，仲连痛饮便是。”

天色已经完全黑了，一轮尚未饱满的月亮挂在青山之角，山水一片朦胧。四人围坐篝火之前，打开酒坛，切下烤羊，吃喝起来。片刻之间，鲁仲连已将半只烤羊撕掳干净，将两只沾满油腻肉屑的大手在衣襟上一抹，打开那坛专门为他准备的老齐烈酒，一碗一碗地痛饮起来。

“噢呀，猛士多饕餮，仲连是个注脚了。”春申君一介贵胄，纵然豪爽，讲究吃相雅致也成了习惯，见鲁仲连风卷残云，不禁大笑。

屈原笑道：“唯大英雄真本色。本色者，天授也。人想学，也是难。”

鲁仲连哈哈大笑：“我听孟尝君说，当年的张仪也是狼吞虎咽，全无拘谨。苏秦却是礼仪法度中规中矩。大司马，你说这两人秉性，如何也是一纵一横？”

屈原脸色一沉：“狼子张仪，如何能与苏秦相提并论。”

春申君笑道：“噢呀，屈原兄最烦那个张仪了，仲连说他何来？”

“不是烦，是恨！”屈原脸色阴沉，“国之仇雠，豺狼爪牙，老夫与之不共戴天。”

“好！”鲁仲连啪地一拍掌高声赞叹，“大司马国恨在心，楚国有望。”

屈原长叹一声：“楚国啊楚国，只可惜大好河山也！”

“噢呀屈原兄，”春申君适时插上道，“我与仲连谋划日久，要来一番大举动。若时势有变，你得出山，不能退却了。”

屈原目光一闪：“鲁仲连为何要为楚国担当？”

“大司马差矣。”鲁仲连面色肃然，“仲连不是为楚国担当，是为天下担当。若是苏秦在世，齐国有望，仲连自然不会舍近求远。”

“你且打住。”屈原急迫道，“苏秦变法之后，齐国如日中天，如何无望了？”

“大司马放逐多年，却不知今日之齐国，再也不是昔日之齐国了。”鲁仲连一声叹息，将齐宣王之后的齐国变化大体说了一遍，更对齐王田地的秉性与诸般怪异作为备细叙说，末了道，“国有此等君王，国之栋梁摧折，贤良出走，民怨沸腾，天下视若公敌，齐国却如何领袖天下？仲连身为纵横策士，决意承袭苏秦之志，为天下谋划一条非秦大道。此事之要，首在一个大国强力推行变法，进而领袖天下，最后诛灭强秦！”

“好志气！”屈原一声赞叹，“后生如斯，诚可畏也。”

“噢呀屈原兄！”春申君大是激动，“仲连以为：山东六国，唯你视变法强国为生命，视楚国强大为终身追求。他说服了我，激励了我，才有这番谋划！”

“快说说，何等谋划？”屈原等不及春申君说完了。

鲁仲连痛饮一碗烈酒，嘴一抹低声说了起来，一口气竟说了小半个时辰。三人都很激奋，又商议了诸多细节，不觉已到了月上中天。屈原兴奋难耐，抱来大堆树枝干柴又点亮了篝火。春申君笑道：“噢呀屈兄，你可有新诗，吟诵一篇了。”

“老伯伯诗念得好哩！”小越女高兴地笑了起来。

“也好，”屈原笑道，“常年在山，做得一篇《山鬼》，我便唱来。”

“老伯伯唱，我来吹埙，楚歌是么？”小越女从随身袋中拿出一只黝黑的陶埙，轻轻一触嘴唇，埙音飞了起来，与寻常埙音的呜咽低沉大是不同。“好埙！”屈原起身一声赞叹，挥舞着褴褛的大袖，脚下猛然一顿，起舞高歌：

若！有人兮山之阿

余处幽篁兮终不见天

路险难兮独后来

表独立兮山之上

云容容兮而在下

杳冥冥兮羌昼晦

东风飘兮神灵雨

雷填填兮雨冥冥

猿啾啾兮又夜鸣

风飒飒兮木萧萧

思公子兮徒离忧

石磊磊兮葛蔓蔓

君思我兮何超远

若！春兰兮秋菊

长无绝兮终古——

歌声随着埙声，飘飘去了。屈原长长地叹息了一声，方才的激奋荡然无存。鲁仲连与春申君也是良久默然。小越女唏嘘不止，抹着泪笑道："老伯伯，这山鬼是个女鬼，找不见她钟爱的公子了，对么？"屈原骤然大笑，摇摇晃晃地跌倒在了篝火旁。

春天的郢都，水门内的小船又泊成了诱人的风华。

连接街市的那道白石桥行人如梭，时有商旅走来呼唤船只出城，码头总有一阵热情温馨的吴侬软语荡漾开来。时近正午，白石桥过来了一队甲士，匆匆封住了街市一边的桥头。紧接着一队挑夫上了石桥，后面一个骑着高头大马的中年人，丝衣华丽腰悬长剑，马后又是两名带剑武士，气势与寻常商旅大是不同。这班人马一出现，码头的船工们顿时骚动起来，相互观望，几乎是永远挂在脸上的笑容倏忽消退，非但没有人上前延揽生意，反而是一片惶惶不安。

"侬看看，官府又要送货出城了。"

"一钱不给，还是远水，谁个去了？"

"有谁欠官府劳役了？趁早上去应酬，免他瞎点我等。"

"弗为(注)弗为，谁欠劳役，还不找死了？"

正在此时，那个华贵的中年官员走下石桥，傲慢地向码头一挥手道："王宫运货，顶替劳役，谁个愿去了？"连问三声，没有一人回答。官员脸色骤然涨红，向后一招手："来人！给我点出四条大船，谁敢违抗，立杀无赦！"桥上甲士轰然一声拥来，便要下码头强点船只。

突然之间，船工最后边一人高喊：“我等六船愿去，弗要点了。”

官员一阵大笑：“就说嘛，偌大楚国，没有顺民了？”又骤然拉下脸对着船工们吼道，“尔等本是吴越贱民，日后若再不敬重大楚官府，船只一体烧了。教尔等冻死饿死，葬身鱼腹！听见了么？”

船工们死死一片沉默。官员正要发作，那几只划过来的大船上一个黝黑精瘦的汉子在船头拱手笑道：“上大夫何须与吴越贱民计较？请上船便了，今日正好顺风！”官员立刻阴云消散，变脸笑道：“一个船工，你如何知道本官是上大夫了？”黝黑汉子极是恭顺地笑着：“靳尚大夫是大楚栋梁，天下皆知。我等山野庶民，如雷贯耳。”官员极感受用，大是感叹：“我靳尚有如此口碑，上天有眼也。来人，赏船家赤金一方！”

靳尚身后一个武士喊一声：“船家看好了。”嗖的一声凌空掷过来一个金饼。黝黑汉子受宠若惊，忙在船头踉跄来接，不防一步滑倒，扑通一声与方金一起落水，引得周围船家一片大笑。待黝黑汉子水淋淋爬上船来，靳尚高声笑道：“不打紧，到了王后别宫再赏你一个。”

落汤鸡一般的黝黑汉子连忙拱手惶恐道：“小民原是学过几日功夫，想在大人面前露一手，不想却栽了，见笑见笑。”靳尚大笑道：“好，不用勘验，便是你这几只船了，你要真有功夫，本官还不用你呢。”

笑罢转身下令，“来人，货物上船。”

片刻之间，货物装满了四只大船。靳尚指着两只空船矜持地下令：“押船甲士一只船，本官一只船，上。”二十多名甲士拥到了最后的船上，靳尚却与自己的两名护卫一匹骏马上了黝黑汉子精致的乌篷小舟。黝黑汉子惶恐笑道：“大人，船小不吃重，大人宝马能否……”

靳尚一挥手道：“你两个下去，上那只大船。”两名护卫稍有犹豫，靳尚脸色一沉：“下去！你俩合起来还没这匹马值钱。它是王后的宝贝，明白么？”护卫诺诺连声，连忙下了小船挤到大船上去了。

“开船了——”黝黑汉子一声唱喝，满载甲士的大船悠然出了码头，之后四只货船，最后是黝黑汉子的乌篷小舟。奇怪的是，码头上所有观望的船家都没有那一声热切的顺风辞，只是冷冷地看着船队出了水门，进了水道，始终没有一个人说话。

船队出了水门，黝黑汉子一声长呼：“官府货船，扯帆快桨——”

载货大船的船家与桨手们“嗨”的一声应答，各船大帆倏忽扯起，桨手们也齐齐地甩开了膀子划水，船队满帆快桨，片刻漂进了云梦泽北岸。不想一进云梦泽汪洋水面，吃重货船便悠悠地慢了下来。黝黑汉子喊了一声：“桨手们歇歇乏，上大夫要在前方漫游散心，我在前面等了。”说罢大橹猛然一划，乌篷小船走云一般掠过船队悠然去了。

大船水手们齐声高喊：“老大好身手！彩——”

片刻之后，乌篷小船又飘然飞了回来，船头却赫然站着一个裙裾飘飘的少女。大船甲士们惊愕之际，少女一声长长的呼哨，载满甲士的大船骤然倾斜，樯桅哗啦折断，硬生生地翻了过去。甲士们惊慌呼喊间已经全部落水，虽则说楚人善水，怎奈被大船扣在上面，又是铁甲在身，绝大部分在顷刻之间一命呜呼。两名护卫与几个本领高强的甲士头目勉强逃脱，刚刚浮出水面便被大铁桨迎头拍去，鲜血立刻渗出了一团红云。不消片刻，全部甲士死了个一干二净。

小船少女又是一声呼哨。十多个桨手飞扑水中。将十几具尸体举到了船上。也是片刻之间，又有十几个甲士站在了最前边的大船上。少女一挥手，乌篷小船飞了出去，几艘大船悠悠地跟在了后边。

船队沿着云梦北岸行得小半个时辰，北面山腰一座小小城堡遥遥在望。渐渐靠近，山坳里弯出了一个小港湾，一片青石码头横在了眼前。乌篷小船一靠岸，船头少女倏忽不见，丝衣华贵的靳尚却赫然登岸。只见靳尚矜持地一挥手，接连靠岸的大船上十几个甲士押下一队挑夫，挑着各色货物上了山。

靳尚大摇大摆地走在前边，看看将近城堡，城门外的守护甲士肃然躬身。靳尚也不理睬，只对后面呼喝道："一帮贱民，都给我小心了。这都是王后的心爱之物，但有差错，拿他喂狗！"押货的甲士也是气势汹汹，不断地用长矛敲打着挑夫，跟着靳尚长驱直入进了城堡。又是小半个时辰，靳尚带着甲士押着挑夫们又出了城堡。

片刻之间，船队飞云般漂走了，城堡依旧静悄悄地矗立着。

次日清晨，郢都爆出了惊天奇闻：炙手可热的上大夫靳尚被秦国暗杀，头颅被挂在了王宫车马场的旗杆上！郢都街市立即大哗，人们弹冠相庆，酒肆大跌到一成价供国人聚酒庆贺。谁知偏偏就在国人欢腾的时刻，又有更加惊人的消息传来——王后郑袖被药杀在别宫密室，两日之后才被侍女发现！及至这则消息传开，郢都骤然沉默了。王后郑袖虽然也是与靳尚昭雎沆瀣一气，被楚人气狠狠地呼为"吴女"，然则毕竟是王后，国人若再欢呼庆贺，岂非连楚王也卷了进来？若楚王都是脏污不堪，那楚国还有指望么？自古以来，市井山野之庶民虽远离庙堂，但对朝局国事却最是明白，谁个是蛀虫奸佞，谁个是谋国栋梁，远远看去，分毫无差。楚国历经劫难，国人更是心明如镜，竟在死一般的沉默中酿出了一场令天下瞠目结舌的壮举。

就在王后郑袖被药杀的消息传出的当夜，一支童谣在郢都巷闾传唱开来：

皮已不存　袖也不正

三闾不出　日口见刀

天心无语　三楚大劫

于是，郢都国人聚相议论，纷纷拆解这支童谣隐寓的天机。不说则已，一说之下，才发现这支童谣直白如画——“皮”为革，“革”为靳尚；“袖”，不说也是王后了；“三闾”是屈原，屈原正是在三闾大夫爵位上被放逐的；“日口刀”是昭，在楚国，“昭”没有别人，定是昭雎。如此一来，这支童谣便是在明告楚人：奸佞靳尚死了，行迹不正的王后也死了，若是三闾大夫还不出山，昭雎还要“见刀”！但是，中间两句连起来，却令人匪夷所思。屈原不出山，为何昭雎就要见刀？莫非上天在冥冥之中已经断定昭雎是阻挠屈原的死敌么？后两句更是蹊跷，天心本就无语，为何“三楚”就要遭逢大劫？“三楚”说的是大楚国，楚国本土连同吞并进来的吴越两国，自是三楚了。那么，“天心”究是何指？

“噢呀！民心即天心！孟子说的了。”一个儒生突然大喊起来。

“侬个透亮，天心便是民心！”一个吴地士子立即呼应。

“彩——”众人大悟，轰然喝彩。

“这便是说，”儒生压低了声音，“民心若是不动，楚国便是大难临头。”

“心在肚子里，动又能如何了？”一个商人大皱眉头。

众人一片大笑，吴地士子矜持地笑了：“侬毋晓得？民心动，是动于外。动于外，便是要教国君知道民心了。”

“晓得晓得！”商人连连点头，“就是上万民书了。”

“彩——”众人一声呼喝，“上万民书——”

次日清晨，王宫车马场前所未有地变成了人山人海。

商人停市，百工停业，船工停运，庶民百姓从四面八方拥向了王宫，挤满了一切可以插足的方寸之地，连车马场周边的大树上也挂满了各色人等。高大的王宫廊柱下，一片白发头颅打着一幅宽大的麻布，赫然八个血淋淋的大字——天心补楚，三闾秉政！守护王宫的军兵甲士不敢妄动，一员领班大将飞也似的跑进宫中禀报去了。

楚怀王正在昏昏大睡。郑袖靳尚骤然死去，对这个年近花甲却依然精力旺盛的老国王不啻当头霹雳。多少年来，这个老国王已经完全习惯了昭睢、靳尚、郑袖给他支撑的全部日月。比他更老却更健旺的昭睢打理着朝局国事，他只点头摇头便了。正在盛年的靳尚沟通着他与外臣的诸般事务，间或还给他一些甜蜜的玩味。娇媚丰腴的郑袖仿佛永远都那么年轻诱人，每次都教他雄风大振。但凡郑袖带着王子去别宫小住，他便惶惶不可终日，纵是将几个绝色侍女百般蹂躏，也是索然无味，非郑袖回来与他反复折腾才能一泄如注，轻松地睡到日上中天。久而久之，他颓然靠在了这个三角人架上，万事都只在这三个人身上解决。楚怀王由衷地感念上天所赐，不能想象，假如有朝一日没了这个三人架，他将如何度日？

便在他尽情咀嚼着一个国王的美味时，三人架的两个致命支撑突然摧折了。楚怀王听到这个消息时，哼都没来得及哼一声便骤然昏了过去。及至醒来，他浮上的第一个念头便是：上天纵要惩罚他，如何不教昭睢去死？却让两个最心爱的人死了？他不吃不喝不睡，只在园林中焦躁地转悠，完全想不起自己该做什么。一个侍女领班甚是精明，派来了四个平日做郑袖替身的柔媚侍女，操着与郑袖全无二致的吴侬软语，莺莺燕燕地拥着他漫游。一夜漫游将尽，他终于颓然软倒在四具柔软劲韧的肉体上昏昏睡去……

“禀报我王，出大事了……”宫门将领匆匆进来，却钉子一般愣怔了。

晨雾之中，绿草地上一顶白纱帐篷，四个侍女与须发灰白的老国王重叠纠缠在一起，粗细鼾声也混杂在一起，周围一个人也没有，寂静得一片森然。

“内侍何在？郎中[注]何在！”宫门将军大喊起来。

“侬毋聒噪了！”一个裙裾飘飘的侍女头目不知从何等地方飞了出来，圆睁杏眼压低声音嚷嚷着，“侬毋晓得大王两日两夜没困觉？侬毋长眼，嚷嚷大王醒来谁个消受了？侬要有事，找令尹去了。现时大王醒来也没个用，晓得无？”

宫门将军哭笑不得，想发作却又不敢。这些吴语侍女都是王后郑袖的从嫁心腹，更是楚王的寝室尤物，寻常时日等闲大臣也得看她们脸色，此时楚王没睡过劲儿，没准儿被吵醒了还真将他一刀问斩，何苦来哉。想到这里，将军诺诺连声地走了，一出宫门立马派出飞骑向令尹昭雎告急。

昭雎这几日正在心惊肉跳。

靳尚死讯传出时，他很是高兴了一阵子——这个弄臣近年来气焰日盛，借着男风女风一齐得宠，时不时对他这个令尹还带点儿颜色，指斥他这事没办好那事没办好，大有取而代之的势头。此子中山狼，得志便猖狂，死得正在其时。谁知还没回过味来，郑袖就被药杀了。这一下，昭雎可是冷汗直流。说到底，郑袖是他的人，是他对楚王设下的绞龙索[注]。二十多年来，要是没有郑袖在王宫撑持，昭雎当真不知死了几回。如今有人一举杀了靳尚郑袖，可见这股势力决然是来头不小。他们能杀这两个精明得每个毛孔都在算计人的人精，可见谋划之周到细致。令昭雎更为不安的是，这股神秘势力为何要杀靳尚郑袖？反复思忖，昭雎认准了只有一个答案：是楚国的新派势力要改变朝局，挟制楚王变法。果真如此，这股势力岂能放过他这个新派死敌？可是，他们为何要放过他呢？没有机会得手？决然不是。只有一

个可能：要选另一个时机杀他，以期造成更大的震撼。这个时机，很可能就是他们的变法人物将要出山之前，杀他这个世族魁首为变法祭旗。除此而外，还能做何解释?

昭雎是只千年老狐，既有冷静的评判，又有狡诈的对策。反复思虑，他选定了以静制动这个应对晦明乱局的古老准则，抱定了在这个强劲的风头上蛰伏隐匿的主意，将府中护卫部署得铁桶也似，却绝不踏出府门一步。只要躲过这险境，新派又能奈我何？谁能保定那个朝三暮四的楚王一定会重新起用新派人物?

正在此时，侄子子兰匆匆来到书房，说禁军司马飞马急报：郢都国人宫前血书请愿，强请楚王重新起用屈原变法；楚王昏睡，朝臣不出，紧急请命令尹处置。

“呵呵，棋在这里了。”须发如雪虬结在头顶盘成了一顶白冠，老昭雎两眼闪烁着细亮的光芒，“先杀宫中对手，再以民谣煽动国人上书，而后改变朝局。算器倒是不错。子兰，你也做过一回大将了，想想，该如何处置？”

“无论如何，不能教屈原出山！”子兰咬牙切齿，“否则，昭氏举族当灭。”

“我是问，目下之策该当如何？”昭雎对这位曾经做了一回上将军但却总是憨直骄横的侄子，每每总是大皱眉头。

“目下楚王朝臣俱不理事，叔父当做中流砥柱！驱散乱民，稳定郢都，同时也铲除屈原黄歇之根基！”子兰大是慷慨。

“之后如何？”

“挟制楚王，以乱国罪灭了屈黄两族，叔父镇国摄政。”

“再之后如何？”

“叔父效伊尹之法，废黜放逐老楚王，拥立一个童子楚王。”

“再再之后如何？”

“昭氏代芈氏。若田齐代姜齐，立他一个新楚国！”

“好！”老昭雎第一次赞赏了侄子，“你能看得久远，这件大事便交给你去做。”说罢走进里间，一阵轻微的响动，抱着一个铜匣走出来放到书案上：“打开。”子兰一端详，眼中放光，熟练地打开铜匣，不禁惊叹一声：“兵符！”昭雎冷冷一笑：“这是我秘藏之兵符。你用它即刻调一万精兵，驱散乱民，围住王宫，不许任何人进出。记住，给府邸留一千铁甲武士，防备那股势力得寸进尺。”

“明白！”子兰答应一声，大步出了书房。

郢都之内除了王室禁军八千人，便是城防驻军六千人。作为一国都城，城内驻军只能维持在一定数量，不可能多多益善，最重要的防卫力量历来都驻扎在城外要塞隘口。这是天下通例。其中最根本的原因是实战需要——大军驻扎城外要塞，使敌方根本不能接近都城，这才是真正的防守。大军兵临城下，城内孤军困守，那只是极为特殊的驻兵要塞或偶然的战场情势。作为大国都城布防，历来都不会将大军龟缩在城池之内。

唯其如此，子兰要调足一万人马，只能出城。都城内的王室禁军是只听楚王号令的。就是那六千城防驻军，也是要有特殊兵符才能接受上柱国[注]之外的调遣的。楚国大族分治的历来传统：都城属王族领地，禁军与守军将领均由王族子弟担当，连兵士都是只从王族领地征发。楚怀王虽然颟顸，但对都城内兵马却也是掌控极严，特殊兵符连靳尚也没有见过。昭雎的兵符是十多年前子兰做上将军统帅六国联军

时，昭睢以令尹调运粮草的权力得到的。六国联军战败，楚国上下惶惶不安，这只兵符竟鬼使神差地被人忘记了。

楚制：调粮兵符须与调兵兵符同时勘合，大军才能离营。但是，城外大军主将却正好是昭阳，也是昭氏的后进英杰，论辈分还是子兰的宗亲侄子。当此非常之时，这只兵符等同王权，况且昭睢又是主政令尹，调一万兵马入城当是顺理成章。

为防不测，子兰带了十名精锐骑士，一色快马长剑，出得北门向山谷要塞飞驰而去。这要塞军营距离郢都六十里之遥，翻过两道山梁便能望见军营旌旗，放开快马小半个时辰可到。刚刚翻过第一道山梁，下坡进入谷地时，突闻轰隆一声，前边六骑骤然消失。子兰战马突兀人立而起，嘶鸣后退，与后面连环飞驰的四骑结结实实撞在了一起，子兰顿时跌到马下，鼻子刷地喷出一股鲜血。饶是如此，子兰顾不得疼痛，立即拔剑大呼："有埋伏！你等断后，我去军营。"又飞身上马要绕过陷坑冲上山梁。

恰恰此时，一道白影快如闪电般飞来。一个大回旋，子兰头颅飞去，一股血柱冲天腾起，连一声惨叫也没来得及喊出。白影堪堪掠过，一阵箭雨立即倾泻到谷地，片刻之间，陷坑六骑与地上四骑声息皆无。"兵符，给你了。"丛林中一个清亮的女声。"好！回郢都。"一个浑厚的男声在丛林回荡。

马蹄如雨，骤然从山林席卷而去，山谷又恢复了一片宁静。

日色过午，楚怀王终于呻吟着郑袖的名字醒来了。侍女头目连忙跪坐在地将他拥在怀里，一边抚摩一边呢喃抚慰："大王别怕了，王后困觉了，一忽儿就来，就来，乖乖别怕，先喝一口白玉汁儿了，王后有，我也有呢，侬尝尝味道好么？哎哟，乖乖咬疼了……"自从郑袖生了王子，楚怀王便有了这个奇特的癖好，每次睡醒来都要郑袖给他喂

奶，说那是上天白玉汁儿最好喝了。郑袖几日不在，极少开怀的侍女们又没有这上天白玉汁，只好任他将胸脯咬得出血。懵懂之时，不想这塞进嘴里包住脸膛的竟是肥嘟嘟一对可人物事。恍惚之间，老国王以为抱住的当真是郑袖，哼叫着一头扎进那雪白丰腴的怀中，狠狠咂得小半个时辰，才睁开眼睛抹着嘴坐了起来："你，便是王后了！"手却只是指点着那对肥白的大奶子。"

谢过大王隆恩——"侍女头目惊喜万状地猛然将老国王包在了胸前。

楚怀王雄心大作，一番胡乱折腾，片刻之后满头大汗气喘咻咻，才觉得郁闷稍减，呵呵笑了："这对尤物不输郑袖，上天有眼了。"

"侬晓得无？人家跟王后原本就是姊妹了。"

楚怀王哈哈大笑："好了好了，姊妹便姊妹了。"

正在楚怀王高兴的时刻，一个老内侍匆匆碎步跑来："禀报我王：出事了！宫门拥满了市井庶人，已经跪了三个时辰，要我王出宫受书！"

楚怀王顿时愣怔了，片刻之间却又恍然笑了："我说也，哄哄嗡嗡甚个声响？原是市井坐宫，要减税么？去，找令尹了，本王管这等琐碎？"

"宫门司马早报令尹了，令尹派出子兰将军，可子兰将军没有音信了！"

楚怀王眼珠打转，一声高喊："靳尚！"却又骤然打住，长叹一声，"乱也，走，本王出去看看啦。"刚要迈步，却回头高声下令，"来

人，带新王后去寝宫养息。”又对衣衫零乱的侍女头目笑了笑，这才跟着老内侍走了出去。

一到宫门廊柱下，楚怀王惊愕得站住了。生平之中，他只见过屈氏部族的族老们当年为屈原请命，人数也就是几百个，已经使他手足无措了，何曾见识过这人山人海？片刻之间，楚怀王觉得头轰的一声懵懂了，脸色发青，两眼笔直，不禁哆嗦起来。老内侍连忙靠前扶住低声道：“老朽之意：不管市井庶民如何请命，我王尽管答应住，管保无事了。”楚怀王顿时清醒，甩开老内侍笑道：“本王早就如此想了，用得你说？下去！”抖擞精神走到廊下矜持地一声高喝，“宫门将军何在？”

“宫门将军朱英在！”

“请庶民三老上前，本王召见。”

“嗨！”朱英转身走下高高石阶，来到跪地请命的一片老人前高声宣谕，“请命人等听了：楚王有命，着三老上阶晋见。尔等推举三人，随我见王。”

片刻之间，三个须发雪白的老人颤巍巍地跟着朱英走上了高高的三十六级台阶，场中民众翘首以待，鸦雀无声。大约顿饭时光，三个老人颤巍巍下了台阶，一个苍老嘶哑的声音喊了起来：“楚王英明，答应即刻下诏，召屈原大夫还都秉政！”

“楚王万岁！”“屈原大夫万岁！”车马场顿时一片欢呼。

“昭雎老狐，如何处置？”有人高声呼喊起来。

“且慢了。”一个老人笑了，“楚王说了，即刻下诏，罢黜昭雎令尹之职！”

“彩——”“楚王明断！”“楚国万岁！”一片山呼海啸掠过了广场。

突然，随着一阵骤雨般马蹄声，一骑飞到王宫阶下一声高喊：“夷陵军报，秦军攻楚——”万千人众顿时僵住。不迟不早，秦国恰恰在这个节骨眼上攻来，谁来统兵对阵？大楚国还能保得住么？

四　江峡大战　水陆破楚

经过一冬紧张运筹，冰消雪化的三月，秦国水军终于编成了。

河内战事一结束，白起给魏冄留下一万铁骑，马不停蹄地班师蓝田，自己又星夜赶回了咸阳。晋见宣太后之后，白起匆匆与荆梅成婚了。这是宣太后的命令：白起不成婚，哪儿也不许去。白起与荆梅原本都没有立即成婚的意愿。可宣太后说得明白：“大将三十无家室，君之罪也。白起若无荆梅这个念想，我能教他等到今日了？一个才士孤女，一个国家干城，却都是孤身漂泊，教我如何做这一国太后了？

明日便成婚！我看这也是荆老义士生前遗愿，我便做主了。”白起对这个青梅竹马的师妹原是一片深情，但毕竟从来没有挑明过婚事，老师死得突然，也没有明白说过此事该当如何，所以就存了个与荆梅相处慢慢再说的心思。荆梅深爱白起，却因他戎马倥偬，总是没有相处一吐心思的时机，也暗暗打定了主意，要改扮男装入军照拂白起，相机再说。如今教宣太后快人快语说了个透亮，俩人红着脸不说话，也算是默许了。于是，宣太后立即亲自操持，半日之间便将白起的大良造府收拾得焕然一新。当晚，宣太后带着陪嫁的十名侍女十名官仆，用一辆结满红绫的篷车将荆梅从王城送到了大良造府，沿途观者如潮，热闹非凡。到得府邸，秦昭王亲自司礼主婚，全部在咸阳的秦国大臣几乎都来庆贺，可谓天下独一无二的成婚盛典。

白起素来对不合自己身份的擢升与赐予都觉得忐忑不安，若是职爵之事，他一定会断然辞谢。可这是婚典，按照古老的习俗，国君太

后出席功勋大臣的相关庆典也是常情，虽说自己只想悄悄办理，却实在不好推托。若是魏冄在咸阳，一定能体谅自己苦衷，替自己挡得一阵，可偏偏魏冄在河内忙碌，也只好顺势而下了。荆梅自然知道白起禀性心思，只是不断给他眼色："忍忍，便过去了。"

一则是战事在心，二则是实在不堪连绵不断的饮宴盛典。大婚次日，白起一马飞出咸阳，直奔蓝田大营去了。及至日上三竿，宣太后亲乘华车来迎新婚夫妇入宫大宴时，竟只有朴实娴静的荆梅一个人了。荆梅只施得一礼，还没有说话，宣太后便又气又笑道："这个白起不像话。扔下一个新娘走了，是么？虽说也是国事，可我这个娘家人如何过得去了？荆梅，你莫上心，我这便派人将他给追回来，任你处罚，晓得无？"叮当一串体己话。荆梅噗地笑了："太后莫生气，他就那根犟牛筋，但有仗打，甚事也不顾。"宣太后呵呵笑道："有这想头便好。你也别生气，左右你一个人我一个人，索性跟我进宫住几日去。"荆梅笑道："白起是个粗土人，府中乱得一团糟，容我收拾得两日，再去拜谢太后如何？"宣太后笑了："新娘子知道当家了，好事也。哪有个不行的理论。哎，进宫可不是拜谢我，是你我一起热闹些许，记住了？除非白起回来，你想来便来。"说罢又叫过侍女仆人的头目叮嘱一番，这才上车走了。

白起进得蓝田大营，立即开始筹划攻楚大战。

按照预先谋划，白起第一件事是派出飞骑特使直下江州(注)，限期在一月之内将打造好的战船接收下水，并征发三千名水手等候成军。第二件事，派出蒙骛暂为水军大将，立即奔赴南郑(注)，征发两万汉水子弟练成水军。两件事部署妥当，白起教中军司马将搜集来的楚国山水图与郡县城相关典籍全部搬到后帐，埋头揣摩伐楚细节。

大约从西周时起，中原便称楚国与江南小邦国为"南国"。

《诗·小雅·四月》有“滔滔江汉，南国之纪”的咏唱。后来，南国诸侯们渐渐地被楚国一一蚕食了，及至吴越被灭，淮水之南便是楚国天下了。广袤华夏，除了西南巴蜀被秦国占领，整个江南、东南、岭南的苍茫万里，都是楚国疆域。虽说楚国对岭南的实际控制很松散，但是各个岭南部族都以楚国为宗主，却是任谁都承认的事实。也就是说，整个北部华夏战国的所有土地加起来，也比一个楚国大不了多少。于是，对大河之北的中原各战国来说，攻取楚地成了梦寐以求的远图。自春秋以来，中原诸侯以晋、秦、齐为首，不知多少次地与楚国开战，可是，都从来没有打到过云梦泽与长江北岸，激烈的大战从来都只发生在淮水南北区域。到了战国中期，反倒是楚国向北扩张到了淮水以北，直接与魏国韩国在颍水接壤。若从颍水的陈县（楚国北部要塞，也是楚国末期最后一个都城）直达岭南，那可当真是荒莽万里河山。从几百年的战事看，大多数时期，中原战国的军力还都是强大于楚国的，可为何偏是夺不来楚国土地，反而是楚国步步北上?

攻楚之前，白起想得最多的，便是这个难解之谜。

自从与老师临终谈兵，读了老师赠送的兵书，白起打仗的思路大大开阔起来。白起出身行伍，在战场造诣上很早就达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举凡步骑战法、军营调度、辎重运筹、行兵布阵、安营扎寨、长途奔袭等，他都能从一个士兵所能够解决的细节上变换创造出种种独特战法。甲胄兵器的重量，军营帐篷的大小，军食制作的种类，他都能找出最利于作战且又最方便军士行动的最好配置。正因为如此，白起在千夫长的位置上就已经屡次能对大军作战提出精到见解了。尤其是河外伊阙之战大破六国联军、河内之战夺魏六十余城这两场以他为统帅的大战之后，白起骤然成熟了。再读兵法经典，他对往昔战事便有了深彻回顾。根本之点在于，他真正悟到了战之胜负根本在疆场之外的道理，也明白了诸如孙武吴起司马穰苴那样的兵家圣者，为何要用大量篇幅去论说战场之外的国政、民生乃至人心向背等的奥秘。

也正是在这样的时刻，白起开始谋划对楚大战。为了思虑更为扎实，他专门与魏冄做了一番探究。

“穰侯以为，中原强兵，何以百年来不能夺楚十城以上？”

“白起啊，你又瞄上楚国了？”魏冄哈哈大笑，“老夫之见，却很简单：楚有江水天险，中原无水军，陆路无法逾越，可是了？”

白起道：“即或江水难以逾越，淮水总可以强渡，何以淮北之地也在楚国手中？”

魏冄一怔：“也是，淮北之地打了百余年，反倒教楚国占了大半，你说说是何道理？”

“白起以为，道理有二：其一，中原战国战法单一，百余年来唯知从淮北与楚国接壤处开打。楚国淮南江南之广袤本土从未受过威胁，可源源不断地输送兵力粮草做长期抗衡。纵有一战数战之败，也不伤元气。是故楚国虽弱，却能矗立淮北不退。中原战国虽强，却不能夺取淮北，更不能逼近江水。此为战法谋略之误。”

“有理！”魏冄拍案而起，“其二？”

“其二，大局评判有误。中原战国历来视楚国为南蛮；一如长期视秦国为西蛮；错认唯有淮北淮南才是丰腴之地，汉水、江南、江东、岭南皆是蛮荒莽苍之地，纵拼力夺来，亦于国无助。与此同时，楚国使节、商旅也在中原反复张扬江南荒莽贫瘠远不如中原富庶，楚国要富强，唯有夺取淮北，等等，混淆中原视听，使中原战国误以为果然如此。此一失误，与张仪当年对巴蜀评判之误如出一辙。明锐如张仪者，尚且以为巴蜀蛮荒不毛之地夺之无益，更何况寻常人等？”

魏冄一阵默然，良久喟然一叹：“洞若观火，此之谓也！白起啊，老夫是老楚人了，也没想到这战场之外啊。”说着双目炯炯生光，“你

既有此想，定有长策，说说了。”

白起走到魏冄书房的那张《九州山水图》下，指点着道：“天下之大，唯江南为最后争夺之地。天赐地利，秦国西南恰与楚国相连，夺得楚国半壁河山，可成秦国更大根基。若得攻楚战胜，便要另辟蹊径：避开淮北老战场，从巴蜀直下江水云梦泽，夺取楚国江汉根基，一举使楚国衰颓。”

魏冄长长地一吁：“如此打法，秦军之短了。我方水军，弱于楚国水师啊。”

白起指着蜿蜒江水道：“楚国水师虽强，然多在吴越之地。云梦泽舟师只是老楚旧部，且长期无水战，兵力已经大大减少。我方水军虽是初建，用途却主要在于运兵，而不是开入云梦泽与楚国水师对阵。我军之要，在于顺流东下，夺取江汉之地的城池，站定陆上根基。”

“好！”魏冄一拍掌，“你将此谋划立即上书。这一番比不得中原陆战，要大动干戈。还是那句老话：老夫给你抱住后腰，只管放手去做。”

“上书太后秦王，穰侯联署如何？”魏冄目光一闪，恍然笑道：“好！算老夫一个。老夫楚人，朝野心安。”

宣太后与秦昭王立即批下了这卷将相上书，并给白起加了一个特职“大良造上将军兼领巴蜀两郡”，同时立即派出快马特使知会巴蜀相(注)陈庄“凡涉军事，悉听白起调遣”。接着便是白起的一道火急军令：“悉数调遣原有战船聚江州，并打造新战船一百艘，限来春三月完工。”

幕府揣摩三日，白起已经将攻楚方略详细拟定——以战船运兵，顺流下江登岸，夺取楚国汉中郡残余三城、黔中郡东北二十余城、巫

郡江北二十余城。方略一定，白起立即升帐发令：以王龁为前军大将，王陵为中军策应，出动步骑大军八万，从武关南下，直插长江北岸的夷陵山地驻扎，等候水军东下。

大军开拔，白起带着中军大帐一班军吏并一个百人骑士队，星夜从南山子午谷直插南郑，要在腊月之前赶到江州。虽然是一路崎岖难行，但白起一行都是当年随司马错奇袭巴蜀的山地老手，翻过南山又是一片春意，没有了中原之地的刺骨北风，却也走得畅快，不待一个月到了江州，恰恰是十一月底。

快马斥候送来军报：先行到达南郑的蒙骜很是快捷，已经在汉水两岸招募了两万熟悉水性的精壮子弟加紧训练水上战法，专一等候巴郡战船东下。白起立即下令蒙骜：水军训练两个月后，开赴江北巫山秘密驻扎等候。

诸事处置完毕，白起与陈庄一起来到江边船场查看战船。江州正卡在白水(注)与江水的交汇口上，水面深阔，岩石成岸，上佳的天然船场。两人登上南岸船场的云车一望，江边樯桅如林，大小船只连绵不断一望无际，壮观非常。

“共有多少战船？”白起大手向江中一划，仿佛要将所有战船都包揽过来。

“大型战船两百艘，小型战船三百艘，不算吴越，比老楚战船多出百余艘。”

“粮草辎重船能征发多少？”

“官府货船八百余艘，征发商船千余艘，可得两千艘货船输送粮草辎重。”陈庄本是军中将领，做了文职不打仗大感憋闷，此次参与军旅，虽说不上阵，也很是兴奋。

白起大手一挥：“好！下去看看那些大个头。水战靠船，不能大意。”

“嗨！”陈庄将军一般应了一声，“上将军通晓军旅，若连水军也通了，便是天下无敌了。”白起笑道：“如何我便通不得水战？只要与打仗相关，我都要通了它。”说话间两人下得云车进入船场，开始逐一地登上大型战船察看。

先看的是楼船。楼船是最大的战，船上起楼两层或三层，各层排列女墙、构筑战格、树立大旗、装置大型战与拍杆；顶楼是将帅金鼓号令与强弓硬弩手，船舷甲板可装载战车战马，桨手数十百人，可载兵士近千人。楼船非但可远距离地以战、拍杆攻击敌船，并可凭借自身重力“犁沉”敌船，威力极是强大。因了楼船是帅船，是战船之首，所以后来的水军将领便叫做“楼船将军”。这种楼船，春秋时期首先在吴国被打造出来，统率者便是赫赫大名的伍子胥。那时候的楼船，只能容纳两百余士兵桨手。到了战国中期，楼船技术已经普及沿水国家。楚国、齐国、魏国、秦国，都有了打造大型楼船的船场。楼船术更上层楼，打造得更大了。在秦国，打造楼船之地主要是巴郡的江州。

再是艨冲。“外狭而长曰艨冲，以冲突敌船也。”这是古人对艨冲的说法。究其竟，这是一种船体狭长而速度快、用于临阵冲突的战船。

这两种大型战船之外，便是可容数十名军士的攻击战船，主要是斗舰、先登、赤马三种。春秋时期，舰被叫做“槛”或“鉴”，战国之世才出现了“舰”这个名称。《释名》对这种“槛”船的解释是：“上下重板曰槛。四方施板以御矢石，其内如牢槛也。”正因了这种舰船有两层厚板打成的木寨，可以抵御敌船之飞矢流石，所以成为水战冲锋的主力战舰。

先登与赤马，都是更为轻快的战船。“军行在前曰先登，登之向敌阵也。”也就是说，先登是一种抢登敌船或抢登滩头的攻击船。赤马则是轻疾快船。“轻疾者曰赤马舟，其体正赤，疾如战马也。”也就是说，这种快船船体轻速度快，船身涂成大红色，专门做船队的快速攻击力量。

其余是特殊用途的船只。一种是侦察敌情的斥候船。“五百斛以上且有小屋曰斥候，以视敌之进退也。”斛，是春秋战国的量具，以斛计重量，说的是排水量。一斛若以三百斤计，五百斛即是十五万斤，大体相当后来五六吨的船只。作为敌情观测船，往往是统帅需要使用的，而且要相对高大，自然不会是小船。在实战之中，大型斥候船实际是斥候营号令指挥船。实际的侦察船叫做“艇”。艇是排水量二百斛以下的轻便小舟，除了水手，可乘一人或两人。在实战探敌之外，这种小艇也是临时上下大战船的快捷工具。

察看完船场，白起怦然心动了。在此之前，他将这支水军的作用主要定在运兵与输送辎重两方面，但使步骑大军能够避开无休止的翻山越岭艰难攀登，粮草输送能够源源不断，秦军便有八九成胜算。这两点对于长途奔袭式的山地作战，恰恰是要命的关键环节。有一支船队能够以极大的输送力量越过崇山峻岭而直达战场，这对于精锐如秦军者，自然是最难得的。能做到这一点，白起已经是满足了。可如今一看这千余艘打造极为精良的各式战船，白起顿时萌生了一个大胆的谋划。

“陈相，江州水手本领如何？”白起突兀一问。

“没说的！”陈庄一指江面，“江州水手天下第一！楚国水面尽在大江下游，水流宽阔平稳，纵然云梦泽阔远如海，毕竟是险滩急流甚少。江州水手不同，常年出江东下，一道巫山大峡谷便是几百里，险滩无数，航道诡秘多变，直如生死鬼门关。江州水手但能上船出江，个顶个好把式！”

“这三千水手都出过江？”

“但凡操舵老大，都出过江。桨手只有两三成没出过，征召时一一查过。”

“好！但有此等水手，秦国水军立马可待。”白起大是振奋，“立即以上将军代秦王名义，赐给所有造船工匠、操舵水手造士爵位，其余水手人赐十金，以彰显其舍业从军之功，大战之后再论功行赏。”

“上将军明断！”陈庄高兴得一拍掌，“这些水手多以贩运盐、鱼为生，仓促应召原是有些不敢说的话。若人各赏赐，家人水手大是安心，士气便大涨！”

“那好，你去办理。”

“嗨！”陈庄挺胸一应大步去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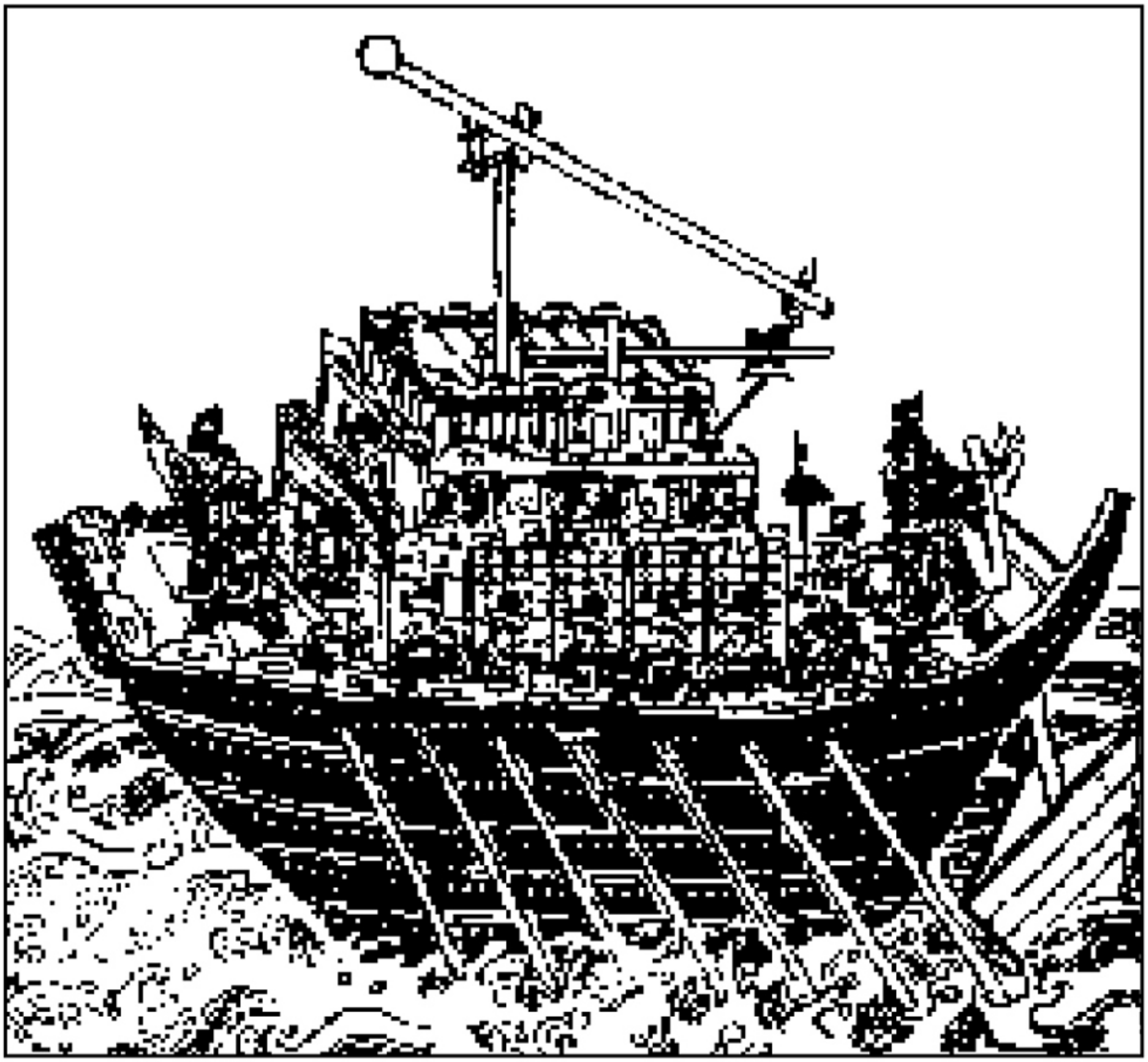
倏忽之间已是大年。白起与陈庄在岁末那一日，运了十车清酒三百头猪羊来到了船场，隆重犒劳打造战船的工匠与驻扎江边军营的三千水手。工匠水手们做梦也想不到，威震天下的赫赫上将军白起能在年关之际来犒赏他们这等贩夫走卒，一时间欢呼声响彻大江两岸，许多老工匠老水手们都是热泪盈眶，反复念叨着：“过往啥子么，眼下啥子么！有爵位，还有上将军赐酒过年，安逸哩安逸哩！”精壮水手们昂昂振奋，人人喝得满脸涨红，嗷嗷叫着要立即打仗。

“父老兄弟们！”白起站在高高的船台上可着嗓子喊了起来，“歇工三日，好好过年。年节之后，出江东下，为国立功——”

“不歇工！”万千人众齐齐地一片吼声，“下水！上船——出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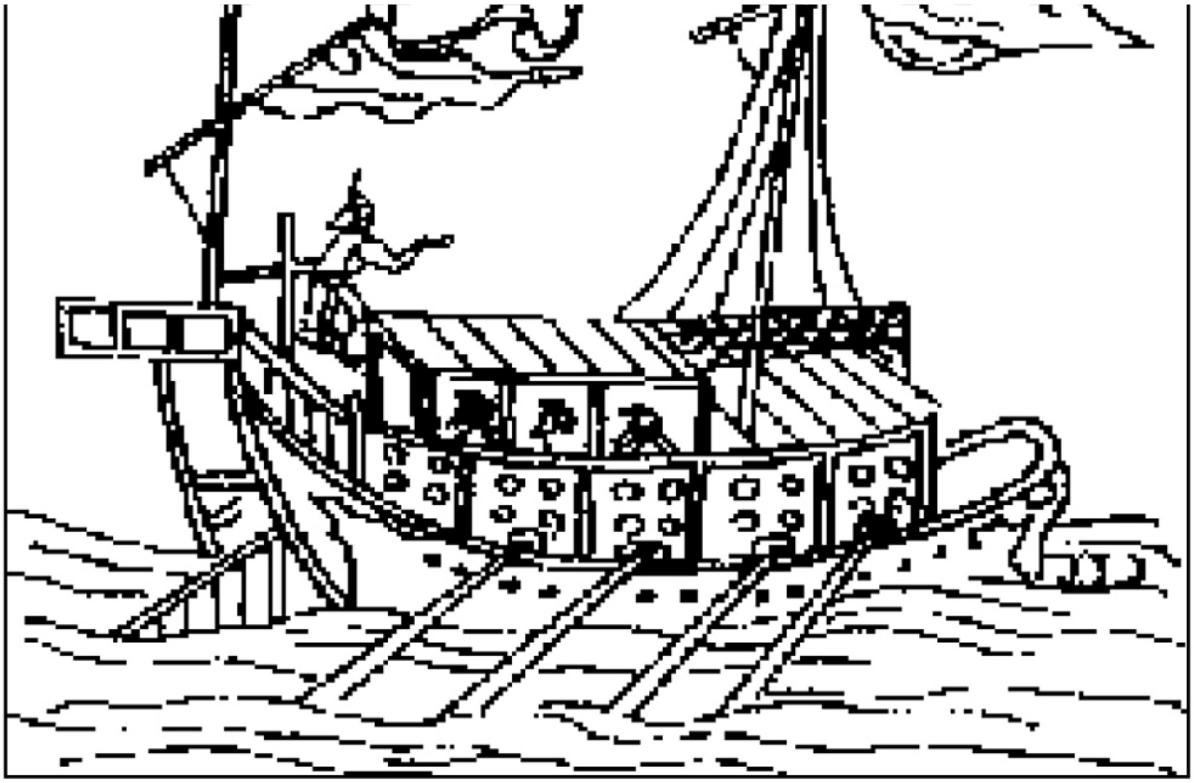
白起眼中含着泪水，在船台上深深地一躬到底。

于是，年关的江边船场变成了灯火喧嚣的大工地，也成了江州百姓倾泻报国热肠的热闹所在。巴蜀两地归秦已有三十余年，然则，寻常百姓对于秦国秦政还是生疏淡漠的。这次伐楚大战，江州第一次成了秦国的中心地带，上将军亲临巴郡，百姓们从实实在在的接触中，知道了秦国的奖励耕战究竟是个啥子法度，也实实在在地品咂到了这秦国法度就是比当年巴王的狠巴巴盘剥要好得多。单说这工匠水手赐爵一件事，便令巴人大是感动。祖祖辈辈千百年，何曾有过官府因了庶民“舍业从国”而立加赏赐的？再说筹集军粮，官府还是只买余粮，卖余粮多者也赐爵赏金。这样的官府，老百姓如何不感恩奋发？



楼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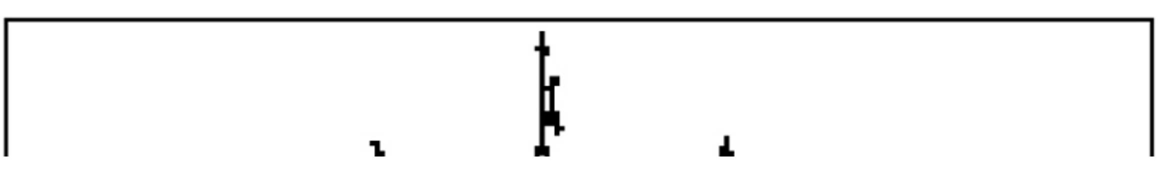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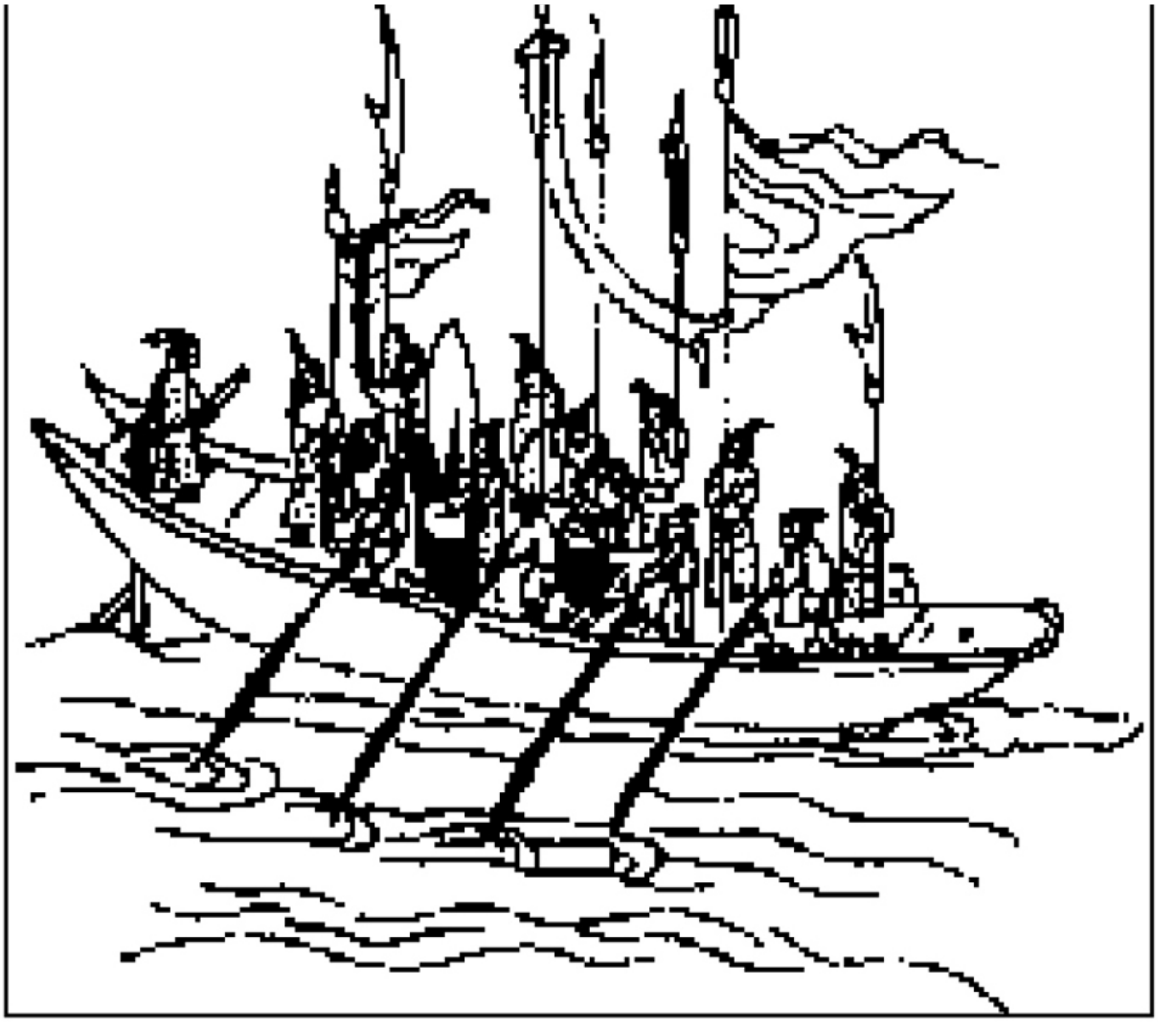


艨冲



《武经总要》中的斗舰





赤马

年关时节本是农闲。船场工匠水手不歇工的消息一传开，万千民众便络绎不绝地拥到了两江岸边，一船一船地送来了不计其数的鱼肉、熏肉、饭团与各种山果酒，一队一队的乐手昼夜守在两岸吹打。船场的工匠水手们更是热气腾腾，人人撂开了光膀子大汗淋漓地可着劲儿猛干。不消三五日，年节还没有过完，全部战船便顺利下水。三千水手立即上船演练，两岸民众呐喊助威，一片如火如荼。

二月初旬，白起登上了最大的一艘楼船，率领着六百余艘战船与两千余艘粮草辎重船浩浩荡荡地顺流直下了。狭窄湍急的江面上樯桅

如林，船队连绵百余里，当真是前所未有的壮阔。

船队行得三日，到了赤甲山峡谷江段。赤甲山是巴郡东部要塞关口，山头一关叫做扞关[注]。扞关原是楚国建造的西部要塞，秦国夺得房陵之地后，楚国放弃了江峡段的长江防守，扞关便成了秦国巴郡的东部要塞。虽则如此，却由于没有水军，秦国对长江大峡谷的控制也是形同虚设，除了北岸盆地的城堡，沿江峡谷的城堡实际上仍然在时不时出没江峡的楚国水军控制之下。此次秦国船队大举东下，楚国水军早已退到了夷陵[注]之下，峡谷江段平静无事。蒙骜率领三万水军已经在这里驻守了一月，将关下码头已经拓宽加深整修齐备。这一日，蒙骜在山头遥见江中“白”字大旗迎风招展，立刻命令小艇下水，亲自迎了上去。

及至驶近楼船，被水手领着爬上高高的舷梯，在五六丈高的楼顶俯瞰江水滔滔旌旗连绵不断，蒙骜惊讶得连喊：“了不得！了不得！”白起从号令台走下来笑道：“有甚了不得？旱老虎不能变蛟龙？”蒙骜连连赞叹：“变得好变得好，有如此船队，楚国水军是个鸟！”白起破天荒地大笑起来：“好！这次要看你这水军主将的威风了。”蒙骜摩拳擦掌道：“你只说如何打？我楚人尝尝大秦水军的厉害！”“你来。”白起拉着蒙骜进了号令舱，舱中钉着一幅可墙大的《沿江关塞图》，一指扞关位置，白起道：“旬日之内，你在扞关须将几万水军编成战船队，并须在江面演练几日。而后第一仗，是与夷陵水师对阵。歼灭夷陵水师，待步军攻克夷陵关城与江峡内两岸城池之后，你留两成水军封锁江峡，而后立即率水军东下，直逼云梦口威慑郢都。这是我军第一次水战，你说说胜算如何？”

蒙骜是一员周密持重的大将，此刻断然点头：“八成胜算。我已探听清楚：夷陵水师只有百余艘中小战船，水军八千，关城守军两万，周遭百里没有后续援军。我在南郑征召的这两万水军，清一色的渔家

子弟，个个在船上如走平地，只要江州水手本事好，演练成军当是快捷无误。我用三百艘战船包抄上去，哪有不赢之理？”

“江州水手、修船工匠，都是天下第一。”白起一句赞叹，接着将江州故事说了一番，听得蒙骜连连感慨百般感奋。白起稍事停顿，接着指点大图道，“从明日开始，这楼船便是你的幕府舰。我要立即赶赴步骑大营，先期奇袭夷陵关，使夷陵水师失去陆上根基。”

“我军粮草基地是否驻扎夷陵？”

白起点头：“这件事有辎重营做。你所留下的两成水军，要确保粮草基地万无一失。粮草基地扎好后，只留五百艘货船运粮，其余千余艘空船一律运兵东下。”

“嗨！”蒙骜领命，“我立即回扞关调兵下江。”赳赳去了。

片时之间，楼船大旗飞动号角连绵，一排大战船缓缓靠上了扞关码头。白起将一应与蒙骜交接的后续军务都留给了中军司马办理，自己带着一班军吏与一个百人队乘着一艘斗舰靠上了码头，弃舟登岸，马不停蹄地向东北山地飞驰而去。

三日之后的夜晚，正是春风料峭浮云遮月的时光。秦军三万精锐步兵乘着百余艘大货船悄然横渡峡内江，匆匆登岸，连夜绕道南岸夷陵关背后。夷陵城堡是三面靠山一面控江，西锁江峡，东控云梦，扼守在万里长江的咽喉地带，号称“天下第一要塞”。虽则如此，夷陵的防守却很松懈。根本原因，在于夷陵是水上要塞，而能在水战上与楚国水师较量者，似乎还数不上一家。虽然与秦国汉水房陵接壤，但秦国从来没有水军，又在中原刚刚打完河内，如何能横空杀来夷陵？纵然杀来，也是江中鱼鳖，何能与楚国水师抗衡？再加上郢都接连出事，军中大将都在各自探听本部族大臣情势，谁也不曾想到战事。水

军大将其实早已经接到斥候飞报：秦军船队出江东来。将军也只说得一句“再探”，一笑了之。

天将拂晓时分，夷陵关的三面高山骤然山火大起，无数渗透猛火油的火箭疾风骤雨般从三面山头倾泻到城中。不到顿饭时光，夷陵成了一片火海。满城惊慌逃窜之时，四面杀声大起，临江一面的关城之下又遇秦步军猛攻。伴着密集箭雨，猛烈的巨石战片刻间便将城门砸开，将城墙轰塌了几处大洞，黑压压秦军顿时如潮水般杀入城内。城内两万守军已经多年没有打过仗了，如今正在混乱逃命，部伍荡然无存，将军士兵互不相识，没有一阵像样的抵抗，个把时辰内全部崩溃做了降兵。

白起飞马入城，立即下令灭火，同时将降兵万余人全部集中到城后山地扎营。秦军也立即开出城外，在临江一面扎营防守。次日一早，楚军降卒全部遣散回乡。夷陵本是要塞之地，城中庶民原本只有两万余人，守军一去，秦军又不驻城内，城中庶民大是安静。

夷陵关一丢，江中水师大为惊慌。全部百余艘战船云集江心，准备随时东下。可看得一日，秦军只在岸上扎营大骂，激他们上岸厮杀，江中却连个水军船只的影子也没有。一班水师将军们又骄横起来，觉得这只是秦军突袭的小股人马侥幸得手而已，于是一面飞报郢都令尹府，一面要拖住秦军，等待援军到来一战收复夷陵。可在江中一连等了十日，郢都竟然全无消息。夷陵水师大将昭成本是昭氏子弟，心想定然是郢都昭氏有了危难，否则老令尹不可能撇下此等大事不管，心念及此，立即下令水师东下郢都。可就在船队起锚之际，江峡中竟连绵涌出大队战船，樯桅如林旌旗招展号角震动山谷，斗舰赤马当先，楼船艨冲居中，直压夷陵水师而来。

“升帆快桨——顺流开船——”昭成嘶声大喊起来。

夷陵水师原本结成了水上营寨，全部百余艘战船在江心抛锚，船头向外围成了一个巨大的方形水寨。此时起锚开船，也须按照战船位置一一开动。就在船队开动一大半的时候，顺流急下的秦国轻型战船已经从江面两侧包抄了过来。江州水手惯走险滩急流，秦国的斗舰、先登、赤马在江中又快又稳，片刻之间便在下游全部截住了刚刚扬帆的夷陵水师。

那艘最大的楼船缓缓从江心上游压了过来，楼顶蒙骜高声发令："全体喊话：楚军投降，秦军不杀。"于是，楼船与艨冲两艘最大战船上的将士们一齐高声呐喊："楚军投降——秦军不杀——"紧接着其余战船的兵士们也齐声呐喊，声震峡谷。

昭成一看大势，明是走脱不了，骤然哈哈大笑："楚国纵弱，水师却是战无不胜了。蒙骜，你可敢教我摆开阵势一战？！"楼船顶上的蒙骜冷冷一笑，立即高声下令："船队后退一箭，待夷陵水师列阵水战。"顷刻之间，秦国的黑色船队包围圈齐齐后撤，空开了江心深水地带。昭成大喊一声："百船水阵，展开——"但见夷陵水师的百余艘战船徐徐展开，船头一律向外，在江心排成了一个巨大的圆阵，仿佛一座刀枪丛林的大山缓缓地顺流压下，喊杀声一起，箭雨急剧向秦军船队泼来。

蒙骜高声发令："号角：斗舰截杀下游。先登赤马游击两翼，楼船艨冲全力压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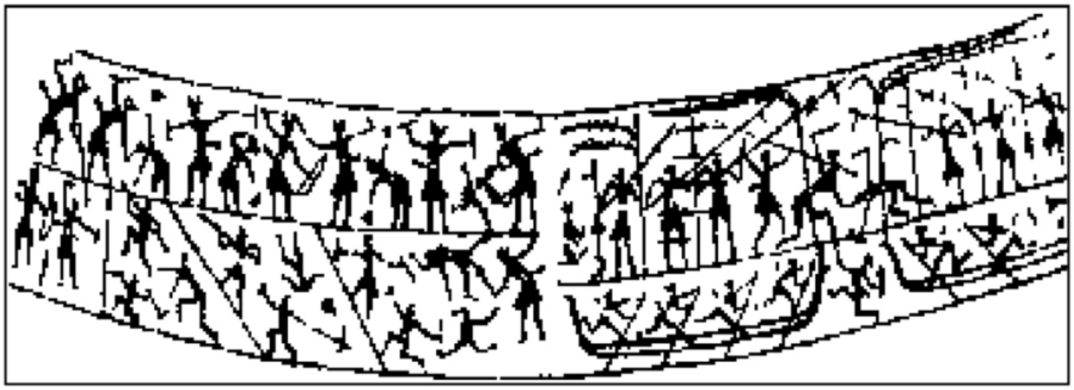
一阵呜呜号角，秦军船队各各竖起盾牌快速靠拢江心圆阵。楼船上渗透猛火油的连弩火箭带着尖锐的呼啸，直钉黄色船阵的帆布桅杆船舱。甲板的战将巨大的石头隆隆砸向敌船。与此同时，那艘坚固高大的艨冲也泼着箭雨以泰山压顶之势隆隆撞上黄色水阵。夷陵水师都是中小战船，面对庞然大物撞来，船阵后队不由自主地漂开。此时楼船也隆隆压来，每遇一船，巨大的拍杆便从高处轰隆隆砸下，黄色小船顿时被拍击得樯桅摧折剧烈摇晃。当此之际，两面先登、赤马快船

上的水军甲士吼叫着跳上了敌船猛烈地厮杀。夷陵水师的一大半立即陷入混乱之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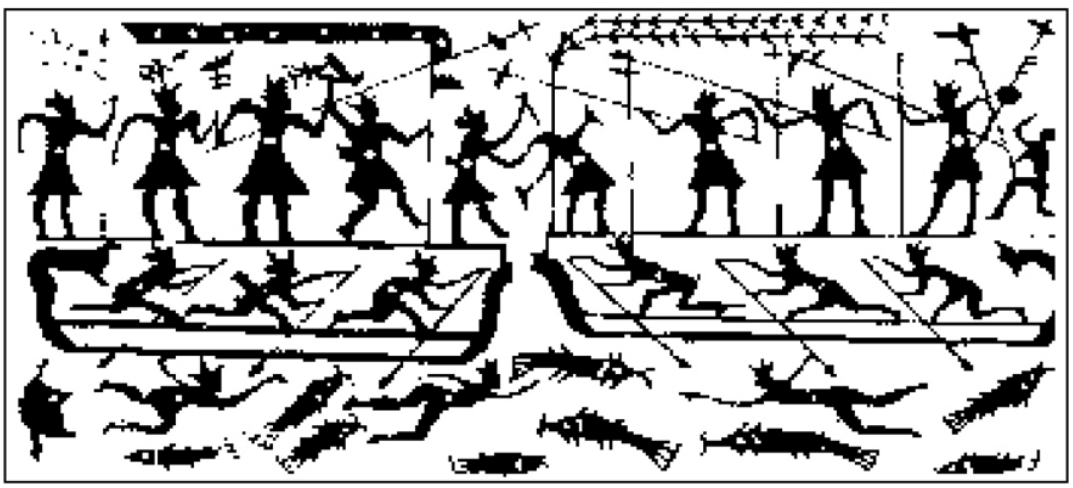
在下游迎头截杀的斗舰战法却是奇特：几十只战船一字在江面横开，全部抛锚固定，只是将强弩猛火油箭迎面射去。按水战之法，上游战船顺流而下具有极大的冲力优势，在都靠风帆与桨手做动力的战船上，下游战船很难抵抗上游战船的冲杀。可秦军战船却匪夷所思地抛锚固船，分明死战架势。

昭成大吼一声：“冲开下江——”前行二十多只快船支起盾牌鼓帆快桨全力冲来，要生生撞开封锁夺路下江。正在此时，秦军斗舰头领一声呼哨，一片赤膊水军飞鱼般跃起入水，倏忽沉入江中。昭成大喊一声：“防备凿船，飞鱼下水！”被称做“飞鱼”的应急水手正待下水，对面箭雨却劲急封住了江面，飞鱼们迟迟不得动弹。

这片时之间，只见江中气泡翻滚，水流打漩，楚军惊慌声四起：“不好了！进水了进水了！”楚军战船本来轻便，一旦凿开进水便是势不可挡。一时之间，前行战船已经纷纷倾斜入水，楚军士兵一片惊慌呼喊。两翼游击的秦军战船趁势杀上楚国残存战船。大约两三个时辰，夷陵水师在一片厮杀中全军覆没了。



战国铜壶上的水战刻纹（一）



战国铜壶上的水战刻纹（二）

夷陵之战一结束，秦军立即封锁峡江出口。而后两万步军乘坐大船溯江入峡，攻占峡江两岸的要塞城池。这峡江两岸，本来是楚国屈氏部族的故乡，也就是屈原的故乡。后来屈氏成为楚国大族，被封在了洞庭郡的丰腴地带，这里只留下了很少的屈氏老族人。因了峡江荒险贫瘠，没有大族愿意受封此地，便做了官府“王地”。因是官地，自当由官府派军防守。但楚国广袤，类似如此荒险城池颇多，只在夷陵驻得一军。除了屈氏老城姊归[注]，峡江内那些地势险峻的城堡大都少有驻军。说是攻占，秦军却几乎没有打仗，旬日之间一一接收了这些城堡，拿下了整个长江上游。

三月底，长江春水浩浩的时节，白起大军两千余艘战船大举东下，直逼郢都。

五　白起激楚烧夷陵

郢都已经成了一团乱麻。

秦军恰恰在这个节骨眼上杀来，完全打乱了鲁仲连与春申君的谋划——屈原将出未出，昭雎将除未除，楚怀王将醒未醒，朝野惶惶不可终日，朝局国事一时没有了主心骨。鲁仲连跌脚大骂："虎狼秦国！坏我好局，鲁仲连与你不共戴天！"春申君铁青着脸色只不做声，沉默良久断然道："噢呀，此时不能再乱，须得举国同心，挽救危局！"鲁仲连目光一闪："如何个举国同心？"春申君道："噢呀，请出昭雎，与楚王共商应急啦。"鲁仲连愤然作色："春申君，你如何不说借此推出屈原！莫非白起明日就能打来了？"春申君急迫道：

"噢呀仲连，楚国大军三十余万，昭氏封地兵员几占三成。仓促之间，没有昭雎出面，且不说大军是否生乱，单说这粮草辎重便难以为继。屈原变法，那是远图。楚国一旦没有了，谁给谁去变法！"春申君自觉太过激烈，长叹一声，"再说了，自丹阳战败，八万新军覆没，屈氏部族已没有了根基。我等纵然强扶屈原主政，只能激发楚国旧族叛乱，谁去打仗？仲连，这是楚国。没有老世族支撑，甚事都是寸步难行啦。"

鲁仲连默然，良久冷冷一笑："我却忘了，春申君也是老世族。"说罢一拱手，"告辞！"头也不回地拂袖而去。

春申君连连摇头，骤然之间泪如泉涌，却也没有追赶鲁仲连，思忖一阵，一抹泪水跳上轺车直奔王宫。当晚，垂头丧气的楚怀王特召昭雎入宫，与春申君共商应急之策。昭雎一接急报，顿时精神大振——上苍有眼，昭氏又一次转危为安。

此刻进宫，老昭雎板着沟壑纵横的老脸，任楚怀王唉声叹气，春申君焦灼万分，只是一言不发。楚怀王颤抖着一夜之间变白了的头颅，哭声乞求道：“老令尹，你说话也。郑袖靳尚都死了，你再不为本王谋划，楚国要没有了。”昭雎冷冷道：“启禀我王：非是老臣做大，实是老臣寒心也。若迟得几日，只怕老臣头颅也挂在宫门高杆了，屈原那忠臣也回来了。”楚怀王连连叹息道：“老令尹哪里话来，谁说屈原要回来了？楚国柱石，舍令尹其谁也！”昭雎依旧冷冰冰道：“我王若能给老臣一道王书：永不起用屈原，若得起用，世族共讨之，如此，老臣便得心安了。”春申君咬牙切齿正要发作，楚怀王却暗地里猛一扯他的衣襟，又拍案高声道：“好！本王立即下书啦。老令尹只说，如何抗秦？”

“老臣之意：立即迁都。”昭雎只冷冷一句。

“迁都？噢呀，迁到何处去？”春申君急了。

“寿城。”

“寿——城？”春申君倒吸了一口凉气。寿城，那可是昭氏的封地啊。

楚怀王却并不惊讶，只是追问：“迁都举动大，谁来护迁？”

“老臣亲率昭氏六万子弟兵护迁，可保我王万无一失。”

“噢呀不妥！”春申君急道，“那这郢都周遭数十城，拱手送给秦国了！”

昭雎冷笑：“莫非春申君有奇策？”

“噢呀国难当头，有何奇策？唯举国一死抗敌！”

“也好。”昭雎微笑着，“老臣请我王两路部署：春申君率军迎敌，老臣率昭氏子弟并王族禁军护驾迁都，正是两全。”

“好！”楚怀王拍案而起，“老令尹高明！既全国，又抗敌，秦国能奈我何？”

春申君长叹一声，牙关紧咬，脸色铁青，终是没有说话。

次日，郢都开始了惊人的混乱折腾。迁都的消息一传出，国人尽皆哗然，原本热血沸腾的抗秦激情，突然变成了近乎疯狂的忙乱。商人要搬迁店铺存货，富人要收拾财货追随着王室迁徙，农人操心着水田里快要成熟的稻谷，私业百工则千方百计地埋藏还没有卖出去的零碎物事；操持水上生涯的渔人水手则忙乱地收拾船只，一则随时准备逃走，二则又忐忑不安地想发一笔国难财，对那些求助于轻舟快船出逃的富户狠狠要个大价钱。只有那些穷得叮当响的郊野隶农与官奴家人，嗷嗷叫着在街头四处转悠，痛骂官府软骨头，自个要去打秦国。街市国人如此，宫廷更是忙得昏天黑地。要在三两日内将偌大王城一切可以搬走的物事装车装船打包袱席卷一空，却是谈何容易？没了郑袖靳尚的楚怀王，像被抽掉了筋骨的一堆老肉，只坐在后宫水边发呆，但有人来请命搬迁事务，便是一通大吼：“饭袋！酒囊！毋晓得自个想想？本王是管这些琐碎之事的啦？”吓得内侍宫女没有一个人再敢来请王命。

闹哄哄折腾了几日，浩浩荡荡的车队船队终于开拔了。楚怀王听说秦国水军大是厉害，不敢乘坐原先自认万无一失的水师战船，改了陆上车队。一辆篷车，八千禁军三千侍女内侍，再加上昭雎家族千余口与六万昭氏子弟兵，在遮天蔽日的滚滚烟尘中惊慌地向东逃窜了。

只有春申君留在郢都，向屈、景、项、黄四大部族发出了紧急书令，请求各部族尽速聚拢封地军兵向郢都进发。眼看五六日过去，聚来的军马还不到十万。春申君长叹一声，只好放弃了西上迎击秦军的

谋划，就地固守郢都。毕竟，郢都是老楚国根本，只要郢都在，楚国总归有聚拢民心的希望。

恰在此时，白发苍苍的屈原从放逐地奇迹般地赶了回来。虽经长途跋涉，屈原却毫无疲惫之相，一脸红潮满腔愤激，只对春申君硬邦邦撂下一句话：“国难当头，屈原只有一腔热血可洒！”春申君精神大振，立即在郢都城外聚集十万大军，请屈原激励将士。

老屈原登上了三丈高的将台，苍老嘶哑的声音悲愤地回荡在猎猎旌旗的上空：“三楚将士们：秦军来了，楚王走了！不要怨恨楚王，有楚王在，楚国便不会灭亡！楚国，是生养我等的故土，是三江子民的家园，而今虎狼窥视，三楚男儿岂无热血！屈原虽是刑徒，也是楚国子民。楚国在，屈原在！楚国灭，屈原亡！屈原的热血与三楚子民一样，永远属于楚国山河。楚国山河，永远属于我等楚人！”

大军将士们一片沉默，唯闻旌旗猎猎之声，虽是人山人海，却如幽深的峡谷一般，没有屈原与春申君所熟悉所期盼的激昂回应，只有漫无边际的茫然木然。一阵惊悚蓦然掠过屈原心头，他不相信自己会与军心民心生出如此隔膜，慷慨激昂地高呼一声：“三楚子弟们，屈原说得不对么！”

突然，寂静的峡谷传来一声高喊：“楚王弃国，屈原大夫为何还说楚王？”“楚王弃国，隶农流血！”寂静的峡谷突然爆发了。

屈原突然明白过来：这支大军都是各部族的隶农子弟。大约军中的贵族与平民子弟都保护着部族上层们逃往江东了，只将这些历来在军中做卑贱苦役的隶农子弟们差来送死了。屈原曾经亲自训练新军，那八万新军几乎八成都是隶农子弟。且不说彻底废黜隶农制，便是只允许他们同等立功同等受赏，他们都是最勇猛的斗士。八万新军全部战死丹阳，那惊天地泣鬼神的壮烈，是楚国贵族永远的耻辱。可是，那是屈原新军制的威力，今日如何？国王逃跑了，贵族们逃跑了，所

有攫取国家权力的食肉者们都逃跑了，只留下他们这些饱受摧残的低贱奴隶来血战虎狼秦国，却要为食肉者保住土地财富与王座，天理何在？君道何在？

骤然之间，屈原愤怒了，一头白发在风中根根竖起，愤怒地雄狮般嘶吼起来："隶农子弟们，打完仗，屈原请命，楚国若不废黜隶制，屈原以死谢罪！"

"屈原大夫万岁！"大军顿时一片山呼。

然则，始终没有屈原所期盼的杀敌报国血战秦国的激昂呼声。

春申君的脸色顿时黯淡下来。他做过几次大军统帅，比谁都更明白楚军的弊端。这些隶农官奴子弟，在军中没有立功受赏与擢升军职的资格，纵然当兵到老，永远都是老卒一个。而大军作战，从伍长、什长、五什长、百夫长、千夫长直到将军，是需要层层统属如臂使指的，如今这支大军除了几个带兵来的二三流将军，作为行伍核心的各"长"统统没有，如何能对训练有素战力骇人的秦军作战？看来，也只有勉力防守了。次日清晨，探马急报：白起大军已经在纪南(注)要塞登陆，步骑大军正向郢都压来。

春申君原在纪南驻扎了一万守军，在纪南与郢都之间的郊野驻扎了六万步骑混编大军，郢都城内只有三万多步军做最后防守。以兵法眼光看：守大城必战于野，只有在城外野战中战胜敌军，才能真正保住大城。到了城下血战之时，这城池十有八九也就快完了。春申君虽然几乎没有打过胜仗，但兵法才能还是为许多人所称道的，这种最基本的布防谋划还是没有错的。屈原虽然不通晓战阵，但对大势却是清楚，自然也赞同春申君如此部署，只说得一句话："只要守得一月，楚王援军必到。"春申君拍案慷慨道："楚军虽弱，但不缺粮草。只要坚守不出，深沟高垒，纪南郢都互为犄角之势，守得一两个月当不是难事。"

谁知战事进展却大是意外。当日黄昏，传来急报：纪南要塞一万守军只守得一个时辰，被秦军战砸开城墙，城内守军全部降秦。

“降秦？”屈原大是惊讶，“秦人没杀他们？”

“没有。”斥候骑士绘声绘色，“秦将王陵亲自召见降兵，发给每人一金还乡。凡隶农子弟愿入秦军立功者，立赏造士爵，还立即再发三金安家。”

屈原脸色铁青，猛然顿足道：“我去城外督战！你留城。”风一般去了。

次日暮色时分，秦军潮水般杀来。火把遍野，杀声阵阵，随风不断传来楚军降兵的喊声：“兄弟们，隶农子弟在秦军能做骑士，有爵位，立功受赏，过来了！”“不做楚国官奴！不受官府欺压！做秦人自在舒坦！”“我等已经是造士爵了！耕战有功，过来都一样！”在这连绵喊声中，楚军兵士纷纷倒戈，成片成片地丢下刀矛站着不动了。秦军海洋般的火把也渐渐聚成了一个广阔的圈子，楚军降卒流水般走出了战场，走出了火把……

“上天亡楚——”屈原大叫一声，从马上硬生生栽了下去。

春申君在城头看得清楚，自知守城无望，率领三千黄氏子弟兵连夜出了郢都。在混乱的战场边缘找寻多时，不见屈原踪迹，正要撤回，却见一化装成秦军士兵的斥候火急来报：“屈原大夫被秦军俘获！正在治伤。”春申君知道秦人素来敬重屈原，落入秦军之手绝不会有性命之忧，厉声下令：“撤出战场，星夜东进安陆[注]！”

几乎是兵不血刃，秦军在一夜之间拿下了郢都。这在白起，实在是出乎意料。原先还准备着一场云梦泽水上大战，不想楚国最强大的

云梦水师早已护卫着王室消失得无影无踪，整个楚国西部，都找不到一支主力大军了。

虽则如此，白起依然没有大意，一面派出快马特使急报咸阳，请求丞相魏冄来郢都设郡安民，一面派出三路大军逐一接收江汉之间的三十多座城池。楚国西部正当长江中游地段，本是楚国最为富庶的中心地带。所谓三楚，有一种说法便是楚国的三大块富庶之地——楚西本土、江东吴越、淮北淮南。三块之中，郢都云梦地带是楚国的本土老根，是楚国王族直领的王畿之地，城池多财货多人口也多。其他老部族之所以无法撼动楚国王室，根本因由便在于楚国这片广阔的王畿之地实力最为雄厚。如今，秦军夺下这块楚国根基看来不难，难的是如何巩固地化入秦国？这便是白起谨慎行事的根本原因。与夺取河内尽掠财货入秦不同，白起严令各军：只要楚人不抵抗，便只接城防，不许扰民丝毫，违令者立斩不赦。秦国法度森严，军令一下，大军秋毫无犯，江汉间三十余城平静如常，没有发生一起遗民抗秦事件。

与此同时，白起做了两件事。第一件，先行以大良造名义通令楚西：隶农、官奴、私奴诸种奴隶，一律先行恢复自由民之身，关押者立即释放；由秦军划定居住地段，发放稻谷、帐篷、衣物等，而后再由丞相到来后一体推行秦国新法，分地立业。此令一下，乱源顿时平息，隶农们欢呼不断，成了秦军最得力的拥戴者。

紧接着，白起立即来到军医营探望屈原。

老屈原被俘，终日一言不发，拒食拒药，只闭着眼睛等死，任那个专门看护的老医官如何劝说也不管用。白起进来，屈原依旧肃然端坐在草席上仿佛练气方士。白起一拱手道：“屈原大夫，白起久仰大名，特来拜访。”屈原猛然睁开眼睛，将白起打量片刻，冷冷一笑：“竖子屠夫也，屈原不屑与闻。”白起微微一笑：“天下大争，先生也曾率军与秦血战，何独白起攻楚便成屠夫？”屈原冷冷道：“要杀便杀！何须聒噪？”白起肃然拱手道：“先生志在变法，当是天下英雄猛

士。白起虽是秦人，对先生亦是崇敬有加，何能使先生死不瞑目？”屈原怦然心动，脸上却生铁一般，闭眼沉默着。白起转身下令：“来人，篷车送先生回去。”屈原又霍然睁开眼睛：“白起，你不要后悔。只要屈原回楚，永远都是秦国死敌！”白起哈哈大笑：“先生哪里话来？英雄生无对手，岂不寂寞？白起宁愿与先生新军血战，也不愿一阵风拿下这四十余城。先生若能在楚国变法成功，再练三十万新军，白起第一个为先生庆贺！”

屈原沉重地一声叹息，大袖一甩：“不用将军车马相送。”径自去了。

望着屈原背影，白起一声沉重的叹息。

不消一个月，魏冄带着两百余名精悍文吏来到郢都。接收城池、清点府库、料民户籍、委派官吏等，又是一个多月的忙碌，才使诸事初具头绪。五月底，魏冄颁布秦王书令：设置秦国南郡，以纪南为郡治所，以公子嬴腾为首任郡守，统辖峡江之下江汉四十三城，三年内逐步推行秦法。

白起大军驻扎到七月底，要班师了。

临行前几日的一个晚上，白起独自来见魏冄，席地长坐，良久无话。魏冄笑了：“上将军几曾学得臭儒生做派了？要干坐到天亮么？”

白起细亮的三角眼一瞪：“我是不好说也。”魏冄敲着书案：“你我甚事不好说？岂有此理！”白起道：“穰侯可知，夷陵在楚国的重要？”魏冄笑道：“老夫楚人，能毋晓得？一则峡江要塞，二则历代楚王陵墓。你，想要说甚？”猛然睁大了眼睛。白起思忖道：“楚国王陵在此，对南郡化入秦国终是不利。”魏冄极是敏捷机警，思忖间道：“老夫想想……你是说，毁了王陵？断了楚人怀旧念头？”白起点头：“同时激起楚王仇恨，最好倾国与我大战。若能一举灭楚，岂非秦

得半壁天下？”又是一叹，“穰侯楚人，故不好启齿，白起一吐为快，穰侯自斟酌了。”魏冄轻轻叩着书案沉吟片刻，突然拍案：“可行！楚国太大，追着他打，当真还未必追得上。只有引蛇出洞，一刀断头！”末了悠然一笑，“受人之托，忠人之事。老夫纵是楚人，却是秦国丞相。楚王陵墓，关老夫个鸟事了。”白起却没有笑：“穰侯莫要忘了，太后与你，都是芈氏王族。”魏冄大笑道：“你个上将军，专一动此等心思，好没来由也。太后与芈氏王族，八竿子都挨不上！真正的王族公主，有几个嫁给他国了？日后再说此等没气力话，老夫给你两拳！”白起哈哈大笑：“与丞相说事，当真快哉！挨得两拳也高兴。”

次日，白起立即下令大将王陵：率领一千铁骑从陆路兼程赶往夷陵。

王陵虑事周密，到了夷陵关先令军马扎营城外，联络留守水军并准备一千桶猛火油，自己却带了几名军吏登上夷山仔细踏勘。

夷陵者，夷山之陵也。早在三皇五帝时期，这里便是楚人祖先的渔猎区域。在楚人传说中，其最早祖先是黄帝的孙子高阳氏。高阳氏的重孙叫重离，做了帝喾的火正。这个重离神通广大，将用火技巧传遍各部落邦国，“光融天下”，帝喾赐号“祝融”——祝，大也；融，明也；祝融，便是大明天下。后世以祝融为火神，楚人也就成了火神的后裔。到了大约近千年之后的殷商末期，祝融的后裔部族做了西部诸侯周文王的臣子，大约被封在了“熊”地，或以猎熊为生，总而言之姓了熊。

事周四代之后，熊氏部族出了个雄心勃勃的首领，叫熊绎。这个熊绎不甘臣服周邦，率领部族向西南的茫茫大山迁徙，一直走到了峡江两岸的山地，才定居下来艰难谋生。这时候，周已经灭了商，周武王也死了。继任的周成王将熊绎“封”做“楚蛮”，等同男爵，算做最低等级的诸侯。实际上，仅仅是赐了一个表示极大蔑视的封号而已。这

时，不知何种因由，熊绎的部族却改姓了“芈”，将部族的城邑建在了长江南岸的丹阳。这个丹阳，就是后来的屈氏故乡秭归。

自熊绎开始，熊氏部族有了“楚”这个后来成为国号的封号，楚人开始以诸侯名义自立于天下。于是，楚人追认熊绎为“先王”，将熊绎陵寝称为“先王陵”。熊绎便葬在夷山。夷山连绵横亘在峡江出口与丹阳之间，先后埋葬了熊绎之后的十几代“先王”。于是，“夷陵”成了楚人妇孺皆知的名号。后来修建的峡江要塞，自然而然地叫做了夷陵。

夷陵是夷山陵群，从西向东依着山势展开。既要陵墓壮观，又受人力限制，于是楚人依山为陵，灵柩葬于山腹，将高耸的山头做了接天的陵顶；而后再圈造陵园，石坊、石俑以及石宫殿耸立地面，便成了一座高墙包围的山地松柏园林。如此一来，每个山头一座先王陵，绵延逶迤松柏苍翠，整个夷山都成了茫茫楚王陵。

“鸟！得老子花一阵工夫整治。”王陵狠狠骂了一句。

次日，王陵下令：水陆两军一万兵士先向夷山搬运猛火油，再将铁锤锹耒等诸般工具运上山头。忙得一日，诸事就绪。王陵下令每座陵寝守定八百名士兵，先向陵园宫殿关节处浇满猛火油，而后一声令下：“举火！”顿时号角齐鸣，各个山头同时燃起大火，连绵苍翠的千年古松柏林本来就油脂丰满，一经火头，倏忽之间汪洋火海，峡江天空烟火蒸腾松油香弥漫一时蔚为奇观。

旬日之间，大火方才渐渐熄灭。王陵带着一千骑士上山查看，只见所有的地面物事都被烧成了焦黑的炭团，每个陵园山头都变成了光秃秃的丑陋荒岗，再也没有了往昔林海呼啸宫殿耸立的葱茏景象，根本无须再度捣毁。

“好！变成了乱葬坟。”王陵哈哈大笑，立即飞马急报白起。

白起接报，一面立即派出快马特使飞报咸阳，一面立即下令水陆大军集结云梦泽西岸，推迟班师，准备迎击楚军。

焚毁夷陵的消息传开，非但楚人奔走相告惊慌愤怒，天下各国也无不为之震惊，视为楚国最大耻辱。然则忒煞奇怪，一个多月过去，楚国大军竟毫无动静。各路斥候日日快报，都是一句话：“楚都无异常。”白起又一次焦躁起来，如此奇耻大辱楚国王室竟能无动于衷？他无论如何不能相信，可偏偏又不能不信。便在此时，咸阳王使飞马赶到郢城，宣谕王书：召丞相魏冄速回咸阳，另有对楚秘策施行；白起大军留驻南郡镇抚，来春班师。

“穰侯啊，这秘策是甚？”白起大是困惑。

魏冄哈哈大笑：“太后秦王出了奇，老夫如何得知了？”

六　楚怀王第一次独断国事

迁都寿邑，楚怀王昏昏困觉三个月，不亦乐乎。

寿邑，后世称为寿春[注]，是扼守淮水南岸的一座要塞城堡。城南一片大湖，叫做芍陂，虽不若云梦泽烟波浩渺，却也是方圆百余里一望无际。北临淮水，南拥芍陂，既有农耕灌溉之利，又有商旅舟楫之便，寿邑成了淮南地带的大城，与淮北的陈城遥遥相望，成为支撑整个北楚的两座重镇。淮水两岸多战事，历来是楚国北上中原逐鹿的大战场，当年的楚庄王将寿邑封给了军力最强的昭氏部族。一百多年下来，昭氏精心经营，寿邑成了一座颇具规模的六里千户之城——城方六里，民居千户。

虽则如此，楚王的东迁大军一朝拥到，寿邑顿时显得窄小拥挤起来。随迁百官臣僚连同家族人口足足十五六万，禁军三万，内侍侍女奴仆及尚坊百工三万余，王族嫡系人口及各种奴仆随从也是五六万，

运送王室财货的牛车一千辆、大船一千艘、全部车夫水手将近三万，再加上昭雎家族与昭氏子弟兵将近十万，满当当五十万出头，卷着漫天烟尘拥来，将一座宁静的城堡顿时淹没了。城内官署、客栈与富商大贾的所有空房都被紧急征用，饶是如此，却连王室都不够用。于是，城外扎满了连绵帐篷，牛车被改成棚车住人，战船也密密麻麻泊在淮水与芍陂，做了临时仓储府库。站在城头一望，方圆二三十里黄蒙蒙一望无际，活生生与当年越国迁都琅邪一般无二。

长途驰驱颠簸，虽然一路上都抱着那个肥白细嫩的新王后做肉垫，楚怀王仍然是疲惫得连说话的力气都没有了。昏睡三日好容易醒来，老国王想出城走走，谁知刚一出“王宫”，就被满街拥挤的人潮车流与飞扬漫天的尘土吓得坐在了门槛上。

“这这，哪家叛乱了么？没，没了王法了？”楚怀王如在梦中。

“侬毋晓得，城里城外一般样呢！还是回去抱侬困觉了。”新王后也慌得眼珠儿滴溜溜转。

“回去回去，困觉困觉。”楚怀王终于选择了最省心的一件事。

乱归乱，楚国毕竟历经多次迁都，像昭雎这般年纪的老臣子人人都经过两三次，只要不打仗，还都挺得住。老昭雎是执政令尹，这里又是昭氏的根基之地，也不去与老国王做无谓絮叨，只打起精神全力周旋调配，将周遭的三个小城堡也圈进了“都城”，竟也在两个月中将乱纷纷的五十多万人马大体安顿就绪。好在寿邑原本丰饶，王室财货在迁徙中也大体是绝大部分都搬了过来，有吃有喝，没有发生大骚乱，局面便渐渐安定了下来。

秋风来临之际，昭雎第一次进宫，动议楚王举行新都大典。终是可以出城了，楚怀王高兴得连连点头：“好也好也，老令尹居功至伟，依老令尹谋划了。”于是，出城祭天拜地，向天地通报了楚国“中兴大

业于新都”的壮志远图，又书告朝野：新都定名为“寿郢”，依楚国祖制对天下仍称郢都。在城外郊野风光徜徉一日，楚怀王郁闷大消，临回宫时对昭雎颇神秘地一笑：“老令尹，‘寿郢’这名号好也，长寿之郢，兴国运了。”老昭雎呵呵笑道：“我王当真圣明，老臣如何没有想到了？”楚怀王大是舒坦，凑近昭雎耳边低声道：“本王有先祖宣王所留之国运秘籍，自能暗合天机了。侬毋晓得，今年内楚国大转机，中兴之兆也！”老昭雎连连点头：“大是大是，我王如此说，老臣心下安了。”

楚怀王喜滋滋等待国运转机的时日，陈城令飞马急报：秦国特使泾阳君嬴显入楚，不日将到寿郢。

一石激水浪千层。当此楚国新败正担心秦国趁势猛攻之际，秦国特使南来究竟何意？楚国君臣顿时哗然，纷纷猜测秦使来意，并提出各种各样的应对之策。此时屈原蜷缩放逐之地，春申君因“丢失郢都，丧师十万”之罪，被昭雎以楚王名义贬黜为“驻守安陆，戴罪立功”的野臣，楚国的新派人物几乎已经销声匿迹了。在新都的大臣不是昭雎一党，便是受昭雎一党挟制，但遇大事，出奇地众口一词。然则这次有了例外，人各有说，对策也是千奇百怪。

“秦军烧我王陵，人神共愤天下汹汹。秦国必是慑于天下公议，来向我王谢罪修好。我王当严词谴责，许秦国赔偿十万金重修夷陵。”大司马昭常第一个做出了评判。

“秦国若不重修夷陵，我便出兵夺回郢都！”做了上将军的子弗为是昭雎又一个族侄，正在气盛之时，出语惊人。

“差矣差矣。”上柱国景翠虽是将军，却有一副文人气度，悠然笑着，“秦军夺我四十余城，设得一郡。然此地皆在水乡，秦人本西陲蛮夷北人，惯于放牧骑乘，不服南国水土湿热，定是无法长驻，成了炭

团在手。秦使南来，诸位说他要做甚？”说得口滑，景翠学了秦人一句土语，殿堂中哄然大笑。

“上柱国有理，秦人要还我土地，还我钱财！”一个大臣立即响应。

“不对！秦军要撤，怕我追歼，来求和！”一个将军昂昂高声分外气壮。

“诸位所说，失之偏颇也。”太史令郑詹尹摇摇雪白的头颅，“秦人蛮勇虎狼，岂能吐出果腹之肉也？我王迁寿郢，上应天象，秦国岂能不知？秦使此来，畏惧天道休战求和而已。我王可顺势应之，而后相机夺回失地，再北上伐秦。此乃长策远图，万勿逞一时之快，与秦使纠缠于一城一地之得失也。”

一言落点，举殿肃然，朝臣们都被这个能窥透天机的老人的沉稳折服了。“太史令老成谋国，赏百金了！”楚怀王大是振奋，敲着王案骤然高声，“至于应对，本王自有成算，相机处置了。”只有权势最大的老昭雎始终沉默，只是笑着听着，一句话也没说。

三日之后，秦国特使果然到了。楚怀王已经缓过了劲来，也不与昭雎商议，径下王书令朝臣大会王宫正殿以震慑秦使。次日清晨，楚怀王破例在寅时离榻，一番梳洗着装，又饮下了新王后捧来的一盏五石上药羹，在卯时由四名侍女簇拥着到了正殿。这“五石上药”是往昔郑袖以万金巨价请来一个齐国老方士专门炼制的一种丹药。楚怀王还记得那个老方士的解说：“《神农经》曰：上药养命。何谓上药？五石之炼形，六芝之延年也。五石者，丹砂、雄黄、白矾、曾青、慈石也。六芝者，灵芝、石芝、木芝、草芝、肉芝、菌芝也。五石六芝合，命之所以延，性之所以利，病之所以止也。”从那以后，楚怀王每晚一粒五石丹研磨成粉末再煎成药羹服下。只要此药下喉，他便雄风

大振，郑袖便要咯咯笑着俯首称臣。今日事大，他破例在早晨用了，一路走来通身燥热额头冒汗劲力偾张，心情特样轻松。

“秦使晋见——”内侍一声高宣，幽暗的大殿中顿时肃然无声。

一个黑衣高冠的中年人大步走进一躬：“秦王特使、泾阳君嬴显参见楚王。”

“泾阳君千里入楚，却是何干？”楚怀王矜持地拉长了声调。

“外臣启禀楚王，”嬴显不卑不亢地一拱手，“秦楚相邻，多有战端。我王欲请楚王会盟，两国议和罢兵，请楚王以天下为重，熄灭战火。”

楚怀王一阵惊喜——天机当真玄妙，刚迁寿郢，便有国运转机。虽则如是想，楚怀王却冷冷一笑：“秦国夺我江汉，毁我夷陵，如何了结？”

“楚王若能议和罢兵，秦国愿退出江汉。”

“且慢！”上将军子弗为从座案霍然站起戟指嬴显，“退出江汉？特使好轻松，烧我先王陵寝，如何处置？”

“上将军以为当如何处置？”嬴显的黑脸沉了下来。

“赔金两万、军粮百万斛，秦王到夷陵祭拜谢罪！”

嬴显嘿嘿一笑：“六十万大军守不住一陵，竟来要战胜国赔金谢罪，当真岂有此理？本特使只一句话：要和便和，不和秦军不退，楚王自己斟酌便了。告辞！”大袖一甩，要下殿而去。

“且慢。”楚怀王笑着招手，“特使先说说，议和，如何议法了？”

“楚王北上，秦王南下，武关外三十里会盟议和。”嬴显回头两句，径自去了。

“竖子猖狂！”子弗为一声吼叫，“待我手刃此贼，再说议和！”

“岂有此理！”楚怀王第一次发怒了，“啪”地拍案而起，“国运在天，岂能孩童置气了？都归本座，给本王好生揣摩，能否北上议和？”上柱国景翠高声道：“此等大事，该当请老令尹入朝议决。”“老令尹年高多病，告休几日了。”楚怀王此刻很不高兴有人提起昭雎。毕竟，这个老权臣的权力是太大了，目下王室又在他地盘上，若不趁着上天护佑之机振兴王权，楚国王室当真便要就此沦落了。这个素来优柔寡断的老国王第一次有了主见，“诸位但说，我自会与老令尹商议了。”

“老臣拙见，”太史令郑詹尹抖着雪白的头颅说话了，“秦使所言，坐实了老臣日前评判：天命楚国当兴，秦国畏惧修好。若秦国特使一味示弱，答应退回江汉并谢罪夷陵，倒有设谋诱王之嫌。今秦使前恭后倨，骄横不承夷陵罪责，老臣以为：这恰是秦国诚心媾和之兆。何也？秦乃强国虎狼，楚乃新败之邦，强与弱媾和，退回失地足矣，安得他求？以天命大运度利害，洗雪夷陵之恨，只能远图，不可急功而坏大计……”

“老太史忒是絮叨。你只说，我王去得去不得？”上将军子弗为大是不耐。

“老臣忖度：天命在身，我王去得。”太史令终于说出了结论。

虽则被子弗为打断，太史令这番话却使一班大臣们大大地有了主见，异口同声道：“臣等以为，我王可去。”上柱国景翠更是高声大嗓道：“兵不血刃而收复失地，不去木瓜了。”一言落点，殿中笑声一片，气氛顿时松快。

“好！”楚怀王一拍王案，“待本王与老令尹商议而后定夺，散朝。”此时楚怀王突觉一股热气升腾于丹田，突兀想拥住身边侍女狼吞虎咽一番，可想起一件大事，生生忍住，疾步下殿，将蹒跚最后的老太史令拉到殿角帷幕后低声道：“老太史，你说老令尹会如何说法了？”白发苍苍的太史令悠然一笑：“我王心思，老臣尽知。唯有一言，我王切记：实则虚之，虚则实之也。”楚怀王大是头疼：“此话何意？你倒是明说了。”老太史令凑近楚怀王耳边低声几句，楚怀王哈哈大笑：“侬果然高明，好好好，便是这般了。”

匆匆走到后宫廊下，老国王已经按捺不住周身飓风般的热气，猛然拉过一个侍女便扑在地上折腾起来。另外三个侍女吓得捂着嘴不敢出声也不敢离开，眼睁睁看着那个侍女被老国王三两下剥光婉转凄厉地呻吟起来……一个侍女蓦然醒悟道：“快，挡住，大王受了风我等谁也别想活！”三人连忙围住了已经光光翻滚的两具白肉，相互拉起裙裾做了屏风。好容易过了大半个时辰，老国王翻身跳起：“青果子不过劲，找王后了。”将大袍往裸身子一裹，大步匆匆地走了。慌得三个侍女顾不得还躺在血糊糊石板上的同伴，一口声叫着：“大王有风！”边跑边脱下长裙赶上来往老国王身上包。楚怀王包着一身五颜六色的丝衣，身后跟着三个白光光的侍女，风一般进了后宫，吓得迎面侍女们一片叫嚷纷纷逃避。

终于在午后时分，楚怀王从新王后身上爬了起来，虽是飘浮眩晕，却也是一身轻松，细嚼慢咽地吃完了一鼎鹿龟汤肉，这才打着瞌睡登上辎车来到令尹府。老昭雎躺在病榻，没有来迎楚王。老国王一心轻松，毫不计较，满脸流淌着笑意来到昭雎寝室。

“老令尹啊，秦王邀本王会盟和约，退还江汉，去也不去了？”

“我王之意如何？”老昭雎有气无力，声气细若游丝。

“本王么？尚无定见了。”

老昭睢艰难地喘息着：“老臣看来，秦国无道，不能轻涉险地……不，不能去了。”

“好，本王晓得了。”楚怀王目光连连闪烁，“老令尹好生养息，本王择日再来探望了。”说罢起身径自去了。

昭睢冷笑一声，从病榻上霍然起身：“子弗为出来！”一身甲胄的上将军子弗为从帷幕后冷笑着走了出来：“好个昏君，刀搁在脖颈上了还……”“住口！”昭睢一声呵斥，压低了声，“机心无言。任何时候，不许吐露心声，晓得？”子弗为连忙点头，一声不吭了。昭睢一挥手：“随我到密室。”踩着厚厚的地毡无声地消失在帷幕之后。

三日之后，楚怀王在八千铁骑禁军护卫下，带着新王后与四名侍女，随着秦国特使嬴显北上了。沿着颍水河谷行得两日，堪堪将近陈城，一支马队突然从颍水西岸的丛林中冲出，横在当道不动。楚怀王正在特制的宽大轺车上心不在焉地眺望，遥遥望见当道军马，浑身一激灵道：“是秦军当道么？秦使何在？！”正在此时，车前铁骑圈外的护军大将一声长呼：“春申君晋见我王！”刹那之间旌旗分开两列，一个身披金色斗篷的熟悉身影大步匆匆地走到了王车前。

“春申君，你不在安陆，来此何干了？”楚怀王对屈原与春申君不同，对屈原是怕是烦，一见头大如斗，生怕他义正词严地教训自己；对豁达诙谐的春申君则颇是喜欢，只要不说国事，很是喜欢与他盘桓。这次春申君丢失郢都丧师十万，举朝问罪，唯独楚怀王不置可否。此刻见春申君风尘仆仆面容憔悴，也不忍去问他罪责，只平平淡淡地说了一句。毕竟，春申君丧师失地，老国王也不能过分娇纵于他。

春申君一拱道：“噢呀，臣请我王移步说话，黄歇有秘情陈说。”

老国王皱了一下眉头：“秘情？又是屈原回朝，秉政变法了？”见春申君咬着牙不说话，老国王豁达地笑了，“好好好，移步说话。王车进入密林，不许他人跟来。”王车驭手“嗨”的一声，那辆青铜驷马轺车辚辚驶进了旁边的树林。

轺车刚刚停稳，匆匆跟来的春申君扑通跪在了车前。虽说君臣大礼跪亦无妨，但在此时毕竟是极不寻常的。战国礼节简约，君臣大防远不似后世那般森严。君前议事，臣子同样有座，躬身参拜堪称大礼，寻常议事则只是拱手礼节。大臣高爵如春申君者，此举自是非同寻常。

“起来起来！”楚怀王急迫拉住春申君两手，“这般可怜，却是为何？昭雎又为难你了？没事，本王撑着，他又能如何？”

“噢呀我王，此事与昭雎无关了。臣有事相求，王若不应，臣不敢起来。”

“好了好了，本王应，你先起来，跪着我心酸啦。”

“谢过我王！”春申君爬起来一脸急促道，“臣恳请我王，立即还都，不能去武关。臣有秘密斥候报来急讯：武关城内有秦军埋伏，秦王可能有他图！屈原大夫也是此意，这是他托臣呈给我王的血书。”

说罢从怀中掏出一方折叠的白绢抖开，十六个暗红的大字触目惊心——秦人奸险，武关虎口，王身系国，毋做楚囚。

楚怀王瞄得一眼，急速打着圈子口中一串嘟哝：“血书血书，老屈原有多少血整日写书了？要不是本王护着，他能活到今日了？不好好等个机会，有事只乱搅和了，真糊涂老糊涂啦。”嘟哝一阵，又猛然站定呵呵一笑，“春申君啊，你猜猜，昭雎对此事如何了？”

“嗅呀还用猜了？昭睢与秦国张仪时已有勾连，定然撺掇我王与秦媾和了。”春申君满脸通红毫不犹豫。

“我说呀，你等整日咬来咬去不觉无趣么？”楚怀王豁达地呵呵笑着，“本王今日告你：昭睢力谏本王不去武关。他说，秦国无道，不能轻涉险地了。你说，老令尹不是忠臣么？他与秦国谁个勾连了？”春申君大是惊愕，一时结巴起来：“是，是，是么？他，他如何能说此等话了？臣，臣却是不信了……”

“春申君，放心回去了。这回呀，你与老屈原杞人忧天了。”楚怀王第一次变得自信又从容，“这一回，本王不受任何人撺掇，偏是要君心独断了。本王就是不明白，分明是兵不血刃地收复失地，你等倒是都嘈嘈起来，看本王亲自做一件大事就眼红了？毋晓得甚个道理了？回去回去。”说罢一挥手，两个侍女立即飘过来将他扶上了轺车，“走！莫得误了路程，教秦王笑我了。”金灿灿王车辚辚去了，春申君愣怔地木然地站着，兀自喃喃半日，突然大笑起来。

七　终以身死问苍天

又是一个春天。汨罗江蓝了，草滩绿了，大山青了。

无边的空旷，无边的荒莽，无边的孤寂。只有一个白发苍苍的老人踽踽独行，漫无目标地徜徉在青山绿水之间。蹚过溪流，爬上高山，老人伫立在高高的峰顶，久久地凝望着北方。渐渐地，太阳吻住了大山，一片金红笼罩了天地，老人依旧钉子般伫立在山头。

突然，一阵长长的战马嘶鸣划破了久远的寂静，连声呼喊在山风中荡漾开来：“屈原兄，你在哪里——”

“屈子，鲁仲连来了——”

老人一阵震颤，长长吟哦：“骏马飞车兮，多有悲歌。关山阻隔兮，何得一捷报？”吟哦方罢突然回身，灵猿一般手脚并用，片刻间爬下高高的孤峰，张开双臂迎了上来，与飞身下马的身影紧紧地抱在一起，久久没有分开。

“噢呀屈兄，你头发全白了……”春申君抹着眼泪上下打量着枯竹一般的老人。

“我老，不足惜也！”屈原叹息一声，“你正当不惑，两鬓如霜，如何了得？”

“噢呀，不说这些了。”春申君勉力一笑，“仲连与小越女星夜南来了。走，到茅屋前说话了。”

依旧是那堆篝火，依旧是几块大石几只陶碗。四人坐定，小越女似乎只顾着给篝火添柴给碗中斟酒，时不时瞟得老屈原一眼便飞快地移开目光。鲁仲连与春申君也只拨弄着篝火，一时都没有说话。良久默然，屈原突然目光炯炯道：“仲连，说话了，老夫挺得住。”

“屈原大夫，”鲁仲连骤然抬起头来，“楚王出事了……”

“楚王哪一日不出事？”屈原嘴角抽搐，“说，究竟如何了？”

“楚王，被秦国囚禁了。”鲁仲连说话的同时，小越女便盯住了屈原。

屈原两腿一抖，几乎便要软倒。小越女手疾眼快，几乎在同时扶住了屈原。屈原良久沉默，末了一声粗重的叹息：“枉自大国，却做楚囚，国耻也！”又是一阵沉默，突然激动地喘息着，“总是一国之君，秦国无非以楚王要挟，攫取我大楚山河而已。为今之计，只有设法救出楚王了。楚王但回，必能洗心革面，楚国当有振兴良机也。”

“噢呀屈原兄，仲连小越女率领南墨两百壮士，原是救楚王去了。”

“好！快说，楚王回来了么？”

“屈原大夫，”鲁仲连一声哽咽，从楚怀王进入武关说起，讲出了一番离奇的故事：

楚怀王一到武关城外三十里，秦国丞相魏冉隆重出迎，商定楚王人马在关外扎营，次日两王在关下楚军营前会盟立约。楚怀王见武关只有三两千人马，斥候也接连飞报周遭百里之内没有秦军踪迹，认定秦国是真心会盟，不禁大是振奋，想先将魏冉说得与楚国一心。与魏冉痛饮了两个时辰，楚怀王赏赐给魏冉十名细腰侍女、一车楚国香橘。魏冉醺醺大醉，非要用两车秦王酒犒劳楚军将领。楚王满脸涨红，高兴得手舞足蹈，立即下令二十员楚军将领拜受秦王犒赏，当即在王帐外痛饮。天将暮色时分，楚王醉了，魏冉醉了，大将们也醉了。就在那个晚上，八千禁军神奇地消失了，连营帐旗号也踪迹皆无。

楚怀王一觉醒来，已是日上三竿。刚刚梳洗停当，帐外鼓号齐鸣，秦国特使嬴显已经到了行辕之外。楚怀王正要出帐，嬴显已经大步匆匆地撞了进来，当头一句喝问：“敢问楚王：大秦丞相何在？！”楚怀王顿时蒙了：“你说魏冉么？他？对了，他在犒赏大将们饮酒了。对，秦王酒了。”嬴显怒喝一声：“哪里有酒？哪里有人？”

楚怀王出帐一看，顿时一个踉跄便要跌倒——旌旗招展的军营已经无踪无影，空荡荡的行辕战车上也没有了一个兵士，只有嬴显带来的一队铁骑黑沉沉横在眼前。老国王大骇，也猛然醒悟，对着嬴显嘶声大喊：“嬴显，叫秦王出来说话！”嬴显冷冷一笑：“还是楚王自对秦王去说的好。来人！护持楚王入关。”

及至春申君与鲁仲连带着安陆三万兵马赶到丹水谷地时，武关下已经是一片寂然空旷，秦军十万已经扎在了关外山口严阵以待。春申君怒不可遏，要与秦军决死一战，却被鲁仲连死死劝住了。两人带兵退入楚界，鲁仲连提出了一个营救楚王的谋划。春申君要挑选军中猛士三百，亲自前往。鲁仲连正色道："春申君差矣！此等事军兵不如侠士，你纵是上将军，亦不如我。若信得鲁仲连，你便带兵在峭山接应，不日我便有音信。"春申君深知鲁仲连大义高风，毫无异议地赞同了。

鲁仲连与小越女带着随军北上的南墨子弟两百余人，星夜从峭山潜入秦国腹地去了。

这一次鲁仲连决意背水一战，连素来不出面的田单在咸阳的秘密力量也一并拉了出来。旬日之间，查清了楚王被秘密囚禁在南山河谷。

那是一道草木葱茏的峡谷，一角青色屋檐从山腰飞出绿林之外。城堡的大门关闭着，墙外与羊肠山道上游动着隐约可见的黑衣甲士。城堡内一片寂然，天井般的庭院也只是一片青石铺成的空场，没有树木，没有亭台水面，没有任何遮掩人身处。楚怀王孤零零站在院中，仰望蓝天，痴呆悲伤，只是不断地仰天长叹。廊柱下，骤然消瘦的新王后沮丧地坐在石板上，呆呆木木地望着楚怀王。

终于，南山的蓝天上出现了一只不断盘旋的灰色大鹰。渐渐地，灰鹰盘旋于禁宫上空，似乎在追捕一只小雀。楚怀王仰天看着大鹰盘旋，不禁一声凄然长呼："灰鹰！双翅给我，本王要飞回去啦！"新王后轻蔑地撇了撇嘴，依旧木呆呆地仰脸望着空旷无边的蓝天。突然，灰鹰从高高的蓝天俯冲而下，从城堡上空一掠而过，又笔直地冲向蓝天。

一支发光的物事“啪”地掉在了楚怀王头上。楚怀王惊恐地叫了一声，颓然跌坐在院中石板上。那发光物事却“当啷”一声，滚到了老国王身边的石板上。楚怀王回过神来，诧异地捡起发光物事，竟是手指长一支细铜管。端详有顷，他将管头轻轻一拔，里边露出细细一束白绢。老国王顿时惊喜地大叫起来：“信！快来看啦。”

那正是鲁仲连给楚王的密信，只有六个字——请游大河桃林。

又是旬日，楚怀王在泾阳君嬴显的一千人马护送下，北上蓝田西出下邽，去游览天下闻名的桃林胜地了。桃林塬是一片广袤嵯峨的山地，相传夸父逐日渴死在这片山塬，夸父的手杖化作了茫茫三百里桃林。在桃林山塬的一道必经峡谷，鲁仲连小越女与田单一起，发动了一场突然夜袭。

楚怀王的篷车刚一夺回，田单断喝一声：“仲连快走！我来断后。”鲁仲连小越女人马立即护持着楚王篷车向崤山东南疾走，田单的两百多人堵在山口与剩余秦军搏杀起来。刚刚走得二三十里，迎面一队黑色铁骑展开在当道，两翼直伸展到两边山腰，一个阴沉的声音冷冷道：“鲁仲连，本将军乃骑兵主将嬴豹。放下楚车，我饶了你等。否则一个不留！”

“交上天决断。”鲁仲连平静回答，将手中长剑一举。

突然，篷车中响起一声凄厉的呼叫：“大王！你醒醒，别怕呵。”

车旁白影一闪，小越女到了篷车，立刻一声惊慌呼喊：“仲连快来！”

鲁仲连飞身一跃，直上篷车，撩开车帘，见楚怀王肥大的身躯直挺挺横在车中，隐隐火把之下，眼睛瞪得铜铃一般。惊怔之下，鲁仲连伸手一探鼻息，已是气息皆无。

那个已经变得黑瘦的王后一声哭喊："大王吓死了！大王可怜哪！"

倏忽之间，鲁仲连心头弥漫出无边的冰冷，两手一插车底端起了楚怀王尸体下车："秦国还要他么？"声音冰冷喑哑。

"火把！"嬴豹一声命令，几支火把围了过来。

嬴豹下马端详一阵，向楚怀王尸身一躬，又向鲁仲连一拱手："楚王既死，公等之情亦尽。此去楚国山高水远，运送王尸实在不便。

不若各位与我一同将楚王尸身运回咸阳，由秦国护送回楚安葬，如何？"鲁仲连思忖一番，长叹一声，默默地点了头。

"屈原兄！"春申君一声惊叫，扑将过来抱住了屈原。

屈原已经昏倒在篝火旁，苍老而又愤激的脸在火光下惨白青紫。

鲁仲连大急，一边来掐屈原的人中穴，一边轻声焦急地呼唤着："屈原大夫！屈原大夫！"小越女轻声道："仲连莫急，且将他平放。对了，就这样，你俩离开一些。"待鲁仲连与春申君放开手退后，小越女跪坐于屈原身侧三尺之外，两手同时向屈原太阳穴与脚底涌泉穴伸出。骤然之间，一红一绿两束细微的光芒直注两穴。

片刻之间，屈原头顶一股黑气冲出，脸色渐渐舒展平和。良久，屈原开目，一声粗重的叹息："上天呵上天，为何将灾难都降了楚国？"两眼泪水夺眶而出。

鲁仲连如释重负含泪道："屈原大夫，为政重臣，当百折不挠，处变不惊。况乎楚王如此经不得风浪，纵然生还，岂能变法强国？楚国远图，原在扫除奸佞，拥立新君啊！"

“噢呀屈原兄！”春申君急得一头汗水，“我与仲连已经商定：先将你接到一个万全之地养息，由我出面联络新派，拥立新王！仲连小越女率南墨子弟铲除奸佞，而后请你还国秉政变法！老王已经死了，你若振作待时，有可能楚国转机也。”

屈原一脸茫然，良久沉默，断断续续地一阵喃喃：“春申君，仲连，我，怕是不行了。孔子眼看鲁衰而无能为力，他，也是气闷而死的。我，只怕要和孔夫子一样了……楚王是想变法的，可惜他死了，死了，上天何其晦暝也！”

小越女淡淡笑道：“屈原大夫，天道玄远，人道至上，何为一昏聩国王耿耿若此？”

屈原摇摇头：“不，楚王不是昏聩之君，他被奸人蒙蔽了。春申君，鲁仲连，还有小越女，屈原谢过你等情意了。我，哪里也不去。汨罗水，是屈原的归宿。你等走……”

鲁仲连愕然。春申君大急道：“噢呀屈原兄！这是哪里话来？我等如何能丢下你走？楚国等着你，变法等着你！昭雎还要杀你，莫非你连我黄歇都信不过了？啊！”

屈原闭上了眼睛，挥了挥手，转身向那座孤独的茅屋走去了。

料峭的寒风掠过，那堆明亮的篝火突然熄灭了。春申君对着茅屋长长地喊了一声：“屈原兄，过得几日我再来，等我——”悲怆的喊声在空旷的山谷回荡着，被风吹得很远很远。

太阳出来了。汨罗江畔晨雾渺渺，青山绿水陷在了无边无际的迷蒙之中。

屈原从茅屋中出来了，扶着一支青绿的竹杖，消失在弥漫的晨雾里，登上了那座高高的孤峰。晨雾消散，那个身影像一座石刻的雕

像，久久地伫立着，久久地仰望着湛蓝深邃的天空。渐渐地，苍翠青山吻住了半边红日，晚霞彤云飞金流彩，天空充满一种深不可测的神秘，一种主宰一切却又永恒地保持着沉默的威严。山下，汨罗江水被霞光照得青绿中透着金红，渔船正在江中缓行晚靠，隐隐有问答酬唱的渔歌传来。

那位圣哲般的老渔夫，依然肩扛渔叉渔网，漫不经心地从江畔走来。偶然，他抬头看了一眼那熟悉的茅屋，眼神闪过一丝惊异。那柱像渔火一样准时点燃的炊烟没有了，茅屋上挑着一幅长长的白幡，门前也没有了那个白发苍苍的老人。

老渔夫的目光缓缓地向山顶移动着，木然地站住了。白发飘飘的老人伫立在高高的孤峰顶端，山下是湍急的汨罗江。老人仰起了高傲而执拗的头颅，凝视着流云飞动的天空，长长叹

息一声，沉重极了。上天呵上天，你醒着吧？不，你定然睡着了，睡着了。你有双眼么？不，你定然没有生得双眼，没有！没有！那你为何要做天？为何要受人的顶礼膜拜？上天呵上天，都说你是太古自生，不是人造，不受人制，洞察奸邪，惩恶扬善。真是这样么？不！你混混沌沌，无边无际，不识人间是非功过，全然没有公平，没有正义，没有爱心！你，你还是天么？

天空神秘而沉默，七彩流云的漩涡积淀着久远的愚昧，平静、麻木而又诡异。突然，火山喷发了，老人高声吟哦——

女娲蛇身蛇心，天，你为何要教她造人？给人布下邪恶的种子？鲧无德无能，天，你为何要派他去治水？大禹辛劳治水，天，你为何却要让他受尽折磨？益有大功于世，天，你为何却要教他被启杀害？羿残暴放荡，天，你为何成全他夺了相的帝位？舜屡次受害，天，你为何不惩罚邪恶的凶手？夏桀昏暴无行，天，你为何不用雷电轰击，杀掉这个暴君？天呵天……你永远都在昏睡！你给人间留下了多少不

平？太甲杀害了伊尹，为何太甲反而做了国王？殷纣荒淫无道，为何周文王却不能诛灭他？

周公旦忠贞勤政，为何却有四面流言诬陷他？周幽王戏弄诸侯，为何还教他高居王位？齐桓公圣明神武，为何被活活饿死在深宫？周政王道荡荡，为何伯夷、叔齐死不降周？楚国多雄杰名士，为何偏是教楚国沉沦败亡？上天呵上天，你的浩渺宽阔，莫非是用来容纳人间邪恶么？上天呵上天，你的高远广袤，莫非是用来漠视人间冤狱么？如此之天，何堪为天也——……

太阳完全沉没于山后了，天际陷入了茫茫昏暗。

老人仰天大笑，笑一阵又大哭一阵，摇着头，拭着泪，释然而又迷惘地喃喃着："上天呵上天，不要责怪屈原骂你问你。你要有灵魂，有双眼，你可能早早都悲伤死了，愤激死了，对么？是了，你听不见屈原的话，你不过一片流云一汪大气而已！真想教你变成威力无边的神座。你？你答应了？答应了？呵，上天答应屈原了！上天开眼了！啊哈哈……"

老人大笑着，从高高的峰顶跃入了一片幽明的汨罗江。

"屈原大夫，回来了——"老渔人悠长的喊声响彻河谷，"渔哥们，救屈原大夫，屈原大夫投江喽——"顷刻间山鸣谷应，江面上点点渔火竞相而来，渔人们在船上喊成了一片："屈原大夫，你在哪里——"

山间火把也从四面八方拥来。人们边跑边喊："快救屈原大夫，快跳水了——"茫茫江面上，渔人们的喊声渐渐地变成了无边无际的哭声。太阳又出来了。渔舟塞满了汨罗江面，渔人们默默地划船寻觅着，再也没有了喊声。岸上挤满了四野赶来的民众，人们沿江而立，向江中抛撒着米粒饭团。一个小女孩跪在地上不断向江中叩头，流泪祈求着："鱼儿鱼儿，我喂你，千万别吃了屈原老爷爷。"

鲁仲连与春申君闻讯赶来时，已经是三日之后了。

汨罗江的春水静静地流淌着，空旷的山谷唯有大片的水鸟在那座孤零零的茅屋上空盘旋飞舞，嘶哑悠长地嘎嘎鸣叫，弥漫出无尽的悲怆。骤然之间，春申君变得枯瘦苍老，软瘫在茅屋前泣不成声了。

“春申君，屈原大夫不足效法。”鲁仲连平静得有些冰冷。

“没有屈原，黄歇何堪！楚国何堪！”春申君猛然跳起，对着鲁仲连大喊起来。

“立国不赖一贤。”鲁仲连依旧平静得冷漠，“屈原之心，已经在放逐岁月中衰朽了。纵是秉政变法，也是刻舟求剑。君自思之。告辞了。”

春申君大急：“噢呀仲连，你如何能在此时离开我了？”

“春申君，时也势也。”鲁仲连笑了，分明是无奈的苦笑，“我接到密报：燕国乐毅正在奔走联络，意在灭齐。本想扶楚带齐，不想楚国衰颓如山倒。仲连总得尽力周旋，保住齐国，给天下抗秦留得一线生路。”

春申君惊愕了，良久沉默，低声道：“仲连，黄歇纵然无能，也要拼力撑持住楚国了。齐国若有急难，也好有一片根基。”

“春申君，仲连先行谢过。”鲁仲连叹息了一声，“春申君，临别一言，如骨鲠在喉不吐不快，君姑妄听之：要得撑持楚国，不能效法屈原。屈原之失，在于愚忠。以楚怀王之颟顸昏聩，正是楚国衰落根源，屈原却始终寄予厚望。最终如何？楚王悲惨地死了，屈原也跟着悲惨地死了。仲连以为：谋国良臣，绝非一个忠字所能囊括，忠而丧志，照样误国害民。撑持危局，更根本者是胆略，是勇气，是见识，是强韧。君若奋力振作，联结各方，挺身朝堂，拥立新君，疾呼国难

而声讨国贼，昭雎们纵然阴险奸诈，安知不会铲除！但有此举，楚国岂能瘫倒灭亡！若一味效法屈原伸颈等死，非但君身败名裂，楚国又岂能不亡？”

鲁仲连戛然打住，对春申君深深一躬，飞身上马，风驰电掣般去了。

春申君痴痴地望着鲁仲连的背影，骤然一个激灵，向着茅屋深深一躬，猛然飞身上马，飞出了幽静空旷的汨罗江。

---

1. 丹徒，吴国城邑，秦统一后置丹徒县，在今镇江市郊地带。
2. 这首歌词连同下面的译文，是中国古代唯一用方言字音记载下来的越语歌词，见《说苑·善说》。
3. 雅言，春秋战国对官话的称谓。中国自西周开始规定雅言为官场用语，延伸至战国成为交际通用语。
4. 弗为，吴语方言，“不会”之意。
5. 郎中，楚国军职，国王的贴身护卫。
6. 郑袖故事，请参阅第二部《国命纵横》。
7. 上柱国，楚国执掌都城防卫的将领。
8. 江州，战国秦灭巴蜀后巴郡治所，在今重庆市地区。
9. 南郑，战国秦汉中郡治所，今陕西南郑县地区。
10. 巴蜀相，秦国收巴蜀之后，原巴王蜀王均称“侯”，无治权，秦派遣“相”为执政官。
11. 白水，战国时对嘉陵江的称谓。
12. 扞关，又称江关，在今重庆市奉节县东长江北岸赤甲山上。
13. 夷陵，长江三峡出口要塞，今日宜昌地区。
14. 姊归，后写作“秭归”，屈氏故里，因屈原放逐，其姊归乡而得名，今重庆市秭归县地带。
15. 纪南，郢都临江要塞，秦统一后改设江陵县，今湖北江陵县北。
16. 安陆，云梦泽东北岸要塞，秦统一后置县，今湖北安陆北部地带。

17. 寿春，今安徽寿县西南。

第七章　兴亡纵横

一　燕山气象　赫然大邦

鲁仲连星夜北上，几经辗转，终于在大梁寻着了田单。

自从营救楚怀王之后，田单按照原先谋划撤出了咸阳，将商旅根基暂时扎在了大梁。魏国连年衰退，生意大是清淡。田单已经顾不得思谋商旅振兴，只在埋头筹划另一件大事。正在这时，鲁仲连风风火火地赶到了。一见面坐定，鲁仲连急迫问："田兄，临淄如何？快说说。"田单摇头道："不妙。人心惶惶，流言多得不想听都不行。"鲁仲连心中一沉："孟尝君？如何不见他动静？"田单叹息一声："又被罢黜了，能有甚动静？这次，连唯王是从的田轸也被拉了下来。仲连啊，我看齐国……""别说丧气话。"鲁仲连一口打断，"无论如何，燕国总是还没动兵。一路想来，你我须得分头行事：我去燕国，设法化解燕齐恩怨；田兄回临淄，设法与孟尝君斡旋朝野，逼齐王改弦更张，先平息天下对齐国的戒惧之心。田兄，家国危难，不能知难而退。"每逢危急关头，鲁仲连的坚定果敢总像一抹鲜亮的阳光，使田单感到振奋。虽然是辞色严厉，田单却觉得心中踏实，立即点头道："好，我也正要回临淄。家老说，临淄的外商已经撤空了，连老世族都在悄悄地寻觅避难之地。族人们都等我回去决断去向。"说到末了，又是一声沉重的叹息。

默然良久，鲁仲连霍然起身："田兄，我这便走。"

"事急也不在一时，你连饭还没用！"

“谁说不在一时？”鲁仲连已经拿起了长剑，“你只给我三日干粮、一百金、换一匹好马，我要昼夜兼程。”

“来人！”田单一挥手，“三日干肉干粮袋、两百金、天保，立即来。”

“嗨”一声答应，那个精悍的家老疾步去了。田单恍然笑道：“仲连，小越女没同来？”鲁仲连也笑了：“回南墨复命去了，总不成老跟着我了。”“还回来么？”田单追了一句。鲁仲连脸骤然一红：“这我如何知道？你也忒聒噪。”田单大笑：“呀！鲁仲连也有急色之时，当真稀罕。我是说，小越女奇女子，莫得弄丢了。”此时一声长长马鸣，鲁仲连一笑：“丢不了。走，马来了。”

来到廊下，精悍的家老已经在牵马等候：“禀报总事：全部物事已在马背皮囊。”

“仲连，这马如何？可当得天保名号？”田单知道鲁仲连酷爱骏马，胯下那匹铁灰色胡马非同寻常，先问了一句。

“一听嘶鸣，断是好马！”鲁仲连说完瞄了一眼，双眼顿时一亮。

这匹骏马通身黑亮，四蹄雪白，肩高足有六尺余，兔头狐耳，鹰眼鱼脊，威风之极。鲁仲连所学甚杂，曾经读过《相马经》(注)，又与赵国著名相马师王良的嫡孙交好，对相马也算略知几分，听田单说出“天保”二字，便知定是好马。天下相马师将好马分为三等：良马、国马、天下马；国马也称“国保”或“国宝”，天下马也称“天下保”或“天下宝”，时人通常也呼为“天保”。及至一端详，才知这匹骏马决然是马中极品，不禁惊叹：“何至天保，直是神品也！”又恍然醒悟，将马缰一下塞到田单手中，“你比我事急，天保你自留下。”

“哪里话来？”田单又塞回马缰，“你是孤身奔波，讲究个良马利器。我纵事急，毕竟人多，也可换马。不要推辞了，走。”

“好！那我走了。”轻轻一纵，鲁仲连坐上了马背，一声“后会有期”，天保萧萧一鸣，向着大门平稳急走。

“临淄再会——”田单遥遥招手。

出得大梁北门，鲁仲连拍拍马头：“天保，走了。”那天保短促的一声嘶鸣，大展四蹄，一道黑色闪电般飞了起来。鲁仲连本是出色骑手，伏身马背头接马耳，两腿始终不轻不重地夹着，两耳忽忽生风两边的山峦林木一排排向后倒去，直如腾云驾雾，不禁一声高喊：“天保，好本事！”

天保果然惊人，非但快如闪电，而且耐力悠长，一气大飞一个时辰，小步疾走片刻，换过气来又是大奔如飞。如此半日一夜，只在中途休憩了小半个时辰人马各自打尖，又如飞北上。一过易水便是燕国。虽是飞掠而过，鲁仲连也觉察到了一种显然的变化——时当初夏，遍野麦浪翻滚，道边村畴连绵炊烟袅袅，鸡鸣狗吠之声不绝于耳，显然是热气蒸腾的富庶气象，与当年鲁仲连初来燕国时的萧疏荒莽直是两个天地。

次日午后，青青燕山已经遥遥在望了。

“天保，慢了。”鲁仲连轻轻一拍马颈，天保倏忽变为碎步走马。事实上鲁仲连也不得不慢下来。这条直通蓟城的官道，在十多年前还只是一条坑坑洼洼仅容错车的松土路，两边荒草没膝，与中原的

荒野城堡几乎难分伯仲。商旅谚云：“燕山路，颠松骨。铁车散，木车哭。”说的便是这条燕国直通中原的唯一“大道”。最主要的官道尚且如此，燕国穷弱可见一斑。目下却是非同寻常，一入燕国，三丈多

宽的夯土路面，除了两边的人道马道，中间可并行三车。到得蓟城之外百里，夯土大道骤然拓宽为六丈，大道两边两层大树，浓荫覆盖路面，夏日凉爽惬意。但最令鲁仲连惊讶的，还是道中车马如流，商旅货车与时常撞到眼前的特使轺车连绵不断。方今天下，除了秦国的关中大道，已经没有第二个国家有如此气象了。燕国素来荒僻，除了马商盐商，中原商旅很少北上。长期以来，燕国的商路实际上只有两条——齐国、北方匈奴与东胡。如今这大道上却是商旅如云辐辏大集，各色货车川流不息，当真令人怀疑走错了地方。鲁仲连不禁大是感慨，人云水暖鸭先知，这邦国盛衰，却是商旅先知。齐国虽是皇皇“东帝”，临淄商旅却已经在悄悄外逃了；燕国虽是老穷贫弱，天下商旅却已经趋之若鹜了。见微知著，这流动的商旅财货，正是国家盛衰之征兆也。如此大势，故国君臣却醺醺然不知危在旦夕，故国庶民也是陶陶然不知大难将至，鲁仲连一身之力，奈何如之？

“商旅停车，骑者下马，勘验照身——”连绵长呼遥遥从城下传来。

蓟城箭楼已在眼前，鲁仲连下马牵着天保，从人流边缘向最边上的小城门洞走来。顺便打量，城门下守军整齐列为四队，中间大城门两队，两边小门各一队，盔明甲亮精神抖擞，勘验照身毫不马虎。自商鞅变法在秦国实行“照身帖”勘验行人身份，这“照身”便在天下迅速流传开来。学不学变法不打紧，这“照身”制可是一定要学的，查罪犯藏匿、查商旅赋税、掌控国人迁徙动向，都是灵便快捷，何乐而不为？学归学，这“照身”制一到他国却变味，成了市吏城吏敲诈路人钱财的独门利器。田单久走商旅，深知个中奥秘，曾经对鲁仲连苦笑着说：“橘生淮南则为橘，生于淮北则为枳，照身之谓也！你要扶持屈原变法，便对他说：变法不深彻如商鞅，万莫行照身之制，否则，商旅绝路矣！”鲁仲连也是奔波天下的人物，如何不知其中之黑，只不过不如田单那般切肤之痛罢了。听田单一说，鲁仲连恍然叹息：“都说商鞅变法好，可要学商鞅变法，谈何容易！”

“你，出照身。”

鲁仲连从披风衬里的小袋里拿出了一件物事，手掌大一寸多厚的一方竹板，上面刻画着他的人头像，写着他的姓名，更要紧的是烙着一方官印。那是官府特制的一种铁印，烧得将红不红，轻轻往刻好头像姓名的竹板上一烙，一方火酱色的阳文官印立刻清晰地凸现出来。发照身帖的都是大国，齐国在苏秦变法时就推行了照身帖制，用的便是这种质地坚实细密光洁发白的竹板，四周还嵌进了一道细亮的铜线，等闲工匠也难以仿制出来。

“齐国人。”城门吏一接过这方极是精致的照身，看都没看先说了一句，然后看一眼照身，再看了一眼面前这个伟岸的汉子，“鲁，仲，连？”鲁仲连淡淡地点头一笑，拿出一只铜刀极其自然地塞到城门吏衣襟的小袋里。这铜刀是百余年前齐国的一种老式刀币，流传至今极是贵重，时人称为“老齐金刀”。对于一个城门吏，纵然小财不断，这老齐金刀也是极为稀罕的金贵物事。

“哎哎！这是何意？”城门吏觉得口袋一沉，立时沉下脸摸出了铜刀，“齐人有钱，便想坏我官身？拿回去，还拿黑眼看今日燕国么？”

“当真不要？”鲁仲连非但没有尴尬，反倒呵呵笑了。

“聒噪！”城门吏很是不耐，“我想要，你倒是借我一颗头了？”

“言重了。”鲁仲连手心掂着铜刀，脸上仍然揶揄地笑着。

城门吏手掌一掠，极是利落地从鲁仲连掌心拿走了铜刀，“当啷”一声撂进了旁边一个陶俑里。这陶俑与人等高，大张着嘴巴，身上却写着大大三个红字——官吞金！城门吏笑道：“满意了吧？还有多少，尽管往里丢，十万八万我都要。”

鲁仲连哈哈大笑，牵着天保回身走了，一路走来感慨百出，说不清究竟是何种滋味，直到齐国商社门前，才收回了飘得很远的思绪。燕齐两国是源远流长的邻邦，齐商素来是燕国的商旅主流。燕昭王即位后的十几年里，齐商更是大举北上，生意做得大是红火。蓟城的齐国商社，本来是齐国在外商社中最不起眼的一个，不到二十年，竟发成了隐隐然与咸阳的齐国商社比肩而立的大社，在王宫西面的一条幽静小街里起了一座六进八开间的大院。来时田单曾着意叮嘱：蓟城齐社的总事曾经是田单的商旅弟子，精明可靠，要鲁仲连还是住在商社。也是鲁仲连素来不喜欢邦交宾客云集的驿馆，那烦琐的礼仪以及与使节们频繁的应酬，实在是机密大事不宜，自是欣然接受了田单的动议。

商社的好处是显然的。那个总事很少说话，便是对雄姿英发的天保，也只说了两个字："好马！"将鲁仲连安顿在一个僻静小院落，又特意对仆人吩咐了将天保单槽养息，再留下一句话："在下本是田氏门人，先生有事，随时找我。"便匆匆去了。待鲁仲连沐浴梳洗完毕，一个老仆送餐进来，吃过饭再也没有人来了。大树上啁啾鸟鸣，更显得小庭院幽静异常。正当暮色降临，燕山晚风掠过院落，实在是凉爽惬意。

宽袍大袖，散发披肩，鲁仲连在庭院徜徉漫步。虽然一路驰驱奔波，他却没有丝毫的睡意。他要思谋一番，究竟是先见燕王，还是先见乐毅？按照纵横家游说传统，通常都是直接请见国君，成与不成，立竿见影。可在燕国，这个乐毅太要紧了，纵然说通了燕王，乐毅不通还是有可能前功尽弃。倒不是乐毅专权，而是这燕昭王对乐毅十分地倚重，说是言听计从也不为过。

以燕昭王姬平之能，理乱招贤而大兴燕国，对乐毅如此推重，乐毅岂非奇人也？

还是在入楚之前，鲁仲连曾经对乐毅家世作过一番查勘，虽然始终没见过这个乐毅，实在却是歆慕已久了。春秋之世，乐氏的第一个显赫人物是宋国的大司马乐喜。大司马掌兵，乐喜能征惯战，在宋国争霸中功勋卓著，乐氏由此而名闻天下。后来宋国衰落，乐氏族人迁徙到了晋国，在晋国世家大族魏氏的领地做了“国人”，耕稼谋生。到了战国初年，乐氏又出了一个奇才，便是后来赫赫大名的兵家名将乐羊。这时的乐氏虽是“国人”，却是那种仅能温饱自立的平民农户，远非富庶世族，唯一比隶农优越者，是可以从军做战车骑士。这个乐羊聪颖厚重，少时将家中两车藏书反复揣摩，谈吐见识每每令族人称奇。乐羊加冠之年，恰逢魏赵韩三家分晋。魏氏刚刚立国，魏文侯广招才士，魏国一片蓬勃兴旺。乐羊感奋不已，便要从军立功。族老们大是嘉许，合族之力，为他打造了一辆战车与一副上好甲胄，又购置了两匹汾马[注]，乐羊便做了魏国骑士。那时魏国正在开疆拓土，战事频仍。十年之间，乐羊以赫赫军功做了魏国上将军。

做上将军之后，乐羊的第一场大战是进攻气焰甚盛的中山国。中山国恰恰卡在魏赵燕秦之间的大河东岸山地，夺得中山国，魏国北可直通阴山，南可直抵淮水，无疑便成第一大国了。正因为如此，对中山之战成为当时天下瞩目的焦点。中山国惶恐不安，将在中山经商的乐羊的长子囚禁起来做了人质，派密使胁迫乐羊退兵。乐羊对来使冷冷道：“父子，私情也。邦国，公器也。为将者，岂能以私情之生死，乱公器之进退？”中山国君乖戾暴烈，立即将乐羊之子投进硕大的油锅烹杀；而后立即派特使赶赴魏国军营，声言送给乐羊一份最丰厚的中山礼。中军司马打开木匣，又是一只打造得极为精致的铜箍木桶，桶身赫然四个大字——乐氏肉羹。乐羊一惊，几乎昏倒，却硬是以惊人的定力扶住了帅案，平静地说了一句：“且盛一杯过来。”中山特使原以为国君所料无差，乐羊定会神志昏乱而无法统军。不料乐羊平静冷漠如常，大是惊悚，待乐羊坐在案前将一杯羹啜完，当场惊裂心胆，猝死过去。

消息传到安邑，魏文侯大是感慨：“乐羊为国若此，竟食其子之肉矣！”

站在旁边的丞相睹师赞却笑说一句：“其子之肉，尚且食之，谁人之肉又能不食？”

魏文侯目光一闪，默然无语。

待乐羊一战灭了中山国班师归来，魏文侯大封乐羊于灵寿(注)之地，镇守中山，享万户之民。但是，魏文侯从此却对乐羊有了戒惧之心。乐羊深沉明睿，心知国君对自己有了猜疑，不动声色，接着得了一种需要养息的重病，交出兵符并遣散了族中私兵，请准魏文侯回封地养息去了。族人皆以为乐羊正在功业之时，大是不解，几位族老便来探询激励。乐羊笑道：“凡事成于一，败于二，况天有二心也。”从此深居简出，从来不过问国事。后来，魏文侯谋划要夺秦国河西之地，几次欲请乐羊复出，都终因睹师赞那支冷箭而不能释怀，一直没有成行。再后来，若不是吴起从鲁国来投，魏国可能连一代霸业都难以为继。公忠能三才具备的乐羊，终其一生都未能获得魏文侯的信任，竟在长期郁闷中盛年死去，临终叮嘱子孙：“我葬灵寿，莫回安邑。”

孟尝君曾说给鲁仲连一个故事：孟尝君祖上曾经问过魏武侯后期的丞相白圭：“魏文侯名过齐桓公，而功业却不及五霸，因由何在？”那白圭以商旅奇才做了魏国丞相，见识不凡，悠然答道：“魏文侯以学人子夏为师，以名士田子方为友，敬养宾客段干木，此名之所以过齐桓公也。然则，对此三人仅私情而已，重用于国则疑。以私胜公，敬贤多疑，此文侯之短也。是故，文侯名虽盛，功业不及五霸也。”孟尝君对鲁仲连说，白圭这段话实际上是在说魏文侯与名将乐羊的故事，只不过顾忌耳目而借用子夏等人之名罢了。

因了这块说不出的心病，乐羊之后，乐氏族人从来不在魏国谋求功业了。到得乐毅成了兵家名士，毫不犹豫地投奔了衰弱的燕国，而不愿留在尽管不断衰落但却远比燕国强大富庶的魏国。这个乐毅，目下正在燕国执掌大军，与燕王极是相得，先见他还是先见燕王，还当真是各有利弊。当然，最好是一次能同时见这君臣二人，然则，这样也有一样不利处：一旦碰壁，再也没有了回旋余地。鲁仲连奔走列国，还从来没有为如此一个细节如此细加揣摩过。毕竟，这是关乎齐国命运的大事，一个不慎出错，便是战火连绵，鲁仲连如何能不格外小心?

思忖良久，鲁仲连终是拿定主意：先见乐毅。

二　乐毅算齐见分毫

蓟城东南坊，有一座六进庭院的府邸，是目下燕国炙手可热的亚卿府。

燕国是周武王灭商后首次分封的最老牌诸侯，始受封者是赫赫大名的召公奭，周武王的弟弟。使燕人骄傲了几百年的，正是这最嫡系的王族诸侯名号。也正是这个原因，燕国的一切都原封不动地保留了周人的习俗与传统。都城建筑也是一样，蓟城的格局几乎一个镐京翻版，只不过规模气势略小罢了。与镐京一样，蓟城王宫以外的街区都以“坊”划分，而“坊”的命名则以王宫方位而定。东南坊，便是王宫东南的一片官宅区。这里紧靠王宫远离商市，一色的青石板街，街中大树浓荫，几乎没有寻常行人，但有行走，都是辚辚车马，整个街坊幽静得有些空旷。

令鲁仲连惊讶的是，亚卿府门前车马冷落，与遥遥可见的相邻府邸的访客如梭相比，这里当真是门可罗雀。乐毅的亚卿之位与秦国当年的左庶长极是相似，职爵不是很高，权力却很实在——领军主政文

武兼于一身。无论在哪个国家，此等实权大臣都是百僚瞩目，更不说目下朝野皆知乐毅与燕昭王的莫逆情谊，如何府前车马寥落？

“临淄鲁仲连拜见亚卿，敢请家老通禀。”尽管心存疑惑，鲁仲连还是依礼行事，按照天下惯例，将这些门吏一律呼为“家老”。

“先生是鲁仲连么？”一个带剑门吏从又窄又高的石阶上噔噔噔小跑下来，当头一躬，“请随我来。”

“请问家老，亚卿知晓我要来么？”鲁仲连大是惊奇，尽管他与乐毅有可能相互闻名，但却素不相识，也没有通过任何人通连中介，如何这乐毅知道他要来？

“亚卿只吩咐：临淄鲁仲连若来，请在府中等我。余事小吏不知。”

“亚卿不在府中？进宫了么？”

门吏却只一句“余事小吏不知”，匆匆将鲁仲连领进第三进正厅交给一个年轻的书吏，又匆匆回头去了。书吏恭敬地一躬：“亚卿吩咐：事急，片刻不能回府，先生若欲等候，敢请书房消闲。”言下之意，若只稍坐或不想等候，可在正厅上茶，也可以不上茶便走。鲁仲连素来豁达不拘小节，听罢哈哈大笑：“亚卿如此亲和，不等却是如何？”书吏一拱手道：“如此，先生请随我来。”领着鲁仲连出了正厅，过了一道门槛影壁，来到第四进小院。

这是一进极是幽静的小庭院：北面正屋，两侧厢房，南面一道高大的影壁，自然构成了一方天井；天井小院中，一片青竹蓬蓬勃勃；通向后进的走廊都从两边厢房后绕过，进入后园与跨院、厨屋等处的仆役人等，对这里完全没有干扰，幽静中带着隐秘。鲁仲连素来喜欢独居小庭院，对孟尝君那门户繁复的门客院更是熟悉，恍惚之间，觉

得这座小庭院直是套在千门万户之中的一个隐士居所，不禁一声赞叹：“简、密、静，好所在也！”及至巡睃再做打量，油然生出敬佩之心来。

如此一座庭院通称为“书房”，原本便是奇特。北面三开间正房的门楣之上，一方长约六尺的白底绿纹玉，赫然镶嵌着“莫府”(注)两个大铜字。门前一个红衣文吏垂手肃立纹丝不动，一尊石俑一般。这“莫府”是“幕府”的本字。后人解说云：“师出无常处，所在张幕居之，以将帅得称府，古称莫府。莫与幕同。”乐毅执燕国大军，莫府却设在如此不起眼的一间石屋，不能不令人感喟。显然，幕府是处置军务的处所，是“书房”最不能为外人涉足的地方了。

东西两侧厢房也各有字，却都是竹牌红字，东曰“数典”，西曰“操乐”。显然，东厢是真正的书房，以“数典”命名，足见藏有诸多典籍。西厢显然是琴室了，但有闲暇，操琴而歌，岂不快哉！鲁仲连原是多才多艺之名士，良马名器诗酒琴剑棋书歌，几乎无不喜好，如今见乐毅“书房”如此格局，不禁大是赞叹：“如此将军，真雅士也！”

书吏肃然拱手道：“原是亚卿知先生风雅之士，恐先生枯坐无趣，是以请先生进得书房消磨。先生但自坐，我来煮茶。”

听书吏如此一说，鲁仲连大是舒心。久闻乐毅贤名，事常无以谋面，今日一窥，其人尚未露面，便有一股高洁古风悠悠然飘来，如此雅士却是秘密操练二十万大军欲图成一国霸业的大军统帅，书琴伴幕府，虎帐飞长歌，其洒脱倜傥当真令人神往也！恍惚之间，鲁仲连怦然心动了——如此高风雅量之士，直是神交知己。一个朦胧，又一个激灵。乐毅兵锋所指正是齐国，敌意与仇恨正像大山一样横在他们中间，一己之清风能吹散那厚重压城的裹挟着世代仇恨恩怨酝酿着疾风骤雨的沉沉黑云么？

信步走进西厢，鲁仲连一声深重的叹息，坐在琴台前大袖一拂，叮咚琴音清越飞扬，高亢的齐音长歌破喉而出——

天保定尔　　以莫不兴

如山如阜　　如冈如陵

如川之方至　以莫不增

民之质矣　　日用饮食

群黎百姓　　徧为尔德

如月之恒　　如日之升

如南山之寿　不骞不崩

如松柏之茂　无不尔或承——

“曲高和寡，信哉斯言也！”一声大笑从庭院朗朗传来。

鲁仲连轻轻地叹息了一声，从座中站起来到廊下，赫然便见天井中站着一位气度不凡的中年将军：一领大红斗篷罩着细软的鳞片铁甲，一顶青铜矛盔夹在腋下，一头长发散披在肩，与胸前长须相得益彰，一张黑中泛红棱角分明的脸膛，一看便是白脸书生的底子，身材虽不高大，却自有一种伟岸，一身戎装，分明透着几分潇洒神韵。

“《天保》之意，原是尽人皆知，何堪曲高和寡也？”鲁仲连抱拳一拱。“曲高和寡，又岂在唱和相随？”

“将军之意，是说太平岁月无从力行？”

“高洁者独行，入俗者合众。大争之世，何能例外？”

“大争争太平。从我做起，合众之力，何愁兵戈不息？”

将军大笑：“千里驹果然志向高远，乐毅佩服。来人，院中设座，我与先生痛饮。”

“绿竹之圃，正当清酒。将军大雅也。”

乐毅笑道：“睹物生情。雅与不雅，自在品尝者心中生出。此情此景，有高士则雅，无高士便俗。雅也俗也，原在变幻之中。”

“将军腹有玄机，将个‘雅’字说得透，鲁仲连佩服。”

片刻之间，那名书吏带着一个仆人已经将宴席安排妥当——两张木案，两片草席，案上一个陶盆一只陶碗，中间立着一只两尺高的红木桶，简洁朴实得没有一样多余物事。那书吏正在斟酒，乐毅拱手笑道：“仲连兄入座。”待鲁仲连坐定，乐毅举起了陶碗：“先生远道而来，一碗燕酒权做洗尘，来，干了。”鲁仲连双手举碗：“得遇将军，幸甚之至也，干了。”汩汩饮了下去，悠然哈出一口酒气，“清寒凛冽，燕酒果然不差。”乐毅笑道：“好说，先生但喜欢，临走时乐毅送一车与先生。”鲁仲连大笑摇手：“燕酒只在燕山喝，方才出神。”乐毅喟然一叹：“也是，穷国无美酒。老燕酒以燕麦酿之，兑燕山泉水而窖藏，清寒有余而厚味不足，天下便有了‘燕酒出燕淡’之说。如今不同了，此乃五谷纯酿，易地而酒质弥坚，先生试试了？”鲁仲连不禁有些歉疚，慨然笑道：“既蒙将军相赠，鲁仲连自当大饮一车。”

“先生此来，何以教我？”倏忽之间，乐毅脸上的笑容消失了。

鲁仲连见乐毅如此郑重的口吻，不禁肃然拱手道：“仲连不才，想为燕齐修好尽绵薄之力，以使两邻庶民有个太平岁月，恳望将军纳我一策，消弭兵戈。”

“先生何出此言？”乐毅慷慨一笑，“三十多年来，齐国咄咄逼人，燕国吞声忍气。齐军入燕三载，掠财无数，杀人无算；燕国割地而不

敢求还，大将被杀反而谢罪，齐民入燕争渔而燕国反要赔偿，如此等等，燕国为的便是给庶民求得一个安宁太平，岂有他哉？先生今有太平长策，燕国敢不接纳？先生但说便是。”

“将军谋略，令人敬服。”鲁仲连由衷赞叹一句，微微一笑，“以将军之明，岂不知今日齐国已非昨日齐国，开罪天下，千夫所指，与六国修好尚且不及，何能再对燕国颐指气使？而将军在辽东寒暑十载，练得精兵二十余万，正欲联结天下战国攻齐复仇，眼看兵连祸结，将军却说‘燕国敢不接纳’，岂非言不由衷？”先将话说开说透，而后再来商讨方略方可实在，这便是鲁仲连此刻所想。

乐毅悠然一笑：“鲁仲连果然纵横名家，所见甚透。”忽然口气一转，“然则，燕国练兵，所在若何？先生却是走眼了。”

“此话怎讲？”

“燕国练兵，所为只有一个：自立于天下，不再重蹈覆辙，不再被齐国吞灭。”虽然语气并不激烈，乐毅的神色却是无法撼动的气势，“齐王称东帝，吞并天下之心路人皆知，假若先生做燕人，莫非可以不练兵？”

“罢了，未发之兵，不可测其道。”鲁仲连长长地一声叹息，撂过了这个说不清的话头，“将军，听我目下一策如何？”

“先生但说。”

鲁仲连一口气说了下去：“齐国退还燕国历年所割十五城，并燕南水面；诛杀张魁事件，齐王向燕王谢罪；当年掠燕财货，齐国加三成退还并赔偿；如此做来，燕国可愿罢兵立盟，两国修好？”

“齐王之意？”乐毅悠然一笑，闪亮的目光盯住了鲁仲连。

“齐王禀性虽不同寻常，然邦国安危事大，定能择善而从。”鲁仲连自然知道乐毅疑惑所在，虽则对说服齐王并没有十分把握，但还是坚定明朗。

“好！”乐毅拍案而起，“先生有此大志，乐毅自当鼎力辅助。我这便进宫禀报燕王，先生且在这里消磨一时。”

鲁仲连原本只是想说服乐毅不要反对，然后他便可以全力说服燕王。战场是军人的功勋所在，自古以来，掌兵大臣十有八九都是强硬主战派。乐毅十载练兵苦心备战，而且已经开始了与中原各国的秘密联络，纵是贤明之士，如何能放弃这个长期谋划的目标？唯其如此，鲁仲连实在没有想到乐毅如此快捷明朗，非但一口赞同齐燕修好，且要立即进宫。一时之间鲁仲连困惑起来，意味深长地一笑：“十载工夫，将军不怕付诸东流？”

“先生差矣！”乐毅哈哈大笑，“好战必亡，忘战必危。乐毅固然好兵，然身为国家重臣，岂能以一己之好恶，度国家之利害？燕国但能不动干戈而收复失地，回复尊严，乐毅何乐而不为？”说罢一拱手，大步去了。

鲁仲连怔怔地望着乐毅背影，百感交集地长叹了一声。

燕昭王正在书房密室端详那幅可墙大的齐国山水城池图。

这是乐毅派遣堪舆师数十次潜入齐国，花费十余年心血精心绘制的一幅秘密地图，只有两幅，一幅在这里，一幅在乐毅幕府。寻常但有空闲，燕昭王都要独自站在这里，长久地默默地端详揣摩。他是在燕国内忧外患剧烈交汇的血火中拼杀即位的，加冠于危难之中，崛起于废墟之上，国仇家恨，点点滴滴都渗透了他的每一个脚印。而在所有的仇恨中，齐国刻在他心头的伤痕是永远都无法泯灭的。

说起来，燕齐两国在周武王始封诸侯时都是首封大国，都是带着镇抚边患的重任，在荒莽山原披荆斩棘艰难立国的功臣部族。召公奭、太公望，那是多么辉煌的两个名字啊！西周近三百年，鲁、晋、燕、齐四大轴心诸侯，是支撑整个华夏的四根擎天大柱。鲁晋定中原，燕齐镇边陲，忠心事王，共讨叛逆，四国之间几乎从来没有发生过龃龉。燕齐两国同在边陲，一北一东相毗邻，唇齿相依水乳交融，当真是兄弟之邦。进入春秋动荡之期，齐晋渐渐强大了，鲁燕渐渐式微了。不知不觉，燕国成了追随齐国脚步的附庸式盟邦。纵然如此，毕竟老根还在，终姜齐之世，燕国与齐国还是维系着互相救济辅助的久远传统，边界也从来没有驻军。可是到了春秋后期，田氏取代姜氏公室，齐国成了“田齐”。一切龃龉，一切仇恨，都是从那时开始的。作为王族诸侯的燕国，始终对田氏“篡国”耿耿不能释怀，将新齐国始终看做一个异类叛逆，不与齐国通使，还在边境驻守了兵车八百辆。要不是燕国已经衰弱得自顾不暇，拥有“代王讨逆”征伐大权的燕国也许早早就对这个“田齐”兴师问罪了。兴师不能遂心，燕国只有变着法儿冷落这个新贵，禁止通商、封锁关梁、不通使节、不与会盟、边境驻军等，燕齐邦交倏忽降到了冰点。

田氏新齐国立足未稳，急于与大诸侯们修好会盟，通商互助，自然要首先结好燕国这个毗邻的王族大国。反复试探，齐国都碰了硬邦邦的钉子。有一次，两国渔民因在济水捕鱼而大起械斗，齐桓公田午将齐国渔民全部押往燕国，交燕简公处置。谁也没有想到，燕简公竟下令全部杀了齐国渔民，同时对燕国渔民大加褒奖，还破天荒派出特使责令齐国向燕国请罪。燕国的倨傲，终于激怒了这个正在蓬勃成长的新贵，齐国愤愤然开始了与燕国的冰冷对峙。到了战国初年的齐威王田因齐即位，力行变法，齐国实力大长，倏忽二三十年成了天下第一流大国。这时的燕国，却在恪守祖制的懵懂岁月中沉沦为疲弱之邦，除了皇皇贵胄的血统，几乎是要甚没甚。于是，苍老的燕国只有极不情愿地跟在齐国后面亦步亦趋，俨然宗主与附庸一般。

燕文公任用苏秦，燕国终于有了一个崛起的机会。惜乎天不假年，文公尚未来得及等苏秦合纵成功便骤然病逝了。燕易王倒是雄心勃勃，偏偏又重用了更加野心勃勃的子之。子之凶狠酷烈，毒杀了燕易王，软禁了燕王哙，最后又逼迫燕王哙将王位禅让给他，接着又毒杀了燕王哙。子之做了燕王，燕国的大劫难骤然降临了。

当时好容易保住太子之位的姬平被迫离国，流落于王族封地。为了复国，他联络王族发动了一场兵变，不想却被凶悍的子之一举击溃。姬平再次流落封地藏身，无奈之下，密请齐国发兵靖难。齐宣王本来就一直在等待出兵机会，应姬平之邀，立即大举发兵燕国，剿灭了子之，将燕国财货抢掠一空，还大火焚毁了蓟城，给姬平留下了一个满目废墟遍地疮痍的烂摊子。国人在痛骂齐国的同时，也恶狠狠地诅咒着那个引来齐人的子之。姬平很清楚，要不是将搬来齐兵的恶名转嫁给死无对证的子之，他这个国王很难说不被国人撕碎了祭祖。就这样，做了燕王的姬平深深地掩藏了这个永远流血的伤口，开始了艰难的复国。安抚百姓，恢复生计，求贤变法，周旋列国，练兵备战，终是一步一步地走到了今日。虽然正当不惑之年，他却好似两鬓苍苍的老人了。几十年来，他一日也没有忘记向齐国复仇，虽说没有像越王勾践那样日喊三次，也是经常在梦中霍然坐起，看着漫天星斗愣怔莫名。

“禀报我王：亚卿晋见。”御书(注)的声音从密室门外轻轻传来。

“禀报甚来？老规矩，请亚卿到书房。”燕昭王一声吩咐，已经出了密室。他从来不在书房接见大臣，唯独对乐毅例外。御书虽然知道这个例外，但见国君独在密室，仍然不敢大意。况且，乐毅刚刚从这里离开不到两个时辰，又匆匆进宫，也实在令人意外。见国君并无异常，御书才轻步走了出去。

“君上，鲁仲连来了。”乐毅大步匆匆走进书房，一拱手一句消息。

“鲁仲连？啊，想起来了，临淄千里驹，新一代纵横策士。”燕昭王常思谋天下大势，对邦交人物极是熟悉，提到便知，“说说，他意欲如何？”

“鲁仲连要斡旋燕齐修好。”乐毅悠然一笑，将鲁仲连在他府中的事体详细说了一遍，“君上以为如何？”燕昭王心中一沉，一时愣怔默然。对齐国开战，这是他朝思暮想的兴邦大计，也是与乐毅几位重臣长期谋划的秘密国策，眼看要推出水面了，却突然有人要斡旋燕齐言归于好，而且提出了确实令人怦然心动的修好要件，倒真令燕昭王一时回不过神来。齐国若退了燕国失地、赔补了昔年财货，再加上赔罪，再要开战只怕是天下不容；可要说不打齐国了，心中顿时空落落的，血泪浸泡长久压抑的国恨家仇便这般轻飘飘滑过去了？燕国若有六十万大军，燕昭王绝不会接受这种修好之约，齐国不想打他也要打，打出来的物事终是实在。可燕国只有二十万大军，兵力只有齐国的三分之一，燕国要复仇，只有合纵天下灭齐；而强大的齐国着意修好，燕国再要灭齐，便失却了道义。“得道多助，失道寡助”，无道伐国，他国出兵便大是难题。说到底，接受齐国修好，燕昭王觉得憋气；拒绝齐国修好，燕国复仇失去了合纵支撑，更是憋气。思忖良久，燕昭王难以权衡，长长地一声叹息。

“君上毋忧，鲁仲连之动议，对我有利。”

“有利？”燕昭王急迫道，“说说，如何有利？”

乐毅从容反问：“君上以为，齐王田地会接纳鲁仲连这个修好动议么？”

“你是说，齐王不会接受修好之意？”骤然之间，燕昭王两眼生光。“

决然不会。”乐毅摇头，“此人禀性乖戾，吞灭六国之野心天下皆知，如何能吐出吃进几十年的肥肉，向一个弱燕低头？”

“有理！”燕昭王一句赞同，又突然犹疑，“鲁仲连想不到这一点么？”

乐毅一声叹息：“知其不可而为之，鲁仲连也。保国心切，他只是全力一争而已。”

“好！”燕昭王拍案而起，“鲁仲连天下名士，你我君臣将这文章做大。”

“为我合纵六国铺路。”乐毅会心地一笑，又是一声叹息，“只怕鲁仲连有不测之危了。”

“天意如此，人力奈何？”燕昭王笑了。

三　狂狷齐王断了最后一条生路

快马三日，鲁仲连终于风尘仆仆地赶回了临淄。

燕昭王在王宫正殿朝会，隆重地接见了鲁仲连，将鲁仲连的斡旋之举书告朝野，当殿申明：“本王唯以燕国庶民生计为念，但能收回失地财货，决意息灭兵戈，与齐国永久修好。”几位世族老臣激烈反对，却都被乐毅义正词严地驳了回去。燕昭王当殿下书：派遣特使携国书盟约，与鲁仲连共同赴齐会商。鲁仲连本在秘密试探，未曾想到燕国欣然接受，并郑重其事地将事情公开化，有些突兀之感；转而一想，如此做来可逼怪诞暴戾的齐王认真思虑，也未尝不是好事，所不利者唯有自己处境，邦国但安，个人得失何足道也！如此一想，也欣然接

受。次日离开蓟城，燕昭王亲率百官在郊亭为鲁仲连饯行，殷殷叮嘱：“先生身负邦国安危之重任，功成之日，姬平当封百里千户以谢先生。”鲁仲连只哈哈大笑一阵，与燕国特使辚辚去了。行出燕界，鲁仲连得到义报：燕国已经将消息飞马通报了其余五大战国，燕国接受鲁仲连斡旋的修好愿望已经是天下皆知了。虽然隐隐不快，鲁仲连也只有长叹一声，先将燕国特使安顿在临淄驿馆，当即飞驰薛邑(注)，连夜来见孟尝君。

“仲连啊，想死我了！”一身酒气的孟尝君一见鲁仲连便开怀大笑，“来来来，先痛饮三爵再说话！”

“孟尝君，你却好洒脱。”打量着宽袍大袖散发披肩肥腰腆肚两鬓白发的孟尝君，鲁仲连不禁泪光莹然。眼前的这个肥子活脱脱一个田舍翁，哪里还有当年孟尝君的影子?

“别一副惨兮兮的模样，你一来，我便好。来，干起！”鲁仲连二话不说，连干三爵，一抹嘴道：“孟尝君，此时你可清醒？”“哪里话来？”孟尝君涨红着脸高声道，“三坛酒算得甚来？你说事！”

鲁仲连便将燕齐大势、燕国秘密备战的情由以及自己的思谋举动前后说了一遍。孟尝君听得瞪大了眼睛，惊讶之情掺和着浓浓的酒意僵在了脸上。毕竟是曾经叱咤风云纵横天下，孟尝君如何掂量不出鲁仲连这一番话的分量？默然良久，孟尝君“啪”地一拍酒案霍然起身：“仲连，是否要田文再陪你拼一次老命？”

“田兄，唯有你我携手，冒死强谏，齐国尚有转圜。”

“好！”孟尝君大手一挥，“今夜好生合计一番，也待我这酒气发散过去，明日去临淄。”说罢转身一声令下，“来人，请总管冯立即来见。”

孟尝君虽然被第二次罢相，但依照齐国传统，封君爵位却依然保留着。也就是说，这时候的孟尝君只是个高爵贵胄，只能在封地养息，无国君王书不能回到临淄，更不能参与国政。这次要骤然进入临淄，自然要周密部署一番。鲁仲连稍感舒心的是，孟尝君一旦振作，毕竟还是霹雳闪电，尽管门客大大减少，但要顺利见到这个行踪神秘的齐王，还只有孟尝君有实力做到。否则，鲁仲连纵有长策大计，入不得重重宫闱，徒叹奈何？

片刻之间，冯匆匆赶到，孟尝君将事由大致说得一遍，末了一挥大手道："你今夜带人赶回临淄，至迟于明日午时将一切关口打通，我与仲连午后进宫。"

"邦国兴亡，绝不误事。"冯一拱手大步去了。

"孟尝君，临淄门客们还在？"鲁仲连有些惊讶了。

"总算还有几百人。"孟尝君喟然一叹，转而笑骂，"鸟！两次罢相，客去客来客再去，老夫原本也是一腔怒火，要对那些去而复返者唾其面大辱之。可是啊，冯一番话，却将老夫这火气给浇灭了。"

"噢？"几年不在临淄，鲁仲连也是饶有兴致，"冯能将孟尝君恩怨霹雳之人的火气灭了？"

孟尝君说，在他被恢复丞相后，那些烟消云散的门客竟又纷纷回来了。他正在气恼大骂，下令将这些去而复返者一律赶走之时，冯驾着那辆青铜轺车回来了。孟尝君已经知道了恢复相位是冯奔走游说于秦齐之间的结果，自然大是感喟，连忙出门迎接。却不想冯当头便是一拜，孟尝君大是惊讶，扶住冯道："先生是为那些小人请命么？"冯一脸肃然道："非为客请，为君之言错失也。冯请君收回成命。"孟尝君愕然道："你说我错了？我田文生平好客，遇客从来不敢有失，以致门客三千人满为患，先生难道不知么？谁想这些人见我一日被废，便

弃我而去，避之唯恐不及。今日幸赖先生复位，他等有何面目再见田文？谁要见我，田文必唾其面而大辱之！”冯不卑不亢道：“谚云：富贵多士，贫贱寡友。事之固然也，君岂不知？”

孟尝君气咻咻道：“田文愚不可及，不知道。”冯依旧是不卑不亢的一副神色：“君不见赶市之人，清晨上货之期争门而入，日暮市旷便掉头而去么？并非赶市者喜欢清晨，厌恶日暮，实在是清晨逐利而来，日暮利尽而去。此人之本性也，非有意之恶行也。所谓物有必至，事有固然也。今君失位，宾客皆去，不能怨士子势利而徒绝宾客之路。冯请君待客如故。”

“于是，田兄又成了侠义好客的孟尝君。”鲁仲连哈哈大笑。

“人心如海也！”孟尝君百感交集，“你看，我这第二次罢相，算跌到底了，却有几百人留了下来，劝都劝不走。怪矣哉！老夫也糊涂了。”

默然良久，鲁仲连一声叹息：“孟尝君啊，齐国利市也快到日暮了。”

“鸟！”孟尝君一拳砸在案上，“日暮了开夜市，不信大齐就塌架了。”

鲁仲连大笑：“说得好！夜市也是市，只要赶得上也发。”两人大笑一阵，顿时振奋起来，在孟尝君书房直商议到四更天方才歇息。次日清晨，两人轻车快马出了薛邑城堡，一路飞驰，两个时辰到了临淄郊野。奉冯之命，一个得力门客已经在郊亭外守候。与孟尝君耳语一番，门客请鲁仲连先行独自入城在孟尝君府邸等候，而后放下孟尝君车帘，将篷车领入一条小道，绕开车马如流行人如梭的南门，从较为冷清的西门悄无声息地进了临淄。西门是通向燕国的大门，原本也是热闹非凡，自从与燕国龃龉不断，西门便渐渐冷清了。孟尝君虽然车

马辚辚，一个熟识者也没有遇上。到得府邸，鲁仲连已在厅中等候，冯也堪堪赶到。孟尝君开口一声笑骂：“鸟！生平第一次悄悄进临淄，窝囊窝囊。”冯道：“南门守将识得主君，只有走西门，若还未进宫满城风雨，大事便要黄了。”孟尝君一挥手笑道：“晓得晓得，你便说，王宫关节疏通了么？”冯道：“疏通了。三个老门客都做了宫门将军，他等鼎力襄助。齐王行踪也探听确实：午后在北苑观兵校武。”

“北苑？如何偏找了那个地方？”孟尝君脸色一沉。

鲁仲连目光一闪：“北苑不能进么？”

孟尝君没有说话，只咬着嘴唇在厅中踱步。

午后的王宫一片静谧，唯独宫阙深处这片黑黝黝的松林人声鼎沸。

齐威王时期，临淄王宫的北苑原是一片松林环绕的湖泊。齐宣王酷好高车骏马，出城驰骋多有不便，于是堆起几座土山石山，将湖水引出凿成几条山溪，这片两三百亩大的空阔松林便被改成了驰驱车马的“跑山场”。齐湣王即位又是一变，北苑“跑山场”变成了四个校武场——战车场、铁骑场、步兵场、技击场。原因也只有一个：齐湣王好兵好武，经常隔三岔五将各类将士调进王宫观兵校武。齐湣王曾不无得意地对朝臣们说：“观兵校武，富国强兵之道，成就霸业之要，激励将士之法，查究奸宄之必须也。”有了如此之多的紧要处，这北苑自然是大大地重要起来。四个校武场修建得大小不等各具气势特色，校武优胜者在这里被赐以“勤勉王事，国之精兵”的名号，立获重赏；失败者则被责以“嬉戏兵政，国之蠹贼”，将军立刻放逐，兵士立刻斩首。久而久之，这王宫北苑成了齐湣王治军立威的重地，也成了齐军将士望而生畏的生死险关。

齐湣王将这观兵校武看做激励朝野的正经大事，寻常时日也常聚来朝臣观看评点。纵然没有下书，某个大臣偶然进宫撞上，也会被召来陪观。然而，令朝臣们大大头疼的是，谁陪观兵，谁就得在最后的赏罚时刻代王拟书。多有大臣对这种因一场比武定生杀的做法不以为然，若恰恰遇上当场斩首出色将领，耿直大臣要力谏赦免，往往便被齐湣王当场贬黜，若遇王颜大怒之际，立时是杀身之祸。十几年下来，在这观兵校武场杀掉的将领大臣已达百余人之众。时日一长，陪王观武成了大臣们最是提心吊胆的差事，等闲大臣谁也不想在北苑晋见齐王。

孟尝君之难正在这里。

北苑观兵，进宫虽是容易了一些，但后边的麻烦却更大。孟尝君本来就是擅自还都，免不得一番费力折辩，若遇斩杀熟悉将军，究竟是说也不说？坚持力谏，有可能连大事都搅得没了；听之任之，一则孟尝君怕自己忍不住，二则军中将领大部都是当年自己兼领上将军时的老部将，因敢作敢当有担待而名满天下的老统帅，如何能在这些老部属被杀之时无动于衷？若是忍得，孟尝君何以立足于天下？何以当得这“战国四大公子”之名？然则鲁仲连兹事体大，实在是兴亡迫在眉睫，又如何能从容等待？思忖良久，孟尝君一咬牙：“走！龙潭虎穴也闯了。”便与鲁仲连按照冯的预先谋划，分头从议定路径匆匆进宫了。

齐湣王带着一班侍女内侍与御史、掌书(注)等王室臣工，正午时分已到了北苑的剑器场。齐湣王今日很是高兴，下令在观兵亭下摆了一场午宴，还破例下令王室乐队奏了一曲《齐风》中的《东方之日》。这《东方之日》被孔夫子收进《诗》中时原是渔人情歌，因了曲调昂扬，齐湣王又有“东海青蛟转世”之说，变着法儿取悦国君的太师(注)早在多年前便将这首歌重写了歌词，变成了专门的齐王之颂。当年一经演奏歌唱，齐湣王欣然大悦，拍案定为国颂，成为最高规格的庙堂之

乐。每有大事或心情舒畅，齐湣王总要下令奏这首颂歌。而臣子们一听到这首歌，便知道齐王气顺欣喜，有事争着说。

“我王有命：两军剑士进宫——”在昂扬宏大的颂歌中结束了午宴，一波波尖亮的声浪从间隔站立的内侍们口中迭次翻滚了出去。

王城南门隆隆打开，等候在王宫之外的一百名剑士们进宫了。虽然两队剑士总共也只有一百名，走在头前的两队将军却有六十余人，一个个顶盔贯甲面色肃然，脚步沉重得如同石磙子砸在地上。大约顿饭辰光，目不斜视昂首挺胸的两队将士被一名老内侍领到了剑器场外。

“剑士下场——将佐分列——”一阵隆隆鼓声，两队剑士分别从两个石门进场，两边的将军则大步走到各自一方的看台上整齐地站成一排。

这剑器场，便是除了车骑步三军外的技击校武场。因了以校量短兵为主，而短兵又以剑器为主，时人呼为“剑器场”。剑器场是四个校武场中最小的一个，却是建造最讲究的一个。别个校武场都是露天大场，且有山塬起伏林木水面等地形变换，唯有这剑器场是一个方圆三十丈的室内场子，俨然一个硕大无比的厅堂。长大空心的一根根毛竹接成了长长的椽子，体轻质坚的特选木板铆接成长长的檩条，屋顶铺上轻软的三层细茅草，成了冬暖夏凉的特大厅场。场中东南西三面看台，正北面是鸟瞰全场的三丈六尺高的王台。今日没有擅进来的大臣，三面看台上都是空荡荡的，唯有齐湣王的王台上满当当一台，近臣内侍侍女护卫，足足二百余人。

看看空荡荡的观兵台，齐湣王突然有些后悔，技击之术为齐军精华，为何没有将朝臣们召来一睹我大齐之军威?

“禀报我王！”正在此时，北苑将军飞马进场高声急报，“临淄名士鲁仲连，背负羽书求见。”

“羽书？”齐湣王大皱眉头，“教他进来。”

羽书者，信管外插满羽毛也。春秋战国之世，羽书是特急军情的标志。列国连绵征战的年代，也常有本国在外游历的名士或在他国经商的商人，以这种羽书方式向本国国君大臣义报紧急秘情。某人若将插满羽毛的书简绑在背上请见国君，那定然是十万火急，不见实在说不过去。

片刻之间，一名护卫甲士将风尘仆仆大汗淋漓的鲁仲连带到了王台之前。鲁仲连一躬，从背上取下那个插满羽毛的竹筒，高声急迫道：“临淄鲁仲连带来蓟城齐商羽书义报。”齐湣王皱着眉头，接过内侍匆匆捧来的羽书往案上一丢，只拉长声音问：“何事啊？动辄羽书急报。”鲁仲连高声道：“燕国二十万新军已经练成，正在秘密联结五国攻齐。”齐湣王冷冷一笑：“燕国攻齐？哪一日发兵？攻到何处了？”鲁仲连骤然一愣，又立即高声道：“商旅非军中斥候，只能报一国大计动向。”“大计动向？”齐湣王哈哈大笑，“燕国恨齐，辽东练兵，天下谁个不知，也值得一惊一乍？”鲁仲连第一次面见这个齐王，觉得此人说话路数实在怪诞得匪夷所思，心一横道：“齐王差矣！灭宋以来，齐国已是天下侧目。燕国一旦联结五国反齐，齐国便是亡国之祸。齐王不思对策，却看做笑谈，莫非要葬送田齐二百年社稷不成？”齐湣王目光一闪，非但没有发作，反而似乎来了兴致：“鲁仲连，今日齐国实力，比秦国如何？”

“不相上下。”

“还是了。六国合纵攻秦多少年，秦国倒了么？”

“……”

“合纵攻齐，齐国如何便是亡国之祸？”

“……”

“秦为西帝，我为东帝。齐国不如秦国么？抗不得一次合纵么？

少见多怪。”

鲁仲连愕然，寻思间突然笑了：“齐王是说，六国攻秦，秦国非但没有灭亡，反而成了西帝。齐国便要效法秦国，大破合纵而称霸天下？”

“呵呵，鲁仲连倒还不是笨伯。”

“敢问齐王，可曾听说过东施效颦？”

“大胆！”齐湣王拍案怒喝一声，“来人，乱棍打出去。”

“禀报我王！”正在此时，北苑将军又飞马进场，“孟尝君带领三名门客剑士晋见，要与我王剑士较量。”

“好！”齐湣王大喜过望，“宣孟尝君进来。”又转身一指鲁仲连，“教这个狂士也看看我大齐军威，罢场罚他个心服口服。”

鲁仲连刚刚被“请”到王台右下方的臣案前，孟尝君轺车辚辚进场，车后跟着三骑快马，显然是门客剑士。齐湣王哈哈大笑道：“孟尝君，来得好，你那三个剑士行么？”这便是齐湣王，只要高兴，任何法度恩怨都不管不顾；若是不高兴，既往所有的龃龉都会立即提到口边算总账。孟尝君已经罢相，且明令不许擅自还都，齐湣王此时却将这些都“忘记”得一干二净，一心只盘算着那三个剑士。

“臣之剑士，天下第一！”孟尝君应得一声，轺车已经缓缓停稳，被先行下车的驭手扶了下来。望着高高阶梯之上的王台，孟尝君苍老

地喊了一声："启禀我王：老臣上不来也！"齐湣王哈哈大笑，他实在想不到英雄豪侠的孟尝君倏忽之间变得如此老态龙钟，不禁惊讶好奇又好笑，"来人，将孟尝君抬将上来。"及至四名内侍用一副军榻将孟尝君抬到了面前，齐湣王顿时涌出恻隐之心，大度地笑道："孟尝君年迈若此，还不忘来陪本王观兵，当真忠臣。你安然坐着便是。"说罢转身对身边两个侍女一挥手，"你二人，用心侍奉孟尝君。"这两个侍女本是齐湣王的贴身侍女，派给孟尝君，自然是极大的恩宠。孟尝君既没推辞也没谢恩，一拱手道："我王尽管观兵，老臣这把老骨头还经得摔打。"齐湣王笑道："孟尝君但说，如何观兵？先比军剑，还是先比你的门客？"

"但凭我王决断。"孟尝君呵呵笑着，一副随和老人模样。

"好！"齐湣王一拍大案，"先看孟尝君门客，究竟如何个天下第一？"

"且慢。"孟尝君呵呵笑着，"若我门客先下场，老臣便有一请。"

"噢？孟尝君快说。"齐湣王寻思老人絮叨，有些不耐。

"老臣欲与我王一赌。"孟尝君依旧呵呵笑着，一双老眼晶晶生光。

"赌？"齐湣王生性冷僻怪诞，任何出格的事都做过，愈是出格之事愈发来劲，却偏偏没有与人赌过，顿时好奇心大起，"孟尝君说，如何赌？赌甚物事？"

"呵呵，好说。"孟尝君比划着，"如同宣王赛马，我王与老臣各出三个剑士，谁胜得两阵谁便赢，赌金三千，如何？"

"赌金？乏味。"齐湣王兴致勃勃地笑着，"要赌赌人，如何？"

“赌人？”孟尝君惊讶地张大了嘴巴直摇头，“匪夷所思！如何下注？”

“她们两个，本王赌注。”齐滑王笑着一指两个偎依在孟尝君身上的侍女。

孟尝君皱起了眉头：“垂垂老矣，纵有坐骑，老臣已无驾驭之力了。”

齐滑王哈哈大笑：“那好，随你说得一人一事，本王拿它做了赌注如何？”

“谢过我王！”孟尝君一拱手，“只是，老臣却没有这等‘人注’了。”

“如何没有？”齐滑王一指场中，“无论输赢，本王都要这三个天下剑士了！”孟尝君不禁大笑：“我王赌得有趣，不论输赢都抢注。如此，老臣也是一般：无论输赢，都得一人一事。”

“这有何难？本王不能白占便宜。”齐滑王大手一挥，“典武官，开始！”

典武官令旗当即劈下：“齐军剑士，出场！”

一阵悠扬号角，两队剑士赳赳出场。齐滑王规矩：寻常校武，各军（车骑步水）分做两方较量；技击校武，却是包括了车骑步水四军在内的混成较量；因了技击之术是所有军士的基础功夫，所以车骑步水四军都得派员参加，车兵与骑兵组成一队，步军与水军组成一队，此所谓“短兵联校”。于是，技击校武成了牵连最广影响最大的综合校武。当然，技击校武之所以朝野关注，最要紧的还是齐人技击之风遍于城乡，齐军技击之术闻名天下。“齐人隆技击”，“齐闵以技击强”，是当时天下的口碑。这个“齐闵”，便是齐滑王。有此口碑，可见当时天下已经公认：齐滑王时齐军的技击之术最强。

所谓技击，是兵器格斗的技巧。寻常分做三大类：长兵、短兵、飞兵。长兵是矛、戈、戟、斧、钺等长大兵器。短兵是剑器、匕首、短刀等。飞兵是轻、重、弩、袖等各种弓箭。寻常技击较量，都是三兵同场进行，场面大，高台观看评点也分外热闹。今日齐湣王别有所思，典武官早已看得明白，便将剑器格斗单提了出来。

齐军剑士三十人列成了一个小方阵，清一色牛皮软甲精铁头盔阔身长剑，大见威风凛凛。孟尝君的三个门客剑士却是布衣大袖长发披散，唯一的武士痕迹，是脚下那一双直达膝盖的高腰牛皮战靴，一副洒脱不羁的剑士气度。

“军剑对士剑，三一较量，第一阵——”

随着典武官令旗劈下，第一排三个齐军剑士“嗨”的一声大吼，铁锤夯地般嗵嗵砸到场子中央。军剑士剑三对一，这也是天下通行的剑器较量习俗。战国时但能以“剑士”名号孤身游历者，即或不是卓然成家的大师，也是剑术造诣非同寻常的高手，与讲究配合杀敌的军中剑技大是不同。只要不是军阵搏杀，人们公认剑士比军士高超许多。于是，有了这“军剑士剑三对一”的俗成约定。

甲胄三剑刚刚站定，眼前红光一闪，一个布衣剑士已经微笑着站在六步之外抱剑拱手：“三位请了。”中间军剑一摆手，三剑大跨步走成一个扇形，一声喊杀，三口阔身长剑带着劲疾的风声从三个方向猛烈砍杀过来。布衣剑士手中一口窄长雪亮的东胡刀，眼看三剑展开已经封住了方圆三丈之地，一声啸叫拔地飞起，雪亮的刀光陡然闪电般扫到了中剑背后。此时左右两剑一齐飞到，一把铁钳般堪堪夹住了胡刀。几乎同时，中剑倏忽滑步转身，长剑灵蛇般从剑士胯下直上。剑士大惊失色，情急间一个空中倒转，方才脱出了剑光。谁知刚刚着地，左右两剑如影随形般指向他的双脚，大回旋掠地扫来，活生生战阵步兵斩马足的路数。剑士连忙再度纵身飞起，中剑却凌空指向胸前。剑士的东胡刀当胸掠出，趁势跃向左右两剑的背后，刀锋顺势划

向两剑腰背。按照寻常军剑的身手，远远不能灵动到瞬间转身的地步，一刀划出两人重伤，剑士无疑便是胜了。不想在这间不容发之际，左右两剑竟一齐扑倒在地又连环翻身站起，长剑从躺在地上时一齐刺出，直到跃起刺来当面，一气呵成。剑士挥刀一掠之间，中剑恰恰已经飞步背后兜住，长剑一挥，剑士的长衫拦腰断开，下半截骤然翻卷缠住了战靴，赤裸的肚腹腰身黑黝黝亮了出来。

全场哄然大笑，王台上的齐滑王更是手舞足蹈："赏！重赏军剑，每人一个细腰楚女。"又转身骤然厉声喝道，"来人，将那个狗熊剑士扒光，乱棍打烂尻骨！"孟尝君大急，正要说话，齐滑王一挥手："校武法度，谁也别乱说。"

那个剑士面色涨红地愣怔当场，见几名武士手持大棍汹汹而来，向孟尝君遥遥一躬，将那口雪亮的东胡刀倒转过来，猛然刺进了腹中，一股鲜血顿时喷射到迎面扑来的武士身上。

齐滑王哈哈大笑："好！还算有胆色。御史，也赏他一个细腰楚女。"

"我王是，是说，赏，赏他？"御史紧张得口吃起来。

"还想赏你么？"齐滑王阴冷地拉长了声调。

御史不禁浑身一抖："臣不敢贪功。臣，立即处置赏物。"说罢走到那个白发苍苍的内侍总管面前低语一句，老内侍向那一排瑟瑟发抖的侍女瞄了一眼："吴女出列了。"一言落点，那名腰身最是窈窕的少女嘤咛一声昏了过去。老内侍一挥手，两名内侍走过去将那名昏厥的侍女抬到了场中。一道白绫搭上侍女雪白的脖颈，两名内侍猛然一绞，只听一声低声呜咽，侍女软软地倒在一身鲜血的剑士身上……

全场死一般沉寂。

“齐王……”孟尝君的声音颤抖而喑哑，“你，赢了。该老臣说话了。”

齐湣王哈哈大笑：“说，孟尝君随意讨赏，本王今日高兴。”

“老臣只请大王，听一个人将话说完。”

“听人说话有甚打紧？孟尝君，莫非你担心本王赏不起你？”

“老臣衣食丰足，唯求我王,一定要听此人将话说完。”

“好好好，本王洗耳恭听。”齐湣王虽然还在笑，心中已大是不耐。

孟尝君一招手，鲁仲连大步走了上来，一拱手尚未开口，齐湣王已皱起了眉头：“你，不是方才义报过了么？”孟尝君郑重其事地拱手一礼：“臣启我王：鲁仲连天下纵横名士，我大齐栋梁之才也，若仅是带来羽书义报，鲁仲连何须涉险犯难面见我王？”齐湣王淡淡地一笑：“如此说来，还有大事？说，谁教本王答应了孟尝君？”说罢往身后侍女怀中一靠，一双大脚又塞进身侧一名侍女的大腿中，躺卧着眯起了眼睛。

鲁仲连见过多少国君，可万万没有想到生身祖国的国君如此荒诞不经。士可杀，不可辱。尽管孟尝君事先反复叮嘱，他还是几乎要转身走了。在这刹那之间，他看见了孟尝君那双含泪的老眼陡然向他冰冷地一瞥。鲁仲连一个激灵，粗重地喘息了一声，回复心神道：“启禀齐王：鲁仲连经乐毅与燕王会商，议定齐燕两国罢兵修好之草盟，以息灭齐国劫难。”鲁仲连没有立即说明修好条件，只大体一句，是想先看看齐湣王反应再相机而动，不想齐湣王只是鼻子里哼了一声，连眼皮也没有抬起来。心下一横，鲁仲连一口气将约定经过、燕国君臣的愿望及齐国要做的退还燕国城池、赔付财货、王书谢罪等细说了一

遍，末了道："燕王为表诚意，派特使随鲁仲连来齐，恳请齐王以国家社稷生民百姓为重，与燕国修好罢兵。"

"哼哼！"齐湣王嘴角一阵抽搐，陡然两个侍女惨叫两声，重重跌在大石台阶的塄坎上满头鲜血。鲁仲连一个愣怔间，齐湣王已经跳起指着鲁仲连吼叫起来："大胆鲁仲连！说，谁教你卖我齐国了？退地赔财谢罪，谁的主意？说！"鲁仲连慨然拱手道："我乃齐国子民，保民安邦乃我天职。齐王要问罪，鲁仲连一身承担。"

"好。"齐湣王狺狺一笑，"来人！将这个卖国贼子拉出去喂狗。"

"且慢！"孟尝君霍然起身，"鲁仲连斡旋燕齐，本是老臣授意。齐王要杀鲁仲连，请先杀田文。"声音虽然并不激烈，但那一副视死如归的气势却是从来没有过的。

眼看齐湣王便要发作，御史一步抢前道："臣下建言，听与不听在我王，万莫让今日喜庆被血腥污了。"说完向孟尝君飞快地递过一个眼神，示意他快走。孟尝君与鲁仲连昂然挺立，根本谁也不看。此时，齐湣王阴冷地盯了孟尝君一眼，诡秘地一笑，大袖一拂径自去了。御史低喝一句"孟尝君快走！"也匆匆跟去了。

"将钟离燕尸身抬回去！"孟尝君大步赳赳走下王台，铁青脸色对门客下令。

"孟尝君，危险。"一个王室禁军头目小心翼翼地上来劝阻。

"抬——"孟尝君雷鸣般大吼了一声。两个门客剑士再不犹豫，立即将一身淤血的尸身抬上孟尝君篷车。孟尝君大手一挥："回府，挡道者死！"飞身上马，当先而去。校武场的几百禁军木桩般挺立着，眼睁睁地看着孟尝君车马辚辚远去了。

回到府中，安放好剑士尸身，孟尝君抱尸放声大哭：“钟离呀钟离，田文害了你啊……”鲁仲连看得唏嘘不止，却是无从劝起。这个剑士钟离燕，原是燕国辽东的剑术名家，当年因追随燕太子姬平起兵失败而被子之一党追杀，逃入齐国投奔了孟尝君门下，做了三千门客的剑术总教习。钟离燕寡言多思深明大义，历来是孟尝君与燕国联络的秘密使者，对燕齐修好更是上心。孟尝君说他是风尘策士，他却淡淡一笑：“一介猎户子弟，唯愿两国百姓和睦渔猎少流血，安敢有他？”此次孟尝君慨然襄助鲁仲连，召集门客商议，这个钟离燕提出了“剑士介入，使齐王乐与孟尝君言事”的对策。本来，孟尝君最大的担心，是眼看“战败”一方的将军被杀而自己不能出面劝阻。一旦将校武变成门客剑士与军剑之间的较量，门客剑士便可“输”给军剑，一则避免了旧部大将当场被杀，二则可使齐湣王在高兴之时容易接受鲁仲连的斡旋大计。谁知变起仓促，钟离燕不堪受辱剖腹自杀，就连孟尝君与鲁仲连也几乎身死当场。

此情此景，英雄一世的孟尝君如何不痛彻心脾?

暮色时分，哭哑了声音的孟尝君才渐渐平静下来。忙着进进出出替孟尝君照应打理的鲁仲连，也疲惫地走进了书房。两人默默对坐，一时无话可说。

“孟尝君，我总觉得哪里似乎不对劲？”鲁仲连分明有些不安。

“咳！由他去了。”孟尝君闭着眼睛长叹了一声。

“不对！”鲁仲连突兀一句，已经霍然起身，“我去驿馆！”说话间人已快步出门。

大约三更时分，昏昏入睡的孟尝君被叫醒，睁开眼睛，一脸汗水面色苍白的鲁仲连站在榻前。孟尝君从来没有见过赫赫千里驹如此失

态，不禁跳起来一把拉住鲁仲连：“仲连，出事了？”鲁仲连咬着牙关一字一顿：“燕国特使，被齐王杀了。”

孟尝君一个踉跄几乎跌倒：“你，你，再说一遍？”

“燕国特使，被齐王杀了。”鲁仲连扶着孟尝君坐到榻上，“一幅白布包裹尸身，写了‘张魁第二’四个大字，教侍从将尸体拉回去给燕王看。”

孟尝君久久沉默了。

“田单回来了。”鲁仲连低声道，“他说，齐王已经断了齐国最后一条生路，劝孟尝君尽快离开临淄，回到薛邑去。”

“仲连，跟我一起走。”

“不。”鲁仲连摇摇头，“我还要到蓟城去，给乐毅一个交代。”

“田单如何？”

“他要安顿族人，转移财货。”孟尝君长叹一声，泪水夺眶而出：“田齐社稷，生生要被葬送了么？田文身为王族子孙，愧对列祖列宗哪！”鲁仲连无言以对，转身对守在门外的冯低声道：“收拾车马，天亮前出城。”冯一点头去了。当临淄城头的刁斗打响五更的时分，一队车马悄悄地出了南门。在旷野大道的分岔处，一骑飞出车队，向东北方向风驰电掣而去。

四　乐毅临机入咸阳

当鲁仲连风尘仆仆进入蓟城时，乐毅已经南下了。

特使的尸身运回蓟城，燕国朝野哗然。连日之间，“讨伐暴齐！雪我国耻！”的请愿民众潮水般涌向王宫，请战血书一幅幅挂满了宫门车

马场。燕昭王召来乐毅，指着在秋风中猎猎飞动的血色旌旗，脸上绽开了难得一见的笑容：“齐王有大功于我也，亚卿以为如何？”乐毅慨然道：“国人感愤，用兵正当其时。”燕昭王一拍掌道：“好！一个月后发兵。”乐毅摇头道：“臣请南下秦国，来春发兵。”燕昭王思忖良久，长吁一声点头道：“还是亚卿思虑周密。齐为大国，燕国吞不下来也。”于是，在朝野请战的愤怒声浪中，乐毅悄悄地离开了蓟城。

合纵攻齐，这是乐毅的长期谋划。燕昭王复仇心切，曾经几次要单独发兵，都被乐毅婉转而坚定地劝阻了。乐毅认为：齐国灭宋后已经成了国土堪与楚国匹敌的广袤大国，论起富庶，更是楚国远远不及，更兼有六十万大军，燕国绝不能鲁莽从事；春秋战国以来，螳螂捕蝉黄雀在后的事比比皆是，以燕国之力，独对齐国尚且艰难，又何堪背后偷袭？要攻齐，就必须联络五强，天下共讨之；否则，宁可不动而等待时机。几经碰撞，燕昭王终是渐渐接受了乐毅的主张，虽然对他国分一杯羹总是耿耿于怀，却也终究不失清醒，一直在耐心等待。于是有了燕国的再三退让，包括灭宋时燕国大将无端被杀而燕昭王反而忍辱请罪。在这近二十年的等待中，齐国终于成了天下侧目的独夫，燕国也通过各种秘密通道完成了与各大战国的秘密盟约。攻齐的所有障碍几乎都扫除了，单等一个最合适的时机。如今，这个时机也送上门来了。

可是，这里缺少一个最要紧的环节——燕国秘密合纵，没有纳入秦国。

这是乐毅精心安排的有意疏忽。

秦为天下最强大战国。按照实力，秦国单独进攻齐国完全可大获全胜。可是，秦国却从来没有进攻齐国的谋划。寻常人难以揣摩其中究竟，乐毅却看得分外清楚。自从苏秦发动了六国合纵抗秦，张仪创出了连横应对，齐国一直都是纵横之争的中心点。秦国连横，首先争取的是齐国。六国合纵，主要争取的也是齐国。所以如此，一则因

地，二则因力。因地，齐国地处东海之滨，与秦国相距最远，少有兵戎相见。因力，齐国在摧毁魏国的霸主地位之后，隐隐然便是山东六国之首强，只要齐国稍有游离，不做抗秦阵营之中坚，合纵对秦国的威胁便始终不是根本性的。正是基于这样一个历史渊源，齐国对秦国始终没有中原五国那般滴血之恨。于是，齐国在河外大战中弃联军于不顾而径自灭宋，又在秦军潮水般攻势前丢弃联军而保存实力。有此背弃盟约之举，齐国从此与中原五国反目，成了天下独夫。虽则如此，秦国仍然没有趁势攻齐，而是将兵锋直指魏楚两个老对手。更令人咋舌的是，就在齐国为天下所不齿的时刻，秦国与齐国约定了共同称帝——齐湣王东帝，秦昭王西帝。

乐毅清楚地记得，当这个消息传到蓟城时，燕昭王惊讶得连呼"咄咄怪事！咄咄怪事！"乐毅却淡然一笑："燕王莫急，此中大有玄机也。""玄机何在？"燕昭王摊着双手连连摇头，"这分明是东西两强夹击天下嘛！"乐毅笑道："秦国要在燎炉上烧烤齐国，田地却以为是雪中送炭。"燕昭王默然良久，恍然大笑："好好好，但愿田地烤个焦黄。"可惜的是，这条老谋深算的妙策却被苏代与鲁仲连破解了。齐湣王田地破天荒地英明了一次，连忙书告天下，取消了"东帝"名号。

值得玩味的是，齐国一取消帝号，秦国也悄悄恢复了王号，"西帝"也消失了。

这起匆匆掠过的两帝风潮，使乐毅真正看准了齐秦两大国的微妙所在。在燕国秘密联结攻齐力量的谋划中，乐毅始终主张不要急于与秦国说破。燕昭王大是不解："秦为最强，合与不合，皆当早见分晓，事到临头仓促说秦，秦国若责我怠慢，又岂能与我合兵？"当时因有他人在场，乐毅只是笑道："燕王毋忧，此事有臣斡旋，保得万无一失。"也是燕昭王深信乐毅，从此不再过问。

目下，攻齐时机已经到来，秘密联兵也已经就绪，只要将秦国这只最大的"黄雀"拉进合纵，便没有后顾之忧，届时爪牙齐举，自能一

举捕获齐国这只大蝉。虽说乐毅满怀信心，但也有几分忐忑。毕竟，邦国大计只有落到实处，才是真的成功。短短几年，秦国陡然扩张了两个大郡，河内郡六十余城，南郡四十余城，就实力而言，比齐国吞灭的宋国大两倍还有余。更不要说秦国消化新国土的能力比齐国强出了几倍。当此之时，秦国会不会突然产生独灭齐国的雄心？若是秦国有此图谋，燕国的复仇大业大抵要付诸东流了。

这是乐毅唯一的担心。

由于河内已经成了秦国新郡，一过洹水[注]北岸的宁城要塞，便进入了秦国地界。这宁城本是春秋晋国宁氏封地的北界要塞，叫做宁邑，现下已经被秦国改名为安阳[注]，成为燕赵两国进入秦国的第一道关口。勘验过使节关文，已是暮色时分。尽管秦国的这座新安阳整肃异常，乐毅也没有在安阳歇息，马不停蹄地直奔函谷关。凭着河内郡守发给特使的特急通行大令，乐毅在五鼓时分进了函谷关。出了长长的函谷又过了华山，进入关中腹地，乐毅下令车马缓辔，一路徐徐观察西进。路过栎阳与蓝田，乐毅特意停车道边，留心遥望了这两处的山川地势，良久方去。秋阳衔山之时，匆匆进了咸阳。

在驿馆驻扎停当，一番梳洗用饭之后，乐毅乘着一辆垂帘辎车向上将军府而来。

在秦国君臣之中，乐毅最熟悉的，应当说还是宣太后与秦昭王母子。可是，乐毅却不愿意直接晋见太后与秦王的任何一位，而宁可先见只有一面之交的白起。虽说只有一面之交，但乐毅对白起大是激赏。燕昭王曾与臣下议论评点天下名将，感慨吴起之后再无赫赫名将，乐毅却道："以臣观之，不出二十年，秦国白起将成天下战神也。"那时候，白起还没有打河外大战，军职也还只是个左更，连国尉、上将军还没有做，天下还没有几个人知道白起这号人物。乐毅的突兀评判，使燕国朝堂哄然大笑了好一阵。可乐毅却坚信自己的眼

光，白起每打一仗，乐毅都会通过各种途径聚拢密报，精心揣摩白起的打法，从来不放过任何一个细节；然后，乐毅便自己做白起替身，为他谋划下一场大战目标与具体打法。这些年下来，乐毅惊讶地发现：在兵锋所指的大目标上，他与白起竟是惊人的一致。而在具体打法上，则每每不同。更要紧的是，乐毅对白起的秉性操守做了多方密查，认定白起是个本色英雄，是个响当当的阳谋人物，与白起交往犹如痛饮老秦酒——不黏不缠，清冽醇正，力道灌顶。

上将军府邸坐落在王宫之南的正阳街，林荫夹道，石板铺路，点点灯火中幽静异常。虽然也有车马进入，但决然说不上门庭若市。乐毅目光敏锐，在打开车帘的窗口已经看得分外清楚，进出府邸方向的几乎都是各种军职官员，鲜有高车骏马的重臣权贵。要在他国，只怕恰恰要来个颠倒。到得府前车马场，驭手将车停在一片树影里，下车走到廊下一名带剑军吏前低声说了一阵，那名军吏便匆匆跨进了粗大的门槛。

片刻之后，军吏又匆匆出来，领着垂帘辎车轻盈地进了偏门。“客来远方，不亦乐乎？”辎车刚刚拐过影壁，道旁树影下一声浑厚的秦音。

“今我来思，行道迟迟。”乐毅听得“不亦乐乎”四字似乎有双关之妙，以为行伍出身的白起也风雅起来，便按照士子唱和之礼，在车上吟哦一句，下车后当头一躬，“燕国亚卿乐毅，参见上将军。”但凡风雅之士，莫不讲求礼节，乐毅官职爵位比白起低了几级，更兼身负秘密使命，自然不敢托大。

白起本是布衣短打兴冲冲而来，突兀见乐毅大礼相见，大是惊讶，连忙快捷一扶不禁失声笑了：“白起村夫行伍，将军如此风雅大礼，扫兴了。”

“上将军引经据典，乐毅安敢怠慢？”

“鸟！听人说过，胡诌一句，甚个引经据典？”话音落点，两人同声大笑起来。白起拉起乐毅道：“走！我有老秦酒，醉翻你老哥哥。”乐毅笑道：“我带来几桶燕赵酒，也不差。”说着笑着过了两进庭院，来到第三进正厅。

朦胧月光之下，乐毅见这偌大庭院除了北面正厅与西面一排厢房，只有一片水池，水池岸边一片沉沉松林，池中一座高大的石山嵯峨矗立，逼得一池绿水成了蜿蜒绕山的小溪，与松林边几张硕大的石案与点点石礅相照应，粗犷简约中弥漫出一股阳刚雄浑之风。乐毅不禁高声赞叹：“凛冽清爽，好个上将军莫府。”白起道：“都是村夫，谁也不会雕琢，便成了这副模样。”说罢恍然转身，一嗓子高喊，“荆妹快来！”

话音落点，一个脆亮的声音飘了过来：“来了，没咥饱么？大呼小叫。”随着声音，一道身影从沉沉松林中倏忽掠到面前。

“荆妹，这便是乐毅将军。这是荆梅，我妻。”

“怪道疯喊。”一头细汗的荆梅男子般一拱手，“见过将军，你的名字老挂在白起嘴边呢。”

乐毅一打量这个身着黑色劲装在月光下目光晶亮英风飒飒的荆梅，便知这个女子决然不是寻常人物，拱手之间不禁由衷赞叹：“龙将虎女，当真天作之合也。”荆梅红着脸一笑：“叫我来定是要酒了，我去拿。”说罢转身，倏忽不见人影。乐毅笑道：“好身手，只怕万马军中也难选几个。”白起道：“直人急性子，我也拿她没办法。走，厅中坐了。”乐毅道：“明月当头，松林在侧，入厅做甚？”白起大笑：“对劲！没人时我也好在这里猛咥。”

正在两人大笑之时，一个奇怪的身形袅袅娜娜飘了过来。走到近前，却是荆梅——两手提着四只酒桶，头上顶着一个大盘，两边腋下

夹着两只大皮袋，双肩上还立着两摞大陶碗。乐毅惊讶地“呀”了一声，站起来要接手，却听荆梅笑道：“毛手毛脚，谁也别动。”便见酒桶落地皮袋落桶陶碗落袋间，两手已经端下了头顶的大盘，利落出手，石案上片刻之间琳琅满目，令人眼花缭乱。

乐毅一看，石案上是六个大陶盆，两盆油亮黑红的酱牛肉块，两盆干菜饭团，两盆蒜拌苦菜，六只陶碗的酒已经斟得只差溢将出来，两碗小蒜两碗果醋与几双长大的竹筷，分明是满当当一案军食。白起一伸手道：“乐兄请入座。”荆梅笑道：“白起就好这大案军饭，乐兄将就些。来，坐对面。”原来这石案四尺余宽六尺余长，全部盆碗都摆成了一边一份，中间空阔地带是蒜醋与一大盆绿菜羹，两边案头各蹲着两只红木酒桶，两人对坐一案，倒真是比那单案分食别有一番气象。乐毅原是名将世家，虽也豪爽洒脱，但在饮食起居礼仪与约定俗成的诸般讲究方面却从来循规蹈矩，在燕国是有口皆碑的风雅“儒将”。今日乍见身为大良造上将军的白起如此朴实率真，不禁大是感喟：“唯大英雄真本色，上将军之谓也！”白起搓着手红着脸呵呵笑道：“荆妹与我，都不耐烦琐周章，实在咥饱便是，甚个英雄来了？”

“乐兄，来！”荆梅笑着捧起了一只大陶碗，“我与白起敬你一碗，洗尘！”

“好，干了！”乐毅与两碗一碰，汩汩大口饮尽，包揽不住的酒汁竟顺着嘴角流进了脖子，撂下大碗一脸绯红，“快哉快哉，谢过荆梅。”

荆梅一笑：“我走了。你两个放开喝，醉了有我。”说罢风一般去了。

“上将军府中，不用仆役侍女？”乐毅终于忍不住将憋在心中的一句话问了出来。

“咳！”白起边斟酒边说，“太后赐了一大拨仆役侍女，可荆妹只教人打理杂务，我与她的所有活计都是自己做，不教仆役侍女插手，我也拿她没治。亏了她还利落，我也没个讲究，便是这般了。太后笑我是随妻而安。乐兄你说，我能不教她做？”素来不苟言笑的白起，说起荆梅破天荒一大片家常话。

“有妻如此，上将军之福也！”乐毅叹羡一句，实在是怦然心动。

“乐兄，不要老是上将军叫我。来！干了！”两人干了一碗，白起拍着石案道，“我白起，老卒一个，打仗是咱的活计。上将军不上将军，与交友何干？白起与乐兄虽只一面之交，然对乐兄却是歆慕已久，乐兄当不得叫我一声兄弟么？”

乐毅大是感慨：“说得好，罚乐毅一大碗！”咕咚咚干了一碗，“兄弟，乐毅痴长几岁，倒是远不如兄弟这般真人见识，惭愧也。”“哪里话来？”白起慨然拍案，“乐兄多年作为，白起却也清楚。

当今天下，堪称名将者，非乐兄莫属也。”

乐毅哈哈大笑：“一仗未打，能成名将？兄弟骂我了。”

“不不不。”白起连连摇头，“名将之才，首在图国、料敌、治兵。《吴子》云：‘勇之于将，乃数分之一耳。’乐兄入燕，变法强国，使弱燕崛起；算敌分毫，使仇国步步入彀；治兵以明，倏忽练成精锐新军二十万。更不说斡旋之才，纵横之能。此等大将，已是不战而屈人之兵，若提兵于战阵之间，自是游刃有余无敌于天下，岂有他哉！”

“兄弟读兵书了？”乐毅素来听说白起天赋将才不读兵书，今见白起引证兵书见识精当，大是惊讶，不禁一问，却又不待白起回答便是一笑，“若是别个，倒是不在话下。然若与兄弟将才相比，乐毅实在是惭愧了。”

“岂有此理了？”这次却是白起哈哈大笑，“充其量，我只一个战场之才而已。乐兄出将入相，庙堂运筹决胜万里之外。我，战场之外便发蒙，如何能与乐兄之明彻相比？”

乐毅摇摇头淡淡一笑：“将便是将，我只佩服兄弟一人。”说罢又大饮一碗，突兀便道，“兄弟，请教一事：燕国是否到了大打一仗的时机？”

白起目光一闪，脸上笑容倏忽间消失净尽，默然片刻，也是一问：“敢问乐兄如何打法？”

“合纵五国，利市均沾。”乐毅没有丝毫犹疑。

“乐兄此来，联秦出兵？”

“正是。”

又是一阵默然，白起点点头：“该当有这个时机。”

“兄弟是说，还要看燕国给秦国多少利市？”

白起笑道：“乐兄纵横大才，与太后、秦王、丞相去说，我是只管打赢。”

“公私分明，好兄弟也。”乐毅大笑一阵，“来，再干一碗！”

两人至此海阔天空，直到天交四鼓。虽然都是酒意浓浓，乐毅还是撑持着回到了驿馆，白起荆梅也没有执意挽留。若是过得一夜睡得一觉，作为身负秘密使命的特使，与各方周旋都会无端增添一些微妙处。身为大良造上将军的白起，与特使酬酢未尝不可，然则若有过夜之名，便会平添一些多余的解释。心照不宣之下，慨然作别。次日清晨，乐毅醒了过来。老秦酒虽凛冽无双，酒性却极是纯正干净，虽大

醉而不缠头，梳洗之后神清气爽。用过早膳已是日上三竿，乐毅登车直向王宫而来。

秦昭王嬴稷早早进了书房，这是他自少年即位坚持下来的常习。

不管太后与丞相如何在实际上掌控着权力，嬴稷都从来没有放纵过自己。不贪游乐，不事奢华，除了睡觉生病，日每天蒙蒙亮进入书房，直到三更过后才离开。读书、练剑、吃饭，都在这里外五进门户重重的书房里。对于政事，嬴稷从不主动过问，然则只要太后丞相来书房议政或请他到别处会商，他也绝不推辞；至于那些必须由他出面的朝会礼仪庆典等，他也会尽心尽力地做得出色；若有适当机会，他也会尽可能地以各种身份去历练自己，譬如河内大战时秘密前往河内辅助魏冄建郡安民。二十一岁那年加冠之后，他依然如此，既没有丝毫显露出要亲政的意思，也没有丝毫的懈怠国事，一如既往地维持着这“太后——丞相——秦王”三驾马车的局面。倏忽之间，嬴稷已经过了而立之年，这个“闲王”也做了近二十年，似乎一切都还要平静地继续下去。在大争之世的战国，大权分散政出多门从来都是祸乱根源，偏偏秦国却很平静稳当，一点儿乱象也没有。说到底，这得归功于他那个极为罕见的母亲太后，只要母亲在，嬴稷宁愿这样持续下去，可是，母亲之后……

“禀报我王：燕国密使乐毅求见。”

“说甚？谁人求见？”嬴稷从沉思中醒了过来，惊讶地离开了书案。

“燕国密使乐毅。”老内侍声音很低，却很清晰。

默然片刻，嬴稷吩咐道：“立即知会太后：半个时辰后，我带乐毅晋见。请乐毅进宫，东偏殿。”说罢匆匆出了书房。到得东偏殿廊下，嬴稷站住了。蓦然之间，他想在殿外迎候乐毅，更想看看这位曾经对

他母子有恩的燕国重臣究竟衰老了几多？他很想从母亲的眼光给乐毅一个评判，却又想不清为何会突兀浮上如此念头？

这片刻之间，一个熟悉的身影已经跟着宫门将军进入了嬴稷的视线：除了头上的帅盔换成了特使的一顶不足六寸的蓝玉冠，还是那一领暗红色的斗篷，软甲战靴，步态劲健潇洒。噢！胡须留起来了，络腮长须，脸上黝黑，比当年更多了几分威猛。好！更有气度了。在这闪念之间，嬴稷已经从廊柱下快步走下六级阶梯迎了过来。

“燕国亚卿、特使乐毅，参见秦王——”

乐毅尚未躬下之时，嬴稷已经笑着伸手扶住了：“阔别多年，亚卿别来无恙？”一句礼节寒暄，嬴稷恳切一笑，“母后与嬴稷时常念叨将军，惜乎天各一方也。”

“握得公器，身不由己，尚望秦王见谅。”

“走，进殿说话。”嬴稷敏锐地意识到乐毅巧妙谦恭地避过了太后话题，心头一热，情不自禁地拉起了乐毅。多年以来，他国使节入秦，都是先见太后与丞相，乐毅却是先见自己这个闲王，实在是难得也。乐毅目下已是天下名臣，此举无论如何总是推重正道也推重自己了。

进得殿中，秦昭王立即吩咐侍女煮茶。煮茶，意味着至少大半个时辰的叙谈。从国君接见使节的礼仪看，即或在“礼崩乐坏”的战国，这也是极为罕见的。乐毅正需要相机切入正题的时间，便也坦然就座。此时，一个白发老侍女从大木屏后走了出来，对秦昭王低声耳语了几句又去了。

秦昭王转身笑道：“今日幸得有暇，与将军煮茶消闲了。”乐毅笑道：“正好，我带来了些许燕山茶，秦王可愿品尝一番？”“燕山

茶？”秦昭王惊喜笑道，“在哪里？”乐毅啪啪拍了两掌，殿外走进了一个燕国红衣文吏，将一个长大的红色木匣放在了乐毅案头。乐毅将木匣打开，拿出一方精致的铜匣笑道：“先品品，若秦王觉得还有当年风味，我教人送一车过来。”秦昭王打开铜匣，耸着鼻子长长地吸了一口气：“好！是这味。”转身放在煮茶侍女的案头，“改煮燕山茶。”乐毅又从长大木匣中拿出了一只晶莹润泽的蓝色玉盒，双手捧起道：“这是一套燕山玉佩。当年，太后很是赞赏燕山玉。燕王知晓，命尚坊玉工特意制作了这套玉佩，请秦王代为敬献太后。”

秦昭王笑道：“将军与太后相识相熟，自己去见，岂不更好？”

“秦王差矣。”乐毅倏忽收敛了笑容，“当年太后与秦王在燕国落难，生计维艰，可不拘礼仪处之。此谓‘危难不拘礼’。而今，太后为一国母仪，秦王为一国之君，乐毅安敢以坊间交谊亵渎之？”

“将军差矣！”秦昭王照样一句，哈哈大笑，“秦人老话，熟不拘礼。何来忒多讲究？情谊不合，虽寻常百姓也当疏远。情谊但合，虽贵为王侯也可成知己莫逆。否则啊，这太后国君便不是人了。”最后一句声调拉得长长的。

“也是一说也。”乐毅淡淡一笑。

“人言乐毅儒将，今日始信也！”秦昭王喟然一叹。

此时侍女已经将茶煮好，一片浓酽清香弥漫殿中，一入口秦昭王大是感喟：“燕山茶克食利水，当真妙物也！”乐毅笑道：“秦人成于马背，多食牛羊肉。燕山茶粗厚味重，正是当得。”秦昭王恍然笑道：“对也，何不将燕山茶种觅来一袋，秦国南山不能种茶么？”乐毅道：“此事何难？明春我便送到秦王手中。只是水土不同，只怕生出茶来也不是燕山风味。”秦昭王笑了：“也是。橘生淮南则为橘，生于淮北则为枳。鱼龙变化，又能奈何？”

说得一阵，秦昭王丝毫没有提及乐毅使命的话头。乐毅心念一闪，不知是因为这个秦王没有亲政而不涉国事，还是刻意回避另有安排？否则，他这个特使绝不会在这日常议政的东偏殿一坐一个多时辰。此种情景，在直率的秦国确实少见。思忖一阵，乐毅道：“启禀秦王：乐毅意欲拜访丞相呈交国书，不能盘桓了。”

“好！”秦昭王站了起来，“但凡国事，对丞相说便了。”

“外臣告辞。”乐毅一躬，却又被秦昭王扶住。虽然没有挽留，秦昭王却坚持将乐毅送到宫门，眼看着轺车去了方才回身。

一路思忖着回到驿馆，乐毅已经恍然大悟，断定秦国已经决定了加盟合纵攻齐，只剩下丞相魏冄与自己开价了。因了神交情谊，白起不便与自己“磋商”此等利害国事。因了那段罹难渊源中自己对太后与秦王的恩义，他们母子也不愿与自己讨价还价。所有的难题都留给了那个铁面丞相魏冄，那么，魏冄要的是何等利市？

一过午，乐毅单车直奔丞相府。魏冄果然利落，片言寒暄并看完燕王国书之后直截了当道：“亚卿便说，秦国有何利市？只说实在的。”乐毅也是不遮不掩道：“秦军若出兵十万，自带粮草，可占宋国故地三百里。”

“少于十万，不带粮草，又当如何？”

“丞相以为如何？”乐毅不答反问。

“好！不啰唆了。”魏冄大手一挥，“秦无虚言。燕国与将军，对秦国有救君之义，立王之恩。秦国出兵五万，自带粮草，不求齐国一城一地，亚卿以为如何？”乐毅惊讶了，默然片刻，悠然一笑：“丞相有求但说，无须反话。”魏冄哈哈大笑，大步走到书案前拿过一张大羊皮纸哗啦一抖：“亚卿自看。”乐毅接过羊皮纸，大字赫然扑入眼帘：

秦　国　书

秦入攻齐合纵，出兵五万，自带粮草，不分燕齐一城一地。

大秦王嬴稷二十三年十月立

下面一方鲜红的朱文大印。

乐毅将国书放在案上，面色肃然地对着国书深深一躬。

出得丞相府，一阵愧疚之情骤然涌上乐毅心头。看来，自己显然错看秦国君臣了。太后秦王与白起，不是碍于情谊恩义回避讨价还价，而是维护他乐毅的尊严，不想摆出施恩于人的架势而使他难堪。魏冄与自己最是生疏，便由他简捷交代了事。由此看来，秦国君臣对伐齐之事早已经有了决断。从大处说，这是舍利而取义，使山东六国生出的"虎狼暴秦"恶名不攻自破。从小处说，满当当回报了燕国之情，秦国君臣朝野从此便可坦然面对燕国。利害道义，权衡到如此地步，堪称天下大器局也。

当晚，乐毅特意来向白起辞行。白起大是惊讶："乐兄不见见太后便走？"乐毅便摇了摇头："大计既定，不须烦扰太后了。"白起却重重地叹了口气："乐兄啊，你却拘泥太甚了！太后气量胜过男子多矣，白起最是服膺，真不忍看她伤心也。"乐毅默然良久，喃喃念了一句："南有乔木，不可休思，汉之广矣，不可泳思。"不再说话了。白起一挥手："好。明日清晨，我为乐兄在郊亭饯行。"

"不须了。"乐毅摇头一笑，"国事入秦，兄弟未奉王命，不宜私动。我只问你，攻齐大军，兄弟可否为帅？"

白起一阵大笑："放着天下第一名将，白起去添乱么？"

"那，秦军五万，何人为将？"

白起慨然拍案：“不管何人为将，秦军都以乐兄之命是从！”

“步军还是骑兵？”乐毅的笑容耐人寻味。

白起目光一闪：“乐兄想要攻城大器械？”

“燕国新军虽成，只是轻兵铁骑而已。”

白起略一思忖道：“五万人马我还是出全数铁骑，以利长途奔袭。攻城大器械在河内安阳还留得几套，正好就近，借你了。”

“好！战后加倍奉还。”乐毅大是兴奋。

次日拂晓，还是晨雾蒙蒙，乐毅给驿丞留下三封辞行书简，便五骑快马出了咸阳。秋高气爽，一路飞驰，大约午后时分到了桃林高地。乐毅归心似箭，不走函谷关大道，要直插山道走一条捷径回燕。

桃林高地方圆三百余里，横亘在华山（西）、函谷关（东）与崤山（南）、少梁（北）之间的巨大四方地带。桃林高地的南部峡谷直通函谷关，是千百年唯一的出秦险关大道。说它唯一，是说只有这条如函大峡谷可通行车马军旅。也就是说，它是大军出入秦国的唯一通道，而不是说单人独马也唯此一途。在这桃林高地的北部，有一条不大的河流叫潼水，沿着潼水河谷有商旅小道直通大河，过得大河，是河内的蒲坂[注]，比东出函谷关近了数百里。三百多年后，这条河谷小道成了与函谷关并行的大道，于是有了东汉的潼关。沧海桑田，潼关渐渐成了主要通道，函谷关便在岁月中渐渐淡出了。这是后话。

乐毅要走的，便是这潼水河谷。

入得潼水，已是斜阳晚照。秋日将苍莽山塬染得金红灿烂。东南的函谷关已经隐没在群山之中，唯有隐隐约约断断续续的号角在残阳中漫游，给这荒莽的山林河谷飘来了一丝边城气息。乐毅翻过了一道

山梁，眼前一道淙淙山溪，遥遥便见对面山头上立着一座茅亭，一缕炊烟在茅亭后袅袅飞散，扬鞭一指道："有高士隐居在此。走，茅亭打尖，歇息片刻。"一马冲下山坡越过山溪，翻上了对面山头。

"亚卿且慢！"随行司马一马超前，"亭下山谷似有军马。"

此时，一个声音悠然飘来："亚卿别来无恙乎？"

乐毅一个激灵，瞬息之间心头大跳。凝神片刻，在马背遥遥拱手道："彼何人哉？不见其身。"

"尔还而入，我心易也。还而不入，否难知也。"随着悠然吟哦，一个修长的身影出现在茅亭之下，黑色长裙散发飘飞，信步出亭，婀娜丰满的身姿那般熟悉。

"太后……"乐毅翻身下马，愣怔不前。"将军不识芈八子了？"

"太后，"乐毅勉力一笑，"流水已逝，刻舟不能求剑也。"

"然则，亡羊固可补牢。"宣太后平静地笑着，"来吧，芈八子为君饯行了。"说着挽起了乐毅胳膊。乐毅面色涨红地将手背了起来：

"太后，我跟着便是。"宣太后看看窘迫的乐毅，咯咯笑了："我说你个乐毅当真迂腐。你我纵有情谊恩义，总还是没有藏污纳垢了。你这避嫌却实在笨拙，入秦不知会我，进咸阳不来见我，离咸阳也不别我。"宣太后声音突然颤抖了，"我母子在燕国近十年，将军不避非议，与我有救难情谊，也曾视我为红颜知己。此等事天下谁个不知？如何我做了太后，你便拒人于千里之外？好便好了，有甚打紧？如此拘泥礼仪，避嫌自洁，岂非凭空惹出新是非来？"

"太后大是！"乐毅慨然拱手，"我却没省出这层道理，实在惭愧。"

“你能不叫我太后么？”

“……”

“在燕国，你叫我甚来？”

“芈大姐。”虽然红着脸，乐毅还是低声叫了一句。

“哎，这便好。”宣太后笑着又挽起了乐毅胳膊，“走，茅亭下一醉。”

正是落日衔山之时，桃林高地的荒莽山塬在漫天霞光中伸展向无垠的天际，苍苍茫茫的桃林将山巅的太阳托了起来，潼水蜿蜒东去，似一匹锦缎飘绕在万山丛中。

两人饮得几爵，宣太后向南边大山一指：“乐毅，可知那是何山？”

“夸父山。”

“这苍苍林海，又是何名？”

“桃林。亦称邓林。”

“夸父逐日，何等美也！”宣太后站了起来，仿佛在喃喃自语，“夸父山，桃林塬，这片山塬埋葬了一个多么壮烈、多么心酸的灵魂。

你说，夸父何以要追逐太阳？”

“……”乐毅默然了。

“他是要圆心中那个大梦。饮干了河渭两川之水，夸父还是没有追上太阳，却活活干渴死了，空留下那座默默的大山，这片绿绿的桃

林。乐毅啊，临死时看着远逝的太阳，夸父他后悔么？”宣太后的声音中充满无可挽回的失落与惆怅。

乐毅慨然叹息：“他不会后悔。他有来生。”

宣太后笑了，一脸酡红在晚霞下分外绚烂。

乐毅怦然心动：“芈大姐，你我也是夸父逐日。你追你的太阳，我追我的太阳。只可惜，没有共同的太阳。”

“会有的。”宣太后静静地看着乐毅，“虽然不是今日就有。”

乐毅低声吟诵一句：“与前世而皆然兮，吾何怨乎今生？”

“楚歌？”宣太后眼睛骤然一亮。

“屈原。《涉江》。”

宣太后默然良久，叹息一声：“生非其国，遇非其君，屈子悲矣哉！”

乐毅大饮一爵，慨然道：“天地造化，情谊原本多面。我助你脱难，你助我功业。生其国，遇其君，夫复何憾也！”

“唯余一缕相思，只待来生聚首了。”宣太后也大饮一爵，当啷丢下铜爵一笑，“今日桃林一别，难有聚首之期，芈八子为将军抚琴一曲，以为心中永诀。”乐毅粗重地喘息着，想说话，终是没有开口。宣太后走到廊柱下的石案前，肃然跪坐，十指一拂，古琴叮咚破空。

夸父逐日兮　我做河渭

行影大合兮　今生何期

夸父做山兮　我做桃林

相伴守望兮　何在乎一

“大姐，好！”乐毅爽朗大笑，“行影大合，何在乎一？好啊，乐毅终是透亮也！来，我也为大姐一歌，以作告别。”“你也能歌？”宣太后惊讶地笑了。

乐毅被她一笑一问，豪气顿发，朗声答道：“岂不闻燕赵多慷慨悲歌之士？今日且听我燕山歌风。”倚柱而立，大袖一甩，高亢粗豪的歌声响彻山塬峡谷——

夸父逐日　飘风发发

长鲸饮川　日月之华

颓然一倒　山林崔嵬

无草不死　无木不萎

山水两望　与天地共长

乐毅一开声，宣太后抓起石案上的短剑敲打着铜爵以为节拍，及至乐毅唱完，宣太后当啷丢掉剑爵，紧紧抱住了乐毅。

“我，该上路了。”乐毅轻轻拍着她的肩背。

“去吧。”宣太后放开了双手，“你终是要追赶自己的太阳了。”

火把点点，马蹄沓沓，桃林高地的山道上渐渐消逝了高大的骑士身影。

茅亭外的那堆篝火久久地燃烧，伴着那个伫立在山头风口的黑色身影。

1. 《相马经》，长沙马王堆三号汉墓出土帛书，史学界考证为战国人著作。其第一篇总说云："得兔与狐，鸟与鱼，毋相其余。"
2. 春秋战国时期，汾水流域为放牧之地，多出良马，为魏、赵、中山等国的战马源地。
3. 灵寿，战国中山国内，今河北滹沱河流域之灵寿县地带。
4. 莫府，即幕府，战国时对帅帐的称谓，后世日本长期采用。解说见《资治通鉴·秦纪一》。
5. 御书，战国时期燕国官职，掌国君文书机密事宜。
6. 薛邑，孟尝君封地，大约在今山东枣庄西南地带。
7. 御史，战国时齐国国君秘书长；掌书，齐国掌管文书典籍的官员。
8. 太师，齐国乐工之长（并非西周"三公"之太师），演奏者为"乐人"。
9. 洹水，战国时魏赵交界河流，今河南省北部安阳河。
10. 安阳，在今河南省安阳西南。
11. 蒲坂，战国魏地，今山西永济县西部。

第八章　幽燕雷霆

一　六百年老诸侯振翼而起

整个冬天，燕国朝野都处在极其亢奋之中。

秦国的无偿加盟使燕国君臣又惊又喜，忐忑不安的郁闷之气一扫而去，陡然之间举朝振作。燕昭王与乐毅、剧辛等几位股肱大臣一会商，立即下书各郡县，将这一大好消息明告朝野。旬日之间，国人一片沸腾，“复我血仇！讨伐暴齐！”的明誓席卷了燕山辽东。

说起来，也是燕人压抑得太久了。几十年来内乱频仍，眼看强邻张扬崛起，燕国却沦落得几乎连韩国也不愿与之比肩了。南边的赵国朝夕巨变雄心勃勃，燕人惴惴不安。东边的齐国杀气腾腾骄横霸道，燕人更是心惊肉跳。然则，国弱民穷又如何能挺起脊梁骨来？苏秦发轫合纵时燕国那一束光芒早就流星般消逝了，无可奈何也，只有在天下低眉顺眼，但凡大国都得卑微以待。齐国带头合纵攻秦，穷弱得连一支铁骑也没有的燕国，还得派出步军追随。纵然如此，狂暴的齐湣王还杀了燕国带兵将军张魁，对燕国极尽羞辱之能事。更有甚者，那支虽然战力很弱但对燕国却极其宝贵的步兵，竟被齐军在逃离战场之时派为后军掩护，硬生生全数惨死在六国乱军败退的铁蹄之下。分明是齐国背弃盟约，单独吞灭宋国而致使联军惨败。战后，齐国反而再度指责燕国“敷衍合纵”，将燕国做了战败替罪羊，强迫燕国割让济水北岸仅存的一百余里水面。燕人心头滴血，燕昭王还得向齐国告罪，忍气吞声地向齐国献地。齐国渔民猎户经常越境到燕国山水渔猎，燕国渔民猎户也只有退避三舍，眼睁睁看着人家呼喝而来扬长而去，连

官府也不报……如此数十年，燕人的窝囊委屈已经沉积得快要憋闷死了，对齐国的仇恨更是深深地扎根在朝野山乡。但凡燕人，只要提起齐国，只“呸”的一口，连二话都不屑说。

在燕人将及麻木之时，骤然一声惊雷——合纵六国成功，燕国要复仇了！燕国朝野如何不狂喜大悲？如何不亢奋振作？于是，对秦国的感念，对亚卿乐毅的赞颂，在燕人中不期然弥漫开来。燕人原本慷慨豪迈，春秋三百年与老姜齐共同构成中原北部屏障的岁月，从来都是浓浓的天下情怀，动辄便是“当今天下”如何如何，只可惜倏忽沦落，那慷慨豪迈之气也只做了无穷的叹息。如今云开雾散志气陡长，燕国人的感慨如滔滔易水而一发不可收了。

恩怨分明的燕人，最是感念秦国。且不说秦国从来没有欺凌过燕国，便是在燕国穷弱的时候，秦国也曾与燕国两次联姻。当年的合纵抗秦是燕国发动的，老秦国非但没有记仇，反倒是再三再四地与燕国修好结盟，做了燕易王王后的秦国公主，还鼎力扶持太子姬平铲除了子之乱党。在燕国乱政迭出的时候，秦惠王竟将王子王妃派到燕国做了人质，以示对弱燕的修好愿望与强固支撑。幸亏燕国没有落井下石，在秦国最是艰难的时候放走了王子嬴稷，之后又隆重送回了秦国王妃，才使得穷弱的燕国对秦国有了一份难得的恩义。老秦国真是当得！燕国有求，财货土地两不沾，还派出精锐铁骑五万并借给燕国攻城大器械。而今天下，哪一大国有如此气度了？说人家虎狼暴秦，呸！还有没有个天地良心了？老秦人与老燕人一个样，恩怨分明，恩仇必报，盟邦就得这个样！燕国偏与秦国交好！山东六国那班黑心贼，几时却将燕国当自家盟友看了？像齐国那条海蛇，呸！掐死它！

燕国人更是感念乐毅。

好端端一个名将之后，不在肥硕魏国吃香喝辣，却千里迢迢跑到被洗劫一空的燕国，图个甚来？做官吧，只是个中大夫爵的亚卿。居家生计，只有十里封地百来户子民，连个无所事事的闲居老世族都不

如，粗茶淡饭布衣牛车燕国谁个不知？可偏偏如此一个人物，先辅助燕王吊死问孤理乱治穷稳定民心，再大刀阔斧地在燕国变法，废除隶农、削减贵族封地、许民买卖土地、开通私市吸引六国商旅入燕、设立军功奖励平民从军参战、设立农商爵鼓励农夫勤耕商旅勤税等，哪件事都是燕人梦中所想。若非这乐毅新政，燕国人能有今天的日子？更有一样，这个乐毅将新政纳入正轨，便交给上大夫剧辛料理，自己一头扎进辽东练兵去了。十载寒暑，乐毅只回过蓟城两次，硬是在那白山黑水之间练出了二十万精锐新军。说到底，这才是燕国真正的底气。若非这二十万大军，老燕人要复仇，歇着吧你！然则，燕人最为感念者，还是乐毅的人品志节。燕人永远不会忘记，当初的亚卿子之，仅仅凭着五万辽东劲旅，便将燕国折腾得数十年鸡犬不宁奄奄一息。从那以后，燕国朝野便对掌兵大臣心怀忌惮，几乎是不由自主地侧目而视。乐毅练兵之初，也是议论蜂起举国惴惴。乐毅却是非同寻常：不领上将军职爵，不持燕王兵符；自请太子与三位王室元老，到辽东坐营“激励”；粮草辎重每次只领一月，每三个月请燕王观兵一次，每半年请燕王遴选二十位德高望重的大族乡老到辽东“劳军”。

如此五六年下来，朝野已经是一片赞颂有口皆碑了。臣民纷纷上书燕王，请授乐毅上卿之位兼掌兵符。可乐毅坚执不受，理由只是一句：“国耻未雪，万户之封于心何安？”便是这硬邦邦一句，燕人谁不怦然心动！自那以后，没有人再为乐毅请命了，各种微妙的非议也一起消失得无影无踪。燕人终于长长地吁了一口气：“乐毅大德，天赐燕国之福也！”

可如今，燕国复仇在即，乐毅竟还是一个亚卿，这却如何使得？伐齐大战，若非乐毅领兵，谁个放心得下？若再出一个子之带兵杀回，还不是庶民遭罪？人同此心，心同此理，众口纷纷，蓟城国人先动了起来——万民上书、族老请见、工商云集王宫之外，说的喊的都是同一句话：“请拜乐毅为上将军，讨伐暴齐！”

“亚卿，你说本王如何处置？”燕昭王站在王城箭楼，指着王宫车马场的万千人众笑了。

“当此之时，臣愿领上将军之职！”乐毅慨然一拱。

“好！”燕昭王哈哈大笑，“这便是乐毅了，不当其时，虽予不取。若当其时，不予亦请！”笑容又忽然敛去，“此战实是举国一搏，卿当上将军丞相一身兼之，方利于举国调遣。”

“无须如此。”乐毅摇摇头，“臣唯领军职可也。举国调遣，我王与上大夫剧辛足矣。兼领不专精，反倒误了联军诸般事务。”

燕昭王思忖一阵断然道：“也好！上将军主征伐，上大夫理内政，太子督运粮草辎重，本王坐镇协理，便是这般了。”

“我王明断！”

燕昭王雷厉风行，斋戒三日，在燕山南麓举行了祭天大典，向天地诸神通报了讨伐齐国复仇雪耻的意愿，祈祷上天佑护燕国大业一举成功。祭完天地，立即行拜将大典，拜乐毅为上将军，赐兵符王剑并上将军全副仪仗，授生杀大权。拜将完毕燕昭王下书：上大夫剧辛秉持国政，太子姬乐资督运粮草辎重，百官勤政，举国协力，复仇雪耻！

燕国顿时沸腾起来，忙碌了整整一个冬天。

在拜受上将军印信的当晚，乐毅带着一班军吏司马，星夜奔赴辽东去了。

二　冰天雪地的辽东军营

出得蓟城往东，有两条赫赫大水，一名濡水[注]，一名辽水。

这两水都是古老的中原诸侯封地。濡水地带是商代封的一个孤竹国，封邑叫做令支[注]。因了言语错讹，又叫做冷支、离支、离枝、不令支。殷商被西周灭亡后，孤竹国出了两个大大的孤忠名士，这便是孤竹国君的两个儿子伯夷、叔齐。这两人都想教对方做国君而先后逃出孤竹。殷商灭亡后，兄弟二人以遗民之身做出了震惊天下的举动——不食周粟，活活饿死！从此，濡水孤竹国名扬天下，周武王竟破例将孤竹国仍然封做了诸侯。到了春秋板荡之期，孤竹国被气势正盛的齐国吞灭了。那时，齐国是姜齐，君主是齐桓公姜小白，丞相是赫赫大名的管仲。可是，春秋末期齐国大衰，整个濡水以东的广袤山水全部被东胡占领了。那时候燕国也是自顾不暇，只好不断派出人质到东胡，求得东胡不来侵犯。燕昭王即位，与乐毅同心中兴，决意仿效当年秦穆公扩地西戎，将整个濡水与辽东夺回，为燕国打下一片广阔的后院。君臣一番密商，便在乐毅练兵的第三年，派出曾经在东胡做过人质的将军秦开为将，向东胡发动了突袭。半年之间，这支尚未完全练成的五万新军，将东胡驱赶回了遥远的漠北草原。燕国在这片广袤的土地上设立了三郡：右北平郡（濡水地带），辽西郡（辽水之西），辽东郡（辽水以东）。

从濡水沿东南海边一直向东北驰骋，越过绵延大山，便是滔滔入海的辽水。辽东郡的治所城堡在辽水之东百余里，叫做襄平[注]。燕国的新军大营，在襄平西南的辽水河谷。这里山塬连绵，谷地开阔而隐秘，林木苍茫，水草丰茂，确是练兵的上佳之地。然则，将新军根基扎在这里，绝不仅仅因为辽东地形之便。要说隐秘便利，燕山腹地的连绵峡谷更是上选。

辽东之可贵，在于山水，更在于人。

那时的辽东，西起辽水，东至涓水[注]，南至大海，方圆广袤千余里，山水苍莽，冰雪苦寒，人烟稀少。在中原人眼里，辽东与岭南是大寒大热的两处荒莽之地。然则，便是这苦寒荒莽之地，中原文明却

早早就结结实实地在这里扎下了根基。还在殷商时期，这里便是殷商王族大臣箕子的封地，当时叫做箕子国。箕子国的封地城邑在涓水西南，叫做乐浪[注]。周灭商，因箕子贤能，大度地保留了箕子国。整个西周数百年，箕子国庶民被中原人唤做“高夷”，也叫做高句丽、高丽、句丽、句骊等。及至春秋板荡，箕子国一班老世族思念故国，自认殷商臣民而与中原疏远。到了战国之世，叫做“满”的箕子国国君自立称王，中原战国便直呼其国为“高句丽”了。秦开平东胡，自然也吞灭了这个“高句丽”，当年的箕子国便成了今日的辽东郡。

辽东苦寒荒莽，生就了剽悍勤韧的渔猎部族。千百年同化归流，高丽人与中原人早已经浑然一体。无论男女，都生得精悍结实，吃得大苦耐得大劳，年年岁岁在山林与猛兽搏斗，在大海出没捕鱼，民风极是辛辣猛烈，尚武之风不教自成。当年子之与东胡作战，靠的便是由辽东渔猎子弟组成的五万劲旅。然则，春秋战国以来，辽东的猎户渔民却大都是隶农身份，从军不得做骑士，立功不得受官爵，几乎永远都是军中最为卑微的军卒，纵是战死或重伤，也不能得到丝毫抚恤，甚至连尸体也被无情地丢弃在战场。唯其如此，辽东渔猎奴隶对从军避之唯恐不及。当年子之征发辽东猎户，借着“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的权力私行新政，以安家、赐荒田、许战胜之后抢掠的浮财归己之三法，凑出了五万誓死效命的辽东渔猎子弟，在六国联军中一举成为骁勇之师。辽东人之慷慨善战，可见一斑。

此等冠绝天下的兵源，是乐毅在辽东成军的最重要原因。

燕国安定之后，乐毅亲自到辽东郡推行新法。他颁布了一道震撼辽东的亚卿令：除了箕子国王族遗民，箕子国的老世族一律迁居辽西，辽东郡可耕田地一律做军功赏赐用！当时的辽西比辽东肥美，箕子国老世族本是老中原之根，虽则也留恋这白山黑水之地的独特风韵，最终还是磨磨蹭蹭地走了。老世族一迁走，乐毅立即大刀阔斧地废除隶农制，将平坦原野的全部荒田，悉数分给愿意改业归农的渔猎

新平民；同时颁行《大燕新军法》，但凡新平民从军，每人先赐十亩肥田，但有军功，论功立赏！依着辽东人的心性，这其中任何一法只要落到实处，已经是欢呼雀跃了，更何况枷锁顿开，一下子变成了世代梦想的“国人”！骤然之间，辽东渔猎子弟热血沸腾争相从军，短短三个月便有十万精壮入军，后续人群还在络绎不绝地拥来。乐毅原未料到能如此迅猛成军，便下令徐徐征发，边征边练，边练边征，才算刹住了这股从军狂潮。

如此辽东，如何不令大将怦然心动?

酷好兵事的乐毅，终于实实在在看到了一支强兵在自己的大旗下生成，率领如此一支大军与齐国决战，何愁不所向披靡。素有“北弱”之名的燕国，如果能击败拥有六十万大军的强齐，在当今天下不啻一声惊雷。它将宣告燕国的崛起，将又一次大大改变战国的大争格局。如果也能像秦国那样三代坚持新法，燕国必能成为中原逐鹿的强大力量。最后，也许燕国便是统一华夏的主力。那时候，乐毅的名字将永远镌刻在巍巍史石，成为开创燕国大业的第一块基石。诚能如此，孜孜以求的名将之梦何其渺小也！

一路兼程驰驱，乐毅的心绪始终不能平静。

旬日之后，乐毅与幕府班底终于抵达辽水河谷大营。

时当腊月，滴水成冰。雪原的寒风从遥远的北方呼啸而来，任你衣甲三重，也是寒彻入骨。一路奔驰颠簸，骑士们的汗水在贴身布衣与外层铁甲间反反复复地结冰融化，早已经变成了铁铠冰甲。一进大帐，乐毅连声呼喝：“快！整几盆炖肉来，黍米团子，越热乎越好。”留守中军的大将秦开连忙道：“先卸衣甲，看有无冻伤？”乐毅并一班军吏连忙脱衣解甲。一时之间，赤条条二十几条汉子人人一身青紫，脚下战靴却无论如何也扒拉不下。

秦开扫得一眼，一个箭步蹿到帐口大喊：“医士(注)！快！”片刻之间，一队军医提着医箱快步赶来。为首一个须发灰白精瘦矍铄的老医士边打量边高声吩咐：“撤去燎炉，打起皮帘，走风半个时辰。将军们能走动便走动，不能走便坐了，只不要出帐，我等一个个操持。”又转身对秦开道，“请来几大盆净雪。”秦开立即大喊发令，少时便有一队军士抬进了七八个大木盆，个个白雪皑皑堆顶。老军医一挥手，跪坐在了赤条条的乐毅脚下，后边的医助们一人守定一个伤者，先用锋利匕首划开战靴，再用大团白雪揉搓双脚，待双脚变热发红便涂上一层清亮的熊油膏。如此这般忙碌了大半个时辰，方才将一班人的冻伤料理妥当。

“上将军，”秦开一拱手，“请到炊营用饭。”

“凉些个不打紧，搬来吃。”一番折腾，乐毅浑身散了架一般，那饥肠辘辘的感觉没有了，只想赶紧吃罢饭理事。

“不行。”秦开固执地一笑，“外凉可治冻伤，内凉可要起病了，还是到炊营好。”

“好，去炊营。”乐毅在细琐事务上从来不固执己见。

这辽东炊营与寻常炊营不同。不在帐下设置，却是一大片石板砌成的大房子。远远看去，这些石板屋还没有一人高，屋顶粗黑的大烟囱伸手可及，匆匆涌出的炊烟在寒风中倏忽飘散，全然没有中原军营那种扶摇直上的韵味。原来这辽东酷寒之地，一年倒有小半年冬令天气，一过十月便是北风呼啸。但遇大雪严寒，兵士出帐撒尿，一不小心两腿间便是一支长长的冰棍。军营起炊，大锅大盆的炖肉，刚刚分到兵士碗中已成了冰坨子。虽说军营冷食本是家常便饭，然若顿顿如此，兵士多病，体魄也势必瘦弱。在第一个冬日还没有过完时，乐毅便下令征发了一百多名辽东工匠，兵士轮流做小工，建起了近百座大半截埋在地下的炊营，只要不逢战事，兵士一律开到石板房用饭。在

寒天彻骨的辽东，军士们日每能有三顿热乎乎的战饭，当真是谈何容易！仅此一举，兵士们便对乐毅的爱戴崇敬无以复加，乐毅爱兵的名声也风一般流播天下。

“兵士今冬可有冻伤者？”乐毅一瘸一拐地问。

“来！”秦开索性一下子背起了乐毅，边走边说，“没有。皮靴皮袜加皮甲，能冻个甚来？一冬满营嗷嗷叫，都喊着请战，骑劫叫得最凶。上将军这一来啊，我看直要炸营了。”

“好！”乐毅一拳砸在秦开肩上，“有得仗打，莫担心。”

踏着干雪下了七八级大石台阶，粗大木柱撑起的大厅中暖烘烘热气夹着肉香饭香扑面而来，乐毅又顿时饥肠辘辘，跳下地便道：“走，找个旮旯坐了，赶紧整饭。”这地炊大厅一次可容三千军士就食，十排一眼望不到头的白木长案，案下是裁割得极是方正的一块块白木板，每排两面，每面恰是百五十块木板坐百五十人。大厅每面都有六个宽大出口，但闻号角军令，三千军士片刻便可冲上地面。十年练兵，乐毅只要在军营，每餐必得查看军食，与士卒们一起坐在白木板子上饕餮大咥。今日不同，乐毅只想赶快回帐部署军务，不想在这里耽延，在旮旯处坐了下来想赶紧吃完便走。刚刚坐定，秦开带着一个炊兵匆匆搬来了一大盆红黑油亮的炖肉、一大盆红红的黍米饭团子、一大碗菜羹、一大碗黍米酒，热气蒸腾浓郁喷香。

“好军食！”乐毅一声赞叹正要下箸，突然皱起了眉头，“军令不得饮酒，拿走。”秦开笑道：“上将军一路风寒，我特意叮嘱拿来的。”乐毅摇摇头：“军士日日风寒，都有酒么？”秦开无可奈何地笑笑：

“好，拿走。哎，这熊掌是军猎之物，你可得吃了。”那个黝黑粗壮的炊兵连忙挺胸赳赳道：“昨日猎回，没错！”乐毅肃然道：“军法有定：熊掌只犒赏当日军猎有功将士。拿走。换一盆山猪杂碎来。”秦开

不笑了："上将军，山猪杂碎不经饿，只给违反军法者吃，至少来一盆山猪肉了。"乐毅喟然一叹："国耻未雪，安然食肉，问心有愧也。"粗壮黝黑的炊兵呼呼大喘道："禀报上将军：今日没有山猪杂碎，只有狍子后白！"秦开哈哈大笑："你看你看！便是狍子后白，快去拿了！""嗨！"粗壮黝黑的炊兵噔噔飞步去了，片刻之间换得另一盆炖肉出来，却是肥中缠瘦的一只狍子后腿，足足有三四斤重。乐毅不禁扑哧笑道："好了好了，去吧。"狼吞虎咽地大嚼起来。

后白者，狍子后臀也。狍子肥臀，天生两片圆形白毛，辽东猎户呼之为"后白"。猎户常年出入山林冒险，便有了许多莫名其妙的习俗讲究。不吃狍子的白色屁股，是诸多讲究之一。辽东大军十之七八都是猎户子弟，自然也有这个禁忌。乐毅中原名士，自然不相信这个禁忌，更兼不想暴殄天物，眼看天天扔掉这难得的肥肉，便立了一个奇特的军法：狍子后臀列为军中"罚肉"，但有那些无意中违法却又不得不处罚的军士，便罚吃狍子后臀。究其实，狍子后臀劲健肥厚，最是热补。辽东猎户子弟原本个个明白，寻常却出于禁忌不能吃，一旦被罚不得不吃，一吃之后便是偷偷地乐。时间一长，此中奥妙人人尽知，这莫名其妙的禁忌也在军营淡漠了。

一只狍子后臀吞下，乐毅顿时精神大振。看看士兵已经趔趔开进大厅，乐毅连忙从身边出口走了。进得中军大帐，支起硕大的图板，乐毅便与秦开秘密计议起来，直到军营刁斗打响三更，大帐中还是灯火通明。

三　轻锐劲健的燕国新军

次日清晨，浓浓的雾气还没有消散，一片牛角号声划破了辽水河谷。紧接着，四面大鼓在两丈高的鼓架上隆隆响起。这是聚将鼓，每隔一刻一鼓。三通鼓罢，大小将领便要从各自军营赶到幕府大帐。中军司马点将完毕，乐毅便站在了长大的帅案前，目光扫过齐刷刷挺身

坐在将墩上的二十员大将，大手一挥：“诸位将军，燕王决意讨伐暴齐，燕人复仇之日到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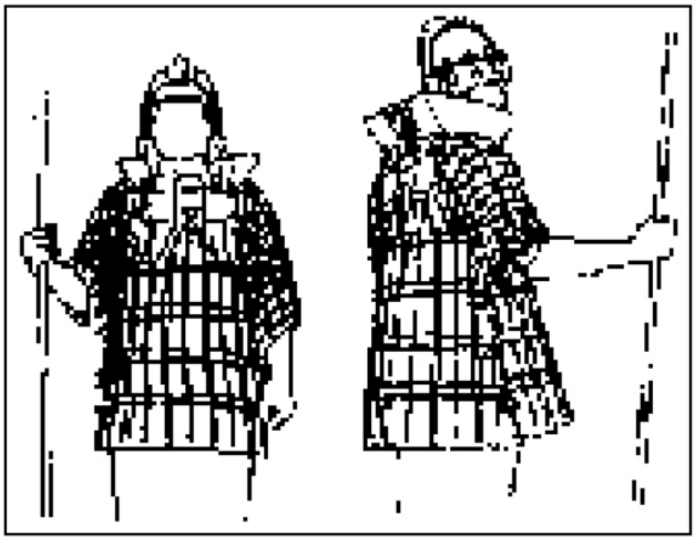
“讨伐暴齐！复仇雪耻！”大将们一齐怒吼。

乐毅拔出令箭：“两个时辰拔营整装，午时战饭，未时开拔。步军居中，铁骑两翼；秦开为步军主将，骑劫为铁骑主将；全军轻锐，兼程疾进；旬日之内，务必开入易城(注)！”大将们人人振奋，一声呼喝领命，大步匆匆地散去准备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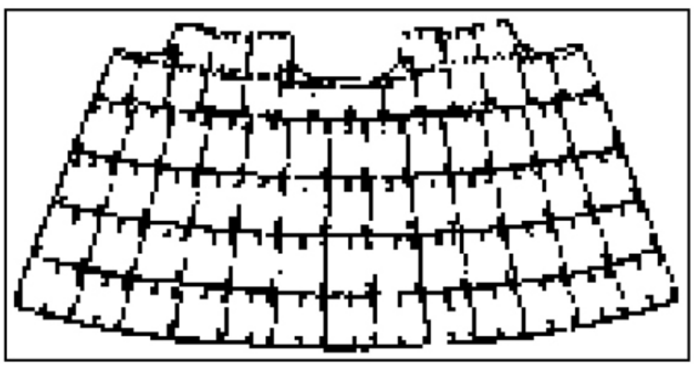
午后，二十万大军开出了辽水河谷，在皑皑雪原上像一条火红色的巨龙浩浩西去。沿途常有猎户从茫茫林海飞出，向着这支快步疾走的皮甲大军“噢嗬——”长喊，在路边堆下几只猎物，又带着猎犬飞进了无边无际的山林。虽是茫茫雪原寒风呼啸，这支火红色大军却是健步如飞，速度快得惊人，第三日刚过，已越过了辽西郡。

乐毅练成的这支新军，最大特点是“轻锐劲健”四个字。

燕国有燕国情势，若照着中原战国那般铺排，再过十年，燕国也未必能够练成新军。这国情，一是穷，二是寒，三是缺铁。尤其这最后一条，是燕国成军的致命伤。纵是你出得起高价重金吸引商旅，大肆收买铁料，别国官府也不会教如此巨额铁料出境。战国新军之所以新，全在一个“铁”字。全部装备都是铁制：铁兵器、铁甲胄、铁马具、铁器械。总之，无铁不成军。唯其如此，天下才将战国新军呼之为“铁军”。燕国乏铁，却硬是要练成二十万新铁军，自然只能在铁器之外开辟天地了。带着一班军吏，乐毅细致地盘清了燕国府库的全部存铁，充其量也只打造得七八成兵器。一番思虑，乐毅下令：铁料只打造兵器，甲胄马具器械等全部另谋出路。另在何处？在皮革木材之上。这两样物事恰恰是燕国出产最丰，用之于军，竟是奇妙地大获成功！



皮甲胄穿着示意图



皮甲甲身展开复原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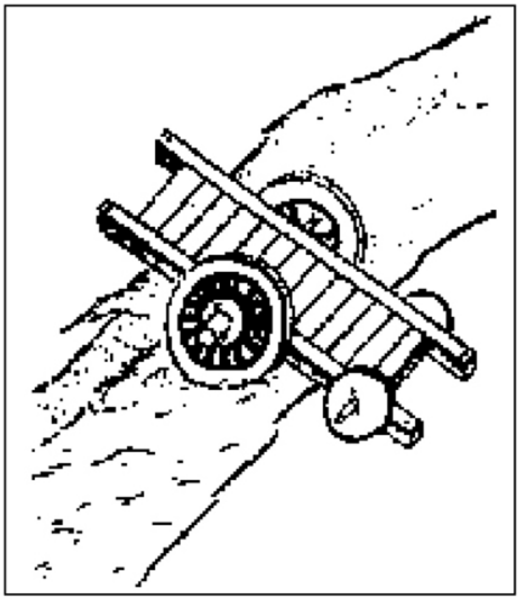
第一是这铜钉皮甲胄。上古战神蚩尤，用整块兽皮裹身包头，战阵不怕刀斧，部族仿效而流布天下，于是有了甲胄。后来渐渐演变成铜甲、铁甲，作为甲胄鼻祖的皮甲反倒是渐渐少了。目下的中原战国，人人一身铁甲胄乃是步骑新军之标志，否则便不是新军。

乐毅的办法是：大量买入猎户皮革，猎户子弟带大张兽皮从军者，立即给予赏赐；同时在军中设立皮坊，工匠们自己制皮，自己裁缝，皮盔甲再钉上铜钉，一身皮甲胄便制成了。一经上身，轻便坚韧，竟比铁甲铁胄利落了许多。那时候，一身全副铁甲胄的重量大体都在八十斤左右，重甲更在百斤之上，猛则猛矣，却实在太过沉重。以致到了后世的宋代，限制铁甲打造必须在五十斤之内。但燕军这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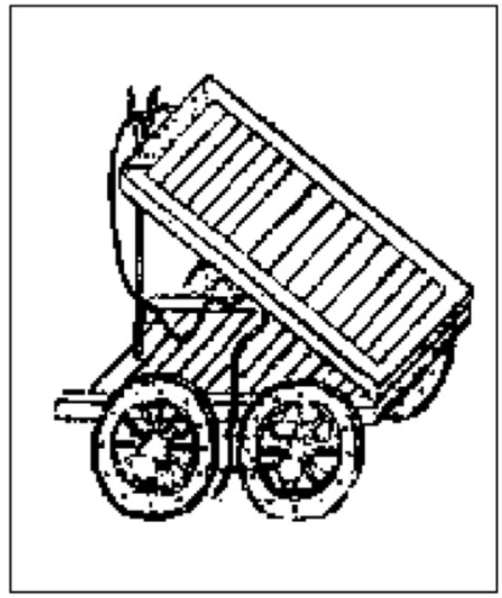
身皮甲皮胄加战靴，最重也不超过三十斤，对于身高力大的辽东子弟，丝毫不显累赘，弯腰屈背蹲踞起立伸展自如，连“甲胄在身，不能全礼”这句老话也显得多余了。甲胄成功，马具也照例办理。中原铁骑，马身必有铁包皮披甲。燕国新军的战马披甲，则是两重皮革外钉铜钉，既厚实顽韧又轻便异常，战马负重大大减轻。

第二是木制大型器械。军中大型器械，自来以铜材铁材为主料。秦国新军的大型攻城器械，几乎全数铁制。如此气象，燕国自然无法企及。乐毅的弥补之法，是遴选上好坚实木材，制作大批必备的攻城器械，主要是三种：壕桥、撞车与云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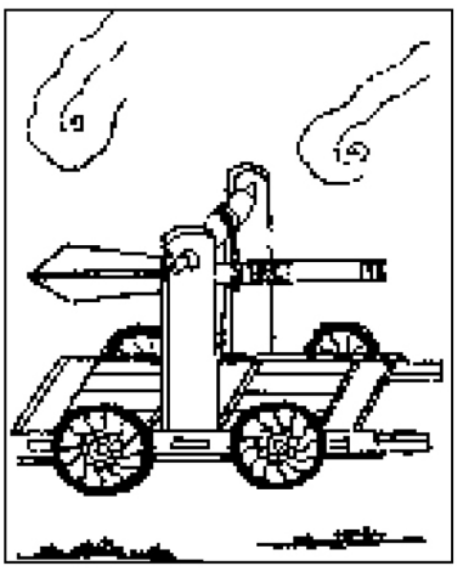
壕桥者，越过壕沟之桥也。《六韬·虎韬·必出》篇载：“太公曰：大水、广堑、深坑，敌人所不守，或能守之，其卒必寡。若此者，以飞桥、飞江、转关与天潢以济吾师。”这里的飞桥，说的便是壕桥。商周时壕桥已经出现。及至战国，壕桥已经发展成为折叠式，下装两只或四只大轮，宽约一丈五尺，可八具并列，总宽达十二丈，万千军士可冲锋过桥。中原大军的壕桥，都是铁轮铁板，一具壕桥用铁千斤之上！如此耗费铁料，燕国如何消受得起。乐毅与工匠们会商，像打造牛车车厢一般打造壕桥：桥轮与轴柱用硬如精铁的青檀木，桥身用清一色的红松木，板厚一尺六寸。如此木制壕桥更有一样好处，折叠轻便，行军利落，四个军士便可拉走。打造成八具后连排试用，大军连踩一月，一样毫发无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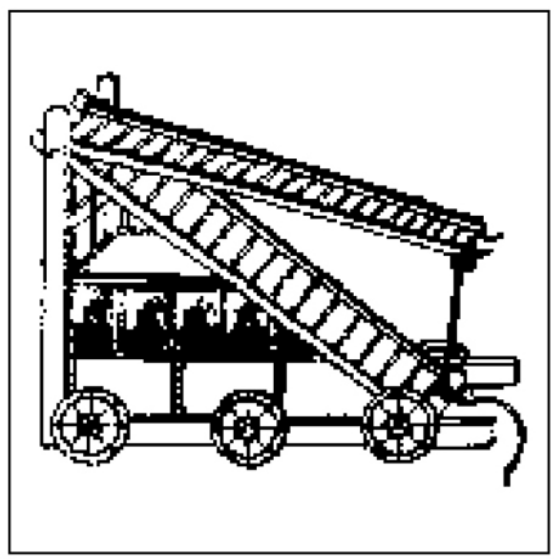
两轮折叠壕桥实用展开图



四轮折叠壕桥行军图



攻击城门之撞车图（铁矛撞头）



大型两级云梯行军图

撞车者，撞击城门之重车也。撞车车架粗大坚固，底部安装四只大轮，推进轻便，在车架顶部的横梁上用绳索悬挂一个巨大的撞杆，撞杆前部安装巨大的撞头，后部绳孔可延伸出数十条粗麻绳。冲近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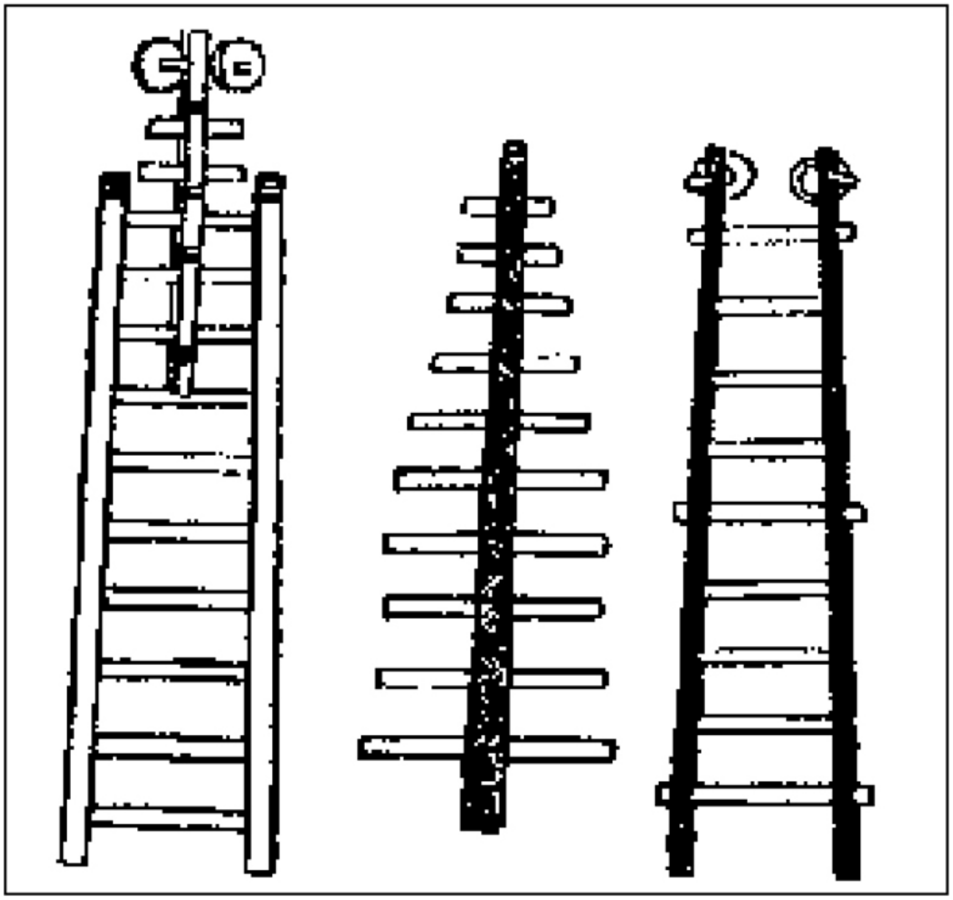
门，车体四角用大木桩固定，数十兵士横开两列，拉动撞头后部麻绳向后荡开，再合力拽绳向前猛进撞击。若是小城门，往往是十余次便被撞裂，威力实在令人瞠目。撞车最难制作的核心部件，是威力巨大的撞头。中原强国如秦魏齐，撞头都是铁制，形如巨大的矛头，重量大体都在五六百斤左右，安装在粗大的圆木撞杆上，猛撞猛刺，寻常木料城门委实不堪一击。燕国缺铁，便用合抱松木做撞杆，用极为坚硬的岩石打磨成巨大的锤头形撞头（岩石太尖容易摧折），重量却比铁矛撞头加大一倍。一经试用，威力惊人。纵然铁皮包裹厚达一尺余的坚固城门，两车并撞，也能在三十撞之内轰然洞开。

云梯者，登高爬城之具也。自从有了城堡，便有了爬上城堡的云梯。《诗·大雅·皇矣》篇最早记载了云梯：

原诗	大意
帝谓文王	天帝垂训文王
询尔仇方	谁是你的盟邦
同尔兄弟	你们要像兄弟一样
以尔钩援	用你们的爬城飞钩
与尔临冲	用你们的临车冲车
以伐崇墉	去猛攻崇国都城

这“钩援”，是梯头带钩的长大木梯——钩住城头，士兵攀缘飞上。西周兵书《六韬》叫做飞梯、云梯。云梯的原始形制很简单，就是寻常木梯加长加宽，再带上能扒稳城砖或城头的铜钩铁钩而已。这种简单云梯一直延续到清朝末期，仍然在军中使用。但是，到了春秋末期，著名工师公输般在楚国发明了一种大型云梯——底部安装四只

大轮，梯身分做两节折叠，梯身下有隐藏士兵的暗厢，攻城时梯身伸展可达五到八丈。这种云梯宽大坚固，可供大队军兵连续爬城，威力惊人。战国初期，几个中原强国都有了这种大型云梯。



三种简单云梯（飞梯）

然则，大型云梯在诸多关键部位都要用铁料。底轮、大轴、立柱、梯框等，非铁不足以坚固其身。如此大量用铁，燕国显然难以打造，纵然造得一两部也不会起多大作用。根本原因，在于爬城攻击的要害是大量云梯密集靠上城墙，一部两部甚或十几部，都不会产生大军猛攻所必需的密度威力。几经会商揣摩，乐毅断然下令：只大批打造简单的竹制木制飞梯，达到步军每百人一梯；梯头的轮子或钩爪，尽可能地选用坚韧木料或竹料。半年之内，军营竹木坊打造出一千多架各种形制的飞梯，十万步军精神大振。有了如此三种器械，便具备

了攻城的三种必须手段：壕桥过壕沟与护城河，撞车冲撞城门，云梯爬城，新军才成为战法较为完备之大军，否则便不是成型之“全军”。

但是，若与齐国大军的器械相比，燕军这三种大型器械便逊色多了。从此看去，燕国出兵显得有些贸然。然则，大战之胜败历来不仅仅在装备器械。乐毅心中很是清楚，攻齐大战之根本，不在一城一地的攻坚争夺，而在大军野战；只要一举歼灭齐军野战主力，几十座城池大体会成为不设防的财货府库，即或没有大型器械，也是唾手可得。先野战而后取城，谓之野战夺城。这是秦国大将白起开创的最新战法。此时白起已经出战九次，每战必斩敌首十万以上，必拔城数十座，将野战夺城之法展示得淋漓尽致。若是老战法一城一城打去，断无秋风扫落叶之威。不管别国将军是否注意到了白起新战法之精髓，反正乐毅是早早便盯着白起战法揣摩了。

白起做得到，乐毅做不到么？

四　我车既攻　我马既同

大军抵达易水，正是二月初旬。

虽说还是春寒料峭，但对冰天雪地长大的辽东子弟来说，已经是暖和得不得了的天气了。军营中到处嚷嚷着“好野（热）！好野（热）！”“到了齐国，不得野（热）个蒸鸭子！”乐毅便下令全军休整，半月之后进军南皮(注)与联军会师。这正是乐毅用兵之明澈处：

旬日之内兼程进入易水休整，让将士们逐步习惯中原的“野（热）春”，保得大军入齐有充盈战力。

倏忽之间，春暖冰消。

在耕牛遍野的时节，四国大军相继开到了南皮周围百里之地。

赵军最先开到，步骑两军六万，领兵大将赵庄。大军驻定，赵庄带着赵王特使，飞车来见乐毅。特使宣读赵王诏书：赐乐毅兼领赵国丞相，合力诛灭暴齐。

战国以来，赵国与燕国是两个摩擦不断的老对手。其中根本，是老燕国对这个取代老晋国而暴发立国的南邻横竖看不顺眼，但有机会，便在后边抽冷子来一下。加上西面的中山国也经常抽冷子偷袭，赵国分外头疼。赵国军力强大，历来对燕国中山国不屑一顾，然则要吞灭燕国以绝后患，却也实在力有不逮。更有一点，赵国从来都是志在中原，实在不想与这两个老穷邻纠缠。自苏秦合纵，燕国君臣总算渐渐明白了，赵国是抵抗中原风暴的南长城，与赵国为敌并非上策。与齐国结仇之后，燕国更是不想与赵国长期龃龉了。赵国也深知，燕国对齐国是山海血仇，支持燕国对抗强齐，既能削弱争霸对手，又能消弭燕国这只老黄雀后患。如此一石二鸟，赵国自然是第一个响应燕国合纵攻齐。非但出兵，赵王还要效法苏秦合纵之成例，赐乐毅赵国相印，足见此心之诚也。说起来，乐毅在燕国还不是丞相，却要兼领赵国丞相，这在战国实在也是第一遭。

乐毅拜领相印之时，赵国特使凑近低声道：“赵王叮嘱：将军但有不测，赵国便是一窟。”乐毅一怔，旋即接手相印哈哈大笑：“多谢赵王信得乐毅也。”帐中将士自然都以为这是乐毅拜谢相印，谁也不会想到，这片刻之间竟埋下了日后燕赵无穷纠缠的种子。

第二路开到的是魏国，大军八万，领兵大将新垣衍。

要从根子上说，魏国对齐国的仇恨比燕国有过之而无不及。魏国霸主地位的衰落，直接起因于对齐国的两次大败——桂陵之战与马陵之战。自魏文侯到魏武侯直至魏惠王前期，魏国积两代半之长期努力积累的强大战力，在这两次大败中轰然崩溃。其后又在合纵抗秦中被秦国袭击了敖仓，巨大的粮食财货储备，被大火洪水一扫而空。再次追随齐国抗秦复仇，又被齐国狠狠地闪了个嘴啃泥。齐国非但背着盟

国联军私自吞灭了宋国，而且在秦国大军潮水般杀来时，丢下联军秘密逃出了战场。凡此等等，魏国朝野无不对齐国咬牙切齿。正欲对齐国复仇，偏偏老对头秦国又大举攻占河内，使魏国又一次遭受重创。在一东一西两个老冤家的夹击下，魏国由八面威风的中原霸主，变成了败仗最多、失地最多、衰落最快、目下又最憋气的夕阳大国。单独出战，既不敢对秦，也不敢对齐。窝囊得几年，襄王魏嗣竟是活活给憋闷死了。太子魏遬即位，这便是魏昭王。遬者，蹙蹙之局促不安也。这个魏昭王如同他的名字，即位后整日愁眉苦脸，闷头思虑如何复仇如何再度恢复霸业。此次燕国合纵攻齐，魏昭王大是振作，与丞相魏齐一商议，立即拍案决断，派出八万主力大军参战，统帅则是对齐国恨得咬牙切齿的新垣衍。

乐毅听新垣衍一报军力，心中便是一沉。魏王当初只答应出兵五万，而今却是八万，完全打破了魏国合纵出兵不逾六万的定规，分明是想在此战大得利市，以振朝野萎靡之气。思忖之间乐毅慨然拍案：“魏王如此果决，联军定然教魏国遂心了。”新垣衍颇显神秘地凑近了帅案：“上将军本是魏人，若对魏国特加照拂，魏王定当厚报。”

乐毅哈哈大笑：“魏国是襁褓小儿么？文侯武侯开国创业，靠谁个照拂？”

“也是也是。”新垣衍尴尬地笑笑，“毕竟父母之邦，总归上将军不会吃亏也。”

乐毅眼睛一亮：“魏王究竟要甚？说明白。”

“老宋国。”新垣衍压低了声音，“不能教秦国吞了宋国。”

“禀报上将军，”正在此时，中军司马大步进帐，“秦韩两军到！”

乐毅迎出帐外，只见四员大将赳赳而来，头前两将黑色铁甲一齐拱手：“秦军主将胡伤、副将斯离，参见上将军！”后行两将红衣红甲，也是拱手一礼：“韩军主将韩举、副将暴鸢，参见上将军！”答礼完毕，乐毅请四将进帐汇聚军情。

秦国五万人马全数铁骑，主将胡伤与副将斯离都是秦军的赫赫猛将。乐毅事先心中有底，自是放心不问。韩国虽然大衰，却也派出了五万步骑，这却是乐毅没有料到的。若按照当年合纵抗秦的惯例，韩国每次都只是两三万人马，这次攻齐却是五万，分明也是大有所图。乐毅心下明白，也不多说，只吩咐中军司马传来燕军大将秦开、骑劫，立即与四国将军会商进军方略。便在此时，突闻帐外马蹄声疾，前军斥候急报：楚军十万北上救援齐国，已经抵达巨野泽[注]南岸！

“鸟！定是鲁仲连撺掇捏合！”新垣衍狠狠骂了一句。

“何人为将？”乐毅不动声色。

“上柱国淖齿！”

“好，随探随报。”乐毅转身道，“楚军北来，我自有处置，目下但会商破齐之策。”诸将第一次会聚，自然要先从各军战力说起。乐毅深知，联军之难，难在“合众”二字。当年六国合纵抗秦，每次都出人意料地惨败，一个重要的原因，便是联军诸将歧见百出而无法统属于一。若得不重蹈覆辙，便要敬重这些“部将”。最要紧处，是耐心听每个将领说出自己的谋略来，从中仔细揣摩其言外之意，甚至是国君的秘密授命。如此做法，自然是耗时费力。然则乐毅宁肯在此时费力，也不愿在战场掣肘费力。及至议出了大体方略，已经是日落西山了。于是，一场接风大宴在中军大帐摆开，直到刁斗打了三更，将军们才在一片笑声中辞别回营去了。

“备马。”乐毅望着将军们远去的背影，转身一声命令。

秦开笑道："军营如常，我去巡查。"

"不。我要去楚军大营，你在中军等我。"乐毅低声对秦开耳语了一句。

"这如何使得？"秦开大惊，"楚军为敌，上将军不能涉险！"

"明日午时我便回来。"一言落点，乐毅已经飞身上马，带着三骑风驰电掣般去了。

辽东调兵之前，乐毅已接到燕国商人秘密义报：鲁仲连再下寿郢(注)，联合春申君说动楚王，楚国答应与齐国结盟。刚到辽东，乐毅又接到临淄秘密斥候急报：楚国特使淖齿会见齐王田地，提出援助齐国抗衡五国合纵，但却要在战后分得旧宋一半土地并琅邪(注)郡南部；齐王大怒，将淖齿乱棒打出。到此为止，齐楚联盟便该当散伙了，如何楚国突然又发兵北上？更令人不可思议处在于：乐毅当初秘密合纵六国时，答应了旧宋全部归于楚国，新君芈横与老令尹昭雎，也都欣然允诺加盟攻齐。后来鲁仲连说动楚国与齐国结盟，是旧宋之外再加了琅邪郡大半，丢失旧都并南郡三十余城而急于有所作为的楚国君臣，在此时背弃与燕国合纵之盟，尚算有个由头。可是，在齐湣王拒绝楚国条件并粗暴凌辱淖齿后，楚国仍然发兵救援，就悖逆得令人咋舌了。

非常之事，必有非常之因。

一番思虑揣摩，乐毅终是理清了这团乱麻。

楚齐两大国，又是一对生死纠缠的老对手。整个春秋三百余年，楚吴越三国要北上中原称霸，对手便是两个，一个晋国，一个齐国。战国之世，情势为之一变：楚并吴越而田氏代齐，囊括吴越后的大楚国与新齐国接壤千余里（原先是吴越两国与齐国接壤），两个大国骤

然正面相撞了。秦国崛起之前，楚国与齐国大战小战不断，既有边界争夺，又有对薛鲁宋邹等小国的争夺，数十年之间相互视若仇雠。秦国崛起，六国合纵抗秦，楚齐之间相对缓和了下来。后来齐国日益强大，楚国却萎靡不振，既面临魏国在淮北的压力，更面临秦国在江汉地带的压力，于是只有与强大的齐国结盟修好以抗衡秦魏。作为齐国，也需要楚国大力牵制秦国魏国，从而削弱自己西进争霸的阻力。两厢各有需求，自是一拍即合，楚齐两国便结成了稳定同盟，虽然还是小龃龉不断，却也从来没有发生过三晋（魏赵韩）之间的那般大血战。齐国权臣孟尝君与楚国权臣春申君之间的私人情谊，更是天下皆知。秦国白起大军攻破郢都后，楚怀王仓皇北迁，将太子芈横派到齐国做了人质。颟顸昏聩的楚怀王此时却是清醒：楚国动荡不宁，权臣虎视眈眈，太子入齐做人质，一则可保护太子在即位前平安无事，二则可保秦国攻楚时齐国出兵救援。

冥冥之中仿佛有得定数。芈横刚刚做了人质，楚怀王便在秦国做了阶下囚。楚国朝野大为震惊，老令尹昭雎、春申君黄歇皆与太子交好，一致主张立即迎回太子即位。特使到了临淄，齐湣王却拿不定主意，召集朝臣商议。上大夫触子抢先道：“此乃大好时机也！我王当扣留芈横，逼迫楚国以淮北沃野三百里交换。”

“此言大谬也！”孟尝君大是不悦，“若楚国不受要挟，另立新王，齐国徒然落得一个无用人质。非但两国反目成仇，齐国也落得背弃盟邦不仁不义之恶名，谈何大好时机？”

触子深得齐湣王信任，素来不将已经失势的孟尝君放在眼里，针锋相对道：“孟尝君大谬也！若郢都另立新王，齐国便与新王立约：割淮北之地，我便杀了芈横，消除新王后患。若新王不识大体，我便与秦国结盟，拥戴芈横回楚即位，驱逐这个新王！”

“秦国是你手中玩物了？”孟尝君冷冷一笑，“大邦之盟如此儿戏，齐国有何面目立于天下！”铁青着脸色不再说话。

“孟尝君言之有理。”骄横狂暴的齐湣王破天荒地赞同了孟尝君，接下来的话却教孟尝君啼笑皆非，“送回芈横，不战而控楚，无异得地千万里也，岂是区区三百里可以比拟？”转身下令宣来芈横，要这个楚国储君当场立下血盟：终身以齐国为“父邦”，以齐湣王为“王父”，年年纳贡，自称“臣下”。也是事有蹊跷，刚烈血性的芈横，听完后二话不说，一剑剁下右手食指，在白绢上写下了令齐国大臣们瞠目结舌的血誓，双手恭恭敬敬地呈给了齐湣王。

“孺子可教也！”齐湣王哈哈大笑，“自今日起，芈横是田横，本王的大儿子。”

芈横毫无颜色，反倒深深一躬：“儿臣田横，参见父王。”举殿大笑，齐呼万岁不止。孟尝君却骤然一身鸡皮疙瘩，不由自主地打了个冷战。

这个芈横，便是当今的楚倾襄王。燕国君臣都说，楚人有奴性，不要楚国加盟也罢。上大夫剧辛更是大笑嘲讽：“唯有如此一个楚王，方做得出此等‘忠孝仁义’之举，当真国奴也！”乐毅虽然没有与剧辛当殿争辩，却始终不相信这个芈横会甘当齐湣王国奴。合纵之时，乐毅曾经与楚倾襄王密谈过整整三个时辰，但说到中兴大楚，年轻的芈横那深沉忧郁的目光顿时两团烈火，每每将嘴唇咬得出血。乐毅一眼认定：芈横极有城府，此人可失之于阴鸷，绝不会失之于奴性。然则，这毕竟是一己之评判，邦交行径赫然摆在那里，仅靠昔日评判是不能作为应对根基的，必须真实摸清，楚军之图谋究竟何在？

这便是乐毅星夜来见淖齿的因由所在。

楚国大军驻扎在巨野泽南岸，依山傍水连绵展开方圆三十余里，除了时而飘来的隐隐号角，营地一片整肃寂静。在兵家眼里，这分明一支劲旅。齐军未曾出动，楚国便先有十万精兵驻屯边境准备救援，

实在是蹊跷不合常理。然则，正是这种不合常理，乐毅的心倒是轻松起来。

“请禀报淖齿将军：燕山老友求见。”乐毅下马，从容走近幕府大帐。

不消片刻，一阵沉重急促的脚步声在兀自嘟哝中砸出帐门：“荒山野水，哪来的燕山老友？像谁，还非得本将军出来？”突然之间嘟哝声顿住了，接着一声长长地惊呼，“噫呀呀呀！大胡子么？快快快，快进了！”

乐毅哈哈大笑：“大胡子有你大了？吃饭都得用夹子。”

“不消说得，一对胡子兄弟。”淖齿的嘎嘎笑声活像刺耳的老鸹。

进得大帐，淖齿立即从帅案后边的大铁钩子上拿下一个鼓鼓囊囊的皮袋道：“春寒忒个冷，来，先灌他一通了。”乐毅笑道：“你这军帐倒是洒脱，还能饮酒，好，灌一通。”说罢接过酒囊咕咚咚一阵大饮，放下酒囊已满脸涨红。淖齿不禁一阵大笑：“你呀，酒量还是不见长。我这酒将军是出了名的，楚王特许日每三袋，只是太少。”啧啧啧，乐毅一声感叹：“三袋十斤酒还少？当真上蔡酒徒也。”淖齿又是一阵大笑，汩汩饮干了酒囊剩余一半，长满黑毛的大手在嘴边一抹一甩：“行伍老卒没虚话，乐兄夜半赶来何事？只实打实说！”乐毅悠然一笑道：“只要讨你个实打实，不许打圈子。”

淖齿啪地一拍长案：“谁个打圈子，出帐陷马坑！”

“人说淖齿猛火油，没错。”乐毅笑过一句，突然压低了声音，“楚军当真要救援齐国？”淖齿嘎嘎大笑：“怪哉怪哉！大军出动还得有真假，糟蹋粮草么？”乐毅冷冷一笑：“这便是行伍老卒实打实么？我只一句：楚若他图，燕助一臂之力，若真心救齐，乐毅当即告辞。”说罢

站起身来要走。“你个乐兄，”淖齿一把扯住乐毅，“酒话莫当真。你只说，真救如何？假救又如何？”乐毅转身一笑：“真救，战场见。假救么，你得先说想吞多大一坨，我得点点府库存货。”

“嘿嘿，痛快！”淖齿晃着酒囊向帐口大喝一声，“帐外千长，不许任何人进帐！”只听帐外嗨的一声，淖齿转身低声道，“老宋加琅邪如何？”乐毅思忖片刻道：“老宋却难，淮北五百里加琅邪，如何？”淖齿兀自嘟哝着：“老宋三百里，淮北五百里，大是大些，却没老宋那般富庶。”乐毅揶揄笑道：“亏了你还是上柱国。老宋是富庶，可与你接壤么？一块飞地，楚国守得住么？”淖齿恍然拍掌：“对！是这个理，楚王想来也能受得。”乐毅笑道：“莫担心，楚王比你我精明。”

“那是！”淖齿一脸钦佩，“若非楚王励精图治，能有这十万精兵？”乐毅目光炯炯地看着言犹未尽的淖齿，一脸肃然道：“你有无秘密使命？大军协同，可不得二心掣肘。”

“哪里话来？”淖齿又是嘎嘎大笑，“我只一句：楚王之命与打仗无关。”

乐毅笑道：“只要打仗不掣肘，余事不消问。来，说说这仗如何打法？你要钉在哪里？”

就着淖齿帅案的一幅羊皮图，两人直说了一个时辰。五更时分，大风刮得一片啸叫。淖齿要乐毅睡两个时辰再走。乐毅笑道：“顾得睡觉么，我得走。”淖齿瞄一眼帐外猎猎翻卷的大纛旗道：“好在顺风，我不留你了。”乐毅一声告辞，大步出帐飞身上马去了。

堪堪午时，乐毅赶回了漳水大营，先吩咐中军司马派出快马军吏，传令四国大将申时来幕府议事，然后就着大案，边吃冷饭边给匆匆赶来的秦开叙说经过。秦开听罢兴奋得连连拍案：“好好好，去了一大块心病！目下我守住幕府，无论如何，上将军得歇息一个时辰。”

乐毅道："夜来再歇不迟。四大将到来之前，要画好五幅进兵图。"秦开惊讶道："打仗只凭将令行事，画图岂非蛇足？"乐毅摇头道："联军多将，要立约立信，免得战场自行其是，日后也会少了诸多厮烦，少不得。"秦开道："你只说路径，我看着军务司马画。"乐毅又是摇摇头："此事关涉甚多，还是我自动手。你只督察大军备战，那才是头等大事。"

"与上将军打仗，长学问也！"秦开喟然一叹，匆匆去了。

秦开一走，乐毅进了幕府起居间。幕府者，大军主将营帐也。究其实，是临时夯起几道土墙，用大木隔开成一个大厅与几个房间，顶部覆盖牛皮大帐，形同府邸一般。大厅是大将发号施令的聚将场所，周围是军务司马们处置日常军务的房间，视大军规模可多可少。聚将厅后是主将的起居室，即通常说的后帐。(注)乐毅的幕府起居室小而简朴，没有专门侍奉起居的军仆或侍女，只有一张军榻、一只甲胄木箱、一副剑架、一个三尺深的硕大木盆与两只盛满清水的大桶。进了起居室，乐毅卸去了一身皮甲胄，提起木桶向自己赤裸裸的身子猛浇了一通。冷水一冲，疲惫之气顿时消失，擦干身子换上一身干爽布衣，乐毅精神大振，立即到隔间军令室拿出五张大羊皮纸，埋头画起图来。

出身名将世家，乐毅自幼熟读兵书通晓文案。十五岁时，他曾别出心裁地将历代大战绘成了一本图谱，族中老军旅们无不啧啧称奇。这次联军攻齐，是燕国长期筹划的雪耻大战，成败关乎燕国兴亡，实在是国命系于一战，丝毫大意不得。鉴于战国以来合纵联军从无胜战的痛心教训，乐毅给自己定下了十六字规矩——敬将纳言，衡平战利，有分有合，进军立约。

敬将纳言，是基于以往联军统帅的颐指气使而不孚众望说的，是诸将同心的重要一环，看似表面文章，在讲究实力大小的联军中，实

在是极难做到。衡平战利，是对本战可能得到的利市要公平分配，更要尽可能地立即兑现，这是联军要害所在。有分有合，则是联军战法准则：各军统为一战（合），但又有各自的进攻路线（分），既可明白显示各军战果，又不至于发生大的混乱与内讧。正是基于这样一个战法，才有了最后的"进军立约"。

进军立约，是乐毅统帅联军的独特方略。事先将各军的进攻路径画成图式，图下具名盖印以为凭信。如此一来，各军从不同路径独立攻齐，既可免争相抢夺肥地富城，又可免失利之时争相夺路。更要紧者，是战后对各国朝野能有个明白交代。毕竟，既往的六国合纵，每次战后都吵得不可开交，使盟邦反目成仇，其中因由之一，便是对战场与战果都有自己的一套说法。

画好五张进军图，四国大将也陆续飞骑赶到了。乐毅没有使用升帐发令的军中仪式，而是请诸将入座案前，自己先将此战方略说了一遍，末了只是一句话："会战先灭齐军主力，再五路进兵深入齐地。"魏赵韩三将均无异议，唯独秦国主将胡伤问道："楚国十万大军进驻巨野泽，联军深入之时，楚军若在侧后袭击，上将军如何应对？"乐毅笑道："楚军之事，诸将毋忧。燕军方位在南，正好为全军掩护，诸位全力赴战便了。"胡伤慨然拱手："白起上将军有令：但以乐毅上将军军令是从！末将再无异议。"

"好！"乐毅拿出了五张图，"这是会战之后的五国进军路径图，诸位先看。若有异议，再行商讨。若无异议，各自具名盖印，以为凭信。"

"上将军真信人也！"魏国主将新垣衍一瞄图线，看自己大军正指向老宋国，顿时笑着赞叹了一句。

"好！便是这般！"赵庄也慨然拍案。会战之后，赵军是夺取齐国大河西岸的河间地区。此地正与赵国接壤，原本便是赵国长期觊觎的

肥美之地，自然没有二话。

韩国兵力最弱，辅助魏国一起夺宋，战后分给韩国两县之地。韩国主将韩举也是拍案赞同。秦国原本说好不分地利财货，会战后自然班师回秦。胡伤看完图哈哈大笑一阵，突然黑着脸道：“上将军公心可鉴，谁个不服，秦军找他说话！”

“利害交关，不敢言公。”乐毅摇摇手笑道，“诸位有话但说。”

“并无异议！”四位主将异口同声。

“好！”乐毅拍案高声道，“上笔墨，具名盖印！”

四员主将各自将腰间大带凸起的一个皮盒打开，抠出一方铜印或玉印，在燕国军吏捧来的朱砂印泥盘里一沾，结结实实摁在了各自的进军图上，再提起铜管大笔郑重地写下自己名字，一一交给了乐毅。乐毅对中军司马一声吩咐，上印。中军司马便将乐毅的“燕国上将军乐”的阳文大印一一盖在进军图上。乐毅提笔在已经上印的图上工整地写下“乐毅”两个大字。如此妥当，中军司马再将进军图一一发到了五位主将手中。正在此时，幕府外马蹄如雨，随着一声“军情急报——”的宣呼，风尘仆仆的斥候已经大步冲了进来，“禀报上将军，齐国四十万大军已经抵达济水西岸，声言灭我联军于济西！”

“主将何人？”

“上大夫触子擢升上将军，统帅大军！”

“触子，何许人也？”几位大将几乎是异口同声地问了一句。

乐毅笑道：“这个触子，原本是上将军田轸的中军司马，因筹划王宫校武有功，深得齐王田地宠信，先一举擢升上大夫，不想这次竟做了上将军。”

“鸟！如此宵小之辈，酒囊饭袋无疑。”秦将胡伤轻蔑之极地骂了一句。

“不可大意。”乐毅正色道，“此人久在军旅，经历过几次联军合纵，也单独打过几场小仗，颇有谋划，诸位断不可存轻敌之心。”

“嗨！”将军们心下敬服，齐齐一吼。

乐毅走到帅案前拔出一支令箭肃然道：“五军一令：今夜整军，明晨向济西开进！两日之后，依照进军图，各军在聊城注以东山塬扎营待命！”

次日清晨，五国大军共四十四万，从漳水南岸浩浩荡荡地向济水进发了。一路不疾不徐，井然有序地常行推进。进入齐国境内，却突然兼程疾进，号角动地烟尘弥漫，声势大是惊人。不需齐军斥候，便是齐国百姓庶民，也是连声惊呼着给大军报信去了。

五　整我六师　如雷如霆

齐国西部，有一道滔滔大水做了天险屏障，这是赫赫大名的济水。

春秋以来，天下以独立入海的河、江、淮、济为四大名水。四大名水之中，济水最短，却有两源，一出魏国王屋山，一出赵国恒山注，东流至河外山地，两源合为一水，便叫做济水。济者，齐也，两水归一曰“齐”，因而得名济水。春秋之世，济水东西横贯晋燕齐三国，晋国在上游中游的西北岸，燕国在下游的西北岸，齐国在中下游的东南岸。到了战国，济水成了魏齐两国之河，而以齐国得济水之利最多。数十年来，济水西岸燕赵两国的土地各有百余里都被齐国夺取，济水几乎成了齐国的内河。济水河道宽阔，水量丰沛湍急，横贯齐国西部，自然成了一道天堑屏障。战国之世，举凡齐国出兵大战，战场

十有八九都在济水西岸。最著名者，是大败魏国的桂陵、马陵两次大战。

五国联军大举开来济西，齐湣王哈哈大笑：“天意也！本王正欲灭燕，尔竟送上门来！”没有片刻犹疑，立即擢升触子为上将军，出动大军四十万开赴济西。触子请教作战方略，齐湣王只大手一挥：“济西，我大齐百战百胜之福地也，放开手脚打！只此一战，大齐便要压倒秦国！”触子熟知齐湣王禀性，虽然心中不踏实，却只慷慨高声道：“天佑我王！臣定教五国兵马有来无回！”

大军出了临淄，触子忐忑不安了。

自从孟尝君第二次被罢相，上将军田轸也被视做“孟党”被罢黜，触子成了齐湣王的知兵宠臣。做上将军自是好事，但要临阵打仗，触子却是一百个不愿意。自己做了二十多年中军司马(注)，曾跟随几任上将军经过了大小战场五十余次，除了没有领军上阵搏杀过，对军旅事务熟得不能再熟。谈兵论战，讲说战场轶闻、列国军情、兵家掌故，触子从来都是滔滔不绝如数家珍。正是因了这个寻常人等难以具备的长处，加之机变灵巧善于应对，触子自然被齐湣王大加赞赏。

一次，齐湣王问田轸：“河外之战，白起如何打法，竟能以二三十万人马胜我六十万大军？”田轸素来只知猛打猛冲，做上将军也只是唯孟尝君之命是从，从来不揣摩战法，一时竟是张口结舌。“滥竽一支！”齐湣王勃然大怒，立即便要乱棍打杀田轸。已经做了王城校军令的触子情急大喊：“末将知晓！末将说给我王！”齐湣王喜怒无常，当即哈哈大笑：“好！说好了重赏！要还是滥竽充数，一般打杀！”触子振作心神侃侃道来，一口气说了半个时辰，将白起的用兵路数以及联军应对的诸般缺失，条分缕析地说了个透亮，连当时在座的几员大将都钦佩不止。齐湣王极是聪敏，一口气又问了十几处要害，间不容发，触子应对得当无一错讹。齐湣王当即拍案激赏：“大将才也！触子

擢升上大夫，主理军政要务。”在齐国，这主理军政要务的上大夫，相当于秦国的国尉，一应大军后勤与边防要塞之后援，均在上大夫权力之内，是仅次于上将军的重职。虽则骤然擢升六级，触子却做得很是不差。这种邦国军政事务，无非是扩展了的大军事务而已，有何难哉！

然则，做上将军统率战事，却大大不然。

当初接到燕军开赴漳水的斥候急报，齐湣王召来大将会商，触子还振振有词地当殿陈述了一则谋划，叫做两路进击：第一路，四十万大军济西迎战；第二路，二十万大军扼守济东，截杀逃窜残军。末了触子还慷慨一句：“以齐军战力，以我王国运，大齐霸业一战可成！”那时候，触子根本没有想到自己会做上将军。要说军旅善战将军，闭着眼也能在齐国数出十多个。要说堪为大将者，田氏王族便有三五个，如何能轮到触子这个新职上大夫？

可是，事事突兀出奇的齐湣王，偏偏就在当夜三更突然驾临触子府邸，学了一回圣王敬贤，郑重其事地捧着兵符印信长长一躬，拜他做了上将军。也是忒煞怪也，从大汗淋漓地接过兵符印信，触子便发懵了，心头像深秋的临淄，一团冰霜云雾飘飘荡荡，每个眼看便要冒出灵光的心窍都堵得严丝合缝。那天夜里，他在书房木呆呆地看着兵符印信两个黄澄澄的大铜匣，硬是思谋不出一个战法。及至次日走进中军幕府，竟连二十六员大将各自辖兵多少都想不起来了。那一刻，触子惊出了一身冷汗。

也是那一刻，触子猛然悟到自己根本不是主将之才，最好的归宿，便是辞去上将军仍然做上大夫了事。可是能辞么？以齐湣王暴烈无常的禀性，定然是痛骂他怯敌畏阵，然后将他丢进鲨鱼海蛟出没的成山角(注)海井！

“但看天意了。”长叹一声，触子还是率领四十万大军上路了。老巫师都说齐王是“天命神蛟，当兴国运”。若真有天意，又岂在谁个本领高下？再说两军相当，四十万对四十四万，一对一，败又能败到哪里去了？最不济也能守住济西僵持半年一年，不使联军渡过济水，到那时再请求换将，至少不会被丢进万丈海井。如此一路思忖，触子渐渐缓过了心神。渡过济水，触子心田清明起来，往昔在中军幕府经历过的军务处置之法也纷纷清晰地涌上了心头，一时将令连发，将大军顺顺当当地驻扎了下来。

扎营方定，几员骑兵大将进帐激昂请战，在幕府聚将厅喊成一片：“上将军当立即出战！”“尽灭五国！成齐霸业！”

“齐王天命神蛟！我军一战大胜！”

“诸位少安毋躁。”触子板着脸，“后发制人，敌不动，我不动，此战只能如此打法。”

“如此打法，天命神蛟威风何在！”一个做过王宫护军尉的将军大是不服。

“对也！齐王命我等进入济西立即猛攻，上将军领了王命！”

“济西是齐军福地！只管打，包准大胜！”将军们立即跟着嚷嚷。

“诸位诸位，”触子嘭嘭敲着帅案，“神蛟归神蛟，打仗归打仗，要紧的是仗不能打败。打了败仗，谁个敢说是齐王要这样打的？啊！你敢？你敢？都不敢！又嚷嚷个甚来？诸位想清楚，打了败仗要掉头！不听王命而守胜，还有个‘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挡着，至多受罚。要哪个？掉头还是受罚！”

一番指点，大将们顿时蔫了下来。毕竟，触子是齐王宠信之人，还有谁比他更熟悉齐王禀性？连触子都打定了胜而受罚的主意，大将

们立功扬名的心思便在片刻之间烟消云散了。说到底，齐王的喜怒无常是朝野皆知的，有功未必赏，有过未必罚，赏罚全在喜怒随心之间，谁愿拿自己的性命去无端冒险?

“楚军已到巨野之南，既然此战艰难，何不联络楚军两面夹击？”沉默之中，一将提出了另一个主意。

“此言差矣！”触子一席话震慑了局面，不禁陡然振作，“我王业已拒绝楚国援兵，我等岂能擅自结盟？楚军北上，无非畏惧我大军战胜之后趁势南下灭楚而已。两军大战，楚军定作壁上观。战胜之后，那个淖齿便要向大齐称臣了，诸位以为然否？”

“上将军大是！”将军们终于服了触子，齐齐赞同了一声。于是，齐军大营安定了下来，只等五国联军发动而后出战了。

联军的幕府大帐空空荡荡。乐毅与大将们正在营外山头瞭望齐军营寨。

大河与济水之间横宽百余里，并肩向海奔流。两水之间没有高山峡谷，也没有苍莽林木，数百里地带只是连绵起伏的丘陵草原与疏疏落落的山林。中间多有小河流过，冲积出许多纵横交错的小盆地夹杂其中。粗看之下，似乎一览无余。仔细揣摩，却是平中隐奇，大有可供利用的地利。否则，当年的孙膑也不可能两次将伏击战场选在这里。眼下看去，齐军大营扎在对面十多里外的一片山塬之下，南北展开二十余里，后方是滔滔济水。联军大营在聊城以东的山塬地带展开，背后三十余里则是滚滚大河。

“鸟！齐军竟敢背水而战！”韩军副将暴鸢狠狠骂了一句。

“我军不是背水而战么？”乐毅笑道，“背水之地，亦死亦生，利害却也难说。诸位看了这齐军营地阵势，说说如何打法。”

“齐军这营地蹊跷。”秦军主将胡伤皱着眉头，“两大坨分开，中间隔开两三里，还各有马步军，是个甚讲究？”

“还当真！”赵军主将赵庄睁大了眼睛，“你不说我还真没留意，你等看出了么？”

几位将军摇摇头，暴鸢低声嘟哝了一句：“忒煞怪了！”

“这是齐国老病根了。”乐毅遥指齐军营地，“北营有将旗幕府，这是老军二十万。南营是新军二十万，这是齐王灭宋后新扩充的大军。说新，是成军在后，而不是军制之新。老军将领多是孟尝君旧部。新军将领却全部是齐王田地的亲信。两军素有嫌隙，这是第一次共同出战。触子幕府本该驻在新军，却驻了老军，这便大有文章。”

将军们听得直点头，新垣衍一拱手：“上将军如此熟悉齐军，我等佩服！”

“要打胜仗才算。”乐毅谦逊地一笑，“说，如何打了？”

“但听上将军调遣！”诸将异口同声。

“好！”乐毅手中长剑直指齐军营地，“齐老军战力强，留给燕军。齐新军马快兵器新，由四位联手攻灭，秦赵两军为主力，胡伤将军总调遣，如何？”

“秦军请与上将军啃硬骨头！”胡伤慨然拱手，一则是秦军确实想打硬仗，二则也是胡伤对与三晋携手总觉得别扭。

“不行。”乐毅摇摇手，“此次攻齐乃燕国复仇雪耻之大业，燕军自当血战齐军主力。诸位不能抢我这个功劳。”虽是面带微笑，说得却极为认真。

“嗨！”胡伤赳赳一应，“末将听凭调遣。”

“诸位，”乐毅拔剑在地上画了一个大圈，“我意，你等兵马可如此打法。”一阵低声叮嘱，末了笑道，“若敌情有变，诸位尽可变通行事。”

“上将军谋划得法，我等没有异议。”几员大将异口同声。乐毅大手一挥：“好！各将回营整师，寅时三刻同时发动。”将军们轰然应命，各自飞马回到营地去了。

三月末，正是齐国的“中卯”节令，也就是中原的谷雨时节。

湿润的海风从东方浩浩吹来，间或一阵绵绵细雨，恰恰洒湿了干燥一冬的地面，染绿了苍黄的草芽林木，正是不热不冷不干不湿没有泥泞的舒坦季节。寻常时日，这正是耕牛遍野的春耕时光。而今大军对垒，两河之间的庶民百姓已经望风出逃，茫茫原野，除了军营的刁斗马鸣与两河的滔滔水声，无边的空旷寂静。入夜时分，无边乌云渐渐聚拢，绵绵雨丝潇潇落下，及至子夜，漫天雨幕遮盖了广袤的山塬。两边军营遥遥对望，除了风中摇曳的点点军灯，天地一片无垠的墨色。

“天意也！”

触子在幕府廊下仰望漆黑的夜空，轻松地长吁了一声。雨天无战事，这是春秋战国的老规矩了。真想教雨下得更大一些，最好是淅沥泥泞的连绵秋雨一般。联军远来，军粮必然有限，但能阴雨旬日，敌军大半便会不战自退，岂不天遂人愿？思忖一阵，触子大步走回幕府出令室，提笔给齐王写了一份军情急报：“大军开赴济西与联军对峙，臣本欲立即出战，奈何大雨连绵，唯等放晴之日尽灭五军，擒获乐毅以献阙下！”写罢泥封，交给中军司马，“立即快马呈报临淄。”轻松地

伸了个长长的懒腰，“传令两营大将：趁雨善加休整，天放晴后大战。”将令发完，对站在寝室门口的少年军仆一伸手，“来，就寝了。”

俊秀如少女的少年军仆轻盈地飘了过来，抱起触子进了幕府寝室。

久做中军司马，触子熟悉所有齐军大将的享受路数。一做上大夫，触子便从新军中给自己精心遴选了一个俊美的少年军仆侍奉起居。一经试用，大是满意，便成了随身军仆。大将入军，历来不许带眷属侍女，这少年军仆便是他别出心裁的享受。踩着厚厚的地毡，少年将触子轻轻放在特制的宽大军榻上，轻柔利落地剥去了他的衣甲战靴，又端来一盆事先架在燎炉上的热水，仔细地擦拭了他全身每个角落，给他盖上了一方轻软干爽的丝绵大被。收拾完衣物水盆，给燎炉加好了木炭，少年军仆吹熄了军灯，悄然无声地钻进了丝绵大被。

一阵剧烈的喘息躁动，触子抱着光滑鲜嫩的肉体发出了沉重的鼾声。

沉沉大梦之中，突兀山呼海啸。少年军仆一声尖叫，触子一个翻身坐了起来，粗鲁地骂了一句：“蝎子钻裆了！叫！”少年瑟瑟发抖，赤裸裸一指帐外，软软地黏在了触子身上。瞬息之间，连天杀声如大海怒潮般卷来，闪烁的红光映红了整个幕府大帐。

懵懂的上将军顿时一身冷汗，情不自禁地尖叫一声，猛然推开黏在胳膊上的肉体，赤裸裸跳下军榻：“快！衣服甲胄！鸟！都在哪里！”及至草草裹上一领大袍，衣甲散乱的中军司马脸色铁青地冲了进来：“燕军偷袭！上将军快走！”

“走到哪里去？”触子摘下剑架上的长剑一声大吼，“出营杀敌！”

风快地冲出幕府，触子却瘫在原地不能动弹了。但见漫山遍野的火把冲杀而来，几乎每座齐军营帐都燃起了大火，丢盔弃甲的士兵们狼狈蹿突，大将一个也不见露面，却是如何收拾？中军司马一声大喊：“护卫骑队在幕府后边！上将军快走！”不由分说夹起触子向幕府后奔来。三千护卫骑队本来驻扎在幕府左右后三边，可左右两营已经卷入乱兵大火，两名千夫长也不见了踪迹。后营一千骑士正在无所适从地乱作一团，恰恰中军司马夹着触子赶到：“上将军在此！上马列队！”不由分说将触子塞上一匹战马，大吼一声，“东渡济水！快！”马队便背着战场大火风卷东去。

堪堪逃到济水岸边，正当清晨时分，蒙蒙细雨之中败兵红压压从身后弥漫卷来。败兵之后，棕色皮甲的辽东骑兵高扬着丛林般的闪亮长剑，正从远处山塬呼啸压来。此刻便是登船，也必是被争相逃命的败兵拖入河底无疑，弃船泅渡，分明要被箭雨钉穿在河面。触子面如死灰，连长叹一声的力气都没有了，只愣怔在马背上打着圈子。在这片刻之间，又见西南山塬无边败兵拥来，黑色的秦军铁骑与红色的魏赵铁骑正潮水般压在身后追杀。

“快！逃回去禀报齐王。”触子对中军司马嘟哝了一句，艰难地滑下战马，“我要殉国了。”突然夺过中军司马的短剑，猛力插进了腹中。“上将军！”中军司马一声嘶喊，抱起触子尸体大吼：“将军遗尸，护军死罪！守住渡口，护尸泅渡！”

然则已经来不及了。辽东铁骑已经率先杀到，在惊天动地的“杀光齐人！复仇雪耻！”的怒吼中，长剑翻飞，箭如疾雨，河岸与水面变成了巨大的屠戮场。随后燕军步兵赶到，三万余弓弩手对着泅渡齐兵射杀，六万余步兵列成方阵堵住河岸，十万铁骑在山塬间尽情追杀。追击齐国新军的四支联军也是如法炮制，四面截杀。到得午后时分，整个济水西岸在潇潇雨幕中沉寂了。

伴着军营的粗大炊烟与弥漫河谷的欢呼，五国将领聚到了仓促扎起的中军幕府前。

望着漫山遍野的尸骨，望着血红的济水，乐毅的声音沉重而又嘶哑：“此次杀尽四十万齐军，为的是震慑齐国。此等杀法，下不为例。”

“岂有此理！”魏国主将新垣衍一脸不悦，“齐军当年背弃盟约临阵脱逃，死了多少三晋将士？只有绝杀之战，方可雪我心头之恨！如何下不为例了？”

“征伐有道，绝杀只可一次。”乐毅络腮胡须的黝黑大脸第一次显出了凛冽肃杀，“将军若不赞同我之战法，便请转道夺取老宋国，地利分毫不少魏国。”

“如何？要我提前转道？”新垣衍冷笑连声。

“是将军不遵将令。”乐毅也是冰冷如铁。

韩将暴鸢红了脸：“这这这，这却如何使得？说好的五国分齐，仗没打完便要我等回去么？”因原先议定韩国与魏国一起分宋，暴鸢生怕魏国提前脱离而单独取宋，情急之下，将韩国与魏国绑在了一起说话。

“将军莫急，韩军也可提前脱开联军，与魏军一起取宋。”乐毅平淡之极。

“上将军何须动怒。”韩军主将韩举心中大石落地，笑着转圜，

“大战未了，何能自乱？我等辅助上将军攻下临淄，再走不迟。”

乐毅正色道：“法度立后可成军。要打仗，便须统一将令，违令者军法从事。”

“窝囊！”新垣衍立时黑了脸，“这仗打得乏味，告辞。”说罢转身对着司马一声大喝，“号角拔营，走！”头也不回地大步去了。

“上将军，这这这，你当请回新将军。”韩举急得结巴起来。

乐毅淡淡一笑：“韩将军，你也去。”

“快走！还说个甚来？”暴鸢一拉韩举，两人疾步去了。

“鸟！”胡伤骂了一句，“虽说是绝杀痛快，可也得令行禁止不是。秦军没说的，跟上将军打到临淄。”

“我也是！”赵庄慨然拱手，“上将军领我大赵丞相，燕军赵军一家。”

“多谢两位将军了。”乐毅拱手一礼，“当年燕齐结怨，便是齐军入燕杀戮无度之恶果。恶杀复仇，循环往复，天下兵道何在？乐毅无奈一为之，可使燕国朝野恶气稍伸，以利举国同心，绝非要在齐国大开屠场。此中苦心，尚望两位体察一二。”

赵庄有些困惑：“上将军之言，大道也，方才何不对魏韩两将说明？”

乐毅颇为神秘地一笑：“新垣衍有魏王密令：只助燕一战，便疾取宋地。”

“啊？他要撇开韩国？”赵庄惊讶得目瞪口呆。

“鸟！这便是山东六国嘴脸。”胡伤冲口而出，却顿时面色涨红。

“实话实说，无妨无妨。”乐毅哈哈大笑，“此等恶习，原当诅咒了。”

“上将军闻过则喜，真大贤也。”胡伤这次是真心敬佩了。

“将军如此褒奖，不敢当。”乐毅又是一阵大笑，“走！痛饮一番辽东山酒，再议下战。”拉着两人大步进帐去了。

四十万大军全军覆没的消息传开，齐国朝野震动了。

多少年没打过败仗了，如何生龙活虎的四十万大军一夜之间便被斩尽杀绝了，可能么？联军向来无战力，莫非一夜之间变成了蚩尤神魔？燕国穷得几个人穿一条粗布裤，倏忽几年有如此厉害的大军，可能么？一时之间人心惶惶议论蜂起，大多临淄国人连连摇头，一口声的“俺不信这邪！”，嘴上如此说，心里却直发毛，逃也不好不逃也不好，市井巷闾之间躁动纷乱得一团乱麻。

王城之中，齐湣王勃然大怒，立即下令诛灭触子九族。连传统刑场也没有，一夜之间，三千余人便被王室禁军斩杀在大小府邸，血腥气息弥漫在临淄巷闾，国人无不毛骨悚然。齐湣王余怒未消，清晨立即擢升临淄守将达子为上将军，率领剩余的二十三万大军西进祝柯(注)，要据险击溃联军。

达子原本是齐国新军的步军副将，因了训练士卒技击术分外扎实，在王宫校武中屡次获胜，被齐湣王破格擢升为临淄大将。做大将以来，达子最主要的军务还是操持王城校武，还从来没有带兵出临淄的机会，更没有单独率军打过大仗，此次骤然飙升为上将军，达子顿时热血沸腾，决意死战到底以报王恩。

兼程疾行三日，大军堪堪望见祝柯城堡的箭楼，便见漫天烟尘裹着隆隆沉雷从济水东岸压来，烟尘中旌旗猎猎号角声声，恍惚之间仿

佛天塌地陷。

“大军列阵！”达子拔出长剑嘶声大喊。

为了快速截住联军，达子的二十三万大军不是步骑一体开进，而是骑兵在先步兵随后，辎重更在步兵之后。如此疾行三日，一路拉开了将近二百里。达子的谋划是：祝柯以东一马平川，直到临淄几乎无险可守，只有将乐毅联军堵截在祝柯以西，临淄才能平安；唯其如此，八万铁骑先行进入祝柯要塞凭险堵截，后续步军辎重晚到半日一日，正好在要塞背后的山塬上构筑壁垒，形成第二道防线。大军开拔之前，斥候报来的军情是：联军内讧，魏韩两军已经退出，乐毅下令大军休整旬日再酌情东进。齐湣王哈哈大笑：“乌合之众也，合纵联军几曾成过气候？达子，放手狠狠杀！战胜之日，本王亲自劳军！”

达子行伍出身，对齐湣王的一言一行素来奉为神明，加上此等军情，达子信心陡长。然则万万没有料到，内讧的乐毅联军却如此快速，竟在三日之内过了济水压到了眼前。

仓促之间，陆续拥到的八万骑兵，在尖厉的牛角号中隆隆横展开来。本来就是人困马乏，更何况全然没有急战准备，后队茫然不知所云，人喊马嘶中正在乱哄哄列阵，对面蓝边红底的“燕”字大旗，与两翼的秦字黑旗赵字红旗已经山呼海啸地压了过来。天幕般的烟尘扑面疾滚，棕色的皮甲雪亮的刀丛狂野的杀声，辽东铁骑的棕红色怒潮雷霆万钧般瞬息湮没了紫色的孤岛。仅仅一个时辰，怒潮烟尘便平息了。齐军八万铁骑几乎被包抄全歼，只有小股游骑落荒逃走。刚刚佩起上将军大印六日的达子，死战不退，竟被辽东铁骑砍成了三截。乐毅厉声下令：“步军拖后掩护，铁骑悉数疾进，包抄齐国步军！”

片刻之间，辽东骑师居中，秦赵铁骑两翼，在茫茫旷野展开成一个十多里宽阔的巨大扇面，仿佛苍茫天宇中翼若垂天之云的鲲鹏展翅，向东面逶迤而来的十多万齐国步军压了过来。

齐军步兵正在兼程疾行，突兀便见浑身带血的骑士乱纷纷迎面撞回。一阵纷乱的叫嚷，前行步军大将顿时面色苍白地钉在了当场，军士们哗然骚动，只作势便要回头。步军大将愣怔得片刻，一声吼叫："快！回防临淄！"话音落点，前军回头便跑。"快回临淄"的惊慌喊声比军令传得快了许多。片刻之间，十五万步军漫无边际地撒开大步

向东逃跑。顿饭辰光，与长蛇阵一般的辎重牛车大队相遇，不管步军大将如何呼喝要护卫粮草一起回防，惊恐的乱兵只是像决堤洪水般狂奔而去。

傍晚时分，三国铁骑披着血红的霞光终于追了上来。辽东飞骑居中掩杀，秦赵铁骑却从两翼超前包抄，及至将溃逃的齐军兜头截住，号称"技击强兵"的齐国步军竟纷纷丢下长矛盾牌，高举着双手投降了。

此时，高举乐毅令箭的中军骑士飞向了战场各个角落，一路喊将过去："齐军兄弟们，放下兵器，便可回家，联军绝不追杀！"喊声此起彼伏，四面包抄的联军铁骑也让开了东边旷野，一队队赤手空拳的齐军步卒络绎不绝地缓缓拥出了包围圈，渐渐消失在苍茫的暮霭里。

六　军前谋国君臣心

当晚，乐毅在幕府聚将厅为秦赵两国大将举行了简朴的军宴。

宴席未开，幕府廊下的军吏一声高报："燕王劳军特使到！"乐毅与秦开迎出幕府，上大夫剧辛正从特使轺车前大袖飘飘而来，看见乐毅便张开双臂开怀大笑："快哉快哉！上将军狂飙两战，天下震动，国人弹冠相庆，乐乎哉不亦乐乎！"乐毅也不禁大笑："正要好酒，便有劳军特使，正当其时也！"剧辛转身高喊："快！搬十坛王酒进来！"主人一般拉着乐毅大步进了将厅。

“两位将军，这是燕王犒军特使上大夫剧辛。”乐毅一介绍，胡伤、斯离、赵庄与剧辛相互见礼。剧辛豪放之士，谈笑风生地对两国将士大加褒奖，聚将厅顿时热烈起来。一时开宴，剧辛宣读了燕昭王对两国将士的嘉勉王书，特赐胡伤赵庄锦缎各二十匹、辽东貂裘一领、黄金百镒，并特许将两次大战之战利品全数由秦赵均分，将士人人有份。

自来大将出征，稍有见识者都极是看重战胜之后对军卒的赏赐。更有许多名将，将君王对自己的赏赐与将士均分共享。如今，两次大战俘获之财货全数交由秦赵均分，这可是大大出乎两军将士意料。赵军回兵有河间之地可得，尚不消说。秦军却是事先说定的不分财货不得寸土，虽说军法严明将士不会异议，但用命他国一无所得，对于浴血疆场的秦军士卒毕竟是心有不平。如今王书一读，胡伤第一个拍案赞叹：“大哉燕王！真明君也！”须知当时的齐国富甲天下，六十余万大军的财货辎重集中起来，几乎抵得一个小诸侯国的全部财富，盟主燕国舍弃不要而馈赠联军将士，这在战国之世的合纵史上还是头一遭，却是谈何容易！一时之间消息传出，秦赵两军的将士在幕府外欢呼雀跃，“燕王万岁”“大哉燕国”的喊声弥漫原野。

中夜时分，军宴散去，大军营地又恢复了井然有序的森严与肃静。

幕府大厅的军灯熄了，只有隐秘的军令室依然亮着灯光。卸去甲胄的乐毅与剧辛正带着酒后的亢奋，面色涨红地啜着浓酽的煮茶，兴致勃勃地谈笑着。当年两人同时入燕，那时的燕国还是一片战火后的废墟。倏忽二十三年，以攻齐大胜为标志，两人都算是功成名就了，如何不感慨万端。虽则如此，两人毕竟是明睿深沉之士，只是兴致勃勃地任意评点着入齐见闻，一句张扬之辞也没有。说得一时，剧辛突兀低声问：“燕王散齐军财货于秦赵，是否太迂阔了？”

乐毅大笑一阵连连摇头：“原是剧兄把得忒细，却非燕王迂阔也。战场之利，与偌大齐国却是几何？一座临淄城，抵得整个燕国，况乎七十余城之富庶财货？燕王之志，岂在区区战场之利市也。”

“乐兄是说，燕王要夺整个齐国？”剧辛骤然一个激灵。“剧兄以为不是？”

“你也如此谋划么？”

“剧兄以为？”

“不可，万万不可！”剧辛嘭嘭敲着座案，“齐国广袤富庶，民风好武强悍，成军潜力极是深厚。若孤军深入，一旦受阻，悔之晚矣！上上之策，是趁战胜余威，夺取与燕国接壤的城堡关隘并渔猎水面，将齐国疆域压缩到济水之东，使燕国变成实实在在之天下大国。”

“剧兄之策，却非审时度势了。”乐毅淡淡一笑，“寻常作战，夺取接壤城池土地自是正途。然则，今日齐国情势却大为异常，非寻常可比。其一，齐国自绝于天下，没有他国救援。其二，齐王暴虐乖戾，人心尽失。其三，齐国六十余万大军一朝覆灭，举国震恐人心弥散。有此者三，若不能见机立进，便是拘泥太甚。若沿边地逐一夺城，齐国反有喘息之机。若齐人再拥立一个新王，对齐湣王暴政改弦更张，燕国便会永远失去一个天赐良机。”

剧辛默然一阵，突然压低声音：“楚国十万大军，可是在我背后？”

“剧兄，若楚国真心救齐，又何待今日？”乐毅目光炯炯，“战国之世，一个丧失了抵抗力的大国，能等来的只会是落井下石。所谓唇亡齿寒雪中送炭，必是利害关联之时，绝非奄奄待毙之际。淖齿引而不发，只能是在等待另一个时机。”

“另一时机？”剧辛惊讶了，“乐兄进军齐国，淖齿会有阴谋？”

“说不清楚。”乐毅一笑，“只要不与我为敌，任他如何盘算了。”

剧辛默然良久，喟然一叹：“邦交相争，原只有赤裸裸利害也！”

“尽是赤裸裸也好，只怕未必总是赤裸裸也。”乐毅笑了。

“乐兄！好自为之。”

直说到五更刁斗打响，方见朦胧曙光，两人顿时一起软在草席上大放鼾声。待军务司马赶来，两人已抵足倒地沉沉酣睡了。

三日之后，二十万燕国大军从祝柯出发了。十万辽东飞骑左右两翼，十万步军居中，大型攻城器械全部揭掉了苫盖篷布，威势赫赫地排在队列之中，不疾不徐地向临淄浩浩推进。济水之东原是齐国最丰腴富庶之地，官道宽阔村畴密布，短短二百余里之间矗立着三十余座城堡，占了齐国七十余城的将近一半。

时当五月初旬，正是芒种节气。芒种者，既是有芒的黍谷稷下种之时节，又是有芒的大麦小麦收割的时节。农夫们大忙之时，偏偏也是酷暑炎夏即将来临的大热天气，这便是芒种火烧天。按照齐国的独特节令，这时节叫做“中郢”。但不管如何叫法，农家忙种忙收却都是铁定的。寻常年月，这片辽阔富庶的丘陵平原上，此时正是农人遍野牛车与商旅争道的繁忙日子，一切扰民的徭役征发与官府政事都会自行中止，更没有哪个国家会在这与天争食的要命关头打仗。

然则，今年却是不同。

开春以来联军攻齐，百姓们还真是没有太在意。不管齐王如何暴虐失政，齐国的六十多万大军却是实在的，六十多万打不过四十多万，这是任何人都不会相信的。及至连续两次大败，六十余万大军竟

在一个月中灰飞烟灭，庶民百姓顿时蒙了。懵懂之中弥漫出一种深深的恐惧——往昔的齐国已经不再，强大富庶早已经被这个齐王葬送了！于是，“宽缓阔达，多智好议论”的齐国人骤然紧张了，一边大骂昏君误国，一边惶惶不安地蜂拥出逃了。历来两国交兵，寻常百姓等闲是不逃的，逃跑的只是富庶大族而已。可这是燕军杀来，谁敢不逃？当年齐军入燕，将蓟城几乎屠戮一空，除了辽东，燕国的精壮男子大多被当做俘虏押到齐国做了苦役。更有甚者，燕国本来就穷得叮当，那点儿可怜的财货粮食皮张，也都被齐军用几千辆牛车咣当咣当地运到了临淄大市，卖了充做军赏。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如今燕国翻了过来，能对齐国人留情么？穷人虽没有多少财货可抢，可被抓做苦役埋骨他乡，也是谁都害怕的。四十三万大军被全部斩杀的消息一传开，齐国老百姓便认定：燕国辽东大军要杀光齐人了！恐慌像瘟疫般弥漫了朝野山乡，在达子率二十三万大军第二次迎战的时候，居住在田野村畴的农人们已经纷纷逃往大小城堡，稍微富庶者一律逃往临淄。毕竟，邦国都城是一国命脉，国府定要全力防守，燕军再厉害，还能攻下临淄？

于是，燕国大军东进之时，原野一片萧瑟，无垠的麦浪翻滚着金色的长波，空旷的村畴一片沉寂。没有袅袅炊烟，没有鸡鸣狗吠，六丈多宽的林荫大道上没有一人一车。只有成群的鸟雀遮天蔽日地掠过原野，扑入麦田唧唧喳喳地肆意蹂躏着。无边无际的丰沃原野，在空旷冷清中弥漫出一种紧张恐惧与仇恨交织的怪诞，这支隆隆推进的大军也不由自主地放慢了脚步。

斥候总领飞马禀报：“上将军，齐人几乎逃光，村畴皆空！”

“下令全军，”一直凝视原野的乐毅断然道，“军马不得入田入村，不得捡拾道边遗弃财货，违令者立斩不赦！”

“嗨！”总领一声答应，率几名军吏飞马出了大队。

秦开马鞭遥遥一指：“沿途城池颇多，若不拿下，我军背后隐患也。”

“毋得理睬。”乐毅长剑一指前方，“改常行为兼程疾进，直压临淄！”

“嗨！”秦开大是振奋，打马一鞭向前军飞去。

次日黄昏，燕军隆隆开到临淄城下，二十万大军分做三大营围住了西北南三面，唯留东门做了缺口。临淄是天下大都，也是齐国财富聚集之地，只要齐军弃城突围，乐毅决意任其而去，不在城下截杀。这是乐毅用了“围师必阙”这个老战法，只三面包围临淄。大军扎定，乐毅与秦开骑劫一起登上了西营的云车，遥遥望去，但见临淄城头遍布旌旗弓弩，甲士密密麻麻站满了女墙垛口。秦开道：“看来有一场恶战。”骑劫本是辽东猛士，狠狠骂道：“鸟！恶战才痛快！不杀光齐人，能叫复仇么？”

乐毅向四面郊野凝望良久方才回头：“齐军虚张声势，临淄一战可下。”

“虚张声势？”秦开大是困惑，“都城被困，能不全力抵抗？”

“临淄情势大非寻常，二位觉察不出么？”乐毅笑着问了一句。

骑劫瞪圆了一双大眼：“上将军但说便是，我只管猛冲猛打！”

“守城必守野，此乃战法之要。”乐毅一指西方，“临淄西部第一道屏障，是济水天险。第二道屏障，是祝柯要塞与周围山隘。最后一道屏障，是来时路过的那座于陵要塞。齐国历来战事都在济水之西，为的是使临淄远离战火。若齐国决意死守临淄，于陵要塞外必有拦截大军，至少壕沟城河之外的山丘当有外围营垒。而今四野不守，要塞无防，只这孤城一座，能有几多兵马？”

秦开一叹：“齐人如此怯懦，枉称尚武大国也！”

“目下齐国情势，与庶民百姓无关。”乐毅凝望着临淄城头，“百姓纵想守城，也须得有个主心骨才是。官府溃散，商旅逃亡，士子隐居，谁来收拾这一盘散沙？我军只要无犯庶民，齐国将化入大燕无疑。”

“慢工文火忒是憋气！”骑劫黑着脸嘟哝了一句。

“为大将者，不能意气用事。”乐毅沉着脸道，“传令全军：临淄城破之时，大军驻扎城外，只许清点府库之军吏与辎重营牛车大队进入。违令者，杀无赦！”

“嗨！”两员大将齐齐应了一声。

次日清晨，燕国大军在城下三面列阵。朝阳霞光之下万千弓弩整齐排开，云梯撞车壕桥等大型器械列在一个个攻城方阵之前，阵势分外壮阔，一旦战鼓雷鸣，便要山呼海啸般猛攻。此时，一辆与城墙等高的云车隆隆推进到城下一箭之外，乐毅身披大红斗篷，站在云车顶端的望楼上一拱手高声道：“临淄将士们：我是燕国上将军乐毅。你等但能下城降燕，一律赠金还乡。若执意一战，玉石俱焚身败名裂！”

唯闻旌旗猎猎，城头一排排紫色甲士石俑一般了无声息。

乐毅略一愣怔，手中令旗终是劈下：“擂鼓攻城！”

骤然之间，三十六面牛皮战鼓隆隆大起，直是沉雷动地。几乎同时，城下万箭齐发杀声震天，一个个千人方阵推着大型器械隆隆向前。撞车惊雷般猛撞城门，片刻间万千军士洪水般卷上了雄峻城墙。几乎不到半个时辰，临淄城便被红色浪潮淹没了，三门大开，燕军呼啸而入！

“禀报上将军，”中军司马气喘吁吁，“临淄无兵防守，一座空城！”

乐毅一惊：“快马传令：骑劫部撤出城外，秦开部入城。”中军司马刚刚离开，乐毅将城外大军交给副将掌控，飞身上马向临淄西门而来。

谁也没有料到，大都临淄竟是一座空城。王城空空如也，军兵没有了，商人与富户也没有了，没有逃走的老弱病残也都是关门闭户，清风过巷无人迹，满城一片萧疏悲凉。乐毅带着两个百人队进了王宫，清理查勘了所有宫殿，询问了几个躲藏在假山中的老病内侍，才知道齐湣王君臣已经在三日之前就逃走了。乐毅立即下令大军撤出临淄在城外驻扎，只留一万步军留城，守护王宫与几处府库。

暮色时分，乐毅出城回到幕府，立即急书捷报，飞骑直送蓟城。次日清晨，乐毅在幕府大厅聚集众将，发下五道将令，将全部燕军分做五路，向齐国腹地全面追击残军夺取城池：

第一路秦开所部四万，渡胶水直取胶东诸城。

第二路骑劫所部四万，循泰山东进，直取沂水诸城与琅邪郡。

第三路右军三万，直进齐国西北，夺济水两岸城池。

第四路左军三万，沿北海东进，夺取北部沿海城池。

第五路中军六万，乐毅亲自率领，从临淄居中东进，直抵东海。

就在各路大军陆续出发之时，蓟城王使飞车赶到传下王令：燕王要亲入齐地犒赏大军！乐毅思忖一阵，命其余四路大军立即进发，自领中军在临淄等候燕王。等候期间，乐毅亲自督导，将临淄的九座王室府库打开，除了部分粮食布匹分发救济城中齐人，其余财货全数运

回燕国。临淄城内的遗留车辆与燕军原有牛车共数千辆，浩浩荡荡地穿梭运送财货粮食并各种珍宝，尤其是盐铁两项，点滴也没有留下。

大体就绪之日，燕昭王车驾堪堪到来。乐毅迎出三十里，在拱卫临淄的于陵要塞外终于看见了飞驰而来的王车仪仗。打马一鞭，乐毅在林荫大道间迎了上去。

“上将军——”王车上遥遥传来燕昭王熟悉的声音。

“臣，乐毅参见我王！”

车队仪仗辚辚停住，燕昭王利落下车，大笑着快步过来扶住了躬身参拜的乐毅：“半年不见，上将军想煞我也！看，黑了瘦了，大胡子更长了。”

“臣亦思念我王。”乐毅笑着，“黑瘦不打紧，铁打一般。”打量一眼燕昭王，心中不禁一沉，“我王太得疲累，两鬓白发了。”

“不打紧不打紧。”燕昭王连连摆手，“燕国有此等气象，一头白发又有何妨？走，同车说话。”说罢拉着乐毅登上了宽大的王车。

到得临淄外大营，燕昭王立即颁赐王酒大宴将士，当场下书：封乐毅为昌国君，赐蓟城封地百里，兼领昌国[注]城万户！其余有功将士，尽皆层层封赏，并飞马传书已经东进的四路大军知晓。一时间全军振奋遍野欢呼，“燕王万岁”的声浪淹没了临淄郊野。

大宴之后，乐毅亲驾王车载着燕昭王进入临淄巡视。看着雄伟壮阔的临淄王城萧疏冷落了无人迹，燕昭王不禁感慨中来：“暴殄天物也！这般皇皇基业，竟能付诸东流，非桀纣莫属了。”乐毅心中一动道：“我王当让太子来镇守临淄，也好省察这前车之鉴。”燕昭王却皱起了眉头：“太子执意要去辽东，我本不赞同。可想想教他历练一番也好，便没有再拦阻。”乐毅不禁一怔，却又立即笑了：“辽东正需巩固

新政，有太子督导，自是事半功倍。”燕昭王连连摇手：“新政？他只想练兵，要给你做灭齐援手。”乐毅笑道：“大争之世，太子好兵也不为过。”燕昭王却叹息一声道：“田地好兵，却是甚个结果？一国之君不以庶民生计为大道，何来强兵？”

乐毅默然了。他熟悉太子，更熟悉燕昭王。太子的刚愎勇烈举朝皆知，燕昭王只要想到了这一层，就一定会多方督导太子的。身为大臣，乐毅不想在太子话题上多说。太子本来就对他这个“儒将”颇有微词，多次与一班老臣议论，指他对齐人太宽。若燕昭王以他的话去教训太子，岂不平添嫌隙？对于太子的指责，乐毅也从来没有对燕昭王提起过，他愿意用真正征服齐国的事实来改变太子，而不愿在成败未定之时做无谓的论争。

“上将军，”燕昭王突兀问道，“这田地能逃到何处去？谁敢收留他？”乐毅笑道：“田地可不做如此想也。”突然压低了声音，“我王稍待，乐毅料定：不出旬日当有田地消息。”

“好！”燕昭王笑了，“我倒要看看，这东海青蛟做何下场。”

七　酷刑万刃　瓦釜雷鸣

第二次全军覆没的急报传来，齐湣王顿时慌乱了。殿中鸦雀无声的大臣们，目光齐齐地聚向了王座。齐湣王却一句话不说，猛然起身跌跌撞撞跑了出去。原本已经六神无主的大臣们惊愕万分，有人便不由自主跟着齐湣王开跑。听得身后脚步杂沓，齐湣王回身一声大喝：“尔等何用，滚回去！”几个大臣一个愣怔止住了脚步，眼看着齐湣王向王宫园林惶惶去了。

“噢——我王找国师去也！”一个大臣惊喜地喊了一声。

“禳灾避祸有望矣！”

“快回去！大殿等候天音！”

几位臣子匆忙回到正殿一说消息，大臣们立时精神一振，肃然两列，一边默默祈祷上天佑护，一边静候国师的禳灾大法。

齐湣王匆匆来到王宫园林，跳上一只小舟漂进了大湖，到得湖心岛飞舟登岸，崎岖险峻移步换景的仙山竟杳无人迹，虽是夏日燠热，却萧疏寂静得渗出一片冰凉。齐湣王心下一紧，不禁一声大喊：“国师可在？”

“小仙恭候我王。”风中遥遥飘来一个苍老的声音。

齐湣王长出一口气，连忙疾步向山后竹林走来。这座山被齐国君臣视为仙山，取名之罘(注)，国师的洞府便在这里。寻常时日，齐湣王总要隔三间五地悄悄来到国师仙山，一则让国师为自己固本还阳，二则请国师望气问天以断国运走向。十六年来，齐国几乎每件大事，都是齐湣王在这里与闻了天意国运而后决断的。一如合纵攻秦，一如独吞宋国，一如大肆扩军。这与闻国运吉凶，本来是太庙大巫师的职责所在。但齐湣王却最烦一脸古板的巫师史官，动辄“上天示警，王失君道”的一番训诫，如何教人消受？不若这位童颜鹤发的方士国师，总是在望气察运之后，妥帖地给你一个趋吉避凶的法子。国师更有一样妙处，便是禳灾镇邪，使鸿运康宁永远托着你成就大业。两厢比较，那死板阴沉的龟甲纹路，如何比得这通天彻地祥和无边的国师大法？如今兵败如山倒，上天究竟有何幽微，齐湣王自然要立即定个出路了。

将到竹林，风中苍老的声音又悠然飘来：“我王止步。王乃东海神蛟，天霸之气丰沛逼人。老夫卑微小仙，只可与神蛟竹林传音。”清风徐来，齐湣王精神陡然一振，站定身子高声道：“敢问国师，天霸既盈，何以丧师失地？”

“天地之气，无缩不盈，盈之在缩，缩之在盈，乃得大缩，方可大盈。”

“若得大盈，本王当向何处？”

“巨野之西，宋卫之间，王气勃然。但入此地，兵灾消弭。”

“本王遵从上天。”齐湣王遥遥拱手，“险地不居。国师当随本王离开临淄，随时赞襄天霸大业。”

“惜乎！”苍老的声音轻轻一叹，“小仙正为我王炼制一炉神寿丹，旬日之后方可开炉。届时小仙自会携神丹来见，以保我王神寿无疆。”

“好！本王在行营等候国师。”齐湣王一拱手下山去了。

回到大殿，齐湣王又变回了那个威风凛凛的东海神蛟，当即宣布：秉承天命，临淄王气尽失，宋卫之间王气沛然，王驾移居，再造天霸大业！臣子们一片欢呼，立即开始了忙碌紧张的移驾准备，偌大王城乱成了一片。

公元前284年七月二十三的四更时分，大队车马悄悄开出了临淄大都。

这支人马绕开了西路燕军的进击方向，从东南绕道，沿淄水河谷向西南的巨野泽而来。因国师指点了天意，齐国君臣谁也没有认做这是逃亡，浩浩荡荡五万多人马，几乎是整个王城都搬了出来。内侍、侍女、仆役、官奴并尚坊各式工匠一万多人，嫔妃并长住王宫的王族子弟三千余人，随行大臣、各种文吏并眷属家人近两万人，王室护卫铁骑一万六千。人多马多车更多，乱哄哄铺排开来，阵势足足三十里长。时当夏日，午间要找树林消暑歇息，暮色要靠水边起炊造饭，日每只能行得三十余里。

无论齐湣王一班君臣如何将逃亡认做移驾，职司护卫的领军大将却是最明白不过的。如此行军，燕军若赶上来追杀，岂不活活一个屠场？然则车马队中冠盖如云，无论领军大将如何紧张督促，也抵不得齐湣王时不时便要歇息的王命。领军大将急得一身冷汗，径直到王车前请令轻装疾行。齐湣王立时沉下脸道："天佑本王，燕军何敢追杀？逍遥走去便是！"

三日之后，一班没有车辆的王族子弟与嫔妃女眷侍女等，累得无论如何走不动了。齐湣王见状，立即下了一道王令："三千骑士改作步军，马匹让于王族骑乘！"护军大将惊讶莫名，飞马从前军赶来力争："臣启我王：紧急之时，骑士如何能没有战马？疲弱不堪者，就近驻扎一座小城堡可也。"

"一派胡言！"齐湣王顿时大怒，"天霸大业，岂能没有王室血脉？区区几千兵卒，死何足惜！"大将铁青着脸色默默走了。战马让出来了，可护卫将士们却像霜打一般蔫了下去，再也没有了生龙活虎的王师气象。

又走得三日，燕军一直没有追来，长长的队伍又轻松起来。于是，王族子弟与大臣们开始纷纷赞颂了。"齐王禀承天命，果然天霸之相！""我王天威犹在，当真旷古第一王！"诸如此类的种种颂词随着亢奋的口舌弥漫开来。齐湣王听得哈哈大笑："乃得大缩，方可大盈。天意奥秘，岂是姬平乐毅所能窥视也！"

正在遍野颂扬之时，斥候飞马车前："禀报我王：已到卫国地界！"

齐湣王霍然站起四面观望，见茫茫巨野泽已在身后，濮阳(注)城箭楼已经遥遥在望，不禁长吁一口气，精神顿时抖擞："传命卫君：迎接王驾，让出宫殿。本王要在卫国整顿兵马，杀回齐国！"王车旁的御书

一脸惶恐道：“我大军战败，大王应折节屈身，方可在卫国立足反攻。如此恐坏大事，愿我王三思。”

“岂有此理！”齐湣王顿时不悦，傲慢矜持地一挥手道，“小小卫国五等君爵，岂可与本王同日而语？毋得多言，作速传令！”

此时护军大将飞马赶到：“禀报我王：卫君率领臣下出城迎来。”

齐湣王大笑：“卫嗣君尚知臣道，备好千镒黄金赏赐！”

片刻之间，齐卫人马在濮阳郊野相遇了。两鬓白发的卫君骑着一匹老马，带着一个百人骑队、几辆牛车与十多名臣子逶迤前来，老远便驻马守候在道边。见齐国人马浩荡拥来，卫君只是盯着齐湣王上下打量，丝毫没有上前参拜之意。齐湣王脸色顿时沉了下来，王车辚辚前出冷冷道：“卫嗣！不晓得附庸臣礼么？”

卫嗣遥遥拱手道：“齐王过境，卫嗣以邦交古礼犒劳可也。穷弱小邦，唯能请齐王略解饥渴之苦，尚请见谅。”不卑不亢，更没有下马。

“卫嗣大胆！”齐湣王暴怒大喝，“两车水酒搪塞，本王乞丐么？”

卫嗣淡淡一笑：“失国逃亡尚妄自尊大，齐国不亡，岂有天理？”

“好个卫嗣。”齐湣王狞厉地一笑，“来人！拿下卫嗣，濮阳做我西都！”

护军大将正在愣怔，便闻卫嗣连声冷笑：“卫国纵小，也有三五万人马，对付你这区区万余败兵，也还是举手之劳。起号！”话音方落，身后百人骑队号角呜呜吹动，濮阳城外的山丘中拥出了队队战车，虽然老旧，却也是旌旗飘摇声威赫赫。

御书低声急道：“我王不可意气用事，天霸大业，尚须从长计议才是。”

齐湣王脸色铁青，咬牙切齿骂道：“卫嗣！且留你狗头几日！”

转身大喝一声，“回军东南，去楚国！”

卫嗣扬鞭大笑：“快哉快哉！老夫也战胜一回！田地，走好——”

齐湣王又羞又恼，气急败坏间一口热血“哇”地喷了出来。护军将领大惊，连忙高声下令：“太医救治，全军疾进，脱开卫军！”已经是惊慌失措的纷乱大军，轰轰隆隆地卷着烟尘向东南去了。

行得半日，暮色时分又回到了巨野泽畔。此去楚国郢都尚有千里之遥，散架一般的人马早已经没有了张扬谈笑，个个脸色灰白神色疲惫。习惯了钟鸣鼎食富贵豪阔的公子嫔妃们，原本是满怀喜悦地要进濮阳一扫逃亡晦气，人人都盘算着如何在濮阳沐浴一番痛饮一番，再大睡三日，何曾想到自己是逃亡之旅？濮阳城外的突然变故不啻一声惊雷，这些惯常颐指气使的食肉者们才如梦方醒——齐国王族的显赫光环已经没有了，已经变成了连卫国这等小邦都可以蔑视嘲弄的丧家之犬！齐湣王的突然吐血，更是给这支逃亡乱军雪上加霜，惶惶不安的目光对王车开始侧目而视了，狂热的赞颂也渐渐变成了夹杂着沮丧的怨恨，曾经令人迷醉的天霸神话，顷刻间便被腹诽怒声淹没了。及至在湖畔乱纷纷扎下营盘，各色人等像泄了气的皮囊，一片片地瘫软在茅草丛中，无一人前去做朝王礼拜。

好容易升起了几缕炊烟，大军却轰然骚动起来：“楚军来了！楚军来了！”齐湣王本来在车中昏昏欲睡，闻言霍然起身，遥遥望去，但见残阳暮色中大队军马鼓尘而来，黄色大旗上的“楚”字已经清晰可见。“天意也！”齐湣王长吁一声，这才猛然想起楚国救援而被自己拒绝的一番事来。

护军大将飞马而来：“禀报我王：楚将淖齿率大队兵马救援！”

“传命淖齿拜见。”齐湣王转身下令，“王车前出，仪仗成列，臣工两班！”片刻之间，这支奄奄沮丧的乱军又神奇地活了起来，旌旗仪仗猎猎飞舞，大臣嫔妃诸王子肃然成列，俨然王帐辕门气象。这时楚军已经在一箭之地扎住阵脚，一员大将来在王车前下马躬身：“楚将淖齿，拜见齐王。”

齐湣王矜持地笑了：“淖齿勤王，实堪嘉勉。今本王欲以莒城为天霸大业根基，将军可率本部兵马助我，本王封你为齐国丞相。”

“谢过齐王。”淖齿一拱手，“何时兵发莒城？”

“大军休整一晚，明晨进入莒城。”

“臣留两万兵马护卫。臣请先入莒城，为我王安顿宫室。”

“淖齿果然忠心！”齐湣王一挥手，“你便先去，本王明日即到。”

淖齿转身飞马去了。御书凑近王车低声道：“臣闻莒城郊野多有逃亡庶民，鱼龙混杂，我王还是转往他城为上。”“杞人忧天。”齐湣王冷笑一声，“本王神蛟，怕甚鱼龙混杂！传令齐楚大军：饱餐战饭，养精蓄锐，明朝进入莒城！”王车四周轰然一应，号角四起，炊烟遍野，王族们又欢呼雀跃起来了。

次日天刚亮，这支奇特的大军熙熙攘攘上路了。楚军铁骑两翼行进，将这支混杂纷乱的车马人流夹持在中间一里多宽的草地上，仿佛押着战俘一般。王车旁的两百仪仗铁骑，总算还保持着旌旗如林的王室威仪，簇拥着齐湣王的大型王车，辚辚隆隆地碾轧着一两尺深的茫茫苇草向东北开路。整整走得一日，暮色时分方才渡过了沂水，距离莒城尚有三十余里。御书请命齐湣王是否扎营歇息一夜，明晨整肃威

仪再进莒城？齐湣王却亢奋异常：“本王竟日颠簸，尚且不累，谁个累了？立即进发！一鼓作气入莒城！”

进入莒城的诸般美梦毕竟是诱人的，疲惫不堪的逃亡大军黏着湿淋淋的过河衣衫，又打起精神赶路了。一个多时辰之后，翻过了一座小山包，骤然便见河谷里火把遍野人声鼎沸，仿佛临淄夜市一般。有王子高喊：“快看也，莒城箭楼！”纷乱人群当即一片叫嚷：“莒城到了！快走啊！”齐湣王却一声大喝：“站下！莒城乃大齐地面，当有王者威仪。列队，等候淖齿丞相迎接本王！”

“启禀齐王，”一员楚军大将走马车前，“将军有令：齐王自行入城。”

“如何？”齐湣王一声冷笑，“淖齿反了不成？”

楚将骤然变脸：“铁骑列阵！护持王车下山！”

齐湣王傲慢地一笑：“莒城有大齐万千子民，本王与淖齿见个真章。下山！”

在楚军两万铁骑威逼下，齐湣王怒气冲冲地带着乱纷纷的逃亡人马拥下了山头。一进河谷，两岸全是密密麻麻的各色帐篷，片片火把的暗影中到处躺卧着呻吟呼唤的老弱病残与衣衫褴褛的人群。王车乱军开过河谷，一声声嘶哑的呐喊此起彼伏：“逃国齐王来了！快来看啊——”倏忽之间，遍野人群如乱云聚合，漫无边际的火把向莒城下卷来。御书胆战心惊地提醒齐湣王忍耐一时，齐湣王却勃然大怒道：“本王禀承天命，何惧之有！”

方到城下，大片火把下整肃排列着一个巨大的楚军方阵，中央大纛旗下一方土台，拄着一口长剑的淖齿正硬挺挺伫立在土台上，顶盔贯甲金色斗篷，连鬓大胡须虬结的黝黑脸膛上一副狞厉的微笑。

“淖齿，你敢逆天行事么？”齐湣王长剑一指抢先发难。

淖齿一阵粗粝嘶哑的大笑：“上天也姓田么？当真蠢猪也！”

齐湣王怒不可遏：“本王乃楚国王父！淖齿叛逆，灭你九族！”

“鸟！”淖齿狠狠骂了一句，“天下独夫，丧家之犬，竟还记得欺凌楚国。来人！拿下这条海蛇！”话音落点，轰雷般嗨的一声，两队甲士手持长矛从淖齿身后开出，轰轰地向齐湣王座车逼了过来，一片长矛刷地直指车身。齐国骑士呆若木鸡般愣怔着，王车驭手被逼到喉下的长矛吓得惨叫一声，瘫在了宽大的车辕上。四名楚军甲士一跃上车，夹起齐湣王凌空抛了下来。车下一片长矛铿锵交织，齐湣王恰恰落到一片冰冷的矛杆之上。长矛架一个忽悠，齐湣王又被丢上了土台。

“田地，”淖齿轻蔑地冷笑着，“你不是禀承天命么？今日本将军教你领略一番，天命究竟何物？莒城外有齐国十万逃民，你自对他们说，配不配做一国之君？过得这天命关，本将军便放了你。”

“此话当真？”骤然之间，齐湣王两眼放光。

淖齿哈哈大笑：“齐国庶民若认你田地，淖齿却是奈何？”转身高声道，“父老兄弟们，寻常时日，等闲庶民谁能见到国君？今日齐王便在当场，父老兄弟姐妹们尽可一吐为快，与这个鸟王算一番老账！”

燕军入齐，万千民众恐慌逃亡，主要是两个方向：向东聚向即墨，寻找海岛藏匿珍宝再图谋生；向南聚向莒城，在楚齐边界的沼泽地带刀耕火种狩猎捕鱼谋生。东去者以富户商旅居多，南来者却是穷人居多。逃得数日，见燕军并没有尾随追杀，人群渐渐汇聚在了莒城郊野。莒城令貂勃爱民，将府库中的帐篷粮食悉数分发给逃亡难民应急。难民们大为感激，聚在了莒城郊野，要拥立貂勃抗燕。正在乱纷纷没有决断的时日，淖齿带着楚国大军到了。一听说齐王要来，貂勃

顿时默然，只对淖齿一句话："百姓离乱汹汹，只怕在下做不得主。"淖齿只一笑："莒城令毋忧，我只听民心便了。"

消息传开，莒城外的逃亡难民纷纷聚拢，人人都要看看这个将齐国推入血火灾难的东海神蛟何等模样。此时见齐滑王非但没有丝毫自责惭愧，反是一副愚顽气焰，火把下的万千民众顿时人潮汹汹了。

一个苍老的声音喊道："老夫要问齐王，六十万大军何能一朝覆亡？"

"说！"火把摇动，一片呐喊。

齐滑王冷笑："大将无能，与本王何干？"

轰然一声，人山人海炸了开来，乱纷纷的声音吼成了一片。

"横征暴敛！谁之无能？"

"残害忠正，谁之无能！"

一个精壮赤裸的后生手持火把猛然冲到了土台前："齐东数百里雨血沾衣，庄稼枯死！你是国王，知道么？"

"不知道。"

"齐南两郡地裂涌泉，死伤万千，你这个国王知道么？"

"不知道。"

一个白发苍苍的老妪手牵一个总角小童，拄着拐杖颤巍巍指着土台："我三个儿子都战死了，我等庶民请命于宫外以求善政，哭求三天三夜，你这国王知道么？"

“不知道。”

“你你你，该千刀万剐！”老妪拐杖怒指，一头披散的白发骤然立了起来，倏忽之间，却又软软地瘫倒在了地上。

“老奶死了！”小童尖厉的哭声覆盖了人群，“还俺老奶也！还俺老奶——”

人山人海骤然沉寂了。一片粗重的唏嘘喘息像呼啸的寒风掠过山野，人山人海顿时爆发！“杀！”

“为老奶报仇！”

“活剐昏君！”随着怒潮般的呐喊，一把把雪亮的短剑匕首纷纷从难民们的皮靴中腰带中拔了出来。

齐湣王跳脚大喊：“淖齿！本王天命东帝，你……”

淖齿哈哈大笑：“瓦釜雷鸣也，我却奈何！”

在这顷刻之间，难民已经汹涌围了上来。有人大吼一声：“一人一刀！千刀万剐！”随着愤怒的喊声，难民们手中的长剑短剑匕首菜刀一齐亮出，火把下杂乱不一地翻飞闪烁着寒光，齐湣王长长地惨号着，片刻之后没有了动静。

次日清晨，一具森森白骨白亮亮飘摇在河谷山头的树梢，干净得没有一丝附肉。成群的鹰鹫飞旋着盘桓着，没有一只飞来啄食。正在这白骨飘摇之时，天空乌云四合电光烁烁，暴雨如注间一声炸雷，山头火光骤然冲起，一团白雾飘过，森森白骨在顷刻间化作了齑粉。

---

1. 濡水，今河北东北部的滦河。

2. 令支，今河北省迁安县西部。
3. 襄平，今辽宁辽阳市地带。
4. 涓水，今朝鲜清川之清川江。
5. 乐浪，今朝鲜平壤地带。
6. 春秋战国之前，军中医师由巫师、方士担任，唐以后军医方有“检校病儿官”之名。
7. 易城，战国时燕国南部要塞，在易水下游，今河北省易县地带。
8. 南皮，战国时黄河东岸要塞，燕齐拉锯之地，秦统一后置县，今河北省南皮县北。
9. 巨野泽，战国时济水中游大湖，齐魏边界，后与济水一起干涸消失。
10. 寿郢，楚国新都城，因在寿地，又沿用旧都名号而称寿郢，今安徽寿县地带。
11. 琅邪，本越国后期都城，楚国灭越后设郡，旋被齐国夺取。
12. 史家考证：秦兵马俑三号坑便是秦军幕府，总面积三百余平方米。
13. 聊城，战国时齐国西部要塞，在古代黄河与济水之间，为济西重地，今山东聊城西北。
14. 恒山，《水经注》作“常山”，即北岳恒山，西汉避文帝刘恒名讳改，《水经注》在汉之后，故作“常山”。
15. 中军司马，战国时执掌统帅部事务的高级军吏，接近于后世的参军，却比参军多了军务实权。
16. 成山角，又称成山头，战国时齐国最东端半岛，三面环海，今属山东荣成县。
17. 祝柯，亦名祝阿、督杨，齐国济东要塞，今山东济南之西南地带。
18. 昌国，战国时齐城，在当时临淄之南，乐毅灭齐六年中归燕地，在今山东淄博市东南。
19. 之罘，今烟台芝罘岛，战国方士传为海外仙山。
20. 濮阳，春秋战国时卫国都城，在今河南省濮阳地带。

第九章　孤城血卜

一　古老铁笼保全了田氏部族

齐王被杀的消息迅速传开，三千里齐国崩溃了。

临淄陷落，国人已经深为震撼。然则，国王带着一班大臣与嫡系王族毕竟已经安然出逃，活着的邦国权力依然完整，庶民精壮也还只在国内逃亡，尚没有大量流散他邦，国王只要惕厉奋发立定抗燕大旗，万千齐人便会潮水般汇聚而来，安知不会一反危局？尽管齐人对这个国王积怨甚深，但在国破家亡的危难时刻，对燕军的恐惧与仇恨已经迅速冲淡了往昔的怨恨。毕竟，举国离乱之时，国王的存在就是邦国的希望。可如今，国王竟然被杀了，无人可以取代的大纛旗轰然倒地了，齐人如何不震惊万分。更有甚者，齐王还是被齐国人在齐国的土地上千刀万剐的。别说春秋战国没有过，就是三皇五帝到如今，这也是头一遭。纵然暴虐无道如桀纣，也只是个亡国身死而已。但为君王，哪个被自己的子民一刀一刀碎割了？这亘古未闻的消息，震动了天下君王，更震坍了齐人的心神。人们茫然无措了。齐王不该杀么？该杀！齐王该杀么？不该杀！该杀不该杀都杀了，都城没有了，家园没有了，国王没有了，大臣与王族星散了，所有的城池都不设防了，这还有齐国么？轰然如鸟兽散，已经麻木的国人们开始了大迁徙一般的举国逃亡，逃往边境，逃往他国，逃往一切没有被燕军占领的城堡山乡。无论逃向何方，总是不能落在为复仇而来的燕军手里。

田单听到这个消息时，已经在东去的路途了。

燕军一进济西还没开战，田单已经与鲁仲连分手回到了临淄。一进府，家老便来禀报：已经督促执事、仆人将全部财货装载妥当，族人们也已经聚在了府中园林等候，单等他一回来立即星夜离开临淄前往大梁。可田单却一句话也没说，匆匆进了书房，良久不见动静。看看暮色将至，族人们不禁着急了。田氏举族久为商旅，除了合族公产的外国店铺，家家都是殷实富户，走遍天下不愁生计，只要离开这即将灭顶的战乱之地，兴旺将依然伴随着田氏。唯其如此，田氏离齐是举族公决的既定之策，承袭族长的田单从大梁回齐，为的也是带领族人安然转移。

“总事，”家老轻步走了进来，“族人们都等着。”

“家老，你是老齐人了。”田单回过身来，“当此之时，田氏该走么？”

“……”白发苍苍的家老愕然无语。

“击鼓聚族！”田单断然挥手，“我有话说。”

齐人尚武，大族聚集有军旅法度。石亭下的大鼓一响，散乱在府中的族人迅速赶来，只在片刻之间，合族近千人在后园池边的竹林草地间聚齐了。田单踏上池边那座假山时，族人们惊讶地睁大了眼睛。素来一身大袖长衣的田单，此刻一身棕色皮制软甲，手中一口长剑，脚下一双战靴，只差一领斗篷一顶铜盔，活生生一个威严将军。

“凡我族人，听我一言，而后举族公决。”族人们惊讶疑惑之时，田单一拄长剑开口了，“田氏虽商旅之家，却是王族支脉，齐国望族。当此邦国危难之际，田氏若离开临淄，纵然商旅兴旺举族平顺，于心何安？”

“族领之意，究竟如何？”一个族老嘶哑着声音问。

“田单之意，”田单慷慨激昂道，“我族兴亡，当等待国运而定。若齐军战胜，邦国无忧，田氏便可离齐。若齐军战败，田氏当与邦国共存亡，与国人共患难！”

暮色苍茫之中，族人们沉默了。对于早早已经做好迁徙准备的族人们来说，这实在是一个出乎意料的决断。百年以来，自从这一支田氏从官场朝局游离出来走上商旅之路，田氏一族就对国事保持着久远的淡漠，六代相传，没有过一个人做齐国官吏。时日长了，“在商言商，国事与我无涉”成了田氏族人的传统规矩。心无旁骛且不乏根基，精明的田氏商旅蓬蓬勃勃地发达了起来。齐威王以来，齐国总是巧妙地躲闪着中原战国之间的恩怨纠葛，没有在本土打过一次惨烈的大仗，国势蒸蒸日上。及至这个齐王即位吞并宋国，齐国一时极盛，齐王还做了与秦王对等的东帝。如此一个强势大邦，自然无须奔波商旅的田氏去关照。田氏的商旅大业，也恰恰在这时达到了极盛之期。也许当真应了那句老话，盈缩之期不可测。倏忽之间，齐国莫名其妙地乱了，事情也多了。田氏这个年轻的族长，也似乎在悄悄改变着田氏传统，变成了一个秘密与闻天下兴亡的人物。然则，尽管田单与鲁仲连及孟尝君的过从在族中人人皆知，但族人们却只将这些事看做年轻族长的名士做派，谁也没有仔细想过会对族人族业如何如何。今日这一突兀决断，顿时使族人们对眼前这个扑朔迷离的族长清晰起来——田单不是正宗的恪守祖制的田氏商人，他要将田氏的商旅命运绑缚在邦国兴亡之上，这是商旅家族的正道么？

可田单的一番话正气凛然无可辩驳。虽然是久在商旅，可田氏家族在商人中总保持着一种骄傲的王族老国人的气度格局，与异国同行但说齐国，离不开一句开场白“自田氏代齐以来如何如何”。如今国难当头，族长的话当真不合我心？

突然，一个年轻的声音从人群中飞了出来：“族领说得对，田氏与邦国共存亡！”立即有一片后生应和：“好！留下打仗，见见战场！”人

群便哄哄嗡嗡地议论起来。

此时天色已经黑了下来，府中风灯早已经收拾了起来，族人们点起了原本准备走夜路的火把，将池边照得一片通明。坐在最前面石礅上的几个族老连忙聚到一起低声会商，说得一阵，几个老人一齐站起，一齐将手中竹杖抱在了胸前。

“肃静，听族老说话。”田单高声一句对着老人一拱手，“族大父(注)请。”

老人壮硕健旺，竹杖笃地一点跨上了池边一方大石：“老夫等几人商议了一番，以为田单所言极是。田氏久为商旅，毕竟王族国人。大军压境，国难当头，岂能在此时一走了之？国胜则走，国败则留，方显田氏本色也！”

“族老议决，族人以为如何？”田单高声问了一句。

族人们火把齐举，一片高喊：“国胜则走！国败则留！”

“好！”田单一举长剑，“自今日起，田氏举族以军法定行止。这座府邸便是合族营地，各家自成军帐驻扎，做好起行准备，随时听从号令行事。”

“嗨——”池边近千人一声整齐呐喊。

一时之间，田单府邸变成了一座奇特的军营，池边草地林木假山厅堂院落，到处都扎满了帐篷。商旅生涯原本是四海游走的生计，旅途结帐野居更是家常便饭。各家分头动手，各色帐篷在火把下迅速立了起来。

田单下令，原本装好的兵器车辆全数打开，长剑分发精壮，短剑分发少年与女眷，一百副机发硬弩分发给曾经修习过强弩术的技击之

士。兵器分派完毕，田单将寻常护送商旅的三百名骑士与族人中持有长剑弓弩者混合，编成了一支六百人的“族兵”，分做六个百人队，每队五十名骑士、四十名长剑步卒、十名机弩手，组成一个精悍完整的战场小单元。另外四十名机弩手配备了战马，与商社百骑编成一支“飞骑策应队”，由田单亲自率领。

这商社百骑与护商三百骑，都是从咸阳与大梁的齐国商社专程赶回临淄护送迁徙的。骑士没有一人是田氏族人，而全部是田单在既往商旅中收留的难民精壮训练而成，骑术精湛武技高超，曾被鲁仲连多次“借用”，实则一支职业骑兵。从燕军大举攻齐的消息传开，田单估量情势，要以重金遣散这些骑士。可骑士们慷慨激昂，立誓“与总事共安危”。田单反复思忖，纵是遣散，骑士们也是无家可归，仓促间却到何处立身？便与骑士们商议，将他们暂时编成田氏家兵，但有机会，将其送入齐军建功立业。骑士们大是兴奋，异口同声一句：“刀兵来临，我等只跟定总事！”正是有了这四百名劲健骑士，田单才举一反三，将族人精壮与骑士混编成军，一支家兵立时成就。成军事定，田单立刻聚集族老并各家家长，一番细密商讨，将全族分成了六支“车行部伍”：财货粮食与老幼女眷全部上车，五十岁以下男子全部充当驭手，每部一个百人队两翼夹持护卫。方略商定，族老与家长们立即行动，一个时辰方过，各队人口编排就绪。

三更之后，田单一声令下：“所有车辆，全部安装铁笼！”

田氏商旅大族，合族各色载货车辆两千余。此刻集中到货仓车马场的，却只是六百多辆异常坚固、宽大车身车轮全被铁皮包裹的牛车，其余轻巧车辆全数被裁汰。寻常时日，这种车辆专一运送铁料盐包，由两头肥壮的黄牛驾拉，最是吃重且耐得颠簸驰驱。饶是如此，田单还是早早便给这种牛车打造了一件奇特物事——铁笼。

铁笼者，笼住车轴之铁具也。外有一尺铁矛状笼头，根部是一个厚有三寸带有十个钉孔的圆形铁壳，卡在车轴顶端，用十个大铁钉牢

固地钉在车轴上，与整个车轴结为一个整体。寻常商旅车队互不相撞，铁笼自然无用。然则若是千军万马的战车战场，这铁笼便可大显功效。敌方战车无论如何也不敢并行抢先，或撞上来翻车。究其竟，铁笼本是春秋车战时期的特殊“兵器”，随着战车的淡出，也早已经成为罕见物事。田单经管商事日久，有了一种凡事不忽视细节的习惯，在仔细谋划有可能遇到的险境时，不期然想到了“临淄商旅渊薮，万商争迁，车流抢道”的危险，于是早早打造了几百副这种早已经被人遗忘的铁笼。

风灯火把之下，数十名工匠一个时辰将铁笼叮叮当当装好，黑黝黝大铁矛成排列开，衬着铁皮包裹的车身车辕，一片铁色青光触目惊心。

田单一挥手：“二百辆车载人，立即分派各部伍。四百辆车装货：一百辆盐铁，两百辆粮食干肉，十辆药材，其余九十辆装载财货。”

“总事，”家老低声道，“财货原本装了三百辆，九十辆，只怕少。”

“财货精简！”田单毫不犹豫，“珠玉丝绸珍宝类全部坚壁，只带生计必需之物。”

“明白。”家老一声答应，匆匆去了。

整整一夜，田氏部族终于收拾妥当。次日午后时分，惊人的消息传来：触子的四十三万大军在济西全军覆没。当夜，临淄城商人开始了秘密大逃亡。唯有田氏部族岿然守定府邸，捺性等待着齐军最后一战。三日之后，达子战死，二十三万大军作鸟兽散了。然则，更令都城国人震惊的是：田氏王族并一班大臣，竟连夜悄悄逃出了临淄。就在那天夜里，临淄终于爆发了逃亡大潮，到天亮时分，临淄城已经是十室九空了。也就在这天夜里，田单痛心疾首地断然下令：全族起

程，东去即墨(注)！即墨，与这支田氏部族有着久远的渊源。作为王族支脉，田氏代齐之初，田单族祖先被分封在即墨。那时，即墨是齐国东部最大的城堡，也是齐国的东部屏障。说是屏障，主要是预防东夷侵扰。到了春秋末期，东夷经过齐桓公发端的百余年“尊王攘夷”，大体上已经被齐国化成了农耕渔猎的齐国民户。作为举族为兵掠夺袭扰平原农耕的东夷，事实上已经星散解体了。正因如此，齐国东部也没有了经常性威胁，即墨的要塞屏障地位也渐渐淡化了。领即墨封地之初，田氏部族也是举族为兵，全力追剿残余的东夷部落。及至大局平息，田氏利用即墨近海之便，渐渐拓出了一种独门生计——利用海路做海盐商旅。即墨出海，北面可达辽东与高丽(注)，南面可达越国琅邪，东面则可达更远的东瀛诸岛。齐国的海盐有两处产地，一处是临淄北部的近海区域，另一处是齐东近海区域。而齐东海盐，以即墨为集散地。时当田齐立国之初，对各个田氏部族的控制很是松散。正所谓天时地利人和无一不利，即墨田氏的海盐生意便蓬蓬勃勃地发了起来。先是田氏商船从海路冒险向外输送海盐，换回辽东兽皮越国剑器等各种稀缺物事；后来则是辽东、高丽、越国、东瀛的渔船捎带从即墨贩运；再后来，诸多海船冒险前来，载着大量珍奇之物换取海盐。趁着商旅生计的旺势，田氏铸造了一种自己的刀币，上刻“即墨”两个大字，专一用于海盐交易结算，被商旅称为“即墨刀”。有了即墨刀，盐铁生意如虎添翼，倏忽二十年之间，即墨田氏发成了最殷实的王族封地。然则好景不长，精于经营的即墨田氏没有料到，即墨刀给举族带来了厄运。

即墨刀一出，“即墨田氏囤积盐铁，私铸刀币，图谋不轨”的风声渐渐吹到了临淄。不久，即墨田氏的在国族长被齐桓公田午(注)召了去。桓公皱着眉头只说了一句话：“即墨田氏擅长商旅，便去做商。土地官爵么，让给别个。”于是，田氏族长立即被削爵罢官，即墨封地自然也没有了。从那时起，即墨田氏永远离开了即墨，带着失意的寥落踏上了商旅之路。后来，田氏王室对王族支脉的控制越来越严，即墨

田氏离王室王族与齐国官场越来越远了。但是，老根总是老根，无论朝野，人们只要提起田单一族，总是呼为“即墨田氏”，连田单部族的族老们数落起旧事，也是一口一个“俺即墨田氏如何如何”。

小城即墨，是这支田氏的族徽，也是这支田氏的圣土。回到久远的故乡，也许还会为这支田氏杀出一条新路来。

出得临淄，一片车马汪洋。临淄向东去海的官道素称“天下大道”，六丈余宽，路面夯土修筑，道边三层参天绿树，道边排水的壕沟抵得小诸侯国的灌溉小渠。任是何国商旅，只要走得一趟临淄大道，莫不由衷赞叹：“齐国通海大道，冠绝天下也！”寻常时日，纵是盐铁生意最旺的时节，这条通海大道也从来没有过车马拥挤。如今迥然不同，遍野火把，遍野车马，暗夜之中远远望去，根本不晓得大道在哪里？东逃者大多是商旅大族与国人富户，动辄大车数百马匹上千，骤然间从临淄及齐国西部的所有城堡拥来，直是车马如潮人流如海，密匝匝遍布原野，却去何处找路？纵然找到那条通海大道，又如何挤得上路面？

“总事，这却如何是好？”久有商旅阅历的家老束手无策了。田单长剑一挥：“族人听了：百骑开道，我自断后。避开大道，直向旷野！”发令方毕，田单身边的六支螺号呜呜长吹，六队车马甲兵顷刻间排好了次序，又一阵螺号，田氏车马队辚辚启动，两侧甲兵护卫，硬是在车马汪洋中缓缓移向旷野。堪堪将出车马海洋，西北方向却突然大片车马拥来夺道。

外围家兵连声呼喝：“这里不是官道，闪开。”

“燕军来了，快跑啊！”遍野车马呼喊狂奔，不顾一切地压了过来。

喀喇喇轰隆隆，两片车马无可避免地山一般相撞了。骤然之间，一片人喊马嘶，横冲直撞压过来的车马大片翻倒，田氏车队队形大乱，却没有一辆翻车，只惊得牛车队的黄牛们“哞哞哞”一片长吼。田单已经从后队飞马赶来，摇动火把大声呼喊：“燕军尚远，莫得惊慌。各自分路，拥挤只能自伤！”左右家兵族人也跟着齐声呼喊，潮水般的混乱车马才渐渐平息下来。对方一个首领模样的老者举着火把查看了一番双方车辆，连连惊叹：“噫呀！铁笼现世了。匪夷所思！娘的，老夫俺如何没想到这一层？”说着一拱手，“敢问贵方族领高名上姓？”一个族人不无骄傲地高声道：“即墨田氏。不要问了，快收拾车马。”老人喟然一声长叹：“望族也！能出此奇策，即墨田氏气运也。”说罢转身高声呼喝，“族人听了：整顿车马，跟定即墨田氏走！”

田单远远听得明白，低声吩咐家老：“都是逃战，要跟者莫得阻拦。”

“车马太多，目标大，燕军追来如何是好？”家老立即急了起来。

“田氏与国人共患难，顾不了许多，走！”田单一挥手，螺号又呜呜响了起来。

如此三日，田氏车队后跟上了浩浩荡荡的几千辆牛车马车，虽则走得慢，却也不再遍野抢道乱闯。这一日横渡潍水，正逢夏日大水之季，其余部族装载财货的牛车马车大部分轴断轮折沉陷河水，财货也大部被大水冲走，小部分过河车辆也大都是车身损坏难以行走，一时间两岸哭喊连天。

田单镇静，下令给全部车轴铁笼各绑缚二十条粗大麻绳，青壮族人与家兵全部下水，在牛车两边拽住绳索，借着大水浮力将车辆半托在水面缓缓行进。虽是慢了一些，却是一人一车未折，全数到达潍水东岸。引得两岸狼狈不堪的人群歆羡不已，一片赞叹敬佩。再过胶

水，其余部族的车辆几乎损毁净尽，唯独田氏车队如法炮制，过水完好无损。两道大河一过，田单的名字已是人人皆知了。

过得胶水又走得两日，距离即墨还有三五十里，越来越密实的帐篷营地一望无边。田单登上一个山头瞭望，各色帐篷营地竟一直延伸到即墨东南的沽水河谷。粗略估算，少说也有二三十万人。狼狈的难民们一边忙着野炊，一边高声嚷嚷着各自话题，人声鼎沸哄哄嗡嗡，甚也听不清楚。虽然东逃者大多是富户商旅，可眼下却都是衣衫褴褛灰头土脸，全然没有了任何礼仪讲究。显然，这是最早出逃的国人，除了些许粮食，大约所有的财货都被几道大水留下了。

田单看得直皱眉头，这即墨令如何不放难民入城？如此遍地炊烟，简直是在指引燕军的追杀方向。思忖片刻，田单唤过家老低声叮嘱几句，带着两名剑术精熟的骑士从帐篷营地间寻路直奔即墨。

即墨城正在一片惊慌混乱之中。

此时的即墨令轸子，原本是齐军的一个车战大将，年逾六旬，刚猛健壮不减当年。由于即墨为东方屏障，这里始终有三五万守军，即或在齐湣王聚集大军的时日，即墨的兵马也没有被西调。正因如此，闻得齐国西部城池守将纷纷弃城逃亡，轸子气得咬牙切齿，发誓要在即墨与燕军决一死战。正在厉兵秣马之时，难民潮铺天盖地涌来，轸子顿时慌了手脚。放难民入城么，五六万人口的即墨小城如何容纳得这源源不断的汹汹人潮？纵然是富户逃亡自带粮草，可这饮水、柴薪、房屋、食盐等又如何解决？全城只有几十口水井，只这一个难题不解决，几十万人便得干渴而死。不放难民进城么，作为齐国最后时刻的唯一一座军备完整的要塞城池，又如何向国人说话？若城外变成了燕军屠场，身为齐国大将，有何颜面立于人世？思忖无计，轸子日每派出四个千人队，护送牛车给远离河谷的难民营地送水，给断粮的难民发放粮食药材等应急之物。如此不到旬日，城内军民又是大起恐慌。大战未至，军粮如此大量流失，若燕军杀来如何守得住城池？牛

车药材等本是征发城内庶民的，百姓们也慌乱起来，不是心疼物事，只是成群结队拥到官府门前，一口声追问即墨究竟能否守住。守不住，赶紧放百姓逃生，耗在这里还不是等死？天天向城外运粮，那有个头么？到头来还不是内外一起饿死？乱纷纷终日叫嚷，轸子急得团团乱转，却拿不出个妥善谋划，一急之下突然中暑昏厥，醒来后连日高烧昏迷不省人事了。

“禀报将军：即墨田氏的族领来了！”中军司马几乎是趴在轸子耳边喊着。

头上捂着湿淋淋布巾，榻边还摆着一个大冰盆，轸子依旧满面红潮喘息艰难。突闻“即墨田氏”，雪白的双眉猛然一动，烧得赤红的双眼也豁然睁开。

“临淄田单，拜见即墨令。”田单不能自称即墨田氏，只以居所地自称。“

田单……”老将军喑哑地叫了一声，突然神奇地霍然坐了起来，“老夫听鲁仲连说起过……快！先生为即墨一谋……”堪堪拉住田单的手，又软在了榻边。

“即墨令，生死存亡之际，我直言了。”田单见军医已经扶着老将军躺好，一拱手高声道，“解困之策：教老弱妇幼进城，十六岁以上五十岁以下男子全部编为民军，驻扎城外，做即墨郊野防守。先解人潮之困，否则便是乱局。”

“好！”老将军眼睛一亮，又霍然起身，“老夫如何想不到这两全之策？”喘息一阵，却又踌躇，“城外难民，多为商旅富户，愿意风餐露宿做兵么？”

“田单愿助即墨令一臂之力，说服逃难人众。”

“好！”轸子精神大振，“中军司马，授先生副将之职，编成民军。”

“不必。”田单一摆手，“同在危难，同为商旅，正好说话，官身反倒不便。”

轸子略一思忖道：“既然如此，便听先生。老夫准备城内，先生出城。”

片刻之后，田单飞马出城，回到沽水河谷，立即派出十多名原在商社做执事的精干幕僚飞骑到各个难民营地邀集族领聚会。午后时分，各个帐篷营地的族领族老们或骑马或徒步络绎不绝而来，竟有二百人之多。田单先吩咐家老，给每个族领一陶碗清酒。族长族老们纷纷大坐在草地上，品尝这此刻已经成为稀罕之物的凉甜美酒，唏嘘感慨之中，有几名执事逐一询问记录了各家族部族的逃难人数。及至报来一归总，田单大是惊讶——即墨城外竟聚集了三十二万难民！思忖一阵，田单向众人一拱手开了口：“诸位族领同人，我乃临淄田单。我等避战东逃，后有燕军追杀，前有大海拦路，财货粮食大多失落路途，已经陷入危困之境。若不自救，则玉石俱焚也！当此之时，田单斗胆直言，为我等三十万之众试谋生路，不知诸位意下如何？”

“先生只管说，俺听着了！”

“先生做齐国商社总事，大有韬略，俺们晓得！”

“田单铁笼，即墨田氏得全，我等愿听先生谋划！”

“谢过诸位嘉许。”田单又是一圈拱手，“方才田单入城，与即墨令共商，拟将老弱病妇幼进城养息，全部精壮男子编成民军，驻守城外，助轸子老将军与燕军决一死战！目下齐国已破，国君弃国逃亡被杀，齐西四十余城已经陷落。然则，齐国并没有灭亡。莒城令貂勃，

业已与南下逃亡庶民结成民军，坚守齐南。邦国兴亡，匹夫尚且不惜血战，我等尽皆昔日国人，曾经独享骑士荣耀，难道没有背海一战护

国谋生之心么？”

“说得好！”一个老族长霍然站起，“为国为家都得拼，打！”

“对！俺老齐人谁没个血性？就是没人出头谋划。”

“逃也死，战也死，莫如痛快打了！”

“学个莒城，打！”

“没说的，打——”众人一口声大喊起来。

“好！”田单一摆手，“敢请各族领将成军人数、兵器数目并各种有用物事，报给我这执事，我拿给即墨令。成军务必要精壮男子，病弱者一律不算。”

一片叫好声中，族领们与随带前来的族老、族中书办纷纷合计数目。大约半个时辰，各种数字报了上来，执事一归总拿给田单，羊皮大纸上赫然列着一排数字：

成军精壮　六万八千三百余

兵器合计　剑器五万口　弓弩三万张　箭十万余支　长矛

五千余

帐篷合计　三万六千余顶

车辆合计　八百三十余辆

甲胄合计　三万余套

田单看得一眼，心中顿时踏实，举着羊皮纸高声道：“诸位请先回去整顿族人，向即墨靠拢，我即刻去见老将军。”说罢又匆忙入城。

轸子正在带病督促吏员清点城中庶民空屋与一切可以住人的地方，听田单将城外情势一说，再将羊皮纸一看，双掌一拍道：“好！这兵器居然还多了。成军无须装备，只少些甲胄。”田单道：“兵器原本人人都有，老弱妇幼的也都登上了。甲胄不是大事，杀敌夺来

便是。”轸子大是赞叹：“先生之言，壮人胆气也！”立即回身下令，“中军司马，一个时辰后开城迎接老弱妇幼。老夫自带五千步卒出城，助先生整肃民军。”田单连忙摇手道：“老将军还是城内坐镇好，只须派一员副将。”轸子道：“也好，老夫将城内先安置妥当。”

日落时分，即墨城西两门大开，老弱妇幼二十余万人从原野河谷匆匆拥来，虽则脚步匆匆，却井然有序一片沉默。留在城外的精壮男子们举着大片火把夹道相送，与亲人挥别，场面分外悲壮。直到三更，二十余万人口才陆续进城。田单与出城副将立即着手整编民军，一直忙碌到天亮，左中右三军方才编好：左军一万五千驻守即墨西南，右军一万五千驻守即墨西北，中军三万正面扎营防守通海大道。

太阳刚刚升起，轸子正要出城查看抚慰民军，方到西门箭楼下马道，城头瞭望斥候一声高喊：“燕军来了！三路——”接着便是低沉凄厉的螺号。轸子扯过马缰冲上了城头，举目遥望，但见中央通海大道与西南西北三路烟尘遮天蔽日而来，天边陡然竖起了一道灰黑色影壁。作为车战将领，轸子二十多年没有打仗，此刻雄心陡起，举剑大喝：“步军守城，铁骑两万全数出城，与民军联手迎敌！”中军司马急传将令，调兵号角大起，片刻间西门隆隆打开，白发老将轸子率领两万骑兵冲了出来。

田单正是民军中路大将，也已经在整顿步兵方阵，见轸子铁骑到来，连忙大步迎上高声道：“老将军，我步军方阵居中，铁骑两翼冲杀

如何？”轸子哈哈大笑道：“倏忽之间，先生竟成大将也。好，便是这般！”手中那支车战长矛一举，“铁骑两翼展开——”

两万铁骑与田单民军堪堪列好了阵势，燕军已经雷霆般压了过来。当先一面“骑”字大旗猎猎飞舞，正是辽东铁骑主将骑劫大军到了。大约一箭之地，遍野辽东铁骑收队成阵，骑劫马鞭一指一阵大笑：“轸子老匹夫！你这车战老卒也想与我辽东飞骑较量么？早早献城受缚，昌国君不定会免你一死也。”轸子须发戟张长矛直指：“骑劫，老夫齐国大臣，便是战死，也不会做降燕贼子！”骑劫大笑：“好！有骨气。一路杀来，齐人都是烂泥软蛋，本将军真正憋气。今日放马一搏，放开整！”笑罢长剑高举，“辽东骑士！杀——”

战鼓隆隆动地，两军铁骑如两团红云，骤然裹缠在了一起。燕军三路而来，骑劫铁骑发动时，西南路大军也堪堪赶到，迎住西南民军厮杀起来。恰在此时，秦开大军也从中央杀到，与田单中路民军轰然相撞，整个即墨原野响彻了震天动地的杀声。

二　尘封的兵器库隆隆打开

午后时分，战场终于沉寂了。

六万民军原本没有任何结阵而战的训练，虽说人人都有些许技击之术，并有长短不一的各色剑器，但在历经长期严酷训练的辽东大军面前，却显得毫无章法。更有一个致命缺陷，手中没有盾牌。对于结阵大战的步卒，盾牌非但是个人搏杀的必备防护，更是结阵对抗铁骑的坚实屏障。步卒无盾，只能有攻无守。饶是这些商旅子弟们拼命搏杀，也没有过得一个时辰便几乎全军覆没。田单部族的近八百名族兵尚算训练有素，也战死了大半，唯余三百骑士结阵不散，死死保着三处剑伤的田单且战且退杀回了即墨西门。

顾不上包扎伤口，田单跌跌撞撞地冲上箭楼瞭望战场。此刻他只有一个心愿：亲眼看着老将军全身回城。可放眼望去，遍野都是燕军的蓝边红色战旗，即墨铁骑踪迹皆无。正在田单愣怔之时，大队燕军铁骑飓风般卷到城下骤然勒马，激扬的尘柱直冲城上女墙，呛得田单与士卒一阵猛烈地咳嗽。

“城上军民听了！”威猛剽悍的骑劫在马上高喊着，“即墨骑士全军覆没，轸子老匹夫也被我杀了。看，这是何物？”

一个骑士用长矛挑着一颗白发苍苍的头颅，燕军骑士一片高喊：“轸子首级在此，齐人开城降燕——”骑劫哈哈大笑，带血的长剑直指城头道：“齐人狗熊一窝，若不拱手降燕，尔等头颅一齐挂上高杆！”燕军一片呐喊：“抗我大燕者，立杀不赦！”

素来沉静的田单怒火中烧，戟指城下嘶声大吼：“燕人休得猖狂，即墨要为老将军复仇。要即墨降燕，休想——”城头原本已经拥满惊恐无措的守军，此刻却万众一心，齐声呐喊：“为老将军复仇！”

“即墨不降！死战到底！”

“竖子猖獗！”城下骑劫一声怒喝，“步军列阵，壕桥云梯攻城！”

正在此时，燕军阵前一马飞来，遥遥高喊：“昌国君将令——毋得攻城！后退十里扎营，违令者斩——”骑劫脸色顿时铁青，狠狠骂了一声：“鸟令！”又向城头吼叫一声，“尔等狗头，多长两日。”再转身又是一声大吼，“愣着钉桩？退后十里扎营！”

暮色斜阳之中，燕军缓缓后退了。晚霞将即墨城楼染得血红，与城外郊野无边无际的红衣尸体融成了一片血的海洋。天边飞来大群大群的乌鸦秃鹫，嘎嘎啾啾地起落飞旋，浓浓的血腥味儿弥漫了即墨原野。

“田氏骑士何在！”田单嘶哑着声音大喊了一声。

城楼上“嗨”的一吼，挤在田单两边的骑士肃然成列。

“随我出城，找回老将军遗体！”

茫茫暮色之中，一队轻骑飞马出城，消散在骑兵厮杀过的广阔战场。天色渐渐黑了下来，星星点点的火把依然在旷野摇曳闪烁，直到三更，火把马队才渐渐聚拢，飞进了即墨。

马队将轸子老将军的无头遗体抬到即墨令府邸时，眼前的景象使田单愕然了——万千火把层层围在了府邸车马场前，正门廊下一片白发苍苍的老人，层层叠叠的人山人海，毫无声息地肃立着。见田单马队到来，人们无声地闪开了一条甬道，眼看着那具浑身浴血的无头尸体停在了廊下一张窄小的军榻上，人们木然地瞪着双眼，只有粗重的喘息飘荡着，如同冬夜的寒风掠过茫茫林海。

“父老兄弟姐妹们，”田单一身血污疲惫地一拱手，“老将军尸体回来了。”

话音未落，一个老人深深一躬：“合城军民，拥立先生主事。”

“田单主事！田单主事！”人山人海猛然爆发出震天撼地的吼声。

又一个老人颤巍巍顿着竹杖：“先生以铁笼保全部族，定能出奇策守住即墨。”

“先生韬略，正当报国，万勿推辞！”族老们异口同声。

几位将军与士卒们也是一片呼喊：“先生谋勇兼备，我等愿听将令！”

望着殷殷人海，田单骤然感受到了巨大的压力，心下不禁猛然一沉，四面拱手高声道：“父老兄弟姐妹们，燕军暴虐，我等须得死守即墨方有生路。然则，田单虽有些许商旅应变之才，却从来没有战阵阅历。恳请哪位将军主事，田单定然鼎力襄助！”

“田单主事！死守即墨！”巨大的声浪立即淹没了田单的声音。声浪方息，一位将军慷慨激昂道：“先生虽非战将，然却韬略过人。铁笼得全部族，分流得全难民与即墨。大兵压境，先生身先士卒。大战方过，先生夤夜带伤于燕军营外寻回老将军尸身。此等奇谋勇略，大义节操，俺等即墨老民人人传颂。先生主事，俺等军民方有战心！否则，俺等弃城出逃各奔东西。父老兄弟们说，是也不是？！”咬字极重的胶东口音声震屋宇。

“是——”

“田单不主事，俺等便跑！”顿时一阵雷鸣般声浪滚过。略一思忖，田单慨然拱手：“方今之时，我大齐国脉唯存胶

东。国人如此推重于我，田单当为则为。纵有千难万险，田单九死无悔！”

“田单万岁！”“即墨万岁！”“新令万岁！”人群顿时狂热地欢呼起来。

“诸位父老兄弟姐妹们。”待声浪平息田单高声道，“大军围城，即墨时时都有城破之危。要坚守即墨，自目下开始。军民人等立即回归营地整顿兵器，青壮男丁即刻到这位将军处登录整编，老民族领、闾长与难民族领、族老及千长以上将军，请留下商讨大事。”

轰然一声，人山人海像淙淙小溪般向街巷分流而去。田单一边下令即墨令府邸的几名书吏确切登录各族人口数目，一边与族领族老将

军们一一商讨要立即办理的几件大事。

第一件，城内老民连同难民的所有房屋、财货、粮食并诸般衣食起居器用，一律归公统一调配；自今日始，即墨全城都是军营，百物无一私。

田单沉重地说：“即墨无后援，已是兵家绝地。若不一体大公，只恐怕当不得数月，便会不战自溃。田单苦心，上天可鉴。”说罢转身，立即下令家老报出田氏目下财货。田单部族的六百车物资本来没有什么损失，家老一宗宗报来，粮食、衣物、甲胄、盐铁、药材、干肉等，非但数量大，且都是应急实用之物，若一族逃难，足以支撑田氏族人远走他乡。众人本来对这亘古未闻的“举城大公”尚有踌躇，如今见田单兜底交出举族财货，诸般疑虑顿消，异口同声赞同。

“我还得补上一条，”田单一脸肃然，“理乱用重典。所有财货器用分之于兵民，凭诸位公推十名族老秉公立法，依法度配物。用之于军，则由后军司马奉我将令配给。无论军民，俱可举发不公，但有徇私舞弊者，一律剐刑处死！”

“彩——”众人本是四海聚来，对此严刑峻法却同声喝彩。

这个最大的难关一过，余下的军民混编、推举将军、加固城堡、清点府库、建立兵器作坊等诸般事宜，人人献策异常顺当。雄鸡报晓的时分，诸般大计已经商定就绪，立即分头行事去了。

在此期间，一班吏员已经在即墨令府邸为田单安排好了中军幕府，交由田单的家老与几名心腹执事照料。族领将军们散去，家老用大盘捧上来一整只临淄烤鸡，敦促田单趁热快用，一边忙着去请族医来为田单疗伤。田单却摆摆手叫住了家老，喟然一叹：“族叔呵，田单有负于你老了。”说罢深深一躬。白发如雪的家老愣怔了：“总事……你，你要老朽离开么？”田单不禁一眶热泪道：“族叔呵，举城大公，

人人皆兵。田单既受万千生民之托，如何能在身边再任私人？你老与执事们……”老人默然片刻长吁了一声：“大公者无私，老朽晓得。总事疗完伤，老朽去老丁营……”一抹眼泪，老人转身去了。片刻之间，那名随田单奔波列国的族医提着药褳跟在家老身后匆匆来了。眼看着田单清洗包扎完三处刀剑伤，族医说了不打紧，老人深深一躬默默转身走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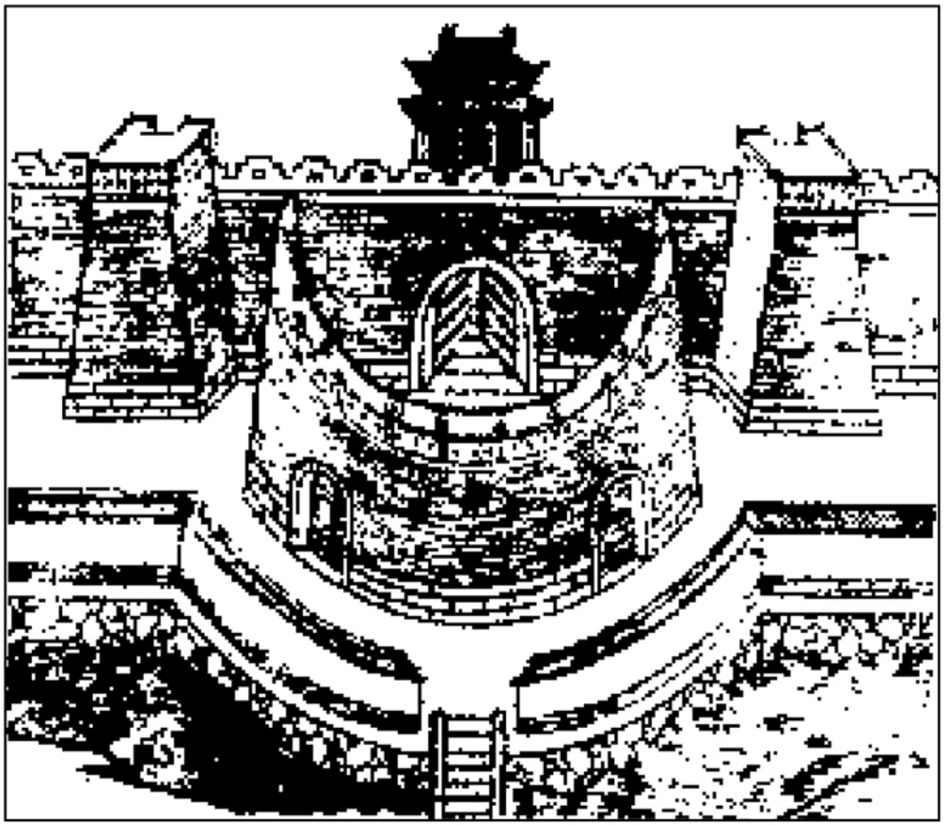
听着那熟悉的脚步声渐渐远去，田单久久不敢抬头。老人跟了田氏三代总事，在田单父亲时已是掌事总管了，数十年忠心耿耿为田氏部族立下了无数汗马功劳，而今垂暮之年，却要去老丁营住通榻大铺做杂役粗活，却教人如何忍心。

长叹一声抹去泪水，田单一把推开烤鸡匆匆出府了。太阳已经到了城头，巡查防务之外，若无大战，今日一定要清点完兵器库。这是目下头等大事。

即墨是齐国东部的一座大城，名副其实的兵家重镇，其根基正是即墨田氏奠定的。田单作为继任族领，对族藏典籍十分熟悉，清楚地记得《田氏营国制》中的记载：“即墨为要塞之城……城下阔于高倍，上阔于下倍；城高五丈，底阔二丈六尺，上阔一丈三尺六寸，高下阔狭以此为准……城外壕沟阔二丈，深一丈，底阔一丈。城墙夯土为体，岩石为表，东西长三里，南北阔二里。”按照如此规模，即墨几乎是战国兵家所谓的“千丈之城，万户之邑”。事实上，在田氏镇守即墨的年月里，即墨也确曾是除了临淄之外的齐国第二大城。

巡视一周，田单发现即墨城雄峻依旧。只是多年太平，打仗也都在西部，居安不思危，女墙箭楼已经多有破损，城外壕沟已经变成了一道浅浅的干沟渠，城墙外层石条也脱落了许多，裸露出的夯土已经疏松得刷刷掉落了。

田单思忖一阵立即下令：“着后将军即刻带领三千兵卒，并发七千男丁，一日之内立即加深西门外壕沟。旬日之内，四面壕沟一律加深至建城本制。作坊土木工匠，一律上城日夜修葺。旬日之内，务使城防完好如初！”中军司马一声领命，立即飞步去了。



古代城制示意图

查勘完城防，田单带着几名军吏来到兵器库。即墨兵器库占地十亩余，六十余间三丈多高的巨型石板屋分东西中三列层叠矗立，三列之间是两条六丈宽的夯土大道，可并行四列大车运送兵器，规模堪称齐国要塞第一。而今却是满目萧疏，库房尘封铁门锈蚀，大道中荒草摇摇。田单不禁皱眉道：“即墨守军不换修兵器么？”旁边军器司马红着脸惶恐道：“此间兵器库尽皆防守器械，即墨数十年无战，也只换修剑矛弓箭甲胄马具盾牌等，这里……”吭哧着说不下去了。

“全部打开，全数清点。”

“嗨！”军器司马一挥手，看守府库的军吏领着一队老卒连忙快步跑来，一座一座地隆隆打开了库房。

“右列是飞兵械库。”军器司马指着右边大铁门顶端的“飞兵”两个大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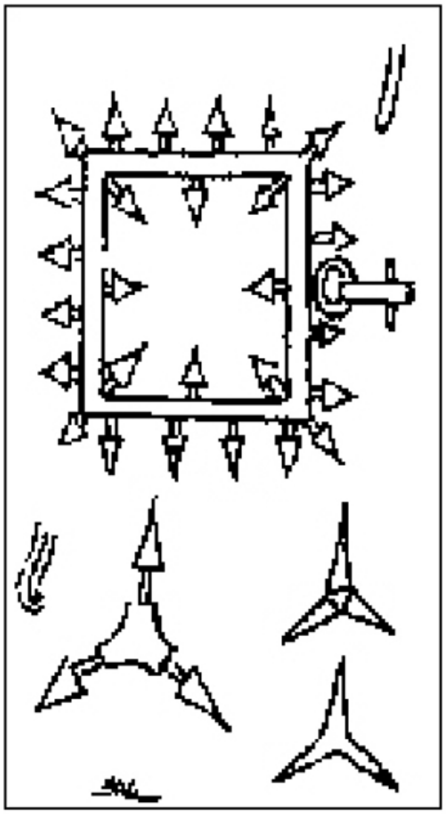
田单点点头：“是铁蒺藜檑具等一般兵器了？”

“正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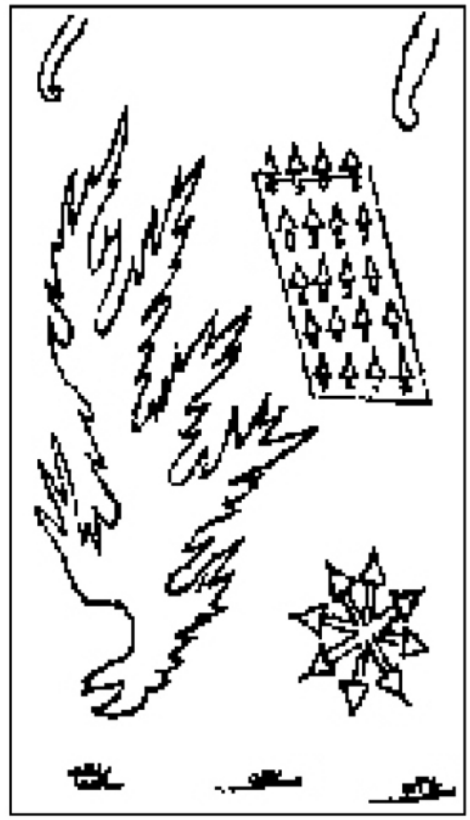
“立即调来一千健旺老者，清扫库房，清点兵器，修葺道路，务必使兵器搬运畅通。”田单说罢大步进了飞兵库，逐一查看了大量囤积的锈蚀器械，不禁长长一叹。

这二十间石板库房，囤积最多的是铁蒺藜、铁菱角。这是抛撒在进军要道专门扎伤马脚截杀骑兵的小兵器。蒺藜者，带刺之野生灌木也，遍生大江南北，是再寻常不过的野生草木。远古时期，人们常常将山野之间的蒺藜大量采下抛撒在路面，以迟滞敌方人马。然则临时采摘毕竟不便，于是春秋时期便有了碎木块制作的木蒺藜。《六韬·虎韬·军用》载：“木蒺藜，去地二尺五寸，（布）百二十具……狭路微径，张铁蒺藜，其高四寸、广八寸、长六尺以上，（路段布）千二百具。败步骑。”铁蒺藜，却是战国之世有了铁器后的兵家发明——用铁片打造得蒺藜状的尖刺物。墨家长于守城，《墨子·备穴》便有了在地道进出口与城门外、河道大量设置铁蒺藜的战法记载。

其次便是各种檑具。檑者，抛掷杀敌之器具也。檑起源于周代，本音乃是一个“抡”字，即挥开胳膊扔出去，久而转音成了“檑”。



铁菱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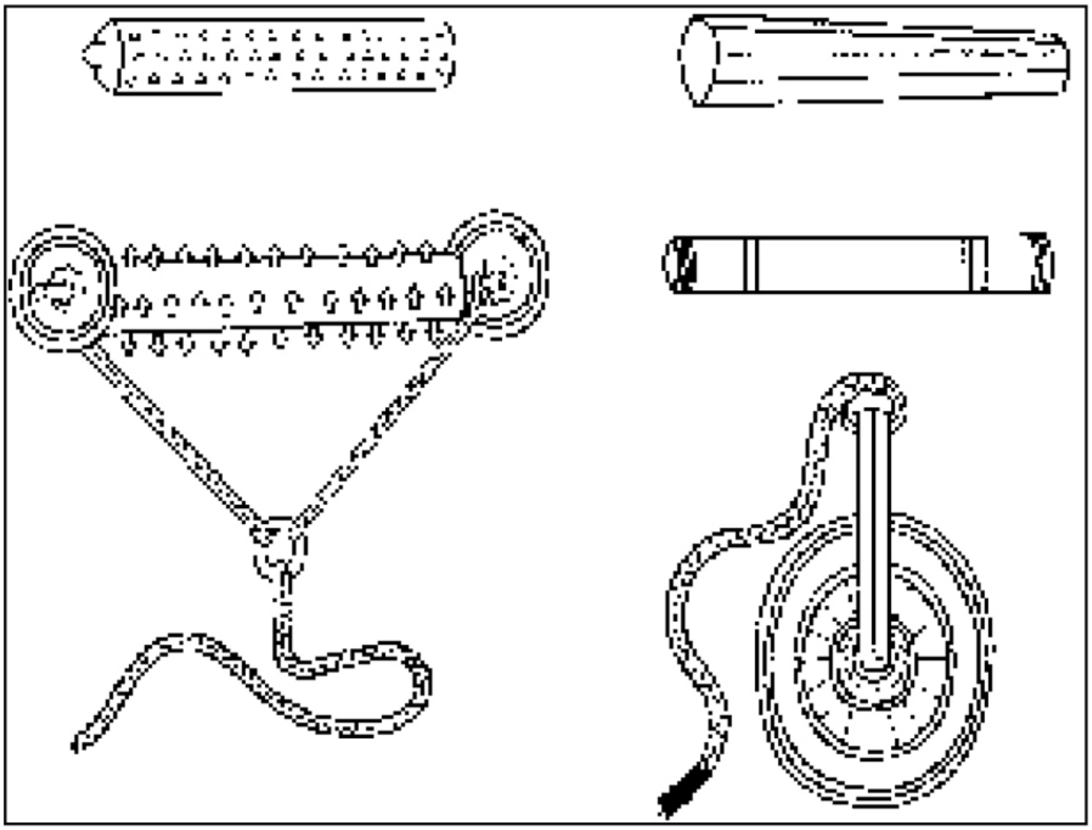
铁蒺藜

因其抛掷之后隆隆若雷声滚动，渐渐正式写成了“檑”或“雷”。《周礼·秋官·职金》疏云：“雷，守城捍御之具。”作为兵器，檑具是居高临下投掷杀伤之兵器的种类名称。依据用途，实际上分为多种名目，最常用者为五种：

其一，木檑。也称滚木，以整段粗大圆木打造，长四至六尺，直径至少四寸，粗则不限；木上镶嵌铁钉铁刺，从城墙连续推下，摧毁攻城云梯并杀伤士兵。

其二，泥檑。以黏土调泥，每千斤泥加入猪鬃毛与马尾毛三十斤，捣熟擀成，每檑长二三尺，直径至少五寸。泥檑干透之后坚硬如铜铁，沉重如巨石，柔韧如皮质，从高空砸下纵经城墙碰撞仍然完好无损。

其三，砖檑。砖窑烧制，整段实心，长三四尺，直径六寸余，用于城头抛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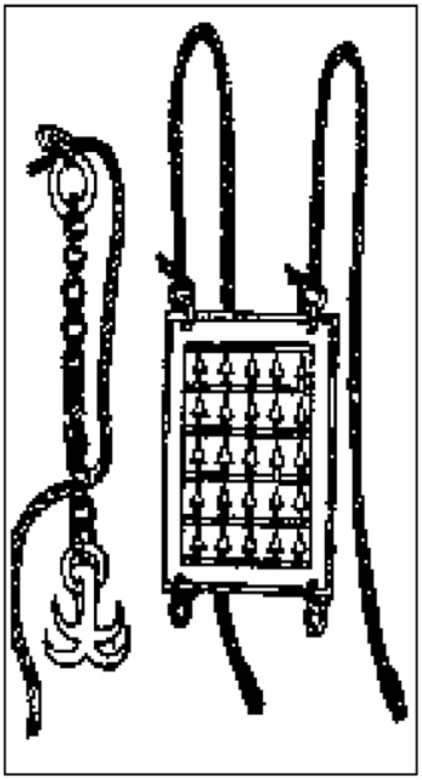


五种檑具示意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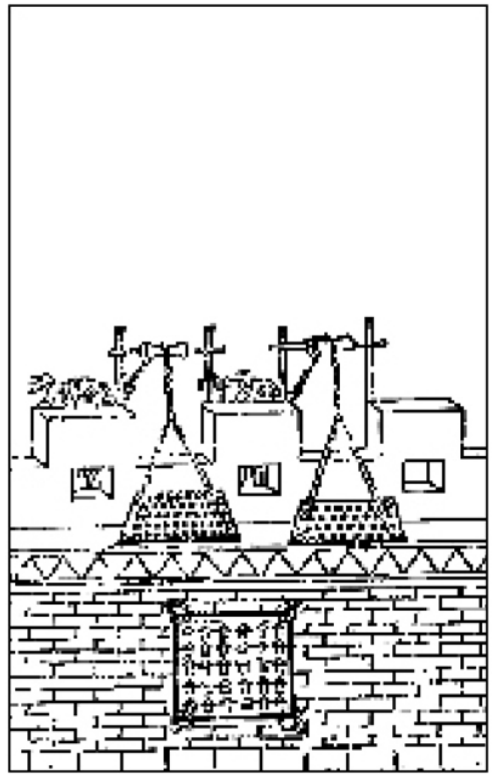
其四，车脚檑。实际是一个巨大的独轮，以质地坚实的硬木打造，轮中心立一带绳孔的木柱，以粗大绳索系之，用城头固定的绞车放下于城墙横滚，专门杀伤蚁附在云梯上的攻城士兵。可用绞车收回反复使用。

其五，夜叉檑。还有一个很是雅致的名称，叫做“留客住”。此檑用一丈多长直径一尺余的顽韧湿榆木为体，榆木周身装五寸长的铁制倒刺或尖刀，两端各装直径二尺的脚轮。两轮带粗大绳索，用绞车沿城墙滚下，可将云梯之敌碾轧钩割尽留尸身。也可绞车收回反复使用。因了威力惊人，所以在士卒中有“厉鬼”之名。

田氏据守即墨之时，东夷之患尚未根除，打造囤积了大量檑具。虽多年无用，然除了木轮朽蚀，却也大体完好。田单稍感心安，立即调来工匠日夜修复。



狼牙拍与飞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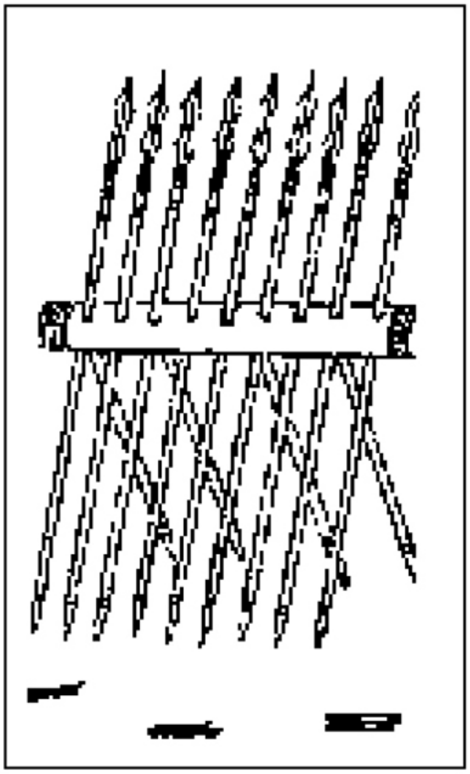
狼牙拍使用示意图

看完右列，军器司马道：“中列二十间是大器械，清理之后将军再看如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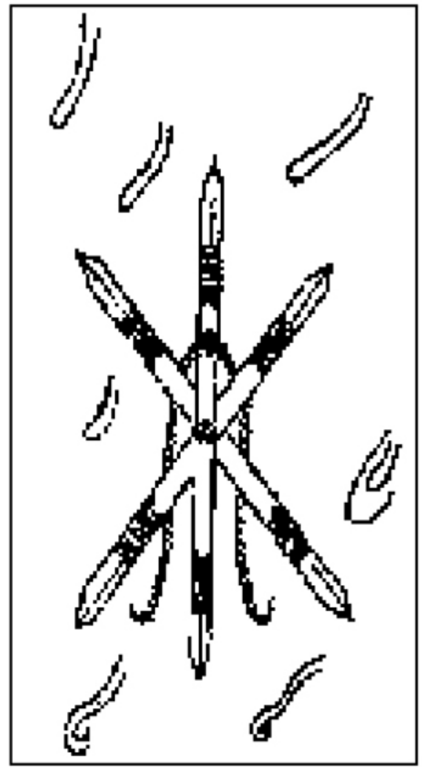
“不，目下看。”田单一抬脚走进了灰尘铁腥扑面而来的石板库。

第一座库房，是城头击打器械狼牙拍。这狼牙拍也是顽韧榆木板为体，长五尺，宽四尺五寸，厚三四寸；板上密匝匝嵌满狼牙钉数百个，每钉长五寸重六两，钉头出木三寸；四面各嵌一道利刀，刀身入木寸半；前后各有两个铁环，贯以粗大绳索，用绞车吊于城上，但有大型云梯登城，高高绞起猛然从外猛拍云梯。

与狼牙拍配合使用的器械是飞钩，用铁链连接四个粗大的钩爪，狼牙拍拍下时，飞钩同时掷向云梯，将其钩翻或拉起悬空。



铁矛拒马



竹木矛拒马

第二座库房是拒马。拒马者，阻拦战马之障碍物也。夏商周三代便有了早期拒马，即将木柱交叉固定成架子，架子上镶嵌带刃带刺之尖锐物事（铜刀或石刀）。战国墨家将拒马叫做“锐镵”，《墨子》中专门有一篇《备蛾傅》论“锐镵”战法：蛾傅者，敌军士兵飞蛾蚂蚁般拥来也。当此时，沿途布锐镵五行，行间距三尺，根部埋三尺，尖锥长尺五，可阻敌前进。战国中期，拒马发展为铁矛为头（后世称为拒马枪），以坚实木料为固定支架，架上再固定六到十支铁矛，遍布敌来路，使其骑兵不能驰骋。旷野大战，这种拒马数量毕竟有限，很少使用。倒是城池设防，地域相对狭小，拒马大有用处。

第三座库房，是真正的大型器械——塞门刀车。“塞门”为用途，“刀车”为器械。究其实，是打造得一种极为坚固的两轮车，车体与城门几乎等宽，寻常总在三四丈之间；车前有木架三四层，各层固定尖刀若干口，车体有长辕；敌但攻破城门，数十成百兵士猛推刀车塞住城门。《墨子·备穴》篇记载了这种塞门刀车的用途。对于坚守城池的长期恶战，城门难保一次不失，这塞门刀车便是最为有用的救急兵器。

“塞门刀车有多少辆？”田单问。“三座大库，大约二百余辆。”

“好，看左列。”田单觉得心中踏实了一些。

左列是各种灭火器具与火攻器具。军器司马说，这列库房除了三千多桶猛火油是当年从秦国买来之外，其余都是即墨田氏当年打造的，可惜一直都闲置着。田单心中一阵感慨，他晓得，这个军器司马不会知道他是当今之即墨田氏，淡淡道：“不管何人打造，只要有用便好。”军器司马道：“灭火器具也许用得，火攻器具难说了。”田单道：“看了再说。”又一头扎进了灰尘铁腥弥漫的大石库房。

战国攻防，火攻已经成为主要战法之一，防备火攻自然也成为兵家常法。《六韬·文韬》云：“荧荧不救，炎炎奈何？”说的便是扑灭攻方大火的急迫。《孙子兵法》有《火攻》篇，专门论述五种火攻战法，并总而论之：“以火佐攻者明（威势显赫），以水佐攻者强。”《墨子·备城门》也特别记载了城门防守中的以火御敌之法，以及扑灭敌方纵火的多种方法。在城池攻防战中，火攻与反火攻更是基本战法。

大库中的灭火器具主要有四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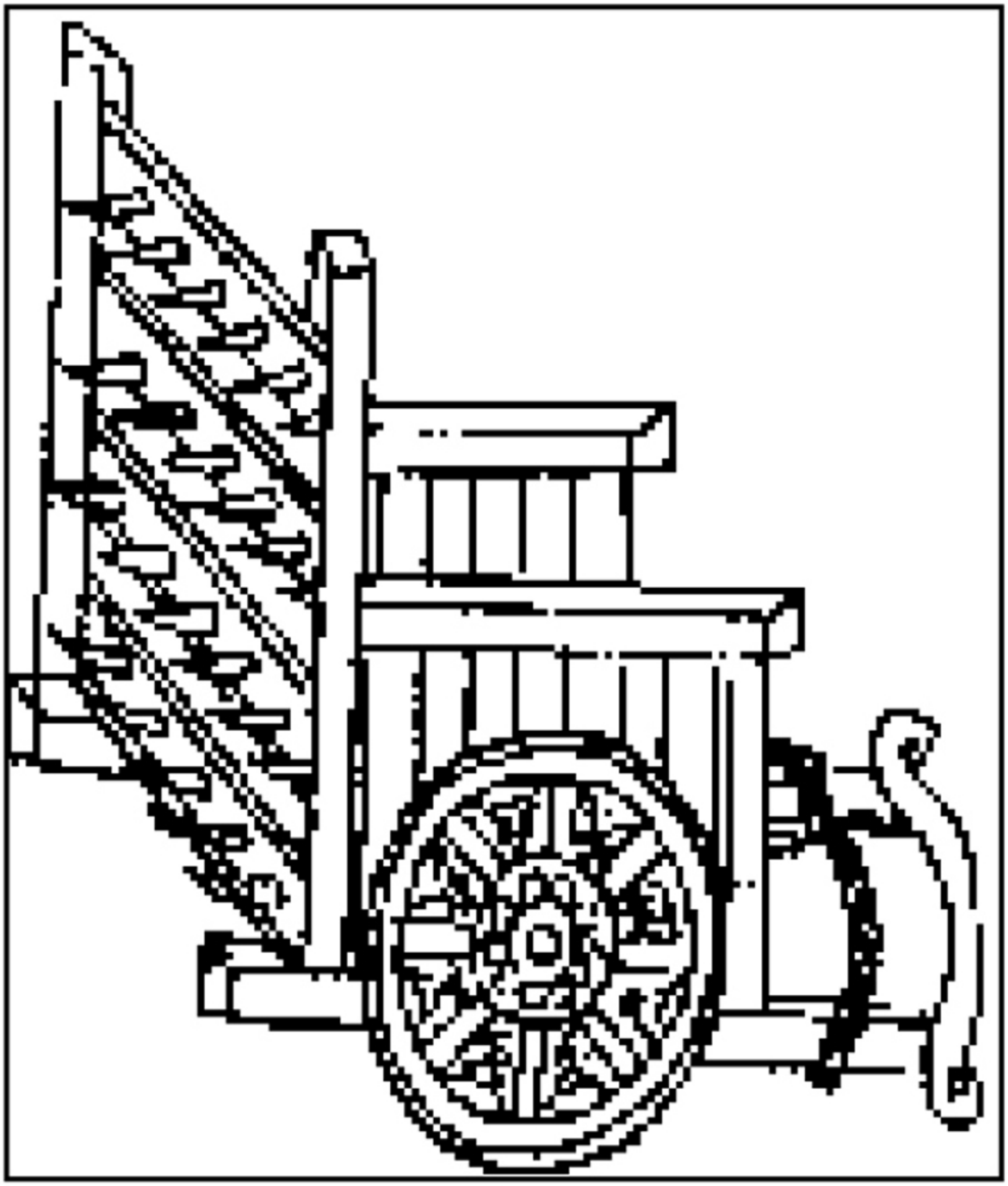
其一，水袋。以不去毛的马皮牛皮缝制成“人”形大袋，注水三四担，袋口连接一丈多长的竹管，多置城门及要害处，若有大火，三五

士卒抬起水袋猛力挤压，竹管急喷水柱灭火。

其二，水囊。以猪牛尿脬盛水，扎紧囊口置于城头备用，若敌军在城下堆积柴薪放火，将大量水囊从城头急抛砸下，囊破水出，便可灭火。

其三，唧筒。截长竹管为体，竹管顶端开孔，而后用木杆缠满棉絮塞入竹管做可拉动的活塞；旁置大水瓮，若遇大火，拉动活塞汲水然后挤压活塞，水柱可远射疾喷灭火。此物流播民间，成为后世孩童玩耍的“水枪”，却是后话。

其四，麻搭。以八尺或一丈长杆，杆头绑缚散麻丝两斤，旁置水瓮，辄遇附近大火，用麻搭蘸水扑打。



塞门刀车

第二座石库，是守城用的火攻器具。守城既要灭火，也要以火助守，实际是一种特殊的火攻，借火攻以杀伤来犯之敌。这种火攻器具

也是四种：

其一，燕尾炬。以半干苇草扎束成燕尾形，饱渗脂油以备。城下敌军但以冲车等大型器械攻来，将点燃的燕尾炬大量抛下，烧毁攻城器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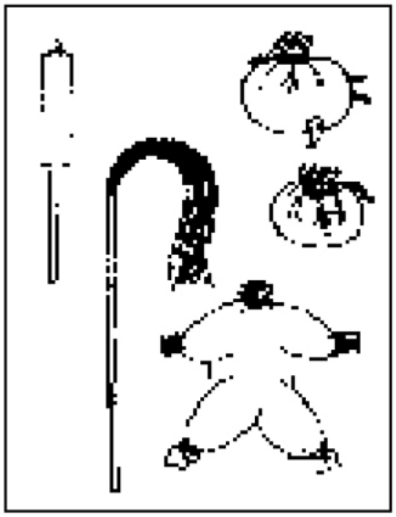
其二，飞炬。城头设桔槔，将巨大的燕尾炬吊在桔槔杆头。但有敌军云梯爬城蚂蚁般攻上，立即点燃燕尾炬猛力拉动桔槔，燃烧的燕尾炬砸向搭在城墙的云梯，可烧坏云梯及蚁附士兵。

其三，铁火床。用韧熟铁打造长五六尺、阔四尺的铁格“床架”，下装四只铁页包裹的木轮，后端引出两根铁索，后以长铁链系牢，“床架”绑缚草火牛（用茅草扎束，灌注脂油的牛形胖大引火物）二十四束。但遇敌方攻城，点燃草火牛从城头用桔槔或绞车放下，熊熊大火非但可大面积杀敌，且可照亮城下战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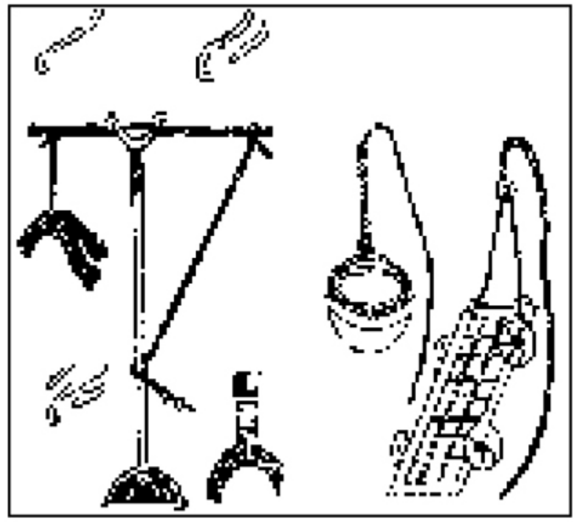
其四，游火铁箱。以熟铁打造成吊篮形物事，长铁索系之，内盛硬木柴火与捆扎成束的艾蒿火。但遇敌军在城下挖掘地道或从地道攻来，将铁箱缒下至地道口，可烧灼烟熏穴中敌军。

“有行炉么？”田单一路看来，猛然想起了田氏典籍上的一则记载。

“行炉？”军器司马愣怔了，“末将不知，且容我查问。”说罢红着脸快步走到几名正在清点库房的老军吏面前，说得几句，领过来一个老军吏。



灭火器具



城上火攻器具

“行炉有三具，不知能否修复。”老军吏很是惶恐。

“看看再说。”田单没有任何指责。

随着老军吏来到最后一座石库，锈蚀的铁门被隆隆推开，便见墙角处大布苫盖了一片物事。老军吏揭去足足有三寸灰尘的大布，连连咳嗽着：“这，这便是，三具，行炉。”

“炼铁炉？”田单惊讶了，“这便是行炉么？”

“行炉者，能推动行走之熔炉也。”老军吏指点着，“但在城头熔铁，若敌军势猛，以大杠抬起行炉，将铁汁沿城墙浇下，可保敌军立退。”

田单端详敲打一阵，断然下令：“命铁工立即修复，有此等神兵利器助力，方可与乐毅殊死一搏。”

“嗨！”军器司马摆脱了方才的尴尬，精神抖擞地大步去了。

“这是听瓮了？”田单指着靠墙摆开的一溜巨大的陶瓮。

“正是，七石陶瓮。”老军吏连忙点头，“将军如此谙熟诸般器具，即墨之福也。”

“不。”田单摇摇头，“我只是从《墨子》中读到过‘地听’一法，其余一抹黑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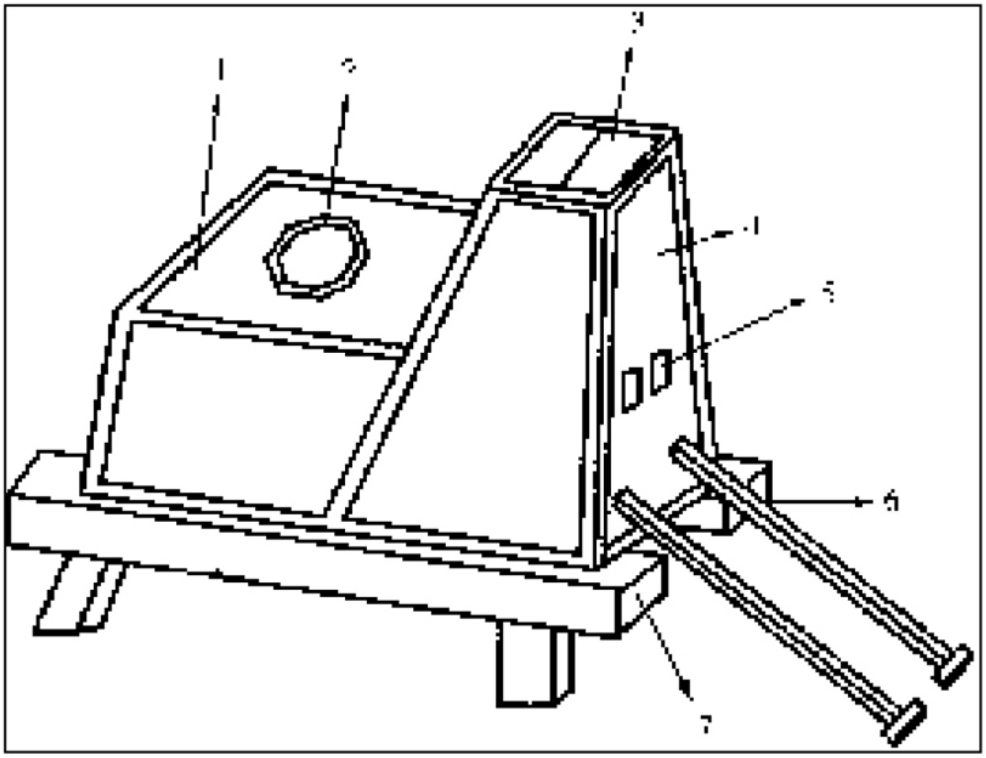
老军吏说，这七石陶瓮是专门听城外敌军动静方向的，百姓叫做“埋缸听声”。在内城墙根每间隔两丈左右挖井一口，地势高处井深一丈五六尺，低处至水下三尺，井底埋七石大瓮，派耳灵之人伏在瓮中谛听，根据相邻大瓮的声音强弱差别，断定城外挖掘地道者的方向；也可在一个深坑内同时埋两个间距一丈余的大瓮，让两人同时谛听，根据音差定方向，军士叫做“双耳听”，用之于战，百试不爽。

“瓮在水下，能听得确实？”田单疑惑了。“

将军有所不知。”老军吏笑了，“土地出水，传声更佳，比没水清晰多了。”

“好！”田单笑道，“我看老人家便领住地听这一摊。”

“遵命！”老军吏分外兴奋，“多年不打仗，也忒憋闷。”



据《武经总要》复原之行炉示意图

①炉身　②炉口　③木风扇　④盖板　⑤活门　⑥拉杆　⑦木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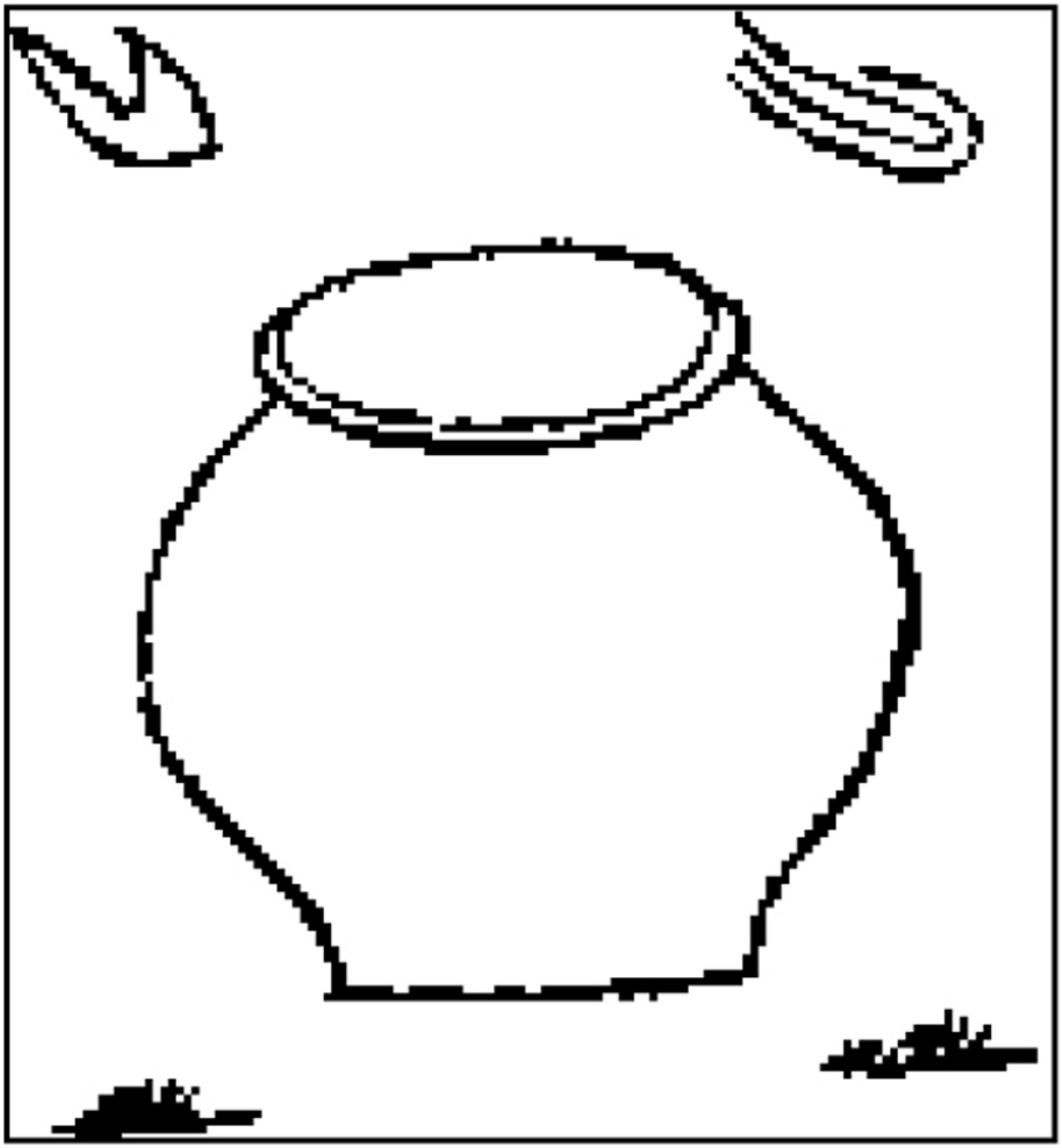
午后离开时，兵器库已经是一片紧张忙碌了。军器司马被田单当场任命为兼领库令，坐镇兵器库，与原先的老库令并几名老军吏督促修葺。所有的铁工木工陶工皮工等诸般工匠，都被调遣到了兵器库。已经清除完荒草的库间大道，搭起了一棚棚临时作坊，炉火熊熊锤声叮当，分外令人感奋。

回到住处，田单立即下令中军幕府搬出即墨令官邸，在靠近西门处选一片空地搭建幕府。中军司马不禁有些踌躇：“老官邸正在城中位，利于四面策应，将军何以要搬？”田单道：“目下非常之时，死战多在西门，此地太远。”中军司马道：“这老官邸空闲下来，却是可惜。”田单道：“即墨已是人满为患，如何能空闲房屋？立即将老官邸辟为疗伤之地，城中医家全数集中此地，再选几百名精干女子运送伤

兵襄助疗伤。即墨只能死战，这里疗伤只怕还小。”中军司马不禁肃然起敬：“幕府靠近战场，将上好官邸留给伤兵，将军此等胸襟，末将敬佩之至！”说完立即大步走去忙碌部署了。

经过一番踏勘，田单的中军幕府搭建在西门内，距城墙只有十余丈，几乎只是一条大道之隔。这里原本是民间鱼市，如今四门封闭，渔民不能出海下河，自然也就成了空地。只是那被养鱼水长期浸泡过的地皮，始终弥漫着风吹不散的浓浓的鱼腥味，令人常常喷嚏不止。田单一阵大笑：“好好好！大战无鱼，上天给我鱼味，得其所哉也！”一班军吏原本正大皱眉头，生怕田单不能忍受，如今见田单如此豁达，也跟着笑了起来。

并起居寝室一应俱全。幕府落成，中军司马与一般军吏立即进入军务



地听大瓮

旬日之后，幕府已经用土坯碎砖木料加三顶牛皮大帐搭建完毕。虽然急就章且简陋潮湿，却也是里外三进，聚将厅、军务厅、出令厅并起居寝室一应俱全。幕府落成，中军司马与一般军吏立即进入军务

厅各就各位，开始处置军务。地听大瓮田单则进了出令厅。这出令厅实则主将书房。田单进入书房的第一件事，便是站在那张几乎可墙大的《即墨城制图》前仔细揣摩。方看得片刻，帐外马蹄声疾，随着军吏一声禀报：“城外斥候到——”

田单一回身，一个风尘仆仆满脸汗水的“难民”已经站在面前：“禀报将军：燕军按兵不动，各军营都在厉兵秣马！”

“乐毅有何动静？”

“乐毅去了画邑！”

“画邑？”田单心中一动，“好，继续探听，随时回报。”

斥候一走，田单大步走到对面的《齐邦山川图》前，盯住了临淄西北的济水入海处。画邑只是一座小小的城堡，几乎没有任何兵家价值，唯一教齐国人知道画邑的，是大名士王蠋住在那里。乐毅素称儒将，去画邑莫非找王蠋请教学问？不，不会！烽烟连天，灭国在即，目下正是燕军为山九仞的要紧时刻，睿智如乐毅者，岂有此等闲情逸致？如此说来，乐毅究竟有何图谋，为何停止了对即墨的猛攻？

三　化齐方略陡起波澜

济水东岸近海处，一座城堡矗立在绿色的山头，一片庄园醉卧在绿色的山谷。

时当夏日，从临淄直到大海，田野绿茅草绿层层叠叠树林绿，直是一片无垠的绿海。宽阔的官道出没在绿海之中，宛如一条纤细的白线，纵是车马辚辚旌旗连绵，也在这苍茫绿海之中渺小成蠕动的黑点。官道通向茫茫苍苍的绿浪尽头，是碧波无垠的蓝色大海，天地之壮阔便浓墨重彩地挥洒开来。

在这绿海蓝海相接处的山头，一座城堡拔地而起，有几分险峻，又有几分突兀。这座城堡，是齐国都城临淄的西北门户。西周灭商，齐国初立，始封国君太公望为了防守辽东胡人海路偷袭骚扰，修建了这座开始并没有名称的城堡。建城之初，这里驻守战车二百辆（每战车一百卒，合步军两万），隶农三千户。进入战国，海路威胁已经不在，齐国也日见强盛，这座城堡的驻军越来越少，到齐宣王时期终究是全部撤除了。只有当年为守军做粮草后援的三千户隶农，在这里繁衍生息下来，世代以渔猎为生。齐威王在齐国第一次变法时，将这些世代守护临淄有功的隶农后裔，全部除去了隶籍。从此，这些渔猎户变成了有自己土地，还可以读书做骑士做官的国人，这片城堡土地也有了一个美丽的名字——画邑。

画邑者，景色如画之地也。也有人说，这里有一条水，以水之音叫了画邑。感恩于国王大德，画邑的新国人们全部以“王”为姓氏，宣示自己忠于王室的赤心。从此，齐国有了“画邑王氏”这个新部族。倏忽几代，画邑王氏以渔猎之民特有的苦做奋发，蓬蓬勃勃地兴旺了起来。在齐宣王后期，画邑王氏有十多个才俊子弟进入稷下学宫，被齐人誉为“北海名士”。这茬名士之中，出了一个在齐国大大有名的贤才，叫做王蠋。王蠋天赋过人，博闻强记，年轻时周游列国博览百家之书，论战学问不拘一法，一时有了“稷下杂家王”之称。若仅仅是才名出众，王蠋尚不足以在朝野被推崇为大贤。大贤之誉，起于王蠋做太史时的铮铮硬骨与惊人之举。

太史爵位不高，最实际的职权是掌修国史，同时也是掌管国中文事的清要中枢。举凡太庙、占卜、巫师、博士及典籍府库，都以太史为统管。但为一国太史，便是“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道”的饱学大师，国君很难动辄任免，几乎是铁定的世袭官爵。然则，齐湣王即位，厌烦老太史嫩的耿直孤傲，硬生生将太史嫩罢黜，力主王蠋做了新太史。齐湣王的本意，看中了王蠋的机变博学，要教他为“东海神蛟”、“天霸帝业”揣摩出一套正名之论。王蠋到任的第三日，一个老方

士来到太史府，说奉了齐王之命来与他商讨诸般秘事。王蠋大是恼怒，直斥方士：“尔等以妖邪之说蛊惑人心，竟敢厚颜侈谈国事。来人，给我打出去！”赶走方士，王蠋立即上书齐湣王，说“齐国方士之害流布天下，是为国耻”。请求颁布王书，尽数强制隐匿于齐国海岛的方士桑麻自耕，不入世自力者，一律罚做官府苦役，以绝其害。

齐湣王大是羞恼，立即下诏：罢黜王蠋，齐国永不设太史一职。

消息传出，朝野大哗。稷下学宫千余名士愤然上书，为“三日太史”王蠋请命。画邑王氏更是全族出动，联结临淄国人聚集王宫血书请命，横幅大布直书“请复王蠋！请诛方士！”更令国人意外的是，原先被罢黜的老太史嫩也捧着血书到宫门请命，大呼：“方士无术，戕害少童，毁我文华根基。王蠋大节昭昭，当为太史也！”

齐湣王暴怒了，立即派三千甲士遣散稷下学宫，三千甲士驱赶王宫国人，画邑王氏一律罚苦役三月；老太史嫩贬黜莒城闲居，王蠋罚苦役三年。一场风暴过去，令齐国人骄傲的稷下学宫封闭了，素有“宽缓阔达，多智好议论”之名的齐国人缄口了，齐国风华尽失，民心冷冰冰一片荒芜。

王蠋苦役完毕，已经成了骨瘦如柴的老人。回归故里，画邑人却以迎接圣贤般的隆重乡礼，接纳了这位既给族人带来荣耀也给族人带来灾难的才士。从此，王蠋隐居画邑，教习族中弟子修学读书。消息传开，诸多国人都将弟子送来画邑求学，王蠋感念国人对自己的崇敬护特，便也一律收留。久而久之，幽静的画邑有了书声琅琅的山庄学堂。临淄国人悄悄地将画邑叫做了“小稷下”，将王蠋叫做了“大贤王”。口碑流布，王蠋成了齐国庶民的文华寄托，画邑成了国人心目中的一片圣土。

乐毅千里奔波，从即墨大营星夜西来画邑，是要请这个赫赫大名的王蠋出山。

五路进军势如破竹，燕军在一月之内全数拿下齐国七十余城，唯余南部莒城与东部即墨两城未下。按照战国之世的军争传统，齐国至此算是灭亡了。如此秋风扫落叶般的赫赫威势，却使燕国朝野与燕国大军内部生出了微妙的变化。太子姬乐资与一班强硬老世族陡然振作，轻蔑地嘲笑齐人是“大言呱呱之海蛙，一击破囊，肚腹朝天”，接连向燕昭王上书，主张“当严令乐毅一鼓再下两城，并齐全境入燕，大燕立称北帝，再南下一鼓灭赵，与强秦中原逐鹿”！燕昭王不置可否，只是将全部上书原封不动地发往乐毅军前。大将骑劫闻讯，也带着一班辽东将军嗷嗷请战，力主强攻即墨莒城，屠城震慑齐人，为大燕立威。

朝野军营声浪汹汹，乐毅丝毫不为所动。

多年留心齐国情势，他已经敏锐地觉察到，即墨莒城绝非两座寻常的要塞城堡。即墨聚集了齐国商旅与士族的精华，莒城则汇聚了临淄南逃国人的精华。即墨能在仓促之中结成六万余民军应战，其中若无非常人物，则绝不可能。莒城难民能万众怒杀齐湣王，又聚在莒城令貂勃旗下死守孤城，硬是不接纳楚军淖齿驻扎“援助”，堪称是众志成城。貂勃无能，岂能如此深得人心？如此两城，岂能是简单地一鼓拿下？依辽东大军之战力，乘战胜之威，乐毅相信能攻克两城。然则以齐人之剽悍，绝地必然死战，纵然拿下，也必是一场浴血大战。燕军本为复仇而来，城破之日，他如何能禁止杀得眼红的燕军大肆屠城？而惨烈屠城一旦发生，燕军“仁义之师”的美名必将荡然无存。那时节，安知三千里齐人六百万之众不会遍地揭竿而起？中原各国则必然会趁火打劫，发兵讨伐燕国暴行，燕军又必然陷于天下汹汹之汪洋，一切功业都将化为乌有，乐毅与燕昭王也必将成为天下笑柄。

战国之世，列强纷争，夺地灭国如同踩在跷板之上，衡平不得法，则会重重地跌个仰面朝天。齐湣王背弃盟约强灭宋国，结果弄得

天下侧目。若非齐国自绝于天下，燕国又岂能合纵攻齐？如今燕国大功将成，又岂能逞一时之快而重蹈覆辙哉！

乐毅恳切地向燕昭王三次上书，备细论说了自己的思虑。然蓟城却保持着长长的沉默，两个月没有只字回书。反复思忖，乐毅下令骑劫对即墨进行了一次猛烈进攻，六万大军并加上了全部大型器械，猛攻两日两夜，燕军死伤近万，竟硬是没有拿下即墨。经此一战，军营大将虽则咬牙切齿，却也实实在在地赞同了乐毅的攻心谋略，嗷嗷吼叫的请战声浪总算平息了下去。大约过得半月，燕昭王的回复王书终于到了即墨大营。乐毅记得很清楚，王书只有寥寥数语：

昌国君我卿：化齐入燕，但凭昌国君谋划调遣，国中但有异议，本王一力当之。军中但有躁动，听凭昌国君处置。

显然，朝臣们依旧有异议，燕昭王也显然有早日拿下齐国全境的弦外之音。然则，只要国君大体首肯，乐毅还是决意按照自己的既定谋划行事。他相信，只要在一两年内妥善平定齐国，所有的异议都会销声匿迹。

乐毅的第一步棋，是说动王蠋出山做官安民，借重王蠋贤名，吸引诸多齐国名士出来做官，推行燕国新法，一步步将齐人齐地化入燕国。王蠋深受齐湣王暴虐之害，对安定齐国断然没有回绝之理。况且，乐毅早已经在占领临淄时发布了严厉军令：燕国兵马不得进入画邑三十里之内。王蠋身为名士，当能领悟燕国安定齐人的一片苦心。

“昌国君，前面便是王蠋庄园。”看护画邑的年轻将军扬鞭遥遥一指。

脚下一条淙淙清流，眼前两座巍巍青山。山势低缓，遍山松柏林林蔚蔚，弥漫出一片淡淡的松香。两山之中的谷地里，横卧着一道蜿蜒的竹篱，散落着几片低矮的木屋，耸立着一座高高的茅亭，袅袅炊

烟，琅琅书声，恍惚间世外仙山一般。“清雅高洁，好个所在！”乐毅由衷地赞叹一句，下马吩咐道，“车马停留在此，只两位将军与抬礼士卒随我徒步进庄。”

“昌国君，王蠋一介寒士，何须恭谨如此？还是过了这道山溪，直抵庄前了。”看护将军显然觉得赫赫上将军做得过分了。

乐毅没有说话，只板着脸看了年轻将军一眼，径自大步上了溪边小石桥。看护将军连忙一挥手：“快！跟上了！”带着士卒们抬起三只木箱赶了上来。过得石桥便是庄园，却见那道扎在森森松柏间的竹篱并没有门，只一条小径通向了松林深处。看护将军摇头嘟哝道：“竹篱没门，整个甚来？真道怪也。”乐毅却肃然一躬高声报号：“燕国乐毅拜访先生，烦请通禀。”如此三声，林间小道跑出一个捧着一卷竹简的布衣少年道：“是你说话么？我方才打盹了，将军见谅。”乐毅笑道：“无妨。烦请小哥通禀先生，说燕国乐毅拜访。”少年晶亮的目光一闪，却又立即笑道：“呵，你便是乐毅了？随我来便是，无论谁见先生，都无须通禀，未名庄人人可入。”乐毅笑道：“未名庄？好！可见先生襟怀也！”布衣少年道：“实在是没有名字，与襟怀何干？”乐毅一阵哈哈大笑。

说话间穿过了一片松林，又穿过了一片草地，一座小山包下几座木屋散落在眼前。依然是一圈没有门的竹篱“圈”出了一片庭院，三三两两的少年弟子们在庭院中漫步徜徉着高声吟哦着，时而相互高声论争一阵，一片生机勃勃。乐毅不禁涌起一种由衷的欣慰，作为占领军的统帅，他自然最高兴看到被征服的齐国庶民平静安乐如常了。然则，在乐毅想走上去与这些读书少年们说话时，偌大的庭院骤然沉寂了。少年们木然地看着突兀而来的将军兵士，一种奇特的光芒在眼中闪烁着，默默地四散走开了。

乐毅轻轻叹息了一声，向正中一座大木屋肃然一躬："燕国乐毅，特来拜望先生。"

"不敢当也。"木屋中传来一声苍老的回音。

"乐毅可否入内拜谒？"

"上将军入得关山国门，遑论老夫这无门之庄？"

"大争之世，情非得已。纵入国门，乐毅亦当遵循大道。"

"上将军明睿也。恕老夫不能尽迎门之礼。"

"谢过先生。"乐毅一拱手进了木屋，见正中书案前肃然端坐着一个须发雪白形容枯槁的老人，肃然躬下道："乐毅拜见先生。"

"亡国之民，不酬敌国之宾。上将军有事便说。"老人依旧肃然端坐着。

乐毅拱手作礼道："齐王田地，暴政失国。燕国行讨伐之道，愿以新法仁政安定齐民。乐毅奉燕王之命，恭请先生出山，任大燕安国君之职，治理齐国旧地，以使庶民安居乐业。尚望先生幸勿推辞。"

"上将军何其大谬也？"老人粗重地长吁了一声，"国既破亡，老夫纵无伯夷叔齐之节，又何能认敌为友，做燕国臣子而面对齐国父老？"

"先生差矣。"乐毅坦然道，"天下兴亡，唯有道者居之。诛灭暴政，吊民伐罪，更是汤文周武之大道。伯夷叔齐死守遗民之节，全然无视庶民生计，何堪当今名士之楷模？先生身遭昏聩暴政之惨虐，如何为一王室印记而拘泥若此？燕国体恤生民艰难，欲在齐国为生民造福，先生领燕国爵职，何愧之有？"

“上将军真名士也！”老人喟然一叹，“然却失之又一偏颇。岂不闻天下为公？王室失政，并非齐人失国也。齐国者，万千庶民之邦国也，非田氏王室一己之齐国也。老夫忠于齐国，却与田氏王室无关。”

“大道非辩辞而立。乐毅尚望先生三思。”

老人摇摇头：“道不同不相为谋。言尽于此，上将军请回。”

乐毅正要说话，却听门外一阵大喊：“王蠋老儿休得聒噪！若不从上将军之命，尽杀画邑王氏！”

老人哈哈大笑道：“竖子凶蛮，倒算得燕人本色，强如乐毅多矣！”

乐毅默然片刻，向老人慨然拱手道：“先生莫以此等狂躁之言为忤，乐毅自有军法处置。先生既不愿为官，便请安然教习弟子，燕军断然不会无端搅扰。告辞。”说罢大步去了。

看护将军见乐毅沉着脸出来，抢步上前愤愤请命：“上将军，请准末将杀了这个迂阔老士。”乐毅厉声一喝：“大胆！回营军法论处。”径自大步出庄。过得草地将及松林，却闻身后骤然哭声大起，少年们一片哭喊随风传来：“老师！你不能走啊——”

乐毅猛然一阵愣怔，转身飞步跑向木屋。

老人悬在正中的屋梁上，枯瘦的身子纠结着雪白的须发，裹在大布衣衫中飘荡着。少年弟子们惊慌失措地跳脚哭着喊着，乱成了一片。乐毅大急，飞身一纵左臂圈住老人双腿托起，右手长剑已经挥断了梁上麻绳。及至将老人在竹榻上放平，一探鼻息，已经气息皆无了。

乐毅对着苍老的尸身深深一躬，木然得找不出一句妥当的词句来。良久，他沉重地叹息了一声，看着一圈少年弟子道：“请许乐毅厚葬先生。”

“不许燕人动我师！”少年弟子们齐齐地一声怒喝。

在少年们冰冷的目光中，乐毅沉重地离开了画邑。思忖一番，他下令解除了画邑外围的驻军。一路想来，乐毅决意加紧“仁政化齐”方略的推行，冲淡王蠋之死有可能引发的对抗民变。

回到临淄，乐毅立即以昌国君名义颁下五道法令：

第一道，废除齐湣王时期的一切暴政，宽减齐人赋税徭役。非但将齐湣王时期增加的五成重税废除，而且还在原有赋税上再减三成，一举使齐人成为天下赋税最轻的庶民。第二道，敬贤求才。招募齐国在野的贤才名士，授予官爵；不愿为官者赐虚爵，奉为乡贤，年俸千斛。

第三道，为老齐国正名。隆重祭祀春秋姜齐之霸主齐桓公。

第四道，以安国君大礼厚葬王蠋，赐画邑为王蠋封地。

第五道，已经出山做官的一百余名齐国士人，分别赐封三十里至一百里采邑，其中二十余位名士，请准燕王在燕国赐封采邑。

五道法令连下，局面果然很快发生了变化。先是庶民百姓惊慌之情大减，原先逃战者纷纷回到家园开始耕种。紧接着便有士子陆续前来投效，一口声认可燕国的义兵仁政，表示愿意为庶民谋一方安定。乐毅大是振奋，立即将这些士子们护送到各城分别就任郡守县令。诸事安排妥当，齐国中西部大体安定，已经是秋风萧瑟了。

此时，即墨大营传来惊人消息：骑劫领一班辽东大将猛攻即墨三次未克，与奉乐毅将令主张坚兵围城的秦开一班将军大起摩擦，几于火并。

乐毅心中顿时一沉，立即飞骑星夜东来。

四　孤城一片有纵横

田单第一次尝到了打仗的艰难。

一次城外大战，四次守城大战，经过前后五次惨烈大战，即墨人口锐减一半，从二十余万骤然变成了十万出头。原先人满为患，巷闾间到处都是密匝匝的帐篷。几次大战下来，这些露天帐篷营地全部没有了，随着萧瑟寒凉的秋风，所有人丁都搬进了弥漫着血腥味的房屋，即墨城又恢复了当年的宽阔空旷。原先的几万步军本是守城主力，可在四次大战中生生折去了大半，只留下了六千多伤兵。城中六十岁以下的男丁全部成军，也只有五万左右。即墨城中的庶民，实际上只剩下几千老人与几万女人孩童。田单本族人口，也从刚入城的三千余人锐减到七八百人了。

大战一起，全城沸腾，虽则是惨烈无比，却也是简单痛快甚也不想。战事一结束，万千事端沉甸甸一齐压来，比打仗还棘手。仅堆满城头散落街巷的累累尸体如何处置，便成了目下即墨的第一大难题。虽然海风渐冷，但这几万具尸体日每散发出弥漫全城的腥臭，若不及早掩埋而使瘟疫流布，当真是大难在即。

在城头望着夕阳，田单一筹莫展。小小即墨，纵是掘地三丈，又如何埋得这如山尸骨？火烧么，哪里来如此多的柴薪？用猛火油么，一处不慎引发全城大火便是玉石俱焚。更何况猛火油只剩下千余桶，一旦告罄，城防威力大大削减，岂不事与愿违？

“禀报将军！”身后响起急促沉重的脚步声，斥候营总领已经气喘吁吁地上了城头，“乐毅回营，燕军后撤二十里！”

“后撤二十里？”田单不禁惊讶了，“因由何在？”

“秦开与骑劫两员大将自相冲突，详情尚且不知。”

田单正在思忖之间，见暮色之中飞来一骑快马，瞬间冲到西门之外高声喊道：“田单将军听了，我上将军有书一封——”话音落点，来骑张弓搭箭，斥候总领方喊一声“将军闪开”，一支粗大的白色物事已经带着凌厉的风声飞到眼前。田单手疾眼快，一把在空中抄住。注目一看，一方白布裹着箭杆，箭杆上绑缚着一支竹管。

“将军小心，白布有字！”斥候总领一声惊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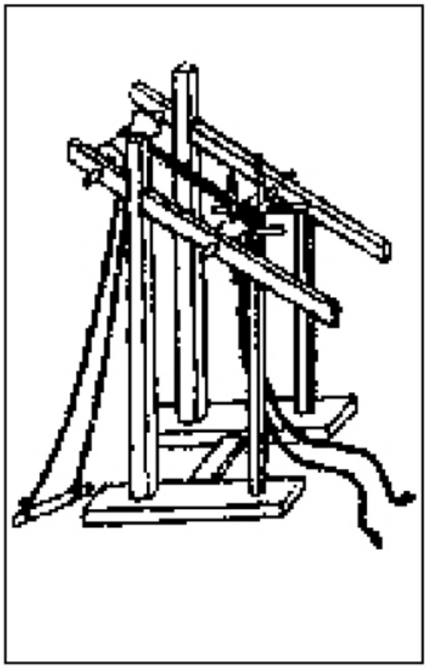
“少安毋躁，乐毅岂能用此等手段？”田单淡淡一笑，展开了白布，赫然两排大字顿时涌入眼帘——血尸累积，瘟病之危，我军后撤三日，将军可掩埋尸体。田单一阵惊喜，高声喊道：“谢过上将军！三日后再战——”

城下铁骑“嗨”的一声闪电般消失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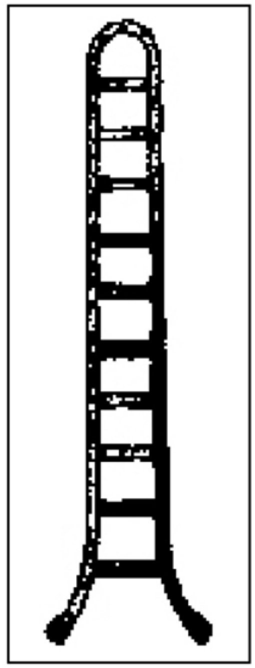
田单立即下令：全城军民人等全部出动，分四路处置尸体——三千军士城头安置绞车绳梯，将城头尸体直缒下城外；两千军士搜寻城中散落尸体搬运出城；两万军士出城，于三里之外挖掘深坑，两万军士搬运掩埋。

沉沉暮霭之中，即墨城头与原野亮起了万千火把，亘古未见的群葬开始了。齐人素来重丧礼，然在这国破家亡之时却要将亲人们囫囵成堆地塞进一个个大坑，无论是平民穷汉还是名门富人，无不是痛彻心脾。城门一打开，惨痛的哭声立时弥漫了秋风萧瑟的原野。城头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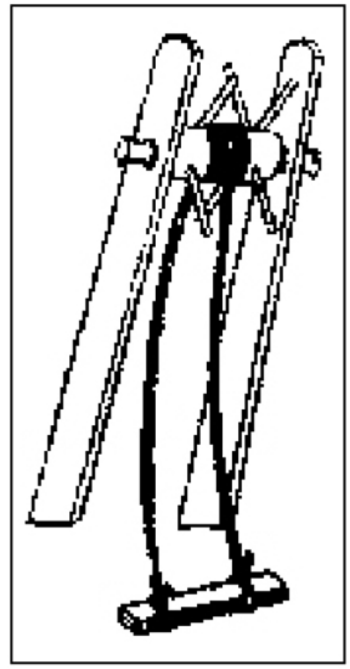
几十架绞车一支起，军士们抱起一具具尸体，一声声哭喊着熟悉的名字，随着一具具尸体缒城，城头士兵们的嗓子全都哭哑了。



绞车一



绳梯



绞车二

绞车绳梯，原本是被敌包围时，斥候们出城或接应城下信使用的。不意在这非常之时，竟被用来缒放尸体，连工匠们也是倍感伤怀大放悲声。

昼夜两轮，全部尸体掩埋妥当。田单立即下令军医配制杀毒药方，然后用杀毒草药煮成沸水，反复冲刷尸体留下的斑痕。如此两三日，在一片浓郁的草药气息中，这座孤城才恢复了疲惫的平静。

田单恍然想起，那封绑缚在箭杆上的书信还没有开启。匆忙回到西门内幕府，走进出令室打开竹管抽出一卷羊皮纸，一片劲健字迹赫然扑来：

乐毅顿首：田单将军困守孤城，五战而不下，足见将军之禀赋过人也。虽与将军素昧平生，然却敬佩有加。邦国危亡，将士用命，乐

毅无可非议也。然则，齐王失政，庶民倒悬，将军独率一旅，岂能挽狂澜于既倒？岂能还善政于庶民？旷日持久，徒然浮尸城头，流血于野，岂有他哉？况将军原本商旅之才，终非战阵之将，守得片时可也，若孤城久困，粮草不济，我纵不攻，将军奈何？《阴符》云：贤者守时，不肖者守命。如今齐地民众已乐从燕国新政，为将军计，为即墨子民计，将军若得率众归燕，百姓可免涂炭之难，将军则可封君共主齐地，亦可得十万金做天下第一大商。平生功业，只在朝夕之间，愿将军三思决之。

还有一页羊皮纸，是乐毅在临淄颁发的五道法令。田单素来仔细沉静，将这五道法令细细地揣摩了一番，良久默然。他相信乐毅的诚意，也佩服乐毅在齐西推行的仁政化齐方略。无论如何，乐毅总是没有以齐军当年入燕的方式杀戮齐人，复仇而来的一支大军能这般节制，虽圣贤亦不过如此，夫复何求？

然则，对于乐毅的劝降，田单实在是难以决断。久为商旅，走遍天下，田单对齐国的忠诚，绝不至于陷入迂腐的愚忠。在齐国没有灭亡的时日，他全力支撑鲁仲连多方斡旋挽救齐国，所付出的代价远非一个远离朝局的寻常商人所能够承受。认真理论起来，齐王田地确实是亡国之君。当国十七年，齐国朝野糜烂，其恣意横行也实在是引火烧身。如此邦国，如此王室，如此朝局，不灭才没有天理了。事实上，逃出临淄的那一日，他已经在内心为齐国送葬了。那时唯一的想法，是从即墨逃向海岛，相机聚民谋生，或再转逃吴越做个云游商旅。没奈何诸般危难凑巧，他竟成了即墨民军将领，且孤城奋战了半年之久。想起来，田单自己都觉得有些不可思议。

正是这孤城血战半载，使他对齐国命运有了新的感悟。一个最大的变化，是仗愈打愈踏实，自己的兵家才能竟神奇地挥洒出来，只要有粮草辎重后援支撑，即墨完全可以支撑下去，再相机联络莒城，恢复齐国并不是没有可能。然则，恰恰是后援的虚幻，构成了实实在在

的威胁。降不降燕，不在于即墨人对齐国忠不忠，而在于目下的粮草辎重所能支撑的时日。

基于商旅传统，田单对城中的存粮存货早已经进行了彻底的盘查，私粮私财全部充公统一调度。纵然如此，全部存粮也只有两万余斛(注)，最多再支撑到明年春天；打造维修兵器的铁料铜料也耗去大半，兵器库中的檑具已经用去十之七八。更急迫的是，眼看天气转寒，所有丝绵苎棉存货全部搜寻出来，连同甲胄库贮存之棉甲，也凑不够五万套棉甲。挺过冬日便是春荒，无粮军自乱，这是千古铁则，到那时还不得降燕才有生路?

“上天亡齐也！即墨奈何? ”久久伫立在寒凉的夜风之中，望着满天星斗，田单不禁长长地叹息了一声。

突然，城头一阵急促的呼喝骚动，又立即平息下来。幕府大帐本来在城墙之下三五丈处，城上但有动静，幕府便能立即觉察。此刻田单正在帐外，猛然一怔——莫非有士兵缒城投敌? 正欲派中军司马前去查问，几个衣衫褴褛的兵士押着两个头套布袋的人走了过来。

“禀报将军：此两人从城下密道冒出，被我拿获，只说要见将军才开口。”

“能进出密道，是何方神圣? ”田单冷冷一笑，“拿开头套。”

那偌大的布袋刚一扯去，田单突然一个激灵。大步上前一打量，虽是月色朦胧，那高大的身形熟悉的脸庞却分外清晰，不禁一声惊呼：“仲连? ！”

“田兄！”高大的身影一步抢前，两人紧紧地抱在了一起，良久无语。“

快！进去说话。”田单拉起鲁仲连进了破烂不堪的幕府大帐。

一进大帐，鲁仲连拉过跟在身后的英武青年道：“田兄，先来认识一番，这位是庄辛，目下已是楚国左尹注了！”

“啊，庄辛兄！”田单恍然拱手笑道，“稷下名士，久仰也！”庄辛肃然拱手：“田单兄中流砥柱，实堪天下救亡楷模，庄辛敬佩之至！”

“来来来，”田单顾不得再答谢应酬，“快坐下说说，你两人如何到得即墨？上茶，对了，再找个燎炉来，还有干衣裳。”田单突然发现了两人一身泥水污渍，分明是涉险而来。

“庄兄先换衣衫，我来给田兄说事。”鲁仲连扒下脚上咕唧咕唧的泥水长靴，光脚大坐在草席上咕咚咚猛灌了一大碗凉茶，长吁一声，侃侃说了起来。

与田单分手，鲁仲连在薛邑滞留了将近一月。

原来，突闻五国发兵攻齐，孟尝君惊怒交加骤然病倒，瘫在榻上热昏不醒，只是连连呼喊：“田地昏暴！亡我田齐也！”及至联军两战大胜，齐国的六十万大军一朝覆亡，孟尝君病势更加沉重了。当时，乐毅已经派军使送来文书：只要孟尝君作壁上观，不鼓动齐人反燕，燕军便不入薛邑。然则孟尝君若突然一死，薛邑三百里肯定将落入燕军之手；薛邑一失，齐人复国的王族根基将不复存在。情急之下，鲁仲连孤身出海，在蓬莱岛请出了一位老方士。匆匆回到薛邑，孟尝君已经是奄奄一息了。老方士却也神奇，硬是以“驭气之术”加自己炼制的丹药，使孟尝君脱离了险境。鲁仲连立即与冯在孟尝君榻前议定了保全薛邑的方略：薛邑宣示自立，不助齐，不归附于任何大国。实际上，为齐国抗燕军民提供一个秘密后援基地。方略商定，鲁仲连带着孟尝君的两封亲笔书简，星夜南下楚国。

楚国正在一片慌乱之中。

虽说楚王芈横对当年遭受齐湣王凌辱深为痛恨，密令淖齿鼓动齐国难民剐杀了齐湣王，但眼看着燕国五路进军步步得手，齐国眼看当真要灭亡了，楚国君臣反而大为恐慌起来。被中原呼为“南蛮”的楚国，历来最蔑视的，便是这个老牌贵族燕国；燕国也是天子贵胄最老诸侯的做派，历来不与楚国南蛮来往。战国以来，即便是苏秦合纵时期，楚燕之间也没有诸如相互联姻、互派人质、互相救援等实质性邦交往来，形同陌路。两国朝野都以为，除非横亘在他们之间的齐魏赵三大战国灭亡，否则远隔万里的楚燕两国几乎永远都是风马牛不相及。孰料世事多变，燕国一个合纵攻齐，强大得与秦国并称“东帝”的齐国，竟匪夷所思地一朝瓦解。楚国君臣顿时惊讶得瞪起了眼睛。当初，楚国不愿加入合纵攻齐，并非真正效忠齐国，而是认为合纵攻齐根本就是儿戏。当年，楚国魏国齐国分别出头合纵攻秦，哪一次不是大败而归？如今一个弱燕出头，堪堪四十万兵马，能灭得了拥有六十万精兵的皇皇齐国？

楚人认为绝不可能发生的事，却偏偏雷霆万钧逼近到眼前了。

若燕国迅速灭齐，最危险的当然是没有加入合纵攻齐的楚国。燕国辽东飞骑的威力已经令天下刮目相看，楚国的半老大军如何抵得这些生猛的辽东虎狼？吞并了齐国的燕国南下攻楚，简直便捷极了。楚国的新都寿郢已经在淮水南岸了，燕军若从琅邪、薛邑两路南进，不消三五日便可进逼楚都，如之奈何？

在这惶惶之时，鲁仲连到了寿郢。鲁仲连第一个说服了春申君黄歇，与春申君共同晋见楚顷襄王。

这位深沉寡言的楚王只一句话：“但能安楚，吾必举国从之！”

鲁仲连也只几句话：“楚做后援，支撑齐国抗燕军民，拖住燕军不能南下，天下必当再变，楚国自安。”

“齐国抗燕？”楚王大是惊讶，“七十余城尽失，齐人何从抗燕？”

“楚王所知，但其一也。”鲁仲连悠然一笑，“虽失七十余城，然有三地，足可撑持。东有即墨，聚集齐国商旅精华二十余万；南有莒城，聚集齐国庶民三十余万；西有孟尝君薛邑，财富根基尚在。若楚国施以援手，齐人必能复国！”

楚王哈哈大笑：“如此说来，齐国命运握在我大楚之手了？”

“唇齿相依也。”鲁仲连淡淡漠漠，“楚国命运，亦在齐人之手。若无齐人浴血抗燕，今日之齐，明日之楚也。”

“鲁仲连所言大是！”年轻的左尹庄辛霍然站起道，“楚国未入燕国合纵，已在五国孤立。若不救援齐国民军，燕国吞灭齐国之日，楚国只有形影相吊坐以待毙了。”

楚王一阵思忖，终于拍案而起：“好！本王从鲁仲连之策，后援齐国。”

那日，楚王当殿命左尹庄辛为援齐特使，与春申君、鲁仲连共同筹划援齐事宜。事关楚国存亡，昭氏等一班老世族破天荒地没有出面作对。

田单眼睛一亮：“如此说来，你是海路来了？”

“田兄果然商旅孙吴。”庄辛笑道，“大海船三艘，便在之罘岛，所需物事尽有，只是要一个运货谋划。”

“好！”田单拍案而起，“天不灭齐，乐毅却能奈何？”大手一挥道，“中军司马，立即集中三万精壮军士并城中全部车辆，一律做商旅便装待命。”

“嗨！”中军司马立即疾步出帐。

鲁仲连沉吟道：“田兄，几万人上路，城中岂不空虚？”

“也是天意。”田单拿过那卷羊皮纸，“乐毅正在劝降，至少三几日不会攻城。”

鲁仲连将书信浏览一遍，哈哈大笑道：“乐毅小视齐人也！我代田兄回了他。”

“好！”田单霍然起身，“你在这里写，我与庄辛兄去之罘。”

“这却不行。”鲁仲连站了起来，“头等大事，头一遭都得去。明日你回来坐镇。”

一时三人换了全副甲胄，上马疾驰东门。城内兵士车辆已经集结完毕，田单传下将令：牛戴笼嘴马衔枚，车轴涂油，熄灭火把，黑夜疾行。片刻间收拾妥当，东门缓缓打开，三万人马悄无声息地拥出了城门。

之罘，在即墨东北方向百余里的大海边。海边有座小小的要塞城堡——腄城(注)，腄北三十余里是茫茫大海。大地在海边突然昂起了头颅，有了一座陡峭的小山，之罘岛与峻峭的山岩遥遥相望，仿佛一对喁喁私语的姊妹。于是，这海边小山也叫了之罘山。之罘山与之罘岛之间，是一道深深的海湾。历来海盗商贾的私盐大船，都在这道隐秘的海湾停泊。鲁仲连虽非商旅，却早听田单备细叙说过即墨田氏当年做盐铁生意的这个隐秘出海口。此次海船从楚国琅邪北上，本来距崂山(注)海湾最近，可因了崂山湾是人人皆知的商船登岸处，鲁仲连坚持绕道北上停泊之罘，虽然路途远了许多，可只要隐秘安全也只好如此。为此庄辛大费了一番周折，寻觅到楚国大商猗顿家族，才找到了

熟悉这条贩私海路的一拨水手。半月海上颠簸，终是将三艘大海船稳稳地停泊在了之罘海湾。

田单久为商旅，与海船私货也免不了常有来往，对此地自然是轻车熟路，根本不用向导。三万人马一夜疾行，太阳跃出海面时到了海边。看着海湾中的船桅白帆，田单顿时精神抖擞，立即下令：军士歇息两个时辰，饱餐战饭，而后一鼓作气将海船物资全部搬运到已经是空城的腄城囤积。

天将暮色时分，三只大海船的粮食与诸般物事，终于全部搬运完毕。海船留下了一只小快船接应鲁仲连与庄辛，趁着夜色悄然南下了。田单立即下令：三千精锐步兵秘密驻扎在腄城内留守；两千骑兵前行肃清道路，遇有可疑人等立即捕获；其余人马休整两个时辰，夜半运送粮货上路。

次日夜半，这支粮草辎重大军终于安全秘密地抵达即墨，卸下的粮食物资，堆满了即墨的三座大库。即墨军民顿时士气大涨，寒衣在身，甲胄鲜明，欢呼声响彻全城。

太阳升起的时分，一骑飞出即墨西门，直向燕军大营而去。

五　战地风雪　大将之心

乐毅没有想到，王蠋之死在齐国引发的暗潮如此之大。

五道安齐法令颁布的初期，大势确实很是缓和了一段。留在临淄的中小官员与散落各地的士子们，已经有百余人出山做燕官了。纵然不出山者，也对“乐毅五法”颇为赞同。庶民百姓更是一片赞颂，相遇议论，皆说“田地当杀！田齐当灭！”依照传统，兴亡剧变的非常之时，总会有神秘的童谣或谶语在民间流布。可这次，竟然没有一则童谣谶语流传。对于素来有议论之风的齐人而言，这无疑表明了他们对乐毅的安齐法令是服膺的，至少是没有怨言的。

可是，随着“王蠋死节”消息的秘密流传，情势发生了莫名其妙的变化。

燕官们说，那些没有出山的旧齐臣子与遗老遗少们最是骚动，纷纷聚相议论：“王蠋一介布衣，尚有如此大义，不北面(注)于燕，况我等在位食禄者乎！”紧接着，对出山燕官的诅咒，在坊间巷闾流布开来。燕官们在书房，在寝室，甚或在轺车上，动辄有箭书或匕首书飞来，突然钉在书案上榻帐上轺车伞盖上，大体只一句话：“若不回首，共诛齐奸！”这些士子官吏原本便是试着做做燕官再说，许多人连燕国封地都没有领受，如今陡遭国人侧目，便如芒刺在背，纷纷递来辞官书，有的索性暗自不告而辞了。乐毅反复思忖，若强留这些人做燕官，仁政化齐的方略便会流于无形。于是，但有辞官书一律允准，且以燕王名义赠金百镒以为生计。如此一来，燕国宽仁厚德的美誉倒是流传开来了，但骚动鼓噪者们却也更加有了声势，齐西一时暗潮汹涌。

不久，惊人的消息从莒城传来：貂勃率齐人拥立王子田法章为新齐王。

原来，莒城令貂勃颇有谋略，寻思要长期支撑下去，便要打出王室旗号感召齐人。没有王便没有国，这是天下公理。一旦立王，意味着齐国没有灭亡，国人便会多方来投。他国不愿燕国强大，不定也会设法后援，局面与孤城困守大不一般。围困莒城的燕军是秦开部将，忠实奉行乐毅的化齐方略，长困缓攻，莒城之战事远非即墨那般惨烈。貂勃利用燕军允许些许商旅出入莒城之机，派出精干斥候扮做商旅出城，开始四处寻觅王子下落。

齐湣王被杀，活下来的田氏王族早已经星散逃亡了。眼见国人汹汹，谁还敢说自己是王族子孙？貂勃自然清楚王子难觅，可他只有一个要求：只要是个王子，嫡系或旁支均可；非常之时，但立王族子孙

足矣，何须定要嫡系？可即便如此，秘密斥候寻访半年，还是一无所获。情急之下，貂勃派出心腹干员秘密潜入薛邑，请求孟尝君遴选出一个儿子进入莒城立为齐王。病体支离的孟尝君摇头叹息道：“天意也！吾虽有子十三，尽皆庸碌，若窃为救亡之君，实则误国，田文有何面目立于天下？”竟断然拒绝了。

貂勃心灰意冷的时节，斥候总领却报来一个意外消息：太史嫩府中有个不明来路的灌园少年，相貌与齐湣王有几分相像。貂勃精神大振，立即派了一个心腹干员以抄录国史天象记载为由，进入太史府探察少年底细。

这个太史嫩，便是被齐湣王用王蠋换了的那个老太史。无端被罢黜，白发苍苍的太史嫩回归莒城故里，做了个田舍翁。四进庭院之中，只有那间堆满竹简典籍的书房，与那片两三亩大的园林是老人最留恋的所在，整日轮换徜徉，乐此不疲。当莒城陷入难民大海时，貂勃前来问计，太史湣只有一句话：“民为国本。丢了莒城，也不能丢弃国人。”老太史为莒城老名士，人望极高。貂勃素来敬佩，便劝老

人迁到孟尝君的薛邑去避开战乱。太史嫩却点着竹杖大是慷慨道：“邦国危亡，名士死节。老夫纵不能战，亦决不能做望风逃窜之鼠辈！”貂勃有感于老太史垂暮志节，通令军吏：不得对太史府做任何征发，不许任何人骚扰太史府，违令者立斩！如此太史府，在非常之时一片宁静。在齐湣王被杀之后的一个夜里，老太史的小女儿史缇却突然跑进书房，说后园狗吠，有个飘来飘去的长发身影。

太史嫩笃信天道，却从来不信鬼神，立即拿起竹杖与举着火把的小女儿进了后园。将到竹林，果见一个长发身影在山石茅亭间飘忽游动。那只因怕伤了难民而被铁链锁在石屋中的猛犬，正不断发出低沉的怒吼。

“你是何人？不用躲藏，过来说话。”

太史嫩平静苍老的声音，仿佛有着一种磁铁吸力，那个飘忽的身影站住了，慢慢地走了过来。火把之下，却是一个蓬头垢面长发披肩的少年，虽然是一身褴褛布衣，双眼闪烁着惊慌恐惧，依然透出一股不寻常的气息。

“禀报老伯，”少年开口了，“我随家人逃战，父母都死了……”

“上天，齐人何其多难也！”太史嬓长长地叹息一声，“你便留下，仗打完了，老夫再设法送你还乡顶门立户。”

“哇”的一声，少年号啕大哭，扑倒在地连连叩头。

老太史顿了顿竹杖：“后生莫哭，覆巢之下，岂有完卵？缇儿，带他去换身衣裳，吃顿饱饭了。”

从此，这个少年在太史府做了灌园仆人，经管后园这片林木。既得温饱安定，猥琐的布衣流浪儿神奇地变成了一个英挺俊秀的少年公子。秘密斥候无意中听得传闻，以军中借用太史府猛犬为名，专门到园中察看了这个少年。

三日之后，貂勃的心腹干员从太史府归来，禀报了探察结果——

少年的相貌步态确实与死去的齐王一般无二。貂勃惊喜非常，立即夤夜秘密拜见太史嬓，备细叙说了事情的前后经过，请求太史嬓支持立王。一听之下，太史嬓恍然醒悟，连连点杖感叹：“天意天意！若得立王，齐国有望也！”

貂勃一走，太史嬓立即唤来少仆询问。谁知这少年一口咬定自己只是一家商旅之后，不知王室为何物。太史嬓思忖一番，将小女儿找来，说了齐国大势与目下立王之急迫，吩咐小女儿设法盘问清楚少年的底细。小女儿聪慧美丽，没过多久便将少年带到了老父亲面前。少年终于承认了自己是齐湣王田地的儿子，叫田法章，末了却只一句

话："王族多难。法章愿永为太史园仆，不愿为王。"一旦证实王子之身，太史嫩也不着急，只日每给少年法章讲述田氏齐国的历史，反复申明：王者只要恪守君道，勤谨治国，民众自然拥戴，自不会落到父王田地那般下场。太史嫩又将貂勃秘密请进府中，对少年法章讲述目下齐国民意与抗燕大势。田法章少年聪颖，终于默默点头了，却期期艾艾地说了一句："法章但……得为君……须……须立史缇姐姐，为后。否则，法章不王！"

太史嫩顿时惊讶了，一双老眼对小女儿射出凌厉的光芒。"禀报父亲，女儿已经与法章做了夫妻。"十六岁的女儿一脸坦然。"罢了罢了！"太史嫩点着竹杖满脸涨红，"女无媒妁而自嫁，非我之女也！徒然令人汗颜！你去，老夫终身不再见你。"

少女史缇没有说话，只对老父深深一躬，拉着田法章去了。貂勃哈哈大笑道："老太史何其迂阔也！王得一贤后，国得一贤丈，岂非大幸也？岂有汗颜之理？立王之日，末将再专程来恭贺！"车马辚辚地拥着一对少年去了。

一月之后，貂勃率莒城军民简朴而隆重地拥立田法章为齐王。这便是后来的齐襄王。消息传开，齐人精神大振，临淄的旧臣子与一班遗老遗少，悄悄地以各种名目出城逃往莒城，投奔新齐王去了。

……

然则，乐毅并没有惊慌失措。

战国之世，王权号召力已经远远不如春秋之世那般神圣。说到底，已经能在各国自由迁徙的庶民百姓，还是注重实实在在的生计。哪一国稳定康宁，便往哪一国迁徙。秦国变法之后，将三晋穷苦百姓吸引过去了三百余万，便是明证。秦国大军夺取魏国河内郡，夺取楚国南郡，魏人楚人都没有反抗，因由何在，还不是秦国新法的威力？

还不是与民土地、彻底废除隶农制的威力？燕国法令虽不如秦国那般彻底，可比齐湣王的苛虐暴政却是宽厚得人多了，若持久行之，如何不能化齐入燕？莒城虽王，然貂勃却并非力挽狂澜之大才，并没有一套收复齐国人心的法令颁布，而只是忙着备战守城。以此观之，莒城不足虑也，新齐王不足虑也。

莒城貂勃一班人预料，立王之后，燕军必然猛攻。乐毅却恰恰反其道而行之，对立王视而不见，对莒城依旧围而不攻。他坚信，齐国这班糜烂老贵族一到莒城，莒城便会陷入争权夺利的龌龊之中；原本职爵低微的貂勃未必能稳定局面，若混乱加剧，貂勃被陷害亦未可知；若燕军攻城，反倒是给了貂勃一个收拾局面的机会，何如宽缓围困，且待他自乱阵脚。

即墨，只有这个即墨，才是真正的威胁。

这是乐毅的直觉，也是血战的警觉。

一支仓促拼凑的民军，能与辽东精锐铁骑血战五次仍然矗立不倒，田单之才可见一斑。更重要的是，一个个接踵而来的战时危局，竟都被田单莫名其妙地一一化解。从初期的潮涌难民，到难民成军，到兵器甲胄，到守城之法，到城中管制，到堆积如山的尸骨与可能引发的瘟疫，等等。乐毅善兵，深知这其中任何一个难题，都不是寻常将军所能妥善解决的，解决这些难题，非但需要兵家才能，更需要理民才干与非凡的冷静、胆识与谋略。所有这些，看来在这个田单身上都神奇地汇聚到了一起。即墨之可畏，正在于有如此一个突兀涌现的柱石人物。目下冬天到了，这对战时大军又是一个严酷考验。即墨孤城，仅仅是寒衣不足已经够难了，再加上粮草不济，田单还能有何神奇？那封劝降书简能否打动这个非同寻常的无名人物？但为名士能才，总是要审时度势而为之，以田单之能，莫非当真做那种明知不可而为之的愚忠烈士？不，不会……

“禀报上将军，即墨特使到。”中军司马大步跨进幕府。乐毅恍然转身：“快！请进来。”一个身材伟岸而又干瘦黝黑的军吏随着中军司马大步走了进来，

从怀中皮袋内抽出一支粗大的铜管双手捧起：“末将连仲，奉田单将军之命送来回书。”乐毅接过铜管，启去泥封，打开管盖，抽出一卷羊皮纸展开，一篇劲健字迹赫然入目：

田单顿首：上将军之书洞察时势，令人感佩。齐王昏聩暴虐，上将军合纵攻齐，以复当年齐军入燕之大恨，田单亦无可非议也。然则，燕军已下齐国七十余城，灭大军六十余万，掳掠财货如山海之巨，致使齐国府库皆空，齐人死伤无算。当此之时，上将军已是功业彪炳，却不思进退，意欲彻底化齐入燕，单窃以为失之错谋也。田齐乃百余年大国，历经桓公威王宣王三次变法，国本业已稳固。虽有田地昏暴失政，然终究只十七年，国人念齐之心尚存。王蠋死节、莒城立王、燕官辞爵，上将军宁不思之所以然乎？即墨虽孤城困守，终是国人救亡图存之心。纵然艰危备至，田单何敢弃国人之志，而图一己之私荣？诚如上将军言，田单原本商旅之才，不期而做救亡之将，非有兵家之能。然自忖上合天道，下承民心，受命危难之中，若上将军能应时退兵归燕，全齐国而成大义，田单自当解甲归商，永不言兵。然则，若上将军坚执灭齐化齐，田单纵无兵家之能，亦当与上将军一力周旋，义无反顾也！耿耿此心，尚望将军体察。

乐毅良久默然，突兀笑道：“鲁仲连别来无恙？”

自称“连仲”的信使目光一闪，随即抱拳一拱：“在下正是鲁仲连。”

“千里驹志节高洁，深为敬佩。”乐毅拱手还礼，谦和的笑容却迅速敛去，“足下通晓天下大势，果真以为，齐国民心还有根基么？”

“民心若流水，动势也。”鲁仲连一脸肃然，“上将军目光所及，自是齐人怨声载道，歆慕燕国宽厚新法。然则，如田单鲁仲连者目光所及，却是民心根基尚在，齐国固不当灭。其间根本，人群之差异也。上将军注目者，不堪赋税劳役之山乡庶民百姓也。田单鲁仲连之注目者，官吏士子商旅百工国人也。以时势论，士商百工乃当今邦国之本，若此等人群奋起救亡，拥立新王，推出新法大政，宽减庶民重负，安知庶民之心不会回流入齐？”

“孤城一片，如何推行新法大政？”

“假以时日，孤城自会通连。”

“你是说，以即墨莒城之力，可以战胜燕国大军？”

“强弱互变，强可弱，弱可强。”鲁仲连一句撂过了对于精通兵法的乐毅而言根本无须多说的这个道理，转而恳切道，“上将军内心自明，燕国朝野对仁政化齐之方略，早已多有非议。纵是燕军大将之中，对宽围缓攻之法亦多有愤懑。上将军纵然远见卓识，身陷平庸昏聩之泥沼，徒叹奈何？若一朝老燕王病故，燕国朝局逆转，上将军何以处之？仲连为上将军计：不若迫使新齐王割济西十三城而退军，既全齐国，又成君之大业。两全其美，何乐而不为也？”

“千里驹果然不凡，居然反客为主。”乐毅哈哈大笑道，“由此看来，田单回书当是鲁仲连手笔了。你我曾有一面之交，今敢请仲

连兄转告田单：公既不降，胜负便看天意了。即墨城破之日，公毋悔也。”

“谨遵台命！”鲁仲连一拱手，“告辞。”方得转身却又突然回身，“田单复国之日，上将军毋悔也。”说罢大步去了。

望着鲁仲连上马驰去，乐毅不禁陷入了深深沉思。鲁仲连的一番说辞，使乐毅内心深为震惊。鲁仲连对燕国太熟悉了，仅是熟悉还则罢了，更能洞察幽微剖陈利害。有此等人物，齐人抗燕便有了远见，加上田单貂勃之善于处置兵事政务，以这两座孤城为根基的抗燕力量，便会成为真正的劲敌。然则，真正令乐毅担心的，倒还真不是对手的实力陡增，毋宁说，有了真正势均力敌的对手，他倒有几分欣慰。长驱齐国三千里如入无人之境，对于一个酷好兵家战阵的统帅来说，也真是索然无味。真正令乐毅担心的，恰恰是鲁仲连点破的燕国朝野走势。鲁仲连身在齐国，都看破了燕国朝局潜藏的忧患，各大战国岂能懵懂无知?

攻齐以来，燕国已经成为天下注目的焦点，各国特使云集之地。

各大国无不关注蓟城与齐国战场的一举一动，对燕国的未来图谋，更是备细揣摩。根本原因只有一个，燕国若能安然吞下齐国，陡然成为天下最大最强的战国，便将一举与秦国分庭抗礼，一举改变战国格局。如此大势，哪个大国能无动于衷？对列国威胁最大的野心勃勃的齐湣王田地已经死了，齐国的府库财货也被瓜分了，齐国纵然复国，也再不会是那个殷实富强的“东帝”了……

“上将军，下雪了！”幕府外传来中军司马兴奋的喊声。

乐毅恍然抬头。幕府大帐的气窗正纷纷飘过硕大的雪花，噢，冬天到了。漫步走出出令房，走过聚将厅，走出了暖烘烘的幕府辕门，乐毅看见中军司马正与几个军吏兴奋地指着漫天飞扬的大雪谈笑议论着。

“没见过大雪？如此高兴？”乐毅木然地板着脸低声嘟哝了一句。

“上将军！”中军司马笑道，“冬雪来得早，即墨莒城就要撑持不住了。又冷又饿，如何打仗？他们一降，这大战便完胜了。”

“想辽东家园了？”

中军司马嘿嘿笑了：“打仗么，都盼个早日凯旋。”

正在这时，突闻雪幕中马蹄急骤，一骑如火焰般飞来。显然，这是唯一能在军营驰马的斥候飞骑到了。瞬息之间飞骑已到面前，斥候翻身下马急促拱手：“禀报上将军：即墨民军全部换装皮棉甲胄，城中肉香弥漫，粮草充足！来路尚不清楚。”

乐毅没有惊讶，思忖片刻双眼一亮：“派出一队飞骑探察海岸，若有秘密后援立即来报。”

“嗨！”斥候一跃上马箭一般去了。

冰凉的雪花打着面颊，极目望去，雪雾茫茫。看来，这场入冬大雪绝非三两日停得下来了。齐国的冬天很讨厌，又湿又冷，任你是皮棉在身，只要到得旷野，便会被海风吹成凉冰冰湿漉漉的水棒子。辽东的雪天是可人的，飘飘飞雪苫盖山川，虽然寒冷却自有一种干爽。这齐国的雪却是怪异，鼓着海风肆意张扬，沉甸甸湿漉漉海盐一般扑黏在身上，挨身便化，分明是大雪纷飞，落在身上却是一片片水渍。大雪已经下了一个时辰，漫天雪花飞扬着交织着重叠着延续着飘落大地，辕门外的马道却只是湿漉漉的没有积雪。这个齐国啊，天气也像人一般难以捉摸也。都说齐人“贪粗好勇，宽缓阔达”，可当你越过那宽缓的平原而真实抵近齐人时，却会发现一座座突兀奇绝的山峰横亘眼前。不是么？突然之间，即墨粮草充足了，寒衣上身了。这只有一个可能，即墨有了秘密后援。哪一国？不好说。然则，无论是何方秘密出手，都意味着各国作壁上观的局面已经开始了微妙变化，开始有动静了。因由呢？莫非他们都看到了燕国朝局之微妙，齐国抗燕之根基，而揣测乐毅未必能安然化齐入燕？更有甚者，抑或他们根本就以为燕国消受不下齐国这个大邦？果然如此，为何秦国不动声色？按照

天下格局，秦国是最应该有动静的，而秦国但动，绝非仅仅是秘密后援。

战国以来之传统：但凡实力大国，在列国冲突中总要多方斡旋折冲，使战事结局最终能为既定各大国所接受；没有各方实力大国的协商密谋分割利市，一国要吞灭另一国几乎是不可能的。私灭小国尚且不能，何况吞灭齐国这样的庞然大物？齐湣王背弃五国而私吞宋国，结局便是千夫所指五国共讨。燕国正是秘密合纵利市分割，才促成了合纵攻齐。灭齐大战，唯独最强大的秦国没有分得任何利市，眼看齐国就要没有了，秦国却依然不动声色，确实令人费解。

尽管蓟城有传闻，说当初燕国对秦王母子有恩，尤其是宣太后对乐毅“有情”，才使秦国不争利市而援助燕国攻齐。乐毅却嗤之以鼻。作为谋国之重臣，他从来蔑视这种以秘闻轶事解说邦国利害的荒唐说法。以秦国法令之严明，君臣之雄心，如何能在如此重大的邦交利市分割中，以王者一己恩怨定方略？即便当初出兵决断有一抹回报燕国的痕迹，目下这不动声色，也绝不意味着秦国依然“痴守旧恩”而放手教燕国灭齐。倘若果真如此，秦国还是秦国么？这里只有一个可能：秦国很清楚燕国朝局，很清楚齐地的抗燕大势，更清楚他乐毅的方略与军中大将的摩擦，从而断定燕军不能最终征服齐国。

若秦国断定齐人抗燕不成气候，则必然有两个方略：其一，派遣战无不胜的白起亲率精锐大军“襄助”，攻灭齐人最后根基，那时即便秦国不言，燕国能够不分地与秦么？其二，联结五国，强迫燕国撤军，保存弱齐，那时燕军不撤行么？如今不动声色作壁上观，只能是吃准了两点：燕国朝局动荡，乐毅未必能撑持到底；齐国抗燕有望，燕军未必能力克两城。唯其如此，才会有这种不动声色的方略——既维护与燕国的盟友之情，又给将来与已经丧失了争霸实力的弱齐修好留下了余地。

想是想得清楚了，乐毅的心却如那灰色的天空布满了厚厚的乌云。

他将如何应对？撇开朝局不说，单就对齐方略而言，似乎也只能沿着“长围久困，仁政化齐”的方略坚持下去。如果放弃这一方略转而猛攻，以辽东大军目下的战力及他的精当运筹，他自信能够完全攻克两座孤城。可后果如何？五国眼看齐国将灭，必然联军干预，要么平分齐国，要么保存弱齐，二者必居其一。对于已经为山九仞的燕国而言，无论哪种结果都意味着屈辱与失败。唯一能走的一条路，便是长围久困，先化已占齐地入燕，两座孤城则只有徐徐图之。如此方略，可使大局始终模糊不清，各大战国对一场结局不清的战事，便没有了迅速达成盟约干预的因由。纵有一两个战国图谋干预，燕国也能慷慨回绝：“我军仁政安齐，解民倒悬，横加干预便是与大燕为敌！”

辽阔的军营白茫茫一片，大雪依然鼓着海风无休止地从天际涌来。

六　兵不血刃　战在人心

倏忽之间，五年过去了。

过了“地气发”(注)的正月，进入了第六个年头。田单已经被这不伦不类的战争拖得精疲力竭了。五年前，燕军只在离城五里之遥围而不攻。日每太阳出山之时，总有燕军一个千人队开到城下散开反复大喊：“即墨父老兄弟们，出城耕田了——”

“田地荒芜，农人痛心！”

“河鱼肥美，正是张网之时！”“燕军绝不追杀田猎庶民——”

如此等等喊得两个时辰，城下埋锅造饭，吃完了再喊，直到日薄西山方才撤去。

日复一日，即墨的农夫们先吵吵着要出城一试，城头防守的兵士也渐渐松懈了。田单明知这是乐毅的化坚之计，却又无可奈何。谁能对一个年年月月日每向你表示宽厚友善的强大敌人，始终如一地视若仇雠？庶民百姓心旌摇动，田单若反其道而行之，以严酷军法禁止出城，岂非正中乐毅下怀？无奈之下，第三年的清明，田单允许了百姓们祭奠祖先坟墓。齐国的清明在二月中旬，比中原各国的清明早了近一个月，尚是春寒料峭的时节。田单分外谨慎，下令一万精锐军士夜里进入城外壕沟埋伏，城门内更是伏兵器械齐备。从心底里说，田单倒是希望燕军乘机截杀庶民，甚或希望燕军乘机猛攻。果真如此，再也不用担心乐毅的化坚之计了。毕竟，打仗最怕的是人心涣散。

然而，当即墨人三三两两小心翼翼地出城后，却发现本应早早就掩埋在荒草之中的祖先坟茔，整肃干净地矗立在各个陵园，四野细雨飞雪，非但没有燕军兵士马队，连燕军大营都后退了二十里。齐人最是崇敬祖先神灵，骤然松弛之下，即墨百姓成群结队拥出城来，在祖先陵前放声大哭。

那时，田单突然心中一动，带着一万精锐兵士出城，隆重修建了死难于即墨之战的二十余万烈士的大陵；陵前竖立了一座三丈六尺高的大青石，石上大刻八个大字——与尔同仇，烈士大成！此时的即墨人，实际上已经是逃亡难民居多了，他们的族人大部死在了即墨城下，如今得以祭奠，如何不痛彻心脾？在大陵公祭之时，万众痛哭失声，“血仇血战，报我祖先”的复仇誓言如大海怒涛一般滚过原野。

从此，本来是要守城打仗的田单，只好与乐毅展开了无休无止的心战攻防。

春耕之时，燕军远远守望，时不时还会有农家出身的士兵跑过来帮即墨农人拉犁撒种，田野里竟洋溢出一片难得的和气。每每在这时，即墨城会拥出一个个白发苍苍的老人，嘶哑着声音长长地呼唤：“三儿，春耕于野，你却到哪里去了？”“我儿归来兮！魂魄依依

——”耕田的农人们骤然之间面如寒霜，冷冷推开帮忙的燕军士兵，赳赳硬气地走了。

五月收割，燕军在田边“丢弃”了许多牛车。一班农人高兴地喊起来：“燕人真好！帮我牛车也！”遂用牛车拉运割下的麦子，忙碌得不亦乐乎。当此之时，恰恰有族中巫师祭拜谷神而来，一路仰天大呼：“燕人掠齐，千车万车，回我空车，天道不容！”农人们恍然羞惭，纷纷大骂着燕人贼子无耻强盗，愤愤将燕军牛车掀翻在水沟里。

幸亏有了奔波后援的鲁仲连襄助谋划，五年之中，田单总算一步一险地走了过来，维持得即墨人心没有被乐毅颠散颠乱。然则，田单已经深感智穷力竭了，本当三十余岁盛年之期，不知不觉间两鬓如霜了。每遇鲁仲连秘密归来，田单总是喟然长叹：“匪夷所思，即墨之战也！若再得三年，田单纵然不降，庶民百姓也要出逃了。”已经是黝黑干瘦的鲁仲连总是生气勃勃地笑着：“田兄与当世名将相持五年，交兵则恶战，斗法则穷智，以孤城对十余万大军而屹立不倒，正在建不世之功业，何其英雄气短也？”田单总是疲惫地一笑：“仲连兄，我本商旅，奔波后援正当其才。你本名士，治军理民原是正道。你我还是换换，教我透透气如何？”鲁仲连不禁哈哈大笑：“田兄差矣！挽狂澜于既倒，远非一个才字所能囊括。顽也韧也，心也志也，时也势也，天意也！”田单只好无可奈何地摇摇头。

正在春寒艰危之时，秘密斥候报来了一个惊人的消息：燕昭王封了乐毅做齐王。

惊愕之余，田单顿时心灰意冷了。用间之计再奇，遇上如燕昭王这般君主，则是弄巧成拙，搬起石头竟砸了自己的脚。乐毅若果真称王治齐，即墨莒城如何能撑持得下去？看来，上天当真是要田齐灭亡了。

原来，田单与鲁仲连在一年前谋划了一个反间计：通过庄辛，重金收买了一个燕国中大夫，教这个中大夫秘密上书燕王，说乐毅按兵不动，是借燕国军威笼络齐人，图谋齐人拥戴乐毅自己为齐王；目下之所以尚未动手，唯顾忌家室仍在蓟城也。身在病榻的燕昭王看罢上书，一时良久沉默。守在病榻旁的太子一脸紧张：“父王，乐毅既有谋逆之心，便当立即罢黜，事不宜迟！”

“竖子无谋，妄断大事也。”燕昭王冷冷地盯了太子一眼，“立即下书，明日朝会。”

此日，举朝臣子齐聚王宫正殿。一脸病容满头白发的燕昭王，拄着一口长剑做了手杖，艰难地走到了王座前，一脸肃杀地挺身站着，一挥手，御书捧着一摞羊皮纸走到了王座下，请每个大臣拿了一张。

“奇文共赏。”燕昭王冷冷地开了口，“中大夫将丌上报秘事，诸位且看。”大臣们飞快浏览一遍，举座惊愕默然，谁也不敢开口。“将丌，你可有话说？”燕昭王嘴角抽搐出一丝难得的笑容。一个敦厚肥矮的黝黑中年人从后排座中站起，拱手高声道：“臣之上书，字字真实，天日可鉴，我王明察。”

“天日可鉴？”燕昭王冷笑一声，“诸位皆是大臣，以为如何？”

“我王明鉴！”所有大臣不约而同地喊出了这句不置可否的万能说辞。

“王心不明，臣心惴惴？”燕昭王沉重地叹息了一声，陡然提高了声音，“此为邦国大计，本王也不用你等费力揣测，今日便明察一番：我大燕自子之乱国以来，齐国乘虚而入，大掠大杀，毁我宗庙，烧我国都，致使数百年燕国空虚凋敝，举目皆成废墟。此情此景，至今犹历历在目也。”

听得燕昭王苍老嘶哑的唏嘘之声，臣子们不禁惊愕了。老国王伤痛如此实在罕见，是恨乐毅不为燕国复仇么？正在忐忑不安之时，又听燕昭王肃然开口："当此之时，乐毅十年辽东练兵，十年坚韧变法，冒险犯难成合纵，一举大破齐国，复我大仇，雪我国耻。乐毅之功，何人能及？纵然本王让位于乐毅，亦不为过，况乎一个本来就不是燕国疆土的齐国也！昌国君乐毅但为齐王，正是燕国永久屏障，亦是燕国之福，本王之愿。如此安邦定国之举，区区一个将丌，竟敢恶意挑拨，实为不赦之罪也。来人，立斩将丌，悬首国门昭示国人！"

殿口甲士轰然一声进殿，将面如土色的将丌架了出去。"臣等请我王重赏上将军，以安国人之心！"殿中又是不约而同的主张。

"立即下书，"燕昭王高声道，"封乐毅为齐王！以王后王子全副仪仗并一百辆战车，护送乐毅家室到齐国军前，乐毅立即在临淄即位称王。"

护送仪仗尚在半途，飞车特使已经抵达临淄。乐毅接到王命王书，一时惊诧万分。反复思忖，乐毅上书燕昭王，派飞骑专使星夜送往蓟城。燕昭王在病榻上打开飞骑羽书，只有寥寥两行大字："臣明我王之心，然却万难从命。若有奸徒陷乐毅于不忠不义而王不能明察，乐毅唯一死报国耳！"燕昭王长吁一声，立即下令撤销前番王书，只坚持将乐毅家室送往齐国，同时明令朝野：再有中伤昌国君乐毅者，杀无赦！

一场神秘难测震惊燕齐两国的风浪，便这样平息了。燕国朝臣与老世族们终于长长出了一口气，再也没有人议论乐毅了，连太子姬乐资都沉默了。齐国百姓则还没来得及品咂其中滋味，乐毅称王的风声便烟消云散了。说到底，对这个突然变故感触最深的，还是田单与鲁仲连。鲁仲连邦交斡旋，素来被人称为算无遗策。田单在与乐毅的长期"心战"中，也堪称老谋深算了。这次两人合谋反间计，却碰得灰头土脸，如何不感慨百出？鲁仲连哭笑不得只是摇头："忒煞怪了！

这老姬平将死之人了，竟还这般清醒，倒是教人无话可说也。”田单一声叹息：“天意也！你我奈何？只是如此一来，乐毅稳如泰山，即墨却危如累卵了。”

“田兄，即墨还能撑持多久？”

“多则三年，少则年余了。”

鲁仲连咬牙切齿地挥着黝黑枯瘦的大拳头：“撑！一定要撑持到最后。”

“我不想撑么？”田单不禁笑了，“一得有办法，二得有前景。少此两条，谁却信你？”

“前景是有！”鲁仲连一拳砸在破旧的木案上，“姬平病入膏肓，我就不信姬乐资也如他老父一般神明。”

“办法？”鲁仲连目光闪烁，突然神秘地一笑，压低声音在田单耳边咕哝了一阵：“如何？”田单疲惫地笑了：“病绝乱求医也。只怕我不善此道，露了马脚。”

鲁仲连一脸肃然：“有尿没尿，都得撑住尿！”

“噗”的一声，田单一口茶喷在了对面鲁仲连身上，哈哈大笑道，“好个千里驹也！这也叫谋略？有尿没尿，撑住尿。”

次日清晨，即墨聚来大片飞鸟，成群盘旋飞舞在城门箭楼，时而又箭一般俯冲到城内巷闾，久久不散。一连三日如此，即墨城中传开了一个神秘见闻：日出之时，每见田单将军站上将台，天上飞鸟便大群飞来。将军走下将台，飞鸟也就散了。于是，惊奇的人们纷纷向西门箭楼的士兵打问，将军日每清晨上将台做甚？一个士兵悄悄说了自己的亲身所见：日出之前，将军上台求教上天指点即墨；此时，天上

便有一个模糊的声音与将军说话；说话之时，便有大群飞鸟盘旋飞来，完全掩盖了说话声；说话完毕，鸟群倏忽消失。

在举城惊讶的时日，田单在校场聚集军民郑重宣示："尔等军民听了：天音告知田单，再有三年，即墨苦战便将告结，齐人大胜复国！上天会给即墨降下一个仙师，指点我等如何行事。自今日始，即墨要遵天意行事，违拗天意，城毁人亡！"

"将军万岁！""遵从天意！"举城军民的声浪直冲云霄。

田单带着几名军吏走回幕府的路上，一个稚嫩的嗓音突然响彻街巷："田单，吾乃仙师也——"随着喊声，一个总角小童赤脚从对面屋顶飘了下来，正正地落在了街心。田单念诵了一声"天意也"，肃然拜倒在地："仙师在上，弟子田单叩见。"总角小儿道："田单听了，吾只日每一句，毋得搅扰也。"说罢又是木呆呆一副小儿憨顽之相，与方才神采判若两人。田单以隆重大礼将小儿接到了幕府，派了两名使女侍奉起居，又请来一名老巫师护持神道。日每鸡鸣之时，田单便只身进入仙师后帐请教天意，除此之外，任何人不得靠近仙师。

即墨军民精神大振，原本准备悄悄逃亡的百姓们顿时稳住了。毕竟，即墨已经守了五年，既然天意还有三年，再守三年何妨？此时出逃，三年后岂不祸及子孙？

清明一过，是春水化冰农田启耕的三月。三月初九这日，即墨人正在陆续出城下田，燕军大营却突然开进五里进逼城下，杀气腾腾地将出城农夫赶回城内，封锁了即墨。按照乐毅惯例，此等重大变故必先有安民告示，至少也当阵前通令。这次突然变脸不宣而围，年年三月被燕军大为鼓励的战时春耕，自是莫名其妙地终止了。田单心知异常，立即派出斥候缒城而出秘密探察，得到的回报是：乐毅被紧急召回蓟城，大将骑劫代行将令。不到一日，又接到密报：燕军在大将秦

开率领下，重新围困莒城。田单心中一动，立即下令全城戒备，迎战燕军猛攻。

这天夜里，鲁仲连又一次秘密潜进了即墨。将两只后援海船的事匆匆交代给中军司马，鲁仲连将田单拉到隐秘处压低了声音：“田兄，老燕王寿终正寝了！”

田单双目陡然生光，长长地吁了一口气，软软地靠在了土墙上。

鲁仲连将田单扶到木案前，顺势坐在了那片破烂的草席上：“田兄，时机也！”

“你说，我先听听。”田单疲惫地喘息着。

“我意，还是反间计。”

“千里驹也？黔之驴也？”田单不禁揶揄一笑，“故伎重演，还想碰壁么？”

“兵不厌诈！”鲁仲连认真非常，“此一时也，彼一时也。姬乐资可不比老姬平。从做太子时，这安乐王子便对乐毅多有不满，每次泼脏水，背后都少不了这小子。”

“照此说，我等要再给乐毅泼一次脏水？”

“嘿嘿，两次。”鲁仲连也笑了。

“天意也！”田单一声叹息，“皎皎者易污。乐毅兄，田单对不住你了。”

三日之后，十名精干文吏随鲁仲连秘密出海了。在新王即位朝局微妙的时节，蓟城巷闾酒肆之间传开了一股风声：“临淄燕官说了，即墨田单最怕的是猛将骑劫，根本不惧乐毅。”“齐人还说了，乐毅卖

燕，做齐王之心没死！”“那还有假，齐军当年杀了多少燕人？乐毅如何，不报仇反倒笼络齐人，分明不对味嘛！”随着种种口舌流言，更有一首童谣迅速传唱开来：

四口不灭　白木弃绳

六载逢马　黑土自平

不消说得，一班想在新朝大展宏图者，立即将童谣与纷纭传闻秘密报进了王宫。

二十六岁的姬乐资，在老父王病势沉重的两年里，早已经与一班新锐密谋好了新君功业对策：一旦即位，半年之内，力下全齐；三年之内，吞灭赵国称北帝；十年之内，南下灭秦统一华夏；最多十五年，姬乐资便是天下混一的华夏大帝。长策谋定，年轻太子的心日每都在熊熊燃烧，孜孜以求地等待着昏聩无断的老父王早日归天。在姬乐资看来，当年拥有六十三万大军的齐国是天下第一强，而燕国二十万之旅能在一月之间飓风般扫掠齐国七十余城，燕军自然更是天下第一雄师。若不是乐毅莫名其妙地停止进攻，最后两城岂能数年不下？自三皇五帝春秋战国以来，何曾有围城五六年而不下城的打法？分明是乐毅在糊弄父王，宽厚的老父王却信以为真，当真不可思议。

一日，上大夫剧辛正在元英殿(注)给几个前往齐国劳军的臣子讲述战场之艰难，恰恰被气宇轩昂的姬乐资撞上了，揶揄笑道：“敢问上大夫，齐国战场，难在何处也？”

“难在民心归燕。”剧辛一口回了过来。

“皮之不存，毛将焉附？地若归燕，民心安得不归？”

“坚实化齐，水到渠成，此乃上将军苦心也。”剧辛神色肃然。

姬乐资一阵哈哈大笑："如此说来，汤文周武之先灭国而后收民心，却是大错了？当今天下，竟有超迈圣王之道乎！"

剧辛面色涨红，急切间无言以对。

姬乐资又是一阵哈哈大笑，扬长而去了。

在姬乐资与一班昔日太子党密议如何迈出功业第一步时，童谣巷议的密报恰恰送了进来。姬乐资抖着那方羊皮纸微微一笑："天意也，诸位请看了。"

"四口不灭，白木弃绳。这不是说田不能灭，乃是'白木'无缚贼之法么？"有燕山名士之称的亚卿粟腹第一个点了出来。"白木为何物？"有人尚在懵懂之中。"

白木弃绳，不是一个'乐'字么？有谁？"立即有聪明者拆解。

"六载逢马，是六年之后当马人为将。"

"黑土是'墨'，何须说得，即墨下，齐国平。"

粟腹霍然站起："臣请我王顺应天意，用骑劫为将，力下全齐！"

"臣等赞同！"新锐大臣们异口同声。

"上下同欲者胜。"新王姬乐资信口吟诵了一句《孙子兵法》，"君臣朝野同心，何事不成？立即下书：罢黜乐毅上将军之职，留昌国君虚爵。改任骑劫为灭齐上将军，限期一月，平定齐国。"

"我王万岁！"举殿一声欢呼。

粟腹走近王座低声道："此番特使，上大夫剧辛最是相宜。"

姬乐资矜持地笑了：“也好。一石二鸟，免了诸多聒噪。”

一切不可思议的事，都轻而易举地发生了。当秉持国事的老剧辛接到这不可思议的王书与不可思议的特使差遣时，惊愕得当场昏厥了过去。悠悠醒转，反复思忖，没有进宫力陈，却当即唤来家老秘密计议半个时辰，次日清晨轻车直下东南去了。

七　齐燕皆黯淡　名将两茫茫

乐毅刚刚回到军中未及半月，老剧辛到了。

开春之时，燕昭王春来病发，自感时日无多，一道王书急召乐毅返国主政。可没有等到乐毅回到蓟城，燕昭王便撒手去了。葬礼之后是新王即位大典，姬乐资王冠加顶，当殿擢升了二十多名新锐大臣。乐毅剧辛两位鼎足权臣事先毫不知情，当殿大是尴尬。思忖一番，乐毅留下一封《辞国书》，嘱吏员送往宫中，自己星夜奔赴军前了。乐毅明澈冷静，眼见新王刚愎浅薄，纵然进言力陈，也只能自取其辱，抱定一个谋划：迅速安齐，而后解甲辞官。按照他在燕国的根基，至少一两年内新王尚不至于无端将他罢黜，而以目下大势看来，至多只要一年，齐国便会全境安然划入燕国。那时，平生心愿已了，纵然新王挽留，乐毅也是要去了。

老剧辛黑着脸一句话：“大军在手，乐兄但说回戈安燕，老夫做马前先锋！”

“天下事，几曾尽如人愿也。”乐毅长长地叹息了一声，“剧兄，子之之乱，已使燕国生民涂炭。齐军入侵，燕国更是一片废墟。你我怀策入燕，襄助先王振兴燕国于奄奄一息，历经艰难燕人始安。耿耿此心，安得再加兵灾于燕国？”

“姬乐资乖戾悖逆，岂非是燕国更大灾难？”

“邦国兴亡，原非一二人所能扭转。”乐毅淡淡地笑着，“此时回戈，只能使姬乐资一班新贵结成死党对抗，国必大乱。齐国若再乘机卷土重来，联手五国分燕，你我奈何？”

剧辛默然良久，唏嘘长叹一声：“天意若此，夫复何言！”站起来一拱手，“乐兄珍重，剧辛去了。”

“剧兄且慢。”乐毅一把拉住，“非常之时，我派马队送你出齐归赵。”

剧辛一声哽咽：“乐兄，同去赵国如何？赵雍之英明，不下老燕王也。”

“也好。”乐毅笑了，“剧兄将我妻儿家室带走，乐毅随后便到。”

“终究还是不愚。”剧辛终于笑了，拉住乐毅使劲一摇，“我等你。

走，接嫂夫人世侄去。”拉起乐毅大步出了幕府。一时忙碌，三更时分一支偃旗息鼓的马队悄悄出了大营，直向西方官道去了。

此日清晨卯时，幕府聚将鼓隆隆擂起。驻扎在即墨的二十三位将军脚步匆匆地聚来，脸上显然带着一种莫名其妙的紧张。围困即墨的是骑劫所部，以辽东飞骑为主力，向来是燕军中的复仇派。几乎在剧辛抵达的同时，蓟城另一路密使也到了骑劫大营，对骑劫并一班大将秘密下了一道王书：三日之内，若乐毅不交出兵符印信，着即拿下解往蓟城。骑劫原本勇猛率直，此刻却沉吟了一阵才开口：“秦开所部唯乐毅是从。移交兵权，必是大将齐聚。秦开从莒城赶来，也得一两日。三日拿人，有些说不过去。特使能否宽限到旬日之期？”

“不行，至多五日，此乃王命！”密使毫无退让余地。

骑劫一咬牙：“好，五日。诸将各自戒备，不得妄动。”

骤闻聚将鼓，一夜忐忑不安的密使立即惊得跳下军榻，钻进商旅篷车带着几名便装骑士逃出了军营。骑劫正赶着密使车马的背影前来问计，不禁愤愤然骂道：“鸟！燕王用得此等鼠辈，成个鸟事！”

及至众将急促聚来，聚将厅的帅案前兵符印信赫然在目，却只肃然站着一个中军司马，竟不见素来整肃守时的上将军。军法：大将不就座发令，诸将不得将墩就座。这案前无帅，却该怎处？正在一班将军茫然无所适从的时节，聚将厅的大帷幕后悠然走出了一个两鬓斑白的布衣老人，宽袍散发，面带微笑，不是乐毅却是何人？

“诸位将军，”乐毅站在帅案一侧淡淡笑着，“乐毅疏于战事，六载不能下齐，奉命归国颐养。王命：骑劫为灭齐上将军。王书在帅案。中军司马，即刻向上将军交接兵符印信。”

“昌国君，”骑劫一时难堪，“莒城诸将未到，半军交接……”

“骑劫将军，你想他们来么？”乐毅依旧淡淡地笑着，“但有兵符印信，自是大将职权。将军以为如何？”

“谢过昌国君。”骑劫深深一躬，“末将行伍老卒，原本不敢为帅。”

“将军何须多说。”乐毅摆了摆手，“我只一句叮嘱：猛攻即墨可也，毋得滥杀庶民，否则后患无穷。”

“嗨！”骑劫不禁习惯性地肃然领命。

“诸位，军中无闲人，乐毅去了。”布衣老人环拱一礼，悠然从旁边甬道出了幕府。

“恭送昌国君！”二十多员大将愣怔片刻，一声齐喊。密使本来当众发布了命令的，乐毅交出兵权之后，必须由两千骑士“护送”回燕。

此时此刻，眼看着统率他们十三年带领他们打了无数胜仗的上将军一身布衣两鬓白发踽踽独行而去，这些一腔热血的辽东壮士酸楚难耐，谁还记得逃跑密使的命令?

幕府外轺车辚辚，待骑劫赶出幕府，布衣老人的轺车已经悠然上路了。从即墨出发去赵国，几乎要贯穿齐国东西全境千余里。偏是乐毅不带一兵一卒，只轺车上一驭手，轺车后一个同样两鬓如霜的乘马老仆人，一车三马上路了。

“昌国君，”老仆走马车侧轻声道，“还是走海路入楚再北上，来得稳妥。”

“舍近求远，却是为何？”乐毅笑了。

“元戎解兵，单车横贯敌国千余里，老朽实在不安。齐人粗猛……”老仆硬生生打住，将“连自家国王都杀了”一句吞了回去。

乐毅一阵大笑：“生死由命，人岂能料之也？若齐人聚众杀我，化齐方略根本就是大谬，乐毅自当以身殉之，何须怨天尤人？若齐人不杀我，化齐便是天下大道。大将立政，却不敢以身试之，岂不贻笑天下也！”

“昌国君有此襟怀，老朽汗颜。”老仆在马上肃然一拱，“能与主君共死生，老朽之大幸也。”乐毅淡淡一笑，对驭手吩咐道：“从容常行之速，一日五六十里，无须急赶。”驭手“嗨”地答应一声，轺车在宽阔的官道上辚辚走马西去。

日暮时分，将到胶水东岸。车马歇息，乐毅吩咐在官道旁边的一片树林中扎起了帐篷。此地已经离开即墨六十余里，熟悉的即墨城楼已经隐没在暮春初夏的霞光之中了。正在帐篷前篝火燃起老仆埋锅造饭驭手刷马喂马之时，突闻东边旷野里马蹄声急骤而来。乐毅久经战

阵，凝神一听，是不到十骑的一支精悍马队。驭手一声大喊：“昌国君上马先走！末将断后。”乐毅微微一笑，安然坐在了篝火旁的一块大石上：“慌个甚来？没听见上路时说的话么？”驭手一阵脸红，兀自嘟哝道：“便是死，也不能教齐人欺凌。”将长剑往篝火旁一插，挽起一副强弩躲在了轺车后面。

此时，马队飓风般卷到。为首骑士骤然勒马，盯着大石上被篝火映照得通红的布衣老人，良久没有说话。乐毅打量着丈许之遥的马上骑士，一身破旧不堪的红衣软甲，一领褪色发白且摞着补丁的“红”斗篷，束发丝带显然已经颠簸抖去，灰白的长发披散在肩头，衬得一张黝黑的脸膛分外粗糙。

“敢问，来者可是田单将军？”乐毅淡淡地笑了。

“足下，可是乐毅上将军？”骑士也是淡淡一笑。

“老夫正是乐毅。”布衣老人站了起来，一声沉重的叹息，“将军殚精竭虑，孤城六载而岿然屹立，乐毅佩服也。为敌六载，将军欲取乐毅之头，原是正理。然，却与齐人无干了。”

“昌国君差矣！”骑士一拱手，“田单闻讯赶来，是为一代名将送别。”说罢一跃下马，向后一摆手，“拿酒来！”

乐毅爽朗大笑：“好个田单，果然英雄襟怀！老夫错料了。乐老爹，摆大碗。”

老仆利落，眨眼在大青石上摆好了六只大陶碗。田单接过身后骑士手中酒囊，一拉绳结，依次将六只大碗斟满，双手捧起一碗递给乐毅，自己又端起一碗，慨然道：“昌国君，此乃齐酒。田单代即墨父老敬将军第一碗：战场明大义，灭国全庶民！田单先干。”汩汩豪饮而

尽。“庶民为天下根基。将军若得再度入燕，亦望以此为念。”乐毅举碗饮尽。

“田单敬将军第二碗：用兵攻心为上，几将三千里齐国安然化燕！”

乐毅微微一笑：“为山九仞，愧对此酒也。”

田单肃然道：“将军开灭国之大道，虽万世而不移，何愧之有？”

“好！饮了这碗，愿灭国者皆为义兵也。”

“最后一碗，向将军赔罪。”田单喟然一叹，“天意不期，田单一介商旅做了将军对手，才力不逮，多有小伎损及昌国君声望，田单惭愧也。”说罢深深一躬。

乐毅哈哈大笑，眼中闪烁着晶莹的泪光：“兵者，诡道也。将军用反间之计，何愧之有？同是一计，先王一举破之，新王却懵懂中之。惭愧者，当燕国君臣也。”唏嘘哽咽间，乐毅举起大碗一饮而尽，良久无话。

“昌国君，”田单骤然热泪盈眶，“齐人闻将军解职，百感俱生，大约都聚在前方，箪食壶浆聚相恭送将军。田单不能远送了，愿昌国君珍重。”

乐毅长叹一声：“但得人心，化齐便是大道，乐毅此生足矣！”

“田单告辞。”

“将军且慢。”乐毅淡淡地笑着，“老夫一言，将军姑妄听之：齐若复国，燕齐便成两弱，国仇亦算了结。将军若得主政，幸勿重蹈复仇之辙。如此齐燕皆安，方可立于战国之世。”

田单默然良久，深深一躬：“田单谨受教，告辞。”说罢飞身上马，在夜色中向东去了。乐毅凝望着渐渐远去的马队，不禁怅然一叹：“燕有乐毅，齐有田单，当真天意也。”思忖片刻，回身吩咐道，“乐老爹，明日改走海路，由楚入赵。”老仆摇着头一声感慨：“咳！君主偏是找难，出齐无险了，倒是不走了。”

乐毅笑道：“逢道口便饮酒，岂非醉死人了？”谈笑间主仆三人围着篝火吃饭，歇息到天交五更，上路直下琅邪海湾了。

田单从城外密道回到即墨，立即开始了紧张筹划。

燕军换将，定然要对即墨大肆猛攻。田单的第一件事，是严厉督促全城军民连夜出动，将大批防守器械安置就位，又反复重申了军士轮换上城的次序，直到天亮时分方才大体就绪。多年来，由于乐毅的“宽围”，始终处于战时的即墨事实上极少打仗，军民多多少少地松弛了下来。尽管在乐毅被罢黜的消息传开之后，即墨军民已经觉察到了不妙，但还是很难骤然进入第一年那种血脉偾张的死战状态。田单清楚地记得，在最艰难的第一年，只要军令一下达，全城就会雷厉风行，从来没有过需要他亲自督导反复申明的事。然则，今日却出现了。以战国军旅的目光看，六年之兵无论如何都是老兵了，将军下令士兵们便能立即做到，表面上似乎都很顺当。然则看在田单眼里，他却总觉得不放心，总觉得少了什么最要紧的物事。

天亮回到幕府，田单立即派出秘密斥候从密道出城，紧急追回将要出海的鲁仲连。

“田兄，何事如此紧急？”匆匆归来的鲁仲连很觉意外。

“人心懈怠。”田单沉着脸，“不设法解决，根本经不起燕军连续猛攻。”

“也是。”鲁仲连毕竟多有阅历，立即明白了此中危机，“我方才出得密道，鹗叫三阵，城上才放下绳筐。头年，可是只一声。”

“今日备兵，民人都不出来了，只有军士。”田单声音沙哑，显是喊了一夜。

鲁仲连皱着眉头思忖一阵道：“久屯不战，燕军也必有松懈。又兼乐毅骤然离军，燕军要猛攻，也得恢复几日，还来得及。”

“有办法？”田单目光骤然一亮。

“或许可行。”鲁仲连诡秘地一笑，凑近田单咕哝了一阵。

田单一阵沉吟：“只是，太损了些。”

“非常之时，无所不用其极也。”鲁仲连慨然拍案，“此事我来做，你只谋划破敌之法。”“好！”田单顿时振作，“破敌之法已有成算，我立即着手。”

此时的燕军大帐，一片紧张忙碌。

乐毅骤然离去，所有的全局部署与诸般军务，都留给了中军司马向骑劫交代。粗豪的骑劫几曾想过做全军统帅，看着乐毅平日里洒脱消闲，便也以为上将军无非就是升帐发令而已，所有军务都有一班司马，主将只管打仗，有何难哉！不想一接手，中军司马便抱来一摞需要立即处置的紧急文书，当先一封急报是莒城大将秦开的“请命处置莒城降燕者书”。下来是各营急务：粮草将军请命军粮如何征发，辎重将军请命军器打造数量，斥候营请命如何安置秘密降燕者家室，各军大将请命病残伤兵统一归燕的日期，莒城官员示好燕军的秘密军情羽书等，足足二十多件。

骑劫顿时恼火：“我要猛攻即墨，忒多聒噪！”

“上将军，”中军司马低声道，“昌国君对这些急务，历来是当即处置。”

“那就先依成法处置，打完仗报我。”

“上将军，”中军司马为难了，“昌国君是宽化，如今王命力克。若依成法，是背道而驰。上将军须得有个决断才是。”

“鸟！”骑劫骂得一声，急得在出令厅乱转起来，“一窝乱猪鬃，处处都得变，这可咋整！”又猛然转身，“你说个法子，咋整？”一口辽东话又响又急。

“兴亡大计，末将但奉命行事。”中军司马低头一句话。

“酒囊！饭袋！”骑劫大为恼怒，“传我将令：琐事一概不理，只管猛攻即墨莒城。旬日之内不破城，提头来见！”

“嗨！”中军司马如释重负，连忙疾步出厅传令去了。

于是，燕军丢下各种亟待处置的军务不顾，立即在此日猛攻即墨。田单鲁仲连大出意料，连忙亲自上城，守定西门要害，生怕稍有闪失。及至攻防两个回合，燕军战力竟大不如前，各种攻城大型器械的威力也是大减。壕桥纷纷踩翻，云梯也经不住几块礌石便咔嚓折断。攻得一阵，便在城下抛下了千余具尸体。鲁仲连哈哈大笑：“田兄，骑劫这小子没睡醒，高估他也！”田单拭着额头汗水长吁一声：“如此敌手，天意也。”

骑劫猛攻不下，当即升帐聚将，要立斩三员大将。二十多个将军无不大急，众口一声：“枉杀无辜，我等不服！”这些将军原本都是骑劫旧部，今日众口一词，骑劫不禁怒火上冲，高声喝道：“攻城不力，大灭燕军威风，不杀咋整！”飞骑大将道：“上将军明察，昌国君主军之日，可曾如此打仗？末将之见，歇兵旬日，整顿军马器械并诸般军

务，而后再战。”话音落点，众将轰然赞同。骑劫无可奈何，只好气咻咻下令歇兵休战。

这日晚上，斥候营总领来报：一个商人出城来降。骑劫立即下令，将齐商带进幕府大帐。

“如何此时降燕？”骑劫黑脸粗声，目光凌厉地盯住了布衣商人。

商人从容道：“在下有一策献上，可使燕军破城。然则，也有一事相求。”

“说，何事？”

“危邦不居。在下唯求千金一车，远走他乡经商。”

“准你。说破城之策。”

“齐人最是尊崇祖先，敬重鬼神。乐毅当年以清明许祭，买得齐人敌意大减。将军若反其道而行之，全数开掘郊野坟茔，暴尸扬骨，齐人必心志溃乱，即墨一鼓可下也。”

“见利忘义，商人本色也！”骑劫哈哈大笑，转身下令，“赐千金，双马快车一辆，立即护送先生出齐。”

次日清晨，燕军出动三万步兵，全部掘开了即墨城外的陵园坟茔，将全部惨白的尸骨堆成了一座小山。即墨庶民军士早已经闻讯聚满城头，一片哭声震动四野。正午时分，燕军给白骨小山浇上了五百多桶猛火油，一支火把丢进，顿时浓烟滚滚火光熊熊，浓烈的腥臭气息在冲天烟火中弥漫了整个即墨城头。

“老根没了！即墨降燕！”城下燕军一片嬉笑高喊。

大火一起，即墨城头炸开了锅。人们捶胸顿足号啕大哭，老人们当场昏死过去三十余人，军民人等无不血脉偾张须发直竖，乱纷纷吼成一片：“开城出战！杀光燕人！”“血洗燕国！”“剐杀骑劫！复我血仇！”幸亏田单亲自守住了城门，鲁仲连在城头哭喊劝阻，即墨军民才没有冲出城厮杀。即墨人的仇恨怒火终于最彻底地燃烧起来了。连日之间，城头成了祭奠祖先的神台，万千白布血书挂满了城头女墙，络绎不绝的请战庶民日夜围在幕府外哭喊请战，连女子孩童都自发编成了死战千人队，尖厉地呼喊着要杀光燕人。

田单立即快速行动，第一道命令是征发全城耕牛。一声令下，一个时辰间在校军场齐刷刷聚集了两千多头耕牛。经过遴选，留下了一千二百多头壮猛健牛，其余弱牛全部宰杀炖肉。田单下令：三日之内，每个军士务必吞下二十斤牛肉，不许哭喊，养足精神出战。

即墨工匠全部出动，给每头健牛用皮带扎束两支长大的铁矛，牛身绑缚一大片怪诞的黑红大布，牛角绑缚两把锋利的尖刀，牛尾扎一束细密的破衣剪成的布条。届时布条渗满猛火油点燃，健牛便成了凶猛无匹的踹营大军。与此同时，两万精壮军士编成了长矛军与厚背大刀长剑军，五千骑兵编成了掩杀军；其余五万多庶民无分男女老幼，全部按照家族编成了三支复仇军，届时分别从地道杀出。

三日之后，正是月黑风高的四月二十八。即墨军民在万千火把下云集校军场，田单一身铁甲手持长剑走上了将台：“即墨军民父老们听了：燕人灭我邦国，掠我财富，掘我祖陵，大火焚烧我祖先尸骨，此仇不共戴天！今日复仇雪耻之战，我要以火牛阵大破燕军！教燕人葬身火海，报我祖先——”

“杀光燕人！报我祖先！”震天动地的吼声响彻全城。

田单下令：“火牛阵与两万步军我自统领，出西门。五千铁骑由鲁仲连统率，出北门。其余民军由公推之族领统率，出地道。战鼓之

前，全军肃静噤声。依次就位，秘密开城！”

月黑风高的子夜，即墨的城门与地道口悄悄地打开了，黑压压的大军悄无声息地弥漫出来，从壕沟外逼近到燕军大营里许之外，列成了丛林般的阵势。辽阔的燕军大营依旧是军灯闪烁，一片安然。

突然之间，战鼓隆隆而起，即墨大军惊雷般炸开。千余只健牛猛甩着燃烧的尾巴，哞哞吼叫着排山倒海般冲进了燕军大营，冲垮了鹿砦扯翻了军帐踩过了酣睡的军兵，牛头长矛尖刀肆意挑穿奔突逃窜的所有物事，连绵大火立即在辽阔的军营蔓延成一片火海。火牛身后是潮水般怒吼呼啸的即墨壮士，大营两侧的原野上则是奔突截杀的即墨铁骑，再后便是即墨民军无边无际的火把海洋。

大骇之下，骑劫的十万大军骤然之间土崩瓦解了。

天亮时分，燕军余部已经仓皇西逃。清理战场，燕军尸体竟有六万余具。骑劫也在乱军中被杀，尸体在燕军幕府外三丈之遥，肚腹大开膛晾着，双眼圆睁大嘴张开，一副无比惊惧的狰狞面容。分明是刚刚出帐尚未厮杀，便被火牛尖刀开膛破腹了。

鲁仲连哈哈大笑：“田兄，一鼓作气，收复齐国！”“便是这般！”田单一挥手，“传令三军城外造饭，饭后立即追杀！”

乐毅离军，齐人之心大伤，正在担心燕军反复，即墨大捷的消息骤然传开，一时欢声雷动，纷纷卷入田单的追击大军。月余之间，齐国七十余城全部收复。围困莒城的秦开大军明知大势已去，早在田单开始追杀的时候便撤军归燕了。

两个月后，田单率大军隆重迎接齐王田法章进入临淄复国。田法章感慨唏嘘，大朝当日便封田单为安平君开府丞相，貂勃为上卿，共同主持齐国复兴大政。历经六载亡国战乱，齐国终于神奇地复活了。

消息传开，列国却是一片冷漠。月余之间，只有后援齐国的楚国派出了上大夫庄辛来贺；没有占齐国一寸土地没有掠齐国一车财货的秦国，派来了华阳君为特使祝贺。貂勃倍感屈辱，愤愤来找田单："五国攻齐，魏韩分了宋国，也便忍了。只这赵国夺取的河间却是我大齐本土，却装聋作哑不出声。以我之见，立即派出特使，向赵国索回河间！"

"此一时彼一时。六年已过，赵国今非昔比。以新齐之弱，上门也是自取其辱也。"田单淡淡笑了。

"岂有此理！那便忍了？"

"六载抗燕，貂勃兄还是如此火暴？"田单笑道，"目下赵国雄心勃勃，一如当年燕国。齐国只能等待，等他自己生变。"

"你是说，赵国也会像燕国那般变化？"

"假若不能，便是天意了。一如秦国，内部不生变，谁却奈何？"

貂勃长吁一声："齐燕两弱，只有秦赵争雄了？"

田单一笑："貂勃兄纵不甘心，也得作壁上观。"





火牛示意图

正在此时，书吏匆匆急报：赵国发兵十万进攻中山，秦国起兵攻赵。

“如何？秦国救中山？匪夷所思也！”貂勃哈哈大笑。

“天下强国，总归是不甘寂寞。”田单依旧一笑，“等。也许，齐国还有机会。”

---

1. 大父，战国时对祖父的正式称谓，族大父，即族中祖父辈人物。
2. 即墨，战国齐邑，今山东平度县西南地带。
3. 战国初期，辽东与高丽曾经被齐国夺取数十年，后归燕国。
4. 齐国有两个桓公，一为春秋齐桓公姜小白，一为战国齐桓公田午。
5. 斛，古代容积计量单位。春秋战国一斛十斗，一斗十到三十斤不等。南宋以后一斛五斗。
6. 左尹，楚国大臣职位，掌管财政，为令尹（丞相）之副。
7. 腄城，战国齐城，秦统一后置县，今山东福山县。
8. 崂山，地名得于始皇帝之后，此前名不可考，为叙述方便，用崂山之名。
9. 北面，面北俯首称臣之意，相对于“南面称王”。古礼：王座居北面南。
10. 地气发，齐国历法的第一个节气，正月初旬。
11. 元英殿，燕国灭齐后新修宫殿，陈列齐国礼器之所。见《史记·乐毅列传》。

第十章　胡服风暴

一　白起方略第一次被放弃

当中山国特使星夜赶到咸阳时，秦国君臣正在章台秘密会商。

中山国[注]是大河东岸太行山东麓的一个山国，都邑灵寿，疆域盈缩无定，强盛时方圆曾达千里之广，战国中期却只是个五六百里地的小邦了。地虽不大，却恰恰卡在秦赵魏韩四强之间：西面是秦国的河东根基离石、晋阳两大要塞，南面是韩国飞地上党山地，东南是赵国巨鹿与邯郸地带，西南面是魏国的河内地带。仿佛四方生铁之间的一方绵垫儿，一旦抽掉，四方生铁便会硬碰硬轰然相撞。在秦国崛起之前，中山国主要是魏赵韩三国争夺的焦点。战国中期形势大变，秦国先收复了河西高原，再夺取河东离石与晋阳，成了直面中山的最强大势力。及至秦军夺取魏国河内地带并设置河内郡后，魏国萎缩于大河之南，等于在争夺中山国的格局中退出了。也由于河内归秦，韩国原在魏国河内的狭窄通道也被秦国一体化入，韩之上党遂成了一块飞地。虽然也是直面中山，但由于国势大衰，韩国也早已经没有了争夺中山国的雄心。恰在这二十多年间，赵国骤然强大，于是，中山国事实上主要成为秦赵两大强国之间的缓冲地带。

若依地缘大势，中山国对于赵国，有着比秦国更为根本的利害关联。秦国崛起之后，扩张之势一步大过一步：收河西进河东，吞并巴蜀，夺取魏国河内，再夺楚国南郡，无可阻挡地强大起来。而赵国却在进入战国的百年期间，除了对三胡（东胡、林胡、楼烦）作战略有收获，始终没有大的扩张。唯其如此，夺取中山国对强大之后的赵

国，有着非同寻常的意义。吞灭中山国，非但根除了一个肘腋大患，且对夺取韩国上党立即形成了压顶之势；中山国与上党一旦归赵，既可使河东的广阔山地成为对抗秦国的坚实屏障，也可使通向中原的大道畅通无阻。正因了如此大势，赵武灵王后期第一次灭了中山国。然则后来赵国内乱，中山国又死灰复燃重新立国。如今赵国重新强大，决意根除中山国，这次出动十万大军，显然是要一举吞灭中山国。

一接到紧急密报，魏冄觉察事非寻常，立即渡过渭水到了章台。

入得夏日，年事已高的宣太后常常多嫌咸阳宫燠热难耐。秦昭王遂命长史将章台收拾清理得洁净整肃，自己与太后一起搬到了章台消暑，一应重大国事自也赶到了章台会商。魏冄来到时，恰是正午时分，宣太后正在午间小憩，独秦昭王在书房盯着墙上那幅新绘制的大秦地图凝神沉思。已经四十多岁的秦昭王，虽然依旧没有多少国事，但一如既往地毫不懈怠，但有国事撞到面前，或太后丞相请与会商，总是立即前往，而且有话便说绝不瞻前顾后。时日一长，不期然地隐隐形成了太后、丞相、秦王三足鼎立主持国政决策的格局。魏冄依旧是军政大权在握，却也不再像原先那样径直与太后商议了事，只要秦昭王在，也便与秦昭王先说，而后再与太后共同议决。

“出大事了！”魏冄熟悉章台，一步跨进书房急促说了一句。

秦昭王一转身道：“赵何发兵中山国？”

“我王如何晓得？”魏冄心中一沉，若是秦王先得密报，朝局就大为蹊跷了。

“我是私下忖度，赵国该当有此举动。”秦昭王悠然一笑，“赵国君臣雄心勃勃，不灭中山，于心何安？”

“也是一理。”虽然心下稍安，但魏冄还是被秦昭王的“先知”触动了。这个消息对他这个身在中枢的秉政权臣是如此突兀，整日闲暇的秦昭王却在“忖度”中料到了先机，魏冄，你当真老了么？心下虽则闪念，面上却是淡淡一句撂过，“等太后醒来，立即商定个对策。”

“太后的午眠是越来越长了。”秦昭王思忖间道，“以我之见，先行宣召白起、华阳君、泾阳君、高陵君来章台(注)，未时之后正好合议。王舅以为如何？”不知从何时开始，秦昭王不再呼魏冄为丞相或穰侯，而唤做了王舅。

“白起正在南郡巡视军务，扩充夷陵水道，一时赶不回来。”魏冄皱着花白的眉头，“宣召华阳君三人前来可也。”

“大战没有白起，可是不好说。”

“十万兵马也算大仗？”魏冄轻蔑地笑了，“国策但定，任一大将足以应对。”

“好，先宣来三君商议。”秦昭王转身高声道，“知会长史：急召华阳君、泾阳君、高陵君立即赶赴章台议事。”

“是。”书房廊下的老内侍答应一声匆匆去了。

“我到前署等着。”魏冄说罢，来到章台第二进庭院。这第二进有九间冬暖夏凉的石屋，是宣太后特意下令设置的相署。每年冬夏，只要宣太后或秦昭王来章台，魏冄也会时不时赶来会商国事。为了方便就近处置紧急国务，丞相府的六名精干属员常驻在这里上承下达，确实是快捷了许多。突然之间，魏冄觉得他需要冷一冷心境，便来到相署自己的书房。

“启禀穰侯：武安君有羽书方到。”魏冄刚踏进书房，书吏匆匆来到。

“快打开。”

书吏利落地抽出腰间皮袋里的一支专门开启信件的细长匕首，娴熟地挑开铜管泥封，拧开管盖抽出一卷羊皮纸捧了过来。魏冄哗啦展开，白起那粗大的字迹赫然入目：

穰侯台鉴：白起已接军报，赵国发兵中山。起以为赵国目下气势正盛，吞灭中山难以阻挡，过早与之争锋，反给魏楚等可乘之机。对赵之策，当以先取上党为根基，成压迫之势，而后相机决战。赵国业已成强，与我大战必在早晚，宜聚举国之力，不战则已，战则雷霆一击，纵不能灭赵，亦使其根本衰弱。白起多方忖度，夜不能寐。穰侯掌军国大政，定能明察善断。

魏冄看罢不禁大皱眉头。他与白起的将相合璧，几乎是有口皆碑。从与白起相识共事开始，他从来都毫无保留地支持白起。白起也对他极为敬重，虽说白起目下之爵位职权都与他这个丞相不相上下，但白起从来都视穰侯为军政第一重臣，凡遇大事必先与他会商，从不单独向太后或秦王进言。目下这封如此紧要的羽书，白起完全可以直呈宣太后，然而白起还是径直送入丞相府，从抬头语气看，显然只是给他一个人的。这是白起与他多年的惯例，魏冄倒是丝毫没觉得有何不妥，时日一长也就习以为常，觉得该当如此。毕竟，当初是他一力将白起托出水面的，况且，他与白起从来都是坦荡谋国做事为先，只要做事快捷，些小方式谁却去细加揣摩了？目下魏冄的皱眉，是觉得白起的想法有些不对味，对，是谨慎过分。以白起之沉毅冷静果敢与用兵之精到，面对十万兵马竟如此谨慎小心，魏冄觉得有些不可思议。

细想起来，白起在第一次河外大破合纵联军后，似乎就渐渐深沉了。宣太后几次笑着说：“白起大有长进呢，多读兵书，说事有学问了。”魏冄当时倒是没在意，目下想起来，白起的变化似乎还就是从那时开始的。以魏冄的粗粝秉性，他倒是更喜欢原先的白起，只就战场

说话，其余一概不想；打仗雷霆万钧，国事悉听上命决断。可如今，白起想得多了，已经想到了战场之外的天下大势，于是，也变得谨慎了。这是好事么？目下这封羽书，分明在说秦国对赵国的长策大谋。然面对十万兵马，却说赵国“吞灭中山难以阻挡”，那种面对六十余万大军而勇往直前的气概哪里去了？白起啊白起，莫非你也想做乐毅那般儒将，为求一仁而六载不下一城，最终功亏一篑？

“禀报丞相：太后宣召。”书吏轻轻到了廊下。魏冄顺手将羊皮纸揣进胸前衬里的衣袋，匆匆向最后一进的竹园走来。

章台后园只是山麓下一片略加修葺的天然草场，一道青石条砌起的高墙，一方茂密的竹林，一池天然的山潭碧水。潭边草地上有一座茅屋庭院，那是当年秦孝公在章台的居所，号曰玄思苑，是孝公为怀念墨家女弟子玄奇而命名。孝公四十五岁积劳死去，玄思苑成了一处颇具神圣气息的旧居。秦惠王、秦武王每有大事入章台，必要到玄思苑对着孝公灵位禀报祈祷。秦昭王加冠之后，在玄思苑立了一座孝公石像，又令宫中老内侍画了孝公像交蜀中丝工精心刺绣成一幅与真人等高的绣像，张挂在玄思苑正厅灵位后。从此，这章台玄思苑便成了追念孝公的肃穆所在，被一班大臣称为“小太庙”。魏冄每次进入章台，都要到玄思苑小祭孝公。此时虽有急务，他还是停下脚步对着玄思苑肃然地深深三躬，才匆匆向竹林中走去。

竹林深处是云凤楼。这云凤楼是秦昭王专门为宣太后修建的，名号是宣太后自己取的。究其实，云凤楼只是一座架在粗大木桩上的两层竹楼。这种竹楼是云梦泽楚人的山居习俗，楚人呼之为“干栏”。暮年的宣太后颇有乡情，常常对秦昭王念叨：“要说舒坦，还是云梦泽好啊。干栏多豁亮，四面来风，比这高房大屋自在多了。”秦昭王说给了白起，其时正逢夺取南郡大军班师归来。白起感念宣太后平日对自己的关切，从南郡紧急征发了十多名建造“干栏”的能工巧匠，一个月便在章台竹林建成了这座“干栏”竹楼。一切就绪，秦昭王在盛夏之时请

母亲到章台消暑。宣太后一见茂密竹林中的干栏楼，呵呵直笑：“好啊好啊，芈氏老在这干栏(注)里了！”

“母后，干栏当有个名号。”秦昭王高兴地指点着。

“我想想。”宣太后略一沉吟，“楚人云梦，秦人喜凤，云凤干栏了！”

秦昭王笑了：“母后，还是‘云凤楼’雅些个。”

“如何？干栏土了？”宣太后顿着竹杖笑了，“毕竟在章台，就依你，云凤楼！”

于是，云凤楼成了宣太后的常住寝宫，一年倒有大半时日消磨在此。

魏冄对这云凤楼颇不以为然，总觉得这位老姐大可不必如此张致，让老秦人觉得碍眼。粗豪的魏冄少年离楚，入乡随俗，衣食住行已经完全变成了一个秦人，更兼身材高大黝黑威猛步态赳赳，若非偶然流露的楚音，直是一个地道的老秦人。然则，魏冄也是精细的，绝不会在这种无关大局的小事上对老太后聒噪，况且，即或说了也是无济于事。这位老姐姐的无所顾忌与她不让须眉的英风一样，是天下闻名的。当年坚持要陪同儿子入燕做人质，曾令秦惠王大是头疼，最终不得不教她去了。做了人质照样我行我素，公然与亚卿乐毅生出了情愫，回到咸阳尚念念不忘。记得在乐毅行将入秦之前，魏冄很是认真地劝阻了一回姐姐，请她断了与乐毅的念头，万勿引来天下嘲笑。谁知老姐姐撇着嘴轻蔑地一笑：“乐毅鳏夫，芈八子寡妇，男女人伦天经地义，怕谁个嘲笑了？”

更令天下咋舌者，还是这位老姐姐在外邦特使面前的惊人之言。

楚国猛攻韩国雍氏(注)时，韩使尚靳入秦求救，魏冄与老姐姐并秦王共同接见韩使。说了半日，尚靳言不尽意，总是唇亡齿寒之类的道义之词而不涉实际。宣太后突兀开口，打断了尚靳道："我侍奉先王之时，先王将大腿搭在我身上，我便觉沉重难支；可先王完全压在我身上，反倒不觉其重了。因由何在？全身压我，给我欢喜，于我有利，自不沉重了。秦国救韩，原不在出兵多少，而在我能否得利，尚子明白了？"一席话毕，师从儒家的尚靳大为难堪，涨红着脸瞠目结舌。宣太后一阵咯咯长笑："言不及义，虚妄之士也！你等说，我去了。"甩着大袖径自去了。魏冄记得很清楚，那次只有秦昭王坦然自若，连他也觉得难堪了，只有约定尚靳夜来再议。自从那次之后，这位老姐姐的无所顾忌令天下侧目，一时毁誉纷纷。各国特使入秦，但逢宣太后便如芒刺在背。连每次必在场的魏冄都总是提着心气，生怕她口无遮拦。

如此一个老姐姐，你能管得她住何等样的房子？

上得四尺宽的结实木梯，沿着宽宽的外廊拐过两个转角，到了云凤楼临水的一面，谷风习习扑面，魏冄顿觉清爽起来。听屋内声音，华阳君三人已经到了。

"都坐了。"已经是两鬓白发的宣太后午眠初起，显得分外精神，"秦王已经将事由说了，丞相也来了。都说，甚个计较？"寻常重臣议事，也就是这几个人再加白起。所不同的是，但凡没有白起在场，宣太后都分外庄重，几乎从来没有笑脸。

在座五人，秦王是儿子，丞相是同母异父弟，华阳君是同父异母弟，高陵君与泾阳君是自己未嫁秦惠王时的两个儿子，全是至亲家族大臣。虽说秦人从老祖宗开始就已与西部邦国杂处共生，只要是能才，历来不计较异族异邦之士执掌大权。然则，除了一个武安君白起，举朝重臣皆出外邦，毕竟是秦国第一遭。朝野之间，已经将魏冄

与三君呼为“四贵”了，显见老秦人是颇有微词的。若不按规矩来，误得几件大事，便会生出诸多事端，甚或导致入秦芈氏家族一举倾覆。宣太后明锐异常，自是掂得轻重，对每个人说话都是官称，实则时时在提醒着这几个非同寻常的显贵——都得明白自己的权力身份，不要以私情误国。

“我看，不能教赵国灭了中山。”华阳君芈戎原本是蓝田将军，性情宽厚，先慷慨一句，接着歉然低声道，“只是，如何阻挡赵国，我尚无成算。”

“家事无定见，国事无成算，夫人当家没了自个么？”宣太后冷冷一句，华阳君满脸通红。华阳君虽是大将出身，偏偏却对那个不生儿子的华阳夫人宠爱有加，寻常时节几乎事事都是华阳夫人做主，在秦国大臣中成为一奇。这是在座谁都晓得的事，宣太后已经直面斥责，他人也不好再说。

“赵国若灭中山，我河东根基离石、晋阳便成孤岛。”高陵君嬴显打破了沉默。他目下执掌黑冰台，对各国情势了如指掌，显得极为自信，“当年赵雍非同寻常，其勃勃雄心堪与齐湣王比肩，其过人才干与英雄气度，却又远非齐湣王所能及。赵雍给赵国留下了一支精锐大军，且平定了东胡、林胡、楼烦，三次蚕食中山国。目下赵何，分明是要从吞灭中山开始，踏出南下争霸第一步。若不能在这第一步还以颜色，赵国会立即夺取上党，直接压迫河内，成为心腹大患。”

“高陵君言之有理！”兼领咸阳城防的泾阳君立即跟上，“赵攻中山国，我攻赵邯郸。此乃孙膑围魏救赵之计。若得定策，我率十万大军攻赵！”

“你？”宣太后嘴角淡淡一撇，看着魏冄，“白起如何？没个话来？”

“有。白起的快马羽书。”魏冄本不想将白起的羽书拿出来，然在闪念之间却又立即拿了出来。这位老姐姐知人之明杀伐决断之利落，魏冄从来都畏惧三分，她但发问，自是料定白起不会在如此兵家大事上听凭朝议，但有隐瞒，立时必有难堪。

“丞相之意如何？”宣太后眯着眼睛将羽书看了一遍，顺手递给秦昭王，又看着魏冄。

“启禀太后，臣以为武安君白起失之谨慎。”在宣太后面前，魏冄从来不会像在秦昭王面前那般无官称说话，言必合乎法度，“若是大势繁难纠结，敌国军力数倍于我，自当谨慎从事。然则，目下山东五国皆弱，无一国堪与大秦正面争雄。唯余赵国稍有起色，视若空前强敌，似有不妥。据实而论，赵国三十余万大军，我则有四十余万大军。赵之国力、军力，皆弱于我甚也。再说部署：赵军精锐十余万常驻阴山草原，十万大军攻中山国，所余兵力充其量十二三万，除去要塞与邯郸城防，能出动者仅在八万上下而已。当此时势，若听任赵国吞灭中山国，将大大助长山东六国气焰，合纵死灰复燃亦未可知。”魏冄本来没有想对如此一件显而易见的小战大费唇舌，若在寻常时日，以他之专断快捷，三言两语便告了断。可白起一有歧见，事情大为复杂。至少，白起在宣太后心目中的分量魏冄是清楚的，若不条分缕析，老姐姐一句话便将你撂在了一边。

“也是一理。”宣太后点了点头，对秦昭王道，“大主意秦王拿，你说。”这宣太后却是奇特，分明是自己决断国事，可每次都要在最要紧时刻将儿子推在正位，似乎总是反反复复地强调着一句潜台词：

除了我，谁也不能无视秦王。

秦昭王皱起了眉头道：“看了白起羽书，我以为白起谋划深远，可做长策。然则，方才丞相一番论说，我也以为有理。兵家谨慎，原本不错。然若谨慎过分，也会贻误战机。就实说，目下委实难以决断。”

“哟，没主意了。”宣太后破例地笑了，“你等三个，如何说？”

“打！”华阳君第一个开口，“丞相大是在理，区区八九万大军，不打颜面何存？”

“武安君思虑深远，然目下却不着边际。”高陵君显得成算在胸，“战场争雄，实力较量。我只出奇兵一支攻赵心腹，使他灭中山国不成，未必与他举国大战，实在无须多虑。”

泾阳君立即跟上：“我亦赞同丞相之见。大战要武安君亲自出马，如此小战，武安君不在，亦当定策，无须迟疑。”

“如此说来，都是这个主意了。”宣太后轻轻点着竹杖，“话说到头，要论打仗，还是白起实在。纵有一谋之失，兵事还得靠白起。”

三言两语将仍然倚重白起之意说得明明白白，说罢扶着竹杖站了起来，“秦王难断，我拿个主意：秦王丞相到蓝田大营聚集大将，他们都是战场滚大的，自有个掂量；若有良将请命出战，大体便是打得。”

“臣等赞同！”魏冉四人异口同声。

“好主意！”秦昭王拍案起身，“丞相，何时去蓝田？”

“饭后走，初更便到。”魏冉说罢回身出厅，“一个时辰后，章台渡口见。”话音落点，楼梯已经传来了沉重急促的脚步声。

三日之后，中山国特使被紧急召往丞相府。进府一个时辰后匆匆出来，连驿馆也没有回去，直出咸阳星夜北上了。

二　赵奢豪言　险狭斗穴勇者胜

秦军快速东出的消息传到邯郸，赵国君臣大出意料，却也没有慌乱。

在赵国君臣心目中，很是清楚吞灭中山国的利害关联，多年来只是不断蚕食中山国，而不做灭国大战。迄今为止，中山国已经只剩下不到十座城池，不到五百里地面，赵国才决意一举灭之。进兵之前，惠文王赵何曾有秦国发兵之忧虑，谁知几位重臣众口一词，秦国南郡未安，白起远在夷陵，决然不会发兵攻赵。赵何思忖一番也觉在理，赵国吞灭中山国只在一个月间，纵然白起闻讯星夜北上，待率领大军上路，只怕中山国也没有了，其时秦国奈何？可令赵国君臣惊讶的是：秦国根本就没有动用白起，也没有动用举国大军，竟派一个叫做胡伤的大将率八万铁骑直逼阏与[注]。

阏与位于漳水上游山地，南压韩国上党，西对秦国离石，距东南之邯郸三百余里，是赵国西部的第一道险关。过了阏与沿漳水河谷东下百余里，便是邯郸西大门——武安[注]要塞。武安一过，距邯郸只有不到百里，铁骑驰骋，一个时辰便到城下。唯其如此，这阏与虽则不大，却是绝不能放弃的咽喉要地，即或在兵力最吃紧的时刻，阏与也常驻着两万长于山地厮杀的精锐步军。而今秦军直逼阏与，显然是要破除赵国屏障而威胁邯郸。

紧急军报传入邯郸后的半个时辰，惠文王特使便四路出宫了：第一路直赴中山军前，向统兵大将乐闲通报军情变故，嘱其相机处置；第二路飞赴武安，急召将军廉颇来邯郸；第三路出邯郸东北直奔观津[注]，急召大将乐乘；第四路北上巨鹿[注]府库，急召田部令赵奢回邯郸筹划粮草。赵何相信，几路特使必有一路能解阏与之危。

赵何之所以信心十足，根本在于这时的赵国非但有胡服新军三十余万，且多有良将。对诸侯作战，非但有勇迈绝伦的大将廉颇，更有闲居观津号为望诸君的天下名将乐毅及其同是兵家名士的两个儿子——乐闲、乐乘，老而弥辣的平原君赵胜，久在军旅而如今职掌国尉的肥义，若再加上赵成、赵文、赵造、赵俊、赵固、赵袑等一班王族新老猛将，赵国直是当时天下的名将渊薮。其中堪称帅才而能独当一

面者，至少有乐毅、廉颇、赵胜、肥义、乐闲、乐乘、赵成几人。然则，除非有亡国之险，乐毅这般名动天下的大帅是不宜轻动的。赵胜、赵成、肥义这三位，都是年过六旬的老将，也是不能随意上阵的。能立应突发危机者，自然便是常在军中的这班大将。几将之中，乐闲率军进攻中山国，其余几人便成了迎击秦军的自然人选。

暮色降临时，最近的廉颇率先赶回邯郸。

廉颇堪称天下军旅一奇，越趋盛年越见战阵之才。做前将军时，廉颇便以勇迈闻于诸侯，而今已是五十余岁盛年之期，却更见壮猛心志非凡，一副灰白的连鬓络腮大胡须挂在黝黑红亮的脸膛上，步态赳赳声若洪钟，但在军前立马，大有河岳泰岱而无可撼动之势。然则，若仅仅是勇猛，自不足以成为天下名将。廉颇之奇，在于冲锋陷阵之勇猛与统率大军之稳健奇妙地糅合在了一起。一身而享天下第一武勇与天下第一稳健之赫赫大名，战国之世无出其右。

当沉重急促的脚步声远远传来时，惠文王先自笑了。廉颇的脚步声永远都像战鼓，任你萎靡困顿之人，一听这咚咚鼓点都会陡然振作。赵何也是一样，顺手撂下案头的《阏与关山图》，大步迎了出来。

“老卒廉颇，参见我王！”还在九级石阶之下，黄钟大吕便轰然撞将过来。不称老夫，也不称老朽，硬邦邦自称老卒，这也是廉颇一奇。

赵何哈哈大笑：“老将军，本王正在虚席以待，请了。”

“我王请！”廉颇肃然一拱，跟在赵何身后大步进了幽静的偏殿。

“老将军请看，这是阏与急报。”赵何拿起案头羽书递给了廉颇。

“老卒驻防武安，军情尽知，我王何断？”

赵何笑道：“战事问将。老将军以为阏与可救么？”

默然片刻，廉颇终于开口：“阏与道远险狭，急切难救。”

赵何一惊，心下一沉：“阏与丢给秦军，邯郸岂不大险？”

“邯郸无险，我王毋忧。”

“何以见得？”

“老卒镇守武安，秦军难越雷池半步。”

赵何不说话了。廉颇的回答大大出乎他的意料，以如此勇迈大将之目光，尚且认为阏与难救，那显然真是难救了。赵何不是父王赵雍那般战阵君王，没打过仗，战事决断历来以大将主张为凭据。廉颇是行伍擢升，久经战阵，他能说“道远险狭”，那必是大军无法兼程行进的崎岖山地羊肠道，赶去也是迟了。骤然之间，赵何想起廉颇当初的建言：在阏与当屯兵五万。可是，其余大将都以为两万足以支撑，屯兵过多，且不说阏与不能展开，粮草输送、兵力凝固难以迅速调遣等都是不利之处。目下看来，廉颇是沉稳老谋了。

廉颇匆匆赶回武安备兵去了。赵何郁郁沉思，连最是在意的晚餐都免了，一直在殿中转悠着守候着。

“禀报我王，乐乘将军到。”

“快！宣他进来。”

乐乘是乐毅的次子，三十余岁，自幼熟读兵书，与长兄乐闲一般沉静，儒雅之风颇似其父。当初乐毅弃燕入赵，骑劫大军被田单火牛阵一举击溃，落叶遇秋风般丢了齐国，其山倒之势比当年乐毅攻齐快捷了许多。燕惠王姬乐资大悔不迭，更怕乐毅记恨于燕国而率赵军攻

燕，于是派出密使致书乐毅，将当初之过推于“左右误本王”，宣示自己的本意是“为将军久暴露于外，故召将军歇息议事”，末了竟然指责乐毅“将军过听，以与本王生隙，遂弃燕归赵。将军自以为计可也，却何以报先王之所以遇将军之恩义也”。先期随后母在剧辛护送下秘密抵赵的乐乘，见书大是不齿，冷笑道：“君王多厚颜，如此言语，竟能启齿也！”乐毅淡淡一笑：“亡羊尚知补牢，纵有文过饰非，也是用心良苦。”乐乘记得，父亲书房的灯光当夜一直亮着。天亮时，父亲将他唤进书房，拿出满当当字迹的三张羊皮纸说，这是给燕王的回书，你便做我信使了。为明父亲本意，乐乘仔细读完了那封少有的长书。父亲开篇直言不讳道：“乐毅非佞臣。当初不能奉承王命以顺左右之心，恐伤先王之明也，故遁逃走赵。今足下使人数之以罪，臣唯恐足下之左右不察先王信臣之理，又不白臣之用心也，故敢以书对。”寥寥数语，潜藏着诸多意味，乐乘不禁大是赞叹。接着，父亲细致论说了燕昭王的惕厉奋发、敬贤拔士与任用乐毅灭齐的经过以及给燕国带来的巨大利市，显然是要给燕惠王立一面君道人道的大铜镜。末了那段话犹是感人，乐乘至今尚能一字不差地背诵下来：

臣闻之：善作者不必善成，善始者不必善终。昔吴王阖闾听伍子胥而成大业。夫差却赐药以杀伍子胥，而抛尸于江。吴王夫差不悟才士可以立功，故杀子胥而竟不悔。子胥不明吴王之歧见，故尸身入江犹有恨意。臣立功免身，以明先王之迹，臣之上计也。既临不测之罪，自以幸免为利。今虽身托外邦，而大义不敢逾越也。

臣闻：君子交绝，不出恶声；忠臣去国，不洁其名。臣虽不才，数受教于高士君子，自当恪守大道。臣恐王唯听左右之说，而不察贤才之疏远，故敢献书以闻，愿王留意也。

这封回书，燕惠王无言以对，只好三番五次地向赵国示好，请赵王准许乐毅回故国探访。赵何心明如镜，也三番五次地不予理睬，直到乐毅默认了，才“王命特许望诸君访燕”。这是明白警告燕国：乐毅

是赵臣，燕国若有加害之心，便是与赵国为敌。后来，乐毅只身回燕，燕王多方说服乐毅回燕重掌兵权，都被乐毅婉言辞谢了。眼见乐毅不归，燕惠王提出请乐毅长子乐闲回燕承袭昌国君爵位，不想乐毅却道："乐氏既在赵国，自当为赵国之将，何能再做逃赵之事？"燕惠王不禁惊慌道："乐氏为赵将，忍心攻燕乎？"乐毅笑道："乐氏不攻燕，此乃乐毅与赵王明白约定，燕王毋忧。"从燕国归来，赵何请乐毅出山掌赵国上将军大印，乐毅悠然一笑道："乐毅年迈力衰，已丧掌兵雄心，愧对赵王了。若得军情紧急，臣之两子或可尽力。赵国良将辈出，何须一老朽之力也。"从那以后，乐毅以客卿之身在观津真正地做了隐士，乐闲乐乘先后做了赵国将军。

"将军但坐。"乐乘一进来，惠文王先礼节一句。煮茶侍女尚未就位，惠文王急迫坐到乐乘对面席位问："将军且说，阏与如何援救？"乐乘颇为机敏，来路上已经谋划妥当，从容答道："赵王明察：

阏与为兵家险地，一道大嵰山崎岖难行，大军无法疾进，难救也。"

"如此说来，阏与丢了？"惠文王倒吸了一口凉气。

"却也未必。"乐乘似乎成算在胸，"阏与两万精锐，或可守得一段时日。目下，我可一军出武安迂回上党，断秦军归路；待乐闲中山之战了结后，出兵南下夹击，阏与必能失而复得。"

惠文王顿时默然。乐乘之策不能说没有道理，但却要大费周折。乐闲灭中山国纵然顺利，至少也是三两个月。赵军借道上党，还得与韩国仔细交涉。韩国若借此开出高价，一时便是进退两难。南北两头但有一边卡住，收复阏与便是遥遥无期。以秦军夺取河内与南郡的实例比照，秦人夺地化地之快捷令人惊讶，但有三两个月，阏与可能永远也收复不回了。果真丢了阏与要塞，秦军便骤然钉子般揳进了赵国，直接威胁邯郸。但成如此局势，对于国力军力都在蒸蒸日上的赵

国显是莫大耻辱，虽夺取中山国也无法抵消。乐乘谋划，只计兵家之可行，不解大势之需求，未免迂阔。然则，惠文王却无法对乐乘以大势所需相要求。兵事战阵，若将军无成算，君王纵然强求，十有八九也都是败笔，更不说乐毅父子最不屑的便是君王乱命了。

“启禀我王：田部令赵奢到！”御史[注]快步走了进来。

“赵奢？”惠文王一时恍然想起还急召了这个田部令回来筹划粮草，可如今无人领兵，筹划粮草却有何用？心下一松，赵何淡淡笑道，“教他进来了。”

这个赵奢，是赵国一个赫赫大名的能事之臣。

田部，在赵国是职掌田土与农耕赋税的官署，与魏国的司土（后称司徒）官署相当。田部令，是执掌田部的首席大臣。赵奢祖上原本是赵氏王族远支，后来成为邯郸的农耕国人。在武灵王赵雍胡服骑射征发新军时，年轻的赵奢入了军旅，在塞外征战十余年，因战功逐步擢升为辎重营将军。这辎重营是大军命脉所在，除了运输、囤积、防守粮草大营，同时还有兵器甲胄马具的打造修葺，诸般军用财货的保管分发等职司。一军之辎重将军，非但要有实战才能，足以率兵镇守大营不失，而且要有料理政务商旅的才能。否则，官署调拨、长途输送、立营保管、定期分发等诸多烦琐事务立时乱套。时年三十岁出头的赵奢，辎重营大将做得有条不紊，从没出过一件差错。三年之后，武灵王对赵奢的军政才能大是赞赏，破例将赵奢从军中左迁为朝官，任为田部吏，虽不是“令”，却是专门执掌田土赋税征收的实权臣工。

战国时代，赋税征收是天下第一大政，也是天下第一难题。大战连绵，大军的财货消耗惊人，没有源源不断的物资实力，大军立时不能立足。偏偏战国之世还不能靠加重赋税养军。盖因其时天下大争，各国竞相吸引人口，若是赋税加重而民不堪累，民众便会大量逃亡甚或动乱。一旦动乱，还不能轻易用兵剿灭，你若用兵强压，他国便会

乘机出兵“吊民伐罪”，灭其国而分其地。齐湣王倍加赋税不到十年，一战山崩而被乱民千刀万剐，任你天下君王大权在握，也是心惊肉跳。唯其如此大势，赋税只有适度，而适度则必然时有财货掣肘。明智国策，只有依靠及时征收来弥补，除此还得严防偷漏逃赋税，否则财货立时吃紧。所以，这征收赋税的田部吏，自非能事强悍者不能任事。否则，以武灵王赵雍之重视军争，如何能将一个极富将才的年轻将领迁职为文官?

赵奢一上任，便遇上了一件棘手事。

盘查赋税大账，国辖四郡（上党郡[注]、雁门郡、云中郡、代郡）六十余县，赋税分毫不差，可占地三十余县的二十余家世族封地，赋税却仅仅收缴两成不到。封地最大的平原君赵胜、安平君赵成、平阳君赵豹、代安君赵章四家十六县，竟三年未缴国府当得之赋税。赵奢问起情由，田部主书只嘟哝一句，四君撑赵，他不缴谁却敢收?

赵奢大皱眉头，思忖半日，断然下令聚集田部的催征千骑队，并备齐三千辆牛车随后，立即开赴平原君封地。在赵奢看来，平原君有“战国四大公子”之名，又是王族嫡系，素来都是国家栋梁，断无拒缴赋税之理。要清缴封地赋税，只有从平原君开始。

此时，赵国虽行新法，然却不像秦国变法那般彻底。其间最大的不同，是赵国相对完整地保留了世族封地制。所谓相对完整，主要在于两个传统没有改变：其一，封地世袭，不以承袭者无功而夺封地；其二，封地治权仍然在世族，国府只能与世族分享赋税，世族占大头而国府占小头。秦国则将封地制大大虚化为一种象征，非功臣不能封地，子孙不得世袭；封地治权在国府，受封之功臣只是“虚领”封地，由国府从封地赋税中分出小部分给予虚领之功臣。究其实，秦国的封地制已经变成了一种名义上的最高封赏，实际所得仅仅是一部分来自封地的纯粹财货。而赵国封地制，则保留着“诸侯自治”的底色，拥有

一方封地便意味着拥有巨大的治民权与建立私家武装的权力。往远处说，这是诸侯制以私家世族为国家根基的老传统。往近处说，这是武灵王赵雍变法时的实际考量，后面自有交代。

平原君封地跨越大河东西两岸，有地五县六百里，几乎都是平坦沃野，东去两百里便是齐国的济水，封地城邑是平原城[注]。时当暮色，马队牛车浩浩荡荡来到平原城外，赵奢下令牛车大队与九百骑士在护城河外扎营，只带一个百人骑士队立即入城，来到平原令官署。

按法度说，平原令本是国府官员，其爵位也是赵王亲书颁赐。然就实而论，却是由封主定名，举荐于国，赵王一律下书任官赐爵罢了；实际上是封主的家臣，以国府官员的名义为封主治民理财。赵奢人马一动，平原令便得到了快马急报。及至赵奢入城，平原令已经摆好了盛大宴席，亲自恭候在官署大门外了。

“田部一路风尘，小令特设小宴为田部洗尘。请。”平原令亲切随和地笑着，虽不失恭谨，然却丝毫没有国府官员面临国事时特有的庄重认真。事实上，练达的平原令也委实没有将赵奢放在心上。一个田部吏，爵位比他还低，盛宴待他，只因他是国府实权官员而已，岂有他哉！

“酒宴不敢叨扰。”赵奢目光炯炯地盯着平原令，脸上是淡淡的笑意，“赵奢为国事而来，平原令若能即刻理清三年赋税，赵奢做东设宴。”

“敢问田部，可是奉王命特征赋税？”由于常税难收，赵武灵王有时便借大战之名突然征发紧急赋税，违命者当即治罪。此为王命特征，等闲封主不敢违抗，故而平原令有此一问。

“常税未缴，无须特征。”赵奢黝黑脸膛上的笑容没有了，“本官职司田部赋税，便是王命国事。平原令请勘验本官照身印信。”一挥手，

身后文吏捧过来一个铜匣，赵奢也从贴身衣袋中摸出竹板照身抬手亮在平原令眼前。

“田部焉得有假也？”平原令呵呵笑着，“只是这有封地者二十余家，大体都有拖欠，田部何独钟情于平原君乎？”

“平原令差矣！法行如山，虽王子不能例外，遑论二十余家封主？”赵奢面色肃然，“自古以来，征收赋税皆先远后近。平原君封地最大最远，自当首征。平原令老于吏治，不知国家法度乎？”

平原令脸色顿时难堪，强颜笑道：“封主在邯郸，小令如何做主？若得缴纳，还须请田部到邯郸请命平原君才是。”“好托词！”赵奢微微冷笑，“平原令若能拿出平原君抗税手令，本官自会找平原君理论。否则，足下身受王爵治民，便是知法犯法。”

“田部当真可人！”平原令突然哈哈大笑，“在下虽是王爵，却是平原君家老，明白么？足下但有平原君手令，本家老自当遵从。否则，田部如何来者，便请如何回去，本家老恕不奉陪。”冷冷撂下一句，径自扬长而去。

赵奢双眉突地一挑：“给我拿下！”

两名铁甲骑士“嗨”的一声，大步上前将已经摇摆到门厅廊下的平原令猛然扭了回来。廊下门吏一声大喝，两排原先做迎宾仪仗的长矛兵士顿时围了上来，随平原令出迎的官署吏员也乱纷纷吵嚷着围住了赵奢。

“尔等当真要抗税乱法？”赵奢黑着脸岿然不动。

一个须发灰白的老吏嘶声大喊：“老夫是赋税吏！小小田部，却奈我何？！”

“我等皆是！”几名文吏轻蔑地喊着笑着，“小田部想立功升官，却是个聋瞽塞听。啊哈哈哈哈哈！”

赵奢大手一挥，身后百人骑士队哗地散开长剑齐出，顿时将一班文吏兵士围在了中心。赵奢冷冷一笑：“平原令官署有八名税吏，全数在此了。”陡然声色俱厉道，“尔等知法犯法，公然抗拒国税，罪在不赦。赵法：抗拒国税一料者斩！如今尔等竟敢抗拒国税三年六料，法度何在？督税甲士听令：平原令与八名税吏，立即一体斩决！”

“嗨！”田部督税甲士虽惯于此道，却从来没有在世族封地威风过，如今精神大振，轰然一应，十八名甲士立即将九人拿住押成一排。

“赵奢，你小小一个田部吏，敢擅杀国府命官？！”平原令挣扎大喊。

“既是国府命官，更该依法服刑。开斩！”

一片剑光闪过，九颗头颅“咚”的一声闷响，整齐一致地砸在了地上。事情来得实在突然，大骇之下，惊慌奔来的府吏与被围的军卒一片泥偶般大张着嘴巴粗重地喘息着。一个田部吏片刻之间立杀赫赫平原君九位家臣，任谁也是匪夷所思，可这九颗血淋淋的人头便在脚下，你又如何不信？陡然之间，一个府吏嘶声大喊：“田部吏杀人了！快报君主了——”撒腿便跑，梦魇般的吏员兵卒也如梦初醒轰然四散逃开。

“出城扎营，等候平原君。”赵奢淡淡一笑翻身上马，带着百人骑士队出城去了。

次日午时，西方原野上烟尘大起马蹄如雷。依赵奢战阵阅历，一眼就看出这是平原君赵胜的门客骑士队，较之寻常精锐铁骑更胜一

筹。平原君封地在平原，势力根基却在邯郸府邸。平原封地只有平原令官署与分驻各城池的两三千私兵，寻常时日只是督促收缴赋税并向邯郸的平原君府押运而已。但有重大事件，都是邯郸平原君府邸派出精干门客做特使回来处置。看今日气势，两千门客骑士全部出马，分明是平原君亲自赶来了。眼见如此阵势，田部吏员骑士大有惊慌。赵奢却坦然平静，目光扫过吏员骑士，只淡淡一句："依法度行事，何惧之有？"转身下令，"整顿牛车，骑士列队，书吏备整赋税账册。"说罢走进道边茅亭。

倏忽之间，马队已经飓风般卷到。当先骑士一领火焰般斗篷罩着紧身棕色皮甲，灰白的长须飘拂胸前，一箭之外便是一声怒喝："田部吏何在？"这声怒喝的同时，门客骑士已经遥遥展开成一个巨大的雁翼阵，兜住了田部骑士与全部牛车。

"田部吏赵奢，见过平原君。"赵奢出得茅亭，不卑不亢地拱手一礼。"好个田部吏，给我拿下！"平原君身后的护卫百骑队早已下马，轰然一应，立时将赵奢一绳捆定押到马前。

"田部吏，可知竖子身在何地？"平原君圈转着那匹暴烈剽悍的雄骏胡马，打量着马前这个纹丝不动的壮汉：一身黑皮甲胄衬着黝黑的脸膛，如两头一般粗的一截石柱戳在道口，分明一个只知战阵厮杀的行伍粗汉。

"平原邑，平原君封地。"赵奢平淡冰冷。

"既知本君封地，何敢杀人越货？"

"平原君差矣！"赵奢愤激高声，"君于赵国，贵为公子，却放纵家臣，不奉公不守法。君为天下风云之士，岂不明法度削弱则邦国削弱，邦国削弱则诸侯加兵，诸侯加兵，安得有赵？若无赵，安得有君封地之富？以君之尊贵，奉公守法则上下平，上下平则国富强，国富

强则赵国稳固。君为王族贵戚，轻国家而重私利，安得久远乎！”声随风走四野弥散，门客兵士无不听得清清楚楚。

平原君良久默然，翻身下马，深深一躬，亲自解开了赵奢身上的绳索，唤来一个家臣吩咐几句，径自上马去了。家臣过来向赵奢恭敬一礼：“平原君有令：即刻向田部吏清结三年赋税。”从那天日暮开始，赵奢的牛车大队络绎不绝地整整忙碌了一个月，才将平原君的全部赋税分别送进各类府库。从此赵奢声名大振，平原君又尽力举荐，武灵王退位时便擢升赵奢为田部左令，专司囊括了商旅市易与百工作坊的举国赋税。赵何即位，又擢升赵奢田部令，成为职司赵国土地农耕赋税的要害重臣。近二十年来，赵国府库殷实而民无不平，一大半是这赵奢的功劳。

如此一个治国能臣，惠文王自是器重有加。然则赵奢毕竟不是领兵大将，如何解得目下燃眉之急？当赵奢大踏步进来时，惠文王兀自陷在方才的思绪之中，粗重地长长叹息了一声：“阏与无救也！”

“启禀我王：赵奢奉命还都。”

“卿且坐了。”惠文王回头招手示意，“本是急务，目下缓了。”

“我王所指，莫非阏与战事？”

“你知军情？”惠文王猛然回头，“说说，阏与可救么？”

“可救。”赵奢笃定一句，“阏与之对我军，道远险狭。然则，对秦军亦同样不利。两军相遇，如两鼠斗于穴中，将勇者胜！”

惠文王目光骤然一亮，是啊，道远险狭对秦军同样不利，当此之时勇者胜也，有道理！再看沉雄厚重的赵奢，惠文王蓦然想起这个片刻诛杀平原君九名家臣的凛然之气，如眼前矗立起一座无可撼动的山

岳，霍然站起道：“本王特命：赵奢兼领邯郸将军，率十万大军驰援阏与！”

“臣启我王：六万铁骑足矣。”

席地稳坐的乐乘一直都在微笑，此刻却惊讶得嘴角猛然一阵抽搐。惠文王目光一闪：“秦军可是八万，卿不可恃勇轻敌。”赵奢肃然道：“非臣恃勇，阏与山险地狭，大军无法展开，唯轻锐劲健之师可充分施展。”惠文王双掌一击：“好！本王立颁兵符，将军回府歇息一晚，明晨发兵。”赵奢庄重挺身道：“大将受命之时，便是肩负邦国安危之日，何能舍军就家？臣请立赴军前，四更发兵。”骤然之间，惠文王双眼潮湿了，不禁对着赵奢深深一躬：“卿之为将，国有泰岱也。”赵奢扶住了惠文王：“臣有一请。”

“卿但直说。”

“许臣选择战机，请王毋得干预。”

惠文王拉过赵奢的手“啪”地一击：“赵何立誓：无端涉军者暴死！”

乐乘的嘴角又是猛然一阵抽搐。赵奢肃然向惠文王深深一躬，大踏步去了。

三　秦军首败　天下变色

胡伤没有料到，阏与赵军的抵抗如此坚韧。

胡伤本是秦军前军副将，由于率军参与攻齐有功，擢升为左将军，也就是左军主将。秦之左右两军均是铁骑大军，胡伤自然也是骑兵将军。秦昭王与丞相魏冉亲赴蓝田大营，胡伤第一个慨然请战，说率所部五万铁骑定然一举拿下武安，进逼邯郸城下，迫使赵军主力从

中山回援。蒙骜、王龁、王陵、桓龁等一班大将也都是主张可打，但都说非十万大军不可，且一定要以精锐步军为主。反复权衡，魏冄基于此战之要在于快速奔袭的思虑，主张采纳胡伤谋划。秦昭王自然是赞同了。为确保战胜，魏冄将右军铁骑调出三万，将胡伤兵力增至八万，且当场指令泾阳君专司粮草督运。比照司马错当年以两万兵力奔袭房陵，这八万铁骑长途奔袭赵国，应当是实力非常雄厚了，胡伤自是志在必得。

阏与当真算得兵家险地。西边一座大嵊山连绵横亘，东边一道清漳水[注]滚滚滔滔。清漳水东岸依旧高山横亘，一条仅可容车的小道从西岸山腰通过，几乎栈道一般。阏与城堡卡在两山之间，悬空一道坚实的木桥挽起两座高耸的石条箭楼，那条堪称天下最窄的官道如银线般从西岸箭楼下穿过，遥遥看去煞是奇险壮观。

由于是铁骑奔袭，也由于阏与山水险峻，秦军不可能携带重型攻城器械。更重要的在于，秦军斥候已经事先探察明白：阏与守军只有两万轻装步兵，除了强弩，根本没有重型防守器械。骑兵对步兵本来就是优势，更何况是两万步兵对八万骑兵。若再携带重型攻坚器械，秦军颜面何存。胡伤的大谋划是：先下阏与，再克武安，威逼邯郸一月。果能如此，便是这支奔袭精兵的最大胜利。

关前三里，铁骑扎营。胡伤登上了大嵊山最高处，瞭望良久，却找不到一条直接攻关的路径。一个时辰后，胡伤终于打定了主意，回到大营立即聚将发令：前军一万骑士改做步兵攻城，力争诱敌出关；三万铁骑埋伏于两山峡谷，一万铁骑埋伏于下游山谷包抄；其余三万铁骑全力在大嵊山探索路径，若急切不能攻下阏与，则以部分军马翻越大嵊山，从背后包抄阏与的同时直逼武安。

一夜动作，秦军已经各自就绪。此日清晨，分两路开始了猛烈攻城——西路五千步卒以狭窄的山道为根基，猛攻关门；东路五千步

卒，沿着丛林岩石间的三条羊肠小道攀缘而上，要从山头逼近箭楼。奇怪的是，秦军在隆隆战鼓中爬山攀城，阏与城头竟没有丝毫动静。直到秦军的密集步卒距城头半箭之地，尖厉的牛角号突然划破山谷，城头及相连山头万箭夹着密集的尖角岩石暴风骤雨般扑下。秦军本是试探进攻，心下也确实蔑视赵军，冷不防大是狼狈，硬生生被压下山头城墙，只一阵便丢下了一千多具尸体。胡伤见状，立即下令停止攻关，亲自到城下验看尸体。一看之下，胡伤大为惊讶。虽说这滚石不是特制的大型檑具，却是硬如精铁锋棱闪闪的岩石，比檑具杀伤力更强。再看箭镞，竟都是上好的精铁穿甲兵矢[注]，一千多具尸体除了被锋利岩石击中，凡中箭者个个都被正正地钉在咽喉。只此一端，可见赵军射技之精熟。

胡伤正在思忖，几员大将已经闻讯围了过来愤愤大嚷。鸟！老秦人打硬仗，怕甚来？打！不信拿不下这鸟关。大秦新军所向披靡！再攻！直娘贼！破关杀光赵人！退下来的骑士们一片激昂大喊，请战再攻。胡伤略一思忖，断然下令：撤回埋伏，整军再攻。

这次秦军将士抖擞精神，分做四路攻关：关下两路，山上两路。关下两路正面猛攻，吸引赵军全力防守。东西两山各有五千骑士步卒在高山密林中攀缘而上，奇兵袭击。撤回的伏兵全数在漳水两岸依山势列成高低错落的强弩阵，战鼓一起，万箭齐发，暴风骤雨般封住了两座阏与城楼与中间木桥。箭雨齐发的同时，秦军每个百人队抬一架轻便云梯，一声呐喊，冲向城下陡峭的山坡。爬城步卒也分为三路协作：三十人以轻便弓箭瞄准城头，随时射杀露头赵军；二十人手持随身携带的轻便铁铲，专门在山坡挖坑夯台护持云梯靠上城墙；其余五十卒身背铁爪飞钩，左手执轻便皮盾，右手执一支长剑鼓勇攻城。如此半个时辰，箭楼女墙桥栏后的赵军不能露头，但有赵军身影，远处的强弩与城下的轻弓同时密集射杀。

眼见秦军爬城，情急之下的赵军只有埋头抛出密集岩石，弓箭手也只有匆匆转移到与箭楼相连的山头树林中隐身远射。如此一来，赵军反击之力大大减弱，秦军骑士步卒已有五六百人率先攻上了城墙。

攻城法度：军士上城，攻方弩箭即行终止，以免误伤。便在城下箭雨倏忽终止之时，防守赵军潮水般拥出，城头骤然爆发出山摇地动般的杀声。秦军士卒虽是源源不断地爬城而上，毕竟与一体突然杀出的赵军相比还是兵力太弱，一时间城上刀丛剑树密集拼杀，秦军士卒不断被飞掷出来，撞在城墙或山石上粉身碎骨。

“强弩齐射——”胡伤怒不可遏，一嗓子喊出血星飞溅。

城下秦军看得惊心动魄，实在料想不到赵军战力如此强韧。胡伤一声将令，整个河谷万众齐吼，不管是否在弓弩阵内，也顾不得自己的弓箭是否硬弩，都一齐奋力疾射。秦军骑士膂力之强射技之高，本是天下一流，片刻之间，将暴露城头的黑红两方军士全部钉死。骤然之间，山谷一片寂静。

胡伤双眼血红，嘶声大喊：“强弩就位，再次猛攻！杀光赵人——”

“杀光赵人！”河谷之中一片怒吼。此时，突闻两边山头杀声大起，从山林攀缘的两路秦军在箭楼外山顶与赵军展开了激烈拼杀。胡伤精神大振，一声令下，城下秦军立即再度猛攻。一个时辰后，赵军首尾不能相顾，秦军终于占领了阏与险关。查点伤亡，秦军战死八千，重伤三千，轻伤六千；赵军战死万余，重伤两千余，突围而去者千余人。

如此伤亡相当之激战，自当年司马错率大军在丹水与屈原新军交战之后，对秦国新军当真是闻所未闻。尤其是白起领军以来，秦军每战所向披靡，拔城最少十座，斩首最少十余万，几曾有过一命换一命

的惨胜战绩？在秦军将士看来，纵然夺得阏与，此等伤亡也是奇耻大辱。一时全军咬牙切齿，发誓攻克武安，至少以斩首十万的战绩班师。

胡伤激愤难耐，立即下令兼程疾进，攻克武安直逼邯郸，大战复仇。

赵奢率六万铁骑出得邯郸，不走通向武安的大道，而是向西北方向开去，行得五十余里，在前出武安十余里的一道隐秘山谷扎营。大营扎定，赵奢立下两道军令：其一，全体将士不得进谏军事，违令者斩。其二，立即修筑壕沟鹿砦，坚壁军营。

大军刚刚驻扎三日，斥候急报：秦军铁骑已经越过涉城㊟，进逼武安城下，战鼓之声已经震动武安城内屋瓦！在斥候急报之时，隐隐如雷的战鼓声在赵奢大营已清晰如在耳边，将士们大起惊慌。毕竟，秦军声威震慑天下，赵军第一次正面迎击秦军，任谁也是忐忑不安。赵奢不动声色，只教斥候再探再报，径自埋首幕府沉思了。此时，幕府大帐外一阵鼓噪，一员大将赳赳闯了进来，激昂高声："武安为邯郸咽喉，秦军猛攻，将军屯兵不救，军心难平！"

"军令在先，尔竟违令谈兵，推出斩首。"赵奢冷若冰霜，回身再补一句，"首级挂于高杆，以儆效尤。"

当这位勇猛将领的头颅在三丈高杆上飘摇的时候，将士们当真惊愕了。这个赵奢究竟要如何打仗？明是屯兵于秦军侧后要害，若出兵猛攻，与武安廉颇守军内外夹击，纵不能全歼秦军而大胜，亦当驱逐小胜，能打而不打，意欲何为？若是别将领兵，将士们也许早就鼓噪请战了。然则，赵奢是以胆略声震朝野的重臣，绝非胆怯懦弱之辈，又是受命于危难之时，深得赵王器重，能奈他何？毕竟，将军不畏死，便是个打法权宜，将士自然要听命于统帅，不会强求主帅。但入

军旅，谁都懂得这个道理。赵军将士尽管心中困惑，军营中还是渐渐平息了下来。

正在城外准备猛攻武安的胡伤，突闻斥候急报，说侧后西北山谷里驻扎了一支赵军。胡伤大是惊讶，若这支赵军杀出内外夹攻，还当真棘手。思忖一番，下令先行探察侧后赵军动向，而后再定是否猛攻武安。攻不下武安事小，若被赵军断了后路孤军死战，那便是国之罪人了。胡伤纵然不是赫赫名将，毕竟也是勇略非凡，岂能权衡不来此中轻重?

次日日暮，化装成林胡马商的斥候匆匆归来，报说赵军营地很是松懈，只准备防守；主将赵奢还以军宴待他，订了六百匹林胡战马；谈及战事吃紧战马难以立即送到，赵奢哈哈大笑说，我只深沟高垒，足保秦军不克武安也，一月之后，便可送马了。

惊喜之余，胡伤哈哈大笑：“遇此庸才，天意也！出都三五十里便屯兵山谷，还要深沟高垒？阏与武安，是秦国的了！”

次日清晨，秦军开始大肆猛攻。谁知这武安要塞是大将廉颇率三万步军镇守，粮草充足器械精良，更兼防守得法，猛攻一日毫无进展。胡伤改变战法，下令一支兵马烧毁涉城粮仓，引诱赵军来救，于山野间以精锐铁骑歼灭赵军。谁知老廉颇稳如泰山，任你百般挑衅，总是不出城池。如此旬日，相持不下。胡伤本当退兵，可一想到阏与惨胜便怒火难平，与几员大将一商议，决意攻陷周边小城威逼武安，吸引赵军从中山回援，至少大战一场斩首十万以报阏与之仇。

倏忽之间，胡伤大军在武安城下耗过了二十八天。

此时，侧后赵军突然出动了。这日日暮，赵奢下令全军偃旗息鼓战马衔枚，兼程疾进直抵阏与，凭险切断秦军归路。近月休整不战，赵军自是体力充盈，在狭窄山道牵马急行竟无一人落伍，沿途只歇息

两次冷餐干肉，次日黄昏时分生生赶到阏与关后的谷口当道扎营，立即紧急修筑壁垒壕沟。

赵奢大军一出动，胡伤便接到了急报，顿时惊出一身冷汗，立即派出特急飞骑，下令前出三十里的涉城八千铁骑尾追赵军，城下主力大军随后回军，全力吞灭赵奢六万人马。秦军果然勇猛神速，虽然在军令之后立即拔营启动，已经比赵军慢了两个时辰，及至一夜一日之后，已是衔尾追来。赵军壁垒刚刚就绪，谷口已经是战鼓隆隆，秦军骑士全部下马结阵，黑压压向卡在谷口的赵军压来。

在秦军前锋将要到达时，一名年轻军吏疾步赶到了主将大旗下，高声自报姓名许历，请求禀报自己的军事谋划。赵奢沉着脸一招手，说，将他领进了临时军帐。许历急促道，秦军惊怒而来，其势正盛，我军急需厚阵(注)而敌，否则必败。赵奢正色点头，正当如此。立即紧急下令：全军变为三道防线。许历一拱手，我犯军令，请受斧钺。赵奢微微一笑：这却要等赵王下令。许历慨然振作又是一拱手：“将军留意：北山制高，先占北山者胜，后攻者败。”赵奢一瞄对面黑黝黝山势，立即高声下令：前军一万，急赴北山坚壁设防。

赵奢大军堪堪就绪，胡伤大军黑云般从北边山谷压来。一看情势，胡伤便知卡在身后的这座山头是要害所在，占据此山进退裕如，不占此山将被赵军前堵后截进退失据。火把之下，胡伤一声大喊：“左军两万，攻下北山！”

此次北上秦军，都是久经战阵的精锐骑士。无论兵将，一看大势便知是面临危局的绝地之战，顿时山呼海啸般一阵呐喊，潮水般两面攻来：胡伤亲自率领中军主力猛攻正面赵军，左军两万同时猛攻北山赵军。

山谷中火把成海，战鼓如雷，杀声震天。战国之世两支最为强悍的大军第一次正面碰撞，在狭小的山谷展开了势均力敌的浴血搏杀。

三个时辰过去，秦军竟被渐渐压缩到南谷北山之间不足三里宽的山谷之中。这时，两军都是筋疲力尽死伤惨重尸体累累了。按照战场传统，这仗无论如何也要到天亮后再打了。胡伤浑身鲜血，心下却是清楚，嘶哑着声音下令：“赵军战力已疲。休整半个时辰，鼓勇血战，一举突围！”

谁知便在秦军草草包扎伤口整顿马具，准备做最后血战的时刻，山谷间天崩地裂般一阵雷鸣，战鼓混着嘶哑的呐喊，赵军竟从谷口与山头猛烈地压了下来，红色衣甲红色火把浑身酱红的鲜血，恍如连天彻地的血色河海兜底翻了过来。如此气势，有天下“锐士”名号的秦国新军也是大为震惊了。本来，秦军的半个时辰休整便接着发动突围血战，已经是匪夷所思的连续勇猛厮杀了，赵军却是一刻不停地连续猛攻扑来。普天之下，何曾见过如此血战三个时辰犹能雷霆猛攻的大军？仓促之间，不待胡伤将令，秦军残余三万余人惊雷般炸开，轰然迎击了上去。

曙光冒出东方山巅时，阏与山谷终于平息了下来。

斥候飞报邯郸，赵惠文王大喜若狂，立即颁下王书：举国大酺(注)三日！接着派出平原君为犒军特使奔赴阏与，一则犒赏将士，二则与赵奢一起重新部署阏与防守。旬日之后，平原君差飞骑回报：赵奢所部班师东来，平原君亲率五千步骑留守阏与，请赵王作速调遣两万兵马前来阏与接防。惠文王不禁大为困惑，五千人马是平原君带去的，意在补足阏与兵力，如何只有这五千人马留守而赵奢竟不能增兵？且还须平原君亲自涉险做留守大将？阏与守军加赵奢所部是八万，纵有伤亡，何至不能留守一兵一卒？惑则惑之，惠文王还是立即向镇守武安的廉颇下书：作速派出两万精锐开赴阏与接防，替回平原君。

次日清晨，惠文王亲自率领一班大臣出西门三十里，隆重迎接赵奢大军。不想直等到日暮时分，官道上还不见人马踪迹。有大臣建

言，王体为国命之本，不妨先回邯郸，留下几名大臣郊迎。正在盛年的惠文王却是执拗，将士用命，本王受一宿风寒又能如何？当即下令扎营过夜。次日又等得大半日不见踪迹，大臣们心下疑惑：不对也，阏与班师原本只两日路程，如今已是平原君飞书到达之第四日，赵奢班师之第六日，纵是迟缓亦当有个斥候信使，这茫茫石沉大海一般，不禁令人心惊肉跳起来。正在大臣们要群谏赵王回邯郸时，遥见官道上一匹快马背负夕阳飞来，显然是赵王派出的飞骑斥候，遥遥一声高喊："到了！阏与将士到武安了——"

惠文王立即飞身登车："起快车，武安！"

四马青铜轺车隆隆飞出，身后大臣马队风一般跟上。一路飞驰，眼见武安城楼遥遥在望，才看见官道中一片蠕动的黑点。轺车旁斥候扬鞭一指，赵王，那便是赵奢将军。惠文王不禁愣怔了，寻常班师都是旌旗飞扬金鼓大作，如何目下却是如此景象？心下一紧脚下一跺，轻便王车哗啷啷风驰电掣般飞了出去。

暮色苍茫之中，络绎不绝而又散乱不整的片片红点儿，艰难而又缓慢地蠕动在血色的黄昏里。千奇百怪的拐杖，淤满酱色的甲胄，褴褛飞扬的破衣，在额头淤血大布中散乱飘飞的长发，拖在地上的木架上的重伤号。奇怪的是，便是如此一支队伍，却没有一声些许的呻吟，人人脸上都溢满着疲惫的笑容。尽管脚步是那样的缓慢那样的迟滞，然则那缓慢从容的步态，却使任何人都相信他们不会在中途颓然倒下。

青铜王车缓缓地停在了道中，惠文王一阵愣怔，赵奢何在？如何没有他的身影？心中猛然一沉，惠文王径自跳下轺车，大步匆匆地走了过去，高声问道："赵奢将军何在？"为首一排肩背绳索的血人缓缓散开，虽然艰难却也算整齐地拱手肃立，一个吊着胳膊的将军一指拖在地上的木架，一声哽咽不能成语。惠文王大步趋前，却见一个浑身

带血面目不清的人躺在木架上，两条腿被布带牢牢绑缚在镂空的木架上，声息皆无。

“禀报我王，将军双腿剑伤六处，胸前三处，右眼中一箭，昏迷三日。”

骤然之间，惠文王双眼模糊，不禁跪地抬起木架一头颤声道，上王车！木架上得王车，铺垫好厚厚的毛皮，惠文王跳上车辕高声下令：“大臣军兵全体下马步行看护，车马让于伤兵！本王先行送将军还都！”说罢一抖马缰，亲自驾车辚辚疾去。

次日清晨，赵奢余部一万余人终于回到了西门。邯郸万人空巷夹道肃立，看着伤痕累累浑身浴血的将士们缓缓走过，静得唯闻喘息之声。直到将士们进入王宫车马场接受封赏犒劳，山海般人群才爆发出震天动地的欢呼声：“赵军万岁！”“万岁赵奢！”这一日，惠文王赵何亲自宣读王书：田部令赵奢秉承先王胡服骑射之神勇战力，为天下首次大败秦军，功勋如河岳泰岱，封赵奢为马服君，封地百二十里；军吏许历临危襄赞有功，破例擢升国尉之职；其余将士，战死者加爵三级，生还者晋爵两级，其家口一律免赋三年。一时赵国朝野欢腾，比灭了中山国还高兴十倍。

阏与之战的结局消息飞快地传开，天下顿时惊愕哗然。

大国小国，谁都知道赵国在武灵王胡服骑射之后有了另一番气象，然则，这番气象究竟意味着何等实力，却始终是一团迷雾莫测高深。虽然有北驱三胡西灭中山国之战绩，但人们对赵国的实力依旧是不以为然，大都以为目下之赵国，充其量堪堪与魏国匹敌罢了。阏与血战之前，要说赵国堪与秦国对抗，任谁都会哈哈大笑一通了事。毕竟，这种吞并蛮夷的战功连燕国也曾经有过，并不意味着真正具备了与中原强国对抗的实力。然则，阏与血战的消息传开，各国顿时为之变色。如今大争之世，一个秦国已经令天下吃尽了苦头，再来一个比

秦国还要生猛狠勇的赵国，大国小国如何不若芒刺在背？自从秦国商鞅变法以来近百年，秦国新军几曾有过如此败绩？更要紧的是，目下秦军之战力正在巅峰，各国无不畏之如虎。夺魏国河内三百里、楚国南郡六百里，天下无敢攘臂而出者何也？还不是畏惧秦军之锋锐无匹，畏惧白起之战胜威力？可恰恰在秦国风头最劲的当口，赵军泰山石敢当，硬是以勇猛拼杀全歼秦军精锐铁骑八万，听着都教人心惊肉跳。

惶惶之余，山东大国纷纷开始了新一轮纵横奔波。燕国是赵国老冤家，生怕赵国趁燕国新败之机北上了结老账，匆忙到咸阳秘密结盟，毕竟，能抗住赵国的还只有秦国；齐国虽则新胜，却是元气大伤，对赵国的咄咄逼人更是怨之甚深，也派出特使赶赴咸阳结盟，以备赵国万一攻齐，只有依靠秦国为援手。魏韩与赵同属三晋，相互间虽是恩怨纠葛，利害人事世族间更是盘根错节。更重要的是，三晋“卑秦”最甚，但有合纵抗秦，三晋都是事实上的主力。如今赵国强大起来，魏韩两国立即与赵结盟，魏国要借赵之力夺回河内，韩国要借赵之力抗秦蚕食。唯余一个楚国举棋不定，单独抗秦抗不住，联结昔日“弱赵”又觉大邦尊严有失，踌躇再三而不能决。几是半年摇摆，最后还是对秦仇恨难消，终于北上与赵国秘密结盟了。

至此，天下战国格局又是一变：两大同盟隐然形成，一边以秦国为轴心，一边以赵国为轴心，开始了较之早期合纵连横更为酷烈的争战。以阏与如此一场小战，引起天下如此动荡，而使战国重新生出组合，任谁也始料不及。

在这奔波动荡的时刻，秦国是梦魇般的沉默。

当河内快马军使报来胡伤大军全军覆没于阏与的消息时，第一个接到军报的丞相魏冄顿时手脚冰凉，瘫在了书案前动弹不得。默然半个时辰，魏冄毕竟定力过人，撑持着不时瑟瑟发颤的两腿登车出府了。秦昭王便在咸阳宫，他却不想将消息先告诉这位外甥秦王。若见

秦王，他是总摄国政的权臣之身，必得有个说法，那种请罪式的难堪，对于魏冄是无法忍受的；而在太后面前，他却是奉策者。事实上，攻赵之策也是宣太后最终拍案定策的。更要紧的，当然是太后最有主见，只有太后定了大主意，他才能摆布得开。

虽则如此，到了章台，魏冄还是迟迟不敢踏进那片青绿的竹林。骤然之间，他觉得自己老了，那种风火雷霆般的气势竟在此刻不知不觉悄悄弥散了。蓦然想起白起的特急羽书，他长长地叹息了一声，悔之晚矣！良久伫立，他终于鼓足勇气走进了竹林，踏上了干栏上的木梯。

“丞相来了，坐。”午眠方起的宣太后点着竹杖，打了个长长的哈欠。

魏冄默默就座，却不知如何开口。“甚时学得老到坐功？”宣太后笑了，“想与老姐说私己话么？由得你了。”只要不是正式议事，太后对魏冄从来都很宽和。

“太后，”魏冄一咬牙道，“胡伤败了。”

“如何个败法？”一道阴影倏忽掠过宣太后富态红润的脸膛，“胡伤回来了？”

魏冄粗重地叹息一声，黑脸涨得通红：“胡伤战死，八万铁骑全军覆没……”

“你？你说甚？再说一遍！”尖锐一声，宣太后骤然站了起来。

“老姐姐，魏冄有罪！”魏冄一头砸在大青砖地上。

“当啷”一声，竹杖跌在蓝田白玉长案上，宣太后软软地倒在竹席上，脸色苍白得与头上的白发融成了一片。

“太后！快！太医何在？”魏冄大急，吼得山鸣谷应。

太阳落山时，宣太后才悠悠醒了过来。秦昭王也匆匆赶来了。一看那阴沉的脸色，魏冄便知道这位国王肯定也得到了紧急军报。然则，看着躺卧在竹榻骤然苍老疲惫得风烛残年一般的宣太后，两人谁也没有说话。良久默然，宣太后梦呓般嘟哝一句：“白起，白起回来了么？”秦昭王连忙躬身道：“羽书已到，白起正在星夜赶回。”

宣太后的眼角缓缓渗出了一丝细亮的泪水：“明日都来章台，我有话说。都忙去了，不用人陪我。”秦昭王看一眼魏冄，一句话没说走了。魏冄一直木然地跪坐着，此刻要起，却觉两腿已经不是自己的了，强咬牙关猛然起身，轰隆咣啷地跌倒在玉案上。

宣太后嘴角一抽搐：“老了，侬也挺不住芈氏了。”声音虽小，却是地道的楚音，魏冄听得分外清楚。骤然之间，魏冄心中一抖，一挺身神奇地站了起来：“但有魏冄，撑持得芈氏。”一句说罢，赳赳大步地走了出去，沉重急促的脚步声将一座干栏震得簌簌索索。

宣太后起来了，走出了干栏小楼。

扶着那支青绿的竹杖，宣太后缓慢地摇下了干栏，摇出了竹林，摇到了与火红晚霞融成一片苍茫暮色的松林草地中。这胡伤如何便能败了呢？八万精锐铁骑啊！秦军有四十多万，骑兵只有十余万，一战净折八万，强秦八十余年可当真是闻所未闻也。秦国军法：无端败军者斩刑不赦。何谓无端？庙堂之策无误而大将战法有失也。攻赵之战全军覆没，可谓秦军大耻。算不算得胡伤“无端”战败呢？寻常看来，当是胡伤之罪了。赵欲灭中山，秦欲奇袭而迫使赵国回兵，以保秦国河东屏障。如此定策，难道有错？没有啊，确实没有。那么，胡伤八万将士有错？能攻下阏与险关而直逼武安城下，说明一个道理：只要此仗打得，任谁只能这样打。最终全军战死，非将之过也。如此猛勇惨烈，纵然天地鬼神亦当为之变色。身为一国摄政太后，何忍将脏水

泼向八万忠勇将士的墓石？何忍玷污他们身死异乡含恨游荡的魂灵？那么，究竟错在何处呢？宣太后摇摇雪白的头嘟哝了一句楚语，毋晓得山鬼招魂了？荆楚人多敬山鬼，连大诗人屈原都专门写了《山鬼》长歌。楚人都说，但进大山迷路，便是山鬼迷了你的魂灵，分明你走得没错，脚下却偏偏走错，由不得你也！如此说来，阏与之惨败是天意了。上天要是存心教你出错，纵然圣贤又能如何？呸！宣太后惨淡地笑了，如此山野怪谈方士之说，你却信了？你纵然信得，老秦人难道也信了？天下战国难道也信了？掩耳盗铃，芈八子何其蠢也！

仔细想来，众皆昏昏我独醒，还得说白起了得，兵家大势拎得清。若无白起羽书，这阏与之败岂非要冤屈了八万秦军锐士？岂非要湮没了我等一干君臣的昏庸错断？秦之强，在于法行如山。阏与之惨败若对朝野没个交代，这老秦人丧子之悲愤岂能平息？一班老秦大臣又岂能不闻不问？话说到头，若得秦国不离心离德，便得在她这个太后与秦王魏冄三人之中出得一人承担罪责。秦王是自己的亲生儿子，正在盛年之期，又不亲自主政，他纵然愿担罪责，又何能服人之心？丞相魏冄是自己的嫡亲弟弟，撑持国政三十年，功勋卓著，然则，其性也暴烈其行也霸道，若由他承担罪责必定是大快人心。不过，岂非也意味着要将他置于酷刑死地？魏冄一死不打紧，入秦的芈氏三千余口，却有何人护持得浑全？

面对着血红色的沉沉落日，宣太后猛然打了个冷战。

次日午后，秦昭王与魏冄白起分别同时到了章台干栏云凤楼。令三人惊讶的是，大厅竹榻前第一次挂起了一道黑纱，两边站着两个目光炯炯的侍女，三张长案离黑纱近在咫尺，完全不是寻常时日的摆置。三人一阵愣怔，同声拱手道：“参见太后。”黑纱后传来宣太后苍老的声音：“都坐了。只听我说，任谁无须多言。”

“遵太后命！”三人都觉得有些不安起来。

“第一件事，阏与惨败，罪在本太后错断大势。”宣太后的声音清晰异常，冰冷得令人心跳，“秦王未涉国政，丞相亦未力主，芈八子利令智昏，是为国耻也。秦法昭昭，不究大败之罪，不足以养朝野正气。是故，即颁《摄政太后罪己书》，以明战败之罪责。”

“母后！”秦昭王一声哽咽，目光飞快地瞄过了魏冄。魏冄紧紧咬着牙关，唇间一缕鲜血哧地喷出，却硬生生没有说话。

“秦王少安毋躁。”宣太后的话语第一次干净得没有丝毫的家常气息，“第二件，武安君白起，国难不避艰危，强势独能恒常，沉毅雄武，国之干城也。终白起之世，秦王若有负于武安君，人神共愤之，朝野共讨之。”

“娘啊！”秦昭王一声哭喊，号啕大哭，“娘亲正当盛年，何得出此大凶之言！”呼地起身扑向竹榻。两个侍女却同时一个箭步架住了秦昭王：“太后有令，任谁不得触动黑纱。”秦昭王更感不妙，挣扎着嘶声哭喊：“娘啊！你我母子共为人质，情如高天厚土，娘何能舍嬴稷而独去也！”

“嬴稷，”宣太后冷冷叱责，“你已经年届不惑之期，如此狂躁，成得何事？你只说，方才正事，可曾听得进去？”

“娘！”秦昭王一声哽咽，又立即正色道，“嬴稷但有人心君道，何敢自毁干城？”

“便是这个道理。”宣太后平静冷漠的声音又缓缓传来，“第三件，八万铁骑为大秦烈士，当设法全数运回尸身，务使忠勇烈士魂归故里。”

“太后，”白起第一次哽咽了，“此事白起一力为之，太后宽心便是。”

宣太后长长地叹息一声：“最后一件：对赵战事，悉听武安君白起决之。秦王与丞相，唯秉政治国，毋得，搅扰……”猛然，黑纱后传来沉重的一声喉结咕噜，动静大是异常。

三人觉得大是不妙。白起一个长身甩开了两名侍女，几乎同时，也一手扯开了黑纱。骤然之间，三人面色苍白，踉跄着一齐跪倒——素净的竹榻上，跪坐着一身楚人装束的宣太后，鹅黄明艳的长裙，雪白的九寸发髻，胸前挂着两条晶莹圆润的红色玉佩，双手肃然握在肚腹前，一口雪亮的短剑插在腹中，鲜血弥漫渗透了竹榻下的白色丝绵大毡，竹榻边搭着一方白绢，赫然鲜红的四个大字——自刑谢国！

“咚”的一声，秦昭王撞倒在案前昏了过去。夜幕降临了，无边的林海涛声淹没了整个山塬。章台的所有灯火都点亮了，小山一般的干松柴围住了秀美的干栏云凤楼。午夜时分，

魏冄举起了一支粗大的火把，丢进了松油津津的柴山，轰然一声大火冲天而起，整个山塬惊心动魄的血红。

三个月之后，宣太后的隆重葬礼在老秦人的万般感慨唏嘘中结束了。秦国朝野终究是平静了下来，对赵国的仇恨，也由举国喊杀化成了一团浓浓的疑云——如何在骤然之间赵国便强大得足以硬碰硬地打败秦国？强敌便在邻里，秦国却浑然不觉，毛病究竟出在了何处？

目下赵国实力究竟有何等强大？赵军战力若都像赵奢之军一般悍猛无匹，老秦人又当如何？

月余之间，咸阳宫连续举行了十几次朝会。秦昭王定下音准：“只议内事，不涉邦交。”将朝野疑云一囫囵掩埋起来。丞相魏冄重新振作，每次朝会后都要颁行几道丞相令，随后立即派出干员督察推行。两三个月下来，国政民治又是井然有序热气腾腾。老秦人仿佛又回到了孝公商君变法时期，憋足了一股劲勤耕奋兵，嘴上却甚也不说。

然则，细心的朝臣吏员却都觉察到了一个异象：自宣太后葬礼之后，在国人心目中最有分量的武安君白起一次也没有露过面。熟悉白起秉性的将士国人都说，白起但沉，必有大举，等着，大秦国不会趴下的。

四　茫茫边草　云胡不忧

秋风萧瑟的时节，一支商旅车队辚辚驶进了河内郡东北端的安阳要塞。安阳原本是魏国城邑，叫做新中。白起夺取河内郡，秦国将这座要塞改名为安阳。安阳正在洹水南岸，北出洹水百余里便是邯郸，历来都是魏赵秦韩通商之枢纽，自然也是兵家垂涎之关墚。这支商旅进了安阳，安下了大本营，专门做起了贩马生意。战国之世，河东汾水地带的骏马很是有名，被天下呼之为“赵马”或“汾马”。赵马虽不如阴山胡马雄骏高大，但个头适中奔驰耐久，很得中原各国的青睐。不出战马的江南吴越楚三国，更是以大量买赵马汾马为急务。这支商旅楚语楚衣，显然是楚国马商。旬日之后，这支商旅分做三路进入了赵国：西北路河东，东北路邯郸，北上一路直奔云中九原。进入赵地，三路商旅星散流云般化开，渗到赵国的角角落落去了。过得不久，络绎不绝的骏马从赵国进入安阳。奇怪的是，马商但入安阳，从来不住楚国商社，而总是住进靠近官府驿馆的一家小客栈。每到夜晚，这些马商必到驿馆，而驿馆的灯火也常常通夜长明。住得三两日，马商们又北上了。一旦回来，又是如此。倏忽之间，这支商旅在安阳驻扎了整整两个春秋。

两年之后的中秋，秦昭王会同丞相魏冄并一班重臣在章台举行了秘密朝会，议题只有一个：听上将军白起通说赵国详情，议定对赵长策。秘密会商整整进行了旬日，末了秦昭王慨然一叹：“若非赵雍心血来潮，大秦国真正难过也！”

终于，赵国二十余年强大的面纱被揭开了。

赵国的崛起，还得从赵雍即位说起。

赵雍，后来威名震动天下的赵武灵王也。赵雍即位时，正是秦惠王十三年，也就是秦国称王的那一年。赵雍之勇略，原本为列国所知，唯其如此，他的即位天下瞩目，各国都忐忑不安地注视着赵国。然则，一年一年的过去了，赵雍却丝毫没有大动静，一直到了第十九年，赵国依旧在沉沉大睡。其时燕昭王任用乐毅变法强燕已经开始，秦昭王也已经从燕国回秦即位，齐国已经成为不可一世的超强战国。当此之时，秦国主少国疑似乎已经黯淡，楚国怀王昏聩已无伸展之力，魏国萎靡不振，韩国堪堪自保，唯余燕齐赵三国大有变数。然则，赵雍十九年没有响动，谁还能将赵国再放在心上？要说春秋楚庄王初期沉沦，也不过十年不鸣，而后一鸣惊人。赵雍果真勇略，何至十九年不鸣？要将一个十九年默默无闻的战国君主看做深谋远略，任谁都会匪夷所思。大战连绵，争端迭起，十九年踏不进中原一步，指望天下正眼看你？于是，列国渐渐有了公议：赵雍庸才，天下人走眼也。公议弥漫，众口铄金，战国目光齐齐地聚向了齐燕两国，对赵国显是不屑一顾了。

然则，恰恰在第二十个年头，赵雍使天下轰然炸开。

哈哈，赵雍智穷才竭，竟要丢弃夏服穿胡人衣裳了，还要学胡人轻兵骑射，甘心做胡人子孙，当真华夏耻辱也！一片嘲讽戏谑嬉笑怒骂，列国君臣连正经评议一番的心思都懒得去花，谁却要循战国之例派出特使探察了。于是，一场后来使天下战国目瞪口呆的巨变，在任谁也不在意的情势下悄悄发生了。

事实上，赵雍从一即位，便开始了异乎寻常的谋国奔波。

赵肃侯留下的赵国，是一个内忧外患交相迫的危邦。先说外患。全局看战国之世，可以说没有任何一个大国没有外患。然则基于地缘存在的独特性，外患的严重程度却是有巨大差别的。譬如秦国，秦惠

王之后，西部北部的戎胡之患大为减轻。在秦昭王夺得魏国河内郡与楚国南郡，又几次反击北地、上郡的匈奴胡人部族之后，秦国的外患大为减弱，所有的对外大战都是基于大争天下而发。南部楚国在吞灭吴越之后，外患只有西北的强秦与东北的齐国。滨海之齐国，西有宋国鲁国薛国卫国等小邦隔开中原大国，也只有与北燕南楚互为外患而已。中原腹心的魏韩，也只有秦楚齐三大国构成外患，却没有北地胡患。纵是燕国，在燕昭王平定辽东之后，东胡之患也全部流窜转移到了赵国头顶，燕国的外患也只有齐赵两个夙敌与威胁大大减弱的北胡了。

唯有赵国特异，非但有中原战国的大争外患，亦有中原各国已经消除或大为减轻的胡患，当真可说是外患层叠。具体说，这时的赵国北有三胡（东胡、林胡、楼烦）与尚未成势的匈奴，西有中山与强秦，东北有老冤家燕国，东有咄咄逼人的强大齐国，南有同根相煎百余年的魏韩两国，实在是强敌环伺危机四伏。而在所有的外患中，北地胡患对赵国威胁最大，以天下棋语说，是“急所在胡”。之所以如此，在于秦国强大之后，将西部戎狄的“不臣”部族与北地、上郡的游牧匈奴以及林胡楼烦已经全数驱赶出境。这些戎狄匈奴胡人部族，聚集于阴山草原及其东北部大漠，占据了包括九原、云中(注)在内的广阔地带，直接压在了赵国雁门(注)要塞的头顶。与此同时，东胡部族在丢失辽东根基之后，也迁徙到西北草原大漠，压在了赵国正北的代地(注)。然则，更急迫的还是赵国的两大胡族夙敌——林胡与楼烦。

林胡也叫做澹林，是长期游牧于雁门关北部山地草原的强悍部族。楼烦(注)则是长期游牧于秦国上郡与雁门南部山地的强悍部族，丢失秦国上郡根基，举族北迁到赵国代地雁门之间，与林胡一起构成了赵国的肘腋大患。其所以是肘腋大患，在于这林胡楼烦有一个共同处，精于骑射动如飓风，经常出其不意地攻陷城堡掠夺财货人口牛羊马匹，偏偏却极难捕捉，即使费尽心力咬住了，也无法给予重创，更不用说聚而歼之了。赵国之所以始终在北边驻守十万大军，且始终无

法将这十万大军投入中原争霸，根本因由便在于强大的胡患始终不能稍减。赵国之所以民穷财竭，极大的原因便是三胡部族经常的闪电式的掠夺。

单有外患还则罢了，凝聚朝野全力反击便是。偏偏赵肃侯之后的赵国又是世族分治山头林立，凝聚国力分外艰难。更有特异处，赵氏部族在春秋晋国时期便是天下赫赫大名的领军部族，几乎是代有名将精兵，更在长期抗御胡患中形成了世族独自成军的传统。三家分晋之后，赵国朝局的变动弥漫出一种强悍的国风——以各方军力强弱定权力格局，政变杀戮之频仍居列国之首。国君稍弱立有倾覆之危。历经赵成侯、赵肃侯两代，虽稍有好转，但依然发生了几次大的军争式政变。最惨烈者，便是赵雍亲自发动的剿灭叔父奉阳君而还政于父亲赵肃侯的政变。政变但起，难禁杀戮。那次杀了叔父奉阳君合族三千余口，留下的朝局创伤犹在。未及理顺，父亲赵肃侯撒手归天，国政裂痕直是乌云压顶，赵雍如何不忧？当此之时，又何敢轻动？

如此这般，是年轻的赵雍所要面对的严酷格局。

即位后的次日夜里，赵雍独自驾着一辆四面垂帘的辎车来到将军肥义的府邸后门。肥义是赵肃侯的能臣干员，年逾五十，官职却只是一个五大夫爵位的邯郸将军。赵雍做太子时，以肥义在边地的军中实力为根基，发动了对奉阳君的灭门夺政之变。按理说，肥义功勋显赫当大为擢升，可赵肃侯却偏偏一直没有晋升这个实力派老臣。肥义也丝毫没有怨愤之情，依旧忠于国君，不党附任何世族山头。对新君赵雍的夤夜密访，肥义也没有任何惊讶，只淡淡一笑，将赵雍请进了书房密室。

“邦国危难，将军教我。”赵雍深深一躬。

“君侯在上，安敢言教。”肥义扶住了赵雍坐入案前，自己却依旧站着，“肥义姑妄言之，君侯姑妄听之。赵有三难：朝局不安，中原虎

视，胡患压顶。臣以三策对之：柔韧安内，示弱中原，力除胡患。如此做去，若得大局安定，再图一展抱负。是否可行，君自定夺。”虽则谋划如故，却隐隐然透着一种局外人的淡漠。

赵雍双眼炯炯发亮：“将军为国之长剑，可否为赵雍制衡朝局？”

“但在其位，必谋其政。”肥义神情肃然。

赵雍哈哈大笑：“国之利器，自当高悬于庙堂之上也！”

次日朝会，赵雍立即当殿下诏四道：其一，将军肥义着即爵加上卿，擢升左司过兼领柱国[注]将军，职司纠察整肃国政，右司过两臣着肥义举荐定任；其二，中府丞周绍擢升太子傅，辅佐太子赵章修习国事；其三，赵禹、赵燕、赵文为博闻师，訾议国政；其四，朝中凡八十岁以上之老臣，皆受“国老”名号，每月由国府致礼抚慰，可随时进言督察国政。

四道君书一下，大臣们百味俱生莫知其所。这设立司过大臣并命肥义领职一事，世族大臣们先已惴惴不安。且不说这肥义本来就是个唯国君马首是瞻的硬骨头，仅做了个不大的将军就敢突袭攻灭手握重兵的权臣奉阳君，世族大臣们已经是如芒刺在背了；如今骤然爵加上卿，头顶上再有两级（侯、君）便到人臣之极。加爵还则罢了，肥义毕竟也是赫赫名臣，赵肃侯未加重用，本来就是留给赵雍晋升的，大臣们谁个看不出此中奥秘？可新设如此一个“司过”大臣，还要兼领邯郸军政手握三万精锐步骑，这分明是国君要以睁得硬眼的肥义震慑朝局了。虽说各据实力的世族大臣们也未必人人都有叵测之心，但对新君上手便严加防范，毕竟是老大不舒坦。然则又能如何？整肃朝政不是该当的么？赵国多内争，谁都嚷嚷要凝聚朝野消弭边患，当此之时，设立司过大臣以纠察内政，又能以何等理由反对？

还有，这太子傅历来都是世族重臣领衔，外加一个饱学之士辅佐。如今却擢升一个执掌王室典籍的中府丞周绍独领。周绍虽不若肥义那般令人如芒刺在背，却也同样是个只认法度死理的老倔头。此前大臣们已听说，赵雍亲访周绍试探，这老倔头耿耿地撅着山羊胡须说，立傅之道六，君若守之，老夫当为也。赵雍问六者何也？这老倔头说，知虑不躁达于变，身行宽惠达于礼，威严不足以易于位，重利不足以变其心，恭于教而不放纵，和于臣而不伪言，此六者，傅之道也；王若不守，臣之耻也，何敢为之也？没想到，赵雍坦然允准，当真教这老倔头做了太子傅。大臣们都明白，这“六道”分明是这老倔头的开价，尤其那三四两道——威严不足以易于位，重利不足以变其心，分明便是告诫赵雍：他只认太子傅职责法度，不认国君威权。如此一个油盐不浸的老倔头做未来国君的老师，谁个心里舒坦了？然则又能如何？为太子延聘老师，历来是半私半公之事，周绍又是名节赫赫，能反对么？

若说前两道君书让世族大臣们不快，后两道却是颇得人望。

博闻师也是新设。赵禹、赵燕、赵文三人都是年过六七旬的卸职元老，能訾议国政，自然强如闭门闲居。而年过八旬的十二位元老也都成了“国老”，也都能进言督察国政，可谓殊荣加身。每一老身后都是一大族，舒畅者又岂止一人也。更要紧的是，世族大臣几乎都在中年之上，人皆有老，眼见博闻师与国老便是老之所归，谁又不暗自庆幸？在强悍实在的赵国，历来是老臣受冷落，一旦不能驰骋沙场，在国便是失爵失位，纵有子孙承袭，老臣自己却未免凄凉。而今有一抹亮色照拂暮年之期，能获高爵而安享晚境，不亦乐乎？

安定了朝局，赵雍正欲北上视边，却有魏王特使飞车邯郸，一力邀赵雍加盟“五国相王”[注]大典。这“五国相王”是魏惠王为主盟的邦交大典，邀韩、宋、赵、燕、中山五国，在魏国主持下一起称王并相互

承认对方为“王国”。魏国本来早已经称王，此举完全是老魏惠王想操持天下大局重振魏国声望的别出心裁之举。

“赵为弱邦，无其实，不敢处其名也。”赵雍对特使分外恭谨，回书也只是如此一句。魏国特使大为惊讶，回报大梁，说赵雍已经下书朝野：国人称他为“君”，比“侯”还退了一步，不可思议。魏惠王哈哈大笑：“少见多怪也！赵国本弱，赵雍知其弱，有何不可思议了？”

从此，中原列国弥漫出一股“弱赵四等”的口风，讥讽赵国在王、公、侯三等邦国之后自甘称“君”，隐隐然觉得赵国只怕是当真不行了。否则，在强势汹汹的战国之世，向来咄咄逼人强悍张扬的赵国如何肯灭了自己威风?

风声传来，赵雍轻蔑地一笑，到国中巡视去了。

这一去竟是两年。赵雍踏遍了赵国的每个角落，对赵国山川形胜与生民艰难终究算是了如指掌了。第三年赵雍回到邯郸，立即与肥义等一班重臣商讨在赵国变法。谋划半年之后，赵国的变法终于开始了。赵雍给变法定的大要是十六个字，“不触封地，整肃吏治，废黜隶农，行新田制”。也就是说，在不根本触动世族封地制的情势下，大力整肃国政，废除奴隶制，推行已经成为战国主潮流的自由买卖土地制，激发国人勤耕奋战。因了不触动封地，所以变法得到了世族大臣的一致拥戴，而庶民与隶农官奴更是欢呼雀跃。朝野同心之下，赵国的变法水波不兴，几乎没有引起列国的多少关注，便平稳地在七八年间完成了新法之变。从战国大势看，赵国的变法除了不能与秦国的商鞅变法相比外，力度与广度均超过了其余五国。当此之时，变法已经是天下大潮，魏、楚、韩、秦、齐五大战国均已先后变法，除了魏楚韩三国没有二次变法之外，秦齐两国都是在大变法之后不断小变，法令之新领先天下。及至赵雍即位，北方最古老的燕国也开始了燕昭王与乐毅的变法。

如此一来，赵国成了战国最后变法的一个。也正因了如此，赵雍对列国变法看得分外清楚，如何在不使朝野发生大动荡的稳定情势下推行变法，也就成为赵雍反复思虑的头等大事。别国变法，都要在外患消弭或大大减弱的大局下进行，根本原因，在于变法必然会带来动荡，若外敌与内部动荡同时发作，其国必毁。唯其如此，外患未消则不能变法，几乎成为天下认同的铁则。若恪守这一铁则，赵国将陷入一个永远不能变法的怪诞圈子。赵国劲而不强，边患又是天下之最，不变法无力靖边，而外患不除又不能变法。这，岂非一个只能永远原地打转的怪圈？

两年巡视，赵雍已经想透了这件大事，决意以不触动封地的无震荡变法来走出这个怪圈，而后再相机彻底变法。一着手果然顺当，竟在七八年间完成了一次举国大变。然则对赵雍而言，更高兴的却是列国目光尽被燕国崛起所吸引，赵国悄悄地隐身在昔日夙敌的光影中跨出了一大步。

国势大定的第二年，赵雍带着一个铁骑百人队径直北上了。这一次，赵雍要寻求靖边之法，为彻底肃清三胡匈奴边患下一番工夫。

这时候，赵国的北疆还远未伸展，自西向东还被三胡与匈奴压缩在九原、云中、雁门、平城(注)、于延水一线之南。认真说起来，纵是这一线之南二三百里，也经常被胡人飞骑突破大掠。而九原云中以南的广袤高原，秦国则在河西地带修建了与大河并行南下的千里长城，使胡人无法肆意侵扰。加之雁门平城恰恰又将中山国隔挡在南部太行山地带，胡人飞骑只能对赵国燕国肆虐了。偏此时的燕国已经派大将秦开一举拿下了辽东平定了东胡，亚卿乐毅又顺势北上，一举将诸胡部族从渔阳、上谷(注)驱逐到于延水之西。如此一来，诸胡与匈奴几乎全部压在了赵国北部地区。自赵氏立为诸侯，赵国在北边始终驻有重兵，到赵成侯赵肃侯两代，常驻十万轻骑已经成了定制。应当说，那时候的十万轻骑虽不足以扫灭诸胡匈奴，但保得赵国北部平定还是游

刃有余的。然则此时情势大变，赵国的十万轻骑分别驻扎在雁门、平城两地，面对兵势猛增且又日见频繁的胡族袭击，赵军在广阔的战线上已经呈现出力有不逮的弱势。

赵雍马队越过治水，直奔雁门塞而来。

此时的北疆，正是夏末秋初水草丰茂牛羊肥壮的黄金季节。一过治水，蓝天之下重峦叠嶂，霞举云高，连山隐隐，旌旗猎猎。遥遥望去，两山夹峙，恍若云天之门，时有雁阵长鸣，从门中掠过悠悠南下，令人生出无限感慨。因了如此沧桑奇观，这片险峻连绵的高山叫了雁门塞。雁门两山之中，一座关城突兀矗立，这便是赫赫大名的雁门关[注]。

抗胡大将楼缓的幕府，驻扎在雁门要塞。赵雍一进关直入将军幕府，不想幕府内外冷冷清清，一问之下，领军大将楼缓竟不在驻地。赵雍原本是秘密北上，有意不事先飞书而要真实验看边军状况，听说主将楼缓不在，微微皱起了眉头："楼缓不在幕府备军，却到何处去了？"

"禀报特使，"一个留守司马从幕府后厅大步匆匆走出，"胡人秋掠将至，将军赶到岱海[注]踏勘地势去了！"

秋掠？赵雍恍然大悟，每年秋季都是诸胡部族大举南下的时节。其时中原农田收获方过，草原大漠寒冬将至，正好大掠粮食财货以备冬藏休牧。楼缓在此时赶赴岱海，必有不同寻常的谋划。赵雍略一思忖，马鞭啪地打到战靴上，走，岱海！

雁门关以北五十余里，有一道东西蜿蜒数百里的夯土长城，这是赵国修筑的抗胡屏障。出得长城，是广袤起伏的山地草原，驰骋百余里，正北方向一片大湖，茫茫苍苍方圆五百余里烟波浩渺，周围青山苍翠草原无垠起伏，倍显天地之壮阔。然则奇异的是，如此一片大

湖，如此连绵起伏的广阔草原，湖边却没有常驻放牧的帐篷群落，纵有放牧牛羊的胡人，也是远远地洒落星散在大湖周围的小河旁。赵雍也曾在边军磨炼过几年，知道岱海是一片盐湖，其水之咸，比海水尚有过之。唯其如此，诸胡部族才不在此地扎根，而只是在水草丰茂的季节骑马赶着牛羊马群轰隆隆而来，大半日之后又轰隆隆而去。

“来者哪位将军？”湖边山丘后飞出一骑遥遥高喊而来。

百骑队风驰电掣般卷到面前，护卫将军亮出一支硕大的青铜令箭高声答道：“国君特使到！你是何人？楼缓将军何在？”

“末将中军司马。既是特使，请随我来。”骑士一圈马翻身飞驰而去。

翻过一个山头又一道山谷，遥遥见前方山腰有影影绰绰的红色身影，及至到得山下，却是一道极为隐秘的山谷：面向大湖，背靠群山，除了南面谷口，别无进出途径。中军司马在山下勒马拱手道：“骑队在山谷避风处暂歇，请特使大人随末将登山。”骑队将军冷冷道：“该当楼缓将军下山才是。”赵雍一摆手：“休得多言，只两人随我上山，马队扎营造饭。”骑队将军向百夫长低声叮嘱几句，与另一名骑士丢下马缰大步跟在赵雍身后上山。

将及山顶，一片密林横搭在山腰，走进密林，又是一处极为隐秘的山坳，一顶半旧的棕色牛皮大帐篷扎在突兀的山崖下，帐外钉子般挺立着六名长剑甲士。赵雍一看便明白，楼缓肯定要在这里谋事，正要举步进帐，身旁中军司马一声高报：“国君特使到——”话音落点，一人脚步急促出帐，却又骤然停顿在帐口。

“君上？”大将愣怔间深深一躬，“雁门将军楼缓，参见君上！”

赵雍哈哈大笑：“楼缓将军，未告而来，唐突了。”

“君上巡边，岂有唐突之理？君上请。”一脸糙黑两鬓灰白的楼缓肃然侧身拱手，将赵雍请进了大帐。赵雍刚绕过帐口木屏，便听轰然一声：“参见君上！”一看之下，四员大将与四名军吏整肃站在帐厅。赵雍笑着摆摆手：“军中无全礼，坐了坐了。”指点着道，“你是赵庄，你是韩向，你是胡笳，你是李鸢，对么？”四员大将见在边地只有三年军旅的国君竟还记得他们，自是分外兴奋，齐齐应了一声：“谢过君上！”

此时，楼缓已经吩咐军务司马上来了酒囊干肉。赵雍接过酒囊咕咚咚大饮了半袋，啧啧笑道：“如何有三分胡人马奶滋味儿？”

“君上，”楼缓笑了，“草原寒冷，兵士缺酒不过劲。赵酒太烈，肚腹无食不能痛饮，吃饱了更不能多饮。军士们便将马奶掺酒，既难得醉人，又当得饥渴。时日长了，军中酒都成了马奶加赵酒。君上若要赵酒，我差军务司马回雁门关拿来。”

“不不不。”赵雍摇着手又咂咂嘴，沉吟间不禁突然拍案，“使得使得，大是使得。”

“君上饮得就好。”楼缓轻松地笑了。

赵雍自顾一口气道：“草原之上，马奶多多，何不就地酿造马奶酒？既省赵酒迢迢运送，又增军士体力战力，岂非一举两得？远途驰驱，但有两三袋马奶酒几块酱干牛肉，何愁饥渴？强如这赵酒掺马奶，既费事劳神，又不足供给。”

“君上大是明察！”几员大将抢先呼应。

“君上，”楼缓目光闪烁着思忖着，“马奶酒本是胡人之物，少许入军或可，若做常用，且不说国中如何，只怕中原列国要讥讽赵人化入蛮夷了。”

“鸟！”赵雍粗豪地大笑，“你等但说，马奶酒合用不合用了？”

“合用！”四员大将异口同声。黝黑粗壮的李鸢昂昂道：“真正的马奶酒给劲！胡人叫马奶子，酸甜浓稠后劲足，健胃活血滋补强身，两三大碗下肚，任甚不吃也撑他两天两夜。谁个敢说不合用？”赵庄跟上道：“马奶酒比中原酒好做多了，根本不用酿制窖藏，只将马奶收入皮囊搅拌几日，但出酸味便是马奶子。若再掺得几两赵酒搅拌，马奶子生出些许酒香酒辣，更是带劲！”韩向搓着手兴奋接道：“当真大做马奶子，连军粮都省去一半。”“雁门关老弱妇幼也都有得事做，皮囊也不空了。”胡筋高声追了一句，帐中哄然大笑。

“方便合用，好处多多，还怕个甚来？做！”赵雍看着楼缓笑了。楼缓见国君依然不改军旅粗豪，顿时心生感奋慨然拱手道：“君上如此胆魄，楼缓何能裹足不前？明日臣分派下去，大做马奶酒！”

“便是这般。”赵雍双掌一拍，“近日我常思忖：胡人无常根，却能生生不息地与我纠缠，其中必有强势所在处。别个不说，这马奶子便是中原所不及，紧要时连埋锅造饭也省了。你等说，若没有这马奶子，胡人能不带辎重饿着肚皮千里驰骋奔袭大掠么？而我军但动，便是粮草先行，飞骑追过三日便没了接济，这茫茫草原，如何咬得住胡人？”

“君上大是！”瞬息之间，楼缓并几员大将顿时目光炯炯。国君虽然年轻，洞察大势分明是目光如炬。马奶子这件事，军旅将士看来只不过是顺应自然的寻常事体，国君却能说出如此一番根本道理，委实教人信服。

“此等事日后再说。”赵雍一挥手，“楼缓将军，看来你要给胡人谋事？”

“禀报君上，”楼缓正色拱手，“每年八月，三胡都要南下大掠，岱海东西两侧是必经之道。我与诸将计议：拟在岱海两侧山谷埋伏轻骑八万，一举重创胡人。”

“这番要打狠！”赵庄咬牙切齿地补了一句。赵雍点头笑道：“好！算我有幸赶上了。此战若能大胜，赵国必能松活三五年。”方略议定，日已暮色。君臣马队在月升岱海之时隐秘出谷，到得草原放马奔驰，不消一个时辰进了赵长城回到雁门关。次日开始，楼缓开始了调遣兵马，雁门关军民也同时开始了大做马奶子。在满城新鲜好奇的笑闹喧嚷中，浓郁的马奶子味沿着长城弥漫开去了。趁此时机，赵雍率百骑队星夜奔赴东北方向的平城，在平城巡视三日，又南下沿着治水(注)河谷东进二百余里直达于延水(注)。进入于延水河谷，赵雍马队隐蔽歇息一夜，次日清晨出谷，变做了一色的骑士便装，俨然一支地道的中原马商骑队。

五　林胡骑术震惊了赵雍

于延水发源于大漠草原深处的柔玄(注)山地。依目下赵雍马队的所在，一出于延水与治水交汇口的涿鹿山，已是林胡的势力范围。虽然胡人逐水草而居，没有确切的疆界，更没有固定的驻军，但赵国大军控制不了此地也是事实。涿鹿山曾经是黄帝大战蚩尤的名山，楼缓在这里虽然驻扎了六千轻骑，但也只能起到抢占咽喉要地的作用，而远远不能阻挡漫天乌云压过来的胡人骑兵。往前说，于延水河谷本来是马商通道，尤其是燕赵两国与胡人通商的大道，由于赵军已经抵御不了胡人大掠，十几年来这条商道已经渐渐萧疏了。

马队在荒草摇曳的商旅古道风驰北上，三日之后，进入了柔玄草原。

从东南进入柔玄草原，遥遥可见无垠绿色中一道青山蜿蜒横亘。翻过这道浑圆起伏的山岭，一片茫茫淡水大湖，四周星散着无数的沼

泽小湖，水草连天，一片绝佳的游牧形胜之地。大湖东岸，于延水从北方山谷淙淙流来，在山陵中劈开了一条长长的河道向东南而去，林胡人称之为长川。长川山岭的东麓，是林胡部族的骑兵营地，自然也是林胡单于的大本营。遥遥望去，草原上牛羊马群星散四野帐篷连绵人喊马嘶，一片生机勃勃。

“君上，我若在此扎营，胡人看见便会来。”与赵雍并马的护卫将军低声提醒道，“万一有险，东南去路宽阔。”

“此番北上，原是要入虎穴，怕个甚来？”赵雍断然一挥手，“直入长川大本营。记住，我是赵国马商乌斯丹。走！”一抖马缰，当先向山麓连绵的帐篷飞去。护卫将军大急，一骑飞出超过赵雍马头，扬声高喊：“赵国马商到，求见林胡单于——”

长川山麓下的牛皮大帐中，林胡单于正与十几位部族头人商议南下秋掠的路径，突闻帐外马蹄急骤人声隐隐，护帐骑将飞步走进：“报我单于，赵国马商求见！”林胡单于一个愣怔，赵国马商敢来林胡？双眼一瞪道：“教他进来。”林胡骑将大步转身间一声长喝：“赵国马商进帐！”赵雍应声而入，一个躬身甩手的胡礼：“赵国马商乌斯丹，见过林胡单于。”

“乌斯丹？当真赵国马商？”林胡单于飞快地眨动着细长的眼睛。

“乌斯丹原本东胡商贾，因经年为赵国贩马，三十年前举族迁入赵国。”

林胡单于哈哈大笑道：“这对了。赵人早变沟渠鼠兔了，能飞出如此一只雄鹰来？说，要多少马？给哪个买主？”

“三千匹。给赵国。”

“给赵国？”一个部族头人傲慢地揉着鼻头拉着长长的声调，“笨熊一样的，赵人会骑马么？”

“赵人不会骑马么？”乌斯丹两手一摊连连耸肩，“雁门平城有十万飞骑，不是赵国的么？他们，每年都要更换许多战马也。”

“十万飞骑？鸟！”一个黄发头人咯咯笑道，“今秋一过，剥他十万张人皮，做我林胡女人的尿囊！”话音落点，帐中哄然一阵大笑。

“乌斯丹啊，”林胡单于呵呵笑着，“念你也是胡人，劝你将马卖给燕国算了，燕国大军正在重金买马。赵国，一两年也就没了，连赵钱都要没用了。”

“不！”乌斯丹脸色骤然涨红，“燕国灭我东胡根基，乌斯丹岂能卖马于他！”

“噢？”林胡单于目光闪烁着，“林胡人不要赵钱，你却如何买马？”

“乌斯丹只用丝绸麻布佩玉金币，不用赵钱。”

黄发头人哈哈大笑：“单于，卖给赵人好啊！三个月后，还是我林胡骏马。”

“好！卖给赵国！”头人们齐声笑叫。

“乌斯丹兄弟要这样，便这样了。”林胡单于灰白的须发抖动着，“你带了多少圈马师？赶得三千骏马上路么？”

“圈马师一百，人圈三十，贩马成例。”

“不不不！”黄发头人连连摇手，“赵人马师一人能圈赶得三十匹骏马？太阳西海出来了！乌斯丹，你只能用金币雇我林胡人圈马。”

“不不不。”乌斯丹惊讶地瞪起了眼睛，“我的圈马师，都是赵军大将楼缓遴选的能手，他说万无一失。”

“啊！楼缓？”在头人们轻蔑的大笑中，黄发头人呸地啐了一口，“败将一个，肉头狗熊，还敢老鸹般呱呱大话？乌斯丹，拿茅草做棒槌！啊哈哈哈哈哈！”

“林胡圈马师当真厉害？一人圈赶得几多？”乌斯丹一双大眼瞪得溜圆。

林胡单于冷冷一笑：“岱赫巴楞，你族给乌斯丹兄弟开开眼界。”

黄发头人忽地起身走到乌斯丹身边：“兄弟，出帐。”说罢大步出了牛皮大帐，对帐外一个腰带弯刀的壮汉一挥手，“黄旗族号角。”弯刀壮汉“嘿”的一声摘下挂在腰间皮带的牛角号。刹那之间，尖厉浑厚的呜呜号声悠扬响起，倏忽停顿，四野号声遥遥呼应响彻草原。只在乌斯丹与黄发头人岱赫巴楞走到赵国马队前的工夫，长川后乌云般万千马群在隆隆雷声中卷来，其势如江海怒潮漫过苍茫原野。只见岱赫巴楞又一挥手，壮汉牛角号立即短促尖厉地响了三声，汪洋恣肆的马海在一箭之地外隆隆凝固。乌斯丹遥遥打量，方圆两三里涌动嘶鸣的庞大马群，竟然只有马群外围游动的十来个骑士，还都骑在没有马具的光脊梁马背上。来不及一声惊叹，东南北三面原野上又是隆隆涛声，万千马群顷刻间压满了广阔的草原。随着连续响起的短促号声，三面马海从各自方向聚拢在一箭之外，中间恰恰成了一个巨大的空草场。

此时，林胡单于与其他头人也出了大帐，赳赳登上了帐外那座立有一面大纛旗的土台，遥遥笑道：“岱赫巴楞，不要太较真啊。”

“单于放心，虎豹对瘦鹿，用得较真么？”岱赫巴楞一甩覆盖肩背的黄发，转身一脸傲慢的笑容，“乌斯丹兄弟，我族骏马六万，白日间

放牧骑士不过百人。你说，每人圈赶得多少马？”“人人都是如此么？”乌斯丹一副惊讶而不可思议的模样。岱赫巴楞哈哈大笑：“好啊！乌斯丹兄弟说我族人并非个个如此了？老夫只说一句，我只召来族中少年女人，你任意选来比试。赵人大笨熊，值得我这些猛士上阵？”说罢一挥手，身边壮汉三声悠长的号声。号声还在草原山谷回荡，长川岭谷口络绎飘出大片大片白云，虽不如马群声势，却也是悠悠如风鼓云帆，片刻间连天彻地的咩咩鸣叫，白云外便是斑斓星散的少年与女人。

“好！”乌斯丹双掌猛然一拍，“岱赫族长点出三个少年来。”

“乌斯丹兄弟，”岱赫巴楞有不悦之色，“一言既出，如何要老夫代劳？”

“也好，那个蓝的，那个白的，还有那个黑的。”乌斯丹向涌动参插在马群中的羊群随意指点了几下，又回头对赵国马队高声道，“赵国马师们，出来三个高手与林胡少年比试圈马。要没本事，我乌斯丹雇林胡兄弟了！”

“嗨！”马队轰然一声，炸雷一般。赵国骑士们早已经个个脸色铁青，若非身负重任，这些精锐武士可能早就炸开了。但看着赵雍浑若无事的样子，也只有强压怒火。如今国君一声令下，谁个不激昂万分。将军本想亲自出马，虑及林胡都是少年，强自忍耐，一摆手低声叫了三个名字，三个年轻骑士走马前出，只一抬手便从战马腹侧摘下套马长杆飞马驰出。此时，三名林胡少年也从羊群外飞马而来，窄袖短衣，紧身长裤被一双高腰皮靴紧紧裹住，与赵国骑士大袖布衣的飘洒相比，自是另一番风采。

岱赫巴楞一挥手：“出散马六坨，每坨六十。”

壮汉号角立时响起，顷刻间马群外围的林胡骑士打起了六声尖锐悠长的呼哨，汪洋涌动的马海中先后飞出六片奔马，顺着六个方向狂奔草原深处。

“马师起——”岱赫一声大喝，蓝白黑三名林胡少年几乎同时箭射飞出，赵国的红色骑士同时发动，六匹骏马分成六个方向奔六片散马而去。

究其实，圈赶马群之较量，第一位的便是骑术较量。骑术不精，休说圈拢马群，只怕连接近四散奔驰的马群都是勉为其难。寻常而论，骑术能否十分地挥洒出来，根基在于马具。骑一匹没有鞍辔马镫的光脊梁骏马，对于中原骑士而言肯定是极大的难事。目下赵国三骑士是马具齐全的雄骏战马，放马奔驰，自然是风驰电掣般逼近马群，似乎还隐隐领先于林胡少年。只这一飞，赵国骑士齐齐地大喊了一声好。

三名林胡少年，却都是仅有一根马缰的光脊梁骏马。对骑士而言，没有马具意味着只能用两腿夹紧马腹来保持身形稳定，即便是最出色的骏马，也不能完全没有颠簸，高速奔驰之下双腿稍一乏力，便会跌落马下。更何况少年身矮腿短，良马又都是腹大背宽，要达到超越马群之速度并不断随马群急骤转折，少年控马之难度，大大超越成人骑士。饶是如此，三名林胡少年纵马飞驰轻松自如，倏忽之间与赵国骑士齐头并进地逼近了马群。赵雍也是少年入抗胡军旅，多有草原驰骋之阅历，自然深知少年骑士之难，看得啧啧称奇，不禁大喝一声：“好！”

岱赫巴楞连连摇头哈哈大笑：“光会飞不是林胡骏马，还得马上做事。”

片刻之间，只见三名林胡少年已经分别追上了狂奔的头马。两三个回旋急转，长长的套马杆闪电般飞出套住了头马脖颈。头马骤然人

立一阵嘶鸣，随着少年骑士奔驰开去，身后马群也相继隆隆跟来。在骏马聚拢成群之时，林胡少年放开了头马套杆，一声响亮悠长的呼哨，头马一声嘶鸣，率领马群奔了回来。林胡少年则纵马飞驰，时而马群之前时而马群之后，口中呼哨连连呼喝不断，马群井然有序地徐徐奔驰，绝无四散飞窜之乱象。通前至后，不过顿饭时光。

再看三名赵国骑士，一时大为狼狈。这三名骑士本是真正的圈马师从军，骑术之精战马之良在赵军中都是出类拔萃，寻常间圈赶四五十匹的马群毫不费力，比马商之马师的三十匹通例高出了许多。今日六十匹马群虽说稍许见多，但草原之上利于奔驰，依坐下战马之良骑士骑术之精，断不至于输给林胡少年。然则，除了开始飞驰稍许领先之后，赵军骑士便不断遇到难堪。先是当先骑士猛追头马，头马不断急骤转弯兜圈子，连续五六个大回环，骑士的套马杆一直无法伸出。与此同时，另一个骑士在堪堪伸出套马杆的时分，马杆后端却被随风卷动的宽大衣襟裹住，骑士马杆一抖想甩开衣襟，不料却又被一尺多宽的衣袖兜了进去，情急间回头，套马杆不偏不倚却套进了坐骑脖颈，战马骤然受惊嘶鸣人立，骑士竟被仰面摔下了马背。饶是如此，马杆长柄仍然纠结在衣袖衣襟中，致使套在坐骑脖颈上的套子无法松开，战马不明所以，拖着骑士狂乱飞奔，直窜万千马海之中。

“笨熊要死！马群要疯！”岱赫巴楞一声大吼，飞身跃上身边一匹光脊梁马闪电般飞驰草原。赵国马队的将军大惊，一挥手便有三骑挺着套马杆飞出赶上。赵雍也是心下疑惑，这岱赫纵然本领高强，赤手空拳却如何进得汪洋涌动的马海？如何降伏得惊疯烈马？

瞬息之间，岱赫已经飞近汪洋马海。但闻一声凄厉奇绝的啸叫，马群轰然散开，躲开了疯狂的惊马。岱赫尖声呼喝着冲入马群，左冲右突死死尾随那匹疯狂烈马。突然之间，只见他胳膊一抖一扬一声大喝，一条绳套箭一般直射出去，正正地套在了惊马脖颈之上。惊马骤然人立长鸣一阵，打着响鼻回旋几圈终于安定下来。此时，外围也有

一名林胡马师进入马群，飞身下马一捞，将那个被拖得一身鲜血的骑士夹在了腋下飞出马群。三名后来的赵国骑士恰恰赶到，接过同伴飞驰回队。

“赵人笨熊一样，要惊疯了马群，我剥了他皮！”岱赫飞马回来犹自怒气冲冲，“乌斯丹，赵人也叫骑士了？只配叫狗熊！”乌斯丹嘴角猛然抽搐几下却呵呵笑了：“岱赫头人，你这绳套也能圈马？”

“啊哈哈哈哈哈！”岱赫一阵大笑，“真正的林胡骑士，都得用绳套。套杆，是娃娃们做耍子练手的。乌斯丹，你说赵国马师连我这些娃娃手也过不去，还嚷嚷驱逐三胡，娘老子真是好笑！”

乌斯丹紧紧咬着牙关，默然良久笑道：“岱赫头人，乌斯丹愿出三百匹良马之价，买你三个上等马师如何？”

“好说！”岱赫巴楞啪地打了个响指，“乌斯丹服我林胡，没有高价我也送你了。”说罢向远处一招手，三个年轻精壮的汉子大步走了过来，恭顺地垂手肃立着。岱赫巴楞指点着道，“他们三个都是我的奴隶，看看，这里是烙印。”大手一把扯开一个年轻人的衣领，一只黑色鹰头人身赫然附在一大片肉红底色之上。岱赫在年轻人背上啪地拍了一掌，“你等的三个女人留下，做我的母狗了。从目下起，你们的主人是乌斯丹，明白？”三人低着头齐齐地“嗨”了一声，又齐齐地俯身趴在乌斯丹脚下“嗨”了一声。

“这叫主人认身。”岱赫笑道，“踩他们每个一脚，要狠。”

“他们都是上等马师？”乌斯丹嘴角又一抽搐。

“不信老岱赫么？”骤然之间，岱赫的脸黑了。

“自然信了，我认！”乌斯丹猛然抬脚踩出，三个奴隶高声齐喊：“谢过主人！”

两日之后，乌斯丹马队赶着六百匹马南下了。有三个奴隶马师圈赶马群，根本不用赵国骑士动手。一路之上，乌斯丹一句话不说，只是低头沉思。进得平城，马群留下。乌斯丹立即下令：三个奴隶马师一律赐姓赵，封武士爵，分别以龙虎豹命名，充做贴身护卫。三名奴隶此时方知这是赵国君主，大是兴奋，嗨嗨连声地表示效忠主人，不要官爵。赵雍黑着脸硬邦邦一句："赵国没有奴隶。从今日开始，你三人便是赵军马术教习。但有军功，自有重赏。若得误事，立斩不赦！"三人一阵惊愕，骤然欢呼跳跃，又一齐匍匐在赵雍脚下大哭起来。护卫将军一脸愣怔，本想说此三人尚需察勘，看看赵雍脸色却没有敢进言劝谏。

六　我衣胡服　我挽强弓

九月底，赵雍马队回到雁门长城时，赵军截击胡人的大战已经结束了。

不出赵雍所料，果然只是堪堪打了个平手。楼缓禀报说，依照事先谋划与备兵之精细，本当大胜一场，给胡人一次重创，可结局竟是损兵三万余，杀敌三万余，丧失了这次好容易捕捉到的战机，当真不可思议。近百年以来，中原各国与匈奴胡人交战的最大困难，是难以在适当季节适当战场捕捉到胡人主力并与之决战；往往是屯兵两三年，也截不住胡兵一支超过万人的部族大军；你要狠命猛追，他则无影无踪，你要回军驻屯，他又疾风般杀来；若不预先埋伏，你便是尾追而去，也无法堵截得住。唯其如此，一次能截住三胡六万大军的战机，当真是可贵之极。楼缓精心筹划两年，出动了全部十万大军埋伏，分明是将三胡大军分割在了岱海西部峡谷，可最后竟让三胡在大军重围之下强行突围而去，实际便是白白丧失了数十年不遇的良机。楼缓痛心自责，敌入重围而去，大将无能之罪也，请君上治楼缓以正法度。

赵雍默然良久，突兀问道：“此战之后，胡人至少三五年不敢大举进入长城，可是？”

“该当如此。”楼缓谨慎道，“林胡举族不过六十余万人口，成军精壮不过十余万，一举丧师三万，当是前所未有之重创，几年内断不敢进入长城深掠。”

“如此说来，还可做得一件大事。”

“君上何意？”突然，楼缓觉得国君想的完全是另外一件事。

“楼缓，马奶子功效如何？”赵雍莫测高深地一笑。

“大好！”楼缓顿时来了精神，“军粮省了一半，牝马也有了用途，连雁门关民众都有了事做。兵士出长城，根本不用再带军锅刁斗，只两袋马奶子三块酱牛肉，便是三日军食，当真利落！”

“如此说来，胡人尚有堪学处了？”

“上天造物，原是互补而成世事。华夏有所短，胡人有所长，并非怪异。”

“好！”赵雍双掌猛然一拍，“好一个‘华夏有所短，胡人有所长’。但有这番见识，楼缓堪当大任也。”

“君上，”楼缓困惑地笑了，“这是你的话啊？”

“噢？我的话么？”赵雍大笑，“我看还是你的话好！对！你说的！”

“君上之意，要举国都喝马奶子？”

“如何？举国都喝马奶子？”

赵雍笑不可遏，“楼缓啊，你想到湖涂国去了。举国都喝马奶子，你从哪里生出千百万牝马来？”

“倒也是。”楼缓依旧一副若有所思的模样，“君上总是有所谋了？”

“知我者，楼缓也。”赵雍慨然一叹，突然神秘地凑近楼缓耳边，“我想在赵国行胡服，兴骑射，你道如何？”

“行胡服？兴骑射？容我想想！”楼缓思忖一阵，“君上是要在军中推行胡服骑射，还是要举国胡服骑射？”

“你说如何？”

“军中易为，举国难行。”楼缓思谋道，“军行为制令，国行为礼俗。衣食住行，衣为文华礼法之首，只恐非朝夕所能做到也。”

“楼缓，且不说难易与否。”赵雍面色肃然，“你只说，赵国何以不能强兵？岱海之战，何以林胡能以六万兵力突破赵军十万重围？赵氏军争起家，何以百余年不能以军争震慑天下？赵国朝野尚武，何以今日四面边患压顶而来？赵国骑士号为华夏猛士，如何连林胡少年也赢他不得？”一伸手，赵雍在帐钩上拿下马奶子皮囊一通猛灌。一阵粗声喘息，赵雍才渐渐平息下来，将这次林胡之行对楼缓细细说了一遍，末了道，“谚云，有高世之名，必有遗俗之累。若一味固守华夏文华礼法，何来因世之变？变则强，不变则亡啊！”

楼缓本是士子入军，文武兼备，虽然算不得天下名将，却也是颇为难得的兼通之才。赵雍一席话与林胡一番故事，听得他恍然大悟，顿时明白了国君这番谋划的来龙去脉，思忖之下，大为感奋，慨然拱手道：“君上目光高远，洞察时弊，臣以为大是！”

“好！”赵雍慨然拍案，“我等思谋一番，一起回邯郸。”

“大军交于何人？”

“廉颇。”赵雍没有丝毫犹豫，“此人盛年勇迈，攻虽不足，守却有余。挡得胡人三五年，便是大功一件。”

“廉颇所部正是赵军主力，君上此断甚明。臣去部署。”楼缓转身大步去了。

这一夜，楼缓的将军幕府彻夜灯火。五更时分，一支马队飞出雁门关，在霜晨残月中兼程南下了。回到邯郸，赵雍第一件事，下诏擢升楼缓为国尉(注)兼领官帅将，加爵上卿(注)。楼缓自觉岱海之战有失，回邯郸本想自请贬黜而后辅助国君处置实际军务，不想突然擢升国尉且加爵上卿，竟一时成为重臣，不禁大是不安，连忙进宫惶恐辞谢。赵雍微微一笑：“楼缓第一个赞襄胡服骑射，岂非大功？岱海武战有失，邯郸文战补过。赵雍所望，岂有他哉！”楼缓顿时恍然，明白这是国君要他在这场胡服变俗之战中将功补过，心中虽是沉甸甸的，却也感奋异常，立时慨然拱手道：“楼缓原是边将，对胡服之变体察尤甚，愿为君上折冲周旋，虽斧钺加身而无悔！”赵雍目光顿时闪亮，却又喟然一叹：“胡服之变，非为赵雍一己之利，实是邦国安危之大计。皮之不存，毛将焉附？覆巢之下，又岂有完卵了？”楼缓不禁面色一红：“君上有此公心，臣深为愧疚。”赵雍一笑：“你只说，此事当如何发端？”楼缓略一思忖道：“胡服之变，难在庙堂宗室贵胄。臣以为：当从明锐重臣发端。”

“第一人？”

“肥义。”

“如何入手？”

“肥义忠直，君上当直言不讳。”

“好！”赵雍一拍手，“所见略同，我有底了。”

次日清晨，肥义奉命匆匆进宫。自从任上卿爵位的左司过以来，他已经是可以无须禀报而径直入宫的几名重臣之一了。他知道国君的军旅习性，穿过前殿直向湖边的高飞林而来。赵国人钟爱白杨，将白杨叫做“高飞”，又叫做“独摇”。无论是田野村畴还是宫廷园囿，但有树林处，十有八九都是挺拔的哗啦啦白杨。依赵人说法：白杨劲直，堪为屋材，折则折矣，终不屈挠。邯郸宫中，除了后宫一片仅有的松柏林，到处都是这哗哗白杨林。目下已是十月之交林木萧疏，黄叶落地的白杨林如一片丛林长剑刺向天空。淡淡的秋霜晨雾之中，林中闪动着几个灵动矫健的红色身影，恍如一团朦胧的火焰。凭着多年的戎马生涯，肥义一眼看出这几个身影正在练胡人搏击术，而其中一个身影正是国君赵雍。胡赵夙敌，赵军中原本便有胡人教习胡术，以使赵军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国君好武，练习胡人搏击术也是事属寻常。

然则渐行渐近，肥义却有些惊讶了——赵雍一身短衣窄袖的胡服，与三个不时呜哇几声的胡人武士在徒手搏击。胡人武士以三敌一，虽则稍占上风，却也总是无法击倒堪堪自保的赵雍。肥义本是边军老将，徒手功夫也是颇有名望，一看便知三个胡人武士非但功夫真实且绝不是陪练做耍，而是真正地使出全身技艺要制服赵雍。当此情景，纵是赵军猛士，也只堪堪抵得一个胡人武士罢了，便是肥义自己，也决然当不得三个胡人武士如此夹击。而赵雍竟能自保不倒，当真不可思议。国君绝非以武技见长之人，如何骤然间如此了得？思忖之间，肥义咳嗽一声走进了白杨林。

“好！今日到此为止。”赵雍一步跳出圈子，将脸上的汗珠子一抹一甩，笑着说了一句，“我还是落败了，来日再练。”

“不！”一个精瘦黝黑的胡人武士红着脸高声道，“主君才学了二十天，便抗住了三只林胡猎豹，不是败了，是胜了！”

“打不赢便是败了，管他一只三只。”赵雍在衣襟上一抹汗又一拍手，“只穿这身胡服，我省却了多少绊扯，知道么？中原武技，至少有三成身法是为那宽袍大袖练的。”那三名胡人武士尚在愣怔，赵雍却已经拿起了挂在白杨枯枝上的斗篷，“肥义，走。”

肥义一路走一路思忖赵雍方才的话，总觉得赵雍似有言外之意。

中原武技，至少有三成身法是为宽袍大袖练的。此话虽则并非恰如其分，然也不能说是夸大其词。那腾挪辗转，那轻身功夫，那骑射必先整衣的程式，若非自来是宽袍大袖，实在可以大大缩小幅度甚或可以不做。否则，胡人匈奴戎狄等一班异族，搏击武技未尝不精，为何偏偏都没有如此一套规矩法则？其中原委，能以“蛮夷”二字了结么？

那么，国君是不满宽袍大袖了？不满又当如何？今日身穿胡服是一时兴起么？不对……

“我的上卿，你愣怔个何来？茶凉了。”赵雍叩着书案笑了。

“啊，一时走神，君上见谅。”肥义连忙一拱，席地坐在了对面案前。

“肥义啊，这茶如何？”赵雍笑得有些叵测。

“好茶好茶！”肥义连忙啜得一口，顿时惊怔，“这是甚茶？马奶子！”

赵雍哈哈大笑：“老边将了，马奶子又不是没喝过，叫个甚来？”

肥义兀自喃喃笑道：“胡服，马奶子，胡人武士，老臣云山雾罩了。”

“肥义有锻金火眼之号，能云山雾罩？”赵雍笑着向后一招手，“楼缓国尉，你出来。”随着话音，楼缓从高大的木屏后走了出来，向肥义一拱手，坐在了赵雍右手的侧案。赵雍轻轻叩着书案，“楼缓，你对肥义说说我这番巡边的狼狈。”转身又对内侍吩咐一句，“守在廊下，今日不见任何臣子。”

楼缓从马奶子说起，备细叙说了国君以马商之身冒险进入林胡大本营的种种事由，又说了岱海之战的过程、结局与自己思谋的失误处，末了只一句“上卿久在边地，当有明察”便告结束。看着肥义灰白须发下一张严峻的黑脸，赵雍喟然一叹：“上卿啊，赵国以十万精锐大军，且是长久谋划之伏击战，竟不能痛歼林胡六万游骑；赵军最出色骑士，骑术尚不及林胡少年，委实令人痛心也！如此军备，莫说简襄功业，便是安保肃侯之地，也是力所不能矣！”

“邦国危难，君上思变，臣心尽知。”肥义目光炯炯，“然则如何变法，敢请君上明示。”

“胡服骑射，举国强兵！”赵雍拍案一声。

“兹事体大，只恐庙堂非议朝野动荡。”楼缓立即补了一句，将担心犹疑揽了过来。

肥义眼角一扫楼缓，向赵雍肃然拱手道：“君上所谋，强兵正道也。纵有非议，何惧之有？自古以来，疑事无功，疑行无名。君上既定变俗强国之长策，何须顾及天下之汹汹也。大道不和于俗，大功不谋于众。当行便行，何须旁顾。”肥义素来果敢沉雄极有担待，几句话斩钉截铁，较楼缓之圆柔全然另一番气象。

“果然肥义！字字掷地，金石之声。”赵雍拍案而起，“走！到我书房去说。”

一日一夜，赵雍的书房门始终没有打开。直到此日邯郸箭楼的刁斗打了五更，书房传出一阵哈哈大笑，君臣三人才走出书房，消失在浓浓的秋霜晨雾中。从这一日起，肥义在邯郸消失了，楼缓在世族大臣间开始了频繁的奔走。

楼缓走进的第一座府邸，是公子成的“相”府。公子成便是赵成。公子者，春秋战国之世对国君部族的嫡系贵胄之尊称也。赵成乃赵成侯最小的儿子，赵肃侯最小的弟弟，赵雍的叔父，自然是十足的嫡系公子。此时的公子成已经年近花甲，因多有战功，堪称赵国王室最为资深望重的宗室大臣。赵雍即位变法时，将这位威名赫赫的叔父从边地调回邯郸，做了相。这个相不是丞相，而是赵国执掌封地政令的大臣。从邦国大政看，相并非实权重臣，然则却历来都由宗室重臣担任。其中原因，在于这相是代替国君管辖封地的职事，除了监管赋税、协调各封地之间的种种冲突等日常政务，更要紧的是监控权臣封地不得坐大谋逆。唯其如此，这个相职，须得是国君特别信任的宗室大臣。公子成强悍固执，做了十八年相，赵国封地世族无一滋事，得使赵国变法平稳推进，赵雍自然深知这位叔父的分量。若得胡服之变如当年变法一般平稳，首要之计，是要声威权臣一体拥戴。目下情势，军政权臣有肥义楼缓鼎力支撑，足可回旋。当此之时，宗室世族便成了主要阻力。赵国之特殊，恰恰在于赵氏世族的力量异乎寻常的强大，且赵氏大臣多为有封地根基的军旅世家，将军辈出桀骜不驯，若世族层执意作梗，甚事也是寸步难行。

赵雍与肥义楼缓之谋划：化解世族，首要在公子成。

楼缓颇有章法，约请王共同拜访公子成，且以王为主访宾客。王也是老臣，职任中府丞，执掌国君内府事务，与公子成之相职时有交叉，两人甚是相投。而楼缓已是国尉之身，职司军政粮草，与封地赋税也是多有关联，两人联袂而来，不显突兀。轺车辚辚驶到相府门前，门吏说公子成染病在榻，不见客。王顿时迟疑，楼缓不悦道：“本

尉陪中府丞前来，正是奉国君之命探国叔病体，岂做寻常宾客？还不作速通报。”门吏惊讶不迭，连忙去了，不消片刻跑来，将两人领了进去。

“王兄、国尉，赵成失礼了。”侍女将寝室帷幕挂起，赵成躺在榻上，一声招呼起身。王连忙上去扶住笑道：“公子病体，尽管卧榻说话便了。”

“岂有此理？”赵成勉力一笑，走到了座案前，“只是不能官服待客，惭愧了。”楼缓接道：“国君闻得国叔有恙，特派我等前来探视抚慰，国叔但安心养息。”

“如何？国君知我有恙？”赵成有些惊讶。

“国君有言：国叔近日或可有恙歇息。”楼缓将“或可”二字咬得分外清晰。

“如此说来，国君未卜先知了？”赵成微微冷笑。

“公子哪里话来？国君何能未卜先知？”王深知赵成秉性，苍老的声音直刚刚道，“原是国君欲行胡服，也望公子应之以胡服。国君只恐公子闻流言而称病，故有或可有恙之说。此间本意，是期盼公子做变俗强国之砥柱，岂有他哉！”

楼缓就势拱手笑道：“在下唐突，公子见谅。”公子成默然良久，末了叹息一声道：“赵成愚笨，容我思谋两日再说。”三日之后，赵成一卷上书摆在了赵雍案头。赵雍看着看着皱起了眉头：

谏阻胡服书

臣赵成顿首：胡服之事，臣固风闻，得两使专告，始信为真。臣闻中国者，文明风华之所居也，万物财用之所聚也，圣贤大道之所教

也，仁义之所施也，诗书礼乐之所用也，异敏技能之所试也，远方之所观赴也，四方蛮夷之所师也。今国君舍中国文华，袭胡人之服，变古之教，易古之道，逆人之心，远离中国，何以面对华夏诸族？臣愿国君三思而图之也。

赵成本是老军旅，纵然不拥戴胡服之变，何来此等诉诸中原文明之迂阔议论？必是与人聚会商议，请得几个老儒代笔。赵雍一阵思忖，召来楼缓密议。楼缓看完书简道："公子成既以书对，君上不妨以书回之。书简必在世族与市井间流传，可正迂阔之议，等同将胡服之变先行朝议一般，或可收出人意料之效。"赵雍连连道好，"我来说说大意，你执笔如何？"楼缓慨然应命，援笔在手，思谋着赵雍之意，一个时辰间拟成了一封《答谏阻胡服书》。赵雍看过一遍，拍案叫声好，命主书立即誊抄刻简，立送公子成府。

赵成原本无病，本欲以病为由，躲过这场胡服之变。不想赵雍却派特使找上门来，也不好装聋作哑。思忖之下，请来赵文、赵燕、赵造一班赵氏元老商议，还特意邀来了有饱学公忠之名的太子傅周绍商议。谁想这班元老却要赵成先拿主意。赵成只黑着脸说了一句，怪诞无伦，难以启齿也。元老们异口同声地赞同，纷纷慷慨激昂地诉说对胡人胡服的憎恶蔑视，一致坚称，胡服蛮夷怪诞，决然不服，周绍大摇白头道，诸公之断虽明，诸公之理却不堪上案也。惊讶之下，元老们纷纷询问缘由。周绍说了一番道理：憎恨胡人，国君亦同；国君胡服，欲以敌之道治敌之身；纵然蔑视憎恶，国君能以邦国安危为本大度克之，诸公能以一己之好恶对抗么？元老们恍然，纷纷讨教。周绍只说了十个字：文明为本，正本必能清源。赵成毕竟老到，思忖一阵，肃然恭请周绍代笔，于是有了那封诉诸中国文明的《谏阻胡服书》。

这日，元老们与周绍又来赵成府邸探听音信，正在猜测议论国君将如何处置，书吏匆匆来报：国君特使送来回书一卷。元老们一阵哄

嗡议论，以赵雍之风，素来与臣下直面议事，甚时也学得书来书往了？当真蹊跷！及至书简打开，众人请周绍诵读。随着周绍的琅琅诵读，元老们鸦雀无声了：

答谏阻胡服书

国叔思之：胡服之变，国叔以摈弃中国文明对之，雍大以为非也。尝闻：服者，所以便用也；礼者，所以便事也。因时而制服，因事而制礼，古今大道也，所以利其民而厚其国也。越人断发文身，吴人黑齿刺额，服饰风习不同，以便事为本，则同一也。风习各异，事异而礼变。圣贤之道，唯利其国，不一其用也。若为便事，风习可变也。是故礼俗之变，虽智者不能一；远近之服，虽圣贤不能同。穷乡多异俗，邪学多诡辩。不知之事不疑，异于己者不非，此谓公焉！今国叔所言者，俗也。我所言者，治俗也。今我赵国，北有三胡仇燕，西有强秦中山，南有列国虎视，四面边患，邦国危难，却无强兵骑射之备，岂不危乎！赵有九水，却无舟师以守水域。北有三胡，却无强兵以靖边地，长此以往，国之将亡，岂有他哉！当此之时，国叔身为宗室砥柱，不思图变强兵，却拾人余唾做迂阔大论，与国何益？与民何益？秦无商鞅变俗，何有今日强秦？秦之变俗，又何失于中国文明？何赵雍胡服，便成天下不齿之大逆也？国难在前，赵氏宗室或溺于喋喋不休之争议，而徒致社稷沦亡；或摈弃空言，惕厉奋发一举强兵！舍此之外，岂有他途？何去何从，国叔自当三思也。

及至读完，周绍抖擞得竹简哗哗作响，脸色涨红却只说不出话来。元老们也大是难堪，一片唏嘘叹息，无言以对。赵成面色渐渐阴沉，气息也渐渐粗重，默默从座案起身，一挥大袖径自去了。周绍自觉难堪过甚，对着元老们一拱手道：“老夫多事也，惭愧。”也急急走了。元老们相互看看，默默散了。旬日之间，这篇《答谏阻胡服书》在大臣中流传开来，又在市井坊间流传开来。书中扑面而来的沛然正气，直面国难的深重忧患，以及雄辩犀利的说辞，使读者无不悚然动

容。有热心之士将书刻简传抄，流布郡县国人。一时间，胡服之变成为邯郸街谈巷议的话题，又弥漫为郡县国人的议论。寻常国人皆有操业劳作奔波生计之苦，衣衫本不可能有如贵胄们那般华丽讲究。纵是士子百工一班家境富裕者，也不过有两三件袖宽尺许袍长五尺的礼服而已。但有劳作奔波，必是能够利落做事的窄衣短袖，虽则不如胡服那般轻捷紧身，也决然不是贵胄官员宽袍大袖大拖曳之气象。唯其如此，寻常国人对穿不穿胡服的确没有多少切肤之痛。听人一读传书，反倒是立即为国君忧国忧民之气概感奋，既然胡服可以强兵，穿胡服得了。穿一身胡服，便不是中国子民了？便丢弃华夏文华了？当真咄咄怪事！

“我说，国君还真是说对了，紧身胡服就是利落！”

“林胡兵将，一顶皮帽子一身皮短甲，一口长刀一匹马就得。赵军？哼！”

“军兵好变，毕竟打仗，谁个不想利落轻便？”

“对！难的是大官。这么高的玉冠，三尺宽的大袖，丈余长的丝绸大袍，拖在地上还有两三尺，天神般好不威风！都紧身胡服跟老百姓一样，跟谁威风去了？”

“人家那叫峨冠博带，是贵胄威仪，懂个鸟！”

“峨冠博带？贵胄威仪？狗屎！别说上战场，田间走走看，两步仨筋斗！”

如此这般，国人议论渐渐成风，一时对庙堂贵胄们大有非议了。战国之世，邯郸赵人虽不如大梁魏人、临淄齐人那般好议国事，然则也是粗豪直率成风，遇事从不噤声的风习。不期然议国议政蔚然成风，任谁也得思谋一番。

正在国人议论纷纷的当口，邯郸又传出一个惊人消息：邯郸城外开来两万铁骑，全部胡服，由柱国将军肥义率领。于是万众哗然，争相出城观看胡服赵军，军营外人山人海。奇怪的是，这座军营非但营门大开，任庶民进出观看，且不断在校场公然举行骑术射技大演练。邯郸国人多有从军阅历，眼见赵军骑士人人胡服皮甲，比原先身着七八十斤重的铁甲轻捷利落得不可同日而语；战马鞍后绑缚三个皮囊，马奶子与干肉便是三日军粮；说声开拔，能一日数百里地连续三日追击不停；如此骑士，胡人在大草原插翅也难逃。且不说，这还仅仅只是胡服马奶子上身，还没有按照胡人骑士的标尺进行骑射训练。若练得两三年，赵军之剽悍战力谁个当得？纷纷议论之中，国人一口声地不断喊好，不断喝彩。

“万岁赵军！万岁胡服！”

“胡服骑射马奶子！好——”

“我衣胡服！我杀胡人！”

“不衣胡服，非我赵人！”

连天彻地的喊声，震撼了邯郸的所有大臣贵胄，世族元老们沉默了。谁都知道，这个凶狠的肥义从边军调来两万铁骑，绝不仅仅是为了给国人做耍子看胡服骑射的热闹。屯兵城郊，意味着国君下了最强硬的决心——若有敢于死硬阻挡胡服之变者，实力说话。在素有兵变传统的赵国，国君先将这手棋下到了明处，谁还能折腾个甚来？沉默得三五日，世族元老们终于有了动静。

第一个，是公子成进宫请罪，痛切自责：“老臣愚昧，不达强国之道，妄议文华习俗也。国君强兵以张先祖功业，老臣该当欣然从命，率先胡服。”赵雍长长出了一口气，着实将这位叔父抚慰了一番，并与

公子成当场议定：立即颁行胡服令，旬日之后大朝会，君臣人等一体胡服。

公子成刚走，赵文、赵燕、赵造、赵俊四位元老先后进宫，请国君解惑决疑。赵雍心中明白，这是几位元老重臣找台阶下，自然须当顾及其体面。于是，四位元老一个接一个提出不明所以处，请国君明示。

“衣冠有常，礼之制也。若从胡而变，致使赵人流于胡地，君何以处之？”赵文如是说。

“服奇者志淫，俗僻者民乱。是以治国不倡奇异之服，理民务禁生僻之俗。若得胡服，赵人风习败落礼法大乱，致使国法不能齐俗聚人，奈何？”赵造忧心忡忡。

“衣冠风习之变，当徐徐图之。国君骤令朝会之期一体胡服，岂非强人所难哉！”赵燕老脸通红，分明一肚子别扭。“利不百者不变俗，功不十者不易器。胡服之效，崩溃朝野文华根基，若生出不期之乱，岂非得不偿失？”赵俊振振有词。赵雍虽则心中有底，无须一一折辩，然四人毕竟元老重臣，纵是寻找台阶，所问也是咄咄逼人。身为君主，自不能流于过场而落下“无理而强行胡服”之口实。待四人一体道罢，赵雍已经成算在胸，在殿中转悠着侃侃道出了一番道理：“四老所疑，其理同一：古法成俗不可变，变之危害不可测。然则，五帝不同俗，何谓古法？三王不同制，何礼之循？从古至今，但凡大道治国，法度制令皆顺其时，衣服器械各便其用，何来万世不移之习俗礼法？礼也不必一道，俗也不必一道。反古未必可非，循礼未必有成。”赵雍猛然盯住了赵造，“造叔之言：服奇者志淫。邹、鲁两国好长缨缀衣，天下呼为‘奇服’。然则邹鲁多奇士，孔子、孟子、墨子、吴起皆出邹鲁，更不说儒家三千弟子大半邹鲁之士，此却何解？又道俗僻者民乱。吴越两国僻处大泽山海，文身断发，黑齿刺额，天下叱为‘不通大化’。然则吴王阖闾越王勾践范蠡文种出，凝聚国人而天下变色，此何

解也？”见白发苍苍的赵造难堪地低下了头，赵雍转过了话题，“究其竟，利身谓之服，便事谓之礼。进退之节，衣服之制，所以利身便事也，而非论贤愚也。何者谓明？齐民变俗，顺势应时也。赵人老话：以书驾车，良马翻沟。今诸老欲以古治今，岂非照着书本驾车么？”赵雍一时大笑起来。四位元老默然无对，相互顾盼间也跟着笑了起来：“老朽等胡服了。”

四老一出宫，无人再来折辩胡服之事。元老重臣中只一个周绍手足无措，既无颜进宫与赵雍坦诚辩驳，又不甘自请胡服，僵持得下不了台，只有称病不出。赵雍明白这个骨鲠老儒的心思，亲自登门“探病”，谈笑间教内侍将一套胡服摆在了周绍面前。老周绍虽然面色涨红，却是甚也没说便脱下峨冠博带，就着暖烘烘的燎炉穿起了胡人的短皮衣裤，腰间扎上一条板带，头上戴起一顶轻软的翻毛皮帽子。铜镜前一番打量，周绍呵呵笑了：“奇也哉！老夫竟成老猎户矣。”

赵雍大笑：“难得老猎户也！狐皮一张，其价几何？”

开春之后，赵国大兴胡服，大练骑射，举国热气腾腾。楼缓的国尉府顿时大忙，非但要将全部二十万大军逐次换装，还要新征发十万青壮北上练成新骑兵，同时还要整顿军制，将原先各要塞步兵为主的守军改编成一色的轻装骑兵。胡服骑射之本意，在于强军，在于使赵国大军脱胎换骨，成军整军练兵自然是重中之重。赵雍权衡局势，将肥义调出，主持征发十万新军之事；楼缓则兼程北上，改编雁门关与平城两支大军。

四月初旬，楼缓紧急军报：平城大将牛赞等不赞同改步为骑，坚请面君定夺，请命如何处置？赵雍深知，边军将领与大臣之歧见若不及时消除，便会愈演愈烈，立即将邯郸国政交肥义辅助太子赵章处置，连夜兼程北上了。一路思忖，赵雍不明所以：论部属，楼缓原是边军主帅，牛赞只是驻守平城的将军，属楼缓辖制，两人历来是同心协力从无龃龉，如何以楼缓之能，连牛赞也不能说服了？莫非是廉颇

接手边军将印后生出过事端？这廉颇、牛赞都是发于卒伍的盛年猛将，为人都是一等一的持重沉稳，绝不会因一事之歧见生出异心。果然如此，何等因由？

三日后赶到平城，赵雍没有先到楼缓的国尉官署，而是径直到了牛赞的将军幕府。谁知幕府是一座空帐，留守的军务司马说将军去了长矛营。赵雍二话没说，当即来到平城以北长城脚下的兵营。

雁门、平城，同为赵国北部的两大咽喉要塞，然则地利不同，兵力配属也大是不同。雁门关出得长城，是胡人南下的经常大道——岱海草原。一旦突破雁门长城及雁门关防线，胡人便会迅速进入中山国与楼烦部族区域，再沿滹池河谷东南进入赵国腹地大掠。唯其如此，雁门关地带是赵军最要紧的防御地带。除一万步兵坚守长城与雁门关城防外，全部六万铁骑分做聚散自如的六部，驻扎在长城之外；不设固定营寨而经常游动于长城至岱海间的草原，以搜寻胡人骑兵并在草原决战为防守，力求胡人不能靠近长城。

平城却不同，山险地狭不利骑兵展开，身后二十里又是一道滚滚滔滔东西横贯的治水，胡人很少选择从这里以骑兵大举突破，而只有在胡人特别强盛且合兵全线南犯之时，平城才有大危机。然则，这里一旦被突破，南边便是赵国代郡，越过代郡便进入了赵国腹地，路径却比从雁门关入赵便捷得多。有鉴于此，长期以来，赵军在这里只驻守三万余步兵，不求进击，但求坚守而万无一失。

北出平城三十余里，是赵国的夯土长城。长城之外，便是苍茫大草原。兵家常规：守城必在外。平城的三万守军，有两万余驻守在长城内外的固定营寨，身后三十里是平城的纵深守备。寻常时日，仅有的三千铁骑只在长城外二十里的草原驻扎，形成重在探察敌情并只做试探性厮杀的第一道防线；万余步兵则在长城墙外以长城为依托，构筑壕沟鹿砦，与长城城墙上的数千守军一起构成第二道防线；长城之

内十里，是东西横宽十余里恰恰连接两山的一道深沟高垒，常年驻守一万精锐步兵，形成平城的最后一道防线。

赵雍飞骑未出长城，遥遥便闻长城外喊杀连天，不禁一惊；然见长城垛口的兵士兴奋呼喝，便知可能是军中演练，双腿一夹战马径直出了长城。赵雍也想看看此时的牛赞如何操持大军演练，不带卫士，一马飞上了西北角一座土山。

遥遥向“战场”望去，显是骑步攻防的操演。大约三千多骑兵进攻，正面阻击的步兵阵形大约也是三四千的模样。看得一阵，赵雍却感大为蹊跷。冲杀的骑兵是一色的胡服，由楼缓率队；防守阻击的步兵，一色的赵军原本甲胄，由牛赞率队；中央地带是带着一班军吏手执一面令旗的大将廉颇，分明便是居中裁决了。如此还则罢了，要紧的是不合法度。军中演练法度：步骑人数对等演练，步兵要依托壕沟或相应地利，步兵人数超过骑兵一倍，方才演练平地攻防厮杀。今日两军对等，步兵没有任何依托，便在草原对等拼杀，究是何故？眼看半个时辰过去，步军似乎并无崩溃之象，骑兵倒似乎“伤亡”不少，士气似乎也并不高涨。

又僵持得片刻，老廉颇令旗一劈：“步军胜。”

长城上的步军兵卒顿时高声呐喊起来：“步军胜了！万岁——”

“这阵不算，再来一阵！”身着两三处泥巴伤口的楼缓嘶声大喊。

汗湿重甲的牛赞哈哈大笑，只一挥手：“国尉啊，回去为我步军庆功。”回身一声高喊，“兵娃子们，每人两碗赵酒，不喝马奶子！”

正在此时，西北方向一骑飞来遥遥高喊：“国君驾到——”

随着喊声，马队疾风般卷来，正是赵雍的百骑黑衣马队。黑衣，是赵国君主的卫士专用名号。黑衣之名，初起于酷好搜罗剑士的赵烈

侯，其卫士尽皆身着黑衣的剑士。后来，“黑衣”便成了国君卫士的官称，其实未必真是黑衣。目下赵雍这黑衣百骑，便是一式军中胡服——棕色皮甲红皮帽胄，护卫将军帽胄上还插着一根黑色鸡翎子，人人一口弯刀，背负强弓长箭，几与胡人骑兵一般无二。马队风驰电掣般卷到校武中心，骤然间齐刷刷一排人立，战马齐声嘶鸣，同时陡然止步，前蹄落地处钉成了一个严整的十十方阵，丝毫没有马蹄沓沓的摆队声。

四面将士看得清楚，为首的国君赵雍也是同式胡服，唯一的不同，是头上的一支五色翎毛鲜艳夺目，直是胡人单于气象。令将士们惊讶的是，同是胡服骑士，国君的百骑马队较之楼缓率领的胡服骑士大见英气勃勃。与真正的胡族骑兵相比，却显然没有那种散乱张扬，又分明弥漫出胡人骑兵所没有的整肃威武。同是胡服，气象竟能如此不同？骤然之间，无论是楼缓的骑兵，还是牛赞的步兵，将士们尽皆肃然无声。

“楼缓无能，自甘领罪。”赵雍摆摆手，对着大步赳赳走来的牛赞高声道：“牛老将军，选三个最强武卒出来。”

“君上何意？”牛赞一边躬身行礼，一边连忙问。

赵雍马鞭指点着道：“步骑对演之法：两步对一骑。我今出一个胡服骑士，对你三个武卒。武卒若胜，随你所请。”

“君上大是！”牛赞顿时精神大振，转身大喝，“头前三个百夫长，出阵！”

只听“嗨”的一声，三个精壮威猛的百夫长大步铿锵地走到了中央空地，人各一身四十斤铁盔铁甲，右手一支精铁长矛，左手一张白杨木包铁盾牌，腰间还有一口备用短剑。赵军武卒也是沿袭当年吴起在魏国训练魏武卒之成法而来，虽然甲胄重量已经比魏武卒减轻三十余

斤，但与胡服兵士相比依旧是庞然大物，三人三角阵一扎，威势不同凡响。更兼百夫长历来是战阵中坚，非猛勇壮士不能任职，三个百夫长对一名骑士，无论如何都是胜算无疑。

“黑衣赵虎，出列。”赵雍马鞭一指百骑队，话音方才落点，一骑沓沓沓三步，恰好立在赵雍战马身侧。赵雍四面环视高声道：“赵虎是真正的胡人骑士，也是黑衣百骑的马术教习。胡服骑射之术究竟有无战力，将士们自己看。廉颇老将军，还是你来执法。”

“遵命！”须发灰白的廉颇应声出马，在三步卒侧前半箭之地立马站定，举起令旗高喊，“骑士后退三里。”黄发碧眼的赵虎一拱手道：“三里不用，一里足够。”

一里足够？四周将士一阵哗然。依步骑演练常法，接战前骑士后退三里再冲锋，为的是真实仿效战场，最大程度发挥骑兵的冲锋威力。三里之内，寻常战马往往跑不出最高速度，用骑士话说，马还没疯起来，人马之灵动和谐也还来不及充分融为一体，冲击力自然要大为逊色。这胡人骑士自请一里，未免忒是狂妄也。然则普天之下法度皆有常理：限低不限高，举凡能超越低限，在任何时候都是勇士作为。狂妄归狂妄，谁又能不允准了？

“好！骑士后退一里，闻鼓而进。”廉颇令旗劈了下去。

赵虎双腿只轻轻一夹，那匹乌黑油亮的雄骏战马箭一般飞了出去。转瞬即到一里之旗，陡然一个回环转身，赵虎一声大吼，战马乌云闪电般飞了过来。三个百夫长列成前二后一的三角阵，是赵军部卒对骑兵的最有效战法：前面两支长矛两侧夹击，后面一人做好夹击不成立即猛攻的准备。三卒蓄势之时，胡骑堪堪飞到一箭之地。也不见赵虎有任何停顿间歇，三支长箭嗖嗖嗖飞来，带着些许尖厉呼啸，分明是强弓疾射。三卒堪堪往盾牌下一蹲身，三箭擦着盾牌上沿呼啸飞过。若是站立，这恰是脖颈咽喉所在。在三卒迅速长身之间，战马已

经如黑色闪电般飞来。两支长矛正在马前尚未并举齐刺，便被一根灵蛇般的长鞭卷住猛力带起，两名百夫长猛力拖拽之间，长鞭骤然松动，两人一个趔趄后仰尚未倒地，后一个百夫长正举盾迎击高处的凌厉弯刀时，战马已从头顶飞跃过去，嘭嘭嘭三声闷响，三人背后各自一团墨迹。

电光石火，间不容发，快得令人匪夷所思。几乎只在呼吸之间，黄发碧眼的赵虎已经回到了百骑队中。而三个还没有来得及真正搏杀的百夫长，懵懂愣怔地木在了那里，人呢马呢？这？这便完了？长城外的赵军将士久久没有一个人出声。

“廉颇将军，”依然骑在马上的赵雍终于开口了，“你职司裁决，没有话说么？”

廉颇肃然拱手，虽则是对着赵雍说话，浑厚的声音却荡得很远：“胡骑之胜在于四：其一，骑术精湛，人马合一收发自如，远超赵军骑士；其二，射技非凡，风驰电掣间三箭连发且正中咽喉，我军纵有神射手，论马上射技无法与之比肩；其三，鞭技神异，若无一支三丈长鞭，断不能赢得如此利落。然则最根本之点，老臣却以为全在一个‘快’字。人快马快身手快，出手连锁，快如疾风。若无这个快字，威力便会大减。”

“老将军说得对么？”赵雍向四面将士遥遥招手。

“对——”四野一声，没有半点儿勉强。

“牛赞老将军以为对么？”赵雍看着紧皱眉头大红脸的牛赞淡淡一笑。

“对。”牛赞声音不高，但显然认同廉颇的评判。

“既然如此，胡骑何以快捷如风？赵军何以不及反应？老将军如何说法？”

“……”牛赞大是难堪，一时语塞无对。

“楼缓国尉，”赵雍转过身来，“同是胡服骑士，败于同等人数之步卒，你有何说？”

“君上明察，”楼缓坦然高声，“胡服初行，人马骤轻，军士尚在不适之时。更兼骑术射技均未苦练，仓促间反而不如原本战力。此为事之常理，非胡服之过也。若得两年时光，楼缓定然还君上一支草原飞骑大军。”

赵雍猛然高声发问：“将士们，楼缓说得对不对？”

“大对——”楼缓身后的胡服骑兵同声大喊。牛赞的大队步兵却是哄哄嗡嗡一片，参差不齐地喊着“也对！”

“那得看！”

“不知道！”

“两年后再比！”等等，牛赞索性低着头不再说话。赵雍下马走了过来：“老将军，走，回去说。”

回到平城，已经是暮色降临。用罢简单的军膳，赵雍在简朴的行辕召来了楼缓、牛赞与廉颇三人连夜聚商。赵雍熟知军营将士的秉性，上来直截了当道：“牛赞老将军先说，平城边军改新骑兵，如何不妥？”牛赞憋闷了大半日，此刻激昂直率道：“老臣尝闻：国有常法，兵有常经，弃法乱国，失经弱兵。今君上初行胡服，便欲将老步军全数改为新骑兵。老臣以为，这是弃法失经。将士蔑敌敢战，在于熟悉固有兵器，熟悉固有军制。当此军兵通顺成法之时，君上却一朝变

易，由稔熟而陌生，边军战力必然大弱。今日国尉之胡服骑士败于平城步军，便是明证。若强而行之，破卒散兵以奉胡服骑射，老臣只怕所得不如所失，而终致损君乱国也！”戛然打住，犹是一声粗重的喘息。

行辕一时默然。楼缓原本已经与牛赞多方折辩，且又报与国君，自知不宜先说。老将廉颇向来寡言，国君召见更是不问不答，此刻只是听。赵雍原是一路思忖疑惑，此刻原因大白，心下本已轻松，然则牛赞最后的一句话却使他悚然一惊。“终致损君乱国也！”若这只是牛赞的一时愤言倒也罢了，若是邯郸有人欲借边将之口发出胁迫，便须认真对待了。毕竟，赵国兵变历来都是以边军将领为实际力量的。思忖片刻，赵雍依旧是直截了当道：“老将军，所得不如所失，而终致损君乱国，这是你的话？还是别个带给我的话？”

“老臣的话，自是老臣自己的话，如何要给谁个带话！”牛赞黝黑粗糙的脸膛涨得通红，几乎高声嚷叫起来，“君上信臣臣便说，不信臣便杀了臣，何故无端疑臣也！”

赵雍哈哈大笑，走过去对着牛赞坐席一躬：“老将军忠心谋国，赵雍失言。大变在即，朝野多议，尚请老将军见谅。”

骤然之间，牛赞老泪纵横，霍然起身深深一躬：“君上明打明说话，老臣如何能心存芥蒂？胡服军制之变，老臣唯君上马首是瞻！”

“好！”赵雍又是一阵大笑，“老将军肝胆照人，赵雍何能吞吐不定。来，入座说话。”将牛赞扶入坐席，赵雍转悠着道，“国事虽是赵雍决断，然则也须断之有道。老将军所言，将士稔熟于老军制器械，变之唯恐削弱战力。这个道理难以立足。亘古至今，万物之取舍，皆决于用。有用则用，无用则弃。若得一熟便不能弃不能变，青铜何以代木石？精铁何以代青铜？铁骑何以代兵车？布帛何以代兽皮？兵不当用，何兵不可易？制不便事，何制不可变？胡服节省布帛，且可使

身手轻捷，何须固守华夏之峨冠博带？胡人精骑射且远超我军，已是事实，何须固守华夏之坚兵重甲？宋襄公墨守成规，不鼓不成列，不击半渡之兵，早已是天下笑柄。我等却要在百余年后重蹈覆辙，岂非更是愚不可及！”赵雍几乎是一口气滔滔不绝，稍作喘息，目光炯炯地看着牛赞，“依老将军之法恪守赵军旧制，纵能守得雁门平城不失，可长此以往，赵国必不断萎缩，胡人必不断南下。终有一日，邯郸必(注)成周室丰镐。为今之计，赵国必须奋起强兵，练成二十万轻锐飞骑，一举扫灭三胡，安定北边。纵是事初千难万险，赵雍亦死而无怨。想我赵人，百年军争慷慨赴死，在这草原大漠流了多少鲜血，留了多少尸骨？到头来却是越打越小，越打越故步自封……两位老将军，你等已经边地征战三十余载，如今已是两鬓霜雪，面对关山白骨，此情何堪！”

小小行辕，静得连喘息之声也没有了。嘴角一直在抽搐的牛赞再也忍不住了，号啕一声，大哭起来：“君上！牛赞该死……胡服！轻兵！改制！老牛赞不要这颗白头，也要扫灭三胡！”

碧空澄澈，一轮明月照得关山朦胧。牛赞的吼声回荡在行辕，回旋在这座险峻的山城。这一夜，行辕的烛光一直亮到东方发白。太阳升起在苍茫山峦时，尖厉的牛角号响彻了长城内外，响彻了辽阔的草原。

---

1. 中山国，史家考证地域大体在今日保定、石家庄以西的山区丘陵地带。战国中期，中山国中心在今河北省平山县一带。都邑灵寿，今平山县境内。中山立国经过见第二部《国命纵横》。

2. 关于章台的地形与格局，见第二部《国命纵横》。

3. 史家考证，干栏为远古直到汉代长江流域与江南地区的主要民居形式之一，浙江河姆渡遗址曾发现密集的干栏式建筑遗迹，古文献亦多有记载。

4. 雍氏，战国韩地，在今河南禹州东北。

5. 阏与，战国时期赵国要塞，今山西省和顺县西南地带。
6. 武安，今河北省武安县西南。
7. 观津，战国赵地，在漳水北岸，今河北武邑东南。
8. 巨鹿，战国赵地，今河北白洋淀以南地带，秦统一后置郡。
9. 御史，赵国官职，掌王宫文书典籍与事务，同秦国长史。
10. 上党郡，三家分晋后，韩赵皆设上党郡，此时上党主要部分在韩。
11. 平原，古黄河入海段之东岸要塞，战国初期为齐地，中期为赵地，今山东省平原县南。
12. 漳水有二，浊漳水与清漳水，此古地貌见《水经注》。
13. 兵矢，战国箭镞的一种，宜于穿甲射深。
14. 涉城，漳水东岸之赵国城邑，东距武安三十余里，今河北省涉县西。
15. 厚阵，即分层防守，加强纵深，使敌不能一鼓突破。
16. 大酺，国君特许的大聚饮，起源于春秋战国。
17. 九原，今内蒙古包头西北地带。云中，今内蒙古呼和浩特西南地带。
18. 雁门，今山西右玉南，赵武灵王平三胡后设雁门郡。
19. 代地，在今山西大同东部地区，赵武灵王平三胡后设代郡。
20. 楼烦，秦统一后被匈奴吞灭，一部迁往黄河以南，一部并入匈奴攻秦。
21. 柱国，战国时赵国执掌国都防卫的武职。
22. 五国相王之详细经过，见第二部《国命纵横》。
23. 平城，战国时赵国北部要塞，秦统一后置县，今山西大同东北。
24. 渔阳，因在渔水之阳得名，秦开破东胡后设郡，辖境大体为内蒙古赤峰以南、北京通州以东、天津以北地区。上谷，因在广袤山谷地带而得名，秦开破东胡后燕国设郡，辖境大体为今张家口以东、北京昌平以北。
25. 雁门关，在今山西代县西北，战国雁门关与唐以后之雁门关大体重合。
26. 岱海，战国时草原盐湖，今已趋于淡水化，在今内蒙古凉城县东部。
27. 治水，战国北部大河流之一，亦名漯水，上游即今日永定河、桑干河，故道在今永定河以北。
28. 于延水，战国北部河流之一，《山海经》亦名修水（非江西修水），于河北涿鹿入治水。
29. 柔玄，战国胡地军镇，《水经注》称为柔玄镇，今内蒙古兴河县西北。

30. 国尉，赵国执掌军事行政之大臣。官帅将，赵国执掌军事训练之大将。

31. 上卿，赵国高级爵位，并非实职，可多名重臣同时封上卿爵。

32. 简襄，赵人对赵简子、赵襄侯的简称，二人驱胡拓边均有建树。

33. 公元前771年（周幽王十一年），西部戎狄联兵攻入关中，西周两大都城丰京、镐京被焚毁，王畿财富被抢掠一空，民众被掳掠为战俘大部流失，西周被迫东迁洛阳，从此日渐衰落。

第十一章　雄杰悲歌

一　横扫千军如卷席

胡服骑射两年后大见成效，赵国练成了三十万精锐新军：十万劲装步兵，全部驻守赵国南部关隘以应对中原；二十万胡服飞骑，则全部驻守长城一线。第三年，赵雍将邯郸国务交肥义辅助太子赵章执掌，自己北上长城，准备大举廓清边患。

公元前305年初夏，赵军首战突袭林胡大本营，拉开了廓边拓地的序幕。

战前，赵雍与楼缓、廉颇、牛赞精心筹划，已经对林胡各部族游牧地带与黄旗海大本营之兵力分布了如指掌，突袭路径反复探察无误。更要紧的是，楼缓早早已经派出十余队“商旅”深入草原，名为与林胡通商，实为在赵军沿途筹集囤积大量马奶子与牛羊熟肉。赵军的总部署分为三路：楼缓坐镇雁门关防务，同时集结庶民马队牛车为大军输送给养；廉颇率领十万飞骑驻扎雁门长城之外，以防东胡楼烦突然劫掠以及林胡突围南逃，并随时准备出动策应；赵雍亲率十万飞骑，以牛赞为前军大将，直捣黄旗海。

四月末的一个夜晚，赵军十万轻骑从雁门关外出发，偃旗息鼓飞向了东北方辽阔的草原。恰恰是一夜一日，赵军飞骑抵达于延水上游的山地河谷。一夜休整歇息，五更时分赵军出动，恰在天色将亮未亮之时，轰鸣的雷声骤然在林胡大本营炸开。

骄横的林胡部族根本没有料到赵军竟敢深入黄旗海，仓促应战，两个时辰后不能抵敌，直向西南方的岱海草原逃去。连续西逃三日，素称剽悍灵动的林胡骑兵竟无法摆脱赵军飞骑的穷追猛打。情急之下，林胡单于召各大部族头人紧急聚商，认定这是赵雍的孤注一掷，若拼力杀回一举战胜，或可长驱南下。于是，林胡部族以岱海山塬为依托，聚集全部族人可战者三十余万，要与赵军殊死一搏。赵雍见林胡大军突然死战不退，立即明白了其中奥秘，在下令牛赞狠狠咬住林胡主力的同时，即刻飞书调来廉颇的十万飞骑参战。

三日之后，两支大军共五十余万骑兵，在岱海草原展开了旷古未闻的大拼杀。激战三日，林胡部族死伤二十余万，终于仓皇北逃。赵雍下令廉颇率大军回防，毫不犹豫地亲率六万飞骑向北穷追林胡。连续两个月追击，大小接战三十余次，林胡每战必败，只有望风而逃。在炎炎盛夏到来之时，赵军已经追到了大漠茫茫的北海[注]，南距长城已是数千里之遥，赵雍这才下令停止了追击。

一战根除林胡大患，赵军飞骑威震大草原，诸胡匈奴大为震动。

次年开春，已是强弩之末的东胡部族联兵西北匈奴诸部，东西两路大举南下，要夺回阴山以东的林胡大草原。飞骑军报传来，赵雍哈哈大笑，鸟！我正要一鼓作气，他竟打上门来，天意也。长城下一番计议，赵军兵分三路迎敌：牛赞率部三万向东迎击东胡，楼缓率军三万居中前出岱海策应，赵雍自己则亲率飞骑大军十四万，以猛将廉颇为前军大将，飞骑出云中草原截杀匈奴骑兵。

西北方的戎狄诸部臣服秦国之后，从茫茫西域不断流窜迁徙到阴山北部的匈奴诸部便逐渐强大起来，已经隐隐然对秦赵两国形成了压顶之势。但其时秦国军威正盛，匈奴畏惧于秦军战力，尚不敢对九原、云中以南的秦国上郡大肆骚扰，于是对赵国北部的大草原垂涎欲滴。然则，这时林胡东胡压在赵国头顶，占据着这片水草肥美的辽阔

牧场，匈奴也不敢轻易对林胡东胡公然挑衅。所以长期以来，匈奴尚没有对赵国形成直接威胁。如今，最是剽悍善战的林胡丢下如山尸骨消遁而去，东胡不足以对抗赵军，纵是联结南面的楼烦，也同样不是赵军对手。放眼草原大漠，唯有新崛起的匈奴堪与赵军一战。于是，东胡首领派出飞骑特使，约请匈奴诸部起兵，打败赵国后共分林胡草原。匈奴单于大喜过望，召来诸部小单于一说，人人欢呼雀跃异口同声，林胡猎豹无能，若遇我匈奴大熊，必将赵雍这只肥鹿撕成碎片踩成肉泥！

战国中期，匈奴的强悍凶狠尚是初显，并不为中原战国所重视。除了秦赵燕三国，其余中原战国对匈奴可说还是不甚了了。直到战国末期秦国统一华夏，匈奴之患才日渐成为最大威胁。及至两汉屡遭匈奴之大害与多次对匈奴大反击之后，匈奴两个字便成为中国整个北部边患的代名词，成为中国的朔方噩梦，以致有了“四夷为中国患者，莫如北族”之恐怖心。直到近世西方列强从海上入侵中国，林则徐仍然疾呼：“英法诸国皆不足患，终为中国患者，其北方俄罗斯乎！”这是后话。

究其源流，匈奴是一个源于中原而杂成于阴山漠北地带，且不断聚散分合的奇特的游牧族群邦国。在中国历史上，匈奴作为游牧群邦国，只存在了五六百年，东汉三国之后渐渐解体，星散复原为北方诸胡。春秋之前，匈奴的前身部族散布于中原腹地，及其四周的蛮夷山地草原之中。五帝与夏王朝时，匈奴前身部族叫做荤粥，殷商时叫做獯粥，西周时叫做猃狁，春秋时叫做狁。直到战国中期，才有了匈奴这个名号。后来的两汉之世，对匈奴详加揣摩考证，认定匈奴是山戎、犬戎、赤狄、白狄、昆夷、畎夷等部族被驱赶出中原后的残部聚合，匈奴这两个字音，则是中原人听胡字多有转音而最终的念法。两汉尚未顾及的一点，便是此时的匈奴，还融合了从遥远的西方向东方茫茫大草原流动迁徙而来的罗马流亡部族，以及后来被称为罗刹国、鲜卑国、五胡等的北方游牧族群。大要而言，三代之时诸胡部族尚是

中原最大的威胁，所谓匈奴还正在成型，还没有成为北方大漠草原部族的总称。直到数百年后匈奴政权大体成型，诸胡残部融合成型，匈奴始告形成。此亦后话。

赵军久与胡人周旋，对北方部族的动静自是着意汇集。尤其是赵雍即位，对北方胡人久有图谋，力行胡服骑射的同时，派出了几十支商旅深入胡地，对北方所有大部族都做了一番实地探察。商旅斥候们的种种描绘，终使赵雍心头烙下了一个深重的印记：匈奴凶悍无文，必是赵国劲敌。

这时的匈奴，总人口不过两百余万，只大体相当于赵国一两个郡的人口而已。匈奴有三十余个大小不等的部族，其自治情势犹如中原夏商周三代的诸侯。匈奴总首领，呼为撑犁孤涂单于。撑犁孤涂者，天之骄子也；单于者，广大无边也。此等意思，中原人直到数百年后的西汉才弄得清楚。战国之世，只是依音直呼其为“单于”罢了。为了与其部族首领的小单于区分，便将匈奴总头领简单呼为“大单于”。匈奴是滚雪球般壮大成型的。无论是千百年前来自中原的游牧族，还是后来从西从北遥远迁徙来的游牧族，但凡来族，只要臣服于既定的匈奴部族势力，便可得到一大片草原湖泊定居；除了打仗时共同出兵，并对大单于有些许年贡，寻常游牧生计各部族完全自治自立。便是族群最高首领的大单于，也须得首先是某个特定大部族的首领，否则没有实力在打仗时统驭诸部。因了辖制松散，流动迁徙的诸多游牧族乐于归附匈奴，终于在战国中期成了气候。

商旅斥候们回报说：匈奴无文字，无文书，凡事但以言语约束。匈奴无成文律法，无固定牢狱，最高“刑罚”也只关押十日，寻常时日全部囚犯不过数人而已，凡事皆以约定俗成之风习处置。匈奴人风习蛮荒，自大单于之下，皆食畜肉不食五谷，以各种兽皮为衣，以旃裘注为铺盖而卧。举族以老弱为贱民，以壮健为尊贵，青壮食肥美之肉，老弱只能食弃骨野果。纵是首领单于，老去便得交权，否则要被

青壮承袭者无情杀死。父亲死，儿子以母为妻；兄弟死，剩余兄弟分其妻为妻，男女杂交无所顾忌。匈奴人有名无姓，粗粝剽悍，以骑射为能，少儿便能骑羊引弓射鸟，长成则畜牧游走并射猎禽兽为生。匈奴人的兵器只有三样：控弦、弯刀、[注]。控弦是匈奴对弓箭的叫法，是一种三五尺长的铁柄短矛。远则射箭，中则掷，近则弯刀拼杀，是匈奴的主要战法。匈奴人战功无封，但以战俘与掠来财货归己而已；勇士但斩敌首，头领便赏赐一卮[注]酒以为激励。是故匈奴人唯利是争，争夺草原牧场及抢掠杀戮从来不顾死伤。寻常时日，也是人不弛弓，马不解勒，随时准备厮杀。辄遇夺利则死战不退，但有逃遁者则视为最大耻辱。若此战无财货土地人口之利可夺，纵单于下令，也是鸟兽星散而去。

凡此等等，都使赵雍得出评判：匈奴骑兵此举要夺取岱海草原，其利丰厚无算，必是更加凶悍。此战若是匈奴得手，赵国头顶便会压来一股比三胡更为强悍的势力，赵国将岌岌可危。此前赵军从来没有与匈奴交过手，必须自己亲率大军决战，方可万无一失。

四月初夏，赵雍大军从秦国头顶过云中，正正堵在匈奴西来的必经之地——阴山草原的东口，要在这里与匈奴大军做殊死一战。

此时大河北岸的云中、九原虽是秦国北部要塞，但除了城堡，秦军势力还远远不足控制秦长城以外辽阔的阴山草原。北起燕然山、狼居胥山[注]的匈奴大本营，南至阴山的数千里草原，都是匈奴诸部的游牧区域。秦军正在中原征战，尚无力北出长城驱逐匈奴。匈奴也畏惧秦军，只敢在阴山草原游牧，而不敢将大本营南迁阴山草原。如果匈奴此战成功，夺得阴山草原东部的岱海草原，则势必将大本营单于庭迁到水草更肥美的阴山草原或岱海草原，对秦赵两国立成压顶之势。

此等大势，赵雍看得一清二楚。大军出动之时，前军大将廉颇建言，西进二百里便当扎营，无须越过云中，以免在此时与秦国冲突。

赵雍大手一挥，进！越过云中才是最好的战场，秦国此时要发昏掣肘，赵雍一并拿下云中九原，给芈八子母子点颜色看！

当赵军隆隆开过云中长城外时，秦军守将嬴豹立即飞骑报入咸阳，请求出击赵军后路。旬日之后，咸阳特急羽书飞到，非但严令云中九原之秦军借道于赵军，且特附一道宣太后手令：若赵军不逮，秦军须立即开出长城助战，违令者杀无赦！嬴豹本是秦军铁骑猛将，得令立即整顿三万军马，做好了随时出击匈奴的准备。如此一来，赵军平安无事地越过了云中长城，西进一百里，在云中九原之间选择了两山遥遥对峙的一片大草原做战场。

五日之后，当以逸待劳的赵军已经隐秘部署就绪之后，斥候飞骑来报：匈奴大军二十余万已抵达阴山西麓，却突然扎营休整，不知何故?

“今日何日？”赵雍突然问。

廉颇答道：“四月二十九。”

赵雍大笑：“天意也！老将军，变个打法！”

“大兵压境，何能仓促变军?”老成持重的廉颇大是困惑。

“老将军忘记了？”赵雍笑道，“匈奴习俗：随月盛壮而攻战，月亏则休战退兵。此次千里南下，却正赶上月末抵达阴山，必在阴山后扎营休整旬日，待到月圆之时东进攻我，岂有他哉！”

廉颇又皱起了眉头：“此节原是无差。只是他住得半月，将我军部署探察明白，却难收突击功效了。”

“岂容他安然半月？”赵雍冷冷一笑，“何为天意，便是我说的变个打法。”

廉颇思忖一阵，恍然惊喜道：“君上是说，夜袭大战！”

赵雍拍案而起：“对！夜袭大战，给匈奴蛮子猛灌一坛赵酒！”

次日入夜，大草原月黑风高。赵军十万飞骑衔枚疾进，分为三路翻过阴山直扑匈奴大营。匈奴骑兵是各部族自为军营驻扎，相互间根本没有战场呼应所需要的距离，只是拣水草方便处各自扎营罢了，近者拥挤成片，远者则三五里间隔不等。说是营区，却没有壕沟鹿砦之类必备的防守屏障，更兼为了轻便，匈奴人从来都是开春行军不带帐篷，但遇夜宿，点起无数篝火堆烧烤牛羊大喝马奶子，吃饱喝足裹着毡片子呼呼大睡，每个营圈外只有星星点点的巡视哨兵，如大雁宿营一般。及至中夜时分，遍布阴山西麓大草原的篝火渐渐熄灭净尽，无边的鼾声夹杂着战马时断时续的喷鼻低鸣，浓浓的烧烤牛羊的腥膻夹着马奶子的酸甜酒气，随着浩浩春风在草原上弥散开来，确切无疑地向大草原宣告着——匈奴大军在此。

正是子时，阴山西麓突然山崩地裂，隆隆惊雷阵阵飓风从四野压来卷来，在漫无边际的匈奴野营地回旋炸开。匈奴大军骤然惊醒，人马四野窜突自相拥挤践踏，片刻间死伤无算。大约半个时辰后，匈奴各部族终于在各色尖厉的号角声中渐渐聚集起来，分头做拼死厮杀。赵军原本是三路突进，每路又都以千骑队为单元沿所有湖泊河沟间楔入分割，将二十万匈奴大军分割成了数十个碎块绞杀。方圆数十里的大草原战场上，两军三十余万骑兵整个缠夹在了一起，展开了殊死搏杀。赵军有备而来，不举火把，只每个骑士臂缠宽幅白布，战马尾巴也绑缚一片大白布以做呼应标记。匈奴军却是素有月黑不战的习俗，原本料定赵军无论如何不会翻过阴山寻战，打算在秦国长城外养精蓄锐半月避过月黑月残之期，而后一鼓东进。毕竟，阴山从来都是匈奴部族之游牧区域，匈奴不寻衅于秦赵已是饶了尔等南蛮，赵国如何敢到这里了？大熊在林，自然是怡然自得，一心只做如何抢得更多财货牛羊战俘的大梦，谁能想到刚到阴山就打仗？

猛遭赵军暴风骤雨般的夜袭，匈奴军大乱之后纵然死战，却惊讶万分地发现，赵军之凶悍凌厉丝毫不输于匈奴的白熊猛士。更令匈奴大单于大惊失色者，这赵军在黑夜拼杀，有如鬼魅附身浑身长眼，但有白熊猛士占优，立即有赵军猛击白熊猛士身后。惯于单骑劈杀的匈奴猛士，最擅长的两样兵器——弓箭短矛，在这漆黑夜晚相互缠夹拼杀之时一无用处，只剩下与赵军刀剑劈杀一条路了。偏匈奴弯刀是老铜刀与新铁刀混杂，远不能与赵军之清一色的精铁坚钢弯刀相比，但闻叮当呼喝之中，匈奴战刀时有砍断砍钝，匈奴猛士只有抡起铁片子胡乱猛砸过去。

突然，凄厉的长号划破夜空，连续三声，匈奴乱军潮水般向北卷去。

赵雍一声令下："大单于要退，鸣金收兵。"

廉颇前军刚刚收拢，北方山口喊杀声大起。廉颇高声请命："君上！我四万截杀大军已与匈奴接战。不若从后掩杀，一战击溃匈奴。"

"不！"浑身浴血的赵雍狞厉地一笑，"不要击溃，我要开膛破腹！"

"嗨！"廉颇一挥大手高声下令，"全军将士，跟我齐喊：匈奴大单于——敢与赵军明日决战——放你整军——"漫山遍野的呐喊如阵阵雷声滚过草原，随风卷去。片刻之间，两骑举着火把飞来，遥遥高喊："赵雍听了，我大单于令：明日决战，谁趁夜脱逃，谁不是大白熊！"立马高岗的赵雍不禁哈哈大笑："鸟！谁要做你那大白熊了？回你大单于：明日决战，谁趁夜脱逃，谁是大黑熊！"

"错！谁趁夜脱逃，谁不是大白熊。"

“鸟！还非得做你大白熊？”赵雍笑不可遏，“依你，谁逃谁不是大白熊！”

“明日日满，阴山向阳牧场——”随着一声高喊，匈奴飞骑消失在北方暗夜。

“撤回截杀，后退十里扎营。”赵雍发令完毕回头高声道，“老将军，匈奴还没怕我赵军。匈奴蛮子只认打，打不狠他记不住。仅是赶走不行，须得一战杀得他血流成河！”

“君上大是！”廉颇抖动着血红的大胡须，“他还怕我趁夜脱逃？大白熊咬死仗，给他个杀法看。”

夤夜收兵，赵雍甲胄未解，立即召将军们密商筹划。计议一定，赵军立刻开始了偃旗息鼓的秘密移动，两个时辰后全部准备就绪，各个营地立即弥漫出粗重的鼾声。及至太阳升起在山头，所有隐隐弥漫的鼾声一齐终止了。此时，辽阔的阴山草原阳光明媚，中原虽则已经是田野金黄的仲夏，然在这里却是春风方度草木新绿，一片清凉爽和的无边春意，丝毫没有燠热之气。将近正午，隐隐沉雷自阴山西麓渐渐逼近，山口一面红色大纛旗缓缓地左右大幅度摇摆起来。

赵军西向迎敌，大营遥遥对着西方的阴山谷口。赵雍的中军行辕扎在大营南侧靠近秦长城的一座最高的山丘上。眼见红旗大摆，赵雍立即下令：“飞骑出营！强弩营列阵！”中军司马高声传令，行辕三丈多高的云车望楼上一面黑色大纛旗向西三摆，一面白色大纛旗向东三摆，随即山下响起急促嘹亮长短不一的牛角号声。号声之后，赵军大队骑兵隆隆开出，在大营壕沟外南北两翼伸展，由无数十十小方阵列成了纵深五六里的阵形。从山头行辕遥遥鸟瞰，恍如迎着西方山口的两柄红色长剑。两翼飞骑身后，是横宽十里的六道三尺壕沟，每道壕沟间距十步，三万张强弩全部整肃排列在六道浅壕沟之中。强弩阵两

侧，则各有五千飞骑散开，随时准备截杀突过强弩箭雨攻来的匈奴死士。

赵军堪堪就绪，阴山谷口骤然如大河崩决，匈奴骑兵犹如奔腾出峡的怒潮涌出山口散开在草原，翻卷呼啸着隆隆压来！片刻之间扑到两箭之地，匈奴潮水慢了下来。历来骑兵接战都是展开厮杀，这赵军却两条线一般守在两边不动，中间宽阔的草原一人一骑没有，远处大营赤裸裸露在那里却是甚个魔法了？若在昨日之前，匈奴骑兵自不理会你如何摆置，只潮水般杀去便是，然则昨夜一战匈奴全军死伤八万余，今日余悸在心，一见赵军似有诡异，不觉慢了下来。在这刹那之间，匈奴大单于带着本部族三万骑士已从中央突前，弯刀一挥嘶声大吼："赵军大营有财货女人！谁抢得多谁是大白熊！杀——"骤然之间，匈奴潮水又呼啸翻卷着压来，遍野马蹄如雷刀光闪亮，遍野都飞舞着白色的翻毛皮袄与黄色黑色的飘飘长发，杀声震动原野，山崩地裂一般。

与此同时，山顶行辕三十面战鼓如惊雷大作。赵军两翼骑兵呐喊大起，从白色洪流两边如两道红云飞掠而过，不冲匈奴群骑，却直向两边包抄过去。匈奴骑兵也不管你如何跑马，白色洪流只呼啸漫卷着向赵军大营压来。便在两箭之地，匈奴骑士驰马前冲间人人挂刀弯弓长箭上弦，立即万箭齐发，箭雨密匝匝如漫天飞蝗倾注赵军大营。齐射方罢，战马已前冲到距敌三十步之遥，此时匈奴骑士第二波飞兵出手——万千短矛（）一齐掷出，间不容发之际飞马劈杀长驱直入。这是匈奴骑兵最有效的战法：一箭之地万箭齐发，三十步之外短矛齐掷，在这急如骤雨密如飞蝗般的两波飞兵猛烈击杀之下，对手惊慌溃散，匈奴骑士的闪亮弯刀已随着惊雷吼声闪电般劈杀过来。此等战法之威力，天下大军鲜有抗得三五个冲击浪潮者。匈奴崛起于强悍的胡族之林，更在五六百年间一强独大，并对中原强兵战国形成巨大威胁，所仗恃者正是这凶悍无伦的冲锋陷阵之法。此时匈奴白日作战，

一则拼死复仇，二则没有了月黑缠斗，弓箭短矛大显身手，自然更是凶悍之极。

强中更有强中手，匈奴大军这次可是失算了。

在匈奴大军隆隆压到两箭之地，骑士弯弓搭箭的刹那之间，赵军大营奇特的铜鼓声轰轰轰三响，横宽十里的六道浅壕沟中骤然立起了六道红色丛林，随着一声整齐轰鸣的呐喊：“放——”万千红色箭杆在一片尖厉的呼哨中密匝匝猛扑了出去，如此一波还则罢了，偏是六道红色丛林一道射罢立即蹲伏上箭绞弩，后一道接着立起射出，六道强弩此起彼伏轮换齐射，箭雨连绵呼啸，毫无间歇地一气倾泻了小半个时辰。匈奴骑士射术固精，也只是援臂弯弓靠膂力射出，百步之外便成飘飞之势，更兼人力引弓上箭，纵是连射也必有间歇，何况每个骑士箭袋最多只能带箭二十支（寻常在十支左右），却能射得几何？赵军却是中原弩机，强大座弩多人操持，可一次上箭十余支连射，三尺箭杆粗如木棍，箭镞长锐如同匕首，有效射程可达三四百步。单兵轻便机弩用脚踏上箭，虽是单发，射程也在二百步之遥。赵军原本是飞骑轻兵，只带得座弩两百架，单兵机弩却是六万有余，皆由力大善射者任之。赵雍与诸将昨夜密议，将四万骑士临时改做弓弩营，两百架座弩居中，三万单兵弩环绕，决意给匈奴野战骑兵以迎头痛击，而后再一体截杀。

匈奴骑兵十二万，此刻全部密集在这十里草原猛冲猛进，突遇这闻所未闻的锐利长箭急风暴雨般连绵扑杀，任你马头人身，尽是噗噗洞穿，连人带马钉在一起轰然倒地者尽在眼前，威力直是比匈奴骑士全力掷出的短矛还要骇人。片刻之间，人马一片片倒下，任你汹涌而来，也是无法冲过这红色帷幕般的漫天箭雨。大单于一声大吼，回马！惊慌的匈奴大军又漫山遍野卷了回去。

此时，山头行辕的“赵”字红色大纛旗急速挥动，战鼓隆隆紧响，原先两翼包抄的红色骑兵顿时在大草原展开，杀声震天地冲入匈奴骑

兵群。与此同时，阴山西口也潮水般涌出大队红色飞骑，正正堵在了匈奴正面。赵军大营两侧的一万骑兵也同时发动，从匈奴身后掩杀过来。匈奴大单于嘶声吼叫，杀啊！死光就死光！匈奴骑士也是遍野怪吼，散乱拼杀，毫无退缩之象。

山头赵雍看得一阵，脸色越来越是阴沉：“死战令！”话音落点，中军司马一声大吼：“金鼓号角齐鸣！誓死一战！”刹那之间，山头三十面战鼓三十面大锣百余支长号隆隆噹噹呜呜地交相轰鸣在辽阔的草原战场，那面红色“赵”字大纛旗也在骤然之间竖起了两支雪亮的旗枪，平展展地悬垂在了湛蓝的天空之下。辽阔草原上的红色骑兵顿时杀声震天动地，一面“廉”字大旗于万马军中如同飞舟劈浪，直冲匈奴大单于的白熊大旗。几乎同时，赵雍亲率三千护卫飞骑狂飙般卷下，泰山压顶般杀向匈奴中央白熊大旗。两支强悍的骑兵大军便在阴山脚下展开了真正的殊死拼杀。

太阳落山之时，大草原终于沉寂了。红色的骑士，遍野的鲜血，与火红的霞光融成了无边的火焰，辽阔的草原颤抖着燃烧着，连喘息的力气都没有了，死一般的沉寂。

“万岁！赵军万岁！”陡然，长城脚下传来了遥远而清晰的欢呼。

“君上，秦军在庆贺我军！”中军司马飞骑来报。

“秦军？”立马山头的赵雍不屑地笑了，“清点战场，明日回军。”

阴山之战，赵军斩首十八万余，悉数斩杀匈奴大小单于头领百余人，匈奴仅万余人突围逃走。与此同时，东线也传来捷报：牛赞大军大破东胡，斩首八万，东胡大首领及其部族头领二十余人尽皆被生擒。东西赵军共死伤六万余。赵雍回军雁门长城，休整三月补充兵员，并立即论功行赏安置伤兵。秋风方起时，赵雍又亲率大军十万进入雁门关，直压中山国与楼烦头顶，要一鼓作气根除楼烦中山之患。

二　战国之世的最后一顶王冠

三胡之中，楼烦最弱。边患之中，中山不强，然却最令赵国头疼。

楼烦乃北胡部族，大约随春秋初期的蛮夷大举入侵，进入中原晋国的北部，立邦国建楼烦城邑[注]。在齐桓公结盟诸侯“尊王攘夷”的中原大驱胡时，楼烦部族大部北逃草原大漠，余部臣服晋国。后来晋国内争剧烈，楼烦部族又与中山部族一起返回复国。魏赵韩三家分晋之后，楼烦与中山国一起成为赵国西邻。楼烦恰恰卡在雁门关之南，犹如楔在赵国咽喉的一颗钉子。中山国恰恰钉在西腰，向南一过井陉关要塞险道是赵国腹地，犹如插在肋部的一把尖刀。论实力，这两个部族邦国加起来，也未必堪与赵国一战。威胁处在于，楼烦中山看准了赵国南有中原强敌、北有林胡东胡边患，投鼠忌器，不敢对自己做灭国大战，便依着游牧习性经年对赵国骚扰掠夺。赵若调集大兵迎战，游牧骑兵便流云般消失在崇山峻岭之间，堪堪退兵，他又如影随形般贴将上来。春耕抢牛羊，夏忙抢麦粮，秋收抢谷黍，冬藏抢民户，任你何时何地，时时处处都可能是楼烦中山的劫掠时光，当真是赵国民众的心腹大患。但提中山楼烦，赵人莫不咬牙切齿骂一声：“中山狼！楼烦狈！狼狈为奸，寝皮食肉！”论情势，此时的楼烦尤为可恶。非但盘踞雁门关之南钉在赵国边军之后，而且经常绕过雁门关北出赵国长城游牧，直达岱海黄旗海[注]一带草原，硬是对赵国视若无物肆意挑衅。赵雍决意自北向南，剔除两块心腹大患，打通雁门关平城一线南下赵国的宽阔通道。

赵军大兵压境，楼烦部族早已惊慌失措。匈奴大军清一色二十万精骑都一举被赵军撕扯成血肉碎片，楼烦举族不过十万步骑，岂能当得杀气正盛的赵军？更要紧者，楼烦部族陷在长城之南，与草原诸胡相比，抢掠虽是便捷，却也有一致命伤——但遭赵国主力大军压顶断路，便难得诸胡救援，更何况诸胡匈奴已经望风而逃了。惊慌之下，

楼烦部族头领竟率大部精壮族人西北出山道秘密北逃了。留下的十余万老弱病残女幼，只有举族降赵。赵雍不战而屈楼烦，立即设立雁门郡，将雁门孤关变成了辖地近千里的边郡。顺便提及的是，楼烦部族北逃后数十年，被卷土重来的匈奴吞并，被“封”于河套南部的草原，成为匈奴对抗秦帝国大军的前哨部族。匈奴解体消散之后，楼烦部族也永远地消失星散了。

赵雍大军趁势南压，直逼中山国腹地都邑。

论实力，中山国虽然已经称王，却实实在在一个滑稽可笑的穷邦弱族。举国人口不过百余万，兵员号称三十万，实际能战者不过十万，且全部是没有重型器械与精良装备的轻兵。究其实，快速深入他国抢掠民众，自是气势汹汹绰绰有余，然则与赵国此时的新军相比，几乎不堪一击。当此之时，赵国大军已经是脱胎换骨的新军了。从根本上说，赵雍发动的胡服骑射仅只是形式而已，实际上却是以轻锐快速为目标的军制大变法。两年之中，赵国上下同心，以惊人的强韧快捷，同时在旧军改制精编、新兵员征发训练、兵器甲胄全面更新、粮草给养便于携带诸方面进行了根本改革，赵军已经成了与秦军具有不同特点而又堪与秦军抗衡的最强大新军。而此时的游牧部族根基的中山国，无论在军制、兵器、国力、兵员数量、士兵战力诸方面，都已经远远不能与赵军相比了。

无奈之下，中山王派出特使郊迎赵军，向赵雍提出愿割四城以换取罢兵。

赵雍哈哈大笑：“罢兵？也行！除中山都邑之外，六城全割与赵。否则，战场见。”

其时中山国只有七城，割去六城，中山国岂不成了赵国汪洋中的一座孤岛？特使不敢应承，立即回报中山王。中山王立即召来丞相上将军一班大臣商议，可偏是谁也不做声。

数十年前，中山国跟风，在魏惠王发动的“五国相王”中称了王。王冠加顶，中山国君臣兴奋得手足无措，立即学着中原战国变法起来：后宫几个没有名称的妻子立即封了王后嫔妃，各部族头领立即做了开府丞相、上将军、太师、太傅、郡守、县令等要职；识得几个中原字的庙堂“名士”，便做了王室长史、太史令、太庙令一班文职大臣；原本只会跳神祈祷的巫师也做了占卜令、王巫师、国巫师等名色不同的人神臣子。热热闹闹的变法完毕，中山王开始了举国访贤图谋霸业。都邑十几个在中原游历过的“饱学之士”，与原本识得字的几十个没落布衣，自然成了国中大贤。中山国将这些大贤们供养起来，每逢节令当口，国王必亲到穷闾隘巷礼贤下士一番。直到目下，这些贤士已经白发苍苍，国王也已经是第二代了，礼贤下士的法度与穷闾隘巷的贤士们还是依然如故。谁料变法之后，中山国内争不断，游牧部族原本的拙朴荡然无存。后宫争立王后，王室争立太子，大臣争夺权位，数十年庙堂不亦乐乎，民众不堪忍受穷苦者便逃回了草原，军士不堪内乱兵变者也逃回了草原。倏忽数十年间，这个新王国竟成了一个人口流失疲弱不堪不伦不类的怪物，霸业大梦也泥牛入海了。

思忖一番，中山王一声长叹：“同是变法也！如何秦变强，赵变强，我独变弱乎？天意如此，夫复何言？割去六城也罢，寡人做个周天子孤守洛阳！”

“我王神明！”丞相上将军与诸班大臣齐声赞同。

就这样，中山国献出了都邑之外的六座城池，倏忽变成了一个辖地数十里的王号小邦。由于中山原本便是游牧为业的赤狄白狄部族，城池远不如土地对他们来得重要。可在东施效颦的变法之后，中山游牧人也变做了居住城池的“国人”，只在抢掠收获之时出城，寻常时日只住在城堡里消受劫掠来的财货。如今六座城池割给赵国，按照战国割地传统，城池内的中山“国人”及其所管辖的周围土地，自然也成了赵人赵地。如此一来，中山国人口土地锐减，一蹶不振地衰落了下

去。虽然后来赵国内乱，中山国又反复了一次，然则终究是夕阳晚景，迅速又黯淡了下去，终为赵国所灭。

可是，中山国割地罢战，赵国将士大是不服。廉颇带一班大将昂昂晋见，请国君赵雍一战灭中山根除后患。赵雍笑道："天下事一次做得完么？赵国猛士灭此等奄奄一息之国，无端召来秦魏韩干预，划算么？既得实地，又困中山于孤城无法兴风作浪，还无形消弭了三国干涉，一举三得，不划算么？"

"臣等只是对中山狼恨气难消！"

"末将只怕没了仗打！"

"老将军，诸位将军，少安毋躁。"赵雍从容道，"赵军新成，还能没仗打了？也许不要多久，会有一场更大的恶战。你等要厉兵秣马，精心练兵，不能有丝毫懈怠。"

"嗨！"众将顿时精神抖擞。

秋风萧瑟的十月，赵国大军北上长城驻防。赵雍却只带着三千护卫骑士回到了邯郸。听太子赵章与辅政肥义禀报完诸般国事，赵雍立即对两人说了目下自己的谋划方略：今冬明春，赵国大出。及至一宗宗说完，太子与肥义异口同声地赞同。君臣三人密议一日，立即开始了紧锣密鼓的部署。

第一件大事，赵国称王。

第二件大事，出使六国，厘定与各国邦交根基。

第三件大事，秘密扩军二十万，使赵军一举成五十万大军。

即位二十三年来，赵雍抱定“韬晦以示弱天下”的国策，非但拒绝了称王，且自降两级国格而称“君”。战国之世，邦国规格虽远不如春秋时期那般严格，且大多由自己确定，然则一个国家究竟是何等国格，毕竟还是大有讲究的。其时，天下国格大体是四等：王国、公国、侯国、君国。若以称王先后次序论，截至目下，天下王国八：楚国、魏国、齐国、宋国、韩国、中山国、秦国、燕国；公国大多是残存的老牌诸侯，鲁国、卫国等；侯国虽也是老牌诸侯，却已经极少，只有薛国与赵国了；君国，则几乎只剩下一个五十里的安陵君(注)了。只要除却那些利令智昏而抢王的邦国（宋、中山、韩）外，大国称王都是极为谨慎的。秦国称王于六国合纵抗秦之后，燕国称王于合纵灭齐之前，都是时势所催之结果。论王国业绩，此时六大称王战国中，除了韩国称王之后一事无成，都曾经先后威势赫赫过一段，秦国则是始终威势不衰。以时势论，小邦国抢戴王冠，天下皆可哈哈一笑了之，谁也不会当真与其争长短。大国则不然，一旦称王便昭示着你要加入逐鹿争霸了，各大战国便会竞相遏制，或合纵或连横，总是要这个新王国经受一阵猛烈锤打。果真抗住了，王国便立定了，诸如秦国。若抗不住诸般围攻遏制，王冠光环便消失了，诸如韩国燕国。此等情势，赵雍看得分外清楚，所以坚不称王，而宁可降得与安陵君一般。然则天下事毕竟有公，赵国称君，各大战国与小国却谁也不敢小视，至多是认可了赵国没有野心，事实上谁也不敢当真如对待小小君国一般予取予夺。赵雍自然清楚此中界格，然则他所需要教天下明白的也正在此处：我没逐鹿争霸之野心，你也不要寻衅于我。二十三年来，这一谋划确实是做到了，赵国已经平安完成了强国大变。当此之时，三胡匈奴中山之诸般边患已大体廓清，赵国军威大盛，还用得着韬晦么？再一味韬晦，天下还信么？若无韬晦之效而落得“天下大伪君”之名，韬晦岂非大大滑稽？与其如此，何如堂堂正正称王，堂堂正正逐鹿天下？

时也势也，英雄之心性也。

要大出天下，必然要与六大战国周旋。二十多年来，赵国除了参与五国灭齐之外，与六大战国间几乎没有主动的邦交往来，虽然以往的恩怨似乎淡薄了一些，但对天下实力碰撞的实在格局毕竟也是生疏了。此次借称王之机派出六路特使，一举厘定六方邦交根基，同时一举奠定赵国重返中原的强势地位，都是极为要紧的。燕国老仇家要重新廓清恩怨。对弱齐要取强势，才能保住济西二百里。对魏韩这两个同根兄弟，则要软硬兼施地拉过来，毕竟，三晋主心骨目下已经是赵国了。对萎靡不振而相距遥远的楚国，则要尽可能地结为盟邦，只要楚国能从背后掣肘秦国。只有秦国是赵国最主要的敌手，然则秦国如日中天，赵国却是刚刚浮出水面，目下还必须相安无事。

最要紧的实际国事，是扩军。在七大战国中，秦国大军已达四十万余精兵，其次齐国三十余万，楚国三十余万，魏国三十余万，燕国二十余万，韩国近二十万。虽然战力国力各有强弱，兵力数目并不能说明全部实力，然则若与真正的敌手秦国相比，目下赵国军力实在是单薄了许多，秦国四十万精兵可是没有赘肉的了。故此，一旦脱去韬晦而大出，兵力便要大大增强，且要尽快练成同样精锐的胡服新军。

冬月来临之时，邯郸的六路特使先后上路了：楼缓出使秦国，赵爵出使齐国，富丁出使魏国，仇液出使韩国，赵造出使燕国，王贲(注)出使楚国。与此同时，赵雍下书：将军赵固为代相（郡守）兼领雁门郡军政，北上驻平城，以守将牛赞为辅，征发胡人精壮二十万，两年内练成精锐新军。

开春之后的三月，赵国举行了极为隆重的称王大典。这是战国之世的最后一顶王冠，也是最为宏大的一次称王大典。列国特使云集邯郸，洛阳王室也照例“赐”赵雍一辆青铜天子轺车、一身古老的王服、一套主受命征伐的斧钺仪仗。连续一月，赵国都是朝野大酺，国人欢歌相庆。

从此，赵国成了王国，赵雍做了第一个国王，这便是大名垂后世的赵武灵王。

此时，遥远的北方大漠传来了一个令人意外振奋的消息：逃到北海的林胡部族派出王子为特使南下，向赵王献上三匹最名贵的汗血宝马，并愿臣服赵国。林胡王子特使抵达之日，邯郸万人空巷，举国争睹昔日令他们胆战心惊的夙敌朝拜赵王，欢呼雀跃无以抑止，将称王大典推到了狂欢巅峰。

三　赵雍探秦国　感喟重划策

称王大典一结束，赵雍又风尘仆仆北上了。一到雁门关，他立即召来在平城征发兵员的代相赵固、平城将军牛赞、雁门将军廉颇秘密议事。

“我欲设立云中郡，诸位以为如何？”赵雍一如既往地开门见山。

三位边地大员顿时睁大了眼睛，一句话不说，其惊讶愣怔竟将赵雍看得忍不住哈哈大笑，“如何？胆怯了？不敢进驻云中么？”

“臣启我王，”代相赵固为在座唯一执掌一方的政务大臣，在此等国政大事上自然不能期待两位将军先说话，谨慎开口，“云中虽为各方拉锯地带，然则云中要塞与长城，历来为秦国北边重镇。我若设郡驻军，分明便与秦国交恶。依目下大势，似对赵国不利。”

“赵相差矣！”老牛赞慷慨高声，“云中长城属秦不假，然长城外阴山草原历来为匈奴盘踞。我赵军将士浴血大战匈奴，平息阴山岱海之胡患，如何设不得云中郡？”

“廉颇以为，云中郡可设，但治所须在岱海筑城。”老成持重的廉颇第一次不待国君发问便开口说话了。

“怪哉老哥哥！”牛赞惊讶笑道，“岱海筑城为治所，那还叫云中郡么？”

“莫不成你目下夺了云中过来？”老廉颇黑着脸一丝不苟，“此中尺度，我王掂量。”

“好！老将军知我心也。”赵雍双掌一拍笑道，“你等思忖：目下七大战国全部称王，燕齐两衰，魏韩两弱，楚国更是日见萎靡；放眼天下之国力军力，唯秦国将成我赵国真正对手。当此之时，试探虚实也罢，未雨绸缪也罢，设立云中郡都是一手开门棋。赵固言对赵不利，是觉我出手太早。廉颇老将军之策，两相兼顾，既占阴山压秦之顶，又退治所减秦敌意，正得初接强敌之奥妙也。”

“臣已明白！”赵固顿时恍然，“大军驻阴山，治所驻岱海，进退自如也！”

“正是这般。”赵雍笑道，“廉颇将军，兼领云中相，立即筹划岱海筑城与设置官署、迁入民户事宜，先教云中郡响动起来。赵固与牛老将军，征发胡人成军，可是史无前例。两年之中，定然要将此事办妥。”

牛赞慨然拍案：“我王莫担心，林胡东胡已经臣服，胡人精壮入军本是习俗，比我赵人入军还踊跃。二十万大军，两年后定然一支精兵也！”

赵固道：“廉颇将军兼领云中相，阴山大军却由何人统领？”

赵雍笑道：“此事我已有对：楼缓出使归来立即北上，职任云中相，廉颇将军还归大军进驻阴山。”

“我王此番北上，似有他图？”赵固看赵王笑得神秘，不禁疑惑。

“只你等三人知晓便了。”赵雍一脸肃然，“我要南下咸阳，探察秦国。”

“啊！”饶是三位皆胆略过人，也是一声惊叹，比方才乍闻设立云中郡还要惊讶。赵雍心知三人必要殷殷劝阻，断然一摆手道：“我已有周详谋划，三位无须担心，只做好自己事。”

“不！我王不能涉险。”牛赞还是不管不顾地霍然站起，“秦为虎狼之国，我王纵然雄杰轻生，也当以赵国大局为重！”

“老将军之言大是，我王不能涉险！”赵固廉颇也是异口同声。

赵雍哈哈大笑道：“世间万事，何事无险了？秦孝公当年不孤身赴险，能有变法强秦？秦人能为，我赵人何不能为？因噎废食，只有窝在火炕头了，谈何大业？”

“既然如此，老牛请做我王护卫！”牛赞红着脸嚷叫起来。

赵雍笑道：“老将军笑谈了。只怕过不了云中，秦人便早认出你这边军猛将了。”脸色倏然一沉，“诸位无须多言。但看我阴山大战匈奴，秦国非但不落井下石，且拟援手襄助，便知秦国之天下气度也。不亲自掂量一番秦国，赵雍永远不会甘心。”

三位大臣不禁相顾默然。这位赵王的英雄气度与超人胆略，二十余年来已经淋漓尽致地在赵国挥洒出来，别出心裁独辟蹊径敢为匪夷所思之举，更是常常令这些身经百战的将军们惊叹不已。十九年隐忍不发，悄然推行变法，公然自贬国格，其柔韧顽强虽越王勾践亦未必能及；但发则匪夷所思：胡服骑射、大军改制、林胡赴险、北海穷追、阴山血战，哪一次不是惊心动魄？历来君王不领军，赵雍却是每战必帅，伤痕累累犹冲锋陷阵，以至成为赵军真正的天神军魂，但有赵王领兵，赵军便是杀气弥天战无不胜。凡此种种，赵雍之大智大

勇，已经令赵国朝野由衷折服，而今赵王决意要南下秦国，也许是赵国大出天下之天意使然，身为臣工，岂能执意违拗?

次日清晨，雁门关飞出一支马队，在枯黄的草原风驰电掣般驰向云中方向，进入长城，进入秦国上郡。三日后，这支马队从北地郡进入了关中，进入了咸阳。

这日，秦昭王正在与魏冄、白起商讨赵国称王后的应对之策，长史[注]王稽带着关市[注]匆匆进来禀报：尚商坊有一胡人马商气魄惊人，要以三千匹骏马交换“官市”精铁三百万斤，请命定夺。尚商坊本是秦国在咸阳专设的山东六国商区，“官市”却是秦国府库设在尚商坊的最大市易店面，专一收购秦国急需货物，同时外卖秦国府库的积压器物。精铁是兵器原料，秦国历来严格禁止流出，骏马却是骑兵急需，秦国历来大量购进。今日竟有人以骏马易精铁，且数量如此惊人，一时间秦昭王三人都愣怔了。

“怪哉！”丞相魏冄先惊讶了，“一个马商要三百万斤精铁? 何方胡人? ”

“其人自称：林胡马商乌斯丹。”关市小心翼翼地回答。白起皱起了眉头：“以秦国急需购进之物，换取秦国严禁流出之物，此事颇有蹊跷。”

“长史，”秦昭王一挥手，“将这个马商请进宫来，毋得张扬。”

“臣明白。”王稽答应一声，领着关市匆匆去了。

大半个时辰后，东偏殿外廊传来坚实清晰的脚步声。白起的眼睛骤然一亮，接着王稽疾步走进低声禀报，林胡马商已在殿外廊下。秦昭王一点头，王稽转身快步绕过了高大的黑色木屏走出殿口。片刻之间，那坚实清晰的脚步声砸了进来，王稽那急促细碎的脚步丝毫不能

掩盖其夯石落地般的力度。秦昭王三人的目光不由自主地齐刷刷聚向高大的木屏，骤然之间都是一惊。

大屏后砸出了一个异乎寻常的胡人——雪白的一件翻毛皮短裘，紧身皮裤半截塞在高腰战靴中，拦腰一条六寸多宽的赭色板带上，左嵌一副小型铜机弩，右插一口皮鞘镶珠的弯刀；头戴一顶火红色翻毛大皮帽，灰白的长发披在双肩，粗糙黝黑的大脸膛上一副虬枝纠结的连鬓大胡须喷射得刺猬一般，高耸笔挺的鼻头泛着油亮的红色，深陷的双目中两股幽蓝的光芒。身材虽不甚高大，当殿一立，却是山岳般岿然无以撼动。

“林胡马商乌斯丹，见过秦王。”马商一扬左手，而后双手一拱，一个地道胡礼。

秦昭王恍然笑了：“贵商远来，入座说话。”转身高声吩咐，“来人，三爵秦酒。”

乌斯丹哈哈大笑：“胡人好酒，三爵只渗得牙缝。久闻秦酒甘烈，至少一坛过劲。”

“好个胡人英雄！”秦昭王少时也曾在燕国内乱中与胡人杂处，熟知胡人酒风之烈，骤然间倍感亲切，拍案便道，“一坛百年凤酒。”

肃立一侧的王稽一挥手，两名小内侍抬来了一张酒案：中间一只泥色陶坛，两边分别摆着打酒的长柄木勺与三只酒爵。秦昭王笑着一指酒案：“老秦酒一坛六斤，英雄分爵慢饮了。”乌斯丹又是哈哈大笑，没有说话，只站起来走到酒案前提起已经开封的酒坛举到嘴边，仰头之间长鲸饮川一般，不见喉头咕咚之声，更没有滴酒洒出，只闻一阵细亮的吮吸声息，片刻之间，乌斯丹将酒坛咚的一声蹾在了案上：“果真好酒！”

这一下，非但秦昭王大为惊讶，便是粗豪过人的魏冄与天赋奇胆的白起也惊讶了。秦军中不乏豪饮猛士，可要谁一口气滴酒不洒地将一坛老秦烈酒饮干，只怕是比登天还难。当年白起做卒长，卒下孟贲乌获两名大力神一次可饮六坛老秦酒，可那是咕咚咚豪饮，酒水顺着嘴角激溅出来连衬甲都渗得湿淋淋的，如何与这乌斯丹干净利落的饮法相比?

“乌斯丹，真英雄豪士也！”秦昭王不禁拍案高声赞叹。

乌斯丹连连摆手道：“饮得几坛酒，算甚个英雄? 只你中原人不知胡人罢了，皮囊装马奶子，常在战马驰驱间大喝，日子久了，皮囊一沾嘴这肚腹便是空空山谷，大嘴巴便是吸风谷口，一气吞吸，却有何难? ”

“如此说来，你可一次吸干一囊马奶子? ”秦昭王更是惊讶。“

骑士皮囊，一囊八斤马奶子。这是两日军食，不能一次吸干。”

魏冄脸色倏忽阴沉：“这位乌斯丹，你究竟是马商? 还是林胡将军? ”

乌斯丹笑道：“是马商，也是将军。我胡人没有官商区分，出来做马商，回去做打仗将军。丞相不知胡人风习么? ”

“你如何知道我是丞相? ”魏冄突然声色俱厉。

乌斯丹哈哈大笑：“老鹰就得在天上飞，骏马就得在草原跑，游荡的牧人谁个不认得它们? 你是丞相魏冄，他是上将军白起，我胡人不当知道么? ”

“林胡已经被赵国追杀到北海，日前又臣服赵国，要巨万精铁做甚? ”魏冄撂过话题，一句直逼要害。

“狼群进入草原，牧人要为羊群筑起结实的围栏，为狼群打好锋利的战刀。”

秦昭王目光一闪：“如此说来，林胡还有复仇大志？”

“夺我草原，杀我族人，驱我于寒天冻土，若是中原英雄又当如何？”

秦昭王思忖间道：“林胡要单独复仇？抑或联结匈奴一并复仇？”

“战刀还没有打造，猎人还没有进入猎场，怎知道一起狩猎的朋友？”

秦昭王正色道：“将军若是林胡单于特使，便请明言：若秦国与你成交，林胡该当如何？”

乌斯丹黝黑粗糙的脸膛涨得通红，酒气喷发之下似乎分外亢奋：“大邦若卖我三百万精铁，我林胡十万勇士便要夺回两海草原，猛攻赵国背后！秦国若能从南夹击赵国，林胡与秦国，分了赵国这只肥羊。”

“之后如何？”秦昭王微微一笑。

“秦国是天上老鹰，赵国是地上狐兔。林胡臣服秦国！”

“噢，家底终究是兜出来了。”秦昭王呵呵笑了。

“大胆！”魏冄啪地拍案而起，“胡人匈奴，几百年掳掠中原侵凌华夏，如今竟要借秦国之力卷土重来，狼子野心何其猖狂也！我今明告与你：赵国驱胡，华夏壮举，秦国岂能落井下石！赵国与匈奴血战，便有我大秦十万铁骑在后。平得胡患，纵然赵国与秦国为敌，也是我华夏邦国之争，秦赵自当堂堂正正决战疆场。尔等外敌鼠辈若敢火中

取栗，当心秦赵联手，剥下你二十万张狼皮！”魏冄本是粗豪凌厉秉性，这番话霹雳闪电一般，震得大殿嗡嗡作响。

“真一只老鹰！”那乌斯丹目光炯炯地跷起大拇指高声赞叹，“胡人虽与中原为敌，却是敬重英雄朋友。丞相骂得好！”哈哈一笑，却又对着秦昭王颇为神秘地压低了声音，“乌斯丹听说了，赵国要设云中郡，可是欺负到秦国头顶了，秦国当真不恨赵国？”

秦昭王脸上露着笑容，语气却是一板一眼：“林胡密使乌斯丹谨记：秦国赵国，同种同根，纵有争端，自有大争归一之道。与你林胡，却是无涉。”

乌斯丹的目光倏忽收敛，良久默然，突然起身道：“秦国不忘同种同根，大义之邦。乌斯丹敬重秦国君臣。”说罢对着秦昭王深深一躬，挺直身板又是慨然拱手，“生意没做成，乌斯丹告辞。”转身大步嗵嗵地砸了出去，骤然之间，洪钟般的哈哈大笑在宫殿峡谷中回荡开来。

“白起，你以为这个乌斯丹如何？”秦昭王看着一直没有说话的上将军。白起悠然一笑：“以臣忖度，此人绝非林胡马商，亦非林胡密使。”

“噢？可能何人？”

“可能是新近称王的赵雍。”

“啊——”秦昭王与魏冄不禁浑身一震。

“臣之叔父白山，当年曾几次护送张仪丞相入赵，见过当年的太子赵雍，后来几次对我说起赵雍异相。今日留心，依稀符合。”

“何不当面揭破？”魏冄急追一句。

白起笑了："丞相不觉得，今日结局最好么？"

秦昭王恍然一跺脚道："快说！追不追这个，赵雍？"

魏冄立即道："白起说话，你一直思虑，当有成算。"

"非但不能追，还要隐秘保护赵雍出关。"白起站了起来，"有赵雍在，秦赵至少十年无大战。臣正要回蓝田大营，此事由臣处置。"

"赵雍？匪夷所思也！"秦昭王长长地喘息了一声，倚在座案前兀自嘟哝，"不可思议！当真不可思议也！"

白起魏冄刚走，秦昭王便接到云中将军密报：赵王乔装胡地马商，率一个百人骑士队秘密进入秦国。秦昭王拿着泥封羽书，半日没有说话。

回到邯郸，已是春暖冰开，赵雍旬日闭门不出。

秦国之行，对赵雍触动太大了。他抛开邦交使节的正道，以如此奇特的方式南下，从根本上说，是要真正试探出秦国争霸天下尤其是对抗赵国的手段界限，也就是说，秦国的扩张争霸是否不择手段无所不用其极？具体而言，秦国究竟会不会借用诸胡与匈奴的力量夹击赵国？毕竟，对于扛着天下八成胡患的赵国来说，对手如何对待利用这支力量，对赵国来说几乎是头等重大的事了。往前说，当年在秦孝公变法之前的六国分秦时，赵国就曾经利用与胡人的历史渊源，将联结西部戎狄作为夹击秦国的重要手段。虽则分秦没有成功，但这个路数秦人是清楚知道的。往近处说，秦惠王初期老世族要复辟旧制，也走的联结西部戎狄而内外夹击这条路子。数百年来，戎狄诸胡匈奴等蛮夷部族祸患中原，秦赵两国受害最深，与边地游牧部族斡旋的手段也最多，利用边族之经验也最为丰富，秦国若利用三胡匈奴之力牵制赵国，赵雍一点儿也不会觉得奇怪。阴山大战匈奴，赵雍其所以要将战

场拉到秦军驻守的云中长城外的阴山草原，正是要给秦国一个公然警告：你要利用匈奴胡人，赵国不怕。当时若秦军趁机夹击赵军，赵雍心里反倒会踏实起来，即或阴山不能战胜，也会重新思谋如何将匈奴祸水引向秦国，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不想秦军非但没有偷袭夹击，反而准备施以援手，赵军胜利之后，秦军的欢呼雀跃曾经使赵军将士何等感慨！

便是这一次，赵雍大为奇怪了，秦国这种史无前例的做法，图谋究竟何在？是真正的视胡人边患为华夏共同大患么？秦国当真有此等胸襟气度？莫怪赵雍疑惑，在铁血大争的战国之间，螳螂捕蝉，确实是没有任何人放弃过任何一次做黄雀的机会。赵雍是果敢的，然则赵雍更是有深沉谋算的，秦国果真如此，赵国对这个对手便当另谋方略，走先辈的老路显然不行。可说到底，秦国究竟是否果真如此？

派出特使公然摆明了说事么？一是两国二十年相安无事，此等敏感话题突兀提出，岂非自认要与对方为敌？硬着头皮说开，若对方一席不痛不痒的官话，反倒是云山雾罩难以揣摩了。反复思忖，赵雍才有了这奇特的林胡马商之行。更有幸的是，秦王还将他误认林胡密使，被他实实在在地试探了一回。

然则，对赵雍触动最甚者，与其说是秦国君臣的对赵根基，毋宁说是自己三个月在秦国的所见所闻。自从进入秦国，一种无处不在的浪潮时时冲击着他拍打着他，使他一刻也不能安宁。及至出得函谷关那日，他竟在关外一家酒肆痛饮了三坛老秦酒，暮色夕阳中对着函谷关虎狼般尽情呼啸了一阵。

同为战国，何独天下竟有如此之邦？

同为君王，赵雍终知天外有天了。

三个多月中，赵雍马不停蹄地走遍了秦国。因了秦国与赵国接壤，在赵人心目中，秦国与赵国都是强悍的北方大邦，强又能强到哪里去？自上郡入北地郡，秦国边塞关隘虽则整肃森严，然毕竟与赵国相差无几，赵雍并没有多少新奇之感。然则一进关中，那无尽沃野的殷实富庶却使赵雍眼界大开心中大动。及至进入咸阳，仅是尚商坊那淌金流玉吞吐天下财富的大气象，更使他深深震撼了。平心而论，仅是咸阳一城的财富，两个赵国也难以抵敌。从咸阳出来，赵雍又生出了一个念头：走遍秦国，彻底摸清这个庞然大物。

说巧不巧，在蓝田塬下，赵雍意外地撞上了策马回营的上将军白起。两人由贩马说起，一时分外投缘。白起请乌斯丹来年秋季前为他提供五千匹胡马。乌斯丹慨然允诺，说是南下巴蜀买得一批丝绸之后，便北上为他筹划战马。白起大是高兴，邀他进入蓝田大营痛饮，还陪他里里外外看完了蓝田大营，尤其是备细观看了秦军的各种大型攻防器械，笑说秦军再有战马三万匹，便可力扫阴山诸胡，林胡可要小心了。乌斯丹哈哈大笑，说打不过便跑，林胡完不了，乌斯丹照样给你战马。那一夜，两人在白起幕府痛饮谈兵，白起竟毫不隐讳地对乌斯丹将军叙说了秦军二十多年来拔城二十座以上的六次大战，尤其是夺取魏国河内与楚国南郡的两次大战。乌斯丹听得全神贯注，末了笑问一句，上将军以为大战根基何在？白起也只笑着一句，在国力，国无实力，虽能数胜而终败也。乌斯丹借着酒意，突兀追问一句，秦之实力，赵之几何？白起哈哈大笑，乌斯丹将军，秦赵军力可比，国力实力不可比也。乌斯丹大为不服，赵国一败林胡再败匈奴，虽秦国不能，如何赵国实力不堪比秦了？

白起掰着指头数了起来："秦之关中陇西抵赵国腹地两郡，秦之上郡北地两郡抵赵国雁门、代郡，秦之商於抵赵国新设之云中郡；除此之外，秦国还有千里巴蜀、六百里南郡、三百里河内，赵国拿甚相抵？"乌斯丹还是不服："赵国北部有万里草原，巴蜀荒山野岭穷极山乡如何能比？"白起哈哈大笑："乌斯丹将军，巴蜀虽丰饶不及关中，

然绝非穷极之地，你信也不信？”“不信！”乌斯丹硬邦邦一句。“好！”白起酒气醺醺地一拍案，“乌斯丹将军也不用山道跋涉，我派一只战船，你只从夷陵溯江直上巴蜀如何？”

这样，赵雍轻快简便地直接进入了巴蜀。且不说巴郡峡谷大江的战船打造、精铁冶炼、丝绸药材已令他大为震撼，当他站在岷江岸边，遥望村畴相连鸡鸣狗吠炊烟袅袅热气腾腾的蜀中沃野平川时，关中沃野的景象在他眼前蓦然闪现出来。虽说目下的岷江多水患，但安知秦人不能治了岷江？果真岷江水患消失，蜀中之富庶无异天府。那时的秦国，又是如何？几乎整整一个时辰，他只愣怔地站着望着想着，没有说一句话。

东出峡江，再踏南郡，他已经对秦国由衷地生出了敬意。同是战国争地，哪个大国都曾经有过夺地几百里的胜利，可能如此快速稳定地将夺地化入一体法度，而立即形成本国有效实力者，谁个做到了？赵国得齐国济西三百里平原，至今仍是地广人稀，既留不住原来的齐国人，赵国人也不愿迁入，只能做平原君封地而已。魏国曾经占领秦国河西之地五十余年，始终是治不化民地不养人，魏惠王时反倒成了魏国累赘。齐国灭了宋国，守了十年也没焐热，宋人离心离德，最终也成了不得不撒手的一块火炭团。燕国灭了齐国六年，除了大掠财货，最终还是两手空空。楚国更是吞国吴越数千里，可硬是将吴越之地弄得反而不如春秋之吴越那般富庶强盛了。即便韩国，也曾经灭了郑国，后来又抢占了上党要塞，可吞地之后也是一年不如一年，都城新郑远不如郑国子产时期繁华富庶，上党山地的民众更是穷得大量逃亡，连守军给养都难以为继了……

凡此种种，都教赵雍辗转反侧不能安席。

你不得不承认，秦国是一个全新的战国——法令完备，朝野如臂使指；农人入秦得耕耘之安，商家入秦得财货之利，百工入秦得器用之富，精壮入军得战功之赏，士子入秦得尽才之用；如此之邦，士农

工商趋之若鹜，如何不蒸蒸日上？天地间却有何种力量能够阻挡？相比之下，赵国还远远不够强大。要在战国之世立足，赵国必得另辟蹊径。

四　雄心错断　陡陷危局

赵雍开始了果断的行动。

这是他历来的秉性，谋不定不动，一旦谋定，则是无所畏惧地去实施，纵有千难万险亦绝不回头。这日暮色降临之时，他钻入一辆四面垂帘的篷车，径直来到肥义府邸。已经是白发苍苍的肥义似乎并没有感到惊讶，只将赵王迎进府邸便肃然就座。听赵王侃侃说起了一冬一春的种种神奇游历，直说了一个多时辰，赵雍方才撂出一句："要与秦国比肩相抗，便要内修法令，外拓六千里国土！"

"老臣愿闻我王细策，法令如何修？六千里如何拓？"肥义心知赵王已有成算，先问得一句。

"内修法令，是推行第二次变法，与秦国一般，废黜封地，凝聚国力。"

长长地吸了一口气，肥义嘴角一抽搐："拓地如何？"

"北灭燕国，西灭中山，占据阴山漠北三千里！"赵雍斩钉截铁。

"先走哪一步？"

"修法稍先。"赵雍慨然拍案，"修法但入正道，由你辅佐太子推行新法。我立即北上扩军拓地。再有十年，赵国当可与秦国比肩而立，逐鹿中原，决战高下！"

肥义良久默然。赵雍大是疑惑：“肥义，我之谋划有错么？”肥义长嘘一声，骤然一声哽咽扑地拜倒：“老臣请罪。”赵雍大惊，连忙扶住了肥义：“出事了？慢慢说，来，坐了，别急。”肥义入了坐席，感慨唏嘘地向赵雍诉说了一个颇为蹊跷的朝局变故。一时，赵雍听得目瞪口呆。

原来，自从肥义任职左司过以来，纠察百官成为职责所在。二十多年来，无论肥义兼领何职，对左司过职责都没有丝毫懈怠。尤其是赵雍经常在外巡边作战，肥义更是加倍留心国中动静。赵国素来有兵变传统，且肥义自己也曾经参与，深知其中奥秘，所以早早就向各个权臣府邸通过各种方式安插了忠实小吏，随时向他秘密禀报权臣之异常动静。明知此等做法不甚妥当，肥义给眼线小吏们订下了三条法纪：其一，除了他所指定的事项与军政来往，不许窥探大臣寝室私密；其二，眼线小吏一律为左司过府吏员，领官俸办国事，但有谋私诬陷者立斩；其三，任何密报只许以他所指定的途径交他本人，不得对任何人泄露。由于谨慎周密，多年来没有出任何纰漏，权臣间也未见异常，肥义渐渐踏实了。

可正在肥义准备撤销此等人员时，却突然从平城老将军牛赞府邸传来一份密报：牛赞书房出现秘密书简，褒奖牛赞大义有节，将为靖国功臣。三日后又来密报：前书为太子赵章秘密送来，已经做特急羽书发往平城。不久，太子傅周绍府中也传来密报：连续三月，周绍竟有十六次与太子在书房晤谈到四更，内容不详，却也绝非讲书议政。在肥义浑身绷紧时，太子府密报来了：太子赵章与至少五名边将有秘密书简往来，内文不详。偏此时肥义已经是辅助太子坐镇邯郸处置国务的首要大臣，而赵王恰恰又正在穷追林胡的万里征途，肥义决意暂时不报赵王。此中根本原因，便是所有的边军将领都在征战之中，而邯郸守军又恰恰由肥义兼领；离开边军京军，权臣封地的少量私兵要进入邯郸，没有君王特出令箭王书，则肥义可立即诛灭。当此情势，纵然密谋是真，一年半载也不可能动手。

然则赵雍连续征战两年，回到邯郸处置完急务又立马北上，又直下秦国，这件事便搁置在肥义密室三年之久。赵王此次回邯郸次日，太子府又传出密报：平城牛赞三将已经回书太子，内容不详，太子颇是振奋。肥义接报，以磋商国务为名，立即来到太子府查勘迹象。

太子赵章很是高兴，说定了几件事务，兴致勃勃道：“敢问相国，父王可是又要北上？”

“老臣只是辅政，不是相国，太子慎言。”肥义的黑脸没有丝毫笑意。太子喟然一叹：“父王糊涂也！以卿之大功，早该做相国了。偏他年年用兵，无暇理得国政，长此以往，如何是好？”

“太子若有谋国之心，当向赵王明陈。”肥义神色肃然，“赵王洞察烛照，绝非昏庸之君，定有妥善处置。目下以太子为镇国，是将国政交付太子，无异于父子同王也。”

“父子同王？”太子揶揄地一笑，“赵章无非泥俑一个，任人摆治而已，相国当真不明就里？抑或敷衍于我？”

“老臣愚钝，只知辅助太子处置国务，从未揣摩他事。”肥义眼见太子心迹已明，多说则越陷越深，便借故告辞了。

肥义本当立即晋见赵王告知此事，却明知赵王闭门不出必在谋划大事，又不便突兀托出乱赵王心神。按照惯例，赵王有大举动之前必来找肥义商讨，肥义便一直隐忍到今日。说完这一切，肥义末了道：“若非我王说还要北上拓地，老臣也许还要寻觅机会再说。事已至此，老臣斗胆一言：我王多年戎马倥偬，无暇顾及国政，若有大图，当先理国。”

赵雍脸色阴沉得令人生畏，良久默然，粗重地长吁了一声，“咚”地一拳砸在案上，霍然起身大步砸了出去。肥义分明看见了

赵雍眼中的盈盈泪光，心中不禁猛然一抖。以赵雍之刚烈，若不能审慎行事，赵国立即便是乱云骤起，弄得不好毁于一旦也未可知。心念及此，肥义一骨碌爬起来赶了出去：“快！备车进宫。”

进得宫中，肥义也不求见，只钉子般肃然伫立在王宫书房廊下。

他抱定一个主意：只要赵王发出兵符，他便要拼死阻挡；不管守候几多时辰，他都要牢牢钉在这里，绝不会离开半步。眼见书房窗棂的白布上映出赵雍沉重踱步的身影，时不时停下来长吁一声，肥义不禁老泪纵横了。没有赵雍，赵国能有今日？便是赵雍这身胆气，肥义也决意永远效忠赵王，绝不许任何乱臣贼子谋逆，也绝不许赵国再生兵变。

渐渐地，天终于亮了。肥义听见书房厚重的大门咣当开了，熟悉的脚步咚咚砸了出来。赵雍一句话没说，拉起肥义进了书房。一个时辰后，内侍总管匆匆走出书房秘密召来了国史令。直到中饭时辰，肥义与国史令才匆匆走出了王宫书房。

旬日之后，邯郸王宫举行隆重朝会。

朝会者，所有大臣都奉书聚集之会议也。一年之中，大朝会也就三两次，通常都是开春启耕一次，岁末总事一次，其余则视情形而定，或大战征伐或重大国政，总之是无大事不朝会。寻常时日的国务，都由丞相与几位重臣会商处置而禀报君王，或君王动议交由大臣办理。战国乃大争之世，国政讲求同心实效，否则不能凝聚国力而大争于天下。其时君王、丞相、上将军三根大柱支撑邦国，各自都有极大权力，远非后世愈演愈烈的君王集权，处置国务的方式也与后世的君王“日每临朝决事”有极大差别。总之，是以办事实效为权力目标，而不是以巩固王座及权臣各自地位为权力目标，端严正大的为政风气是实实在在的时代精神，权术之风远未成为弥漫权力场的魔障。朝会之日，不在都城的郡守县令与边军大将都须得赶回，而但凡朝会，也

必有大事议决，极少礼仪庆贺之类的虚会。此次朝会正在赵王离开邯郸半年归来之时，几乎所有的大臣都想到了同一件事——赵国一定要南下中原与秦国一较高下了。

这天是戊申日，赵武灵王即位第二十七年的五月初一。

邯郸王宫不大，一百多张座案在正殿分成东西两方，每方三大排，显得满当当的。那时的君臣关系虽则也是礼仪有格，却远非后世那种越来越扭曲的主仆甚至主奴关系。大臣议事，任何时候都有坐席。所谓朝会，既不是密密麻麻站成几排，也不是动辄三拜九叩山呼万岁，而是肃然就座率直言事。

“赵王上殿——”随着内侍一声长宣，坚实的脚步声咚咚回响着砸了进来，举殿大臣眼前不禁一亮。赵雍今日全副胡服戎装，一领火红短斗篷，一身棕色皮甲，一双高腰战靴，一顶牛皮头盔上插了一支大军统帅独有的红色雉翎，右手持一口骑士战刀，当真一个行将出征的大将军。虽说赵国胡服，然则国君朝会也从来不会如此全副戎装，大臣们不禁为之一振。

“参见赵王！”举殿大臣一齐拱手，一声整齐的朝会礼呼。

“诸位大臣，”赵雍须发灰白的黑脸分外凝重，也不在六级高阶上那张宽大的王案前就座，只拄着那口骑士战刀目光雪亮地扫视着大殿，“今日朝会，既非聚议北进征伐，亦非会商南下逐鹿，是要奠定国本根基。”两句话一完，大手一挥，“御史宣书。”

王座后侧的御史大臣大步跨前几步，站在了王阶边哗啦展开一卷竹简，浑厚的声音在殿中回荡开来：“王命特书：太子赵章，才具不堪理国，着即废黜，从军建功；王子赵何，才兼文武，品行端正，着即立为太子，三月后加冠称王；本王退位，号主父，十年内执掌六军大拓疆土，并裁决军国要务；上卿肥义，才具过人，忠正谋国，着即擢

升开府相国，总领国政，襄助新赵王统国。赵王雍二十七年五月戊申日。书毕——”

大殿中静得唯闻喘息之声，大臣们连礼仪所在的奉书呼应也忘记了，人人惊愕，目光齐刷刷瞪着赵王，尽皆一副不可思议的神色。说到底，废黜太子、另立储君、国王退位、新任开府相国这几件事都太大了，大到任何一件都足以震动朝野。况乎还有新太子三月后称王、老国王自称主父却又掌军决国这两件匪夷所思的大变。更要紧的是，如此根本改变朝局权力的重大谋划，朝臣们事先一无所知，此等情势只有一个可能，便是宫廷中枢必有突然变故发生。否则，以赵雍之雄豪明锐，断无此等突兀决策。然则无论做何去想，一时间谁也难想明白，懵懂之中，谁敢轻易开口?

赵雍不说话，只拄着骑士战刀肃杀凛冽地钉在王座之前。

“赵王，老臣有话要说。”一个苍老的声音突然嗡嗡作响，太子傅周绍颤巍巍站了起来，雪白的头颅抖得苍苍白发散乱在肩。

“说。”赵雍只一个字。

“赵王之书，大是昏聩也！”老周绍当先一句断语，接着感慨万端唏嘘不止，“太子当国，宽厚持重，百事勤勉。老臣日日在侧，唯见其诵书理政，无见其荒疏误国也。我王纵然明锐神勇，亦当秉公持政，罚其罪有应得。王座储君，皆邦国公器，虽一国之王不能以私情唐突也。今我王突兀下书废黜太子，不明而罪，不教而诛，何堪服朝野之心矣……”一席话愤激难当，老周绍竟突然喷出一口鲜血，软软地扑倒在了座案上。

饶是如此，大殿中也没有一丝动静，大臣们依然目瞪口呆地盯着手拄战刀凛冽肃杀的国王。赵雍只淡淡一句“太医救治”，又骤然一声大喝：“赵章出座！”太子赵章为主政储君，座案独设在王阶左下，与

大臣座区相隔六步，老周绍声嘶力竭地呼号时，赵章已经是冷汗如雨牙关紧咬，骤闻父王一声大喝，情不自禁地一个激灵站了起来，木然走到了王阶下的厚厚红毡上。

“赵章，你与多名边将密书频繁，可有此事？”

“有。”倏忽之间，赵章神色坦然。

“与周绍常彻夜密谈，可是学问辩难？”

“不是。”

“可曾以相国之位利诱大臣？”

“……有。”赵章突然一颤，终究还是稳住心神答了一句。

“诸位大臣可曾听见了？”赵雍冷冷一笑，语气骤然凌厉，“身为储君，继位指日可待。当此情势，不思同心谋国，叵测之心匪夷所思。百年以来，赵国内忧外患难以喘息，但有兵变，哪一次不是国乱民乱？说到底，赵雍将这王座看得鸟淡！但能使赵国大出天下逐鹿中原，与强秦一决高下，谁入王座赵雍都服，连同诸位大臣在内，都是一样。燕王哙都能禅让子之，赵雍做不得么？然则，秉国须得正大谋划，阴谋而致乱，赵雍纵死不能同流！”话语落点之时，赵雍的骑士战刀锵然出鞘，随着一道寒光闪亮，九寸厚的王案噗地掉了一角。赵雍收回战刀，长长地喘息了一声，“三个月后，赵雍便不是赵王了。何以如此？非是赵雍执一己意气，邀天下之名，而是实实在在想将繁琐国政交与明君正臣，赵雍只做一上将军，征战天下，为赵国大业犯难赴险，虽万死不辞！赵章之行，无端生乱，非当机立断不能根除后患。赵何虽则年少，然文武皆通，行事端正，早登王座，有尔等正直老臣辅佐，可免赵国再生变乱。这便是今日决断由来。诸位也无须计议，但尽其职便了。”

大臣们虽然大大松了一口气，却还是没有从这霹雳闪电般的变故中理出头绪来，依然还是愣怔懵懂着，谁能轻易站出来计议一番？听得最后一句，纷纷左顾右盼站起来准备散朝了。正在此时，突然一声高喊：“赵王不公——老臣有话！”众臣蓦然回首，平城老将牛赞踉踉跄跄地从后排冲了出来。

“本王不听！”赵雍大喝一声，猛然转身大步咚咚地砸了出去。

此时赵武灵王的威权正是极盛之期，举国奉若神明。更兼寻常时日，赵雍也从未有过如此武断之举。大臣们震骇之下，只从处置亲子其心必苦去体察，谁也不想在此时与赵王较真，此时见赵王愤然离去，也纷纷出殿去了。空落落的大殿中，只有牛赞几个边将木呆呆地站着。“走！回平城！总有我等说话时候！”老牛赞一挥手，与几员大将匆匆去了。

出了大殿，烦躁愤懑的赵雍觉得无处可去。寻常惯例：朝会之后便是书房，立即着手处置朝会议定的急务。今日件件大事，自然更当立即一一处置，不说别的，单废太子赵章如何安置，便是非他亲自处置的第一要务。然则，此刻他一点儿没有进书房的心情，提着骑士战刀大步匆匆地走进了王宫深处的白杨林。五月的白杨林是整肃的，笔直挺拔的白色树干托着简洁肥厚的绿色叶子，是一队队威武挺拔的士兵，哗哗迎风的树叶拍打，是军阵的猎猎战旗。每每走进这雄峻参天的白杨林，赵雍眼前便会浮现出无边大草原上的整肃军阵，狂躁的心绪便会渐渐平静下来。及至穿过大片白杨林来到波光粼粼的湖边，他的思绪已经飘飞得很远了。

赵雍实在想不到，最令人鄙夷的宫变竟能发生在自己父子身上。

说起来，赵雍只有一后一妃两个妻子。说是两个妻子，是因为前任王后一死，后任妃子便做了王后，且自此以后赵雍再没有任何嫔妃。在战国君主中，如赵雍这般不渔色于嫔妃之制者，大约也就是秦

孝公堪堪与之比肩了。周礼定制：天子六女（后、夫人、世妇、嫔、妻、妾），公侯爵的诸侯四女（夫人、世妇、妻、妾），大夫一妻二妾。虽有如此定制，婚姻也被古人看做人伦之首，然则恰恰在这件最要紧的事情上，礼法却从来没有真正起过作用。上至天子，下至庶民，婚姻礼法始终是弹性最大，事实上也始终无法严格规范的一件事。说到底，最不能规范的首先是天子诸侯，战国之世，便是大大小小的国君。老墨子曾愤然指斥，当今之君，大国后宫拘女千余，小国数百，致使天下之男多无妻，天下之女多无夫，男女失时而人口稀少也。㊟说到底，君王究竟可以占据多少女子，大多取决于君王个人的秉性节操，而极少受制于礼法。即或在礼法森严的西周，天子突破礼制而多置嫔妃之事也比比皆是。战国之世，礼崩乐坏，男女之伦常也深深卷入了大争规则，无分君王庶民，强者多妻弱者鳏寡，几乎没有礼法可以制约。当此之时，君王后宫女子之数更是无法限制。魏惠王、楚怀王、齐湣王，都曾经是后宫拘女过千的国君。

赵雍却是个例外。在即位的第五年，他与韩宣惠王会盟于河内，为了结盟三晋，给赵国以安定变法，他娶了韩国公主为后。两年后，这个韩国公主为他生下了一个儿子，这就是王子赵章。从此后，这位韩国公主就再也没有开怀了。那时候，赵雍日夜忙碌着变法理政，食宿大多都在书房，一年里与这位公主也没有几回敦伦之乐。这位公主倒也是端庄贤淑，从来不来扰他心神。偶有清冷夜晚，赵雍也枯坐书房，既没有兴致回寝宫尽人伦之道，也没有兴致鼓捣身边几个亭亭玉立的侍女。时间长了，赵雍以为自己是天生“冷器”，也不再想它，只心无旁骛地日夜忙碌国务。

即位第十六年，变法大见成效，赵雍北上长城巡边。其时正是草长莺飞的春日，赵雍纵马长城外草原半日，护卫骑队扎营野炊，他躺在厚厚的草毡上睡去了……

蒙胧之中，一个美丽的少女揽着一片白云从湛蓝的天空向他悠悠飘来，那动人的歌声是那样清晰——美人荧荧兮，颜若苕之荣，命乎命乎，曾无我嬴！赵雍霍然翻身坐起，却是动人一梦，揉揉眼睛站起身来，那女子的美丽面庞仿佛眼前，那令人心醉的歌声那般清晰地烙在了他的心头。赵雍反复吟诵着梦中少女的歌词，不禁兀自喃喃，忒煞怪了！我这冷器也有如此艳梦？莫非天意也？

“听！有人唱歌！”护卫骑士们喊起来。远处青山隐隐，蓝天白云之下苍苍草浪随风翻滚，牛羊在草流中时隐时现，草浪牛羊间隐隐传来美丽悠扬的少女歌声：

野有蔓草兮美人荧荧

邂逅相遇兮曾无我嬴

宛如清扬兮胡非我命

春草苍苍兮与子偕成

一名红衣少女在草浪中时隐时现，手中长鞭挥动，四周牛羊点点，歌声中时而夹着几声羊叫牛应，一只高大的牧羊犬跟在少女身后显得那般柔顺逍遥，直是一幅美丽诱人的画卷。赵雍记得很清楚，那一刻他的心怦然大动了。方才梦境，眼前歌声，莫非果然天意不成？恍惚之间，赵雍不由自主地大步走了过去。一只雪白的小羊忽然从草浪中向他颠了过来，“咩咩”地叫着。红衣少女从草浪中追出，身姿轻盈，口中柔柔叫着：“白灵子，别丢了你呢。”赵雍俯身抱起了白绒绒的小羊，呵，白灵子，好美的名字！红衣少女柔美地笑着：“白灵子见了英雄才叫呢，她有灵性。”少女快乐而纯真，语音中带有浓浓的吴语的圆润甜美。“你的名字？姑娘。”赵雍问出一句，破天荒地面色涨红了。少女仰起脸天真烂漫地直面赵雍：“我叫孟姚，爹娘邻人叫我吴娃，你呢？”“我？”赵雍一怔，猛然脱口而出，“我叫大胡子！”少女咯咯咯笑得弯下了腰：“哟，大胡子？和我的白灵子一样，大胡子还脸红

害羞呢。”赵雍笑了：“我真是白灵子，多好也。”少女浑不知事地嫣然一笑：“嗯，那我得天天抱你了？”猛然，赵雍心中大动，哈哈笑道：“姑娘，你是胡人赵人？父母名字？”少女顽皮地笑了：“不是胡人，也不是赵人，是赵吴人。”“啊，赵国吴人！”赵雍心中一亮，“你父叫吴广，对么？”“大胡子聪敏也，你识得老爹了？”少女惊讶地睁大了眼睛。赵雍笑了，一伸手做了个胡人手势：“姑娘，到我的帐篷做客好么？”“不，你是胡人大胡子，杀羊。”少女瞪起了眼睛。赵雍连忙摇头：“不不不，我是赵人大胡子，我不杀羊。”“那你带我回平城么？老爹在平城。”赵雍笑了：“我正要回平城，姑娘走吧。”赵雍拉起少女的小手，小白羊与那只牧羊犬乖乖地跟在少女身后，走向了帐篷。

赵雍记得清楚，那天刚进帐篷，他便下令收起了铁架上的烤整羊，只许护卫骑士埋锅起炊。吃完饭已是暮色降临，草原深处隐隐雷声奔驰，骑队将军一声：“熄火！”骑士们扑灭篝火飞身上马。赵雍用皮裘将少女一裹平稳飞上马背，一声令下：“十骑圈赶牛羊先向平城，其余跟我引开胡骑。”一马当先，骑队狂飙般在黑暗中向南飞驰而去。永远都不能忘记的是，怀中少女竟柔柔地在他的脸上亲了一口：“大胡子真好！没有丢了我的白灵子。”

那一刻，赵雍勇气倍增，骤然间觉得自己将永远是这个少女的保护神了。

后来，自然是一切都很顺利。吴广是平城相[注]，小女儿能给国君做妻，自是十分高兴。更重要的是，赵国臣子都知道赵雍不是一心猎色的君主，能主动鼓勇向臣子提亲，本身已经是不可思议了。一时间，相熟臣子纷纷向吴广夫妇贺喜，笑问这个小吴娃有何等神奇，竟能将从来不近女色的赵雍俘获了？吴广夫妇只是笑而不答。

吴广夫妇本是吴国水乡之商人，后来北地草原与胡人做生意，不意遭逢中原大战无法南下，滞留在了赵国。吴广为人圆通，颇有才

能，被平城将军牛赞举荐为平城相。做平城相的第二年，吴广生女，取名孟姚。小孟姚聪敏天真，少时有美名。时天下风习，女美不可方物者，皆呼之为“娃”，即女中“圭”（名玉）也。当年吴国建有“馆娃宫”，便是专一搜罗美女之所。风习使然，吏员同僚们都叫小孟姚做“吴娃”了。小吴娃美丽灵慧，又璞玉未雕天真纯朴，一口吴侬软语更是或娇或嗔皆是可人之极，吴广夫妇视若珍宝却不知如何教导，整日价任其逍遥散漫。偏这小吴娃不喜女工桑麻，却酷好一身胡裙整日在草原放牧，不想竟有了如此一番奇遇。消息传开，平城军民无不感慨喟叹，皆呼为天意。

倏忽十余年，吴娃第一次进宫的情形历历在目。

那一日，吴娃在赵雍前后左右轻盈地跳着笑着，惊奇而又天真地打量着高大华美的宫殿，不断发出惊喜的叫声：“哇！真美！大胡子，你住这儿么？”赵雍点点头笑着：“你也住这儿，高兴么？”“我，我怕。”吴娃明朗的笑脸上蓦然有了一片阴影。“怕？怕甚？”赵雍笑了。“没有山，没有水，没有草原，没有羊群。”吴娃天真无邪的脸上有一丝忧郁。赵雍哈哈大笑：“莫怕，山会有水会有，草原羊群也会有。”吴娃高兴得吊到他脖子上，笑得眼中点点泪花。正在此时，大政事堂前的两列甲士轰然一声：参见君上。吴娃惊恐地偎在赵雍身上微微发抖：“大胡子，你叫君上么？”赵雍回身挥挥手：“日后不要在这里设置甲士。”回身轻轻抚摩着吴娃秀美的长发，“别怕。”紧紧抱着她大步进去了。一时，两列甲士看得瞠目结舌。

将吴娃妥善安排在寝室，赵雍便在外边书房里继续忙碌了。夜半时分，赵雍的双眼却突然被一双细腻的小手捂住了。好冰凉！赵雍回身抱住吴娃，如何身上也冰凉如斯？吴娃顽皮地笑了：“老爹说，吴娃在草原上冻过三天三夜。”赵雍轻轻抚摸着她的脖颈、肩头，她像树叶般微微发抖。“小吴娃，知道么？三年后你长到十六岁，大胡子便将你的凉气全赶跑。”“不，今晚便赶。”吴娃娇痴地笑着，“大胡子像个火

炭团。”赵雍笑了：“好，今夜。”说罢撂下书案事务，抱着吴娃进了寝室，光着身子拥着冰凉的少女一觉睡到日上三竿。

就这样，赵雍天天夜晚如此，一直抱着吴娃赤裸裸睡了三年。

直到吴娃长成了亭亭玉立的十六岁少女，才真正做了他的新娘。

自从吴娃做了新娘，自以为“冷器”的赵雍才惊讶地发现，自己竟是如此勇猛如此饥渴无度。吴娃生子之前的一年多，即或是北上巡边，赵雍也必须带着这位灵慧可人的小妻子，根本无视随行大臣将士们如何去想。肥义曾经旁敲侧击地劝他不要带国妃出巡，以免风餐露宿染病。赵雍粗豪地哈哈大笑：“卿何多言？好容易尝着好女人滋味，是你放得下么？”肥义红着脸没了话说。

随着赵国朝野立马弯弓的胡服骑射，吴娃在第二年生下了一个儿子。赵雍高兴得不知如何是好，信口给儿子取名赵何。也就是在那一年，那位韩国公主偶受风寒死去了。赵雍立即立刚刚十八岁的吴娃为后，只要在邯郸，总是与他们母子厮守在一起。爱屋及乌，赵雍对这个小儿子疼爱得常常举止失措，抱着儿子胡乱揉搓大胡渣乱戳，小赵何便老是哇哇大哭，见了他撒腿便跑，逗得吴娃咯咯笑个不停。说也奇怪，赵雍总想多生几个儿子，可吴娃偏偏与韩女一样，生了一个儿子便永远地不再开怀了。于是，赵雍只有两个妻子，也只有两个儿子。

从有了吴娃开始，赵雍相信了世间果真有教英雄猛士足以拼命的好女人，有足以让君王荒疏误国的好女人。赵雍若非国君，也许会为美人拼命。然则，赵雍已经是国君，却相信自己永远不会因美人而荒疏误国。

如今，废黜赵章而立赵何，算不算因美人娇妻而错断？长子赵章果真不肖么？次子赵何果真干才么？立八岁的赵何为太子，且三个月

后便是新赵王，平心而论，当真没有激爱吴娃的几分痴情在内裹挟么？没有！当真没有！赵章对不轨行迹已经供认不讳，岂能再做太子掌国？且慢！果真坐实赵章之罪，你却为何执意不听牛赞老将军辩驳？当殿失态发作，你赵雍果真没有害怕万一洗清赵章之罪的担心么？赵雍啊赵雍，王书已发，朝会已行，朝野尽知了你还如此缠夹不清做甚？不闻“王言如丝，其出如纶”么？君王一言，但出便是威权号令，岂能楚人喂猴子般朝三暮四了？

“父王——”赵雍恍然猛醒，一回头间，一个胡服少年正哇哇哭叫着飞一般跑来。

“何儿，哭个甚来？没出息！”

“父王！我娘！不行了……”少年又是哇哇大哭。

“走！”赵雍二话没说，抱起小儿子大步如飞地赶向寝宫。这几年来，他几乎一直在边地征战厮杀，与吴娃在一起的日子是少而又少了。每次匆匆回到邯郸住得几日，也只顾得暴风骤雨般折腾发泄，间隙还要处置那些千头万绪的军政急务，完了又急匆匆赶回战场，实在与吴娃再也没有了优游消闲的游乐谈笑。记得有次小儿子嚷嚷说：

“娘晚上总喊肚子疼。”吴娃却笑着打了儿子的头：“去，拎勿清。”回身却贴在赵雍耳边红着脸笑说，“那是大胡子蹂躏得来，就想疼。”赵雍哈哈大笑，向儿子只一挥手：“出去。”不由分说抱起吴娃进了帐幔，又是半个时辰的猛烈折腾，大汗淋漓地出得帐来，却见小儿子鼓着小嘴巴气昂昂站在门厅指着他：“坏大胡子。”便腾腾跑了。吴娃才二十八岁，赵雍从来没有想到过如此如花似玉般一个鲜活女娃，如何竟能“不行”了？儿子说不行，那一定是病得重了，可昨夜吴娃还是吴娃啊，如何骤然间便不行了？

思绪纷乱的赵雍冲进寝室撩开了帐幔，面色苍白的吴娃正痴痴盯着他，脸上依然弥漫着娇憨的笑意。赵雍猛然将吴娃大揽在怀，陡然一阵冰凉渗了过来。赵雍心下一惊，回身一声高叫：“太医！快！”吴娃软软地笑了：“大胡子拎勿清，太医没用的，放下我，听我说。”赵雍看她气息急促，连忙将她平展展放在卧榻，一双大手不断在她冰凉的肚腹上抚摩着。“大胡子，孟姚没事，孟姚还会等你回来的。”寻常间一双清澈明亮的大眼睛蒙眬了，一眶泪水盈盈汪汪，苍白的脸上依旧笑着，“大胡子，孟姚拎得清，你不是孟姚一个人的，你是赵国人的，是，是天下人的。你是忙不完的，你，你去忙了，孟姚等你回来……”

“不！哪里也不去！赵雍偏是你一个人的！”赵雍吼叫一声，勉力平息下来，轻轻拍了拍吴娃的脸，“听我说，我已经立何儿为太子了，三个月后，他便是赵王了。三个月，你能等到的，是么？”吴娃笑了：“大胡子又拎勿清了，何儿才几岁，他能做国王了？”“能！”赵雍斩钉截铁，“我让肥义全力辅佐，肥义与我盟誓了，史官已经写入了国史，不会有差池了。”“孟姚拎勿清国事了。”吴娃一只手轻轻揪着赵雍的络腮大胡须，“大胡子，我等你，等你……”双眼一扑闪，骤然声息皆无了。

吴娃！赵雍一声大号，将那冰凉的身躯揽将过来紧紧抱在了怀中。

整整三日，赵雍始终抱着那冰凉的身躯，期待着上苍对他的怜悯。当他确信吴娃再也暖和不过来而走出寝宫时，内侍大臣们都惊呆了——生龙活虎般的赵王衰老了，一头白发一脸白须散乱虬结地披在肩头，征战风霜打磨出的黝黑脸膛，骤然变成了刀劈斧剁般的嶙嶙瘦骨，步履摇摇，双眼蒙蒙，哪里是昔日雄豪不可一世的赵雍了？

三月之后，赵国同时举行了新王即位大典与王后国葬大礼。

赵雍没有临朝为新王加冠，护送着吴娃的灵柩去了。

吴娃的陵园，选在了邯郸以北五十余里的大湖东岸。这片大湖叫做大陆泽，大湖东南有座沙山，时人唤做沙丘(注)平台。说是沙丘，实际是雪白沙滩上莽苍苍无边的白杨林，白杨林边那座白玉般的沙山上，是青苍苍一片松林覆盖，当真蔚为奇观。赵雍断然拒绝了堪舆大师选择的风水宝地，亲自踏勘选定了这片墓地，是要他最心爱的吴娃头枕雪白的沙山，脚踩碧波粼粼的大湖，青松为她撑起一片蓝天，白杨军阵守护她永远平安，雪白沙滩，是她守望大胡子的思乡台。他的吴娃将安静地长眠在这里，等候他的归来。

整整一年，赵雍一直守候在沙丘陵园。直到来年夏日，在这里修好了一座他可随时前来居住守陵的沙丘行宫，他才离开沙丘，带着百人马队直接北上平城了。

邯郸朝局，赵雍还是把握得定的。只要大军在握，邯郸便不会有主少国疑之动荡。纵然有心怀叵测者兴风作浪，赵雍也笃定不怕。他之所以不回邯郸，便是要看看是否会有人趁他退位且不在都城之时生出事端，再者，也得看看肥义这个相国是否能独立撑持。长居沙丘守陵一年，又再上平城巡边，赵雍都是谋定而后动的，尽管这一切也都是情势使然。而北上平城，只因为废太子赵章临时被贬黜在这里，他必须来此做最终处置。

一到平城，赵雍立即召集边军将领，颁布了大举扩边的第一道主父令：半年调集大军并筹备粮草整顿军械，来春兵分四路扩边——西路猛攻阴山草原之匈奴余部，北路进击漠北林胡残余，东路进攻燕国渔阳(注)郡，南路一举灭中山。特地从云中郡赶来的大将廉颇与平城大将牛赞等一班将军都很是振奋，各自领命立即开始了紧锣密鼓的诸般准备。赵雍见军中没有任何异象，心中大是轻松，次日飞马南下安阳。

这个安阳，时人呼之为东安阳，以与河内安阳相区别。东安阳在平城东南大约二百多里，北临治水，东南距代郡治所代城只有五十里之遥，城池不大，却占据水草丰茂的河谷之地，算得平城防区内一片富庶之地了。废太子赵章被临时安置在这里。

抵达安阳城外，正是日暮之时。赵雍也不进城，只将行营扎在城北一座小山下，下令护卫将军进城密召安阳相来营。片刻之后，安阳相忐忑不安地跟着护卫将军来了。赵雍屏退左右卫士，开始细致盘问赵章在平城情形。安阳相说，王子很是守法，在平城一年有余，只是深居简出读书；官仆禀报，王子除了在每月末的互市大集上转悠一次，从不与任何官身人士来往；连他这个地方官，也只在王子到达的第一天见过一面，此后再也没有见过王子。赵雍默然良久，吩咐安阳相立即回城护送赵章前来行营。

刁斗打响三更，行营大帐外传来了赵雍熟悉的脚步声。

明亮的巨烛下，一个黝黑的胡服短衣汉子默默站在帐厅里，瘦得连紧身胡服都显得那般宽大，那与赵雍如出一辙的连鬓络腮大胡须，夹杂着清晰可见的缕缕白色，沉郁的目光显得有些呆滞，往昔的虎虎生气已是荡然无存了。这是那个正当三十岁如日中天之期的大儿子赵章么？父子两人静静地打量着对方，都愣怔着没有话说，儿子苍老了，父王更是苍老了，刹那之间，大帐中只有两个人粗重的喘息声。

“入座吧。”赵雍终于挥手淡淡地说了一句。

“戴罪之身，主父前不敢有座。”赵章低声答了一句，依旧肃然站立。

“早知今日，何须当初。”赵雍长叹一声，“咎由自取，虽上天不能救也。”

“不，儿臣当初并无罪责。”

“如何？当初你并无过错？再说一遍！”倏忽之间，赵雍一脸肃杀之气。

“主父明察，这是儿臣当年与几位大臣边将的来回书简，儿臣须臾不敢离身。”赵章从身边提起一个木匣，恭敬地捧到了帐厅中央的大案上，又恭敬地打开了匣盖。

赵雍目光一闪，大步走到案前，呼啦倒出匣中竹简，拿起一卷一扫而过，片刻之间，浏览完了十多卷竹简，一时愣怔得没有话说了。这些竹简全是来回书信，与周绍几名文臣者，去书都是求教《尚书》之精义，回书都是简言作答；与牛赞几名边将者，去书都是求教练兵之法以正《吴子兵法》，回书都是如实照答，全无丝毫涉及国事朝政之语。

“如何可证不是你后来伪造？”赵雍语气冰冷淡漠。

“太子府有史官属员日日当值。周绍老师一丝不苟，执意依照法度将储君全部书简刻本交于史官，存于国府典籍库。主父但查便知，儿臣何能伪造？”

“既然如此，当初为何不做申辩？”

“父王正在盛怒之时，儿臣若强行辩解，大臣边将便会立分两边，父王则必得立下决断，严厉处置一班大臣边将。人头落地，大错难以挽回。儿臣唯恐有乱国之危，不敢以清白全身之私念搅乱朝局，无得有他。”

“今日再说，不觉太迟么？”

“于儿臣虽迟，于邦国却利。”

赵雍目光炯炯地盯住儿子："然则，你终究不能复位，服气么？"

"但使主父对大臣边将释疑，上下同心扩边，儿臣足矣，夫复何求？"

"天意也！夫复何言？"赵雍怦然心动，一声喟叹，转身良久默然。

"主父，儿臣告辞。"

"且慢！"赵雍骤然回身，"身为王子，你从未入军历练。明日随我入军，征战扩边，为国建功。"

"儿臣谢过主父！"

赵章走了。赵雍久久不能安枕，辗转反侧直到五更鸡鸣。

第一次，赵雍觉得自己老了。分明是须得查勘清楚才能定策的大事，如何自己当初一意孤行？那时，肥义也很惊讶，再三劝阻自己查勘一番再做定论。可自己却狠狠骂了肥义一通，说他是谋而无断不堪大任，还逼着他立誓辅佐赵何，而且莫名其妙地坚持将肥义誓言录入国史。如今看来，这一切都太草率了。赵何尚不到十岁，显然是太嫩了。赵章显然要成熟得多，且有如此难能可贵的忍辱负重与全局胸怀，有此气度再加军旅磨炼，眼看便是一个出类拔萃的君王了。然则，覆地之水难收，已成定局的国事如何再能无端折腾？赵雍啊赵雍，你当初忍耐十九年而不发的韧劲儿却到哪里去了？就不能等到赵何长大看看比比再说？这种种变化，究竟甚个根由？是吴娃么？不是？那却是甚个缘由？赵雍实在不忍心将自己的错谋推到一个清纯娇憨得甚至不知国王与头人哪个更大的美丽女子身上，可是，这一切又分明都是在有了吴娃之后才有的啊。不！自己错就自己错，赖一个女

子何来？吴娃入宫十年，前些年如何你赵雍不发癫狂？偏偏在后来发癫狂了？吴娃，大胡子对不住你也！赵雍第一次羞愧了。

五　一错再错　雄杰悲歌

两年征战，赵雍大军又一次令天下震惊了。

西路大军由大将廉颇统帅，再次激战匈奴，将匈奴部族一举驱赶出阴山以北千余里，云中郡彻底稳固，秦国也默认了压在云中秦长城外的赵国云中郡。这便是令天下震惊的最大原因——强悍的秦国第一次在赵国的胡服大军面前保持了守势，赵军之强何人堪敌？北路大军由老将牛赞统帅，半年之中，一举将林胡东胡以及楼烦北逃之残余势力，驱赶到北海外的茫茫丛林。赵国代郡骤然扩地三千里，将阴山草原与东部岱海草原连成了一体。赵国的胡族人口大增，兵员充足，人强马壮。东路大军则是赵雍亲自统帅，三个月攻下了燕国渔阳郡的二十三座城堡，沽水(注)之北悉数成为赵地。南路大军六万，由王子赵章为将，国尉楼缓副之，一举攻灭残存之中山国，赵国西部廓清，直接与秦国晋阳(注)接界。班师之日，赵国已有大军六十三万，疆土六千余里，人口千万之众，成为仅仅稍次于秦国的超强战国。

班师邯郸论功行赏，主父下了一道特书：王子赵章，爵封安阳君；擢升右司过田不礼为安阳君封地相，领封地民政。

主父书一下，举朝大臣骚动起来。

肥义此时已经是开府丞相，见主父突然加显赫爵位于赵章，心下忧虑重重。这日正在书房思忖，要否正式上书剖陈利害以防老主父再有心血来潮之举，相府主书李兑轻步走了进来。主书者，统领丞相府文书典籍事务，由国君任命之首席文官也。李兑正在中年，颇是精明强干，进得书房一躬道："相国忧思，莫非为安阳君乎？"

“子有建言，入座明说。”

“相国明察，”李兑轻步掩上书房厚重的木门，才回身席地坐于案前低声道，“李兑以为，王子章复出，将有大祸于相国，相国宜早做计议。”

“大祸？老夫如何没有觉察？”肥义悠然一笑。

“我近闻之：王子章密结边军将士，羽翼将成，祸在不测之时也。”李兑先说了一个秘密消息，接着正色说开去，“王子章外谦和而实则强壮志骄，若无私欲，联结党羽何来？主父又封田不礼相安阳，安知不是王子章所请？田不礼之为人，机心深沉，且残忍好杀。此两人结谋，不久必生大乱。相国若不早设避祸之策，诚恐晚矣！”

“以子之谋，计将安出？”肥义依旧是悠然一笑。

“称病辞朝，举荐他人为相。”

“举荐何人？”

“公子成素有根基，可保相国无事。”

肥义黑脸一沉，双目骤然射出凌厉的光芒，却又倏忽收敛，正色长叹一声：“李兑啊李兑，老夫虽不知你在为何人游说，却要请你传回话去：肥义已经对天盟誓，且已载入皇皇国史，岂能贪图自保而贻误国家？谚云：死者复生，生者不愧。(注)危难见忠节，国乱明赤心。彼虽有谋，肥义却不敢舍大义苟且偷生也！”

李兑惊讶地看看肥义，骤然哽咽起来：“诺(注)！相国好自为之。我见相国，也只此一年也！”说罢扶案站了起来，拭着眼泪出去了。肥义听着这莫名其妙的谶语，看着这作势涕泣的滑稽模样，不禁哈哈大笑：“怪亦哉！老夫万莫想到，主书竟有巫师大才也！”

没过得几日，府吏密报：主书李兑频繁出入公子成府邸，公子成封地已经开始隐秘招募私兵了。一闻李兑与公子成联结，肥义便大体清楚了其中奥秘。公子成是王族最有根基的老派大将赵成，便是赵雍胡服骑射时的那个第一道门槛。也不知是当日太子赵章防范赵成，还是赵成蔑视太子赵章，反正这赵成与赵章间素来是冷淡之极。当初罢黜太子，赵氏王族大臣没有一个人出来说话，十有八九是赵成的根由。如今李兑为赵成做说客，要肥义让出相国于赵成而遭拒绝，赵成李兑还欲做何图谋？肥义素来机警缜密，立即觉察到了某种隐隐约约的危险在迫近。凡出此等谋划之人，必是私欲极盛，绝非为人谋划，只能为己图权图利，纵然他等公然打出护卫新赵王的旗号，也不能与他等联手，须得立即有自己的筹划。

说动便动，肥义立即进宫找到执掌王室事务与国王行止的御史信期，将近日诸般异常以及自己的思虑备细说了一遍，末了吩咐道："目下要务，在于保王。自今日起，无论何人要召新王出宫晤面，须得老夫先知而后可行。"

这个信期，原本与肥义同根，都是已经消散解体了的草原"肥"族人。肥义家族赤裸裸以族为姓，信期祖上却改了中原姓氏，从军立功得爵入朝。十年前，信期做了肥义府邸职掌机密的司过主书。肥义做了摄政相国后，将信期举荐给新王赵何做掌宫大臣。信期机警干练，极是聪敏能事，一听便知就里，由衷赞叹一句，相国大义高风也！信期敢不从命？

肥义谋划应变之时，赵国朝局出乎意料地平静。赵成一方再没有任何动静，安阳君赵章也回了封地，主父赵雍依旧带着那支精悍的马队巡边去了。如此一年有余，肥义也渐渐淡漠了紧张的心绪。

次年春四月，又是赵国盛会。臣服赵国的草原部族，被迁到雁门郡大山的中山、楼烦的王族后裔，都一齐来到邯郸朝贡。在赵国近两百年的历史上，这是第一次以战胜大国的地位，接受臣服部族邦国的

礼仪朝拜，自然是朝野欢腾。还在三月，主父便发来羽书令：届时他将赶回邯郸，赵王当举行大朝礼接受朝贡。大朝礼，本来是夏商周三代天子接受诸侯岁贡的最盛大典礼。其时诸侯自治，天子王室与京畿之地也主要依靠王畿之地的赋税供养，诸侯的朝贡不做定数，但以本邦特产献来便算。虽则朝贡不是赋税，没有定数，但朝贡大礼却是每年必须进行的。因为这是臣服天子的最主要形式。只有诸侯国与所有臣服邦国岁岁来朝，这才意味着天子威权的稳固存在。若不行朝贡，便被天下视为“不臣”之邦，天子便可行征伐之权，直到你重新恢复称臣朝贡。这种古老的朝贡制是诸侯制的最主要纽带，它隐藏了华夏族群的一个古老传统：轻财货经济之利，重权力从属名分；富则多贡，穷则少贡，但不能不贡。到了战国之世，各大国均是举国一体治理的郡县制，集权程度虽有差别，封地制也还没有彻底消失，但无论如何，这种朝贡制早已经是荡然无存了。但是，在中原大国与周边游牧部族的关系上，朝贡制还是依稀存在着远古的影子。秦国与楚国，都曾经用朝贡制维系着因战败而臣服但又不能彻底化入本土的游牧部族、山地部族。

赵国扩边，除去夺取燕国渔阳郡的一部分，征服的全数都是胡邦——中山、楼烦、匈奴、林胡、东胡等。赵武灵王对所有这些征服领土，分做三种处置：燕国土地化入本土；留在已征服草原上的游牧部族，则行朝贡制而不纳赋税；对中山楼烦这两个半农半牧之国，则灭其国而全其王室，将两国王室部族迁入赵军可牢牢控制的山地，同时行朝贡制。赵雍打完仗的两三年来，便是在孜孜不倦地周旋这件“化邦”大计。唯其如此，才有了这战后第一次朝贡大典。

这时，是赵雍做主父的第四年初夏。

那日大朝，破例地在王宫广场举行。暖风吹拂，晴空艳阳，少年赵王高高坐在十六级白玉阶之上的王座上，接受着鱼贯而过的臣服首领、各国特使、赵国封君大臣的朝拜。司礼大臣高声念诵着贡品礼

册，乐师吹奏着宏大悠扬的颂曲，两厢朝臣四面甲士以及广场外人头攒动的万千国人不断呼喊着“赵王万岁”，使这个少年国王当真如天子一般无上尊荣。

赵雍没有露面，隐身在距王台外围三丈高的一架云车上，兴奋得比自己坐在王座上还要沉醉。是他开创了如此宏大的基业，又是他眼看着儿子登上了王位，赵国后继有人，赵国将更加强大。人生若此，夫复何求？沉醉之时，他的心却猛然颤抖了。

最后是赵国封君的朝贡礼。安阳君赵章是王族嫡出封君，自然要走在第一位。曾经是何等风采烁烁的太子赵章，今日一身布衣一顶竹冠，索索颤抖着躬身匍匐在地，对着王座上的少年弟弟叩头礼拜，寒瘦委靡，那般可怜……顷刻之间，一盆冷水泼上火红的炭团，赵雍的牙关咝咝作响，颓然一靠，云车围栏喀啦一声大响。

当晚，主父的篷车在马队护卫下辚辚驶入相国府邸。

“肥卿，我有最后大计，需你全力襄助！”进得书房，赵雍当头一句。

“老臣愿闻其详。”

“赵章初罪，原是错断。赵章领军，又建灭国大功。老夫之意，立赵章为北赵王，专心拓边，使赵国更为强大！”但见肥义，赵雍粗豪不羁全然没有丝毫矜持作势。

“……”肥义惊讶地瞪大了一双老眼，仿佛不认识面前这个须发同样花白的壮猛老国王了，“主父之意，是要毁灭赵国？”

“哪里话来？”也许是心下不踏实，赵雍呵呵笑了，“虽是两王，并不分治，如何危言耸听也？”

“老臣纵死，不敢从命！”肥义面色铁青，“自古以来，天无二日，国无二君。既是两王，如何能不分国分治？赵国两分，必起战端，两百年赵国毁于一旦也！主父血火历练之主，何得出此荒诞不经之策？老臣委实无以揣摩。”

赵雍顿时默然，良久喟然一叹：“呜呼哀哉！赵雍之心，何人可解矣！”

“主父之苦心，老臣心知肚明。”肥义毫无遮掩，“当日之错，在于肥义未能坚持查勘而后定，却受我王威逼，立下盟誓死保新王稳定赵国，且已载入国史。若说当日有错，老臣为司过大臣，难辞其咎也！我王纵然错断，与老臣也是二分而已。”肥义慷慨激昂，老眼中泪光盈盈，长叹一声又道，“主父明察：人非圣贤，孰能无过？国事纷纭，朝局晦暝，内忧外患交相聚，纵然明君贤臣济济一堂，何能保无一人做牺牲？若主父为一己抱愧之心而推倒前断，国家法度如同儿戏，国势稳定从何谈起？我王英明一世，纵不能如秦孝公之远虑定国，亦不当有齐桓公晚年之昏聩无断。何独功业巅峰之期，我王却独断独行，连出大错？”

“一派胡言！老夫如何连出大错？”

面对骤然一脸肃杀的主父，肥义毫无惧色，昂昂数落道：“错断赵章，此其一。盛年退位，无端引发王位之争，此其二。少年太子方立三月，便扶其称王，此其三。蓄意教白身赵章为将，建灭国之功而封安阳君，此其四。目下两王分赵国，此其五也。既生一错，又出再错，名为纠错，实则大错连铸！老臣所言，可曾有虚？”

“肥义！”赵雍愤然一声，张口结舌。

肥义粗重地喘息着，抹了抹眼角老泪：“私情害国，千古无出其外。我王为一女子搅乱心神，处置国事首鼠两端，委实令老臣汗颜

也！”

“肥义！老夫杀了你！”哗啷一声，赵雍的骑士战刀闪电般架到肥义脖颈。

肥义淡淡一笑：“死，何其轻松也？老臣给你那赵王殉葬了。”

“……”赵雍拿开战刀，“你老东西莫打谜。说！赵何有险？”

“主父英明神武，老臣如何能知？”

“说，如何处置赵章？”倏忽之间，赵雍平静得判若两人。

肥义一拱手：“老臣之见：赵章果贤，便当为国屈己，安做封君，为将为相，何职不能报效邦国？若赵章不肖，主父纵然不动，赵章一党必不能久忍也。若赵章兵变夺位，便明证其阴鸷品性，主父何愧之有？”

“你是说，赵章仍有觊觎图谋？”赵雍倒吸了一口凉气。

肥义淡淡一笑，“主父何不稍待一两年，权且当做试贤如何？”

“……”赵雍的心猛然一沉，“肥义，是否国中还有他情？”

“老臣无可奉告。”

赵雍脸色阴沉地走了。不管肥义如何对他怒目严词相向，他都不会放在心上。即或肥义讥刺了他不愿被任何人非议只言片语的吴娃，他也不会当真计较。如此骨鲠强臣，危难时便是广厦栋梁，赵雍一生风浪，如何不明此种轻重。他的不快，在于肥义的言辞语态使他生出了一种隐隐警觉——赵国必然还隐藏着某种隐秘势力。否则，以肥义之强悍凌厉，早就先发制人了。肥义既不能动手，又不能明说，所疑

者必非寻常之权臣？何方神圣如此猖獗，竟敢在他赵雍在世之时生出事端？鸟！老夫倒要睁大眼睛看看。

整整一个夏天，赵国没有任何异象，主父赵雍又长长地松了一口气。他相信，只要他赵雍在，赵国无人敢于作乱。秋风方起时，他带着六千精锐骑士南下了。寻常间他无论出行何地，都只带百人马队而已。可这次赵雍却提前下书，命安阳君赵章率领六千铁骑护送他南下沙丘宫。依赵雍之判断，赵国若有内乱之险，赵章必是根源之一。虽然始终没有发现赵章有何异动，然则为防万一，赵雍还是将他安排在了自己眼前。

主父万万没有料到，赵章恰恰要利用这个机会兵变。

说起来，赵章并非野心勃勃的强势人物。有赵雍这般强势君父，国势连续二十多年安定无内乱，赵章自幼在相对平静的宫廷长大，既无军旅历练，又无权力风浪的摔打，胆识才具很是平庸。更有一个原因，赵武灵王当时只有这一个儿子，朝野皆视做国脉所系，武灵王便从来没有教儿子像自己当年那般少年入军南征北战，而只让这个儿子在强臣辅佐下镇国理政。赵章十八岁加冠立为太子，在胡服骑射前后的几年里，始终都是兢兢业业地襄助国务，倒也是沉稳有致。及至武灵王纳吴娃入宫，生母抑郁死去，赵章便对这个父王生出了些许怨气。后来又有王子赵何生出，武灵王宠爱之情毫不掩饰，国中便有了种种颇为神秘的议论。赵章不期然有了心事，利用理国之便，刻意交结能臣干员为自己谋划。首先进入赵章视野的，是右司过田不礼。其时田不礼三十六岁，机警干练，正是肥义监察国事权臣的得力臂膀。但凡究劾官员不轨行迹，寻常都是田不礼与各方周旋。武灵王长期征战在外，处置官员必须报太子定夺，田不礼自然便成了太子府常客。几经来往，赵章对田不礼信任日重，田不礼对太子也厚望日深，两人便渐渐成了君臣莫逆之交，而肥义却毫无觉察。以田不礼为纽带，赵

章后来又与边将们有了公事国务之外的私人酬答，尽管都是谈兵论战而不涉他事，情谊却是渐渐厚了起来。

这一切，赵章都瞒着自己的老师——太子傅周绍。只因田不礼说过，迂腐老儒最是误国害人，太子欲得有成，第一个便要善处这个老倔头。何谓善处？赵章颇是困惑。善处者有二。田不礼清醒地说了两个主意，赵章不禁愕然，却又不得不佩服田不礼智计过人。如法行事，赵章找出了一些难解经典，孜孜不倦地求教老周绍，老周绍大是感喟太子好学，连续通宵达旦地侃侃开讲，乐此不疲。赵章又将所有与边将来往谈论兵法的书简，交老周绍记入国史，存入典籍库。老周绍感奋有加，非但悉心整理编撰，还亲自逐条做了注释。后来，这两件事果然被司过府密员密报，而老周绍自然是大大不服，赵章也才有了后来的东山再起之机。若无田不礼这“三窟存身”之策，赵章如何经得起那雷霆一般的废黜变故？

待到赵章入军为将之时，田不礼已经断定事必大成。果然，主父命楼缓襄助，赵章便有了灭国之功，非但重封安阳君，而且名正言顺地使田不礼成了安阳相。如此一番惊心动魄的死而复生，赵章对田不礼自然是奉若神明言听计从了。四月大朝，赵章依田不礼谋划，布衣竹冠做酸楚状，果然引得主父大动肝肠，当夜便将他召入寝宫唏嘘密谈，说要将他封为北赵王领军拓边，问他能否与赵何同心兴赵？赵章痛哭流涕，只慷慨一句，儿臣但扩边兴赵，不做赵王。主父大为振奋，少见地大大奖掖了他一番。

这一次，田不礼早早开始了谋划。探听得主父北上之后心绪不宁，断定两分赵国在肥义处被强力阻击，主父郁闷，必然要在秋季南下沙丘宫消遣，且必然要赵章同行，此时便是最好时机。赵章心乱如麻：“主父威权之下，我能如何？”田不礼断然道：“杀赵何，逼主父退政，这是唯一机会！”赵章大惊失色：“赵何有肥义在侧，如何杀得？主父神明武勇，如何能受胁迫？不行，此计荒诞过甚！”田不礼幽幽一

笑："足下若只想做几年安阳君，主父之后惨死赵何刀下，此计自是荒诞了。"赵章急急分辩："非是我不听足下之谋，实在是此计难行也。"田不礼立即正色肃然："历来兵变，皆行奇险。君但抛却迂腐之心，我自能行。"赵章还是茫然："如何能行？"田不礼详尽说了一遍谋划。赵章细细思忖一番，险虽险，却实在是险中见巧，大有可行之道，断然拍案道："好！这在这一锤子了！"

八月中旬，六千铁骑护卫着主父车驾浩浩荡荡地南下了。

一入沙丘山水，赵雍满目凄伤。清清湖水，雪白沙滩，苍苍白杨，幽幽陵园，山水依旧如诗如画，美人却永远地长眠了。想起与吴娃在一起的纯真无羁，赵雍一阵阵心疼。吴娃死了，他也骤然衰老了，天下的一切对他都失去了吸引力，只疲惫得随时都想呼呼大睡。进入沙丘宫，他发下命令：赵章率军驻守宫外及前宫，百人骑队驻守陵宫外门，他自己下榻最后靠山的吴娃寝宫，无大事无须扰他。

沙丘宫原是特异，既是惠后陵园（吴娃封号为惠后），又是主父行宫。沙丘松林山下是陵园，建有与吴娃生前寝宫一模一样的吴娃宫，出得高大石坊是主父行宫，是赵雍处置国务会见朝臣的处所。赵雍虽是退位，却没有交出兵权，一则是他要亲自统帅大军为赵国开拓，二则是赵何正在少年，他要在赵何长大后的合适时机让他亲政。然则也要锤炼赵何尽快成熟，于是赵雍当初便谋划好了：除了征战，他常驻沙丘，只掌控国中大事，放手教赵何肥义处置国务。此等谋划之下，便有了这沙丘行宫。但是，此刻的赵雍心绪颓丧，无心住在处置国务的陵外行宫，却住在了陵园吴娃宫做梦魂缠绵。

当与不当，虽上天犹难断也。

然则无论当与不当，惊人的兵变都恰恰在此时发生了。

这一日，邯郸王宫突然接到了主父的羽书令：赵王立即前往沙丘宫晋见主父。国王赵何少年心性，高兴地嚷嚷起来：信期备车，我要去见主父了。信期机警，一接君书立即派干员飞报相国府，一边打着哈哈多方忙碌起来。片刻之间，肥义已经匆匆赶到，一看令书印鉴竹简等均没有破绽，认定这是主父王书无疑。战国时文字古奥，此时刚刚进入战国后期，虽有行书端倪出现，但却只能在民间商事等需要争取时间的特殊事情上使用，但凡正式文告诏书，都须得是正经篆书。这篆书（还不是后来简化了的小篆）几类图画，正经写来，很难体现书者个人特征，加之书写工具简单粗硬（其时毛笔尚未普及），几乎不存在笔迹辨认一事；[注]不若后来的行书，各人各写，字迹大是不同。所以辨认文书，大多只是印鉴、用材以及本身传送的诸种特殊形式。

肥义思忖一番，立即部署：信期率领百名精锐黑衣[注]，左右不离赵王；赵王立即更换贴身软甲，外罩冠冕王服，暗藏王室特有的神兵短剑；肥义带王室仪仗前行，但发警号，王车立即回程。这一番部署将少年赵何惊得目瞪口呆："老相国，我是去见主父，不是上战场。"肥义肃然正色："我王目下身系邦国安危，但听老臣便是。"肥义历来强悍凌厉，此刻黑脸白须肃杀凛冽，赵何不由自主三分忌惮，兀自嘟哝几句，整好衣甲登上了王车。

太阳西斜时分，王车马队辚辚抵达沙丘行宫。

行宫外车马场外驻扎着一片军营，车马场到行宫门廊也只有两排仪仗甲士，一切都很平常松弛，全然没有异象。然则，肥义毕竟老于此道，事先已经得知主父此行是赵章领军护卫，丝毫没有松懈心神。到得车马场，肥义下马对驾驭王车的信期下令：老夫先入宫，主父若在殿中，老夫出来接王，老夫不出，王车不动。信期"嗨"的一声，肥义已经大步去了。

“肥义参见主父——”进得第二重门，苍老浑厚的嗓音在大殿回荡起来。

王座高高在上，大殿却空荡荡了无人迹。肥义心感蹊跷，正要回身，却闻身后一阵轧轧声响，大门已经轰隆关闭。此时，一声冷笑，王座木屏后转出一个全副戎装的人影：“肥义，主父命你伏罪自裁，交上人头！”肥义哈哈大笑：“田不礼，果然是你。老夫信你鬼话么？”“信不信由得你了？”田不礼一挥手笑道，“给我割下老相国首级，看有几多重？”说话间几队甲士挺着长矛从四面包了过来。肥义大叫一声：“主父！你看见了么？赵国旧病复发了！”一声怒喝，徒手与甲士搏杀起来。肥义虽老迈英雄，然毕竟是以身试险手无寸铁，几个回合浑身洞穿，轰然倒在血泊之中。

殿外车马场，信期异常警觉，隐约听得肥义愤怒呼喝，心知大事不好，回头低喝一声：“黑衣开道！”一抖马缰，青铜王车哗啷一个回旋，飞车冲向来路。此时，两队仪仗甲士齐声发喊，齐刷刷包抄过来。少年赵何脸色苍白，却是愤激之极，拔出短剑一声尖叫：“贼臣作乱！给我杀——”正要飞身跳下王车，信期回身一把揽住：“我王但坐，有黑衣护卫！”这一百名黑衣剑士大是不同寻常，领队大将一声呼哨，撒开在王车四周布成了一个圆阵，一边奋力厮杀，一边向前滚动，两队甲士急切间无法靠近。

骤然之间，军营方向马蹄声隆隆大作，两队铁骑飞一般从雪白的沙滩包抄过来，一眼望去，便知是两个千骑队。信期大惊，原野之上，步战剑士无论如何抵不得铁骑猛冲，情急一声大喝：“杀向湖边！下水！”铁骑堪堪飞到一箭之地，四面白杨林中陡然战鼓如雷杀声大起，两支红色骑兵潮水般杀出，当先一面战旗大书一个“赵”字，旗下一员白发老将遥遥高喊：“我王莫慌，赵成来也！”

“大父——”赵何高兴地跳着叫了起来。信期一声高喊：“兵变无常，我王伏身！”扬鞭打马大喝一声，黑衣开道，冲向大湖！此时，两

支铁骑在沙滩原野正轰然相撞拼杀。黑衣卫队团团护着王车，趁势一鼓作气杀开甲士包围，哗啦啦冲到了湖边白杨林中。

说起赵成人马，来得一点儿也不突然。

李兑说肥义失败，辞去了相国府主书之职，做了赵成的门客总管，专一为赵成谋划机密。之所以打动了赵成，在于李兑对赵国大局的评判：如今主父昏聩，两王争国，必有内乱在即，能挽赵国于危局者，唯有实力也；有此实力者，唯相国肥义与我公子两人耳！肥义虽则强悍凌厉且老于兵变，然则与主父渊源太深，凡事必得顾全主父尊严，举动投鼠忌器，最终难以对赵章放手行事，至多保得少年赵王无性命之忧而已；主父昏聩，肥义掣肘，吴娃已死，赵何年少，何人何力可阻赵章称王？若赵章当国，主父则必抱当初错废之愧而认可。如此大局一旦铸成，公子必是赵章之眼中钉也！当此之时，唯公子以实力做泰山之石，方可使赵国安平，使公子掌国也。

“掌国之要？”

“诛杀赵章，迫退主父，剪除肥义。”

“如何行事？”

“但有四邑之兵，时机只在一年之间。”

赵成断然拍案：“好！兵事有老夫，先生但寻觅时机可也！”

大计确定，公子成立即开始了极为隐秘的联结行动。当初，由于赵成在胡服骑射时最终支持了赵武灵王，使赵国的军制变革得以迅速稳定地推行，武灵王自然视这位叔父为有功之臣，特命增加了赵成封地六十里。如此一来，赵成虽然已经不再掌军，但在赵国大军中的根基却没有因军制改变而受到丝毫削弱。也就是说，赵成当年的部属将领并未在军制变革中被剔除。如今，他们都是掌握数万军马的实权大

将了。若再加上与赵成素有渊源的同期老将廉颇、牛赞等方面统帅，赵成在赵国大军的影响力算得上举足轻重。能压倒赵成影响力者，大约也就赵武灵王一人而已。唯其如此，只要赵雍在位，赵成从来不做别想。如今赵雍连步踏错，显然已经是老来昏聩无断了。肥义虽则也是军旅根基，但多年执掌政务，加之军权又是赵雍长期独掌，肥义在大军中的影响力已经大大淡化了。

如此造成的局势是：国君掌军的权力事实上（不是法度上）已经四分，主父赵雍名义上依然全掌大军，实际上号令已经松弛；新王赵何与相国肥义掌控邯郸驻军，方面大将廉颇、牛赞、楼缓等统帅边军，王族将领则执掌邯郸周围的要塞驻军。依照法度：在无战事的情势下，边军历来不问国政；邯郸守军与四周要塞驻军，则不奉王命兵符不得擅动。在国势稳定号令统一的大局下，法度自然是有用的。然则，在赵国这个素有兵变传统历来靠实力说话的强悍国家，大权归属但有不明，握兵将领对朝局的“关注”便立即显示出来。只要权臣在军中有根，便没有不能调遣之说。

此等大势下，赵成出山已经没有了顾忌。他的力量，则是四邑之兵。所谓四邑，是邯郸周围的四座要塞：武安、少阳、列人、巨桥。武安为邯郸之西大门，历来驻军两到五万。少阳在邯郸以南临近漳水，为赵国南部门户，加之这里有大名赫赫的丛台（后人呼为赵王台）行宫，历来也是驻军三万防守。列人在邯郸东部、漳水西岸，寻常驻军一万。巨桥在邯郸以北巨鹿以南，距邯郸不到百里之遥。巨鹿也是兵家重地，但与巨桥要塞却不是一体驻军。这巨桥原是巨鹿水上的一座大石桥，其所以成为要塞，非是因桥之险要，而是因为这里有赵国最大的粮仓——巨桥仓。巨桥建大型粮仓，起于殷商时期。史载周武王伐纣，曾打开巨桥仓赈济殷商饥民。相沿下来，巨桥便成了赵国最大的粮仓，虽不如魏国敖仓那般有名，也算得天下名仓之一了。因了这座粮仓，巨桥建成了巨鹿之外的另一座城堡，自然也成了单独

驻军防守的要塞。由于这四处要塞都是要紧所在，历来驻军大都以王族将领统军，而赵成恰恰是目下王族中的老军头。

没过多少时日，赵成的隐秘联结已告完成，单等李兑选定动手时机了。

李兑自然没有闲着，早已派出多路秘密斥候，并重金买通了主父身边的两个内侍，赵武灵王与赵王、肥义三方但有举动，消息便立即传到李兑设在邯郸北郊的秘密营地。主父南下沙丘并以赵章率军护卫，使李兑大喜过望，立即赶回邯郸与公子成秘密计议一宿，将一切都部署妥当了。及至肥义与少年赵王向沙丘宫进发，赵成的四邑之兵早已经在大陆泽东岸的茫茫白杨林中埋伏妥当了。一见沙丘宫外两座军营的骑兵冲杀赵王车驾，赵成立即挥军掩杀出来。

赵章原本在行宫外一座山头发号施令，接到宫内飞报说肥义已经被杀，顿时高兴得哈哈大笑，立即下令两营飞骑出动截杀赵何。不想骑兵堪堪展开，湖畔森林却潮水般杀出大队骑兵。赵章心下陡然一沉，心知大事不妙，然事已至此已经没有了回旋余地，立即飞身上马冲下山来，亲自率兵截杀赵何。然则事情远非赵章所料，迎面杀来的铁骑连绵不断，至少也是三五万，只两个回旋冲锋，边军六千骑兵便四面溃散了。赵章本非战场大将，如何敢再去奋力截杀赵何，想也没想飞马逃回了沙丘行宫，立即下令关闭行宫城门。

片刻之间，公子成与追杀将军们都愣怔了——行宫内有主父赵雍，却该如何？

正在此时，李兑飞马从后队赶来，一声高喊：“赵章谋逆，弑君杀相，包围行宫，请主父明正国法！”

公子成恍然猛醒，举剑大喝：“擂起战鼓，包围行宫！”

骤然之间战鼓大作，五万铁骑狂风般展开，将沙丘行宫四面围得水泄不通。

赵雍进了松柏山林下的陵园寝宫，漫步徘徊到了吴娃陵前，情不自禁间一阵茫然凄伤，兀自嘟哝一时，只觉得疲累不堪，躺卧在石亭外的草地上鼾声大作了……蒙蒙眬眬之间，战鼓喊杀声突然大作，是梦么？不是！赵雍突然翻身跃起，一个踉跄几乎跌倒在地，鸟！当真有人以为赵雍老了？骂得一句，赵雍飞步直奔前宫。正在此时，百骑将军迎面疾步而来："禀报主父：行宫外两军厮杀！情由不明！"赵雍一挥手："贼臣作乱，赵章应敌，走！"

将出陵园，一人浑身血迹飞奔而来，遥遥一声嘶喊："主父救我！"

"章？"赵雍一脸怒色，"究竟何事？！"

"公子成协同赵何作乱，起兵包围行宫！"

"老匹夫！"赵雍轻蔑地冷笑一声，"随我来！"

"主父不可涉险！他等险恶，要主父性命也！"赵章声泪俱下。

"滚！"骤然之间，赵雍须发戟张，一脚踹开赵章，雄狮般咆哮起来，"老夫横扫千军，血流成河，何惧几个蟊贼乱臣！如此萎缩，你这狗才何以定国！"战刀一抡，赵雍石夯般砸了出去。

行宫城堡的石门隆隆打开，百人铁骑队飓风般刮了出来，钉成两列。白发苍苍的赵雍一领火红的斗篷，一支六尺长的统帅五色翎，手持那口不知砍下过多少敌酋头颅的精铁骑士战刀，雕像般沓沓走马而出，万千军兵一片肃然。

"公子成何在？"赵雍威严嘶哑的声音如同在幽谷回荡。

同样是白发苍苍的赵成在大旗下淡淡一笑："老臣在此。"

"赵成，你身为王叔，借机作乱，有何面目见我赵氏列祖列宗？"赵雍战刀锵然出鞘，"我虽只有百骑，却要领教你公子成这叛军之阵……"

"主父且慢！"赵成冷冷截断，"老臣既非作乱，又何须与你厮杀？"

"大兵包围行宫，尚敢强词夺理！"

赵成一阵大笑："赵雍啊赵雍，你当真老迈昏聩也！"骤然又是一脸寒霜，"你的好儿子赵章，才是真正的乱臣贼子。骑士闪开，教老主父看个明白！"

车马场骑士沓沓闪开一条甬道，信期驾着青铜王车隆隆冲了进来，六尺伞盖下赵何的哭喊声已经扑了过来："父王！相国被他们杀了！儿臣也被他们追杀……"哭喊声中，王车已经辚辚冲到赵雍马前半箭之地。却见赵成一挥手带着几员大将风驰电掣般插上，长剑骤然将王车挡住："臣启赵王：主父已无明断之能，只当在此说话，切莫近前！"赵雍打量一番，骤然出奇地冷静下来："何儿，在那里说话无妨。你方才说甚？相国如何了？"

"父王！"赵何被公子成骤然一插一挡，吓得面色苍白，一开口哇地哭了。

"赵何！"赵雍一声怒喝，"你是赵王！何事堪哭？说话！"

"是。"赵何一抹眼泪，"主父今晨下书召我，相国前行。我到行宫之外，相国先入。片刻之后，宫门内隐隐杀声。信期护我回车，遭宫外甲士围攻，两营铁骑也随后追杀，黑衣战死战伤三十余，幸公子成大父赶到……"赵何不禁又是哽咽一声。

赵雍战刀一指：“信期，赵何所言，可是事实？”

“主父明察，句句属实。相国入宫未出，显是已遭不测！”信期愤然高声。

赵雍心中猛然一沉，正要下令搜寻行宫，却闻马队后一片骚动，行宫总管大汗淋漓地跑了过来：“禀报主父：行宫正殿，一具无头尸身……”话未说完急转身挥手，“快！抬过来！”几个内侍一溜飞跑到了马前，竹榻上却是一具血糊糊的尸体。赵雍飞身下马扑到了榻前，哗啦撕开尸体上衣，灰白的胸毛中赫然现出一片硕大的红记。

“肥义……”赵雍闷哼一声，软软地瘫倒在血糊糊的尸体上。行宫总管扑上去抱起赵雍，立即掐住了人中穴。倏忽之间赵雍睁开了眼睛，嘴角抽搐着一个挺身站了起来：“田不礼何在？”行宫总管立即答道：“安阳相在宫内护持安阳君。”赵雍对百骑将淡淡道：“去，给我拿过来。”百骑将一挥手，带着十骑飞马卷进了行宫，片刻之间便将两人带了出来。赵章面色苍白得如同远处的沙滩，脚步拖泥带水地摇晃着。田不礼却镇静自若地走在赵章身旁，不时低声对赵章说得两句，来到马队前一躬：“安阳相田不礼参见主父。”

“田，不，礼，”赵雍冷冷一笑，齿缝的嘶嘶气息竟使镇静自若的田不礼不禁猛然一个冷战，“肥义可是你杀？”

“正是。肥义加害安阳君……”

“奸贼！”赵雍霹雳一声大喝，那口四尺长的骑士战刀一道闪电般打下，只听“啪”的一声大响，田不礼的半边脸血肉飞溅！四周骑士看得明白，这是赵雍极少使用的最残酷刀法——将战刀当做铁鞭抽打，不使你一刀便死。瞬息之间，只听啪啪连响中声声惨号，田不礼成了一具踉跄旋转的血肉陀螺。赵雍狮子般狂怒地吼叫着，手中战刀闪电

连抽，不消片刻，血肉陀螺成了四处飞散的骨肉鲜血碎片，那个活生生的能臣田不礼荡然无存了。

当赵雍收回那口毫无血污依然一片寒光的骑士战刀时，赵章吓得几乎瘫在了地上。车马场的万千骑士无不骇然，连赵成这百战老骑士也胸口突突乱跳，纵然血战疆场杀人如麻，谁却见过如此真正血肉横飞的杀人之法?

“肥义一死，主父方寸乱了。公子不能手软。”李兑在赵成耳边低声一句。“

莫急。”赵成一摆手，“且看他如何发落赵章。”

赵雍拄着战刀一阵大喘，方才抬起头来：“公子成，以国丧之礼厚葬肥义，你可能办到？”

“只要主父秉公执法，赵国安定无乱，老臣自当遵命。”

“你，真心扶保赵何称王？”

“若有二心，天诛地灭！”

“好！”赵雍招手大喝一声，“四邑将士！听到没有？”

“听到了——”车马场一片轰雷之声。

“老夫无忧也！”赵雍哈哈大笑回身，“赵章出来！”

瑟瑟发抖的赵章，被行宫总管扶着走出了百骑马队。赵雍大皱眉头，行宫总管放开赵章退到了一边。赵雍长叹一声：“赵章啊赵章，老夫今日才看清你也。便要争夺王位，亦当有英雄志节。少年赵何，尚知临危拼杀。何独你多读诗书，反成如此懦夫？既为阴谋，败露却不敢担待。生子若此，老夫当真汗颜也！”赵雍又是一声沉重叹息，

“你母后早死，为父饶你家法了。然则，既为封君大臣，弑君杀相，邦国法度是公器，为父也是无奈了。”说罢战刀一指，“公子成，安阳君交由赵王国法处置。”回身一挥手，“押过去！”

赵成冷笑：“赵雍啊赵雍，你至今犹想袒护这个逆子，教他死灰复燃，当真好笑也。赵王年少良善，能依法处斩乱臣贼子的兄长？老夫已经教他回去了。法度处置，自有老夫担待。”

“公子成，你……”强雄一生的赵雍张口结舌了。

“来人！”赵成一声大喝，“安阳君赵章，实为乱国元凶！弑君杀相，罪不可赦，立即斩首，以戒后来！”马下甲士轰然一应，赵章一句“主父救我”尚未落音，头颅已滚出丈许之外。

赵雍眼前一黑，一口鲜血喷出，山一般轰隆倒地了。

行宫总管一声令下，几名内侍将主父抱上竹榻飞快地抬进了行宫。百骑卫队也立即飓风般卷了回去，沙丘行宫的城门隆隆关闭了。旬日之后，赵雍渐渐醒了过来。时当暮色，秋风打窗，院中落叶的沙沙声听得一清二楚。这般幽静？不对，如何还有马嘶之声？“主父，四邑之兵还围着沙丘宫。”一个侍女轻柔的声音。如何？他们还围着沙丘？赵雍挣扎着要坐起，却被侍女摁住了：“太医说主父血脉虚弱，忌走动。”“太医何在？教他前来说话。”话音未落眼前金星乱飞，倏忽心下一凉，赵雍第一次真切感受到了虚弱两个字的味道。“主父，太医他……”侍女期期艾艾地说不下去了。“太医如何了？说！老夫不治了么？”赵雍最烦吞吞吐吐。“不。”骤然之间，侍女眼圈红了，“太医已经走了。”“走了，何处去了？”“主父。”侍女颤颤叫得一声，哇地放声大哭起来。赵雍心念电闪，猛然翻身坐起：“说！究竟何事？”

侍女断断续续的诉说如同淅沥秋雨弥漫，赵雍的心越来越冰凉了。

原来，杀了赵章之后，赵成的兵马立即四面围困了沙丘宫，断绝了进出沙丘宫的一切路口。但是，赵成的兵马却不进入宫内，只是派人不断在各个宫门路口宣谕：出宫者一律无罪，守宫者举族连坐。旬日之间，宫中官吏骑士内侍侍女纷纷走了，连那些老仆也在家人呼唤下走了。侍女看着苍老的赵雍愣怔的模样，哭得说不下去了：“主父，莫伤心，也是你大病昏迷，否则不会有人走的了。”“你如何没走？”仿佛想起了什么，赵雍突然问了一句。美丽丰满的侍女突然脸红了：“我答应过王后，要始终追随主父的。”“王后？是吴娃要你跟着我？”赵雍惊讶了。侍女点点头：“王后临走前对小女说的。”“你是孟姚亲戚？”赵雍问。“不是。”侍女摇摇头。“孟姚对你有恩？”“没有。”侍女又摇摇头，“王后常说主父英雄，小女也跟着说，王后便问我愿不愿永远跟在主父身边？小女便说愿意，就这样。”赵雍呵呵笑了：“你是胡女？叫甚名字？”“是。”侍女点头，“林胡牧羊女，叫岱云子。十二岁那年，邦国许胡人入军做骑士，族人们高兴，族长便选了我等三女献给王宫。”“果然，岱海胡女也。”赵雍轻声叹息，“那两个姐妹如何？”“在赵王宫里。”侍女低声一句，“岱云子是赵王送到主父宫的，她们两个留在了赵王身边呢。”

“大草原多美啊！”赵雍由衷地感喟着，“天似穹庐，笼罩四野，苍苍茫茫，遍野牛羊，处处战场。就是在那里，老夫遇上了世间最美好的女人啊！”

“大草原是好，没有人说不好呵。”侍女也笑了。

“姑娘，不想回大草原么？”

“不。”侍女认真地摇摇头，“我答应过王后，不兴反悔的。”

赵雍又呵呵笑了：“好憨的姑娘，那也作数了？”

“作数。”侍女认真点头，“牧人都这样，说一句算一句，刻在心里。不像王室刻在竹片上了。”

“好呵好呵。”赵雍喃喃着站了起来，“王室贵胄们有竹片儿。怕人说话不作数，要刻在竹片上。到头来也，该忘的照忘。牧人们没有竹片，只有刻在心里了。当忘之时，却是念念不忘。天下事，忒煞怪也！”

“主父不能乱走，快来躺卧着。”侍女过来扶住了赵雍。

赵雍猛然站住了：“姑娘，主父有令：擢升胡女岱云子为行宫密使，立即出宫，赴云中郡大将廉颇处传送密书。”

“主父，岱云子出宫，谁来侍奉你？你一个人不怕么？”侍女惊讶地瞪大了眼睛。

赵雍呵呵笑了：“老夫杀人太多，鬼神都怕我，我怕谁来？”说罢走到外间大书案前，岱云子连忙过来扶着他席地坐下。赵雍思忖着展开一张羊皮纸，却又突然转身，“岱云子，脱下你贴身衣衫。”岱云子顿时面色绯红，低头一声：“是，小女答应过王后，要给主父的。”

说着脱下了那件火红的紧身胡裙，又脱下了贴身的本色苎麻小衣，雪白丰满的乳峰突然颤巍巍贴在了赵雍眼前，“主父，这是你的。”

骤然之间，赵雍老泪纵横，一把扶起了岱云子要跪下去的身躯：“姑娘，你，你是我的女儿！赵国公主！来，坐好了。”说着拿起那件尚留岱云子馨香体温的苎麻衫，突然一口咬破中指，在苎麻衫上写了起来。岱云子大惊失色，哭声道：“主父不要写，疼也！”赵雍呵

呵笑着："疼？为父一生征战，三十六处刀伤在身，从来不怕肉疼，只怕心疼。"一声哽咽，戛然打住了。

怔怔地看着鲜血淋漓的两行大字，岱云子突然放声大哭，紧紧抱住了赵雍："主父，我不走。"

"岱云子！你识得字？"赵雍惊讶了。

"王后教的。"岱云子哭着点头，"我不走！不走！"

"识得字便好。来，坐好了，听老父说。"赵雍慈爱地拍着岱云子肩膀，扶她跪坐在身旁，"有此血书，岱云子便是赵国公主。愿做，你就回邯郸王宫。不愿做，你就回大草原。归总老廉颇会安顿好你的，谁也不敢欺侮你了。知道么？"赵雍依旧呵呵地笑着，"走是要走的了，你不走，谁来救老父了？呵，对了，这里还得盖一方大印。"

"血书还盖印？"

"憨。"赵雍笑了，"血书可假，这调兵王印可无人能假。你看——"说着在腰间大板带上一摁，一方黄澄澄的大铜印赫然在手，"打开那只铜匣。"岱云子连忙搬过书案边一只扁平的铜匣打开。赵雍大印在匣中一拍拿出，狠狠地摁在了苎麻衫血书的左下方空白处，"好了，一个时辰后穿上它。"岱云子扑闪着大眼："血迹渗汗，麻衫要隔层衣裳才好，是么？"

"不。"赵雍轻轻摇手，"定要贴身，万无一失。血迹干过时辰，些许汗水岂能渗开？老夫浴血一生，憨姑娘知道甚来？"

"父亲。"岱云子轻轻一声，泪如泉涌。

赵雍笑了："乖女儿，弄点吃的，饿了。"

夜半时分岱云子走了。岱云子说，旧人都是夜半出宫的。临走时，岱云子又哭了，说她查勘过府库，只有些许粮肉，吃不到两个月，她不放心。赵雍笑了：“但有两个月，廉颇边军也就到了，放心去。”岱云子趴在地上哭声喊着父亲，接连叩头，终是被赵雍呵斥走了。

夜色沉沉，天黑得伸手不见五指，萧萧马鸣与呼啸林涛裹着刁斗声传来，赵雍听得分外清晰。可惜也，这萧萧马鸣阵阵刁斗竟不是他的靖边大军，却是勒在自己脖颈上的绞索。细想起来，少年入军便为猛士，十六岁做太子，二十九岁上做了国君，为王二十七年，做主父四年，三十一年的君王生涯中，后十二年几乎全部在马背上征战厮杀，统率大军驰骋疆场。迄至今日，赵雍整整六十岁一个甲子，在大军中几乎浸泡了一生，对军营之声太是熟悉了。他将夜晚军营的茫茫混声叫做营涛，每每大军扎定，他总要在深夜登上营外山头瞭望倾听。辽阔军营的灯火与隐隐混杂的马鸣声帐鼾声巡逻声口令声旗帜声刁斗声随风弥漫四野，总是荡起他一腔豪情，令他沉醉其中。久而久之，但听营涛之声，他便能对这支大军做出诸多评判了。目下，这行宫外的营涛声虽然与弥漫天地的林涛声交会鼓荡，赵雍还是听得出这四邑之兵的大致状况：东南两面平川沙滩，是铁骑营，西北两面山地松林，是步军营。武安铁骑是赵国精锐之一，那雄骏战马的长夜一鸣穿云破雾闪电般飞来，任是天地混沌也令人为之振奋。巨桥仓步军是赵国武士的骄傲，那巡营甲士整齐有力的脚步声如同石条夯地，是夜晚军营的独特节拍，行家伏地，一听便知其军战力。可见，赵成调集的四邑之兵都是主力，而非久守一地的郡县散兵。沙丘行宫只有一个百骑队，便加上赵章的六千铁骑，也不当调集如此数万精锐大军应对啊。兵变之要，在于机密快捷。如此大张声势且久围不入，显然便是要困死他了。然则，赵成不怕夜长梦多边军南下？这赵成究竟想做甚?

一颗巨大的流星划过夜空，空旷漆黑的陵园倏忽一亮。

赵雍呵呵笑了，公子成稳操胜券，偏是要在这围困沙丘行宫中一举稳定掌握赵国。看似险棋，实则老到之极。根本之处，公子成有实力，不是寻常宫变，不怕拖。再则，公子成拥立赵王正统，赵国王族不会有反对势力出现。当然，更根本之点，是赵雍连挫赵章阴谋作乱，给了公子成一党以绝好的“定国平乱”口实。最痛心的是，力挽狂澜堪称泰山石敢当的肥义死了，肥义若在，公子成安得猖獗？如此情势，公子成自要明火执仗地昭示赵国朝野：主父昏聩，促成变乱，不堪当国，谁家不服便到沙丘宫理论。尴尬的是，连自己身边的卫士吏员仆从都逃了个精光，连肥义也惨死在自己的错失之中，雄豪一世的赵雍，成了真正的孤家寡人。此情此景，谁人能说你赵雍还有德望足以当国？

这便是战国了：君王果是英明，举国死心追随；君王若是昏聩，朝野国人但有机会便弃之如敝屣，绝不会因你曾经有过的功勋而生怜悯宽容之心。齐湣王田地被齐人千刀万剐，燕王哙被子之逼迫“禅让”而朝野听之任之，当初都曾经教赵雍心惊肉跳，如何，自己竟要落得比那些昏聩君王更要狼狈的境地了，当真匪夷所思也！

不。赵雍英雄一世，何能轻易屈从于胁迫之力？赵雍不恋栈贪位，早早就让出了王位。赵雍所想，只是为了赵国强大，只要率领大军开疆拓土，岂有他哉！赵雍纵有错失，何当一帮机谋老朽如此作践？老夫偏要活，不能死，等廉颇边军到来，老夫廓清朝局，纵死也瞑目了。

空旷得幽谷般的陵园行宫，赵雍开始了艰难的谋生。

岱云子说有两个月的粮食干肉，赵雍一个月吃得精光，还是极为俭省的一日只一顿。岱云子没打过仗，没跟随过赵雍，原是依寻常肚腹忖度的。谁知赵雍却是不世出的猛士英雄，食量惊人，寻常间一顿便是半只烤羊一袋马奶子。若遇连日驰骋拼杀，三日不食也是使得，然则一旦扎营开吃，六成熟一只整羊大吞下肚，活生生虎豹一般。赵

国大军之中，唯大将廉颇之食量堪与赵雍匹敌，军中呼为“一龙一虎”。今日赵雍虽已六旬，犹是虎虎生风之猛，一日只有两鼎舂米干饭，如何能够果腹？一个多月下来，白发苍苍的赵雍形销骨立，直是那寒瘦凛然的一杆白杨，纵是一身紧身胡服，此刻也是空荡荡架在肩头，任寒风吹打得啪啪作响。

沙丘的冬日是寒冷的，行宫里的一切有用物事都在赵雍昏迷时被搬运一空了，那些许粮米大约也是有意留下而已。没有燎炉，没有木炭，高大空旷的行宫冰窟冷窖一般。夜里，赵雍撕扯下几片能搜寻到的帐幔，用火镰击打出火苗焚烧取暖。白日，赵雍缩在山根下枯黄的茅草里晒暖和，手脚活泛了，便在行宫府库里搜索大大小小的粮囤鼎斛，但能搜得几把灰土夹杂的糙米，便是呵呵长笑，狂乱地生生塞进嘴巴大嚼，满嘴白沫犹自津津有味。正午日暖了，赵雍猴子般爬上高高的白杨，在鸟窝里掏出刚刚从蛋壳里伸出头还不会喳喳鸣叫的雏鸟，连鸟蛋一起塞进嘴里，嚼得血水从嘴角汩汩流淌，犹自哈哈大笑。日每如斯，不到一个月，陵园行宫白杨林中的鸟窝已被洗劫一空了。但见白发白须的“老猴子”出来晒太阳，成群的乌鸦鸟雀便绕着他愤怒地聒噪飞旋，老猴子猛然狂笑蹿起，鸦雀们惊恐高飞，盘旋在湛蓝的天空，犹自不依不饶地嘶声叫着。

大雪纷纷扬扬铺天盖地，沙丘成了冰雪的世界。府库被搜寻得一干二净，连能找到的鼠洞也被全部挖过了。鸟窝被掏光了，雏鸟被吃净了。连唯一可吃的几棵老榆树皮也被扒得树干白亮，在呼啸寒风中枯萎了下去。纵是草根，也被大雪掩埋了。

茫茫天地，唯有无尽飞扬的雪花在飘舞，唯有飞檐下的铁马在叮咚。

三个月过去了，沙丘行宫外依然没有熟悉的号角。

没有等来他所向披靡的精锐大军，赵雍终于在冰天雪地中颓然倒下了。

这是公元前295年冬天的故事。

---

1. 北海，今蒙古国以北原苏联境内之贝加尔湖。百余年后，西汉霍去病大军又一次穷追匈奴，控制北海。
2. 旃裘，即毡裘，用兽毛织成的毛毡。
3. 音chn（蝉），铁柄短矛，类似中原的短戟，却更为轻便。
4. 卮，古代酒器，与爵、杯、觥等相若。
5. 狼居胥山，今蒙古国乌兰巴托地带。
6. 楼烦城，今山西宁武地带。
7. 黄旗海，今内蒙古集宁地区。
8. 这个安陵君虽然只有五十里封地，然却因“唐雎不辱使命”的故事闻名后世，见第五部《铁血文明》。
9. 王贲，赵国大臣，非后来秦灭六国时的大将王贲。
10. 长史，秦国官职，相当于国君秘书长。
11. 关市，秦国掌管市易与商业税收的官员。
12. 见《墨子·辞过》篇。
13. 相，赵国设郡前设置的城池政事长官，比后来的郡相小。
14. 沙丘，殷纣王曾在此筑台畜养禽兽，今河北广宗西北大平台；后来秦始皇巡视天下，也病逝于此。
15. 渔阳，燕将秦开破东胡后设郡，因在渔水之阳得名，辖境为今内蒙古赤峰以南、北京通州、怀柔以东及天津以北地区。
16. 沽水，战国水名，后世亦称沽河，上游为今河北省白河，故道流经今北京顺义、通州，下游为今北运河。
17. 晋阳，今山西省太原市。
18. 《史记·赵世家》原典，意谓不能害人以沽名，做事之人当心底正大，即或死人活过来对证也毫无愧色。

19. 诺，古人答应语气词，有认可之意。

20. 战国文字与书写、工具的诸般演变，详见第五部《铁血文明》。

21. 黑衣，赵国国君卫士的专用名号。赵国有尚剑传统，黑衣多是第一流剑士。

第十二章　士相峥嵘

一　秦国第一次力不从心了

当赵国的崛起奥秘全部被揭开，秦国君臣在章台的秘密会商莫衷一是了。

以丞相魏冄的主张：赵国在武灵王之后已经休整二十余年，惠文王赵何的王权已经稳固，赵军兵力已六十万余，实力显然已经超过了武灵王后期；当此之时，秦国不宜与赵国展开大战，当先行周旋山东列国，陷赵国于孤立，而后徐徐图之。然则如此一来，立即便有一个难题摆在了面前：阏与之败如何对朝野交代？丧师八万，秦军遭受了前所未有的耻辱，朝野伐赵声浪正在汹汹之时，天下战国也在睁大眼睛看秦国如何举动，若就此隐忍不发，且不说灭杀秦人公战士气，只怕追随秦国的山东诸侯也会倒向赵国了。这种局面，任谁也不愿看到。如此一番折辩，大权在握的魏冄也不能固执己见了，只拍案一句："王前但有定策，老夫鼎力实施！"板着脸不再说话。

末了，还是一直默默思忖的白起开口了："从大势权衡，目下还得给赵国一个颜色，否则内外难安。只是此战只宜快速战胜，不宜僵持大打。战胜之后，我王可会赵王，压其处于下风，使天下皆知大秦并无示弱赵国之意，以了阏与之结。而后，当以丞相之策行事。"虽然不甚解气，然则重臣们反复掂量，目下还似乎只有如此方可暂做了局。一时无话，算是默认了白起的谋划。

"会王之事好说。"秦昭王皱着眉头，"要紧处是，这一仗必须胜得利落。"

白起慨然拱手：“此战臣当亲自统兵，定给我王打出会盟威风！”

一言落点，魏冄当先拍案喊好，几位重臣尽皆赞叹，连秦昭王也似乎绽开眉头松了一口气。白起的厚重寡言人人皆知，统兵出战的沉稳犀利更是人人放心，他说打出威风那便必然能打出威风。只要一战打胜与赵国扳个平手，秦国便能从容周旋。如此情势，君臣心下一时稍安。

会商结束，大臣们立即赶回咸阳各自忙碌去了。独自留在章台消暑的秦昭王有些坐卧不宁，总觉心下沉甸甸的。落日余晖将山谷染成了一片金色，秦昭王沿着湖畔草地一路走来，不知不觉到了竹林掩映的孝公庭院——玄思苑。漫步在这简朴幽静的小小庭院，秦国的风风雨雨油然浮现在眼前。秦孝公与商君的盛年悲剧发生在这里，秦惠王的暮年悲剧发生在这里，秦武王扑朔迷离的继位之变也发生在这里，秉政三十余年的母亲宣太后，去岁也惨死在这里。小小章台，每每在秦国大转折的时刻不期然成了风浪的源头，神秘得令人不可思议，只有叹息天意了。如今，自己即位已经三十余年，秉政母后死了，统摄国事的舅父丞相也老了，眼看自己就要稳稳当当地亲掌大权统一六国了，却突然一座赵国大山横在了面前。拨开这座大山上笼罩的云雾，又恰恰是在章台。若非天意，其中奥秘为何如此令人难测？诚然，一国内政也可以不因他国强大而改弦易辙。然则这是战国之世，大国连续碰撞激烈对抗，天下大势几乎铁定地左右着各国的权力格局，如何能以寻常时期的外事邦交论短长？若无赵国大山骤然横空出世，阏与之战秦军大败，以穰侯年近七旬之身，朝野呼吁其退位还政之声必然日见高涨，穰侯无由恋栈，自己亲政指日可待。然则赵国大山一横，秦国局势陡见险恶，强臣猛将立会成为国家重宝，稳定权力格局也会成为上下同欲，朝野便会转而拥戴穰侯此等强臣掌国，以与赵国对抗。穰侯虽已年迈，却老而弥辣，非但体魄强健，权欲更是不见稍减，若再有十年，嬴稷自己也是年近六旬之老人了，倏忽一生，难道注定要将这空头王冠戴到坟墓里去么？

这种茫然无措，与其说是因自己的权力处境而起，毋宁说是惊心动魄的赵国故事给了他前所未有的震撼。毕竟，自己是秦王，也算身强体健，终不成还能走在老舅父之前了？纵是亲政再晚，秦国最终也还是得嬴稷掌权了。说到底，秦国目下最要紧的是如何对抗这个巍巍然崛起的赵国？然则，依赵国目下之势，秦国还当真是力不从心也。就兵力说话，战国以来，初期魏国最是强盛，魏惠王中期曾达到五十万精锐大军；战国中期，楚国吞灭吴越之后，兵力一度达到六十余万，齐国在齐湣王后期也达到了六十余万大军。然则，上述三国都倏忽衰落了，目下都是拥兵三四十万而已，且还不是清一色的精锐新军。目下七大战国之中，兵力在六十万之上者，唯有目下之赵国。

若是仅仅数量占优而战力疲弱，秦国五十余万大军何惧之有？要紧之处在于，赵国这六十余万大军，偏偏是胡服骑射之后练出的精锐新军，其剽悍勇猛之战力，竟能一战吞灭秦军八万铁骑，当真令人惊心。纵是胡伤用兵不能与白起相比，然则两军死战绝地，赵军并非大军重围以数倍兵力优势取胜，而是在兵力大体相等的情势下死战取胜的。若非此等血战，岂能令善战之秦国朝野震惊?

如果说，阏与之战还仅仅是对赵军战力的惊讶，在白起揭开赵国帷幕后，秦国君臣已经被赵国的整体实力震惊了。若是赵武灵王的主父一直做下去，以赵雍晚年之错失频出，也许赵国之强大也就是昙花一现了。偏是阴差阳错，一场兵变竟成了赵国朝野的枢纽之油，使这个民风强悍的国家度过危机而继续强大起来。本来赵雍未必就死，偏偏是那个最后的侍女岱云子刚刚走出赵国，却永远地失踪了。本来少年赵何未必能稳定赵国，谁料那个公子成被封为安平君独掌国政三年之后却死了。那个谋划起事的李兑虽然做了司寇大臣，却也因实力靠山倒塌而被处斩了。于是，赵何安然亲政，赵国度过了变乱之期。更令人不安的是，赵何当政后礼贤下士，赵国倏忽涌现出一大拨名臣名将，势头似乎比当年秦国崛起还要来得迅猛。虽说在赵国内乱之时中

山国又死灰复燃，可如今的赵国不是又灭了中山么？如此一来，赵何的国王越做越稳，赵国也是扶摇直上，天算也？人算也？

战国之世，但能在变法之后连续两代稳定，立即成为超强战国。若一代变法而后代止步，必会无可奈何地迅速衰落。前者如魏国，如齐国，如秦国；后者如楚国，如韩国，如燕国。目下之赵国，赵何已经稳定近二十余年，上下同心，坚持新法，朝野拥戴，国力凝聚，若再有一代如此坚持，秦国的压倒天下之势则可能要被两分了。虽然赵国没有废除封地旧制，旧根没有彻底刨除，令秦国君臣稍感心安。然则，赵国稳定之后，安知不会再行第二次变法？若当真推行第二次变法，如同秦国商君变法一般彻底，赵国岂能撼动了？果真如此，赵国岂非要与秦国平分华夏？秦国一统天下之大业岂非要付诸东流？那时，身为第四代强秦国君的嬴稷将何以面对嬴氏祖先？何以面对天下变法之士？

是了，要害在这里，秦昭王茫然无措的根子也在这里。

当年，秦孝公东出未成梦断关河，临死之际与太子嬴驷单独密谈。孝公问嬴驷："何谓国耻？"嬴驷答："六国蔑秦，不与会盟。"孝公问："何谓国誓？"嬴驷答："大出天下，一统华夏！"孝公一字一顿地做了最后叮嘱："王族易败，若无远图则速朽。凡我嬴秦子孙，必以一统天下为激励，荒疏者，死后不得入太庙也！"从此之后，"大出天下，一统华夏"便成了嬴氏王族的秘密国誓。尽管，由于分化六国的策略之需，这一秘密国誓不能公诸朝野，但嬴氏王族与股肱大臣历来都是清楚的。而且，自秦惠王之后，秦国与山东六国经过五十余年周旋，压倒优势已经是越来越明显，齐魏楚燕韩皆成疲弱之邦，统一天下眼看便可着手实施了，却偏生崛起了如此一个强猛赵国，岂非大大令人头疼？更令人担忧的是，若这种秦赵僵持的局面再延续得几年，五大战国完全有可能重新恢复过来，那时山东六国再以赵国为盟主合

纵抗秦，岂非又倒退回秦惠王的艰难时期了？稍有闪失，秦国被逼回函谷关以西亦未可知也。

血红的晚霞中，秦昭王猛然一个激灵。“备车！回咸阳！”秦昭王对遥遥跟在身后的老内侍喊了一声，大踏步走了。

当夜三更，秦昭王回到了咸阳，没有进宫，车驾直奔穰侯魏冄的丞相府邸。可匆匆迎出的相府主书吏却禀报说，丞相从章台回来只在府中停留得一个时辰，便带着一班精干吏员北上九原了。秦昭王思忖片刻，也没有多问，驱车回宫了。

刚进书房，长史王稽来禀报：武安君府行军司马报来急件，说武安君与丞相已经兼程北上九原，但有军情，随时羽书急报。秦昭王心下稍微宽松，立即吩咐长史下书各郡县并晓谕朝野：上将军白起已经起兵伐赵复仇，秦人精壮但有非征入军者，各郡县得踊跃接纳并就地驻扎，俟国尉府稍后一体接编。这是章台会商确定的谋划，此战事先书告朝野，以安国人汹汹请战之心，昭示国府雪耻之心志。王书发出，秦昭王吩咐张挂九原地图。硕大的羊皮地图在六盏与人等高的铜灯下分外清晰，秦昭王伫立在图下久久端详——白起要在这里与赵国开战么？

因此战不大，章台会议没有要求白起详陈谋划。当然，更根本的原因在于这是白起统兵出战，若是别个大将，那是无论如何也要多方谋议的。加之白起与丞相魏冄素来是军政联手的极佳将相搭档，白起慨然请战，魏冄一力赞同，秦国君臣还有个不放心了？秦昭王从章台回来的路上便在思忖，白起会将战场选在哪里？秦昭王原本多谋深思，即位以来虽说不握掌国实权，但却从来都在细心体察白起的用兵之道，尤其是那些兵略谋划。虽说君王不必领兵，然战国之世大战连绵，君王不知战场兵术尚可，若对兵家战略也是一窍不通，是迟早要出事的。以秦昭王的推测，白起打仗刁猛狠稳，看似堂堂之阵正正之

旗，实则机变难测；论秉性，更是刚勇深沉，战胜欲望格外强烈。以此看去，白起这一仗定然是选在河内安阳之外。

安阳是白起夺得河内郡后设置的新要塞，恰在与赵国接壤处。兵出安阳，百里之遥便是丛台行宫（后世赵王台），再北上百里便直接威胁邯郸了。当然，更重要的是，安阳要塞四周驻有秦国的精锐铁骑十万，攻城大型器械也多在此囤积，实则是蓝田之外的秦军第二大本营。攻敌距离短，秦军优势大，但出可直捣赵国都城要害，对天下震动大，对赵国震慑更大。秦昭王以为，对赵复仇，此地为上，白起也必选此地无疑。

然则，白起选了九原，实在不可思议。

九原与云中，是秦国北长城段防备匈奴的两大要塞，驻军统共八万铁骑。自从武灵王设置云中郡后，赵国一直在阴山大草原驻有廉颇统帅的十万胡服精骑，东南二百余里是雁门关大军营地，原野开阔，骑兵相互驰援极是便利。依据各方军报，此番白起北上没有调遣大军，看来是要以八万铁骑对赵军十万开战了。虽说秦军战力出类拔萃，然目下这是打过阏与血战的赵军，如何能保得稳操胜券了？白起啊白起，你素来沉稳，如何却在这只能赢不能输的关节点上冒险了？

然则，秦昭王不想干预，也不能干预。

白起背后还有魏冄，且不说魏冄目下大权在握，便是论兵论战，魏冄也是几近一流的统兵之才。无论如何，魏冄的谋国忠心秦昭王是毫不怀疑的，他能全力支持白起，一如既往地亲自为白起坐镇粮草辎重，其中必有道理。大战在即，若自己表示异议，虽说并不一定会动摇这一对将相合璧，但毕竟会使他们分心辩解，传扬开去，对军心无疑是一种无端干扰。可是，如若不说，当此要紧关头，万一失利该如何处置？秦昭王心中蓦然一亮——此战若败，不说白起，先便是废黜魏冄丞相的绝好时机，大权可一举回归。然则片刻之间，心中那一丝

亮光黯淡了下去。果真败北，秦国立时便是内外交困，纵能废黜魏冄，却用何人替代？大国丞相统摄国政，其人若无非凡才具，君王会立即陷入繁剧的国务旋涡而处处尴尬狼狈。一将一相，历来是国家栋梁。无大才出世，无端换相便是徒然乱国，如何能在战败危机之时动手？

“长史拟书。”良久伫立，秦昭王突然回过身来。

长史王稽将王书迅速拟就，半个时辰内誊抄刻简用印泥封一应完备。天亮时分，三骑快马飞出咸阳直上北阪，向遥远的北方风驰电掣般去了。

两个月后，九原战报传来：秦军大捷，斩首赵军六万，一举将廉颇大军赶出云中以北的阴山草原，赵国云中郡不复存在。

秦昭王精神大振，备细询问了军使大战谋划经过，情不自禁地拍案赞叹：“天赐白起与秦，当真大秦长城也！”

原来，白起与魏冄的谋划是：此战决意要给天下一个明告——秦国大军强于赵军，阏与之战不过是偶尔不慎战败而已，列国莫要错判情势附赵抗秦。为此，便要寻求与赵国主力大军决战。丞相魏冄曾经提出，从河内郡安阳北上，攻下丛台行宫。武安君不赞同，说从河内方向攻赵腹地是名大实小，既不能化丛台入秦，又不能攻下邯郸，且邯郸以南山地河湖交错，加之赵军后援便利，不宜铁骑驰骋速战速决；但凡用兵，当以夺地灭敌二者兼得为上，以此为谋，九原云中当是此战战场；阴山大草原的边军骑兵历来是赵军最精锐主力，也是赵国傲视天下的根本，若战而胜之，非但可硬铮铮证实秦军威力，而且可大大削弱赵国云中郡，甚或可将阴山草原化入秦国势力。武安君说罢，丞相大是赞同，立即放弃了河内攻赵的主张，二人只带了三千铁骑兼程北上了。

九原在西，东南距云中尚有一百余里。战场之地在云中，白起却先期驻扎在九原，为的是不使赵军觉察。经过半个多月的秘密踏勘与斥候侦探，武安君对赵国边军情势已经了如指掌。此时赵国的长城边军分做三大营驻扎：最东是平城大营，中段是雁门关大营，最西是云中郡治所周围的廉颇大军。因了刚刚吞灭中山国，赵国主力大军尚“镇抚”在雁门关与中山国故地之间的楼烦、广武地带，廉颇的云中大军堪堪只有八万，且是两大营区背靠背两面防守：北防匈奴南下，南防秦军北上，营寨坚固深沟高垒，显是将中原战法搬到了大草原之上。

敌情探明，武安君立即赶赴云中调遣大军：中路轻装铁骑一万，武安君亲自统率，从赵军两大营区的河谷地带杀入，分割赵军；北路军一万铁骑，绕道北营以北的草原，攻赵北营；南路军一万五千，直出云中要塞攻赵南营；铁甲重装骑兵两万，在山谷军营外的大草原截杀出营赵军；其余两万五千骑士与五千步卒，全部改为强弩营并携带猛火油柜，攻营前秘密潜行到大营两边山头密林，先行对赵营猛烈火攻。武安君特意申明将令：此战不堵截赵军援兵来路，集秦长城全部大军猛攻赵军，务求果敢猛勇速战速决，务必于天亮前击溃赵军。

天色一黑，秦军偃旗息鼓从大草原分四路秘密进发，夜半时分抵达赵国云中大营的外围山地。一个时辰后寅时卯刻，三声苍狼的吼叫呜呜呜顺着风声蔓延过来。这是武安君与众将约定的夜袭号令。狼吼方才落点，埋伏在两面山腰的强弩营立即万箭齐发，长大的箭镞带着浸透猛火油猛烈燃烧的厚布头，火龙般扑向赵军营寨。赵军壕沟内外均是粗大的圆木鹿砦，军营内也多有木栅障碍、瞭望云车等诸般木制物事，火箭但钉上鹿砦帐篷，顿时烈火熊熊。不消片刻，火势在赵军的呐喊中无边蔓延开来。此时四面战鼓大作，三路大军潮水般杀入了赵国大营。

赵军虽然勇猛，然在强兵突袭之下也是大乱。饶是廉颇奋勇冲杀，无奈赵军已经被武安君的三万铁骑拦腰分割，无法成阵而战，只

有拼命冲出已成火海的山谷军营，在大草原与秦军奋力死战。刚冲到地势开阔的草原，秦军的两万铁甲重装骑兵展开成足足三五里宽的巨大扇形阵包抄了过来。铁甲重装骑兵是秦军铁骑精华，马罩铁皮甲（内皮衬外包铁），骑士则一身六十余斤的精铁甲胄，全身只露出两只眼睛；与轻装骑兵不同的是，重装骑士每人一口重型长剑之外，还有一支一丈余长的铁杆长矛与二十支远射长箭。此等骑兵只宜在地形平坦的原野做强力冲锋，不宜在山地作战。故此，武安君专门部署在九原云中做对抗草原匈奴的利器，不想今日派上了用场。重装铁骑展开，一具具铁塔相连，恍如漫无边际黑色铁流压过草原，恰与红色胡服的赵国轻装骑兵形成鲜明对照。

两军一经碰撞，赵军的轻装骑士立见不支。这道铁流挺着长矛抡着长剑压来，任你轻灵剽悍，只是近不得一丈之内，纵有几箭射出，也是叮当落地伤不得他皮肉。赵军骑士是清一色的胡人战刀，大体三尺余长七八斤重，近战劈杀没有秦军十余斤重型长剑那般威猛，远战又无秦军长大的精铁长矛。如此一来，人马皆不能近身搏杀，只有在不断闪避中寻机而战，然则躲闪稍微有误，便被一矛洞穿。前有重装铁流堵截，后有轻装铁骑追尾，四面又有专门对付散兵的两万多强弩，前后一个多时辰，赵军骑兵全线崩溃了。廉颇久经战阵，情知僵持下去只能是全军覆灭，连声大吼，一阵撤兵牛角号吹起，率领着溃散骑兵向北方草原撤退了。

天亮清点战场，秦军只有六千余伤亡，斩首赵军六万余。

如此战绩，秦昭王如何不感慨备至？十分地庆幸自己没有对此战表示异议，而是以那道王书支持了这场战事。兴奋之余，秦昭王立即派遣特使北上犒军，并同时书告朝野：秦军大胜赵国主力边军！两书发出，秦昭王想到了该自己出面的第二步棋，思忖良久，秦昭王吩咐内侍立即召长史王稽进宫。

二　完璧归赵　布衣特使初现锋芒

赵惠文王看罢秦国特使的国书，一时云山雾罩了。

“素闻秦王持身端正，厌恶奢靡，何以如此喜好一方美玉？”

“人各有癖，何能以情理论之也。”特使王稽拱手笑道，“然则，宣太后喜好美玉，又是楚人，赵王当知也。太后安葬之时，秦王四处搜求楚玉瑰宝陪葬母后而不能得，今闻赵王得楚玉至宝，秦王欲以其恪尽孝道，亦未可知也。”

“一己之孝，以十五城交换，秦王当真阔绰也。”赵何揶揄地笑了。王稽也是不无讥讽：“赵王若能将和氏璧无偿赠与秦王，自然是一等一的美事了。”赵惠文王有些不悦：“和氏璧乃赵之国宝，特使且驿馆等候，待本王与大臣议决而后定。”王稽说声那是自然，告辞去了。

回到书房，赵惠文王仍是百思不得其解，秦王嬴稷究竟有何图谋，要在这和氏璧上大做文章？孝母陪葬，屁话！普天之下谁不知道，秦国法度森严，向有“非举国公议，君不得割一城一地”之大法？以十五城交换和氏璧，纵然不是割地，也是荒诞之尤，如何能通过秦国那些重臣名将了？战国之世，国家财富之内涵只是实实在在的三样——土地、民众与诸般实用财货。除此之外，珠宝名器甚或钱币，都是可有可无的。进入战国两百年，只有一个魏惠王是真正的珠玉癖，酷好收藏各种明珠宝玉与罕见金器，视此类物事为“国宝”，被当时刚刚即位称王的齐威王大大嘲笑了一通，从此成为天下笑柄。(注)饶是如此，当时的越国要用一颗千年大海珠换取魏国南部六城，也被魏惠王断然拒绝了。魏惠王恶狠狠地回答了越国特使，本王有六城之地，可得三万铁骑；三万铁骑纵横天下，何宝不可得也！一个说好不好说坏不坏的魏惠王尚且如此，简朴明锐的秦昭王如何能做出此等荒诞事体来？若是真正交换，赵何肯定是毫不迟疑，一方玉器再贵重，也只是一方贵胄赏玩器物而已，不能吃不能喝更不能成兵强国，如何当真价值连城当得十五座城池？

如此说来，秦国肯定是以换宝为入手而另有所图。图在何处？秦国刚刚战胜，赵国最精锐的边军铁骑遭受了前所未有的重创。两战下来，秦赵各胜一场，堪堪打了个平手。赵奢、廉颇一班大将与平原君等一班重臣，都主张不要急于寻仇，一定要稳住阵脚与秦国长期对抗，寻求最合适的时机决战。当此狼虎两家怕之时，秦国一反夺取魏国河内、楚国南郡后对山东六国的强猛高压，却突然放下身段与赵国展开了平势邦交周旋，且当先便是一出匪夷所思的以城换宝，当真令人觉得莫测高深。

“备车，马服君府。”赵惠文王决意先听赵奢如何说法。

阏与血战，赵奢负伤二十余处，虽经太医精心治疗而痊愈，毕竟是大见衰弱，寻常时日深居简出。惠文王敬重这位力挽狂澜为赵国立威的名将，怕他在家落寞，下书赵奢以封君高爵兼领了国尉府，谋划赵国军务。国尉许历，本是赵奢力拔于军士，对马服君兼领国尉府自是分外服膺，但有军政大计便来马服君府共谋，赵奢的精气神终是渐渐好了起来。

惠文王知道，赵奢特意在后园庭院水池边建了书房，寻常总是在这里养伤待客，便不走正门，径直进得偏门，未过影壁，闻得一股淡淡的草药气息飘来。绕过影壁再穿过一片竹林，便到了那座四开间书房的背后。猛然，一阵琅琅吟诵传来，透过摇曳修竹，惠文王看见一个红衣散发黝黑健壮的少年，正在水池边挺身肃立着高声念诵。听得几句，是《孙膑兵法》。噢，对了！惠文王心中一动，早听说马服君有个天赋不凡的儿子，莫非这便是了？看这模样，马服君是在书房廊下了。别急，看看这父子做何功课。惠文王向身后内侍挥挥手，站在竹林边不动了。

片刻之后，少年吟诵停止，昂昂高声道：“父亲，赵括背完兵书十三部，你做何说？”

“天赋强记，原是不错。”赵奢淡漠的声音突然一转，“赵括，兵书十三部你倒背如流，还在这些兵书上密密麻麻做点评批注。我问你，兵书作者，皆是身经百战之兵家名将，兵书之言，皆是实战而来。你从未上过战阵，更不说统兵作战，却以何为凭据，做如此多方评点诘难？”听羊皮纸哗啦啦翻动，显然是赵奢拿着兵书在对照，对上面的批点大皱眉头。

“父亲差矣！”少年赵括红着脸高声反驳，“兵书作者未必身经百战。最多之吴起，终生只有七十六战。最少之孙膑，终生只有两战。次之如太公，终生只有三战，灭商之前只是一悠闲老叟而已，从未有统兵上阵之阅历。由此观之，久历战阵可成名将，精研兵学亦可成名将。前者如父亲如廉颇，后者如太公如孙武如孙膑。赵括虽未入军旅战阵，然则读尽天下兵书，相互参校，自能见其谬误，如何不能评点？父亲不说评点是否得当，而只对评点本身一言抹杀，岂非大谬也！”

“嗬！小子倒振振有词了。”赵奢翻动着羊皮纸，“你对《吴子》这番评点显是无理。《吴子·论将篇》说，‘凡人论将，常观于勇。勇之于将，乃数分之一耳。夫勇者必轻合，轻合而不知利，未可也。’

此断至明也。你说，你是如何批点？”

“此断大谬也，非兵家求实之论！”少年琅琅背诵，“无勇不成将，何能仅占数分之一耳？将之勇，在心不在力，在决断之胆识，而不在战阵之搏杀。吴起之误，在于错认将勇只是搏杀之勇也！”

“学宫论战之风，全然不涉实际。”赵奢显然是板着脸在说话。

“父亲差矣！”少年赵括立即一口否定，“阏与血战，若论搏杀之勇，父亲不如廉颇，亦不如乐乘。然则廉颇乐乘皆说不可战，何独父

亲主战，且有狭路相逢勇者胜之名言？究其竟，父亲勇略胆气当先，自有名将之功。人云，廉颇以勇气闻于诸侯，实则大谬不然！何也？

凡战必守，而无进攻胆识，谈何勇气？此等将军，纵是终生战阵，也必无一名战。赵括立论端正，言必有据，如何不涉实际了？”

“不对不对！小子总是岔道，只不过老夫一时想不来罢了。”

赵括天真地笑了：“父亲自己想不明白，还只说我岔道，真是。”

“且慢！”哗啦一翻，赵奢又道，“《孙子·作战》云：‘善用兵者，役不在籍，粮不三载；取用于国，因粮于敌，故军食可足也。国之贫于师者远输，远输则百姓贫。故智将务食于敌。’你又是如何批点？”

赵括应声即答：“此论春秋可也，战国之世拘泥此论，当败兵！”

“一派胡言！”赵奢呵斥一句，“在敌国就地解决军粮，向为大将之所求，用兵之至境，何以当世不可行？”

“父亲熟知战史。吴起之后，可有一国大军取粮于敌国者？”

一阵沉默，赵奢显然被儿子问倒了。过得片刻，又是赵奢声音：“倒是当真没有。你小子说，何以如此？”

“老父但想，”赵括脸上闪过一丝似顽皮似得意的笑，接着却是与少年笑意极不相称的老到论说，“春秋时诸侯上千数百，半日路程一个邦国，但有军旅征伐，少有不穿越几国者。邦国小，粮仓易见易夺。纵然不能夺得，也可就近向他邦借粮。最不济时，还可抢收敌国与四周小国之成熟田禾。唯其如此，春秋之世邦国相互借粮赈灾救战者屡有发生，故此有‘征伐食于敌’之说。然则方今之世，天下已被七大战国分割，二三十个小诸侯挤在夹缝里奄奄一息。但有战端，动辄数十

万大军对峙，敌国粮仓要塞皆远在战场之外，而军营粮仓则是重兵布防，如何能轻易夺得？纵然奔袭敌方粮仓成功，也只能断敌之粮，而不能补充己方之粮也。是故，孙子此说不应战国，战国之世亦无此等战例！”

“似乎在理。”赵奢声音拖得很长，“然则，老父总觉何处不对，只不过一时间想不清楚……”

“想不清楚，不要想了。”惠文王大笑着走出了竹林，“后生可畏，信哉斯言也！”

赵奢连忙站起施礼参见，赵括也跟在父亲后面行了大礼。惠文王高兴地拍着少年肩膀连连赞叹将门虎子，回身笑道：“马服君，我借你这儿子一用。”

“我王笑谈了。”

“非是笑谈。”惠文王收敛笑容，“太子赵丹，才智平平。本王想教赵括进宫伴读，少年同窗切磋，以激励太子奋发，马服君意下如何？”

赵奢思忖片刻，肃然拱手道：“赵括虽有读书天赋，然则老臣总觉其未经锤炼，华而不实，若误太子，老臣心下何安？”

“马服君何其多虑也。”惠文王笑了，“初生之犊若畏虎，岂非你我老暮了？”转身一拍少年肩膀，“赵括，你可愿再读几年书？”

赵括挺胸高声：“读书历练，愿意！”

“好！”惠文王点头，“那便定好了，明日你进宫拜见太子傅。”

“遵命！”赵括将军般高声领命，“赵括告辞，代父亲下令上茶！”回身飞跑去了。

望着赵括背影，惠文王犹是一脸欣然，站在座案前兀自喃喃赞叹。赵奢也是若有所思，直到惠文王回身入座，才恍然笑了：“我王拨冗前来，必有大事。此间清静隐秘，我王但说无妨。”惠文王收拢心神，将秦国要用十五座城池交换和氏璧的事说了一遍，末了道：“此事棘手，马服君有何评判？”赵奢思忖一阵道：“秦国此等做法，意在挑起事端，原非寻常邦交之道。以老臣揣摩，秦国军力一时无奈赵国，便以此等邦交手段试探周旋。赵若不加理睬，天下会视赵国畏秦如虎，不敢与我结盟；赵若将和氏璧交出，而秦国必不会当真割让十五城。目下赵国无力与秦国决战，其时徒然受骗被欺，大大有损我邦尊严；若断然拒绝，则给秦国以寻衅口实，五大战国不想卷入战端，则会指斥赵国惜宝轻战，力劝我邦达成交换，到头来还是左右两难。权衡起来，当真难以处置。”

“刁钻秦王，此等龌龊伎俩，也亏他想得出。”惠文王愤然拍案，再没了后话。

“且慢，”赵奢眼睛一亮霍然站起，“还是老话，狭路两难勇者胜。”

“马服君，你是说要与秦国开打？”惠文王大是惊愕。

“原是老臣突兀也。”赵奢歉然一笑，“老臣之意：邦交诡计，当以邦交手段破之。两难斡旋，便需邦交猛士。若有一智勇兼备之特使，专司和氏璧周旋秦国，或可得完满结局也。”

“有理。”惠文王轻轻敲着座案，“马服君以为，何人堪当特使？”

“老臣不谙邦交，尚无人选。我王不妨召集大臣举荐，或可得人。”

惠文王一拍案，“好！便是这般。”

次日清晨卯时，凡在邯郸的大臣们都奉王命进宫了。惠文王将原委说过，命大臣们各自举荐堪当特使的大才。由于封地制仍然保留，赵国大臣大多养有多少不等的门客，寻常举荐贤能，除了官署吏员与风尘奇士，主要来源便是各府门客。当时之赵国，当数战国四大公子之一的平原君门客最多，大体有近两千人。然则平原君思忖半日，门客武士居多，除此则是略有一技之长的文士，谋勇兼备的邦交之才目下确实没有。其余大臣倒是说了几个，然则又立即被知情者非议，不了了之了。眼看没有个结果，平原君提出下书各郡县求贤，偌大赵国，宁无人乎？惠文王虽觉太慢，也只好赞同了。

正午时分大臣们散去，惠文王正要出殿，一直守候在王座旁的宦者令缪贤却走过来一躬道：“敢问我王，老臣有一人才，不知可否举荐？”惠文王不禁笑道：“非常之时，不拘常例，你说。”原来，这宦者令总管王宫事务并兼领所有内侍侍女，虽在大臣之列，本人也并非被阉割的内侍，但却因是侍奉国君之近臣，各国便有不许宦者令与闻政事的法度。每逢殿议，宦者令是唯一不设座案而只能遥遥站在国君侧后以备不时之需的大臣。因了如此，缪贤自然只能事后说话，且须经国君特许。

“老臣府中舍人蔺相如，堪做特使。”缪贤拘谨寡言，一句话完了。

“总得说说，此人何以堪当大任？”惠文王笑了，“来，入座说话。”

“谨遵王命。”缪贤小心翼翼地跪坐案前，“当初，老臣依附公子成获罪，想逃亡燕国。舍人蔺相如坚执劝阻，问臣何以相信燕王。臣答，当年曾随主父与燕王会盟，燕王私下曾拉着老臣之手说，愿与老臣结交，故此欲投奔燕国。蔺相如却说，赵强而燕弱，足下乃赵王信臣，故此燕王方有结交之意，如何能做真诚结交论之？今日足下做逃亡之人，失势失国，燕王畏惧赵国强兵，非但不会容留，且必然绑缚

足下送回以示好赵国，足下何能自投罗网也！老臣请其为一谋。蔺相如说，赵王宽厚，足下亦非元凶，但肉袒伏斧请罪，赵王必能开赦也。老臣听从，果然我王赦了老臣，还官复原职……”

“噢——”惠文王恍然大悟，“老令当年请罪得脱，是此人谋划？”

“正是。”

“不错。”惠文王轻叩书案，“这个蔺相如何方人氏？因何做了你的舍人？”

“启禀我王：蔺相如本代郡安阳县令蔺胡之子，曾在齐国稷下学宫修业六年，方回赵国，其父却卷入赵章之乱而获罪。蔺相如奔走邯郸谋求出路，经门客举荐而入老臣门下，老臣命他做了门客舍人，总管府务。”缪贤素知用人奥秘，将关节处说得很是确切。

“卿以为此人堪用？”

“老臣以为：蔺相如乃胆识勇士，更有智谋，可做特使。”缪贤没有丝毫犹疑。

“好！”惠文王拍案，“下书蔺相如，午后在西偏殿晋见。”

“老臣遵命！”缪贤兴冲冲去了。

午后斜阳，西晒的偏殿一片明亮日光。惠文王从大木屏的望孔一瞄，便见一个红衣束发者在殿中悠然走动，身材劲健笔挺，白皙的脸膛高鼻深目棱角分明，三绺短须些许发黄，显见有胡人血统。惠文王快步走了出来：“阶下可是蔺相如乎？”“代郡布衣蔺相如参见赵王。”由于舍人只是家臣，没有官身，蔺相如以士礼晋见。

“蔺相如，秦王以十五城交换我和氏璧，可以做么？”惠文王直截了当入了话题。

“秦强赵弱，不可不许。”蔺相如简洁一句，无片言剖析。

“若秦国得璧之后不割城池，我却奈何？”

“财宝互换，天下公理也。秦以城求璧，原是常道，赵若不许，理屈在赵。赵若交璧，秦不予赵城，理屈在秦。权衡两策，宁可选择交付玉璧而让秦国理屈。”“然则，这个特使却难也！”惠文王长叹一声。蔺相如慨然拱手：“目下我王必是无人，蔺相如愿奉璧出使。秦若割城，则璧留秦国。秦不割城，臣保完璧归赵。”

“好！”惠文王拍案站起，“若得如此，则无论换与不换，赵国都立于不败之地也。”转身高声吩咐，“御书颁书：蔺相如职任特使，奉璧入秦。”

蔺相如慨然应命，随着御书在王宫办理了一应仪仗国书印信，五日后入宫迎出和氏璧，带着三百铁骑护卫辚辚西去了。赵王书没有封蔺相如任何官爵，而只是任为特使。特使不是官爵，而只是一事一办的国君使者，大臣可做特使，布衣之士亦可做特使。此时身为特使的蔺相如，实际身份还是门客舍人，而门客历来是家主之私臣，不是国家官员，说到底，依然还是布衣之士。蔺相如很清楚，赵王之所以如此下书，一则是法度有定：无功不得受禄；二则是他的才具究竟是否堪当大任，还有待证实，骤然因事加爵，反倒会引起朝野非议。但无论如何，蔺相如只抱定一点：名士但为国使，便当不辱使命。

旬日之间，蔺相如抵达咸阳，将三百马队驻扎城外渭水之南，只带十名赵王特派护璧的黑衣武士入城。先在驿馆驻定，蔺相如派副使奉赵王国书进入丞相府行人署，磋商一应相关事宜。次日清晨，行人

署传来秦王书令：着赵国特使奉和氏璧，即刻前往章台晋见。蔺相如接书，一行车马在秦国行人陪同下出得咸阳过得沣水，奔章台而来。

进得章台，沿途警戒森严，蔺相如心知必是秦国君臣在此会议。

到得章台宫正殿外，秦国行人先行进殿禀报，片刻之后出来高宣："护卫随从殿外等候，特使副使奉璧上殿。"蔺相如略一思忖，示意护璧武士与几名吏员在殿外等候，亲自捧起那方硕大的铜匣昂昂进殿了。进得殿中一瞄，蔺相如大觉蹊跷，殿中虽多有人在，却尽是护卫内侍与侍女，两厢没有一个大臣列座。显然，秦王并非在这里朝会，也并非郑重其事地对待这场换宝邦交。虽则如此思谋，蔺相如还是依

照邦交大礼参见了秦昭王，双手捧上了赵王国书。

"好！赵王献璧，秦赵亲善也。"秦昭王哈哈大笑着，将国书随意地往旁边一撂，"来，本王先看看这名动天下的和氏璧。"

见秦王如此轻慢，蔺相如心中一沉，但还是镇静自若地捧着铜匣走上了王阶，在王案上打开了铜匣，捧出沉甸甸的玉璧亲手交给了秦王。秦昭王捧着玉璧，但觉眼前白绿相间光彩晶莹，手中温润可人，当真一方举世无匹的宝玉，哈哈大笑道："赵国献得此宝，果然天下无双也！来，你等都开开眼界了。"递给身边内侍总管交卫士侍女们传看，浑没将这件举世重宝当做郑重大事。内侍侍女们惊讶传看熙熙攘攘，一片声高呼："我王得宝！国之祥瑞！万岁！"秦昭王也高兴得站起来与几个老内侍指点品评，只是津津乐道地议论此宝能派何用场。

蔺相如长长一躬道："秦王但知此宝之贵，却不知此宝之瑕疵。"

"如此玉璧，竟有瑕疵？"秦昭王不禁惊讶，"来，你说说看，瑕疵何在？"

蔺相如接过玉璧道：“此玉之瑕，当照以青铜之光方可见得。”抱着玉璧从容走到殿中铜柱旁，转身看着秦昭王，倏忽正色道：“秦王可知，此宝何以名为和氏璧也？”秦昭王笑道：“无非和氏雕琢，岂有他哉？”蔺相如肃然道：“此宝现世，有一个血泪故事。秦王可曾闻之？”秦昭王摇摇头笑道：“血泪故事？未尝闻也，你但说来。”蔺相如道：“五百年前，楚国玉工卞和，于荆山觅得一方合抱大石。此石生于嶙峋山腰，石下浸出淙淙泉水。卞和天赋慧眼，识得此方大石中藏有不世至宝，便将此石进献楚厉王，说此中宝玉但做王印之材，可使国运绵长。楚厉王当即传来王室尚坊之三名玉工师评判，三玉师皆说此石粗朴无形，安得有宝，分明是此人欺世盗名。楚王大怒，立即砍掉卞和双脚，赶出宫外。卞和出宫，抱着大石在荆山下风餐露宿日夜哭泣，三年间发如霜雪形容枯槁，举国视为怪异不祥。后来楚文王即位，派使者到荆山下询问。卞和哭道，吾之悲哀不在失足，而在举世宝玉隐没顽石之间也！世无慧眼，宝玉做石。分明忠贞，却认罪人。泱泱楚国，不亦悲乎！楚文王得报，立即带玉工前赴荆山，剖开顽石，果见光华宝玉。楚文王当即下书，封卞和为陵阳侯，领地六十里。卞和却只是长身一躬，国宝现世，和当去也。合身滚下山崖，死在了荆山南麓。楚文王心感卞和坚贞守宝，因命此宝为和氏璧。秦王以为，这不是血泪故事么？”

“卞和蠢工也！”秦昭王被这个故事吸引了，皱着眉头道，“何不自己剖开大石，取出玉石献国，岂非省了断足大灾？”

“秦王不知做工之难也！”蔺相如一声叹息，“剖藏玉之石，须得特铸镔铁刀具与北海细沙，此两物非楚国所产，郢都尚坊尚须从他国买得，寻常玉工却如何剖石切玉也？”

“原来如此，特使博闻。”秦昭王笑道，“说说，和氏璧瑕疵何在？”

“此璧之瑕疵，即此璧之神异也。”蔺相如将和氏璧托起对着阳光，一缕红光骤然一闪，“秦王须知，当初卞和一缕鲜血溅入玉身，使此璧于白绿亮色之中有了一缕炎炎红光。楚人说，此为血光，亦是卞和灵魂归附之所也！”

“血光何算瑕疵？有此血光，正合战国大争之道，真我大秦国宝也！”秦昭王一伸手，“来，本王再看看。”

蔺相如猛然靠近铜柱，将玉璧高高举起，怒火上冲道：“秦王若再近前一步，蔺相如与玉璧一起毁于铜柱之下。”

“好个蔺相如，突兀变脸，却是为何？”秦昭王大为惊讶。

“秦王何明知故问也！”蔺相如怒发冲冠愤然高声，“和氏璧天下重宝，赵王奉若神器，斋戒五日，方才郑重送来咸阳。秦王得宝，却传之内侍侍女，轻慢辱弄天下名器，却只字不提割城交换之事，分明蔑视赵国。身为特使，蔺相如何能忍之？”

秦昭王愣怔片刻，一阵哈哈大笑道：“好好好，来人，拿地图来。”书吏匆匆拿来一卷羊皮大图展开，秦昭王指点着地图，“特使看

好了，这河内十五城与赵国接壤，割给赵国如何？”蔺相如冷笑道：“和氏璧价值连城，岂可一语了事？秦王当仿效赵王斋戒五日，举行隆重朝会，交换割城国书，蔺相如自当奉上和氏璧。”秦昭王思忖片刻笑道：“好！依你了，本王斋戒五日，你再献宝。来人，将赵国特使安置广成传舍住下，五日后朝会。”说罢拂袖去了。

传舍，客栈也。广成传舍，是章台外一座最有名的客栈兼酒肆，宽敞整洁，偶尔也兼做国府驿馆。外国使节但在章台晋见秦王，大多住在这广成传舍。因了这个原由，职掌邦交的行人署在这广成传舍驻了一名吏员，称为传舍吏，专司接待照应外邦使节。蔺相如一行住

定，已经是日暮时分。用过晚餐，蔺相如叫过两名黑衣武士商议一番，黑衣武士当即扮做商旅出了传舍。片刻之后，蔺相如带着两名护卫乘坐轺车公然出行，对传舍吏只说是要到赵国特使营安置事务，辚辚去了。到得沣水南岸，正遇两名黑衣商旅等候。蔺相如将和氏璧交两人收好，吩咐两人即刻飞骑北上。蔺相如为武士选定的路径是，从咸阳北阪直上河西上郡，再西出离石要塞直入赵国。这条路比东出函谷关的大道要近得大半，两名武士不出三五日已经回到了邯郸。

送回和氏璧，蔺相如在广成传舍泰然住了下来。

到得第六日清晨，传舍外车马仪仗大有声势，行人署奉王命前来迎接特使献宝。蔺相如也不说话，只从容登车进了章台宫。这次章台宫正殿当真是盛大朝会威仪赫赫，宣呼之声随着蔺相如脚步从宫门外迭次上传，直达正殿。依照礼仪参见完毕，王座上秦昭王威严矜持地开口了：“赵使蔺相如，本王已经如约斋戒五日，今日当献和氏璧也。”蔺相如正色道：“秦王明察，不是赵国献璧，而是秦国以城易璧。”秦昭王道：“便是以城易璧，本王也已对你指看了河内十五城，还有何说？”蔺相如悠然一笑：“和氏璧已经安然归赵，外臣请说其中缘故。”秦昭王骤然大怒拍案道：“大胆蔺相如！竟敢戏弄大秦么？”蔺相如长身一躬道：“秦王明察：秦自穆公以来二十余代国君，与山东诸侯从未有过坚明约束，口头允诺立成泡影者多矣！蔺相如诚恐见欺于秦王而有辱使命，故此完璧归赵。秦王若果真以十五座城池交换，敢请立即派出交割特使，随臣前往河内，一俟赵国接防十五城，蔺相如当即奉上和氏璧。赵国虽强，终比秦国实力有差。赵国无意开罪秦国，更不欲以一方玉璧欺骗秦国而贻笑天下。秦王若罪我，蔺相如愿就汤镬之刑，甘受烹杀而无怨也！”

大殿中一片沉寂，秦国君臣都被这个从容应对自请烹杀的赵国使臣震撼了，准确地说，还有几分敬佩。虽则如此，毕竟是邦交难堪，

大臣们纷纷怒声指斥，赵国无信！亵渎秦王！该杀！蔺相如当下油镬烹杀！

突然，秦昭王哈哈大笑一阵：“蔺相如，算得一个人物也！本王纵然杀你，终是不能得璧，何苦来哉？璧城交换，原是买卖一桩，愿做则做，不做也罢。谅赵王不致以一玉璧欺我大秦也！蔺相如，本王放你回赵，此事日后再说。”说罢径自拂袖去了。

蔺相如回到邯郸，在赵国朝野声名鹊起。惠文王更是感喟不已，立即下书拜蔺相如为上大夫执掌邦交。一场由秦国发动的邦交危机就此不了了之，秦国从此不再提起交换和氏璧，赵国也不再提起割让城池，两大强国在这场邦交战中又打了个平手。

三　赵瑟秦盆　蔺相如尽显胆识

战场平手，邦交平手，事情自然没有完结。

在赵惠文王正与一班重臣秘密谋划准备推行第二次变法之际，秦国特使王稽再次进入邯郸，邀赵王在河内与秦王会盟修好。这一突兀举动，顿时又在赵国引起了种种猜测议论，赴约与否，几名重臣纷争不一。

此时的赵国，文武大才兼备，朝局生气勃勃：马服君赵奢伤病虚弱，力荐老将廉颇做了大将军[注]统率军事；国尉许历襄助，名将乐乘、楼缓镇守北边长城，赵奢与隐居的乐毅父子则力所能及地不断谋划，军争大事前所未有地整齐。国政有文武兼备的平原君赵胜，邦交有后起之秀蔺相如，堪称明君强臣济济一堂。然则，如何应对秦国发动的又一次邦交之战，大臣们却是一时不能统一。大将军廉颇与国尉许历认为，秦国意在欺骗天下，坚持不赞同赵王赴约。乐乘、楼缓一班大将则主张，即或赴约，亦当在第三国选地，而不当在秦国河内。平原君赵胜、马服君赵奢，都主张不宜拒绝修好盟会，毕竟，能够当

真与秦国修好而使赵国安定数年，对赵国也是求之不得的二次变法时机。然则，赵胜赵奢都有一个担心，怕秦昭王故伎重演，使赵王做了楚怀王第二。虽说目下赵国之强大远非昔日楚国可比，然则秦国对山东六国之威压欺侮也是远远甚于从前。万一赵王有失，对赵国便是无可估量的一击，届时纵是兴兵攻秦，邦交尊严国势衰颓也是无可挽回了。

只有蔺相如主张赴约，理由只有一个：赵虽实力稍弱，然大体与秦国正当均势斡旋之时，军事兵争犹不退让，邦交安可畏敌退让？至于邦交尊严，蔺相如自请一力承担。赵王本来也怕秦王有背后图谋，不欲应约，然则经蔺相如一番剖析，又觉得不能示弱于秦，思忖再三，下了一道王书：会盟秦王，交上大夫蔺相如全权处置，其余大臣各听调遣。

蔺相如奉命，先与秦国特使王稽会晤磋商，提出秦赵会盟当在第三国居中地，否则有失公允。王稽丝毫没有为难，爽朗笑道："秦王但谋两国修好，意在河内尽东道之礼也。若赵王觉他国好，便是他国。上大夫确定会见地。"听得王稽如此说法，蔺相如知是秦国君臣已经商议好了应变之策，却不宜说破，便也笑道："既然如此，会见地在河外渑池[注]如何？""好！"王稽拍案，"渑池韩地，两王路途相当。便是渑池。"蔺相如笑道："既是我邦定了地点，请秦国确定时日。""好说。"王稽一挥手，"秦王之意，可在中秋，如何？""也好。"蔺相如道，"中秋月圆，会盟好兆也。"

议定了会盟地点时日，蔺相如来到大将军府拜会廉颇。按照赵国的七级爵位——君、侯、上卿、客卿、五大夫、上大夫、大夫——上大夫尚只是第六级爵位。论实际执掌，邦交虽则是重要实权，但在各国历来属于丞相府辖制，蔺相如以上大夫爵执掌邦交，虽说是直接面对赵王的列班大臣，但无论如何也还说不上高爵重臣。老廉颇不同，职任大将军是一等一的重臣，爵位虽是上卿（第三级），但在非王族

大臣中几乎是最高爵位了。赵国法度：君侯两级爵位有封地，非特殊功勋与王族大臣不能授予。目下之赵国，非王族封君者只有赵奢、乐毅两人。廉颇虽然后来也被赵孝成王封为信平君，然此时爵位尚只是上卿。虽则老廉颇如此显赫，但对于蔺相如而言，与廉颇本无统属，目下又是奉命全权调遣秦赵邦交，正是炙手可热的新锐大臣，即便平礼会商也不为过。然则，蔺相如对这位大将军分外敬重。老廉颇非但是高职高爵重臣，且是蔺相如素来景仰的赵国长城，蔺相如宁愿执下属之礼拜会大将军府。

门吏如飞般报进，蔺相如尚在门廊下肃立等候，影壁后有力的脚步声伴着苍老浑厚的笑声已飞了过来："大贤士如此礼敬，老夫如何当得也！"笑语方罢，须发雪白神色健旺一身红色胡服软甲的老将军已经到了面前。蔺相如连忙深深一躬："在下蔺相如见过大将军。"老廉颇哈哈大笑着扶住了蔺相如："上大夫后生新锐，老夫粗莽武夫，正欲讨教了。来，进去说话。"拉着蔺相如手大步进了庭院。

来到水池边一座茅亭下，廉颇笑道："屋间闷热，便在这里说话。

来，这是凉茶。"蔺相如一看，亭下石案上除了陶壶陶碗，便是摊开的几卷竹简与一张羊皮地图，显见是廉颇正在这里谋划何事。饮得一大陶碗凉茶，蔺相如一拱手道："大将军可是在谋划，要于河内秦赵边境部署大军？""噫！你如何得知了？"廉颇大是惊讶。蔺相如道："在下前来，正是要请大将军，在两王渑池会盟期间，切莫对秦国河内施压。""为何？"廉颇目光炯炯，"我大军压迫河内，赵王方得渑池安全。"蔺相如摇摇头道："大将军试想，赵军压迫河内，秦军岂能不同等部署？两支大军对峙在侧，两王会盟岂非天下笑柄？赵国若要争取会盟成功，不能大军压阵。"廉颇思忖一阵笑道："说得也是。但没有军备，老夫总是担心也。"蔺相如道："在下以为，大将军目下军备当在上党。""为何？"廉颇又惊讶了。"秦国若要施压于我，必在此处。"蔺相如指点着石案上的羊皮地图，"赵国上党，南与韩国上党相

连。秦国若夺取韩国上党，等于夺取了赵国上党之根基也。”“噢！老夫明白也。”廉颇恍然，“这叫敲山震虎，既不落进攻赵国之名，又实实在在地威慑了赵国，以白起之狡诈，有此可能！老夫便卡在这里。”廉颇粗大的指头当当点着上党中部山地的壶关，“白起再来，老夫正好报一箭之仇。”蔺相如起身一拱：“大将军谋划既定，在下告辞了。”

“且慢！”老廉颇猛然拉住了蔺相如衣袖压低了声音，“赵王此行，当真无忧？”

“大将军但出壶关，蔺相如保赵王无忧也。”

“好，赵王若有闪失，老夫拿你是问。”老廉颇的黑脸骤然沉了下来。

蔺相如目光一闪笑道：“大将军当以全局为上，无得有擅自举措才是。”

“蔺相如，你说老夫有擅自举措？”

“揣摩而已，尚请大将军见谅。”

“蔺相如啊，惜乎你不是重臣，否则，老夫也揣摩你一个了。”廉颇似乎不胜惋惜。蔺相如笑了笑没有说话，只一躬身悠然去了。

转眼八月上旬，蔺相如总领六千军马护卫赵王车驾仪仗，辚辚出了邯郸。这一日刚刚过得漳水，却见一支马队沿着漳水河谷从西边风驰电掣而来。蔺相如观望有顷，走马王车旁道：“臣请我王稍候，必是大将军赶来了。”赵惠文王笑道：“这个老廉颇，急吼吼赶到这里做甚？”说话之间，马队已到车前，廉颇飞身下马向王车赳赳走来：“老臣廉颇，敢请我王移驾百步，老臣有秘事启奏。”惠文王略一思忖

道："好，到那片胡杨林去。"驭手一抖马缰，四匹骏马碎步走马去了。

到得胡杨林边，廉颇慨然一拱手道："老臣终疑秦国不善，请以三十日为限，王若不归，老臣则联络重臣拥立太子为赵王，以绝秦国胁迫野心！"惠文王心下一沉："大将军果真以为，本王是芈槐(注)第二？"廉颇肃然正色道："为防万一，老臣不敢掉以轻心。"惠文王思忖笑道："也好，本王三十日不归，你等拥立太子好了。""老臣遵命！"廉颇一躬，飞身上车，亲自驾着王车回到了仪仗之下，下车对蔺相如慨然一拱："上大夫重任在肩，老夫拜托了。"蔺相如悠然笑道："各司其职，大将军放心便了。"老廉颇退后丈许，看着王车仪仗辚辚远去，方才回马去了壶关。

"上大夫，你知道方才廉颇所请何事么？"惠文王若有所思地问了一句。走马王车右侧的蔺相如从容笑道："必是大将军请命，我王逾期不归，便要拥立太子。"惠文王有些惊讶："廉颇也与你有约了？"蔺相如摇头："臣非重职，大将军不会约臣。"惠文王暗自松了一口气道："你以为此事如何？"蔺相如道："大将军忠心耿耿，赵国之幸也，我王何其忧心忡忡？"惠文王道："赵国痼疾，上大夫不曾闻得？"蔺相如道："此一时也，彼一时也。赵国纵有兵变痼疾，然绝非大将军此等人所为也。"惠文王哈哈大笑："说得好！上大夫可谓知人也。"

及至赵国车驾抵达，渑池已经是军营连绵了。此次两大强国会盟，地点在韩国，韩釐王大为兴奋，看做是韩国斡旋大国邦交的绝好时机，要大大尽一番地主之谊。七月流火的时节，韩釐王命上将军韩举带领一万人马，先期到渑池筹划行辕事务。八月上旬一过，韩釐王亲自到渑池迎接两王。秦国车驾先一日到达，韩釐王虔诚迎接之余，想与秦昭王好生盘桓一阵，诉说一番韩国的两难处境，希望秦国不要将三晋看做一家，对韩国压力太甚。谁知秦昭王只是打哈哈王顾左右而言他，说得一阵竟打起盹来。韩釐王大是尴尬，告辞走了。本想立

即回新郑，无奈已经见过了秦王，此时若走，分明不给秦国脸面，且还要引得赵王猜测。韩国已经是弱势，两强间谁也不能开罪，韩釐王只有强打精神迎候赵王了。秦国不待见韩国，赵国便是韩国靠山了。毕竟，赵国要与秦国抗衡，便要结盟韩国，谅来赵王不至于如秦昭王那般傲慢。

果然，一见韩釐王出迎，赵惠文王远远下了王车迎了过来：“韩王兄别来无恙？”

韩釐王顿时大为感动。论年龄，他比赵王小得两岁，说相仿也不为过。论王位资历，惠文王赵何已经是二十年老王了，他却只有十七年，还没到这个约定俗成的老王关口。即或寻常人等交往，赵何也比他资深年长，理当敬重。更要紧的是，目下之赵国已经是与秦国抗衡的超强战国，成了山东六国的主心骨，赵王之分量他这韩王如何比肩而论？如此情势之下，纵是赵王轻慢，韩釐王自觉也可忍耐，谁料赵王竟远远下车迎来，非但全然没有丝毫骄矜，反倒是超乎邦交礼仪的一片热诚。蓦然，韩釐王心中油然浮现出“三晋一家”这句已经被天下遗忘的老话，一时间情不自禁，迎上去拉住赵王双手一声哽咽：“赵王兄，韩咎……”便说不下去了。“走！行辕说话，先叨扰你一酒。”仿佛久别重逢的老友，赵何笑得真诚爽朗。“正是正是，接风酒宴早安排好了，走！”

在韩国行辕大帐里，两王酒不断话不断分外亲密。韩釐王感慨万端，说秦王这次也只带了六千军马，与赵王人马相当，赵国能与强秦平手周旋，山东六国便有指望。如此局面，谈何容易。惜乎韩国日见萎缩，韩咎愧对祖先也！说着说着泪眼蒙蒙了。惠文王一番劝慰激励，说强弱互变，数十年前赵国还不是一样？只要韩王兄励精图治，韩国还是劲韩。韩釐王感奋不已，拍着酒案一阵慷慨，有赵王兄做靠山，韩咎便振作一番。三晋一家，此次会盟，韩咎做赵王兄臂膀了。惠文王哈哈大笑，好啊好啊，有韩王兄一句话，赵何有底气也！直到

暮色降临，这场接风酒宴才告结束，韩釐王亲自将惠文王送到赵国行辕，又叮嘱絮叨一阵，方才呵呵笑着回韩国行辕去了。

酒宴期间，蔺相如已经约见了秦王特使王稽，商议好次日磋商盟约，三日后秦赵两王举行会盟大典，盟约用印。回到行辕，侍女正在为赵王煮茶消酒。蔺相如禀报了诸般会盟事务的排列，惠文王连连点头，涨红着脸兴致勃勃地说了与韩釐王会面的情形。蔺相如笑道，既然如此，臣动议会盟邀东道国列席如何？好，正当如此。惠文王拍案笑道，秦王没有拒绝韩王列席的理由，只对我有利。

经过一整日磋商，蔺相如与王稽终于将秦赵盟约议定了，等书吏们将盟约誊抄到羊皮纸上，并刻好竹简本时，已经是天交三更了。按照邦交礼仪，秦赵两王还有一日的最后定夺，若无异议，第三日便是会盟大典。蔺相如很清楚，这次的秦赵盟约，只是秦国分化山东六国的一次邦交谋划而已，更确切地说，是秦国在山东六国孤立赵国的谋划。也就是说，秦国要通过这次会盟，将赵国变成与秦国同等的超强战国，使其余战国将赵国也看成与秦国同样雄心勃勃要统一天下的强敌，进而不敢靠拢赵国，而秦国便能全力与赵国对抗。唯其如此，这种盟约既不会有重大的实际约定，最终也不能当真信实。然则，赵国却必须会盟。说到底，赵国需要时间，而时间的核心，是没有秦国这般强敌所能引发的举国大战；虽然与秦国会盟，会有在山东战国中变成孤家寡人的危险，赵国依然得跨出这一步，尤其在秦国主动示好的情势下更不能拒绝；根本原因便在于：秦国之强，发动大战可使赵国有倾覆之危，山东五国疲弱，赵国即便一时孤立，也完全挺得过去。这便是邦交，唯以利害为根本，两害相权，取其轻也。这样的会盟，盟约形式比盟约内容更重要，只要修好意愿昭示天下，盟约议定的具体条款实际是无足轻重的，根本无须两王亲自定夺。然则，这便是邦交，虚则虚之，必经的关节却是不能少的。

直到次日中饭时辰，蔺相如才走进了赵王大帐。

惠文王一气睡了五个时辰，酒意全部消散，显得精神奕奕，将蔺相如呈递的盟约瞄了一眼丢在了旁边笑道："明日大典，上大夫有何见教？"

"既是大典，我王泰然处之可也。但有非常，我王听臣处置。"

"素闻秦王善饮，所带赵酒可够？"

"尚坊赵酒百桶，足以应对也。"

"要否给秦王送一车了？"

"此等细务，我王听臣见机行事。"

"好！上大夫虑事周详，我放心。"赵何本来还想提醒几件事，见蔺相如显然有多方谋划，也不再说起。

次日清晨，大河南岸的三片营地响起了悠扬的号角。随着阵阵号角，西边行辕的黑色仪仗，东边行辕的红色仪仗，南边行辕的红蓝色仪仗，不疾不徐地向中央地带的大营聚拢而来。三方汇聚，红蓝色的韩国仪仗在大营外围的东南角扎定，单留一个百人马队簇拥着韩釐王的青铜轺车隆隆驶入大营辕门。进得大营中央的高台之下，韩釐王下了王车登上高台东侧的一辆云车，高高地长呼了一声："大韶乐起——会盟两王入营——"

骤然之间，乐声大起，钟鼓悠扬，箫管清亮，玉磬平和，唱和肃穆。这是被称为"大德极致，尽善尽美"的《大韶》。相传这《大韶》本是舜帝时的乐曲，自西周之后成为与《大雅》、《颂》并列的天子乐舞。春秋之世，《大韶》流入诸侯殿堂，得到了礼乐名家的高度评价。吴国公子季札在鲁国听了《大韶》，激动万分，盛赞《大韶》："乐而不淫，忧而不困，勤而不怨，曲而有直，哀而不愁，怨而不怒，大德至矣！"孔子则赞叹说，《大韶》尽善尽美矣！从此，这

《大韶》以其中和肃穆之特性成为重大邦交会盟中的常用乐舞。然则，《大韶》原本有九节，太显冗长，战国之世视当时情形而缩编或只演奏片段。此时演奏的，只是《大韶》的头三节。韩釐王已经让乐师事先算计好了，三节的时间恰恰是秦赵两王从辕门外进入会盟台的时间。

随着宏大祥和的乐舞，黑红两队王车仪仗同时从两道辕门进入大营。这两道辕门也是韩釐王的精心安排。寻常邦交会盟，都是一道辕门分先后进入。然则，这次是两大强国首次会盟，秦国总想在气势上压赵国一头，赵国却是事事都要争平等邦交，不愿在任何细节上屈辱于秦国。于是，这入场礼仪成了第一道难题。在蔺相如动议之后，韩釐王实际上是这场会盟的东道司礼，自然是刻意呵护赵国尊严。与蔺相如磋商时，韩釐王突然灵光闪现，有了！来两道辕门，同步入场。蔺相如拍案大笑，连连赞叹韩王高见。秦国没有争执，事情便这样定了，韩釐王觉得分外光彩。

车驾进入大营，距会盟台百步之外两王同时下车，分别从东西两条红毡铺地的甬道走到会盟台下。此时韶乐恰好奏完，舞女恰好退出，中央场地一片宁静。待两王在中央两张王案前面南站定，韩釐王一声高宣："大河之上，两王书告天地——"

书告天地，本是诸侯会盟的传统礼仪。寻常会盟，都是盟主告天，次强告地，其余会盟者则只站在台下念诵陪祭。然则，此次会盟本非寻常，韩釐王便揣摩出了这两王同时告天的新礼仪，连两王之前的国号都不念，而只念"两王"，以免先后歧见。此等匪夷所思之礼仪，也是战国会盟中一次奇观了。

宣声方罢，秦赵两王一齐回身面北，分别在王稽、蔺相如导引下登上了两座三丈六尺高的祭天台，各执一卷对天宣告完毕，走下了高台。两王都在盛年之期，各方相若，都想在细节上尽可能地显示优势（王位资历虽然是秦昭王稍长，然赵惠文王却是亲政国王，丝毫不比

秦昭王有短）。告天文书的念诵，两王都是浑厚高亢中气十足。念毕下台，两王不约而同地不要预设内侍搀扶，各自轻捷利落地走下三十六级台阶，同时在王案前站定，相视一笑，都是气定神闲。

“盟约具名用印——”韩釐王走下云车又是一声高宣。

王稽蔺相如在两张王案上摊开了羊皮纸盟约。秦昭王与赵惠文王分别提起王案上的铜管笔，在盟约左下方写上了自己的名号。之后，两国掌印官员郑重捧来了王印铜匣，秦昭王与赵惠文王分别打开了印匣，几乎同时说了一声“用印可也”。王稽蔺相如便分别对着印匣长身一躬，捧出了王印，结结实实地摁在了羊皮纸盟约上。

“互换盟约，再度用印具名——”

“各执盟约，两王礼拜——”

随着韩釐王的宣呼，用印具名又交叉进行了一次，两王各自捧起盟约，相互一个长躬，会盟大典的实际议程便宣告完结了。此时正近午时，韩釐王亢奋地呼喊出最令会盟者动心的最后一道议程：“会盟告成！大宴开始——”

在祥和悠扬的雅乐中，一场盛大的会盟宴会开始了。三张王案并没有摆成寻常会盟的形制——秦赵并列面南，韩王面北做东道主相对——而是摆成了一个硕大稀疏的圆形：秦王西北位，赵王东北位，韩王东南位。韩釐王笑呵呵入座，如同打了一场胜仗般快慰。只有在这时，他才终于获得了与秦赵两王对等欢宴的礼遇，谈何容易！更为难得的是，秦赵争持，诸多几乎只能是盟主主持宣布的关节，都自然而然地落到了他的头上，使他这个原本无足轻重的东道王竟倏忽跻身“三强”，这是何等荣耀。此刻，韩釐王要盟主般显赫一回，只见他向两王一拱手，陡然一声高宣：“鸣钟开鼎——”

随着余音袅袅的钟声，三王同时用一支精致的铜钩钩在了鼎盖孔上，当的一声，鼎盖掀起，骤然热气蒸腾肉香弥漫大帐。韩釐王满面春风地举着酒爵站了起来：“大宴伊始，韩咎身为东道，先敬两王兄一爵！”赵惠文王正要举爵，纹丝不动的秦昭王揶揄笑道：“看来呵，三晋皆有魏惠王遗风，都是盟主癖也。明是列席会盟，如何东道盟主一般作势了？”一言落点，韩釐王顿时面色涨红，举着沉甸甸的大爵局促得无所措手足。

赵惠文王明知这是秦王戏侮韩王嘲弄三晋，一时说不上话来，憋得脸色涨红。正在此时，坐席在惠文王侧后的蔺相如站起来对秦王肃然一躬道：“韩王列席会盟，并兼东道司礼，虽是赵国动议，却也得秦王首肯而成。秦王正在盛年，何其如此健忘也？且韩王一国之君，不惜降尊纡贵而执司礼之职，秦王不念其心殷殷其劳仆仆，却是反唇相讥，何以树大国风范？”

秦昭王见是这个凛凛顽石般的蔺相如出面，有些不快，怎奈此人一番话句句事实句句在理，还当真不好陡然发作，思忖间一阵哈哈大笑：“原是戏言两句也，上大夫当真了？来来来，赵王韩王，干此一爵！”韩釐王虽则大是尴尬，却呵呵笑着就此下坡：“秦王说得不差，戏言耳耳，上大夫何须当真也。来，秦王赵王，干了！”顷刻之间，韩釐王硬生生将“王兄”两字吞了回去。赵惠文王大是快慰，哈哈笑着立即干了一爵，宴席间顿时轻松起来。

三王各怀心思，正事没有多少说头，只是嘻嘻哈哈边饮酒边观赏乐舞边有一搭没一搭地说些天气酒肉之类的闲淡话。秦昭王原本善饮，虽非猛士，酒量却是极大，方才被蔺相如呛得一回，心下着意要找回这个面子，不断下令更换乐舞，每曲都三五次举爵与两王轮番豪饮。如此饮得一个时辰，一章雅乐又到终了，秦昭王笑道：“闻得赵王精通瑟乐，请奏一曲助兴，看比我秦筝如何？”赵惠文王正在酒酣亢奋之际，哈哈大笑着大袖一挥：“好！抬瑟来也！”

瑟是春秋出现的大型弹拨乐器，二十五弦，每弦一柱，形制仿佛一口大琴。在通常如《雅》、《颂》的大型乐章中，除了钟鼓，主要是琴、瑟、笙合奏而成主调。当时天下的弦乐器还有八弦筝，然则由于筝是秦人的独有乐器，音色宏大粗犷，入不得中原大雅之堂，便只被称为“秦筝”。直到数十年后的蒙恬将秦筝增至十弦，秦筝才随着强大的国势进入了古典乐器的主流。而赵国属于三晋之一，历来是中原文明的中心之一，自然对秦筝不屑一顾。秦昭王一句“看比我秦筝如何”，竟使赵惠文王豪情勃发，立意要让秦王领略一番中原大雅之乐，便欣然允诺。

两名韩国乐工将一张大瑟抬到中央空地，摆好了瑟案，肃然侍立两侧。赵惠文王出得坐席，对着瑟案一个长躬，随即肃然就座，抬手一个长拨定音，轰然之音骤然弥漫大帐，如萧萧马鸣掠过广阔的草原。随即便是浑厚悠扬的《大雅·文王之声》，随着宏大的瑟声，韩国歌女们肃穆地伴唱：“文王有声，遹观厥成，文王受命，有此武功。考卜维王，宅是镐京。维禹之绩，四方攸同。”

“大雅气象，彩！”韩釐王率先喝彩一声，却立即觉得不妥，笑吟吟看着秦王，“赵王应秦王之请而奏乐，秦王评点了。”

“古董老乐，无甚稀奇。”秦昭王悠然矜持地一笑，“然赵王为本王奏乐，倒是值得国史一笔也。”转头看着王稽，“可曾记下了？”

王稽对着秦昭王座案后的随行史官一挥手，史官捧着一卷竹简站起来高声念诵道：“秦王二十八年八月十五，王与赵王会饮，令赵王鼓瑟。”

秦昭王哈哈大笑：“名垂青史，千古传之，赵王大幸也！”

骤然之间，赵韩两国君臣大是难堪。赵惠文王原本兴致勃勃的大红脸顿时抽搐变青——可恶秦王，竟将堂堂赵王变成了他的乐工。但

赵何素来缺乏急智，嘴唇瑟瑟发颤，偏是一句话说不出来。此时，蔺相如一挥手，两名内侍将赵王搀扶回了王座。蔺相如回身抱起一个陶盆大步走到秦王座案前一躬：“赵王素闻秦王善为秦器击打，请秦王奏盆缶，以相娱乐也。”

“岂有此理！”秦昭王勃然大怒，“本王何善击打？一派胡言，退下！”

蔺相如没有退下，双膝一跪高举陶盆：“请秦王击奏盆缶。”战国之世，跪拜原不是常礼，即或君臣之间也不是动辄跪拜。今蔺相如并非秦国臣子，行此大礼更非寻常，显然便是告诉秦王：赵国可礼让一筹，然则邦交尊严一定是要找回来的。

秦昭王心下一沉：“蔺相如，你意欲何为？本王不遂你心。”

蔺相如将陶盆往左肋下一夹，右手一伸，霍然从皮靴里拔出一把寒光闪烁的短剑搭在了自己脖颈之上：“五步之内，蔺相如颈血必溅秦王之身！”

王稽大惊，向后一挥手，八名秦国武士大步上前要拿蔺相如。蔺相如怒发冲冠，冲身抵近秦王一声大喝：“谁敢近前！我便血溅秦王！”王稽心念电闪，这行辕之内秦赵卫士相当，绝不能逼得蔺相如铤而走险。于是又一挥手教武士退后，自己上前肃然一拱：“上大夫此举大是失礼，当自重退回才是。”蔺相如冷冷一笑：“秦王若知失礼为何物，便当击打盆缶了事。”说罢举起左手，将陶盆递到了秦昭王胸前。

秦昭王大是懊恼，一时哭笑不得，如此一个拼命之徒挺着一口短剑戳在鼻子底下，你能如何？回身走开么？他岂能不如影随形？杀了他么？秦赵武士相当，顷刻便是血战。果真如此，这次会盟岂非贻笑天下？百般无奈，伸出手指轻轻弹了一下那只抵到胸口的陶盆。谁知

陶盆是韩国尚坊精制，体薄如皮，一弹之下当的一声大响，在肃静无声的大帐竟是余音袅袅。

蔺相如举着陶盆高声道：“赵御史记载：赵王二十年八月十五，秦王为赵王击缶！”

秦昭王哈哈大笑：“好！此事了过，再来痛饮！”

赵王韩王大是高兴，想着也须得给秦王台阶，一口声道：“好！再干！”

又饮得一阵，秦王侧案的王稽老大憋气，同为随行特使，蔺相如今日两次使秦王难堪，自己颜面何存？思忖一阵对着赵王遥遥拱手道：“赵王明察：秦赵修好，当有实际举动昭告天下；今我王寿诞之期临近，臣请赵王以十五城为秦王祝寿如何？”

赵惠文王一愣神，如何？祝寿要十五城？依他所想，不管以何种名目，本来便是要准备向秦国有所让步的，祝寿也未尝不可，割出两三城换得个秦赵息兵还是对赵国有利，毕竟赵国需要时日推行第二次变法；这次会盟，原本便是为了这个目标来的，蔺相如两次伤及秦王，适当时机还是需要弥补一番的，邦交之道原本便是实力利害，场面上过得去便可，弱国强横只能招来大祸也；可这十五城也未免太出格，简直就是一两成赵国疆土，如何应得？思忖片刻，赵王正想开口许诺三五城看看，却见蔺相如向他目光示意，便笑着不说话了。

“臣启秦王，”蔺相如从容一拱，“来而不往，非礼也。赵王寿诞之期在十月，臣请以咸阳一城为赵王祝寿如何？”顷刻之间，秦昭王如同吃了苍蝇一般，大是懊恼王稽多事，有这个蔺相如在场，你能讨得便宜了？然则若再次僵局，便显得秦国促狭

过甚了，毕竟秦国要与赵国争盟邦，落得个恃强凌弱总归不利。思忖间秦昭王笑道：“秦国律法：严禁为国君祝寿。长史原是笑谈，上大夫却如此当真，未免锋芒太过。来，最后再干一爵！”

一场虽无实际内容，然却又百般周旋的会盟便这样结束了。

秦昭王大是憋气，本想立即下书白起还赵国一个颜色。恰在此时，却接到白起魏冄的联名羽书急报：赵国大将军廉颇亲率大军十万驻屯壶关虎视河内，我王会盟后当立即回驾咸阳。这两次对赵国邦交，都是秦昭王亲自谋划亲自出面，只带自己最信得过的长史王稽随行左右，一应细节都没有告知丞相上将军两人。其所以如此，秦昭王要给秦国朝野一个风信：秦王才具足以亲政理国了！处处想在渑池会盟中压赵国一头，根本因由亦在于此也。不想两次都未能如愿，秦国强势非但没能彰显，反倒是碰得灰头土脸，如何不教秦昭王憋气？然则仔细思量，丞相上将军都主张会盟后收敛，自己何能一意孤行？邦交周旋不如意，还只是自己丢面子而已，若再得一次实际误算，只怕朝野都要对自己侧目了。

反复思忖，秦昭王叹息一声，断然下令王稽：整顿车驾，立即回咸阳。

四　将相同心　大将军负荆请罪

邯郸城热闹起来了。

渑池会盟的种种传闻迅速弥漫了巷闾市井，国人纷纷在酒肆饭铺官市民市聚集议论，一边竞相诉说自己听来的神奇秘闻，一边呼朋聚友博彩赌酒。历来靠天下商旅聚酒支撑的邯郸酒肆，第一次被赵国人自己哄了起来。赵国人第一次扬眉吐气了，甚至在赵武灵王大振国威之时，在马服君第一次战胜秦军之时，赵人都没有过这种国人自发庆贺的气象。武灵王没有来得及与秦国对抗便去了，马服君则是惨胜秦

军，国人在茫茫尸骨面前实在是悲喜两难。这次不然，赵国第一次在大国会盟中狠狠教训了骄横不可一世的秦王，秦国非但没有讨得便宜，更没有如同对待他国那样立即讨伐。其间意味何在？还不是赵国真正强大了，秦国再也不敢对赵国颐指气使了？还不是赵国出了个蔺相如，敢与秦王直面抗争？有实力，有强臣，还怕他秦国做甚？赵国能和天下第一强国并肩而立了，赵国人脸上光彩了，长久只知孜孜骑射奋力抗争天下的紧绷绷国风，终于可以稍稍松弛了，兴奋之情如何不从巷闾街市漫无边际地流淌出来？

赵王车驾回到邯郸的第三日，王宫传出了消息：赵王封蔺相如上卿爵位，与平原君同领相权治国，位列大将军廉颇之右。消息传出，邯郸国人又一次沸腾起来了，称颂赵王英明，庆幸强臣掌国，一时间纷纷拥到新上卿府邸前坐地饮酒唱和，兴致勃勃地品评着络绎不绝前来祝贺的高车驷马，还要一睹新上卿首次出府的风采。

蔺相如爵封上卿职掌相权，大将军廉颇最是愤愤不平。

要说爵位同是上卿还则罢了，偏偏是“位列廉颇之右”，这教他如何受得？之右，便是之上，是指官员名册书写时的次序，右在左前，故右为上。按照战国传统，将相若是同爵，则相位在前，因为丞相是总摄国政首席大臣，大将军或上将军虽则也是要害大臣，然则毕竟只是军事统帅；若将相爵位不同，则按照爵位高低排列。对于高爵重臣，这种排列的实际意义更多在于朝会时的座次排列，与实际职掌并无必然关联。朝会排列大臣坐席次序，是按照国君封爵王书确定的名录排列的。也就是说，按照“之右”这个排列，蔺相如在所有的礼仪场合都比他这个上卿大将军高一等，若是车驾相遇，他也得先在路边回避，等对方过去后方可行车。老廉颇无法忍受者，恰恰在于此也。

这一日，雁门关大将楼缓前来拜访，说起朝野传为佳话的渑池会盟，老廉颇愤愤然作色：“老夫三朝老将，出生入死百战沙场，有攻城野战之大功。蔺相如者，本是一布衣之士卑贱门客，徒以口舌之劳竟

位居老夫之上，当真令人汗颜也！”楼缓本是文武兼备的通才名将，当年比廉颇官爵还高，只因当初被赵武灵王指派为废太子赵章领军建功，被公子成莫名其妙地当做了“党附叛逆”而遭贬黜。此时楼缓已年逾五旬，平日也是郁闷在心，见老廉颇愤然感喟，也是一声叹息：“朝局官爵，原是变幻莫测，老将军何须伤怀，但一个忍字便了。”“岂有此理！”廉颇愤然拍案，“老夫偏是不忍为竖子之下！”楼缓惊讶道：“渑池会盟前，老将军亲来雁门关调兵，还盛赞蔺相如才具练达，何今日竟如此不堪？”廉颇大手一挥激昂道：“蔺相如只做个上大夫，自然无事。口舌之徒而居大位，岂能服人！”楼缓点头道：“纵然如此，老将军还是忍字为上，毕竟是赵王宠幸也。”一听此话，老廉颇更是面色涨红：“便是赵王不公，老夫何惧也！他日若见蔺相如，老夫必得羞辱这个贱人门客。”

送走楼缓，廉颇唤来府务司马吩咐道：“日后无论街行还是入宫，但见蔺相如车驾，便给老夫顶头上去！”府务司马本是边将出身，“嗨”的一声便去安顿了。

风声传扬开去，自有一班好事者立即报到上卿府。

蔺相如听到后却只是微微一笑，吩咐卫士百夫长日后避开大将军车驾。这一年的三次朝会，蔺相如都事先上书告病，避免了朝臣列座时的难堪。好在一年没有几次朝会，并不耽搁日常国务。一次，蔺相如出邯郸巡视民情，回程时已是暮色，轺车刚驶进府邸方向的一条长街，便闻前方车声辚辚，正是廉颇车马迎面而来。卫队与驭手似乎忘记了蔺相如吩咐，照常前行丝毫没有回避之意。站在六尺车盖下的蔺相如已经看见了那熟悉的雪白须发、飞扬的大红斗篷与那顶粲然生光的铜盔上的将矛，脚下用力一跺，驭手才将轺车匆忙驶进了旁边的一条小巷。听见身后传来的哈哈大笑，所有随行吏员与卫队甲士都愤然作色，唯独蔺相如浑若无事，在车盖下打盹瞌睡了。

回到府中，掌管府务的门客舍人跟进了书房，对着蔺相如一拱道："上卿明察：今日之事，我等不服也！"蔺相如笑了："何事不服，但说无妨。"门客舍人道："我等所以放弃亲朋而投上卿门下，只在敬佩君之铮铮风骨。今上卿与廉颇同爵而位列其右，廉颇口宣恶言，而上卿却回避逃匿，恐惧之情，庸人布衣尚且羞之，况于将相乎？我等为君门客，实在汗颜无地自容，今日请辞君而去也！"昂昂一句，转身便走。

"且慢。"蔺相如一挥手，"士不可屈节，自是来去自由。然则，你只答我一问，而后去留两由之，如何？"

"上卿但问无妨。"

"在你等看来，廉颇之威比秦王如何？"

"自是不如秦王。"

"尚算明白也！"蔺相如拊掌大笑，"夫以秦王之威，蔺相如犹公然斥责于天下君臣之前，而秦国大臣武士无可奈何。今相如纵然驽马，何独畏惧廉颇老将军之威势哉？所念不同，所持不同。究其竟，我所念者：强秦不敢加兵于赵，是有老将军与蔺相如在也。若两虎相斗，必是两败俱伤。蔺相如回避老将军，只是先国家之急，后一己私怨，岂有他哉！"

思忖良久，舍人肃然一个长躬："在下谨受教。"

"相如言尽于此，舍人去留自便。"

门客舍人没有说话，转身大步去了。他找到卫队，找到驭手，找到府中所有吏员仆役使女，向他们反复诉说了蔺相如的大义苦心，与卫队驭手仆役人等约定：决意遵从上卿之令，不与大将军府任何人滋生事端。上卿府邸终究是稳定了下来，吏员卫士仆役人等但在邯郸遇

见大将军府中之人着意寻衅，都是远远回避开去，丝毫没有懊恼之情。在看重名节尊严的战国，尤其在国风剽悍决斗蔚然成习的赵国，上卿府上下人等的这种退让，令各大臣府邸与邯郸国人大惑不解，一时间议论纷纷了。各府邸吏员们纷纷私相盘诘嘲笑，上卿府吏员忍无可忍，终于将蔺相如的一番话和盘托出，末了一句慷慨激昂道：“上卿一心谋国，我等岂能与上卿二心！”言谈之间，非但没有丝毫的屈辱愤激，反倒是油然生出一种忍辱负重而全大义的凛然之情，听者无不悚然动容。

渐渐地，蔺相如的一番话流传了开去。

一年多来，老廉颇肝火日旺。蔺相如不列朝会，他看着上手的空坐席直蹿怒火。道上相遇，蔺相如又远远躲开，每次都避开了他。老廉颇牛劲大作，对几个司马下令，寻衅上卿府吏员，逼蔺相如出来与老夫理论。饶是如此，蔺相如也还是不露面，连上卿府吏员仆役也是匪夷所思的好脾气，只死活不与他府下人士碰面。威风是威风了，可老廉颇更是憋气得火冒三丈了。无论是依行伍军风，还是依朝野国风，受辱者都必与寻衅者有个了断。这个了断，在庶民士子是决斗，在军营是比武，在朝臣便是直面理论甚至相互仇杀。譬如当年晋国的权臣赵盾当着国君大骂臣子屠岸贾，而屠岸贾公然放出神獒捕杀了赵盾。赵国本是晋国承袭者之一，赵氏一族历来都是军旅世家，国风刚烈民风剽悍风尘朝野多慷慨悲歌之士；朝局冲突动辄兵戎相见，庶民冲突动辄大举械斗，遇挑战而退避三舍，便会被指为懦弱不肖，从此无人与之来往。按照本意，老廉颇也就是想羞辱蔺相如一番，出口恶气了事，绝不会联络群臣迫使赵王罢黜蔺相如或与其兵戎相见。毕竟，廉颇是行伍出身的忠勇大将，蔺相如也是赵王倚重的治国邦交能臣。老廉颇一心想的是个不服，一心要做的是个出气，最终要得到的是你蔺相如须得服膺老夫。然则气昂昂寻衅年余，竟夯锤砸到了云气里软绵绵无可着力，当真气死老夫也！思忖一番，老廉颇决意上书赵王：辞去这窝囊大将军，自请赴云中统兵大战秦军，离开这令人憋气

的邯郸，从此不再见这个教人腻歪的蔺相如。否则，罢黜蔺相如这个门客贱人，总归是老夫与此等贱人势不同殿两立。

这日，老廉颇从武安军营赶回邯郸，一路思忖妥当，回府沐浴后换得一身干爽的苎麻布衣进了书房，尚未在案前就座，府务司马匆匆来到。老廉颇一瞄便知他有事禀报，站在了书案前道，有事便说，吞吐个甚来？府务司马脸上白一阵红一阵，期期艾艾开不得口。老廉颇大怒喝道，吭哧个鸟！教蔺相如割了舌头么？府务司马一惊，这才结结巴巴地说了听到的蔺相如的一番话，末了面色涨得通红地低下了头去。

“此话是蔺相如说的？”老廉颇板着脸。

“正是。”

“还有谁听说过？”

“邯郸城都传遍了。大将军可证之于平原君。”

“真道怪了。”老廉颇嘟哝一句，半日无话，连府务司马何时出去都毫无知觉。

这段时日以来，老廉颇也隐隐约约地觉察到同僚们的神色有些蹊跷。车马行于长街大道，国人也都远远地避开了，再也没有那种争相观瞻老元戎风采的热火气了，总归是走到哪里都是冷冷清清。在府务司马禀报之前，他都将这些事浑没放在心上，只以为人各有事，谁整日只等在那里钦敬你了？府务司马这一说，老廉颇如同吞了一剂怪药，半日回不过味来，只觉得原先那股火气莫名其妙地化作了一片冰凉，心里沉甸甸地不舒坦。细细想来，那些原本毫不在意的景象，此刻却如此清晰地纷纭浮现在眼前，连朝臣国人的眼神也是那般清晰。是了，那是奚落嘲讽又夹杂着些许怜悯，朝臣们嘲笑老夫不能容人，

市井国人怜悯老夫年迈昏聩。如此说来，在朝野上下看来，老夫已经成了一个倚老卖老无可理喻的疯子么？是了是了，肯定如此了。

蓦地，老廉颇想起了半个月前赵王的一句话。那日他进宫与赵王商议如何蚕食韩国上党的大计，末了赵王一声叹息："老将军，邦国如同广厦，独木可是难支也。"他当时便赳赳挺胸回答："我王毋忧，老臣定与平原君携手同心，整军经武，与强秦一争高下！"赵王似乎还想说话，终是欲言又止。今日想来，赵王也分明知晓他寻衅于蔺相如而致将相不和，方才有此感喟了。然则，赵王为何不明说？是信不过老廉颇？不，决然不会！老廉颇身经百战出生入死历经三代国君，从来不曾见疑于国君朝野，即或战败或谋划不当，老廉颇的耿耿忠心荡荡胸襟都是无人有任何非议的。那么，最大的可能，是对老廉颇有所期望？期望何在？老廉颇心中一沉，尽管独自一人，却蓦然脸色涨红了——赵王给老臣留下回旋余地，期望两名重臣主动修好。目下想来，若是蔺相如主动登门，老夫倒是可以就势下台言归于好。念头一闪，老廉颇又脸红了。蔺相如敢来么？你老廉颇气势汹汹寻衅于人，人家回避礼让一年有余，你个老东西的弓弦都没松，人家来做甚？公然教你羞辱么？要和，只有自己亲自登门了。仔细回味，蔺相如确实是个硬骨铮铮的名士，你老廉颇虽则上得战场，可做了特使直面秦王未必有如此英雄气概，孤身挺剑血溅五步，难道不如战场搏杀？不！平心而论，比起千军万马的战场搏杀，蔺相如非但需要同等的勇气胆识，而且需要骤然应变的急智说辞。如此等等，你老廉颇行么？不行。不行还不服人，这叫甚来？军中叫"鼠肚鸡肠该吃打"！更有甚者，你老廉颇原本也是农耕子弟军旅行伍出身，做了几日大将军竟骂蔺相如是"贱人"，当真老杀才也！论起来，蔺相如还是县令之子读书士子，迫于无奈才做了门客舍人，此等情形在战国名士中比比皆是，苏秦张仪不是都做了丞相？人家是凭真本事挣得的功劳，你老东西泛得甚酸？你老东西泛酸，人家却以国家安危为重处处礼让，两厢比照，你老廉颇算个甚等物事？恶行是自己做的，还想等着人家来给自己台阶

下，廉颇啊廉颇，你枉自活得年逾古稀，坦荡本色当真教狗吃了去也！

整整一宿，廉颇书房的灯烛亮着，麻布窗棂上的高大身影一直徘徊到五更鸡鸣。

清晨卯时，太阳堪堪爬上东方山巅，正是车马流水市人当道新一日劳作伊始的喧闹时刻。大将军府邸的正门隆隆打开，车马仪仗辚辚拥出，当先青铜轺车的六尺伞盖下虽然空无一人，前行开道的卫队甲士与车后随行司马却是神色肃然，比寻常时日上道更加郑重其事。

车马仪仗辚辚出街，一个未及走开的市人突然一声惊呼："快看！肉袒负荆！"

这一声喊，街边匆匆行人呼啦啦围了过来。一看之下，没有一个人说话，都跟在车马之后缓缓涌动着。

青铜轺车之后，走着一个须发雪白赤裸上身的老人，古铜色的脊梁上绑缚着一支粗大带刺的荆条，荆刺扎出的滴滴鲜血流成了一片殷殷红线。老人神色肃穆，坦然地望着围观市人，只是默默一拱，跟在轺车后一步步走去。没有一个好事者解说，任谁都明白大将军廉颇要到何处要做何事。倏忽之间，慷慨豪迈的邯郸国人一片感慨唏嘘，虽然随行者越来越多，却肃静得唯闻喘息之声。

蔺相如正在书房启开一封羽书急报，尚未浏览，总管舍人急促的脚步声伴着急促的锐声骤然扑了进来："上卿！快！老将军来了！""莫慌。"蔺相如转身一笑，"老将军既能登门，蔺相如还能逃到何处？""不！老将军肉袒负荆，请罪来了！"蓦然之间，蔺相如一个愣怔，又立即下令："快！打开中门，我立即便到。"

待上卿府的中门隆隆打开，吏员们匆忙激动地出门排列仪仗时，府前街巷与车马场已经拥满了肃然无声的人群。就在大将军车驾从人海甬道辚辚驶入正门之际，门廊下的总管舍人一声长长的宣呼：“上卿恭迎大将军——”随着宣呼之声，蔺相如大步走出，束发无冠，布衣左袒，在众目睽睽之下迎着肉袒负荆的老廉颇肃然走来。骤然之间，万千国人鸦雀无声，不约而同地屏住了呼吸。

依照古老的习俗，肉袒负荆为最真诚的请罪，袒露左臂则是对重大提议或事件的认定。两者之间原本没有必然联系，而只是不同情势下的不同标记。然则蔺相如却是急智非凡的明锐之士，顷刻之间便想到了如何应对老将军这古老隆重的请罪。老廉颇在万千国人注目下公然肉袒负荆，非但是向他蔺相如请罪，更是坦荡地向朝野上下请罪；而车驾随行，则是老将军的一种深重自辱：此肉袒负荆者是赵国大将军，其行不配职爵，当受荆鞭之笞。老将军如此赤诚肝胆，当真令人震撼。若以官身冠带出迎，虽则不算错，然在礼仪上却有居高临下之嫌，非但自己过意不去，看在国人眼里分明也不舒坦；若以布衣之身相迎，礼仪算是平了，然却总是欠缺了什么。将相不和，你蔺相如当真没有丝毫错失？仅仅是回避挑衅便是为国赤心了？一年多来，你蔺相如身为相职上卿总摄国政，对同爵重臣不理不睬，延误了多少邦国急务，当真不感到惭愧么？蓦然之间，蔺相如心头震颤不已，一种深切自责油然涌出，立即除去冠带，袒露左臂迎了出来。

走在车前的老廉颇原本也有着一丝不安，虽说自己真诚请罪坦荡之至，心下也有了预备，纵是对方也如自己原先一般见识而借机羞辱自己一番，也是自己该当。老夫有错老夫认，上卿如何对待是上卿的事，想他何来？老夫认罪，对方还是做大，那只有井水不犯河水，岂有他哉！抱定这个心思，老廉颇在两箭之外已走到了车驾前面，一路走来身躯晃动，粗长尖锐的荆刺反复割划，赤裸的脊梁上的血线已经变成了淋漓流淌的鲜血，顺着那些紫红色的累累刀疤蔓延下来，将本色紧身胡服裤腰也染得一片鲜红，万千国人无不悚然动容。老廉颇百

战之身，对此等血肉疼痛浑然无觉，虽则心下忐忑不安，却也是坦然大步走来。

骤然之间，老廉颇钉在了当地，双眼顿时模糊了，那、那布衣左袒者是谁?

“上卿！”大将军老泪纵横，一声哽咽拜倒在地。“老将军！”快步迎来的蔺相如也扑地拜倒张开双臂抱住了廉颇，“相如后生，拘泥过甚，当真不肖也！”旋即转身，“医士何在？为老将军去荆！”“且慢！”老廉颇一拱手，“上卿如此胸襟，老廉颇更是无地自容也。上卿在上，受老廉颇三拜，后请上卿执荆鞭笞。”“老将军！”蔺相如哽咽了，“若信得相如为人，相如请与老将军结刎颈之交！”骤然之间，老廉颇双目生光：“此话当真？”“老将军豪迈坦荡，蔺相如敬佩之至！”廉颇一阵大笑，沟壑纵横的古铜色大脸热泪纵横：“蔺相如大义高风，老廉颇三生有幸，诚当刎颈之交也！”

“好！老将军在上，请受相如礼拜。”不由分说，蔺相如扶起廉颇站好，伏地一个大拜，肃然立誓，“廉颇但去，相如墓前刎颈相随！”

廉颇颤抖着双手扶起蔺相如，肃然一个回拜：“相如但去，老廉颇绝不独生！”蔺相如拉起廉颇的手：“老将军，你我与国人说得一句，便算全了这份生死盟约，如何？”“好！”廉颇慨然一应，两人执手共举，对着府前山海人群异口同声喊出：“万千国人作证：廉颇蔺相如生死同心，刎颈无悔！”

“万岁——”四面国人骤然欢呼，声浪覆盖了半个邯郸。

这一日变成了大将军府与上卿府的大喜之日，两府上下人等一齐聚来上卿府欢宴庆贺。消息传开，赵惠文王大是欣慰，立即赶到上卿府亲赐一车尚坊赵酒，亲自为大宴开鼎。群臣闻讯也纷纷赶来庆贺，上卿府一直热闹到中夜方散。群臣吏员散去之际，蔺相如却将赵王、

平原君与廉颇请进了书房，拿出了那封羽书急报：秦国长史王稽秘密出使魏国，魏国秘密联结齐国，三国可能结成连横之盟。

“秦国终是对着赵国了。”平原君皱着眉头，“为济西之地，齐国与我本来便有一笔老账想算。魏国衰颓多年，对我也是嫉恨多多。于是想与秦连横，抗衡赵国威势，不能不防。”

“上卿以为如何？”赵惠文王显然是忧心忡忡。

蔺相如从容一笑：“既是强国，必当面临天下算计围攻，若被天下遗忘，也无甚生趣了。秦国被山东六国算计围攻近百年，还不是因秦国强大？时移势易，赵国今成天下众矢之的，乃赵国之荣耀也，我王不当为此忧心。但能应对得当，合围便是锤炼。”

“你只说如何应对。”老廉颇插了一句，显然是心悦诚服地听从调遣。

“我王，平原君，大将军，”蔺相如侃侃道，“为今之计，赵国实力稍逊于秦，当以静制动：大军严守要地关隘，出使多行邦交斡旋，尽可能延迟秦赵正面碰撞。邦交而言，当以韩国为侧重，辅以楚燕。”

“侧重韩国？”廉颇大惑不解，“韩国之衰，举国抵不得秦国两郡，出钱出粮费力周旋，有用么？

”蔺相如悠然笑了：“韩国虽弱小，却有上党险地。上党若归我，又当如何？”

“噢——是了！”廉颇恍然大笑，“如何这茬儿也忘了？秦国正对上党垂涎三尺，若紧紧拉住韩国，将上党给撬过来，这仗便好打！”哄然一声，君臣四人大笑起来。

五　扑朔迷离的大梁才士

已经到魏国三日了，王稽还没有见到魏王，真有些懊恼。

日薄西山的魏国竟敢如此慢待大秦特使，还当真莫名其妙。在山东六国中，魏国最有邦交斡旋传统，也最看重邦交礼仪。原因只有一个，魏国是中原文明风华的中心，也是山东六国最有实力根基的大国，但凡天下有事，都少不了魏国出来调停斡旋。魏文侯、魏武侯、魏惠王三代，魏国都是文武衡平一言堪定天下的赫赫大邦。倏忽又是三代，魏襄王、魏昭王、魏安釐王，魏国一代不如一代了。尤其是魏安釐王即位七年以来，魏国无声无息在天下消失了一般，任你列国翻天覆地，魏国只是不出声。韬晦息事还则罢了，魏国毕竟大邦，也没有哪国轻易寻衅发动大战。然则，秦国特使上门结好，还是不理不睬，就大是反常了。莫非魏国当真要像剩余的十几个小诸侯一般做缩头不盟之国？不会，决然不会！但凡明白人都看得清楚，而今之魏国已经被秦赵两大强国挤在了夹缝，再加东边一个力图再度振兴的齐国，三座大山隆隆挤压，稍有不慎，魏国便有亡国之危。如此险情，魏国当真麻木到毫无知觉？不会的。王稽很清楚，魏安釐王虽然算不得英雄君主，至少还是中才，算不得昏聩，再说还有战国四大公子之首的信陵君魏无忌这等大才，魏国如何能听任三座大山将它挤扁压碎了？大象反常，背后必有非常之因。常理揣摩，目下与秦国结好正是魏国避免三强夹击之急需，魏国不可能不重视秦国特使的到来。三日不见，必有隐秘。可是，这个隐秘在哪里？

“备车，拜会丞相府。”一阵思忖，王稽决意弄出点响动来。

轺车驶进幽静宽阔的王街，拐了一个弯，到了丞相府前的车马场。目下这魏国丞相名叫魏齐，乃是赫赫威势的王族嫡系公子。三晋素来有王族子弟当权的传统，魏国尤甚。自魏惠王起，魏国丞相大体都是王族公子，而权势最重者，第一是魏惠王时期的丞相魏卬（公子卬），第二便是目下这个魏齐。其所以如此，在于这魏齐是魏昭王的同母弟、魏安釐王的叔父，自己又做过领军大将，被魏安釐王赞为“文

武兼通之栋梁”，在魏国几乎半个国王一般。只要疏通得当，王稽相信一定能从这个赫赫丞相口里探出点虚实来。按照礼仪，大国特使的轺车可直达丞相府邸大门，而无须将轺车停放车马场再徒步到府门禀报入内。然则久在王侧走动，王稽却是心思周密，通晓此等贵胄之喜好，吩咐驭手将轺车圈赶到车马场停好等候，自己只带了一个捧礼盒的吏员从容来到府门前。

门吏一听是秦国特使，吭哧着有些不好把持，及至王稽将一个装着叮当金币的小皮袋递到手里，门吏二话不说飞步进去禀报了。片刻之后，白发苍苍的丞相府家老迎了出来，殷勤地将王稽直接领了进去。穿过一片婆娑竹林时，王稽又将一袋秦国尚坊精制的金币送给了家老。家老诺诺连声，问王稽要在正厅见丞相还是在书房见丞相？王稽说尚未递交国书，自然是书房好了。家老说，中大夫须贾出使归来，正在书房向丞相禀报，须得稍等片刻。王稽心中一动笑道：“噢，须贾大夫出使楚国回来了？”家老低声笑道：“出使楚国何来？是齐国。”“噢！”王稽恍然大悟地笑了，“我却糊涂也，中大夫才干出众，定是凯旋了。”家老鼻端一耸不屑地摇头一笑道：“气咻咻说个没完，能是凯旋了？可能出事了。否则，老朽保你即刻便见丞相。”王稽连连道：“不打紧不打紧，我自等等无妨。”说话间家老将王稽领进一间异常雅致的小厅，吩咐侍女煮茶，说声老朽去看看，便碎步去了。

刚刚饮得两盏青绿幽香的逢泽茶，一阵呵呵笑声传来：“如此屈尊贵客，老夫如何担待了？”接着是家老的殷殷笑声：“丞相国务繁忙，原是老朽之失，已对大人说过了。”王稽连忙站起来走到了门廊下一个遥遥拱手：“秦国王稽，拜会丞相。”迎面一个绿玉冠大红袍须发灰白满面红光大腹便便者大步摇了过来，哈哈大笑着一拱手：“老夫怠慢大国特使，当真无礼也！”走过来拉住了王稽的左手，一团春风般进了小厅。

笑语寒暄几句，王稽一拱手道：“初次拜会丞相，无以为敬，奉上蓝田玉具一副，敢请笑纳。”向后一摆手，吏员捧过来一个古铜方匣恭敬地摆在了魏齐案前。王稽上前打开笑道：“此乃精工蓝田玉。素闻丞相精于玉具鉴赏，敢请评点一二。”

“玉龙金睛佩！”只瞄得一眼，魏齐双眼陡然放光，及至用红锦托起玉佩反复端详，当真是爱不释手了。

佩玉本是华夏服饰的久远传统。三代以至春秋，将玉石雕琢打磨成各种饰物佩带，从来都是天下共有的民俗。上层贵胄的玉器饰物名目繁多，佩玉便成为身份地位的象征物之一。即或是庶民百姓，也常有玉鱼、玉虎、玉坠等简单玉器佩带于身以示吉祥。战国之世礼仪大大简化，玉器饰物的佩带也相对简单多了。春秋时期那种一组十多件挂满全身的大型长串佩玉已经不再是贵胄们的必需礼器了，单件玉佩开始成为日常饰物，各种玉具如玉璧、玉璜、玉人、玉剑等便成了寓意祥瑞的摆设器具。虽然佩玉礼仪简化了，但由于进入了铁器之世，琢玉工具大是进展，玉器制作比春秋时期更为精细了。精工制作的大型单件玉佩便成为天下难得的宝玉。当时，秦国的蓝田玉是天下名玉之一，与西域胡玉（即后世所说的新疆和田玉）、楚国荆玉一起被天下称为“三玉”。王稽带来的这具玉佩是以蓝田玉为材，由秦国王室尚坊玉工精心琢磨的大型单件玉佩——玉龙金睛佩。这玉龙佩非同寻常，玉材洁白晶莹，一看便是极为罕见的羊脂玉；玉佩分明是一方整玉琢成，通体九寸九分，连同龙头龙尾共有十三道弯曲；最为神奇者，玉龙通背为黑色龙纹鳞甲，眼睛为火焰般红色，眼珠却是黄澄澄金色。若说这墨鳞火眼是难得的玉材天赋，这玉龙镶金睛便是战国之世天下一等一的琢玉技法——玉镶金。金中镶玉本来就已经是非常罕见了，这玉中镶金简直就是巧夺天工闻所未闻。饶是魏齐见多识广，一时间也目眩神摇了。

“好！好！好！”魏齐一连重重地说了三声好，“天赋奇材，绝世巧工，秦尚坊刻印，此三宗足使此宝万世不朽也！老夫之见，叫它玉龙金睛尚坊佩！贵使以为如何？”

“丞相法眼天下第一，品评自是无差矣！”王稽连忙跟上一句。

“特使如此待我，老夫何以为报？”魏齐在厅中转悠几步，突然转身，“特使便说无妨，何事相求于老夫？”王稽笑道：“原是秦王敬重丞相当国，欲修两国之好，岂有他哉！”

“秦国当真要与魏国修好结盟？”

“丞相明察：秦魏虽为夙敌，然则时移势易，赵国齐国雄心勃勃，已成天下大患。当此之时，秦魏已无冲突，若不携手抗御赵齐，秦国不安，魏国更是危在眉睫也。”

“说得也是。”魏齐皱着灰白的长眉转悠着，“且不说这赵国素来觊觎大魏，便是这齐国，刚刚从灭国劫难中缓过劲来，便要对我大做手脚，当真不可思议也。”

“噢——想起来了。”王稽恍然一笑，“在下也曾闻得，齐国要收回被魏国夺取的老宋国土地。若是如此，秦国可援手魏国共抗齐军。”

“不不不。”魏齐连连摇手，“与魏国开战，目下齐国尚无那份实力。老夫所说，是齐国那个安平君田单，竟敢买通我方使臣做我手脚，分明是欺我魏国无人也！”

“有此等事？”王稽惊讶得睁大了眼睛，“中大夫须贾能被齐国买通，匪夷所思！”“须贾乃老夫臂膀，忠心事国，如何能被收买了？被买通者，须贾主书也。”魏齐回身高声问，“家老，那个书吏叫何名字来？”守在门廊下的家老立即答道：“禀报丞相：叫范雎。”“一个书

吏，何劳丞相动气。”王稽笑了，“莫非齐国文士都教乐毅杀光了不成？”

“对呀！”魏齐哈哈大笑，“齐王少见多怪，硬是认这个书吏做大才，派田单亲赐他十金并一车齐酒，还要用五城交换这个小吏，岂非滑天下之大稽么？”

“那，丞相如何处置这个书吏了？”

“老夫方才得知，还没想好如何处置。哎，莫非特使也有意这个小吏？”突然，魏齐神秘地挤着老眼一笑。

王稽哈哈大笑：“笑谈笑谈，在下告辞。”

魏齐也是一阵大笑：“好！改日老夫教你晋见魏王，商定秦魏修好。”

一番笑语，家老又殷殷将王稽送到了府门。此时门吏已经特意将王稽轺车请进了大门庭院，王稽在影壁后登车，从车门辚辚去了。回到驿馆正当暮色，王稽草草吃得些许饭菜，来到了小小书房，徘徊思忖，一时理不出个头绪来。

临行之前，秦王特意与他有过一次密谈。虽然王稽官爵不高才具平常，却是跟随秦王三十余年的老人了。当年秦王母子在燕国做人质，王稽是随行家老。依照秦法，除非有大功勋，他这种官仆出身的事务家臣是不能做大臣的。秦王即位，他被封了一个“谒者”的官职。谒者是掌管国君文札传送的事务官员，严格说，还只是“吏”， 而不是“官”。但由于此吏是职掌国君事务，自然是实权机密要职，寻常大臣也不将他做吏员看待。谒者做了二十余年，宣太后死了，秦王权力也渐渐大了，虽说没有亲政，但对身边近臣的任免总是可以按照自己心愿做了。于是，五年前，秦王以“历经磨难，忠勤任事”为由头，特

赐王稽大夫爵位，职领长史。长史全面职掌国君事务，本是一等一的实权大臣。然则，秦王事实上尚未亲政，一班大臣对此时的长史不那么看重不那么认真计较，秦王既然力主，魏冄与华阳君、高陵君、泾阳君等显贵大臣也就放过了。王稽毕竟才具有限，对文事大计尤其不擅，做了长史，也依旧只是总管具体事务，王室典籍书令等一应文事，实际上都是副手大吏在做。虽则如此，秦王对他的信任还是无以复加，但有郁闷，总是时不时与他说得几句。

后来，终因王稽才具平庸朝有物议，秦昭王只有将他贬黜，做了长史府下的谒者传书，专一执司文书传递。虽是“贬黜”，秦王对王稽的信任依旧。这次出使魏国，实则是给了他一个立功机会。临行密谈，秦王异常的亲和也异常的认真，可是秦王一开口，就教王稽心中猛然一沉。秦王说：“王稽啊，还是教你做谒者出使，你当如何？”王稽一脸沮丧：“臣是无才，自当凭我王处置。”想起来，此话极是不得体，但秦王没有丝毫颜色，反倒是哈哈大笑：“王稽啊，想到哪里去了？我是想请你做一件大事，不得已如此也。”王稽连忙一躬触地：“臣唯忠勤事王，何敢当我王言请？王但有令，臣赴汤蹈火在所不辞！”“这便好。”秦王扶他起来，托付了一件令他唏嘘不已的秘密大计。

这个秘密大计，是出使魏国，秘密寻觅名士大才入秦。秦王说得很清楚，我要之人，须得堪为首相之大才，孝公有商鞅，惠王有张仪，武王有甘茂，太后有魏冄，我只要此等人才，晓得了？王稽当时倒吸了一口凉气，惶恐一躬，我王明察：臣本庸才，何能识得如此乾坤大才？误王大事，臣虽万死不足以担承也。秦王笑了，要你担承个甚？此等事原本是王运国运，尽心访求而已，谁保得定然成功？你虽不是大才，却也不会嫉妒埋没大才，只需谨细查访。人过留名，雁过留声。是名士大才，还能没个响动？秦王最后语重心长地拍着王稽肩膀说，王稽啊，没有丞相之才，嬴稷永世无法亲政，晓得？办好这件

大事，便是莫大功劳，嬴稷这厢拜托了。秦王这一躬，王稽感奋唏嘘地来到了魏国。

莫非当真是大秦国运如日中天，他刚到大梁便遇到了一个人才?

那个叫做范雎的书吏，能在齐国得到赏识，可是非同寻常。且不说齐王田法章机警睿智，更有那个与当世名将乐毅抗衡了六年的田单，他等历经大战出生入死的名君强臣，能轻易以重金王酒结交一个微不足道的书吏？王稽纵不识人，田法章田单总是识人了，没准这范雎还当真可能是个隐没于家臣小吏之流的名士大才。看魏齐模样，定然是要处置这个书吏了。会如何处置？想来总不至于处死了。只要这个人在，王稽相信自己能访查出来。在大梁这个地方，只要有金钱，便没有秘密。这次出使，他非但带了几件王室重宝，还带了秦王一封密书，可随时借支大梁秦国商社的各式金钱，还愁查不出一个想见的人来?

可是，此等事也不能显山露水操之过急，否则打草惊蛇。今日有玉龙金睛佩，老魏齐话是多了，还有那神秘一笑，似乎是说，你要这个人老夫便给你以做回报。可王稽却心明如镜，若他当真要了，那个范雎便注定出不了魏国就死了。王稽没有别的才能，揣摩此等酷好钱财珠宝的显贵人物的心思，倒是很少差错，这也是秦王始终信任他的原因：办事精细缜密，从来不半道走风。看那个魏齐的做派，显是个容不得人的霸道权相，但有人才在此等人麾下，他不用你你也休想逃走，要另择明主，嘿嘿，先杀了你再说。唯其如此，王稽只有打哈哈过去，教魏齐觉得他根本没在意这么个小人物了事。当真那个书吏没人理睬了，魏齐可能也就不在乎了。

“御史(注)何在？”想得半日，王稽大体清楚了，走到廊下一声吩咐。

一名年轻精悍的黑衣文吏闻声而来，这是秦王特意给他遴选的一个臂膀，文武皆通，还做过秘密斥候，极是可靠。王稽对他一阵轻声吩咐，这个御史快步去了。

次日，王稽留下一个随员守在驿馆等候魏齐消息，自己换了一身士子常服到街市转悠去了。魏国风华中原第一，国人历来有聚酒议政之风，但凡王城宫廷权臣府邸之秘闻抑或各国最新事态，无时无刻不在各大酒肆恣意流淌。百余年相沿成习，无论是游学士子还是各国商旅斥候，但到大梁，都要先到著名的酒肆徘徊徜徉一番以探询最新消息。王稽很熟悉大梁，径直来到气派最大的"中原鹿"。这中原鹿是魏惠王时期的王族丞相公子卬秘密开办，目下已经传了三代，早已经成了魏国贵胄与列国使节、大商、士子的消息渊薮。

进得中原鹿，王稽没有进棋室赌坊，那种地方最热闹，却少有说事者；也没有进论战厅，那种地方只争见识高下，消息却是不多。王稽径直来到散座大厅，找得一个临窗角落入席，要得两爵楚国兰陵酒与一鼎逢泽麋鹿炖，便自消磨起来。这散座大厅是所有进中原鹿者的第一站，除了专一的约赌寻棋论战者，寻常都是先在这里浸泡得半日听听八面来风，而后再做计较。王稽素无玩乐心性，又兼正在上心探事之时，自然选定这里守株待兔。

谁知听得大半个时辰，尽是些谈论赵国秦国相争的秘闻，将渑池会盟、蔺相如勇逼秦王及赵国将相和神话说得活灵活现，四周一片喝彩叫好。王稽听得腻烦，正要付账离开，突然看见三名红衣人走了进来，也到临窗处落座，与王稽一座之隔。看衣色气度，这三人很像是魏国吏员，王稽又安然坐了下来。三人落座一阵哈哈大笑，开酒之后你一言我一语地笑谈起来。

"兄台揣摩，金酒之外，那小子究竟还受了何等好处？"

“依我之见，目下齐国潦倒穷困，十金已是重金，难有更大财货出手。”

“对！”第三个粗嗓门一拍案，“定然是许官许爵，笼络那小子投齐。”

“金玉其外，败絮其中也。”第一人冷笑着，“小子时常小瞧我等，原来自己却是个十金便买得动的贱人，当真令人齿冷。”

“你等不知道么？那小子家徒四壁孤身鳏居，十金可是买得两三个女人！”

三人一阵哈哈大笑，一人低声道：“你等只说，那小子还能活么？”

“活个鬼！在下眼见他翻眼闭气了，模样很怕人也。”

“活着又能如何？”又是那个阴冷的声音道，“肋骨折了走不得，牙齿断了说不得，还不废人一个？”

“想起来蛮可怜也！”粗嗓子接道，“依我说，我等三人收下这小子做个文奴，日每喂他三顿狗食，教他替我等草拟文告。那小子有才，我等立功，岂非好事？”

“好主意！”一人拍案，“日每还要打他二十竹鞭，那小子最小瞧我等三弟兄！”

“倒是不错也。”阴冷声音笑道，“只是不能教丞相知道，要悄悄办理。闻兄先去丞相府，探探那小子下落；胡兄找到他家，看看人是死是活；我来探丞相心思，看还追查不追查这小子？丞相非要追他个死罪，我等也只有忍痛割爱也。”

“一个堂堂丞相，能死揪住一个小吏不放？”粗嗓子不以为然。

“你如何晓得？”阴冷声音一副教诲口吻，“丞相素来狠烈，但整治部属，可有谁个活着？还有那个须贾，毒蝎子一只，叮上谁谁死。偏丞相信他，我等惹得了？”

“也是也是，还得按伊兄说的做，方算牢靠。”

“好！听伊兄。”粗嗓子大笑拍案，“我只管调教狗文奴！”

饮得一阵，三人匆匆去了。王稽心思大动，也立即回了驿馆，派出六名精干吏员到大梁官邸民居四处探听范雎消息。一连三日，石沉大海。被买通的丞相府吏员说，那个人早没有了，丞相也正在询查此人下落。民居街巷几乎全部打问一遍，没有一个人知道这个范雎下落，当真不可思议。

此时，魏齐派属吏知会王稽，次日晋见魏王洽谈修好盟约。王稽只有将这件事先搁置下来，全力应对魏王。周旋得三四日，盟约文本终于妥当，王稽派快马使者将盟约送回咸阳呈秦王定夺用印，自己在大梁等候回音。正在此时，那名精悍的御史从临淄兼程回到了大梁驿馆，向王稽备细禀报了从齐国探听到的消息。

在临淄，御史通过秦国商社，找到了经常在商社为齐国购买秦铁的一个市掾(注)，此人经常出入安平君田单府邸，对魏国使者的事很是清楚，后经御史多方印证，确实无差。

魏国派出的赴齐特使是中大夫须贾。须贾有个门客叫范雎，因了范雎颇有才具，是须贾的文案臂膀，须贾为这个范雎在丞相府请了一个书吏职分，名义上算做了国府吏员。须贾抵达临淄时很是倨傲，拜见安平君田单时，公然嘲笑田单府邸简陋如同大梁牛棚。田单只淡然一笑，固国不以山河之险，处政不以门第之威，中大夫可知这是何人

所说？须贾抓耳挠腮大是狼狈，身后书吏高声回答，此乃我魏国上将军吴起名言，安平君敬重魏国，魏国亦当敬重齐国也！田单大是欣慰，对着书吏一拱，阁下一语道破邦交真谛与田单之心，敢请阁下高名上姓？须贾气呼呼道，他只是本使一个书吏，安平君喧宾夺主，未免失礼也！安平君哈哈大笑，特使若有方才先生见识，田单自是敬佩。气得须贾狠狠瞪了那个范睢几眼，脸色都白了。

及至晋见齐王，须贾本不欲再带范雎，无奈又怕自己遇到难题，着意教范雎捧着礼盒随行，做了个侍者身份。到得王宫却恰恰又与田单相遇。田单没有理睬须贾，只对着捧礼盒的侍者一个长躬，先生原是名士范雎，田单有礼了。侍者只淡淡一笑，范雎不敢当名士之号，国务在身，恕不还礼。神态毫无受宠若惊之相。田单郑重一拱手道，久闻先生大才博学，田单当择日就教，尚请先生拨冗。范雎道，今日使节拜会齐王，非政莫谈，非政莫听，尚请见谅。田单一笑，先生果然国士之风也；须贾大夫，请。

须贾对田单这时才想起与他说话大是不满，脸色不禁涨红。范雎不过本使一随行小吏，安平君抬爱若此，究竟何意也？田单正色道，中大夫差矣，人之才具不因位卑而减，不因位高而增，田单如何敢以先生位卑而漠然置之？须贾对田单直呼他中大夫而不呼特使更是来气，一甩大袖进了王宫。

傲慢的须贾，不知自己使命，不知邦交礼仪，见了齐王当头一问，不知齐国如何与我大魏修好？齐王田法章哈哈大笑，我与魏国修好？特使当真滑稽也！魏国参与五国灭齐之战，今齐战胜复国，魏国自己要与我大齐修好，如何反成齐国修好于魏？特使饮酒多了。说着话，脸色已阴沉了下来。饶是如此，须贾傲慢依旧，趾高气扬道，国贫如洗，何谈战胜之威也。还没说完，田单厉声呵斥，须贾放肆！我大齐虽无昔日丰饶，却有今日四十万大军。须贾见田单手按剑格，脸色顿时灰白，大睁着双眼无言以对。

此时，跟在须贾身后的范雎将礼盒放置到侧案，回头一拱手道：“安平君，此非邦交之道也。”田单肃然拱手：“此等使节，先生有何话说？”范雎侃侃道：“国家利害，原不在使节一言。邦交之道，均以各自利害为本，以天下道义为辅。舍利害而就道义者，腐儒治国也。舍道义而逐利害者，孤立之行也。欲达邦交合宜，自以利害道义之中和为上。齐魏相邻，同为大国。齐国挟战胜之威，军容颇盛，然久战国疲，满目焦土，四野饥民，必以安息固本为上。魏国虽未遭此大劫，然北邻强赵如泰山压顶，西有强秦夺我河内，两强夹击，魏国无暇他顾也。当此之时，魏齐两大国各以相安为上。此为国使前来修好之本意。尚望齐王与安平君以两国利害为重，莫言小隙，共安大局为上。”

田单尚未开口，齐王先拍案笑了，若有此等使节，夫复何言？田单略一思忖道，须贾大夫，请回复魏王并魏齐丞相，齐国可不计前仇与魏国修好；然则，魏国须得在一年之内，归还五国攻齐时夺取的十座城池。那愚蠢的须贾，只气哼哼说声知道了，便戳在大殿不说话了。齐王狠狠瞪了须贾一眼，也甩袖去了。

那日晚上，须贾正在驿馆设宴庆贺，一辆轺车辚辚驶进院中。须贾喜不自胜地碎步跑出，以为定然是田单或齐国高官来拜会他。不想走在牛车前的官员径直便问，范雎先生在否？范雎这晚破例被须贾请来饮酒，闻声连忙出来答话，我是范雎，阁下何人？来人一个长躬，在下安平君掌书，奉安平君命请先生过府一叙。范雎拱手道，请回复安平君，范雎身为国使随员，公务之外不便私相往来，他日若有机缘，自当畅叙长饮。使者略一思忖，道声先生保重，驾着轺车走了，对须贾始终没有一句话。须贾看得憋气，带着一身酒气一声大嚷，好个范雎！没了后话，气咻咻自顾饮酒去了。

仅仅到此，事情也许就完了，毕竟范雎三番两次救须贾于邦交危境，须贾纵然泛酸，也不至于如后来那般狠毒。偏是在魏国使者离开临淄之时，齐王特派宫使驾一辆牛车前来，专赐范雎黄金十镒、齐酒二十桶，并有一句口书：先生若愿入齐，本王扫榻以待。范雎堂堂正正回答，邦交有道，使者有节，纵是齐王敬贤，范雎亦当严守国家法度，不敢受齐王赏赐。说罢转身进入随员行列，再也没有与齐国任何人说一句话。

“特使明察，此乃范雎在齐行踪，在下没有任何遗漏。”

王稽听得仔细，咀嚼之间一阵怅然。齐国探察，证实了范雎确实是个大才。可偏偏这个大才却被魏齐须贾们整治得死活不知下落不明，自己原本也许可以立一件大功，如今却化作了子虚乌有，如何不令人叹息？莫非这便是秦王说的王运国运？大才乍现，只骤然一个身影，还没来得及看清楚，他便消失了，时也运也？

六　范雎已死　张禄当生

说也奇怪，两旬过去了，咸阳还没有发回盟约。按照路程，从大梁到咸阳的特急羽书官文，快则旬日慢则半月，足足一个来回了，如何这次如此之慢？头半个月王稽无所事事，觉得耗在大梁当真无聊，除了到各个盛情相邀的显贵府邸饮酒，便是到街市酒肆听消息传闻，唯一的收获，若也可以说是收获的话，是各方消息印证：那个范雎确实死了，被竹鞭打死后，连尸体也被魏齐身边一个武士拉去喂了狗。王稽听得惊心动魄，却还得跟着贵胄们谈笑风生。从那时起，他对大梁陡然生出一种无可名状的厌恶，恨不得立即逃离这个弥漫着奢靡腥臭的大都。可是，在三日之前，他却又陡然窥视到了这座风华大都的神秘莫测，觉得时光未免太仓促，期盼秦王回书最好再慢几日，容他再细细琢磨一番神秘的大梁。

峰回路转，眼前突然有了一丝亮光。

那日暮色，王稽正在庭院大池边百无聊赖地漫步，一个红衣小吏划着一只独木舟向岸边漂了过来。王稽常在这里徘徊，知道这是驿馆吏员在查验仆役是否将水面收拾洁净，也没有理会，径自踽踽独行。不想沿池边转悠三遭，那只小小独木舟始终在他视线里悠然漂荡。王稽笑道，后生，想讨点酒钱么？今日却是不巧，老夫两手空空也。这座驿馆是各国使节居所，吏员仆役们常常以各种名目为使节及随员们办点儿额外差使，或打探消息或采买奇货，总归是要得到一些出手大方的赏金。若在他邦，这是无法想象的，然在商市风华蔚为风习的大梁，却是极为寻常的。王稽多年管辖王宫事务，熟知吏员仆役之艰难，更知大梁之风习，是以毫不为怪。

“先生可要殷商古董？”独木舟飘来一句纯正的大梁官话。

“殷商古董？何物？”王稽漫不经心地站住了。

“伊尹。”

“如何如何？伊尹？”王稽呵呵一笑，“你说，伊尹为何物？”

“商汤大相。”

“……”王稽心下蓦然一动，打量着独木舟上那对机敏狡黠的眼睛，“你个后生失心疯了？大贤身死，千年不朽，竟敢如此侮弄？”

“大人见谅。小人是说，我之物事，堪与伊尹比价。”

“你之物事？物与人如何比价？”

“此物神奇。大人视为物则物，大人视为人则人。”

“匪夷所思也。”王稽悠然一笑，“敢请足下随老夫到居所论价如何？”

“不可。”独木舟后生目光一闪，“大人说要，小人明日此时再来。大人不要，就此别过。”

“好！”王稽一抬手，一个巴掌大的小皮袋子掷到后生怀中，“明日此时再会，这是些许茶资。只是，此地说话……”

“大人莫操心，这里最是妥当。”后生一笑，独木舟飘然去了。

次日暮色，王稽准时来到池边漫步。那名精悍的随行御史带了十名便装武士，游荡在池边树林里。夕阳隐山霞光褪去，水面果有一只独木舟悠悠漂来。王稽一拍掌笑道：“后生果然信人也。如何说法了？”幽暗之中，独木舟上后生白亮的牙齿一闪：“小人郑安平，丞相府武士。大人还愿成交否？”王稽笑道：“人各有志。便是丞相，也与老夫论买卖，况乎属员也。”“好！大人有胆色。”独木舟后生齿光粲然一闪，“小人古董便在这里，大人毋得惊慌才是。”说罢拍拍独木舟，“大哥，起来了。”

倏忽之间，独木舟上站起来一个长大的黑色身影，脸上垂着一方黑布，通体隐没在幽暗的夜色之中，声音清亮浑厚：“在下张禄，见过特使。”

“敢问先生，”王稽遥遥拱手，“张禄何许人也，竟有伊尹之比？”

黑色身影淡淡漠漠道：“伊尹，原本私奴出身之才士。方今之世，才具功业胜过伊尹者不知几多，如何张禄比他不得？”

“先生既是名士，可知大梁范雎之名？”

“张禄原是范雎师兄，如何不知？”

“如此说来，先生比范雎如何？”

“范雎所能，张禄犹过。”

“何以证之？”

“待安平小弟与特使叙谈之后，若特使依旧要见张禄，在下自会证实所言非虚也。”一语落点，独木舟上不见了长大的黑色身影。独木舟后生的齿光在幽暗中又是一闪：“大人稍待，小人三更自来。”说罢一阵水声，独木舟又飘然去了。

倏忽来去，王稽更是疑惑，只觉其中必藏着一番蹊跷。那独木舟后生昨日并未留下姓名，今日一见却先报姓名，又自认是丞相魏齐的武士，意味何在？范雎身世已经访查得清楚，都说他是散尽家财游学成才之士，如何突然有了个师兄？果然这个师兄才具在范雎之上，完全可走名士大道公然入秦游说，却为何要这般蹊跷行事？莫非……王稽心中突然一亮，立即快步回到秦使庭院，吩咐精悍御史作速清理余事，做好随时离开大梁的准备。一切安排妥当，王稽便在位置比较隐秘的书房静坐等候。

驿馆谯楼方打三更，书房廊下一阵轻微脚步。王稽拉开房门，幽暗的门廊下站着一个身披黑色斗篷的瘦高条子，只对着他一拱手，也不说话径自进了书房落座。王稽跟了进来，递过一个凉茶壶，在对面落座，只看着瘦削精悍的年轻武士，也不说话。

“大人可有听故事的兴致？”

“秋夜萧瑟，正可消磨。”

武士咕咚咚喝下几口凉茶，大手一抹嘴角余渍，两手一拱道：“小人郑安平，在丞相魏齐身边做卫士，月前亲眼见到一桩骇人听闻惨案，想说给大人参酌。”

“老夫洗耳恭听。”

郑安平粗重地叹息了一声，断断续续地说了起来，呜咽秋风裹着秋虫鸣叫谯楼梆声拍打着窗棂，王稽似浑身浸泡在了冰冷的水中。

那一日，丞相府大厅要举行一场盛大的百官宴席，庆贺中大夫须贾成就了魏齐修好盟约。凡在大梁的重臣都来了，丞相的几个心腹郡守也不辞风尘地赶来了。除了魏王，几乎满朝权贵都来了。两个百人队武士守护在大厅之外，从廊下直排到庭院大池边，郑安平恰恰在廊下，将巨烛高烧的大厅看得分外清楚。

一番钟鼓乐舞之后，丞相魏齐用面前的切肉短剑撬开了热气腾腾的铜爵，宴席在一片喜庆笑声中开始了。魏齐极是得意地宣布了魏齐两国结盟的喜讯，吩咐须贾当场宣读了盟约文本。权贵们一齐高呼丞相万岁，又向须贾大夫纷纷祝贺。魏齐当场宣读了魏王书，晋升须贾为上大夫官职，晋爵两级。举座欢呼庆贺，须贾满面红光地更换了上大夫衣冠，先谦卑地跪拜了丞相，又踌躇满志地举爵向每个权贵敬酒。不消半个时辰，满座权贵都是酒兴大涨，纷纷吵嚷要舞女陪席痛饮。

此时，魏齐用短剑敲敲酒爵："有赏功，便有罚罪，此为赏罚分明也。两清之后再尽兴痛饮。"举座又是一阵丞相万岁丞相明断的欢呼之声。声浪平息，魏齐脸色倏忽阴沉："此次出使，竟有狂妄之徒私受重贿，里通外国，出卖大魏，是可忍，孰不可忍！"

簇新冠带的须贾摇摇晃晃走到末座，在举座一片惊愕中厉声一喝："竖子范雎，敢不认罪！"

论职爵，范雎原本远远不能入权贵宴席。因了使齐随员一并受邀，范雎得以前来，坐席在接近厅门的末座。宴席一开始，范雎就如坐针毡，及至须贾晋职加爵，范雎便想悄悄退席。可旁边几名一同出使的吏员却不断向范雎敬酒，一时没有走成。待到丞相拍案问罪，郑安平看得很是清楚，那个范雎反倒坦然安坐，再也没有走的意思了。

须贾张牙舞爪疾言厉色，范睢却一阵哈哈大笑，起身走到厅中高声道："敢问上大夫：私受重贿，里通外国，有何证据？"

"证据？我就是证据！"须贾脸色发青，尖声叫嚷着。范睢坦然自若："如此说来，须贾无能，有辱国体，在下便是证据。"

"大胆小吏！"魏齐勃然拍案，"可惜老夫不信你！"

范睢毫无惧色，从容一笑道："丞相若只信无能庸才，夫复何言？然丞相总该信得齐王，信得安平君田单。事有真伪，一查便知，何能罪人于无端之辞也？范睢告辞！"大袖一甩，转身便走。

"回来！"魏齐一声暴喝，骤然咝咝冷笑，"老夫纵然信得田法章与田单，也不屑去查问。处置如此一个小吏，何劳有据之辞？来，人各竹鞭一支，乱鞭笞之！"

立即有仆役抬进大捆竹鞭，放置大厅中央。权贵大臣们酒意正浓，一时大是兴奋，纷纷抢步出来拿起竹鞭围了过来。须贾更是猖狂，呼喝之间将范睢一脚踹倒在地，尖叫一声"打！"四面竹鞭在一片"打！打死他也！"的笑叫中如疾风骤雨交相翻飞。郑安平说，范睢的凄惨号叫声当时教他一身鸡皮疙瘩。大厅中红袖翻飞口舌狰狞，与红衣鲜血搅成了一片猩红，汩汩鲜血流到他脚下的白玉砖上，浸成了一片血花……

竹鞭，原本是劈开之软竹条，执手处打磨光滑，梢头薄而柔韧。

打到人身虽不如棍棒那般威猛，却是入肉三分奇疼无比。以击打器具论，棍棒（杖责）若是斩首，这鞭笞则仿佛凌迟，一时无死，却教你受千刀万剐之钻心苦痛。

打得足足半个时辰，那个范睢早已经血糊糊无声无息了。魏齐哈哈大笑道："诸位，老夫今日这操鞭宴如何啊？"权贵们气喘吁吁地一

片笑叫："大是痛快！""活络筋骨！匪夷所思！"须贾一声高喝："来人！将这个血东西拖出去，丢进茅厕！"魏齐拍案大笑："死而入

厕，小吏不亦乐乎！来，侍女乐女陪席，开怀痛饮也！"

在权贵们醉拥歌女的笑闹喧嚷中，丞相府家老领着三个书吏，将一团血肉草席卷起，抬到了水池边小树林的茅厕里。郑安平悄悄跟了过去，便听几个入厕权贵与家老书吏们正在厕中笑成一片。"每人向这狂生撒一泡尿！如何？""妙！尿呵！都尿啦！""尿！""对！尿啊！哪里找如此乐子去！""老夫之见，还是教几个乐女来尿，小子死了也骚一回！"哄然一阵大笑，茅厕中哗啦啦弥漫出刺人的臊臭……

郑安平走进了大厅，径直对魏齐一个跪拜："百夫长郑安平，求丞相一个小赏。"

"郑安平？"魏齐醉眼蒙眬，"你小子要本相何等赏赐？乐女么？"

"小人不敢，小人只求丞相，将那具尿尸赏给小人。"

魏齐呵呵笑了："你，你小子想饮尿？"

"小人养得一只猛犬，最好生肉鲜血，小人求用尸体喂狗。"

魏齐拍案大笑："狂生喂狗，妙！赏给你了，狗喂得肥了牵来我看。"

就这样，在权贵们的大笑中，郑安平堂而皇之地将尿尸扛走了。

王稽脸色铁青，突然问："范雎死了没有？"

"自然是死了。"郑安平一声叹息，"丞相府第二天来要尸体，在下只给了他等一堆碎肉骨头，又将那只猛犬献给了丞相方才了事。"

“天道昭昭，魏齐老匹夫不得善终也！”王稽咬牙切齿一声深重的叹息，良久方才回过神来，“敢问这位兄弟，这张禄当真是范睢师兄？你却如何结识得了？”郑安平闪烁着狡黠的目光，神色却很认真：“大人，在下不想再说故事了。范睢之事，是张禄请在下来说的，大人只说还要不要见张禄。他的事当有他说。”王稽点头一笑：“你等倒是谨细，随时都能扎口，只教老夫迷糊也。”郑安平一拱手道：“素闻大人有识人之明，断不至迷糊成交。”王稽笑道：“素昧平生，你知老夫识人？”郑安平道：“张禄所说。在下自是不知。”王稽思忖道：“老夫敢问，张禄不是范睢，如何不自去秦国，却要走老夫这条险道？”郑安平目光又是一闪：“在下已经说过，张禄之事，有张禄自说。大人疑心，不见无妨。”王稽略一沉吟道：“也好，老夫见见这个张禄。明晚来此如何？”“不行。”郑安平一摆手：“大人但见，仍是池畔老地方，初更时分。”王稽不禁呵呵笑了：“老夫连此人面目尚不得见，这是个甚买卖？”郑安平瘦削的刀条脸一副正色：“生死交关，大人见谅。”王稽点头一叹：“是了，你是相府武士，私通外邦使节，死罪也。老夫依你，明晚初更。”“谢过大人。告辞。”郑安平起身一躬，向王稽一摆手，示意他不要出门，径自拉开门走了出去，没有丝毫的脚步声。

次日清晨，快马使者抵达，带回了用过秦王大印的盟约并一封王书。秦王书简只有两行字——盟约可成，或逗留延迟，或换盟归秦，君自定夺可也。王稽一看便明白，这是秦王给他方便行事的权力：若需在大梁逗留，可将盟约迟呈几日，若秘事无望，自可立即返回咸阳。琢磨一阵，王稽终于有了主意，将王书盟约收藏妥当，在书房给魏齐草拟换盟书简，诸般文案料理妥当，天色也渐渐黑了下来。

谯楼打响初鼓，驿馆庭院安静了下来。除了住有使节的几座独立庭院闪烁着点点灯火，偌大驿馆都湮没在初月的幽暗之中。当那只独木舟荡着轻微的水声漂过来时，王稽已经站在了岸边一棵大树下。独木舟漂到岸边一块大石旁泊定，一个高大的黑色身影站了起来：“特使若得狐疑，张禄愿意作答。”王稽道：“先生无罪于国，无罪于人，何

不公然游学秦国？”黑色身影道：“以魏齐器量，张禄乃范雎师兄，如何放得我出关？自商鞅创下照身帖，魏国也是如法炮制，依照身帖查验出关人等，特使如何不明？”王稽道：“如此说来，先生面目在魏国官府并非陌生？”“天意也！”黑色身影只是一叹，不说话了。王稽心下顿时一个闪亮，道：“后日卯时，老夫离魏，如何得见先生？”黑色身影立即答道：“大梁西门外三亭岗，特使稍作歇息便了。”说罢一拱手说声告辞，独木舟倏忽荡开去了。

王稽在岸边愣怔得片刻，回到了书房，与随身跟进的精悍御史仔细计议得半个时辰，便分头料理善后事宜了。这件事从头至尾都是扑朔迷离诸多疑惑，见诸于求贤史话，更是匪夷所思——已经允诺带人出关了，却还不识此人面目，当真拍案惊奇也。然则事到如今，此险似乎值得一冒。毕竟，这个张禄是范雎连带出来的一个莫测高深的人物，轻易舍弃未免可惜。促使王稽当即决意冒险者，是黑色身影说的照身帖之事。这几日王稽已查得清楚，魏国官府吏员中没有张禄这个人，大梁士子也从未有人听说过张禄这个名字。若是刚刚出山的才士，一则不可能立即有照身帖，二则更不可能怕关隘比对范雎头像认出。一个面目为魏国官府所熟悉的张禄，当真是张禄么？再说，一路同行三五日，总能掂量得出此人分量，若是鱼目混珠之徒，半道丢开他还不容易？

次日清晨卯时，王稽带着国书盟约拜会了丞相府。魏齐立即陪他入宫，晋见了魏王。交换了用过两国王印的盟约与国书，魏王又以邦交礼仪摆了午宴以示庆贺。宴罢出得王宫，已经是秋日斜阳了。依照魏齐铺排：执掌邦交的上大夫须贾晚间拜会特使，代魏王赐送国礼；次日再礼送秦使出大梁，在郊亭为王稽饯行。王稽原本打算换定盟约便离开驿馆，住进秦国商社，以免吏员随从漏出蛛丝马迹。此刻欲当辞谢，又与邦交礼仪不合。魏国本来最讲究邦交铺排，强自辞谢岂非更见蹊跷？思忖之间，王稽只有一脸笑意地依着礼节表示了谢意。

暮色时分，须贾在全副仪仗簇拥下带着三车国礼进入驿馆拜会，招摇得无以复加。王稽没有兴致与这个志得意满的新贵周旋，没有设宴礼遇，只是扎扎实实地回敬了须贾一车蜀锦了事。须贾原本是代王赐送国礼，自以为秦使定然要设宴礼遇，想在酒宴间与强秦特使好生结交一番，来时便带了一车上好大梁酒，一则以自家名义赠送王稽，二则省却王稽备酒之劳。谁知王稽却不设酒，心下大是沮丧，及至看到一车灿烂蜀锦，顿时喜笑颜开，满面堆笑地说了一大堆景仰言辞，方才颠颠儿去了。

须贾一走，王稽立即吩咐随员将一应礼品装车运往秦国商社。三更时分，随行御史前来禀报：十二辆礼车已经全部重新装过，中间有三辆空心车。王稽心下安定，召来几名干员计议了一番明日诸般细节，方才囫囵一觉，醒来已是曙光初显了。

太阳初升，大梁西门外十里的迎送郊亭已经摆好了酒宴。须贾正在亭外官道边的上马石上瞭望，见官道上三骑飞来，当先一名黑衣文吏滚鞍下马一拱道："在下奉秦国特使之命禀报上大夫：特使向丞相辞行，车驾稍缓，烦劳上大夫稍候片刻。"须贾连连摆手笑道："不妨不妨。特使车驾礼车多，自当逍遥行进，等候何妨？"

此刻，旌旗招展的秦国特使车队堪堪出得了大梁西门。大梁为天下商旅渊薮，虽是清晨，官道上已经车马行人纷纭交错了。大梁官道天下有名，宽约十丈，两边胡杨参天，走得两三里总有一条小路下道通向树林或小河，专一供行人车马下道歇息打尖。第一个下道路口，便是三亭岗。三亭岗者，一片山林三座茅亭也。一条小河从山下流过，小小河谷清幽无比，原是大梁国人春日踏青的好去处，自然也是旅人歇脚的常点了。目下正当秋分，枯黄的草木隐没在淡淡晨雾之中，三亭岗若隐若现。到得路口，特使车马仪仗驶出中央正道，缓缓停在了道边，三辆篷车辚辚下了小路。

片刻之后，三辆篷车又辚辚驶了回来，隐没在一片旌旗遮掩的车队之中。头前一声悠扬的号角，特使车驾仪仗又迤逦进入官道中央辚辚西去了。到得十里郊亭，特使车马仪仗整肃停稳，只有特使王稽笑着走下了轺车。须贾遥遥拱手笑道：“特使大人，宴席甚丰，请随员们也一并下马，痛饮盘桓了。”王稽淡淡笑道：“上大夫虽则盛情，奈何秦法甚严，随员不得中道离车下马，老夫如何敢违背法度也？”须贾顿时尴尬：“这这，这是甚个法度？这百十人酒席，是在下私己心意，无关礼仪……”王稽向后一挥手笑道：“来人，赐上大夫黄金百镒，以为谢意。”须贾立时呵呵笑了：“这却哪里话来？须贾饯行，大人出金。”王稽一拱手道：“本使奉秦王急书，不能与上大夫盘桓了，告辞。”回身跨上轺车一跺脚，“兼程疾进！速回咸阳！”特使车马风驰电掣般去了，须贾兀自举着酒爵站在郊亭外喜滋滋愣怔着。

一日快马，暮色时分王稽车队已进了函谷关，宿在了关城内的官署驿馆。王稽心下松快，吩咐一个精细吏员，将藏在空心车中的张禄隐秘地带入驿馆沐浴用饭；自己去吩咐一班随员立即将车马分成两拨，十二辆礼车为一拨交仆役人等在后缓行，其余随员与使节轺车为一拨，五更鸡鸣立即出发。安置妥当，王稽来找张禄说话，照料吏员却说张禄沐浴用餐之后回篷车歇息去了，只留下了一句话：“到咸阳后再与特使叙谈。”王稽思忖一番，也觉得函谷关驿馆官商拥挤，要畅快说话确实也不是地方，便吩咐精悍御史亲自带领四名武士远远守护篷车，自己匆匆去官署办理通关文书去了。

雄鸡一唱，函谷关活了。号角悠扬长鸣，关门隆隆打开，里外车马在灯烛火把中流水般出入，一片繁忙兴旺。王稽车马随从二十余人，也随着车流出了驿馆。一上官道，王稽吩咐收起旌旗仪仗快马行车。一气走得三个时辰，将近正午时分，到了平舒(注)城外。王稽正要下令停车路餐，却见西面烟尘大起旌旗招摇，前行精悍御史快马折回高声道：“禀报大人，穰侯旗号。”

“车马退让道边。”一声令下，王稽下车站在道边守候。

片刻之间，穰侯魏冄的车骑马队已经卷到面前。魏冄此次是到河内巡视，随带两千铁骑护卫，声势惊人。遥见道边车马，魏冄已经下令马队缓行，正遇王稽在道边高声大礼，也高声笑道：“王稽啊，出使辛劳了！”王稽肃然拱手道：“谢过丞相劳使。秦魏修好盟约已成，魏国君臣心无疑虑。”魏冄敲着车厢点头道：“好事也。关东还有甚变故？”王稽道：“禀报丞相：山东六国无变，大势利于我邦。”魏冄哈哈大笑：“好！老夫放心也！”倏忽脸色一沉，“谒者王稽，有否带回六国游士了？此等人徒以言辞乱国，老夫厌烦。”王稽笑道：“禀报丞相：在下使命不在选士，何敢越俎代庖？”魏冄威严地瞥了王稽一眼：“谒者尚算明白了。好，老夫去河内了。”脚下一跺，马队簇拥着轺车隆隆远去了。

突然，篷车中传出一个浑厚的声音：“特使大人，张禄请出车步行。”“为何？”王稽大是惊讶。

篷车声音道：“穰侯才具智士，方才已有疑心，只是其人见事稍缓，忘记搜索车辆，片刻后必然回搜。在下前行，山口等候。”王稽略一思忖道：“也好，便看先生料事如何？打开车篷。”严实的行装篷布打开，一个高大的蒙面黑衣人跳下车来，对着王稽一拱手，匆匆顺着官道旁的小路去了。王稽第一次在阳光下看见这个神秘的张禄，虽则依然垂着面纱，那结实周正的步履却仍然使王稽感到了一丝宽慰。

黑色身形堪堪隐没在枯黄的山道秋草之中，王稽一行打尖完毕正要上道，东面飞来一队铁骑遥遥高喊：“谒者停车——”王稽一阵惊讶，又不禁笑了出来，从容下车站在了道边。此时马队已到眼前，为首千夫长高声道：“奉穰侯之命：搜查车辆，以防不测！”

王稽拱手笑道：“将军公务，何敢有他？”淡然坐在了道边一方大石上捧着一个皮囊饮水去了。片刻之间，二十多名骑士已经将王稽座

车与三辆行装车里外上下反复搜过，千夫长一拱手说声得罪，飞身上马去了。

王稽这才放心西行，车马走得一程，遥遥便见前方山口伫立着一个黑色身影。车马到得近前，王稽一拱手道：“先生真智谋之士也！”黑衣人悠然笑语：“此等小事，何算智谋？”径自跨上了王稽轺车后的篷车，“公自行车，我要睡了。”王稽笑道：“先生自睡无妨，秦国只有一个穰侯。”

---

1. 魏惠王与齐威王关于“国宝”的论争，是战国人才观念的不朽故事，见第一部《黑色裂变》。
2. 大将军，赵国后期的最高军事统帅。此时秦国与其他战国依旧沿用上将军称号，唯赵国改做了大将军。
3. 渑池，亦做黾池，春秋郑国城邑，战国属韩，今河南省三门峡东南地带。
4. 芈槐，楚怀王名字。
5. 御史，战国秦官职，国君文书侍从，与后来职司弹劾纠察的御史有别。
6. 市掾，齐国市吏，职掌民市交易。
7. 平舒，战国秦要塞，今日陕西华阴县城西北地带。

第十三章　远交近攻

一　离宫永巷深深深

十月之交，秦川原野草木苍黄。

这日午后时分，一队车马出了咸阳南门，过了渭水大石桥，辚辚开向了东南河谷的一座灰色城堡。几乎就在车马大队堪堪进入城堡之时，一骑快马从后飞来遥遥高喊：“谒者羽书急报！”马队簇拥的一辆青铜篷车停了下来，车旁一人立即从骑士手中接过羽书，利落拆开递进了篷车。片刻之后，篷车里传出了一句话：“着王稽明日来见。”说罢脚下轻轻一跺，马队隆隆开进了城堡。快马骑士飞去之时，寒凉的秋风鼓着暮色，徐徐湮没了河谷城堡。

秦昭王很是烦闷，来到了这座很少驻跸的行宫。这座行宫叫做离宫，是父亲惠文王建造的。至于为何叫了如此一个名字，秦昭王实在说不清楚，记得当年问过母后，母后只是一笑：“毋晓得，叫甚是甚了。”母后的笑意，分明有着些许神秘，秦昭王却也不再问了。他对扑朔迷离的宫廷隐秘素来很厌烦，甚至对一切密谋事体都有一种本能的不喜欢。然则，他却偏偏生在了王宫，做了国王，且还是个权力交织最是盘根错节的非亲政国王。在孝公商鞅变法之后，秦国还没有出现过如此错综复杂的权力交织。当此之时，若脱开密谋两字，他注定要被碾得粉碎。上天何其昏聩，如何偏偏教他这个厌烦权谋之人，顶起了非常之期最需要机谋的王冠，竟注定要终生浸泡在权谋之中？摄政太后、开府权相、赫赫四贵、巍巍武安君，他身边到处耸立着权力的高山，他这个秦王始终只能在这些权力高山的峡谷中游荡，实在是惊

悚莫名。摄政母后去了，大势却更为险峻。母后虽也独断，对他这个国君儿子却是处处留有尊严。母后自裁前曾经对他说过，母后老了，你也长成了，明年开春，娘扶你亲政。以母后之精明，此等大事不可能不对舅父丞相叮嘱。然则，舅父丞相非但一个字也不提起，权力反而更是膨胀了。最教秦昭王头疼的，是魏冄以赏赐军功为名，将穰侯自己、华阳君、泾阳君、高陵君、武安君的封邑一举扩大为百里，且欲变成实封。

秦法：功臣虚封，君侯地无过六十里，无治权。虚扩一百里犹可说，最要紧的是这实封。所谓实封，是封主有治民并收缴赋税权。实封但成，私家军兵会接踵而来，封地有可能重新变为规避郡县官府的自治世族。此做法若成定例，秦法的坚实根基岂非要日渐瓦解？好在白起以“封地累赘，无人照料”为由，坚辞没有受命，使秦昭王暗中松了一口气。自三君受了百里封地，丞相魏冄与这三人同气连枝，气势大盛，被咸阳国人呼为“楚四贵”。没有了母后震慑魏冄，这位大权在握的老舅究竟会走到哪一步，秦昭王当真心中无底。以武安君白起的威望权力，本可以对魏冄有所牵制，谁料白起偏偏是个兵痴，除了打仗精益求精，对国事朝局之微妙几是浑然无觉；加之魏冄素来激赏白起，每遇大战必亲自坐镇粮草辎重，白起自然也就与魏冄形同一党了。如此大势，秦昭王孤掌难鸣，随着年岁日增，自保稍有余力，要整肃朝局却是远远不足。

没有亲政，整日在咸阳宫只看一大堆已经被魏冄批阅过的文书，秦昭王自然是烦躁郁闷，索性来到这座离宫过冬，好隔三岔五地在终南山冬日猎场放马驰骋。谁料进了河谷离宫，心里还是沉甸甸的，山水还是灰蒙蒙的，非但没有丝毫的轻松舒坦，反倒平添了几分空旷落寞。秦昭王也料到必是如此，带来了全套《商君书》刻简，要在离宫下功夫揣摩一番，看看自己能否从中寻觅出几则有用谋略来。

次日午后，秦昭王正捧着一卷《商君书》在池边茅亭外徘徊，内侍禀报说王稽到了。秦昭王吩咐侍女在茅亭下煮茶，令内侍将王稽径直领到这里来。过得片刻，王稽大步匆匆走了进来，秦昭王目光一瞥笑了：“脚下生风，谒者必有斩获也。”王稽长长一躬：“我王所料无差，秦魏盟约结成。”将双手捧着的铜匣恭敬地放到了王前石案上。秦昭王目光一闪：“没有了？”王稽看看亭外老内侍与亭下煮茶侍女，秦昭王道：“本王身边还算安宁，有话便说。”王稽低声道：“老臣访到一个天下奇才！”“是么？”秦昭王目光骤然闪亮，却又淡淡一笑，“姓甚名谁？有何奇处？”如此最简单一问，王稽却陡然打了个磕绊，又连忙道：“此人原本魏国中大夫须贾书吏，目下化名张禄，老臣疑为大梁名士范雎！”秦昭王不禁笑道：“你个王稽，谁是谁都没弄得清楚，便认定奇才？”王稽一时窘迫，满面通红：“老臣何敢如此轻率？只是此人此事多有周折，尚请我王容老臣仔细道来。”秦昭王一指对面石案：“西晒日光正好，入座慢说。”

王稽整整说了半个时辰，秦昭王一句话也没插问。及至王稽说完已是暮色残阳，秦昭王依旧迷惘地沉默着。王稽素知秦王禀性，也不发问，只是默默对坐着。良久，秦昭王突然开口：“张禄是范雎，你能确证么？”

“不能。”王稽一脸肃然，“张禄是范雎，只是老臣依情理推测。”“此等推测，可曾说给张禄？”

“老臣说过三次，他只不置可否，末了只两句话，‘秦国得我则安，谁做谁何须计较？不见秦王，在下只能是张禄。’”

“你说，此话何意？”

“老臣之见：若张禄果真范雎，便是范雎畏惧魏齐势力，认定只有秦王才能保他无性命之忧，此前不愿走漏丝毫风声。”

“能料定穰侯行止，足证此人机谋非凡。然则，才具大谋何以证之？”

“目下尽是事才佐证，要辨大才，唯我王听此人论国论天下。”转而低声，“老臣自当隐秘从事。”

秦昭王陷入了沉思，良久霍然起身道：“书房说话。”径自大步走了。

三更时分，王稽方才出得离宫飞马而去，回到咸阳府中，已经是天交五鼓了。王稽顾不上沐浴用饭，先找来那名精悍御史一阵秘密吩咐。这个御史原本是王宫吏员，是秦昭王特意为王稽出使遴选的一个臂膀人物，并非王稽部属，出使归来本当归署就职。但在王稽吩咐之后，精悍御史却立即带着两名骑士出得咸阳，在淡淡晨雾中飞马东去了。王稽此时疲累已极，进得寝室囫囵睡去，一觉醒来已经是午后光景，用得两个舂米饭团喝得一鼎肉汤，匆匆来到了偏院。

张禄正在院落里小心翼翼地漫步。通向正院园林的石门口，一只大黑狗守着门槛在秋阳下结实地打着呼噜，一双眯缝的眼睛只对着转悠者扑闪。秋风吹过，满院落叶沙沙，张禄信步走到石门前笑道：“看守便看守，打呼噜能骗我了？笨狗！”大黑狗沮丧地喉呜一声，骤然睁开大眼对着张禄一闪，当真闭上眼呼噜过去了。张禄不禁呵呵笑着蹲在大黑狗头前道：“小子还算行，回头跟我看大院子去，这里多憋屈也。”黑狗再也没有回应，只扯着呼噜横在门槛下动也不动了。“只可惜啊，你黑豹也是生不逢主，只在这里做得个看家狗也。”张禄兀自嘟哝一句，又在院子里转悠了。

王稽府邸很小，只有三进，最后一进是一片两亩地的小园林，旁边跨着这座茅屋小院。正经用途，偏院是仆役居所，住着两男两女四个仆役与四个卫士，占去了八间最好的茅屋。张禄前日匆匆而来，被临时安置在这不会遇见任何访客的偏院。好在秦国官员的仆役都是官

署依法度派定的官仆，卫士更不消说得，在咸阳城都有自己的家宅，官员府中的卫士仆役偏院只是供轮值交错时歇息而已。无人居家常住，自然是整顺清幽。张禄在西厢末间住了两日，除了送饭的使女，连一个人也没有见着。中间一棵老桑，两边三五株白杨，三面十几间茅屋，四周一圈没有门的青石高墙，是这个院落的全部景致。无论出进，都得经过大黑狗把守的这道门槛，再从府邸门户进出。这大黑狗生相憨猛，整日瞌睡不断，实则精明得紧，谁该进谁该出，全一清二楚，卧在门槛前绝不会认错了人。两日之间，只要张禄转悠到距它三尺处，它便会从喉咙里发出明显的呜呜警告。后来见张禄白日转悠夜里也转悠，并无逃跑的模样，大黑狗也睁一眼闭一眼了。

张禄再次漫步门前，猛然却见大黑狗一长身站了起来，前爪撑地肃然蹲在了石门内侧。张禄正自觉得好笑，一阵轻微的脚步声渐渐地清晰起来。“小子好本事！”张禄对着大黑狗一笑，转身走了。

“黑豹。”王稽进得石门伸手摩挲着大黑狗头顶，“这段时日无暇盘桓，赏你一根带肉大骨头！”说罢将手中荷叶包一伸，黑豹喉头发出一声兴奋的呼噜，一张嘴叼住了荷叶包。王稽拍拍黑豹头低声说了句“去吧，目下不会有事。”黑豹忽地蹿到茅屋后去了。王稽笑吟吟来到西厢最后一间茅屋前，一拱手道：“先生高卧，打扰了。”

“谒者拜会么？”茅屋内鼾声突然终止，木门吱呀开了，散发宽衣者当头是一拱，“张禄怠慢，大人见谅也。”

“先生无须客礼，从容收拾，老夫在这厢等先生说话。”说着回身走到了庭院向阳处的一棵白杨树下。此时已有两个使女从后园石门来到小院，清扫落叶，铺设坐席置案煮茶，片刻间茅屋小院一片和煦秋日。待张禄收拾利落出来时，小庭院已经是茶香弥漫了。自与张禄同路归来，王稽也是第一次在光天化日下端详这位神秘人物，对面一望，心中一个激灵。此人身材高大瘦削，那身苎麻布衣像挑在一副竹架上晃悠一般；颧骨锋棱如同悬崖凌空，脸膛却像宽阔的原野，虽一

片贫瘠的菜色，却丝毫不给人以寒酸之相；胡须显然是剃了，一双细长的眼睛常常眯缝着，然只要目光一闪，你的心头便会掠过一道闪电。但是，最令王稽惊悚者，还是此人额头耳根脖颈处的三道长长的伤疤，纵是光天化日之下，那艳红欲滴的棱棱疤痕也令人触目惊心。“谒者受惊了。”张禄淡淡一笑，不待王稽作请径自入席坐了。

“上天磨才，老夫徒生感喟也！”王稽叹息一声又笑了，“先生但看老夫堪交，便互称兄长如何？强如官称生分也。”“好！”张禄一拍案道，“叨扰王兄，日后自有报答。”王稽便道：“张兄但是真才，便是最好报答了。”张禄笑道：“大梁有言：王兄只视张禄为伊尹，张禄断不使王兄失望。王兄还有疑惑？”王稽摇头一笑：“老夫些许疑惑不打紧，只秦王目下不在咸阳，要劳张兄稍待时日。”张禄目光骤然一闪：“秦王多有疑虑，在下只听王兄安置可也。”王稽连忙道：“张兄差矣，秦王北上巡视去了。”张禄摇头一笑：“秦国正在微妙倾轧之时，秦王焉能脱离中枢？王兄小瞧张禄也。”王稽略一思忖道：“老夫智拙，只问张兄一句：可耐得些许寂寞？”张禄笑道：“王兄割舍得这座小偏院，那只大黑狗，在下便做太公望了。”“太公望？张兄好耐心。”王稽叩着石案，“布衣粗食，老夫原是不缺，只是有失敬贤之道。”张禄大笑道：“世间万物，唯独这贤字难测。譬如我张禄，在位可成无价，不在位则是狗彘不食！何敢当王兄敬贤？”王稽慨然一叹：“大难不死，张兄必有后运也。”

如此说得一时，天色黑了下来。王稽叫来家老部署了一番，将几个仆役卫士的歇息处全部安置到后园三间茶室，府邸书房之书简典籍悉数搬运到小偏院，权且做成一个临时书房；一老仆一使女专门留在偏院照料，单独在偏院起炊。末了，王稽将那只大黑狗招手叫了过来指点道：“黑豹，张兄住这里，你守护。他两人进出自便，其余任何人不许出入，明白？”黑豹耸耸鼻头汪地叫了一声，蹲在了门槛前发出一阵威严的呼噜声。张禄不禁笑了：“这小子堪称狗才，王兄放心。”

一番折腾，直到三更天方才妥当。王稽走了，小偏院书房的灯烛一直亮到东方发白。

从此，张禄在这一方幽静的小偏院过起了极其洒脱而又形同囚徒的日子。午后猫进书房，长夜秉烛，谯楼五鼓方才囫囵睡去；一觉醒来，往往红日中天；沐浴用饭之后在小院中做徘徊游，唯一的消遣；是与黑豹叙谈，直到黑豹在他的絮叨中呼噜呼噜地闭上了眼睛，又猫进了书房。间或王稽来访，将天下纷纭咸阳国事说得一时，张禄也只是漫不经心地听着，从来不予置评。时日一长，王稽仿佛一个信使，消息一说完便告辞去了。倏忽之间冬去春来，张禄将王稽那两车书简反复读过了三五遍，一个夏日还将一部错讹百出的《商君书》抄本重新校订誊刻了一遍。

这日王稽又来拜望，进得书房看到整齐码在书案上的刻工精湛缝缀讲究的二十六卷《商君书》时，惊讶得眼睛都直了：“张兄，你这是凭何校订来着？”张禄笑道：“胸中书库耳，岂有他哉！”王稽连连惊叹：“呀呀呀，单是这份刻工，便进得咸阳校书坊也！”张禄不禁一阵大笑：“在下原本书吏，校书坊倒是本业。”王稽又连连摇手：“哪里话来，我是觉这校订本当真天下难得，怕你带走也！”反复指读评点精华处，直是不忍释卷。张禄道：“消磨时光耳耳，原本是为你校订，我带走何用？”王稽大喜，立即吩咐家老从正院拿来一坛老秦酒，又吩咐偏院使女做来两盆青葵，与张禄对饮起来。

王稽说了一个国事消息：穰侯魏冄要亲自统率十五万大军，越过韩魏两国，进攻齐国纲寿[注]；华阳君坐镇督运粮草，泾阳君、高陵君随军谋划，不日出兵。

“上将军白起何以不统兵？”张禄第一次对王稽的消息来了兴致。

“白起患病在榻。”

“穰侯此举，国人有何议论？”

“纲寿紧接穰侯封地，国人皆说，四贵意在拓展封地。”

“秦王可曾敦请白起出战？”

“秦王深居简出，尚无任何动静。”

张禄默然思忖良久，突然拍案道：“敢请王兄明日晋见秦王，呈上这封书简。”说罢从身后书架上拿下一个大拇指般粗细的铜管，双手递给了王稽，“去也留也，在此一书了。”

王稽大是惊讶，接过铜管一看，管头泥封天衣无缝，直与王宫书房的高明书吏之技巧不相上下，两个极为古奥的文字清晰地压在封泥之上，王稽却是不识。王稽曾做过几年王宫长史，日每都要处置许多文书。在他的记忆里，举荐者替被荐者呈递书简，从来都是开口无封的。其中缘由，是秦国法度：举荐者是被荐者之担保，被荐者获罪，举荐者连坐追究。唯其如此，举荐者与被荐者是利害相连形同一体，被荐者要上书秦王，举荐者肯定要过目书简，从来不会有举荐者为被荐者呈送一件密封文书，且还要专门密送。

“上书何事，张兄可否见告？”王稽掌中掂着泥封铜管，颇有些难堪。

“唯其密封，王兄可得周全。”张禄只是淡淡一笑。

王稽心中一动：“张兄有说辞？”

张禄一字一顿道：“此人身无定名，行迹不测，臣唯谒者耳。”

“妙！”王稽拍掌大笑，“谒者原本便是信使，妙！老夫便如此说。”

次日清晨，王稽带着一个百人骑士队押送着一车文书出了咸阳，正午时分到了离宫。属下文吏去向长史交割文书，王稽来离宫书房晋见秦昭王。将张禄情形说完，王稽将那个泥封铜管双手呈上。秦昭王接过铜管打量着泥封道：“这是你的封印？”王稽连忙道：“此书为张禄原封，印鉴老臣不识，唯托老臣转呈也。”秦昭王道：“张禄乃你举荐，你竟做此等盲呈？”王稽肃然道：“此人身无定名，行迹不测，老臣唯做一谒者耳。”秦昭王不禁笑了：“你原本便是谒者，难为你竟有说辞。启封。”王稽接过铜管利落启开封泥，抽出管中一卷羊皮纸呈过，秦昭王展开浏览一遍，丢给王稽道：“你自看了。”王稽从书案上拿起羊皮纸，只觉有些不妙，飞快浏览，竟是触目惊心：

布衣张禄顿首：权臣擅行征发，秦危如累卵！五步之内，便有太阿，王何其盲乎？秦得张禄则安，然臣之长策不可以书传也。但得面陈，一语无效，请伏斧锧！良医知人生死，圣主明于成败。若张禄之言可为，秦可行而利国。张禄之言不可行，久留秦地无为也。士行有节，不遇而去。张禄闲居年余待王，无愧秦国也。王若无睹危局，张禄自去也。

王稽也曾读过无数名士书简，如此上书闻所未闻。当头危言耸听，接着夸大其词，再后更以才具要挟，赤裸裸要逼秦王用他，不用则去。如此路数，当真匪夷所思。难怪秦王面色阴沉，给他丢了过来。王稽愈想愈怕，额头汗水涔涔而下，一句话也说不出来。

“谒者以为如何？”

“荒，荒诞绝伦！此人，当治罪！”

“当治何罪？”

王稽一时语塞，陡然憋出一句：“容老臣详查律法，后告我王。”

突然之间，秦昭王哈哈大笑："王稽啊王稽，你也当真只是个谒者。"笑声尚在回荡，又突然压低了声音，"明日午后，传车载张禄入离宫。"王稽心思回转不过，愣怔得一阵方才木然点头："老臣，遵命！"抬起头来还想再问两句，秦昭王已经不在书房了。

王稽出得书房，正逢文吏在廊下等候，禀报说已经将回运文书装载妥当。王稽一挥手说声走，径自匆匆出宫登上轺车去了。回到咸阳府邸，王稽饭也没吃急匆匆来到小偏院，对着正在院中徘徊游的张禄当头一句："张兄做得好事！"犀利的目光一闪，张禄一阵大笑：

"好！秦王果然明锐！""明锐？"王稽惊讶道，"你却如何知道？"张禄笑不可遏："王兄脸色便是王书，岂有他哉！"王稽不禁沮丧地摇摇头："看来，老夫当真只能做个谒者了。"张禄肃然一个长躬道：

"笑谈耳，王兄何当如此？张禄也是正自忐忑也。王兄但看，我已准备离秦了。"说罢拉着王稽进了茅屋书房。三开间书房内已经收拾整齐，书案正中孤零零摆着一片竹简，只有四个大字——张禄去也。

王稽不禁惊愕道："我既回来，张兄可当面告辞。我若不回，你不知消息不会走。留这竹简何用？"张禄笑道："秦王若弃我，王兄今日必不来见我，张禄何须守株待兔？""且慢！"王稽更是疑惑，"你如何料定老夫今晚不来，便是秦王见弃？"张禄道："王兄长于事而短于理。秦王见弃，兄便难堪，须谋划得一个由头来与我周旋了。"王稽不禁笑道："纵然如此，你夜晚如何出得这座院落？黑豹可是神异也。"张禄哈哈大笑："神异者通灵，黑豹与我已经是神交知己了。"说罢一声轻柔的呼哨，黑豹忽地蹿了进来蹲在张禄脚下。张禄将书房门边一个包袱挂在黑豹脖子上又一声呼哨，黑豹又忽地蹿了出去，对王稽看也没看一眼。王稽不禁大是惊叹，啧啧连声满面通红，没有一句说辞。

次日拂晓，一辆密封的篷车辚辚出了谒者府邸。车前插着一面六尺高的黑色三角大旗，旗面上两个显眼的大白字——传车。车出中门，一队在府门前整肃列队的铁甲骑士立即分成三列，左右后三面护卫着传车隆隆去了。传车者，运送王宫机密文书之专用车辆也，归属谒者管辖。秦法有定：传车上道，凡官民车马均须回避于十丈之外，但有冲撞当场格杀。以实情而论，谒者护送寻常文书并不打出“传车”旗号，只在护送特急羽书王书或兵符印鉴等公器时才出动传车。今日传车一驶上大街，直向咸阳南门而去。

秋霜晨雾弥漫了关中原野，传车马队一过渭水白石桥飞车奔马，半个时辰已到了离宫地界。驻守外围的军营验过王稽的谒者金令箭，传车马队直入园囿禁地。抵达城堡大门，金令箭再度勘验，城堡石门隆隆洞开，传车马队进了离宫中央庭院。依照王宫法度，谒者传车径直驶到了一座防守森严的偏殿廊下。这座偏殿背后是一片独立庭院，庭院中央是离宫中枢——国君书房。偏殿与国君书房之间，有一条大约两箭之地的秘密通道。谒者传车一到偏殿廊下，传车从专门车道驶入殿门，谒者随车向职掌机密的长史或内侍总管清点交接密件，之后谒者传车立即退出偏殿，装载回程文书后出宫。

传车驶进偏殿，内侍总管迎了过来。王稽亲自打开了密封车厢的木门，伸手做一请礼，一个通体黑衣头戴面罩高大瘦削的人下了车。白发苍苍的内侍总管也不说话，只是伸手一请，转身走了。黑衣人向王稽一拱手，也跟着去了。

偏殿走得三十余步，黑衣人随老内侍身影拐进了西侧一道石门，眼前顿时一片幽暗。借着远远间隔的铜人风灯，可以看出这是一条用黑色粗织布帷幔密封起来的长长隧道。一入幽暗隧道，老内侍一声恰恰能使身后之人听清的低语：“进入永巷，噤声快步！”疾步匆匆地头前行走了。黑衣人不紧不慢地走着，打量着与铜人风灯交错间隔的隐在幽暗处的矛戈甲士，不时粗重地叹息一声。

走得两百余步，前面一片灯光，两扇高大的石门恰恰吞住了悠长的永巷。石门前灯光下伫立着一个玉冠长须的中年人，两侧肃立着四名带剑卫士与四名少年内侍。老内侍侧身布壁站立，一声高呼：“秦王在前，大礼参拜！”

突然，遥遥跟随的黑衣人一阵大笑：“秦国只有太后穰侯，何有秦王乎？”声音轰嗡回响，鼓人耳膜。老内侍愣然变色，回身一声怒喝：“卑贱布衣！安得如此狂狷！”黑衣人悠然一笑：“天下皆知，何独秦人掩耳盗铃哉？”老内侍正要发作，却见玉冠长须中年人从石门前快步走来，当头深深一躬：“嬴稷恭迎先生。”黑衣人也是从容一躬：“布衣之身，何敢劳动秦王？”秦昭王道：“先生今日只做嬴稷座上嘉宾，无执臣民之礼，先生毋得拘泥。请。”黑衣人坦然笑道：“恭敬不如从命。”一拱手头前举步了。两厢内侍卫士看得目瞪口呆。秦昭王对着老内侍低声吩咐道：“关闭永巷。不许任何咸阳来人进入离宫。”说罢转身去了。身后老内侍伸手一拍石门旁机关，两扇厚重的石门隆隆关闭了。

进得石门，几抹秋阳从厚重的帷幕缝隙洒落在厚厚的红毡上，更显得一片幽暗。秦昭王前行领道，穿过一道阔大的木屏，竹简书架倚墙环立，书架前剑架上一口铜锈斑驳的青铜古剑，中央一张长大的书几上堆着小山一般的竹简，书几前一张座榻。整体看去，简约凝重中弥漫出一种肃穆幽静。

秦昭王笑道：“这是离宫书房，等闲无人进来，先生尽可洒脱了。”说罢走到座榻前大袖一扫，回身对着黑衣人肃然一躬，“嬴稷扫榻，先生入座。”黑衣人坦然入座，无片言谦让。秦昭王又是深深一躬：“敢问先生，何以称呼为当？”黑衣人道：“权作张禄也。”秦昭王道：“敢请先生摘去面纱，真面目以对可否？”张禄道：“客不惊主，无颜以狰狞示人，尚请见谅。”秦昭王拱手作礼道：“先生既知秦国无王，何以教我？”张禄漫不经心地扫视着书房，口中只是唔唔地漫应

着。秦昭王深深一躬："先生既断秦国危局，当为嬴稷指路。"张禄却依旧扫视书屋，只唔唔漫应着。秦昭王片刻沉默，一声叹息。张禄注视着壁上那幅《大秦山川图》，也是一声叹息，依然默默无言。倏忽之间，秦昭王热泪盈眶伏地叩头道："先生果真以为嬴稷不堪指点么？"愣怔之间，张禄连忙快步走来跪倒，眼中含泪道："秦王拜一布衣，足见挽救危局之诚也。君上请起，范雎愿披肝沥胆以倾肺腑。"说罢一把扯掉面罩，"在下本是大梁范雎，身经生死危难入秦，不敢相瞒君上。"

一瞥那三道暗红色的粗长疤痕，秦昭王一声感喟悚然动容："辱士若此，旷世未闻也！天道昭昭，嬴稷若不能洗雪先生之奇耻大辱，枉为秦王也！"

此话出自秦昭王之口，不啻君王明誓复仇之惊雷。范雎顿时心如潮涌，扑地拜倒一声哽咽，一句话也说不出来了。秦昭王扶起范雎肃然正色道："秦国危局，足下大仇，全在先生谋划之间也。嬴稷但得大安，先生与我荣辱与共也！"说罢转身一挥手，一名侍女捧着茶具轻盈飘进，在旁边案上煮茶了。须臾茶汁斟来，秦昭王亲手捧给范雎一盅，两人饮得片刻，都平静了下来。

秋日苦短，倏忽日暮日出。帷幕遮掩的幽暗书房里，秦昭王与范雎不知疲倦地一泻千里而去，不知几多时光。待出得书房，范雎一个踉跄跌倒在地，内侍来扶，他却已经是鼾声大起了。秦昭王正自大笑，也是呼噜一声卧在了红毡之上。

二　咸阳冬雷起宫廷

入冬第一场大雪纷纷扬扬落下时，东讨大军班师了。

与以往班师一样，主力大军一入关便回归了蓝田大营，等待王命特使专行犒赏。统军主帅则率领全部将领与六千铁骑直入咸阳，代全

军将士行班师大典。按照法度，秦王将率都城群臣郊迎于十里长亭，民众也会自发地携带各种食物拥出城来欢庆劳军。这是历久相传的“箪食壶浆，以迎王师”，也是任何出征将士都一心向往的班师盛况。然则，所有这一切这一次都没有发生。当旌旗招展的将士车骑披着纷纷扬扬的雪花隆隆行进到十里郊亭时，只有秦王特使一车当道，当场宣读秦王下书：大军东讨，劳师无功，各领军大将立即回归蓝田大营，待上将军白起号令，其余将士官佐一律回归本署。

“岂有此理！”统率大军的穰侯魏冄顿时勃然大怒，“王稽矫书，给老夫拿下！”

“穰侯明察，”王稽不卑不亢，“都城咫尺，王印凿凿，一个谒者何能矫书？”

魏冄略一思忖，断然下令：“拿下王稽！华阳君率诸位将军先归蓝田大营，老夫择日便来行赏！”华阳君芈戎与领军大将们一阵愣怔顾盼，终于回身策马去了。魏冄的脸色阴沉得可怕：“高陵君泾阳君各率三千铁骑，随老夫入咸阳。但有拦阻，听老夫号令行事！”原本驾着战车准备堂皇接受盛大仪典的高陵君与泾阳君，此时游移不定，吭哧着不敢奉命。魏冄顿时暴怒大喝：“如此懦弱成何体统！老夫唯清君侧，尔等不从便去！”高陵君泾阳君相互看得一眼，答应一声

“遵命！”各自一挥令旗驾着战车隆隆分开。魏冄脚下狠狠一跺：“号角齐鸣！飞车入城！”中军司马令旗一劈，牛角号骤然大起，魏冄的六马大型战车隆隆惊雷般当先冲出，左右各三千铁骑展开，巨大的烟尘激荡着飞扬的雪花，风驰电掣般卷向咸阳。

巍峨的咸阳，在初冬的风雪中一片朦胧。

当烟尘风暴卷过宽阔的渭水白石桥扑到咸阳南门时，魏冄不禁惊愣了——咸阳城头旌旗密布，各式弩弓在女墙垛口连绵闪烁，中央箭

楼赫然排列着二十多架大型连发机弩；城下一字排开二百多辆战车，洞开的三座城门中赫然闪现着狰狞的塞门刀车；战车之后是两个列于城门两侧的步战方阵，一看气势便是最精锐的秦军主力；战车之后的两个方阵之间，两个铁骑百人队簇拥着一员大将与一位生疏文臣。

魏冄久做丞相，深知咸阳城防天下第一。但有准备，休说自己这六千铁骑，便是十万大军也奈何不得这座金城汤池。骤然之间魏冄大急，不及细想从兵车上站起来一声大喝：“蒙骜！你要反叛么？”

蒙骜未及说话，一阵大笑，那位生疏文臣扬鞭直指：“穰侯何其滑稽也！此话本当我等问你，你倒反客为主也！”

“你是何人？敢对老夫无礼！”顷刻之间，魏冄冷静了下来。

“禀报穰侯，”大将蒙骜马上一拱手，“此乃新任国正监、劳军特使张禄大人。”

魏冄心头蓦然一闪，国正监乃重臣要职，没有他的“举荐”秦王竟能突然任命，分明是朝局有了意想不到的变化，当此之际，进入咸阳才是第一要务。心念及此，魏冄一声冷笑：“好个国正监，如此劳军么？”

“敢问穰侯，私捕特使、铁骑压城、视君命如同儿戏，天下可有如此班师？”对面张禄也是一声冷笑。

“太后有法：国政但奉本相之令！”魏冄声色俱厉，“王稽王书未辨真假，分明有人要挟秦王乱国，老夫自要紧急还都。”

“穰侯大谬也！”张禄扬鞭又一指，“秦法刻于太庙，悬于国门，几曾有太后私法？穰侯若不立即开释秦王特使，谋逆大罪。”

魏冄面色铁青，向后一挥手：“放了王稽。”转身厉声一喝，“张禄！老夫要还都面君，你敢阻拦，乱国大罪。”

“穰侯差矣！”张禄高声道，“未奉君命，岂能私带铁骑入都?

六千铁骑渭桥南扎营，穰侯自可还都面君！”

魏冄气得嘴唇瑟瑟发抖，一时无可奈何，片刻思忖间冷笑道：“好！老夫回头再与你理论。”转身高声下令，“高陵君率铁骑桥南扎营，泾阳君并幕府人马随老夫入城。”高陵君愣怔片刻，终于劈下令旗，率领六千铁骑向身后渭桥退去。魏冄身边只留下了中军幕府护卫并一班司马，加泾阳君护卫随从等，总共大约千余人。

及至高陵君铁骑退过渭水大桥，蒙骜一劈令旗高声一喝：“南门通道开启！”顷刻间车声隆隆马蹄沓沓，兵车刀车骑士俱各两列，一条直通城门的大道豁然眼前。魏冄二话不说，脚下一跺，六马兵车轰隆隆飞驰进城了。

丞相府在王宫正南最宽阔的长阳街东侧，距王宫南门不过两箭之地，原是少有的显赫地段。兵车一路驶来，魏冄却觉今日长阳街大是异常。这长阳街虽无国人商市，高车骏马却是最多，寻常时日无论严冬酷暑夜半更深，都有朝臣车马与诸般吏员从这里穿梭般进出王宫，一日十二个时辰，绝无车马销声匿迹之时。然则今日，除了漫天飞扬的雪花冰凉扑面，长阳街空旷得深山幽谷一般。透过朦胧雪雾，依稀可见王城南大门也关闭了，灰色的宫城箭楼下两片黑蒙蒙长矛丛林触目惊心。显然，丞相府通向王城的宽阔大道已经被封闭了。刚回到府中，家老便来禀报，说护卫军兵已经换了另外一个千人队，府中几位主要属官也好几日不来理事了，府中楚人子弟也逃亡了一百多人。魏冄听得怒火中烧，已经明白了事态的峻迫，急切间一时无对，只在厅中焦躁转悠。

“穰侯当立即面君，扭转危局！”泾阳君终于第一次开口了。

“不行。”魏冄已经冷静了下来，挥手教一班吏员仆役退下，“嬴稷已经与老夫摆开了架势，胜负不见分晓，他不会出面。这小子有耐性，老夫太晓得了。”

泾阳君低声道：“我一路想来，那个张禄机断利口，定然是突变主谋。”

“有何手段，说。”魏冄知道泾阳君曾执掌黑冰台，心下顿时一亮。“除却张禄，釜底抽薪。”

“若行暗杀，须一击成功。否则，连回旋余地也没有。”

“除非张禄当真有上天庇护，否则断无不成。”

“有此手段，老夫奇正相辅。你出奇，老夫出正。”

“穰侯是说，联手武安君？”

“然也。”魏冄步履从容地转悠着，“数十年来，老夫鼎力扶持白起，与之情谊笃厚。白起出面，秦国大军坚如磐石。只要嬴稷不能动用大军压我，老夫纵让出些许权力，我等也还是大局底定。你以为如何？”

“大是！”泾阳君欣然拍掌，“武安君素有担待，举国大军奉若战神。他要面君论理，秦王不见也得见。只是，武安君此次不随穰侯东讨，有些蹊跷。”

“你不知白起也。”魏冄笃定地笑了，“白起不征纲寿，原是政见不同也。当年胡伤攻赵，白起与老夫亦有歧见，然则并未损及老夫与白

起之情谊，至今一样。从秦国大局说，白起历来明白说话，认为老夫与其联手征战最为得力！可是了？”

“有理。”泾阳君急迫道，“事不宜迟，今夜立即两面动手，我这便回府。”

“好！你先走，片刻后老夫出车。”

泾阳君匆匆去了。等得大半个时辰，天色已经完全黑了下来，庭院中已经是白茫茫一片，魏冄才吩咐备车出门。驶过空旷的车马场进入长阳街南拐，再过得两条小巷，便是武安君府邸了。石板路面已经有了两三寸厚的积雪，辚辚轺车变得悄无声息，片刻驶到了长阳街南口，却有一队长矛甲士赫然横在当街，喝令轺车退回。魏冄顿时大怒，老夫穰侯开府丞相也，何等鼠辈敢拦截老夫！对面一员带剑将军高声回道，奉命定街，王城外长阳街非国君王书夜不放行。魏冄大急，霍然从轺车站起锵锵抽出腰间古剑：“这是宣太后亲赐王剑，有生杀予夺之权！谁敢拦阻？冲将过去。”

话音未落，对面将军一声大喝，结阵抗车！一排粗大的鹿砦在飞雪中轰隆隆拉开，一片黑色盾牌矗在鹿砦之后，长矛森森然伸出堪堪封住了街口。魏冄不乏战阵阅历，一看速度阵势，心知这是秦军步战主力锐士，而不是咸阳城防军，此等结阵休说一辆轺车，一辆兵车也是徒然碰壁。魏冄顿时心下冰凉，秦军主力入都，非上将军持秦王兵符不能调遣，莫非白起已经被嬴稷拉了过去？抑或连白起兵权也被剥夺了？当此非常之期，只有忍耐一时了。心念及此，魏冄一跺脚：“回车！”轺车原地一个转弯折回了丞相府。

此时的武安君府邸一片静谧，唯独书房窗棂的灯光映出白起与范雎的身影。

离宫三日，范雎为秦昭王推出的第一谋是“固干削枝，巩固王权”。范雎详尽剖析了秦国变法历史，陈述了“法度以王权最高，王权不行，法度必乱。法度乱，则新法必亡”的法家学说，一针见血地下了断语：以目下四贵分权、政出多门、多头治国的乱象，秦国非但根本无法凝聚国力与赵国抗衡，且有迫在眉睫的内乱危机。秦昭王固忧国事，但要说内乱危机迫在眉睫，也觉得范雎未免危言耸听，虽则没有明说，但嘴角的那一丝笑容范雎却看得清楚。范雎见事明快透彻，语气顿时激烈：“纲寿之战若大胜而归，穰侯威势更增，加之其封地由虚变实，顿成尾大不掉，秦王亲政便遥遥无期。纲寿之战若一无所获，穰侯四贵则必然联结武安君固势，而致秦王不能依法追究其战败罪责。战败不能处罪，实封不能逆转，秦法必然打滑，秦政必然迅速向旧制复辟。如此蜕变，不过十余年，秦国新法则荡然无存。其时，失地民众追念新法，新军将士多为平民子弟，焉能不对贵胄扩地视若仇雠？但有一军不平，上下必然分崩离析。若山东六国趁势而来，秦国岂能不一朝覆亡。如此危局，秦王若以为尚不迫在眉睫，无可救药也，范雎自当告辞。”

这番话透彻犀利，秦昭王顿时悚然一身冷汗，一拱手道：“先生之意嬴稷尽知，只是在等待一个良才辅弼，等待一个妥当时机。如今有先生，只是选择时机了。”

“目下正是最好时机。范雎唯恐错过，方敢冒昧上书。”

“先生是说，四贵班师之时？”

“正是。”范雎一点头，“纲寿之战，穰侯已败于齐国田单，丧师三万，未得寸土。当此之际，正是罢黜权臣之良机。一旦错过，悔之晚矣！”

“只是，”秦昭王犹豫沉吟着，“武安君与穰侯笃厚，穰侯尚有常执兵符，咸阳内史又是高陵君部属，王城只有三千禁军，急切间从何着

手？”

“秦王见事差矣！”范雎痛下针砭，“在下闲居咸阳年余，对秦国朝局处处留心，可明白断定：武安君朋而不党，绝以大局为重。穰侯虽握重权，然见事迟滞。其余三君虽各有实职，然则才具平庸。只要秦王痛下决断，一切有范雎谋划。冬雷之后，秦王但行朝会亲政。”接着，范雎将自己的谋划和盘托出，一口气说了半个时辰。

“好！”秦昭王慨然拍案，“先生放手去做，纵然功败垂成，嬴稷无怨无悔。”

范雎肃然一个长躬：“秦王明断如斯，大事若败，天道安在哉！”

依照范雎谋划，秦昭王立即颁布了一道王书：拜张禄为客卿，受中大夫爵禄，暂署国正监，查究权臣不法情事。这一番安排大有讲究：秦法要害之一，是无功不得受爵任官。客卿为外来名士虚职，能否留秦任官，全在领事之后的功过而论，所以客卿之职不会引起任何波澜。中大夫爵禄，只是一个临时待遇，更不会引人注目。暂署国正监，却是给了范雎一个大大的实权。国正监在秦国乃是职掌监察的大臣，几可无事不涉。恰恰在宣太后死后，国正监一直空缺，对大臣的查究弹劾，由该署属官禀报丞相府直接指派属员处置，实际便是穰侯魏冄兼领监察大权。范雎领国正监，可以查究不法之名进出各方官署。而追加一句“查究权臣不法情事”，则是向朝野宣示一种态势：秦王要依法整肃国政了，重在整治权臣不法，而不是举朝动荡。

如此一个绝非显赫的职位，范雎立即开始了环环紧扣的铺排。

第一步，范雎径直拜会武安君白起。

武安君府邸坐落在王城东南一条最是寻常不过的街巷。不算宽阔也不算窄小，不当通衢也不算僻背，恰在国人坊区与王宫官署街区之

间，门前长街常有市人车马络绎不绝，谁也不因为这里有赫赫武安君府邸而不敢涉足。府邸门前的车马场很小，车马也很少，六开间门厅虽然宽阔雄峻，却只站了四名甲士，显得空旷冷清。依白起之官爵威名，寻常人等很难相信这是威震天下的武安君府。当单马轺车孤零零停在小小车马场时，范雎不禁笑了，眼前的一切都确凿无误地证实了，他对白起的揣摩没有错。

走进这座外表极其寻常的府邸，范雎又被一种奇特的风貌深深震撼了。

跨过门厅，迎面一座高大的蓝田白玉影壁，中间交叉镶进了一张秦军铁盾与一口重型长剑，白石黑铁，简洁威猛得令人心头一震。绕过影壁是宽敞简朴的庭院，一色青石条铺地，无石无水无竹无草，只有北面六级台阶上的八开间正厅威严如同庙宇般矗立着，门额正中镶嵌着四个斗大的铜字——秦军幕府，门廊下两排长矛甲士挺身肃立如同石俑，比府邸大门的卫士多了几倍。绕过幕府正厅是第二进，空荡荡一片沙土庭院，也是石水竹草树全无，俨然一个小小校军场。庭院东侧是六排兵器架，分别挂着赵、齐、魏、楚、燕、韩六方大字木牌，各色兵器插得满当当一无空隙。兵器架后是两排长长的石条凳。西侧是一长排无字兵器架。这座兵器架旁立了一根粗大的木桩，桩上挂着一副黑色精铁甲胄。

“足下何人？”一个浑厚低沉的声音在身后响起。

范雎蓦然回身，见一人从“校军场”北面石墙中间的一道石门中走出，一身本色苎麻布衣，腰勒大鞶牛皮带，无发光头锐利得像一支长矛。此人只往庭院一站，一片肃杀便在冰冷生硬的庭院中弥漫开来。

“客卿国正监张禄，参见武安君。”范雎立即深深一躬。

“国正监何事？”白起没有还礼，只冷冰冰一句问话。

“奉秦王之命，受弹劾之书，查阏与战败之情。”

“既是国事，请入正厅说话。”白起一摆手，径自穿过“校军场”向幕府大厅去了。范雎也不说话，跟着进了厅堂。

这幕府正厅却也奇特，一色的青石板地面青石长案，仿佛进了一个冰冷的石窟。青石长案后的大墙上，一面可墙大的“秦”字中军大旗，硕大的青铜旗枪熠熠生光。对面大墙上则是一幅极大的羊皮大图——天下军争图。旗下一座剑架，横置着一口秦王金鞘镇秦剑。右侧墙下一方石案，台面铜架上插着一面黑色金丝边令旗，旁置大铜匣上有两个红色大字——兵符。左侧墙下是一排书架，摆满了各式成卷的黄旧竹简。

“武安君大有武道气象，在下钦佩之至也！”范雎不禁一声由衷赞叹。

“请入座。”白起一指帅案西侧的石案，自己也席地坐在了对面偏案，一脸冷漠地看着范雎，静候他发问。

范雎微笑中突兀一问：“武安君可是墨家院外弟子？”

“入得厅堂，但言国事，余事恕白起无可奉告。”

虽依旧冷漠，范雎却分明看见了白起目光中火焰闪烁，从容笑道：“有朝臣上书弹劾：武安君轻发阏与之战，而致秦军大败，武安君作何说？”

白起骤然一阵愣怔，冷冰冰道：“如此责难，夫复何言？”

范雎正色凛然：“同有朝臣上书：穰侯两次轻启战端，阏与之战丧师八万，纲寿之战丧师三万而寸土未得，实为大秦百年未见之国耻，

当依法治罪。武安君职掌兵权武事，纵未统兵出战，亦当有所与闻，却作何等解说？”

白起默然良久，一声叹息：“天意也！白起何说？若秦王认同此说，白起领罪。”

“武安君差矣！”范雎肃然道，“秦为法治之邦。法不阿贵，乃商君新法之精要。武安君虽与穰侯笃厚，然岂能以私情乱法，致使新法毁于一旦乎？君乃大秦柱石，禀性刚正而洁身自好，此朝野皆知也。然则，君私情太重，私义过甚，明知两战不可而不据理力争，只保得一己‘不为错战’之名也！事后依法查究，君又宁替他人背负罪责，不思律法公正，藏匿罪臣而徒乱法度。大臣若皆武安君者，秦国岂有护法之忠烈？秦法岂能绵延相续？在下虽职微言轻，然职责所在，为武安君汗颜也！”

这番话正气凛然一击而中要害，白起顿时面色涨红。自入军旅直到一路做到上将军武安君高位，白起从来没有被任何人如此正面指斥过。白起坦荡刚直，虽在战场机谋百出无可匹敌，然在朝局官场却拙于应对。兵家之事，白起历来傲视当世，不屑与任何人比肩，也从来以为，兵家耻辱永远都不会落到自己头上。然则，目下这位张禄说的恰恰却是兵家之事上自己的错失，且牵涉出如此深刻的一番道理，实在无法辩驳。细细想来，这个国正监说得确实在理。护法护国，便得如商君一般“极心无二虑，尽公不顾私”。若自己一般，对穰侯轻启战端有异议，只是称病不帅；对穰侯更改封地之法有异议，只是婉言辞谢实封，仅此而已，委实令人汗颜。

心念及此，白起肃然拱手道：“先生之意，该当如何？”

“力挽狂澜，铁心护法！”

“护法护国，白起义不容辞。”白起目光一闪，大手轻叩着青石大案，“然则整肃朝局回归法治，须得秦王定夺，而后统为谋划方可为之。”

“秦王书命在此。武安君奉书。”范雎利落脱去外面黑色棉袍，再剥下苎麻夹袍，显出贴身本色短布衣，一把掳下短布衣翻过，便见赫然三排暗红色大字——国正监奉本王书令行事，武安君中流砥柱，一力助之！衣襟处一方鲜红的朱文秦篆大印。

白起久为大将，日每处置机密，又曾亲历秦武王猝死之动荡危局，对非常之期的非常做法与王室种种密书方式自是了如指掌，一见密书便知是秦昭王手书，立即明白了面前这个破相客卿必是一个神奇人物，事先与秦王必定已经谋划妥当了。骤然之间，白起几个月以来的郁闷一扫而去，肃然一拜道：“白起谨受命！”双手接过血书霍然起身，“先生但谋，白起但做。”

就这样，范雎与白起派出的中军司马一道，当天夜里对咸阳城防做了一番大调换：原驻咸阳城内的两万步军连夜开出，移驻章台外围营地；天亮之前，蒙骜率领的蓝田大营三万主力步骑已经开到，南门渭桥外驻扎一万铁骑，两万精锐步军入城；城内要津、权臣府邸以及官署护卫，全数由蒙骜统辖。与此同时，白起密令大将王陵统率蓝田大营驻军，非国君王书兵符俱来，任何人不得调动一兵一卒；班师大军但入大营，立即回归原定部属，不得擅出。范雎则进出各元老府邸，一一宣示穰侯兵败与秦王重整法治的书令，稳定了一班被“四贵”长期冷落的元老大臣。与此同时，范雎又以咸阳内史(注)名义在城中张挂告示，晓谕国人并山东商旅毋以咸阳换防而生恐慌，秦国大势稳定法制岿然，国人各安生计。如此这般，及至魏冉班师之日，咸阳城已经是今非昔比了。

范雎见事极快，一俟魏冄进入咸阳府邸，立即再度拜会武安君白起，请白起闭门称病谢绝一切拜访。白起原本已经做好了挺身而出支撑秦王整肃朝局法治的准备，范雎一说，大觉突兀，不禁脸色一沉：“国正监此话何意？信不得白起？”

“武安君言重了。”范雎笑道，“此事乃秦王之意，在下亦表赞同。

然却并非奉命强求，提醒耳耳，武安君自己掂量。”

“先生言犹未尽，明说。”

“其一，秦王知武安君与太后、穰侯情非寻常。”范雎真诚坦然，“太后呵护武安君如血肉同胞，穰侯支撑武安君堪称不遗余力。唯其如此，武安君对穰侯退让，秦王不以为非，反赞武安君有名士之风。

今武安君以大义为重，底定秦国大局，秦王已是深为欣然也。以武安君之笃厚重交，若穰侯亲来或密使前来，非但左右为难，且徒引日后事端。与其如此，何如继续称病？此秦王苦心也，武安君或可体谅。”

白起默然，良久一声喟叹：“知我者，秦王也。”

“再则，在下以为：武安君不善人际纵横捭阖，但有一举错失，穰侯四贵可能死拖武安君下水；届时非但武安君大节有损，更有甚者，大秦失却战神长城，岂不令老秦人痛哉！”

“好！”白起拍案，“但依先生。”

“谢过武安君。”范雎一个长躬，“但有上将军坐镇，破面之事，我这客卿来做。”

范雎轺车尚未驶出车马场，便听隆隆声响，身后武安君府邸的大门已经关闭了。范雎心下一阵轻松，对驭手一声吩咐：“去蒙骜幕府。”驭手马缰一抖，轺车在积雪中无声地驶上了长街。

轺车堪堪拐过一个街角时，一团白影在漫天飞舞的大雪中骤然凌空飞来。一声短促的闷号，武士驭手已经横身倒卧在了车辕上。范雎尚正沉浸在紧张思绪之中，闻声一个激灵，不及思索缩身一滚，尚未滚出车厢，肩上已被快如闪电的长剑刺中。重重跌落雪地，那口长剑已带着劲急的风声凌空压来。间不容发之际，却闻一声大吼，一个黑影骤然从街角滚了过来，抱住了白影在雪地上翻滚起来。范雎挣扎站起，扶着轺车嘶声大喊：“有刺客！有刺客——”两声方落，定街甲士的沉重脚步如隆隆沉雷般碾来。此时，又闻一声闷号，那道白影鬼魅般倏忽消失了。

“壮士！”范雎扑上去抱住了倒在雪地上的黑影。

“嘿嘿，大哥……”黑影笑着哭了。

“郑安平？”范雎不及细想一声大叫，“快！抬进幕府疗伤。”

蒙骜已经闻警而来，立即吩咐军士将范雎二人抬进幕府救治。军中医官一番忙碌，两人的伤口终是包扎停当了。范雎的肩头剑伤距离脖颈要害仅仅三四寸，蒙骜看得惊悚不已，立即飞书急报秦昭王。未及半个时辰，秦昭王颁下紧急书令：着蒙骜立即调拨两个百人铁骑队护卫国正监府邸，并遴选四名铁鹰剑士做国正监随身护卫。此等书令在秦国当真是史无前例，蒙骜骤然明白了这个国正监目下之重要及在秦王心中的分量，立即遴选军士组成卫队，亲自护送范雎回到了府邸。

虽则带伤，范雎毫无疲惰之相，先将突兀到来的郑安平安置到一间隐秘居室疗伤，而后立即进了书房，灯光一直亮到次日拂晓。午后

大雪稍停，范雎轺车在两百铁骑簇拥下隆隆开到了穰侯府邸。

夜来被甲士逼回，魏冄立即派出一名心腹干员乔装成山东士子密访白起。谁知武安君府邸所有门户紧闭，护卫千长只说武安君患有恶疾，太医奉秦王书令刻刻侍奉，谢绝见客。干员回报，魏冄顿时颓然软在了座榻上。目下之势，唯白起有实力扭转危局，以白起之绝世威望，纵是不出来为他强硬说话，只要不偏不倚，魏冄也不会有灭顶之灾。然则看咸阳主力大军密布要津的阵势，若无白起号令，数十年不握兵符的秦王，焉能如此雷厉风行地成功换防？骤然之间，魏冄感到了深深的懊悔。他对白起显然看走眼了。阏与之战分明是自己主谋施行，八万秦军主力无一生还，爱兵如子的白起一腔愤懑，宣太后为此羞愧自裁，自己却连自请贬黜的姿态也没有，更没对白起与将士们坦诚请罪；偶然说起，反是哈哈大笑，战阵搏杀，何无生死也！霸道若此，白起岂不寒心？封地制欲由虚改实，原本是国之大计，他却只与

“三君”商议而置白起于不顾；白起不领实封，他也没有在意，只将这番举动看做白起无功不受赏的一贯秉性。纲寿之战白起拒绝统兵出征，他非但没有力邀，反倒窃喜自己有了亲自统兵大战的机会。不想却恰恰遇到六年抗燕的田单，又是三万主力战死。当此之时，以白起之厚重刚烈，何能对自己还存着往昔那份敬重？说到底，自己是将白起看做了一个只知道打仗的“兵痴”，以为官场朝局之事，白起想当然以自己马首是瞻了。毕竟白起是老秦人，自己内心深处也还与白起有着隐隐一丝隔膜，而将出自楚国的“三君”自然视为血肉铁心。魏冄啊魏冄，你这老楚子何其蠢也！

正在唏嘘感喟之时，泾阳君差人急报：刺杀张禄未遂，请穰侯急谋新策。“天意也！”魏冄长叹一声，再也不说话了。

范雎马队隆隆抵达府前车马场时，宏阔雄峻如城堡的穰侯府邸，在漫天皆白的天地间分外的萧瑟落寞。广场没有车马如流，门厅没有甲士斧钺，只两侧偏门站着两个霜打了一般的老仆，当真是门可罗

雀。当先吏员一声高喝："秦王书到——"足足过了半顿饭辰光，两丈余高的铜钉大门才轰隆隆打开。

与所有权臣府邸不同的是，穰侯魏冄是开府丞相，府邸是丞相总理国政的官署，气势大是不同。在两个铁甲百人队左右护持下，范雎带着一队吏员昂昂开进了府邸。按照法度，臣子接国君王书应力所能及地出迎，纵是权臣，也至少当在第二进庭院接书。但范雎一行走过了头前两进属官官署，还是未见魏冄露面。右侧书吏低声道："若是自裁，如何是好？"范雎悠然一笑："莫慌，秦国没那般鸿运。"说话间堪堪进入第三进国政堂，也就是丞相处置国务的正式官署，九级高阶之上堂前门厅之下，孤零零伫立着一个白发苍苍的黑衣老人，正是穰侯魏冄。书吏一挥手，两队甲士铿锵分做两列，四名铁鹰剑士黑铁柱般钉在了范雎身后。

"你是张禄？"居高临下地看着肩头臃肿得穿戴甲胄一般的特使，魏冄一声冷笑。

"客卿国正监、王命特使张禄。"范雎嘴角溢出一丝揶揄的笑意，"你是魏冄？"

"老夫敢问，客卿可是魏国士子？"

"然也。随谒者入秦，从穰侯眼皮下脱身。"

"当日若是落入老夫之手，今日却是如何？"

"法网恢恢，天道荡荡。纵是张禄落难，亦当有王禄李禄入秦。

穰侯纵无今日，必有明日。"

"天意也！"魏冄愣怔片刻，一声粗重的叹息，"秦王如何处置三君？"

“关外虚封，余罪另查。”

“好，嬴稷尚念手足之情。宣书。”

两名书吏打开竹简王书展到范雎面前，范雎高声念道：“秦王特书：查穰侯魏冄当国专权，不依法度，多以好恶理政；阏与败于赵，纲寿败于齐，使国耻辱；擅改法度，复辟封地；结党三君，四贵专国；擅自征伐，扩己封地。凡此种种，动摇国本，祸及新法，虽有功于国而不能免其罪责。今罢黜魏冄开府丞相之职，夺穰侯封爵，保留原封地陶邑。王书颁发之日，着即迁出咸阳，回封地以为颐养。大秦王嬴稷四十一年冬月。”

“哼哼，总算还没杀了老夫！”魏冄狠声道，“好！老夫来春便走。”

“不行。”范雎冷冰冰道，“从明日起计，三日后必得离开咸阳。”

魏冄骤然暴怒：“岂有此理！老夫高年，雪拥关隘，如何走得?

教嬴稷说话！”

“人言穰侯横霸，果如是也。”范雎笑了，“负罪之身尚且如此，可见寻常气焰了。在下奉劝一句，前辈却自掂量：大罪在身去职去位，若滞留咸阳，引得国人朝臣物议汹汹，秦王其时难保不顺乎民意了。”

一言落点，魏冄顿时默然，良久，一甩大袖径自匆匆去了。

三日之后，一队长长的车马在大风雪中出了咸阳东门。旬日之后从函谷关传来急报：穰侯财货辎重牛车千余辆，多载珠宝黄金丝绸并诸般珍奇，虽王室府库不能敌，请令定夺。这次，范雎没有说话。秦昭王思忖良久，一声叹息道：“穰侯喜好财货，又曾有镇国大功，教他去。”

曾是一代雄杰的魏冄便这样去了。数年之后，魏冄死于封地陶邑。秦昭王收回陶邑，立为一县。华阳君、高陵君迁出函谷关做了无职世族，泾阳君因擅动黑冰台刺杀范雎，被处以“遣散部族，关外监守孤居”之刑罚。至此，自宣太后开始的外戚当政在秦国永远地销声匿迹了。

三　大谋横空出

冰消雪开的二月初二，咸阳宫正殿举行了隆重的朝会。

老秦人谚云：“二月二，龙抬头。”说的是立春、雨水两节气一过，龙就会在即将到来的惊蛰时节腾空而起。从周人开始，关中庶民就将二月视为万物复苏振兴的祥和之期，将整个二月叫做“春社”，如同将六月最热的一段时日叫做“三伏”一般。春社虽非二十四节气，但却是周秦老民对岁月流转的一种独特概括。春社之期，雨水催生惊蛰而使苍龙振翼，农人在这段时日大起“社火”，以欢乐祭祀土地，祭祀从大地腾空的龙神，祈求五谷丰登。唯其如此，一进二月八百里秦川一片祥和喜庆，备耕的忙碌与欢腾的社火交相弥漫在春寒料峭的原野，到处都是热气腾腾。

大朝会在此时举行，有着一种深远的寓意。秦昭王即位四十二年，从来没有在二月举行过隆重的开春朝会。因由只有一个，宣太后与穰侯摄政，一切国事都在背后实际处置了，以国君为正尊的大型朝会，自然被各种各样的理由冲淡了遗忘了。去冬一举廓清朝局，四贵伏法，秦王亲政。消息传开，朝野一片欢腾。商鞅之后，老秦人虽然早已不排斥外国人身居高位治国理民，然而对于宣太后、穰侯四贵一班裙带楚人长期秉政毕竟是心有别扭。宣太后之后，穰侯四贵非但没有还政于秦王，反而对秦国新法动起了手脚，民众无言，心里却都是清清楚楚。如今“楚党”尽去，秦国上下顿时如释重负。老秦人根本不关心其中情由及刑罚是否适当等诸般细节，立即狂欢相庆，秦川社火闹腾了个天翻地覆。

在这弥漫朝野的欢庆中，秦昭王率领百官先行出郊祭天，再回归太庙祭祖，向上天先祖禀报了亲政大计。午后未时，两百余名大臣整齐地聚集在咸阳宫大殿，举行四十二年来第一次开春朝会。秦昭王第一次全副衮冕，戴上了黑丝天平冠，佩起了三尺王剑，肃穆地登上了中央王座。

“参见秦王！”举殿两百余位大臣整齐肃立，一齐长躬作礼。

“诸臣就座。”秦昭王一挥大袖在王案前坐定，不由自主地向左右瞥了一眼，心中顿时一阵轻松。从前无论何种形式议事，王案两侧都有两个并行座案夹持，使他如坐针毡，如今没有了，宽阔的王台上只有一张九尺大案威势赫赫地矗立在中央，全部大臣都在九级白玉台之下。一眼扫过连绵排座的大殿，如同扫过沉沉广袤的大秦国土，秦昭王顿时涌起了一种从来没有过的无法言传的王权豪情，刹那之间，他几乎要迷醉了。

“诸臣就座。秦王开会——”司礼大臣一声宣呼，殿中顿时肃然。

开会者，朝会开始之发动也。如同宴会要由最尊者“开鼎”启食一样，朝会也须得由国君先行宣示宗旨，而后会同议论（会议）决事。司礼大臣的宣呼使秦昭王顿时清醒，咳嗽一声道：“诸位大臣：秦国大势已定，本王亲政理国。但得如此，赖上天佑护大秦，使我得大才张禄入秦，一谋定国，廓清大局。今日开春朝会，须当议定秦国拓展之大谋长策。先生已有初谋，陈述之后合朝决之。”说罢伸手遥遥一个虚扶，“先生请。”

范雎坐席在大殿东区坐席的首位，从王座看是左手第一席，与之遥遥相对者，是右手第一位的武安君白起。虽然是一个客卿坐了首席，却没有任何人惊讶。毕竟客卿只是虚职，坐席在首也只是敬贤之道。这个被传扬得高深莫测的魏国士子究竟有无真才实学，得看他今日大谋如何。秦昭王话音落点，举殿目光齐刷刷聚到了范雎身上。

“秦王，列位大臣，”范雎从坐席站起从容拱手，咬字真切的大梁口音立即在大殿中回荡开来，“惠文王之后，武王三年猝死。秦王即位而太后穰侯先后秉政，至今已是四十余年。当此四十余年，秦国开疆拓土，东夺魏国河内，南取楚国南郡，堪称声威赫赫。然则，盛名之下，其实难副。自赵国崛起，秦国相形见绌，阏与大败于赵，纲寿再败于齐。两次败战，堪堪将武安君百战功勋消于无形。目下，秦赵抗衡之势已成定局，秦国却疲惰乏力，庙堂无长策大谋，大军无战胜之功，朝臣无奋进之气，庶民无凝聚之力，强势大秦竟至日见溃散。若无孝公、惠文王两代之坚实根基，并武安君军威，安知秦国不被山东六国再度锁进关内？当此之际，秦国已成外强中干之虚势，若再不思奋力振作，十年之后便是危难之期！”

此言一出，举殿臣僚大是不悦。这张禄未免太危言耸听了，秦国如何便有了危难之期？当真匪夷所思。欲待反驳，急切之间却又无由开口，话虽刺人，哪句却不是言之凿凿？一阵粗重喘息，大殿又静了下来。

“秦国危局因由何在？”范雎丝毫没有因为朝臣变色而气势稍挫，慷慨激昂道，“其一在法治日渐松懈：庙堂开裙带之恶风，权臣开实封之恶例，朝局行无功之封赏。倏忽四十余年，秦国变法之根基，已滑入复辟之边缘。其二在军争不务实利：南郡之战固夺楚国腹地，然则却不能供我兵员粮货，欲行秦法却鞭长莫及，竟成秦之鸡肋也。阏与之战、纲寿之战，更是劳师千里损兵折将，大损强秦声威也。”

这番话更是惊心动魄。根本处是公然指斥了最不能碰的两个人——宣太后与武安君。宣太后摄政三十余年，除了阏与之战与任用四贵，倒实在是在秦国朝野留下了善政声名。更重要的是，宣太后是惠文王爱妃、秦昭王生母，公然指斥未免无视秦王之尊严。然则，更出人意料者，却是对武安君白起南郡之战的指斥。以白起之军功声望与

洁身自好，几乎没有一个大臣能够挑剔，更何况挑剔白起的用兵缺失？话音未落，所有武臣倏然变色。

“人有痼疾，安得讳疾忌医也？”秦昭王悠然一笑，“先生但开药方无妨。”有此一言，大殿顿时平静下来。秦王尚不计生母被责，臣下何得有说?

“谢过秦王。”范雎一拱手江河直下，“秦国重振雄威，要害在二：其一，明法固本。当此之时，秦国当重申以新法为治国理民之根本，将复辟旧制列为谋逆大罪。在国，严禁外戚裙带干政，非大功不得封侯封君；在官，全力整肃吏治，重刑贪赃枉法；在野，力行军功爵法，重振国人耕战之雄心。若得如此，三年之期，秦国必将朝野清明，举国同心。”

“好！”举殿大臣一声赞叹。“

先生第二策如何？”大将王龁急迫一声，他只急着要听这位张禄的军争大谋。否则，公然指斥上将军，他不服。

范雎从容一笑：“其二，远交近攻。此乃军政长策。”

“远交近攻？究竟何意？”大将王陵也跟着喊了一声。

“敢问列位：战国以来，大战数以千计，破城不计其数，然六国疆域却并无大盈大缩。武安君大战山东，破城百余，斩首数十万，六国还是六国。奄奄疲弱之国不能攻灭，皇皇战胜之国不能扩地，其间因由究竟何在？”

“问得好。”见大臣们愣怔无言，秦昭王轻叩书案，“武安君以为如何？”

白起蓦然醒悟，一拱手道：“臣尚没有想透其中奥秘，愿闻先生拆解。”

范雎侃侃而论：“自春秋以来，列国军争已成定则：城破取财，战胜还兵；远兵奔袭，坚固本土。打来打去，你还是你，我还是我。由此观之，三百年来之战争，皆未打到根本也！何谓战争之根本？土地也，民众也。田土之大小，民众之多寡，国力盈缩之根基也。浮动财货，譬如国力丰枯之血肉。国土能生财货，财货却不能生国土。国土可招徕民众，民众却不能平添国土。是以争财争货争民众，而独忽视扩展国土，是隔靴搔痒，偏离兵争之根本也！”

“是了是了。”举殿大臣不约而同地点头。

“有症结即有对策。”范雎一字一顿，“四个大字：远交近攻！可为大秦外政军争之长策大谋也。相邻之国为近，相隔之国为远。攻远而不能治，何如安抚？攻邻而争地，得寸为秦之寸，得尺为秦之尺，融入本土，一体而治，步步延伸，我盈彼缩。倏几一日，天下必将化入秦制也！此乃近攻之实利也。以大秦之国威，交远则远喜，必不敢背秦之交而援手他国。攻近则近克，必不能赖远援而保全。远交近攻，相辅相成，邻邦不能独支，远邦不敢救援。如此做去，则天下之地四海之民，数十年内必入大秦国之疆域矣！”

“好！”武安君白起第一个拍案而起，“先生鞭辟入里，一举廓清军争雾障，使人茅塞顿开。我大秦铁军可是心明眼亮，要大显神威！”

“远交近攻！彩——”大臣们个个振奋，齐齐地喝了一声彩。

秦昭王一阵大笑：“妙哉斯言！远交近攻。四十余年之后，本王终是扬眉吐气也！”说罢从王案站起走下九级玉阶，向范雎深深一躬，“先生出此气吞河山之长策，举朝认可，国之大幸也！嬴稷代列祖列宗并朝野臣民，谢过先生。”

范雎连忙深深一躬：“臣得秦王知遇，自当殚精竭虑，何敢当此褒奖？”秦昭王扶住范雎，转身高声道：“本王亲政第一道书令：擢升客卿张禄为开府丞相，晋侯爵，遥封应地(注)，总领国政！”“秦王万岁！应侯万岁！”大臣们异口同声地表示了对秦王的赞叹与对应侯的祝贺，大殿中一片数十年没有过的昂扬振奋。

四　远交近攻展锋芒

秦昭王一道王书，穰侯府变做了范雎的丞相府。

这是秦昭王反复思忖才下的决断。以穰侯府邸之雄阔气势，且距离王城近在咫尺，咸阳大臣都主张将穰侯府邸并入王城以做官署，若赐重臣再做府邸，朝野又会徒然生出“权臣再现”之疑虑，于国不利。然则，秦昭王反复琢磨了范雎之后，却有着另一种思谋。范雎三策，一举廓清朝局稳定国势，将自己送上了真正的王座，此等功勋才具可谓独步天下。秦国要重振雄风开拓大业，便要使此等大才永远地忠心谋国。要得如此，秦国自要做到两点：其一，决然为范雎雪耻复仇；其二，厚待范雎，使其恩遇超常。此次虽然封了范雎应侯爵位，但范雎事实上却没有封地，得在其他方面弥补。

秦国自商鞅变法之后，封地只作为一种赏功象征存在，此所谓虚封。孝公后期及孝公之后，秦国收复河西进而东出争雄，国土大增，虚封有了三种形式：一是封偏远边陲之地，如商君封商於、樗里疾封汉水、公子封蜀；二是封关外列国拉锯争夺或新攻取之地，如穰侯魏冄封陶地、华阳君芈戎封新城、泾阳君封宛地、高陵君封邓地；三是关内关外皆有封地，如武信君张仪封五邑，关内有一邑。第三种封地极少，只有张仪与秦昭王太子安国君等有此殊荣。这种虚封之地，除非被贬黜，权臣事实上不可能常居。因与封地保持了较远距离，而只能接受郡县官署在收获季节解来的少量赋税。这便是秦国封地与山东六国“直领实封”之封地制的根本不同。范雎封侯爵，地位与白起的武安君不相上下，可谓尊贵之极。然则，白起乃秦人大将，宣太后将白

起封地定在了关内一邑关外（河内）三邑。就事实说，尽管同是虚封，白起自然是更扎实。这也是秦昭王特意将范雎爵位提高的因由。范雎新入秦国，既无根基又无关内封地，秦昭王遂断然决策：穰侯府邸赐做丞相开府官署。

书令一出，咸阳大臣们一阵惊愕一阵揣摩，最终却都是欣然认可了。于是，有络绎不绝的车马流水般前来恭贺，应侯府一时成了门庭若市的新贵府邸。范雎既忙于应酬，更忙于国务，便教伤势已经痊愈的郑安平做了丞相府家老总管，打理一应仆役事务，自己整日奔忙在书房与国政堂之间。郑安平几次找这位大哥说话，都找不到一丝缝隙。

接掌国政三月，堪堪将整肃法治理出一个头绪，接到河内郡守急报：山东六国纷纷派出特使前往邯郸，要重新合纵，抗衡秦国。范雎思忖一番，没有立即禀报秦昭王，而是下令职司邦交的行人署三日之内备好出使赵国的一应事务，并立即派出快马斥候奔赴河内，查清各国赴赵特使详情。分派妥当，范雎吩咐备车到谒者府。正当车马备好，王宫长史却飞车驶到，紧急宣召范雎进宫。一问情由，是秦昭王也同时得到密报，深感不安，宣范雎谋划应对之策。范雎吩咐一名书吏到谒者府传令，请王稽做好出使准备，立即跟着长史进了王宫。

“赵国密谋合纵，委实可恨。”秦昭王黑着脸，分明是感到了沉重压力。

范雎一副轻松的笑容：“秦王毋忧，臣已有应对之策。”

“稍候。”秦昭王一摆手，“武安君片刻便到，这次要狠狠给赵何一个颜色。”

“臣之谋划，并非立动刀兵。”

“噢？不打仗破得合纵了？”秦昭王顿时惊讶，“惠王以来，哪次合纵攻秦不是一场大战，况乎今日有赵国主盟？”

“此一时也，彼一时也。”范雎笑着对大步匆匆赶来的白起一拱手，又转身对秦昭王道，“当年六国合纵，有楚威王、齐威王、赵肃侯、魏惠王一班秦国夙敌在世，更有大才苏秦斡旋主谋，四大公子推波助澜，始成势也。倏忽数十年，山东五战国大衰，五国君主皆庸碌之辈，唯余一个赵国做了泰山之石。其间，六国积怨如山远甚当年，赵国纵有合纵之心，没有一班胸襟似海可泯恩仇之君臣，必是哄哄一场儿戏而已，断难成势也！”

“也是一理。”秦昭王还是不放心，“丞相说有应对，何策？”

“挥洒金钱，分化收买，使其自行分崩离析，不战而屈人之兵。”

“金钱事小。只是，行么？”秦昭王皱着眉头看了看白起，白起面无表情地坐着，目光只盯着范雎。

“六国之弊，臣有切肤之痛，我王与武安君远观，未免朦胧也。”范雎嘴角抽搐出一丝笑容，“但看宫中群狗，寻常或起或卧或行或止，皆相安无事，但投一块骨头，则会骤然猛扑撕咬相斗。因由何在？利在眼前，起争意也。目下赵国之外，五国君臣较之群狗，有过之而无不及也。”秦昭王听得不甚舒坦，仍然是呵呵笑了：“呵，武安君以为如何？”

“臣以为可行。”白起一拱手，“老相张仪当年屡用此法，几无不成。”

“好！”秦昭王拍案笑道，“丞相欲以何人为撒金特使？”

“谒者王稽。”

“王稽？”秦昭王一阵沉吟，“王稽老臣工了，才具当得应变大任么？”

范雎肃然一躬：“王稽虽非大才，却有大功。非王稽之忠，臣不能入秦。臣之苦心，唯使王稽再立功勋，得以脱低爵而擢升也。”

秦昭王恍然醒悟，骤然一阵哈哈大笑：“哎呀，此本王之过也，却劳丞相为难了。”转身一挥手，“长史拟诏：谒者王稽，引贤有功，爵加显大夫，领河东郡守之职，许三年不上计[注]。”转身又对范雎一笑，“丞相以为如何？”

“臣谢过我王。”范雎大是欣慰，又是一个长躬到地。

出得王宫，范雎立即驱车来到谒者府。自范雎令人目眩地擢升应侯开府丞相，王稽便等待着自己的喜讯。按照常理，魏冉四贵罢黜，秦王无须再将他作为低爵低职的隐秘臣子，至少应当恢复他曾经有过的职爵。虽则如此，按王稽本心，却对秦王晋升不抱奢望。他跟随秦王太长了，办理的秘事也太多了。以他对秦王的了解，秦王似乎从来不想用他做显职大臣。就实而论，王稽只有寄厚望于范雎，只想做个丞相府掌书。几经周折，他已经觉得范雎确实是个非同寻常的神异大才，料事如神机敏快捷且恩怨分明，跟着此等人做属官心中踏实。然则倏忽半年过去，两头皆无音信，王稽大大地郁闷了。今日丞相府吏员飞马传令，教他做好出使准备，他却半点也没动。入官三十余年的老臣了，还只是个永远奔波的谒者特使，与列国使者周旋岂不汗颜，做得甚个劲来？何如辞官离秦悄悄做个富商算了？

正在此时，范雎突然亲临，身后还随行一名王城使者。王稽正在后园郁闷漫步，看见范雎五味俱生手足无措。范雎却只对身后王使一摆手：“下书了。”及至王使将王书读完，王稽愕然，一时愣怔得说不出话来。

“六百石高爵，王兄还不接书谢恩？”范睢悠然一笑。

王稽恍然，连忙一个长躬：“王稽接书，王稽谢恩！”囫囵得连自己也笑了起来。使者已经走了，王稽还觉得做梦一般。六百石以上俸禄，原本便是高爵重臣了，再加一个肥美丰腴的河东重镇大员——河东郡守，非但赫然显贵，且三年不上计全权自治！这是真的么？

“王兄，是真的，不是做梦，醒醒了。”范睢呵呵笑着。

“见笑见笑。”王稽连忙拱手，“应侯请入座。”他无论如何也叫不出原本很顺口的“张兄”两个字，连忙吩咐使女煮茶，回身惶恐笑道，“丞相委我出使何方？”

“赵国。”范睢笑了，“王兄莫得拘礼，还是本色好。”略一沉吟又笑道，“此次出使是个极大美事，挥洒金钱。王兄可是做得？”

“大花钱？！”王稽惊讶得眼睛都直了，“这叫甚个使命？”

范睢悠然品着清香浓郁的新茶，侃侃将事情原委说了一遍，末了道：“此番出使须得如此行事：你先带五万金并珠宝一百件入赵，驻跸武安而不入邯郸，只在武安重金结交五国特使，明告其合纵抗秦之恶果。若能同时重金结交赵国大臣，动摇赵国心志，则更佳。王兄切记：散金愈多，功劳愈大。一月之后，还有五万金随后！”

“呜呼！万金之数？匪夷所思也！”王稽双眼熠熠生光，连连咋舌。

范睢哈哈大笑：“国灭人灭金不灭，何惜一撒也！六国败亡，又是原金归秦，岂有他哉！”

三日之后，王稽特使车马辚辚东去。不到一月，快马密使急报：五国使团云集武安，王稽只散得数千金并一半珠宝，燕齐魏三国特使

已与赵国翻脸，要赵国先行归还三国旧地再言合纵；楚韩两使虽未公然闹翻，却一力主张赵国要先与秦国打一仗，证实有实力抗秦再说合纵；赵国君臣啼笑皆非，赵惠文王束手无策，丞相蔺相如周旋无功，上将军廉颇大为恼怒，三国特使已经准备离赵，六国合纵大体无望。

秦昭王大为振奋，顿时信实了范雎远交近攻的威力，立即连夜宣来范雎白起，秘密计议趁此时机再度大举东出之方略。以秦昭王之心，赵国合纵不成必然孤立，秦国此时出动大军攻赵，正是事半功倍之机。虽则如此想，秦昭王已长期磨成了深思慎言的习性，但定大谋，言必在谋臣之后，从来不先说武断。今日虽则兴奋，秦昭王也只是要武安君白起先说，寻思白起对六国历来主战，定然与自己不谋而合。

“臣之思虑，目下虽则合纵破裂，然则大军攻赵尚嫌仓促。”白起当先一句，令秦昭王大出意料，只听白起接道，“远交近攻既成国策，丞相必有详尽谋划，臣愿我王闻而后定。”

“大是。”秦昭王顿觉自己未免心绪浮躁，向范雎道，“愿闻丞相之谋。”

范雎笑道：“武安君沉稳明睿，臣深以为是。目下大举攻赵，确实不是时机。赵已成强，无举国充分准备，不能言战。此其一，为实力之备。其二，目下远交破合纵，孤立赵国，奠定秦赵决战之基石。其三，秦赵大决，须得先清外围而后步步进逼，一战而决大局。唯其如此，臣之谋划，目下近攻之方向在三。”

“三？做何拆解？”秦昭王颇有疑惑。

“其一，攻韩河外。其二，攻灭周室洛阳。其三，攻取韩国野王。两年之内，此三地攻下，秦国之河外河内连成一片，切断赵国与中原之通道。此后再下一地，便可对赵国成大决之势也！”范雎略一喘息，

侃侃补充道，“要使赵国衰颓，目下几年是最后时机。赵国变法尚未彻底，国力比秦国毕竟稍逊一筹。若待赵国有了第二次变法，木已成舟，一切都晚了。唯其如此，从目下开始，要对赵国不断挑起事端，不断施加压力，绝不能给它第二次变法之机会。”

“好！应侯大手笔也！”秦昭王兴奋得气息都粗了。范雎这三攻着着刺激，河外、野王、洛阳，哪一处不是秦国朝思暮想之地？哪一处不使赵国如芒刺在背？尤其一个王室洛阳，虽则唾手可得，谁却曾想过目下要去吞并它了？想到可一举灭得天子王畿，秦昭王心下怦怦直跳。片刻喘息，秦昭王恍然笑了：“丞相所说再下一地，却是何地？”

“武安君必是成算在胸也。”范雎对着白起一拱手笑了。

一直沉思的白起陡然目光炯炯：“夺取上党，卡住赵国咽喉。”

秦昭王恍然点头：“然也！上党正是赵国咽喉，先拿下上党如何？”

“武安君已是全局在胸了。”范雎向秦昭王慨然拱手，“大计但定，臣请我王：特许武安君全局筹划战事。”

“自当如此。”秦昭王一拍王案，“远交由丞相全局调遣，近攻战事由上将军全局筹划调遣。筹划方略但定，本王亲自为上将军坐镇督运粮草辎重。”一言落点，白起大是感奋，心中一块大石顿时落地，慷慨应命而去。

旬日之后，白起向秦昭王呈上了一卷详尽的战事方略。依白起方略：三年夺三地，先河外（包括洛阳王畿之河外与韩国河外），再野王，稳扎稳打而不使赵国恐慌；三年之后大举进兵上党，若战国不救，则夺上党而困赵国，再寻机决战；若赵国来救，则与赵国大决。

白起对范雎方略唯一改动，是暂时不灭洛阳王室，以免天下汹汹，掣肘秦赵大决。

秦昭王立即召来范雎秘密计议，反复揣摩，觉得白起之方略切实可行。一则是秦国需要时日整肃法治整顿吏治凝聚国力，操之过急国力不济便没有胜算；二则是外围战不能打草惊蛇，若是紧锣密鼓地连续大战，非但赵国有可能警觉而发兵救援，其余五大战国也可能恐慌大起而再度合纵抗秦；若不灭周王室而只一年一战，在战国之世则实在平常，且所攻取之地几乎都是明面上的拉锯之地，不会引起列国强烈反弹；外围钳形大势一旦形成，秦国便可放开手脚大争上党，其时列国纵然醒悟，也已被秦国封堵在战场之外了。

商议完毕，秦昭王突然颇为神秘地一笑："此谋之要，武安君尚有一处未曾言及，丞相以为可是？"范雎不假思索道："至高机密，毋得泄露。"秦昭王道："正是。此番谋划，唯我君臣三人知晓。"说着将长卷竹简顺手丢进了脚旁大燎炉，明亮的木炭骤然蹿起了熊熊火苗。

一月之后，河东守王稽突然快马上书，请求秦王派兵攻取韩国陉地(注)。

秦昭王命长史分送王稽上书，以供朝臣议决。王稽请求发兵的缘由是：韩陉夹于河东郡与河内郡之间，非但使秦国两郡不能通畅相连有碍商旅，且每遇春荒穷困，庶民必逃荒进入秦国河东郡与河内郡，韩国事实上已经无力治理陉地，秦国吊民伐罪，当收陉地入秦。上书分完，前军大将蒙骜立即请命攻陉。秦昭王分别征询计议，大臣们都赞同攻陉，却都纷纷主张上将军白起统兵。独范雎说上将军沉疴在身，攻陉小战蒙骜足矣。秦昭王立即下书：前将军蒙骜率兵五万，择日发兵攻陉。

出兵五万之战，在战国之世几乎是天天都有，各国隐藏在秦国的秘密斥候谁也没有在意，自然不会有回报本国的兴趣。于是，蒙骜的

五万步骑大张旗鼓地开出了函谷关，半个月后便拿下了陉地三城两百里，使整个大河北岸的河东郡与河内郡连成了一片。此时韩国已是大衰。志大才疏的韩釐王已经死了，继位的韩桓惠王是个颟顸贵公子，接到陉地丢失的军报，竟如释重负地叹息了一声："不毛之地也，秦人何贪得无厌乎！"对几个大臣一说，也都是束手无策，不约而同地将虎狼秦国大骂一通了事。

谁知事情还没有完。蒙骜夺陉之后，五万步骑突然变成了十万大军，渡过大河来攻打汜水之地。这汜水源于韩国西部之巩城(注)山地，北流入河，南北全长不过一二百里，是一处关津要害之地。北边入河处，是赫赫大名的虎牢要塞（也称汜水关）；东面是郑国西北部要塞荥阳，距韩国都城新郑不到百里；西面一百余里，便是洛阳。最根本处，在于这汜水是韩国与周室王畿的分界地，对周对韩均是要害。周室奄奄衰微，韩国强弩之末，谁也无力吞噬对方，便依着这汜水相安无事，若陡然插进秦国一口利刃，韩周两方顿时大险。

韩国慌了，周王室也慌了，一边向列国告急求援，一边仓促整顿军马准备应战。偏在此时，秦国丞相张禄却派来了河东守王稽做特使，向韩周两方申明：秦国无意全部占领汜水流域，只求将与河东郡、河内郡遥遥相对的大河南岸的河段划归秦国做渡口，秦国可便立即退兵。战国之世，列国相互封堵，对关隘要津的争夺原是寻常。地势不利之强国威逼占据要津之弱国割让关津者，更是屡见不鲜。秦国特使一申明秦军意图，各国斥候立即飞马回报本国。赵齐魏楚四大国一听不是灭国之战，立即松缓下来，嘈嘈发兵救援的声浪也顿时平息了。如此一来，周王室顿时松了一口气。洛阳王畿濒临大河的土地本来就荒无人烟，没有国人居住，几处要塞也无兵可守形同虚设，割给秦国何妨？与王稽会商的特使立即回报周赧王，这位老天子只是一句回话："只要秦不灭周，特使但全权行事。"于是周室特使立即与秦军达成盟约，割让了洛阳王畿的河外渡口，不再跟着韩国四处奔波求援了。

韩国一见四大战国退缩，周王室割地脱身，顿时没了主张。与秦国开战吧，分明是实力悬殊，割让汜水北段吧，又实在心疼。大河北岸的秦国河内郡正与大河南岸的韩国遥遥相对，东西横宽三百余里，纵然只割得南岸河滩的二十余里之地，东西也是茫茫一大片。更有甚者，大河南岸渡口一旦归秦，非但韩国与赵国间的渡河大道被截断，而且还将留在大河北岸唯一的飞地要塞——野王，孤零零地留在了秦国河内郡的汪洋大海之中；虽则秦国申明野王仍然是韩国城堡土地，可一块无法控制的飞地还不等于白送了秦国?

韩国迟疑不决，秦国竟不着急，蒙骜大军只虎视眈眈地压在大河南岸也不出战。魏国如芒刺在背，派出上大夫须贾做特使前来调停。王稽立即飞报范雎，范雎秘密回书做了一番部署。次日，王稽盛宴款待须贾，申明丞相张禄之意：秦国唯求河外渡口不被韩国封堵而已，绝无灭韩之心；然则，若韩国拒绝割让，则秦军便要与韩国大臣结盟，共同拥立愿意割让渡口的新韩王。这一着使须贾大为惊讶——韩桓惠王唯魏国马首是瞻，有他在，魏国便无韩国隐患，在三晋中也才与赵国有说话分量，若秦国助力韩国贵胄元老拥立亲秦之新韩王，对魏国岂非城门之火？须贾连忙飞书回报丞相魏齐，三日之后魏齐紧急回书，命须贾力说韩王退让。

须贾领命，星夜奔赴新郑晋见韩王。将大势与来意一说，韩桓惠王顿时惊愕得说不出话来了。韩国本来有一班老贵胄盘踞封地，指斥韩桓惠王无能，不臣之心昭然若揭，若非王族掌军，只怕是韩桓惠王早已不在王位了；若得秦国助力，老韩世族势必弑君另立，甚或秦军只要驻扎不动，只是授意，韩国也要大乱了……念及危局在即，韩桓惠王不再犹豫，立即派出密使与须贾赶赴秦军大营，第二日便订立了割让河外渡口之盟。

秋天到来时，函谷关外直到白马津的六百余里河外渡口，全部成了秦国土地，所有的要津渡口都驻扎了秦军大营。说是渡口，实际上

是南北宽二十余里、东西长六百余里的大河南岸原属周韩两国的所有关隘要津。以攻韩陉为由公然出兵，最终兵不血刃地占领了大河中原段的全部要隘渡口，且不为山东六国警觉，实在是远交近攻的一次大胜利。至此，范雎在秦国威望大增，在山东六国心目中成了威势赫赫的强秦权相。

五　借得恩仇大周旋

秋风寒凉的时分，魏国特使须贾到了咸阳。

一进驿馆安置妥当，须贾立即拜会丞相张禄，三日连续去了六次，都吃了闭门羹。巍峨门楼下的护卫千长每次都只冷冰冰一句，不是丞相进宫，便是丞相刚刚歇息。无论须贾如何拿出金币钱袋对千长笑脸周旋，千长都黑着脸不理不睬。过了六天还见不上丞相，须贾着急了。自从出使齐国“成功结盟”之后，须贾才具大得丞相魏齐赏识。这次成功调停秦韩战事后，须贾已经在魏国朝野享有“邦交大才”的美誉，成了执掌魏国邦交的实职上大夫，只须再有一次邦交功勋，眼见可成封君领地的重臣了。须贾春风得意，自请出使秦国，重结秦魏之盟。秦国在六百里河外驻军后，魏安釐王与丞相魏齐顿时如芒刺在背，对前年轻率参与赵国发动的合纵抗秦大是懊悔，若能与秦国再度修好，自是求之不得。须贾请命，魏齐立即大加褒奖。安釐王立即下书：须贾为王命全权特使，赐千金入秦修好。离开大梁那日，魏安釐王亲率百官到郊亭壮行，须贾风光得王侯一般，当场一番慷慨道：“臣与秦相张禄有厚交，若不能立得盟约，甘愿受罚！”安釐王也是当场慨然许诺：“上大夫若立得秦魏盟约归来，万户之封也！”须贾看得清楚，一班与他资望相当的大夫们看得眼睛都直了。

连日奔忙无果，须贾对当日大言深为懊悔了。

原本听得传闻，秦国特使王稽与秦相张禄交谊甚深，自己曾与王稽在河外周旋得几日，襄助秦国拿下了韩国河外渡口，到了秦国，王

稽能不大行方便？有此因由，须贾才公然大言自己与秦相张禄交厚，原不过是想借重秦国威势为自己早日封君开道而已，何曾想到今日尴尬？入秦路过河东郡，须贾送了王稽三百金，力邀王稽与他同行咸阳。可王稽坚决推辞，说秦国法度严明，郡守不奉王命便是擅离职守，若获重罪岂非事与愿违？须贾无奈，只好自己硬着头皮进了咸阳。眼见旬日之期，使节回报斡旋进展的第一道关口临近，自己却连丞相府还没进，更不要说晋见秦王了。秦国邦交法度：使节入秦，先见隶属丞相府的邦交官员“行人”，行人禀报开府丞相，而后排定使节行止日期。如今须贾非但进不得丞相府，连行人也不来驿馆交接，竟成了个无人理睬的孤居客一般，须贾如何不大为烦恼？重金疏通吧，三百金丢给了王稽，剩余大宗是要献给秦相张禄的，又不能动。无奈之下，须贾鼓起勇气腆着沉甸甸的大肚皮，到咸阳的魏国商社走了一趟，压着商社捐了六百“义金”。然则，有了钱却送不出去，秦国吏员没有一个人敢收他那精美的棕色牛皮金币袋，两三日奔忙，一个金币也出不得手。

须贾当真是无计可施了，只有窝在驿馆苦思退路。一时想起当年那个范雎，几句话便能使齐国君臣肃然起敬，须贾不禁长吁一声，若是范雎不死，何有今日之难也?

“禀报上大夫：一落魄士子自称故交，在厅外求见。”

须贾骤然一怔，故交？此地何来故交？想想左右无事，一挥手道：“领他进来。”

随行文吏快步走了出去。片刻之间，一个布衣单薄神色落寞的中年士子走进了宽敞的正厅，一句话不说，只默默地盯着须贾上下打量。骤然之间一个激灵，须贾不禁脸色青白连连后退：“你你你？是人是鬼？范雎！你没死么？”一个踉跄跌倒在座案旁喘息不止。

士子淡然一笑：“死里逃生，苟且求存，上大夫何须恐慌也？”

一阵愣怔，须贾心中突然一亮，扶着座案站了起来：“范叔！来，入座了。”转身高声吩咐，“来人，上茶，一席酒饭。”

驿馆之中原是方便，两盏热茶未罢，一席酒菜抬了进来。须贾捧着茶盅呵呵笑道：“范叔啊，趁热快吃，不要饿着，吃了身子热和也！”士子一笑：“上大夫不弃范雎寒素落魄，也算有进，我便消受了。”说罢径自举爵一饮而尽，淡淡漠漠地吃了起来。须贾只捧着茶盅细细端详——面前这个布衣士子，除了短短上翘的胡须与略微胖起来的身板，显然便是当年的范雎。衣食有着而神色落寞，显然是范雎逃入秦国后在市井谋生，依范雎之能，落魄市井岂能不落寞如斯?

士子一时吃罢，须贾悲天悯人地一笑：“范叔啊，十月之交，衣衫如此单薄，如何耐得秦国寒风？”转身一声，“来人，拿件丝棉长袍来。”须臾之间，一个随行出使的侍女捧来了一件红色丝绸面的大梁上好棉袍。须贾笑着下令：“替范叔穿上。”侍女一怔，皱着眉头扇了扇鼻端，不情愿地为范雎披上了棉袍。

须贾哈哈大笑：“如何啊范叔，这可是魏锦丝绵袍，当得十金也！”

“如此谢过了。”士子依旧淡淡一笑，“来时见上大夫郁郁寡欢，莫非使秦不顺么？”

“小事一桩。”须贾呵呵一笑皱起了粗大的眉头，“只是这丞相张禄难见得很，比当年田单还难侍候。范叔，你说老夫急也不急？”

士子微笑沉吟道：“我倒是与丞相府护军千长有交，只是……”

“好也！”须贾立即拍案笑道，“范叔，你还是做老夫随员，月俸十金。助我修好秦国，便是大功一件，老夫保你做个少庶子(注) 如何？”

“也好。”士子笑着起身，“敢请上大夫随我去丞相府。”

须贾高兴得大笑起来：“范叔可人也。来人！备车！丞相府！”一声比一声高。

轺车片刻备好，士子一拱手道：“在下道熟，驾车如何？”须贾正在兴致勃勃，立即吩咐驭手改做骑士随车护卫，自己笑呵呵登上了轺车。及至士子驾车出了驿馆上了长街，便见一队巡街官兵夹道拱手，并挥手喝令行人闪避。须贾大是快意，寻思这范雎是个强主命，但做随员，主官便顺当，今日一驾车，秦人便大敬魏使，当真匪夷所思也。

轺车驶到相府门前，没有进车马场停车，而是径直驶到了城堡般的巍峨门楼前，护卫军士无一人前来呵斥阻拦。须贾正在一头冷汗，士子回头笑道：“上大夫下车稍等，我进去找人。”说罢下车飘然进了丞相府，两排长矛甲士戳得竹竿一般笔直，竟没有一个人查问。须贾不禁大是惊讶，范雎纵然识得千长，却如何竟有这般面子招摇进入丞相府而不受任何盘查？疑惑归疑惑，须贾还是按照吩咐下了轺车，在门前徘徊等待。过得一时暮色降临，车马场轺车辚辚，冠带大臣络绎不绝地进了丞相府，从随风飘来的只言片语中，听得是丞相宴请百官。须贾不禁大是振奋，今日若能得入秦相盛宴，回到大梁岂非大大一番荣耀？

谁知在风中等候了半个时辰，还是不见范雎出来，须贾有些不耐了。轻步走到门厅外一个游动的带剑头目旁，须贾谦恭拱手道：“敢请将军，能否将方才进去之人，他叫范雎，给我找出来？老夫先行谢过。”将一个金币袋子塞了过去。

“范雎？何人？”带剑头目黑着脸推开了锵锵作响的皮袋，只硬邦邦一句。

“方才为我驾车者，进去找千长了，他是老夫随员。”

“大胆！”头目一声呵斥，“那是大秦丞相张禄！知道么？”

“如何如何？你，你再说一遍！”

“那是大秦国丞相！有眼无珠！”头目鄙夷地骂了一句。

骤然之间，须贾只觉得浑身一阵冰凉，软软地倒在了大青砖地上。正在此时，门厅下走出一个文吏高声宣呼：“魏使须贾进见——”抖作一团的须贾已经是恐惧已极，情不自禁地长跪在地惶急地向着灯火通明的丞相府叩头不止。带剑头目走过来猛然一声大喝：“爬进去！快！”须贾哭号一声：“丞相，须贾请罪了！”边嚎哭边求饶，一条狗般匍匐爬行进了丞相府门厅。

在带剑甲士的呼喝中，须贾一路爬过三进院落，膝头已经渗出了丝丝鲜血，犹自惊恐地爬着叫着。爬到第四进正厅，厅中灯烛煌煌觥筹交错，居中高坐的玉冠华服者分明正是范雎。哭叫着的须贾一爬进大厅，厅中便是一阵哄然大笑。范雎叩了叩座案，厅中立即肃静下来。范雎悠然笑道：“何物入厅？报上名来。”

“小臣，狗……上大夫须贾，原是丞相魏齐官狗。”须贾带着哭声吭哧着，变调的语音与怪诞的贱称，顿使全场又一次哄然大笑。

“上大夫也？狗也？究是何物也？”范雎微笑的嘴角抽搐着。

须贾狗状抬头：“狗！狗臣请罪……”

“请罪？狗有何罪也？”

“须贾狗有汤镬之罪(注)，请流胡地与畜生为伍，任丞相生死！”

范雎笑道：“如此刑罚，尔究竟几罪？”

“拔须贾之狗发，不足以计狗罪！”

看着想笑不敢笑的官员们，范雎骤然正色道：“须贾，你有三大罪：疑忠忌才，撺掇魏齐陷害于我，罪之一也！魏齐酷刑加我，辱我于茅厕，你非但不止，且为帮凶，罪二也！你鼓人入厕，尿溺我身，令人发指，罪三也！你今何说？”

须贾瑟瑟发抖，上牙打着下牙，一句话也说不出来。

范雎沉重地叹息一声：“你须贾非但忌才贪功，且毫无大臣风骨，屡辱邦国使命。今日之事，你若能硬骨铮铮，堂堂正正为魏国斡旋，范雎尚可不计前仇，国事公办。谁料你贪生怕死，自取其辱到如此卑贱地步，当真令范雎汗颜！国有如此卑鄙无耻之徒当道，安得不灭不亡也！”

不管秦国官员们如何感喟，须贾只自顾叩头，长跪伏地狗一般抬头哭喊：“小臣狗唯求不死而已！而已！”

范雎鄙夷地一笑：“念你一饭一袍，我今免你一死也。”

须贾顿时绽开了卑贱的笑脸：“小臣狗，谢丞相再生之恩。”

范雎大皱眉头，突然厉声道：“尔既自认狗臣，应有一罚。”

“认罚，小狗臣认罚。”须贾自甘赎罪般高声应答。范雎转身对一个侍立仆人吩咐几句，转身又道：“好，我回你一食。”

过得片时，一侍女手捧黑托盘走进厅中，将一只粗大陶碗置于须贾头前地面。须贾一看，竟是一大碗碎草黑豆狗食马料。正自惊怔莫名，两名脸上烙印的鲸刑官奴走了过来，两边夹持住须贾，猛力将他的头脸摁进了大陶碗。

众官大笑：“咥！快咥也！”

须贾连哭喊也没了声音，只呜咽哼唧着费力地吞着草料，两颊沾满了草屑豆渣，却又被强壮的官奴威逼着不得不伸出舌头舔干净了草屑豆渣。在满堂哄笑中，须贾麻木地吃着，终于舔干净了粗大的陶碗，喉头呼噜一声，趴在了地上。

“须贾狗臣听着！”范雎冷冷地盯着直翻白眼的须贾，“秦国可以与魏国结盟修好，只是魏王须得立即将魏齐狗头献来。否则，大秦便与赵国结盟，两分魏国。”

“丞相，当真？”须贾陡然沙哑地笑了起来，“交出魏齐，秦魏修好？”

范雎冷笑道：“你不信？”

“信信信！”

须贾连连点头，“小狗臣也恨这只老狗，定要魏王交来老狗之头！”

范雎大袖一挥径自去了。大厅中一片哄笑，仆役卫士们一齐围住了须贾喊道：“小狗臣，爬出去！快！”须贾高兴得哈哈大笑，丝毫也不觉得难为情地飞快爬了出去。

回到驿馆，须贾立即下令随员整顿车马，连夜出咸阳东去了。

一路上，须贾高兴得飘起来一般。官场数十年，唯有两个人使他又恨又怕，一个是当年自己的门客舍人范雎，一个是丞相魏齐。范雎之才如同身边一支明亮的灯烛，处处照得他猥琐卑俗，须贾既用他又整他。原以为范雎生生教魏齐给打死了，谁想这范雎竟死里逃生成了秦国丞相。爬进相府那一刻，须贾当真以为自己死定了。不想范雎只轻轻惩罚自己吃了一碗草料便放过了自己，看来纵是结仇，也当与此等君子结仇了。你看范雎，要复仇还一条条数人罪状，眼见自己吃完

了草料，脸上颜色都变了回头便走。假若是魏齐抑或老夫须贾，一定是脸不变色心不跳，如法炮制教他喝尿吃屎，玩弄够了再用细细的竹鞭文火慢炖地抽死他。看来啊，此等君子连复仇都脸红，这君子名士有个甚做头了？说是羞辱仇人，却又给仇人撂下了一个天大的恩情——迫使魏国交出魏齐。

虽说魏齐擢升了自己，但目下却已经成了自己的绊脚石拦路虎，只有拿下这个老匹夫，自己才能做封君丞相。无奈这老匹夫凌厉霸道且整人最狠，若害他不成，定是灭族之祸。不想正在自己整日算计之时，却出来范雎这一着，岂非天遂人愿也，如何不令须贾要从心底里大笑出来？世人原是一团糨糊，苛责君子而宽待小人。譬如这范雎，虽则只是对自己羞辱了一番，却必定在一班文士眼里，在史家笔下，要变成睚眦必报的刻薄人物了。又譬如老夫，纵然放过魏齐，做个君子又能如何？还不是被那些迂腐书生们横竖挑剔？何苦来哉！强如发狠整人痛快了？如今范雎放过了自己，天下便再也没有人能奈何自己了，若自己再亲自将魏齐人头送往秦国，秦王范雎对自己必是器重有加，岂非连魏王也要畏惧自己三分了？到那时，嘿嘿……须贾越想越是醉心，一路只催随员们快马兼程赶路。

回到大梁，须贾没有依照惯例先见魏齐，而是破例地立即秘密晋见魏安釐王。须贾如此这般一说，安釐王大皱眉头。魏齐是安釐王叔父，虽则霸道武断且常有僭越之举，使安釐王很是不快。然而，魏齐毕竟又是撑持魏国的一根大柱，若将魏齐杀了，谁来撑持魏国？见魏王犹豫，须贾也不敢弄险进言，思忖一番告辞出宫，接着又去了丞相府。

魏齐正在与几个心腹夜饮谈笑，听说须贾到来，散了酒宴立即在书房与须贾密谈。须贾说，自己车马刚进大梁，便被魏王密使在丞相府街口截进了王宫。魏齐惊问缘故。须贾神秘兮兮地诉说了自己在秦国如何费力周旋，方才与秦王和张禄达成盟约的经过，末了恍然醒悟

般突然问，丞相可知，当今秦国丞相是何人？魏齐有些不悦，秦相张禄威压天下，何须明知故问？须贾压低声音变色道，不，是当年那个范雎！丞相可曾记得？魏齐脸色顿时发白。须贾更是绘声绘色地将自己在秦王宫如何见到范雎，范雎如何咬牙切齿提出要魏国交出魏齐的“故事”说了一遍，末了抹着眼泪长叹一声，秦王倚重范雎，便将在下做了个传信使者放了回来，要在下明告魏王：只有送上丞相人头，便可秦魏修好，否则与赵国结盟瓜分魏国。魏齐听得惊心动魄，连忙问魏王何意？可有口风？须贾沮丧摇头道，魏王只说可惜王叔也！在下不知何意？魏齐顿时脸色大变，在书房焦躁转悠半日终是笑道，老夫平安无事，你去。须贾连番哽咽，说了一阵上天庇护丞相保重的话，方才依依不舍地告辞去了。

次日清晨，大梁传出了一个惊人消息：丞相连夜逃出大梁，不知去向！

须贾实在是憋不住满心欢畅，跑进后园哈哈大笑手舞足蹈了足足半个时辰，又抹着眼泪进了王宫，痛不欲生地向魏安釐王禀报了丞相逃亡消息。魏安釐王顿时痴傻一般愣怔了好大一阵，末了问须贾，上大夫以为该当如何处置？须贾伏地大哭道，目下急务，当立即派一与秦友善之大臣入主丞相府周旋，否则魏国危矣！魏安釐王恍然大悟，当即下书命须贾暂署丞相府处置急务，应对秦国。须贾泪如泉涌，明誓一通，精神抖擞地入主了威势赫赫的丞相府。

旬日之后，秘密斥候急报大梁：丞相魏齐逃亡邯郸，住在平原君赵胜府邸。

代丞相须贾思忖一阵，立即派出快马特使飞报咸阳丞相府：魏齐得赵国平原君庇护，魏国无奈赵国，唯秦王丞相马首是瞻耳！没有几日，秦国特使随同魏使来到大梁，转达秦王口书：魏齐既已出逃，秦国不再追究魏国君臣；然则魏国须得承诺两事，方可与秦国结盟：其一，魏国不得再接纳魏齐；其二，魏国与赵国须得断绝邦交。魏安釐

王召来须贾商议，须贾一力主张秦魏结盟。魏安釐王也是百思无计，不能摆脱秦国近在咫尺的军威，只好与秦国特使订立了秦魏修好盟约。

至此，赵国与一个渊源最为久远的传统盟邦分道扬镳了。

特使回到咸阳，秦昭王立即与范雎密商下一步对策。范雎说，平原君是赵国三朝支柱，根基比廉颇蔺相如一班重臣更为坚实，只要将平原君威望势力削弱，赵国大有可图。秦昭王颇有疑虑，怕反而会激起赵国上下同心仇秦。范雎摇头一笑，向秦昭王说了一个故事：当年的郑国人，将没有雕琢的玉叫做“璞”。周人将没有晾干的鼠肉，也叫做“朴”。有个周人揣着未干鼠肉路过郑人店铺，喊道：“谁人买朴？”郑人从店中走出道：“我想买，只看你璞如何？”周人道：“我朴上好，名副其实。”掏出了布袋里的朴。郑人一看是老鼠肉，扭头走了。秦昭王笑道，朴璞混淆，与平原君之事何干？范雎笑道，平原君自以为名动天下，妄自尊大，将赵武灵王灵位迁出太庙，贬黜到沙丘宫祭奠。武灵王赵雍乃绝世雄豪，赵人对平原君已经大有怨声了。只不过天下君王不明真相，还将平原君当做大贤栋梁敬重罢了。若君王有郑国商人之明，试“朴”便知非“璞”，何疑之有也？

秦昭王大笑，立即派出特使向赵国送去一信，邀平原君入秦做十日之饮。

这时的赵国，在位二十三年的惠文王赵何已经死了，太子赵丹即位堪堪年余，这便是赵孝成王。赵丹虽不若其父有主见，聪敏睿智却是过之，眼见自己年轻不能震慑一班元老，便将大政交付了叔父平原君。其时恰有楚国名士虞子入赵，草鞋竹笠晋见赵丹，一番说辞大是不俗，力主赵国结盟三晋修好楚齐燕，以孤立秦国。赵丹大为欣赏，当即赐虞子黄金百镒、白璧一双。次日赵丹与平原君密商，再次接见虞子，立封虞子为上卿，与蔺相如同领相权，位在蔺相如之上。从

此，这虞子被赵人呼为虞卿，与平原君一起成为赵丹的两大支撑。蔺相如与老将廉颇的权力，渐渐小了。

秦昭王特使一到邯郸，赵国君臣犯难了。

平原君之妻乃魏国公主、信陵君妹妹，原是赵国维系魏国的要害人物。魏齐正是魏国王族大臣中力主与赵国共进退的强权大臣。如今魏齐为秦国所威逼，逃到唯一能抗衡秦国且与自己有深厚渊源的赵国，平原君如何能不接纳？若交出魏齐，眼见魏国飘向秦国，分明对赵国有重大危害；若保得魏齐平安，再寻机在魏国拥立新王，而后护送魏齐重回大梁执政，魏赵便还是三晋老盟。如此利害权衡，赵国自是不情愿平原君赴秦王之邀。然则如此一来，秦赵两国则会立即对峙起来，发生大战也未尝可知。赵国新君即位不到两年，朝野大局尚多有错综阻隔，骤然开战分明对赵国不利。如此权衡，则不能与秦国硬对硬僵持。更有为难处在于：秦国此举并非对赵国叫阵，而只是为丞相复仇；战国之世恩怨分明，名士复仇屡见不鲜，以魏齐当年对范雎之残忍凌辱，便是范雎亲率大军追杀魏齐，天下公议尚不足为奇，况乎与赵国商议交人？若平原君不赴约，显然拒绝秦国会商交人，赵国分明失礼，届时秦国大军压境要胁迫赵国交人，列国无由为赵国说话，赵国又能如何？

蔺相如慷慨陈词，当先一句道：“邦交无定势，唯利害耳。赵国断不能将邦国命运，捆在赵魏结盟之战车上。”接着历数魏国之反复无常，末了力主将魏齐解送回魏国，将这个火炭团回给魏国，教魏国自己与秦国了账；赵国要强大，除了维持与秦国不发生大战，当不理睬列国龃龉，全力推行第二次变法。

谁知虞卿大不赞同。虞卿当年流走列国，魏安釐王嫌弃虞卿寒酸破相而不用。魏齐却赏识虞卿才具，盛宴款待，力劝虞卿留在丞相府做首席主书襄助自己执政。虞卿虽辞谢而去，却从此自认魏齐对自己有知遇之恩，不济处也常到大梁魏齐府公然讨金，每次都是养息数月

携带百金而去。今日魏齐逃赵，虞卿如何能赞同蔺相如将魏齐解送魏国？虞卿虽则不说国家利害，却将恩义必报的一番操守说得惊心动魄：“人言范睢一饭必偿，睚眦必报。今追魏齐，足见其恩怨分明也！秦为虎狼之国，君相犹能如此，何独我大赵无情无义也？魏齐友赵二十余年，一朝危难入赵，赵国不思保全，反屈从于虎狼之危而落井下石，有何面目以大邦立于天下！”

反复争辩，莫衷一是，赵丹要平原君决断。反复思忖，平原君终是主张保全魏齐，决意应秦王之约赴咸阳周旋。

这年三月，平原君带着一百名武士门客与一千铁骑进入咸阳，受到了秦国君臣的盛大欢迎。所有铺排礼仪过后，秦昭王在咸阳宫偏殿与平原君小宴盘桓。饮得几爵，秦昭王笑道：“素闻平原君高义，本王敢有一请，不知君有否担待？”平原君心下一沉拱手笑道：“秦王吩咐，赵胜自是量力而为也。”秦昭王道：“齐桓公得管仲为仲父，嬴稷得范睢亦若王叔也。今范君之夙仇魏齐在君之家，请足下派使归赵，取魏齐人头交来咸阳如何？”平原君笑道：“若不能为，秦王如何？”秦昭王笑道：“不消说得，只有请平原君长住秦国了。”平原君正色道：“贵而交友，为贱而不相忘也。富而交友，为贫而相周济也。魏齐乃赵胜之友也，危难来投，纵在我府亦不能交出，况目下已经不在我府也。”秦昭王拍案大笑：“呀！今日方晓魏齐不在平原君府也。如此自是好说，君且在咸阳盘桓几日，我自设法取魏齐人头，与君一睹也。”

当夜，秦昭王派出快马特使飞赴邯郸，呈给赵丹一封国书，声言赵国若不交出魏齐人头，非但要发兵攻赵，且要长期拘押平原君。赵丹一看秦昭王如此杀气腾腾，顿时大惊失色，平原君若不在，秦国攻赵如何支撑？一时不及细想，立即下令出动王宫禁军包围平原君府搜捕魏齐。偏是平原君走时有秘密叮嘱，总管家老闻得王宫发兵消息，立即从密道放走了魏齐。魏齐孤身逃出平原君府，连夜来到虞卿府躲

避。虞卿思忖赵国朝局，知道此时已经无法说动赵王，匆忙封了相印遣散了仆役，只带着六名心腹武士，五更时分竟与魏齐在大雾弥漫中逃出了邯郸。出得邯郸四野茫茫，哪一国都不敢去，计议半日，最终还是乔装成商旅潜进了大梁。虞卿本是楚人，提出设法拜会信陵君，以平原君名义请信陵君致书楚国春申君，但有春申君庇护，便可在楚国高山大水中逍遥隐居了。魏齐立即赞同，虞卿当即秘密来到信陵君府请见。

此时的信陵君因与魏齐政见不合，早已经成了深居简出的高爵闲臣，骤闻虞卿来见，竟一时想不起虞卿何许人也，吩咐不见。时有魏国老名士侯嬴在侧，将虞卿其人其事大大赞颂了一番，末了嘲讽一句："人固不易知，知人亦未易也！"信陵君深为惭愧，立即追出府门，却已经不见了虞卿。次日出城寻觅，斥候报说魏齐已经羞愤自杀，虞卿逃遁不知去向了。恰在此时，赵国特使赶到了大梁，立即割下了魏齐人头，径直飞送咸阳。

秦昭王接到魏齐人头，亲自郊送平原君归赵。平原君满腹愤懑无处发作，只有怏怏去了。秦昭王亲自将魏齐人头送到范雎丞相府，大宴群臣庆贺。待群臣散去，秦昭王留下白起与范雎又秘密计议片时，白起连夜赶往蓝田大营去了。秦昭王见范雎似乎并无大快之意，笑问一句："范叔啊，还有甚心事未了？说出来。"

"臣大仇已报，唯余一恩未了。"范雎见问，不遮不掩。

"一恩？"秦昭王恍然笑了，"可是救你之人？"

"正是。"范雎一拱手道，"此人两次救臣，臣却无以为报。"

"此乃本王之过也！"秦昭王慨然拍案，"救得丞相，自是于国有功，何能不加封赏？范叔但说，此人何名？今在何地？"

“郑安平。在臣府做舍人。”

“应侯但说，此人从文从武？”

“郑安平原是武士，自然从武。”

“好！”秦昭王拍案，“本王定爵：郑安平晋军功五大夫爵！实职，着上将军白起安置，应侯以为如何？”

“范雎谢过我王！”追杀魏齐之时，范雎已在天下恢复了真名实姓，此时大是快意。秦昭王笑道：“范叔，今日快意之时，能否说说这郑安平当初是如何救你了？”

“当年之危，一言难尽也！”范雎一声感喟，不禁泪水盈眶，断断续续对秦昭王诉说了当年那段逃生经历——

郑安平将满身鲜血臭尿的范雎用草席一卷，扛着走了。郑安平的家在大梁国人区的一条小巷深处，是一座破旧空阔的院落，房倒屋塌荒草丛生，唯有祖上留下的一座破旧木楼尚值得几个钱，除此一无长物。郑安平一进破院子立即随手关了大门，借着月光将血尿尸身扛进小木楼底层，轻轻平放在唯一的一张木榻上，开始了紧张的忙碌：在屋角吊起陶罐，在院中拣来一堆干树枝生火煮水，又将一把锋利的短弯刀塞进沸腾的陶罐里，接着又从屋角一个砖洞中摸出一包草药，在一只小陶碗中捣成糊状，又从靠墙处搜寻出两块近二尺长的白木板拿到范雎床前。

虽则一切就绪，看着血糊糊的范雎，郑安平还是惶恐得不禁拱手向天祷告一番，才开始咬着牙脱去了范雎的血尿衣衫，用弯刀刮掉浑身三十多处伤口的淤血，一一敷上草药汁。伤口处置完毕，郑安平将两块木板夹于范雎两肋，用一幅白布从床下绕身而过，将范雎整个身子捆包固定在榻上，又抱来仅有的一床旧棉被盖住了范雎。一切做

完，郑安平又赶紧用陶罐炖羊肉汤，炖得一个时辰，撬开范雎牙关，硬给他灌了一大碗肉汤……

三日之后，范雎终于醒了。一番感喟答谢，一番散漫对答，范雎才知道郑安平祖上曾是药农游医，自己在军中也偶然为弟兄们治些急伤，治他这等骇人重伤，实在是误打误撞。由于父母早亡家道穷困，郑安平至今仍是孤身一人。

后来，郑安平在丞相府听到秦国特使来了，找驿馆武士帮忙，在不当值时悄悄驾着一条独木舟等住了王稽，才有了后来诸般事情。范雎入秦后，郑安平在丞相府听说秦国有了一个新大臣叫张禄，便以寻祖陵迁葬父母为名，辗转到秦国寻觅，恰遇刺客，又救了范雎一次……

“天意也！”秦昭王不禁慨然一叹，“郑安平若再有功勋，便做大秦封君也是当得。本王何吝赏赐？”

范雎一番拜谢，次日与郑安平一起到了蓝田大营。白起正在中军幕府与几员大将密商大计，闻得应侯到来，立即亲自出迎。及至范雎将来意一说，白起将郑安平一番打量便道：“按照法度，五大夫爵可为十万军之将。然则，郑安平尚未有领军阅历，可先在前军蒙骜将军帐下做司马，而后凭才具战功授职，应侯以为如何？”范雎原是以为秦王有书，白起自当立即任命郑安平为一军之将，不想白起如此处置，却也无话可说，拱手笑道：“武安君言之有理，便先做司马了。”见郑安平大皱眉头，白起破例笑道：“五大夫毋忧。秦军历来不窝军功。大战在即，你但立功，我立即授你将军实职。”

“谢过武安君！”得素来不苟言笑的赫赫武安君安抚，郑安平顿时精神大振。

范雎的一丝不快也烟消云散，进得幕府与白起秘密计议半日，暮色时分欲回咸阳。正在白起送出营门之时，一骑斥候快马飞到，禀报了一个紧急消息：韩国上党郡守冯亭，正在密谋带上党之地归赵。

范雎、白起大为惊讶，低声商议几句，立即一同起程，连夜赶回了咸阳。

---

1. 纲寿，战国中期齐国西部靠近宋国之地域，具体位置无考。
2. 内史，秦国掌管京师咸阳并监察地方官的大臣。
3. 应地，春秋古诸侯国，战国中期为韩地，今河南省鲁山县东。
4. 上计，战国末期开始的考核官员政绩的制度：岁末由郡县守令将赋税、户口、垦田、钱谷收支等事项增减数目写于木券，呈送京城接受稽核。三年不上计，即三年不受考核。
5. 陉地，战国中期韩地，汾水支流浍水下游地带，故城在今山西省曲沃县西北。
6. 巩城，战国韩地，秦统一后设县，今河南巩县。
7. 少庶子，战国时魏国重臣府邸掌管文书的吏员，商鞅曾经做过丞相公叔痤的中庶子。
8. 汤镬之罪，意即罪当水煮油煎。镬，无足之鼎，几类后世大铁锅。

第十四章　对峙上党

一　天险上党地

秦赵对抗，上党具有非同寻常的地位。

先得说说地缘大势。若以两国腹地本土论，秦赵之间堪称天险重重距离遥远。函谷关东出，中间隔着周室洛阳王畿、韩国、魏国的数千里河山。从秦国的河西高原东出，且不说河西高原本身之险峻，从九原云中大草原汹涌南下的大河更是难以逾越的第一天险。过了大河，又一天险吕梁山。吕梁山东北至西南走向，东北接楼烦的管涔山，西南至大河禹门口接龙门山，依河逶迤近千里，连绵群峰高耸，仿佛是上天为大河刻意筑起的一道接天大堤。过了吕梁山是丰饶的汾水河谷平原。河谷平原的北部是赵国秦国拉锯的晋阳，中部南部是魏韩两国的河东、河内之地。越过河谷平原，则是又一道南北绵延千里的天险——太行山。

太行之名，古已有之。《山海经·北次三经》云："北次三经之首，曰太行之山。其首曰归山。"后世《博物志·山》云："按太行山而北去，不知山所限极处，亦如东海不知所穷尽也。"在古人口中，这太行山又叫五行山、王母山、女娲山，历来大大有名。这道大山与吕梁山一样，也是东北至西南走向，东北起于赵国代地的拒马河谷，西南至于魏国河内的大河北岸，也同样是绵延千里。

吕梁山与太行山夹峙的汾水河谷平原，还有太行山以东直抵大河入海处的千万里广袤土地，春秋时期都是天下第一大诸侯——晋国之领土。魏赵韩三家分晋，天下进入了战国。战国分野：太行山以东以

北为赵国，吕梁山南端（河东）、太行山中段及南端（河内）并大河南岸平原，为魏韩两国。也就是说，秦国要向东进入赵国，这太行山是最后一道天险。

太行山之为天险，在于它不仅仅是一道孤零零山脉。太古混沌之时，太行山南北连绵拔地崛起，轰隆隆顺势带起了一道东西横亘百余里的广袤山塬。于是，太行山就成了南北千里、东西百余里甚至数百里的一道苍莽高地。更有甚者，这道绵延千里的险峻山塬，仅有东西出口八个，均而论之，每百余里一个通道而已。所谓出口，便是东西横贯的峡谷，古人叫做“陉”。这八道出入口，便是赫赫大名的“太行八陉”。自南向北，这八陉分别是：

轵关陉。轵者，车轴之端也。轵关者，通道仅当一轵（车）之险关也。这个陉口位于河内太行山南端（今河南省济源县西北），是河内进入上党山地的第一通道，历来为兵家必争之地。魏国早年在轵陉口修筑了一座驻军城堡，叫做轵邑，专司防守这个重要通道。

太行陉。亦名太行关，位于河内太行山南麓之丹水出口，正对韩国野王要塞，是为韩国连接上党的唯一通道。

白陉。亦名孟门，位于河内太行山北折处（今河南省辉县西）。魏国早年在这里也同样修筑了防守城堡，叫做共邑。

滏口陉。因在太行山东麓滏水河口而得名，位于赵都邯郸西南的石鼓山（古称滏山），山岭高深，形势险峻，为赵国进入太行山以西之上党的最重要通道。井陉。亦名土门关，位于太行山东麓井陉山，为赵国西出汾水河谷的重要通道，更是秦国从晋阳一路进入赵国的重要通道。飞狐陉。亦名蜚狐陉，位于太行山东麓恒山之峡谷口。两崖峭立，一线微通，迤逦蜿蜒百有余里，是燕赵通胡之要道。蒲阴陉。亦名子庄关，位于太行山东麓之燕国易县西北，是燕国向西进入楼烦的唯一通道。后世称为金陂关、紫荆关。军都陉。亦名关沟，为太行

山最北之通道，位于燕国蓟城北部之军都山，是燕国北上胡地之通道。如此天险，秦国大军要越过太行山，却是谈何容易。这八条通道中，北边四条（井陉、飞狐陉、蒲阴陉、军都陉）秦国是无法利用的。因为秦国大军只有从河西高原渡过黄河、翻越吕梁山、穿过汾水河谷平原，才有利用北边两陉（井陉、飞狐陉）的可能。一则是这条路线在当时根本不可能行进大军；二则是纵然千方百计行军抵达，大军也没有可以展开的战场，不堪对方一军当关。这种情势，决定了秦国不可能从太行山北段进逼赵国。从秦赵抗衡的军争大势看，此时的秦国已经稳定占据了河东、河内两郡，北边的晋阳（今太原）也在与赵国拉锯之中。最可行的进逼赵国腹地的通道，是太行山南段的四条通道——轵关陉、太行陉、白陉、滏口陉。这四条通道，除了滏口陉在赵国腹地，其余三条恰恰都在目下秦国的河内郡。

然则，整个这四条通道却都要通过一片要害山地。这片山地便是上党。上党者，以其高“上堪与天党”之赞誉得名也，可见其巍巍乎高踞中原之威势。太行山巨浪排空般崛起时，连带掀起了一大片峥嵘高绝的山地，西面威逼汾水河谷，东面鸟瞰邯郸谷地，这便是横亘于两大谷地平原之间的上党高地。这片高地北起阏与，南至河内与太行山连为一体，南北长三百余里。西起少水，东至漳水与太行山浑然一体，东西宽二百余里。上党山地嵯峨，河流纷纭，峡谷交错，林木苍茫，除了四条陉口出入，整个上党仿佛一个浑然无孔混沌未开的太古封闭之地。在这四条陉口渐行交会的东部高地，恰有一座险峻关口当道，这是赫赫大名的壶关。此地两山夹峙，状如壶口，春秋晋国在这里设置城堡关口，得名壶关。有了壶关，你纵进入上党，也无法绕过它而进入赵国；当然，赵国从滏口陉进入上党，不越过壶关，也无法南下西出。

如此看去，上党山地便成了巍然矗立在太行山西麓的一道峻绝天险。赵国得上党，便是邯郸西部天然的战略屏障，可一举将秦国压制在河内。秦国若得上党，则可居高临下地逼近到邯郸百里之内，赵国

腹地大开，无险可守。虽然秦国也可从安阳北进赵国，然却必须渡过漳水之险方可北进，其威力远远不如夺取上党。

唯其如此，上党天险陡然大放异彩，成为秦赵两强的必争之地。然则，微妙之处在于：此时的上党天险既不在秦国手里，也不在赵国手里，却在韩国手里，是韩国北边一个郡。如此一来，争夺上党顿时成了天下最为瞩目的一件大事。

二　三晋合谋易上党

白起接到密报时，上党之变正在紧锣密鼓地行进之中。

还在秦国威慑周王室与韩国割让河外渡口之地时，韩国的一位大臣警觉了。这位大臣，是上党郡守冯亭。冯亭本是东胡名士，少年游学入中原，曾在燕国上将军乐毅灭齐时做过中军司马，后来乐毅遭罢黜，冯亭也愤而离燕南下。路过新郑，恰逢韩釐王求贤守上党，冯亭慨然应之，从此做了韩国的上党郡守。冯亭才兼文武，稳健清醒，硬是在韩国日见衰弱的情势下将上党治理得井井有条，防守得水泄不通，无论秦赵魏三国如何渗透，总是不能乱其阵脚。秦国夺取韩国河东、魏国河内两郡后，上党郡事实上成了漂浮在秦赵两国间的一座孤岛，与韩国本土连接的通道只剩下了一条路：南出太行陉，经野王要塞南下渡河进入韩国。纵是如此险峻，冯亭还是镇静如常，率领五万守军稳稳地驻扎在上党。倏忽十余年过去，冯亭非但成了韩国栋梁，而且成了秦赵魏三国时刻关注的抢眼人物。

然则，秦国兵不血刃地夺取东西数百里河外渡口后，冯亭骤然紧张了。

上党高地原本属于晋国，魏赵韩三家分晋时，阏与以东的上党高地分给了赵国，其余绝大部分上党高地全部归属韩国。于是，韩国有上党郡，赵国也有上党郡。同是上党郡，在两国的重要性却有着天壤

之别。赵国将上党看做抗秦战略屏障，看做邯郸西部一道不可逾越的天险长城。而上党对于韩国，却越来越成为沉重的飞地累赘。战国初期，上党尚是韩国北部抗击楼烦、东北抗击中山国与赵国的屏障。及至秦国东出，河东河内皆归秦国，上党便成了韩国在大河北岸的一块飞地。上党虽然是三晋兵家圣地，然而却是个民生穷困之地，若无源源不断的粮草辎重输送，五万大军是无论如何撑持不到半年的。秦国未夺河外渡口时，韩国尚可从大河水道北上野王输送粮草辎重。河外渡口之地归秦，水路立即断绝，再要北上野王，便要依商旅之道向秦国交付关税并经秦军查验货物方可通行。经年累月如此，日益穷困的韩国如何吃得消？若绕道赵国进入壶关，虽则不用关税，路途却是远了几倍，一路上人吃牛马吃，运到也所剩无几了。这便是军谚“千里不运粮”的道理，谁却支撑得起？如此一来，上党可能立即陷入饥荒。上党十七座关隘城邑，本来就存粮无几，若断绝输送，不出三个月便会崩溃。

春风料峭的三月，冯亭兼程南下，连夜渡河回到了新郑。

“公有谋划，本王听你便是。”韩桓惠王一见冯亭便知来意，愁苦地皱起了眉头。

“臣启我王。”冯亭毫不犹豫，“穷邦不居奇货。上党眼看不守，当适时出手。”

“出手？如何出手？”

“河外道绝，目下又正当春荒，三月之后上党军民必乱。若秦国奇兵突袭，乱军必不能应。上党若归秦，赵国岌岌可危矣！赵国若亡，韩魏必接踵而亡也。不若将上党归赵。赵思上党久矣，得之，必感韩国之情。秦亦欲得上党久矣，其时必力夺上党而攻赵国。赵与秦战，必亲韩，韩赵结盟则魏国必动心，韩赵魏三家同心，则可抗秦于不败之地也！”

“哎——”韩桓惠王长长地惊叹了一声，“好谋划！左右要丢，何如丢个响动，也教秦国难堪一番？你只说，如何铺排？”

冯亭如此这般说得一番，韩桓惠王立即拍案定夺，连夜开始了种种筹划预备。次日清晨，韩王特使立即秘密北上邯郸。与此同时，冯亭的请降密书也送到了行丞相事统领国政的平原君府邸。平原君一接到冯亭密书，顿觉此事非同小可，立即连夜进宫禀报。孝成王赵丹刚刚与韩国特使密谈完毕，要与平原君商议。两下一说，平原君觉察到了一丝异味：同是一事，韩国为何分做两路来说？莫非背后还有其他情由？思忖不透，平原君主张重臣会商，以免在此紧要关头出错。

次日清晨，赵国重臣济济一堂。孝成王赵丹开宗明义：“韩王特使昨日入赵，言韩国河外道绝，上党难守而欲交赵国；上党守冯亭亦致密书于平原君，欲带上党军民归降赵国。两路一事，我当如何处置？事关重大，诸位但尽其所言，毋得顾忌。”

话音落点，大臣们惊讶得相互观望起来，显然是在探询谁个与闻消息，却又都轻轻地相互摇头，显然是谁都觉得突兀。毕竟，上党之地是太显赫太重要了，韩国如何要拱手让给赵国？接纳不接纳？各自后果如何？因应对策又如何？如此环环相扣之连续谋划，骤然之间如何想得明白？一时之间，大臣们良久默然。

“老臣以为：韩出上党，目下是一发而动全局之大图也！”还是素富急智的蔺相如先开了口。身为先王旧时权臣，虽则相权名存实亡，蔺相如事实上只在邦交事务上保留得些许权力，但蔺相如却是一如既往地直言不讳，“上党之地已成秦赵对抗之要害，然在韩国却是死地。唯其如此，韩国要出手上党，此为大势使然也。然则出此重地，韩国必有大局图谋，绝非冯亭一人心血来潮耳。否则，不当一事两路。为韩国计，老臣以为其图谋在于：借献上党而与赵国重结抗秦盟约，进而引魏国而成三晋抗秦之盟。如此可借赵国魏国之力，保实力最弱之韩国长得平安也。”

“相如之言大是！”

虞卿立表赞同。魏齐自杀后，虞卿连夜逃楚。不想春申君黄歇对他与信陵君夙敌魏齐交厚大是反感，毫无举荐他在楚国做官之意。万般无奈，虞卿只好又回到了赵国。素来尚友尚义的赵国人，全然没将虞卿挂印出逃当做叛逆之举。更兼平原君对魏齐之死原本深为愧疚，丝毫没有追究虞卿之罪，依然将他官复原职，只是没有了相权，成了与蔺相如一般的空爵上卿。自此以后，虞卿再也没有了初时相权上卿的那般新贵气焰，与蔺相如交好起来。两人多闲暇，常聚议天下邦交，竟是十分的投机融洽。今日见蔺相如开了先河，虞卿立即跟上，“韩国之谋虽从己出，却与大局有利。秦压河外，韩国岌岌可危，魏国惶惶不安。赵国虽强，单抗秦国却也吃力。若得三晋重新结盟，天下格局必是为之一变。”

“言不及义也！”平阳君赵豹[注]冷冷一笑，“两位上卿只说，究竟接纳上党否？”

蔺相如淡淡道：“平阳君必有大义之见，愿闻其详。”

“老夫之意，上党不能要！”赵豹沉着脸，“无故之利，贪之大害也！”

“韩国信服赵国，如何无故之利了？”孝成王不禁插了一句。

“此言差矣！”赵豹以叔父之身，对孝成王毫不客气，“秦国断绝河外之道，显然是要逼韩国交出上党。韩国明知秦之图谋，却偏偏将上党献于赵国，分明为移祸之计也！秦服其劳而赵受其利，纵是赵国强大也未必稳妥，况乎赵国未必强于秦也，如何不是无故之利了？赵国若受上党，必然引秦国大举来攻，岂非引火烧身？一言以蔽之，上党是个火炭团，万不可中韩人之算计，受此招祸之地。”

“平阳君何其大谬也！”随着一声响亮的指斥，一个玉冠束发的英挺年轻人从后排霍然站起，正是马服君赵奢之子赵括。其时赵奢已死多年，赵括承袭了马服君虚爵，寻常被人称为“马服子”。由于曾在宫中与当年的太子赵丹一起读书多年，孝成王对赵括分外赞赏，一即位便授赵括以职掌邯郸防卫的柱国将军。论官职，柱国不是高位重臣，然则由于赵括承袭了马服君爵位，便成了封君大臣。更兼赵括幼时大有才名，成年加冠后更是见识不凡，在赵国朝臣中已成了最是光彩照人的后起之秀。当然，更根本处在于赵奢声望与孝成王之器重赞赏，赵括才得以位列高爵重臣之秘密朝会。此时赵括一开口便咄咄逼人地指斥这位极其傲慢的王叔，大臣们一则振奋二则紧张，殿中鸦雀无声，连平原君也不禁瞪了赵括一眼，觉得赵括未免过分。饶是如此，赵括旁若无人，侃侃高声道，“固国不以山河之险，失国不因四战之地。先君武灵王时，赵无韩国上党，却胡服骑射拓地千里震慑天下。唯其如此，赵弱赵强，赵存赵亡，固不在上党险地也，在国力也，在军力也，在朝野之气也！”只这几句，大臣们眼睛便是一亮——不愧马服君之子，有胆气！

“接纳上党与否？根本处不在韩国图谋如何，而在赵国情势如何。”赵括辞色凌厉，一泻直下，“若赵国无国力、无大军、无壮心，纵是韩国无图谋而拱手相送，赵国可能守得上党？若赵国有国力、有大军、有图霸王天下之雄心，纵是韩国不献上党，赵国亦当夺来，又何惧移祸之计哉！今平阳君先自认赵弱，徒灭志气，而后视韩国献地为移祸之算，诚可笑也！若以此说，上党归赵为韩国移祸，上党归秦莫非便是韩国依附虎狼？夫一弱韩，自忖险地难守，危难之际思大局，献地于同根之邦，图谋结盟抗秦，于情于理于道于义，何者有差？何独不见容于平阳君而中伤若此乎！”

平阳君怒不可遏，戟指大喝：“竖子无谋，大言误国！”

赵括哈哈大笑：“小言有谋，大言无谋，平阳君何其滑稽也！”

“竖子只说！赵国抗得秦国么？”

“我便为平阳君一算。”赵括掰着手指，“秦国大军五十余万，赵国大军也是五十余万；秦国人口千万左右，赵国人口也是千万左右；秦国仓廪有十年军粮可支，赵国仓廪也有十年军粮可支；秦国军资器械有多少，赵国也一般有多少，还多了林胡草原的数十万马匹牛羊，战马比秦国尚居优势；秦国有名将，赵国也有名将；秦国有能臣，赵国更有能臣；秦人尚武好战，赵人更是举国剽悍胡风。平阳君但说，赵国哪一样抗不得秦国？”

“竖子误国！”赵豹面色铁青，“邦国战阵，有如此算账么？”赵括揶揄地笑了：“依平阳君之见，该当如何算法？抑或混沌不算，只猥琐避祸便了？”赵豹嘴唇抽搐，一跺脚离席大步去了，走到殿口又骤然回身吼了一句：“竖子误国！”

殿中一时默然。大臣们对赵括气走平阳君虽觉不妥，然而对赵括的一番道理却是不得不服。就实而论，除了还没来得及推行第二次变法，赵国比秦国确实不差，赵括所数宗宗细目也绝无夸大。如此看去，接纳上党与否似乎不言自明了。虽则如此，有平阳君坚执反对，赵王与平原君也都还没有说话，大臣们一时又都僵住了。

“老将军，”孝成王看着廉颇笑了，“你说说，依赵国军力，上党能否守得？”

老廉颇慨然拱手道：“连同御胡边军，赵国大军六十余万。论战力，赵军与秦军不相上下。只要赵国没有攻秦之心，而只做抗秦防御，上党坚如磐石！”

“大将军言之有理。”职掌财政的内史大臣赵禹冷静接道，“平阳君言韩国移祸，实则是顾虑赵国不足抗秦也。我大赵今有六十万大军，若依旧畏秦如虎而不敢接纳上党，诚为天下笑耳！”

“老臣赞同。”已经是两鬓白发的国尉许历道，“当年无上党，马服君尚血战秦军而大胜。赵军战力何输秦军分毫？目下我军资粮草充盈，若再得韩上党归赵，赵国西部矗立起一道横宽三百里的天险屏障，何以平阳君此时却畏惧与秦军抗争？老臣实在不解也。除非赵国听任秦国蚕食山东，否则不能丢弃上党。”

“王叔之见？”孝成王看着一直默默思忖的平原君。

平原君一拱手道：“老臣原在犹豫不决，然则诸位大臣之言使老臣茅塞顿开。马服子赵括言之有理：接纳上党与否，根本处不在韩国图谋如何，而在赵国情势如何。平阳君虽老成谋国，然却失之畏缩退守。百余年来，凡赵国畏缩避祸游离于中原之外时，无不国势大衰，凡大刀阔斧开疆拓土周旋于天下时，都是国势昌隆。就上党而论，赵国原本有东上党，今受西上党而成一体屏障，亦是题中应有之义；而秦国争上党，分明是为诛灭三晋寻求根基。当此之时，退缩则危局接踵而来：上党归秦、韩魏附秦，则赵国孤立，最终将被秦国蚕食压缩，甚或一举灭国。锐意进取则大局有大利：上党归赵，三晋结盟，甚或可能重新结成六国合纵，孤立秦国。长远看去，秦赵争天下势在必然。天予不取，反受其咎，岂有他哉！”

“彩——”一言落点，大臣们齐齐地喝了一声彩。

“好！”孝成王兴奋地拍案，“接纳上党事，由平原君领虞卿、蔺相如筹划；大军整备事，由大将军领老国尉、马服子筹划。”

三日之后，平原君的特使马队浩浩荡荡地开进了韩国上党郡的治所壶关。郡守冯亭率领将士吏员，在壶关北门外郊礼迎接。平原君当场颁布了赵王书令：上党郡守冯亭，明察时势，大功卓著，封为华阳君，食邑三万户；十七员关隘大将与十三名县令俱封侯爵，食邑三千户；所有军民皆赐爵三级，赏六金。注

平原君委蔺相如暂署府库郡政交接事务，委虞卿从赵国输送粮草物资救济饥民，委赵括暂署关隘要塞诸般军务交接。忙碌半月，诸般军政事务大体就绪，大将军廉颇与国尉许历率领十万大军也堪堪抵达。接收所有关隘之后，廉颇下令：原韩国上党的五万守军，全部开出上党，移防赵国腹地。这是大将军廉颇、国尉许历、马服子赵括在查核防务之后的新决断。老少三将军异口同声：“韩军涣散疲惰，留驻上党徒乱军心。”平原君也赞同了。

上党大体安定，平原君来壶关幕府拜望冯亭。平原君提出的方略是：东西两上党合并为新上党郡，仍由冯亭以封君之身做大上党郡守，不治军唯治民；若冯亭不愿留任上党，可回邯郸做国尉，换许历来做郡守。冯亭思忖良久，喟然一声长叹：“我弃上党，已成天下不义之人也！若得入赵封君，只怕对争取魏国合盟不利。冯亭唯愿回归韩国，辅佐韩王与赵国结盟。”

平原君思忖再三，终是不能勉强，请准赵王，赐冯亭黄金千镒，礼送冯亭出境了。新郡守许历不解，平原君笑答：“韩桓惠王素无主见，若有冯亭在，韩国便是赵国铁盟也。”许历仍是困惑：“冯亭献地而不做封君，虽有隐士之风，却分明是无担待之人。若回韩首鼠两端，岂非大害？”平原君摇头笑道：“身为大将，冯亭已负不义之名，且必令秦国恨之入骨，除非回归东胡隐居，何能再首鼠两端也？”许历恍然大笑：“平原君果能算人，许历不及也。”

平原君一班大臣在上党忙碌并郡时，蔺相如已经秘密赶到了大梁。

这时的魏国已经对情势变化渐渐清楚，随着一个个秘密斥候的消息急报，大梁君臣乱了方寸。领丞相事的须贾与一班亲秦大臣，力主维持秦魏盟约不变，魏国绝不能搅到韩赵结盟的泥潭中去。因魏齐倒台而复出佐政的信陵君与一班老臣子，却都主张魏国暂时骑墙中立，

在秦赵之间待价而沽。魏安釐王莫衷一是，倒是真正做了骑墙之君。在这激烈争辩的当口，蔺相如风尘仆仆地来了。

信陵君素负盛名，又与平原君有联姻之亲，蔺相如便先行拜会了这位持重明锐的王族公子。信陵君只一句话：“三晋之势，今非昔比，赵国已成中流砥柱，魏国无足轻重也。”蔺相如也只一句话作答：“骑墙壁上观，只怕墙脚松溃也。”信陵君笑道：“秦魏有盟：绝不再蚕食河外寸土。墙脚坚实无忧也。”蔺相如哈哈大笑道：“公子当真滑稽也！虎狼发誓不再吃羊，羊却信以为真了？”信陵君素闻蔺相如胆识才具，心下不禁敬佩有加，一番思忖道：“羊虽生角，惜乎身躯无力，奈何？”蔺相如道：“赵以济西八城之地资魏，魏可做军辎重地，何能无力也？”信陵君目光顿时一亮：“但得如此，无忌有对策也！”

次日蔺相如晋见魏王，将大势说得一遍，再将赵国借八城之地与魏国的事一说，魏安釐王立即满脸笑意，慷慨允诺与赵国结盟抗秦。蔺相如尚不放心，又与信陵君密商一番，方才回赵国去了。

蔺相如一走，须贾一班亲秦大臣立即纷纷进宫，轮番劝谏魏安釐王。眼见魏安釐王又有松动，信陵君与几位王室老臣密商对策。元老大臣们原是对没有根基却又张扬跋扈的须贾恨得咬牙切齿，一口声喊杀。信陵君反复思忖，觉得群臣上书威逼魏安釐王罢黜须贾，仍然不能根除这个大奸，遂向隐居大梁的老侠士侯嬴求教。侯嬴悠然一笑：“为国除奸，原是游侠本分，有何难哉！”次日便向信陵君举荐了一个隐居风尘的游侠朱亥。这个朱亥看似木讷，大袖中却时常密藏一把十斤重的短柄大铁锥，慷慨好义，被侯嬴视为堪托生死之士。信陵君自是信得侯嬴，立即将须贾的诸般行止对朱亥细说了一遍。朱亥一句话没说转身走了。

三日之后，大梁传开了一则惊人的消息：代相须贾暴死王街，头颅被砸成了肉酱。身边一幅白布写着八个大血字——嫉贤妒能，恶贯满盈。一时间大梁国人惊乍相传：秦丞相范雎派来刺客，杀死了仇人

须贾。亲秦大臣们惶恐不安，纷纷指斥范雎出尔反尔不堪邦交。魏安釐王也是心惊胆战，生怕记死仇的范雎哪一日再来寻衅自己，立即派信陵君秘密前往邯郸，与赵国韩国结盟抗秦。

骤然之间，三晋形势大变，秦国多年累积的河外优势几是荡然无存了。

三　秦国战车隆隆启动

当白起与范雎星夜赶回咸阳时，已经是三更将尽了。一直在东门外等候的王宫长史二话不说，将两人匆匆领进了王宫书房。秦昭王正在与国尉司马梗密谈，见白起范雎到来，立即吩咐上来两席酒饭，教两人边吃边听司马梗叙说各路密报。及至两人吃罢，司马梗也将三晋上党之变的大致情形堪堪说完。侍女煮茶间，秦昭王吩咐内侍总管守在书房门厅之外，任何夤夜晋见者一律挡回，回身看一眼白起又看一眼范雎：“说说，如何应对了？”

“三晋合谋，实出所料。”范雎见白起沉思，先开了口，“臣一路思忖：三晋结盟，力不足惧，唯势堪忧也。争夺上党乃我邦长远图谋，将成未成之际，却被韩国一变而骤然牵动全局。全局之变，一则在于三晋之盟有可能诱发山东六国再度合纵抗秦；二则在于赵国挟上党天险屏障，而对我河东河内成居高临下之大攻势；河东河内但丢，秦国数十年东出战果便将化为乌有！此所谓势堪忧也。唯其如此，臣以为与赵国大决之时已经到来。但有退缩，天下山河巨变！”

秦昭王粗重地喘息了一声：“武安君以为如何？”

“应侯之言，洞察至明。”白起秉性，愈是危局愈见泰然，此刻面色肃然，语气冷静舒缓，“赵国全据上党，又与韩魏结盟，分明是要压迫我从河内河东退缩，若不与之针锋相对，秦国之山东根基将丢失殆尽。时也势也，敌方有变，我亦当随之应变。固守既定方略，兵家之

大忌也。为此，秦赵大决之机已经不期然到来。秦国唯以大勇应战，决而胜之，方可图得大业。”

“好！”秦昭王拍案赞叹，“武安君有此胆气，我心底定！”

白起语气一转道：“然则，以军争大势论，我军尚未筑好最扎实根基。兵力尚欠，粮草辎重尚未囤积到位，一班大将也还心中无数，军兵对赵战事尚未充分演练，等等。唯其如此，臣有一请：大战筹划，听臣全权调遣，我王不得催逼督战。”

秦昭王哈哈大笑：“不谋而合也！长史，宣读王书。”

长史捧着一卷王书匆匆走来展开，高声念道：“秦王王命：对赵战事，悉听武安君白起全权谋划调遣，国尉司马梗辅之粮草辎重；授白起举国兵符并镇秦穆公剑，得拒王命行事！秦王嬴稷四十五年四月。”

偌大书房一片肃穆。白起嘴角一阵抽搐，话也说不出来了，连范雎也惊讶得眼睛直棱棱看着秦昭王不说话了。如此王书，简直就是将秦国交给了白起。镇秦穆公剑不消说得，临战上将军受生杀大权，原是战国通例。要紧处是那“举国兵符”与“得拒王命行事”——全权调动举国兵马且可以不听王命！天下何曾有过如此君王书令？一时间白起冷静下来，对着秦昭王深深一躬：“臣，敢请秦王收回举国兵符与得拒王命。臣唯求权衡进退而已。”范雎略一思忖道：“臣亦此意。武安君陷于物议，于国不利也。”

“岂有此理！”秦昭王慨然拍案，“武安君身负邦国兴亡之责，无大权岂能成得大事？本王不谙军旅，若有心血来潮之乱命，便是邦国覆亡，拒之有何不可？武安君百战之身，当此非常之时，举国托之，唯见其忠。若得物议，嬴稷决而杀之！”转身一挥手：“长史，第二王书。”

长史又捧过一卷竹简展开念诵："秦王书令：对山东之邦交斡旋，悉听应侯范雎全权谋划调遣，河东守王稽辅之；授范雎任意支取王室府库财货之权，可与六国全权盟约。秦王嬴稷四十五年四月。"

书房大厅又是一阵默然。素有急智的范雎只深深一躬，破例地没有了应对之辞。只秦昭王沉重地转悠着，君臣几人都感到了一种沉重的压力。良久，秦昭王悠然一笑："应侯已将大势说得明白，目下之要在二：一则使合纵不能成势，二则使上党不能积威。重担两分，应侯执邦交破合纵，武安君率大军压上党，本王坐镇安国两相策应。但得我君臣同心，朝野同心，胜之大决何难？"

"赳赳老秦，共赴国难！"白起霍然起身，突兀冒出一句秦人老誓。

君臣几人一时肃然，异口同声一句："赳赳老秦，共赴国难！"

旬日之间，秦国朝野紧张忙碌起来了。郡县忙着征发新军，各地府库忙着向关外调运粮草辎重，咸阳王宫与所有官署都是日夜灯火通明吏员如梭。连六国商区尚商坊也出现了异常，六国商人的盐、铁、皮革三宗货物大是热卖，三五日之间便没了存货。商旅们大是惊喜，连忙昼夜兼程地从关外向咸阳输送货物。一时间，咸阳东方大道上车马络绎不绝，东去的秦国车队与西来的山东车队辚辚交错，昼夜川流不息。及至货物运到咸阳，又是顷刻告罄。一夜之间，咸阳商市仿佛成了吞噬盐铁皮革的无底黑洞，任是你隆隆如山而来，都消解得无影无踪。有机警商人终于疑惑了，扮做咸阳国人转悠到秦国官市打量，一看之下大是蹊跷——秦国官店中这三宗货物排列如山，却无人来买。疑惑询问，秦国官商只一笑："山东货品精细，秦人喜好，岂有他哉！"回去一说，山东商人顿时议论纷纷。秦人素来喜好本邦物事，国人买家常物事极少光顾山东商旅店铺，六国商旅得利之主顾，全在秦国官府与入秦之中原人，如何陡然之间秦人偏偏就热衷了山东盐铁皮革？既非荒年，又无大战，秦人如何疯了般囤积盐铁皮革？一个月下

来，山东商人们终于渐渐看出了名堂，秦国要打大仗了。可是，当年秦国打魏国河内、打楚国南郡都没有如此铺排，如今打哪一家竟能比打魏楚还紧张？战国之世，商旅本有“义报”传统。咸阳如此声势，商旅们心下惴惴不安，其中三晋商旅尤为恐慌，立即将消息秘密送回了本国。然则两三个月过去，报回去的消息泥牛入海，商旅们渐渐又觉得气馁了，徒然忧国多此一举也。

疑云密布之中，秦国战车已经隆隆碾向了关外。

方略一定，白起带着上将军府三十余名司马驻进了蓝田大营。统帅幕府一立，白起立即开始了秘密调遣。第一路，王龁率步骑大军十万，先行开赴毗邻上党的河内郡驻扎。此时的王龁已经是左庶长高爵的大将，寻常战事几乎都是王龁带兵出战。白起向王龁反复申明四点：其一，驻军河内北段，确保轵关陉、太行陉、白陉三条进入上党的通道不被赵国封堵；其二，大张声势开进，教山东六国明白看到秦国争夺上党之决心；其三，除非赵军已经占领三陉封死上党通道，否则不许开战，唯保对峙之势可也；其四，进入上党只以确保三陉为要，绝不能擅自深入，即或偶有无军防守之关隘，也不许擅自占领。末了，白起沉着脸叮嘱：“大军前出之要害，唯在先期形成对峙之势，为应侯斡旋山东造势，为大军跟进确保通道。贪功冒进散开兵力，便是先败。”王龁“嗨”的一声领命，又慷慨一句：“但有失误，王龁提头来见。”赳赳去了。

第二路，步军主将桓龁率精锐步卒三万，轻装密出河西离石要塞，东经晋阳补充给养，再秘密南下，由几条河谷分别进入上党以西沁水河谷秘密驻扎。白起对桓龁的叮嘱是：“此路为奇兵，行军之要不在快捷，而在隐秘，唯求不为赵军觉察。一月之内抵达，便是大功。进入沁水河谷，军食由王龁从轵关陉输送，不许起炊。”

第三路，骑兵主将王陵率铁骑五万出河内，攻克韩国通向上党的唯一要塞野王。由于野王事实上已经没有韩国重兵防守，所以白起对

此路要点的申明是：野王之要不在战而在守。大军驻定，立即修筑长期囤粮之大型仓廪，并同时拓宽野王北进上党、南下大河之官道，以备粮草辎重源源输送。王陵此时已经是五大夫爵位的大将，与蒙骜同爵，仅仅次于王龁。由于王陵机敏干练，白起便选定王陵来担当这兼具军民事务的重任。

第四路，大将蒙骜秘密统筹后续兵马源源开进。蒙骜此时已是军中老将，非但资望深重，更是难得的稳健缜密，只要没有大仗恶仗，白起不在军中时，历来都委任蒙骜主持中军，反倒是猛将王龁从来没有主持过中军幕府。这统筹后续兵马之事可谓千头万绪，最大难点在两处：一是隐秘有序地输送蓝田大营全部的大型攻坚与防守器械；二是不断将各郡县输送来的初训新兵员编排成军，且要再度严酷训练三月，而后随时听命开进河内。全军大将，舍蒙骜无人担得此等烦琐重任。

第五路，国尉司马梗坐镇函谷关督运粮草辎重。这个司马梗，是秦惠王时名将司马错的长子，稳健清醒有如乃父，疆场征战之胆识却稍逊了一筹。多年前司马梗奉乃父遗命入秦，秦昭王征询白起考语之后，命司马梗做了国尉，处置军政而不职司战场。白起对司马梗的军令是：“一年之内，车不绝道，河不断舟，国中仓廪之军粮悉数输送野王。”司马梗大是惊讶道：“《孙子》云：智将务食于敌，食敌一钟，当吾二十钟；秸秆一石，当吾二十石。武安君纵不能全然食敌，亦当视战场情势而囤粮。举国军粮巨额无计，如山堆于险地，若战事早完，岂非暴殄天物？”白起罕见地哈哈大笑起来：“两百余年过去，孙子此话尚被你这名将之后奉为圭臬，诚可笑也！春秋小邦林立，百里之内必有仓廪，破军杀将而夺敌军粮，自可快如飓风。今日天下七大战国，河内唯有一座魏国敖仓，毁敌粮仓可也，断敌粮道可也，你却如何夺敌之粮？纵能夺得些许，数十万大军如何足食？”白起骤然敛去笑容道，“秦赵大战，乃是举国大决。战场一旦拉开，必将是旷古未见之惨烈，不做举国死战之备，安有胜道？现存举国军粮犹恐不足，谈

何暴殄天物也！”司马梗悚然警悟，一个长躬道：“武安君之势气吞山河！谨受教。”

诸路大军启动，白起立即返回咸阳，向秦昭王与范雎备细禀报了诸般调遣与总体谋划。秦昭王大是振作，拍案笑道：“应侯伐交，似可成行了。”范雎笑道：“武安君之谋划，臣已尽窥壮心。山东伐交，臣自当与武安君之雄阔战场匹配也！”君臣三人一时大笑，初时之沉重一扫而去。

次日，范雎带着精心遴选的一班吏员并两个铁骑百人队，高车快马直出函谷关奔赴河东郡治所安邑。其所以将伐交大本营扎在安邑，范雎是经过深思熟虑的。上党一旦形成大军对峙阵势，天下便会立即骚动起来，未入三晋之盟的齐楚燕三国必然要重新谋取向中原进展的机会，三晋之间也会随之出现种种微妙局面。所有这些都需要临机处置，直接与战场相关的事态更是要当机立断先发制人，若坐镇咸阳，一切部署的推行都要慢得十多天。对于如此一场有可能旷日持久的大决战，事事慢得旬日，则可能导致无法想象的结局。范雎驻扎安邑，便在实际上与白起形成了一个可随时决断一切的大战统帅部，更可连带督察兵员粮草之输送，舟车牛马劳役之征发，称得上事半功倍。

白起部署大军之时，范雎也在遴选自己的伐交班底。范雎的第一道书令，是从蓝田大营调来了郑安平。范雎思谋：郑安平虽然做了高爵司马，但看白起之意，无实际军功显然不可能做领军大将，而不做大将又如何建功，长期教郑安平如同颟顸无能的贵胄子弟一般高爵低职，何报两次救命之恩？范雎毕竟了解郑安平，知道此人之才在市井巷闾之间堪称俊杰，只要使用得当，未必不能建功。反复思虑，范雎与郑安平做了一番长夜密谈，给郑安平专门设置了一个名号——山东斥候总领，将原本隶属丞相府行人署(注)的国事斥候全数划拨郑安平执掌。同时划给郑安平的，还有一支秘密力量，这便是原本由泾阳君执掌的黑冰台。泾阳君被贬黜出关后，黑冰台一直由行人署兼领，实际

上听命于丞相范雎。对于这支令人生畏的力量的使用，范雎是极为谨慎的，王宫也是极为关注的。然则用于邦交大战，却是一等一的名正言顺，所以范雎没有丝毫的顾忌。除了这两拨精悍人马，范雎还从王室府库一次调出三万金给郑安平。当郑安平在黑冰台秘密金库看到成百箱耀眼生光的金币时，眼睛都瞪直了。

“安平兄弟，钱可生人，亦可死人。”范雎冰冷的目光锐利地在郑安平脸上扫过，“若只想做个富家翁，范雎立请秦王赐你万金，你安享富贵如何？”

“不不不！”郑安平连连摇手，红着脸笑道，“小弟老穷根了，何曾见过如此金山？大哥见笑了。”

“那便好。”范雎依然板着脸，“你要切记两点：其一，办国事当挥金如土，然若有寸金入得私囊，便是邦交大忌。其二，黑冰台武士与行人署斥候，尽皆老秦子弟，你乃魏人，但有荒疏浮滑而错失误事，秦王会立即知晓。你若得惕厉奋发重筑根基，这次便是建功立业之良机。否则，虽上天不能救你。”

“小弟明白！断不使大哥失望！”郑安平回答得斩钉截铁。

邦交斡旋，范雎选定了王稽做主使。王稽久在王城做官，如今虽然做了高爵河东郡守，实际上却是施政无才，若没有秦昭王那个“三年免上计”的赏功特书，只怕第一年已被国正监弹劾了。范雎清楚，王稽唯一的长处是奉命办事不走样，最是适合不需要大才急变的邦交出使，若非王稽期期渴慕一个高爵重臣之位，他倒宁可主张王稽做个高爵虚职的清要大臣；调出王稽做此次伐交主使，也是想教王稽在这扭转乾坤的秦赵大决中立下一个大功，而后回咸阳做个太庙令一类的高官。

王稽听范雎一说，自是慨然领命：“邦交周旋，原是轻车熟路，应侯尽管交我！”

“王兄莫得轻视。”范雎肃然叮嘱，“此次大决，关乎秦国存亡大计，但有闪失灭族大罪也。你之使命，全权周旋齐楚燕三国，使其不与三晋同心结盟。还如上次一般，金钱财货任挥洒，吏员武士任调遣，唯求不能出错！如何？”

“谨遵应侯命！”王稽深深一躬，“老夫身晋高爵重臣，原是应侯一力推举。若有闪失，累及应侯，老朽何颜立于世间？”

“王兄明白若此，范雎无忧也！”范雎进驻河东郡旬日之后，高车骏马络绎不绝地出了安邑，向山东六国星散而去。

四　长平布防　廉颇赵括大起争端

秦国兵马东进，赵国立即紧张起来了。一得斥候急报，赵孝成王急召平原君与一班重臣商议对策。君臣一致判定：秦国只开出大军十万，且以左庶长王龁为统帅，说明秦国并未将争夺上党看做大战；最大的可能，是秦国图谋先行做出争夺态势，而后视六国能否结盟抗秦再做战和抉择。基于这一判定，平原君提出了十二字对策：增兵上党，连结合纵，逼秦媾和。君臣几人一无异议，当即做了两路部署：虞卿、蔺相如全力连结六国合纵，使齐楚燕尽快与赵国结盟，一举对秦国形成天下共讨之的威慑；增兵十万大军，由赵括统领兼程赶赴上党，使赵军对秦军保持优势一倍的兵力，使秦军知难而退。

赵括果然干练，三日之内调齐了十万大军西进滏口陉，旬日之间便抵达了壶关城外的大军营地。大将军廉颇大是振作，立即在行辕会聚诸将下达布防军令。廉颇沉稳持重，进驻上党两月，已经带着军中将领跑完了全部十七座关隘要塞，踏勘了所有山川重地，已对韩国留下的上党了如指掌。与大将们反复计议筹划，廉颇宣示的方略是：三

道布防，深沟高垒，不求速战，全力坚守。大军进驻的三道防线分别是：

西部老马岭(注)营垒。上党西南部的沁水至中部的高平要塞，有南北长八十余里的一道山岭，是上党西部的天然屏障。上党东部南部均有太行山天险阻隔，西部的沁水河谷便可能成为秦军进攻的主要方向。这道山地有三处要害：北段老马岭，中段发鸠山，南段武神山。其中以老马岭为最要害处。廉颇以这三座山岭为依托，派出五万精锐步军防守。

中部丹水营垒。上党中部有一条贯穿南北的河流，名曰丹水。丹水发源于高平要塞的丹朱岭，东南出太行山处，正当太行山南三陉（轵关陉、太行陉、白陉）之中央地带，是秦军从河内北进上党的必经之路。由于丹水沿岸地形较为开阔，廉颇在这一线非但派出六万步兵深沟高垒防守，而且同时配置一万精锐骑兵做飞兵策应。因了丹水防线是正面迎击秦国河内大军的轴心大阵，所以老廉颇同时下令：中军幕府立即从壶关南迁，在丹水防线北端的长平要塞重筑行辕。

东部石长城营垒。冯亭当年率领韩军驻守上党，因兵力单薄，在东部垒起了一道东西百里的山石长城，以备敌军万一攻破陉口而深入，便在石长城内做纵深防御。这道长城西起长平关外的丹朱岭，沿着连绵山巅向东经南公山、羊头山、金泉山，直抵壶关城西的谷口马鞍壑。这道长城背后（北面）是漳水流域，前出（南面）是丹水流域。山石长城所在的山坡由北向南倾斜，山南坡陡谷深，山北却高而平缓，一军居于长城之上，对南便是高屋建瓴之势。廉颇军令：这道石长城防线驻军八万，同时做全部上党防线的总策应。

军令下达之后，廉颇森然道：“百里石长城营垒，既是上党总根基，亦是邯郸西大门。万一西南两线失守，这石长城便是封堵太行

山，不使秦军东出威逼邯郸的血战之地！为此，本大将军亲自兼领石长城营垒。”

军令发布完毕，廉颇正要请国尉许历增拨各营大型防守器械与各种弓弩，陡然一声响亮话音：“且慢，我有话说。”众将注目，正是增兵主将赵括。

赵括率军西来，原为增兵。赵王书命并未明确他是否留在上党辅助廉颇，亦未明确他在到达上党之后是否立即返回。赵括聪颖过人，揣摩赵王之意是想看看他能否与廉颇合得来，合则留，不合则回，于是也不请命明确，便自率兵疾进上党。因了自幼好兵，赵括自然希望亲上战场，一路行军十分地留心山川地形。毕竟，上党对于他是太生疏了。一到壶关交接完毕，赵括立即带着两名司马在韩上党马不停蹄地踏勘了三日，回来又连夜在一方大木板上画了一幅“上党山川图”，对上党情势有了自己独有的见识。此刻听完廉颇部署，赵括大不以为然。虽说廉颇是大将军百战之身，论王命论情理论资望，廉颇都是当然统帅，自己理当敬重。然则赵括禀性，从来都是激情勃发，有见识便说，连在赵王面前都是不遮不掩，况乎行辕之兵家大计？更有要紧处，若是赵括不说，赵军部署便成定局，战事成败自是比敬重之情更根本，何能忍之？

“抬上图来！”赵括转身吩咐一声，立即有两名司马将军榻大小的一张木板图立在了廉颇的大案前。廉颇尚在疑惑，把不定究竟要不要制止这个二路主将，便见赵括指点着木板大图当先一句断语，“老将军之部署大谬也！”只此一句，满帐愕然。

“马服子但有高见，说便是。”老廉颇平平淡淡。

赵括目光闪闪，激昂地说了开来：“审时度势，秦攻上党必将引来天下公愤，六国合纵只在朝夕之间。秦国有军十万，我有大军二十万，倍敌而出此畏缩守势，令人汗颜也！《孙子》云：十则围之，五

则攻之，倍则分之。今我大军云集，兵精粮足，老将军不思猛攻之分割之，而一味退守，以三道防线龟缩我二十万精兵；战不言攻而只言守，最终必将师老兵疲而致败局也！”

“马服子之见，该当如何部署？”老廉颇沟壑纵横的黑脸已经沉了下来。

“丹水河谷地形宽阔，我当以至少十万大军在此与秦军正面决战。再分两路铁骑各五万，西路出沁水，东路出白陉，两侧夹攻河内秦军。如此三面夹击，一战必胜，焉有秦军猖獗之势！”赵括说得斩钉截铁。

“老夫敢问：赵军与何军为敌？”

“便是秦军，何能畏敌如虎也？”赵括揶揄地笑了。

一大将愤然高声道：“大将军以勇气闻于诸侯，何能畏敌如虎？马服子有失刻薄！”

“就事论事，目下部署已是畏敌如虎。”赵括又是揶揄地一笑，“如此战法，只怕老将军要以退守闻于诸侯了。”

廉颇向侧目怒视的大将们摆了摆手，冷冷地看着赵括道：“攻守皆为战，最终唯求一胜。马服子以为然否？”

“要害处在于：如此退守只能求败，何言求胜？”赵括立即顶上。

“马服子听老夫一言。”廉颇沉重缓慢地走出了帅案，“就实而论，秦军之精锐善战强于赵军，秦之国力亦强于赵国。唯其如此，秦军挟百战百胜之军威远途来攻，无疑力求速战速胜。但得旷日持久，秦军粮草辎重便要大费周折，自然对我有利。此其一也。其二，更有武安君白起统帅秦军。白起何许人也，无须老夫细说。若开出河内以攻对

攻，老夫自忖不是白起对手。便是放眼天下，只怕老乐毅也未必是对手。对阵不料将，唯以兵法评判高下，老夫不敢苟同。”

“老将军大谬也！”赵括又是一句指斥，“白起根本没有统兵，老将军便被吓倒，何其滑稽也。天下可有如此以勇气闻于诸侯者？”

“白起虽未统兵，然只要是秦军，老夫便当是白起统兵！非如此，不能战胜也！”老廉颇忍无可忍，声色俱厉。

赵括毫无惧色道：“老将军只说，进攻之法何以无胜？退守之法何以有胜？否则混沌打仗，赵括不服！”

老廉颇脸色铁青：“老夫为将，只知目下猛攻恰是投敌所好，唯深沟高垒而敌无可奈何。”说罢拿起帅案令旗一劈，“诸将各归本营，明日依将令开赴防区！”令旗当地插进铜壶，径自大步去了。赵括大是尴尬，狠狠瞪了廉颇一眼，也径自去了。

见两员主将起了争端，国尉许历大是忧心。当晚正要去劝说赵括顾全大局，毋得与大将军公然争执，却不料赵括派来的司马已经飞马到了帐外，请许历前去商谈军机。许历笑问都有何人？司马说出了七八个当年赵奢的老部将名字。许历顿时警觉，脸色一沉道：“老夫不能前去。你只对少将军说，此举大是不妥。”司马一去，许历立即修书密封，派一名干员昼夜兼程送往邯郸。平原君接到许历急报，大皱眉头，念及赵括与赵王有总角之交并深得赵王器重，立即进宫禀报。孝成王看罢许历密书，不禁笑道：“这个马服子，说不下老将军便挖墙脚，成何体统也。”平原君道：“老臣之见：赵秦首次大战，当谨慎为上。老将军三线布防深沟高垒，原是稳妥之举。”孝成王思忖一阵道：“王叔通得战阵，所谋自是不差。那便教马服子回邯郸。只是……”平原君立即接道：“老臣亲赴上党！”孝成王高兴地笑了，立即命御书草拟王书。片刻之后一切妥当，平原君立即飞骑西去了。

两日后抵达上党，老廉颇已经率领中军幕府南下长平，赵括的幕府人马连同三千护卫甲士却直下丹水出口了，壶关只有许历的粮草辎重大营与城外马鞍壑的驻防大军了。听许历一说情势，平原君顿时大急，当即带领卫队越过长平直接南下，终是在丹水出口的峡谷中看到了赵括大营。

“平原君前来督战，战胜有望也！”赵括兴奋异常地将平原君迎进了大帐。

“君为大将，可知军令如山？”平原君面沉似水，当头冷冰冰一句。

赵括默然有顷，突然抬头高声道：“邦国兴亡，大于军令，何况赵括并未扰军！”

“赵括大胆！”平原君陡然怒喝，“乱命便是亡国，擅动便是扰军，尔何得强辩！”

赵括面色骤然涨红，大喘着粗气，终是咬着牙关忍住了。在赵国，平原君赵胜是从少年时期便极富才名的王族英杰，被天下呼为“战国四大公子”时，平原君还不到二十岁。无论是马上征战，还是邦交斡旋，抑或侠义结交，平原君都是声威赫赫，更兼资望深重，在赵国是无可动摇的栋梁权臣。赵括纵是心高气傲，素常也很是钦敬名士大才，尝对人笑谈：“人以才学见识胜，赵括便服。惜乎天下无才，教赵括如何服人？”有人说给孝成王，孝成王哈哈大笑：“坦诚若此，马服子可人也！”在赵国，赵括也就是对平原君尚存些许钦敬，只因了平原君是他眼中赵国唯一的“通才名臣”，其余如蔺相如、廉颇、乐毅父子等，在赵括眼中都是“执一之才，不足论也”。今日平原君虽则以威势压人，两句指斥却也是无可辩驳。寻常之时，人得平原君这两句指斥，立即便是杀身之祸，而对自己，平原君也仅是指斥而已，并无刑罚加身之意，你赵括还当如何？

一阵喘息，赵括平静了下来，请平原君入座，将廉颇部署与自己的战法谋划仔细禀报了一遍，末了道：“平原君公允论之，赵括错在何处？”

“马服子勇气可嘉也！”平原君淡淡一笑，“然则老夫以为：数十年来，秦赵无十万以上之大战，今番双方云集大军于上党，将成天下瞩目之大决。老将军初取守势，纵不能使秦军知难而退，至少可在不败之势下探究敌情之虚实，查明秦军之长短优劣。相持有许，若情势确有可攻之战机，老廉颇也是虎虎猛将，自当大攻秦军也。君之战法虽亦无错，然却有一大隐患：一旦猛攻决战有失，上党立即便是危局，赵国想增兵都来不及。马服子熟读兵书，如何不知此理？”

“未战先惧败，夫复何言？”赵括终于是有些沮丧了。“不说也罢。”平原君笑了，“自古兵无二将，马服子还要留在上党么？”

赵括猛然抬头：“未奉君命，将不离军。”

“老夫以为，你当回邯郸，使大将军事权归一。”平原君的笑意倏忽消失。

“赵括只想出丹水与秦军一战，试探秦军战力。”

平原君向后一摆手：“宣书。”随行书吏立即打开一卷王书高声念诵起来。孝成王书很是明确：赵括交接大军已罢，立即随同平原君回邯郸另事。赵括听罢王书，嘴角一阵抽搐道：“君命如此，赵括自当遵从。”平原君很是不悦，沉着脸下令赵括立即拔营起程，先回壶关等候。赵括无奈，只好拔营怏怏去了。

平原君风尘仆仆地另路北上了。到得长平关下，已经是暮霭沉沉。但见关西丹朱岭上火把连绵东去，宛如无边无际的一条火龙，满山号子声声，鼎沸一般。前行司马来报，说廉颇不在行辕，一直在丹

朱岭督修长城。平原君一阵感慨，命随行护卫在长平关下扎营，自己只带了两名司马举着火把上山去了。

从陡峭的南坡爬上丹朱岭，那道遍体鳞伤的残破巨龙赫然展现在万千火把之下：松动坍塌的石条横七竖八地散落在山坡，即或较完整的墙段，垛口也十有八九都颓衰松动了，丈余宽的城墙地面到处都是山洪冲刷的坑洞，储存滚木礧石与兵器的石板仓几乎无一例外地或坍塌或破损，总之是不能用了。平原君从来没到过这道赫赫大名的韩国石长城，今日一看，心头大是沉重。如此百里长城，纵能在开战之前仓促修葺完毕，却有效用么？

蓦然之间，平原君耳边响起了赵武灵王浑厚的声音："赵军以轻锐剽悍为长，遇战宜攻不宜守。但守坚壁，事倍功半也。"平原君虽然没有做过统兵大将，但自少年便在军中磨炼，军旅大要却是清楚的。大凡坚守，必须以重甲步兵与大型器械见长，且须保证源源不断的辎重粮草输送。论战力，赵国精兵十有八九都是骑兵，若是在大草原般的平原开阔地决战，赵军堪称无可匹敌。然则要说到重甲步兵，赵国实在是一短。百年以来，战国先后涌现过四支精锐步军：最早是吴起严酷训练出来的"魏武卒"，其次是田忌孙膑时期的齐国"技击之士"，再次是商鞅时期练成的秦国新军"锐士"，最后是乐毅练成的燕军"辽东坚兵"。如今魏齐燕三大精锐步军全部衰落，唯余秦军"锐士"之旅称雄天下。赵国胡服骑射的军法大变革，先后练成的三十余万飞骑自然可傲视天下。步军虽然也是二十余万之众，但与秦军"锐士"相比，显然有两大缺陷：一是单兵战力与整体结阵战力不如秦军，二是重型防守器械不如秦军完备。说起来，赵国也是多山多险之邦，理当有一支长于守御山地隘口的精锐之师，如何当年武灵王便忽视了？如今看来，天下整体精锐者唯有秦军了——秦军铁骑与赵军不相上下，步军强于赵军，舟师水军已经超过了楚军，各种攻守大型器械更是完备丰富，粮草后继更是……

“平原君身临战阵，老卒不胜欣慰。”

“啊，老将军。”平原君恍然醒悟，情不自禁地猛然拉住了那双粗糙的大手。

回到长平幕府，廉颇立即吩咐整治了两案军食酒肉为平原君洗尘。廉颇已经得到了赵括被召回邯郸的消息，心下轻松，对平原君细细说起了自己的种种谋划，侃侃半个时辰兀自意犹未尽。平原君笑道：“老将军将一个‘守’字说得淋漓尽致，赵胜实在是钦佩了。”话音一转，忧心忡忡，“然则，老将军长远之策如何？毕竟，一个‘守’字胜不得秦军也。”廉颇不禁哈哈大笑：“天下何曾有唯守将军了？赵国精兵之长在攻，老卒数十年疆场，岂能如此昏聩也！”

“好！”平原君拍案大笑，“老将军一言中的，你只说，何时方可攻秦？”

“攻秦之要在二。”廉颇压低声音道，“其一，六国合纵成，至少三晋同心出兵，便是战机。其时魏国出河内，韩国出河外，秦军背后动摇，我便两路大军攻秦：骑兵出安阳南下，步军出太行三陉直逼河内。其二，或切断大河舟船粮道，秦军必乱，我则一鼓而出。”

“老将军……”平原君长吁一声如释重负，“如此赵国无忧也。”

廉颇一阵思忖，踌躇着道：“老卒尚有一请，平原君忖度。”

“老将军但说无妨。”

“老卒以为：此战当以老乐毅为帅，老卒副之，可得万全。”

平原君心下骤然一沉：“老将军，莫非有甚心思？”

廉颇面色涨红，吭哧片刻一声喘息："老卒所虑，酣战换将之时，再说便迟了。"

平原君倏忽变色："老将军何有此虑？何人何时有换将之说？"

廉颇摇摇头："老卒虽则善战，却不善说，只恐到时说服不得……"分明是言犹未尽，却生生打住了话头。

平原君顿时明白，慨然拍案道："邦国兴亡，赵王便要换将，我等岂能坐视无说？老乐毅隐退多年，更不熟悉赵军，纵是满腹智计，何如老将军对赵军如臂使指？老将军若得顾虑，赵胜今日便明说：马服子若得发难，有赵胜说话！"

骤然之间，廉颇老泪纵横，对着平原君深深一躬。

五　相持三年　雪球越滚越大　胜负却越来越渺茫

最炎热的两个多月里，秦赵两军分外地紧张忙碌。

自二十多年前白起冬战河内，酷暑严冬无战事的古老传统早已经被打破了丢弃了。冯亭春二月献了上党，赵国三月进驻大军，秦军四月紧跟而来，环环相扣步步紧逼，谁顾得去讲究个春夏秋冬了。在上党这样的广阔高地对峙，双方大军各以两郡为根基：秦国的河东河内两郡，赵国的邯郸上党两郡，若再连同牵动的魏韩两国并洛阳王畿，整个大河上下的中原地带都覆盖了前所未有的大战阴云。唯其战场广阔，唯其关涉兴亡根本，两军各自抵达战地后都没有立即开战。赵国以逸待劳取守势，忙着修筑深沟高垒。秦军远道进军取攻势，忙着肃清函谷关以东的关隘河道，忙着输送、囤积粮草，忙着清理外围战场，忙着设伏、探察、部署等诸般大战前的准备。整个酷暑炎夏，两军一直没有接战，仿佛各自演练攻防一般。

一进七月，借着上党山地第一缕清凉的秋风，秦军的外围进攻战拉开了帷幕。

第一战，抢夺太行南三陉。王龁早已经将赵军主力的三道防线探听得清楚，知道最靠近太行山南端的丹水防线距离三个陉口尚有数十里山路，三个陉口各由三名都尉(注)率领两千步兵镇守。对于赵军，这三个陉口是前沿要塞关隘，却不是核心防线，纵大军驻防也无法展开，两千精兵是最能施展战力的防守。两个多月来，王龁已经对三陉地形兵力了如指掌，派出三路精锐步军，每路三千，夜攻三陉。为了扰乱赵军判断，王龁同时派出八百斥候营飞骑，秘密插入赵军丹水防线与三陉之间的山谷地带，伺机骚扰并截击赵军联络通道。

月黑风高的三更一点（军营刁斗第一报），预先已经在三陉口外埋伏好的秦军锐士同时出动，悄无声息地扑向了三处要隘。所谓陉口要隘，是狭窄的峡谷山道之上凌空架一座山石城墙、城楼或城堡，两边各有一座千人军营；但有敌军来犯，城楼士兵立即凌空放下千斤石门堵塞峡谷，同时以滚木礌石箭雨正面居高攻敌，两侧山腰也同时夹击，事实上极难攻陷。此所谓一夫当关万夫莫开也。秦军事先反复谋划演练好的战法是：不走关下陉道，每五百人一路，分做六路，不打火把，摸黑潜行进入陉口两侧山岭；在突然袭击两侧军营的同时，两路（一千人）立即夹击中央城楼，同时分割猛攻，使三处不能相互为援。

如此战法果然大见成效。半夜激战，西段轵关陉与中段太行陉终被攻克，赵军四千人全部战死，还斩首了四名都尉。这便是“二鄣四尉”之首战。东段白陉虽未攻克，却也杀敌一千，并斩首赵军裨将(注)弧茄。原来，在突袭猛攻白陉刚开始半个时辰，突有一支数百人骑兵从北向南进入陉道。领军大将立即下令一部骑兵弃马步战杀上山腰。赵军骑兵个个精于骑射，未及接战便是长弓夜射，箭箭皆中火把下的黑甲秦军。在这千钧一发之际，秦军斥候飞骑突然杀到，一面与谷中

赵军骑兵猛烈搏杀，一面分兵杀上山腰增援。杀到天色已亮，关隘犹是难下，秦军步卒余部突围杀出了战场。

此战秦军战死三千，其中东路战死一千六百，其余六千人个个带伤，可谓惨胜。

王龁大怒，顿时将白起叮嘱抛在了九霄云外，休战三日，立即发兵八万猛攻赵军西部老马岭防线。王龁之所以将大举猛攻之地选在老马岭，一则因上党西部在太行山屏障之外，攻陷老马岭防线便可直接进入上党腹地；二则因沁水河谷已经先有桓龁的三万步军隐秘埋伏，可攻赵军出其不意。王龁是秦军著名的猛将，每战必冲锋陷阵而后快，这次亲自率领五万步骑同时猛攻老马岭南段。

老马岭是一道南北走向的石山，岭高陡绝，跋涉维艰，百姓也叫做乏马岭。这道山岭从北向南逶迤八十余里，中段有一道横贯东西的峡谷陉口，便是上党西部险关高平关。这高平关险峻异常，南峭壁，北陡涧，唯中间峡谷通得东西。这道峡谷东西长约一里，南北宽约两里，是河东进出上党的咽喉要道，也是整个老马岭防线的要害枢纽。赵军驻守老马岭一线，除了无法攀缘陡峭高山，凡可进兵的山坡地段都挖掘壕沟，储备滚木礌石以防守。五万守军分做前后呼应：山腰壁垒有三万守军，高平关背后（东）的河谷地带驻扎两万守军，以策应各方险情。如此部署，可见廉颇之苦心谋划。

大雾弥漫的清晨，秦军突然发起了猛攻。北段桓龁的三万步军早已经分散成二十个千人队，潜入赵军壁垒附近一切可以藏身的山腰树林沟坎埋伏。桓龁则亲率一万步军锐士，蛰伏山下做后援攻击。号角一起，立即漫山遍野向山塄壁垒扑来。赵军根本没有料到秦军会在此时开战，士兵们都窝在壁垒中鼾声连天，陡闻杀声大起，惊慌失措跳起应战，已经是一片乱象了。秦军有备而来，铁甲锐士在强弩箭雨掩护下借着山石塄坎纵蹿跳跃，纷纷扑入壁垒与赵军缠作一团搏杀。赵军防守优势的要害原在于居高临下之时的滚木礌石强弓硬弩，如今被

秦军突袭直接扑入壁垒搏杀，最大优势顿时丧失，成了赤裸裸比拼战力。赵军步兵原比秦军步兵稍逊一筹，此刻近战，面对山坡的防守优势全部丧失。借着壁垒纠缠的大好时机，蛰伏山下的桓龁一万锐士大起冲杀，片刻间冲上壁垒加入了搏杀战团。如此不到一个时辰，老马岭北段沟垒防线全部被秦军攻陷。

与此同时，王龁也在中段发动了猛攻。王龁将五万军马分做两部：攻高平两万，另三万堵在高平以北山林埋伏。南北两边战端一起，高平关后的两万赵军立即分兵两路策应。北上增援老马岭的一万赵军，堪堪进入山道便被秦军伏兵猛烈突袭，死伤大半后匆忙回兵。高平关攻防却是异常惨烈，直到正午尚不见分晓。王龁原已派出两千山民子弟组成的奇兵，攀缘跋涉秘密潜入高平关南北两山，对高平关做居高临下之猛攻。然则赵军在两里宽的谷底仍然驻扎了一军，南北山腰的关城守军虽被山顶秦军的箭雨巨石压得无法攻出，谷底赵军却岿然不动。便在此时，高平关后的一万赵军也从谷底陉道杀入，两军合一，与秦军顿时僵持住了。

西谷口王龁大急，陡然心中一亮，以旗号遥遥下令南北两山顶秦军重新猛攻山腰关城，自己亲自率领一万铁骑飓风般冲进谷底陉道。谷底赵军受山顶秦军牵制，得不断躲闪凌空砸下的山石箭雨，面对西面谷口修筑的壁垒便有所疏忽。山地大战极少出现骑兵，王龁铁骑突击大出赵军意料，冒着不甚密集的箭雨，一个冲锋便杀入了赵军壁垒。步卒抗骑兵，不借壁垒结阵便大见劣势。壁垒一破，赵军步卒大乱，几个回环冲杀，残余赵军逃进了两边山林。王龁立即下令骑士下马步战，分两路从山道攻关，上下夹击搏杀一个时辰，高平关终于陷落。

待廉颇亲率三万铁骑从长平西来驰援时，已经是暮色苍茫了。看着高平关两面山岭火把连绵黑色旌旗猎猎飞舞秦军漫山呐喊鼓噪，老廉颇面如寒霜，令旗一劈掉转马头去了。

回到长平大营，廉颇连夜上书赵孝成王，同时飞报平原君详细战况，请求立即增兵十万。孝成王原本对赵括的正面大攻说心下尚是认可，接到廉颇紧急上书不由自主地心跳了；与平原君、蔺相如等一班重臣彻夜密商，立即向上党增兵十万，同时下令廉颇：务必坚守丹水与石长城两道壁垒，与秦军做长期对抗，不求速胜，唯求上党不失。

旬日之间，十万赵军抵达上党。经此一役，廉颇非但丝毫未见慌乱，反倒是更见笃定了。虽然丢失了西线壁垒与高平要塞，然则也大大平息了赵括在赵军将士中蔓延开来的狂躁轻战心绪。西线之败，与其说败在战力，毋宁说败在轻率求战的轻敌之心。赵军数十年纵横天下无败绩，便是对秦军，也有过阏与之战的煌煌胜功。此次与秦军第一次做大军抗衡，无论老廉颇如何反复申明秦军优势而主张坚守待机，事实上都没有消除赵军将士的轻攻轻敌心绪。如今猛遭一败，赵军将士悚然警觉，顿时对上将军当初的部署苦心有了痛切体察。正因为如此，老廉颇才更是笃定了——有铁心坚守的赵国猛士三十万在手，秦军锐士纵是虎狼之师，也休想再占赵军便宜。

长平升帐，廉颇重新布防：丹水防线向西前出二十里，以六万大军构筑坚实壁垒防守，封堵秦军从高平东攻之路，同时与丹水壁垒互为犄角策应，两线共十三万精兵，决意不使秦军东进一步。与此同时，石长城防线增兵两万，十万大军做百里防卫。长平大营驻扎三万飞骑，由廉颇亲自统率策应各路。一切部署完毕，老廉颇面色肃杀，第一次发出了大将军生杀令：除非秦军突袭猛攻，不奉号令出战者，立杀无赦！

在赵军重新布防之时，武安君白起也从安邑的秘密行辕赶到了上党的秦军大营。

王龁夺取西线壁垒的捷报，在秦国朝野引起了一片欢呼。秦昭王大为振奋，立即飞书白起：“原对赵军战力似有高估，武安君可酌情决战，早平上党。”白起接近上党，战况自然是一清二楚，连夜飞骑进入

上党。王龁一见便兴冲冲问了一句："夺得西垒，武安君以为如何？"白起不置可否，只教王龁细报伤亡数目。王龁禀报完毕，白起依然是不置可否，一句话不说带着两个司马到军营去了。王龁是白起老部属，深知白起虽则寡言，对战事却从来不含糊其辞，今日不说话，分明是这西垒之战有错失处。可错在哪里？时机不对？伤亡过大？王龁一时揣摩不透，心下大是不安。武安君军令原是明白无误：除了夺取太行山南三陉，其余关隘即或赵军设防疏忽，也不能擅自攻占。自己强攻西垒，分明是违背军令了。然则武安君非但没有处罚，连公然申斥都没有，又分明是强攻没有全错了。对，错就错在违背军令。以武安君之威严，从来都是令行禁止，你违背军令，胜了又能如何？王龁思忖一番，决意上书秦王并向武安君请求：此战不记功，以补违背军令之过。

谁知一连三日，白起都教王龁跟着他翻山越岭查勘赵军阵势。及至三日后回到行辕，王龁已经不说话了。击鼓聚将之后，白起对大将们肃然道："西垒之战，诚然激励士气。然则在我大军未聚之前，却是打草惊蛇，使赵军增兵坚壁。上党本是易守难攻之险地，三十万雄师坚壁据守，更有老廉颇稳健统兵，秦军纵是同等三十万也无法攻克。诸位须知：秦赵大决，不在小战之胜负，而在大战之胜负；要得大战而胜，便得聚集大军，寻求最佳战机。若无最佳战机，宁可对峙抗衡而不轻易出战。你等但看，如今赵军壁垒之森严，便知廉颇已经窥透上党对峙之精要。"

"王龁轻战，请武安君处罚！"王龁摘下头顶铜盔，心悦诚服地低头一个长躬。白起一摆手道："王龁有轻战之过，亦有醒我将士之功，功过相抵，仍领原职率军对峙。"

"武安君明察！万岁！"帐中大将异口同声地欢呼了一声。

白起脸上罕见地掠过了一丝笑容，突然高声问："谁读过《吴子》？"见众将纷纷摇头，白起肃然背诵道，"《吴子·论将》云：凡人

论将，常观于勇。勇之于将，乃数分之一耳。夫勇者必轻合，轻合而不知利，未可也。故将者所慎者五：一曰理，二曰备，三曰果，四曰戒，五曰约……”大帐一片静谧，王龁与将军们的额头都渗出了涔涔汗珠。

当夜，白起立即上书秦昭王，大要禀报了赵军态势变化，请求增兵二十万与赵国对峙。此时秦昭王已经得到了郑安平从邯郸发回的飞骑密报，醒悟到大势并非自己所想，立即回书：“举国兵符在君，兵马调遣唯君以情势定之，无须请命耽延也！”白起接书，当即发出兵符军令到蓝田大营。一月之后，大将蒙骜率二十万大军陆续开出函谷关抵达上党。至此，秦国蓝田大营驻军已经全部开到了战场，秦国在上党总兵力一举达到了三十八万。也就是说，若得再行增兵，便得从各个边地关隘抽调城防守军了。大军云集，针对赵军已经成型的布防与秦军所占地形，白起立即重新部署了上党对峙的壁垒防线：

西部沁水壁垒。沁水中游河谷是秦军在上党西边沿的屯兵要地，也是进军上党的西部根基防线。这段沁水河谷呈西北东南走向，长约八十余里，河谷宽阔，水源充足，堪称天然屯兵之所。河谷中段一片突兀的高地上有一座石砌城堡，叫做端氏城(注)，为春秋时期晋国端氏部族之封邑。这座石头城是沁水秦军的防守枢纽。白起命左庶长王龁率十万大军驻守这道沁水防线，实际上是将这里看做西部大本营。

中部老马岭壁垒。老马岭是秦军新近夺取赵军的西壁垒，西边背后二十里是沁水秦军防线，东边与赵军的丹水防线隔水遥遥相望，实际是秦军最前部阵地。因其居于咽喉冲要，白起派了勇猛刁钻的大将桓龁率领八万精锐步军驻防，大本营设在险峻的高平关。

南三陉壁垒。是以河内山塬为依托的太行山南部三陉口的防线。这道大阵西起轵关陉，东至白陉，东西二百余里，正对北面赵军的丹水防线，既是秦军的南部大本营，也是全部秦军的总根基所在。三陉

口分做三道防守线：进入陉口十余里的太行山北麓，每陉口修筑一道东西横宽二十里的山石壁垒，作为陉口北端的第一道防守；三陉口关隘加固壁垒，做第二道防守；陉口南出太行山十里，则筑起一条东西横宽二百里的最后防线，依据地形，石山则筑壁垒，土塬则掘壕沟。太行山北麓防线每段一万步军，共三万精兵防守；陉口关隘每陉五千步军，其中三千人为弓弩手，共一万五千人；太行山南麓防线则是六万步军严密布防，大部重型防守器械都设置在这里。南三陉三道壁垒的十万余大军，白起派了最为稳健缜密的蒙骜统领。

三大壁垒之外，白起还部署了两支策应大军：

第一支，由骑兵大将王陵率领五万铁骑，专一策应各方险情。由于陉口之外是河内丘陵平川，南边更有粮草基地野王与大河舟船水道，一则需要重兵防守，二则有利于骑兵展开，白起便将骑兵主力驻扎在野王以北的开阔地带，确保随时驰援各方。

第二支，驻扎沁水下游河谷的五万步骑混编的精锐大军，由白起亲自统率，做全军总策应。这五万大军的领军主将是王族猛士嬴豹。嬴豹是当年公子虔的孙子，勇猛暴烈大有乃祖之风，在秦军中除了白起谁也不服。嬴豹熟知白起最险难关口定然要亲自冲锋陷阵的战场秉性，将军中二百名铁鹰锐士专门编成了一个铁鹰死士队，专司执掌护卫统帅大旗，形影不离地跟定白起。

及至秦赵两军的第二次部署全部完成，已经是严寒的冬天了。进入腊月，中原久旱之后终于有了第一场大雪。呼啸的山风搅着漫天雪花扑进了军营，扑进了壕沟壁垒，扑进了关隘要塞。山峦连绵起伏的上党变成白茫茫一片混沌，雄伟的太行山宛如银色巨龙耸立在天地之间，倾听着苍莽山塬中的萧萧马鸣，倾听着无边无际的隐隐人声。

便是这茫茫飞雪，便是这严冬苦寒，也没有冰封这广阔战场在天下激起的巨大涟漪。往昔雪冬，山东道上商旅鸟兽皆绝迹，如今却是

车马如梭行人匆匆。特使的车骑，斥候的快马，满载粮草的牛车，牟取军利的商贾，逃离战火的难民，各色人等今年冬日都神奇地复活了，不窝冬了。一场旷古大战便在眼前，多少邦国的兴亡，多少生民的命运，都将为这场大战的结局所左右，纵是严冬飞雪，天下又如何能得安宁?

秦国大军一进上党，赵国君臣便大为不安。眼见铺排越来越大，分明是国命大决了，孝成王第一次有了一种不可言说的恐惧，夜来卧榻，莫名其妙地总是一阵心惊肉跳。枕不安席，索性召来一班重臣连夜商议。一见大臣们忧心忡忡踌躇不言，柱国将军赵括顿时慷慨激昂道："决国如同决战，狭路相逢勇者胜！战场已经摆开，大军已经对峙，可谓箭在弦上不得不发。当此之际，阵脚松动者必是大溃。诸位身为邦国栋梁，疑惧不定，当真令人汗颜也！"一番话掷地有声，一班大臣顿时面红过耳。孝成王心头一跳笑道："诸位大臣思忖谋划，未必便是疑惧，马服子未免过甚。诸位但说，如何与秦国周旋了？"平原君立即接道："大军成势，马服子所言大是在理，此时稍有退缩，崩溃无疑。老臣之见，秦国兵力已经超过我军八万，我当立即调边军十万南下，一则对等抗衡，二则昭示天下：赵国决意抗击秦国虎狼！""大是！"虞卿重重拍案，"唯有兵力均势，六国合纵方可有成！"蔺相如点头道："山东畏秦，日久成习，我若无大勇之举，也实在难以合纵也。"楼昌叹息一声道："我接赵商义报：魏国又夺了信陵君相权，韩国也将冯亭任了闲职。此中之要，便是两国对我军能否胜秦心存疑虑。"楼昌原是赵国名臣楼缓之子。楼缓年迈，子袭父爵，上党对峙开始后邦交频繁，楼昌被孝成王任为上大夫之职辅助邦交。

"岂有此理！"孝成王显然生气了，"韩魏反复无常，当真可恶！"

"赵王息怒。"蔺相如很是冷静，"秦国近四十万大军压在河内，对魏韩犹如泰山压顶，犹疑观望原是常情。赵军十万南下但能成行，臣等三人立即分头出使。非但韩魏，便是齐楚燕三国，也可稳定。"

“好！”孝成王断然拍案，却又突然犹豫，“边军南下，胡人匈奴卷土重来……”

“我王毋忧。”赵括笑了，“臣举一年轻将军，但有两三万之众，足以镇守北地。”

平原君先惊讶了：“哦？何人？”

“李牧！”

“李牧？”平原君目询，几位大臣都摇了摇头。

赵括笑道：“三年前，臣曾北上为邯郸守军增置战马，识得李牧。

其时此人年仅十八岁，已是边军千夫长，今年已是都尉了。李牧兵户子弟，十岁入军，精通兵法韬略不在臣之下，多有疆场实战却在臣之上。但有考察，我王便明。”

孝成王点点头：“既然如此，请王叔立即北上，若边地能妥为安置，立即调遣十万大军南下。”平原君立即慨然领命。孝成王又道：“出使列国，诸卿何时成行？要否等候大军南下之后？”蔺相如道：“但有决策，何须等待？明日我等便可成行！”孝成王一点头，看了看赵括道：“昨接廉颇军报：国尉许历老寒病发作，难以撑持繁重军务。本王之意，马服子谋勇兼备又正在英年，可换回老国尉坐镇邯郸防务。王叔以为如何？”

平原君思忖片刻道：“上党大军云集，粮道之任极是繁重，确需精壮之士担此重任。然则马服子气势太盛，动辄与老将军帐前争执，老臣却是忧虑。”蔺相如素来心思机敏，立即接道：“若得马服子明誓与老将军同心，诚为上佳人选！”孝成王笑道：“马服子如何？”

换回许历，本是赵括昨日得到军前消息后进宫慷慨自请。孝成王当时是答应了，却并未下书。赵括本想议事完毕后留下来再度请命，却不料孝成王这时提出来公议，顿时一喜一忧。喜者，显然是赵王对他信任有加。忧者，平原君大半要阻挠。及至平原君一说出口，赵括大感难堪——西垒之失后，赵军将士已经公认赵括轻战，自己虽则不服，也只得缄口不言。平原君如是说，显然是不赞同他代替许历了。

及至蔺相如一说赵王一问，赵括顿时感奋挺身，一拱手高声道："但得军前效力，赵括若不与老将军同心，死在万箭之下！"一言落点，君臣们一阵惊讶，又是一阵大笑。

平原君喟然一声叹息："少将军立此血誓，夫复何言！"

次日午后，邯郸四门车马纷纷。平原君马队北上了，蔺相如、虞卿、楼昌的特使轺车南下了，赵括马队打着"柱国督军使"的大旗西进了。孝成王最后在西门外送走了赵括，望着纷纷扬扬的漫天大雪，望着西部混沌难辨的白色天地，情不自禁地对着上天一阵喃喃祷告，愿天佑赵国，使自己成为战胜强秦的天下之王。

当此情势，秦国朝野也是一片紧张忙碌。

料得冬雪之季两军对峙无战，秦昭王将白起与范雎召回咸阳商议后续应对之策。白起对军势对峙的预料是：赵国必然继续增兵，秦国也得做好增兵筹划；以赵军战力，秦军不可能以少胜多。秦昭王思忖道："增兵但凭武安君调遣便了。只是这新征发之兵，战力可靠么？"

白起道："新征士卒，只能修筑壁垒壕沟做辅助战力。只要六国不成合纵，各边地关隘尚可聚集二十余万大军。"范雎笑道："伐交得当，他如何便能合纵？我意：先与楚国结盟，南郡兵力可立即北上。"秦昭王眼睛一亮："应侯有成算？"范雎点头道："王稽已在楚国，春来便有好消息。"

君臣正在议论，忽有郑安平密报到达，说赵国平原君已经北上调兵，三路特使也一齐南下了。秦昭王脸色顿时阴沉。范雎悠然笑道：“赵国君臣原以为只要与我大军对峙，合纵便是水到渠成，此时觉察情势有异方才大急，已是迟了。”白起困惑道：“如何迟了？”范雎道：“尚未及向武安君通报，魏国信陵君相权已免，韩国冯亭亦形同赋闲，此二人一去，三晋盟约便没有根基了。”白起不禁大是惊讶：“此两人尽皆栋梁，如何说去便去了？”范雎哈哈大笑：“不罢栋梁，大秦府库的金钱岂非白白扔了？”白起叹息一声：“匪夷所思也！”秦昭王笑道：“原是武安君不在意此等事，栋梁不栋梁，本在君王之断，岂有他哉！”白起目光一闪，终是没有说话。范雎一转话题道：

“目下急务是粮草。关中郡县府库之粮仓，已经大半输送河内。以武安君之算，大约储得多长时日之粮草方可？”白起思忖片刻，一字一顿道：“以对峙之大势，此战三年不能了结。”

“如何如何？三年？”秦昭王第一次听到白起如此论断，不禁倒吸了一口凉气，“田单一城之兵抗燕国四十余万大军，以弱磨强也才六年。上将军当年东取河内、南下南郡，都是与敌兵力相当，都是无过半年雷霆万钧取胜。如今我军多于赵军，如何要这般遥遥无期？”

白起一说军事便来精神，又是不善笑谈，一脸正色道：“君上之心，老臣倒是没有料到。田单抗燕，如何能与秦赵大决相比？魏国楚国，又如何能与赵国相比？赵国崛起已是三代，大军六十万与我不相上下，邦国实力也与我相差无几，名将名臣济济一堂，目下之赵王亦非平庸之辈。如此两强大决，每一步都牵动天下大局，三年有成，老臣以为已是上天佑秦了。赵若如楚如魏，如此大战老臣便可三月拿下。然则这是赵国，这是赵军，统帅是老而弥辣之廉颇，若无上佳战机，老臣宁可与他对头相持，绝不轻战。”

秦昭王见白起如此认真，说的又实在无法指斥，释然一笑道：

“本王原是没有细想，三年便三年，便是再有三年，还不也得撑下去？”范雎见白起嘴角一抽搐又要说话，恍然醒悟般笑道：“上将军方才所说之上佳战机，不知何指？”白起顿时坦然，侃侃道：“战机者，敌军异象也。就实而论，或敌方粮草不济而军兵骚动，或轻躁求战而我可伏击，或突然更换主帅等，不一而足，唯精心捕捉而已。”范雎目光一闪：“譬如燕国罢乐毅而任骑劫，便是田单战机了？”“大是也！”白起赞叹拍案，“这一战机田单等了六年。乐毅若在，岂有火牛阵大胜也！”范雎若有所思，良久沉默。

“应侯想甚？”秦昭王不禁笑了。范雎浑然无觉，嘴唇兀自喃喃，陡然笑道：“失态失态，容臣揣摩一番再说。”

倏忽已是春日。

各种消息随着特使轺车随着斥候快马随着商旅义报，在天下纵横飞舞起来。赵国十万精锐边军南下了！燕国武成王拒绝赵国合纵，还图谋在赵国背后做黄雀突然啄上一口！新齐王田建没有听蔺相如说辞，也没有听老苏代的“唇亡齿寒”说，硬是悄悄骑墙作壁上观！韩王魏王忒煞出奇，只追着赵国特使虞卿死问一句：赵军如此强大，为何不打一场胜仗长长三晋志气？然而，春天最惊人的消息是来自楚国的故事：老楚王芈横（顷襄王）死了，春申君黄歇迎接在秦国做人质的太子芈完回郢都即位。秦国先不答应，后来却又答应了，还派特使王稽护送芈完回国。芈完一即位，立即与秦国订立了修好盟约，秦国驻守南郡的八万大军立即拔营北上了！这些消息故事中还夹有一个神秘离奇的传闻：秦国特使王稽不知给楚国办了何等好事，楚王竟赏赐了他五千金还有十名吴越美女。

消息纷纭中，春天不知不觉地过去了。随之，秦赵两军各自再度增兵十万。如此赵军五十余万，秦军五十八万，上党大战场云集大军百万有余。也就是说，秦赵两国各自都将全部大军压到了上党，真正成了举国大决。面对这种亘古未见的战场气势，天下三十余个大国小

邦都一时屏住了呼吸。邦交使节没有了，口舌流播的传闻没有了。眼看两座雄伟高山要震天撼地地碰撞，无边广袤的华夏大地骤然之间沉默了。

然则，半年过去了，一年过去了，天下恐惧期待的旷古大战硬是没有发生。

被震慑而蛰伏的纷纭传闻，又如潺潺流水般弥漫开来，使节商旅的车马又开始辚辚上路了。议论源头的游学士子们，在各国都城进行着一个永远没有公认答案的论战：举兵百万，对峙两年，空耗财货无以计数，却依然还在僵持，秦赵两强究竟有何图谋？有人说，这是两强示威于列国，待列国折服，秦赵便要瓜分天下。有人说，这是韩国安天下的妙策，抛出一个上党教两虎相争，纵留胜虎也是遍体鳞伤，天下合力灭之，中国便是永久太平了。有人说，狼虎两家怕，秦赵两国谁也不敢当真开战，对峙全然是劳民伤财。

进入第三年秋天，天下惶惶之时，突然一个惊人消息传开：秦国武安君白起身染重病，气息奄奄了！随着这则消息的流播，山东大势竟在一夜之间发生了微妙的变化：楚国立即与赵国订立了修好盟约，却也不废除与秦国的盟约；齐燕魏韩四国，则纷纷派出密使催促赵国开战。各国使节一出邯郸则立即赶赴咸阳，纷纷带着各国的神医秘药争相探视武安君白起。一时间，白起府邸车马如流门庭若市，只是谁也踏不进府门半步。

半月之后，楚齐魏燕四国特使才获得秦昭王特许，在丞相范雎陪同下探视武安君。独留一个韩国特使韩明孤零零守在府外，虽大是尴尬，却又只得守候，毕竟，这个消息太重大了。半个时辰后，四国特使匆匆出来了。韩明眼见范雎远远望了一眼自己，立即叫住了四国使节低声叮嘱了几句，方才一拱手进去了。四国特使个个绷着脸从韩明身边走过，谁也不理会他，各自登车辚辚去了。

当晚，韩明悄悄拜会了楚国特使，送上了沉甸甸的三百金与两套名贵佩玉，楚国特使才压低声音诉说了一番：“噢呀，侬毋晓得，武安君当真不行啦！一脸菜色，头发掉光，眼窝深陷得两个黑洞一般也！我等问话，他只嘴角抽搐，始终没说一句话啦！末了只拉着范雎，流出了两股泪水，侬毋晓得，谁个看得都痛伤啦。英雄一世，毋

晓得如何得了这般怪病，天意啦天意啦！”

“范雎在府门对你等说甚了？”

“能说甚，不许对韩赵漏风啦！谁教韩国丢出个上党惹事啦！”

韩明出得楚使驿馆，连夜回了新郑，将情势一说，韩王与几名大臣立即眉头大皱。一番计议，见识惊人地一致：强秦如此冷淡韩国，分明已是记下上党这笔死仇了，无论韩国如何作壁上观，秦国都不会放过韩国。为今之计，韩国只有紧靠赵国了。又一番秘密计议，韩明兼程北上邯郸了。

赵孝成王与平原君立即召见了韩明。韩明向赵王备细禀报了他如何在四国特使之外单独探视白起的经过，将白起奄奄一息的病情说得纤毫毕现，末了道：“武安君显见是即将过世之人了。韩王以为，此乃天意也。望赵王当机立断。”平原君微微一笑：“韩国献上党而致大战发端，秦国不嫉恨倒也罢了，如何对特使如此青睐？竟能单独探视武安君？”韩明笑道：“平原君知其一，不知其二。韩国虽献上党于赵，却也将冯亭赋闲。再说，赵国合纵，秦国便要连横，示好于韩，分明是要瓦解三晋老盟。岂有他哉！”平原君揶揄笑道：“河外秦风大，韩国尚记得三晋老盟？”韩明正色相向道：“平原君之意，莫非赵国多嫌弱韩不成？”孝成王摆摆手笑道：“王叔笑谈，特使何须当真计较也。你只说，若赵国开战，韩国能否助一臂之力？”韩明不假思索道：“赵国若战，韩国假道魏国，接济赵军粮草。”平原君拍案笑道：“着！唯此堪称老盟也！”

武安君白起沉疴不起的消息一经证实，赵国君臣精神大振。傲视天下的赵军长持守势，与其说基于国力判断，毋宁说惧怕白起这尊赫赫战神。白起领军以来，每战必下十城以上，斩首最少八万，与山东战国大战二十余场，全部是干净彻底获胜，其猛其刁其狠其算其谋其智其稳其冷，堪称炉火纯青，对手从来都是毫无喘息之机。近二十余年以来，凡白起统帅出战，山东六国已经是无人敢于挂帅应敌了。这次上党对峙，秦军由左庶长王龁统兵，赵军稍安。事实上，白起也已年过五旬，好几年不带兵出战了。饶是如此，只要这尊神在，赵军将士与赵国君臣始终是忐忑不安。山东列国之所以皆作骑墙，一大半也是因了白起而将战胜可能倾向于秦。如今这尊令人毛骨悚然的战神终于奄奄待毙，如何不令人骤然轻松。

邯郸国人奔走相庆了。上天开眼，这凶神恶煞终是得报也！没有了白起，赵国五十万大军便是无法撼动的山岳，便是无可阻挡的隆隆战车，终将要碾碎秦军。一时间，邯郸国人求战之声大起，理由只有一个：秦压赵军三年，该到赵军大反之时了。

在这举国请战声浪中，邯郸传出了一个教赵人百般感慨的消息：秦军不惧老廉颇，唯惧马服子赵括。

---

1. 赵国两赵豹，前一赵豹是武灵王时之阳文君，此赵豹为惠文王所封，孝成王叔父。
2. 赵国封君最高，侯爵次之，与秦国大体相同。
3. 行人署，秦国执掌邦交具体事务的官署，隶属开府丞相。
4. 老马岭后名空仓岭。长平大战后，因秦军曾在此处筑空仓引诱赵军，留有遗址得名。此取原名。
5. 都尉，赵国军职，秦国为“军尉”，千夫长之上，当为数千人之将。
6. 裨将，战国通行军职，军中副将。
7. 端氏城，战国初期为魏地，中后期为秦国河东郡城邑，在今山西沁水县城东北。

第十五章　长平大决

一　年轻的大将军豪气勃发

秦军畏惧马服子的传闻，在赵国君臣中激起了非同寻常的反响。

孝成王第一次听到，也只是笑了笑而已。可短短旬日，先后有二十多位大臣向他禀报巷闾市井的这个消息，越说越有本，越说越有证，孝成王也不禁怦然心动了。这日平原君进宫商议上党粮草事宜，孝成王笑着问了一句："人言秦军畏惧马服子，王叔可曾听说？"

平原君稍事沉吟道："老臣早已听说，唯恐流言有诈，故未敢报王。"

"王叔所虑原是不差。"孝成王思忖道，"事出有因，能否派出密使斥候查勘一番？"平原君道："王有此意，老臣自当部署查勘。"

旬日之内，斥候从上党陆续回报，秦军将士中确乎流传着各种马服子父子的故事，兵士们夜间在篝火边闲话，也是高一声低一声地说马服子如何如何，然则却始终没有听到怕马服子的说法。只有一个乔装成河内运粮民伕混入秦军营地的斥候说，他听到秦将王陵高声大骂："鸟！马服子没来撤个甚！廉颇老卒会打仗么？过夏生擒这个老匹夫！"又过旬日，派到咸阳的密使回报：咸阳国人也多议论只当年马服君胜过秦军，目下武安君虽则不行了，但只要廉颇统军，秦军哪位大将都可胜得这老卒，秦国照样灭赵。最重要的，是密使通过楚国大商，与秦国国尉府的几个吏员有几次饮酒聚谈。吏员们都为武安君即

将辞世长吁短叹，但说到战局，却都是轻松随便，说王龁可能与马服子不相上下，但对付老廉颇绰绰有余也。

平原君揣摩再三，不知如何决断了。

平心而论，平原君对赵括的种种做派很是不以为然，对赵括的兵家才能也实在是心中无底。然则三年过去，两国大军对峙终须有个结局，长守也不是出路，加之白起将死，莫非当真到了扭转乾坤的时机？若有此千古良机，自己却因一己好恶而埋没良将，岂非赵国罪人了？至少，赵括举荐的李牧，平原君是极为赞赏器重的，一番长夜谈，立即任命李牧做了云中将军。若赵括有李牧那番沉雄气度，夫复何言？若说选将，平原君是本能地喜欢李牧。然则回头想去，李牧也没有赵括那般激情勃发才思喷涌谈兵论战从容如数家珍；再说李牧比赵括还年轻，军中尚无声望，震慑六十万大军谈何容易？相比之下，赵军将士多有当年马服君部将，几乎人人都对少将军赵括钦佩三分，赵括统军，决然不会生出将令不行的尴尬。可是，老将军做何想法？三年前自己与老将军在军前有约，誓言为老廉颇做邯郸根基，自己一退，老将军何以处之？

辗转反侧一夜，仍是莫衷一是。清晨寅时三刻离榻，平原君还是赶着卯时进宫了。孝成王正听蔺相如禀报列国情势，见平原君进得书房，摆摆手教蔺相如稍等，转身对着平原君一笑：“王叔匆匆而来，想是查勘有定？”平原君将各方回报一一说明，末了道：“此事老臣难决真伪，但凭赵王决断。”孝成王听得兴奋，拍案道：“果真如此，天意也！”“我王差矣。”一直安坐静听的蔺相如突然插话，“邯郸传闻，臣亦闻之。姑且不说，此等流言完全可能是秦国用间。但以实情论之，马服子不可为将也。”

“为何？”孝成王有些不悦。蔺相如神色坦然道：“赵括才名虽大，却只是据书谈兵，不知据实应变之道。用赵括为将，犹胶柱鼓瑟也。”

“胶柱鼓瑟？此话怎讲？”

“调弦之柱被胶粘住，瑟便无以发声。赵括为将，如同胶住了五十万大军变通之道，唯余猛攻死战一途，后果不堪也！”

赵孝成王一时默然，思忖片刻笑道：“上卿对赵括之论，未免偏颇过甚了。”

“老臣论才，但以公心，上天可鉴！”

“也好，本王与王叔思谋一番再说。”孝成王一摆手，显然是要蔺相如不要再说了。蔺相如本已经成为隔代褪色的老臣，与孝成王远非如与惠文王那般君臣笃厚，更兼孝成王已经显然断定他论才不公，再评说赵括则是适得其反。蔺相如毕竟明锐，如此想得明白，一拱手告辞去了。

次日，邯郸又传开了一则消息：蔺相如与廉颇有刎颈之交，诋毁马服子，图谋朋党私利。传闻沸沸扬扬，几日之内朝野皆知。平原君觉得这则传闻实在蹊跷，进宫提醒赵王当机立断，否则上党大军不稳，邯郸民心也不稳。虽未明说，平原君却是显然希望赵王将廉颇蔺相如之传闻看做秦国用间，打消起用赵括之念，抚慰廉颇而平息流言。谁知孝成王已经在传闻流播之时，召见赵括做了一次长夜密谈，此刻已是另一番思谋。平原君一催，孝成王当即断然下书：拜马服子赵括为大将军，统帅上党大军决战秦国！

消息传出，邯郸国人奔走相告，一时满城欢腾，朝野臣民尽皆慷慨请战。孝成王大是振奋，第一次觉得自己做了一个顺天应人的圣明决断，立即又下了一道王书：三日之后，亲自率领举朝大臣为大将军郊亭壮行。

王书颁出，孝成王立即召平原君进宫，要平原君前赴上党坐镇，一则督察大军，二则做赵括大军的粮草辎重总后援。实际上便是赵括代廉颇，平原君代赵括，孝成王坐镇邯郸做最终决策。平原君不假思索，慨然应允。赵王已经即位七年，诸多事体已经流露出独断迹象，自己若执意守在邯郸领政而推辞赴军，实在也是不妥。大计已定，在君臣计议统筹粮草的诸般细节时，老内侍来禀报，说马服君夫人抱病求见。

“快请。”孝成王已经站了起来走向门厅。

赵奢遗孀已经是白发苍苍的老夫人了，拄着一支竹杖欲待行礼，被笑盈盈的孝成王搀扶住了。虽则如此，老夫人还是执意向孝成王微微一躬身，方才坐在了内侍搬来的绣墩上。

“老夫人，大是安康也！”孝成王笑着高声一句祈福辞。

“君上，可是用赵括做了大将？”老夫人突兀一问，神态分外清醒。

孝成王点头笑道：“对。马服君将门有虎子！”

“君上差矣。”老夫人摇摇头，喘息几声平静了下来，“马服君在世时，曾几次对老身说及：若赵括为将，必破军辱国。老身问何以见得？马服君说，赵括三病，无可救药。”

“三病？”平原君不禁笑了，“哪三病啊？”

“读兵书寻章摘句，有才无识。”

“马服君屡次被儿子问倒，气话，不作数也！”孝成王大笑。

“盛气过甚，轻率出谋，易言兵事。这是二。”

“此等断语大而无当，老夫人何须当真！”

老夫人不断摇头，自顾认真地说着：“其父在时，但受君命为将，不问家事而入军；王室赏赐，尽皆分与将士共享；亲友者百数，无携一人入军。而今赵括为将，王室赏赐归藏于家，用以大买田产；在军不亲兵，升帐则将士无敢仰视……此父子原非一道，愿我王收回成命，毋得误国。”

孝成王一阵默然，终是禁不住道：“老夫人，此等细务纵然有差，亦非为将之大节也。人非圣贤，孰能无过？何独对赵括之秉性细行大加苛责？如此说来，廉颇老卒无文，蔺相如曾为乞食门客，都做不得栋梁之材了？”

老夫人默然良久，喘息一声道：“知子莫若父母也。君上执意用赵括为将，请君上准许老身与族人，不连坐其罪。”“准请！”孝成王慨然拍掌，“马服君有首败秦军之功，老夫人与族人自当免坐。赵括建功之日，老夫人与家人族人却要一体封赏！”“父母之心，唯天知之也。”平原君叹息一声过来抚慰，“老夫人，言尽于此，此等话不要再说了。成命一出，军心民心不可乱也。”老夫人不再说话，抹着眼泪点点头，被侍女搀扶去了。孝成王看看若有所思的平原君，转身一声吩咐：“宣赵括进宫。”

上党相持进入第三年时，赵括的军务日见减少，后来简化为一件事：每月在邯郸与上党间来回一次，在邯郸国尉府统筹输送粮草，在上党廉颇大帐交接粮草。虽说再也没有与廉颇横生龃龉，毕竟是话不投机，赵括与廉颇几乎从来没有磋商过战场见识。但赵括也绝不是无所事事，更不是没有了见识，相反却更忙碌了。这忙碌，是本职军务之外的诸般军情揣摩。只要在上党，赵括总是到赵军壁垒逐一踏勘，回到行辕便绘制一幅壁垒图。两年多下来，赵括已经将两大防区的四十六处壁垒全部踏勘完毕，四十六张大图也全数画完。在武安君白起将死的传闻流播之时，赵括又再次对所有壁垒踏勘一遍，回到行辕对

照壁垒图，竟发现所有壁垒三年来都没有丝毫变化。赵括顿时愤怒了，立即带着大卷壁垒图兼程赶回邯郸，连夜求见孝成王。这便是赵括与孝成王的那次长夜密谈。赵括的一番话使孝成王大为震撼：“老廉颇曾对平原君声言：但有战机，自当攻秦。既然如此，便当逐年做攻敌之备，或设置器械，或前移壁垒，或隐秘挖掘前出地道。然则，全数壁垒三年无变，赵军何有攻敌之心？如此坚壁防守，臣实不解老将军终将如何！”

看着满满摊了几大案的壁垒图，看着已经变得黝黑精瘦的年轻将军，孝成王心下感奋不已，不禁拍案感喟：“马服子啊，白起这恶煞终是要到头也！你若为将，却当如何？”赵括一声长叹：“惜乎赵括生不逢时也，竟不能与白起并世交锋！”孝成王双眼顿时大亮：“马服子期盼与白起对阵，壮哉壮哉！”赵括坦然道：“固国不以山河之险，胜敌不以弱将而成。若我国人将战胜之道寄予白起之死，实为侥幸图存之心，不足取也。军势当攻则攻，当守则守，岂能以敌方何人统帅而定策？若此作为，田单以商贾之身，不当抗击乐毅也。白起纵是方今战神，也须得以战场之法打仗，何惧之有也！”

这番夜谈，使孝成王对赵括骤然有了沉甸甸的感觉。决战决胜的气度并非人人都有，对于大将，则更是难能可贵。老廉颇以勇气闻于诸侯，然则也并非没有过畏战守成之心。当年秦军铁骑进犯阏与、武安时，老廉颇畏惧不敢出战，今日又如何能说不是？当年之秦军也是所向披靡，山东六国对秦军无一胜绩。若依寻常之才，赵军自然只能据险防守了。然则恰恰是父王慧眼决断，不用廉颇，不用赫赫盛名的乐毅两子，却毅然起用了喊出“狭路相逢勇者胜”的赵奢，才有了那场大胜奇迹，才一举使赵国与秦国比肩而立。若无此举，赵国安得大出于天下！而今面对天下畏如尊神的白起，赵括独能以求战之心对之，且战场踏勘如此扎实，能说是轻躁气盛之心？有得赵括此人，未尝不是赵国又一次大出的机遇，你赵丹若无父王慧眼决断之胆识，便将永远失去这再也不会重现的千古良机。

唯其如此，孝成王的心志丝毫没有动摇。

此刻，孝成王要做的，是抚慰赵括，使他毋得受老母之言而乱其心。及至赵括匆匆进宫，听孝成王平原君一说，轻松地笑了起来：“老父终生轻我，尽人皆知。老父此话，非但对老母说过，也对先王说过。赵括若是计较在心，成何体统？”平原君不禁大笑：“马服君父子，天下一奇也！父子相轻，直言相向，连带老母卷入，却谁也不做计较。”转而低声笑道，“少将军若要置买地产，先不要忙，此等事老夫帮你，先打仗再说。”赵括朗声大笑道：“人言诚可畏也！我在武安谷地买了六百亩草场，那是专一为我千骑队驯马之所。传入老母耳中，便成了置买私产，夫复何言？”平原君不禁惊讶了：“大将军千骑护卫，自有军马，何劳自己买地驯马？”赵括笑道：“去岁之时，李牧受我之托，在阴山林胡部族为我买得六百匹未驯野马。我想尽快就近驯出，替换千骑队老马，使千骑队成为一支风暴铁骑。君不闻白起但在军中，必率三百铁鹰锐士么？”孝成王听得大是感奋，立即吩咐身边老内侍：“立传王令：再赐大将军黄金千镒。”赵括毫不谦让，慷慨一躬：“谢过我王！”平原君又是一阵大笑：“壮哉马服子！老夫做你督军使了！”君臣三人同声大笑起来。

三日之后，当初秋的太阳堪堪挂上雄峻的箭楼飞檐时，邯郸西门外已经是车马辚辚行人如潮了。赵孝成王亲率百官从官道西来，邯郸庶民万人空巷，从四面八方拥向那座古朴硕大的迎送石亭，欢呼雀跃地堆在山丘，挂在树梢，矗在任何一个可以遥望石亭与官道的塄坎上，都要一睹以与白起并世对阵为荣的年轻大将军的风采。

日上半山，遥闻鼓声大作号角连天。邯郸西门外军营旌旗飞动，一彪军马如火焰般掠地卷来。片刻之间，一杆红色大纛旗一个斗大的“赵”字满当当涌入眼帘。大纛旗下，一员黝黑高挑的英挺将军端坐在雪白的战马上，大红绣金斗篷猎猎舒卷，头顶帅矛灿灿生光，一身棕色紧身胡服皮甲，直是天神般威武。身后千骑更是一色的红鬃阴山

烈马，仅仅是那隆隆如战鼓般整齐的马蹄声，便使人皆骑射的赵人一片喝彩。及至骑队风驰电掣般卷来，又在亭外半箭之地齐刷刷山岳般骤然人立，漫山遍野响彻了“上将军万岁！”“马服子万岁！”的欢呼声。

朝臣夹道，乐声悠扬，孝成王踏着厚厚的红毡迎了上来，对着迎面大步走来的赵括，从身后内侍的托盘中捧起了硕大沉重的青铜酒爵。赵括拱手一声“臣甲胄在身，不能全礼”，双手接过青铜大爵汩汩痛饮而下。一连三爵甘烈赵酒，赵括面颊飞红，慷慨高声道：“我王亲率朝野臣民为臣壮行，臣请歌一曲，以明心志。”

“好！”孝成王转身一摆大袖，“乐工，《赵风》！”

战国谚云：秦赵同宗。赵人乐风与秦人乐风如出一辙，同是慷慨豪迈几如嘶喊，同是肺腑悲声苦绝其心。《赵风》一起，黄钟大吕弦管激扬。赵括锵然拔出弯月胡刀，青光闪烁间一声清越高绝的嗓音破空而出：

兵书千卷　雕弓天狼

九州烽烟　壮士何伤

铁衣胡马　长驱上党

扫灭秦虏　大赵皇皇

随着响遏行云的一声高腔，赵括的弯刀入鞘了。满场人众肃然无声，孝成王泪光盈盈，对着赵括深深一躬。骤然之间，欢呼声震天动地淹没了邯郸郊野。赵括挺身向孝成王一拱手，飞身上马。一阵鼓声，一片飞动的火焰卷着一点雪白绝尘去了。孝成王望着远去的马队，久久伫立着。

二　长平换将　赵军骤然沸腾起来

换将风声传到长平行辕时，老廉颇震怒了。半年以来，军营流言不断，真真假假虚虚实实，老廉颇大是头疼。他坚信这些流言都是秦国那个乌黑冰台恶意散布的。甚个山东五国都不理睬赵国了，赵国府库缺粮了，赵国无兵可调了，匈奴要趁机南下大掠赵地了，林胡要东山再起了，等等，兵士日每都有新传言，军营日每都是一惊一乍。对这种来无影去无踪的风传，老廉颇实在找不出破解之法，除了大骂秦人卑劣，只有严厉申饬全军：传播流言者立斩不赦。饶是如此，流言还是鬼魅般游荡在军营。更令人气恼的是，有些传闻竟迅速得到了正统途径的证实，譬如白起将死，譬如合纵未成。老廉颇军令再严，也不能日每杀人。时间一长，老廉颇对这鬼魅般无孔不入的流言也只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了。两三个月前，军营流传出秦军不惧老廉颇而独惧马服子的消息时，老廉颇破天荒地哈哈大笑起来：“滑稽滑稽！秦人造谣术太得拙劣也！竟说自己怕一个翩翩书生，当老赵人磁锤愣种么？鬼才信！”于是，老廉颇非但没有禁止这则流言，反倒是走到哪座军营说到那座军营，总是大笑一通，以这则最是荒唐的流言讥讽秦人造谣术的拙劣。在廉颇看来，秦人制造的这则流言荒诞过甚，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只能使所有流言在赵国朝野变成一阵烟雾飘散。谁知便在他兀自哈哈大笑的时候，一则惊人的消息在军营迅速传开：赵王决意换将，拜赵括做大将军，老将军要去职了。

廉颇脸色铁青，当即升帐聚将，严厉追查流言来源。谁知四十多员大将一片沉默，没有一个人出声。廉颇大怒，雪白的须发骤然戟张，拍案一声大吼：“司过将军，立即查核。无论兵将，传谣皆杀！”正在这满帐肃杀之时，突闻行辕外马蹄如雨，中军司马飞步而来，低声在廉颇耳边说了几句。老廉颇脸色骤然一变，对司过将军吩咐一句：“你只查核，老夫片刻即回。”转身大步出了行辕。

朦胧月色下，一个熟悉的身影大步走了过来。

“相如，你如何来了？”廉颇惊讶得声音都颤抖了。

“患难刎颈，我不来谁来？”蔺相如淡淡一笑。

“老兄弟后帐稍等，处置完军务你我痛饮。”

“将士何罪之有也！老哥哥，不要再错杀了，听我说。”蔺相如拉起廉颇到了行辕战车的角落处。随着初秋的凉风，蔺相如的喁喁低语不啻一声惊雷，廉颇木桩般呆滞了。蔺相如的声音依然清晰地说着说着，一直将三年来的种种大事说了个巨细无遗，反复拆解条分缕析不休不止地说着，说着。

“明白也！老兄弟不说了。”终于，老廉颇粗重地喘息了一声。

“老哥哥若不愿留赵守边，选个立脚之地，相如送你。”

“老夫之心，凉透也！赵国之外，老兄弟说个地方。”

“楚国。我已与春申君说好了，或隐居或为将，皆由你便。”

“明日交接完毕，老夫即刻便走。”

“也好。邯郸家人，相如一力护送入楚，那时与老哥哥终日盘桓。”

“如何如何？你老兄弟也要挂冠？”蔺相如泪眼大笑道：“赵国连长城都不要了，蔺相如何足挂齿也！”

“天亡赵也！夫复何言？”廉颇喟然一声叹息，觉得身后有异，猛然回身端详，骤然间老泪纵横——四十多员大将整齐肃立在辕门庭院，无声地围着他，却没有一个人说话。对着朝夕相处的将军们，老廉颇不禁深深一躬，直起腰挥挥手，拉起蔺相如大步去了。

次日傍晚，赵括与平原君的马队开到了长平。廉颇一身老粗布衣平静地迎接了先头入关的平原君，只淡淡一句：“平原君不须说了，老

夫今夜便行交接。”平原君原本尚有疑虑，着意做了渐进安排，劝说赵括先在长平关外驻扎一夜，由他先期抚慰老将军并通报众将后，再行定夺军令交接日期。目下廉颇如此行头如此说法，竟教平原君心头猛然一跳。老廉颇坦诚执拗勇冠天下，部下大将更是浴血患难，但有不服便是事端，此话是真心还是示威？

“赵胜食言，万般无奈也。老将军记恨，赵胜请罪了。”平原君深深一躬。

老廉颇笑了：“此乃天意，老夫何敢罪人也？平原君不信，随老夫入军便了。”

进得长平幕府，聚将厅灯烛煌煌，众将肃然列座，帅案上赫然明列兵符印信令旗王剑等一应军权公器。老廉颇淡淡一笑：“如何？全军大将四十六员，一个不差。”平原君毕竟通得军旅，知道这大将齐聚便是军中无事征兆，顿时放下心来笑道：“老将军忠诚与国，赵胜先行谢过。”转身对随身司马一声吩咐，“请大将军入关接防。”

片刻之后，千骑马队隆隆进入长平关。赵括带领着一班军吏与四名护卫武士，气昂昂进了幕府聚将厅。四十多员大将依旧是肃然无声，连平原君也是默默站着只是看。老廉颇对着赵括只是淡淡一笑，朝着赵括一伸手。赵括激情勃发而来，一路上不知想象了多少种交接情形，谋划了多少种应对之策，却偏偏没有料到目下这种毫无生趣的交接。赵括本想将王书慷慨宣读，谁知廉颇一伸手自己竟将王书接了过去。廉颇看也不看，将王书丢在了帅案，然后一挥手，一名中军司马一宗一宗地将兵符印信等诸般将权公器打开陈列，两名司马又抬来了一大案卷扎得整整齐齐的竹简，便肃然退了下去。

“这是将权。这是军务。这是四十六员大将。这是全班司马军吏。”老廉颇伸手一番指点，一转身径自嗵嗵砸了出去。

赵括嘴角一阵抽搐，脸色铁青，待要发作，平原君低声笑道：“老将军心下不快，随他去了。上将军，还是接得大军要紧。”赵括长吁一声，脸色顿时舒展，立即下令：“随来军吏司马，立即清点将权军务。”转身又对满厅大将下令，“诸将回营，安抚将士毋得喧哗。明晨卯时聚将，本上将军部署大战。”

“遵命！”大将们一声答应，鱼贯出厅去了。赵括原本想留下几个自己熟悉的将军以及父亲的老部将谋划一番，眼见将军们脚步匆匆没有一个人迟滞，终是没有开口。

秋雾蒙蒙，太阳还没有出山，长平关外的几条山道上响起了急骤的马蹄声。各营大将纷纷提前赶到了幕府辕门外等候。寅时末刻，辕门口内第一通聚将鼓隆隆响过，大将们纷纷整肃自己的衣甲，按照职爵高低迅速排成了两行。廉颇在时，原是无人在意如此细行，但踏着鼓点不误点卯便了。然则军中早已传闻：这新大将军马服子最是讲究军容整肃，且处罚部属极为严厉。今日第一次聚将号令，谁敢不小心翼翼？及至第二通鼓声响过，大将们衣甲整肃地鱼贯进了聚将厅，依照各自座次，挺胸在各自将墩前站成了左右两厢六大排。三通鼓响，中军司马一声高呼：“大将军升帐——”

一阵清晰有力的脚步声，赵括从那面威风凛凛的猛虎大屏后走了出来，肃然对着帅案正中的印剑令旗一躬，退后一步肃立不动了。中军司马接着一声高呼：“卯时点将——”肃立帅案侧后的一个军吏展开手中竹简，高声念着一个个名字点了起来，被点到之将赳赳挺胸响亮的一嗓子“嗨”，此所谓应卯也，须得精神抖擞，高亢洪亮，绝不许有畏缩窝囊之态。此谓“军容”，也就是军中礼仪。

对军营训练最有讲究的《司马法》云：“国容不入军，军容不入国。军容入国，则民德废。国容入军，则军弱。在国言文而语温……在军抗而立，行而果，介者不拜，兵车不式，城上不趋，危事不齿。”这番道理被古人说得很透彻，军营的言行风貌与寻常国人是完全不同

的。此中根本，是军士的一言一行都要张扬胆气，坚决果敢，而渐渐浸化出慷慨赴死的勇士精神。你看：昂首挺立（抗而立），步伐果敢（行而果），着甲胄不跪拜（介者不拜），兵车甲士不拱手（兵车不式），城头不能恐慌急走（城上不趋），骤然遇险不能张口乱喊（危者不齿）。一宗宗明确具体，长年做去，不由你不生出一种豪情一种胆气。

片刻间嗨嗨连声，点卯已告完毕，四十六员大将齐刷刷一个不缺。“大将军发令——”

赵括“刷”的一声，一个大步到了帅案之前，目光扫过众将，激昂痛切地开始了初帅令：“诸位将军，上党业已防守三年，可谓兵疲师老。无须猜测，无须揣摩，赵括受命统兵，是要与诸位一道扫灭秦军，共建不世之功业！我大赵自从武灵王胡服骑射而成新军以来，大军西灭中山、楼烦，北却匈奴、林胡，拓地千里，大出天下而与强秦并立。自秦赵并立天下，唯一交手之战，也是赵军大胜。然则，受降上党之后，赵国大军却成了一堆烂泥。倏忽之间，丢三陉，丢西垒，损兵折将，节节龟缩。以致今日被秦军压在丹水之东区区三百里山谷，使赵国大军蒙受六十余年来之最大耻辱！”骤然之间，赵括从帅案锵然拔出那口金鞘镇军王剑，愤然一砍，帅案一角随着一道青光砰然砸到地上。

“何以如此？”举帐肃然之时，赵括喘息了一声，语调略是平缓，“皆在我军一味防守，一味退缩也。当年田单抗燕，孤城艰危尚刻刻筹划反攻，始得有胜。而今两军对峙，我方营垒三年不做攻敌之备，谈何战胜攻取？赵括景仰廉颇老将军既往战功，却不能苟同老将军一味防守。”见将领中有人目光一瞥，赵括冷冷一笑，“诸位若以为是白起之死而使赵括请战，错也。国之良将者，唯以战场之变而变之。今秦军疲惰，粮草道远，营垒松懈，久屯厌战。主将王龁，更是

一勇之夫。当此之时，若再一味固守，便是食古不化，便是败军亡国！”

将军们已经渐渐被赵括的激昂雄辩所折服了。若赵括一味攻讦老廉颇，或只是蛮勇主战，这些久经沙场的将军们必然不服。而今，赵括非但没有攻讦老将军，且将改守为攻的道理大体已经说清。更根本处在于，自白起将死的消息传开，对秦军不利的传闻便接踵而来，赵军将士也是精神大振，求战之心日见迫切。说到底，军营将士的主流精神，永远都是迫切求战，古今皆然。如今一经赵括点拨激发，将军们压抑三年的求战之心顿时勃然喷发，举帐一阵高喊：“愿随大将军一战！”“血战秦军！”“大将军万岁！”

“诸位将军有战心，国之大幸也！”赵括大是振奋，待帐中平息下来又道，“为大战之胜，本大将军今日发布两道军令：其一，原幕府司马、军吏，各加爵一级，悉数充任各部伤亡都尉；新幕府之司马军吏，由本大将军之随带吏员充任。”

这种“易置军吏”的做法，本是军中忌讳。忌讳处不是大将军无权，而是易置军吏对战事大大不利。如同换官不换吏一样，换将不换吏也是军中传统。这些司马、军吏事实上都是掌握军务细节的实干吏员，其可贵处不在于智慧才思，而在于对繁杂军务的精熟与长期磨炼的处置经验。除了最重要的军令司马，也就是寻常所说的中军司马，一班军吏与将帅并无生死党附，而都是以军令是从。无论何人为将，司马军吏都是处置军务不可或缺的一套人马。今日赵括初帅便易置军吏，大出众将意料。谁知司马军吏们却没有怨言，齐齐一声遵命，当即站到将军们身后去了。此中要害，是赵括对司马军吏们每人晋爵一级，事实上有所抚慰。按其才具，这些司马军吏原本便是军中士子才做得的，寻常带兵都尉倒未必做得。唯其如此，司马军吏中也不乏期盼战场立功擢升者。既能加爵一级，又能驰骋战场，未必便是不好，

谁却去与这个深得赵王信任且讲究甚多的大将军认真理论了？见司马军吏们如此泰然，将军们也会意，自没有一人出来再生异议。

“第二道军令！”赵括语气骤然凌厉，“自今日起，各营立即做攻敌之备。半月之内，散守营垒之军兵，集结成营驻扎。专一防守器械退入辎重营，弓弩火器云梯云车等诸般攻敌器械，作速入营。营垒军炊器具一律退库，军士复我赵军剽悍轻猛之风，人各六斤干肉、两袋马奶子，做一往无前之冲锋陷阵！”

“嗨！”大厅轰然一声，炸雷一般。

正午一过，整个赵军营地沸腾起来了。三年以来，赵军都是营垒坚壁死守，骤然间要转入进攻准备，谈何容易？几度春秋寒暑，营垒几乎变成了兵士们的家室。每道营垒后都挖掘了无数山洞，避风处的山洞睡觉，通风处的山洞造饭，溪流边的山洞沐浴，深涧旁的山洞做茅厕，营垒中段宽大敞亮的山洞，便做了各个都尉的“幕府”。日复一日无仗可打，猛勇的士兵在这种军营“山居”中也实在有些散漫了，有些疲惰了。如今将令雷厉风行，要在半月之内回归大草原血战一般的轻兵大营，有多少事情要做？一时间，长平四面的四十多座大营垒里，人声鼎沸战马嘶鸣车马交错兵队穿梭，入夜遍山火把，白昼旌旗猎猎，半个上党都燃烧起来了。

在这沸腾燃烧的时刻，赵括的中军幕府悄悄迁出了长平关，北上三十里，在丹水上游的一座高地连夜构筑了新的中军行辕。

长平大战之后，后世对这座高地及其余脉有了两个名字：一叫做韩王山，一叫做将军岭。韩王山之名，当是后世得韩人之称而流传，说的是当年冯亭守上党以这座山为中军幕府。将军岭之名，当是后世得赵人之称而流传，说的是赵括在此驻扎幕府与秦军大战。赵括在昔日踏勘中早已熟悉了长平地形，所选这座山头，恰是丹水、小东仓水与永禄水之分水岭，平地拔起二十余丈，底部土坡，山腰以上则是石

山，山坡不甚陡峭却也不易攀登，山顶一片平坦高地，可驻扎数万精兵。远眺而去，四方河谷与秦军黑色营垒皆历历在目，确是难得的中军号令之所。

行辕一扎定，赵括立即下令设置云车大纛旗等以做三军总号令。当清晨的太阳爬上万千沟壑时，一团火焰般的“赵”字大纛旗在将军岭猎猎飞动了。

三　秦国朝野皆动　白起秘密入军

赵括替代廉颇的消息一传出，秦国朝野波澜顿生。

诸般传闻原是郑安平人马的受命之作，秦国最高层当然清楚。然则对于不明真相的朝野臣民而言，赵括为将的消息不啻是秦赵大决的一道战书。用老秦人的话说，秦人绷着心与赵国撑了几十年，老是摔个平跤，没逮着个甚便宜。反倒是赵国有了“首胜强秦”之名，赫赫然成了山东守护神。如今这猛子赵国分明要与秦国生决死战，秦人虽则不怕，仍然是浑身一个激灵。此其时也，秦人公战之风早已蔚为传统，消息一传开，立即举国请战，各郡县官署庶民盈门，一口声要上阵斩首立功。咸阳官员大臣们络绎不绝地进宫求见秦王并纷纷上书，几乎是异口同声一个调：不能服软，早定国策，与赵国一决！

与此同时，山东六国也立即紧张起来。赵人尚武好战，秦人虎狼成性，一个生猛，一个凶狠，活生生天下一双死硬对头。如今一旦举国大决，鹿死谁手实在是难以预料。为今之计，只要不连带受灾便是万幸，谁却顾得斡旋调停？于是，骤然之间天下噤声，都睁大眼睛看着这两座高山轰轰然逼近，都屏住呼吸等待着那震天撼地的对撞风暴降临。

秦昭王立即召范雎、白起夤夜密商，君臣三人谁也没有一丝笑容。事关大战，秦昭王教白起先说。白起喘口粗气道：“对策只一个

字，打！然则，要一口咥下六十万人马，我军兵力尚嫌不足，粮草尚嫌不便。老臣难处，唯此两点。”范雎坐镇后援，闻言大是困惑：“我军粮草输送从未间断，在野王已经囤积成几座大仓，如何还是不便？”白起摇头道：“不便，并非不足也。我王、应侯有所不知，此番大战旷古未见，一旦发起，两方大军百余万必是犬牙交错。上党山地多有山溪河流，水源不乏。届时随身军粮之多少，便将成为战力命脉。我军纵有军粮，运不上去枉然，运上去无法造饭也是枉然。相比之下，赵军已成胡风，人各随带马奶子干肉，立可保得旬日轻装大战。我军虽也有干肉炊饼之习，然则仓促间无法大量制作，如此军粮便是一难。老臣反复思虑，此事最难。”

“嘘——”范雎倒吸了一口凉气，“居然有此等事，有粮毋得吃？”

“小战无，大战便有。长平大战，更会有。”白起几乎是一字一顿。

秦昭王良久默然，陡地拍案：“本王亲赴河内做大军后援，便是河内三百里家家起炊，也要兵士随身足食。”

“君上！”范雎骤然一惊，“河内新郡险地，不宜轻涉。此乃臣之本职，何劳我王。”

“唯是新郡，才用得本王。”秦昭王斩钉截铁，“关中不能再征兵，否则老秦人根基便空。目下之河内河东，正是吃重之时。”喘息一声又道，“丞相坐镇咸阳，理国署政，统筹后继粮草。”

“君上……”范雎两眼泪光，无话可说了。

秦昭王微微一笑：“要咥得六十万大军，不得气吞山河？”

白起一直没有说话，此刻起身对着秦昭王深深一躬：“老臣代三军将士，谢过我王。”秦昭王扶住白起一阵哈哈大笑：“如此说来，本王

也得谢过三军将士了。”对着白起也是深深一躬。范雎不禁道：“臣谢无可谢，免了也罢。”一语落点，君臣三人同声大笑起来。

商议完毕，白起一如既往地没有回府向荆梅辞行，径直带着那个没有任何旗号的百人铁骑队风驰电掣般东去了。黎明出得函谷关，初秋薄雾未散便到了河东安邑。草草用罢几个舂面饼一块酱牛肉，在窄小的军榻上呼呼大睡了三个时辰。一觉醒来，恰是暮色降临，两桶冷水一擦身立即上马，借着浓浓的夜色向东北去了。三更时分，马队进入沁水河谷，悄无声息地进了老马岭的秦军幕府。

“武安君？”王龁光着膀子跳起一个激灵，“好快！”

“去，浇一桶冷水来说话。”白起一摆手，“立时便走。”

这是白起的惯常做法，夜半议事，必先要被召大将光身子浇一桶冷水，彻底清醒再说军务。王龁久随白起征战，不说也是清楚，立即去后帐大浇一番冷水，浑身黑红地穿戴好甲胄，赳赳大步来到厅中身子一挺：“左庶长王龁受令。”

白起低声道：“一、立即迁徙幕府到狼山。二、下令万军将以上之大将，明晚初更到狼山幕府听令。”“狼山？”王龁一怔，“武安君明示。”

白起沉着脸不说话，身后司马连忙低声道：“长平关以西，光狼城外荒芜山岭，当地药农叫做狼山。”王龁恍然大悟，涨红着脸一挺身：“末将粗疏，该当军法。”白起只一摆手道：“立即下令，我与你等同行。”王龁二话不说，“嗨”的一声去了。片刻之后，幕府全班人马并六千步骑整肃集结在行辕之外，跟着白起的百人马队偃旗息鼓地出了老马岭。

长平关西面大约二三十里，有一座古老的城堡叫做光狼城注。这座光狼城不大，却恰恰卡在长平、高平与老马岭之间的三条河流交汇处，是上党腹心地带的冲要处，也曾经是赵韩两国争夺上党的拉锯之地。多年前，白起图谋打通上党，曾在攻占河内后率领一军夺下过光狼城，对这里很是熟悉。光狼城东面有一道林木葱茏的山岭，人迹罕至而狼群出没，韩赵山民叫它狼山。狼山岭西北至东南走向，与丹水几乎平行，地势比光狼城与长平关还要高，显然是丹水上游河谷的最高地段。除了林木遮掩与奇石洞穴，狼山岭上大都是平坦宽阔的高地，登临眺望，视野极是开阔。此时的光狼城，早已经与老马岭营垒一起被秦军夺下，只不过王龁没有在城外的狼山驻扎人马而已。就位置而言，狼山与光狼城恰恰在秦军老马岭营垒的中间段稍微前出，正与长平以北的赵军幕府遥遥相对。

一到狼山岭下，白起下令在山麓扎起一座小营，所有战马都留在营地由一千军士留守，其余将士一律背负物资步行登山。大军对峙三年，狼群也消失得无影无踪，唯脚下处处可见的白色干粪团做了昔日狼群的统治印记。到得山顶，白起的中军司马与王龁一阵低语，王龁指派兵士军吏清理整治一座最大的山洞，同时设置云车纛旗等一应号令器具。天亮之后，白起又下令王龁调来五万精锐步军，在狼山前坡立即开始构筑壕沟壁垒，务求隐蔽于林木之后，使赵军远望不能觉察。

暮色降临，山顶布防山间道路等已经就绪，山洞幕府也已经整治妥当。山洞中灯烛煌煌，整个山岭却是一如既往地一团漆黑。随着阵阵马蹄，军吏们将到达山下的将军们一个个领上了山洞幕府。初更时分，五十六员将军全部整肃坐在了两列六排石礅上，最前排是王龁、蒙骜、王陵、桓龁、嬴豹、胡阳六员大将与国尉司马梗。嶙峋狰狞的山洞壁石下，一方硕大的青石板做了帅案。洞壁上靠着一张足足两人高的木板大图，图题赫然四个大字——上党山川。大板图下是肃然伫立的白起：一身精铁甲胄，一领黑锦金丝斗篷，拄着一口只有铁鹰剑

士才能拥有的重型长剑，两鬓斑白如霜，通体黑如铁柱，两道粗大的口纹托着沟壑纵横粗糙黝黑的脸膛，一双秦人特有的三角眼凝着一束亮光动也不动地钉在了大将们脸上。

初更刁斗“当”地一响，王龁从前排霍然站起：“秦王下书！”

将军们“刷”的一声整齐站起，拱手赳赳一声：“接王诏！”

白起身边的中军司马跨前两步，展开一卷竹简高声诵读：“大秦王特书：长平会战，事关兴亡，特命武安君白起秘密出掌大军，左庶长王龁副之。三军将士，但有泄露武安君为将者，立斩无赦。秦王嬴稷四十七年八月。”

“武安君出令！”王龁对着白起一拱，坐回了将墩。

“诸位，长平大决，是秦赵两国的生死大战。”白起拄着长剑两大步到了帅案之前，浑厚威严的声音在山洞中激荡着，“阏与之败后，老夫与诸位期盼这场大战，盼了三十余年。今日，终是教我等盼到了。生为秦军将士，我辈当真大幸也！”

“大秦铁军，百战百胜！”举座大将齐声一吼。

“战胜之心，摧坚之勇，诚然可贵也。”白起语调陡地一转，“然则，老夫今日第一道军令是：但有轻视赵军而玩忽战阵者，军法立斩。”白起目光扫过大将们紧绷绷的脸膛，“人言，赵军善攻不善守。然则，我军与赵军对峙三年，何仅得一道西垒而已？此足可证：赵军善攻亦善守，为天下攻守兼备之精锐大军。诸将谨记，赵军有四长：

轻猛剽悍，随身足食，久守求攻，主将气盛。唯其如此，轻敌必败。”

“谨遵将令！”举座将军肃然一呼。

“然则，赵军亦有四短。”白起嘴角一抽搐，笑意未及荡开便淹没在黝黑粗糙的沟壑之中，“其一，攻战心切而弃壁垒。其二，倚仗随身军食，忽视军炊粮道。其三，攻坚器械不足，多赖弓弩长刀。其四，主将轻敌，偏颇一谋。此赵军四短也。”

山洞中静得唯闻喘息之声。将军们都很清楚，每遇大战，武安君都要先行廓清两军大势，往往是所说敌情之翔实连身处前敌的将军们都大是惊讶，而廓清敌情之后，则是大刀阔斧的破敌之策。将军们屏息等候的，正是这最令人心跳的时刻。

“我军破敌，十六个大字。”白起一字一顿，字字夯进山石一般，“以重制轻，以退制进，断道分敌，长围久困。”王龁一拱手：“武安君明示。”

“十六字方略，以重制轻为根本。”白起回身伸出长剑一圈大板图，“上党虽纵横六百里，然却是山峦重叠水流交错。唯长平三水河谷间，堪堪容得大军战场。而绝非阴山数千里大草原，可任意纵横驰骋。当此战场，轻猛驰突必得受制。我军若以轻锐之师对阵，一则正投其所好，二则大失地利依托。《孙子》云：夫地形者，兵之助也；料敌制胜，计险厄远近，上将之道也。赵括代廉颇，弃壁垒壕沟而轻锐猛攻，如此必然失却地利之便。我军唯反其道而行之，但以重兵重器困其于重地，最终击其疲惰。此谓以重制轻，破敌之道也。”

将军们不约而同地长吁了一声，钦佩之情油然写满脸膛。然则武安君素来刚严不苟言笑，将军们也从来不敢在他的帐下喝彩赞叹，只都兴奋地凝视着这位高山仰止般的赫赫战神，期待着他的详尽部署。

此时，白起的长剑笃笃点地两声：“今日初帐，言尽于此，余皆开战时部署。最后一事：秦王已经亲临河内，做我三军总后援。旬日之内，将有无数炊饼酱肉之随身军食源源入军，各营务必整装足食，坚甲重兵，枕戈待旦以候军令。”

“秦王万岁！”将军们终于敞开喉咙喊了一声。

次日清晨，非但秦军各大营立即紧张起来，整个河内河东两郡都紧张沸腾起来了。此时，秦昭王已经秘密抵达河内野王，紧急下书河内河东两郡：十五岁以上男子，携带铁锹铲耒等农具，悉数开赴长平；除去病弱，能走动之妇幼老者，全数在各个县城外结成军炊大营，日夜舂面舂谷，赶制硬饼、酱肉与饭团；征发全部牛车马车，源源不断地将制好的现成军食装好口袋运往军前。秦昭王又向官民当即颁发《行赏书令》：两郡庶民，人各先行赐爵一级；援军功劳，大战后以秦法之《军功爵法》论功行赏。如此一来，庶民立即欢呼起来，有吃有住有军功，不亦乐乎？旬日之间，太行山以南至大河北岸的广袤原野上，车马人流不断，鸡鸣狗吠相闻，炊烟昼夜袅袅，山川鼎沸一般。

秦军将士的紧张与赵军恰恰相反。第一件大事，加固旧营垒，构筑新营垒。所有开来的民伕大队都迅速编入了各营，除了与兵士们一起掘壕筑壁，便是采集搬运各种适合做滚木礌石的粗大树段与锋利山石。最大的调遣是，河内山塬的南三陉营垒的十余万兵力全部向北推进三十里，重新构筑新营垒。这道营垒与西部老马岭营垒遥遥构成了一个巨大的“”形，两道营垒间是水流湍急水面宽阔的丹水。

老马岭秦军另有一番忙碌，加固壁垒的同时，在临近丹水河谷的山坳里修筑六座粮仓，通往粮仓的山坳出口构筑最有声势最为坚固的防守壁垒。后世将这道山岭叫做空仓岭，便是因了这六座粮仓。这是后话。除了这最要紧最费时的劳作，再是隐蔽安置源源不断运来的大型防守器械：重型连弩、猛火油车、塞门刀车、抛石车、铁轮冲车、望楼云车、铁皮木牛等，都要在旬日之内安置妥当，且要不为远处察觉，当真是颇费工夫。

朦胧夜色之中，白起的百人马队飞向了河内的铁骑大营。王陵、嬴豹两员铁骑大将听完白起对军令的反复申明与叮嘱，又秘密计议得

半个时辰，各自带着两万五千最精锐骑士偃旗息鼓地进了太行陉与白陉，插入上党腹地去了。两支铁骑一出发，白起立即下令河内原留做总策应的剩余五万余步骑大军连夜进轵关陉北上，在狼城山背后隐蔽驻扎。白起对统率这支大军的主将桓龁严厉下令：“非老夫亲令，不得擅自驰援出击！”

日月交错，倏忽间旬日过去，一场旷古大战终于在满目苍黄的秋日来临了。

四　等而围之　兵法破例

第一次犯难了，赵括在行辕大帐反复转悠着揣摩着，总是不能决断。

赵括之难，在于选定一个妥当的进攻方位。斥候反复密探，证实秦军主力集结在老马岭营垒与丹水南三陉营垒，西部沁水营垒不是重兵；秦军丹水营垒已经北进三十里，与另两道营垒隐隐然形成了三面照应，似乎只给赵军留下了上党东部的回旋地带。从大势看，赵军在长平关外与丹水两岸已经集结了五十余万大军，背后又有十多万大军防守百里石长城营垒，大军退路以及与邯郸粮道的畅通是完全可靠的。说起来，赵括也不是全部放弃了防守，而是在确保背后营垒的前提下，集中南路大军攻秦，态势上是进可攻退可守，不失为完善方略。更重要的是，秦军总兵力也是五十余万，与赵军大体相等。赵括精熟兵法经典，回忆一番，谁也没有对军力对等之时的战法有过论述，能记起的只有《孙子》一句“敌则能战之”。而《孙子》此句，说的恰恰是兵力对等时要设法战而胜之。也就是说，对等之时最能体现“兵无常势，水无常形”，根本就没有拘泥一道之战法，唯有一点明白无误，这便是战胜敌方。赵军之长原是轻锐猛攻，若充分施展大举进攻，当有极大优势。《孙子》又云：十则围之，五则攻之，倍则分之。据此论断：秦军兵力既不能包围赵军，也不能进攻赵军，更不能分割赵军；但要决战，只有三种情形，或对峙互守，或相互进攻，或

一方主动进攻。时至今日，两军对峙已经三年，秦军依然没有进攻态势，剩下的只有赵军猛攻了，否则只能永远地在上党对耗下去。赵括对秦军战略意图的判断正在于此：名将不在，攻取上党没有胜算，只有长期对峙，以国力拖垮赵军。敌之所欲，我自不为也。秦军要久拖，我便要速决，否则，赵国陷入泥潭甚事也不能做，第二次变法更是梦想了。

方略既定，剩下的只是进攻时机与进攻方位了。反复思忖，赵括将开战日期定在了八月初。此时白日晴空万里，夜来月黑风高，昼夜皆对攻方有利。然则，这第一拳打向何处才能打得最为响亮结实？赵括却颇费思量。

“禀报大将军：斥候营总领急报！”

中军司马急促的声音使赵括恍然醒悟，只一挥手便坐到了帅案前。斥候营总领匆匆进帐一躬道：“禀报大将军：我营斥候乔装老韩民进入秦军营垒，探得老马岭新建了六座粮仓，隘口处有重兵布防。我斥候在山中带回一个老韩药农，熟知粮仓四周地形。”

“请老人家进来。”赵括平静地吩咐一声，站了起来步下帅台，对着走进来的干瘦的白发老人一拱手，“老人家，请入座。来人，军食一案。”片刻间一案军食抬了进来，老人说声多谢，狼吞虎咽地大吃起来，马奶子干肉黄米饭团一股脑儿扫了进去。末了，老人抹着嘴角一声长叹，秦人虎狼，饿煞老韩人也！赵括问起粮仓之事，老人摆起案上碗筷盘盏做比方，细细地将六座粮仓的山势水流地形说了一遍。赵括才思挥洒，当场用木炭在木板上画了下来，看得老人啧啧称奇。送走老人，赵括一番转悠揣摩，不禁放声大笑起来。

太阳初升。薄雾尚未消散。长平以南的赵军大阵出动了。

这是赵括的第一波试探攻势。中央步军十万，两翼骑兵各五万，总共二十万红色胡服大军，如秋色中的枫林，火红火红。中央方阵是赵括的攻坚主力——分做三个梯次的步军方阵：第一梯次三十列每列千人的牛皮盾牌弯刀兵，第二梯次三十列每列千人的长矛投枪手；第三梯次三十列每列千人的强弩弓箭手。如此九万人方阵之后，是赵括亲自统率的一万最精锐的刀矛两备的步军与那个千人飞骑队。方阵两侧各有一座三丈多高的望楼云车，猎猎飞动着巨大的“赵”字红色纛旗。两翼骑兵尽皆阴山胡马，人各一口长刀一张弯弓，千骑一旗，部伍极是整肃。二十万大军之后，是分驻长平关南北的两大营三十六万主力大军。如何投入这三十余万主力，赵括要视今日第一次攻势战况而定。毕竟初次大战，孤注一掷是没有必要的。

一阵嘹亮劲急的号角，秦军营垒的大军出动了，漫漫黑色如同遍野松林。看阵势，秦军大体也是二十余万，连阵势都与赵军大体相同，两翼骑兵中央步兵。这是实力堪堪抗衡而风格却是迥异的两支大军：秦军是坚甲重兵，步卒是又窄又高的乌铁盾牌；赵军是轻锐灵动，牛皮盾牌又大又圆；秦军是阔身长剑，赵军是弯月战刀。两翼骑兵之不同，在于秦军铁骑之战马有护甲，骑士也是铁甲长剑背负长弓，而赵军骑士却是轻便的紧身胡服牛皮软甲。秦军中央纵深处的云车上一面黑色大纛旗，大书一个斗大的“王”字。王龁立马云车之下，轻蔑地望着赵军只是冷笑。秦军大阵隆隆推进之时，阵后烟尘大起，加上薄雾遮掩，老马岭营垒完全被湮没在烟尘秋雾之中。

赵军阵中一将高声道：“大将军，秦军后阵不清，须提防有诈。”

望楼云车下的赵括一摆手冷笑道：“烟尘向我方飘动，秦军增加兵力而已。任何诈术，都挡不得雷霆万钧一击。”说罢举起手中令旗，大喝一声：“起！”令旗断然劈下。

陡然之间，鼓声号角大起，云车大纛旗在空中不断向前掠动，两翼红色骑兵顷刻发动，山呼海啸般向对面松林卷地包抄过去。中央步

兵方阵则跨着整齐步伐，山岳城墙一般向前推进，每跨三步必大声喊“杀！”从容不迫地隆隆进逼。与此同时，王龁手中令旗劈下，凄厉的牛角号声震山谷。秦军的两翼铁骑也山呼海啸般迎击上来，中央重甲步兵同样是无可阻挡地傲慢阔步，仿佛黑色海潮平地卷来。

终于，两大军阵排山倒海般相撞了，若隆隆沉雷响彻山谷，若万顷怒涛扑击群山。阔剑与弯刀铿锵飞舞，长矛与投枪呼啸飞掠，密集箭雨铺天盖地，沉闷的杀声与短促的嘶吼直使山河颤抖。这是战国之世最强大的两支铁军，都曾拥有常胜不败的皇皇战绩，都有着慷慨赴死的猛士胆识。铁汉碰撞，死不旋踵。狰狞的面孔，带血的刀剑，低沉的号叫，弥漫的烟尘，整个山塬都被这种原始搏杀的惨烈气息所笼罩所湮没……

大约半个时辰，望楼云车上的赵括眼睛骤然亮了。遥遥看去，红色赵军显然在缓慢进逼，黑色秦军已经开始向后蠕动。赵括兴奋得声音都颤抖了：“大旗将令：中军策应出动，一举破敌！”随着红色大纛旗猛烈摆动，云车四周的一万最精锐步军呼啸呐喊着扑入了战阵。

艰难死战的黑色秦军，渐渐退到烟尘边缘，眼看就要被红色浪潮淹没了。赵括在云车上终于绽出了一丝笑容，兀自喃喃赞叹着：“秦锐士真铁军也，竟能与我相持一个时辰。”正在此时，秦军后阵烟尘中杀声大起，冲出两支骑兵，杀入红色黑色交合点，秦军步兵竟从生死搏杀中脱离接触，纷纷隐没在烟尘之中。

赵括脸色骤然一沉，对身旁中军司马一声叮嘱：“你来掌旗，立即调遣长平主力参战。”飞身跳出望楼，灵猿般飞步下了云车，飞身上马一声高喊：“千骑队掩杀——”那支一色林胡野马做战马的精骑风驰电掣般扑向了无边的烟尘之中。

黑色秦军在烟尘掩护下边战边退，旗帜阵形已经散乱不整。赵军士卒眼见大将军飞骑队一马当先，顿时一片欢呼雷动，遍野呐喊着追

了下去。秦军虽在撤退，却是杀一阵退一阵，那“王”字大旗总是时隐时现地飘飞着。眼见又一个时辰过去，赵军虽是步步紧追，却还是无法包抄全歼这支秦军。正在此时，遥闻丹水东岸杀声震天马蹄如沉雷动地，显然是长平的赵军主力杀到了。陡然之间，散乱秦军中一阵凄厉号角，秦军大肆呐喊着：“快跑啊！赵人援军来了！”一队队消失在漫天烟尘之中。

烟尘渐渐散去，秋日暮色之下，眼前是连绵横亘的老马岭，沿着山麓是南北一望无边的秦军营垒，苍黄的山腰旌旗招展，营垒后山谷的几座粮仓隐隐可见。赵军漫山遍野地压了过来，四野旗号都在询问大将军号令，是进攻还是后撤?

“原地扎营！明日攻敌！”赵括一声令下，大军在暮色之中忙碌扎营造饭了。陆续赶来的各路大将正在向赵括禀报战场清点结果，一阵急骤的马蹄声在辕门前陡然停止，几名都尉大步匆匆进帐急报：山口被攻占的一座秦军粮仓是空仓，秦军有诈。赵括思忖一阵冷笑道：“都尉只说，何诈之有？”为首老都尉挺胸高声道：“末将等以为：秦军败退，是有意诱我军入伏！”赵括有些不悦道：“你等都是这般看么？”

“是！末将等都以为秦军有诈！”八名都尉异口同声。赵括脸色更见阴沉：“那你等说，该如何对策？”老都尉赳赳高声答道：“立即退回丹水东岸，坚守长平，寻机再战。”

“岂有此理！”赵括终于忍无可忍，“分明是秦军不敌我军战力，如何便成诱敌？王龁好勇斗狠之徒，能抛下三万多具尸体诱敌么？一座空仓，有何诈术？秦军建了六座粮仓，能在旬日之间都装满了？老马岭之下，我军大占优势，兵力倍敌，纵有小诈，能奈我何。”

“大将军差矣！”老都尉扑拜在地，“末将等追随马服君抗秦多年，又追随廉颇老将军与秦军对峙三年，素知秦军战法：不战则已，战则

无退。绝不会伤亡三万余，反退回壁垒坚守不出。秦军图谋，显然是要吸引我军聚拢在此，好围而攻之。”

“愿大将军纳谏！”八名都尉齐齐跪拜在地。

“老都尉，你等当真滑稽也！”赵括哈哈大笑，“围而攻之？兵法云，十则围之。你等只说，秦军有多少兵力？五百万么？王龁拿甚来围我？说甚战则无退，那是遇上了廉颇与你等怯懦将军。三万伤亡而不出壁垒，是吸引我军聚拢么？那是怯战，不敢出垒！我军正是要聚拢猛攻老马岭，纵是他要诱我，我不能反客为主？我便不能将计就计？亏了你等追随先父多年，阏与血战之胆识没有留下，倒是跟着老廉颇学了一副软骨头！”

这一番凌厉斥责嬉笑怒骂极尽揶揄嘲讽，八名老都尉不禁面色惨白，默默起身一拱，都悄无声息地出帐去了。赵括也不理会，转身忙着各营巡查去了。将近三更时分赵括刚回到辕门，斥候营总领飞马前来，下马一声急报：营后河谷，八都尉一齐剖腹自杀！

赵括大惊，立即上马随斥候营总领飞驰而去。穿过大军营地一箭之地，一道清波滚滚的河流横在眼前，这是赵军的目下水源。河边已经是火把汪洋了，一片圆滑的白色大石后，八具怒目圆睁的尸体人各直挺挺跪坐在一张草席上，临水列成一排，双手紧握着插进腹中的短剑剑格，鲜血溅得白色鹅卵石点点殷红。一幅大白布横在河滩，赫然八个大血字——老夫八人，绝非软骨！万千士兵们在火把下铁青着脸色，没有丝毫人声，只有秋风吹动着火把的呼呼声，只有小河流水的哗哗声。赵括紧紧咬着牙关跪了下去，抱着老都尉一声嘶喊：“老都尉！何至于此啊！”注

萧瑟秋风中，赵括骤然起身大喊：“将士们，赵括轻言，致使八位老将军蒙羞自戕。大战之后，赵括情愿一死报偿，将士们毋得寒心怯战！我军仍要大破秦军，只有大胜，才能安抚八位老将军在天之灵。”

“大破秦军！大破秦军！”河谷山野震天动地的呐喊呼啸。

次日清晨，当太阳挂上山顶薄雾散去之时，赵军发动了排山倒海般的猛攻。这次赵括兵分两路：第一路二十六万大军，自己亲自统率，向西进攻老马岭；第二路二十五万大军，由副将赵庄统率，向南开进二十里，攻取秦军大将蒙骜镇守的丹水壁垒。之所以如此部署，在于赵括算定，即或秦军两道防线以最密集之兵力计，最多也只是五十万，自己兵力完全可两面大举施展，使秦军不能为援。

先说老马岭。这里原是赵军之西垒，即西部防线，三年前被王龁初战夺得，至今已经固守三年。这道壁垒横亘老马岭将及山顶处，南北八十余里，中段是高平关要塞，两端是连绵山岭与壕沟壁垒。白起的山洞秘密行辕，正在老马岭南端的光狼城外的琅山。赵军步卒方阵汹涌冲上山坡，第一道险关便是距离营垒半箭之地的山腰壕沟。秦军在壕沟中早已塞满了树枝干柴，赶赵军先头士卒堪堪铺垫好壕沟车，后续大队即将过沟时，突然战鼓大作，山顶秦军营垒火箭齐发。这火箭箭头缠布，布疙瘩渗满火油，壕沟中事先浇了猛火油的木柴树段一遇火箭，骤然间烈焰冲天黑烟滚滚，山坡林木连带燃烧，赵军士卒顿时陷入满山火海。与此同时，高处营垒的石与滚木礌石轰隆隆密集滚砸下来，赵军士卒的冲锋阵形大乱，一时海水退潮般哗地退到了山下。饶是轻灵快捷，士卒也多有死伤。

看得一时，赵括高声下令：“全军后撤三里，尽烧山坡剩余林木。大火熄灭后再攻！看秦军有多少猛火油。”片刻之间赵军后撤，上下齐烧，老马岭顿时成了汪洋火海，沿山连绵烧去，整整烧了一日一夜。次日清晨，老马岭已经变成了焦黑丑陋的一道山墚，烟雾漫卷草木灰随风旋舞，遮天蔽日一片混沌。将近正午，烟雾渐渐散去，老马岭山顶营垒一片寂静人影皆无，连秦军的黑色旌旗也没有了。

赵括在云车上瞭望良久，断然下令：“再度攻垒！”

红色大军潮水般卷上山坡，山顶营垒依旧一片寂然，秦军似乎当真被山火烧退了烧死了。然则，赵军正要越过壕沟之时，突闻隆隆战鼓惊雷般响起，焦黑的营垒齐刷刷冒出大片黑黝黝松林，一面“王”字大黑旗迎风猎猎，顷刻间是滚木礌石夹巨当头砸来。同时一阵响亮急促的梆子声，秦军强弩万箭齐发，箭雨裹挟着尖厉的啸叫倾泻而下。秦军强弩全部是连弩机发，箭杆粗长几如儿臂，箭头粗大几如矛头，任你坚甲厚盾也是锋锐难当。更有奇者，此等粗大长箭，便是收敛捡起，赵军士卒的膂力轻弓也无法使用，这对精于骑射的赵军当真是无可奈何。眼看秦军犹在壁垒且防守战力有增无减，赵军只得又一次退下山来。

正在此时，斥候司马飞马来报：“赵庄将军南线受阻，无法攻克秦军壁垒！”

南部丹水防线，是蒙骜大军在十日之内赶修的营垒。这道营垒西与老马岭南部壁垒隔河相接，从丹水东岸向东北伸展数十里，恰恰搭在太行山西麓山岭上。虽然是紧急赶筑，却也是深沟高垒器械齐备，丝毫不亚于西线老营垒。由于有丹水阻隔，老马岭山火并未烧到丹东山地，赵庄大军的猛攻轮番不休。蒙骜原本以稳健缜密见长，将器械兵力之交互配置部署得天衣无缝，任赵庄大军轮番不休地猛攻，十五万大军的营垒岿然不动。

接到南路受阻消息，赵括心下一沉，如此攻法，眼看是无望突破秦军壁垒了，然则不攻又当如何？赵括一时没了主意。思忖一番，赵括心中一亮，下令休战，后撤十里扎营，同时下令赵庄大军也向北后退十里扎营，大军重新聚拢。赵括的谋划是：明日若再不能攻陷老马岭，便原地扎营对峙吸引秦军主力，而后派出五万轻骑东出滏口陉插进河内，突袭秦军背后。

暮色时分，两军刚刚聚拢，炊烟堪堪升起，行辕外马蹄骤响，斥候营总领一马飞到，铁青着脸色急报：秦军一支铁骑插入石长城背

后，切断了赵军与邯郸腹地之通道！赵括尚未回过神来，又是一骑飞到急报：秦军王陵率一支铁骑插入长平背后河谷，切断了长平大军与石长城营垒的连接。

突然一阵眩晕，赵括几乎要踉跄倒地，幸被身旁司马一把扶住。回过神来，赵括强自镇静心神，又询问了一遍战报，一阵长长沉默。若不能尽速歼灭插入的两路秦军，赵军便是大险之势：东面与赵国腹地隔绝，没有了后继粮草兵员；石长城营垒是上党赵军的总后援仓廪，一旦与长平大军隔绝，长平大军立成无本之木。良久，赵括突然一跺脚：“秦军插入兵力单薄。立即下令：前后夹击，全歼王陵嬴豹两军，打通我军通道！”

一切都来不及了。

此时，赵括大军已经与秦军营垒鏖战四日四夜，两路秦军骑兵已经牢牢地钉在了已经构筑好的营垒上。在赵军猛攻三日后的夜里，白起秘密下令：蒙骜南路军抽调三万步卒兼程北上，归入王陵营垒；王龁西路军抽调一万步卒兼程东北，归入嬴豹营垒。白起严令王陵嬴豹两将：死守要道隘口，若赵军攻克连通，提头来见！与此同时，白起下令做总策应的桓龁部派出一万铁骑，专司护持向两路穿插大军输送粮草。

两路之中，以“遮绝赵军两垒”的王陵军压力最大，要承受南路赵军与北面石长城营垒的两面夹攻。只要南路赵军不能攻克王陵防线，石长城背后的嬴豹大军便只是一面防卫，赵军东去本土腹地的通道，也无法打通。白起做千夫长时，王陵是铁骑百夫长，后来一直是秦军的骑兵大将，非但剽悍勇猛，且又狡黠灵动不拘常法。白起但出奇兵，首选大将便是王陵。赵军第一次猛攻之时，王陵亲率先头五千铁骑秘密插入了长平关背后的山麓河谷[注]，立即连夜构筑壁垒。次日两万铁骑主力抵达，王陵下令战马隐蔽山谷，一半铁骑警戒不测之敌，

一半骑士改做步卒构筑壁垒。两日之后的深夜，三万步卒开到，立即全部进入壁垒并继续扩大加固，全部骑兵则隐蔽山谷林木之中待命。

赵庄的八万大军从南路扑来之时，石长城营垒也出动五万步军从北面压来。秦军三万步军据守壕沟营垒，倚仗诸般大型器械两面防守，堪堪一个时辰就险情百出。正当此时，王陵的山谷铁骑从营垒南北同时杀出，猛攻两支赵军侧后。南北赵军同时受到两面夹击，阵形顿时大乱。北路赵军较弱，又没有骑兵掩护，被王陵一万铁骑驰突冲杀得根本无法再攻，丢下万余具尸体仓促退回了。南路赵军却是步骑混编的主力大军，又是人怀死战之志，骑兵迎击王陵铁骑，步军死力猛攻。饶是王陵的北路骑兵加入战阵，也眼看要支撑不住。

这千钧一发之时，蒙骜的主力大军开出营垒，在赵括大军背后发动了猛攻。与此同时，王龁主力大军也出动骑兵五万，飞驰突袭赵庄大军。长平南北四面混战，杀声震天。苦苦撑持两个时辰，赵庄大军终于溃败南撤了。

秋日残阳吻上了山塬，谷地中累累尸体黑红交织，遍野焦木冒着青烟，壁垒中的黑旗大部分变成了破絮，在暮色秋风中缓缓飘动着。兵士们在血迹烟尘中忙着清理壁垒，伤兵满当当倚着壁垒等待军医包扎。王陵头上缠着白布，额前渗着血渍，大步在壁垒间连声大喊发令：“造伙营，要咥饭！快！”

一个辎重营军吏从忙乱的人群中蹿出，灰土满面一头大汗，匆忙回复道：“禀报将军：将士随身军食已经咥光，粮道运来的只有整车整车生面团，做熟到口，要等一半个时辰。”

王陵怒声大喝：“如何如何？一半个时辰？饿死弟兄们哪！早做甚了！”

军吏拭泪唏嘘着：“造伙营五百兄弟，全数加入激战，死了两百多人……”

王陵顿时默然，思忖片刻突然问：“大面团都运上来了？”

“面团尽有，干肉也还有一些。”

“鸟！不早说。”王陵大手一挥，“有办法，伤兵每人一块干肉，现咥。全活兵人各一大块面团子，自己动手。”

“自己动手？”军吏大是惶惑，“没有恁多锅啊。”

“鸟！”王陵哈哈大笑，“要锅做甚？急有急法，铁盔架火自己烤。”

军吏恍然大悟，跳脚一声大喊：“弟兄们，领面团子了，架火！”

河谷篝火之下，兵士们顿时哗然欢呼，竟比有现成军食还兴奋。一时间面车一辆辆从夹道士兵们中间驶过，一把把短剑在喧闹声中纷纷伸出，人人都抱着一大块生面团子嬉闹着去了。王陵站在土丘上一声大喊：“不准出壁垒！架火烤面了——”

八月初旬的瘦月下，兵士们支起了一个又一个火架。火架上倒吊着兵士们的精铁头盔，一堆堆篝火如同一条横贯谷地的火的河流。王陵也在篝火边支起了一个架子，将面团子拍得又厚又圆，“啪”地丢进头盔，高声大笑着：“鸟！就这样，还怕咥不上么？”兵士们对这新奇的造饭方式大是刺激，整个营垒一片嗷嗷笑叫。片刻之后，一个兵士用短剑将面团从铁盔中插起一看，竟是一面焦黑，大喊起来：

“哎！煳了！有香味了！”又一个士兵也笑叫着将面团子从盔中倒出，尖声叫喊着：“呀！头盔一样！弟兄们看！”将焦黑似黄的饼盔往头上一扣，却烫得双脚跳起，饼盔顿时飞向空中。旁边一兵士笑着叫

着用短剑向落下的饼盔一挥，饼盔顿时成两片分开，冒着腾腾热气落下。两人一人抢着一块，各是一口大咥。

“烫！”

“香！”

营垒中一片哄然大笑。火光中，士兵们纷纷从盔中将分明还是半生的焦黑带黄的面团子倒出，喊着笑着大咥起来。有人一声大喊：

“哎，这物事怪也！总该有个名字了！”炊营军吏笑道：“王将军法子，王将军取名字！”“对！将军起名字！”兵士们一片喊声。王陵正捧着一块焦黄面团子边咥边端详，晃悠着手中一个大坑似的焦黄面团子高声笑道：“以盔为锅，似锅似盔，我看哪，就叫锅盔。”

“锅盔！”“妙！”“彩！”“粗面锅盔！”“便是锅盔！”营垒中纷纷叫嚷。炊营军吏笑喊：“我来唱几句歌。对了，就叫锅盔歌。”“好——锅盔歌——”几名军尉从怀中摸出陶埙，吹起了悠扬激越的秦风曲调，炊营军吏舞着手中锅盔唱了起来：

锅盔锅盔　麦面锅盔

铁盔硬面　焦黄香脆

烟熏火燎　又厚又黑

千古战饭　大秦锅盔

秋风掠过河谷山塬，篝火伴着萧萧马鸣，“千古战饭，大秦锅盔”的激越和声响彻了整个营垒，弥漫了长平战场。

五　金戈铁马　浴血搏杀

旬日过去，在秋月最亮最圆的时候，长平战场的大势完全明朗了。

赵国五十余万主力大军，被五十余万秦军困在了长平河谷山塬里。消息传开，天下各国始则惊骇莫名，继则啧啧称奇——华夏自有战事以来，何曾有过五十万大军围住五十万大军这等战例？等而围之，分明千古奇迹。想都不敢想的事，竟生生教秦军做成了，如何不令人咋舌变色。一时间天下议论蜂起，纷纷揣测秦军究竟能否吃掉赵军。等而围之难，等而吞之更难。无论如何，秦军毕竟完成了等而围之，难则难矣，已是无须揣测了。然则究竟能否消灭赵军，大大的未可知也！五十余万大军啊，那可是小诸侯一听都要闭气的数字也。纵是赫赫七大战国，除了秦赵两家，谁又开得出五十余万大军了？若是别个还则罢了，偏偏是与秦军同样剽悍善战的赵军，纵然一时陷于困境，充其量赵军也只是落得战败，多折损些许人马而已，秦军断然不能一口吞下这支赫赫雄师。

唯其如此，战国邦交风潮又一次旋风般卷起。

赵国使节奔走求援，秦国使节处处狙击，山东五国则费尽思量地拿捏情势，盘算着在这最微妙的关头将这份最要命的邦国大注押在何方？押在赵国，若秦国灭军战胜，则立时便是灭顶之灾。押在秦国，若赵国奋力脱险，纵不立即复仇，也必是牢牢记住了这笔最危急时刻的落井下石之仇。于是，有了种种奔波周旋，有了连绵不断的虚与委蛇，有了种种穿梭般的刺探，有了谁也看不清楚的云遮雾障，有了邦交历史上闻所未闻的哼哼哈哈王顾左右而言他。

暂且抛开邦交波澜，还是先来看看这亘古未见的大战场。

中军行辕的灯烛彻夜煌煌，赵括第一次不说话了。整整一夜，赵括都伫立在那张两人高的板图前，不吃不喝不挪脚，越看心越凉，越看越没有了狂躁之气。渐渐地，赵括终于明白了目下赵军的处境，嘴

角一抽搐，长长地一声叹息，赵括啊赵括，你熟读兵书，自认天下莫之能当，却竟不知“因地而战”之理，实在是愚蠢之极也！

赵军被困的这片山川，在长平关以南，在老马岭以东，在丹水以西，在蒙骜营垒以北，方圆数十里的有山有水有平地的上党腹地。论军力，秦军自是无法围困与自己相等数量的一支善战大军。然则，赵括对长平之地形一番揣摩，竟恍然发现：长平战场虽则广阔，四周出口却是极少，若有几支大军封死隘口出路，除了吃掉敌军战而胜之，纵是大军数十万也插翅难逃。

此中根本，便是上党腹地之特殊地形所致——

首先，有王龁的老马岭营垒，赵军西出河东的通道被堵死。

其次，有蒙骜的南线营垒，赵军沿丹水河谷突围南下的通道也被堵死。

再次，有王陵的北插营垒，赵军与北部后援基地石长城的连通又被掐断。

再次，有嬴豹插入石长城东北的营垒，东出太行山的通道整个被堵死。

最后，东面是连绵高耸的太行山，直通邯郸的滏口陉一旦不通，眼看便是万山屏障无可逾越。

从谋划之道说，也还有一则方略：赵国立发援军入上党，突破滏口陉，与石长城固守赵军会合而攻陷秦军北垒，长平赵军同时向北夹击，纵是不能战胜秦军，至少可撤出主力大军。然则，这第一步便是要赵国有兵可发。就实而论，赵国大军已是全军西进上党，唯余云中两万边军苦撑匈奴林胡，李牧能保得不败已是万分不易，如何能空关南下？若征发新军，仓促无训，如何能有战力与虎狼秦军搏杀？如何

能突破秦军防守的滏口陉？这一方略，显然是与自己一般的书卷谈兵，不可行也！

就赵军目下处境而言，最可怕的不是被围，而是粮道被遮绝。五十万大军被围，浴血大战何惧之有？若仅凭血战，秦军根本不可能奈何得赵军猛士。然则，赵国腹地无法向上党运粮，石长城仓廪无法向长平大军运粮，这便立见危机。赵军随身军食至多撑得旬日，石长城营垒纵是通畅，最多也是两个月粮草。如此便很明显，攻不下王陵营垒，旬日之后大军饥荒断粮。攻下王陵营垒，只能得到两月粮草周旋。

“死战血战！也要攻陷王陵营垒！”赵括狠狠一跺脚，望着秋雾蒙蒙的曙光，嘶声喊道：“来人！聚将升帐！”

将军们很快聚齐到行辕聚将厅，疲惫沉重写满了每个人的脸膛。当赵括提着一口长剑从大屏后赳赳大步出来时，看到大将们的沮丧，一时愣怔了。默然片刻，赵括对着将军们慷慨一拱道：“诸位将军想必已经明白，我军两垒已经被秦军分割，长平大军陷入困境。事实如此，无须隐讳。赵括要说的是：我军失利被困，将之罪也。战不算地，拒纳良策，赵括两大错也。”一声沉重叹息，赵括对着众将深深一躬，“八都尉含冤自戕，六万余将士死伤，全军陷入困境，赵括愧对三军将士。大军脱困之日，赵括自当向赵王请罪伏法，绝不推诿。”抬起头时，赵括已经是两眼泪光了，“今日赵括一请：我军主力尚在，但请诸位公推一谋勇之将统率全军破围。赵括自请一军死战开路，以赎罪责！”

偌大的聚将厅一片寂然。大将们眼见傲视天下的赫赫大将军低下了高傲的头颅，坦诚地承担了全部罪责，本来就已经宽宥赵括了。军旅之风，从来崇尚敢作敢当。杀人不过头点地，一个三军统帅如此认罪，还要如何？毕竟，赵括也不是平庸之辈，更不是一无是处，那胆识之过人，见事之机敏，战法之果敢，决断之快捷，连同今日自省之

明，确实都是三军诸将无法望其项背的。这些久经战阵的将领，对一个将军是否大将之才有着天生的直感，几次行令他们就看出了，若假以时日再经几次大战，此人一定是赵军最为杰出的统帅。及至赵括请诸将公推大将而自己领军死战，将军们深深被震撼了。大军主将能有如此大公胸襟，能有舍身赴死而救全军之气概，夫复何言?

副将赵庄扫了一眼大厅，转身拱手高声：“拥戴大将军！统率三军，杀出血路！”“拥戴大将军！统率三军，杀出血路！”聚将厅齐齐的一声吼喝。

骤然之间，赵括泪水盈眶，心头第一次生出了深深融入大军血脉的坚实感觉，老父当年的话语闪电般掠过心头，“战场唯艰险，轻言者必败也”，而今三军大将这一声真诚拥戴，便是将五十万大军的性命压在自己肩头了！也是第一次，赵括的心头一阵猛烈地颤抖，“将者，三军司命也”这句兵谚轰轰然砸进了心田。也是奇了，如何自己原来丝毫没有如此沉重心绪？假若往昔有今日之三分戒惧，八都尉何得丧命？大军何得如此困境？是了，往昔自己所虑者，唯在施展才智以证实自己天下无敌，而今自己思虑者，却在国家存亡，在五十万将士之生命。霄壤互见，赵括啊，往昔的你何等浅薄，何等无知！思绪纷纭飞动，一种肃穆的深沉的使命感弥漫了赵括全身，他终于冷静了下来。

“诸将以三军生死托于我身，赵括责无旁贷。”对着众将一拱手，赵括坚定而清醒，“我军主力尚在，战力尚在，脱困之路，唯在血战。前次未能攻陷王陵壁垒，在于未能同时阻截南部西部之秦军主力侧击，致使我军中道而退。今次之谋划：我军主力兵分两路出击，第一路，我亲率十五万大军北出，轮番猛攻王陵营垒；第二路，赵庄将军率领三十万大军，同时对秦军西部南部发动猛攻，锁敌主力于营垒之中，使其不能出击，诸将以为如何？”

“谨遵将令！”面对赵括第一次询问，将军们异口同声地赞同领命。

“诸将回营，厉兵秣马，午后立即出战。”

“嗨！”轰然一声，将军们大步流星地去了。

正是秋高气爽的八月中旬，广袤的上党山地晴空万里，苍黄的山峦在碧空下连绵起伏，片片河谷正弥漫着最后的阳春气象。一到正午时分，竟有些热烘烘的气息。这时，长平谷地骤然响起了阵阵凄厉的号角，大片红云般的旌旗向北向南分做两路疾飞，隆隆的马蹄腾腾的脚步如同没有尽头的沉雷，轰轰震撼着连绵群山。赵国主力大军四十余万倾营出动了。

北线王陵营垒立即陷入了空前恶战。

赵括将十五万大军分做三路：主力步军十万分做两阵，半个时辰一换，轮番进攻，不给王陵营垒以任何喘息之机；五万精骑两翼守候，专一截杀王陵隐蔽在山谷的突袭骑兵。此时，赵军上下都已经明白了此战关乎全军生灭，自是人人鼓勇拼死。赵括大旗在山丘一挥，五万步军随着战鼓号角展开阵形呼啸着扑向了秦军营垒：两侧弓箭大队箭雨掩护，先头大队立即拥上将木板与壕沟车压上壕沟，但遇火沟段，立即有无数密集土包砸入；冲过壕沟，云梯与各种木梯蜂拥搭上壁垒，弯刀盾牌长矛勇士便汹涌而上。堪堪半个时辰，前阵稍感力怯，立即有第二阵替换猛攻。如此山呼海啸杀声震天连番血战，四个轮次下来，王陵营垒已经是大大吃紧了。要命处在于，王陵隐蔽在山谷的两万五千铁骑，在赵括五万优势骑兵拦截下，全然失去了突袭赵军侧背的作用。更兼赵军间不容发地轮番猛攻，秦军的机发连弩、猛火油柜、巨石等大型器械但有故障已无暇修复。饶是王陵机变，当即放弃了北面防守，又将一万骑兵改做步军投入营垒，全部六万步军都转向了南面壁垒之防守，仍然是险象环生。此时若有北面石长城赵军杀来，王陵壁垒几乎必然陷落。

堪堪暮色将至，遍野火把点燃，赵军攻势仍是一浪高过一浪，其狠勇之势压得剩余三万多秦军眼看是支撑不住了。偏偏在这个节骨眼上，石长城出动三万余步军喊杀攻来，秦军营垒顿时被两边的红色巨浪淹没。王陵披散着长发挥舞着长剑血狮子般跳出壕沟嘶声呐喊："老秦兄弟们！死战了！杀——"瞬息之间，所有秦军将士都放弃了器械跳出了壕沟，挥舞着刀剑长矛开始了最惨烈的直面搏杀。

恰在这万分危急之时，战场形势又一次发生了骤然变化！

还得从南线主战场说起。大军据守要隘而困住赵军主力，秦军将士都是一片欢腾。白起却没有丝毫懈怠，立即向全军颁布了一道训令："困兽之斗，历来兵家所畏，故有围师必阙之古训。今我将士围此五十余万大军，实是圈猛虎于咫尺之内，与虎谋皮，何能轻乎！今晓谕我三军将士：真正血战，自此始也！但有懈怠轻慢忘乎所以，军法从事。"训令一出，大军无不肃然生出戒惧之心，秦军上下又是整肃如故。对斥候连番密报做一番思虑之后，白起昨夜在狼城山洞穴幕府第二次聚将，对即将到来的大战整整部署了一个时辰。部署完毕，白起又一如既往地与几员大将做了单独商讨，四更时分方才散帐。

正午时分，赵庄大军两路出营杀向秦军营垒。谁料前军开出不到两里地，便遇秦军主力大军迎面隆隆开来。西面老马岭前是"王"字大纛旗，南面丹东河谷是"蒙"字大纛旗。秦军开出营垒迎战，分明是不想被赵军堵在营垒之内。赵庄也是百战大将，一见秦军阵势，便知今日必是死战，立即下令："两路大军分头迎击秦军！绝不使秦军主力越过长平关！"一时战鼓大起，两军四路在长平河谷展开了暴风雨般的恶战。

大战一开，白起登上了狼城山望楼。白起的部署是：南路蒙骜大军猛攻赵军，西北王龁大军只需顶住即可；王龁大军须分兵六万突破赵军，北上增援王陵营垒。白起对王龁说得很是清楚：此战之要在王陵营垒，赵军南线主力出动，真实图谋在于封堵秦军主力不能北援；

秦军不守营垒而出阵，是摆脱被锁营垒之困境，保持快速增援之可能；唯其如此，秦军之要害不在长平谷地击败赵军主力，而是全力突破赵军阻截，保得王陵营垒不失，从而久困赵军。之所以要王龁分兵，是因了王龁一军以猛勇见长，冲锋陷阵势不可挡。然则眼见一个时辰过去，王龁铁骑竟硬是不能突破赵军的骑兵大阵，白起渐渐便皱起了眉头。王陵营垒所处河谷狭窄，虽利于防守，却无处囤积重兵，巩固这道要害营垒的唯一办法，是随时保持重兵增援。目下看来，显是到了最要紧的时刻，赵括亲率十五万大军轮番猛攻，王陵纵是死撑，只怕也到时候了。

“禀报武安君：王陵营垒告急！”中军老司马一指望楼下急速摆动的一面红旗，锐声急喊，满脸青筋都暴了起来。看看红日西沉，白起脸色倏地一沉：“下令桓龁部立即出动！”

“嗨！”老司马立即急速转动望楼上的一面大红旗，这是秦军对总策应大军的紧急号令。与此同时，白起已经快步下了望楼飞身上马大喝一声：“铁鹰剑士出动！”一马下山，幕府山岭的三百铁骑已飓风般卷了下来。到得山下大营，桓龁的五万铁骑已经隆隆去了。白起一马当先，带着铁鹰飞骑衔尾急追上去。

赵庄大军正与秦军主力死死纠缠，却见侧后烟尘大起，心知不妙，却根本无力分兵，竟眼睁睁看着黑色铁骑怒潮般掠阵北去了。在赵军一分神间，王龁一声怒吼带领所部铁骑奋力冲杀，瞬间突破赵军防线，秦军漫山遍野冲了出去。赵庄大急，一声断喝，立率一彪骑士硬插过来，又死死堵住了秦军后队。如此这般冲冲堵堵，王龁部铁骑陆续冲过赵军的大约也有三四万之多。赵庄本想分军尾随追击，又被蒙骜部的几万步兵绕道侧后结阵拦截，密集箭雨呼啸而来，正面又是步骑混战，双方谁也不教对方脱身，几十万大军死死混战纠缠在了一起。

桓齕大军风驰电掣般杀到北战场时，恰逢赵军南北会合攻入壁垒之际。桓齕遥望秦军旗号湮没，便知大事不好，一声大吼：“死战号角！”身边三十多支牛角号短促激烈地凄厉响起，这支一直没有参战的生力军排山倒海扑向了营垒。赵括五万铁骑本已在攻垒步军之后布好阵势，却硬是抵挡不住这黑色洪流般的冲击，堪堪从背后卷上掩杀，却恰逢白起的铁鹰飞骑队狂飙般杀到。这三百骑士是秦军中真正的重甲骑士，人各重铠面具，马各铁甲护身，人手一口特铸的十五斤重剑，但在平川冲锋，便是当者披靡。更有奇特处，这支铁骑既无旗帜，又无号角，也不喊杀，只是展开队形山岳般向赵括中军大旗压来，实在令人惊骇莫名。

赵括本在号令骑兵全数从秦军之后向营垒掩杀，以与步军夹击桓齕铁骑，陡然听得山坡千骑将军一声高喊：“百人队护持山丘！千骑队随我截杀！”赵括转身一看，一片凶猛的黑色浪潮正无声地向这座小山包压来，一看气势便知这是秦军赫赫大名的铁鹰锐士。骤然之间赵括热血沸腾，举刀大喊：“全体上马！截杀铁鹰骑士！送他们去见白起！”飞身上马挥舞战刀率领最后一个百骑队冲下山来。

为将以来，白起但上战场，从来都是铁甲面具无旗号不显露主帅身份。也是每当此时，战场全局已经不需要他来号令，最需要的便是他这支铁鹰锐士队的冲锋陷阵。行伍之时，白起便是军中猛士，十五斤重剑是他为铁鹰剑士特铸的兵器。这支铁骑上阵，从来不需要整体号令，寻常都是单人独骑肆无忌惮地横冲直撞，直到完全杀光身边对手。今日对手却是赵军，白起在路上只大喊了一声：“今日战场三骑阵！”便算部署了面临最强对手的战法。

赵括的千人飞骑也全部是赵军一流骑士，其坐下战马更是天下绝无仅有，况且兵力又超过白起两倍有余，便在山下四面包抄与铁鹰骑队硬碰硬搏杀起来。赵军飞骑队以轻猛见长，秦军铁鹰骑队以重甲见长，更兼双方主帅都在阵中，双方将士也都是第一次遇到势均力敌之

对手，便是水火不容你死我活的生死大搏杀。赵军飞骑虽多，怎奈铁鹰剑士的三骑阵配合得流畅有如神妙机关，威力有如绞杀机器，饶是赵军飞骑十对三也占不得先机。而在秦军铁鹰骑士看来，赵军飞骑直是天上流云，眼看在你身边，四尺特长剑一伸却没了踪影，收剑回身之际，他却又如影随形般杀到，若无演练精熟的实战配合，还当真难以抵挡这支眼花缭乱威猛凌厉的骑射劲旅。

在这半个时辰的搏杀中，猛将王龁率领的四五万铁骑陆续赶到。一看铁鹰骑队缠住了赵括飞骑，毫不犹豫地全数扑向攻垒赵军。先到的桓龁铁骑虽则是生力军，兵力毕竟只有赵军四成；赵军兵力虽优，却是激战半日且伤亡惨重，如此两军在营垒上下展开了反复纠缠厮杀，一时谁也无法得手。及至王龁大军陆续杀到，情势立时大变，秦军立即反守为攻，两个冲锋便将战场推到了营垒以南。

此时天色已经大黑，虽有中秋明月，战场之上也是朦胧无边。赵括虽在战阵之中，心却在营垒攻防，见王龁大军杀到，飞骑出阵驰向步军边缘大喊：“退兵！骑兵冲杀！步军先退！”听得赵括公然号令，铁鹰骑队便有三骑冲杀出战阵飞驰到王龁大旗下。片刻之间，秦军号角大响，步骑大军列阵于营垒之南，不冲杀，不追击，竟眼看着赵军撤回了长平关以南。

秦军点起火把清点战场，营垒守军战死五万余，其余两万步骑人人浴血重伤。当兵士将一具血人抬到王龁大旗下时，白起骤然掀掉面具，大喊一声：“王陵！”将血人抱了起来。血人却龇着白牙嘶哑地笑了：“武安君，狗日的赵军，果然有种，杀，杀得来劲……”一语未了，昏厥了过去。

见军医紧张救治王陵，白起对王龁低声下令：“立即调遣蒙骜八万步军来替换王陵，桓龁铁骑补充蒙骜兵力，桓龁代替王陵守垒，接防妥当后，你部回老马岭。”王龁领命之后，白起立即召来桓龁一阵秘密叮嘱，桓龁所部铁骑立即从营垒河谷偃旗息鼓地北上了。

白起回到琅山洞穴幕府时，天色堪堪放亮。刚刚咥完一顿军饭，老司马匆匆进来禀报：嬴豹桓龁两部夹击，石长城营垒已经攻陷。“好！”白起猛力拍案一声长吁，“此战已是六成也。”

六　车城大坚壁　白起说阵法

石长城营垒陷落的消息传到长平，整个赵军大营都沉默了。

赵括立即下令赵庄带领两万步军进入长平关做大搜索，看能否有意外发现。然则三日过去，两万士卒搜遍了民居、仓廪与所有房屋，最后掘地三尺，也只寻刮了十来车仓底土谷与一些早已经风干如铁且爬满了蚂蚁的兽肉。这长平关原本是韩国上党的十七座城堡之一，因处上党腹地冲要，自然有囤积军粮的大仓。但在秦国夺取河外渡口之后，上党的河内后援基地野王成了一座孤城。韩国眼看上党难保，停止了向野王输送粮草。韩国早成贫弱之国，其上党驻军历来只有两三月粮草储备。在冯亭周旋将上党献给赵国的那段时日里，十七座城堡的粮草已经是难以为继了。及至上党交接，韩国的上党民众悉数接受赵王赐爵一级，全部迁徙到了赵国腹地，上党的冲要城堡便没有了士农工商诸般庶民，全部成了大军驻扎的军营。到了秦赵两方百余万大军进入上党对峙的三年期间，更连最是靠山吃山的猎户药农都流奔异乡了。此等城堡，如何有暗藏粮草之奇迹?

这些实在算不得军粮的土谷铁肉，赵括也下令交付辎重营严加保管，只供断粮之重伤士兵日每一餐。此事安顿完毕，赵括下令清点全军随身携带军食。整整查了一天，赵庄与军务司马报来的结果是：目下全军活口三十万人，大约一半将士随身军食可保三日，有七八万人大约可保两日，有五六万人仅余一日军食，还有两三万人已经断粮，全部伤兵三日前已经断粮。

“伤兵食量小，为何断粮反而早？”赵括脸色骤然沉了下来。

“行伍生死交，伤兵军食，都让给能打仗的弟兄们了……”赵庄哽咽了。

“还有，”军务司马嗫嚅着，“方才之数，都是以日每一餐计。”

良久默然，赵括拿开了捂在脸上的双手，咬牙切齿道：“升帐聚将！”

大将聚齐，赵括站在帅案前只凛然一句：“三日连番大战！拼死突围！诸位以为如何？”大将们没有丝毫犹豫同声一喊：“追随大将军！死战突围！”赵括立即做了部署，事实上，突围也只有这一条路可走——北出死战，打通王陵营垒与石长城营垒，再东夺滏口陉出太行山。部署完毕，将领们匆匆回营连夜备战去了。

一连三日，赵括三十万大军全部出动，分成两部背靠背大战：南部赵庄阻截秦军，北部赵括猛攻营垒。然则，不吃不喝不扎营潮水般猛攻三日三夜，仍然不能攻陷秦军壁垒。到了第三日深夜，饥肠辘辘却又灌得满腹河水的赵军士卒遍野瘫卧，再也无力发动攻势了。赵括长叹一声，下令回军。说也奇怪，赵军退兵大锣一响，南部秦军立即收队让道，不做任何追杀，任赵军大队缓慢地蠕动去了。

三日大战，赵军战死十万余，全部活口二十余万，人人带伤。

赵括自己也是身中三剑，头上裹着大布，臂膀吊着夹板，却咬着牙走遍了二十多处营地。所到之处，躺卧在枯黄草地上的士兵们，都只是木然地望着这位形容枯槁的大将军，不期然号啕大哭：“大将军，兵娃子不怕打仗，就怕饿死人啊！”赵括总是硬生生挺着自己，嘶声安抚着这些曾几何时还生龙活虎的精壮后生：“弟兄们，挺住了！赵王正向列国求援，天下战国不会看着赵国大军覆灭。撑持得些许时日，赵括定然领着弟兄们回到赵国，重振雄风，向秦人复仇！”士兵们都只静静地听着，再也没有了气力慷慨激昂地回应了。

这一日，赵括拖着疲惫已极的身子回到行辕时，已经是三更天了。卫士们要他骑马，他却摇摇头："战马也没了粮草，还要驮着我等冲杀，教它们歇歇。"卫士们要抬着他巡营，他笑了："伤兵都要打仗，有人抬么？"固执地自己走路了。原本贵胄公子，动辄高车驷马，赵括何曾有过如此艰难的徒步生涯？一日半夜走下来，伤口火辣辣疼，身子酸软沉重得直是要瘫倒。当那个少年兵仆为他洗脚时，捧着赵括满是血泡的一双瘦脚，哭得话也说不出来了。赵括蒙眬瘫倒军榻，一个呼噜却又猛然坐起："来人，立即请赵庄将军。"

赵庄匆匆来了，见赵括肃然端坐在帅案之前，惊讶得连参见礼节都忘记了。赵括却只一摆手请赵庄席地坐在了对面，淡淡一笑道：

"我军粮尽兵疲，秦军却不攻我，将军以为其图谋何在？"赵庄思忖道："秦军虽则困我，却也是伤亡惨重，显是不想逼我军做困兽之斗，只要生生困死我军……除非，我军降秦。"赵括冷冷一笑："王龁好盘算！只可惜还没到山穷水尽处，我还有一法撑持，力争拖到战场外有变。""上将军是说，拖到列国援兵来救？"赵庄兴奋得声音都变调了。"正是。"赵括沉重道，"举国之兵皆在长平，赵王安得不心急如焚？平原君定然也在列国奔走，我军将计就计，以拖待变。若撑持得到那一日，诚赵国之大幸也！"说着一声粗重喘息，"我军首战大胜后，平原君回邯郸报捷未及归来，此不幸中之万幸也！否则，我军无救了。"

"上将军但说，何法可固守待变？"

"车城圆阵。"

"车城圆阵？"

"正是。"

“闻得这是孙膑阵法，早已失传，上将军如何通晓？”

“人言赵括熟读天下兵书，当真汗颜也。”赵括淡淡一笑，百味俱在，“少时曾得《孙膑兵法》一读，与老父论争车城圆阵之效用，至今言犹在耳……”骤然之间，赵括眼圈红了，“老父言说，此等阵法唯守不攻，绝地之用也；孙膑生平未曾一试，实效如何，谁也不明……如今我军已是绝境，赵括也是尝试，将军多有实战，若以为可行则试之，否则……”赵括骤然打住不说了。

“只要上将军记得此阵摆设演化之法，自当可行。”

赵括顿时精神一振：“孙膑有言，此阵山岳难撼，摆成无须演化。至于摆设之法，也是简便易行。你来看。”顺手拖过一张羊皮大纸，提起笔画了起来。赵括原本智慧过人才思敏捷，边画边说条缕分明，不消半个时辰，将这车城圆阵说得个淋漓尽致。

“大哉孙膑也！无愧实战兵家！此阵大是有用！”赵庄啧啧赞叹，不禁一声感喟，“若在寻常时日，当为此阵浮一大白！”

“好！”赵括一拍帅案，“那明日摆阵。”

次日清晨，赵军开始轮番忙碌轮番歇息，将长平城堡内所有老旧战车与可用物事都搬运了出来。整整五日劳作，一座旷古未见的车城圆阵终于巍巍然矗立在了长平大战场。

赵军只要不出营激战，秦军便不做理会。然则车城圆阵一起，立即惊动了秦军。远处秦军拥满了山头营垒观看指点，人人啧啧称奇。白起接报，立即带领众将登上琅山最高处瞭望。远远看去，这座大阵几乎是方圆十余里的一个巨大的火焰圆圈，旌旗错落，金鼓隐隐，马鸣萧萧，若非赵军杀气已经大减，这座军营城堡当真震慑心神。

细看半个时辰，白起下得望楼一声感喟：“秦赵大决，此其时也！若赵括此战不死，必是天下名将，大秦克星。”王龁笑道：“武安君高估这小子了，此等物事经得甚折腾？有五万铁骑，两个冲锋踹翻它！”白起却扫视着将军们淡淡冷笑道：“诸位都是百战之身，谁能说出此阵来历？所长所短？如何打法？”又目光炯炯地看着王龁，“五万铁骑踹翻？只怕五万铁骑死光了，你还是一片懵懂。身为大将，便是邦国干城，盲人瞎马踹将上去，能打胜仗？今日诸位只说，谁能说得个子丑寅卯，便是我秦国大幸，我秦军大幸也。”

虽然白起并不激烈，甚至从来没有过声色俱厉地指斥将士的个例，但却有一种谁也说不清的威严，高爵如王龁、王陵、蒙骜一班大将也对白起敬畏有加，从来不敢公然谈笑。然则，最重要的却是全军上下对白起的无比信服。发于卒伍的白起，做卒长时便是铁鹰剑士，骑战步战以及各种器械无不精通，但在校军场走得一圈看谁一眼，必是此人技艺有差。寻常大将但有此长，士卒便服。然则白起又远远不止于此，战场算计之精到，战法部署之高明，杀敌勇气之丰沛，决断胆识之果敢，几乎是样样炉火纯青。三十多年来，只要是白起领军，任是大战恶战，秦军都是战无不胜。久而久之，秦军士兵们都将白起说成了上天派来秦国的军神。军营便流传开一则兵谣：“但跟白起，唯有老死。若得战死，天命如斯。”说的是跟白起打仗死了也不冤枉。如此之白起，偏偏却从来没有狂躁倨傲之气，永远那般冷静，永远那般清醒，永远那般孜孜不倦地揣摩敌人。除了一个“神”字，当真是解无可解也。

今日白起如此肃然，大将们方才还浮动在心头的那种对败军之将的蔑视，顿时荡然无存了。一时寂然无声，王龁红着脸抓耳挠腮道：“嘿嘿，武安君如此考问，肯定是谁也不行，还是请武安君明示了，我等只管打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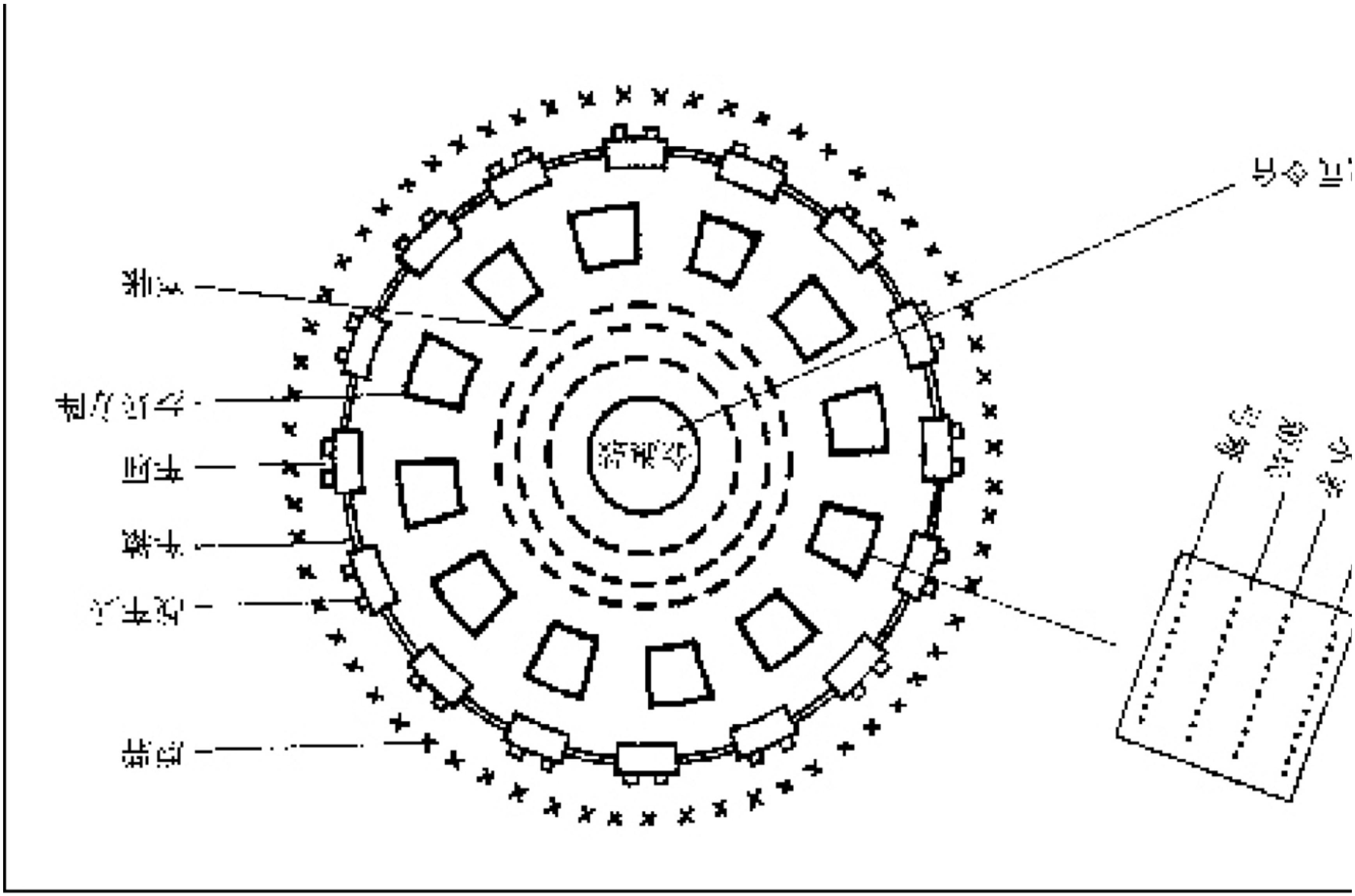
“也好，借这里看得清楚，我便说说这阵法。”白起在地上点着那口战时总是拄在手里的长剑，“古战无阵。战而有阵，发于春秋之期。晋平公大将魏舒，于晋阳山地骤遇戎狄突袭，毁弃战车，将甲士与步卒混编为方队大败戎狄骑兵。阵法之战，由此而生。然则，春秋以车战为主，无铁骑，阵法仅为非常之用。故春秋之期，常战无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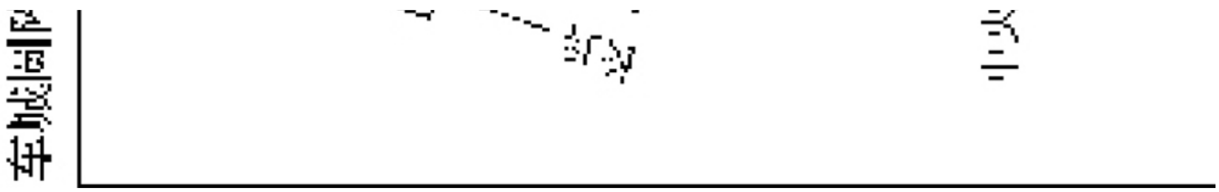
《孙子兵法》亦无战阵之说。进入战国，战车淘汰而铁骑大盛，天下兵争皆成步骑野战。步骑快速多变，是故阵法应时而生。所谓阵法，即以兵士之诸般队形变化，或辅以地形，或辅以器械，而列成整体为战之势。小如我军铁骑之三骑配伍，大如中央步军成方而两翼骑兵突出的常战之法，皆为阵法。阵法之变，以三形为根本：一曰方，二曰圆，三曰长。天下所有阵法，皆以方圆长三形相互组合，再借地形、器械、旗帜、兵器之特性而列成。然则，兵无常形，水无常势。阵战有长处，亦有短处。阵战之长，首在能将全军结为整体，尤其能使兵力单薄之一方，依靠整体之变化配合，而抗击兵力优势之一方。三骑配伍精到，可抗十骑。是故，我军三百铁鹰骑队能抗击赵军一千飞骑也。大阵之短，在于僻处一隅，过分借重地形与已成器械，不能快速转移作战，缺乏对战场全局胜负板荡之影响力。战国之世，大战频仍，却无一次大战为阵法之战，更无一次为阵法制胜。此中根本，便在阵法之短也。唯其如此，非常阵法多为兵处弱势而用以自保，无法改变战场之大势。”

将军们听得入神，无不频频点头。王陵突然问道：“武安君，末将曾听得人说，《孙膑兵法》有十阵之说，不知赵括此阵可在这十阵之内？”

白起看看满身包裹白布犹自血迹斑斑的王陵，目光中流出一片欣慰道：“战国之世，孙膑为实战有成且兵法有著之唯一大家。然孙膑一生，未曾一次用阵战，唯留下十阵之图形，其用如何，未尝明也。所谓孙膑十阵，即方阵、圆阵、一字阵、疏阵、数阵、锥形阵、雁形

阵、钩形阵、玄襄之阵、水火阵。此十阵者，前三阵为常战阵法，实是孙膑以实战入书也。最后之水火阵，也是实战中水战火战之法，并非阵形也。其余六阵，当为孙膑所创，然如何使用，却没有定式，因人因地因器械，变化多多也。目下赵括此阵，依据孙膑十阵，以圆阵配以壕沟、战车、步军而成，名曰车城圆阵。”





“车城圆阵，威力大么？”桓龁摩拳擦掌。

“你等便看。”白起长剑遥遥一指，“这大阵共是五层：最外围一道壕沟鹿砦，第二道是战车固定相连的车城围障，战车后配有刀盾步卒；第三道是有序间隔的步兵阻截方阵；第四道是连绵军帐，驻扎换防士兵与伤残老弱；第五道是中央那座十余丈高，有一面‘赵’字大纛旗的金鼓军令楼，主将居上号令全军。车城圆阵之威力，在于结全军为配伍，全军将士流水转圜之间相互策应。我军若集中兵力攻其一处，则其余卷来攻我侧后；我军若全部包围而攻之，则兵力拉开成数十里一个大圆，顿时分散单薄，何能攻破营垒？”

“如此说来，奈何不得这小子了？”王龁顿时大急。

白起冷冷一笑：“天下兵争，胜负常在战场之外。任他金城汤池，我只不理会他便了。”转身又是长剑拄地，“传我将令：全军营垒坚壁防守，封堵百里之内所有隘口。赵军不出圆阵，我军不战。赵军但出圆阵，我军全力逼回。但有轻敌而疏于防守者，军法从事。”

“嗨！”方略如此简单，大将们顿时胆气大增，齐齐一声虎吼。

七　惶惶大军嗟何及

从此，赵军大营开始了度日如年的煎熬。

进入九月，这番大势谁都看得明白了。秦军是下死心要活活困死赵军了。你有车城圆阵，他却不来攻你。你若攻出突围，那精锐铁骑便如潮水般逼你回阵。这不分明是要你回到阵中挨饿等死么？前心贴后背，整日气息奄奄，当真还不如死了。若来攻，赵军尚可在拼死搏

杀中抢得一些战马军食，可他偏是不来，你却奈何？倏忽旬日，赵军的车城圆阵已经完全丧失了开始的些许欢腾，陷入了一种无边的宁静恐慌之中。

赵括几乎瘦成了一支人干，颧骨高耸的刀条脸，两只眼窝陷得黑洞一般可怕，乱蓬蓬的胡须连着乱蓬蓬的长发毫无章法地张扬开来，昔日紧身合体的胡服甲胄，如今空荡荡地架在身上。曾几何时，最是讲究尊严的一个倜傥公子面目全非了。饶是如此，赵括依旧在终日奔忙，查军情、抚伤兵、分配军食，没有片刻歇息。

这夜三更回帐，赵括仍是久久不能平静。

目下最教他刻刻在心又大为头疼的，是两件事：一是处置越来越多的军食纠纷，二是搜集越来越渺茫的援军消息。军食越来越少，纠葛便越来越多。昔日情同手足的战场兄弟，大是生分了。各营各队常常为了一片挖掘出来的草根山药争得你死我活，连将军们都卷了进去，每次都教赵括心惊不已费尽心力，回到行辕犹是唏嘘不已。但最揪心的，还是援军无望。乔装的秘密斥候派出了一拨又一拨，虽然回来的不多，零星消息毕竟还是有的，但每次消息都教赵括心惊一次心凉一次。先是魏国韩国首鼠两端，信陵君强争救赵被罢黜；再便是齐王建不纳蔺相如与老苏代苦谏，拒绝出兵出粮；后来又是楚国冷落平原君，对秦赵大战作壁上观；最可恨的是燕国这个早已经变蔫了的夙敌，竟在此时谋划要偷袭赵国，夺黄雀之利。如此看去，这列国援兵当真是画饼充饥了。人情冷暖，世态炎凉，邦国无恒交，唯利是图耳，如此等等之寻常时日赵括大为蔑视的诸般谚语格言，此刻都翻江倒海般涌上心头，心中鼎沸，百味俱出。

蓦然之间，赵括想起了平原君说给他的一个故事：

老廉颇当年被贬黜，回到邯郸宾朋门客尽去，门可罗雀。后又复职，宾朋门客骤然俱来，又是门庭若市。老廉颇喟然长叹：“客如潮

水，来去何其速也？令尔等退去，一个不见！”一老门客长吁一声从容笑道：“此乃人心世道，君何见之晚也！方今天下以市道而交，君有势，客则从君。君无势，客则去。此固常理也，何怨之有也。”是啊，天下以市道而交。“市道”者何？唯“势、利”二字焉，岂有他哉！势则为利，利可成势，无势无利，所交者何图？

猛然，赵括打了一个冷战。

“大将军，你一整日没吃饭了。”少年军仆站在案前，锃亮的铜盘中只有拳头大一块焦黑的干肉、一块烤得焦黄的芋根、半盏已经发馊的马奶子。

赵括罕见地笑了：“小弧子，你还只有十五岁，都皮包骨头了。你吃了它。”

“大将军，这如何使得？”少年军仆哽咽了。

“如何使不得？来，这里坐下吃。”

“大将军……”少年军仆大哭拜倒，“你是三军司命，小弧子纵是粉身碎骨，也不能夺大将军之军食啊！”

“那好，我俩人各一半。否则我也不吃。”赵括拿过案边切肉短剑，将干肉芋根一切两半，“来！吃也！”

少年军仆哭着吃着，突然跳了起来：“大将军你听！”

夜风呼啸，刁斗之声隐隐可闻，在死一般的沉寂中沉闷的惨号一声又一声传来，清晰而又恐怖。赵括凝神侧耳，脸上渗出豆大汗珠，面目狞厉地霍然跳起大喊：“中军飞骑队出巡！”提起战刀大步冲了出去。

片刻之后，赵括带着一支稍微能大跑一阵的百骑队，终于冲到了一座有微微火光的帐篷前。一阵奇异的腥膻肉香远远随风钻进了每个人的鼻孔，倏忽之间，百夫长的脸刷地白了。赵括飞身下马一声大吼：“包围军帐！挑开帐门！”骑士们哗地围住了大帐，当先一排长矛齐出顿时挑开了帐门。赵括挺剑大步抢入，一望之下目瞪口呆。

小小军帐中，两具尸体血淋淋地摆在草席上，四肢已经成了带血的白骨架。小地坑中燃着粗大的干木柴，铁架上吊着的铁盔兀自淌着血水咕嘟嘟冒着蒸腾雾气。十余名兵士正在埋头大啃带着血丝的白骨

肉，脸部扭曲变形，狰狞可怖之极。“他们吃伤兵！”百夫长指着尸体嘶声大吼。“全部斩决！”赵括尖啸一声，战刀砍翻了一个食肉者。百人队一齐拥入，吼叫连连长矛齐伸，所有食肉兵士顷刻被钉在了地上。赵括一声大喝：“急号！三军集合！”牛角大号凄厉地响彻了军营，杂乱无力的脚步漫无边际地向中央金鼓将楼下汇聚着。整整磨蹭了半个时辰，二十万大军才聚集起来。昏黄的军灯下，兵士们密密麻麻挤在一起，人人青黑干瘦，全然是望不到边际的排排人干，灯光暗影里闪动着片片幽幽青光。所有的战马都被集中在旁边，它们也是瘦骨嶙峋，微弱的喷鼻声不断起伏着。

赵括站在一辆战车上，手拄长长的弯月战刀，嘶哑的声音骤然炸出一句：“将士们，我等是人！”再也说不下去了。良久，赵括抬起头来，“弟兄们，秦人有一首军歌，叫做《无衣》，有人会唱么？”全场死一般的沉寂中，赵括嘶哑的声音在夜空中飘荡起来：

岂曰无衣　与子同袍

王于兴师　修我戈矛　与子同仇

岂曰无衣　与子同泽

王于兴师　修我矛戟　与子偕作

岂曰无衣　与子同裳

王于兴师　修我甲兵　与子偕行……

说是唱，毋宁说是悲愤激越的嘶喊。万千兵士们先是低声饮泣，接着呜咽着一齐哼唱起来。虽说这是秦人军歌，却也是天下流传的军营血肉之歌。赵人原本多有慷慨豪迈之士，最看重的便是军旅骨肉之情谊，谁堪如此痛彻心脾之惨剧？唱着唱着，喊着喊着，万千将士放声大哭……

“弟兄们，别哭了。”赵括战刀一举，“我军已经撑持四十六天，再不能等死了。今晚，杀掉所有战马，全部煮掉吃光。而后收拾备战两个时辰，我等兄弟开营突围，再做最后一次冲杀！”

虽然没有了山呼海啸般的呼喊怒吼，但那片晶莹闪烁的幽幽青光与那迎风挺直的干瘦身板却告诉赵括：将士们是有死战之心的！赵括向脸上一抹一摔：“各营杀马。”跳下战车，向将楼下的战马群走来。

这是赵括千人飞骑队仅剩的六百匹战马，每匹都是边军精心挑选的阴山野马驯化而成，对于骑士，那可当真是血肉相托万金不换的生死伴侣。尤其是赵括那匹坐骑阴山雪，身高一丈，通体雪白，大展四蹄如风驰电掣，曾引起不知多少相马师与骑士的啧啧叹羡。当真要杀死这些战马，三军将士们心头颤抖，瞬息之间无边无际地跪了下去，默默地低下了头。

“大将军——不能杀阴山雪！不能啊——”少年军仆小弧子尖声喊着飞也似冲了过来，死死抱住了赵括双腿，“大将军，阴山雪是我喂大的，小弧子愿意替它死啊！大将军……”小弧子从战靴中倏然抽出一口短刀，向自己小腹猛然一捅。赵括手疾眼快，一把抓住短刀一声喝令：“架开他！看好！”待百夫长拖开哭叫连声的小弧子，赵括走向了那匹虽已瘦骨嶙嶙却依旧不失神骏的雪白战马。

百夫长与几名老兵突然疯狂地冲进马群，扬起马鞭乱抽狂喊：“马啊马！快跑吧！跑啊——”饶是如此，战马群却一动不动，只是无声地低头打着圈子。

阴山雪咴咴喷着鼻息，一双大眼下的旋毛已经被泪水打湿得拧成了一缕，马头却在赵括的头上脸上蹭着摩着，四蹄沓沓地围着赵括游走。赵括紧紧抱住了阴山雪的脖颈，热泪夺眶而出。阴山雪仰头一嘶，萧萧长鸣久久在夜空回荡。赵括退后一步，双手抱着战刀对着阴山雪跪倒在地。良久，他起身猛然后跨一步，回身一刀洞穿马颈，顿时鲜血如注将赵括一身喷溅得血红。百夫长大号着：“马呀马！升天吧！来生你杀我——”

次日清晨，太阳爬上了山头，广袤的河谷山塬一片血红一片金黄。赵军的车城圆阵中凄厉的牛角号直上云空，隆隆战鼓如沉雷般在河谷轰鸣开来。须臾之间，车城圆阵全部打开，大片各式红色旗帜如潮水般涌出。“赵”字大旗下，赵括冷酷木然地走在最前列，短衣铁甲，长发披散，一口战刀扛在肩上赳赳向前。身后是无边无际全部步战的赵军将士，长矛弯刀一律上肩，视死如归地踏着鼓声轰隆隆向秦军北营垒压来。

白起在狼城山瞭望片刻，断然下令：“打出本帅旗号，列强弩大阵正面拦击。”

山头望楼上黑色大纛旗急速摆动，号角战鼓连绵响起，四面山川顿时沸腾起来。秦军营垒的铁骑步军一队队飞出，顿饭之间在长平关以北列好了横贯谷地的一道大阵。阵前一杆“白”字大纛旗迎风招展，旗下战车上顶盔贯甲黑色金丝斗篷须发灰白一员大将，赫然正是白起。

赵军大阵隆隆压来。堪堪一箭之地，秦军明是万千强弩引弓待发，却是一箭不射任赵军轰轰走来。走着走着，将及半箭之地，赵括

一声令下：“停！”端详有顷，突然哈哈大笑：“天意也！天意也！”战刀一指高声喝问：“秦军战车上，可是武安君白起？”

“赵括，老夫正是白起。”

赵括一阵冷笑：“白起，你既名震天下，何须称病隐身，兵外诈战？”

“赵括，兵争非一己之私斗。老夫不称病，赵王如何能任你为将也。”

“白起，长平之战，若是王龁统兵铺排，赵括佩服！”赵括战刀

直指，“既是你亲自隐身统兵，如此战法多有疏漏，赵括不服也！”

“愿闻少将军高见。”白起平静淡漠。

“其一，上党对峙三年，不攻不战，空耗国力多少？其二，以先头五千铁骑分割我军，全然是铤而走险，若我早攻，岂有你之战绩？其三，等而围之，又是孤注一掷。若我军粮道不断，抑或列国救援，此等野心岂能得逞？其四，既困我军，却不攻杀，便是贻误战机。若我军有一月之粮，你破得车城圆阵么？”赵括侃侃评点，不假思索。

“少将军经此一役，仍有就兵论兵偏离根基之痕迹，诚为憾事也！”白起浑厚的声音随风飘来，不紧不慢道，“尝闻马服君之言，少将军轻看兵事，今足证也！其一，上党之地易守难攻，老廉颇深沟高垒，堪称善守如山岳，何攻之有？然则若不对峙，则赵国必在天下成势也。这便是不攻又不退之理。其二，五千铁骑虽少，却是轻刃初割不为你看重，待你察觉来攻，我军已经增兵五万，谈何铤而走险？其三，等而围之，亦是借重兵外之地利也。老夫相信，少将军已经揣摩透了这个道理。至于粮道不能断绝，列国能来救援，此乃少将军不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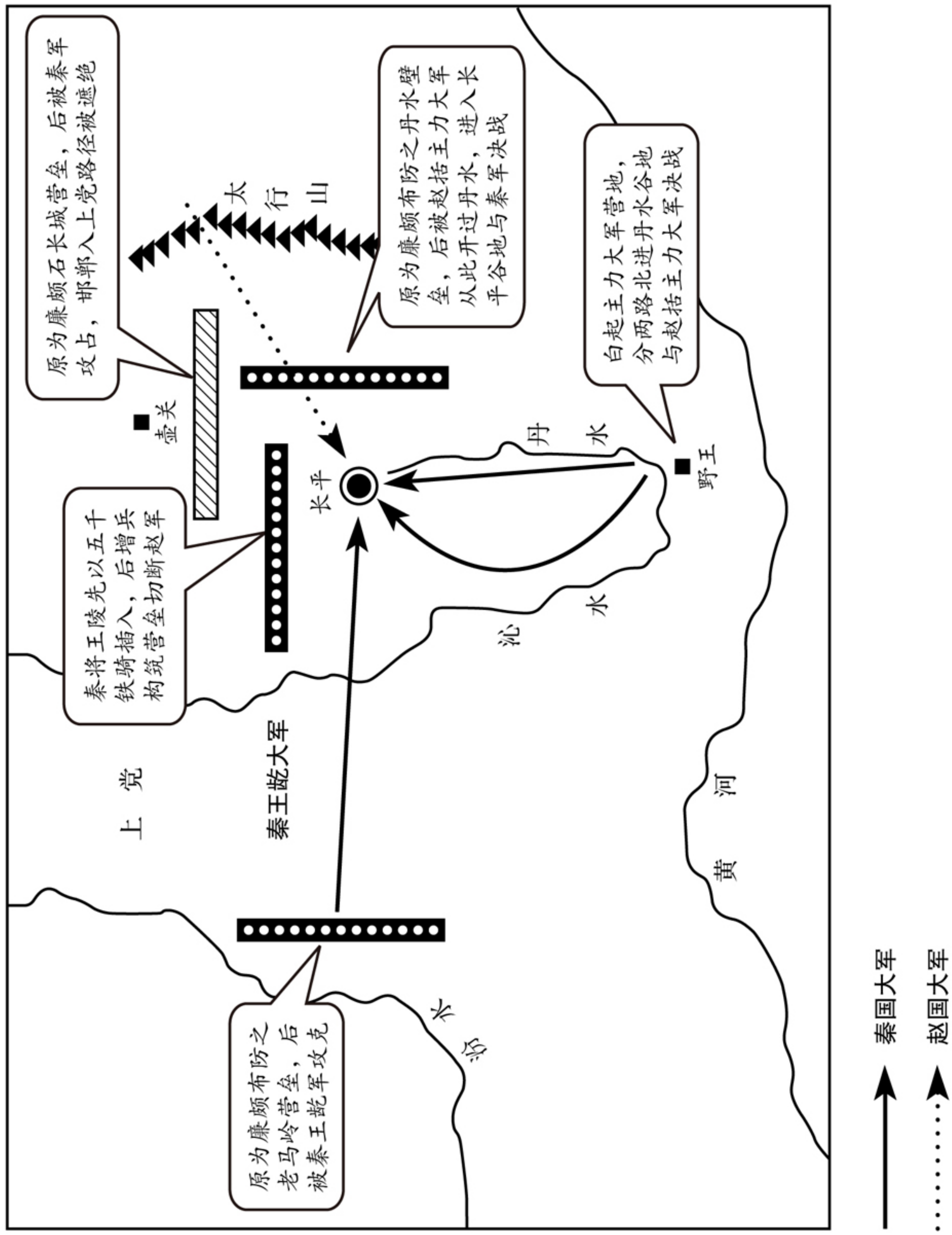
天下也。若我军不围赵军，列国或可来援。而我军既围赵军，列国则必不来援。邦国之道，雪中不送炭。少将军何独天真至此？最后，长平大战，我军也是伤亡惨重，能围能困，何须血战？兵士鲜血，毕竟比战机更重要。只要能最终战胜，白起宁愿保持兵力。”

默然良久，赵括对着战车深深一躬：“赵括谨受教。”

“在我坚兵之下，少将军能绝粮防守四十六天，且大军不生叛乱，已是天下奇迹也！”白起喟然一叹，“老夫今日出阵，是念你有名将才质，教你来去清明了。”

“多谢武安君。”赵括冷冷一笑，“今日赵括若突围而出，三五年后便与你白起再见高下。若赵括死了，来生仍要与你为战！”白起淡淡一笑：“为大秦计，少将军今日必须死在阵前。至于来生，老夫没兴致再做将军了。”

长平之战



“好！今日最后一战！”赵括战刀一举，大喝一声，“杀——”赵军红色海潮般呼啸卷来。

王龁令旗一劈大吼一声：“强弩大阵起！”阵前万千强弩齐发，粗大长箭暴风骤雨般迎着赵军倾泻而去，两翼铁骑尚未杀出，赵军浪潮已经哗地卷了回去。中军司马一声惊喜的喊叫：“武安君，赵括中箭！眼看五六箭，必死无疑！”白起冷冷一挥手：“各军仍回营垒坚壁，赵军不出，我军不战。”

赵军又退回了没有彻底拆除的车城圆阵。身中八支大箭的赵括被抬到废墟行辕前时，已经是奄奄一息了。粗大的长箭几乎箭箭穿透了他单薄精瘦的身躯，兵士们不敢将他放上军榻，只有屏住气息将他抬在手里，一圈大将围着赵括，外面红压压层层兵士，人人浑身颤抖全无声息。

赵括终于睁开了眼睛，费力地喘息着挤出了一句话：“弟兄们，赵括，走了，投降……”大睁着一双深陷的眼洞骤然摆过头去，永远地无声无息了。大将们哗地跪倒了。兵士们也层层海浪退潮般跪倒了，软倒了。在这一刻，赵军将士们才骤然发现，这位年轻大将军对于他们是何等重要。若没有他在最后关头的非凡胆识，谁能活到今日？赵军早就在人相食的惨烈吞噬中瓦解崩溃了。

次日清晨，一面写有血红的一个“降”字的大白旗高高挂上了中央将楼。二十余万赵军缓缓拥出了车城圆阵。在原来两军的中间地带，秦军列成了两大方阵，中间是宽阔通道。赵军沉默地流动着，流向了黑色甲士林立的大山深处。

秦军没有欢呼。降兵没有怨声。整个战场一片沉寂。

---

1. 光狼城，战国上党要塞之一，地名在战国后湮灭。史家考证，当为今日山西高平西北之康营地带。

2. 后人感念这八位将军义士，这条河叫了八谏水，河边山岭叫了八谏山，附近村落叫了八义村八义乡。八谏水即今上党淘清河支流，八谏山即今上党南五龙山余脉，八义村八义乡，即今山西高平此山此水旁之今日村乡名称。两千多年依旧如斯，何能不令人扼腕一叹也！

3. 史家考证，这条河流即今日山西高平之小东仓河。

第十六章　秦风低徊

一　长平杀降　震撼天下

大战结束了，赵军投降了，白起心头却更沉重了。

二十余万赵军将士在战场投降，这可是亘古以来未曾有过的兵家奇迹。然则，有这二十多万降卒，战场善后立即就变得难堪起来。首先是这二十多万人要吃要喝要驻扎，其次是最终如何处置。降卒一开出车城圆阵，白起的眉头便皱了起来。回到琅山幕府，白起立即教老司马草拟了一份紧急战报，然后又紧急召来稳健缜密的蒙骜秘密商议。一个时辰后，蒙骜带着一名白起的军务司马兼程赶回咸阳去了。回过头来，白起召来几员大将，商议如何在战场先行安置这二十多万人。可说来说去几乎两个时辰，谁也说不出一个人皆认可的办法。也就是说，谁的办法都有显而易见的缺陷。赵军素来强悍不屈，这次迫于饥饿悲于失将而降，原为无奈之举。二十多万活人，显然不能编入秦军，更不能放回赵国，剩下的只有一个思路：在秦国如何安置？

眼见莫衷一是，白起先行确定了三则部署：其一，降卒驻地定在利于从高处看守且有水流可饮的王报谷，由桓龁率领十万秦军驻屯山口及两侧山岭，以防不测；其二，立即从各营分拨三成军粮，只运进谷口，交由降卒自己起炊；其三，将车城圆阵内赵军丢弃的所有衣物帐篷，全数搜集运进王报谷，以做军帐御寒。

此间难处在于，秦军粮草辎重虽可自足，但也只有三月盈余，骤然增加二十万人军食，立即捉襟见肘。秋风渐寒，秦军寒衣尚且没有运来，更顾不上赵军降卒了。虽则如此，秦军既为战胜之师，受降之

宗主，理当支撑降卒之衣食，是以虽然心有难堪，大将们还是默认了。

六日之后，蒙骜与秦昭王特使车骑同归。白起长吁一声，立即大会众将接王书。特使宣读了冗长的王书，将士人人受赏晋爵，自是一片欢呼。然则直至王书读完，也没有一个字提及降卒如何处置。白起大是困惑，忍不住在庆功酒宴上将特使拉到隐蔽处询问，特使红着脸哈哈笑道："武安君身负军国大任，战场之事，秦王何能以王命掣肘也？"白起心下顿时一沉，也不再奉陪这位特使，向蒙骜一招手到后帐去了。

蒙骜备细叙说了在咸阳请命的经过，白起越听越是锁紧了眉头。

秦王拿着白起的请命书，凝神沉思了小半个时辰，最后对着蒙骜笑道："军旅之事，本王素不过问。大战之前，本王有书：武安君得抗拒王命行事。今日却教本王如何说法？"说罢径自去了。蒙骜心下忐忑，到应侯府找范雎商议。范雎在书房转悠了也是足足小半个时辰，才长长地叹息了一声："武安君所请，天下第一难题也！战国相争，天下板荡，外战内事处处吃紧，哪里却能安置这二十多万异邦精壮军卒？关中、蜀中为秦国腹地，能安置么？河西、上郡为边地，能安置么？陇西更是秦国后院，原本便得防着戎狄作乱，能再插一支曾经成军的精壮？分散安插么，无法监管，他们定然会悄悄潜逃回赵。送回赵国么，这仗不白打了？将军啊，老夫实在也是无计。"范雎只是无可奈何地苦笑着，再也不说话了。蒙骜思忖一阵，将秦王的话说了一遍，请范雎参详。范雎沉吟片刻笑道："以老夫之见，秦王此言只在八个字：生杀予夺，悉听君裁。"又是一声叹息道，"将军试想，武安君百战名将，杀伐决断明快犀利，极少以战场之事请示王命。纵是兹事体大，难住了武安君，秦王之说似乎也是顺理成章也。老夫之见，将军不要再滞留咸阳了。"蒙骜惊讶道："应侯是说，秦王不会再见我，也不会有王命了？"范雎呵呵一笑："将军以为还有王命？"

蒙骜还是等了两日，两次进宫求见，长史都说秦王不在宫中。此时各种封赏事务早已经办妥，特使也来相催上路，蒙骜无奈，也只有回来了。

“岂有此理！”白起黑着脸啪地一拍帅案，“这是寻常军务么？这是战场决断么？这也不能，那也不能，君王无断，丞相无策，老夫却如何处置！”

“武安君莫急。”蒙骜第一次见白起愤然非议秦王丞相，连忙压低声音道，“一路揣摩，我看秦王与应侯之意，只有一个字。”

“一个字？”

“杀！”

“杀？杀降？”白起眉宇突然一抖。

“正是。否则何须遮遮掩掩，有说无断？”

白起顿时默然，良久，粗重地喘息了一声：“切勿外泄，容老夫想想再说。”

蒙骜去了。白起思忖一阵，漫步到了琅山山顶。时下已是十月初，白日虽有小阳春之暖，夜来秋风却已经是萧瑟凉如水了。天上星斗璀璨，山川军灯闪烁，旬日之前还是杀气腾腾的大战场，目下已经成了平静的河谷营地。若非目下这揪心的难题，白起原本是非常轻松的。他率领着五十多万大军，业已铸就了一场亘古未闻的大功业——一战彻底摧垮赵国六十万余大军，斩首三十余万，受降二十余万。旷古至今，但凡兵家名将，何曾有过如此皇皇战绩？假如不是这突如其来的火炭团，他本当要与三军将士大醉一场，而后再原地筑营休整，来春便直逼邯郸。灭赵之后，他便可解甲归田了。自做秦国上将军以来，他年年有战，一年倒有两百余日住在军营里，以至于荆梅每次见

了他都要惊呼："天也！一回一变老！你白起非老死军营么？"多年以来，他内心只有一个愿望：但灭一国，便是他白起离军之时。这愿望眼看要变成事实了，白起心头常常涌动出一种远道将至的感喟。眼见赵括湮没在箭雨之中时，白起心田的那道大堤轰然决开了。可目下这降卒之难，却又在心头猛然夯下了一锤，他烦躁不能自已了。

王命不干军，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历来为将者所求。秦王在战前也确曾将白起的兵权与战场决断权扩大到了无以复加。也就是说，本当掌握在国君之手的那部分兵权都一并交给了白起，还加了一句"得抗拒王命行事"，当时连范睢都大为惊讶了。即或在长平大战之前，白起事实上也从来没有就兵事与战场难题请命过秦王。那时若秦王对战场事乱命，他也会毫不犹豫地奉行"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之准则行事。然则，所有这一切都是为了打仗，为了战胜敌国。如今战事结束，降卒处置关涉诸方国政，秦王与丞相不置可否，教他全权独断，岂非滑稽？可是，秦王与丞相何等明锐，为何要如此含糊其辞？

自己又为何对此等含糊大是烦躁恼怒？

渐渐地，白起完全清楚了，清楚了秦王，清楚了范睢，也清楚了自己。说到底，这二十多万大军一进降营，一个谁也不愿触及的字眼就在隐秘闪烁了。毋宁说，一开始这个字眼就已经在秦国君臣的心头跳动了。战国大势谁都清楚，秦国无法万无一失地融化一支如此巨大的成军精壮人口，是明摆着的事实。自己快马急报请命，是害怕触及那个字眼。秦王不置可否，也是害怕触及那个字眼。范睢虚与委蛇，同样是害怕触及那个字眼。自己一听蒙骜回报便烦躁恼怒，更是害怕触及那个字眼。几员大将莫衷一是，便不是害怕那个字眼么？

那个可怕的字眼，便是杀降。

从古至今，"杀降不祥"都是深深烙印在天下人心头的一则军谚。虽然不是律法，却是比律法更为深入人心的天道人道。自从大地生

人，三皇五帝开始，人世便有了杀伐征战。为了土地为了牛羊为了财货为了女人为了权力，人们总能找出各种各样的理由，做你死我活的相互残杀。然则，不管如何征战杀伐，有一点始终都是不变的，这便是不杀已经放弃任何抵抗的战俘。战胜一方教战俘做奴隶做苦役，以种种方式虐待战俘，人们固然也会谴责也会声讨，然则仅此而已。弱肉强食是人间永恒的法则，人们对战胜者总是怀着敬畏之心，也在道义上给予了更多的宽容。然则，人世间的事也总是有极限的。一旦你跨越了这道极限，即便强力不能将你立即摧毁，那骤然齐心的天道人道也会将你永远埋葬。诸多的人间极限之中，战场不杀降，是最为醒目的一条。自春秋以来，兵争无计其数，进入战国，更是大战连绵。然则，也是这春秋战国之世，反战非兵之论也随之大起，天下对杀伐征战的声讨也形成了史无前例的大潮。春秋有“弭兵”大会，要天下息战。战国之世对兵争的声讨更是其势汹汹。儒、墨、道三家显学可谓对杀伐征战深恶痛绝。“春秋无义战”，“善战者服上刑”是老孟子的警世之论。老子则说：“兵者，不祥之器。”“乐杀人者，不可得志于天下。”更有墨家兼爱非攻之说风靡天下，大斥兵争之不义，倡行以“义”为兵战之本。

凡此等等，对征战尚且汹汹咒骂，况乎杀降?

果真杀降，且一举二十余万之众，天下便会祭起天道人道的大旗，将你永远埋葬在可怕的诅咒之中，如此而已，岂有他哉！那时，名将将变做狰狞的屠夫，战神将变做万劫不复的恶魔。千古功业安在？青史声誉安在？然则，不走这一步，君臣失和国家动荡后果不堪设想。白起倒是有了青史盛誉，谁却来管邦国兴亡天下一统?

夜空还是那般碧蓝如洗，星星渐渐少了，山下传来了一阵消失已久的雄鸡长鸣。起雾了，落霜了，遍野军灯隐没在无边霜雾之中，撕扯成了红蒙蒙的河谷纱帐，天地万物都是一片混沌了。太阳渐渐从漫无边际的混沌中拱了出来，山川河谷也渐渐清晰了。

琅山山顶的“白”字大纛旗左右三摆，一阵急促的牛角号响彻了长平山谷。

白起拄着长剑，看着大将们冰冷得石雕一般：“立即，对赵军降卒放开干肉锅盔米酒，教他们尽情吃喝。”

“武安君，赵军断粮四十余天，会撑死的！”蒙骜大是惊讶。

“这是战场。撑死，总比饿死强。”

阔大的山洞中一片寂静，大将们情不自禁地一阵颤抖。谁都明白了，那个令人心悸的时刻正在一步步地迎面逼来。蒙骜张了张嘴，不知道自己要说甚了。

只有白起沙哑的声音在山洞中飘荡着：“王龁王陵，率所部军马并全军火器弓弩，秘密开入，包围王报山谷地两侧山岭，不能教降卒觉察，不能发生任何意外。桓龁部封堵山口。蒙骜部外围二十里设防，不许任何人进出山谷。今夜三更开始。”

没有一个人高声应命，大将们的脸色骤然一片苍白。白起一点长剑：“此乃军令，尽在老夫一人，毋得戒惧犹疑。”说罢转身便走，却又突然回过身来低声补了一句，“都是勇士，教他们走得痛快些。”转身大步去了。

是夜三更，没有金鼓之声，狭长的王报谷骤然燃起了漫山遍野的熊熊大火，大石滚木酒桶肉块锅盔，随着密集箭雨一齐倾泻进山谷。谷中翻腾着海啸般的惨号呐喊，疯狂奔窜的降卒们混成了汪洋人浪……直到次日大雾消散，山谷终于渐渐平息下来。

十月初寒之时，长平战场的红色营地彻底消失了，只留下随山塬起伏的黑色营帐与战旗。号角悠扬战马萧萧，秦国大军恢复了整肃状态。在第一场大雪即将来临之前，白起下令秦军退出上党山地，进入

河内野王驻扎休冬。白起的谋划是：野王乃秦军在河内的总后援要塞，粮草辎重极是便捷，强如驻军上党长途运粮多矣；退入河内休整一冬，来春秦军可分兵两路，北路进上党出滏口陉，南路北上出安阳，如一把大铁钳夹击邯郸，做大举灭赵的最后一战。

然则，这个寒冷多雪的冬天，秦军“坑杀赵军四十万降卒”[注]的消息风暴般席卷天下，各国无不惊恐变色。按照春秋以来的传统，秦国取得了如此旷古大胜，以“市道”为邦交准则的天下大小诸侯当争相派出特使庆贺，洛阳周天子更会“赏赐”天子战车战服与诸般“代天征伐”的斧钺仪仗，咸阳当是车马盈城之大庆气象。但这次却是奇特，咸阳城没有一家特使前往庆贺，邯郸道却是车马络绎不绝，非但原本在长平大战之时拒绝援助赵国的楚国、齐国派出特使去了赵国，连从来在赵国身后捣乱的燕国都去了邯郸。

骤然之间，山东列国的脊梁骨都发凉了！

春水化开河冰，白起正要大举北上灭赵之时，却接到了秦昭王的快马特书：大势有变，武安君立即班师。白起愤然将王书摔在了帅案之上，一声长叹：“老夫承担一错，何堪君王再错也！”良久思忖，终是下令全军班师。

二　心不当时连铸错

秦昭王大费踌躇，无法权衡范雎与白起谁对谁错了。

处置降卒之事最是棘手，白起却再也没有请命便断然做了，秦昭王自是如释重负。按照本心，对白起一鼓作气连战灭赵的方略，他是毫不犹豫赞同了，事先也征询了范雎谋划，范雎也是赞同了的。可就在二三月之间，范雎却突然上书，历数列国之变，断言“若连续灭赵大战，有逼成山东合纵之险”。反复思虑，秦昭王最后还是下书白起班师了。但白起回到咸阳之后进宫一次晋见，秦昭王却又顿时觉得大军班

师太轻率了。白起毕竟是战无败绩威震天下的名将，对战场大势的洞察从来都是没有失误的。那天白起说的话至今都在他耳边轰轰作响：“天下惶惶，赵国震恐，征发成军尚且不及，何有战阵之力？列国空言抚慰，却无一国出兵力挺，谈何合纵抗秦？”不能说白起有错，若是连战，秦国实在是胜算极大也。而一举灭赵，那是何等皇皇功业！

秦昭王第一次为自己的决断后悔之时，范雎进宫了。

这次范雎带来了郑安平从列国快马发来的所有急报：赵国任用乐乘、乐闲为将，紧急征发新军防守邯郸；魏国信陵君复出，楚国春申君复出，齐国鲁仲连复出，以赵国平原君为大轴，正在连结合纵；山东战国都在加紧成军，预备抗秦自保。

“应侯之意，当如何？”秦昭王笑了。

范雎侃侃道：“老臣以为，秦国当持重行事，毋得急图灭国之功也。赵国虽遭大败，民气犹在。以赵国之强，一败不致全盘瓦解。更有一则，长平战罢，我粮秣空虚，士卒伤亡过半，兵员不足补充。当此之时，宜于养精蓄锐再待时机。”

“也是一理。”秦昭王点点头却又恍然笑了，“这个郑安平颇有才具也，三五年总领斥候密事，功劳不小。大战已罢，毋得屈了应侯恩公，召他回来，应侯以为何职妥当？”

“郑安平唯知军旅。”

“好！做蓝田将军，与蒙骜王陵等爵。”

“谢过我王。”之后的整个夏天，秦昭王都在章台琢磨范雎白起的各自主张。七月流火的酷暑时节，他终于忍耐不住，在一个雨后的晚上赶回了咸阳，没有进王宫，径直进了武安君府。想不到的是，白起

已经病了，榻边围着一圈大冰，荆梅出出进进地忙碌着，满庭院都是草药气息。

秦昭王大吃一惊，一边下令宣召太医，一边将荆梅叫到旁边询问。荆梅说，白起自班师回来常常一个人在后园“小天下”转悠，有一晚在“大河”岸边躺了一夜，此后断断续续发热，这次已经发热三日不退了，医家也断不出甚病，开了一些养息安神之类的药，同时叮嘱以大冰镇暑。

说话之间，白起已经醒来，见秦昭王在厅，散衣乱发地下榻过来参见。秦昭王连忙叮嘱他躺到榻上说话。白起笑道：“不妨事，山洞住长了寒热不均。老卒了，撑得住。”请秦昭王到正厅就座。一时饮得两盏青茶，秦昭王笑道：“武安君，不记恨我么？”白起拱手笑道：“我王何出此言？国事决断，谁保得事事无差，老臣只可惜失去了一次大好战机。如今老臣已经想开，失便失了，不定过几年又来了。”秦昭王突然压低声音道：“武安君，今秋再度发兵如何？”白起愕然，一时回不过神来，好大一阵愣怔才恍然醒悟过来，摇头苦笑道：“我王何其如此骤变？老臣始料不及也。”

“你只说，病体尚能撑持否？”秦昭王认真急迫，显然不是随意说来。

“我王且听老臣一言。”骤然之间，白起脸上大起红潮，额头汗珠涔涔而下，“非关老臣病体也。若果有战机，老臣便是教人抬着走，也是要去。惜乎流水已去，战机已逝，再度发兵，已经是对我不利了。”

“灭国之战，不在一时。大半年而已，如何便失了战机？”

“我王差矣！”白起一抹额头汗水，粗重地喘息着，“时光虽只半年，军势却已大变也。军驻上党之时，赵国朝野震恐，我军士卒则人怀一鼓而下之心，虽只有三十余万大军，却是泰山压顶之势。大军一

旦班师，士卒之气大泄，须得休整补充方能恢复。全军士卒五十余万，在上党征战四年未归，将士家小望眼欲穿。方得短暂桑田天伦之乐，今非国难而急骤召回，何有战心？再则，长平大战，我军士卒伤亡三四成，一鼓作气犹可，若班师而后出，便得以寻常战力计。如此我军纵能开出三十万大军，以赵国之力死守邯郸，我军若急切不能下，山东战国便必然来援。其时我军进退维谷，便是大险。万望我王勿存此念也。”

秦昭王听得眉头大皱，脸上却呵呵笑着：“武安君，你也说得太过了。”说着一挥手，厅外一名老内侍捧着一个大木匣走了进来放在案上，“武安君，这是列国斥候密报，还有商人义报，你看看，山东无甚大变。”

“无须看。”白起摇摇头，“老臣对战场兵事，只信心头之眼。”

“心头之眼？”秦昭王苦笑摇头，“武安君莫非当真老了？信鬼神之说？”

“心头之眼非鬼神，乃是老臣毕生征战之心感也。我王明察。”

相对无言，秦昭王默然去了。回到王宫，秦昭王立即急召范雎入宫，说了一番自己的再度起兵谋划，要范雎参商定夺。范雎听得云遮雾障，好容易才弄清了秦昭王谋划的来龙去脉，一时默然了。然则，范雎毕竟急智出色，思忖间拱手笑道：“老臣以为，大战之事最当与武安君共谋，多方权衡而后定。”

“应侯何其无断也？”秦昭王目光闪烁着笑了，“当初应侯独主班师，本王斟酌赞同，其时武安君何在？”

骤然之间，范雎心下一个激灵，脸上却呵呵笑道：“原本也是。老臣不谙军争，平日断事多以列国之变化为据。目下，列国之变虽向赵

国而动，然则灭国之战毕竟以军力为本。老臣魏人，对我军战力委实不详，我王若对军力有本，何虑之有。”

“然也！”秦昭王哈哈大笑，“老秦人国谚：‘赳赳老秦，共赴国难！’放眼天下，最是老秦人耐得久战，连打两仗而已，有何难哉！”

进入九月，秦昭王亲自巡视蓝田大营，下书命五大夫将军王陵为大将，统兵二十万攻赵。王陵大是意外，在向各郡县发出紧急召回士卒的军令后，夜入咸阳拜会武安君。谁知白起的热病又骤然转做畏寒，捂着三层丝绵大被犹是嘴唇发青，根本无法说话。王陵本意是来探询武安君不为将统兵的因由，若是秦王生疑或大臣攻讦杀降之事，王陵便要找个由头辞了这统兵大将。如今见白起病势沉重，以为秦王在军中选将事属自然，身为大将，自不能畏难退让。回到蓝田大营将武安君病势一说，众将心急如焚，次日立即进咸阳探视，不想却又逢白起正在发热，守候得一个时辰，只有忐忑不安地告辞了。

进入十月，王陵率领大军东出函谷关重新北进上党。

秦军班师后，赵军虽然无力抢回上党十七座关隘，更无力在上党全面布防，但却也迅速将石长城、壶关、滏口陉这三处通往邯郸的要塞占领了，在修复营垒城防之后驻军三万防守。王陵大军激战三场，在大雪纷飞的冬月攻下了滏口陉，大雪一停立即东进，终于在秦昭王四十九年的正月突破武安，进逼到邯郸城下。不想新成之赵军异常顽强，赵王与平原君亲自上城坐镇，赵国朝野一心死拼，三月之久奈何不得邯郸城。王陵终于大急，入夏后连续猛攻，一连死伤了五校人马。秦军之校，大体千人队以上之单元，每校八千到一万人，折去五校，等于丧失了将近五万人马。

紧急战报传回咸阳，秦昭王大怒，决意拿下邯郸震慑天下，立即到武安君府敦请白起统兵出征。这时白起病体虽然见轻，却依旧是瘦骨嶙嶙行走艰难。秦昭王虽则于心不忍，终于还是说出了王陵受挫的

消息，虽然没有下令，但希望白起带病赴军的心意却是明明白白的。白起一声沉重叹息："老臣死不足惜也！何我王偏要在此时灭赵？"秦昭王板着脸只不做声，白起深深一躬道："我王听老臣一言：目下之势，我军远绝河山而争人国都，粮草辎重难以为继，无法长围久困

也。况长平杀降，天下诸侯恨秦深也，必对邯郸一力救援，其时我军危矣！老臣愿王权衡，撤回王陵之师，以全秦军实力也。"

秦昭王听白起说到长平杀降，心中老大不悦，冷冷一笑道："武安君之意，若不杀降，列国便不恨秦国？"说罢拂袖去了。白起木然站在厅中，不知所措了。荆梅过来扶住白起笑道："你有病便有病，不说病体不行，偏说人家谋划有错，瓜不瓜你？人家亲政多少年了，都成老王了，不兴自己做主，还听你的？"白起一甩大袖生气道："这是打仗，不是赌气，胡说个甚来！"荆梅还是笑着："胡说？目下秦王不是昔日宣太后，知道不？走，吃药。"走着走着，白起不禁长叹一声："有太后在，秦国何至于此也！"荆梅眼圈红了："一战之败，太后便自裁了……"

回到王宫，秦昭王越想越不是滋味。再度灭赵是本王决断，如今看来，若不攻下邯郸，竟是骑虎难下了。秦昭王也不再召范雎商议，立即车驾奔赴蓝田大营，特下王书任命左庶长王龁代王陵为将，立率步骑大军北上，再攻邯郸。

这年秋天，王龁二十万大军再度包围了邯郸。惊骇之下，山东战国终于出动了。魏国信陵君与楚国春申君各率二十余万大军，合力从河内入赵，猛攻秦军后背。邯郸守军趁势杀出，秦军大败溃退。后撤到上党清点兵马，竟有十余万军士伤亡逃散。消息传到咸阳，秦昭王大急，立即召范雎商议应对之策。范雎思忖一阵，心知此时秦国已无大军可调，提出派郑安平带领蓝田大营最后两万多铁骑驰援接应王龁，能攻赵则攻，不能攻则退回河内野王设防。

“此其人也！”秦昭王当即拍案，“郑安平在赵掌密事斥候四年，熟悉赵国，便是如此。”立刻紧急下书：郑安平率军兼程北上。

郑安平原本是个武士百夫长而已，少年时在大梁市井浸泡游荡，精细机警，领着一班密探斥候在邯郸倒是得其所长，花钱买消息，传播范雎谋划的种种流言，倒实在是为秦国立了不小功劳。然则，郑安平毕竟无甚正干才具，没有一次提大兵统帅战阵的阅历，更不说兵家之才了。一出函谷关，郑安平便晕了，不知道走哪条路驰援。铁骑将军建言：王龁部秦军最有可能沿上党退回，当从野王入上党接应。将军不说还则罢了，将军一说，郑安平顿时有了主张：“上党入赵为弓背，安阳入赵为弓弦，近一半路程。传令三军：从河内安阳直插邯郸！”不想一过安阳，被正在回师的邯郸守军与信陵君大军迎面包抄，围困旬日，郑安平率军投降赵国。

倏忽两年，大势急转直下。

原本赫赫震慑天下的秦国，顷刻之间大见艰难。秦昭王与范雎昼夜周旋，亲自到函谷关坐镇，派出函谷关守军接应王龁十余万大军班师，方才松了一口气。刚刚喘息方定，又有快马急报传来：信陵君春申君统率六国联军攻秦！河内郡与河东郡岌岌可危！

三　旷古名将成国殇

白起的病势时好时坏。然则，最教白起不安的，根本不是病情。

王陵兵败，白起是预料到的。王龁大败，却大大出乎白起预料。出乎意料处，在于魏国楚国同时发兵。更有甚者，那个销声匿迹多年的信陵君魏无忌，竟然盗取兵符，力杀大将晋鄙而夺兵救赵。如此看来，山东六国确实是将秦国看做亡国大敌了。当此之时，秦国便当稳妥收势，先行连横分化六国，而后再图大举，何能急吼吼连番死战？白起实在不明白，素来以沉稳著称的秦王，如何在长平之战后判若两

人，一错再错还要一意孤行？正在白起忧心忡忡之时，又传来郑安平率军降赵的消息，白起顿时怒火上冲。他第一次见郑安平，便认定那小子不是正品，所以断然拒绝了教他做实职将军。如何以秦王之明锐，竟看不出此等人物之劣根？如何以范叔之大才，竟连番举荐此等人物担当大任？一己之恩，竟以邦国大任报之，岂有此等名士？

第一次，白起对范雎从心底里产生了一种蔑视。长平班师回来，有人告知白起，这是应侯受齐国鲁仲连游说，畏惧武安君功高而说动秦王所致。白起当时大不以为然："国策之断，歧见在所难免也。如此说法，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在白起看来，范雎纵然睚眦必报恩仇之心过甚，然论国事，还从来都是坦荡光明的，如何会生出如此龌龊手段？然则，此刻他却隐隐看到了范雎的另一面——谋国夹带私情，恩仇之心过甚。与"极心无二虑，尽公不顾私"的商君相比，实在令人万般感慨！如此之人身居大位，再遇秦王老来无断，秦国能有好？

反复思忖，白起深夜走进书房，提笔给秦昭王上书，请求依法追究郑安平降赵罪责。落笔之时，荆梅找了进来："我说你个白起，有病不养，半夜折腾个甚？走，回去歇息。"白起对羊皮纸哈着气道：

"墨迹干了送走，我便歇息，你去。"荆梅走过来一瞄拿了过去，看完一副苦笑道："老师哥啊，教我如何说你？秦王已经不信你了，还能信那范叔？你这一上书，范叔恩仇心本重，岂不与你记恨？消息传开，便是将相相互攻讦！秦王如何处置？对秦国有甚好？对你有甚好？瓜得却实！"白起思忖一阵点头："师妹此言，确是有理。好，不上了。"顺手将羊皮纸抛进了燎炉，一片火焰立即飘了起来。

不想此日清晨，范雎却登门拜会了。白起虽病体困倦，但一听范雎来访，抱病下榻，依礼在正厅接待了。范雎一脸忧色，良久默然，两盏茶之后方才长吁一声："武安君啊，秦王之意，仍想请你统军出战。六国联军，已经攻陷河内了。"

白起目光一闪："应侯之意，还要守住河内河东两郡了？"

"武安君之意，河内河东不守了？"范雎大是惊讶。

"范叔啊，"白起重重一声叹息，"公乃纵横捭阖之大才，如何也懵懂了？我军新败，目下举国只有二十余万大军，九原五万、陇西两万不能动，东路只有十余万步骑了。河内河东，纵横千里，联军四十余万，我十万大军岂非疲于奔命？巧妇难为无米之炊。纵是白起统军，又能如何？如今之计，只有放弃河内河东，尽速退防函谷关，而后分化六国，待兵势蓄成再相机东出，岂有他哉！"

"武安君，范叔何尝不是此意也！"范雎喟然一叹，骤然打住了。

"果真如此，范叔为何不力争秦王定策？"白起大是困惑，"长平战后，秦王不纳我言，然对丞相还是一如既往也！"

范雎默然片刻，石雕一般突然道："武安君只说，能否奉君命出战？"

"防守函谷关，何须老夫？"白起冷冷一笑，"但要老夫，便是与六国联军大战了。白起死，不足惜也！然则，若要老夫亲手葬送秦国最后一支大军，不敢奉命。"

"武安君，告辞了。"范雎一躬，扬长去了。

接范雎回报，秦昭王终于忍无可忍了。在他看来，只要白起出战，六国联军便是一群乌合之众，定然一举战胜立威。两次攻赵，你白起拒绝统兵还则罢了，毕竟是长平班师本王也是错了。然则，如今六国合纵来攻，大秦国难当头，你白起祖祖辈辈老秦人，一世为将，此时拒绝王命分明便是于国不忠，是大大悖逆，若不惩治，国何以堪？片刻思忖，秦昭王召来长史，咬牙切齿地迸出了一道紧急王书："罢黜白起一切职爵，贬为军卒，流徙阴密(注)。"

王书，是宫中最老的内侍总管带着二十名甲士来颁行的。甲士站在那片如同校军场一般的庭院里，不抬头也不说话，全然一片木桩。

老内侍只将王书递给抱病出迎的白起，说了声，武安君自个看了，也木然站着不动了。白起看得一眼，淡淡笑着一拱手："老总管回复秦王，白起领书。"正在这时荆梅赶来，见情势有异，接过了白起手中王书，一看之下脸色苍白，愣怔片刻一咬牙问道："老总事，秦王可曾限定日期？"老内侍摇摇头。荆梅道："烦请转报秦王：白起自长平班师回来，寒热无定，来年开春赴刑如何？"老内侍道："老朽定然如实禀报。武……保重，老朽去了。"转身匆匆去了。甲士们围过来对着白起深深一躬，也悄悄走了。

庭院里顿时静得幽谷一般。

"把官仆使女退回去，给每人带些金钱，你我用不上。"白起平静得出奇，见荆梅咬着嘴唇不说话，又道，"还是早走的好，刚入冬，我撑持得住。"

"不！"荆梅摇头，"我就不信，他还当真不教你过一个冬天？"

白起淡淡地笑了："看看，事到临头，还是你看不开。"

荆梅大袖在脸上一抹，气恨恨笑了："也好，阴密有河谷，有草地，我保你比在这石板府邸逍遥自在。走，该吃药了。"扶住白起进了寝室。

那一夜，两人都没有合眼。几件该安置的事说完，两人便没有了话说。白起只对着那半人高的铜灯发愣，荆梅只怔怔地看着白起。听着更鼓一点点打去，偌大寝室入定一般。白起素来寡言，遇到大事更是不想透不说。荆梅则是深知白起此时之痛楚，不知道该说甚好。二

十多年来，她与白起实际相处的岁月加起来还不到一年，如此长夜对坐，更是绝无仅有。

说起来，荆梅也是文武兼通的墨家弟子，本当游历天下做苦行救世的名士。可她却不能忘怀少年时光与白起共同酿成的一片深情，终是做了白起的妻子。白起经年不在咸阳，荆梅曾经最想要的，是生几个孩子，使这深阔的府邸活泛一些。可偏偏没有，荆梅便沮丧起来。可白起全然不在意，反倒是拍着荆梅难得地呵呵笑着："没儿没女全在我。斩首太多，杀气太重，上天能教你有儿女了？"荆梅顿时生气："自己不沾家，怪上天甚个来由？你只说，这木榻你睡热乎过没有！"也是忒煞怪了，白起素来不苟言笑军中朝堂人人敬畏，偏偏是对荆梅永远没有脾气。荆梅尚在兀自生气，白起却已经呼呼大睡了。看着白起一脸的疲惫，荆梅还能说甚？久而久之，荆梅也习惯了，好在宣太后在世时，总是时不时召她进宫说话消遣。那说话，实则是让荆梅给她讲说天下诸子的学问主张，还跟着她学墨家剑术。那消遣，实则是帮着宣太后看各郡县报来的公文，看完还要评点，宣太后总是听得极为上心，也时不时与她折辩一番。有一次消遣完毕，宣太后笑道："荆梅啊，这太子师叫做太傅，这太后师却是个甚名号了？太后太傅么？"荆梅咯咯笑着摇头："没听说过也。""你只说，做不做？有了就有了，甚事不是做出来的？"宣太后一副认真的模样。荆梅笑道："不做不做。墨家弟子从来不入仕。"从那以后，荆梅便总是找出许多托词，很少到宫中去了。后来，宣太后死了。再后来，魏冄也被罢黜了。咸阳，再没有荆梅可以走动的地方了。有几次白起在战场久久不归，她便到南山深处的秦墨院去了，一住一年多。后来，但凡白起大战，她便到南山与师兄弟们一起游历天下倡行大义，重新过起了墨家子弟的苦行日月。直到长平大战将近尾声，她才结束了这段连续四年的游历。

虽然相聚时日断断续续，荆梅却深知白起。依着墨家学说，荆梅当不赞同白起如此无休止地征战，更不该在白起长平杀降之后不闻不

问。可荆梅却实在是既没有反对过白起打仗，也没有责问他何能杀降？荆梅是在从楚国归来的路上听到杀降消息的，同行的师兄弟们愤激难忍，一片指斥，见她过来又都不说话了。荆梅却明明朗朗笑道：“杀降是秦王国策，白起做替罪羊罢了，瞒得谁个了？”有个弟子依旧愤愤不平：“无论如何，白起难辞其咎。”荆梅笑道：“只这无论如何，便不是墨家说辞，天下事没个大理么？”

虽则如此，荆梅却从杀降之事开始，对秦昭王另眼相看了。一个君王如此不敢担待，其心可知。她曾经再三提醒白起：从此对战事闭口，最上策是托病退隐。谁知白起总是淡淡一笑：“儿戏。邦国兴亡，将士性命，为将者不说谁说？”又是屡屡抗争，不给秦王一个台阶。依着荆梅，最后上函谷关算了，住在行辕也是一样养病，哪个大将还守不住函谷关了？可白起偏硬邦邦一句：“防守函谷关何须老夫。”再加一句，“若要老夫亲手葬送秦国这最后一支大军，不敢奉命。”范雎分明是被秦昭王逼着来的，为撇清自己，定然是绝不少说，如此能有好了？

但是，荆梅确实没有想到秦昭王来得如此之快，直是比任何奔袭偷袭都猝不及防。白起能受得了么？自从十五岁入军旅，白起在战事战场从来都是直言不讳，即或是仅仅以一个千夫长之身面对暴烈的秦武王，白起依然是铮铮硬骨亢声直谏，你要他明知荒谬决策而三缄其口，如何却能做到？范雎可以做到，白起却不行。这便是白起——纵然王命，也敢抗拒，只要他认定了自己没错。

如此抗命，白起果然没有想到自己的下场么？

蓦然之间雄鸡长鸣，白起终于说话了：“荆妹，你也熟知我那些大将，说说，谁能做上将军？”

“噫！你是在想此等事？”荆梅哭笑不得了。

“我还能想甚？”

“也好，想想甚想甚。”荆梅摩挲着白起额头叹息一声，“白起呀，你是有将之能，无官之术啊。都甚时了，你纵建言，他听么？”

“会听的。”白起两眼盯着横贯屋顶的大梁，“他只是恨我抗命而已，却不是要当真毁了秦国。”

“你要想便想，左右我也无法。”荆梅站了起来，“鸡都叫了，我去煎药。” 天渐渐亮了。这座雄阔的府邸依旧是那般平静，仿佛任何事情也没有发生过。老仆在洒扫庭除，使女在擦拭收拾，白起在酣睡，荆梅在煎药。突然，清扫小校场的老仆惊讶地喊了起来：“夫人快来看！这是甚？”荆梅匆匆来到布满各种兵器的大庭院一看，满院大青砖上都刻着种种古怪线画，条纹粗大清晰且纹路新鲜，分明是刀剑利器在昨夜所刻。墨家原本有密行传统，荆梅对各种神秘印记也算谙熟，一砖砖看去，转悠了半个时辰，却是没有一砖看得明白。看看日色上窗，荆梅唤起白起服药，将庭院砖画的事说了。白起一听，撂下药碗便到了兵器庭院，挪着脚步挨砖看去，时而愤激时而喘息时而喃喃时而唏嘘，一个早晨看罢，跌坐在兵器架前一动也不动了。

“甚个名堂？快说说我听。”荆梅是真着急了。

白起喘息一阵回过神来，才缓缓道：“这是秦军密画，我与大将们数十年揣摩出来的。战场之上，各部万一失散，可在所过处留下种种密画，约定聚集去向。千长以上之将，都要精熟这套密画。”

“了不得也！”荆梅不禁一声惊叹。要论密事密行，天下无出墨家之右。当年老墨子归总密事准则，留下了一句话：密号不适军行。也就是说，各种秘密联络之法，只适宜于少数人行动使用，而不适宜大军。自古大军，除旗号金鼓书简口令之密外，没有任何稳定常行的秘密联络方式。根本原因，在于大军人众，将士品格有差，但有降敌泄

密，便是后患无穷。白起军中有此等密画三十余年，竟连荆梅这个上将军夫人墨家密行弟子也不知晓，当真天下大奇也！然则，荆梅此刻却顾不得去想这些，只急迫一问：“他们说甚了？要拥你反秦么？”

“甚话！”白起一瞪眼，沉重地一声叹息，“天意也！秦军如此劫难，为将者何堪？”白起从兵器架抽出一支长矛指点着，“你看，东北角那几砖，是说王陵军阵亡五校的经过：中了埋伏，教乐乘在武安截杀了。西北那几砖，是说王龁军溃败经过：赵军突有一支边军铁骑杀出，李字旗号，冲垮了秦军阵形，又遇背后魏楚军夹击。中间与下边这几砖，是说郑安平叛军降敌之经过：郑安平错选路径，从河内安阳入赵，陷入大军围困，先自弃军投降了；两万余铁骑拒不降赵，凭借山谷激战三日，几乎全部战死，只有三千余伤兵做了战俘……”

“那，这几砖？”

“那是几员大将的单画，都是心念昔日军威，说要全军将士上书秦王。”

“为你开脱，请你领军，可是？”

“还能有甚？”

荆梅心头猛然一沉，抓住白起胳膊低声急促道：“不能！上书只能适得其反！”

“怕甚？将士上书，只有好处。”

“瓜实也！有甚好处？”

“将士上书为我开脱，必然赞同我目下避战之主张。三军将士皆不主战，秦王自会大有顾忌，如此可保秦国无亡国之险。”

“这是你说的好处？那你呢？也不为自己想想！”

“荆妹，我已年逾花甲，生平无憾，何须拘泥如何死法？”

荆梅默然了。这便是白起，只要认定自己谋划无错，只想如何实施这种谋划，而从来不去想自己在实施中的安危。战场如斯，庙堂如斯，永远无可更改，任何人无可奈何。夫君若此，为妻者夫复何言？

旬日之间，三军上书到了咸阳宫。这是一幅长达三丈的白布大血书，秦军千夫长以上所有将领的鲜血都赫然凝固在每个名字上，密密麻麻触目惊心。血书本身却只有二十四个大字——白起无罪，白起大功，战不当战，三败溃军，复我大将，固我河山！

当这幅黑紫暗红的大布长卷在正殿拉开时，所有大臣都骤然变色了。司马梗不说话，范雎不说话，秦昭王也不说话。默然良久，秦昭王对长史一招手：“下书三军：战不当战，本王之失也。三军将士，忠心可嘉，人各晋爵一级。”转身又对司马梗道：“国尉立赴函谷关，撤回大军于关外构筑营垒，全力防守六国联军。”又踱步到范雎面前：“丞相坐镇国事，兼领总筹函谷关大军粮草辎重事。丞相以为如何？”

“老臣领命！”没有丝毫犹豫，范雎几乎是应声而答。

没过几日，函谷关传来急报：信陵君春申君四十万大军猛攻，激战三日，函谷关外营垒失陷，司马梗率十万大军撤回函谷关防守。与此同时，又有司马梗密报传来：三军将士依然呼吁武安君复位领军，请秦王三思。秦昭王思谋过日，亲自拟就一道王书，立即派老内侍带五百甲士下书武安君府。

五个百人队隆隆拥进大庭院时，布衣散发的白起罕见地笑了：

“老总管，你宣了。”老内侍颤巍巍展开竹简，尖锐的声音在风中抖动着：“大秦王特书：国运不系于一将之身，大秦国安如泰山。着老卒白起，当即出咸阳赴流刑之地，不得延误。秦王稷五十年十一月。”白起接过王书，对着老内侍一拱：“请老总事转禀秦王：目下之策，立即换将。司马梗无战阵之能，只堪粮草军务；蒙骜稳健缜密，可为上将军保得不败。记住了？”老内侍抹着泪水频频点头，白起转身便走，又突然回头，“对了，半个时辰后，老夫出咸阳。”

站在廊下的荆梅已经转身进去收拾了。白起跟进来笑道：“甚都不要，只将老师当年赠我的兵书带着便了，不定老夫也能收个传人。”荆梅咬着牙一句话不说，只是出出进进与总管家老忙碌。白起看得一阵，径自去了前厅，对一个老仆叮嘱道：“对夫人说，我先出城，在十里杜邮亭等她。”

午后时分，一辆带篷牛车咣当咣当地出了巍峨的咸阳西门，车后跟着一小队步卒甲士。天色阴得越来越重，寒冷的北风将车篷布帘打得啪啪直响，眼看就要下雪了。牛车走得很慢，兵士们也走得很慢，驭手没有一声吆喝，兵士们也没有一个人说话，仿佛一队无声飘悠的梦游者。堪堪半个时辰，看到了那座灰蒙蒙的高大石亭与旁边那座官驿。

这是西出咸阳第一亭。这十里郊亭，原本是天下大城都有的迎送亭。然而这座郊亭旁边有一村落，叫做杜里，村外有一座传送官府公文的邮驿。亭、里、邮三合一，这里便有了一个名字——杜邮。彤云密布，寒风呼啸，此刻的杜邮分外冷清。牛车将及杜邮亭，一阵隐隐如沉雷般的马蹄声从身后传来。

“停车。”车篷里传来白起平淡浑厚的声音。牛车咣当停下，白起从牛车一步跨下，遥望马队喃喃自语，“一个千人队，用得着么？”片刻之间，马队烟尘卷到，老内侍从当先篷车中被扶下了车，颤巍巍走了过来，手中捧着一口金鞘剑。

“老总事，秦王听我建言了么？”浑厚的嗓音在风中没有任何摇摆。

“禀报武安君，两道王书已经下了，蒙骜为上将军……”

“老夫无憾也！”白起喟然一叹，大手一伸，“拿过来。”

“武安君，你，你也不问问情由？”

“镇秦剑本为杀将之用，问个甚来？”

老内侍抖抖地双手捧上长剑，肃然大拜在地。一千骑士与押送步卒，也一齐在大风中跪倒了。白起抚摩着剑鞘对着老内侍一笑：“老总事啊，老夫原本想死在郿县山塬，魂归故里，咫尺之差，上天不容，诚可谓死生有命也！”老内侍锐声哽咽道：“武安君走好。老朽与军士们，送你回故里郿县。”骑士们一声齐吼：“我等护送武安君回归故里！”

白起哈哈大笑：“赵军降卒，老夫还命来也！”锵然抽出长剑，倒转剑格猛然刺进小腹，一股鲜血飞溅丈余之外。再看白起，两眼圆睁，双手握着剑格挺立在旷野岿然不动。

“白起——”遥遥一声哭喊，荆梅飞马赶来，飞身下马扑过去抱住了白起，“你瓜实了！不等我！”白起似乎笑了，腹中猛然一鼓，金剑带着一道血柱呼啸着飞到了老内侍面前。勉力向着荆梅一笑，白起终于仰面轰然倒地了。

阴霾之中一声惊雷，大雪纷纷扬扬下了起来。

荆梅在牛车上抱着白起，骑士步卒们簇拥着牛车，在漫天大雪中向着郿县去了。

四　君臣两茫然　秦风又低徊

范雎的心事越来越沉重了。

白起之死，犹如一场寒霜骤降，秦国朝野立时一片萧疏。关中老秦人几乎是不可思议了，茫茫大雪之中络绎不绝地拥向杜邮，拥向郿县，凭吊白起，为白起送葬。郿县本是老秦人大本营，更是白氏部族的根基之地。白起尸身回到故里的消息一传开，整个郿县都惊动了。人们卷着芦席扛着木椽拿着麻绳，从四野三乡冒着鹅毛大雪潮水般涌向白氏故里，三日之中，搭起了二十余里的芦席长棚，从白起灵堂直到五丈塬墓地。郿县令飞报秦王的书简说，郿县八乡十万庶民，悉数聚拢白氏故里之外，外加关中老秦人，原野之上人海茫茫麻衣塞路，其势汹汹，不可理喻。秦昭王与范雎商议一番，派出国中十三位世族元老做秦王特使，赶赴郿县“以王侯礼仪”为白起送葬；并当即下令各郡县：凡有为白起送葬者，不许阻拦。如此一番大折腾，白起葬礼风潮才伴着茫茫大雪渐渐终止。开春之后的清明前后，整个关中都在凭吊白起，几乎县县都立了白祠，从杜邮西去，一路每隔三五里便有白起庙或白起祠堂，香火缭绕，贡品如山，比任何一代秦王的葬礼都要声势浩大且连绵持久。

仅仅如此还则罢了，偏是老秦人骂声不绝。且不骂别个，一骂郑安平狗贼降赵，坑我子弟，抹黑秦人。二骂长平班师是受贿撺掇，冤我上将，毁我长城。骂声弥漫朝野，范雎听得心惊肉跳。秦昭王毕竟明白，恐伤及范雎声誉，立即颁布了一道王书：有敢言郑安平事者，以其罪罪之！

虽然骂声渐渐平息，事端却接踵而来。

刚到秋收，掌管农事的大田令急报秦王：南郡赋税少得八县，大是蹊跷，请派特使严查。这南郡是白起当年水陆并进血战一年才夺来的楚国丰饶之地，计有二十三县，目下已经成为与蜀中、关中两地同

等的丰厚税源，八县骤然不知去向且不为国府所知，岂非咄咄怪事？秦昭王大怒，立即下令廷尉府彻查严办。三个月查下来真相大白，竟是王稽在七年前，也就是上党对峙之初，受命为特使与楚国修好，接受了楚国的重金美女贿赂，竟擅自将八县之地割给了楚国。虽然王稽竭力申辩，说当年不割八县秦国便不能从南郡回兵，也无法对峙赵军；自己也是为邦国计，收受重金美女不过是弱楚之策而已，非为一己之利也。谁知不说犹可，王稽申辩之下，秦昭王怒不可遏："里通外国，尚有说辞，无耻之尤！"立下王令：王稽绞首，三族连坐。

王稽事败伏法，范雎顿时坐立不安了。秦法有定则：官员大罪，举荐者连坐。王稽与郑安平，恰恰是自己竭力举荐的两个恩人，如今先后出事，自己如何脱得罪责？事后细想起来，范雎也觉大是汗颜。分明是自己对这两个人所知甚少，却凭着恩仇之心一力举荐，算得良臣风范么？若非对自己有恩，这两人自己能看得入眼么？王稽在秦王身边做谒者二十余年，可谓心腹了。可秦王硬是没有大用王稽，能说不是秦王看准了王稽之致命缺失？你范雎与王稽相交不过年余，如何一身力荐？你将王稽看做知己至交，王稽使楚归来如何却对你不透一丝风声？非但当时不透，而是七八年都瞒得你严严实实。

人心若此，诚可畏也。

再说这郑安平也是匪夷所思！当初一介落魄市井子弟，敢于冒险救自己于虎口之下，谁能说他没有胆色？流浪入秦寻觅自己，又舍身与刺客搏杀再救自己，谁能说他不是侠义勇士？纵是在做了秦国五大夫爵的将军之后，也还在与赵国对峙中立下了不小功劳，单是那搅得赵国君臣七荤八素的漫天谣言，便是寻常人做不来的。可偏偏在真正要建功立业的关口上，他竟抛下两万多铁骑投降了赵国。赵国给他高官了么？没有！赵国一个都尉将军如何比得秦国五大夫高爵？那蒙骜王陵都是百战大将了，也才是五大夫爵位啊。他能从赵国得到的一切，加起来也没有在秦国的三成，他图谋何在？怕死么？降了赵国也

是一死，且投降不过三个月，赵国便将他斩首军前示众了。怕打么？他本来就是武士出身，皮粗肉厚胆子大，一副赳赳武夫的模样，承受不得些许皮肉之苦？

人心若此，鬼神莫测也。

书房灯烛彻夜通明。天亮时分，丞相府领书将一卷上书飞马呈送章台宫。

整整一个夏天，秦昭王都在章台，眼见将入九月，还是没有回咸阳。白起死后，秦昭王莫名其妙地对咸阳宫腻烦起来，远远看见那巍峨高峻的宫殿楼台，便隐隐有些头疼。章台清净，大臣们也不可能说来便来，整日除了批阅长史与丞相府分头送来的二十来斤公文，便是在山水间尽情徜徉，静下心来细细咀嚼那种青涩滋味儿。

这日清晨阳光和煦，秦昭王正要到南山园囿猎兔，却见丞相府传车辚辚驶进了宫门。按宫中法度，除非紧急密件，文书传车与丞相都是午后才能进入章台的。此时传车前来，显然是范雎有急务了。秦昭王心下一紧，拿着弓箭站在廊下不动了。

“禀报秦王：丞相上书。”一名年轻文吏手中捧着一卷密封的竹简。随行内侍刚刚开封，秦昭王接过竹简便大步去了书房。这几年大事纷纭，他真怕在这里失态。掩上书房，打开竹简，刚瞥得一眼，“辞官书”三个大字飞入了眼帘，及至看完，秦昭王茫然了。

范雎的言辞很是恳切，痛责王稽与郑安平志节大堕，所犯罪行为人不齿，自己举荐失察，当领罪辞官以谢国人。若当真依照秦法处置，举荐此等两个奸恶之徒，举荐人连坐之罪何止辞官隐退？然则，范雎毕竟是范雎，入秦唯王是忠，剪除四贵权臣，力挺秦王亲政，而后又出远交近攻之长策，一举确立抗衡赵国之方略；进军上党决战长平，若没有范雎的缜密谋划与邦交斡旋，白起大军之胜负也当真难料

也。说到底，对于秦昭王而言，范雎的重要远远大于白起。秦昭王可以没有白起，但是不能没有范雎。白起认事不认人，不管是宣太后还是魏冄，抑或秦王，白起都认，又都不认。根本之点，在于白起唯谋国是从，只论事理，不论人际。阏与之战前，白起不从太后、魏冄。灭赵大计，白起屡次抗命秦昭王。纵然最后都对了，可总教人不敢倚重。白起是国家干城，却不是君王可以随心所欲使用的利器。范雎则不然，既有长策大谋，又有认人之长，绝不会如白起那般老牛死顶。一开始，秦昭王便认准了范雎的这个长处，将范雎看成了对抗白起等一班秦国元老的自己人，一举将范雎封侯，爵次几与白起等高，又不遗余力地以秦国威势满足范雎的恩仇之心，要将这个才具名士变成自己真正的心腹股肱。唯其如此，秦昭王不怕范雎有过失，只要这种过失不是背叛秦王自己。秦昭王严令王稽郑安平之罪不得涉及范雎，甚或在元老大臣弹劾范雎的长平班师有“受人游说”之罪时，也断然挡了回去。说到底，秦昭王从来没有想到过罢黜范雎，可范雎为何却要辞官?

“来人，立即宣召应侯。”

暮色时分，范雎轺车进了章台。秦昭王在书房设了小宴与范雎聚饮，灯烛之下，不仅感慨万千：“范叔啊，你说这一国之本，却在何处？”

“在君。”范雎的回答毫不犹豫。

“君之将老，根本何在？”

“在储君。”

秦昭王哈哈大笑：“果然范叔也！在在中的！”突然压低声音一脸正色，“今日请范叔来章台，便是要定下大计，立何人为储君？”

“老臣不明我王之意。”范雎笑了，“我王四十一年便立了太子，四十二年重立太子，至今已经十年，何有再立储君之说？”

“范叔有所不知也！”秦昭王长叹一声，“当年第一个太子嬴倬，乃本王长子，算得文武兼通，不意却在出使魏国时发寒热病死了，委实教人伤痛也。次年重立的太子，乃本王次子嬴柱。可这嬴柱，当真一言难尽也！非但才具平平，且又羸弱多病，更有一样教人放心不下，便是夫人当家。范叔啊，嬴柱果真为君，无才多病，再加一个王后干政，你说还有秦国么？本王已经六旬有七，朝夕将去，如此储君，如何安心也？”说话之间，秦昭王情不自禁地唏嘘了。

范雎默然了。秦王能将如此重大密事和盘托出，只字不提他上书请辞之事，足见秦王根本没有罪他之心。即便一个寻常老人，身后难以为继也是令人伤痛的，况乎一国之君？然则此等事又实在是太过重大，往往是涉密越深越是大险，秦王只是诉说而无定策，如何能轻易出谋？思忖间道：“我王深谋远虑，对储君之事必有所虑，老臣自当以我王之决断谋划行事。”

“范叔，”秦昭王灰白的长眉骤然扬起，一双老眼目光炯炯，“要说本王之断，便是由你来查勘十一位王子，选一立储，而后你便兼领太傅教导太子。你小得本王十三岁，尚可辅佐新君定国。”

“秦王！”范雎听得唏嘘不已，扑拜在地一声哽咽，“我王信得老臣，老臣却是愧不敢当也！”

“岂有此理！”秦昭王佯怒一声笑了，“本王留下遗书：新君定国之后，许你辞官如何？”

范雎实在是不能再执意提辞官之事了，只有唯唯领命去了。

从此，范雎开始了与王子们的频繁来往。待到来年秋天，范雎已经对秦昭王的十一个王子有了大体的评判。这日午后，范雎进了咸阳宫禁苑，在湖边见到了兀自在草地上铺一张草席晒暖和的秦昭王，疲惫慈和之相，全然是一个山间老叟。见范雎来到，秦昭王笑呵呵坐起，吩咐老内侍准备小船下池。片刻之间，一只四桨小舟轻盈地靠上了池边码头，范雎随着秦昭王上船了。说是小船，船舱却甚是宽阔敞亮，除了船头船尾的两名武士，舱中只有那个忠实的老内侍。进得船舱坐定，小舟悠然漂进了湖中。

“范叔，这小舟最是万无一失，你说。”

“启禀我王。”范雎斟酌着字眼缓缓道，“一年多来，老臣对诸位王子多方查勘考校，大体有定。老臣以为：目下不宜动储君之位，仍当观之三五年，方可有定。”

秦昭王眉头一挑：“范叔啊，这便是‘大体有定’？”

“我王容老臣一言。”范雎肃然拱手，“安国君嬴柱为太子，虽非我王大才神明，却也绝非低劣无能。其妻华阳夫人原本楚女，没有生育，人言当家者，全然家事也。太子年近四旬，些许小病原是寻常，也不是常卧病榻之辈。此三者，不当大碍也。其余十位王子，论体魄倒是多有强健者，论才具品格，却似皆在安国君之下。更有根本处，诸王子之子共百三十二人，却无一出类拔萃者。相比之下，安国君二十三子十三女，却有三五人尚算正器之才。老臣思忖：子辈皆平，当看后。安国君后代有风云之相，似不宜轻废。臣言观之三五年，原是多方考察，为安国君妥当立嫡之意。若得如此，大秦稳妥也。此老臣之心，当与不当，我王定夺也。”

“噫——”秦昭王恍然，老眼一亮，“有理也！子平看后。本王如何没有想到此处？范叔好谋划，一席话定我十年之忧也！”

范雎连忙起身深深一躬：“我王如此褒奖，老臣何敢当之？”

秦昭王悠然一笑：“范叔呵，甚时学得如此老儒气象了？当年之范叔何等洒脱快意，视王侯若粪土，看礼仪做敝屣，何有今日老暮之气也？”

范雎心中骤然一沉，惶恐笑道：“老臣当年狂躁桀骜，对我王不敬，老臣想来汗颜不已，何敢当洒脱快意四字？”

“哪里话来？”秦昭王哈哈大笑，“拧了拧了，不消说得。”大袖一摆，“上酒，今日与范叔痛饮一番！”

一时酒菜搬来，是老秦凤酒肥羊炖。秦昭王显然是了却了一桩多年的心事，轻松之情溢于言表，频频与范雎对爵大饮。及至明月初升，君臣两人都是一脸红潮。范雎酒量原是极大，脸潮之后更是善饮，只是得在放浪无拘形迹之时。今日面对老来性情无常的秦昭王，范雎心存戒惧节制为上，秦昭王说饮便饮，秦昭王不饮，自己绝不自饮。

饮着饮着，月亮在蓝得透亮的夜空飘悠到了中天。秦昭王举爵望月，一阵大笑又一阵唏嘘，兀自走到船头对着天中明月一声呼喊：“白起，你若在月宫，嫦娥便是你妻，此乃本王最大赏赐也！”喊罢又将酒爵一翻，一爵酒汩汩银线般落入湖面，口中兀自喃喃：“来，今日你我君臣再饮一爵，再饮一爵……”在船头秋风中伫立良久，秦昭王似乎清醒了过来，一声长叹：“内无良将，外多敌国，本王何其多忧也！”

苍老的声音在湖面随风飘荡，范雎无言以对了。

回到丞相府已经是四更天了，家老却还守在书房外等候。范雎一进书房，跟进来的家老恭敬地呈上了一支密封铜管：“此件是一个叫做唐举的先生送来的。”

“唐举？”范雎大是惊讶，“他来咸阳了么？在何处下榻？”

“唐举先生在燕国游历，此信乃商旅义士带回。”

再不说话，范雎立即打开铜管泥封，抽出一卷羊皮纸展开，寥寥两行，却是意味深长：

范叔如晤：闻兄境遇有不可言说之妙，特告于兄：燕山蔡泽将下咸阳，兄当妥为权衡，毋失时机也。慎之慎之。

骤然之间，范雎哈哈大笑道：“知我者，唐举也！”

［第三部终］

---

1. 长平杀降之人数，《史记》曰四十万。经诸多军事史家多方考证：赵军参战总兵力不超过六十万，秦军亦是五十余万；秦军尚且有“亡卒过半”之记载，赵军伤亡当更为严重；取二十万之说，当为相对接近。
2. 阴密，春秋有阴密国，战国为秦荒僻之地，今甘肃灵台西南。

大秦帝国

第四部

阳谋春秋

全新修订版

孙皓晖◎著

世纪出版集团 上海人民出版社

内容简介：

《大秦帝国》（全新修订版）洋洋五百万言，六部十一卷，将战国后期齐、楚、燕、秦、韩、赵、魏七国群雄并起的历史苍劲地铺展开来，描绘了近200年的战国风云与帝国生灭。

在礼崩乐坏，群雄逐鹿的战国末年，面临亡国之祸的秦国于列强环伺之下，崛起于铁血竞争的群雄列强之林。从秦孝公开始，筚路蓝缕、彻底变革、崇尚法制、统一政令，历一百六十余年六代领袖坚定不移地努力追求，才完成了一场伟大的帝国革命，扫六合而一统天下，建立起一个强大统一的帝国。

全书共分为六部《黑色裂变》《国命纵横》《金戈铁马》《阳谋春秋》《铁血文明》《帝国烽烟》。这部鸿篇巨著还原了巨大的历史落差与戏剧性的帝国命运，再现了一个国家一步步实现自己梦想的悲壮历程。书中每一行每一页都充满着智慧方略、阳谋政治的风骨，奋发惕励、强势生存的精神，充满着来自中国原生文明时代的英雄风骨与本色灵魂。

全新修订版《大秦帝国》为作者孙皓晖创作十年来首次亲自全面修订，历时半年多。对原书知识性的错误与模糊，以及未被发现的笔误，进行了全面纠错；对原来靠拢通俗话本的某些写法，进行了文风的校正；新版《大秦帝国》的历史知识进一步精确化明晰化，叙事文风进一步整肃化厚重化。

作者简介：

孙皓晖，共和国同龄人，生于陕西三原。曾任西北大学法律系教授，获国务院首批特殊津贴的专家。严肃的作家、学者。中国当代四大历史小说家之一。“中国民族强势生存”、“中国原生文明”最有力的理论家和支持者。最新著有《中国原生文明启示录》（上中下）、《中国文明正源新论》。

1993年起，孙皓晖基于对中国原生文明的思考，历时16年创作了长篇小说《大秦帝国》，共6部11卷，505万字。2011年，《大秦帝国》入选中宣部“五个一工程”奖，并获第八届茅盾文学奖提名和新闻出版总署第三届“三个一百”原创图书奖。作品改编为六部240集同名大型电视连续剧。

引文

吕不韦入秦，数次化解秦王室权力交接危机，推行吕氏新政。后以文信侯之身领国摄政，辅助少年继位的嬴政站稳根基。秦国国力空前强大。

范雎举荐蔡泽为相，自己辞官隐退，南下游历时结识吕不韦。吕不韦北上邯郸，巧遇充当人质的秦国公子嬴异人而生从政雄心，最终决意弃商入秦，吕氏传奇由此展开。吕不韦以雄厚资财入咸阳周旋，使公子异人成太子嫡子；赵国平原君率军追杀，吕不韦得百名义士血战掩护与嬴异人脱险归秦。

秦昭王病逝，老太子嬴柱(孝文王)继位一年又病逝；异人继位(秦庄襄王)，任用吕不韦为丞相推行新政。庄襄王在位三年病逝，十三岁的少子嬴政继位。吕不韦以“仲父”身份与太后共同摄政。其间吕不韦两次主持交接大局、稳定朝野、拓展国土，声望大增，但与太后赵姬之暧昧纠葛却惹来王族元老非议。吕不韦以非常手段解脱自己，使胡人嫪毐与赵姬私通，赵姬以摄政太后权力封嫪毐为长信侯，专权淫乱宫闱，蓄谋政变夺位，酿成秦国历史上的最大丑闻。

少年嬴政与吕不韦联合，一举铲除嫪毐叛乱势力，贬黜软禁太后。嬴政二十一岁亲政，吕不韦召集门客作《吕氏春秋》确立王道治国方略。嬴政坚持商鞅法制与吕不韦政见严重对立。吕不韦决意公布《吕氏春秋》，欲以朝野公议决定治国方略。秦王嬴政面临巨大压力。秦国又一次面临转折危机。

楔子

秦昭王五十一年，白露一场森森霜雾，天气顿时冷了。

霜降八月初，时令乖戾天下失序也。寻常庶民虽不谙此等天人玄机，却对年景冷暖看得一清二楚。十几年间大战连绵，天下疲软失形，天道时令岂能不乱？先是燕齐六年苦战，两国同时衰败。紧跟着秦赵两强大鏖兵，长平血战赵国奄奄一息。战后秦国两次攻赵兵败，也是垂垂无力。倏忽之间，战国中期号称天下四强的秦赵齐燕一齐衰落，天下顿时没了光彩。大军对垒的广袤战场沉寂了，使节纵横的宽阔官道冷清了，逃穷避战的难民潮消失了，商旅交错人马喧嚣的关隘也萧疏了。人斗累了，天看累了，连大河南北莽莽丛林中的大象都蛰伏到山坳里去了。大国小国强国弱国，都成了卸套老牛，粗重地喘息着，连向夙敌嘶吼一声的力气都没有了。

天地翻覆的战国之世，第一次进入了令人战栗的寂然峡谷。

这个寒冷的秋日，燕赵边境人迹寥落，从北方群山银线般抽出的燕赵官道一进易水河谷便埋进了茫茫轻霾，清晨的太阳也变得红蒙蒙混沌起来。一阵清脆激烈的马蹄声如急雨而来，倏忽从北方官道掠进了河谷山口。堪堪两个转弯，一阵大笑声在高处突兀荡开，茫茫霜雾中恍若天外之音。骤然之间骏马一声长嘶，急雨般的马蹄声骤然收敛，骑士高声喝问："何方高士？现身说话！"

"蔡泽离燕，欲投何处？"霾中声音浑厚悠远。

"阁下何人？知我蔡泽之名！"

“落拓不遇，燕山蔡泽也。唐举岂能不知？”

骑士顿时一阵大笑：“易学大家中途截道，却是为何？”

“足下匆匆南下，未免操之过急也。”话音落点，一个身影已经站在了骑士对面的大石上，依稀可见一领青袍一顶斗笠一支竹杖，分明一个世外隐者。

“足下何意？蔡泽不明。”红衣骑士一脸不屑的微笑。

“弱冠离家，游说诸侯十五年不遇，足下不思因由何在？”

“天下昏昏，不识我长策大谋也，岂有他哉！”

青袍者哈哈大笑：“怨天尤人，唯不责己，孔孟之迂阔也。”

“唐举！”骑士马鞭直指，“我计然家与孔孟一辙么？”

“计然之学重经济，轻法治，与秦国南辕北辙也。”

骑士脸色倏忽一变，跳下马来一拱手道：“先生教我。”

青袍者笃笃一点竹杖：“秦以法治立国，治秦得以固法为本。法固，而后行计然长策，固法与富国并举，咸阳方可立足矣。”

骑士脸色倏忽又是一变：“先生莫非为范睢预谋退路？

”“才大心小，蔡泽也。”青袍老者悠然一笑转身而去。

“且慢！”骑士深深一躬，“蔡泽尚有一请。”

“老夫知无不言。”老者悠然一笑。

骑士语态昂昂："闻先生易学精深，相人如神，曾相李兑百日之内必任赵国丞相，此后应验无差！蔡泽敢请先生一相。"

"大丈夫当为则为。预断吉凶，非名士之道也。"

"先生差矣！"骑士骄傲地笑着，"蔡泽不忧功业不成，何求预断吉凶。吾所忧者，人生苦短也！唯请先生明示，蔡泽人寿几何？"

"既然如此，老夫做一回相师也罢。"目光从骑士身上扫过，青袍者淡淡一笑，"足下身形五官特异不群：鼻粗仰天，脖颈奇短，肩宽高耸，膝挛罗圈，眉眼拥挤，面色焦黑透红。此相谓之'魋颜蹙齃'，为异人异相，可享高寿也。"骑士两手漫不经心地绞着马鞭不以为然地摇摇头："高寿之说模糊无定，不当出自大师之口。料事能测百日之期，相寿岂一个'高'字了得？"青袍者微微一笑道："足下既要诘难相学之深浅，老夫便直言不讳了：自今而后，足下尚有四十三年生期，当在七十八岁时寿终正寝。"骑士片刻愣怔却又立即一阵哈哈大笑："佩相印，结紫绶，膏粱齿肥，四十三年足矣！"

青袍老者一点竹杖："然则，老夫尚有一言……"

"功业之事，无须先生指点。"骑士一拱手，说声告辞飞身上马。那匹雪白的骏马一声长嘶，风驰电掣般去了。青袍者看得一阵，摇头叹息着消失在了云雾山中。

旬日之后，蔡泽进了咸阳，在尚商坊的燕山社寓住了下来。社寓者，商社寓所也。燕山社寓，燕国商社公寓也。此时燕国商旅大见萎缩，咸阳燕商已经远远没有了燕昭王时的声势，皇皇一片燕式庭院，空荡荡日见萧瑟。不意有故国名士入住，燕商们不禁大喜过望，捐金大宴，将赫赫有名的六国大商与旅居咸阳的山东名士们一拨拨请来，川流不息地与蔡泽做风雅盘桓。蔡泽卓尔不群，第一次宴席高谈阔论："即墨大战，燕齐两衰。长平大战，秦赵两衰。若无变身新法，秦

国不能再起也！”有士子问先生志向，蔡泽更是语惊四座：“秦相范雎，可取而代之也！”

一时席间哗然。不消几日，蔡泽公然谋求秦国丞相的勃勃雄心，在咸阳巷闾流传开来，成了轰动秦人的一则奇闻。消息传到丞相府，范雎笑了：“狂狷之士多奇才，此人倒是值得一见。”于是，家老奉命驾着六尺伞盖的青铜轺车，请来了这位燕国名士。

蔡泽洒脱不羁，下得轺车不待通报，站在门厅一阵大笑道：“应侯何在？燕山蔡泽来也！”径自摇着奇特的罗圈步悠悠然进了两厢灯火之中。方入第三进大庭院，一阵笑声从迎面风灯摇曳处飘了过来：

“未飞先振翼，声闻三千里，必是燕山鸿鹄来也！”随着笑声，一人布衣散发大步走到面前。蔡泽一拱手高声道：“其翼若垂天之云，不振焉得高飞？”范雎不禁大笑：“惊世大言，天下无出其右也！”蔡泽呵呵笑了：“岂敢岂敢，原是在下心虚，大言壮胆而已。”范雎揶揄笑道：“老夫赞为鸿鹄，足下竟自认北溟鲲鹏，一惊一乍，果是游说有术也。”蔡泽这才肃然一躬：“不敢班门弄斧，在下原是为进言丞相而来。”范雎虚手一扶笑道：“既是有备而来，厅中说话。”

进得厅中，范雎吩咐女仆煮茶。蔡泽一耸鼻头笑道：“秦有太一山，这茶香算得纯正。”范雎道：“饮得太一茶，差强秦人了。”蔡泽大摇其头：“未必未必，在下纵是吃得肥羊炖，也还是燕人一个。”范雎笑道：“做得秦国事，自是秦国人，何在乎吃羊吃茶？”蔡泽又是大摇其头：“未必未必。应侯为秦做事十余年，莫非秦人了？”说话间女仆将热腾腾茶水捧了上来，范雎扬手一个虚请，悠然笑道：“先生左右遮挡，看来是有话在心不吐不快也。有何说辞，老夫洗耳恭听。”

蔡泽对着大陶杯冒出的腾腾茶气深深地做了一个吐纳，方才悠然笑道：“应侯天下大器，何以见事如此迟缓？”见范雎只似笑非笑地盯

着自己，又是一笑，“天有四时，人有代谢。功成者退，后来者进，君以为然否？”

范雎鼻头哼了一声，还是没有说话。“心境高远，方得名士人生也！应侯以为然否？”

“……”

“功业千秋传颂，天年善终无灾，可是人生善事？”

“……”

蔡泽大是尴尬，终于不甘这种有问无答的自说自话，细长的手指叩着座案一泻直下：“五百年来，天下强国之功臣莫过于越之文种、楚之吴起、秦之商鞅也！然三人皆功成惨死，余恨悠悠。细究三人政行，皆是建功之才有余，立身之道不足也！虽有功业刻于史书，终无大德流传后世，诚为憾事哉！”

范雎笑了：“足下鲲鹏高远，敢问何为传世大德？”

“功成而能身全，名士之大德也！”蔡泽词锋大展，“功成身死，是为小德。无功身全，是为无德。恶行遗臭，等而下之。大丈夫建功立业，当以全身而终为上。功成身死，人生至境之泰半，与贤哲极致相去甚远，不足效法也！”

“以鲲鹏高见，五百年来何人当可效法？”

“陶朱公范蠡，武信君张仪，全功全德也。”

“啪！”的一声，范雎拍案而起：“蔡泽大谬也！大丈夫不以天下兴亡为己任，唯以个人安危为至高，谈何大德传世？文种治越安民，宁自杀于相位而不随范蠡隐退。吴起变楚，明知与贵族为敌而不避凶

杀。商君变秦，宁取杀身之祸而止息秦国内乱。此三人者，极身无二虑，尽公不顾私，宁负重屈己而不荒政误民，宁做牺牲而不乱政误国，堪称大德之最高风范，忠节之千古楷模也！至于范蠡张仪者流，知难而退，见祸而走，狗苟蝇营于山野林泉，竟有尔等视为全功全德，当真令范雎汗颜也！足下自诩展翼鲲鹏，说辞却如蓬间雀，如此欲取范雎而代之，未免小瞧这颗秦国相印了！”

“应侯之见，何为名士大德？”面色通红的蔡泽勉力支应着。

“以义死难，以身全国！”范雎齿缝间掷出八个字，大袖一挥，说声家老送客，径自去了。蔡泽难堪愣怔，一时茫然不知所措，及至家老道一声先生请，才惶惶然跟着家老摇了出去。

是夜月明星稀，范雎被蔡泽搅得心绪不宁，在后园池边漫步遐思。正在转悠，却闻婆娑竹林中一阵笑声：“望水者，心在山野林泉也。”范雎闻声不禁大喜：“原是唐举兄到了，无怪风清月明也！”随着笑声，竹林中走出了一个青袍老者，竹杖搭手一拱道：“惯做不速之客，有扰范叔雅兴了。”范雎哈哈笑道：“正在忧思难解，哪里来的雅兴？走，书房清静，痛饮一番。”唐举笑道：“与人相约游历，酒却免了。顺道前来，只是送一卷奇书，供你这书痴消遣罢了。”范雎一声叹息：“纵有奇书，何消胸中块垒也！”唐举从背上解下一个青布包袱递了过来：“只读此书，保范叔心神通泰。”范雎双手接过青布卷笑道：“也好！唐兄素来神龙见首不见尾，酒，日后再补也罢。”

唐举哈哈大笑，一声告辞，倏忽消失在竹林之中。

范雎也不过问，悠悠然回了书房。灯下打开青布包袱，却见粗粗一卷竹简，用麻线捆扎得分外仔细，解开绳结抖开竹简，刚一铺开，题头赫然五个大字——评点计然书！范雎大是惊讶，仔细一看，这卷书简非同寻常：韦编连缀极是精致讲究，搭手摸去，竹简背后竟没有一个皮线绳结；紫色竹简刻正文大字，绿色竹简刻评点小字，紫绿相

间，文评有别，分外简明清爽；竹简天地打磨得极为光滑，还分别涂出一道蓝色（天）与黄色（地），蓝黄天地偶有眉批，朱砂书写，悬于石粉过白的中间刀刻文字之上，似白璧之上镶进了颗颗红色珠玉，上手入眼爽心悦目。范雎书吏出身，娴熟书房事务，一看便知此书是高人名士凝聚心血之孤本杰作，否则断不会如此讲究。按此书制作之精，外面还当有或铜或木之书函，目下没有，定然是唐举背负不便，将函去掉了，殊为可惜。然则，真正令范雎惊讶的，还不是这诸般考究的书式制作，而是这失传数百年的奇书再现，且有人如此精心评点。

计然者，春秋末期晋国之智谋奇士也。此人游历吴越，收了个叫做范蠡的布衣之士做学生。范蠡后来成了越国上大夫，辅助越王勾践复仇灭吴，成就了一代霸业，后来飘然隐退泛舟湖海，于陶地以“朱公”名号染指商旅，不到十年富甲天下，于是被商旅呼为陶朱公。这《计然书》，是范蠡隐退后辑录老师计然之言论，并参以自己见解所成，全书七策八千余言，说的是一个邦国致富术。富国富人，字字精到，天下商旅呼之为“绝世富经”，名士则称之为“计然七策”。如此一部奇书，两百年来只听人说不闻人学。纵是名士大家云集的稷下学宫，也没有教习《计然书》的名士大家。这部口碑相传的奇书，亦如计然、范蠡，湮没在变幻莫测的人世沉浮中去了。此等奇书突兀面世，范雎如何不惊讶非常？

顾不得细细揣摩，范雎一目十行地浏览起来。几节读过，发现这《计然书》的评点比本文更是奇特。本文曰：“知战则修备，时用则知物，二者形，则万货之情可得而观已。”评点云：“今世多战，修备更在战后。大战国乏，唯知养息致富而后起，国可长盛。四强皆衰者何？不谙战后修备之道也！”随着本文主旨，评点者又将计然的“修备知物”细化为养息富国之六策：通货物、振百工、平物价、轻税赋、重水利、兴农桑。每策之后又有细化，林林总总精当齐备。范雎虽非经济之才，毕竟为相秉政多年，对国计民生之要害关节还是清楚的，一

看此等见解，便知评点者决然一个经国致富之行家里手，不禁连连赞叹，一口气看了下去。

五更鸡鸣，范雎犹在捧着书卷揣摩，品咂端详之间，突然放声大笑起来。

蔡泽回到燕山社寓，大商们纷纷聚来聆听高论，以为这鲲鹏名士的相府之行必是一鸣惊人，都想请这“未冠丞相”先行指点秦国商机。存了这个想头，商人们分外慷慨热络，蔡泽未回时，社寓正厅已是大宴齐备锦衣如云，纷纷议论如何酬谢这个看重商旅的名士丞相了。燕国商人们更觉光彩过人，兴奋呼喝应酬不已。

不想，蔡泽进得大门一脸愤激之色，尚未就座便对着众人一个长躬：“范雎不识时务，蔡泽愧对诸位，告辞！”一甩红衣大袖径自走了。燕商们大是难堪，一阵愣怔连忙追出来劝阻，不想蔡泽出门便飞马而去，一时踪迹皆无。山东商人们大觉无趣，顿时纷纷散去，只留下几个燕商对着满厅酒宴兀自发呆。

飞马疾驰，暮色时分蔡泽到了蓝田塬下的松林坡。正欲跃马出林，蔡泽却骤然勒住马缰愣在了当道——前方树下的一方大青石上，一个青袍斗笠的老者正对着他悠然发笑。蔡泽顿觉难堪，走马上前黑着脸道：“先生笑我么？”

“足下不当笑么？”

“蔡泽固当笑，先生更当一笑！”

“噢？”

“唐举易相大家，料运南辕北辙，岂非可笑！”

“此时尚有如此说辞，无可救药也！”唐举一点竹杖站了起来，“守不当志，言不当行。纵有天命，亦当流于无形。足下好自为之，老夫就此别过。”“且慢！”蔡泽跳下马一拱手，“蔡泽究竟何错？”

唐举无可奈何地一笑：“赵良说商鞅故事，足下可知？”

“何消问得！”

“足下见范叔说辞，不觉与赵良同出一辙么？”

“敢请明示。”蔡泽依旧一副较真口吻。

“赵良之错，足下之误，皆在唯以全身之道劝人急流勇退。殊不知历来国士入政，最是崇尚忠贞节义之牺牲，最是蔑视明哲保身之中庸。范雎两次举荐无节之人，误国害己，原本已对全身无节者深恶痛绝。足下操流俗猥琐说辞，却自以为是，岂能不大大碰壁？就实而论，足下本经济谋国之士，本当直面阐发治秦主张，宣示富国谋略。明察如范雎者，量君之才，自会一力举荐。范雎虽计较恩怨，终不失天下胸怀也。否则，孤傲范叔如何能延请足下入府聚谈？老夫言尽于此，足下却自思量。”

蔡泽脸色阵红阵白，乖戾桀骜之气倏忽一扫而去，不禁深深一躬：“大师之论，为我十五年游说拨云见日。蔡泽明于事而暗于人，离秦后定当惕厉锤炼，不负大师指点。”

唐举笑了：“蔡泽命在咸阳，谈何离秦而去？”

“大师是说，重返咸阳依然有望？”

“行事守正，自有天道。”

“好！”蔡泽精神一振，“得大师指点，蔡泽绝不会再次铸错。告辞！”一拱手翻身上马绝尘西去了。

林中一阵大笑声传来：“唐兄费劲也！善举已罢，上路了。”唐举转身对着林中笑道：“此事若成，全赖那卷奇书之功。只是老夫无法赔你了。”林中人笑道：“只派得用场方算珍奇，我又不想做丞相，要那物事何用？”唐举边走边笑道：“此等事终是尽心也，日后是蔡泽自己了。走，随你到南国消闲去也。”入得松林片刻，马蹄沓沓车声辚辚，一直从蓝田塬向东南去了。

蔡泽重回咸阳，做派大变。

头一桩，蔡泽住进了咸阳国人区的秦人客栈，而后早出晚归，细心踏勘秦国官市民市百工作坊。看了三日，蔡泽只觉大有裨益，深感自己下车伊始哇啦哇啦实在是狂躁浅薄。从此蔡泽日每入市，将咸阳民生与官府治理摸了个一清二楚。半月之后，蔡泽又西出咸阳到郿县访查踏勘。郿县本是老秦人聚居的第一大县，关中第一富庶之地。全县二十八里，里里都有勤耕得爵的官身农夫。秦人将村叫做“里”，二十八里也就是二十八村。蔡泽一里一里访去，之后又在县城踏勘三日，一月下来，对秦国耕战之法有了扎实明晰的见解。第一场大雪降临时，蔡泽回到了咸阳，埋头三日，拟就一卷《富秦六法》，要重新拜访丞相府，与范雎做一番长策较量。

正在第四日清晨，雪花轻柔如柳絮飞扬，一辆青铜轺车辚辚驶到客栈大门。店主匆忙迎出，又立即飞也似的跑进了店中，及至拉着蔡泽出房，一名黑袍官员已经恭敬地站在了庭院中：“在下行人张固，奉王书请先生入宫。”说着将一卷竹简双手递了过来。

“阁下奉王书召我？”蔡泽冲口一问。

“秦王沉疴在身，礼数不周处尚请先生见谅。”

行人恭敬，蔡泽却一阵不安，倏忽之间有些茫然。这“行人”本是秦国执掌邦交事务的官员，隶属丞相府，除了涉及邦交，行人不会直奉国君书令办理具体事务。今日行人前来，莫非此事与范雎相关？果真如此，只怕大坏。素闻范雎睚眦必报，最是计较恩怨，岂能说自己好话？定然是范雎故伎重施，要借秦王之手除掉自己！范雎啊范雎，身为天下第一相国，如此胸襟安得立足？蔡泽一介布衣，死则死矣，却偏是要在秦王面前撕破你的伪君子面具！心念及此，蔡泽再不犹疑，回房揣起书卷随行人登车去了。

片刻之间，轺车进了王城。蔡泽随行人进了西偏殿，却见白发白须的一个老人面色困倦地半躺在一张极大的榻上，想来是赫赫声威的老秦王了。蔡泽赳赳大步摇上前去，气昂昂一拱手：“燕山蔡泽，参见秦王！”“先生入座。”苍老疲惫的秦昭王抬手一指右手大案，待蔡泽入座，淡然一笑，“人言先生有经纬之才，有访秦之苦。我大秦正在艰危之时，先生何以教我？”蔡泽极是机敏，一看秦昭王气色，心知此王已耐不得长篇大论，一拱手开门见山道：“蔡泽师计然富国之学，访秦又拟《富秦六法》，今呈秦王闲来一观，便知秦国经济之弊，亦知秦国致富之道也！”蔡泽只寻思尽速撂过这个话题，便可相机揭露范雎之险恶。

“先生不妨大要言之。”秦昭王显然有延续话题之意。

“大要而言：秦国经济弊端在于富源闭塞，六年大战已国库空虚民力疲弱。秦国重新崛起之道，只在法、富、强、清四字并重，犹如驷马铁车之稳固飞驰也！”蔡泽两句话说完停顿下来，只等老秦王口吻扭转话题。

秦昭王老眼骤然生光：“何谓富源闭塞？”

蔡泽心无所求，说得分外洒脱利落：“秦之财富，在于近百年积累所成。积累之缓慢，远不及大战耗费之所需。其所以如此，在于富源

闭塞未开，出入渠道不畅。但遇连绵大战，支出远大于岁入，一旦不能速胜，或不能从战败国掠财补充，元气便会大衰！何谓富源闭塞？其一，依赖外商周流财货，限制国人商市，自断商旅税源；其二，田虽私有而水利未开，民众耕耘之力不能生发，赋税不能扩大；其三，唯知奖励耕战，不知奖励生育，人口来源不丰。此大要也，细目数来，皆在《富秦六法》之中，秦王自看可也。”

“驷马铁车，却是何说？”秦昭王分明意犹未尽。

“秦以法治立国，然唯法不能成天下。固法之外，尚须富、强、清并重，方可长盛不衰。富在开源，强在众民，清在官吏。法治巩固，富源大开，人口众多，吏治清明，此谓驷马也！有此驷马驾驭邦国战车，何惧一战两战之败哉？”

“好！应侯这次终是没有走眼。”一拍坐榻，秦昭王霍然站了起来，“委屈先生暂做客卿，辅助丞相处置国政如何？”

骤然之间蔡泽心中一亮，立即深深一躬：“蔡泽受命！”

出得王宫，蔡泽根本没心思去办理印信府邸等诸般事务，立即来到丞相府拜访范雎，要做一次坦诚的负荆请罪。谁知相府掌书却说丞相巡查郡县去了，走前留得一书，叮嘱蔡泽若来便得开启。蔡泽当即开书，寥寥两行大字：

蔡泽已受王命，掌书着即安置其代行丞相署理国政。

良久默然，蔡泽对着书简深深一躬，说声请掌书稍待，匆匆走了。来到王城，蔡泽请见秦王。守在秦王书房的王室长史却捧出了一卷竹简，说是秦王教他看罢定夺。蔡泽觉得蹊跷，忐忑不安地打开竹简，一时愣怔了：

辞相书

范雎顿首：臣任丞相十数年，虽于邦交有尺寸之功，然亦有错荐两人之罪。长平大战后老臣才思枯竭，无良策重振秦国，忝居相位，实为误国也！今有蔡泽，治国之论特异深刻，察秦之细，过臣多矣！若得其人为相，定有良策兴国。老臣请卸任丞相之职，请以蔡泽为相治秦。范雎有先荐之错，所荐当否，唯王明察决断。

蔡泽一阵唏嘘感慨，对着长史一拱手道："敢请转禀秦王：蔡泽虽可暂署丞相府，然愿请回应侯领相职，蔡泽辅之可也。"长史笑道："原是秦王要大人定夺，无须禀报。"一番思忖，蔡泽明白定然是秦王无法挽留范雎，教自己相机行事了。

日色过午，蔡泽不再多说，出王城快马一鞭，自咸阳东门直向蓝田塬而来。

---

1. 陶，春秋小诸侯国，今山东定陶。《括地志》记载：曹州济阳县东南三里有陶朱公冢。

第一章　暮政维艰

一　落拓奇士隐秘出山

日落时分，一辆遮盖严实的黑篷车驶到了丞相府后门。

篷车停稳，驭手利落下车轻声两句，厚厚的布帘掀开，一个胖大苍白的黑衣人扶着驭手的肩膀走了下来，头无高冠，身无佩玉，散发长须，简约得看不出任何身份。黑衣人低声吩咐一句，驭手将篷车圈赶到了对面一片柳树林中。一眼瞄去府门紧闭，黑衣人从容走了过去轻轻叩门。方过三声，咣当吱扭两响，厚重的木门落闩开启，一颗雪白的头颅从门缝伸了出来：“先生何人？家主不见后门来客。”黑衣人不说话，只将手掌对门一亮，雪白的头颅倏地缩了回去。黑衣人一步跨过了门槛，方过影壁，白头老仆匆匆赶来：“大人且缓行几步，容老朽禀报家主。”

“不用。”黑衣人大袖一甩，径自绕过影壁向里去了。

穿过一片竹林一片水面，一道草木葱茏的土石假山横亘眼前。山麓一座茅亭，亭下一人红衣高冠，正在暮色中悠悠然自斟自饮。黑衣人遥遥拱手：“燕士齐风，信哉斯然！”亭下红衣高冠者哈哈大笑：“孟春之月，万物章章，安国君也活泛了？”黑衣人笑道：“新相秉政，理当恭贺。”红衣高冠者离座起身，罗圈步摇到茅亭廊下一拱手：“新政未彰，蔡泽愧不敢当。”说罢一招手，“垫毡。”已经碎步赶到亭外的白头老仆一声答应，将一方厚厚的毛毡片垫在了茅亭下的石礅上。黑衣人道：“丞相关照入微，多谢了。”在对面石礅上坐了下来。“燕人粗筛

孔，何有入微之能？”红衣高冠者呵呵笑着，“若非应侯多方交代，蔡泽何知安国君畏寒忌热也。”黑衣人一声感喟：“应侯离秦，未能相送，诚为憾事矣！”

“逢得此等人物，安国君却是拘泥俗礼了。”蔡泽悠然一笑，“名士特立独行者，无如范雎也。君恩未衰，力请隐退。两袖清风，不辞而去。何等洒脱！当年穰侯罢黜出秦，十里车马财货满载铜臭熏天，两厢比照，何异霄壤之别？而今想来，范雎在相，曾遭秦人恚骂；范雎离国，秦人万千惋惜，几是天下一奇也。此人此行，送与不送都是一般，安国君无须自责。”

“理虽如此，心下终是不安。”安国君叹息一句转了话头，“应侯辞官之际，唯丞相与之盘桓三日，不知何以教我？”一副殷殷期待教诲的神色浓浓地堆在了脸上。蔡泽不禁笑道：“三日交接国事，一板一眼，实在是寡淡不当聒噪，岂敢言教？”安国君一声长嘘：“非是嬴柱强人所难，实是丞相有所不知也。父王年迈无断，丞相新入无威，我虽储君，游离于国事之外，如此等等，嬴柱寝食难安。原指望应侯指点歧路，不想他却径自去了。”蔡泽哈哈大笑：“安国君所虑者，子虚乌有也！秦王沧海胸襟，大事孰能无断？蔡泽新入无威，亦有国家法度在后，安国君稳住自己便是，无须杞人忧天。”

“敢问丞相方略何在？”嬴柱不觉嘲讽，立即跟上一问。蔡泽目光一闪：“安国君心下有虚？”

一阵默然，安国君不知如何说了。立储废储素为邦国头等机密，莫说蔡泽不知情，纵是知情又如何能公然说明？更有一层，蔡泽乃新任丞相，自己是王子封君，此等隐秘造访虽说不上有违法度，却也大大的不合时宜，私相谈论立储机密，更是不妥。范雎虽则离秦，也还有“去职不泄国”的天下通例。蔡泽若将范雎作为国事交代的立储之见

泄露出去，岂非种恶于人？想得明白，安国君起身笑道：“叨扰丞相，告辞了。”

“且慢。”蔡泽突兀一问，“安国君子女中可有能者？”

“我嫡妻华阳夫人向未生育，二十三子十三女，尽皆庶出也。”已经走到廊下的安国君叹息了一声，忧心忡忡道，“其中两子尚算有能：一个行六名傒，勤奋好学，文武皆可；一个行十名异人，自幼聪慧，只可惜一直在赵国做人质。”

“两子师从何人？”

“秦法有定：庶出王子皆由太子傅派员教习。”

蔡泽笑道：“我举荐一人，做公子傒老师如何？”

“好事！”安国君精神陡然一振，“不知丞相所荐何人？”

“士仓。”

“河西名士，智囊士仓？”

“士仓之学，法墨兼顾，正合秦国。”

安国君苍白的脸上大起红潮，深深一躬道：“子嗣若得有成，丞相便是恩公也。”蔡泽一阵哈哈大笑：“荐师之举，原本与蔡泽无涉。”从大袖中摸出一支铜管递给安国君，说声收好，摇着罗圈步湮没到晚霞竹林去了。安国君恍然一笑，将铜管揣进贴身皮袋，大步出门对驭手低声吩咐一句，黑篷车向王城辚辚而来。

春寒犹在，暮色中的咸阳城大是萧瑟。清风过街，车马稀疏，连入夜灯火汪洋的尚商坊也变得星光寥落，国人区更是湮没在暮霭的灰黑里。间或有店铺官署的灯光闪烁，如点点萤火飞动，更显这座关西

大都的幽暗深邃。若非王城的一片灿烂灯光，任谁不会相信这是往昔车水马龙热气蒸腾的大咸阳。

黑篷车一路驶过空旷的长街，一辆官车也没有遇上。进入王城，车马场空荡荡一片，灯火煌煌之下，幽静得仿佛进入了一道世外峡谷。黑篷车木闸咣当落下，回声响彻王城，慌得场边石屋中的中车府(注)吏惶惶然小跑过来，老远一声喝问："非官车不得擅入王城！不知道法令么？"安国君悠然一笑："自己没长眼还怨人不知法令，倒是好执事。"已经跑到面前的中车府吏连忙一躬："小吏没想到此刻有车，慌得没认出安国君，大人毋罪小吏。"安国君一点头："不消说得，你去验车。"转身匆匆踏上了宫前三十六级天步阶。

除了冷清寂寥，王宫一切如常。每个转角都立着两座六尺高的铜人风灯，每道大门都笔挺地站着四名带剑甲士，每间殿口都守着一名面无表情的老内侍。几个转弯，安国君到了通向王室书房的长廊，远远见肃立在廊下的老内侍一闪身进了书房，及至他从容来到门前，老内侍恰好迎出，拱手低声道："我王正在暮寝，请安国君稍候片刻。"

嬴柱轻轻地叹息了一声，在廊下漫步转悠起来。往昔臣子晋见，只要进入书房长廊，老内侍远远一声报名传呼，只要事先没有特殊禁令，只这一声传呼，臣子便可径直入内议事。这原本是父王在长平大战期间立下的规矩，宗旨只是六个字："废冗礼，兴时效"，为的是尽量快捷地处置紧急国务。倏忽六年，这讲求实效的快捷规矩不知何时没有了。细细想来，父王确实老了。一个六十余岁年近古稀的老人，纵然心雄天下，也是难以撑持了。白起死，范雎辞，王龁、王陵两次攻赵兵败，再加郑安平败军降赵之大耻，六国合纵复起，秦国重陷孤立。短短六年，风云突变，秦国出人意料地从顶峰跌到了低谷。在接踵而来的危机面前，父王能够苦撑不倒已经是不易了，还能要他如何？近年来，父王日暮便犯迷糊，迷糊得一阵醒来，则是彻夜难眠。于是，有了这"朝暮不做"与"宵衣旰食"同时并存的新规矩：日暮初

夜，王宫中最是幽静；一过初更，有急务的臣工方才纷纷进宫，直到四更尾五更头，王宫书房一直都是灯火通明；次日清晨，父王又是酣然大睡，直过卓午。如此一来，要见父王办事只有两段时间：午后一个多时辰，中夜三个多时辰。安国君事有隐秘，这次只想单独与父王诉说，日暮时来撞撞运气，但愿父王没有暮寝，不想依然如斯，只有耐心等候了。

“灯亮了。安国君可入也。”老内侍轻步走过来低声一句。

秦昭王蓦然醒来，侍女已经点亮了四座铜灯，捧来了一大铜盆清水。用冰凉的布面巾擦拭一阵，秦昭王顿时清醒，在厚厚的地毡上转悠起来。这是他暮寝之后的例行规矩，或长或短转得片刻，惺忪之态一去，便要伏身书案彻夜忙碌了。

“儿臣嬴柱，见过父王。”安国君毕恭毕敬地深深一躬。

“呵，柱儿，进来。”秦昭王转悠着一指座案，“有事说。”

嬴柱清楚父王厌恶虚冗的禀性，只肃然站着恭谨率直地开了口：“嬴柱庶出子异人，在赵国做人质已经十三年，日前托商贾捎回羽书一件，说在邯郸备受赵国冷落，生计艰辛，请王命召他回国；若不能召回，则求千金以资生计。嬴柱无奈，特来禀告父王，呈上异人书简。”

“异人是你的儿子？”秦昭王沙哑的声音透着一丝惊讶。

苍白的嘴唇猛然一个抽搐，嬴柱迅速平静下来，依旧一副平静率直的国事口吻：“异人乃儿臣之妾夏姬所生。十三年前，异人奉宣太后之命为质于赵，今年已是二十余岁。”

“商贾传书？异人没有侍从？”秦昭王突兀一问。

嬴柱没有说话，只默默地低着头。父王与祖母一起做过十几年人质，人质之艰难何须他说。唯其不说，才是对父王最好的提醒。果然，在这片刻之间，秦昭王摇头低声含混嘟哝了一句，回过头来长嘘一声："人质难为也！异人书简交行人署，着其与少内署商议处置。注千金之数，只怕难为也。"咳嗽一声，苍老的声音显然滞涩了。嬴柱心中一酸，不禁慨然一句秦人老誓："赳赳老秦，共赴国难！生计维艰，对王子也是历练，父王无须伤感。"两道白眉下目光一闪，秦昭王脸上倏忽绽出了一丝笑容："王族子弟多奢靡。子能体恤邦国困境，难得也。你却说，异人能召回么？"

"不能。"

"为何？"

"秦赵两困，寒铁僵持，彼不为敌，我不破面。"

"好！"秦昭王难得地赞叹了儿子一句，轻松地坐到了宽大的书案前，"舍身赴难，义士之行。王者大道，要洞察全局而决行止。你能窥透秦赵奥秘，以大局决断异人去留，比赴难之心高了一筹。实在说话，为父没有想到呵。"

"父王激励，儿臣不敢懈怠！"嬴柱顿时精神抖擞。

"哪日闲暇，我去看看孙子们。"秦昭王慈和地笑了。骤然之间，嬴柱心下一热，正要拜谢诉说，听见书房外脚步轻响，两名内侍已经将一大案公文书简抬了进来，按捺下心头冲动，只深深一躬便要告辞，却见父王忽然一招手，便大步走到书案前俯下了身子。

"你的病体见轻了？"秦昭王轻声问了一句。

"禀报父王，儿臣本无大病，只是阴虚畏寒。一年来经扁鹊弟子奇药治疗，已经大为好转，几近痊愈。"嬴柱声音虽低，却满面红光。

“好，你去。”秦昭王说话间已经将铜管大笔提到了手中。

匆匆回到府邸，嬴柱兴奋得心头怦怦乱跳，连晚汤也无心进了，走进池边柳林漫无目的地转悠了小半个时辰，方才渐渐平静下来，吩咐卫士将公子傒找来说话。盏茶工夫，一盏风灯远远向石亭飘悠过来，快捷脚步托着一个英挺的身影，已经到了亭外廊柱之下。

“守在路口，任何人不要过来。”嬴柱对卫士轻声吩咐了一句，对灯下身影一招手，“灭了风灯，进来说话。”英挺身影“嗨”的一声，将风灯一口吹熄，咔咔两大步进了石亭。暗夜之中，喁喁低语湮没在了弥漫天地的春风之中。

次日清晨，一队骑士簇拥着一辆黑篷车出了咸阳北门，翻上北阪直向北方山塬而去。这片山塬位当关中平川之北，河西高原之南，虽无险峻高峰，却是土塬连绵林木荒莽越向北越高，直抵北方的云中大河。时当初春，草木将发未发，沟壑苍黄萧瑟，这荒莽山塬又无官道，车马只有在间不方轨的商旅猎户小道上艰难跋涉。如此三日，前方突兀一片青山，黑篷车后的骑士们顿时噢嗬嗬欢呼起来。

“君父，桥山到了！”紧随车侧的英挺骑士翻身下马，掀开了车帘。

“好。下车。”

篷车中话音落点，一名健壮的少年仆人先行跳下车来，回身将一个胖大的黑衣人背了下来。英挺骑士已经将一方厚厚的毛毡安放到了一棵大松树下，少年仆人将黑衣人靠着松树轻轻放下，转身快步从篷车上拿下一个皮囊，向骑士手中的铜碗注了一碗清水。骑士喂水，少仆捶背，一阵忙碌，黑衣人苍白虚胀的脸才泛起了一片红晕，睁开眼睛长嘘一声：“傒，这便是桥山？”英挺骑士笑道：“没错！我等兄弟行猎，来过桥山多次。”黑衣人沉下脸道：“黄帝陵寝，是行猎之地

么？”骑士连忙道：“君父误会，我等兄弟历来只在桥山外围狩猎，从来不进桥山松柏林。”黑衣人点头道：“秦人护黄陵。越人护禹陵。这是天下大规矩，坏不得。”说着话扶着少年仆人站了起来，从怀中摸出一方折叠的羊皮纸抖开：“看看这张图，能找到么？”骑士接过羊皮纸图端详片刻道：“看图上地势，这个所在是黄陵之后，沮水河谷。孩儿没去过，大略知道。”黑衣人道：“如此便好。吩咐车马人等在此扎营，只你随我进山。”骑士急迫道：“君父体虚，不宜跋涉，还是车马进山好。”黑衣人脸色一沉：“傒呵，你已到加冠之年，不知访贤求师规矩么？”骑士红着脸一躬：“是！孩儿知错。”转身马鞭一扬，“车马人等在此安营造饭，巡查等候！”众人一声领命，开始了忙碌扎营。骑士一回身，见父亲已经大步走了，连忙快步赶上，抢前开路进山。

“君父，士仓敢居桥山，忒是怪异。”骑士边走边说。

“好在没犯法。”黑衣人一挥手，“先找见人再说。”

“也是。君父随我来。”骑士用长剑拨打着枯黄的茅草，沿着山麓绕了过去。

这桥山乃是天下一奇。奇之根源，在于华夏上帝——黄帝陵寝在此。自从黄帝葬于桥山，桥山成了桥陵，秦人呼为黄陵。原本，桥山只是沟壑纵横的河西高原的一座寻常土山，与周围山塬一样，只生杂木野草，每到秋天枯萎萧瑟茫茫苍黄。可自从有了黄帝陵寝，这桥山便生出了四季常青的万千松柏，郁郁葱葱地覆盖了方圆十余里的山头，加之沮水环山，桥山竟成了四季苍翠的一座神山。逾千余年来，遍山松柏株株参天合抱，枝干虬结纠缠，整个桥山被苍松翠柏遮盖得严严实实。但有山风掠过，遍山松涛如怒潮鼓荡，声闻百里之外，那浓郁的松香随着浩浩长风弥漫了整个河西高原。

自秦人成为东周开国诸侯入主关中，桥山黄陵便成为秦人顶礼膜拜的圣地。在华夏传说中，黄帝生于上邽轩辕谷[注]。轩辕者，天龟

也，玄武之神也，西方上帝也，四灵之根也(注)。这上邽之地位于华夏西部，恰恰是老秦部族立国之前生存的根基。这轩辕谷，这玄武天龟，这西方上帝，则都是老秦人在西方游牧部族的包围中艰难自立时的佑护神灵。黄帝虽非秦人直接先祖，秦人却是在黄帝根基之地生存壮大而起的。唯其如此，秦人对黄帝的景仰膜拜，与对自己直接先祖的景仰膜拜有过之而无不及。除了祭祀者的足迹与香火，秦法禁止农人猎户靠近桥山十里居住。秦人尚黑，其源多出，根源之一，甚或第一个根源，是对黄帝玄武之神的崇拜，后来才是阴阳家的水德论证。

如此一座神山圣陵，却有人在此隐居，如何不令造访者忐忑不安？“君父，你看！”

胖大黑衣人顺骑士指向看去，遥遥一帘瀑布从对面高山挂下河谷，苍黄草木中一缕炊烟袅袅直上，其下一座茅屋隐隐可见。端详有顷，黑衣人笑道：“前有满山松柏，后有天河飞瀑，脚下滔滔清流，左右修竹成林，好个所在也！”除下皮靴布袜，卷起长袍裤脚，说声走，大踏步走进河中。骑士高喊一声：“君父且慢，我背你涉水！”连忙赶上，见父亲头也不回，也不再说话，只抢到前方趟水去了。

春日河枯，水流清浅，不消片刻二人涉水到了对岸。瀑布茅屋炊烟已经不见，唯闻水声如隐隐沉雷，面前竹林遍山摇曳，与对岸桥山的万千松柏恰成遥遥呼应。黑衣人也不整衣衫，赤脚向竹林山坡爬了上来。将到半山，骑士忽然停下：“君父你听！”

山上传来悠长的吟诵，在隐隐沉雷中若断若续：“……古之大化者，乃与无形俱生。反以观往，复以验来。反以知古，复以知今。反以知彼，复以知己。动静虚实之理，不合来今，反古而求之。事有反而得复者，以人之意也，不可不察……言有不合者，反而求之，其应必出。言有象，事有比……象者象其事，比者比其辞也。以无形求有声，其的语合事，得人实也……”

“咿咿呀呀念叨个甚？”骑士一脸茫然。

默默沉思的黑衣人突然道：“傒儿，还记得为父那篇《天吟》么？”

“记得。”

“好！为父气力不足，你与他一唱。”骑士一清嗓子，放喉唱了起来，粗犷的秦音顿时贯满山川——

天有长风　我无帆篷

天生惊雷　我做困龙

天为广宇　我思鲲鹏

翼若垂云　何上苍穹

歌声方落之际，山腰传来一阵哈哈大笑：“好！其志可嘉也！”

黑衣人再不说话，猫腰大步向山坡爬上。精壮骑士连忙飞步抢前，拨草寻路，拉着父亲上山。爬得一阵，眼前一片平地，茅屋炊烟隐在竹林深处，那道飞珠溅玉的大瀑布却挂在茅屋北侧的山腰。茅草中一条小道直入竹林，隐隐可见茅屋前发黑的竹篱与幽静的小庭院。黑衣人喘息打量一阵，深深一躬：“秦，安国君嬴柱，拜会先生。”

“大火不燎燎，王德不尧尧。”

随着长声吟诵，瀑布旁的山崖上突兀现出一人，须发散乱虬结，精悍黑瘦，几是一个山民猎户。骑士看得一眼，大皱眉头道：“君父，回去算了。”黑衣人凌厉的目光向骑士一扫，回身遥遥拱手：“敢问先生，何以称谓？”山崖之人朗声笑道：“河西士仓，等候安国君多日矣！”黑衣人肃然一躬：“请先生回庄，嬴柱父子登堂拜谒。”山崖人朗

朗一笑：“士仓茅舍，向不待客。安国君稍待，我片刻来也。”笑声落点，倏忽不见了山崖人身影。

客不当道。嬴柱父子刚刚走上竹林旁山坡，一束松枝火把高高抛向林中茅舍屋顶，山坳处一团烟火骤然升腾。伴着扑鼻松香，一阵大笑传来，茅舍庭院顿时被大火吞没。

“洒脱不羁，真名士也！”嬴柱不禁高声赞叹。“君父，忒煞怪也！”骑士惊讶地嚷嚷起来，“这烟火不向四山蔓延，烧到竹林松柏火便住了！”

嬴柱板着脸：“这是桥山，黄帝陵寝，不知道么？”

骑士不说话了，只皱起眉头盯着渐渐飞散的烟火。此时，山坡竹林中一阵婆娑，精悍黑瘦的身影已经站在了小道中间，一身布衣粗针大线地钉满了各色补丁，肩头一只包袱脏污得没了本色，手中一口短剑也是锈蚀斑斑，加上长发长须赤脚草鞋，活生生一个落荒难民。骑士想笑不敢笑，硬生生憋出一个响亮喷嚏。安国君顾不得呵斥连忙迎了过来：“山路崎岖，先生顷刻而至，嬴柱佩服。”来者哈哈大笑：“士仓常居山野，与鸟兽争食，身轻体健而已，安国君谬奖了。”嬴柱笑道：“敢问先生贵庚几何？”士仓道：“老夫已过耳顺之年，六十有三也。”“六十有三？”嬴柱惊讶地打量着劲健轻捷的士仓，无论如何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不禁长长一躬：“先生真世外仙人也！”士仓一摆手道：“范叔扯出老夫，要给哪位王子点拨？”

嬴柱对山坡骑士一招手，回身拱手道：“久闻先生大才，我父子同为先生门下，回到咸阳行拜师大礼。”一指骑士，“此儿乃我六子嬴傒。傒，拜见老师。”

嬴傒板着脸走过来浅浅一躬：“嬴傒拜见老师。”士仓目光飞快地向嬴傒一扫，淡淡一笑：“公子不好书，不深思，只醉心剑戈骑射，何

以称文武俱佳？”嬴傒顿时面色涨红，昂昂高声道：“刀兵天下，剑戈骑射有何不好？”

“竖子无礼！”嬴柱呵斥一声，回身颇为难堪地一拱手，“国事幽微，不得已出此考语，尚请先生见谅。若得补上此子学问见识，嬴柱一门永不负先生之恩。”

士仓哈哈大笑道：“此儿不学无术，却不失本色，老夫姑且一试也。”

嬴柱心中大石顿时落地，当即吩咐嬴傒背老师下山。士仓一摆手，说声老夫自在山下等候，已从草木间掠下山坡去了。嬴柱板着脸看一眼儿子道：“你既好武，追上先生是本事。”嬴傒顿时精神抖擞，口中好字未落，人已飞身下了山坡。山腰到河谷大约二里许，路程不长，却是荆棘丛生草木纠缠，要想快步下山谈何容易。嬴傒自恃精壮，顺着来路趟开的毛道，连跳带滚地来追落拓老士。说也奇怪，分明看见前方身影悠悠然如履平地，连跳带滚的嬴傒却总是无法望其项背。眼看再过一道山坎荆棘便是河谷草地，老士身影还是遥不可及。情急之下，嬴傒一个大跳和身滚过荆棘山坎，要在大下坡的河谷草地追上老士。不想刚滚下山坎荆棘丛，便被一名武士扶起道：“公子莫慌，我正在候你。”

“我慌个甚！”嬴傒一脸汗污一身泥土，又气又笑，“你说在这里候我？”

“正是！”武士赳赳挺身，遥遥向河对岸一指，“那个老药农说的。已经有两人去接安国君了，公子莫慌。”

“你才慌！”嬴傒没好气吼得一声，大踏步趟水过河去了。上得岸边，却见士仓大开两腿骑坐在一方滚圆的大石上，悠悠然兀自吟诵着嬴傒全然不懂的古奥句子。嬴傒赤脚走过去冷冷一笑：“先生腿脚好利

落。”士仓头也没回道：“老夫利落，何止腿脚？你小子却没得一件利落。”嬴傒红了脸道：“滚山爬坡算个甚？剑戈骑射才是真功夫！”士仓回身哈哈大笑：“滚山爬坡尚不利落，却有真功夫？小子当真可人也。”嬴傒愤愤然道：“我是黑鹰剑士！先生知道么？”士仓呵呵笑道：“纵是鲲鹏名号，你小子也是蠢猪一头。”嬴傒大急，正要冲上来理论，却听身后哗哗水响，回头一看，父亲正沉着脸站在河边，连忙低下头走到旁边预备车马去了。

嬴柱赤脚走过来一拱手道：“先生之意，歇息一日再走，还是即刻便行？”

“但凭安国君。”士仓晃荡着枯树枝般的大脚，“老夫只一样，毋得张扬。”

“如此甚好。”安国君笑道，“我不如先生健旺，歇息两日启程了。”回身正要吩咐军士造饭，山道上一马飞来，片刻已到面前。骑士跳下马顾不得擦拭淋漓汗水，对迎上来的安国君一阵急促低语。安国君听罢，回身一声吩咐：“即刻拔营启程！嬴傒前骑开路，我与先生同车。”一阵忙碌，骑士小队护着那辆大黑篷车轰隆隆出了桥山。

二　天地不昭昭　谋国有大道

次日落黑，嬴柱车马匆匆过了泾水，再向南翻过北阪便是咸阳了。

嬴柱刚刚松得一口气，篷车外马蹄声疾，嬴傒在车外低声急促道：“君父，北阪扎了军营！是绕道还是停车请令？”嬴柱略一思忖掀开车帘道：“你上车护住先生，无论何事，不许出来！”说话间已经跳下篷车上了嬴傒战马，待嬴傒在车中说声好了，又吩咐二十多名骑士前后护持篷车，便策马飞驰直向北阪而来。

北阪，原本是咸阳北面一道孤立的土塬，南北宽约十余里，东西横亘近百里，南面大下坡是咸阳，北面大下坡是泾水河谷。这道土塬地势高峻林木葱茏，历来是咸阳北面天然的要塞屏障。虽则如此，北阪却极少驻军。尤其是秦惠王之后，北方的河西高原已经被秦国牢牢控制，除了阴山匈奴，来自北方的威胁基本已经消除，北阪只成了“金城汤池”的标志而已。如今这座军营突兀驻扎北阪，封锁了北面进入咸阳的道口，实在令嬴柱莫名其妙。眼看军营连绵在前，嬴柱丝毫没有减速，领着身后车马自顾隆隆冲来。

“车马停队！验令通行！”道中鹿砦后一声大喝。

“安国君驾到——”一名骑士高举火把遥遥喝道，车马队风一般卷到了鹿砦之前。嬴柱一勒马，手中一面黑玉牌飞了出去。

“封君令牌，不能放行！”鹿砦后一声粗喝，黑玉牌又嗖地飞了回来。

“请王陵老将军出营说话。”嬴柱一瞄那面大纛旗，知道是五大夫王陵大军。

“大人稍待。”鹿砦后一声应答，一支响箭带着哨音直飞军营深处。顷刻之间马蹄如雨，一员大将风驰电掣般卷到营门，勒马间哈哈大笑：“啊呀呀，安国君如何到了这里？”

“我奉王命，旬日前北山治药，没有即时令牌。”

“篷车中是药材？”

“药材另车在后，篷车中是为父王诊病之神医。”

“好！打开鹿砦，百人队送安国君回咸阳！”王陵一挥手，一个百人骑队从灯影里飞出鹿砦，两列夹护住嬴柱车马。王陵笑着一拱手

道："老夫固与安国君相熟，却也得按上将军令行事，尚请见谅。" 嬴柱笑道："何消说得，闲暇时再与老将军盘桓。"说罢一挥手策马去了。

一路出营进城，王城区外军士林立，国人区长街也是甲士游弋森严定街。嬴柱本欲先到丞相府见蔡泽，问清究竟何事召他紧急还都，然一想身边有王陵的百骑队"护送"，只有悻悻作罢，回到府中顾不得细想，先忙着亲自安顿士仓的衣食居所。

士仓却是奇特，坚执不住嬴柱原先预备好的华贵庭院，只要住一间茅屋，说辞只一句话："老夫土性，沾得茅草心踏实。"嬴柱不能勉强，与家老一阵密商，立即腾出了仆役居住的一座小院落，打扫干净收拾整齐，请士仓去看。进得小院也没有影壁，迎面一株合抱粗的大柳树，柳芽初发，嫩绿清新；柳树后一座土丘，荒草荆棘交错，活似一座荒冢；土丘后又是三五株细柳，细柳后一排三间茅屋，屋旁一口青石井台的老井。

士仓看得呵呵直笑："好好好，只是太得干净也。"旁边的嬴傒忍不住嗤地一笑。嬴柱瞪了儿子一眼，回身肃然拱手道："此地原本是修建府邸时的工役棚，土丘是挖池泥土堆积。除了幽静，实在简陋得一无是处，先生坚执要沾土，嬴柱惭愧了。"士仓哈哈大笑："安国君尽管惭愧可也，老夫只管舒坦便是。"一言落点，嬴柱也不禁笑了起来："先生如此简约，嬴柱无由效力，心下老大不安。"士仓呵呵笑道："这吃喝老夫却是讲究，不知安国君何以安顿？"嬴柱郑重道："天下珍馐美味，但凭先生指点名目。"士仓连连摆手："错错错，你说的那些物事不叫珍馐美味，叫烂肠之食。老夫要咥的，是桥山野果。要喝的，是飞瀑山泉。没得这两样，老夫浑身毛病。"嬴柱慨然道："先生但说个名目数量。"士仓掰着指头道："松子、榛子、酸枣、山杏、野梨、羊屎枣、麦李子、山柿子、山栗子、山核桃，等等等等，只要是桥山采摘，老夫都咥得，每日六七斤可也。"嬴柱思忖道："山水，

是否先生庄侧瀑布？”“然也！”士仓得意点头，“水就省事些个，每月三坛，老夫只做水引子用。”嬴柱惊讶道：“先生不食五谷么？”士仓皱起了眉头：“没奈何时也得咥，只是生咥罢了，熟了咥不得。”旁边嬴傒憋不住大笑了起来，嬴柱正要发作，士仓摆摆手笑道：“不打紧不打紧，此子不笑，非此子也。天性使然，呵斥无用。”嬴柱深深一躬：“先生山川胸襟，此子却是无状。”士仓哈哈大笑：“安国君苦心，老夫知道了。”

说话间家老已经将诸般琐务料理妥当，过来一禀报，嬴柱将士仓送进茅屋，自己带着嬴傒与家老告辞去了。回到正院已是三更，嬴柱将家老唤到书房，仔细询问蔡泽密书急召的缘由。家老却只说了经过：三日前，丞相府文吏夜半送来蔡泽手札一件，叮嘱连夜急送安国君，便匆匆离去了。这几日咸阳大是异常，家老派人四处探听，莫衷一是，甚也不知。

嬴柱心下郁闷，不能安寝，一时莫名其妙地恐惧起来。他从来不涉国事，蔡泽秘密手札要他即刻还都，想必是国中发生了与自己有关的大事。此种大事，除了立储，还能有甚？莫非父王忽生决断，要废黜自己这个太子而另立储君了？极有可能！除了废立大典自己这个原太子封君当事者必得到场外，其余国事，自己在不在咸阳有谁过问？蔡泽不明说，便是不好说，若是委任国事，又何须蔡泽密书，早有王命车马隆重迎接了。

三年前，范雎查勘十一位王子时，曾在嬴柱的太子府多有走动。最后一次临走时，嬴柱谦恭求教，范雎只说了一句话：“明君在前，谋正道，去虚势，储君之本也。”从那以后，嬴柱幡然醒悟，除了潜心读书，便是着意侍弄自己病体，对外则从来不用太子名号，为的是韬光养晦，以免在父王对自己尚存疑虑之心的情势下无端招来王子们的猜忌合围。年前范雎悄然去职，给蔡泽留下了举荐士仓做自己儿子老师的密简。那日进宫，父王对自己的身体似乎也流露了满意神色。如此

等等，一切似乎都是顺利征兆，如何突兀便有如此巨大的转折？果真如此，只有两个原因：一则是父王对自己病体彻底失望，二则是有了十分中意的储君人选。仔细揣摩，这两点恰恰都是顺理成章。自己多病虚弱，已经是朝野皆知的事实。正是因了这个缘故，自己从小与军旅弓马无缘，纯粹是一个文太子。如此一个“孱弱”缺陷，在战国之世是很难为朝野接受的。父王对自己淡淡疏离而不加国事重任，显然是一直在犹疑不决。嬴柱不止一次地确信，只要父王有了中意人选，会毫不犹豫地废黜自己而另立储君。那么，这个新太子会是谁？一阵思忖，嬴柱恍然醒悟了，对，嬴辉，非他莫属。心念及此，嬴柱不禁一阵悲伤，此人为君，我门休矣……

“君父，该练剑了。”嬴傒一阵风似的撞了进来。

“蠢猪！”嬴柱骤然暴怒，劈面一掌，“练剑练剑，顶个鸟用！”

挨了一掌的嬴傒摸摸脸却呵呵笑了：“君父，还是出粗解气，我没说错也。”

嬴柱不禁又气又笑：“出粗出粗，你倒粗出个主张来！”

“请来个老土包闲着不用，我能有个甚主意？”嬴傒低着头小声嘟哝。

“住口！”嬴柱一声呵斥，点着儿子额头痛心疾首道，“嬴傒啊嬴傒，你已加冠成人，立身之道何在？你想过么！顽劣无行，不敬先生，自甘沉沦，毋宁去死！”

“君父息怒。”嬴傒垂手低头，“儿子原本景仰名士高人，可此人土俗粗鄙，他若真有才学见识，儿子自然敬他。”

嬴柱板着脸瞪了嬴傒一眼：“走，去见先生。”

父子两人匆匆来到小庭院，大门敞开茅屋无灯，院落空荡荡一片幽静。嬴柱低声道：“先生劳累，定是歇息了，明日再来不迟。”正要反身出去，土丘顶一个声音突兀道：“既来何须走？明日却迟了。”话方落点，松柴般枯瘦的士仓已经站在院中，“安国君，进屋说话。”嬴柱笑道：“先生喜好天地本色，正有明月当头，院中也好。”士仓一摆手：“春风送远，话不当院。进屋。”径自进了茅屋。嬴柱蓦然醒悟，默默跟进了茅屋。士仓也不点灯，只一指脚底大草席：“安国君，坐了说话。”径自先在大草席东首坐了下来，将嬴柱之位自然留在了对面西首。屋中虽是幽暗不明，嬴柱却心知此中道理：士仓与他非“官交”，故而不行官礼坐南北位，而将西首尊位让他，是士仓在这座茅屋以主人自居以待宾客。仅此随便一礼，这个落拓不羁的老名士的铮铮傲骨可见一斑。嬴柱非但不以为忤，反倒生出了一份敬意，席地而坐，肃然拱手道：“深夜叨扰先生，嬴柱先行致歉。”士仓笑道：“受托尽责，原是要为人决疑解惑，安国君但说不妨。”

“丞相私简召我紧急还都，嬴柱不明就里，又无从探听，不知国中何变？”

“此情此景，必是肘腋之变。”

“何以见得？”

“北阪驻军，咸阳定街，查官不查私，此三者足证非敌国之患。”

“果真如此，肘腋之患是何等事体？”

“若非王族内乱，则是权臣生变。目下秦无强权重臣，安国君当明白也。”

“先生之见，与废储立储无关涉？”

士仓恍然一笑：“原来安国君心病在此，多虑也。”

“何以见得？”

“安国君身为储君，不明国政大道，却如庸常官吏学子，心思尽从权术之道求解政事变化。此非不可也，却非大道也。适逢明君英主，尤非常道也。”

“先生……能否详加拆解？”嬴柱面红过耳，一时嗫嚅起来。

士仓悠然笑道：“空言大道，人难上心。待事体明白，老夫再行拆解不迟。”

“好，我明日见蔡泽。”

“错也错也。”士仓揶揄笑道，“安国君果然善走权术小道。身为储君，国生大变不立即朝王协力，却先做小道试风，此乃自毁其身也。”嬴柱心下一惊，又觉得士仓未免小题大做，一拱手道：“先生之见，嬴柱在心。”一声告辞，转身出屋，一直侍立屋门的嬴傒也跟着父亲腾腾腾大步去了。

次日清晨，安国君府中门大开，一辆六尺伞盖的青铜轺车辚辚驶出，直向王城而来。一路留心，嬴柱已经从旗号兵器甲胄看出，定街甲士只是咸阳守军，并没有蓝田大营的主力大军。所谓定街，军士也只对往来官车盘查，市井国人照常忙碌生计，街市并未骤然冷清。进入王城石坊，多年都是清晨空旷的王宫广场已经是车马云集，仅六尺伞盖的青铜轺车已密匝匝排了一大片。一眼望去，重臣贵胄们悉数进宫。嬴柱原本以为自己来得够早，打算在宫门“巧遇”蔡泽，先行探询一番再觐见父王。此情此景，嬴柱不敢怠慢了，轺车尚未停稳便一跳落地匆匆进宫了。

偌大王城确实忙碌起来了，正殿前东西两厢百余间官署全部就位署理职事，吏员出入如梭，时有羽书斥候飞骑直入，恍然如长平大战

时的国事气象。走过两厢官署，上得长长高台便是正殿。正殿前的两座大铜鼎青烟袅袅，一头白发的给事中[注]肃然站在鼎间殿口。嬴柱心知父王正在与大臣们朝会无疑，便快步登阶而来。方过大鼎，老给事中迎了过来轻声道："太子请随我来，我王不在朝会。"嬴柱心下一怔，不及细想跟着老给事中绕过正殿走了。

过了东西两座偏殿，是总理王室事务的长史官署，穿过长史署的长长甬道，便是国君的书房重地。从秦孝公开始，这里已经是四代国君书房了，从来没有变过。一进甬道，嬴柱便知要在书房觐见父王，心下不禁一阵宽慰——父王不与大臣朝会，却在书房召见自己，这是何等荣宠也。热流弥漫心田之际，却见老给事中分明已经走过了书房道口，却还是匆匆前行。嬴柱心头蓦然一跳，脱口要喊住给事中，却咳嗽两声生生憋了回去。老给事中回头一望，依旧脚不停步地走了。大事不好！嬴柱顿时一身冰凉，只有稳住心神跟了上来，双腿灌铅般沉重。

书房之后只有一座官署，一座唯一设于王宫书房之后的特异官署，这便是驷车庶长署。商鞅变法之前，秦国有四种庶长：大庶长、右庶长、左庶长、驷车庶长。四种庶长都是职爵一体，既是爵位，又是官职。大庶长襄赞国君，大体相当于早期丞相；右庶长为王族大臣领政，左庶长为非王族大臣领政，驷车庶长则是专门执掌王族事务。四种庶长之中，除了左庶长可由非王族大臣担任，其余全部是王族专职。商鞅变法之后，秦国官制仿效中原变革，行开府丞相总摄政务，各庶长虚化为军功爵位，不再有实职权力。唯独这庶长之末的驷车庶长，因了职掌特殊，既不能取缔，又无法虚化，成为唯一保留下来的职爵一体的祖制庶长，且都是王族老资格大臣担任。但凡王子王孙与王族贵胄，最敬畏的便是这个地方。此署职司大体有四：其一，登录王族功爵封赏与罪错处罚；其二，登录并调理王族脉系之盈缩变化，处置王族血统纠纷；其三，执掌王族族库财货；其四，考校王族子弟节操才具，纠劾王族成员不轨之行。凡此等等，但让你来，十有八九

都是查证纠劾之类的颇烦事体。嬴柱太子之身，被领到如此一个地方，能是好事么?

“庶长在署等候，太子请，老朽去了。”一句交代，老给事中匆匆走了。

嬴柱黑着脸走进官署，偌大厅中却没有一个人影。憋闷沮丧的嬴柱不想在此等地方主动开口问事，正要径自坐进一张大案等候，大木屏后脚步声响，一个白发苍苍的老人扶着一支竹杖摇了出来道：“老夫将闲人都支开了，你是太子嬴柱？还记得老夫么？”嬴柱一拱手道：“王叔别来无恙。”老人笃笃点着手杖目光骤然一亮：“噢，果真记得？老夫何系何支呵？”全然一副考校王族宗谱的神色。嬴柱心下又气又笑，脸却板得硬邦邦道：“王叔姓嬴名贲，乃父王族弟，排行十三，嫡系庶支。”老人顿时沉下脸气哼哼道：“跟我治气算甚本事！王族嫡系出事，不该问你么？”说着颤巍巍走到中央大案后的特设坐榻上落座，竹杖一点大案，“过来，看看这宗物事。”

一听王族嫡系出事，嬴柱一阵心跳，再不敢怠慢，走过去一打量，案上一只锦绣包裹的方匣——蜀锦！嬴柱顾不得细想，伸手一摁匣前凸起的铜铆，叮的一声振音，方匣弹开，一大块四四方方的棕红色干肉赫然现在眼前！

“王叔何意？敢请明示。”骤然之间，嬴柱一头冷汗。“这是蜀侯贡品，胙肉(注)。当真不识？”

“既有胙肉贡品，当是辉弟孝敬父王了。”

“孝敬？你敢啐么？”

“若得父王赏赐，自是嬴柱之福，安有不啐之理？”

“胆色倒是正。你来闻闻。”

嬴柱上前一步捧起锦匣，一股浓烈的烟熏盐腌味儿夹杂着一丝隐隐的腥臭扑鼻而来，眉头一皱道：“巴蜀地原有熏腌治肉之法，数千里之遥贡胙肉，熏腌之后可保不坏，且咥来另有风味。嬴柱以为无涉礼法。”

“你没有闻出异味儿？”

“没有。”嬴柱摇摇头。

老人板着脸不说话，从案头铜盘中拿过一支白亮亮银锥，猛然插进匣中胙肉，倏忽一线暗黑宛如蛇舞蹿起，顷刻蔓延银锥！老人拔出银锥当啷丢进铜盘，冷冷一笑：“东海方士认定：此毒乃钩吻草也，蜀山多有。你却何说？”

嬴柱大惊失色：“父王咥胙肉了？！”

老人不置可否：“你只说，蜀侯嬴辉给太子府进礼为何物？”

嬴柱长嘘一声，咬紧牙关生生压住了翻翻滚滚的思绪，一拱手道：“驷车庶长明察：辉弟为蜀侯以来，三次祭祀，向太子府的进礼都是蜀山玉佩一套、蜀锦十匹。胙肉为贡品至尊，只能进贡父王。蜀侯此举合乎法度，嬴柱以为无差。”

“蜀侯与太子府，可有书简来往？”

“蜀侯军政繁忙，无有来书，只嬴柱每年一书抚慰辉弟。”

“好，你且自省一时，老夫片刻回来发落。”老人说罢点着竹杖笃笃去了。

说是片刻，嬴柱却焦躁难熬若漫漫长夜。士仓所料不差，果然是肘腋之患。若父王无事，一切还有得收拾，若父王中了胙肉之毒，一

病不起或一命呜呼，大局就难以收拾了。寻常看父王暮年疏懒，对国事有一搭没一搭，便想何如没有这个不理事的老王。如今乍临危局，顿时便见父王的砥柱基石之力，如果没有父王，自己这个虚名太子立即大险。今日之事大为蹊跷，莫非父王弥留，有人要秘密拘禁自己？心念及此，嬴柱一身冷汗。

竹杖笃笃，老王叔摇进来喘息着一摆手：“去，大书房。”

嬴柱苍白的脸涨红了，骤然站起，一个踉跄几乎跌倒。老庶长嘿嘿冷笑，沉着脸色走过来将竹杖塞到嬴柱手中：“如此定力，成得甚事？”嬴柱勉力稳住心神，推开竹杖道：“我只担心父王。”说得一句，突兀振作，大步匆匆去了。

大书房的长长甬道依旧那般幽静，踩着厚厚的地毡，嬴柱有些眩晕。眼看到了书房大门，嬴柱突然一个马步蹲扎，闭目长呼吸几次，方觉心神平静下来。从容走进书房，却见父王陷在坐榻大靠枕中，耸动着两道雪白的长眉，似睡非睡地半睁着老眼，周围没有一个侍女内侍。

“儿臣嬴柱，参见父王。”

一阵默然，陷在靠枕中的秦昭王淡淡道：“事已发作，由他去了，莫管。你只给我谋划一件事：日后如何治蜀？蜀不大治，秦不得安也。”

嬴柱等待有顷，见父王依旧默然，恭敬答道：“儿臣谨记。”

“旬日之期……”一句话未完，坐榻靠枕中传来断断续续的鼾声。

嬴柱深深一躬，出了书房，略一思忖又来到驷车庶长署，与老王叔说得半个时辰，方才出宫去了。依嬴柱本意，此时最想见蔡泽，请

他指点治蜀之策。然蔡泽是开府丞相，要见得去丞相府。想得一阵，似乎不妥，嬴柱径直回了府邸。

嬴傒已经在府门等候得焦躁不安，见父亲轺车驶回，急不可耐地跟在车后一直跑到书房廊下，又抢步上前将父亲扶了下来。嬴柱看着一头大汗毛手毛脚的儿子，一声叹息进了书房。嬴傒跟进来急匆匆道："君父，我早间练剑，在池边柳林遇见士仓先生了。"见父亲只唔了一声不问所以，嬴傒又急匆匆道："我见他昨夜说得还算有学问，向他说了君父今日进宫，问他有何高见？这老头儿只点点头又摇摇头，转身走了，怪也！"嬴柱一阵默然，猛然转身一挥手："走，去见先生。"

进得小跨院，老井台上一张草席，旁边一炉明火幽幽包着吊在铁支架上的陶罐，院中弥漫出一片清新的异香。一双黑瘦长腿大叉着半卧半坐在草席旁的井台石上，却不见人头。嬴傒噫的一声，正要冲上去看个究竟，嬴柱摆摆手笑道："先生，煮茶么？"话音落点，一颗散披长发的头颅悠然从井口探出，转身坐正一个深深的吐纳，落气之后方才笑道："桥山药茶，须接地气饮之。这口老井深通渭水，老夫没有想到。"嬴柱眉头一皱："先生之法，颇具方士术气，不敢苟同。"士仓呵呵笑道："惠王之后，秦国对方士深恶痛绝，原是不错。然则以养生论之，方士之术亦非全无可取。老夫聊做消遣，比划一二，却与正道无关，安国君毋得忌惮也。"嬴柱见落拓不羁的士仓说得认真，连忙拱手笑道："原是嬴柱浅陋无知，先生见谅。"士仓一指井台草席道："安国君坐了说话。只怕你这难题老夫不好解也。"

"先生洞若观火，肘腋之患果然无差。"席地而坐，嬴柱将今日进宫情形说了一遍，末了忧心忡忡道，"不瞒先生，嬴柱虽侥幸躲得一劫，前路却无以应对也。"士仓一直静静地听着，黑脸枯树皮一般板着，此时却突兀一问："君与蜀侯之纠结，能否实情见告？"嬴柱叹息

一声道：“此事龌龊也！不敢相瞒先生。”想着说着，断断续续地说出了一段宫廷秘事——

太子嬴柱与蜀侯嬴辉的恩怨纠葛，可谓纷杂交错。秦昭王先后有九女，名位分别是：王后（正妻）、夫人、美人、良人、八子、七子、长使、少使、女御。按照天下传统，王女比爵食禄，除王后至尊之外，所有“王女”都比照官制爵位享受禄米：夫人比爵大良造，年三千石；美人比爵少上造，年两千石；良人比爵右更，年千五百石；八子比爵中更，千石；八子之下，一律六百石。战国之世，大国君主动辄“畜女”数千，墨子孟子一班大家无不痛斥有加。相比之下，秦孝公之后的秦国君主实在是简约了许多，“畜女”大体只在十人上下，大体遵循了“天子十二女，诸侯九女”的古老传统。

周礼有定制：男子三十而娶，女子二十而嫁，天子与庶民同礼。然自春秋以降，婚礼已经在各诸侯国大大松动。为了增加人口，各邦国纷纷降低嫁娶年龄以奖励生育。越王勾践以民少为患，严令国中男子必于二十岁之前娶妻，女子十七岁出嫁，否则治父母以重罪。在这数百年的松动中，诸多新的早婚礼法逐渐形成，其中最显眼的一则，是国君可十五岁大婚，以利多子。秦昭王从燕国回来即位时，恰恰是十五岁，宣太后为他娶了一个楚国王族的十四岁少女。宣太后本是楚国王族女子，这位十四岁少女理所当然地成了秦王正妻，宫中称为芈后。两年后，这位芈后生下了秦昭王的第一个王子，自己却因大血崩而死了。二十岁时，秦昭王加冠大礼，宣太后一次为秦昭王册封了四个嫔妃，品级却都在“八子”之下。十年之中，四个王妃生下了两子四女。一个儿子是嬴柱，另一个儿子便是嬴辉。嬴柱的生母是唐国后裔，品级是八子，被宫中称为唐八子。嬴辉的生母是故蜀王后裔，品级是少使，被宫中称为王少使。由于没有王后，三个王子由品级最高的唐八子执抚养职责，都在唐八子的泾苑吃住读书，嬉戏习武，相处得很是快乐。

倏忽十余年，秦昭王又先后增立了四个王妃，陆续生下了十个王子、六个公主。此时宣太后已死，秦昭王亲政，重行排定嫔妃品级：王后空位，以示对宣太后主婚的敬意；原先的四位老王妃依次递进，嬴柱生母做了夫人，其余三女分别做了美人、良人、八子。不料，那位王少使刚刚做了半年八子，却莫名其妙地死了。

王少使的突然病逝，开始了嬴柱与嬴辉之间的龃龉纠葛。

在三个年长王子中，原本各有心病，越是长大，心病越重。长子嬴倬与次子嬴柱都是体弱身虚，从小经不起摔打，连秦国王子人人必须的练武都不堪重负，军旅磨炼更谈不上了。三子嬴辉精壮敏捷，醉心剑戈搏击，十三岁入蒙骜军中历练，十分得秦昭王钟爱。然则，嬴辉生性恶学，见读书便喊头疼。管教严厉的唐八子多次责打嬴辉，有次竟连竹尺也打劈了。两手鲜血的嬴辉逃出泾苑，对生母王少使大哭大嚎。王少使大是痛惜，立即领着儿子到秦昭王面前哭诉。秦昭王无可奈何，破例允准王少使执嬴辉教习职责。虽说两家由此生疏冷漠，毕竟无甚深仇大恨，还算相安无事。

王少使突然身亡，正在河内战场的嬴辉连夜回到咸阳晋见父王，一口咬定生母是唐八子谋害致死，理由是，为生母诊病的太医是唐八子族叔。秦昭王顿生疑惑，立即下令密查。查来查去一个月，始终都是子虚乌有。可嬴辉依然咬定唐八子不松口，私下扬言要为生母手刃仇人。隐忍一月的嬴柱母子闻讯大怒。唐八子不见秦昭王，径直闯进廷尉府状告王子诬陷养母，忤逆难容，罪在不赦。嬴柱请见国尉，举发嬴辉因私逃军，请以军法治其罪。

如此一来，王室家丑举朝皆知，自然也演变成了一桩国事。秦昭王恼则恼矣，对这诉诸国法军法的嬴柱母子却也实在无奈，只有下令廷尉府秉公彻查。三月之后，廷尉府会同太医令联名具奏：王八子（死后追认品级）为寒热瘟病致死，诊治太医药方药物煎药器皿，均

查证无疑，当依法处嬴辉流刑千里。秦昭王半晌默然，突兀厉声下令："嬴辉流蜀！三年不得返国！"

在老秦人眼中，蜀地山高水险蛮荒僻远甚于陇西。流放蜀地，显然是最严厉的处罚了。嬴柱母子非但无话可说，反倒是隐隐生出了一丝悔意。毕竟，唐八子一手将嬴辉抚养到十岁，眼见自己亲生儿子虚弱，心下存了好生抚养嬴辉以使儿子将来有个得力帮衬的念想；如今画虎不成反类犬，自己也落了个绝情寡恩的恶名，如何不心痛追悔?

嬴辉被放逐一月之后，秦昭王突然册立长子嬴倬为太子，册封嬴柱为安国君。一时之间，三位年长王子都有了自己的结局，事情似乎也就平息了。

然则，三年之后，秦昭王又突然册封嬴辉为蜀侯，就地赴任，不需来朝。这一重大变故，嬴柱母子事先毫不知情。若不是嬴柱与赴蜀特使有交谊，还真不知道父王会在何时告知他们。唐八子满腹狐疑，借着太子探视养母的时机询问太子，太子也是事先不知。如此一来，嬴柱母子与太子一起突生疑惧：莫非老秦王准备教嬴辉做储君？果真如此，以嬴辉的顽韧刚猛，一旦君临秦国，嬴柱母子必是永无宁日了。太子原也不满，却因体弱性柔，只吭吭哧哧埋头叹息，半晌没有一句话。

"只要太子安心，我倒是乐得你等兄弟一心帮衬。"嬴柱记得很清楚，母亲淡淡说完这句话，丢下他和太子径自走了。从此以后，母亲在任何人面前都只夸赞嬴辉，即或太子有几次探视欲言又止，母亲也照样夸赞不休，说完便走，再没有与太子做过母子谈。

嬴辉做蜀侯一年之后，太子嬴倬出使魏国，突然死在了大梁。太子孱弱萎缩，秦国上下原不看好，今番猝死，朝野波澜不惊。秦昭王一番伤痛，为太子举行了隆重的葬礼，下书白起、范雎等一班股肱大臣举荐太子人选。正在此时，回咸阳奔丧太子的嬴辉却突然秘密上

书，指太子使魏前曾入宫拜辞养母，安国君嬴柱也曾为太子饯行，请彻查太子死因。正在嬴柱母子惊恐不安之时，王室书房吏密报消息：秦昭王怒斥嬴辉"不识时务不读书"，下令其即刻回蜀，无王书不得返国。

唐八子大感困惑，多方秘密探听，终于弄明白了一个天大的秘密：秦昭王对嬴倬、嬴柱两个儿子的孱弱一直耿耿于怀，始终对强悍精明的嬴辉寄予厚望；当初将嬴辉放逐巴蜀，实际上是要保护嬴辉不受宫廷争斗的伤害；这次重臣议举太子，秦昭王密令驷车庶长着意查核嬴辉在蜀之言行政绩，并即时通报范睢白起；不想正在此时，嬴辉却急不可耐地跳了出来上书纠劾嬴柱母子，反而使自己落了个"觊觎储君"的朝议。秦昭王大为光火，将嬴辉赶回了蜀地，立太子的事自然也就搁置了。

嬴柱母子渡过了险关，从此更加小心翼翼，非但不和嬴辉疏远，反倒是借着礼数关节一力修补与嬴辉的亲情，在公开场合更是时时留心维护手足之情。久而久之，国中大臣们渐渐淡忘了王子们之间的龃龉，安国君的贤名也渐渐在朝野流传开来。

三年后，秦国与赵国大争上党，战云密布，长平大战已是箭在弦上。白起范睢联袂上书请立太子，以安定大局凝聚国人战心。秦昭王当机立断，没有丝毫犹豫，将安国君嬴柱立为太子，并当即书告朝野。做了太子的嬴柱，第一桩大事是在父王秘密开赴河内后镇守咸阳。那时候，嬴柱全力以赴，多方督察关中军政，得到了父王与朝臣的一致褒扬。可是，在长平大战后与赵国拉锯三年，秦国三次大败，嬴柱终于支撑不住，又一次病倒了。从此以后，嬴柱再没有参与过任何一件国事，连太子身份似乎也被父王遗忘了。直到这次朝局突变，关中严密布防，嬴柱一直都是局外之人。若非今日进宫，嬴柱还是不知道嬴辉之变的真相。

原来，在长平大战后的三四年里，嬴辉一直与父王有着紧密的信使往来。络绎不绝的各种消息给了秦昭王一个强烈印象：蜀地大富，人口大增，可做秦国征战中原的雄厚根基。有此政绩，嬴辉在父王的心头重新活泛起来。去年，父王特派最忠实的王族大将嬴摎为秘密特使，前往蜀地查核。嬴辉闻得密报，却找不见特使在蜀地何处查核，情急之下，以来春举行祭天大礼为由，在蜀地遍索特使摎。遍索两月，嬴摎依旧没有现身。无奈之下，嬴辉只有孟春祭天，之后依照规矩给父王进贡了祭天的胙肉。

驷车庶长告诉嬴柱：胙肉贡来之时，特使嬴摎尚未回到咸阳。秦昭王接到嬴辉贡品很是高兴，邀了几位王室元老共享这难得的祭天胙肉。当侍女捧来两只热气蒸腾肉香扑鼻的大鼎，老给事中依例插入银针检验，秦昭王呵呵笑道："验个甚？祭天正肉，亲子之贡，还能有毒不成？"元老们一阵大笑喧哗："多余多余！蛇足也！"谁想便在君臣笑语之时，那支六寸银针骤然通体变黑，宛如一支焦炭，举座无不大惊失色。

"岂有此理！"父王脸色一沉，"银针定然有误，牵只狗来。"

一只高大的阴山牧羊犬刚刚吞下一块红亮的大肉，便怪叫着夹着尾巴打旋，没转两圈倒在厅中一命呜呼了。元老们目瞪口呆，一时无一人说话。秦昭王脸色铁青地站了起来，大袖一拂径自去了。当晚，王族老将嬴豹率领一个铁骑百人队兼程出大散岭，直下蜀地去了。然后，有了关中腹地的大军布防……

"除此而外，我甚也不知道了。"喋喋说完，嬴柱一声粗长的叹息。

故事说完，已是暮色将至。士仓卸下早已熄火的铁架上的陶罐，向井边两只陶碗中斟满了红亮的汁液，一指陶碗道："亦茶亦药，安国君来一碗如何？"嬴柱道："先生茶果有定数，安敢掠美，但请自

便。”士仓道：“怕药味儿么？”嬴柱摆手道：“哪里话来，我吃的药，只怕比先生吃的桥山野果还多。”士仓呵呵笑道：“你药我药，非一药也。你喝下这碗，只日后别向老夫讨要便是。”嬴柱一笑：“如此承情。”端过靠近自己的一碗咕咚咚喝了下去，咳嗽一声大皱眉头，“苦涩酸甜，还有些许腐草气息，先生喝得下去？”士仓哈哈大笑道：“安国君硬口一个，这便好！”一抹嘴岔了话题，“说说，安国君如何应对老王？”

沉吟片刻，嬴柱终是摇了摇头：“我已心乱如麻，如何拿得出治蜀之策？”

士仓不屑地一撇嘴：“阴沟已过，太子已经平安，乱个甚？”

“先生说甚来！”嬴柱眼睛骤然瞪起，“嬴辉必要返国纠缠，到时还不是诬陷我母子害他！此等事谁又说得清楚？还不是父王一念决断？如此险境，我能平安么？”

“噗”的一声响，士仓喷出了一口药茶哈哈大笑道：“真道事中迷也。嬴辉已经死了，事情已经完了，老王已经在想如何治蜀了。偏你安国君还兀自神道道将心悬在半空，好笑也！”

“嬴辉死了？你你你如何知晓？”极是整洁的嬴柱顾不得喷洒一身的药茶，急得有些口吃起来。士仓枯树皮般的黑脸倏忽板平了：

“特使匿踪，必是蜀地政绩有假；祭天胙肉有毒，关中大军布防，必是嬴辉要谋逆反国；嬴豹铁骑南下，必是奉密书调兵定蜀。老夫料定，不多日必有嬴辉死讯。老王急求治蜀之策，必是蜀地民不聊生。如此这般而已，安国君信也不信？”寥寥数语，嬴柱顿时醒悟过来，伏身草席纳头一拜：“先生之言，醍醐灌顶。如何应对老王，敢请先生教我！”

对这番大礼士仓视若不见，只悠然一笑道：“安国君，可知老夫师何家学问？”嬴柱坐正了身子答道：“人言先生法墨兼通，想必两家学问了。”士仓笑道：“法家之士，施政为本，岂能隐居深山？”嬴柱道：“既然如此，先生自是墨家大师了。”“大师？”士仓嘴角撇出一丝揶揄，“秦人熟知后墨，你可曾听说过老夫这个墨家大师名号？”嬴柱摇摇头道：“我对诸子百家原是无知，敢请先生指点。”士仓道：“老夫原本无师无派，后读墨子大作，生出景仰之心，士人们便认老夫做了墨家，如此而已。”嬴柱恍然大悟：“如此说来，先生原是自成一家！”士仓哈哈大笑着连连摇头：“不不不，老夫还是墨家便了。方才安国君之难题，老夫便请老墨子教你，听好也！”咳嗽一声笑容收敛，厚重平直的河西秦音在庭院中激荡开来：

“虽有贤君，不爱无功之臣。虽有慈父，不爱无益之子。是故，不胜其任而处其位，非此位之人也；不胜其爵而处其禄，非此禄之主也。良弓难张，然可以及高入深。良马难乘，然可以任重致远。良才难令，然可以致君见尊。是故，江河不恶小谷之满己也，故能大。国士贤才，事无辞也，物无违也，故能为天下器。天地不昭昭，大水不潦潦，大火不燎燎，王德不尧尧者。千人之长者，其直如矢，其平如砥，不足以覆万物。是故，溪狭者速涸，流浅者速竭，硗确者其地不育。王者之能，不出宫中，则不能覆国矣！”

尾音长长一甩，士仓目光盯住了嬴柱。嬴柱听得一头雾水，茫然摇头道：“似懂非懂，还请先生详加拆解。”

“不学若此，难为哉！”士仓叹息一声，枯树般的指节将井台石叩得梆梆响，“这是《墨子》开宗明义第一篇，名曰《亲士》，说的是正才大道。老夫方才所念，大要三层：其一，为臣为子者，当以功业正道自立，而不能希图明君慈父垂怜自己，若是依靠垂怜赏赐而得高位，最终也将一无所得。其二，要成正道，便得寻觅依靠有锋芒的国士人才，虽然难以驾驭，然却是功业根基。其三最为要紧，说的是天

地万物皆有瑕疵，并非总是昭昭荡荡，大水有阴沟，大火有烟瘴，王道有阴谋。身为冲要人物，既不能因诸般瑕疵而陷入宵小之道，唯以权术对国事；又不能如箭矢般笔直，磨刀石般平板。只有正道谋事，才能博大宏阔伸展自如，才能亲士成事。最后是一句警语：但为王者，其才能若不能施展于王城之外的治国大道，功业威望便不能覆盖邦国，立身立国便是空谈！”

良久默然，满面通红的嬴柱喟然一声长叹：“先生之言，再造之恩，嬴柱没齿不忘也！”士仓狡黠地呵呵一笑：“安国君，可知范雎对君之考语？”见嬴柱愕然摇头，士仓一字一板念出：“精明无道，愚钝有明，学而能知，可教也。今夜一谈，方知范叔之明矣！”嬴柱既惭愧又高兴，嘿嘿笑道：“若非应侯这考语，只怕先生不肯出山了。”

“然也！”士仓得意地笑了，“竖子可教，老夫便值了。”

“只是，”嬴柱嗫嚅着，“这治蜀之策……”

“大道既立，对策何难？”士仓枯树般的大手一挥，“走，老夫教你看样物事！”说罢霍然离席，大步噔噔进了茅屋。嬴傒连忙扶起父亲跟了进去，自己石桩一般守在了茅屋门口。直到月落星稀雄鸡高唱，嬴柱父子方才离开了茅屋庭院。

三　布衣水工震撼了咸阳君臣

秦昭王终于缓过了劲来，可以批阅文书了。

展卷一看大题，他便没了兴致，一卷卷撂将过去。目下最使他焦灼的，是治蜀无策。自惠王九年司马错出奇兵定巴蜀，至今已经六十年，秦国对巴蜀两地一直都采取类似于封地的王侯自治——先是以巴蜀两头领分别为蜀王巴王，再派出两名强干大臣分别为蜀相巴相执掌实权，除了不许成军，民政全部自治，基本上不向国府上缴赋税。后来，丞相甘茂担心巴蜀尾大不掉，奏请秦武王将巴蜀两君降格为侯

爵，并改由王族大臣担任，领地自治却没有任何改变。也就是说，秦国的郡县制一直没有推行于巴蜀。仅仅如此还则罢了，要紧的是，原指望这方富庶之地与关中一起成为秦国的金城天府，如今却成了民不聊生频繁生乱的危地。而这一切，又恰恰都是在嬴辉骗局破解之后才真相大白的。贡肉有毒，秦昭王还只是大生疑惑，派出嬴豹为特使彻查而已。及至查勘蜀地的嬴摎秘密返回咸阳，带来大量翔实证据，证实了蜀地十余年来穷乱不堪的危局，秦昭王才真正地勃然大怒了。嬴辉不堪！竖子该杀也！盛怒之下，他当即密令驻守汉水的大将桓龁率军一万直下蜀中，“请回”嬴辉明正典刑。谁料兵马方入蜀地，蜀人大起风声，说蜀侯贡品被养母下毒，蜀侯只有起兵杀回咸阳，肃清宫廷大患。桓龁率军兼程疾进，抵达蜀中，乌合之众的叛军一哄而散，嬴辉也畏罪自裁了。当那颗淤血的人头摆在案头时，秦昭王天旋地转，顿时昏厥了过去。

半月卧榻，秦昭王愈发坚定了彻底治蜀的主张。

仔细想来，嬴辉固然有罪，可要说蜀地穷困是嬴辉一人之失也未免牵强。六十年一直如此，嬴辉并未改弦更张，纵然浮躁添乱，穷乱根基却远非自他酿成。若不彻底治蜀，这方山水将永远成为秦国的巨大乱源，不说饥民流窜，仅是长驻一支大军，便是不堪重负，如此下去，秦国何安？要在中原逐鹿，更是白日做梦也。

噫，这是何人上书？秦昭王白眉突然一耸，哗啦一声摊开竹简，题头大字赫然入目——治蜀方略书！愣怔有顷，秦昭王迫不及待地一眼扫到书简卷末，却是“儿臣嬴柱顿首”几个字。揉揉老眼再看一遍，还是嬴柱，没错。秦昭王的惊喜之情顿时烟消云散：嬴柱虽有长进，然素来不学无术，唯求明哲保身，能有甚个治蜀长策？还不是被自己逼得急了，来虚应故事。然则，嬴柱毕竟还是太子，且看看他如何说法再做道理。

看得两行，秦昭王精神一振，说得不错！再看下去，竟被书简深深吸引了：

治蜀方略书

臣奉王命应对蜀策：蜀地原本富庶山川，然入秦六十年而贫瘠生乱，非蜀人之过也，皆国府之失也！国府治蜀之失者三：其一，侯相领蜀自治，几与封地无异，国府法令无以直达民治，反酿王族祸乱之源；其二，蜀道艰难僻远，关山重重，消息闭锁，财货难通，几同海外之邦，无以一体流通；其三，蜀地平川沃野，号为绿海，然水患频仍，庶民无积年衣食，常陷饥馑荒年，但有变故，不乱奈何？更兼封君唯求坐镇之权，无视庶民忧患，不思为国开源，蜀地便成累赘重负矣！臣尝闻昔年司马错取蜀功成，惠文王曾言：得蜀易，治蜀难。我得蜀地六十年而未大治，不亦明哉？唯其如此，臣斗胆直陈治蜀方略：力行郡县，大开蜀道，根治水患。此三策若行，蜀地必得大治也！王若纳臣之言，臣当举一人入蜀治水，以解庶民倒悬。儿臣嬴柱顿首。

“来人！”秦昭王啪地一拍书案，“宣安国君即刻进宫。”

给事中匆匆出去传令。秦昭王又埋首书案，再三咀嚼，觉得嬴柱这治蜀书洞若观火，道理说得彻里彻外地明白，方略又能扎扎实实地推行，无大言虚文，无掩饰造作，分明一个医国名士。怪矣哉，这是嬴柱么？这是那个只知唯唯保身而对国事退避三舍的王子安国君么？这是那个孱弱多病深居简出始终不被自己看好的太子么？莫非此子大器晚成，这几年修习得道？又莫非此子遇到了高人，竟至点石成金？一时间思绪纷繁，秦昭王罕见地在书房大厅转悠起来。

“父王离榻举步，儿臣欣慰之至。”秦昭王转身笑道：“二子呵，快，进来说话。”嬴柱一答谢礼，进了书房，步态轻捷精神抖擞，连苍白虚胀的大脸也透出了结实的黑红色，恍然换了个人一般。秦昭王

老眼一亮，点点头喟然一叹：“非天意也，孰能为之哉！”接着一指书案上摊开的竹简，“这是谁人主见？”嬴柱望着老王的炯炯目光，一拱手坦然道：“父王明察：儿臣原本为病体所困，忧戚在心而不学无术。然自兄长病故、长平战后三败于赵国以来，儿臣痛感父王心力交瘁，遂生发奋雪耻之心，一面求医强身，一面读书体察国情。近年来，儿臣对《商君书》、《法经》、《鬼谷子》、《墨子》并秦国法典反复揣摩，多有心得。当初，父王以三弟嬴辉为蜀侯，儿臣深感不安。然三弟与儿臣母子龃龉，儿臣劝谏，父王未必听之。无奈之下，儿臣多方搜罗巴蜀图书，处处留心蜀地民治，方对治蜀有所主张。然儿臣多年疏离国事，不敢贸然进言，若非父王限期上书，儿臣依旧不敢言事。此次上书，乃儿臣留心蜀治之多年心得，无敢欺瞒。”

大书房静如幽谷。默然良久，秦昭王疲惫地倚上坐榻一声长嘘：“二子呵，数年之间有此鱼龙变化，不易也！儿抱病谋国，精进如斯，为父却熟视无睹，实在抱愧了。”

“父王……”嬴柱一声哽咽，不禁拜倒在地。

“起来了，坐。”秦昭王轻松地笑了，“说说，你举荐何人入蜀治水？”

“水家名士李冰。”

“水家？”秦昭王惊讶了，“我只闻许由之农家，如何还有个水家？”

“水家详情儿臣不甚清楚，只知李冰有《治水三经》，士人呼为水家。”

“立经成家，谅是不差。说说此人来由，你如何识得了？”

嬴柱坐直了身子，对父王说起了一则往事：十年前，他南下楚国湘山求医采药，在洞庭泽北岸遇见一片修浚河沟的民伕营。其时阴雨连绵，嬴柱一行三人随带军食已经耗尽，想在这里买一些干肉。指路老人说：“找官没用，只有找水神。前方那院石屋是县令，旁边那间干栏是水神，看好了，别拜错庙门。”依老人指点，嬴柱来到那间楚人称为“干栏”的吊脚竹楼前，高声询问，里边却空无一人。正在等候之际，大雨滂沱而至。两名卫士将虚弱的嬴柱扶进了干栏避雨，然后守在了干栏下继续等候。

滂沱大雨直下了一天一夜，呐喊呼喝声在遍野闪烁无定的火把中遥遥传来，干栏主人却始终没有回来。第三日雨过天晴，清晨便闻干栏外人声大起，一群泥猴似的民伕惊慌哭喊着：“水神升天！小龙归位！”拥向干栏而来。嬴柱闻声出来，漫山遍野的泥人哭喊着潮水般围了过来，片刻之间将干栏前一片平地塞得水泄不通，咒骂官府与哭喊水神的叫嚷汹汹动地。

嬴柱正在干栏廊下，俯瞰人群中间的两具尸体分外清楚，稍一端详，不禁一声高喊：“此人有救！莫要动他，我来！”回身冲进干栏，提着药包跑了下来。嬴柱原是久病成医，孜孜不倦地寻药问医，几十年下来，对医道倒是比寻常太医还来得精熟。此番南下，非但随身携带救急奇效药，沿途所采名贵药石也有些许。此刻一声高喊惊动众人，灰蒙蒙的泥人群中便听一个熟悉的老人声音大喊：“天意也！快闪开！”众人闪开一条通道，嬴柱呼呼大喘着冲了进来，打开药包，先将三根闪亮的银针捻进了长胡须男子的肾俞、大肠俞、膀胱俞三处大穴；接着来看黝黑细瘦的少年，右手四指立即掐住了少年左手的四缝穴。片刻之间，少年睁开了眼睛，叫一声“我父！”猛然翻身坐起。嬴柱连忙摁住道：“小哥莫急，老者是脏腑绞痛，稍待片刻便当苏醒。”少年瞪着眼睛打量着嬴柱，突然翻身扑地大拜：“先生神医！我父得救，二郎永世感恩也！”遍野泥人立即由近及远哗啦啦跪倒，一片乱纷纷哭喊：“先生救活水神，洞庭郡恩公！”

嬴柱起身团团一拱，顾不得多说，来看那长胡须男子。捻动银针之间，男子已经悠悠醒转，睁开眼睛不胜惊讶："噫，我去见了东海龙王，如何便回来了？"周围灰蒙蒙泥人立即欢呼雀跃起来，"水神回来了！""水神万岁！"的呼喊隆隆荡开在大泽高山。嬴柱见长须男子神秘兮兮的模样，皱着眉头摆摆手道："这位兄台莫得心急，你经年劳累，食水太差，肾肠胃皆有痼疾，若不好生调治，只怕撑持不了许久。"男子目光一闪低声道："先生莫得声张，到干栏再说。"突然坐起一挥手高声大喊，"海龙王召我，密授洞庭水道！旬日之间，毋近干栏！"灰蒙蒙泥人群齐齐地吼了一声"谨遵水神"！轰隆隆片刻散去了。

进得干栏，嬴柱告诫男子卧榻禁言，立即开始了治药配药煎药的一番忙碌。三日之间三换药方，男子终于有了起色。少年也变得生龙活虎，里里外外地浆洗起炊，将一干人的衣食弄得分外妥帖。嬴柱得以分身，又精心配制了一剂补养元神的草药，教给少年煎药服药之法。少年大有天赋，一说便会，做得极是到家，完全不用嬴柱插手劳累。

到得第九日，长须男子精神大见好转，少年治了一席洞庭鳜炖莲藕，又打来了六桶楚国兰陵酒，满当当摆满了一张大草席，恭恭敬敬地请嬴柱三人入席。嬴柱方得席地落座，沐浴之后的男子已经脱去了一身脏污的短打，身着一领黑色麻布长袍，步履稳健神色庄重地从内间走了出来，领着少年对着嬴柱扑地拜倒，连连叩头："恩公再造生身，我父子粉身碎骨无以回报也！"

嬴柱连忙扶住男子道："医家救人，原是本分，水神言重了。"男子起身肃然一躬："在下李冰，一水工而已，不敢当恩公如此称呼。"嬴柱见男子气度敦厚，全然没有了那日的神秘兮兮，不禁笑了："原是随众人景仰呼之，必是足下治水若神，何须过谦？"

"先生有所不知也！"男子席地而坐一声感叹，"大凡治水，皆是犯难赴险，多有生死关头，须舍身赴死方可为之。当年大禹治水，多杀

方国头领，以至最后诛杀共工。非大禹好杀戮也，诚为立威也。在下庶民水工，无令行禁止之权，若不能使众人慑服，这水家之学便做永世虚幻了……”言犹未尽，却又打住不说了。

嬴柱恍然大悟，又惊讶莫名：“足下如何是庶民之身？治水大事，官府不管么？”

“来！”男子捧起了大陶碗，“恩公举酒，三爵之后，我再细说。”

“好！三碗为限，祝足下康复如初！”

喝着兰陵酒，咥着洞庭鳜，男子断断续续地说起了自己的往事。男子姓李名冰，祖上原是蜀地之民。因不堪蜀地经年水患，祖父辈打造了十几艘小船，举族三百余人顺江东下逃奔楚国。不想在船行大江峡谷险滩时，骤遇横贯江面的漩涡激流，十几艘小船全数被卷入江底，举族三百余人顷刻沉没。李冰后来才知道，在那次大劫难中，只有一个新婚三个月的少妇神奇地被漩涡激出了水面，漂到了岸边。这个少妇，便是李冰的母亲岷灌女。出蜀之时，岷灌女已经知道自己有了身孕，在江边埋下了一块白色大石，割破手掌在白石上摁下了一个血手印。做好族人牺牲的印记，少妇岷灌女爬上了南岸的高山，千辛万苦地跋涉到了夷陵，在蜀地难民的狩猎村庄住了下来，第二年生下了一个儿子。岷灌女给儿子取名一个冰字，自此有了李冰。

李冰一生下来，跟着立誓不嫁的母亲开始了颠沛流离。婚俗极为开化的蜀人猎户们，容不下这莫名其妙的守身少妇。岷灌女带着三岁的李冰，跋涉到了人烟稀少的沅水谷地，在一个渔民村寨住了下来。母亲为渔民织网洗衣，日每只挣得三尾鱼两碗米，艰难地抚养着举族唯一的根苗。艰难之中，李冰渐渐长大，母子竟成了洞庭郡的名人。

李冰天赋奇才，水性奇佳，入水摸鱼一个时辰，比渔网捕捞半日还多。更有一样，李冰悟性极高，但教一字，过目不忘。到八岁时，

已经将方圆数十里内识得一半个字的老人的“学问”全数吞没，成了识得六十三个字的布衣小先生。风声渐渐传开，李冰在十五岁那年被官府征发去，破例做了洞庭郡治水民伕营的抱账官仆，以官府仆人之身署理民伕们的炊事账目。按照常例，李冰熬得几年，便可入官身做最低级的小吏了。

然则此时，李冰却突然失踪了，一去十三年音信皆无。在岷灌女奄奄一息的时候，一个黝黑精瘦的后生回到了沅水谷地，寻到了破旧茅屋。茅屋的灯火整整亮了一夜。次日清晨，白发苍苍的岷灌女带着满足的笑容永远地去了。安葬了母亲，黝黑精瘦的李冰又匆匆去了。

这一年秋天，百年不遇的大洪水从洞庭泽倒扑出来，三湘千里汪洋，六畜尽成鱼鳖，万千渔民山民皆做了背井离乡的流浪群落。此时，一个布衣士子走进了洞庭郡官府，自请为总水工，要官府征发十万民伕交自己统领，五年之内根治洞庭湖水患。其时楚国刚刚丢失郢都北迁寿春，楚怀王得报勃然大怒：“十万精壮民伕，五年统领，竖子要反叛啦！岂有此理！民乱大于水患，晓得啦？不行！”就这样，治水不成，布衣士子反倒被郡守急惶惶“送”出了官府，责令其永不得擅自“统领治水”。

眼看遍地汪洋治水无望，流浪庶民围着布衣士子嚷嚷起来，不让他离开洞庭泽。突然，布衣士子踊身跳入洞庭湖的万丈狂涛。一个时辰后，士子竟骑着一条小船般的巨鱼，飞出波涛直抵岸边高山！在流浪人群惊愕不已之时，布衣士子突然高喊自己是水神下界，民众只要服从水神号令，便能根治水患恢复田园。山塬之间立即响彻狂热的欢呼，族长们络绎不绝地前来拜见水神，立誓跟定水神治水。

三年之后，几条通往洞庭湖的大水服服帖帖地归了原本水道，只要每水再引出一两条大渠，洞庭郡盆地便成可四季灌溉的沃野良田了。然则数万民伕全靠各族自己谋粮，与当年大禹治水如出一辙。此法初时尚可，时日一长便捉襟见肘了。眼见水患大体消失，民伕们不

耐饥馑，渐渐散去了。从此，李冰的水神名声传遍湘楚，各地但有沟洫之谋，便来请李冰出任水工统摄水利。虽则如此，楚国官府却始终不敢起用李冰。李冰始终只是一个布衣水工。这次疏浚沅水，县令密请李冰，不敢上报楚王。李冰依旧是布衣之身，行官府之事。一番话说完，李冰泪光莹然，嬴柱也是一时沉默。

“倘得统领一方水事，足下志向若何？”嬴柱突然问了一句。

“但能统水十年，其地一座陆海粮仓！”慷慨一句，李冰回头一挥手，“二郎，拿我的《治水三经》来。”少年飞步入内，捧来一方木匣打开，李冰捡出一卷卷展开递过，“先生但看，这是治河卷，这是治湖卷，这是沟洫卷……”突然哽咽，李冰一拳捶地，揪心的一声叹息，“天生我才，何其无用也！”

嬴柱心头一颤：“他年若有相求，何处寻找足下？”

少年一拍掌笑道：“最好找也！普天之下，哪里有水患，哪里有水神！”

那日，李冰醉了。二郎说，水工生涯酒做伴，父亲这是生平第一次醉在了水事之外。

……

故事说完了，秦昭王喘息着没有说话。

良久默然，秦昭王轻声问了一句：“这个李冰，现在何处？”嬴柱道：“去年济水河道淤塞，泛滥淹没齐赵两国数十万亩良田。李冰正在那里修浚河道，还是庶民水工。”秦昭王一双白眉猛然一耸：“你没有请他到咸阳？”嬴柱低声道：“用人事大，儿臣不敢擅自做主。”秦昭王凌厉的目光一闪，又平静了下来淡淡道：“说说，你既举荐李冰，欲

任他何职？”嬴柱道：“蜀郡水工。民伕可由郡守统领，李冰只司治水，以防万一。”

“谁来做郡守？”

“郡守事关重大，儿臣尚未有举荐之人。”

“嬴柱啊嬴柱，”秦昭王一声叹息，“你长了谋国之见识，却没长担待国事之胆魄也。法令既定，用人任事便是国君第一难题。一个好国君，见识不高有能臣可补。用人无识无断，虽上天无法补也！”

嬴柱肃然一躬：“儿臣谨受教。”

“记住了，”秦昭王叩着坐榻扶手，“旬日之内请回李冰。如何任用，应对之后再定。”

“是！”嬴柱慨然挺胸，“儿臣当即亲赴济水。”

四月初旬，一支商旅车马队匆匆进了咸阳，直抵幽静的驿馆。秦昭王夜半得报，当即拍案下令：即时就寝，清晨卯时在正殿举行应对朝会。多年来，秦昭王天亮就寝午后方起，已经成了咸阳宫不成文的办事规矩。清晨时分百事停摆，禁止任何响动，金红的朝霞穿破层层宫殿峡谷，弥漫出一片辉煌的幽静与落寞。

今日却是不同，寅时首刻宫中内侍全体出动，洒扫庭除预备朝会。封闭多年的正殿隆隆打开，宽大厚重的红毡可着三十六级白玉阶直铺到车马广场，殿外平台上的两只大铜鼎又变得皇皇锃亮，粗大的香炷升起了袅袅青烟，神圣的庙堂气息顿时随着袅袅青烟弥漫开来。

寅时末刻，宫门车马辚辚，应召大臣已经陆续进宫，鱼贯进入正殿，在自己的座案前肃然就座。卯时钟声刚刚荡开，殿前给事中一声长长的宣呼：“卯时正点，秦王登殿朝会——！”座中朝臣齐齐拱手一

呼："参见我王！"目光齐刷刷聚向了王座后巨大的黑鹰木屏。长平大战后，秦昭王再也没有举行过朝会，都是单独召见大臣决事，诸多不涉实际事务与不干急务的大臣，已很难见到秦昭王了。昨夜骤闻朝会书令，大臣们惊疑不定忐忑不安纷纷揣测事由，但最要紧的，还是要看看老秦王身体究竟如何。毕竟，老秦王已经年近古稀了，无论出于何种想头，目睹老秦王气色如何都是第一要紧的大事。

肃然无声的寂静中，黑鹰大屏后传来隐隐脚步声，虽显缓慢迟滞然却不失坚实。随即一个高大而略显佝偻的身躯拄着一支竹杖稳稳地走了出来，一领黑色麻布大袍显然已经比着王制改短，一头苍苍白发散披在肩头，一脸沟壑纵横的纹路上赫然印出了大片的黑斑，头上无冠，脚下无靴，腰中无剑，全然一个山居老人。然则如此一个老人，站在王座前目光缓缓一扫，举殿大臣们立即陡然振作。

"诸位大臣，"秦昭王坐进了特制的坐榻，伸展开双腿点着竹杖沉稳开口，"今日朝会，只为一事：定我治蜀之策。事由缘起，由丞相、太子对诸位申明。"说罢向东方首座一点头，微微闭上了一双老眼。

蔡泽离座起身，转身面对朝臣高声道："列位同僚：巴蜀入秦六十年，无增国家府库，反是祸乱迭起，以致成我累赘。秦王欲改治蜀之策，太子上书以对。今日朝会，是议决定策：先议太子三策以定总则，再议蜀地水患治理之法。太子上书已发各署阅过，诸位畅所欲言，尽可质询。"

片刻沉默，大田令[注]站起道："臣启我王：太子三策，至为妥当。老臣担心者，只是蜀地水患难治，民风刁悍，须得妥选郡守。否则，可能重蹈覆辙。"

"臣等赞同太子三策！"殿中一口声呼应。蔡泽笑道："人同此心，心同此理，此事也实在无争无议。太子请。"

嬴柱第一次在重大国事中居于首倡位置，又被举朝大臣同声拥戴，心下很是振奋，将自己的治蜀三策再次阐发了一遍，而后转到了治水，将李冰其人其事扼要说了一遍，末了道：“蜀制之改，实同变法，且需十数年之功，非举国同心无以撑持。蜀制之变，以水患至大。水患不除，变法便会落空。唯其如此，嬴柱举荐李冰治水。其人能否担承水工重任，尚请朝议决之，父王断之。”

秦昭王竹杖笃地一点：“宣李冰。”

随着“李冰晋见”的迭次传呼，殿前司礼导引着一个人走进殿来。大臣们惊讶得异口同声地噫了一声。此人一身黑色麻布短衣，手中一支粗长闪亮的铁杖，身背斗笠，脚下草鞋，黝黑干瘦又细长，活似一根大火余烬中捡出的枯枝木炭。众目睽睽之下，此人毫无窘色，坦然走到殿中一拱手：“布衣李冰，参见秦王。”

秦昭王笑道：“老夫年迈，未得远迎，先生见谅，请入座。”

司礼官员将李冰领到秦昭王左手侧下的大案前，将李冰虚扶入座，转身去了。这张座案比蔡泽的首相座案还靠前三步，且正在两方大臣的中央位置，显然是国士应对的最尊贵位置。按照秦国传统，只有诸如苏秦张仪范雎这般山东名士被秦王召见，才有此等礼遇。今日这李冰显然一个村夫渔樵，竟得如此尊贵，大臣们如何不惊讶莫名？李冰一入座，大臣们便交头接耳地嘀咕起来。

蔡泽机敏，拱手笑道：“先生扶铁执杖，莫非体有内伤？”

“这是探水铁尺，并非铁杖。”李冰淡淡一句。

“探水？”一位白发老臣不禁噗地笑出声来，“四尺铁棍，也能探量江河之水？”

“前辈以为，江河之水，常深几许？”李冰依旧淡漠如前。

“尝闻：河之常深三丈余，江之常深五丈余。”

李冰也不说话，手中物事向殿门一伸，喀喀连声，那支闪亮的铁尺竟一节节连续暴长，顷刻之间直抵正殿门槛，光闪闪足有六丈余，又一伸手，铁尺喀喀喀缩回，又成了一支铁杖。

“奇哉怪哉！如此神奇探水尺，老夫孤陋寡闻也！”

“业有专精，术有专攻，如此而已，何足道哉。”

只此一句，这个布衣水工的傲骨铮铮角出。大臣们一时愣怔，却也不禁肃然起敬。蔡泽见秦昭王眯缝着一双老眼，心知应对不能太长，否则老王在朝会上打起呼噜来可是有失大雅，思忖间向李冰一拱手：“先生有水神之号，敢问天下水患，大势若何？”

“九州水流，一千二百五十二条。流程八百里以上者，一百三十七条。”李冰肃然正容，方才的淡漠散漫一扫而去，略带楚地口音的雅言响亮清晰地回荡在大殿，“天以一生水，浮天载地，高下无所不至，万物无所不润。是故，水为物先也。自古及今，水乃不可须臾离者也。然则，水之为善也大，水之为害也烈。盘古生人三大患，水也，火也，兽也。察其为害之烈，水之劫难，世间第一大患也。水之为害，怀山襄陵，浩浩滔天，漂没财货吞噬生灵，莫此为甚！天下水流，皆可生利。天下水流，皆可为害。兴水利而去水患，经国第一大计也。禹之为大，与天地同在者，疏导百川入海，出入于高山洞穴也。查方今天下，列国灾难十之八九在水患：中原魏韩周有大河之患，赵国有汾济之患，东方齐国有海患济患，北方燕国有辽水易水之患，南方楚国有江患泽患，秦有泾渭之患蜀水之患，吴越有震泽之患与海难之患。岭南之地，更是水患荒漭及于太古。凡此等等，九州之内凡得水利者，水患无处不在！此为天下水患之大势也。”

“天下水患，皆可治乎？”苍迈的驷车庶长急不可待地插了一句。

“世无不治之水患，全在为与不为之间也。”

蔡泽赶紧追回了话题：“先生之见，天下水患，何地最烈？”

“天下水患之烈，以楚地洞庭之患、蜀水之患为最。”李冰断然一句，看着大臣们困惑的目光，侃侃拆解道，“楚地云梦、洞庭、彭蠡、具区四大泽(注)，本为大江溢水弥漫生成，实乃吐纳江水之天地神器也。江水旱涸，四泽出水入江。江水泛滥，四泽尽数吸纳。若以天地之道，四泽之地尽占水利，何有洞庭水患？然则，要得水利，便得使四泽通江之水道畅通无阻，时时疏通淤塞。楚国唯知尽占水利，却不思维护水利之源，听任地裂之变堵塞洞庭水道百余年而熟视无睹，以致江水与洞庭水每年雨季碰撞喷溢，滔滔弥漫南楚，淹没庶民财货不计其数。积年累代，洞庭水患成天下第一大害也。”

“先生差矣！”大田令突然高声插话，“老夫执掌农事，对水之利害尚知一二。自大禹治水始，大河便是天下水患之首，江水次之也！先生既师水家之学，却独以自家治理未就之洞庭与自家祖籍之蜀水，为天下水患之首，岂不怪哉！”

“前辈但知其一，不知其二也。”李冰非但毫无懊恼之色，反倒是第一次爽朗地笑了起来，语态也是平和庄重，“大禹之时，河患自是最烈。然自大禹合天下民力十三年全力疏导，大河入海之道已框定大势，险难河段业已明白如画，河决之患已是百不遇一。是故，自夏商周三代以来千余年，大河清流滔滔，两岸人口聚拢日甚，村畴繁衍不息，已成我华夏丰腴腹地也。李冰之见：除非山林巨变，大河两岸山塬多成不毛之地，其时河水成泥，河床日高，定然成为华夏心腹之患。否则，大河永远都是天下第一水利！”

“有见识！”蔡泽拍案赞叹一句，转身揶揄地笑了，“大田令也是经济之臣，如何连‘江河虽烈，禹后多利’这句断语也浑然不知了？”

“丞相学问大矣！”大田令硬邦邦顶了一句，“敢问何方神圣下此断语？”

“《计然策》。足下读过么？”蔡泽一脸轻蔑地微笑。

“虚妄传闻之书，不足为凭！”大田令雪白的山羊胡子骤然翘了起来。

蔡泽正待反唇相讥，却听背后竹杖笃笃，立时恍然大悟：当此紧要之时，岂能自顾炫示自己学问见识？心下一紧，当即向面红耳赤的大田令一拱手笑道：“蔡泽鲁莽，大令兄见谅，议决正事要紧。”回头一脸肃然，“先生方才说了洞庭水患，尚未言及蜀地水患。蔡泽敢问：蜀地并无大江大河，如何水患竟与洞庭泽同列天下之最？”

“蜀地水患，实是天下独一无二也！”李冰粗重地一声喘息，站起身从怀中抽出一只皮袋打开，拿出一方白色物事哗啦抖开，题头大字赫然是“蜀地山水”。殿口给事中极是机敏，挥手低声吩咐一句，两个少年内侍立即快步抬来一个图架在大殿正中支好，将李冰手中的山水图对着秦昭王挂了起来。两厢大臣纷纷离座，一齐围到了图板前方两侧。

“山为水源，要得知水，须先知山。”李冰走到图板前用量水铁尺指点着，“蜀地水患，根源在山。蜀地大势：四面群山环绕，中央盆地凹陷，地势北高南低。蜀西昆仑万仞，为华夏江河之源。蜀北有岷山巴山，江水支流尽出其中，而以岷水[注]为最大。蜀南有江水穿行，山峦夹峙东去，自不易为患。蜀地水患，尽在穿行蜀中之岷水也！”李冰喘息一声，啪地一点图板，“诸位但看：岷水自北出山，两岸山高谷深，水流湍急，自无泛滥之灾。岷水南下入蜀中一马平川，水势浩浩铺开，骤遇玉垒山阻挡不能东流，汪洋回灌夺路南下；其夹带泥沙年年淤积，河床年年抬高而成悬壶之势；虽有千里沃野，然年年淹灌，庶民便呼为‘灌地’，或呼为‘岷灌’，纷纷举族迁徙。空有苍茫绿海，却

无庶民生计可言！而玉垒山以东之平川，因不得岷水，却又是大旱频仍土地龟裂，更是贫瘠之地。岷水过蜀中平原而不能得水利，此蜀地所以贫困也。玉垒山阻隔水道，一山而致蜀中水旱两灾。此等水患，天下独一无二。非万众之力十年之期，不足以治也，不亦难乎！”

这番话侃侃说罢，图板两厢的大臣们鸦雀无声了。

自惠文王取巴蜀，秦人一直以蜀地为无垠陆海，以巴地为江水重镇，前者得富，后者得强，何乐而不为？然得蜀六十年，蜀地非但没有成为秦国后援府库，反倒成了倒贴的一个大包袱。于是，朝野上下自然而然地将愤懑归结到了守蜀的王族大臣身上，对动辄作乱的蜀地怨声载道，指斥是他们吞噬了蜀地财富。否则，如此陆海岂能民不聊生？基于“乱蜀不生财”的朝野口碑，曾有大臣提出“弃蜀留巴”的甩包袱方略。当年若非上将军白起以“弃蜀必强楚”为由坚执反对，很可能蜀地已非秦地了。此次，嬴柱对策一出而举朝赞同，实际上是大臣们长期怨蜀的积累而已。今日听得李冰剖陈水患，大臣们方知蜀地穷乱由来已久，穷乱根源恰恰在于水患。蜀水之患在山，山乃天成，人岂能治？

“蜀地若此，无救也。”大田令转身一躬，“老臣之见：蜀水无治，莫若早弃！”

“诸位之见如何？”秦昭王目光缓缓巡睃，大臣们没有一个人说话，显然是默认了弃蜀主张。秦昭王目光在太子嬴柱的脸上顿住了，见嬴柱一脸茫然，又在蔡泽脸上顿住了。蔡泽明朗一拱手道：“臣以为，既是水患为本，当先听李冰之说，而后决之。”

秦昭王点点头：“先生但说无妨。”

“蜀地水患，看似天灾，实乃人祸也！”一双草鞋在厚厚的红毡上大跨前两步，李冰对着王座一拱手慨然高声语惊四座，“蜀人最是多灾

多难，与洪水猛兽相搏，于高山密林谋生，世代为水患所累，家家有洪荒之恨，苦思治水若大旱之望云霓也！然则，昔年蜀王昏聩，视水患为天降不治之灾，从无治水之愿。蜀地归秦，庶民厚望治水，秦蜀官府却屡屡以中原战事为大而推托，唯知征赋敛财，不思于民除害，以致岷水河床日高，水患年年加剧。如此世代水患，孰非人祸也！远古之时，洪水荡荡怀山襄陵，天下庶民尽成洞穴之兽。然有大禹出，率民治水，导百川入海，终成华夏之水利伟业。由此观之，水患虽烈，终可治之。天下水患不足畏，唯畏官不任事。官不任事者，人祸之首也。世间百害皆可除，唯人祸难消也！”

一席话掷地有声铿锵回荡，大臣们勃然变色。自商鞅变法以来，秦以富民强国傲视天下，何曾被人公然指斥过官不任事人祸成灾？今日一个布衣草鞋的小小水工，如此在秦国朝堂斥责秦政，是可忍，孰不可忍！

“老臣请杀李冰，以正天下视听！”驷车庶长愤愤然喊了一句。

“臣等请杀李冰，为秦政立威！”举殿一片呼应。

只有太子嬴柱与丞相蔡泽没有说话。嬴柱实在没有想到李冰会将水患归结到如此一个匪夷所思的话题上来，这还是水工么？如此狂悖之论，父王岂能容得？刹那之间，嬴柱后悔了，自己轻率地举荐了这个不识大体的水工，完全有可能连自己也给卷了进去，当此之时不能轻举妄动，只有等父王开口了再说。蔡泽却是另一番心思，自己新入秦国为相，欲行计然富国之策在关中治理泾渭，却总是不能雷厉风行。李冰所言“官不任事者，人祸之首也”分明是自己想说而又不敢说的话。目下之策，不能杀了李冰，留下此人，可做自己在关中治水的得力臂膀。

“臣启我王，”蔡泽在众目睽睽之下开口了，“李冰虽诋毁秦政，然终是有用之才，当罚为官役，许其在秦中河道戴罪立功。”

“丞相差矣！”大田令直指蔡泽，“诋毁秦政，安可饶恕？”

看着若无其事淡漠微笑的草鞋布衣水工，大臣们义愤填膺，齐齐地吼了一声：“诋毁秦政，罪不可赦！”将目光一齐转向了王座。

白眉猛然一耸，似睡非睡的秦昭王倏然睁开了一双老眼，一声冷笑道：“诋毁秦政？谁个说说何为秦政？李冰怎个诋毁了？”这冷冷一笑轻轻一问，大殿中骤然死一般寂静，大臣们张口结舌没有一个人开口。秦昭王脸色一沉，笃地一点竹杖站了起来，“尔等私心，老夫岂能不知？都怕我这老王脸上挂不住，都来逢迎。却没有一个人为国事着想，说一句耿耿直言。极心无二虑，尽公不顾私，商君所开秦政之风也。曾几何时，以至于斯，痛哉惜哉！商君之风安在哉！”眼睁睁看着须发雪白的老秦王挥袖拭泪，大臣们满面通红默然低头，一时大为尴尬。蔡泽与嬴柱更是如坐针毡无地自容。

良久，秦昭王转过身来肃然向李冰深深一躬：“先生不世良臣也，嬴稷谨受教。”

李冰不禁扑地拜倒：“蜀人水深火热，秦王但念之救之，李冰愿戴罪效力死不旋踵！”嬴柱连忙冲过来扶起了李冰。秦昭王笑道：“秦政之要，在富民强国，岂有他哉！蜀人亦为秦人，老夫敢不念之？先生耿耿风骨，老夫敢不用之？”笃地一点竹杖一字一顿道，“本王书令：蜀地改行郡县制。李冰为蜀郡守，爵同左更[注]，赐镇秦王剑，军民统辖以治蜀。”

“我王明断！”李冰尚未开口，举殿一声赞同。

“先生还有何求，尽管说来。”秦昭王只目光炯炯地看着李冰。

“十年之期，李冰定还大秦一座金城天府！”

秦昭王哈哈大笑，苍老的身躯瑟瑟抖动，一句话没说点着竹杖径自去了。

四　昭襄王暮定计然策

蔡泽忙碌着李冰赴任，内心翻腾得江河湖海一般。

入秦为相眼看一年，自己的计然策还没有任何施展，便被这个不期然冒出来的李冰夺去了富秦首功。虽说蔡泽绝非狭隘忌才之辈，对李冰也是激赏有加，然则总觉得不是滋味。自己挟计然长策入秦，说动应侯范雎让贤荐贤，虽说也有唐举襄助之功，毕竟自己是真才实学胜算在胸。做了丞相，蔡泽却突然觉察到了秦国朝局的错综复杂与种种微妙，根基未稳便大张旗鼓做事，完全有可能一事无成先淹没了自己。警觉之下，蔡泽放弃了立即着手治理关中河渠的方略，而将扎稳根基放在了第一步，决意不急于做事，内心给自己立下了个“切忌急功近利”的规矩。大半年来，朝局奥妙已经看得清楚了。有太子之名而无太子之实的安国君嬴柱，显然将自己看成了未来股肱。几方有实力的王族大臣，也都或明或暗地向自己示好。军中大将们也与自己熟络了许多，开府丞相的为人口碑眼看着立起来了，一河冰水也眼看着渐渐开了。只要自己摸准老秦王对身后大事的确定安排，蔡泽便可以放开手脚做事了。如此一来，蔡泽很是为自己这种范蠡式的智慧欣然陶醉不已——盈缩自如，明睿保身而后立功，大有陶朱公之风也。

然则，这种欣然陶醉却被老秦王冷冰冰撕碎了。

当李冰的人祸说震惊朝堂而举殿喊杀时，唯有蔡泽提出了不杀而役使的主张，断语是“虽诋毁秦政，然终是有用之才”。在那刹那巨变之时，蔡泽闪出的念头是：既要给老秦王留足脸面，又要保住李冰为我所用，还要显示开府丞相的胸襟似海。就官场急智而言，能在间不容发之际三面皆顾，实在已经是难能可贵了。然则，老秦王冷冰冰一句“何为秦政”，蔡泽立时大感不妙。后面那些痛心责难，虽是面对请

杀李冰的大臣们说的，却更是令蔡泽脊梁骨发凉。其中根由，是老秦王对他这个开府丞相的主张连一个字也没提。没提不是遗忘，而是生生显出了冷落，显出了他比请杀的臣子们更有私心。更要紧处，事先老秦王已经与他商定了朝会事宜：李冰应对之后，由他与太子嬴柱一起酌情提出对李冰的任用，老秦王首肯而已。可情势一变之后，老秦王全然抛开了他与太子，断然亲自下书，将李冰这个布衣水工一举擢升为郡守，且是左更高爵赐镇秦王剑，直是匪夷所思！书命一宣，老秦王连看也没看他一眼，径自大笑去了。此情此景，情何以堪？

毕竟，蔡泽不是平庸之辈。散朝之后冷静思忖，猛然悟到自己又犯了入秦之初说范雎的大错：不从谋国做事处着眼，而只以全身自保为念，才有了立足于权术的种种应对。此等作为在山东六国可能不失为高明，然在秦国却是注定碰壁。为相近年不施展，大才在前无胆魄，所谓的计然策只剩下了吆喝，老秦王何等君主，觉察不来么？蔡泽啊蔡泽，你在范雎面前已经碰壁了一回，这次又碰一回，当真其蠢如驴也！当日若非唐举指点，范雎何能隐退而举荐你入秦为相？目下没有了唐举此等高人，你却如何？难道无可救药了？果真如此，你蔡泽还有脸做燕山名士么？

蔡泽狠狠地咒骂了自己一番，静下心来仔细揣摩，立即明白了该当如何。

第一件事，全力以赴地为李冰入蜀做好铺垫。老秦王如此重用李冰，给李冰的权力比王族大臣出任的蜀侯还大，显然是将治蜀重任一举压在了李冰肩上。若依原先的立身之道，蔡泽自然也是赞同无疑，然而却绝对不会周详谋划，更不会全力以赴。经此朝堂之变，蔡泽郑重告诫自己：一定要大道谋国无私做事，否则将一事无成灰溜溜地离开秦国。全面权衡了秦国大势与蜀地危局，蔡泽确认老秦王决策堪称明断，李冰天赋奇才更兼风骨凛然，确是治理蜀郡的上上人选，非但

要全力支持李冰，更要将治蜀当做富秦大政，当做该由丞相全局调遣的大事来做，绝不能泛酸掣肘。

虽则如此，蔡泽总觉得此事有失周全。记得老秦王下书之时自己心头一闪，可当时没想明白，也不敢说，便将这个疑惑压了下来。如今公心一起，此事顿时明白如画——秦法有定：无功，得任事而不得受爵；连张仪之武信君与范雎的应侯，都是在任相建功后封爵的，而蔡泽这个丞相则至今尚无爵位；今李冰固当大任，然尚未赴任便得十二级高爵，秦法岂不错乱失序？此例一开，后必仿效，秦法岂不沦丧？秦国奖励军功，要害便在这爵禄之上，爵禄滥赐，必伤朝野功业报国之心，岂是小事？

想得明白，蔡泽立即上书秦王，剖析了其中利害，直言不讳地“请除李冰爵位，以正秦法”。蔡泽已经想好，秦王若有责难或不予理睬，自己立即请辞。不想上书次日，老秦王紧急召蔡泽进宫，当着太子嬴柱的面，对蔡泽当头便是一躬：“丞相公心护法，本王谨受教也！”蔡泽热泪盈眶，当即请命自任蜀道总使之职，以六年之期开通蜀道。秦昭王很是惊讶，但却呵呵笑了：“丞相甘赴难事，足见已将治蜀纳入大局了，老夫欣慰也。然则，此事非纲，丞相还是任用一个属官去做了。”说罢打着呼噜睡着了。

怏怏而归反复思忖，蔡泽最后还是认定老秦王没错。的确，无论这条路多么重要，毕竟都不是纲，一个丞相做了修路总使，谁却来统摄全局政事？纲为何物？全局要害也，大厦梁柱也，开府丞相之职责也。开府丞相不总揽全局，却要做一方路工，老秦王如何不失望？看来，自己的第二件大事应该着手了。

一月之后，丞相府颁布了在蜀地推行郡县制的法令。开通蜀道的诸般事务也做实了，李冰入蜀的属员配置也全部就绪。就在五月大忙到来之时，蔡泽与太子嬴柱率领全体朝臣在咸阳南门外郊亭为李冰饯

行。李冰爵位被除，大臣们疑惧消散，对李冰变得真诚了许多，纷纷举着酒爵对李冰诸般叮嘱。李冰却始终都是那种淡淡漠漠的微笑。

蔡泽担心这位深得老秦王激赏的水神记恨，特意自己驾着轺车将李冰单独送到了南山脚下，临别笑道：“公若治水有成，蔡泽第一个为公请命，必使公高爵于国也！”一阵愣怔，李冰哈哈大笑：“原来丞相心病在此，在下何其蠢也！”说罢下马肃然一躬，“李冰生平之志，唯求一官身水工领民治水。能得郡守之职，统摄一方民力财力，于治水有百利而无一害，故此欣然受之也！水患消除，蜀地富庶之日，秦国便没有了李冰，何言高爵于国矣！”蔡泽大是惊讶：“先生师陶朱公之风，功成身退？”李冰摇头笑了：“我为水工，天下水患未尽，安敢言功成身退？”说罢一声告辞，上马去了。

愣怔怔看着李冰人马隐没在了南山谷口，蔡泽方才长叹一声，回车进了灞水河道。午后炎热，走得几里蔡泽觉得干渴，在道边一片树林中停下轺车，坐在一方大石上打开水囊喝了起来。正在此时，道边辚辚车声，一人笑道：“高人便高，丞相果然在此也。”蔡泽抬头一看，一个胖大的身躯已在眼前，不是嬴柱却是何人？

“安国君荒野来寻，莫非又来采药？”蔡泽揶揄地笑着。

“愧对丞相，嬴柱赔礼了。”嬴柱深深一躬，坐在了对面大石上，“丞相举荐名士助我，嬴柱举动却未预闻丞相，实在有违君子之道。

然则事有原委：嬴柱原以为丞相不世大才，嬴柱即或出得几彩，何能掩丞相光华？却未曾料到，丞相迟迟不行计然长策，竟教嬴柱先出治蜀对策，陷丞相于难堪境地。平心而论，嬴柱实为父王所逼，对策自保，未曾虑及其他，尚请丞相见谅。”

“士别三日，当刮目相看也！”蔡泽瞪起了一双细长晶亮的三角眼，很想嘲讽地笑一笑，弥漫在脸上的却是无法掩饰的惊讶，“安国君但说，君之所为，是否士仓指点？”

“是。不全是。”

“此话何意？”

“士仓告诫：谋国有大道，根基在功业，身为储君重臣，不能尽以权术立身也。自省往昔行径，嬴柱抱愧无以自容。仔细想来，蜀乱根源原本清楚。水患、路塞、王侯领地自治，此中弊端谁个不知？无人点破者，无非畏惧伤及王族利害而已。得先生训诫，嬴柱决立公心正道，方有了那卷说真话实话的上书。如此而已，实在平常得紧。”

良久默然，蔡泽一声喟叹：“谋国有正道，根基在功业。士仓说得好啊！”

“嬴柱今日寻来，是想给丞相一个消息。”

“噢？安国君又要出惊人之举？”

“哪里话来！”嬴柱细长的眼睛闪烁着，“父王决意巡视关中，丞相有何见教？”

“如此说来，安国君奉王命随行？”蔡泽心下惊讶，脸上却很是淡漠。

嬴柱摇摇头道：“今晨进宫探视母亲，方才得知。”

“没有大臣随行？”

“详情不知。”

“甚时起行？”

“三日之后。”

“好！事或有救！”蔡泽一掌拍下，又连连摇晃生疼发红的瘦手，“这个机会断不能错过，你我都得同行巡视。说说，安国君有何谋划，要老夫给你让道么？”

“两岔了，两岔了。”嬴柱连连摆手，“我本无随行之心，只是不解父王何以甘冒风险老迈出巡，特来向丞相求教而已。丞相怀计然之学入秦，对治秦富秦必有通盘划策，我争个甚道？嬴柱今日申明：此后必与丞相协同谋国，助丞相推行长策！”

“安国君果真鱼龙之变也！”蔡泽红着脸哈哈大笑几声，站起来在大石前转悠着，脸色沉了下来，“秦王年逾古稀，绝不会有再次出巡了。执意为之，其意明白不过：治蜀大事上道，秦王已生急迫之心；不知会同行，是对你我失望，岂有他哉？”

“丞相大是！”嬴柱霍然起身，“我正欲全力报国，父王何其不明也？”

蔡泽摇摇头：“也是事出有因：老夫是蜗身不展，长策虚置。安国君大约是偶有识见而常无胆魄，缺少担待了。事证在前，怨不得老秦王也。”

“如此说来，一番心血付诸东流了？”嬴柱不禁红了脸。

“莫急莫急，”蔡泽摆摆手笑了，“目下，你我之于秦王，犹鸡肋耳，弃之可惜，啖来无味，明白？”见嬴柱困惑摇头，蔡泽笑了，“安国君不用费神这等事，只安一颗全力为政知无不言的心便了。”

“不能随行，对谁个言去？”

“此事老夫担承，保你三日后随行出巡。”说罢大手一挥，“走，该回去了。”摆着罗圈步摇出了树林。片刻之间，两辆轺车向晚霞中的咸阳城辚辚驶去了。

五月初旬，南风吹拂，关中原野倏地遍野金黄。咸阳也顿时热了起来，连晚风中也裹着烘烘的燠热之气。秦昭王最是怕热，要在往昔，早该到章台去避暑了。然则，章台虽好，离咸阳也只有百里之遥，却终是离开了中枢之地。当此国事艰危朝野浮动之际，国王威权便是镇国利器，秦昭王如何敢须臾离开？说起来，自长平大战后秦昭王已经是多年没出王宫了，纵是夏日燠热，也只有忍了。

热归热，国事还是不能耽搁。给事中几番选择，秦昭王允准了在后宫园林的滈池边召见一班老臣。滈池是东引滈水入宫成池，再南流出王宫园林入渭水，是关中两水在咸阳王城结成的一颗明珠。池中活水流动，碧绿汪洋。岸边垂柳成行，时有大石亭面水临风，实在是比大冰镇暑的王宫书房还清爽了许多。今日，外围最宽敞的一座石亭做了小宴铺排。明月刚刚挂上树梢，一班应召老臣陆续来了，一时间交错行礼谈笑风生，池边一片喜庆。

谁也没有料到，老秦王这番召见的是清一色的经济老臣：大田令（掌农事土地）、太仓令（掌粮仓）、大内（掌物资储备）、少内（掌钱财流通）、邦司空（掌工程）、工室丞（掌百工制造）、关市（掌商市交易并税收）、右采铁（掌采掘铁矿石）、左采铁（掌冶铁），还有一位驷车庶长，齐楚楚十位老臣。这十位臣子虽然都是经济大员，爵位、执掌、隶属却大都是三等：驷车庶长为高爵王族大臣，因执掌王族封地生计，关涉经济而被特召；大田令、太仓令、邦司空三位，为经济官员之首，位列朝堂大臣，直向秦王奏事；其余六位，则是开府丞相的属官，大体皆是大夫级中等爵位，寻常情势下都是听命于丞相而不直接面对秦王。此等官员职爵虽低，却都是实权在

握，直接与百业庶民打交道，被坊间国人呼为“业官”，即专精一业之官员。

依国事法度与秦国传统，这般三等臣子合为一体被国君召见，是从来没有先例的。也许正是因了这个缘故，老臣子们礼遇寒暄之后，三三两两地议论起来：

“足下瞅瞅，召来一班致仕老朽，你说老秦王要做甚？”“无非要大行敬老之风，老王先自垂范朝野，岂有他哉？”

“老哥哥可笑也！若行敬老，能独敬我等食货之老？其余老臣不算老么？”

“大是大是！老夫之见，大约老王要谋经邦济世之策，要我等建言献策。”

“不不不！”一老连连摇头，“属官尽在，丞相缺位，能做朝会谋划？”

“对也！丞相不来，忒也托大！”一老愤愤然了。

“噤声噤声。”一老低声笑道，“丞相能不来么？那是未奉王命，不得见召。”

“这就奇了。一年丞相便不见重，匪夷所思也！”

“不召丞相，老秦王有精神？听得完我等絮叨？”

“听得完听不完不打紧，要紧是谁个总揽推行？老秦王自个动手么？”

“这不对了？说说而已也，听听而已也，莫得当真。”

老臣们惊喜忧戚莫衷一是之时，四盏风灯悠悠从池边而来，老臣们立时肃静了下来。风灯渐行渐近，老秦王坐在两名武士抬着的荆山竹榻上，雪白的长发散披在佝偻的肩头，宽大的麻布袍袖几乎苫盖了小巧精致的竹榻，一双老眼始终微微闭着，时不时传来一声断续的呼噜。看看将近石亭，走在竹榻旁的给事中轻轻咳嗽了一声，老秦王立即睁开了双眼，呵呵笑声随风飘了过来："老人都到了，好啊！不用见礼，各自入座，先吃喝着。"说话间竹榻稳稳落地，秦昭王拂开了前来扶他的给事中，竹杖一点站了起来，微微颤抖着霜雪般的头颅一步步挪了过来。

"参见我王！"老臣们肃立在亭外各自座案旁，齐齐地躬身施礼。

"坐了坐了。"秦昭王呵呵笑着靠近了特设在石亭宽大台阶上的坐榻座案，伸展着腿脚扫视了老臣们一眼，"谁不能席地？说一声，换坐榻。"

"臣等尚可。"老臣们齐齐地回了一声。

"老来能屈伸，好事也！"秦昭王感喟一句，举起了大爵，"都是一班老人，多年未曾谋面。来，先干一爵，诸位硬朗康健！"

"我王万岁！"老臣们兴冲冲一呼，纷纷举爵汩汩饮了下去。

"难得也！"秦昭王悠悠啜了两口，放下酒爵笑道，"今日月明风清，与昔年老人一聚，实堪欣慰。诸位尽皆经邦济世之臣，掌事务实，熟悉我土我民，虽致仕有年，时或有上书言事者，足见老人忧国之心未尝有减也。"激励一番，秦昭王一声叹息，"天意也！长平大战后，老夫有失洞察，三战皆败，国力大减，竟不能出函谷关逐鹿中原，诚令山东六国笑耳。当此之时，如何使秦国再起，如何使根基夯实，老夫无良策以对，想请老人一谋。诸位但以国事为重，尽可直言相向，毋得有虚。"

亭下一片寂静，原本隐隐约约的呱呱蛙鸣与悠悠蝉声显得有些聒噪。见老臣们的目光都看着驷车庶长，秦昭王哈哈大笑：“有言在先：今日只论职事所能，不论官爵高低。老庶长不涉实务，懂个甚？请他来还不是为了做起来方便？太子丞相都没来，就是为了诸位说话方便。毋得多虑，但说无妨。”

“老臣有话。”太仓令颤巍巍站了起来，“长平大战前老臣掌仓，其时大秦腹地六座仓廪尽皆盈满，庶民小户犹有百斛存粮，更不说汉水房陵仓、楚地南郡仓、河内野王仓、阴山云中仓，仓仓足储。我王昔年入河内督导长平后援，不患粮秣不足，唯患运力不逮，何等气象也！倏忽十余年，秦国腹地仓廪存储不足三成，山东外仓更是压仓犹难。近年关中旱涝不均，土地荒芜，年成大减，庶民家仓消耗殆尽，已成春荒望田之势。唯其如此，老臣以为，当今第一要务，是增加年成，足仓足食！”

一言落点，末座右采铁已经站了起来：“臣启我王：自我大军退回关内，宜阳铁山复被韩国夺回，铁石所需难以为继。咸阳铁坊开工不足两成，兵器打造已经停顿，唯能小修小补而已。大型兵器非但十余年未添一件，且多有锈蚀坏朽无以修葺。如此再有数年无铁，大秦之强兵将不复在矣！”

“如何如何？”秦昭王嘴角猛烈一抽搐，“年前国尉尚且有报：铁石足兵，不足为虑。如何一时如此窘境了？”左采铁昂然站起高声道：“大秦官风今非昔比，我王听得几多真话？”秦昭王脸色倏地阴沉了下来，终是生生忍住，腮帮咬得鼓鼓的狞厉一笑：“诸位但说，兜底儿说真话，老夫要的便是个真字！”

“我王求真，老臣敢不谋国？”关市起身慨然拱手，“自山东六国重起合纵，我军大败于信陵君统率的救赵联军，关外入秦商旅已锐减八成。咸阳尚商坊原本是万商云集，物流如河，而今萧疏冷清，百不余一。偌大咸阳南市，原本是与北地胡商交易牛羊战马的天下大市，如

今也减少了四成上下。商市萧疏十余年来，山东大商之税锐减九成，其余关市税金大减六成，若无盐铁两项支撑，大秦商市几于崩溃矣！”

“老臣也有话说。”老态龙钟的少内颤巍巍站了起来，“老臣昔掌钱财，府库存金三万六千镒(注)，秦半两通行天下，年铸六千八百三十四万枚，珠玉宝藏并各种古董器物一万六千二百五十三件。但有秦使东出连横，在在挟金千镒之上，其时不患无钱，唯患无才，却是何等气象！然则，今日之拮据，老臣委实难以出口……”一语未了，期期唏嘘语不成声。

秦昭王白眉猛然一耸：“今日如何？府库没钱了？”见举座无声，秦昭王不禁勃然大怒，“谁知道今数？说！”旁边侍立的给事中躬身低声道：“臣启我王：秦法有定，府库存金素为邦国机密，致仕臣子无由过问。臣因王宫用度，与府库多有来往，大体揣摩，府库诸项钱财合计，大约只是昔日三成上下。”

“岂有此理！”秦昭王笃笃笃连顿竹杖，满脸沟壑都抽搐起来，见老臣们一片惶恐，生生咬着牙关压下了怒火长嘘一声，“老夫非对你等也，说，还是那句话，兜底说！”

一时间老臣们纷纷诉说。大内说器物存储不足以应对一场大战。大田令说，关中数万亩良田变成了荒芜的盐碱地，昔年入秦的山东移民已经开始悄悄外逃。邦司空说，民力维艰，仅靠刑徒劳役根本不足以开通蜀道。工室丞说，百工作坊已经有一半停工待料，连兵器维修的皮革、生铁、木材等也不足用了。连驷车庶长都说，王族封君的封地这些年也是水旱频仍年成大减，有几家非但无力纳赋，还得王族府库倒贴……总之，是人人诉说艰难，缅怀昔日大秦强盛，无不感慨唏嘘。

说着听着，秦昭王的怒火似乎渐渐地平息了，那双雪白的长眉紧紧缩成了两个白钻，听到末了冷冷一笑：“再难再苦，总得有个出路不

是？诸位说说，当此艰危之际，当如何使秦国再起？哭穷哭难，顶个鸟用！”

一句粗鲁的骂声，老臣们惊愕得面面相觑无话可说。骤然之间，老臣们觉得未免也太兜底了，老秦王脸上也是实在搁不住了。可是，要教老臣们当下谋划对策，却是谈何容易。且不说这些老臣子致仕多年已经不谋其政，纵想谋政，也都是人各一业的事务传统，谁个能有通盘长策？更兼原本已经觉得说得太多，谁还敢贸然对策？愣怔错愕之下，都低头盯着案上的酒菜痴痴发起老呆来。

“散会！”秦昭王竹杖笃地一点，站起身匆匆大步去了，慌得给事中与几名武士连忙一溜小跑赶了上去，竟将一班老臣丢在了池边无人理会。

回到书房，秦昭王脸色铁青，靠在坐榻里泥雕木塑般望着黑沉沉的屋梁，吓得书房内外的内侍侍女大气也不敢出。过得顿饭时光，秦昭王猛然站了起来大喊一声：“传令长史：明日立即出巡关中！”给事中答应一声飞步去了。片刻之间，长史捧着一方木匣匆匆来到，进门道：“启禀我王：丞相蔡泽夤夜紧急上书。”秦昭王冷冷道：“本王在宫，为何不来直说？”长史道：“丞相是要晋见，臣言我王今夜早寝，丞相思忖再三说声难得，留下书简去了。”秦昭王扫一眼木匣上的泥封，喘了口粗气：“打开。”说罢靠在坐榻大枕上眯缝了一双老眼，“念来听听。”

长史念得几句，秦昭王猛然睁开眼睛连连摆手：“且慢且慢，从头再念。”长史一点头，抑扬顿挫的声音在书房清晰地回荡起来：

臣蔡泽顿首：入秦有年，臣未展长策，心实有愧。期年揣摩踏勘，臣对再度强秦已有定见，述其大要，王可忖度。长平战后，秦国大衰，跌至惠王东出以来最低谷。其间根本，在于秦国本土经济一直未有长足开发。往昔秦之殷实，一在积累，二在扩地，三在掠国。自

我王即位，五十年大战连绵，连夺河东、河内、夷陵、南郡四地，魏楚韩周之累世财货，泰半入秦矣！上党与强赵相持三年，而终能长平一战大胜，多赖秦国财货囤积之盛耳。然终因未能一鼓灭赵，且失河外之地，财货自此无所进项也。及至再行灭赵，三战败北，举国积财消耗八成有余矣！更兼近十余年六国合纵锁秦，入秦商旅锐减，咸阳百业萧条，关中水旱不均，蜀地水患民乱迭生，关外四郡复失，内无食货之根，外失财货之源，秦之国计民生终陷凋敝矣！然则，困境并非无救。臣以为：秦欲再起，当一反往昔积财之道，以腹地开发为本，以扩地掠国为末。唯本土民生蓬勃茂盛，强国之根方无以撼动也！唯其如此，臣有七字方略：明法、整田、重河渠。实施于国，则当以关中平川为轴心，蜀中陇西为两翼，消弭水患，泻卤出田，老秦本土当成天府也！盖秦国新法虽有蛀蚀，然根基坚实，朝野无变乱之虞，唯国策得当，十年之期，强秦再起有望矣！

“念啊！”秦昭王霍然睁开眼睛，敲打着坐榻扶手。

“启禀我王：丞相上书完。”长史将竹简放上书案，“丞相有言，明日午后入宫晋见，尚有详实对策说王。”目光一阵闪烁，秦昭王轻轻点了点竹杖：“念也念了，你以为这对策如何？”长史恭谨道：“臣不谋大政，对丞相长策无以置喙，唯觉论秦之失似有太过，邮传朝野，恐于国不利。”秦昭王目光又是一闪：“你是说，此书不邮传郡县？”长史低声道：“依据秦法，丞相之国事书当邮传郡县知晓。然此书指斥历代秦王国策有失，臣恐徒乱民心。以臣之见，可以‘该书未涉实政’为由，留宫不予邮传。”

秦昭王默然了，凝神思忖片刻，突然一拍坐榻扶手：“不！全书抄本照发，并责令各郡县立即上书以对！”说罢起身向给事中一挥手，“备车，丞相府。”长史尚在愣怔之中，秦昭王已经点着竹杖出了书房。片刻之后，一辆遮盖严实的黑色篷车在几名便装武士簇拥下出了王宫，向东面的大街辚辚驶来。

新丞相府坐落在正阳道的北侧，七进官邸，属官官署应有尽有，只是没有后苑园林，显得宏阔不够。其间原由，是蔡泽尚未定爵，入主范雎的应侯丞相府多显唐突，秦昭王当初便下书另辟了这座闲置官署做了蔡泽丞相府。黑篷车到了府前，便见府门风灯明亮，各色吏员穿梭般出出进进，车马场也是满当当没有空位，秦昭王不禁大是惊讶，低声吩咐驭手绕道后门进府。

从后院一路前行，后三进院落一片寂静，廊道转角连风灯也没有。将近府邸中段的国事堂，领道的老仆向行榻旁的给事中示意停步，自己要去通禀丞相。秦昭王摇了摇头，竹杖一点从武士抬着的行榻上站了起来，径自向灯火通明的大厅走去。给事中低声吩咐几句，教武士们原地守候，只带着一个长衣带剑武士匆匆跟了上来。

国事堂是丞相府第三进庭院的公务大堂，形制如一座小型宫殿，前有六级宽阶；庭院两侧是属员官署；庭院中央是传送政令的谒者亭，亭外一车一马，随时准备将丞相国事堂用印的政令传送出去。在整个丞相府，这第三进庭院是中枢所在。此时已经三更末刻，庭院中的每间官署却都是灯火煌煌大门洞开，遥遥看去，吏员们不是埋头书案便是匆匆进出，连谒者亭都是灯火通明驭手在车，一副待命出发的模样。

秦昭王脚步悠悠，心下却是疑惑：近日并无国事定断，这蔡泽连夜忙碌个甚来？莫非有了紧急军情？六国攻秦了？及至扶杖摇上六级宽阶，站在廊下向大厅中一望，秦昭王不禁愕然——面对大门的北墙上张挂着一幅巨大的《秦国山川图》，凡有山水交汇处便有大大的红点绿点。黑瘦的蔡泽正站在图下对几名属官指点着挂图说话，两厢一张张书案前的吏员则一边埋首翻阅卷卷竹简，一边不断地拨动算器，没有一个人抬头。大约顿饭时光，蔡泽与属官们会商完毕，一回头才看见秦昭王站在廊下，愣怔之下一时张口结舌。

“丞相夤夜忙碌，老夫看得痴迷了。”秦昭王呵呵笑着进了大厅。

“我王这厢坐。”蔡泽恍然醒悟，连忙将秦昭王向自己的主案前领引。无奈主案前却是相府领书与几名属官正在稽核，一边忙碌一边争执，对身后事浑然不觉，满厅没有一个空闲处落座。蔡泽正在尴尬，秦昭王抬起竹杖一指朗声笑道：“好！一派振兴气象也！国事若此，夫复何言？”蔡泽连忙拱手道：“臣未向我王禀报，清理举国府库，此时尚未理出头绪，臣之过也，请我王处置。”秦昭王慨然一叹：“丞相言重也！公心谋国，何过之有？本王当国五十余年，别无长处，唯这放手臣下任事，还是说得也。前有太后穰侯，后有武安君应侯，无论本王亲政与否，何曾因大臣集权任事而生龃龉？天下人才，唯敢任事者方可成事。丞相振作，老夫高兴尚且不及，谈何罪过处置矣。”蔡泽低声道：“臣有一上书，言及先王之失，心下正在惶恐不安。”秦昭王点着竹杖哈哈大笑：“丞相没读过先君孝公之《求贤令》么？不数先君之错失，安有秦国变法！邦国要富强，自当因时而变，祖宗之法何足畏也？”

“臣谨受教！”蔡泽大感振奋，当即深深一躬。

“秦王万岁！”大厅吏员们一片欢呼。

“好好好，万岁一回。”秦昭王雪白的头颅颤动着呵呵笑了，“你等忙了，我与丞相另找个地方说话。”蔡泽连忙一拱手：“前四进皆满，臣冒昧请我王入臣寝厅。”秦昭王点杖笑道：“好，寝厅，左右好歇息。”

直到雄鸡高唱天色发白，那辆黑篷车才辚辚离开了丞相府。

三日之后，秦昭王在丞相蔡泽与太子嬴柱陪同下出巡关中，在任经济大臣十五人一体随行。除了老秦王一辆宽大结实的辒凉车，其余官员尽皆轻骑，出了咸阳东门沿着渭水河道向东而来。这辒凉车是特制的宽大车辆，人在其中可坐可卧，车厢的弧形顶盖有可闭可合的天窗，左右两边也有窗牖，外有粗麻布车衣，垂衣闭窗则温，去衣开窗

则凉，故曰辒凉车，也叫辒车。后来始皇帝死于酷暑，尸体用这辒凉车运回，辒凉车渐渐演变为丧车，也叫安车，这是后话。

车马东出咸阳数十里，是关中大县高陵地面。高陵县正在泾水入渭水的交汇地带，东接秦国故都栎阳，一马平川，也算得秦国腹地的上等县了。秦昭王怕热，一直坐在大开的车厢天窗之外，四野风光尽收眼底，眼见城池外的田禾已经收割净尽，农人们正忙着引水灌田，田畴中却时不时传来一阵激烈的吵嚷，不禁大奇：“夏灌好事，农人们吵闹个甚？”

车旁蔡泽马鞭遥指答道：“关中水荒，历来夏灌争水，吵闹家常便饭了。”秦昭王不禁大皱眉头：“怪也！关中八水环绕，如何有水荒？”蔡泽一拱手道：“我王醉心战事，未尝详察关中山水农事。关中虽有八水十三池，然引水灌田之河渠却始终只有一条，便是穆公时百里奚在郿县修成的百里渠。其余各县庶民灌田，全部依赖老井田制遗留的残渠，与民户自开的毛渠。这残渠毛渠，渠道窄浅，极易淤塞。战事多发，县吏、亭长、里正等一班吏员忙于催纳赋税，民众则忙于收种与战时徭役，众多残渠毛渠无暇修葺，夏灌之时引水极少，自然争吵起来。”蔡泽说得扎实，秦昭王不禁红了脸道：“那井田制里外四层水网，井渠、里渠、社渠、成渠，外接河流，如何目下成了残渠？”蔡泽笑道：“我王有所不知也。三代之时，地多民少，井田制水利自然规整。然千年之下，江河水流人口土地已经沧桑巨变，井田制已成古董废墟，其里外四层水渠早成荒草干沟，无引水灌田之利，有助长洪水之患，且大占田土。是以才有商鞅变法的‘废井田，开阡陌’。这开阡陌，便是平整井田制遗留的废路废渠为耕田。据臣踏勘，关中二十三县，保留的井田残渠只有五条，每条宽不过六尺，长不过二十里，对于抢时抢种之夏灌，无异于杯水车薪也！”

秦昭王默然了，咣当咣当的车轮沉重地碾在心头，良久无语。多少年来，秦昭王都自信自己是个明君，知国知人洞察烛照，对秦国的

操持绝不会有差。然今日一到高陵栎阳，自己对民情民生已如此生疏，遑论偏远之地？一时百感交集，秦昭王一声叹息：“邦国生计，卿能如数家珍，实堪欣慰矣！”闭起一双老眼不再说话了。

蔡泽说一句我来领道，匹马前行，出了官道两层护林向田间村路东去。

半个时辰后，车马从渭水北岸的田野接近了栎阳地面。突兀一阵白茫茫尘雾卷来，秦昭王“噫”的一声揉揉眼睛，接着几个响亮的喷嚏，连连摇手吭哧道：“甚地方？有白毛风！”蔡泽咳嗽着高声道：“渭北斥卤地，民人呼为硝碱滩！[注]我王看了——”

秦昭王费力睁开老眼，脸色倏地沉了下来。遥遥望去，白如雪地的盐碱滩茫茫无涯，间或有大片荒草形成的雪中绿洲，极目而尽，没有一个村庄，只有一片片粼粼水光在阳光下闪亮。时有大风掠过，片片白色尘雾从茫茫荒草渗出的盐碱渍水滩卷地扑面而来，森森可怖。

“如此硝碱滩，关中几多？”秦昭王嘶哑地喊了一句。

蔡泽挥舞胳膊指点着：“咸阳以东六十里开始，再向东三百里，渭北平川断断续续全部如此。关中耕地，主要在渭水两岸，渭北占一大半，差不多白白扔了。”

秦昭王阴沉着脸一指：“走，塬上看！”

车马上得一座树木稀疏的土塬，但见北方天际山塬如黛，背后是渭水滔滔，这茫茫白地夹在渭水与北山之间断断续续向东绵延，活脱脱关中沃野的一片片丑陋秃疤！在这片片秃疤中，绿兮兮的是茫茫荒草，白森森的是厚厚碱花覆盖的寸草不生的白毛地，明亮亮的是渗出草地的比盐汁还要咸的恶水。水草之间蓬蒿及腰狐兔出没蛙鸣阵阵，偏偏是不生五谷。

“这这这，关中沃野，何以有此恶地？”秦昭王生平第一次茫然了。

蔡泽马鞭指点着渭水南北道：“关中八水，五水在渭南，渭北唯泾水洛水也。自周人建丰京镐京始，河渠灌溉多在渭水以南，然渭南之地多为山林，多为王室园囿。渭北则因河流少开垦多，多为旱田荒原。渭水流经关中中央地带，河床南高而北低，但有洪水，便向北溢流蔓延，在草木荒地中淤积成滩，无以排泄。久而久之便积渍成这种白土斥卤地，民人呼之为硝碱滩者是也。”

凝望之下，秦昭王突然眯缝起老眼一指：“那片白滩有星星黑点，是人？”

“那是扫碱民人。”蔡泽接道，“硝碱成害，也有一蝇头小利，出碱。渭北庶民除了耕耘仅存坡地，凭扫碱熬碱谋生。”

“扫碱熬碱能谋生？”嬴柱惊讶地插了一句。

蔡泽指着白茫茫滩地道：“这白地寸草不生，却有浸出的晶晶碱花。民以枯干蓬蒿结成扫帚，在滩地扫回碱花，加水以大锅大火熬之，泥土沉于锅底，碱汁浮于其上。将碱汁盛满一个个陶碗，一夜凝结，便成一个大坨，秦人呼为‘碱坨子’。碱坨子化开，便是碱水。精者可以厨下和面防止面酸，粗者可以鞣皮。非但咸阳皮坊常来购买，即便胡人入秦，也必来收购碱坨子带回。渭北农人之生计，大多赖此蝇头小利，以艰难度日矣。”

“好事也！艰难个甚？”嬴柱更是困惑了，“天生硝碱，不费耕耘之力，大扫卖钱便是，钱换百物，如何还是艰难度日？”

“安国君有所不知，”蔡泽叹息一声，“就成碱而言，这白茫茫滩地也分为几等，并非处处都有碱花可扫。你看，蓬蒿荒草之地没有碱

花，渍水过甚处也没有碱花，唯有那浸透盐硝却又未渍出咸水，潮湿泛白而又寸草不生的不毛之地，才有碱花生出。更有一样，碱花也是夏秋多生，冬春则成白土烟尘。如此一来，能扫碱者也是寥寥几处，何能大扫大卖做摇钱树了？”

秦昭王不禁悚然动容：“老夫生为秦人，五十余年过秦无数，却是熟视无睹也！卿本燕人，对秦地却有如此深彻了解，孰非天意使然矣！”

“人各用心，原不足奇也。”蔡泽第一次在老秦王面前显出了天下名士的洒脱不羁，“计然之学，讲究的便是察民生知利害。臣师计然之学，悉心勘察天下各国之经济民生近二十年。入秦之先，臣曾在渭水泾水间奔走两年有余。否则，臣何敢入秦争相？”

“名士本色也！”秦昭王哈哈大笑，“老夫几乎走眼矣。”

“原是臣公心有差，亦不谙官道所致。”蔡泽红着脸深深一躬。

“好事多磨，何消说得！”秦昭王慨然一点竹杖，“你只说，秦国出路何在？”

“远近两策，可保秦中富甲天下！”

“近策？”

“三年之内，大力整修渭北残渠毛渠，确保可耕之田足水保收！”

“远策？”

“十年之期，引泾出山，东来泻卤，成秦中良田三百万顷！”

嬴柱急迫插话：“丞相慎言！三百万顷，岂非痴人说梦？”

蔡泽悠然一笑，马鞭遥指西北道：“我王且看，泾水遥出故义渠国山地，经中山瓠口东南流入渭水。若得西引泾水出中山瓠口，于塬坡高地修干渠三百里，向东注入洛水。再于三百里干渠上开百余条支渠，向南灌溉冲刷，此谓泻卤成田之法也。此渠但成，不出十年之期，关中当尽现良田沃野，天府陆海便在秦川！”

默然有顷，秦昭王向蔡泽深深一躬：“果能如此，丞相再造之功也！”不等蔡泽说话，秦昭王转身点着竹杖连续下令，“长史快马羽书：立召渭北十县县令急赴栎阳，太子襄助长史准备栎阳朝会；丞相准备三年近策之实施方略，届时全权部署，老夫只为你坐镇便是。走，我等车马立回栎阳！”

于是，一行车马在夕阳晚照中下山了。夏日晚风漫卷着秦军的黑色旌旗，栎阳的闭城晚号粗粝地回荡在渭水山塬，辚辚车马融进了火红的晚霞，融进了暮色中的幽幽城堡。

五　华阳夫人憋出了一字策

嬴柱忧心忡忡地说完了视察关中之行，士仓不禁哈哈大笑。“先生笑从何来？”“安国君何忧之有？老夫实在不明。”士仓一拍草席，“栎阳朝会，

大势已定，老秦王明是要将治国大权交出，安国君当真觉察不出？”

“交给蔡泽么？他还没有封爵，只怕众望难孚。”

“有此策划之功，蔡泽爵位，只怕便在旬日之间。”

“此等情势，我何求也？”一阵默然，嬴柱粗重地叹息了一声，“栎阳朝会，但以蔡泽为轴心，我只一个呼喝进退的司礼大臣。事后，父

王也未对我有任何国事叮嘱。先生但想，蔡泽总领国政实权，年迈父王一旦不测，我这空爵太子如何应对？如此局面，岂不大忧也。”

“安国君当真杞人忧天也！”士仓摇摇头无可奈何地笑了，“久病在身，惶惶不可终日，疑心重了，是也不是？”见嬴柱苦笑着不说话，士仓拍着井台急道，“分明是监国重任即将上肩，你却疑老王疑蔡泽疑自身，萎靡怠惰不见振作，当真老秦王一朝不测，你却如何当国？”

“愧对先生了。”嬴柱红着脸拱手一笑，“父王总是不冷不热，我不得安宁。”

“不冷不热？”士仓微微冷笑，“一个治蜀好谋略，一个治水好人物，安国君却做得如此没有胆魄，竟教老秦王黑着脸出马方才化开一河冰水，你遇得如此一个儿子，能视若柱石么？吾师老墨子的训诫，看来安国君还是没有上心也。”

嬴柱大窘，默然良久，突然迸出一句：“先生说我将监国，有何凭据？”

“没有凭据。”士仓摇摇头，“安国君自去揣摩，不信也就罢了。”

嬴柱天生的没脾气，非但丝毫不以士仓的冷落不耐为忤，一张稍见起色的大脸反倒是堆满了谦和的笑容：“先生高才，遇我这等悟性低劣不堪教诲者，尚请见谅了。”

“言重也。”士仓笑着摆摆手，“安国君之长，在折中平和，只不过大争之世要立见高低，一味折中显得没力气罢了。但能好自为之，未尝没有几年好局。”说罢将一双黑瘦的长腿箕张开来，两只硕大干枯的赤脚几乎伸到了嬴柱眼前，一回身拿过一只大陶碗举起，“来一碗么？”分明是不想再这般费力地解说国事了。

嬴柱恍然醒悟，接过陶碗汩汩饮干，也像士仓那样伸手一抹嘴道：“先生这土药茶却是奇特，喝得几次，我竟自觉精神见长。”士仓嘿嘿一笑：“如何？老夫说过，日后别向我讨喝便好。”嬴柱道：“先生说说方子与煎法，日后我自己动手，也省了叨扰先生。”士仓又是嘿嘿一笑：“安国君通晓医道，不知‘水土三分药’么？老夫试过，离了桥山水土，这药茶便平庸得紧了。”嬴柱慨然道：“这却不打紧，我将桥山果、药、茶、水连连搬来咸阳便是。”“难矣哉！”士仓叹息一声，“桥山聚天地精华之气，离山即散，人力不可为也。”

说得片刻，月亮已经挂在了老树梢头，士仓似乎没了兴致，嬴柱便告辞去了。虽说多受士仓冷落嘲讽，嬴柱心中却踏实多了，从栎阳朝会生出的郁闷心绪不知不觉地消散了。毕竟，嬴柱心底也隐隐约约地游荡着一丝光亮，一经士仓这般多谋名士印证，自然化为一片光明了。大势既然明朗，嬴柱想起了多日不曾督导的儿子嬴傒，匆匆来到了后园大池边的双林苑。

这双林苑是后园最小的一座庭院，因有一片柳林一片竹林而得名，原本是嬴柱自己的太子书房。当初应侯范睢查勘所有王子王孙，嬴柱隐隐明白了其中奥妙，立即下令可望成材的公子傒搬到了双林苑，半日读书，半日习武。本来，嬴傒住在宽敞粗简如演武场一般的兵苑，对这座幽静斯文的庭院一百个看不顺眼，听得家老教他换住处，硬邦邦撂出一句话：“竹林柳林，没力气得紧，不去！”嬴柱思忖，此等事也不能硬扯强弓，亲自与儿子密谈了一番，这个刚勇粗猛的少年武癖才皱着眉头说了一句：“先住三个月，不行我还走。”

也是无巧不巧，嬴傒刚刚搬进双林苑一月，应侯范睢来太子府訾议国事。说是訾议国事，范睢却只拉着嬴柱在府邸后园中转悠，海阔天空地闲谈议论中，巧遇了一个个王孙公子。那日，范睢对双林苑的“书剑两全”大加赞赏，连说这位六公子是可造之才。不久，给事中颁给了嬴傒一面可随时进出王城典籍馆的令牌，宫中也传出了安国君

教子有方的嘉许议论，重立太子的种种议论也渐渐平息了。少年嬴傒第一次得到老王垂青，在王孙公子中有了“才兼文武”的名头，不禁大是兴奋，冲进父亲书房摇晃着令牌笑叫：“做得做得！双林苑是我的，任谁不给！”虽是浮躁，却也天真率直，嬴柱将它看做了儿子“可造”的征兆，于是有了拜访蔡泽、桥山求师的种种苦心，也才有了士仓如此一位风尘谋士的襄助。若非天意，岂有这般一路巧合？

然则，士仓入府多有谋划，却从来没有与自己说起过儿子，嬴柱总觉有些蹊跷。风尘名士但为人师，那是比吃官俸的王命之师更上心的。对于前者，学生是他们本门学问与治世主张的传承者，是他们毕生希望的凝聚。对于后者，学生只不过是奉命教习的对象而已，一桩国事而已，认真固认真，呕心沥血却是说不上的。唯其如此，风尘名士但有弟子，大多视若己出骨血，关切之心溢于言表，遇事遇人多有评点，鲜有绝口不提者。这个士仓入府有年，正身本是嬴傒之师，却从来不对自己的学生有褒贬之辞，岂非有违师道？

越想越是不对，嬴柱不由自主地加快了脚步。

“父亲？”嬴傒一身甲胄提着一口吴钩从柳林中跑了出来，满头汗水淋漓气喘吁吁，“二更头了你还没歇息，甚事？”

“又练上吴钩了？”嬴柱淡淡一句。

“这吴钩却怪！”嬴傒一挥手中那口瘦月般的弯剑，划出了一道清冷的弧光，“与胡人战刀、中原长剑大异其趣，我练了一个月才堪堪会了一个‘划’字，那劈、钩、刺、挑诸般功夫还不沾边……”

“就想做个剑士？”嬴柱冷冷一笑。

“纵是做大将，不通晓诸般兵器，也是没力气得紧。”

“纵然精通天下百兵，也做不得白起那般大将，充其量一个教习而已。”

“我又没想做白起。”嬴傒嘟哝一句，“左右父亲看我不入眼。”

“到亭下去，有事问你。”嬴柱黑着脸走到竹林旁茅亭下坐在了一方石礅上，冷冷问了一句：“说说，这段时日跟先生读了甚书？”见跟过来的嬴傒只站在对面低着头面红耳赤不说话，嬴柱不禁心下来气，“说！出甚事了？”

“没，没甚事。”嬴傒嗫嚅着终于迸出一句，“我不想他教我。”

“究竟甚事？说！”

嬴傒一咬牙，竹筒倒豆子般说了起来：“老士仓分明会武，也通晓兵学，可就是不教我！只塞给我一卷《墨子》，要我三个月倒背如流，而后再看能否教我。那老墨子分明是天下异端，老是兼爱、非攻、民生忧患，不涉一句治国理民，看着都呕心，我背它做甚？我不背，他就不睬我，就是这般，谁也没理谁。”

“谁也不理谁，就这么耗过去了？”嬴柱哭笑不得地问了一句。

“如此老朽，理他做甚！”嬴傒理直气壮。

“岂有此理！”嬴柱勃然变色，“你小子如此托大做硬，还不是仗恃个王子王孙？可这是秦国，不是魏国楚国，纵是王子王孙，也得有才具功业说话，否则你只布衣白丁一个！会舞弄几样兵器就牛气了？鸟！秦武王倒是拔山扛鼎，到头来甚个下场！你你你，你全然忘记了当初我如何对你叮嘱……”愤然嘶喊之下，嬴柱只觉血气上涌，一口鲜血突然喷出，颓然软倒在了石案上。

“太医！”嬴傒大惊，一声大叫扑上去揽住了父亲沉重胖大的身躯，要背起去找太医。正在此时，却听竹林中传来一声清亮的吴语呵斥：“莫要动他！晓得无？”嬴傒愣怔回身，婆娑竹林中婀娜摇出了一个黄衫长发的窈窕女子，一脸肃杀，月下又令人怦然心动。

“娘？”嬴傒惊讶地叫了一声，肃立在亭下不动了。

“莫叫我娘。”黄衫女子冷冷一句，径自走进石亭揽住了昏厥的嬴柱。女子右手翻开了嬴柱眼皮略一打量，左手两粒药丸塞进了嬴柱口中，随即又拉过腰间一只小皮囊利落咬去囊塞，自己咕噜喝得一口，对着嬴柱微微张开的嘴缝喂了进去。如此三五口水喂下，嬴柱喉间断断续续的几声呻吟，眼睛却始终没有睁开。女子偏过头闻了闻喷溅在石案上的血迹，冷冷道：“血迹自己收拾，侬晓得？”说罢也不待嬴傒答话，一蹲身将嬴柱硕大的身躯背了起来。

“娘，你不行，我来！”嬴傒恍然醒悟，大步过来要接过父亲。

“此等事用不得牛力，莫添乱。”黄衫女子淡淡一句，出了茅亭，回头又是一句，“毋叫娘，晓得无？”一步步摇出了庭院，居然连脚步声也没有。嬴傒愣怔怔看着父亲庞大的身躯覆盖着那个细柳般的女子悠悠去了，分明想追上去看护，双脚却被钉住了一般不能动弹。良久木然，嬴傒大步回房，片刻后一身轻软布衣出来，悄无声息地穿过庭院外的胡杨林，沿着波光粼粼的大池消失在了一片红蒙蒙的甘棠林里。

鸡鸣时分，嬴柱终于醒转过来，蓦然开眼惊讶地坐了起来：“夫人？你？我如何到了这里？”黄衫女子正好捧着一只细陶碗来到榻前，摸摸嬴柱额头笑道：“不烧了便好，来，该服药了。”说着揽住嬴柱脖子，将陶碗药汁喝得一口，右手细长的手指娴熟地拨开虬结的胡须，将红红的嘴唇压上嬴柱肥厚阔大的嘴缝，只听吱的一声轻响，一口药喂了进去。如此十多口喂下，嬴柱额头已经有了晶晶汗珠，黄衫女子

放下陶碗，拍拍嬴柱额头咯咯笑道："发汗了，晓得热了，好也！夜来冷得瑟瑟抖，多怕人，晓得无？来，大垫子靠上说话。"利落地在嬴柱背后塞进了一方厚厚的丝绵垫儿，自己坐在了榻下毛毡上，手扶着榻边，笑吟吟地看着嬴柱。

"夫人呵，"嬴柱粗重地喘息了一声，"夜来你一直跟着我么？"

"哟，侬却好稀罕！"黄衫女子笑了，"人在池中泛舟赏月，侬牛吼般嚷嚷，谁个听不见了？不作兴过去瞧瞧？"

"傒儿没跟你过来？"

"毛手毛脚只添乱，要他来毋得用。"

"傒儿没跟你说甚？"

"顾得么？真是。"黄衫女子娇嗔地笑着，"将息自己要紧，忒操心！"

"夫人有所不知也。"嬴柱疲惫地摇摇头，"傒儿是我门根基，他若学无所成，我这储君之位也是难保。若非如此，我对他何须如此苛责？"

黄衫女子笑道："这个嬴傒不成材，晓得无？侬关心则乱，心盲罢了。"

"夫人差矣！"嬴柱喟然一叹，"你是王命封爵的华阳夫人，太子正妻，儿女们的正身母亲，身负课责教养之责，如此淡漠，你我垂暮之年何处寄托？"

"莫忧心，晓得无？"黄衫女子轻柔地拍了拍嬴柱的大手，"天命如斯，急得没了自个管用了？只可惜也，我没能生出个儿子……"

“莫乱说！”嬴柱板着脸一把攥住了那只滑腻细嫩的小手，“你小我二十岁，嫁我时已经迟了，怨你甚来？没有你，嬴柱也许早没了……”

“好了好了，不说了。”黄衫女子跪起在榻前细心地拭去了嬴柱脸上的泪水，“侬再睡得一个时辰，我唤侬起来服药。”

“不，不能睡了。”嬴柱撩开薄被站了起来，“我要去见士仓，商定个办法。”

黄衫女子略一思忖道：“侬勿乱动，要去我送你。”说罢回身一声吩咐，“推车进来。”外间一声应是，片刻间一个侍女推进了一辆两轮小车，车身恰恰容得一人坐进，座位扶手包了麻布，车轮被厚厚的皮革包得严严实实。黄衫女子也不说话，只将一个大绵垫竖起在座位中道：“来，坐好了。”将嬴柱庞大的身躯扶进了小车，回身又对侍女吩咐一声，“煎好药等着。”推起小车出了寝室向后园而来。

嬴柱坐在车上，既不觉丝毫颠簸，也听不见咯噔咣当的车轮声，悠悠前行如同泛舟池水一般，不禁一声感喟：“夫人呵，难为你也！这车何时打造？”

黄衫女子笑道：“打造多年了，给老来预备的，今日教你撞上了。听说孙膑当年便坐得这两轮推车，我托人从临淄尚坊搞来了图样，在咸阳打造了一辆。只这皮革包轮是我的思谋，晓得无？坐着惬意么？”

“好好好，惬意之极也！”嬴柱拍着扶手连连夸赞，“只是呵，要个侍女推便了，你推太累了。”“毋好毋好。”黄衫女子笑得咯咯脆亮，“侬是爷了，我却谁也信不过，晓得无？”嬴柱不禁哈哈大笑，学着楚音道：“侬个小妮子，是颗甘棠果，晓得无？”身后女子咯咯笑应：“甘棠便甘棠，侬毋得软倒牙好了。”

谈笑间到了后园门外，停车举步，嬴柱已经大感轻松，吩咐华阳夫人不要等他，大步匆匆地走进了简朴的小庭院，一个长躬一声请见，却闻庭院中一片寂然了无声息。嬴柱心下困惑，轻轻推开了中间大屋虚掩的木门，一眼看去，榻案皆空，不见士仓。仔细打量，空荡荡的书案上一张羊皮纸在晨风中啪啪拍打着压在上面的石砚，快步走上去拿起了羊皮纸，一眼瞥去，目光痴痴地钉在了纸上：

安国君台鉴：老夫出山有年，对公子多方导引，却无矫正之法，有愧于君矣！先墨而后法，此乃消弭公子乖戾浮躁禀性之唯一途径。奈何公子恶文如骨，嗜武如命，闻大道而辄生轻薄，不堪以国士待之也。老夫纵有谋国之学，终非庙堂之器，空耗宫廷，无异刻舟求剑，何如早去矣！虽负君之敦诚，终不敢欺心为师。虽负范叔之托，终不敢以治国大道非人而教。不期相逢，老夫宁负荆范叔之前，亦无意空谋于君也！

嬴柱的双手瑟瑟发抖，脸色涨红得无地自容。能说甚？老士仓的话句句带刺，字字中的，对他父子一片赤裸裸的蔑视嘲讽，尖刻辛辣，情何以堪？然则，老士仓说得不对么？嬴傒不是乖戾浮躁么？自己不是空耗宫廷么？士仓为自己设谋，自己却遮遮掩掩，不能大刀阔斧地建言力主，老士仓如何不觉得“空谋于君”？嬴柱啊嬴柱，你比儿子强么？还不是一般的“不堪以国士待之”……

“晓得又有事了。”

随着一句柔软的楚语飘来，华阳夫人拿过了那张羊皮纸，端详一阵哧地笑了，“这老儿倒是扎实，毋转虚文。”嬴柱脸色顿时难看起来，冷冰冰一句：“扎实个甚？分明辱我父子。”“哟！”华阳夫人惊讶地娇笑一声，一只手摩挲到了嬴柱胸口，“侬毋上气，良药苦口，侬整日教我的。”嬴柱不禁红着脸勉强地笑了：“只这老士仓不辞而别，未免太教人难堪也。”华阳夫人笑道：“悄悄然又无谁个晓得，难堪甚了？自己跟自己过不去！”“也是。”嬴柱长嘘一气终是释然笑了，“这

难堪丢开它了，只日后却是难也。傒儿文武兼通的名声已经沸沸扬扬，一朝露相如何收场？父王暮年操政，常有旦夕之变，身边没个大谋之士，处处捉襟见肘。你说，不难么？”

“蛮好，想到这厢才是个正理。”华阳夫人偎着嬴柱，一只手在嬴柱胸口肚腹上下摩挲，两汪大眼睛却只滴溜溜转着，“这样好毋好？还在这老儿身上谋出路。”

“人已经走了，如何谋法？真是！”

“追！”华阳夫人哗哗摇着羊皮纸，“你听，‘不期相逢，老夫宁负荆范叔之前’，这老儿定然是找范雎去了。若跟着老儿找到范雎，他能不帮你么？想想。”

“对也！”嬴柱恍然拍掌，“应侯一定会帮我，好主意。”一转身大步出了庭院，匆匆往前院书房去了。华阳夫人冲着嬴柱背影淡淡地笑了笑，慢悠悠地推着两轮车消失在庭院外的林间小道中。暮色时分，两辆辎车(注)各带一名便装骑士出了太子府后门，出了咸阳东门，在宽阔的秦中官道向东疾驰而去。

---

1. 中车府，秦国掌管王城车马的官署，主管官吏为中车府令。
2. 行人署，秦国外事官署。少内署，秦国掌管钱财官署。两署均属开府丞相管辖。
3. 上邽，今甘肃天水地带。轩辕谷，传说为上邽古城堡以东七十里的河谷。
4. 远古以龟龙凤麟为“四灵”，春秋战国演变为“五灵”（增加了白虎），与五行相配。依据此说，龟为水位，居北面南，是为四灵之本。
5. 给事中，战国时秦国执掌王宫内事的官员，通常由宦官担任，大体相当内侍总管。
6. 胙肉，祭祀天地宗庙时的牺牲（猪牛羊）肉。古礼：牺牲正肉祭祀后分食，可得天地祖先庇护。
7. 大田令，战国秦官，执掌农事，与魏国“司土”相当。

8. 四大泽具体为：洞庭泽，今洞庭湖；彭蠡泽，今日鄱阳湖；具区泽，又名震泽，今日太湖；云梦泽于两汉后渐渐干涸，化为今日湖北无数小湖。

9. 岷水，即今岷江，先秦古人除将长江称江，黄河称河，其余河流一律称为“水”。

10. 左更，秦国第十二级军功爵位。秦军功爵共二十级，第十级以上为高爵，第二十级（列侯）最高。

11. 镒，战国重量单位，合二十两或二十四两不等，一镒也做一金。

12. 斥卤地，先秦对盐碱地的官称，语出《史记·夏本纪》。硝碱滩，秦地古代俗称，流传至今。

13. 辎车，战国时带篷帘的小型轻便座车。

第二章　商旅大士

一　名士逢楚头　慷慨说山东

初夏的鸿沟两岸，满眼都是莽莽苍苍的绿。

鸿沟(注)也叫大沟，是战国之世赫赫有名的一条人工河流。北边的进水沟口，开在大河南岸的广武，东南穿过大梁城外，再南下三四百里连接颍水入淮，实际上是连接大河与淮水的一条人工运河。这条赫赫大水南北全长近千里，贯穿魏国全境，堪称战国之世最大的水利工程。魏国西南富甲天下，十有八九是得利于滔滔鸿沟灌溉了两岸的无垠良田，促成了大梁城的水陆大都会。鸿沟修建之时，正是魏惠王即位的第一个十年（惠王在位五十余年），锐气正盛，国力最强，历时二十有一年，直到魏惠王三十一年，这条引水大沟方才竣工。至今历经八十余年风雨沧桑，这鸿沟依然是巍巍然大有气象——堤岸宽三丈高三丈，比寻常城堡的城墙还要坚固雄峻；堤岸林木夹峙，绿树参天，每隔三里便有一道引水支渠伸向东西两岸的原野。东岸大堤是一条再拓宽六丈的南北官道，道边三层白杨遮天蔽日，傍着鸿沟官道一直伸向了淮北的无垠平川。透过护道白杨，鸿沟的滚滚碧波在明亮的阳光下如一面面铜镜闪烁。车马路人行于道中，白杨林遮天蔽日，清风吹拂，流水滔滔，教人感喟不绝。

此时正当午后，车马络绎不绝。时有商旅在道，运货牛车衔尾相连，动辄两三里长，鸿沟大道一片不绝于耳的轰隆咣当声，秀美深邃的白杨林峡谷也显得燥热起来。这车马如流的大道上，一红一白两匹

骏马靠着道边一路飞驰南下，及至路人抬头观望，红白两骑已如两朵流云飘了过去。

“好骑术！”辎车中有人啧啧称赞。

“彩——”牛车夫们坊间博戏般高喝一嗓子，道中轰轰然连绵不绝。

饶是如此，两骑依旧如飞掠过，只言片语树叶般飘了过来：

“又不是逃跑，歇息一阵也。”一个柔和清亮的声音笑着喘着。

“前面是阳夏地(注)，山冈歇马。”

前行骑士话音方落，坐下骏马一声长嘶四蹄大展，一团火焰般飞出了夹道层林，飞上了鸿沟东岸的一座山头。后行白马衔尾急追，红衣骑士勒马之际，白马也长嘶一声人立在侧。一个白衣女子飘然下马，指着山头一柱高大的石刻惊讶道：“魏尾楚头？鸿沟还没完，这是楚国地界了？”红衣骑士笑道：“三五十年前，别说鸿沟，就是淮北也有一半是魏国。那时候，这鸿沟以南的淮北地面叫做‘魏尾楚头’。近二三十年来，魏国萎缩乏力，楚国趁机蚕食了整个淮北。这一方‘魏尾楚头’石，也被楚人北移到阳夏来了。”白衣女子一撇嘴笑道：“刚打个盹儿世事就变了，真是。”

“说得好！”红衣骑士哈哈大笑，“倒真是刚打了个盹儿也。”一声笑叹又指点道，“大道车马多，忒憋闷。这山冈多好，大石有得睡，山溪有得喝，比满路商人车马在眼前晃悠，强得多也！”白衣女子笑笑，从马背上拿下一个皮褡裢放在了一方大青石上：“你自酒肉，我去打水。”拿着空水囊向山腰的淙淙山溪走了过去，刚要汲水，突然凝神侧耳一阵，回身笑道：“仲连，山谷里有歌声，耳熟也！”

红衣骑士放下手中褡裢大步走了过来，搭眼望去，只见谷底树林旁的草地上支着一顶白布帐篷，一辆黑篷辎车停在旁边，两匹红马在草地上悠闲啃草，炊烟袅袅，歌声隐隐，只是不见人影走动。

“楚歌也。”白衣女子轻声笑道。

“听！”红衣骑士一摆手，两人屏息凝神，散漫歌声从谷底隐隐飘来：

布衣遨游兮　瓦釜不鸣

长策未尽兮　山河难定

鱼龙百变兮　恩怨丛生

远去大邦兮　悠悠清风……

听得一阵，红衣骑士哈哈大笑，放声喊道：“范叔——，你不当官了？”

歌声戛然而止，谷底树林中影影绰绰一个身影走出来挥着大袖喊道：“山上，莫非鲁仲连乎？”

“果然范叔，天意也！”红衣骑士一拍掌蹽开大步向山坡下流星般飞来。山下身影也大笑着快步迎来。片刻之间，黑红两个身影在山脚下拥在了一起。

“去国遨游，瓦釜不鸣。范叔堪称大雅也！”

“布衣纵横，无冕将相。仲连依旧本色也！”

两人互相打量着。曾几何时，范雎已经是两鬓斑白，往昔英挺的身材已经显出了隐隐的佝偻，一领宽大的麻布袍分明是前长后短了，久坐书房的白皙面容也是沟壑纵横写满了风尘沧桑。鲁仲连更是见

老，一张古铜色的大脸上虬结着灰白的长发长须，一领大红斗篷衬着隆起的肚腹，身材更显得粗壮高大，若非那双依然炯炯有神的豹眼与一口浑厚的齐鲁口音，任谁也想不到这便是当年英风凛凛的布衣将相鲁仲连。

“仲连，光阴如白驹过隙，不觉老去也！”

“范叔，逝者如斯夫，我辈风云不再矣！”

痴痴打量之间，两人一声感喟，唏嘘不能自已。正在此时，山坡上遥遥飞来一阵明亮的笑声，裙裾飘飘，白衣女子已经从山坡轻盈地飞到了两人身后，笑吟吟奚落道：“不期相逢，老友白发，枉自嗟呀！”闻声回头，两人俱各开怀大笑。鲁仲连正待介绍，范雎却摆摆手，兀自上下将白衣女子打量一番，不胜惊讶道：“呀！这便是小越女么？青山不老，绿水长春，活生生南国仙姑，我等孙女也！”认真、夸张而又谐谑，白衣女子不禁红着脸咯咯笑弯了腰：“哟哟哟，那我也来猜猜，一脸沧桑，金石嗓音天下独一无二。分明昔年咸阳应侯府那个范雎了！”“噫！”范雎困惑地大耸着肩膀摊开着两手，“老夫知你易，千里驹小越女如影随形两不离。你却何以识得我了？”鲁仲连笑道：“范叔不明白，但凡我与要人密谈，她都守在门外或窗下。当年我入咸阳，也是一般。”范雎恍然大悟，不禁哈哈大笑道：“十年不忘一听之音，弟妹好耳力也！”

小越女笑笑，回身一个呼哨，山冈上两匹骏马一声嘶鸣从山坡上飞了下来。小越女从马上拿下两个长大的皮褡，笑吟吟道：“范叔有炊锅大好，今日你俩口福也。”范雎恍然笑道：“我是闲散游，酒肉炊具齐全，都在车厢帐篷，弟妹根本不用添甚，只动手便了。”小越女粲然一笑：“别个不用，只怕这酒是要添的了。”范雎拊掌笑道：“说得好！楚头逢老友，敢不醉千盅？不管甚酒，只管上。”鲁仲连兴奋得大手一拍笑道：“好！只一路臭汗湿衣，这道水绿得诱人，先清凉一番再来痛饮如何？”“妙极！”范雎顿时来了精神，“我车上有干爽衣衫，走！”

这傍山小河是颍水的一条支流，虽然湍急水深，却清澈得连河床的鹅卵石都清晰可见。鲁仲连三两下剥光衣衫跳入水中一阵费力扑腾，水花四溅声势惊人，却只在原地打转。岸边大石上正脱衣衫的范雎不禁哈哈大笑：“东海千里驹，原是个笨狗刨也！”跃身入水，便如一条颀长的白鱼漂到了兀自四溅不休的水花中。“噫！”鲁仲连抹甩着脸上的水珠站了起来，“范叔不是旱鸭子么？”范雎一边划水一边道：“祖上三代都是大河船民，能不会水么？”鲁仲连恍然笑道：“噢——怪道我祖上是猎户，原是我不会水害得也！”骤然之间，范雎喀喀两声咳嗽踩水站了起来，笑得腰都弯了下去，一句话也说不出来。鲁仲连浑然不觉，大喊一声又兀自扑腾起来，沉雷般的水声夹着范雎的大笑声弥漫了幽静的河谷。

“开席也——”遥遥传来小越女清亮的呼唤声。

两人上得岸来各自换上干爽麻布长袍，一身清凉大见精神，一路笑声到了袅袅炊烟处。帐篷外草地上已经铺好了一张大草席，草席上满当当热腾腾四个大盆，一盆清炖鲤鱼雪白雪白，一盆炖肥羊漂着嫩绿的小葱，一盆临淄鲁鸡烤得红亮焦黄，一盆藿菜米饭团金黄翠绿；四大盆之外，还有一片荷叶上整齐码着的三五斤切片酱干牛肉，一大木盘小葱小蒜，一大碗醋泡秦椒，两大坛老秦凤酒外加满当当一个酒囊，直是色色诱人。

“彩！”范雎喝得一声，指点赞叹，“一席齐楚秦，弟妹好本事。”

“啧啧啧！”鲁仲连笑道，“不遇范叔，只怕我这老饕还没有此等口福。”

“一路风火逃兵祸一般，有得空了？”小越女笑吟吟解下腰间布围裙，走过来将手中几片荷叶在席边摆好，“来，荷叶后就座。范兄开鼎了。”

“坐。”鲁仲连一拉范睢，在草席上大盘腿坐了下来，见范睢还是一撩大袍压着脚跟挺身跪坐，不禁揶揄地笑了，“范兄终是官场势派撂不开，那般坐法得劲么？若非这草席太小，我这粗汉便大伸腿了，那何等惬意也！”“说得是。”范睢脸一红笑了，“这礼坐等闲也只半个时辰，否则两臀压得双脚发麻，站都站不起来。”小越女惊讶道：“哟，怪道贵人们起身要侍女扶持，原本是脚麻也。”范睢不禁哈哈大笑：“布衣没有侍女，大盘腿了。”说着一屁股坐实在地盘起两腿，

“好实在，好舒坦！来，开鼎——”说罢拿起粗大的竹筷当地一敲陶盆，举起了面前的大陶碗，“楚头逢故交，风尘两布衣，快哉快哉！干！”

“好酒辞！”鲁仲连举碗一句赞叹，“老布衣与你新布衣干了。”说罢两碗一碰，两人汩汩干了。见小越女没有举碗，范睢慨然道：“南墨小越女名满士林，今日第一次谋面，来，老夫与弟妹干了这一碗！”正要举碗尽饮，小越女却一把拉住范睢胳膊笑道：“范兄且慢，我是从来不沾酒，只能用白水替代了。”说罢捧起面前陶碗，将一碗清亮的凉水只轻轻呷了一口放在了面前。“噫！”范睢大是惊奇，“白水也只饮一口？”鲁仲连呵呵笑道：“范兄不知，她是三日一餐，一日三水，由得她了，你我只管痛饮。”范睢更是惊奇：“弟妹南墨名士，如何修习道家辟谷之术？”“范兄两岔矣！”鲁仲连笑道：“她这是幼时一段奇遇所成，来日方长，有暇教她说给你听。来，再干！”

小越女岔开话题笑问：“范兄遨游，夫人何不共行？”

“双飞比翼者，岂能人人为之也！”范睢慨然一叹，“我已将家人送回故乡了，河谷一庄，桑园百亩，也够得她母子生计了。”小越女惊讶道：“都说魏安釐王要给你百里封地，范兄没有就封？”

范睢摇摇头：“我为秦相十余年，出远交近攻之策，夺三晋土地城池无数，与魏赵韩结下了山海冤仇。三晋迫于强秦之威，一力示好于

我，我却如何能陷进这个泥沼？”

“好！”鲁仲连一拍大腿，“范兄终是明澈也。魏国连一个信陵君都容不下，你纵然就封不理事，也是安宁不得。走得好！”转而又是一声叹息，“若非长平撤军，秦王当不会见疑于范兄。说到底，是仲连将你拖进了六国泥沼也。”

范雎一笑，摇摇头一脸肃然：“仲连差矣！长平撤军，基于秦可胜赵然却无力灭赵之大势也。如秦有灭赵之力，范雎岂能主张撤兵？况仲连兄入咸阳见我，秦王尽知。若非如此，我一己之策岂能不见疑于朝野？说到底，长平撤军原是将计就计，岂有他哉！”

“妙也！”鲁仲连哈哈大笑，“自以为范兄中计，却是我钻了圈套，好！两清。”

范雎又是一叹：“谁料秦王无端反悔，骤然三次起兵灭赵，皆大败于赵军与合纵联军。其间又逼死白起，以致秦国朝野汹汹，以我为替罪牺牲也。当此之时，秦王固不疑我，然我却已经没有了资望根基。秦王一旦有变，我岂非白起第二？当真说起来，我之离秦，不在秦王疑我，而在我疑秦王也。”

“范兄此话有理！”鲁仲连钦佩间又是慨然一叹，“范兄呵，你知道山东六国最惊诧最疑惑处在何处么？”

“先杀白起，再放范雎，岂有他哉！”

“着！”鲁仲连一拍大腿，“如此昏庸老王，守着他等死么？走得好！”

范雎一阵默然，又淡淡一笑道：“好也不好，不好也好，不说它了。说说你老兄弟，不是赵国要对你与信陵君封地授爵么，如何跑到楚国来了？”

“先干一碗再说！”鲁仲连猛灌一大碗，顿时满面涨红气咻咻嚷了起来，“鸟个封地授爵！不要者塞给你，真要者不给你，如此赵王，安得没有长平大败？秦国若是再爬起来，这山东六国我看便真是完了。范兄且看，早晚总有那一天。”

“如何，救亡图存千里驹，也对山东六国没信心了？”

“左右你不是秦国丞相了，有没有，你又能如何？”鲁仲连黑着脸嘟哝了一句。

范雎不禁哈哈大笑：“我能如何，该当是你能如何，还为六国周旋么？”

“范兄呵，仲连这次可是真伤心也。”小越女幽幽一叹，“自秦赵两强上党对峙，我就再没有回过会稽，一直跟着他奔波了十几年。可任谁也不能预料，合纵成了，联军胜了，原先的一切指望竟都化成了泡影。”鲁仲连黑着脸只是饮酒，范雎默默地看着小越女，目光中尽是疑惑关切。小越女便断断续续地说起了她所看到的故事——

白起死了，老秦王又执意灭赵，山东六国的有识之士看到了恢复合纵的大好时机。鲁仲连飞赴楚国，邀春申君北上邯郸会见平原君共商大计。三人密商一日，鲁仲连与春申君星夜南下大梁，秘密见到了信陵君。此时的信陵君已经赋闲多年，对合纵抗秦几乎已经丧失了希望。然则，当鲁仲连将雄心勃勃的合纵谋划通盘说完时，信陵君还是怦然心动了。鲁仲连的谋划是：由他与春申君、平原君出面联结五国出兵救赵，信陵君做联军统帅；败秦之后，赵国出面以合纵联军护送信陵君回魏国，胁迫魏安釐王让位于信陵君；信陵君做魏王之后，与赵国共同成为合纵轴心，全力振兴山东，十年之期，一举灭秦！

于是，才有了威势最大的这次合纵救赵，也有了六国一举击败秦国主力大军的皇皇大胜。可是，当联军班师邯郸时，一切却都变了。

邯郸举行了隆重的犒赏大典。一路黄土垫道，清水洒尘，鼓乐大作，民众夹道欢呼。王城箭楼还悬挂了两幅足足六丈的大布，右为“存魏救赵”，左为“功高天下”。赵国君臣光灿灿排列于王城正门两侧，孝成王大红胡服居中，平原君亲自做了司礼大臣。在一道三丈宽的红毡大道中，信陵君、春申君、鲁仲连等被赵国君臣簇拥着进了王宫大殿。

可是，大宴开始后赵王却始终不提联军护送信陵君回魏之事。鲁仲连几次向平原君眼神示意，平原君浑然不觉。眼见信陵君脸色阴沉下来，鲁仲连将大爵嗵地一砸大案，一声高喊：“乐舞停！”

乐声歌声骤然止息，大殿里静悄悄如幽谷一般。平原君看一眼鲁仲连便高声宣呼：“犒赏有功，行王封书令——”赵孝成王一挥手，一名王室大臣捧着王书高声念了起来，从头念到尾，关乎信陵君鲁仲连者只有三句话：“……救赵大功，首推信陵君与仲连义士。特封镐城六万户，为信陵君食邑。特封仲连义士为武定君，享三万户食邑……”

王书念完，却无人谢恩，等待恭贺的赵国大臣们愣怔了。正在举殿寂然之时，鲁仲连仰天一阵哈哈大笑，长身站起，一甩大红斗篷对赵王高声道：“鲁仲连纵横列国二十余年，从不受官任爵，想来赵王未必不知也！”

赵孝成王淡淡一笑：“区区衣食之源，义士何须清高？”

鲁仲连不理睬赵王，炯炯目光只盯住了平原君：“合纵有约，信陵君之事如何落脚？”平原君满面涨红，一拱手正要说话，却见信陵君从座中站起向赵王一拱：“魏无忌素来不愁衣食，不敢受六万户封邑。今日不胜酒力，就此告辞。”说罢昂昂去了。一直惊讶沉默的春申君恍然大笑：“噢呀，这赵酒变味啦！喝不得，告辞！”也昂昂去了。两位统帅一走，各国的联军大将顿觉难堪，也纷纷去了。

眼见救赵功臣片刻散去，平原君拉住了鲁仲连不放，硬是将鲁仲连小越女请到了府邸小宴。席间平原君大诉赵国难处，请鲁仲连设法劝说信陵君先留在赵国闲居，容后缓图。鲁仲连一改谈笑风生的豪侠气象，硬是一句话不说，只埋头饮酒。平原君无奈，以老友名义赠送两万金，要鲁仲连择地定居，以为答谢。及至黄灿灿两万金抬到面前，鲁仲连硬邦邦道：“人言平原君高义谋国，今日看来，连商旅之道也是不及。鲁仲连除兵不图报，今日告辞，终身不复见君也！”说罢腾腾腾砸了出去。

……

范睢良久默然，灰白的须发随风乱飞在肩头，捧起大陶碗咕咚咚一饮而尽，放下陶碗一声喟然长叹：“世固不乏良谋长策，惜乎不逢其时，不遇其人。人算乎，天算乎？”

“鸟！”鲁仲连笑骂一句，“人算也好，天算也罢，左右我是不再掺和这龌龊合纵了。来，饮酒是正经！”大碗与范睢一磕，汩汩饮干。

范睢放下碗一笑：“仲连此话当真，从此不再布衣纵横？”

“不信老兄弟？”鲁仲连哈哈大笑，“仲连布衣，只没个辞官处便了。”

“范兄，仲连可是真要归山了。”小越女笑道，“他与我说好的，南下陈县拜会一位好友，而后随我到会稽山隐居治学。”

“雄奇入世，节义归槽，壮哉千里驹也！”范睢衷心赞叹一句举起了大碗，“来，浮一大白！”两人一气饮干，范睢慨然道：“今日既知仲连归山，我当千里送君，直下会稽！”鲁仲连哈哈大笑：“好！左右你也是云游四海，先跟我到陈县会会这位风尘大士。”

“大士？”范睢惊讶了，“何人当得大士名号？”

“此人当今奇才，若假以时日，必成当今陶朱公也！”

“噢，原是一个商人。”范雎微微一笑，“纵然富绝古今，又能如何？”

“范兄差矣！”鲁仲连一脸正色，“春秋以来四百余年，商旅蓬勃兴起，非但周流天下财货而利国利民，且多守节义大道，每每在邦国危难之时挺身而出，义报消息、捐献财货、舍生从戎。更有一点，但凡商人，身行天下而扎根本土，极少迁出弱小祖国，是故方有当今天下弱国多富商之异象也。凡此等等，虽我等士人，亦未必人人能及，范兄何独以商道牟利而轻之乎？”

“糊涂也！”范雎不禁哈哈大笑，“倒是忘了，仲连生平唯受一人钱财，这便是号称商旅孙吴的田单。对么？”

“不然，后来还有这个商旅大士。否则，我喝西北风周旋列国么？”

“惭愧惭愧！”范雎呵呵笑着抱拳一拱，又是轻轻一叹，“老哥哥书吏根底，委实是不解商旅，心下实远之。说说，你老兄弟生平至交，如何偏偏是两个商人？”

“天意也！我何能知之？”鲁仲连诡秘地笑笑，“也许，见了此人你自明白。”

范雎慨然拍掌：“既入得仲连法眼，自然要见识一番。”

倏忽间已经是暮色降临。小越女燃起了一堆篝火，幽暗的河谷闪烁出一片亮光。鲁仲连与范雎还是无休止地说着无休止地喝着，一个话题接一个话题，谁也没有睡意，不知不觉间，天渐渐亮了。

“晨风清凉，莫如直下陈县。”鲁仲连霍然起身。

“妙！你快马我轻车，到了陈县再大睡。”范雎欣然赞同。

小越女咯咯笑道：“亏你好盘算也，到陈县你却困不得了。”

“我不信，谁能挡得睡神大驾？”范雎呵呵笑着。三人便动手收拾车马物事，片刻就绪，两马一车飞出阳夏河谷，从鸿沟官道辚辚南下了。

二　天府鬼蜮　沧桑陈城

鸿沟南入颍水的交汇地带，巍巍然矗立着一座大城，其名曰陈。

陈虽县城，却是楚国北部重镇。天下人但说“楚头”，十有八九指的都是这陈县。其所以如此，在于陈非寻常县城，而是一个风华古国的大都城。这个古国，便是陈国。周武王灭商后首封八个诸侯国：燕（召公奭）、殷（武庚）、管（叔鲜）、蔡（叔度）、霍（霍叔）、康（康叔）、曹（叔振铎）、陈（胡公满[注]）。八大诸侯中，陈国虽位列最末，却是赫赫然别有风光。其特异处，一则是位次虽末，却与王族诸侯同享一等公爵，领百里之地；二则是周武王将自己的元女（长女）大姬婚配给了胡公满，陈国成了外戚诸侯，尊享王族荣耀。而胡公满部族所以成为首封八诸侯，最根本处，在于这个部族是舜帝后裔；其次，在于曾出兵孟津助周灭商。远古之时，舜部族居住在河东的妫水[注]河谷。古俗以地为姓，族人姓了妫。出了个舜帝之后，妫部族却一直平平淡淡地蜗居在妫水河谷耕耘，再没有兴起过风浪了。骤然立国为诸侯，自然以国号为大，整个妫部族也以国号“陈”做了姓，天下从此有了陈氏。

周武王于灭商第二年病逝，第一批诸侯中的六大诸侯（管、蔡、霍、康、曹、殷）竟一齐叛乱发难。于是，引出了周公东征平乱。陈国也决然加入了王师东征大军。靖乱之后，六大诸侯悉数湮灭，首封八诸侯只剩下了燕、陈两国。周公以周成王名义再行分封，才有了

鲁、齐、卫、宋、晋、楚、郑、蔡等一班诸侯。从此，陈国有了忠勤王室克难靖乱的无上荣耀，一举成为西周初期诸侯中的赫赫栋梁。

世事沧桑，也是难料。自此以后，这陈国再也不出彩了。到了西周二百七十余年的末期，陈国悄无声息地沦落为二三等诸侯了。谁知到了春秋之世，陈国却又一次声名鹊起，成了大名鼎鼎的诸侯。

其间因由，一则是陈国地处颍水两岸，土地肥沃多有沟洫，陈人又善于耕作，农事兴旺，国人丰衣足食。于是，陈有了“足食之邦”的大名，小国辄遇水旱饥馑，多向陈国借粮。二则，陈国都城修得坚实雄峻，春秋之世又几次扩建，气势超过了一等一的老王族诸侯鲁国郑国的都城，自是分外显赫。三则，陈国公室以先祖阏父曾在周武王时做陶正(注)为荣耀，自诩陈人“善营作”，君主代代好商，为商旅大开国门：免去关隘税收，大召列国商旅入陈，官市之外大建自由交易的民市。渐渐地，陈国成了中原以南的第一富庶风华之地。

若仅仅如此，陈国倒也暗合了天下潮流，天下人也绝不会如后来那般蔑视陈国。偏偏是风华浸淫之下，陈国君臣耽于奢靡，国君大臣聚相以玩乐为能事，淫靡之风大兴，种种丑闻不断随着商旅车马流布开来。流风日久，陈国终于渐渐糜烂了。

传到第十八代君主，陈国终于出大事了。

这第十八代君主是陈灵公。灵者，窃国之谓也。以“灵”字谥号于国君，大体都是乱国失国之辈。古人很睿智，创制了谥法，是在人死之后将其生前作为品行给予一个总评定，加给死者一个称号，从而弘扬王道君德，贬斥奸恶劣迹。《逸周书》云：“谥者，行之迹也。号者，功之表也。车服者，位之彰也。是以大行受大名，细行受细名。行出于己，名生于人。”国君之号，由礼官提出经大臣公议而定。臣下之号，则由国君颁赐。应当说，直到秦汉之世，古人对谥法还是很实在的，所加称号，大体百不失一。不若后世将谥法变成了歌功颂德的

廉价伎俩。譬如春秋之世还有一个晋灵公，同样是一个忠奸不辨昏聩致乱的国君，酿出了“赵氏孤儿”的悲剧，导致晋国从此衰亡。这个陈灵公更是荒诞乖戾，即位之后一件正事未做，却生出了一件天下所不齿的最大丑闻——

时有郑国少女名姬，貌美痴淫，嫁给了陈国臣子夏御叔，时人呼为夏姬。夏姬生下了一个儿子夏征舒，其夫夏御叔便死了。府中童仆有传言，说是家主不堪夏姬昼夜痴淫，硬是给累死了。流言不胫而走，喜好淫乐的陈灵公以抚慰亡臣之名进入夏府，与夏姬私通了。另有两个大臣，一个叫孔宁，一个叫仪行父，都是陈灵公寻常淫乐的伴当，闻得消息，也先后与夏姬私通了。君臣三人各自藏了一件夏姬的贴身衣衫，在大殿朝会后相互观瞻品评，看谁的藏品是真正的亵物。后来，君臣三人索性不再避讳，公然与夏姬一起宣淫于夏府，指着在厅廊外习武的夏征舒，高声谈笑争论是谁的儿子。话随风出，夏征舒听得清楚，心中怒不可遏。一天夜里，陈灵公从夏姬寝室刚刚出来，被夏征舒一箭射杀。赶来接活儿的孔宁、仪行父大惊失色，连夜逃亡楚国去了。

其时，楚国正是雄心勃勃的楚庄王在位的第十六年。一闻消息，楚庄王立即带领大军入陈靖乱，杀夏征舒，灭了陈国，将陈地变成了楚国的陈县。(注)不久，中原以晋国为首的诸侯联盟声讨楚国“不奉王命，僭越灭陈”，要出兵干预。面对强大压力，楚庄王将陈灵公的儿子陈午拉出来重新做了国君，算是恢复了陈国，这是陈成公。

虽则复国，陈国的名声却因这一特大丑闻而一落千丈，始终只能战战兢兢地做楚国的附庸，在诸侯争霸的夹缝里生存。又过了五代一百二十年，晋国的四大部族（智、魏、赵、韩）已经将这个最大的老诸侯掏空，晋国再也无力主持诸侯纷争的“公道”了。其时楚国势力大涨，又一举出兵灭了陈国，再一次将陈国变成了陈县。传了二十四代六百四十五年的陈国，永远地消失在战国前夜了。这一年，是楚惠王

十年，距三家分晋天下进入战国只有四年。注陈国归楚，楚国在淮北有了立足之地。其时楚国的腹地虽然在荆

山云梦泽一带，被天下称为“荆楚”，但因长江下游有吴越两国，长江中游的洞庭湖两岸与岭南之地尚是蛮荒未开发之地，要谋取丰腴土地与人口财货，只有向中原拓展。春秋数百年，楚国的有为君主从来都将北上中原争霸当做拓展楚国的第一要务。对楚国而言，争夺中原只有两个方向最理想，其一是老路，从东北上与齐国争土；其二是新路，越过淮水北上，正面进入中原与三晋争夺土地人口。然则，三百余年过去，楚国始终没有大胜过齐国，这条老路眼看是劳师费力而没有结果了。要北上，楚国只有打通淮北。

天缘巧合，压在淮北的最大诸侯国便是陈国。灭陈而占据淮北，是春秋战国之交楚国最大的梦想。楚庄王闻陈之乱而毫不犹豫起兵，这是根本原因。历时百余年，楚国终于梦想成真，陈国变成了楚国陈县，楚国如何不大喜过望?

灭陈得地，楚国的第一要务是延续陈城的商旅都会传统，将陈地变为楚国汲取中原财富的最大吸盘。为此，楚惠王将陈县令升格为“上执圭”爵位的大臣，由左尹担任。上执圭是楚国第三等高爵，仅次于君、侯两级，因有楚王亲赐圭（长条形礼器玉）而得名，封地相当于附庸小国之君。左尹，则是令尹之副。也就是说，陈县令实际上是由做过副丞相（左尹）的大臣担任，其爵位比做左尹时还高。就实而论，楚国是将陈地陈城看做重镇经营的。但在名义上，却只将它作一个县。这是楚国君臣的高明处：麻痹中原诸侯，宣示自己对中原垂涎的陈地并不如何看重。

如此一来，陈县成了中原边缘最为繁华的商旅都会，与大梁、洛阳、新郑这三个最大的中原都市比翼鼎足，成了天下最著名的商旅都会之一。其所以著名，在于陈城虽非当时都城，却有大诸侯都城的文

化底蕴与商旅传统；纯粹的商旅天下，几乎没有任何交易限制，更没有大都城的诸多官府与关节的必须应酬，商人只要缴了税金，便再也无人过问其他了。久而久之，陈城成了天下商人的福地乐园，非但中原各国商旅云集，戎胡商人也如过江之鲫，大凡在大国都城官市不能交易的物资财货，在这里应有尽有。白昼大市，夜来海市，吞金吐玉出铁进盐聚敛财货醉死梦生。陈城的每个时刻，都是商人心醉神迷而又心惊胆战的生死关头。

商旅大都，自然也是百业作坊的渊薮之地。作坊云集，自然有各式工匠纷至沓来寻觅生计。这里没有“料民”注 法度，对所有人口都不盘不查，不管你是逃亡奴隶，还是饥民逃国，抑或杀人越货的罪犯，只要有人雇用收留，无人问你的来龙去脉。如此一来，这陈城人口纷杂无计，冠带轺车如云，贩夫走卒如流，锦衣满街，饥民当道，各色人等汇成了汪洋恣肆的大海。

于是，天下商旅有了“楚头陈城，天府鬼蜮”的说法。

说也奇怪，如此一个长鲸饮川般吐纳天下金钱财货的商都鬼蜮，矗在中原边缘，楚国却没有大军驻防。直到战国末世楚国将都城北迁到陈，陈城一直都是兵不过万，吏不过百，几乎是无为而治。更令人不解的是，进入战国近二百年，没有一个国家试图争夺陈城，也没有一个国家声讨楚国坏了世道人心，更没有列国盟约压迫楚国改变规矩。大国小国都对陈城视而不见，也从没有一个邦国限制过商旅入陈。

倏忽之间，陈城商风蓬蓬勃勃地弥漫了淮北。

三　天计寓三杰聚酒

鲁仲连一行进入陈城，正是凉爽的早晨，也正是陈城街市最热闹的辰光。

长街两侧全是大木搭起的连绵板棚，棚外人头攒动熙熙攘攘，几乎望不到尽头。每段板棚便是一家坐贾商铺，柑橘、丝绸、兽皮、麻布不一而足。最显眼者，是短兵器商铺显然多于其他商铺。一眼望去，吴钩、越剑、胡刀、韩弓、兵矢的幌子随风摇荡相连，令人目不暇接。拐过街角是一条宽阔的石板街，青砖大屋鳞次栉比，市人略少，大店比邻而立，盐社、铁社、木社、谷社，每家都是一大排店面，街中多有锦衣商人的精巧轺车与运货牛车交相往来，辚辚隆隆之声连绵不绝，气势比板棚街市大过许多。来往行人的服饰色彩纷繁，既不是楚国郢都的满街黄衣，也决然看不出任何一种色彩的服饰占据主流，恍若草原河谷的蝴蝶漫天飞舞，教人眼花缭乱。

“四海杂陈，竟不知谁家之天下也！”范雎不禁一声感叹。

“只要不是一片黑，范兄左右不好受。”鲁仲连不无揶揄地一句，指点着车马人流高声笑道，“唯其五湖四海，才是真天下也！”

范雎微微一笑：“浩浩之势也，岌岌之危也，见仁见智了。”见无回话，范雎回头看去，原来已经到了又一条街口，旁边牵着马的鲁仲连目光只在人群中巡睃，便问一句，“仲连找人么？”

鲁仲连遥遥一指：“看！那里。”

一眼望去，只见前方十字路口的热闹处竖着一面大木板。木板左右的大石上各站一名白衣人正在大声喊话：“进山伐木，日赚五钱，愿去报名啦！”木板周围聚着一群又一群衣衫破旧身背小包袱的青壮男丁，围着木板指指划划。距木板丈许之地，立着一顶大帐篷，一名麻布长袍的中年人正在给一些人发放小木牌。领到木牌者依次坐到大帐旁的草席上，此刻已经坐了一大片人。

“差不多，走！”鲁仲连将马缰交给小越女，“你且等等。”拉着范雎过了路口。

路口大木板上赫然一幅粗黑的木炭画：左上方是三人伐木（两人拉锯，一人斧砍），右中间是两枚刀币光芒四射，直指木板下方最大最显眼的画面——农人盖屋的热闹景象。

一个粗黑的男子向同伴嚷道：“一年伐木，能盖三间砖瓦房，值！”

同伴连连点头：“值值值！快走，报名！”拉着粗黑男子向大帐篷挤了过去。

鲁仲连笑了：“又有新点子了，妙！”

“伐木耳耳，千年旧事，妙个甚来？”范雎不以为然地笑了。

“范兄慢慢品味。随我来！”

鲁仲连哈哈一笑，拉着范雎的手向大帐篷走了过去。帐篷前的中年人连忙迎了上来拱手笑道：“二位先生，在下这里不做生意，尚请见谅。”鲁仲连也不说话，只从腰间皮袋摸出了一枚小铜牌向中年人眼前一亮。中年人略一打量深深一躬：“先生风尘劳顿，在下却是鲁莽。敢问，先生可是欲找先生？”鲁仲连一拱手道：“多有叨扰，敢问先生在否？”中年人笑道：“二位稍待。”匆匆过去对几个正在忙碌的短衣人吩咐几句，回头过来一拱手，“先生，请随我来。”鲁仲连笑道：“我等还有车马在街。莫耽搁足下活计，你只指个路径。”中年人谦恭笑道：“先生初来，只怕我说了先生也是难找。车马在下已经看见了，自有人随后赶来，先生无须操心。”堪堪说罢，小越女笑吟吟走了过来道：“车马妥了，走。”白衣人一声请了，领着三人向一条稍许僻静的石板街走去。

范雎心下忐忑，拉着鲁仲连低声道：“你没来过陈城么？”

“陈城找人，天下一难。”鲁仲连笑道，“你倒是来过，不也一抹黑了？”

“我说的是，你与他们相熟么？”范雎不禁有些着急。

鲁仲连嘿嘿笑了：“莫担心，此人办事之周密，不下于你那秦国法度。我倒是盼着他有一个疏漏处，好扬眉吐气地骂他一顿，可十几年都没等着，你说丧气不？”

见鲁仲连如此笃定，范雎也不再说话，只打量着街巷走路。范雎细心缜密，对陈城老街市的格局还是清楚的，走着走着，心下不禁一紧，此人有何神通，如何能住进这等所在？陈城是不法商旅之天府，江洋大盗之渊薮，莫非鲁仲连结交了个游侠道人物？

原来，走出这条林荫夹道的幽静石板街，左拐是一条砖铺小巷，入口处两排厚实简朴的青砖瓦屋，临街墙上有两个大字“死巷”。分明死巷，麻布长袍的中年人却悠悠然丝毫没有停步。数十步之后，两边没有了一间房屋，只是一色的老砖高墙，遮得巷道幽暗得如同深深峡谷。幽暗中行来，范雎蓦然想起了章台宫的永巷密道，心下顿时恍然，这是进入了古陈国的老宫殿区。

出得这条大约两三百步的峡谷巷道，果然一片高墙包围的宫城。一眼望去，面南城墙连续五六个城门，东边几个城门车马不绝，眼前两个城门却是幽静非常，硕大的铜钉木门都紧紧关闭着。跟着麻布长袍者走到最西边门洞前，城门正中镶着一方铜牌，却是没有字的铜块。长袍中年人走进门洞，用一支长大的铜钥匙打开墙上一方铁板，伸手进去一扳，沉重的大门轧轧开了。

走出幽深的城门洞，眼前一道横宽十余丈的巨大青石影壁，影壁上赫然镶嵌着四方铸铁，也是一字皆无。小越女咯咯笑道：“铜铁上墙却没有字，这位老兄甚个名堂？”范雎笑道：“有底无字，字在心中，

左右不是暴殄天物。”鲁仲连哈哈大笑：“还是范兄了得。此公正有口头语，大道在心。”范雎点点头道：“平和不彰，也算难得也。”

说话间绕过影壁，眼界大开：一片高大厚重的砖石房屋沿着中间一片碧绿的水面绕成大半圈，大屋后面一片参天大树，遮住了来自任何方面的视线；整个所在幽静空旷之极，看不见一人走动，仿佛进入了山谷一般。范雎四面打量，微笑点头。

“范叔看出了奥妙？”鲁仲连饶有兴味地问。

范雎指点着道：“这片高房大屋该当是一片储物仓库，中间水池或是防火而设。后面大树成荫，确保库房阴凉干燥。主人倒是用心也。只是，唯有一处不解。”

“范叔也有难题么？”鲁仲连不禁笑了起来。

范雎伸手一指两座很高的石屋：“如此之高，又是石墙，储存何物？”

鲁仲连回身向中年人问道：“你说，高大石屋储存何物？”

“我等各司其事，在下不知屋中何物。”

范雎笑道：“此乃老陈国宫城，也许本来就有那些高房大屋了。”

“非也。”麻布长袍者摇头，“这是先生后来特意加高的，并非本物。”

鲁仲连一挥手：“走，找到正主儿自会明白，我等唠叨个何来。”

麻布长袍的中年人一抬手，一支响箭带着长长的啸音与红色火焰掠过水面直飞对岸。片刻之间，一只乌篷小舟悠然漂来泊在了眼前一方石码头前。中年人拱手说声请，三人相继上船。小船划开，却见岸

上的中年人已经匆匆去了。小越女不禁笑了："这老兄行径，很有些墨家风味也。"范雎摇摇头道："同是军法节制，墨家讲求一个义字，此公却是讲求效率以牟利也。那人如不及时回去，街市雇佣伐木事岂不误了？"鲁仲连不以为然地笑了："商旅为牟利而生，谁能外之？然此公有言：义为百事之始，万利之本。你说他求不求一个义字？"

范雎哈哈大笑："奇哉！自来义利相悖，此公却将义做万利之本？""还有，"鲁仲连高声吟诵着，"不及义则事不和，不知义则趋利。趋利固不可必也。以义动，则无旷事矣！如何？"范雎惊讶道："此公能文？"鲁仲连笑道："我只看过他写下的两三篇，也不知写了多少？"范雎喟然一叹："如此立论，匪夷所思也！"小越女笑道："若无特异言行，田单如何交得他了？""怪也。"范雎笑了，"田单以商从武，此公以商从文，这商旅奇人如何都教你鲁仲连撞上了？"鲁仲连哈哈大笑："以范兄轻商之见，只怕撞上了也是白撞。"范雎正要辩驳，小越女突然一指岸上道："仲连，那不是他么？"

此时小舟将近岸边一箭之地，范雎已经看得清楚，岸边大柳树下正站着一人，白衣飘飘正如玉树临风。鲁仲连连连挥手间一声长呼："不韦，我来也——"

朗朗笑声随风飘来，白衣人大步走到岸边遥遥拱手："仲连兄，我已等候多时了。"

小舟如飞靠岸，鲁仲连笑道："足下耳报何其速也！"

"仲连兄载誉南归，不韦岂敢怠慢？"

说话间鲁仲连小越女已经飞身上岸，与白衣人执手相握，一阵豪爽大笑："呜呼哀哉！偏吕子常有妙辞，骂鲁仲连逃官逃金，是为沽名钓誉么？"

小越女不禁笑道："仲连心穴，只有吕子瞅得准也！"三人一阵快意笑声。

范雎缓步登岸，随意打量得岸上人一眼，不禁有些惊异了。此人身穿一领白中带黄的本色麻布长袍，脚下一双寻常布履，长发整齐地扎成一束搭在背后，头顶没有任何冠带，通身没有一件佩玉，身材不高不矮不胖不瘦，肤色不黑不白，颌下没有胡须，脸上没有痣记，一身素净清雅，通体周正平和，分明没有一处扎人眼目，却教人看得一眼再也不能忘记。范雎看多了周身珠宝锦衣灿烂的商人，实在是没有见过如此寒素布衣的大商，一时竟有些疑惑迷糊起来，仿佛走进了一座幽静的山谷书院，面对着一个经年修习的莘莘学子。

"老兄快来！"鲁仲连大步过来拉住了范雎的手，"来，这位是此间主人，商旅大士吕不韦。不韦兄，这位是我一个老友，张睢，魏国隐士。"

范雎一拱手道："一路多闻吕子言行，今日幸会。"

吕不韦谦和地笑着一拱手："先生不世高人，不韦何敢当一'子'字？若蒙不弃，先生便如仲连兄一般，但呼我不韦便是。"

"不韦真有说辞。"小越女一笑，"但凡先生，就是不世高人？"

吕不韦依旧谦和地笑着："先生清华峻峭，决然大有来历，日后尚请多多指教。"

"书剑漂泊，胸无长物，岂敢言教。"范雎心下惊诧脸上却淡淡一笑。

鲁仲连左右望望两人，向范雎丢个眼色，得意地纵声大笑起来。吕不韦浑然不觉，只微微笑着逐一拱手："先生、仲连兄、越姊，请。"领着三人走进了凉风悠悠的树林。出得树林，寻着一条草地小道

到了一座庭院前。庭院门厅并不高大，一色青石板砌成，厚实得古堡一般，门额正中镶嵌着三个斗大的铜字——天计寓。

“天计寓，出自何典？”鲁仲连兴致勃勃地打量着。“

天道成计然。”吕不韦笑着，“执事们都说有个名字好说事，我凑了一个。”

“妙极！”鲁仲连拍掌赞叹一句回头道，“张兄讲究大，可有斧斤之削？”

范雎揶揄地笑了：“智辩莫如千里驹，你都妙极了，老夫说甚？”

“呀！下回偏要你先说。”鲁仲连哈哈大笑，“不聒噪了，进去说话。”

这是一座全部由小间房屋组成的紧凑庭院。一过影壁是头进，两厢房屋时有身影进出，虽都是脚步匆匆，却毫无忙乱嘈杂之象。穿过北面厅堂，第二进依旧如故。吕不韦指着第二进厅堂道：“这是总事堂，与后院不直通。这厢请。”领着三人从厅堂东边的一道拱形石门入了第三进，刚绕过一道影壁，眼前竹林婆娑清风洒洒，暑气顿去一片清爽。

鲁仲连笑叹一声道：“几时得如此清幽所在，直是一座学宫也！”吕不韦笑道：“那几年仲连兄正忙着即墨抗燕，还不知道陈城鱼龙变化。这里原本是老陈国旧宫，楚国为招揽商旅，划做六门高价开卖，我买下了这最后两门。”小越女粲然一笑：“哟！毋晓得你是王侯商人也，宫殿何处？”“越姊想住宫殿，难矣哉！”吕不韦一阵爽朗大笑，“四门宫殿的主人，目下是楚国猗顿、赵国卓氏、魏国白氏、秦国寡妇清。我这两门，只是原来的宫室府库与一片园林空地，没有一座宫殿。”小越女惊讶道：“如此说来，你与天下四巨商比肩了？”吕不韦

摇头微微一笑：“若论财力根基，不韦尚逊一筹。”旁边一直不说话的范雎突兀插进一句：“若论心志谋划，足下却不屑与之比肩也。”吕不韦一个愣怔，鲁仲连哈哈大笑：“有理有理！你只说，何以见得？”范雎侃侃道：“买府库而不买宫殿，求实用而不务虚名，此乃商家大道也。不若四巨，徒然昭彰天下，实则置身于火山之口也。此等谋划，此等心志，岂是只知彰显财力之商人可及？”“高明也！”鲁仲连不禁拍掌赞叹，“老兄总算揣摩着不韦根底了。”吕不韦悠然一笑：“先生如此说，不韦却也无从辩解了。这厢请。”

从碎石小径穿过竹林，一片碧绿的草地上一座茅屋庭院，屋前两座茅亭，四周高大笔直的白杨林参天掩映，幽静肃穆如草原河谷。鲁仲连摇头道：“宫城起茅屋，不觉刻意么？”吕不韦笑道：“这是一片废弃园囿，将势就势而已，管不得别人如何想了。”小越女对鲁仲连咯咯笑道：“晓得无？这可是四重茅草也，冬暖夏凉不透不漏，与竹林草地正是相得益彰。就晓得青砖大瓦好！”

三人一阵大笑，说话间到了茅屋庭院，只见正中门额上赫然三个铜字——利本堂。鲁仲连嘿嘿笑道：“老兄，此番你先说，其意如何？”范雎最是急智出色，略一端详道：“足下是濮阳卫人了。”小越女先惊讶了：“噫！你如何晓得？”范雎指着门额大字道：“此乃魏字。濮阳卫国，文字从魏，只是将右立刀外勾，这‘利’字正是其形。商旅在外，心怀故国，方有此等怀乡之刻。”吕不韦一拱手笑道：“先生洞察烛照，在下正是卫国濮阳人氏。”鲁仲连一挥手道：“莫得敲边鼓，你只说，其意如何？”范雎笑道：“唯知其一，不知其二。”

“其一如何？”

“明刻利本，寓藏大义，其间真意，义为商根。”

“其二？”

“如此立论，有断无解，其意终究难明。”

“老兄是说，义为利本，道理不通？”

“若能将‘义为利本’之立论著一大文，剖析透彻，天下一大家也。”

“好！”鲁仲连拊掌大笑，“不韦，看来你这立论还不扎实也。”

“谈何立论。”吕不韦谦和地笑了，“我是随心而发，一句算一句。

著文立说，那是先生、仲连兄此等大家之事，不韦却是不敢想。”

“呀！”小越女一声笑叫，“述而不作，不韦岂非孔夫子也！”

四人一齐大笑。吕不韦道：“走，三位先沐浴一番消乏一个时辰，日昳(注)时聚首痛饮如何？”时当正午，鲁仲连三人一路车马颠簸，倒也真是汗湿重衣身心疲累，听得吕不韦如此安顿，一齐点头说好。立即有一男一女两个少年仆人过来，将三人领到了茅屋后厅。片刻之后，粗重的鼾声便从幽静的后厅弥漫了出来。

片时之后，小越女先醒了过来，看看院中茅亭的日影，叫醒了鲁仲连，正要再去叫醒范雎，却见范雎长袍散发悠然到了门口。小越女讶然道：“范兄自己醒了？”范雎笑道：“假寐片刻也就是了，真到梦乡一个时辰能回来？”尚在懵懂的鲁仲连嘟哝道：“老天也是怪了，分明炎炎夏日，却凉得通透，倒头便不想起来。”范雎揶揄笑道：“仲连兄几时做了村叟，没看见榻后那个大铜柜么？”鲁仲连打量一眼恍然笑道：“噢，如此大一个冰柜，怪道凉爽得三秋一般。”范雎道：

“我那丞相府也只是大木桶盛冰消暑，何有此等冰柜？你来看，”走过去咔哒拉开了大铜柜指点着，“这冰柜内分三层，每层盛冰足足两大桶。屋内但有凉气弥散，却是一滴水也没有。墨家善工，弟妹说说，这化冰之水何处去了？”小越女在凉冰冰的高大铜柜上敲打了

一番笑道："这铜柜层层密封，柜底当有一支铜管接出，埋在地下引出屋外，寻常但管添冰，无须理会水路，当真机巧也。""吕不韦，异能之士也！"范雎感叹一声，"我是揣摩这冰柜奥秘，竟没得合眼也。"鲁仲连不禁哈哈大笑："范兄做了一番丞相，便以为天下技能尽在王室官府也，该当开眼！"

正在笑谈，一个须发雪白的红衣老人在门外深深一躬："三位贵客，先生有请。"鲁仲连说声走，三人随老人来到了茅屋正厅。

吕不韦正在厅门前六步之地相迎，所不同者仅仅是头上增加了一顶竹皮冠，顿时平添了一份肃穆敬客的庄重。范雎心知吕不韦与鲁仲连夫妇交谊甚深，此番礼敬皆因自己是初交宾朋而起，遥遥躬身，虚空做捧物状肃然道："张睢惜无腒头以敬，谨奉鲁子之命一见。"虽只寥寥一句，却是大有讲究。依据古老的周礼：士初相见，主人当衣冠齐楚迎之，来者则当以雉（野鸡）为礼物；冬日用带长羽的活雉，夏天便用腒（风干的雉）；拜见之时依据时令，来者面北对主人将雉或腒横捧于双手，雉头或腒头朝左（左手为东为阳），礼辞是"某也愿见，无由达，某子以命命见"。范雎堪称饱学，此刻见吕不韦戴冠迎出，便以此等拜会古礼作答，心思只看吕不韦如何应对。

吕不韦谦和地笑着迎了上来拱手道："先生博古通今，不韦何能应对得当？寻常只知衣冠礼敬这句老话，便拎了顶竹皮冠扣上，不成想平添拘谨，先生见笑了。"说罢顺手解开冠带拿下竹冠，"还是随意好，与先生一般的散发布衣。"

鲁仲连笑了起来："虽说张兄把得细，终究是不韦迂腐了一回，好！"

"说人迂腐，还有个'好'字？"小越女笑着瞪了鲁仲连一眼。

“当真好也。”鲁仲连一脸正色，“多少年都等不到不韦一个疏漏，今日教张兄了却了我这心愿，能不好么？”

四人一阵大笑，相继进了茅屋正厅。略一打量，鲁仲连笑了起来：“四菜一酒，不多不多。”范雎却只盯着北面墙下一柱与人等高的白石端详。吕不韦满面春风地走过来请范雎入座北面的主客尊位。范雎恍然，连忙推着鲁仲连坐进了主客位，自己坐了东手侧席，小越女自然是西手侧席。吕不韦是主人，与鲁仲连相对，坐了南席。

一时坐定，吕不韦笑着举起了面前铜爵：“仲连兄与越姊偕先生南来，不韦为三位洗尘。今日快意之时，来，先干此一爵！”说罢双手抱爵环敬一周，一饮而尽。鲁仲连与范雎自是二话不说，举起铜爵汨汨饮干。小越女也捧起面前一只碧绿的玉碗一气饮了，见范雎惊讶地看着自己，一笑道：“不韦晓得我不沾酒，这是琅邪山石泉水。”范雎困惑道：“千里迢迢，这石泉水纵然运得过来，存得几日岂不馊了？”吕不韦笑道：“我有三层冰柜车，两层坚冰，一层泉水，兼程运到后冰窖存储，半年之内保得原味丝毫不差。”范雎喟然一叹：“足下如此做派，虽王侯宫室犹有不及也。”说话间脸上一片阴影掠过。吕不韦眼睛骤然一亮笑道：“不韦布衣，焉敢虚势？原是今年有几位老友来会，却都是林泉山人饮不得酒，方有此举，先生见笑了。”鲁仲连顿时兴致勃勃：“说说，都有谁个要来？”吕不韦道：“一个唐举已经走了，一个士仓还没来，一个越姊正在当前。”

“且慢！”范雎向正要大发议论的鲁仲连摆摆手，惊讶地看着吕不韦，“足下识得唐举、士仓？”

“唐举兄与我是书交，士仓兄与我是另交。”

“何谓书交？何谓另交？”

“以书成友，谓之书交。以另类隐事成友，谓之另交。”

“敢问足下与唐举以何书成友？”

“我得《计然书》评点本，请唐举兄品评。唐举兄时有急用，我送了他。”

“可知唐举要《计然书》何用？”

“信人便送人，送人则由人。问之，非友道也。”

“足下与士仓以何事而交？”

“老友之隐，不韦不便相告，先生见谅。”吕不韦不卑不亢满面微笑，显然不打算再说下去的模样。

此间分际颇是微妙：以宾主通行礼节，范睢本不当对崂山泉水事语带讥讽；然则战国之世的名士风范恰恰是坦诚犀利，况范睢之讥讽毕竟是基于节用本色而发，吕不韦浑然不觉，诚心说明缘由；范睢再次突兀插问交友之情由，则必是与所说之人相熟，依寻常礼节，吕不韦当坦然告之，以使宴席间皆大欢喜；然则，这看似一团和气的吕不韦却突然不卑不亢地拒绝了范睢最后一问。范睢心性恩怨分明睚眦必报，若要再追问一句甚或反唇相讥，便是当下尴尬。

正在吕不韦话音落点之时，鲁仲连一举大爵高声道：“来！痛饮一爵再说！等士仓这老兄来了，我教他自己说给张兄。”“天意也！”范睢一声感喟，站起来对着吕不韦深深一躬，“若非足下高义，范睢岂能举荐蔡泽而辞官隐身？今日知情，容当一谢。”“妙也！”鲁仲连哈哈大笑，“不韦，赫赫应侯现身，你当如何？”

吕不韦丝毫不见惊讶，只悠然一笑站起身来也是深深一躬：“世间典藏珍奇，归宿原有定数。应侯既得，便是天意，与不韦却不相关，何敢当得一谢？”

范雎猛然拉住了吕不韦的手道：“遇合者天意也！你我与仲连越妹一般，莫再先生应侯的客套了，如何？”

“承蒙范兄不弃，不韦敢不从命！”

“啊呀呀！”鲁仲连大笑着走过来将大手搭在两人手上，“执手如刎颈，顷刻交生死。好！”话方落点，小越女捧着一个大铜盘轻盈飘到了面前：“来，人各一爵！”三人执手大笑，各取一爵当地一撞说声干，一齐汩汩饮尽了。

此时，席间因范雎而起的些许生分一扫而去，四人重新落座，一通豪饮饕餮。堪堪半个时辰，吕不韦抬头恍然笑道：“越姊如何不下箸？试试了，你都吃得也。”鲁仲连道：“她是三日一食，由得她。”范雎看去，小越女案上铜鼎中一只热气腾腾的整形蒸鸡，鼎脚下的细木炭冒着红亮的火苗，另有一鼎油亮鲜红的炖枣，呵呵笑道：“不韦呵，不饮酒有备，不食肉却无备，该罚也。”吕不韦已经饮得满脸涨红，拭着额头汗水笑道：“越姊，此物乃岭南伺潮鸡，你但尝得一口，或许破戒也未可知。”小越女端详着铜鼎笑道：“生平毋得吃肉，蒸鸡能吃么？”犹豫片刻，小越女终是伸出了细白的手指。

“越姊，下箸夹得下来。”吕不韦兴奋地提示了一句。

“她从来不会用筷，只会上手。吃便好，就用手！”鲁仲连笑得开心极了。

小越女飞快地瞟了鲁仲连一眼，脸上飞过一片红晕，小心翼翼地撕下了一丝鸡肉，闭着眼轻轻放到了嘴里，轻轻地嚼着。三个男子都屏住了气息看着小越女，一时间人人紧张得如临大敌一般。眼见小越女脸上渗出了一片细汗，轻轻地嘘了一口气，“呵，还真好吃也。”随着话音落地，三人不约而同如释重负地长嘘一声，接着一阵哄然大

笑。小越女绯红着脸咯咯笑道：“好吃便好吃，笑我也吃！”两手撕下一大块鸡肉，旁若无人地大吃了起来。

吕不韦对鲁仲连一拱手笑道：“越姊始食肉，仲连兄一大幸事也！”

“不韦……”鲁仲连眼中闪烁着泪光，一口气饮干了一爵。

范雎大惑不解：“不韦呵，这鸡肉有何特异，竟能使辟谷者破戒？”

吕不韦兴奋笑道：“此鸡产于南楚苍梧大山，俗称长鸣鸡，叫声清亮贯耳，一声之鸣能穿海潮呼啸之威。然则，此鸡不鸣于晦明交替，唯在大海涨潮之际随着潮声长鸣，岭南楚人呼其为伺潮鸡。”

“天地之大，竟有此等奇鸡？”

“伺潮鸡以铜鼎蒸之，其肉若鱼之鲜，若笋之清，为食素者尝肉之佳品。不韦尝闻，中原一隐士深入岭南，尝此鸡而戒辟谷，便为越姊一试了。”

“此等神异之物，定然极难觅得。”

“得此鸡有三难。”吕不韦轻轻叩着案头，“其一，山高水险，千里迢迢，等闲人到不得苍梧山海间。其二，捕捉难。此鸡半家半野，涨潮时飞到海岸长鸣竟夜，潮将退去之时，鸣叫分外高亢悲切，唯有此时捕捉，鸡肉才与常鸡迥然有异。其三，饲养难。伺潮鸡离海不能超过十日，否则声哑而亡。”

“如此说来，此鸡刚刚运回？”一直看着小越女的鲁仲连蓦然插来一句。

“不韦得仲连兄行止，掐着时日从岭南运回，今日是伺潮鸡离海第八日。”

良久默然，范雎大是感慨：“这般用心，不韦难得也！”

吕不韦神色郑重道：“仲连兄者，天下士也。担待大义，粪土爵禄，勇于赴难，羞于苟且。士林如鲁仲连之风骨卓然者，唯此一人耳！不韦一介商贾而与天下士交臂，能尽绵薄之心，幸何如之？”

小越女扮个鬼脸笑道：“不韦莫说了，仲连再逃，我可跑不得了。”

范雎揶揄道：“此地没有两万金，逃跑做甚？”

“我只备了千金之数，是否太少？”吕不韦亦庄亦谐一句。鲁仲连陡地睁眼，目光炯炯地盯住了他。吕不韦迎着鲁仲连目光坦诚地笑了：“仲连兄，凡事适可而止，过犹不及也。纵是圣贤，也须衣食住行有靠，方能心忧天下。兄与越姊平生无积财，今去东海隐居，何能不需钱财？兄若果真变做赤脚操劳之渔人猎人，鲁仲连价值何在也！”一声喟叹，吕不韦轻轻叩着大案，“千金之数，大体建得一座庄院，打造得一条好船，养得两匹良马，维持得十年衣食无忧。但能如此，仲连兄方可读书修身，亦可闻警而出。否则，闭塞山林，只做得衣食囚徒也。”

一时举座默然。小越女是听凭夫君决断。范雎觉得吕不韦说得实在，然想到鲁仲连辄遇爵禄金钱从不听人，一言不合便扬长而去，也只好听其自然。不想鲁仲连思忖一阵，慨然拍案：“不韦千金，我受了！”

“好！”范雎哈哈大笑，“一日三奇，我等浮一大白！”

“范兄说说，何谓三奇？”小越女笑得灿烂，手中也举起了那只泉水玉碗。

范雎一副肃然地指点道：“食气者竟食肉，一奇。鲁仲连粪土爵禄，今日却受千金，二奇。商人挥金不图利，却图义，三奇！如此三则，可算得战国奇闻？”

“再加一奇。”鲁仲连一副揶揄笑容，“睚眦必报者，今日浑不计较。”

“彩！”吕不韦与小越女一声喝彩，范雎哈哈大笑，个个痛饮了一爵。吕不韦最是快意，一连饮了三大爵。范雎嚷嚷着不行，也跟着饮了三大爵。鲁仲连哈哈大笑，二话不说跟着大饮三爵。一时席间谈笑风生海阔天空，不知不觉地暮色降临了。吕不韦吩咐掌灯，茅屋大厅顿时一片大亮。

范雎本是豪饮海量，为秦相十余年处处谨慎几乎戒酒，今日万事俱去身心空明，加之遇上了天下一等一酒量的鲁仲连，倒是真做了酒逢知己千盅少，一个一个由头地连连举爵，直饮得不亦乐乎。偏是吕不韦特异，虽很少提起举爵由头，却是一爵不落，爵爵奉陪，饮得多时，六只五斤装的空酒桶已经赫然在厅，吕不韦依旧是爵爵奉陪，依旧是满面春风，与鲁仲连范雎的酒后狂放判若两人。

“噫！奇也！”范雎举着酒爵摇了过来，“不韦呵，你爵爵同饮，当真未醉？”

“范兄之见，不韦醉了？”

“好！老夫试得一试。仲连，你也过来。”范雎举着大爵摇到北面墙下一指，“不韦，这柱白石，刻得甚字？”

“坚白石。”

“对公孙龙子的‘离坚白’不以为然么？”

“玄辨之学，不韦不通。坚白石者，自勉也。”

“取何意自勉？”

“坚不可夺，白不可磨，石不可破。”柔和实在，掷地有声。

“坚不可夺，白不可磨，石不可破。”范雎摇晃着大爵念叨了一遍，一脸肃然，“三者若得合一，千古神话也！不韦呵，不觉太难么？”

吕不韦依旧是柔和实在：“世事不难，我辈何用？”

“好！坚白石壮我心志，浮一大白！”鲁仲连一句赞叹，径自饮干了一爵。范雎欲言又止，内心却被眼前这个看来不显山露水的英年商人在瞬间迸发的豪气深深触动了，不禁一声感喟：“呜呼！其势荡荡，何堪一商？不韦当大出天下也！”吕不韦哈哈大笑，摇摇晃晃地嘟哝着多了多了，软软地扑倒在了厚厚的地毡上。

盘桓得几日，鲁仲连要去了。

吕不韦要他消夏完毕再走，鲁仲连却说还要南下郢都与春申君辞别，赶到吴越也就立秋了。遇到此等天马行空之士，吕不韦也不再阻拦，一应物事备好，送鲁仲连小越女上了颍水官道。范雎本欲与鲁仲连夫妇南下，却接到了一管莫名其妙的飞鸽传书，要他务必等候旬日，却没有具名。范雎思忖一阵，只好放弃了南下遨游，与吕不韦一起做了饯行东道。

这一日清晨，颍水两岸绿野无垠，城南十里杨柳清风，一通饯行酒在郊亭饮得感慨唏嘘不胜依依。范雎最是心绪翻滚，与鲁仲连不停举爵痛饮，眼见红日高升人当上路，不期一声长叹：“仲连一去，天下

纵横家不复见矣！”说罢放声痛哭。鲁仲连却是一阵大笑：“时也势也，后浪勃勃连天，前浪消弭沙滩，此乃天地大道，范兄何须伤感也！”吕不韦慨然道：“范兄伤感也是该当。纵横原是连体而生，山东无合纵抗秦，关西几无远交近攻。仲连兄一去，合纵大潮消退，范兄纵是复出，也是落寞无对，不亦悲乎！”范雎哽咽着连连点头：“仲连将去，我心空空也！”鲁仲连不禁一声叹息：“范叔呵，六国已成朽木之势，秦国也是垂垂衰落，无数十年之功，天下风云难起也。

我辈纵然复出，徒叹奈何！”

亭下良久默然。小越女抬头看看时辰，向吕不韦看了一眼走出亭外。吕不韦跟出来笑道：“越姊莫急，索性暮色时分上路了。”小越女低声笑道：“他二人说话，我只要送你一样物事。”吕不韦呵呵笑着一拱手：“越姊有赠，不韦大幸也。”

小越女走到大树下红马旁，从马背皮囊中抽出一个小布包双手捧了过来。吕不韦连忙整整头上竹冠，双手接过打开布包，却是一册陈旧发黄的羊皮书，一瞄书皮大字，竟是《范子计然术》，不禁惊讶道：“越姊，这是陶朱公范蠡的真迹么？”小越女笑着点点头：“不错也。范蠡所作，西施手抄。”

“西施抄本？”吕不韦翻开书页，见字迹娟秀劲健，与士子书写的宏大结构迥然不同，肃然一拱手道，“越姊与仲连兄归隐林泉，正当切磋学问以传后世。不韦一介商旅，得此奇异珍本，明是暴殄天物，何敢受之？”

“晓得无？”小越女一笑，“世间计然书多有抄本，然却脱漏错讹太多。你送给唐举的那本也是一样，唯此真本一字不差，堪当治世之学也。”见吕不韦似乎还要推托，小越女认真摆了摆手，“我是越国若耶溪边女，也就是出了西施而被越人称为浣纱溪的地方。《范子计然术》，是我十三岁那年在若耶溪边的山谷中捡到的。后来我成了南墨

子弟，将此书交给了老师。五年前老师辞世，临终前又将此书赠还与我。老师郑重嘱托：计然书天下奇学，非商政兼通之士不能得其真谛，我辈难通此学。若天下果无此等人物，天绝计然也……不韦，此书不当你么？”

“越姊，不韦只是商人，不通政事，亦不会入仕。”

小越女笑道：“毋晓得你竟如此迂阔！我要归山，书便给你。你若不任，不能选一个合适人物了？如何与仲连一般，受人赠与便退避三舍！”

吕不韦顿时轻松地大笑起来：“既是如此，我受了。”

此时亭下也是一阵笑声，鲁仲连与范雎又开始了海阔天空。小越女道：“要不启程，你等没完没了。”遥遥招手一喊，“范兄，放仲连上路也！”吕不韦连忙大步来到亭下：“仲连兄稍待，我还有一宗俗物送你。”说罢一招手，一少仆捧来了两只撑得胀鼓鼓的雪白丝袋。鲁仲连目光一闪道：“不韦，要再多事，我真要逃之夭夭也。”

“且放宽心，不是金钱。”吕不韦笑着解开了一只丝袋，掌中一捧红亮的大枣道：“此物是齐国特产，名叫乐氏枣，那日越姊尝过的。乐毅当年长困即墨，在即墨城外栽种燕国枣树。每年打枣时节，乐毅都要用这种大红枣佐酒，宴请远征将士，同时还要送给田单一筐。后来燕惠王疑忌乐毅，乐毅派专使送给了燕惠王一袋红枣，以表赤心不移……”

“乐氏枣，赤心枣也！”鲁仲连双手颤抖，捧起一捧大红枣儿泪眼蒙胧，“那时我常在即墨，每与田单共尝乐毅送枣，都要大醉一回，哭笑一回……”

“不韦此礼，当真暖心也！”范雎唏嘘一叹，“齐人恨燕，却记挂几乎灭齐的乐毅，可见天下公道，自在人心也。”

吕不韦殷殷笑道：“仲连兄去国远居，唯以赤心枣做个念想。”

小越女小心翼翼地摩挲着赤红的大枣，低声道：“再过三五年，我教这赤心枣红遍房前屋后，那时，你等再来……”一声哽咽，猛然回头去了。

看着两马一车辚辚南下，在颍水官道渐渐远去，范雎与吕不韦大步登上山冈，痴痴地凝望了大半个时辰。鲁仲连是苏秦张仪之后的又一个纵横大家，先救奄奄齐国，再救岌岌赵国，使战国大争之格局又一次保持了数十年的大体平衡，其特立独行的高远志节更是天下有口皆碑，成为战国名士的一道奇异风景。鲁仲连的退隐，标志着战国纵横家的全面衰落。自此以后，山东六国救亡图存的合纵大业，再也没有出现过波澜壮阔的整体行动局面。这是后话了。

四　旷古未闻的商战故事

吕不韦范雎两人回到天计寓，一时无话。范雎年近花甲连日纵酒，一旦松心一身软黏昏昏欲睡。吕不韦也不多说，只将范雎安顿在一间幽静的卧房，派一个精细少仆专司看护侍奉，便匆匆去了天计寓书房。

“先生，去邯郸车队已经准备妥当，可否准时启程？”吕不韦刚刚翻开案头报事策，一个白发苍苍精神矍铄的老人轻步走了进来。

“老总事，能否迟得旬日启程？”

“赴赵商队是大宗生意，已于邯郸议好交货日期。”老人简短一句。

“说的是。”吕不韦沉吟片刻断然拍案，“老总事安排车队后日启程。旬日之后，我兼程北上，大约可在濮阳会齐，如何？”

“如此甚好。老朽先行押队北上，先生只需准时赶来交割货物。”

“不。”吕不韦摇摇头，“老总事年事已高，只坐镇陈城照应可也。

邯郸商队教荆云兄劳顿一场。”

“先生，”老人似有犹疑，“商队公行，关关勘验照身，荆云义士……”

“老总事莫得担心，此事我来安顿。”说罢霍然离座，“走，验看商队。”与老人匆匆出了天计寓，来到前院高大的库房区。

长长的车队整齐排列在仓储高房外的林阴道下，绕着湖边成了一个巨大的扇形。每辆都是铁皮包轮的大车，棕色牛皮将货物苫盖得严严实实，粗大的麻绳又将牛皮捆扎得稳稳当当，每车相距两丈，只要犍牛入车上套，立时一支声势浩大的商旅车队。老总事道：“总共三百辆铁轮坚车，装载一千具物事，只待先生做最后勘验。”

吕不韦点点头，随意走到一辆车前奋力用肩膀一撞，长约三丈高约一丈的庞大货车纹丝不动毫无松垮喀啦的响动，满意地笑了：“横载平装，老总事的法子果然见效。”老总事肃然道：“这是十六名大工匠亲自动手，连续三昼夜装成的，确保千里颠簸，毫发无损。”

“好！”吕不韦转身大步走上湖边山亭，“只这一宗生意，开了山东先例，做得五六笔如何？”老总事惊讶得连连摇头：“此等生意风险太大，先生不可贪多，一笔足矣！”吕不韦打量着湖边车队笑道：“老总事未免小心过余也。此等生意我纵放手，别家可是做得来？”老总事惶恐道：“老主东曾立下规矩：财不聚一家，大宗生意一笔为限，要给同行留有利路，以免商家相残。先生要六国尽做，老朽难以承命。”吕不

韦蓦然回头哈哈大笑：“老总事何其迂阔也！商事如战，家父如同商战之宋襄公。商家不争利，犹如兵家不争地，本业大道尚且不立，谈何留利规矩？”老总事却昂昂辩驳道：“先生有言，义为万利之本。若一家尽揽天下之财，商道大义何在？”吕不韦哭笑不得，一挥手道：“两回事，回头再说。犍牛车伕都齐全了？”

“四百名精壮车伕，八百头秦川犍牛，全数在城外扎营三日，养息得好精神。”

“沿途粮秣？”

“商丘、陶邑、濮阳、朝歌、安阳、邯郸、巨鹿七大站，均已备足粮草。”

“沿途关隘？”

“北上千里，楚魏韩赵四国二十三关，全数打点畅通，花费万二千金。”

“好。”吕不韦轻松地笑了，“老总事只管照应好陈城根基，入山伐木、作坊打造两件大事万万不可有差，北上押队我来处置。”说罢大步下了山亭，径自进了湖边那片莽苍苍的白杨林。

白杨林的深处有一座幽静的小庭院。吕不韦踏上林间小径，遥遥望见庭院屋脊时打了一个响亮的呼哨。呼哨飘荡间一阵短暂低沉的喉鸣声传来，待吕不韦走近庭院门前，一只戴着铁链的威猛黑犬已经蹲在了门厅一侧，毫无声息地打量着来人。吕不韦笑着一拱手：“獒兄，我可以进去么？”黑犬威严地耸了耸鼻头，哗啷一声蹿上了门厅，头只一顶，两扇厚重的木门咣当开了。“多谢獒兄。”吕不韦又一拱手，走了进去。黑犬昂头蹲伏在门厅下，如一尊石像般岿然不动了。

半个时辰后，一个黑色长袍黑布蒙面者送吕不韦走了出来，到得门口止步问道："吕公，我可否带荆獒同行？"吕不韦笑道："只要于事有利，一切但凭荆兄。"长袍蒙面人道："此獒神异非常，与我失散有年而能寻觅到陈城，远道大是有用。"吕不韦对着黑犬肃然一躬："獒兄如此忠义，不韦敬佩不已。"此时黑犬已经蹲在了门侧，对着吕不韦也是两只前爪一并一摇。吕不韦不禁笑道："獒兄啊，你但随行，第一位是保护主人。荆兄但出差错，我却找你要人。"威猛黑犬却陡地一喷鼻，转过脸连吕不韦看也不看了。"獒子，不得对恩公无礼。" 长袍蒙面人低声呵斥一句，黑犬立即趴在了地上，头却正对着吕不韦。吕不韦一拱手笑道："獒兄对我之叮嘱嗤之以鼻，足见神异无双，何罪之有？不敢当了。"又回头道，"如此神犬，荆兄何须铁链囚禁？"长袍蒙面人叹息一声道："荆云大罪在身，恩公却以义士待我，自当隐匿形迹。它若自由，便会巡视整座庄园，若不慎惹事，荆云何颜面对恩公？""荆兄差矣！"吕不韦顿时肃然，"荆兄诛杀恶吏，为民除害，原是任侠仗义。不韦援手，亦是为天下正道张目。你我尽皆坦坦荡荡，何须隐匿行迹？这神獒，也莫委屈了它。偌大商战谷，有獒兄昼夜巡视，岂非大大一桩美事？"

"好。但凭吕公。"荆云走过去拍了拍黑犬头，"獒子，恩公给你开链了。"大獒(注)闻声霍然起身。荆云撩起长袍从皮靴中抽出一把短剑，青光一闪，挑开了铁链皮条。随着铁链哗啷落地，大獒汪汪两声对着吕不韦翻了两个滚儿，嗖地蹿了出去消失在树林中了。

"荆兄，我也去了。"吕不韦大笑着一拱手，出了白杨林。

两日后，商队逶迤北上。吕不韦亲自送到陈城北门外十里郊亭，给初上商道的荆云壮行。诸般事体完毕，吕不韦回到天计寓匆匆来看望范雎。范雎大睡三日方醒，一番沐浴之后，一领宽松大袍一头蓬松散发，正在廊下悠悠漫步。吕不韦遥遥拱手笑道："范兄，好清爽。"范雎情不自禁地伸了个长长的懒腰，回头乐呵呵道："不韦呵，出世之

乐，仲连之明，今日始得感悟也，不亦乐乎？”吕不韦道：“难得范兄如此空明心境。走，亭下老陈汤等着你。”范雎说声好，大袖飘飘地跟着吕不韦来到了前院。

四面三层白杨林遮住了夏日的炎炎天光，绿草如茵，清风徐来，茅亭下一案美酒佳肴，当真是撩人胃口。范雎大步上前一番打量，大耸鼻翼：“噫！这味儿却是特异，似酸似甜还夹带着异样肉香，闻所未闻也！”吕不韦笑道：“满案佳品，范兄独赏老陈汤，高人。”范雎也算讲究食仪，思忖道：“老陈汤甚个讲究？陈年老汤么？”吕不韦摇头笑道：“范兄也有不食之盲，难得难得！老陈汤者，非陈年之陈，乃陈国之陈，晓得无？”“噢——”范雎见事极快，顿时恍然大悟，“那定是陈国宫廷所创，流播民间之美味了？”“终是拎得清嘞。”吕不韦又转了一句楚语，“陈灵公别无所能，唯对食、色二字天赋异禀。

日日美酒，夜夜佳丽，一朝亡国，只留下了这酒后汤去了。陈国遗民呼为‘老陈汤’了。”范雎不禁莞尔：“如此说来，这是亡国汤了，你也不怕晦气？”吕不韦一阵大笑：“好！晦气均沾。”说着打开石案中间那只丝绵套包裹的硕大铜鼎，“来，尝尝。”

范雎一看，鼎中雪白碧绿金黄的一汪。拿起旁边大木盘中的细长木勺，小心翼翼地向自己的玉碗中打了半勺，一口下喉，冰凉酸甜又肥厚，休眠三日的肚腹立时咕噜噜一阵大响，不禁一声赞叹：“好个老陈汤，妙不可言！”说罢也不谦让，一碗一碗地呼噜噜大喝。片刻之间，一大鼎空空如也。

“没有了，再上！”范雎一伸勺叫了起来。

吕不韦笑不可遏：“范兄呵，老陈汤三日治一鼎，现做只怕来不及。”

范雎品咂着碗底汤汁惊讶道：“三日一鼎，如此周章么？”

“你且听听。”吕不韦掰着指头，“精米三合、芋子一升、干红枣一合、竹笋一支、小鸭六头、逢泽麋鹿肉八两、姜十两、鲜葱十两、苦酒五合、井盐一合、豉汁五合、淮南橘皮三叶。如此备齐，先分别制成素汤羹与肉汤羹，再合成。以极文木炭火煨得六个时辰，再入冰窖冷藏六个时辰，方可得一斗老陈汤。一斗两鼎。荆云前夜与我痛饮大醉，为怕误事，醒后请他喝了一鼎。”

“荆云何人？也有如此口福？”

“至交义士，我请他总押商队北上。”

“噢，商队北上，你如何没走？”

“范兄与士仓相会后，我再兼程北上不迟。”

范雎一阵默然，与吕不韦饮了几爵温醇的楚国兰陵酒，良久一声叹息：“不韦呵，我虽不通商，然秉国多年，也算略知商道。尝闻：商家言不及义。非不义也，实在是义利两难也。你如此看重一个义字，对人对事尽皆如此，却能与天下四大巨商比肩而立，匪夷所思也。”漫漫不经意之间，关切疑惑俱在。

“范兄，不韦说说商道，你可愿听？”

“求之不得也。”范雎慨然道，“我任秦相，所短正在富国通商，否则我还真不想举荐蔡泽。如今虽已学不当时，却愿师法孔老夫子：朝闻道，夕死可矣！”

“只要范兄愿听，我和盘托出。”吕不韦见范雎诚心责己虚怀若谷，不禁大是感奋，“左右范兄对我知之甚少，不韦从头道来。”饮得一爵兰陵酒，娓娓说了起来。

十多年前，吕不韦接手老父生意而入商旅。

其时，吕氏的家业只有濮阳的三家麻布作坊与千金活钱，在商旅之中只算得一个三等小康罢了。老父终生固守一行，守定时令收麻制麻，再织麻卖布。吕不韦很不满意这般小本生计，接手伊始改弦更张，留下一个老执事维持麻坊，自己带着两个年轻精明的执事，来到了商旅汪洋的陈城。在街市作坊转悠了三日，吕不韦以年金一百的高价，租下了陈城最繁华老街的一座临街庭院。两个年轻执事大惑不解，少东做的是甚生意，未见一个主顾便阔绰出手，八百本金当得折腾么？吕不韦却不理会，只吩咐两人细细访查，将所有厚利大生意悉数摸清来报。两个执事连日奔波，每晚回来禀报，都不见少东人面。

一月之后，吕不韦突然夜半归来，将两个执事唤醒要听禀报。两个执事备细说了大半个时辰，最终都是一句话："大生意甚多，获利最厚者首推兵、铁、盐。我门本金甚微，还是收购苎麻做老布行为上策。"满面风尘的吕不韦问："六百本金收苎麻，其利几何？"抱账执事答："麻布六分利，六百金进料，出货得利三百余金，已是我门最大宗生意了，甚是稳当。"吕不韦又问："得利十万金，要得几多时日？"骤然之间，两执事眼睛瞪得溜圆，只盯着吕不韦愣怔。"如何，算不出来？"吕不韦追得一句。抱账执事嗫嚅道："苎麻年产一料，纵是年投千金做本，利金大体六百金上下，得十万之利，要，要，要得百五十年上下。"吕不韦鼻息一哼冷笑道："一百五十年，五六代人，不愧老东打磨的石蜗牛，也不觉空耗了这大争之世！"那出货执事秉性利落，忍不住问："少东之意，不做麻布了？""正是。"吕不韦断然拍案，"先做盐，再做铁，再做兵，三年要见万！"抱账执事翕动着嘴唇说不出话来，良久涨红着脸期期艾艾道："少，少东要做三大行，有，有，有几多本钱？"

"本钱几多，你不知道？"吕不韦又气又笑。

"在下原以为少东筹措到了巨金，若是本钱如故，在下劝少东莫得做梦。"抱账执事顿时清醒，说话也利落起来，"三大行利厚是实，可

都是各国官市经营专利，寻常私商极难染指。不说其余，头一道关口是要得官府特许。我门与各国官府素无瓜葛，区区六百金还不够关节酬酢，哪里还有本钱采盐、晒盐、护盐、运盐？为吕门长远计，少东老实做个麻布商为是。”

“不。”吕不韦摇头，“我已谋好齐国海盐路数，只需三百本金便可进货。”

“恕在下不敢从命。”抱账执事红着脸道，“老东临行叮嘱：大险不出金。”

吕不韦恍然大悟，才知这抱账执事奉有临机监控自己的大权，不禁对老父的迂腐哭笑不得，思忖一阵叹息道：“既是如此，徒叹奈何？只有做麻布生意了。”抱账执事见主人回归正道，有些歉疚：“少东若是买进苎麻，用尽本金也是该当。”吕不韦快快道：“明日踏勘一番再说。”说罢丢下二人去了寝室。

次日正午，吕不韦方才悠然起来。梳洗一番用罢“早餐”，已经是日昳之时。刚要出门，出货执事匆匆进院，说他们两人已经觅得一大宗上好的生麻，抱账执事守在那里，请少东前去定夺。吕不韦淡淡笑道：“上好货色我已谋定，你先吃饭，完了跟我走。”出货执事一听二话不说，揣起几个舂米饼跟着吕不韦走了。

次日清晨，两人风尘仆仆地赶回。趁着吕不韦沐浴，出货执事向抱账执事详细叙说了少东在淮北两县定下的生麻货色如何好，价钱如何低，就是一样：要委托亭长从麻农手中直接收购，时日上费些周折。抱账执事空等一日一夜，原本有些委屈，一听之后舒心地笑了：“麻布生意小本薄利，进料最是该节省的一关。少东能不辞劳苦下市买麻，实在是吕门大幸。说不得，你我都要全力襄助。”饭后三人商议，吕不韦做了分派：他与出货执事携带六百金到淮北收麻，抱账执事坐镇陈城，看护运来的生麻并雇三百辆牛车，一俟生麻收齐，三人

一起押车回濮阳。如此分派乃商家老规矩，谁也没有异议。当晚，吕不韦将六百金打进辎车铜箱，带着出货执事意气风发地辚辚去了。

一出陈城南门，吕不韦辎车不去淮北，却向东北的齐国兼程疾上。

原是吕不韦多日访查陈城商市，已经敏锐嗅出了这天府鬼蜮目下的行情要害。盐、铁、马、皮革四宗货色日渐见涨，几家大店存货眼看已经见了仓底，都在竞相抬价；饶是如此，依然被来路颇为神秘的货主源源不断地吞噬净尽。吕不韦谨细缜密，做了一个游学的南楚布衣士子，每日去那家最豪阔的南国酒社盘桓。没出旬日，与一个经常出入大店的黑瘦胡商成了海阔天空的酒友。每次共饮，都是胡商慷慨付账。这一日，吕不韦坚执要自己做东请老哥哥痛饮。胡商大是不悦："小兄弟读书游学，几个钱何等艰难，在这一掷千金之地做得甚东？嫌弃老哥哥铜臭太重么？"吕不韦温润地笑了："交友在情义，老哥哥纵是堆金成山，兄弟何能坦然受之？不割肉一次，兄弟何颜再聚？"胡商哈哈大笑："士人果然有道，好！小兄弟割肉一次，老哥哥受了！"

吕不韦一副不谙商旅模样，饮酒间求教胡商指点陈城商道风习，以做论学谈资。胡商得士子小兄弟求教，大是欣慰，滔滔不绝说出了个中奥秘：目下左右天下商市行情者，齐燕两国；燕国要复仇，齐国要称霸，各自大肆扩军，一应成军货物大大令人眼热；各大国官市对成军物资控制极严，这天府鬼蜮的陈城自然成了三大行大吞大吐的上佳之地。末了，胡商拍着吕不韦肩膀哈哈大笑："小兄弟游个甚学，谋得百车海盐，你一辈子酒钱也！"吕不韦涨红着脸呵呵笑道："兄弟倒是有几个闲钱，只没个门路，毋晓得如何个谋法？""迂！"胡商又是哈哈大笑，"如今何等年月，小兄弟倒像个出土老古董。老哥哥明说，大买主肚皮空得嗷嗷叫，只要能倒腾出盐、铁、马、皮任何一宗，自有人追着你买，要个甚门路？""兄弟还是拎勿清。"吕不韦一脸迷

糊，“老哥哥方才也说各国官市卡得紧。譬如兄弟在齐国买几车海盐，出得关隘么？老哥哥说大买主追着买，如何兄弟在这里没见一个人说买卖？”“蠢蠢蠢！”胡商又气又笑，“关卡、门路，那是对三百车以上之特大宗货物，都卡死了谁做买卖？各国如何来钱？民货如何周流？至于大买主，哼哼，老哥哥便是一个！”吕不韦惊讶道：“你不是说齐燕商贾是大买主么？老哥哥是个林胡商人，如何也成了大买主？”胡商冷冷一笑：“都说士人有学问，我看狗屎不如。”吕不韦呵呵笑道：“兄弟若非狗屎，老哥哥骂谁去？”胡商不禁拍案大笑：“小兄弟好脾性，倒能入商。”

那日，两人直到子夜方散。当酒社侍女用铜盘捧来一支精致的竹简时，胡商瞥得一眼一脸肃然：“小兄弟，二十金当得寻常人家半生花销，你……”吕不韦却拿起竹简笑道：“有约在先，老哥哥只管痛饮。”回头对侍女一笑，扔过一支硕大的铜钥匙，“车马场吕氏辎车，开了钱箱去拿。”“噫！”胡商惊愕笑叹，“小兄弟倒是有钱人做派也！”吕不韦哈哈大笑：“有钱不花，也是无钱。没钱敢花，便是有钱。老哥哥以为然否？”“大然！”胡商慨然拍案，“小兄弟，对老哥哥脾胃！记住了，他日若想变钱，来找老哥哥！”说罢从皮靴中摸出一方巴掌大的物事往吕不韦案头一丢，“无论在陈城哪个酒肆，只要将此物放置案头，半个时辰内便会有人找你。”

经此一夜，吕不韦心中已经有了一个雄心勃勃的谋划，不想还没跨出门槛，便被对老父忠心耿耿的抱账执事冷冰冰挡了回来。然则，吕不韦岂能就此知难而退？次日夜里，他带着出货执事又来到了南国酒社，一边饮酒一边慷慨诉说，终是将那个朴实精明又忠心的年轻执事说得心服口服，立誓跟着少东闯荡一番。于是，有了两人合谋骗得抱账执事出金的“淮北买麻”故事。

兼程五日，吕不韦赶到了齐国东部的商旅重镇——即墨。

即墨近海，是齐国的海盐集散地。城中商铺一大半都是盐店，盐店一大半又都是私店。齐国官市由来已久，自春秋姜齐时的齐桓公任用管仲治国起，首先建立了天下最大的官市，将盐、铁、谷、兵器、布帛、山林水面等国计民生之基本物资全数纳入官营。最令天下惊奇的是，管仲连新创的妓院也由官府经营。管仲的一统官市，看似矫正了春秋时期无序涌起的私商，有效保护了邦国赋税，实际上却恢复了西周的极端官市制，大大限制了正在蓬勃兴起的私商潮流。唯其如此，齐桓公管仲死后，一统官市轰然解体，齐国的私家经济无可阻挡地弥漫渗透成长壮大起来。及至最大的私家势力田氏取代了姜氏国君，齐国的官市一统便永远地寿终正寝了。进入战国之世，齐国私家商旅大兴，尚未变法之际，已成了首先以商而富的大国，与率先变法而兼以农商致富的魏国一起，同时成为战国初期中原文明的两个轴心。

吕不韦初到齐国，正是齐湣王号称东帝齐国气势正盛的时日。其时，秦国蜀中的井盐尚未大量开采，燕国辽东与已属楚地的吴越海盐出货也很少，岭南海滨尚无盐业，而池盐、岩盐在战国之世更少。如此大势之下，即墨海盐几乎占去天下盐产的十分之七八，即墨盐市自然成为天下第一盐市。若仅从盐业看去，齐国是天下命脉。若齐国禁绝海盐出境，只怕天下得淡出鸟来。然则，齐国却硬是不敢，原因在齐国缺铁。战国之世，铁为新军司命，铁多铁少，往往直接决定着新军强弱。韩国虽小，却因有天下著名的宜阳铁山，有强兵利器而成“劲韩”。齐国虽大虽富，缺铁却是一个致命缺陷。无铁不成军。各大战国正是瞅准了齐国这一致命缺陷，在事实上达成了制约齐国的默契：齐国若禁盐，各国便禁铁。正因了大势明白如画，齐国对盐市始终是半官营半私营——官店对内，私店对外。所谓私家盐店，十有八九都是外国盐商。外国盐商的一大半又都是官商私身，也就是官府以私商名义驻扎齐国，为本国保障盐路。其中最大的私家盐商，是在吴越海滨治盐起家的楚国巨商猗顿氏。即墨盐商谁都明白，猗顿的盐业便是楚国的盐路。

三两日走下来，吕不韦对即墨盐市的路数有了底，而后与出货执事仔细踏勘了各种盐价。六日之后，吕不韦决意出手：直下海滨盐场，一次买下大颗精盐二百六十车。

盐市颇有讲究。用盐商的话说，是“价分三等，货分五色”。所谓价分三等，便是：在海滨开盐场晒盐的官商私商一个价，直接在海滨盐户手中收购一个价，在即墨盐市大批买盐而运往他国者一个价。若仅以当地价钱论，盐场盐价最低，盐户稍高，盐市最贵。然无论以何种方式购盐，若以获利薄厚论，三者最终却是不相上下。其中因由，在于盐场出货价格虽低，量却极大；盐户出货价格稍高，大多却是小场精盐，收购者再出手时抬价幅度便大；盐市价格最高，然却省去了海滨到即墨的运货费用。所谓货分五色，是直晒盐以颗粒大小分做三色：大颗粒谓之精盐，豆粒盐谓之粗盐，粉盐谓之场底盐；作坊制盐分两色：印盐、花盐。印盐是经多道工序精制成的盐块，其正四方，晶莹透亮，宛若白玉官印。花盐则是将盐铺排于石板屋顶，加适量水于炎阳之下暴晒，盐汁垂下如钟乳之光泽，因成形各异而被呼为花盐。这特殊制作的印盐花盐价格最高，大多是各国王室贵族与富商大贾包揽了。

除了价钱货色的考量，还有金钱的讲究。

战国之世，商旅交易被视为商战，其丰富多变与激烈复杂，远非后世商业可比。其间最直接的原因，是多币种、多价格、多关隘、多习俗、多法令。凡此等等相互组合，每一个商人的每一宗生意，可能都会因种种因素而结局不同。以目下吕不韦正在进行的海盐买卖论，一面是货色价格的不同，另一面是币制的不同。也就是说，用何种钱币来做这桩生意，其结果便会有诸多不同。

吕氏家族本是卫国小商。卫国小而弱，本国货币很难通行天下，卫国商人多用魏币或楚币。吕不韦老父积累的“金”，是楚国的“卢金”。卢金是楚国在战国中期铸造的一种饼金，圆形金板如饼状，时人

又呼为金饼。这金饼上打有一个或数个圆形印记，印记内刻有“卢金”二字。“卢”者，楚国产金之地，又与“炉”通，意谓卢地铸造的炉火精炼之金。卢金与楚国早期铸造的饼金“郢爰”并用，是楚国的两种金币。战国后期楚国迁都陈城，又铸造了一种新金币叫“陈爰”，这是后话。

其时各国货币不一，齐国仍然通行中原各国已经不再铸造的刀币。齐国的刀币有两种三式。所谓两种，一种是齐刀，另一种是即墨刀。所谓三式，齐刀分两式：一式是立国初期铸造的刀币，刻字为“齐建邦造法化”；一式是战国齐刀，刻字为“齐法化”。即墨刀，是齐国在这个盐业重镇专门铸造的刀币，刻字为“節墨之法化”[注]。法者，法定也准则也。化者，取“货”之头，货也。“法化”即“法货”，法定之标准货币也。齐国一直只使用刀币，币值数百年很少变动，在天下信誉极高，购买力也很强。物平之年，一枚即墨刀可买海盐二十二斤半[注]，买粟二百五十余斤[注]。

即墨为通商大市，各国货币皆可使用。寻常商旅入齐，但做百车以上的生意，决计都是金币支付。一则金币币值大，易于携带，结算不抠毫厘来得快捷，二则可省兑换之烦。然则，吕不韦却精明缜密，寻思既然直下海滨盐场从盐户手中买盐，必是一宗宗小买卖积少成多，若用金币，非但羞于压价，且要莫名其妙地流去很多找头，一宗宗漏下来，价钱便接近即墨大市了。如此思谋已定，立即找到了一家齐国最大的田氏盐社，按照盐社开价，一举将三百金币换成了六万枚即墨刀。见这个年轻商人果断利落丝毫不讨价还价，田氏盐社的老执事很是赞赏，破例派出了盐社运钱的两辆铁车并一百马队，将吕不韦与六万即墨刀护送到了海滨盐场。见老执事也是忠厚长者，吕不韦便出五十金，委托老执事代雇二百六十辆牛车，每日向盐场发去五十辆，盐车回即墨后由盐社代管存储。老人慨然应允，且执意只收了三十金。

出货执事原本没经过如此大宗的生意，面对即墨汪洋大海般的盐市声势，懵懂得手足无措。如今见吕不韦半日之间解决了最大的运货难题，不禁对这个少东敬佩得五体投地，到了海滨盐场顿时生龙活虎，一宗宗买盐生意做得干净利落分毫不差，盐场之行顺利得大大出乎意料。旬日之间，主仆二人赶回即墨，二百六十辆盐车已经整齐屯扎在盐社车场，大牛皮苫盖得严严实实，两场大雨滴水未渗。

吕不韦心存感激，请老执事到即墨最大的酒楼饮酒。谁知老执事却歉疚地笑了："公子莫请我，我家主东归来，正要请公子赴宴。"吕不韦道："在下与主东素昧平生，如何当得一个请字？"老人淡淡一笑："商家无虚情，有请便有事，有何当得当不得？"吕不韦不禁笑道："老执事如此说法，在下便叨扰了。"

回到寓所一说，出货执事大是紧张，说齐人贪粗好勇，定是要算计少东。吕不韦一阵大笑，心下却也存了几分疑虑，叮嘱出货执事：若是自己三更未回，立即知会卫国商社报官。安顿妥当正是暮色时分，吕不韦登上老执事的接客辎车如约而去。

吕不韦早已清楚，这田氏盐社是赫赫大名的即墨田氏的产业。在整个即墨盐市，这家盐社是齐国本邦最大的私家盐商。由于田氏是王族支脉，虽然经商，实际上却起着襄助官府节制盐市的巨大作用。但是，即墨田氏是天下大商，生意遍布列国，田氏总社也设在临淄，即墨盐社事实上只不过是根基之地的一个分店而已，族长主东极少前来，即墨盐事惯常都是那个老执事全权处置。吕不韦相信，主东回即墨绝不会是因了他这个小商人的一宗小生意，只能是听了老执事禀报，临机决断要见他。猜不透的是，如此一个名闻天下的田氏主东，究竟有何事要请他，而且是在私家府邸？既是临机决断，也就只有目下这宗生意是根由，可是，这宗生意又有何处不妥呢？吕不韦一路想来，不得要领。

辎车直入府邸，一个布衣散发者正站在廊下，黝黑沉稳身板笔直，分明正在三十岁刚出头的英年之期。老执事刚刚低声说得一句：“廊下我家主东。”布衣散发者已迎了上来拱手笑道：“在下田单，有失远迎。”吕不韦心下惊讶这田氏掌族主东竟是如此年轻，却也笑吟吟报名见礼，被田单请进了灯火通明的正厅。

开宴几句寒暄，田单开门见山道：“今日相请，原为两事，公子幸毋介怀。”吕不韦毕竟初出商道，心下忐忑，脸上不动声色道：“先生贵为地主，但说无妨。”话中却暗含着委婉的警告：你若以地主之势欺行，我也未必惧之。田单笑道：“正因了田氏有地主之身，此事才须得一说。其一，公子以卢金换刀，老执事一口报价原也不错，然却是一年前老行情，按时下卢金比价，当换得即墨刀六万六千，今日补回，并向公子致歉。”说罢一拍手，老执事带着两个壮仆抬进来一口大铁箱，深深一躬道：“公子明鉴，此事原是老朽欺心。主东决断：补回公子六千刀，并退回佣金三十，以表歉意。老朽这便将钱箱运回公子寓所。”

“且慢！”吕不韦涨红着脸霍然站起，向着田单一拱手一口气说了下去，“先生之断，在下愧不敢当。不韦初入商道，更是初入齐国，虑及举目生疏，恐误入陷阱遭人暗算，方才有意到贵社兑钱，以图让利结交。兑价我本知晓，心下却只图兑得五万八千即可。不韦本意：虽折损八千刀，却得贵社援手，保我初出不败，已是大利。及至老执事报价六万，不韦思谋此乃两厢得利，遂一口应允，又以五十金请老执事代雇车队，而老执事只收了三十金。商战之道，以牟利为本，两厢得利，皆大欢喜，何有补偿退金一说？要说欺心，也是在下算计在先，与老执事毫无关涉。不韦敢请先生收回成命，否则在下立即退宴！”吕不韦愧疚难当，一席话辞色激昂，额头汗水涔涔。

“且慢。”田单惊讶地盯住吕不韦上下打量，“足下初入商道？初入齐国？”

“正是。”吕不韦粗重地喘息了一声，“在下初接父业，操持第一笔生意。”

“来！为足下初展鸿图，干此一爵！”田单慨然举爵，与依然红着脸的吕不韦汩汩饮了一爵，拱手诚恳道，“足下若不介意，能否见告：为何初出商道便来涉足盐市？”

“在下却要先问先生。”吕不韦执拗地涨红着脸，“双方已然得利，先生却要退金补钱，既是得不偿失，又是小题大做。在下不明：田氏若素来如此，分明有违商道，何以竟能成为天下大商？”

“足下以为，我社此举乃得不偿失小题大做，且有违商道？”

“正是。”

一阵默然，田单起身一拱手：“足下请随我来。”

在两盏硕大的风灯导引下，田单领着吕不韦来到正厅之后的大庭院。院中古树参天，森森然笼罩着一座巍然石亭。田单一摆手，两个仆人的风灯举在了亭口。明亮的灯光之下，只见亭下一柱硕大青石，石上赫然八个大字——商德唯信，利末义本！

“这，这出自何典？”一阵愣怔，吕不韦有些惶恐了。

“此乃田氏族训，先祖所立，至今已经二百余年。”田单面色肃穆，语气缓慢而沉重，“田氏根基原本在陈，以商旅入齐，在即墨治盐而立足。其时齐国商风败坏，商家唯利是图，多以白石颗粒碾碎，再以海水浸泡后入盐，牟取暴利。久而久之，天下传出商谚：‘咸不咸，即墨盐，五石两水三成盐。’各国官市为避坑害，纷纷禁止本国私商涉足盐业，而一律以官商进入即墨，自建盐场采盐。齐国畏惧列国断铁，自是不能拒绝。不到二十年，赫赫大名的即墨海盐臭名昭彰，列国一律拒收，国人则唾骂有加。倏忽之间，‘即墨盐商’在天下成了无

信无义之同义语，唯有奄奄待毙。眼睁睁看着如此巨大之盐利尽行教列国瓜分，齐国便将即墨盐业统归官营，将私家盐商悉数赶出即墨。饶是如此，齐国官商的海盐列国还是拒收，官市盐只有卖给齐国人自己了。足下精明过人，当可想见，对齐国赋税，此乃何等惨痛之一击也！”田单长长地叹息了一声，看看目光闪烁脸色不定的吕不韦惨淡地一笑，“那次，田氏也被赶出了即墨，被迫改做了布帛生意。先祖痛切自省，族长断指立下了这柱血字刻石，并为族中留下了一条戒律：田氏子孙但有一人一事欺心牟利，死后不得入族墓族庙……此后几近百年，田氏之诚信商道才渐渐为天下所知。大父回迁即墨，重操盐业，也将这柱血石刻移回了即墨，以戒后世永不欺心。”

吕不韦听得惊心动魄，一时间无地自容，不由自主地对着大石深深一躬，回头对着田单也是深深一躬，躬罢回身便走。

“且慢。”田单扯住了吕不韦衣袖笑道，“足下的故事尚没说，能去么？”

“先生……”吕不韦眼中噙着泪水，“卑微之心，何颜面对泰山沧海？”

“足下差矣！”田单诚恳地笑着，“纵是圣贤，孰能无过？人能自省，愧色便是赤心。走，你我再痛饮一番！”

重回正厅，感慨唏嘘的吕不韦从进入陈城说起，一口气说了自己初掌商事一个多月的经历，末了道：“不韦十五岁随老父奔波商旅，一心只要改换门庭，使濮阳吕氏成为天下大商，以为只需对商家牟利之种种机巧揣摩透彻，便可翻云覆雨伸我鸿图。今日得遇先生，方知商战有大道，不循大道，终将败亡也！”

“足下尚未加冠？”神色专注的田单突兀问了一句。

“在下今岁十九，明年行加冠大礼。”

“足下悟性之高，实属罕见也！”田单拍案赞叹一句笑了，“足下何愧之有？田单今岁三十有六，二十岁前读书，二十岁后入商，跌跌撞撞八九年，才悟得了一些商战之道。两年前接掌田氏商社，我才开始做万金之上的大宗生意。你方入道，便一掷千金挥洒自如，且眼见已是做成了。如此大手笔，他日必是商旅奇才也！”说着举起了大爵，“来，为足下少年大才，干此一爵！”

“先生奖掖后进，在下委实汗颜也！”吕不韦举起酒爵红着脸先自汩汩饮尽，“若非今日得先生教诲，吕氏败亡也只在早晚之间。若蒙先生不弃，不韦愿投师门下，追随先生修习商道。”

“足下差矣！”田单爽朗大笑，“你乃天赋之才，非学而知之者也。方今天下大争，商旅之道更是陵谷交替瓦釜雷鸣。当此之时，师法天地可也。入身田氏此等数百年老商，种种戒律束缚之下，鲲鹏何能展翅九万里！”

吕不韦见田单绝非推托，而是真心对他寄予厚望，也不再坚持，只惋惜叹道：“在下只是心仪先生，盼能多有裨益也。”

田单淡淡笑道：“守本同道，自是知音同心，又何在乎名分？”

吕不韦倏地站起：“不韦立誓：终生与先生同道守本，但违商德，天诛地灭！”

“好！”田单拍案大笑，“如此我来说第二件事。”

正在此时，三更刁斗随风传来，吕不韦蓦然想起临行时对出货执事的叮嘱，匆忙便要告辞，却又不好对田单公然说明，脸红得重枣一般。田单也不多问，立即亲自送吕不韦回去。宽大的辎车中，田单说起了今日请吕不韦的第二件事。未及说完，到了寓所门口，进了寓所

直说到四更。田单离去，吕不韦却是无论如何也不能入睡，竟在寓所小庭院中直看着残月褪尽东方发白。

原来，田单给吕不韦的生意指了一条匪夷所思的路径——

其时，齐燕交恶之势已经彰明。眼见燕国朝野仇视齐国意欲复仇，齐湣王下了一道王书：齐国官商私商全部撤出燕国，封锁齐燕通商的全部关隘。即墨田氏有王族支脉的名号，只有奉命离燕，蓟城商社只留下了几个执事善后。齐燕两国的商旅往来便这样突然一朝终止了。说起来，燕齐两国都是老诸侯，自西周立国，是华夏东北的两大屏障。两国的国计民生也是互相契合补充，切入极深。齐国的海盐、布帛、粟谷、兵器、海鱼等，向来是燕国的主要进路。燕国的皮革、木材、马匹、牛羊等，也历来都是齐国的主要货源。齐威王之后，齐国日见强盛，燕国日见衰落，燕国对齐国的依赖更深了。实力雄厚的齐国商旅，几乎占据了燕国商市的十分之七八。如今齐国突然禁绝市易，燕国顿时捉襟见肘了。不说别宗，单是盐路断绝，燕国就难以撑持。本来，燕国的辽东在西周与春秋早期也是海盐产地，但后来被林胡部落占据，中原商旅断绝，辽东海盐场也就自然停顿荒芜了。战国中期燕国驱逐林胡收复辽东，本欲重新恢复辽东盐业。奈何燕国屡经内乱，又被齐国趁着平乱之机大肆劫掠了一番，国府空虚私商乏力，拼尽全力也只是恢复了两个最小的盐场，产盐有一搭没一搭，连辽东庶民都嗷嗷喊淡，何能供得举国之盐？

田单建言的路径是：以大船装盐出海，直下辽东，为燕国新军供盐！“辽东冰天雪地，能有燕国大军？”吕不韦大是惊讶。田单讳莫如深地笑了：“燕齐交恶，早有奇能异士从中斡旋探察，此等大事断无虚言。足下若是不信，我也不能多说。”

“我非疑虑先生，只是惊奇而已。”吕不韦笑着开释一句又皱起了眉头，“此事于我有两难：一则，无巨金做本，打造海船，雇用一应水手，首买一船之盐，少说也得六千金之上，而我目下只有三百活金可

用。二则，我无海路生意之阅历，对辽东从来陌生，既不通关隘，更不识燕军辎重大将……”

“不韦只说，这桩生意本身如何？”田单叩着书案打断了吕不韦。

“大手笔，大谋划，一本万利！”

“好！”田单拍案赞叹，“你有此断，我便细说了此事根底。”及至田单侃侃说完，吕不韦愣怔无话，良久默然，方才站起来对着田单深深一躬。

海路输盐，原本是田氏盐社的大宗生意之一。田氏拥有三条大海船，一通辽东，一通吴越，一通高丽与东瀛，数十年从无间断。齐国突然禁绝了与燕国通商，田氏的北上海船自然便停顿了下来。目下，田氏想将这艘海船交给一个可靠而又有能事的商家继续运营。其所以如此决断，在于齐国的有识之士以为：齐国君主暴虐多行不义，已成外强中干之势，在齐燕交恶中极可能面临不期厄运。未雨绸缪，与其教燕国对齐人深恶痛绝，以齐国封锁盐路为名发动合纵灭齐，不若改头换面维持燕国盐路；一则不激起列国公愤使燕国合纵难成，二则使燕军将士有感于齐人与齐国君主有别而仇恨稍减，万一齐军战败，齐人可免被大肆屠戮的劫难。唯其如此，田单与有识之士计议，出动海船下辽东，维持燕国盐路。

田单坦言，选中吕不韦是临机决断。他说了三个因由：其一，卫国小邦，卫商不易引起列国猜测；其二，吕氏在商旅道无名，云集即墨的各国盐商也不会在意；更要紧处，吕不韦初出商道便有能事之才、罕见悟性与愿循商旅大道的一片赤心。末了，田单一声感喟：“与君而言，此事虽有一举成名之利，也有一朝湮没于兵灾之险。君若为之，诚为商旅义士也。君若不为，田单亦当引为同道之交也。君自断之，毋得介怀矣！”

“我做。”吕不韦平静地点了点头，声音有些喑哑，“生身一世，何处无险？刀兵连绵之世，初出商道便能追随先生，为生民免遭涂炭尽一己之力，不韦何其大幸也！”

从此，吕不韦成了卫国盐商，在海滨专开了一个吕氏大盐场，专一地做辽东海路盐生意。三年下来，竟成了赫赫有名的后起盐商。按照约定：吕不韦与田氏盐社对半分成，六年之后视情势再定。可在第四年开春之时，燕国合纵五国联军大举南下，一时战云骤起，齐国人心惶惶。此时，田单赶回了临淄，派出快马执事星夜赶赴即墨，将田氏盐社的库存三万金并两车刀币全数装车交给吕不韦，催促他立刻离开即墨。田单的泥封密书只有短短两行：“齐国危矣！田氏与国共存亡。全金交君，毋得推辞，即速海船出齐，切切此意！”没有任何约定，没有任何叮嘱。吕不韦要赶赴临淄与田单告别，快马执事坚执摇头冷冷道：“齐军告败，流民塞道，公纵一死，与事何益！”吕不韦噙着泪光一跺脚：“走！”装金上船连夜南下了。盐社的田姓族人全数留在了危城即墨，与吕不韦同行的只有非田姓的三十一个执事仆人。

就是这样，吕不韦重新回到了陈城。

两年之后，一个不速之客风尘仆仆地匆匆登门，不意竟是大名鼎鼎的鲁仲连。鲁仲连告诉吕不韦：田单在即墨孤城抗燕，目下陷入了极大困境，极需外援；他虽联结楚国海路援齐，深感力不从心。鲁仲连给吕不韦带来了一封密书，破旧的牛皮纸上只有寥寥两句：“不韦但能援手，即墨生民之福。田单顿首。”骤然之间，吕不韦泪如泉涌，二话不说担承了全部采购事宜。那时，楚国也在观望胜负，说好援救齐国只以库存器物为限，不能大肆购买而开罪列国。齐楚国情原本两样，如此一来，即墨需要的器物楚国往往没有，楚国多余的陈货即墨又不需要，开援一年，竟只运去了两船破破烂烂的兵器甲胄与一百石发霉的稻谷。鲁仲连气得吐血顿足，楚国君臣却无动于衷。

吕不韦没有慷慨激昂的宣示，只与鲁仲连约定每三月起运一次货物，由他的吕氏商社直运到琅邪装上海船，由鲁仲连押运北上。三言两语一说，吕不韦便匆匆去了。半月之后，鲁仲连在琅邪接收了第一船物资。看着骤然精瘦黝黑满面风尘的吕不韦，看着满当当一船救战救命的货物，鲁仲连哽咽了，一句“真义士也”尚未说完，挥泪去了。

从此，吕不韦在商道大显身手。兵器甲胄、布帛粟菽、酱醋烈酒、菜蔬干肉、皮革猛火油甚或牛马草料，举凡困境所需种种，吕氏商社都尽行收购，且件件都是长流水的大宗生意。一时间，这天府鬼蜮的万商之城议论蜂起争相猜测。郢都楚王得报，顿时大起疑心，为怕开罪于气势正盛的燕国，给陈县令下了一道密书：立即驱逐吕不韦！正在此时，鲁仲连闻讯兼程南下，向楚王痛陈利害，才说得楚王勉强赞同放手。经此一挫，吕不韦索性操起了游商生计，一车驷马，马不停蹄地奔波在中原各大商市之间，各色货物照样源源不断地运往琅邪装船。如此这般只出不进，四年多之后，偌大的吕氏商社山穷水尽了。堪堪此时，田单火牛阵大破燕军，齐国复国了。

消息传到陈城，吕不韦顿时瘫倒卧榻，三月未起。

春暖花开的时节，鲁仲连来了，已被封为安平君的田单的特使也来了。形销骨立的吕不韦，被隆重接到了临淄。新齐王要吕不韦做客卿颐养，吕不韦婉言辞谢了。田单要吕不韦入丞相府总掌商市，吕不韦也辞谢了。田单不解，吕不韦笑道：“义举不图报，士之道也，商之德也。不韦正在盛年，何愁不能自立于商道？为官累君，不韦不为也。但能揽得即墨重建生意，不韦足矣。”田单默然良久，一声感喟：“昔日弱冠之吕不韦，今日果成商旅大士也！”说罢当即下令：即墨官市之大宗物资，统经吕氏商社进出。

此后，吕不韦重开商路，三五年间又蓬蓬勃勃地发了起来。

所不同的是，经过援齐搜购的几年锤炼，吕不韦对兵、铁、盐三大行洞悉备至，重入商旅便专做这三大行生意。即墨重建一了，吕不韦将总社又迁回了陈城。说到底，他赞赏这个万商云集居南北枢要的古城，驻扎在这里，他便顿生运筹商战的勃勃雄心……

故事完了，吕不韦疲惫地靠在石柱上闭上了眼睛。范雎听得心潮难平，径自饮了一爵，兴致勃勃问道："如此说来，你的十万金雄心已经成功？"

"十万？"吕不韦睁开眼睛摇摇头，脸上漾着难以琢磨的微笑，"不瞒范兄，截至目下，吕氏商社累金已逾三十万，作坊店铺四十余家遍及七大战国，执事雇员两千六百余人。"

"三十万？"范雎惊讶得胡子都翘了起来，"一个韩国存金尚无三十万，你……"

"不可比也。"吕不韦悠然一笑，"邦国财富在土地、城池、大军、官吏、庶民，岂是区区几十万金可比？若比活金，莫说韩国，便是目下秦国，也未必有三十万，是么？"

"如此说来，天下四大巨商都是数十万金之富？"范雎立即跟上一句岔开话题。

"我来数数。"吕不韦也是浑然不经意般笑着掰着指头，"楚国猗顿氏煮盐起家，目下已是第六代盐商，累金当在五六十万之间。赵国卓氏，主做战马生意，兼及木材石料布帛，目下第五代，累金当在四五十万之间。秦国寡妇清，主做丹砂车船生意，兼及采玉木材丝绸，目下第四代，累金当在六十万上下。魏国白氏，以铁行起家，兼及酒店珠宝，白圭时几为天下首富，目下第五代已经大为衰落，仅以祖先盛名跻身四大巨商。要说活金，实则已在十万之下。"

“即墨田氏算不得天下巨商么？”

“自然算得也！”吕不韦喟然一叹，“范兄有所不知，所谓几大巨商者，也是天下士人的一种大体揣摩罢了，何能丝丝入扣？天下大商，唯独即墨田氏是王族支脉。只是王族有顾忌，素来不事张扬，然做的却都是实实在在的盐铁大生意，仅海盐一宗，至少是天下最大盐商。如此十余代，你说累积财富有多少？若非六年抗燕打光了家底，田氏才算得真正的天下第一巨商。”

“不韦，你为何不愿做官，当真志在经商？”范雎突兀问了一句。“说不清楚。”吕不韦笑了笑，“那时，只觉得我不是田单，我只是个商人。”话语如流，不知不觉间夜色降临，初升的月亮已经挂在了白杨林的树梢。

五　吕不韦豪爽地接受了落魄者的托付

一连三四日，范雎都饶有兴致地跟着吕不韦在陈城转悠。凡遇吕不韦处置商事，范雎便在一边听着看着，无人时一连串究底寻根的询问。吕不韦有问必答，每一宗都说得明明白白。几天下来，范雎对汪洋大海般的商市已有了大体的说道，直做天外有天之叹。

这一日无事，范雎问吕不韦商战谷那两座奇高库房有何秘密？吕不韦二话不说，将范雎领到湖边高房前。也不见吕不韦任何号令，恰恰一名精壮执事从白杨林跑来，两扇三丈多高的包铁木门也自动地隆隆打开。当门一座与门几乎等高的影壁，影壁两侧的青石地面有寸许深的车辙。走过影壁，屋顶有大片阳光洒下，偌大屋宇丝毫不显幽暗，一排排几乎挨着屋顶的高大物事分成了三个区域密匝匝整齐排列，区域之间几道深深的室内峡谷，人立其下也显得渺小起来。

“四轮云梯！”范雎惊讶地喊了一声。

“范兄，人说秦国大兵精良，你且看看我这货色如何，可入得蓝田大营？”

所谓“大兵”，是大型兵器的时称。范雎曾经是秦国开府丞相，自然熟悉秦军主要兵器，加之平日也喜欢谈兵，见吕不韦有意请他品评，走近靠边一架仔细端详敲打一阵，啧啧赞叹道：“云梯能做得如此精细讲究，天下罕见也！一辆开价几何？”

“大兵行情范兄当知，以为当值几何？”

“四十金。比寻常云梯多十金，公平交易。”

“范兄果然知兵。”吕不韦一笑，“按货色论价，四十金不差上下。我这云梯，车轮、兵仓均用精铁包裹，车身、梯身尽是岭南水雾硬材所制，非但其坚如铁，且极难燃烧，除了猛火油，寻常火把根本奈何不得。若真要出价，五十金也是供不应求。然则，我做兵器交易从来是一国一价，不定死价。卖给楚国是三十金，卖给赵国是二十金。若要卖给秦国，大约得百金之数了。”

范雎目光闪烁着揶揄笑道：“足下还是墨家弟子，兼爱非攻，抗秦义士？”

“范兄，墨家弟子无商人。”吕不韦笑着摇摇头，“赵有灭国之危，楚有困厄之衰，自当别论。秦国嘛，恃强凌弱，总该不当助力了。”范雎淡淡一笑：“秦国历来不从商家手中买兵器。”

“……”吕不韦惊讶了。

“不韦，在秦国有生意么？”

“没有。”

“去过秦国么？”

“没有。”

“可惜也！”范雎长叹一声，“争名于朝，争利于市。天下最大商市，堂堂商旅大士竟视而不见，呜呼哀哉！”吕不韦哈哈大笑：“好好好，只要有了大生意，我便去咸阳争利。”范雎正待开口，一个须发雪白的老人轻步匆匆地走了进来，在吕不韦耳边低语了几句。吕不韦点点头转身拱手道：“范兄自看，我片时便回。”说罢跟着须发雪白的老人去了。

暮色时分，范雎正在白杨林边漫步眺望晚霞，见吕不韦从湖畔走来，便迎了过去：“不韦行色匆匆，莫非商旅有变？”吕不韦笑道：“范兄半只脚还在泥沼里，只怕还要拔得一阵。”范雎目光一闪，慵懒闲适一扫而去：“士仓有消息？”

“并非士仓。”吕不韦摇摇头，“一个楚商正在陈城寻觅范兄踪迹。”

“楚商？”范雎大是困惑，“我与商旅素无交往，识得甚个楚商？”

“商人是假，探察是真。范兄只想，还有何事未尽？”

范雎皱着眉头道：“未尽之事，只有妻小庄园了。”

“不会。”吕不韦又摇摇头，“范兄家事妥当，并无急难之所。”

“噫！”范雎大是惊讶，“你却如何知晓？”

吕不韦不禁笑了：“商旅通四海，得个消息何难？”

“不韦呵，我终是明白：鲁仲连天马行空，如何却交了你这个商人朋友。”

“此等小事不足挂齿。”吕不韦一句撂过，语色有些急迫，“我只担心，会不会是老秦王狐疑反复，起了……”却又突然打住，只看着范雎不再说了。

一阵默然，范雎字斟句酌道：“老秦王秉性，只要功业有人撑持，做事倒是大器。当初杀白起，也是为了白起临危不受命，实在说，内中并无私怨。我若不荐蔡泽便扬长而去，倒是当真有身危之患。目下有了蔡泽撑持，该当不会异常。”吕不韦思忖道：“虽则如此，却也不能大意。与其教此人神秘游荡，不若先发制人。”范雎眼睛顿时一亮：“你且说说。”待吕不韦低声说罢，范雎笑了：“谋人之道，不韦倒是通达。便是如此。”

当夜三更，一个楚商装束的中年人被“请”进了天计寓书房。吕不韦板着脸沉声问：“敢问足下，为何在我庄园内夜半游荡？”“事出有因，先生见谅。”中年人操着一口魏国话不慌不忙笑道，

“我乃大梁人氏，在荆楚做珠宝生意。三年前，一位大人在我店定制上等荆山玉佩九套，约定一年之期金玉两清。此后，大人音信皆无。今夜初更，在下于南国酒社外，不意发现那位大人的辎车，尾随而来。寻思这是大人府邸，欲与这位大人了清生意。不意辎车进庄，几个弯道不知去向，在下四处寻觅。既见先生，尚请见告：那位大人可是贵庄庄主？若能一见，了却生意，在下当即便走。中也不中？”

“那位大人高名上姓？”

“大人密定生意，商家不得显客官姓名。”

“我庄客人甚多，不知姓名如何查找？”

“在下只请辎车主人一见便中。”

“密定生意，必有信物。足下若拿得出，在下去请大人辨认。”

“中。”黄衫客思忖一阵，从贴身皮袋中摸出一物双手递了过来，神态十分恭谨。吕不韦将丝绳一提，此物在铜灯下赫然闪烁出奇异的光芒，端详之下，却是一只铭文交错的黑色椭圆形玉璧。吕不韦慢悠悠地端详着问：“玉璧铭文，是甚文字？”

黄衫客脸色顿时阴沉：“此乃大人订货信物，先生不当问，在下不当说。”

“好，足下稍待，我这便去。”

“不中！”黄衫客目光一闪，“先生有诈，还我玉璧！”说话同时突然闪电般一个凌空飞身，吕不韦手中玉璧不翼而飞，黄衫客却已经飞步到了门厅。两侧便有身影一齐飞出，堪堪左右夹住了黄衫客。“尔等何人！”黄衫客大吼一声，一口短剑闪电般横掠左右身影。“西乞休得无理。”随着一声咳嗽，须发灰白的范雎从大屏后悠然走了出来。黄衫客骤然收势，目光瞥过，深深一躬：“在下西乞木，参见应侯。”

“这般行径，到此做甚？”

“在下奉命寻觅应侯，有要事禀报。”

吕不韦笑道：“书房清静无人，范兄在这里与客官盘桓。我去安顿酒菜。”范雎多经秘事，知道这是吕不韦的以防万一之想，打消了要将西乞木带到自己小庭院的念头，说声你随我来，带着西乞进了大屏后的书房密室。

四更时分，吕不韦吩咐家老请范雎与客人小酌。家老却来禀报说，书房里已经无人，先生的小庭院也黑灯了。正在此时，隐蔽在书房外白杨林中的执事也来禀报，说客人已经走了，先生独自在湖边转悠了一阵回小院去了。吕不韦疲累已极，一时来不及多想，倒头在榻鼾声大起。直到将近午时，吕不韦才被家老唤醒，说先生在天计寓茅

亭下备了酒席正在等他。吕不韦连忙离榻冷水沐浴了一番，散发大袖来到了茅亭之下。

范雎在亭廊下拱手笑道：“今日反客为主，不韦尝尝我大梁风味。”

吕不韦入亭一看，偌大石案上几色大梁名菜分外齐整：麋鹿炖、鼎方肉、大河鲤、藿菜羹、春面饼，还有一大盘金灿灿的米饭团、两桶大梁老酒，名贵与家常兼具，分外诱人。吕不韦不禁恍然笑道：“大梁酒肆厨艺精湛，在陈城大大有名。我倒是忘记了请范兄前去一了乡情，惭愧惭愧。”范雎哈哈大笑：“我何有如此周章？这是大梁酒肆送来也。”

“噢，那个‘中不中’，没走？”

“此时定然走了。”范雎笑道，“此人也是奇特，分明一个老秦人，平日也是颇木讷一个人，昨夜却是一口纯正大梁话，且辩才赳赳，实在令人揣摩不透。”

“如此说来，此人是秦国黑冰台。”

“噫！你知道黑冰台？”

“商旅道人人皆知。”吕不韦坐进了石案前，“黑冰台颇多奇能异士，出道之初，山东大商很是震惊，纷纷重金延揽死士护卫。后来见黑冰台做事讲规矩，只入列国官署府邸，从来不扰商扰民，便也无人计较了。”见范雎若有所思，吕不韦心下一紧，“这个‘中不中’既是黑冰台，莫非老秦王又盯上了范兄？”

范雎摇摇头：“是太子，嬴柱。”

“太子？”吕不韦惊讶莫名，“范兄与太子有恩怨纠葛？”

“既非恩怨，亦非纠葛，一番事端而已。”范雎便将长平大战后的诸般故事说了一遍，末了粗重叹息一声，“秦自孝公以来，三代四任国君个个强势，不意到了这第四代，竟是一整茬软足公子，令人不忍卒睹，数也命也，不亦悲乎！”

吕不韦淡淡道：“君子之泽，三世而斩。范兄当明此理。若依然揪心，便是秦根未断，不妨回咸阳再做丞相了。”

“刻舟求剑。”范雎板着脸，“余事未了便要重新做官么？亏你商旅大士也！

”吕不韦不禁笑了：“看来范兄成算在胸：只了事，不回头。”

“然也！”范雎颇为得意地一拍案，“此中关节我早料到，举荐士仓便是善后之举。不意这位老兄刚上道便撂套，始料未及也。目下看来，当初我若不举荐士仓，此事便落到了蔡泽肩上。举荐了士仓，士仓一走，嬴柱反倒是顺理成章地粘上了老夫。你说，不了此事行么？”

“如此看来，这个老太子也还不笨。”

“此话好没力气。不笨便是好君主？”

“好君主由不得你我，急个甚来？”吕不韦看范雎焦躁不安，一阵爽朗大笑，“来！辘辘饥肠，先吃先喝，大梁菜讲究个热鲜。”说罢给范雎打满了一碗香洌的大梁酒笑道，“先干一碗，范兄再开鼎了。”范雎干得一碗大梁酒笑道：“分明商旅，却老儒一般礼数周章，没有钟鸣，还要开鼎。”用铜盘中一支铜钩钩起了厚重的鼎盖，炖麋鹿的异香顿时弥漫开来，煞有介事地拱手一礼，“我有嘉宾，示我周行。请。”

“四牡，周道倭迟。”吕不韦也煞有介事地吟诵了一句。

“噫！你也来得？”

“有礼无对，岂非冷落了东道？”

两人的吟诵应对，原是春秋时期宴席间以诗酬答的一种礼节。范雎吟诵诗句的意思是：我尊贵的客人啊，请你为我指出路径。吕不韦作答的诗句意思是：虽有驷马高车如飞，这条路也太遥远了。范雎原是觉得吕不韦礼数太细，索性以这番古礼难他一番，不想吕不韦应声作答，范雎自然大是惊奇。两人笑得一阵开吃，片刻将一案大梁酒菜吃得干净。

酒足饭饱，范雎思忖道：“后天已是旬日，士仓不来，我便告辞。”吕不韦道：“何须掐得如此之准，我纵有事，范兄只在这里等候便了，急个甚来？”范雎目光一闪反问道：“你这次去何地？”吕不韦笑道：“范兄有事但说，何须明知故问。”范雎默然一阵，终是郑重其事道：“替我找到一个人，视境况援手些许。”吕不韦道：“你只说，如何样人？”范雎目光左右巡睃一阵，方才低声道：“嬴异人。”

吕不韦一怔，笑道：“此等人还用找么？一国人质，大名赫赫。”

“此一时彼一时。你只说，难不难？”

“找人不难。”吕不韦笑了，“我只是不明：一介商旅，对此等人如何援手？不若范兄与我同往邯郸，你说我做便了。”

“我能入邯郸，何须烦你？”范雎板着面孔，“且不说赵国秘密斥候，我一动便会满城风雨，弄得不好还会重新挑起两强争端。更有一宗，当年老秦王为我复仇，曾经威逼平原君入秦并囚禁平原君近月，逼赵国交出魏齐头颅。此举非但使平原君蒙受耻辱，而且使魏国与赵国反目。你说，我入邯郸避祸尚且不及，还能伸展手脚办事？”

吕不韦恍然大笑：“糊涂糊涂，我如何没想到。不消说得，我办！”

“若有大宗用度，我知会安国君加倍补偿。”范雎认真补充一句。

“范兄差矣！”吕不韦一团春风的笑脸罕见地沉了下来，“我受范兄之托，却与某君何干？范兄若将此事当做奉命国事待之，恕不韦不能从命。”

“拧了拧了。”范雎连连摆手，“商旅有盈亏。你对秦国原本无好感，若再为此事亏了利市，岂非得不偿失？唯此耳耳，万无国事之想。” 吕不韦哈哈大笑：“范兄试探于我，愈描愈黑也！若无国事之想，便是陷不韦于不义了。金钱为良友而去，岂能以利市计之？”

“好！老哥哥这厢赔礼了。”范雎说罢，起身深深一躬。

“笑谈笑谈，折杀我也。”吕不韦呵呵笑着，连忙站起扶住了范雎。

---

1. 鸿沟，今河南省中部贾鲁河（因元代贾鲁领导修浚鸿沟而得名）。鸿沟自秦末战乱后渐渐淤塞断流，所以后世声名与水利史地位，不如至今仍在发挥作用的都江堰与郑国渠显赫。
2. 阳夏（音jiǎ），战国前期魏县，中后期楚县，后来的农民军领袖吴广生于此地。今河南太康县。
3. 胡公满，胡公为姓，源不可考，满为名。
4. 妫（音guī）水，古水名，发源于今山西永济县历山，西流入黄河。
5. 陶正，掌制作、销售陶器的官员。
6. 楚国第一次灭陈，在公元前599 年。
7. 楚国第二次灭陈，在公元前479 年，也有记载作公元前478 年。
8. 料民，古代户口登记法，始于西周。
9. 日昳（音dié），古人对午后的称谓，大体在午后两三点之间。
10. 獒，春秋便有记载的猛犬。《尔雅·释畜》：“狗四尺为獒。”《公羊传·宣公六年》：“（晋）灵公有周狗谓之獒。”周狗，经过训练听从指挥的猛犬。后世《博物志·

器名考》亦有记载。

11. 節墨，原字如此，为即墨之古写。“法”字在齐刀上的字形为“灋”。
12. 战国量制，相当今日将近十四市斤。
13. 战国量制，相当今日一百一十五斤多。

第三章　邯郸异谋

一　所谓伊人　在水一方

朝阳初起，晨雾淡淡如烟。

千里直下的大河在桃林高地骤然东折，冲破三门大峡谷掠过洛阳王城，进入了一望无际的中原平野，苍苍茫茫的水面上白帆点点，分外的壮阔辽远。中流航道之上，一艘船头插着半人高红色菱旗的白帆小船，正不断在运货大船与各色官船间穿梭东下。过了虎牢关，精巧的白帆小船渐渐慢了下来。此时舱中走出一人，白衣散发悠悠然船头临风站立，凝神远望一阵问："前方可是鸿沟渡口？"

舱口站立的黄衫老者道："前方正是鸿沟渡。半个时辰便到。"

"我无急务，让过后面大船。"

黄衫老者似想说话，思忖片刻，终是走到船头取下了那面红旗，回头向舱中一声呼喝，小船向边流航道荡了出去。

战国之世，黄河还是清流滔滔航道宽阔，渭水、洛水、汾水等十余条主要支流也是水路通畅。其时除了燕国北部与楚国南部，天下货运十之六七尽在大河水网之内。夏秋两季，中原河段更见繁忙，货船官船渔船游船穿梭交织，一派兴旺。虽是列国纷争割据大河两岸，然对于天下共享的大河水道，却都是一力维护，没有一国敢于荒疏河道。水路航行，也有约定俗成的法则：吃水深的盐铁兵器粮食陶器等大船行于中流航道，吃水浅的丝绸麦秸茅草竹竿药材等货船左行；官

船与游船右行，渔船可在两侧浅水区抛锚捕捞，但不能在中流定死捕捞；无论中左右，都是双向航道，上下穿梭避让，全凭各自权衡。载客小船若有急务，只需在船头插一面红旗（夜航则为红灯），便可在航道间任意插空穿梭。所有船只都奉行着这些久远的习俗规则，一切都在古朴自然地流畅运行着。

这艘轻盈的白帆游船，原是在中流航道快速穿梭行驶，此刻见一艘吃水极深高扬巨帆的大货船顺流直下，游船主人便拔去红旗偏出主航道，要让过满载货物的大船。白帆游船刚刚荡出中流，大货船水手们雷鸣般一声齐吼："谢——"吼声回荡间，大货船一座小山般悠悠压了过来。

白帆船头临风伫立的主人不经意回首，目光骤然一亮。

淡淡晨雾之中，一位绿衣少女跪坐高高的船头，裙裾随着河风飘起，宛若云中仙子。随着少女舒缓起伏的玉臂，巍巍船头飞出了荡气回肠的乐声，似琴非琴，低沉舒缓，清丽空阔，几从幽幽山谷中飘出。未几，一阵歌声随着清凉的晨风弥漫在淡淡晨雾之中，清纯柔婉，白帆船头的主人猛然一颤。

蒹葭苍苍　白露为霜
所谓伊人　在水一方
溯洄从之　道阻且长
溯游寻之　宛在水中央
何有伊人　相将共扶桑

"彩——"歌声尚在悠悠回荡，河面各色船只上不约而同地长长一吼，立即有人高声呼喝："大河国风，谁来对歌——"骤然之间，雄浑激越的歌声从白帆船头飞起，划破晨雾，直上云中：

苇草茫茫　大河长长

壮士孤旅　古道如霜

何得伊人　集我苞桑

悠悠大梦　书剑共稻粱

歌声方起，巍巍船头乐声骤然激昂飞扬，跌宕相随丝丝入扣。歌声已落，高高船头悠长空阔的一声叮咚，依稀不胜惜别。河面骤然幽静之时，绿衣少女从巍巍船头站了起来，向着白帆小船遥遥招手。白帆下的白衣散发人对着巍巍大船也是遥遥一拱，白帆小船箭一般顺流直下了。淡淡晨雾中，犹见绿衣少女凝神远望，良久伫立船头。

一个时辰之后，满载货物的巍巍大船缓慢地靠上了鸿沟码头。

战国之世，所有从水路进出魏国大梁的货物人口，都要在鸿沟渡口验关，而后方能交易出入，或出鸿沟而入大河，或入鸿沟而进大梁。大梁是素负盛名的天下大都会，财货游客吞吐量极大，鸿沟渡口自然也就成了中原极为重要的物资集散地与水路商埠。

目下，鸿沟码头上停泊着各式货船与官船。那艘巍巍大船缓缓靠稳码头，隆隆抛下石锚，船舷中伸出三副宽厚沉重的大木板，分别搭在了岸边的大条石上。一个身穿红色短袍的商家执事在船舷摇着一面小绿旗长长一喝：“货主卸货也——”

早已在码头守候的一名魏国商家一挥手，身后抬着大绳大杠草垫篷布的一百多名精壮雇工围拢了过来。正在此时，一名红衣吏带着一队甲士匆匆赶来，远远一声大喝：“法度有变！且慢卸货！”魏国商人立即笑着迎了上来，欲待询问，被红衣吏一把推开：“官府验关，谁敢阻挡！登船！”身后甲士“嗨”的一声，径直拥上了卸货大板。

“敢问关市，有何公干？”一位身材高大的老人从船舱迎出，紧身胡服，白发白须，分外的矍铄硬朗，当头向红衣吏一拱手。红衣吏冷冷一笑：“卓氏巨商天下闻名，竟敢骗关违禁，触犯大魏法度！”

胡服老人淡淡一笑：“卓原乃赵国商人，如何触犯魏国法度？”

“私运魏铁出境，该当何罪？！”红衣吏一声厉喝。

“入魏商船，何来出境之罪？”

“在此之前！”

“商船出入，每次验关。本次追前次，魏国官府可有凭据？”

“休得聒噪！登船便有凭据！”红衣吏转身一声大喝，“拿下老匹夫！其余登船搜验！”轰然一声，几支长矛逼上，一条铁链哗啷锁住了老人手脚。红衣吏带着其余甲士轰隆隆登上了货船。

“大父——”船头一声女子哭喊，绿衣少女飞也似冲了下来抱住老人，转身一声怒斥，“尔等无礼，放开我爷爷！”

甲士头目盯着美丽的少女，嘿嘿笑了：“放开？只怕官市大人想你。来，一起锁了！”老人脸色骤变，锁手铁链猛然举起，声如雷吼：“大胆！谁敢碰我孙儿！”甲士们猛然一惊退开。少女冷冷一笑：“不锁我也跟着爷爷，谁怕你等！”

正在此时，红衣吏黑着脸大踏步下船，将怀里一方木匣嘭地打开：“老卓原，这是你出境魏铁之凭据！敢不认罪么？”“足下当真好笑也。”老人冷冷地耸着眉头，嘴角流露出轻蔑的笑意，“此铁为励志之物，乃贵国名士孔斌赠送信陵君之礼。信陵君客居邯郸，老夫受人之托带货而已。既非商家货物，况只区区一锭，也算得魏铁出境？”

红衣吏满面涨红，收起木匣大喝一声：“休得狡辩！带大梁官署论罪！”

绿衣少女正待发作，卓原老人冷冷道：“昭儿少安毋躁，看好货船，大父不会有事。走！”绿衣少女哭喊一声抱住了老人：“不！我要跟着爷爷！”红衣吏烦躁地一把拉开少女：“若再纠缠，一起带走！”绿衣少女脸色骤变，嗖地拔出一口雪亮的短剑：“竖子无礼！”一剑当胸刺来，快如闪电。红衣吏尖叫一声就地滚出连忙嘶喊：“快锁上！带走！”一队甲士长矛齐伸，哄然一声围住了绿衣少女。

“住手！”随着一声断喝，一个白衣散发者快步走了过来。甲士们愣怔之间，白衣人悠然走近红衣吏，顿时满面春风：“敢问关市，这位前辈何事犯官？”

红衣吏冷笑道：“足下何人？走开！否则一起带走！”

白衣人不卑不亢道：“在下也是赵商。敢请关市告我，前辈究竟何罪？”

绿衣少女目光飞快地一瞥：“他诬我大父出境魏铁！”

在白衣人问话时，一个黄衫老者悄悄走近红衣小吏，极其稔熟地向红衣吏衣袋中一伸手，又轻轻拍了一下他的手背。红衣吏觉得腰间皮袋猛然一沉，面色顿时温和，顾不得斥责绿衣少女，向白衣人拱手笑道：“小吏奉丞相府差遣，拘押卓氏，因由么……”凑近白衣人耳边一阵低语。白衣人一拱手道：“敢请关市稍候，我半个时辰回来。”转身上了黄衫老者牵着的一匹白马如飞驰去。

黄衫老者向红衣吏拱手笑道：“敢请大人开了这位老人家锁链，我家主人必有重谢。”红衣吏迟疑片刻一挥手：“开了。你等上船，本官在此守候。”黄衫老者向开了锁链的老人一躬：“老人家但请回船，一

个时辰内定会完事。”老人慨然摇头：“那位先生仗义执言，老夫岂能先回？”绿衣少女顽皮地一笑：“爷爷歇息去，我在船下等候。”老人略一思忖道：“如此也好。这位老哥哥请随我饮茶去。”拉着黄衫老者登上了大船。

堪堪大半个时辰，白衣人飞马驰回，尚未下马扬手抛出一支金灿灿令箭。红衣吏抄手接稳一看，阴沉沉的冷脸立即雪消冰开，对着白衣人当头一躬：“大人能讨得丞相金令箭，在下却是唐突了。”白衣人温文尔雅地拱手一笑：“关市奉命行事，原是多有辛劳。几个郢金，弟兄们饮酒了。”从马背皮褡裢中摸出一只极为考究的棕色小皮袋，哗啷一摇，塞到了红衣吏手中。红衣吏大是惶恐，满脸笑着欲待推托，却被白衣人笑呵呵一拍，浑身酥软得一句推辞话也说不出来，转身一喝：“走！在这定桩么！”带着一队甲士轰隆隆去了。

“耶！挥金如土。”绿衣少女一撇嘴揶揄地笑了。

凝神盯着甲士远去的白衣人恍然转身，拱手笑道：“姑娘见笑了。大梁官风如此，在下也是不得已耳。”

“谁却说你了？”绿衣少女一脸灿烂的笑容。

白衣人挥袖一沾额头的津津汗水，略一喘息平静笑道：“你社货船已经无事，尽可卸货了。在下告辞。”说罢转身便走。

“哎哎哎！”绿衣少女飞步跑过来拦在了白衣人面前，红着脸急匆匆道，“你的家老我的爷爷还在船上，你如何走得？也不留个姓名，爷爷要人，知道你是谁也？”

白衣人道：“天下商旅，原本一家，谁是谁无甚打紧。家老自会回来。在下尚有急务，容当告辞，后会有期。”

“哎哎哎，”绿衣少女大急，回身一喊，“爷爷快来，他要走！”

“先生留步，卓原这厢有礼了。”老人在船舷遥遥一拱，快步下船走到白衣人面前道，“萍水相逢，先生义举令老夫感佩！若无急务，敢请先生到我舱中小酌片刻。”

白衣人拱手笑道：“商旅之道，逢危互救，前辈无须介怀。在下有急务欲去邯郸，不能与前辈共饮，尚请见谅。”

老人上下打量一番笑道：“若老夫没有猜错，先生是濮阳吕氏之少东？”

白衣人略一思忖深深一躬：“素闻前辈大名，吕不韦见过前辈。”

“果然不错也！”老卓原一伸手扶住吕不韦，一阵哈哈大笑，“老夫家居邯郸三世，敢请先生急务之后，来府盘桓几日如何？”

“谢过前辈相邀。”吕不韦拱手作礼，“急务之后，在下定然前来求教。”

绿衣少女笑吟吟递过来一方竹板：“车道图。莫错了地方。”

“谢过姑娘。”吕不韦收起竹板，向卓原爷孙一拱手，“在下告辞。”与黄衫老者翻身上马去了。绿衣少女怔怔地望着吕不韦背影，小声嘟哝着：“哼，一个不问，一个不说，一对老少糊涂。”老卓原不禁哈哈大笑：“大父不说，他亦不问，奥妙在此间也。”“爷爷！”绿衣少女娇嗔一句，红着脸咯咯笑了。

二　邯郸遇奇　谨言慎行

一支庞大的车队在邯郸南门外的谷地扎下了营帐。

当吕不韦几骑快马进入山谷时，这片营帐已经扎了三日。与押车总事荆云一聚首，吕不韦带着老总事与三名年轻执事立即清点货物。

暮色降临时，三百六十四辆马车全部清点完毕，车货无一摧折损伤。吕不韦大是满意，当晚在总事大帐设宴犒劳荆云骑队，全部车伕也在月光下的草地上聚酒痛饮。吕不韦吩咐老总事发放工钱，每个车伕在约定工钱之外再加十枚最实惠的“临淄刀”。山谷中顿时欢呼雀跃，车伕们举着酒碗可着劲儿喊“少东万岁”！吕不韦却不敢酣畅，饮得几爵，留下荆云与老总事照应各方，到自己的帐篷里去歇息了。

次日清晨，一辆华贵的青铜辎车辚辚驶出山谷，不疾不徐地进了邯郸南门。

此时的邯郸，与长平大战前另一番气象。战后赵国虽然元气大伤，但与山东列国的邦交却达到了最好状态。鉴于赵国以几乎亡国的惨痛代价，扛住了强秦席卷山东的风暴，列国在合纵败秦之后纷纷对赵国示好，除了紧缺物资的援助，又鼓励商旅进入赵国。对于一战打光了六十万大军，又连续三年遭受秦国猛攻而满目疮痍的赵国，些许援助实在是杯水车薪。只是在山东商旅大举入赵之后，赵国才真正地起死回生渐渐地复苏过来。而今，邯郸城内外虽然还是到处可见大战废墟，但街市交易已是一片生机，店铺连绵车马川流市声鼎沸，分外热闹。

青铜辎车一进南门长街，避开闹市，拐进了一条僻静的街巷，曲曲折折地向王城大街而来。赵国王宫也同所有的宫城一样，坐北面南，城楼之外一条林阴笼罩宽阔幽静的石板大街，显赫王族大臣的府邸几乎都在这条街上。奇特的是，这条大街东西两侧的大树之后却都是断断续续的红墙，没有一座东西府门临街而开。原来，这条大街只是一条车马大道，所有的府邸都在大道两侧的十多条街巷中。青铜辎车在林阴大道行驶一阵，弯进了东首第三条石板巷。这条街巷只有一座府邸，气势很是宏大，巍峨的横开六间门厅几乎与小诸侯宫室一般，门厅前立着一柱丈余高的白玉大石，石上镶嵌着四个大铜字——平原君府。

青铜辎车辚辚驶入门厅对面的车马场，在入口一个带剑吏的导引下停在了进出便利的最合适位置上。车方停稳，不待武士驭手回身，白衣玉冠的吕不韦推开铜包木档悠然下车。正在此时，一辆破旧的单马黑篷车咣当咣当地进了车马场，向着青铜辎车的旁边便要停车。带剑吏回身一声低喝："停役车那边，不能停官车场！"驾车的老人面色涨红，正要争辩，却听车中人低声一句，只有将老马圈转，咣当咣当地驶到旁边的工役车场去了。

吕不韦好奇心大起，向工役车场打量了一番，只见杂乱排列的牛马车中走出了一个清瘦苍白的年轻人，头上的竹冠暗淡脏污，一领黑袍缀满了各色补丁，脚步匆匆，却又显得虚浮犹疑，分明要进府邸，目光却不断瞟向大门两侧的长矛甲士，瞟向矗在门厅台阶中央的光鲜门吏。

突然，吕不韦心中一动，远远跟在黑衣人身后从容走了过去。

门吏傲慢地挥了挥手，分明要黑衣人赶快走开。虽然犹疑畏缩，黑衣人还是走到了六级台阶之下，一拱手尚未开口，门吏已嫌恶地吆喝起来："没看见后面有贵客么？走开走开，横在中间也不觉寒碜！"黑衣人默然迟疑片刻，终是走到大门边空旷处孤零零地站下了。吕不韦转身对跟来的黄衫老者低声吩咐了几句，老者匆匆向车马场去了。

吕不韦走到门前刚一报名，门吏的胖脸立即堆满了笑容："府君有命：先生若来可直入正厅，无须通禀。先生请。"吕不韦悠然进府，方入第二进庭院，遥遥便闻正厅一片慷慨议论之声。正在此时，一名精干的书吏迎了上来："政事厅多有不便，先生请随我来。"将吕不韦引领到政事厅东面的一座大屋。吕不韦知道，政事厅是平原君会聚大臣处置国务的殿堂，官员书吏接踵不断，几乎没有空闲。这片胡杨林中的书房兼客厅，才是平原君会见重要客人的所在。

方到长廊尽头，一阵苍老的笑声从屋中飞来：“不韦先生，别来无恙乎！”

“平原君别来无恙。”吕不韦笑应一句，绕过迎门大木屏深深一躬，“不韦沿途跌宕，比约定之期迟到三日，尚请平原君见谅。”

“不韦请入座。上茶。”须发雪白的平原君靠在坐榻上虚手一礼，待吕不韦在左手长案前坐定，悠然笑了，“谚云：千里商旅，旬日不约。商家非兵家，三日之期算延误，先生自责过甚也。”

“平原君如此胸襟，不韦感佩之至。”吕不韦谦和恭敬地笑着，“我已将赵国去岁预订器物运到邯郸，敢问在何处交接？”

“一次运到？”平原君惊讶地坐直了身子，“各有几多？”

“大型云梯三百架、云车六十辆、塞门刀车六百辆、机发连弩一千张、六寸精铁箭镞十万枚、精铁胡刀六千口，六色共计十万七千九百六十件。”吕不韦一口报完，毫无拖泥带水。

“好！”平原君拍案方罢呵呵笑了，“总金几何，如何未报？”

吕不韦利落答道：“去岁订货价格略高，今岁物价落平。赵国大宗兵器生意，当按今岁物价斟酌计之，是以未报。”

“岂有此理！”平原君哈哈大笑，“订货之价便是价，斟酌计之，岂非坑商？老夫只一句话：兵器乃邦国性命，只要货色上乘，老夫只有加价赏商，断无减价之说！”

吕不韦肃然一拱：“平原君敬商，不韦何能愧对赵国？敢请君家一道书令，不韦将兵器直接运往巨鹿军营，经李牧将军悉数检验并试用一月。果然合意，不韦凭将军公书前来结算。若有一件不合，不韦分文不取。”

“不韦经商，真义士也！”平原君喟然一叹，疲惫地靠在了坐榻大垫上，“不韦呵，若非在长平大战全军覆没，军辎耗尽，赵国何能进购商家兵器？虽说鲁仲连当初举荐了你，可老夫还是忐忑不安。九年连绵大战后，老夫再度开府摄政，第一要务便是重建新军，这兵器是重中之重。当此紧要之时，商家兵器若能使大军将士满意，足下便是中兴赵国之功臣也。老夫纵是让得万金之利，夫复何言！”

吕不韦座中深深一躬：“君以公心言商，不韦终当无愧于君。”

平原君慨然一叹：“老夫识人多矣！足下之于天下商旅，实乃凤毛麟角。圆和其外，坚实其内，泱泱大器局也。纵是范蠡、白圭再生，亦未必能及矣！”面对风华才俊，这位老公子似对自己倏忽消逝的英风不胜怀恋。

“平原君谬奖，晚辈愧不敢当。”

平原君哈哈大笑：“老夫倨傲，谬奖于人素来不为也！”

笑声未落，一名文吏匆匆走了进来低语几句，平原君雪白的浓眉顿时一皱：“也好，带他进来。”吕不韦见状道：“君忙国事，不韦告辞。”平原君颇为神秘地摇摇手：“莫走莫走，你且见个稀奇。”吕不韦饶有兴趣地笑道：“得见奇人，自是大幸，不韦何敢推辞？”又顺势坐了下来。

大木屏外一阵轻微的窸窣脚步声，一个年轻黑衣人竹竿般摇了进来：“秦国质使嬴异人，见过平原君。”深深一躬，苍白的脸色顿时涨得通红。

平原君大靠在坐榻上“哼”了一声，连身子也不曾欠得一下。

“启禀平原君，”嬴异人谦恭地一躬身，“异人入赵为质，业已十年。十年之间两国大战连绵，邦交中断。其间，秦国辗转运来的衣食

财货，大半被贵国扣押，发到我手不足十分之一。长此以往，异人将客死他乡。异人身为人质，无处求助，唯求平原君过问此事，给异人一条生路。”

“人质？”平原君冷冷一笑骤然爆发，“老秦王发动连番大战，几曾顾忌你这人质死活？不能止战，你还算得人质么？早知你嬴异人在秦国如此轻贱，当初该索你父亲来做人质！战后三年，秦国何曾送过你衣食财货？秦人杀我赵国子弟血流成河，若非老夫着意照应，你早被邯郸国人万刃零剐！能活到今日？”

说也奇怪，在老平原君的霹雳电闪之下，这个细瘦苍白神态畏缩的年轻人倒是舒展了些许，惨淡一笑道：“平原君说得不差，嬴异人业已成了咸阳弃儿，本不当苟活于异国他乡。然则，求生之念，人皆有之。今日异人最后一请，平原君轻我辱我，异人纵是厚颜求生，亦当抱愧了之！”说话间牙关已经咬破，一缕鲜血从嘴角流出，转身一头撞向了厅中大柱。

“且慢！”吕不韦早已看出端倪，一个飞身箭步扑上去抱住了嬴异人。饶是如此，死心之力竟带着吕不韦一起撞上了大柱。“咚”的一声，嬴异人的额头撞起了一个大青包。吕不韦愤愤然道：“大胆秦人！要陷平原君于不仁不义么？”

电光石火之间，平原君脸色大变。无论如何嬴异人也还是秦国人质，若果真死在自己厅堂，且不说列国如何纷纭闲话，单是给秦国一个大大的口实，便是邦交大忌。心念闪动，正要大喝来人，却见吕不韦已经抱住了那个没有几分力气的黑瘦子，长嘘一声离座，走到瘫在地毡上呼呼大喘的嬴异人面前，淡漠地笑道：“安国君嬴柱早做了秦国太子，他是你父亲，为何不求赵国放你回去？”

嬴异人大喘着粗气道：“秦国朝局你自清楚，为何明知故问？”

思忖片刻，平原君淡淡地笑了笑：“方才老夫言语不当，公子见谅。自下月始，老夫知会邯郸令，每月支你些许衣食器物。你也可自向咸阳带信，老秦王若记得你这个王孙，或者你那太子父亲还记得你这个王子，自是你的富贵之期。好自为之，去吧。”转身又是一声吩咐，“来人，给公子随带三日伤药，送他出府。”

沮丧的嬴异人被一名武士扶了起来，涕泪唏嘘地走了。“今日开眼。”吕不韦笑了，“此等人物平原君亲自打理，也是奇事一桩。”

“不韦有所不知也，入座听老夫说来。”骤然降临的麻烦消除，平原君对吕不韦大有好感，靠上坐榻一声叹息，“不韦呵，莫看这个人质王子乞丐一般，却是秦赵之间一个暗结。老秦王歹毒，丢下个人质不管不顾，分明是丢给赵国一桶猛火油。老秦王如意盘算：赵人仇秦，必置秦国人质于死地，只要这个人质死于赵国，无论你是杀了他还是饿死他，秦国便要大起事端。老夫偏不入彀！不杀不放不死不活，教尔老嬴稷翻脸无辙，要王孙无门，便是这般干耗着，他却能奈我何！”

“平原君纵横捭阖，不韦佩服。”

“老夫难矣！”平原君大摇其头，“秦赵山海血仇，教这小子活下来谈何容易！大兵护持么，将士愤懑在心，不定哪天一矛捅死了他，届时你能如何？放任不管么，必是碎尸街头。丰衣足食么，小子优游自在，国人却要骂声载道。交邯郸官署管辖么，也与交军营将士一般麻烦，不定哪天又饿死毒死了他。上下左右都难，只有老夫亲自把持这个分寸了。如此一来，却又得秘密操持，既不能教此儿知道，又不能教朝野知道。此儿若知老夫亲自料理他，会有恃无恐日日登门。朝野若知，又会骂老夫小题大做亲秦无度……你说，老夫难也不难？”

看着平原君雪白的须发抖抖索索，红脸倏忽变黑，黑脸倏忽变红，吕不韦无言以对了。良久默然，吕不韦慨然叹息道：“天道昭彰，君老成谋国，终有善报也！”

“求此善报，老夫惭愧也！”平原君一阵大笑，“你解老夫一难，老夫诉说一番，如此而已，岂有他哉！”

“平原君胸襟韬略，不韦谨受教。”吕不韦离座肃然一躬，分外恭谨。

“多礼多礼。”平原君伸手一个虚扶，起身呵呵笑道，“足下为商，老夫为政，唠叨些许，又不怕泄露机密，不亦乐乎！”

“不韦牟利之人，纵有此心，亦无此胆。”

“笑谈笑谈。”平原君转身一挥手，“家老，用我轺车送先生出府。”

这辆六尺伞盖的四马青铜轺车辚辚出府，引得车马场官员一片艳羡惊叹。自信陵君蜗居、孟尝君过世、鲁仲连归隐，老平原君已隐隐然成为天下纵横家领袖，更兼暮年重掌赵国大权，威望蒸蒸日上，等闲不出门送客。这辆邯郸国人尽皆熟知的四马轺车，也是极少出府。轺车有盖无篷，乘者可坐可站，路人市人对车上人也是一目了然。平原君轺车送客，便恰恰是要给客人这种万众观瞻的荣耀。这辆轺车既高且大，青铜车身粲然生光，六尺伞盖华贵无比，四匹清一色的火红胡马更是雄骏无伦。一旦辚辚过市，这位客人顷刻便会成为名满邯郸的尊贵人物。如此荣耀，进出官员如何不惊愕驻足?

然则，吕不韦却皱起了眉头。轺车方出府邸，他便轻跺右脚叫了停车。下得车来，吕不韦满面春风地对着家老一拱：“不韦要去城外商营，不敢暴殄天物，敢请家老回车，不韦改日向府君谢罪。”说罢一挥手，对面车马场的黄衫老者快步过来，在轺车外档的小铜箱里咯噔放入了一件物事。原本一脸不悦的家老顿时释然：“先生既要自便出城，老朽不远送了。”说罢一圈丝缰，四匹火红的骏马一声嘶鸣，整齐划一地转身向府门去了。

上得自家辎车，吕不韦长嘘一声，顿时靠在了劲软的大垫上，轻跺一脚，这辆四面铜格垂帘的特制马车轻盈驶出了街巷，直向南门外飞去。暮色时分，这辆辎车又飞出山谷营地，进了邯郸南门，向灯火灿烂马鸣萧萧的胡坊而来。

邯郸胡坊，是胡人聚居的区域。赵国胡风源远流长，赵武灵王胡服骑射之后，赵国相继征服北方诸胡。林胡羌胡东胡等诸多崩溃星散的胡人部族纷纷移居赵国北部草原，胡人商旅也纷纷进入了赵国腹地城池。其时人口是强盛根基，任何邦国都不会拒绝外族进入定居。一时间邯郸胡风极盛，胡人聚居区几乎占据了整个邯郸的西北城区。胡人商旅以从大草原输入马匹牛羊皮革兵刃，从赵国输出盐铁布帛五谷烈酒为主要生意。久而久之，邯郸胡坊成了中原列国对草原胡人商路的一个根基之地。胡人商旅淳厚粗粝，最认打过交道又守信用的老客，加之酒风极盛，于是这胡坊之中多有胡地酒肆客寓。举凡大宗生意，胡商将客商邀入酒肆先痛饮一番，成交之后，再以热辣辣的胡女将客商留宿一夜。次日双方皆大欢喜，生意磐石一般稳固。邯郸市谚云：“胡酒胡女，伊于胡底，泱泱胡坊，热风荡荡。”说的便是这胡坊区的特异风景。

辎车驶进了最宽阔的一条石板街，又拐进了一条风灯摇曳的小巷。

进得小巷半箭之地，便见“岱海胡寓”四个大字随着风灯摇曳闪烁。辎车到得门前，门厅风灯下肃立着四名红色胡服的金发女子。当先两人笑吟吟走了上来，一人打起车帘，另一人伸手搀扶车中贵客。

“免了。”吕不韦拨开了那只雪白丰腴的手臂，跨步下车，“云庐。”

一名胡服虬髯的男子殷勤迎来：“云庐在后，主人请随我来。”

胡寓散漫宽敞，与中原寓所大异其趣。进了灯火煌煌的门厅，是一条宽约三丈长约一箭之地的竹篱甬道，胡人呼为箭道。常有客商酒后技痒，在尽头栽一草靶炫耀箭法。穿过甬道，一片数十亩地大的绿油油草地，挺拔的胡杨疏密有致地围出了大大小小诸多“院落”，一盏盏风灯在林间院落闪烁飞动，风灯之后的帐篷便是胡寓独特的客房。

穿过一条幽静的林间小径，两盏风灯吊在两根拙朴的青石灯柱上，“云庐”二字随风摇曳，恍惚间阴山牧场一般。进了灯柱一箭之地，是一大三小四顶帐篷。虬髯男子在中间一顶白色大帐前停下脚步，昂昂拱手道：“禀报主人：云庐六亩草地，右帐三名侍女，左帐两名炊师，后帐是主人家老仆役。若有不时需求，摇动帐前风灯，奴仆即刻便到。禀报主人，禀报完毕。”

“胡人也学得周章了。”吕不韦笑着一挥手，“三侍女退去，右帐留下。”

“主人！”虬髯男子顿时红脸，“三女白得像阴山雪，嫩得像岱海草，温顺得像绵羊，酸热的马奶子像汩汩泉水。主人要退，瞧不起我岱海林胡！”

大笑一阵，吕不韦突然压低声音道：“生意成交之后再要。不少你金。”

“嗨！”虬髯男子昂昂一声，大步去了右帐。此时安置好车马的黄衫老者正好赶来，在右帐外与虬髯男子嘀咕得几句。片刻之后，三名胡女欢天喜地地跟着虬髯男子去了。

进得大帐一踏上六寸厚的羊毛地毡，吕不韦周身一阵酸软，不由分说躺倒在地长长地伸展了一番。黄衫老者轻步进帐，叹息一声道：“先生实在该有个女仆也。老朽之意，这便物色一个胡女进来。”吕不韦骤然翻身坐起，笑道：“展个懒，却与女仆何干？”黄衫老

者歉疚道："先生万金之身，出行唯带老朽一人，身边诸事多有不便。老朽之见，一剑士、一女仆必不可少。"吕不韦思忖片刻道："女仆作罢。

剑士倒是有一个也好，只是一时尚无适当之人。"

"老朽之见，荆云义士最好。"

"荆云？大材小用。"吕不韦摇摇头却又恍然，"对也，请他举荐一个。"

"好，此事老朽办理。"黄衫老者笑道，"先生疲惫若此，晚餐用些甚个？"

"疲惫个甚？"吕不韦心不在焉地一挥手，"胡饼羊骨汤，薛甘醪。"老者转身正要走，吕不韦又突兀一句，"今日之事办得好！居所清楚了么？"黄衫老者恍然笑道："些许小事，先生如此记挂？一切都清楚了，老朽明日禀报。"吕不韦摇摇手："不，晚餐用完便说。"

老者无可奈何地摇摇头，出帐去了。

片刻之后，一大盆浓稠雪白的羊骨汤、一盘黑厚劲软的燕麦饼、一桶异香弥漫的甘醪捧进了帐篷。吕不韦狼吞虎咽一阵，顿时周身汗水，起身在后帐用热水一番沐浴，换上一领宽松的丝绸大袍，唤来老总事会商。半个时辰后，黄衫老者匆匆出了云庐。吕不韦也漫步出了白色大帐，悠悠然进了树叶哗哗的胡杨林。

虽是初秋，邯郸的清晨已经有了几分萧瑟的凉意。

一辆极是寻常的两马辎车出了岱海胡寓，几经曲折辚辚驶进了一条隐秘幽静的长街，长街将尽，又骤然折进了一条石板小巷。小巷尽头又是一折，辎车戛然刹住了。驭手回首低声道："禀报先生：巷套

巷，道窄不能回车。”车中一声咳嗽，一个白衣散发人走下车来，对驭手低声吩咐了几句，辎车丢下白衣人辚辚折了回去。

白衣人站在巷口一番打量，不禁皱起了眉头。这条深藏长街之后的小巷煞是奇特：两侧是一色清森森的石板墙，高得足以遮挡四周屋顶的视线，原本只有一车之路的小巷，在高墙夹峙下成了一条深邃的峡谷。小巷口守着两棵冠盖硕大的老榆树，枝杈伸展相拥，将深邃的巷道峡谷变得一片幽暗，若是路人匆匆而过，站在老树之外决然看不进巷口一丈。老榆树的叶子已经开始飘落，零星黄叶在巷中随风飞旋，沙沙之声倍显落寞空旷。

思忖片刻，白衣人踏进了幽暗的巷道。

走进小巷丈许，一股腐叶气息扑面而来。分明是石板巷道，脚下却没有丝毫声息，静得教人心跳。低头打量，年复一年的落叶已经堆起了两三尺深，唯有中间的腐败落叶有隐隐足迹，算是一条不甚明显的小径。几乎用不着揣摩，便知这条小巷极少有人进出。白衣人无声无息地走得一阵，蓦然见右手石墙中一个门洞，一片黝黑的物事牢牢镶嵌在两边石墙之中。仔细一看，黝黑物事竟是两扇坚实的木门，门厅入深三五尺，外边还有三级台阶。

白衣人略一思忖，用力拍门：“开门，我是债主——”

连喊数声，黝黑的铁包木门咣当打开一方小窗。一个红衣小吏模样的中年人探出头来将来人端详一阵，拉长了声调：“公子欠你账了？几多呵？”

白衣人愤愤嚷了起来：“这个公子欠债不还，还住得如此僻背，若不是我下势跟踪，谁个能找到这狗也嗅不出的巷子！快还我来，你等护着他我也不怕！我是外邦商人，我有邯郸官署的经商官文……”

“聒噪个甚！”红衣吏沉着脸，“说，欠你几多？”

“百金之数！长平大战时借的，快十年了。若是目下谁借他！”

“聒噪！”红衣吏又是一声呵斥，“说，关金几多？”作势便要关窗。

“且慢。”白衣人顿时一脸笑容，“依着讨债行情，讨百出五，门关五金。可我怕一次讨不回，只有做常索之想，不能教秦人占了便宜。我要常来，付关金二十。”

“好，拿将过来。”红衣吏作势又要关了那窗。

“来了来了。”白衣人连忙递上一只锵锵响又沉甸甸的精致皮袋，脸上一副心疼不忍的模样。红衣吏不禁呵呵笑了起来：“先生当真可人。实话说，你不会有亏。若是没有我等酒钱，不说欠你百金，便是欠你万金，你也休想跨进这门洞半步！明白？”

“何消说得！”白衣人一拍胸脯，“只要买卖顺畅，你等酒钱在下包了！”大门嘎吱吱大响着拉开，红衣吏在门洞一脸神秘地压低声音道：“此人虽穷，脾气却古怪。若有不测，你只大喊一声，我等弟兄便来。左右小心。”

白衣人答应着走进了庭院。这座庭院很狭小，四面高房，中间一方天井，险峻幽暗得与门外石板巷绝无二致。天井中零乱安着几方石案石凳，显然是看守吏员兵士们吃饭的场所。绕过庭院影壁，是半个杂草丛生的小院。院中停着一辆破旧的黑篷车，正北三开间大屋，廊柱油漆斑驳脱落得破庙一般。廊下晃悠着一个老人，衣衫褴褛内侍模样，正在一只大燎炉前生火，潮湿的木柴烟气缭绕，熏得老人咳嗽不止。

白衣人一拱手高声道：“行商债主请见公子，烦请通禀。”

衣衫褴褛的老人转过身来，呆滞的目光盯住来人，仿佛打量一个天外怪客。良久，苍老的声音终是从烟雾中飘了过来："足下何人，要见公子？"

"十年前胡寓痛饮，公子心知肚明！"白衣人昂昂高声，其势不胜其烦。

老内侍擦了擦被烟气熏呛出的泪水，默默向幽暗的大屋中去了。

片刻之后，大屋中高声嚷嚷："岂有此理！甚个胡寓？教他进来！穷得叮当，我却怕甚！"白衣人听得嚷叫，回身看一眼靠着影壁瞧热闹的红衣吏，狡黠地招手一笑，不待老人出来，赳赳大步走了进去。

幽暗的正厅空旷得只有一榻一案，黑瘦苍白的年轻公子兀自在烦躁地嚷嚷着，突见白衣人背光走进，一个踉跄几乎跌倒，"你你你，你不是那人么？我甚时欠你金了？"见白衣人只是瞄着他上下端详，又是一阵嚷嚷："你要讨人情？我却不认！我活着不如死了好，不领你情分！你要不忿，院中那辆破车还有那匹瘦马，都给你！"

"公子少安毋躁。"白衣人微微一笑，声调醇厚平和，"此前之言，自是虚妄，皆为请见公子而出，尚请见谅。实不相瞒，我乃濮阳行商吕不韦。见过公子。"说罢深深一躬。黑瘦苍白的年轻人愣怔了，看着这个气度沉稳衣饰华贵的人物，两只细长的秦人眼眨动得飞快，终是板着脸冷冷道："足下请回，嬴异人无生意可做。"

"在下欲大公子门庭。"吕不韦突兀一句。

"如何如何，再说一遍？"嬴异人嘻嘻笑着，只上下打量吕不韦，心中飞快地思忖着如何应对这恶毒的捉弄。

"在下可大公子门庭。"吕不韦一字一顿地又说了一遍。

嬴异人苍白的面容突然涨红，竭力压抑着怒火揶揄地笑了：“大我门庭？请先自大君之门庭，而后再来大我门庭可也。”

“公子差矣！”吕不韦认真地摇摇头，“我门待公子之门而大，故得先大子门。”

嬴异人微微一怔，思忖良久，深深一躬：“愿闻先生高见。请。”

此时，门外老人搬进了终于生好火的大燎炉，阴冷潮湿的大屋终是有了些许热气。只有一张破旧的长案，两人对头跪坐在同样破旧的草席上。嬴异人吩咐一声“上茶”，一名铅华褪尽满脸褶皱的干瘦侍女走来，用一个漆色斑驳的木盘捧来了几色煮茶器具，却只跪坐在铜炉前低头不语。“煮茶。愣怔个甚？”嬴异人不耐地叩着破案。

“禀报公子：没，没茶。”干瘦侍女声音细小得蚊鸣一般。

吕不韦爽朗笑道：“此地阴冷，大碗热白开最好不过也。”满面愧色的嬴异人这才回过神来道：“快，烧开水去也。”干瘦侍女连忙匆匆去了。

“困厄若此，先生见笑也！”嬴异人长长地叹息一声。

“龙飞天海，尚有潜伏之期，公子一时之困，何颓唐若此？”

“先生有所不知也。”一语未了，嬴异人涕泪唏嘘，“我十余岁尚未加冠，便入赵为质，至今十二年过去，已近而立之年也！自长平大战开始，我形同监禁，求生不能，求死不得，不死不活地在这座活坟墓中消磨。我虽英年，却已两鬓白发，心如死灰……巷口那两棵老树都快要枯萎了，年年败叶，岁岁死心，树犹如此，人何以堪！”一语未了，嬴异人伏案大哭。

良久默然，吕不韦慨然一叹：“鱼龙变化，不可测也。不韦只问：公子一应王器是否在身？其中有无老秦王亲赠之物？”

嬴异人哽咽点头：“赵人当初搜刮了所有钱财，唯独此等器物一件未动。我派老内侍几次拿去市卖换钱，竟无一人愿买，奇也！”

“奇也不奇，日后自明。”吕不韦笑得一句，肃然叮嘱，“此等器物，公子当妥为收藏，万勿轻忽市易，更勿随手送人。”

“好，记住了。”吕不韦低声道：“此地不宜久谈，三日后我请公子做客再叙。”

“难也。”嬴异人连连摇头，“我要出巷，须平原君老匹夫说话，来回折腾半个月，也讨不来放行牌一张。”

“此事公子无须上心，只养息好自己为是。”说话间吕不韦已经站了起来一拱手，“我当告辞。无须送。”嬴异人尚在愣怔，吕不韦已经出门，在门廊下对老内侍低声几句，领着老人去了。大约一个时辰，老内侍赶着那辆破车咣当咣当地回来，卸下了几大麻袋物事。干瘦的侍女嘿嘿直笑，忙得脚不沾地。片刻间，庭院中弥漫出久违了的肉香菜香与酒香。嬴异人饥肠辘辘，没饮得一碗便醉了，软软倒在榻上犹兀自喃喃：“怪也，怪也……”

三　奇货可居　绸缪束薪

吕不韦第一次失眠了。

又大又圆的月亮挂在胡杨林树梢，云庐的草地在脚下已经有了秋日的干爽。在平原君府门第一次看见那个黑瘦苍白的公子，他的心头便是猛然一跳。那一跳，他心血来潮，要老总事探明此人身份，若真是秦国公子嬴异人，设法教他进府见到平原君。说不清为何要这般做法，当时只有一个闪念：看看这位公子在平原君面前如何境况？当那

个嬴异人在平原君的尖刻奚落下犹自低声下气时，吕不韦油然生出了一种蔑视。然则，当嬴异人最终不甘受辱咬破牙关而撞柱自戕时，吕不韦心头又是猛然一跳，几乎不假思索地扑上去抱住了他。若非这一撞一抱，吕不韦决计不会留下来听平原君说叨。

多年磨炼，他已经有了一个确定不移的约束：与官谋商，不涉政事。这一约束，来自与田单多年交往的阅历。商人一旦涉政，轻则影响对市利的判断，重则毁灭商家大业的根基。然则，要做旷世大商，不做官府生意便是空谈；要做官府生意，不与官员来往还是空谈；要与官员来往，不言及政事则几乎无从结交。这便是天下大商的共同路数：以牟利需要而接触官员，不期然言及政事，渐渐地由浅入深生出来往情谊，最终相互为援，皆大辉煌。然则，吕不韦对这种路数大不以为然。大争之世，政无恒势，显官大臣最是动荡无常。此其时也，周流财货之商旅，是天下最需要的行道。举凡鏖兵大战，大臣官员便是肃杀换代之期，商人却是大发利市之时。两相比较，以兴旺恒长之业，就动荡无常之道，岂非火中取栗？思谋揣摩之下，吕不韦有了自己与显官权臣交往的独特方式：让利守信，不涉政务。这个“不涉”，大要有三：其一，洽谈商事单独晋见当事官员，绝不在官员与部属会商政事时晋见；其二，商事交接妥当便行告辞，绝不海阔天空；其三，谈商期间，官员若有即时公务，则即行告辞，约期另谈，绝不留场等候。多少年了，吕不韦都是一以贯之，在列国官场留下了极好的口碑：持重干练，不起事端，轻利重义，商旅大士也！

可是，那日他竟留了下来，听完了平原君的全部说叨。

吕不韦突兀生出一个奇妙的评判——奇货可居，嬴异人也！

按照范雎的说法：这个嬴异人禀赋不差，尚未加冠便做了“质使”，十余年过去，已经成了秦国弃儿；此子若无大变，或可立为安国君世子，以固安国君的太子地位。范雎介入此事，自然有他不得已的苦衷。当初范雎主张老秦王仍然以安国君为太子，除了他自己与安国

君交好这一根基，最硬实的理由是：安国君有两子堪称众多王孙中的人才。如今，那个嬴傒已经被士仓断为“不堪”，安国君大起恐慌，只有密求范雎谋划。范雎多方思谋，想到了托吕不韦打探嬴异人境况这条路子，以图了结此事。范雎一再向吕不韦申明：他对这个做了十多年人质的嬴异人不抱厚望，只要有个消息知会安国君即可，其余交安国君自己决断，范雎决计不再陷入其中。那日范雎感慨良多，最后几句话不胜唏嘘：“立嫡换代，风险难测也！老秦王尚遗忘此子，我与嬴异人素昧平生，若再度错举不堪之人，地下何颜面对老秦王矣！”基于此念，范雎托给吕不韦的事也实在不难：找到此人，查勘一番境况，接济救困，而后再将消息密书告知范雎，吕不韦便算完成了又一桩义举。

然则，吕不韦却有了完全不同于范雎的判断。最主要者在三处：一则，老秦王非但没有遗忘这个王孙，恰恰是铭刻在心的一颗邦交棋子。吕不韦相信，作为邦交敌对方的赵国，平原君的评判比已经是局外人的范雎更准确。二则，嬴异人心志尚未全然泯灭，长期忍辱负重，隐隐然有能屈能伸之相。仅是这番阅历积淀的品性，也必然强于那个“不堪”的嬴傒。果真此子入得秦国，做安国君嫡世子大有可能。三则，老秦王年近古稀，随时可能薨去，安国君五十有余，虚弱多病，也可能几年便去。如此看去，嬴异人由世子而太子而秦王，绝不是一条不可预测风险的漫漫长路。以吕不韦之独特眼光，十年之期，大体可成。

果然如此，吕不韦前路何在?

每每如此一问，他便是猛然地一阵心跳。

功业之心，人皆有之。所不同者，因境况而异，功业目标色色不同罢了。农夫以桑麻有成丰衣足食为功业，从军兵卒以执掌将军印信为功业，士子以入仕为官为功业，大臣以治国理民之政绩为功业，国君以称霸天下为功业，学派以践履信仰为功业，商旅以财富累积为功

业……凡此等等，酝酿成了蓬勃壮阔而又生生不息的天下大潮。大争之世，此其谓也。而所有这些五光十色的功业之举，都可以一言以蔽之——大我门庭，耀我族类。

若是没有与田单、鲁仲连的共事根基，若是没有因此而生出的长达十余年的兵器生意中与列国官府的往来周旋，也许吕不韦不会有这种心跳，而只会奔天下第一大商而去，心无旁骛，无怨无悔。偏偏有了如此一番阅历，有了洞察官场的独特眼光，有了周旋官场的实际才干，骤遇可能使自己像田单一样步入庙堂的大机遇，心田便会突兀激荡起来。

商人纵是富甲天下，何如一代功业名臣光耀千古?

在这一次又一次的心跳中，吕不韦做了最后的决断，亲自走进了嬴异人的囚居之所，用独具一格的说辞，打动了这个形同枯槁心如死灰的人质公子。“大子之门”，谁都能听得懂，却又绝不涉及难以言传的云雾绝顶。这便是吕不韦的独特语言，最直白，而又最隐晦，最浅显，而又最深奥。既然听从了魂灵的召唤，便当义无反顾地走下去。雄鸡开始第一声长鸣的时分，淡淡的晨雾轻纱般笼住了云庐草原，也笼住了军阵一般的胡杨林。终于，吕不韦披着一身细蒙蒙的露水回到了云庐大帐。

“先生，老朽已经将邯郸账目结清。”老总事也一身露水走了进来，将一本厚厚的羊皮纸账册放到了长案上，“先生当歇息了，老朽午时再来。”

“西门老爹，请坐。”吕不韦毫无倦意，从后帐提出两袋马奶子，“来，一人一袋喝了。云庐之内，你老何须跟着我转悠。”

老人摇摇头笑道：“这是胡寓，得谨细。好在荆云举荐之人三两日就到了。”

“我商社在赵国存金几多？”吕不韦啜着马奶子突兀一问。

“连同本次获利，邯郸大库共有十三万金，列国钱币十二万枚。”

“陈城、濮阳两库加列国商号，可集金几多？”

老人掰着指头一口气报道：“陈城存金十六万三千，濮阳老宅存金三万；列国商号二十三家，可随时调遣者，金十六万，钱币六十余万枚。”

“假若十年之间只花钱不进账，老爹以为境况如何？”

老人肃然道：“若只自家生计，终生也花销不完。”

吕不韦淡然一笑：“不。有大宗支出。能否支撑十年？”

老人目光一闪，苍老的声音微微发抖：“大要计之，每年支出五万金上下，足够支撑十年。此等开销，几与邦国比肩……先生何事，需得如此巨额支出？”

“也就是说，十年后若不能回收，吕氏将家徒四壁。”

“正是。”老人额头渗出了涔涔汗珠，“何等交易，竟有十年不能回收者？如此风险，商家大忌，先生慎之戒之也。”吕不韦大笑：“世无风险，吕不韦这般商人何用也！”

“先生，慎之戒之。”老人惶恐地重复一句，默然了。

吕不韦离座，挂起喝空的马奶子皮袋，又从后帐拿出一支精致的铜管：“西门老爹，明日即派员将此信送回陈城，交范睢即可。先生接信，若要离开，妥加护送，万不能出错。”

“先生毋忧。万无一失。”老人分外认真。

“西门老爹呵，不韦一言，姑且听之。”吕不韦感慨中来，不禁一声叹息，“你随我父经商多年，又随我经商十八年，可谓吕门商贾生涯之擎天柱矣！如今，老爹已是花甲之年，暮岁担惊历险，不韦于心何安？此战风险难测，不韦只有请老爹自立商社了。”说罢，从袖中掏出折叠成方的羊皮纸抖开，双手一拱，递到了老人面前，“这是不韦所立书契……一个月后，陈城商战谷就是老爹的西门商社了。”

“先生差矣！”老人早已离座站起，脸色顿时涨得通红，“当年，老朽一个出货执事而已，幸得追随先生克难历险，方尽筹算之能，在天下商旅得享薄名，富庶惠及我族。当此之时，老朽正当追随先生赴汤蹈火，何能受此重产退避三舍！”

“西门老爹……”吕不韦深深一躬。

老总事猛然跪地托住了吕不韦双手：“先生定然如此，是信我不过也！老朽自当引咎辞去，决然不受先生分文钱财！”

骤然之间，吕不韦泪水涌满了眼眶，连忙扶起了老人：“西门老爹……既然如此，我等就一起往前走也。”

老人顿时高兴得嘿嘿笑了：“先生看见了大鱼，老夫也想跟着摸！”

“好！”吕不韦不禁大笑，“摸这条大鱼！”

第三日清晨，两辆青铜辎车隆隆驶进了空旷的小巷。

嬴异人分明听见了天井中的说话声，却实在不敢相信这是接自己来的。更令他惊讶的，是连看守的小吏也带着两个换成了便装的兵士坐进了另一辆辎车。看着小吏兵士受宠若惊的嘿嘿笑模样，嬴异人硬是憋住了舒心的笑容，矜持地咳嗽了一声，坐进了铜窗垂帘的华贵辎车。

两辆辎车轻快地进了云庐草原。老总事笑吟吟地将他们迎进大帐，立即安顿打尖压饥。说是打尖，分明是一顿罕见的丰盛酒席，还有四名热辣辣的胡女侍饮。看着满案名贵的食具与天下闻名的珍馐美味，嬴异人恍然觉得自己是当年锦衣玉食的少年王子了，实在想吟唱一番，再饕餮大咥。但是，看着小吏与兵士搂着胡女大呼小叫，狂放失态，嬴异人莫名其妙地没了胃口，只饮了一袋马奶子，吃了两块燕麦胡饼，特意安置在他案前的一桶浓香甘醪酒一滴未沾。

在这片时之间，三名高大鲜嫩的胡女已经将三个男人抱在怀里，做起了坊间男女的“口杯”饮。滚圆雪白的大奶子裸露着，紧紧挤在男人的胸口，丰润肥厚的艳红大嘴含着凛冽的赵酒，热腾腾地包住了男人的半个脸膛。“猛士哥，喝也！”一声肉味十足的叫嚷，半碗做一口的老赵酒汩汩灌进了男人的骨肉酒器。大约是生平第一次如此这般地消受女人，红衣小吏与两个兵士筋骨酥麻，豪气陡长，手脚并用，大吞大笑，不亦乐乎。看着近在咫尺的男女放肆折腾，嬴异人心下怦怦大跳，实在想搂过偎在身边的胡女也放浪一番，终究没有伸出手去。心烦意乱间，嬴异人正要起身出帐，却见三个胡女一阵咯咯长笑，三个男人竟都软软地扑在了她们脚下，大红脸膛尚兀自荡着浓浓的笑意。

“公子请随我来。”老总事轻步进来，径自领着嬴异人出了大帐，“请公子登车。”细长的眼睛眨了几眨，嬴异人终是没有说话钻进了辎车。一个不辨年龄的黝黑男子坐上车辕，四马青铜车哗啷飞了出去。

嬴异人一直盯着窗格望孔外的景象，眼看辎车出了邯郸北门，驶向郊野的隐隐青山，渐渐地山道青黄峡谷幽深，似乎进了人迹罕至的荒山，山林风声中隐隐约约的猛兽啸吼与萧萧马鸣。嬴异人不禁浑身一抖，想说话终是咬紧了牙关。后座的老总事低声一句：“公子，这是野马川，百兽出没之地。”

片刻之后辎车停稳，老总事先行下车，打开车门说声“到了”。尚未伸手，嬴异人已经自己下车了。揉揉眼睛四面打量，嬴异人不禁大是惊愕——来处草木荒莽，这驷马高车竟能进得山谷！再看眼前，辎车停在一方突兀伸出的巨大岩石平台上，岩石旁一棵三五人不能合抱的大树，枝杈如箭，直是一个硕大无比的绿色刺猬。

“先生在此？”嬴异人终于忍不住问了一句。

“公子随我来。”老总事手中一支长杆拨打着茅草，绕到了那只绿色“刺猬”的背后，拨开随风摇曳的茅草，现出了一个废墟般的浅小山洞，进得三两丈便到了尽头。嬴异人正在狐疑观望，老总事袖中伸出一只小铁锤，走到洞尽头壁立的山石前向左侧猛然一击，那方黑色大石轰隆隆向右滑开，洞底蓦然现出一个与人等高的洞口，一股干爽的热气顿时扑面而出。

老总事避身一侧，一拱手道：“公子请。”

嬴异人虽则不再惶惶然，却也是小心翼翼地进了山洞。一入洞嬴异人惊讶莫名，脚下是劲软的胡毡，两侧洞壁间隔镶嵌的风灯竟毫无油烟，恍然之间，仿佛是少年时曾经走过的章台永巷。过了三五丈幽暗处，一个拐弯，前方遥遥一片光亮，仿佛又要出洞。走到光亮近前，竟是一方深不可测的天井。向上看去，一片蔚蓝孤悬高天，一朵白云悠悠荡荡，一片阳光直洒而下，透过天井半腰的细密铜网，落在洞底成了一片整齐排列的“光砖”，明亮和煦的天井隐隐弥漫出一种奇特的神秘。

“幽幽斯井，愿日月之恒光。”嬴异人不禁低声吟诵了一句。

“慨其叹矣！遇人之艰难。”对面铿锵一句，吕不韦倏忽站在眼前。

“哀心无志，异人谨受教。”

“公子有此悟性，不韦甚是欣慰。”吕不韦扶住了嬴异人笑道，“那日未及谋划，公子心下必是忐忑。今日请公子到此，是要给公子一方脚石。”说罢向西门老总事已经打开的天井四面石洞一指，“公子且看，此乃吕氏之邯郸金库。北洞存赵金六万余，南洞存楚金六万余，西洞存魏钱齐刀共计十二万，东洞存各色珠宝玉璧珍奇古董三百余件。一并计之，大体在二十万金上下。”

“天！先生富可敌国矣！”嬴异人一声惊叹。

“不。这只是吕氏商社的金库之一。”

“……”

“公子请入座。你我谋划完毕，西门老总事会带你逐一验看。”

两人在天井正中的石案前席地对坐。老总事捧来一只大铜盘，盘中是两大碗飘着甘醪异香的果酒。吕不韦笑道：“此乃邯郸甘醪薛特酿的山果醪，已经窖藏了五十年。我遇大计，饮酒只限一碗。公子另论，尽可一醉也。”

“先生差矣！”嬴异人拍案慨然，“公为我而计，异人岂能醉生梦死？公之规矩，也是异人规矩，一碗了事。”

“好！”吕不韦原是多方试探嬴异人禀赋心志是否可造，如若委实不堪扶植，自当退而重操商旅，此刻见这位王孙举一反三，于酒色二字尚能自律，心下十分高兴。两人碰得一碗，吕不韦问：“咸阳朝局大势，公子可否清楚？”见嬴异人连连摇头，吕不韦便将范雎鲁仲连平原君等所说情势，加上自己的条分缕析，从长平大战后说起，一气说了半个时辰，仿佛亲历亲见。嬴异人听得感慨唏嘘不能自已，末了一声

哽咽道：“嬴氏凋零如斯，异人于心何安？先生若有良谋长策，自当决计听从！”

吕不韦叩着石案道：“长策远图，也须以第一步为根基。目下只说起步：三年之期，全力使公子重回咸阳。开步最难。我之谋划：不韦营咸阳，公子营邯郸，全心周旋，力谋胜算。”

“我？我……却如何周旋？”

“公子毋忧也。”吕不韦悠然一笑，“旬日之后，这座金库的主人便是公子。公子当在邯郸广交名士，疏通国府，教异人的贤名传遍列国，更传到秦国。”

“先生……”嬴异人的脸刷地白了。

“公子毋得他想。”吕不韦摇摇手打断了嬴异人的急切表白，沉重地一声叹息，“坦诚相告：不韦不吝金钱，唯一担心处，是公子心志不坚，一朝金钱在手，玩物丧志，舍大事而图享乐……若有那一日，嬴异人、吕不韦，将成为天下笑柄也。”

“先生！”嬴异人嘴唇猛烈地抖动着，从腰间大带猛然抽出一把短剑，“先生引我起死回生，嬴异人若自甘沉沦，当为天地不容！”说话间左手在石案上一摊，短剑一闪，左手小指蹦出了丈余之外。

吕不韦肃然站起深深一躬：“公子有此壮士之心，不韦夫复何言？”

西门老总事已经匆匆过来，将嬴异人的伤口上药包扎。不消片刻，嬴异人疼痛全消神色如常。吕不韦笑道：“公子若有精神，今日尚有最后一事。”

“先生但说无妨。”“敢请公子，将十六年的王孙生涯细细叙说一遍。”一声叹息，嬴异人点点头，断断续续地说了起来，直说到天井的日光变成了月光，月光又变成了日光。

四　博徒卖浆　风尘两奇

太阳初升，吕不韦的单马轺车轻快地进了博酒道。

博酒道者，广聚天下美酒之大市也。这是邯郸城名闻天下的一条三里长街，列国酒铺比肩相连，酒香几乎弥漫了半个邯郸。商市规矩：酒市不开饮。也就是说，这博酒道之市易，只做整桶整车的买卖，没有饮酒场所。如此一来，大酒市不会夺了诸多饭铺酒肆客寓的聚饮生意，商旅之间相安无事。然则，气势如此宏阔的酒市，果真没有酒商酒痴与游人的品啜之处，也是煞了风景。岁月磨合，这博酒道两侧便有了三条小巷，却是专一的卖浆去处，市人一律呼为“浆巷”，堪称别有趣味的饮者佳境。

浆者，淡酒也，时人俗称“醪”，后世流变为“醪糟”。浆者醪者醪糟者，实则都是酵酿的米酒，其历史实在是源远流长。《周礼》记载：天子六饮，水、浆、醴（甜酒）、凉（以水调酒）、医（药汁）、酏（粥）。其中的“浆人”一职，便是专司酿造这种甜淡米酒的作坊。浆之酿制，三两日便能成酒，只能鲜饮，不能长途贩运。见之于酒市，自然只能是邯郸国人的小买卖，既不会伤及诸多饭铺酒肆客寓，也给博酒道增添了几分饮者神韵，便成了邯郸酒市的一道特异风景。深深小巷，且酿且饮，时鲜家常，别有神韵，大得市人青睐。

轺车在博酒道走得片刻，到了中间一条浆巷。这是一条石板小巷，干净整洁，两侧小店挑出各色酒旗，醇香酒气腾腾弥漫。巷中无车无马，尽是各色酒痴游荡，进进出出，呼喝熙攘，比大街还多了几分热闹。轺车停在了街巷相接的空阔处，吕不韦信步进了小巷。边走

边打量间，酒旗林中一面菱角黄旗飘荡，“甘醪薛”三个大红字招摇夺目。吕不韦眼睛骤然一亮，径直向这家酒铺走来。

甘醪酒铺在三级青石台阶之上，三开间门面简朴洁净。进店三尺处，立着一道及胸高的红木柜台，柜上一列排开着九只大陶罐，红布压口，大碗扣盖，纤尘不染。柜后一位长须散发的红衣中年人，正悠闲地打量着各色行人，毫无寻常酒家招揽市人的殷勤。见吕不韦进店笑吟吟地四处端详，柜后红衣人也只微笑着一点头。

“敢问酒家，甘醪卖与不卖？”

“买则卖，不买则不卖。”

“店家所答，非经商之道也。”吕不韦一阵大笑，“卖则有买，不卖则无买。何来买则卖，不买则不卖？”散发红衣人不紧不慢：“邯郸酒谚：甘醪薛，买则卖。此谓酒卖

识家。不买者，实则不识。遇不识者，叫卖亦无买。”

“如此说来，不买甘醪，便是不识甘醪？”

“识则买，买则识，不买不识，不识不买，市井交易之道也，何足怪哉！”

“好！敢请酒家赐饮三升！”

红衣人一点头，从柜下拿出三只陶升一字排开：“甘醪两饮，是凉是热？”

“一凉，一热，一温。”吕不韦指点着三只陶升。

“先生酒道人也！”红衣人笑得很是开心，捧起柜上大陶罐，向第一只陶升斟满了黏稠清亮而又略带红色的甘醪。又从身后炉架上提过

一个铜壶，向第二只陶升斟满，酒气蒸腾，一望即是烫酒。随后又向店后喊了一句，“温酒一升——”木屏后一声答应，转出了一位中年女子，怀中抱一只丝绵包裹的陶罐，利落地斟满了第三只陶升。

红衣人一拱手：“先生，请品甘醪三味。”

双手捧起凉酒长鲸饮川般一气而下，吕不韦长长一嘘：“冰甜而能出得酒气，上佳！”红衣人瞅瞅剩余两升，却不动声色。吕不韦又捧起了温酒，一大口一大口地吞饮，一升下肚已是面色微红，不禁拊掌赞叹：“温润利喉，酒力绵长，大妙也！”红衣人脸上绽开了笑意，双手捧起热气蒸腾的陶升：“先生请。”吕不韦一拱手笑道：“两饮之后，甘醪须当佐餐品啜，否则大醉三日。甘醪三饮，足下寻常只赐客人两饮，原是为此。今日在下破例，然却酒力不胜，敢请见谅。”红衣人哈哈大笑道：“先生深知甘醪之妙，夫复何言！说，买几多？”吕不韦笑道：“欲买甘醪三百斤，今日便欲装车。”红衣人目光一闪，揶揄地笑了：“甘醪薛百年酒基，日酿一坛。三百斤甘醪，先生要断我生路？”吕不韦深深一躬：“薛公莫非当真久居酒肆乎？”红衣人愣怔片刻，肃然拱手：“这升热酒，敢请先生后堂一饮。”

吕不韦进得店中，才见这位闻名邯郸的“甘醪薛”原是左腿微瘸，手中一支铁杖点地，别有一番沧桑气韵。甘醪酒铺只有三进。所谓后堂，实是后院作坊与店面之间的一排大屋，右首寝室，通道左首的两间隔成了待客的厅堂。中年女人热情地捧来了一大盆炖羊蹄、一大碗时鲜秋葵，甘醪薛便请吕不韦佐餐热饮。

吕不韦饮得面色红润，不禁慨然一叹：“薛公深藏陋巷，暴殄天物也！”

“酒各有品，人各有志。不达，则独善其身罢了。”

“独善其身？”吕不韦摇头一笑，“薛公原本大梁名士，正欲游学天下一展才具，却遭官场一班文吏诬陷下狱。虽经信陵君援救脱难，却为权相魏齐所忌，不得已避居邯郸市井也。信陵君客居赵国，多次与薛公做布衣畅饮，引得平原君嘲讽信陵君有失风范。薛公不欲累及他人，从此与信陵君不相往来。如此独善其身，公不以为过乎？”

薛公冷冷一笑：“煞费苦心，探人踪迹，先生意欲何为？”

吕不韦起身肃然一躬：“大业于前，愿先生助我。”

良久默然，薛公扶杖一笑：“先生一介商旅，何事堪称大业？”

“立君，定国，平天下。”吕不韦一字一顿。

“何国何君，竟容商旅施展？”

“公若有心，自当和盘托出。”

“买则卖。”

“好！甘醪之道也。”吕不韦大笑一阵，重新入座，将诸般事体与自己的谋划讲述了一遍，末了道，“不韦之意，欲请薛公入世，做异人策士，助其扎下根基之名。薛公意下如何？”薛公目光炯炯，爽朗一笑：“识则买，买则卖。先生识我信我，甘醪薛只有卖也。”

“只是，邯郸从此没了甘醪薛，酒痴们要骂我了。”两人一阵大笑。吕不韦道：“酒铺善后我立即来做，公全身出山可也。”薛公点点手杖道：“此事倒不忙，须得善后时我自会料理。先生尽管派事便了。”吕不韦慨然道：“好，三日后请公到云庐一聚。”薛公沉吟道：“我有一老友，智计过人，先生若能见容，大事可成也。”吕不韦肃然拱手道：“不韦若有褊狭处，愿先生教我。”薛公摇头笑道：“先生

错会了。薛某此说，因了此人委实大异常人。纵如信陵君之贤，初见此人也是大皱眉头。是故，担心先生不能见容也。”

吕不韦笑道：“愿闻其详。”

薛公所说之老友，人呼“毛公”。这个毛公生于书吏世家，自幼喜囫囵读书，不求甚解却读得极快，借着父亲在王宫典籍库做小官，十六岁时便读完了所有能见到的藏书，且能说得每书之大要精义。一班弱冠士子交游论学，毛公论无敌手，一时声名大噪。列国游学大梁的士子闻风纷纷约战，毛公慨然应约大胜三场，从此却讳莫如深闭门不出。薛公与其交好，或问如何读尽天下之书？毛公嘿嘿一笑：“只拣明白能懂者，读得几处便是。”又问生字如何？毛公又是嘿嘿一笑：“蠢也！绕过便是。它不认我，我何认它？”薛公恍然道：“如此之学，犹如浮萍。我欲游学天下以增根基，兄若与我共往磨炼，大才可期也！”毛公却哈哈大笑：“我等你归来，你若论战胜我，我再出游不迟。”

薛公将走未走之日，那场诬陷之祸骤然降临了。毛公挺身而出，奔走官场为他呼吁。也不知走了甚个门路，毛公竟闯到了丞相魏齐的政事堂，当厅指斥大梁官场种种弊端，历数丞相府一班文吏的斑斑劣迹，引经据典，嬉笑怒骂，激烈敦请立即开释薛公。魏齐大是惊愕，一时不能决断。此时，主书老吏在魏齐耳边低声嘟哝了一阵，魏齐当即拍案：“一介少年士子，有此才学胆识，大魏之幸也！你且留下，明日随我进宫，如前对魏王陈述一遍，定然如你所愿。”

次日大朝，毛公在魏国君臣聚集的大殿上一气慷慨激昂了半个时辰。话音落点，举殿大哗。大臣们争相指斥，罗列出毛公引经据典的三十多处谬误，罪名更是一长串：亵渎圣贤、玷污典籍、杜撰诗书、臆造史迹、惑乱视听、心逆而险、行僻而坚，等等，等等。最后是统摄典籍的太史令定论：“此儿险恶，毕竟弱冠，不教之罪在其父：擅携

此子出入典籍重地，肆意截览，遂成鲁莽灭裂之徒。臣等请灭其族，以戒后来！”

在举族被屠戮的那一日，毛公疯了……半年之后，出狱的薛公得信陵君援手，找到疯癫的毛公，星夜北上来到了邯郸，在市井之中开始了漫长的隐名生涯。

“天磨才士，以至于斯！”吕不韦一声叹息，“此公灵异，疯癫必是示人以伪。”

“先生洞明也！”薛公一声叹息，“虽则不是真疯，然此公性情行径也是大变了。他不屑做我这般生计操持，更不愿受我接济，只混迹坊间博戏赌徒之中谋生。也是此公灵慧无双，逢赌必赢，三两年间落了个‘毛神赌’名号，金钱直是哗啦啦脚下流淌。”

“奇哉毛公也！”

“偏他做派更奇。”薛公笑道，“此公只求赢赌，不求赢钱。每日赌罢，哈哈大笑着将案上金钱分还输家，自己只取十钱，一日酒食而已。开始，输家们不要，他便将钱撒到门前街市任人拾取。如此一来，一班赌痴不怕输，赌注越来越大，多时一日竟赢千金。金如山钱如水，人却只是一领布衣一间破屋，日每只要一瓢之饮，乐呵呵神仙一般。久而久之，坊间博者赌者无不视为神异，聚相追随求技，追随之众，绝不下孔夫子三千弟子。”

“诸子百家，可添一赌学也！”

“此公却不立门不收徒，只硬邦邦一句：‘看会才算真本事，教会算个鸟！’年复一年，此公落拓依旧，每日一赌一醉一孤眠。正是此公这等做派，才引得信陵君与平原君几乎失和。”

“噫，却是为何？”

原来，合纵败秦之后，信陵君因窃兵救赵不能回魏，客居邯郸。

得闻毛公薛公隐于邯郸市井，便着意访查。那一日，布衣徒步的信陵君突兀进了甘醪薛。薛公大是感慨，两人一番痛饮。海阔天空一阵，信陵君拉薛公去寻觅毛公。此公原不难找，未过三家博戏赌坊，便听见了他特异的嘶哑笑声。信陵君历来厌恶玩乐无度，只在门厅等候，请薛公进去拉毛公出来，到他府邸聚饮畅叙。不料薛公进去一说，此公却瞪起眼睛嚷嚷一句："信陵君是甚？不晓得也！"又埋头赌案了。薛公心下气恼，一挥铁杖挑翻了那张赌案："你只说，去也不去！"见薛公发怒，毛公却又突然笑嘻嘻嚷叫起来："甘醪薛好没道理，请人可有此等请法？果真敬我，来看我赌三局再说！门厅站桩，我便只是个博徒，两不相干！"薛公正在愣怔，信陵君已经走了进来，对着毛公当头一躬："久闻神赌毛公大名，我与你赌得三局如何？"毛公哈哈大笑："痛快痛快！侍儿开案设局！"一班风雅赌徒谁不知信陵君大名，立时一片喝彩纷纷押赌。闻讯而来的赌坊总事立即亲自做了司赌，一清点押下赌金，竟全数都押在了毛公一边，一案足足三百金之多。司赌笑问信陵君是否足赌？信陵君微微一笑："区区数百金何足道哉？"

片时之间，信陵君连胜三局！

邯郸博戏赌坊大是轰动，赌痴们闻风拥来，将这家赌坊围了个水泄不通。毛公大皱眉头，却也是无可奈何，对着信陵君深深一躬："命也数也，我服君矣！毛公当以誓约，从此戒赌。"信陵君哈哈大笑，拉着毛公出了赌坊。三人招摇过市，一时引来市人观之如潮。

消息传开，平原君大不以为然，对夫人大发议论："夫人兄长天下无双，今日我却听说，他竟与博徒卖浆者同游，招摇过市，越轨也！妄人也！"夫人原本是信陵君妹妹，将平原君这番议论告知了兄长。信陵君却道："赵有平原君，我方敢于窃兵救赵。不想平原君却只图豪阔交游，而不求士也！无忌在大梁，常闻毛公薛公之能，今日居赵，深

恐不能相见。我纵与之布衣同游，尚未必得人。平原君竟以为羞耻，实不足共举也！”即时便要整装离开赵国。平原君得知，惭愧不已，当即登门，免冠谢罪，诚恳挽留信陵君。信陵君虽没有离开赵国，却也与平原君疏离了许多。平原君门客得知这一番言论，几乎有一半离开平原君，归附了信陵君。

“这位毛公，目下居于何处？”吕不韦精神大振。“先生但能见容，三日后我等聚会。”薛公笑道，“此公戒赌后行踪无定，仓促访去，实在未必能见。”

离开博酒道回到云庐，吕不韦唤来西门老总事商议一番。老总事当即驾车去了嬴异人的幽居小巷。两日之间，诸事已经安排妥当。第三日清晨，吕不韦亲驾一辆宽大辎车到博酒道接来了毛薛二公。进得云庐，嬴异人殷殷迎出，吕不韦一番中介，毛公薛公与嬴异人相互见过，进了云庐大帐品茶会商。

经月余调养，嬴异人的菜色虽未褪尽，却也比先前英挺了许多。待各人一落座，对毛薛二人正式地大礼一拜，诚恳谦恭地请求指点。

“天也！”一直似睡非睡半闭着眼睛的毛公突然拍案笑叫，“此事大妙！成也成也！你等莫问，天机不可泄露！”薛公倒是不动声色，只向嬴异人微微点了点头。吕不韦笑道：“天机者，人谋也。我等还是就事论事，说实在出路。邯郸不立根基，咸阳便是枉然。”薛公不紧不慢道：“出头邯郸固是根本，然公子蛰居已久，不宜暴起，须得循序渐进。就大势而言，以两三年出名为宜。以先生之大时排序，似无不妥。”吕不韦皱着眉头道：“我明春赴咸阳，须得公子一个贤名，否则无以着手。公之谋划固是稳妥，只三年后再赴咸阳……”正在沉吟，“啪”的一声拍案，毛公沙哑的声音嚷嚷起来：“不行不行！老子云，道可道，非常道。非常之事，岂能以常法处之？老夫之见，此事只在明春之前一举成名！有个潜龙勿用，还有个亢龙有悔，我只给他个飞龙在天！”薛公不耐地挥挥手：“夹七夹八，生熟并用，老病也！

你只说，半年之间如何一举成名？”毛公非但丝毫不以为忤，反倒是哈哈大笑：“老薛哥只想，我这劳什子赌神，如何一举成了名士？”

“还不是信陵君……”薛公突然打住了。“着啊着啊，飞龙在天也！先生公子，此事只在我这老哥哥一念了。”薛公悠然一笑道：“这癫狂老说得也是，若与信陵君一交，倒当真是一举成名也。”

吕不韦大是振作：“两公得信陵君激赏，谋划得当，定然有成。”

“哎哎哎，”毛公连连摇手，“信陵君持重肃杀，虽看得老夫为士，却不喜老夫狂态。此事老夫无用，非我老哥哥出马，老夫只抱个龙尾跑跑。”

吕不韦肃然一躬：“薛公稳健缜密，不韦拜托也。”

薛公慨然拍案：“既谋共事，何消说得！”转身铁杖一指毛公，“你个老癫既自承抱龙尾，便在一个月内做成一事。”

“但说无妨。”

“寻觅得一部失传兵书，教得公子烂熟于胸，且须得有几句真见识。”

“呜呼哀哉！你老哥哥偏要我读书么？”毛公一脸苦笑，大是摇头。

举帐哄然大笑。吕不韦向帐口老总事一挥手：“上酒，边饮边说。”片刻丰盛酒菜上案，四人一直议论到日暮方散。送走三人，吕不韦疲惫地靠在了坐榻上，恍惚之间，蒙眬了过去。老总事正要灭灯，吕不韦却又蓦然睁开了眼睛：“西门老爹，正有一段空时，我须得回濮阳一趟。”老总事看了看吕不韦，却没有说话。

“有甚不妥么？”

“先生有卓氏之约，至今未践……”

“对也！”吕不韦恍然笑了，“一个大转弯，忙乱了。”

五　商旅说政　女儿生情

秋色斜阳之下，两骑快马出了邯郸北门，直向山塬深处而去。

行得片时，快马进入了一道河谷，山势也渐渐高峻起来。后行红马骑士高声一句：“先生，滏阳水！”前行白马骑士闻声勒住马缰，从怀中皮袋摸出一方竹板打量一眼道：“前方东首，走！”一抖马缰，那匹雪白的骏马一声长嘶飞了出去。两骑前行三五里，东山一道峡谷在望，走马进得谷口，草木葱茏苍翠，深秋时节毫无萧瑟气象。转过一道山弯，峡谷豁然张开，一片粼粼明澈的大水荡在眼前，天光云影山色草木林林总总地重叠倒映，顿时令人心神明朗。白马骑士观望一阵，见湖对面两座山头若断若续，便从湖边草地走马绕了过去。

“先生，天卓谷！”暮色之中，红马骑士扬鞭遥指。

果然，山口东首的白石山崖上“天卓谷”三个大红字依稀可见。空谷幽幽，谷口没有任何守护。走马入谷，已是暮色四合，遥遥便见远处点点风灯闪烁，一阵似琴非琴的乐音在谷风中漫漫飘来，舒缓深沉绵绵不断。前行骑士突然一提马缰，那匹白马一声长嘶向灯光处飞去。

渐行渐近，隐隐一片屋楼连脊而去，四角高高的望楼上摇曳着硕大的风灯，随风传来刁斗声声，一个苍老的呼喝分外悠长：“初更已至，瓦屋灭灯——”倏忽之间，随山起伏的低矮瓦屋的灯火一齐熄灭，唯余山根下的三座木楼闪烁着点点灯光。显然，这里是天卓谷的主人庄园。

两骑到得庄前广场，白衣骑士翻身下马，将手中马缰交给身后红衣骑士，向庄门而来。此时秋月已上山巅，雄峻的石坊在月光下一片清幽，旁边一柱高杆上吊着三盏斗大的铜灯，“天卓庄”三个大字赫然在目。石坊内一箭之地是六开间的宏阔庄门，六根合抱粗的廊柱上各悬一盏铜灯，灯上是状貌奇异的六种神兽——鹰、龙、麟、凤、虎、龟。灯光明亮，庄门紧闭，偌大门厅既无庄兵，亦无门仆。似琴非琴的乐音从幽深的庄院中飘出，与朦胧山月融汇成一片，使面前这座庄院平添了几分神秘。

白衣人凝神片刻，和着乐声击掌拍了起来，啪啪之声若合符节。乐声戛然而止。片刻之间，大门隆隆拉开。“呜呼神哉！果然公子也！”随着一声惊叹，须发雪白的老卓原哈哈大笑。

“不韦大哥——”远远一声清亮的呼唤，一个绿裙飘飘的少女飞到了面前，红着脸气喘吁吁兀自一阵嚷嚷，“日暮马鸣，我说是大哥白马，爷爷偏不信，还说我出神入幻！方才掌声，还是不信。不信不信，却比我走得还快！”

“不速之客，有扰卓公。”吕不韦深深一躬。

老卓原快步下阶扶住吕不韦笑道：“公子光临，老夫何其快慰也。来，快快请进。”拉着吕不韦笑呵呵一挥手，“昭儿知会家老，备酒！”少女一声答应，飞步去了。此时却闻高处一声长喝：“贵客夜至，灯火齐明——”呼喝落点，庄中灯火点点燃起，倏忽现出层叠错落的楼台亭榭与鳞次栉比的片片房屋，且行且看，大是不俗。

坐落在半山松林的三重木楼是天卓庄正屋。进得大厅，绿裙少女已经在利落煮茶了。卓原笑道：“公子啊，此乃老夫孙女，名叫卓昭。昭儿过来，见过公子了。”少女红着脸走过来一礼：“卓昭见过不韦大哥。”老卓原板着脸道：“礼见贵客，昭儿何能僭越辈分！”吕不韦哈哈大笑：“不拘不拘，各随各叫，说话方便而已。”卓昭粲然一笑：“还是

不韦大哥好。”转身对着爷爷一个鬼脸，“孔夫子也！”裙裾一闪飘到茶案前去了。卓原轻轻叹息一声摇摇头一笑：“自幼多宠，老夫也是无可奈何也。”吕不韦慨然赞叹：“小妹灵慧率真，文武兼通，原是得卓公真传也！”“公子此说，老夫却是惭愧。”卓原摇头大笑，“此儿言不及商，只将商旅当做游历，却不学商家本事，除了练剑，只对诗乐两样痴迷。老夫原指望卓门出个商旅女杰，眼看烟消云散也。”

说话间两人入座。卓昭一声笑叫：“不韦大哥，茶来也！”左手铜盘右手提篮已经到了眼前。左手铜盘是两只茶盏与一只绵套铜壶，右手提篮是一具茶炉一匣木炭。人到眼前，眨眼之间将诸般物事摆置妥当：一只盛茶铜壶斟出两盏热茶上案，精致的青铜茶炉已经在旁边案上安好，蓝莹莹木炭火已经燃烧起来。

“香！滑！酽！”打开茶盅品啜一口，吕不韦连声赞叹一番评点，“清香固如越茶，却比越茶多了几分粗厚，茶色绿中带红，茶汁略带滑腻，清苦于前，甘甜于后。”

“公子好鉴赏也！”卓原笑得很是快意，“此茶乃越地茶树苗，二十年前老夫带回几株山庄自栽。采得茶叶，不料劲力大大过于越茶，专一地克食利水，寻常人饮得一两盏，肚腹便呱呱叫了。”

盏茶下肚，吕不韦果然觉得腹中响动起来。正觉尴尬，卓昭笑吟吟捧来一盘白酥松软的胡饼：“这是马奶子烤饼，爷爷说点茶最好。”

吕不韦点点头夹起一个吃了，腹中顿时舒坦，瞄得一眼有些惊讶：“卓公如何却没动静？”卓昭咯咯笑道：“爷爷铁肚肠，每日清晨饮茶半个时辰，从来不须点补也。”吕不韦不禁诧异：“噫！此等本事我等却是望尘莫及。”卓原哈哈大笑：“日久成习，算个甚本事，上酒！”

六盏明亮的铜灯下，两案酒菜片刻上齐。吕不韦不经意地吸了吸鼻子：“噫！百年赵酒么？竟能透海生香！”卓原悠然一笑，点点两座

中间的木制酒海：“公子所言不差，此酒正是窖藏百年的赵国陈酿，乃当年赵敬侯特意酿造，献给魏武侯之礼酒。卓氏祖上与赵国酒监交厚，买下了三桶窖藏，至今当是一百零三年。”吕不韦闻言肃然一拱：“不韦品酒尚可，原不善饮，敢请卓公换得甘醪即可，此酒当留做大用为是。”“公子差矣！”卓原摆手一笑，“十余年来，老夫多闻吕氏商社之名，惜乎无缘结识。鸿口渡老夫遇劫，若非公子义举，我爷孙如何得脱困境？老夫商旅五十余年，也算识得几多人物，然如公子气象者，却是绝无仅有。美酒逢嘉宾，老夫倍感欣慰矣！”卓昭跪坐两案之间，此时笑道：“不韦大哥，我不夜食，来为你等斟酒。”说话间打开厚重的红木桶盖，揭下桶口一层红布，利落地挥起长把木勺先向卓原案头爵中斟酒。

“昭儿错也，公子乃我嘉宾，何能后之？”

卓昭一笑：“大父尊长，不韦大哥，不错也。”

“又来也。”卓原板着脸，“礼仪有屈，岂是待客之道？”

吕不韦诚恳地一拱手道：“启禀卓公：不韦原是晚辈，又兼单传，真高兴识得此等一个小妹。尚望卓公许小妹随心所欲，礼法过甚，不韦也是拘谨。”

“公子既有此言，老夫也就不做孔夫子了。来，干得一爵！”

吕不韦慨然饮干，卓昭手中的细长酒勺随着咯咯笑声飘了过来：“不韦大哥真好！”一勺清酒如银线般注向爵中，灿烂的脸上却骤然掠过一抹红晕。

卓原一捋雪白的长须笑道：“老夫对公子尚有不解之处，不知能否坦诚相向？”

“不韦正欲求卓公指点，自当坦诚以对。”

卓原字斟句酌道：“老夫观之：公子理财经商，已是天下佼佼；处事圆通干练，颇似治世能臣；谈吐清雅丰文，却似当今名士；救难披肝沥胆，又有战国任侠风骨。以公子才具，凡事皆可大成。然人皆有本，老夫敢问：公子之志，欲以何事为本？”卓原话音落点之时，卓昭两只明亮的眼睛盯住了吕不韦，少女的妩媚骤然变幻成了审视的犀利。

吕不韦手抚酒爵，长驻脸庞的微笑中增添了几分庄重，突然举爵一饮而尽，拉过酒巾沾沾嘴角，陷入一阵沉默。“卓公此问好极！”

吕不韦终是慨然开口，“十八年前，不韦继承父业初为商旅，其时之志，是成为天下巨商，与秦国寡妇清、齐国程郑、魏国孔松、赵国卓公、楚国猗顿相比肩，成为天下屈指可数的大富家族。然则，久历商旅之后，不韦却倍感商人之软弱，以致又生踌躇……”一声深重叹息，似自责，又似彷徨。

“商人软弱么？我看不出也。”卓昭笑得有几分揶揄，又有几分顽皮。

“孩子家知道甚来！”卓原脸色一沉，“商家不软弱，我社货船如何能在鸿口渡横遭盘查？大父如何能被官府突兀扣押？”

“不韦所言，却非此意也。”吕不韦摇头一叹，“若是此等个人遭际，不韦倒实在不放在心上。关卡盘查，贪官索贿，于商家原是寻常。”

“噢？”老卓原困惑地笑了，“何事之弱，于商家不同寻常了？”

“十年前，一个孤寡的老妇人教不韦明白了此间分际。”吕不韦猛然饮得一爵，断断续续地说了起来——

燕国灭齐的第四年，吕不韦随鲁仲连海船秘密进入齐国海岸。卸下援助物资后，吕不韦带着一个采货执事进入了齐国，意欲试探一条从琅邪直达即墨的陆上商路。鲁仲连说太冒险。吕不韦却说乐毅要仁政化齐，不妨一试，商旅之身，谅燕军也不会如何。便上路了。那日黄昏时分，进入了即墨以南的大沽水河谷，遥遥一片残破的房屋笼罩在暮霭之中，死一般沉寂。村口大道旁，一个白发散乱的老妇人扶杖伫立，凝望着夕阳一动不动，几是一具石俑。吕不韦看得心酸，下马向老妇人深深一躬，从怀中掏出一只金币叮当作响的丝织钱袋，双手恭敬地捧给了老妇人。老妇人缓慢木讷地摇了摇头，抬起手杖，环着死一般沉寂的村庄转了一圈。吕不韦顺着老人的手杖望去，村外疏疏落落的树林中吊满了血肉模糊的尸体，破衣烂衫随风抖动，惨烈萧疏不堪卒睹。

“老人家，跟我走吧……”吕不韦哽咽了。一阵马蹄声急骤而来。老妇人身体一抖突然开口：“客官快走！”吕不韦没有走，他偏要看看乐毅统率的燕军是如何“仁政化齐”的。片刻之间，一队棕色皮甲胄的燕军骑士飓风般驰来，下马便来撕扯老妇人。吕不韦愤怒地大喝了一声：“住手！这是燕军仁政么！”骑士头目打量着吕不韦连连冷笑：“嘿嘿，足下何方牛鼻子，硬插到老子眼里来？仁政不仁政，是你管得么？闪开！”吕不韦高声怒斥：“乐毅明告列国，燕军仁政化齐，莫非要欺骗天下不成！”骑士头目目光一阵闪烁，扬着马鞭吼叫起来：“鸟个仁政！齐军当年杀燕人，你小子见过么？我等奉骑劫将军大令，征取军赋，这个村庄无粮无钱还死硬！这个老妇，暗中撺掇民人抗赋，不该杀么！”

“此村赋税几多？我替老人家交。”

骑士头目一指树林尸体呱呱大笑：“你交？此村刁民三年不纳赋，你全包？”

吕不韦冷冷点头："说，折金几多？"

"嘿嘿，你纵开得金库，官爷只是不要。"骑士头目阴险一笑，勃然大怒，"小小商人，甚个鸟货！竟敢诽谤我燕军大政，来，一起捆了！"

燕军骑士不由分说，将吕不韦主仆与老妇人大绳捆起，撂在马上风驰电掣般去了。在即墨城外的燕军大营，骑劫一脸不堪地讯问了他们，哈哈大笑着收缴了吕不韦随身所带的两只金币褡裢，说念他"义举助燕"，放了他与老妇人一条生路。

老妇人与吕不韦只走回到一片尸体废墟的故里，再也不走了。吕不韦主仆守候了一夜，老妇人终是圆睁着双眼去了。弥留之际，老人只断断续续留下了一句话："客官，商家金钱，买，买不来天下太平呵。"

……

老卓原默默叩着大案，眉头紧紧地锁着。卓昭已经是隐隐抽泣了。吕不韦沉重地叹息了一声："不韦纵然富甲天下，又能如何？救不得老人家一条孤残性命，止不得小军头目一次任意杀戮……金钱，买不来天下太平。老人家这句话，使不韦从天下大商的美梦中惊醒过来。生平第一次，不韦感到了财富与金钱的苍白软弱，感到了世间有比金钱更强势的物事。"

三人默然良久，卓原蓦然一句："老夫忖度，可是公子已经有了从政志向？"

"卓公明鉴。不韦不敢有虚。"

"公子信得老夫，夫复何言！"卓原慨然一叹，"金钱虽则买不来天下太平，然却可铺垫权力之路。老夫今日一诺：公子日后若有所需，

卓氏钱财尽公子提调。”

骤然之间，吕不韦一阵感奋一阵歉疚，心下顿时吃重。

拜访卓原的来路上，吕不韦已经想得清楚：放弃业已大获成功的商旅生涯，扶植嬴异人谋求权力，原本是一种极为冒险的转折。在常人看来，实在是匪夷所思。过不了一年半载，这件事必将在天下商旅士子中传开，各种非议也必是沸沸扬扬。商旅生涯固可对任何传言一笑了之，为政却是不能。权力是天下公器。器之为公，民心民意是根基。民心者何？士农工商之公议也。谋求权力而不顾及天下公议，那便是背道而驰，在战国这个大争之世决然站不住根基。之所以要嬴异人在邯郸先立名而后动，本意正在于此。嬴异人如此，自己也一样须得不断增强名望，没有大名，进入秦国便会事倍功半。目下自己仅有的名望是商旅之名，无论如何不能因将来的传闻而毁了这仅有的根基。卓氏是天下巨商之一，老卓原的豪侠与眼光更是为同道钦佩，若得卓氏口碑支撑，自己的根基境况便要舒展许多。存了此等心思，吕不韦决计不对老卓原做任何隐瞒，全然坦诚对之，若得冷遇，也还来得及补救。不想老卓原非但解他情怀，且慨然一诺，许“卓氏钱财尽公子提调”。心存机谋而得对方大德，吕不韦如何不惭愧歉疚？所以吃重者，在于此事前途渺茫，结局实在难料，如何能将卓氏一门再陷将进来？

想到此间，吕不韦离座深深一躬：“卓公高义，不韦铭记在心。

然则，入政风险远过商旅，不韦何敢将卓氏商社拖入无底黑洞？”

“公子差矣！”老卓原哈哈大笑，“钱多了，找条正路花他一番，岂非强如堆在石窟生锈？公子用它谋得正途，正好替老夫操了这份心也！”笑得一阵又是喟然一叹，“实不相瞒，老夫也曾经有过入政之心，想做个赵国白圭(注)。不想惨淡经营近十年，耗金巨万，却是为山九仞功亏一篑，又回头重操旧业了。”

“啊——”吕不韦轻轻地惊呼了一声，“卓公有过入政之心？”

卓昭也惊讶地瞪起了眼睛：“大父几时入政，我如何不知？”

“那时呵，你父亲也才十余岁，你却在哪里？”老卓原呵呵一阵诙谐，接过卓昭捧过来的大爵汩汩饮了几口，悠悠然从头说了起来——

卓氏祖上本是“秦赵”。秦赵者，秦人入赵也，入赵之秦人也。

四百多年前，流落西陲的老秦部族因勤王镐京，从戎狄兵劫中挽救了周王室，被封为东周的开国诸侯。大举东迁之时，老秦部族遭遇戎狄余部的猛烈袭击，一支秦人被围困在了大峡谷之中。三月之后，这支秦人得山民援助，从狩猎小道分路突围，曲曲折折地进入了赵国的北部山地，聚拢之后尚有三万余人。对于人口稀少的赵国来说，这支善战勤劳的老秦人是一笔巨大的人口财富。赵国善待老秦人，特许秦人迁徙到晋阳沃土农耕狩猎放牧生息，入仕从军与国人等同，毫无歧视。久而久之，这支秦人安定下来，真正地化入了赵国。赵国原有“秦赵同宗”的流传，说三皇五帝时秦人赵人原本便是同族一脉，秦人入赵，如认祖归宗。进入战国，秦国痛感人口单薄，献公、孝公、惠王三代锲而不舍地秘密联络“秦赵人”返国。终于，在孝公末期，一万六千余“秦赵人”回到了秦国。此时，秦赵人在赵国已经繁衍为数十万人的大部族，何去何从，对于两国都是举足轻重的大事。

赵成侯慌了，亲自巡视“秦赵人”聚居的晋阳、雁门、巨鹿三郡，亲自颁行王书，对“秦赵人”中的望族赐爵，遴选“秦赵人”中的能士贤才入仕官府，并特书减轻所有“秦赵人”的三成赋税。在这次大安抚中，一个商旅家族被赐封为大夫爵位，封地十里，名曰涿乡。究其实，是涿水上游的一片谷地。从此，有了“涿秦赵氏”这样一个大夫爵的商旅家族。爵位传到第二代，已经是赵武灵王胡服骑射之后了。随着赵国强大，“秦赵人”也终于稳定地化入了赵国，成了名副其实的国人。这“涿秦赵氏”的大夫族长很是明锐，觉得这个族姓族号徒招事

端，与族中元老会商，确定了一个新族姓，这便是“卓”。这个姓氏完全摆脱了秦赵烙印，只隐隐约约地留下了对封地渊源的怀恋，大得族人拥戴。

这个族长，是卓原的父亲。

其时，卓氏的布帛生意已经扩展到了马匹与铁器，商事堪称蒸蒸日上。然父亲深感卓氏一族根基太浅，而刀兵之世的商旅生涯是脆弱的，永远不会使卓氏成为一国望族，更不会成为天下望族。一番思虑，父亲决意教少年卓原读书入仕，壮大卓氏根基。父亲的谋划是：长子卓桓经商，次子卓原做官，卓氏一族进退两便。

卓原很有天赋，甚好兵家之学。父亲不惜重金觅得了天下有名的十几部兵书，又请来了一位兵学隐士做卓原老师。十年之后，卓原的兵学剑术俱臻佳境。父亲慨然决断，亲送卓原带十辆重型战车入军。此时战车虽已在战场上淘汰，但古老的从军传统还是保留了下来：国人子弟从军，若做骑士，须得自备战马兵器；若做车士，寻常国人都是十家合力打造一辆战车，可带十名子弟入军；贵胄子弟独带战车从军，入军便可做最低爵位的将军——千夫长。卓原独带十辆重型战车入军，驾车战马四十匹、随车兵卒两百名，当真是声威赫赫。

于是，卓原立即做了千骑长，成了骑兵将军。

其时正逢赵武灵王率军征战草原，几战下来，卓原晋升为万骑将军。因了卓原兵政皆通，赵武灵王破格擢升卓原为平城副将，襄助老将军牛赞镇守北长城要塞。赵国法度：要塞大军之副将，是中大夫爵位，但入朝官，当是该官署的实权主管吏，如同辎重将军赵奢入朝做田部吏一般。如此势头下去，卓原的仕途是不可限量的。然则，便在这踏入大臣门槛的关节点上，废太子赵章的谋逆罪发，与赵章过从甚密的平城主将牛赞，被视为赵章的军中根基，整个平城的将军因此而同受牵连，虽未人人问罪，然升迁之途却显然是停滞了。

没过三五年，做了“主父”的赵武灵王惨死在了沙丘宫。即位的惠文王赵何还是少年，秉持国政的元老大臣赵成，恰恰是在诛杀赵章、剿灭叛乱、逼死主父的三件大功上崛起的，对与赵章有牵连的将军官员一律查勘问罪。邯郸的“废太子党羽”几乎悉数被杀。卓原一班将军却因实在查不出结连谋逆的罪证，只有不了了之。

此时，卓原在平城接到急报：父亲病体垂危，兄长商路罹难。

卓原昼夜兼程地赶回邯郸时，兄长的尸体已经入殓了，只父亲在奄奄一息地撑持着，等着他回来。弥留之际，老父亲只断断续续地说了两句话：“时也命也，二子，回，回来。撑持卓氏，非你莫属……”一言未了，撒手去了。

……

厅中寂然无声。卓昭显然是第一次听大父讲述家族的故事，苍白的脸上挂着泪珠，一句话也说不出来。吕不韦心下一阵悸动，与其说是惊讶，毋宁说是被深深震撼了。天下大商几乎都知道，面前这个须发雪白的老人是半路入商，行事隐秘，极少亲自出面料理商市，因此而得“商隐”之名。可谁能想到，老卓原曾经是一位兵家士子，一员驰骋沙场的战将，一个即将进入庙堂大臣之列的兵政全才。如此沧海阅历，虽亲如孙女而从未显露，今日却和盘托出给他这个仅有一面之交的不速之客，此间深意，能仅仅是报鸿口渡之恩么?

“从此，老夫挂冠辞军，做了商人，回归祖业了。”悠然笑声中，老卓原大袖一挥，将昔日沧桑轻轻拂去了。

“卓公故事，不韦感佩无以复加。”吕不韦肃然拱手一礼，“沧海桑田之变，不韦一时难以窥透其间奥秘，容当铭刻在心，时时咀嚼。”

“故事而已，公子吃重了。”老卓原哈哈大笑一阵道，“老夫业已不堪长夜，但请公子歇息一晚，明日老夫再行奉陪。昭儿，你与家老照应公子了。”说罢向吕不韦一拱手出厅去了。

与老主人一般须发雪白的家老轻步走了进来，向卓昭看得一眼，显然是在目询是否还要继续夜饮？吕不韦笑道：“家老呵，夜饮是不能了。天亮还有一个多时辰，正好赶邯郸早门。”卓昭正在若有所思的恍惚之间，猛然跳起来嚷道：“甚甚甚？哪有个四更离门的客人！家老但去歇息，不韦大哥交给我了。”吕不韦笑道：“久在商旅，几更离门有甚计较？左右也是不能合眼了，何如夜路清风？”“好也！”卓昭一拍手笑道，“我也没得瞌睡，走，有个好去处，正当其时。”说罢拉着吕不韦便走。

从正厅出来，东首是一条葱茏夹道的石板小径。卓昭兴致勃勃地拉着吕不韦从石板道走了上去，渐渐登上了一座浑圆的山头。这座山头虽不险峻，却显然是河谷的最高处，虽是夜阑，视线也极是开阔。此时，庄园的迎宾灯火已经熄灭，鳞次栉比的屋楼闪烁着几处仅存的灯火，使这片在日间极是紧凑的谷地显得辽远空旷。一钩明亮的残月悬在蓝幽幽的夜空，疏疏落落的大星在头顶闪烁，习习谷风荡起悠长的林涛，恍惚间人在天上一般。

“好一钩残月！”吕不韦长长地一个伸展，深深地一个吐纳，顿时精神一振。

“不韦大哥聪明也！”卓昭咯咯笑着，“这里正是残月亭，秋夜最好。”

吕不韦哈哈大笑：“我要说星星好，便是笨了么？”

“可你偏说了月亮好。”

“一钩残月，秋夜魂魄呵。”

“残月之美，胜似满月。不韦大哥，爷爷这话如何说法？”

吕不韦默然良久，轻声一叹：“残缺者，万事之常也。虽说盈缩有期，满月之时却有几日？卓公感喟，原是至论矣！”

“我却只喜欢满月。”卓昭嘟哝一句又是一笑，“美者满也，满者美也，便是几日，又有何妨？不强如残月萧疏么？”

“也是。”吕不韦点头一笑，“事不求满，何来奋争？人不求满，何来圣贤？唯得其满，纵然如白驹过隙，夫复何憾。”

“噫——”卓昭顽皮地惊呼了一声，“你左右逢其源也！”吕不韦又是大笑一阵，道：“小妹竟然读过《孟子》，才女了。”

“大父不务商事，老夫子一般整日督我诗书礼乐剑样样磨叨，不是才女也由不得人也。”卓昭一阵笑语娇嗔，“究其实呵，我是只喜欢诗、乐两样。剑术嘛，些许喜欢。”

“我在庄外听到的琴音，定然是你了？”

“不是琴，是筝，秦筝。真是个商人！”

“秦筝？”吕不韦当真惊讶了，“秦国有如此美妙乐器？”

“走！带你去开开眼界。”卓昭一副得意的神气，拉起吕不韦便走。

下得残月亭，顺着石板道西弯半箭之地，一座木楼倚在山脚，通向木楼的是一道小巧精致的竹吊桥，桥上风灯摇曳，桥下水声淙淙，朦胧残月之下，依稀仙境一般。吕不韦打量得一眼笑道：“此楼只怕要千金之巨了。”卓昭咯咯笑道：“真是个商人也，铜臭！”拉着吕不韦上

了吊桥。走得几步，吕不韦“噫”的一声停了下来——分明是竹桥悬空，两人踩上去却毫无响动，坚实得与石板道一般无二。坚实则坚实矣，整座桥却是飘悠轻晃，仿佛一只悬空的摇篮。见吕不韦愣怔端详，卓昭娇嗔道：“有甚稀奇也！我原本晕船，大父便造了这座怪桥，教我整日晃悠。说也怪，半年下来我不晕船了。”吕不韦恍然笑道：“卓公智计，当真兵家独有也。”

过得竹吊桥，是木楼的户外楼梯，拾级而上，空空之声在幽静的山谷分外清晰。上到最高的三层，卓昭道：“这是我的乐房，只是，不能穿靴。”说罢脸却红了。吕不韦微微一笑，弯腰摘了两只皮靴，现出一双白色高腰布袜：“乐室洁净，该当。”卓昭拍着手笑道：“比爷爷强，有敬乐之心也！爷爷说我太过周章，从来不进我乐房。”说着话也一弯腰摘了小皮靴，拉着吕不韦推门走了进去。

乐房一片洁白，白墙白帐，中间两张红木大案，一案苫盖着一方白丝，一案赫然显露着一张比琴更长更大的乐器。卓昭脸一红笑道：“听你庄外击节，没顾上盖……这便是秦筝。”

“如此庞然大物？”吕不韦惊讶地笑了。

卓昭顽皮尽敛，换了个人一般温文肃然：“这是秦人国乐之器，名为秦筝，弦丝较琴弦粗得三倍，共有九弦，音色宽宏丰厚苍凉深远。较之琴音，我更喜欢秦筝。”

“能否请小妹奏得一曲？”吕不韦也是肃然一拱。

“从来没有当人奏乐过……”卓昭的脸又是一红，“今日，破例了。”说罢对着筝案深深一躬，坐进了案前绣墩之上。

稍一屏息，卓昭挥袖调弦，轰然一声空阔深远，余音不绝于耳。

少顷，筝音绵绵而起，初始如月上关山，舒缓圆润，继而如荒山空谷苍凉凄婉，如大河入海悲壮回旋，如大漠草原金戈铁马，渐渐地残月如钩，关山隐隐，边城漠漠，戛然而止却又余音袅袅。

“好一曲《秦月关山》！”吕不韦不禁高声赞叹一句。

卓昭蓦然抬头：“不韦大哥熟悉此曲？”

吕不韦慨然一叹：“我有一友，虽非秦人却知秦甚深。每说秦国，他便要对我唱起这支歌。他最恨秦国，然每唱这支歌，他便要感喟一番，说秦人一席好话。于是，这支歌也成了我对秦国的唯一所知。”

“好也！”卓昭兴奋得一拍手，“从学曲开始，我就被这支曲子迷住了！偏我不知歌词，不韦大哥唱一遍，我要永远记住她！”

“天色欲晓，惊扰卓公好么？”

“爷爷早起来练剑了，残月曙色，放歌正当其时！”

吕不韦点点头，闭目凝神有顷，突然一声悠长的啸叹，浑厚的嗓音激越破空，悲怆高亢地飞荡开去——

邪——

巍巍秦关　莽莽秦川

苍苍明月　迢迢关山

同耕同战　浴血何年

锐士铁衣　女儿桑田

谁谓明月　照我无眠

天地同光　念日月之共圆

歌声沉寂，卓昭的一双大眼睛溢满了泪水。“彩——”楼外遥遥一声喝彩，一个苍迈的声音隐隐飞来，“公子这老秦歌唱得好，我庄老秦人都山听了！”

“卓公？”吕不韦一惊，顾不得卓昭匆匆出得木楼在廊下一望，却见曙色之中四面山头站满了黑红人群，不禁深深一躬，“不韦狂放，惊扰父老，尚请见谅。”

“公子哪里话！”站在竹吊桥上的卓原哈哈大笑，“至情至性，原是赵秦本色。公子一歌，慰我庄人等念祖之心，不亦乐乎！”

“公子万岁——”“秦歌万岁——”四面山头一阵呐喊。

此时卓昭已经出来，一拉吕不韦衣袖笑道：“走，下去用饭。”

曙光之中，四山人群渐渐散去，吕不韦过得吊桥便是一礼：“卓公，清晨凉爽，不韦正欲辞行。”老卓原大笑着摇头：“辞行总归要辞行，然也不在一个时辰，走，先填了肚腹再说。”不由分说拉着吕不韦走了。

厅中已经备好了几样精致爽口的菜蔬与烫好的甘醪。吕不韦一夜未眠，此刻胃口大开，与卓原礼数完毕埋头吃了起来，及至吃罢抬头，对面案前却没有了卓原。愣怔着刚刚站起，老卓原大步走了进来，身后跟着的卓昭鼓着小嘴一脸不高兴的模样。卓原打着手势笑道：“公子且坐得片刻，老夫还有几句话要说。”

“卓公但说无妨。”

“昭儿，过来，你自己说。”老卓原第一次淡漠得毫无笑意。

卓昭却落落大方地走了过来：“不韦大哥，我要跟你走。”

“……”吕不韦惊讶得皱起了眉头。

“我要嫁给你。”

吕不韦顿时愣怔了，看着爷孙两人谁也不说话只盯着他，吕不韦离座向卓原深深一躬，显然是赔罪之意，转身对卓昭温和平静地笑道：“小妹，我已三十有六，家有妻室。不韦若有唐突之处，尚请见谅，日后……”

“骗我。你妻室已经在六年前亡故！”卓昭扑闪着大眼睛。吕不韦又是一阵愣怔，转身对着卓原又是一躬：“卓公明鉴：小妹年少，此等心潮实乃不韦有失检点所致，心下惭愧无以复加……”

“公子差矣！”老卓原微微一笑，“昭儿心性，我岂不知，全然与你无干也。老夫虽有三子，但只有次子，也就是昭儿父亲才堪商旅。老夫半路归家，素来不善商事决断。次子总理卓氏商社，几乎是长年不归。为此缘故，昭儿从小由老夫教养。也是老夫不堪泯灭其少年天性，故多有放纵，不想今日礼法皆无也！”一声叹息，见吕不韦欲待说话，摇摇手慨然一转，“然则，话说回来，公子独身，昭儿未嫁，此事亦非荒谬。老夫之心，唯觉昭儿唐突过甚。然此女顽韧不堪，定然要跟了你去，老夫又能如何？公子所虑，则在昭儿年少。为今之计，余皆不说，只在公子意下如何？公子与昭儿同心，老夫便还有话说。不同心，则公子依旧是老夫忘年至交，何得有他！”

卓昭一句话不说，只扑闪着大眼睛盯住了吕不韦。

此时的吕不韦大费踌躇，原本以为匪夷所思的一件荒唐事，却教豁达豪迈的老卓原一席话变成了当即便可定夺的婚配。实在说，丧妻六年来吕不韦当真还没有认真思虑过自己的事，一是商旅大计接踵而来，二是也确实没有遇见可堪婚配的女子。自邯郸决策大转折，心思更在嬴异人身上。与卓氏爷孙相交，虽有机谋之心，却断无掠美之

意。对卓昭更是看做一个天真无邪的少女，丝毫没有超越喜欢小妹妹般的情愫之心。而今突兀生出情事，吕不韦心下直是回转不过那种难以言说的生疏，也就是说，生不出那种热腾腾的心潮来。然则，吕不韦本能地觉得此事不能轻率决断，须得仔细思虑一番。

“卓公明鉴。”吕不韦涨红着脸道，“婚事情事，皆为大事。一则，不韦近日要回濮阳老宅，容我禀报父母得知而后决断。二则，小妹年少，留得时日再行思虑，原是稳妥。”

“好！”老卓原慨然拍案，“公子决断，甚是得当，便是如此。”

“只要你来，我便等你。”卓昭做个鬼脸，额头涔涔细汗。

六　岌岌故土　悠悠我思

暮色之时，吕不韦匆匆回到邯郸，毛公薛公已经在云庐等候了。

薛公备细说了几日来的诸般谋划，捧出一卷金额用度支付算册请吕不韦过目定夺。吕不韦将卷册推过一边笑道：“公为贤士，却将不韦做算度商旅待之，原非共事之道也。若是商旅经营，不韦自要算度无差。然则，此事为功业大计，锱铢必较，必败其事。不韦若惜金钱，何入此等渺茫之途？两公若信我，放手作为。若信我不过，此事便是败兆，不韦也无心操持矣！”薛公大是难堪，红着脸一拱手道：“先生见谅，都是薛某无定见，听了那个老疯子。”毛公大乐，呵呵笑道：“两位急色个甚？不闻‘决事未必如临事’么？商旅之道，算金爱钱原是本性。说归说，不试出个本心来，老夫这挥金如土的脾性，如何放得开手脚也。”吕不韦哈哈大笑道：“好好好，偏是这挥金如土四个字正合我意。不韦只要异人贤名大噪，不问支金几多也。”薛公道：“老夫之见，这嬴异人尚算得明睿沉稳，可堪造就，成其名望，幸无愧疚。只是一样，老夫心下不安。”

“噢？薛公但说无妨。”

“老夫颇通医道。嬴异人少年元气本未丰盈，又兼生计拮据郁闷日久，身体亏损过甚，纵是从今善加调养，只怕也不能得享高寿。”

“薛公是说，嬴异人可能夭寿？”吕不韦蓦然一惊。

“二十年之内了。”

“老哥哥忒没气力！”毛公笑着嚷嚷，“人活五十，不算夭寿，嬴异人寿几五十，已是托天之福也。左右此事用不了十年，忧心个甚？”

“也是。”吕不韦释然一笑，“谋事在人，成事在天。二十有年，足矣！”

“先生但明白便是。”薛公一笑岔开话题，“毛公杂学甚精，谋划颇为扎实，几处细节却是要紧，先生要预闻决断才是。”

毛公连忙向吕不韦摇摇手：“此非钱财用度，公莫急色才是！”吕不韦与薛公不禁哈哈大笑，毛公狡黠地一撇嘴，低声说了起来，一气半个时辰，末了得意地一问，“公以为如何？”

“妙！”吕不韦拍案赞叹，“毛公智计不着痕迹，却中要害，便是如此。”三人一番商议，直到夜阑方散。连日奔波应对，送走两人吕不韦大感疲累，正要和衣上榻倒头睡去，却有一个袅袅身影飘了进来：“热水已经备好，我来侍奉先生沐浴。”吕不韦惊讶地坐起揉着眼睛问：“你是何人？谁叫你来？”袅袅身影柔柔笑道：“小女莫胡，老总事与荆云大哥要我来也。”吕不韦打了个长长的哈欠，欲待说话，一阵朦胧袭来颓然扑倒在了卧榻上，立时鼾声大作。

次日过午，明亮的阳光洒满了云庐大帐。吕不韦睁开眼睛坐起，正要下榻，一个红衣少女飘然进来，一个轻柔的笑靥，过来扶他。吕

不韦摇摇手：“你是？”少女笑道：“小女莫胡，先生忘了。”吕不韦恍然，径自离榻道：“莫胡，来便来了，未必做侍女。待我与老总事商议，教你做点大事。”“不。”少女红着脸低着头，“莫胡做不了大事，莫胡只侍奉先生。”吕不韦不禁笑了：“你且先去备饭，饭后再说。”少女一笑：“饭菜酒已经齐备上案，我只侍奉先生整衣梳洗了。”吕不韦一摆手：“整衣梳洗我自来，你去请西门老爹来。”少女莞尔一笑：“老总事已经请在外帐了，只你整衣梳洗便了。”吕不韦不禁惊讶：“你自请西门老爹来得？”少女笑道：“不对么？先生离开三日，昨夜未及得见，今日自要请来议事了。再说，莫胡不请，老总事也会来。”吕不韦无奈地笑笑，也不说话，径自到与人等高的一面铜镜前整衣理发。可无论他如何自己动手，总有一双如影随形的手恰到好处地替他收拾着，片刻之间一切就绪，除了褪去睡袍露出贴身短衣的那一刻有些不自在，几乎觉察不出是两个人。待吕不韦回身之际，已经不见了少女，寝帐中却已经是洁净整齐日光明亮，与自己一个人时的零乱几是霄壤之别。

“一个活精灵。”吕不韦兀自嘟哝一句，出了寝帐。

老总事过来低声道：“荆云义士说，此女灵异过人忠诚可靠。”

“何方人氏？”

“楚国湘水人，生于云中草原。”

“老爹入座，边吃边说。”吕不韦目光一闪，“忠诚可靠之说，从何而起？”

帐中两案原本摆成了近在咫尺的一排，老总事坐进了稍小的偏案，说话声恰恰是吕不韦刚刚听得清楚：“荆云义士说，此女父亲，是先生当年在陈城救下的一个死囚，此人目下是荆云马队的骑士。至于详情，荆云义士日后自有禀报。”

吕不韦恍然点头："既然如此，教她留下。"略一思忖，突然一阵耳语。"我自省得。先生莫担心。"老总事频频点头。

此时，莫胡飘了进来："先生没动甘醪？这可是从'甘醪薛'特意新打来也，秋寒时热饮最好。"说着跪坐案边，抱起绵套包裹的木壶给吕不韦斟酒。吕不韦饮得一口问道："莫胡还说得吴语么？"莫胡笑道："侬毋晓得为弗为？"[注]吕不韦大笑："好！这吴侬软语原是纯正。其余如衣食住行，还都记得么？"莫胡道："晓得些了，侬虽生在云中，姆妈却是吴风，侬为弗为也为了。"吕不韦目光一闪："你母现在何处？"莫胡眼睛一红："那年，姆妈将我送到陈城，病累去了。"吕不韦心下一沉，拍拍莫胡肩头笑道："莫胡，云庐便是你家，你不会再苦了。"莫胡粲然一笑一点头，一双大眼睛闪烁出晶莹的泪光。

过得月余，邯郸诸事处置妥当，吕不韦轻车南下了。

此时正当小寒节气，过得安阳，一天彤云大雪纷飞。官道之上车马寥落人迹几绝，三马轻便辎车辚辚驶过茫茫原野，一路满目寥落。河内地带原本已经被秦国夺去做了河内郡，不想长平大战后老秦王执意灭赵，逼得六国合纵再起，联军三败秦军，将秦国逼回了函谷关，河内又重新回到了魏国韩国手中。似乎是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山东六国与不可一世的强秦打了个平手。可仔细参量，这个"平手"可是百味俱在大有文章。便说这六十余城的河内之地，原本是三晋腹心，千里沃野村畴相接城池相望，何等的富庶风华。昔年纵是窝冬之期，河内原野也是炊烟袅袅如暮霭飘荡，鸡鸣狗吠如市声喧嚷，毗邻城池号角遥遥呼应，条条官道车马络绎不绝，那一番热气蒸腾的气象，任谁也是眼热也。然则倏忽之间，河内原野一片萧瑟落寞，十里不见一村，百里难觅炊烟，唯余座座城池在连天风雪中孤独地守望，暮色中一声声闭城号角苍凉得令人心碎。

对天下商旅道，吕不韦最是熟悉不过。对这几乎是半个故乡的河内之地，吕不韦更是熟悉得如数家珍闭目也可周游。最令他感喟的是，河内之地的百姓原本都是魏韩老民，可在秦国的河内郡过了十多年日子，竟不可思议地变成了秦人。长平大战，河内十五岁以上男子悉数入军为佚，人人踊跃。秦军败退回防，河内之民又是悉数随秦军“逃国”，到关中去做了真正的秦人。战国之世地广人稀，人口多寡比土地多寡更要害。盖人可夺地，地却未必能夺人。河内之地可谓天下仅有的富庶沃野之一，百余万魏韩之民却硬是离了故土随秦军而去，何能不令人一声浩叹！有一次，吕不韦在平原君府邸与几员赵军大将会议兵器商事，言及河内之民逃国，大将们异口同声说这是秦军裹胁所致。愤激之情，溢于言表。平原君见吕不韦默然不语，问吕不韦以为如何？吕不韦淡淡笑道：“魏国占据秦国河西之地近百年，有几个秦人入魏？赵国容纳一支老秦流部，费力费时三百余年，最终依然是三四成离赵回秦。秦人裹胁之力，也未免忒是离奇也。”一语落点，大将们脸黑了。平原君尴尬得呵呵笑了一阵，终是没有说话。

薛公毛公第一次被吕不韦请到云庐，与吕不韦作了一次长夜谈。两人都不约而同地要吕不韦说说何以看好秦国？按薛公说法，长平大战秦国大军死伤过半，三败之后更是退回函谷关回到了老秦局面，秦势犹如霜后秋草，五六十年决然不能恢复元气；当此之时，且不说扶助嬴异人能否成功，纵然成功，又能如何？毛公则嘻嘻笑道：“秦赵两败俱伤，然赵有五国后援，复原只在朝夕之间。秦却是独木一支，失道之下，能撑得几日？公携危人，又入危邦，盲人瞎马，夜半临池，有个好么？老夫之意，莫若我三人全力辅佐信陵君回魏称王，做一番实在大业！”

“两公之言差矣！”吕不韦大笑一阵坦率答道，“两公虽则高才多谋，然蜗居邯郸市井太久，所执之论，皆为山东士子庸常之见也。不韦久为商旅，唯有一长，长年累月地在各国周游走动，所见所闻皆是

实在无虚。不韦之见，山东士子们的‘秦赵大争，两败俱伤’之说，太过轻率也！”

“何以见得？”薛公立即紧跟一句。

“敢问两公，战国之世，国本何在？”

“人口。”毛公薛公异口同声。

“好！”吕不韦淡淡一笑，“十年以来，两公到过河内么？”

“但说便是，老夫敢回河内么？”毛公红着脸一句嚷嚷。

“千里河内，公之故国，已是空空如也！”吕不韦一声感喟，“河内昔年之景象，两公当比不韦知之更深。而今河内，已是唯见城池，不见村畴，百余万河内庶民，十有八九都跟着秦军进了函谷关。残余一两成，也都被官府全部聚集到了城池居住。偌大河内，已比洛阳王畿更过荒凉破败！秦固三败，然仅仅败军而已，人口根基并未流失几多。六国固胜，元气却是大伤，人口流失之巨更是空前。河内便是一半魏国，如此荒凉萧瑟，须得多久岁月才蓄积得百万人口？纵想成军抗秦，却是谈何容易！如此看去，这‘两败俱伤’大是不同。秦国外伤，六国内外俱伤。孰轻孰重？公自断之。”

“他国人口，也同样流失么？”薛公重重地叹息了一声。

“不韦所见，六国人口皆大损伤。”吕不韦掰着指头数起来，“楚国老郢都区域人口最多，然被秦国夺取而设置南郡近二十年，秦军回撤之时，七八成庶民溯江而上进了蜀地。那个李冰正在建都江堰，蜀地有望大富，楚人入蜀至今络绎不绝。东北两面，燕齐大战后两国人口原本已经大大减少，虽无大逃亡，然所余三四成人口何年才能复原？韩国更不消说得，数十万庶民连同上党早归了赵国，河外之民不断逃国，总共人口剩余不到百万，几乎不到秦国一个郡！魏国河内已失百

余万，全部河外人口不过五六百万。赵国大败之后惨胜，精壮男子已是十余其三，举国人口锐减到不足千万，勉力重建新军二十万，只能一力防范死灰复燃的匈奴。如此大势，是两败俱伤么？”

“秦国人口有几多？”薛公又迫不及待地插了一句。“不韦多年经营兵器盐铁，对目下各国人口有一大致推算。”吕不韦笑道，“秦国人口，当在两千三五百万，占天下人口泰半也。”云庐大帐一阵默然，良久，毛公笑叹一声：“商人终究务实，先生难得也！”

也就是那一次，吕不韦真正说服了两个风尘隐士抛却了山东士子们难以释怀的仇秦之心，愿意与他共事谋划一件前途渺茫的宏大功业。说到底，但凡战国名士，自然是首先追求报效祖国，然在报效无门之际却也不会永远地拘泥于邦国囹圄。毕竟，战国之世的天下意识是宏大主流，邦国畛域事实上被士人们看做极为褊狭的迂腐。假若不是如此，吕不韦何能以卫国人之身寻觅得两个隐居在赵国的魏国名士来谋划一件秦国大计？

漫天大雪之中，车马终于到了白马津渡口。

白马津者，因神异白马之传说而得名也。大河流经中原，到得卫国地面正是中段。卫国都城濮阳在河南，与之遥遥相对的大河对岸有一座山。时人流传：山下常有白马如云群行，白马悲鸣则大河决口，白马疾驰则山崩地裂，白马从容如白云悠悠，大河滔滔无事。但有河决，官府便招得勇士将山下白马三匹投沉大河，水患便告平息。唯其如此，这山叫了白马山，这渡口叫了白马津，渡口边的硕大石亭叫了神马亭。为了不惊扰白马悠悠以免悲鸣，多少年来白马津有了一个无声渡河的习俗——无论风雨霜雪，马匹都要衔枚裹蹄，车辆都要摘去铃铛，号角禁绝，金鼓屏息，船户旅人不得喧嚷。

大雪漫漫飞舞，天地间唯有绵绵无断的嚓嚓轻响，纵是高声说话，丈许之外也难以听得清楚。驾车执事遥遥一望渡口回头笑道：“先

生，想要个响动都难，还须得整治车马么？”吕不韦已经推开车窗走了下来，一挥手道：“乡俗生天地。下车动手。”说罢走到车前开始摘铃。执事连忙一纵身下车：“先生莫动，我来。”带住马缰跳下车来开始动手，片刻之间收拾得紧趁利落，回头正要请先生上车，却见吕不韦已经在茫茫大雪中向渡口走去，再不说话，轻轻一抖马缰牵着马赶了上来。

虽是冰封雪拥，渡口也停泊着几条客船。吕不韦刚站到空旷的码头，一个黝黑精壮的中年人出现在最近的一条小船船头：“客官要渡河么？”吕不韦一拱手笑道：“敢问船家，冰冻几许，船可开得？”船家遥遥一指河面：“冰冻不匀，薄厚无定。先生若有急事，俺便领你过冰。”吕不韦道：“不是我想走冰，是我有一车三马两人，不知你船能否载得？”船家摇摇头道：“俺船载不得车马。客官若要船渡，俺唤一只大船过来。”吕不韦点头笑道：“那便多谢。”话刚落点，黝黑船家举起手中一面黑色角旗在空中左右摆动了几下。雪舞之中，南面码头一面黑旗也是遥遥摆动。

片刻之间，一只大船悠然泊来，一个须发雪白的老人站在船头：“舟柳子，可是你要船？”黝黑船家一拱手道：“卫老伯，是这位客官车马渡河。你家大船可破冰，俺这小船不中。”老人摇头道：“风大雪大，老夫舵功不如你，若要渡客，只怕要你掌舵了。”黝黑汉子慨然笑道：“何消说得，中！老伯只督水手号子便了。”说罢一个纵身，竟从两丈开外的小船飞到了大船船头，引得吕不韦身后的执事一声喝彩，却又连忙惶恐噤声。

车马上船，吕不韦不进船舱，与老人一起站在船头。刚要说话，却闻船尾黝黑汉子一声低喝：“起船！”船底八支长桨哗的一声整齐入水，船头老人一声悠长低缓的呼唤：“风雪渡哟——缓起手哟——”八支长桨随着悠长的节拍划动起来。大客船喀啦啦冲破半尺厚的冰层，

对着东南方驶去。眼看到得中流，冰层渐渐变薄，船行也舒缓了许多。

正在此时，却见蒙蒙风雪之中，一座冰山影影绰绰从上游正横对船腰漂来。吕不韦眼力颇好，又久行舟船，顿时一身冷汗，刚要喊给老船家，便听船尾一声炸雷也似的大吼："深水快桨！起——"船头老人也骤然紧声疾呼："河水洋洋！北流活活！冰山横波！白马助我！"节律一字一顿，恰恰是长大木桨最快入水出水的速度，苍迈铿锵如长戈击盾壮人胆魄。三轮呼号之后，硕大的冰山恰恰擦着船尾丈许之遥漂了过去，底舱顿时一声欢呼："白马助我！万岁——"

一个时辰后，大船终于在对岸停泊了。

水手的号子声刚刚平息，吕不韦向老人深深一躬，转身向执事低声吩咐几句，执事从车中捧出来三个精致的棕色小皮袋。吕不韦慨然拱手道："卫老伯，诸位风雪破冰，冒死渡河，些许船资请收了。"老人一个躬身笑呵呵道："如此多谢客官。"转身高声一呼，"舟柳子，水头儿，客官船资，上来领了！"底舱一声整齐呼喝："谢了——"呼声落点，一个精瘦的赤膊后生架着黝黑汉子一瘸一拐地走了上来。老人脸色顿时一变："舟柳子，腿伤了？"黝黑汉子摇摇头："嘿嘿，不成想狗日的冰山吃水忒深。不打紧，三五日便好。"

吕不韦熟悉船上生涯，一听便知是这舟柳子见双手把舵不稳，将双脚蹬住了船身凸起的档木，将整个身体做了一个伸直的支架死死撑住大舵，才得与冰山擦肩而过。此中险急，寻常人不得而知。吕不韦心下一动，从车中捧出了一个红木方匣："柳子，这匣伤药颇有功效，敢请收了。"

"谢过先生！有伤药，俺的船资免了。"黝黑汉子豪爽一笑。

“不！”吕不韦一摇手，“足下掌舵负伤，乘客自当尽心，与船资无关。”

“不中！”黝黑汉子也是一摇手，“渡河掌舵，船家生计，死伤都与乘客无关。伤药船资，俺只能收得一样，白马津规矩破不得！”

“好说好说。”老人走过来指着红木药匣，“这药只怕两份船资也买不来，舟柳子叨光客官了。船资嘛，老朽那一份与舟柳子对分。”说着从执事手中拿过一只小皮袋，刚一拎手便是一愣，又拿过另外两只皮袋一掂，只听呛啷一阵，顿时大摇其头，“客官差也！一渡船资只在五七十钱之间，客官三十个饼金，我等若收，便是欺客！”

“老伯言重。”吕不韦一拱手笑道，“晚辈也是商旅道人。这冬日渡河原本五七十钱，然风雪非常，冰山突兀，险情大增，何能依常价计之。再说，冬日船少，物以稀为贵，纵超得几钱，也只算得找头而已。老伯休得再说了。”

此时，水手们也上得船来收拾船面诸般物事，见船家与客官高声，好奇地围了过来，听得几句，都愣怔沉默了。老人举起三只皮袋呛啷一摇：“你等只说，三十个饼金收也不收？”水手们异口同声一喊：“欺客无道！不收！”老人回头呵呵笑道：“客官且看，老朽纵是收了，也分不出去，若是独领，岂非伤天害理？”吕不韦寻思若是再坚执下去，船工们会以为客官小觑他们，无可奈何地笑了笑，转身向执事一招手：“钱。”

执事快步到车中取来一只稍大的皮袋，向老人一拱手道：“启禀老伯：这是三十枚临淄刀，委实太少，再加十个饼金方为妥当，望老伯收了便是。”老人笑道：“临淄刀值钱了。也好，只取一个饼金，算舟柳子赏金。”说罢接过钱袋又拿出一个饼金，将三个小皮袋递回给了执事，向吕不韦一个深躬，转身高声道：“船资清偿，恭送客官登岸——”“客官登岸，平安大吉——”水手们整齐的一声呼喝。

风雪止息，红红的太阳从厚厚的云层中爬出了半片额头。车马上岸，吕不韦伫立岸边良久，一直看着那只空荡荡的大船悠悠回航。执事笑道：“莫说先生上心，此等船家原是少见。”吕不韦不禁一声叹息：“厚德持身，莫如卫人也！何天道无常，邦国沦落如斯！”

辎车辚辚上路，翻过一道白雪皑皑的山梁，濮阳城遥遥在望了。

濮阳是一座古老的城堡。三皇五帝时，这里是颛顼帝的城邑。颛顼帝归天，这座城堡得名帝丘。殷商时期，帝丘与国都朝歌隔河相望，一道濮水滔滔流过城北，桑林茂密土地肥沃，文采风华盛极一时，男女风习奔放热烈。殷商老民多商旅，常于远足商旅之前与意中女子幽会桑林，踏青放歌昼夜欢娱，一时蔚为独有风尚，被天下呼为

“桑间濮上”，将男女幽会也直呼为“桑濮”。《礼记·乐记》云：“桑间濮上之音，亡国之音也。其政散，其民流。”实在说，这是殷商灭亡后王道之士的正统抨击，与这座老城堡子民的愉快感受是毫不搭调的。殷商灭亡后，商人遗民不甘周室王道的僵硬礼制，要重新恢复那自由奔放的日月，于是有了大规模的叛乱。后来，叛乱被周公剿灭，全部殷商本土遗民被分作了两大块。一块为“殷商七族”，被限定在已经成为废墟的故都朝歌地带居住，国号为“卫”，国君却是周武王的弟弟康叔，都城依然在朝歌。另一大块是殷商王族后裔，被专门封作了宋国，以殷商王族做国君。这便是殷商两分。周公的分治谋略是高明的：真正具有叛乱实力的殷商老民，做了周室王族诸侯的子民；奢靡无能的王族贵胄，却让他们独立成国，以示周人的王道胸怀。究其实，殷商遗风是在卫不在宋。

从此，有了“名周实商”的卫国。

数百年后的春秋之世，戎狄大举入侵中原。公元前六百六十年，戎狄攻卫，卫军大败，朝歌被占，国君卫懿公死于战乱，“国人”仅有七百三十人泅渡濮水逃生。幸得齐宋两国援助，卫国立了新君，将帝

丘老城堡西南的大河岸边的曹城(注)做了都城。未几流民纷纷归来，终于有了五千人众。从此，卫国沦落成了小邦诸侯。

三十年余后，戎狄势力退却，卫国将都城迁回了帝丘，殷商后裔们又回到了快乐的桑间濮上。进入战国之世，以地形特征命名城堡的风气大盛，帝丘城北有濮水流过，城在濮水之南，帝丘改名叫做了濮阳。

濮阳西临大河，南望济水，东临齐国巨野大泽，北望齐国要塞东阿。方圆三百里，唯濮阳堪称古老大城一座，水陆尽皆畅通，说起来也算大得地利之便。然则，自封建诸侯始，卫国立国业已六百余年，濮阳既没有成为通商大都，也没有成为粮农大仓，只一座十里城郭孤独落寞地守望在水陆两便土地肥沃的冲要之地，令天下直是一声叹息。士子们但凡说古，总有一句口边辞：“西有洛阳，东有濮阳。”除了大小不等，这两座城池简直就是两个孪生老姐妹一般，都是老井田制，国人居于城中，隶农居于田畴。战国百余年，奴隶们已经逃亡得寥寥无几。车行官道，大雪覆盖的无边田畴中无一缕炊烟飘荡，寂静荒凉得令人心颤。

“先生，鼓乐之声！还有仪仗！”驾车执事遥遥向前方一指。

吕不韦推开车窗一阵端详：“绕道，从城南插过去。”

执事一圈马缰正要回车，鼓乐队前遥遥一声高呼：“先生且慢——”随着呼喊，一个红色身影跌跌撞撞地跑了过来，到得车前三五丈处气喘吁吁地站住，展开一卷竹简尖声念了起来，“君上有，有书：先生荣归故里，赐入国晋见，以全先生大名也！”

“噢，卫君要我晋见？”吕不韦惊讶地笑了，思忖片刻也不下车，只对着内侍使者一拱手，“既是如此，请贵使上车同行。”内侍使者连连拱手道：“卑微小臣，不敢僭越，只当为先生鼓乐开道。”吕不韦笑

道："我本一介商旅，谈何僭越？还是上车同行快捷。"内侍使者还是连连拱手："先生奉书，便是国宾，小臣万不敢当！"吕不韦笑道："贵使执意，我便去了。"脚下一跺，三马辎车辚辚驰向古老的城池。

吕不韦的惊讶不是受宠若惊，而是莫名其妙。

卫国本是西周始封的王族诸侯，立国便是公爵之国。直到春秋之世孔夫子游说列国，卫国依然是春秋十二大国之一。孔夫子那令人尴尬的"子见南子"的故事，便发生在卫国。然则，自从进入战国，卫国便江河日下了。第十五代国君时，卫国自贬爵位，做了"侯"国。齐国灭宋后卫国大吃惊吓，在第十七代时再次自贬，做了"君"国。

从此战战兢兢如履薄冰，守在濮阳龟缩不出。

庶民却不然。殷商遗民们虽然成了周室诸侯的子民，却无心做周人社稷宗庙与僵硬井田的奴隶，对殷商老民驾牛车走天下的传统一心向往之，除了老弱妇幼固守桑麻，精壮男子不是离国经商，便是游学为士，总之是不安于枯守家园。百十年下来，卫国出了许多大商名士。留在濮阳的老国人，只有嫡系正宗的西周王族血统的子民了。这些守望社稷的君臣"国人"自恃血统高贵，分外矜持，既不能阻止殷商老民外流，也不再理会这些"见利忘义"的商人与士子。殷商血统的大商名士们偶然回归故里，也从来不入朝拜会卫国君臣，与老周室老国人也是两不搭界。久而久之，井水不犯河水，老死不相往来。大名士如商鞅者，至死没有回过卫国。此等老传统之下，这个卫君却要"赐"吕不韦"入国晋见"，如何不令人莫名其妙？

说起目下这个卫君，实在是战国中后期一个奇异人物。

要知奇异处，先得说说末世君道。战国之世，一大批西周老诸侯国与洛阳王室的天子一道，都进入了风烛残年之期。同是末世衰微，各个老国的因应之道却不尽相同。大体说来，有五种法式：其一，燕

国式。得地利之便，整军固守，拓边扩地而进入“战国”行列。其二，齐国晋国式。地广人众，新地主与士人崛起，庙堂高层恪守王道旧制而不思变革，终于被新贵们推翻替代，晋国成了魏赵韩三国，姜氏的齐国成了田氏的齐国。其三，宋国式。对先祖（殷商）功业念念不忘，不思变革而只图名号惊人，执意称王图霸而遭列强瓜分灭亡。其四，陈、杞式。既非王族诸侯，却又赖大圣贤祖先之名（陈国以舜帝后裔得封，杞国以大禹后裔得封）不思进取，逐渐被列国蚕食灭亡。最后一式，洛阳天子、鲁国、卫国式。此三国都是正宗的西周王族血统，天子王族不消说得，鲁国君是周公之后，卫国君是周武王弟康叔之后。进入战国之世，这三国都是执意恪守祖先旧制，丝毫不思变革，国中始终一片死寂波澜不惊。其间，鲁国虽有新士人新地主崛起之征兆，但也只是死水微澜而已，迅速沉寂了下去。三国之君主，也是一色的无为守成，小心翼翼地不开罪任何强国，甚事不做，守到哪日算哪日。虽然如此，鲁国终究还是被齐国灭了。

从此之后，洛阳濮阳两君主更加小心翼翼了。

同是无为守成，洛阳濮阳也是小有不同。洛阳周天子是真正的任事不问，一应“大事”只交给太师处置。王族要依照祖制分封裂土，分便分，一片王畿分封出了“东周”“西周”两个公爵“诸侯”，王畿之地真正成了孤城一座。纵然如此，周天子依旧是整日沉湎于残破的乐舞，昏昏大睡绝不问事，此道以周显王为最甚。

卫君的“君道”不同处，在于孜孜不倦地鼓捣这个小城堡中残留的臣民。目下这卫君名怀，时人呼为卫怀君。此君癖好权术之道，纵然其天地小若濮阳一城，也是整日折腾乐此不疲。为了使臣下敬畏自己，卫怀君派出十几个心腹小吏，扮成官仆进入几个县令与几个大臣的府中刺探其隐私。

一名县令很是简朴，一晚就寝，觉得身下有异，起身点灯，揭起褥垫一看，木榻草席已经破了一个大洞。次日清晨，县令尚未进入公

堂，卫怀君的特使到了。说是特使，其实只传一句话："闻卿席破，特送新席一张。"放下草席便走了，直将个县令惊得一身冷汗。

白马津是卫国关市设卡收税之重地。一日，卫怀君派人扮作客商，过关时有意向关吏行贿三件玉佩，免了十金关税。当晚，关吏被急召濮阳。卫怀君当头冷冷一句："神目如电，小吏岂可暗室亏心？三玉何在！"关吏大惊失色，当即奉上尚未带回家的三件玉佩，并自请重罚。卫怀君却又是一番大笑："吏有改过之心，处罚免了。"小吏敬畏国君神明，也加进了"发私"行列。卫怀君的神明之举，便越来越多了。

除了"神明"，卫怀君还有一长，在后宫与大臣之间设置"螳螂黄雀"之局。卫怀君很是宠爱美妾泄姬，但又怕泄姬父兄借势坐大，便对正妻魏妃表现出异常的尊崇，同时又分别密嘱魏妃与泄姬"发其不法"。对于已经零落稀疏的政务，卫怀君很是倚重信任掌管宫廷事务的长史如耳。怕如耳蒙蔽欺君，卫怀君擢升下大夫薄疑为上大夫，名为襄助如耳，实则使之两相对抗。后来，如耳与薄疑竟鬼使神差地成了同心好友。卫怀君觉察，立即同时罢黜两人，又擢升了另一对冤家互为"襄助"。人或不解，卫怀君神秘一笑："螳螂捕蝉，黄雀在后，不亦妙哉！"

卫国有了此等一个神秘兮兮活宝一般的君主，天下名士一片嘲讽。大名赫赫的荀子一针见血地指斥："卫君，聚敛计数之君也！未及治民也。聚敛者，召寇、肥敌、亡国、危身之道也，故明君不蹈也。"

吕不韦一路忖度，卫怀君狡黠而善秘事，必是探听得自己商旅有成，要派给自己一个"义举"。所谓义举，对于商旅十有八九是"献金报国"。若仅仅是要钱，吕不韦无论如何是要出的，不管此君做何用场，都得出。否则，此君之口会使你在天下沸沸扬扬五颜六色，你却找谁

个辩驳？然则，此君若是别有所图，却该如何应对？从今日之势看，此君依然是牵绊衡平之术——鼓乐仪仗相迎以示其诚，君不出面以示其威，分明有求于人，却矜持得要“赐见”于人。此君自以为高明，恩威并出面面俱到，吕不韦却分明看到了一副苍白的可怜相如在眼前。

“濮阳义商吕不韦晋见——”内侍尖亮的通报在飕飕冷风中分外刺耳。

吕不韦笑了，未曾谋面已将他定在“义商”之位，除了献金能有甚事？心下一松，跟着导引内侍悠然进了陈旧残破的大殿，过得一座黑沉沉的大屏紧走几步，在中央座案前深深一躬：“在下吕不韦，参见君上。”

“先生请起。”须发灰白的卫怀君虚手一扶，又矜持地一笑，“赐座。”

吕不韦正要到最近的案前就座，却见一名中年侍女悠然走来，伸手示意，将他领到了卫怀君左下侧的案前，算是完成了“赐座”礼仪。吕不韦释然一笑，席地跪坐案前，却只看着卫怀君不说话。卫怀君笑道：“先生达礼，本君却是待士不周也。”吕不韦知道卫怀君这前半句是说他待君先话，算是通达礼仪，然后半句却是不明，如此国君果然能自责么？一拱手道：“君召国人，原是常道，在下大幸也。”卫怀君目光闪烁间又矜持地一笑：“先生，无觉膝下有异乎？”吕不韦不看座案之下，只摇头道：“在下愚钝，敢请君上明示。”卫怀君一怔，终于又是一笑：“先生座案之下，草席破洞矣！”

其实，吕不韦入座时早已瞥见了破旧草席上的一个大洞，偏是浑然不觉，要与卫怀君兜兜圈子看他如何做作，此刻肃然一拱：“物力维艰。君上节俭为本，在下感佩不已！”卫怀君似乎愣怔了一下，呵呵笑了：“原是捉襟见肘也，谈何节俭。”见这位君主终于显出困窘之相，吕不韦慨然笑道：“君上既有此言，在下愿献千金，以补宫室之

用。”卫怀君却又矜持地端了起来：“果然，义商无虚也。然则，先生区区千金，与社稷何补？本君之意，欲请先生撑持邦国，不知先生意下如何？”

吕不韦心下一惊，果然来了，这回显然不是金钱之事，却要小心应对，谦恭笑道：“在下一介商旅，何能撑持邦国？若是事端之难，敢请君上明示。”

“区区细务，不难不难。”卫怀君笑得分外可人，“本君思忖：先生理财大家，可做我大卫关市大夫，专司十三处关卡税金。每年若能收得万金，三成归先生。先生既有官身，又是公私两利，岂非立身上策乎！”津津乐道，很有几分得意。

骤然之间，吕不韦几乎要放声大笑，然却生生憋住，满脸通红地皱着眉头拱手道：“君上妙算，在下愧不敢当。在下小本生意，年利不过百金，如何有运筹万金之大才？若是一年收不齐税金，在下倾家荡产事小，误国只怕事大。如此重任，在下断不敢当也。”

“足下大名赫赫，不想如此器局也！”看着吕不韦额头涔涔汗水，卫怀君不禁哈哈大笑，且立时将称呼变了，“才不堪任，足下倒也实在。不做便不做，至于大雪天出汗么！”笑得一阵，卫怀君突然压低声音，“然则，足下车马皇皇，不像小本商人也。”

“君上神明。”吕不韦沮丧地苦笑着，“人云衣锦荣归，在下原是虚荣也。这皇皇车马，原本赵国大商卓氏之物，因了寄放在在下的车马客栈里，在下趁着窝冬之期用了这车马。若不是借这车马，在下如何能在大雪窝冬时回乡？谁个不知阳春三月好上路也。”一番话唠叨仔细，当真一个活生生的小商人。

“噢——”卫怀君恍然点头长长地一叹，“既是如此，足下千金也就免了。”

“这却不能。”吕不韦连连摇头，“商旅游子，根在故国，献金原是该当！”

“足下忠心可嘉！然则，何年何月，你才能兑得千金之诺？”

“君上，”吕不韦怪模怪样地一笑，“在下正有千金在车，原是积攒多年要孝敬父母了，明日我派人送来宫室如何？”

“既是在车，何须明日费时费力？”

“正是正是。”吕不韦恍然拍案，“君上跟我去拿，岂不利落？”

“也好。”卫怀君矜持地一笑，起身离座，“本君成全足下一片忠心。”

吕不韦打量了一眼这个肥肥白白的君主，一挥手：“走。”大步走了出去。卫怀君也再没了诸般礼仪，跟着吕不韦便出了大殿。到得车马场，吕不韦向驾车执事低声吩咐几句，执事惊愕得说不上话来，愣怔一阵才从车中提出一个沉甸甸的棕色大皮袋，有意一摇，一阵呛啷金声夺人耳目。卫怀君一挥手，一个老内侍推着一辆手车走来，卫怀君上前两步，亲自接过大皮袋，要解开袋绳验看。偏这吕氏钱袋是祖传手艺，袋口绳是密结暗扣，等闲人休想随意开得。卫怀君一阵摸索，不得要领，大是尴尬。吕不韦面无表情地向执事一点头，笑意憋得满脸涨红的执事过来摆弄了几下，大皮袋松了口。卫怀君甩手打大袋口，一片粲然金光赫然烁目。卫怀君又一挥手，内侍走过来推走了皮袋。

卫怀君这才轻松地笑了：“足下献国千金，却要何赏？”

“但凭君上。”

“传书。”卫怀君转身高声吩咐身后的长史，“赐吕门一世子爵，领封地三里。”话音落点，大袖一甩径自去了。

辎车出了濮阳北门，吕不韦大笑起来，想一阵笑一阵，笑一阵又哭一阵，最后终是软软地瘫在了坐榻上。驾车执事心下不安，时不时回头透过车窗瞄得一眼，见吕不韦疲累得睡了过去，才从容驱车在雪原上走马北去。

行得片时暮色来临，遥见前方凛凛刺天的白杨林披着软软的晚霞隐隐红成了一片。驾车执事回头道：“先生，前方该当是吕庄了。”吕不韦蓦然惊醒，揉揉眼睛跳下了车：“对，正是吕庄！你赶车前行，我后边走走看看。”

执事答应一声，辎车悠悠去了。吕不韦长长地展了一番腰身，在冰冷嫣红的旷野中踏雪走去。虽说大雪盈尺，平原之地已经是极目漠漠，几乎没有了任何突兀显眼的物事，吕不韦放眼望去，却仍然清晰地辨认出了烙在记忆里的一草一木一沟一坎，历历数来，感慨万端。

还在大父当家的时候，吕氏一族十三家迁到了濮阳城外。

在濮阳国人中，吕氏既不是周人后裔，也不是殷商老民。殷商时期有吕国，受封国君原为姜姓。庶民以国号为姓，于是有了吕姓。又因国君为姜姓，所以吕、姜成了可以相互置换的姓氏，如同嬴与秦一般。赫赫大名的太公望正是如此，既为吕尚，又为姜尚。因了这个吕尚对西周有灭商大功，非但古老的吕国保留了下来，且太公吕（姜）尚还成为齐国首封国君。如此一来，天下吕氏分作了两处，一为吕国，一为齐国。后来，齐国公室为了与吕国之吕氏相区别，自认了姜氏为姓，天下吕氏便只有吕国之吕氏了。吕国原本是不足百里的小诸侯，刚刚进入春秋之世，被向北拓展的楚国灭了。(注)

吕不韦依稀记得，自己还是总角小儿的时日，大父曾经说过：吕氏失国之后，吕族星散而去了；其中一支逃往齐国，路上有一家族患病难行，脱离主支，留在了濮阳郊野。这个家族，便是吕不韦家族。大父说，当年先祖为何没有继续追赶主支，谁也说不清楚了。只有一点是明白的，这支吕氏自做了卫人，农家生计年复一年地衰微了。大父为了振兴吕氏，离农为商，与熟识的殷商老民一道驾着牛车奔波生意去了。

十年之后，大父小成，积得三百金，率领已经繁衍为十余家的吕氏迁出了濮阳城池，在北门外的老井田里建了一片简朴的庄园住了下来。大父说，老周人欺客，与其住在城中小心翼翼，何如搬出来自家做生意。

大父临终时，吕不韦已经是十余岁少年了。弥留之际，大父抚摩着吕不韦的长发，气喘吁吁地说了一句话："乃父庸才也，光大吕门，在子身也。"至今，吕不韦还清楚地记得这句话，记得大父那殷殷期望的目光。

因了大父的临终遗命，父亲在盛年之期交出了吕氏商社的权力，将尚未加冠的吕不韦推上了商旅之路。就实说，父亲的经商才能确实平庸，襄助大父二十年，独掌生意十年，吕氏商社只积得千金耳耳。然则，若论自明知人，父亲却实在非同寻常。

吕不韦五岁那年，父亲重金聘来了一个曾经在稷下学宫游学三年的濮阳名士，给吕不韦启蒙讲书。父亲对蒙师只有一个规矩："王道礼仪等虚玄之书，少讲不讲都可。时下诸般实用之学，多学益善！"濮阳名士原本杂学一派，东家此说大对脾胃，十足劲头地盯着这个蒙童灌了起来。也是天赋根基，十年之期，吕不韦对商、农、工、医、水、算等诸般实用之学大体通晓，对辩驳求证学问的名家、杂家与主流显学法家、墨家、儒家、道家也大体心中有数，若干名篇更能琅琅上口。

老师本欲再教十年，要将吕不韦教成天下一等一的名士。吕不韦也想再学十年，如苏秦张仪般纵横天下。不想父亲却坚执摇头："此子有商才，通得实学即可，谁却要做名士？先父遗命不敢违，明年，他便是吕氏商社执掌了。"

三十六年梦幻般过去了。父亲已经年逾花甲，他还好么？

"先生，庄门已闭，我该当先行通禀一声才是。"执事早已将车停在庄外，人却返回来一直远远跟着吕不韦转悠，见晚霞褪去天色黑了下来，过来提醒。

"呵，不用。"吕不韦恍然笑了，"一支响箭即可。"

执事答应一声，大袖一扬，一支短箭尖锐呼啸着飞向了庄门望楼的大红风灯。片刻之间，遥闻望楼一声长呼："少东信使到，大开庄门——"呼声方落，厚重的庄门隆隆拉开，一座吊桥也同时嘎吱大响着悠悠放了下来，结结实实地轰然塌在了雪地上。

"且慢。"吕不韦对启动车马的执事一摆手，"跟着我走。"大步上了吊桥。人车马刚过，身后吊桥已经嘎吱大响着悠了上去，望楼上又一声长呼："信使高名上姓——"吕不韦高声答得一句："西门老总事差遣，车马执事越剑无。"望楼红灯左右三大摆："信使入庄，庄门关闭——"吕不韦回头笑道："越执事，日后回庄，如此这般，记住了？"车马执事点头道："记住了。先生回归故里，不显行迹，是……"吕不韦笑道："并非故里有险。我若报名，今晚休想安宁也。走了。"

这座吕庄虽是吕氏族业，住的却不仅仅是吕氏四十余家，还有依附于吕氏各家的田户百余家，加上各家仆役、全庄日常生计的十多个作坊的全部工匠，总共有三百余户两千余口。随着吕氏商社日见兴旺，吕氏庄园建得小城池一般。若以战国寻常城池的规模——三里之城五里之郭，这吕氏庄园至少当得一座县城无疑。庄中三条大街十多

条小巷，全是一色的青石板道，大街两侧更是多有老树参天。寯冬之季，日落而息，庄中灯火极是稀疏，但借着厚厚积雪的蒙蒙白光，庄园的整肃格局还是清晰可见。

想到族人识得自己者已经不多，吕不韦在雪地中悠悠漫步，领着车马走街串巷，拐得几个路口，到了庄园正中的一片老宅前。显然是已经得到了庄门望楼的灯火信号，老宅大门已经大开，门厅亮着两盏风灯，一个须发雪白的老人正在阶下雪地里等候观望。

突然之间，老人愣怔了：“你，你是少东？”

吕不韦紧赶两步高声笑道：“相里老爹，我是不韦，识不得了？”

“果是少东也！”老人两手抓住吕不韦衣袖哽咽起来，“十年也，老朽老眼昏花了。”猛然回身高声吩咐，“少东回庄，老宅通明——”只听门廊一声答应，一声声传呼开去，片刻之间院墙内外灯火大亮。

“相里老爹，不韦当年多有轻慢，尚请老爹见谅了。”吕不韦深深一躬，老人连忙扶住，又是一阵哽咽，“少东哪里话来，原是老朽迂阔迟暮，多年回思，老朽终是通明。少东若是自责，老朽无颜苟活也！”

原来，这个相里老爹便是吕不韦初出商道时的那个抱账执事。自吕不韦带着出货执事避开他奔赴即墨做成了第一笔盐生意，这位颇有理财之能的大执事既抱愧在心，又大不服气。抱愧是对吕不韦，不服气却是对着那位出货执事。从此每有生意，这位相里大执事总与出货执事暗中较劲，出货执事自知资历尚浅，从来都是以忍以让，不与大执事发生任何争执，只是唯吕不韦之命行事。几年后，吕不韦全力承担了援助即墨田单的秘密商路，经常带着年轻干练的出货执事在外秘密奔波采货，抱账大执事更是愤懑了。一次，吕不韦随鲁仲连的大货船去了齐国，留下出货执事在陈城继续采购一批兵器，约定两个月后立即装船运出，由吕不韦在之罘接货，再秘密运往即墨。但两个月

后，货船杳无音讯。吕不韦大急，星夜兼程赶回陈城，才知是抱账大执事拒付货金，理由只有一句："铁兵交易须得少东亲自出金，他人不支。"出货执事百般无奈，又不好向少东"举发"同事，事情便僵持下来。事由查清，吕不韦勃然大怒，叫来抱账执事严厉申斥一顿，当即拿出两千金要他离开吕氏商社。抱账执事痛悔不已，再三再四地请求留下。吕不韦却冷冷一句："执小气而毁大义，你不觉惭愧么？"抱账执事脸涨得通红，撇下两只金袋转身走了。

三年后，吕不韦接到老父书简，说相里执事在老庄做了总管。再后来，吕不韦从老庄来人的口中知道了原委。一个夜里，抱账执事风尘仆仆赶到老庄，对着老东大拜三拜，一句话也没说昏厥了过去。老父情知有异，连忙请来庄中医家好生诊治，并吩咐一个年轻仆人加意守护。可是，次日清晨抱账执事却不见了踪迹。老父大急，立即派族人四处寻找，三日三夜找遍了方圆百里，还是没有踪迹。老父一番寻思，派了三个得力精壮，甚也不做只专门寻访大执事。一连三年，终于在即墨海边找到了已经变成疯汉的大执事。车马送回吕庄，老父整日守着这个昔年最是忠诚能事的大执事说道个没完，几个月下来，大执事终于渐渐平静了下来。

当吕不韦知道了这一切的时候，深深为自己的操切轻率自责不已。老父的作为，使他第一次真切地明白了何谓义商。也就是在那时候，他写下了《无义》篇，写下了那句永远烙在心头的话——义者，百事之始也，万利之本也，中智所不及也。

"不韦呵，是你么！"

一声颤巍巍的呼叫，使女扶着一个白发老人从灯影里匆匆走了过来。"娘！"吕不韦鼻翼顿时一酸，叫得一声迎面拜倒。"不韦呵，儿起来，甚话别说，教老娘好生看看……"吕不韦默默起身，听任母亲摩挲着自己的脸膛，听任眼中的泪水洒在母亲枯瘦苍老的手指上。老相里也是伤感得唏嘘不已，抹着泪水道："老夫人，雪后风大，还是进堂说

话了。”“也是。”母亲哽咽着一点头，颤巍巍转过身来，吕不韦连忙扶住母亲上得宽大的青石台阶进了正屋厅堂。灯火煌煌之下，偌大厅堂空荡荡了无一人。

“娘，老父歇息了？”吕不韦心下顿时一沉。

“只怕是偎着燎炉。你去，娘等着。”

吕不韦将母亲交给使女，大步绕过木屏穿过耳房，小心翼翼地推开了书房厚重的木门，再绕过一道大木屏，愣怔得挪不动脚步了——一盏高高的铜人灯下，一具燎炉燃着通红的木炭，一个雪白的头颅在苍老佝偻的身躯前一点再点，一丝细亮的口涎伴着粗重的鼾声连绵不断——倏忽十年，父亲苍老如斯！

“父亲！”一声哽咽，吕不韦跪倒在冰凉的石板上。

鼾声突然终止了，雪白的头颅蓦然抬了起来，摇摇，再摇摇：“是，不韦？”

“父亲，不韦回来也！”

“好好好，好呵。”父亲呵呵笑了，“忒般大了，哭个甚来，快起来，脱了皮裘轻松些个。这大燎炉呵，盛得一斗半木炭火，暖和得紧也。方才还与你娘说话，如何瞌睡了过去？呵，我还撑持得住，莫上心。”老父亲兀自唠叨诉说着，伸出竹杖比划指点着，却始终只坐在燎炉前没有挪动半步。

吕不韦挂好皮裘，转身一打量恍然变色：“父亲，你，瘫了？”

“走不得路怕甚。”父亲呵呵笑了，“天意也！奔波一生，走路太多，却又一事无成，上天教我歇了，歇了。”

吕不韦长叹一声，良久默然。父亲不若母亲。父亲秉性是卫国商旅的老规矩：商人重和，和气生财，从来不喜怒形于色，永远都是平和冷静地处事待人。除了丧葬大礼，卫商是忌讳动辄伤感的。对这样的父亲，任何抚慰都会显得多余，除了商旅大计的成功，作为掌家长子，几乎没有教父亲感到快慰的亲情琐事。

“父亲，到厅堂去。”吕不韦推来了书案旁的两轮手车，扶着父亲坐了进去，“饮得几爵，也好消消寒夜。”父亲坐进手车依旧呵呵笑着：“不韦呵，十年不归，得听你好好说说外边的世事了。”吕不韦悠悠地推着轻巧的竹制手车，这才注意到所有的门槛都锯断了，所有的台阶旁都有了一条平滑的坡道。父亲原本节俭，厅堂寝室书房从来不铺地毡，只是一色的光洁石板，若非半瘫枯守，只怕原先的小燎炉也不会换成一斗半木炭的硕大燎炉。

到得正厅，使女已经将茶煮好。刚饮得一盏，相里家老已指点着厨下仆人上酒上菜。片刻之间，三案酒菜整齐备好。吕不韦看得一眼，叫住仆人吩咐道：“再上一案，相里家老入席。”老相里连忙笑道：“不须不须，老朽在小厅陪越执事也是一乐。左右少东不急走，老朽改日专陪一席如何？”父亲笑道：“慢待越执事也是不妥，还是家老明白。不韦有心为敬，也是好事。”两句话抹个溜平。吕不韦只好一拱手笑道：“如此多谢家老，改日你我痛饮。”老相里连连答应，一拱手笑呵呵走了。

母亲指着热气腾腾的大爵笑道：“不韦呵，这是家酿清酒，尝尝如何？”

吕不韦捧着大爵肃然长跪：“父亲，母亲，不韦十年不归，有失孝道。此爵敬我高堂，万寿无疆！”说罢举爵一饮而尽。父亲却只轻轻啜得一口笑道：“卫商老话，商旅无孝道。说的便是这经商奔波之人，难以尽寻常孝道。不韦说则说矣，莫为此等事当真上心。大孝者，成先祖之遗愿，大我门庭也，岂有他哉！”母亲也跟着笑了：

“说归说，你要门庭大，我却只要儿子好。”此时吕不韦又饮得一口热酒，对着母亲一笑：“家酿清酒果真香醇，上品！”母亲高兴得眯起眼睛笑了：“只可惜也，家门无酒徒，娘这酿酒术也无人鉴赏了。”吕不韦哈哈大笑：“娘有几多存酒，全教我带走如何？”“好也！差不多一车够了。”母亲开心地絮叨着，“这吕氏清酒，原本是濮阳有名了。你大父迁出濮阳，关了酒铺，那些吕氏酒痴还追到庄里来买哩。后来吕氏布帛生意大了，你大父不教娘酿酒，只助你父验布管布了。这一车，还是那年停酿时藏下的，都快三十年了，是留给你回来……”母亲又哽咽了。

“不韦呵，你这十年，缓过劲来么？”父亲呵呵笑着岔开了话题。

“非但缓了过来，且进境多也！”吕不韦喟然一叹，“十年前，我因援齐抗燕，使吕氏商社陷入困顿拮据，几于倒闭。父亲非但不责怪于我，反书简宽慰我，说此乃天下大义，败则败矣，无须上心。后来，父亲又派人送来老宅镇库底金两万，嘱我撑持下去。若非父亲深明大义，不韦何能撑持到田单复齐……”

父亲呵呵笑道：“此等事不说了，我知道。你只说目下如何？”

“后来，商运大开！”吕不韦拍案笑道，“目下，吕氏商社专做三大行生意：盐、铁、兵器。丝绸珠宝生意维持日常开销。除了秦国，山东十八国国国有店，全部执事工匠两千六百一十三人。”

“盐、铁、兵，其利几何？”

“盐、铁之利，十倍上下。兵器之利，三、五、十倍不等。”

“四宗生意，年出货量几多？”

“盐两万车上下，铁百万斤上下，兵器年成交两三次，每次百车上下。”

父亲默默掐指运算一番，声音颤抖了：“利金，三十万上下！”

“不止。”吕不韦摇摇头，不无骄傲地伸出了拇指小指。

父亲默然了，良久，终是粗重地叹息了一声兀自喃喃不断：“上天，匪夷所思也匪夷所思也，吕氏终成天下巨商了，天下巨商了，好生想想，好生想想。”

吕不韦笑道：“父亲所想，可是金钱之出路？”

“不韦，随我到书房。”父亲断然一句，径自摇着车轮走了。

大书房中，红红的木炭火映着父亲紧锁的雪白长眉。吕不韦颇是犯难，把不定该如何向父亲说明自己的转折决断。父亲不是昏聩老人，不说，问心有愧。然父亲毕竟已经风烛残年，如此渺茫的冒险说得太透，累他老人家忐忑不安，也是问心有愧。反复思忖，也只有随着父亲的话头随机应变了。

“不韦，六十万金，堪比一个诸侯国了。”父亲第一次没有了呵呵笑脸。

“活金堪比，真正财富不堪比。”

“商家无闲钱。如此巨金，你要派何方用场？”

吕不韦思忖道：“商家以牟利为本。敢问父亲，耕田之利几何？”

“劳作立身，其利十倍。”“珠玉之利几何？”吕不韦问。

“珠玉无价，其利百倍。”

“若得谋国，其利几何？”

“谋国？”父亲大是愣怔，“邦国焉得买卖？何谋之有？”

吕不韦字斟句酌道：“譬如，拥一新君，掌邦国大权。”

“……”父亲默然，良久，竹杖笃笃顿地，“如此谋国，其利万世不竭！”吕不韦顿时如释重负，轻松笑道：“父亲明白若此，不韦便大我门庭，或可做一回范蠡、白圭般的国商。”

“业已选准利市？”

“奇货可居，唯待上路。”

“不韦呵，”父亲竹杖点着石板，“志固可嘉，风险太大也！”

“父亲说得对。”吕不韦悠然笑道，“谚云，商险在财，政险在身。以奔波之劳、情义之失、荡产之危为代价，而谋财货之利，商人之险也。以心志之累、终身毁誉、身家性命为代价，而谋定国之利，从政之险也。世无风险，雄杰安在？我吕氏积三世之力，累金巨万，当有大图谋也！巨财小谋，岂非暴殄天物？大谋者，谋国为上。若不谋及天下苍生安危，不将吕氏一族刻于青史之上，我金价值何在？你我父子，又于心何安？”

父亲静静地倾听着，老眼中闪烁着异乎寻常的光彩，终是拍案长嘘一气：“不韦呵，有志气！比父亲强。老父信你。纵然破财灭族，老父不悔也！”

“父亲……”吕不韦泪水盈眶，对着白发苍然的老父亲深深一躬。

此后几日，吕不韦沉沉大睡。日上三竿方起，用过饭便与等候在厅堂的族人们饮茶聚谈。三五日过去，家主们来遍了，厅堂没有等候者了，吕不韦便自己在庄中挨家拜会，族人完了便拜会田户工匠与仆役，一连月余，忙碌得不沾家。进入腊月，终于将全庄人家走了一

遍。大寒这日，吕不韦吩咐厨下在自己的小庭院备好了三案酒菜，特意请来了父亲与相里家老，备细说了自己走动月余所得知的诸多隐情，末了满腹感慨道："吕庄生计，囿于卫国之迂腐旧制太深，与天下潮流远矣！不韦之见，吕庄之法须得有变。否则，吕氏一族终将生出祸乱也！"

吕不韦所说之生计，是吕庄的"田商两分"现状。当此之时，天下已经是战国中后期，卫国却依然是井田旧制悠悠不变。由于吕氏族人是"国人"，有着一份永远不变的"王田"——每户三百亩，不管你是否耕耘，这份根基之田都是世代承袭的。然则，吕氏族人户户为商，几百年下来，几乎没有一人耕田了。田土是根基，虽然不耕，却也得占着。于是，吕氏族人各自容纳了多少不等的逃亡隶农，来替代耕耘。这便是所谓的"附庸田户"。这些田户，原本大多是他国逃亡的奴隶，替主家耕田，自然只是求得吃饱穿暖而已，田中五谷所收，悉数归于"国人"主家。若是浅尝辄止，似乎一切都是平和的天经地义的：逃亡隶农衣食无着，吕氏族人收留了他们，理当为吕氏族人无偿耕耘；更何况，吕氏族人并无王族国人作威作福的恶习，善待隶农，与他们同庄而居，虽贫富天壤之别，却是比濮阳城内王族国人的田户强得多多了。然则，祸乱之根恰恰便在这里：濮阳王族国人的田户，大多是卫国残留下来的公田老隶农，终生不出国门，根本不知道天下大势潮流，认定了做牛做马是隶农的天命；吕氏族人容留的逃亡奴隶却不一样，四海漂泊而来，对各国变法潮流与新田制大体上都能说道得一二，留在吕庄，图的是卫国尚算太平，吕氏族人尚算宽厚；然则世事一旦有变，或起战端，或遇天灾，或是国事之乱，隶农们终究是了无牵挂抬脚便走，轻则逃亡一空，重则劫主造反入山为盗，如同楚国的盗跖军一般。生计旧制而致灭族之难，吕不韦所说的祸乱根源正在这里。

一席话说罢，父亲与老相里不约而同地倒吸了一口凉气。"少东说得是。"这次相里家老先开口，"族人皆商，户户累金百千，若果真有

动荡之险，后果不堪矣！少东阅历甚丰，必有良策。”父亲脸色少有地阴沉着：“事虽至大，也得看办法如何。”

“我意只在八个字：分买田劳，除人隶籍。”吕不韦拍着书案一字一顿，“分买田劳，是一体两事。其一，分买耕田。族人将耕田分出一半给田户，以目下田价之五成折算，卖给田户，许田户在十年之内以谷物劳役抵消。其二，此后，族人若以田户代耕，须得出金买劳，如此两便。除人隶籍，是将族人所握田户之隶籍证物悉数销毁，将老壮田户、隶籍仆役之身躯残留的印记悉数医治，不能医治者则掩盖，使田户仆役与我族人同为吕庄庶民。如此做去，祸根消除，吕氏必得平安也！”

“壮哉少东！”老相里拍案赞叹一句，又皱起了眉头，“这除人隶籍，本是邦国之权。一庄私除，若是卫国官府追究起来，只怕难以应对。”

“此一时彼一时，目下大势，卫国何敢追究？”吕不韦便将路过濮阳时卫怀君的种种做作说了一遍，末了笑道，“卫国君臣，心思尽在聚敛搜刮，只要收得税金，何管你是隶籍还是国人？再说，若卫怀君稍有异动，我族便扬言迁徙赵国，他却舍得么？”

“好好好。”老相里笑得很是开心，“少东见得透，老朽茅塞顿开也！”父亲又呵呵笑了：“这分买田劳，未免繁琐。吕氏族人左右不缺那几个钱，索性将耕田送给田户一半，也是个世代人情。”

“父亲差矣！”吕不韦认真地看着父亲，“荀子有言，人之性恶，必待师法而后正。人无师法，则偏险而不正。田户有勤懒良莠，若无偿送田，使唾手而得，反不知珍惜，勤耕劳作之心必减。作价卖与田户，则能激励人人勤耕，争相早日抵消债金，以使耕田归己。当年齐国之田氏，正是这般‘私制’崛起也。秦国奖励耕战，变疲民为锐士，奥秘也正在于奖勤罚懒，岂有他哉！”

父亲长嘘一声，竹杖一点：“相里家老，此事你筹划。宜早不宜迟，来春启耕前分买田土。”

“老朽遵命！”相里家老慨然一拱手，嘿嘿笑得不亦乐乎。

“笑个甚来？”一语未了，老父亲也呵呵笑了。

“老也老也，竟经得一回‘吕庄变法’，高兴也！”言未落点，三人一齐大笑起来。

整个冬日，吕不韦帮着老相里奔波谋划，将这“吕庄变法”做得分外扎实细致。老田户们感奋不已，全然忘记了窝冬，整日忙碌备耕，偌大吕庄一片热气腾腾。大年那日，吕庄社火通宵达旦。父亲与老相里硬是被田户们抬了出去，神灵般坐在火把簇拥的高车上在全庄周游。吕不韦破例没有出门，陪着母亲在燎炉前守岁。

“不韦呵，娘有一事，你须得有个说法。”老母亲第一次这般认真。

“娘，又是婚配事了。”吕不韦笑了。

“婚配事小么？”母亲板着脸，“你业已三十有六，该当续弦了。老话说，不孝有三，无后为大。你当真不教娘看看孙儿了？打实说，我已托家老在濮阳物色得一女，大夫门庭，人家对你也略微知道些个，若是提亲，谅来没有大碍。教娘说，这次便成亲，你只要住得三月，妻有身孕你便走，娘不拦你。商旅多别，难为人丁呵……”

“娘……”吕不韦眼睛也红了，“娘，儿多年未得续娶，并非定要官门之女。目下世事，商旅之家已经不再卑贱了。儿若想做个大夫，立即便能做。儿对母亲起誓：两年之内，定然婚配，否则，听娘指妻！”

“你呵，”母亲点点儿子的额头笑了，“有可意女子？”

吕不韦一点头脸却红了："只是，年岁太小，有些不当。""太小？二八小女？"

吕不韦点点头："若是大得几岁，也许给娘带回来了。"

"是这女子要嫁你，对么？"

"娘说得是。"

"不韦呵，"母亲慈和地笑着，"女小不为过。只要她家门有教，能跟你甘苦始终，纵是迟得两年再娶，又有何妨？娘只担心，你不用使女，身边又没有个女子操持衣食寒暖，终是活得不浑全呵。"

"娘，"吕不韦勉力笑着，"夫妻为人伦之首，儿只是不甘轻率罢了。两年之后，娘定然满意便是。"

"好，娘等着。"母亲拭了拭眼角，一如既往地笑了。

倏忽之间，冬去春来，雪消冰开，中原大地的启耕时节来临了。

在这耕牛点点的时刻，一骑快马出邯郸，渡大河，从白马津直下了吕庄。是夜，吕不韦小庭院的灯光直亮到东方发白。清晨时分，驾车执事越剑无一马去了白马津渡口。暮色时分，邯郸来人也飞马离庄。吕不韦也开始了诸多头绪的忙碌。

这一日，正是清明节气，夹道杨柳在纷纷细雨中现出湿漉漉的嫩绿，族中商人的车马也在细雨中急匆匆地上路了。清晨起来，吕不韦去庄外祭扫了祖先陵园，回来收拾好车马便要向父母道别。正在此时，相里家老走过来低声道："老朽送少东上路，两位老人从后山去祭祖了。"吕不韦痴痴一阵，对着父母亲的庭院深深一躬，回身又对家老深深一躬："相里老爹，拜托了。"老相里顿时老泪纵横："少东毋忧，

天佑吕氏，老主家平安大吉。代老朽给西门老兄弟道个好……”吕不韦认真一点头，转身大步出门去了。

辎车辚辚出得庄门，吕不韦愣怔了——吊桥内外的大道两边，男女老幼齐刷刷夹道而立，除了族中的晚辈少年，全数都是吕庄田户，细雨蒙蒙之中，一眼望不到尽头。骤然之间，吕不韦两眼酸热，泪水盈眶涌出，一个挺身站上车辕拱手高声道：“父老兄弟姐妹们，不韦告辞了！不韦不会忘记故土，不韦还会回来——”

“少东恩公，万岁——”绿蒙蒙原野一声春雷般的呐喊。

“后生们上！抬恩公上路——”一个苍老的声音喊了一声，吊桥里边的大群精壮一声呼喊，黑压压围过来抬起辎车牵走三马，一声“万岁”呐喊，嗨的一声虎吼，一辆足足两千斤重的青铜辎车忽悠上了肩头。细雨蒙蒙，号子声声，雨水夹着泪水，吕不韦战栗的心田湮没在了无边的绿野之中。

这是公元前260 年的春天。吕不韦踏上了西去秦国的漫漫官道，开始了一条亘古未闻的谋国之路。低谷时期的战国历史，轰轰然翻开了新的一页。

---

1. 白圭，战国初期魏国大商，曾在魏武侯时做过丞相。
2. 唐代前古语，侬指我。今江浙上海方言，侬指你。此处从古，侬为我。为弗为，会不会之意。
3. 曹城，春秋卫国之都城，在今河南滑县旧县城东。
4. 见《荀子·王制》，《资治通鉴》专引荀子此段言论评判卫国君主。
5. 史家考证，古吕国在今河南省南阳以西，春秋时被楚国吞并。

第四章　咸阳初动

一　幽幽南山　不宁不令

四月，长史与给事中属下的两大官署，随着老秦王悉数搬到了章台别宫。

战国之世，中原大河流域的气候与今迥异。林木苍苍，潮湿炎热，大象犀牛鳄鱼剑齿虎等诸般丛林热地动物寻常可见。号称金城汤池的大咸阳，虽占尽兵家地利，然在气候上却正好窝在渭水一个臂弯里，背后是高耸的北阪，东西是构成巨大河湾的林木山塬，唯余南面来风，却有远处的南山（秦岭）巍巍然横亘数百里。大风口不利，咸阳的夏日分外湿热。时人谚云："金城无风，汤池多水，逢夏流火，燎炉烤背。"说的是这大都咸阳，逢夏火炉一座，整日价挥汗如雨。商鞅建造咸阳之初，在南山风口章台旁为孝公建了避暑的别宫，可见选定咸阳城址并非不知其弊，只是利害权衡更重安危罢了。

年年入夏，秦昭王都要在章台旁的别宫住得三两个月，轻车简从，一有大事立即赶回咸阳。然则今年不同，非但兴师动众地迁去了王室直属的所有官署，且明书朝野：太子嬴柱镇国，丞相蔡泽晋爵纲成君，开府总摄政事。书令一发，咸阳老秦人纷纷揣测，然慑于"不得妄议国事"的法令，只能是私相窃窃罢了。

国事不明，国人议论不安，春秋战国谓之"国疑"。寻常多见者，大多是"主少国疑"，说的是幼主在位，国人对朝局动向多有疑惑揣测。如秦昭王这般雄强君主在位，而使国中扑朔迷离者，当真少见。究其竟，在于秦昭王在位五十余年，目下已经是年逾七旬，如此明书

朝野，大有临终善后意味。大争之世，一代君王一代国命，其对庶民生计的作用无论如何估计都是不过分的，更兼太子的平庸孱弱朝野皆知，国人难免疑窦丛生。

老秦人窃窃私议，尚商坊已经响动大起。尚商坊是咸阳建城时特辟的山东六国商贾区，也是六国商人与游士学子在秦国聚居的坊区，赫赫然十余万人，超过了任何一个大都会的外国商旅，只有战国初期的魏国都城安邑与齐宣王时期的临淄可与之比肩。尚商坊大商名士云集，议论国事全然战国奔放之风，火辣辣热腾腾以切中要害为能事。秦国每有大举，尚商坊一片议论一片忙碌。议论之要，是传播消息辩驳根由论争对策。忙碌之要，是向本国急发“义报”，警告预为应对。秦昭王书令一发，尚商坊便有了一个惊人传闻——老秦王风瘫了！秦国要乱了！无论是酒肆客寓，还是行商坐贾，到处一片慷慨高声，话题惊人的一致：秦国势必衰落，山东该当如何？

风声很大，咸阳官府却一如既往的平静，既没有依秦国律法追查六国商人“妖言惑众”，也没有加强商旅关卡的盘查，更没有尚商坊传闻的大举动——封锁函谷关，强征六国商人以重税，而后尽行驱赶六国商旅，从此闭关自守。如此旬日过去，六国商旅们大惑不解，不敢造次生事，渐渐平静了下来。

在这主老国疑国人惶惶之中，一支马队拥着一辆青铜传车出了咸阳，直向南山而来。尚商坊又是一则传闻：谒者传车非时出城，老秦国必有异动！(注)

谒者传车进得南山河口，谷风习习凉爽宜人，湮没在遍山林木的章台更是一片清幽静谧。传车从林间大道进入章台石门，稳稳停在了长史官署廊下。长史大臣桓砾迎了过来，与谒者低声交接得几句，从谒者手中接过一只两尺见方的铜箱，匆匆向秦王书房去了。方到长廊尽头，桓砾见白发白须的老给事中向他摇了摇手，示意稍候片刻。两

人都是老臣子了，只此一个手势便清楚：老秦王正在午眠。桓砾一句话不说，肃立在廊下静候。

过得片时，书房大门无声滑开，一个少年内侍走出来向老给事中一点头，给事中又向桓砾一招手，接着长声一呼：“长史桓砾晋见——”

书房隐隐传来一声苍老的咳嗽，桓砾抱着铜箱走了进去。

章台的王书房原本宽大简约，除了高大耸立的红木书架，便是几张厚重宏阔的书案。而今，这王书房已经被改得面目全非了：两进连环，里间做寝室，外间是书房，中间立着一面黑沉沉的大木屏；纵然寝室近在咫尺，书架环立三面的中央空阔处，还是有一张可坐可卧的特大木榻；木榻前一张长大的书案，案上竹简码成了一道连绵“文山”。隐隐之间，说不清是寝室还是书房。自进南山，古稀之年的秦昭王觉得别宫与章台虽然邻接，毕竟不便，索性搬进章台王书房不动了。自进书房，老秦王终日半卧在那张长大木榻上，时睡时醒，一切都是断断续续没有任何定准，桓砾与老给事中的弓弦始终绷得紧紧的。

国君的随行官署有两大系统：一为长史署，是国君处置国务及直属财政的官吏系统，后世一度演变为中书省；二为给事中署，是以内侍机构为中心的国君生活官署。不管国君走到哪里，这两套人马都是随行跟进的。所不同的是，秦昭王往年出巡或避暑，都只带两署的几名干练吏员，主管大臣长史与给事中倒未必跟随。这次却是不同，非但两套官署全数随行，且事先对章台做了一番大大的修葺改建。这修葺改建，是王室尚坊直奉老秦王书令秘密进行的，长史与给事中两位贴身大臣都未曾预闻。悉数官署随迁章台，桓砾也只是在临行前三日，才从老秦王口中得知的。

已经做了二十余年长史，种种密动迹象已经使桓砾有了一个明晰判断：老秦王必有特异之变，要长住章台别宫了。究竟何变？桓砾自然有所揣测，但未奉告知，却也决然不能说破。进得别宫旬日，老秦王深居简出，连他这原本时时不离王室书房的枢要大臣，也见不上秦王了。今日若非谒者送来极重要上书，他还是不能晋见，唯其是进驻章台第一次晋见秦王，桓砾心下有几分忐忑不安。

进入业已生疏的书房，桓砾正要行礼参见，却见榻上的秦昭王一指榻侧座案，又对身后侍女一招手。侍女轻盈地飘了出去，片刻间带着老给事中走了进来。

“两位，皆本王腹心。”苍老沙哑的声音飘荡着，“今有一事告知：去冬岁寒，本王不意风瘫在榻。当此，非常之时，务须严守机密。”

“老臣遵命！”桓砾与给事中异口同声。秦昭王眯起了朦胧的老眼，给事中立即说得声老臣告退，轻步出了书房。秦昭王微微一抬手：“长史，甚事？”

“启禀我王：纲成君与太子上书。”

“噢？”秦昭王白眉一耸，“念来听。”

“纲成君上书。”桓砾展开一卷念道，“臣奉王命，晋爵开府，大局如常，唯一事颇见蹊跷，不敢不报：臣三次相约太子议政，太子皆未能如约。臣遂赴太子府就教，方知太子业已卧病不能理事。事关邦国社稷之根本，臣不敢不言：太子年已五旬有余，沉疴积弱，隐忧已显。臣不揣冒昧进言，我王当未雨绸缪，早断太子立嫡大计。纲成君上书完。”

“啪！”秦昭王轻轻一拍榻边扶手，没有说话。

“太子上书。”桓砾又展开一卷，“儿臣启禀父王：嬴柱受命镇国，政事繁剧，肩负重大，唯任劳任怨以报国家。然唯有一事，儿臣戚戚不能决断：嬴柱已过天命之年，尚无嫡子，难以为继，今欲请王命，拟在诸庶子中择其贤者立嫡，以为社稷存续，敢请父王决断。太子上书完。”

“……”

默然良久，秦昭王微微开眼，嘶哑缓慢一句：“长史，密召蔡泽。”

桓砾答应一声匆匆去了。国君秘密召见大臣，历来都是给事中奉命执行，今日下令长史，桓砾自觉有些异常。不及细想，当即派出干练吏员驾车奔赴咸阳，暮色时分接来了蔡泽在长史署等候。初夜掌灯，老给事中来传秦王口谕：长史桓砾，随同纲成君蔡泽一同晋见。

在给事中导引下，两人穿过了布幔密封的长长永巷，到了章台最隐秘的无名室。桓砾知道，这里是秦昭王当年与范雎密谈昼夜的地方，等闲大臣几乎永远不可能踏进这个神秘的处所。可是，如今这密室也改得寝室书房含混不清，除了隐秘二字，说不上这是甚个用场的所在。

“臣蔡泽参见我王。”蔡泽的尖亮嗓音在四面密闭的石室也显得低沉了。“臣桓砾参见我王。”爵位低得几级，桓砾只能跟在后面行礼。秦昭王的眼睛微微启开了一条细缝：“纲成君，入座。长史，书录今日对答，交太史令。社稷续断，总要对先祖后世有个说时也。”

桓砾这才明白，今日是要他代替史官笔录君臣对策。依照传统，史官所录，大体皆为曾经发生的国事，如颁行修改法令、祭祀天地、晋升贬黜大臣、对某国开战等等。君王之言谈寻常不录，除非国君自认为须得笔录，或对谈臣子以为重要，事后追录而交太史令。寻常时

日，史官并非如影随形般追随国君左右。今日应对，要长史大臣亲自笔录，桓砾顿时觉得此事非同寻常——既为密谈定策，必是一时不能明告朝野的机密大事；然又要笔录在案，则是必须显示：国君曾经就此大事有过决断。笔录其所以要交太史令入典籍库收藏待查，是国君对先祖后世乃至朝野的一个交代凭据。蓦然之间，熟读史籍的桓砾觉得老秦王似乎在仿效当年的周公之法。

西周初年，周武王病势沉重。周公祭祀天地，默默对天发誓：愿代天子身死，祈求上天将自己的寿命续于天子。此事举动颇大，周公自然得许史官笔录。然则，祭祀祷告之内容，史官与随祭大臣却一无所知。周礼法度：祭祀天地祖庙之祷告书，须交史官入库待查。所以，大臣与史官谁也没在意周公的哑祷。不想，周公却将祷告书当场锁入金匮密封，而后交太史令入王室典籍库，严令非王命不得打开。于是，周公祭天遂成了一个谜。年余之后，周武王病逝，年幼的周成王即位，周公总摄国政。一时流言四起，纷纷诋毁周公居心叵测。有人密告周成王：当年周公哑祭天地，是要诅咒武王早死，以篡夺天子之位。成王大疑，亲自进入王室典籍库，打开了周公密封的祷告书。一看之下真相大白，周成王涕泣不已，从此深信周公不疑。

目下老秦王说要对先祖后世有个说时，分明是有难言之隐而借此表明心迹。从来都是凛凛断事的老秦王，今日如此谨慎，足见此事之微妙难测。桓砾虽隐隐地有所意会，但心下依旧是腾腾直跳。

“纲成君。”半卧榻上的秦昭王终于开口了，字斟句酌，分外清晰，“老夫年逾古稀，人生苦短矣！本以为雍城祭天，上苍会赐老夫些许寿命。不意乍逢风瘫，以致病卧不起。天意如此，夫复何言？见君上书，老夫何尝不忧也！”

“我王毋忧。”蔡泽一声哽咽，“王执秦政五十有四年，迭克危局，连度险难，使大秦成皇皇大业。纵是今日国事繁难，亦终得上天庇护而安邦定国，何忧之有？”

“纲成君差矣！”苍老纵横的沟壑中抽出了秦昭王的一丝笑意，“我即位秦王，前三十余年为太后、穰侯之功。嬴稷亲政，唯成一事：大摧赵国，使秦国最大强敌衰落。余皆不足论也。然，嬴稷亦有一大缺失：空享高寿，未栽培得一个雄强太子，太子之后，亦无一个才堪继统的嫡子。后继乏力，我心何安……查勘王孙，择贤立嫡，非一日可成之事也。然六国环伺，虎视眈眈，岂容我从容决断？两难之境，本王何堪矣！”苍老颤抖的声音飘荡在密室，弥漫出一片晚境老人的凄伤。

笔下一抖，桓砾的一滴大泪噗地从羊皮纸激溅起来。“君若出得良策，当是大秦不世功臣。”秦昭王喘息着补了一句。“臣启我王。”蔡泽平静了许多，从容答道，“太子之弱，王孙之

立，臣一时实难就事断事。然臣为丞相，开府统政，自当有总揽全局之策。臣前出计然七字策，为在富秦。目下之势，却在安秦。臣有八字方略，可安秦国十年，以使我王得以转圜。”

“……”骤然之间，秦昭王目光大亮。

“息兵养国，决内安统。”蔡泽一字一顿。

“姑且说来。”秦昭王语气平淡，目光连连闪烁。

蔡泽侃侃道：“八字三事，原为一体。大统续断，社稷安危之头等大事也。然此事非兵争扩地，立决立断反易铸成大错，唯假以时日徐徐图之，可保得当。唯其如此，须外事无忧，国家无战乱兵争之危，方可争得时日。河内、南郡、燕齐、长平，四次旷世大战后，大秦乏力，山东六国更见衰弱，合纵攻秦业已难以为继。当此之时，我对山东外可虚张声势，而内行息兵养国之策。就实而言，一不扩军，二不打仗，只图自守；自守之下，养息民力，整肃吏治，以为未来新君扎下根基。若能持此守势而息兵养国，我王可从容决内，立定大统继

承，此谓决内安统也。决内须得有时，有时须得息兵，息兵养国，方可得时决内。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相辅相成，此谓八字三事皆一体也。”

“息兵养国，决内安统。”秦昭王轻声念叨一句，默然片刻，一拍卧榻扶手，“好！便是这八字方略。纲成君，惜乎老夫垂垂，不能对你一拜了。”

“君上……”蔡泽一声哽咽拜倒在地。

秦昭王摇摇手，默然片刻，叩着扶手低声道：“长史起书：纲成君蔡泽得对太子嬴柱诸子详加查核，择其贤者，报本王决断。查核之法，许纲成君酌情行事，太子府无得干预。”

“……”蔡泽顿时惊愕，默然片刻肃然拱手作礼，“臣启我王：太子立嫡，事关社稷，唯我王会同王族资深大臣决断处置，方可平息国疑，服膺朝野。臣资望不足，更兼素不熟悉王子王孙，若有失察，纵身死不足以补过也！”

“纲成君，”秦昭王罕见地笑了，“君之八字，解得老夫忧烦，何其操持之功却要推辞？八字三事，息兵不难，难在养国与决内。两事相比，养国不难。秦有成法循吏，养息民力尽可交太子督察，谅无大碍。唯立嫡一事，难矣哉！若老夫可一书决断，岂能等到今日？”喘息得片刻，突然低声吩咐，“长史，将本王密匮打开，请纲成君过目。”

桓砾一溜碎步从帷幕后搬来了一只铜箱。秦昭王抖索着枯瘦的右手拉开了胸前大领，赫然现出一支晶晶亮的铜钥匙。桓砾肃然一躬，趋前双手轻轻取下，当的一声打开铜箱捧到了蔡泽案前：“纲成君请。”

小心翼翼地浏览完十多卷竹简，蔡泽额头汗水涔涔，勉力镇静心神道：“臣愿奉命，唯有一事，尚请我王允准。”

“何事？”

“两年之内，许臣随时晋见。”

“可也。”秦昭王点点头，“老夫也有一说，纲成君斟酌。”

“愿闻王命。”

“至迟三年，须得底定。”

“臣谨奉命！”见老秦王呵呵笑得一阵不再说话，蔡泽一躬，“我王保重，臣告退。”秦昭王对外厅一招手：“给事中驾王车，礼送纲成君。”老给事中隔门一声答应，领着开门出来的蔡泽去了。

“立即密宣上将军蒙骜。”秦昭王低声一句，疲惫地靠着大枕闭上了眼睛。

桓砾当即书令，待王书发出时，长榻上的秦昭王已经发出了粗重的鼾声。桓砾正待悄然退到外厅，却听秦昭王突然一句：“移回书房。”又是鼾声大起。桓砾正在愣怔不知所以，却见四名黑衣内侍走来，拥着长大的木榻悠悠然碾过厚厚的地毡，悄无声息地消失在可墙张挂的帷幕之后去了。

三日之后，上将军蒙骜从函谷关飞骑赶来，王书房的灯光一直亮到五鼓鸡鸣。

二　丞相府来了不速之客

回到咸阳，蔡泽心下总是沉甸甸的。

老秦王采纳他的八字安秦新方略，原在意料之中。然则，将最重大的立嫡事务也压给了他，蔡泽无论如何没有想到。按照法度，确立太子是国事，大臣得参与议论，或奉命考校候选王子之才德。然，太子立嫡却没有定规。战国传统，若非牵涉王室权力，贵胄立嫡寻常都作为家事决断；若立嫡牵涉到王室权力格局，则国君视情形而决定干预程度。齐威王时，丞相靖郭君田婴无嫡子，齐威王直接下书，立其庶子田文为靖郭君嫡子，爵封孟尝君。战国之世，国君亲断王族大臣立嫡事务，这件事最是引人瞩目。目下，太子嬴柱的嫡子确立，直接关乎王位大统，远非孟尝君之事可比，本当秦王亲自处置，谁想却压到了蔡泽头上。若仅仅是事关重大朝野瞩目，蔡泽绝不会畏难，名士建功立业，无克危难何见功勋？要害处在于，太子立嫡直接关涉王族各支脉的利害格局，棘手处太多，事事都是投鼠忌器，外臣极难操持。再说，战国之世崇尚将相之功，名士当国或兵争扩地，或富民强国，这种宫廷斡旋，天下难见其功，也非名士所长。以范雎斡旋之能，当年奉秦昭王之命考校王子，也是浅尝辄止，三个月后便辞相归隐，其间难处可想而知。蔡泽很是内明，深知自己在资历威望、功业根基、斡旋奇谋等诸般方面，在战国秦的历代丞相中都是平庸的，与商鞅、张仪、魏冄、范雎不可同日而语。纵是此等四位赫赫大才，最后也都在雄主末世的宫廷斡旋中败北而去。蔡泽何能，避之唯恐不及，何曾想过一身承当？

然则，蔡泽还是受命了。

秦昭王教他看的那箱密件，使他不得不接受这一棘手特权。密件有目下老臣们对择立太子嫡子的上书，有当年范雎对诸王子的查勘上书，有太子嬴柱的自查上书等等。然最令他惊诧的是，竟然还有河西隐者士仓的一卷秘密上书。士仓对太子诸子有八字评判——不习经国，唯好弓马。最后硬邦邦写道："士仓布衣，率性建言：诸王孙若不习计然经国之学，秦国危矣！"正是士仓的上书，使他不得不接下了这件棘手的差事。士仓是范雎秘密举荐给太子嬴柱的，是通过蔡泽的传

信促成的，依着法度，两人都是“私举”。当此局势，士仓举荐他督导王孙，他能拒绝么？且不说这件背着老秦王的“私举”密行之罪，只有自己接受王命才能化解，只自己凭着精通计然之学入秦为相，便不能拒绝。这个士仓究竟何许人也？果真隐士，走便走矣，何须来此一番狗拿老鼠？

苦思不得其所，蔡泽决计先到太子府知会交接。

蔡泽轺车辚辚到了太子府，家老连忙迎来，说太子正在池畔亭下。蔡泽说声无须通禀，摇着鸭步径自向池边走来，石亭在望，呵呵一笑：“好一股香！谁道良药苦口也？”嬴柱刚刚放下药盅，站起来一拱手道：“开府丞相如此逍遥，纲成君无愧大才也！”蔡泽诡秘地摇摇手：“奚落管个甚用？老夫是蚂蚱拴得鳖腿，没个蹦跶。”嬴柱不禁笑了：“足下方得晋爵开府两桩喜庆，如何却成了鳖腿蚂蚱？”蔡泽坐进了对面石礅，只看着嬴柱不说话。嬴柱大奇，欲待发问，却闻遥遥一声长呼：“王书到——”

嬴柱匆匆迎到亭外。一名白发老内侍已经捧着王书走了过来，接着是尖亮的诵读：“秦王书命：太子嬴柱，镇国监政，当以纲成君蔡泽之方略行事，代丞相督察政事。大秦王五十四年夏四月。”老内侍宣罢去了，嬴柱却捧着王书兀自愣怔。

“安国君明白么？”石亭传来蔡泽的嘿嘿笑声。

“明白个甚！”嬴柱霍然转身，苍白浮肿的脸骤然红了，“我代丞相督察政事，你这丞相做甚？你之方略，我却如何知道？镇国监政变成了署理政务，父王分明是老……”

蔡泽悠然自得地笑了：“署理政务者，熟悉国事也，不好么？”

“甚个好不好，是不合法度！”

“职事变通，与法度无涉。”

“储君与丞相职事，焉能动辄变通！”

“安国君少安毋躁。”蔡泽虚手一请，将喘着粗气的嬴柱请进了亭下坐定，淡淡一笑，“敢问安国君，近日可曾上书？”嬴柱目光一阵闪烁，终是点了点头。蔡泽接道：“如此变通出在安国君上书之后，必与安国君上书相关。只做如此想去，断无差错也。言尽于此，老夫告辞。”

“且慢！”嬴柱霍然站了起来，“我署政事，岂非罢黜了丞相？”

“甚个说法？”蔡泽一脸正色，站起身边走边说，“老夫依旧开府丞相，足下依旧镇国太子。敢请安国君明日过府，与老夫交接。”说罢摇着鸭步径自去了。嬴柱望着蔡泽背影愣怔半日，回不过神来。

蔡泽回到府邸，正是日暮时分，起了咸阳极是难得的徐徐凉风，庭院燥热之气大减。蔡泽吩咐书吏将书案搬到庭院宽阔通风处，一张大席四盏风灯，要消受一番夜读消夏的自在。方得就绪，家老轻步走来道：“家主，有一士子求见，说是带信而来。”蔡泽夜读兴头正浓，一挥手道：“不见。信拿回付赏金便了。”家老凑近低声一句，蔡泽眉头一皱又笑道：“既是如此，请他进来。”

家老去得片刻，一个白衣人飘飘而来，方近书案一躬道：“濮阳商贾吕不韦，见过纲成君。”初月之下，来人束发无冠举止风雅，一团亲和之气如朦胧月光弥漫开来。蔡泽心下一动，虚手做请笑道：“足下入座说话。”

吕不韦一声“遵命”，撩起麻布长袍跪坐于大席边缘，离着那张大案还有三尺之遥。蔡泽不禁一个拱手作礼：“先生通得这咫尺为敬之古礼，实属难得也。”转身一声吩咐，“上茶。”吕不韦谦恭地微微一

笑："不韦一介商旅，粗通礼仪而已，不敢当纲成君褒奖。"蔡泽目光一闪笑道："先生识得范君？"吕不韦一点头，从长袍衬袋中拿出一支细长铜管，双手捧起膝行案前："此为书简，应侯不便入秦，不韦传信而已。"

蔡泽接过铜管，见管头泥封赫然，心下一动，当即用刻刀剔开泥封拧开管盖抽出一卷羊皮纸打开，眼前分明范雎手迹：

蔡兄如晤：老夫隐退山林湖海，念安国君千里求助之诚，念兄无端受士仓之累，一事唯做消息告之：安国君庶子异人，已在赵国觅得踪迹；此事赖商旅义士吕不韦之劳，欲知异人之情，尽可询问之。策断如何，凭兄自决，老夫自无说事。

蔡泽看得一阵心跳，面色却是平静如常，很随意地卷起羊皮纸塞入铜管，再将铜管丢进了书案边上的木函，悠然一笑："先生入秦，欲商？欲居？欲游？老夫或可助之。"

"先游。"吕不韦满面春风地笑着，"或商或居，待后再说。"

"先生寄宿何处？"

"长阳道泾渭坊。"

"噢？"蔡泽不禁惊讶，"尚商坊豪阔客寓多矣！如何住了国人坊？"

"欲知秦风，当知秦人。尚商坊虽在咸阳，却非秦之真髓也。"

"好！"蔡泽拍案笑道，"先生见识不凡，老夫无须操持了。"

"纲成君国事繁剧，不韦告辞也。"吕不韦说罢起身，肃然一个长躬，径自去了。蔡泽欲待起身相送，白色身影已经飘然过了池畔山

麓，愣怔一阵，重新拿出范雎书简揣摩起来，思谋一阵，转悠到池畔燕山上去了。

范雎这封书简颇见特异，且不说内中消息，单是这传信方式便大是蹊跷。依着商旅带信规矩，泥封铜管意味着传信者没有打开过书简。若是寻常书简，蔡泽绝不会生出疑惑之心。然则，这是事关未来君王权力的至大事体，其间有可能出现的权谋往往是匪夷所思。别个不说，那个士仓，分明是范雎举荐给安国君第六子嬴傒的老师，分明是一个与宫廷毫无瓜葛的桥山隐士，如何生出了一桩上书老秦王的奇事？骤然看到士仓上书，蔡泽如同吃了一记闷棍，一切辞谢立嫡事务的理由都被无边的疑惧淹没了，甚至对范雎也生出了一丝隐隐的疑心——此公莫非要借我之手有所图？因了这份疑心，蔡泽对范雎的书简只能不置可否，他要想想看看再说。况且，范雎在书中恰恰提到了吕不韦，从语气看，还颇为倚重。从其人言谈辞色看，吕不韦似乎不知书简内容。然若果真不知，这书简如何捎来？莫非是辗转相托？以范雎之能，要给咸阳丞相府带一书信原是轻而易举，如何会辗转托付这个吕不韦？而吕不韦若知晓此信内容，却能安然面对，此人此事更见深不可测。

诚然，嬴异人有了下落确实是个好消息。今番奉命操持太子立嫡，有了这个少年声望颇好而又久无音信的公子的下落，那个嬴傒便不再是唯一人选。只要有“择”的余地，对于蔡泽而言，操持起来有利得多，且结果无论如何，至少都可以对朝野有个公正的交代。然则，这个嬴异人，却不能轻易从这条途径亮出。此间要害处，在于范雎与吕不韦有无阴谋他图？若有阴谋，蔡泽宁可选择邦交途径去赵国查勘嬴异人，而不愿通过范雎吕不韦之“消息”途径联络嬴异人。尽管范雎在书中已经言明只报消息，凭君决断，蔡泽还是隐隐不安。毕竟，权力斡旋中的言行不一是太多太多了。

渐渐地月上中天，蔡泽终于想得明白，回到书房立即做了一番调遣。清晨时分，两骑快马飞出了咸阳东门，一名商旅装束的书吏也出了丞相府后门。

次日晚间，蔡泽接到了书吏密报：卫国商人吕不韦，确实住在长阳道泾渭坊的栎阳客寓，入住三日，只出门一次，无任何人拜访；尚商坊的六国商人，大多不知吕不韦其人，只有楚国大商猗顿氏的老总事略知一二，说此人根基在陈城，根本不会来秦经商。此后一连半月日日密查，报来的消息都一样：吕不韦每日出门踏街游市，暮色即归，从未与任何人交游往来。

此时，山东两路秘密斥候快马回程，密报了两个消息：其一，范雎隐居河内王屋山，逍遥耕读，近年多病蜗居，无任何异动；其二，士仓已经离开了桥山，与一个叫做唐举的士子结伴周游去了，连桥山的茅屋都烧了，并未查出任何“密士”踪迹。蔡泽不禁大松了一口气，然一丝疑惑总是挥之不去——均无异常，难道是老夫疑人偷斧了？思忖一番，蔡泽进了一辆密封辎车，从后门辚辚驶出，直奔长阳道而来。

进得栎阳客寓的车马场，有侍者殷勤迎上，蔡泽说要拜访吕姓客官，侍者笑道：“先生居修庄，足下是第一位访客，请随我来。”将蔡泽领到了最深处的一座庭院，方到竹篱院门，一柱与人等高的白石上两个斗大的红字：修庄。蔡泽点头赞叹：“客寓好风雅，竟有修庄之名！”侍者谦恭笑道：“足下褒奖，愧不敢当。我寓定规：客官入住，可给自己居所命名，我寓只刻石。”蔡泽原是计然学派，留心诸般民生流俗，闻言大奇：“如此说来，一座庭院岂非有诸多名号了？”侍者笑道：“客官命名，人走名留。后住客官若不满前客所留名号，可重新命名；若中意于前客名号，便可在这柱名号石上刻得自己姓名，以示认可。”蔡泽细看白石，左下角果然只有“濮阳吕”三个小字，恍然笑

道：“看来‘修庄’名号，是这位客官新立也。”侍者一点头，一声高呼：“修庄有客——”

片刻之间，院内朗朗笑声，一人布衣散发大袖软履，从竹林小径悠悠走来，分明便是那个传信商贾吕不韦，只目下看去，却是比在丞相府多了一份消闲洒脱，全然不似寻常商贾那般珠玉满身。及至近前，吕不韦显然有些惊讶，看了一眼侍者，竟没有说话。

“先生，客人领到，在下告退。”侍者一躬，转身去了。

吕不韦这才笑着一拱手：“纲成君布衣而来，不虑白龙鱼服之患？”

“这是秦国。”蔡泽一副为政者的自信，“走，进庄说话。”

客寓庭院不大，杨柳掩映绿竹婆娑，人行林间石板小径之上，清风徐来，幽幽然毫无湿热郁闷之气，顿时神清气爽。蔡泽摇着鸭步道：“足下所取修庄名号，何典何意？”吕不韦从容笑道：“荀子有言：内不修正其所以有，然常欲人之有，如是，则国不免危削。不韦取荀子‘修正’之说，命为修庄，尚请纲成君斧正。”蔡泽略显矜持地一笑：“荀子此言，是在稷下学宫论战王霸之道时说的，其时老夫在场也。此言乃邦国理财之说，本意在劝人劝国：要自省、改正对自己财富的用途，而不能总是图谋占有他人财富。否则，在国国危，在人人危。能出此典者，必有两处异于常人也。”吕不韦笑道：“凭君论断，两处何在？”蔡泽站住了脚步正色道：“拥巨万财货，读天下群书。否则，决然不能出得此典。”吕不韦一阵大笑：“一庄之名，在君竟成卦象，纲成君好学问也。”蔡泽一脸板平道：“无打哈哈，老夫所言对也错也？”吕不韦只笑得不停：“对也错也，原在君一断之间，我说有何用？纲成君请——”

一路走来，过了竹林一片杨柳围起三座茅屋，茅屋小院前一座掩在杨柳浓阴下的茅亭，茅亭下石案上一尊煮茶的铜炉，正悠悠然蒸腾出一片异香。蔡泽一拍掌："好个修庄，简洁舒适，有品！"吕不韦笑道："这是客寓最简陋、最便宜、最僻背的一座庭院，我稍事收拾了一番而已。"蔡泽连连点头："好好好，身在商旅，却能本色自守。噫！你好棋？"话未落点大步摇到了茅亭下，盯着石案上的棋局不动了。

"闲来无事，自弈而已，纲成君见笑了。"

"黑棋势好！"蔡泽目光依然盯在棋盘，"足下以为如何？"

"不韦之见，倒是白棋略好。"

"不不不，黑棋好！"说着一招手，"我黑你白，续下。"

"也好。"吕不韦转身啪啪拍得两掌，茅屋中应声飘来一个绿衫少女，跪坐案前伺服那尊茶炉了。吕不韦坐进了蔡泽对面一拱手："请。"

"噫！荆玉也！"蔡泽拈起一枚黑子打下，又捻着两根指肚惊叹起来。

"好手！"吕不韦由衷赞叹一句，"这荆山玉非上手不知其妙，然若非酷好棋道之个中人，指肚却实在难有这般功夫。"

"啧啧啧！"蔡泽已经从棋匣中夹起了一黑一白两子，对着午后阳光自顾端详，"蓝如海天，红如朝霞，合如七彩霓虹，上品也！"转身又打下一子，"打得荆山玉，方不枉了老夫平生棋艺，走啊！"

吕不韦拈起白子悠然一笑："纲成君赢得此局，我当输君一副好棋。"

“妙！”蔡泽拊掌大笑，“博一彩！不为居官受礼也。”

大约半个时辰，蔡泽在黑白密交的棋盘上打下一子笑道：“最后

官子，完了！”一伸腰长嘘一气，端起面前茶水呱的一声吞了下去，“好茶！”吕不韦端详盘面片刻，笑道：“我输大半子。纲成君果然圣手！”蔡泽哈哈大笑：“大半子么？数数！”吕不韦笑道：“久在商旅，不韦粗通算经，略知心算之术，不用数。”

“围棋局数，足下可曾算过？”蔡泽立即跟了一句。

“纲成君但说布局基数，不韦试算之。”

“好！见方三路，九子布棋，可演几多局数？”

“一万九千六百八十二局。”吕不韦默默掐指，当即作答。

“见方五路，二十五子布棋，可演几多局数？”

“八千四百七十二亿六千八百八十万九千四百三十局。”

蔡泽目光一闪：“全盘三百六十一路布棋，可演几多局数？”

吕不韦低头沉吟片刻，抬头答道：“围棋总局，无人算尽。依不韦算来，大约要连写五十个万，才是大体数字。五十个万字，用尽数元，亦无法计之。”

“匪夷所思也！”蔡泽惊讶了，“若非当年听墨家禽滑釐大师说过围棋局数，老夫当真不敢信这是一人当下算得！五十个万呵，第九位才是万亿万万垓局。说说，如此浩渺局数，基本算理何在？”吕不韦笑道：“这个却不难：一路变三局，其后布棋无分横直，增加一子，一律乘三，增至三百六十一子时，依旧子子乘三，大体是总局数。”蔡泽恍

然一笑："足下果是算经高手，佩服！只是，老夫却要讨彩了。"吕不韦爽朗大笑着一伸手："纲成君请，西厢茅屋了。"

这茅屋非同寻常，进门一片凉爽，分明三重茅草冬暖夏凉胜过砖石大屋的特建"贵茅"。绕过一道本色竹屏，宽敞明亮的厅堂——青石板铺地，中央大案上一方棋枰，两侧各一方草墩；西侧一具古琴，东侧一座香案，细细的青烟犹在厅中缭绕；正面是红木大墙，两枚硕大的棋子镶嵌其中，白黑两个大字生发着润泽的亮色——棋庐。

蔡泽矜持地点了点头，径自摇到大墙下端详起来："黑白两子玉石琢成。噫！这字，却是如何进去也？"吕不韦笑道："此乃楚国制玉名家和氏第三代传人之绝艺，剖玉刻字，如在镜中。""鬼斧神工也！"蔡泽一声惊叹，"足下识得楚国和氏？"吕不韦道："吕氏商根在陈，也算得楚商。和氏传人作璧，只托不韦出手。"蔡泽恍然一笑，欲言又止，摇到中央棋枰前得意笑道："看来，这副好棋是老夫彩头也！"

"荆山常玉，如何做得纲成君彩头？"吕不韦一笑，转身啪啪啪三掌。须臾之间，一名须发雪白的老人推着一辆小四轮木车进了厅中笑道："先生终是输棋了。"吕不韦点头笑道："西门老爹，十年彩头，今日有主，大幸也！"蔡泽眼睛直眨："如何如何？足下十年未输一局？"吕不韦一声笑叹："圣手者，可遇不可求也！"蔡泽嘿嘿笑道："圣手不敢当，天下弈者，老夫可居第三。"吕不韦惊讶道："冠军圣手，却是何人？"蔡泽一脸正色："唐举第一，士仓第二。老夫不及也。"吕不韦笑道："依纲成君之见，不韦可算入流？"蔡泽嘿嘿一笑："论棋艺，足下大约在十座之后。论棋具，足下冠绝天下！"

吕不韦不禁一阵大笑："十座输三圣，值也！纲成君，看看自家彩头了。"

蔡泽摇将过来。西门老总事打开了车面木盖。吕不韦俯身车中，双手捧出一个青铜镶边的长方形木匣。蔡泽郑重其事地接过，不禁一

声惊叹：“好重也！”端详一番不禁又是惊讶，“买椟还珠，竟在今日？四颗海珠，这棋匣价值万金也！”吕不韦摇摇手笑道：“纲成君，棋为圣人所制，启迪心智，岂能以市人目光衡价？不韦曾于岭南海滨伐木，助渔人打造出海大船，渔人送我四颗大珠。若是上市买得，岂非有辱大雅也。”蔡泽哈哈大笑：“好！如此说去，老夫心安理得也！”

说话间，西门老总事已经接过棋匣在车顶打开，从匣中先抽出了一方长方形棋盘。蔡泽正在困惑，老总事两手一扳，棋盘拼成了方形：棋盘为沉沉红木，九星之位以紫铜条连线，盘面交织出一个光芒柔和精美绝伦的“田”字。两函棋子却是荆山精玉磨成，看去莹莹晶晶，摸来温润圆柔，确是棋中极品。

“幸亏一副棋具也，否则断不敢受之。”蔡泽第一次脸红了。

吕不韦笑道：“好棋入圣手，物得其所也，纲成君何愧之有。”转身道，“西门老爹，茅亭下摆得一席，为纲成君博彩庆功。”

片时之间，酒菜摆置妥当，两人在暮色晚风中对饮起来。说得一阵棋趣，蔡泽蓦然想起一般问道：“足下与范雎何时相识？”吕不韦道：“三年前，应侯辞相南游，鸿沟尾巧遇鲁仲连夫妇。仲连本我至交，邀应侯一起到陈城聚首。盘桓月余，应侯自去了。”蔡泽目光一阵闪烁，又道：“足下年来又见范雎，不知他境况如何？”吕不韦歉疚道：“陈城一别，与应侯只通过一书，未及拜访，不韦也是心下不安。”蔡泽眼睛骤然一亮：“范雎托你捎书，如何没有谋面？”吕不韦笑道：“四月入秦，我在白马津接到商旅同道捎来的书简，应侯并未前来。”转身高声道，“西门老爹，将书函拿来。”须臾，老总事将一方木匣捧来。吕不韦打开翻检一阵，拿出一支竹筒递过：“应侯书。”蔡泽呵呵笑着打开，却见羊皮纸上只有寥寥数语：“不韦如晤：闻你商旅过秦，可带我一书交蔡泽。但能脱得秦事之累，我心安矣！兄若欲扩展商事于秦，可告蔡泽助之，断不误事也。”

“范雎信得老夫，足下如何信不得老夫？”蔡泽板着脸将羊皮纸摇得哗啦响。

“纲成君何出此言？”吕不韦笑道，“是否在秦国经商，我得先踏勘一番再说。商旅之道，并非朝堂有靠便可大成。若决意入秦为商，不韦岂能不求助于纲成君？”

“好也！”蔡泽拍案赞叹一句，却又突然压低了声音，“不韦呵，可知应侯书简所言何事？”吕不韦摇摇头：“书简私件，不告不知。”蔡泽哈哈大笑一阵，满面红光：“今日此酒饮得痛快！来日老夫酬答！”

三　奇策考校　太子府一团乱麻

疑团廓清，蔡泽顿时精气神大爽，当即谋划入手路径。

立嫡虽则繁难，根基却只有一点：在诸王孙中遴选出真正的贤能之才。只要这一根基立定，其余的利害关涉自有老秦王杀伐决断。但是，恰恰是遴选贤能这件事最难做，否则，老秦王也不会教一个统政丞相抛开政务来做此事。就实而论，此事难在三处：其一，以何尺度取贤？也就是说，以何家学问为基准查勘考校？战国之世，百家争鸣流派纷呈，除了专攻经济民生（如农家水家工家医家等）与玄奥之学（如星相家堪舆家阴阳家易家名家等）的诸多流派，其余“显学”几乎家家都是治世经国之学，其中最显赫者有法、儒、墨、道与王道之学，时人号为“经纬五学”。虽说秦为法治之国，法家之学地位显赫，但以战国求贤之道，却从来无分学派轩轾。当年秦孝公的《求贤令》便是范式，只求“能出奇计而强秦者”，而绝不限定学派。自孝公商鞅变法之后，秦国用人之道更趋明朗——只要恪守秦法，无论所持何学。当年的甘茂、魏冉是杂家，而今的蔡泽是计然家，都不是法家，却都做了丞相。唯其如此，你不能限定某家某派之学为王孙考校之依据，但是，又不能没有一个学问标尺，这是第一难。

其二，骑射剑术与军旅之能者算不算贤才？对于君王，若是嫡子自然继承，或某种无可变易之大势所既定，不学无术而又异常杰出的马上国君大有人在，自不存在此等难事。然则，此处要害恰恰是太子无嫡子，要在诸多王孙中遴选，这个难题立即凸显出来。秦国激励耕战，朝野无不尚武，谁能说骑射军旅之能不是干才？偏偏是士仓打破了这个禁忌，直然上书老秦王，断言范雎初选的嬴傒“不堪国君之才”。老秦王决意重选，实际上是肯定了士仓主张。但是，老秦王毕竟没有明令，更没有将嬴傒排除在备选者之外，这便成了一个实在的难题。

其三，以何种方式遴选？论学论战，对策应答，骑射较武，任官试用，组合考校，哪一种方式都牵涉到诸多方面。再说，太子嬴柱有二十六个庶子，十四男十二女，年齿悬殊，最大者三十二岁，最小者八九岁。哪种方式能使王孙及其背后势力都无可指责？这是大大一个难题。还有，公主在不在遴选之列？十岁以下的幼子在不在备选之列？仔细揣摩，在在都是棘手难题。

思谋得几日，蔡泽拿不出一个稳妥的方略，决意先到太子府拜访一番。

轺车到得太子府门，尚未进得车马场，门吏便将蔡泽轺车直接从侧门车道领进了第二进大庭院。蔡泽与嬴柱年岁相当，非但常常共商国是，更有着范雎与士仓的微妙关联，来往颇为相得。蔡泽下车，径直进了国事堂。

“禀报纲成君：太子方才午眠，请稍等片时。”主管书吏迎上来一躬。

“午眠？打实说，太子病了么？”

“纲成君，”主管书吏低声道，“日前，太子从河西巡视回来病倒了。”

蔡泽再不说话，摇着鸭步去了后园，到得大池边柳林的大石亭下，果见嬴柱正靠在长大的竹榻上闭目养神，身边石案上一只药炉还袅袅飘着药香。蔡泽一拱手笑道：“安国君，别来无恙？”嬴柱颇艰难地坐起身一招手道：“你消闲了，我能无恙么？坐了。”转身对守着药炉的侍女一挥手，侍女抱着药炉走了。蔡泽坐进石案前关切道：“如何？是暑气还是当真大病？”“天磨我也！”嬴柱叹息一声，“说轻不轻，说重不重，见劳便发，歇息便好。老样子，不说它也罢。”蔡泽歉疚笑道：“丞相府千头万绪，实在是不当劳你。君命如此，老夫奈何？”嬴柱摇摇手道：“纲成君，我终是通了，此事也实在非你莫解。我劳事小，只要你能底定大事，是万全也。”蔡泽满面忧色地摇头道：“难，难乎其难也！”嬴柱不禁呵呵笑道：“纲成君说难，便是有谱(注)了。”蔡泽故作神秘地一笑：“便算有谱，非得安国君从权，不能成事也。”嬴柱霍然站起一拱手道：“君奉王命，谁敢掣肘！纲成君只说，是否要我搬出太子府回避？”“不不不。”蔡泽连忙摇手，“安国君只要通了，一切如常反是好事。只有一样：王孙及其教习，须得悉数听从老夫号令。安国君与诸夫人，尤其诸夫人，最好不过问，不说情，以全老夫公道之心。”

“不是‘最好’，是必须。”嬴柱板着脸，“此乃父王之命，纲成君何须松弛？哪位夫人敢坏大计，纲成君找嬴柱说话。”

“好！”蔡泽大笑，“安国君此时精神否？”

“只说何事？”

“召得几位教习，老夫想与几位官师先行议论一番。”

嬴柱略一思忖，转身唤来府邸总管正色道：“家老听好：自今日起，纲成君每来我府，你侍奉左右，奉命行事，若有违抗，我必严惩！”回头对蔡泽一笑，“纲成君自己说。”见嬴柱如此认真，蔡泽也不再推辞，当即吩咐家老请各位教习到学馆正厅，又对嬴柱慨然一拱：“安国君养息，老夫去也。”

学馆在后园大池的西岸，临水面竹一座庭院，最是幽静去处。蔡泽悠悠然摇到时，五位王孙师已经在馆厅等候了。秦法：太子老师为国臣，分左右傅（太子左傅、太子右傅），王孙辈的教习却是官师私请——太子若无聘定的名士教习王孙，可请太子傅官署派出“官师”教习王孙；派出官师无法定官职爵位，俸禄依旧归属太子傅官署。这便是律法许可的官师私请。嬴柱庶子众多，请来的官师有五位：两位武道官师，三位学问官师。

“参见纲成君！”五位官师一齐肃然作礼。

“诸位入座。”蔡泽一拱手答礼，目光巡睃了一圈，但见首座一位四寸玉冠的白发老者，依次两位三寸竹冠的中年，末座两位精瘦黝黑散发无冠不辨年龄的壮士，心下明白了八九分。蔡泽入得东厢独座，向对面一字排开的五座打量道：“北座三位文师，南座两位武师，可是？”

“纲成君明察！”五人齐声一答。

“敢请五位高名上姓？”

“在下赵嶂，云阳赵氏之后。”首座老者端严中有着几分矜持。

“在下相里轸，商山人氏。”次座中年人颇为稳健。

“在下庄塍，北楚人氏。”第三座中年人淡淡漠漠。

“在下乌丹，西秦戎人，通骑射。”

“在下孟明桓，郿县人氏，职剑术教习。”

虽是连珠报来，蔡泽也听得明白，嬴柱所请这五个人还都有些根基来头。老者赵嶂自称云阳赵氏之后，显然是秦孝公时云阳名儒赵亢赵良兄弟的后裔了。当年赵亢被商鞅斩首，赵良说商鞅未遂依附甘龙复辟一党，又被秦惠王根除旧贵族时一并斩首。遭此重创，赵氏却一直没有离开秦国，可见一斑。相里轸商山人氏，显然是墨家名士相里氏后裔。后期墨家在秦国朝野名望颇大，天下呼为“秦墨”，相里轸分明是秦墨弟子了。庄塍北楚人氏，虽则不明源流，然北楚历来多出名士，如甘茂如庄辛，谁能说这个庄塍与楚国当年的纵横名士庄辛没有关联？两个武师也是不凡。西秦戎人归秦已有三百年之久，乌丹能入国为太子傅官署武师，绝非寻常。最后这个孟明桓报出郿县，显见是郿县“孟西白”子弟。郿县孟西白三族向为秦国军旅名将渊薮，在朝在国盘根错节，何能小视？

“敢问赵师，王孙教习取何法式？”蔡泽根本不去理会心下诸般闪念。

“禀报纲成君，”赵嶂中规中矩地一拱手，“王孙众多，无法单独课读，无论男女，只以长幼分作三班。已加冠者一班。未加冠者两班：十岁以上一班，十岁以下之蒙童一班。我等五人以两月为一周期，每人一旬全督三班，所余一旬为学子歇息。如此，可保王孙公平受教也。”

“好！人说儒家通教，果然如此！”蔡泽拍案赞叹一句，悠然一笑，“某受王命，欲选王孙之贤才三五人，入官历练。以诸位官师之见，该当如何遴选？”

厅中一时默然，三位文师谁不看谁，却也都不说话。终是孟明桓慨然拱手道：“武事好说！拉到校场便见分晓。如何考校，但凭纲成君定夺！”乌丹立即跟道：“正是这般。孟明兄大是！”蔡泽点头笑道：“如此，武事算定了，届时老夫自有主意。文事，三位官师没个说法？”

“纲成君明察。”老者赵嶂一拱手正色道，“治学育人，以儒家为上。老朽之见，欲查王孙之贤愚，当考校诗、书、礼、乐、射、御六学，参以德行而定高下。古往今来，唯德才兼备者可谓之贤，舍此无他也。”

“赵师差矣！”相里轸立即接口，“儒家六艺，除射箭驾车两门尚有实用价值，诗书礼乐四学，与经邦治国几无用处。考校此等学问，无异使王子王孙食古不化。而所谓德行，若以儒家规矩，人道无异于虚、伪二字。以此选才，贤者何堪也。”

赵嶂冷冷一笑：“此非论战，只说如何考校。驳斥儒家，何劳足下？”

“考校之法，唯在明辨大义。”相里轸口吻极是自信，“天下显学，唯墨家秉持大义，节俭自律，敬天明鬼，兼爱四海。其耕读致用、营国建造、百工技艺、兵学攻防诸般学问，无一不堪称立国之本。若以墨学考校，高下立见！”

“相里之说，未免偏颇也。”庄賸淡淡一笑，“墨家虽显，实用之学亦高，然根基在野，历来自外于各国官府，号为‘天下公敌’。只此一点，若以墨家为本，王子王孙便要人人自立山头，谁个却想到邦国社稷之安危了？”

相里轸揶揄地笑了：“足下那三代王道，也就几篇《尚书》，比文王八卦还老，莫非靠着那物事能保国安民了？”“岂有此理！”庄賸勃然

拍案，“王道之学，万世不朽，岂容轻慢？在下敢请纲成君主持正道，惩治此等狂悖之徒！”

“奇哉怪哉！”相里轸哈哈大笑，“诋毁别家危言耸听，轮到自家不容一言，天下可有如此大雅敦厚之王道？莫说纲成君在场，纵是秦王亲临，墨家论政之风依旧如斯！”

“成何体统也！”赵嶂皱着白眉摇着白头，“君子克己复礼，尔等如此褊狭，却争相为学为师，天厌之！天厌之！”一言落点，相里轸与庄塍哄堂大笑，连两个武师也跟着嘿嘿笑了。

蔡泽学问博杂，熟知各流派掌故，知道这“天厌之”一说，乃孔老夫子当年会晤卫侯夫人南子，事后人疑老夫子与南子暧昧不清，老夫子情急无辞，连呼“天厌之！天厌之！”一时天下传为笑谈。如今这老赵嶂急呼此辞，大是不伦不类。蔡泽忍俊不禁，也跟着呵呵笑了起来。不想老赵嶂大为羞恼，黑着脸霍然站起一拱：“纲成君放纵轻薄，老朽告辞。”大袖一甩，径自点着竹杖去了。

举座愕然！良久，没有一个人说话。“好说好说。”蔡泽站起来呵呵笑着，“威武不能屈，儒家讲究也。

老夫子争此一气，也是事出有因，左右老夫是不计较了。”

“我等也不计较！”四位官师异口同声。“这便好。”蔡泽笑道，“今日初议，虽无定则，也是畅所欲言。

诸位尽管如常，届时老夫自有定见。”说罢摇着鸭步出了大厅，也不再见嬴柱，直然回了丞相府。

修庄庭院蝉鸣声声，更显一片清幽。日色过午，吕不韦宽袍大袖散发去冠，正在柳林小径逍遥漫步，西门老总事匆匆赶来，说纲成君

已经在茅亭下等候了。吕不韦吩咐一句：“冰甘醪。”匆匆向茅亭来了。

“不韦呵，好酒脱也！”蔡泽在亭廊下招手。“惭愧惭愧。”吕不韦大步进亭，“有事我去，何劳纲成君暑天奔波。”

“不不不。”蔡泽连连摇手，“人说丞相开府门庭若市，老夫终是领教了。你但想，吏员二百余时时穿梭，大臣不计数日日进出，看得你眼晕。能有修庄这份清幽？老夫得空便来，做得片刻快活，管他有事无事也。”说话间，蔡泽解开腰间牛皮大带，脱了长大官衣，摘了头顶六寸玉冠，轻衫散发长嘘一声，“峨冠博带者，不亦累乎！”

吕不韦大笑一阵，指着亭外道：“纲成君且看，快活物事来也。”一个童仆推着一辆绵套覆盖的两轮手车，辚辚到了亭下，揭开三层绵套，一片弥漫的白色冷气中显出了一只紫红的木桶。蔡泽笑道：“冰茶么？解暑佳品也！秦宫冰茶也是一绝，当年秦惠王所创，这栎阳客寓也做得了？”吕不韦从童仆手中接过一碗，捧给蔡泽，悠然一笑：“品尝一番再说了。”蔡泽接过，但觉入手冰凉，白玉大碗中一汪殷红透亮的汁液，一股冰凉甘甜而又略带酒香的气息清晰扑鼻，说一声好个冰酒，呱地饮了一大口，未及说话咚咚咚牛饮而下，喘息间大是惊喜：“再来一碗！”如此连饮三大碗，蔡泽额头汗水倏忽间踪迹皆无，周身尽觉凉风飕飕舒坦无比，不禁惊讶道：“此酒何名？如此神奇！”

吕不韦笑道：“这是邯郸冰甘醪，产自名家老店甘醪薛。”“甘醪薛？”蔡泽大惑不解，“老夫过邯郸多次，也曾饮得几回，只记是热饮甘醪，如何还有这冰甘醪？”

吕不韦道：“冰甘醪者，并非仅仅冰镇，而是特料特酿特窖藏，方可保得暑天冰镇后原汁原味，最是费事费力，店家寻常不甘卖人也。”

“噫！”蔡泽愈发好奇，“莫非你买下了这家老店不成？”

“不韦有酒，便得有店么？”吕不韦道，“来，此刻亭下对弈，保你凉爽通泰。”

看着童仆从车上拿下棋具摆置，蔡泽一摇手：“且慢，老夫还有两句话。”吕不韦坐到对面，笑着一点头。蔡泽道：“范睢书简说，是你在邯郸找到了异人下落，其境况如何？”吕不韦道：“不是找到，是在平原君府堂遇到也。过后，我派家老打问一番，给了应侯一封书简。”蔡泽的燕山大眼不断地扑闪：“你与平原君有交？”吕不韦笑道：“几宗生意往来，兑金须得平原君首肯，如此而已。”蔡泽恍然点头：“不韦说说，家老打问的异人境况如何？”吕不韦笑道：“诸事纷杂，我已记得不甚清楚，还是教家老自己说。”回头对亭外童仆吩咐道，“请家老过来。”

片刻间，老总事匆匆到来。吕不韦道：“西门老爹，纲成君询问那个秦国人质境况，你说说。”西门老总事对着蔡泽深深一躬道：“禀报纲成君：老朽曾请先后看护公子的三个赵军百夫长饮酒，打问得清。秦赵上党对峙期间，异人公子被软禁居所，处境艰难；长平大战后，赵人复仇之势汹汹，平原君将异人公子转移到巨鹿军营，备受折磨；六国胜秦后，异人公子重回邯郸，看守有所松动，渐渐地有了些许走动。今春离开邯郸时，老朽听得坊间传闻，说信陵君与秦国质公子异人论战兵法，甚是相得。邯郸国人议论纷纷，都在私相揣摩信陵君的一句断语。”

“是何断语？”蔡泽目光炯炯。

“老朽记得是，‘秦失异人，六国之福也！’”

蔡泽目光一闪，默然片刻，又问：“还有何传闻？”

“老朽已经记不得了。左右是说这个异人公子有才罢了。”

吕不韦笑道：“西门老爹还要回邯郸，纲成君若觉有用，再打问。”

“便是如此！”蔡泽一拍石案，“西门家老，老夫先行谢过。”

“纲成君折杀老朽了。”西门老总事连忙深深一躬，“老朽告退。”匆匆去了。

“不韦呵，”蔡泽思忖道，“以你之见，这异人能否出得赵国？”

“难说也。”吕不韦道，“听老总事说，此人虽能走动，但始终有赵国一班护卫。纲成君意欲何为？若要此人回秦，却有何难？派出秦王特使接回便了，作难个甚？”

“不不不。”蔡泽连连摇手，“邦交正道若是行得，何待今日？你在商旅，却不知此间奥秘。譬如，你欲得之货在别人之手，你若急色求购，后果如何？”

吕不韦大笑：“庙堂大器，纲成君也。佩服！”

“此事撂过，老夫想想再说。”蔡泽不无矜持地岔开了话题，“不韦只说，依你商旅阅历，如何才算得经邦治世之学问？”

“既蒙纲成君垂询，不韦自无虚言。”吕不韦笑容依旧，语气很是认真，“自来士子修学，都是先学后行，往往书卷有成之时，对天下世事却一无所知，此谓书生也。书生之学，纵腹藏五车之书，亦非真学问也。专精一业或可有成，经邦治世，却是误国误民之徒也。此间要害，在于此等书生不知法令，不知民生，不知四时之稼穑，不知人口财货之周流。譬如赵括，读尽天下兵书，却不知上党长平之地势利害，空有大军六十万，反被白起五十余万围之灭之，岂非纸上谈兵耳。如此看去，治国学问只在‘真切’二字。空言大道，只是玄奥之学也。”

“说得好！”蔡泽拍案赞叹一句，骤然神秘地一笑，“三日之后，老夫请你做一回督学主考。”见吕不韦惊愕莫名，蔡泽得意地笑笑，一口气说了小半个时辰，末了两人不约而同地大笑起来。

这一日清晨，太子府学馆大不寻常。

宽敞幽静的大庭院热闹起来了。石案石礅点点布于大树之下，王孙们都聚在了庭院中忐忑不安地等待着。几个年长公子峨冠博带，与各自中意的老师在大树下庄重地低声交谈。二十岁上下的几个公子公主，各自拿着一卷竹简，三三两两地转悠着议论着。十岁上下的几个少年公子公主，则是人各一案，在板着脸的书吏督导下高声吟诵着未熟的《诗》《书》。时有顽劣者喊渴喊饿，远处树下的乳母作势禁止，或嘘声或摇手或低声呵斥，不一而足。竹林后的一排木屋，原本是王孙们学间用餐处，此刻却坐满了身着各式各色华贵服饰的夫人与妾，她们都是王孙生母，关切之心惶惶，无一人安然入座，都挤挤挨挨地站在了门庭下，引颈遥望着学馆正厅的大门。

卯时首刻，太子府家老一声长呼：“纲成君到——”

学馆庭院顿时寂然无声，王孙们一齐肃立齐声：“见过纲成君！”

衣冠整齐的蔡泽带着两名书吏进门，大步到了庭院北面的中间石案前站定，悠然一笑问道：“太子府家老，诸位王孙可曾到齐？”家老一躬身高声道：“禀报纲成君：除公子异人质赵未归，二十六位公子实到二十五位，悉数到齐！”蔡泽一点头肃然道：“本君奉王命，考校诸王孙学问才能。老夫无意偏袒，力求公平考校。为此，请得一经世之士做今日主考。请先生入馆。”

“先生入馆——”家老肃立门厅一声长呼。

余音犹在回荡，吕不韦已经信步走进了门厅，一身布衣一顶竹冠满面微笑，如一团春风拂过庭院，满院王孙们竟都莫名其妙地绽开了笑意。蔡泽遥遥地虚手一请："先生这厢入座。老夫旁观也。"吕不韦拱手一礼："谢过纲成君。"进了蔡泽让出的主案前，环视庭院一周，朗声说道："诸位王孙皆庙堂之器，身负经邦治世之重任，根本之学自在务实求治，不在玄谈妙思。在下一介布衣，受纲成君之托，拟以实学考校诸位公子，以合大秦治国之法统，诸位以为如何？"

"我等赞同！"第六子嬴傒慷慨高声，"求学不实，有甚用处？"

"对！我等赞同！"几个酷好剑术骑射的公子齐声呼应。

其余公子公主一片沉默，却也无人反对。圈外的首席官师赵嶂冷冷道："王命有定，如何考校听任纲成君做主，先生客套甚来，开始便了。"

吕不韦微微一笑道："诸位公子，今日文考共十题。三题起首，不能答三题者作罢；连答三题者，问满十题。能答八题者，再行考核武学。听得明白么？"

"明白。"公子们或回答或点头，神色各异。

吕不韦从袖中抽出了一个软皮袋打开，在石案上摆开了一排羊皮纸条，转身对家老低声吩咐了几句，家老高声道："诸位公子听我宣点，点到者上前答问。点名之法：以二十岁为中界，一大一小轮流。第一位，八公子杜！"

二十岁的嬴杜白嫩俊秀，面色通红地走到了吕不韦案前。吕不韦指着案上的一排羊皮纸条道："公子任选三张。"嬴杜很是新奇，反复摸索一阵抽定了三张递上。吕不韦接过，展开一张高声念道："问曰：秦国人口几何？土地几何？郡县几多？"

骤然之间，庭院一阵寂静又一阵哄然，见嬴杜抓耳挠腮的难堪模样，庭院终是人人默然噤声。在出奇的静中，嬴杜红着脸期期艾艾道：“这，这，是否，有土一成，有众一旅？”话方落点，庭院一阵哄然大笑，一位公主笑叫：“哟！秦国几时成夏少康也！”哄笑声中，嬴杜恼羞成怒：“笑甚！《尚书》所载，何错之有！”转头道，“不知道，下问了。”

吕不韦又展开一张：“二问曰：目下天下邦国几多？七战国以土地多寡排列，次序如何？”在满庭院一片窃窃声中，嬴杜又是面色涨红：“官师只讲《诗》《书》，几时教得这些琐碎！”吕不韦不动声色，又打开一张羊皮纸条：“三问曰：秦国律法几多？总纲何在？”

嬴杜面色煞白，额头涔涔冒汗，情急大喊一声：“律法问廷尉！关我甚事！”

家老上前两步躬身道：“请公子退下。”嬴杜气咻咻大袖一甩：“鸟！这也叫考校？”昂昂大步去了。家老受命执法，面色顿时尴尬。

吕不韦却笑着摆摆手，示意家老少安毋躁，回头道：“在座诸位王孙公子，谁能答上此三问？”连问三遍，无人应声。

“我有话说！”前排嬴傒大步上前。

“公子能答得三问？”吕不韦笑容可掬。

“不！我答不得三问。”嬴傒愤激高声，“足下此等考校，居心叵测！

我等王孙公子，非官非吏，六艺修业，兼习骑射，何须通晓此等微末之学！大秦以耕战立国，或考校六艺学业，或考校骑射剑术，皆

为正道也。今日考校，搬出寻常官吏之雕虫小技，不言大道，不习矛戈，我等不服！”

“对！我等不服！”十多个成人王孙立即跟上，大喊一声。

“公子好说辞也。”吕不韦挥手制止了面色不堪的家老，平静的微笑中带着显然的揶揄嘲讽，“敢问公子，你等自命非官非吏，究是何等人物？在下之见，诸位公子王孙绝非甘居一介庶民，实是以庙堂之器自诩也。志存高远，心在庙堂，自当知庙堂为何物。夫庙堂者，邦国公器也，统官吏而治万民，制法令而安邦国也。统官吏，制法令，却不知官吏之真实操持，不知法令之纲目功效，不知邦国之民生运筹，遇事何断？遇危何克？纵然入得庙堂，执得公器，岂非也是楚怀王一般？诸位公子不服，尽可登高疾呼遍问秦人，谁能信得一个连秦国几多郡县几多民众几多法令都一无所知之人，竟能执得庙堂公器？”

“……”嬴傒瞠目结舌，一句话也说不上来。

“好呵。”蔡泽从树阴下摇过来笑道，“无一人答得三问，不打紧，再学便是。散场！”大袖一挥，摇着鸭步径自去了。家老连忙过来，恭敬一躬，要护送吕不韦出馆。吕不韦却淡淡笑道：“我自随纲成君去，家老还是善后为好。”说罢也径自大步去了。满庭院王孙公子们眼看着蔡泽吕不韦背影远去，愣怔着回不过神来。直到竹林后夫人妃妾们一拥出来惊诧打问，庭院才轰然大乱起来。

吕不韦出得学馆，来到大池岸边的柳林道下，正要登车，却听林中一声“先生且慢”，一位绿裙女子倏忽到了面前，体态丰满，肌肤白皙，一看便是贵胄夫人无疑。吕不韦稍一愣怔，女子明朗笑道：

“先生幸毋见疑，我唯一问：先生何方隐士？可否见告高名上姓？”吕不韦一拱手道：“在下濮阳商贾，吕不韦，并非隐士。”女子惊讶地笑了：“哟！可遇着奇人了，一拨姐妹谁不以为先生是名士高人

也！”吕不韦笑道：“商贾无反话，夫人有话请直说。”女子扑闪着眼睛神秘地一笑：“错也！我与她们不是一事。如何，不想知道我是谁么？”吕不韦淡淡一笑：“夫人毋忧，在下不会无端打问。告辞。”登上辎车去了。

日落嬴柱回府，刚唤来家老要询问日间考校事，一班嫔妾拥进了书房，愤愤然凄凄然地诉说起来。听得片刻，嬴柱苍白的脸色一片铁青，勃然拍案怒喝：“一群活宝现世！家丑！国丑！竟有脸聒噪！传于朝野好听么？”嫔妾们从来没见过老太子如此怒火，一时噤若寒蝉，书房大厅一片寂然。喘息一阵，嬴柱冷冰冰道：“都给我听好：

不管坊间如何传闻，我府任何人不得提及此事。尔等谁敢絮叨抱怨，冷宫苦役，其子同罪。下去！”

嫔妾们悄无声息地走了。嬴柱长嘘一声，这才吩咐家老将日间考校备细说了一遍，听得额头冷汗涔涔直流。良久默然，嬴柱断然吩咐家老三事：其一，立即辞还五名官师。其二，自明日起，只请一名干练老吏，专一对王孙们备细教习诸般“实学”。其三，王孙若有不服者，立即家法囚禁。家老奉命去了，嬴柱在卧榻上静卧片刻，只觉腹下隐隐胀痛，吩咐两名随侍健仆将自己用竹榻抬到后园。方进甘棠林，闻琴声隐隐，嬴柱心下一松，琴声却戛然而止。

“停下，我来。”林中飘出的黄衫女子轻声吩咐一句，轻柔地偎上竹榻，将体魄硕大的嬴柱毫不费力地背了起来，说声你等去，悠悠然进了甘棠林后的庭院。到得院中茅亭下，黄衫女子将嬴柱轻轻放到草席上靠着廊柱，刚要转身，却听嬴柱笑道：“华阳不用拿药，今日无事，只想来听听琴声。”黄衫女子拍拍嬴柱额头，借着月光打量笑道：“毋晓得气伤肝？常人无大碍，你却是要调理了。”说罢轻盈飘去，片刻间捧得一只玉碗出来，“舒肝化气汤，来也。”说着喝得一口凑了过来，嬴柱闭着眼轻车熟路般张开大嘴吞住了肉乎乎鼓起的小嘴，呱的一声吸了进去，如此三五口，最后竟噏住了肉乎乎的小嘴不

放，两臂一张将女子裹到了怀里。黄衫女子娇笑着拍拍嬴柱的脸颊：“急色，一个时辰等不得也！”扒开嬴柱的大手，只跪坐着面红气喘地看着嬴柱。“

华阳呵，你要生得一子，何来这般龌龊事也！”嬴柱叹息了一声。“

又忘了？我命无贵，只能侍奉夫君。”女子咯咯笑着，“一大群儿女，缺得我生一个了？你活我活，你去我去，不忧心了。”

“胡说！”嬴柱低声呵斥一句，拉起身边那只柔腻的小手，“你是夫人，是嬴柱正妻，跟我去做甚？你有才思，要为嬴氏顶住门庭。记住了？说说，只要你看中了哪个庶子，我立他为嫡，你是正仪母亲！”

“莫急莫急。”华阳夫人轻轻拍着嬴柱的手笑了，“你也是五十几岁老太子了，立嫡便是立秦国储君，能由得我一句话么？再说，儿女一大群，没有一个实学干练之才，我却选谁去？”

“你，你晓得日间考校事了？”

“学馆府中沸沸扬扬，我能不知？”

“天机莫测也！”嬴柱一声叹息，“原想，嬴傒虽不入士仓之眼，总归还是实学实干，不想今日一见真章，竟也是皮厚腹空，庸才一个也！”“少年看老也。”华阳夫人笑道，“我留心嬴傒十多年了。此子好勇斗狠，浮躁乖戾，纵是你我选中，也过不得老父王一关。”良久默然，嬴柱叩着草席一声长叹：“嬴氏何罪，其无后乎！”

“哪里话来？毋得乱说！”华阳夫人笑着打了嬴柱一掌，“左右也是二十六子，与后不后何干？万一不济，筷子里挑旗杆，一代弱君也坏不了国运。”

“妇人之见。”嬴柱嘟哝一句，疲惫地闭上了眼睛。

“莫睡莫睡。”华阳夫人摇着嬴柱，“药行腹要时辰，醒着，我有话。”

“好好好，说，甚事？”一旦郁闷，嬴柱便止不住睡意。

“两件事，听好了。”华阳夫人抚摩着嬴柱笑道，“那个在赵国做人质的异人，有消息了，你却如何打算？还有，今日考校王孙的这个吕不韦，我看大有蹊跷。”

嬴柱霍然坐起：“如何如何，再说一遍！”

华阳夫人将家老从蔡泽口中得到的消息说了，又将今日考校的情形备细说了一遍，末了道：“这个吕不韦大异常人。其一，考校之法匪夷所思，细想之下却又大合情理。其二，见识说辞不虚不妄，大白话说得很是实在，平中见奇，官师王孙们根本无从辩驳。其三，面对贵胄不卑不亢，气度全然不像寻常商贾。有此三者，又从赵国入秦，我觉有些蹊跷。”

“说得是。”嬴柱频频点头，思谋一阵道，“蔡泽近来也颇有些异常，这吕不韦是他延揽而来，异人消息也是从他而来，他不报我，却说给家老，其意何在？”

“若未报你，此事便非国府邦交所能解。”华阳夫人笑道，“你想，禀报太子便是国事，邦交若不能解，岂非朝堂难堪？私下透露给家老，是大有文章了。”

嬴柱突然哈哈大笑：“好！夫人周旋此事，我只做壁上观。”

四　碧潭废墟的隐居夫人

秋分时节，蔡泽又一次被秘密召进了章台。

一到书房廊下，老给事中低声叮嘱："漏刻两格，不得延时，纲成君在心了。"蔡泽顿时心下一沉。这漏刻两格，说的是铜壶滴漏下的箭杆刻度，一格为一刻，一日一夜一百刻，(注)漏刻两格是两刻，大约也就是顿饭时光，说得清楚甚事？然从老给事中的神情看，显然是老秦王已经耐不得长时论事，也是无可奈何。心下思忖着简洁叙说的腹稿，点点头摇了进去。

听得脚步，半卧长榻的秦昭王突然白眉一耸睁开了眼睛，缓缓一招手没有说话。蔡泽心下明白，立即快步到了榻侧早已安置好的绣墩旁，正要开口禀报，却见老秦王又是抬手缓缓一摇，便肃然躬身道：

"老臣恭听王命。"

秦昭王苍老的声音飘荡着："纲成君，考校王孙得法，赐金百镒。"蔡泽正要说话，苍老的声音又飘荡起来，"嬴异人，邦交之道不通，好自为之。"蔡泽精神一振，实在祈望老秦王能就异人事多说几句，以使他能够揣摩个大体尺度。仅此一句，只说了不能如何，却不说可以如何，岂非大大棘手？正在思谋该不该问时，苍老的声音又飘荡起来，"吕不韦，才具尚可，似有备而来，慎之慎之。"一声喘息，两道雪白的长眉松松地拢在了一起。

蔡泽一阵默然，想禀报一番，分明老秦王并不需要再知道甚事了，想请命几句，分明老秦王对三件事都有了口诏，且旁边大案前还有长史笔录，请命还能问甚？身后响动，蓦然回头，笔录的长史桓砾已经收拾起笔墨走了。蔡泽恍然大悟，对着长榻深深一躬，说声老臣告退，转身摇出了书房。

回程一路秋风，蔡泽却燥热得心烦意乱。身为计然名士，挟长策入秦为相，蔡泽一门心思都在开府治国之上，何尝想到过今日这般尴

尬——高爵开府却疏离国务，竟做了专职周旋宫廷权谋的人物。历来名士，皆长于理国而短于权谋，商鞅若此，张仪若此，魏冄若此，连最是机变的范雎，最后也对权谋之争拙于应对了。入秦之前，蔡泽素无官场阅历，除了对国计民生有实学之外，对官场应对很是生疏。模棱两可的话听不懂，需要揣摩的事不会做。譬如方才，除了赏赐自己百金是明明白白之外，后两件最要紧的大事始终是朦胧一片，他实在拿不准可否请老秦王明确示下：能不能派出黑冰台干员入赵密查？能不能动用府库重金贿赂赵国权臣？还有吕不韦，老秦王如何就断他“似有备而来”？可有确切依据？备谋何方？如何“慎之”？是要驱赶此人？疏远此人？抑或有限制地任用此人？说不清，实在是说不清。

暮色时分进入咸阳，蔡泽一声吩咐，辎车拐进了长阳道。

“纲成君何其匆匆？”吕不韦惊讶地笑着迎了上来。

“一团乱麻。”蔡泽嘟哝一句笑了，“酒酒酒，饿瘪人也。”

“上酒。”吕不韦笑道，“今日请饮吕氏家酒，老母所酿，决然上口。”

须臾，酒菜搬到亭下，蔡泽一阵猛吃猛喝，抬起头说声好酒好菜，便哈哈大笑起来。吕不韦只慢条斯理地品咂着微笑着，有一搭没一搭只问些秋日寒暖之类的话。磨得一阵，蔡泽“当”的一叩石案：“不韦！也不问老夫前来何事么？”吕不韦不禁笑道：“纲成君位居庙堂，一身机密，当言则言，不韦何能聒噪？”“也是一说。”蔡泽释然一笑，“你那考校，搅得太子府上下熙熙攘攘，你却消闲也。”吕不韦道：“原是临机帮得纲成君一忙，想他何来？”蔡泽冷冷一笑：“帮老夫一忙？只怕是要将自己帮进去罢了。”吕不韦一阵大笑：“纲成君，你纵不来，我也要向你辞行也。”蔡泽大是惊讶：“如何如何，你要走了？”吕不韦道：“三日之后，南下陈城。”蔡泽一对燕山大眼睁得溜

圆："咸阳天下大市，你不在此做商？"吕不韦笑道："行商行商，说的便是个来往奔走，决住一城，经个何商也？"蔡泽长长地出了一口气，笑道："不韦才具，做个商人当真可惜也！"吕不韦笑道："交友尽义，算不得甚个才具了。"蔡泽歉疚笑道："不韦入秦几月，老夫一无所助便要匆匆离去，实在惭愧也。""纲成君见外也！"吕不韦又是一阵大笑，"当年不韦暗助田单鲁仲连，也与今日一般，君幸勿介怀也。"

蔡泽思忖一阵，突然笑道："一王孙官师，偶对老夫丢下两句话，

可想知之？"

"第一句？"

"嬴异人，邦交之道不通，好自为之。"

"第二句？"

"吕不韦，才具尚可，似有备而来，慎之慎之。"

片刻默然，吕不韦拍案笑道："说得好！纲成君只依这两句话行事，断无差错。"

"噫！"蔡泽惊讶了，"懵懂两句，谶语一般，如何据以行事？"

"纲成君差矣！"吕不韦笑道，"譬如这第一句，首说邦交之道不通，是要你莫指望通过邦交途径解此难题。此中又有两点深意：其一，邦交索讨人质，秦赵两厢为难；其二，嬴异人在赵国不会出事，果真出事，或许正是老秦王所期待也……"

"岂有此理！"蔡泽拍案打断，"老秦王期望自己孙儿出事么？"

吕不韦微微一笑："纲成君只想，秦赵血仇似海，何以一个人质却安然无恙？二十余年来秦国常居强势，想讨回人质有何艰难？却偏偏闭口不提，所为何来？赵国尽管恨秦入骨，杀掉人质也是易如反掌，却偏偏不杀，所为何来？在秦，是明丢一个'国饵'，待你赵国上钩，而后大举伐赵便是正正之旗。在赵，心知肚明绝不上当，既不吞饵，也不放饵，偏是看你秦国如何处置？王孙人质果成弃儿，秦国便是无情无义禽兽之道招天下唾骂。秦国若讨人质，赵国便是一宗绝大生意。如此纠结，秦王赵王俱各明白，只纲成君以寻常骨肉之情忖度国事利害，懵懂一时也。"

"不可思议！"蔡泽倒吸了一口凉气，"好自为之呢？"

"要你相机行事，酌情处置，莫将事情搞得不可收拾。"

"哼！"蔡泽冷笑，"八个字容易，你说，如何个相机行事？"

吕不韦大笑道："此等事意会可也，言说却难，不敢班门弄斧。"

蔡泽揶揄一笑："说说第二句，是否中你要害了？"

"如此断语，见仁见智也。"吕不韦淡淡笑道，"以说话者之意，分明是要提醒纲成君对不韦要有所戒备。然细加揣测，此话却非实指不韦，而是实指赵国。也就是说，要纲成君提防吕不韦是赵国斥候，或为赵国所用。"

"啊！说你有备而来，是此意么？"蔡泽惊讶得胡子都翘了起来。"邦交如兵，皆诡道也。纲成君小心便是。"

"鸟！"蔡泽突然骂得一句又哈哈大笑，"走时知会，老夫送你！"

三更时分，吕不韦将蔡泽送出栎阳客寓，回到书房唤来家老吩咐：明日开始善后，三日后离开咸阳。西门老总事大是不解，张张嘴

想说话终是点了点头。吕不韦皱着眉头道：“没住够预定日期，金钱交足店家。”老总事摇头道：“此等小事，无须先生操心。老朽只是疑惑，大事方见端倪，离去岂非可惜？”吕不韦恍然笑道：“谋事须得临机而变，何能守株待兔？我走，西门老爹却要留下。”西门老总事惊讶莫名，木然愣怔着不说话。吕不韦道：“西门老爹，你留咸阳两件大事：其一，选择咸阳城外隐秘处建一庄园，以为日后在秦根基。其二，照应两只大船，保得其人其物随时可用。若有难处，我请荆云义士过来助你。”老总事又点头又摇头：“只要有事，便无难处。老朽不在，荆云义士正好助先生一臂之力，来咸阳大材小用了。”

正在此时，庭院一阵轻微急促的脚步声，一身利落的越剑无大步走进书房：“禀报先生：方才有一人影倏忽来去，我没追上，查看庭院，留下此物。”说着捧过来一支细长的泥封竹管。吕不韦接过便要打开，西门老总事说声先生且慢，一伸手拿了过去，反复打量片刻，方用竹刀刮去泥封拧开管盖抽出一卷羊皮纸递过。

吕不韦展开一看，寥寥两行大字：

敢请足下，明日巳时到丰京谷口一晤，毋带从人。赴约与否，但凭君断。

一阵默然，吕不韦笑道：“二位以为如何？”西门老总事锁着一双白眉只是沉吟摇头：“此事大有蹊跷，不妨静观几日。”越剑无慨然拱手道：“信使身手不凡，主使者必有剑道高士，不带从人不行。”吕不韦思忖片刻道：“好，容我想想，天亮再说。”

次日清晨，吕不韦梳洗完毕将老总事唤来叮嘱一阵，然后吩咐备车。正在此时，越剑无大步匆匆赶来，坚执要换下驭手自己驾车。西门老总事笑道：“天下成例，驭手不为从人，越执事不为违约也。”吕不韦无奈点头，登上厢窗密闭的辎车辚辚去了。

出得咸阳南门，过得横卧渭水的白石大桥直插西南，行得半个时辰便是滔滔沣水。沣水南岸，一片松林莽莽苍苍覆盖了一道山塬。这道山塬实则是湮灭了五百余年的西周丰京废墟，老秦人呼为松林塬。沣水流经松林塬，恰恰冲刷得一道深深峡谷，沣水涌进，积成了碧绿的深潭，两岸山塬松柏森森，废墟城堡倒映水中，虎啸猿啼飞鸟啁啾，幽静得令人心颤。

辎车沿着沣水南岸到得丰京谷口，吕不韦下车打量，空山幽幽人迹全无。正在疑惑，一声悠长的呼哨，一只小舟从碧绿的水面如飞掠来，隐隐喊声随着山鸣谷应飘荡过来："岸边可是修庄先生？"吕不韦遥遥回得一声："正是。"

应答落点，小舟已经飞到，恰到好处地停泊在一方巨石之前。舟头一黑衣壮汉打量着两三丈外的辎车与虎视眈眈的越剑无，皱着眉头一拱手："先生带从人赴约，请回程。"吕不韦一拱手笑道："驭手不做从人，天下通例也。东道主焉得不明此理？"黑衣壮汉略一思忖笑道："也是。请先生登舟。"越剑无猛然咳嗽一声，吕不韦转身严厉地盯了一眼，传出的声音淡淡柔和："执事回去，我自拜客。"回身上了巨石，稳稳地跃上了小舟。

又是一声呼哨，小舟轻盈转身，悠悠然漂进了潭水深处。行得片刻，峡谷渐窄潭水渐浅，松柏虬枝与嵯峨古墙已经伸手可及。黑衣壮汉一扬手，一支响箭带着尖锐的呼啸飞上了东岸山头，小舟也应声停泊在了一段黑黝黝的古墙下。黑衣壮汉拱手说声请，跨上了古墙下淹在水中的一道石条。吕不韦随上，见这石条竟是拾级而上的一道山梯，上得二十余级是一片平台，松林掩映，一座古老的城门赫然横在眼前。

吕不韦正在饶有兴致地打量古门，却见城门洞大步出来一位吏员模样的黑衣中年人，与黑衣壮汉低声说得两句，对吕不韦深深一躬："先生请随我来。"领着吕不韦进了城门。一路上坡，脚下古砖小

径，两边松柏参天，时有爬满山藤的断垣残壁突兀而起，旁边大石上有斗大的红字——易台、文王殿、兵室、虎苑、寝宫等等不一而足。一路看来，吕不韦满腹沧桑，全然沉浸到亘古皇皇的废墟古堡里去了。

“先生稍候。”黑衣中年人一个躬身，匆匆进了又一座古老的城门。

吕不韦恍然醒转，方见已经到了山顶，松柏林中几排茅屋隐隐可见，面前城门正中两个火痕斑驳的殷商古金文大字——王道，不禁又是一阵感慨中来。早周丰京废墟尚是如此气象，那隔水相望的大镐京废墟却当何等令人神往！

“多劳先生，本夫人在此赔礼了。”

吕不韦蓦然醒悟，却见眼前一个白皙丰满的绿裙女子，分明是那日在太子府突兀拦路者，拱手一礼道：“在下吕不韦，敢请夫人名号。”

“华月夫人，可晓得了？”女子笑得清亮可人。

“夫人见谅，不韦未尝闻也。”

“你去过太子府，可晓得太子夫人名号？”

吕不韦微笑着摇摇头：“夫人见谅，未尝闻也。”

“哟！就会一句未尝闻也？”华月夫人笑得泼辣又亲切，“说了无妨，太子妻华阳夫人，是我小妹，晓得了？”

吕不韦一躬：“夫人居于王道之地，在下景仰不及。”

“王道之地？”华月夫人咯咯一笑，“一片废墟，建几座茅屋清净罢了，先生如何做得王道乐土看了？”

“非是在下私度。”吕不韦一指断垣残壁的古城门，“夫人请看，这‘王道’二字虽经烈火风雨，依然凿凿在目。在下不敢唐突，此地便是天下向往的王道古圣境。”

“哟！”华月夫人长长地惊叹了一声，一双大眼顿时热辣辣的光彩，“先生好学问，竟识得如此老古字！你不说只怕我老死也毋晓得头顶‘王道’两字呢，当真惭愧！”

吕不韦一拱手道：“夫人率直古风，在下服膺。此乃殷商老金文也。文王之前，镐京未建，周都丰京，其时文字便是这殷商金文。周得天下，方有了周金文，却是好认多了。”

“哟！你说，此地风水(注)如何？我住得么？”

“风水之说，原在心证。但能敬天尊古，不损先人踪迹，自得上天庇护也。”

“好！”华月夫人开心地笑了，“此地一草一木我都未敢动，几座茅屋还建在没有废墟的空地上。我只觉看着这些烧焦的城门宫殿又酸楚又舒坦，请了秦王一千金，修葺了两三年。原本这里狼虫虎豹满山林，谁个敢来？”

“夫人功德，与天地不朽也。”吕不韦深深一躬。

“哟哟哟！”华月夫人连忙笑盈盈扶住，“先生原本那般作势，睬都不睬我，不想却在这破烂废墟上夸赞于我，不是天意么？此事一定成！”

“夫人贵胄，在下商旅，不知何事示下？”

“不管何事，能在这里说了？先生随我来。”华月夫人说罢，领着吕不韦进了王道古门，穿过一片密匝匝松林，到了一座四面无遮拦的茅屋庭院。庭院前一座大亭，亭顶茅草虽有风雨痕迹，却也能看出是三两年之物，亭柱亭基与亭底石板及亭中石案石礅，俱各黝黑如漆，伤痕斑驳，分明丰京古亭。

“盖茅屋时，这里一片空地，只有这座孤零零的石亭。”华月夫人一边指点，一边将吕不韦让进了古亭，转身吩咐一声上茶，坐到了吕不韦对面。

“庭院无墙，夫人不怕山林猛兽？”吕不韦一番打量颇有疑惑。

“先生毋晓得，丰京谷的虎豹狼虫只在山外吼啸游荡，从来不进松林废墟。”

“天念周德，存恤之心也！”吕不韦不禁感慨一叹。

“湘楚之地，先生可熟？”华月夫人突兀一问。

“不韦生于濮阳，却久居陈城经商，于湘楚尚熟。”

“可知湘楚人秉性？”

“口不欺心，辣言辣行。”

华月夫人的笑容倏忽消失：“今日相请，却无难事，只要听先生真话而已。”

“夫人但问，不韦无虚。”吕不韦庄容一答。

“来，先饮了这盏震泽绿茶。”华月夫人举起精美的白玉碗，“我有小妹生于吴地，酷好绿茶。我也觉香得可人，比秦茶强多了，先生以为如何？”

“兰陵酒，震泽茶，天下佳物也。”吕不韦品得一口蓦然笑道，“然夫人此茶，却是两年前藏品，清醇香气业已大减。”

“哟！”华月夫人惊讶笑道，“先生果然知楚呢。然你只想，秦楚千里之遥，又时常交恶，如何能年年有新茶？小妹去年送来一箩，先生包涵了。”

“物得行家钟爱为贵。”吕不韦慨然拍案，“自后年年三月，不韦奉夫人新茶一箩！”

“好也好也！”华月夫人大是开心，“我收，只是无以回报了。”

“好说。夫人得茶，付半两(注)一箩便了。”

“哟！好办法，一箩半两一箩茶，两不欠。”

“人各无愧，事便可为。也是商旅之道，夫人见谅。”

“先生有见识！”华月夫人赞叹一句，默然片刻又是突兀一问，“先生眼光，那日临考诸王子，有无可造之才？”

“……”吕不韦默默摇头。

“先生从赵国来，可曾听说公子异人？”

吕不韦心下怦然一动，静神思忖一阵道：“曾在两处无意听到公子异人名字。一次，是在平原君府中结交官金，遇到一寒素公子报名请见平原君，始知此人乃秦国质公子异人。另次，与赵国隐士薛公、毛公饮酒，听两人议论，又闻公子之名。此外，似乎邯郸坊间尚有公子传闻，惜乎没有留意。”

“两公议论之言，还能记得么？”

“毛公称赞公子异人久困守节，颇具良臣风范。薛公说，公子异人聪慧睿智，腹有经纬……实在记不得许多也。”

“先生说公子寒素，是如何境况？”

“想起来也！”吕不韦拍案一笑，“薛公说得一事：长平大战后公子初见平原君，瘦削苍白，黑衣破旧，短而宽大，着身空空荡荡。厅中吏员哂笑。公子则说，此乃秦制楚服，何笑之有？平原君责难曰：秦便秦，楚便楚，秦制楚服，不合国礼也！公子答：吾居他邦，思念父母，吾父秦人，吾母楚人，秦色楚服，外不忘父，内不忘母，天地大礼也！一番对答，举座肃然。平原君方以使节礼待公子。”华月夫人沉思片刻，离座深深一躬：“谢过先生，两日后我当回拜。”

吕不韦连忙也是一躬：“不韦三日后离秦，明晚离开修庄上船处置商事，若蒙夫人不弃草莽，敢请夫人到我商船一晤。”

“哟！船上好，便是这般。”华月夫人开心地笑了。

五　霜雾迷离　宫闱权臣竟托一人

甘棠苑的秋色是醉人的，华阳夫人终日徜徉林下，每每忘归。

甘棠者，棠梨也，古人亦呼杜梨。说是梨，太小，味涩而酸，除了酿酒，很少人吃。果实不起眼的甘棠，有两样非凡处：一是材质奇绝，叶可染布，木可制弓，果可酿酒，通身一无废物。二是花儿开得绝美，白棠似雪，赤棠鲜红。万木苍黄的八月秋日，雪白血红的棠梨之花如火如荼灿烂燃烧起来，时有片片黄叶坠地，直将凄凉美艳在萧瑟秋风中淋漓尽致地一片挥洒。

天下甘棠之盛，莫如中原的殷商故都朝歌。当年周武王统率红色大军与殷商的白色大军血战朝歌郊野，雪白血红茫茫交织，殷商国人说是甘棠遍野如火如荼。从此有了“如火如荼”这句民谣般的老话。周

灭商后，仁慈的王族大臣召伯巡视殷商遗民，常常在已经成为焦土废墟的朝歌城外的甘棠树下与农夫工匠盘桓。庶民感念召伯，有了那首流播天下的《甘棠》：

蔽芾甘棠　勿翦勿伐　召伯所茇

蔽芾甘棠　勿翦勿败　召伯所憩

蔽芾甘棠　勿翦勿拜　召伯所说

自举族随宣太后进入秦国，华阳夫人爱上了中原的棠梨之花。每逢秋日漫步林间，看着如火如荼的花海，看着飘零坠地的落叶，万千滋味凝聚心头。在太子府的妻妾群中，华阳夫人是孤独的。所以孤独，不仅仅是她的深居简出，更在于一种奇特的尴尬。论身份，她是太子正妻。论爵次，她是夫人(注)。无论是礼法还是传统，她本当都是毫无争议的主内掌家，太子府的所有女人都当属她辖制。但是，一个致命的缺失却使一切都变得面目全非。

为人妻二十三年，她没有生下一儿一女。

礼法有定：正妻生子为嫡子，嫡长子是本门法定承袭人；其他嫔妾所生子女，即或年长排行在先，也不能取代嫡子的位置；若正妻没有子女，便要在其他嫔妾所生的“庶子”中遴选出一名做嫡子，承袭本门基业与荣耀。因了始终无子，她在太子府的地位渐渐微妙起来。在嬴柱还不是太子的时日，一切都风平浪静，她还劝嬴柱多纳嫔妾多生子，以利将来选贤立嫡。然自嬴柱做了太子，一切利害关联骤然放大了：正妻眼见可能成为王后，嫔妾们若不能成为夫人、世妇、八子等封爵女官，便要永远地沉沦为冷宫活寡；谁是嫡子，眼见便能成为储君成为国王；若是庶子，注定要成为苦做功劳的臣民。利害天壤，原先潜伏的种种龃龉便如洪水般大肆泛滥了。

嫔妾们个个美艳，且大都生有一两个儿女，于是生出了觊觎之心，纷纷图谋取她而代之。战国之世礼法原本松弛，宫廷女眷们的地位也如同朝堂臣工一样，没有一成不变的定规，人事随时随地都可能新旧代谢。卑微者以能才取代高位贵胄，从来都是再正常不过的事情。远者不说，秦孝公之后的秦国宫廷便是一路的天翻地覆，毫无常理。

孝公与胡人宫女交，生子秦惠王，若非胡人宫女自己出走，这个胡女自是国后了。惠王正妻惠文后有才无子，将胡女嫔妃所生的嬴荡（秦武王）认了嫡子，做了太子，那个胡妃便莫名其妙地病逝了。

惠王的另一个嫔妃，楚女芈八子生子嬴稷，也因与惠文后不和，母子双双去燕国做了人质。嬴荡（秦武王）举鼎骤然惨死，纵横宫廷一生未败的惠文后，在芈八子母子回秦后莫名其妙地寿终正寝了。芈八子原本是楚国为结好秦国而献给秦惠王的一个远支王族女子，入宫一直是“八子”的低等女爵，然其才具过人，机敏干练泼辣，理乱定国而摄政，成了赫赫大名的宣太后。因了宣太后，秦宫从此多楚女，楚女与胡女成了秦国宫廷的两个大群。秦昭王的嫔妃中有六名楚女，王后自然也是芈姓楚女。秦昭王立的第一个太子嬴倬，便是楚女王后（芈后）的亲生长子。

嬴倬三十岁病死。多年之后，封爵安国君的嬴柱才被立为太子。

由庶子而安国君，由安国君而太子，嬴柱的皇皇飞升，其功全在母亲。嬴柱的母亲是秦宫女子中又一个另类。她本是唐国女子，也是“八子”低爵，号为唐八子，娇小玲珑得玉人也似，聪颖有学，性情可人，很得秦昭王宠爱。然若仅仅是宠爱，远远不足以促成孱弱的嬴柱由庶子而成为太子。毕竟，床笫风情与诸般才艺，王宫女子们争奇斗妍各领风骚，谁也说不得独占鳌头。面对奔放率真的胡女与火热柔腻的楚女，一个娇小得如同自己故国一般的唐八子，却有着非凡的应对。先是以才情得宣太后器重，继而以课督诸王子修业得秦昭王赞

赏。在蜀侯嬴辉屡次发难之际，她都保持了颇具大家风范的包容与忍让，从来没有明火执仗地汹汹纠缠。更为难得的是，唐八子在诸般争斗的宫廷纠葛之中，犹能在老秦王面前一如既往地纯情娇媚，除非老秦王询问，自己从来不诉说委屈是非，只全副身心地侍奉老秦王舒坦。与朝中权臣也从来没有任何交往，只督责儿子嬴柱修身力学培植王孙。老秦王大是感慨，曾经几次对嫔妃们说：“唐八子才不及太后，德犹过之。你等但如八子，宫廷安矣！”

有了唐八子，才有了安国君，有了新太子。有了安国君，有了新太子，也便有了眼见将成事实的唐太后。子以母贵乎？母以子贵乎？

在风云诡谲恩怨似海的深深宫闱，谁却能说得清楚。

华阳夫人之难，比惠文后宣太后唐八子有过之而无不及。

宣太后唐八子虽难，却都有赖以寄托的儿子。她没有。惠文后虽然没有儿子，但有着老秦人的根基势力，更有着德才兼备的朝野口碑。这两点，她都没有。然则事有奇正，华阳夫人也有着自己独具一格的过人之处，否则她早已经没有资格为立嫡忧愁了。华阳夫人的独具一格，在于吴女特有的柔媚细腻舒缓，除了对国事一无才思，诗琴歌舞天赋过人无一不精，卧榻之上风情万种，太子嬴柱每与相处，大是享受。

然真正使嬴柱离不开她的，却是她的医护之术。也是天意玄奥，华阳夫人的父亲也是羸弱多病之身，她从小熟悉病榻，不知不觉跟着府中白发苍苍的老医士学会了诸多救急医护之法，且操持得极是纯熟。初入太子府，聪慧过人的她已嗅出了风中飘荡的草药气息，嗅出了夫君身上的独有病味儿。

新婚合卺，嬴柱大汗淋漓地奋力耕耘着柔嫩肥美的处子沃土，却突然从她胸脯上软软地滑了下去。顾不得身下一片飞红，顾不得说不

清的痛楚与喜悦，她连忙翻身爬起，湿漉漉的身子贴上了嬴柱，嘴对嘴地大呼大吸，待夫君稍有喘息，又是两支雪亮的细针捻进了中府、阴陵泉两处大穴，再将一颗硕大的蜜炼药丸咬碎用舌头顶进了夫君嘴里。仅仅是小半个时辰，嬴柱又生龙活虎地扑到了她身上。那一夜，她连声音都喊哑了。事后嬴柱越想越惊奇，问她不召太医不害怕么？她只是柔柔一笑：“裸身相拥，要太医看么？你毋晓得，太医治病，救急医护却比不得我了。”嬴柱大是欣慰，从此对身边侍从有了一道秘密指令：在外但有不测，立即告知夫人。

唯其如此，对于正妻地位，华阳夫人没有感到几多威胁。使她真正上心而生出忧虑者，是立嫡。没有满意的嫡子，她终究是没有归宿的……

“哟！小妹好兴致，害我好找耶！”

华阳夫人蓦然回身，只见雪白血红的棠林深处倏然飘动一幅嫩绿，笑着迎了过来：“姐姐有得空了？你毋晓得，小妹正想姐姐呢。”

绿裙女子正是华月夫人，高声大气笑道：“哟！偏你嘴儿甜，只哄得老姐姐高兴。”华阳夫人娇笑道：“谁教姐姐能事了？你毋高兴，我靠谁了？”说罢亲昵地拉起了华月夫人的手，“来，姐姐茅亭下坐了，小妹给你操琴唱歌，我自写词的《甘棠》，听听如何？姐姐只说，上茶上酒？”华月夫人进得茅亭，用雪白的汗巾匆匆沾拭着额头与红扑扑的脸颊，一边笑道：“不茶不酒不听唱，都改日了。今日老姐姐一路赶来，只讨个话便走，没忒多工夫听你悠悠磨叨。”华阳夫人娇嗔道：“自来有事都是姐姐了断，我只听命，何时要讨我话了？”华月夫人咯咯笑着将华阳夫人摁到了石礅上：“哟！谁教你有个好夫君也！小事老姐姐做得主，你的大事不听你听谁？”华阳夫人顽皮地做个鬼脸：“耶！好夫君我又没得独占，姐姐倒是分得开。”

“小妮子！”

华月夫人红了脸一点华阳夫人光洁的额头，突然低声，“林中没有别个人么？”华阳夫人连连摇头：“没没没，除了棠梨便是我，只说也！”

华月夫人低声说了半个时辰，末了笑道：“如何？只看你主意。”

华阳夫人咬着嘴唇默然一阵，长嘘一声道：“姐姐主意无差，方今也只这一条路了，通不通都得试试。知人任事，小妹不如姐姐。姐姐但信得此人，便是他了。”

“老姐姐信！”华月夫人一拍石案，“此等事宜私不宜官，老蔡泽反倒束手束脚。此人只要探清异人底细详情，回秦事老姐姐再来设法。他纵有诈，老姐姐也留得一手。”说罢又是一阵低声密语。

“姐姐也忒狠了些。”华阳夫人笑了，“好，但凭姐姐主张。”

“他只实在，我便没事，老姐姐晓得火候。”华月夫人站了起来，“你只转悠去了，别慢腾腾送我。”说罢一阵轻风，嫩绿的裙裾消逝在雪白血红的棠林中了。

次日清晨轻霜洒地，淡淡薄雾笼罩了关中原野。

太阳爬上山巅，山山水水无边无际的朦胧金红。秋色迷离之中，一艘黑帆小船悠然漂出了丰京谷口，直向东南而来。行得三十余里，前方大水苍茫，一线沣水溶进了浩浩渭水。再行片时，咸阳南门箭楼隐隐在望，一道长龙般的白石大桥横卧渭水，轻霜薄雾中恍如天上宫阙。大桥两侧舟船云集樯桅如林，四片码头排开两岸，上下连绵二十余里，仿佛整个原野都成了茫茫水城。轻舟东来，遥遥便闻卸货号子声靠岸离岸呼喝声渡客相互召唤声桥上桥下车马声不绝于耳，熙熙攘攘热气腾腾的一片大市，纵是秋风寒凉霜雾迷离，也没有萧瑟之气。

大桥西侧乃上游码头，船只稍许稀少，一艘高桅白帆大船分外显眼。黑帆小船渐渐靠近，船头一长两短三声清亮的牛角号声。高桅大船立即飘出一面白色大旗，同时两声悠扬号角，大船侧舷一只白旗小舟倏然漂出，向黑帆小船迎了过来。片刻之间两舟相会，一个绿色身影跨过船桥，白旗小舟飞快地靠上了高桅大船。

三声悠长的号角，高桅大船上一片高呼：“迎我大宾，四海同心！”

“哟！呼喝一片，先生规矩大了。”一领绿色斗篷的女子在船头笑了。吕不韦一拱手笑道：“商船老规矩：但有客官，同船大礼，原是个和气生财。仓促之间未及更改，夫人见谅。”

“新鲜热火，也是商旅本色，改个甚来。”

“请夫人入舱就座。”吕不韦侧身一让，一名楚衣少女走过来一礼，说声夫人随我来，将华月夫人领进了大舱，西门老总事守在了舱门口。

进得舱中也不见吕不韦吩咐，楚衣少女倏忽之间将一切打理妥当，飘然去了，简洁密闭的船舱只弥漫着一片茶香。华月夫人打量一番笑道：“先生这商旅做得有气象，一个使女也如此能事，少见呢。”

吕不韦笑道：“此女茶道最佳，夫人品尝这震泽绿茶如何？”华月夫人这才注意到案上茶盏，只见羊脂般的白玉盅中一汪柔和的碧绿，看得一眼大是舒心，端起饮得一口，啧啧连声地惊叹：“哟！好茶！香得清正，醇得温厚，绿得醉人！”吕不韦爽朗大笑：“夫人行家也！大得震泽绿春之神韵，在下服膺。”华月夫人连连摆手道：“这几句是我学来的，不作数。要说鉴赏震泽绿春，天下只怕莫过我那小妹了，只可惜她没这口福了。”吕不韦笑道：“商旅道专一地周流财货，此等事方便。不韦已为夫人备得一箩震泽新绿春，夫人尽可与小妹共品。

来春三月，便有真正的上佳春茶。”华月夫人顿时一拍案笑道：“哟！

不早说，我可没带一箩半两来也！”吕不韦大笑：“好说也！有账，届时本利一次算。”

笑谈之间，华月夫人饮得一盏茶下，那名楚衣女仆恰到好处地飘了进来斟得一盏，又飘然去了。华月夫人倏然正色道：“先生大舱漏风么？”吕不韦微笑道：“商战多秘事。此舱乃不韦密室，三重坚木密闭，唯舱门家老、屏后使女与在下三人，夫人尽可放心。”华月夫人一点头道：“如此便好。”说着离案深深一躬，“我有一事托付先生。”

“夫人但说，在下何敢当此大礼。”吕不韦连忙也是一躬。

“先生入座，且听我说。”华月夫人坐回案前罕见地字斟句酌着，“前日说起在赵为质的异人公子，原本是我门亲侄儿。老身夫君早亡，膝下无子，意欲收异人为嫡，承袭我门根基。奈何秦法有定，王族子弟过门立嫡，须得王室核准其才德阅历，以免贻误他门功臣。故此，老身欲托先生，在邯郸查勘异人公子言行操守，越细越好，尽报老身。不知先生为难否？”

“此事原是不难。”吕不韦思忖点头，“只在下不甚明白，邯郸之秦商势力颇大，夫人何舍近求远而托付在下？”

“哟！先生好精明。”华月夫人笑了起来，“你是说老身何不动用秘密斥候？那倒不难，可那得老秦王手书。再说了，踏勘人物，官府的斥候小吏也未必做得好，万一有差，再托他途反倒不便。先生能事明大义，托付先生，比官府牢靠多了。”

“夫人信得不韦，不韦受托了。”

“这才是先生！”华月夫人朗朗一笑，从绿裙衣袋中拿出一个小小铜匣打开，取出一方黑玉制物，“先生可知这是何物？”吕不韦摇摇头：“玉佩万千，无人能尽识。”华月夫人拿起黑玉信手一晃，舱中灿然划过一片蓝光：“先生可知黑冰台？”吕不韦道：“风闻而已，不甚了了。”华月夫人笑道：“先生以商旅之身受托，难保没有诸多不便，若有为难处，可持此符到邯郸岱海胡寓求助。”说着递过玉符，笑吟吟盯住了吕不韦。

吕不韦心下猛然一跳——岱海胡寓是黑冰台邯郸根基！脸上却呵呵笑道：“在下持此玉牌，岂非也变成了秦国官身？此事岂非也成了国事？”

“哟！先生却是呆。”华月夫人带着三分娇嗔，“若是国事何须先生？这是我族私牌，老身一族弟在邯郸效力，私牌只可动他一人，左右保你有个援手，与国事无关。”吕不韦接过玉牌一拱手笑道：“夫人周详，不韦谢过。”华月夫人笑吟吟又饮了一盏震泽绿茶，站了起来：“正事已了，我告辞了。”恰逢楚衣女仆又飘进来斟茶，华月夫人笑道：“先生好消受，只可惜老身没有此等一个侍女了。”

吕不韦大笑一阵道：“莫胡，拜见夫人了。”

“小女莫胡，见过夫人。”楚衣女仆一口楚语，盈盈一拜。

“哟！起来起来，湘楚人氏么？”

“洞庭郡南，湘西屈氏封地。”莫胡红扑扑的脸膛分外的动人，“屈原大夫投江，族人星散了，我族逃到了胡地草原……”华月夫人粗重地一叹：“哀哉楚人，何其多难！”

“不想夫人与莫胡竟是同乡，难得也！”吕不韦感喟一句笑道，“夫人喜好吴茶楚菜，莫胡正精于茶道，通晓楚菜，将莫胡借给夫人如

何？”

“哟！先生好大器。”华月夫人开心得一拍手，“不作兴送给我做个女儿！”

吕不韦大笑：“莫胡，夫人要认你做女儿了，你却如何？”

“女儿拜见母亲！”莫胡一头叩了下去。

“哎哟，还当真捡了个女儿，快起来！”华月夫人一脸灿烂，“可要说好，莫胡若在老身处不惯，先生要许她回来了。”

“自当如此。原本是借了。”吕不韦转身向舱门高声吩咐，“西门老总事，那只轻舟给莫胡姑娘，许她随时回我商社。”舱门外一声答应，一阵脚步声去了。

华月夫人道了告辞，莫胡搀扶着华月夫人出了舱门。华月夫人笑道：“你也不收拾一番自个衣物零碎，如此跟我走么？”莫胡笑道：“轻舟便是我的家，物事都在船上呢。”华月夫人回头笑道：“还是先生虑得周全，有了我这女儿，线扯紧了。”吕不韦笑道：“天意如此，在下只是听凭夫人吩咐。”华月夫人扑闪着大眼笑了：“哟！谁听谁，老身可是还没吃准呢！”一阵笑声，三人上了船头。

此时霜雾已散，西门老总事正在侧舷摆动着白旗调遣船只。华月夫人向下看去，见自己的黑帆小舟旁泊着一艘打造得极为精巧的白帆轻舟，似乎比自己的五人小船还小了些许，便问：“这轻舟可有水手？”莫胡笑答：“没。我自个驾船，采茶买菜都是它。”华月夫人惊讶道：“采茶？哪里采茶？”莫胡笑答：“每年开春，我都随大商船南下楚吴，驾着这只轻舟上震泽东山岛采茶呢。”华月夫人不禁脱口赞叹：“哟！没看出还当真楚姑一个了！”吕不韦微微一笑：“夫人，不韦

或可有谋，然却无假。”华月夫人明朗笑道：“只要是个真人，老身决然不负先生。”

此时两艘小舟并行靠近大船，莫胡搀扶着华月夫人下了侧舷板桥，在黑帆船头深深一躬：“母亲慢行，女儿驾舟随后。”轻身一跃，稳稳地落在了侧旁丈许的白帆轻舟之上。大船侧舷的吕不韦向黑帆小舟遥遥一拱手，大船一声高呼：“送我大宾，其利断金！”呼声落点，西门老总事白旗挥动，两艘小舟悠悠去了。

“起锚。”吕不韦轻轻一声吩咐。

大商船悠悠然漂离码头顺流东下，出咸阳过栎阳再过下邽，一天晚霞的时分，进入了林木苍莽的陕塬(注)河道。吕不韦站在船头，白衣飘飘极目远望。陕陌山塬万木秋色，浩浩大河在山塬东尽头铺开，两岸苇草茫茫起伏，抖动着一片无边无际的粼粼锦红。

这个华月夫人实在是个人物，既干练实在又扑朔迷离，一时难以揣摩得透。实在说，托付探听嬴异人，原是正中下怀，吕不韦自然不会拒绝。然则，吕不韦心下总是飘荡着一丝不安——华月夫人似乎隐隐约约地揣测到了何事，似乎料定了吕不韦不会拒绝，既是明晰托付，又是隐约防范，抛出一个“黑冰台族侄”便是最大的玄机。吕不韦久做兵器盐铁大宗生意，在商旅道也是最需要防范各国暗劫的。为此，吕氏商社对天下七大战国的“秘兵”历来探听得一清二楚，赵国黑衣、魏国苍獒、韩国铁士、燕国虎骑、齐国海蛟、楚国吴钩、秦国黑冰台。对秦国黑冰台虽然不如对山东六国“秘兵”那般了如指掌，却也是大体熟悉。比较而言，秦国对秘兵掌控最严。自秦惠王与张仪创制黑冰台，严令黑冰台只隶属丞相府行人署(注)，只涉外事，严禁干政。黑冰台之调遣，以开府丞相奉秦王秘密兵符为准，其余任何权臣不得介入。目下，连蔡泽这般已经是封君开府的丞相，尚不能得秘密兵符调遣黑冰台，一个华月夫人，竟能以族中长辈名义调遣一个黑冰台武

士？吕不韦相信，这个精明的夫人不会是故弄玄虚无中生有，然则果然属实，这其中可能大有文章。蓦然之间心下一抖，吕不韦觉得云雾之中似乎有一双深邃的眼睛遥遥俯视着一切……正在兀自出神，前方一阵似吟似唱的歌声遥遥传来：

大道将成兮　天地无情

陶朱泛舟兮　其心难平

随着一声激越的长吟，北岸茫茫苇草中倏然荡出一只独木小舟，舟头一人红衣散发斗笠长桨，横在河面厉声一喝："吕不韦！尔竟不辞而别！"

吕不韦拱手一阵大笑："纲成君，做劫道生意么！"

"老夫要事，你只下来！"蔡泽的声音尖亮地回荡在河面。

吕不韦转身下令："放下轻舟，大船如旧行进。"片刻之间，大船侧舷漂下一叶小舟，吕不韦攀着绳梯下到水面处跃上小舟，径自操桨荡了过来。靠近蔡泽小舟，吕不韦高声笑道："纲成君，我这里有两坛老酒，过来如何？"说话间两只小舟并拢，吕不韦已经用长钩搭住了独木舟，蔡泽黑着脸道："我船漂走了你赔么！"吕不韦哈哈大笑："这叫两头钩，卡住船帮，两船便是一体，只过来便是。"蔡泽嘿嘿一笑："商人毕竟有门道。好！老夫过来也。"纵身大步跨越，一个趔趄坐到了吕不韦对面，两人不禁一阵大笑。

吕不韦轻轻扶橹，又将小舟荡进了茫茫苇草，坐下来提过两坛酒打开："纲成君，吕氏老家酒，一人一坛。"蔡泽接过扬起脖子咕咚咚喝得几大口，说声好酒，喘息着道："那个华月夫人，有托于你了？"吕不韦一笑："纲成君此话何意？"蔡泽黑着脸："你只说，是有是无。""有。"吕不韦一副坦然，"私事相托，有违秦法么？"蔡泽嘿嘿冷笑："遴选储君，好大私事也！"吕不韦笑道："夫人所托，捎书问事

而已，并非教不韦遴选储君。纲成君，有事直说。”蔡泽锁着眉头冷冷道：“今日我被急召章台，老秦王只一句话：异人之事，宜私不宜公，君可徐徐图之。你只说，此话何意？”

吕不韦思忖道：“纲成君之意，是老秦王密令？”

“说不得。”蔡泽又是冷冷一句。

“纵是老秦王密令，与不韦何妨？”吕不韦笑道，“为各国捎带传书问事，商旅道上比比皆是。纲成君，何至如此不安？”

“商旅之道，怎知其中奥秘？”蔡泽喟然一叹，“你只想，‘徐徐图之’其意何在？还不是要老夫撒手！既要老夫撒手此事，便当重新开府领政，可又没有明书，丞相府还在太子嬴柱手里。你说，老夫不是分明被闲置了？你自是不急！”

“事中迷矣！”吕不韦不禁大笑连连摇头，“不韦远观，这与纲成君事权无关，无非目下稍闲而已。若无意外，一年半载间，纲成君依旧是开府丞相。”

“何以见得？”蔡泽立即追上一句。

“帝王执掌公器，事理之心却与常人无异。”吕不韦侃侃道，“纲成君但想，老秦王旦夕无定，何尝不想看看这个老太子处置政务之才干？若仅仅镇国，下有丞相，上有秦王，太子便是优哉游哉。借立嫡之机闲置丞相，一肩重担压给太子，老秦王所图谋者，是要看太子能否担得繁剧国务。足下爵位擢升反而闲置，看来不可思议，实则却是老秦王暗伏的一着妙棋：权臣淡出，但有国乱，便是安邦砥柱也！”

“噫——！”蔡泽奋然中透着狐疑，“老秦王何不明言？”一阵默然，吕不韦生生咽下了冲到口边的一句话，只是淡淡一笑：“雄主权谋，鬼神难明，不韦何能尽知？”

蔡泽遥望着西天晚霞，兀自喃喃道：“莫非也不放心老夫，要试探老夫临危应变之胆魄？然则教老夫自己揣摩，也不怕诸事不备临危抓瞎？老秦王，说不清说不清也。”吕不韦看着蔡泽又是淡淡一笑，依然没有说话。

“不韦啊，”蔡泽叹息一声，“老夫看来，你似商非商，倒是从政之才也。”

吕不韦又一阵大笑：“就事论理罢了，纲成君折杀我也。”

蔡泽突然正色道：“余事不说，老夫截你，是有事托你。”

“噢——？”吕不韦大感意外。

“请在邯郸着实查勘，有无近期秘密接回异人公子之路径？”

“秦有黑冰台，何须我做秘密斥候？”

“黑冰台？”蔡泽冷冷一笑，又恢复了惯常口吻，“赵国还有黑衣！再说，黑冰台要老秦王秘密兵符兼手书，方能启动。老夫却只想动用属下之力，秘密了结此事。只要异人公子回秦，这番立嫡纠葛便告完结，老夫只安心做丞相治国了。”

“纲成君，还是水到渠成者好。”吕不韦少有的正色一句。

“你自不急！”蔡泽涨红着脸，“名士当国，陷在此等泥沼云雾中成何体统？百年以来，计然派唯一为相者，便是老夫！若不能治理出一个富强之邦，计然派声誉何存？李冰已经修成了都江堰，蜀郡大富！若不能在关中大兴水利，纵立得一个好秦王，老夫有何颜面做这个丞相！”

良久默然，吕不韦淡淡一笑：“纲成君如此想，不韦受托一试了。”

“好！”蔡泽哈哈大笑间一拱手，“老夫去也。”

秋日的晚霞消逝，独木小舟倏忽融进北岸黝黑的陕塬，一轮明月悠悠然挂在了山头。吕不韦望着秋月愣怔良久，放舟而去，在三门大峡追上大船扬帆东下了。

---

1. 传车，装载王室文书的专用车辆，方正如箱；谒者，职掌传送文书的官署。
2. 谱，先秦时指记事之布。《史记·三代世表》“正义”：“谱，布也，列其事也。”
3. 漏刻发明于黄帝时期，先秦时广泛应用，其时将一日分为一百刻，每刻大约今日十四分钟。
4. 风水，先秦时对“堪舆”之学的俗称，后世流布民间，几乎取代“堪舆”。《葬书》释义云：“经曰，气乘风则散，界水则止，古人聚之使不散，行之使有止，故谓之风水。”
5. 半两，秦国铸币，铁钱，每枚重半两得名，为当时重量最大的圆钱，号为大钱。
6. 先秦时，“夫人”是一种女爵，仅次于“后”，后世成为已婚女子的通称。
7. 陕塬，西周时名陕陌，周公、召公分陕而治，陕东周公，陕西召公。今河南省陕县高原。
8. 行人署，秦国执掌外事邦交的官署。黑冰台之创制过程见第二部《国命纵横》。

第五章　情变横生

一　弭兵论战　嬴子楚声名鹊起

每年立秋，都是邯郸最红火热闹的日子。

凉风至，白露降，寒蝉鸣，是为孟秋。孟者，排行之大也，以时令论，乃四季之首月。正月、四月、七月、十月皆为孟月。七月为孟秋之月，第一个节气便是立秋。阴阳家云：“立秋之日，盛德在金。天地始肃，不可以赢。”也就是说，从七月开始，天地之气转为肃杀（缩），人之言行亦当顺天应时，由饱满伸张转为收缩内敛。于是，邦国决狱讼论有功，农家收五谷入仓廪，商旅清货仓盘收支，士人论学问推贤能。举凡朝野百业之言行，都围着大收获转向大收敛这一主旨，在热气腾腾地进行着一年中最后的大忙碌。

立秋抡材是赵国士林一年一度的大典，也是邯郸孟秋月最大的盛会。战国之世，士人领潮流之先，挟长策以游说诸侯，不钻营，不苟且，不出违心之论，不为违心之行，合则留，不合则去，邦国择士，士择邦国，其人格之独立，其精神之自由，虽千古之下亦令人神往。治国名士如此，治学名士亦如此——或投学宫以立身修学，或居山林以收徒教人，或游天下以传布信仰，或专艺业而躬行实践，恒专恒信，矢志不移，代代传承，遂成大家。如工师之技，如农家之艺，如治水之工，如医药之道，如营国(注)之学，如格物之辩，如堪舆之术，如音律器乐，如私学育才，尽成亘古之奇伟高峰。于是，天下有共识：一国能否强盛，根本处在于聚士召贤。

战国谚云：“得士人者得天下。”说的便是战国士人的潮头风光。中原士林之盛，原本以魏国大梁、齐国临淄居先。战国口碑云：

“经邦名士多出魏，天下学问尽在齐。”说的便是当年魏国齐国的士林盛况。李悝、乐羊、吴起、白圭、商鞅、孙膑、张仪、范雎，这些赫赫名士即或不是魏人，也是先入魏国成名而后出走。而齐国临淄之稷下学宫，则汇聚了除墨家之外的天下几乎所有的学派，学问大家一时蔚为奇观：儒家孟子，法家慎到，儒法兼具的荀子，阴阳家的邹衍，纵横家的鲁仲连，名家淳于髡，黄老学派的田骈、宋钘、伊文、环渊，杂家的田巴、接子，等等等等。惜乎魏齐两家好景不长，自魏惠王后期，魏国大梁失去了中原文化中心的地位。自齐宣王之后，齐国经六年抗燕大战而全面衰落，稷下学宫士子纷纷流失，临淄也风光不再了。

如今，中原士林的中心转到了赵国邯郸。

赵国尚武之风最为浓烈，士风原本寻常。然自赵惠文王起，赵国成为唯一能与秦国抗衡的山东强国，加之齐魏两国衰落，名士争相流向邯郸。数十年间，赵国官署的文吏大多被中原士子取代，王族贵胄的门客大大增多，各种学馆也雨后春笋般遍布邯郸。六国合纵败秦后，更有一变数推波助澜，使邯郸士风不期然蔚为大观，一时居天下之冠。

这个变数，是“战国四大公子”之首的信陵君魏无忌客居邯郸，与平原君赵胜互为呼应，使邯郸士风大盛。战国四大公子者，信陵君魏无忌（魏国）、孟尝君田文（齐国）、平原君赵胜（赵国）、春申君黄歇（楚国）也。四人当年与苏秦、张仪斡旋于合纵连横，从此成风云之士，天下呼为“四大公子”。四公子以信陵君才具最高，知兵善战而通晓政务。秦赵对抗后期，信陵君又统率六国联军救赵败秦，堪称名重天下。其余三人则因种种因由，此时已经黯淡了许多。孟尝君田文侠风过甚，柔韧不足，治国领政也是寻常，罢职后心志颓唐，在燕

齐六年对抗中匿居封地，郁闷病死。春申君黄歇，善于斡旋庙堂，军政才能却尽皆平庸，随着楚国衰落淡出中原邦交，小心翼翼地固守着自己最后的封地与权力。平原君赵胜，虽历经危难而矗立领政之位，然却因治民乏力、长平大战赞同去廉颇用赵括、合纵败秦后对信陵君鲁仲连多有不当等诸多瑕疵，名望一时大损。

于是，信陵君如一株参天老松，巍巍然矗立中原。

盛夏之时，信陵君与一班门客开始了大典谋划。本心而论，信陵君并不想在邯郸张扬过甚。毕竟，赵国离魏国太近了，自己在赵国的一举一动都会立即传到大梁，生出种种难以预料的议论。议论越多名望越大，回到魏国的可能就愈加渺茫。审时度势，信陵君抱定了一个方略：布衣客居，常道交士。就前者说，在赵国不受封地不任官爵，只做布衣游士般客居。如此，既可向魏国昭示自己依旧是故国之身，又可使赵国觉得自己没有野心图谋，而减少对自己的猜忌。就后者说，与士子们常态交往，是向天下昭示信陵君还是信陵君，本色无改。危难之时，自己能窃取兵符诛杀大将一呼百应而夺兵救赵，靠的还不是平日的信义威望？若过分收敛，做成一副苟且行状，信陵君还是信陵君么？

心中底定，信陵君一如既往地与贤能之士多方结交，布衣入市井，觅得了薛公、毛公做座上宾。昔日星散的门客得信，也纷纷从大梁与各国都城来到邯郸重新投奔门下。对于去而复返的众多门客，信陵君没有孟尝君那种“士态炎凉”之怨，一概慨然接纳。纵是平原君的门客改主来投，他也是毫无顾忌地接纳。如此三五年，信陵君的门客士子荡荡乎三千余人，超过了昔年养士最多的孟尝君，成为战国养士之最。

战国养士之要，首在权臣的封地根基。没有封地，士子来投衣食无着，自然谈不上接纳门客。门客士子三千，其衣食住行之费用比同

等数量的军兵大了数倍。没有百里以上封地的寻常贵胄，根本无能为力。此养士之难也。

信陵君在赵国没有封地，寻常看去无法养士。然则，一切难题都水到渠成般化解了。其时信陵君救赵败秦，功劳声望名重山东。赵孝成王因不敢兑现原先对救赵功臣的封地承诺，已经使天下议论纷纷，此时做出了分外慷慨的姿态，非但将邯郸最大的一片王宫园林拨给了信陵君做府邸，号为“信陵园”，且月支千金以为衣食。山东各国唯恐不能结交信陵君这般救亡名臣，此时风闻其招士纳贤，一时纷纷赠金赠物。列国巨商大贾为昭示义举，也个个慷慨解囊。倏忽几年，信陵君财力反倒是比在大梁还要充盈，足堪荡荡三千门客了。

自然而然地，信陵园成了每年立秋抡材大典的不二会场。

抡材者，遴选木材也。《周礼·地官》规范其山林土地官员之职责云：“凡邦工入山林而抡材，不禁。”也就是说，邦国工匠在特定时节进入山林挑选木材，是法度允许的。进入春秋战国，抡材一词流变为考校遴选人才的专用语。虽说百业都有抡材之说，都有抡材之举，然最引国人关注的，还是士子们的抡材大典。

这种抡材盛会，并不是为某国某郡具体地选拔贤能，而是以大聚会大论战的形式，切磋探究天下大势，一年一个主旨议题，各家各派畅所欲言，个中翘楚则一举成为天下名士，周游列国身价百倍。如此功效，非但士子们人人视为一举成名之盛典，各个邦国也是深为关注，纷纷派出秘密特使或各种形式的斥候到会踏勘，以求有用之才。

依着传统，抡材大会的主旨议题，由东道主会同公认的名士大家商定。

夏至时节，信陵君正与毛公薛公等一班名士会商论战议题，有门客报来，说荀况大师过赵，将南下楚国。信陵君顿时一振，立即亲自

驾车赶赴邯郸郊亭，大礼将荀子迎入信陵园上宾馆入住。此时孟子已去，荀况是最有名望的学问大家，天下皆呼为荀子。这荀子非但学问渊深，论战犀利，年轻时已是孟子理念的论战劲敌，更有一样过人处，为人平实本色，全然不似过世的老孟子那般霸气逼人。有荀子坐镇，抡材大典会少去诸多麻烦。

当晚，信陵园大宴邯郸名士，为荀子接风洗尘。当信陵君陪着荀子步出厅堂时，士子们的目光齐刷刷扫了过去——荀子正当盛年，颀长挺拔，不胖不瘦，苎麻布衣，短腰布靴，一顶久经风吹日晒已经由绿变白的竹冠压着略见灰白的须发，沧桑风尘刻在沟壑纵横的黝黑脸膛，明澈的目光漾出一片深沉平和的笑意，方到廊下拱手一周：“荀况过赵，特来拜会信陵君，就教诸位同人。”

仅此一句，可见荀子谦和。几百名士子一齐拱手高呼：“恭迎先生入赵！”

宴席设在大池边的胡杨林下，天中明月高悬，林间风灯高挑，晚风徐徐，蛙鸣声声，一派夏夜风光。酒过三巡，信陵君起身向荀子肃然一躬：“子为天下大家，领袖士林。无忌敢请先生为今秋抡材大会点题，以孚众望也。”

荀子一拱手笑道：“天下士子，八九在赵，况何能独孚众望？愿先闻诸位拟议，以开我茅塞。”信陵君知荀子谦和，拍得一掌笑道：“也好！有题议者先说来，先生评点定夺。”

“我等有议。”一个蓝衣士子从一片蓝衣大案中站起，挥手向身后一圈高声道，“我等皆从稷下学宫入赵，人称‘邯郸稷下’是也。我等以为：昔年孟子与各派大家，在稷下学宫论战人性未了。而今天下人欲横流，善恶不分，急需以正视听。今秋论战议题当为：人性孰善孰恶？何以克恶扬善？”

“好！正是如此！”话方落点，蓝衣士子身后一片高声叫好。林下目光也一齐聚向荀子，以为这个议题荀子必然赞同无疑。谁知荀子只是淡淡一笑，毫无开口之意。

“我等赵国士子。”与主案遥遥相对的红衣案群中一人挺身站起，慷慨高声道，“我等议题：何以重振合纵？何以复兴中原？诸位但想：自古乱象，莫如今日！山东危难，莫如今日！自长平大战赵国失利，幸得信陵君奋起合纵，击败秦国。然则，山东六国毕竟已是大衰，若不思振兴，中原文明(注)必将被蛮秦吞没！我等中原士子，当以救亡图存为己任，寻求振作六国之长策。空议人性善恶，全然不着边际也。”

“彩——”胡杨林下的赵国士子们轰然一声喝彩。

荀子看看信陵君，依旧只是淡淡一笑。

“我有一题，就教诸位。”东首毛公案旁站起一人，宽短的黑色楚服在风灯下分外显眼，士子们顿时一片啧啧称奇。黑衣楚服者浑然不觉，向信陵君与荀子两座一拱手高声道，“天下息兵，邦国止战。化为议题总归一句：弭兵之道可否救世？在下以为：战国祸乱之源在战，战而不息之根在兵；若有长策息兵止战，天下自安；若集众议而不得一策，我等士人便当重新思谋天下出路！”

“敢问足下何人？”一个稷下士子霍然站起。

“在下子楚，老秦士子一个。”黑衣楚服者悠然一笑。

胡杨林下顿时哗然，哄嗡议论声如潮水拍岸。哄嗡潮水中，稷下学宫的红衣士子群中一人高声笑道：“老秦士子，未尝闻也！蛮勇无文，连名字都要沾着一个楚字，侈谈弭兵救世，只怕杞人忧天了。”

话音落点，胡杨林间哄然一片大笑。

“足下差矣！”黑衣楚服者正色高声道，“文化文明者，绝非士子多寡学风厚薄所定也。邦国法制、民风民俗、农工劳作、财富分配、国人治乱者，方为文明之根也。秦国士风固不如中原，然文明之根强壮中原多矣！子楚才学固不如足下，然，何至于借一‘楚’字立得姓名？吾母楚人，子楚之名，怀念母亲而已，岂有他哉！”

胡杨林下一片寂静，士子们显然惊讶了。百年以来，但逢士子聚会，何曾有过一个秦国士子登堂入室高谈阔论？今日天下名士云集，竟有秦士突然出现，且引出了如此一个重大的文明话题，如何能不令士子们大为意外？一片默然之际，信陵君环顾四周高声道：“今日并非论战之期，诸位养精蓄锐，且听先生评点议题。”转身郑重拱手道，

“方才三方拟题，先生以为如何？”荀子正在饶有兴致地注视着子楚，回头悠然笑道：“方才三题，人性善恶之论，失之太虚，虚则难见真才实学；重振合纵之论，失之太实，实则多利害之争，难见天下胸怀。老夫之见，秦士所拟弭兵之论较为中和平实，既切中天下时弊，又脱出邦国利害，诚为名士胸怀也。尤为可贵处在于最后匿伏之问：若无弭兵长策，天下出路何在？老夫粗浅之见，究竟何选，信陵君定夺。”

荀子话虽谦和，论断却极是扎实，话未落点，士子们的目光齐刷刷聚到了子楚身上。信陵君略一思忖起身笑道：“先生有断，大是幸事！无忌当会同各方商定议题，于大典之前旬日通告各馆。”

“信陵君明断！”全场不约而同的一声呼喝，轰隆隆散去了。士子们原本对秦人的议题不以为然，不料名高望重的荀子却评价甚高，显是一片不快。料想信陵君最是敬贤，况且事先言明请荀子“评点定夺”，定然会当场立断定下议题，使这个秦士一夜成名；谁想信陵君竟破例食言，硬是回旋了过来，士子们顿时舒心，谁还去管信陵君是否食言，想都不想便同声拥戴。

众人散尽，湖风掠过，胡杨林下一片清幽。信陵君正自凝望着渐渐远去的人群，却听身后响亮快意的呱啧品咂声，回头一看，薛公毛公在悠悠然自斟自饮，不禁惊讶笑道：“两位好兴致也！”毛公左手当当敲着铜爵，右手翻转一亮手中陶碗：“真喝酒，还是大碗来神！”信陵君慨然道：“好！我陪毛公再来一桶！”薛公连连摇手：“且慢且慢，饮酒是个由头，我二人留下，实在是想助君一臂之力也。”信陵君目光闪烁道：“两位与子楚交好，要定下议题是也不是？”毛公哈哈大笑：“鸟！敢小觑老夫！不想留下老夫子么？”信陵君恍然点头：“难为两位想到此事。好，这便去。”说罢唤过家老一阵低声吩咐，带着毛公薛公向胡杨林深处匆匆去了。

明月当头，沿着大湖东岸蜿蜒前行，进了胡杨林深处，点点风灯闪烁在一片金红色的朦胧之中，黝黑的屋脊若隐若现，铁马叮咚落叶婆娑，座座庭院如海市蜃楼一般。薛公不禁笑道：“这上宾馆清幽隐秘，倒是对老荀子脾胃了。”信陵君道：“这几座庭院，原本是赵王安顿各国逃亡大臣所在。当年魏齐被范雎追杀，也被平原君塞在此处。”毛公突然一摆手道：“不对，只怕老荀子要走！”薛公一拉信陵君道：“毛公贼耳，定有动静，快。”

上宾馆是大庄园套小庭院，一道低矮的白石墙曲曲折折圈进了一大片胡杨林，进得大门是若干条通幽曲径，不经门吏引导，等闲人找不见任何一座庭院。信陵君通晓五行奇门之术，熟悉其中奥妙，一进大门领着两人匆匆绕进了东北角一座庭院。小庭院都是竹篱做墙圆木为门，古朴得山居一般。三人匆匆而来，却见圆木大门洞开，院中风灯穿梭脚步杂沓，信陵君不禁一阵愣怔。

毛公大步进门笑嘻嘻拉住了一个少年：“后生呵，夜半三更忙个甚来？”

“我师有命：天亮启程，我等正在收拾书车。”

薛公对着正北厅堂一拱手高呼："信陵君拜会荀夫子——"

厅堂正门咣当拉开，廊下风灯映出了荀子瘦削的身影："寅时末刻，荀况自当辞行，何劳信陵君夤夜走动也。"

"搅扰清兴，先生见谅。"信陵君当头深深一躬，"无忌有棘手之难，两公有难言之隐，尚请先生赐教。"

荀子淡淡笑道："老夫唯知青灯黄卷，何有断事之能？三位请回。"

"老夫子差矣！"毛公醉态十足地摆着手摇到廊下，"国非国，事非事，非常之时不常法，晓得么？老，老夫子！"

"也是。"荀子目光骤然一亮，"三位请。"

进得书房，荀子拍得两掌，一个少年仆人出来煮茶斟茶。薛公低声道："夫子弟子们可知今日宴席之事？"荀子摇头道："潼萌是仆，非修学弟子也。老夫弟子不执杂务，不入世俗应酬，唯学而已。"毛公指着薛公嘿嘿笑道："你个老哥哥，不知道老夫子规矩么？荀子教人，讲究个冥冥之志、惛惛之事。说的是治学要专心致志，深沉其心，自省自悟，不为热闹事务所乱心乱神。此所谓：'君子博学，而日参省乎己，则知明而行无过矣！'对么老夫子？"荀子不禁点头笑道："毛公说得不差。除了论学论战，老夫从来不带弟子入宾客宴席。今日之事，弟子们并不知晓。"薛公不禁大是感慨："先生清严若此，无愧一代大家！尝闻昔日孟夫子，举凡宴会都是随行弟子尽数出席，且位次要在陪席名士之前，当真满得过分也。"信陵君笑道："孟子荀子，道不同也。孟子弱于政而富于学，治学便有霸气。荀子强于政而弱于学，治学虚怀若谷。究其实，荀子学道谦逊而入世强锐，强过孟子多矣！"荀子大笑道："信陵君谬奖也！老夫只不想与士子们纠缠无端是非，如足下一说，老夫竟是图谋渊深了，何敢当之？"

四人一阵大笑，信陵君郑重一拱道：“今日议题之事，原是我客居赵国，顾忌邯郸士林，没有当场立断。食言失信，无忌委实惭愧，尚请先生见谅。”薛公接道：“信陵君也只是给平原君留个颜面。今日邯郸士子，大多都是平原君门客。所拟议题，自然也是平原君首肯了。此公老迈褊狭，原本便对门客流入信陵君门下愤愤作色。虑及魏赵盟约，信陵君方才推延几日，先生万莫上心。”毛公一拍酒葫芦笑道：“嘿嘿，老夫子何等睿智，用得你等如此聒噪？”荀子不禁朗声大笑：“还是毛公，不愧神生也！‘国非国，事非事，非常之时不常法’，有此警语，荀况安得不悟？”

“如此说，夫子可以留赵了？”薛公钉铆分明。

“难也！”荀子喟然一叹，“老夫也是赵人，投鼠者忌器，既不能长策正国，何如避走他邦治学，或可育得一二大才，以为祖国进言图存也。”

“鸟！偏是这赵国难整。”毛公笑骂道，“当年一出稷下，荀夫子便为赵惠文王进策，力主二度变法，师法秦国彻底取缔贵胄封地。嘿嘿，赵国君臣议论月余，不置可否。荀夫子又能如何？走，走了好！留在邯郸吃气！”

“报国之心，志士终不能免矣！”薛公一声叹息，“荀夫子不为祖国所用，却思培育弟子以接踵报国，赤子之心(注)，我等自愧弗如也！”默然良久的信陵君肃然一拱道：“敢请先生立秋之后南下，无忌决意不负先生厚望。”

“好！老夫拭目以待也。”荀子一言落点，各人心下顿时舒展，纵横笑谈，不知不觉地雄鸡高唱了。信陵君吩咐几句，上宾馆执事送来了四案邯郸最有名的胡饼羊骨汤。胡饼是胡人远行携带的一种面饼，以铁板或陶片烧烤而成，巴掌大小焦黄干脆，等闲一月不霉不馊。无论放牧行军，野炊胡饼配以炖羊汤或马奶子，当即一顿结实的美食。

胡服骑射之后，胡人衣食习俗大行赵国，胡饼羊骨汤便成了邯郸人最风行的便捷早餐。寒凉的清晨，一鼎热腾腾撒着翠绿小葱的雪白羊骨汤呼噜噜下肚，再大嚼几只焦黄干脆的胡饼，通身细汗，顿时人人精神大振。

信陵君拭着额头汗水道："先生且与毛公薛公盘桓，我去见平原君了。"

荀子一拱手："公子但去，老夫正要与两公手谈一番。"

昨夜信陵园散场，平原君听了门客总管毛遂的一番禀报，心下大是憋闷，一夜不能安枕，听得楼头五更刁斗打响，到胡杨林下跑马练剑去了。

去岁冬日，吕不韦特意请见，向平原君秘密建言：目下秦国利市最大，吕不韦欲借嬴异人之力进入秦国经商，所得利市愿与平原君均分；吕不韦所求者，唯请平原君解除禁锢，允准嬴异人以自由身在邯郸交往走动。平原君一番思忖，当晚进了王宫请见赵孝成王，秘密会商一个时辰，次日答应了吕不韦所请。平原君与孝成王的谋划是：吕不韦入秦经商，可给赵国府库平添一大笔岁入；让嬴异人自由交往，既无损于赵国，又能试探秦国动静。正是将计就计。平原君的最大期望是：秦国闻风而提出要嬴异人回秦，赵国借机与秦国重开会商，打开长平之战后的对抗僵局。毕竟，秦国之强大已远非昔日，赵国硬生生将这座大山扛在自己肩上，山东六国也未必领情。当年赵国在长平浴血抗秦，山东五国落井下石，无论赵国如何苦苦相求，粮草援兵一概没有。直到白起死去秦军力衰，五国才在盗窃兵符的信陵君感召下出兵"救赵"。侥幸战胜，又一片鼓噪，纷纷将自己当做了赵国的"存亡恩邦"。赵王负气，平原君寒心，没有给信陵君封地，不想竟惹来天下同声谴责，俨然赵国欠着山东五国的救命大恩一般。如此山

东，赵国朝野早已寒心透了。若能与秦国重新媾和，天下秦赵两强并立，瓜分山东五国，与赵国没有任何损伤，何乐而不为？再说，人质的价值在于使对方有所顾忌，当真将这个人质囚禁死困，使对方无望救回人质而放开手脚大打，岂非事与愿违？

谁想，这个嬴异人解困出山，以“子楚”之名在邯郸交游，短短几个月竟颇有声名。按照平原君本意，嬴异人出名能引起秦国注意，原是好事。可这嬴异人却与信陵君搅在了一起，平原君大大的不是滋味了。

无论如何，信陵君是当今山东柱石，是唯一真正体察大局的威望名臣。有信陵君在，至少魏赵两大国的盟约不会解体。虽然魏王嫉恨信陵君，而信陵君只能暂时地客居赵国，但在事实上，谁也不会将信陵君做白身士子对待。因为山东六国都明白，但有危机，信陵君的威望与号召力是无可匹敌的。正因了如此，赵国对客居邯郸的信陵君不能不礼敬有加。可是，平原君内心却总是有着几分顾忌，时常忐忑不安。

平原君深深知道信陵君对魏国的坚贞。当赵魏利害冲突之时，信陵君决然会坚定不移地为魏国谋划，而绝不会将三晋当做一家。魏赵韩三家分晋一百多年来，血肉相争者多，同气连枝而结盟者少。基于这一根基，平原君对信陵君始终保持着应有的警觉。

同为战国四大公子，信陵君入赵而使平原君光芒大减，平原君总觉得不是滋味。尤其是门客纷纷投奔信陵君，自己的士林声望急剧下降，平原君最为恼火沮丧。然则，恼火归恼火，沮丧归沮丧，战国之世便是这等自由奔放，合则留不合则去，你却又能如何？既无力改变，又不能得罪，一阵愤懑之后，平原君也就放开了，对门客士子任其来去，对信陵君听之任之。唯有一条不能懵懂，不伤及赵国利益。

谁想恰恰此时，这个子楚竟成了信陵君的座上宾，平原君心下顿时一个激灵。万一子楚做了信陵君与秦国秘密联络的通道，赵国岂非大大麻烦？从大局着眼，赵国是不允许山东任何一国与秦国单独沟通的。只有赵国，只有付出了近百万生命鲜血从而抵挡了秦国风暴的赵国，才有以山东六国宗主国的资格与秦国会商斡旋。一番思忖，平原君与毛遂等一班心腹门客商议，要在抡材大典时试探信陵君。

这个试探，是策动赵国士子提出论战议题：何以重振合纵抗秦，进而振兴六国？平原君要看的是，信陵君将如何在这个关乎六国存亡的重大议题上的说辞？无论其说法如何，只要信陵君说辞一出，便是赵国游说策动六国的最佳时机，重振合纵的声势一旦形成，会构成逼迫秦国媾和的巨大压力。再加上这个人质子楚的诱惑，秦国会处于极为被动的态势。同时，抗秦议题对这个子楚也是当头一记警钟。如此一箭三雕，平原君自然很是满意这个谋划。

不成想，信陵君在大庭广众之下搁置了议题，平原君心下顿时一沉。尽管几个心腹门客都说，信陵君是为了搪塞老荀子才不做决断的。平原君却大不以为然，认定信陵君恰恰是搪塞赵国、搪塞他才如此做法。信陵君的威望根基，在重信义敢担当，既言明请老荀子点题，能出尔反尔么？临时搁置，只能是顾忌赵国颜面，顾忌平原君颜面，岂有他哉！教平原君警觉的是，信陵君此举究竟有何图谋？

此君客居赵国已经五年，魏国依然冷淡如初，丝毫没有请他返国之意。以信陵君之文韬武略，客居他国尚且养士三千，能耐得这般寂寞？设身处地去想，信陵君的最佳出路是早日回魏国秉政，若魏国权力在信陵君之手，天下完全可能是另一番格局，至少山东六国定然是另一番格局。这种格局是赵国所不愿意看到的，也是平原君所不愿意看到的。以魏国之根基实力与地利，一旦有英主能臣，必将成为中原轴心，其时赵国地位必然大大衰落。而有权力在手的信陵君斡旋天下，平原君也必将更为黯淡。

当初，信陵君统率六国联军战胜凯旋之时，平原君与孝成王叔侄已经将未来格局看破，也才有了那番奇特应对——不实封信陵君土地人口，却又像神一般供奉着这位功臣。前者怕他羽翼丰满，后者是做给天下人看。这是赵国乐意重金供奉信陵君的真正原由，也是孝成王与平原君的最大机密。明知此等作为有负信陵君，平原君却是毫无愧色——为了赵国的根本利益，他只能如此。平原君相信，若是信陵君处在自己的位置，也会同样如此做法。

以信陵君之能，不可能体察不出其中奥妙，也不可能不向重回魏国的皇皇目标全力靠近。然则，五年之中，信陵君却始终没有“出格”动静，赵孝成王与平原君一时松了心神，疏于防范了。如今看来，信陵君果真要动了。否则，断不可能在关乎邦交走向的“士论”大题上搁置赵国动议。可是，动向目标何在？平原君一时揣摩不出个所以然。

“禀报主君，信陵君拜会！”门客总管毛遂大步匆匆报得一声。

“噢？”平原君蓦然回身，“人在何处？带门客几多？”

“单车一人，已到府门。”“好！你立即出迎，亲自驾车将信陵君接到弭兵亭。”

毛遂快步而去，片刻之间驾着一辆青铜轺车辚辚入府，直向林间草地的大石亭驶来。轺车停稳，毛遂来扶信陵君下车，信陵君指着亭额三个大红字笑道：“弭兵亭，何时建造？”说着一步下了轺车。毛遂笑道：“长平大战后，平原君有感于生民涂炭列国旁观，故建此亭，以明息兵之志。”“想起来也。”信陵君恍然点头，“正是那时，先生脱颖而出，一剑廷逼楚王会盟出兵，无忌佩服！”毛遂拱手一礼道：“公子天下柱石，正当重振合纵中兴六国，何独重子楚迂腐之论也！”信陵君不禁呵呵一笑：“昔年，先生鼓动平原君建这弭兵亭，也是迂腐么？”毛遂慨然道：“此一时，彼一时，公子当体察大势而后断。”信

陵君悠然一笑："先生以为，大势要害何在？"毛遂毫不犹豫接道："秦国独大，六国皆弱，结众弱以抗独霸，大势之要也。"信陵君笑道："苏秦以来，六国断续合纵数十年，愈合愈弱，先生以为因由何在？"骤然之间，毛遂语塞，红着脸道："此中因由，在下尚未揣摩得清楚。"信陵君不禁一阵大笑："老话一句，此一时彼一时也，合纵并非万年良药，也该有条新路子了。"

"新路何在？愿君教我。"服饰整肃的平原君在亭下遥遥拱手。

毛遂笑道："两公子且入亭叙谈，我去备酒。"匆匆去了。

"请君入座。"平原君笑得分外爽朗，待信陵君进亭入座，落座正色道，"赵王之意：若能重开合纵，赵国欲请君为王命特使，斡旋天下会盟，功成之日，赵国力促君为六国丞相，如苏秦在世也！"平原君慷慨一句，语气分外地诚恳亲切，"为弟思忖，此乃姊夫回魏执政之最佳途径，姊夫以为如何？"

"赵胜呵，你叔侄果真期望我回到魏国？"信陵君淡淡地笑了。

"姊夫何意？赵国若有不周，但请明言。"

"逢场作戏，赵胜长进了。"信陵君冷冷一笑，"你我皆过花甲之年，自少时纵横邦交，成名于天下，些许小伎也能障眼？赵国若当真想无忌回魏，何须如此云雾大做？只以'不再援手'对魏国施压，无忌便可重回大梁也。无忌领政，力促魏国再度变法，中原便是赵魏两强并立结盟之格局，其时秦国奈何？此等大局大计，你叔侄当真揣摩不得？非也。为维持赵国山东独强，你叔侄宁愿无忌老死赵国！"

平原君大是难堪，面色时红时白，片刻无言以对。正在这尴尬沉默之际，毛遂领着两名仆人送来了酒菜。平原君顿时舒缓，指点石案笑道："姊夫，热甘醪，甘醪薛打的，先来一碗。"信陵君说声好，径

自举碗汩汩饮下。旁边毛遂看在眼里，立即为信陵君再打满一碗，又是肃然一躬：“敢请信陵君指点：昨夜所提三题，君似对弭兵议题有所偏爱，不知因由何在？”

信陵君明知这是毛遂代平原君说话，也不辩驳偏爱之说，只悠然一笑道：“弭兵之议，人皆以为虚妄而不切时务之要害。实则大不然也。方今天下涂炭，生民厌战。山东士林若能大起弭兵议论，六国官府随即大举呼应。足下试想，其势如何？”

“出其不意！好！”毛遂目光炯炯地一拍掌，“撂给秦国一个火炭团：他要加兵山东，便是天下公愤，激我合纵立成！他若息兵，是给我变法富强之机遇！”

“若公然高喊重振合纵，又当如何？”毛遂红了脸，声音也低了下去：“以此想去，公然昌明重振合纵，是给了秦国大举整军经武的口实，似对山东不利。”

“毛遂真名士也！”信陵君哈哈大笑，径自扬长而去。

小暑大暑一过，立秋接踵而至。立秋之日，最大的忌讳是雷、雨、风。中原三谚说的便是这三样禁忌。一云：“立秋一雷，晚禾折半。”二云：“雨打立秋，多涝不收。”三云：“秋日一风，田土干底。”年年岁岁立秋日，朝野臣民盼的自是个风和日丽。

今岁立秋恰是如此，清晨太阳上山，天空万里碧蓝，邯郸城平添了三分喜庆。卯时刚到，通往信陵园的大道车马如流，服色各异的士子们从邯郸的大街小巷淙淙流入此时已显得狭窄的六开间大门，流入湖边那片金色的胡杨林，人头攒动，衣袂相连，热闹得大市一般。胡杨林的空阔处早已辟成了一个方圆百十丈的大会场，正北中央一座竹木高台，十二个斗大的鲜红木字高悬在台额与两侧，台额是“立秋抡材”，东首是“论战无道”，西首是“文野有法”。高台西角矗立着一座丈

余高的木架，架上一面牛皮大鼓，两名红衣司鼓雄赳赳立在两旁，与当年稷下学宫的论战大会一般无二。

鼓报辰时，司礼薛公走到台中高声一呼："秋日辰时，抡材开典，士子明誓——"随着话音，大场中的千余名士子从木墩整齐站起，肃然拱手向天高诵："昊天在上，违心之言，天地诛之！"齐刷刷落座。薛公又是长声一呼："祭酒入席——"须发灰白清癯健旺的荀子从大屏后稳步走出，被信陵君的执事门客引入中央大案前就座。

祭酒者，原本是远古时期飨宴时酹酒祭神的长者。举凡村社大宴，必公推一位德高望重的老人在天地神位前代村社众人洒酒祭拜，此人呼作"祭酒"。进入春秋，"祭酒"渐渐成为各业团体领头人的称谓，尽管还不是官府职爵，却是行业团体公认的威望长者。战国之世，士人大起，士林聚宴之"祭酒"成为最引人关注的人物。此人未必一定要年岁最大，却一定要是自成一家且为士子们服膺的学问大师。一旦做了"祭酒"，也不再仅仅是宴会祭酒而已，而是事实上的士林领袖。荀子之学问、见识、人品尽皆为人称道，在稷下学宫时曾三为"祭酒"注，齐国将其等同于上大夫职爵，事实上便是稷下学宫的学宫令。因了荀子在稷下学宫的巨大声望，自然毫无争议地做了这次大论战的祭酒，坐镇论坛，仲裁可能出现的纠葛，掌控论战进程。

荀子入座，场中肃静了下来。薛公又是一声高呼："东君入席——"随着呼声，执事门客领着信陵君与平原君走出，在高台东侧的两张大案前入座。

"祭酒宣题——"

荀子从座中站起高声道："诸位同人注，今秋抡材论战，议定论题为：天下多难，当否弭兵息战？在座士子或以邦国为本位，或以学派为本位，出一人阐发；邦国学派但有持论不同者，尽可单独上台驳论。高下文野，唯任天下士子公议也！"

“抡材论战起——”

薛公一声高呼，两名鼓手隆隆擂动牛皮大鼓。三通鼓罢，前排一个三绺长须大红长袍的中年士子走上了高台，一拱手高声道：“诸位同道，在下环渊，稷下学宫法家士子，师从慎子门下。我等稷下士子以为：今秋论题荒诞虚妄，实为不着边际之空谈！弭兵之论，自春秋宋国之华元、向戌奔波首倡，至今已经三百余年，何曾有过一日弭兵？便是华元向戌的弭兵之会，也是晋楚争霸两败俱伤，寻求喘息而已！息兵止战未满一年，晋国恢复四军；未满三年，楚国大攻郑、卫两国，次年晋楚举国大战！三十年后，诸侯不堪刀兵连绵，又有十三国弭兵大会(注)。然在弭兵八年之后，天下战端再起，弭兵终成空文！春秋尚且如此，方今战国大争之世，举国大战如火如荼，我等士人不思变法图强之道，却来空谈息兵止战，匪夷所思也！两位东君名重天下，荀夫子更是当今大家，三为稷下学宫之祭酒，竟能点此议题以为抡材，实乃滑稽笑谈也！我等不屑此等海外奇谈，告辞！”说罢大袖一挥径自下台，连台上三老看也未看一眼。

台下顿时哗然一片！自来论战再烈，也从来没有过对论题本身大加挞伐。今日第一人直指论题发难，且直名指斥信陵君平原君与荀子，确实是谁也没有预料到的局面。发难者又是赫赫大名的稷下学宫元老级法家大师慎到门下的老弟子，更见非同寻常。这环渊名望虽远不如荀子，却与荀子是同辈学者，也算得是天下名士了。稷下学宫士子们两三百人都在会场中心，若当真随他退场，岂非未曾论战便是一场“虚席”丑闻？一时之间，士子们乱了起来。

“诸位同人，我有异议！”场中一个身着宽大黑衣者霍然站起，一声高喊场中静了下来，正在骚动犹豫的稷下学宫士子们也顿时站住不动了。依着论战传统形成的习俗，但有敌手提出异议，发论方须得应战，若要脱身，得先行认输表示折服，否则会被公认为不堪礼仪之

人，为士林所不齿。黑衣士子高喊异议，实则公然宣战，稷下士子岂能就此便走？

“在下秦士子楚。”黑衣人也不上台，只站上座墩向四周一拱手，“弭兵之题，当初由在下动议。东君与各方磋商采纳，子楚以为，极是妥当！春秋战国以来，刀兵不断，息兵呼声也从来未断。兵争愈演愈烈是事实，非兵之论接踵而起也是事实。老子以兵为不祥之器，恶之。墨子大倡兼爱非攻，呼吁天下太平。吴子列暴兵逆兵，指斥兵灾。孟子云，春秋无义战。尉缭子直言，兵为凶器，战为逆德。司马穰苴则说，国虽大，好战必亡。更有诸如华元向戌一班志士仁人奋勇奔波，大呼弭兵不止。凡此种种，弭兵何错？至于方才环渊所言，弭兵之论荒诞虚妄不着边际，大谬也！老子云：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何谓自然？生民性命，万千家园，世人大同，向善安乐也！敢问环渊：法家变法图强，所为何来？不为庶民康宁，不为邦国富庶，不为天下太平，何人要尔等变法？至于能否弭兵，如何弭兵，正赖我等热血士子为天下谋划：或以战止战，或以义兵荡暴兵，或以我等热诚奔波弭兵之会。总归是要天下弭兵，庶民太平。稷下环渊身为赫赫法家名士，束手无策倒也罢了，反来指斥弭兵之论荒诞虚妄，倒是当真令人汗颜也！”

“子楚之论，居心叵测！”环渊直指高高站在人海中的子楚，“尔为秦士，分明要借弭兵之论迷惑山东，使六国息兵偃战，听任秦国宰割，何其阴鸷也！”

“论战诛心，非正道也！”子楚遥遥一指环渊，“弭兵息战，包容天下，秦国何能自外？敢问环渊：子楚说过秦国不在弭兵之列么？除非夫子自甘陋习，依然将秦国看做中原异类。否则，断无此等推理。”

“吾观子楚，终是为秦国说话！”稷下士子群中霍然站起一人，“环渊学兄虽有偏颇，终不为过。长平大战后秦赵俱弱，譬如当初之晋楚

两霸也。当此之时，子楚出弭兵之议，分明是要为秦国争得喘息之机！”

“我等赞同！”稷下士子一片附和。

“掩耳盗铃，今日始闻也。”子楚一阵大笑，“长平大战秦国胜，合纵救赵六国胜。结局并非秦赵两弱，而是七国俱弱。若论实情，只怕秦国之疲弱，尚稍好于山东六国也。秦国固需喘息，六国不需喘息么？审时度势，此时纵然六国合纵攻秦，依然是无分胜负两不奈何。更有甚者，若内政不修而致庶民饥荒离乱，不定哪国便有灭国之祸！当此之时，纵有争雄之心，何如各方先行息兵止战休养生息，恢复国力之日，再堂堂正正决战疆场！”

“如此说来，弭兵终是虚妄！”

“稷下名士，何多迂腐也？”子楚冷冷笑道，“弭兵者，天下自救之道也。兵争者，天下王霸之道也。一张一弛，轮回不止，人世之铁则也。子楚倡弭兵，不敢声言永世弭兵，却依然力主目下弭兵。尔等稷下名士，既不敢面对生民苦难而主目下弭兵，又不敢正视将起之兵争而指斥弭兵虚妄。譬如人之肚腹，吃了泻，泻了吃，永无休止也。以君之论，吃了又泻，何如不吃？泻了又吃，何如不泻？果真如此，安得人世生生不息也！”

“彩——”整个会场可劲儿一声喝彩，赵国士子群尤为响亮。

环渊面色顿时涨红，思忖片刻昂昂拱手道：“今日之论，算我等败君一合！”说罢一摆大袖落座，稷下士子群也纷纷落座，会场顿时整肃下来。

“我有一说，求教诸位。”会场中心的赵国士子群中走出一人大步上台，拱手高声道：“在下毛遂。我等赵国士子以为：弭兵之论，当看

时势，时也势也，可也不可也！今日时势，七强伤痕累累，列国委顿不堪，天下生民苦若倒悬。再起兵争，玉石俱焚同归于尽。我等士人，当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乱世开太平。弭兵之会，此其时也！赵国士子呼吁：今秋抡材论战，天下士人当大倡休战，力促七国行弭兵会盟，解民倒悬，天下生息！诸位以为如何？”

“彩——”赵国士子群排山倒海般呼啸一声。合纵败秦之后，毛遂大名早已随着“脱颖而出”的故事与剑逼楚王盟约出兵的壮举传遍了列国。山东士子们都知道他做了平原君的门客总管，为平原君斡旋一应大事，与当年孟尝君的门客总管冯一般模样。今日毛遂出面以赵国士林的名义倡言，显然是代平原君说话，也就是代赵国说话。目下赵国是山东屏障，赵国倡行息兵，他国如何能有争议？战国士子们都与本国权力层盘根错节，对本邦利益心中有谱，一看赵国士林拿出定见，不再犹豫，齐齐地喝了一声彩，到邯郸游历的散士们也纷纷呼应，场中响起此起彼伏的喝彩叫好声。

此时唯有稷下学宫的士子群沉默着。稷下学宫虽已衰落，但仍然是各种纯学问派别的渊薮之地，保持着疏离仕途而专心治学的百年传统。今岁稷下士子们大举入赵，原本也是提出了一个大大的文明论题——人性善恶，要为天下廓清一个最根本的界限。然则几番论战，他们的学问心法已经被搅得松动了根基。尤其是祭酒环渊被那个子楚问得无言可对，尽管内心不服，毕竟承认了失败。如今赵国士林出面呼吁，天下士子尽皆响应，稷下士子群能佯装不睬么？再说，弭兵之论若能形成声浪，总是人心所向，素来有天下胸怀的稷下学宫士子群如何能漠然置之？声浪掀起之时，士子们的目光齐刷刷聚向了环渊。环渊目光一扫，见士子们纷纷点头，跳上座墩向主台遥遥拱手高声道：“弭兵之议，稷下士子赞同！”

“我等赞同——”稷下士子群一片呼应。高台上的荀子看看信陵君与平原君，三人不约而同地哈哈大笑起来。

二　秋夜高楼　秦筝忽起

白露时节，吕不韦回到了邯郸。一过朝歌河段，各种传闻纷至沓来，最多最活的是有关子楚的故事。吕不韦大是振奋，立即吩咐鼓帆快桨，两三个时辰到了白马津渡口。抛锚停泊，吕不韦上岸登车，于当夜初更时分进了邯郸的胡寓云庐。未曾沐浴梳洗，吕不韦立即吩咐越剑无驾车去接嬴异人。不想一个时辰过去，越剑无才匆匆回来，禀报说公子出去与一班士人夜饮了，他等候得半个时辰，那名老内侍却来说公子可能不回来了。吕不韦呵呵笑道："成名士了，应酬多了，好事呵。走，去看看毛公薛公。"

毛公正在薛公家饮茶闲话，突见吕不韦风尘仆仆而来，不禁喜出望外。薛公喊出夫人一番吩咐，片刻之间满当当三案接风酒菜摆上了厅堂。三碗热腾腾甘醪下肚，毛公绘声绘色地说起了子楚论战的情景，薛公时而打几个补丁，未过片时，将年来子楚发奋的诸般情形说了个八九不离十。吕不韦大是感慨，一拍案举起大碗道："两公树人于落拓不济之时，发才于平庸萎缩之日，真义士也！不韦敬两公一碗！"大碗一扬，汩汩饮了。薛公慨然道："我等避祸他乡，自甘市井风尘，若非吕公宏图大谋，何得重入士林也！"毛公晃着空碗笑道："嘿嘿，我等何足挂齿。要说还得说嬴异人那小子可造！一教便会，一点便透，锦衣玉食，高车驷马，嗨嗨，还当真有一番气象，成了个人物也！"吕不韦哈哈大笑："好！只怕此子不是个人物，是个人物便好说。"薛公向毛公一摇手："先别乱岔，听吕公说说咸阳情形。"吕不韦悠然一笑，将大半年来在咸阳的诸般周旋大体说了一遍，末了道："归总说，咸阳时势仍在两可之间。以我揣摩，老秦王对嬴异人已经上心，然不会拿一个身在敌国的人质公子做孤注一掷。也就是说，秦国宫廷必定同时在其他王子中遴选储君。嬴异人能否成事，还需我等全力周旋。"薛公沉吟道："以老夫忖度，老秦王明知嬴异人安然在赵，而不以邦交途径索回公子，无非是顾忌赵国开价过高。若是别国，定然早就软硬兼施了。老秦王不动声色，委实老辣也！"毛公拍

案笑道：“老辣个鸟！秦赵血海冤仇，老嬴稷敢提索回人质，只怕平原君叔侄便要提割让崤山函谷关。嘿嘿，赵胜这老小子不怕嬴异人成名，分明是要喂一口肥猪好要高价！老哥哥说得也是，老嬴稷是老辣，宁可不要这个王子，也不尿赵国这一壶。鸟！这便是君王，生生的铁石心肠也！”“粗也粗也。”薛公皱着眉头摇摇手，“老夫以为，此事要害在两处：一则是公子成名成事以增身价，二则是如何返秦？目下看来，成名成事不难，只怕后来最大的难处在回秦。”

“两公所言极是。”吕不韦思忖道，“回秦事我来谋划。两公只管教公子借弭兵之议，有所作为。”

“嘿嘿，老夫还得说一句。”毛公耸动着一双白眉，“这小子近日来可是有些神不守舍，老夫给他拟的新说辞，三日还不顺溜。”

“你是说嬴异人？”薛公惊讶了。

“不是这鸟人还能是我！”毛公一瞪眼红了脸。

“毛公可人也！”吕不韦哈哈大笑，“十年落难，一朝成名，招摇分心也是在所难免也。不韦明日找他说话。”

“如何？异人公子不知道吕公回来？”薛公又惊讶了。

“我是昼夜兼程，他如何知道。”吕不韦一拱手笑道，“业已四更，告辞。”起身去了。

回到云庐，吕不韦头晕腿沉很是疲惫，倒身卧榻呼呼大睡，直到次日正午方才醒来。走进连接寝帐的浴房一看，硕大的红木盆中已经备满了腾腾热水，伸手一试，凉热得当，立即丢开宽大睡袍躺了进去，浸泡得小半个时辰，精神顿时振作，长发拭干，穿上细布内衣，外罩一件轻软的苎麻长夹袍出了寝帐。方到前厅，见一案酒后美食已经摆置就绪：一摞焦黄的胡饼，一盆脂玉般的牛骨茶，一盘肥白的蒸

蔓菁，一盅碎绿的胡荽。鲜香实惠，是这胡寓的名吃，时人呼之为“蔓菁牛茶饼”。牛骨茶者，乃胡人以牛骨汤与牛油为基，配以春麦面与北地粗茶炒制而成干粉，俗谓“炒油面”，食前加水煮开，便是香浓异常强身健胃之汤食。胡人但出远门，三只皮囊必备，马奶子、牛骨茶、胡饼干肉。马奶子随时解渴，牛骨茶与胡饼干肉，则是扎营野炊的正食。胡服骑射之后，赵人一应接纳了胡人的简便衣食习俗，牛骨茶经赵国而传入中原，后世广为流传。蔓菁则是中原胡地都有的根菜，与萝卜并称。《诗》云：“采葑采菲。”这葑是蔓菁，菲便是萝卜。后来吕不韦在《吕氏春秋·本味篇》中说：“菜之美者，具区[注]之菁。”后世杜甫亦云：“冬菁饭之半。”说的是蔓菁可以顶粮食。这是后话。胡荽却是西方胡人一种有奇异香味的菜，茎叶翠绿细嫩，些许碎叶入汤，牛羊之腥膻大减，美味益增，胡人直呼为“香菜”，中原人却称之为“胡荽”[注]。

吕不韦熟悉胡人风习，将一撮翠绿的胡荽撒在热腾腾的牛骨茶上，大喝一口牛骨茶，大嚼一口脆黄胡饼，一大盆呼噜噜下肚额头津津热汗，再捧起一只肥白劲韧清淡爽口的蒸蔓菁吞下，通身舒坦无比。

“先生，我已去过秦寓，公子尚在酣睡。”

吕不韦蓦然回身，见越剑无一副难堪神色不禁笑道：“夜来聚酒，贪睡也是常情。”越剑无却道：“我已问过侍女，公子五更天方回，根本没饮酒。”吕不韦笑道：“走，我去看他。”稍事收拾了衣冠，由越剑无驾着辎车直奔邯郸吏士坊而来。

邯郸城原本格局粗放，除了王城独居正北，其余士农工商与胡人流民自由杂居，大街小巷交错无序，腥膻弥漫，是天下有名的“乱邦”。武灵王变法之后赵国富庶强盛，城郭几经修葺整治，格局也渐渐整肃起来，全城大体形成了北王城、东吏士、南工商、西农牧的格

局。这吏士坊是大小官吏与士子们的居住区，北望王城南临商市，既清幽又方便，实在是邯郸城内最好的坊区。去冬吕不韦回乡之前，在吏士坊给嬴异人买下了一座不大不小的三进庭院，嬴异人禁锢解除之后已经搬了进来。越剑无车技精熟，轻盈地拐过两个街口到了这条幽静的石板巷。巷中共有四座府邸，最深处的一家是嬴异人庭院。方到门前，正有三五辆轺车驶出车马场，远远便听见了驾车者的说话声。“这个子楚也忒迷糊，日头偏西了还睡，比信陵君都难见！”

“怪也！这子楚原本很勤谨，如何突兀轻慢起来？”

“人一成名，势派大了，懒得见我等，还能有甚！”

“狗屁公子！一论成名，未必真本事！”

一阵笑骂声随着辚辚车轮飞出了石板巷。吕不韦从车窗探出头来着意望了一眼，见都是几个年轻士子，不禁微微皱起了眉头。越剑无刚刚将车停稳，吕不韦一步跨了下来径直到了两开间的门廊。府邸仆人是荆云精心遴选，都识得吕不韦，见越剑无驾车来到，门房仆人早已经迎到了阶下。

“公子昨夜几时回来？”吕不韦当头一问。

“寅时首刻，鸡叫两遍。”

“几日了？”

“十三日，早则夜半，晚则五更。”

吕不韦大袖一拂径自跨进了门槛。绕过影壁一片庭院，几棵黄叶飘零的老树下，那个白发苍苍的老内侍正在北屋廊下遥遥向西侧招手。吕不韦回头打量，那个已经变得白皙丰满的中年侍女正在一棵老树下的石案上摆弄收拾一件物事，竟是没有看见。老内侍苍老尖锐的

嗓音喊出了声：“少使，备沐浴了！”中年侍女蓦然回身应得一声，急匆匆到正屋去了。

“敢请家老通禀：吕不韦拜会公子。”

“呵，恩公到了。”老内侍颤巍巍一躬满脸堆着笑意，“请厅中入座，老朽煮茶。”

“不用煮茶。”吕不韦一摆手进了正厅，“家老请坐，我有几句话问。”

“不用，站着方便，恩公但问。”

“公子连日晚归，白日高卧，是何因由？”吕不韦淡淡地笑着。

“恩公……”老内侍一阵木讷，两道白眉猛然耸动起来，面色涨红粗重急促地喘息着，“恩公呵，你劝劝公子了。老朽跟随公子二十余年，没见过他如此失魂落魄也！如此下去，公子毁在邯郸了，还回甚个秦国？老朽心痛啊……”

“家老莫急。”吕不韦扶住只要跪拜下去的老内侍，“你只说甚个因由。”

“只可惜老朽不知呵。”老内侍唏嘘拭泪，“公子出门，素来都是武仆一人驾车跟随。旬日以来，老朽只闻公子每夜必出，饮酒一通，便下令武仆驾车原地等候，而后便独自一人出酒肆去了。如此三五日，老朽心急，暗中跟随公子要看个究竟。不想老朽迟笨，被公子在酒肆外觉察。公子发怒，一顿皮鞭打得老朽差点走不回来……恩公呵，老朽急，可老朽不知道因由也！”

良久默然，几乎永远都是一团春风的吕不韦渐渐没有了笑意。老内侍悄悄捧来煮好的茶汁斟好，见吕不韦依旧石人般伫立沉思，张嘴

想说几句，终是没有开口悄悄去了。正在此时，木屏后一阵拖沓的脚步声，一人宽袍大袖披散着湿漉漉的长发走了出来，当头一躬："先生久候，恕异人不周。"

吕不韦不禁惊讶了，这是嬴异人么？双眼红肿脚步虚浮神色恍惚，连说话都没了力气。吕不韦记得清楚，便是当初困窘之时，嬴异人眼中也时时闪烁着困兽犹斗的贼亮光芒，言谈举止在绝望中透着一种苦苦支撑的凄然之力。立秋论战之时，此子还是生气勃勃。如何短短一月之间萎靡如此？思忖之间，吕不韦又浮现出了平和的微笑："公子交游日多，疲累也是寻常，琐碎礼仪不必上心。"说罢径自入座西侧客位笑道，"如何？这里还住得惯么？""甚好。"嬴异人淡淡一句，心不在焉地笑了笑，在吕不韦身旁案前落座，"先生商旅劳顿，异人本当为先生洗尘，奈何晚间又有酬答，先生见谅了。"

"晚间酬答，何人？"

"噢，平原君门下毛遂，大约还有那个环渊。"

"三日前，毛遂代平原君出使燕国，回到邯郸了？"

"如何如何？毛遂不，不在邯郸么？"嬴异人大是困窘，满脸顿时红布一般。

吕不韦笑意倏忽褪去，轻轻叩着大案道："我等大事正在要害之际，不韦从咸阳归来，正待与公子计议诸多事端，公子却不闻不问，当真匪夷所思也！不韦生为商贾，素来不喜临大事而心猿意马。公子如此神不守舍，究竟所为何事？若能明告，不韦自信世间无不解之难题。若是公子心志颓丧，或自感功成名就而甘于安居赵国，不韦从此退身，只做从来没有识得公子便了。"

“先生……”嬴异人唏嘘伏案，“先生救我于将死，异人安能忘怀？”哽咽间一拳砸案，“先生啊，我中邪也！”一时放声大哭。

待嬴异人哭声稍缓，吕不韦一声叹息：“王子王孙，心多凄苦也！公子少年入敌国为质，无天伦之亲，无亲友之谊，无可做之事，无常人之乐，形同幽禁，孤独困顿。唯一能做的，便是抵押生命，凄凉忧愤处，实非寻常人所能体味矣！目下形似伸展，实则漂泊难定，致公子生出空荡荡无处着落之伤感。不韦粗疏，竟未曾体谅，实在有愧也。”

“不！不！”嬴异人哭喊一声，“先生，我中邪也！定是上天派他来也！”

思忖一阵，吕不韦走过去扶着嬴异人坐好，轻轻拍着他肩头抚慰道：“公子莫得伤感，你只说出甚事，但有不韦，万事可解。来，慢慢说。”嬴异人住了哭声，接过吕不韦递过来的茶水咕咚一口，抹抹泪水长嘘一声断断续续地说了起来。

半月之前的一日夜晚，嬴异人与薛公毛公一道拜访信陵君，茅亭风灯下饮宴叙谈，评点天下兵法。这本是毛公谋划，意图是教嬴异人拜个兵学大家为师。信陵君坦荡豪爽，从太公吕尚的《六韬》说起，逐一地评点了《孙子》《吴子》《孙膑兵法》《司马法》，精当简约，处处透着深邃。嬴异人大是敬佩，谦恭地提出想借抄信陵君自己撰写的兵法。不料，信陵君一阵大笑：“老夫一战而得虚名也！若是战胜白起尚有一说，偏偏只胜得王龁王陵之辈，何敢自认兵家？不提兵法也罢！”连说饮酒，避开了这个话题。

那夜散席，嬴异人心下有些烦闷，觉得自己与六国人士终究是隔膜一层。趁着浓浓的酒意，嬴异人驱车到了南城大湖边，将辎车停在湖畔大道，径自摇进了那片红蒙蒙的胡杨林。走着走着，嬴异人突然一阵愣怔，钉在林间挪不开脚步了——

秋月之下，胡杨林深处飘来了奇妙的乐声。没错，是秦筝，魂牵梦萦的秦筝！苍凉悠远激越悲怆，直教人热血沸腾！骤然之间，嬴异人泪如泉涌，一声长喝放喉唱了起来。沙哑的吼声破空回荡，和着沉沉秦筝回旋在寒凉的秋夜。在嬴异人如痴如醉地吼唱时，筝声却突然沉寂了。长风掠林，嬴异人顿时浑身发软，倒在了飘零飞舞的落叶之中。良久醒来，他觉得整个身心空荡荡地只要飞将起来，朦胧之中又低声哼起了那首老秦歌谣：“北阪有桑，南隰有杨。有车辚辚，远别我邦。黑发老去，烈士相将。西望关山，念我故乡。”低沉的哼唱幽幽回荡，叮咚筝声竟也悠悠地飘了过来，隐隐相随若合符节，竟似抚慰他这个离家游子一般。那一刻，每个音符都甘霖般渗进他干涸的心田，敲击着他已经麻木的思乡心弦，激起无以言喻的震颤。

就这样朦胧地快意地低哼着，嬴异人几乎唱遍了倏忽浮现在记忆中的秦国民谣。直到邯郸城楼的刁斗打响了五更，他才带着一身秋露恋恋不舍地离开了胡杨林。回到府邸，他失魂落魄般在庭院直坐到蒙蒙朝雾散去。

秦筝，是嬴异人的少年梦幻，是故国咸阳留给他的最深印记。

八岁那年，父亲安国君特意带嬴异人去了当时还是五大夫将军的蒙骜府邸。原因只有一个：这个儿子醉心秦筝，而蒙氏家族则是秦国最有名的筝器世家。当蒙骜将军听说这个少年五岁时便能操筝弹奏《国风》的所有乐章时，高兴得哈哈大笑：“异人异人，其名如实也！”立即爽快答应将嬴异人收做学生，并唤来自己十岁的儿子蒙武与嬴异人相见，叮嘱他两人一起习筝。此时，异人的生母常卧病榻，父亲又忙于国事周旋，根本无法督责这个庶出儿子的学业。见蒙骜将军父子都很喜欢异人，父亲索性将儿子的一应幼学都交给了蒙骜将军，请将军如同他儿子一般督责自己的儿子。从那以后，嬴异人每日早出晚归，除了在自家夜宿，整日都在蒙氏府邸习筝修学。两年之后，已经是太子的伯父死了，父亲有可能立为太子，合府上下都在忙碌周

旋，父亲更是没有心力督责一班庶出儿女了。嬴异人请准父命，搬到了蒙氏府邸与蒙武同吃同住同修学，分外的畅快。

蒙氏祖上原本是齐国士人，素有家学。自蒙骜入秦国，蒙氏族人进入军旅者日多，成了文武兼修的家风。蒙骜持重缜密，承袭族长，对族中子弟的学业历练督责极严，以致后来的蒙氏子弟个个都是文武全才。这蒙武也是个聪明少年，刻苦好学，非但通达《诗》《乐》，弹得一手好筝，且对父亲交下的兵书修习也是绝不误事。嬴异人一入蒙氏府邸，立时觉得了自己的苍白，除了筝乐，自己对其他学问一无所知。幸运的是，比异人大得两岁的蒙武厚重秉性，从来不嘲笑讥讽异人，只小老师一般认认真真地为异人补学。

五更鸡鸣，蒙武一骨碌爬起来拉异人起来。练剑半个时辰，梳洗之后早饭，之后是晨课、午饭、午课、晚汤。只有晚汤之后暮色来临，两人才到池畔林下谈筝对歌，直到三更。如此三年，嬴异人大体补上了蒙武学过的所有课业，两人也都长成了一派英风的少年。一次，蒙骜将军随大军班师回到咸阳，请来安国君一起查核两人学业。举凡课业，两人都对答如流，剑术筝乐也大有长进，将军破例地赞叹了一番。见这个昔日只会躲在母亲小院子默默弹筝的庶出儿子有了如此长进，安国君大是感慨，宴席间连续三次向蒙骜将军敬酒，还执意将自己随身的一件名贵玉佩赠给了少年蒙武。末了父亲诚恳请求蒙骜，许嬴异人在蒙氏府邸继续修学，直到加冠成人。

“好！”蒙骜爽朗拍案，“两子共学，切磋激励，好事！”

嬴异人大是欢欣，从此与蒙武又开始了亲如兄弟般的快乐日子。蒙骜将军虑及自己常在军旅，请了族中一个曾经修学稷下学宫的饱学老士长住府中，做了两人的业师。这位老士非但文武两学，精通秦筝，更有一种自由奔放的稷下学风，实在是难得的良师。在业师督责之下，异人与蒙武开始了重修天下学问的成人治学：诸子百家一一涉

猎，关键只在两学，蒙武主修兵家，异人主修法家，共同兼修筝乐之学。

每日晨课，都是各自的正式课业。一到午后，老师带着两个弟子出了咸阳，或到北阪的苍苍松林，或到渭水泛舟清流。选得一处清幽之地，老师讲得半个时辰乐书乐理，便教两名弟子弹筝竞奏，然后逐一评点。每到春日踏青，老师会停了主课，带两人走遍关中村社，听农夫士子田间放歌，听牧童少女的春日吟唱，遇动听歌谣便弹筝相和，记谱保存。堪堪五个年头，嬴异人几乎学会了所有的秦风歌谣。更有回味处，是他与蒙武每春归来，必要商讨给那些没有歌词的"野曲"写词儿，一词写完，两人你弹我唱我弹你唱不亦乐乎……

不料，快乐的少年生活突然中断了。

那年，风闻韩国要将韩上党拱手让给赵国，进而三晋结盟对抗秦国。压力之下，主司邦交纵横的丞相范雎主张：先行结好赵国，进而威逼韩魏，最终拆散这场对秦国极为不利的上党交易。秘密特使几番斡旋，赵国却指斥秦国反复无常，提出若能单方（不互换）派出一位王子入赵做人质，方可结盟修好。秦昭王思忖再三，一咬牙答应了下来。战国人质有公认传统，不是在位国君的儿子，便必须是太子的儿子，大国索要的人质尤其如此。其时秦昭王的几个老儿子都已经四十出头，各据实职，不宜也不想做人质，异口同声地推举已经做了太子的安国君遴选驻赵人质。安国君无奈，在庶子中选定了嬴异人。

消息传出，少年嬴异人顿时蒙了，与蒙武抱头痛哭。

那年秋天，嬴异人的"质使"车马离开了咸阳。蒙武在十里郊亭为他隆重饯行。席间，蒙武郑重地将一具秦筝赠给了异人。蒙武说，这副秦筝是蒙氏祖传宝器，南山古松精制，筝板专门嵌进了自己的祝词与异人的名号，望上天护佑异人抱筝而归。异人大是感奋，亲自弹起秦筝，与蒙武一起唱了那首荡气回肠的《北阪有桑》……

谁也不能预料的是，嬴异人入赵两年之后，秦赵两国便开始了上党对峙，成了势不两立的死敌。从此，异人与咸阳的官方来往切断了，像断了线的纸鹞般飘摇在赵国风雨之中。长平大战后，秦赵仇深似海，嬴异人被赵国转移到邯郸北山的一处秘密洞窟囚禁了起来。为防走漏消息，守护军士严禁异人弹奏秦筝。他每日能做的唯一事情，只是面壁静坐，低声哼唱那些烙在心头的秦风歌谣。

六国联军胜秦后，嬴异人虽然被转回了邯郸，但境况却大大恶化了。行同囚居不说，赵国拨付的些许物事分明仅仅够一个人用度，却偏偏说是给十个质使随员的，嬴异人是王子，赵国不管。两年下来，老内侍卖光了所有随行之物，八名年轻力壮的随员还是在冻饿病交加中一个个死了。一次，那个侍女也饿得气息奄奄。嬴异人一咬牙，将那具形影不离的秦筝交给了老内侍……

老内侍脚步蹒跚地走了。嬴异人水谷不进，整整昏睡了三天三夜，醒来时形销骨立，老内侍与侍女心碎得嚎啕大哭。从那时起，囚居的小院死一般沉寂，再也没有了叮咚秦筝的苍凉乡音。

“胡杨林下，是我秦筝！”嬴异人一拳砸下，泪如泉涌。

“一耳之听，你能断定？”吕不韦惊讶了。

“能！”嬴异人哽咽着，“寻常秦筝九弦，蒙氏秦筝十弦，音色力道大是不同！那南山红木，原本天下奇材，做成筝板弦柱，宏大幽深如空谷瀑布，别个秦筝如何能有？不说听得一夜，便是拨得一弦，我也断不会听错！”

“于是乎，你夜夜去听？”

“是。”嬴异人轻轻点头，几乎是在喃喃自语，“我筝新主人一定是个聪慧奇人。除了力道稍欠火候，那筝声美得令人心醉。我唱，他

弹。他不熟秦音，随我走，三五日之后，他便能伴我唱任何一曲了。先生，听着那秦筝，蒙武公子在我眼前了……”

“公子既是此人知音，前去拜访便了，至于如此么？”

“我去过。”嬴异人拭着泪水，“次日中夜筝声又起，我循声寻到了胡杨林深处，月下一座高楼四面石墙，没有一丝灯光。无论我如何喊话唱歌，楼内始终死寂一般。可在我怏怏离去之后，那秦筝却又悠悠然飘荡了过来，忒煞怪也！那天，我白日去了。石墙依旧，高楼依旧，可没有一道进出的门，我爬上了一棵大树查看。忒煞怪！林中看去，楼阁高耸，高处一看，却只有交错参天的一片胡杨林，荒草藤蔓纠缠，落叶盈尺飘零，全然一座废墟古宅……当时一看，我一身冷汗……可是，那天晚上，我还是不由自主地去了胡杨林。当月亮升起的时候，那秦筝又叮咚飘荡了，我也忘乎所以地唱了起来，直到五更。”嬴异人苍白的脸上泛起一片红晕，“先生，你说，他是人，还是鬼……”一言未了，软软地倒在了地毡上。

“没事。”吕不韦对匆匆进来吓得不知所措的老内侍摇摇手，蹲身试了嬴异人的鼻息与额头，回身吩咐道，“夜受风寒，心悸失神。先煮一碗浓姜汤、一鼎灵芝安神汤，先后喂下，而后安置公子卧榻歇息。再煎一剂散寒祛风汤等候，公子醒来后服用。家老记住，我明晨便来，在此之前，任何人不得以任何事体搅扰公子！”

老内侍惶恐道：“若公子暮色醒来，又要出去，如何是好？”

“家老莫担心。”吕不韦边走边说，“请一个名医守在这里，务必让公子一次睡透。一夜之间，我料他不会醒来。”

三　胡杨林中的落寞庭院

回到云庐，吕不韦立即吩咐越剑无带几个精干执事访查城南湖边胡杨林中的弹筝之人，务必于明日午时之前确实回报。越剑无一走，

吕不韦唤来原本是邯郸吕氏商社总执事的老仆，叮嘱他带人收拾新买的居所，三五日之后立即搬出胡寓云庐。诸事安顿妥当，吕不韦登上辎车匆匆来见薛公毛公。

薛公虽然没有搬出旧居，却也听从了吕不韦的建言，自己脱出了卖酒行当，又接受了吕不韦为他买下的相邻三进大庭院。两院打通，大儿子带着一个老酿酒工住在原先小院，维持“甘醪薛”酒铺。薛公夫妇带着小女儿住进了三进大庭院。毛公原是独身一人，坚执拒绝了吕不韦为他购置居所，只乐呵呵地住进了薛公后园，说是省得日每烟火之累，强如一人快活也。寻常时日除了为嬴异人谋划奔波，两人便在后园茅亭下聚酒对弈，其乐陶陶。

吕不韦进园，见两老正在面红耳赤地争执一块角地的杀法。默默看得一阵，吕不韦清楚了其中奥妙，拿起一枚黑子“啪”地打下。毛公顿时愣然，继而高声嚷嚷：“哎呀好！你老哥哥能事，如何看不到这一步？如此一点，不是明摆着死棋么！”薛公哈哈大笑：“你倒是看到了，只胡乱鼓捣也！”毛公双手一拱：“先生这着神妙！老夫空有神生之名，惭愧！”薛公揶揄道：“你那神生是赌，棋何时神过了？”吕不韦笑道：“棋局但临厮杀，要害便在算路。毛公大局出色，然此等角地无关大局，仅在厮杀算路，便失之于粗疏了。不韦算学尚可，是以看得明白，岂有他哉！”三人一阵大笑，薛公唤来女儿煮茶。

饮得两盅热茶，吕不韦已经将嬴异人走神原由大体说得清楚，末了道：“看来不是大事，只是思乡过甚也。我已派越执事访查此人，引他与公子做个知音之谊，谅来便可安神。两公以为如何？”薛公笑道：“如此好，有了唱和，也省去毛公曲高和寡也。”毛公却只瞪着老眼默默摇头。

“毛公以为不然？”吕不韦笑问一句。

“正是。”毛公少有的郑重其事，“老夫也是少逢劫难，理会得此等心境。你等却是难以体察。大凡少年遭遇巨变，长成便有两途：或狂放不羁如老夫，或压抑心志如公子。如老夫人等，流浪漂泊游戏人生，涉邪放纵肆意发泄，久而久之，少时伤痛也就变做了厚厚的老茧。如公子人等却是不同，放纵不能，发泄无门，受尽人世炎凉之态，却只能死死憋在心头，但有出口发作，只怕纠葛甚多，等闲不能了结也。”

“纠葛？至于么？”吕不韦颇有些茫然，“毛公之意何在？”

“嘿嘿，今日看来，先生却是精于事而疏于情也。”毛公诡秘地一笑，“其一，此人少年抛家离国，从无天伦之情抚慰。其二，此人年近而立，从未有过男女情欲之乐。其三，此人身为王孙且有歌乐禀赋，却从无声色犬马钟鸣鼎食之消受。凡此种种，心中自是冰山一座，能至今日，全在一个‘挺’字。若有诱发而处置不当，心河溃决，汹汹之势难当，先生将前功尽弃也！”

“你且说个实在，如何叫处置不当？”薛公急迫插得一句。

“譬如，弹筝者若是个女子，大大麻烦。”

“异想天开！”薛公一拍案，“秦筝粗豪宏大，哪有女子操持此物？”

“嘿嘿，”毛公诡秘地摇摇头，“天下事，难说也。”

陡然之间，吕不韦想起了“神生毛公”这个名号。虽则是赌徒们叫响的名号，但邯郸坊间却流传着毛公种种未卜先知的奇异传闻。此时所言，谁能说不是灵异所至？心念及此，吕不韦笑道：“若是女子，教她随了异人，或妻或妾，左右公子安心事大也。”

“嘿嘿，这话却要慢说。”毛公又郑重其事地摇着一颗硕大的白头，“先生若是要公子为君为王，便莫轻言许妻。妻者，王后也，国母也，坤首也，宫闱之主也。若与先生嫌隙，后患无穷。”

“海外奇谈也！”吕不韦不禁大笑，“异人之妻，莫非还要与我等同心？”

“不是与我等，是与先生。”

“远了远了。”薛公摇摇手，“只要先生心下有备，是女子又如何？左右有个知音友人，公子便可安宁。眼下大事，还是谋划下一步要紧。”

“也是。”吕不韦悠然一笑，“两公只管谋划，公子安神之事我自当慎重。天色已晚，不韦还须照拂那头，来日搬入新居再与两公盘桓。”说罢告辞去了。

回到云庐已是初更，异人府老内侍差人来报：公子服药之后睡得极深，医家说一两日不会醒来。吕不韦心下松泛，独自小酌一壶安然卧榻，一觉醒来却再也不能安枕，沐浴一番出帐漫步，见繁星闪烁霜雾迷离，正是拂晓最黑暗之时。信步走出竹篱，执事与仆役的几座帐篷也没有灯光，越剑无没有回来还是没有起来？心念一闪，吕不韦笑了。一个弹筝之人的消息，至于如此上心么？吕不韦也吕不韦，你是否也中邪了？一边嘲讽自己，一边却又顽固地猜测揣摩那个神秘的弹筝者，当真好笑。将日间事仔细回味，吕不韦心头蓦然一亮，对了，是毛公！是那个突兀的女人话题！自从谋定嬴异人奇货可居并付诸行动以来，吕不韦从来没有从男女情欲处想过嬴异人处境，若非毛公一番话，也许永远都不会想起。当初若是想得一想，那个机敏可人的莫胡一定送给嬴异人了……

“禀报先生，弹筝者尚无下落。”

踽踽独行的吕不韦恍然回身，见是一个年轻执事，问：“越执事何在？”

“越执事带着三个兄弟仍在访查，日中时最后回报。”

“那座林中庭院的主人是谁？”

“那是一座废弃府邸，二十年前已经无人居住。”

“好。”吕不韦微笑点头，“我已吩咐厨下备了蔓菁牛茶饼随时等候。夜来风寒，你先去喝得几碗，出一番大汗再睡。”

“谢过先生！”年轻人一拱手去了。

将到午时，越剑无回来禀报，说整个城南商贾人家都没有操持秦筝之人，举凡酒肆客寓官署府邸都一一问过，操琴者多有，没有一个摆弄秦筝者。那座废弃庭院的主人也不能确定，只有一个老商贾说，这座庭院五六十年前曾经是一座将军府邸，后来没有人住了。吕不韦见越剑无一脸愧疚，呵呵笑道：“没了踪迹也好，我还真怕他时不时冒出来搅扰。今日没事了，你先去饱睡一觉。”越剑无慨然道：“一个时辰便可，先生有事随时唤我。”大步匆匆地去了。

心下轻松，吕不韦要去看望嬴异人。车马备好正要出门，老执事碎步跑了过来：“先生且慢，无名羽书！”吕不韦惊讶道：“何人送来？没留姓名？”老执事气喘吁吁道：“钉在大帐顶上的，若非胡寓仆人给帐顶加毛皮，谁个都不知道，忒煞怪也！”吕不韦不禁笑了：“如此顽劣手法，能有个正经？启封看看。”老执事从随身皮袋拿出一柄细长闪亮的记事刻刀，小心翼翼地剥去铜管泥封，抽出的却是一卷白绢，抖开扫得一眼递了过来：“先生，此乃私书，老朽不当看了。”

吕不韦疑惑接过，只见白绢上赫然一颗红心。端详之下，原是红字绕成了一个大大的红心，从心底看去，却是一封诗信：

阔别有年　白露又霜　言犹在耳　伊人何方

蓦然之间，吕不韦心下猛烈一跳！静神思忖片刻，转身吩咐道：“老执事，越执事醒来后请他去公子府邸探望，有异情立即回报。我有要事，出门半日。”说罢跳上辎车辚辚飞出了云庐草地，直向城南而来。

邯郸南门里有一片大湖，是从城外牛首水[注]引进的活水湖，赵人呼为“南池”。南池东西横贯邯郸，池北纵横交错四条大街形成了一个大“井”字，这便是邯郸的商市区，国人呼为“井字坊”。南池最东部的北岸是一片三四百亩地大的胡杨林，林中巷道交错，坐落着大大小小的庭院府邸，是邯郸的外邦商贾区，赵人唤做“云商林”，说的是此间人家流动无定如天上云彩。

虽非赵人，吕不韦对这片坊区却很是熟悉，驱车沿着湖滨大道直入东头胡杨林，将车停在林间一处车马场，疾步匆匆地向胡杨林深处去了。秋气萧瑟，株株胡杨都是一团瑟瑟抖动的火焰，脚下红叶飘零，置身林中如飘进了无边的火海沐进了漫天的落霞。此刻的吕不韦全然无心欣赏这秋日奇观，只顾循着嬴异人所说的路径寻向了一条荒僻的青石小径，曲曲折折走得一阵，火红的林木中隐约露出了一座发黑的高楼。渐行渐近，一圈灰色的石墙便在眼前。吕不韦绕着石墙走了一圈，果然如嬴异人所说，是一道没有门户可入的死墙。午后斜阳穿过林木，点点洒落林间，吕不韦终于发现了原先门户被拆被封时留在墙上的痕迹。沿着“门户”处仔细端详，地上除了飞舞的红叶便是黄白的枯草，没有任何痕迹可寻。

正在疑惑处，吕不韦突然觉得脚下有异，拨开落叶一看，草地上显出一柱三五寸高的圆形石礅。吕不韦眼前顿时一亮，围着石礅转悠着端详揣摩起来。突然之间，他看见褐色石柱的额头有一抹白云状的纹路悠悠然飘向落日方向。

试试再说。吕不韦嘟哝一句定定神气，蹲下身子双手抱紧石礅，用力向西手一旋，石礅只喀啦啦转了半圈，再也不动了。刚一松手，石礅却又喀啦啦转了回来，回头看石墙“门户”，也没有任何动静。略一思忖，蹲身再转一次，石礅喀啦啦转了大半圈又喀啦啦转了回来。心头一亮，吕不韦突然明白了这是墨家的方圆四季术：一转比一转接近圆周，第四转便可转满退满！想得清楚，吕不韦顿时精神一振，全力再转两转，恰在石礅第四转喀啦啦倒回之时，南面石墙的“门户”隆隆洞开。

“好！”吕不韦直起腰身，只见门后台阶荒草摇摇，一道高大的青石影壁赫然横在台阶上挡住了视线。大步过了影壁，吕不韦不禁有些惊讶——正北台地上矗立着一座久经风霜雨雪而显得黑白斑驳的木楼，两边各有一排低矮的石板房，秋风扫过落叶沙沙，庭院一片寂静。庭院简约朴实，落叶尚未完全覆盖的石板地面很是干净，缝隙中没有一根杂草，虽说不上整肃，却也不像嬴异人说的那般荒芜，显然是时常有人收拾。

“客入主家，有人在么？”吕不韦高声一问，庭院空有回声。

犹疑片刻，吕不韦进了庭院。两排石板房空荡荡了无一物，推开木楼沉重的大门，随着咣当一声一团灰尘迎面扑散。烟尘散尽，吕不韦小心翼翼走了进去，四面打量，楼内虽然也是空空荡荡，却没有灰尘，中间还铺着四张发白的草席，屋角有一道木楼梯还铺着红地毡，钉镶地毡的铜片两边虽有锈蚀，中间却有蹭磨出的亮色。吕不韦不再犹疑，踏着红毡木梯到了楼上，眼前豁然一亮。

大厅东半张草席铺地，席中一张本色木案，案上整齐摆置着刻刀竹简石砚竹笔，左首一方镇纸压着一张三尺见方的羊皮图。案后有一张窄小的军榻，榻侧一副坚实的红木剑架，剑架上横亘着一口近似吴钩的三尺战刀，铜箍包皮的刀鞘已经变成了沉沉黑色。寥寥几物，渗透着旧时主人的简朴奋发。与此不协调的是，大厅西面却被一幅落地

白纱隔开，红毡铺地，靠墙处一张硕大的铜制卧榻，临窗中央的空阔处是一方精致的玉案，除了案后一方锦绣灿烂的坐垫，案上空无一物。虽则也是寥寥几样，与东边旧主的做派却是天壤之别。

突然之间，吕不韦不禁哈哈大笑起来。微风吹来，一阵熟悉的气息拂过，不是她却是何人？这个小妮子！走到榻前帐口耸耸鼻头，吕不韦心下一颤，不错，正是那特有的永远都令他不能忘怀的体香！略一思忖，吕不韦从随身皮袋拿出一支铜管，拧开管盖倒出一支木炭，两步走到西面墙下挥洒开两行大字——

我方回赵　莫得顽劣

见字即来　早则奖迟则罚

写罢下楼出门，又将机关恢复做石墙，回了云庐。

四　法度精严兮　万绿家邦

掌灯时分，越剑无来报：异人公子已经退热，仍在酣睡，医家说大约明日暮色可醒转。吕不韦心下顿时轻松，立即着手已经思谋好的第二件事，一阵低声吩咐，越剑无当即去准备了。半个时辰后，那辆密封辎车飞出了云庐，直向邯郸井字坊而来。

武灵王之后，赵国市易大是扩展。三五十年之间，邯郸成了咸阳之后又一个新兴的商贾云集的大都会。其时，大梁、临淄已经相继衰落，山东六国的商贾名士游侠丽人能工巧匠以及种种失意官吏纷纷拥入邯郸，加上草原诸胡历来以赵国为与中原交易窗口，邯郸成了名副其实的万商之都，比咸阳另有一番汪洋恣肆的气象。天下商贾的说法是：“咸阳利市大，邯郸人市大。”利市大者，生意大利金大也。然则咸阳法度森严，商贾区与国人区两分，非但商贾流士游客之种种奢靡享受只能在尚商坊一地，且不能融入秦人，始终似一张外贴的膏药而已，未免有些缺憾。邯郸是山东老传统，虽则也有划定的商贾区——

井字坊，然对商贾与国人之间的来往市易却没有任何限制。只要商贾能买得地皮，可将店铺开在邯郸任何地方。只要国人有钱，便可如外邦商贾一般尽情消受种种乐事。赵人近胡，风习奔放粗豪，加之不断有胡人融入，朝野国人少有畛域之分与无端禁忌，大得商旅流士之青睐。即或在咸阳赚大利的商贾，也必同时在邯郸买得宅院立下根基，宁可在邯郸不做生意，也要在邯郸消受这难得的人生奢靡。如此外邦游客大增，邯郸百业围绕着种种游客的种种消受大肆扩展，形形色色的酒肆饭铺社寓客栈百工作坊如雨后春笋般蓬勃起来，一到夜间，则更见风情万种。

辎车进入井字坊的中心地带，遥遥一片风灯海洋中映出了三座成“品”字形排列的绿楼，四个斗大的风灯红字高高在楼顶摇曳——万绿家邦。

越剑无驾着辎车缓缓穿过一道十字街口，刚将车头对准绿楼大道口，立即有一个红衣侍者从灯海里飞出，笑吟吟招手引导辎车进入车马场，转过两排高车，才觅得一个刚刚空出的车位。越剑无车技精熟，拢着马缰碎步走马，无须进退折腾径直将两马辎车停得妥当。

“足下高手！”红衣侍者赞叹一声，走到车侧打开垂帘毕恭毕敬地一声请大人出车，跪地扶住了车底踏板。吕不韦一脚伸出笑道：“绿楼从临淄搬来邯郸，花式见长也。”侍者起身间红衣大袖作势一拂吕不韦膝下，挺身低头恭敬笑道：“大人送利，我等恒敬之，原本天职也。”吕不韦不禁哈哈大笑：“说辞文雅，好！赏一金。”越剑无一步跨前，将一个沉甸甸的饼金打到侍者掌心。侍者昂昂一声谢大人赏金，回身向车马场外一摆衣袖，灯海深处两个长裙女子推着一辆竹车飘了过来，左右偎着将吕不韦扶上了座车，悠悠进了灯火煌煌的庭院深处。

“大人，左姝右姝也？”长裙女子声音甜美得令人心醉。

“长青楼。”吕不韦淡漠地一笑。

万绿家邦是邯郸最大的色艺场，原是临淄“绿商”入赵所开，气势之大已经远远超过了当年的临淄绿街。女子以色艺谋生存，古已有之。但将女子出卖色艺做成了专一的行业，却是春秋时期齐国的首创。其时，齐桓公姜小白以管仲为丞相大行变法。为了广开税源，管仲将齐国各城堡卖色卖艺的女子全数征召到临淄，在官市区的一条大街专门筑起了二十余座绿竹楼；再由官府征召商贾，接收官府分配给的色艺女子，在绿楼街开办专门出卖色艺的客寓酒肆，与所有商贾市易一样向官府缴纳税金。这便是被列国大加嘲笑的“国营色艺”。进入战国风气大开，私商汪洋恣肆般弥漫开来，出卖色艺也很快演变为一个私商行业。因了色艺客寓大都沿袭了以绿竹盖楼的传统，时人将此等行业呼之为“绿行”，将此等商贾呼之为“绿商”。吕不韦久在商旅，曾经风闻楚国大商猗顿氏、秦国大商寡妇清都暗中染指绿行，这万绿家邦之所以如此显赫，背后势力可能便是这两个大商中的一个。

虽然从来没有踏入过这锦绣靡靡之地，吕不韦对万绿家邦的诸般规矩讲究却也是耳熟能详。三座绿楼名称不一，消受也不一。前面两座掩映在大片竹林的绿楼隔湖遥遥并立，号为双姝楼，分为左姝、右姝。左姝蓄养天下形形色色之美女，号为卖色。右姝则云集各国歌女舞女乐女，专供风雅者指定歌舞乐曲款待宾客，号为卖艺。后面一座小楼叫做长青楼，是一个颇神秘的去处，除非客人自请前往，侍者从不引领客人进入此楼。

见吕不韦要去长青楼，两个绿衣侍女倍加恭谨，一人悠悠推车，一人摇曳在前领道，再也没有说一句话。竹车在两厢风灯中绕过了一片大池，在一片竹林前的路口停了下来。前行领道的侍女停下脚步，一声吟诵：“我有嘉宾，鼓瑟吹笙。”竹林中立即传来一个女子回应：“我有醇酒，以燕乐嘉宾之心——”随着曼妙吟诵，一个裙裾拖地

的红衣女子飘然出来，对着吕不韦深深一躬："小女恭迎大宾。"说罢虚扶吕不韦站起，转身款款进了竹林小径。

吕不韦也不说话，向身后越剑无一招手跟了进去。出了竹林，面前一片空阔的草地上矗立着一座已经发白的小竹楼，既不是此行传统的翠绿色，也没有前院两楼的奢靡豪华，只一排风灯将门厅映照得温馨如春。进得门廊绕过大屏，宽敞的大厅别致而堂皇：六盏铜人高灯下，六张绿玉案恰到好处地各自占据了一个角落，全然没有整肃的宾主席次；迎面大墙镶嵌着一面巨大的铜镜，大厅更显开阔深邃；左首墙下一张琴案，右首墙下一列完整的编钟，中央空阔处则是两丈见方的一片大红地毡，没有一张座案。

"先生这厢请。"长裙女子将吕不韦领到了东南角玉案前落座，回身一拍掌，一名黄衫少女出来煮茶，长裙女子回眸一笑飘然去了。茶香堪堪弥漫，隔开座案的大屏后转出了一个衣着极为考究的大胡须中年人，对着吕不韦拱手一礼，又亲自斟了一盏茶双手捧到吕不韦案头，这才谦恭笑道："先生顺便踏勘，还是买心已定？"

"买。"吕不韦只淡淡一个字。

大胡须立即转身，对红木大屏肃然一躬："客官业已定夺。"

须臾，大木屏后传来柔和清丽的笑声："先生气度高华，果是不凡。"

吕不韦早已看出大木屏下方有一个镶嵌着同色细纱的窗口，心知这个女人便坐在屏后案前，叩着长案笑道："女东隐身，岂是敬客之道？"

"看来先生是第一次涉足了。"清丽声音一笑，"长青楼主例不见客，非不敬客，实乃两便也。买卖一毕，永不相干。先生果真成交，

自当知晓我楼规矩实乃体贴客官也。”

“客随主便，便说买卖。”

“先生要讨何等品级？”

“初涉此道，敢问品级之说？”

“先生且听。”清丽声音舒缓柔和，“女子才艺，文野有差。女子体性，天下无一人相同。女子门第贵贱阅历深浅，也是人所看重。如此三者糅合之不同情境，便是才女品级也。长青楼目下共有三十六位，人人皆是才女。然三者糅合，便分出了三等：美艳之才、清醇之才、曼妙奇才。美艳之才者，火焰胡女也。此等女子肌肤如雪，三峰高耸，丰腴肥嫩，非但精通胡歌胡乐，卧榻之间更是一团烈火。更有一奇：体格劲韧，任骑任打，乐于做卧榻女奴，若主人乐意，也可做女王无休止蹂躏主人。清醇之才者，中原处子丽人也。此等女子通达诗书，熟知礼仪，精于歌舞器乐；体貌亭亭玉立如画中人，处子花蕊含苞待放。曼妙之才者，或公主，或豪门之女也。”

“此处能有公主？”吕不韦大是惊讶，脱口而出。

“先生未免迂腐也。”清丽声音咯咯笑了，“万绿家邦出言无虚，不会毁了自家招牌。先生但想：天下大战连绵，岌岌可危之小诸侯尚有二十余个，邦国公主流落离散者正不知几多。我楼所选公主只有三人，身世血统纯正可考，才貌色艺俱佳，卧榻间曼妙不可方物。若非如此，三十个也有得了。”

“愿闻其短。”吕不韦淡漠如常。

“先生如此清醒，难得也。”清丽声音停顿了片刻，“美艳胡女，皆非处子。清醇之才，性情端正而不涉狎邪，性事乐趣稍有缺憾。曼妙之才身世高贵，非名士豪侠不委身，且是待价沽之。”

“其价几多？”

“美艳才女千金之数。清醇才女三千金之数。曼妙之才么，人各不同：豪门才女六千金，一公主八千金，一公主万金。”吕不韦微微一笑：“曼妙三人，敢请女东告知其身世来路。”

“向无此例。”大屏后的清丽声音咯咯一笑，“曼妙生意之规矩：

除非先生明定书契，此三女姓名身世，事先不能告知。”

“但定书契，若不中意，如何处置？”

“先生差矣！”清丽声音显然不悦，“万绿家邦信义昭著于天下，百年以来从无一例买卖纠葛，更无一客不中意。今日先生既疑，本东单定规矩：若不中意，本东加倍偿还；然则，三女有露面不成交之险，须得价外先交三千金。此金本东分毫不取，只为抚慰三女之心。先生以为如何？”

“可也。”吕不韦向身后一招手。赳赳挺立的越剑无对大胡须中年人一拱手：“请随我车上取金。”大屏后清丽声音却道：“先生随带重金，其诚可见，无须多费周折。鲸执事，立约。”大胡须恭敬地挺身一诺，向身后一招手，原先那名长裙女子捧着一个大铜盘飘了进来，跪在长案旁将几样物事在吕不韦面前摆开：一条六寸宽寸许厚的翠绿竹简、一把雪亮的刻刀、一方盛着朱砂的玉盏、一支打磨精致的竹笔、一方铺好墨汁的石砚、一根细亮的铜丝、一盏火苗粗大的猛火油灯、一个一尺多高的铜支架。

吕不韦虽不熟悉绿行细则，然对商道立约却是久经沧海，待案上物事摆置妥当，便拿起了那片绿竹。只见竹片中间一道朱红粗线，一个大大的“约”字横跨粗红线，红线两边各是两行相同文字：“两方约定以□□金市□□□女，两清之期，再无相扰。”下方是两方空阔的留白。

“先生且听三女之情，而后决之可也。”大屏后清丽声音又柔和地传了出来，“六千金豪门才女者，赵国安平君之孙女也。八千金公主者，安陵国公主也。万金公主者，卫国公主也。先生可先选品级了。”

吕不韦笑道：“主东周详谨细，步步成法，不妨一次说完，通盘斟酌。”

“人市贵在细密，先生见谅。”清丽声音一声喟叹，“鲸执事说了。”

大胡须拱手一礼道：“客官选定女子品级，便可立约。立约之后，可与选定之女晤面叙谈半个时辰，我行谓之‘初相’。初相中意，则践约。初相不中意，则交付一半金额，再与另一女子晤面叙谈。如此可三次初相。初相之法：可触肌肤以品色，可谈诗书以定才，可观歌舞以试艺；然有两禁：其一不得性事狎邪，其二不得询问女子身世周折。若三相不中，主东之金全数退还，且可无偿赠送客官一上佳歌女。一旦选中践约，客官须在半月之内领走市女，逾期有罚，每日百金。最后一禁：无论成交与否，客官都不能对外说及长青楼诸般情景，我方亦绝不外泄与客官交往之情。这便是‘买卖一毕，永不相干’。先生若能理会此间诸般深意，便可选品立约了。”一番交代条分缕明，老到干练，显然是绿行执事高手。

吕不韦听得分明，不禁对这长青楼女主东生出了几分敬意。普天之下，人市两行：一行是奴隶买卖，因了奴隶大多有黑色烙印，商道呼之为“黑行”；另一行便是被呼为“绿行”的女色买卖。春秋战国五百年，这两行此消彼长。春秋时奴隶市场兴旺，居于人市主流，女色买卖尚在萌发之期。战国之世，奴隶人口根基已崩溃，随着官府奴隶市场的消亡与各国法令对奴隶买卖的严厉禁止，奴隶买卖大为衰微，沦落为极少数不法商贾的隐密黑市。当此之时，女色买卖蓬勃而起，各国大市都有法令许可的绿行，且成为许多中小诸侯国的重要税源。然则，无论利市如何丰厚，黑绿两行从来都没有逃脱过天下公议的抨

击，也从来都为正道商贾所蔑视。非但吕不韦这样的富商大贾绝不会涉足此等龌龊利市，吕不韦所熟悉的战国大商，也没有一家卷入绿行。假若没有今日特殊之需，他注定永远都不会踏入万绿家邦，更不会直入长青楼。然今夜一番见识，却使他蓦然对这长青楼有了一种异样的感觉——不是商家大手笔，断不会有此等经营之道。战国商贾，除了秦国寡妇清这个久闻其名未见其人的奇女子，难道还有别个女商有如此气魄？刹那之间，吕不韦对大屏后的主东生出了一种强烈的好奇。

“长青楼法度甚是得当。”吕不韦淡淡一笑，“只是，我欲与主东晤面一谈。”

大胡须眼光飞快地向大屏一瞄，正色拱手道：“先生见谅，主东从不与客官晤面。无论何等心愿，只要涉及市易，尽可与在下磋商。”

吕不韦没有理会大胡须，只注视着大屏默然微笑。“先生，主东业已退听了。”大胡须的炯炯目光盯住了吕不韦，“主东不见客，这也是长青楼法度之一。客官若不见谅，买卖就此完结。客官只需交三千金而已。”

吕不韦大笑：“既然如此，客随主便。豪门赵女。立约。”

“先生明断。”大胡须顿时恢复了恭谨神态，跪坐在吕不韦对面，从大案上拿起竹笔在石砚墨汁中轻轻一蘸，在宽条竹简两行字的留空处分别填写上了“六千”与“豪门赵”五个字，恭敬地双手将竹简捧到吕不韦面前：“请先生留名烙记。”

吕不韦接过竹简，从怀中皮袋拿出一方铜印，在猛火油灯上烤得片刻，在竹简右半下方的空白处一摁，嗤的一声轻响，抬起铜印，竹简上赫然现出了一个焦黄的奇特记号，似山水环绕，又似怪兽纠缠；再拿起竹笔，在记号下写上了四个古老的篆字——吕氏不韦。如法炮

制，又在左下方烙记留名，将竹简推给了大案对面。大胡须笑道：“先生印记大雅，书法工稳，我等望尘莫及。”说罢从腰间鞶带抠出一方墨绿色石印，也在猛火油灯烤得片刻，在吕不韦印记旁一摁，一个似黄发白的印记清晰凸现出来。烙好两方印记，大胡须拿起竹笔又写了两次，恭谨地递过来道：“请先生验证。”

略一端详，吕不韦心下一跳！这方印记线条古奥纷繁交错，粗看似江河流淌又似群山嵯峨，实则却是一种已经消失的文字——籀文！吕不韦少学博杂，知道这籀文原本是夏商周三代刻在钟鼎上的一种铭文，因其古奥难写，日常书写多不采用，春秋之后已经渐渐消失，唯能在三代青铜器上见到，故此也被士人称为“金文”，也有人称之为“大篆”。进入战国，各国文字纷纷简化，这种古奥的文字已经少有人识得了。眼下这个籀文古字吕不韦似曾相识，一时却想不起来。

“足下印记倒是有趣。”吕不韦淡淡一笑递过竹简，“割契。”

“这是主东印记，在下也不识形。名字是在下，鲸桑﨔。”大胡须说着话，左手拿起案上那根细亮的铜丝在猛火油灯上一阵烧灼，待铜丝中段烧红，右手将竹简啪地卡进那座铜支架，烧红的铜丝对准竹简中间的粗线勒了下去。如此两次，宽大的竹简在一阵淡淡青烟中分作两半，中间那个“约”字也恰恰被勒为两半。

“立约已成，先生收好。”大胡须递过一半竹简，拱手笑道，“请移尊驾，初相。”

“不必了。”吕不韦将竹简插进怀中皮袋，起身一摆手道，“我信得长青楼，足下只随我搬金。人，半月之内来接。”

“这如何使得？”大胡须惶恐道，“先生原本说好三选，故而多收三千金，如今先生不选不相，长青楼有负先生。在下只怕要请主东示下，方可做主。”

“足下未免聒噪。”吕不韦笑道，“自来买卖，成交前随主，成交后随客。我已立约，交付你九千金便了，折腾个甚来？”说罢径自大步出门。越剑无一拱手说声请，陪着大胡须匆匆跟了出来。

到得万绿家邦大门外的车马场，吕不韦的车旁已经新停下了一辆封闭严实的铁轮车。吕不韦对大胡须道：“这是全数，越执事随足下清金，我先告辞。”大胡须连忙深深一躬：“先生走好。一月之内，在下随时听候先生吩咐。”

“不。半月。”吕不韦一摆手踏上辎车辚辚去了。

五　情之有契　心之唯艰

秋夜寒凉，车马行人稀少，辎车穿街走巷，不消片刻到了薛公小巷。

偏院茅屋的灯火仍然亮着，毛公正在灯下自弈，一手白一手黑，落得一子举起酒葫芦大饮一口，摇晃着长发散乱的雪白头颅，兀自好棋臭棋地品评一番，饶有兴味。

“夤夜自弈，老哥哥好兴致也！”

毛公蓦然回头，见是吕不韦站在身后，跳起来哈哈大笑：“呀！竟还有一只夜鼠窜游，好好好！来，先干一口！坐坐坐！”酒葫芦刚塞到吕不韦嘴边，又拉着摁着吕不韦坐到了草席上，光着脚红着脸嚷嚷起来，“你老兄弟说说，人活到这份上有甚个兴头？吃了睡、睡了吃，日落卧榻黎明即起，抛洒了多好的静夜辰光，分明不是农夫工匠，却非得农夫工匠一般折腾自己，酒也不吃，棋也不下，有甚个活头！老夫憋气，明日搬出这破园子！要不是你个老兄弟夜猫子来，老夫这就找人吃酒下棋去！”

吕不韦不禁噗地笑了：“薛公一夜不陪，老哥哥耐不得了？”

“嘿嘿，那老小子牛筋一根，忒没劲！”毛公红着脸兀自嘟哝一句，坐到了大案对面，“说，甚事又发了？”

“甚事没有，陪老哥哥厮杀一番消夜。”

“嘿嘿，别哄弄老夫。骂一通作罢，你只说事。”

吕不韦不再说笑，从怀中皮袋抽出那支竹简递了过去。毛公接过一瞄，白眉猛然耸动，一声长长的叹息：“老兄弟苦心也！谋事如此扎实。”吕不韦笑道：“下边那个烙印似曾相识，只想不起来，老哥哥指点了。”毛公眯缝起老眼一阵端详：“这是个籀文，‘清’字，断无差错！”吕不韦思忖道：“少时听老师讲书，籀文业已失传，唯一班嗜好钟鼎铭文者能辨识些许。一个绿行商贾，以籀文为记，岂非蹊跷？”毛公摇头道：“你老兄弟知其一不知其二。所谓籀文失传，只是天下官府与治学士子不再书写。庶民市井之间，却并未绝迹。”“如何如何？”吕不韦大是惊讶，“庶民市井间竟有此等古文流传？”毛公嘿嘿笑道：“老夫少时遭逢巨变，曾远遁秦国巴蜀。秦之商旅老号，立约大都是这种籀文，常人看去天书一般，极是隐秘。老夫还听说，岭南楚人、高丽人中多有夏商周三代败落贵胄之逃亡部族，此等人也通行这种古奥的籀文，只是不曾亲见而已。老兄弟通晓商旅，对秦国却恰恰生疏，不知者也是常情。”

“清字？”吕不韦思忖间突然拍案，“寡妇清！秦国大商！”

“八九不离十。”

“赫赫巨商，卷入人市绿行，匪夷所思也！”

“关你甚事，不坑客不害民不违法，谁说大商不能绿行了？”

“老哥哥懵懂也！”吕不韦一拍案道，“公然绿行，原是无甚关涉。然则长青楼买卖豪门女子、诸侯公主，哪国法令能允许了？”

“嘿嘿嘿，”毛公连连摇手，“话虽如此，却也是当今乱世使然。

你老兄弟觉得这老寡妇丢了大商脸面，可你买了人家物事救急，终不成还去告发？大事当前，操那般闲心甚用？果真有朝一日，你老兄弟做了秦国丞相，再去找这个老寡妇理会便了。”

“老哥哥说得是。”吕不韦释然道，“车马各路，目下管不得许多也。”

“这就对了。”毛公嘿嘿一笑，转身从屋角拉过一口木箱打开，“看看，《质赵大事录》。只等那小子醒过神来，老夫教他弄得顺溜。”吕不韦看着满当当一箱破旧的竹简，心头蓦然一热，不禁一叹：“老哥哥如此心血，但愿嬴异人迷途知返。”

“怪也！”毛公手中酒葫芦一顿，“你老兄弟也有沮丧之时？没底了？”

“实不相瞒，不韦确是不安。”吕不韦轻轻叩着棋案，“男女之事纷杂，不韦素来不谙此道，当真拿不准异人能否过得此关。”

“呜呼哀哉！”毛公一阵大笑，“老夫以为天塌地陷也，却是苟苟男女之事！莫看我这老鳏夫，最能揣摩儿女之事，你老兄弟到时只听老哥哥招呼，断无差错！”

见毛公如此笃定，吕不韦心下顿时舒畅，本当立即告辞，却闻雄鸡长鸣，寻思此时回云庐未免动静太过，欣然提出与毛公对弈一局。

毛公高兴得连呼快哉快哉，哗啦抹了自弈棋局，提起一子便啪地打下。吕不韦欣然应对，两人酣畅淋漓地厮杀起来，待到东方曙光托出朦胧温润的秋阳，吕不韦才离开了小巷。

回到云庐，越剑无来报，将长青楼一支镌刻着“收讫”两字的铜牌交来。吕不韦接过铜牌，见底端一片水纹状的线条隐隐也是个古籀文“清”字，心下又是一动，着意将书契竹简与铜牌一起收藏进了密件铜箱。一切妥当，喝了一鼎热滚滚的牛骨茶，茸茸细汗中泛起了浓浓倦意。正要卧榻安睡片时，老执事匆匆来报说，接到飞鸽传书，西门老总事已经从咸阳启程，估摸三两日内可赶回邯郸。吕不韦虽感意外，一时却也想不明白，摇摇手进了后帐，片刻之间鼾声大起。

掌灯时分，吕不韦蒙眬初醒，听得一阵熟悉的说话声隐隐传来，霍然起身来到前帐，果然见西门老总事正在灯下站立，老执事与越剑无的匆匆背影刚刚消失在帐口。吕不韦大步过来拉住老总事笑道：“西门老爹归来，不韦松泛也！”西门老总事一躬身道：“咸阳情势蹊跷，老朽不及请准先生，放下手头事星夜赶回。”吕不韦心头不禁一跳，呵呵笑道：“不打紧，先为老爹接风，事情慢慢说。”正要转身吩咐云庐仆人，西门老总事却道：“先生惺忪倦怠，不妨沐浴一番，酒饭之事有老朽。”吕不韦心中一热，说声好便进后帐去了。

片刻出来，灯下两张大案酒菜已经齐备，寒暄几句饮得两爵，西门老总事低声道：“入秋以来，咸阳风传老秦王风瘫加重，失忆失语，不能料理国务。官府也不正视听，听任风传弥漫朝野。恰在此时，纲成君蔡泽又前往蜀郡，视察李冰的都江堰去了。起行那日，太子嬴柱率百官在郊亭饯行，声势很是铺排。送走蔡泽之后，太子嬴柱卸去了‘暂署丞相府’职事，住进了章台，丞相府竟无人主事了。老朽不明所以，与莫胡姑娘秘密通联，嘱其留心打探。旬日前，莫胡传出消息：华阳夫人三次前往丰京谷与华月夫人密谈，详情无从得知。老朽难解其中奥秘，星夜赶了回来。”

默然片刻，吕不韦笑问一句：“咸阳庄园建得如何？”

“大体完工，唯余内饰善后。密道之事，先生定准路径，老朽再找荆云义士。”西门老总事从腰间皮袋摸出一张羊皮纸递过，“这是庄园

地理图，先生定个方向出口。”

吕不韦接过地图灯下端详，见庄园前临大水后依山塬，不禁笑道：“老爹所选，分明一处形胜之地也！这庄园北临渭水，密道只要东西两路，出得远些，隐秘些便是。”

“省得。”老总事收起羊皮纸，“邯郸新居有越执事等料理，老朽明日去会荆云义士，商定后顺道赶回咸阳。”

“莫急莫急。”吕不韦摆手笑道，“业已入冬，百工停做，庄园又不是等用，赶个甚？老爹多日不在，不韦还真有些左右不济。既然回来了，留下来明春再说。不管咸阳如何变化，我等明春都要动。邯郸这边，离不开老爹。”西门总事的一双老眼泪光莹然，可劲儿一点头，径自饮下一大爵赵酒，一句话也没有说。吕不韦慨然一叹，也陪着饮了一大爵。西门老总事低声道：“先生毋忧，异人公子醒来后已经大体如常，该当不会有事了。”吕不韦恍然一笑，一时竟无从说起。

正在此时，帐外一阵急促脚步声，越剑无已到了面前，一句禀报先生尚未说完，一阵顽皮的笑声随着一个红色身影轻盈曼妙地飘飞进来。吕不韦猛地站起，笑声骤然打住，红色身影已经扑到了吕不韦怀里。片刻愣怔之间，吕不韦已经清醒了过来，亲切地拍着怀中颤抖的肩膀笑道：“昭妹呵，来了就好。来，坐了说话。”

来者正是卓昭。她撅着嘴嘟哝了一句，不但没有就座，反而搂着吕不韦脖子咯咯笑了起来：“大哥孔夫子一般，我不怕，偏要抱你！”吕不韦红着脸道：“孩子家性情，莫玩闹。”说着话拉开了缠在脖子上的柔嫩的臂膊，将卓昭摁到了座案里，转身正要吩咐备酒，却发现老总事与越剑无已经不在大帐了。

“左看右看，心不在焉，没劲！”卓昭生气地撅起了小嘴。

“无法无天。”吕不韦沉着脸，“说，大父何在？我去接人。”

“爷爷又不是影子，不作兴一个人来么？”

“如何如何，你一个人来？”

“如何如何，不能来么？”卓昭顽皮学舌的脸上一片灿烂。

“你呀你！”吕不韦顿时着急，“邯郸何事？我陪你去办，完了即刻送你回去！”

“何事？你不明白？”卓昭的脸蓦然红了，“上年说得好，偏这时你忘了。一春一秋，你只泥牛入海，不作兴我来么？”

“便为这等事？”吕不韦惊讶了。

“呵。”卓昭目光一闪又顽皮地一笑，“悠悠万事，唯此为大。”

“上天也！”吕不韦又气又笑，“此等事急个甚？大父知不知道你来邯郸？”

“你说，这是小事？”骤然之间，卓昭一双明眸溢满了泪水。

“莫非还是大事？”

“当然大事！大事——！”卓昭猛然哭喊一声，冲出了大帐。

“……”吕不韦想喊一声回来却没有声音，想抬脚去追却黑着脸钉在了帐口。

不知过了多长时间，越剑无轻步走来禀报说，西门老总事拦下了卓昭姑娘，已经派一名云庐女仆侍奉她住进了那顶最厚实的牛皮单

帐，用餐已罢，目下正在沐浴。木然呆坐的吕不韦长嘘一声，对越剑无低声吩咐了几句，径直到云庐西南角的单帐去了。

所谓单帐，是只供人居而没有议事帐厅的小型帐篷。这顶牛皮单帐，原本是专为嬴异人来云庐长谈夜宿预备的。虑及嬴异人体格单薄，吕不韦刻意吩咐西门老总事给单帐外多加了两层翻毛羊皮，帐门也特意做成了厚木板外钉翻毛皮的防风门，入冬燃起木炭燎炉，大寒时节帐内也是暖烘烘一片。

吕不韦信步而来，见虚掩的帐门在呼啸的北风中吱呀开合，径直推门走了进去。幽暗的帐中一片凉意，只后帐口直直站着一个捧着衣盘的少年胡女。见吕不韦进来，小胡女一躬身柔声道："禀报先生：公主正在沐浴，她执意要开着帐门的。"

"姑娘去了，这里有我。"吕不韦笑着点点头，从怀中皮袋摸出两个沉甸甸的秦半两塞进小胡女裙袋中，小胡女说声多谢，一溜碎步去了。

吕不韦关了帐门，给燎炉加了木炭，又点亮了两盏铜人纱灯，明亮的帐中顿时暖烘烘一片。左右打量，又拿来帐角一个木架，将小胡女所捧衣盘中的雪白皮裘挂在了后帐口。一切妥当，这才坐在案前斟茶自饮默默思忖。

"衣裳。"后帐传来一声隐隐约约的呼唤。

吕不韦急忙起身，打开丝绵帐帘，一只手将皮裘伸了进去。"噫——"只听帘后惊讶的一声，厚厚的绵布帘忽地掀开，一个明艳美丽的少女随着一团扑面的香风水雾飘到了吕不韦面前。一身红纱长裙，一头如云长发，雪茸茸的皮裘拥着白中泛红的细嫩肌肤，灿烂的笑靥点着一双汪汪墨亮的大眼，纤细轻盈的身姿鼓荡着诱人的丰满婀娜，天上仙子一般。

“你，终是来了……”柔美的声音在微微颤抖。

“昭妹，来，坐下说话。”吕不韦木然站着，笑得有些尴尬。

“不韦大哥……”卓昭轻轻叹息一声，裹起皮裘快快跪坐在了案前。

吕不韦亲切随和地跪坐到了对面，欲待捧起茶炉上的陶壶给卓昭斟茶，手却伸到了壶身，烫得自己嘘的一声缩了回来。卓昭噗地笑了：“笨也。我来。你只坐了。”说罢利落斟了两盏茶，将一盏茶捧到对面，笑吟吟地盯住了吕不韦，“我不生气，听你审问便了。”吕不韦笑了笑，皱起了眉头道：“先说，你是如何逃了出来，不怕大父忧急么？”“亏了爷爷不是你也。”卓昭顽皮地一笑，“说便说，迟早的事。你走后一春没得消息，我急得整日求爷爷想办法，爷爷只骂我没出息沉不住气。到了立秋，父亲商路传回消息，说你在咸阳奔走于官府之间。爷爷揣测你事情上路，归期没个准头。没多久又听说你与丞相蔡泽成了好友，还进太子府考校一群王孙。爷爷说大功可期，只担心你财力不足。我缠着要爷爷带我去咸阳找你。爷爷不答应，说不能给你添乱。我生气了，不吃饭。爷爷没辙，想了三日，终于答应我来邯郸等你。我便来了。没了。”

“缠人也！”吕不韦笑叹一声，“那座老宅烟火不举，却显然有你的寝室卧榻，你一人住在废弃老宅里，万一出事如何是好？没个操持！”

“老夫子大哥担心我，好也！”卓昭咯咯笑道，“那座废弃老宅离你这云庐近便，我天天只去那里打探你的消息。晚间我便离开，住在卓氏商社，甚事没有。”

“你晚间不住老宅？”

“是呵，不住。”

“这却奇也！老宅夜半有秦筝之声，不是你么？”

“噫！”卓昭大是惊讶，“你却如何知道？”

“先说，秦筝是你弹奏了？”

“真个审问也！”卓昭做个鬼脸一笑，又是轻轻一声叹息，“不知道是人是仙还是命，左右我也想不明白了。那日入夜，我在云庐外转了整整一个时辰，见确实没有你的消息，回到了老宅。本说三更走，只是天上秋月明亮澄澈得玉盘一般，秋风掠过胡杨林，片片金红的树叶飘进萧疏的老宅，恍惚是月宫中飞来的花瓣。那一刻，忽然想起第一次遇见你时我在大河船头弹筝放歌，便操起了秦筝，只想或许你又能神奇地出现……不成想，一曲未了，胡杨林中竟有歌声唱和！嘶哑高亢，激越苍凉，一声声直往人心头叩打，比你当日唱给我的秦歌还凄楚动人！一时之间，我是真被那歌声打动了。也是好奇，我顺着秦风音律奏了下去，想到哪一曲弹哪一曲。说也怪哉！不管我弹哪一曲，那歌声都是丝丝入扣如影随形，且都是我没听过的老秦古词儿。他越唱越见纯熟，一口气唱了十六支歌儿，我的手都弹得酸了，他还在唱！那一晚，我没有回商社。我想记下那些歌词，次日晚上没有再弹，只在老宅楼上备好了笔墨等候。实在说，我也不知道他会不会来。谁想，方到三更，那歌声又幽幽地飘了过来。没有秦筝，歌声分外清楚，秦音咬字又重，我全部记了下来。第三日晚上，我还是没弹秦筝只等候。我想，他一定不会再唱了。可是，三更刁斗刚打，歌声又飞了过来。一连六个晚上，他都独自唱到落霜降雾蒙蒙曙光。我心下实在不忍，在第七日为他再弹了一夜。说是我弹他唱，实则是他引领着我不断纠正偏离秦风的音律。后来，我弹他唱，我不弹他也唱。”卓昭骤然打住，粗重地叹息了一声，“我骂自己没出息，可我忍不住……后来，我终是离开了老宅，再也不去了。毕竟，我不能不找你……”

吕不韦静静地听着，心中怦怦大跳！

卓昭说得满面通红神采飞扬，最后泪光莹莹，这是吕不韦从来没有见到过的。自大河唱和得以神交，他与卓昭仅仅有过短暂的两次直面相处。在他眼中，卓昭是温婉沉静而又不失热烈奔放的一个少女。然则，自今晚骤然闯来，卓昭的一言一行一笑一颦，却使他感到了一种难以捉摸的陌生——淘气任性得像一块无法染色的顽石，扶摇冲动得又像哗哗作响流淌无形的浪花。婚约之事，本来是一件徐徐图之从容计议的大事，她竟能一意孤行只身乱闯；夜半入老宅，本来已经够荒唐，她竟能心血来潮，与一个陌生歌者做半月之久的昼夜唱和。蓦然之间，吕不韦想到了嬴异人的痴迷病卧，一个念头轰然涌到了心头——如此二人忘情如一，倒真是一对儿！

心念一闪，吕不韦心头大跳起来——毕竟，他也是深深爱着这个少女的，更不要说，他还在天卓庄当着卓原老人的面许诺了婚事，岂能生出如此荒唐想法？倏忽之间，吕不韦勉力平息了自己的心潮涌动，此时此刻，自己若再把持不住，事情可能乱得无法收拾。想得清楚，吕不韦亲切地笑了：“老宅之事，倒是奇遇一桩，没准是上天开恩，派乐师教昭妹秦风音律也。不说了。新宅搬定，我便陪你回天卓庄。”说罢起身一摆手，“昭妹该歇息了，我清晨过来说话。”

“哎，莫走！”卓昭一伸手扯住了吕不韦衣襟，“正事还没说也。”

“顽闹！”吕不韦沉着脸，“不是说陪你回天卓庄么？等几日说不迟。”

“老夫子！”卓昭咯咯笑道，“卓昭就知道要嫁人么？”

“真有正事？”

“看！”卓昭小手一扬，“你之所爱所想。”

吕不韦哈哈大笑：“一方羊皮纸，是我之所爱？”

"看看再说嘛。"卓昭娇憨地将一个白色方块拍到了吕不韦手心。

吕不韦哗地抖开一瞄："这是甚个物事？堪舆图么？"

"呀呀呀，村夫一个！看仔细也。"卓昭笑得直打跌。

吕不韦将羊皮纸拿到灯下，见纸上一幅暗红色大图，线条粗大硬实，接头处有明显的再笔痕迹，全图没有一个字，只有山水树木与几种奇异的记号。端详有顷，吕不韦转身皱着眉头道："此图诡异，似乎是用竹片木棒之类物事蘸着血画成。这条粗线走向，似乎是漳水。除此而外，实在看不出所以然。"卓昭道："再看这块山峰，像甚来？"吕不韦不假思索道："一枚老刀币。"卓昭咯咯笑道："老商天性，就认钱也！我说不韦大哥保准一眼认出，爷爷还不信，说他分明画得一柱怪峰。"吕不韦不禁笑道："近看是山，远看是钱，原是都没错。"卓昭一撇嘴："能事也！你说，这钱山位置在何处？"吕不韦思忖道："看山水走向，大体当在巨鹿沙丘以东、太行井陉口以西之群山地带。"卓昭咯咯笑道："东西三百里，你老牛耕耘，慢慢翻也！"吕不韦摇摇头："此等秘图，原是只画给作者备忘，等闲破解不得，谁能说得准确位置？"卓昭噗地一笑："你抱抱我，领你去。"一语未了，满脸涨得通红。吕不韦一怔，亲切地拍拍卓昭肩膀笑道："沙丘井陉间好山水，只是，要去游玩，也得明春天暖了才好。"卓昭头一低，顿时泪水盈眶，猛然将一支铜管打进吕不韦掌心："谁要去游玩？拿去看也！"

吕不韦心中有事，实在有些不耐，无奈勉力一笑："好，我回去看看，明晨再说。"转身匆匆去了。卓昭脸色通红，一跺脚坐在地毡上哇地大哭起来。吕不韦连忙回身，捡起掉落在地的皮裘包住卓昭，不由分说一把将她抱起来，大步走进后帐丢在了榻上，只黑着脸站在帐中不说话。卓昭咯咯一阵娇笑，飞身上来紧紧抱住了吕不韦："不怕你打我骂我，只要你抱我！"吕不韦木然站在那里，任卓昭亲昵笑闹只是一句话不说。片刻之间，卓昭悄无声息地松开了双手，颓然跌坐在榻上面色涨红急促地喘息着。

“四更了。有事明日再说。”吕不韦勉力笑得一笑，匆匆去了。

回到云庐大帐，吕不韦立即拿出了那支粗短的铜管，灯下一看，见铜管盖口有紫红色的泥封印鉴，割开泥封抽出一卷羊皮纸抖开，正是卓原老人熟悉的笔迹：

不韦君如晤：昭儿痴心，我亦无辙。此儿至情至性，多有黏缠处。君正远图，若感难处，可不必拘泥婚约之言，但有一信，老夫自来说她。另嘱：老夫半生商贾，所积财富无得大用，君之大谋，长我商贾志气，老夫之财，便凭君调遣。画图之秘，老夫已尽告昭儿，只她领你起财便是。此事与你等婚约无关，唯老夫率性之举而已。卓原手字。

捧着羊皮纸，吕不韦不禁愣怔了。显然，这是卓原老人给自己的私密信件，卓昭肯定没有看过。回味咀嚼，吕不韦一时感慨万千，无以决断。卓原老人旷达豪放，与自己一见如故，彼慨然解囊，我坦然受之，也无亏一个“义”字，反倒可能是一段商旅佳话。然则，夹进了卓昭婚约一层，想起来终是有愧。更要紧者，卓昭初显任性，已经使他深感黏缠，如他这般押定人生荣辱与举族财富而全力以赴谋一件大事者，能否奉陪得此等女子，心中还真没个分寸。辗转反侧，眼见得晨曦初露，吕不韦还是一团乱麻，索性起身沐浴一番，漫步隐没到云庐帐外的漫天霜雾中去了。

红日初起，西门老总事寻来禀报，说城外新居已经内修妥当，请先生择吉日乔迁。吕不韦笑道：“吉凶不在选，三日后迁居。”话方落点，一领红裙从草地火焰般飞了过来，远远一声高喊：“不韦大哥，你好难找也！”吕不韦还来不及说话，火红长裙已经随着一阵咯咯笑声绕在了他脖子上。吕不韦红着脸剥开那双柔嫩的玉臂笑道：“昭妹别顽闹。走，我带你去城外，看新居。”卓昭高兴得一拍手又猛然一撇嘴：“哎，你不去巨鹿山了？”吕不韦抚摸着卓昭被晨风吹得散乱的长发笑道：“这几日事多，迁完新居再去不迟，左右不缺钱，不用

急。”卓昭长发一甩道：“用钱者不急，我急么？出城才是好事，走！”拉着吕不韦风风火火去了。

出得邯郸西门，双马辎车在官道奔驰得小半个时辰，向北拐进了一道河谷。莽莽苍苍的胡杨林在料峭北风中一片火红，沿着山岭河谷铺展开去，仿佛似一天霞光。两山间一道水流碧波滚滚，淡淡热气如烟云般蒸腾弥漫，两岸绿草茸茸彩蝶翻飞，冬日的萧疏荡然无存。行得片刻，红林绿草的深处，一座高达山腰的竹楼伫立在一片淡黄色的屋顶之中，铁马叮咚之声隐隐传来，河谷山林倍显幽深。

“美也！仙境一般！”卓昭一声惊叹，掀开车帘跳了下去。

“这是仓谷溪，天成地热，冬暖夏凉。”吕不韦也跟着下了车。

“仓谷溪？好怪的名字！”

“春秋时，这道河谷曾经是晋国赵氏的秘密谷仓。赵人立国，扩建了巨桥老仓，储粮数十万斛，这里的谷仓也并入了巨桥。谷仓没了，名字却留了下来。”

“这等老古董，偏你最清楚！”吕不韦遥遥一指远处竹楼屋顶：“那里便是新居，比天卓庄如何？”

“妙极！”卓昭一句赞叹又猛然皱眉，“你，想要我在这里隐居么？”

“隐居？没想过。”吕不韦悠然一笑，“昭妹有隐居之志？”

“深山住久了，腻也！”卓昭连连摇头，“我只想游历世面，不想隐居。”

“好！”吕不韦哈哈大笑，“昭妹但有此心，世面有得见！”

“怪也！不想隐居，何须将庄园建在这等隐僻之地？”

吕不韦淡淡一笑：“不与其事，不知其心。总有你明白时日，不用急。”

“只要你不卖了我，我便不急。”卓昭明媚地一笑，猛然抱住了吕不韦。

“莫闹莫闹。”吕不韦急忙剥开卓昭双手，“越执事车在后边。”

“老夫子！”卓昭娇嗔地撒手撇嘴，“没劲道。”

“真小孩子家，莫怪大父说……”吕不韦突然打住，尴尬地笑了。

“爷爷说我坏话！信上写甚？快说快说！”卓昭的小拳头雨点般砸在了吕不韦胸口。“

真闹也！”吕不韦大袖揽住了卓昭的一双小拳头，低声训斥道，“爷爷说你孩子气太重，要我好生管教，知道么！”

“呸呸呸！”卓昭抽出双手咯咯笑道，“你管教？将我教成女夫子么？”

“你还真得孔夫子来教教。”吕不韦板着脸，“知道夫子如何说女子么？”

“你定然知道了，说来我听。”卓昭顽皮地笑着。吕不韦拉长声调吟诵道：“唯女子难养也，近之，则不逊(注)，远之，则生怨。”吟诵罢不禁一笑，“如何？像你这个小女子么？”

“呸呸呸！”卓昭满脸涨红，“真当我不知道也，孔夫子说的是‘唯女子与小人难养也’。自家迂腐板正得像具僵尸，还怨女子，老坏虫一个！你便去了小人二字，也没甚个好！男女相好，发乎情，生乎心，

相悦相戏，能有个‘逊’了？要得逊，除非他是个老阉宦！我偏不逊，气死老夫子也！”一双明亮的大眼溢满泪水，一串话响当当炒豆一般。

吕不韦大是难堪，说声惭愧，深深一躬：“大哥哥说错了，向小妹赔罪也。其实，我也厌烦孔老夫子，只是鬼迷心窍，想到了那句话而已。”

卓昭噗地笑了，飞身过来啪地亲了吕不韦一口：“老夫子，偏不逊！”

无可奈何又哭笑不得的吕不韦，脸上虽是满不在乎的微笑，心下却已经烦乱不堪，勉力一笑道：“今日风大，庄园也没齐整，乔迁之日一并看，如何？”

“随你。”卓昭咯咯笑道，“山庄都一个样，我只看人看心。”

吕不韦立即转身吩咐跟上来的越剑无：“越执事，将驭马卸下，我与昭妹骑马回程。你在庄里换马回来。”越剑无答应一声，卸下两匹红色胡马备好鞍辔，大步向庄园去了。吕不韦将一根马缰交给卓昭，两人飞身上马驰去。

将近谷口，却闻遥遥嘶鸣马蹄急骤。吕不韦心下一惊，喊一声跟我来，一马飞上了左岸边山头。立马向山下谷口观望，吕不韦不禁皱起了眉头——苍黄见绿的草地上，一匹黑亮的骏马在狂奔嘶鸣，马上骑士光着身子狂暴地挥舞着马鞭，连绵不断的吼叫声回荡在河谷，撕心裂肺般凄惨。突然之间，骏马如闪电般飞进胡杨林又闪电般飞出，颓然滚倒在了苍黄的草地。骑士的黑色马鞭如雨点般抽打在骏马身上，凄惨的吼叫声声入耳：“起来！起来！我要死了！死了！你也得死！你也得死！”

“谁？他要死？”卓昭身子猛然一抖。

“成何体统！”吕不韦面色铁青。

“你认识此人？”

“日后你也会认识。”

“疯子一个！我才不想认识他。”卓昭咯咯笑了。

吕不韦默默眺望谷中，猛然回身打了个长长的呼哨。片刻之间，越剑无飞马赶到，吕不韦低声吩咐道：“轻车快马，立即将他送回邯郸静卧。我随后便到。”越剑无嗨的一声，飞马下山去了。吕不韦转身道：“昭妹，我们从这边出山。”说罢上马，从另一面山坡飞了下去。

午后时分回到邯郸，吕不韦将卓昭送到云庐，立即轻车来见毛公。两人说得片刻，同乘辎车到了嬴异人府邸。进得正厅，浓郁的草药气息弥漫过来，唤来老医者一问，回说公子服药方罢，正在卧榻养息。毛公嘿嘿一笑，也不多问，拉着吕不韦进了第三进。寝室拉着落地的帷纱，虽然幽暗，显而易见的豪华。毛公踩在外廊厚厚的红地毡上没有一点儿声息，觉得有些眩晕，不禁嘟哝一句：“铺排得宫殿一般，能不生事？多此一举也！”吕不韦一扯低声道：“先要他熟悉了贵胄奢华才好，晓得？”毛公嘿嘿一笑：“饱暖思淫欲，只怕你不得安生了。”说着话已经进了中门，当年那个干瘦黝黑如今已经肥肥白白的老侍女正板着脸肃立在虚掩的门外，乍见一个衣衫邋遢雪白须发散乱虬结的老翁颠着闪着撞来，连忙横在门前一声低喝：“你是何人？退下！”毛公正在嘿嘿打量这个满身锦绣发髻齐整

的肥白女子，吕不韦已经大步赶了上来：“少使大姐，此乃名士毛公，公子老师，今日识得便了。”融融笑意倏忽弥漫了老侍女的肥白脸膛：“哎哟！我这少使还没得咸阳正名，先生倒是上口了。见过毛公，

见过吕公。公子正在卧榻，尚未安枕，两公请。”回身轻轻推开中门，将两人让了进去。

中门之内横着一道黑色大屏，绕过大屏是帷幕低垂的寝室。一架硕大的燎炉燃着红亮的木炭，整个寝室热烘烘暖春一般。毛公大袖一抹额头正要嚷嚷，吕不韦却指了指帐榻，毛公便笑嘻嘻地到了榻前。

“又来扰我好梦！滚开！”榻帐里一声嘶哑的吼叫。

“嘿嘿，梦见仙子乎？无盐女(注)乎？”

“该死！”纱帐猛然撩开，一人赤身裸体须发散乱大汗淋漓脸色血红地跳了出来，两眼一瞪，“噫！”的一声，软软地倒在了地上。

吕不韦正要抢步上前，毛公嘻嘻摆手：“莫急莫急，看老夫治他。”说罢一蹲身，抡圆胳膊对着倒地人啪啪两个响亮的耳光，“教你做梦！你是谁！”倒地人猛然弹坐起身，摇摇头粗长地喘息了一声，仿佛溺入深水刚刚浮起一般：“我，我是，嬴异人呵。你……”毛公冷森森道：“老夫是谁？你自说了。”嬴异人木然盯着毛公片刻，双手猛然捂住眼睛嚎啕大哭起来：“老师啊，闷死我也！异人不肖！不肖……”

吕不韦走过来笑道：“大丈夫哭个甚？来，别冒了风寒。”说罢蹲身抱起嬴异人放入帐榻，又为他盖上了大被，“静静神，有话慢慢说，天下哪有个过不了的门槛？”

“吕公，异人有愧于你。我，恨我自己！”嬴异人牙齿咬得咯咯响。

“小子蠢也！”毛公骂一句又嘿嘿笑了，“不就个弹筝女子么，值得如此疯癫？你小子给我听好了：吕公业已找到了那个宝贝儿，果然是筝琴乐舞样样精通，人更是仙子一般。你但如常，老夫与吕公便为你主婚，成全你小子如何？”

“吕公！果真如此么？”嬴异人骤然翻身坐了起来。

“公子大事，岂有戏言？”吕不韦正色点头。

“公之恩德，没齿不忘！”嬴异人翻身扑地，头叩得厚厚的地毡咚咚响。

“好出息也！”毛公不禁嘎嘎大笑，“幽王、夫差[注]在前，不意又见来者！吕公呵，老夫劝你收手便了，莫得白费心机也！”

“老师差矣！”嬴异人霍然爬起身子，目光炯炯地盯住毛公指斥一句，慷慨激昂仿佛换了个人一般，“纵是一国之君，爱心何错之有！情欲何罪之有！幽王夫差之误，原不在钟情可心女子，而在猜忌良臣，处政荒诞。但能倚重良臣，同心谋国，何能有失政亡国之祸？老师天下名士，却与儒家一般，将亡国失政之罪责归于君王痴情之心，岂非大谬也！”

“……”放荡不拘形迹的毛公一时瞪起老眼无话可说，愣怔片刻终是笑了，“嘿嘿，小子行也，堂里倒是没乱。你说，你小子能做到痴于情而明于国？”

“能！”

“嘿嘿，老夫只怕你是未必。”

“苍天在上，嬴异人但溺情乱国，死于万箭穿心！”

“指天发誓，也好！嘿嘿，小子灵醒，只怕吕公那宝贝儿到不了手也。”一直不动声色的吕不韦突然一阵大笑，一拱手道：“公子神志清明，可喜可贺！三日之后，我迁新居，保公子解得心结。”

“若得如此，唯公是从。”嬴异人肃然一个长躬。

六　殷殷宴席生出了无端波澜

冬至这日，吕不韦搬出云庐，迁入了仓谷溪河谷。

冬至者，冬日到也。此后经小寒大寒两个节气，便到了万物复苏的立春。春秋战国之世，中原各国（齐国特殊历法除外）将冬至节气分别称为至日、长至、短至。“至日”取其本意——此日最冷，冬日至矣！“长至”，取其一年中此日夜晚最长之特点。短至，取其一年中此日白昼最短之特点。无论如何称谓，在古人眼里，冬至都是极为重要的一个节气。其根本处，在于冬至是寒冬将到一元复始的转换时节，漫长休眠的窝冬期即将结束，勃勃生机的春日即将来临。因了冬至至冷，且具寒尽春来之象征，中原各国有冬日暖汤酺的习俗。暖汤者，热食也。酺者，聚饮也。实则是亲友相聚，大吃一顿热热乎乎的滚汤饭。此风流播后世，有了冬至吃热汤饺子的习俗，不吃热饺子，便是“不过冬”。也有了俗谚：“冬至不过冬，扬场没正风。”这是后话。

吕不韦虽不在意吉凶之说，西门老总事却是老商旅的老规矩，事事总要踩个吉祥的步点。乔迁如同动土，都是居家日月的大事，左右旬日之内没有大吉之日，便将日子定在了冬至日。吕不韦一听老总事禀报笑道：“冬至好啊！岁将更始，以待来春，大吉也！”

有西门老总事操持，诸般事务极是整顺。冬至这日正午，幽静的仓谷溪河谷一片喜庆祥和。吕不韦没有知会任何商旅老友与赵国熟识人士，只请来了毛公、薛公、嬴异人与荆云四位小宴。客人不多，但加上吕氏商社的一班老执事老仆人，小小河谷也顿时热闹起来。

正午时分，一辆红色车帘的辎车轻盈驶入了庄园偏门。吕不韦对西门老总事低声吩咐几句，来到庭院对正在前后呼喝仆人的毛公笑道：“琐事忙不完，开席。”毛公满面红光嚷嚷道：“老夫好容易呼喝主事一回，急个甚来？今日须听老夫号令行事，不得乱了规矩！”吕不韦

哈哈大笑：“军令大如山，自然要听毛公！那我去陪客了？”“只管去也，保你片时开席。”毛公嚷嚷一句，又顿着藤杖呼喝去了。

新居庄园是沿山而上的六进宅院，前门第一进与最后两进都是执事仆役居所。吕不韦的中间三进恰恰坐落在山腰，飞瀑流泉淙淙而下，竹林青绿，胡杨金红，茅屋亭台错落于山水之间，一派清幽脱俗的出世气象。第二进六开间一排青砖大屋是正厅，宽敞明亮，除了崭新的大红地毡与一色的乌木大案，厅中没有任何风雅陈设。

正厅被毛公封了门，说不到开席，任何人不许入厅，待客处放在了第三进书房外的竹林茅亭。吕不韦绕过正厅来到茅亭下，却见薛公与嬴异人正在对弈，黑方嬴异人部伍散乱多头出逃，显然劣势。荆云只默默静坐观看，石雕一般。薛公端详着盘面道：“吕公高手，说说这棋局如何？”吕不韦淡淡一笑：“无阵无形，焉得好棋？”嬴异人一推棋匣起身道：“溃不成军，还是吕公来。”吕不韦说声也好，正要入座，毛公遥遥一声嘶喊：“大宾下山，入厅待座——”薛公嘟哝道：“入厅便入厅，还要待座？偏这老兄能折腾也。”吕不韦推枰笑道：“司仪如将，当心受罚，走。”四人说笑着下了山道。

大厅中门已经洞开。四人见毛公正色站立门厅石阶之上，正在对厅中急促地比划着，不禁一阵哄然大笑。素来不修边幅的毛公，今日一领大红锦袍一顶四寸竹冠一双崭新皮靴；正衣正冠之外，手中依然是那支不离不弃歪歪扭扭的古藤杖；仅是如此还则罢了，偏偏又是满头大汗须发散乱，一手拄着藤杖，一手提着大袍襟扇风凉，反倒比寻常补衲褶皱的布衣更见邋遢，模样儿分外滑稽。

“谁再笑得第二声，罚酒一石！”毛公藤杖指来，声色俱厉。

四人片刻噤声，却又忍俊不禁，不禁一片窃窃嬉笑。薛公勉力忍住笑意，一拱手道：“敢问司仪夫子大人，入厅待座，出自何典？甚个讲究？”

“老夫出令，典个鸟也！”毛公红着脸骂得一句，笃地一跺藤杖，“今日过冬，适逢东公乔迁，诸位大宾入厅，先当同贺，而后待本司指定爵位。这便是入厅待座。”

“合理合礼，我师当真学问！”嬴异人着意响亮地赞叹了一句。

“小子乖巧，偏老夫饶不得你。”毛公嘟哝一句，突然一侧身高声呼喝，“宾主入厅，大宾先行——”喊声方落，薛公、嬴异人与荆云鱼贯入厅。吕不韦待要教毛公先行，却被毛公板着脸推了进去。毛公随后跟进，扯着苍迈的老嗓子一声长呼：“奏乐，大宾同贺——”一时管弦丝竹大起，毛公拉着三人长身一躬：“吕公乔迁，我等同贺！”吕不韦连忙一躬到底呵呵笑道：“客套客套，不韦奉陪。”毛公一步闪到空阔处高声道：“礼成！大宾入席——”藤杖连连指点，“公子异人，坐东面西。荆云义士，坐南面北。薛兄老夫，坐北面南。东公之位，坐西面东——”

随着毛公呼喝，四人也煞有介事地正衣正冠各入其座。刚刚坐定，毛公又是一声长喝：“女宾入席，坐西面东，兄妹同案——”嬴异人心头怦怦大跳，回身死死盯住了身后的大屏。须臾之间，只见一个纤细丰满的红裙少女轻盈地飘了出来，对着座中一个洒脱的拱手礼：“小妹卓昭，见过各位大宾。”一个明艳的微笑，坐到了吕不韦身边。

嬴异人大起狐疑，莫非她便是毛公所说的“宝贝儿”？不对！毛公说“宝贝儿”是吕公找到的，若是吕公之妹，如何能深夜在一座遗弃孤庄弹筝？又何用吕公寻找？如何又能叫做卓昭？然则，若不是吕公之妹，毛公又如何喊做“兄妹同案”？此女究竟何人？嬴异人一时想不明白，蓦然回身，却见身后大屏前有一幅红锦苫盖着的大筝，屏后一队隐身乐手，心下便是一亮！显然，将弹筝者另有其人，绝非眼前这位吕公小妹，而那个“宝贝儿”若果真被吕公找到，只能是那个弹筝仙

子，只能是将要弹筝者！一想到夤夜弹筝的仙子，嬴异人顿时面红耳热，对对面遥遥打量着自己微笑的卓昭视若无睹。

“布酒布菜——”

随着毛公呼喝，六名少年仆人络绎捧来酒菜。酒是每案三桶，一甘醪，一赵酒，一兰陵酒。菜是一鼎、一盆、一盘，未上案头，蒸腾异香已和着大厅四角四只大燎炉的烘烘热气弥漫开来。薛公耸着鼻头笑道：“甚个肉香，如此勾人？老夫垂涎三尺矣！”毛公打了个响亮喷嚏笑道：“嘿嘿，这三只异味，只怕老夫要给诸位老兄弟说叨一番也。”

“先说鼎肉！”卓昭笑叫一声。

“好！”毛公敲打着鼎盖，“此鼎之肉，名曰熊蒸，即蒸熊肉也。蒸熊之法，老夫首创：猎取大熊一头，剥皮，开腹，连头带脚剁得五七大块，加大颗青盐，大火炖得熟透，皮肉却要完整；而后得大笼密封，蒸得半个时辰，出笼后撕成巴掌大肉片儿，蘸苦酒豉汁葱蒜末儿，人皆垂涎三尺也！”

“我也猎熊蒸熊，委实来得！”荆云拍案笑道，“只法子不同，不如毛公猛士之风。”

“如此说来，熊有两蒸？”薛公大是好奇。

荆云侃侃道：“楚地熊小，得去头脚，而后开膛，将熊肉切成两寸许方块，加豉汁与秫米揉透，再将切细的橘皮、小蒜、胡芹和成糁子，一层肉一层秫米一层糁子，铺入大笼，蒸得小半个时辰，烂熟取出，切成六寸见长一寸见厚之块肉，铺入大盘，周围秫米拱卫，极是上口！”

“下次吃荆云大哥！”卓昭一声欢叫，满堂哄然大笑。

“细得记都记不住，甚个吃头？”毛公嘟哝一句，叮当一敲大陶盘盖子，“此乃炙烤猪、木耳黑饧，谁个知道做法？”见举座忍俊摇头，嬴异人禁不住正色高声：“我师厨学，无人匹敌！”话方落点，又觉不妙，伸出舌头做了个鬼脸，逗得对面的卓昭咯咯长笑。

“噫——小子有见识！”毛公眯缝着老眼认真点头，“厨学，说得好！老夫便创他一个厨学出来，好让厨下之道也入得百家之学，好主意！诸位以为如何？”座中几位本来就强忍笑意，见毛公煞有介事，不禁哄堂大笑。

薛公戏谑道：“毛子厨学，只不开席，肚肠之学便要归他人了。”

“不不不，厨下通肚肠，两学一体，何能割据？”毛公一串快语，藤杖一顿一声长呼，“开席——东公举爵——”吕不韦举起酒爵笑道：“冬至之日，寒尽春来，干此一爵热酒！”

“同贺吕公，天地转机！干！”举座同声，呱的一声饮尽。毛公一敲鼎盖：“东公开鼎上手——”吕不韦哈哈大笑：“好规矩，开鼎上手！”拿起案上木盘中一支铜钩钩住鼎盖提起，一团热气顿时蒸腾扑面，“毛公熊肉，过冬暖心，诸位上手！”

“上手！”各人笑叫一句，叮当钩开鼎盖，再钩出一片肥厚的蒸熊肉，两手撕开，一蘸手边的葱蒜苦酒盅大嚼起来。

“其余盆盘，各自招呼，老夫不能光喊不吃也！”毛公嚷嚷一句，两手大忙起来，酒肉齐动，也不理会举座巡酒，只是埋头大啅，片刻之间满脸汤汁肉屑，面前的一大鼎蒸熊空空如也。及至抬头，座中已是酒过三巡，吕不韦正笑吟吟地看着他。毛公猛然醒悟，酒爵一顿高声道：“今日一喜一庆，故国名门才女赵姬蒙平原君举荐，一展诸般才艺，为吕公乔迁之贺！诸位但说，歌舞乐，先来哪般？”

薛公笑道：“客随主便，吕公为东，先说。”

“今日诸位大宾当先，不韦随波逐流。”

荆云笑道：“我等不善此道，还是异人公子说。”

“歌为乐首。先歌了。”嬴异人淡淡应了一句。“好！”毛公拍案，“乐起，公主一歌——”

骤然之间，乐声大起，旷远悠扬，分明北秦莽原之风。随着乐声，大屏后飘出了柔美明亮而又高亢激越的歌声：

雁飞山原

声闻于天

北溟之鱼

鲲锁深渊

我何负于上邪

独望乡关

秩秩斯干

幽幽南山

如竹如松

逝者长川

我何负于上邪

长困深渊——

歌声在一声回旋高拔的苍凉吟哦中戛然而止。举座默然。嬴异人牙关紧咬，眼中泪光莹然。良久，薛公喟然一声叹息：“感怀伤情，悲乎！只是少了阳刚之气，缺了高远之志，空有忧伤，只落得困龙之叹

也。”毛公理着油水粘连的大胡须道：“嘿嘿，老夫听来，只是个‘潜龙勿用’，没个指望。”见嬴异人脸色铁青，吕不韦呵呵笑道：“歌者可能有独游异乡之沧桑，见识所限，未必人人独游异乡而无归心大志。公子以为如何？”嬴异人“啪！”地一拍案：“吕公所言极是！

未必人人如此！”吕不韦悠然一笑：“好，往下走了。”

“乐起——舞——！”毛公的老嗓子已经变得嘶哑，兴头却是十足。

一片丝弦奏出了悠扬轻快的乐曲，顿时使人想到了春日的胡地草原。乐曲稍顿，一个紧身胡服的壮汉大步出场，在厚厚的地毡上飞身窜跃着捕捉那不断啾啾鸣叫的飞燕。随着一声清越的鸣叫，心不在焉的嬴异人只觉眼角绿影一闪，一个绿衣女子飘出大屏从案头轻盈地飞了过去，一幅长长的锦带拂过嬴异人额头，他不由自主地惊叹了一声：“呀！飞天仙子也！”

一声惊叹之中，丝弦之声大起，绿纱锦带的女子已经在大红地毡上飘飘起舞——胡服壮汉兴奋地追逐着不断飞过眼前的燕子，绿纱燕子则飘忽无定地上下翻飞，与草原猎人尽情嬉戏。绿纱女子时而飞身掠起，时而灵蛇般贴地游走，轻盈柔美的绿影闪电般在大厅飘飞。正在举座宾客眼花缭乱之际，胡服壮汉一个飞步，终于抓住了飘飘飞翔的绿色锦带——燕子被猎人捕获！但闻一声短促的鸣叫，正在飞掠大厅的绿纱女子神奇地随着锦带悠然升空，倏忽倒退飘落在胡服壮汉高高举起的一只手掌，骤然陀螺般飞旋起来，裙裾飘飘锦带翻飞，整个大厅都被一片绿色笼罩。

“彩——！”举座轰然一声呼喝。

绿纱女子单足踩在壮汉手掌之上，红着脸拱手旋身一周，轻盈落地，毫无声息。人们这才注意到这个女子是何等惊人的佳丽，不禁又

是高声喝得一彩。恰恰面东的绿纱女子对着嬴异人粲然一笑。嬴异人心下怦然一动，暗自思量，若此女果是胡杨林弹筝之人，幸何如之！心念一闪不禁拍案高声道：“歌舞双绝，仙子佳丽，只不知乐技如何？”

绿纱女子明眸流波嫣然一笑：“诸般乐器大体通晓，只心下钟爱秦筝而已。”

“便请秦筝！”嬴异人心下大动，脱口一请。

绿纱女子一笑：“公子若能和得秦歌，筝趣更浓也。”嬴异人笑道：“你自弹来，若得秦筝神韵，我自和歌。”女子微微点头，款款从嬴异人身边擦过，走到大屏前揭开那幅红锦，对着硕大的秦筝肃然一躬，悠然落座。倏忽停顿，叮咚一声筝音大起，偌大厅堂排山倒海般轰鸣起来。一曲方罢，举座喝彩，独不见嬴异人和歌。

绿纱女子柔声笑道：“公子意趣何在？但请评点。”

“但得其势，无得其味也！”嬴异人慨然一叹，“秦筝者，苍凉激越之器也。放眼天下，当真能得秦筝之气韵者，唯蒙氏父子也，余皆不足论。邯郸秦筝，只在梦中矣！”

“邯郸岂无秦筝？我来一试！”卓昭奋然一句，起身对身后的两名女仆吩咐，“备我秦筝。”遥遥站在大厅边门的西门老总事顿时急色，对着卓昭连连摇头示意。卓昭浑然不解，只连催侍女备筝。毛公盯住吕不韦嘿嘿一笑：“吕公呵，天下事鬼神莫测也。”吕不韦淡淡一笑，对着侍女一挥手：“备秦筝，愣怔个甚？”回头对毛公悠然一笑，不再说话。薛公与荆云不禁大皱眉头，却又无可奈何。

卓昭少年心性娇憨成习，原本是兴高采烈地陪不韦大哥共举家宴庆贺乔迁，理所当然地以为自己是唯一的女主。渐渐地，她却觉得今

日宴席有异，似乎一切都是为了这个秦国公子。及至绿纱女子赵姬出场，还被毛公称为“公主”，此等感觉更是强烈。在卓昭看来，赵姬才艺过人歌舞绝伦，分明是个绿楼艺妓，纵是平原君举荐又能如何？将此等人塞给秦国公子原是与她无涉，无可无不可，只是大肆铺排着意撮合，将整个乔迁家宴变成了艺妓献艺男女唱和，便觉得吕不韦有些过分，更兼对赵姬的几分妒忌，心下大是愤懑。嬴异人冷言贬低赵姬秦筝，卓昭竟对这个郁郁寡欢的秦国公子骤然生出了几分喜欢。待到嬴异人怅然若失地感叹：“邯郸秦筝，只在梦中矣！”卓昭骤然生出好胜之心——偏教你见识一番真正名门女子的才艺！于是，有了这番奋然请筝之举。

嬴异人细心敏感，已经从在座宾主四人的情绪变化中觉察到了其中微妙，虽然还是不清楚卓昭身份，然虑及自己毕竟是困顿公子，不当伤及大恩公吕不韦与两位后来之师，起身一个长躬：“吕公明鉴：异人原是无心之语，不敢劳动公之未婚夫人，尚请收回成命可也。”吕不韦看看满脸通红的嬴异人，一阵哈哈大笑：“公子差矣！卓昭我小妹也，谈何未婚夫人？公子但坐。”谁知这一说，卓昭眉头大皱，气冲冲笑道：“未婚夫人也罢，义妹也罢，只我做得主，与他人却不相干也！”毛公觉得不妙，径自打断道：“嘿嘿，只无论哪个身份，都是女主无差。我等理当消受待客之礼。”薛公拍案接道：“此言极是！邯郸有秦筝，老夫也是闻所未闻，不想今日如愿以偿！”

说话间侍女已经将一具秦筝抬来，安放在吕不韦案前三尺处。卓昭仪态从容，走到筝前凝重一躬入座，深深一个吐纳，屏息心神片刻，两手一抬，大秦筝悠然轰鸣起来，低沉宏阔如万马席卷草原，隐隐呼啸如长风掠过林海，陡的一个高拔，俨然一声长长的吟哦，筝声铿锵飞溅，恰似夕阳之下壮士放歌，苍凉旷远，悲怆激越，直使人心弦震颤。

“十弦筝！我的秦筝！”嬴异人骤然大叫一声，簌簌颤抖着站了起来。筝声戛然而止，卓昭大是不悦：“足下身为公子，不觉失态么？”

嬴异人浑然不觉，跌出座案大步抢到了筝前，却又突然站定，反复端详压着一双玉臂的秦筝，双眼直勾勾盯住卓昭：“你，你这秦筝，可是十五年前在邯郸官市所买？”

“是与不是，与你何干？”卓昭顽皮地笑了。

嬴异人突然拨开卓昭，双手将筝身立起，右手在筝头一拍一抽，一片筝板握在了手中，浑身颤抖道：“你，你且看也！”卓昭接过筝板端详，只见六寸余宽的红色筝板底面上赫然镶着两行铜字——

筝如我心　一世知音

蒙武制赠异人君

“噫！”卓昭惊叹一声又咯咯一笑，“公子若是物主，可知我几价买得？”

“两金三十钱。”嬴异人不假思索。

“公子既是此道中人，何能将知音信物街市贱卖？”

“其时困赵八年，唯此一物值得几钱。”

“十五年间，公子可曾弹筝？”

“当初立誓：我筝不回，异人此生不复弹筝！”

“此筝若回，公子便当复弹？”

“市易唯信也！此筝理当属于姑娘，异人断无非分之想。”

“不。”卓昭一拱手，“小妹为公子道贺。”

“姑娘已得秦筝神韵，异人听之足矣！”

“筝有灵性，波折得遇旧主，命数也。只是，我有一请。”

“异人甘效驰驱！”

卓昭咯咯一笑：“谁个要你驰驱？你只弹得一曲，入得我耳，我便还筝。”

“但凭姑娘点曲。”

“北阪有桑！”

骤然之间，嬴异人满脸红潮两眼大放光芒，看得卓昭一眼，啪啪两下装好筝板，退后两步对着大筝肃然一躬，入座凝神片刻，颤抖的两手猛然扫过筝面，只听轰然一声，透亮的乐音顿如山泉般洒遍大厅。便在此时，大厅红影闪过，卓昭已经轻盈起舞，舞步飞旋中响起豪放悲凉的秦歌：

北阪有桑　南山稻粱
长谷如函　大河苍苍
君子去也　我多彷徨
关山家园　与子共襄
萧萧雁羽　诉我衷肠
子兮子兮　道阻且长
雨雪霏霏　知音何伤
死生契阔　赤心皇皇……

明亮的歌喉因秦风的高亢悲怆而渗出了几分粗放沙哑，明快刚健的胡风舞姿因歌词的悲凉而渗出了忧伤柔软与飘洒，两相融合，水乳交融，使得卓昭的舞姿与歌喉极为美妙动人，在烛光照耀下仙子起舞般动人心魄！

筝声倏忽止息，嬴异人两眼含泪，起身走到大厅中央，对着卓昭扑地一拜，尚未开口，已软软地瘫倒在了红地毡上。卓昭正在红着脸喘息，突兀惊叫一声，扑到了吕不韦身上。

厅中宾主尽皆愕然，一时神色各异。毛公狡黠地嘿嘿一笑，飞快地瞄了吕不韦一眼，抢步上去揽起嬴异人，粗黑的指甲已经掐上了人中穴。薛公愣怔地看看吕不韦，无可奈何地摇摇头。荆云沉着脸，只盯住嬴异人不放。吕不韦早已经起身离座，淡淡一笑拍拍卓昭肩膀将她推开，转身对两名侍女一招手：“扶公主下去歇息。昭妹，你也去歇息，不会有事。”见卓昭嘟哝着去了，吕不韦又对已经站在身后的西门老总事吩咐道：“收拾客寓，准备公子安歇。”西门老总事低声道：“要否请老医家？”吕不韦摇摇头：“只热水热汤。”

嬴异人已经长长呻吟一声醒了过来，对着吕不韦纳头便拜，却一句话不说。吕不韦叹息一声笑着扶住了嬴异人道：“夜冷风寒，公子先行歇息，有话明日再说不迟。”毛公接道：“嘿嘿，你小子好遇合，公主到手也！放心睡大觉去。”

“不！不是，公主……”嬴异人粗重地喘息着。

“公子先行歇息。”吕不韦挥手打断，“一切事明日再说。”

“嘿嘿，便是如此，老夫陪这小子。”

荆云目光一闪道：“此事何劳先生，我来侍奉公子。”说罢蹲身两手一伸，将软绵绵的嬴异人平托了起来，跟着一个领道仆人大步出了

正厅。

“吕公呵，”薛公大是摇头，“此时收手，尚来得及，三思了。”

“鬼话！”毛公嘿嘿一笑，“半坡碌碡能收手？只说如何决断，吕公舍得否？”

“难矣哉！”默然良久，吕不韦喟然一叹，“此事牵涉尚多，非我一人一心能断，尚须两位助力才是。”

薛公慷慨道：“事无难处，老夫何用？吕公只说！”

“嘿嘿，老哥哥还算出彩。”毛公摇头晃脑地笑了。

“少不得借重两公。走！随我到书房计议。”

三人来到山腰书房，吕不韦心事重重地一一说明了此中关节。薛公毛公各出谋划，三人直议到满山霜雾雄鸡长鸣，方才散了。

七　欲将子还兮　子不我思

霜雾尚未散尽，一辆辎车辚辚驶出仓谷溪，过了邯郸直向北去。

三日之后的夕阳时分，辎车又回到了仓谷溪。风尘仆仆的薛公对迎在谷口的吕不韦低声道：“卓公只有一句话：但凭昭儿之心。”吕不韦长嘘一声，吩咐西门老总事置酒为薛公洗尘，自己匆匆来到跨院客寓。

三日之间，毛公始终盯在客寓，与嬴异人形影不离。依着薛公主张，嬴异人情痴意乱，当让他“醉卧”几日，待诸事妥当再教他醒来最好。吕不韦却是另一番主张，以为嬴异人此次异常与胡杨林初闻秦筝时大不相同，情痴而心未乱，重施“醉卧”之法，其心必生疑窦，于后便是隐患；加之卓昭与赵姬均在当场，嬴异人“醉卧”不起，对如此两

个女子也不好圆说，尤其卓昭至情至性，若有口无心地嚷嚷起来反倒生乱。毛公听罢连连点头："嘿嘿，吕公思谋深远，我等老兄弟只就事论事而已！吕公之心，理会得，这小子只交给老夫。"也是毛公奇思妙想，一场儿女斡旋竟做得有声有色不着痕迹——清晨在林间活动筋骨，不意"撞见"踽踽独行的异人，主动谈及昨日酒宴秦歌，嬴异人精神陡长。毛公嚷嚷拜师，要嬴异人教他秦歌。秦歌唱得三五支，山顶便有了遥遥秦筝随和。嬴异人心神悸动，一时突然噤声。毛公哈哈大笑，颠颠儿爬上山顶，邀来了兀自操筝的卓昭，要请卓昭弹筝，他与嬴异人轮流和歌。卓昭大是欣然，只毛公一开口便笑得打跌岔气，要嬴异人来操筝。如此两人轮流操筝，时而相互校音，加上毛公的滑稽唱法搅和，竟是其乐融融。次日清晨霜雾尚在弥漫，嬴异人便来敦请毛公林间学歌，乐得毛公手舞足蹈，直将秦歌唱得怪腔怪调，一曲未了，山头又传来了清亮曼妙的长笑。

如此三日，毛公将这一对痴情歌手周旋得胡天胡地忘乎所以，卓昭竟一次也没有来找吕不韦黏缠。然则，吕不韦忧心忡忡，眼看这长图远谋要卡在如此一个关节上，实在有些难以决断。论得雄杰谋划，一个女子之事委实不当乱心乱志。若是寻常一个女子，吕不韦肯定会毫不犹豫地赠给嬴异人。但是，卓昭偏偏不是如此可以毫不犹豫送人的女子。且不说自己确实钟爱卓昭，仅是当着大义高风名动天下的卓原公当面允诺亲事这一节，也不当擅自决断。更兼卓昭任性娇憨，吕不韦还当真拿不准，这个小妹对这个漂泊公子能否看得入眼？毕竟，卓昭不是平民女子，而是那种对等闲王孙公子根本不屑一顾的女子。唯其虑及这一难处，吕不韦在第一次听了嬴异人倾诉之后便有了盘算：重金秘密买得一个才貌俱佳的名门女子，隆重为嬴异人举办婚事，以安这颗骤然唤醒情欲的骚动之心。谁知买得了赵姬，备得了缜密的宴席，却不曾料到陡然横生的波澜。宴席之上，吕不韦虽然勉力保持着主人应有的雍容微笑，内心已经是一声悲凉的叹息——人算何如天算也，命当如斯，徒叹奈何！及至薛公劝说"此时收手尚来得及"，他才悚然警悟，决意妥善处置这件难堪棘手的儿女之事，决意不

教它毁了半道大谋。虑及自己面对卓原老人难以启齿，才请薛公担当了这个微妙的说客。薛公往返天卓庄的三日，吕不韦如坐针毡。他已经做好了最坏的准备：若是卓原坚执不赞同此事，只有与嬴异人摊开了说，一力劝他接受赵姬；若嬴异人坚执不接受赵姬，甚或痴情发疯，他就此出世隐居，绝不重回商旅。如今，卓原老人如此的旷达，剩下的唯一难关，则是自己直接面对卓昭了。

一想到那双荡漾着浓浓情意的眼睛，吕不韦心中一阵莫名酸楚。

“嘿嘿，来得正好也！”毛公站在客寓门外的山道上，竹杖向山坡一指，拉着吕不韦进了茂密的胡杨林。不待吕不韦开口，毛公一阵低声咕哝，说罢哈哈大笑。

“老哥哥把得准？”

“嘿嘿，十拿九稳也！”

“直说？”

“直说！”吕不韦长嘘一声，良久默然，对着毛公深深一躬，转身去了。

掌灯时分，神采飞扬的卓昭一团火焰般飘进了书房：“不韦大哥，我来也！”

明亮的铜人灯下，吕不韦正在缓慢地往一支竹简上写着字，低头答应了一声，抬手将竹简摆好，这才回身笑道：“昭妹来了，入座说话。”“偏不坐！”卓昭粲然一笑，过来从案间拿起了几支摆放整齐的竹简，“又不是书吏，整日刻写个甚？我看看。”转悠着念了起来，“天生人而使有贪，贪有欲，欲有情，情有节。圣人修节，以止欲，故不过行其情也……哟！老夫子一般，还论说情欲耶！”

“情欲不当论么？”吕不韦淡淡一笑。“只是拘泥过分，似孔似孟，没个挥洒！”

“人皆有根，既不能斩断，亦无法逾越，只能听之任之了。”

“不韦大哥，”卓昭微微皱起了眉头一声叹息，“我不明白，为何越是走近你就越是生疏？我所歆慕的你，原本不是这般样子。”

“你所歆慕者，只是你心中的幻象而已。”

“不韦大哥！”卓昭一声娇嗔，猛然扑到了吕不韦怀中，赤裸的双臂紧紧缠住了他的脖颈热切地拥吻着。吕不韦仿佛一尊石雕，既不躲避也无回应，一任卓昭热切地搂抱拥吻。渐渐地，卓昭松开双手，看看淡漠的吕不韦，猛然站起来捂住脸庞哭了。

“昭妹，你我都不要骗自己了。”吕不韦一声叹息又淡淡一笑，

“最初的朦胧已经过去，一道虚幻的彩虹而已。相处有期，你觉我迂阔执一，用情淡泊。我觉你任情任性，不堪其累，使我分心过甚。平心而论，你我都觉对方美中不足，偏偏彼此又都无法改变。我之用情淡漠，不足以使你快慰心怀。你之任性炽热，使我不能专心谋事。诚然，若是没有意外，此等缺憾也许不难弥补。然则，今日却实实在在地出现了如此一个痴情者。他将爱看做第一生命，不惜舍弃未来的君王大位，而只以与所爱之人相知终生为人生志趣。胡杨林一曲秦筝，拨动了他的心弦，旬日间夜夜和歌，在他心中扎下了情爱根基。人之为情欲生欲死，不韦纵然难为，孰能无动于衷？”见卓昭只静静地看着他不做声，吕不韦也从案前站了起来，声音有些沙哑颤抖，“昭妹灵慧，既有了一个与你相类之人，情愫一般地热烈，志趣一般地相投，知音知心，莫之为甚！你我又何必要再拘泥一句承诺之言，来维持这种无望改变的缺憾？而他之于你，且不说高贵血统远大前程，更为紧要者，他以爱你为生命之根本，没有你，他的生命就会萎缩，就

会死亡！坦诚地说，此等爱心，吕不韦永远也难以做到。我可以做你的朋友，做你的兄长，然不敢做，也不能做为你献出全部生命的情人与夫君！”长长地喘息一声，吕不韦如释重负。

“那个人是谁？”卓昭的目光如五彩流云般不断变幻着。

“秦国公子，嬴异人。”

“明白也！”卓昭脸庞溢满了罕见的揶揄笑容，“我是你送给他的礼物。他活得有激情，你的权力之路便更为通达。是么？”

“礼物？”吕不韦冷冷一笑，“将天下豪侠巨商卓原公的孙女儿做礼物送人，吕不韦有此资格么？恕我直言，假如嬴异人不是如此炽烈，昭妹也不为嬴异人之炽烈而动心，不韦岂敢有负天地良心也！”

“我？为之动心？”卓昭咯咯笑了。

“昭妹忘了，不韦是商人，心中有衡器。”吕不韦不无诙谐。

“也是。他有劲道！”卓昭又是咯咯一笑，“可你，不以为自己懦弱么？”

“时也命也！”吕不韦喟然一叹，“不韦无事不成，唯败于一个情字。至少，情字当前，吕不韦从来不是英雄。”

“这便是‘圣人修节以止欲，故不过行其情也’？”

“……”

“你，不觉心中很冷么？”

“冷与不冷，因人而异也。”吕不韦摇头笑了，“人生一世，几无失败之婚配，多有失败之功业。”

“说得好！”卓昭冷冷一瞥，“我回过爷爷再答复大人。”

“薛公专程回了天卓庄。大父有言：但凭昭儿之心。”

“……”卓昭背着身一声哽咽，风也似的去了。

吕不韦面色苍白，几乎便要跌倒，勉力扶住身边的剑架闭目凝神，总算没有晕过去，良久睁开眼睛，毛公正摇晃着雪白的头颅打量着他嘿嘿笑个不停。吕不韦粗重地喘息一声道：“老哥哥，你笑得出来？”毛公扶着吕不韦进入座案，又斟了一盏凉茶放在案头，这才大盘腿坐在对面笑道：“兄弟正心拨乱，老哥哥高兴也！”吕不韦木然摇头叹息：“拨乱正心？难矣哉！”毛公陡地拍案厉声一喝：“吕不韦！你要翻悔！”吕不韦突然吃惊，使劲摇摇头方觉清醒：“老哥哥，我要翻悔么？”毛公目光炯炯地盯住了吕不韦：“嘿嘿，老夫只一句话：下笔勿改，愈描愈黑。你自斟酌，老夫去也！”起身竹杖一点便走。

“老哥哥留步！”吕不韦扯住毛公，“你看，我好了。”

“嘿嘿，好了？你只说，目下要紧处何在？”

“异人卓昭成婚。”

“然也！夜长梦多，愈快愈好。”

吕不韦思忖道：“老哥哥言之在理，只是此间关涉甚多，尚须周详谋划。”

“嘿嘿，老夫晓得。”毛公一顿竹杖，“你之所谓关涉，首在卓昭与赵姬之间如何衡平？其次在如何向老卓原交代此事？也就是说，如何顾全卓氏体面？对也不对？”

“不是体面，是举族安危也！”吕不韦压低了声音，“老哥哥只想，秦赵血海深仇，赵国若知卓氏有女嫁于秦国公子王孙，岂能善罢甘休？”

“嘿嘿，老夫早有妙策，保你各方安稳。”

“来！入座细说。”

“嘿嘿，书房漏风处多，还是到山头上去。”毛公笃的一顿竹杖，拉着吕不韦出了书房上了后山。风清月冷，山林寂然，两人喁喁细语直说到四更起雾方散。

次日清晨，一骑快马飞出仓谷溪直奔邯郸。当晚，信陵君总管带门客名士三十，平原君总管毛遂带门客名士三十，两路车马到仓谷溪祝贺乔迁。是夜仓谷溪长夜大宴，席间吕不韦请出义妹才女赵姬献歌舞乐以助兴，一时惊动四座名士，盛赞赵姬为“歌舞乐三绝，才情天下无双”。秦国公子嬴异人当场虔诚求婚，当众慷慨立誓：“但妻赵女，世做赵人！若得负约，短寿夭亡！”感奋之下，吕不韦慨然应允，许诺一月之内当即为两人成婚。举座名士门客交口赞叹，众口一词地恭贺嬴异人与赵姬白头偕老。三日之后，嬴异人在薛公陪同下与两路名士门客高车骏马浩浩荡荡地回了邯郸。吕不韦一直送出谷口十里，方才还庄。

旬日之间，秦国质公子立志娶赵女的消息传扬开来，才女赵姬的名声大作，一时成为邯郸佳话。客居赵国的名士也都纷纷到嬴异人府拜访祝贺。信陵君与平原君也送来了丰厚的贺礼。嬴异人神采焕发日日迎送不迭，忙得不亦乐乎。诸般消息传到仓谷溪，毛公乐得手舞足蹈连呼天意，直催吕不韦早日了事。吕不韦原想立春时节再办理此事，毛公连连摇头：“立春开新篇。此事是个结笔，不能过冬也！”

终于，吕不韦将送亲之日定在了大寒。

清晨起来，明亮冰冷的阳光洒满了山谷，胡杨林漫山遍野的金红，重重庭院一片苍凉。吕不韦从山腰书房出来，站在高高的石阶上向跨院注目凝望，数十年一团春风的脸庞骤然苍老了，深深的皱纹粗重地刻在两鬓与腮边，平添了几分沧桑冷峻。

西门老总事匆匆来了：“先生，迎亲车马已经到了谷口。”

“知会毛公，请车马稍待，我去请赵姬姑娘。”吕不韦低声吩咐一句，下山向卓昭的跨院客寓走来。

客寓坐落在书房西南一个极为避风的小山坳里，面对山泉溪流，四面胡杨环绕，空谷幽幽，温暖如春，原是极好的待客之所。自那日书房一谈，卓昭径自住进了客寓，一次也没有出来，更没有见过吕不韦。所有需要卓昭知道的事情，都是毛公进客寓去说。而毛公每次回报，都说卓昭姑娘深明大义通达晓事，尽可放心。吕不韦心下忐忑，几次想与卓昭再叙一次，都被毛公劝了回去。依着毛公主张，吕不韦今日也无须出面，只听他安排便是。然则，西门老总事一声禀报，吕不韦却再也忍不住了——无论如何，他都要亲自送走卓昭。

“啪，啪，啪。”轻轻的叩门声在清幽的山谷分外清晰。

庭院寂寂，厚重的铁钉木门轻轻滑开，两名侍女抬着一张香案出来，又两名侍女抬着那具秦筝出来，在门厅摆置停当，肃然无声地钉在门廊不动了。一阵轻微的脚步声，吕不韦心头不禁猛地一颤——卓昭走来了，一身白色长裙，一件大红斗篷，秀发高挽，缓步悠悠，仙子般美丽，雪山般冰冷。她走到已经摆好的香案前，从侍女手中接过已经点燃的两支大香，向北方深深一躬扑地跪倒：“爷爷，父亲，孩儿今日告别了。”吕不韦一阵心悸腿软，几乎便要随之拜倒，紧紧咬住牙关，终于挺住了身子。

“心别之日，为君一歌。”卓昭起身，对着吕不韦深深一躬，返身走到秦筝案前，神色平淡端庄地入座。倏忽之间，秦筝叮咚而起，山塬共鸣，空旷悠远：

野有蔓草　清扬婉兮

邂逅相遇　与子偕乐

子惠思我　褰裳涉水

子不思我　岂无他君

唯子之故　使我不能息兮

唯子之故　使我不能餐兮

欲将子还兮　子不我思

子不我思兮　生而不能知……

随着冰冷的歌声，吕不韦心底翻江倒海一般，眼前飞掠着卓昭与他相识之后的种种景象，终是一声闷哼，沉重地倒在了门厅冰冷的青石条上。卓昭没有丝毫的惊讶，缓缓起身径自摇摇去了。待毛公闻讯赶来，吕不韦正被一个红裙女子搂在怀中喂热汤，不禁大是惊讶：“赵姬，你如何能出来？回去！”

“我是卓昭，与赵姬何干？”红裙女子揶揄地笑了。

“嘿嘿，倒是奇也！你不恨他？”

“我爱他！甘愿做牛做马。”红裙女子抱起吕不韦大步走了。

“天意也！”毛公一顿竹杖，不禁一阵哈哈大笑。

1. 营国，先秦筑城学派，规划兼施工，时称营国术。
2. 文明，源出《易·乾·文言》：“见龙在田，天下文明。”意为光明文采。孔颖达疏：“天下文明者，阳气在田，始生万物，故天下有文章而光明也。”
3. 语出先秦。《尚书·康诰》：“若保赤子，唯民其康。”孔颖达疏：“子生赤色，故言赤子。”《孟子·离娄下》：“大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者也。”
4. 祭酒，在东汉时成为正式学官，西晋改称国子祭酒，隋改为国子监祭酒，沿袭至清代。
5. 同人，语出《易·同人》：“象曰：天与火，同人。”后亦称共事或志趣相同者。
6. 春秋弭兵之会两次，第一次公元前579 年（宋共公十年），第二次公元前546 年（宋平公三十年）。
7. 具区，今太湖一带，可见蔓菁乃中国古代遍及大江南北的蔬菜。
8. 胡荽，战国称谓，后世学名为芫荽。香菜，当时与后世之俗称。
9. 牛首水，战国时赵国河流，流经邯郸西北入彰水。《水经注》：“又有牛首水入（彰水）焉，水出邯郸县西堵山，东流分为二水，洪湍双逝，澄映两川。”
10. 逊，谦恭顺从。《书·舜典》：“百姓不亲，五品不逊。”《后汉书·胡广传》有“常逊言恭色”之说。
11. 无盐，本名钟离春，齐国丑女，因居齐国无盐邑而被呼为无盐女，后嫁齐宣王。
12. 幽王，西周最后一王，因宠爱褒姒而致诸侯生乱戎狄入侵，西周灭亡。夫差，春秋吴王，因宠爱越女西施而对越国疏于防范，终被越国灭亡。

第六章　子楚还国

一　乾纲独断　策不乱法

春三月，蔡泽从蜀中回到咸阳，原本昂奋的心绪倏忽沉了下去。

还都当晚，蔡泽下车伊始便将路途中赶出来的秘密简札派主书连夜送往王宫。在这札用了二百多支竹简的奏疏中，蔡泽据实禀报了巴蜀两郡在李冰治理下的长足变化，振奋人心者只在二十四字“水患平息，水利大兴，蜀中富庶，几为天府，百姓殷实，堪为根基”。仅仅如此一个喜讯，蔡泽也不会急于上书。要害处在于这札奏疏禀报了一个急待定夺的大事——楚国正在密谋夺取夷陵，进而溯江西上夺取巴蜀；李冰坚请以留驻蜀中的一万秦军为根基，扩充郡兵五万，独当一面抵抗楚国，以免秦军主力鞭长莫及而使富庶粮仓落入敌手。秦国法度：大军直属国府，郡县不成军。李冰要建立郡兵，且是只能驻扎巴郡江防要塞而对中原大局无甚助力的水军，蔡泽如何做得主张？然则为秦国大局计，李冰的主张确实是确保巴蜀的良谋远图，作为封君丞相，蔡泽实在没有不予支持的理由。思忖再三，蔡泽终于在临行宴席上慨然拍案：“郡守不避忌讳，蔡泽焉能知难而退乎！老夫附议你谋，并上书秦王定夺。”李冰不禁悚然动容，对着蔡泽长长一躬：“纲成君敢当越法之议，巴蜀之福也，大秦之福也！”若非如此，自来酷爱游历的蔡泽也不会挤着沿途造饭与扎营夜宿的零碎时光挤出这札奏疏。毕竟，这一谋划的干系太重大了，若得实施，对秦国法度的影响也是极为深远的。依着秦国处置政务的快捷传统，以及老秦王对巴蜀两郡的殷殷关切，蔡泽以为必得夤夜宣他入宫，禀报详情商讨对策。想不到的是，蔡泽沐浴更衣用餐完毕没有回音，冠带在书房守到五更，还是

没有回音。直到次日清晨，依蔡泽吩咐守在长史房等待王命的主书方才披着一身霜花匆匆回府。

“王命如何？”蔡泽霍然起身。“长史昨夜进王书房，没有出来。直到清晨内侍方才传话，叫不要等了。”

“没有别话？”

“没有。”

月余鞍马劳顿，蔡泽原已累得腰膝酸软头晕目眩，闻得此言，一个哈欠还没打完，倒撞卧在了长大的书案上，满案堆成小山一般的竹简哗啦啦压在了身上。赶主书抢步过来，蔡泽已经呼呼扯起了粗重的鼾声。

红日临窗，蔡泽终于醒了过来，睁开惺忪老眼的第一句话便是：

“几多时光了？”榻边侍女答道：“两日两夜，天方早晨。”话未落点，蔡泽光脚赤身冲出榻帐大嚷：“一群废物！王命宣召也不叫醒老夫！”侍女忙不迭用一件丝绵大袍裹住他道：“大人莫急，王命宣召，我等岂敢隐瞒？”蔡泽猛然双眼圆睁：“你说，没有王命？”“没有。”侍女认真地摇摇头。“岂有此理！老夫不信！”蔡泽一把甩开侍女，“叫主书！叫家老！谁个糊弄老夫，剥了他皮！”

片刻之间，主书与家老风一般赶到。一番对答，蔡泽眼前顿时一团模糊，分不清是眼屎糊还是云雾遮，“噫！”的一声手舞足蹈：“天黑了！快！天狗食日！击鼓鸣钟，驱赶天狗……你等，为何不动？”大厅骤然屏息，仆从书吏们目瞪口呆。

“主东！”从燕国跟随蔡泽入秦的家老惊叫一声扑上来抱起了蔡泽放进榻帐，转身哭声大喝，“快！请太医！”大约顿饭辰光，太医令亲自带着一名长于眼疾的老太医赶到了。一番望闻问切，老太医道：“急

火攻心，云翳障目，而致短时失明，服药后静心歇息几日自会好转。只是日后目力有损，纲成君须得着意调养才是。”蔡泽长嘘一声老泪纵横，一句话也说不出来。

暮色时分，家老小心翼翼来报：“老太子嬴柱前来探视，主东眼药未除，老朽想回了他，不知可否？”蔡泽嘟哝一句糊涂，掀掉蒙在眼睛上的药布翻身下榻摇到了前厅。

“纲成君！”嬴柱正在厅中转悠，一见蔡泽须发散乱衣裤单薄两手兀自摸索着走来，不禁惊叫一声大步过来扶住蔡泽，正要将自己的狐皮长袍裹住蔡泽，却见一个侍女抱着皮裘竹杖匆匆跑来，连忙扶着蔡泽在便榻上坐好。待侍女侍奉蔡泽穿好衣裳，另一名侍女也将燎炉烧旺茶水煮好，嬴柱这才在蔡泽身边落座，未曾开言一声长叹。

“安国君叹息何来？”蔡泽冷冰冰一问。

“开目不能见日，不亦悲乎！”

“安国君说的是老夫？”

“纲成君目盲犹可，嬴柱心盲，何医也！”

“太子兼领丞相府，身居中枢，何来心盲？”

“陀螺受鞭，茫然飞旋，身不由己，心岂有明？”

蔡泽竹杖啪地一顿，突然压低了声音：“安国君也见不到老王？”

“一言难尽也！”嬴柱紧紧拧着眉头，肥白的脸膛被燎炉炭火映得通红，“纲成君上书之夜，我即被急召进宫。父王半卧在榻，教长史交给我一卷书简。我方读罢，深感事态紧急，当即建言：事关大秦法度，当先与纲成君等一班大臣商议，再交开春大典朝会决之。谁知父

王一句话也不说，挥挥手教我去了。去便去，谁料我尚未出得宫门，老内侍又追来请我回宫，在王书房外等候。一直等到次日天光大亮，老内侍又出来说要我回去候召。回府三日，刻刻在心不敢安枕，却甚个音信也没等来。纲成君但说，如此大事，我这个封君太子兼领丞相府却是如在五里雾中，连来看望纲成君也担着个心事，只怕突兀有召。领政若此，岂非是个木陀螺也！”

听得仔细，蔡泽心中一块石头顿时落地。他原本所虑者，只恐老秦王绕过自己，与太子及秦国元老断决了此事。果真如此，那便是末日到了。自己孤身入秦，以经济之才出掌丞相，偏逢老秦王暮政之期，国事多扑朔迷离。秦中腹地的水利富民工程屡屡因政事干扰而不能破土上马，自己的经济才干非但无以酣畅淋漓地挥洒，还要在自己的短场——权力斡旋中奋力周旋。多年无功，落得个庸常丞相之名，竟被嬴柱这个老太子给“兼领”了去。虚封君爵高位而脱丞相府实权，在当国大臣是实实在在的危机。当此之时，蔡泽为了挽回颓势，才有了出使巴蜀附议李冰的慨然之举。蔡泽的谋划是：老秦王若与自己商议采纳此策，自己便有了固土安邦之功，能在老新交替之际站稳脚跟；若老秦王不纳此策，则是自己退隐之时；若老秦王绕过自己与嬴秦元老决断，则无论纳与不纳，都是自己的仕途末日。唯其如此，三日未闻秦王宣召，蔡泽才急得一时失明。如今听嬴柱一说，蔡泽如何能不如释重负？

“陀螺之身，终归有期，何忧之有也？”心下一松，蔡泽顿时活泛过来。

“我纵无忧，李冰何待？莫非要等到巴蜀丢失之日，我等才说话！”

“太子之意，促成秦王决断？”

“正是！”嬴柱拍案而起，“君若畏难，我自担承！”

蔡泽呵呵一笑："你先说个请见由头。否则，不能入宫也是枉然。"

"楚国谋蜀！莫非还有比此事更大的由头？"嬴柱满面涨红。

"安国君少安毋躁。"蔡泽一点竹杖站了起来，"老王暮政，今非昔比也。一则，老王已知此事，无断未必无思，思虑未定，我等以此事求见，自讨无趣。二则，老王之心，不在此处，只怕见了也是心不在焉。"

"奇也！"嬴柱揶揄地笑了，"王心不在邦国安危，却在何处？"

"暮政之君，大非常人也。安国君当真不知么？"

"依你之见，还是立嫡？"

"悠悠万事，唯此为大。"蔡泽悠然一笑。

"如此说来，巴蜀之事搁着了？"

"非也。"蔡泽诡秘地一笑，压低声音咕哝了一阵。

"也好。"嬴柱苦涩地笑笑，"成与不成，听天由命也。"

蔡泽见嬴柱赞同，大是快慰，立即召来主书一阵叮嘱，主书欣然去了。嬴柱半信半疑，怏怏然便要告辞回府。蔡泽来神，坚执要与嬴柱对弈一局立等消息。嬴柱笑道："等便等，纲成君眼疾未愈，对弈免了也罢。"蔡泽顿着竹杖连声吩咐摆棋。片刻间棋具摆好，蔡泽指点使女道："老夫出令，你只摆子。"嬴柱惊讶笑道："纲成君能下蒙目棋？"蔡泽呵呵一笑："你只赢得一半子，便算高手。"嬴柱大感新奇，当即落座投子："左四四！"蔡泽悠然一点竹杖："右三三。"两人兴致勃勃地厮杀了起来。

落子方逾百手，主书匆匆入厅：“禀报纲成君：密件呈进片刻，长史出来宣诏，‘着纲成君蔡泽并太子嬴柱，当即入宫。’”嬴柱又惊又喜，一推棋匣霍然起身拱手：“纲成君料事如神，嬴柱佩服！”蔡泽摇摇手诡秘一笑：“应对之事，却在安国君也。”嬴柱慨然道：“在其位，言其事，何消说得！”说话间使女已经将蔡泽冠带整齐，两人出厅登车向王城而来。

自从秦昭王风瘫，去岁秋日又移驾回了咸阳王城。自此，咸阳宫戒备森严。辎车一进北向的正阳大道便得缓辔走马，短短两里有三处查验照身令箭的“街关”。嬴柱不胜其烦，几次想发作都被蔡泽连扯衣襟制止了。到得王宫正门百步，辎车被卫士拦住，说只能在宫门停车步行入宫。嬴柱终于按捺不住，一步跨出车门厉声呵斥：“岂有此理！大秦王宫几曾有过宫门外停车？本太子紧急国务，偏要驱车入宫，谁敢阻拦！”一名带剑将军大步赶过来一拱手：“我等方奉将令：三更后禁止车马入宫。敢请太子无得越法。”嬴柱又要发作，蔡泽摇着鸭步过来一扯嬴柱笑道：“春夜和风，漫步正好也，走！”不由分说拉着嬴柱便走。进得宫门，只见偌大车马场空空荡荡风扫落叶如幽幽空谷一般，嬴柱不禁感慨：“自先祖孝公迁都咸阳，这宫城从来都是车马昼夜不断。曾几何时，这般凄凉矣！”蔡泽低声道：“太子若想成得正事，便请噤声！”嬴柱长长一叹，再不说话，只默默跟着蔡泽摇上了高高的白玉阶。

大殿廊下正有一名老内侍等候，领着两人一阵曲曲折折穿廊过厅到了王书房门外。老内侍一声轻轻咳嗽，书房大门无声滑开，老长史桓砾轻步出来一招手，便领着两人进了长长的甬道。蔡泽清楚地记得，这甬道原本是两端通风中间没有任何遮拦的，如今非但两端封死，连甬道中间大墙也嵌入了三道暗厅，每厅都站着四名便装剑士。甬道尽头的门外，也站着四个年轻力壮目光炯炯的内侍。

“我王精神如何？”蔡泽在长史桓砾的耳边低声问了一句。

老桓砾仿佛没听见一般，推开书房大门走了进去。又过了两道木屏隔门，来到宽敞温暖的大厅，老桓砾一躬身高声道：“启禀我王：纲成君、安国君奉书觐见！”正面帷帐后一声苍老的咳嗽，桓砾回过身来道：“纲成君、安国君，这厢入座。”

两张座案摆在白色大帐前三步处。待两人落座，一名老内侍上前轻轻拉开了落地大帐，只剩一道薄如蝉翼的纱帐垂在三步之外。纱帐内长大的卧榻隐隐可见，一颗硕大的白头靠在大枕上没有任何声息；卧榻前紧靠着一张与榻等高的大书案，书案两头整齐地码着两摞简册，中间一口破旧的藤箱与几卷同样破旧的竹简。

蓦然之间，纱帐内有了苍老断续的话音，实在模糊得难以听清。两人困惑之际，跪在榻前的一个中年内侍突然高声道：“王曰：蔡泽答话，《质赵大事录》从何路径入秦？”

“臣启我王，”蔡泽眼角一瞄，见老长史桓砾已经在案前开始录写，知秦昭王虽是语艰耳背，心下却明白不乱，仅是这头一问便直指要害，当下提着心神拱手高声道，“此简札乃吕不韦密使送来，老臣唯遵王命，居间通连而已。”

“王曰：纲成君之见，此件真也伪也？”

“臣启我王：此大事录很难作伪。根据有三：其一，行人署[注]探事司已经秘密与公子异人之随行老内侍、老侍女连通，查明公子异人质赵数年，每晚必记事而后就寝；其二，吕不韦乃山东商旅极有口碑的义商，扶助公子，代为传递，沿途没有差错；其三，近年来公子交游邯郸士林，才名鹊起，臣亦时有所闻。以常理推测，其才力当能胜任。”

帐中默然片刻，又是一阵沙哑模糊的声音，跪伏榻边的内侍回身高声道：“王曰：嬴柱说话，此子才具如何？”

“启禀父王，”嬴柱憋着气咳嗽了一声，小心翼翼道，“异人赴赵之时尚未加冠，而今已过而立之年，其间变化，儿臣难料。若说少时才情，蒙武将军与异人同窗数年，或可有说。儿臣实不敢妄断定评。”

又是一阵默然，帐中内侍突然回身：“王曰：异人籀文，师从何人？”

“籀文？”嬴柱蓦然一惊，“王孙之师，皆出太子傅属员，无人教得上古籀文。”

“臣启我王，”蔡泽突兀插话，“吕不韦少学博杂，识得籀文，或可为师。”

帐中一声苍老的喟叹，接着一阵沙哑模糊的咕哝，内侍高声道：“王曰：纲成君蔡泽，立即着行人署使赵，试探异人回秦是否可行？安国君嬴柱，太子府立嫡事缓行，待王命定夺。可也。”

一闻“可也”二字，蔡泽起身一躬，臣告辞三字尚未出口，嬴柱高叫一声：“父王且慢，儿臣有言。”帐中一阵沉寂，苍老的声音突然迸出一个清晰的字音：“说。”嬴柱霍然离案凑到榻前一躬：“父王明察：楚国图谋巴蜀，李冰急请成军。事关邦国安危，大秦法度，尚请父王立断！”

又是一阵默然一阵咕哝，帐中内侍高声道：“尔等既知法度，便知当去何处。可也。”

嬴柱肥白的大脸骤然通红，正要据理力陈，老桓砾过来一拱手低声道：“安国君少安毋躁，君上一夜只歇息得一个多时辰，已经四更天了。”蔡泽过来一扯嬴柱衣襟，躬身一声臣等告退，出了书房。走到门厅外，嬴柱终是按捺不住：“纲成君何其无胆，忘记你我进宫初衷

么？”蔡泽也不说话，只拉着嬴柱出了宫门登车，方才低声道：“上将军府，此时去得么？”

“对呀！我如何忘了老蒙骜！”嬴柱恍然一拍车帮。

“笑？那张老黑脸可不好看。”

“不打紧！我与老将军通家之交。走！”嬴柱一跺车底厢板，辎车辚辚上了正阳大道向南而去。

更深人静，沿途官邸都是灯熄门闭，唯独大道尽头的上将军府风灯明亮中门洞开车马络绎不绝。嬴柱略一思忖，吩咐驭手将车驶到偏门报号。偏门是仆役运物的进出之道，属府中家老节制，不是军士护卫。廊下守门老仆一听驭手报号，立即打开了车道大门，辎车从偏院长驱直入。到得第三进停车，嬴柱领着蔡泽穿过内门来到正院。这正院第三进是蒙骜的书房与客厅，依嬴柱思谋，夜深人静之时纵然有事，蒙骜也必然会在书房处置。不料第三进庭院却是冷冷清清，书房虽然亮着灯光，却只有一个文吏在静悄悄埋头书案，与府门情形截然两样。

“走，去前院。”嬴柱拉着蔡泽便走。

到得前院，嬴柱大是惊讶，第二进满院灯火，环列东南西三面的十六个属署门门大开，各色军吏匆匆进出，纵是毫无喧哗，也分明弥漫出一种紧张气息。北面的兵符堂大门虚掩，廊下四名甲士肃然伫立，激昂话音隐隐传出，分明是在举行将军会议。嬴柱低声道：“走，去兵符堂。”蔡泽摇摇头：“将军会议必是重大军务，且勿唐突，还是到书房等候最好。”嬴柱思忖点头，说声也好，对中军署文吏叮嘱两句，与蔡泽回到了第三进。

“多劳久候，老夫失礼也。”大约半个时辰，蒙骜终于进了书房。

“老将军为国操劳，不胜钦佩！”蔡泽连忙起身肃然一礼。

蒙骜疲惫地笑笑，一摆手坐进了两人对面的大案，啜了一口滚烫的茶汁笑道：“两君夤夜前来，必有要务，但说便是。”

“巴蜀成军事，可是老将军处置？”嬴柱突兀一问。

“两君可是奉王命前来？”白须白发衬着沟壑纵横的黑脸，蒙骜没有一丝笑意。

“老将军，原是这般事体。”蔡泽笑着一拱手，“巴蜀成军，原是老夫与李冰联袂上书所请。多日不见君上会议，我等心下不安。今日老夫与安国君同时奉命入宫，末了言及此事，王曰：尔等既知法度，便知当去何处。是以前来相询。老将军若以为王命未曾明告知会他人，我等自当告退也。”

嬴柱拍案笑道：“如何不明？分明是要我等讨教老将军。”

“既是此事，两君坐了说话。”老蒙骜粗重地喘息一声，接过书吏递过来的滚烫面巾在脸上大搓片刻，红脸膛冒着热气道，“楚军异动，汉水我军斥候早已报来。老夫当即请命，亲率五万大军南下夷陵布防。上书旬日，君上却无消息。三日之前，老夫奉命入宫，方知纲成君与李冰上书。君上征询老夫，老夫以为：此谋不失救急良策，然却牵涉秦军统属法度，不敢轻言可否。君上思虑良久，只说了一句‘策不乱法，军不二属！’便要老夫回府谋划，既要不乱国法，又要化解巴蜀之危。老夫思虑昼夜，却是难也。”

嬴柱不禁大急：“如此说来，老将军尚无对策？”

“若无对策，君上岂能将两位支到这里？”蒙骜淡淡一笑，“老夫召来在咸阳的几员老将商议，也无良策，驰马蓝田大营聚集众将谋划。

不意，一个年轻千夫长竟提出了对策：国军郡养，长驻巴蜀。只这八个字，一经拆解，将军们齐声喝彩！”

“好！”蔡泽欣然拍案，“这是说，由上将军府派出大将率一班军吏入巴蜀，征召巴蜀精壮建成水陆两军；所成之军仍是国府大军，由上将军府统一节制；所不同者，巴蜀两郡提供粮饷军资，该军亦长期驻守巴蜀。”

“然也！”老蒙骜笑道，“据实而论，巴蜀原该有一支大军驻守。当年巴蜀穷困，人口稀少。司马错夺取巴蜀，只留下了一万军马驻守蜀中，其军资粮饷全部由国府供给。一支马队由秦中经大散关进入巴蜀，三月才能到达，要养一支大军实是力有不逮。而今李冰治水成功，蜀中大富。夷陵要塞也在我手多年，江水西上之航道也大有改观，经商於入汉水江水，再溯江西上，半月便可抵达。当此之时，无论是巴蜀提供粮饷军资，还是国府节制驻蜀大军，都可轻易实施。时势变化，建成大军确保巴蜀粮仓，此其时也！”

蔡泽不禁赞叹：“此策高明也！果然是‘策不乱法，军不二属’。”

嬴柱听得心下松泛，饶有兴致问：“老将军，那千夫长甚个名字？教人想起白起！”

“呵呵，不错。”老蒙骜一点头，“此人叫王翦，二十余岁。”

“代有雄杰，秦军大运也！”蔡泽慨然拍案。

“纲成君好辞！”嬴柱大笑一阵，看看眼圈发青白头点睡的老蒙骜，起身一拱手道，“正事已了，我等告辞。”蒙骜恍然抬头，起身离案方一拱手，一个摇晃轰然跌倒在了案边。两人大惊，抢步来扶，却听沉重的鼾声已经打雷般响起，亮晶晶的涎水已经滚洒在了蒙骜的白须上。嬴柱一把拉住疾步赶来的中军司马问：“老将军今日没得歇息

么？”中军司马低声道：“五日六夜没睡了。”说罢与书房军吏一起将蒙骜抬上了屏后的军榻。

蔡泽嬴柱愣怔片刻，匆匆出得府门，已是曙光初显。方要登车，蔡泽拉住嬴柱低声道：“今日之事，足证君上不会延误国事。老夫之见，安国君还得收心回来，着力安顿好立嫡大事。”嬴柱叹息一声道：“非嬴柱不着力，无处着力也。”蔡泽颇显神秘地一笑：“纲成君但养精蓄锐，不日自有分晓。”说罢一拱手登车去了。

二　立嫡密书生发出意想不到的事端

嬴柱一觉醒来，见华阳夫人正坐在榻前，长长地打了一个哈欠道：“春睡无边，佳人候榻，快哉快哉！”华阳夫人抚摩着嬴柱散乱的长发咯咯娇笑道：“老猫一般睡，三日三夜了，晓得无？该起来晒晒了，日头正好也。”惺忪双眼前朦胧着倒挂下来的明眸皓齿，鼻翼弥漫着撩人的温热肉香，嬴柱一双手猛然探进了雪白丰腴的胸脯，抓住一对大奶子用力一扯。“疼也！”华阳夫人一声娇笑惊叫，柔软的身子灵蛇一般翻转过来，裙带蓦然散开，明艳的肉体赤裸裸压在了嬴柱身上。嬴柱啪啪两掌打上玉山一般的肉臀，两手一扯光鲜劲韧的大腿，女人嘤咛伏身，迎着长驱向上的男根大喘蠕动起来……

“劲力如何？”嬴柱亲昵地拍打着女人的脸颊。

“三日大睡，老猫不虚辰光。”华阳夫人香汗淋漓笑得分外娇憨。

“老夫老猫，小女子是甚？”嬴柱又猛然压住了赤裸裸的肉身。

“哎哟饶命！小女子小狗子小隶奴！”

嬴柱哈哈大笑，翻身坐起将女人搂在胸前揉着：“肚腹空了，咥个甚？”

华阳夫人惊叫娇笑着跳开：“鱼羊炖！只不许咥我。”又凑上来用红丝汗巾沾拭着嬴柱身上的汗水咯咯笑道，“听话也，老猫起来晒暖和，阿姐园中等你多时了。”

嬴柱顿时惊讶：“她来做甚？”

“做甚做甚，能做甚？咥你也！”华阳夫人做个鬼脸，过来侍奉嬴柱更衣。

嬴柱任华阳夫人翻转折腾着笑道：“这老阿姐甚个都好，偏是聒噪多事。”

“呸呸呸！”华阳夫人娇嗔道，“得了便宜卖乖，想人又骂人！”

“好好好，你将鱼羊炖抬到亭下，我先去陪老姐姐。”

“不消说得。”华阳夫人嫣然一笑飘了出去。

嬴柱悠悠然来到庭院甘棠林，远远便见茅亭下徜徉着一个高挑婀娜的黄裙女子，遥遥一拱手高声道：“华月夫人，别来无恙？”女子转身笑道：“哟！好正经。你倒是有恙，大白日折腾得天摇地动，也不怕阿姐泛酸。”嬴柱呵呵笑道：“老姐姐索性改嫁了来，两姐妹一起侍奉老夫，不亦乐乎！”华月夫人一阵咯咯长笑：“耶！老猫吃鱼不忘腥，你敢娶，我便敢嫁，晓得无？不知羞！”嬴柱呵呵笑着走进茅亭，松软地倚着亭柱瘫坐在了青石条上。华月夫人一阵风飘了过来：“起来起来！有壳没瓤空瓢儿一般，能坐得冰凉石条么？来，阿姐汗巾垫了，这厢坐！”说话间一手将绿莹莹的丝绵汗巾折叠起来铺在了亭下石礅上，一手扶着嬴柱坐了过来。嬴柱一番大动后原是疲惫，此刻笑得喘息咳嗽好一阵才上气不接下气道：“有壳没瓤，还不是教你两姐妹咥空了？”华月夫人轻轻抚摩捶打着嬴柱脊背娇声笑道：“哟哟哟，好金贵！我姐妹要做万年藤，老兄弟可是常青树也，若不是有事要来照

应，阿姐急吼吼来甘棠林讨干醋么？”嬴柱捉住华月夫人的小拳头低声笑道：“甚好事？我可不想老姐姐嫁人。”华月夫人红了脸：“呸，没正形！你的大事，不要听？阿姐走了。”嬴柱连忙揽住了华月夫人丰满柔软的细腰：“敢不听么？过来说。”要搂了女人坐进怀中。华月夫人就势抱住嬴柱，伏在他耳边一阵急促咕哝。嬴柱顿时惊讶站起：“果真如此？你如何得知？”华月夫人坐在了旁边石礅上颇为神秘地一笑：“车有车道，马有马道，你纵是太子，管得着么？”嬴柱凝神思忖一阵摇头道：“我不信。老姐姐万莫多事。”“多事？”华月夫人一双大眼瞪得溜圆，“晓得无，你倒是说话轻松，我姐妹没个根，不揪心么？”嬴柱笑道：“揪个甚心？阿姐小妹都是老夫心头肉，哪里没根了？”华月夫人一撇嘴：“朝露无根水，晓得无？我姐妹要的是长远。”

“好热闹也！”亭外一声笑语，华阳夫人轻盈飘来，身后两名侍女抬着食盒相跟。华月夫人笑吟吟起身，过来指点侍女摆置酒菜。一时妥当，华阳夫人吩咐侍女退去，与姐姐左右陪着嬴柱忙了起来。华月夫人烫酒斟酒，华阳夫人开鼎布菜，嬴柱只管埋头吃喝。不消片时，一鼎滚热香辣的鱼羊炖和着热腾腾的兰陵酒下肚，嬴柱额头冒出了晶晶汗水，顿时觉得浑身通泰。

“阿姐今来定是有事，说了么？”华阳夫人亲昵地用汗巾沾着嬴柱额头。华月夫人正要开口，嬴柱拍拍华阳夫人肩头起身道：“你姐妹稍待，我片时便来。”华阳夫人欲待说话，华月夫人飞来一个眼神，娇声笑道：“晓得无，莫忘了来陪阿姐吃酒。”嬴柱在亭外漫应一声，径自大步去了。

华月夫人诡秘一笑，立即挪坐过来一阵喁喁低语，华阳夫人惊喜莫名连连拍掌：“好好好！上天开眼也。”华月夫人一皱眉道：“好是好，人回不来也是枉然。”接着一阵说叨，华阳夫人顿时愣怔。华月夫人见妹妹沮丧，噗地笑道：“我有一策，只不晓得小妹心思如何？”华阳夫人娇嗔道：“小妹只管卧榻营生，余事阿姐照应，原本是你的话，

如今却来难我，晓得没好！”华月夫人搂住华阳夫人低声道：“晓得无，这法子要老太子点头。你不定个主张，老阿姐功夫行么？”华阳夫人红着脸一阵娇笑：“至不济三人共榻，他有个不服软了？”“死妮子！”华月夫人一点妹妹额头，“贪吃不顾仓空，就晓得舒坦！

呜呼了老太子，岂非没了靠山？”华阳夫人摇手笑道：“毋怕毋怕，还有老大一个儿子也。”华月夫人大乐，两人咯咯笑着搂做了一团。

嬴柱匆匆来到署事庭院，正待走进书房，却闻身后一声高宣：“驷车庶长到——”回身一看，四名壮汉抬着一张军榻已经过了影壁，榻上靠坐着一位须发雪白的老人，正是驷车庶长嬴贲。嬴柱心下一跳，大步迎过去一躬：“嬴柱见过王叔。”榻上老人竹杖啪啪一敲：“老夫今日是王使，安国君书房接命。”嬴柱心下又是一跳，伸手一指为首壮汉，说声随我来，领着军榻进了正厅东面的书房。

“安国君屏退左右。”军榻落定，老庶长嬴贲板着脸一声吩咐。

“禀报王使：嬴柱书房素来没有侍从。”

“好！你等出去守在门厅，不许任何人进来。”老嬴贲一声令下，四名壮汉赳赳出门。待嬴柱掩上厚重的大门回身，老嬴贲哆嗦着双手从军榻坐垫下摸出一支粗大的铜管捧起：“太子嬴柱接书，只许看，不许读。”嬴柱肃然一躬，接过铜管启开泥封取出细长一卷竹简展开，两行大字赫然扑入眼帘：

大秦王命公子异人立为安国君嬴柱嫡子　返国事另为谋划蓦然之间，嬴柱一阵眩晕心头怦怦大跳。勉力平息心神，抬头看着老庶长愣怔得不知该不该说话。老庶长一点竹杖，苍老的声音分外冰冷：“安国君嬴柱切记：太子立嫡，为邦国公事；王族封君立嫡，却只是王族事

务。唯其如此，此后凡关涉公子异人之事，皆由老夫与安国君商议定夺，他人不得涉足。”

“嬴柱明白。”

“老夫告辞。”老庶长竹杖啪啪啪三点，四名壮汉推门进来抬起军榻走了。

嬴柱恍然醒悟，揣起竹简一阵风般到了甘棠苑。茅亭下两姐妹已经是满面酡红，见嬴柱疾步匆匆模样，不约而同站了起来。嬴柱过来也不说话，只挤进两女中间两边一搂，突然一阵开怀大笑。两女眼神交会，两边偎住嬴柱也咯咯笑了起来。

“说！姐妹咕哝，是否生了鬼谋？”

“耶！老犁头好宽，连姐姐也划了进来，美死你也！”

“偏不说！”华阳夫人做个鬼脸，“晚来有你消受也，晓得无？”

“瞒我没好。”嬴柱倏忽沉下脸色，“王书未下，大姐便知消息，你姐妹岂能没有预谋？实在说话，老父王法度森严，外戚私通宫廷是死罪，晓得无！我只叮嘱一句：立即收手，切断私连，否则弄巧成拙。”

“是也。”华阳夫人乖巧一笑，“夫君只说，王书可是下了？”

“知道了还问。”嬴柱板着脸从怀中皮袋掏出竹简啪地丢在案上，“你俩看，是封君立嫡，不是太子立嫡，小心为妙！”

“哟！”华阳夫人笑了，“太子是你，安国君也是你，不一样么？”

“蠢！”嬴柱呵斥一声又呵呵一笑，“太子立嫡是国政大事，须书告朝野，使人皆可知，无涉机密。王族封君立嫡，却只是王族事务，自

定君定皆是机密，局外人预闻消息抑或私举干涉，便是触犯法度。明白么？”

“就事论事，原是没错。”华月夫人悠悠然一笑，“只这次安国君却是危言耸听。姐姐看来，老王以封君立嫡处置，原是权宜而已，意不在保密。权宜者，规避法度也。嬴异人未经王室法定考校，若公然立为太子嫡子，自是有违法度；老王既不想开乱法立嫡之先例，又想趁着清醒及早了结这桩大事，便出了这个权宜之策；这叫弱其名而定其实，与机密何干？”

“妙！”华阳夫人拍掌笑道，“策士之风，阿姐也！”

“老姐姐能事明理，说得原也不差。”嬴柱亲昵地拍拍华月夫人，喟然一叹，“只是事关重大，国事又在非常之期，老夫尚须小心翼翼，何况你等也。”

“晓得晓得。”华阳夫人娇笑着一手搂住嬴柱一手端起一盅热酒，“这是阿姐请齐国方士制的乾坤酒，只此一盅也，来！”嬴柱把住一双柔嫩的玉臂呱地吞了热酒下去，拍打着两个女人的脸庞曼声吟诵：

“美人醉兮，朱颜酡些。湘女可人兮，独厚老夫。”华月夫人挣脱身子笑道：“起晚风了，莫教他受凉，小妹背起了。”华阳夫人答应一声，笑吟吟偎住男人腋下一挺身，嬴柱肥大的身躯小山一般飘出了茅亭。

次日清晨，甘棠苑尚在胡天胡地之中，贴身侍女在榻帐外急促禀报，说驷车庶长府派主书来请太子商议大事。嬴柱一听，顾不得两女娇娇绕身，气喘吁吁爬起来匆匆整衣钻进辎车去了。

老嬴贲已经在专门处置王族事务的密室端坐等候，见嬴柱脚步虚浮精神恍惚浑身散发着莫名异味，大皱着眉头冷冰冰道：“殷鉴不远，在夏后之世。安国君可知这句老话？”嬴柱肥白的大脸顿时涨红，尴尬入座，勉力笑道：“侄儿一时有失检点，尚望王叔多多包涵。”老嬴贲竹杖一点长嘘一声：“老夫尝闻：君子之泽，三世而斩。嬴氏自孝公奋起，至当今老王，恰恰三代矣！交替之时，安国君这第四代变故多出，先有太子嬴倬英年夭亡，再有蜀君嬴辉争嫡作乱而身首异处，王族强势日见凋零。当此之时，安国君以羸弱之躯而承大命，年逾五十而尚未立嫡，邦国之难王族之危，已迫在眉睫矣！”老嬴贲痛心疾首，竹杖直指嬴柱鼻端，“君受公器，不思清心奋发，沉湎女色而自毁其身，何堪嬴氏之后！何堪大秦雄风也！”

“王叔……”嬴柱扑拜在地大哭起来。

“起来起来，你受不得凉气也。”老嬴贲竹杖对着身后大屏敲打两下，一个少年内侍轻步走了出来。老嬴贲低声吩咐：“扶安国君热水沐浴，务使其发汗才是。”少年内侍低头脆生生答应一声，过来扶起嬴柱，蹲身一挺背着嬴柱软绵绵的庞大身躯去了。

大约半个时辰，嬴柱冠带整齐红光满面地到了厅中。老嬴贲竹杖一指大案淡淡道：“喝了那鼎药膳汤再说话。”嬴柱默然入座，见案上一鼎热气蒸腾，鼎下铜盘中木炭火烧得通红，钩开鼎盖用长柄木勺舀着啜了起来。未到半鼎，嬴柱额头细汗涔涔体内热乎乎一片通泰，眩晕虚浮之感顿时消散。

“谢过王叔。”嬴柱一拱手，“侄儿不肖，若不能洗心革面，愿受族法！”

“功业在己不在天，好自为之也。”老嬴贲感喟一声，拄着竹杖艰难地站了起来走到嬴柱面前，丢下一支细长的铜钥匙，“右案这只铜

匣，打开。”嬴柱移座右案，利落打开了铜匣，一只怪异的兵符赫然在目。

嬴柱心下猛然一跳：“黑鹰兵符！王叔何意？”

“你且听了。”老嬴贲点着竹杖，“王命：着安国君嬴柱凭黑鹰兵符领精锐铁骑三万，秘密开赴离石塞口。”

“我……领，领军打仗？”嬴柱大为惊讶，一时口吃起来。

“你能打仗？”老嬴贲冷冷一笑，“整日心思都在哪里，木桩一个！”

默然片刻，嬴柱恍然拍案：“王叔是说，要我接应异人返国？”

“要你出场，还能有甚？”

“可，邦交无门，异人能回来么？”

“异人回国，王命另有处置，你只管接应。”

“那，何人领军？”

“蠢！”老嬴贲怒斥一声，“你持兵符，还要谁个领军？”

“我，我说的是领兵大将是谁？”

“天！嬴氏子孙竟有此等兵盲，气煞老夫也！”老嬴贲雪白的头颅乱颤，“持兵符者，有选将之权，不知道么？若在战场，老夫早一剑劈了你！”

“王叔……”嬴柱哽咽一声，“我本嬴弱，从来没想过做这个太子也。”

“你，你好出息也！”老嬴贲粗重地喘息一阵，黑着脸冷冷一句，“送你到家了。记住：前将军蒙武为将，他与异人同窗情深，只怕比你还上心；你只坐镇，一切行止悉听蒙武决断，保你无差。”

“谢过王叔指点！”

“且慢。”老嬴贲一点竹杖，“此次各方举动皆为秘密事宜，消息若是外泄赵国，异人有杀身之祸。知道么？”

“侄儿明白！”

回到府邸，嬴柱也不去甘棠苑，蒙头大睡到暮色降临方才起来，沐浴用膳后自觉精神尚佳，立即吩咐贴身护卫备车。正在此时，家老匆匆来报，说纲成君蔡泽来访。嬴柱略一思忖，提着马鞭来到了正厅。不料蔡泽对着嬴柱一番打量，呵呵一笑又告辞去了。嬴柱心下疑惑，匆匆追上道：“纲成君呵呵两声便走，岂有此理！”蔡泽依旧是呵呵一笑：“见君知君，何须聒噪也。”转身摇着鸭步优哉游哉走了。

嬴柱无可奈何地一笑，大步回到后园钻进四面密封的辎车，从后门出了府邸。

旬日之后，三万秦军铁骑经北地郡秘密抵达离石要塞。由于全部路径都在秦国境内，消息没有丝毫走漏。大军越过离石要塞，在河东一条大峡谷隐秘扎营，日不起炊，夜不挑灯，临近的赵国边军一无觉察。主将蒙武在血战长平时已经是前军先锋千夫长，稳健周密有乃父蒙骜之风，机警勇猛却是显然过之，担任全军尖刀从来没有出过差错，军中誉为“铁鹞鹰”。老嬴贲点蒙武为将，除蒙武与异人笃厚，最根本处是看中了蒙武单独出兵的可靠及嬴柱与蒙氏一族的通家交谊。

驻定当晚，蒙武对嬴柱一阵交代，传下将令：由自己亲自率领一万人马原地驻守，做各路总策应；其余两万人马分解成十路轻骑，每

路专分五百人前出散开探察，千五百人则埋伏要道口专司接应；若遇赵军追杀公子，接战骑队当一面死力拼杀，一面以随带猛火油大纵明火为号，各路马队见火立即驰援。军令下达完毕，两万轻骑衔枚裹蹄趁着夜色弥漫向广袤的河东山塬。

如此月余已过，眼看寒风呼啸已是腊月隆冬天气，各路依然毫无动静。这一日蒙武心下不安，到嬴柱帐中道：“月余无消息，末将总觉有异。各路轻骑所带军食有限，我欲撤回散出兵马，专一只在河东峡谷守候，安国君以为如何？”嬴柱原本不谙军事，自是赞同蒙武主张。蒙武见嬴柱没有异议，当即下令撤军回谷。三日之间大军收拢，蒙武部署好各军扎营地点，又从河西要塞调来充裕军粮，便在河东峡谷中扎营守候，每日轮番派出斥候游骑在百里之内耐心巡查踪迹。匆匆又过一月，大年正月已经到了最后一日，条条路口依旧是毫无动静。蒙武觉得蹊跷，与嬴柱商议准备回兵。不想此时，驷车庶长嬴贲派特使送来紧急王命：蒙武军立即分兵一半东出离石，赶赴上党西口同时接应。

“各将聚帐！”蒙武一声令下，二十位千夫长与两员副将片刻便到帐中。蒙武紧急下令最得力的千夫长王翦行副将职权，率领五千铁骑先行赶赴上党，后续五千人马由自己亲自率领随后跟来。军士拔营之时，蒙武匆匆来到安国君大帐，想请年长体弱的嬴柱留守离石要塞巡查策应。不想未进大帐便听帐内一片慌乱杂沓，蒙武即时一惊。

连日起早贪黑，嬴柱疲累已极，闻得军情有变，正在思忖是跟蒙武驰驱上党还是留守策应，却闻帐外马蹄如雨！嬴柱尚未起身，一个须发灰白满身脏污的老人踉踉跄跄扑了进来：“主东，出，出大事了……”

“家老！你如何来了？”嬴柱忽地站了起来。

“华阳华月两夫人被，被廷尉府突然拘拿！”

"……"

"大道无消息。老朽私下打探，也是传闻纷纭……"

"！"嬴柱大急，闷哼一声轰然哗啦地倒在了案上。

三　佳人归来兮　春不可以残

嬴异人婚礼大成，邯郸士林一时传为佳话。

吕不韦百味俱生，勉力应酬完婚礼与宴席酬酢，匆匆回到了仓谷溪蒙头大睡。两个昼夜过去不吃不喝不出门不理事，竟似要永远地睡下去一般。西门老总事大是忧心，吩咐越剑无连夜请来了毛公商议。毛公听完老总事一番诉说，也不去吕不韦寝室，径自点着竹杖摇到了跨院客寓。

初夏时节，小庭院卧在满山花草与莽莽胡杨林中，习习谷风阵阵鸟鸣，分外的幽静空旷。毛公推开虚掩的大门，院中毫无动静。毛公可着劲儿咳嗽一声，一个总角小女仆不知从哪个角落冒到了面前："老伯何事？忒大动静！"

"嘿嘿，动静不大你个小姐姐能出来？找人。"

"赵姬公主成婚了，客寓没有人了。"

"蠢！"毛公板起黑脸，"老夫要见卓昭姑娘。"

"老伯早说也！"小女仆做个鬼脸，凑近毛公低声嚷嚷道，"姑娘一直卧榻不起，叮嘱我说来人说没人。我说若是主东来咋说，她说这里人早忘记了她，来人也是仆人杂事，只回没人。我说那你吃饭咋办，她骂我一句蠢，关上门再也没出来。"

"几日了？"

“今日整整六日六夜。”

“你能开得门么？”

“能。可姑娘没有吩咐，不敢开也。”

“蠢！要饿死人么！”毛公竹杖重重顿在青砖地上，“老夫奉主东之命看望姑娘，开门！且慢，开门之后，快去厨下吩咐制一盅好汤备着，半个时辰后送来。”小女仆鬼个脸答应一声，从裙带上拿下一支扁扁长长的铜钥匙，带着毛公到了庭院最深处的一座青砖大屋前，咣当咣当拨开了门闩。大门推开，幽暗的厅中立即有一股异样的沉闷气息扑面而出。小女仆顿时慌乱，叫了两声姑娘已嘤嘤哭了起来。

“蠢！拉开帷帐，打开门窗。”毛公站在门口皱起了眉头。

明亮和煦的阳光伴着习习谷风洒过，屋中依然寂静无声。毛公笃笃点着竹杖绕过大屏进了隔间寝室，一双老眼顿时瞪直了。凉幽幽的寝室整肃洁净四面雪白，白榻白帐白案白墙，地上铺满了已经有些枯萎但依然洁白的山花，一个雪白丝衣的女子静静仰卧在白榻白帐之中，枕旁一束火红的山茶花将女子脸庞的微笑映得分外明艳。

倏忽之间，毛公眼眶溢满了泪水，白头瑟瑟颤抖着大盘腿匍然坐地，两掌对着白榻笔直推出又缓缓收回，口中悠长地呼唤吟诵：

天佑佳人　魂兮归来——

幼清以廉洁兮

逢离乱而未泯

入歧路守节义兮

长离殃而愁苦

魂兮归来——

南方炎炎不可以止也

西方流沙不可以驻也

北方冰雪不可以留也

东方流金不可以居也

上天雷渊者危矣

土伯幽都者寒矣

魂兮归来——

天地四方　返故居也

共献岁以发春兮　时不可以淹

同饮尽欢兮　路不可以渐

佳人归来兮　春不可以残

魂兮归来——

天佑汝以白芷芳兰

嘶哑悠长的吟诵在空谷回荡，悠悠蒸腾的白气在厅中弥漫，在毛公大汗淋漓之时，白榻上一声细微的呻吟，游丝般的声音飘荡了过来："上苍无处，我回来也。"

"公主金玉之身，何须如此也！"不知何时，吕不韦站在了寝室门口。

"嘿嘿，累煞老夫也。"毛公大袖拭着额头汗水站了起来，"你老兄弟终是来了，老夫去也。"转身对厅中捧着食盒的小女仆使个眼色，"小姐姐有功，扶老夫回去有赏。"小女仆顽皮地一笑，将食盒放到案中搀扶着毛公去了。

吕不韦捧着汤盅走到榻前道：“公主既已醒来，请饮了这盅灵芝麋鹿汤。毛公的方士之术只管得一时，固不得根本。”女子朦胧着双眼淡淡道：“往事不堪，我早已不是公主，先生叫我本名好了。”吕不韦尴尬笑道：“赵姬之名已经被替代了，不韦惭愧，尚请见谅。”女子依然淡淡漠漠：“赵姬原非我名，我本名，叫陈渲。”吕不韦不禁一惊：“如此说来，姑娘是故陈国公主？”女子轻轻一声叹息，闭上了眼睛，一丝泪水渗出眼帘爬上了苍白的脸颊。吕不韦心中猛然一颤，上前扶起女子靠在大枕上，捧过汤盅一勺一勺地喂女子喝下。

“谢过先生。”女子睁开眼睛，脸上泛出了一片红晕。

“陈渲姑娘如此自残，不韦殊为痛心也。其中因由，能否明告？”

“先生无须自责。”陈渲淡淡一笑，“先生重金买我，其意本在那位公子。陈渲无才，不能取公子之心，反累先生失其所爱。于情于理，于长青楼规矩，陈渲皆负疚过甚。我若留世，各方多有不便，何如去也。陈渲一生至此，路虽崎岖，身心清纯如雪，自怜自痛，选了如此长眠之法，原本与先生无关。今两公救我，小女无以回报，只求先生送我回陈国故土，桑麻隐居了我一生。先生大恩大德，但求再生相报矣。”

默然良久，吕不韦突然开口：“不韦若有他想，又当如何？”

“长青女规矩：主人生我死我，无怨无悔。”

“陈国故土一无安宁处，姑娘莫做此想。”

“如此，陈渲唯有一死相报。”

“不！我要娶你为妻！”

突然之间，陈渲一阵咯咯长笑：“异想天开也。先生只不知长青女另一规矩：终身为奴，绝弃妻愿，若谋妻位，其身必灭。”

“与公子结缡，你何以没有此说？”

“委身公子，乃主人买我之初衷，敢不从命？”

“女不为人妻，岂有此理！”

“先生且听我说。”陈渲又是淡淡漠漠地一笑，“长青楼主图谋长远，方有这一规矩。先生但想，长青女若仗恃才艺美貌与主人妻室争位，搅得主家分崩离析，长青楼焉得在巨商富豪间有万无一失之口碑？先生若为一时躁动之心，惹来后患无穷，得不偿失矣。”

“我却不信！”吕不韦一声冷笑，大步跨前两手一抄抱起了女子。陈渲一声惊叫昏了过去。吕不韦不管不顾，一把扯掉陈渲裙带，又三两把脱去自己衣裳，上榻赤裸裸压在女子身上嘴对嘴地大呼大吸起来。未及片刻，陈渲嘤咛一声醒来，满面涨红地挣扎着软瘫的身子，不禁泪水泉涌。吕不韦却疯了一般揉搓着柔若无骨的嫩滑肉体，一句话不说只分开陈渲双腿奋力一挺。一声微弱的呻吟惊叫，陈渲顿时没了声息。

大约半个时辰，满面红潮汗水涔涔的陈渲睁开了眼睛，见吕不韦正盯着自己打量，不禁放声大哭。吕不韦依然是一句话不说，下榻穿好衣裳回身猛然抱起陈渲大步出了客寓。来到山腰庭院，毛公与小女仆正在厅前笑嘻嘻眺望，旁边的西门老总事一脸不安。吕不韦抱着一身白衣的女子赳赳大步走来，遥遥一声高喊：“毛公、老总事，我要大婚！迎娶陈渲姑娘！”

“天意也！”毛公一阵哈哈大笑，“吕公业已心无藩篱，可喜可贺！”

三日之后，仓谷溪一片平静温馨的喜庆。没有管弦乐舞，没有高朋大宾，婚礼宴席只有四张座案——薛公毛公与吕不韦陈渲。开席未几，旁厅宴席的西门老总事与执事仆人们轮番进来敬酒完毕，毛公薛公正要与一对新人痛饮嬉闹，吕不韦已经是醺醺大醉了。一身红裙玉佩的陈渲默默用大枕将吕不韦靠在座案上，离座起身肃然两躬，亲自为毛公薛公各自斟满了三大爵百年赵酒，又在自己面前满当当斟满了六爵，方才粲然一笑："赵姬去矣，吕公再生。两公大德，陈渲当代夫君敬谢。"说罢连番举起沉甸甸铜爵一气饮干，胸前衣襟竟是滴酒不沾。毛公又惊又喜，拉起薛公忙不迭举爵急饮，酒液流淌顿时将胡须胸襟淹得湿漉漉一片，一时间酒香弥漫了大厅。毛公薛公正在哈哈大笑，不意竟匪夷所思地醉了过去，颓然软瘫在大案前。

西门老总事闻讯，带着越剑无与两名女仆匆匆赶来，要扶几人回房歇息。陈渲红着脸笑道："夫君有我，诸位但侍奉两公回房便了。"说罢一矮身将吕不韦双手托起，脚步轻盈滑出，舞步一般摇曳飘去。越剑无大是惊讶，一拉西门老总事跟出了大厅。

仓谷溪庄园的正厅坐落在向阳避风的山坳，寝室却在山坡庭院的书房之后。今夜月在中天又是处处红灯高挑，各条路径看得分外清楚。饶是如此，越剑无两人出厅之时，山腰石径已经没有了人影。越剑无心中一急，左臂一夹老总事飞身跃上了山坡庭院，进得大门掠过书房便看见了红烛高烧的洞房。西门老总事低声道："莫急，先听听动静。"与越剑无悄无声息地贴近了一片红光的落地大窗。

房内一声粗重的喘息，吕不韦的声音："姑娘，你恨我么？"

"不。"女子轻柔断续的声音，"你是主人。只是，委实意外。"

"假若吕不韦不是主人，你会有情于我么？"

"不知道。"

一阵长长的沉默，又是吕不韦声音：“陈渲姑娘，事已至此，无须隐瞒。不韦原非草率轻薄之人，强犯姑娘原是我有意为之。卓昭原是我所爱之人，却因夜半弹筝无端巧遇，而被异人公子引为天人知音。公子为此相思成疾，以至于癫狂失心。为解难题，不韦方才踏入长青楼选得姑娘，欲以佳丽才情化解公子情痴心病。不合波澜横生，公子竟因秦筝认定卓昭正是胡杨林梦境中的天人知音，坚执求婚。实在说，也是卓昭姑娘秉性奔放热辣，亦为公子炽热动心。当此之时，不韦若不成全两人婚配，非但嬴异人身心俱毁，吕不韦也是功败垂成矣！”屋中响起脚步声，吕不韦一声叹息，“此间诸般变化，姑娘皆在云雾之中，然却良善宽厚，非但不以遭受陡然冷落而滋生事端，反欲以白身辞世解脱不韦之难堪。此心此情，若非毛公点破，吕不韦依旧一派混沌也。唯感念姑娘情欲有节，无奈出此下策，以破佳人冰封之心，欲救回姑娘以为发妻，而绝非不韦以买主欺人，做禽兽之举。此番心事，天地可鉴。吕不韦若有一句欺心之言，后当天诛地灭！”

“做则做矣，要得如此板正么？”

“姑娘……”

“卓昭出嫁，何以冒我之名？”轻柔的声音突兀一问。

“秦赵死敌也。”吕不韦的身影在大窗上徘徊着，“赵国若知卓昭嫁于秦国公子，必得加害于卓氏一族。虽是天下巨商，卓氏也无力对抗此等叛国灭门之罪。卓昭隐名冒名，原是避祸之策，无得有他。”

“无墙不透风，此事瞒得多久？”

“五七年之间，异人公子可望大出，其时赵国纵然知情，卓氏亦可免祸。”

“大出？这位公子要做国王？”

“不错。公主后悔还来得及。三年后我保你进得秦王宫。”

“原来如此也！”妙曼的身影一声轻柔悠长的惊叹，突然又大笑起来。

“笑从何来？信不得吕不韦么？”

妙曼身影长躬扑拜在地：“先生救我于心死，实是再生大德！”

“公主……”吕不韦木桩一般矗着。

妙曼的身影膝行几步骤然抱住了吕不韦双腿，轻柔的声音颤抖着哽咽着：“我不是公主，不是奴隶，我是你妻！你也不是主人，你是我的夫君！”

“我，我……”吕不韦手足无措，木讷得语不成句。

“夫君！”妙曼身影倏然长起，火红的大袖包住了木桩般的吕不韦……

窗外的西门老总事轻轻一扯越剑无说呆看个甚？走！越剑无鬼脸笑笑，在老总事臂膊一蹭，两人悄无声息地飞身出了庭院。

次日清晨，幽静的仓谷溪庄园飘出了一朵婀娜多姿的红色的云，出入于重重庭院，摇曳在条条小径，分派着仆人们整治庭院，指点着厨师们备炊造饭，召唤着使女们洗衣浣纱，偌大庄园显出了一片井然有序的活泛气象。惯常日出而作忙碌得团团转的西门老总事第一次悠闲地抄着双手唤起了沉沉大睡的毛公薛公乐呵呵地上山看日出去了。几位吕氏商社的老执事也惊喜得满庄园张罗前后品评，直是不亦乐乎。越剑无看无须帮忙照应，一骑飞出了山谷。待到日上三竿吕不韦走出庭院，庄园已经是整齐洁净满眼生机。蓝天白云下炊烟袅袅笑语

不绝，林木山溪中鸟语花香捣衣声声，昨日还透着几分苍凉酸楚的满院红灯，此时弥漫出一派热气腾腾的喜庆。

“噫！”吕不韦揉揉眼睛，惊讶得兀自一声喟叹。

“嘿嘿，偷着乐么？”

“毛公薛公，”吕不韦蓦然回身红着脸嘟哝，“一觉醒来，全不对劲也。”

“天地翻覆，只怕是言不由衷也。”薛公揶揄地笑了。

“嘿嘿，你那情欲有节之道，该当再添几句。”毛公对着吕不韦摇头晃脑地吟诵起来，“乾之为大，无坤者虚也。山之为雄，无水者枯也。情欲有节，无爱者冷也。人世之寒热，泰半在女子也！”“添得好！”吕不韦一阵开怀大笑，从来没有过的精神抖擞，见西门老总事在山坳庭院遥遥招手，两边拉住毛公薛公道：“走！今日痛饮，不醉不休！”

正厅中酒宴业已摆置整齐，依然是一身红裙却显然比昨夜之淡漠判若两人的陈渲正在笑吟吟给各案定爵布酒，见三人谈笑风生而来，虽意味不同但却都饶有兴致地打量着她，不禁满脸通红羞涩地一笑，说声两位先生请入席，风一般飘去了。三人不约而同地大笑一阵，个个就座举爵痛饮起来。酒过三巡，陈渲悠然进来照应布酒，又轮番与三人对饮，毛公薛公引着一对新人海阔天空地戏谑笑谈，一片融融之乐前所未有。不知不觉间已到午后，越剑无匆匆归来，说声西商义信，递给吕不韦一只裹扎严实的皮袋。吕不韦当下打开拿出一支泥封铜管启开，抖出一卷羊皮纸展开眼光一瞄，却是一行极为古奥的籀文，递给相邻的毛公薛公：“我识得不全，两公且看。”

“好事！吕公大事成矣！”薛公惊喜拍案。

“嘿嘿，只怕未必也。”毛公哗啦一抖羊皮纸，“只这两句话：太子已立嫡，作速设法与公子回秦。消息人是谁？不知道！两句话也说得不明不白：嫡子立的是谁？如何立得？老秦王王命还是太子自作主张？全不清楚！嘿嘿，只怕不能凭这一纸之言轻举妄动。”

“老夫之见，你老兄弟这次却是妖狐多疑也。”薛公悠然笑道，“秦赵交恶，此等事本是极端机密。消息人准定是半公半私，公事私办。万一走漏消息，也是个扑朔迷离，使赵国难以判定真伪。能用已经消失的古籀文密写，足见消息人对吕公学问底细知之甚深，准定认为这两句话足以明事，无须蛇足之笔。吕公以为如何？”

“薛公所言不差。”吕不韦折叠起羊皮纸装入贴身皮袋，起身一拱，“两公且随我到书房计议。渲妹，你与西门老爹立即清理庄园，紧要物事悉数装车。越执事，立即赶到无名谷知会荆云义士。”说罢与毛公薛公匆匆出了大厅。仓谷溪立即忙碌了起来。

四　峡谷丛林的蒙面马队

暮色时分，一队车马辚辚出了庄园，到得仓谷溪口分作了三路：两辆垂帘辎车驶上了邯郸大道，两匹快马箭一般驰向了西北方向的山塬。大约半个时辰，两匹快马进入了一道险峻的峡谷，迎面一骑飞来禀报说，荆云义士已经在河谷丛林聚集马队等候了。吕不韦说声走，一骑当先飞入了林木莽莽的大峡谷。三五里之后，峡谷渐渐开阔，淙淙水流旁高耸着大片青黄苍苍的胡杨林，进入林中一箭之地，朦胧月光下每株形如伞盖的胡杨树下都耸立着一尊黑黝黝的物事，马罩皮甲人戴面具，铁塔般岿然不动。待吕不韦走马入林，黑黝黝铁塔们突然刀光闪亮整齐一呼：“参见吕公！”

“诸位义士，”吕不韦在马上一拱手，“中秋将至，不韦特来拜会，盘桓痛饮！”话方落点，林中又是一声谢过吕公的欢快呼声。喊声方息，右前一骑沓沓走马到中间高声道：“壮士兄弟们！荆云告知诸位一

个重大消息：吕公业已将我等一百零三人家室全数安置妥当，每家三百金加两百亩良田！我等既往罪责，一概从官府了结除名！自今而后，兄弟们不再是官府追拿的要犯，家小族人也不再为我等所累！此等大德大恩，我等何以为报？”

林中铁塔们一片沉寂，骤然一阵夹杂着唏嘘哽咽的雷鸣般吼声：

“追随吕公！效忠吕公！死不旋踵！”队前荆云又高声道：“吕公之意：我等护商使命业已告成，中秋之后便可各归故里，重操桑麻耕耘。哪位弟兄若有未了之事，今晚可说明，吕公当在旬日之内理清事端，保我等安然离赵。兄弟们意下如何？”奇怪的是林中一片沉默，唯有粗重的喘息夹杂着偶然的战马喷鼻清晰可闻。吕不韦有些惊讶，看看荆云正要说话，林中一人高声问道：“荆云大哥如何打算？回归故里么？”荆云一拱手道：“兄弟既问，荆云明说不妨：当年吕公救我出黥刑苦役，此恩不报，我心不泯！目下吕公大事正在最后一步，荆云要送吕公安然出赵，再行离开，不能与诸位兄弟同走。”林中铁塔们顿时一片骚动，一个声音喊道：“大哥说得好！我等谁个不是吕公涉险犯难救于牢狱刑场？大哥不走，我等如何走得！”“对！大哥不走，我等如何走得！”“我不走！”“我也不走！”“任侠之风，岂能不报而走！”一片嚷叫声终于汇成了一片吼叫的巨浪：“吕公不离赵，我等不离赵！”

荆云走马过来低声道：“吕公，诸位兄弟同心，我也无能为力。”

“也好，我来说透。”吕不韦走马上前几步，一拱手高声道，“诸位义士，吕不韦当年所为，皆是感念诸位侠义高风，憎恨官府苛政害民。倏忽十余年，诸位与吕氏商社甘苦共尝，栉风沐雨历经艰险，方保得吕氏商社庞大车队屡遭劫难而无一次倾没。若非如此，吕不韦岂能成事！十余年来，义士马队战死者十三人，负伤者九十六人。每念及此，不韦痛心负疚无以复加。此等流血拼杀之大功大德，报偿吕不韦昔年破财救难虽百次而有余！谈何不报而走？纵是专诸、聂政、豫让再生，谁个敢说诸位义士不报而走？”马队寂然林风习习，吕不韦不

禁一声哽咽，稍稍平静心绪又道，“今日所以遣散义士马队，无得有他，皆因不韦行将弃商从政。政者，正也。战国变法百余年，各大国都是政肃法严，不韦将成官身，安能有私家马队追随？不瞒诸位义士，今秋之内吕不韦要离开赵国西入秦国。诸位都是山东义士，各人家族与秦国或多或少都有血战仇恨，若随不韦入秦，心下岂能坦然？不韦心中无他，唯念诸位任侠之士，回归故里便是各得其所，不韦也心无挂牵了。”吕不韦说罢翻身下马，对着林中铁塔般的马队深深一躬，“此心唯诚，诸位义士体谅。”

林中马队肃然无声。依着战国之风，这便是不赞同却又几句话说不清。荆云见状走过来低声道：“吕公，我看先不说此事也罢，左右不在几日。回头我与兄弟们先私下说说不迟。”“也好！”吕不韦慨然一笑向林中一招手，“兄弟们，今夜月明风清，各国老酒应有尽有！走与不走姑且不说，我等先来个一醉方休！”

“吕公万岁——！”林中一片欢快的呼喊。

一场豪侠夜饮直到东方发白。胡杨林中篝火熊熊酒香弥漫一架架烤羊烤猪蔚为大观，红木酒桶咕咚咚抬来轰隆隆滚去，骑士们卸甲摘面大陶碗酒花飞溅，丛林河谷一片呼喝笑语。吕不韦醉了，荆云醉了，所有一百零三名骑士都醉了。直到落日西沉又是暮色，吕不韦两骑才出了谷口，一路之上心绪说不出的百味杂陈。

这支马队与吕不韦实在是血肉相连。

二十年前，他初入商道与田单达成第一笔盐业买卖之时，深深体察到了行商长途运货的艰险。从即墨海滨的盐场到中原大市，迢迢千余里，一二百辆牛车，三五百号人马，当真是谈何容易。然则，行商最要害处尚不在这事务繁难，毕竟战国之世比起春秋时期的诸侯林立关卡重重路途要通畅许多，只要有几个精于运筹的执事与主东齐心协力，做到井然有序忙而不乱倒是不难。行商之要害，只在一个险字，

险则在于盗。盗，是春秋战国之世对游离于官府法网之外的乱民的称谓，几类后世所说的匪。战国之世大战连绵天灾人祸此起彼伏，所滋生的“盗民”比春秋之世大大增多。盗民者，或是大战之后被丢弃的伤兵无计还乡，或是各国逃出的苦役犯（刑徒）、复仇杀人犯不敢还乡，或是各种各色的逃逸奴隶无乡可还无家可归，或是大饥馑后残留的奄奄孤儿，或是逃离本国苛政远走他邦却依旧流离失所。凡此人等流窜啸聚汇于各邦国交界处的险要山川，官府鞭长莫及，穷山恶水地薄无收，狩猎亦不足以存活，成就了以劫掠商旅富豪与小国辎重粮仓为生计的盗群。

初为盐商，吕不韦对要隘劫道者或送一笔金钱，或卸下半车一车盐袋，或丢下几口袋商旅路上必备的干饼酱肉加几桶好酒，总是求买得个路途通畅人马无伤。然时间一长，盗们得寸进尺胃口膨胀，大盗群动辄便要五七车财货，吕不韦不堪重负了。恰在此时，田单在即墨抗燕，吕不韦受托做起了秘密供给齐军物资的总筹办，无论是分散采买或是集中运送，件件都是大宗生意十分火急绝不能中途出事。开初几次，都是鲁仲连亲自带领着临时招募的一支马队护送货车。半年之后，吕不韦深感诸多不便。一是牵累鲁仲连不能专一襄助田单；二是匆忙招募的骑士难免良莠不齐，几次被盗群首领收买，若非鲁仲连与几名骨干骑士奋力血战，车队便是全数被劫。

反复思虑，吕不韦请鲁仲连举荐一个义士，重新物色遴选可靠武士，组成一支可共患难甘苦的护商马队。鲁仲连也正在焦虑即墨战事危机而不能脱身，听罢连连点头，说齐国有一个义士堪称当世任侠，只怕你我目下财力起他不出也。吕不韦问此人何在？鲁仲连说，此人被齐南百姓呼为“鱼鹰游侠”，现在莒城以东百余里的一座刑徒营服苦役；燕军破齐后，燕将秦开奉乐毅之命，立即占领了齐国南部这座关押三万余人的牢狱大营，要将这些刑徒押送回燕国填充劳役。为宣示燕军的王师仁义，乐毅通告齐人：旧齐国苛政，刑徒多有冤狱，齐人可以金钱财货赎救罪犯还乡，无人赎救之刑徒听凭燕军处置。

吕不韦笑道："此公人望甚高，岂不早被人赎救了去？"鲁仲连愤愤苦笑："你却懵懂！齐人鸟兽四散，财货被燕军大掠十之八九，谁个有重金赎救刑徒？空头仁义，乐毅骗得谁来！""原来如此也。"吕不韦恍然大悟，"此番你押送海船北上，我去莒城燕军大营。"

三日之后，两人水陆两路分头北上。吕不韦到得莒城，在城外难民聚居的山谷寻觅到了一个昔日富豪的田姓齐人出面，自己扮做家老跟随，找到了燕军大营求见主将秦开。秦开听罢诉说冷冷一笑："此人顽劣入骨，在刑徒营鼓噪越狱，明日正要明正典刑，不在赎救之列。"吕不韦抢前一步拱手笑道："我家主东原与此人无甚关涉，赎救与否皆无所谓。只是我家主东深受旧齐苛政之苦，要给齐人做个表率，以示燕军仁政无虚。此人在狱虽则刁顽不堪，昔年却做得许多好事颇有人望，若赎救得出，齐人对燕军自是刮目相看。将杀之际能许赎救，则更见燕军宽厚爱人，我齐国子民拥戴无疑。老朽此言，尚望将军三思。"秦开沉吟一阵笑道："一个家老竟有如此说辞，难得也！如此稍待，我禀明上将军定夺。"

次日清晨，一队骑士护卫着一员大将飞到燕军大营，上将军乐毅亲自前来处置这件事情了。乐毅说此人虽可赎救，然须多出一倍赎金，否则无以惩戒顽劣之民，纵有仁政依然落空。吕不韦连忙扯了扯"主东"衣襟，"主东"慨然应允了。

这个"鱼鹰游侠"被抬出肮污不堪的洞窟时，已经遍体鳞伤奄奄一息了。粗通医道的吕不韦立即清洗了鱼鹰游侠的伤口，清楚地记得大小伤口共是六十六处。然后用浸透药汁的大幅麻布将人包扎停当，抬上了铺有三层兽皮的密封辎车，亲自驾车昼夜兼程回到了陈城。商社的西门老总事已经接到消息，请来了隐居荆山的楚国万伤神医。大布打开，须发如雪的老神医看得一眼已皱起了眉头："此人内伤外伤新伤旧伤重重交叠，毒脓遍体，命在旦夕，老夫也是无能为力也。"吕不韦大急，一声闷哼栽倒过去。片刻醒来，老神医沉吟道："伤不难治，

毒脓难消。若得钩吻草三枝、鸩羽一支，或可有救。只是此物实在难觅也。”吕不韦霍然起身转身便走。也亏了是在这南北商旅交汇的陈城，两日之内，吕不韦居然以三千金的骇人高价从一个岭南大药商手中买得了两种剧毒之物。老神医将鸩羽入酒，再用人们闻之变色的鸩酒清洗毒脓渗溢的伤口，割去腐肉，又用钩吻草熬成的药汁浸布包扎新肉伤口。如此这般一月有余，鱼鹰游侠竟神奇地起死回生了。

三月之中，游侠只整日在后园林中默默转悠，即或在吕不韦为他举行的庆贺小宴上也是沉着黑脸一言不发。吕不韦也从来不说事体，只隔三岔五地到林中茅屋谈天说地请教剑术。游侠似乎不耐聒噪，对吕不韦的谈笑风生始终只是默然相对。一次终是难忍，举着大陶碗咕咚饮尽大手一抹嘴角道：“公既赎我，又救我命，有死事但说，何须整日絮叨！”吕不韦顿时闹了个大红脸，肃然一个长躬到底：“君为任侠，不韦从鲁仲连处闻名，心怀景仰故而救君。不韦救君，无买命复仇之心，唯愿与君死生一体图事而已。君但斟酌，若以为不韦所事当得君为便为，不当为则不为。不韦若有图报之心，天地人神灭之！”说罢径自大步去了。

旬日之后，一个月明风清的夜晚，吕不韦接到西门老总事急报，说从岭南运回的皮甲在洞庭湖北岸被山盗劫走大半。吕不韦郁闷心头漫步后园，蓦然却见林下一人赤身跪伏路口背负带刺荆条背上鲜血淙淙，分明正是鱼鹰游侠。大惊之下，吕不韦抢步上前解开荆条扶他起身，自己却一时喘息着说不出话来。游侠深深一躬，低沉地迸出几句话来：“公为大义商旅，我为风尘武士，与公生死一体共图大事，自今日始！”

没有说一句话，两人紧紧地抱在了一起，鲜红的血沾满了白麻布袍，滚烫的泪滴满了赤裸的身子……那一夜，两人痛饮了三大桶烈性赵酒，快语如风连绵不断，直到红日高挂谁也没醉。

游侠说他的本名叫荆云，是当年秦国商鞅的卫士荆南的后裔。商君死难，荆南安置了商君的诸般后事逃离秦国，先入墨家。老墨子死后墨家分崩离析，荆南晚年隐名居在了齐国海滨。三世以来，荆氏一族已达到三百余口，武风不衰，代有侠士。荆云出生，三岁开始修习武术根基，十五岁已经是一流剑士，二十一岁加冠，荆云的剑术节操已经在齐东地带有口皆碑了。时逢齐湣王苛政害民赋税繁多，荆云不堪乡里百姓叫苦，带领四乡民众交农罢耕。谁知齐湣王闻报非但没有免赋（劳役）减税（实物），反倒派来军兵缉拿首犯剿灭乱民。愤怒之下，荆云带领荆氏一族与罢耕农人三千余人连夜入海逃上了一座无名孤岛，所有举事乡民无一伤亡。荆云因此得鱼鹰游侠之名。三年后，荆云登陆采买渔船渔具，不意在即墨被官府抓获，定为不赦终身苦役，当即黥刑刺面押到齐南刑徒营单窟关押。两年后，成了无数绵绵蠕动在原野上的苦役犯之一。

燕军大举破齐，守狱齐军惶惶大乱。荆云极为警觉，立即策动刑徒们在一个深夜大举暴动。杀散惶惶官兵，就要结队逃往就近莒城寻找貂勃做抗燕义军时，燕军秦开部十万轻骑风驰电掣般卷来，将万余刑徒封堵在山口之内。守狱燕将查出了荆云是起事首领，许他以燕国刑徒营总领之官并减所有刑徒罪名，条件是他说服刑徒们安心迁燕做官府终身劳役。荆云怒斥燕将，断然拒绝。燕将大怒，将荆云捆在木桩上用皮鞭抽得半死，又关进了冰冷脏污的石窟。燕将不信世间有如此硬骨头，每日十鞭，非要打服荆云不可。虽日每血流如注，荆云却是一声不出，回到石窟则极为机密地做着联络刑徒们暴动越狱的谋划。若非那个传送消息的齐人老狱吏因说梦话泄风，酷刑之下供出了荆云，刑徒营的风暴在吕不韦到来之前已经再次爆发了……

吕不韦百感交集唏嘘不已，慨然提出要与荆云拜“刎颈”之交(注)。荆云默然良久，摇了摇头。吕不韦难堪不解。荆云说：“大义不在俗交。公图大事，不当死便不能死，何须为全一人之义轻了性命？生若我等武士，本是个战阵生涯，头颅悬于腰间说丢便丢。与公刎颈，全

小义而废大义，实则不义也！”吕不韦无话可说，请荆云出任商社总执事。荆云又摇了摇头说：“公所缺者非商道之才，实武士之才。譬若田单昔年经商，有两百敢死马队，非但保得商路无恙，且能撑持鲁仲连呼风唤雨纵横天下。荆云自认武才不差，定然为公谋得百人死士以济缓急。然却有四请，公须切实做到。”吕不韦肃然点头。荆云便说出了四个条件：一不参与商社任何事务，二不出席任何公开酬酢，三不对任何人泄露马队武士的姓名身世，四不接受除吕不韦之外的任何人差遣。

吕不韦记得，他郑重地接受了荆云的全部四请。

一个月后，荆云容貌大变，一个俊秀英挺的青年永远地消失了，站在吕不韦面前的竟是一个连鬓虬髯面若涂炭分不清年龄的精悍汉子。吕不韦热泪盈眶哽咽难言，虬髯汉子却一拱手去了。半年之后，吕不韦有了一支三十人的马队，两年之后，马队逐渐增加到一百一十六人，从此有减无增。荆云说，快速马队不若战阵大军，贵在精悍，百人足矣。所有这些骑士，都是荆云秘密物色的特殊死士，不是为民获罪而成刑徒，便是仇杀逃匿而成流民。荆云物色一个，吕不韦周旋解救一个，数年之间整整支出三万金之巨！

从此，吕氏商社的车队经最初两年的十多次实力闯盗关之后，从来没有出过大事。荆云不是一个草莽侠士，而是一个机谋深沉果敢明断的首领，他不断通过各种途径与各色盗群结交，十多年下来，山东六国畅通无阻。吕不韦深为感慨，几次对荆云叹息：“兄弟大将之才也！生逢战国之世正当其时，不若出世为将，不韦当全力襄助。”素来不苟言笑的荆云哈哈大笑：“倘若吕公一日为相，荆云自当为将！”一句话说得吕不韦也是哈哈大笑。

三年前商事收手，吕不韦要安置武士遣散马队，荆云却总是摇头，这件事便搁了下来。直到吕不韦咸阳归来，才说动荆云，开始动手诸般安置。荆云不闻不问，依旧恪守约定信条，恒常如一地住在峡

谷丛林，整日带着马队驰骋演练。今次前来，吕不韦似觉马队武士们有些变化，面具马甲整齐，直与秦国的铁甲锐士一般。本想问来，终因素来不干荆云马队铺排，也便没有说出，只是在心头压着一个心思：骑士们要走在我后，该如何疏通赵国关隘放行？

“先生，老总事！”越剑无扬着马鞭遥遥一指。

斜阳之下，一辆青铜轺车如飞而来，前厢驭手挽缰挺立雪白的须发散乱飘舞，一看便是西门老总事驾着吕不韦的高车来了。这辆轺车在吕不韦图谋入政长住邯郸后极少使用，一则是这辆车全部青铜打造华贵讲究三马系驾，行止太过惹眼；二则是轺车只有伞盖而无辎车垂帘，乘者或坐或站都被路人看得清楚，如此便多了许多路途应酬。今日西门老总事亲自驾着青铜轺车迎出仓谷溪，必有意外之事。

“西门老爹，何等事体？”勒马之间吕不韦高声一句。

“咸阳密使到了！”老总事也是刹车之间高声一句，又抖着马缰将车兜过喘息着笑道，“来人做派甚大，我驾出轺车迎你回去，免得

他人笑我商社寒酸。”

“咸阳？密使？”吕不韦大是惊讶，“奉何人之命？有书信么？”

“大势派也！”西门老总事咋舌一笑，“甚都不说，只说要见吕公。”

吕不韦下马登车笑道：“老爹也是，管他甚做派，我是我便了。走！”

五　一波三折　先机行险

夕阳时分，幽静的河谷山道罕见地热闹起来。

一队黑衣武士与一队红衣侍女清一色的黑马长剑，簇拥着一辆锃亮的青铜轺车辚辚隆隆地开进了仓谷溪庄园。远远看去，仿佛一团乌云托着雨后的太阳在山谷漫游。马队轺车之后，远远跟着一队嘎吱嘎吱大响的牛车，每车都苫盖着一张棕色的防雨牛皮，将高高隆起的车厢裹扎得极为严实，直是一座座小山在河谷蠕动。拐过一个弯道，河谷深处的山头上一座竹楼抖动着红色幌旗遥遥在望。青铜轺车中一声令下，前行骑士一马飞出摇着一面黑色小旗直奔庄园，报号之声回荡山谷："远方客来拜会吕公——！"

"敢问何方贵客？"正在忙碌的西门老总事闻报出来，实在有些不明就里。"咸阳客到，作速禀报吕公。"骑士勒缰圈马丝毫没有下马的样子。老总事呵呵笑道："大宾自远方来，也得有个名号，否则何以禀报？"

"多事！"骑士用马鞭一指，"你只说咸阳密使到，余事莫问！"

"贵客稍待。"老总事一拱手匆匆回了庄园，吩咐仆役停止善后忙碌立即收拾厅堂庭院，又到山腰书房对夫人陈渲禀明请她暗中指点诸般应酬，自己备好青铜轺车出了庄园。到得大门，见马队轺车已经到了庄园外车马场，后队牛车尚在络绎涌来，老西门连忙下车走过去对着青铜轺车一躬："老朽乃吕公家老。我家主东访客未归，请大宾进得庄园稍候，老朽去迎接主东。"

"不晓得吕不韦忙了。"轺车上一个楚音极重的黄衣中年人矜持地叩着伞盖铜柱四面打量，"以堪舆之学，此地有龙虎之象了！晓得无？"轺车左右两名颇显斯文的骑士连连点头呼应。中年人又转身盯住了西门老总事问："吕不韦通晓阴阳之学？"见西门老总事笑笑不置可否，又蓦然惊乍："咿呀！那辆轺车上等货色！家老用车了？"西门老总事谦恭拱手："禀报大人：此车为我家主东之高车，寻常不用。敢请大人随吴执事入庄歇息等候，老朽迎接主东片刻即回。""好说了！我

等等吕不韦无妨。”黄衣中年人矜持地笑呵呵下车，在武士们簇拥下进庄去了。

一路听老总事说了诸般细节，吕不韦心中的疑云越来越重。咸阳与他有涉者，唯蔡泽与华月夫人。蔡泽已有极为隐秘的籀文密书，再派密使显然蛇足了。华月夫人精明能事操持秘事尤为练达，纵是不知吕不韦与蔡泽之间的秘密而要给吕不韦预闻消息，又岂能派如此一号神道兮兮的人物来做密使？果真如此，又有谁能直派密使招摇入赵？太子嬴柱么？事关重大又是利害贴身，似有可能。然则，太子嬴柱秉性粘连少断唯王命是从，似乎又不是独行其是的人物。如此能是何人？老秦王么？吕不韦心中猛然一动，连自己也吓了一跳。以密使之势派，似乎只能是王命。老秦王晚年多有出人意料的密行，似乎也不能排除其匪夷所思之举——派一个善于作伪示形的秘事能臣前来，再以商事遮掩，实则给吕不韦部署嬴异人回秦之法？果真如此，必有后手。然则，秦赵断绝邦交多年，能有何等后手？使节无用，大军施压也无用，甚至是令山东六国闻之变色的黑冰台都对睡觉也睁着眼睛的赵国无计可施，老秦王又能有甚个后手？若无后手，派如此一个密使前来岂非还是蛇足？直到轺车进了火焰般的胡杨林山道，吕不韦还是理不出个头绪来。

“山后进庄。”吕不韦轻轻吩咐一声，轺车远远绕过庄园车马场驶进了草木荒莽的山谷。这是一条完全没有路径痕迹的密道，看去一片齐腰深的荒草，草下却是平整的车道。绕过山头，轺车进入了一座草木遮掩的山洞，停好车马，三人从山洞密道直接到了山腰的起居庭院。吕不韦吩咐西门老总事先去正厅应酬，越剑无带领几个仆役上山头望楼，自己进了书房。

陈渲刚刚回来，说厅中尚算安然，进庄人马连同牛车夫总共三十二人已经酒足饭饱，密使与两男两女四名随从正在厅中饮茶。“你没闪面？”吕不韦问得一句。陈渲摇头一笑低声道：“这个密使是楚人，如

何却是秦使？你须谨慎才是。”吕不韦心中猛然一亮，点点头出了书房，进得大厅一躬：“濮阳商吕不韦见过公子。”

“哎呀不敢了。”正中座案前的肥胖黄衣人呵呵笑着一拱手却没有起身，反倒是主人一般虚手一请，“吕公入座说话了。”吕不韦满面春风地坐到了下手，只笑吟吟看着黄衣人不说话。黄衣人悠然呷得一口热茶笑道：“初入邯郸，尚算可人。不想赵国经长平大战，竟没有被我大秦打得趴下，啊！”说罢见吕不韦依旧只笑不说话，径自一阵哈哈大笑，“吕公呵，我是华阳夫人与华月夫人的胞弟，芈亓，受命前来。”吕不韦这才笑道：“敢问公子封爵？官居何职？”黄衣人矜持地笑了笑：“吕公有士商之名，何以如此世俗？秦国那爵位官职，都是要血汗凭证方得做的，谁却歆羡了？芈亓只做个逍遥商，在秦楚间做珠玉皮革生意，强如封君封侯了。”吕不韦呵呵笑道：“不想公子贵胄，却与吕不韦有同道之好。公子若欲在三晋开辟商路，不韦可效犬马之劳。”黄衣人大笑一阵连连点头叫好，末了骤然凑近吕不韦低声急促道：“实不相瞒，两位老姐姐总想要我做做国事公差，鼓捣个封君爵位。我没那兴致，老姐姐就急。这次嘛，也是老姐姐逼我来也，说是要助她一臂之力，也给我挣得些许功劳。我要不来，还真不晓得邯郸有大生意，有吕公这等义士了。老兄弟跟我芈亓搭手，决然无差了。两三年谋个五大夫爵准定了！晓得无？”

“谢过公子。”吕不韦一拱手，“敢问两夫人托公子做何生意？”

“哎呀！夫人爵比王后只差着一等，用做生意？”芈亓的大笑中有着矜持有着鄙夷也有着恍然，信手从袖中抽出一个竹筒一晃，“看看，这般生意了。”身后一武士装束的少女立即双手接过捧给了吕不韦。吕不韦不理会芈亓神情，默默启开泥封掀开铜盖，抽出一卷羊皮纸展开，两行齐整的小字：

吕公如晤：王命秘颁，子楚立为太子嫡子。华阳夫人思子愁焦，派胞弟芈亓入赵援手，以保子楚早日归秦，吕公亦建不世大功。华月

手字。

思忖片刻，吕不韦笑问一句：“援手二字何指？”

“哎呀！如此一件大功送到面前，你却没事人了！”芈亓又气又笑地站了起来指点着吕不韦，“援手便是援手！你吕不韦一个商人，能办得如此大事？”

“公子莫急，送来大功，自有重谢。”吕不韦恍然一笑，向身后西门老总事低声吩咐了两句。西门老总事快步出厅，片刻推来了一辆精致的两轮小铜车。吕不韦一拱手道：“公子既是珠宝商路，不韦奉献一物，敢请笑纳。”老总事推过小车，当的一声掀开小车厢铜盖又揭去一层红锦——厅中光芒一闪，两厢灯烛顿时黯然。

“哎呀！”芈亓的眼睛立刻瞪直，“南海龙珠！晓得无？魏惠王才有了！”

“宝物藏于识家。自今便是公子之物。”

“哎呀吕公！”芈亓惊乍地笑着大步走过来伏身凑到吕不韦耳旁神秘地一阵咕哝，又回身对一个黑衣武士一招手，“你过来。吕公，有他万无一失了！”黑衣武士走过来神态稳健地一拱手：“在下芈戬，见过吕公。”吕不韦心知此人必是华月夫人当初交代给他而他却从来没有联络过的那位“黑冰台”族侄，笑着一还礼道：“不知两位如何谋划？公子如何行止？”黑衣武士道：“公子住邯郸，与在下监视平原君府，掩护吕公与子楚公子相机离赵。赵国若察觉追赶，我等断后！”见吕不韦沉吟不语，黑衣武士有些不悦，“不当之处，尚请见教。”吕不韦思忖道：“谋划并无不妥。只是敢请公子住在仓谷溪，不宜住邯郸。”

“哎呀！这是何道理？邯郸大市，不玩玩行了！”芈亓大急。

“恕我直言。”吕不韦罕见地没有了笑容，“邯郸‘黑衣㊟极多。公子奢华好酒秉性外向，万一有差，我等多年绸缪毁于一旦。敢请公子包涵才是。”

“岂有此理！”芈亓面红耳赤地挥着大袖叫了起来，“本公子王公诸侯见得多了，车载斗量！你吕不韦见过甚了？无非害怕赵狗而已！涉世浅，好大口气了！本公子偏住邯郸，做一回大事你看了！”气咻咻喘息一阵大袖一甩，“两个老姐姐给你带来十车秦货，抵得你那没用的龙珠了！走！”

吕不韦没有丝毫气恼，只对黑衣武士连使眼色。黑衣武士皱着眉头低声道：“我这族叔原本神道兮兮，痴犟！在下无法，吕公再劝只怕要出事，我上心防备便是。”吕不韦无奈地叹息一声，良久愣怔着说不出话来，听得车马声隆隆远去方才蓦然醒悟，立即唤来越剑无吩咐飞马邯郸去请毛薛两公。

天亮时分，毛公薛公匆匆赶到。听吕不韦一说事体，薛公大皱眉头，毛公勃然变色：“甚个夫人？饭桶！蠢鸟！”薛公摇摇手制止了毛公吼骂，思量道：“事已至此，最险者是这只蠢鸟再黏上异人公子，勾连出事端。老夫有上中下三策应对：上策，毛公设谋三五日内尽快将这只蠢鸟赶出邯郸；中策，公子与吕公立即物色隐秘新居，尽快搬入蛰伏不出，给他来个泥牛入海，待他无趣而归再相机而动；下策，异人公子搬迁新居，吕公原地不动应酬各方。两位以为如何？”

“嘿嘿，你老哥哥这上策只怕不中。”毛公将大案叩得梆梆响，

“没听说那只蠢鸟是个痴犟，身边还有个黑冰台侄子？要赶走，无非是酒徒赌徒市井痞子诸般人等骚扰不休，可那蠢鸟仗着财大势大，必定是非但不走还要硬对着大闹，届时召来邯郸官府，岂非将暗事做成明事？不中不中！”

薛公红了脸道："不中不中，你只谋划个中的来，急吼吼有用？"

"不韦之见，下策可行。"吕不韦一番思忖道，"中策似有不妥。若两方一齐遁去，反倒是着了形迹，只怕平原君府要先起疑心，缓急有变又不宜突兀出面，反多有不便。下策水到渠成。公子大婚时我等已经扬言公子要搬迁府邸。此正当其时也，禀报平原君也是顺理成章，只要那个黑冰台一两月查不出踪迹，便算过关。"

"吕公决断甚当！"薛公当先赞成。

"嘿嘿，也中。"毛公摇晃着白头，"要那黑冰台小子踏勘不出，老夫倒有一法，你等放心便是。只是嬴异人那小子要否事先叮嘱清楚，老夫心中无底也。"

吕不韦默然点头，思忖片刻道："此事不是太难，只要相烦毛公。"

"嘿嘿，对老夫也客套了？你只说个法子，甚个烦不烦！"

"卓昭冰雪聪明，只找她说明利害。"

薛公连连摇头："要是卓昭，该当吕公去说，毛公不管用也。"

"……"吕不韦尴尬地笑笑，一句话也说不出来。

"老哥哥懵懂！"毛公煞有介事地挖了薛公一眼，又得意地嘿嘿笑了，"如何忘了这小妮子也。中！此事老夫包揽，准定有用。"

又议得一阵将诸般细节靠实，匆匆用过中饭，三方立即分头行事：毛公去异人府邸稳住阵脚，并联结昔日酒徒赌友大行骚扰黑冰台的疑兵计；薛公陪嬴异人去信陵君平原君府邸拜会，借机请准平原君许其迁宅；西门老总事立即进入邯郸物色新宅，越剑无则带着一名精

明少仆便装飞马跟踪芈亓一行；吕不韦坐镇仓谷溪如常应酬部署善后。旬日之间，一切安置妥当，嬴异人迁入一处出城极为便捷的隐秘宅第，最令人担心的芈亓一行，也安然无事。

吕不韦大大松了一口气，眼见秋风萧疏行将入冬，与毛公薛公细密商议，定下了一条不着痕迹的出逃之策：秋冬之内一面缓缓疏通平原君与沿途各方关隘，一面将需要离赵入秦的诸般人士以各色名目在开春之前离开邯郸入秦，只留下吕不韦毛公薛公嬴异人夫妇与越剑无；来春启耕，六人六骑以踏青为名出邯郸悄然西行，一日之内进入离石要塞，使平原君无从觉察。三人反复计议揣摩了其中诸般细节，一致认定此策可行万无一失。吕不韦久经商旅秘事，立即做了周密部署：毛公薛公加嬴异人夫妇，只管交结平原君信陵君府邸上下诸般人等，务必成就“秦子楚不思故国，醉心赵酒胡女”的口碑，而使信陵君蔑视平原君松弛。吕不韦特意叮嘱最放得开手脚的毛公：“邯郸之举，譬如当年勾践之示形于吴王夫差，成与不成，便看此处！半年之内，公若挥洒得万金之数，大事底定也！”薛公摇头道：“吕公只怕老夫小本生意做惯了不敢挥洒，错也！此事须得有度，豪阔过甚犹不及矣！”毛公嘿嘿一笑：“老哥哥差矣！不韦老兄弟岂不知过犹不及？无非要你我另辟蹊径，花钱而不显铜臭，岂有他哉！我看中！老哥哥只场面定舵，铺排大雅有我，只不韦老兄弟不要事后心疼！”三人一阵大笑。疏通西行关隘与他人分期入秦的两件大事，吕不韦交给了西门老总事。这位老爹撑持商社事务三十余年，处置此等买路上路事务之老辣精到连吕不韦也自叹弗如，交给老人完全放心。

留给吕不韦须得亲自处置的一件大事，只有荆云的丛林马队。若如骑士们坚执之说，吕不韦与嬴异人等离赵后骑士们再散，便得先期筹得足够一年的粮肉及诸般用品，并得时时疏通赵国的邯郸将军，不使其以“剿盗”为名生出事端。这一切，若是吕不韦依然在赵，自然百事皆无。战国大商皆有护路马队是通行规矩，吕不韦又是长期供应赵国兵器材料的名商，任谁也不会为难。然若吕不韦带着秦国人质突然

消失，赵国岂能放过这支马队？一番思忖，吕不韦决意再次与荆云会面，务在明春之前妥善安置了这支义士马队。

火焰般的胡杨林中，商讨计议持续了一个夜晚。荆云与十位什长终于赞同了吕不韦的新谋划：马队骑士全数进入齐国即墨做骑兵，挣得官身后各人自选前程。吕不韦立即派人与齐国安平君田单联络齐军接纳事宜；一俟音信有定，或冬或春，马队便以护商之名离赵入齐。议定之后吕不韦心中大石落地，与骑士们整整盘桓痛饮一日，逐个听了骑士们的新近家境状况，记下了几个人要在邯郸了结的难题，趁着月色回到了仓谷溪。当晚吕不韦修书一封，派越剑无兼程赶赴临淄。入冬之际越剑无风尘仆仆地赶回，带来了田单回书：已经飞书即墨将军接纳骑士，开春之际马队即可东来。吕不韦倍感轻松，破例与即将先期入秦的夫人陈渲痛饮了一番，醺醺大醉。

冬日一天天过去，眼看河冰消融杨柳发出新枝，独守仓谷溪的吕不韦前所未有地不能平静。正月十五，越剑无从邯郸报来消息：芈亓在邯郸已经住遍了所有的上等客寓，腊月住定胡寓云庐不再挪窝，整日与三名金发胡女胡天胡地；原本说正月一过要回秦，近日却说要买下三名金发胡女带走，正在与胡寓主东讨价还价，一俟买定便走；芈亓笃信阴阳之学，上路日子选在了“龙抬头”的二月初二。毛公薛公也是日有佳音：嬴异人新宅第宾客不断，与邯郸名士已经非常交好，也成为信陵君平原君两府的座上大宾；在薛公周旋下，信陵君已经答应举荐嬴异人给平原君，请平原君为嬴异人在赵国谋得一个大夫爵位；说定那日，信陵君哈哈大笑，说人质公子如嬴异人者，异数也！异人在平原君酒宴上兴致勃勃地说到春日踏青，平原君当即欣然拍案：“二月踏青放歌，公子可与国人同游，品我雄强赵风也。倘有中意女子野合，可破例城外露营一宿！”此言一出，举座哄然大笑……

一切都出乎意料地顺利，吕不韦心下反而不能平静了。

正月末这一夜，吕不韦几次从梦中惊醒，心头怦怦直跳，裹衣而起，在燎炉前盯着红幽幽的木炭转悠起来。是高兴得心潮难平么？不是！吕不韦清楚地记得，这种心悸生平只有一次，那是田单火牛阵大破燕军的前夕，他乘大海船亲自押送猛火油与油脂松木的那一路。若说当年还掺着几分初经大事的紧张恐惧，目下这件大事却已经是绸缪已久处之泰然，还能是紧张恐惧么？不是！吕不韦从来不凭神秘兮兮的邪说断事，却也隐隐约约地相信魂灵深处的警示——心象异常，必有异事！如此说来，谋划中有漏洞？

怔怔凝视着发白的木炭火反反复复地斟酌分解着每一个细节，吕不韦依然莫衷一是。窗外霜雾弥漫，细微的刷刷声弥漫天地如同万千春蚕在吞桑吐丝。突然，眼前燎炉“啪！”地弹起一个爆花，一片带着火星的炭灰打上额头，烫得吕不韦一个激灵，心头猛然一道闪亮——芈亓！最可能出事的环节！如此一个不伦不类的人物在邯郸大张旗鼓地挥霍一秋一冬，以平原君信陵君之老谋深算竟不能觉察？再想回来，若你吕不韦是平原君，觉察了这天大秘密又当如何处置？

吕不韦心头猛然一颤。

正在此时，一阵急骤的马蹄声敲打着冻土在峡谷中如战鼓雷鸣。庭院战马尚在嘶鸣喷鼻，越剑无已经裹挟着一阵寒风冲了进来：“先生，出大事了！暮色时分，芈亓带着一个胡女，与几个士子模样的醉汉出了胡寓，至今未归！我等三人已经秘密打探了三个时辰，还是没有踪迹！”

一阵冰冷倏忽漫过身心，吕不韦骤然生出了一阵身临悬崖绝境的眩晕。他牙关狠狠一咬，挺直了摇晃的身躯，心头豁然明亮——平原君也一直在示形作伪以静制动，眼看芈亓要拔脚回秦，悄然收网了！“不用找了，人在平原君府。”吕不韦向越剑无摆手一笑，随即低声吩咐几句，两人匆匆大步出了庭院。

此时的平原君府邸，灯火通明弦歌声声。

依照久远的习俗，正月年节的最后一日是要聚酒大宴的。“年”是一个蕴涵深远的最大节候，过法也极是漫长讲究：腊月便开始敬天敬地向天地禀报年来祈祷，“年”初是举家欢乐享受天伦，随后几日渐渐延及族人亲戚，“年”中（后世称为元宵节）社火，弥漫村社乡里一团红火，“年”末则是宾朋大聚。年末之重要在于窝冬之期真正结束，春日耕耘真正来临，最后聚得一日共勉痛饮就此开元，显得分外不同寻常。还在“年”初之时，平原君约定了与信陵君并一班名士在自家府邸年末聚饮。客居他乡的信陵君无心此等应酬，推辞笑道：“你那府邸官事忙乱，要聚饮到我破园来。”平原君神秘地一笑：“还是我那里，聚饮事小，教你看一出滑稽戏。”信陵君淡淡一笑浑没在意。

年末这日雨雪纷纷，午后有高车驶到信陵君府邸门前，却是平原君门客总管毛遂亲自驾车来接。信陵君不好拂意，知会一班门客名士相跟了去。进得平原君府邸，最大的第二进庭院全部搭起了牛皮帐篷，三百多张大案密匝匝摆开，百余盏红丝风灯悬吊一圈，照得大帐院一片通红。身处帐中，天外雨丝雪花摇曳飞舞，帐内酒香弥漫冠带满座，别有一番况味。待信陵君与门客名士就座，平原君高声宣布开鼎。酒过三巡，天色黑了下来。正在司礼高声宣呼舞乐登场之际，平原君一扯邻座信陵君衣襟眼神示意，信陵君起身跟着出了庭院大帐。

绕过一片冰封雪雕的大池，是第三进书房。两人落座，侍女捧来滚烫飘香的煮茶。信陵君品茶不说话，分明是要看神秘兮兮的平原君如何抖开滑稽戏的秘密。平原君却是笃定，对信陵君狡黠一笑，啪啪两掌。

掌声方落，一股醺醺酒气裹着一个肥胖的皮裘黄巾人从大屏后摇了出来，摆得几摆，黄巾人终于飘手飘脚地坐到了旁边一张案前，一阵大喘气道：“快！快送我回胡寓云庐了。云庐！晓得无？否则，有，有你两老匹夫好看了！”平原君突然拍案：“芈亓！实在说话，你入邯

郸意欲何为？借醉隐瞒无甚好处！”黄衣人猛然一个激灵：“你，你等何人？这是甚个所在了？”平原君微微冷笑：“老夫平原君赵胜。座上大宾，赫赫信陵君魏无忌。你还想如何？”

突然，芈亓肥厚的嘴巴张得酒爵一般：“你？不怕秦国了！”

“长平大战都没怕，怕个老之将死的嬴稷么？”平原君哈哈大笑间突兀变脸，“若得不信，老夫立即将你这楚秦肥子塞进虎笼，扒出五脏六腑，看老秦王却能如何？”

芈亓骤然失色，忙不迭扑地拜倒不断叩头：“不能不能了！两公子大名如雷贯耳，只是此事重大，委实不能泄漏，晓得无？唯求两君明鉴了！”

平原君学着芈亓的楚音揶揄笑道：“晓得了晓得了，只你对我说我不对别个说自不会泄漏了，晓得无？”“晓得了晓得了。”芈亓呵呵笑着，“我对你说你不对别个说，便不会泄漏了。真是！我如何想勿到此番道理了？”

一语未了，信陵君忍俊不禁，噗的一声将一口茶喷得满案水珠。平原君浑然无觉只淡淡一笑：“那便说了，说晚了我就对别个说了。”芈亓忙不迭摇手道：“不可不可万万不可，对别个一说岂不泄漏了？”平原君笑道：“你说我便不说，你不说我便说，晓得无了？”“晓得晓得，我说我说了！”芈亓哭丧着脸喘息一声，“不！先来一大桶凉茶再说，我心烤在燎炉上，冒火了！”平原君呵呵笑道：“心烧没事了，才说得利落了。说完了再茶，凉茶还得热茶晾凉不是了？”“也是了。”芈亓转着混沌的眼珠呵呵笑着，“说了无妨，实在也不是大事了。秦王立嬴异人为太子嫡子，秘不示外了。华阳夫人怕日久生变，急欲使异人早日回秦。华月夫人派我做密使，前来襄助吕不韦，要公子早日离赵回秦了。”

“吕不韦与此事何干？”一直沉默的信陵君突兀一问。

“不晓得了！老姐姐只说找到吕不韦便是大功，其他也没说了。”

“你见了嬴异人几次？他要如何离赵？”信陵君又追一句。

“谁见过嬴异人了！”芈亓嚷嚷着，“我是按图索骥，他却没踪迹了！能找见公子，我赖在邯郸吃这西北风了！你不说我还想不起了，你说了我要问了！你，你，说！赵国将公子藏在何处了？你敢杀他了？说，说了！”

“坐了坐了。”平原君轻轻一推踉跄打圈指点呼喝的芈亓，宽大的皮裘裹着黄巾醉汉颓然跌到案前。平原君跟着笑问：“既没找见嬴异人，你为何要走了？”

“你你你甚都要问了？”芈亓骤然红了脸吭哧起来，“我为特使，不得回国复命了？再再再说，好了好了说也无妨了！我得了两个女宝，要不走你抢了我找谁去了！”

“两夫人如何选得你做密使了？”

“不晓得么？”芈亓得意地笑了，“入秦芈氏中，我芈亓最周全干练了！”

见信陵君一副厌恶神情，平原君硬生生憋住了笑意一挥手，大屏后出来两个壮汉将醉醺醺的芈亓架了出去。芈亓回头嘶哑着嗓子兀自嚷嚷着：“记住了不能对别个说了，说了便是泄漏了！凉茶凉茶，你不作数了！”

厅中一片寂然。平原君看看信陵君冷峻沉思的白发黑脸，想笑也笑不出来了，思忖片刻问：“如何处置？君兄可有对策？”信陵君突然拍案，倏忽一脸杀气：“扣下嬴异人！斩首吕不韦奸商！”“好！”平原

君一拍掌哈哈大笑，“英雄所见略同！六国命运又有转机也！”信陵君长嘘一声笑道：“你是有备而出，好自为之也。只不要走了吕不韦。嬴异人只是个鞭下陀螺而已，对山东六国还有用。”平原君点头一笑，回身挥手召过站在书房入口的府邸总管吩咐道：“家老亲驾我车去子楚府邸，代我邀他来府聚饮，说信陵君要与他切磋兵法。”家老匆匆出厅，平原君对着门厅一拍掌道：“将军请进。”随着话音，厅外嗵嗵脚步，旋即砸进来一个须发雪白皮甲胡服的老将：“末将赵狄，已等候将令多时！”平原君肃然拱手道：“老将军，今日要务干系重大，许成不许败，方请准赵王调来将军。老将军乃赵国王族谋勇双全之骁将，定可当得大任！”赵狄赳赳挺身：“平原君但下军令，末将万无一失！”平原君从袖中抽出一支灿然发光却比寻常令箭短得许多的金令箭举起道：“老将军带精锐骑士三千，赶赴武安至滏口陉的各条要道，设置关卡严加盘查！若遇不持我令强行过关者，当即拘拿。拘拿不能，格杀勿论！老将军，放走一人一马，你我提头去见赵王！”赵狄慷慨拱手，“嗨！”的一声嗵嗵砸将出去。

“主书。”平原君轻轻一声，一名红衣文吏已经站在了面前。

“你持我丞相官文前往邯郸将军府传令：自明日卯时起，邯郸各门立即戒严盘查；将吕不韦图影张挂，遇得此人立即拘拿！”

“为何不从今夜开始？”见书吏出厅，信陵君问了一句。

“我反复思谋，心中有底也。”平原君悠然一笑，“一则，我数月未动，此时秘密拘拿芈亓，吕不韦毫无觉察，断不致今夜漏网；二则，今夜适逢年末，国人昼夜出入城门川流不息，毕竟不是起战，年末夜大军森煞多有不便。”

“半年前吕不韦就住在城外了。”

“可嬴异人一直在邯郸城里，”平原君笑了，“没有嬴异人，吕不韦单独逃走值得几何？此中轻重，此等奸商自己有数。君兄多虑也。”

“赵国如此笃定，无忌夫复何言？”信陵君淡淡一笑站了起来，“方才韶乐奏得极妙，一个女乐工竟能操得编钟，我要再领略一番。”

“哎呀，一个女乐工你倒是上心也！”平原君哈哈大笑一阵突然低声问，“嬴异人来了你不在好么？此人身价已涨，不能少了礼仪。”信陵君又是淡淡一笑：“年末之夜，小民也是围炉聚饮，况乎异人？先前未约，夜半请人，不会来也。”“你我相请，庶子岂敢不来！”平原君觉得信陵君话味有异，红着脸嚷了一句。信陵君毫无争辩之意，还是淡淡笑道：“也是。来了派人知会一声，我奉陪。”说罢径自出门没入了纷飞雨雪。

吕不韦两骑飞驰邯郸，进得西门时丑时更鼓刚刚打响。

一进西门，吕不韦将马匹交给了越剑无，吩咐他在最靠近城门的一家相熟客栈喂马等候，自己徒步匆匆地冒着风雪到了嬴异人的新宅。西门素来是邯郸的城防要害，靠近西门的民宅商铺都是赵军战死官兵的遗属，叫做止戈坊。每遇战事紧急或大搜罪犯，这止戈坊都是赵军极少光顾的地带。吕不韦之所以赞同西门老总事的选择，将嬴异人的新宅安置在这片外表极为寻常的民宅区，除了出城西去便捷，是芈亓与黑冰台很难找到此处。对平原君的理由却是：“公子好兵，止戈坊与信陵君府邸后园相邻，能多多拜会修习。”吕不韦记得，当初平原君连问也没问便大笑着答应了，如今想来，老谋深算的平原君分明是将计就计。所幸的是，经过西门老总事以种种义举名义的疏通，止戈坊的国人们对这位贵公子非但不再冷眼相对，反而是一片颂声处处给以方便。越剑无能在夜半之时进入客栈喂马刷马等候望风，自是这日渐疏通的功效。

匆匆走进一条小巷，几个醉汉笑着叫着迎面摇摇晃晃撞来。吕不韦知道这是毛公示形于黑冰台的酒徒疑兵，说声我有急事找毛公，拨开几人挤了过去。几个酒徒倒是明白，一听是找毛公，立即笑闹着转悠到巷口去了。吕不韦匆匆走到小巷最深处一座不显眼的石门前，正要敲门，石门已轰隆拉开，毛公正一头出来与吕不韦撞个满怀。

“吕公？嘿嘿，巧！”

“毛公？是巧！薛公可在？”

“老夫觉得不对也！”毛公一把将吕不韦扯进门后喘息着，“方才，平原君突兀派人来邀公子聚酒谈兵。老夫汗毛一乍！你说怪也不怪？”

“公子去了么？”吕不韦声音很低，又急又快。

“嘿嘿，能去么？我与薛公挡了驾，说明日三人专程拜会。”

“天意也！”吕不韦长嘘一声，吩咐站在门后的自己的昔日执事目下的异人府总管，“立即关闭前门，打开两道偏门等候；知会仆役人等立即收拾好马匹，衔枚裹蹄，不要车辆，半个时辰内收手待命！快去！”总管嗨的一声关了石门，转身大步匆匆去了。吕不韦转身一拉毛公，边走边说，到得第三进庭院，说得毛公已经是额头冒汗连骂平原君阴鸷老鸟竟使得老夫吃跌。到得红灯高照的门厅已经是满脸涨红，一脚踹开大门冷着脸撞了进去。

“毛公！吃醉了？”正在与薛公及几位名士谈笑斗酒的嬴异人惊讶起身，“你不是有事走了么？”薛公极是机警，一看毛公从来没有过的肃杀黑红脸心知有异，掷开酒爵过来要扯毛公到僻静处说话。毛公不理会，竹杖当当敲打着门框一拱手喊道：“老夫失礼！老夫被几个老赌徒纠缠上了，要借公子府邸赌它一夜！诸位请作速离开，免得赌鬼酒

徒脏污碍眼！”厅中一阵惊愕沉默，嬴异人正要发作，十多个名士已相互看看嘴角带着轻蔑的冷笑纷纷走了。

眼看一干人等出了庭院被总管领走，吕不韦从阴影处大步进厅，对沉着脸喘息的嬴异人与薛公低声一句：“情势危急，我等须立即离开赵国，迟则生变！立即收拾，半个时辰后出门！”

“甚甚甚甚也！”嬴异人惊讶莫名黑着脸霍地起身，急得分说不清，“甚是甚呀，出了甚事？好端端逃命么！吕公吕公，你甚时怕成如此模样？当真咄咄怪事！”

“正是逃命！”吕不韦一声低喝，素来满面春风的脸膛一副肃杀，“陡变之时无暇多说，除非嬴异人要客死他邦！这里不用你管，快去教夫人收拾。”

“哎呀吕公！”嬴异人大急，“她她她，她已有三月身孕，如此逃法不是要她命么？我不走！我陪她！要死一起死！！”

“公子听我说。”吕不韦冷冰冰站在对面，“赵姬之事我有安置，自不能教公子未来长子连同亲娘毙命于不测路途。只是她须得与你先行分开，各自平安后自能聚合。”

“冰天雪地，你，你要她去何处？！”

“嬴异人！”薛公早已经理会得危机迫在眉睫，第一次厉声喝出嬴异人名讳，“吕公商旅沧桑数十年，重然诺明大义素不负人，你竟疑心！赵姬是谁？你不清楚么！吕公能不妥善安置？身为王孙公子未来国命所系，紧要处如此颟顸，我等有眼无珠也！”嬴异人顿时愣怔默然，脸色铁青喉头一哽，一口鲜血竟“哇！”地喷了出来！毛公抢步上前，一颗大如黑枣的物事利落塞进了嬴异人口中。倏忽之间，嬴异人

睁开眼睛霍然起身大步匆匆地走了。薛公说声老夫去看，便跟了出去。

毛公一拉吕不韦低声道：“我那是方士急救奇药，入口即化，大约管得两个时辰。这里还有两颗，你带了应急。不借外力，我看这小子撑持不住。”吕不韦想也没想道：“你手法娴熟，何须我带着？”

“你也懵懂！”毛公点着竹杖，“老夫与薛公不能走也！”

“岂能不走！”吕不韦大急，“我等一走，平原君要找替罪羊，老哥哥岂非坐以待毙！”

“嘿嘿，你老兄弟事中迷！”毛公当当点杖，口中炒豆般快捷，“一是我俩老迈不善骑乘太累赘！二是邯郸需要善后，省得你另派干员护送赵姬！三是老夫两人有信陵君交谊，死不了！还有个四日后告你！再说客套，拿着药！”陡然之间，吕不韦热泪盈眶，对着毛公深深一躬。

此时，厅外一片匆匆脚步，嬴异人拉着赵姬与薛公一道走了进来。异人已经是一身黑色劲装外罩翻毛皮袍手持短剑，显然准备上路。赵姬火红长裙雪白皮裘，面色通红腰身初现，灯光之下倍显丰腴明艳。自各个大婚，吕不韦始终没有再见这位赵姬。此刻，心中那个奔放美丽的少女一夜之间陡然变成了一个风韵无限的少妇，心头不禁怦然大动，几乎脱口喊出卓昭小妹。突然一个激灵，吕不韦死死咬紧牙关，终是平息了心绪。然而，他却无论如何当面叫不出赵姬这个名字，稍一沉吟平静利落地吩咐道：“夫人与老仆侍女留下，由毛公薛公安置。我带几名干员与公子离赵入秦，目下便走。”

“夫人……”嬴异人哽咽一声猛然抱住了赵姬，“你要受苦也！”

“丧气！”赵姬红着脸推开了一双臂膊，点着嬴异人额头，“大事听吕公，万无一失，记住了？”异人噙着泪水殷殷点头。赵姬又回过身来，对着吕不韦略显艰难地深深一躬，一句话不说走了。毛公点杖笑道：“嘿嘿，生离死别一般。走！我老兄弟送你等出门。”

趁着纷纷雨雪茫茫夜色，吕不韦越剑无与两名在异人府做事的精干执事共嬴异人五骑，出了熙熙攘攘的邯郸西门，飞驰西北方向的武安官道。这是吕不韦早早谋划好的一条万不得已时的密逃路线——出武安要塞，过滏口陉峡谷，穿越上党再东南直下安邑渡河入秦。这是一条经过反复踏勘揣摩的路线。其间要害在三：其一，邯郸经武安抵滏口陉只有二百余里。秦昭王两次攻赵大败后上党复归赵国，赵军在滏口陉至邯郸间已经不再严密设防盘查，吕不韦遴选的北胡骏马一个多时辰可飞跃这段赵国本土。其二，上党虽名归赵国，然却只十万步军驻守，不可能做到所有要道隘口都有防守；吕不韦曾派出一个驮货马队探路，全部走无人防守的隘口要道，三日穿越上党没有遇见一个赵军。其三，秦军虽退出河东郡，但魏韩两国也无力无心派出大军驻守这随时有可能丢失的老本土，只在名义上设官理民，关防盘查几乎完全放弃；出得上党一进河东，渡河没有障碍。吕不韦警觉即动，走得虽然仓促且又是雨雪交加，但也有一样优势：人少马快没有任何拖累，天色大亮霜雾消散前至少还有三个时辰，完全可悄然越过滏口陉进入上党。只要进入上党山地，平原君纵然派军追赶，在纵横交错的峡谷山道中也是无能为力。

五骑越过仓谷溪谷口，前行二十里便要进入武安防区。马队刚刚进入一片黑黝黝的胡杨林，斜刺里马蹄奔腾，遥遥传来一声长喝：“前方虎口！勒马慢行——！”

“勒马！”吕不韦低喝一声，五骑未及停稳，斜刺马队已经风驰电掣般隆隆卷到面前。微微雪光之下，但见人人黑铁面具坐下战马皮甲裹住头身，手中战刀一片青光，威猛森森一片杀气。吕不韦惊讶喘息

着尚未开口，当先一骑已经铁塔般矗在了身前：“吕公！情势有变，武安道已经重兵把守张网以待，快随我来！”吕不韦冷冷道：“荆云，你我有约：你当率诸位义士东入齐国。”“吕公，我等任侠操守无须多说！快走！”黑铁塔面具后的声音带着尖锐的嗡嗡振响。吕不韦却没有动：“荆云，你如何知道我此番行踪？”铁塔面具嗡嗡又起，口气严厉果决：“吕公！大义当前，琐事何论！除非吕公自毁大计，否则不要争执！”说罢不等吕不韦说话转身便是威严不容辩驳的军令，“吕公五骑居中，越剑无率十八骑护卫！主力马队各成锥形三骑阵，四周散开拱卫！哨三骑前行三里探路，吴钩九骑断后！沿途但以兽鸣为号，不得出声！起马！”

一阵隆隆如雷的马蹄翻滚，吕不韦五骑不由分说被卷进了马队，狂飙般卷出了密林山冈，没入了雨雪交加的沉沉夜幕。

六　长歌当哭兮　大义何殇

黎明时分宾客散去，平原君方才疲惫上榻，一觉醒来满室白亮，不禁一惊，连忙下榻来到廊下，却见北风呼啸大雪飞扬夜来雨雪交加的开春征候竟陡然转向。回来再看铜壶滴漏，那支竹针正正地指着午时。喊来侍女问可曾有过军报？侍女回说没有。平原君吩咐备汤沐浴。热水泡得一时，换上已经被丰腴的侍寝侍女在怀中焐得温热馨香的轻软细麻布短装，再披上一件绒毛足有三寸的白狐裘，平原君方才精神抖擞地坐在燎炉旁开始用餐。虽然已经年逾花甲，平原君赵胜却是老当益壮雄风不减当年，每饭必大吞一只肥羊腿六张厚胡饼三升老赵酒。今日静候佳音，平原君分外舒心，兴冲冲将专职侍饭的金发胡女拥入怀中折腾一番而后不亦乐乎开吃。

“主君，赵狄老将军急报！”主书急匆匆进了膳室。

“念。”平原君捧着肥大的羊腿头也没抬。

“我军如令张网，日夜无获。斥候探察：一马队于清晨雪雾中越过漳水，进入阏与谷口，快捷隐秘不似商旅，末将疑为吕不韦逃赵！请令定夺。”

当啷一声大响，肥羊腿砸在了铜鼎盖上。平原君一把推开偎在大腿上的金发胡女，霍然起身厉声连串喝令：“传令赵狄：当即飞骑插往晋阳官道守住阏与谷出口！无论何人骑队不许越过晋阳！百骑立赴仓谷溪，庄中人等一体拘拿！胡马飞骑整装待命！”三道军令出口，主书“嗨！”的一声转身便走，却与大步进门的门客总管毛遂撞个满怀。毛遂前来禀报，仓谷溪庄园与嬴异人宅第都是空无一人，谷口猎户说昨夜多有马蹄声，吕不韦与嬴异人肯定已经逃走。

“岂有此理！”一声怒喝，平原君骤然变色。

方才还心怀侥幸，他要等待仓谷溪有回音后再做决断，以免落得临事慌乱的笑柄。尤其是信陵君在邯郸，每出大事，士林国人总拿信陵君与平原君比对，进而滔滔不绝地议论战国四大公子的种种短长。自己若处处落得口碑下风，在山东六国会失了人望。四大公子以邦交合纵抗秦共保成名，若没了六国共同认可的声望，在赵国根基也会跟着松动，平原君如何能不上心？可巧信陵君昨日有言，问他何不今夜开始？他回答得那般笃定，其实是从心里一直蔑视着这个吕不韦。一个与他多年交接兵器买卖从来都是满面春风言不涉政只会算计钱财得失的商人，能有几多处置大事的军国才能？卷进邦交政事无非不自量力而已。唯其如此，平原君对吕不韦从来都是给足面子而不做实交。给足面子者，赵国需要此等兵器大商也。不做实交者，王族贵胄与俗流商贾不可同日而语也。虽说早早便盯上了芈亓疑上了嬴异人吕不韦，可他偏偏就是不收网。他要尽情戏弄这一班不知天高地厚的谋政者，要教秦国将这对儿蠢公子蠢商人的身价抬得天一般高时，再亮出他平原君赵胜手中的囚笼钥匙，你纵天般价，也须得向我赵国来讨个活人回去。火候不到，嬴异人不是太子嫡子，囚禁他杀死他徒然种恶

招来天下骂名，还给秦国留下了一个随时都可以起兵发难的借口。平原君非常清楚，嬴异人渐渐现出储君人选之势，赵国便不能肆无忌惮地杀剐了之。此中要害，在于借既定的囚居人质之便恰到好处地要挟秦国，不失时机地订立永久盟约，确保赵国不受威胁。可嬴稷这个老匹夫太过狡诈，硬生生将个王孙人质撂在赵国不理不睬，让赵国无处着力。要与此等老枭斗法，自要耐得性子。你不理我也不理，是只死老虎也要“质”在赵国，直到这死老虎变成有价值的“王”老虎。人质本意，原是以王子王孙为质押，保证出质之国不犯受质之国，若有进犯，受质国可名正言顺地处死人质。当年秦国为了麻痹赵国也为了破开山东合纵，派出嫡王孙身份的公子异人到赵国做人质。可不到几年，秦国便与赵国展开了一场旷古未有的长平大血战。照天下公理，赵国杀死嬴异人天经地义。可赵国没杀。因由是平原君力主不杀。后来的事实证实了平原君的洞察烛照——唯其不杀人质，秦国失义于天下而有所顾忌，列国合纵抗秦则成大义之举，如此可保奄奄一息的赵国喘息过来。

平原君的深谋远虑获得了山东六国有识之士的衷心拥戴，一时与信陵君成为抗秦中流砥柱。十多年之间，平原君最充分地利用了这只人质死虎——允准吕不韦之请，许嬴异人不出邯郸以自由身交游走动；赞同信陵君推波助澜，使嬴异人成为“名士”而不动声色；秘密探知了吕不韦居赵入秦之动机而浑然不觉。平原君等待的，正是嬴异人成为秦国关注的重要人物。终于等来了这个时日，秦赵邦交也出现了微妙的转化：秦赵两国的商旅之路开了，秦军不再咄咄逼人地袭击上党骚扰赵国了。恰在此时芈亓入赵，平原君本能地预感到与秦国邦交大战的时机到了。此时此刻，却突然消失了两个要命人物，匪夷所思也！

“胡马飞骑！老夫亲追！”瞬间愣怔平原君铁青着脸一声大喝。

飞扬的大雪陡然收刹，半掩红日从厚厚的浓云缝隙向茫茫雪原洒出刺眼的光芒。红色胡服马队隆隆雷鸣般扑出邯郸西门，风驰电掣直向西北官道。这是平原君的护卫亲军，天下赫赫大名的胡马飞骑。骑士两百，人皆精壮猛士马皆雄骏无匹，人手一口赵武灵王创制的四尺长厚背战刀，一张王弓一壶二十支铁镞长箭一把精铁打造的近战短剑；每骑士配置两匹战马轮换骑乘，长途奔袭追击最是快捷迅猛无与伦比。平原君久事纵横，常在列国间奔走急务，行止第一要务便是一个快字。这支马队成军三十年，骑士战马已经更换了三代，人马尽皆年轻力壮，中原大地之内任你艰险崎岖从来都是电闪雷鸣朝发夕至。今日大举出动，声势自是惊人，引得邯郸国人争相追出城来引颈观望，眼见皑皑白雪中火焰般马队弥天烧去，处处一片惊叹。

一接赵狄军报，平原君料到吕不韦是要出阏与峡谷，经晋阳(注)外山道进入秦国的河西军离石要塞(注)。就实而论，在此之前平原君确实想不到吕不韦会走如此一条险狭路径。他的预料是，即或吕不韦要逃，也会走武安滏口陉上党，从河东入秦一线。吕不韦是商人，这条路径虽然远了些，但却是商旅道所熟悉的路径，尤其是得到吕不韦曾经两次派马队走这条路运货入秦的密报后，平原君更加确信无疑。派赵狄率三千精锐骑兵守住武安之滏口陉的各处要隘，为的正是要在上党之前的赵国老本土布下罗网，以防吕不韦万一出逃。而今，吕不韦非但抢占得半夜先机逃走，而且走了这条只有大将之才方能想到的路径，委实是平原君所无法预料的。盖因此路阏与谷横亘当前，素来险狭车马难行，在马服君赵奢血战胜秦之后，其险名更是昭著天下。商旅运货虽也图近便，终是要车马牛易行货物安全，从来不走这条车不能方轨马不能并行人入其中如同洞穴的险道。只有将兵轻骑奔袭者，才以此路为上选。根本原因只有一个——阏与谷人马过多反而施展不开，但有一支精锐马队冲破阻拦，此路是入秦之最近便道。当年秦将胡伤从阏与谷攻赵，为的便是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逼近邯郸；马服君轻兵奔袭阏与谷死战截杀秦军，为的也是这咽喉地带最能出奇制胜。

这个吕不韦竟能从此路出逃，足见其有兵家将才。毛遂急报之后平原君骤然清醒，目下已到最要紧关头，再蔑视这个吕不韦只怕多年绸缪的保赵大计要功亏一篑。亲自率领自己的胡马飞骑追击，是一定要在晋阳之前拦截住两个要犯。

荆云马队出了仓谷溪一路西北飞驰，晨曦初露时到了阏与谷口。

秦赵为敌后，阏与谷成为与滏口陉及武安并列的三大要塞。之所以成为要塞，在于它是邯郸与晋阳之间的最便捷通道。秦国从河西的离石要塞出兵越过晋阳东来，若阏与失守，一日可抵达邯郸城下。唯其如此，阏与谷出口（北）城堡始终驻扎着五千长于防守的重甲步兵；中段一道石砌长城飞架两山，有三千配备大型弩机的弓箭营驻防；入口（南）城堡则只有两千轻骑兵驻守，一千谷内，一千谷外。这是赵奢在阏与之战后提出的三段防守谋略，当年的赵惠文王欣然赞同，从此成为阏与要塞的防守传统。

吕不韦久闻阏与要塞壁垒森严，一路只疑惑这百人马队如何冲杀得过去。担心是担心，吕不韦始终没有问得一句。他熟知荆云的将才谋略，自己聒噪絮叨只能徒乱军心，当此最危急关头，放手随他调遣才是最明智的抉择。

大雪飞扬迷离，天地一片混沌。吕不韦突然听得马队中一声低喝，所有战马倏忽间变成了从容小跑。前队哨探同时飞出一骑冲向皑皑高山，举着一支粲然生光的金令箭遥遥高喊：“平原君令箭！百骑队急赴晋阳要务——”喊声未落，人马踪影淹没在了茫茫雪雾之中。片刻之间，半山中一声响亮的铜锣接着是一吼：“马队过——”

飞越山口时，吕不韦才在蒙蒙晨曦中恍然注意到身边马队一色胡服皮甲，与赵军一般无二，心头不禁猛然一热。荆云既能将平原君的金令箭打出且经过了赵军辨认，必然是有备而来。如此一想，自己的行踪消息与诸般谋划荆云也是早早留心了。既然如此，荆云为何不说

给自己？蠢也！心念一闪，吕不韦暗自骂了自己一句。荆云若是先说了，其时胸有成算且与马队有遣散之约的自己能接受么？

纷乱思绪之中，马队进了天下闻名的阏与“鼠穴”。马服君赵奢将阏与峡谷叫做鼠穴，实在是名副其实。两山绵延夹峙，谷底一线迂回曲折，时有突出岩石磕磕绊绊的羊肠小道，两边山坡陡峭林木苍莽怪石嶙峋洞窟散乱密布，任你车马入谷，只能一线独行。然则，这支马队却是奇特，不见任何命令也没有骑士下马，一进谷口马队便悄然成了单骑衔尾，蹄声沓沓从容走马，所有的路障都被极为灵巧地躲了过去。便是吕不韦嬴异人两骑，在马队越剑无用一支长杆恰到好处的指点下也走得十分顺畅。走到中段飞长城下已经是将近午时，飞扬的大雪将峡谷捂罩得温暖寂静，竟使吕不韦生出一种奇特的欣慰来。交验令箭之时马队停息了片刻，还是没有任何命令，所有的骑士都打开了挎在马颈下的草料布袋，在战马的呱呱咀嚼中，骑士们也解下马奶子皮囊与干牛肉，无声而快速地完成了中途战饭。吕不韦是后来才想起这次战饭情景的：骑士与战马都单列兀立不动，谁看谁都是背影，谁也看不见谁。多少年之后，每当想到峡谷大雪中的那一尊尊红色背影，他的心都是一次猛烈的颤抖。

越过中段飞长城，谷道稍见宽阔，马队立即变成了时而两骑并行时而单骑成列的小跑，前后游动交错如流云飞雪，哪怕是几步几丈的极短的宽路也被最充分地利用着。不消一个时辰，马队通过了最北的出口城堡又翻过了一座不很高的山头。前面是最后一座孤立原野的高山，翻过山头下到坡底便是宽阔的晋阳官道。以这支马队的雄健脚力放马飞驰，天黑时分抵达离石要塞该当是万无一失。

一声长嘘尚未吐尽，身后山谷隐隐一阵沉雷滚动，方才已经见亮的天色蓦然间彤云四合昏暗幽幽。春雷暴雪，异数也！在吕不韦一闪念之间，马队中陡然传出一声低喝：“赵军飞骑队！越剑无三骑护人脱

身！马队埋伏截杀！”吕不韦尚在愣怔之中，坐下骏马已经闪电般飞向最后山头。

一进阏与谷口，平原君便知道了前行金令箭赵军必定是吕不韦的马队乔装，一时不及申斥守将，只大喝一声追，飞骑队鱼贯进入了峡谷羊肠道。到得中段飞长城，入口守将带着一千骑士从后赶来，平原君恼怒呵斥：“人多何用！要的是能追上！回去！”出谷之时，北口守将又要带重甲步军两千随同追击。平原君更是怒火中烧，喝骂一声蠢龟追兔，一鞭抽得守将一个趔趄飞马去了。追进谷外山头，盘旋山道的前行马队已经隐约可见，平原君一声长嘘心头顿时松泛，战刀一举传下军令：“咬住敌骑，出山截杀！”

平原君虽非名将，然自少年时起驰骋沙场，对赵国诸要塞地形熟悉不说，对骑兵战法之精要也是深得要领。阏与谷外过得两山是平坦的丘陵山塬，他的胡马飞骑比吕不韦马队多得一倍，速度更是无与伦比，在如此最利于驰骋的地形中包抄对方活擒吕不韦嬴异人当是十拿九稳。若在最后一座山中包围截杀，对方逃跑无望而做困兽之斗，结局反倒难料。到得山塬地带，对方要竭力逃脱而不会死命拼杀，他的马队便会淋漓尽致地发挥优势捕获猎物。说到底，吕不韦马队纵然在商旅中出类拔萃，然与他的沙场铁骑相比实是不堪一击。目下吕不韦马队的身影已在眼前晃荡，还怕他逃脱么？

眼看进入了山谷深处，斥候飞骑一马来报：前行马队突然遁形不见了踪迹！平原君立马高坡瞭望，果然只见满山皑皑白雪，盘山道上没有了红色马队！眼见天色幽暗彤云四合暴雪将至，平原君断然下令：“快马出山！咬住后随时截杀！他若隐藏山中，我只出山守住要道，凭暴雪困死冻死这班贼匹夫！”

不料在暴风雪到来之前，胡马飞骑在山腰半道遭遇了诡异的伏击。

这段山路奇特之极。一座突兀巨岩从山腰横空而出恍如鹰钩当头山龟腾飞，其势恰成一个切断两山的突出山嘴。一条不足一丈宽的石板道在凌空山崖下盘着巨石山嘴突然一个转折。山嘴遮绝了两边视线，双方共同可见者，只有那可容三五骑的一方凌空弯角。凌空山嘴下是深不见底的峡谷深渊。依着路面宽度，寻常车辆大可通过，便是战马骑士，三四骑并辔而过也是从容。胡马飞骑接了平原君将令要快速出山，骑尉高声号令："三骑并行，战马衔尾，尽速通过山嘴弯道！"前行斥候三骑闻令即出，在六马沓沓绕弯的刹那之间，一阵惨嚎一片嘶鸣震荡山谷，三名骑士六匹战马树叶般飘向了茫茫峡谷！

"敌手伏击！停——！"骑尉一声大吼，马队齐刷刷止步。

平原君闻声来到前队，看得一眼山势冷笑下令："备用马匹退后，三骑接踵冲杀，其余骑士箭雨疾射山坡掩护！"骑尉跃上山坡一方大石喝令："马队退后百步！三骑连环冲杀！预备——杀——"当先三骑高举战刀飞马杀出，后队骑士弯弓齐射箭雨立即封住了山嘴高坡。

喊杀之中平原君来到后队，低声下令五十名骑士下马徒步爬上山坡，绕过山嘴袭击对方背后。平原君也跳下战马带着两名护卫徒步上山，要在高处鸟瞰战况临机决断。两名护卫武士匆忙找到一处堪堪立足的山石，平原君上来两边一看却不禁大吃一惊——右手自己的马队不断冲杀，左手山坳却不见人马踪迹。饶是如此，胡马飞骑却是连连倒地已经有十余骑跌进了峡谷深渊。心头一闪，平原君大喝停止，立即下令已经上山的徒步骑士缒下山崖前后夹攻。

过得片时，山崖下一声震荡山谷的虎啸。一徒步骑士气喘吁吁上山禀报说，山嘴那边根本没有敌骑，只有七八架装好的弩机与一堆当道的乱石。平原君快步下山一看，只见乱石已经被搬开，弩机也正在拆卸。骑尉报说已经有四拨十二骑被弩机射中跌入深谷。平原君大皱眉头："既无人操持，这弩机如何发箭？"骑尉说弓弩是机发，敌骑在山嘴依次绷了四道白亮的牛筋绳，大雪白光下谁也没在意，马队冲到

牛筋绳便带动机关连发三箭。平原君听得又气又笑，当即喝令：“三骑前行清道，全数上马追击，务必在暴风雪前包抄截杀！”胡马飞骑已经被这种不齿于骑士的宵小手段激怒，闻得将令人人愤激，发一声喊呼啸着掠过了山嘴。

一过山嘴道路渐宽，马队奔驰愈发加快。眼看前哨三骑已经飞过了山口，前队十骑飞驰进入了山口。恰在此时，半山腰隆隆沉雷大作。胡马飞骑们还没分清是否暴雪前的雷声，前队十骑已被凌空翻滚的滚木擂石砸得人仰马翻，收刹不住的后续十骑也被砸得四散闪避，隆隆涌来的主力顿时层层叠叠挤在了狭窄的山道。居中的平原君来不及叫声散开，山腰箭雨已经呼啸泼来。骑士们大怒，前队吼叫着挥舞战刀拨打飞矢，后队喝骂着一齐弯弓对射。片刻之间，又有十多骑轰然倒地。平原君大怒，正要喊出死战冲杀山口的命令，陡然却见山口山腰箭雨消失滚木擂石也没了动静，心下一亮举起战刀高喊：“缓兵之计！敌骑业已逃遁！冲出山口截杀！”

一声震荡山谷的怒吼，疯狂的胡马飞骑飓风般卷出了山口。此时，雷声大作彤云翻滚大风裹着大雪密匝匝压下，冬日暮色顿时变成了茫茫白夜。平原君嘶声大喊：“两翼展开！包抄追击！”话音落点，红色马队骤然分成两队展开，如两条火龙般搅进了风雪大作的无边雪原。赵国骑士最是善于在寻常人不辨南北的茫茫草原奔驰激战，目下这疾风暴雪的混沌天地对于这支胡马飞骑可谓正得其所，不失方向不减速度两马轮换，只向着晋阳方向全力追击。

大约半个时辰，胡马飞骑终于在一片丘陵谷地中渐渐咬住了又渐渐超出了同样顶风冒雪风驰电掣如同火焰般燃烧的逃遁马队。飞骑队中陡地一声虎啸，两条火龙隆隆聚合，搅着漫天风雪包住了一路戏弄他们的敌手。雪亮的战刀翻飞狂舞，一场惨烈的殊死拼杀就此展开。

平原君立马山坡看得片时，不禁大为惊讶。这支与赵军马队制式完全相同的马队，战法与赵军飞骑迥然相异，竟是秦军骑士的三骑

锥。三骑锥战法乃白起独创，通行秦军骑兵以来大见成效，其要害是将战国骑兵通行的“十骑一战”(注)减低到了“三骑一战”，骑兵作战的变化能力大为改观。盖骑兵冲杀之基本方式为散兵格斗，无论双方参战骑士规模多大，最终都是展开格杀，不可能像步军那样结阵而战。然这种格杀又不是完全孤立的武士决斗格杀，而是每骑之前后左右随时都可能出现敌骑突袭的战场格杀。唯其如此，骑士之间需要协同配合，既掩护同伴不遭突袭又可以放手搏杀，便成为战场骑兵的最佳作战方式。十骑虽然已经很精悍，然在烟尘弥漫杀声震天流矢飞舞刀剑交错的战场，还是难以做到精妙配合。减至三骑配合，是将骑士能够及时驰突关照的范围定在了恰如其分的程度，格杀之流动配合大见流畅。以三骑锥为格杀最小单元，白起又创建了一整套“三”字制骑兵战法：三个三骑锥加一个灵活策应的什长便是十骑，三锥相互协同格杀，十骑便能自成小战场；如此向上，三十一百，三百一千，三千一万，三万十万，广阔战场上的骑兵军团可成收发自如进退流畅格杀协力的铁流劲旅。若非如此，长平大战中秦军以等量兵力死死困住剽悍的赵军不能突围便成为匪夷所思的神话了。

三骑锥之奥妙，在于马队越小越见威力。荆云马队面对倍我之敌，非但丝毫不见左右支绌，风雪战场反倒是个难分难解之局。酣战之中，突闻谷地一声雕鸣，各“锥”为战的荆云马队一声大吼，人各亮出一口短柄铁斧，左斧迎面猛磕敌手战刀，右手战刀便猛力砍杀过去。片刻之间，赵军有多骑落马，形势陡然为之一变！

风雪山坡上的平原君没有慌乱。以胡马飞骑的战力，纵突然吃得一亏也会迅速恢复过来，无论如何赵军马队还有一百余人，而对方只有六七十骑了，何怕死战？只是方才这一变，平原君心中突然闪过一个疑惑——这支马队不借此良机突围竟还是原地死死拼杀，莫非吕不韦已经逃走？心念一闪，平原君借着雪光突然看见血红雪白的马队纠缠中总是闪烁跳动着两颗黑点。凝神观望，果见两骑士臂膊上各裹一幅黑布，人马腾挪也显然有些不大灵动。平原君心中陡然一亮，对身

边两名护卫武士低吼一声：“看准黑布人，射其下马，冲阵抢出！”两武士嗨的一声援弓搭箭，但闻隐约尖啸穿过风雪，两个黑点倏忽消失。与此同时，两武士飞骑直下冲入阵中要抢射翻之人。千钧一发之际，被赵军死死缠住的马队却突然从不同方向飞出几把铁斧，砍瓜切菜般将飞来两骑的人头马头连根切去，纵是战场亦煞是森然。

“死战冲阵！擒杀黑布人！赏万金——”平原君终于忍无可忍了。

赵军骑士精神大振，呐喊一声纷纷换马死命冲入战圈杀了上来。此时，被困马队又是一变，分明已经被射翻落马的黑布人不见了踪迹，拼杀骑士中也再没有了那两个腾挪不便的笨拙者，剩余四五十骑围成一个相互呼应的大圈子又厮杀起来。

看得片刻，平原君又疑惑了。这支马队分明已经是人马力竭，有几人已经在步战了，为何依然毫无突围之象？两黑布人若果然是吕不韦嬴异人，莫非他们还要与马队同死？可分明曾经有过突围的一线生机，为何还要同死？突然之间，平原君心中又是一亮，夹杂着被屡次捉弄的怒火一声大吼：“脱身战场！追杀吕不韦——！”一马冲下山坡率先顺着汾水河谷向东南飞驰而去。

如此一来形势陡变！竭力脱身的胡马飞骑变成了“逃亡”者，竭力死战的荆云马队变成了“追击”者，翻翻滚滚在风雪弥漫中纠缠着厮杀着奔驰着。荆云马队的战马纵然同样雄骏，也比不得胡马飞骑的两马轮换。一日一夜兼程奔驰又经过两个多时辰的生死血战，等闲战马骑士早已经是脱力而死了。饶是如此，荆云马队竟能神奇地死命尾追纠缠，偶有骑士杀得赵军立即飞上赵军马背向前追杀，全然没有了三骑锥的阵形呼应。也正是因了如此战法，平原君马队虽然不能全数全速向前追击，荆云马队的骑士也在一个个迅速减少。大约一个时辰，到得出汾水河谷距离石要塞只有百余里时，尾追赵军的荆云马队终于销声匿迹了。

平原君马队已经只有二十余骑，然脚力却是未减。出了汾水河谷风雪稍减，转折西来的赵军马队依稀看见了前方几骑影影绰绰的飞驰身影。平原君大吼一声飞马，马队骤然发力在雪原上包抄过来。正在此时，前行两骑突然回身兀立不动，只听低沉的噗噗之声连响，当先几骑赵军突然落马！平原君怒喝一声放箭，赵军马队引弓齐射，当道两骑立即被扎成了红刺猬轰然倒地。可是，在赵军旋风般卷上来的时刻，两具红刺猬却突然从雪地上凌空飞起，死死扑住了最前两骑！突闻两声凄厉的号叫，两骑士竟被四只铁钳般的大手活活扼死。

"骑尉——！"平原君嘶声一吼轰然倒撞下马。赵军骑士也骤然勒马，被这匪夷所思的恐怖袭击震慑得一片默然。这个亲军骑尉是老将军赵狄的幼子，也是平原君最为器重的族侄，其所以未入军为将而做了亲军骑尉，实是平原君为了历练这个王族英才。骑士们都知道，他们的骑尉来日必是赵军大将。如今突然遭此横祸，一时愣怔不知所措。正在此时，前方沉雷隐隐，风雪之中隐约可见黑色马队从离石要塞方向遍地压来，前行两骑也不见了踪迹。突然之间斥候哨骑一声惊呼："蒙字大旗！秦军铁骑到了！"

平原君已经醒转，一挥手惨然笑了："回军。"

秦军铁骑也不追赶，听任红色马队隆隆东去。马队到得晋阳郊野已经是次日清晨，正要进城歇息休整，平原君却突然下马指着几具尸体下令："打开他等面具。"几名骑士下马将几具尸体的青铜面具撬开，连同平原君在内所有人都惊得轻轻"呵"了一声，情不自禁地倒退了一步——几具尸体的大脸自双眼以下全部挤成了一团，晨曦之下分外的狰狞可怖。

"自毁面容！"一个骑士惊叫了一声。

"所有尸体面具全都打开。"平原君冰冷漠然地伫立着。

散落雪原与赵军骑士尸体交错纠缠的尸体被一具具剥离拖来，又一具具打开了面具。晋阳城外河谷共三十三具尸体，当面具一张一张被打开，狰狞可怖而又无法辨认的肉团脸一张一张显露出来，骑士们不禁连连呕吐。

平原君冷峻苍老的脸上涌出了两行泪水，大袖一拭回身低声吩咐道：“晓谕晋阳令，全数收拾沿途尸体，两相剥离，面具尸体送离石秦军大营。”说罢踽踽独行，径自步履蹒跚地绕着尸体唏嘘感慨不能自已。人怀必死之心，此等侠士举世无匹矣！能使百余侠士舍生取义者，诚大英雄也！赵胜门客三千，然有几人当得烈士？吕不韦呵吕不韦，你一介商旅竟有如此结交死士之能，而老夫却懵懂不得知，呜呼！此情何伤矣人何以堪！

吕不韦蓦然睁开双眼，看见的是一副宽阔黝黑连鬓大胡须的脸膛。

“荆云？荆云何在！”一声惊呼吕不韦坐了起来又软瘫在了军榻。

“吕公，我是前将军蒙武。”军榻边的大胡须俯身低声道，“公子已经醒来，正在用饭，吕公也当喝得一盆羊汤暖和振作些许，医士还要换药疗伤。你已经昏睡两天两夜了。”吕不韦又挣扎坐起：“将军，我，我要见荆云……”蒙武默然片刻向左右一挥手：“抬吕公出帐。”两边军士抬起军榻，蒙武护持着出了大帐。

暴风雪已经过去，暮色残阳照得一片银白世界。军榻周围的所有人都沉默着，脚下咯吱咯吱的踩雪声特别刺耳。行得半里许，来到军营内的一片避风洼地，蒙武俯身扶起吕不韦，手臂一指喉头咕的一声大响，背过了身去。吕不韦猛然跳下军榻，踉踉跄跄一阵扑跌，骤然无声地倒在厚厚的雪窝之中。老医士一阵忙乱，面色苍白如雪的吕不韦终于长长地吼出一声：“荆云！吕不韦何忍独生也——”捶胸顿足放声痛哭，又跌跌撞撞地爬进了洼地……白雪皑皑的山坳里整齐摆放着

十排麻布遮盖的尸体，一座丈余高的无字黑石巍然矗立，四周山坡密匝匝站满了黑松林一般的秦军骑士。没有蒙武军令，没有官佐相呼，自尸体运来，三千骑士已经自发地在这里守候了一天一夜。军旗猎猎，战马悲鸣，山谷中死一般的沉寂。

吕不韦颤抖着双手揭开了头前第一幅麻布，大嚎一声扑到了冷冰冰的尸体身上……良久醒来，吕不韦披散着长发挥舞着绵袍大袖一声震动山谷的呼啸——呜呼！烈士死难兮，我心沦丧。长歌当哭兮，大义何殇。荆云等我……一头撞上了那方黑色墓石。

三日之后，吕不韦再次醒来时，已经是身在离石要塞了。当嬴异人第一次小心翼翼地来探望他时，惊得大叫一声跌倒在地——斜倚军榻的吕不韦苍白瘦削形同骷髅，一头白发散乱在肩两眼只直勾勾盯着虚空一脸茫然。嬴异人费力爬出帐外又爬进蒙武大帐，只说得一句："快！邯郸毛公……"哽得昏了过去。

当夜，两骑斥候飞往邯郸，蒙武铁骑也秘密拔营兼程南下了。

---

1. 行人署，秦国外事官署，隶属丞相府。
2. 战国习俗，一人死，另一人得自杀（刎颈）跟随，是谓同死。
3. 黑衣，赵国王室武士，后来成为王室直接控制的探事秘密斥候。
4. 晋阳，今日太原，战国时秦赵拉锯交相占领，秦昭王缩势后赵国控制晋阳。
5. 离石要塞，战国秦军要塞，属秦国河西守军设防，故要塞设在黄河东岸，却称河西军离石要塞。
6. 十骑一战，即十骑士为一个基本作战单元。

第七章　流火迷离

一　太庙勒石　捶拊以鞭王族

安国君嬴柱星夜赶回咸阳，迎接他的是一场极为尴尬的灾难。

家老紧急报信，说华阳华月两夫人被廷尉府拘拿，传闻罪名纷纭不清。嬴柱顿时急蒙了过去，及至蒙武匆匆赶来，依然愣怔不知所措。蒙武吩咐乱作一团的家老卫士侍女一体退下，啜着滚烫的酽茶陪着这位王族父辈人物默默地坐着。嬴柱浑然无觉，间或一声长嘘始终没有一句话。良久，蒙武一拱手道："小侄之见，君伯当回咸阳。"见安国君只是叹息不语，蒙武又道，"君伯虽奉王命，领小侄策应公子离赵。然据连番探报，公子不会在三月解冻之前贸然逃赵。君伯尽可南下，小侄留离石要塞策应足矣。"嬴柱突然开口："咄咄怪事！你说甚个因由？"蒙武思忖道："常理揣测，内眷获罪无非两途，不是受夫君株连，便是私干国事。如今君伯安然，夫人获罪可能与国事关涉。"嬴柱皱着眉头一副不愿意相信的神色："会否与楚国攻秦有关？"蒙武笑道："方才也是小侄冒昧揣测，实情难说。两夫人本是楚人，也难说没有此等可能。"蒙武谦和持重不做反驳，倒使嬴柱没有了罗列种种可能的兴致。"难矣哉！"默然片刻嬴柱长叹一声，"蒙武呵，我身负王命职司密行，何能擅离河西也！"蒙武一番沉吟，依旧是谦和地笑道："依小侄之见，陡发如此大事，很可能有王命随后召君伯还都。君伯还是准备启程为好。"嬴柱正在沮丧地摇手摇头，帐外马蹄声疾，随之太子卫士分外响亮的报号声："王命特使到——"

王命简单得只有一句话：“太子着即还都，原事交前将军蒙武。”嬴柱来不及赞赏蒙武，坐着那辆因他病体不能长途驰马而特制的轻便辒凉车兼程南下了。三日驰驱，到得咸阳正是午后。按照受命被召的法度，嬴柱没有先回太子府歇息，而是先径直奔王宫觐见。意料不到的是，老父王并没有召见他，只有老长史桓砾出来传了一句口命：着嬴柱到廷尉府会事。传命之后教他回府歇息。

头绪不明又受冷遇，嬴柱更不敢大意，当即出宫转车赶到了廷尉府。廷尉府坐落在商君大道的中段，毗邻当年的商君府。府邸不算高大雄阔，门前更非车水马龙，却有着一种简朴静穆的威严。嬴柱吩咐辒凉车停在车马场，自己徒步进了府邸径直来到书房等候老廷尉。这老廷尉有个咸阳官吏人人皆知的口碑，“冷面唯一堂”。“冷面”是说他从来不苟言笑。“唯一堂”则说他整日只在厅堂处置公务，从来没有人在书房见过他。嬴柱觉得两夫人事实在难堪，不想在厅堂与老廷尉见面，选择了在书房等候，宁可老廷尉下堂后再会事。一个粗手大脚的女仆煮好了釅茶匆匆去了。嬴柱一盏茶尚未啜毕，女仆又匆匆回来，说老廷尉请他到厅堂会事。嬴柱摇摇头一声叹息，站起来去了前院厅堂。

老廷尉正在与一班部属议事，见太子风尘仆仆入厅，礼见之后散了会议与太子单独会事。既入公堂，嬴柱只有依着法度办事，入座案前说得一句：“嬴柱奉命前来会事，只听老廷尉知会事宜。”便默然静待。老廷尉也没有任何寒暄，重重咳嗽一声道：“本廷尉奉命知会安国君：公子异人得密书立嫡，而密情无端泄露赵国，非但置公子于危境，且使秦国对赵邦交大陷不利；本廷尉奉命立案彻查，得人举发：华阳夫人华月夫人指使族弟芈亓，以私家密使入赵，擅自动用黑冰台并联络吕不韦，之后久居邯郸铺排淫靡，被赵国拘拿，供出国情隐秘；本廷尉依法拘拿两夫人下狱，目下正在讯问之中，供词恕不奉告。”老廷尉字正腔圆却平板得如同念诵判词一般，而后又是一声重重

咳嗽，“今请与安国君会事，质询一则：安国君可曾对任一夫人提起过公子立嫡事宜？若未提起，安国君以为两夫人如何得知密书立嫡事？”

默然片刻，嬴柱字斟句酌道：“廷尉依法查案，本君自当据实陈述。然嬴柱兼程归来，不胜车马颠簸，心下已是混沌不堪。请容一夜歇息，神志清明而后回复质询。”

“可也。”老廷尉站起身来，“以明日日落为期，本廷尉等候回复。”说罢一拱手将嬴柱送出了厅堂，始终没有一句私话。

回到府邸，已是掌灯时分。嬴柱顾不上饥肠辘辘，立即唤来主书、家老并几个掌事仆役询问消息。各方一番凑集，事情终于有了大略眉目：事发之前三日，华阳夫人的贴身侍女梅树出府未归；三日后两夫人被同时拘拿，华阳夫人未做任何申辩，跟着廷尉吏走了；当晚廷尉府知会太子府，侍女梅树做举发证人，被廷尉府转居监护，太子府不得私相过问。主书曾以公事名义寻找华月夫人家老，力图得知真相，家老已经逃走不知踪迹。此后案情讯问之情形，府中上下无从知晓。

嬴柱听罢不得要领，只沉吟思谋着不说话。主书是个细致周密的中年人，见家老仆役们面面相觑莫衷一是，欲言又止。嬴柱心头一闪，吩咐几个掌事仆役各去应事，只留下家老主书两人说话。主书方才一拱手道：“在下冒昧一问，安国君是要救两夫人，还是听凭廷尉府依法论罪？”嬴柱皱起眉头道：“也要救得才是。”主书道：“在下以为此事有三处蹊跷不明：其一，华阳夫人素来不干政事，何以能背着安国君密谋如此重大之事？其二，两夫人有何途径，能得密书消息？其三，梅树为夫人贴身侍女，素来忠心不贰，何能突兀举发？此三事不明，施救无从着手。”所说三事，事事隐指华阳夫人可能受了华月夫人唆使。家老猛然醒悟，也立即接道：“老朽之见，华阳夫人八九冤屈，主君当设法为之鸣冤才是。”嬴柱思忖良久终是一声叹息：“难也！两人同罪，只救一人，如何着力？”主书便道：“此案要害，只在得知密

书之途径。谁有密书途径，谁便是主谋主犯。以在下揣测，华阳夫人与王宫素无丝缕关联，断无先于安国君而得知密书之可能。”嬴柱不禁一惊：“噫！你如何晓得我知密书在两夫人之后？”“安国君明鉴，”主书一拱手，“在下主司公务，府中日每来往官身之人均有记载。日前，在下查阅了年来所有记载，以国事法度推之：半年前驷车庶长来府那日，华月夫人恰好先行入府；那日安国君于棠棣园先见华月夫人，后在书房密室会见驷车庶长；若驷车庶长是下达密书而来，华月夫人也必是先知密书而来；据此推断，不能排除华月夫人在饮酒叙谈之时，已经先行将密书告知了安国君。若此点属实，洗清华阳夫人不是难事。”

“依你之说，也可推断我得密书后回头告知了两夫人？”

“不能。”主书镇静如常地看着拉下脸的嬴柱，“若得如此，安国君必然要与两夫人共谋此事。一旦共谋，安国君至少绝不会赞同以芈亓为特使。更根本处，安国君在会见驷车庶长之后，与两夫人只有一夜之聚，天方黎明便被驷车庶长召去，此日暮色当即出咸阳北上河西。依照常理，如此重大谋划不能一夜急就。若安国君果真参与了谋划，在得领军接应公子的王命之后，也必会立即取消这一私行谋划。安国君北上而私行谋划照常进行，可知安国君对此事一无所知。

一二三连环，无一便无二三，今无二三，也便无一。由此可知安国君并未将密诏告知两夫人。”

“如此说来，我可摆脱廷尉府追究？”

“周旋得当，自可摆脱。”

“呜呼哀哉！”嬴柱拍案长嘘一声，“酒饭上来，吃饱再说！”

主仆三人的这顿酒饭吃了大约半个时辰。因忌酒而不善饮酒的嬴柱破例饮了两爵，红着脸边咥边说议定了大体路子。散席之后嬴柱浑身如同散架一般，被两名侍女扶进浴房泡进热腾腾的大盆推拿按捏了又大约半个时辰，方才被抬上卧榻，头一靠枕鼾声大作。谁料夜半之时却莫名其妙地醒了过来，再也不能入睡，幽幽暗夜中两个夫人的影子总是在左右诡秘地晃悠。嬴柱索性裹着大被坐起，也不点灯，只盯着红毡地上一片冰冷的月光发着愣怔，心头只突突跳动着一个个狂乱飞舞的大字——飞来劫难，你能躲过么？

据实而论，嬴柱实在难以预料这件突发罪案的牵连深浅。华月夫人事先知道了密书，且先于驷车庶长透露给他是事实，他拿到密书后炫耀地摆在了两夫人面前也是事实。那个胡天胡地的秋夜里，两个狂放的女人将他侍奉得如醉如痴昂奋不能自已，除了忘情的大呼小叫与语无伦次的粗话脏话以及后来总在眼前晃动的两具雪白肉体，他已经完全记不清楚自己应过甚事说过甚话了。回想起来，那天夜里两姐妹高兴得忘乎所以，常常情不自禁地趴在他身上咯咯直笑，吞吐把玩着他总在说一件他自己也很乐意听的事情，他连连点头说好，两姐妹咯咯长笑争相向他献媚。目下想来，除了那件当日刚刚从不同途径得到消息且与每个人都息息相关的大事，还能有甚事喋喋不休？可是，自己连连点头的究竟是一件甚事？若果真两姐妹说要派私家特使入赵襄助异人回秦，如何自己连一丝一毫的记忆都没留下？若不是此事，还能有甚事要自己点头？他朦胧记得，两女人一个骑在他脸上一个趴在他身上一齐呻吟着娇笑着拍打着要他说话，他被丰滑肉体堵住的大嘴巴只能闷声嗷嗷呜呜，两个女人一时笑瘫在了他身上。那时候能是甚事？若果然此事，为何非得他点头答应？纵是儿子在他毫不知情时突兀归来，身为父亲他能不高兴？那么，便是……对了对了！嬴柱心头猛然一颤一闪——芈亓入赵，要凭太子府令牌才能在丞相府官市署取得通关书令！

如此说来，自己岂能逃脱罪责？

然则，晚来主书一席拆解也是振振有词。若自己以“当日发病昏迷不省人事”对应廷尉质询，留给廷尉的很可能便是如主书一般的推理，自己很可能逃过一劫。可是，若两夫人要减轻自己罪责，一口咬定此事得安国君首肯，自己却如何辩解？细想起来，这两个女人他实在把不准，肉身亲昵放浪得刻骨铭心须臾不能离开，心头却总好像云雾遮掩不晓得深浅。她们时常背着他抱做一团神秘兮兮地唧咕，见他来了咯咯笑着分开缠上来侍奉得他没有一句发问的机会。依常人之心忖度，两夫人皆无儿子，靠的是他这个太子，无论如何不当有陷他于不利境地的密谋。然则，翻过去再想，关心则乱，两夫人眼看后继有望，难保不会做出事与愿违的蠢事；目下入狱，更难保不为了自保连带出他这个王储以图减轻罪责。

果然如此，他当如何？

最佳之策，当然是周旋得两夫人无罪，同时保住自己。若在山东六国，对于一个太子这实在是一件轻而易举的小事。可这是秦国，如此想法简直荒诞得异想天开！违法论罪，这在秦国是无可变更的法治国情，除非老父王力行特赦，如此泄密重罪想一体逃脱无异于痴人说梦。事已至此，必须有人为泄密事件及其带来的严重后果承担罪责。为今之计，能保住自己已经是万幸了，何能再希图救出两位夫人？华阳华月啊，非嬴柱不救，实不能救也……

清晨卯时，酣睡中的嬴柱被侍女唤醒，说家老令她进来禀报纲成君蔡泽在正厅等候。嬴柱猛然坐起穿好衣裳匆匆洗漱完毕大步赶到了正厅，迎面一长躬：“纲成君想杀我也。”蔡泽大笑着连忙也是一躬：

“三月未见，不想安国君成谦谦君子也。”嬴柱顾不得寒暄应酬，一把拉住蔡泽便走，到了书房掩上门又是一个长躬：“纲成君救我！”蔡泽扶住嬴柱惊讶道：“安国君何事惊慌？”嬴柱连连顿足：“两夫人被拘拿，嬴柱岂能不受牵连？老父王火急召我却不见我，大势危矣！”蔡泽恍然大悟，目光连闪间长长地“啊——”了一声，悠然一笑

道："安国君啊，有道是人到事中迷，果不其然也。""你说甚？"嬴柱一脸懵懂惊愕，"你你你说我迷？你说我迷！我如何迷果真迷么！"蔡泽不禁笑得前仰后合："也也也！安国君，老夫未及早膳赶来点卯，肚腹空空，不教人咥笑得饱么？"

"好说好说。"嬴柱拉开门一声大喊，"酒饭！快！"

片刻间酒饭上来，蔡泽入座埋头吃喝。嬴柱不吃不说话，一边看着蔡泽一边从自己座案不断往蔡泽身边一蹭一蹭凑来，迫切之相如同狗看着主人乞求骨头一般。蔡泽从容吃得一阵终是不忍，搁下象牙箸笑道："安国君如此待客，老夫如何咥得？来！坐了说话。"嬴柱迷瞪着双眼浑然不觉："不不不！纲成君只管咥我也咥，咥罢再说不迟。"蔡泽的公鸭嗓呱呱笑道："罢了罢了，来，坐回去听老夫说！"见嬴柱只痴痴盯着自己，蔡泽蓦然大觉局促，霍地起身离座一躬："君将为万乘之尊，安得如此惶惶乱象？请君入座，老夫自有话说。"嬴柱一个激灵方才恍然一笑，不及站起双手撑地猛然挪动大屁股退了回去："你只说！"

蔡泽这才落座一笑："安国君，此事看似危局，实则十之八九无事也。"

"如何如何？何能无事？甚个根由？"

"其一，吕不韦已知芈亓出事，做好了周密谋划。其二，公子之老内侍老侍女与吕不韦新妻并商社执事，已经在年前安然回到咸阳。其三，老夫得信，公子与吕不韦已经离开了邯郸，只要路途不遭意外，当可安然返国。"

"这？这与两夫人之事何干？"嬴柱依然一片混沌。

"君不闻釜底抽薪乎？"

“啊，啊，啊——”嬴柱终于明白了一些。

“另则，两夫人事安国君未尝预闻，本无危局，亦无须忧虑。”

“我未尝预闻么？”嬴柱不期然惊愕一句又连忙改口，“对对对，我未预闻。”

“是否预闻不凭君说，乃老夫推断之事实。”蔡泽梆梆叩着大案，“若你预闻，两夫人自会供出；两夫人未供，可证你未尝预闻。不是么？”

“你你你，你如何晓得两夫人未供？”

“两夫人若已供出，安国君去廷尉府只怕不是会事了。”

“是也！”嬴柱长嘘一声，自己如何连如此简单的道理也迷了心窍？以老父王执法如山的铁石心肠，但有两夫人供词，自己能不连带下狱？老廷尉会事问的正是自己是否预闻，若两夫人供了还会那般依法质询么？还不早将供词撂出教我招认了？对也对也！两夫人甚也没说！骤然之间，一丝愧疚漫上嬴柱心头，不禁恳切拱手，“纲成君，两夫人乃先祖宣太后族孙，孤身无后，唯靠嬴柱照应，敢请援手一救！”

“救？救哪个？”蔡泽白眉猛然一耸，“此案必得一人承担罪责，周旋得当，或可解脱一人。两人得救，只怕难于上天也。”

默然良久，嬴柱一声叹息：“呜呼！但得一人，夫复何言？”

“安国君存得此心，老夫便有一策。”见嬴柱又急急凑到面前，蔡泽低声说了起来。嬴柱边听边点头，脸上荡开了一片近日难得的笑容。

蔡泽一走，嬴柱闭门大睡到午后方才起来，自觉神气清爽了许多，啜得几盏滚烫的酽茶驾着轺车去了廷尉府。公堂相对老廷尉素无闲话，径直请安国君如实回复昨日质询。嬴柱回得极是简洁：离开咸阳之前从没有对两夫人透露过密书，两夫人从何途径得密书消息，也无从得知，不敢冒昧揣测。老廷尉请他在书吏录写的竹简后手书了官爵名号，平板板一拱手道："会事完毕。安国君听候判词。"嬴柱一点头告辞出门，奔王城而来。

长史桓砾正在王书房外厅归置官员上书，按轻重缓急排出先后次序，选出最紧要者在老秦王午眠之后立即呈进。埋头之时却闻案前微风，一只黑色木匣已经摆在了案头。桓砾一抬头，见正殿老内侍已经踩着厚厚的红地毡悄无声息地站在了面前，淡淡笑道："老寺公又要给人加塞？"老内侍红了脸，一边摇头一边低声道："看好也，太子紧急上书，莫非你老哥哥敢不接么？"桓砾一怔，撂下手头书简打开了黑漆木匣，揭开了覆盖匣面的红绫，一个更小的古铜匣显了出来，匣面上赫然太子府的黑鹰徽。按照公文呈送法度：太子上书长史无权打开，必须立即呈送秦王。桓砾抬手啪地盖上木匣捧起："老寺公知会太子，上书已经呈送，请候回音。"见老内侍无声地摇了出去，桓砾捧着木匣进了书房内厅。

春回之季，久卧病榻的秦昭王气色渐渐见好，听桓砾高声大气地禀报完毕，淡淡一笑："老夫听得见，忒大声。开启太子书，你念。""老臣明白！"桓砾心下一热，不禁一声哽咽。

近年来老秦王风瘫在榻，非但耳背重听，连说话也是咕哝不清了。无奈之下，桓砾与给事中（内侍总管）物色了一个极为聪敏可靠的少年内侍进了内书房，职事只有一个：终日守候秦王卧榻做"传书侍者"。每有重臣对事，少年内侍跪伏榻侧头靠王枕听老秦王咕哝说话，而后转身复述给臣下。几次下来，王族元老与蔡泽等几位重臣大为不安，如此传音断事，但有差错后果不堪设想。桓砾更是紧张莫名，每

次对事都汗流浃背如同噩梦——不管是老秦王果然晚年昏聩，还是少年内侍传音出错，只要一两件国事断得荒诞不经，自己这个长年居于宫闱中枢执掌机密的长史与老给事中必然会成为“狼狈为奸蒙蔽王听”的奸佞小人，而被朝野唾骂遗臭万年。反复思虑，桓砾与老给事中秘密计议筹谋，对少年内侍施行了“矐刑”，以防这个渐渐长大的内侍生出非分野心。

那是一种秘密刑罚：将新鲜热马尿倾于密封木桶，将人头塞进锁定熏蒸，直到马尿没了气息；反复几次，人便睁眼失明——双目如常而不可见物。几十年后，名动天下的乐师高渐离因行刺秦始皇被判腰斩，秦始皇看重高渐离击筑才艺而特赦之，然又必须依法给予处罚，便对高渐离用了这种矐刑，从而使这种刑罚见诸史书。这是后话。

听着少年内侍沉闷的呜咽，桓砾在行刑密室里捶胸顿足地咒骂自己。老给事中看他几于癫狂，揶揄地嘲笑他“谋忠又谋正，卖矛又卖盾”，笑罢再也不请他监刑了。去年入冬之后，原本机敏聪慧清秀可人的少年内侍倏忽变得呆滞木讷，虽传言依然无差，然那对似乎依然明亮的双眸却终日无神地空望着前方，黯淡的两颊总是挂着一丝细亮的泪线，直看得桓砾心头发颤。虽然他已经请准秦王对少年家人族人做了赐爵厚赏，可每次看见这个默默跪伏在王榻一侧的少年，便生出一种难以名状的伤痛。年关之后春气大起，老秦王渐渐见好，今日竟能大体清晰地说话了，他如何不如释重负热泪纵横?

“好好念也……”秦昭王沙哑的声音慈和得像哄慰小儿。

“哎。”桓砾答应一声，拭去老泪启开铜匣展开竹简咳嗽一声诵读起来，“儿臣嬴柱顿首：得奉王命立异人为嫡，不胜感喟欣慰，恒念父王洞察深远。然，一事不敢妄断，请父王训示定夺：异人生母夏姬出身微贱，粗疏不足以为儿臣正妻；儿臣妻华阳夫人违法获罪，而今下狱，夫人爵被夺，依法已非儿臣之妻；如此儿臣无妻，诸子亦无正母，嫡子异人归来之日，若无正母在位示教似有不妥；此事该当如何

处置，儿臣委实无策，恳请父王定夺示下。”收拢竹简，桓砾补了一句，“太子书完。”

一直靠着大枕闭目凝神的秦昭王良久默然，突兀道：“长史以为此事如何？”

“老臣……”桓砾一阵沉吟正要说话，秦昭王一拍榻栏：“宣嬴柱。”

正在候见偏殿呆看屋檐铁马的嬴柱，被老内侍带进深邃幽暗的王书房内厅，进门扑拜在地高声道：“春来阳生，儿臣祝父王康泰。”秦昭王淡淡一笑：“礼数倒是学得周全。坐了。”听得王榻苍老的说话声，嬴柱不禁大是惊愕，接连又是扑地一拜：“呜呼！天佑我秦，父王复聪，儿臣心感之至！”秦昭王白如霜雪的长眉皱成了一团，沟壑纵横的老脸却平静如水，轻轻一抬手道：“坐了回话。廷尉府会事如何？”嬴柱膝行到榻侧案前肃然挺身跪坐，将会事经过简洁说了一遍，末了归总一句：“两夫人之谋，儿臣未尝与闻，唯听廷尉府依法处置。”秦昭王道：“你若廷尉，此案如何裁决？”嬴柱毫不犹豫接道：“坐实凭证，依律判之，首犯当腰斩。”片刻默然，秦昭王道：“你若秦王，自觉能否特赦？”

“……”嬴柱顿时吭哧不敢接口。

“今日上书，要再次大婚？”秦昭王又淡淡地追了一句。

“……”嬴柱还是吭哧不敢接口。

“嬴柱啊，”秦昭王拍着榻栏粗重地叹息了一声，“既为国君，当有公心。无公心者，无以掌公器也。汝纵有所谋，亦当以法为本。秦之富强，根基在法。法固国固，法乱国溃。自古至今，君乱法而国能安者，未尝闻也！君非执法之臣，却是护法之本。自来乱法，自君伊

始。君不乱法而世有良民，君若乱法则民溃千里。《书》云：王言如丝，其出如纶。诚所谓也！汝今储君，终为国君，何能以家室之心，图谋国法网开一面？汝纵无能，只守着秦法岿然不动，以待嬴氏后来之明君，尚不失守成之功矣！汝本平庸，却时生乱法之心，无异于自毁根基。果真如此，秦人嬴氏安能大出于天下？惜乎惜乎！秦人将亡于你我父子也！”一字一顿，铿锵沙哑的嗓音在大厅嗡嗡回响，沧海桑田在缓慢坚实地荡荡弥漫，骤然收刹之下，大厅中一片寂然。

“君上……太子……太医！”匆忙录写的桓砾蓦然抬头，才发现不知何时秦昭王已经坐了起来，脸泛红潮额头大汗淋漓雪白须发散乱张开，俨然一头行将猛扑的雄狮。一直低头受训的嬴柱，已涕泪纵横面色苍白地软瘫在了案前。

老太医一阵忙乱，绽开心劲的秦昭王已经疲惫地昏睡了过去，苏醒过来的嬴柱呆坐着发怔。良久，嬴柱扶案站起，对着王榻深深一躬踽踽去了。

蔡泽正在太子府书房等候，见嬴柱一副茫然的模样不禁笑道：

“安国君失魂也，要否寻个方士来？”嬴柱极是不耐地摇摇手：“纲成君好聒噪，害我无地自容也！”蔡泽惊讶地瞪起了那一对鼓鼓的燕山环眼：“如何如何？碰了钉子么？”“钉子？是刀是剑！剜心剔骨！”嬴柱红着脸啪啪拍案，“面对父王那番训斥，我只恨不能钻到地缝去。纲成君啊，嬴柱完了，完了……”说着伏案大哭。蔡泽大是难堪，过来摇着嬴柱肩膀急促道：“安国君说个明白！若果真累你吃罪，老夫立即进宫自承撺掇教唆之罪，与你无涉！”嬴柱止了哭声叹息几声，将父王的训示一句句背来，末了又是放声痛哭。

“安国君，蔡泽先贺你也。酒来！”蔡泽手舞足蹈公鸭嗓一阵嘎嘎大笑。

“你！失心疯？”嬴柱一惊，回身要喊太医。

“且慢且慢！”蔡泽嘎嘎笑着坐在了对面连连拍案，“老夫只候在这里，若今夜明朝没有佳音，蔡泽从此不再谋事！酒来也！”

嬴柱看蔡泽如此笃定全然不似笑闹，心下虽将信将疑，却也当真唤来侍女摆置小宴，心不在焉地应酬着蔡泽饮了起来。未得三巡天色已黑，嬴柱正在思谋如何找个理由送走蔡泽自己好思谋对策，庭院突兀一声高宣：“王命特使到！安国君接书——”嬴柱陡然一个激灵，翻身爬起带倒酒案哗啦大响只不管不顾跌跌撞撞出了书房，在厅廊下却与悠悠老内侍撞个满怀，两人一齐倒地。“呜呼哀哉！安国君生龙活虎也。”老内侍勉力笑着捡起了地上的木匣。“老寺公，惭愧惭愧……”嬴柱脸色涨得红布一般。“安国君自个看了。”老内侍双手捧过木匣殷殷低声笑道，“若非你紧急上书，此书今朝已发了。老夫告辞。”一拱手摇了出去。“大灯！快！”嬴柱一边急促吩咐，一边已经打开了木匣将竹简展开，两盏明亮的风灯下两行清晰大字：

王命：夫人获罪，不及株连。安国君嬴柱可持此命前往廷尉府狱，探视其妻华阳夫人，以安家政。

嬴柱大步回到书房，将竹简往蔡泽手中一塞，人只站在旁边呼呼直喘：“老寺公说，我若不上书，此书今朝便发了。”蔡泽打开竹简扫得一眼一声长嘘：“呜呼哀哉！老夫险些弄巧成拙也。”站起身一拱手告辞。“且慢且慢！”嬴柱连忙拉住了蔡泽衣襟，“纲成君莫如此说，只要得此王书，吃一顿训斥也是值当。你只说，我果然无事了？”

“安国君真是！”蔡泽有些哭笑不得，“倘若有事，老王能如此痛切一番？今日之训，大有深意也！”嬴柱大惑不解：“有何深意？我只听得胆战心惊。”蔡泽正色道：“安国君胆战心惊者，老王辞色也。老夫揣度秦王本意，似在为王族立规，非但要见诸国史，且不日会昭著朝野。左右事完，老夫去也。”摇着鸭步忙不迭匆匆走了。

嬴柱放下心来，好容易安稳睡得一夜，次日清晨乘辎车到了廷尉府。老廷尉一见王书，唤来典狱丞带着嬴柱去了城西北的官狱。秦国法度：郡县皆有官狱，只关押那些未曾结案定罪的犯人与轻罪处罚劳役的刑徒；一经审理定罪，一律送往云阳国狱关押。依当世阴阳五行之说：法从水性阴平，从金性肃杀，北方属水西方属金。故官狱多建于城西北民居寥落处，咸阳亦不例外，只是比郡县官狱大出许多而已。在官狱的高大石墙外停了辎车，嬴柱跟着典狱丞徒步进了幽暗的石门，曲曲折折来到一座孤零零的石条大屋前。典狱丞唤来狱吏打开硕大的铜锁，虚手一请，守在了门口。嬴柱进屋，眼前突兀一黑，一股湿淋淋的霉味迎面扑来，不禁一阵响亮的咳嗽喷嚏。

“夫君……”角落木榻的一个身影扑过来抱住嬴柱放声大哭。

“夫人受苦了……”嬴柱手足无措地抚慰着华阳夫人，凑在女人已经变得黏糊糊的耳根气声道，“莫哭莫哭，说话要紧。你如何招认？老姐姐说甚了？”

“我甚也没说。阿姐一口揽了过去，说一切都是她的谋划……”

“要犯分审，你如何晓得？”

“阿姐囚在隔室。前日她五更敲墙，从砖缝里塞过来一方薄竹片。”华阳夫人伏在嬴柱怀中，悄悄从显然不再丰腴的胸前摸出了一片指甲般薄厚巴掌般大小的竹片，哽咽着凑近到嬴柱眼前。幽暗的微光下，一行针刺的血字红得蹦蹦跳动——万事推我，万莫乱说！

嬴柱一声哽咽，大手一握从女人手心将竹片抹在了自己掌中，猛然捶胸顿足大声哭了起来：“呜呼夫人！家无主母，嬴柱无妻，天磨我也！夫人清白，国法无私，但忍得几日，我妻定能洗冤归家！嗷嚎嚎——痛杀人也！”

“嬴柱！”突然隔墙女声的狂乱吼叫，“你妻清白！我有罪么！枉为姐妹骨肉，你夫妇好狠心也！老娘今日偏要翻供，任事都是你妻所做！教你清白！教你清白！”

“芈氏大胆！”狱吏高声呵斥着走到门前，“不怕罪加一等么！”

“法不阿贵，老娘怕你太子不成！”女人只是跳脚嘶吼，浑不理睬狱吏呵斥。

“大胆芈氏！”嬴柱沉着脸大踏步出来，径直走到隔间囚室门前怒声斥责，“国法当前，容得你胡扯乱攀！姑且念你与夫人同族姐妹，今日不做计较。你只明说何事未了，嬴柱以德报怨！”

女人一阵咯咯长笑：“我只想你了，想你来这里陪我。”

“痴疯子！”嬴柱怒喝一声，转身对典狱丞高声大气道，“待她醒时说给她听：她的家人家事本君料理，教她安心伏法。”说罢大踏步走了。

回到府邸，嬴柱浑身散架倒在卧榻，再也没有力气爬起来了。

日暮时主书来报说，已经密查清楚：目下王宫谒者(注)芈棕是华月夫人的族叔，当年跟随宣太后入秦，一直在魏冄属下做主书吏；魏冄被贬黜之时，此人得秦昭王信任，留宫补了谒者王稽的职爵；此次正是向驷车庶长传送密书的芈棕向华月夫人透露的消息。嬴柱有气无力地问了一句：“如此，又能如何？”主书惊讶道：“安国君自当会事廷尉府，指实华月夫人与芈棕勾连犯法，方能救得华阳夫人也。”嬴柱喘息着坐了起来：“王族以护法为天职。你知会家老并府中人等，从此任何人不得过问此事。芈棕之事万莫外泄，只听廷尉府查处裁决。”说罢对一脸茫然的主书疲惫地挥挥手闭上了眼睛。

莫名其妙地，嬴柱病了。半个月闭门不出茶饭不思，只有气无力地躺卧病榻，似乎连说话的力气也没有了。老太医几番望闻问切，除了嬴柱自己再熟悉不过的阴虚阳亢脾胃不和心悸虚汗等几样老病，无论如何也揣摩不出这种有（症）状无（病）因的“病”究为何物，只有先开了几剂养心安神温补药，而后立即报请太医令定夺。储君得无名怪疾，太医令何敢怠慢，当即上书老秦王，主张请齐东方士施治。谁料秦昭王却只冷冷一笑，咕哝了一句谁也不敢当做口书传给太子的话：“人无生心，何如早死？秦岂无后乎！”撂过太医令上书不置可否。

转瞬冰消河开，启耕大典在即。自秦昭王风瘫在榻，近年来的启耕大典都是太子嬴柱代王典礼，而今太子卧病，启耕大典该何人主持？在国人纷纷揣测之时，王宫颁下了一则令朝野振奋而又忐忑不安的王书：秦王将亲自驾临启耕大典，大典之后举行新春朝会，再于太庙勒石！且不说启耕大典由高寿久病的老秦王亲自主持已经令朝野国人振奋不已，更有多年中断的新春朝会与闻所未闻而又无从揣测的太庙勒石两件大事，老秦人的激奋之心顿时提到了嗓子眼——秦国要出大事了！

消息传到太子府，嬴柱坐不住了。老父王以风瘫之躯勃勃大举三礼，他这个已过天命之年的老太子能安卧病榻？果真如此，不说老父王有无心劲再度罢黜太子，只那遍及朝野的侧目而视与非议唾沫也足以使人无疾而终，其时自己何颜面对国人面对天下。素来遇事左顾右盼的嬴柱，这次不与任何人商议，夜半披衣而起振笔上书，力请代父王主持三礼，否则自请废黜。书简连夜呈送王宫，嬴柱守着燎炉拥着皮裘坐等回音。眼看春寒料峭中天色大亮红日高挂，一辆辎车才嘎吱嘎吱到了府门。老内侍带来的口书只有两句话：“本王振事，与汝无涉。汝病能否参礼，自己斟酌。”

第一次，一股冰冷的寒气弥漫了嬴柱全身。

那领无价貂裘滑落到燎炉燃起熊熊明火，他依然木呆呆地站着。

二月初十，咸阳国人倾城出动。

拥过横跨滚滚清波的白石大桥，在渭水南岸的祭天台四周，万千老秦人观看了盛大的启耕大典。嬴柱四更即起，沐浴冠带，鸡鸣时分出了咸阳南门过了渭水白石桥，于朦胧河雾中第一个守候在了进入大典祭台的道口。红日初升，当须发霜雪的老父王被内侍们抬下青铜王车时，嬴柱无地自容了，一声哽咽热泪纵横地扑拜在了车前。老父王拍了一下座榻横栏，随行在侧的桓砾前出两步高声道："秦王口书：太子代行大典，本王监礼可矣！"嬴柱陡然振作，对着老父王深深一躬，驾轻就熟地开始了诸般礼仪。祭天地祈年、宣读祭文、扶犁启耕、犒赏耕牛、巡视百户耕耘、授爵先年勤作善耕的有功农户。马不停蹄地奔波到春日西斜夕阳晚照，才结束了这最是劳人的大典。张着巨大青铜伞盖的王车辚辚归城，秦昭王坐正身躯向道边国人肃然三拱，行拜托万民大礼时，欢腾之声骤然弥漫四野。嬴柱禁不住又一次热泪盈眶了。

次日清晨，接着新春朝会。

朝会者，聚国中大臣共同议决国事也。依着传统，这种朝会一年多则两三次，至少一次。这一次是启耕大典之后的新春朝会。自秦昭王风瘫以来，秦国已经多年没有朝会了。这次远召郡县大员近聚咸阳百官而行新春朝会，实在是振奋朝野的非常之举。清晨卯时之前，所有有资格参加朝会的官员都冠带整齐地候在了正殿外的两座偏殿大厅。相熟交好者低声询问议论几句，问得最多的话是："足下以为今日朝会当首决何事？"答得最多也最明确的话是："伐交逼赵，迎还公子。"嗡嗡低语中卯时三声钟鸣，正殿大门隆隆打开。官员们依着爵次络绎出厅，踩着厚厚的红地毡踏上了三十六级蓝田玉砌成的宽大台阶，鱼贯进入了久违的大殿。

谁也没有料到的是，被抬上大殿的秦昭王一句话不说，进入王座只一摆手。长史桓砾开始宣读近日尚未发出的几卷王书，唯一稍能引起朝臣关注者，是前将军蒙武被升爵一级，调任离石要塞做守关副将。宣读王书是将已决之事通告朝臣，并非征询商讨，朝臣们听了便是听了，谁也无须说话，只一心等待那个真正要“会议”的轴心话题。谁知接着又是纲成君蔡泽向朝臣知会李冰平息蜀地水患的功绩，桓砾再度宣读了一卷王书：蜀郡守李冰爵封右庶长，兼领巴郡，授“五千”兵符，得调驻蜀秦军随时讨伐苗蛮之乱。此事原是朝臣皆知，自然也不会有任何异议，人们依然在等待那个“会议”话题。谁知等来的却是老秦王淡淡的四个字：“移朝太庙。”

太庙勒石虽是已经预先通告的大礼之一，然则谁也没有真正将这件事放在新春朝会之上。盖勒石者，无一不是念功念德以传久远。而太庙勒石，自然是念兹念祖追昔抚今。老秦王高寿久病，忆旧念祖也是老人常情，太庙勒石也是垂暮之年的题中应有之意，作为开春大礼也不会有谁非议铺排过甚。然则，朝会无“会”，便行此等“虚举”，眼看是将太庙勒石看做了最重大的国事，朝臣们心下便有些不以为然。战国之风奔放少迂腐，臣下耿耿言事蔚然成习，当下一班资深老臣先行站起诘难：“秦王多年未曾朝会，念王老病之身，臣等无意责之。今日既有朝会，便当会议迫在眉睫之国事，何能因勒石太庙而疏于国家大朝？”领头说话者便是那个“冷面唯一堂”老廷尉。

秦昭王只有一句话：“今日朝会在太庙。勒石之后，卿等再行会议。”

如此一说，只是个先后次序之事，朝臣们再无人异议，鱼贯出宫各登轺车浩浩荡荡地到了太庙。太庙在王城之内北面的一座小山之下，松柏苍郁殿阁层叠恍如一座城堡。第三进的中央大殿供奉着秦人嬴氏王族的历代国君的木像，香烟缭绕肃穆静谧。秦昭王车驾当先而行，到得巍巍石坊前停了车马，被六名内侍用一张形同王座的特制坐

榻抬着进了太庙。随后官员们得到的命令是：“本王已代群臣祭拜，彼等无得停留，直入大殿庭院。”朝臣们不禁一阵惊愕。

太庙者，邦国社稷也。如此重地任是国君亲临，也须前殿祭拜方能进入中央正殿庭院，等闲臣子不奉王书则根本不得进入太庙。如今既来，如何能“无得停留直入大殿庭院”？虽是惊愕疑惑，然终究只是一件关乎礼仪的事。在“礼崩乐坏”的战国之世，在蔑视王道礼治的秦国朝臣心目中，如秦昭王这般越老越见强悍的国君能下如此书令，必然有着比礼仪更重要的因由，走便是了，说甚！

一条石板道将大殿庭院分作了东西两片柏林。朝臣们从石板道络绎进入庭院，见东首柏林空地中一柱红绫覆盖的两丈大石巍然耸立，碑前三牲列案香烟缭绕，秦昭王的坐榻已经落定在大殿与柏林之间。兼职司礼大臣的老太庙令将朝臣们分派成两方站立：王族臣子一方，非王族臣子一方。历来按文武成方按爵次列队的传统规矩今日竟被破了，臣子们又是一阵惊讶迷惑。

“太庙勒石大礼！乐起——”

老太庙令一声号令，大殿高台下的两方乐队骤然轰鸣，宏大昂扬的乐声顿时弥漫了柏林弥漫了太庙。蔡泽听得明白，这乐声不是各国王室在大典通行的《韶乐》，而是秦风中的《黄鸟》，心中不禁一动，左右一瞅朝臣们也是眉头大皱，便知今日勒石必非寻常。《黄鸟》是春秋时期风靡秦国朝野的一首歌谣，是老秦人追思为秦穆公殉葬的子车氏三良臣而传唱的挽歌。至于战国，《黄鸟》依然是秦国朝野最熟悉的悼亡歌。然终因此歌隐隐包含了对秦穆公杀贤而导致衰败的谴责，从来不会在礼仪场合被当做开礼之乐。更有甚者，今日勒石在太庙，太庙大殿的正中位置供奉着赫赫穆公，开乐《黄鸟》，老秦王要做甚?

“老臣有话！”乐声未到一半，王族队首的老驷车庶长嬴贲大踏步到了秦昭王坐榻前，“今日太庙大礼，如此乐声暗含讥讽伤及先祖，是为司礼失察。臣请重奏大乐开礼，后治太庙令之罪！”话方落点，王族大臣们一声呼应：“臣等赞同老驷车之见！”蔡泽注意到，只有默然肃立的太子嬴柱没有开口。

“我王有书。”未等迷惑观望的非王族臣子们出声，秦昭王身边的长史桓砾哗啦展开了一卷竹简，一字一顿地高声念诵，“王道礼乐之论，多文过饰非之颂。不开责己求实之风，何能固我根基？昔年孝公之《求贤令》，历数先祖失政之过，方能脱秦人之愚昧，开千古大变之先河。祖先之过不能及，今人之失不能议，君何以正？国何以强？卿等毋做迂腐之论，当襄助本王立万世规矩也！”

“我王明察，臣等赞同！”蔡泽目光一扫，非王族大臣们异口同声地一片呼喝。王族大臣们一阵寂然，终是默默认了。

“大乐重行——”太庙令悠然一喝，忧伤悲怆的《黄鸟》重新荡开。大臣们已经从显然是事先准备好的王书中嗅到了一种异乎寻常的气息——老秦王精心谋划有备而来，责穆公而扬孝公，这太庙勒石必然大有文章，一切都只能等到勒石揭开之后再说了。人同此心心同此理，太庙柏林中一片前所未有的肃穆。

“太子代王揭碑——”

冠带整齐的嬴柱肃然上前，双手搭住红绫两角轻轻一抖，那幅殷红的丝绫滑落到了石座的大石基上——凛凛青石历历白字赫然眼前。随着太庙令一声“太子诵读碑文”的司礼令，嬴柱对着大碑肃然一躬，高声诵读起来。朝臣们的目光随着嬴柱的诵读声盯着石文移动，那一个个深嵌大石的白色大字似一颗颗铁钉砸得人心头噗噗作响！

秦王嬴稷　勒石昭著　法为国本　君为国首　本首之道

变异相存　国之富强　根基唯法　法固国固　法乱国溃
自来乱法　自君伊始　君乱法度　国必亡焉　法乱国安
未尝闻也　诚为此故　告我子孙　嬴氏王族　唯大护法
法度岿然　万世可期　坏我秦法　非我族类　乱法之君
非我子孙　凡我王族　恒念此石　一年一诵　惕厉自省
乱法之君　人人得诛　生不赦罪　死不入庙　安亡必戒
毋行可悔　戒之戒之　言不可追　立此铁则　世代不移

嬴柱高声诵读着，满面通红，汗水涔涔。

苍苍柏林一片肃然，朝臣们粗重的喘息声清晰可闻。无论是因何而发，无论是因谁而起，痛切深彻的石文都像长鞭抽打着每个人的魂灵。直到嬴柱念罢最后一个字，朝臣们还是肃然默然地伫立着，连大典礼仪惯常呼喊的秦王万岁也忘记了。

二　塞上春寒　心变情异

三月初，渭水草滩搭起了一个巨大的刑场，咸阳国人大为惊奇。

秦法虽严，然真正的大刑杀只有商鞅变法之初与秦惠王即位初期根除世族复辟势力的有数几次。从秦惠王中期到秦昭王晚期，秦之刑杀形式逐渐回复到了古老的传统——每年一次，秋季决刑。百年下来，渭水草滩的大刑场已经变成了国人记忆中的一片落叶，除了春日踏青时凭吊讲古，很少有人提及祖上所经历过的肃杀岁月了。如今正在热气腾腾的春耕踏青之时，渭水草滩陡起刑场，国人不禁一个激灵！人们几乎不约而同地想起了当年大刑杀的两个征候：渭水草滩与开春时节。可是，也没听说有甚株连大罪案生出，杀何等罪犯用得着如此铺排？口舌流淌的议论最后沉淀为一个传闻：老秦王行将就木之前要清算旧账，大杀有可能危及王室的不轨人犯，为身后太子清道！

在传闻由咸阳的巷闾市井弥漫村社山野时，两丈见方的内史书令注张挂到了咸阳四门城墙，赫然告知国人：春刑将决王族高爵人犯，许国人观之，以彰法度。此令一出，国中哗然。人们自觉官府书令验证了口舌传闻，果真如此，秦国还能安宁么？

施刑那日，农夫歇耕作坊停工商市关闭，整个咸阳倾城而出拥向了刑场。加上闻讯赶来的邻近各县庶民，几里宽的渭水草滩人山人海。然而结果却大大出乎人们所料，斩决的只有一个王族公子遗孀——华月夫人。尽管这个女人也算王族也算高爵，但在老秦人心目中，她却只是个仅仅进入宫廷的楚国女闲人，纵然犯罪，杀了也便杀了，如此大铺排实在是白耽搁一天好日头也。但是，当老廷尉在行刑之后奉命诵读了老秦王的太庙勒石文后，万千人众渐渐地鸦雀无声了，只有掠过原野的河风抖得大旗小旗啪啪作响。陡然之间，幽谷般的沉默被漫山遍野的声浪淹没：“秦王万岁！”“秦法万岁！”“护我秦法！万世不移！”种种呼声春雷一般轰鸣起来。

暮色时分，当漫无边际的人海在夕阳之下流向咸阳四门时，一首古老的歌谣在人海中轰轰嗡嗡地弥漫开来：“南山汉桑，北山胡杨。我有君子，邦国之光。愿此君子，万寿无疆。”绵长的歌声浪涛般此起彼伏，老秦人如饮醇酒手之舞之足之蹈之。这一日的踏青观刑，酿成了日后永远不能磨灭的美好记忆。

春刑次日，华阳夫人被无罪开释了。

嬴柱本当驾车接人，想想还是派家老去了。

晚来小宴为夫人压惊，嬴柱蓦然觉得再熟悉不过的妻子变得陌生了。华阳夫人谈笑风生目光流盼，频频与夫君把爵对饮，说了许多闻所未闻的趣事乐事，与素来娇痴羞怯只蜗居在甘棠园小心侍奉的那个可人女子判若两人。嬴柱说，没有亲接夫人心下过意不去。华阳夫人咯咯笑着，连说没事没事何足挂齿。嬴柱说阿姐就刑深为惋惜。华阳

夫人笑说生死在天，阿姐将世事看得明白，死得不懵懂便值了。嬴柱说太庙勒石震动朝野，日后我等得谨慎小心才是。华阳夫人点头笑应，只要不犯法小心个甚来，该当如何还是如何，放不开手脚，没事反倒被人看做有事一般，晓得无？见夫人不像疯癫之态，嬴柱心下稍安，却总是觉得没了那种熟悉的诱人风韵，打不起精神抚慰夫人。华阳夫人浑然无事，将笑吟吟红扑扑的脸膛埋进了嬴柱胸前，一展细柔的腰肢将他背进了寝室。

甘棠香弥漫的春夜里，嬴柱又一次感到了这个熟悉女人的陌生新鲜。她火辣辣地侍奉他折腾他，精力用之不竭，花式层出不穷，全然不是那个软绵绵娇生生静待他用罢方士药酒之后扑在她身上大逞雄风的细腰楚女了。酒意朦胧的嬴柱蓦地一个闪念——女人在一身两用，奋力重演着夫君最为痴心的三人嬉戏！陡然之间嬴柱热泪盈眶，紧紧抱住了热汗淋淋的赤裸身子，一口咬住了面前雪白的胸脯。女人浑身颤抖一阵咯咯长笑一阵呲呲哽咽，猛然喊出一声阿姐，一时放声大哭……

春寒料峭的鸡鸣时分，嬴柱没有呼唤侍女，自己下榻悄悄地给沉睡的妻子仔细裹好了丝绵大被，轻轻掩上了寝室房门，草草梳洗到了中院正厅。太庙勒石对他的震撼太大了。第一次直面因自己不肖而引起的前所未有的重大国事勒石，嬴柱实在是寝食难安。一柱将永世流传的太庙刻石，非但是王族子孙的耻辱，更是自己这个储君的耻辱。除非自己奋发惕厉登上君位后以皇皇政绩证实自己并非不肖，这种刻于青史立于朝野万众皆知的口碑耻辱永远无法洗刷。要洗刷耻辱，第一步便是不能在太子位随波逐流再生事端。面对老而弥辣的铁面父王，再也不能让“庸常无断”这四个字钉在自己身上了。自太庙勒石回来，嬴柱开始了闻鸡即起三更入睡的勤奋生涯，一个月下来虽说清瘦了许多，却也自觉精神矍铄，另有一种未曾经受过的新鲜。首先看在嬴柱眼中者，是府中风气为之大变。素来慵懒松懈卯时还不开中门的太子府，忽然变成了天色蒙蒙的寅时三刻便灯火大亮，中门隆隆大

开，仆役侍女洒扫庭除一片忙碌，连大门前归属官府净街人洒扫的长街与车马场也打扫收拾得整齐利落一派光鲜精神。每日清晨必得巡街的咸阳内史大是赞赏，立即书令知会城内所有官署大加褒扬。各官署立即闻风向善，争相振作门庭，一时传为佳话。

“禀报安国君，一应公文齐备。”

看着主书备妥的卷宗笔墨，煮茶侍女捧来的滚热酽茶，嬴柱也不说话，坐进案前开始了忙碌。太子府公文虽然不多，除了王宫长史发来的必须办理的王书，多是些太子傅太史令太庙令驷车庶长府等一班相关官署的知会书简。多少年来，除了老父王王书，嬴柱历来不看那些仅仅是教他知道一番的知会公文。太庙勒石之后，嬴柱非但是每有书简必看，且每看必有批书。不管送来的书简是否需要他的批书，也不管这种批书是否有用，嬴柱都一丝不苟地认真批书，心下只将这批书公文当做他未来为君的磨炼。不想一段时日之后，每日清晨坐在书案前便油然生出一种肃穆，心下大为感慨，愈发地认真起来。

“禀报安国君，纲成君请见。”

“快请。”嬴柱抬头搁笔起身，利落地迎到了门厅廊下。

“君别三日，刮目相看矣！”摇到庭院的蔡泽老远拱着手嘎嘎笑了。

“朽木不堪雕，纲成君何须谬奖也。”

“老夫没那般乐趣。”蔡泽摇头感慨，“人有生心，夫复何言？老秦王神明也！”

“纲成君，父王又批说我么？”嬴柱心头猛然一紧。

“多疑成癖安国君也！”蔡泽嘎嘎一笑，“有大事，进去说。”

入厅坐定，不待嬴柱发问蔡泽念诵了一句：“奉秦王密书，安国君纲成君当即赶赴离石，礼迎吕不韦还都。”惊愕之下嬴柱不禁冒出一句：“没有异人么？”蔡泽故作神秘地摇摇头：“但奉王命，只此一句。”嬴柱不禁又是一问：“吕不韦能驻离石，为何回不得咸阳？你我亲迎，礼数何其大也！”蔡泽肃然道：“老秦王口书：吕不韦生死之功，两君代本王相机礼迎，不得怠慢。”末了一笑，“你我礼数还大么？”嬴柱略一思忖道：“你只说何时北上！”蔡泽笑道：“安国君若无不便，今日正午如何？”嬴柱啪地一拍案：“国事当先，有何不便？一个时辰后走！”“好！”蔡泽嘎嘎大笑，“老夫车马北阪等候。”起身一拱去了。

三月十五，正是离石要塞开营的日子。

开营者，大军解除冬日坚壁而恢复防区巡查之谓也。这是秦国西北四郡（陇西、北地、上郡、九原）驻军的统一法度，其军中意义如同京师民治开春之时的启耕大典。每年从第一场大雪开始，冰天雪地的西北四郡驻军便进入了冬营之期。城堡要塞深沟高垒，村社庶民坚壁清野，除非紧急军情与密令军务，大军不会开出营垒。来春三月，陇西山地与河西高原虽然依旧是极目无边的黄色天地，但昼夜鼓荡的浩浩春风已经使残雪消融河冰初解，漫山遍野的胡杨林脱尽了枯黄的叶子从树干渗透出晶亮朦胧的绿来。再有半月一月，阴山草原与大漠深处的匈奴胡骑便可以展蹄南下劫掠中原了。正是这种天候之差，使毗邻北疆的秦赵燕三国有了一个共同的军制：三月中开营，厉兵秣马以备胡骑南下。

战国之世，秦国关隘要塞有四处最为要害，老秦人称为“驻军四塞”。其一函谷关，其二武关，其三离石，其四九原。而四塞之中真正驻扎精锐主力者，唯有函谷关与离石要塞。所谓精锐主力，一是兵种齐全骑步俱有，二是大型兵器配备整齐，三是久战沙场之师。此中根本因由，在于防守之敌不同与地形不同。函谷关面对中原魏韩两大战

国以及随时可能结成合纵的六国盟军，自然是重中之重。武关主要防楚且地处山隘，只驻扎两万步卒。九原防守匈奴，只驻扎三万轻装骑兵与五千弓弩兵。离石要塞正当河西高原中段，隔着峡谷大河与东北的晋阳遥遥相望，面对战国后期最强大的赵国，驻军便与函谷关等同：最精锐的三万铁骑、两万重甲步兵、五千军营工匠（工兵），各种大型兵器一应俱全。就实而论，函谷关是秦国东大门，离石要塞是秦国事实上的北大门。两处主将也历来都是秦军名将。目下的函谷关守将是老将桓龁，离石守将是老将王陵。蒙武以前军主将之职被调任离石要塞副将，爵位相同却被看做升迁，原因便在于大军战将悉听统帅调遣，而重兵要塞之主将则要独当一面，是显然的方面统帅。

蒙武马队重新赶回离石要塞之日，正逢开营大操演，军营中杀声震天战马嘶鸣一片热气腾腾。蒙武立即进入中军幕府参见主将王陵，交接罢诸般军务，又低声对王陵说得一阵。左臂还挎着夹板的老将军只一挥手："该去！东南步军营，不用我说你也认得出来。"

蒙武一拱手出了幕府，匆匆来寻吕不韦大帐。

离开咸阳时，年轻的蒙武被破例宣召入宫。坐榻拥枕的秦昭王听他仔细讲述了接应公子异人的经过与百人马队一路死战的惨烈情形，不禁悚然动容。蒙武清楚地看到，老秦王雪白的头颅微微颤抖，喘息声粗重得如同风啸，一双白眉耸动的老眼晶亮地闪烁着泪光。良久默然，老秦王枯瘦如柴的大手拍着榻栏一字一顿道："其一，异人暂居吕庄，不许回太子府归宗；其二，蒙武随带太医北上救治，一俟吕不韦伤愈，立即护送还都；其三，诸般事体皆以你名，不言王命。余事本王另做处置。"蒙武一时多有不明，却终是鼓着勇气只说了自己最上心的一件事："公子与末将同年，南归后暂住末将处心神颇安。吕公未归，居于吕庄多有不便。末将之见，公子当回太子府先举认祖归宗之礼，侍奉父母膝下，以慰其颠沛之心。我王明察。""蒙武差矣！"老秦王冷冷一笑，"情法同理，王子士子岂有二致？吕不韦破家舍生，老秦

人岂能薄情？臣不负国，王不负臣，此大道也！今吕氏伤病未愈，异人先行归宗，宁伤天下烈士之心乎！”

蒙武大汗淋漓地走了，直到宫外心头还怦怦直跳。

虽然没有直然责难，老秦王的告诫却显然暗含着对自己处置方式的不满。不管有多少理由，弃重伤重病的吕不韦于苦寒之地而将嬴异人先行护送回来，实在是有些草率了。若非老秦王处置老到，再依着自己的想法教嬴异人先行回归太子府认祖归宗，当真是陷秦国王室于不义了。蒙武清楚地知道，自秦孝公开创了向东方各国求贤变法的先例，秦国在王室垂范之下生成了一种弥漫朝野的尊奉山东名士的习俗规矩。久而久之，天下有了秦国敬士的口碑。纵是那些最蔑视秦国的儒家人物，也不得不说一句：“秦虽蛮夷，敬贤尚可也！”吕不韦乃天下大商名士，在山东六国广有结交，若仅仅是为了弃商谋官，只怕在齐赵楚魏几个大国都可轻而易举地做个上大夫之类的显荣高爵。然则，吕不韦终是为了一个秦国公子破家舍财结交死士这次又几乎身首异处，说到底，还不是看重秦国的清明强盛？对于秦国，还有何等物事比士子舍命亲秦更为宝贵？秦国要的正是天下归心，尤其是士子归心，你蒙武为何就没有想到这一层！将嬴异人秘密护送回咸阳，又秘密安置在自家府邸，不使异人与先期离赵归秦的吕氏商社人等通联消息，目下看来更是伤及吕氏家人的不妥之举。蒙武啊蒙武，你是上将军蒙骜之子，自己也凭着战功做了前军主将，目下被委以离石副将之职，实际上是要你接替老将王陵了。老秦王将独当一面的抗赵大任交付于你，你却在大事上如此懵懂，身为大将只知就事论事，何其惭愧也！

回到府邸，蒙武对正在摆弄秦筝哼唱秦风的嬴异人三言两语说了进宫经过，也不管这位昔日同窗如何嘟哝，亲自驾车连夜将异人送到了渭水南岸的吕庄。先行离赵归来的一班执事、仆役及异人在赵国的老内侍老侍女，回到咸阳对吕不韦消息一无所知，终日惶惶不安，乍

见异人，凄惶得放声哭成了一片。西门老总事更是捶胸顿足，坚执要随蒙武北上照拂主东。嬴异人颇是不耐地呵斥道：“哭甚吵甚！谁个不烦？吕公又没死，聒噪！”皱着眉头不再说话。

这次蒙武大有耐心，见劝阻不住，欣然答应带西门老总事北上。老总事顿时破涕为笑，带着蒙武去见夫人。令蒙武惊讶的是，这位天人般的新夫人听说吕不韦伤病留在河西，只闪动着明亮的眸子紧咬着红润的嘴唇盯住他甚话不说，良久默然，终是低声一句：“多谢将军消息。”径直出厅去了。在那瞬息之间，机警的蒙武从那对闪亮的眸子中看到了警觉看到了疑惑，心头不禁猛然一颤。

蒙武给吕庄执事们留下了一千金，不管西门老总事如何推托，都没能拒绝真诚和善而又执拗得寸步不让的年轻将军。回府途中，蒙武又顺道拜访了内史官署，请这位执掌咸阳军政的王族大臣向吕庄派出百人轻骑队昼夜巡视。蒙武一出示老秦王的特使密书，老内史甚也没说派马队出城了。

蒙武马队兼程北上，堪堪将近高奴(注)，却见马队之前有一辆黑篷辎车辚辚疾驶。在马队越过辎车的刹那之间，西门老总事惊讶地噫了一声。并骑飞驰的蒙武心中突然一亮，立即低声吩咐一名军吏带三骑士换上便装跟随辎车。马队抵达阳周要塞时，一便装骑士飞马赶来禀报：黑篷辎车在高奴遭遇守军盘查，得知车中女子自称赵女，无秦人照身帖，经军吏担保已经过关；辎车昼夜驰驱不吃不喝，军吏担心车中女子出事，派特急快马请令定夺。西门老总事恍然大悟：“夫人也！定然无差！”蒙武立即下令马队扎营等候，与老总事亲带十骑返程接应。次日清晨，终于在洛水东岸的土长城下看到了烟尘鼓荡的辎车与远远尾随的骑士。蒙武飞马迎上凌空跃起，硬生生在黄尘飞扬的原野勒住了没有驭手任性狂奔的两匹烈马。当老总事颤巍巍拉开车窗帘布时，一声嘶哑的哽咽滑倒在了车旁。情急之下，蒙武一把撕开车帘，

惊讶得不知所措——车中一片血红，飞溅车厢的鲜血与散乱纠缠的红裙裹着一张苍白如雪的面孔，分明死人一般。

“谁懂医道？快！”

便装军吏飞步赶来，猛然一声惊呼：“身孕血崩！快请太医！”

蒙武大惊，回头一声断喝：“人安军榻！原地守候！我接太医！”翻身跃上那匹雄骏的战马风驰电掣而去……

蒙武至今还在后怕的是，假若没有那名随行太医，这位颠簸驰驱三昼夜而流身血崩的新夫人当真是死活难料。假若这位夫人死了，他有何颜面再见这位有功于秦的商旅义士？如今果然要见吕不韦了，蒙武心头难以自抑地翻翻滚滚。

吕不韦的大帐在小城堡的东南角。走过连绵成片的军帐区，第一眼看见的是一杆随风鼓荡的与主将旗帜同样高低大小但却没有姓字的黑底白边大纛旗，旗下一圈高大厚实的马粪墙，墙外一圈人各三兵（长矛、长剑、弓弩）的重甲武士。踏着残雪走进马粪墙，一座浑圆大帐孤独矗立，一层显然是连缀起来的巨大丝绵被披挂在牛皮帐篷外，帐口钉着一张厚实得连盘旋呼啸的寒风也奈何不得的翻毛皮包木门，看去活似一座鼓鼓囊囊的灰土堆。直到帐口，蒙武也听不见帐中任何动静。若不是帐顶那口冒着袅袅轻烟的竹管烟囱，谁也不会相信这毫无声息的“土堆”中会有人。蒙武看得出，在冰天雪地的高原军营之中，这座大帐的保暖之工是绝无仅有的。主将王陵的幕府虽则宽敞，但那冷硬粗糙的青砖地，厚实却又漏风的石条墙，以及铁甲锵锵的进出将士，无论如何也无法做到如此的严丝合缝，也无论如何使人想不到“温适舒坦”四个字。

“王陵，终是父辈老将也！”蒙武不禁大为感慨。

那天日暮，匆忙将吕不韦用军榻抬进了离石城堡，只简略地对王陵留下了急赴邯郸请毛公的叮嘱，蒙武便率部护送嬴异人星夜南下了。在蒙武心中，自己奉命北来的使命只有一个，那便是接应护送公子回秦，公子但有意外，自己便是死罪！在吕不韦突然失心变颜而嬴异人又惊得六神无主时，蒙武全然没有想到如何周全处置。说到底，根由在于缺少历练没有洞察之能。王陵对此事原本一无所知，却偏偏能在他离开之后克尽全力，非但派出精干斥候兼程入赵请来了毛公，且亲自率领三千步卒刨雪搜山寻觅千年灵芝，以致滚沟跌成了骨折。若非老将军极尽所能地满足毛公之请，岂能挽回吕不韦垂危的性命？若是奉命之下，蒙武自认也能做得周全利落。然则，王陵恰恰是在既未奉命又不知情之时，以无可挑剔的诸般作为顾全了秦国敬士的大规矩，此中隐含的仅仅是精明干练么？非也非也。在秦国的年轻将军中，蒙武以“承乃父缜密沉稳，而精明干练过之”著称，若非如此，老太子嬴柱岂能选他来做这件扑朔迷离无定数的大事？然则两厢比较，你不得不服膺王陵老将军的过人之处。细想起来，在昔日武安君白起的秦军老将中，堪与王陵相比者不乏其人，父亲蒙骜不消说，王龁、桓龁、胡伤、嬴豹等都是。他们的战场之才虽各有千秋，然却都有一个共同处：身为大将而顾及国体，每结贤士必彬彬敬之，与山东六国士子们咕哝不休的“虎狼秦风”大异其趣。后来，六国士子们每每私相揶揄，西也东也，虎狼之风究竟何在？对秦国的攻讦之辞也越来越没有了颜色。何以如此？也许是这些老将军比蒙武一代更深地咀嚼了山东六国鄙视秦国的创痛，也更直接地经历了敬士带来的益处，人人衷心认同先祖孝公开创的求贤之风。蒙武一代，则淡漠了这种“天下”之心，以致见士而不知重，见重而不明其道……

“啪！”沉闷清晰的敲棋声打断了蒙武的思绪。

吕不韦与毛公正在对弈。

案前一座硕大的木炭火燎炉，大帐被烘得分外暖和。茶女静静地侍奉着拙朴的陶炉陶壶，俄而起身在厚厚的地毡上飘忽来去，全然没有声息。缭绕大帐的酽茶香气中，只有淡漠的敲棋声散漫无序地起落着。两颗白头隔案相对，恍若深山林泉间的世外高人。一颗白头边打下棋子边摇晃着散乱虬结的雪白头颅高声吟诵："且夫水之积也不厚，则其负大舟也无力。覆杯水于坳堂之上，则芥为之舟；置杯焉而胶，水浅而舟大也。风之积也不厚，则负其大翼也无力。故九万里，则风斯在下矣！而后乃今培风；背负青天而莫之夭阏者，而后乃今将图南也……"

"风也飞也，你是鲲鹏么？"对面白头不耐地嘟哝。

蒙武一片懵懂，老人如此认真地念诵这不着边际的宏文究有何用？对面白头人为何又如此沮丧不耐？听得片刻，两位白头人依旧散漫敲棋时而念诵，蒙武终于走上前去深深一躬："末将蒙武，见过吕公。"

背对帐口的白头蓦然转过来打量一眼，又转过身去："吕公，将军见礼。"

"啊啊——将军？"盯着棋盘的白头抬了起来，望着一身泥土的铁甲大汉，一脸茫然地笑了，"好，王陵将军来也，请入座。"

"嘿嘿，输得糊涂了！"白发散乱的老人竹杖啪啪敲着大案，"蒙武将军！老小都分不出来，罚饮三爵！"

"嚷嚷甚？输了棋撒气，出息也。"

"哎哎哎！究竟谁个输了？老夫能输混沌人！"

"啊——想起来也，我输我输。"白头吕不韦伸着懒腰长长打了个哈欠一阵大笑，"输了好，输了好，输了好呵！"眼泪鼻涕一涌而出，

只是不管不顾地兀自长笑。毛公霍然站起，竹杖啪啪打着棋盘："吕不韦！你枉称棋冠，败在老夫之手，不想赢回去么！"大笑声戛然而止，吕不韦扶案站了起来，茫然盯着烘烘燎炉嘟哝着："输了输了，还能赢回来？"毛公红着脸陡然一声大喝："吕不韦！想不想再来！不想再来永世狗熊！"吕不韦回身点头茫然笑着："好好好，再来再来，输光光怕甚？"毛公却又突然嘿嘿一笑，过来扶住吕不韦坐到案前："老兄弟，礼客为先，会完将军，再来不迟。"说罢回身对蒙武一瞥，笑吟吟坐在了吕不韦身旁。

"王陵将军见我何事？"吕不韦淡漠地笑着。

"末将蒙武，受命任离石副将，临行受异人公子之托，特来拜会。"

"啊啊啊，蒙武。"吕不韦茫然地应着。

"嬴异人小子何在？"毛公突然拍案，"不会走路么！"

"禀报吕公，"蒙武肃然躬身，"异人公子与公同逃同战，负伤六处，回咸阳后先在末将府下卧榻疗伤，稍见好转坚执住到了城南吕庄；得知末将北上赴任，公子请得秦中名医扁鹊弟子与末将一同前来为公医治；另则，公子专门致书吕公。"蒙武从皮袋中取出铜管捧上，却被黑着脸的毛公截了过去。

吕不韦目光蓦然一闪："将军是说，公子没有回太子府？"

"吕公明察。"蒙武又是肃然躬身，"末将护送公子回秦，本当立即禀报太子，然公子却坚执要末将说他留在了离石疗伤，不教父母知晓他回到了咸阳。末将问其故，公子答说：吕公性命之忧，异人安可独享富贵哉！念及同年同窗情谊，末将成全了公子心意，只对秦王与太

子复命说，吕公与公子已经接应回秦，皆在离石疗伤。是故公子一直未曾拜会父母。”

吕不韦默默点头，淡漠木然的脸膛第一次漾出了一片舒展的笑容。毛公恰恰抬头将一方羊皮纸啪地拍到案上：“好！小子尚算有心也！”吕不韦瞥得一眼羊皮纸喟然一叹，一句话不说只默默点头。

蒙武去了，大帐中一片沉寂。吕不韦轻轻一声叹息又是悠然一笑：“毛公啊，异人能有此番心意，不韦虽死足矣！”正在飞快眨眼的毛公突然拍案一阵大笑：“呜呼哀哉！你老兄弟没看出此中蹊跷么？”吕不韦堪堪舒展的脸膛倏忽一片阴沉：“老哥哥是说，异人有假？”毛公神秘兮兮地一笑：“嘿嘿，假中有真，真中有假，小假大真，真假交混，妙哉妙哉！”吕不韦心绪陡然低落，又是一副茫然神色：“输了，赔了，而已，何须惊怪？”“错也错也！”毛公连连拍案，“谁输了赔了？大赢也！你混沌还有个底么？”“好好好你说，我好了好了！”吕不韦突然焦躁起来，直瞪瞪看着毛公。

“嘿嘿，嚷不嚷都没跑，终归大好事也！”毛公也直瞪瞪盯住吕不韦双眼，“你可听好，其一，那位秦国的扁鹊弟子早做了太医令，嬴异人小子刚回咸阳，请得来么？其二，这封皮书之笔法近乎嬴异人，却决然不是嬴异人。莫忘了，老夫可是那小子老师也！其三，异人果真深明大义，如何能弃公先去？既弃公先去，如何能突兀回到吕庄？其四，这个蒙武可是秦军有为大将，纵是敬公而拘谨，也不当满面忧思欲言又止……呜呼哀哉！你老兄弟究竟进耳朵没有也！”

吕不韦两眼发直默然不语，良久突然拍案：“说！四假可证何事？”

“天也！老兄弟终是醒了，醒了！”毛公挥着竹杖手舞足蹈地在帐中胡乱蹦了两圈，呼呼喘息着大盘腿坐下压低了声音，“老夫不会看错：假后有真！”见吕不韦只目光烁烁不说话，毛公掰着指头连珠开

说，“不奉王命太医令不能北来，此其一。无得授意，不会有人为那小子代笔，纵然有人代笔，以蒙武将军之持重也不会自承信使，此其二。小子原本未回吕庄，便是不想回吕庄，不想回而能居住蒙氏府邸，必是蒙武赞同。两人一致又能突兀搬回吕庄，绝非那小子与蒙武忽然转向，必是上意所迫，此其三。蒙武对吕公敬重有加却又心事重重欲言又止，除却歉疚之心，背后必有隐情，此其四。凡此等等，可见背后总有上手操持。上手者何人？不是太子便是秦王！老夫看秦国老太子平庸，隐身而操此事者，必是老秦王嬴稷！你老兄弟说，是也不是？”

良久默然，吕不韦淡淡漠漠地笑了：“秦有今日，天意也？人事也？”

“没劲道！不与老夫大饮两爵？”毛公黑着脸嘟哝一句。

“我，我只酸困，想睡，睡……”喃喃未了，吕不韦软软倒卧在了地毡上。

“小女子出来！”毛公嘿嘿笑着用竹杖敲了一下棋盘，对刚刚掀开后帐帘布的侍女板着脸低声吩咐，“扶吕公进帐，扒去衣物使之安卧。记住守在帐口，不许任何人任何动静叫醒惊醒吕公！”健壮的侍女答应一声抱起吕不韦进了后帐，毛公对悄无声息的煮茶女一挥竹杖做个鬼脸匆匆出帐去了。

帐中鼾声大起……吕不韦忽然化作北溟之鱼，鲲鹏飘游茫茫苍穹，翼若垂天之云，扶摇直上九万里，俄而又化鸿毛一羽，背负青天随风遨游苍苍尘寰便在眼底，蓬间雀叽叽喳喳议论着溪边蜩鸠嘟嘟囔囔嘲笑着，忽见日月大出而爝火不息，大光小光洒遍天地尘寰，鸿毛一羽飘飘忽不知所终，俄而出得云翳，天边山岳突兀化为云端大字——无己无功无名，鲲鹏鸿毛蓬间雀溪边蜩鸠山岳白云沧海大地忽然交融成一片漫无边际的混沌世界……

三月前的风雪血战之后，吕不韦的铁石心志突然崩溃了。

当毛公冒着漫天大雪赶到离石要塞时，吕不韦正躺在冰冷空旷的中军幕府奄奄待毙。毛公对王陵大发脾气。王陵赔着笑脸解说历来军营规矩：冻伤者需以寒凉缓解，不能骤然暖帐，何敢慢待功臣义士?毛公连连呵斥行伍粗疏不解心医。王陵始终不回一句。毛公没了脾气，立即转请设置暖帐救人。王陵一声令下，军士在顿饭辰光筑起了一座马粪墙包双层牛皮再加连缀丝绵被的密闭暖帐。毛公有备而来，立即将重金聘请的齐国方士邀入暖帐施法，一番运功运气再加神秘丹丸救心，面色铁青白发散乱形同骷髅的吕不韦神奇地醒了过来。

次日，毛公打发了方士，开始了自己的培本固元疗法。听说要千年灵芝安神救心，王陵二话不说亲率三千步卒入山，一连十日，终于在大雪覆盖的深山密林刨到了一株极为罕见的古灵芝。毛公高兴得嘿嘿直笑，对着王陵一个大拜叩头，惊得白发老将军顾不得臂膊骨折连连对拜。为滚沟负伤的王陵正骨之后，毛公终日守着吕不韦形影不离了。一月之后吕不韦渐渐清醒，茫然的眼神空洞无处着落，但总算是能够听话说话了。

一番揣摩，毛公开始了他的攻心救心法。

王陵依着吩咐，抬来了血战仅存的马队剑士越剑无。

身负十三处刀箭重伤的越剑无，被王陵安置在另帐独居。然越剑无不吃不喝更坚执拒绝治伤，见医者入帐便要咬舌自尽。直至毛公到来，越剑无才冷冷说了四个字：“我等吕公。”不再开口。毛公也只一句话：“吕公死活，尽在越义士也！君自思量。”腾腾去了。从那一日开始，越剑无才开始了疗伤进食，虽经一月依然不能下榻。被抬进来的越剑无一见枯树白发的吕不韦，一声吕公便放声痛哭。原本茫然枯坐的吕不韦噫的一声惊叫踉跄扑来，抱住越剑无哭作了一团。毛公冷眼旁观，吕不韦捶胸顿足地哭喊着：“剑无剑无，不该瞒我当初！早知

你等义士备死，吕不韦何能有此蠢举也！任侠烈士去矣，吕不韦虽九死不能赎罪啊！”

越剑无却蓦然打住，拭去泪水一拱手道：“吕公之言差矣！剑无所哭者，公之失魂失形也，非我等剑士也。任侠剑士生于天地，不求碌碌苟活，唯求死得其所！吕公谋事存志节，待士有大义，我等人怀必死之心，非仅图报吕公，更求名扬天下！若吕公耿耿不能释怀，视我等之死为一己罪责，岂非玷污我等任侠求死之风？此番心境，原非剑无私撰。吕公请看，剑无可曾背错一字？”话方慷慨，越剑无已经刷地撕开胸前，扯下一方血迹斑斑的羊皮递过。吕不韦颤抖着双手接过，不忍卒睹。毛公接过一看，薄韧的白羊皮上血字历历，分明与越剑无所念一字不差，下方赫然一片已经变黑的斑斑印记，无疑是百名剑士的手印指印！

“吕公，确是荆云义士手笔。”

吕不韦双手接过抚在胸前，对着越剑无深深一躬。

“今日事毕，剑无去也。”在这刹那之间，挺身跪坐军榻的越剑无将一口短剑猛然插入了肚腹，一股鲜血喷溅大帐与吕不韦白衣之上，越剑无平和地笑着，“吕公，你非侠者，不能轻生求死，珍重……”

那一夜，吕不韦抱着越剑无冰冷的尸体坐到天亮，虽然一句话没说，旁边的毛公却看到了吕不韦苍白的脸膛有了一丝红晕。直到三日后将越剑无安葬到了马队剑士的谷地，吕不韦才扶着毛公的肩膀长叹了一声：“学无止境，吕不韦自认知人，不想竟如此无知也！”

自那日起，毛公开始了与吕不韦的对弈。在淡漠茫然的棋盘敲打中，毛公向吕不韦点点滴滴地叙说了各方事变：薛公没能赶来，老哥哥护送赵姬到天卓庄去了；虽说平原君并未大张旗鼓地拘拿“事秦党”，但却在暗地里搜寻嬴异人留下的妻子；薛公以为，只有将赵姬送

回卓氏故里并恢复“卓昭”本名，在民多胡风嫁娶寻常的赵国，平原君才无法追究这笔秦妻账；目下料想已经安置妥当，邯郸该当无事了。嬴异人小子伤得不能动弹，又发热，他请蒙武将这小子送回了咸阳，想必开春之后这小子便要来接你回秦了。西门老总事也捎来了消息，吕庄上下人等都好，陈渲日夜祈盼只等着你吕公归来入政。总之统之，只要你吕不韦平安无事，结结实实的一件大事便做成了。

但是，无论毛公如何喋喋不休地絮叨，吕不韦都茫茫然心不在焉。毛公清楚吕不韦心结，每日敲着棋子曼声吟诵庄子的《逍遥游》， 每念到“若夫乘天地之正，御六气之辨，以游无穷者，彼且恶乎待哉！故曰：至人无己，神人无功，圣人无名。”抑扬顿挫反复吟诵，常常引得吕不韦木然盯着他也不由自主地跟着念诵起来。

念归念，说归说，吕不韦终是没有真正地清醒振作过来。毛公颓丧了。也许，他只能将吕不韦送到这一步，吕不韦能否恢复雄风，只有天意了。那晚，毛公将一卷密封的羊皮纸书简交给了那位终日默默却诚实可信的茶女，叮嘱待吕不韦真正清醒时交给他。便在他陪着吕不韦下最后一局棋的时候，蒙武来了。

毛公看到了一线显然的光亮！果然，吕不韦松心了。

像一只苍老狡黠的土拨鼠，毛公连日出没在冰雪军营之间，旬日之后才回到了吕不韦的保暖大帐。吕不韦已经清醒过来，面色红润了，脸膛也荡出了久违的微笑，见毛公风尘仆仆满面脏污却又神秘兮兮地溜进帐来，不禁一阵哈哈大笑：“老哥哥也！通了通了！原是不韦求人太切，凡事以义责人。人皆义士，何有世事矣！”

毛公惊讶地瞪着一双老眼，提着竹杖绕着吕不韦直转圈子，突然站定嚷了起来：“羊肉酒饭！咥饱肚子再说！前心后心没得分，饿死老夫也！”吕不韦看得乐不可支，转身连呼酒肉饭上齐，坐在对案饶有兴味地看着毛公大举饕餮。

“当真？”毛公撂下割肉刀突兀抬头。

“当真。”吕不韦坦然点头。

“其理何在？”毛公第一次没了嘿嘿笑声。

“权力公器之道，自有法度准则。”吕不韦平和的面容又弥漫出往昔的一团春风，“以义行之，则公器化为私道。不韦执拗于‘义本’，原是以风尘商旅之道求权力公器之道。不容些许负义之行，于公器之道实为偏执。以此心入仕途，终将大毁也。异人离我回秦，于义于情有差，而于法度无碍。不韦耿耿不能释怀，犹鲲鹏未得大风，不能高天远观也！”

“嘿嘿，有进境，好！”毛公啪地摔下擦拭油嘴的帛巾，“老兄弟，若是猝然丧子，你会如何？能如这般撑持过去么？”

“老哥哥此说，不知所云也。”吕不韦自嘲地笑了，“生平无女运，先妻十载尚无一子一女。邯郸欲妻，又被天夺。只怕是应得一句老话，财旺人亏，子女还在糊涂国也！”

“嘿嘿，只怕未必。你目下没有娶妻么？”

“你说陈渲？”吕不韦目光骤然一亮又释然摇头，“原是不得已，笑谈耳耳。”

“是也是也，笑谈罢了。”毛公嘿嘿一阵站起身摇到帐外，拖进一只口袋用竹杖指点着，“明日开始一月之内，老夫要你这白头变黑！看好这药！否则啊，嘿嘿，你我老兄弟便负了人心也。”

吕不韦大笑：“老哥哥自己须发如雪，倒是来医我这白头？”

“嘿嘿，懵懂！”毛公悠然甩着白头，“老夫年逾花甲，你几多大？白当其年为老，白不当年为病。老不可医，病可医。晓得无？”

“好好好，晓得晓得。无非吃药，随你也。”吕不韦一阵笑声未了，软倒在榻大放鼾声。毛公唤来侍女一阵叮嘱，又点着竹杖摇出了暖帐。

倏忽之间河冻消开春风变暖，新叶勃发的胡杨林绿蓬蓬覆盖了沟壑纵横的莽莽高原。四月中开始，吕不韦的一头白发眼看着日复一日地变黑，到了五月来临，形同白发骷髅的吕不韦又变成了一团和煦春风的洒脱士子。从来没见过昔日吕不韦风采的王陵蒙武应毛公之邀踏进久违的马粪墙圈时，远远看见帐外迎候的丰神士子，恍若隔世，惊讶得连连感叹！庆贺小宴上，得意的毛公矜持地点着竹杖宣布了对吕不韦的解禁令，来者不拒地与每个颂扬者劝饮者接踵痛饮，宴席未散已酩酊大醉了。

安置好毛公，王陵恭敬地邀吕不韦到幕府商议南下回秦事宜，将吕不韦请上了一辆军营罕见的青铜轺车。蒙武亲自驾车，驶向了小城堡外的河谷军营。夕阳晚照之下，冬日血战逃亡的冰雪天地已经是万绿覆盖辽阔山塬，吕不韦极目四望，不禁万千感慨。入得军营深处，但见营帐连绵旗幡猎猎炊烟袅袅战马萧萧，勃勃生机令人怦然心动。蓦然之间，轺车驶过营区进入了一片幽静的谷地，吕不韦心头顿时迷惑——主将幕府如何能在这里？

“东公——”一声苍老的哭喊，一个白发老人踉踉跄跄地扑了过来。

“西门老爹！”吕不韦飞身下车，跪地抱住了跌倒的老人。

“东公……”老人哭声摇着吕不韦臂膊，“夫人等你，她苦也！”

“夫人？”惊愕的吕不韦恍然醒悟，“你说是她，她也来了？”

“老朽粗疏，害东公大事也！”老人捶胸顿足断断续续叙说了经过，只抹着眼泪反复絮叨，“我只说夫人在庄，谁想她能自家北上？老朽何其蠢也！”

“西门老爹莫得自责。这是上天罚我，不韦认了。”吕不韦扶起老人，目光痴痴盯着前方洼地的马粪高墙与黑色帐篷，突然拔脚飞步大跑了过去。

一模一样的马粪墙，一模一样的丝绵被帐，这里却清幽孤寂得令人心颤。吕不韦突然止步，心跳得怦怦大响，眼前一黑扒着马粪墙软了下去……倏忽醒来，眼前一片红光！吕不韦屏住气息睁开眼睛，一个红裙女子拥在身旁，裙裾正搭在自己脸上，一双温热细腻的手灵巧地婆娑在胸膛，雪白的胸脯与脖颈在蒙蒙红光之中分外润泽丰腴。

“陈渲！”吕不韦霍然坐起将女子揽在了怀中。

“夫君……”陈渲滚烫的泪水洒满了吕不韦的胸膛。

这一夜，两人都没有睡意，裹着大被拥着燎炉挑着铜灯直坐到东方发白，娓娓侃侃缠缠绵绵，一番磨难使两人都生出一种咀嚼不尽言说不清的再生心境。陈渲说，若非蒙武随带太医，她便暴亡中途了；若非西门老总事着意寻来毛公对她施行固本培元疗法，她也恢复不了元气；她没能侍奉夫君倒添了诸多累赘，实在是心有愧疚。吕不韦抚慰说，你怀了一次身孕，是吕门最大功臣，我还没有想过自己会有儿子，值乎值乎愧疚甚来！陈渲抚着吕不韦蓄起的胡须说，夫君变了，柔和的圆脸变成了棱角分明的方砖，不怒自威我却不怕。吕不韦拍打着陈渲丰腴的身段说，我妻也变了，一个原本身轻如燕纤细窈窕做掌上舞的少女，倏忽变做了一个珠圆玉润的可人少妇，真是我妻了。陈渲红着脸笑说，她原本以为自己不会生子，少女时的舞技磨炼太严苛

了，直到仓谷溪吕不韦强使她初经人事，她才第一次来了女红；此次历经大变，知道了自己能够身孕，她高兴得浑身发抖，日后要给吕不韦多多生一群儿子女儿，哪怕变成一只丑陋的老母鸡。吕不韦哈哈大笑说教你生，猛然将陈渲压在了大被中，两人滚作一团笑作一团尽皆大汗淋漓气喘吁吁。吕不韦说，天道有常人事不测，欲求不成，不求反就，他无论如何没想到已有婚约的卓昭嫁给了异人，而买来应对异人的陈渲却成了他妻，目下想来竟是颠倒得有趣。陈渲说，其实她第一眼就看出了其中奥妙：那位公子以死心求卓昭，卓昭则是犹可犹不可并不执一，主人属意卓昭却也并非不可变更；她则第一次便不喜欢那位公子，而喜欢买她的主人。吕不韦大奇，舞女耶巫女耶？你个小女子有先知之能？陈渲说，公子痴情却没有义根，卓昭美艳却无志节，主人秉性坚实情心渊深，非等闲心志所能体察激荡，她只喜欢主人这等深情之士。吕不韦摇头说，既然喜欢主人，为何要闭门辞世？陈渲说，嫁出卓昭后主人不能自拔，我怕主人送我重回绿楼，宁在主人身边死去。吕不韦紧紧抱住了陈渲低声耳语，我要你你也没想拒绝，可是？陈渲大红着脸说，若非主人强为，便是等闲武士也近不得我身。吕不韦促狭笑道，可你已经奄奄一息了，拒绝得何人？陈渲娇嗔说，我若病体不能护身，绿楼生涯岂有处子清白？甚法偏不说！吕不韦又是哈哈大笑，命数命数，你个小女子天生是我妻奴也，纵藏身绿楼，也被主人挖了来！陈渲娇笑着叫了一声好主人，猛然将吕不韦扑倒，贪婪地喘息起来……

次日过午，洼地一片车马辚辚之声。毛公与西门老总事陪着蒙武亲带三车百骑来迎接护送吕不韦夫妇回归离石城。吕不韦与陈渲携手迎出马粪墙，对着三人逐一躬身大拜，蒙武与老总事手足无措，逗得毛公手舞足蹈不亦乐乎。陈渲执意敬了每人一大碗自酿的马奶酒，才许蒙武下令拆帐装车。夕阳暮色时分，车马辚辚出了洼地，出了军营。到得离石城下，却见两人立马以待遥遥拱手："吕公别来无恙乎！"

“纲成君？安国君？”吕不韦惊讶得几乎不相信自己的眼睛。

“正是老夫不差！我等恭候大驾月余矣！”蔡泽尚在嘎嘎大笑，嬴柱已经当先下马，远远迎着吕不韦轺车深深一躬。吕不韦连忙整衣下车肃然一拜：“不韦尺寸辛劳，何敢当安国君如此大礼也。”嬴柱抢步过来扶住吕不韦道：“公存我子，功在社稷，安得不拜？公但上车。”说罢顺势将吕不韦扶上轺车，回身牵住马缰一招手，“吕公稳坐。”一圈马缰便徒步牵马进城。离开洼地帐篷时，吕不韦已经坚执谢绝了蒙武驾车，如今自己夫妇双双坐于伞盖之下，却教太子牵马前行，不禁大为不安，本当跃身下车，却见旁行蔡泽连连摇手，只好叹息一声了事。

三　别辞难矣　聚散何堪

南风吹拂田野泛黄的五月，蒙武要亲自护送吕不韦南下了。安国君嬴柱与纲成君蔡泽已经先行回秦。因由是吕不韦的一句话：“如此声势朝野侧目，不韦何以面对秦国父老？两君不先，我无颜归秦也！”蔡泽嬴柱此时才掂出老秦王口书中“相机”二字的意味，商议一番，不胜感慨地先行回秦了。两人离去之后，吕不韦每日五更即起拉着陈渲跑马练剑，旬日之后自觉精力体力大见好转，方才赞同了王陵蒙武的月末南下以避路途酷暑的主张。

行程一定，吕不韦立即派出快马信使去请薛公。三日之后，薛公安然抵达离石要塞。当晚，王陵蒙武在中军幕府摆开了盛大的饯行军宴。粗豪奔放的秦军将领们举着大碗川流不息地与吕不韦五人痛饮，到得三更，虽然马奶酒温热劲爽如邯郸甘醪一般，五位大宾依然是醺醺大醉地被军士们抬回了帐篷。

直到次日午后，吕不韦帐篷方才有了动静。陈渲直为自己的醉酒酣睡过意不去，吕不韦却笑道：“睡得好也！你不是饮得多，七八碗而已，是你尚未完全复原。若不大睡一番，如何熬得路途颠簸？”两人正

在说话，毛公点着竹杖摇了进来当头一拱手道：“夫人呵，老夫要借吕公一晚，特请恩准也。”陈渲红了脸连忙一礼：“恩公笑谈，原是我北来多有搅扰，何敢当恩公一请？你等议事，我到旁帐去。”说罢便走。“错也错也。”毛公竹杖一伸拦住陈渲，“老夫邀吕公山河口品茶，不在大帐，你自方便。”吕不韦原本想明日将要上路，毛公薛公年事已高，今晚不再搅扰。目下见毛公郑重其事，霍然起身笑道：“正当月中，山河口明月定是看得。夫人，随后送三桶酒来。”毛公又是一伸竹杖：“吕公且慢。老夫倒是好酒，只薛公已经说定今日只品茶，酒免了也罢。”“也好！”吕不韦回身对陈渲一笑，“教茶女到山口去。”毛公嘿嘿笑了：“何时忒般多事？薛公已经先到山口了，用你铺排？人去便了。”拉着吕不韦出了大帐。

出得离石城堡东门，是赫赫大名的山河口。

离石城两山夹峙，城东山口正对大河。山口东侧高冈上立着一座粗朴的石亭，石亭下一座大石刻着斗大的三个字——秦河塞，大石背面是十六个大字：收我河西，雪我国耻，变法功业，斯世永存！老人们说，这是当年商君收复河西之后的勒石铭文，“秦河塞”是商君亲书，背面颂辞是秦孝公的褒奖令。因了常有国人游客来石前凭吊，上郡郡守请准秦王，将大石亭内外修葺一番，大石亭外另建两座茅亭供凭吊游客打尖歇息。时下五月大忙，往来游客绝迹，山河口分外的空旷辽阔。吕不韦与毛公赶到时正是初夜，一轮明月挂上蓝汪汪的山口，深邃的峡谷中河涛隐隐如雷，一道铁索大板吊桥飞过幽幽太虚般的大峡谷挽住了河东群山融进了茫茫河汉，两岸军灯如繁星在天遥遥相望，谷风习习万木森森刁斗声声马鸣萧萧，塞上月夜如梦如幻。

“吕公，对岸百里之外便是赵国了。”薛公遥遥指着河东苍茫难辨的沉沉高原，“长平大战之前，对岸军营可是赵军红旗也。”

“嘿嘿，东南是魏国。”毛公狠狠点着竹杖，“只可惜魏国王族无能！丢了河西竟连安邑也不要了。若是……嗨！不说也罢！”

“不韦小邦之民，无可忧心了。”吕不韦淡淡一笑。

“嘿嘿，将入大邦而生天下之心，老兄弟鱼龙之化也！”毛公显然不高兴了。

“山河变色，君子伤怀。”吕不韦喟然一叹，“然则，春秋之世诸侯千余，战国之世邦国三十余，归并统合之势，何曾以君子情怀而变易也！不韦不如两位老哥哥学问渊深，久为商旅奔走列国，对天下苦难稍多体察。以不韦观之，华夏激荡五百年，终将一统山河。天下不一，战国不休。两公皆洞察幽微之士，尚对邦国疆土之消长耿耿不能释怀，入秦新政难矣哉！”

“错错错也！”毛公连点竹杖，“入秦归入秦，老夫终是魏人！不许想之念之么？”

“但说故国，此公便硬。”薛公无奈地笑了，“匹夫遭罪而爱国，毛公一奇也。不用睬他，来，这是老夫自家炒的春茶，尝尝如何？”说着拉起吕不韦进了茅亭，从茶炉上提起陶壶注茶，娴熟利落不输茶女。随着热气蒸腾扑开，茶香顿时弥漫了山口茅亭。

“好茶也！”吕不韦大耸着鼻头，“莫急，逢泽芒砀茶！可是？”

“评鉴品物，无出吕公之右，佩服。”

“嘿嘿，不就是一鼻子看中了你的甘醪么？老夫不信邪！”毛公摇进茅亭端起茶盅咕的大吸一口，烫得丢下陶盅哈气连连，见薛公吕不韦哈哈大笑，点着竹杖嚷道，“老夫偏认是巨野山泽茶！你能品出泥土腥浓淡来么？”

“毛公考校，何敢逃遁？”吕不韦悠然一笑，“所谓评鉴品尝，无非经多见广善加揣摩而已，岂有他哉！孔子若不周游列国遍考各国典籍，如何能辨认出上古防风氏尸骨？逢泽巨野两大泽，一西一东相隔

五百余里，虽同为上古大河改道遗留之积水，然历经数千年沉积，自成不同水土。巨野山泽汪洋，多有山溪活水注入，苇草茫茫山水激荡多雾少阳，水气清甜山土红黏，茶树肥硕而茶叶有幽幽清香。逢泽虽与芒砀山相连，却无活水注入，历经沉淀而水质黏厚，四野之土多有咸湿卤碱之气，是故茶树瘦高而茶叶劲韧，茶木之香中有隐隐厚苦，且最是经煮，与巨野茶之清香甘甜大异其趣也。老哥哥果真品尝不出？”

“嘿嘿，老夫饮来，天下茶叶一个味，只河水最好！”

“呜呼哀哉！”薛公连连拍案，“老夫亲采亲炒容易么？暴殄天物也！大煞风景也！

”吕不韦不亦乐乎：“毛公倒是不差也，煮茶以河水最佳！九原河水为上河，离石河水为中河，大梁河水为下河，也是各有千秋！”

“着啊着啊！还是老夫高明！没有河水，何来茶香？”毛公红着脸嚷嚷起来。

薛公吕不韦同声大笑，毛公也嘿嘿笑了起来，抓过案上一块酱牛肉就着滚烫的酽茶大嚼起来。薛公看得眉头直是一耸一耸，苦笑着摇摇头与吕不韦品啜起来。饮得几盅，薛公轻轻叹息一声：“遥想当年，吕公不期走进甘醪薛，恍如梦中矣！”吕不韦慨然笑道：“三五年沧海桑田，使我二十年商旅黯然失色，政道之难可见一斑也！若非两公襄助，吕不韦岂有今日？入得秦国，我等富贵荣辱一体，定然做他几件大事。”薛公思忖道：“公之入秦，任重道远。自老秦王到异人公子，吕公要周旋三代，可谓难矣！目下情势，异人虽为公之根基，然有老太子嬴柱与老秦王在前，公便须得有勾践十年生聚之韧力耐力，且戒躁动之心。”吕不韦悚然警悟：“薛公金石之言。不韦轻言躁动，惭愧也！”薛公摇摇手笑道：“今日邀公到此，原是要说几件想到之事，却与吕公方才之言无涉，公但听下去便了。”吕不韦笑道：“来日方长，

随时可说，今夜不妨赏月品茶，塞上月夜难得也。”薛公摇头一叹：“垂垂老矣！不说过后便忘了，还是想起便说的好。”吕不韦依稀看见薛公眼中泪光闪烁，不禁慨然拍案：“薛公但说！不韦洗耳恭听。”

薛公品啜着醇酽的逢泽茶，对吕不韦侃侃说开。薛公以为，目下秦国以老秦王为第一枢要。据各方征候，老秦王大约还有三五年寿期。历来古训是暮政多变，唯有把准老秦王的一贯政风，方能从容应对。几年来，薛公多方搜求典籍传闻，对这位老秦王做了一番仔细揣摩，断言秦王嬴稷的为政秉性是：“唯法无情，杀伐决断之锋锐，为历代秦王之最。”薛公意味深长地说了两个故事：

秦昭王三十八年，秦军在阏与首次败于赵军。宣太后一身承决断失误之罪自裁谢国，实际决断国事的丞相魏冄却沉默避罪。正在盛年的嬴稷郁闷无以排解，病了。秦中百姓闻之，许多农户买来黄牛杀了祭天，祈祷秦王早日康复。秦王病愈，百姓又买牛宰杀以塞祷(注)。王宫护军将（郎中）阎遏、公孙述到函谷关军务途中多次看到，回到咸阳晋见时当头兴冲冲一句：“我王德过尧舜！旷古明君！”秦昭王陡闻如此颂词惊讶莫名，顿时沉下脸问：“两位所言何谓也？”两人绘声绘色地将百姓为秦王买牛祈祷塞祷的见闻说了一遍，末了又是一番赞颂：“尧舜为君，未闻百姓为之祈祷也。今我王卧病百姓祈祷，病愈百姓塞祷，王得民之爱心过于尧舜！”秦昭王阴沉着脸默然沉思，良久突然拍案：“下书各郡县彻查里(注)社，核实祈祷者并里正、邻长姓名报来。”王书下，郡县邻里莫不以为将获厚赏，当即逐一登录星夜上报。三日后，一道王书飞赴郡县：凡买牛祈祷塞祷之民户，各罚铜甲两副！所在邻里之里正邻长各罚上好铁甲两副！后有非法祈祷者罪加三等！此令一出，举国皆惊，报信的两位郎中更是羞愧难言。后来，秦昭王章台避暑时心绪颇好，随行护卫的阎遏便问秦王：“百姓为我王祈祷塞祷，王不奖掖反予惩罚，末将委实不明。”秦昭王顿时敛去了笑容：“身为郎中，如此懵懂乎！百姓祈祷塞祷，固爱我也！然秦法无此

律条，若本王以仁爱心许之，相沿成习，人人以法外之行邀功，法度何在？国法不立，乱亡之道也。何如去仁爱罚祈祷，而归于大治！”

长平大战次年，秦中三县大旱而生饥荒。丞相范雎上书：请开王室五处山泽园林，准许饥荒者进入王室五苑，采集山果野菜以活民。

秦昭王断然拒绝，一席话说得范雎哑口无言：“我秦法铁则，有功而赏，有罪而诛。若开五苑，百姓有功无功者俱各得之，有功者何荣？

无功者何羞？与其发五苑而乱，不如弃五苑而治！应侯莫做此想也。”

后来，秦昭王开官仓“赏救”有功之民，硬是不发无功庶民一丝一缕，秦人莫不为之悚然动容。

这便是秦昭王，铁心行法敢与天地民心一争，宁落无情之名，不做乱法之君。

秦昭王一生，多遇不世雄才。宣太后芈氏、穰侯魏冄、武安君白起、应侯范雎，哪一个不是亘古罕见的强势人物？君强臣强，政见多有摩擦而秦国却始终没有内乱。薛公以为此中根本因由，在秦昭王对权、法、术三者炉火纯青的融合。尤其是罢黜魏冄、赐死白起、软解范雎三件事，件件在他国都可能酿成巨大灾祸，尤其是白起之死几乎是一场惊涛骇浪，偏偏在秦国却安然无事，不亦怪哉！此中根基，在秦昭王总是依法行权，步步有法度为据，敢于扫灭任何违法强势。白起三违王命，大敌当前，却因秦昭王一次错断而执拗到底，拒不率军应敌，若是寻常君王，可能是无所措手足了。秦昭王却断然下书，处死了秦国长城一般的天下战神，又许厚葬广祭以安民心。此中胆识何其了得！及至晚年，秦国国势大跌，强臣大才凋零，秦昭王当真成了孤家寡人。当此之时，这位老王潜心蛰伏以静制动，但求政事依法度

运转，而不求重振雄风，竟能在十多年间使秦国风波不生，何尝不是天下奇闻？开春以来，诛杀华月夫人，太庙勒石护法，凡此等等，一则老秦王政风秉性使然，一则也是后继平庸的无奈之举也。

“明此老王，刻刻在心，秦国事可为也。”薛公归总一句。

“薛公拆解，明心醒志，永生不忘也！”吕不韦大是惊叹，一躬之下见毛公眯缝着老眼一脸神秘，转身一拱手，“敢问毛公，入秦何以应对？”

“嘿嘿，老夫没那番细发絮叨。”毛公霍然站起点着竹杖，“你只记得十二字，‘秦法在前，只宜事功，不宜事学。’保你无事！”

“事学？”吕不韦始而迷惑既而释然一笑，“若做官不成，事学也是一途。”

“错也！罢官事学，要老夫饶舌？”

“毛公以为不韦非事学之才？”

“嘿嘿，日后自家揣摩去了。”毛公摇晃着硕大的白头，显然不愿多说。

“好！我记得便是。”吕不韦回头笑道，“薛公方才说老秦王只有三五年光景，据何论断？占星术么？”

“人过七十，老病不久。”薛公只淡淡一笑。

“天机不可泄露。老哥哥能说给你么？”毛公神秘兮兮地套用一句占星家的成语，吕不韦与薛公大笑起来。看看月到中天，吕不韦慨然道：“我车带来三桶老酒，不若搬来饮了，醉别河西！”毛公当即喊一

声好跳了起来："半日饮茶，鸟淡鸟淡！我来搬酒！""老兄弟少安毋躁。"薛公沉沉一句，见毛公沮丧地站住，起身点着竹杖笑了，

"吕公莫非要改明日行期？"吕不韦道："三桶老酒而已，何能误了行期？"薛公摇头道："好酒老夫也带了，只一坛。要得痛饮，我等回仓谷溪。"吕不韦未及答话毛公嚷嚷起来："好啊好啊只我蠢，竟听话没带酒来！一桶便一桶强如鸟淡茶！我去拿也！"连跑带颠打开薛公车厢又是一阵嚷嚷，"分明一坛如何说一桶，糊涂糊涂！"抱起一只陶坛颠了回来。

薛公已经摆开了三只大碗，毛公撕开坛口罩布拔开坛口泥封咕咚咚倒酒，堪堪三碗滴酒皆无，不禁哭笑不得："哟哟哟！我说你甘醪薛如何这般促狭，只会做小碗买卖么？活活馋杀人也！"薛公哈哈大笑："买卖不赔便好，大小碗何干？来！一人一碗！"

"真想与两位老哥哥重回仓谷溪也。"吕不韦笑了。薛公举起了酒碗："今日一饮，醉别河西！"毛公举起了酒碗："此酒金贵，老兄弟趁心趁意！"吕不韦举起了酒碗："好！醉别河西！咸阳再饮！"叮当一声三碗相碰，三人咕咚咚一气饮干。毛公嘿嘿一笑点着竹杖摇出了茅亭，仰天对月长叹："醉别河西矣！东望仓谷！他年他乡兮，魂兮归来——！"薛公笑道："一碗便醉，三桶还有行期么？"吕不韦释然点头："薛公说得是。走，回去睡他两个时辰。"

明月西沉，车声辚辚，三人谁也不再说话。回到离石城堡，薛公毛公下车对着吕不韦深深一躬，径自回自己帐篷去了。吕不韦一路思忖今日夜谈，一拱手也回了帐篷。

次日寅末，一轮红日初上山巅，茫茫山塬在遥相呼应的牛角号中苏醒了。吕不韦帐前早已经车马齐备，想到两公年长昨夜晚歇，直到卯时三刻蒙武前来会马，吕不韦才吩咐西门老总事去请薛公毛公。片刻之间，西门老总事匆匆赶回，绕过蒙武走到吕不韦身边低声道：

“禀报东公：事有蹊跷，两公不在帐中，案上有一书简。”说着从大袖中拿出了一只铜管。吕不韦心头猛然一跳，连忙启开铜管抽出羊皮纸，不禁愣怔了——

吕公台鉴：老朽两人不能随公南去，至为憾事。遇公至今，感公大义高才，快慰平生也！老朽魏人，不当入秦，非为卑秦，实为念魏矣！故国孱弱，士民凋零，我等逃赵之士欲谋重振魏风，成败在天，但尽人事耳。酒后不忍辞，未与公酣畅痛饮，唯留他年之念也。薛毛顿首。

啪的一鞭，吕不韦快马飞出了营区。

山河口的清晨一片空寂，金色阳光鼓荡着幽幽峡谷巍巍吊桥，辽阔无垠的河东苍茫茫与天相接。是伞盖轺车还是胡杨白云悠悠飘进了深邃的碧蓝，恍然化作两张扑朔迷离的笑脸，又骤然消失在明净澄澈的黄色山塬......

吕不韦痴痴伫立着，一任河风拍面热泪纵横。

四　执一不二　正心跬步

蔡泽很是郁闷，入伏深居简出，终日在燕园轻衣散发卧石独饮。入秦十年一事无成，身居高位无处着力，蔡泽不明白如何一步步滑落到了如此境地。当年初入秦国，一席说辞逼范雎去国，就任秦相天下瞩目，何等风采。然蔡泽终究是计然派名士，做大官是为了做大事，绝不会空落落吊只金印晃荡作罢。可在老秦王暮政之期为相，蔡泽却总是在云雾里飘荡，身不着地心不探底。老秦王巡视关中，自己提出了“明法、整田、重河渠”的富秦策，老秦王是欣然允准了的，可在清查府库赋税稍增之后，最大的关中河渠工程却被搁置了。老秦王只有淡淡一句话：“李冰入蜀治水需举国支撑，秦中稍缓可也。”然李冰治蜀大见功效之后，老秦王又将蔡泽相职交安国君嬴柱代署，封给蔡泽

一个纲成君高爵专一处置太子立嫡事，关中河渠石沉大海了。蔡泽大惑不解，却也无可奈何。立嫡完了又是北上河西，吕不韦没接得成功，回到咸阳又成了待事散官。虽说还是可以过问相府政事，终是自觉无聊不愿介入。蔡泽百思不得其解，以老秦王之明锐，如何连丞相府事权都弄得如此模糊不清？如何将自己这样的相才重臣变成了一事一办的特使有一搭没一搭地用着？屡次想向秦王上书请事，好教老秦王清醒，可仔细一想，十几年来秦国还确实没有什么越过他的军国大事，主动请事岂非自讨无趣？也屡次想辞秦而去到他国施展，可一想到山东六国更是死气沉沉，连信陵君那般大才都被逼得久居他国而不能任事，况且他这等无根士子？如此下去，不说与商鞅相比，便是与张仪魏冄范雎相比也是不能了，只怕最终只能与甘茂这般无功弱相比肩了。仔细一想，连甘茂也比不得。甘茂无大才却有大运，一身兼将相大权位极人臣，风云战场纵横宫闱何事没有经过？自己这般不死不活平庸无奇的闲人生涯能比得甘茂了？

“知我者谓我心忧，不知我者谓我何求！”蔡泽不禁一声长叹。

“驾言出游，以写我忧。”林中传来谐谑的吟诵。

“唐举么？出来！”蔡泽摇摇晃晃站起一阵大笑，“你再相我，是否闲死命也！”

林木大石后转出一人，怀抱一个小圆木桶悠然笑了：“尝闻劳死，今却有人闲死，命数之奇，唐举焉能尽知也。”

“吕不韦？呜呼哀哉！想死老夫也！”

“何如醉死好？”吕不韦拍打着红木桶，“纲成君好口福，百年兰陵！”

蔡泽煞有介事地接过木桶拍拍嗅嗅：“啧啧啧！楚人有百年佳酿？”

“计然名家不知楚地物产，纲成君也算一奇。”吕不韦坐到树下光可鉴人的大青石板上，悠然一笑，“楚人立国八百余年，生计风华向来自成一体，与中原争高下。只怕楚熊部族以山果酿酒时，殷商西周还只有粟米酒也。谚云：楚人好饮，宁为酒战。楚宣王为天下盟主，号令列国以美酒为贡，赵国主酒吏以次充好，楚国大举起兵讨伐赵国，明说只要五百桶赵国老酒。你说，天下为酒大战者，舍楚其谁？楚人能没有好酒？”

“说得好没用，老夫先尝了再说。”蔡泽半醉半醒地嘟哝着扒拉酒桶铜箍，却无处下手，更来一连串嘟哝，“甚鸟桶？没有泥封没有木盖，混沌物事如何装得进酒了？没准是个岭南光葫芦老椰子！”

“老椰子光葫芦一个样么？”吕不韦笑着接过精致的红木桶，一边开启一边指点，“中原酒坛用泥封，楚人酒桶用木封。纲成君且看：最外面一层木盖，旋转即开；封闭桶口者是软木塞，头小尾大，长途运送颠簸激荡则更见密实；用这把铜旋锥旋转嵌入软木，趁力拔起，开，开，开！”一语落点，只听“嘭嗡！”一声大软木塞离桶，一阵酒香顿时弥漫林下。

“噫——好香也！”蔡泽耸着鼻头大是惊叹连忙捧过一只大碗，“快来快来！”

吕不韦屏住气息悬空高斟，但见殷红一线黏滑似油，入得白陶碗一汪澄澈嫣红清亮无比。“琥珀珠玉，何忍饮也！”蔡泽惊叹端详如鉴赏珍宝，不期舌尖小啜，猛然一个激灵咕咚咕咚两大口饮干，咂摸回味良久蓦然长嘘一声，“有得此物，天下焉得一个酒字！”

“人各所好，此酒合纲成君脾胃也。”吕不韦笑道，“就实说，各擅胜场而已。赵酒雄强，秦酒清洌，燕酒厚热，齐酒醇爽，魏酒甘美，一方水土一方口味罢了。”

“呜呼哀哉！先生倒是海纳百川也。”蔡泽的公鸭嗓嘎嘎大笑。

“酒之于我，商旅辨物而已，原不如好饮者痴情执一。”吕不韦谦和地微笑着，“纲成君但喜此酒，不韦可每月供得一桶，多则无可搜寻了。”

“你说甚？每月一桶？”蔡泽朦胧的老眼骤然睁开啪啪连拍石板，“好好好！老夫此生足矣！但有此酒，束之高阁鸟事！”“万物之道，皆有波峰浪谷。”吕不韦应得一句适可而止，微笑地看着面红耳赤酒意醺醺的蔡泽。“啊！对也对也！你几时回来？路途顺当么？”蔡泽恍然大悟。

吕不韦哈哈大笑：“呀！你接我回的咸阳，忘记了？”

“老夫没醉！”

“只不烂醉便好。”吕不韦见蔡泽神态确实有五七分清醒，侃侃说了一遍回来的情形。一个月前，蒙武带两百马队护送吕不韦一行安然回到咸阳。抵达北阪松林塬时，驷车庶长府一位郎官专车传令：吕不韦身涉王族事务，可按郡守县令入京礼遇住进驿馆，以便官事。吕不韦笑问若有宅邸可否自决？属官答曰可。吕不韦告辞蒙武绕城而过，回到了渭水之南的新庄园。无所事事的嬴异人高兴得无以言说，当晚与吕不韦饮酒叙谈直到四更。依着嬴异人主张，吕不韦当在次日立即拜会太子府，商定他认祖归宗日期。吕不韦却劝异人莫得心躁，只管养息复原便是。次日，吕不韦摆布庄中事务：属于家计的事务一律交夫人陈渲掌管，西门老总事只管外事；吕氏商社的一班老执事也同样分成两班，善处内者归陈渲，善处外者归西门老总事，其余仆役侍女

人等则由陈渲与老总事商议分配。不消三五日，庄园内外整肃洁净秩序井然，庄园上下对夫人心悦诚服。吕不韦第一次有了家的感觉，心下舒坦，埋头书房读起了《商君书》。嬴异人心下惴惴却又无所事事，整日徜徉在园林中痴痴弹弄秦筝，谁也不去理睬。

旬日头上，安国君府派家老送来一札，请吕不韦过府叙旧。吕不韦如约前往，安国君没有着太子冠带，也没有在国事厅接待，而是夫妇设家宴待客。席间安国君嬴柱除了再三表示谢意与劝饮，很少说话，倒是华阳夫人关切地将子楚情形问了个备细。暮色时分吕不韦告辞，嬴柱执意送到府门看着吕不韦登车远去方才回身。此后两旬，没了动静。

“你也急了？”蔡泽嘎嘎一笑，似乎有些幸灾乐祸。

吕不韦淡淡一笑：“我来找你对弈，不高兴么？”

“啊哈！当真不要老夫指点？”

“成事在天。不韦只将人交给太子便是，他不急我急甚来？”

“蠢也！那是太子的事么？太子做得主，能等得一月？”

“便是老秦王也一般，听其自然。”

“嘿！你吕不韦沉得住气也！”蔡泽颇是神秘地压低了声音，“想在秦国立足，老夫给你支个法子。你要走了，老夫好酒不就没了？”吕不韦大笑道：“四海之内，不韦只要活着，少不得你纲成君好酒，有没有你那法子一个样。”“错！老夫偏说！”蔡泽忽地从大石板上滑到了吕不韦身边，喷着浓郁的酒气，“我等都是山东士子，不相互援手成何体统？老夫明说，借着老秦王尚能决事，立即上书请见，请老秦王直接下书，使异人公子认祖归宗，大行加冠正名礼，明其嫡王孙身份！”

“迟早之事，如此急吼吼好么？”吕不韦淡淡一笑。

“蠢也！”蔡泽拍着石板，“迟早之事那是嬴异人！你却如何？不想自家全身之策？公子可拖，你不可拖！如今公子心急，你正好推出他前头出面，老秦王岂能不准？可你吕不韦却反而劝公子莫急，当真怪矣哉！”

“顺其自然，不能全身了？”

“不能！”蔡泽呼呼大喘，“老秦王高年风瘫，命悬游丝，纵能保得几年性命，可谁能保得他始终清醒？你不在老秦王生前立定根基，若其一朝归去，安国君那肥软肩头撑得秦国强臣猛士？其时……咳！口滑口滑，不说也罢！”

“我没听见，纲成君再说一遍。”

“好啊！没听见好，没听见好！”蔡泽嘎嘎笑了起来。

“来，摆棋如何？”

“好！摆棋！”

浓阴之下微风轻拂，悠长的蝉鸣中棋子打得啪啪脆响。一局未了，蔡泽横卧石板大放鼾声。吕不韦笑了笑起身，唤来远处大树下的童仆照料蔡泽，悠然去了。

嬴异人散漫地抚弄着秦筝，心下烦躁沮丧极了。

“我生多难矣！我欲何求？”轰然秦筝伴着一声吟唱，嬴异人不禁热泪纵横。生身于卑贱侍女，孩童时他便觉到一种异样的冰冷。府中师吏对他的严厉似乎总是夹杂着轻蔑，侍女内侍们对他的粗疏中也似乎总是流露着轻慢。少年之期好容易遇到了志趣相投的蒙武，却被突

然派去赵国做人质。十多年苦难屈辱的人质生涯，几乎彻底泯灭了他对生的乐趣，那时候，他最为憎恨的是这王子之身，无数次地对天发誓，来生再也不做王族子孙！偏在此时，吕不韦撞了出来，他懵懵懂懂成了王孙名士，锦衣玉食地过上了在秦国也没有享受过的风光岁月。正在他亢奋地品咂这梦幻般的荣耀，全副身心要与吕不韦建不世功业之时，胡杨林的那个夜晚，上天又突如其来地将一个神秘知音砸到了他的心弦。眼看神女无望身心即将崩溃，赵姬却又神奇地成了他的新婚妻子。与赵姬成婚，嬴异人第一次真正尝到了人的生趣，第一次知道了女人美妙，前所未有地沉浸在一种极为新鲜的激情与享受之中。赵姬是个拿得起放得下如火焰般热烈奔放的女子，非但没有因为与吕不韦的"兄妹情谊"而对他有稍微的淡漠，反而对他"宁失王孙，不失佳人"的心志如醉如痴。在两人忘情地燃烧之时，吕不韦却突然将他们生生分开。那一刻，嬴异人又一次对自己的王孙之身生出莫名憎恨。离赵回秦，身中三剑四箭而大难不死，上天总该折磨人尽也。谁料回到咸阳，又被冷冰冰撂在这郊野孤庄无人理睬，连蒙武这个少年至交都不敢留他。匆匆搬到吕不韦新庄，还是没有理睬他。太子是他父亲，老秦王是他大父，他们都不知道自己回到了咸阳？断无可能！如此说来，他们是有意遗忘自己了。王族无情，宫廷无义，自古皆然，夫复何言？上天啊上天，你将嬴异人倏忽寒冰倏忽烈火地反复煎熬，却终归如此抛开，无聊之至，不觉可笑么？

在轰轰然散漫无序的秦筝中，嬴异人的心彻底冰冷了。渐渐地，一切物事都从心田消失，唯有美艳的赵姬鲜活地向他娇笑着。嬴异人清楚地记得，他与赵姬在邯郸度过了短短四十三个昼夜零一日再零三个时辰，只吃了三十八顿饭，其余时光都挥洒在了那座庭院的每个角落，铭心刻骨至此尽矣！每每心念及此，嬴异人都是无可名状地怦然心动。纵是在开肉剥出箭头的疗伤之时，只要赵姬面影在眼前一闪，心中便会漫过一层强烈的暖流，一切伤痛都消失得无影无踪……

夕阳西下，嬴异人抱起秦筝，木然走出了池边柳林，走进了自己的小庭院，片刻之后，提着马鞭背着长剑一身便装一头散发，大步出了幽静的院门。

“敢问公子要去何处？”迎面而来的西门老总事大是惊愕。

“西门老爹，我被拘禁了么？”

“公子哪里话来？老朽前来知会，吕公要与公子议事。岂有他哉！”

“事已至此，议得何来？”嬴异人冷冰冰一句便走。

“老朽得罪，公子不能。”素来平和安详的西门老人一步跨前，当头一躬，“公子身为嫡王孙，蒙武将军以官身交公子于吕庄，若不辞而去，吕公何以向秦国说话？”

“老西门岂有此理！”

“公子有失唐突，老朽却不能失职。”

“你！你有何职？一个老奴罢了！让道！”

“公子纵然杀了老朽，也不能不辞而去。”老人不温不火却也寸步不让。

嬴异人面色铁青突然一声怒喝：“吕不韦！你藏到哪里去了——！”

“谁在说吕不韦藏了？”林外一声熟悉的笑语，本色麻布长衣的吕不韦已经到了面前，打量着嬴异人装束不禁又气又笑，“公子成何体统，要做侠士游么？”

“我不要体统！我要去赵国！找赵姬！”嬴异人颓然坐倒在地哽咽起来。默然良久，吕不韦走过去低声道：“公子进去说话，林下蚊虫多也。”

嬴异人抹着眼泪默默进了庭院，坐在厅中木呆呆不说话。那个跟随嬴异人二十多年的老侍女闻声赶来却不知所措。吕不韦摆手示意，老侍女轻步出厅守在了廊下。吕不韦回身一拱手道：“公子已经生死劫难，但请明告，为何大功告成之时突生此等鲁莽举动？”嬴异人冷冷道：“自欺可也，何须欺人？这也叫大功告成？回秦无人理睬，父母如弃敝屣！”吕不韦恍然，长嘘一声肃然一躬：“公子如是想，不韦之过也。原以为经此生死大劫，公子已是心志深沉见识大增，必能明察目下情势，洗练浮躁心绪，是以未能与公子多做盘桓彻谈，尚请公子见谅。”嬴异人面红过耳，搓着大手嘟哝道：“何敢怪公？我是耐不得这般清冷，更怕没人理睬，活似当年做人质一般……”

“公子居吕庄而感孤寂，不韦之过也。今日你我煮茶消夜。”吕不韦心头已然雪亮，连日沉心书房思虑长远，却忽视了嬴异人耐不得清冷孤寂的恒久心病，日后永远不能忘记这个关节！思忖间对廊下老侍女一招手，“老阿姐，拿上好茶叶来煮！看你茶工如何？”

老侍女对吕不韦最是景仰，闻言忙不迭作礼，笑应一句不消说得，轻快利落地进了正厅。片刻茶香弥漫，吕不韦一耸鼻头惊讶道：

“噫！香得炒面糊一般，甚茶？”老侍女殷勤笑答：“蒙武将军送公子的，说是胡茶。”吕不韦叹羡笑道：“呀！茶饮南北，还当真没品过胡茶也，回头我向蒙武将军讨个路数，买它一车回来。”心不在焉的嬴异人陡地振作，恍然大悟般连连挥手：“快拿胡茶！全送吕公！我喝甚茶都一个样，暴殄天物！”神情异乎寻常地兴奋。吕不韦笑道：

“一桶便了，全数岂不掠人之美？”嬴异人慨然拍案：“吕公何解我心矣！异人只恨这胡茶不是河山社稷！”吕不韦肃然拱手道：“此乃咸

阳，不是邯郸，公子慎言。”嬴异人眼中泪光闪烁，喟然一叹：“异人一生多受嗟来之食，几曾有物送人也！吕公能将未婚之妻忍痛割爱，成我痴心，此等大德，何物堪报？”

“公子差矣！”吕不韦倏忽变色，“赵姬乃我义妹，岂有他哉！

”“情事之间，公却迂腐也！”嬴异人罕见地抹着泪水大笑起来，

“秦人赵人皆出戎狄胡风习，男女之情愫无羁绊，唯爱而已。婚约之言，只中原士人看得忒重罢了。当日异人已经看出，赵姬与吕公并不相宜。赵姬多情不羁，吕公业心持重，纵是婚配亦两厢心苦。否则，异人纵是痴心钟情于知音，也不会与公争爱！窈窕淑女，君子好逑。异人当日舍生求婚于吕公，非不知公与赵姬婚约也，而在看准吕公赵姬不相宜也。然天下多有此等人物，明知不相宜亦死不松手，生生酿得万千悲情。公之明锐，在于知心见性，不为浅情所迷，亦未为婚约诺言所牵绊。痛则痛矣，却是两全！唯公有此等大明，异人方心悦诚服，决意追随也！时至今日，异人不敢相瞒：此前吕公之于我心，政商合谋之一宗买卖耳，成则成矣，于后却是难料也；自与赵姬婚配，

异人不止一次对天发誓：此生若得负公，生生天诛地灭！”嘭噗一声闷响，茶盅跌碎草席，滚烫的茶汁将吕不韦的白衣溅得血红。“先生烫伤！”抱来茶桶的老侍女惊叫一声，连忙伏身擦拭。

吕不韦浑然不知所在，听任老侍女摆弄着。嬴异人的率性剖白像一阵突如其来的风暴深深震撼了他。应当说，这位王孙公子对男女情事的眼光与见识，是吕不韦远远没有预料到的，今日骤然喷涌，当真令他惊愕不已。在吕不韦看来，嬴异人不惜丢弃大业而痴情求婚，除了因胡杨林梦幻对歌而生出的知音倾慕之情，便是不知道他与卓昭的婚约实情，而相信卓昭只是他的义妹。如今看来，嬴异人非但知道实情而且见微知著，连他自己好容易才理得清楚的与卓昭之间的心隔也

是洞若观火，实在令他有些难以言说的滋味儿。倘若当初果真回应了火热的卓昭而与她未婚先居，此事将何以了之？依嬴异人说法，若不是“夺情”成功而对他心悦诚服，两人之间便只是一宗于后难料的买卖而已。果真如此，卓昭反倒成了吕不韦与嬴异人真正结为一体的热胶？自己的深远谋划倒是凭着一个女子才变得真正坚实起来？上天晦暝，如此令人啼笑皆非也！一时之间百味俱在，吕不韦回不过神来。然值得庆幸的是，嬴异人信誓旦旦，终生不会负他，长远谋划总是不会无端岔道了。说到底，目下还是大事当紧。

心念及此，吕不韦回过神来笑了笑：“此事已过，公子日后莫再提说。我只是不明：公子既信得不韦，如何却这般没有耐心？”

“没有赵姬，回到秦国我也只是个弃儿……”

“非也。”吕不韦长嘘一声摇摇头，“公子念情，表象也。根基所在，是对回秦大局失了信心。大事绝望者，唯情而生死也。若是公子已经认祖归宗冠带加身，纵然念妻，亦非此等凄绝之象。公子参详，可是此理？”见嬴异人长叹一声默默点头，吕不韦笑了，“恕我直言，公子虽秦国王孙，对乃祖乃父以至秦国政风，却不甚了了。长此以往，即或身居秦宫，公子之心依然还是赵国人质，与秦国秦政，与父母之邦，依然陌生如同路人，何以担得大任执得公器？”

“说甚？我对秦国陌生？”嬴异人的笑有着分明的揶揄。

“我且问你，毛公薛公何以没有入秦？”

“你回咸阳时说，我师随后入秦。”

“不。他们永生不会来秦了。”

“甚甚甚？永生不会来秦？我却不信！”

吕不韦也不分辩，只从邀薛公来河西说起，备细叙说了山河口话别之夜薛公毛公的说法，尤其是两人对老秦王为政禀性的剖析更说得点滴不漏，直说到纲成君蔡泽的郁闷与目下秦国秦政的种种“乱象”。

嬴异人听得惊愕愣怔，良久默然。

“两公不入秦，公子以为根由何在？”吕不韦终于入了正题。

“谋划故国大事，也是名士常心。”

“纲成君身居高位而无所适从，根由何在？”

“名士谋功业。无事徒居高位，任谁都会彷徨郁闷。”

“国中种种乱象，公子如何说法？”

“雄主暮政，鲜有不乱。大父风瘫，岂能整肃？”

“公子差矣！”吕不韦意味深长地摇头一笑，“三答皆人云亦云，远未深思也。”

“三答皆错？我却不服！”嬴异人论战之心陡起，“先说两公，除非留书所说不是实情，断无另外根由！”

“两公留书非关虚实，只是宜与不宜也。”吕不韦轻轻叹息一声，“毛薛之心，其实便是山东士子之心：对秦法心怀顾忌，深恐丧失自由之身。自来山东名士少入秦，商鞅变法前如此，是因了秦国贫穷孱弱野蛮少文，或情有可原。商鞅变法后，秦国风华富庶不让山东，强盛清明则远过之，然却依然如此，根由何在？便在‘惮法’二字！秦法严明，重耕战，赏事功，举国唯法是从；然拘禁言论，士流难得汪洋恣肆，除非大功居国而能言事，在野则言权尽灭。如此情势，一班士人但无绝世大才必能建功，辄怀忌惮，不敢入秦。薛公毛公者，坎

坷之士不拘形迹，放言成性，不通军旅，入秦纵做你我之谋士门客，亦不得尽情施展其奇谋之能矣！盖秦国法网恢恢，凡事皆有法式，他国能出奇制胜之谋，在秦国则大半无用。士无用则无聊，何堪居之？譬如公子，短暂寂寥尚且不能忍耐，况乎年年岁岁也！”

“也是。”嬴异人恍然点头，“吕公一说，我明白了过来，邯郸遇公之后实在舒畅，士林汪洋，交游论战，比在咸阳舒畅多矣！”

吕不韦道：“然秦国终是秦国，执一者整肃，自有另外一番气象。”

“好！此事我服。再说纲成君，能有甚根由？”

“纲成君之事，来日再说不迟。”吕不韦笑了，“目下我只问公子：听得毛公薛公故事，你我回秦后谋略该当如何？”

“愿公教我。”嬴异人恭恭敬敬地一拜。

“公子请起。”吕不韦大袖一扶，“公子少学，以何开篇？”

“自荀子出，秦国蒙学以《劝学》开篇。”

“积土成山，风雨兴焉。”吕不韦点头吟诵一句。

嬴异人一字一顿地念了起来：“积水成渊，蛟龙生焉。积善成德，而神明自得，圣心备焉。故不积跬步，无以至千里；不积小流，无以成江海。骐骥一跃，不能十步；驽马十驾，功在不舍。锲而舍之，朽木不折；锲而不舍，金石可镂。蚓无爪牙之利，筋骨之强，上食埃土，下饮黄泉，用心一也。蟹六跪而二螯，非蛇鳝之穴无可寄托者，用心躁也。是故无冥冥之志者，无昭昭之名；无惛惛之事者，无赫赫之功。故君子结于一也……”

“好！”吕不韦拍案，“这节，公子可悟得其中精义？”

“执一不二，沉心去躁。”

“在秦国，这个一字何指？”

“……”

“在你我，这个心字何意？”

“……”

嬴异人木然良久，不禁又是一躬：“愿公教我。”

吕不韦郑重道：“荀子《劝学》，大谋略也！自与毛公薛公河西话别，不韦反复思忖，你我回秦谋略只是八个字：执一不二，正心跬步。这个一，是秦国法度。凡你我看事做事，只刻刻以法度衡量，断不至错也。这个心，是步步为营不图侥幸。连同公子，目下秦国是一王两储三代国君，及公子执掌公器，十年二十年未可料也。如此漫漫长途，心浮气躁，可能随时铸成大错，非步步踏实不能走到最后。虽则如此，秦国后继大势已明，只要公子沉住心气，事无不成！”

嬴异人紧紧咬着嘴唇，双眼直愣愣盯着窗外黑沉沉的夜空，心头却在轰轰作响，赵姬啊赵姬，你等着我，嬴异人一定用隆重的王后礼仪接你回来。

五　丰京废墟的远古洞窟

嬴柱正捧着一卷竹简发愣，鼻端飘来一阵撩人心神的异香。

“整日窝书房，晓得多辛苦了。”一双玉臂柔柔地抱了过来。嬴柱拍拍胸前那双细巧的手一声叹息：“老之将至，其言昏矣！你说父王这王书我如何揣摩不透？”身后女子吃吃笑道：“不晓得夫人可以看

么？”嬴柱不禁一笑，伸手将女子揽了过来用竹简轻轻拍着她脸庞：“牢狱一回规矩了？考校考校你，看了。”顺手将竹简插进了女子雪白鼓胀的胸脯。女子一阵咯咯娇笑：“亵渎王命也，晓得无？”嬴柱两手伸进女子胸衣揉弄笑道：“食色性也，与王道何干？快看！看不出名堂受罚！”

华阳夫人咯咯笑着从胸前抽出竹简展开，眼光一扫跳了起来拍手笑叫：“如此好事为何不说？该受罚！”嬴柱沮丧地一笑：“立嫡事早明，有甚说头？”“早明早明，好你个蠢也！”华阳夫人将竹简连连点着嬴柱玉冠，“那是密书，这是明书！那是驷车庶长行事，这是父母行事！那是遥遥无期，这是秋分便行！你当真掂量不得轻重了？”嬴柱不耐地撸过啪啪敲在头上的竹简哗啦展开：“有甚不同？一个样！你只说，这句‘该当处置者早日绸缪，当密则密’所指何来？”

“晓得了？听我说。”华阳夫人偎到嬴柱身边笑了，“夫君明察：秋分给子楚行加冠大礼，距今尚有两月，老父王定然是提前知会夫君了。知会之意，自然是要你我先做预备了。而当密则密，一则是莫得大肆铺排声张，二则么，对了，定然是不要先行知会子楚与吕不韦。”

“笑谈！”嬴柱连连摇头，“父王很是看重吕不韦，晓得了？”

“老父王暮政，本来就不依常规行事，晓得了？”

“好好好，那你再说‘该当处置者早日绸缪’何意？”

“这我却明白，早想对你提说又怕你说我找事，晓得了？”华阳夫人破例地没有了经常挂在脸上的娇憨笑容，“敢问夫君，原本立嫡何子？”

“公子傒呵。”

“傒儿目下何在？”

“问得多余。不在府中修习么？”

“子楚立嫡加冠，必得回府居住。以傒儿之浮躁乖戾，年又居长……”

“夫人是说，父王所指处置绸缪者便是此事？”

“我想得多日，府中唯此事须得预为绸缪，除此无他了。”

默然一阵，嬴柱长嘘一声颓然靠在长案扯起了长长的鼾声。华阳夫人悄悄起身从书房大屏后拿来一领布袍给嬴柱轻轻盖好，无声地飘了出去。日色西斜，嬴柱醒了过来抹抹嘴角湿漉漉的口涎，饮了一大盅凉茶，出了书房径自向后园的双林苑去了，直到三更时分方才回到了书房。

五更鸡鸣，一车一马出了咸阳东门辚辚直向函谷关。

上将军蒙骜对嬴柱父子的突然到来很是惊诧。秦国法度：太子不奉王命不得入军。嬴柱是老太子了，又与蒙骜有通家之好，突兀入军不怕涉嫌违法么？虽则如是想，蒙骜毕竟久经沧海，当即在狭窄简朴的中军幕府摆下了洗尘军宴，四面帐门大开，虽说山谷凉风习习穿堂，伏暑燠热之气一扫而去，可甲士军吏身影历历可见，宴席情形也尽人皆知。

“安国君如何知道老夫在函谷关？”一爵洗尘酒后蒙骜高声大气地笑了。

“不在蓝田大营，上将军能去何处？”嬴柱也是高声大气地笑着。

“安国君若去崤山狩猎，老夫许你三百弓马。”

“既非狩猎，亦非出使。嬴柱此来，本是王命也。”

“早说也！”蒙骜哈哈大笑着回身一挥手，“军吏甲士退帐，敛上幕府！”

“不需不需，我受不得燠热闷气，如此正好。”

“也好！若不关涉机密，安国君尽说无妨。”

“这是六子傒，老将军可还记得？”

“自然记得也。只是多年不见，公子更显凛凛之气了。”

“此子好武，我欲送他军旅历练，老将军以为如何？”

“入军何消说得！”蒙骜慨然一句又目光一闪，“记得公子傒曾因功得簪袅(注)爵，依照法度，可直做千夫将，或移做军吏，不知安国君与公子何意？”

未等嬴柱开口，嬴傒霍然起身一躬：“禀报上将军：嬴傒爵位并非战功得来，今入军旅，愿效当年白起先例，直入行伍军卒，凭斩首之功晋升！”

“好志气！”蒙骜拍案赞叹，立即高声唤来中军司马吩咐，“依法登录嬴傒军籍，隐去王族名分，分发函谷关将军麾下，即刻办理！”

“嗨！”中军司马挺身一应回头赳赳高声道，“公子军中姓名，秦傒！若无他事，即刻随我去函谷关将军幕府。”

“嗨！”嬴傒赳赳应得一声回身大步出帐。

“且慢！”嬴柱一招手站了起来走到帐口，解下黑色绣金斗篷默默地给儿子披在了肩头，又解下腰中一口短剑塞在了儿子手中。嬴傒觉察到了父亲的双手微微颤抖，斑白的两鬓顷刻间苍老了许多，心头不禁猛烈地一跳。瞬间犹豫，嬴傒咬着牙关回过神来笑道：“父亲，这般

物事军卒不宜。”又给父亲系上了斗篷挎好了短剑，深深一躬，“君父老矣，善自珍重！”猛然回头大步赳赳地去了。

“……”嬴柱一个趔趄，却被身后的蒙骜恰到好处地扶住了。

“说起王族送子，还得算先祖惠文王硬气也。”蒙骜只慨然一句打住了。

嬴柱长嘘一声：“骜兄，我心苦矣！无由得说……”

这一夜，蒙骜与嬴柱在山风习习的石亭下说到了天亮。两人虽交谊日久，促膝晤谈的机会却是极少。此次机会名正言顺，两人皆无顾忌，说起来滔滔不绝。嬴柱从来相信这位缜密沉稳的老将军，当年将嬴异人交给蒙府与蒙武同窗共读，而今又将嬴傒交到蒙骜军中历练，咀嚼个中滋味，一时不胜唏嘘。蒙骜遇战阵军事缜密多思，遇人交却又豪爽坦诚，听嬴柱唏嘘诉说大笑连连，说嬴柱这太子做得最轻松也最辛苦，轻松者强君在前，辛苦者不得心法也。嬴柱第一次听蒙骜感言国事，便问何谓不得心法？蒙骜说，远观者清，不得心法便是卖矛卖盾犹豫彷徨自家煎熬；要得心法只十二个字，自顾做事，子孙名位顺其自然。嬴柱听过许多人谋划开导，但要他对子孙顺其自然者，还只有蒙骜，一时不禁大是感慨，送嬴傒入军的伤怀之情减轻了许多，兴致勃勃地问起了蒙骜的军争谋划，是否要重新与六国开打了？蒙骜一阵沉吟而后反问，安国君若是秉政，军争大略将如何摆布？嬴柱顿时吭哧嗫嚅，父王如日中天，秉政之事从来没想过。蒙骜叹息一声，终究还是忍不住直言责难，既为邦国储君，当光明正大地思谋国事，老王纵是万岁亦终有谢世之日，若嬴氏子孙尽如安国君之心，秦国岂非下坡路也！嬴柱自感惭愧，坦诚地向蒙骜请教。蒙骜说得老实，目下蜀巴两郡已成富庶之地，秦国已经缓过劲来，他谋划在三年之内新成军二十万，五年内再成军二十万，使秦国总兵力恢复到长平大战前的六十万。

蒙骜啪啪拍着粗大的军案：“老王歇兵，一则是等待邦国恢复元气，一则是等待盛年新君。若非如此，大军成势如何按兵不动？不争而预争，风瘫而绸缪身后，老王圣明也！”嬴柱大是惊讶：“老将军是奉命扩军？”蒙骜神秘兮兮地摇头一笑：“老夫何曾奉命扩军？说的是谋划，谋划！”

“啊——”嬴柱恍然大笑，“明白明白，只是谋划，只是谋划也！”

笑声中曙光初现，辽阔的桃林高地已经是淡淡霞红。趁着清晨凉爽，嬴柱与白发苍苍的蒙骜告别了。素来乘车上路呼呼大睡的嬴柱这次却无论如何也没了睡意，一路看着绿沉沉的原野车马行人川流不息的官道，嬴柱扎扎实实地嗅到了秦国土地上蒸腾而起的勃勃生机，多日郁闷的心绪第一次舒畅了明亮了。

天中明月，池中碧水，石板上一张草席，砖灶中一笼驱蚊青烟。吕不韦正在后园消夜，突然听见一阵急促的脚步声，刚刚从草席坐起，西门老总事已经到了身边。

“东公，莫胡有音信了！”老西门微微颤抖着来了。

“莫胡！甚音信？”吕不韦倏地站了起来。

西门老总事急促道：“暮时一黑犬入庄，嗖嗖四处搜嗅。仆役四围驱赶，黑犬却如灵猿一般躲闪逃开。老朽得报前去，黑犬不知从何处蹿出围着老朽四下直嗅，嗅得片刻便蹲伏老朽面前呜呜低吼，前爪直打脖子。老朽一端详，黑犬颈毛中隐隐一道细绳，大胆伸手触摸，黑犬一动不动。老朽在黑犬颈下长毛中一阵摸索，摸得一根皮绳绑着一支寸许长小指般粗细的竹管，解下打开一看，只有一行小字：初更随墨獒丰京谷口。我叫一声墨獒，黑犬倏地立了起来，便知是送信人派这只灵獒前来带路。老朽猜测不出何事，决意先行试探再报东公。天

黑之后，老朽带了一个武仆撑了一只小舟，去了丰京口，谁知却是小莫胡……”

“先说人在何处？”吕不韦拍着大芭蕉扇有些不耐。

“老朽未敢贸然教她回来，人还在丰京口。”

“走！接她回来。”

“东公，华月夫人被刑杀，秦法连坐，这这这好么？”

“当初送莫胡给华月夫人便是错，不接回来更错！莫胡又不是芈氏老族人，秦法连坐，还能坐了仆役？吕不韦若连归来义仆也不敢收留，担待何在！”吕不韦边说边走，几句话说罢已经到了后园门边。

“东公莫走了，轻舟在园池码头。”

“倒是蒙了。”吕不韦兀自嘟哝一句，跟着西门老总事便走。

这座新庄建在渭水南岸的山塬之下，外边看去平淡无奇，实则大有奥妙。最特异处便是出行通道隐秘便捷，人车马舟皆可从任何角落直出庄园。后园水池虽只有二十多亩水面，却是水深三丈，经过一条极是隐秘的山洞暗渠直通渭水。吕不韦的轻舟有四名强壮水手，园池山洞不张帆也是轻快如陆车。从一片林木苇草中进得渭水，轻舟鼓起了一面白帆，借着风力向上游破浪而来。大约半个时辰进得丰京谷水口，明月之下山林幢幢峡谷幽幽，往昔三面山头专门给夜舟指航的风灯全然没有了。

站在船头的西门老总事啪啪啪连拍三掌，叫了声墨獒。片刻沉寂，山坡林木中一阵轻微唰啦声，一双绿幽幽的眼睛骤然闪烁在岸边黝黑的山岩。西门老总事吩咐一声靠岸，小船轻盈地荡了过去。西门老总事吩咐水手原地等候，头前带着吕不韦上了岸边山道。硕大威猛

的墨獒正昂头蹲伏道中，见两人上岸扭头飞蹿出去。西门老总事低声道：“墨獒去报信了，只怕走不到‘王道’门便有人来了。”

“丰京谷还有人？”吕不韦不禁有些惊讶。

“几个伤残老仆与当初买来的胡女无处可去，莫胡领着他等狩猎采集度日。”

“莫胡原本胡女，倒是有担待也。”

正在说话间，王道废墟城门在朦胧月色下巍然矗立眼前。吕不韦油然想起第一次在这里与风姿绰约的华月夫人相见，不禁一声叹息。正在此时，一条黑影从废墟城门中倏地扑出，两人一惊之间，黑影已经蹲伏在吕不韦脚下，绿幽幽的光芒夹着哈哈喘息，石雕般一动不动。两人未及开口，废墟城门中又倏地飘出一团红影扑在了吕不韦身上！

“先生……”

“莫胡，苦了你也！”吕不韦轻轻拍着怀中簌簌颤抖的肩头。

“莫胡误事，当受惩罚！”红影猛然扑拜在地。

“哪里话来？”吕不韦扶起莫胡笑了，“华月夫人自触秦法，谁却管得了她？”

“不。”莫胡连连摇头，“若是我在，定然有信给先生，如何能使那颟顸使者入邯郸而先生还不明就里？荆云大哥与马队义士如何能去？先生何能九死一生……”

“岂有此理！”吕不韦一声呵斥，“颟顸者坏事，我纵事先知晓便能免祸么！从今日始不许如此想头！要说有罪，吕不韦第一个。我不谋

事，荆云马队义士何能惨死？”

“先生莫伤心，我错了……”莫胡泣不成声。

“莫胡呵，你是荆云大哥的义妹，从今后是我吕不韦的亲妹。走，跟我回家。”

莫胡没有动。吕不韦恍然笑道：“你个小头领莫担心，丰京口的胡女仆役全回去，伤残者养其终生，健旺者做事，西门老爹正愁新庄没有人手也。”

“先生……”莫胡哽咽了。

“还有事么？”吕不韦亲昵地抚摩着莫胡的散乱长发。

“先生容留那些兄弟姐妹，莫胡深感大恩。只是，莫胡不能回去……”

“莫胡！这是为何？”吕不韦大是惊讶。

“先生！”莫胡一声哭喊，猛然转身风也似的去了。

西门老总事大皱眉头：“莫胡忒煞怪！与老朽也是在这里会面片刻便去。噫！墨獒没走？”蹲伏的黑犬胸腔中发出一阵低沉的呜呜，站起来摇着沉重粗大的尾巴，又低头舔着吕不韦的脚面。吕不韦不禁悚然动容，轻轻一拍黑犬硕大的头：“墨獒，你领路，我等去找莫胡姑娘。”话方落点，眼前一道黑影噌地蹿出，边走边回头，曲曲折折地将吕不韦两人领到了一座黑黝黝的山洞前。“汪汪汪！”三声大叫，墨獒箭一般蹿了进去。

片刻之间，一盏风灯挂在了洞口，四名女子抬着两口大棕箱走了出来，为首者对吕不韦深深一躬：“莫胡姐姐说，这两口大棕箱交给先

生，请先生恕她不归之罪。”

“敢问小姐姐，莫胡姑娘可是叮嘱你等随我而去？”

“是。可我等不能随先生留秦。”

“却是为何？”

“莫胡姐姐要回阴山草原，我等决意护送莫胡姐姐。”

“且慢且慢。”西门老总事摇摇手，“莫胡剑术骑术俱佳，要得护送么？”

女子顿时默然，相互看看却没了话说。吕不韦大是起疑，挥手断然道：“老夫要见莫胡姑娘！”说罢大步便走。几个女子满脸通红，连忙抢在洞口前拦住扑地拜倒：“先生不能！莫胡姐姐有苦难言，乞先生体察！”吕不韦生气道：“莫胡是我送出，有苦也是因我而起，我岂能不管？姑娘让开！”正在此时，一道黑影从洞中忽地蹿出，墨獒对着女子汪汪两声，回头一口咬住了吕不韦衣襟便扯。吕不韦说声走，墨獒回身进洞撒腿去了。四女无奈，举着风灯跟了进来。

这座山洞宽阔深邃而又曲折无规则，两壁时有各式小洞嵌入山体，显然是天然洞窟又做了人工修葺。洞中脚地角落随处可见各色腐朽的木桶，隐隐弥漫出一种似酒非酒的香气。吕不韦猜测，此洞很可能是当年西周王室的酒窖。如此一座大洞小洞反复交错的洞窟，若非灵异的墨獒搜嗅领道，吕不韦纵是进来也无所适从。走得片刻，墨獒回头一望，嗖地钻进了左手一座小洞。吕不韦疾步跟进，幽幽烛光下朦胧可见洞角草席上一片红影，走近端详，吕不韦不禁大为震惊！一个红裙女子缩做一团瑟瑟颤抖，脸上一副淡黄色的竹皮面具，散乱长发中显出的耳鬓之际白得毫无血色……

“莫胡！”吕不韦惊叫一声，伏身抱起女子回头便走，嗡嗡话音不断在山洞回响，“西门老爹留下善后，立即将丰京口遗留人等送回新庄，若有未了之事，当即妥善处置。我先轻舟回庄医治莫胡！”

蒙蒙曙色之中，轻舟飞进了新庄后园的大池。吕不韦将莫胡抱进自己的庭院，吩咐仆役人等不许对任何人提及今夜之事，而后立即唤来正在洒扫庭除的陈渲匆匆说了经过。陈渲端详片刻道：“此女……久伤未治又多居阴湿之地，气血两亏神志昏迷。我先给她灌下一碗灵芝汤再沐浴更衣，夫君只管请来名医便了。”

吕不韦指指莫胡头上的面具道：“夫人若是有底，最好不请太医。”

“我修过女医，已经瞧出了几分奥秘，该当无差。”陈渲红着脸一笑，“那你去忙了，只派个懂药的执事听我吩咐便可，若无异常，晚来当有起色。”

吕不韦忐忑不安地去了，坐在书房神不守舍。素来沉稳谦逊的陈渲说得三分便有十分，用不着担心。吕不韦心下激荡难平者，是对莫胡的境遇及其可能牵涉的种种未知人事的秘密。莫胡是荆云举荐到身边的，莫胡既然已经知道了荆云一班义士的惨烈，她的面具与荆云烈士们的面具是否关联？蓦然想到原本可以不死但却义无反顾剖腹自裁的越剑无，吕不韦心头一阵剧烈震颤。西门老爹当初说，莫胡是荆云的义妹，便难保不是爱着荆云的情人，也难保不是荆云马队某个义士的胞妹，她若也要随荆云而去，吕不韦何以面对隐身毁容全部惨死的任侠烈士？不！莫胡绝不能死！

午后时分，西门老总事满头大汗来报：丰京谷统共十六名遗留仆役，全数乘船回到新庄；只有那只墨獒守着华月夫人的墓园不走，谁也劝说不动；一个胡女说，若是莫胡在，也许能将它领走，华月夫人死后，墨獒只听莫胡一个人号令。

“西门老爹，丰京谷之事莫对任何人提起。”

“老朽明白。”

“荆云可曾说起过莫胡与他？”

老西门摇摇头：“荆云义士只有一句话：先生得此女，堪托生死。”

“老爹想想，莫胡可与哪位义士长相相似？”老西门思忖一阵又摇摇头：“马队义士无人有真面目，委实看不出也。”

“华月夫人机谋颇多，老爹还是带几个人将丰京谷仔细踏勘一遍。”

“好！老朽今夜便去。”

倏忽暮色降临晚霞照窗，一使女来报说夫人有请。吕不韦起身便走，匆匆来到起居庭院，等候在廊下的陈渲将他领进了一间四面帷帐的小房。卧榻悬着白色纱帐，隐隐可见帐中安卧的纤细身影。陈渲低声道：“人已然无事，只怕要昏睡一两日了。”吕不韦道：“如此帷帐四布，不怕热出新病么？”陈渲红着脸一笑：“你知道甚来？回房说。”拉着吕不韦到了自家寝室。

陈渲说，这个莫胡姑娘有半年前的旧伤，然目下之险是分娩血溃，若非及时带回，只怕此刻已没命了。那副竹面具已经摘去，脸上并无破损之象，只发现鬓角发际处有一片秦半两大的烙印，大腿根刺有两个似字非字似图非图的青色印记，教人触目惊心。陈渲幽幽唏嘘，说她记得陈楚两国多有大商贵胄给自己的女奴烙印刺记，可这莫胡姑娘是阴山胡女，何以竟有此等烙身印记？

“夫人能记得印记图形么？”吕不韦脸色铁青。

“发际处分辨不清，腿根处记得。”陈渲蘸着茶水在案上画了起来。

“猗氏！古籀文！”

“猗氏？是楚国巨商猗顿氏么？”

“对！”吕不韦咬牙切齿，“这个部族素有恶癖，决然无差！”

“那分明是说，莫胡曾经是猗顿族的女奴。”

吕不韦一阵思忖：“荆云义士曾经在齐国刑徒营做苦役，会否在那里结识了吴越囚犯，逃出后受托救走了莫胡？说不清，还是等她醒来慢慢再问。”

“我看，当紧是寻找那个孩童，她分娩刚刚两日……”

“呀！糊涂！”吕不韦一跺脚拔腿便走，来到大池边却见轻舟已去，吩咐另来一只平日进咸阳运货的小船，跳上去说声丰京谷便下令开船。货船笨重，逆流上溯一个时辰方到丰京谷口。正要弃舟登岸，却闻山道脚步匆匆，西门老总事抱着一个包袱正迎面而来。“老爹所抱何物？”

“一个弃婴！还活着，火炭一般滚烫！我正要轻舟先送回庄。”

“好极好极！我便抱回，你踏勘完后回来再说。”说罢接过包袱跳上轻舟，四名水手八桨荡起，小船箭一般顺流直下。

回到新庄，吕不韦立即将婴儿抱给了正在守候的陈渲。陈渲又惊又喜，忙不迭给嘴唇已经青紫的婴儿针灸灌药，片刻间婴儿哇的一声哭叫，两人才高兴得笑了起来。陈渲又是一番清理呵护，忙碌得不亦

乐乎。看着妻子手忙脚乱却又兴奋得咯咯直笑，吕不韦眼前油然浮现出卓昭身影，她若是她，会如此么？

夜半时分，西门老总事归来说，查遍了丰京谷人能进去走动的所有废墟洞窟与华月夫人的庭院，没有发现可疑物事，只是这丰京谷太大，最好是莫胡伤病痊愈后再带人仔细搜寻，盲目寻去只怕是一月两月也没有眉目。吕不韦笑着摆手连呼天意，说找回了这个婴儿，其余物事与我何干，不用劳神费力，只催西门老总事说如何找到这个婴儿的。

西门老总事说，这个婴儿发现得颇是稀奇。他带着两个胡女正要去华月夫人常去消暑的一个山洞查找，却见一道黑影闪电般掠进那座酒窖洞窟。有个胡女叫得一声墨獒，另个胡女说她看见墨獒好似叼着一只活物。老西门心下一动，带着两个胡女提着风灯进了大洞。两个胡女边走边喊，墨獒墨獒，你在哪里？快出来呵。洞中却是毫无动静。老西门猛然想起这只神异墨獒送信时对他的气味似乎很熟悉也很信任，站在洞中高声道，墨獒出来，老夫是莫胡派来的，你看护的物事我等不会动的。如此说得三遍，一道黑影倏地从一个小洞钻了出来，蹲伏在老西门脚下低沉地呜呜着。老西门从皮袋中拿出吕不韦从洞中抱走莫胡时丢在草席上的一方汗巾，墨獒黑黝黝的大鼻子一耸，站起来摇了摇尾巴向大洞深处走去。老西门跟进一座小洞，不禁大是惊奇！小洞脚地铺着一层厚厚的茅草，一个全身红紫斑斑的婴儿赤身裸体躺在一方脏污的小棉被上，旁边卧着一只奶头胀鼓鼓的野羊。墙角处有一辆已经变做朽木形状却依稀可见的接轴古车，黑糊糊的车身还有溅上去的点点血迹。一时间，三个人都愣怔了。

“墨獒，弃婴还活着！你义犬也！”老西门大是赞叹。

墨獒粗大的尾巴动也不动，只淡漠地瞅了瞅老总事。

一个细心的胡女叫了起来：“野羊两奶鼓胀，婴儿没吃奶！”

“墨獒，野羊奶终究难养活人，老夫抱走他如何？”

墨獒猛然一扯老西门手中的汗巾，汪汪两声大叫。老西门心头一亮，摇摇汗巾指指婴儿：“墨獒，他是她的婴儿么？”墨獒又是汪汪两声。刹那之间老西门不禁老泪纵横，紧紧抱住了硕大的狗头：“墨獒啊墨獒，老夫定然将他抱回去交给她，养活他！你，也跟老夫去了。”墨獒的大头蹭了蹭老西门胸膛，绿幽幽的大眼中湿漉漉一片，摇摇尾巴再也不做声了。

老西门说，墨獒直跟着他走到谷口，听见吕不韦说话才回身跑了。临走时他们不见墨獒，找到了华月夫人墓园。墨獒果然孤零零地蜷在墓碑前，绿幽幽的大眼一片汪汪，任谁劝说也不起身。吕不韦听得万般感慨，良久默然无语。

三日后，莫胡终于完全清醒了过来，脸膛也重新泛出了红晕。

这日午后，吕不韦吩咐西门老总事守在内庄门口，任何人来访只说自己进咸阳城去了，安顿妥当与陈渲一起到了后园僻静的病室。靠在卧榻大枕的莫胡一见吕不韦泪水盈眶，挣扎着要起来行礼。吕不韦连忙上前摁住笑道：“今日只说说闲话，姑娘要多礼，我只有走了。”陈渲也过来笑道：“姑娘只管靠着说话，一切有我。”说着话拉开帷帐打开窗户煮好酽茶，又捧来一盅汤药教莫胡喝下，方才笑道：“你等说话，我唤小茵子来照料，我还有事忙了。”说罢唤进一个伶俐女童匆匆去了。见莫胡只噙着眼泪哽咽，吕不韦笑道：“莫胡呵，莫歉疚。我说过，你是我胞妹。做嫂者，照拂小姑病榻有何不可了？”莫胡哽咽道：“先生高义大德，莫胡不配。”吕不韦幽幽叹息一声：“难矣哉！若是姑娘别有隐情，不韦自不勉强。若说配与不配，姑娘却是言重了。上天生人，原本一等，若非世道不平，何有个高低贵贱？荆云大哥与马队义士哪个没有非人经历，可他们都是吕不韦的生死至交，情同骨肉，何论配与不配？”莫胡一阵默然，蓦然抬头，说起了她被先生送人后的经历。

莫胡说，自她到了丰京谷，便做了华月夫人的内事家老。华月夫人有个族人在王室书房做书吏，职司王书缮刻。华月夫人因而预先得知嬴异人立嫡密书。这是莫胡后来才知道的。华月夫人与华阳夫人密商谋划，是华月夫人有意告知莫胡，并教莫胡设法告知吕不韦预先绸缪。可派自己族弟为“特使”赶赴邯郸，华月夫人却瞒过了莫胡。当莫胡正要发出信鸽时，却偶然从一个贴身侍女的口中知道了“特使”一事，顿时心生疑惑，对华月夫人的虚虚实实难判真假，深恐错报消息坏了大事，决意亲自北上说个备细。

正在此时，华月夫人却派莫胡带着六名精干仆役冬日南下，来春办理三件大事：一是在吴越采炒震泽春茶；二是去荆山置办楚国式样的玉具珠宝，并用荆山玉为子楚打磨三套铭文玉佩；最要紧的一件事，是按照华阳夫人的图样，采买正宗楚丝，在郢都给子楚缝制地道的四季袍服冠带各六套。华月夫人反复叮嘱，这是她与华阳夫人给子楚归秦预备的赏赐大礼，于吕公也是光彩之事，非莫胡不能办好。莫胡不好推托，在腊月末启程了。轻舟一发，莫胡与仆役们约好二月十五在震泽最大茶场会面，而后立即单骑飞驰兼程赶赴邯郸。其时吕不韦与西门老总事恰好不在仓谷溪，行程紧迫的莫胡赶到了马队营地找到了荆云。住得三日，仓谷溪仍是空空荡荡，莫胡只好将诸事说给荆云匆匆南下了。二月与仆役们会齐，三月底春茶装舟北运，莫胡去了荆山，玉具珠宝定好又去郢都。一等事体往返办完，已经到了六月酷暑天，回到咸阳已经是七月底了。丰京谷的凄凉使莫胡大为震惊，本欲立即寻觅吕不韦，但遗留姐妹们的惨状却使她不忍猝然离去。

“此等大变，莫胡实在没有想到……”

“莫胡呵，往事过矣！不说也罢。”吕不韦长叹一声，“我只想问得一事，你可说便说，不可说便不说，且莫为难。你是分娩之身，那个婴儿，可是荆云大哥之后？”

蓦然之间莫胡如被电击，喉头咕噜一响颓然倒在了榻上。陈渲恰好赶到，轻柔娴熟地一阵施救，莫胡哇的一声哭喊出来：“先生！我儿还在么？”吕不韦一个眼色，陈渲轻步飘出，片刻抱来了一个火红的襁褓笑吟吟递到榻前。莫胡瑟瑟颤抖着抱过婴儿，看着襁褓中红润酣睡的小脸，疯痴般颠弄着襁褓又哭又笑。陈渲一边温婉劝慰，一边接过襁褓给婴儿把尿喂药，莫胡这才渐渐平静下来。

莫胡说，她一家都是楚国巨商猗顿氏买来的奴隶。父母是猗顿商社的海船苦役，在她八岁那年双双殁于海风沉船。小小的她被猗顿氏的一位公子看中，要收她做烙印的侍榻女奴。她说，只要公子带船出海捞回她父母的遗骸安葬，她便烙印入室，否则宁死不做烙印女奴。两年过去，那位公子并未出海，却见她长成了亭亭玉立的少女，便在一个漆黑的夜晚给她灌了迷药，给她烙了女奴印记。便在她痛不欲生不吃不喝只要饿死自己的时日，也是一个漆黑的夜晚，一个功夫神奇的黑衣蒙面人破门而入，连杀三名看守剑士斩断铁链将她救了出去。这个蒙面人将她带到了陈城郊野的一片密林营地，给她看了父母出海前给一个义商留下的刻画竹简。那片竹简上画着一个除了她绝不会是别人的小女孩，旁边画着一片草地一匹奔驰的黑马；又带她到隐秘的山坳看了一座奇形怪状的黄土堆，说这便是她父母的安葬地，只因没有救她出来，所以简陋葬埋，只等救出她后辨认而后重新安葬。清明时节打开了坟墓，启开了薄片棺木，父母尸身非但没有腐烂，反倒是大睁着两眼如活人一般。莫胡哭得死去活来，生生要跳进墓坑与父母同去，若非那个蒙面人死死抱住又多方救治，她即或当时不死回来也哭死了。

一个月后，她被那位大哥专程送到了阴山草原，托付给一个林胡族头领，要头领请一个中原士子教她认字读书，说好她长大了来接她。那个头领叫来了他的一群女儿，板着脸对女儿们说，他又有了一个新女儿，谁敢欺侮她就杀了谁！从此，她在草原开始了骑马读书看牛羊的生活，快乐逍遥中却总觉得空落落的。五年后，那个蒙面人果

然来了，问她愿不愿意跟他到中原去。她没说一句话扑到蒙面人怀里哭了。后来，她知道了这个蒙面人叫荆云，密林马队的骑士们都叫他大哥。她心甘情愿地为他们洗衣做饭，又跟着轮流进炊房当值的骑士修习剑术。荆云也是每月一次一日进炊房造饭，与她渐渐便相熟了起来。荆云说她有灵气，埋汰在炊房忒可惜，坚执教她单帐居住，只教骑士们认字读书。很快，莫胡明白了这是一支护商马队，最多的事是四出探听道路消息，最大的事是护送商队不被抢劫。莫胡不甘整日坐帐读书教书，寻找种种借口到荆云帐篷帮他料理杂事，实在没事便跟着斥候骑士们出去探路。她灵慧聪颖，各国各地的文字话语一学便会，竟成了马队骑士们人人钟爱的小“通人”。

后来，她随着马队到了邯郸郊野的密林营地。有一次，荆云问她愿不愿意给他景仰的一个高士做贴身女仆？莫胡只说了一句话：“大哥教我做事，不须问我愿不愿意。”半月后，她跟着一个白发苍苍的老人到了邯郸胡寓……离开荆云，莫胡蓦然觉得自己深深爱慕着那个始终蒙面的荆云大哥。从丰京谷南下的时日，她心神不宁，总有一种不祥的预感，觉得自己再也见不到荆云大哥了。北上临别之日，心潮实在不能自已，她终于从空荡荡的仓谷溪飞马冲进了密林营地。那一夜，她缠着荆云终夜饮酒，两人说了许许多多的话，边饮边说，荆云终于醉了。她几乎没有丝毫犹豫羞怯，从容脱去了自己与荆云的全身衣物，紧紧抱着荆云钻进了大被之中……

“天意也！荆云义士有后了！”吕不韦喜极而泣跳了起来。“莫胡呵，你儿子该有个好名字也！”陈渲咯咯笑了起来。

“请先生赐个名了。”莫胡红着脸低了头。

“不不不！莫胡自己起！父母命名，善莫大焉！”

莫胡思忖一阵低声道：“我生他时，那个洞中有辆接轴古车，就叫荆轲如何？”“荆轲！好！荆轲！”吕不韦拍案大叫。

襁褓中的婴儿哇的一声大哭，响亮得屋中嗡嗡震响不绝。陈渲惊讶笑道：“哟！这小子哭声厉得紧！晓得无，准是个硬种儿了！”三人一齐大笑起来。

六　冠礼之夜的两代储君

仲秋时节，一道王书突然降临新庄，合府上下立即忙碌起来。

王书说的是：秋分之日，公子异人于太庙行加冠大礼，一应先礼着吕府操持。王书是老长史桓砾亲自前来颁读的。接书人指定的是公子嬴异人与义商吕不韦。王书宣读完毕，老长史寒暄几句，留下了太庙一班礼仪属官去了。当晚，吕不韦与西门老总事并陈渲莫胡一道，商议庄园人手房屋的摆布。四人都是理事能者，说得一阵铺排妥当：吕不韦只管照料公子的三日沐浴斋戒大礼，太庙礼仪官员的饮食起居由老西门带原商社的几名执事处置，一干本庄仆役与事务尽交陈渲莫胡。

议罢正要散去，莫胡老大不高兴地嘟哝道：“今日这王书将先生指称为‘义商’，忒煞怪也。人说君心难测，老秦王当真连那墨嫯也不如了。”吕不韦不禁笑道：“莫胡能听王书了，好！西门老爹，你以为今日事如何？”老西门思忖道：“老朽以为，今日事名实不符有些蹊跷，然从实在处揣摩，还是情势大好。”“情势大好？说说了。”吕不韦饶有兴致。老西门笑道：“依着寻常法度，我庄尚是民居，便是咸阳内史府派一名书吏前来传令，也算得国人望族的礼遇了。即或涉及王族公子而须得秦王下书，派一名内侍前来颁书也都是破例了。今日颁书之人，却是极少出面的老长史，听说此人是老秦王暮年最信任的实权大臣。最要紧处，公子加冠大礼前不回太子府，留在我庄由东公主持前礼，太庙官员只是操持事务。此中用意老朽也看得不透，只从实处说，老秦王对东公是王族大臣之礼遇。义商两字，若照法度说也是实情，东公毕竟还，还没做大臣。老朽冒昧，东公明察了。”素来寡言的老西门说完这前所未有的长篇大论，额头涔涔汗水。

“说得好！老爹大有见识也！”

吕不韦拍案赞叹转而笑了，“莫胡这一抱怨，倒是要叮嘱几句：要告诫庄中上下人等，日后莫得私下议论国政，更不得抱怨国君，有话只对我说可也。记住，这是秦国，不是山东六国。”莫胡红着脸肃然一躬道：“先生叮嘱，铭刻在心！”西门老总事也连连点头：“该当该当，明日老朽便给执事仆役们立下这条规矩。”

次日，吕不韦新庄开始了加冠礼的礼前忙碌。

远古之时，华夏各部族有各种形式的“成丁礼”。就实说，便是在男子女子长到一定年龄且已具备了正常身体、学会了基本生存技能时，氏族以特定的礼仪承认这个男子或女子成为氏族正式成员，是谓“成人”。进入礼制发达的西周，成丁礼化为天下第一大礼——士冠礼。其时所谓士，是享有国人资格的所有男女。士冠礼，是给长大成人的男子加冠女子盘发插笄，从而认定其成人身份的礼仪。因其涉及天下每一生灵，故被视为天下第一礼。春秋以至战国，礼仪大大简化，各国亦多有不同，然士冠礼却大体沿袭了古老的传统，只是因被加冠人身份不同而繁简程度有差异罢了。嬴异人是王族子孙，更是已经确定的太子嫡子，虽已年过三十，然因少年为质曾提前大礼（秦人二十一岁加冠），这再次补办的士冠礼便成了秦国王室正式承认其身份的第一道礼仪，自然是分外郑重。

实质而言，士冠礼不是家礼，而是公礼。公者，乡社亭里也，氏族邦国也。也就是说，士冠礼是群体承认个体的礼仪，而不是家长承认子女的礼仪。唯其如此，士冠礼不由家长动议，也不由家长主持，家长与加冠者一样都是士冠礼中的嘉宾与当事人；以加冠者身份不同，士冠礼分别由有德行的乡老、族长以至国君或特定大臣动议主持。

士冠礼是庄重的成人礼仪，其操持过程也是分外讲究的。士冠礼分为两大礼程，第一程是预礼，第二程是正礼。预礼即正式加冠前以礼仪规定的程式做好准备事务，大要环节为：

筮日：以占卜确定冠礼日期。

筮宾：在参礼宾客中占卜确定一人为正宾。

约期：商定冠礼开始的具体时辰。

戒宾：邀请正宾与所有赞冠宾客。

设洗：加冠者礼前沐浴与当日特定梳洗。

第二程是正礼，即加冠之日的礼仪程式，完整的次序是十项：

陈服器：清晨开始陈设礼器、祭物与相应服饰。

迎赞者入庙：加冠者家长迎宾客进入家庙。

三加冠：始加布冠，意为冠者具备衣食之能；二加皮冠，皮冠亦称武冠，意为冠者具备基本武技；三加爵冠，爵冠亦称文冠，意为冠者基本具备知书达理之能；三冠连加的礼意在于激励冠者由卑而尊不断进取，是谓："三加弥尊，谕其志也！"

宾醴冠者：正宾为加冠者赐酒祝贺。

冠者见母：加冠者正式拜见礼仪确定的母亲，未必是生母。

宾赐表字：正宾为加冠者赐以本名之外供寻常称呼的称谓，这个称谓叫做"表字"，以与父母所取名区别。加冠之后"表字"代"名"，只有父母国君可呼其本名，礼意在于崇敬父母为冠者所取之名。是谓："冠而字之，敬其名也！"这一程式到春秋时已经少见，战国以至

秦、西汉，世事风雷激荡，这种一人两称的繁琐程式已经大体消失，或以变通形式取代，人多以本名现世。诸如苏秦因是洛阳人而承袭周礼，加冠时取表字“季子”者，已经很是罕见。东汉伊始，士绅贵胄的尊儒礼之风渐盛，本名外取字的古礼重新恢复，一时蔚为风习。这是后话。

见家人：加冠者以成人身份正式礼见所有长幼家人。见尊长：加冠者以成人身份正式拜见乡老族长大夫或国君。醴宾：主家宴请参礼宾客。送宾归俎：送走宾客后，从陈设祭物的礼器（俎）中取出三牲干肉，按宾客人数分割成若干份，这便是“俎肉”，而后派家人将俎肉送到所有宾客家中，其礼意在于使所有的宾客都与加冠者同享上天赐予的恩德。至此，士冠礼完成。

两大礼程之外，尚有一个极为重要的部分要在预礼阶段熟悉，那便是各个环节的法定礼辞与动作程式。所有参与冠礼者，都必须事先熟悉这些礼辞，熟悉所有与己相关的动作程式，以在轮到自己参礼时言行准确如仪。譬如最要紧的“三加”之礼：第一次加缁布冠，授冠者须得右手持冠后，左手执冠前，双手捧冠高诵：“令月吉日，始加元服(注)！弃尔幼志，顺尔成德！寿考唯祺，介尔景福！”第二次加皮冠，要等受冠者卸去缁布冠并重新梳发后，授冠者以同前动作执冠高诵：“吉月令辰，乃申尔服！敬尔威仪，淑慎尔德！眉寿万年，永受胡福！”第三次加象征文事的爵冠，授冠者须得高诵：“以岁之正，以月之令，咸加尔服！兄弟俱在，以成厥德！黄耇无疆，受天之庆！”正宾向受冠者赐酒祝贺时须得高诵：“甘醴唯厚，嘉荐令芳！

拜受祭之，以定尔祥！承天之休，寿考不忘！”德行主持者为受冠者赐表字时须得高诵：“礼仪既备，令月吉日，昭告尔字！爰字孔嘉，髦士攸宜！宜之于嘏，永受保之，曰伯某甫！(注)”如此等等繁琐细致，一有差池非但越矩违礼，且累及加冠者终生受人讥讽，是以司礼者都须得是精熟礼仪的德行之士。春秋时期的孔子声名大作，很大程

度得益于他对各种繁琐古礼的精通。战国之世尽管礼仪大大简化，然特殊人物的特殊礼仪也是不能草率的。

嬴异人的士冠礼正是如此。

秦昭王的加冠王书吕不韦事前并不知晓，旬日之间要预备好诸般礼前事务，便在熟悉古礼的太庙令也非易事，何况吕不韦一个商人。但是，吕不韦却没有丝毫难色而坦然奉书。照实说，吕不韦原本是处置繁难事务的罕见大才，二十余年大商生涯从来没有出过调度铺排之失。以西门老总事为首的几个商社老执事个个更是理事能手，陈渲莫胡也都是多经沧桑的女中奇能之士，士冠礼尽管繁杂细致且为商旅之士所陌生，却也难不住这班能事之才。一经商定大略，各方揣摩规矩之后井井有条的铺排开来，旬日之内竟是诸般妥当毫无差错，连专门前来襄助的太庙令一班属员也大为惊叹。

秋分这日，清晨分外晴朗，深邃碧蓝的天空挂着一轮嫣红和煦的太阳，可谓是秋高气爽。卯时首刻，一队骑士吏员护卫着一辆青铜轺车辚辚出了新吕庄北门，整肃地上了横跨渭水的白石长桥，不疾不徐地进了咸阳南门，从中央王街北上，终于进了王城最深处的太庙。

王城在整个大咸阳的中央正北。王城北城墙的背后是一片数百亩的王室园林，园林北面才是真正的咸阳北城墙。出得北门三里之遥，突兀拔起一道林木苍茫的高地，这是闻名天下的咸阳北阪。太庙坐落在王城北端园林的最高处，四面松柏森森终年常青，秦式宫殿的短飞檐从茫茫绿色中大斜伸出，远处看去直是靠着北阪高地巍巍矗立的天上城阙。这太庙虽只有一座主殿，不似王宫那般层层叠叠，然整体布局却是宏大简约深邃肃穆，任谁到此也会油然生出敬畏之心。

一过王城宫殿区进入苍苍园林百步，迎面是两柱黑色巨石立成的禁门。门内是太庙禁苑，任何人不奉王书不得入内。进得禁门百步，苍苍松柏与高达三丈的龟龙麟凤四灵石刻夹峙着一条十丈宽的黄土大

道，尽头一座六丈高的蓝田玉石坊，正中镶嵌着“太庙”两个斗大的铜字。进了石坊，经过梯次三进庭院，便是巍巍然高踞于三十六级阶梯之上的太庙正殿。

当车马进入已经洒水净尘的黄土大道，遥遥一片冠带伫立在石坊之下。青铜轺车上的嬴异人低声问：“前方一片何人？一个不识得。”车旁走马的吕不韦低声道：“最前是公子父亲安国君，身后四人自东至西，分别是纲成君、驷车庶长、太庙令、太史令，其余人等皆太子府属员。你只记住父亲便是。”嬴异人目力颇好，远远看见为首冠带者胖大臃肿须发花白，与他少时离秦时的父亲判若两人，心头不期然一阵酸楚。

正午时分，“三加”礼成。待主持冠礼的驷车庶长赐嬴异人表字为“子楚”，太庙中一阵欢呼。吕不韦心下明白，这个表字只是变通之法而已。依照礼仪，表字是本名字意的彰显，不能与本名毫无关联。而“子楚”与“异人”恰恰风马牛不相及。这是他经过安国君嬴柱与老驷车庶长事先商议好的，为的是使异人在邯郸改的这个名字有名正言顺的依据，以使华阳夫人不至于说嬴异人在搪塞她。

表字确定，嬴异人饮了作为正宾的太庙令的贺酒，又郑重祭拜了祖先神位，冠礼车马辚辚出了太庙向太子府而来行见母礼仪。“见母”于平民冠礼原是简单，因其礼仪场所在家庙或族庙，受冠者只需将祭品中的干肉装入笾豆（形如豆状的竹器），提着下堂出东墙进入母亲的房屋拜见，献上干肉，母亲拜祭品而受之；冠者拜送母亲回房，母亲以成人礼回拜儿子，至此见母礼成。然对于嬴异人这般王子，冠礼在太庙进行而女子不入太庙，自然变通为回府见母。

车马驶入府前广场停稳，预先已经肃立等候在门厅外的太庙司仪一声高诵：“冠者子楚回府见母——！”青铜轺车中的嬴异人被一名太庙令属员以赞冠者身份扶下车来，在赞冠者导引下肃然进府。太子嬴

柱以主人身份礼请驷车庶长、太庙令与吕不韦等进入正厅饮茶歇息等候。

华阳夫人早已经做了精心准备，事先从甘棠园搬到了方便礼仪的第三进东厢大屋。听得府门外车马喧呼之声，华阳夫人早早站在了东屋大窗下。片刻之间，一人挽着笾豆进了庭院，一身土黄色楚服，头上一顶四寸黑玉冠，身材适中面色黧黑步履沉稳端正，除了秦人特有的细长眼睛与略显瘦削，堪称得英挺厚重。“此子强于乃父，天意也！”华阳夫人一声长嘘，软倒在了厚厚的地毡上。

“冠者子楚，拜谒母亲——！”太庙赞冠吏一声高诵。

华阳夫人端正了一番自己的头饰玉佩，在侍女搀扶下款款跨过门槛到了廊下，对着阶下庭院中跪地低头双手捧举笾豆俎肉的嬴异人，极是优雅地躬身一拜，口中柔和念诵道：“咸加尔服，我子成人。子今敬母，母以子福。”念罢，双手从嬴异人头顶拿过笾豆，轻轻一拍嬴异人肩头，楚语柔声笑道，“子楚，苦了你也。晚间娘与你说话，兄弟姊妹也晚来见礼，晓得无？”嬴异人叩头一拜肃然起身诵道：“承天之庆，子楚加冠。自今以降，孝悌立身。恭送母亲！”接着低头低声一句，“子楚晓得了，谢过母亲。”华阳夫人微微一笑，端正矜持地躬身回拜了两拜，亲切低语一句：“当心风寒，秋风凉了。”被侍女搀扶着转身进厅中去了。

“夫人侠拜，见母礼成——！”

侠拜者，夫妻间女子两拜之谓也。周礼：凡女子于丈夫行礼，女子拜两次，丈夫回拜一次，此谓侠拜。士冠礼中母亲以侠拜礼对加冠儿子，礼意表示母亲对加冠成人的儿子如对夫君一般礼仪。见母之后，冠礼车马辚辚进入王城，进行这次士冠礼的最要紧一项——见尊长。

远观王城，今日如常。然车马鱼贯进入巍峨的宫城石门，立即发现了车马广场与正殿区域的异常：两队斧钺仪仗整肃排列，一幅六丈宽六寸厚的红地毡使通往正殿的三十六级蓝田玉台阶在秋日的夕阳下一片灿烂。更令人惊诧的是，殿口平台上的两只大鼎燃起了粗大的烟柱，在车马场遥遥看去，竟似紫烟袅袅如天上宫阙。一时间，非但嬴异人惊愕，连经常出入王宫的太子嬴柱与驷车庶长也大感意外。依着法度礼仪，非朝会与大典，正殿前大鼎不能举香。今日除了太子嫡子嬴异人加冠，国中并无礼仪大典，这大鼎举香仪仗红毡便分外有了一种庄重肃穆。

“冠者嬴异人觐见！赞冠大宾随同上殿——”

正在众人惊愕之际，三声长呼鼓荡回响，迭次从殿中传到高阶平台再传到殿阶，整个车马广场都被内侍们这种久经训练的尖亮声浪覆盖了。随着声浪，一名年轻内侍将嬴异人等领上了红地毡，及至高阶尽头，白发苍苍的内侍大老恰恰摇到了平台口，将参礼者们默默领进了大殿。这时，吕不韦才蓦然一阵猛然心跳。老秦王有可能在加冠之日召见异人，这是吕不韦能够预料到的。然则，老秦王会在正殿以坐殿大礼召见，却是大大出乎吕不韦意料的。老秦王以耄耋之年风瘫之身，已经多年不在大殿举行任何礼仪，今日竟能在王孙加冠之日亲自坐殿，其间意蕴实在大有揣摩处。更令吕不韦百味俱生处在于，他设想过种种晋见老秦王的情景，甚至想到过老秦王死前不会召见他，他将终生与这位使山东六国蒙受摧毁性劫难的雷电之君不能相见，唯独没有设想过会在咸阳正殿以大宾之身晋见老秦王……

“异人么？近前来，大父看看！”方入大殿，各人尚未以在冠礼中的各自身份行礼参见，殿中响起了苍老沙哑的笑声，一切礼仪都被这突如其来的随意湮没了。太庙令与驷车庶长眼神一交，分别向嬴柱吕不韦示意就座等待。

“大父！”嬴异人一声哽咽，大步上了王台。

“尚可尚可。”秦昭王眯缝起白眉下的一双老眼打量着肃然挺立的王孙，不禁一声叹息，“磨难成人也。子为人质二十余年，难矣哉！”

“大父当年质燕，于战乱中九死一生！异人小苦，不敢当磨难二字！”

“未逢战乱，未必小苦也！”秦昭王慨然一叹，“大父当年为质，尚有娘亲照拂。孙儿少年孤身，于强敌异邦居如囚犯，国无音书，家无亲情，衣食无着，逃生无门，便是庶民，亦为磨难，况乎王孙公子矣！”

“大父……”嬴异人扑地拜倒，不禁放声痛哭。

大殿中一片默然一片哽咽，眼见秦昭王两道雪白的长眉耸起，吕不韦心下不禁一跳。只怕嬴异人这临机动情要坏大事。正在忐忑之间，却见秦昭王长嘘一声亲切慈和地笑了：“异人呵，抬起头来，这厢入座，拭去眼泪，听大父几句老话。”嬴异人哭声立止肃然跪坐进王座右下长案，秦昭王苍老平和的声音在大殿回荡起来，“磨难成人，磨难毁人，成于强毅心志，毁于乖戾猥琐。子今脱难归宗，当以儒家孟子大师之言铭刻在心，将昔日磨难做天磨斯人待之。莫得将所受折磨刻刻咀嚼，不期然生出愤世之心。果真如此，嬴氏不幸也，家国不幸也！”

“大父教诲，孙儿永生不忘！”

“好！回头将你的质赵札记静心整理一番，大父可是要教人念来听也。”

“孙儿谨记在心。边读书边整理，刻写成卷上呈大父批点。”

秦昭王点了点头，目光瞄向殿中：“不韦先生来了么？”

吕不韦从最后排的大案站起肃然一躬：“濮阳商贾吕不韦参见秦王！”

“先生大宾，恕老夫身残不能还礼，敢请近前就座说话。”

立即有一名内侍将吕不韦导引到王台左下的长案前，恰在秦昭王左下六尺处与嬴异人遥遥相对。吕不韦就座抬头拱手行礼，恰与老秦王凝视的目光相对，顿时感觉到一股平和而又肃杀的深邃目光笼罩住了心神，素来沉稳的他心头竟是一震。

“先生于嬴氏有大功，老夫不敢言谢。”

“不韦不期而遇公子，稍有襄助，原是图谋与秦通商之私心，不敢居功。”

“先生坦诚不伪，君子之风也！”秦昭王拍案喟然一叹，“然先生因异人之故，于商旅业已耽延多年，索性在秦国做官如何？”

“不韦愧不敢当。”

“先生过谦了。从小官做起如何？”

“但能做事，我心足矣。”

“宣书。”秦昭王淡淡一笑，目光一闪瞌睡般眯缝了过去。

坐在王案左后侧的老长史桓砾站了起来，打开一卷念道：“秦王书命：义商吕不韦有大功于秦国王室，今任吕不韦上卿之职，襄助丞相总领国政，爵位待定。”

“异人谢过大父！”嬴异人兴奋难抑，作礼拜谢之后却见大殿中一片默然，对面吕不韦也是安坐不动，不禁愣怔了。正在此时，秦昭王睁开老眼笑了：“先生不接王书，可是有说？”“秦王明鉴。”吕不韦离

案站起肃然一个拱手礼，“在下一介布衣商旅，图谋入秦经商，原本是看重秦国法度严明，商事诚信过于山东。唯其如此，商事耽延之后在下亦愿在秦国效力。然则，秦为法治大国，以事功为官爵依据。依秦国法度：不韦襄助公子，只对安国君府有些许功劳，而非对邦国有功，不当以高官显爵赐封。在下不畏高位，然却不想位非其功，是以不敢奉书，秦王明察。”秦昭王枯瘦的手指叩着书案悠然一笑：“先生之说也是一理也。然先生亦自认对太子府有功，做右太子傅如何？”吕不韦还是肃然一拱：“太子傅为国家大臣，并非太子府属官，在下不敢奉书。”

“先生何其狂狷也！”嬴异人心头大跳，额头渗出了涔涔细汗。

他虽久离秦国，却也知道大父老王的冷峻肃杀，吕不韦两次辞官且振振有词地驳回大父，非但自毁，且必然累及父亲与自己，当真是疯了！不行，我要说话！要以“期盼先生教诲”为名，替他接下太子傅。

“坦荡率直，先生有秦人之风也！”正在此时，秦昭王罕见地哈哈大笑起来，“先生便说，老夫该如何封赏于你？”

“在下愿从做事开始，修习秦法，以图日后事功而居高位。”

“好！先生可人也！”秦昭王慨然拍案，“本王书令：吕不韦为太子府丞，俸禄由王室府库支付。散……”一语未罢颓然卧案，一双长长的白眉顿时拉成了细长的缝隙，粗重的鼾声跟着在大殿荡开。

一班人出得王宫，天色已经全黑。依着士冠礼程式，接下来是最后一项，醴宾。但当太子嬴柱以礼相邀时，纲成君蔡泽却亮着公鸭嗓嘎嘎笑了：“安国君，老夫肚肠早瘪了也！冠礼可变通，还是各人自家回去咥饭实在。醴宾免了，俎肉回头送来便是！”几位大臣异口同声相和，嬴柱父子为难起来。吕不韦见状过来拱手笑道：“不韦方才已经受

命做了太子府丞，此事听我如何？”嬴柱如释重负恍然点头：“对呀！我竟糊涂了，听先生处置便是！”吕不韦回身笑道：“诸位大人劳碌一日，冠礼醴宾只有干肉，还要如礼如仪地诸般讲究，如何咥得实在？大人们回府歇息用饭，俎肉由不韦亲自恭送上门。”蔡泽揶揄笑道：“好好好，吕不韦这太子府丞倒是做得像模像样也。告辞！”

回身登车去了。老驷车庶长却沉着脸瞪了蔡泽一眼，回头一拱手道：“今日大殿拜官之事，实出老夫意料。望先生实言相告，何以不做上卿太子傅？”

“老庶长以为吕不韦大殿之言是虚？”

“虚不虚先生自知。老夫只是觉得委屈了先生。”

“老庶长恕我直言。”吕不韦肃然拱手，“在下决意入秦，是要在秦国站稳根基。不韦愿效白起事功得爵之风范，而不想以人得官。除此无他意。”

“好！当得秦人！老夫心安矣！”老驷车庶长高声赞叹一句，回身一拍嬴异人肩头，“子楚啊，小子有命，好自为之！”回身去了。

吕不韦正要拱手告辞，嬴柱却摁住吕不韦双手笑了：“先生已是自家人，忍心弃我父子独去么？”吕不韦笑道：“在下无他意，只是想依法度从三日后开始理事。”“不！”嬴柱压着吕不韦双手不容辩驳，“法不禁善。先生当自即刻掌事！走，你我同车回府！”不由分说拉起吕不韦上了青铜轺车。

太子府灯火通明中门大开，见嬴异人车马归来，门厅内外一声整齐地高诵：“恭贺公子冠礼大成！”吕不韦被嬴柱父子前后夹着进了正厅。灯烛之下宴席齐备，华阳夫人冠带玉佩礼服锦绣正在厅中肃然等候，见吕不韦入厅，过来行了两拜之礼：“先生功德，善莫大焉，嬴芈

氏没齿不忘。”吕不韦连忙躬身一拜：“在下些许寸功，何敢当夫人拜谢？不韦已经是太子府丞，日后听候夫人差遣。”“如何如何太子府丞？晓得勿搞错了！”华阳夫人一连声嚷嚷，见夫君嬴柱连连眼神示意，回头高声大气一挥手，“府中上下人等都给我听好了：勿管先生何职何官，日后只许称先生做先生，不许叫府丞！谁但越矩，重重责罚！晓得无！”内外仆役侍女“嗨”的一声应命，华阳夫人这才回身恭敬笑道，“先生请！今日庆贺我子加冠，先生便是大宾，当为首座了。”吕不韦正要辞谢，见嬴柱连连摇手，无可奈何地笑笑，被华阳夫人亲自领到了东首与今日冠者嬴异人并排正座，嬴柱与华阳夫人却在西面两座主位陪了。

饮得三爵，嬴异人肃然起身正式拜见了父母。华阳夫人拭着泪水吩咐侍女捧来了一只铜匣，亲自打开取出一方晶莹的黑玉笑道：“子楚啊，这是奉书之日你父与母亲刻就的立嫡信符。左半归你，右半明日交王宫长史典藏了。”

“母亲！”嬴异人跪地再拜，双手颤巍巍接过玉符，端详着这只鹰形玉符上自己的生辰刻字、父母名讳与太子府徽记，不禁热泪盈眶。但为王子王孙，每人都有一方如此这般的身份玉符。所不同者，所有庶子玉符的右符都由家族做档保存，只向掌管王族事务的驷车庶长府报知登记即可；各家族嫡子的右符则须交驷车庶长府专档典藏；唯独太子嫡子的右符必须交由王室典籍密存，任何人不奉王书不得查看。这嫡子信符是他永远的血统身份，是将他与生母的血肉关联割开的法刀，如同烙在奴隶脸庞的火印一般永远不能磨灭。

“子楚啊，莫愣怔了。这厢才是母亲为你备下的冠日大礼，快来看了！”

嬴异人恍然抬头，这才看见华阳夫人正站在案后两口大棕箱旁向他招手，连忙起身走过去又是一躬：“子楚谢过母亲。”华阳夫人笑道：“忒多礼毋晓得累了？过来，打开，拿开苫布！”灯光之下锦缎灿

烂珠玉夺目，嬴异人顿时手足无措。华阳夫人指点道：“这是四季楚服八套，连带八副荆山玉佩，都是正宗楚锦楚工了。来，穿上秋服，教你父亲与先生品评一番了！”说话间一个眼神，两名侍女从箱中捧出了秋服。华阳夫人同时利落地为嬴异人除去了上下通黑的冠日礼服，两侍女立即过来给嬴异人换上了一件土黄色的楚袍，挂上了一套晶莹温润的玉佩，大厅中顿时鲜亮起来。

“好！”吕不韦拊掌赞叹，“楚服楚玉，公子神气大增也！”

“果然鲜亮精神！不枉……”嬴柱突然打住了。

华阳夫人骤然红了眼眶道：“阿姐在天有灵，今日当安息也！”回头一抹泪水又笑了，“子楚晓得无？我拎得清，楚服虽好，做不得常服，咸阳终归是秦国，我儿终究是秦人了。只要子楚心里当真有我这个母亲，我也便知足了。”一番话说得珠圆玉润，眼中泪水却断线似的扑簌簌掉了出来。嬴异人看得心酸，躬身一拜慨然道：“子楚认祖归宗，自当尊天地礼法而恪尽人道。若对母亲稍有不敬，天诛地灭！”华阳夫人带着泪水咯咯笑道：“好了好了，有心便好，何须当真一般了。来，我儿敬先生一爵！”拉住嬴异人到了吕不韦面前。

这场家宴直到三更方散。嬴柱要请吕不韦到书房夜谈，吕不韦坚执告辞，说三日后再来当值。嬴柱笑道：“理个甚事？先生莫将府丞当真，有事便来，没事多多歇息，日后有得大事做！”吕不韦笑笑也不回说，辞别登车去了。嬴柱送出大门回来，全然没有睡意，对华阳夫人叮嘱几句，将嬴异人唤进了书房。

“异人呵，今日大礼你做何想？为父很想知道。”

嬴柱靠着坐榻大枕，啜着滚烫的酽茶，打量着熟悉而又陌生的儿子，开始了二十余年来父子之间的第一次对话。嬴异人显然有些拘

谨，思忖斟酌道：“冠礼之隆，异人实在没有想到。父亲苦心，儿没齿不忘。”嬴柱摇头笑道：“冠礼事是你大父亲定，并非为父安排。你质赵之时已经提前加冠，原本无须后补加冠大礼。你大父这般铺排，实在是用心良苦，你可揣摩出一二？”嬴异人一阵思忖终是摇头。

“秦国之难，此其时也！”嬴柱长叹一声坐了起来，“大父之心，在于借你再次加冠大礼向天下、向朝野昭示：秦国社稷后继有人也！依着寻常法度，太子尚未即位，嫡王孙无须早早确定，更无须大肆铺排其冠礼。你大父所以如此，全在为父这个太子……”嬴柱哽咽一声，见儿子不知所措的模样，摇摇手示意他无须紧张，喘息一阵又平静开口，“为父身患先天暗疾，难说哪一日会撒手归去。你，才是秦国真正的储君。明白么？”

“父亲！”嬴异人难耐酸楚，不禁扑地拜倒哭出声来。“起来起来。”嬴柱淡淡一笑，“秦自孝公以降，历经惠王、武王、大父四任三代雄强君主，方得大出天下。你大父之后，王子虽多，不见雄才。你伯父与为父先后两任太子，都是羸弱多病之身，以致你伯父病死于出使途中。为父虽挺到了今日，心下却是清楚，我时日无多矣！死生有命，寿数在天，为父不恨己身短寿，生平唯有一憾。”

“父亲何憾？儿一力当之！”

“为父终生之憾：身后诸子无雄强之才也。”

“父亲明察，”嬴异人顿时羞愧低头，“儿确是中才，有愧立嫡承统。”

“你中才倒是事实。然你秉性尚算平和，亦无乖戾之气，守成可也。”嬴柱又是一阵喘息，“为父要叮嘱你者，自今而后要预谋两事：一是寻觅强臣辅佐；二是务须留下一个出类拔萃的儿子！否则，弱过三代，秦国要衰微了。”

“强臣之选，父亲以为吕不韦如何？”嬴异人精神陡然一振。

“试玉之期，尚待后察。”嬴柱啜着酽茶恢复了平静，“你大父曾密书黑冰台，备细查勘了吕不韦，以为此人弃商助你，显然是要图谋入政。秦国渴求大才，然大才须是正才，如商君如张仪如范雎，益多益善也！若是只求高官而不务实干，抑或虽有小才而无正性，譬如甘茂身兼将相权极一时，却促成武王轻躁灭周而横死洛阳，此等人为害也烈。吕不韦究竟何等人才，你大父显然并未吃准。今日大殿三封两改，你不觉其中奥妙么？”

“父亲是说，大父在试探先生？”

“为君难矣！”嬴柱喟然一叹，“求才须防伪劣，庙堂须防奸邪，雷电杀伐，春雨秋风，法度权断，机谋节操，缺一破国丧庙也。难乎难乎，不亦难哉！”

“父亲明彻如此，如何要灭自家……”

“明彻？你说为父明彻么？”嬴柱一阵大笑，“异人啊，记住了，当国莫怀旁观之心。为父时而能说得几句明彻之言，根由便是没有当事之志，而宁怀旁观之心也。隔岸观火，纵然说得几句中的之言，又有何用？”

嬴异人低头思忖。嬴柱喘息不语。良久默然中，父子两人谁也没有看谁，眼眶却都是湿漉漉的。绵绵秋雨已经在黎明最黑暗的时刻刷刷落下，城头刁斗和着雄鸡长鸣回旋在茫茫雨雾之中。嬴异人终于站了起来，将父亲背回了甘棠苑，对着始终在灯下等候父亲的母亲深深一躬，转身大踏步去了。

---

1. 谒者，战国秦官，职掌传送官府文书。

2. 内史，秦国官职，掌京师军政；书令，官府公文通称，可张挂者即后来的告示。

3. 高奴，战国时秦国河西要塞，今陕西延安。

4. 塞祷，古礼之一，就是实现当初祈祷时对上天许诺的报酬，后世谓之“还愿”。

5. 里，秦国村制单位，五家为邻，五邻为里，一里二十五家。后世所谓邻里，即缩语也。

6. 簪袅，别称“谋人”，秦国第三级军功爵。秦爵第二十级最高。

7. 元服，元，头也首也，元服，头首之服，即冠。

8. 伯某甫，此处为礼仪规定的代用语。古人排行，长子为伯，依次为仲、叔、季。伯某甫是一个不确定的表字，伯为排行，某为某个具体字，甫为对男子的尊称；第一字可以加冠者排行取代。

第八章　风雨如晦

一　天人乱象　三策应对

秦昭王五十六年五月，一场老霖雨将秦川没进了茫茫阴霾之中。

老霖雨者，绵绵长雨也。《左传》云：“凡雨，三日以往为霖。”自古以来，秦川之地多有风调雨顺，然春夏之交与秋冬之交每每总有几日霖雨。若是时节得当，这老霖雨可成天赐佳雨。譬如三月八月的末旬霖，恰逢春耕秋收方罢麦谷播种已了，几日霖雨自是妙极。然若时节不当，老霖雨又是大大的灾异。今岁一进五月，天便燠(注)得出奇。风不吹树不摇四野山川寂静呆滞得石雕陶俑一般，唯有烘烘热浪裹着渭水的蒸腾湿气漫将过来，田间耕夫坊间工匠，官署宫殿的大臣吏员，终日皆是一身黏糊糊汗水，动辄气喘如牛，闷得一颗心总在胸口突突跳。老秦人将这种怪诞天候叫做“天魇”，说是上天被噩梦镇魇得没了气息。在老秦人惴惴不安心惊肉跳的当口，初旬末夜的三更时分，天际乌云密布，刷啦啦的雨幕笼罩秦川。从此一发不可收拾，停停下下下下停停日日夜夜地直扯到六月初才收住了淅淅沥沥的雨声。云开日出之际，渭水变成了滔滔巨川，关中变成了一片汪洋，遍野金黄的麦浪在白茫茫的水雾中变成了绿森森野荒荒的草苗，村社房倒屋塌，场院千疮百孔，极目四野，无边萧疏。冷冰冰的六月，关中老秦人纷纷将秋冬时节的皮袍棉袍布夹袍胡乱上身，一边从破损的粮囤中挖出残存的豆芽一般的陈年五谷填充辘辘饥肠，一边默默聚向村社祠堂或里中最大的场院，勒紧鞶带期盼着从泥水中趟回来的亭长里正带回官府的应灾政令，尽快带领他们离村救荒。

秦法治灾不赈灾。这是老秦人都知道的法程规矩。但有天灾，王室官府从来不会打开官仓发放五谷救济饥民，也不会开放王室园林准许饥民狩猎采摘。其法理是：无偿发粮即国家赏赐，而灾民无功获赏，为国家立功之士会被人看轻，民人事功之心会轻淡。自秦孝公商鞅变法之后，秦国历经惠王、武王、昭王三君，都牢牢恪守了这一法令。

虽则如此，绝不意味着秦国对异常灾害无动于衷。对于灾害，秦法的主旨是“治”。所谓“治”，是在灾害发生之时，官府立即颁发应对政令，而后由灾区的亭长里正们带领民众族人到未曾受灾的山林中狩猎自救，或到官府指定的生地垦荒自救，使民经过辛苦劳作而度过饥荒灾难，避免民因不劳获食而成惰性。治灾之要义，是民人不得私相逃荒而致民力流失，须在官府政令之下由乡官率领实施。否则，连坐法令会使邻里族人一体同罪。法度虽然严厉，老秦人凛然遵守毫无怨言。此中根基在于两条：其一是秦法公平，法不阿贵，老百姓乐见贵胄官吏与他们一体同法；其二是官府敬事，政令快捷，对天灾人祸之应对历来都是全力以赴。当世秦川谚云：“治灾苦，食果腹。赈灾谄，受活散(注)。”说的正是这治灾比赈灾长人志气，使人精气神奋发不散，如同治病之苦口良药。

依着商鞅变法后百余年的法度规矩，每遇灾异，官署吏员会立即捧着书令驰进村社星夜部署治灾生计，根本无需乡官们来回奔波。然则，今岁如此涝灾，吏员非但不见踪迹，亭长里正们泥水奔波郡县官署，掌事官员们也是手足无措，只愁眉苦脸一句话：“诸位父老但等两日，官府书令只在迟早也。”

出事了！

老秦人终于不约而同地生出了一种不祥预感，尽管秦法不许妄议国事，各种传闻还是在市井巷闾山乡村社悄悄流传开来。人们当头想

起的，是老霖雨中流传的一支童谣：“东南风止，鹑首天哭，太白失舍，缩三盈一。”这支童谣的后两句隐秘晦涩得谁也不解其意，然仅是显然已经应验的前两句，已经足以听得老秦人心惊肉跳了。这头两句说的是五月初那阵子天魇无风，最终引来了一个月的老霖雨。按照星象分野，“鹑首”是雍州秦地，“鹑首天哭”自然是秦国老霖成灾。后两句虽然难解其意，老秦人却确信不疑地知道说的是秦国之事，而且十之八九不是好事。太白星是接近太阳的大星，属西方，主肃杀之秋。太白星出现之后（即进入某地视野），运行二百四十日隐没，其间经过在二十八宿中的十八宿（舍）的停留；若该当出某舍而不出，该当入某舍而不入，谓之“失舍”，是运行失常。太白失舍，所主方向有极大忧患。有通晓星象的士子说，老霖雨前太白曾经隐没三日又短暂出现一夜，而后至今不见太白出入，这是失舍。至于“缩三盈一”，却是众说纷纭。有人说这是指秦孝公以来的国运盈缩。有人说这是日后的事情，天机岂能预泄？有人说童谣无欺，只怕恰恰要应在眼前。说者听者各执一词，谁也说不透谁也不服谁，却都不约而同地以为不是好事，秦国要熬煎了。在人们压着嗓门为童谣天象争辩不休的时候，一个更为惊人的消息在立秋这日传遍了朝野：陇西天崩地裂，山陵倒溃，死人无算！天崩者，陨石雨也。地裂者，大地震也。山陵倒溃者，高山洪水与泥石流也。陇西原是老秦人立国之前的根基之地，而关中则是老秦人立国后的腹心之地，如今根本与腹心同时突遭毁灭性大灾异，老秦人委实震惊了，市井村社顿时一片沉寂。大劫难结结实实地发生在眼前，任谁也不用揣摩吉凶预兆了，人们再也无心争辩甚个童谣天象，只铁青着脸默默等待着那个谁也无法预料而谁都有着隐隐预感的更大噩梦。

谜底终于揭晓。

六月初三黎明，洒扫庭除的市人最先看见一辆辆麻衣轺车急如星火般驶出王城，飞出咸阳四门。接着，王城城垣立起了三丈多高的巨大白幡。到得卯时太阳挂上东方山巅，一队队斧钺甲兵护卫着一个个

宣令吏开到了咸阳四大城门，张挂起盖着咸阳内史鲜红大印的白布书令——

老秦王薨了！

令人诧异的是，咸阳大都反倒是异常的平静了。国人非但没有大放悲声，反是长长地出了一口气活泛了过来。灾异应验了，事情明白了，人们反而不慌了。蜗居噤声的国人出门了，歇业三月的民市店铺悄悄开张了，乡野农夫也匆匆进城了，咸阳四门的进出人群昼夜川流不息。一时间粟谷布帛盐巴的价格悄然大涨，三五日间出现了亘古罕见的大闷市。噩梦终于揭晓了。被灾异饥荒流言折磨得几近窒息的庶民们的心却踏实了。老秦王崩逝固然事大，然辘辘饥肠总要填充，倒塌的房屋总要修葺，淤泥封死的土地总要翻开，来年的生计总要着手操持，荒了夏不能再荒了秋，庶民百姓总要过日子才是。官府要行国丧大礼，显然是顾不得治灾救荒了，老百姓若再闷声扛去，岂非饿着肚子等死？人同此心，心同此理，素来厚重守法的老秦人第一次不再等待官府政令，我行我素地自救了。

大闷市一开，山东六国商贾聚集的尚商坊当即热闹起来。

依着战国邦交惯例，外国商贾不受所在国国丧大礼的束缚，原本可以径自开市。然秦为天下第一强国，动辄寻衅攻打山东，在秦的六国商人们历来分外谨慎，生怕给本国招来兵灾大祸。唯其如此，在秦国灾异频仍的几个月里，尚商坊的六国商贾们都淡漠以对，不收市也不张市，只坐等上门者交易。如今谜底揭晓，六国视同天煞星一般的老秦王死了，秦国百姓不顾国丧大礼而竞相涌市，出现了天下罕见的大闷市，六国商人如何不大喜过望。各国商社根本无须商议，立即打出“救灾义卖”的幌旗，不约而同地压低物价大贱卖，并破例开了早已消亡的以物易物的老市，将潮水般涌进咸阳的老秦饥民从秦商民市一举吸引了过来，卷起了更大声势的抢购互易大闷市。

消息传入王城，正在服丧的老太子嬴柱大为惊愕。

一番思忖，嬴柱当即召来咸阳内史(注)并大田令、太仓令、大内丞、少内丞、邦司空、廷尉、官市丞等一班相关大臣紧急商议应对之策，同时从太子府召来嬴异人听议。谁知议得三个时辰，依旧莫衷一是。内史嬴腾主张，立即捕拿乱民交廷尉依法问罪。冷面老廷尉直摇白头，说此次饥民闷市实属异常，不背法不悖理，若大举捕拿只怕后果难料，只宜交各经济官署合力处置为上。一班经济大臣议论两分，大田太仓大内少内四位大臣认定，官仓钱粮物法定不赈灾，只能移民进南山垦荒自救。邦司空与官市却认为此举远水不解近渴，目下不妨以静制动，听任秦人疯购于尚商坊，权且当做六国代秦赈灾，以度一时艰危。此论一出，内史嬴腾立即愤然高声：“甚个味道！听任秦人疯购，大秦颜面何在！宁可大开官市，低价抛出官仓货物，也不能教六国坏了我民心！”执掌仓储的太仓令冷冷笑道：“内史说得何其轻松？且不说国仓无法承受，纵是有如山存货，低价抛出实与违法赈灾无异，乱法之罪谁来担承？”

眼看纷争不休，老长史桓砾走过来在嬴柱耳边轻声说了几句。嬴柱恍然拍案：“懵懂也！如何忘了这两位？诸位且回各司其职，异人留宫听议。”转身对老内侍一招手，“立即召纲成君与先生入宫，我在东书房等候。”

片刻之后，正在忙碌操持国丧的蔡泽匆匆赶到了王宫。接吕不韦的辎车却空着回来了。老内侍回报说，先生三月以来很少到太子府当值，今日倒是来了，点过卯出门一直未归，他已留言太子府，一俟先生回府立即送进王宫。

“既然如此，先请纲成君对策了。”嬴柱回身对蔡泽肃然拱手。

“目下之乱象，老臣深以为忧！”蔡泽铁青着脸色愤激慷慨，公鸭嗓嘎嘎回荡，“自古以来，不许赈灾之国法未尝闻也！我计然派虽精研

经邦济世之学，然对大灾之救，亦不能做无米之炊！老臣之见，目下国人板荡，唯以亘古王道解之：其一，即刻颁行特急王书，开秦川与南山二百里王室禁苑，许民狩猎采摘自救。其二，即刻打开秦川与陇西三座国仓，依郡县料民之数，定量发放粟谷：男丁百斤、女子八十斤、十六岁以下少年五十斤。如此数量之五谷辅以狩猎采摘，当可撑持到来年夏熟。其三，立即开镐仓发放麦种，令郡县吏员急入村社部署：庶民一半狩猎采摘以自救，一半开田秋播，决然不能荒了大田！其四，当即修法，立国府赈灾法颁行朝野，以安民心。如此四条，太子若能决而行之，秦国可安也！”

嬴柱长叹一声，良久默然。

蔡泽看看嬴柱踌躇沉吟的愁苦相，不禁一腔酸楚，无可奈何地长嘘一声：“太子已是事实秦王也！如此举棋不定，忍看国丧民乱乎！”嬴柱陡然浑身一震，正要拍案，一直凝神倾听的嬴异人突然开口道：“子楚以为此事委实太大，君父该当持重为是。纲成君之策与方才之议大同小异。其间难处依旧在三：一是太仓令说国仓粮货不足以支撑赈灾，不知纲成君对国仓存储量是否心中有数？二是公然赈灾违背百年秦法，若无妥善处置，只怕是饮鸩止渴，后患更大。三是仓促修法是否妥当？秦法稳定百余年，秦人对治灾不赈灾并无怨言。目下之乱，始于官府因大父弥留之际全力戒备，而未能及时治灾，并非不赈灾引起乱象。此间难处如何权衡，尚请纲成君三思才是。”

“公子之论大谬也！”蔡泽慨然拍案，“民乱始因，固为未全力治灾，然目下事实已耽延变化，陷于不赈灾便不能治灾之两难境地。公子做名家词义之辩，实非其时也！”

“且慢且慢。”嬴柱苦笑着摇摇手，“纲成君，秦国各仓究竟有几多粮货？”蔡泽不禁愤然红脸：“主君明察：老臣不掌相权，如何查勘！”一言落点，嬴柱顿时尴尬。蔡泽的相权早在几年前太子府立嫡时

被父王下书交由他这个太子统摄。蔡泽居高爵而无实事，本来就愤懑不已牢骚不断。父王新丧威慑不在，蔡泽倚老卖老自然要找机会“提醒”，自己竟生生撞将上去，问出一个本该由自己回答的难题，实在是自讨无趣。然当此危局，嬴柱自知不能斤斤计较，歉然苦笑道：

“无心之言，纲成君莫得上心。子楚，即刻召回太仓令问对。”

正在此时，老内侍走过来道：“禀报主君：先生书房外候见。”

“我迎先生！”子楚陡然振作，霍然起身大步出了书房。

吕不韦匆匆走进，风尘仆仆汗水津津，一身厚重的国丧麻袍也是皱巴巴沾满了泥水脏污。蔡泽不禁大皱眉头：“先生素来整肃，纵是无爵吏员，何当如此有失检点？”口吻之揶揄显然带有几分刻薄。吕不韦浑不在意，只接过子楚递过来的温茶大饮几口，坐进了蔡泽左下丈余的末位案前。嬴柱一指与蔡泽座案平行的子楚座案道：“先生莫拘常礼，这厢入座。子楚另案。”吕不韦正要辞谢，却被子楚不由分说扶了过去。待吕不韦坐定，嬴柱关切问道：“先生莫非来路翻车？

要否太医诊治？”吕不韦拱手作礼道：“谢过主君。三个月来，不韦走了秦川二十六县，又连日去尚商坊挤抢，些许脏汗而已，身子并无关碍。”嬴柱不禁悚然动容，拍案慨然一叹：“举国惶惶，先生独能入乡查勘，难矣哉！若有应对良策，先生但说无妨，勿得任何禁忌。”

“国难当头，不韦自当言无不尽。”吕不韦回头对着蔡泽一拱手，“纲成君经济大家，愿先请教君之长策，不韦斟酌襄助补充可也。”虽然因国丧而没了脸上那一团春风的微笑，吕不韦的口吻却是柔和谦恭的，显然是要蔡泽明确地知道：吕不韦清楚自己尚是吏身，对纲成君这般高爵大臣是敬重的。

“老夫有甚长策，一番老论罢了。你若愿听，老夫再说一遍何妨。”蔡泽原本对吕不韦接受太子府丞这样的吏职大有不屑，此刻见吕不韦对他的敬重比白身商旅时还进了几分，心下颇觉受用，不禁也大度豪爽了起来，大咧咧一摆手，将自己的王道赈灾对策又说一遍，末了敲着长案加重语气道：“三代无定法，国难当变通。若墨守成法而不开赈灾之例，秦国危矣！”

“难处在这修法赈灾，先生以为如何？”

“纲成君，恕不韦直言：目下最不能做的一件事，正是这修法赈灾。”吕不韦从嬴柱的殷切目光中看出了这位被灾异国丧折腾得疲惫不堪的新主的期盼所在，但他却没有回应这位新主，而是直截了当地面对蔡泽开了口。

“岂有此理！因由何在？”蔡泽顿时红了脸。

“不韦初入秦国，想多多揣摩秦人法令风习。适逢太子府事务井然有序而无需过问，不韦从四月游历秦川，直到老霖止息方回。”吕不韦平静得讲述故事一般，“据实而论，秦国灾情大体三等：关中西部之雍城、虢县、陈仓多山塬，涝灾稍轻，民失囤粮当在三四成上下；自郿县以东至栎阳以西，关中腹地平野受灾最重，民失囤粮当在七八成上下；关中东部之平舒、下邽、频阳并洛水诸县，受灾稍重，民失囤粮当在半数上下。陇西上邽地裂，死人两万余，然草场牲畜却无伤损，存活人口之生计已经由郡县大体安置妥当，并非大患。目下之危，唯在关中。关中之危，七八成在人心浮动，三两成在生计之忧。”

“笑谈！”蔡泽冷冰冰插断，“久雨久水，房倒屋塌，囤粮随波逐流，此乃常情！足下几成几成之算，何见得不是故弄玄虚？”

吕不韦依旧平静如常：“纲成君所言之常情不差，然秦人却有非常处。秦自孝公商君变法百余年，关中庶民尚耕尚战勤奋辛劳，纵是小

户，存粮亦过三年。秦人之非常处，是经年备战之下生出的囤粮之法。秦人囤粮不在家居庭院，不在草席之囤，而在山洞石窖；山塬之民囤粮于石洞，平野之民囤粮于石窖；家中所囤者，半年粮也。此等藏粮风习，若非雨涝大灾时不韦跟随民人入山排水护粮，只怕也不知实情。”

“对也！”嬴柱恍然拍案，“如何这茬也忘了？洞窟藏粮，那是老秦人久战陇西，未进中原立国时的老规矩。没错！”

“既有此等牢靠囤粮，民心何以浮动？国人抢市岂非刁民寻衅？”

“不。人心惶惶乱象在即，是为不争事实。”吕不韦叩着书案，“然根本因由不在所余口粮几多，而在官府治灾滞后，庶民眼见秋播无望而大起惶惶！唯将根由分清，处置之法方能妥当。”

“足下是说，民非饥荒，唯地饥荒，不救民而救地？”

“民要救，地要救，国更要救。然救法须得对症，否则事与愿违。”

“好也好也。”嬴柱皱着眉头摇摇手，“纲成君对策已明，该先生倡明谋划了。”

“但凭主君，老臣洗耳恭听。”蔡泽冷冷一句捧起了茶盅。

“在下之见：今岁民乱乃多方纠葛而成，非纯然救灾可了，须一体治之方能见效。”吕不韦始终以吏身自称，平静的口吻中却蕴涵着坦然自信，“不韦谋划只有三句话：新主即位称王，官府治灾救地，商战救民安国。但做好三事，秦国可安也。”

“且一句句说来。”嬴柱大是困惑，“父王尚未安葬，如何能即位称王？”

“即位称王之要义，在于振奋朝野示强六国，不能以迂礼自缚。”

“称王，老夫却是赞同！”蔡泽陡然“啪”地一拍案。

嬴柱惊得心头一颤，皱着眉头挖了蔡泽一眼，片刻默然，叹息一声道：“非常之时也，非常之法也。即位便即位，此事交纲成君筹划。”

“父亲明断！”嬴异人大为振奋，霍然起身走到吕不韦座前，“先生说不能修法赈灾，却要商战救民，定有甚个奥妙，盼能赐教。”

“公子谬奖也，说不得奥妙。”吕不韦一拱手道，“秦人之乱起于抢市，抢市之因在于山东商贾贱价抛物。贱价成市，并非六国商贾发兼爱之心代秦赈灾，而在图谋大榨秦人之市力。更要紧者，六国商贾随时可能陡然抬价。一旦贱市变贵市，愤愤秦人可能立时民变，杀戮外商捣毁尚商坊，如此必激怒山东六国愤然合纵，趁我国丧攻秦。”

“先生大是！”嬴柱不禁悚然动容，“索性关闭尚商坊！”

“商战商决。目下秦人需要六国商贾，强行关闭尚商坊，无赈饥民若逃国避荒，则更伤秦国长远大计。”吕不韦起身肃然一躬，“不韦请于半年之内暂领官市丞一职，与六国商贾一决商战之道。”

“好！先生出马，商战无忧！”嬴异人抢先一句，一瞄父亲却突然噤声了。嬴柱肃然起身整衣深深一躬：“先生救民安国，请受嬴柱一拜。”回身命一直在旁肃立的桓砾，“长史下书：一年之内，举凡秦国经济官署悉听先生密行号令，钱财物之调遣不受限数，违者视同上抗王命之罪！”吕不韦肃然一躬道：“主君信得不韦，不韦不胜感念。然太过彰显未必成事，不韦一不调遣国库钱财，二不掌诸多官署，只一个官市丞便可。”旁边蔡泽却嘎着公鸭嗓长长一叹：“天公昏聩也！

阴差阳错也！”嬴柱脸色不禁一沉：“纲成君以为不妥么？”蔡泽兀自摇头晃脑地嗟叹：“老夫终生欲操经济实权，却是脱不得徒有虚名之风光！某生分明志在政事，却总是脱不开个钱粮支付。谋事者不得事，谋政者不得政，奇哉怪哉！敢问我君，上天公道么？”嘎嘎公鸭嗓尚在回荡，偌大厅堂哄然爆出一声大笑，又一齐捂着嘴噤声。

走出门厅，吕不韦压着笑意低声道：“若非国丧，得灌君几坛！”蔡泽哼哼一声冷笑：“你心舒坦，老夫憋闷，恕不奉陪！”转身摇到自家车边去了。吕不韦顾不得理会，径自匆匆走出宫门上马去了。

二　咸阳大市爆发了惊心动魄的商战

三日之后，咸阳举行了隆重的新君即位大典，太子嬴柱即位称王，史称秦孝文王。

特急王书星夜颁行郡县山乡，晓谕国人“新王当承先王之志，力行秦法强国之道，凡我大秦臣民，皆当戮力同心勤奋治灾奉法耕战，勿得懈怠！”王书的最后一行是“邦国灾异，先王国葬延迟于秋种之后，大黼免行，民耕不服丧，国人体察之”。随着王书，非但郡县官吏匆匆赶赴关中受灾村社，便是咸阳国府的一班经济大臣，也在纲成君蔡泽统领下悉数赶赴郡县官署督导治灾。

王书官吏接踵而至，关中老秦人精神顿时一振。

谁都知道，天下万事国丧为大，更不说老秦王这般战国在位最长的明君英主薨去，理当更为隆其葬礼了。魏国那个魏惠王在位年数比老秦王还少着几年，丧葬大铺排惊动天下。其时魏国暴雪异灾，大雪深及牛眼，大梁不少城墙也被压垮，根本无法出葬。魏国新王（魏襄王）非但不思救灾，反而征发民众修筑栈道，要数万精锐的“魏武卒”轮流抬惠王灵柩进山。若非惠施冒险智谏，说天降大雪是先王思念大梁魂灵盘桓不去，该当留住先王灵柩待来春安葬，魏国庶民便要大

大受苦了。两厢比较，秦国新王奋然即位行政，将国葬延迟到救田秋播之后，且将服丧官员大半差遣到山乡村社治灾，原本已经是开旷古之先例了。然更令老秦人暖心的是，民耕不服丧与大酺免行这两条。“民耕不服丧”，是秋播耕作期间百姓不用穿戴累赘的麻衣丧服。“大酺免行”，是免去了举国痛饮大咥以庆贺新王即位的大礼。大酺，原本是春秋之前的古礼。其时酒肉稀缺，寻常时日不得饮酒食肉，国有大喜之事，天子方才下书赏赐朝野臣民大吃大喝一顿，是为大酺。就实说，大酺之日天子只象征性地赏赐些许酒肉给诸侯。到得村社乡野，一片肉一碗酒也不会有了。然大酺既为国之大礼，庶民百姓又不能不行。于是，痛饮之酒与粮肉菜蔬便要村社自筹，实际是老百姓自家吃自家而已。战国之世大酺虽不再拘泥，然在新王即位这等大事上，各国大体上还是要国人大酺庆贺的，形式也依然与古礼无异，仍然是老百姓自家吃自家。如此一来，大灾之年若行大酺，百姓自是苦不堪言了。如今新王将这虽属虚应故事然却是即位大礼不可或缺的“赏赐”也给免了，分明是体恤村社灾后乏粮乏货，庶民岂能不思之念之。感奋之下，秦川庶民闻书即动，连夜举着火把下田开泥松土。次日清晨，各村社的牛车队便拉着凑集起来的各色土产拥向咸阳大市，要换回农具食盐与最要紧的麦粟菽(注)种子。

谁料这一夜之间，咸阳的尚商坊大市陡生波澜，粮价物价一夜飞涨，种子价更是惊人！昨日还是一皮一石粮，一钱一只铧，依着今日行情，一里凑集的百十张熟牛皮才能换回一石种子，五十枚秦半两钱才能买来一只铁铧头。

老秦人怒不可遏！叫骂奸商的喧嚣声浪淹没了整个尚商坊。不知谁个一声喊打，愤怒的人群潮水般爆发，飓风般卷进店铺货棚砸了起来。六国商社的东主与大执事们却一个也不闪面，只有小执事领着仆役们拼命关门收货，一时之间，十里尚商坊前所未有地大乱。

正在此时，一阵低沉犀利的牛角号响彻大市，一队护市铁骑簇拥着一辆轺车直冲尚商坊的市令台下。立即有人高喊起来：“官市巡市了！举发六国奸商！”声声传开，愤怒的老秦人们轰隆隆卷了过来，高喊着：“奸商抬价！依律腰斩！”将市令台围得水泄不通。

号角又起，一个精瘦黝黑的中年人利落登上高台。人海一片惊天动地的声浪：“官市行我秦法！没收奸商！腰斩奸商！！”接连三声静军长号，人海才渐渐平息下来。精瘦黝黑的官市丞洪亮苍劲的声音回荡开来：“老秦人听了：没货腰斩，是秦法对秦商。六国商贾乃客商，不能以秦法治罪！这是商君老法，行之百年，我秦人不能乱法哄抢，更不能砸店伤人，但有违犯，依法严惩！”人海一片死寂，显然的愤怒化成了清晰可闻的粗重喘息，猛然有人高喊：“奸商坑秦！天理不容！法不行理行！”立即有人接喊：“甚个官市！新王救灾，容得你袒护六国奸商！”眼见人海骚动，精瘦官市丞连忙插断高喊：“商事商治！本官市得报：咸阳百家秦商联手，南市大开！种子农具六畜应有尽有，国人只到南市买货，莫误了抢种大事！”人群静得片刻，骤然山呼海啸般呐喊一声“万岁！”隆隆拥出尚商坊，拥向毗邻的咸阳南市。

咸阳南市，实际是秦市中最大的农市。

“南市”之名，是老都城栎阳时便有的。秦人感念商鞅变法时在栎阳南市徙木立信而开新法，在迁都咸阳之后，仍将这片坐落城南的大市叫做了南市。南市与商街不同，紧邻城墙，占地方五里，没有店铺而只有连绵不断的各种货棚，雨天可拆晴天可撑，牛羊马匹等六畜可直接轰赶到市内货棚下交易。虽是粗放，却最是适合农家交易，渐渐变成了与城内长街商家不同的农市。尚商坊在东南，南市在正南，中间隔着一片两百多亩地的树林。这片树林原本是南市的六畜交易地，六国大商们不耐其臊臭弥漫，屡次与秦国官市交涉。张仪为相时要连横破合纵，为了吸引六国商贾，下令将六畜交易地内移，原地种起了一大片苍苍林木，将南市与尚商坊隔开。秦法虽从来没有过不许六国

商人进入南市的禁令，但六国商贾却因鄙视南市粗俗村臭，从来不入南市设棚。于是，这南市成了秦国农事商人与南下的林胡匈奴商人的集中地，以物易物的交易方式在这里大行其道大得其乐，活生生一幅远古交易图。老霖雨以来，胡地商人南下受阻，关中秦人陷于泥泞，南市货棚收敛，行市大为萧条，才将老秦农人逼进了平日极少涉足的尚商坊。如今听说南市大开，当真是大喜过望，丢下六国商贾潮水般涌进了南市。

今日南市大非寻常。人潮一近市门，便有官市吏员沿着人群来路飞步高喊："粮货天天有！鱼贯进市！勿得挤撞！"老秦人奉公守法已成习俗，见官府吏员如此敬事宣法，更听说粮货天天有，蜂拥漫来的人海没了慌乱渐渐整肃起来，放慢脚步礼让老幼，缓慢有序地鱼贯进入了南市高大的石坊。石坊口又有吏员轮流高喊："进市者依次买货，而后由南三门径直出城！给后来者腾地，勿得逛市逗留！"进得市内，各色货棚连绵回旋，一应农家物事如山堆积，铁铧头粗海盐便宜得与六国商贾大贱卖时一般价。更有两样令人心跳，那露天六畜市的胡地牛羊驮马一眼望不到尽头，斗大红字标明各色种子的粮柜满当当金灿灿晃人眼目。但凡农人，一搭眼便看出这等饱满干燥的颗粒决然是上好的种子。

市内每座货棚外都站着两个官市吏。一个吏员向不断进棚者每人发放一只盖着火漆印记的白色竹牌，一个吏员反复高声叮嘱："官市有令：以白竹牌烙印为凭据，每人可进市三日！粮货足量，无须惊慌。"货棚内更是不同寻常，种子与粗盐两种人人必买者都是打好的粗麻包，种子百斤一包，粗盐五斤一包；犁铧耒锹镢等农具，则一律拴着一根便于携带的粗麻绳；进市者自己带来货换货的物事，则商家一律不还价，只按老秦人一口开价为准；以钱交易者，则无论钱之国别种类一律照收，若有家藏祖传之古钱，则以主人一口价以秦半两折算。如此等等，道道关口有疏导有法程，买卖流水般快捷顺当。暮色

降临之时，南市人海已经消散，空荡荡的货棚只剩下了瘫软在地大喘气的官市吏员与商家执事。

“呜——”的一声牛角号，南市中央的市令台传来精瘦官市丞熟悉的洪亮号令：“白日当值者撤出！夜来当值者进市，清棚上货——”随着号令，白日吏员执事们拖着疲惫的双腿蹒跚挪出了各个货棚，聚集到南城墙根下几座冒着炊烟的帐篷去了。另有一队队精神抖擞的吏员执事从帐篷中拥出，提着风灯大步匆匆地散进各个货棚，清理白日狼藉，收拾修葺破损，叮叮当当一片忙碌。一弯新月刚刚挂上北阪林梢，队队牛车连绵不断地川流进市，火把风灯伴着隆隆车声，直是大战前的军营一般。

朦胧月色下，一辆垂帘辎车轻盈地飞进了南城墙下的帐篷区。

辎车在一座灯火通明的大帐前咣当刹住，车帘刚刚掀开，精瘦的官市丞匆匆大步到了车前一拱手道：“吕公来得及时，在下正欲就教。”一身本色麻布长袍的吕不韦推开了官市丞要扶他下车的手，搭着车厢一步跳下笑道：“足下倒是精明，我想暗自踏勘一番也不行了。”官市丞嘿嘿笑道：“在下军辎营出身，车马声瞒不过我。吕公请！”

进得大帐，吕不韦见中间一张大案上两名吏员正在埋头拨着算柱清账，笑问一句：“今日进账如何？亏了盈了？”官市丞顿时没了笑意，挺身拱手道：“禀报吕公：今日亏十万钱上下。在下以为，当调出官市库金支撑，否则进货难以支付。”吕不韦从容坐进另案悠然一笑：“开市首日亏十万，足下不能承受么？”官市丞连忙道：“进货付钱是硬理，与在下能否承受无干。”吕不韦道：“官市库金是国财，非山穷水尽不能动用。自今夜起，大宗进货暂不付钱。小宗进货，皆由西门老总事支付。”官市丞吭哧片刻红着脸道：“恕在下直言：两法皆不可为。大宗不付钱不可，小宗私易更不可。此等经商，秦国官市未尝闻也。”吕不韦淡淡道：“商事如战，足下如将，只依照将令行事，无

须论是否。”官市丞将士般“嗨”的一声，又直刚刚拱手道：“敢请吕公示下：明日物价几何？”吕不韦目光一闪笑道：“足下也是老官商，以为该当几何？”官市丞昂昂挺胸道：“今日已亏，明日当盈！在下以为明市当提价三成！老秦人与国府一心，断无怨言！”吕不韦一声叹息：“可惜也！有足下这般官市，难怪秦国百年无大商。官商如此拘泥，能做得邦交大商战么？”官市丞一脸坦然道：“商事非国本，能周流财货使民度日足矣！做忒大甚用？”吕不韦冷冷一笑：“甚用？秦国若有大商，抑或官商能事，岂有尚商坊乱秦之事？若你等者，几时明白商战可救国，便是出息也。”官市丞顿时红了脸道：“商贾奸诈，坑民为本。果能救国，耕战何用！”吕不韦不禁又气又笑拍案：“呜呼哀哉！商海有鲲鹏，何足于一个小店东道哉！”官市丞终于不耐，一拱手道：“吕公只说市价，在下不想争辩商道。”

“好！”吕不韦断然拍案，“明日落价三成，与尚商坊平齐！”

“岂有此理！”官市丞大急，“尚商坊今日猛涨，明日如何能猛跌？”

“只怕还要跌。你只记住：他跌我跌，始终低他一成价！”

“！”官市丞愣怔得大张着嘴巴说不出话来。

吕不韦走了。官市丞立即飞身上马急奔王城。嬴柱立即在前殿召见了擂鼓紧急求见的官市丞，然听得几句便沉下脸插断道：“秦国市易，悉听先生决断，不得越过先生奏事。”说罢不待官市丞回话径自走了。官市丞沮丧之极，怏怏回到南市的临时官帐打起精神赶紧巡查接货情形，生怕明日过不得大关。大棚接货吏员兴冲冲回报说，今夜的大宗货主特意申明货金不收，两月之后一并结算，进货天天不断。小棚吏员也是满脸堆笑，说西门老总事当场兑钱六十万，言明借给官市，两月后要讨一分利。官市丞又惊又喜，虽一时说不清其中奥秘，

却顿时对吕不韦心生敬佩，一挥手高声道：“吕公有令：明日跌价三成！他跌我跌，始终低他一成！牛他一程！上货——”

南市的风灯火把彻夜未熄，嗨哟嗨哟的号子声直到东方微明才平息下来。

次日清晨开市，果然情势大变。尚商坊六国大市一口气猛跌到南市物价的四成，各国商社的大小店铺纷纷张挂出“楚国上等稻种”、“齐国上等海盐”、“韩国精铁铧”、“魏国上等麦种”、“赵国上佳菽谷”、“燕国大麦黄粱”等等不一而足，旁边斗大红字的长幡显赫标明：“平价六成，大跌四贱卖！”老秦人纵然厚道，也不禁对这些寻常大名赫赫无法企及的粮货佳品以如此贱价出售怦然心动。毕竟，买便宜物事不犯法，且当此艰难救灾之时，何乐而不为？人同此心，心同此理，尚商坊开市一个时辰，南市的人潮便哗啦啦流到了尚商坊。

六国商贾昨日被秦国官市大闪一跌，人人懊恼家家愤然。他们无论如何想不到，最不善经商的秦国官市竟敢以低价抢市，竟敢与山东大商群较量商战。六国战力不如秦，也是无可奈何，然六国商人是骄傲的，能进入秦国咸阳的六国商人更是骄傲的。他们非但家家都是累代经商实力雄厚的大商，且入秦掌事者个个都是应变能才，人人都有国事意识。秦国官市一搭手，尚商坊立即觉察出一个大好商战机会到了面前，若能趁此机会一举搅乱秦国或使秦国大大衰弱，岂非为饱受欺凌的山东六国除了虎狼之害？楚国大商猗顿氏的第六代公子立即出面邀集六国大商聚会商讨对策，大商们备细分析了情势，一致以为秦国之势两难：秦法不赈灾，不能无限度低价出货；秦国要救灾，得靠六国商旅周流粮货；目下秦国大开所有关隘通道，免去了关隘税金便是明证；只要全力运粮，在粮战上给秦国当头一击，必能在商战中为六国复仇。

“诸位同道，目下秦国朝无大才，野无大商，正是商战良机！”英气勃勃的猗顿公子奋然高声，“在下之谋划是：我等戮力同心，但能保

得旬日粮货饱满，一俟秦国官市粮货不济，尚商坊当即猛涨，打他一个软肋闭气！其时秦人鼓噪，无能之新秦王与迂阔之蔡泽束手无策，六国趁势出兵，纵是不能灭秦，也当迫其城下立盟，安我六国，复我国恨家仇！”

“万岁！商战复仇！”六国大商们虽然谁也没想到一场原本寻常的买卖交易能骤然变为六国商战复仇，然经猗顿公子一番慷慨说辞，皆觉果真如此。山东六国哪国与秦国没有血战之仇？哪族没有战死者？血气鼓勇之下，自然是奋然同声地赞同了。

尚商坊一跌价，秦官市立即接到吕不韦密令：一应官市吏员悉数脱去冠带，换做商人常服当值；货棚挂起各小国商社与胡商的招牌望旗，物价再跌一成半！片刻之间南市景象大变，黑衣吏员踪迹皆无，货棚尽皆张挂起卫陈薛曹邹等小国商社的望旗，各色服饰的商家执事们纷纷冲出石坊追着离去的人群高喊：“秦人听了，秦国官商退市，货棚悉数盘给了新主！我等跌价四成半，足色粮货了——”

如此一喊，老秦人们先是惊愕，继而大觉坦然。直娘贼！有你等杀价济秦，秦国落得省点儿钱财粮货，官市退得好！爷爷只是两头跑，看你狗日的谁个先趴下！秦川庶民不少人原本尚有歉疚之心，不忍丢下本国官市去凑尚商坊，如今心结大开，奔走相告两市奔跑，专找那半成落价的便宜。消息风一般传开，关中老秦人大为兴奋，除了精壮男丁整田秋播，老幼女子络绎不绝地赶着牛车奔赴咸阳抢市。一时间秦川八百里牛马载道笑语喧哗日夜不绝，老秦人不亦乐乎。

商战大势一成，两市欲罢不能，索性开了夜市鏖战。三日三夜，粮货价格半成半成地跌到了平价的两成，直如赔本送货。在这个商家心头滴血的价口，双方整整咬住了一日一夜未动，谁也不跌不提地耗着。这当口撑的是存货，谁在此时因无货而收市，谁就会血本无归！毕竟，商家跌价的真正图谋是撑到谷底猛然提价，而后十倍百倍地捞回，谁肯甘心在赔出血本之后不等回收而呜呼哀哉！

吕不韦敢打这场大商战，除了自身尚有些许本钱，便在于两座坚实的背后靠山：齐国田氏与赵国卓氏。早在老霖雨初起之时，吕不韦未雨绸缪，派出西门老总事奔赴临淄，派出莫胡奔赴邯郸，分别与田氏家族与卓氏家族立好了协约：入秦货金暂欠，结市后利金两成。此时田单已逝，其爵位由长子一支承袭，其商事由田单的一个颇有才气的庶子承袭，与吕不韦素来交好。赵国卓氏则是老卓原的次子执掌商事。两方接信都是哈哈大笑，二话不说应承下来。商战一开，非但齐赵粮货络绎入秦，两方还分别联络了许多素有来往的胡商入秦，一并连牛羊六畜市也解决了。然齐赵毕竟路途遥远，尚商坊纵有自家商社也不能公然调货，撑到第四日眼看有些乏力不济了。按照嬴柱的书令，原本可以调动府库财货撑持。然则如此一来，这场商战在秦国朝野的地位便会大大降低，吕不韦的分量也会大减，更会引来日后无穷尽的吕氏是否假手国库变相赈灾以成私名的争辩，朝野信任何在？唯其如此，不到万不得已，吕不韦绝不会使秦国府库卷入这场商战。

这日夜半，坐镇南市的吕不韦一番思谋，突然问得一句：“咸阳新庄存钱几多？”西门老总事张口便答：“饼金五万，秦半两六十万，列国钱三十万。”吕不韦目光大亮，一拳砸到案上：“全押上去！赌了！”西门老总事大惊：“开赌？先生失心疯了！”吕不韦一阵大笑，低声耳语一阵，西门老总事不禁猛然拍掌：“好谋略！老朽也赌了。”

吕不韦立即召来官市丞秘密部署，连夜分头行事。天色拂晓时分，万千年轻力壮的老百姓拥进了尚商坊大市，清一色现金现钱买货，动辄一车半车，似乎人人都是大户人家子弟。其时商家买卖，买主但有个住处，赊账便是常事，虽然最终绝大部分都能收回，老秦人更是一有钱主动了账；但商家还是最喜欢现金现钱现了账，如此自然有了对现钱交易的种种让利规矩。如今现钱买货者如潮涌来，纵不让利，想当场提价却是万万不能。依着古风，买主来时价若想当场猛提，便是“盗商”，买主非但可立时砸店杀商，同行还要指斥该商为害群之马。因了如此，六国大商们没高兴得顿饭时光，便觉察出了异

味，那接踵而来的买主黑压压堵在门前，关门不能，提价不能，现时转移粮货更不能，万般无奈只有硬撑。可眼见全部搬上店面的压仓存货流水般装车，谁个不汗流浃背心惊胆战。到得午后时光，偌大尚商坊的存货被哗啦叮当的金钱一扫而光，六国商人们尽皆铁青着脸色愣怔在当街，直觉天旋地转……

“公子公子，秦人有诈！”一个黄衣执事冲进尚商坊大嚷。

“快说！”软瘫在地的猗顿公子有如神助般跳了起来。

“秦人现金买货，都运进南市入了各家货棚！”

“晓得了！”猗顿公子长长地嘘出一口粗气不禁咬牙切齿，“非秦人有诈，南市商人有诈！分明是小国商贾联手，雇了秦人现金清我！诸位说，是毋是！”

“有理！俺看还有秦国官市在后插手！”

“鸟！一群蚂蚁商也敢跟我等抗市，不中！”

“左右血本无归，公子只说如何整法！”

“中！俺等也来他个六国合纵，听盟主号令，掠他个空市！”

“听盟主号令！”尚商坊一声齐吼。

“好！蒙诸位信得猗顿氏，我做了这只头鸟！”猗顿公子慨然拱手环礼一圈，“我之主张：不管秦国官市插毋插手，终究不会上到台面。只要秦国官府不疯，商战终归是商战，我等便以商战方略对之。目下第一回合，我等输了。然则还有第二、第三回合，我等定然要赢！南市之法叫‘吞吐市战’，当年李悝在魏国施展过，使列国粮货洪水般流

入魏市。此法根本，在于财力是毋是雄厚。我等尽天下大商，粮货没了钱财依然如山！诸位说，如何战法？”

“买空南市！回头提价！整！”

“彩——”一声轰然喝彩，尚商坊顿时活了过来。

不说六国大商一夜忙碌，只说次日清晨连绵牛车马队从咸阳四门涌进了南市，却惊愕地发现南市的所有货棚都张挂出“上品上价　高平价一倍”的大布幡旗，一夜之间从平价的两成猛涨到平价以上两成，整整涨了二十成的高价，也是秦法许可的粮价最高点。石坊外的牛车马队不禁愕然，徘徊相互观望举步不前。终于，一队牛车咣当咣当起步，义无反顾地驶进了高大的石坊。后面的牛车马队一阵彷徨，终于相继跟了上来，络绎不绝地进了南市。

正当秋高气爽之时，和煦明净宛如阳春的蓝天下，前所未有的零宗大买卖在咸阳南市喧嚣开来。各色买主接踵而至，各国金钱应有尽有，也是清一色的钱货两清车载马驮。因了南市终究是秦国官市直辖的治灾市，自这次开市便有入市者每次限量买粮货的法令。此后秦国官市虽则隐退，南市名义上成了小国商贾的货棚区，但其市易治灾的法度却始终未变。此法之下，买主不能一次性大宗买货，而只能一车半车地小宗买。饶是如此，南市货棚也架不住这牛车马队连绵无尽的买粮装货，堪堪撑到夕阳将落，南市大小货棚与六畜大市除了满柜金钱，尽皆空荡荡了无一物。

秋月朦胧，南城墙下的官市大帐灯火通明。

官市丞汇总了账目，两手捧着简册瑟瑟颤抖着禀报：粮货全部售尽，一日得金二十三万八千，列国钱两百三十六万五千三百二十一枚，扣除粮货本金，获利足足六倍！官市吏员们正要应声欢呼，却见吕不韦脸色阴沉得秋霜一般，不约而同地没了声气。

“诸位但说，南市该当如何应对？”吕不韦沉声问了一句。

“在下之见，经商获大利，买卖好做！”官市丞昂昂挺胸高声道，“目下无非两路：其一，不与六国鸟商纠缠，用获利金钱出函谷关大进粮货，气死那班贼商！其二，再吞他一次，饿死那班贼商。这是秦国！他尚商坊还敢疯涨不成！”

“足下差矣！”西门老总事大摇白头，“六国商旅同气连枝，关外各市早已防秦，纵然出关也是一个价，第一策不可行。再吞么，力有不及。谁说六国商贾不敢在秦国涨价？你涨在先，人家涨在后，国府安能一事两理？金钱不济，第二策也不可行。”

“索性不理他。”一个老吏站了起来，“两市低价拉锯多日，左右秦人秋播也快完了，口粮冬货也差强够了。官市不理他，尚商坊要疯开高价，秦人只不买他粮货，他能奈何？挨到明年五月夏熟，他那陈粮敢不跌价！”

“不成不成。”西门老总事又是摇头，“自古粮货怕垄断(注)。此次商战之货，尽皆百姓日用之物，哪一日没有交易？农夫纵然有了种子与一两月口粮，咸阳市人如何度日？秦市没了粮货，咸阳国人只能听任尚商坊宰割，立时危局。”

吕不韦面无表情地转了两圈一挥手道：“诸位散了，容我思谋一番。”

官市丞没有走，过来低声问：“吕公，要么进宫，请发府库。”

“足下少安毋躁，五更进帐便是。”吕不韦一挥手径自去了。

进得后帐，吕不韦默默啜茶思忖，突然问：“尚商坊粮货几多？”

西门老总事一直捧着算柱肃立在旁，闻声即答：“两市周流之总量，减去连日卖出总量，目下流入尚商坊粮谷三百万斛(注)上下，各色农具六畜货物六十余万件；若以平价猛涨两倍计算，大体要饼金百万之数。”一口气所报数字直抵最终行动，这便是久经商海磨炼的西门老总事。

“连同家财，缺额几多？”

“缺额……”西门老总事第一次沉吟片刻开口，“五十万金上下。”

良久默然，吕不韦长嘘一声一拳砸到案上，茶盅咣当落地。

五十万金，莫说任何一个商人，便是任何一个国家府库，如何能仓促筹集得起来？若是十年之前，但有旬日之期，吕不韦倒是不畏惧如此巨额运筹，然如今家财破尽，所余金钱昨日也一举投进了第一大吞，再有活钱便是真正的买米钱了，对如此巨额买卖无异于杯水车薪耳。

要做，唯一的出路是动用秦国府库。天意也！吕不韦当真要成于商败于商了……

“禀报先生，有人求见！”当值吏员似乎有些惊慌。

吕不韦顿时不耐：“甚叫有人求见，没个姓名么？”

“他，他蒙着面，不肯说，还不走。”

吕不韦目光一闪。西门老总事立即说声老朽去看，抱着算柱到了外帐，片刻之间，领着一个细瘦高挑青色斗篷青色毡帽青色面罩者矗在了灯下。

“在下吕不韦。敢问足下何事？”

青斗篷者一点头不说话，只两手递过一支细亮的泥封铜管。吕不韦双手接过。西门老总事立即递过开封窄刀。吕不韦划开泥封拧开铜管抽出一卷羊皮纸展开，眼前两行古籀文：“有金六十万入足下秦市，其利几何？”左下空白处一方流水般阳文烙印！吕不韦目光一亮心头猛然一颤，一拱手道：“足下是信主还是信使？可愿在此地说话？”

青斗篷者纹丝不动只轻声两字：“无妨。”吕不韦一点头道：“我需先听信主一句：何以要入秦国险市？”青色斗篷道：“商道牟利，岂有他哉！”吕不韦道：“官市法度，信主投金当有来路。”青色斗篷道：“井盐之利取于秦，还于秦。算得来路么？”吕不韦恍然长嘘一声：“清夫人善莫大焉！”青色斗篷淡淡道：“足下既知清夫人，是成交了。”吕不韦点头道：“利金但凭吩咐。清夫人有无他求？”青色斗篷轻声冷笑：“足下果真明于商道。然信主偏偏无他图，信得信不得？”吕不韦淡淡一笑：“取于秦还于秦，信哉斯言！”青色斗篷者一点头道：“利金一成。三更首刻，丰京谷口等候交割。告辞。”转身出帐钻入一辆两匹大青马驾拉的青色辎车，风一般去了。

“这是……”西门老总事惊愕得说不出话来。

“回头再说。”吕不韦压低声音叮嘱，“西门老爹立即回庄，唤莫胡一起轻舟去丰京谷口等候。我带牛车队随后从山麓赶来。”西门老总事连忙道：“老朽之见，当带官市马队前往，以防万一！”吕不韦一摆手道：“突兀之事防不胜防，但凭天意。”西门老总事嗨的一声匆匆去了。

明月挂上中天，丰京谷口的茫茫碧水横出一道黝黑蜿蜒的山林剪影。一只轻舟划过，点点桨声更显得天地幽幽。咸阳城楼隐隐传来三更刁斗时，一支几乎没有响动的牛车队沿着山麓驶进了谷口，对面山道一盏风灯悠悠飘来。风灯飘近牛车，领着一队黑衣人又飘进了山谷。黑衣人群在月光下忙碌穿梭大约顿饭时光，牛车队隆隆东去，泊在谷口码头的白帆轻舟也飞一般漂出了幽幽谷口，漂进了滔滔渭水。

次日清晨，尚商坊还带着昨日的喜庆醉意沉睡在朦胧霜雾之中，便被黑压压的人群牛车围了个水泄不通。依着秦国法度，尚商坊市门专由咸阳内史派出的一个百人甲士队护持市易；百人队驻扎于市门外两座大帐昼夜当值，除非尚商坊内发生盗劫或争执事端，甲士不得进入坊内大市；每日清晨卯时开市，卯时之前，买主不得进入石坊之内。今日卯时未到，各色人等牵马赶车络绎不绝地兴冲冲赶来，在秋霜晨雾中漫无边际。石坊口甲士反复呼喊今日歇市，汪洋人群大起喧嚣，呼喊着："治灾不开市，触犯秦法！""六国奸商不开市！报官市马队冲开！"鼓噪起来，声浪越来越大。

终于，一个早起的山东商人发现了不妙，立即飞跑着沿街大喊起来："不好了！秦人围市了！店铺开门！醒市了——"一阵大嚷，尚商坊骤然惊醒，立即手忙脚乱起来。随着喊声，石坊口甲士百夫长也飞步赶到尚商坊市令台前要找总事们说话，见各商社总事纷纷跑向楚国商社，也飞步赶了过来。

昨日大吞南市，尚商坊人心大快，依着山东六国的商道传统，夜来聚酒庆贺直到四更。六国商家一致认为，经此一口大吞，自家钱财虽填进大半，然将南市粮货一举清空更是大胜。粮货尽屯尚商坊，秦人灾后越冬只能指望尚商坊，其时涨价几何皆由我说。南市棚商要反吞翻市，至少须得百万巨金！不说此等小商财力原本薄弱，纵是加上秦国府库，仓促间也难以一次凑得如此巨额金钱，更不说冬期将至商贾冻账，能拿得出巨额金钱的六国大商皆在此地，小小南市到哪里凑钱？如此揣摩之下，六国大商们众口一词：纵有吞货之潮，也在明年夏熟之后，今冬明春，秦人只能任我天价宰割！说到涨价几何，却是众口纷纭，最后还是猗顿公子的"台阶涨法"得众人一口声赞同。所谓台阶涨法，是每日限货，每日一涨，低价少出货，春荒饥馑涨到十数倍价时最大量出货。末了猗顿公子呵呵笑道："我等要做仁义商贾！晓得无？明朝起先歇市一日，若有零星市人小宗零买，只平价即可。后

日开市限货提价一成，一日一成，十日一倍，明春饥荒时涨到十余二十倍！晓得无？”

“晓得！”众人一口声喊了一句楚国话。

“公子神妙！老夫给老秦人来个慢火炖虎狼，中不中？”

“彩——”众人一声喝彩又跟声喊出魏国话，“中！ 慢火炖虎狼！”

四更散饮，大商们人人扯着沉重的鼾声进了梦乡。骤闻秦人围市，一时懵懂没了主见。前后忙乱的执事们见到主家张口只两问：“开不开门？货价几何？”商贾们一时没了主张，又怕自家开市自家定价闪了同道，纷纷奔到楚国商社。猗顿公子刚刚被侍女从梦中唤醒，披散着长发裹着皮裘兀自愣怔，见商贾们纷纷拥来门厅，思忖片刻咬牙跺脚道：“秦人正在灾中，不开市要惹得秦国官府出来。六倍价开市！拼了！”

“不中不中！秦法粮价不得高过平价一倍！六倍犯法也！”

“如何不中！昨夜还说明春涨到二百成！”

“天爷爷！那是台阶涨加春荒！今日何说？秦法无情也！”

“诸位少安毋躁。”猗顿公子冷冷道，“今日说辞，是与小国商贾轮番商战，与秦国无涉，不受秦法约束！诸位畏惧秦国，我猗顿氏不怕！”回身断然挥手，“执事听令：知会坊口甲士队开市！楚国商社打出望旗，六倍价！”说罢一裹皮裘噔噔去了。

“六倍便六倍！中！谁怕秦国虎狼了！”魏商陡然回转，嚷嚷着大步去了。

“同道护持！六倍何妨！俺不怕！谁怕了？”

“不怕！”众人一口声呼应了齐国商人的问话，匆匆回到了各自商社。

霜雾方散，日上三竿。官市丞带着马队隆隆赶来时，尚商坊已经开市了。眼见人马牛车潮水般涌进了近二十丈宽的石坊口，官市丞又带着马队隆隆卷了回去。尚商坊内顿时鼎沸起来，纵六横三的九条大街分隔出的十个坊区，人群川流人头攒动，与苏秦描述当年临淄大市的“车毂[注]击，人肩摩，连衽成帷，举袂成幕，挥汗成雨”直是有过之而无不及。各色秦人今日闻所未闻的阔绰，将店口价牌瞄得一眼咕哝一句黑得狠，指点喊出粗粮一石青盐十斤铁犁头三个等等名目，而后摇着钱袋抖出金钱眼也不眨。商贾们原想限货，卖到午后关市，可昨日吞回的粮货匆忙间都堆在店铺尚未库藏，汹汹人海岂容你中途收市？无奈只有硬撑，眼看着黄灿灿沉甸甸的各式金钱流水般进柜，心头直疼得大汗淋漓。

黄昏收市，尚商坊又吐得空空如也。秋风鼓着落叶飘过长街，乱市后的寂静如幽谷一般。六国商贾们大为沮丧，顾不得聚集商讨，纷纷先缩进店堂盘账。一番忙碌结算，一吞三吐，大多商家都亏了三四成本钱，谁家生意越大，谁便亏得越多。

“鸟！老夫不服！终不成蛇吞象了！”终于有人吼喝起来。

当商贾们又渐渐聚拢到楚国商社门前时，却见尚商坊独一无二的显赫铁门已经关闭，猗顿氏商社的铜字也从门额消失了。商贾们立时觉得一股寒气渗透了脊梁——猗顿氏亏倒灶了？惊讶之余，神色各异的商贾们进了庭院绕过影壁，却见正房前一排高车，仆役们正进进出出忙碌着装车，猗顿公子铁青着脸站在廊下，满庭院沉闷得没有一个人出声。商贾们这番算是真正看明白猗顿氏倒灶了要关张出秦了，一时大泄了底气，不禁瘫软在院中。

“中！赫赫猗顿氏原本也是泥熊一个，不经亏也！”

“魏兄好风凉。”猗顿公子提着一支金镶玉的马鞭沉着脸走下台阶冷冷一笑，“就实说，我猗顿氏这次商战亏了入秦六成本金，于猗顿氏总社本金只是三成而已，撑持得住。念得诸位曾经拥戴我为盟主，猗顿实言相告。此乃家父密书，请魏兄念给诸位。”说罢从皮袋中抽出一支铜管抬手抛了过来。

“中！”魏商接住铜管抽出一张羊皮纸，高声念诵起来，“斥候执事业已探明：密领咸阳官市者，吕不韦也！此人多经商战风浪，未尝一次败北，若非方起之时数年全力援齐抗燕，早成天下第一巨商。此人执秦市欲彰显功劳，必致六国商贾于死地，儿当关张离秦移商大梁，以避其锋芒……这，公子何不早说！”

“诸位不来，猗顿还当真不想说。”

“老夫不信邪！一个吕不韦能整死尚商坊？”燕商愤愤然站了起来。

“俺倒是听说过吕不韦。”齐国商社总事苦笑一声，“也是神，此人专能绝处逢生。当年田单将军眼看要困死孤城，派鲁仲连寻着了这吕不韦。嗨！从此一海船一海船的粮货兵器源源不断。否则啊，那即墨能在乐毅大军下撑得六年？此等人领市，我等没辙。”

“鸟！这老杀才如此能耐，奔秦国做个小官市？不信！”

“人各有志。”猗顿公子冷着脸道，“无论吕不韦图谋何在，只这商战与我等相关，无关其余，晓得无？实在说，猗顿倒是钦佩这个吕不韦。君子复仇，十年不晚。诸位若有心志，十年后再进咸阳与吕不韦一见高下。谁受不得这场屈辱，谁留下，猗顿恕不奉陪。”

商贾们谁也不作声了。但为大商，都是世代累积的资财，谁敢眼睁睁将祖宗基业拼个精光？连猗顿氏这等天下巨商都要避开吕不韦锋芒，谁还当真有心撑持下去？一时人人沮丧，满庭院默然。

“禀报公子！”一个执事气喘吁吁跑来，“有，有人求见！”

“求见？”猗顿公子皱起了眉头，“秦国官市吏？”

“不像。一、一个白头老人，不说名讳来路，只说要见公子！”

“也好。请他进来。”

片刻之间，一个须发雪白的老人从容进了庭院，对着众人周遭一拱：“在下吕氏商社总事老西门。见过公子，见过诸位总事。”不卑不亢不笑不怒却又是一团和气满面春风，一看便是老辣商士。

“吕氏商社自是吕不韦了。”猗顿公子顿时脸色铁青，“他还要如何？”

“公子明察。”老西门一拱手，“老朽奉命前来，是要知会诸位：吕公欲待与诸位聚饮言和，退回诸位本金，并奉送利金一成，了结这场突兀商战。”

“不中！输便输！吕不韦要羞辱我等么？”魏商总事愤然喊了起来。

“此公差矣！”老西门坦诚拱手道，“吕公所念：秦人突遭天灾，官府突逢国丧，朝野措手不及，迟于治灾以致生发乱象。吕公念及商道大义，恐秦人因商家囤积粮货而难以度灾秋种，故而督导南市与尚商坊周旋。如今秦人度灾有望，这场突兀商战亦该平息。吕公念及六国商贾入秦百年，周流财货有大功，请准秦王退还诸位亏损本金并送利一成，所求处在诸位莫得离秦，如常留秦经商可也。吕公有言：商道

无国，唯与百姓生计相连，若囿于邦国成见，失了商家本色也。吕公愿以东道之身大宴诸位，以了此次恩怨，实无他意，愿诸公明察。”

一席话了，庭院中所有人都瞪大了眼睛不说话。若说开始六国商贾还有愤愤然戒备之心，此刻倒当真难辨真假了。这位白头老者说得入情入理，神态口吻丝毫没有战胜者颐指气使的骄横，显然不会是吕不韦乘胜羞辱尚商坊了。然则战胜者退还本金又奉利一成，这等事匪夷所思，谁又敢贸然相信？一时人皆狐疑，目光又齐刷刷瞄向了猗顿公子。

“老总事好说辞。吕不韦好器量。”猗顿公子拊掌大笑，“我猗顿氏认了！利金不要，本金收了，留在咸阳继续商道。诸位认不认？自家说！”

“俺看使得！”齐商总事高声道，“我等要离开秦国，原本是怕吕公将俺等作仇敌待之。如今吕公折节屈就，要结交俺等，俺等岂能不识人敬？”

“中！只是咸阳尚商坊要大宴吕公才是！”

“不消说得！人各有份，一起做东！”

“如此谢过诸位！”西门老总事团团一拱手，“老朽便去回复吕公，明日定聚宴日期。老朽告辞。”说罢从容而去。六国商贾们又是感慨又是迷惘，你看我我看你如噩梦醒来一般。黄昏时还在痛失河山，两个时辰月亮升起却又是失而复得，若非天意，岂有如此人生变幻？

夜半时分，吕不韦得到西门老总事回报，不禁长嘘一声，心中大石顿时落地。无论商战何等获胜，若百年尚商坊的六国商贾愤然离秦，咸阳的庶民生计便会大为艰涩。毕竟，秦人不善商事，粗放的南市远远不足以周流咸阳大都与数百万关中老秦人，一旦尚商坊散，今

冬明春的度灾立时急难。其时无论做何说辞，朝野国人都会不期然将罪责归在吕不韦身上；纵然新秦王护持得一时无事，吕不韦在秦国朝野刚刚生成的些许声望一定是荡然无存，谈何后业？这种结局及应对，是吕不韦领着牛车队去丰京谷的路上想透的。那个神秘青衣人一露面，他便相信这场商战必胜无疑。下一个难题不是神秘青衣人，而是安定六国商人。他能料定的是，只要冬春度灾的大局稳定，朝野任何人都不会计较这场商战的利金多少。唯其如此，他便能放开手脚处置这个难题。毕竟，商家是以牟利为根本的。与西门老总事一番精打细算，吕不韦将全部利金做十成分为四块：秦国官市一成，神秘的清夫人两成，田氏卓氏各两成，尚商坊两成；剩余一成依西门老总事说法，该当留给自己以补空虚，因为吕氏商社的余金这次也全部填进了商战。可吕不韦却断然摇头，最后利金全部留着安抚尚商坊。吕氏累万金钱已去，何在此时小钱?

“六国商贾如此通达，老朽倒是没有料到。”西门老总事分外感慨。

“通达是通达。”吕不韦脸上浮现出熟悉的微笑，“目下想来，此间根本是秦国人口众多市力雄厚。我等处置之法倒是次要了。”

“老朽倒以为，先生处置才是根本，换做官市丞定然面目全非。”

“谢过老爹奖掖。”吕不韦大笑，“说到底，天意也！”

次日过午，西门老总事领着满载大箱的牛车队隆隆进了尚商坊。按照商社逐一退还本金并奉利金一成。六国商贾们感慨唏嘘坚执谢绝利金，西门老总事则反复拜请，商贾们无奈，最终只得收了。

立冬这日，乱市后的尚商坊修葺一新重新开市。各商社总事与资深商贾百余人齐聚尚商坊最大酒寓洞香春，大宴吕不韦与秦国官市一班吏员。席间六国商贾对吕不韦大是敬服，异口同声申明：他日吕公

但有吩咐，万金不吝！吕不韦也是感慨万端，举爵逐席敬酒痛饮，不待散席醺醺大醉了……令吕不韦无法预料的是，数十年后他被贬黜洛阳闲居，六国大商名士感念他当年义举，竞相赶赴洛阳抚慰探视，车马塞道门庭若市，为自己招来了杀身大祸。这是后话。

秋日临窗，吕不韦方才酒醒，沐浴更衣后喝了一陶盆陈渲亲手炖的鱼羊汤，发了一通热汗，浑身顿时舒坦振作，蓦然想起一事，正要对陈渲说起，西门老总事匆匆来报说，秦王召他紧急入宫。

三　新王朝会波澜迭起

这是新秦王嬴柱的第一次朝会，整肃列座的大臣们充满了感奋与期待。

向例：新王即位当有图新大举，一则在赏赐朝臣中推出新一代权贵，二则提出振奋朝野的新国策。上代老国君在位期间愈长，朝野对继任新君的期望就愈大。若秦昭王这般老国君在位五十六年，长平大战后的几年坚执守成，风瘫后更是蛰伏深宫，对外偃旗息鼓，对内了无新政，朝野诸多事端纠葛渐渐已成积重难返之势，听之任之。无论有识之士入秦抑或在朝能臣将士，近十年皆无功业可言，辄怀扼腕叹息之心。若在衰颓之势的山东六国，此等风平浪静也许正好是朝野期盼的太平日月。然则这是秦国，朝野容不得这种长期无所事事的蛰伏。自秦孝公商君大变法之后，老秦人的耕战事功精神骤然勃发，百年之中已成深植朝野人心的风习。庶民唯恐无战功，朝臣唯恐无事做，但有大战新政，举国生机勃发。家有战死烈士则荣显，村族多耕战爵位人家则扬名，民多有牺牲而无怨无悔。正是因了此等风习精神，秦昭王才敢于诛杀抗命不出战的白起，秦军将士也才能最终体谅秦昭王而义无反顾地出关血战。此后三战大败，老秦子弟血流成河死伤三十余万，河东新地尽失，朝野却了无怨声，只咬牙将息以待再战复仇。这便是秦国。这便是秦人。如今老秦王死了，新王即位了，朝野瞩目所在与其说是赏赐臣民推出新贵，毋宁说是新政大举。

吕不韦第一次参与朝会，也是第一次进入冠戴济济一堂的咸阳正殿。

当老内侍长呼一声“太子府丞吕不韦入殿——”时，幽深大殿中一片齐刷刷目光骤然射来，其中蕴涵的种种意味使尚未跨进门槛的吕不韦倏忽之间如芒刺在背。就在这片刻之间，一顶六寸玉冠一领绣金斗篷的嬴异人迎到了殿口，肃然一躬，将吕不韦领到了东首文臣区的首座，自己则稳步登阶，肃立在王案的东侧下手。一路踩着厚厚的红毡走来，吕不韦已经完全坦然了。吏身而入君臣大朝，大臣们的惊讶猜忌是可以想见的，但无论如何，自己的为政生涯要开始了，此等枝节日后不难化解。

“新王临朝——”当值司礼大臣的老长史桓砾一声长宣，嬴柱从黑鹰大屏后走了出来，须发灰白的头上一顶黑锦天平冠，身着黑丝绣金大袍，腰间一条六寸宽的锦带上挎着一口铜锈斑驳的穆公剑，远远看去高大壮硕巍然如一尊铁塔，比做太子时的慵懒松散大有气象。

“恭贺新君！秦王万岁——”满座大臣一齐在座案前拜倒。

“君臣同贺，朝野日新。诸位大臣就座。”嬴柱依着最简礼仪答得一句，到长九尺宽六尺的王案前就座，喘息之声清晰可闻。

“新王宣政——”

嬴柱轻轻一叩王案道：“诸位大臣，纲成君动议朝会，虑及朝野国人思变之心，本王从之。然则大灾方平，国葬未行，内政头绪尚多。本王欲先立定朝班诸事，而后再言经外可也。”喘息片刻一摆手，“长史宣书。”

老桓砾从王案右后前出两步，哗啦展开一卷竹简高声念诵：“秦王嬴柱元年王书：先王遗命，华阳夫人芈氏贤能明慧，堪为王后。本王

即位，秉承先王遗命，立芈氏为王后，赐号华阳后，统摄后宫，母仪秦国朝野——”

“恭贺华阳后新立！万岁！”殿中大臣依礼齐诵了一声，浑然没将此等题中应有之意放在心上。华阳夫人原本是秦王做太子时的正妻，不立王后倒是不可思议了。然则如此一件顺理成章的册封，新秦王还要抬出老秦王遗命，实在有蛇足之嫌，反倒使不少朝臣大觉蹊跷。

“秦王嬴柱元年王书——”老桓砾又打开了一卷竹简，“王子嬴异人才德兼备心志坚韧，曾得先王迭次首肯，亲定为本王嫡子，又王命为嬴异人补加冠大礼。今本王已过天命之年，立嬴异人为太子，书告朝野——”

又是题中应有之意。大臣们又是同声齐贺，只是对新王书言必提先王遗命大感不适，许多人皱起了眉头。自来新王即位是事实上的改朝换代，若事事照搬先王遗命，秦国岂不还要沉闷下去？新锐之士岂非没了功业之路？

眼见老桓砾又打开了一卷竹简，大臣们不禁目光一齐瞄准了纲成君蔡泽。依着新王朝会常例，册封王后太子之后必是立定丞相。蔡泽入秦做了一年丞相，便成了君爵清要，丞相府一直由老太子嬴柱署理；而今老太子成了新秦王，且素来是多病之身，丞相确实是要当即拜定的，否则国事无法大举，而丞相人选，自然是非计然派名家蔡泽莫属。拜相之后则是议政，议政首在丞相举纲，才思敏捷者已经在思谋蔡泽将抬出何等新政举措了。

老桓砾的声音回荡了起来：“秦王嬴柱元年王书：数年以来，义商名士吕不韦对秦国屡有大功：先拔太子于险难困境，再救太子于赵军追击之下，结交义士牺牲净尽，累积巨财悉数谋国。方入秦国，坚辞先王高官赐封，执意以吏起步，以功业立身，志节风骨大得先王激赏。灾异国乱之时，先生妥谋应对三策，临危受命与六国商战，建治

灾大功，朝野感念矣！唯念先生德才堪为人师，今拜吕不韦为太子左傅，晋爵左庶长——”

随着铿锵激昂的宣诵，吕不韦实在大出意料。他对今日被召入朝的因由只有一想，是嬴异人要他列席朝会熟悉秦国政务，请准父王召他入宫。进殿被嬴异人亲自导引到首座，他料定这是要他对朝会禀报商战经过，之后再参与朝会议政，首座仅仅表示对他以吏身入朝的特殊礼遇而已。唯其如此想，吕不韦心下一直在斟酌自己的对策说辞，及至老桓砾念出“吕不韦”三字才恍然醒悟。心念连番闪烁，吕不韦终于静下了心神——秦王父子不与自己商议而在隆重朝会突兀封官，又在王书中大肆彰显自己功劳，显然是非要自己拜领官爵不可，若再推辞，不合论功行赏的法度。看着王阶上嬴异人热切的眼神，吕不韦终于站起身来肃然拜倒，行了称臣谢王的大礼。

“恭贺太子傅！万岁！”一声道贺整齐响亮，反倒比立王后太子大有劲道。朝臣们对于吕不韦的功劳才具早已经多有耳闻，尤其对国人交口传扬的咸阳商战更是感慨良多。经济臣子们更是实在，直言不讳地说秦国有了这场商战大胜，才算真正比六国强大了！今日又经王书实匝匝宣示一番，纵是些许大臣对商贾入政不以为然，对吕不韦入秦传闻多有疑惑，也是无话可说。

“臣请朝议大政！”例贺声犹在绕梁，有一人从前座霍然起身，极为特异的嗓音嘎嘎回荡在殿堂，“新王朝会，首在议政。朝会向例，不行丞相以下之官爵封赏。我王即位初始，当以国政为先，官爵封赏但以常例可也，勿得破例荣显某官某爵，开朝会之恶例。”

纲成君蔡泽？举殿大臣不禁愕然失色。

三道王书一下，蔡泽如坐针毡。无论如何，这第三道王书该当是确定相权的，而目下相权又无论如何该当是他蔡泽的。没有相权，计然派治国术岂非又要流于空谈？今日朝会若在立王后立太子之后不封

任何官爵，蔡泽尚可些许心安，毕竟相权依然未定。然第三道王书却是封吕不韦为太子左傅，他立时觉察到了一种隐隐逼近的威胁。实在说，蔡泽对吕不韦是赞赏的，也是乐于交往的，事实上吕不韦第一次进入太子府也是他举荐的，吕不韦建功立业而得高官他也以为是迟早之事；若是自己业已实实在在做了十年丞相而吕不韦出现在面前，他倒是真想举荐吕不韦做丞相，如同范雎当年毅然辞官而举荐他做丞相一般。然则此时吕不韦突兀跳出，且一举是朝会封定的太子傅，他无法坦然了。历来朝会只拜定丞相上将军，其余官爵都是下王书封赏，而今丞相未定却先封太子傅，岂不是意味着他重掌相权渺茫之极？心绪烦乱之下，蔡泽忍不住当殿愤然发作，直然指斥秦王开了恶例。

蔡泽全然没有想到，自己这种发作本身更是匪夷所思的恶例。无论朝会有几多成例，毕竟都是传统与规矩的程式而已，既非法令又不牵涉实际的贬黜升迁，新秦王纵然作为特例抬高了吕不韦的赏封礼遇，也不是全然不能为之，赏罚毕竟出于君王，何能如此声色俱厉地指斥新君？一时间莫说大臣们惊愕，新太子嬴异人犹感难堪，顿时红了脸便要说话。

“诸位少安毋躁。”嬴柱似乎不经意地叩了叩王案，平静如常地笑了，“忧国谋政，坦陈己见，纲成君诚可嘉也！”又对身后一招手淡淡道：“长史宣书。”

一听还有王书，举殿大出意外。寻常传闻都说这老太子孱弱少断，如何一朝做了秦王判若两人？看今日朝会各方无不出乎意料之情势，分明是有备而来，又分明是没有与任何一位大臣事前商讨，却能连出四道王书，岂非大有成算？尤其难能可贵者，面对蔡泽声色俱厉的指斥，新王一笑一赞了之，如此君王能是孱弱平庸之辈么？如此寻思，第四道王书必定大有文章，殿中静得幽谷一般。

“秦王嬴柱元年王书——”老桓砾的声音又回荡开来，“本王即位于多事之秋，国政繁剧，朝野思变。为锤炼储君治国之才，丞相府由太

子异人兼领统摄，纲成君蔡泽居府常署政事，太子傅吕不韦襄助——”

话音落点，新太子嬴异人肃然一躬：“儿臣恭领王书！谢过父王！”

惊喜交加的蔡泽连忙跟上深深一躬：“臣蔡泽奉书！谢过我王信臣之恩！”

吕不韦这时才暗自长嘘一声，跟在蔡泽后面一躬谢王。大臣们都在瞩目于当日立为太子又当日统摄相权的赫赫异人与前倨后恭判若两人的纲成君蔡泽，没有人注意平静拜谢且没有任何特异说辞的吕不韦。朝会至此再无神秘蹊跷处，举殿大臣顿时轻松，同声齐诵一句：“恭贺我王朝会定国，开秦新政！”

依着朝会规矩，权力格局一旦确定，议政便成为可有可无可长可短的程式。毕竟邦国大政都是枢要大臣事先议定的，纵上朝会也是书告朝野的程式而已，百余人的朝会从来都不是真正议政的场合。更要紧之处在于，新王体弱多病且正在服丧之期是谁都知道的，朝会不能太长，纵有大事也不能都挤在朝会提出。唯其如此，大臣们才齐诵一声，算做默认朝会可以了结。新王只须说得一声“但有新政之议，诸臣上书言事”，朝会便可宣告结束。

正襟危坐半日，嬴柱本来已经疲惫，扫视大殿一眼正要开口，却见西区首座一人霍然站起跨前两步赳赳拱手：“老臣蒙骜，请言大政！”

“上将军言政，但说。”嬴柱勉力一笑，心头不禁一动。

“我王明察！”白发苍苍的老蒙骜慷慨激昂，“秦国自长平大战之后连败于六国三次，国土萎缩，闭关蜗居十有三年。今新王即位，一元复始，当思重振雄风！为开秦国新局，老臣以为我军当大举东出，纵

不能次第灭国，亦当夺回河东、河内两郡。今日老臣请朝会议决：冬日即行国葬，来春许臣统兵三十万东出，大战六国，雪我国耻！”

举殿大臣顿时被老蒙骜苍劲雄迈的声音激荡起来，感奋与期待骤然勃发出雷鸣般的呼应：“大战六国！雪我国耻！”蒙骜身后的将军们齐刷刷立起，铁甲斗篷犹如一片黑松林矗立殿堂。整个大殿除了蔡泽与吕不韦以及王阶上的新太子嬴异人与老长史桓砾四人，悉数大臣无不奋然高呼，其情势分明是只等新王拍案一决。疲惫朦胧的嬴柱心头陡然一紧，欲待开口，一时无所适从。朝会之前，唯一预闻朝会议题的大臣便是这老蒙骜。嬴柱与蒙氏交谊笃厚，与蒙骜素来言不藏心，事前召见为的正是叮嘱他切莫在第一次朝会上提起兴兵之议，兹事体大，需得国葬之后从长计议。老蒙骜则慷慨激昂地陈说了大军东出的方略谋划与种种胜机，力主以大军战胜之威振作朝野，为新王新政开创大局。对嬴柱的叮嘱，蒙骜没有异议，嬴柱也理所当然地以为老将军接受了。不想今日蒙骜在朝会末了突兀提出大战六国，鼓荡朝臣同声呼应，大有借朝堂公议声势迫使新王当殿决断之势。嬴柱纵然心下不快，也不能漠然置之，叩着王案一时沉吟不决。

“老臣不敢苟同上将军之议。”正在此时，蔡泽的公鸭嗓呷呷回荡起来，“我王明察：大战须得举国而动，备细筹划。何能但得动议，便仓促兴兵？秦军固得东出，国耻固得洗雪，朝野固然求战，然大灾未过国葬未行，大臣若以复仇开元之辞鼓荡朝议不谋而动，邦国何利，庶民何益？老臣之见：上将军动议不宜立决，当于国葬后再行商讨。”

“纲成君岂有此理！”老蒙骜怒火中烧，“甚叫仓促兴兵？甚叫鼓荡朝议？老夫为秦军东出谋划何止三五年！谋国不协力，专一无事生非，焉能居相摄国……”

“父王——”突兀一声尖叫打断了蒙骜的愤激虎吼，哄嗡争执的大殿顿时寂然无声。大臣们这才发现新王颓然倒案，新太子嬴异人抱着秦王哭喊不止。面色铁青的老桓砾与几个内侍乱作一团，匆匆赶来的

两名老太医竟挨不到王案之前。蒙骜蔡泽大惊失色，率先向王座抢来。朝臣们也哄然一声惊呼围了上来，眼看着偌大正殿便要乱了方寸……

“两位止步！”吕不韦一个箭步跃上王阶，当头沉声一喝。蔡泽当即恍然，一把拉住蒙骜衣袖，同时回身喊了一声诸位止步。吕不韦转身跨上王台，扶住正在哭喊的嬴异人低声正色道：“太子莫乱方寸，救治秦王要紧！”两手一用力将嬴异人扶开了新秦王，同时对挤挤挨挨乱作一团的内侍太医挥手厉声下令：“让开屏道！请王后上前！”众人哗啦从大屏前闪开，这才看见冠带散乱的华阳后紧锁眉头倚着大屏气喘吁吁，分明是匆匆赶来却被乱人挡在了圈外。清醒过来的老桓砾心头猛然一沉连忙一躬：“王后请！”华阳后没好气地一甩长袖到了王案前，一边伏身偎住嬴柱，一边从怀中摸出了两个晶莹陶瓶，右手捏着一个向嬴柱齿缝连连抖动，左手一个举到自己嘴边猛啜一口，而后低头将小嘴凑上嬴柱嘴唇猛然一鼓。只见嬴柱喉头一动，脸色渐渐和缓了过来。华阳后这才抬头扫视了一眼大汗淋漓的朝臣内侍，只对吕不韦轻轻颔首一下，蹲身将嬴柱揽在肩头背了起来。手足无措的老内侍一见王后劳力，向几名少年内侍一挥手，内侍们要抢步上前效力。

“且慢！”吕不韦一步跨出低声喝住，“王后救治之法，勿得搅扰。”

眼见华阳后袅娜摇去，殿堂一片粗重的喘息，大臣们不约而同地瘫在了厚厚的红毡上，木着脸你看我我看你，谁也没心思说话了。老蒙骜指指蔡泽，蔡泽点点老蒙骜，相对无声地摇头苦笑着，泪水不期然涌上了沟壑纵横的老脸。

掌灯时分，吕不韦被一辆辎车秘密召入了王城。

嬴柱在东书房密室接见了吕不韦，华阳后在旁煮茶，室中连侍女也没有一个。灯下看去，嬴柱气色竟比日间朝会时还要好些，吕不韦

当头一躬：“王体痊愈，臣心安也。”嬴柱招手示意吕不韦坐到身边案前，指指已经摆就的茶盅，叹息一声摇头苦笑道：“无奈出此下策也。我若不发病，这朝会如何了结？”华阳后娇嗔道：“你倒有心弄险！晓得无？若不是先生派人急报于我，只怕今日当真出事了。”吕不韦道：“然则倒是神效。否则上将军与纲成君当真失和，国事大大艰难。”嬴柱又是一声叹息：“国无良相，终是乱局矣！”默默啜茶不再说话了。华阳后起身笑道：“晓得你有法度，我去也。先生放心说话，我在外室。”说罢飘然出了密室，身后厚重的木门悄无声息地闭合了。

“先生且看。”嬴柱从案下暗箱中拿出了一只铜匣推了过来。吕不韦接过一看，铜匣锁已打开，匣面赫然两个红字：密件！掀开匣盖拿出一卷展开，一瞄题头精神一振。

蜀郡守李冰启：老臣奉命料商业已完毕。巴蜀两郡共计商贾一万三千六百余，蜀郡十居其八。巴商多营木材兽皮鱼类与各色珍禽山货，殊无大利。蜀商经营繁多，几比关中，然大商巨贾极少，唯一商财货难以计量。此人号清夫人，民人呼之寡妇清，以遗孀之身掌持家事，始开商贾，以大船通商楚国，着力经营井盐丹砂象牙珠宝三十余年，人皆云累财无数。清夫人从无违法经商之事，于官府关税市税按期如数缴纳，然却从不与官府私相来往，亦不在蜀地常居。是故，仓促间无从知其财货虚实大数，容臣后查。臣李冰秦王元年立冬顿首。

“蜀郡有如此奇商，臣始料未及也。”吕不韦不禁慨然一叹。“若非先生预料确当，我如何想到下书蜀郡料商？”嬴柱微微一笑，“先生但说，如何赏赐这清夫人商战之功？”

“此事容臣思谋几日。”吕不韦沉吟着字斟句酌，“臣观其行踪心志，清夫人多有蹊跷处，绝非寻常商贾疏离官府之象。其利金臣已如数交付，赏赐不妨暂缓。容臣探清其虚实真相，而后定夺如何？”

“然也。”嬴柱一拍案，“第二事，将相之争如何处置？”

吕不韦思忖道：“上将军之议，纲成君之说，皆有道理。以秦国情势论，臣赞同纲成君主张，秦军不宜仓促东出。然朝议汹汹，国人思战，亦不可漠然置之。臣意：冬日先行国葬，其间我王与臣等可与上将军并纲成君从容商讨，悉数查勘府库军辎；若能有备而出自是最好，若府库军辎一时难以足量，则宁可推后。”

“先生愿领何事？”

“臣熟悉财货，可查勘府库军辎。”

“好！无论何说，总以府库军辎储量为准。”

“老将军耿介执拗，纲成君多有乖戾，臣无以助力，多有惭愧。”

“我知先生难矣！”嬴柱啜着热腾腾的酽茶慨然叹息了一声，“先生初入秦国，与将军无交，与老臣生疏，初任大臣难以周旋也。然则秦国只一样好处：任谁没有凭空得来的声望根基。我这老太子做了十几年，多次岌岌可危，说到底还是嬴柱没有功业。若非先王选无可选，嬴柱焉得今日王位？太子尚且如此，臣子可想而知。先生尽管放手做事，但有功业，虽天地难以埋没。”

“谢过我王体察！”吕不韦一声哽咽骤然伏地拜倒。

“先生哪里话来！”嬴柱一把扶住，与吕不韦四目相对喟然一叹，“天意也！我与异人虽骨肉父子，然几二十年天各一方，虽立其为太子，却无从督导。天赐先生于异人，嬴柱期先生远矣！”殷殷道来红了眼眶。

吕不韦不禁肃然一拱：“终臣一生，无敢有负秦国！”

霜雾之中隐隐传来一声雄鸡长鸣。嬴柱如释重负地长嘘一气颓然伏在了案上。华阳后悄无声息地飘了进来，对吕不韦笑着一点头，娴

熟地背起嬴柱走了。吕不韦有些木然，站了起来默默跟着守候在门口的侍女走了。冬初的霜雾夹着渭水的湿气漫天落下，吕不韦的身影随着一盏摇曳的风灯飘忽起来，没进了咸阳的茫茫拂晓。

四　繁难国葬　学问腾挪

冬至。秦昭王的葬礼在寒冷的晚霞中收号了。

朝会次日，纲成君蔡泽奉特书总领国葬事务，兼署太史令、太庙令、驷车庶长、内史、太祝、行人(注)等相关六府。王书只字未提举兵东出事，只说“妥行国葬，以安朝野，为目下国政之要”。依次推去，举兵东出自然不是要务了。自己的主张能取代朝野汹汹拥戴的上将军蒙骜的动议，使蔡泽大为振奋，立即下令六府合署专司葬礼事务，当下大忙起来。

秦昭王薨去前后天崩地裂灾异不息，灵柩在太庙停了整整三个月有余。依着古老的风习，这是“异葬”。异葬者，非常之葬也，不吉之兆也。秦昭王死于六月炎夏，正应了一句古老的咒语：“恶死六月无可葬。”寻常人等若死六月，即或殷实之家富贵大族，连尸体至少停放三日的老礼都无从讲究，便得匆忙下葬。其间因由，在于炎夏酷热而民无冰室，尸体若居家过得三日三夜便会腐臭溃烂，死者难以全尸入殓。死不得全尸，是古人的最大忌讳，即或战场殒命的烈士遗体运回故乡安葬，族人家人也会千方百计地将残缺尸体续得浑全方才下葬。唯其如此，为顾全尸，酷暑之死无法讲究礼仪。然则，赫赫一代雄主的秦昭王，灵柩深藏冰窖，又恰逢连月老霖酷暑变做悲秋，尸身自然无事。然异葬终成事实，葬礼便处处得上应天数下合物议，方能破解不吉之兆，否则会引来列国嘲笑，且对朝野公议无法交代。如此异葬，便大大有了讲究。

第一件大事，议定老秦王之号。

号者，名称也。常人之号，姓名外加表字。对于国君，这个“号”不是姓名，而是谥号与庙号。谥号，是在国君死后依其生前行迹评定的称号，或褒或贬，以示盖棺论定。谥号制行于整个贵族层，国君谥号由朝会议定，大臣谥号由国君赐下。“谥者，行之迹也。号者，功之表也。是以大行受大名，细行受细名，行出于己，名生于人。”注这是周礼大系中谥法的原本规矩。庙号，则是国君死后其灵位专室在太庙的序列称号，与行迹功业关涉不大，所依据者主要是辈分与灵位专室的位置。庙号制始于殷商，太甲庙号为太宗，太戊庙号为中宗，武丁庙号为高宗。无论是谥号还是庙号，都是国君死后的定位名称，人但呼其号，便是已逝国君。历经春秋数百年礼崩乐坏，战国之世的礼法已经大大简化，对国君之号的确定，看重朝野公议对国君业绩的褒贬，而轻忽国君在庙堂的辈次排列。风习之下，王号大多只有一个且很少拘泥形式，实际而论，大多是只有谥号而无庙号，如秦孝公齐威王魏惠王赵武灵王，等等。到了秦国统一天下，秦始皇索性连谥号庙号一齐废止，只按国君代次从始皇帝而二世三世地排列下去。西汉立朝，重新恢复了谥号庙号制。流传到后来，谥号制愈来愈变形，以二三十字为“长谥”而专一颂扬帝王的丑剧迭出不穷，使原本体现天下公心而由公议褒贬国君的谥法不期然变成了匪夷所思的恶制。这是后话。谥号对于葬礼之重要，在于时时处处须得提及，否则成无名之葬。蔡泽知道，停丧治灾期间，老秦王的谥号已经由太史令会同六府提出，拟定一个“襄”字。襄者，高也，成也，辅助也。但还有一个更重要的字意，是驾车的上等辕马。“襄”与“骧”通，襄者骧也。

《诗·郑风·大叔于田》云：“两服上襄，两骖雁行。”两服，中央驾辕两马。两骖，两边拉套马。上襄，则是上等好马。也就是说，襄为驾辕之良马。应该说，这个襄字与老秦王一生行迹尚算切合。老秦王前半生事实是与宣太后共同主政，虽处辅助之位，亦算得两马共辕；后半生亲政大战六国摧枯拉朽功业大成，驾辕之良马当之无愧。然细加揣摩，蔡泽总觉得这个“襄”字有缺。缺之一，无得彰显老秦王秉性

功业之威烈；缺之二，无以破解“恶死”之凶兆，无以顺应异葬之异数。后一点最是要紧。

在书房将自己关了一夜，次日清晨蔡泽匆匆进宫。“老臣之意，先王谥号可加一字。”蔡泽开门见山。“纲成君欲加何字？”

“昭！一个‘昭’字。”

“昭？昭？”嬴柱一时有些困惑，“其意何在？”“昭字四意！”蔡泽精神大作一口气说了下去，“其一，昭从日，大明之光威烈赫赫。其二，昭为彰明显扬，昭著天下。其三，昭为明辨事理，孟子云‘贤者以其昭昭，使人昭昭’，此之谓也。最后一处尤为切合，先王宗庙之室排序在左，正是‘昭’位！”

“噫——”嬴柱惊叹一声恍然拍案，“好！昭襄王！一个昭字大出神韵也！”

“老臣还拟了八字号辞，以合异葬之数。”

“说！”

“威烈昭彰，天下为襄！”

嬴柱双目大明，慨然一躬到底：“纲成君奇才也，异葬郁结，自此解矣！”

谥号交付公议，朝臣们异口同声地拍案赞叹不绝，了无异议，蔡泽才名一朝鹊起。太庙令太史令两位老臣直是嗟叹：“宗庙之说竟出杂学之士，未尝闻也！我等荒谬颟顸，愧执学问公器矣！”原来，以太庙灵室排序，始祖居中，其后分“昭穆”之位两列：二四六诸代父室在左（东），曰“昭”；三五七诸代子室在右（西），曰“穆”；秦王嬴稷为嬴氏嫡系传承第二十八代，其宗庙奉祀之灵室正居左昭位，自然切合

一个昭字。此等讲究若由太庙令太史令等一班算国之臣提出，便是题中应有之意，任谁不会意外惊叹。然由蔡泽这等经济杂学之臣提出，大大出乎朝野意料，谁却能不赞叹？

谥号王书颁行朝野，昭襄王名号立即响彻秦国朝野。“威烈昭彰天下为襄”的巨幅白幛一夜之间挂上了各郡县城池与咸阳城头，唤起了国人对这位威烈之王的种种思念。

第二件大事，是要在国葬王书中对秦昭襄王异葬有个圆满解说。

秦昭王恶死六月，在山东六国早已经是流言汹汹，哄哄然占据主流的是赵国说法：老嬴稷杀戮山东庶民两百余万，血腥太重，天罚恶死，秦国大衰！大梁人则咬着牙根幸灾乐祸地嘲讽：当年我魏惠王死逢亘古大雪，秦人骂老魏王异葬天罚！哼哼，今日如何？老秦王才是真正的异葬天罚！仅仅是六国笑骂还则罢了，偏偏关中老秦人也暗地里流传一说：老秦王冤杀武安君白起，三战大败于六国合纵，秦军惨死三十余万，六月之死岂非报应？曾有驷车庶长愤然上书，请治关中流言者死罪。嬴柱却苦笑连连：“老王叔也，防民之口甚于防川，此时治流言，秦国要不要了？”说罢看也不看将一卷竹简烧了。这次特命蔡泽，新秦王专一叮嘱了一句：“纲成君，此次本王书特意申明你兼署六府，非为蛇足，君自细加斟酌。”蔡泽当时便明白回复：“老臣受命坐掌丞相府总摄百官，原不需申明兼署。我王之意，无非恐葬礼错失而已，是故令臣兼署六府一统葬礼。老臣无他，唯能调得天下众口也！”

谥号一定，蔡泽立即连夜召见六位大员，商讨国葬王书如何措辞。不想六人入座只异口同声一句话：“素闻纲成君学兼百家，我等但凭吩咐。”蔡泽淡淡一笑：“诸位要掂量老夫学问，也好，尚书笔录。”待尚书备好笔墨肃然就座，蔡泽已经晃着鸭步呷呷念诵了起来：

秦王嬴柱书告朝野：呜呼哀哉！先王故去，山河失色！号为昭襄，功业荡荡。薨于炎夏，威布阴阳！大秦居雍，上应太白，下为水

德，太白主战，水德肃杀。王主秦政，威烈皇皇，大摧强赵，屡败六国，攻城略地，震慑四方，执法如山，水德泱泱！炎夏风雷，王之天车，魂住三月，譬若文王，念我国人，魂萦故邦。生而伏暑，薨而大阳，昭襄天命，唯秦永昌！呜呼哀哉！恒念昭襄！

“好！”呷呷之声刚一收刹，六位大员不约而同地一声喊好。太史令摇着白头大是感叹：“天也！老夫此来原也备得一篇，听纲成君书文，愧杀人矣！”太庙令拍案高声道：“此文堪为昭襄王祭文。当勒石太庙，永为传诵！”驷车庶长当即接道：“此事好说，老夫奏请秦王！”蔡泽啜着茶，听几个素称铁面的老臣连番赞叹，心下大是舒畅，不禁呵呵笑道：“诸位既无异议，我等分头行事：老庶长持此文底进宫，呈秦王斟酌；秦王得准，立即颁行郡县，并交内史白幛誊抄，张挂咸阳四门；太祝与太史太庙，我等立即勘定陵墓并国葬之期；行人署将一应文告尽发六国，预闻葬礼。”

六位大臣一声应命，立即分头匆匆去了。次日清晨，特急王书飞骑颁行秦国郡县并张挂咸阳四门，国人争相围观诵读，学问士子纷纷慷慨解说，老秦人顿时恍然，心中疑云阴影烟消云散，不禁感慨万分。这秦昭襄王生也盛夏，死也盛夏，岂非明明白白一个大阳之王！死六月而逢老霖，天冷得要穿皮袍子，尸体竟安然无恙，这不是上天眷顾之意么？功业行迹生死应数，这是雄主天命，也是大秦国运。甚个恶死异葬，全然山东六国诅咒老秦，何其可恶也！

国人心结化开，蔡泽却皱起了眉头，为的是最大一件难事，确定墓葬地。

秦自立为诸侯，从陇西迁入关中，历代国君都葬在春秋老都城雍城一带，后世称为秦公大陵。战国之世，秦国的献公、悼武王两代国君也都回葬了雍城陵区。孝公、惠文王两君始葬咸阳郊野，却都是葬礼简朴，陵园狭小，且祭祀正宗皆在雍城。咸阳虽然也有宗庙，然却只有供奉先祖与历代国君的灵室，离陵墓甚远。老都雍城的陵墓区及

其宗庙在王族与朝野国人心目中，自然比咸阳太庙要完整神圣许多。如此格局颇多不便，用老秦人话说，是“隔涩”。隔涩者，不顺畅也。首先的隔涩处是祭祀地以何为正宗？战国之世多骤发战事，祭祀告祖是大战之前之后不可或缺的仪式，加之时令节气灾异大政等诸般重大国事，国君大臣的祭祀几乎月月都会发生，若以雍城陵墓区宗庙为祭祀正宗，每遇祭祀驰驱数百里，自是大大不便。而若以咸阳宗庙为正宗，国君却只两代葬在咸阳，礼仪之隆自然比不上雍城。此等尴尬虽非兴亡大事，却也实实在在是个难题。秦自迁都咸阳，孝公惠王两代都曾想在咸阳城外的渭水南岸山塬建立宗庙，国君从此安葬咸阳渭南，以免不期祭祀之艰难。然终因战事多发，秦国尚未强大到滋生出天下终归秦土的普遍心志，老秦人终是以雍城为根基，国君葬于关中渭南的谋划难以成为定制，做到的只是将有此心志的孝公惠王安葬在了渭南。

秦昭王一代雄主，长期在位能从容行事，一心要为秦国一统天下奠定根基。除了力战山东摧毁六国实力，秦昭王晚年只思谋两件大事：一是稳定秦法做万世国本，二是消解老秦人素来以西土部族自居的马背之心。第一谋划之下，有了太庙勒石护法。第二谋划，秦昭王便想从国君东葬成为定制开始。此事看似虚笔，实际却是要为秦人树立一个精神界石，使秦人以天下为秦，而绝不仅仅以西部为秦。然此事终归要后人去做，自己无法强为。为此，秦昭王专一给太子嬴柱留下了一件遗书：“父死之时，若情势安定，或可葬于渭南，开秦陵东移之定制。”新君嬴柱将这一遗书郑重交给了蔡泽。蔡泽当即慨然应命，定要设法达成先王遗愿。

蔡泽却没有想到，今日一开口便遇到了“三太”的一致反对。

“纲成君轻言也！”太史令翘着山羊胡须当先开口，“先王虽有遗书，然根本处却在这情势如何。朝议所趋，人心所向，列国之势，都

是改葬须得斟酌的情势。先王骤去，涝灾方息，秦国第一要务是安定，动不如静。昭襄王宗庙或可立于渭南，改葬之事万不可行！”

“宗庙东迁亦不可行！”太庙令立即赳赳接上，“亘古至今，墓庙两立未尝闻也！独我秦国竟能西墓而东庙，原本咄咄怪事！孝公惠王两代特例，不能做定制待之，昭襄王之葬岂能效法？老太祝，你做何说？”

满头霜雪的太祝从来寡言，沟壑纵横的古铜色老脸恰似他与之对话的神灵那般静穆，见太庙令敦促，方才字斟句酌道：“太祝掌邦国祭祀祈祷，献公东迁栎阳之后，宗庙祭祀一直东西两分。太祝府亦随之分为东西两署吏员，每逢祭祀诸多不便。据实而论，宗庙陵墓归一，最佳也。然老夫以为：自古宗庙循祖地，秦国宗庙陵墓当归一于雍城为上策。若迁关中，或利于事功，然却损于国运矣！”

“有损国运一说，可有依凭？”蔡泽立即追了一句。

“卜师钻龟而卦，其象不明，无可奉告。”

蔡泽默然思忖片刻道：“三位老太皆以为宗庙陵墓不宜东迁，我自当谨慎从事。然昭襄王遗愿也是凿凿在目，终归不能做过耳轻风。蔡泽敢问三太：若得何等情势出现，方可东葬昭襄王？”

三太一时语塞。蔡泽之言也有道理，作为奉命大臣，先王遗命不能置之不理。更有自古以来的习俗：葬地首从死者遗愿，死者但有遗言，后人若无非常理由皆应遵从。寻常庶民尚且如此，况乎一国之王？方才三人所说都是情势之理，而没有涉及死者遗愿。而如果改变死者遗愿，自然得有非同寻常的理由。反对理由三人方才已经说完，一时如何想得出非同寻常的东葬理由？蔡泽问话显然已经想到了这一点，所以问话是相反一个方向：此事有无回旋余地？要得怎样才能使

昭襄王东葬？如果回答，事实上只有顺着完成死者遗愿的方向说话，若不作回答，显然有不敬先王遗命之嫌，三位老太一时沉吟起来。

“三位老太，此事尚可商榷。”蔡泽见三人无话，和缓笑道，“老太史之说，在国事情势不许。老太庙之说，在礼法成例不许。老太祝之说却是三分，一认东迁利于事功，二认当循祖地，三认卦象不吉。蔡泽总而言之：国事情势大体尚安，不足弃置先王遗愿。礼法成例祖地之说，于变法之世不足以服人。唯卦象一说尚可斟酌。蔡泽之意，若得卦象有他说可以禳解，先王东葬当无大碍，三位老太以为如何？”

“此法可行。”老太祝先点头认可。“也好，先解了卦象再说。”太史令与太庙令也跟着点了头。蔡泽顿时轻松，与三太约定次日会聚太庙参酌卦象，匆匆进宫去了。

嬴柱听完蔡泽禀报，心中喜忧参半，喜的是在丧葬大礼上的三个要害大臣还有转圜的余地，忧的是这莫名卦象究竟何意？战国之世虽不像春秋之世逢国事必得占卜，却也是大事必得求兆。所谓求兆，一是天象民谚童谣等天人变异，二是山川风云等各种征候变异，三便是占卜。前两种征兆可遇不可求，许多大事便要靠占卜预闻吉凶。先王丧葬为邦国礼仪之首，诸多环节都要占卜确定。太祝府的卜人署专司占卜，如今生出一个不明卦象，传之朝野岂非徒生不安？思忖再三，嬴柱提出要亲赴太庙听卜人解说卦象，蔡泽欣然赞同。

次日清晨，三太在太庙石坊口迎到新君与蔡泽车驾，辚辚进了太庙。

君臣在正殿拜祭之后，太庙令对太祝肃然一躬交出东道之职。老太祝肃然还礼，复从容前行，领着君臣几人徒步进了松柏林中的卜室。战国之世，各国王室占卜的职司程式大体都是三太共事：直接占卜的卜人隶属太祝府，国事占卜的地点却在太庙正殿，太史令则必须在场笔录入史；占卜之后的卦象，须得永久保存在由卜人掌管的太庙

的卜室，供君主与相关大臣随时参酌。也就是说，太祝府职司占卜并卦象保存，太庙府职司占卜场所，太史府职司笔录监督。一事而三司，可见其时占卜之尊崇。

朝阳已在半天，卜室正厅却一片幽暗。装满各种卜材的高大木柜环绕墙壁，正中一口六尺高的青铜大鼎香火终日不息。绕过正厅大屏，再穿过头顶一片蓝天的幽深天井，进了一座静穆宽绰但却更为幽暗的石室，便是寻常臣子根本不能涉足的卦象藏室。室内三面石墙三面帷幕，中央一张香案，两列四盏铜人高灯、六张宽大书案，静谧如同山谷。

嬴柱君臣拜罢香案堪堪坐定，一个须发霜雪布衣竹冠的老人从深处过来肃然一躬，回身走到东墙下向胸前石壁一摁，一面可墙大的帷幕无声地滑开，整齐镶嵌在青石板上的一排排卦象赫然眼前。老人对着石板高墙又是肃然一躬，双手捧下头顶石板格中的一面龟甲，仔细卡进了一张与人等高的带底座的大木板。老人方得回身，已经有两名年轻吏员将木板抬到了大厅正中。

“卜人禀报秦王：此乃十月正日所得钻龟卦象。”老人用一根苍黄细亮的蓍草在三尺之外指点着裂纹奇特的龟板，“龟纹九条，间有交错，指向方位全然不明，无从判定吉凶也。卦象推前。秦王细加参酌。”随着卜人吩咐，两张大板同时推到了嬴柱案前。

嬴柱睁大了眼睛仔细端详，也看不出龟甲裂纹与曾经见过的龟卜卦象有何异同？不禁皱起了眉头：“三位老太学识渊博，可能看出此卦奥秘？”三颗白头一齐摇动，异口同声一句：“臣等多次揣摩，无从窥其堂奥。”

“纲成君以为如何？”

蔡泽端详已久，饶是杂学渊博且自认对易学揣摩甚深，然却对眼前这令人目眩的纹线看不出些许头绪来。大凡龟卜甲板，纹线最多三五条，大部分都只有一两条，其长短、曲直、指向及附带裂口，大体都有数千年传承的卜辞作为破解凭据，多识驳杂者往往都能看出几分究竟来。然则目下之龟板裂纹多达九条，长短不一且偶有交错与裂口，闻所未闻。蔡泽正在沉吟无话，却见老卜人盯着卦象嘴角抽搐了几次，心下猛然一亮，趋前深深一躬："老卜人乃徒父(注)之后，累世掌卜，敢问可曾见过此等卦象？"蔡泽的谋划是，若老卜人也回说不知，便动议此卦作"乱卦不解"，如同"乱梦不占"一般。

"老朽遍查国藏卦象，此卦恰与春秋晋献公伐骊戎之卦象无二。"

老卜人一开口语出惊人，三太听得大皱眉头。蔡泽也是心下一沉，不想再问下去了。晋献公乃春秋多事之君，此等异卦现于他身焉能有吉兆？然素来只读医书而生疏于史迹的嬴柱却陡然振作拍案："好！参卦也是一法。那副卦象可在卜室？"

老卜人一点头，两个年轻吏员从卜室深处推来了一方木板，中间卡着一片已经发黄的硕大龟甲。大板立定案前，君臣几人一齐注目，新老两片龟甲的裂纹确实一般无二。

"晋献公龟甲有解？"蔡泽立即追问了一句。

"其时史苏为晋国卜史(注)，学问玄远，实非我辈能及也！"老卜人慨然一叹旋即漠然，淡淡的语调回荡在幽暗的厅堂，说起了一个遥远的故事，"晋献公五年，晋欲出兵伐骊戎(注)。史苏大夫龟卜得此卦象，解为'胜而不吉'。献公问，何谓胜而不吉？史苏对曰，'挟以衔骨，齿牙为猾，主纹交捽，兆为主客交胜，是谓胜而不吉也。'秦王且看，此处是'骨猾'卦象。"

顺着老卜人枯瘦的手指与细亮的蓍草，嬴柱君臣对龟甲板上的纹路终于看出了些许眉目：两条稍显粗大的纹线扶摇向上，中间突然横生出一个短而粗的裂口，裂口两端各有一块裂纹恍若人齿；两齿间又穿进一条短粗纹线，恍若人口衔骨；两条粗大纹线越过“人口”相交合，挽成了一个奇特的圆圈。

“后来应验否？”嬴柱不禁倒吸了一口凉气。

老卜人道：“晋献公不信，斥其以子矛攻子盾，遂发兵，攻陷骊戎，得骊姬姐弟还国。骊姬妖冶，献公立为夫人，生子奚齐，骊姬弟生子卓子。骊姬姐弟谋晋国大政，结奸佞离间公室，自此晋国内乱频生：太子申生为骊姬陷害，被迫自戕；诸公子尽遭横祸，唯公子重耳与夷吾出逃；献公在位二十六年死，奚齐继位遭朝野物议，权臣里克杀奚齐，卓子再继位，复被里克所杀；公子夷吾在齐秦两国护送下回晋即位，剿灭里克一党，然终为大乱之局；夷吾死后若非文公重耳复国，晋国灭矣！”

“这便是，交相胜，胜而不吉？”蔡泽铁青着脸。

“晋胜一时，而国乱数十年杀戮不断，胜而吉乎？”

“卜人之意，本次龟卜也是胜而不吉？”嬴柱忐忑不安地追了一句。

“卦象同，老朽不敢欺瞒也。”

“果真胜而不吉，于国葬何意？”老太祝显然是要卜人说个明白。

“昭襄王改葬，或能国运勃兴，然预后不吉。”老卜人淡淡一句。

蔡泽一瞄，见太史令太庙令一副打定主意不开口的模样，走过来对嬴柱耳语了几句。嬴柱站了起来说声今日到此，大袖一甩径自去

了。出得太庙，嬴柱辎车直奔驷车庶长府。蔡泽随后赶到时，嬴柱与驷车庶长已经在相对啜茶了。

“敢问老庶长，两年前可是陪同昭襄王最后西巡？”蔡泽就座便问。

“录之国史，纲成君明知故问也。”

“国史载：其时昭襄王郊见上帝。不知可曾留有遗书？”

“纲成君何有此问？”老庶长不置可否。

“蔡泽推测当有遗书，无得有他。”

“主葬大臣既然过问，老夫实言相告：先王确曾留下金匮密书。”

“王叔何不早说？”皱着眉头的嬴柱有些不悦。

“先王遗命：葬时不问，此书不出，只听天意也。”

“金匮密书典藏何处？”

“依法典藏太史令府。”

“走！”嬴柱一拍案起身便走，君臣三驾高车辚辚驶向了太史令府邸。

老太史令刚刚从太庙回到府邸，听说秦王车驾已到府门，不禁大是惊愕，匆忙迎到中门。嬴柱直接一句：“老太史，本王要当即拜查金匮密书。”老太史令这才回过神来，肃然一躬道：“金匮密书为历代秦王密典，我王拜查，须得占卜吉日方可。”蔡泽接道：“孟冬之月，盛德在水，府库启藏皆宜，何有不吉之日也。”老太史令点头道：“纲成君说得也是。如此我王随老臣前来。”领着嬴柱君臣三人走过了一片水

池又进了一片松林，眼前一片肃穆的高墙庭院，厚重笨拙的石门前矗立着一座丈余高的大碑，赫然四个大字——国史典库。

绕过影壁，一片可着庭院的大水池，石条砌就池岸，池中蓝汪汪清水盈岸却没有任何花草，池边整齐排列着成百只大木桶；大水池的北东西三面全是石墙高房，整个庭院没有一棵树木，却弥漫着一股浓郁的异香。嬴柱皱着眉头道："甚个味道？老太史，此乃王室典籍库，不能修葺得雅致些个？"老太史令顿时肃然："秦王差矣！藏典须坚，防火防盗防虫蛀，是为第一要务。异香杀虫，池水防火，坚壁防盗，最不宜雅致也。"嬴柱有些脸红，不再说话，只默默跟着老太史令过了水池向北面六级高台上的大屋而来。

四名吏员合力拉开了城门一般厚重高大的铜包木门，跨过坚实粗大的门槛，便见屋顶高得足有寻常房屋的两倍，室内干燥温暖分外舒适，一座座四方"木屋"均匀分布在中央一片座案区前，寻常人实在看不出这里与典藏有甚瓜葛。

与在太庙一般，嬴柱君臣拜过香鼎，坐在案前肃然等候。老太史令带着两名吏员打开了最深处的一座"木屋"，搬出一只三尺高的铜匣抬了过来。铜匣盖缝处全部泥封，匣鼻吊着一把硕大的铜锁，钥匙眼也是赫然泥封；封泥上皆有清晰字迹：秦王嬴稷五十四年九月十三封典，匣面上四个拳头大的黑字——金匮密书！

金匮密书者，藏于金匮之绝密典籍也。此制开于西周的周公旦，流传于春秋战国。西周灭商后周武王大病不起，周公秘密祷告天地，自请身死以代武王；祷告之后将祷书藏于金匮密封存库，下令后世非王不得开启，以示诚不昭之于人；后来周成王听信流言，疑周公有异心，遂亲自开启金匮密书始知真相。金匮密书藏于重地，防范之要不在被人盗开，特异处在于寻常大臣不得擅开，所以无须使用机关器物，而是国王的皇皇泥封，但有新君查看，开启却是不难。

嬴柱起身，对着铜匣肃然三拜。老太史令用一把专用铜刀割开泥封，打开匣盖后退了三步。嬴柱颤抖着双手从匣中捧出了一方折叠的白绫，方一展开，几行大字赫然入目：

秋分出雍郊游，卧渭水之阳，梦见天帝。帝曰：嬴稷累矣，当眠秦中腹地而后安，雍城非汝寝地也！醒，白日皇皇，帝言犹在耳。若开此书，天意葬我于咸阳也！

“纲成君……”嬴柱一言未了颓然软倒在案前。

“诸位莫慌。”蔡泽摇摇手，从怀中掏出一只瓷瓶倒出一粒酱色药丸喂入嬴柱口中，又接过吏员递过来的温开水喂得一口，嬴柱喉头咕咚一响片刻间鼾声大起。“纲成君有如此医道？”驷车庶长不禁大为惊讶。蔡泽喘着粗气连连摇手：“非也非也，这是吕不韦提醒我，华阳后给的药。这几日秦王劳累，不得不防。”说话间过得大约半个时辰，嬴柱打个哈欠醒了过来，指着案上白绫道：“先王郊见上帝，密书被我君臣开启，天意分明要昭襄王葬于秦中也！纲成君立召六府会商处置。”

“嗨！”蔡泽将军一般赳赳应命。

送嬴柱回宫后，蔡泽当即召六位大臣到丞相府议决。驷车庶长、咸阳内史与行人异口同声无异议。太史令也不再坚持情势说，申明只要朝野信服便可行。太庙令无可无不可，终归是点头赞同了。唯独老太祝咬定胜而不吉的卦象，坚执认为只有龟卜才是预知天命国运的

“信法”，余皆不足为国运断。老驷车庶长三人当即愤然指斥太祝疑昭襄王郊见上帝，荒谬过甚，当交廷尉府论罪。老太祝冷冷一笑：“天命不足为人道也。老夫言尽于此，论罪下狱何足惧矣！”板着脸不再说话。太史令与太庙令只看着蔡泽一言不发。蔡泽本欲论说一番，然虑及一旦扯开越说越深反倒不妙，断然拍案道：“先王密书不期

而发，秦王之意已决，我等只议如何实施，余皆搁置。天道幽微难测，一人孤见亦是常情，容当后议。”

这一决断既顾全了事务，又避免了难以争辩清楚的纠葛，六臣异口同声赞同。蔡泽立即作了部署：驷车庶长与咸阳内史筹划征发民力修建新陵，蔡泽领太史令草拟颁行金匮密书的国府文告，并筹划葬礼议程；太祝太庙勘定墓葬地，并卜定国葬日期；行人向山东列国发出国葬文书，并派斥候探察六国动静。部署完毕分头行事，蔡泽七人大忙起来。

次日，随着金匮密书与国府文告的颁行，秦昭襄王雍城郊见上帝的故事便在朝野秦人中流传开来，各种疑云与反对改葬的议论顿时烟消云散。老秦人终是相信了上帝，相信威烈老秦王东葬定然是秦国大出的吉兆。

老太祝奉命勘定墓地，大大为难起来。华夏传统，自古有墓地择阴阳的礼法。《诗·大雅·公刘》便是一篇记载周人先祖公刘以阴阳法测定豳地为周人定居地的故事。有云：“笃公刘，既溥既长。既景迺冈，相其阴阳，观其流泉，其君三单。度其隰原，彻田为粮。度其夕阳，豳居允荒。”商周时期，阴阳堪地法已经流播天下，举凡建造都邑城郭民居，抑或部族迁徙死者安葬，都要卜地卜宅，更讲究者还要卜邻——以阴阳法选择邻居。《左传·昭公三年》记载：“非宅是卜，唯邻是卜。二三子，先卜邻矣！”春秋战国之世，阴阳法发展为诸子百家中的一个独立学派——阴阳家。所谓阴阳，原本是相地中的说法，阴为不向阳的暗面，水之南，山之北也；阳为日照之光明面，水之北，山之南也。及至《周易》出现，阴阳一词由单纯的明暗之喻扩展为万物之性，进而演化为“道”论基石，此所谓“一阴一阳之谓道”，“阴阳不测之谓神”，从而成为所有神秘学派的根基学说，自然也是相地的根基学说。如此流播，后世便将堪舆者称为“阴阳先生”。

然则，战国之世学术蓬勃兴旺，治学与实际操持已经有了区别，专一治学的名士往往未必是世俗践行的各种师家。譬如慎到是法家治学大师，却始终没有实际参与任何一国的变法实践；邹衍为战国阴阳家的治学大师，却不是真正操持相地的地理师或堪舆师。其时，相地的学问根基是“地理”说。《管子·形势解》云：“上逆天道，下绝地理，故天不予时，地不生财。”《礼记·月令》云：“毋变天之道，毋绝地之理，毋乱人之纪。”所谓地理，后世东汉的王充在《论衡·自纪篇》先给了解说：“天有日月星辰谓之文，地有山川陵谷谓之理。”后有唐代孔颖达注文再解：“地有山川原隰，各有条理，故称地理。”由此可见，地理者，地势之结构条理也。地理说虽可视为操作之学，毕竟其立足点尚是治学，而不是专一的世俗操作。于是，战国中后期有了专一的相地操作家，这便是堪舆师。堪者，天道也；舆者，地道也。所谓堪舆，合天地之道以断地势也。

战国最有名的堪舆师，恰恰是一个秦人。

此人号称青乌子，一部《青乌经》被天下堪舆师奉为相地经典，一旦得之便视为不传之秘。举凡天子诸侯豪士贵胄，但能得青乌子相地而葬，则是莫大慰藉。秦人风传，青乌子隐居南山，皓首青衣深居简出，无弟子亦无家室，更无人知其年岁，几是半神之人。然则，更令人啧啧称奇的是，这位半神半人的大师从来没有人能请动其出山，准确地说，是根本无从寻觅。多少大国之王生前都想请这青乌子相地造墓，偏偏都是无法探察其踪迹。魏惠王笃信阴阳之学，曾经封阴阳家邹衍为丞相，晚年更是殷殷不忘寻觅青乌子为其相地定墓，派出三百名精干斥候秘密进入秦国，将南山与毗邻的崤山、陕原、桃林高地搜寻三年，终归没能如愿。有时，青乌子又不请自到，但来只说一句：“天意当出，不得不出也！”当年齐桓公田午死，几名堪舆师为三处墓地争执不下，一个皓首青衣者陡然现身，只一句“齐公葬阳龙，后必勃兴焉”！倏忽离去。堪舆师们恍然惊叹，再无一句争执。后来齐威

王铁腕变法，齐国果然富强而称雄天下。齐人万般感慨，从此笃信阴阳，方士之风大盛，齐国成了战国方士的渊薮。

说到底，青乌子(注)之奇，在于他自己不来则任你踏破铁鞋也难觅踪迹。这便是老太祝的难处。秦有青乌子，太祝府的堪舆师便微不足道，不得青乌子相地，非但秦国朝野疑云重重，更要惹得列国一番嘲笑，然则要请得此人出山，实在是无从着手。

思忖间心念陡然一闪，老太祝立即吩咐卜人占卦，以确定青乌子方位。老卜人踌躇一阵，终是进了太庙卜室起卦钻龟。不想烧红的竹锥刚一触及龟甲，龟甲便“嘎”的一声裂为无数碎片。老卜人倏然变色，老太祝也是惊愕万分，对着卜室大鼎扑拜祈祷良久，心头兀自突突乱跳。然职司所在，相地大事总是不能耽延。老太祝与几个精干吏员再三商议，决意派府中主书与六名堪舆师带一班熟悉南山的吏员进山寻觅青乌子。正在行将上路之际，门吏匆匆来报说纲成君蔡泽到了。

老太祝立即赶到府门迎接，脸上一副无奈的苦笑。

“老太祝知道了青乌子所在？”蔡泽皱着眉头揶揄地笑着。

“唯尽人事也，岂有他哉！”

“可遇不可求者，听其自然便是上上章法。”蔡泽悠然一笑，“收回人马，但听老夫部署。”说罢径自进了厅堂。

“纲成君有应对之法，本祝谨受教。”老太祝肃然一躬。

“老太祝治学有术，人事失之古板也。”蔡泽不失时机地嘲笑了这个高傲的老人一句，叩着书案问，“府下几名堪舆师？”

“九名。”

“秦中可相之地几何？”

“王者之葬，大体五六处。”

“将九名堪舆师并全部吏员分作六队，大张旗鼓相地，争执愈多愈好。”

“这……期限在即，工匠三万朝夕等候，自起纷争如何收场？”

“你只如此去做，有事老夫担承。”

“嗨！”老太祝顿时踏实，精神陡然振作，当即召来所有吏员一番部署。一个时辰后，九队人马各自打着三丈高的白色大纛旗出了咸阳南门，匆匆赶赴渭水沿岸的山水胜地。老太祝敬事，也亲自带领一队进了渭水之南的山塬。

如是三日，这九队相地人马将整个关中搅得沸沸扬扬。时当冬闲，“为王相地”的白色大纛旗招来了四野三乡的万千人众终日围观。堪舆师们也不避讳，但有歧见径自高声嚷嚷，经好事者一番解说，围观人众自然也跟着七嘴八舌地争论不休。各种消息不断流淌，旬日之间，“国府相地大有争执”成了朝野皆知的明事。

终于，九队堪舆人马齐聚渭水南岸的阴乡樗里[注]，开始了会商议决。

一旦说开，九名堪舆师还当真是歧见百出争辩不休。整个秦川中东部的形胜之地被一一罗列，最后还是各有所长难分轩轾。有人说，东部桃林高地的潼山被山带河，为虎踞龙盘之象，昭襄王葬此秦必大兴。有人说，华山为飞龙之势，雁腾鹰举双翼飞张，其北麓为最佳王陵。有人说，骊山背依南山群峰，形势高远如仰天大壶吞吐大河，为腾龙四海之象，其势最佳。跟随老太祝的两个堪舆师却说，渭水之南，南山之北的麓口形势磅礴，脉理隐延如浮排铺毡，王葬最宜。然

此说却遭到其余堪舆师的纷纷指斥，说渭南之地铺排无序，平野难聚天地之气，充其量是回龙之势，实在是下下之选。一时各执己见，争执得不可开交。

老太祝不禁大皱眉头。他原本看好这阴乡樗里的山塬形胜，此地紧邻章台，非但山清水秀，且更有未来“帝运”。惠文王时的上卿樗里疾通晓阴阳之学，生前将自己的墓地选在了这里，死时曾对家人言及：“我死后百年，当有天子之宫夹我墓。”百年后为天子宫室，岂非秦国帝运？当然，此时的老太祝不可能知道，百年之后的“夹墓天子宫室”已经是西汉长安的长乐宫与未央宫了。这是后话。老太祝召堪舆师们到这里会商，实则是想提醒堪舆师们关注此地。不想这几个堪舆师争得面红耳赤，却没有一个人提及面前这方山水。反复思忖，老太祝终究还是没有开口明说。自己毕竟不是堪舆家，这些“专学”之师高傲非常，个个自视通灵知天，相互尚且全然不服，如何能赞同他这等术非专攻的俗见？对于相地这等术有专攻之学，纵然自己是权力上司，也无法使这些“属吏”听命。说到底，这既是“专学”之特异使然，亦是战国自由争鸣的奔放风习使然。譬如那个专司占卜的老卜人，你若要在钻龟解卦中提出与他不同的见解，除非你当真是占卜大家且说得确实有理有据，否则纵是君王也难以使他改口。老太祝属下“专学”吏员甚多，很是熟悉此等吏员的秉性，所以从来不在“专学”们面前抒发己见，如此方统领得这些能才异士，若自己事事都有高明见识，只怕太祝府早已经乱成了一锅藿菜羹。然今日这等争执却教老太祝颇烦。历来相地最多半月之期，眼看已是十三日，相地声势铺排得惊天动地，非但没有引来青乌子，自己一班人马也是莫衷一是拿不出定见，此事如何收场？

时当日暮，帐中嚷嚷不休。老太祝心下烦乱挥手陡然一喝：“散议造饭！”堪舆师们正在愣怔，帐外吏员连声惊呼：“山口！山口！”众人闻声出帐，只见一人遥遥站在山口峰头，皓首青衣大袖飘飘，身披七

彩晚霞隐隐然仙人一般。老太祝与堪舆师们顿时警悟，当即一齐拜倒高呼：“恳请青乌子赐教解惑！”峰头传来沙哑苍劲的声音：“堪舆之术，顺天成人而已。若以汝等之心，天命国运尽在堪舆，天下何有正道也！”老太祝额头汗水涔涔而下，遥遥一拜高声道：“我等愚鲁，容当自省。恳请青乌子指点秦王墓地，以解朝野疑惑，以安国人之心。”

“天意也！老夫只有了了这桩繁难。”峰头老人大袖擎着一支竹杖遥遥向天一画，“秦地多形胜，非一人能独占，因人因时因地耳。昭襄王背祖制而东迁，几为孤葬也。孤葬者，非于大山之下，必于广川之上。秦之南山乃昆仑东来，为中国三大干龙[注]之首。秦之渭水，注河入海，吞吐天地，向为天下广川。如此，南山之北渭水之南，大形胜也。然两处皆阴，须得阳势补之。”老人竹杖陡然直指东北，在晚霞中画出了一个大弧，“泾水渭水交汇处有芷塬盘踞，芷阳之地照大山而过广川，塬势光肥圆润势雄力足，平野铺展厚重万绿为盖，实是气脉灌注之佳穴也。泾水之南，渭水之北，芷塬之南，南山之北，两阴两阳，相济相生，合秦国之阴平水德，承干龙之大阳充盈，正当王者孤葬之地也。”

“敢问青乌子，既为孤葬，预后如何？”

“孤葬得势者，勃兴焉！”一语方罢，山口峰头的老人倏忽不见了踪迹。晚霞弥散，沉沉暮霭笼罩了苍黄的原野，众人痴痴站在旷野寒风之中，无一人说话。

次日清晨，老太祝将一卷刻写整齐的《青乌子相地辞》呈到了新君嬴柱的案头，并附上对国葬日期的占卜结果，又特意说明这是青乌子相地的最长说辞，实乃秦国之幸也。嬴柱看得兴致勃勃，特意在“孤葬得势者勃兴焉”一句旁画了一道粗大的红杠，并当即下书蔡泽“依青乌子所相，于芷阳[注]修建墓室，依占卜吉日大行国葬。”

蔡泽接书，立即会同驷车庶长与咸阳内史，率领三万余徭役民众赶修墓地。其时君王墓葬远非后世皇帝那般宏大奢侈，只是规模较大的一座墓室外加地面一座陵园而已。祭祀宗庙则可葬后补建，无需同时动工。以战国风习，秦昭王陵墓成“中”字形，中央墓室合“九五”之数：长九百步，宽五十步；东墓道长三百步，宽六十步；西墓道长百步，宽二十步；墓深十丈，中央墓室分三级台阶达于正室；东墓道陈列殉葬臣僚与军阵陶俑，西墓道与南北两墓道陈列各种大型殉葬品；葬后地面起一座土山，是“陵”，陵外筑砌一圈石墙，石坊为门，便成一座陵园。与后世相比，如此工程远非浩大，但在战国之世却也是一等一的宏大陵墓了。秦人感念昭襄王大功，无分是否徭役之期，凡是田间无农活者一律拥来帮工，一座大墓陵园竟在月余之间建得停当。行人署依据老卜人卜定的葬期，向山东大小三十二个邦国一齐发出了国葬文告。秦王的国葬王书也同时颁行朝野，都城咸阳与各郡县当即大肆举哀。未及三日，秦国朝野淹没在一片白色汪洋之中。

冬至这日清晨，三万白甲铁骑隆隆开道，举国朝臣与王族男女护卫着秦昭襄王的灵柩缓缓地出了咸阳东门。东门外的沿途原野挤满了秦国民众，人们在清晨的寒风中肃然伫立，默默护送着这位大长秦人志气的威烈之王走向命运的尽头。从咸阳到芷阳的数十里大道原野上，白茫茫黑压压人群连绵不绝，各种香案祭品摆成了无边无际的长廊，老秦人捶胸顿足号啕长哭，伴着在风中断续呜咽的无数陶埙秦筝，弥漫出一种撼天动地的悲怆。

秦国灵柩大阵之后，是山东六国、周王室以及二十余诸侯国的各色与葬方阵逶迤尾随，连绵旌旗白幡长达三十余里。这次，山东六国都派出了极为隆重的与葬使团，或太子或丞相做特使，一色的“百乘”车队，一色的万骑马队。百乘战车拉着“贡”给秦昭襄王的殉葬礼品，万骑马队则意味着与葬国对死者灵魂的隆重尊崇。在列国与葬使团中，韩国最为显赫。韩桓惠王亲自带领一班大臣入秦，下葬之前全

副衰绖注，专程到秦昭王的宗庙灵位前隆重祭祀，今日自然也紧紧跟着秦昭王的灵车，引得列国特使人人侧目。

这是春秋战国之世最为讲究的邦交礼仪——会葬。

无论如何征战攻伐，但凡一国君主国葬，各国都要派出特使会葬，然隆重繁简程度却是因人因国大有不同。战国初期，赵武灵王为其父赵肃侯国葬，中原大小诸侯悉数会葬，秦楚燕齐魏五大国各出百车万骑，其余小国车骑不等。葬仪之日，邯郸郊野旌旗蔽日白幡如林人马萧萧，号为战国最大葬礼。此后百年不乏雄主谢世，如齐威王、秦惠王、楚威王、燕昭王、齐宣王、赵武灵王、赵惠文王，然此等会葬大礼却未曾再现。

说到底，时也势也。

秦昭王之前，七大战国尚在最后一波变法强国浪潮之中，攻杀征战互有胜负，内政功业各见短长，天下远未形成强弱定势。其时秦国与山东六国的合纵连横缠绕攻击势成水火，七国敌友倏忽无定，各国忙于实打实大争，邦交来往与征战恩怨盘根错节，谁也没精力应酬邦交虚礼，会葬礼仪自然也成虚文。然则经秦昭襄王五十六年，秦国横扫六国如卷席，一世奠定了一强对六弱的天下定势：先大败六国联军于河内；再将土地最广袤潜力最大的楚国一举击垮，夺取夷陵、攻占郢都、设置南郡，逼楚国仓皇北迁，最有回旋余地的一个大国终于成了二流战国；然后强攻老底子最雄厚的魏国，捎带侵消已经软成了一摊烂泥的韩国，一举夺取河东河内三十余城，设河东河内两郡，迫使魏国龟缩河南之地，终于也成了二流战国；其间燕齐两国六年兴亡大战，最终两败俱伤，一齐成了二流战国；最后，秦集结举国之力与新崛起的最强大对手赵国大决，长平一战三年，摧毁赵军全部主力五十余万，牢牢占据上党天险，若非秦国君臣歧见致白起愤然罢兵，秦军完全可能一战灭了赵国。原本已经孱弱的赵国，经长平大战丢上党、

失宜阳与野王，更是滑入了三流战国；至此，作为山东屏障的最强大赵国虽然依旧是山东最强，然却与秦国再也无法对等抗衡了。秦国虽然也在长平大战后三败于山东联军，但实力元气远未根本损伤。秦昭襄王晚年励精图治，巴蜀变成了秦国又一个“陆海”，财货民众已经更为殷实。天下有识之士都看得明白：若非秦国大军暂无一流名将担纲，秦昭王也痛感后继者乏力从而主动采取守势，山东六国当真岌岌可危了。

这便是秦昭襄王的一世沧桑，在位五十六年使天下混战局势剧烈倾斜——秦成超强大国，山东六国全部成为二三流战国。当此大势分明之际，山东六国一派颓然疲惫，隐隐然认了这个令人窝心的事实。然见秦国十余年不再攻伐，后继新君与新太子子楚也并非雄主气象，渐渐不约而同地认为秦国王霸之气已去，只要撑持得十数二十年，战国必将重回群雄并立的老格局。人同此心，心同此理，山东六国不期然生出了与秦结好之心。毕竟，与秦国之所以纠缠恶战百年，起因还是六国不接纳秦国为战国一员，蔑视秦国要瓜分秦国。如今，秦国已经无可阻挡地成了最强战国，也无可阻挡地融入了中原文明，明是不敌，又何须死死为敌？此等想头虽未明确形成国策，然六国已经在邦交之道中对秦国有了异乎寻常的敬重。明白了这番根底，六国隆重会葬秦昭襄王，便成题中应有之意了。

旬日之后，葬礼与一应周旋俱已完毕，六国特使们各各上路归国。行至函谷关外分道处，赵国特使司空马见楚国车马停在道边，锦绣斗篷苍苍白发的春申君正在笑吟吟向他招手，不禁大是惊喜，利落下车趋前一躬：“在下见过春申君！”

“老夫等候多时，假相(注)无须多礼了。”

“若君有暇，敢请露营共酒一醉！”

“噢呀，出关便饮却是不妥，日后再说了。”春申君摇摇手一声叹息，“楚国多事之秋，老夫多年不曾涉足中原也！今见足下敦诚厚重，欲问两事，盼能实言相告了。”

“但凡不涉决策，在下知无不言。”

“平原君气象如何？”

“门庭若市，嘉宾周流不绝昼夜。”

“信陵君如何？”

“深居简出，饮酒论学，优游无状。”

春申君脸上没了一丝笑意，默然良久，从腰间佩袋中拿出了一支泥封铜管：“老夫想托假相带给信陵君一书，不知方便否？”

司空马双手接过铜管突然低声道：“秦国葬礼气象大非寻常，前辈可有觉察？”

“噢呀！老夫倒要请教了。”春申君老眼骤然一亮。

“如此国葬，秦军大将只有上将军蒙骜一人与礼，王龁王陵桓龁嬴豹张唐蒙武等一班战将，还有国尉司马梗，竟然均未与葬。更令人不解者，连那个从赵国脱逃的新太子傅吕不韦也没与葬。春申君但说，如此之多的文武高爵不与王葬，岂非咄咄怪事！”

“吾辈老矣！”原本漫不经心姑且听之的微笑一扫而去，春申君不觉紧紧皱起了眉头，喟然一叹忧心忡忡，“如此看去，六国纵是揖让，强秦却未必放手了。一旦刀兵再起，天下何以了结？”

司空马惊讶地盯着春申君，眼中期待的光焰倏忽熄灭，嘴角抽出一丝轻蔑的笑意：“前辈果然老矣！战国累世大争，刀兵如影随形，一

时胜负何以灭了志气？秦国纵是再度东出，夫复何惧！败而再战，英雄也！一败涂地而成惊弓之鸟，何以立足战国！”

“后生可畏了。”春申君淡淡地赞叹了一句，对司空马的慷慨激昂以及对自己的讥讽不置可否，只一拱手道：“假相好自为之，后会有期。”说罢登上华贵的青铜轺车径自辚辚去了。年轻的司空马怔怔地望着黄色的车马远去，久久回不过神来。

五　箭方离弦　横摧长弓

春日踏青之时，蓝田大营骤然沸腾起来。

虽然在朝会遇到意料不到的反对，蒙骜始终没有放弃来春起兵的谋划。武安君白起时的秦军战无不胜攻无不克，他们一班老将自然也成了六国闻之变色的赫赫名将。然则白起死后，秦军却是连续三次大败，不得不缩回函谷关采取守势。此等奇耻大辱，非但一班老将怒火中烧，蒙骜更是耿耿于怀。毕竟蒙骜是上将军，无论按照秦国传统，还是按照秦国法度，连续三次大败的将军都是不赦之罪。虽说那三次大战都是王命强令出兵，兵败后没有问罪于任何一员大将，而是秦昭王向朝野颁行罪己书承担了全部战败之责，然败仗终究是将军们自己打的，心下却是何安？蒙骜记得很清楚，在武安君与秦昭王发生歧见之时，他们一班大将都是站在武安君一边的。但就心底里说，当时一班久经战阵的盛年老将都以为武安君是过分谨慎了。为此，他与王龁还私回咸阳专门劝了武安君一次，主张不要与王命对抗，只奉命出兵，以当时六国的涣散惊慌，获胜当毫无疑义。武安君却冷冰冰回道：“战机在时不在势。战机一过，纵有强势亦无胜机。赵国已成哀兵，举国同心，唯求玉石俱焚，为将者岂能不察？”两人当时都没有说话。出得咸阳，王龁嘟哝了几句：“甚说法？论兵还是论道？疏离战阵太久了。”蒙骜素以稳健缜密著称，与这位秦军头号猛将却是至交，当时虽没有呼应王龁，心下却并不以为王龁有错。蒙骜尚且如此，况乎

一班驰骋征杀所向无敌的悍将？真正疏离战阵的秦昭王，更是以为秦军任何时候都可以对山东六国予取予夺。

正是因了庙堂君王与阵前大将的这种挥之不去的骄兵躁心，在武安君几次拒绝统兵出战时，秦昭王听从范雎举荐，派出了夸夸大言的郑安平将兵攻赵，结果是秦军三万锐士战死，郑安平率余部两万降赵。消息传来，举国哗然！秦军将士怒斥郑安平狗贼窝了秦军，发誓报仇雪耻。此前，王陵慨然“被迫”出战猛攻赵国，结果是兵亡五校(注)，几乎无法回师。大败之后，将军们非但没有清醒，反倒是求战复仇之心更烈。王龁又“被迫”代王陵为将，率大军二十万再次攻赵，结果遭遇信陵君统领的五国救赵联军，导致秦军前所未有的惨重败绩。至此，一班老将羞愤难当，嗷嗷吼叫着要作最后血战。还得说秦昭王有过人处，三战败北顿时清醒，严令秦军只取守势再不许出战。渐渐平静下来的一班大将们痛定思痛，这才对武安君把握战机的洞察力与冷静明彻的秉性佩服得五体投地，再没有了轻躁之心。

虽则如此，秦军将士的复仇之心刻刻萦怀。

蒙骜与一班大将们对山东兵势开始了认真揣摩，默默地厉兵秣马，等待着复仇大战的时机。三年后，也就是秦昭王风瘫的前一年，蒙骜秘密上书请求对山东作试探性攻伐。旬日之后秦昭王秘密召见蒙骜，一言不发地听蒙骜将用兵方略陈述了整整一个时辰。秦昭王最后只说了三句话：“久不用兵，灭国人将士志气也。然目下不宜大战，只轻兵奔袭周与三晋可也。若擅动大军，休说老夫再度杀将。”蒙骜慨然应诺，秦昭王才颁发了出战王书。

连续五年之中，试探性攻伐大获成功。为了防止大将们轻躁冒进，蒙骜一律采取了奔袭战法：每战最多出兵五万，随军携带半月粮草，不配置辎重大营，一战即回函谷关。第一战，大将嬴摎统五万铁骑奔袭韩国，攻取阳城、负黍两座城池，全歼韩军步骑四万。第二战

蒙骜亲自将兵，以王龁王陵两部精锐铁骑为主力长途奔袭赵国，旬日攻下二十三座县城，击杀赵军九万后迅速回师。恰在此时，周王室分封的西周公(注)不自量力，秘密联络残存的二十多个小诸侯国，要会兵伊阙(注)，切断函谷关与新得阳城(注)之间的通道。蒙骜得报抢先出动，派嬴摎再次统兵五万突然进攻西周。兵临城下万弩齐发，这个西周公大为惊慌，立即出城顿首投降，献出三十六座小城邑与三万周人。这是第三战，异乎寻常的顺利。唯一的憾事，是散漫成性的三万老周人入秦后不堪耕战劳苦，竟于第二年大批东逃回东周，若非秦昭王严令不得阻拦追赶，这个东周焉能存到今日？第四战，老将桓龁奔袭魏国，一举攻占吴城(注)，旋即回兵。

如此四战，虽战战皆胜，大大震慑了三晋，韩魏两国已向秦国称臣纳贡，天下第一次出现了罕见的“战国臣服”。可是蒙骜与一班老将心中都非常清楚，此等小战纵是再胜一百次，也抵不得武安君白起平生任何一战。若不大举东出，这一代老将就将永远没有了大报仇的机会。如今秦昭襄王方死，新君刚刚即位，秦国正需要一场大战重新立威。从实力说，秦军主力也已经再度饱满，将达六十万之数，此时不出，更待何时?

然则，以纲成君蔡泽为首的一班主政大臣是反对的。

蒙骜素来关注朝局，深知主政大臣们的反对有着纷繁复杂的因由。首要之点，在新君无雄才，大臣们深恐大战一开新君不能激发举国之力，反而会生出无法预料的变局。其次，是大臣们对包括蒙骜在内的一班老将的用兵才能的疑虑。虽则谁也不会公然说开，但这种疑虑却是人人心知肚明的。唯其如此，大臣们彰明的理由是秦国需要充实国力，目下大军不宜轻动。就实说，秦川一场老霖雨，再加上陇西地震、秦王薨去，弄得秦国也确实有些狼狈。然则在蒙骜看来，这根本无损秦国元气，所谓乱象完全是主政大臣们应变无方造成的。设若商君、张仪、樗里疾、魏冄、范睢等任何一人主政，焉得在老秦王垂

危之际措手不及？你蔡泽虽然没有实际摄相，但终归还是最高爵位的领政大臣，分明是计较自己丢失相权，耿耿于怀而不做国事预谋，到头来却要以“大灾未过，国葬未行”为理由反对出兵，当真岂有此理！老夫明明说的是来春出兵，与大灾与国葬却有何涉？难道老秦王要搁置一年不下葬么？难道一年之中你等一班主政大臣连一场老霖雨灾害都理不顺么？咄咄怪事！正因了如此等等想法，老蒙骜才在新君朝会上愤然指斥蔡泽。若不是新君突然发病，老蒙骜定然要与蔡泽将相失和了。

事情的转机，是在吕不韦奉王书查勘府库军辎之后。

吕不韦没有参与操持显赫的国葬大礼，朝会次日专程来拜会上将军府。蒙骜正要前往蓝田大营向诸将通报朝会情形，连说不见不见。正在此时蒙武回府，拦住了父亲低声道：“这位新太子傅不俗，父亲不该冷落。”蒙骜冷冷道：“俗不俗与我何干？老夫不耐这班文臣！”蒙武连忙将父亲拉到一边急迫道：“查勘府库势在必行，大臣们没一个敢来好么？吕不韦不去凑国葬风光，专来做这棘手差使，父亲若率性而去，岂非又添出兵阻力？”蒙骜恍然点头，立即吩咐军务司马推迟蓝田之行，转身到府门将吕不韦迎进了正厅。

“例行公事，不耽搁上将军行程。”吕不韦没有入座，准备说了事便走。

“哪里话来？太子傅请入座。上茶！”蒙骜一旦通达，分外豪爽。

“吕不韦奉命查勘府库军辎，一则知会，二则特来向上将军讨一支令箭。”

“公务好说！来，先饮了老夫这盅蜀茶。”

“好茶。”吕不韦捧起粗大的茶盅轻啜一口，不禁惊讶赞叹，“酽汁不失清醇，色香直追吴茶。蜀地有如此佳品，吕不韦未尝闻也！”

“吴茶算甚来，”素来鄙视楚物的蒙骜当地一敲大案，“轻得一阵风，上炉煮一遭便没了味道。蜀茶入炉，三五遍力道照旧。”

“噢？却是何故？”

“山水不同也，岂有他哉！”蒙骜慨然拍案，“蜀山雄秀，云雾郁结，蜀水汹涌，激荡地气。更根本者，蜀地归秦，李冰治水，茶树焉得不坚！”

吕不韦不禁莞尔：“茶树因归秦而坚，上将军妙论也。”

“你不觉得？”蒙骜大是惊讶，“吴国未灭时，震泽茶力道多猛？吴国一灭震泽归楚，哼哼，震泽茶那个绵软轻，塞满茶炉煮也不克食！”

“原来如此。”吕不韦一阵大笑，“上将军说的震泽猛茶，是粗老茶梗，自然经煮。绵软轻，那才是震泽春茶上品，须得开炉、文火、轻煮，其神韵在清在香，如何能克得猛士一肚子牛羊肉也。”

“着！有克食之力才是好茶，要那轻飘飘神韵做甚？”

“上将军喜欢经煮猛茶，不韦每年供你一车如何？”

“君子一言！”

“驷马难追！”

两人一阵大笑。蒙骜一挥手，大屏旁肃立的军务司马捧过了一支青铜令箭。蒙骜笑道：“秦国十六座军营辎重库，任太子傅查勘。”吕不韦接过沉甸甸的令箭肃然一拱手道：“国库军库共计三十三处，查勘非一日之功，上将军以为先查何方为好？”蒙骜笑道：“这是太子傅与

国尉公务，老夫只保军库不作梗。”“如此在下告辞。”吕不韦正要离案起身，蒙骜一摆手道：“先生且慢。”见吕不韦愣怔困惑，蒙骜低声道，“秦军东出与否，纲成君一班政臣之因由，果真在老霖灾害，在财货实力？”吕不韦释然点头：“上将军以为不在灾害与实力？”蒙骜喟然一叹：“为将不能取信于大臣，惭愧也！”吕不韦默然片刻淡淡笑了：“若吕不韦揣摩不差，上将军是以为纲成君等怀疑一班大将战场才能了。果真如此，恕不韦直言，上将军错也。”见蒙骜环眼圆睁，吕不韦坦然恳切道，“不韦无须隐瞒，朝会之前纲成君已经上书，主张秦军稍缓东出，理由也是秦国元气尚未充盈；一俟国力强大，‘蔡泽愿为上将军督运粮草辎重，殷殷此心，望王允准！’”

“这番上书老夫知道，缓兵而已，岂有他哉！”

“不然。纲成君不以容人见长，若疑虑上将军之才，能自请军前效力？”

默然片刻，蒙骜淡淡一笑：“来日方长，是非自现，不争。”

“上将军无须疑虑，军辎但许出兵，终归无可阻拦。”吕不韦慨然一句告辞去了。

此后整整一个冬天，蒙骜几乎每隔三两日总能接到远近军报，说吕不韦逐一查勘驻军辎重营，比会同查勘的国尉府丞还要娴熟于兵器粮秣，连续查出六座辎重营兵器失修粮秣衣甲保管不当。蒙骜顿时不安，火速派出几名精干军吏奔赴各关隘军营督导修葺，结果还是被吕不韦屡屡查出纰漏。蒙骜大是沮丧，觉得新秦王派出如此一个执意要放三把火的棘手新官，分明是要挑理缓兵了。及至吕不韦腊月末冒雪赶赴蓝田大营作最后查勘时，蒙骜与大将们再也无心应酬这个新贵，只派出一个军务司马陪同吕不韦了事。一个正月，这个吕不韦也不过年，一鼓作气查勘完了关中的十多座官库，仍然是库库有纰漏。蒙骜哭笑不得，一气之下索性住到蓝田大营不回咸阳了。

二月末河冰化开，一卷紧急王书将蒙骜星夜召回咸阳。

蒙骜万万没有想到，新秦王当场下了王书——大军整备，三个月内相机发兵。秦王靠着大枕气喘吁吁将一卷竹简推到了他面前：“老将军，若非翔实查勘，我还当真不知道秦国府库如此殷实。不打仗，也是白白糟蹋了物事。然则，各军库储物纰漏太多，折损太大，教人心痛也！这是清册，老将军务必在发兵之前整肃好军营府库。”蒙骜的心怦怦猛跳，接过清册慷慨激昂：“我王勿忧！老臣定当整出一个好军库来！”

回到府邸翻开简册，蒙骜看得心惊肉跳。粟谷糜烂十三万斛、军械弓弩失修六万余件、帐篷霉变一万六千顶、车辆断轴三千余、车厢破损六千余、军船漏水者十三条、战马鞍辔皮条断裂者三万余具……统共开列十三项，项项有数目有府库地点有辎重将军印，最后是太子傅吕不韦与国尉司马梗的两方阳文大印。

不用核实，蒙骜便相信了清册的真实。

秦国法度：府库仓储分为三类，一类为王室府库，只存储王城王室器物粮货；一类为邦国府库，分为国库与郡县府库两级，存储各种民用财货；一类为军库，专门储存军用器物粮秣。仅以军用器物说，又分为“尉库”与“营库”。尉库者，筹划掌管存储全部军用物资的国尉府专库也；营库者，隶属带兵将领的军营仓库也。每年岁末，所有营库须得向国尉府上报本年总消耗与来年需求；再由国尉府上报国府太仓令，太仓令最终依据国君王书，与国尉府核定来年全部军用器物总数量，而后分期拨付。战国之世大战多发突发，为免缓不济急，国尉府向大军营库拨付的器物钱财历来都多出三个月，若遇长平大战那般的长期鏖兵，事实上便是尉库与营库直接合一。即便在寻常情势下，军营府库也至少多出一个月的仓储。如此一来，军营府库多为满仓，而尉库倒往往是半仓或空仓。也就是说，军用器物的储藏事实上多在常在军营府库，而不在国尉府库。然则，大军府库一律由辎重粮草营

掌管，辎重营总管无一例外都是稳健又不失勇猛的将军，其军务重心首先在保障粮道畅通，而不是保障仓储完好。即使营库有少数通晓仓储的军吏，也无法使营库大将将仓储完好当做大事来做。大多时候，营库的粮草军械都是露天堆放，除了雨雪天气用麦草或帐篷稍作苫盖，几乎再没有任何法程。蒙骜也曾经做过几个月辎重将军，清楚记得国尉府军吏每次来核查粮秣器物时都要皱着眉头长吁短叹，而最终又都是摇着头默默走了。如今想来，当年还真是熟视无睹。这个吕不韦也是不可思议，短短三个月竟将举国府库查勘得如此巨细无遗，尤其对大军营库，几乎是仔细梳篦了一遍，令人不得不服。

蒙骜二话不说，飞马直奔国尉府，当头便要六十名仓储军吏。

“老兄弟胡话也！”同样白发苍苍的司马梗呵呵笑了。

“你老哥哥只说有没有？给不给？”

“莫说六十，只怕六个也没有。”

“堂堂国尉府，六十个仓储吏都没有？”

“老兄弟，仓储吏不是工匠，是巡查节制号令指挥，你说有几多？”

蒙骜恍然大笑：“老哥哥是说，一个仓储吏可管多个库场？”

“还没老糊涂。”司马梗嘟哝了一句。

“好好好，给三个！”

“三个？我一总才两个。”

“好好好，一家一个。”

“老兄弟也！”司马梗哭笑不得，“我这二十多座府库星星一般散在各郡县，一个跑得过来么？缓急还要被太仓、大内拉去帮库。再走一个，老夫还做不做大军后盾了？”

“鸟！”蒙骜不禁大皱眉头，“如此说，这吕不韦是拿捏老夫了？”

“吕不韦？”司马梗恍然笑了，“老兄弟只去找他，断无差错也！”

“老哥哥都没有，一个太子傅倒有了？亏你好章法！”

“你知道甚来？吕不韦的兵器仓储，只怕我得拜他为师了。”

见素来慎言的老司马如此推崇吕不韦，蒙骜心头又是猛然一跳，一拱手大步出门上马出城，过了渭水白石桥向吕庄而来。蒙骜听蒙武说过，这个吕不韦虽然做了太子傅，却超然于朝局之外，除非奉命，寻常总住在城南自家的庄园，城中府邸反倒十有八九都是空荡荡的。到得庄门拴好战马，蒙骜也不报号提着马鞭径自登门。门厅仆人想拦又不敢，飞步跑过蒙骜进庄通报去了。

“老朽见礼了。敢问可是上将军？”一个白发老人在正厅廊下当头一躬。

“足下识得老夫？”蒙骜有些惊讶。

“老朽见过蒙武将军。我家先生去太子府未归。上将军请。”

蒙骜原本便要告辞，忽然心中一动竟不觉走了进去。四开间的厅堂宽敞简朴，脚底一色大方砖，几张大案前也都是草席一张，没有地毡，没有青铜大鼎一类的名贵礼器，连正中那张大屏也是极寻常的木色。蒙骜打量一番不禁笑道：“人言吕氏富可敌国，不想如此简朴也。”肃立一旁的西门老总事回道：“义不聚财。我家先生又素来厌恶奢华，财力雄厚时也是如此。”蒙骜点头一声好，站了起来笑道：“相

烦家老知会先生：他给老夫一道难题，老夫要向他讨一个通晓仓储者。茶水没工夫消受了，告辞。”说罢一拱手赳赳大步去了。

蒙骜没想到的是，当夜二更，那个家老带着吕不韦的一封书简与三个中年人到了上将军府邸。吕不韦书简只有两句话：“遵上将军嘱托，派来三名仓储执事，上将军但以军吏待之可也。彼等若立得寸功，也是立身之途，不韦安矣！”西门老总事说，这三个执事都是当年吕氏商社的干员，专一地经管陈城大仓，十多年没出过任何差错。蒙骜问得几句，见这三人个个精干，心下大是宽慰，立即下令中军司马给三人入策定职，先留中军大营听用。

次日黎明，蒙骜带着战时全套军吏风驰电掣般出了咸阳。

一月之间，蓝田大营始终没有停止过忙碌，夜间军灯通明，白日号角频频，除了没有喊杀声任何声音都有。修葺兵器辎重、处置霉烂衣甲、裁汰伤病老幼、整饬辎重将士、整顿大型器械、关塞步骑调整、确定进军方略等，久未大战的秦军在一个月的紧张折腾之后，三十万精锐大军终于在蓝田大营与函谷关集结就绪。

四月十六日清晨卯时，蒙骜升帐发令。第一支令箭方举，忽闻帐外马蹄声疾雨而来。满帐大将正在疑惑，白发苍苍的司马梗已经跌跌撞撞冲进大帐，对着蒙骜一摇手颓然倒在了两排将墩之间。蒙骜一步冲下帅案抱住了老国尉，右手掐上了人中穴。

“密书……快……”司马梗气若游丝，软在了蒙骜怀中。

“抬入后帐救治！快！”蒙骜一边卸司马梗腰袋一边大喊。

王书哗啦展开，蒙骜刚瞄得一眼，一声闷哼，一口鲜血骤然喷出，全副甲胄的壮硕身躯山一般轰隆倒在了帅案上。前排蒙武一个箭步冲上前，抱住父亲便进了后帐。老将王龁大是惊愕，愤然上前捡起

王书，刚一搭眼也轰然跌倒在地，王书哗啦跌落展开，两行大字锥子般刺人眼目——秦王骤逝！东出止兵！王陵蒙武留镇蓝田，蒙骜王龁即行还都！

大帐静如幽谷，一片喘息犹如猝然受伤的狼群。骤然之间电光一闪雷声炸起，大雨瓢泼倾泻，无边雨幕笼罩了天地山川。中军大帐前缓缓升起了一幅巨大的白幡，广袤三十余里的蓝田军营没进了茫茫汪洋。

---

1. 燠，热或暖。今音读yù，古音读òu。秦地古方言将闷热叫做“燠”（òu）。《诗·唐风·无衣》：“不如子之衣，安且燠兮！”
2. 谄，秦地古方言，流传至今，意为舒坦。受活，秦地及北方古方言，流传至今，为古语“受用”之转，意为享受、得益。《周礼·天官·大府》：“颁其货于受藏之府，颁其贿于受用之府。”
3. 内史，周官称谓，战国秦沿袭名称，执掌京师政事。
4. 麦粟菽，麦，小麦与大麦；粟，谷子，脱壳后为小米；菽，黄豆。战国时都是关中主要的秋播作物。
5. 垄断，战国语词，语出《列子·汤问》、《孟子·公孙丑下》，原意为商人登高探望行情，以求获得大利。后引申为独占把持。
6. 斛，战国容量单位，一斛十斗，各国大小不一，一斛大体在一百斤至三百斤上下。
7. 车毂，车轮中心用以插轴的圆木，亦做车轮代称。苏秦此语后演化为成语“毂击肩摩”。
8. 内史，战国秦官，掌京师咸阳军政。太祝，战国秦官，掌祈祷礼仪。行人，战国秦官，掌邦交事务。
9. 见《逸周书·谥法解》。
10. 徒父，秦穆公时职任秦国卜师，以龟卜闻名诸侯。
11. 卜史，春秋晋国占卜官。史苏，春秋晋国之卜史大夫，以此卦闻名诸侯。
12. 骊戎，戎狄侵入中原后居住在关中骊山一带的部族。一云其地在山西晋城西南。
13. 青乌子被后世堪舆家奉为祖师，其所生时期有黄帝时、商周时、秦时三说。

14. 阴乡，乡名，渭水之南为阴，即渭水南岸的一个乡。樗里，里，战国秦制对村的称谓，“樗”为里名，即一个叫做“樗”的里，后演化为姓，秦有樗里疾，时称樗里子，其故事见第二部《国命纵横》。

15. 干龙，古代地理学将横贯中国的三大山系定为中国地脉三大干龙，意为三条主干龙脉，昆仑秦岭一线为第一干龙。

16. 芷阳，史载秦昭王葬芷陵，芷，芷阳也，大约在今西安市北，具体位置已不可考。

17. 衰绖，丧服。胸前六寸宽四寸长的麻布片为“衰”，结在头顶的麻绳为“首绖”，腰间麻绳为“腰绖”；丧服以麻布（衰）麻绳（绖）为主要标志，是故合称“衰绖”。

18. 假相，赵国官制，代理丞相。

19. 校，战国军职，将之下，尉之上。

20. 西周公，春秋周考王将其弟封于河南，史称西周公；西周两代后（惠公）又将其子封于巩地，史称东周或成周，后占据洛阳；战国中期东西两周分治周室王畿，周赧王“迁天子都”于西周地。此时西周国君为武公。

21. 伊阙，周室洛阳北方的要塞。

22. 阳城，战国韩县，今河南登封东南之告成镇，后陈胜生地。

23. 吴城，亦名吴山，战国魏地，今山西平陆县北。

第九章　吕氏新政

一　变起仓促　吕不韦终于被推到了前台

夏姬实在想不到，一盅冰茶竟要了秦王性命。

记不清何日开始，门可罗雀的小庭院有人出入了。先是趁着夜色有侍女悄悄来说她的亲生儿子回到了咸阳，后来是自称当年小内侍的老内侍送来了久违的锦衣礼器，再后来又多了两个奉命侍奉的小侍女。独门幽居的夏姬，终于相信了这个梦幻般的消息，但却始终没有走出这座幽居了近二十年的小庭院。直到那个精灵般的小侍女将一方有着酱红色字迹的白绢神秘兮兮地给了她，她才从漫长的噩梦中醒了过来。白绢上那两行酱红色大字犹如春雷轰鸣甘霖大作，在她干涸的心田鼓荡起一片新绿。“我母生身，子恒不忘，幽幽之室，终有天光。”除了自己的亲生子，谁能对她如此信誓旦旦？是的，只有亲子，绝不会有别人！夏姬渐渐活泛了，走出了终日蜗居的三开间寝室，与两个可人的侍女对弈练剑读书论诗谈天说地甚至一起洗衣一起下厨，瘦削的身躯渐渐丰满了，苍白的面容渐渐红润了，琴声也变得娴雅舒展了。可是，她始终没有走出过后苑的那道石门。她坚信，即或儿子平安归秦，太子府正厅也永远不是她的天地，太子嬴柱也永远不会成为她真正的夫君。一个亡国公主，命运注定是没有根基的云，随时可能被无可预料的飓风裹挟到天边撕扯成碎片。争不争都一样，争又何益？年来情势纷纭，老秦王死了，嬴柱做了秦王，儿子做了太子。侍女内侍们都暗暗向她道贺，可夏姬却平静得一如既往地淡漠。老太子府的女眷公子们都搬进了王城，晋升了爵位。她却上书秦王，不进王宫，不受女爵，只请继续留居太子府后苑。昔日夫君今日秦王并没有

复书给她，老内侍总管却准许她留下了。后来，还是那个精灵般的侍女悄悄对她说，这座老太子府已经是她的了，她是没有王后名分的王后。从此，她成了梦寐以求的闲人，与几名侍女内侍终日优游在这座空旷的府邸，品尝着一种前所未有的散淡。

可是，一次突如其来的秘密宣召却改变了这一切。

一辆寻常的垂帘辎车将夏姬拉出了咸阳，拉进了一片幽静的园林宫室。驾车内侍不说她也不问，只默默跟着老内侍走进了幽深的甬道，曲曲折折到了一间阳光明媚却又悄无声息的所在。林木茂盛葱茏，房子很高很大，地毡很厚很软，茶香很清很醇，案前一方香鼎，案上一张古琴。打量之间她心头怦然一动——没错！这正是当年第一次进太子府弹奏的那张古琴！泪水乍然朦胧，对着香鼎肃然一躬，她坐到案前轻轻地抚动了琴弦，沉睡在心底的古老歌儿流水般徜徉而出："自古在昔，先民有作。洪水茫茫，田舍汤汤。导川去海，禹敷土方。成我井田，安我茅舍。生民咸服，幅陨既长。"

"一支《夏风》，韵味犹存矣！"拊掌声陡然从背后响起。

琴声戛然而止。"你？你是……"夏姬打量着这个不知从何处走出来的老人，惊愕得声音都颤抖了。虽说已经二十年没有见过当年的太子夫君，她心下也觉得他必是老了，可无论如何，她还是不能想象变化会是如此巨大。面前这个臃肿苍白满头灰发的老人，能是当年那个虽则多病却也不失英风的年轻太子？

"夏姬，嬴柱老矣！"

"参、参见秦王。"夏姬终于回过神来，终于拜了下去。

"起来起来。"嬴柱连忙扶住夏姬，不由分说将她推到座中，自己也喘着粗气靠到了对面那张宽大的坐榻上。见夏姬懵懂困惑的模样，

嬴柱不禁一声叹息，对她说起了这些年的人事沧桑，末了道：“目下异人已是太子，来日便是秦国新君。你乃异人生母，异人来日必认你贵你。虽说天命使然，终归是你纯良所致，他人亦无可厚非也。然则，君无私事，宫闱亦干政道。异人既以礼法认华阳后为嫡母，此事当有个妥善处置。”嬴柱粗重地喘息了一阵，打住话头殷殷地望了过来。

“不需秦王费心。夏姬有今日，此生足矣！”

嬴柱顿时沉下脸：“若要你死，商议个甚？”

“……”夏姬愣怔了，“秦王只说如何，我听凭处置。”

“你若轻生而去，异人何能心安？华阳后何能逃脱朝野物议？我这秦王岂非也做得惭愧？从此万莫生出此心。”嬴柱叮嘱一番思忖道：“你幽居自隐，不失为上策。我看只一条：今日不争王后，他日不争太后，长居老府，散淡于宫闱之外。若得如此，各方皆安也。”

“王言正得我心。”夏姬第一次现出了灿烂的笑，对着香鼎拜倒立下了誓言，“此生但有一争，后当天诛地灭！”记得嬴柱当时有些伤感起来，“夏姬呵，子长幽居，我长惶愧，两心同苦矣！然既入王室，夫复何言？若有来生，唯愿你我生于庶民之家，淡泊桑麻，尽享生趣也。”

“夫君！”夏姬一阵眩晕，额头重重撞到案角昏了过去……一阵几乎已经被遗忘的感觉冲击得她醒了过来，一睁眼又惊又羞。她赤身裸体地横陈在那张宽大的坐榻上，嬴柱正拥着她丰腴雪白的身子奋力耕耘着啧啧赞叹着，雨点般的汗水洒满了她的胸脯，热辣辣的气息笼罩了她的身心，久旷的她终于忍不住大叫一声，紧紧抱住了那湿淋淋的庞大身躯……当嬴柱粗重地喘息着颓然瘫在坐榻时，她不期然看见了榻后的铜壶滴漏正指在午后申时——入宫已经整整四个时辰了。

记得很清楚，她亲手将案头自己未动的那盅凉茶捧给了嬴柱。嬴柱咕咚两口吞了下去，又张开两臂猛然圈住了她。她惊喜地叫了一声扑在他身上，忘情地自己吞吐起来。谁知就在两人魂销骨蚀忘形呓语的时刻，身下的嬴柱骤然冷汗淋漓喉头咕地一响昏厥了过去。老内侍随着她惊慌的呼叫赶来，撬开嬴柱牙关灌下了一盅药汁。嬴柱睁开了眼睛却没有看她，只对老内侍低声嘟哝了一句，夏姬立即被两个小内侍送进密封的辎车匆匆拉走了。

当晚三更，那个精灵般的侍女悄悄来说，秦王薨了！华阳后要杀她！

侍女说她要带她逃出咸阳。她问她是何人，侍女只催她快走，说令箭只有一夜功效，天亮走不得了。夏姬淡淡地摇摇头，默默地拒绝了她。嬴柱将一生的最后辰光给了她，便是她真正的夫君，她如何能抛下夫君尸身苟活于世？夏姬一夜枯坐，次日清晨上书驷车庶长府，自请以王族法度处置，准许自己为先王殉葬。也不管驷车庶长府如何回复，夏姬便在老府正厅堂而皇之搭起了秦王灵堂，衰绖上身，放声痛哭。

夜半时分，吕庄被一阵急促的打门声惊动了。

当吕不韦被从睡梦中叫醒时，西门老总事紧张得话也说不清楚了。吕不韦从老人的惊惧眼神已经料到几分，二话不说大步出门跟着内侍飞马去了。到得步骑林立戒备森严的章台宫，四更刁斗堪堪打响。老长史桓砾正在宫门等候，一句话没说将吕不韦曲曲折折领进了城堡深处的秘密书房。跨进那道厚实的铁门，吕不韦立即感受到一种扑面而来的紧张窒息。太子嬴异人跪在坐榻前浑身瑟瑟发抖。华阳后沉着脸立在榻侧，冷冰冰空荡荡的目光只盯着嬴异人。两名老太医与老内侍围着坐榻，惶恐得手足无措。坐榻上一方大被覆盖着白发散乱的一个老人，两手作势指点，喉头嘎嘎作响，却一句话也说不出来……

心下猛然一沉，吕不韦迅即觉察到最为不幸的事情已经发生，整个宫廷正在一片混乱茫然之中。当此之时，冷静为要。右手猛然一掐左手虎口穴，吕不韦顿时神志清明，大步进了令人窒息的厅堂。

手足无措的老内侍一眼看见吕不韦进来，立即匆匆迎来凑着吕不韦耳边低声一句："秦王弥留！只等太子傅。"将吕不韦领到了坐榻前。跪伏的嬴异人蓦然觉察吕不韦到了，噌地站了起来偎到父王身边，陡然将华阳后挡在了身后。华阳后眉头倏地立起，又迅速收敛，眼神示意太医退下，匆匆过去站到了坐榻里侧。

"臣吕不韦参见我王。"吕不韦拜倒在地，声音沉稳清朗不显丝毫慌乱。

坐榻大被下艰难地伸出一只苍白的大手，作势来拉吕不韦。吕不韦立即顺势站起，俯身坐榻高声道："我王有话但说，不韦与王后太子共担遗命！"

嬴柱迷离的目光倏忽亮了，喉头嘎嘎响着将吕不韦的一只手拉了过来，又将华阳后与嬴异人的手拉了过来叠在一起，目光只殷殷望着吕不韦，喉头艰难地响着嘴唇艰难地嚅动着，一个字也吐不出来。

"我王是说：要王后与太子同心共济，臣一力襄助。"

雪白的头颅微微一点，喉头嘎的一声大响，嬴柱双手撒开，两眼僵直地望着吕不韦，顿时没了气息！华阳后惊叫一声，颓然昏倒在坐榻之下。嬴异人愣怔片刻，陡然号啕大哭。太医内侍们顿时忙乱起来。

吕不韦凝神肃立坐榻之前，伸手抹下了秦王嬴柱的眼帘，理顺了散乱虬结的雪白长发，又拉开大被覆盖了骤然萎缩的尸身，对着坐榻深深三躬，这才转身走到已经被太医救醒的华阳后面前一拱手低声

道："王后对秦王之死心有疑窦，臣自明白。然目下急务在安定大局，余事皆可缓图。王后与秦王厮守终生，深知王心，必能从大处着眼也。"华阳后深重地叹息了一声，陡然起身道："你勿逼我孤身未亡人。你也晓事之人，我这王后尚终日清心不敢放纵，竟有贱人竭泽而渔，当如何治罪了？不治杀王之罪，何以面对朝野！急务先于大局，晓得无？不将淫贱者剐刑处死，万事休说！"语势凌厉神色冰冷，与寻常那个清纯娇媚的纤纤楚女判若两人。

华阳后一开口，嬴异人的号啕哭声戛然而止，人虽依然跪在榻前，目光却剑一般直刺过来。夏姬是他的生母，华阳后非但当众辱骂生母还要立杀生母，何其险恶。嬴异人母子一生何苦，子为人质，母囚冷宫，还当如何折辱？嬴异人宁可不做太子秦王，也要顶住这个蛇蝎楚女！一腔愤怨，嬴异人的脸色立时铁青，一扶坐榻便要挺身站起怒斥华阳后。恰逢吕不韦的目光直逼过来，冷静体贴威严却又透出一丝无可奈何的绝望。那目光分明在说，你只要一开口，秦国便无可收拾一切便付诸东流。嬴异人读懂了那熟悉而又陌生的目光，终是低头哽咽一声，猛然扑到父王尸身放声痛哭。

"王后之见，臣不敢苟同。"

吕不韦转身对华阳后一躬，语气平和而又坚定，"王后明察：先王久病缠身朝野皆知。纵有他事诱发，终归痼疾不治为根本因由。再则，夏姬为先王名正言顺之妾，得配先王尚早于王后一年。夏姬正因先王为太子时多病孱弱，而洁身幽居二十年，此心何良？此情何堪？先王纵密召夏姬入宫，于情，于理，于法，无一不通。若得治罪，敢问依凭何律？秦法有定：背夫他交谓之淫，卖身操业谓之贱。今夏姬以王妾之身会先王，夫妇敦伦，何罪之有？"

"吕不韦！你，你、你岂有此理！"

“王后明察：当此危难之际，吕不韦既受先王顾命[注]，便当维护大局。无论何人，背大局而泄私愤，吕不韦一身当之，纵死不负顾命之托。”

大厅一片寂静，大臣吏员都肃然望着平和而又锋棱闪闪的吕不韦。陡然之间，老长史桓砾拜倒在地高声一呼：“老臣恳请王后顾全大局！”

“臣等恳请王后！”史官太医内侍们也一齐拜倒。

华阳后嘴唇咬得青紫，终是长嘘一声抹抹泪水抬头哽咽道：“先王死不瞑目，你等谁没得见？便不能体察我心？也好！此事容当后议。你只说，目下要我如何了？”

吕不韦道：“王后明察：国不可一日无君。”

“天负我也！”华阳后咬着嘴唇幽幽一叹，对着始终背向自己跪在坐榻前的嬴异人狠狠挖了一眼，走到大厅中央冷冰冰道：“老长史听命：秦王乍薨，国不可一日无君。本后与顾命大臣吕不韦，即行拥立太子子楚即位。”

“特命录毕，顾命用印。”长史桓砾捧着一张铜盘大步过来。

华阳后冷冷看了一眼吕不韦，打开裙带皮盒，拿出一方铜印，在印泥匣中一蘸，盖上了铜盘中的羊皮纸。老桓砾低声道：“拥立新君，顾命大臣亦得用印。”吕不韦慨然点头，打开腰间皮带的皮盒拿出一方两寸铜印盖了，低声吩咐一句：“立即刻简，颁行朝野。”转身向嬴异人拜倒：“臣吕不韦参见秦王！”

“臣等参见秦王！”桓砾等所有在场官吏也一齐拜倒。

嬴异人正在愤怨难平兀自哀哀痛哭，骤然听得参见声大起，不禁一阵惊愕，手足无措地站了起来连忙先扶起吕不韦，又吩咐众人起身，神色略定，回身陡然一躬：“子楚谢过母后。”此举原是突兀，吕不韦与在场人众都不约而同地点头赞许。

华阳后冷笑道：“谢我何来？该你做事了。”

嬴异人略一思忖，又凑在华阳后耳边低语了几句，见华阳后神色缓和地点了头，回身哽咽着道：“父王新丧，我心苦不堪言，料理国事力不从心。今命太子傅吕不韦以顾命大臣之身，与纲成君蔡泽共领相权，处置一应国事，急难处报母后定夺可也。其余非当务之急者，父王丧葬后朝会议决。”

“臣吕不韦奉命。”吕不韦肃然一躬，回身径直走到老长史桓砾面前一拱手，“敢问老长史：今夜发出几卷王书？秦王病情知会了几位大臣？”

“回禀顾命，”老长史桓砾肃然拱手，“夜来发出国事王书六卷，皆是各郡县夏忙督农事；秦王病情除太子傅外，尚未知会任何大臣。下官禀明太子，加厚了章台守护。”

吕不韦一点头高声道：“在场吏员人等：今夜秦王不期而薨，秦国正在危难之期！首要急务，在宫廷稳定。吕不韦受秦王顾命与新君特命，临机发令如下：长史桓砾总领王宫事务，给事中[注]与老内侍总管襄助；谒者即行飞车回都，密召内史胜来章台，护持王驾一行回咸阳；目下先行妥善冰藏先王尸身，一应发丧事宜，待回咸阳定夺；当此非常之时，任何人擅自走漏消息，立斩无赦！”

“赳赳老秦，共赴国难！”那句古老的誓言骤然回荡在深夜的城堡。

吕不韦发令完毕，各方立即开始分头忙碌起来。吕不韦对桓砾低声耳语两句，过去将华阳后与新君嬴异人请到了章台的秘密书房。华阳后一脸不悦道：“你已是顾命大臣连连发令，如此神秘兮兮，勿晓得多此一举了。”吕不韦浑然无觉，只一拱手道：“臣启太后秦王：目下有急务须得秦王王书方能处置，非臣不敢担承。”嬴异人目光一闪抹着泪水道：“我方才已经言明，服丧期间不问国事。先生与太后商议，我去守护先王。”说罢举步便走。“秦王且慢！”吕不韦肃然一躬，“王执公器，服丧不拘常礼，自古皆然。丧期之中，王虽不亲理国事，然大事不可不预闻也。当年宣太后主政之时，非但每事邀昭襄王共议，且必要昭襄王先出决断。太后母仪朝野，其心原不在摄政，而在锤炼昭襄王也。臣以为华阳后德非寻常，必不会以服丧之由拒秦王预闻重大国事。”华阳后被吕不韦点破心事，亦清楚听出吕不韦劝诫中隐含的强硬，一心不悦却不得不做大度，对嬴异人一挥手道：“晓得你只与母亲生分，要你走了么？回来回来，听了还要说，晓得了？”回头道，“先生便说，甚事要王书？”吕不韦正色道：“蒙骜三十万大军即将出关，须得立即止兵。”“呀！这件大事如何忘了？”嬴异人不禁恍然惊叹，眼角一瞄华阳后却没了声息。华阳后冷冷笑道：“先生已宣明了宣太后规矩，秦王自当先说了。”嬴异人略一思忖道：“先生之见甚是，非常之时当立即止兵。”华阳后一点头淡淡道：“只是先生想好，那班老将军为了出兵，只差要出人命，骤然止兵非同小可。此事须得那班老将军们信得过的老人去办，晓得无？”吕不韦欣然一拱手：“太后大是！臣当妥为谋划。”

“止兵王书成，太后秦王过目。”老桓砾匆匆捧来了铜盘。

嬴异人抢先捧起王书，展开在华阳后面前。华阳后点头说声好，嬴异人便将王书放入铜盘道：“长史用王印便了。”老桓砾道：“此书为特书，须三印成书，敢请太后新君用印。”嬴异人生平第一次用印，心头猛然一跳，摸着腰间道：“惭愧惭愧，我素来不带爵印，只盖母后印

便了。”已经盖好王后印的华阳后非但没有责难，反而漾出一丝笑来：“晓得你长不大。老长史，立即派人到咸阳太子府用印，晓得无？”吕不韦急迫道：“臣正要先回咸阳物色赴军特使，秦王写一手书，臣带王书去太子府用印。”

王书妥当，古老的章台在晨曦中已经渐渐现出了城堡轮廓。

吕不韦大步出了书房，向城堡车马场走来，方进幽暗的永巷甬道，一个身影却蓦地闪了出来低声道：“先生慢行！”吕不韦止步端详，不禁大是惊讶：“方为新君，王何如此行径？”嬴异人喘吁吁道：“我印随带在身，快来用了。”吕不韦不禁大皱眉头道：“王做如此小技，臣不以为然。”嬴异人目光亮晶晶闪烁：“此女心机百出，哄得父王晕乎终生，左右得防她滋事。”吕不韦道：“执得公器便是王道。女子纵然难与，也当以正去邪，如此行径，王当慎之戒之。”说话间已经用了印，嬴异人收起铜印点头道：“不敢辜负先生所期，我只小心周旋罢了。”吕不韦叹息一声道：“服丧之期，王好自为之也。”一拱手匆匆去了。

进入咸阳，吕不韦的驷马快车径直驶向国尉府。

国尉司马梗是紧急止兵的唯一人选，这是吕不韦一开始便瞅准了的。司马梗非但是秦惠王时的名将司马错之后，而且是武安君白起时的老国尉，论军旅资历，比蒙骜一班老将还高着半辈。然则仅仅凭资历，战国之世也未必斡旋得开，在耕战尚功的秦国更是如此。这个司马梗却是资历与声望兼具，在秦军中可谓举足轻重。声望之根，是其人始终以“率军之才平平”为由，当年力主白起为将，自任国尉为秦军筹划后备粮草；白起死后，又力主昭襄王接受白起遗嘱以蒙骜为将，自己仍然甘当国尉。名将之后，知兵而不争将，谋国之大德。更难得者，司马梗数十年身居国尉不骄不躁，将秦军后备谋划运筹得滴水不漏，尤其是长平大战的三年，兢兢业业，保得秦国五十余万大军全无后顾之忧，到头来却总是将功劳推给当时的两任丞相——魏冄与范

雎。秦昭王感念有加，几次要封司马梗为上卿，与丞相上将军同爵，都被司马梗固执地辞谢了，理由只一句话：“老臣无大才，若不欲老臣做国尉，老臣唯告退归隐也！”非但如此，每遇朝堂计议军国大事，甚或大将们商讨战法，司马梗都是坦率建言，绝不以明哲保身之道沉默避事。如此一个国尉，一班老将人人敬重，只他持书前去，断不致生出差错。

司马梗晨功方罢，正在厅堂翻检文书，忽见素无来往的吕不韦匆匆进来，虽颇感意外，却也郑重其事地请客人入座。吕不韦开门见山，入座一拱手便将夜来突然变故和盘托出。司马梗听得脸色铁青，不待吕不韦说出来意，陡然拍案插断：“连番国丧，新君未安，用兵大忌也！老夫愿请王书，立赴蓝田大营止兵！”骤然之间吕不韦热泪盈眶，深深一躬捧出了王书：“这是三印特书，敢劳老国尉兼程驰驱。”司马梗慨然接书，回身一声高喝：“堂下备马！六骑轮换！”吕不韦连忙道：“战马颠簸，前辈还是乘车为好。”已经在快速披挂软甲的司马梗连头也没回：“闲话休说！忙你的大事去，老夫掂不得轻重么！”吕不韦肃然拱手要告辞间，厅外战马一片长嘶，三名轻装骑士人各两马已在赳赳待命。司马梗提着马鞭大步出厅飞身跃上当头一匹火焰般的雄骏战马，喝一声“走”，两腿一夹暴风骤雨般去了。

吕不韦快步出门，立即驱车纲成君府邸。

“好个太子傅！老夫正要找人消磨，来得好！”蔡泽的公鸭嗓呷呷直乐。

“棋有得下，且先进书房说话。”

“书房闷得慌也，茅亭正好。”

吕不韦凑近低声一句：“秦王四更薨去，老丞相好兴致？”

“胡说！此等事岂得笑谈？不想下棋走！”蔡泽脸色骤然涨红了。

吕不韦哭笑不得，拉起蔡泽大步走到茅亭下，倏地从皮袋扯出一卷竹简丢到石案上，“老丞相且看这是否王书？”蔡泽哗啦打开竹简一瞄，愣怔得一脸青紫大张着嘴喉头咯咯直响硬是说不出话来。吕不韦连忙一手扶住一手在蔡泽背上轻轻捶打，“老丞相莫急莫急，若非你逼我，不韦岂能从山墙下来？”

蔡泽呼哧呼哧大喘一阵，方才费力出声：“吕不韦，你、你休得糊弄老夫！秦王纵去，弥留时岂能不召老夫？”吕不韦边捶打边道：“老丞相盖世聪明，当知此中道理：秦王刚刚移驾章台，只有太子与华阳后及老长史随行，骤然发病，何能知会得诸多重臣？”

“岂有此理！”蔡泽一把推开吕不韦愤愤然嚷了起来，“莫非你也是方才知晓么？你太子傅能连夜奉书，老夫领国丞相竟是不能？秦王做了三十年太子，于公于私素来笃信于老夫，弥留时必召老夫无疑！果然未召老夫，其间必然有诈。你吕不韦是否矫书(注)亦未可知！”

虽是愤激之辞难免偏颇，蔡泽这番话却委实说得肃杀之极，直将吕不韦打一个“谋君矫书”的灭族罪嫌疑。吕不韦心下纵然清楚这个老人心病何在，却也不能不先刹住蔡泽这股疯焰，当下冷冷道：“纲成君固是丞相，然却不是开府独领，而是与太子嬴异人共领相权。秦王弥留，召君亦可，不召君亦可，何来必然之说？吕不韦虽非丞相，却是太子左傅。秦王弥留，托后为大。纲成君扪心自问：吕不韦与君，谁与太子更为相得？”

“……”蔡泽呼哧呼哧喘息着无话了。

吕不韦和缓语气道：“况且不韦也是三更被人唤起，蒙眬仓促不知所以，四更赶到章台，未到五更秦王撒手。华阳后多有微妙。太子无

以措手足。吕不韦仓促安定章台乱局，纵想知会纲成君，哪里却来片刻时机？”

“秦国绝情，老夫只有挂冠去矣！”蔡泽一叹，愤然沮丧尽在其中。

“恕我直言，纲成君有失偏颇也！”

吕不韦慨然正色，决意要在这关节点上将话说开说透，“名士但入仕途，权力功业之大小，既在其人之才，亦在其时诸般遇合。譬如商君张仪范雎者，才堪砥柱又逢雄主，更在国势扩张之时，方得风云际会而成赫赫功业。所谓时也势也，此之谓也！君以计然名士之身入秦，却正当秦国收势，休养民力，对外止兵，对内息工，举国唯奉公守法生聚国力而已。当此之时，既无统筹军政对外争霸之可能，又无整治关中大修水利从而一展计然大才之机遇。君所能为者，皆清要政事也。君怀壮志入秦，二十年无赫赫建树而耿耿于怀，不韦诚能体察也！然则，此乃时势使然，非两代秦王不委君重任也。君自思量：自昭襄王任君为相，可有一宗军国大事避君而行？纵是不韦在邯郸秘密襄助嬴异人之举，君亦奉昭襄王密书遥遥运筹。凡此等等，若非功业，足下何以在尚功之秦国封为最高爵位？昭襄王一生铁面护法，不曾空赏一人，莫非足下偏能以‘人未尽才’而得封君乎？究其竟，君虽无壮举，然却有非常时期应急之功。当此之时，君本当以老臣谋国之风垂范朝野，以封君相职做纷纭乱局之中流砥柱。偏君耿耿于首相之权，孜孜于宏大功业，偏颇有加，事事求预闻机密，件件做权力计较，不若刻舟求剑乎？秦王痼疾骤发而死，朝野正在紊乱之时，君纵不效司马梗之风，亦当尽此首相职责也。然君皆不为，开口不问朝局安危，只在先王顾命之名分与吕不韦锱铢必较。较则较矣，亦当有节。平心而论，君若有骨鲠孤臣之风，以为吕不韦不堪顾命，尽可堂皇上书弹劾之！君若有名士大争之风，亦尽可行使相权与吕不韦较量

政才！然正道君皆不为，偏以狱讼之辞欲置吕不韦于死地，不亦悲乎！”吕不韦戛然打住，从来都是一团春风的笑脸满面寒霜。

“嘿嘿，得理不让人了。”蔡泽听得脸色红一阵白一阵心中如五味翻搅，终归却撑出了一片艰难的笑。素称敦情厚义的吕不韦对他从来都是敬重有加，今日却有如此一番凌厉指斥，难堪是难堪到了尽头，想作更猛烈的反驳却是张口无言。根本处在于吕不韦说得句句在理，将自己入秦以来的心事赤裸裸剖白在光天化日之下，若再无理强三分死撑硬嚷，却是成何体统？“刻舟求剑，点得好！”思忖一阵蔡泽喟然一叹，“老夫今日始知，政道见识，吾不如子也！也罢，足下既为顾命，只说要老夫做甚！”

“纲成君，新王有书：你我同领相职。不韦何能指派于你？”

“甚、甚、甚！新王书命，你我同相？”蔡泽大是惊讶。

“老相若觉我不堪，不韦决意退相。”

“呜呼哀哉！蔡泽至于如此蠢么！”蔡泽陡然呷呷大笑，“老夫最怕无事可做，你若早说老夫有相位，至于枉自互骂一通么？”

“总是老相圣明。”吕不韦不无揶揄地笑了，“在这茅亭嚷嚷么？”

“走走走，书房！”蔡泽一拉吕不韦晃着鸭步出了茅亭。

两人在书房直说了整整一个时辰，眼看天色过午，吕不韦草草吞了两张蔡泽最喜欢的燕山麦饼匆匆告辞。蔡泽精神大振，立即跟出来呼喝车马赶到驷车庶长府，邀集“三太”忙乎国葬去了。

蒙骜王龁兼程回到咸阳，没有回府立即进了王城。

给事中将两人领进了东偏殿，吩咐侍女上茶，碎步疾走去了。片刻间老长史桓砾匆匆进殿，说新君连日疲惫昏睡未醒，只怕今日不能召见上将军两人。蒙骜脸色顿时阴沉下来：“老夫奉三印急书赶回，新君何能不见？老长史可是如实禀报？”桓砾摊着双手连连苦笑摇头：“上将军毋得笑谈，在下万万承受不起。”王龁霍然起身长剑咚咚点地：“老长史兜甚圈子！君不见将，秦国几曾有过！老夫偏是不信！”老桓砾正在无可辩解，蓦然却见吕不韦大步进殿，连忙一圈拱手道：“顾命大臣来也！两将军尽可与假相[注]议事，在下实在分不开身。”说罢一溜碎步走了。

吕不韦正要与蒙骜见礼说话，王龁赳赳大步过来道：“敢问太子傅：上将军奉命紧急还都，新君不见，莫非章台之变不可告人！”如此强硬无理已经大非常态，蒙骜却铁板着脸无动于衷。吕不韦心下不禁一沉，思忖间肃然拱手道：“少上造[注]若以为章台之夜有不可告人处，自可公诸朝野诉诸律法。若无凭据，还当慎言为是。”王龁怒冲冲道：“老夫不知慎言！老夫唯知国不可一日无君！既为国君，何能召臣不见臣？老夫明言：若有人胁迫国君隐朝，数十万秦军绝不坐视！先王弥留之际，太子傅乃唯一顾命，对国君行止该当有个说法！”王龁为秦军资深猛将，战功卓著禀性刚烈，其少上造爵位比上将军蒙骜的大上造只低一级，若只从爵位说，比目下吕不韦的爵位还高出几级，情急之下大有威压之势。

“少上造之意，章台之夜是一场宫变了？”吕不韦冷冷一笑。

“你只说，新君反常，是否受制于人？”

“胁迫君王者，自古唯重兵悍将可为，他人岂非白日大梦？”

王龁正待发作，旁边蒙骜重重一个眼神止住，随即一拱手道：“先生自可斟酌：朝局之变若告得我等将士便说，若涉密无可告知，老夫即行告辞。”吕不韦肃然道：“上将军乃国家柱石，何密不可预闻？上

将军长子蒙武，更是新君总角至交。新君信不过上将军，却信得何人？”

“唯其如此，新君不见老夫，令人生疑。”

“上将军若一味心存疑虑步步紧逼，恕不韦无可奉告。”

“大胆卫商！敢对上将军无理！”王龁须发戟张长剑出鞘一个大步逼了上来。

吕不韦傲然伫立：“护法安国，死何足惜？王龁恃功乱国，枉为秦人！”

“老将军且慢。”蒙骜一步上前摁下了王龁长剑，转身冷笑道：“自承护法安国，先生当对目下朝局作个通说。隐而不说，难免人疑。”

“两位老将军如此武断[注]，我何曾有说话余地也！”吕不韦慨然叹息一声，“在下不期然临危顾命，与太后新王议定的第一道王书便是临难止兵，急召两位老将军还都。此应急首谋也，安得有不告之密？方才吕不韦从纲成君处匆匆赶来，亦是要迎候上将军先告章台之情。不想一步来迟，新王未曾立见上将军。此中因由，仓促间何能立时分辨？少上造不容分说先诛人心，竟指吕不韦宫变！如此威压，谈何国事法度？谈何共赴国难？”

王龁冷冰冰道：“你若信得我等，一班老军何消说得？”“要说不信，只怕促成大军东出在外才是上策，何须急命止兵又召两将军入朝？”“好了好了，来回倒腾个甚！”蒙骜拍掌长嘘一声，“朝局倏忽无定，一班将士疑云重重，老夫也是忧心如焚，失言处尚望先生见谅。”

吕不韦原无计较之心，只是面对这班自恃根基深厚动辄便疑外邦人背秦的老秦大将，不得不立定法度尊严，是以对两将军的武断气势丝毫不做退让。如今蒙骜已经致歉，吕不韦释然一笑，将两位老将军

请到了东偏殿内室，备细将夜来章台之事说了一遍，末了叩着书案道：“如今诸事三大块：一为国丧大礼与新君即位大典，一为备敌袭秦，一为安定朝野。上将军以为然否？”蒙骜思忖点头道：“三大事不差。愿闻假相谋划。”吕不韦道：“两大国礼，已经有纲成君一力担承。其余两事如何摆布，不韦尚无成算，愿闻上将军之见。”蒙骜慨然拍案：“老夫职司三军，自当御敌于国门之外！安定朝野，却看假相运筹也。”吕不韦一拱手坦诚道：“上将军信我，不韦先行谢过。然则，目下情势多有微妙，以安定朝野最为繁难。不韦根基尚浅，自认斡旋乏力，尚要借重上将军之力。”蒙骜目光炯炯道：“要老夫如何？但说无妨！”吕不韦直截了当问：“若是上将军不赴军前，不知可有担纲御敌之大将？”蒙骜微微一笑：“假相何有此问？秦军大将堪比老夫者不下五六人。面前老将王龁，是当年武安君时秦军第一大将，若非攻赵一败，王老将军当是上将军也。”吕不韦不禁肃然拱手：“老将军国家长城，不韦敬佩有加！”王龁不禁满面通红慨然一拱手：“王龁赳赳武夫多有鲁莽，国难在即，我等老军无不从命！”

“权衡朝局，上将军须亲留咸阳，并得调回蒙武将军。”

“蒙武职司前军大将，回朝甚用？”王龁陡然插断。

蒙骜略一沉吟断然拍案：“老将军统兵布防，前将军改任王陵，蒙武回朝。”

“嗨！”王龁慨然领命。

“敢问老将军如何布防？”吕不韦特意一问。

“步骑十万进驻崤山腹地，策应函谷关；步军五万前出丹水谷地，策应武关；铁骑五万进驻河西，策应九原上郡；老夫亲将十万精锐驻守蓝田，驰援策应各方！”王龁毫无拖泥带水，显是成算在胸。

蒙骜对吕不韦点头道："防守不出，我军断无差错。"

"好！"吕不韦霍然起身，"敢请上将军王老将军去见太后。"

三人匆匆大步来到王城东部的王后寝宫，遥遥便见宫门已经挂起了一片白幡，进出的内侍侍女也都是一身衰绖满面冰霜，绕过影壁已闻哀哀哭声不断。吕不韦不禁一怔。蒙骜的一双白眉也拧成一团。王龁黑着脸一句嘟哝："未曾发丧先举哀，咄咄怪事也！"自来国丧法度：国府官文正式发布国君薨去的消息，谓之"发丧"；发丧之前事属机密，纵是知情者亦不得举哀；此谓，先发丧而后可举哀。如今国丧未发而后宫举哀，显然有违法度，三人如何不大感意外？吕不韦立刻唤过一名领班侍女前去禀报，片刻间侍女出来，将三人领进了已经成为灵堂的厅堂。

"敢问太后：未曾发丧而先行举哀，法度何在？"吕不韦径直一问。

华阳后正自哭得梨花带雨，闻言倏地站起："假相既说法度，老太子府举哀在前，便当先治！晓得无？你容她而责我，其心何偏！"

吕不韦淡淡道："目下太后暂摄公器政事，非比寻常女子，若执意与名分卑微的夏姬锱铢必较，臣唯有诉诸王族族法，请驷车庶长府会同王族元老议决。"

华阳后顿时脸色铁青。自秦孝公始，秦国王族的族法也因应变法作了大修，较之国法更为严厉，执王族族法的驷车庶长府历来不参与朝政，只受命于国君监督不法王族。王族法的特异处在于：不经国家执法机构——廷尉府的审讯，驷车庶长邀集的元老会可径自审问处置被诉王族；凡涉及王族隐秘的妻妾与嫡庶公子等诸般丑闻争执，在难以清楚是非的情势下往往一体贬黜；对身居高位搅闹朝局而不便公然贬黜者，则几乎无一例外地密刑处决！唯其如此，秦国王族百余年来

极少发生宫变式的内争，一旦发生也总能迅即平息，于战国之世堪称奇迹。若果真按此族法议决，华阳后在危难关头与先王一个“弃妇”作如此这般计较，其摄政德性会首先受到王族元老的质疑指斥，其摄政权力也必然会视种种情势而被以某种方式剥夺。总归是决无不了了之蒙混过关之可能。

“好呵，晓得你狠！”华阳后冷冷一笑吩咐左右，“撤去灵堂，各去衰绖。”一边说一边已经利落脱去了粗糙的缀麻孝服，现出了一身嫩黄色的丝裙与雪白脖颈间的一幅大红汗巾，艳丽窈窕风姿绰约，方才哀伤在倏忽间荡然无存。华阳后转身悠然一笑，“三位入座，有事尽说，晓得无？”

“上将军请。”吕不韦对蒙骜肃然一躬。

蒙骜径直对笑吟吟的华阳后一拱手冷冷道：“老臣无心坐而论道，只请太后速定将事，老臣立待可也。”毕竟华阳后心思机敏，浑然无觉般淡淡笑道：“军事缓亦急。这句老话我还晓得。上将军便说，要定何事？”蒙骜道：“请任少上造王龁为将，统兵布防御敌。”华阳后惊讶道：“王龁为将，上将军闲置么？”吕不韦一拱手道：“王后明察：上将军年来腰疾复发，急需治疗，臣请王后允准上将军所请。”华阳后眼波流动道：“晓得了，我等优哉游哉还落病，何况戎马生涯？上将军只管回咸阳疗病，王龁老将军统兵。”转身对吕不韦道：“你教老长史起书，拿来用印便是。”

“老臣告辞。”蒙骜王龁一拱手径自去了。

“假相还有事么？入座说了。”华阳后不无妩媚地笑了。

“臣有几事禀报。”吕不韦从容入座，将与蔡泽桓砾议及的国葬大礼与各官署急务等诸多国事说了一遍，末了恭敬地请华阳后作可否训示。华阳后叹息一声道：“你却为难人也！我入秦国三十余年，几曾问

过国事了？纵是先王说及国政，我也是听风过耳，何曾上心了？同是芈氏楚女，我远无宣太后之能，也不以摄政为乐事。我只两宗事在心：夏姬色祸先王，罪不容赦！子楚即位秦王，毋得忘我恩义！你若主持得公道，我自会一心报之……”隐隐一声哽咽一串泪水滚落在晶莹面颊。

“王后之心，臣能体察。”吕不韦辞色端严，“臣为顾命，唯有一虑：目下先王未葬，新君亦未正位，国事决于王后，王后若孤行私意，秦国必乱也。臣请王后明心正性，顾大局而去私怨，如此朝野可安也。”

“我掌事权，尚不能决。朝野安定之日，只怕没有芈氏了。”

“以公器谋一己恩怨，虽王者亦败。此战国之道也，王后明察。”

“如此说来，你是不能指靠了？”

“臣不负先王所托，愿太后与新君同心。”

“可新君与我不同心，晓得无！”

“臣保新君不负太后。然若太后孤行一意，虽天地无保。”

“好了，我只记你一句话。”华阳后淡淡一笑飘然去了。

二　醇醇本色　殷殷同心

夜半时分，蒙骜刚刚与王龁议定了改变兵力部署的诸多紧要关节，家老急匆匆来报，说老长史桓砾捧王书到了。蒙骜对这个日间与他虚与周旋的老臣子很是不屑，只淡淡一句教那老吏进来，不去依礼迎接王书。桓砾一副万事不上心的淡漠神色，跟着家老进来，照着规矩宣读完了对王龁的任将王书，从腰间皮袋拿出一支铜管递了过来。

蒙骜信手接过铜管打开，不禁大是惊讶。一方羊皮纸只有光秃秃八个大字——蒙武还都，务使密行！

“假相手笔？”蒙骜眯缝起老眼端详着这生疏的笔迹。“

此乃密书。”桓砾苍老的声音显得木然。蒙骜哗啦一摇羊皮纸：“如此秃皮密书，老夫未尝闻也！”

“此等羊皮纸乃国君专用，入水可见暗印编号，天下没有第二张。”

“假相面君了？”蒙骜第一个闪念是吕不韦将蒙武事禀报了新君。

“假相暮时入宫，完书即被纲成君接走，前后不到半个时辰。”

稍一沉吟，蒙骜将秃皮王书递给了王龁。王龁端详片刻一点头：“没错！当年我代武安君为将进驻上党，昭襄王发来的也是这等王书，纵被敌方所获也难辨真假。只是，此时非战时，如此神秘兮兮做甚？”

“老长史可知密书所言何事？”蒙骜突兀一问。

“不想知道。”桓砾不置可否。“新君处境艰危？”

“无所觉察。”

“也好！老夫奉命。”蒙骜正色拍案，“老夫却要言明：锐士入宫之前，新君但有差错，老夫唯你是问！”

“天也！”桓砾一摊双手哭笑不得，“王城护卫素非长史统领，我只管得文案政事，何能如影随形盯着国君也。”

“新君信你！”蒙骜大手一挥，“自古宫变出左右，老夫不认别个！”

“好好好，老朽告辞。”桓砾也不辩驳，只摇头拱手地佝偻着腰身去了。

蒙骜将桓砾送到廊下，回来关上厚重木门，与王龁又是一阵计议。四更时分王龁起身告辞，到廊下飞身上马连夜赶赴蓝田大营去了。马蹄声渐去渐远，咸阳箭楼的刁斗声在夏夜的风中隐隐传来，恍惚无垠山塬连绵军营如在眼前。蒙骜心绪难平，不觉向后园的胡杨林信步转悠过来。入得军旅四十余年，大战小战百余次，蒙骜从来没有过今日这般茫然。

嬴柱做太子时便与他敦厚交好，几乎是无话不可说无事不可托。二十多年前，嬴柱将孤独羞涩的少子嬴异人送到了他家读书。三年前，嬴柱又将立嫡无望的庶公子嬴傒亲自送到了他的帐下从军。但凡疑难危局，嬴柱都是第一个说给他听，不管他有没有上佳谋划。为免无端物议，两人过从并不甚密，然则紧要关头那份笃厚的信托是不言自明的。在蒙骜看来，嬴柱并非政道雄才，更兼孱弱多病，全然不是一个强势靠山。然则，嬴柱在大处从来不懵懂，对人对事既谨慎又坦诚，心有主见而无逼人锋芒，思虑周密而不失旷达。唯其如此，嬴柱做了数十年老太子，无功无过无敌无友，平淡得朝臣们竟往往忘记了还有这个老太子，寻常见礼直呼安国君者居多，鲜有对即将成为国君的成年太子的那种敬畏。不管是随时可能崩塌的病体所致，还是平庸寡淡的禀性所致，嬴柱总归是少了一种强势君主必然具有的威慑品格。然则，嬴柱毕竟在一个不世出的强势君王的五十余年的炫目光环下平安走了过来，你能说他是真正的平庸无能么？从心底说，蒙骜喜欢这样的嬴柱，甚至不乏赞赏。根本处，在于蒙骜觉得嬴柱与自己禀性有几分暗合，政道命运与自己的军旅命运更有几分相像。蒙骜也不止一次地觉察到，这个老太子同样赞赏自己，几是惺惺相惜。蒙骜始

终相信，只要嬴柱能撑持到做秦王的那一天，他便能放开手脚与山东六国开打，为武安君之后的秦军重新争回战无不胜的荣耀与尊严！

人算不如天算，即位不到一年的嬴柱不可思议地去了，突兀得令人不敢相信。去则去矣，顾命之臣又偏偏是他最为陌生隔涩的新贵吕不韦。要说将在外不及召回受临终顾命，也是情有可原。然则，嬴柱给他这个最是堪托的通家“老友”竟连只言片语的叮嘱也没有留下，却使蒙骜老大不解，茫然之外不期然生出些许寒心——人但为君自无情，果真如此，世道何堪？

再说新君嬴异人，蒙骜虽略有所知，也都是那些已经变得很模糊的早年琐事了。如今的嬴异人已经年近不惑，从邯郸归来一直深居简出，除了在朝会上见过一次，蒙骜几乎连他的相貌都说不清楚了，谈何知底？此人一夜之间成了新君，举措却总是透着一股难以揣摩的诡秘，实在教人不知所云。揣情度理，但凡邦国危难朝局不明，国君第一个要“结交”的便是重兵大将，自古皆然。可这新君嬴异人非但不见他这个上将军，且连任将之权都交到了那个处处透着三分妖媚的太后手中，当真教人不可思议！若说未受挟制而甘愿如此，蒙骜无论如何不肯相信。然则若受挟制，又如何传得出密书？可若未受胁迫，又何须要蒙武密行还都？莫非新君在防范某种势力？防范谁？吕不韦还是华阳后？抑或还有别个？甚至包括他这个老军头？不，不会，新君绝不是防范他！若得防他，岂会召蒙武密行还都？如此说来，新君防范者不是吕不韦便是华阳后？虽说吕不韦于新君恩同再造又是顾命之臣，然则，往往正是此等人方使君王不安，当年商君之于新君秦惠王不正是如此？至于那个三分妖媚的华阳后，原本便该戒备提防。然则仔细参酌，似乎又都不可能。那么是提防纲成君蔡泽？也不会……自问自答，自设自驳，老蒙骜终归是云山雾罩莫衷一是。素称缜密的蒙骜第一次感到了智穷力竭洞察乏力政道之才实在平庸，章台之夜有三个关键人物，自己竟是个个没底处处疑云，想信信不过，想疑疑不定，何以提大军做中流砥柱？

……

夜幕消散，天倏忽亮了，夏日的朝霞匆匆挂上了树梢，幽暗沉郁的胡杨林顿时亮堂燥热起来。蓦然之间一阵童声在林间荡开：“菲菲林下，酣梦忽忽，何人于斯，原是大父！”

“大胆小子！”蒙眬之中蒙骜嘴角连番抽搐，尚未睁眼一声大喝。

一个气喘吁吁满头汗水的总角小儿正顽皮地揪弄着蒙骜灰白的连鬓大胡须，陡闻大喝，小儿一骨碌翻倒却又立即爬开跳起拔出了插在旁边的短剑，一串连滚带爬既狼狈又利落煞是滑稽，坐起来的蒙骜不禁捧腹大笑。

“吾乃大将蒙恬是也！不是小子！”总角小儿挺着短剑奶声赳赳。

“呵呵，大酱倒是不差。忽而练筝，忽而练剑，甚个大将？”

“晨剑晚筝，大将正形！不是大酱！”

“好好好，是大将不是大酱。小子能找爷爷，记一功！”

“大父夜不归营，该当军法！”

“甚等军法？末将领受！”老蒙骜当即站起煞有介事地一拱手。

“罚修鹿砦三丈！”

“错也！”蒙骜板着脸大摇白头，“是拘禁三日不得与操。狗记性。”

“旧制不合军道！此乃蒙恬新法。”

“小子翻天也！甚处不合军道？说不出子丑寅卯看打！”

“大父懵懂！”总角小儿赳赳拱手奶声尖亮，“丁壮拘禁，不操不演，肥咥海睡，空耗军粮，算甚惩罚！罚修鹿砦，既利战事又明军法，还不误军粮功效，此乃军制正道！”

“噫嗨——”蒙骜长长地惊叹了一声，拍打着赳赳小儿显然凸出的大额头，“小子头大沟道多，有鼻子有眼也。小子再说，既不合军道，武安君做甚要立这等军法？”

“想不来。”小儿沮丧地摇摇头陡然红脸，“容我揣摩几日，自有说法！”

“好好好，小大将尽管揣摩，老大将却要咥饭了。走！”

“不能咥！”小儿一步蹦前张开两臂挡住又神秘兮兮地摇摇手，“大父附耳来。”蒙骜板着脸弯腰凑下，小儿搂住他脖颈低声说有人守在厅堂，大父不能去。蒙骜皱着眉头笑道，那教老大将饿肚皮么？小儿连连摇头，那人车中有一大箱酒，定然是想灌醉大父，大父一夜游荡未睡，沾酒便醉，不能去。蒙骜皱起了眉头，那人甚模样？知道是谁么？小儿大眼珠忽悠一转，该是吕不韦，没错！蒙骜大是惊奇，你小子如何知道吕不韦？小儿得意地笑了，父亲书房有张画像，写着吕不韦名字，与此人一模一样。蒙骜又是惊奇，噫！你父甚时有得吕不韦画像？小儿忽悠着眼珠咕哝，想想，我想想，三年前？对！三年前。蒙骜不禁哈哈大笑，吹牛号也！三年前你小子几岁？小儿陡然红脸赳赳，不管几岁，我记得清楚，说不准甘愿受罚！蒙骜连连点头，好好好大将无错，走，去看个准头。大父该大睡一觉，再会客不迟。小儿很不以为然地嚷嚷着。知道甚！蒙骜拉起小儿便走，老大将一日只要有个盹儿，打熬得十天半月，一宿不睡算甚？走！

等候在正厅的果然是吕不韦。

吕不韦也是一夜未眠。华阳后的明压暗示使他隐隐不安，从寝宫出来立即找到桓砾，说要即刻面见新君。桓砾沉吟片刻，找来了老给事中。老给事中又找来了总管老内侍。老内侍虽然一直皱着一双白眉不说话，最终还是将吕不韦从密道曲曲折折领进了重重殿阁中一处最是隐秘的书房。新君嬴异人正在灯下翻检一只大铜箱中的竹简卷宗，对夤夜前来的吕不韦似乎很觉惊讶又很是木然，愣怔迷蒙得好似梦中一般。吕不韦见礼之后直截了当地禀报了华阳后与他的全部对话，申明目下朝局之要害首先在于新君与华阳后如何相处，该当未雨绸缪有个明确谋划。吕不韦话未落点，嬴异人焦躁得来回彷徨，直说太后要杀他，他已经几次看见了黑衣剑士的影子在王城飞来飞去，他先要藏匿起来躲过此劫，否则万事皆休！

“太后启动了黑冰台？”吕不韦思忖一问。

“对对对！正是黑冰台！先生如何知道？”嬴异人惊恐万状。

“敢问君上：第一次知道黑冰台，可是在邯郸之时？”

“是……是在邯郸。”嬴异人眼珠飞转，终于点了点头。

“敢请君上出舌一望。”

嬴异人稍一犹豫，还是走到了吕不韦案前的侍女铜灯下席地而坐伸出了舌头。吕不韦打量一眼又淡淡一问：“君上梦中凶险追杀可多？”

“对对对！”嬴异人连连点头不胜惊恐，“万千绳索捆缚！野狼虎豹吞噬！刀剑逼喉、烈火灼身、暗夜深潭、丛林蟒蛇，森森白骨，甚都有！邯郸归来尤多噩梦，白日卧榻也是不得安生……”大喘着粗气说不下去了。

“君上已患心疾。此疾不祛，君上危矣！”

“甚甚甚？心疾？未尝闻也！”嬴异人陡然一笑，尖涩得如同夜半枭鸣。

吕不韦心中一抖，脸上却悠然一笑：“君上且安坐片刻，闭目从容调息，想想春夜茅亭你我与毛公饮酒趣谈，信陵君府邸的兵法论战，邯郸郊野的胡杨林，还有那长夜不息的秦筝……岂非其乐融融，叹我人生苦短矣！”

缓慢散淡而又闲适的语调如朦胧春风掠过，嬴异人竟情不自禁地闭上了眼睛，脸上也渐渐有了平和的笑意。良久，嬴异人蓦然睁开眼睛瞅着铜人灯惊讶道：“噫！我似蒙眬睡去，何以没有做梦？怪哉！”

“其心入斋，怪亦不怪也。”吕不韦轻松地笑了。“先生通晓方士法术！”嬴异人神色惊讶地陡然站起。“便是方士之术，又何须一惊一乍？”吕不韦微微一笑轻叩书案，“君上且静神安坐，只想那胡杨林春夜秦筝，臣之说叨，权且当做清风掠过原野耳。”见嬴异人果然闭上了双目，吕不韦的缓缓侃侃如悠悠春水散漫流淌，“臣杂学尚可，亦算通得医道。心疾者，古来有之，鲜为人知也。然既为疾，自能医之，无须惊恐也。医谚云：舌为心之苗，心开窍于舌。君上舌晕混沌，若疮若糜，足见心乱神迷也。何谓心乱神迷？心主两功，一运血脉，一藏神志。此所谓‘心藏脉，脉舍神’。心乱，则神不守舍。神不守舍，则心术不正矣。何谓心术？《管子·七法》有说，‘实也，诚也，厚也，施也，度也，恕也，谓之心术。’凡此六者俱备，则能使心无为而治百窍，故谓心术。心术正，人能以常情揣度事理，不致偏执，不致昏乱。反之则神出心舍，恍惚失察，疑窦丛生，惊惧无度也。此等心疾诚不足畏，唯入心斋而已。”

“何谓心斋？”嬴异人闭目发问，呓语一般。

“心斋者，虚明之心境也。”吕不韦舒缓如吟诵，“庄子作《人间世》有说：唯道集虚，虚者，心斋也。何谓虚？明也，空也，气也，一志之心境也。虚而待物，心斋成矣。心斋成，则有容纳万物之心，对人对事无听之以耳，而听之以心；无听之以心，而听之以气；听之以气，则无感其名，无受物累，是谓形坐而神驰，万物化于我心也……”(注)

蓦然，嬴异人有了时断时续的呼噜声……吕不韦疲惫地笑了笑，打了个长长的哈欠，揉了揉干涩的眼睛，提起书案上的木翎笔拉过一张羊皮纸写了起来。写罢招手唤过悄悄守在大屏旁边的老内侍低声叮嘱几句，径自去了。

雄鸡长鸣的黎明时分，吕不韦的辎车辚辚出了王城，直接到了城内那座四进庭院的官邸。原来，陈渲与西门老总事见吕不韦前日深夜被急召章台，心知定有变局，立即派莫胡带着几个仆役侍女进了城内府邸收拾，又派一个精干武执事专门跟踪吕不韦车马行止，叮嘱务必在“歇朝”时刻将吕不韦接回府邸打尖歇息。谁知一日一夜之间吕不韦毫无消息，已经赶到城内府邸守候日夜的西门老总事坐立不安，索性守在门厅死等，若天亮依然没有主人消息，便要亲自出马探听了。正在此时，吕不韦辎车在朦胧曙色中辚辚回府，西门老总事匆匆迎过来，一声先生未叫出口，已软在了门厅之下。

吕不韦连忙下车，吩咐两个年轻仆人扶老总事去歇息。又回身对闻讯赶来的莫胡一班人叮嘱，日后要一如往常，不许这般铺排等候，国有法度，朝有规矩，我能泥牛入海了？莫胡连忙与几个仆役侍女熄灭灯火关闭大门，而后吩咐仆役侍女各去安歇，才领着吕不韦进了后院水池边的一座小庭院。吕不韦记得城内府邸的寝室是在第三进与书房相连。这座小庭院却似乎是一处客寓，便问如何要到这里来？莫胡说这是西门老总事谋划，她也不晓得原由。吕不韦不再多问，进得前厅刚靠上坐榻，软过去扯起了鼾声。

蒙眬之中吕不韦觉得有异，费力睁眼，莫胡捧着他的双脚在热水中轻轻揉搓，一个激灵清醒过来道：“不能耽搁，卯时还有要事，浴房有凉水么？”莫胡叹息一声说有，你去冲凉我去备膳，放开吕不韦双脚起身飘了出去。吕不韦进了浴房一摁机关，板壁高处两桶凉水涌泉般连续浇下，浑身一阵沁脾清凉，及至穿好衣裳，顿时觉得清爽了许多。回到前厅，长案上一鼎一盘一爵已经摆置停当，莫胡正跪坐案前开启酒坛。吕不韦眼前一亮摇手道：“莫胡且慢！可是那几桶兰陵酒？”莫胡回头一笑：“是也，夫人吩咐搬过来的，说先生最喜好了。”吕不韦点头笑道：“没错没错，只不过此酒有用，快都搬到车上去。”莫胡说声好，推着那辆小酒车出厅去了，须臾回来见吕不韦正

在厅中四处打量，不禁笑道：“先生不用饭，转悠甚来？”吕不韦陡然一个响亮的饱嗝高声道：“已经用过，官衣搁在何处了？”莫胡走过食案一看，鼎盘已空，汤汁狼藉一片，不禁大是惊讶。在她的记忆中，主人历来都是从容不迫的，纵然一个人用饭也是整洁如仪，如何今日这般狼吞虎咽？心念一闪道：“先生稍待，我去拿官衣。”飘了出去倏忽回来，一套折叠整齐的簇新官衣捧在手上。吕不韦眉头一皱道：“新官衣硬邦邦太过板正，还是方才那套好。”莫胡惊讶笑道：“方才那身汗津津湿透不知几番了，坐处揉得没了形，我已交浆洗坊了。”吕不韦依然皱着眉头：“再没软旧衣裳了？”莫胡撅着小嘴嘟哝道：“新官不到一年，哪里来的旧官衣？此等衣裳又不许自制，人有甚办法？要说也是，尚坊制的官衣总浆洗得硬邦邦，哪有自家丝麻衣裳随身了？”

“对也！拿一身自家常衣。”吕不韦陡然拊掌笑了。

“先生，莫胡无心之语……”

“岔了岔了。”吕不韦见莫胡委屈得泪水盈眶，连连摇头，过来轻轻揽住她肩头凑在耳边轻声说得一阵。莫胡娇媚地一笑一溜碎步飘了去，片刻捧来一身轻软的细麻布衣裳，利落地侍奉吕不韦换下浴房大

衫，再用一支长大的玉簪穿好吕不韦梳理整齐的发髻，一个大袖无冠的布衣士子一团春风地活现在了眼前。

“昔日先生又回来也。”莫胡不禁喃喃感慨。

“好！我去了。”吕不韦拍拍莫胡肩头匆匆便走，又蓦然回身叮嘱：“你回报夫人，说这几日不能回庄，索性她也过来算了。”说罢大步出了庭院。

清晨的咸阳城是忙碌的，店铺开张官署启门，长街大道处处都在洒扫庭除到处都是行人匆匆。谚云：农忙百业忙。目下正当夏熟大收时节，抢收抢种抢碾打抢储藏抢完粮，整个秦川都火爆爆地忙碌着。

当此之时，无论国事朝局发生了多么突兀的隐秘的值得人们关注的变化，国人都不得不在紧张繁剧的劳作中淡漠置之。毕竟，实实在在的日子是要永远地辘辘转动下去的，任何陡然泛起的波澜都无法改变这亘古生计的河道。

吕不韦的垂帘辎车避开了熙熙攘攘的长街大道，只在僻静的小街巷穿行，原本可径直到达的短短路程，曲曲折折绕了近半个时辰。在国人匆匆的农忙时刻，吕不韦实在不堪华车招摇过市所招来的异样目光。曾经是三十余年的老商旅，吕不韦很是清楚整个五月对农人对工商对国人乃至对整个邦国意味着什么。去岁夏熟秦川遭老霖雨大灾，今岁夏熟便显得尤为不同寻常。作为顾命假相，他此时本该巡视乡野督导农忙减赋免税。可是，他实在是须臾不能离开咸阳，只能在王城与大臣府邸间走马灯般周旋。目下要去造访的上将军蒙骜，正是急需与之周旋的一个人物。

蒙骜对吕不韦的清晨上门确实感到意外。

小孙子蒙恬说是吕不韦，蒙骜根本不信。一个六七岁的小孩童说厅堂有个他三几岁时见过的客人，纵是分外认真，谁个又能放在心上？依蒙骜所想，来者必是蔡泽无疑。无论如何，这个老封君目下爵位最高又兼领相职，是动荡朝局中的强势大臣之一。若从常态权力看去，丞相与上将军从来都是最重要的两根支柱，与国君一起构成了一个支撑国家的权力框架，在邦国危难之时，这个框架的稳定更显得赫赫然无可替代。然则，此次朝局仓促生变，一相一将都没能临终顾命，而恰恰教一个爵位中等又无甚事权的太子傅成了顾命大臣，在秦国成了史无前例的“怪局”。尽管局势怪诞，然朝野瞩目者依旧是军政两大臣。蒙骜相信，只要这农忙五月一过，朝野议论必然蜂起，力促将相合力稳定朝局。在老秦人眼里，这个相不会是吕不韦这个“假相”，而是蔡泽这个老相。狡黠的蔡泽不会想不到此，能想到此则不会不与他通气。从心底说，蒙骜对蔡泽很不服膺。这个计然派名士除了农事沟洫一班经济事务，其余才能实在平平，机敏有余气度不足，总是敞着嗓子呷呷议论，无论是昭襄王暮政还是嬴柱即位的新政，蔡泽都没有展示出总揽全局的开府领国气象。蒙骜也知道，蔡泽对两代秦王总派他处置无关痛痒的风光大典很是牢骚。但蒙骜更清楚，你这个纲成君也就如此摆置最适合，真要你担纲大局，只凭你那见人呷呷乱嚷却总是切不准要害，你便做不得开府丞相。就实说，你也做过一年，有了甚名堂？说昭襄王雄主守势压了你才，纯然胡话！秦孝公不强么？秦惠王不强么？那商君张仪为何有声有色权倾朝野？没大才便没大才，偏偏地要嚷嚷时势耽搁了你，哼哼，只凭此点老夫也看你不入眼也。那个吕不韦虽是商人底子，然处事之沉稳言语之精当，紧要处之果决严厉，当真还比你这个老相强得几分……然则无论如何，时也势也，这个吕不韦不知根底，目下能齐心协力者还只有指靠这个蔡泽，否则国事千头万绪，没个众望所归的丞相如何理得顺了？这个蔡泽也当真懵懂，老夫仓促还都无法脱身，你究有何等要务缠身，一日一夜竟不来找找老夫，今日才想得起来也，哼哼，好你个记性……

“上将军，我已等候多时也。”吕不韦笑吟吟迎了出来。

“……”

骤然之间蒙骜心下一片空白，使劲揉了揉老眼才回过神来笑着一拱手，“啊，太子傅到了，老夫眼拙，见谅见谅。”吕不韦打量一眼笑道：“老将军这是夜宿林下了？”蒙骜不禁惊讶：“噫！你却知道？”

吕不韦道：“商旅三十年，我也是山林野宿常客。老将军甲胄上落叶片片，脸膛一片干涩，不是晨功了。”“不差不差。”蒙骜呵呵笑了，“老夫夜来只说胡杨林转悠一番，不想蒙眬了过去，毕竟老也。”吕不韦不禁喟然一叹：“老将军如此操劳，不韦惭愧也！”蒙骜目光一闪突然哈哈大笑：“风马牛不相及，八竿子打不着，你太子傅惭愧个甚来？来来来，入座说话。”

吕不韦方得入座，蒙骜突然揉揉眼不无揶揄地惊讶道：“噫！太子傅一身布衣，不做官了？”吕不韦坦然一笑：“官衣浆洗得梆硬，天热不吸汗。左右老将军是前辈，不韦卖小自在一回，老将军只管笑骂。”蒙骜啪地一拍掌：“前辈不敢当，话却说得是！老夫最不喜那新官衣，又轻又硬又不贴身，上身活似一桶水，还不如这一身沉甸甸铁甲，不穿好不穿好。”吕不韦一拱手笑道：“人说军旅多实话，果不其然也。”蒙骜边脱甲胄边道：“人只本色便好，关军旅甚事？”

“小公子进来。”吕不韦突然笑对门外一招手，“偷觑个甚？进来也。”

门外不断伸头的红衣小儿大步赳赳进来，陡然站定一拱手：“我乃蒙恬是也！我大父十八个时辰没有用饭，该当如何？”挂好衣甲的蒙骜回身一挥麻布大袖板着脸道：“小子又来鼓捣！去去去，罚练二百大字，午后交出！”吕不韦连连摇手道：“且慢且慢，我倒以为小公子说得有理。老将军昼夜无吃无睡岂能熬得，该当先用饭再歇息，不韦改日再来拜访。”蒙骜哈哈大笑：“此儿老夫长孙，小子说叨多，听他摆布忙活死人。”转头厉声吩咐，“小子去传军令：给老爷爷上饭上

酒！”小蒙恬对吕不韦赳赳一拱手道：“先生通达，蒙恬得罪！”提着短剑昂昂去了。

“此儿不可限量也！”吕不韦喟然一叹。

“足下通得相术？”蒙骜淡淡一笑。

“何须通晓相术？”吕不韦轻轻叩着书案，“谚云三岁看老。此儿发蒙之期有勃勃雄心，根兼文武，天赋神异，来日定是一代英杰。”

“那是你说也。”蒙骜轻轻叹息了一声，“此子太过聪明，时常教人无言以对。唯其如此，老夫每见此儿，总是不由自主地想到一个人，心下总是一揪一揪……”

“若不韦没有猜错，老将军心头之人是赵括。”

“正是也！”蒙骜啪地拍案，“赵括五岁称神童，十二岁与赵国诸将论书谈兵，难倒其父马服君赵奢。可后来如何？葬送了赵国六十万大军啊！老夫当年亲临长平战场，那赵括实在是可惜，英风烈烈天赋过人，却死得教人心疼……”

“老将军多虑了。”吕不韦悠然一笑，“我对赵国尚算熟悉，蒙恬之于赵括，至少两处不同：其一，禀性根基不同。赵括飞扬活脱，少时辄有大言，轻慢天下名将，与人论兵论战，攻其一点不及其余，纵有所短也不知服输，过后亦从无内省之心。小蒙恬不同，极有主张，却认事理。以方才而论，本心分明是担心大父辛劳，想要客官告辞；然老将军执意留客，小蒙恬便向我致歉谢罪。五七岁能知事理，分辨得何为通达何为执拗何为自失，且知过而能改，此等心气禀性，赵括几曾有过？其二，门第之教不同。马服君赵奢一战伤残，教子缺乏心力，更兼盛年病逝，致使赵括少年失教，弱冠之年承袭高爵，一发张扬无可顿挫，心底便没了沉实根基。小蒙恬则既有大父之慈教，又有

父亲之严教，及至加冠，亦决然不会失教而流于无形。有此两不同，老将军大可放心。”

“先生此说，大是新鲜。”蒙骜朗朗一笑，“然揣摩之下，还当真有几分道理(注)！”

正在此时，家老领着四名女仆提着饭篮抬着食盒逶迤进门。家老笑说不知大宾到府，未及备下客宴，便依着上将军平日吃法上了，先生包涵。说话间四名女仆已经将食案摆好。吕不韦面前是两盆两碗一盘：一大盆热腾腾肥羊拆骨肉，一大盆绿莹莹鲜汤，一大碗白光光小蒜葱段，一小碗灰乎乎秦椒盐面儿，一大盘外焦内白的切片厚饼。再看蒙骜面前大案，吕不韦不禁咋舌。一张硕大的食案，整整半只酱红油亮的烤肥羊雄踞一方大铜盘，两侧各是大盆大碗的绿汤厚饼小蒜小葱摞起，堆得满当当小山也似。

“上将军如此食量，直追老廉颇矣！”

“老夫常量而已！”见吕不韦惊讶神色，蒙骜不禁哈哈大笑，“秦将有三猛，王龁、王陵、桓龁，每咥必是一只五六十斤整肥羊。老夫才半只，实在算不得甚。”

“一只羊！五六十斤……”吕不韦第一次目瞪口呆了。

“也不稀奇！”蒙骜笑道，“你只想想，战场之上不是驰驱搏杀，便是兼程疾进，片刻歇息也只能啃块干肉干饼罢了。但能扎营造饭，谁个不是饥肠辘辘腹如空谷，能咥半只羊者比比皆是，不稀奇不稀奇。先生知道不知道？武安君当年定下的招兵法度第一条，便是看吃饭多少！后生一顿吃不下五斤干肉两斤干饼，不能入军。长平大战时武安君白起已经年逾六旬，每吃还是大半只羊。至于老廉颇，与老夫相差无几，军中常量而已！”

“大秦猛士，真虎狼也！”吕不韦脱口而出，忽然觉得不妥，心念一闪正不知要不要圆场，却见蒙骜拍案大笑：“秦有虎狼之师，天下之大幸也！这是谁说的？张仪？同是老秦人，孝公商君之前如何一盘散沙私斗成风？孝公商君之后，何以立地成了虎狼？变法之威也！六国欲抗秦，唯师秦而抗秦。不欲师秦变法，却求灭秦之国，南辕北辙也！唯其如此，秦有虎狼之师，天下之大幸也！……呵呵，惜乎老夫笨拙，只能说个大意也。”

“天下第一利口，张仪无愧！”吕不韦不胜感慨，“纵横无私，大道无术，将变法强国之道明明白白倡给敌手，公然‘资敌’，偏偏却成天下第一王霸之法，神乎其智也。”

蒙骜一边点头一边道：“来来来，不说虎狼了，开咥！”捋起衣袖正要上手撕扯烤胡羊，又恍然笑道：“老夫糊涂也，还得给先生说说这几样粗食来历……”

“大父但咥，我对先生说！”小蒙恬突然连跑带走蹿进来，对吕不韦一拱手又做个鬼脸低声笑道：“大父这老三吃说法，我早背熟了。”又突然昂昂高声，“先生请看，这是胡羊烤，匈奴战俘传来。这小碗是秦椒(注)搅的盐面儿，手抓肉块蘸这咸辣物事吞下，最是上口！此物顶饥耐战，如今是秦军大将主食。这是大秦锅盔，长平大战秦军创下的硬面大烙饼，一拃厚(注)，大砖头也似。坚实耐嚼又顶饥，好揣好带不易坏，如今是秦军常食，老夫每顿必咥！这是苜蓿炖羊汤，苜蓿说是苏秦之父从西域带回流传开来的马草，开春头茬，麦熟时二茬，最是肥嫩鲜香，入得任何肉汤。老苜蓿喂马最好。老夫引进军中，人吃马也吃，目下是军营主汤。蒙恬代大父禀报完毕，先生开咥，告辞！”红影蹿动一阵风去了。

“生子若蒙恬，夫复何憾也！”吕不韦大笑着拍案一叹。

正在大嚼大吞的蒙骜挥着一只羊腿也不看吕不韦，只兀自咕哝道："这小子，甚事都是听一遍便自己经过一般。老夫无意絮叨些许琐事，嗨！他偏偏都装了进去，还能再说出来。老夫素来不喜太灵光之人，嗨！偏偏有了如此这般一个孙子，没办法没办法……"奖掖中又实实在在地透着几分隐忧与无可奈何。

"天生其才，自有遇合，老将军何须杞人忧天也。"

"也是！莫斯文，上手吃，筷子不给劲！"

"好！上手！"吕不韦平生第一次捋起衣袖伸手抓起大块羊肉猛一蘸秦椒盐面儿吞咬起来，一时满嘴流油手脸一片黏滑，心下大是快意。蒙骜素闻吕不韦衣食整肃，府中颇多讲究，如今却欣然与他一般本色吃相，顿时对这个商人名士生出好感，不觉挥着一只羊腿呵呵笑着连声喊好。

"噫！老将军吃肉不饮酒么？"吕不韦恍然抬头。

"酒？"蒙骜举着羊腿一愣随即恍然大笑，"糊涂糊涂！老夫是军中不饮酒，心思竟没转得过来。来人，上酒！"

"老将军喜好甚酒？"

"临淄酒。"

"正好！不韦带来四桶百年兰陵酒。"

"楚酒没劲道！老夫素来只饮赵酒秦酒临淄酒，左右只要粮食酒！"

"老将军有所不知也。"吕不韦也晃悠着一块拆骨肉笑道，"兰陵(注)恰在齐楚交界，沂水桐水正从齐国来，与齐酒无异也。兰陵酒坊在苍

山东麓，沂水之阳桐水之阴，加之苍山多清泉，辄取沂水桐水苍山水，三水以百果酿之，酒汁透亮而呈琥珀色，其味醇厚悠长，百年窖藏者更称稀世珍品也。当世大家荀子所以应春申君之请，屈就兰陵县令，与这兰陵酒不无干系也！”

“当年孟尝君喜好此酒么？”

“正是！战国四大公子以春申君最好此酒，苏秦亦然！”

“只怕还得再加先生一个。”

“老将军圣明也！”吕不韦哈哈大笑。

“好！先生推崇此酒，老夫今日破例。来人，搬酒。”

片刻之间，一口勒着两条铜带的精致大木箱抬到了厅中。两个女仆左右端详却是无处开启。吕不韦笑道：“我来我来，这百年兰陵是专酿专藏专送，酒箱有专制钥匙。”蒙骜丢下光溜溜的羊腿骨不无揶揄地笑道：“光看这口红木大箱便值得几金，好张致！”吕不韦不禁笑道：“老将军对货殖一道，却如吕不韦之对军旅。这一箱四桶，要约期十年才能到手，猜猜价值几何？”蒙骜两手一拍：“百金天价！如何？”吕不韦大摇其头张开一手：“五百金！若是今日，只怕我也买它不起了。”“天也天也！”蒙骜不禁连连惊叹，“只怕老夫要喝金水了也！”

吕不韦一时大笑，打开嵌在箱体的暗锁，逐一取出了四只酒桶。蒙骜过来啧啧转悠着打量，只见这四只酒桶一式的本色红木，三道铜带箍身，桶底桶盖全是铜板镶嵌，桶盖刻一副似山似水山水缠绕的徽记，桶身刻着三行小字，分别是采果师酿造师储藏师的名字。蒙骜不禁喟然一叹：“向笑买椟还珠者愚不可及，今日始知可能也！”吕不韦

笑道："人云世有精工，唯楚为胜。如今吴越两地也归了楚国，这句商谚倒是不虚了。"

"好！并案！开酒！"蒙骜大手一挥，几名女仆在两张满当当的食案间又摆了两张只有酒具的酒案。四案相连，饮者座案相对利于对饮畅谈，谓之"并案"。酒案并好，一名小女仆便要打酒，蒙骜却道："莫忙莫忙，这物事金贵，是否还有讲究，听先生吩咐了。"

"今日不讲究。"吕不韦爽朗笑道，"原是还有荆山玉爵两尊、长柄镶珠酒勺一支，今日全免，只用这大碗木勺，否则如何与猛士吃法匹配！"

"好！便是这般。先生入座，打酒！"

桶盖叮当开启，一股浓郁醇厚而又不失凛冽的奇特酒香顿时弥漫整个大厅。蒙骜情不自禁地深深一个吐纳，兀自闭目喃喃惬意之极。蓦然睁眼，吕不韦也是默默闭目吐纳，打酒侍女已是满脸红潮气息急促，长柄木勺正要伸出嘤咛一声软软倒地。当真好酒也！蒙骜不禁拍案，家老快来，换人打酒！

白发苍苍的家老闻声赶来，却在厅门"噫"的一声惊叹止步。蒙骜闻声出门，却见小蒙恬蜷卧在门厅大柱下满脸通红晕乎乎睡了过去，不禁大乐，好小子！偷觑却成醉鬼，该当！及至吕不韦醒神出来，小蒙恬已经被一名使女抱走，蒙骜依旧在廊下兀自呵呵长笑。吕不韦笑道，没料到这百年兰陵如此厚力，竟能闻醉侍女小公子也。蒙骜一拍掌，老夫何尝不是头一遭闻酒则喜，走！开饮！

酒入陶碗，荡开一汪琥珀色澄澈透亮，长柄酒勺上点点滴滴细丝飘摇，旁边家老直是啧啧惊叹："世间何有此酒？分明蜂蜜(注)也！"蒙骜大笑道："好！便做蜂蜜饮它一回！"慨然举起陶碗，"老夫初尝此酒，权且做个东道，干！"吕不韦举碗笑道："我好兰陵，却也是头一

遭饮这老百年，便借此酒为老将军添几分军威！干！”两只陶碗当地一碰，两人咕咚咚一气饮干，及至哈出一口长气，两人脸色同时一片殷红。

蒙骜不禁拍案赞叹：“醇和厚力，贯顶沁脾，绝世美酒也！”吕不韦笑道：“委实好酒！只我这腹中火热，须得边咥边来！”说罢连忙转身在自己的食案上抓起一大块拆骨肉吞了下去，“来，再干！”蒙骜哈哈大笑：“好好好！许你边咥边来。此等美酒，不胜酒力者少饮也罢！”吕不韦笑不可遏连连摇头：“东道主劝客少饮，未尝闻也！不行不行再干！”一碗饮下，吕不韦又连忙抓肉，额头已经泛起了豆大汗珠。蒙骜也兀自惊讶道：“噫！两碗酒便浑身发热？来，脱了大衫再干！”说罢扯下麻布长袍，抓开束发玉簪，一身粗布短衣一头灰白散发一脸殷殷红光，活脱脱一个威猛豪侠。吕不韦大是心痒，二话不说也扯去大袍散了长发，顿时英风飞扬，与平日的醇和持重判若两人。

再连干三碗，两人都是满面红光大汗淋漓一脸一身热气蒸腾。蒙骜连连惊叹，人如蒸饼竟是不醉，奇哉快哉！鸟！精身子(注)干！一把扯去粗布短衣，赤膊打坐当厅。吕不韦身子轻快得要飘将起来，一股大力在体内升腾不息，直觉自己无坚不摧，也一把扯去贴身短丝衣与蒙骜赤膊相对。蓦然赤膊对面，两人你看我我看你，不禁同时纵声大笑——蒙骜是油汪汪汗渍渍疤痕累累，粗壮结实的身躯如嵯峨古岩凛凛铜柱。吕不韦是红光光白生生水淋淋，胸口唯一的钱大伤疤反倒衬得一身肌肉分外晶莹，几是一条出水红鱼。

“昨日今日，物是人非也！”一阵大笑，蒙骜眼中骤然溢出了滚烫的泪水。

“赤膊吃酒，老将军还有过一回？”吕不韦兴味盎然。

“生死酒，老夫岂敢忘也！”蒙骜喟然一叹，“那是长平血战的生死关头，我军与赵军在上党相持三年未决胜负。赵军以赵括换廉颇为

将，对我军转取攻势，要一战灭秦主力大军。武安君秘密赶赴军前统帅大决，也要一战摧毁赵国主力大军。当此之时，两军浴血大战势不可免。部署就绪之后，武安君下了一道异乎寻常的军令：各营一夜痛饮，将士各留家书，从此不灭赵军不许饮酒！此令一下，上党的沟沟峁峁都沸腾了起来！谁都知道，这是大战前的生死酒，是老秦人的安魂酒……各个营寨都悉数搬出了藏酒，燃起篝火开怀痛饮！夜半时分，人人都打赤膊精身子，举着粗陶碗搂着抱着唱着那支军歌，代写家书的军吏挨个问将士们最后的心事，竟然没有一个人理睬，手之舞之足之蹈之，漫山遍野只有笑声歌声吼叫声……刁斗打到四更，武安君派出的中军司马分路奔赴各营收集家书，各营交上来却都是一面面'秦'字军旗，旗上全是密密麻麻的血指印。那一夜，老夫生平第一次精身子，生平第一次喝下了整整两坛烈酒，吼唱得喉咙都哑了……"

"不吼不唱不过劲，该当如此！"

"你可知道秦军的'无衣歌'？"

"知道！"

"来！一起唱他一回！"说罢，蒙骜操起插在烤胡羊身上的那支青铜短剑拍打着大案唱了起来，沙哑激越的嗓音直荡开去："岂曰无衣，与子同袍！王于兴师，修我戈矛，与子同仇！岂曰无衣，与子同泽！王于兴师，修我矛戟，与子偕作！岂曰无衣，与子同裳！王于兴师，修我甲兵，与子偕行——"

长歌方落，吕不韦感慨万端："重弦急管，慷慨悲歌，秦风也！"

"噫！你如何没唱？"蒙骜甩着汗水气喘吁吁。

"素闻同唱此歌皆兄弟。不韦，只怕当不得也。"

“岂有此理！”蒙骜赳赳拍案，“精身子相对，蒙骜当不得你老哥哥么？”

“好！”蓦然之间吕不韦大是感奋，慨然拍案一拱手，“老哥哥！且听兄弟唱他一回！”抡起案上铜柄汤勺敲打着长案放声唱了起来，一时荡气回肠，比蒙骜还多了几分浑厚与悠长……两句方过，厅外突然秦筝之声大作，叮咚轰鸣，其势如风掠万木秋色萧萧，将这壮士同心的慷慨豪迈烘托得分外悲壮苍凉。吕不韦精神大振，一口气唱罢歌声尚在回荡便对着蒙骜肃然一拱：“老哥哥府下高人何在？敢请当面赐教！”

家老匆匆进来作礼：“禀报先生：小公子只说感念先生情怀，故而伴筝，容日后讨教，便去了。”吕不韦惊愕万分：“如何如何？弹筝者是小蒙恬？老哥哥，当真么？”蒙骜皱起了一双雪白的长眉连连摇手：“莫提这小子，天生是个兵痴加乐痴！三岁操筝，去岁岁又将秦筝加了三弦，变成了十二弦，叮咚轰鸣聒噪得人坐卧不宁。改便改矣，老夫又不是乐正，也懒得操那闲心去管他。只是这小子但弹秦筝，便莫名透出三分悲伤，听得老夫揪心也！谚云，乐由心生。小小孩童，辄出悲音，你说这这这……”

“关心则乱，老哥哥又做忧天者矣！”吕不韦哈哈大笑，“回头我找小公子，给他引见一个秦筝大家，陶陶他性子，保他亦师亦友亦知音！”

“好！老兄弟给劲！来，再干！”

“干便干！来，为那支‘无衣’！”

一碗饮干，蒙骜一抹汗水突然神秘地一笑：“老兄弟，若是你做了开府丞相，这秦国的力道该往何处使？”

“老哥哥笑谈，然兄弟也不妨直说。”吕不韦边吞咽着拆骨羊肉边用汗巾擦着手，“自孝公以来，秦国已历四代五君，终昭襄王之世强势已成。然目下秦国正在低谷，对山东取守势已经十年。其中根由，不在国力，而在朝局。朝局者何？雄主也，强臣也，名将也！三者缺一，朝局无以整肃，国力不能凝聚。孝公有商君车英，惠王有张仪司马错，昭襄王有太后魏冄白起！然目下两代新君朝局如何？将强而相弱，军整肃而政紊乱。恕老兄弟直言，幸亏天意止兵，若是大军已经东出，只怕秦国隐患多多也！”

“都对！只是还没说正题。”

“正题原本明了：一整国政，二振军威，只往这两处着力便是正道。一整国政，是廓清朝局凝聚国力，为大军造就坚实根基，确保秦军纵然战败几次，亦可立即恢复元气。若无此等根基保障，大军东出经不起长年折腾！”

“也对，武安君举兵之道也！其二如何？”

“二振军威，是要一举打掉山东六国十余年的锁秦之势，也给其间背秦的小诸侯一番颜色，重新确立君临天下之强势！至于如何打，老哥哥比我明白。”

“好！”蒙骜拊掌大笑，“有此正道，老兄弟当得开府领国丞相也！”

“早了早了，老哥哥慎言！”吕不韦连连摆手。

“老兄弟差矣！”蒙骜拍案喟然一叹，“国无良相，纲不举目不张。老哥哥纵然一介武夫，也掂量出了昭襄王给蔡泽的那个封号，纲成君，纲成君哪！可这个蔡泽担纲了么？张个老鸭嗓到处呷呷，呷呷出

个甚名堂？但为国家计，得有公心！老哥哥也知道纲成君好人一个，可……不说了不说了，来！再干！今日醉了老哥哥背你！”

“干！不定谁背谁也！”吕不韦呵呵笑得一脸灿烂，刚刚举起陶碗便软软伏案鼾声大作。蒙骜看得哈哈大笑，呀呀呀！可惜一碗百年兰陵酒也！连忙凑过来接流下大案的酒汁，接得些许酒碗方举到嘴边，兀自喃喃两声倒在了吕不韦身上……

三　新朝人事　几多风雨

秋高气爽的八月，又一次隆重国葬终于疲惫地结束了。

纲成君蔡泽与老三太的一班人马刚刚办完昭襄王葬礼，一切驾轻就熟，既往疑难，也因有了先例而不再争执，诸事都算顺利。唯一的难处是嬴柱的谥号。嬴柱五十四岁骤然薨去，做了十几年的太子，只做了堪堪一年的国君，太子时多病无为，国君一年也未见宏图大举，从功业看去实在是难以褒扬。老三太主张定一个“文”字。蔡泽虽觉“文”字太过褒扬，然也想不出更妥当的号词。毕竟是国君谥号，其人只要不是恶政之主，寻常总是要从褒扬处着眼的。一番斟酌，蔡泽将老三太上书加署了自己的封爵名号并丞相官印，算做“朝议”呈报新君。

三更上书，吕不韦清晨来丞相府会事，拿的正是那卷竹简。

“纲成君，一个‘文’字似有不当，再参酌一番如何？”

“一朝做假相，足下学问见长也！”蔡泽不无揶揄地笑着，心下老大不快。作为总理国葬的丞相，新君纵对谥号有另见，亦当亲自对他言明，纵是下书驳回亦属常情，如何一个排在自己之后的假相能捧着自己的上书来重新参酌？吕不韦纵是顾命大臣，毕竟商旅根基，莫非连礼制学问也要指手画脚不成？更根本处，在于蔡泽深信新君没有理由不赞同这个谥号，哪有儿子对褒扬君父不首肯的？目下无批驳王书

而只是吕不韦捧上书前来，分明是吕不韦自己认为不妥，或说服了新君，或直接在长史署截下了上书，没有呈报新君径直来找自己。若是前者，蔡泽便大有疑惑，吕不韦能以甚理由说得新君言听计从？若是后者，吕不韦便是仗恃顾命之身蔑视他这个封君丞相了，蔡泽如何受得？

“你只说何字妥当，老夫认可便是。”蔡泽呷呷一笑。

“纲成君，此书尚未呈报新君。”吕不韦坦然从容，“我是在老长史案前见到此书拿来参酌。老长史说我是假相，此书既有丞相府官印，理当两相共识，便许我拿了。不韦之见若不能成立，则可立呈此书。不韦若侥幸说得有理而蒙纲成君纳之，仍以此式上书，与我不相关。”

吕不韦当先便说来由，蔡泽自然晓得这是吕不韦看准了自己心事。吕不韦说的确实也是一理，依着此说，倒是自己轻慢这个假相了。然吕不韦显然是只解释不计较，还特意申明若说得有理与自己无关，全然不争功劳，蔡泽心下稍稍生出了三分歉意，一拱手笑道：“如此说来，假相倒是为老夫着想也。”

“那得看纲成君是否纳我之说，不纳，自是我居心叵测了。”

蔡泽呷呷大笑：“岂有此理！好好好，你说！”

“不韦以为，单一个‘文’字太得褒崇，徒招天下物议。自古以来，非大德昭彰奠定国本者不得谥文。一个周文王，何人可与之比肩？战国之世，一个秦王谥文，一个赵王谥文，都是两字，惠文！纲成君自思，先王即位一年即薨，何德何功堪称一个‘文’字？”

蔡泽微微点头一笑：“老夫何尝不知此理？偏是思谋不出一个令人拍案的字来。你只说何字何辞，老夫也省却揣摩。”

“依着先例，也加一字，修限‘文’字。”

“加何字？”

“孝。孝文。”

“孝？”蔡泽目光一闪眼珠连转，突然呷呷长笑拍案，“妙也！一个‘孝’字当先，从先王德行上做了文章，‘文’字做了辅从，褒德以隐功，合乎嬴柱！”

“如此说，纲成君纳言了？”

“纳……哎，我说你个吕不韦，这个主意，是你想的么？”

吕不韦大笑：“唯君纳言，管他何人主意也。”转而思忖道，“朝议在即，纲成君是否还当与老三太事先通说一番？否则任谁当殿争执起来，反倒显得纲成君一意孤行也。”蔡泽还想说话终是不无酸涩地笑了笑，“好好好，也只有这般处置了。”

三日后朝议，所有大臣都异口同声地赞同“孝文”谥号，华阳太后与新君嬴异人也没有任何异议。蔡泽获得了举殿君臣的一致赞赏，大大地风光了一回。回府细细思忖，蔡泽愈想愈觉得吕不韦琢磨出的这一个字有着不可思议的微妙。

先得说说这个“孝”字。在远古文明中，“孝”本来是一种广博的德行。《书·尧典》有云：“克谐以孝。”克者，胜任也，完成也。

便是说，能做到和谐四方人众者为孝，何等远大的一种境界。春秋战国之世，“孝”渐渐具体化血缘化。儒家以养亲尊亲、善事父母为孝。孔子有云：“今之孝者，是为能养。”孟子有云：“孝子之至，莫大乎尊亲。”墨家反儒，以“兼爱”为“孝”之根基，将“孝”扩大为所有亲人而不仅仅是父母。是故，墨子有云：“孝，利亲也。”孝之内涵如此这般明确后，便有了“孝子”。顺从而尊敬父母者，孝子也。《诗·大雅·既醉》有云：“威仪孔时，君子有孝子。孝子不匮，永锡尔类。”

然则，作为概括贵胄层人生业绩言行的一种传统礼法，谥法对字意的讲究，依然是以原本的广博性为准则。尤其是单字，谥法几乎从来都是以原意古意为准。从谥法看去，“孝”是德的最高境界，不仅包容了对父母的孝行，更意味着以大德治国的操守与功业。作为秦国圣君的秦孝公，谥号只一个“孝”字，着眼处自然是大德之至，而决不仅仅是孝顺父母。若从此看去，只做了一年国君的嬴柱显然是难以企及的。奥妙处便在谥法，两字组合相辅相成，从而产生出第三种内涵。谥法之“文”，重奠基，重融会和谐，重文明开创，重守成养息。

《易·系辞下》有云：“物相杂，故曰文。”儒家则将“文”定义为一种与“质”与“野”相对的修养气度。孔子说：“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文质彬彬，然后君子。”然则对谥法而言，“文”如同“孝”一样，既包含了气度修养，却也决不仅仅是气度修养。

谥法传统：单字取古义，多字取合义。合义者，组合之意也，现世之意也。依照谥法讲究，嬴柱这般国君无论单用“文”字或单用“孝”字，都是不堪其名的。然若两字组合，内涵便发生了微妙的变化。变化之要，是单字之义向春秋战国以来的世俗化具体化靠近。一个“孝”，更多的指向孝子的孝行之德，至高大德的含义淡化了；一个“文”，更多的指向个人修养气度，文明开创与功业之意淡化了。如此一来，“孝文”两字尽落实处，与嬴柱对秦昭襄王的忠顺孝行及温文而不失睿智的禀性很是切合。没有这个“孝”字，或者换作其他任何一个字来配，都有显然失当处，自然会招来朝议论争。作为主持国葬首席大臣的蔡泽，必然第一个难堪。

但是，蔡泽却毫无庆幸之意。

他心下难解的疙瘩是，自己身为天下治学名家，如何竟没揣摩出嬴柱谥号的微妙处？也没琢磨出这个字来配？吕不韦一介商旅，如何便有此等见识？究竟是政道洞察力比自己强，还是学问才华在自己之上？第一次，蔡泽隐隐感到了吕不韦的威胁，心下不禁猛然一沉。新

君即位，第一次朝会的首要大事定是拜相。新君嬴异人不是雄主气象，太后华阳也不是宣太后那种既明于政事又热衷权力的女主。当此之时，领政丞相异乎寻常的重要，几乎必然的是开府丞相。蔡泽入秦，梦寐以求者便是此等开府丞相。唯有成为开府丞相，才能施展计然派的治国主张，也才能建立商鞅那般千古功业。然事有乖戾命有蹉跎，蔡泽入秦近二十年，却只做了一年开府丞相，从此虚之高阁，戴着一顶封君高冠，开始了有爵无职或有爵游职的权力漂泊。游职者，一事一任也，无确定权力职守也。在秦国，只有声望甚大然未获信任从而被拜为上卿的入秦名士，才会落到这般有名无实的地步，秦惠王时的那个犀首正是如此。蔡泽之所以没有像犀首那般扬长而去，说到底，心中存了一个不可动摇的想头——秦昭王之后秦国必然恢复开府丞相，而开府丞相非蔡泽莫属。事实也在一步步证实着蔡泽的想法：秦昭襄王的最后几年，以他与老太子嬴柱共领相职；孝文王即位，他又与新太子嬴异人共领相职，除了开府，已经成为事实上的丞相；历数秦国大臣，论资望论才干论学问，无一人堪与蔡泽一争相位；放眼天下，山东六国也从来没有听说有大家名士希图入秦。如此看去，蔡泽显然是秦国开府丞相的唯一人选，自然也是最佳人选。除了天塌地陷秦国崩溃，没有任何意外。

然则不可思议的是，商人吕不韦偏偏在此时悄悄进入了秦国。

自与吕不韦相识，蔡泽从来没有认真想过这个商人。毋宁说，蔡泽从来都没将此人看在眼里放在心上。作为酒友棋友，蔡泽喜欢吕不韦。对吕不韦不时显露的曾经有利于自己的那些谋划才情，蔡泽认定只是“阅世明智”而已，与政道大谋岂能同日而语？至于学问，吕不韦在他面前从来都是虚心求教之态，蔡泽更不会去想了。十余年来，吕不韦唯有一长获得了蔡泽的认可，这便是重义结人。且不说那教人惊心动魄的百人马队死士，便是田单、鲁仲连、范雎、平原君、信陵君，包括他蔡泽在内的一班名动天下的英杰，或是毛公薛公等风尘奇才，只要与吕不韦相交，总能神奇地迅速成为至交，实在令人不可思

议。服则服矣，揣摩之下，蔡泽却将吕不韦的这一长处或多或少归结于商旅之能——但为牟利，轻财交人而致义名。也就是说，在蔡泽心底里，吕不韦的重义只是商人的一种交人方式，与其人是否真正重义是不相干的，至少是有别的。唯其如此，蔡泽对吕不韦保护嬴异人从赵国逃回这一震动秦国朝野的壮举，根本就没有往深处去想。在他看来，一个商人为国家立了大功，自然可以步入仕途做官。蔡泽相信，丞相统辖的任何一个经济官署吕不韦都可胜任，然而吕不韦也仅仅如此而已。

回想起来，这吕不韦入秦后步步出人意料。先是不做上卿宁做太子府丞，惹得蔡泽大为蔑视。后来又突然秘密承手官市，与六国商人好一场大规模商战。蔡泽这次很是赞同，以为吕不韦操了本行便是正途。谁知便在人人都看准此人充其量在“吏班”做个“大吏”时，吕不韦却突然成了名副其实的高官——太子傅！蔡泽大不以为然。太子傅历来都是王师，虽无实权却是人人景仰的高位大臣，最是要学问道德之臣掌持，教一个商人做太子傅直是滑天下之大稽也！然则如何？非但做了，吕不韦还做得有声有色。蔡泽不禁又是大大地出乎意料。然则即使如此，蔡泽还是没有想到吕不韦会对自己这个丞相构成威胁。直到吕不韦不意做了顾命大臣——至少在蔡泽看来是偶然的——几乎同时又做了假相，除了最初的那种被排除在关键时刻之外的愤懑，蔡泽依然不认为吕不韦会对自己构成威胁。其所以如此认定，蔡泽的根本因由，是吕不韦的才具不堪领政大任，假相只是一个暂时职掌，即或破例成为常职，充其量也只是自己这个开府丞相的副手而已，而假相副手与真正的丞相之间可是天壤之别。

然则，这次的谥号事件却使蔡泽蓦然惊醒了。依吕不韦目下的势头，只要才具被一班大臣认可，加上新君嬴异人对他的信赖，完全可能成为开府丞相的另一人选。果真如此，蔡泽的功业大梦岂非将永远化为泡影？

这一夜，蔡泽通宵辗转未眠，天刚一亮便驱车进了王城。

华阳后刚刚从丰京谷扫墓回来，很有些伤感。

阿姐华月夫人是被刑杀的，不能入夫君墓园合葬，也不能独起陵寝安葬，只能草葬在她生前钟爱的这片山水废墟。若非嬴柱对阿姐有着一份说不清的情愫与癖好，亲自出面向老父王求情，阿姐当真要落个死无葬身之地了。毕竟这丰京谷是老周王城，也是老秦人凭吊祖先勤王立国之功的地方，而并非真正的荒山野谷。自这个阿姐一死，华阳后顿时没了心劲，连对老夫君也失去了抚慰逢迎的兴致。若是这个老夫君再活得几年，只怕她眼见便要失去这个体弱而心骚的秦王夫君的专宠了。那个久居冷宫的夏姬之所以能被秘密召入章台，还能与老夫君死灰复燃，能说不是自己懒于逢迎抚慰的苦果么？阿姐在世时的华阳夫人，在王城是个完美无瑕的女子，超然于一切纷争之外，只倾心关注自己体弱多病的夫君；在夫君嬴柱的眼里，则更是个须臾不能离开的可人儿，非但聪慧柔情善解人意，更有两样长处是嬴柱身边的所有女人都无法比拟的：一是奇绝如方士一般的救生护理之法，一是可意无比的卧榻风情。虽然如此，从来没有生儿育女的她之所以始终是老太子嬴柱的正妻且始终专宠于一身，实在是有着老阿姐的一半功劳。

当年，华月夫人一从宣太后口中晓得了要将妹妹嫁于嬴柱，便早早敦促她反复练习家传救护术，并千里迢迢地从楚国老族中寻觅到了早已失传的救心药秘方，说这是她的立身术，定然要反复揣摩娴熟。后来，阿姐不幸寡居，成了太子府的常客。平心而论，起初她对阿姐与太子夫君的不拘礼仪的种种谈笑，是心有芥蒂的。有一次，这位阿姐借着不期而至的大雨与她同宿了一夜，喁喁细语了一个通宵，她才真正从心底接纳了阿姐。毕竟，阿姐有历练有见识，给她将宫中秘闻与牢牢拢住嬴柱的利害说了个透亮。最使她惊心动魄的，是阿姐搂着她几乎贴在她耳边说的那番话。阿姐说，宣太后为她物色夫君时曾经

对她有过秘密叮嘱：魏冄霸气太重，迟早要出大事；入秦芈氏后继无人，唯一的指望，是以她两姊妹与嬴氏王室联姻，只要一人能成气候，芈氏一族便有了根基……

从那一日起，她与阿姐越来越亲昵了。终于，热辣辣的阿姐俘虏了她，也俘虏了年过不惑的嬴柱，三个人变成了一个人……有了智计百出的阿姐，她非但真正巩固了夫人爵的妻位，且在立嫡周旋中使芈氏一族在秦国宫廷成就了举足轻重的夫人势。然则，她与阿姐被廷尉骤然关进大牢的那个晚上，她又绝望了。阿姐搂着她反复叮嘱，一切有阿姐，小妹一定会无罪，要忍着心痛走下去，芈氏不能没得你！阿姐在她耳边哈着热气说，晓得无？你非但要做王后，还要做太后！只一样记得了，没了阿姐，你只毋做多情女！

……

“禀报太后：纲成君请见。”

“教他到这厢来了。”华阳后思绪扯断蓦然醒悟过来。

蔡泽被侍女曲曲折折地领进了大池边那片胡杨林。秋阳透过树叶洒满了古朴的茅亭，一个高挑妩媚的背影沐浴着一片金红立在亭下，绚烂得耀人眼目。倏忽之间蔡泽有些后悔，愣怔着不知该不该向前走了。

“晓得是纲成君了。”亭下曼妙的楚音飘了过来。

“老臣蔡泽，见过太后！”

“进山喊林么？叫得好响。”绚烂金红的背影转过身来咯咯笑了。

“老臣有事禀报，敢请太后移步政事房。”

“哟！不会小声说话么？”见蔡泽一头汗水满面通红，华阳后笑不可遏，“与丞相说话便得到政事房，是礼还是法？老夫子林下不会说话了？”

“老臣……”

“行了行了，进来坐了，亭下与政事房一样了。”华阳后笑吟吟将蔡泽让进茅亭，转身一拍掌，“上茶，震泽新绿了。”隐隐地听得一声答应，片刻间一名侍女飘进亭来在靠柱石案上支好茶炉，一片木炭火特有的轻烟淡淡地飘了起来。

“老臣不善饮，白水即可。”

“哟！你是茶痴谁不晓得了？我的震泽茶不好么？”

“老臣是想说……”咫尺之内裙裾飘飘异香弥漫，蔡泽皱着眉头大是局促，分明站在石礅旁硬是坐不下去。华阳后蓦然醒悟，退后两步径自坐在了大石案对面的另一方石礅上笑道：“入座慢慢说了，何事？”

“老臣两事。”蔡泽坐进石案前，稍显从容地一拱手道，“其一，先王国葬已罢，太后对新君亲政之事将如何处置？其二，比照先例，先王遗孀当由新君尊奉名号，目下太后沿袭王后之号，尚未有太后名号，不知太后作何想法？如此两事，老臣欲先听太后之意。”

“是奉命而来？”华阳后冷冷一笑。

“非也。老臣自主请见太后。”

“晓得了，你是关照本后了。”华阳后的微笑中不无揶揄。

“不敢。”蔡泽侃侃说出了自己早已经揣摩好的腹稿，“老臣暂署相权，身处国事中枢而承上启下，若不明太后权力，便无以处置太后书令；若不明太后名号，所行官文涉及太后亦难以措辞。念及先王与太后对老臣素有信托情谊，故而自行请见，此中苦心，尚望太后明察。”

华阳后眼波流动闪烁，倏忽一脸忧戚关切：“毋晓得你说的暂署相权何意了？先王顾命之时，本后与新君还有太子傅都听得清楚，如何暂署了？”

“敢问太后，先王顾命时如何说法？”蔡泽精神骤然一振。

“是说，纲成君做丞相，秦国无忧也。”华阳后一字一顿，很是认真。

“史官可有录写？”

“痛不欲生之时，我顾得关照左右么？”

良久默然，蔡泽粗重地一声叹息：“如此说来，此事疑案也！”

“疑个甚了？我分明听见了，子楚吕不韦听不见么？都听见了，史官写不写何用了！”华阳后愤激地嚷嚷几句又突然一转话头，“我那两事该如何处置？你只谋划个法子了。”

蔡泽正要说话，一个侍女从亭外匆匆进来在华阳后耳边低语了两句。华阳后笑着说声他也来得真巧，站起来指着侍女对蔡泽嫣然一笑：“纲成君且先回去，有事她便来见你了。”蔡泽一时大觉尴尬，站起身一拱手便走。那名侍女拦住他一笑：“纲成君请随我来。”将他从茅亭后的另一条林间小道领了出去。

嬴异人来见华阳后，实在有些不得已。

自从吕不韦那次“心说”之后，嬴异人当真做起了“心斋”。秘密入宫的蒙武亲率二十名铁鹰剑士昼夜守护，蔡泽一班老臣全力以赴处置国丧，老桓砾与给事中当着宫廷事务，守丧的嬴异人当真清净了好几个月。深居简出，他屏息心神深自吐纳，平心静气地仔细琢磨那些不堪回首的往昔岁月，即便是独守父王灵柩之前，也没有停止过

“心斋”漫游。疲惫卧榻之时，饮下一盅老太医配制的安神汤，浑然忘我地睡去。几个月下来，原先那种莫名其妙的焦躁心悸与时不时突然袭来的莫名恐惧渐渐消失了，无休止的噩梦也没有了。及至秋天父王安葬，嬴异人的神色已经大为恢复，面色红润步履稳健谈吐清晰，与那个恍惚终日一惊一乍的嬴异人实在不可同日而语了。依着古老的服丧传统，孝子服丧期间是要憔悴失形才能显示哀思孝道的，若有孝子服丧而容光焕发，便是大大地不可思议了；对于君王之身，则几乎必然要引起朝野非议，甚或公然质询王者德行也未可知。然则，嬴异人的不可思议的恢复却截然相反，非但没有引起朝野非议，反倒使朝野泛起一片庆幸贺声。

秦国再也不能弱君当政了！老秦人异口同声。

当嬴异人很为自己的容光焕发惭愧的时候，各郡县官署与大族里社的贺王康复书纷纷飞到了案头，为太医令请功的呼声更是不绝于耳。嬴异人忐忑不安地请教吕不韦该当如何处置，吕不韦淡淡笑道：

“执公器者无私身，王者强弱系于天下，故天下人贺之。我王只需贵公去私，力行正道，坦坦然定国理政，何虑之有也？”一旦直面国事，当真是谈何容易。嬴异人仔细阅读了老长史桓砾专门为他梳理的“国事要目”，这才惊讶地发现，自长平大战后秦国累积的待决难题当真是一团乱麻。大父昭襄王的晚年暮政原则是万事一拖，除了后继立嫡与当下急务，几乎一切国事都留给了后人。老长史理出来的批有“待后缓处”四字的各种上书竟有四百六十余件之多。父王当政一年，可能是自知不久人世，竟然也是效法大父，批下了一百三十余

件“待后缓处”的上书。这将近六百件的官文涉及了秦国朝野大大小小不知多少人多少事，饥荒赈灾、沟洫水利、官市赋税、郡县分界、朝局人事、王族事务、狱讼曲直、邦交疑难、战功遗赏、流民迁徙，等等，等等，看得嬴异人头昏眼花心惊肉跳。

“国事之难，竟至于斯！”拍案之下，嬴异人的心又乱了。此时，老长史桓砾又默默捧来了一只铜匣。嬴异人终于不耐了：

“你拿来再多，我看了又有甚用！”桓砾一拱手道：“此乃先王密书。先王薨前一月留给老臣，叮嘱非到新君理政之时，不能出也。”嬴异人惊讶了，抚摩着铜匣仔细打开，三层隔板之下的一卷羊皮纸展开在案头，只有寥寥数语：

国有积难，非强臣当政不足以理之。汝非雄主，领政之臣须与上将军同心方能聚合国力，补君之弱。蒙氏有公心，人事之要，可问蒙骜。

蓦然，嬴异人眼前现出父王在自己认祖归宗后的那次长谈，一时泪眼蒙眬。知子莫若父，诚所谓也！父亲自知不是雄主，也深知儿子不是雄主，那次已经推心置腹地说了，日后要做好两件大事：一是要寻觅强臣辅佐，一是要留下一个堪为雄主的嫡子。“君弱三代，秦国便要衰微了！”父亲的那句话对他的震撼是无法说得清楚的。然则，冥冥之中有天意，儿子的事他能做得主么？倒是目下的强臣领政最要紧，否则连个守成之君也做不好了。

依着嬴异人，这个领政丞相自然该是吕不韦。他信服吕不韦的德行才干，更敬佩吕不韦的韧性与勇气。可是，他只是一个漂泊归来的无根之君，他没有径自封任领国丞相的那种威权。蒙氏一族能支持吕不韦么？太后能支持吕不韦么？老蔡泽能认同吕不韦么？蒙氏是举足轻重的大军将领势力，太后是宫廷连带王族外戚势力，老蔡泽是朝臣与郡县官吏势力，哪一方面掣肘都是要命的。吕不韦一介商旅孤身入

秦，能有甚根基？说起来可能还不如自己，纵是凭着才干功劳有了一些人望，可要执掌这开府丞相的大权，些许人望算得了甚？除了他与吕不韦的相互支撑，两人几乎都没有与之呼应的势力，当真奈何？

反复思忖，嬴异人还是决意先来见太后。只要太后认可吕不韦，蒙骜纵有阻力也容易周旋一些。在嬴异人看来，父王与太后在当初立嫡时都对吕不韦很是激赏，直到吕不韦做了太子傅，父王太后还是十分倚重吕不韦。至少，嬴异人从来没有从太后处听到过对吕不韦的任何微词。唯其如此，嬴异人决意抛开对这个纠缠着要将生母治罪的太后的私怨，来了却这桩最大的朝局人事，先将国政推动起来再说。嬴异人自信对女子颇有洞察，如华阳后这般柔媚女子，只要有些许让步与场面礼仪的亲情尊奉，该当不会有甚差池。强悍精明通晓政事如大母(注)宣太后者，天下能有几人？

“哟！毋晓得子楚会来看我，坐了。”华阳后站在亭廊下淡淡地笑着。“子楚拜见母亲……”嬴异人哽咽着拜倒在了满地黄叶之上。华阳后拭着泪水一副不忍卒睹的悲伤：“快莫多礼了，曾几何时，天晓得竟成孤儿寡母了……来，这厢坐了说话。”

亭下坐定，嬴异人拱手痛心道：“章台还都之后，子楚守丧，心神迷乱，未能在母亲膝下多行孝道，今日特来请罪。”华阳后眼波流转不禁噗地笑道：“晓得了晓得了，子楚还当真了？有事直说了。”嬴异人颇是尴尬，红着脸道：“无甚大事。只是几位老臣动议立冬之日大行朝会，不知母亲意下如何？”华阳后道：“只晓得历来朝会都在开春，今次却要在立冬，不觉怪诞了？”嬴异人歉然一笑道：“老臣之心，无非急于立新而已，大约没有虑及时节是否适当。”华阳后道：“急匆匆朝会，毋晓得何事等不得了？”嬴异人道：“素来新朝会，都是以拜相为大。子楚之见，大约也脱不得这老法程。”华阳后惊讶道：“哟！你毋晓得父王顾命当晚你说的，蔡泽做丞相了？”嬴异人笑道：“子楚还说了吕不韦共领相职。母后明察：当时乃国丧期权宜之计，依着法度，

丞相只能一个。”华阳后笑道：“哟！毋晓得丞相只能一个了。你只说，一个是谁个了？”嬴异人一拱手道：“子楚敢请母亲示下。”

“要我说么，王无戏言，原本说谁便是谁了。”

“那，那次说了两人。”

“一个首相，一个假相。孰前孰后记不得了？”

“母后之意，蔡泽为开府丞相？”

“君命既出，好朝令夕改了？”

嬴异人顿时默然。他已经清楚地明白，这个太后是认准要蔡泽做丞相了。既然如此，目下也只能不置可否，回头揣摩一番再作计较了。华阳后见嬴异人默然不言，淡淡一笑道：“还有么？只一件事了？”嬴异人道：“再有，就是定母后尊号了。”

“哟！你盘算如何处置母后了？”

“敢请母后示下。”嬴异人硬生生憋住了他原本打算做出的退让：只要华阳后赞同吕不韦做丞相，他便许太后“并国”临朝，至少顶半个宣太后。如今这位太后硬是揣着明白做糊涂，竟以维护君命为由头与自己为难，自然要给她个软钉子，看她如何开价了。

“还要说了？”华阳后咯咯一笑，“毋晓得先王顾命，拉着谁三人手了？”

“父王要母后与吕不韦同心襄助子楚，子楚心感父王……”

华阳后一双柔媚的大眼蓦然冷冰冰盯住了嬴异人，一阵默然，长袖一甩冷笑着径自出了茅亭。嬴异人对着华阳后背影深深一躬：“秋日转凉，母后善自珍重，子楚告退。”

出得胡杨林在太后寝宫区漫步良久，嬴异人无可奈何地长叹了一声。

咸阳王城很大，总格局是六个区域：中央大殿与殿前广场为朝会区，其后正北靠近北阪的松林地带为太庙区，西部为王室官署区，东部为国君理政区，此三区之后的西北地带是王室作坊与仓储区，东北地带有一大片占地三百余亩的园林为寝宫区，朝野俗称后宫。后宫又分为两大区域：西部为现世国君与王后以及各等级王妃的寝宫区，东部为太后寝宫区。前者小，后者大。其间原由在于：战国之世的国君的全部后妃至多二十余人，连带侍女内侍，总数也只在两三百人。太后寝宫区却是积世而居，人数远远超过了王后寝宫区，占地自然就大了。也就是说，依着王室法度，太后寝宫区并非一个正位太后（先王正妻）的专有居住区，而是所有已逝国君的所有后妃的居住区。嬴柱为国君，华阳后自然便是王后寝宫的主人。嬴异人做了国君，华阳后成了太后，自然得搬进太后寝宫区。王者多有不测风云，盛年骤然去世者比比皆是。然国君去世，大多数后妃却都正在盛年，自然都要搬入太后寝宫区居住。如此累积，这太后寝宫区要容纳所有没有随着先王过世而曾被先王拥上卧榻的后妃，其庞大与复杂也远远超过了王后寝宫区。

来见华阳后之前，嬴异人特意召来掌管宫廷的老给事中，要他在太后寝宫区遴选一座最是幽静的居处。谁知老给事中皱着一双白眉直摇头，君上有所不知，太后寝宫最是庞杂，难矣哉！嬴异人很是不耐，偌大寝宫三百余亩园林，连一处幽静居所也没有么？甚个事体！连连苦笑的老给事中抱来了一箱简册，一卷卷翻开说叨了半个时辰，听得嬴异人目瞪口呆了。老给事中说，太后寝宫共住先君后妃五十三人，最年长者是秦惠王当年一个十六岁的宠幸少使[注]，至今年已八十余岁；秦武王妃子尚有六人，均已是耄耋之年；昭襄王遗孀最多，二十三人，除了没有“后”，其余爵妃都有；孝文王嬴柱遗孀虽少，却是后妃齐全，整整二十六人。依着王室法度，先王遗孀一律加爵两级孝

敬尊奉。如此几乎是人人一座独立庭院；全部太后寝宫的庭院只有四十二处，外加三片侍女内侍大庭院，幽静宽敞所在早已被占，却到何处去挤腾得出一座?

赢异人终是半信半疑，借着进太后寝宫之机索性亲自查看一番，若能给喜好幽静的生母选择一处可心庭院，一片孝心也有个着落处了。然则转悠一个时辰，走遍了这片庭院层叠相连的园林，他最终还是失望了。整个太后寝宫除了这片胡杨林与一片大池，实在是找不出空闲之地了。尽孝难矣！莫非清心一世的可怜生母当真没有登堂入室进太后寝宫的命么......

“君上，长史大人请速回东殿。” 方出胡杨林道口，隐身随行的铁鹰剑士骤然从一棵大树上飘了下来急促禀报。嬴异人本欲出王城到吕不韦府上商议今日之事，一听老长史传言立即登车回了王城前区。等候在东偏殿书房的老桓砾见嬴异人进来，立即打开了王案上的铜匣：“禀报君上：上将军蒙骜紧急上书。”嬴异人心下顿时一紧，老蒙骜要做甚？不及入座从铜匣中拿出一卷竹简哗啦展开，瞄得几行，心头怦怦大跳起来。

老臣蒙骜顿首：秦国政事荒疏久矣！流弊丛生，吏治松弛，朝野散漫，奋发惕厉之心已流于无形也！昭襄王着意守成，先王未及着力，新君即位，任重而道远。当此之时，整饬朝局刷新吏治理顺政事为当务之急，否则东出中原将遥遥无期矣！唯其如此，老臣请以吕不韦为开府丞相，总领国事，力行新政。老臣遍观国中大臣，德才兼备而能总揽全局者，非吕不韦莫属也！老臣之心，唯王明察，当于朝会立决之，跌宕蹉跎，大道之忌也！上将军蒙骜秦王元年秋

“上书报太后了么？”愣怔之间嬴异人蓦然问了一句。“太后摄政未成定制，是故未曾报太后宫。”

“备车。上将军府。”

“君上要见上将军，宣召入宫较为妥当。”

嬴异人摇摇手，回身从案下拿出一件物事塞进腰间皮袋回身便走。

突然造访的新君显然使上将军府大感意外，阖府上下莫不脚步匆匆神色惴惴。老太子先王嬴柱当年是府上常客，一应仆从无不识得。这新君少时也在府上修学五六年，从赵国归来也曾密住府上些许时日，却是谁也没见过。一朝为君，岂能与少时小公子等闲视之？更要紧的是，以上将军与先王的笃厚之交，先王弥留时竟然未召上将军顾命，此中玄机谁能说得清楚？新君突然驾临是祸是福谁又能说得清楚？

嬴异人制止了要去通报的家老，一边打量着尚有朦胧记忆的路径庭院池水林木，一边咀嚼着那些遥远的往事。令他惊讶的是，这座与武安君白起府邸同样厚重古朴而又宏阔简约的府邸，除了砖石屋瓦在岁月风雨中已经变黑，当年与他等高的小胡杨树已经长成了金灿灿的参天巨木，覆盖一片大池的绿蓬蓬荷叶也做了片片残荷外，几乎没有丝毫变化。过了这片胡杨林，便是当年与蒙武同窗共读的小庭院了。晨功午课暮秦筝，他一生中最快乐的时光都点点滴滴地刻在了这片庭院，洒在了这片胡杨林，以至三十多年的王子生涯中，只有这寄身篱下的上将军府对他处处透着亲切，透着温暖。不知不觉地，嬴异人痴痴地走进了暮色中金红的胡杨林，耳畔弥漫着叮咚筝声，当年那稚嫩滚烫的歌声那般真切：萧萧雁羽，诉我衷肠，子兮子兮，道阻且长！呵，胡杨林，异人回来也……

“老臣蒙骜，参见君上！”

嬴异人蓦然转身，暮色之中泪眼蒙眬，蒙骜一时惊讶得无以应对了。

“老将军，异人本该早来也……”

“君上国事繁剧，老臣心下明白。”

“往事如昨也！”嬴异人粗重地叹息一声，“只可惜蒙武没有一起回来。”

“君上感怀旧事，老臣何忍卒睹也！”蒙骜揉了揉已经溢出泪水的老眼，昂昂一拱手道，“君上若因老臣上书而来，敢请书房容臣禀报。若着意怀旧，老臣唤来当年书童领道。”

嬴异人不禁笑道：“着意怀旧，有那工夫么？好！书房说话。”

两人来到书房，蒙骜吩咐已经掌好灯火煮好茶的侍女退了出去，又叮嘱家老守在府门，任何人来访一律谢绝，随即肃然就座，一副即将大论的模样。嬴异人摇摇手道：“老将军莫急开说，且先看看这件物事。”说罢将一支铜管递了过来。蒙骜接过打开方看得一眼，双手瑟瑟发抖，及至看完，号啕一声“先王也”便扑倒在了案上。嬴异人不胜唏嘘，拭着泪眼起身肃然一躬道：“目下朝局，尚望老将军鼎力襄助。”蒙骜止住哭声，霍然站起扶住了嬴异人：“先王有此遗命，蒙骜死何足惜！君上但说，何事为难？”嬴异人道：“老将军力保吕不韦拜相，太后却不赞同，此事最难。”

“太后欲以何人为相？”

“纲成君蔡泽。”

“君上之心，属意何人？”

“首选吕不韦。若是无可奈何，也……”

“老臣既蒙君上信托，自当尽忠竭力。君上但回，老臣自有主见。”

“老将军之意……”

“黑脸事体，君上只做不知便了。”

嬴异人又是肃然一躬，道声老将军酌情为之莫得为难，匆匆去了。

思忖片刻，蒙骜立即启动。先唤来主书司马与军令司马，吩咐主书司马将呈送秦王的上书再誊刻一卷，清晨卯时不管自己是否回来，上书立送太后寝宫；军令司马连夜赶赴蓝田大营，将自己的上书副本交于王龁，请与五大夫爵以上的老将会商呼应。吩咐一罢，蒙骜登上一辆垂帘辎车辚辚出府去了。

暮黑一掌灯，老驷车庶长嬴贲便生出了倦意。侍女正要扶他就寝，家老匆匆来报，说上将军蒙骜请见。这老蒙骜也是，不知道老夫规矩么？老嬴贲嘟哝一句，打着哈欠又是揉眼又是挥手，掌高灯煮酽茶，这老东西能折腾人也。两名侍女窃窃笑着连忙收拾，已闻沉重急促的脚步声腾腾腾砸了进来。“老哥哥也，叨扰叨扰！”

“也就你了，谁个敢坏老夫这见灯睡？”老嬴贲竹杖顿得噔噔响。

“老弟兄一起啃了十三年血锅盔，还怕老哥哥生哇了我！”

“呵呵，你顽头大，我哇得动么？”老嬴贲竹杖敲打着长案板着脸，“尝尝我这太白秋茶如何？先说好，只许吃不许拿。”

蒙骜哈哈大笑：“拿多拿少说话了，几时有个不许拿。”说着捧起大陶盅吱地长啜一口，不禁啧啧赞叹，“给劲给劲！正克得硬面锅盔！家老，备一罐我带了！”廊下家老笑吟吟嗨的一声，一溜碎步去了。

老嬴贲无可奈何地摇头笑笑："老兄弟说，甚事忙活得不教人睡觉了？"

"不是大事能搬你这尊睡神？"蒙骜半是神秘半是正色地压低了声音，凑到了老嬴贲案头，"国丧已罢，新君朝会在即，你这王族掌事倒做了没事人也！"

"王族掌事算个鸟！枯木一株罢了。"

"甚甚甚？整日忙活算个鸟！精铁打在刀口！"

"聒噪聒噪！只说甚事？"

"新君新朝，何者当先？"

"将相当先，自古皆然，用问么？"

"有将无相，车失一轮，立马要滚沟也！"

"老夫吃你吓么？纲成君为相朝野皆知，孰能无相？"

"老哥哥仔细思量：自应侯范雎辞秦，昭襄王暮政期的丞相从未开府，相职也总是太子与蔡泽共领。打实处说，从来没有名正言顺的开府丞相。权宜之计或可将就一时，然秦国要大兴，一直没有开府丞相岂非贻笑天下。然则新朝要定开府丞相，自然便有新旧两选。老哥哥说，这蔡泽行么？"

老嬴贲呵呵一笑："老兄弟与蔡泽交厚，要老夫举他开府领政？"

"错错错也！你我老军，几曾有过闪烁试探之辞？"

"那明说，究竟要老夫做甚？"

“吕不韦堪为丞相！”

“你是说，那个保异人逃赵回秦的吕不韦？”

“正是！”

默然片刻，老嬴贲微微点头：“此人也算得商政两通，然蔡泽亦是计然名家，又无大错，较比之下，倒是难分伯仲。”

“错也错也！”蒙骜连连拍案，“甚个难分伯仲？天壤之别！吕不韦长处有三：其一，博学广才，多有阅历。其二，心志强毅，临难有节，重义贵公，具首相之德行。其三，有气度有心胸，不狗苟蝇营，不斤斤计较，坦荡无私，行事磊落。只说饮酒，举碗便干，赤膊大醉坦荡率真，与我等老军有异曲同工之妙。此等人物，可遇不可求也！”

“呵呵，说了半晌，原是教人家给喝服了。”

“岂有此理！”蒙骜脸色涨红高声大嚷，“你老哥哥尚败我三碗，吕不韦何曾喝过我也！”转而嘿嘿一笑，“老哥哥别说，我还真服吕不韦饮酒，不是服他酒量，是服那赤膊痛饮，虽大醉而不猥琐下作的本色气度。老哥哥也当知道，当年之商君、张仪、范雎，但凡名相器局者，哪个不是本色雄杰，哪个不是醇醇率真！唯其能酒而本色直道，真英雄也！”

“呵呵，虽是歪理，老夫也认了。还有甚事？”

“没了，该说说当年了……哎哎，别忙睡也！”

蒙骜言未落点，老嬴贲白头猛然一点，已扯起了悠长的鼾声。蒙骜愣怔站起哭笑不得地一招手，两名黝黑肥壮的侍女抬着一张军榻从大屏后出来，将军榻在案前摆好，一名侍女跪身偎住了老庶长，只轻轻一扶，老庶长嬴贲身子一歪便顺势可可地躺在了军榻，粗重的鼾声

丝毫没有间断。两侍女相互一点头，轻柔无声地抬走了鼾声大作的军榻。蒙骜在旁直看得“噫噫”惊叹不绝，及至鼾声远去，情不自禁地大笑着吼了一声：“老哥哥！睡便睡，莫忘事也！”

立冬时节，秦国的朝会大典终于要举行了。

谚云：十会九春。说的是朝会历来都在开春。其时若无大战，郡县主官便要齐聚都城，在国王主持下与朝官一起议决诸般大事，启耕大典、祭祀天地宗庙、拜谒年高退隐功臣等等礼仪盛典也都要借着百官云集接踵举行。士农工商诸般国人庶民，一边议论着庙堂风云，一边郊野聚合踏青放歌、祭扫祖先坟茔、疏浚沟洫忙活春耕等等不亦乐乎。朝堂钟鼎声声，原野耕牛点点，窝冬之后的一切都在开春之时苏醒了萌动了。春行朝会，那是天道有常，国人从来以为是题中应有之意。

唯其如此，立冬朝会显得极是突兀。仿佛寒天要割麦子，国人硬是懵懂着回不过神来。便是国中官吏，也是窃窃以为不可思议。冬令肃杀，万物闭藏，此时岂能大行彰显新朝的朝会大典？然则无论如何不同寻常，秦国朝野还是默默认同了。毕竟，秦国目下正在连丧两君的非常之期，不借着冬令时光从容琢磨筹划，开春大忙之际岂能容得终日论争？当此之时，通会王书一下，郡守县令们匆匆动身了，朝官们也各自忙碌谋划起本署在朝会的待决大事。官道车声辚辚，官署昼夜灯火，市井街谈巷议，宫廷雨雪霏霏，秦国朝野第一次在窝冬之期骚动了。

较劲的关口只在一个，今朝丞相究是何人？

华阳后看到蒙骜上书，原本竭力压抑的一腔愤懑骤然发作，当即秘密召来蔡泽将事说开，要蔡泽明白说话，想做丞相便同心较力，自甘沉沦便等着罢黜治罪。蔡泽原本尚以为蒙骜等一班老将拥戴自己无疑，乍见蒙骜上书，如一桶冷水当头浇下，愣怔片刻突然怒火中烧。

你老蒙骜与我蔡泽素来交好，不赞同老夫也罢，何须如此阿谀鼓噪一个商人吕不韦！若无不可告人之密，岂非咄咄怪事？然蔡泽毕竟是蔡泽，虽则气得脸色铁青，硬是隐忍未发，只对华阳后深深一躬，兹事体大，容老臣告退思虑而后作答。回到府中蔡泽再三权衡，深觉蒙骜此举大非寻常深浅莫测，不能正面计较。蒙骜之忠直秉性有口皆碑，上将军举荐领政大臣也是职责所在，自己若以事中人之身公然回击，一定是引火烧身无疑。事之要害依然是也只能是吕不韦，吕不韦之要害，则是究竟适合不适合做秦国丞相？若吕不韦不堪为相，自是釜底抽薪，谁也无可奈何。然则，要说出一番吕不韦"不堪为相"的凭据却是谈何容易。要将这"不堪"之理再变成公议，更是谈何容易。思谋竟夜，蔡泽心头终于一亮，立即伏案挥笔写了起来。清晨霜雾正浓之时，蔡泽从一条隐蔽小巷秘密进了太后寝宫，与华阳后整整密议了一日，方才趁着暮色出宫。

次日卯时，华阳后风风火火到了王宫书房，将蒙骜上书气冲冲摔在了嬴异人案头，指斥蒙骜举荐失察，竟担保一个心怀叵测不堪为相的商人执掌秦国相印，是可忍孰不可忍！嬴异人大为惊讶，思忖间赔着笑脸道："母后自是明察知人。然这'心怀叵测，不堪为相'八字断语若无凭据，你我母子如何面对朝野公议？"

嬴异人没有料到，华阳后竟一口气款款说出了六条凭据：

其一，吕不韦早年周旋齐燕两军之间，既卖燕军兵器又做齐军后援，左右逢源而暴富，实为见利忘义之奸商。其二，吕不韦野心勃勃，当年在邯郸援助嬴异人，有"此子奇货可居也"之语，入秦居心不良。其三，吕不韦多言秦法弊端，赞同墨家义政，若为丞相，必坏秦国百年法度，大行王道儒政。其四，吕不韦曾为文非议商君"趋利无义"，若主秦政，必与商君之法背道而驰，其时秦国必乱。其五，吕不韦曾作"吏本"一文，以官吏为国本，藐视王权庶民，一朝为相，必与民争利，与王室分权，使权臣坐大而行三家分晋之故事。其六，吕不

韦有“荡兵”之说，自诩疏通兵道，实则主张“义兵”，指斥秦国出兵山东攻城略地为不义之道，若主国政必与山东六国罢兵息战，使秦国大业毁于一旦。“敢问母后，如此六则，譬如为文，从何说起？”

“晓得你不信，自己看了！”华阳后一招手，身后侍女捧来一只红木匣恭敬地搁置王案中间，又熟练地打开了匣盖取出几卷竹简依次摊开。

嬴异人惊讶得眼睛都瞪直了。面前这些竹简韦编精细刻工讲究，正是吕不韦“器不厌精”的往昔做派，竹简上的刻字也分明是吕不韦的手迹。吕不韦偶尔为文他也知道，当年毛公薛公也说过，可三人谁也没见过吕不韦的文章。嬴异人记得有次酒后请求吕不韦展示大作，吕不韦大笑连连摇手：“游思断想也！岂登大雅之堂？毛公薛公腹中藏书万卷，尽可教授公子。”今日华阳后能有吕不韦如此多的书简，岂非咄咄怪事也。

“子楚，愣怔甚来，看了。”嬴异人皱着眉头瞄了过去，一卷卷确实扎眼——

安危荣辱之本在于主，主之本在于宗庙，宗庙之本在于民，民之治乱在于有司。三王之佐，其名无不荣者，其实无不安者，功大也！

义者百事之始也，万利之本也，中智之所不及也。不及则不知，不知则趋利。趋利固不知其可也！公孙鞅、郑安平是矣！公孙鞅之于秦，欲堙其责，非攻无以，于是为秦将而攻魏，终阴杀公子卬而为无道也，行方可贱可羞！

为天下及国，莫如以德，莫如行义。今世之言治，多以严刑厚赏，此世之苦害也！以德以义，则四海之大，江河之水，不能亢矣！

世当荡兵以息战。古圣王有义兵而无暴兵。义兵为天下之良药，暴兵为天下之恶药。用兵若用药，得良药则活人，得恶药则杀人！……

“母后之意，如何处置？”嬴异人推开了竹简。

“一则下书问责蒙骜。二则公议拜相事了。”华阳后从未有过的利落。

“公议？行朝会么？”

“朝会之先，当先召王族元老与在朝大臣议决了。”

“王族元老向不参政，妥当么？”

“毋晓得王族议政祖制了？不参政不议政，王族不是摆设么？”

“子楚遵母后命。”

“这便是了。”华阳后灿烂地笑了，“只我母子一心，才有个安稳，晓得了？”说罢一摆手唤过身后妙龄侍女亲昵指点道：“娘晓得子楚冷清，我给你物色了一个侍榻女，震泽吴娃，医护之术青出于蓝了。你且试试如何，不可心娘再物色了。晓得无？”

“子楚谢过母后。”

“好了，母后去了。”华阳后笑吟吟走了。

嬴异人皱着眉头唤来老给事中低声吩咐两句，老给事中领着那个美艳的少女走了。嬴异人粗重地叹息一声，不禁焦躁地转悠起来，转悠得一阵自觉心头突然一亮，召来老长史桓砾密议一阵，立即分头登车出了王城。

老长史桓砾从密道出宫直驱上将军府，将书简木匣交给了蒙骜便马不停蹄地回宫去了。蒙骜思忖片刻，吩咐家老立派精干仆人去城中太子傅府送信邀约吕不韦，自己登上辎车出了咸阳南门直奔吕庄。到得吕庄堂上未曾饮得两盅酽茶，吕不韦轺车便辚辚回庄了。

“茶不行。上酒上酒，老赵酒！”吕不韦进门便嚷了起来。蒙骜浑不理睬，板着脸将案上木匣中的竹简哗啦反倒出来：“过来瞅瞅，谁个的物事？”“甚宝贝也？”吕不韦走过来不经意一瞄，不禁大是惊讶，蹲身连翻几卷，凝神片刻恍然笑道：“呵呵，如此半拉子物事竟蒙老将军收藏，惭愧惭愧！”蒙骜冷冰冰道：“明白说话，这些书简可是你的手笔？若是，如何能流传出去？谁个讨要的？还是你自己送出的？”

“神鬼难料，天意也！”吕不韦心知蒙骜秉性刚严缜密，如此神情绝非笑谈，不禁一声长嘘，“年轻时，我很是钟爱自己时不时写下的这些片段文字。商旅天涯，也总是打在车身的一个暗箱里，客寓歇息时翻出来揣摩揣摩。田单抗燕的第四年夏，鲁仲连邀我一起北上即墨商议援齐海船航道事宜。我心下明白，鲁仲连是要我实地体察即墨军民的苦战，铁定海路援齐的心志。我自不能拒绝。心知此行多有风险，上船时我只在皮袋中背了五六卷正在揣摩修改的竹简，除此一无长物。此时正逢乐毅彰显燕军‘仁政安齐’方略，准许商旅自由出入齐燕两国。即墨事完后，我乘一只小船沿齐国海岸北上河口，再从河口北上燕国，想托可靠胡商买得大宗皮革南运陈城，为齐军制作皮甲。在齐燕边境，恰恰遇到了一支燕军骑队截杀齐国流民。我愤而指斥燕将与乐毅仁政背道而驰，却被燕将呵斥为齐军乔装斥候，喝令士卒大搜我身。见我身与马具一无重金珠宝，也无斥候凭据，燕将恼羞成怒，将几卷竹简撕扯成片哈哈大笑着四处抛掷猛力踩踏一番，才将我押到了军营拘押……三日后，我被乐毅的巡军特使无罪开释，还马归钱许我自便。然则，当我去找那些竹简时，早已经没有了……从此，我很少作文，偶尔写得几篇，也都烧了……”

“如此说来，你文流出，只此一次？”

吕不韦点头笑道：“如此陋文有谁讨要，又何能送人现世？”

“这些竹简是你原本手迹么？”

“不错。”吕不韦翻弄抚摩着竹简，“也是才情平庸使然。我作文无论长短，都多有修改，是以喜好竹简，而不用携带方便的羊皮纸。

竹简刻写，不妥处可以刮掉重刻，上好竹简刮得三次也不打紧。羊皮纸不然，一旦想改，就得涂抹，若是刮，便破损了。老将军手来摸摸，这每支竹简都有凹凸处，不说字迹，只是这凹凸简便非我此等庸才莫属。能是别个？”

“这些文字都是完整的么？二十年后还是你的主张么？”

“老将军把得好细也。”吕不韦悠然一笑，“飞散书简，何能完整？然则收藏者能将这些残简拼得成句成文，显是费了工夫，非行家里手不能为也！要说书文本身，因多拼凑，处处似是而非，不说与不韦今日之想大相径庭，便是与原本文字，也是相去甚远。譬如这‘义兵’一文，原本是‘有义兵而无偃兵’，这竹简却将‘偃兵’变成了‘暴兵’！我何曾有过‘暴兵’一说……”吕不韦突然打住，摸着竹简的右手食指猛然一抖，哗啦将手中一卷举到了眼前打量，“噫！怪

也！这‘暴’字是人改刻！没错！我再看这几卷！”一时哗啦起落，接连指出了二十余处改刻，倏忽之间额头涔涔冷汗，“虽则鬼斧神工，终究难藏蛛丝马迹也！”

“如何能证有人后改？”蒙骜精神大振。

“凭据有二。”吕不韦举起竹简对着阳光，“老将军且看，这竹简韦编粗细不一，简孔有紫红痕迹，韦绳却是黑皮条。我当年韦编用的皮

条是越商精制的水牛皮条，紫红发亮，磨得简孔边缘如红晕泛起。

这黑皮条却是燕国黑羊皮，细柔过之，顽韧却是不足。此足以证实，这竹简成卷并非原先之连接次序，而是重新组合，文理不通处便改刻得！”

“牛皮羊皮之韦编，你能分得清楚？”蒙骜很是惊讶。

“愧为老商，辨器识物尚算成家入流矣！”吕不韦笑叹一句。

“其二？”

“其二是这用墨。”吕不韦将竹简在大案摊开，又起身匆匆到文案捧来一只铜匣一方白石，坐定打开铜匣拿出一个极为考究的乳白广口陶罐，从罐中哗啷倒出一堆黑亮亮的墨块，指点道：“这是我用的北楚烟墨，几十年没变过。这方白石是我的私砚，也从来没变过。”说着搬过那方中央凹陷的白石，滴入一汪清水，指夹一块扁平的墨块到石砚中，从石砚边拿起一片同样扁平却显稍大的石片压在墨块上旋转研磨了起来，一边道：“天下墨块以北楚陈城墨最是精纯，一方磨得十砚浓墨。[注]一个老墨工教我用白石做砚，研磨的墨汁柔和黏滑无杂质，墨迹干后油亮平整，刻刀上简极是顺畅，刻出字来周边绝无裂纹。然时人以瓦为砚，所磨之墨粗粝许多，字迹干后辄有瓦粉屑粒，刻刀着力处难免小有抖动，刻字边缘便常见细纹密布。老将军且看，这个‘暴’字正是如此。”

“不错！是有细纹！”蒙骜举着竹简大是惊叹。

吕不韦不再说话，只看着一片散开的竹简出神。蒙骜也不再多问，站起来收拾好竹简一拱手道：“只此一事，老夫去也。”吕不韦惊讶道：“噫！老将军这残简不是送我的么？”蒙骜拍打着木匣揶揄地一笑：“你以为老夫是拿着散失孤本讨赏来么？明说了，此物有主，惜乎

老夫也不知其人来路也。”吕不韦目光一阵急速闪烁，随即恍然大笑：“得人揣摩者，必奇货也，拙文有此殊荣，幸何如之！”慨然一拱手，“老将军走好，恕不远送。”蒙骜连连摇手“不送不送”，抱着木匣匆匆去了。

蒙骜出得吕庄，驱车进城直奔驷车庶长府。刚刚入睡的老嬴贲被家老唤醒，来到厅中哭笑不得地顿着竹杖骂骂咧咧，然听蒙骜将事由说得一遍，当即瞪着老眼嚷嚷起来：“直娘贼！秦国选相历来只看真才实学，几曾有过如此蹊跷之事？阴人！阴谋！老夫去见新君说话，请王族之法废了这不安分女人！鸟！是太后便要干政，还有国法么？啊！”

“且慢且慢，老哥哥息怒也。”蒙骜连连摇手，“此事还得依着规矩来，你且听听老兄弟谋划如何？”老嬴贲猛然一点竹杖：“说呀！”蒙骜席上几步膝行，两颗雪白的头颅凑到了一起，良久喁喁低语，一阵苍老洪亮的笑声。

华阳后很是不解，王宫竟没有任何动静。

那个派在嬴异人身边的侍榻侍女通过一个楚人老内侍传了话来：近日秦王没有召见任何大臣，也没有出过王城，与老长史桓砾也没有说过与选相有关的话。如此说来，嬴异人是服软了？不像。当真服软肯定要来面见太后，至少要召见蔡泽才是。有甚新谋划么？也不像。不见大臣不亲自周旋，能有甚谋划？反复思忖，华阳后终是认定嬴异人是心有不甘却又无可奈何，索性撒手不管。心有不甘者，嬴异人身为秦王要报吕不韦之恩，却遭自己与蔡泽之强势阻断，能适意了？无可奈何者，毕竟蔡泽也是大有名望的才士，领相治国顺理成章，加上太后一力支持，嬴异人又能如何反对？更要紧的是，几卷老旧书简，铁定证明了吕不韦政道不合秦国，纵是昭襄王那般雄主在世也无可扭转，没有根基更无功业的嬴异人纵是一万个不满又能如何？毕竟，秦国百年以来形成的政道新传统稳稳占据了朝野人心，吕不韦非议老秦

人视为神圣的商君，非议秦法秦战，崇尚老秦人最是厌恶的儒家政道，谁敢为他说话？

“纲成君之谋，乾坤之功了。”

华阳后见过嬴异人之后大赞蔡泽，自老阿姐死后心中第一次踏实了。虽则如此，华阳后还是觉得该当再推这个新君一把，最好使他在朝会之前明白表态，方可万无一失。思谋一定，华阳后立即秘密知会蔡泽，敦请他进王城面见新君陈述为政主张，软逼新君就选相说话；她自己则去周旋那些王族外戚元老，请他们出面主持选相。

对于说服这些“法定不干政”的贵胄元老，华阳后有一个最动人的理由：纲成君是昭襄王着意留给新君的良相，后来之所以虚其相权，为的便是新君实其相权时能给蔡泽以知遇之恩，而终得才士死心效力；说到底，昭襄王不曾大用蔡泽，恰恰是为了后来新君大用蔡泽；今朝不用蔡泽，是违背昭襄王遗愿，是贻害秦国。

每一个元老贵胄都肃然听完了华阳后罕见的雄辞，都对太后陡然表现出的才干大加赞赏。几个承袭封君爵位的芈氏外戚都是宣太后当年的老根底，对华阳后更是一力拥戴，异口同声地说：“华阳太后摄政，‘秦芈’中兴有望也！”

然则，蔡泽带来的消息却依然暧昧不明。新君认真听完了他整整一个时辰的为政大略，其间点头无数次，末了却说他服丧期间劳神伤心，听过人说话便忘，待他仔细看完上书定会登门拜访请蔡泽赐教。说罢连打哈欠，蔡泽只有告辞了。

“晓得了。”华阳后浑没在意，只淡淡一笑，“终究是朝会议决，其时纲成君只管陈说为政大略，余事毋上心了。”蔡泽嘴角抽搐了一下，想说话终未开口，晃着鸭步踽踽去了。华阳后立即来到王城前区东偏

殿，对嬴异人申明：此次大朝，当许王族外戚之元老勋臣与会，与当国朝臣共议国政。

“母后之命，子楚无异议。”新君答应一句又嗫嚅道：“只是，依着法度，此事须得领相权之纲成君、上将军蒙骜、老驷车庶长三头赞同，母后以为如何处置？”

“纲成君、老庶长定然赞同了。剩一个蒙骜有甚打紧？年逾花甲，也该有新锐大将当军了。你自思忖，知会他是了。”华阳后不屑多说，咯咯笑着径自走了。

立冬这日，盛大的新朝朝会终于在咸阳王城举行了。

王城正殿座无虚席，中央王座与太后座之下的大厅分为五个坐席区：最靠近王阶的中央区是君侯席。其时秦国君侯都有虚领的封地，君侯等级相若。高下之别只在位次排列，但都是最高爵位。昭襄王时先后有六君四侯：武安君白起、华阳君芈戎、泾阳君公子市（嬴市）、高陵君公子悝（嬴悝）、安国君公子柱（嬴柱）、纲成君蔡泽，穰侯魏冉、应侯范雎、蜀侯公子辉、蜀侯公孙绾。孝文王嬴柱在位一年，将华阳后族弟芈宸封了一个阳泉君。此时已经只剩下了两君，纲成君蔡泽与阳泉君芈宸，所以与三位高职大臣上将军蒙骜、假相太子傅吕不韦、驷车庶长嬴贲合为首区五席，依着惯例仍然呼作君侯席。其次四大块坐席区依着职掌划分分别是：东北大令区，便是后世说的九卿正职，此时有大田令、太仓令、太史令、太庙令、司寇、司空、廷尉、国正监、国尉、长史等十席；东南郡守县令八十余坐席，战国时郡守县令同爵，有些大县县令比郡守爵位还高，是以同等坐席；西北高爵将军区，五大夫爵以上的大将二十余人；西南为大吏席，也就是各官署副职、属官与特许列席的内侍臣工，譬如内侍高官给事中、中车府令等。此等官员均是各官署实际执事的实权者，俗称“官尾吏头”，故朝仪中一体呼为“大吏”，人数最多，一百余坐席。唯其务实，寻常朝会大吏独议朝政者极少，非常朝会也常有不召大吏

参与的时候，然在诸如决策立制这般重大国事中，大吏的群议之力却很是显赫，最能彰显朝议之力，故每逢新君大朝必有大吏与会。朝臣人各一席，每席一案，每案一茶一纸（皮）一笔。二百余席满当当排开，各区以红毡甬道分隔，一眼望去分外整肃。

“新朝朝会始！太后训辞[注]——”

华阳后从来没有参与过朝会，更没有面对满朝大臣说过话，乍听司礼大臣的礼程宣示大感意外，顿时满面通红，不禁狠狠地挖了嬴异人一眼厉声道：“晓得我要说话了？”正襟危坐的嬴异人一脸惊惧之色连忙起身一躬，飘荡的声音弥漫着惶恐：“子楚恭请母后训政。”说罢小心翼翼地垂手低头站在王案旁。

“子楚真吾儿了！”华阳后大感欣慰，不禁笑吟吟夸了一句，原先的拘谨也顷刻消散，朝堂也不过如此，还不是谁权大听谁了？于是点头，端起一副庄容道：“毋晓得今日朝会我要说话了。子楚要我这嫡母娘亲说话，我说得几句了。自来朝政两柱石，一相一将。昭襄王晚年与先王在世，都是有将无相，在人便是有脚无手了。如今新君即位如何？还是有将无相。自然，领职相是有了，假相是有了。可领相不是相，假相也不是相了。新朝丞相要得像老相那般，是开府丞相，统领国政了。这一相一将么，诸位都说说谁个堪当？今日来个当殿议决了。自然了，事多了一次也说不过来，将职可先缓得一缓。毕竟了，蒙骜将军虽老了些个，也打过几次败仗了，可总归还算忠于王室了。再说目下也不打仗，缓缓再说也该当了。至于今日议政么，纲成君、阳泉君是两个封君大臣，要主持朝议公平了。晓得无？我说这些，诸位尽可知无不言了。”

司礼大臣的声音又回荡起来：“秦王口命——”

嬴异人抬头扫视着大殿只是一句：“太后业已训政[注]，诸臣议决便是。”

举殿默然，将军们粗重的喘息声清晰可闻，郡守县令们惶惑四顾，在国大臣们脸色铁青，总归是谁也没有开口。战国之世言论奔放，秦人更有牛性直言之风。战国中期以后，秦国政事吏治最为清明，大臣敢言蔚为风气，逢朝必有争，慷慨论国事，已大大超过了暮气沉沉的山东六国。当此之时，大朝无言，极为反常。

“久无大朝，诸位生分了。”阳泉君芈宸霍然起身一脸笑意高声道，“老夫先开这口子了。太后训导，新君口命，已然昌明今日大朝宗旨，这便是议政拜相。老夫之见，纲成君才德兼备，朝野服膺，又多年领相，职任新朝开府丞相正当其时了。”

“老臣不以为然！”随着一声苍老的驳斥，卿臣席颤巍巍站起了一个白发苍苍的高冠老臣，却是“老三太”之一的老太史令。老人看也不看阳泉君，只对着王座昂昂然一拱手，“不以为然者，今日朝制也。举朝皆知，先王顾命之时执太后、太子傅与新君三手相握，其意在叮嘱三方同心，而并未有太后摄政之命也。长史清理典藏，亦无先王命太后新朝摄政之遗命也。如此，则太后临朝训政于法度不合……”

“岂有此理！”阳泉君怒斥一声插断，“太后摄政有先王顾命，有新君下书成制，史官录入国史，你太史令岂能不知了！明知而非议，居心何在！”

“阳泉君差矣！”老太史令冷冷一笑，“唯录入国史，而老夫能言。且听老夫背得一遍新君口书，朝会共鉴之。国史所载新君口书原话为：‘父王新丧，我心苦不堪言，料理国事力不从心。今命太子傅吕不韦以顾命大臣之身，与纲成君蔡泽共领相权，处置一应国事，急难处报母后定夺可也。其余非当务之急者，父王丧葬后朝会议决。’史官若错录一字，老夫若错背一字，甘当国法！”

举殿大臣哄嗡一声议论蜂起。

绝大多数朝臣只知孝文王弥留时三人顾命，新君有书太后摄政，虽然从来没有接到过太后摄政的定制王书，但依然相信这是真实的。一则太后摄政有先例，二则国丧期间太后预政也是事实，若是无中生有，新君与吕不韦岂能容得如此荒诞之事？今日一见朝会议程，更相信了太后摄政已成定局，纵对这位华阳后有所不满，一时也无可奈何。不想这素来在朝会不说话的老太史令挺身而出，先对朝会议程提出非议，且言之凿凿，将新君口书背得一字不差，大有铁笔史官的凛然风骨，朝臣们如何不恍然悚然愤愤然纷纷然？阳泉君一时愕然无对，心知此时非顾命三人说话方可，然目光扫去，吕不韦无动于衷，姐姐华阳后满面通红地盯着嬴异人，嬴异人只低着头死死盯着脚下的红毡。

阳泉君忍无可忍，大步跨上王阶直逼王案：“臣敢请新君明示！”

“阳泉君大胆！”将军席上一声大喝，一员白发老将霍然起身戟指，“朝议国政，法有定制，汝仗何势敢威逼秦王！”话未落点，满席大将刷的一声全部站起一声怒喝，“王陵之见，我等赞同！阳泉君退下！”

“阳泉君确乎有违朝议法度。”铁面老廷尉冷冷补了一句。站在王座区空阔处的司礼大臣正是那位三代老给事中，见状面无表情地尖着嗓子一声宣呼：“阳泉君退回原座议事——”

一直难堪默然的华阳后突然一笑：“本后事小，说说议议有何不可了？阳泉君何须孩童般较真，下去下去，听大家说了。摄政不摄政，都是为了国事了。依着我看，拜相比议论我这老太后要紧得多了。子楚，你说如何？”

嬴异人抖抖瑟瑟应道：“母后大是。子楚也以为是。”华阳后突然恼羞成怒，拍案高声：“毋晓得你抖甚？你几时怕过我了！”“母后说、说、说得是……”嬴异人倏地站起垂首变色，更见惊惧。

“嬴异人！！”华阳后猛地拍案尖叫一声，面色铁青地站了起来，突然之间咯咯长笑手舞足蹈，“国事了！国事了！毋晓得这般国事了！啊哈哈哈哈哈哈……”大笑一阵，猛然推开围过来的侍女径自大袖飘飘地去了。举殿死一般的沉寂。阳泉君芈宸嘴角一阵猛烈地抽搐，终是坐着没动。司礼大臣正在无所措手足之时，新君嬴异人回头一声吩咐：“太医令立即看护母后，不得有误。”转身进入王座坐定，镇静如常道，“朝臣聚国，殊是不易。新朝新政，刻不容缓。国事不因人而废，诸位但依法度议事可也。”

举殿不约而同地长嘘一声，恍如一阵轻风掠过。大臣们蓦然明白，这位新君并非真正的孱弱，方才故事只不过是“示弱以归众心”的一个古老权谋而已。看来，这个新君尚有强韧底色，比萎靡不振的孝文王实在是有主见多了。秦国收势多年，朝野渴盼雄主强君如大旱之望云霓，唯其雄强，些许有违正道的权谋又有何妨？人同此心，朝臣们压抑沉闷的心绪一时淡去了许多。

“老臣有说。”郡守席站起一位白发瘦黑的老人，竟是巴蜀两郡太守李冰。

此时的李冰，已是天下治水理民之名臣，爵同上卿，是秦国地方大员中爵位最高的大臣，也是秦国资望最深权力最大的地方大臣。蜀道艰难，蜀地多乱，蜀地政务多由王室派驻蜀地的蜀侯与咸阳通连传递，李冰父子只专心水患治理与庶民生计，极少入朝，也极少涉足国政事务。然则三任蜀侯生变，尤其是第三任蜀侯公孙绾乃承袭其父嬴辉爵而继任，是昭襄王的嫡孙，竟然也图谋自立。昭襄王杀了公孙绾之后，终于晚年决意将巴蜀两地交李冰统领。孝文王嬴柱与李冰笃厚，死前正好下诏李冰回咸阳养息议政。辗转三月，李冰抵达咸阳时嬴柱已经薨去了，蔡泽与吕不韦同时主张李冰留国参与朝会，嬴异人自然允准了。此时李冰要说话，朝臣们一片肃然。

“老臣以为，理国之要，首在朝制。朝制不明，万事紊乱也。”李冰声音低沉，然却中气十足，整个大殿清晰可闻，“何谓朝制？首在君权。君权之要在一，一则安，二则乱。凡二，做应急之策可也，立为定制则不可也！譬如当年宣太后摄政，根源在昭襄王少年回秦，主少国疑，乃形势使然，不得已而为之也。故朝野无异议。目下秦国已经大不相同，新君年逾三旬，历经磨难，堪当公器大任，何能再做一政多头之朝制？今日朝会，太后训政首当其冲，似乎太后摄政已是定制，太史令提出非议，自是在所难免。谚云：大邦上国，不以一人之好恶立制。太后喜与不喜，自当以邦国兴亡为本，而不当以一己之好恶为本。故此，老臣请朝会先行议决：明君权，废摄政，纲举目张！”一言落点，戛然打住。

“好！老臣赞同！”驷车庶长老嬴贲嗵嗵点着竹杖，“老太守洞若观火，合乎法度，合乎祖制！秦国王族向不干政，太后乃前代国君妻

室，王族嫡系，自当遵从王族法度，安居太后尊荣可也。”

“臣等赞同！”所有郡守县令异口同声。

“臣等赞同！”卿臣席十位大员也是异口同声。

“臣等赞同！”将军席一声齐呼。

大吏席区却是别有气象，此起彼伏地一片片报名呼应。先是一声“廷尉府属官赞同！”接着一声“太子傅属官赞同”，此后各署一声声连绵不断，大殿嗡嗡震荡不绝。呼应之声落定，殿中却是一片异样的沉默，大臣们的目光不期然一齐聚向了蔡泽。

席次最多的丞相府属官竟没有一人说话！

战国通制，朝政以开府丞相为枢纽，属官以丞相府为轴心。所谓开府，便是丞相府依法设置若干直属官署统一处置日常政务。这些直

属官署与各大臣的属官不同处在于：各大臣属官是本司（专业）之划分，譬如廷尉府有狱丞、讼丞、宪盗等属官；太庙令府有祭祀、卜人、庙正等属官；丞相府属官则是综合性的领域划分，譬如行人（职司邦交事务）、属邦（职司附庸部族与属国事务）、甬（职司徭役事务）、工室丞（职司工匠）、关市（职司市易税收）、司御（职司官道车政）、府（职司府藏），等等，等等。战国后期之秦国疆土不断扩张，丞相府直属官署已经增至二十余个，实在是“大吏”中最最要害的力量。秦昭襄王后期的丞相府多有模糊处，从法度说依然是开府丞相制，但由于蔡泽封君后事实上脱离相权，时不时与太子嬴柱“兼领”相权，实则丞相府已经被“虚处”，只处置一些具体事务，重大政务一律由秦昭王直下诏令。然在秦孝文王嬴柱即位的一年里，蔡泽以唯一相职之身重新实际执掌了丞相府。为了给施展新政打好班底，蔡泽将实权属官作了一次改朝换代式的整肃，除了从燕国来投靠自己的得力亲信身居要职，其余要害属官便是华阳后与阳泉君举荐过来的“秦芈”。其时华阳后正得新君嬴柱宠爱，其族弟以“佐王立嫡有功”一举封了阳泉君。蔡泽思量要施展政才自然要结好华阳后姐弟，此所谓“人和者政通”。如此一来，丞相府属官中的老秦人全部迁职，直属官署几乎全部成了“秦燕人”与“秦楚人”，咸阳国人一时有了“相府大吏，秦蔡秦芈”的巷谚。如此一来，丞相府属官自然以蔡泽阳泉君马首是瞻。今日朝会阳泉君业已铩羽，“秦芈”如何能落井下石？蔡泽始终缄口不言，“秦蔡”又如何能附会群议？

“敢问纲成君，相府属官是非俱无么？”这次是老蒙骜冷冰冰开口。“上将军何其无理也！”蔡泽正在为今日朝会的陡然变故惶惑烦躁不已，见蒙骜竟对自己无端发难，顿时怒火上冲，拍案呷呷厉声，“朝会议政非官署理事，人各自主对朝对君，属官之说，当真匪夷所思！”

“匪夷所思么？老夫却以为路人皆知。”

“嘿嘿！老将军做个路人，老夫掂掂也！”

“也好，老夫来作一番路人之评。”蒙骜拍案起身扫视大殿高声道：“举朝皆知，老蒙骜与纲成君交谊匪浅。然大臣面国无私交，今日老夫却要公然非议纲成君，宁负私情，不负公器。自纲成君重掌相权，其用人之道老夫大大不以为然！何也？畛域之见未除，私恩之心太重，而致相府重器溺于朋党也。国人流布巷谚：‘相府大吏，秦蔡秦芈。’举朝大臣谁人未尝闻也。秦自孝公以来，任用山东六国之士偏见日消，昭襄王之世可说已是毫无芥蒂之心。六国人言，秦用外士，为相不为将，终有戒惧山东之心。非也！蒙氏一族老齐人也，老蒙骜居上将军，子蒙武职前将军，可证此言大谬也！老夫慨然喟然者，倒是山东名士入秦掌权之后，时有六国官场恶习发作，畛域恩怨之心或生，任用私人，终致误国误己。应侯范睢才功俱高，唯一己恩怨过重，睚眦必报，明知郑安平、王稽才不堪用，偏是力荐郑安平为将，王稽为郡守大臣。结局如何？郑安平战场降敌，葬送秦军锐士三万余人！王稽受贿卖国，擅自将南郡八县私让楚国！范睢一世英名，终成不伦不类之辈也！纲成君所任相府属官，非故国来投之亲信，即私谊举荐之裙带，虽不能说无一能者，然铁定是没有公忠事国之节操！否则，何能人皆有断，唯丞相府举府无一人开言？所为者何？还不是等待主君定点而后群起呼应之？此等属官，究竟是秦国臣子，还是两君门客？如此用人气度，所用之人如此节操，尚能说‘人各自主对朝对君’，能不令人齿冷？老夫该不该问纲成君一句？”

齐人语音原本咬字极重，加之蒙骜粗哑铿锵的声音，一字字如叮当铁锤连绵砸来，举殿无不震撼非常。以蒙骜之缜密稳健，寻常时除了与军旅征伐相关之事，不说朝会，便是重臣议政也很少说话，对朝中大臣更是礼敬相处毫无跋扈之气，今日却能在如此大朝之时以如此凌厉言辞抨击一个封君丞相，直是不可思议。一将一相国之柱石，如今将相对峙，朝臣们更大的担心则是将相失和而生出乱局。

“老将军所言不无道理也。”

蔡泽似乎并无难堪，语气惊人的平和，“然老夫之心上天可鉴：整肃相府非为他图，唯期新政雷厉风行也。相府原来属官多是年迈老吏，虽公忠能事，惜乎力不从心，孰能奈何？老夫用人，成事为先。唯其能事，外举不避仇，内举不避亲，何忌楚乎燕乎？若无开辟新政之心，老夫何须多此一举耳！虽则如此，蔡泽以邦国为重，若有失察而任用不当者，老将军指名，老夫当即迁职另任也。”

“呵呵，车轴倒是转得快也。”驷车庶长老嬴贲点着竹杖揶揄地笑了，“既然说到了丞相一事，老臣也不想再绕弯子，索性明话直说：纲成君于气度，于总揽全局之能，皆不堪为相；老臣建言，推太子傅吕不韦做开府丞相。呵呵，诸位斟酌了。”

“此言大谬也！”相府大吏席有人突兀锐声一喊，一个中年属官赳赳挺身，“纲成君大有相德！外举不避仇，内举不避亲，大公之至！何错之有？上将军老驷车不问所以，唯做诛心之论，大非君子之道也！我等之见：秦国丞相，非纲成君莫属！”

“赞同！秦国丞相非纲成君莫属！”相府大吏齐声一呼。

“且慢。”老太史令摇着一颗霜雪白头冷冷一笑，“诸位既以春秋祁黄羊之论辩护于纲成君，责难于两大臣，老夫便来评点一二。‘外举不避仇，内举不避亲，祁黄羊可谓公矣！’此话乃孔子对祁黄羊之赞语也。囫囵论之，的是无差。然田有界垅，事有定则。若不就实论事，唯以此话做任用私人之盾牌，却是戏弄史书也！祁黄羊之公，首在公心，次在公身。祁黄羊其时致仕居家，置身国事之外，举人唯以才干论之，与自己却是无涉，此谓公身也。公心于内，公身于外，始能真公也！若重臣在任，举人用人关乎己身，唯以私人裙带任用部属，却要说‘内举不避亲，外举不避仇’，诚所谓假其公而济其私，何有真公也！”戛然打住，却没有涉及丞相人选，大臣们不禁又是一阵惊愕。

“议事非论史！只吕不韦不能拜相！”相府大吏中一人操着楚语愤然高声，“吕不韦素来非议秦法秦政，贬斥商君，主张罢兵息战！此人为相，亡秦之祸便在眼前了！”

此言一出，举殿骇然！大臣们对吕不韦毕竟生疏，谁也不知道吕不韦平素有何政道主张，今日有人能在此等隆重朝会公然举发，一口气列出三桩秦国朝野最厌恶的政见，何能是空穴来风？一时人人不安，只想看吕不韦如何辩驳。

“此说何证？”卿臣席老廷尉突然冷冷插问了一句。

相府长史高声道：“吕氏书简多有流传，在下有物证！”

老廷尉淡淡一句：“老夫能否一观？”

但为秦国朝臣，谁都知道这位冷面廷尉勘验物证的老到功夫，当即有人纷纷呼应：“是当请老廷尉一观。”“过得老廷尉法眼，我等信服！”“好！信得老廷尉！”众口纷纭之际，相府长史正要从腰间文袋取物，却有一吏突兀高叫：“谁个朝会带书简了，我等又没事先预谋了！要得物证，散朝后我等自会上呈了！”另一吏立即接道：“没有物证敢有说辞么？列位大人要听，我当殿背将出来！”“我也能背！”“背！公议有公道！”大吏们纷纷呼应，昂昂然嚷成了一片。

“反了！！”老驷车庶长一声怒喝，竹杖直指相府吏坐席，“这是大朝！胡乱聒噪个甚！没带物证便去取，岂容得你等雌黄信口！”这老嬴贲原本王族猛将，秉性暴烈深沉，怒喝之下震慑得愤愤嚷叫的大吏们一时愣怔无措，大殿顿时一片肃然。

蒙骜冷冷一笑，将一卷竹简哗啦摔在案上：“老夫有预谋！收藏有吕不韦散简原件百余条，你等拿来两厢比对，权将吕简作古本，请老廷尉当殿鉴识真伪！”

“愣怔个甚！快去拿来！”驷车庶长又是一声怒喝。

“拿便拿！”相府长史一咬牙便走。

“回来！”蔡泽突然站起厉声一喝，转而不无尴尬地淡淡一笑，“此事无须纠缠也。老夫入秦，与吕不韦相交已久，今日更是同殿为臣。为一相位破颜绝交，诚可笑也。老夫决意退出争相之局，退隐林下，以全国政之和，望君上与朝会诸公明察。”长嘘一声落座，毫无计较之意。殿中顿时愕然惶然纷纷然，长嘘声议论声喘息声哄哄嗡嗡交织一片。冷若冰霜的蒙骜与怒火中烧的老驷车庶长突然打滑，一时竟有些无所适从。

正在此时，一直默然端坐的吕不韦站了起来，拱手向王座向大殿一周环礼，从容悠然地笑道：“纲成君既有此言，吕不韦不得不说几句。承蒙天意，吕不韦当年得遇公子而始入秦国。纲成君不弃我商旅之身而慷慨垂交，吕不韦始得入秦国效力也。论私谊，不韦自认与纲成君甚是相得，诗书酒棋盘桓不舍昼夜。论公事，不韦与纲成君虽不相统属，然各尽其责互通声气，亦算鼎力同心。今日朝局涉及纲成君与吕不韦，人或谓之‘争相’，不韦不敢苟同也。朝会议相乃国事议程，人人皆在被议之列，人人皆应坦荡面对。人为臣工，犹如林中万木，唯待国家量材而用。用此用彼，臣议之，君决之，如是而已。被议之人相互视为争位，若非是非不明，便是偏执自许。若说相位有争，也是才德功业之争，而非一己私欲之争也。前者为公争，唯以朝议与上意决之。后者为私争，难免凭借诸般权谋而图胜。今纲成君无争，吕不韦无争，唯朝议纷争之，是为公争，非权谋私争也。既无私争，何来争相之局？”稍一喘息，吕不韦转身对着上座蔡泽慨然一拱，“纲成君无须虑及破颜绝交。自今而后，无论何人为相，无论在朝在野，不韦仍与君盘桓如故！”

“嘿嘿，嘿嘿，自当如此也。”蔡泽不得不勉力地笑着点头呼应着。

这一番侃侃娓娓，朝臣们始则大感意外，继而又是肃然起敬。

寻常揣度，孜孜相权的蔡泽突兀放弃对质物证，又更加突兀地宣布退出“相争”归隐林下，其间必有权谋考量。最大的可能，是物证蹊跷经不得勘验、重臣反对、朝议不利等情势而生出的自保谋划。退隐林下云云，则不无以清高姿态倍显吕不韦争权夺利之心机。以吕不韦之才智，自当看出蔡泽这并非高明更非真诚的权谋，自当被迫严词反击，以在朝会澄清真相，以利拜相之争。如果吕不韦如此说如此做，谁都不会以为反常，相反会以为该当如此。然则谁都没有想到，吕不韦既没有提及最引争执的书简物证，也没有严词斥责蔡泽及相府大吏，反倒是一腔真诚地评估了与蔡泽的交谊，且慨然昌明无论在朝在野仍当与纲成君盘桓如故，若有权谋计较之心，如此气度是决然装不出来的。若将吕不韦换做睚眦必报的范雎，换做孜孜求权而不得的蔡泽，说得出来么？唯其如此，人们自然钦佩。然则真正令朝臣们折服者，还在于吕不韦对“争相”说的批驳。分明是在批驳蔡泽，吕不韦却冠之以“人或谓之”，硬是给蔡泽留了面子；对争相本身，吕不韦却丝毫没有作清高虚无的回避，而是坦然面对，以林中万木之身待国家遴选，其意不言自明：选中我我便坦然为相，选不中我我亦坦然效力国家。如此姿态，与蔡泽的始则孜孜以求求之不得便要愤世归隐相比，直是霄壤之别，如何不令人大是钦佩？

“书简之事，可是空穴来风？”正在举殿肃然之时，老廷尉冷冷一问。

“实有其事也。”吕不韦坦然应承，“不韦少年修学，喜好为文，确曾写下若干片段文字。后入商旅，亦常带身边揣摩修改。二十年前，这些书简不意失散于商旅，不韦从此不再执笔。大吏所得，或正是当年失散之书简。”

“如此说来，阁下对秦法秦政确实是不以为然了！”阳泉君突然插进。

“有不以为然处。”吕不韦依旧是坦然从容，“自秦变法强国，至今已过百年，山东六国无日不在非议咒骂，不在抨击挑剔。不韦山东小邦人氏，少年为文，难免附会世俗，时有非议秦法秦政处。后来，吕不韦以商旅之身走遍天下，遂深感山东六国之论，多为荒诞不经，恶意诅咒，自当弃之如敝屣也。然以今日为政目光看去，其间亦不乏真知灼见之论。譬如当年墨子大师之兼爱说、孟子大师之仁政说、今世荀子大师之王道说，均对秦法秦政有非议处。非议之要，便在责备秦政失之于‘苛’，若以‘宽政’济之，则秦法无量，秦政无量也！平心而论，吕不韦敬重秦法秦政之根基，然亦认为，秦法秦政并非万世不移之金科玉律也！何谓法家？求变图强者谓之法家！治国如同治学，唯求‘真知’，可达大道也。何谓真知？庄子云，得道之知谓‘真知’。何谓治国之真知？能聚民，能肃吏，能强国，治国之大道也！去秦法秦政之瑕疵，使秦法秦政合乎大争潮流，而更具大争实力，有何不可也？若因山东六国咒骂之辞而摒弃当改之错，无异于背弃孝公商君变法之初衷也，不亦悲乎！”吕不韦粗重地喘息了一声，眼中有些潮湿了，“不韦言尽于此，阳泉君与朝议诸公若以此为非秦之说，夫复何言？”

随着回荡的余音，举殿大臣良久默然……是啊，夫复何言？阳泉君们最想坐实的罪名，吕不韦一口应承了。非但如此，还给秦国提出了一个前所未有的大难题：秦法秦政敢不敢、要不要应时而进？实在说，这确实才是一个开府丞相要思虑的治国大方略。然则对于秦国而言，这个难题太大了，也太犯忌了……

“散朝。”嬴异人淡淡一句，径自起身离开了大殿。

没有人挺身建言要坚持议个子丑寅卯出来，朝臣们都默默散了。天上纷纷扬扬飘着雪花，脚下的大青砖已经积起了粗糙的雪斑，灰色的厚云压得王城一片朦胧，分不出到了甚个时辰。然则，谁也没有说一句天气如何，谁也没有为今冬第一场大雪喊一声好。一片茫茫雪雾

笼罩着一串串脚步匆匆的黑色身影，辚辚隆隆地弥散进无边无际的混沌之中。

四　岁首突拜相　亲疏尽释怀

朝会之后一个月，是秦国岁首。自夏有历法，古人对一年十二个月的划分确定了下来。到了战国之世，一年已经被精确到三百六十五又四分之一天。然则，十二个月中究竟哪个月是一年的开端？即被称为正月的岁首，各代各国却是不同。历法史有“三正”之说，说的是夏商周三代的岁首各不相同：夏正（月）为一月，商正（月）为十二月，周正（月）为十一月。春秋战国之世礼崩乐坏，各国背离周制，开始了自选岁首的国别纪年。譬如齐宋两国回复商制，将丑月（十二月）作为正月；而作为周室宗亲的最大诸侯国晋国，则依然采取周制，将十一月奉为正月。三家分晋之后，魏赵韩则各有不同：魏韩为殷商故地，如齐，取商制，十二月为正月；赵国为夏故地，取夏制，一月为正月。秦国虽非周室宗亲诸侯，然作为东周开国诸侯，直接承袭周部族的发祥之地，以至周人秦人皆有“周秦同源”之说，是故自立国春秋之世一直承袭周制历法，十一月为岁首。后来，秦始皇灭六国统一建制，颁行了新创的颛顼历，十月定为岁首。这是后话。

就实而论，“岁首”并无天象推演的历法意义。也就是说，各国岁首不同，并不意味着人们对一年长短的划分不同。无论何月做岁首，一年都是十二个月。岁首之意义，在于各国基于不同的耕耘传统、生活习俗与其他种种原因，而做的一种特异纪年。用今日观念考量，可视为一种人为的国别文明纪年。譬如后世以九月作为“学年”开端，以七月作为“会计年度”开端一样，只有“专业”的意义，而没有历法的意义。

岁首之要，在除旧布新。这个“新”，因了“旧”的不同而年年不同。

去岁秦国之旧，在于连葬两王，新君朝会又无功而散，新朝诸事似乎被这个寒冷的冬天冰封了，临近岁首还没有开张之象。唯其如此，朝野都在纷纷议论，都在揣测中等待着那道启岁的王书。其时秦国民议之风虽不如山东六国那般毫无顾忌，却也比后世好过了不知多少倍。新朝会议政的方方面面，早已经通过大臣门客六国商旅郡县吏员城乡亲朋，传遍了咸阳市井，传遍了里社山乡。所有消息中最使人怦然心动的，是顾命大臣吕不韦的“宽政济秦法”说。朝如此，野如此，臣如此，民如此，咸阳王城如此，山东六国亦如此。

在秦人心目中，秦法行之百年，使国强使民富使俗正，且牢固得已经成了一种传统，纵是聚相私议，也绝无一人说秦法不好。但闻山东人士指斥秦法，老秦人从来都是愤愤然异口同声地痛骂六国，毫不掩饰地对秦法大加颂扬，几乎从来没有过例外。这次却是奇也，老秦人听到有大臣在朝会公然主张“宽政济秦法”，心下竟不禁怦然大动。第一次对非议秦法者保持了罕见的长久的沉默，莫名其妙地弥漫出一种说不清道不明的惶惶然来。咸阳王城一个月没有动静，这种惶惶然化成了各种流言流淌开来。有人说，太后与阳泉君逼新君拜蔡泽为相，上将军蒙骜与驷车庶长及一班老卿臣极力反对，新君左右为难举棋不定，丞相大印极有可能佩在纲成君腰上。有人说，吕不韦非议秦政是硬伤，能继续做太子傅已经是托天之福了，根本不可能做开府丞相。更有惊人消息说，吕不韦销声匿迹，实则已经被阳泉君指使黑冰台中的芈氏剑士刺杀了。也有人说，想杀吕不韦没那么容易，吕不韦早已经逃离秦国了。然则不管人们交相传播何种新消息，议论罢了总是要纷纷叹息一阵，这个吕不韦呵，还真是可惜了也！

在山东六国，当商旅义报与斥候专使从各个途径印证了消息的真实，并普天下播撒得纷纷扬扬时，六国都城先是幸灾乐祸，继而莫名困惑。幸灾乐祸者，虎狼秦国真暴政也，终于连自己人也不能容忍了。秦国自诩变法最为深彻，强国之道堪为天下师，连稷下学宫的荀子等名士们都曾经喊出过“师秦治秦，六国可存”，如今呢？嘿嘿，只

怕秦国在道义上要大打折扣了。儒家说苛政猛于虎。如今这恶名肯定是坐实秦国了，秦人赖以昂昂蔑视六国的秦法秦政还值得一提么？就实说，山东六国的变法也一直没有终止过。然自秦国商鞅变法后迅速崛起并对山东形成强大威慑，六国始终以“苛政”说攻讦秦国，无论六国如何在曾经的变法中甚至比秦国手段还要酷烈，以及在后来的变法中竭力仿效秦国。前者譬如齐威王大鼎烹煮恶吏以整肃吏治，韩国申不害当殿诛杀旧贵族；后者譬如赵武灵王以胡服骑射之名全面变法，除了保留实封制，几乎无一不效法秦国变法。然则宣示于世，六国却大昌其为仁政爱民之变法，竭力与秦国的苛政拉开距离。也就是说，在六国舆论中，虽同是变法，秦国却是变法异类，是大大违背王道仁政的苛虐之政，只有六国变法才是天下正道，是天道王道之精义。说则说，真正的天道王道老是较量不过苛政，更兼王道之国官场腐败内乱连连庶民叫苦不迭，苛政之国却是清明稳定朝野无怨声，长此以往，六国也渐渐暗自气馁了。不期此时秦国竟有新贵大臣在朝会公然非议秦政，六国君臣如何不惊喜过望。有此佐证，六国在道义上可以大大地扬眉吐气，对内对外皆可昂昂然说话了。有此开端，反秦声浪会重新卷起，六国合纵何愁不能重立？如此这般一番推演，六国都城自然大大活泛了起来。然则，六国君臣又是莫名困惑，素来不容非议秦法秦政的倔犟秦人，如何既没杀这个吕不韦，也不用这个吕不韦？咄咄怪事！

一时议论蜂起，魏国派出特使与赵楚齐三国秘密商议，四大国分别以不同形式到咸阳“秘密”策动吕不韦出关拜相，做苏秦一般的六国丞相。随着各色特使车马在大雪飞扬的窝冬期进入咸阳，尚商坊的六国大商们流传出了一股弥漫天下的议论：秦国不容王道之臣，六国求贤若渴，相位虚席以待大贤。

骤然之间，与吕不韦相关的种种传闻成了天下议论的中心。

此时的吕不韦，静静地蜗居在城南庄园，不入朝，不走动，不见客，只埋首书房，当真窝冬了。各种流言经几位老执事淙淙流到吕庄，吕不韦也只是听听而已，淡漠得令执事们大是困惑。一日西门老总事来报，近日山东士商多来拜访，均被他挡回。今日来了尚商坊的魏赵齐楚四国大商，说是专程前来要了结那年商战的几件余事，已在门外守候一日，实在难以拒绝。吕不韦淡淡笑道："老总事只去说，吕不韦不识时务铁心事秦，虽罪亦安，说之无益也。"西门老总事颇是惊诧："他等确是原先那班大商，不是六国密使也。"吕不韦笑道："春秋战国之世，几曾有过不与国事的大商？老总事只去说，不要受他任何信件。"西门老总事惶惶去了，片时回转，说大商们闻言一阵愕然默然，回去了，猗顿氏要留下一信，他婉辞拒绝了。自此门户清净，山东客再无一人登门。

眼看岁首将临，这日暮色时分西门老总事又匆匆进了书房，说上将军府的家老求见。"不见。"吕不韦思忖片刻一摆手，"你只去说，吕氏之事与老将军无涉。"西门老总事匆匆出门片刻回来，说蒙氏家老只留下一句话，要先生务须保重，便走了。吕不韦淡淡一笑，又埋首书案去了。入夜大雪纷飞天地茫茫，吕庄书房的灯光却一直亮着。

"先生，有客夜访。"

"几多时辰了？"吕不韦看看神色紧张的西门老总事，也有几分惊讶。

"子时三刻。"

"没有报名？"

"蒙面不名，多有蹊跷。"

"请他进来。"

“非常之期，容老朽稍作部署。”

“无须了。”吕不韦摇摇手笑了，“若是刺客，便是民心，民要我死，自当该死。”

“先生错也！”随着粗沙生硬的声音，厅门已经无声滑开，一股寒气卷着一个斗篷蒙面的黑色身影突兀伫立在了大屏之前，“安知官府王城不要足下性命？”

“足下差矣！”吕不韦起身离开书案笑了，“我有非秦之嫌，秦王要我死，明正典刑正可安国护法，何用足下弄巧成拙也！”

“先生见识果然不差。”蒙面人双手交叉长剑抱在胸前，“在下敢问：秦王若怕负恩之名，不愿依法杀你，而宁愿先生无名暴病而亡，岂非可能之事？”

“足下之谬，令人喷饭也！”吕不韦朗声大笑，“负恩之说，岂是秦法之论？商君有言：有功于前，有败于后，不为损刑；有善于前，有过于后，不为亏法。此谓功不损刑，善不亏法。[注]执法负恩，六国王道之说，儒家仁政之论而已。”

“自己可笑，反笑别人，先生不觉滑稽么？”

“愿闻指教。”

“朝堂之上，先生公然以王道之论非议秦法，非议商君，主张宽政以济秦法。今日之论，却是秉持商君而驳斥王道，驳斥仁政。前持矛而后持盾，不亦可笑乎！”

“足下有心人也！”吕不韦慨然拱手，“雪夜做访客，请入座叙谈。”

“先生有的说便说，毋的说在下要做事了。”蒙面人冷冰冰伫立不动。

“既然如此，且听我答你之说。”吕不韦不温不火侃侃而论，“我非秦法，唯非秦法之缺失，而非非秦法之根本。我非秦政，唯非秦政之弊端，而非非秦政之根基。我非商君，唯非商君之疏漏，而非非商君之大道。朝堂之论，吕不韦非其缺失也。今日之论，吕不韦护其根本也。我持宽政，乃就事论事之宽，譬如有灾当救，譬如有冤必平。唯其如此，秦法秦政方能拾遗补缺日臻完善，使秦终成泱泱大国。而王道儒家之仁政，却是本体仁政，是回复井田礼制之仁政，与吕不韦所持之济秦宽政，何至霄壤之别也。朝堂之论，吕不韦秉持之宽政，正是以秦法为本之宽政。今日之论，吕不韦驳斥王道仁政，却是复辟井田礼制之本体仁政。子说之矛非我矛，子说之盾亦非我盾。我既无子说之矛，亦无子说之盾，何来自相矛盾耳！”

蒙面人冷冷一笑：“先生此说，似乎与天下传言大相径庭。”

“足下是说，传言若不认可，吕不韦不是吕不韦了？”

“人言可畏。众口铄金。”

“足下当真滑稽也！”吕不韦明锐的目光盯住了蒙面人，骤然一阵大笑，转而肃然正色，“听群众议论而治国，国危无日矣！军有金鼓而一，国有法令而一。一则治，二则乱。王者不二执一，而万物正焉！赖众口流言而鉴人辨事，未尝闻也，不足论也！”注

蒙面人默然良久，突然一拱手大步去了。西门老总事疾步跟出门廊，院中唯有大雪飞扬，黑衣人已是踪迹皆无。披着一身雪花，西门老总事进得书房低声道：“此人方才举步出门，身形颇是眼熟！”吕不韦摇头笑道：“倒是没看出。”西门老总事道：“会不会是蒙武将军？”吕不韦道：“似乎不像。蒙武将军敦厚阔达，当无此等谈吐。”

“怪也怪也！”西门老总事嘟哝着，“如何老朽总觉眼熟，却想不起来？”吕不韦道：“想起来又能如何？最好永远想不起来。”“啊啊啊——”西门老总事恍然笑了，“大雪下得茫茫白，老朽也是茫茫然也，想想也想不起来了。”吕不韦笑着一拱手道：“天亮便是岁首，不韦先为老总事耳顺之年贺寿了。”西门老总事忙不迭一个还礼：“老朽倒是忘了，岁首先生四十整寿，老朽也先行贺了。老朽糊涂，老朽忙家宴去了。”兀自感叹着摇了出去。

漫天大雪中，秦人迎来了极为少见的开元岁首。

开元岁首者，新君元年之岁首也。此等岁首之可贵，在于可遇不可求。多有国人活了一辈子，也没碰到过一次开元岁首。譬如秦昭襄王在位五十六年，只有即位第一年是开元岁首，其后五十余年几乎是三代国人的戎马岁月，多少人死了，多少人生了，多少人老了，可依然没有遇到过一次开元之年。唯其如此，开元岁首历来被国人视为大吉之岁，愈是年来坎坷不顺，愈是要大大庆贺一番，图的只是四个字——开元大吉！

天交四更，白茫茫的大咸阳热闹了起来。所有官署店铺的灯火都亮了起来，大街小巷一片通明，飞扬的雪花悠悠然落下，街市如梦如幻。隆隆锵锵的金鼓之声四面炸开，大队火把擎着“开元大吉，龙飞九天”的红布大纛旗，引着驱邪镇魔的社火哄哄然拥上了长街。所有的沿街店铺都变成了踊跃接纳国人的酒肆，人们携带着备好的老酒锅盔大块酱牛羊肉，聚在任意一间店铺痛饮起来呼喝起来品评着队队社火喝彩起来；喝得几碗浑身热辣辣地冒汗，拥上长街在漫天飞扬的大雪中手之舞之足之蹈之地吼唱起来舞动起来，店铺高楼无数的弦管埙篪伴着响彻全城的钟鼓吹奏起来。须臾之间，倾城重弦急管，满街慷慨悲歌，弥漫相和，老秦人吼着悲怆的老歌快乐地癫狂在混沌天地……

五更刁斗从四门箭楼镗镗镗连绵敲响时，一队骑吏飞出咸阳内史官署奔向各条大道，一路举着官府令箭连声高喊：“国人听了，秦王决

意拜吕不韦为开府丞相——新政开元，振兴大秦——”

“新政开元！振兴大秦！”

“秦王万岁！丞相万岁！”

随着一声声宣呼，莫名癫狂的国人始则一时愣怔，继而突然悟到了此刻的这道官府宣令意味何在，顿时兴奋狂呼，万千人众的呐喊此起彼伏声动天地，整个咸阳犹如鼎沸。

当太子傅府的吏员冒着大雪赶到城南吕庄贺喜时，吕不韦还没接到王书。吏员们惊讶得手足无措，正在与家人聚宴的吕不韦大笑道：

“开元岁首，群众癫狂，何须当真也。诸位既来便是嘉宾，正做贺岁一饮，万事莫论。夫人过来，你我共敬诸位一爵！”一身红裙的陈渲笑盈盈对众人一礼，说声诸位岁首大吉，双手捧起酒桶亲自给每人案前大爵斟满，方举起一爵与吕不韦一起道：“岁首大吉，干！”一饮而尽。吏员们你看我我看你，饮得一大爵下肚，却是人人缄口。吕不韦浑然无觉谈笑风生，不断问起吏员们的家人家事，分明一个慈和的兄长一般。

“大人若欲离秦，老吏甘愿终身追随！”主书吏突然扑拜在地。“我等亦愿追随大人！”一班吏员一齐拜倒。“哪里话来！起来起来！”吕不韦忙不迭扶起一班吏员，入座喟然一叹，“诸位已在我属下任吏年余，尚信不过吕不韦事秦之忠么？”“大人……”主书吏一声哽咽，“我等秦国老吏，只觉秦国负大人过甚。”

“诸位差矣！”吕不韦粗重地叹息了一声，“朝局纷杂，为君者不亦难乎？吕不韦一介商旅，何功何德竟位同上卿，非秦而得秦人包容，人生若此，秦国何负于吕氏也……”

“秦王特使到——”尖亮的一声长呼突兀飞入厅堂，所有人都是一怔。“老给事中？大命！”主书吏猛然跳了起来。

吕不韦倏然起身，拦住了纷纷要出门先看个究竟的吏员，对陈渲与西门老总事一招手肃然道：“领诸位到后院。记住，谁也没来过。”吏员们原本直觉好事，然见吕不韦神色肃然，也不敢违拗，更兼夫人与老总事殷切催促，也只好纷纷去了后院。及至厅中人空，吕不韦才静静神出了正厅来到门廊，一眼看去，不禁大是惊讶。

朦胧曙色中大雪飞扬，一尺多深的雪地中站着一个貂裘斗篷的黑色身影，两边各站一人，左边老桓砾，右边老给事中，身后丈余处一排重甲武士黑铁塔般矗立。如此森杀气势，莫非秦王亲临问罪？吕不韦心下猛然一跳，又迅速平静下来，稳稳地走下了六级台阶。

“吕不韦接书——”老给事中的尖亮嗓音飘荡起来。

“臣吕不韦待书。”吕不韦肃然一躬。

老桓砾哗啦打开了一卷竹简高声念诵：“大秦王书：顾命大臣吕不韦德才兼备，屡克险难而成大功，朝野咸服。兹经公议，本王顺天应人，拜吕不韦为丞相，开府总领国政！秦王嬴异人元年岁首——”

“……”吕不韦想要说话，却软软地偎在了皑皑白雪中。

“先生！”嬴异人一步抢过来抱住了吕不韦，“太医！快！”

重甲武士前一员大将快步过来低声道：“君上莫急，我有救急之法。”嬴异人见是蒙武蹲到了身边，便将怀中吕不韦托向蒙武。谁知恰在此时，吕不韦却睁开眼睛呵呵笑了：“君上，老臣醉酒失态，惭愧也……”话未落点，猛然挣脱嬴异人臂膊趴到雪地上撑持着双臂呕吐起来，一时酒臭弥漫，熏得平生不沾酒腥的老给事中连连作呕倒退。旁边嬴异人不禁爽朗大笑起来：“先生也有狼狈时也，我背先生进去

了！”蒙武抢步过来，却被嬴异人一把推开，“不要你替，我自己来！”说罢蹲身雪地揽住醉者身子只一拱，将吕不韦拱到了背上，“一、二、三、四……”数着步子嘎吱嘎吱上了台阶到了廊下，“整整十三步！先生醒了，啊哈哈哈哈！”

匆匆赶来的西门老总事连忙扶稳了从嬴异人背上挣扎下来兀自摇晃着的吕不韦进了厅中，见素来讲究的主人如此不堪，饶是饱经世事应酬，老总事也不禁满脸涨红。

“先生今日贺岁，饮酒几何啊？”嬴异人乐不可支地笑着。

“回君上：先生今日没饮几爵。”老总事大是困惑。

“郁闷之人独自把酒，你却晓得了？”嬴异人笑语中竟带出了一句楚音。

“原是老朽愚昧。”西门老总事肃然一躬，退到一边去了。

已经饮下一碗醒酒汤的吕不韦，半偎半靠着座案只痴痴地笑。嬴异人开心地绕座案转悠着笑道：“先生见谅了。异人其所以做不速之客，只是想看看先生于意外惊喜之时如何？不想惹得先生醉卧雪地，实在没有料到也。”吕不韦依旧只痴痴地笑着，仿佛憨了傻了一般。嬴异人又是一阵开心大笑，“若非做了这君王，异人今日也是大醉也！先生好生歇息，酒醒便是新天地。告辞。”一拱手大步去了。

“夫人……”西门老总事看着匆匆赶来的陈渲，不禁哽咽了。

“好好的哭甚也。”吕不韦淡淡一笑。

“先生！”老总事猛然一个激灵。

“没事便好。”陈渲粲然一笑，“肚腹吐空了，先饮些许淡茶了。”

“不。上酒。”吕不韦又是淡淡一笑。

“先生……”西门老总事无所措手足了。

“西门老爹，那年邯郸弃商，几多年也？”

“昭襄王四十八年遇公子，先生弃商，至今整整十二年。”

“十二年，成矣？败矣？”

“嘿嘿，弃商从政，入秦为相，先生大成也！”

吕不韦哈哈大笑，酣畅淋漓的笑声在清晨的大雪中飞扬激荡。西门老总事嘿嘿嘿嘿地笑个不停。拭着泪水的陈渲莞尔一笑，飘然去了。须臾，陈渲带着两个女仆摆置酒菜妥当，吩咐女仆自去，膝行案前亲自打酒。吕不韦呵呵笑着拉西门老总事坐在身边案前：“岁首清晨，只我等三人做十二年饮。西门老爹啊，记得那年我给你重金巨产，让你自去经商，你却甚也不要，只要跟我跋涉前行。十二年啊，老爹老矣，除了无尽风险，却是一无所得……夫人，来！为老爹一世甘苦，干了这爵！”吕不韦慨然叨叨。西门老总事早已是老泪纵横不成声，点头摇头又哭又笑，干下一爵大喊出一声：“值！”生平第一次哈哈大笑起来。“夫人也！”吕不韦又举起一爵，忘情地揽住了陈渲的肩膀，“可记得嫁我几多年么？”陈渲红着脸咯咯笑道：“只怕你记不得，问我来也！”吕不韦兀自慨然叨叨：“你是谁人？我自知道。天意也！当年我不娶你，奈何？当年你不嫁我，奈何？人说吕不韦不知女子，不谙帐榻，一个粗鄙商旅而已。夫人啊，难为你也……”“不！”陈渲紧紧抱住了吕不韦，凑在他耳边红着脸哈着气道：“夫君最好！最知女子最谙帐榻！不谙帐榻，能乘人之危救人么？”吕不韦不禁开怀大笑：“说得好！乘人之危而救人！好！老爹，你我为夫人干一爵！”

西门老总事呵呵笑着干了，一掷爵慨然拍案："老朽憋闷太久，今日恕我直言：夫人非但国色，更是聪慧良善。先生但能断去昔日残情之根，不使死灰复燃，先生今生无量矣！""老爹啊老爹！"吕不韦又是大笑，"你可是杞人忧天也，我吕不韦有昔日残情么？纵有，又能如何？时移也，势易也，昔日之人，今日非人也！"陈渲咯咯笑了："今日非人算甚来？越是身贵，越是心空，不晓得了？"吕不韦越发地乐不可支："好好好，左右都要打我个残情未了也。便是未了，吕不韦还是吕不韦，夫人还是夫人，老爹还是老爹，谁奈我心何！"

"噫！天晴了？"三人大笑正酣，吕不韦却突然望着窗外愣怔了。

蔡泽正在后园茅亭下抱着一只葫芦饮酒。他实在不堪烘烘燎炉在四面帐帏的厅堂酿出的那种暖热，独自伫立山顶茅亭，冰雪在咫尺之外，凛冽的风夹着冰冷的雪粒打在脸上，还是燥热得一脸汗水，瞀乱得不知所以。

"禀报纲成君：新任丞相吕不韦求见。"

"谁？你说是谁？"

"新任丞相吕不韦。"

"不见！"蔡泽猛然大嚷，"甚个丞相！奸商！"

"不见我，我如何领骂？"山腰小径一阵笑声，一身麻布绵袍的吕不韦双手抱着一只木箱喘吁吁走了上来，老仆连忙过来接手，吕不韦臂膊一推，"别来，有人在气头，当心挨罚。"说着径自将木箱放到茅亭下的大石案上长嘘了一声，"就风下酒，纲成君功夫见长也。"蔡泽板着脸冷冰冰一句："自是没有你那般功夫。"吕不韦也不理睬，只将木箱打开，搬出了一只亮闪闪的铜匣，再搬出了一只红幽幽的酒桶，慨然一笑道："秦人谚云，有理不打上门客。纲成君要骂，我便听，只

是左右得饮了这桶酒也！”蔡泽没好气道：“一桶酒算甚？喝便喝。怕你吕不韦不成！家老摆酒。”吕不韦哈哈大笑，看着老仆将酒肉铺排停当，举起一只大陶碗看也不看蔡泽先咕咚咚饮干，搁下碗喟然一叹：“老哥哥心里憋气，就痛痛快快骂一顿何妨？这丞相，吕不韦看得鸟淡！”

良久默然，蔡泽突然呷呷厉声：“吕不韦！老夫有无治国之才？”

“计然大才，举世公认。”吕不韦淡淡一笑。

“老夫谋国可有失当？”

“所谋皆当，谋无不中。”

“老夫有无荒疏怠惰？”

“孜孜勤政，躬操国事。”

“着啊！”蔡泽猛拍石案慷慨愤激，“为何你能做丞相，老夫不能？蒙骜与老夫故交，为何死力举荐于你？连驷车庶长老嬴贲一班老匹夫也跟着鼓噪！你敢说不是周旋买通？老夫何错，遭你等如此作践！”

“老哥哥当真大才，骂辞也是耸人听闻也。”

“笑甚！有理只说！”

吕不韦肃然拱手：“纲成君学究天人，不韦一事请教。”

“嘿嘿，不敢当！”蔡泽一双通红的眼睛亮闪闪盯住了吕不韦。

“计然派鼻祖范蠡，与文种相比，何者更有才气？”

“自是陶朱公范蠡更有才气！”蔡泽不假思索，其势不容辩驳。

“然则，何以文种做了丞相，范蠡却终是谋臣之职？勾践用人不当么？”

“错也！”蔡泽素来争强好胜，虽是负气不及深思，依旧是昂昂不容辩驳，“足下莫要忘记：陶朱公范蠡原无久政之心，明智全身，与丞相之才无甚干系！”

“如此说来，范蠡若有久政之心，则可代文种为相了？”

“范蠡之志，不在丞相！”蔡泽辞势已见滞涩。

“其志若在丞相，又当如何？”吕不韦盯住不放。

蔡泽没好气道：“有话便说！老夫无得闲心！”

“纲成君有容人之量，不韦直言不讳了。”吕不韦脸上挂着笑容，语气端严坦诚，“范蠡文种者，两式不同大才也。唯其如此，两人既不能相互替代，亦不能相互换位。范蠡之才在谋划，文种之才在任事。谋划与任事，乃大有区别之两式才能也。谋划之才贵在奇变，料人之不能料，测人之未可测，慧眼卓识而叛逆常规，方得有奇略长策。任事之才则贵在平实，不弃琐细，不厌繁剧，不羡奇诡，不越常理，方能圆通处事，化解纠葛，使上下同心而成事。如此区别，纲成君以为然否？”

“聒噪！老夫只吃酒！”蔡泽猛然大饮了一碗。

“好！老哥哥只管干！”吕不韦慨然拍案，“设使那般才华高扬、特立独行、胸罗天地玄机之谋划策士，都去做丞相郡守抑或司职大臣，日理万机而不能神游八荒，琐事扰心而不能催生光华，桀桀大才却做了碌碌之吏，毁人也？成人也？此所以苏秦张仪各任丞相而后有败笔，范蠡孙膑从未任相而光彩烁烁之理也。同理，设使那般任事之才去做谋划策士，以惯常事理揣摩天下，世间岂有奇变谋略哉！若文种

做范蠡，必是捉襟见肘事倍功半也。此所以越王勾践以文种为相，以范蠡为谋之理也。若说范蠡没有治国之才，计然七策堪称经典！若说范蠡有治国之才，却从未涉足理民治国之事务。譬如纲成君者，任相年余被昭襄王迁相封君，从此始终未能独领开府丞相，其间因由，果是昭襄王、孝文王不善任人乎？纵然两王不善任人，一班老臣也颟顸得无视君之大才么？果真如此，纲成君始终高爵封君而未得贬黜，岂非咄咄怪事也！”

“照你说，老夫倒成混眼狗子也！”

“话虽丑，却也是老哥哥一面镜子。”吕不韦大笑，又是喟然一叹，“纲成君自感步步维艰，老兄弟看来，根由却在不知己。知己若非难事，兵法何以将‘知己知彼’并列之？上君下臣以至国人，都将纲成君做谋略之士期之待之，唯其如此，君之偏颇，君之瑕疵，君之不耐琐细，人皆谅之也。然老哥哥却偏偏将自己作丞相之才，便有愤懑，便有偏行，便有奔走，以致几乎失节……”

默然良久，蔡泽长长一叹：“事已至此，老夫何言也！”转而呷呷一笑，“你甚都知道，却来聒噪，等不得老夫自己离开秦国么？”

“纲成君差矣！”吕不韦慨然拱手，“不韦知老哥哥定有离秦之心，故而专来挽留，企盼你我精诚携手，互为补正，同理秦政，共图大业！”

“老夫还能做事？”

“能做事！”

“引咎不去，老夫岂非厚颜？”

“过而能改，善莫大焉！”

“好！”蔡泽一拍石案呷呷大笑，“与老兄弟共事痛快，老夫原舍不得离开秦国也！”

五　冰河解冻　新政抻着劲儿悠悠然推开

隆冬时节，正阳道中段的丞相府静悄悄开府了。

依新秦王嬴异人与蒙骜等一班老臣之意，丞相开府当行大典，等到孟春月与启耕大典一起举行方显新朝新政之隆重。吕不韦不以为然，特意上书新君，一力主张“不彰虚势，唯务实事，三冬之月绸缪，孟春之月施政”。嬴异人思忖一番，一班老臣感慨一番，也都赞同了。依照月令，三冬之月是十一月、十二月与一月，十一月为孟冬，十二月为仲冬，一月为季冬，是为三冬。这三冬之月正值大雪岁寒，向为窝冬闭藏之期，朝不行大政，野不举大事，在吕不韦看来，正是扎实绸缪的好时光。

从岁首中旬开始着手，两个多月中，吕不韦细心地做了两件事：一是逐一查勘了蔡泽留下的属官班底，除了保留两个为人端方又确有才干的大吏，其余全部迁为郡县吏员，不愿赴郡县的楚燕吏员，赐金许还故国。吕不韦特意告知了蔡泽，说此等未经政事的贵胄子弟不宜做实务大吏，该当从郡县吏开始磨炼才是正途，留在相府实则是害了他等。蔡泽大是感激，连说吕不韦将这个烂摊子收拾得太宽厚了，当心引来无端攻讦。吕不韦只笑笑了事。第二件，吕不韦亲率一班新任大吏清理了典籍库全部政务卷册，理出了自秦惠王以来八十余年悬而未决的遗留事项近千件，其中六百余件竟是各郡县报来的“冤民”请予昭雪的讼书。所有这些遗留待决事项，绝大部分都发生在秦昭襄王的五十余年，尤以宣太后摄政魏冄领国“四贵”显赫的昭襄王前期为多。更有甚者，各级官署的法令原件与副本竟然查出了一百三十多起文字错讹，吕不韦不禁大为惊讶。

及至开春，吕不韦对新政方略已经胸有成算了。

季冬将罢，地气渐暖，吕不韦的一卷上书展开在了嬴异人案头——

臣吕不韦顿首：我王新朝，实施新政当决绝为之。臣反复揣度，以为当持二十四字方略：先理沉疴，再图布新，不厌繁难，不弃琐细，唯求扎实，固我根基。三冬之月，臣领属吏彻查政务，积弊可谓触目惊心。朝野皆敬秦法，是故五代无修，百年无查，以致积重难返，无人敢言纠错修法。长此搁置，大堤溃于蚁穴，山陵崩于暗隙，虽有霸统之图亦徒然空言哉！唯其如此，臣欲先从细务入手：力纠冤讼，特赦冤犯；明正法令，整肃法吏；昭雪诬词，修先王功臣；开放苑囿，褒厚亲戚，平宫室积怨。若得如此，新政可图也！诸事虽小，做之却难。盖秦法严峻，素无宽政，今开先河，我王须秉持恒心不为四面风动，方期有成。其间但有差错，臣愿一力担承，伏法谢罪以无使国乱也。

“备车。丞相府。”嬴异人一声吩咐，抬脚出了暖烘烘的东偏殿。

吕不韦正与一班新任大吏清点开列首期事项并逐一商讨，简册如山，有人翻查有人录写有人诵读有人争辩，平日倍显宽敞的政事堂热气腾腾哄哄嗡嗡显得狭小了许多。嬴异人独自进来，一时看不见吕不韦身影何在。满堂吏员各自忙碌，也无人觉察有人在门内巡睃。搜寻片刻，嬴异人终于发现屋角一座简册山前吕不韦正与几个吏员各拿一卷边看边议论，还时不时用大袖沾拭着两鬓的汗水。

蓦然之间，嬴异人真切地看见了吕不韦两鬓的斑斑白发，两眼不禁骤然潮湿了。从心底说，嬴异人感激吕不韦，但也同样从心底里嫉妒这个永远都是满面春风永远都是一团生气的商人：他既沉稳练达又年轻得永远教人说不准年龄，他活得太洒脱了，想甚有甚，做甚成甚，天下好事都教他占尽了。因了这种嫉妒，嬴异人“抢夺”了他的心上女子才丝毫没感到歉疚，河西要塞看到吕不韦骤然疯心衰老也没有

真正地悲伤。是也，唯其如此，上天才是公平的。然而，今日的嬴异人看见吕不韦的斑斑两鬓时，内心却莫名其妙地酸楚了震撼了……

嬴异人默默地走了，一句话也没说。当晚二更，老长史桓砾到了丞相府，捧出了一卷秦王特书。那是一幅三尺见方的玉白蜀锦，上面八个拳头大的血字——唯君新政，我

心如山！吕不韦良久默然，泪水夺眶而出。不想老桓砾一招手，门厅外老内侍又捧来了一口铜锈斑驳的青铜短剑。老桓砾慨然一叹："此乃穆公镇秦剑也！百年以来，唯商君与公领之为政。公当大任，秦王举国托之，朝野拭目待之，公自珍重矣！"吕不韦肃然拜剑，眼中却没了泪水，及至桓砾走了，尚凝神伫立在空荡荡的厅堂。

二月开春，在红火隆重的启耕大典中，吕不韦的新政静悄悄地启动了。

新政第一步，从最没有争议的纠法开始。

纠法者，纠正法令文本之错讹也。要清楚纠法之重要，先得说说先秦法令颁布、传播的形式演变。远古夏商周之法令，只保存于官府，不对庶民公开法令内容。从保存形式说，无论是王室还是诸侯以及下辖官署，法典都与其他卷册一起保存，没有专门的官吏与专门的府库保存。其时，社会活动尚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传统习俗道德来规范，法令很少，条文也极其简单，官吏容易记忆容易保存；见诸纠纷诉讼或奖赏惩罚，官吏说法令如何便是如何，庶民根本无从知之。如此状况，官吏是否贤明公正，对执法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从实际上说，官吏完全决定着法令的内容与执法的结果。此所谓"人治"也。远古民众之所以极其推崇王道圣贤，深层原因便在于这种人治现实。

春秋之世，庶民涌动风习大变，民求知法成为新潮。一些力图顺天应人的诸侯国便开始了向民众公布法律的尝试。公元前536 年，依

当时纪年是周景王九年，郑国“执政”（大体相当于后来的丞相）子产首开先河，将郑国法令编成《刑书》，铸刻在大鼎之上，立于都城广场，以为郑国“常法”。其时，天下呼之为“铸刑书”。其后三十余年，郑国又出了一个赫赫大名的掌法大夫，叫做邓析。此人与时俱进，对子产公布的法律作了若干修改，刻成大量简册在郑国发放，气势虽不如堂皇大鼎，实效无疑却是快捷了许多。其时天下呼之为“竹刑”。紧接着，最大的诸侯晋国的执政大臣赵鞅，将晋国掌法大夫范宣子整理的《刑书》，全文铸在了一口远远大于郑国刑鼎的大鼎上，立于广场公诸于世，天下呼为“铸刑鼎”，是春秋之世公布法令的最大事件。

进入战国，在法家大力倡导与实践之下，公布法律已经成为天下共识。魏国变法作为战国变法的第一高潮，非但李悝的《法经》刻简传世，魏国新法更是被国府着意广为传播，以吸引民众迁徙入魏。其后接踵而起的各国变法，无一不是以“明法”为第一要务，法令非但公然颁布，而且要竭尽所能地使民知法，从而保障新法畅行。也就是说，战国之世不断涌现的变法浪潮，事实上正逐渐摆脱久远的人治传统，逐渐地靠近法治国家。

虽则如此，然由于传播手段、路径阻塞等等诸般限制，要确保法令在辗转传抄流播之后仍能一如原文，实在是一件难而又难的事情。就实说，法令在民间传播中出现讹误并不打紧，毕竟，民众对法令既无解释权又无执行权。这里的要害是，官府的法令文本若出现错讹，无论是官吏不意出错、疏忽忘记还是有意曲解，对民以错纠错，以讹传讹，难保不生出种种弊端，导致执法混乱，法令之效必然大打折扣。正因了这种事实上很难避免的弊端，各国变法中的“明法”成为最繁难琐细的政务。见诸变法实践，各国变法为精准法令想出的办法很多，但都没有制度化。时间一长，好办法也变得漏洞百出形同虚设。譬如，当时几个大国都沿袭了古老的“谤木”之法以为明法手段：在大道两边每隔一二里竖立一根平面刨光的大木，路人若有法令疑难，或遭恶吏错告法令，都可在大木上或刻或写地作质询作举发，此谓古老

的“诽谤”制；吏员定期抄录谤木上的诽谤文字，供官府逐一处置。然则，谤木过于依赖官吏的公正贤明，又无制度法令具体规定其操作细节，加之战事频仍耕耘苦累庶民识字者极少等等原因，谤木实际上成了流弊百出而仅仅显示官府明法的象征性物事而已。传之后世，这种谤木越立越高，越立越堂皇，以致成了玉石雕琢的“华表”，当真令人啼笑皆非。

只有秦国变法，只有商鞅，彻底地解决了这一难题。

商鞅以细致缜密的制度，着重解决了明法过程中的三个关键环节的难题：其一，确保法令源头文本之精准，足以永为校准之范本；其二，各级官署设置专职法官与法吏，并得修建专门藏室，保管核定校准后的法令文本；其三，严厉制裁导致法令文本错讹的法官法吏。这些制度被商鞅的忠实追随者以“商君之文”的名义记载在《商君书》中，堪称中国古代唯一的“法令文本法”。

且让我们来欣赏一番两千多年前令人惊叹的法令文本制度注。

其一，设置法官与法吏。中央设三法官三法吏：王室一法官一法吏，丞相府一法官一法吏，国正监府一法官一法吏；注郡署一法官一法吏，县署一法官一法吏。各级法官法吏只听命于王室法官一人，而不受所在官署之管辖，完全是后世说的“垂直领导”。法官法吏有三大职责：保管法令、核对法令、向行政官吏与民众告知并解释法令。

其二，设置专门保存法令文本的“禁室”。无论是王城禁室，还是中央官署与郡县官署的禁室，都由该官署之法官管辖，其他任何官吏不得干预；禁室必须安装秘密机关式的“铤钥”，放入法令的箱匣必须贴上盖有王室或官署印鉴的封条；除了制度规定的例行校核，或大臣奉王命查对法律，任何时候任何人不得私入私开。

其三，每年一次法令校准。每年立秋，各级法官开启禁室，校准该辖区所有官署的法令抄件；各级法官禁室的法令副本，也要与王室法官禁室保存的法令正本校准一次。

其四，明确无误的文本查询制度。法官法吏须每日当值，接受行政官吏或庶民对法令文本的查询。无论是行政官吏对自己的法令抄件发生疑问，还是庶民百姓或涉法或因事需要查证法令的准确条文，法官法吏均应如实正确回答。每件查询均有严格备案：查询人须先行领取一支一尺六寸长的“法符”（木片或竹片，中线有预先刻好的花纹或记号，从中剖开，左片为左券，右片为右券），而后提出查询法令之名目，法官或法吏当场作答；旁边书吏将年月日时、所查法令名目以及法官之回答，同时写在法符之左右两券；经双方认可，将法符剖开，查询者执左券以为凭据，法官执右券以为凭据；法官右券必须专门装匣，用官印封存，即使身死之后，国府仍以符券之准确与否考核法官功过。

其五，法令文本但有错讹，对责任法官严厉治罪。处罚方式如下：

法官擅入禁室启封，对法令文本“损益一字以上，罪死不赦”！

法官当精熟法令，若忘记法令条文而影响执法，则以其所忘记的条文处罚该法官。

吏民查询法令，若法官法吏不肯告知，导致吏民因不知法而犯罪，则以吏民所查询之法令条文治法官之罪。

对于以上制度，商鞅明确陈述了立法理由：“法令者，民之命也，为治之本也，所以备民也……故圣人为法，必使之明白易知。置法官法吏以为天下师，令万民勿陷于险危。故圣人立，天下而无刑死者，非不刑杀也！行法令，明白易知，置法官法吏以导民知，万民皆知所

避就，故能自治也。”这里的轴心是，一切制度都是为了使民众知法，进而达到自治境界。法官法吏的最大职责，是将法令明白准确地告知民众。

令吕不韦惊讶的是，彻查官文简册，在商鞅领政变法的二十余年中没有查出一件遗留未决的政事，更没有一件讼案呼冤书。足见商君之世，秦国新法实在是得到了雷厉风行的彻底推行，法令文本之精准，也如同巍然矗立国府的度量衡校准器一般准确无误。

然则，制度如此缜密，处罚如此严厉，商鞅之后近百年过去，秦国的法令文本还是渐渐地有了错讹，至今累积一百三十余处，实在令人不可思议。

作为新政第一刀的纠法，吕不韦的实务操持是三大步：第一步，全面校准秦国法令文本；第二步，依法制裁玩忽职守的法官法吏；第三步，整肃法官法吏，处罚有罪、裁汰昏聩、补充缺任，重建上下统属有效的法官法吏制度。吕不韦久经大商经营磨炼，对于纷繁芜杂的多头事务历来处置有方，纠法一事虽涉及整个秦国，却部署得井然有序。

吕不韦第一次以镇秦剑的威权，任命老国正监为纠法特使，配属三十六名精通法令的精干吏员与三百铁甲骑士护卫执法；从王室法官的法令文本开始校准，限期一年，了结整个秦国的纠法。其时秦国已经是天下最大的战国，国土已经达到了五个“方千里”(注)，以今日公制计，便是一百二十五万平方公里。也就是说，战国后期的秦国，国土面积已经大体是今日中国的六分之一强。如此辽阔的国土，若不借重各方协力而事必躬亲，新政要推开一事无成。吕不韦深知其理，只亲自参与监督了对京师三大法官（王室法官、丞相府法官、国正监府法官）所辖禁室的法令文本的校准，立即抽身出来部署他事。

纠法特使的车马方离咸阳，吕不韦着手实施另一大政——纠冤赦犯。

这是真正震撼秦人的新政要害。消息传出，朝野心弦立即绷紧，了无声息之中人人惴惴不安。其所以如此，在于这一新政将直接触及秦国新法的根基——有刑无赦。

商鞅变法的基本主张之一是：“不宥过，不赦刑，故奸无起。”注不宥过，是不宽恕过失，有过必罚。不赦刑，是不赦免刑罚，罪犯永远都是罪犯。也就是说，一个人要犯罪，其最低代价也是永生的罪犯身份，即或应得处罚已经承受，服刑已经期满，罪犯之身份依旧不变；正在承受的刑罚决不会更改，犯人决不会赦免，已经受过的处罚也不会纠正。这是商鞅重刑主张的立足点之一，也素来是秦国执法的基本制度，行之百年，早已经深入人心。吕不韦要纠冤赦犯，实在是谈何容易。

举朝大臣之中，最感不安的是铁面老廷尉。

吕不韦专程登门时，廷尉府的书房没有点灯，也没有熏香，黑糊糊的房中蚊蝇嗡嗡，一个苍老的身影动也不动地戳在大案前，朦胧月光之下一段枯木也似。吕不韦敲敲门框，苍老的枯木没有动静。吕不韦咳嗽两声，苍老的枯木还是没有动静。

“沧海跋涉三十年，些许风浪畏惧若此乎？”吕不韦不乏激励。

“风浪无所惧，所惧者，大河改道也。”苍老枯木淡淡一叹。

“水势使然，当改则改，何惧之有？”

“人固无惧，水工孰能无惧？”

“禹有公心，虽导百川而无惧，公何惧焉？”

“禹导百川，世无成法，是故无惧也。先人修河成道，人不觉淤塞，唯一水工执意疏浚，不亦难哉？”

“如此水工，不堪水工也！”

“愿公教我。”

“庶民各工，官吏各职。河之淤塞，唯水工察之也。国求疏浚，唯水工职司也。公所谓‘人’者，庶民官吏之庸常议论也。以此等议论乱己，辄生畏惧之心，犹工匠造车而听渔人之说，不亦滑稽哉？”

“老夫办案，老夫纠冤，不亦滑稽哉？”苍老的枯木终于不耐了。

“公之顾虑在此，早说也！”吕不韦一阵大笑。

“你只说出个办法来，老夫便做你这纠法特使，否则不敢受命。”

“老廷尉多虑也。”吕不韦正色道，“若在山东六国，此事委实难上加难。然则这是秦国，此事可无根本阻碍。其中根本，只在如何操持而已。”

“丞相差矣！”老廷尉慨然拍案，“恰恰相反，六国法统根基浅，纠冤无可非议。秦国纠冤赦犯，则是背离法统，无异于铤而走险。”

“老廷尉只知其一，不知其二也。”吕不韦爽朗一笑，“六国法统固浅，然王室特权官场腐败却秉承甚远。六国执法，素来对王族贵胄网开一面，冤讼者十之八九都是庶民。若大平冤狱，则必然导致贵胄封地之刑徒苦役流失，王室官吏第一个便要阻挠，孰能说无可非议？秦国则不然，王族犯法与庶民同罪，冤讼者有贵有贱。吕不韦曾仔细分计：秦国冤案，王族三成，官吏三成，庶民四成。其中因由，在秦法治吏极严，说治官严于治民，实在并不为过。譬如举国法官二百三十余人，历年因法令文本错讹而治罪者六十余起，错案至少在五六起之

多。再譬如秦国王族不袭世禄，一律从军从吏凭功劳晋爵，违法者在所难免。百年以来，秦国处罚王族子弟违法案两百余起，错案至少在十起以上。如此等等，老廷尉自可揣摩：秦国纠冤赦犯，阻力究竟何在？王族么？官吏么？百姓么？以攻讦者之说，吕不韦在朝会公然非议秦法，主张宽政济秦，朝野虽则沸沸扬扬，却无一人力主治吕不韦之罪。因由何在？人同此心，心同此理，心底里都在期盼平冤赦犯也。”

良久默然，老廷尉喟然一叹：“吕公明于事理，老夫何说矣！”

“多谢老廷尉受命。”吕不韦肃然一躬，“我见：请出老驷车庶长、阳泉君芈宸、老上卿李冰、老太史令四人以为副使。老廷尉以为如何？”

“吕公用心良苦也！”老廷尉终于笑了，“王族、外戚、方面大吏、在朝清要，全是涉冤大户了。然则，此四人爵位个个在上，若生歧见，老夫该当何处？”

“以事权而论，本当由老廷尉立决。”吕不韦思忖道，“然第一次平冤，当分外慎重。五人有歧见之案一律搁置，最后由朝会公议，秦王决断。”

“如此老夫无忧也！”老廷尉拍案而起，“明日老夫会同四使。”

吕不韦出了廷尉府已是三更，车马一转，到了纲成君府邸。蔡泽正在后山茅亭下悠哉品茶，见吕不韦匆匆上山，不禁大笑：“明月洒径，疾步赳赳，岂非大煞风景也。”吕不韦道：“你有风景，我没得风景。”蔡泽揶揄道：“权高位显奔波多，不亦乐乎！”吕不韦没好气笑道：“莫风凉太早，偏要你也不亦乐乎！”“老夫高枕无忧，自是不亦乐乎。”蔡泽呷呷笑着，“如何，与老夫对杀三局？”“没工夫。”吕不韦端起蔡泽面前专供凉茶的大陶碗咕咚咚一口饮干喘息了一声，“纲成君，

这件大事只有你来做了。”“甚甚甚？我做大事？”蔡泽夸张地大笑，“又有谁个要行大葬了？老夫专擅葬礼也！”吕不韦也大笑了一阵，末了敛去笑容一番说辞，蔡泽愣怔着不说话了。

吕不韦要蔡泽出面的这件大事，是新政之三——明修功臣，褒厚骨肉。

这宗看似只会招人喜欢的善事，做起来却极难把握分寸，结局也往往是难以预料。所谓明修功臣，是对先代遭受不公处罚的功臣重新彰显褒扬。所谓褒厚骨肉，是对王族外戚的遗留积怨做出妥当的抚慰与安置。就内容而言，这两件事实际上是清理最高层的错案疑案，以重新凝聚王族与权臣后裔部族。蔡泽入秦已久且长期预闻机密，加之计然学派历来的自保权谋，非常留心历代国君权臣相处的微妙方略与种种令人感慨的结局，对秦国上层纠葛积怨与种种争议大案了然于胸。最是耿直秉笔的老太史令见了蔡泽也退避三舍，私下则说：“纲成君多有掌故秘闻，终为野史，不足与其道也。”然则，吕不韦力主蔡泽担此重任，除了认同蔡泽的博学强记熟悉国史，更为看重的却是蔡泽的两大长处：极其特殊的秉性，极其特异的才能。

蔡泽秉性的底色特质，是计然派的明哲保身，以在权力官场全身而终为最高境界。唯其如此，做事做人求“执中”，以为“过犹不及”。见诸权力纷争，蔡泽历来主张“不可不争，不可过争，当止且止。”正因了如此，秦国朝堂多见蔡泽公然争权，更多见蔡泽不期然莫名其妙地偃旗息鼓。若遇同僚纷争，只要蔡泽不是事中人而又恰在当场，蔡泽总会将两造处置得个个满意。自秦昭王晚年开始，凡遇蹊跷繁难之大事，几乎无一不是蔡泽做王命专使排解，且处置结局大体上从来都是皆大欢喜。两王连葬，蔡泽连续做主葬大臣，诸多难题一一化解，更是有口皆碑。所以能够如此，根基在秉性，办法却在于才华。蔡泽才情在于机变多谋，尤其在事关学问礼仪传统世情疑难诸多事体时，蔡泽每每出奇制胜，每每令人拍案惊奇。

“纲成君，拜托也。”吕不韦肃然一个长躬。

“吕不韦，撂荒百年，你以为这块地好犁么？”

“若是好耕，岂敢请出精铁犁头？”

“好！算你说得老夫高兴！说，期限几多？”

“事大无期。纲成君自定。”

“既是新政，何能无期？一年，如何？”

“谢过纲成君！”

“别忙！老夫尚有三问。”

“不韦有问必答。”

“其一，老夫案权多大？是否得事事禀你？”

“纲成君为王命专使，每案报秦王书准即可。丞相府只解事务之难，不涉案权。”

“其二，查案上限何在？”

“上溯孝公之期，下迄今日秦王。”

“其三，老夫可有选吏之权？”

“一应属吏任君自选，报王室与国正监府备查便可。”

“嘿嘿，如此说来，你这丞相撒手不管么？”

“若得纲成君屈尊商讨，吕不韦即时奉陪。”

“不告不理。有分寸。痛快！老夫做他一回天案大法官也。”蔡泽呷呷大笑。

河冰消融，吕不韦主持的新政渐渐在广袤的秦国推开。随着一队队特使车马辚辚驶向郡县山乡，宽政理秦终于被朝野渐渐认同，无端非议渐渐消失，莫名戒惧淡淡化出。一宗宗冤狱不断纠平，一个个冤犯陆续还乡，一桩桩积案疑案迭次解决，虽然没有大变法那般轰轰烈烈，朝野国人却实实在在感到了春风化雨般的滋润，对新君新政新丞相也不期然生出了由衷的钦敬。

新政伊始，吕不韦立即开始了另一步大棋——整肃秦国涉军政务。

一番长谈，蒙骜对吕不韦的军政整肃方略大为惊讶。惊讶根由在于这个方略太过宏大，太过细致，以至于蒙骜无法想象其施行后果。秦国军政（涉军政务）历来是国尉府专司，一应招募兵员、要塞修建、兵器打造、衣甲筹划、粮饷辎重统统归国尉府。上将军府只管统兵出战。由于涉军政务事实上是一种特殊政务，所以国尉府历来受丞相府与上将军府双重管辖。由于战国大战多发，事实上却形成了一种不成文的传统：上将军府实际管辖国尉府，丞相府只是按照经上将军府核准的国尉府的“上书”，尽力完成其请求而已。孝公之后，秦国历代上将军都是天下名将，其中白起与司马错更是彪炳史册。如此一来，经常紧随大军的国尉在事实上成了强势上将军的属官，又更加巩固了这一传统。蒙骜虽不如白起司马错那般威赫强势，毕竟也是三朝名将，对国尉府自然也从来没有放手过。更为特殊的是，目下的老国尉司马梗是名将司马错的孙子，非但资望深重，更是蒙骜的笃厚至交，国尉府的事蒙骜纵是不闻不问，两厢也默契得天衣无缝。如此情势，吕不韦的这卷大方略未曾与老国尉商议便端到了自己面前，不管如何佩服赞赏支持吕不韦，蒙骜都生出了一种无法掩饰的不快。

吕不韦提出的方略是：三年之期，全部重建军政制度，大要为十项：

其一，兵员招募制度化，一年一征，数量根据郡县人口以法令明确之。

其二，要塞城防之兴建修葺，施工归于郡县，将相只合署确定地址规格。

其三，兵器打造统一部件尺寸，使战场兵器之部件可相互置换。

其四，甲胄制作之方式多样化，许民间能工巧匠制作甲胄以支徭役。

其五，军马以买马为主，养马为辅。关中禁开马场，确保秦国腹地农耕。

其六，选择关外稳定郡县兴建外郡仓，便利大战就近取粮。

其七，遣散辎重营常备车马，车马施行征发制，不打仗则车马回归民间耕耘。

其八，所有军辎器物，均可同时向商旅订货，以补国尉作坊之不足。

其九，军功爵之赏赐、烈士遗属之抚慰，一律交郡县官署施行，国尉府只照册查勘。

其十，都城之高爵将军府邸视同官署，一律交咸阳内史府按官产管辖。

密密麻麻写满三大张羊皮纸，每条下各有施行细则，看得蒙骜紧锁眉头良久沉吟终是憋不住愤愤然：“相国如此谋划，直是天地翻覆

也！莫说三年，只怕十年也整顺不了，反倒误了大事。”吕不韦不禁笑道：“上将军久居战阵，只怕对政务有所生疏也。在不韦看来，此事比料理一家大商社繁难不了几多，只要得一班精干官吏，三年必定大成。”“甚甚甚？你好大口气也！”蒙骜冷冷一笑，“你只说，老国尉赞同没有？”吕不韦摇摇头：“我先来与老将军商榷。”蒙骜没好气道：“为何？老夫好糊弄么？”吕不韦坦诚笑道：“国尉年高体弱，心力不济，先看必有畏难之心，僵持反为不美。先与老将军计议，是想先讨老将军一句实话：如此制度但得实施有成，于秦国大军究竟有利有害？”

“你倒是用心也。”蒙骜脸色稍缓，“只怕施行不了。”

“那就是说，但能施行，于秦军有利？”

默然片刻，蒙骜终于明白点头：“平心而论，该当如此。”

“既然如此，老将军只管放心，三年后保你兵精粮足！”

“莫急莫急！谁来操持此事？”

“国尉府操持。吕不韦一力督察。”

“相国不是说老国尉心力不济么？”

吕不韦稍一沉吟道：“上将军以为老国尉不当高爵致仕了么？”

“你，你要罢黜老司马！”

“并非罢黜，是致仕资政，只不担实务而已。”

“司马梗是老矣！”蒙骜喟然一叹，“但为国事计，老国尉决无怨言，只老夫不忍罢了。但能使老司马入军赞划，此老心愿足矣！”

“上将军何有此说？”

“司马梗名将之后，酷好兵事，一世想做将军而不得，不亦悲乎！”

“记住了。”吕不韦重重点头，“我定然设法，圆老国尉之梦。”

“相国当真仁政也！”蒙骜不禁哈哈大笑，“功臣之梦尚且不忘，况我大军乎！”笑声戛然而止，恍然拍案，“你还没说，谁来做国尉？此人不称，老国尉不退！”

“蒙武。”吕不韦淡淡一笑。

“……”蒙骜顿时愕然。

吕不韦大笑一阵，起身一躬悠然去了，蒙骜却兀自愣怔着。

旬日之后，蒙武正式就任国尉。揣摩一番吕不韦的整肃方略，蒙武倍感事体重大，立即全副身心忙碌起来。与山东六国相比，秦国的涉军政务应当说是实用有效的，且行之百年已成传统，朝野并未有不变不足以应对大战的紧迫。然与吕不韦提出的方略一比，立即觉出了原有法度的缺陷。譬如兵员，秦国历来是在三种情势下征兵：一则是大战之前，一则是大军减员十万以上，一则是大败丧师之后朝野汹汹复仇之时。如此征兵，因了兵员入营训练的时间较长，不能立即与战阵之师融为一体。为了最迅速地形成战力，有征战传统的老秦部族往往是成年男子全体入军，而偏远山乡的渔猎游牧族群则往往一卒不征。时间一长，关中老秦本土的男丁人口始终紧缺，形成“田无精壮，家皆老幼，市多妇人，工多弱冠”的腹心虚空。若以吕不韦之法，年年依人口多寡由郡县定制征兵，非但成军人口[注]大为扩展从而源源不断补充大军，且每一次量不大，使新兵训练可充分利用无战时光从容进行。最大的好处，是使关中老秦部族的人口得以渐渐恢复，本土元气

渐渐充盈。再譬如兵器打造，秦国历来是由官府作坊与军营作坊完成的，各种兵器的打造规格则完全以工师传统而定。骑士剑之长短轻重与用料总有种种差异。步卒之长矛盾牌亦各有别，同是木杆，木材遴选各异，长短粗细亦无统一尺度。尤其是大型兵器如弩机塞门刀车大型云梯等，部件虽则大体相同，然因其小小差异，根本不可能通用。其中弩机使用的箭镞箭杆消耗量最大，然打造箭镞的数十家作坊属铁工，制作箭杆的作坊属木工，打造也是各有尺寸，乍看差别不大，然装配为整箭用上弩机便往往不能配套连发。每逢大战，军营必要忙碌甄别仔细挑选，将配套的弩机长箭一一归置，否则会在危急时刻导致战败。以吕不韦之法，将所有兵器部件的规格尺寸及用料标准等等，一律以制度颁行所有作坊，且在兵器部件上镌刻主管官吏与工师姓名，但有尺寸不合，便可立即查处。如此统一尺寸材料的兵器部件制度若得施行，秦军的战力无疑将会有一个巨大的跨越。如此等等，蒙骜一班大将自然理会得清楚，他们所担心者，是此中繁难琐细太多，实在是难以归置得整齐。

蒙骜尤其没有想到的是，吕不韦选择了蒙武做国尉。

蒙武秉承乃父缜密之风，处事周严，为人端方，作为军中大将，胆略勇迈却稍显不足，做前将军已经是稍显力软，要成大器名将显是不如人意。吕不韦独具慧眼，几次接触便觉蒙武理事之能长于战阵，通军而能理事，不亦国尉乎？更有微妙处在于，蒙武对各方皆宜：与秦王嬴异人有总角之交，与大军统帅及军中大将个个笃厚，与国尉府吏员素来相熟，与吕不韦本人也很是相得。整肃军政多涉机密忌讳事，虽有法度可循，然若无上下左右各方深信不疑，便会生出诸多难以预料的周折。一个蒙武，便使这宗异乎寻常的繁难新政，变成了一片生机勃勃的活棋。

当年立秋时节，吕不韦的新政已经是初见成效了。纠法与平冤两事进展大体通畅，只有数十例疑难案要在朝会公议了。令吕不韦大感

意外的是，纲成君蔡泽竟在半年之中大体了结了最棘手的功臣王族案，与各方商议后上书秦王，竟是无人不满。其中最为朝野称道者，有六件事：

其一，重修商於郡之商君府，建商君祠，许民祭祀。

其二，昭雪武安君白起“抗命”之罪，建白起祠，行国祭。

其三，许甘茂遗族回归秦国，特许甘茂之孙甘罗入丞相府为属吏。

其四，王命正式尊奉华阳太后，不预国政，永享太后爵位。

其五，尊奉秦王生母夏姬为太后，改故太子府为太后宫，永为居所。

其六，阳泉君芈宸爵位如故，不拜实职，临机领事。

如此一来，吕不韦自觉紧绷绷的心大是舒缓。目下丞相府官署属吏已经整顺，处置寻常政务几乎不用吕不韦过问，唯一的大事是不时与蒙武商议整肃军政的诸般难题。这一日刚从国尉府回来，西门老总事颇为神秘地匆匆禀报，说国君特命相国与家老立即进宫，说是一饮老酒。吕不韦思忖道：“不消说得，定然是邯郸赵酒也。”西门老总事惶惑道：“老朽何许人也，如何进得王城？还是不去为好。”吕不韦笑道：“王命见召，能不去么？只怕老总事要做一回特使了。”西门老总事恍然醒悟，连忙道：“这却如何使得，此事只怕非丞相亲自出马莫属。”吕不韦一叹：“老疾在心，难矣哉！进宫回来再说了。”

果然不出吕不韦所料，两人进宫礼数寒暄方罢，嬴异人直截了当地说，他要在元年之期接回赵姬母子，想请西门家老实际操持，征询吕不韦如何接法最好？至于接人本身可行与否，嬴异人显然不想商议。吕不韦思忖片刻说，接人有两法：其一通过邦交途径以国礼接

之，其二以商旅之名隐秘接之。以目下情势，若派特使恢复与赵国邦交，赵国很可能欣然隆重送人回秦。嬴异人并无成算，只要吕不韦谋划接人回来便是。吕不韦道：“秦赵邦交已经断绝十余年。据臣所知，赵国正在图谋与我复交。容臣谋划妥善之策，若能以王后母子归秦为契机，与赵平息恩怨，对秦未尝不是好事也。”嬴异人连连点头，心绪大是舒畅。

一番侃侃，倏忽已是三更。吕不韦正要告辞，蒙骜风风火火大步进来，一拱手黑着脸愤愤然道：“禀报君上：斥候密报，小东周联兵诸侯，图谋夺我关外两郡！老臣请兵二十万，一举灭了这个老朽王室！”吕不韦心下一惊，摇摇手道：“小东周奄奄一息，如此蠢动必有隐情。我等须议定对策，不出兵则已，一旦出兵便要根除后患。”嬴异人霍然起身：“走！立即去东偏殿商议！”

五更时分，将相两车飞驶出宫，没进了淡淡的初霜薄雾之中。

---

1. 顾命，临终之命曰顾命。语出《尚书·顾命》。孔颖达疏：“言临将死去，回顾而为语也。”
2. 给事中，秦官职，掌宫内事务，多由内侍担任。
3. 矫书，假托君命发布君书。语出《公羊传·僖公三十三年》：“矫以郑伯之命而犒师焉。”
4. 假相，代理丞相。吕不韦此时正职为太子傅，丞相为特命兼领，朝臣依例视做假相。
5. 少上造，秦军功爵位第十五级（共二十级）高爵。
6. 武断，语出《史记·平准书》，原指乡间豪富只以武势主断曲直。后世引申为主观臆断。
7. 心斋说源于庄子，原本是中国原生文化中独有的内省哲学，宋代之后仅仅被看做一种修养境界。
8. 道理，语出《庄子·天下》：“是故慎到弃知去己，而缘不得已，泠汰于物，以为道理。”

9. 秦椒，调味物，并非后世传入中国的红辣椒。春秋战国时至少有三种椒：蜀椒、秦椒、胡椒。《齐民要术》录《范子计然》云：“蜀椒出武都，秦椒出天水。”然天水地名自西汉始（秦时为上邽），《范子计然》为春秋著述，疑地名有误，推测当在秦地无疑。

10. 一拃，秦地流传至今的古方言，拇指与食指最大限度张开的长度。

11. 兰陵，战国楚县，今山东苍山县兰陵镇。

12. 蜂蜜，中国养蜂至迟始于西周。《诗经·周颂·小毖》：“莫予荓蜂，自求辛螫。”春秋战国时蜂蜜已经是上层普及之物，用以浸渍食物果品或做单饮或入药治病。

13. 精身子，秦地流传至今的古方言，即光膀子。

14. 大母，春秋战国时对祖母的称谓，与大父（祖父）相对。

15. 少使，秦国君主后妃中的第七级（最低）爵位。

16. 中国墨发明极早。商周时已有烟炱墨，即用火烟凝成的黑灰入泥而成黑色泥块，墨色稍差；春秋战国时已有较纯烟墨，普遍形制为小圆块，上压石片研磨，石片称研石；东汉始制圆柱状墨锭，可直接手拿研磨，研石方渐绝迹。砚，唐代以前以瓦为砚，故称砚瓦，唐以后始有石砚。《说文》：“石滑而不涩曰砚。”

17. 训辞，教导之言。语出《左传·僖公七年》：“君若绥之以德，加之以训辞而率诸侯……”

18. 训政，原意为国君训导政事。后世定制，太上皇传位后仍裁决大政或太后垂帘预政，称训政。

19. 见《商君书·赏刑》。意为：曾经的功劳与善举，不能抵消后来的犯罪与过失，不能减轻应当依法给予的惩罚。此为商鞅的重要立法思想之一。

20. 见《吕氏春秋·不二》《执一》两篇。“群众”一词，源出于此。曾有名寺佛家人士对作者释“不二法门”之意，说“不二”一词为佛家独创。不敢苟同。春秋战国之时，佛家于域外方始创立，秦始皇时方有僧人第一次进入中国之记载，佛家独创“不二”一说，显是不实。

21. 制度，语出《商君书·壹言》：“凡将立国，制度不可不察也。”

22. 法官，秦国特殊官职，词出《商君书·定分》，并非后世新创。国正监，战国秦国的监察机构，其官员称为御史。后来的帝国时期将御史升格为御史大夫，爵同丞相。

23. 见《商君书·徕民》：“今秦之地，方千里者五。”高亨考证，此篇为商鞅之后托名之作，所述之事已是战国后期。

24. 见《商君书·定分》。

25. 成军人口，中国古代特定用语，并非指军队数量，而是可以成军多少的人口基础。为使明白，此处使用了“成军人口”。史书多有某代某国可成军多少万之说，即指成军人

口，也就是精壮男子的数量，并非等同于军队。

第十章　合纵回光

一　古老王朝的最后神迹

周王室几乎已经被天下遗忘了。

自从秦武王嬴荡进军洛阳举鼎暴亡，秦国吞并三川之地的图谋搁置了下来。其后五十余年七大战国鏖兵白热化：秦国先忙于安定朝局，再忙于反击六国合纵，接着北攻魏国河内南攻楚国江汉，接着又是争夺上党的长平大战，一刻也没有腾出手来；山东六国也是一边忙碌着合纵攻秦合纵抗秦，一边盟约变幻自家大战不休，一场持续六年的燕齐大战使东方最强的齐国一举衰落，堪堪崛起的燕国也重陷疲弱；至此，齐魏楚燕山东四强一蹶不振，独余赵国做了山东屏障。唯其如此，长平战后赵国危在旦夕，六国才鼓勇全力合纵救赵，好容易在最后关头击败了秦军，天下才歇兵罢战疲惫地喘息起来。如此天翻地覆大鏖兵，堪堪卡在中原要道的洛阳王城心胆俱裂。洛阳城外的原野经常是连天蔽日的军营，官道经常是川流不息的兵马车队，站在城头清晰可见的滔滔大河经常是樯桅如林白帆如云。长平大战的三年中，河内河东两郡百余万庶民男女全部野营驻扎洛阳郊野，砌起土灶为大军烙饼煮肉，丛林般的炊烟在洛阳天空聚成了黑压压的热云。战马嘶鸣号角震天喊杀昼夜不绝，洛阳国人夜不能寐日不能作，欲逃无门欲哭无泪，犹如身处汪洋大海的一座孤岛，只有听任狂涛巨浪拍打冲击。虽则如此，洛阳王城却始终平安无事，无论鏖战各方胜负如何，都没有一国兵马试图攻取过洛阳。久而久之，洛阳周人终于想通了。洛阳王城虽早早成了没有骨头的一方肥肉，然毕竟有着天子名号，任你垂涎欲滴，若没有吞灭天下的实力便来夹这方肥肉，只能惹

得一身腥臊引来群起而攻之。齐湣王田地何等野心勃勃，敢独吞宋国也不敢来取洛阳。魏国丢了河内河东数十城邑，照样不敢拿近在咫尺的洛阳王城来填补。秦国兵势汹汹，争夺上党时六十余万大军经年以洛阳郊野为大本营，要取洛阳易如反掌，可就是对洛阳王城礼敬有加。因由何在？还不是顾忌周天子名号？还不是怕未得实利招来无端是非？大国如此，小诸侯更奈我何？如此看去，洛阳王城虽如风眼孤灯，却是天命攸归国祚绵长。天不灭周，谁奈我何?

如此揣摩一番，洛阳王城的老国人心安理得了。

其时的周室早已经分成了一王两诸侯：天子周赧王居洛阳王城，大诸侯的封地在洛阳以西，领三十六邑（小城堡）三万余国人，封号为西周公；小诸侯的封地在洛阳以东，领七邑，封号为东周君。确信天命不当亡周，一王两诸侯心志陡起，各自打出振兴王室的旗号，重新翻开无数的陈年老账有滋有味地斗了起来——东周欲种稻，西周不放水；西周欲通商，东周卡关隘；天子要整军，两周不纳贡；两周要封号，天子书申饬；西周伐东周，东周连诸侯……争夺无果则权谋纵横，各连诸侯讨伐对方。一时间“三周”骤然热闹得小春秋也似，成为战国中期的一道奇异风景。

周赧王五十九年，秦昭王五十一年，公元前256 年，终于出事了。

先一年，使山东六国闻风丧胆的白起被杀了。秦昭王为证明白起抗命有错，接连派出王陵、王龁、郑安平三支大军攻赵，结局却接连铩羽。此时天下终于长长地出了一口气，秦国至少十年不会出关了。然而偏在此时，秦昭王断然派出王族大将嬴摎率十万大军第四次东出，攻取韩国的阳城、负黍两地。整个山东为之哗然，大呼老秦王疯了。

此时，独有客居邯郸的信陵君沉静异常，对平原君一语道破天机：“老秦王非庸常之君，岂能不识攻守之势也。秦军三败，不守反出，其图谋只在以攻为守，一则巩固函谷关外之残存地盘，再则明白昭示山东六国：即使秦国接连三败，仍有强大反击之力，震慑六国勿生进逼之心，争取秦国喘息之机也。”平原君问何以应对，信陵君答：“六国虽胜，实则力竭，比秦国更需休养生息。除非秦军大举灭国，山东只能背水一战救亡图存！若是一城数城之争，静观其变为上策。”“然也！”平原君恍然一笑，“十万大军夺两城，老秦王分明是张势为主，且任他去。”

如此一来，山东五大战国对秦军攻韩作了壁上观。

不可思议的是，洛阳周室突然跳了出来！

秦军东出。他国壁上观。韩国大为惊慌，深恐秦国一鼓灭韩。新郑君臣一番密谋，议出了一条“肥周退秦”的奇计。韩桓惠王派出特使，兼程赶赴洛阳。

战国之世，铁马相争大战连绵存亡危机迫在眉睫，大国小国全力应对各出绝活。经年累月地面对生死存亡，多有庸君庸臣被折腾得麻木迟钝又手忙脚乱，生出了许多令人啼笑皆非的“政治乌龙”事件，传之青史，每每成为后人无法理解的一种战国式幽默。咀嚼之下，既令人扼腕，又令人捧腹。其中，韩国的“政治乌龙”事件最为赫赫有名。其谋划之奇异，操持之隆重，发作之频繁，后果之惊人，整个战国时代无一国能望其项背。每发“乌龙”之谋，必令天下匪夷所思，必激起天下至大波澜，此乃韩国也。

第一大“乌龙”：公元前262 年，主动将天下垂涎的最大最险的兵家必争之地——上党，献给赵国。韩国君臣自诩为“移祸大邦，脱我存亡之危也”。结局却是：引发秦赵长平大战三年，韩国身不由己地卷入

其中，非但全部丢了上党、野王等大河北岸的要塞险地，且连大河南岸的水陆要道也被秦国全部占领。

第二大“乌龙”：便是目下这次“肥周退秦”计。结局是：非但导致八百余年的周王朝正式灭亡，自己也一举丧师十二万，从此疲弱得不堪一击，只有对秦国俯首称臣。

第三次大“乌龙”最为经典，是若干年后的“疲秦计”。韩国派出了天下最有才华的治水大家郑国入秦，为秦国筹划并主持兴建大型水利工程，图谋大耗秦国资财民力，使其不能征发大军东出灭韩。结局是：秦国因这项长达四百余里的大型灌溉工程的成功而富甲天下，国力大增，为消灭六国奠定了最坚实的根基。其后大军东出，第一个先灭了韩国。

行将灭亡时，韩国又出了最后一次“乌龙”，隆重地将战国法家大师韩非贡献给秦国，图谋以韩非说动秦王不要攻灭韩国，此乃“存韩”乌龙也。结局是，秦国不上当，依法处死了韩非，灭国兵锋首先指向韩国。

割肉而饲虎，进才以资敌，使敌加速强大而能更加有力地吞噬自己，原本已经令人瞠目结舌了。偏是韩国君臣却能做得煞有介事，每每精心谋划，当做救国奇计隆重推出，实在堪称亘古奇观。其令人咋舌的思维方式，千古之下，足足构成政治哲学独一无二的研究对象。此乃后话。

此时洛阳王城的周赧王已是八十余岁的耄耋老翁，终日卧榻流涎一句囫囵话都说不得，非但无能理事，连王城也早被西周公把持了，

自然是云里雾里不知所以。韩国特使清楚王城情势，执诸侯之礼觐见“代王”理国的西周公。西周公大为振奋，立即“赐见”韩使，仅仅半个时辰，心头已是大动。

韩使的说辞是：阳城、负黍两地恰在洛阳东南，为西来秦军必经之路；王师但能出兵截断洛阳要道，迫使秦军知难而退，韩国的阳城、负黍两地便割给天子做贡礼；秦军若责难周室，韩国愿出丰厚粮草，以供天子犒赏秦军，其时秦军必乐于班师。西周公冷冷笑道："秦军十万，王师几何？特使岂非笑谈也！"韩使赳赳拱手道："公何忧心也！韩国出兵八万，交公统帅，公但凑得些许人马可也。此中之要，唯求王师之名，不在王师之实。"西周公哈哈大笑："韩出八万兵马变做王师，再割让两城于我，又出诸多粮草使天子抚慰秦军，得也？失也？滑稽也？"韩使振振有词："公不知战国纵横之道也！唯行此策而三方皆大欢喜：西周得功得地，韩国避祸全国，秦国不损粮草。非但三全其美，且一举昌明天子偃兵救韩之大义，公何乐而不为也！"西周公思忖片刻，直觉韩国不像戏弄自己，虽对其真实图谋还是揣摩不透，却也不再多问便有了主张。毕竟，秦忌天子王师，兵势强盛之时尚避我洛阳，何况今日兵败势衰？只要王师一出秦军一退，我西周实利到手且大名赫赫，管他韩国如何匪夷所思，我何乐而不为？

"好！韩国旬日内出兵，老夫发王师救韩！"西周公奋然拍案。

也是命蹇事乖。九万"王师"窝在洛阳山谷之中尚未出动，秦军已风驰电掣地越过了洛阳，攻克了阳城、负黍两城，全歼韩国两地守军四万。此举大出韩国意料，惊慌失措间要撤回"王师"八万兵马守护都城新郑，却已经来不及了。秦军飓风般回师洛阳，将九万"王师"一举封堵在山谷之中。嬴摎紧急上书咸阳请命定夺，秦昭王回书只冷冰冰两句话："蕞尔老邦，欺我大秦！不灭其国，无以震慑天下！"

嬴摎得书，以重甲步军封住了山谷出口，在两山架起六千具大型弩机，毫不留情地对"王师"发动了狂风暴雨般的弩箭攻势。无论山谷中的周军如何吼叫我乃周人，最终都与八万韩军一起葬身峡谷。这时的西周公还在王城幕府大宴群臣，痛饮王酒观赏乐舞，一边得意之极

地接受着劝进颂辞，一边与心腹谋划着要在得韩国两城后仿效当年周公摄政。谁知尚未议论出个子丑寅卯，已被黑压压的秦军堵在了大殿。

西周公顿时软瘫在地，生怕虎狼秦军立时割了自己首级报功。嬴摎只一声大喝，尚未开口说话，软瘫昏乱的西周公便乖觉地献上了三十六邑与三万人众的册籍，期望秦国留下自己性命。嬴摎大感意外，却也明白了再不会遇到原本设想的死命守节与强烈抵抗，连夜上书咸阳，请命如何处置周室。秦昭王当即下书："西周谋秦，当示惩戒：其城邑土地全部归入秦国，设郡治理；西周公交天子治罪；东周君未曾同谋，保留其封地；许西周遗留人众归于东周，以为周室遗民聚居祭祀之地；洛阳王城专属周王，不许东周君进入；唯九鼎为天下王权神器，着即运回咸阳。"

拆搬九鼎那一日，震惊天下的神迹发生了。

清晨天气难得的好。嬴摎号令三万秦军步卒开入王城广场，分别围定九鼎准备拆装。此时周室老内侍哀哀来报：天子执意要礼送九鼎离开洛阳。嬴摎答应了。毕竟，九鼎是周室守护了八百多年的王权神器，昔日天子礼送也不为过。片刻之间，两匹老马拉着一辆锈迹斑斑的青铜王车驶进了正殿广场，两名侍女扶着一个大红吉服满头霜雪腰身佝偻的老人下了王车。嬴摎正要上前作参见礼数，不想耄耋老人看也不看，只盯着巍巍九鼎痴痴出神。突然，老周王甩开两个侍女，步履如飞扑到了"中原王鼎"前伏地大拜，随即一阵苍老凄厉的哭嚎："姬延无能！辱及宗庙社稷，辱及九鼎神器，愧对列祖列宗，愧对天地庶民也！"凄厉的哭嚎兀自回荡间，老周王陡然神奇地跃起，奋身撞向大鼎，只听一声沉闷的轰鸣，九鼎间鲜血飞溅，老周王的尸身直挺挺飞上了中原王鼎伫立不动，雪白的须发飞扬戟张。秦军将士与在场人众无不骇然。

此时，天空浓云骤然四合，隆隆沉雷震撼天地，整个王城顿时黑暗如墨。电光蛇舞阴空，巨雷连番炸开，暴雨翻江倒海排天而来，巨大的金铁轰鸣之声连绵不绝，高天翻滚着火红的云团，一柱巨大的红光如天宇长矛从黑沉沉的苍穹直刺王城，整个九鼎(注)广场闪烁着炎炎红光，天地混沌得无边无际……

云收雨住，山岳般的九尊大鼎连同周赧王的尸身全部无踪无影。

王城中所有与九鼎相关的职司官吏，都在那场雷电暴雨中无疾而终了。所有在场的周王随从侍女，全部被天火焚身而死了。那个已经麻木无神的西周公死得最惨——一声炸雷当头劈下，只留下了一段木炭也似的枯桩。而同样身临广场的三万余秦军将士，却一个也没有伤亡。嬴摎惊骇莫名，当即下令退出王城扎营，密书飞报咸阳。三日后，老太子嬴柱亲自到了洛阳，带来了秦昭王密书：毋动洛阳王城一草一木，立即班师回秦。

至此，历夏商周三代两千余年，曾经无数次战乱劫难而巍然无损的王权神器——九鼎，神奇地永远地失踪了。此后的史书中再也没有了关于九鼎下落的记载，后世的实物发掘也没有征兆可资寻觅踪迹。九鼎的消失，终于尘封为中国历史上一个永恒的谜，也做了人类文明史上一个不朽的话题。

周王朝历经三十七王八百六十七年，至此宣告正式灭亡。

二　化周有长策　大军撼山东

八年后，周室遗民又一次疯狂了。

其时，作为周室遗民封地的小东周尚留有七城，史称七县，以当时地名分别是：河南、洛阳（王城之外的洛阳县）、穀城、平阴、偃师、巩、缑氏。已经灭国的周室遗民能保留如此一片相当于一个三流

诸侯国的封地，在战国之世实在是破天荒了。至少，此时还没有灭亡的两个老诸侯——鲁国、卫国的地盘已没有小东周大。尽管如此，周室遗民对秦国还是大为不满。个中原因，是周室遗民的这块足够大的封地不是自治诸侯。也就是说，周人只能在这方土地耕耘生存，向自己的东周君交纳赋税，除此而外，必须遵守秦国法令。

秦国对周人的治式的选择，来自严酷的前车之鉴。

自夏商周三代有“国”伊始，战胜国对待先朝遗民的治理方式大体经历了两个过程：最先是封先朝遗族为自治诸侯，后来则是保留封地而取消治权。这一过程的演变，是血淋淋的复辟反复辟较量的结果。三代更替，商灭夏，周灭商，初期都曾经尊奉先朝遗族，许其在祖先发祥地立国自治，也就是允许其作为一个有治权的诸侯存在。其时，自治诸侯意味着几乎是完全意义上的军政治权。只要不反叛，只要向天子纳贡称臣，中央王室对自治诸侯几乎没有干涉。新战胜国之意图，重心是要通过保留并尊崇先朝王族，使天下庶民信服本朝之王道仁德，从而心悦诚服地臣服于新王朝。

然则，事实却总是与新战胜国的期望相反。先朝遗族一旦作为治权诸侯存在，便千方百计地图谋复辟旧时王制，最终每每酿成颠覆新政权的祸根。最先尝到苦果的，恰恰是力倡王道德化的周室新朝。周人自诩德治天下，灭商后非但准许殷商遗族原居故地做自治诸侯，还分别将神农氏、黄帝、尧、舜、禹等“圣王”的后裔部族，一律封为自治诸侯。然而，仅仅过了两三年，周武王刚刚病逝，殷商遗民首领武庚立即策动了大规模叛乱，非但联结了几乎所有的“圣王”遗族诸侯与东方夷人部族大举叛周，且匪夷所思地鼓动了周室王族中的反叛势力一起反周，其声势之大，只差点儿淹没了这个新王朝。靠着那位雄谋远略的周公的全力运筹，周王朝才终于平定了这场以殷商遗民诸侯为根基的大叛乱。

这是一场极其惨烈的华夏内战，更是一则极其惨痛的治国教训。

它使普天之下都明白了这样一个道理：有着数百年悠久传统的先朝王族，其复辟祖先旧制的愿望几乎是永远难以磨灭的；若不能将先朝王族后裔与其赖以生存的遗民分开治理，有治权的旧王族便随时有能力发动复辟战争。自诩德治的周王室终于醒悟，重新确立了一种新的诸侯制度：以周王族做遗民聚居地的诸侯国君，以周室礼法治理殷商遗民，如此便有了以周武王少弟康叔为诸侯国君，而实际“收殷余民”的卫国；先朝王族后裔的祭祀地虽保留“诸侯”名义，然先朝遗民却最大限度地迁徙到前一诸侯国，如此便有了重新选择的殷商王族后裔微子开的宋国。也就是说，殷商遗民与殷商王族后裔从此脱节，分为两个诸侯国。

自此开始以至战国，形成了另一种传统：大国但亡，其遗民聚居地至多只能做无治权诸侯国；小国灭亡，遗民则直接化入战胜国郡县，不再保留遗民封地。

从名义上说，周王室仍然是战国之世的天子之邦，是最大的先朝。无论哪国灭周，灭后都应当以某种形式保留封地，许遗民聚居并建立宗庙祭祀祖先，以示战胜者抚慰之德。更不说秦人与周人有着同出西土的悠长渊源，不会不明白这一点，也不会不照拂周室遗民。然则，秦昭王一代雄主，毕竟不会不顾及前车之鉴而留下无穷后患。灭周之初，秦昭王定下了“留其封地，秦法治周”的八字方略，将周室遗族封地纳入秦国郡县，只使封地仅仅成为周室遗族事实上的聚居之地而已。

周室遗民的疯狂，源自八年中无数难以忍受的自认的屈辱。第一件难堪事，是胸前那方“秦周人”身份的标记。新朝料民，原不意外。然周人心中的“料民”，只是各族族长将人丁数目开列上报官府，官府统计登录而已，与寻常国人并无干系。谁知秦法料民大大不然，料民黑衣吏亲自登门入户，举家无论男女老幼都要被登录到官册上。仅仅如此还则罢了，最令周人不可忍受的是，所有十六岁以上的成年人

丁，都要在特定期限内亲自到县令官署制书“照身”。所谓照身，是一方打磨光洁的竹片或木板，上端事先已经烙好了官印徽记，并已刻就“秦周人”三个大字，最下端则是“某县”与天干地支组合的编号，譬如“平阴甲申号”等等；而后，由黑衣吏当场确认来人与上门登录的官册相符合，在竹片木板上刻下各人姓名，画上各人头像，或径直写上诸如“长大肥黑”之类的本人长相特征。如此一切就绪，黑衣吏宣明：但凡出门，“照身”必得悬于胸前，以便关隘客栈查核。若无“照身”，客栈不能投宿，关隘不能放行，总之是寸步难行。

周人拿着这方竹片木板，人人吃了苍蝇般恶心。在周人的久远传统中，只有奴隶与牲畜两样物事上官市交易，才在该物事鲜明处挂上一方竹木或草标，大字标明男女公母岁齿重量，以方便成交。如今胸前挂上如此一方竹牌，岂非与奴隶牲畜一般无二！甚叫身份标记？玉佩、剑格、族徽、车徽马具、服饰刺绣图样等等，那才是身份贵贱之标识。如此物事公然于大庭广众之下晃荡胸前，分明秦政羞辱周人也！愤愤然归愤愤然，面对秦国官吏的一丝不苟，秦军甲士的一片肃杀，老周人打掉牙肚里吞，总算生生忍住了。

第二件难堪事，民无贵贱皆服徭役。

周人入秦，原本的贵贱身份如过眼云烟，除了东周君与原先的一班老孤臣保留着自己的爵号，其余“国人”一律都成了“秦周人”。除非重新立功得秦国爵位，所有的“秦周人”都只是秦国的庶民百姓，没有任何特权。战国多事，国忙民忙。除了该当的耕耘劳作，庶民的经常性义务是两种徭役：其一是开通沟洫疏浚河道修葺城堡要塞等邦国工程，其二是为大军充当辎重营脚夫或各种工匠。大体论之，秦统一六国之前，各国徭役都是后者居多。秦赵长平大战，秦昭襄王亲赴河内，征发所有十五岁以上男子悉数入军，大数在百万上下，便是一场规模最大的战事徭役征发。秦国奖励耕战，这个“战”字包括了战场徭役。也就是说，民服战场徭役有功，与军功同赏。秦国多战，本土老

秦人尚不能例外除役，正当中原冲要而临近战场的“秦周人”如何能免却徭役?

然在周人的传统中，国人是没有徭役的。当然，国人没有徭役不等于周王朝没有工程战事征发。所不同者，周人之徭役都由“家臣”（奴隶）充当，国人则只做战车甲士、带剑骑士、重甲步卒等荣耀武士，奴隶是没有资格充当此类武士的。唯其如此，但有徭役征发，都是各部族、家族依据国府指定人数派出自家庄园的奴隶承担，无论工程劳役还是军中劳役，皆算做主人的赋额。后来，周人的奴隶渐渐逃亡得所剩无几，周室几乎是无仗可打无工程可开，极少量的修葺城堡宫室类的徭役，便依然由寥落的国府官奴与大家族的奴隶支应，国人依旧没有亲自品尝过徭役劳作的滋味。

如今世事一变，要民无贵贱皆服徭役，对周人不啻一声惊雷。

分明是主人，却要与昔日奴隶一起气喘吁吁地劳作，一起接受黑衣吏的呵斥挑剔，一起被论优论劣赏赐惩罚，颜面何存?秦国郡守第一次征发的徭役是修葺残破的洛阳城垣，郡守令发下：每户出两名成年男丁，期限三个月，三千人一期轮换修葺。秦周人闻讯顿时炸开了锅，有爵位的族老五六百人纷纷从六座小城赶到外洛阳围住了东周君宫殿，痛心疾首地大呼苛政猛于虎，声称不免除徭役宁死不为秦周人。郁闷的东周君大是惊慌，心知劝阻国人必遭唾弃，只好向秦国郡守如实禀报，力请郡守以王道之心体恤民情。谁知秦国郡守想也没想便是一声冷笑：“违法民情，何由体恤? ”立时召来郡法官与执法郡吏赶赴东周君宫殿前车马场。

面对汹汹周人，郡守毫不惊慌，先令郡法官宣读有关徭役的法令，而后郡守亲自申明：在场人众若有法令疑难，法官可一一答疑。然老周国人根本不听法官与郡守解说，只一口声大呼：“废除苛政！复我王道！”郡守勃然变色，当即召来一千铁骑，将请命族老五百余人全数缉拿。次日国人惊魂未定，便有执法吏飞骑七城传下处罚令：族老

乱法，先服徭役两期六个月；若不服罪，罚为终身苦役；其余人众若再拒服徭役，死罪无赦！

老周遗民不禁愕然。五百余族老人人都是德高望重的袭爵贵胄，个个都有赫赫大名的家世先祖，几乎便是目下周族的全部有爵国人；若在周室治下，举国族老请命，简直就是天崩地裂般的大事，其威力足以改变任何既定的王命。不想做了秦周人，举国族老的请命竟轻飘飘一钱不值，非但没有改变辱没国人的徭役法令，反倒是最有尊严的族老们先做了徭役，是可忍孰不可忍！在周人各族密谋暴动反秦时，东周君带着两个“大臣”昼夜兼程地奔波于七城，苦苦劝住了义愤填膺的国人……秦周人又一次生生忍住了。

徭役事件方罢，不堪之法接踵而来。

最使周人悲愤莫名者，无过于“人无贵贱，同法同罪”了。

五百余族老首服徭役，原本已经使周人难以忍受，不想跟着又出了一件更令人不堪的事体。被周遗民们暗中呼为“太子”的东周君的长子姬桁，春日在洛阳郊野踏青，与一少女在林下篝火旁野合。次日清晨太子醒来，少女已经在春草中剖腹自杀了。太子唏嘘一番，给少女胸前挂上了自己的一副玉佩，要离去唤家臣前来掩埋。恰在此时，一个秦国执法吏不期撞到了面前，绕着少女尸身查勘一圈，不由分说便将太子缉拿了。

消息传开，周人大哗。

在周人的传统世界里，春日踏青时的男女野合，无论身份贵贱，都是不违礼制的情理中事。“窈窕淑女，君子好逑”，此之谓也。女子死去，与太子何干？退一万步说，纵然太子用强而女子死，又能如何？寻常贵胄犯法尚且无刑，况乎皇皇太子。“刑不上大夫，礼不下庶人”，此之谓也。秦人竟因一庶民女子缉拿太子，岂非咄咄怪事？愤愤

然之下，周人在三日之内呈送了一幅割指滴血的万民书，一幅三丈六尺的麻布上只有紫黑色的八个大字——请命更法，王道无刑！其余布面便是密密麻麻鲜血斑驳的“冠者”姓名。也就是说，周人遗民中的加冠男子全部割指血书姓名，分明是举国请命。秦国郡守倒也快捷，连夜便将万民书送到了咸阳。

两日之后，秦昭王特书颁下：“王道已去，代有国法。秦法不赦王族，况乎入秦遗民也！着三川郡守查实案情，而后依法论罪，报廷尉府并国正监纠劾。”此王书一出，郡守再不理会包括东周君在内的任何周人的任何请命，第三日便在城门张挂了《决刑书》：

查：公子姬桁与家臣女芦枝野合于桃林，芦枝愤而剖腹。先是，芦枝为官奴隶身，因善绣锦服而出入东周宫室。姬桁歆慕其窈窕姿色，多求媾和。芦枝请先除隶籍，姬桁虚与周旋，未果。春来踏青，姬桁追随其女竟日不去。芦枝又请，姬桁首肯，遂野合于桃林之下。事毕，芦枝请姬桁出信物以为除籍凭据，姬桁沉吟不答，径自睡去。芦枝愤然，遂剖腹自裁于树侧草地。次晨姬桁虽有怜惜之态，然终无除籍之举。其后，东周君与其子民多为姬桁请命，终无一人一言提及其女除籍也。秦法无隶身，人皆国人，一体同法。是故：姬桁食言而致女死，以律斩首不赦！芦枝除隶籍，许其族人脱周自去，人若阻拦，依法问罪！

决刑书下，周人呼天抢地号啕不已。行刑那日，七城周人空巷而出，红压压围住刑场却是万众无声。这是周人有生以来第一次亲眼目睹与天子同一血统的太子伏法，谁能不惊惧惶愧。周人实在想愤然反秦，然则面对那幅言之凿凿的决刑书，却总觉得少了些底气，终是咬咬牙又生生忍住了。然则，周人的厄运并没有从此结束，几乎是衣食住行每件事情，都与“凡事皆有法式”的秦法生出说不清道不明的无尽纠缠——

村社分界量地，丈地者步伐难免大小有别，此等伸缩周人向不计较。可秦法偏偏有“步过六尺者罚”的法令，直教族老们无人敢于举步丈地。

每日清晨官市交易，斤两稍有出入，周人也是浑然无觉。可秦法偏偏明定度量衡规格，在官市设有校准度量衡的法定尺斗秤。你纵不去校准，市吏却经常在市间转悠查勘，但有哪家衡器出错，吏员便登录入册报官处罚。素来不善市易的周人胆战心惊，索性不入官市，私相在邻里之间做起了“黑市”买卖；若是几尺布几斗谷之类的小宗互易，官府倒也不问，然若是土地牲畜车辆兵器之类的器物做私相交易，又是大大违法。

最为寻常的道路街市的整洁，秦法也有严厉条文。道边严禁弃灰，街市严禁污秽；但凡路边倒灰、牛马道中拉屎、店铺泼脏水污秽街市者，一律黥刑——在脸上烙记刺字。若是直接对弃灰、赶车、打扫店铺的仆人黥刑还则罢了，毕竟周人的仆役是奴隶。可秦法却是仆役弃灰，主人受刑，五六年中竟有一百多个“国人”的鬓角被烙印刺字。

“疠罪”更教人毛骨悚然！

疠者，医家谓疠子颈，民人谓烂脖子，后世谓颈项间结核。此等病常因体虚气郁而发，常三五枚串生于颈项间，日久蔓延胸腋糜烂溃疡，此收彼起，非但使发病者“恶死”，且可能染及他人，其时根本无法医治。亘古以来，“疠病”视同瘟疫，一旦发作于某地，往往酿成人口大祸，历代圣王之治都是无可奈何。周人崇尚王道，对诸般瘟疫恶病都视作天命听之任之。秦人却心硬手硬法更硬，法令明定“疠者定杀”，瘟疫等同！定杀之法有二：水边疠者溺杀，而后捞出尸身掩埋；远水疠者生埋，后世谓之活埋。那年，洛阳恰恰有五六个国人生疠。东周君与七城官吏根本没有觉察，周人自然也不会去举发。不想却被

定期料民的秦国黑衣吏发现，立即请命调来三百甲士，在洛阳王城外将几个有爵国人在光天化日之下当真活埋了……

日积月累，在推行一件迟来的法令时，周人终于发作了。

这件法令，是周人无法想象的什伍连坐法。

连坐法，商鞅变法首创。在秦国行之百年，秦人已经由最初的反对习以为常了。岁月悠悠，连坐的秦人倒生发出一种邻里砥砺、族人互勉、举相奉公守法的新民俗来，违法犯罪者大减，血肉同心者大增。战国中期秦国已有五个“方千里”的广袤土地，占当时整个中国的三四分之一，已经有几近两千万人口，占整个古中国人口的一小半。举国却只有一座云阳国狱，可见犯罪率之低。在后来的扩张中，秦国凡建新郡县，必行连坐法。究其根本，也是因了此法在老秦本土行之有效。尽管如此，秦国对周室遗民还是宽松了些许，终秦昭襄王之世，始终没有在三川郡推行连坐法。直到秦孝文王嬴柱即位，三川郡守上书言事，以为八年过去，当在秦周人中推行连坐法，否则战事但起，只怕周室遗民难以守法。嬴柱觉得并无不妥，下诏准许了。

然则，对于老周遗民，什伍连坐简直就是反叛天理辱没人心！

自后稷成族，周人以农耕立身，刀耕火种致力稼穑，安土重迁敦厚务本。无论治族治国，周人都以王道德治为本。一部《周本纪》，字里行间处处弥漫着世代周人笃厚礼让敬老慈少礼下贤者的民风。在周人的传统中，不能说完全没有强制性法令，但确实可以说，周人秩序的基本规范是传统习俗与种种礼仪。礼仪渐渐丰富，终成礼制。究其实，礼制可说是一种具有普遍制约作用的软性律法。也就是说，在周人的天地里，夏商王朝的种种硬性王法都化作了无数弥漫着人情气息的礼仪德行，邦国、部族、井田、奴隶、征伐、赏赐，一切的一切，都在一种威严肃穆而又温情脉脉的礼制中运行着。此种治民传统对后世发生了重大而又深远的影响。春秋时期的道家、儒家、墨家，

都很是推崇这种不依赖赤裸裸的法令而达到的王道之治，都将这种远古德治描述为最为理想的“大同”世界。其中以孔子最为推崇周王朝的德治礼制，慨然赞叹曰：“郁郁乎文哉！吾从周！”注

随着周人势力的壮大，由部族而诸侯，由诸侯而王天下，周人治理天下的礼制也在逐渐发生着变化。春秋伊始，德治礼治的成分渐渐减少，法治的成分渐渐增多；王道德化的方式渐渐减少，诉诸武力与官府强制的方式愈来愈多。在不断滋生的士人、地主等新生族群看来，此乃世之相争使然，无可避免也。而在周人看来，这却是礼崩乐坏人心不古，无日不思回复到那恬静悠远的古堡庄园里去，主人踏青放歌，奴隶莘莘劳作，主人为奴隶劳心谋划，奴隶为主人献身效力，讲信修睦，盗贼不作，万事唯以德化，此万古王道也。尽管这种美妙日月在周人自己的王国中也不复存在了，仅有的几万周人子孙已经打得争得不可开交，然周人的族群邻里乃至家庭人口之间的相处准则，却依然是尊奉礼制的，是温情脉脉而井然有序的。

一朝入秦，情势陡变！

这秦法不要人互相礼敬，却要人互相举发，互相告罪，周人当真瞠目结舌。为大人隐，为圣人隐，为贤者隐，总之是为一切身份高于自己的人物隐瞒过失罪责，这是周人笃信力行的德性。然则，这秦法却要小人公然举发大人，卑贱者公然举发尊贵者，天下还有做人礼数么？更有甚者，举发有功，小人竟得爵，大人竟入狱，还有世事么？天下大势原已沦落，高岸为谷深谷为陵，王道式微诸侯坐大，以致乾坤之变目不暇接，周人无可奈何地认作天命还则罢了。可如今，却要在自己的卧榻厅堂之内，邻里族人之间，活生生地撕开面皮六亲不认地相互撕咬，小人做瓦釜雷鸣，妇人做乾坤颠倒，直与禽兽一般无二，周人顿时要闭过气也。

面对心头扎来的一刀，周人终于鼓噪起来。

七城的县人、里君(注)并一班族老齐聚东周君宫室，唏嘘哭诉慷慨激昂，声言东周君若不挺身救周，周人便要自行逃散到楚国岭南去也！东周君原本也是六神无主，想顺从秦国守住宗庙，可秦人老是给自己难堪，以致连自己的长子都杀了；想反秦自立，又担心国人一盘散沙；如今见官民同心反秦，精神陡然一振，再无虚言安抚，只是昼夜密谋。君臣民一拍即合，反秦大计在无比亢奋中秘密确定了。

旬日之间，东周君的九路特使接踵上路，除了分赴山东六大战国，其余三使联结剩余的实力诸侯卫国、鲁国与中山国余部。密使兼程出发，周人立即忙碌紧张起来，密组王师、修葺战车、征发兵器、整顿甲胄，一时不亦乐乎。

一月之后各路相继回报：韩魏两国力挺王师反秦，非但同时发兵，且愿为王师提供三万精兵的粮草兵器；楚赵燕齐四国也欣然拥戴王师，承诺在王师举兵反秦时立即出兵攻击秦国后路；鲁国、卫国各向王师纳贡六百金并三千斛军粮，发兵之时运送到军营；中山国余部慨然允诺，联兵匈奴攻击秦国上郡。也就是说，只要王师举兵，天下便成汹汹反秦之势。

“得道多助，失道寡助，诚所谓也！”东周君感慨万端。

又是命舛事乖，极为隐秘的合纵谋划，兵马未举却惊动了秦国。正当立秋举兵之时，秦国的三川郡守前来郑重宣读王书：秦王特命相国吕不韦为特使、上卿司马梗为副使，旬日之后前来抚慰东周，督导疏浚三川沟洫，重建洛阳要塞，使三川郡真正成为秦国坚不可摧的东大门。东周君大是惊慌，立即密召一班昔日在天子殿前“协理阴阳”的高爵老臣前来商议对策，同时命卜师在太庙以最正宗的文王八卦占卜吉凶。

想不到，太庙卜师卜出了一个坎卦！

但凡周人，皆大体通晓八卦，知道坎卦乃是凶险卦象，兆其所事不宜轻动。周文王的《彖辞》对坎卦的释义是：“习坎，重险也。”也就是说，坎卦的总体征兆是重重险难。其“六三”位的阴爻最为凶险，周公写的《爻辞》释义云：“六三：来之坎坎，险且枕，入于坎窞，勿用。”春秋孔子写的《象传》对“六三”解释得更直接：“来之坎坎，终无功也。”坎坎者，险难重叠也。窞者，深坑也。意谓所卜之事进退皆险，终究不会成功。听卜师一番拆解，东周君不禁惊愕默然。

“我君毋忧，可效太公毁甲故事！”昔日老太师白发飞扬慷慨拍案，“武王伐纣，以龟甲占卜，卦象不吉，武王沉吟。太公闯入太庙，踩碎龟甲，大呼：‘吊民伐罪，上合天道，当为则为，何须以朽骨定行止也！’其时雷电骤起，风雨大作，举座无不变色。然武王却肃然一拜太公，决然定策伐纣，始有过孟津、会诸侯、直入朝歌。若听凭卦象，焉有周室八百年王业矣！”

“老太师大是！”昔日在王室掌军的老司马立即呼应，“文王八卦虽我周室大经，然终以事用，不为大道之断。终文王之世，通连诸侯，筹划反商，几曾问过八卦吉凶？我君当断则断，无虑卦象也！”

“当断则断，我君无虑卦象！”举座异口同声。

“上下同欲，夫复何言！”东周君大是感奋，底气十足地拍案而起，“吊民伐罪，兴灭继绝，本君决意大兴王师，反秦复周！”

“万岁大周！”小小殿堂一片呐喊。

大计一定，立即开始兴师筹划。第一件大事，颁行誓词。三代之世大兴王师，该王都要在发兵之日亲临军前发布激励将士并晓谕天下的慷慨之辞，谓之“誓”。史官或以演说之地冠名，或以演说之王冠名，记载为《某誓》。夏有《甘誓》，是夏启讨伐有扈氏时，兵临有扈氏国都之外的“甘”地所发布的阵前演说。商代开国之王汤起兵讨伐

夏桀，在大军从都城出发前激励王师，而有《汤誓》。周武王发兵讨伐商纣，兵临牧野之地将与商军决战，周武王亲临军前，左持黄钺右持雪白旄节，对将士们慷慨誓词，而有《牧誓》。在周室遗民心目中，这次反秦复周，是周人八百多年后又一次联兵诸侯大兴王师，自当隆重肃穆垂范天下，岂能没有一篇传之青史的“名誓”？一番紧张忙碌，“协理阴阳”的老太师与一班老臣，终于煞费苦心地为东周君拟出了一篇《河誓》，谋划在兴师之日于大河南岸的孟津渡口会兵明誓，以激励将士激励天下诸侯。

然则，东周君还没来得及将那拗口的誓词念熟，又是秦国郡守前来知会：丞相吕不韦与上卿司马梗的车队已经到了城外郊野六十里之地，请君筹划礼仪，明日出城迎候。

情急之下，东周君连连点头应命。送走秦国郡守，东周君又紧急召来几个老臣密议，而后断然下令：派出密使连夜飞赴新郑，敦请韩国急速发骑兵五万，从河南道秘密包抄吕不韦后路；自己则亲率一万王师将士，以隆重仪仗出城“郊迎”，届时合力缉拿吕不韦司马梗，以为反秦第一举。东周君特意叮嘱密使：“务对韩王昌明此理：拿得吕不韦司马梗，便能胁迫秦王归还韩国故地，周室亦可复国。两厢得利，良机万不可失！”

洛阳距新郑不到三百里之遥，密使换马飞驰，两个时辰便到。

这时的韩王，正是那位已经在位二十四年且最善“乌龙”谋划的韩桓惠王。前述战国四大“乌龙”，前三乌龙尽皆这位奇谋国王之杰作。此公听东周君密使一番说辞，比东周君还兴奋，连连拍案赞叹：“妙也！大妙也！兵不血刃而复国脱困，堪称亘古奇谋也！”转身紧急召来老将韩朋，下令其立即调齐五万铁骑星夜秘密进入洛阳外河谷埋伏，务必一举擒拿吕不韦以为人质。

韩朋吭哧道：“秦军正谋东出，只恐此中有诈。怕，怕是不中。”

“何诈之有？如何不中？”老韩王顿时黑了颜面，“吕不韦只带三千人马入洛阳，你五万铁骑何惧之有？秦军尚未出关，纵使有诈，能片时之间飞出函谷关？待我拿得吕不韦，他再出关何用？此谋中，大中！”

“我王圣明，说中便中！”韩朋再不犹疑。

东周密使三更离开，韩国五万骑兵随后衔枚上路，清晨时分绕进了洛阳西北部郊野的山谷地带。思忖是一场小战，韩朋下令人马立即进入山林埋伏，偃旗息鼓不许埋锅造饭，军士只冷食歇息待战。部署方罢，韩朋登上山顶密林远眺，只见洛阳官道历历在目，骑兵突击顷刻即到，届时借东周君铺排礼仪之时冲出，擒拿吕不韦当易如反掌也。

初秋的太阳爬上了广袤的山塬，古老的洛阳沐浴在混沌的霞光之中。卯时刚过，东周君的王师仪仗宛若一片红云，悠悠然拥出了洛阳西门。肃穆的王乐弥漫在清晨的原野，《周颂·有客》的优雅歌词清晰可闻，当真一片祥和。王师迎出十里，西方官道有一片黑云迎面缓缓飘来。韩朋看得清楚，这支人马除了徒步行进的步卒甲士，便是苫盖得严严实实的连绵牛车，虽则成列，却并不整肃，咣当轰隆之声弥散原野，活似一支商旅车队。

“好事！”韩朋嘿嘿冷笑，“财货全收，教小东周干瞪眼。”

“将军万岁！”山顶几员骑将顿时呼喝起来。

此时，红黑两片大云在悠扬肃穆的乐声中相遇了。破旧却不失雄浑古朴的王亭之外的官道上旌旗开合乐声大作，诸般礼仪铺排了开来，依稀可见红黑两点在一片大红地毡上蠕动着……韩朋知道，东周君开始了冗长郑重的郊迎大礼。依着老规矩，这套礼仪至少也得大半个时辰，若稍增周旋，磨过一个时辰也不为多。

四野空旷山川如常。“啪”的一声，韩朋猛然甩下了红色令旗。

随着尖厉的号角，韩国骑兵分别从三个山口潮水般杀出，弥漫成一个巨大的扇形，向王亭包抄了过去。在这片刻之间，短促的牛角号连响三声，一字长蛇般排开在王亭外的千余辆牛车突然全部掀开了苫盖的牛皮，各自赫然亮出了一架大型弩机！车下驭手原本已经在停车之时撩下刮木，连车轮也用砖石夯得结实。此刻驭手挽住牛缰一声大喝，车旁三四名甲士飞一般跃上大车合力上箭。说时迟那时快，只听一声奇特的长号，一千多张大型弩机箭雨齐发，正正对着原野上的红色骑兵铺天盖地浇了过去。

韩军将士满心一口吞下秦国丞相这方正肉，既掠大批财货，又大出一口多年被秦军压着打的恶气，心下丝毫没有强兵对阵的准备，乍遇这莫名其妙冒出来的强大弩阵箭雨，顿时阵形大乱，在原野上胡乱冲突起来。当此之际，立功心切又料定秦军没有后援的韩朋正好率领百骑护卫冲出山谷，当即一声大喝：“司马！旗号发令：万骑一路，五路包抄冲杀，教秦军首尾难顾！杀——”长剑一挥，率领主力万骑便向王亭正面杀来。其余四万骑兵飞云般飘开撒在原野，从四面八方向小小王亭压了过来。

东周君正在亭外向吕不韦致洗尘酒，骤闻杀声大起，立刻做出一脸惶恐又愤愤然的模样嚷将起来：“我以大礼恭迎丞相，丞相却发大军攻杀，何其居心不良！”吕不韦一阵哈哈大笑：“东周君好权谋也！好！你来看看这支贼军如何下场！”说罢拉起东周君登上了王亭旁一架不知何时已矗立起来的三丈多高的云车。

云车上，白发苍苍的司马梗正在镇静自若地不断对掌旗司马发令，对漫卷原野的韩军全然不屑一顾。见吕不韦拉着东周君上来，司马梗不无揶揄地笑了：“丞相差矣！此君正欲号令王师里应外合，还是放他下去是也。”吕不韦一副恍然模样笑道：“原来如此，老夫何其蠢也！君自下车，号令王师去也。”东周君连连摆手：“岂有此理岂有此

理！周室只有郊迎仪仗，何来王师？老夫倒是想观瞻一番，秦军战力究竟如何？”“好个观瞻！”司马梗冷冷一笑，“目下东周君所谋，无非是我这千张弓弩能否顶得住韩朋而已。顶得住，亭下便是仪仗；顶不住，亭下便是王师了。”东周君面色顿时涨红，只一串嚷着岂有此理，蒙受了莫大冤屈一般。吕不韦一摆手笑道：“水落石方出，此刻争个甚来，观瞻便是。”司马梗向原野遥遥一指忧心忡忡道：“东周君请看，韩军五路撒开遍野杀来，我只千张弓弩，分明是无法应对了。”

东周君从来没有登上过如此高的瞭望云车，鸟瞰原野分外苍茫视野分外开阔。遥见红色韩军遍野杀来，秦军一排弩机似乎滔天洪水前的一道短堤，眼看便要被洪水吞噬，东周君不禁开怀大笑：“天意也！秦军也有今日，两公已是老夫阶下囚也！”

吕不韦惊讶地盯着东周君，仿佛打量着一个怪物。司马梗再不理会，转身一声令下，掌旗司马将晴空下的大纛旗猛然画得一大圈。随着黑色的“秦”字大旗在天空翻飞旋转，无数牛角号呜呜吹动，长长的牛车弩机阵迅速合拢，恰似一条黑色长龙突然收缩，一个弩机圆阵顷刻成型。

东周君的万余王师原本环列在王亭之外，秦军的牛车队则一字长蛇地排列在这个巨大的红环之外。秦军开初列阵阻击韩军，王师始则愕然，继则欣欣然地在外围作壁上观，只要看秦军笑话。不想秦军弩机此刻突然飞动收缩，弩机圆阵倏忽之间缩进了王师环形之内，王师仪仗竟成了牛车弩机的外围屏障。眼看外面韩军骑兵潮水般漫来，里面秦军弩机则蓄势待发，王师直要做了石板石磙之间粉身碎骨的物事。扮做司礼大臣的王师老将不禁大骇，血红着脸一声大喝：“鸣金四散！退开三舍——”吼罢跳上东周君的青铜轺车轰隆隆飞驰而去。匆忙拼凑起来的王师原本没经过任何阵仗，见大将先逃，乱纷纷鼓噪呐喊一声，四散落荒而走。

“！”云车上的东周君两眼一瞪喉头猛一呼噜昏厥了过去。

云车之下的原野上，已经乱纷纷铺开了一场奇特的攻杀。

韩国骑兵人多势众，然国力久衰，诸般装备老旧不堪——战马岁齿老幼不齐喂养精料不足蹄铁日久不修马力极是疲弱，马具笨重且破旧失修，兵器铜铁混杂长短不一，每骑士箭壶只有五六支长箭。更有甚者，这五万兵马是韩朋捧着王命金剑从三城紧急凑集而成，各军状况不一相互又无统属，冲杀起来全然没有章法。唯一能激励将士的，是韩朋事先下的全数夺秦财货的劫掠令，否则，还当真不知能否发动得第二阵多头冲杀。骑兵在平野上散开队形冲杀，原本对步兵阵形具有极大杀伤力。依战国寻常规矩，千张弩机结阵，大体当得两三万骑兵的猛烈冲击。目下韩国骑兵五万，照理秦军无法抵挡。然则，韩国骑兵对秦国步卒的弩机大阵反复冲杀，竟硬是不能突破这个小小的牛车圈子。两军战力之悬殊由此可见。

盖秦国军法极严，一应兵器装备只要入军，除非战场毁损，绝不许因任何保养修葺之疏忽失职而导致兵器装备效力降低。秦军弩机分为大中小三型：大型弩机专对城垣攻坚，每弩配备两百名大力步卒专司上箭发射，箭杆如长矛，箭镞如大斧，其威力堪称惊世骇俗。中型弩机专对骑兵战阵，是步卒列阵对骑兵的最有效兵器，弩机可车载可人扛，两人上箭一人击发，一次连发六到十支，箭杆箭镞比寻常的臂力弓箭粗大几分，对高速奔驰的战马具有极大杀伤力。小型弩机则是山地野战的轻弩，俗称“脚踏弓”，也就是以脚踩之力上箭，而后瞄准击发。此次秦军有备而来，千张弩机全部是中型弩，牛车厢内箭支满装满载，每弩带箭足在六千支上下，配备三卒也尽是技艺娴熟身强力壮的连发弩机手，连番应对韩军五万弱骑竟是从容不迫。然则，要彻底杀退或歼灭骑兵，弩机阵必须配以骑兵或步军冲杀。毕竟，弩机是结阵防守，射退敌军之后不能避长就短地去冲杀。再说骑兵灵动可躲可闪，若是纠缠不退，弩机阵再强也只能耐心周旋。

几番冲杀，韩朋知道了秦军弩机阵威力。本想退军，韩朋却畏惧韩王惩罚又垂涎吕不韦带来的财货大礼，寻思秦军之箭总有射完的时候，便督着几员大将似冲非冲似杀非杀地围着秦军回旋不去。秦军又气又笑，却也无甚妥善之法，只有与远远作势的韩军对峙。

“此其时也。”云车上的吕不韦笑了。

“丞相所言不差。”司马梗一点头转身下令，“伏兵夹击！”

“嗨！”掌旗司马应命，转动机关，将那杆高竖云车顶端还有三丈余高的“秦”字大纛旗呼啦啦大摆向西再猛然向东。如是者三，便闻隆隆沉雷动地，原先拥出韩军的谷口铺天盖地杀出了黑压压的秦军铁骑。一面“秦”字军旗与一面“蒙”字帅旗当先飞扬，在午后的晴空之下分外夺人眼目。四野韩军尚在惊愕不知所以，黑色铁骑已经风驰电掣般兜了过来，看气势足足在十万之众。韩朋面色煞白一声大吼：“东向新郑！突围——”一马飞出，红色韩骑发狂般蜂拥东逃。

然则已经迟了。秦军的牛车弩机阵在云车大旗摆动之时，已经松开刮木刨开夯轮砖石缓缓发动。此时，一条展开的弩机长龙恰恰迎在当面，号角凄厉箭雨齐发，韩军如同潮水陡遇山岩，轰隆隆又卷了回来。背后蒙骜铁骑又排山倒海般压来，三面兜开的扇形远远超过了韩军的驰突之力。片刻之间黑红交错杀声盈野，整个大洛阳都在瑟瑟震颤……仅仅半个时辰，三川原野在秋日暮色中沉寂了下来。

“禀报丞相：上将军已经率军攻韩！”

“好！”刚刚走下云车的吕不韦对蒙骜的军务司马一挥手，“转告老将军：我与上卿入洛阳，等候韩王特使，不立约不收兵。”

“嗨！”军务司马飞马去了。

司马梗摇摇头道：“韩王会来媾和？他若求救魏赵，我十万大军只怕少了。”

“上卿知其一，不知其二也。”吕不韦遥望着东方新郑悠然一笑，“自古兵家以政道为本，政道不明，虽孙吴无可施展。这老韩王乃天下第一‘奇人’。多疑若老狐，颟顸若草驴，小处锱铢必较，大处浑然无觉。以此公之心，大兵压境而求救强邻，终得受强邻要挟，或割地相报，或财货酬劳；秦军杀来，无非也是图地图财；唯其两方均要土地财货，老韩王必选秦国。”

“却是为何？”

吕不韦扮着韩桓惠王老迈矜持的语调一摆手：“割地与秦，一举两得也。既消弭兵祸，又结好秦国。求救强邻，则一举三失也！始招兵祸，继折财货，又罪山东。”

“甚甚甚？匪夷所思！”司马梗的雪白胡子翘得老高。

“若非如此，如何是天下第一奇人？”吕不韦一阵大笑，“以老韩王想来，若求救魏赵，便得先顶住秦军。顶不住，要亡国。顶住了，强邻再来援救，韩国还得割肉犒劳。再说，你只向魏赵求救而不理其余三国，楚燕齐不能分一杯羹，不是得罪人么？这便是老韩王的一举三失！如此比较，老上卿说他会不会与我媾和？”

司马梗连连摇头：“如此揣摩，未尝闻也！”吕不韦笑道：“我料，韩国特使至迟三日内必到。”

“离奇荒谬，只怕未必。”

“好！我与老上卿赌得一赌。”

“呵呵，老夫不赌海外奇谈。”

“不韦单赌：韩使若来媾和，老上卿领三川郡守三年！”

司马梗目光连连闪烁，终是笑了：“如此赌注，老夫却盼你赢矣！”

“一言为定。”吕不韦转身下令，“军马入洛阳！”

三日之后，韩国特使果然火烧眉毛般赶到洛阳，提出割让两城请秦国退兵。吕不韦问哪两城？特使说了颍水西岸两座小城的名字。吕不韦只摇头不说话。特使换了两个稍大的城池。吕不韦还是只摇头不说话。特使满面通红，吭哧半日道：“巩城、成皋。再、再大就只有新郑了。终、终不能秦国割我都、都城也！”吕不韦不禁莞尔：“巩城，算得韩国城池么？”特使高声道：“巩城固非韩国，然韩国救东周，东周已经将巩城割给了韩国！”吕不韦哈哈大笑：“贵使是说，用秦国之城救韩国之急么？老韩王果真好盘算也！”特使大是难堪，低头嘟哝道：“索性秦国再自选一城。除了新郑不中，其余都中。”吕不韦淡淡道：“成皋、荥阳(注)。否则与蒙骜上将军说话。”特使默然片刻狠声跺脚：“中！便是这两城！秦国何时退兵？”吕不韦悠然一笑：“城池交割完毕，我军不再攻韩便是。退兵不退兵，与韩国何干？”特使吭哧片刻急迫道：“也中！丞相立即派员随我割城，一面知会上将军停攻新郑，可中？”

“也中。”吕不韦大笑着学了一句韩语，“只是不能给我空城。”

“中！除了撤出守军，民人财货不动。”

“好！书吏立约。”

次日，老上卿司马梗随同韩国特使顺利接收了两座要塞城池。秦军停止了对新郑的围攻，大军驻扎在成皋、荥阳之间的汜水河谷，蒙骜星夜赶来洛阳。

原来，接到小东周联结诸侯谋秦的急报，吕不韦蒙骜嬴异人君臣三人已经商议好连番对策：吕不韦偕新上卿司马梗为特使入东周，以抚慰之名突然擒拿东周君；蒙骜亲率十万铁骑秘密东出，歼灭最有可能援救东周的韩军；若一切顺利，蒙骜大军则立即继续攻韩，压迫韩国献出成皋荥阳两城，与周室的三川王畿合并为三川郡；若皆无意外，则以饱有军政阅历的司马梗为新的三川郡守，着意经营为秦军山东大本营；若攻韩顺利，蒙骜则回军三川郡驻扎绸缪，来年大举进攻山东六国；除了协调各方，吕不韦着重处置周室遗民，使三川郡不留后患。

到目下为止，一切都按照秦国君臣的谋划进行着。

吕不韦与蒙骜司马梗一番计议，立即按照既定方略铺排开来：吕不韦颁布丞相令，宣布正式设立包括成皋荥阳在内的三川郡；秦王王书三日内到达，王命上卿司马梗兼领三川郡守，整饬民政聚集粮草，以为山东根基；蒙骜秘密调集关内秦军陆续东出，屯扎于三川郡内各险要地段休整练兵，准备来年大举东进。

大局部署就绪，吕不韦立即与一班随行吏员清查典籍，讯问被缉拿的周官，草拟各种文告。三日之后，洛阳四门张挂出第一张《秦国丞相令》：东周君反秦作乱，不株连三族，只依法斩首本族满门！周室封地取缔，全部王畿之地统归秦国三川郡；周室遗民之处置，待秦王诏书颁行后确定。

“丞相全权处置周事，何须请王书也！”司马梗大是不解。

“周室虽小，终究王畿，审慎为是。”

“老夫听着不对。”

“实言相告，”吕不韦见司马梗一副穷追究竟的神色，不禁一笑，“全权者，不变既定方略之谓也。当年灭周时昭襄王已经有明确方略：秦法治周。我欲稍变，焉得无王书？”

“你欲稍变？要立新法治周？！”司马梗更是惊讶。“我变不在这个‘法’字，却在一个‘治’字。”

“变治？民无治则乱。你却如何变？”

“治变为化。秦法化周，化周入秦。老上卿以为如何？”

“只怕难也！”司马梗连连摇头，“当年周室灭商也是一个‘化’字，化出了甚？化出了武庚之乱！你要化周，只怕王族老臣们第一个反对。”

“唯其如此，方须上书劳动秦王也。”

“老夫也不赞同！”司马梗慨然拍案，“依法治国，政之正也！”

吕不韦淡淡一笑，转身从靠墙大铜柜中拿出了一卷竹简道：“此乃我草拟的上秦王书，老上卿可先行斟酌一番再说。”司马梗显然没有想到吕不韦已经草拟好了上书，惊讶接过打开，瞄得几行，不禁神色肃然地一气看了下去——

臣吕不韦顿首：周室尽灭，三川郡成，唯周室遗民之处置颇费斟酌。臣领三十余吏备细查勘灭周八年之治情，多有不如意处。一言以蔽之：东周之乱，与我秦法急治不无干系也。盖周人特异，王道久远，望重天下，故能以微弱之势而久存战国矣！我以实力灭之可也，我以强法初治不可也。为彰显秦法之包容天下，臣拟四字方略：化周入秦。何谓化？秦法为本，力行经济，缓法治民，分而治之，磨合入秦。具体言之：留祭祀之地，改其嫡系，另立周君；王族迁秦国腹

地，周君领新嫡系留居宗庙之地。此谓夺其势而安其民，缓强法而成我事也。我王当审慎思之也。

人或曰：周室化商而有武庚之乱，我岂能为？臣曰：时移势易也，不可同日而语也。周行诸侯制，王畿之外皆诸侯，自当以法治而不当化之。秦行郡县制，凡我国土皆归我治，行秦法而化新民，无后顾之忧。更为长远计，秦国若不自此彰显秦法包容四海之博大，日后灭得六国，亦难免酿成汹汹祸乱也！是故，化周非但为今日大计，更为日后一统大计，若不从今日化周入手，后终措手不及也。

良久默然，司马梗向吕不韦深深一躬："大谋在前，老夫谨受教。"

吕不韦连忙扶住了这位白发苍苍的老功臣，不禁一声深切的叹息："老上卿片刻知我，国之大幸也，不韦之大幸也！"

"言重了。"司马梗呵呵一笑，"秦王与丞相渊源甚深，老夫之言淡如清风，岂敢当大幸两字？"吕不韦摇头道："老上卿过谦了。这化周之策，阻力有二：一是王族大臣，二是军中大将。保不准，蒙骜老将军便要在此翻脸也。老上卿在军中资望深重，且说当得当不得大幸两字？"司马梗恍然大笑："老夫又中你心战埋伏也，一通颂词，只要老夫做你说客。"

"莫急莫急，卡住了再说。"吕不韦由衷地笑了。

果然不出吕不韦所料，飞马急报的上书，一个月没有回书。

司马梗自己先急了，只给随从文吏叮嘱两句，兼程赶赴蒙骜军前。及至吕不韦知晓，早已追赶不及。三日后，司马梗又兼程赶赴咸阳。旬日之后，正在吕不韦焦灼不安时，司马梗风尘仆仆地回来了。

吕不韦快步迎出时，软倒在车轮下的老司马一扬手只说得“特使”两字，便晕厥了过去。

秦王特使是驷车庶长嬴贲与长史桓砾两位老臣。

桓砾宣读的秦王书大赞吕不韦化周方略思虑深远，末了说：“朝议虽有歧见，终以大局长远计而生共识：化周做特例行之。丞相但全权处置，毋生犹疑可也。”驷车庶长宣读的王书却是始料不及：封吕不韦为文信侯，以洛阳十万户为封地。两特使与在场官吏同声庆贺，吕不韦却没有丝毫亢奋之情，洗尘酒宴完毕，安置好两位特使老臣寓所歇息，匆匆来看望司马梗。

昏黄的风灯下，老司马睡得很沉。吕不韦唤过家老询问一番，知道老司马已经随行太医诊断服药而后安歇，方才大觉放心；回头又来王使寓所盘桓，两位老臣闻声即起，与吕不韦煮茶消夜，说起司马梗辛劳一番感慨唏嘘。

老桓砾说，司马梗是带着蒙骜与军中一班大将的上书赶回咸阳的。其时正是三更，东偏殿当值的老桓砾说，秦王已经歇息，请老上卿明日再来面君。老司马却硬邦邦一句：“三川民治如水火，当不得秦王一觉么？你若不报，老夫正殿钟鼓！”老桓砾二话不说，去寝宫严令老内侍唤醒了沉睡的秦王。迷迷瞪瞪的嬴异人被两名内侍架着来到东偏殿，一见司马梗又气又笑：“一丞相一上卿，又是明书全权，何事不得断，要本王夜半滚榻也！”老司马依旧冷冰冰一句：“一王滚榻，强如江山滚沟。”嬴异人不好发作，摇摇手道：“好好好，老上卿说事。”及至司马梗将来由说完，清醒过来的嬴异人捧着蒙骜等一班大将的上书却良久默然。

老驷车庶长说，当初吕不韦的上书一到咸阳，秦王急召几位资深老臣商议。除了他自己，铁面老廷尉反对最烈，声言化周策便是害秦策，行之天下后患无穷。老太史令更以国命证之：秦为水德，主阴平

肃杀，天意该当法治，若无法治，便无秦国。不知何故，连已经不涉政事的阳泉君也进宫面君，指斥化周之策为居心叵测，力主罢黜吕不韦丞相之职。面对汹汹朝议，秦王只有搁置了吕不韦的上书。司马梗带来蒙骜等一班大将的上书后，秦王次日立即举行了在都大臣朝会，公然宣读了吕不韦上书与蒙骜上书，请司马梗与众臣廷争。

驷车庶长说，老司马驳斥太史令的一席话最终震撼了朝堂。说着从腰间皮袋摸出了一张羊皮纸，老夫从史官那里抄录了老司马这番说辞，你且听了。

“以国命之说非议化周之策，大谬也！水德既为秦之国命，何以孝公之前三百余年不行法治也？何以商君变法时，举国老臣皆以穆公王道为天意，而不以法治为天意也？不行法治，王道为天。法治有成，法治为天。究其竟，上天无常乎？朝议无常乎？商君有言：三代不同礼，五霸不同法；故知者作法，不肖者拘焉！今丞相吕不韦审时度势，不改秦法，亦不拘成法，唯以民情而定治者，此乃商君变法之道也！公等拘泥成法，笃信虚妄，不以秦国大业为虑，唯以恪守祖制为计，秦国安得一统天下也！”

“正是这番廷争，举朝非议之声顿消。”老庶长分外感慨。

“也还有蒙骜硬匝匝的撑持。没有司马梗，谁说得动这班虎狼大将？文信侯，天意也！”老桓砾一副深知个中艰难的神色唏嘘感叹着。

“又是天意！”吕不韦淡淡一笑，一丝不易觉察的泪水从细密的鱼尾纹渗了出来。此时一声雄鸡长鸣，吕不韦站起来一拱手告辞去了。时当深秋，霜雾朦胧，吕不韦踽踽独行，心绪复杂得麻木无觉，洛阳王城空旷清冷的长街也虚幻得海市蜃楼一般……若非西门老总事与莫胡带着几个仆役找来，吕不韦还不知道自己已经迷路了。

三日后，吕不韦丞相令颁行洛阳：阳人聚[注]半县之地留周王族后裔聚居，建庙祭祀祖先；周室王族后裔之嫡系重新确定，立唯一没有参与作乱的一个王族支脉少年为周君，奉周宗庙；其余周室老王族万余户遗民，全数迁入关中周原，置换出同等数量的老秦人填充大洛阳。

周人终于默然，完全没了脾气，心安理得地接受了上天赋予的命运。

新立的不足一百户的王族后裔，留在汝水北岸的阳人聚，开始了建庙耕耘的莘莘劳作。其余万户之众，在秦军的“护送”下回到了久远的祖先之地，真正开始了由周入秦的痛苦的脱胎换骨。也只是在此时，周人才恍然悟到了目下这位秦国丞相的宽仁——虽执秦法，却没有对东周君行九族之刑，果真以秦法的叛乱罪行刑，周王族只怕便要灭绝。虽迁关中，这些王族后裔的周人实际上却是回到了遥远的根基之地——周原，重操耕稼，尚可遥念祖先。若非如此，这些真正的王族后裔只怕当真便要绝望得投溺渭水了。

人同此心心同此理，周人终于百般艰难地化进了战国新潮。

倏忽之间冬去春来，吕不韦回到了咸阳。

刚入四月，山东便传来捷报：蒙骜率二十万大军渡河北上，一举攻克晋阳[注]，正挥师南下猛攻赵国腹地。吕不韦立即派出干员出河西接收晋阳，并筹划设立太原郡[注]。方过三月，又来捷报：蒙骜大军连克赵国榆次、新城、狼孟等大小三十七城，赵军连连败北。吕不韦直觉太过顺当，深恐蒙骜中赵军诱敌之计，连忙赶赴三川郡与司马梗商议。司马梗认为吕不韦顾虑不无道理，提出：为防万一，派老将王龁率五万精锐铁骑猛攻上党以为策应，使赵国不能从侧后袭击秦军。吕不韦欣然赞同，请准秦王嬴异人，当即命王龁率兵北上策应。及至入冬，王龁军传来捷报：上党大小城邑全数攻克，险要陉口全部占领，

斩首六万，赵军败兵三万余逃出上党之地！已经赶回咸阳的吕不韦立即亲赴晋阳，正式设置太原郡，辖晋阳与上党之间全部新得的大小四十余座城池。

在此期间，蒙骜大军东寻赵军主力不遇。本欲猛攻邯郸，又恐激得赵国调遣云中边军回防，遂休整两个月。次年开春挥师南下，一举攻下魏国大河北岸的两大要塞——高都、汲城，斩首八万。拔城不多，魏军主力却大半覆没，以致逃回大梁还溃不成军。蒙骜接着挥军东进，越过魏齐之间的大野泽直逼齐国边境。

山东六国大为震恐，一场救亡图存的合纵开始了艰难的谋划。

三　布衣有大义　凛说信陵君

重组合纵，是两位草庐布衣鼓荡起来的。

自河西不辞而别吕不韦，毛公薛公回到了邯郸，将一切与吕不韦嬴异人相关的余事处置妥当，欣然来见信陵君。正在与门客斗酒的信陵君出迎，立即将薛公毛公裹进了酣热的酒阵。毛公与薛公一对眼神，放量痛饮起来。及至月上林梢，几个门客醺醺大醉相继被人抬走，林间亭下只剩下了毛公薛公信陵君三人。一番醒酒汤后，侍女在茅亭外草地上铺排好茶具座案，三人酒意兀自未尽，大碗牛饮着香醇的酽茶，林间月下海阔天空。

“老夫三千门客，此六人号为酒中六雄，六雄！”信陵君脸膛亮红白发飞扬，脚下落叶婆娑，手中大碗飘忽，“老夫不以为然，约好今日与六雄林下鏖酒！结局如何？老夫大胜也！两公便说，老夫该当何等名号？啊！”

“该当王号！”毛公猝然一喊，响亮非常。

“毛公多戏言也！”信陵君呵呵酒笑不无谐谑，“薛公庄稳，请赐老夫名号。”

“王号正当其人。”薛公也是清清楚楚一句。

“酒仙也乱矣！”信陵君摇头大笑，“老夫无得名号，今日酒战终无正果也。”

“嘿嘿，差矣！”毛公一笑，“非为无号，乃君无规矩也。”

“老夫无甚规矩？”信陵君顿时板起脸，虽是佯怒，却也逼人。

毛公不管不顾道：“世间名号，自来有规矩。譬如我等两人，论名号，薛公是酒神，老夫才是酒仙。信陵君以薛公为酒仙，又拒酒王之号，谈何规矩矣！”

“噫！酒仙酒神还有规矩？你且说说。”

“此中规矩在于二。”毛公嘿嘿一笑，“其一，神、仙之别。自来神圣相连，大德大能谓之圣，圣而灭身谓之神。神者，天官也。但有神号，必有职司。譬如后稷升天为周人农神，神农氏升天为荆楚农神，公输般升天为天下工神。其余如风云雷电如名山大川，皆为神号。何也？天界职司之谓也。一言以蔽之，无职司不是神。仙者何？天界散人也。奇才异能谓之名士，名士身死谓之仙也。譬如伯夷叔齐不食周粟、俞伯牙独琴、庄子梦蝶、扁鹊不为医官而只矢志救人，等等等等，方得为仙，此其谓也。一言以蔽之，凡仙，有奇才异能而无权责职司。此乃神、仙之别矣！”

“算得一家之言。其二？”

“其二，饮者酒风之别也。”毛公分外来神，“秉性豪侠，不苟酒令，每每海饮不醉，且能谈政论事者，谓之酒神也！此等人若薛公，

若当年之张仪、孟尝君者皆是。散漫不羁，酒量无常，初饮有飘飘然酒意，然却愈醉愈能饮，愈醉愈清醒者，谓之酒仙也！此等人若本老儿，若当年之樗里疾、春申君者皆是。”

“如此说来，老夫算得酒神一个！”信陵君慨然拍案。

“张冠李戴，非也非也。”毛公嘿嘿直笑。

“这却奇也！老夫再饮三斗无妨，如何当不得个酒神之号？”

“经神、仙共议：信陵君非神非仙，当受王号也。”毛公一本正经。

“老夫自来饮酒，唯闻酒神酒仙之号。酒王之号，未尝闻也！”

“非也。酒徒、酒鬼、酒痴、酒雄、酒杰诸般名号，信陵君不闻么？”

“那却与老夫何干？”薛公猛然插了一句：“酒号如谥号，酒王唯酒号之最，寻常饮者自然不知也。”

信陵君目光一闪：“你说，老夫如何当得酒王之号。”

“好！”毛公没了惯常的嘿嘿笑声，“王号者，德才位望也……”

“休得再说！这是酒号么？”信陵君拍案打断。

“老夫直言了。”薛公肃然起身对着信陵君深深一躬，“公子身负天下厚望，当了结客居生涯，回大梁即魏王之位，中兴大魏，以为中原抗秦屏障。”

“你……”信陵君不禁愕然，“两公蓄意，陷无忌于不义？”

“公子且坐了。”毛公嘿嘿一笑将信陵君扶到案前就座，“蓄意也罢，临机也罢，一言以蔽之，公子不做魏王，中原文明便将覆灭也。”

“危言耸听。”

“公子差矣！”薛公大步走了过来，“方今天下，秦国一强独大。反观山东六国，赵国已呈衰微之势，齐国偏安海隅，楚国支离破碎，燕国一团乱麻，韩国自顾不暇，无一国堪为合纵轴心也！唯有魏国，国土虽大销，然终存河外腹心，沃野千里人口千万。更为根本者，魏国有公子在焉！公子文才武略名动天下，更是王族嫡系，在魏众望所归朝野咸服，若能取当今平庸魏王以代之，何愁魏国不兴山东无救？”

“嘿嘿！小也小也！”毛公竹杖当当打着石板，“公子若做魏王，先退秦，再变法，而后便当与秦国一争天下。王天下者，必我大魏也！安山东，何足道哉？”

良久默然，信陵君喟然一叹：“两公之论，犹赵括纸上谈兵也！”

“何以见得？”薛公神色凝重，显然是要说个究竟出来。

“两公坦诚，无忌也照实说了。”信陵君指节敲着案头，“一则，此举大违人伦之道，无忌不屑为也。方今魏王，乃我同胞，秉命即位，我何能取而代之也？二则，方今魏王虽则平庸，却无大失。当年，我私盗兵符、擅杀大将而不获罪，足见其宅心仁厚也。当年，魏王欲结秦灭韩，夺回祖先旧地，我力谏，王从之，足见其明断也。无忌客居赵国，自愧有背于魏王也，无得有他。若能回魏，助王可也，何得夺王自立而引天下侧目。”

“公子大谬也！”薛公慨然正色，“但为国君，国弱民疲便是第一罪责，何谓无大失也？好人未必做得好王。公器之所求，非好人也，乃好王也！”

信陵君正要说话，毛公一阵嘿嘿连笑："公之迂腐，老夫今日始知也。告辞！"当当点着竹杖走了。薛公一怔一笑一拱手，也飘然去了。

此后两年，毛公薛公竟从世间消失一般，任信陵君派出门客如何在邯郸市井寻觅，也是不见踪迹。信陵君没了直抒胸臆的诤友，顿觉百无聊赖，自是郁郁寡欢，沉溺酒棋色乐，一时大见颓废。

蒙骜大军攻魏，魏国君臣大是惊慌。安釐王魏圉与一班心腹连夜密谋，终究一无长策。安釐王脸色阴沉下来。良久沉寂，一老臣低声道："臣有一策，我王或可斟酌中不中？""有策便说，何须吞吐。"安釐王自己虽无见识，却最烦没担待的臣子。老臣更见惶恐："请王恕臣死罪，臣方敢言。"安釐王不禁大是烦躁："病急乱投医，况乎社稷危难？纵然错谋，何来死罪？快说！"老臣终是嗫嚅道："魏有一才，我王记得否？信陵君……"吭哧着打住了。安釐王目光骤然一亮："你是说，请信陵君回魏抗秦？"老臣不敢应答，只低着头不看安釐王。另一个将军促声接道："末将愚见，信陵君不会回魏！"

"为何？"安釐王大惑不解。

"不会！"那个将军还没有说话，先前老臣一反惶恐之态断然插话，"信陵君深明大义，若大王诚意释嫌，公子必能回魏！"

"何谓诚意释嫌？"

"公子离国，由兵事生嫌。欲以解之，自当仍以兵事。老臣之见，以举国之兵并上将军之印委公子，可见我王之诚也！"

安釐王一番思忖终于拍案，立即命老臣为秘密特使兼程奔赴邯郸。

老特使没有想到的是，信陵君一听是魏使，竟严词拒绝且不许门吏再报。如是三日，老特使竟连信陵君的面也不能见，焦灼得热锅上

的蚂蚁一般。这日正在百思无计兀自后悔自己说下了大话，却有驿馆吏来报，说一个竹杖老酒徒在门口大嚷要见魏使。老特使正在连说不见，已经有苍老的嚷叫声响彻庭院：“蕞尔魏使，不见我仙，你却能见得何人，啊？”老特使心下一动，连忙快步迎出肃然一躬：“敢问足下，可是老魏高士毛公？”老酒徒嘿嘿一笑：“你说是便是，老夫只要瞅瞅魏王王书，余无他事。”老特使惊喜过望，当即将邋遢肮脏的老酒徒请进正厅。老酒徒看罢王书，只说声你老等着，点着竹杖晃晃悠悠去了。

自对信陵君建言无果，毛公薛公愤愤然出游赵北燕南。在老卓原的天卓庄盘桓了半年有余，其间恰逢赵国大礼护送秦国王后归秦，毛公薛公顺便送走了赵姬母子。此后欲去齐国，却在济水东岸正遇蒙骜大军连绵驻扎，大野泽两岸所有的官道都被秦军封锁。薛公说：“不妨见见蒙骜，一则可探听秦军意图，二则或可收弦高犒师(注)之功效。”毛公嘿嘿冷笑：“春秋秦军是偷袭之师，今日秦军明火执仗，还怕你知道？只怕去了便回不来也。”薛公问：“为何？”毛公连连点着竹杖说：“不闻蒙骜吕不韦交谊么？若那蒙骜硬要将你我送到咸阳去见吕不韦，你还指望回来么？”薛公恍然大笑：“呀！懵懂也！老兄弟说的是，不去了。”一番商议，两人终于还是赶回了邯郸，一路见山东庶民落荒遍野南逃避战，心下大为不宁，反复思虑，还是决意再见信陵君。正在此时，忽闻魏王特使入邯郸而信陵君不见，毛公机警，便有了驿馆酒徒的故事。

毛公见过魏王王书，回去一学说，薛公二话不说抬脚便走。

这时，平原君正在胡杨林下与信陵君艰难地周旋着。魏王特使入邯郸，赵国君臣大喜过望，以为信陵君必定是应声回魏重组合纵。谁知几日过去，事情竟眼睁睁僵住了。赵孝成王急得火烧火燎，本欲亲自去说信陵君，却又愧于当年对信陵君食言，自觉功效不大，便召平原君密议。自信陵君客居邯郸，平原君也自觉与信陵君之间有了一种

微妙的隔膜，政见之争，门客之争，后来直是信望之争，原本笃厚的交谊与亲情在不知不觉间淡漠了。虽说也时不时有酒宴酬酢，可连门客们都是心知肚明，两公子再也不是从前的两公子了。然秦军压境，赵国腹地已经大受威胁，此时只有根基尚存的昔日强国魏国与赵国合力，才有望重立合纵扭转危局，形势使然，一己恩怨也只有丢开了。

时当盛夏正午，信陵君散发布衣正在茅亭下自弈打棋，左手拈一枚黑子啪地打下，右手又拈一枚白子啪地打下，摇摇头又点点头，似凝神沉思又似漫不经心。平原君在亭廊外的草地落叶上沙沙走动，时不时说得几句，亭中信陵君也时不时应得几句，有一搭没一搭总是不入辙。良久，平原君终于入亭坐定在信陵君对面的大石案前，突然拍案高声："无忌兄，山东存亡危在旦夕，兄当真作壁上观乎！"

"不作壁上观又能如何？"信陵君依然漫不经心地打着棋子。

"回魏为将，合纵抗秦！"

"回魏？老夫做阶下囚，你舒心么？"

"岂有此理！魏王王书搬你，何来阶下囚之说？"

"你信得君王之言，老夫信不得也。"

平原君顿时被噎得没了话。天下皆知，赵国食言于信陵君，始作俑者是自己，终无交代者也是自己。此事非但使赵国在山东六国信誉扫地，连秦国也是嗤之以鼻。至于平原君个人的豪侠声望，更是一落千丈，否则，自己能在如此急迫之时窝在邯郸不去奔波合纵么？每每心念及此，平原君愧疚不已。若是当初赵国遵守诺言，在信陵君不能回魏之时如约封给五城之地，只怕信陵君组成的封地护军也是一支抗秦锐师了，如何能教秦军长驱直入连夺三十七城？然则，一切都迟了。一步差池，赵国在丧师失地的危急关头再也没有了山东大旗的呼

吁力量，景况比长平大战后的兵临城下还要难堪尴尬。那时信陵君一呼而列国救赵，根由便是山东战国以赵国为抗秦中坚，深信赵国是一个诚信武勇的大国，今日我救赵，明日赵便能救我！曾几何时，一切都面目全非了……信陵君公然如是讥讽，无异对平原君心头一剑。一阵愣怔，平原君猛然举爵大饮，沟壑纵横的脸上泪水漫涌而下。

“胜兄……”信陵君蓦然回头不禁惊愕万分，连忙起身过来一个长躬，“无忌无心之言，绝非重提旧事，兄何其介怀也。”

“失信者言轻，何怨于兄？”平原君起身一拱扬长去了。

信陵君望着平原君已显老态的背影，一时莫名烦躁起来。正在此时，门客总管领来了毛公薛公，信陵君不禁惊喜过望：“泥牛入海竟有归，无忌有幸也！家老，上酒！”

“今日非聚酒之时。”薛公肃然拱手，“但为君来进一言也。”

“何来客套，但说无妨。”

“我老兄弟从大野泽仆仆赶回，沿途所见不忍卒睹。凡城皆人心惶惶，凡村皆逃战岭南。中原之地已是生灵涂炭，各国朝野皆如惊弓之鸟，与此前任何一次秦军东出均不可同日而语也。老夫直言，中原大险临头矣！当此时也，公子身负天下重望，独能闲散饮酒悠然打棋乎？”

“以公之见，我当自投罗网？”信陵君揶揄地笑了。“魏无忌大谬也！”毛公一点竹杖直呼其名。“何以见得？”信陵君微微一笑。“国家者，国人之国也，非王者一人之国也！救亡图存，君何计较于一己恩怨？天下重魏，魏有君也！天下重君，君有魏也！魏无君则败亡，君弃魏则失天下之心也！魏王固非明君，然信陵君拒其救国之请，又岂

是大才正道？君雄才大略傲视天下，宁与庸常之君恩怨必较而使魏国灭顶哉？”

“君与魏国，一体相依也！”薛公肃然一躬。

林下一片沉寂。信陵君的心被两位布衣老士子的话深深震撼了。大才失国，终为朽木。客居异国原本只说能襄助赵国军政，一展胸中所学，到头来却是处处受制逼得自己沉沦酒色，结局好么？长此以往，纵保一条活命，何异于行尸走肉也。心念电闪间信陵君拍案而起：“立备快马，兼程回魏！”

三日后，大梁郊野人山人海。魏安釐王带领文武大臣出大梁北门三十里，隆重迎接别国几近二十年的信陵君。大梁国人几乎是倾城而出，要见识见识这位肩负着魏人图存重望的邦国干城的气象。暮色时分，一团黄云般的烟尘从北方席卷而来。遍野百姓一阵乱纷纷呐喊：

“马队来也！”“信陵君万岁！”马队渐渐清晰，信陵君的大红披风像一团火焰在飞动。伫立亭外高台的安釐王长长地出了一口气，正要举步下台，却软得烂泥也似……待一切整顺之后，安釐王当即在事先筑好的拜将台举行了堪称盛大的拜将大典，当着举国臣民向信陵君郑重拜下，授上将军印，授调遣举国兵马的虎符。当信陵君接过印鉴兵符时，长久郁闷的魏国人终于爆发了，漫山遍野吼声雷鸣，整个大梁都被这壮阔的声浪淹没了。魏国君臣奋激万分，围着信陵君异口同声地高呼了无数遍“振兴大魏”……

四　赵国的最后名将与最后边兵

平原君马队昼夜兼程北上了。

碰壁于信陵君，平原君绝望了，也伤心了。那一刻，他痛楚地咀嚼了自己种下的苦果，也真切地咂摸了命运掌握在别人手里的滋味，眼中是泪，心头是血，却没有半点儿奈何。信陵君在赵国君臣面前的

冷漠高傲固然事出有因，身为当年当事人，时常负疚的平原君确实没有责怪信陵君之心。然则，还是在那一刻，平原君对信陵君的景仰荡然无存了，信陵君赖以巍巍然矗立在平原君心田的根基也骤然松动了。这个根基，是信陵君独有的节操与胆略，是那种忍辱负重不计个人得失而全力维护大局的德行魅力。唯其如此，信陵君五十余年领袖战国四大公子，风尘豪侠文武名士争相归附，成为苏秦之后山东六国公认的合纵支柱，虽客居赵国十余年而声威不减。在平原君心目中，赵国固然有负信陵君，然在整个山东六国生死存亡的危急关头，信陵君一定不会计较这些一己恩怨，一定会慨然出山。为了给信陵君一个结结实实的台阶，平原君派出几个得力门客前赴大梁，说动魏国两位王族老臣向魏王提出迎回信陵君合纵抗秦的谋划，使信陵君可以堂而皇之地回魏擎起合纵大旗，届时赵国立即全力响应，何愁合纵不成？发动这个台阶时，平原君心下已生凄凉——同为当年与苏秦一起周旋合纵的战国四大公子，今日危亡之时竟不能公然奔走合纵抗秦，情何以堪也！然魏王王书一发，平原君这丝凄凉顷刻消散了。他以为信陵君必能立马回魏，赵国只需谋划如何有力应和。及至信陵君几日不见特使，平原君才觉得事情有些棘手，反复思忖一番，最后还是亲自登门了。虽说多年来与信陵君龃龉不断，平原君还是相信，只要自己真诚说之，信陵君绝不会固执于往昔。平原君万万没有料到，信陵君竟直对着他心头一刀……

平原君愤怒了。

当晚，平原君匆匆进宫对赵孝成王说了大体经过。孝成王顿时皱起了眉头，连连长叹却说不出一句囫囵话。见赵王如此窝囊，平原君雄心陡起慨然拍案：“我王毋忧！数十年来赵国独抗秦军，血流成河伏尸如山，山东五国受恩多矣！今彼忘我大德，思我小怨，以为连手合纵仅是赵国抗秦之需，岂非大谬也！若论实力，只怕唯有赵国尚可自救，他国终归还得靠赵军血战。而今，无须看他人脸色，老臣请命北

上，调十万边军飞骑南下，先打秦军一个措手不及。其时合纵局面自开，强如畏缩乞求也！”

“好！王叔气壮，赵有救也！”孝成王当即拍案。平原君马队临行时，门客报来说信陵君已经回大梁去了。平原君只淡淡一笑，马鞭一挥轰隆隆去了。

两日之后，马队抵达雁门郡。一线河谷穿行于苍莽山塬，山势分外险峻。走马行得一个多时辰，只见远处两座青山遥相对峙，各有孤峰插天而上，雁阵从两峰间向北飞去，雁叫长空山鸣谷应，在辽远的蓝天白云之下，恍若上天为南来北往的大雁在千山万壑中劈开了一道寒暑之门。

“雁门塞！兵家险地也！”一个门客兴奋地喊了起来。

“北出雁门关，人道李牧川！”另个门客也高声念诵了一句。

平原君望着险峻天成的雁门要塞，油然而生的豪迈中夹杂着沉甸甸的思绪。还是在与秦军上党对峙而长平大战尚未成局之时，平原君要北上阴山草原调边兵南下，赵括向他举荐了年轻的李牧。那时候，李牧还只是一个飞骑千夫长。平原君寻思赵括为少年才异之士，连赵国一班老将军都不放在眼里，却推崇一个少年骑士，其中必有原因。一到雁门关大营，平原君便亲自到骑兵大营访到了这位少年骑士。

平原君记得很清楚，他看了李牧的精湛骑射之后哈哈大笑，慨然拍着李牧肩头激励道：“小兄弟好身手！老夫举你骑将之职，独军杀敌！”赵军骑将是率领三千飞骑的将军，对于匈奴作战，这是基本的兵力单元，赵军任何一个骑士都以做骑将为莫大荣耀。然李牧似乎并不是特别兴奋，只一拱手：“骑将终是可做，谢过平原君举荐。李牧以为：赵军对匈奴，不可如此无休止缠战！”平原君大是惊愕，几乎怀疑自己的耳朵听错了。对匈奴的战法是武灵王胡服骑射之后确定的，简

而言之，叫做“骑对骑，射对射，牙还牙，血还血”，赵军将士从此大觉扬眉吐气，这个小李牧竟说这是缠战？在平原君沉着脸不说话时，李牧却又开口了：“我军欲胜匈奴，必先固本而后一举痛击！不固本，虽百胜无以根除匈奴，终至陷于世代纠缠。”

平原君惊叹不已，与这位少年骑士在山月下整整说到天色曙光。重新部署大军时，平原君力举李牧做了骑将，便率领大军南下了。此后便是长平大战，赵国边军几乎全数南下本土与秦军血战。还是平原君担保，赵王任命李牧做了云中将军，率领仅有的万骑边军与匈奴周旋。

从此，这李牧开始了他那独特的固本之战，只护卫着赵国云中郡的草原不动。开始时，赵国本土大战连绵，朝野都认为李牧的坚守是明智的。更兼李牧还有一绝：虽只有一万人马，可匈奴大军趁赵军主力南下连忙铺天盖地压来时，却连李牧军的踪迹也找不见。匈奴单于索性挥军南攻雁门关，又被李牧军闪电般从草原深处杀出，雁门关六千守军也强弩疾射鼓噪杀出，匈奴全军溃乱，骑士死伤六万余，无奈悻悻退兵。如是三次，匈奴打消了越过李牧边军而径直南下攻赵的打算，只轮番骚扰赵军营地与牧民草原，引诱李牧追击。李牧却是奇异，只要匈奴骑兵杀来，便早早没了踪影，匈奴骑兵但退，军营里又是人喊马嘶炊烟袅袅，只是绝不追击匈奴的小股轻骑。

天长日久，李牧边军面目全非。

赵王特使的说法是，非商非牧非军非民，四不像！活匈奴！

原本保护牧民交易的四千飞骑，变成了奇特的“军代商”。这支马队收了赵国牧民的牲畜皮革盐巴粮食，摇身变做驮马商旅，深入草原与匈奴小部族做生意，交易完毕立即回程；若遇匈奴轻骑骚扰，便有接应飞骑杀出，驮货马队趁机脱身；回到营地，交易货物立即发还牧民，边军只二十取其一地收税，或钱或物不论。若有匈奴部族欲与赵

民交易，边军也同样替代。其时，匈奴游骑遍布草原，赵国边民饱受劫掠，根本无法正常市易。军代商一开，边民大悦，竞相将多余物事交李牧军代为交易。后来各族聚议，说李牧边军苦甚，坚执将边军的收税提到了十取其一。如此数年，李牧军的财货战马皮革兵器宗宗丰厚，装备之精良远超匈奴的贵族骑士：每骑士拥有三匹雄骏战马、六口精铁战刀、三套精制的上等皮革甲胄、三副硬弓配五百支长箭。除此而外，全军还打造了一万张大型连发弩机、五万顶牛皮帐篷，囤积了大量的牛羊干肉与粮草。但扎营军炊，每个百人队日杀两牛，人人放开肚皮猛吃。饱餐之后在空旷的草原驰骋骑射，直到三匹战马都累得一身大汗。边民艳羡李牧边军，精壮纷纷拥来从军。李牧以当年吴起遴选“魏武卒”之法考校，从军者非但要精通骑射，更要体魄雄健，下马可做步战勇士。扩军人数虽则不多，却尽皆精锐无匹。

另有三千飞骑专门看守遍布五百里山头的烽火台，搜集囤积狼粪。

三千通晓匈奴语的骑士组成了间谍[注]营。每个间谍带两只上好的信鹞，装扮成匈奴牧民，撒向广阔的大漠草原。一支万余人的边军，竟有三千间谍，可谓空前绝后。

其余主力飞骑由李牧亲自统领，骑士全部皮装轻甲弯刀硬弓，远观与匈奴骑兵没有丝毫区别。这主力马队的任务只有一个：日夜漂泊草原，与匈奴只作无休止的归去来兮的周旋，却绝对不许交战。李牧的军令是：“匈奴但来，急入收保，有敢擅自捕获匈奴者，斩！”

如此三五年周旋，匈奴对李牧无可奈何。而李牧的边军则在国府没有拨付分文的情势下，已经壮大到了五万精锐飞骑，更兼粮草财货丰厚军辎装备精良，其战力非但已经远远超过了疲惫已极的本土赵军，而且远远超过了一味野战的匈奴骑兵。

此时，非议李牧的声浪弥漫了邯郸。一班与秦军血战后仅存的将士更是不满，纷纷指斥：“多年一仗未打，边军肥得流油，李牧究竟意欲何为？”赵王派出特使视察李牧边军，回来将“四不像”与“活匈奴”之象一通禀报，赵国朝堂炸开了锅！此时，秦军攻逼赵国的浪潮已经回缩，赵国君臣在合纵胜秦之后又是踌躇满志，忽然醒悟一般，纷纷指斥李牧畏缩不战徒使大赵受辱于胡虏。孝成王大以为是，立即再派特使赶赴阴山军营，敦促李牧立即大战匈奴。年轻的李牧只是冷冰冰一句：“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依然如故地与匈奴归去来兮地虚与周旋。

孝成王发怒了，立即召回李牧，改派乐乘为将出战匈奴。

平原君记得，那次自己没有劝阻赵王，李牧做得太过分了。

然则，急于对匈奴作战的结局却迅速证实：李牧没有错。

乐乘是名将乐毅的儿子，赴任之后立即集中李牧散开的兵力对匈奴展开了反击战。一年半时间全军出击十六次，非但没有一次捕捉到匈奴主力决战，反而每次伤亡骑士战马数千，许多精锐骑士竟莫名其妙地失踪了。仅仅如此还则罢了，偏是赵国边民没了“军代商”，不堪边军驰突与匈奴的无常骚扰劫掠，纷纷逃亡秦国的九原与燕国的辽东，广袤的阴山云中草原迅速地凋敝，李牧的边军积累也几乎全数耗光。乐乘无奈，紧急上书邯郸，请求立即拨付大批军辎粮草，否则无法续战。

赵国朝堂一片惊愕！赵国君臣这才恍然想起，国府已经近十年没有向边军拨付分文了，这李牧却是如何撑持得不倒还能节节壮大？实在是奇也哉！

平原君力谏赵王重新起用李牧。孝成王终于接受了。可年轻的李牧却牛性发作，声称自己得了大病，已经不堪战场之苦。赵王又气又

笑，第三次下书“强起”。强起者，不从也得从，违命死罪也！这次李牧没有说病，却对赵王提出了一个条件：“我王若必用臣，许臣战法如前，否则不敢奉命。”

二话不说，赵王立即答应了。

李牧重为云中将军，到任又是一任匈奴骚扰劫掠，只是游骑周旋。边民闻李牧复职，也纷纷回归故土，“军代商”又蓬蓬勃勃地恢复起来。三两年后，李牧的五万精骑全部恢复，万余张大型弓弩需得配备的十万射手兼步军也全部就绪，秘密演练娴熟。这年入秋，李牧下令：八千飞骑扮作牧民，邀集回到阴山草原的牧民们全部赶出囤积的牛羊马匹，一齐作远草放牧。一时之间，畜牧大纵，人民遍野，整个阴山南北的草原都热闹了起来。所谓远草放牧，是牧民在秋草之时先赶牲畜到百里或数百里之外的远处放牧，到天寒之时，再退回到大本营消受基地牧草。这是牧民千百年的放牧规矩，谁也不以为反常。

这三两年里，匈奴虽捕捉不到赵军，却也终于认定：这个李牧终究是个只知开溜的大草包。及至今秋边民远牧，匈奴游骑立即风一般卷来劫掠。赵军护卫牧民的几个千骑队一战即溃，竟被匈奴掠走了数以万计的牲畜。消息传到北海，匈奴单于再不疑虑，发动诸部三十万骑兵呼啸南下，要一举端了赵国云中郡根基。

烽火台狼烟大起！

李牧集中步骑十五万大军连夜开过阴山，在阴山北麓早已选定的河谷地带摆开了大战场。这是一片貌似无奇实则特异的山川之地，东西两道山梁如同阴山北麓张开的两道臂膊，搂住了一片澄澈大湖，撒开了几条淙淙小河。在草木莽莽山峦起伏的绿色大草原，谁也不会以如此一方山水为特异。然而，李牧蓄谋多年，对阴山南北的地形地貌了如指掌，不知多少次踏勘比较，才认定了这方战阵之地，自然深知其中奥妙。

清晨时分，匈奴大军沉雷般从北方大草原压来。进入两道山梁之间，遥见湖水如镜河流如带，已经兼程奔驰了大半夜的匈奴骑士们一阵遍野欢呼鼓噪，纷纷下马奔向水边。大军中央的单于见状，略一思忖传下军令："歇息造饭，半个时辰后一举攻过阴山！"片刻之间，匈奴大军满当当撒在了湖边河边的草地上。

骤然之间，一片牛角号凄厉地覆盖了河谷草原！

匈奴大军尚在愣怔，万千强弩长箭伴着喊杀声暴风雨般三面扑来。不待单于发令，匈奴骑兵飞身上马，洪水般向唯一没有箭雨的北口蜂拥冲杀。刚出两道山梁，又闻草原杀声大起，赵军两支精锐飞骑各从东西红云般压将过来。这五万飞骑乃李牧多年严酷训练的精锐之师，人各三马，战刀弓箭精良无比，较之匈奴贵族骑士的人各两马还胜过一筹。更有一处，李牧在战前已经重赏每个骑士百金安家，人怀必死之心，号称"百金死士"。五万飞骑十五万匹雄骏战马在大草原隆隆展开，气势慑人心魄，第一个浪头便将匈奴骑兵压回了河谷！

反复冲杀之时，赵军战法陡变——三面强弩大阵箭雨骤见稀少，八万步军列成三个方阵，挺着两丈三尺的铁杆长矛，从东西南三面森森压来，隆隆脚步势如沉雷，对蜂拥驰突的匈奴骑兵视若无物。匈奴骑兵向以驰突冲杀见长，大约以为天下只有这一种战法最具威力，否则，何以赵武灵王要胡服骑射？今日乍见中原步军军阵的森煞气势，一时竟是蒙了。

一头目大吼一声，率千余骑展开扑来。尚未入阵，便被森林般的长矛连人带马挑起，甩得血肉横飞，一个千人马队片刻间荡然无存。匈奴老单于大骇，弯刀一挥嘶声大吼："冲杀北口！回我北海！"

那一战，匈奴大军留下了二十余万具尸体，而李牧军死伤不过万余。

一战成名，李牧却辞谢王命，没有回邯郸受赏受贺，而是率领五万飞骑一鼓作气向东北追击。连灭襜褴(注)、东胡两大胡邦，又迫使林胡邦余部举族降赵。匈奴大为震恐，老单于率余部远遁茫茫西域没了踪迹。此后至今十余年，整个北方胡人无一族敢犯赵国北疆。

……北出雁门，越过赵长城百余里，是赵国边军的岱海大营。时当暮色，牧人渐归，炊烟四起，高远的长调掠过草浪随风飘来——

牛羊如云李牧川天藏飞骑大草原不怕边军吃不怕边军穿只怕边军不吃不穿不动弹长城自此无战事胡马不得过阴山我有李牧川车马流水富庶年年……

“一将之能，竟至于此也！”平原君慨然一叹，一马当先飞过一片片牛羊帐篷，终于进入了赵军营区。夕阳之下，一座城堡般的莫府(注)突兀矗立，在连绵无际的牛皮大帐海中俨然一座显赫的孤岛。

分明莫府前并无军吏，马队未入军营却有大号呜呜长吹，一员黝黑粗壮的将军从莫府飞步出来。

“末将李牧，参见平原君！”

“李牧啊，今非昔比，你可是大有气象了！”

“边军气象，赖平原君之功！”

平原君哈哈大笑：“老夫当言则言而已，还是将军雄略也。”

“聚将号！开洗尘军宴！”李牧令下，牛角号飞向辽远的草原。

洗尘军宴设在莫府前的特大型牛皮帐下，当真是闻所未闻的气势。三百多只烤整羊、六百多桶老赵酒、小山一般的燕麦饼、饮多少有多少的皮袋装马奶子，大帐外的草原上烤整羊的篝火映照得半边天

都红了。没有军营常见的冷峻简朴，脚底是厚得人脚软的红地毡，眼前是两排环绕大帐摇曳着粗大羊油烛的六尺银烛台，摆放烤羊的食案是清一色的九尺白玉大案。所有将领全部与宴，个个肥硕壮健慷慨呼喝，腰挂镶金嵌玉的半月战刀，手捧恍若金铸的奇特的青铜大碗，豪阔得教人咋舌。

“如此军宴，虽匈奴单于亦见寒酸也！”平原君无法不感慨了。李牧哈哈大笑：“边军没得国府一钱，但求无罪可也！”“但有常心，何罪将军矣！”平原君笑叹一句，“只老夫不明，自来军中戒奢，何边军如此殷实豪阔，将士却能视死如归？”李牧肃然拱手答道：“厚遇战士，善待人民，将无私蓄，军无掳掠，牧之军法也！如此虽厚财丰军，亦得将士用命人民拥戴。”注

“禀报平原君！”一将高声插话，“云中边民常大驱牛羊数千入军，我军若是不受，边民便疑虑我军战力，逃亡他乡。近年来，云中牧民举家随军流动者不下三万户。边民有歌，‘不怕边军吃，不怕边军穿，只怕边军不吃不穿不动弹！’你只说，我等有甚法子拿捏！”

“来路之上，老夫也曾闻歌，只是不解其中奥妙也！”平原君重重拍案曼声吟诵，“不怕边军吃，不怕边军穿，只怕边军不吃不穿不动弹……民心也！战力也！老夫长见识也！”言罢哈哈大笑，分外畅快。

军宴结束，平原君拉着李牧转悠到了莫府外的草原。一汪醉人的明月压在头顶，无边的草浪飘拂在四野，两人久久无话。

“李牧，可闻秦军东出消息？”平原君终于开口了。

“间谍多报，如何不知？”

“你若南下，云中边军会乱么？”

“不会。然则，李牧不欲南下。”

“却是为何？”

“恕我直言。”李牧慨然拱手，“秦军全部兵力已达五十余万，且无虚师。目下抗击秦军，非赵军一力可当，唯赖合纵联军。李牧资望尚浅，既不能为合纵达成奔走，也无法做联军统帅，即便南下，徒添一将而已。李牧之见：六国联军唯以信陵君为帅方可服众，统兵制胜之才，信陵君不下白起也！李牧相辅，不增其制胜之力，反添其多头干扰。此其一也。”

“还有其二？”平原君有些惊讶——李牧显然已经清楚了他此行意图。

李牧呵呵一笑：“其二，与信陵君比肩作战，和谐莫如平原君与春申君。若赵魏楚三国合兵，韩燕齐三国助攻，由三位久经磨合的大公子统率，此战必胜无疑。”

“你是说，老夫带赵军与信陵君会合抗秦？”

“李牧以为，这是上上策。”

“可是，军力……”

“平原君毋忧。五万边军精骑全数南下可也！”

“如此你岂不成了空营之师？”

“十万步军尚在，危机时改做飞骑也是使得。”

平原君良久默然，泪水模糊了沟壑纵横的老脸。有得李牧这般杰出的大将，赵国可说是边患无忧矣！李牧若得为赵国上将军，赵国安得不重振声威？可是，一想到邯郸朝堂大臣们对李牧的种种非议，想到越老越是刚愎自用的赵王，平原君心头不禁沉甸甸的。赵胜老矣！

无力左右国政了。然则无论如何，最后这两件事都要做好：一是合纵抗秦，二是力保李牧执掌赵国大军，舍此无他求也。

三日后，平原君率领五万精锐飞骑南下了。

马蹄如雷，弯刀闪亮，红色飓风掠过了辽阔的云中草原。

五　壮心不已　春申君奔波合纵

信陵君在魏国拜将的消息传来，整个郢都顿时亢奋起来。

楚国已经沉寂多年了。自白起攻克夷陵夺取老郢都，楚国尽失荆江地域东迁淮水南岸，至今已是三十年过去。楚顷襄王已经死了，继任的考烈王也已经在位十五年了。三十年中，除了顷襄王在东迁之初平定了江南十五城的小叛乱从而巩固了新郢都外，楚国几乎没有过任何一件使天下关注的大事。北上中原争霸的雄心再也不提说了，面对中原惊心动魄的连绵大战，楚国所能做的也只有“小心周旋”四个字。小心周旋者，既要立足山东六国阵营，又不能开罪于秦国也。秦国气势太盛时，楚国除了派太子到咸阳做人质，也时不时割让些许土地安抚秦国。秦国顿挫时，楚国也不再争做抗秦轴心国，而只做得适可而止。合纵救赵，楚国曾坚执拒绝做首倡之国。直到平原君率门客军南下，毛遂挺剑相逼，考烈王才适可而止地答应加入合纵。入则入矣，也绝不做联军主力，只出得三五万兵马罢了。如此三十余年周旋下来，楚国总算是没有大翻覆，落得个战战兢兢风平浪静，国力也稍稍殷实振作起来。

楚国君臣又活泛了。北上的议论也渐渐从无到有地多了起来。朝议最风行的说法是，白起恶死了，范雎退隐了，秦昭王老死了，天使秦国衰落也！当此之时，吕不韦逆天灭周，蒙骜东出掠地，岂非多行不义乎？若是山东合纵重开，楚国再无顾忌，北图大好时机也！

此时，信陵君拜将的消息传来，无异于一石入水涟漪大起。

信陵君何许人也！天下谁个不清楚？信陵君复出为大国上将军，其锋芒所指天下谁个不心知肚明？别说楚国君臣，便是郢都国人，也是奔走相告纷纷揣摩，人人都惶惶然欣欣然说叨不休。春申君府邸门庭若市，大臣们竞相聚来作国策之辩，纷纷要给楚国谋划重振长策。无论对策如何，那一派多年不见的昂昂之情已教人油然而生雄图之心。相互砥砺慷慨愈生，没有人再问究竟如何去做，只一口声呼吁——请命楚王，拥戴春申君北上首倡合纵！

春申君始终没有说话。宾客但来只是听，宾客但走只是送，末了只有一句话："诸公高论，容老夫思之。"如此旬日，朝议愈加激昂起来，十余位元老重臣索性上书楚王，请行大朝议决。

这日暮色，王命到府，密召春申君立即入宫。

此时的春申君已经今非昔比，是楚国一等一的实权强臣了。在战国四大公子中，春申君在风华之年一直是没有做过秉国丞相的清爵公子，因多年追随屈原而招致一班贵胄声讨，只能做个周旋邦交的角色。其在中原的声望实力，远远不能与信陵君、孟尝君、平原君三公子相比。春申君命运的转折，来自十五年前与秦国的一番艰难周旋。

楚顷襄王末年，秦国正当昭王气盛之时。顷襄王基于秦军已夺楚国荆江根基，深恐秦军顺势南下追击，拟派太子芈完到秦国做人质，以与秦立盟结好。春申君与芈完交厚，向顷襄王请命，陪着太子入秦做了人质。数年之后，顷襄王一病不起，飞书秦王请允准太子回楚，遭秦国断然拒绝。陪同的质使春申君思忖一番，来拜见应侯范雎，当头一句："丞相认可楚太子乎！"范雎笑答："是也，何须问也。"春申君精神大振立刻开说："今楚王只怕难以起疾，秦国不如放太子回楚也。太子继位，必感恩而忠心事秦，丞相也是功德无穷也。若不放太子，无非咸阳多一庶民耳。楚国若新立太子继任，则必不事秦，秦国失楚王之和，绝非上策也。请丞相思之。"范雎以为有理，禀报了秦昭

王。秦昭王却说："安知楚王非诈病也？可令我使与楚太子傅先回楚国探视，回来后再作计议。"

得范雎回复，春申君大是不安。反复思忖，虑及楚王也钟爱自己的敌手阳文君的两个公子，若耽延时日，楚王在病急之时立了新君则一切晚矣。春申君连夜与太子完密谋，将太子完装扮成太子傅的驾车驭手，随秦使车马队出咸阳回了楚国。春申君自己则留下来称病不出。两日之后，算计太子已经脱险，春申君自己来见秦昭王禀报："楚太子已经离开咸阳回国，黄歇请死。"秦昭王大怒拍案，正要喝令斩首黄歇，应侯范雎上前低声道："春申君以身殉主，王何成其忠义也？许其回楚，必为新王重臣，春申君宁不亲秦乎？"秦昭王恍然大笑，当即下座扶起春申君一番抚慰，随后立即派车马送春申君南下了。

回楚三月，顷襄王一命呜呼了。太子芈完即位，这便是考烈王。

新王立即下书组朝：春申君为丞相，实封淮北十二县之地，以补偿昔年之功。至此，虚封多年的春申君一举成为楚国封地最大的权臣。后来齐楚龃龉，春申君上书楚王说："淮北之地皆与齐国接壤，不易防守也。老臣请献淮北封地，换封江东一郡交臣治理，以为楚国根基之地。"考烈王慨然批曰："春申君国之干城也！何言换封？加封江东一郡可也！"

如此一来，春申君便将封地都邑从淮北迁到了吴墟。吴墟者，故吴国都城之废墟也，后世称为姑苏者便是。其地傍震泽（太湖）处水乡，丰腴肥美，渔农工商百业皆旺，实在非同小可。春申君在吴郡大造城邑，广召门客，一时声威大振，活生生半个楚王。

势大未必心安。威赫之余，春申君毕竟还是想做一番功业的。仔细揣摩，要在楚国再像屈原那般折腾变法，显然是劳而无功也，只有在军政治民等几个易见成效且无争议的方面做些建树了。此等谋划之下，借着齐国衰微，春申君亲率十万大军举行了声势浩大的"北伐"，

一举灭了连一万兵力也没有的奄奄一息的鲁国。班师庆贺之日，在国史上大大记载了一笔：“春申君相八年，为楚北伐灭鲁。”有此一举，春申君成为楚国历史上为数极少且楚人最为看重的“灭国功臣”。大功之下，春申君又广招天下名士委任为治民之官。最为著名者，是将声名赫赫的荀子请到楚国，做了兰陵县令。由是春申君政声大作，在中原有了中兴楚国的名望。

此其时也，信陵君复出，春申君怦然心动了。

对一班鼓勇朝臣不置可否，那是因为春申君明白这班朝臣根本不知合纵为何物，以为只要大楚国振臂一呼便是天下响应。楚国已经多年沉睡，楚王心志究竟如何还很难说，而楚王不开口，再气势汹汹也是没用。毕竟，楚国是大族封地分治，地盘最大的还是王族。论目下实力，只要楚王与春申君联手，便有了楚国三分之二的土地人口，兵力粮草便能大体保障。春申君对合纵动心，根本的原因也在这里。虽则如此，在楚国首倡合纵，春申君却不能第一个动议，包括不能在没有国王的非朝议的场合下拍案赞同从而成为大臣拥戴的主倡人，而只能任由大臣们汹汹议论，自己只十分专注地听。之所以如此，在于春申君十分清楚，一旦楚国决定首倡合纵，必是自己出面，而自己若不以“迫不得已，受命为之”的姿态奔波合纵，一旦合纵失败便没有了退路，只有自己承担全部罪责。数十年间几度合纵，六国联军只胜过一次。每次合纵失败，自己的实力都猛跌一回。若非如此，何至于最后竟陪同太子做了人质？这是合纵抗秦的痛苦经历，数十年刻骨铭心，却教春申君如何忘却？当然，合纵也给春申君带来了天下声望，使他拥有了足以抵得十万精兵的“战国四大公子”名号，在楚国有了屈原之后无人与之匹敌的民心根基。若非如此，又如何能在实力连续顿挫的黯淡岁月中没有被昭、景、屈、项四大族吞没？一言以蔽之，有心合纵，无心请命。这便是春申君。

“群臣鼓荡，国人纷纷，相君何以筹划？”楚王开门见山。

“邦国大计，老臣唯我王马首是瞻。”春申君分外谦恭。

“若是合纵抗秦，得失如何？”

“论得失，须得先论成败。”

“相君就实说，此次合纵有几成胜算？”

“六成。”

“何以见得？”

“其一，除楚国之外，山东五国均受秦军兵祸，若倡合纵，其心必齐，兵力粮草必丰。其二，信陵君复出为魏国上将军，联军统帅无争议。其三，秦国正在低谷，君暗臣弱而急图功业，东出铺排过大。昔年秦昭王全盛之时，对山东开战尚从来都是一个战场，对其余战国还要不遗余力地离间拆散。如今嬴异人、吕不韦、蒙骜君臣三人秉国堪堪一年，未固根基便大举东出多方树敌，先轻率灭周再连攻四国，犯兵家大忌也。其四，周遗民怨愤甚烈，秦国新建之三川郡尚无扎实根基。东出秦军势大，就近根基却是薄弱。如此者四，合纵可保六成胜算。”春申君说得很是平和，并不见如何慷慨激昂。

“果真如此，楚国何得？”

春申君一阵沉吟方道：“这得看楚国介入力度。”

“相君不妨直言。”

“若依往例被动响应，以约派出三五万人马，败秦之后，至少可保中原各国十年内不再攻楚，至多可在淮北再争得三五城之地。若首倡大义，担纲合纵主力，则至少可得洛阳至函谷关之间的三百里土地，做得好，甚至……”春申君又是一阵沉吟。

“如何？！”

“楚国可一举北上，至少与赵魏共霸中原。”

考烈王牙关紧咬嘴角抽搐，良久无语，突然拍案：“本王不能一鸣惊人乎！”

春申君肃然一躬：“老臣之言一谋耳，我王可广纳他议而后断也。”

“当断则断，何须再议！”考烈王霍然起身一挥手，“左徒书命！”当着春申君的面，楚王的王书由口述、录写、誊抄、刻简、烙印等程式飞快走完，当即颁发到了春申君手里，直是空前绝后的快捷。王书只有短短几句话：“本王决意力行大义首倡合纵，今拜相国春申君黄歇为特使斡旋合纵，得调遣举国兵马粮草，郡县封地凡有抗命者斩！”

事情的进展比预想的还要顺当，春申君自然是“夫复何言”地感喟一阵，开始忙碌筹划起来。合纵路数春申君驾轻就熟。既然是首倡之国，便得先打出合纵的动议书，将首倡旗帜捧在手里。目下赵魏虽有举动，但合纵动议却尚未喊出，其因由必在信陵君对赵国君臣的冷漠尚未融化，信陵君与平原君尚在各自行动。此其时也，楚国出面正好。所以在奉书当晚，春申君先拟好了五封说辞不同的国书，楚王阅后加盖王印，派出快马信使兼程北上，分送中原五国。

三日之后，春申君带着一支千人马队匆匆北上。

第一站直奔大梁。魏国虽然无可避免地衰落了，但有信陵君这根擎天大柱，这个曾经领战国风气之先近百年的老牌强国任谁也不敢小觑。更为根本处，信陵君是唯一战胜过秦军的合纵统帅，也是这次合

纵无可替代的统帅，只要与他先行沟通，最关键的兵力分派便做到了心中有底，春申君只需奔波聚兵便是。

“春申君，白发老去矣！”郊迎三十里的信陵君大是感慨。

“噢呀，无忌兄倒是壮健如昔了！”

信陵君的大笑中不无忧伤：“老夫十数年沉沦无度，何来个壮健如昔？你老兄弟只哄得我开心，却是无用也。”

“大大有用了！”春申君呵呵笑着，“无君便无合纵，有君自有六国。”

“多年未见，春申君老辣多矣！”信陵君拉着春申君进了郊亭一阵痛饮，突然凑到春申君耳边，“君当立即北上邯郸，稳住平原君……也代我致歉，无忌实在无心计较旧事也。”

“好！议定各国兵力，我便北上了。”信陵君从腰间皮袋摸出一张折叠的羊皮纸：“此乃兵力谋划，兄可斟酌增减无妨。魏王已阅楚王国书，正待回书响应，你便来也。”

春申君打开羊皮纸飞快看得一遍霍然起身：“既然如此，我兼程北上！”“你我心领神会，无忌不做俗礼客套。”

就这样，春申君马队在大梁城外仅仅停留了一个时辰便绝尘北去。次日午后，马队抵达邯郸南门。来迎接的是赵王特使，说平原君巡北边未归，请春申君暂住驿馆等候赵王宣召。春申君颇是疑惑，赵国多年已无北患，兵祸分明在西南秦国，巡甚北边？然事已如此，也只有住下等候。谁知一连三日，赵王没有声息，春申君不禁焦灼起来。

“小吏参见平原君！”

春申君正在廊下思忖如何能强见赵王，却听得前院驿丞惶恐声音，心下顿时一亮，正要吩咐书吏去看，便闻腾腾脚步朗朗笑声一头霜雪一领大红斗篷已经火焰般卷到了庭院。

“老哥哥，赵胜请罪来也！”平原君当头一躬。

“噢呀，哪里话来，”春申君一把扶住端详，“平原君，老矣！”

“老哥哥的腰都粗了，谁能不老也！”平原君两只大手一比划间哈哈大笑，春申君不禁也连连点头大笑。在四大公子中，原是春申君生得最是英挺，蜂腰窄肩浓眉大眼，处处透着南国灵秀之气，与北方三公子的粗厚壮健适成鲜明对比。昔年孟尝君曾拍着壮硕鼓荡的肚皮戏谑：“春申君错生男儿身也，只怕我等老去，他那细腰也还盈手可握也！”春申君红着脸连连叫嚷：“噢呀，岂有此理了！南人腰粗得迟而已了，老夫之时，只怕比你还粗得一圈了！”众人一阵大笑，留下了这段趣话。

当晚，平原君邀集赵国重臣在府邸大宴春申君一行，饮酒间只字未提自己行迹。春申君素来机敏无双，见平原君不提，知其中必有不便，自然也绝口不问只是海阔天空。三更宴罢，大臣与门客散去，平原君留春申君于湖畔胡杨林下饮茶，春申君依然是默默啜茶只不做声。

“春申君，好耐性也。”平原君终是笑叹一句开口了。

“秦军攻赵最烈，赵国缄默，夫复何言了？”

“岂有此理！谁人说赵国缄默？信陵君么？”

“不是了！”春申君嚷得一句旋即正色，“信陵君郑重委托老夫：向平原君致歉。一句无心之言，老兄弟至于如此耿耿在怀了？”

“不说他也罢。”平原君沉吟若有所思，“赵国非缄默，唯虑一后患也。”

“噢？匈奴远遁，赵国还有何后患了？”

“燕国。”

“燕国？！”

“正是。”平原君点头意味复杂地一笑，“这燕国素来有一恶习，专一趁赵国吃紧时作背后偷袭。百年以来，燕赵大战小战不计其数，十有八九都是这只老黄雀恶习不改！长平大战后赵国势衰，燕国也在败于齐国后衰颓，原本可以相安。然燕王喜却故伎重演，屡屡密谋攻赵。一战大败，仍不思改弦更张。秦军攻占赵城三十余座而赵国不能全力抵御者，便是燕国同时聚集十余万大军偷觑我背后也。有邻卑劣如此，安得轻言合纵？”

“老夫若说得燕国合纵，赵国又当如何了？”

“燕国但能无事，赵军自是合纵主力！”

“数十年不与燕国交往也，容老夫一试。”春申君实在不敢将话说得太满。

平原君见春申君倏忽松劲，目光一阵闪烁慨然拍案：“春申君只管去说，谅无大碍也。这个燕王喜我知道，服硬不服软。春申君只给他挑明：燕国若要在此刻盘算赵国，我云中郡边军立即痛击燕国！李牧将军没有南下，便是对付燕国的后手！老姬喜若是颟顸不明，教他攻赵，看灭国者究竟何人也！”

“噢呀！原是平原君胸有成算，只借我做个说客而已了！”

两人哈哈大笑，直说到五更鸡鸣方才散了。

歇息得一日，春申君马队继续北上，兼程奔驰两日，第三日清晨看见了苍莽葱郁的燕山群峰与古朴雄峻的蓟城箭楼。谚云：望城三十里。依着邦交风习，使节历来在三十里时开始缓车走马，一则表敬重与国，再则也为免去在车马行人稠密处夺路扰民。春申君老于邦交，正要下令马队稍事歇息而后缓辔入城，依稀却见官道上一队骑士卷着烟尘飞驰而来，商旅车马庶民行人纷纷匆忙躲避。春申君知道绝非常人，立即下令马队转下官道树林以示礼让。正在此时，对面马队喊声响亮："太子丹郊迎特使——"春申君不禁愕然。喊声未落，一少年飞马而来，火红斗篷墨绿玉冠腰悬短剑手执马鞭，一派飒爽英风。

"此儿非凡，活似当年赵括也！"春申君不禁油然赞叹。

"林下可是春申君么？"一声清脆呼叫，红衣少年已经飞身下马大步下道又大步进入树林毫不犹豫地对着春申君一躬，"太子姬丹迎客来迟！春申君见谅！"

春申君大笑着迎了过来："噢呀！英雄果在少年了。"

"姬丹敢请春申君登车，父王已经在郊亭设宴等候。王车！"少年一连串说话发令，快捷得没有春申君对答余地。待春申君登上辚辚驶来的青铜王车，少年太子丹已经跃上了驭手位置，说声君且安坐，王车便哗啷啷飞驰而出，实在是干净利落。

车近十里郊亭，乐声大起排号长吹，一队红蓝衣者从亭廊下踩着红地毡上了官道。当先之人清癯黝黑须发间白，稀疏的胡须挂在尖尖下颌，一顶颇大的天平冠几乎完全遮掩了小小头颅与细细颈项，身后亦步亦趋者是一位粗肥壮伟的白面将军，倒是相映成趣。春申君目力极好，一眼认定当先老人必是燕王喜无疑，一扶伞盖铜柱从车上站

起，遥遥一个拱手礼，及至王车停稳，春申君已经下车走上了长长的红地毡。

“春申君别来无恙矣！”

“黄歇参见燕王！”

燕王喜从来没有见过春申君，却笑得故交重逢一般亲切，一手拉住春申君一阵热切地端详：“南国多俊杰，诚哉斯言！相君英风凛然，羡杀姬喜也！”春申君大觉别扭，呵呵笑着岔开了话头：“噢呀！黄歇寸功未见，却劳太子驭车燕王亲迎，心下有愧了。”“相君何来此说。”燕王喜亲昵地拍拍春申君肩膀，“斡旋合纵，大功于天下，任谁不认，老夫认也。来！亭下痛饮说话。”不由分说拉着春申君进了石亭，对身后的将军大臣一个也没有介绍(注)。

洗尘酒饮得三爵，燕王喜命亭廊外陪宴大臣的座案移到林下树荫处，亭中唯留那位粗肥白面将军陪饮。春申君明白，这明是关照大臣，实则是要开说正题了。果然见燕王喜又敬春申君一爵，幽幽一叹：“春申君，本次合纵难矣哉！”

“燕王以为，难在何处？”

“难在赵国。”

“噢呀？愿闻其详。”

“老夫知赵深也！”燕王喜慨然拍案，“说来话长。西周成王分封之时，我祖召公为天子三公，遥领燕国封地，与周公共主天下大政。其后三百余年，我燕国始终代天子监北方诸侯，其时赵国安在哉！后来魏赵韩三家在晋国崛起，争相示好燕国，以使燕国不干预晋国内乱。其中赵鞅最工心计，在三家合谋诛灭智氏后，又独灭范氏、中行氏两大部族。其时赵氏兵力不足，秘密借我兵力三万，许诺立国后割让北

边五城以报。然则后来如何？”燕王喜愤然拍案，“赵氏立国，非但装聋作哑不割五城，赵仲小子还夺了我代郡西北三百里！尚大言不惭，说是战国但凭实力，只有蠢猪才割地！春申君且说，此等龌龊之国，我堂堂七百余年之大燕，该不该复仇也！”

“噢呀……”

虽是古老的往事，却也听得春申君心头怦怦直跳。战国之世，燕赵长期龃龉尽人皆知。天下议论多认定燕国不识时务横挑强邻，鲜有指责赵国者。赵武灵王之后，赵国成为山东屏障，燕国在山东诸侯中更是不齿了。如春申君一班合纵名士，对燕国历来十分头疼，直是不解燕国君臣何以褊狭激烈如市井痞民，竟能屡败屡战地死死纠缠强大的赵国。今日听燕王喜一番愤愤然说辞，春申君这才恍然大悟——燕之于赵，犹吴越之于楚也！几百年恩怨纠缠，谁打谁都有一番慷慨理由，如何能一个“不识时务”了得？

“只是，秦国已经夺赵三十七城，若不遏制其势头，秦军必以太原为根基北上攻燕。其时燕国奈何了？”春申君还是回避开了那些说不清的旧事，委婉地拒绝了回应燕王，而只说目下急迫之事。他相信，无论燕国君臣对赵国有多么仇恨，总不会坐等亡国。

“燕国本是合纵鼻祖，自然要合纵抗秦。”燕王倒是没有丝毫犹豫，当即表明了参与合纵，又突然压低了声音，“然则，须得赵国一个承诺！”

“燕王但说了。”

“发兵之前，还我代郡之地，或割五城，了却旧账。”

“噢呀，燕王还记五百年前老账也！”春申君大笑。

“毕竟，秦国还没打燕国。”燕王的微笑很是矜持。

“燕王是说，赵国无此承诺，燕国不与合纵了？”

“春申君说？”

“燕王差矣！”春申君终是无法回避了，决意将话说透了事，“春秋战国五七百年，大小诸侯相互蚕食，谁个没占过别个土地，谁个之土地没有被别个占过？秦国河西被魏国占过五十余年，几曾无休止纠缠着魏国袭扰？未曾变法时，秦孝公为了离间六国瓜分秦国之同盟，还忍痛放了在战场俘获的魏国丞相公叔痤。变法强大后，秦国一举夺回河西！战国铁血大争，何国没有过顿挫屈辱？谁人没遭过负约背盟？计较复仇得分清时机，如此不分时机一味纠缠，只能落得个天怒人怨四面树敌败家亡国！”春申君粗重地喘息着，“黄歇言尽于此，燕王斟酌了。”

“如君所言，秦军攻占山东也无须计较？”燕王揶揄地笑着。

“噢呀！往昔之争，各国实力不相上下而互有争夺。秦军与山东之争，却是存亡之争！燕王若连如此道理也揣摩不透，夫复何言！”春申君显然生气了，起身一拱，“燕楚素来无瓜葛，告辞了。”

“春申君且慢。”燕王喜哈哈大笑，起身一躬，“君之合纵诚意，本王心感也！来，入座再说。”笑呵呵拉住春申君摁进了座案，自己也顺便礼贤下士一般跪坐在了对面，一拱手低声道：“春申君但说，燕军果真南下合纵，赵军会偷袭我背后么？”

“笑谈也！燕国但入合纵，赵军能偷袭燕国了？”

“只怕未必。赵军廉颇、李牧两部均未南下，派何用场？”

“燕王既得此报，更当明白了。”春申君从容一笑，“赵为四战之地，任何战事都不能出动全部兵力而须留有后备，此乃常理，无足为奇也。然则，燕王所虑亦不无道理。黄歇揣摩：赵国为合纵抗秦主

力，两大名将却不参战，实在也是在等待燕国动态。燕若合纵抗秦，燕赵便是同盟，廉颇、李牧可随后南下。燕若不与合纵，则廉颇、李牧便是应对燕军袭赵的最强手！届时两军必然夹击燕国，燕王奈何？”

“此乃君之揣摩，抑或平原君带话？”

“无可奉告了。”春申君微笑着摇摇头。

一阵默然，燕王突然拍案：“好！老夫入合纵！”

“派军几何了？”

“五万步骑如何？”

“何人为将了？”

“这位肥子将军。”燕王喜离座起身指着粗白将军，“春申君，这位是栗腹将军，多谋善战，燕国干城也。”春申君正在沉吟，粗肥将军已经扶着座案爬了起来，一拱手赳赳挺胸道：“栗腹胜秦，犹虎驱牛羊！我王尽可高卧蓟城静候捷报！”声如洪钟顺溜滑口。燕王姬喜哈哈大笑，连连拍打着栗腹的肥肚皮：“汝这肥腹之内，装得雄兵十万么？”粗肥的栗腹似乎已经对这般戏弄习以为常，左掌拍拍肥大的肚皮突然之间声如黄莺脆鸣：“大腹无雄兵，只有忠于我王的一副肝肠脏物也！”燕王又是开心地大笑：“将军能战而乖巧，真可人也！”粗肥的栗腹又如黄莺脆鸣般流利响亮：“臣子臣子，为臣者子也，自当取悦我王也！”

春申君一身鸡皮疙瘩，背过身佯做饮茶远眺，腹中直欲作呕。

正在此时，红斗篷的太子丹突然大步进亭昂昂道：“启禀父王：儿臣举荐昌国君乐闲为将。栗腹乃草包将军，人人皆知，如何当得秦军虎狼！”

“无理！”姬喜恼怒呵斥，“身为太子，粗言恶语成何体统！”

太子丹满脸通红泪水骤然涌出，扑地拜倒依旧是昂昂声气：“此等弄臣庸人败军误国，今日更在合纵特使前出乖弄丑！儿臣身为太子，有何面目立于天地之间！”话未落点陡然纵身拔剑，一道寒光直向那肥大的肚皮刺去。

“太子！”从胡杨林宴席跟来的一个将军猛然扑上抱住了太子丹。

“父王……”太子丹捶胸顿足拜倒大哭。

燕王喜脸色铁青，一时默然无措。太子丹身后的戎装大臣慨然拱手道：“太子刚烈忠直，尚在少年便撑持起大半国事，忧国之心上天可鉴！我王幸勿为怪。”燕王烦躁得厉声嚷嚷：“好啊！他忧国你忧国，只本王害国么？”戎装大臣正色道：“恕臣直言：燕国尽有将才，栗腹屡战屡败，我王委实不当任为大将。”

“将才将才！为何都打不过赵国？”燕王喜高声大气比划着分不清是斥责臣子还是诉说自己，“栗腹败给赵国不假，你等谁个又胜了赵国？同败于赵，凭甚说栗腹便是草包？乐闲爵封昌国君，又是名将乐毅之子，你等都说他能打仗！可上年为何拒绝带兵攻赵？还不是惧怕赵军！他便不是草包？你将渠也败给过赵军，为何不是草包？啊！说！”

抱着太子丹的大将脸色铁青，一时默然无对。此时，胡杨林设席的大臣们已经闻声出林围在了亭廊下。一个须发灰白的戎装大臣稳步趋前拱手高声道：“我王明责老臣。老臣尚有辩言。”

“好！你老乐闲说个大天来也！”燕王兀自怒气冲冲。

乐闲正要说话，跪伏在地的太子丹霍然站起道：“父王差矣！栗腹之败如何能与乐闲、将渠相比？栗腹败军在无能，三战皆全军覆灭！

两老将之败乃保全实力退避三舍，就实而论，未必是败！父王若以此等荒谬之理问罪大将，儿臣甘愿自裁，以谢国人！”腰间短剑锵然出鞘，剑尖倏然对准了腹心。

“太子不可！”乐闲大惊，一个大步抱住了太子丹。

大臣们惊愕万分，纷纷拥过来护住了太子，几乎没有人顾及燕王如何。燕王喜又是难堪又是恼怒面色忽青忽白，喘息片刻突然干涩地笑了起来：“也好也好，本王让你等一回不妨。”又骤然对乐闲将渠声色俱厉一喝，“乐闲将渠！本王命你两人统兵抗秦，若得再败，定斩不赦！”

大臣们依旧默然，乐闲与将渠也愣怔着浑然不觉。圈中太子丹连忙一拉乐闲低声道：“昌国君，国事为重。”乐闲将渠恍然，同时转身作礼：“老臣领命！”

“春申君，燕国可是合纵了，啊！”燕王喜仿佛甚事也没有发生过，对独自站在亭廊下的春申君呵呵笑着，“赵军若再算计老夫，栗腹的十万大军可等着打到邯郸去也。”春申君竭力想笑得一笑，却无论如何也挤不出些许笑来，末了淡淡一句：“敢问燕王，发兵几何了？”燕王喜不假思索道：“八万燕山飞骑。燕国有兵二十三万，那十五万么，是老夫后手。栗腹么，是燕国之廉颇李牧。”春申君不想笑，却又禁不住哈哈大笑：“噢呀好！燕国合纵，天下大功了！廉颇李牧，自当留着后手了。”

燕国事定，春申君次日赶赴临淄。太子丹与乐闲、将渠送到十里郊亭。太子丹分明有话，却终是没有开口。春申君本想抚慰几句，也实在想不出说辞，只与乐闲说得一些齐国情势，匆匆告辞向东南去了。

这时的齐国，已是几度沧桑面目全非了。

数十年前，燕军灭齐。田单与貂勃分守即墨、莒城，与燕军相持六年而终得战胜复国，拥立齐湣王田地之子田法章即位，是为齐襄王。是时田单拜安平君兼领丞相统摄国政，齐国虽经大战之后百废待兴，却也在艰难之中渐渐振作。其时，秦赵剧烈大战，整个中原都被卷进这场巨大的风暴，几乎没有人想到要衰弱的齐国襄助，实在是齐国恢复元气的大好时机。然则，齐襄王猜忌心太重，听任九位心腹重臣处处掣肘田单，致使齐国在齐襄王在位的十九年间始终未能变法再造，只是国势略有恢复而已。齐襄王死后，太子田建即位最后一代齐王，由于没有谥号，史称齐王建，也就是春申君目下要去拜会的齐王。

这个齐王建，幼时有恋母症，整日与母亲形影不离，聪敏过人，事事得母亲点头允准而后行。齐王建的母亲，是当年在齐国赫赫有名的太史敫的女儿。此女与扮作工奴逃亡的田法章私订婚姻，礼仪固执的太史敫大感羞愧，从此终生不见这个做了王后的女儿。也正因了如此，此女在齐襄王田法章眼中是大大的功臣，生前赐号“君王后”，意谓与君同等的王后也。君王后自己蔑视礼教，教子却是极严，始终与儿子同居一宫事事教诲。田建做了太子，也没有能够开府独居。岁月浸染，田建十八岁做了齐王，依旧一个总角孩童般跟在君王后身后亦步亦趋，重大国事自然听凭君王后决断。

田建即位第六年，秦赵相持上党长平大战。赵国派出紧急特使四面求救，向齐国提出的请求，只是援助二十万斛军粮而无须派兵。建请母亲定夺，君王后一口回绝了。理由只是冷冰冰两句话：“秦已知会，亲赵必攻。我宁罪秦而遭战乱乎？”大臣周子慷慨劝谏说：“粟谷救赵，我大齐振兴之机遇也。强秦成势，齐楚赵三强犹唇齿相依也，唇亡则齿寒。今日秦灭赵，明日必祸及齐国。救赵，高义也。却秦，显名也。义救亡国，威却秦军，齐国大也。今君王后不务国本而务些许粟谷，妇人之算计过也！”君王后恼羞成怒，当即罢黜周子驱逐出齐

国。周子对着端坐王座的建连连大呼："齐王救齐！君王后误国！"建却呵呵直笑："此人滑稽也。竟要我与母后作对？"

自此，齐国成了山东六国的另类——秦国不亲，五国不理。齐国却安之若素，锁国自闭只在海滨安享太平，几乎断了与中原交往。有大臣非议，君王后说："我有临淄大市，东海仙山，优哉游哉，何染中原战乱。"

上天乖戾，最需要母亲的建，在即位第十六年时，君王后盛年死了。这年正当秦军灭周，也便是两年之前。君王后一死，已经是三十五岁的建顿时没了主心骨，两年间浑浑噩噩不知伊于胡底，连秦军屯于大野泽预备东进的紧急军报也茫然无对，将焦灼等候君王定夺的大臣将军丢在宫外，只兀自嘟哝不会也不会也果真如此如何是好……

春申君抵达临淄，正是齐国最惶惶不安的时刻。

依照邦交礼仪，马队驻扎城外十里处，春申君只带着几个文吏与十个护卫剑士进了临淄。没有人前来迎接，齐国朝野似乎根本不晓得天下发生了何等事情。直到驿馆门前，才有一个老臣单车赶来，自己介绍是中大夫夷射。不待春申君询问，夷射唤出驿丞，下令给春申君安置最好的庭院。片刻铺排就绪，夷射请春申君觐见齐王。

"大夫之来，齐王之命？"春申君觉得有些蹊跷。

"若无王命，春申君便长住驿馆不求合纵么？"夷射一句反问。

"敢问大夫，齐国目下何人主事？"

"君王后阴魂。"

"噢呀，大夫笑谈了。"

“田单之后，齐国无丞相。只有右师王欢、上大夫田骈奔走政事，也不过传命耳耳，万事皆决于君王后幕帷之中。君且说，何人决事？”

“上将军何人了？”

“田单之后，田姓王族大将悉数不用。君王后说，开战在王，打仗在将，要上将军何用？从此齐国没了上将军。六大将各统兵五万，驻守六塞。君且说，将军决事么？”

“！”春申君愕然，一时竟觉自己孤陋寡闻了。二十年没有与齐国来往，这个昔日大国变得如此荒诞不经，实在是匪夷所思。默然良久，春申君对夷射肃然一躬，“面君之要，尚请足下教我。”

“春申君终是睿智也！”夷射不无得意地慷慨一拱，“君见齐王，无须长篇大论，只说秦军之威，只请一将之兵。要言不烦，合纵或可成也。”

春申君点头称是，当即跟随夷射直奔王城。一班守候在前殿的大臣闻大名赫赫的春申君到来，莫不惊喜非常地纷纷围过来讨教。春申君借势将中原大势说了个概要。大臣们如同听海客奇谈，连连惊呼连连发问。春申君哭笑不得又应接不暇，只好耐心周旋。正在此时，白发御史[注]在殿廊下一声高宣：“楚国特使觐见——”春申君才好容易脱开了大臣们的圈子。

御史领着春申君几经曲折，来到树林间一座似庙似殿的大屋前。在守门内侍示意下，御史领着春申君轻手轻脚走了进去。大厅中烟气缭绕沉沉朦胧，依稀可见一人散发布衣跪在中央一座木雕大像前，口中喃喃不休。

“禀报我王，春申君到。”老御史轻声软语抚慰孩童一般。

布衣散发者梦幻般的声音：“是与孟尝君齐名的春申君么？”

“楚国黄歇，参见齐王。”春申君庄重一躬。

“坐了说话。”布衣散发者转过身来，面白无须眉目疏朗，咫尺脸膛使人顿生空旷辽远的懵懂之感，飘忽嘶哑的声音如同梦幻，“我母新丧，建服半孝，君且见谅也。”

“齐王大孝，母薨两年犹作新丧，黄歇深为景仰。”

“春申君善解人也。”齐王建欣慰一叹又是幽幽梦幻般，“齐国臣民却不作如此想，竟日嚷嚷惶惶，风习不古，人心不敦也。”

“齐王明察！”春申君唯恐这梦幻之王突然生出意外而中断会晤，先迎合一句又恍然醒悟一般高声道，“噢呀！黄歇老矣，几忘大事了。老臣来路途经大野泽，见秦军三十万已经屯兵大野泽东岸，距临淄只有三日路程了！不知可是齐王邀秦王围猎大野泽了？”

“啊！果有秦军屯驻大野么？”

“连绵军帐黑幡，声势浩大，齐王未得军报？”

“秦军意欲何为？！”建猛然站了起来。

“大军压境，却能何为？”春申君啼笑皆非。

“齐秦素无仇隙，秦军为何攻我？”

“齐王以为，虎狼啖人要说得个理由了？”

“秦若灭齐，会留我田氏宗庙么？”

“断然不会！”春申君骤然明白了建的心思，当下正色道：“秦灭人国，先灭宗庙。当年白起烧我楚国夷陵，芈氏祖先陵寝悉数被毁。此次吕不韦灭周，周室王族全数迁离洛阳，宗庙何在了？秦军入临淄，

必毁田氏宗庙，以绝齐人复国之心。其时，君王后陵寝必当先毁，王后惨遭焚尸扬骨亦未可知，齐王将永无祭母之庙堂了。”

建面色惨白惊愕默然，良久，肃然一躬：“请君教我。”

“齐王救国，唯合纵抗秦一道，别无他途了。”

“合纵已成旧事，本王从何着手？”

“齐王毋忧了。”春申君拍案起身，“齐王只派出一将之军、一个特使足矣！一将之军依指定日期开赴联军营地，一个特使随黄歇前往联军总帐协调诸军。如此，战场不在齐国，临淄亦不受兵灾。若非如此，齐国只有坐等秦军毁灭宗庙了。”

“啊——”建恍然长叹一声，“军国大事原是如此简单，一支兵一特使而已哉！好！本王依君所说，只是……这特使谁来做？”

“中大夫夷射可为齐王分忧。”

“好！”建拍案高声，第一次生出了发令的亢奋，“御史书命：晋升夷射为上大夫之职，任本王特使，随同春申君周旋合纵。春申君，本王这王书有错么？”

“齐王天纵英明，齐国可望中兴了！”春申君连忙狠狠褒奖了一句。烟气缭绕的朦胧厅堂顿时响起了从来没有过的大笑声。

春申君在临淄住了三日，襄助齐国君臣理顺了诸般国务路数，譬如调兵程式，譬如特使奉命程式等；还力劝齐王建任命一位王族大臣做了丞相，一位好赖打过几仗的边将做了合纵兵马的将军。齐王建慨然许诺：若败得秦军，这位将军凯旋之日便是齐国上将军。如此这般国事在任何一国都是再简单不过的基本路数，在一潭死水的齐国却已经积成了谁也不知道该谁来管的一团乱麻。国中尽有稷下学宫的田骈

等一班名士任官，却是谁也不晓得自己的职司。除了关市税金始终有人打理，其余任何国事都是一事一议临机指派专臣办理，邦国的日常政务早已经滑到了连名义也纠缠不清的地步。春申君也只能将目下最要紧的出兵事宜摆置得顺当，眼看着将军奉了兵符开始调集兵马，这才与夷射离开了临淄奔赴新郑。

韩国已成惊弓之鸟，整个新郑弥漫着无法言说的恐慌。

蒙骜大军越过韩国呼啸东去，攻占赵国三十余城、重夺魏国河内之地，兵锋直指齐国，竟没有理睬韩国。韩国朝野大是惊慌。本来，周室尽灭，整个大洛阳三百余里变成了秦国三川郡，韩国立时如泰山压顶，直觉那黑森森的刀丛剑阵便在眼前。当此之时，秦军一举横扫韩国，山东救援只怕都来不及也。然则秦军没有攻韩，却径直扑向更强的对手，韩国君臣立时觉得脊椎骨发凉。毕竟，韩国君臣再懵懂，也清楚地知道这是秦军没有将韩国放在眼里，或者说，秦军早已经将韩国看成了囊中之物，回师之时顺势拿下罢了。

如此危局，韩国庙堂顿时没了主张。

天下战国，深为秦国所苦者莫如三晋，三晋之中莫如韩国。自从秦国崛起东出，近百年来，韩国所有的邦交周旋只有一个轴心——却秦。六国大合纵，三晋小合纵，韩周更小合纵，等等等等，无一不为了消除秦祸。然则无论如何使尽浑身解数，种种移祸之策到头来总是变做搬起石头砸自己脚的滑稽戏，韩国终究摆脱不了这黑森森的弥天阴影。非但不能摆脱，反倒是越陷越深。如今，这黑影眼看便要吞没了整个韩国。韩国庶民想不通，韩国君臣更想不通。曾几何时，韩国也有“劲韩”之号，论变法比秦国还早着一步，论风华智谋之士还胜过秦国，论刚烈悍勇之将士也不输秦国，如何硬是连番丢土丧师，竟至于今日抵不住秦军一员偏将的数万孤师?

没主张便议。韩国君臣历来有共谋共议出奇策之风。

正在此时，人报春申君与齐使夷射入城。韩桓惠王大喜过望，当即亲出王城殷殷将这两位合纵特使迎进了大殿，就着朝臣俱在，便是一番洗尘接风的酒宴。春申君无心虚与盘桓，三爵之后对韩王说起了合纵进展。韩王慨然拍案："春申君毋得多说，合纵乃韩国存亡大计，何须商榷？君只明说，韩国需出几多军马？"春申君沉吟笑道："韩国实力，黄歇心下无数，韩王自忖几多了？"

"八万精兵全出如何？尚有十余万步军老少卒，可做军辎。"

"韩王大义，黄歇深为敬佩了！"这句颂词照例是一定要说的。

"春申君谬奖。"韩王难得地笑了，老脸一副凄楚模样，"我今召得一班老臣，原是要计议出个长远之策来。经年惶惶合纵，终非图存大计也。"

"噢呀好！"春申君这次真心敬佩了。他对楚王说叨过多少次，要谋划救国长策，却无一例外地因种种燃眉之急拖得没了踪影。韩国当此危急关头，却能聚议图存大计，无论你对他有几多轻蔑，也得刮目相看了。依着邦交惯例，春申君一拱手道："合纵已定，黄歇只等明日领军上道。韩王君臣计议长策，黄歇告辞了。"

"春申君见外也！"韩桓惠王油然感慨，"如今六国一体，生死与共，两位虽楚相齐臣，犹是韩相韩臣也。姑且听之，果有长策，六国共行，岂不功效大增？"

"恭敬不如从命！"虽是鞍马劳顿，春申君却实在有些感动。

"夷射领得长策，定奉我齐国共行！"

"好！诸公边饮边说，畅所欲言也。"

二十余名老臣肃然两列座案，显然都是韩国大族的族长大臣。相比之下，倒是韩桓惠王年轻了些许。虽说国君宣了宗旨，老人们却是目不斜视正襟危坐，一时无人开口。春申君久闻韩国自诩多奇谋之士，夷射更是闭锁多年新出，敬佩之情溢于言表，两人正襟危坐神色肃然。

“诸公思虑多日，无须拘谨也。”韩桓惠王笑着补了一句。

终于，有个嘶哑的嗓音干咳了一声，前座一位瘦削的老人拱手开口：“老臣以为，欲抗暴秦，唯使疲秦之计矣！”

“何谓疲秦？”韩桓惠王顿时亢奋。

瘦削老人正容答道：“韩国临河，素有治水传统，亦多高明水工也。所谓疲秦，是选派一最精于治水之河渠师赴秦，为秦国谋划一数百里大型河渠，征召全部秦国民力，尽倾于该河渠，使其无兵可征，又长耗其粮货。强秦兵少粮乏，自然疲弱无以出山东也。”

韩桓惠王沉吟点头：“不失为一法，可留心人选，容后再议。”

“老臣以为，老司马之策未必妥当。”座中一位肥胖老人气喘吁吁，“河渠之工，误其一时耳，不伤根本也。莫如效法越王勾践，使秦大泄元气为上矣！”

“噢——”韩桓惠王长长一叹，“老司空请道其详。”

老人咳嗽一声分外庄重：“当年勾践选派百余名美艳越女入吴，更有西施、郑旦献于吴王，方收吴王荒政之奇效也。我可举一反三：一则，选国中妙龄女郎千余名潜入秦国，与秦国贵胄大臣或其子弟结为夫妇，使其日夜征战床第而无心战事，秦国朝堂从此无精壮也。二则，可选上佳美女三两名进献秦王，诱其耽于淫乐荒疏国政；若生得一子使秦王立嫡，则后来秦王为我韩人，韩国万世可安也。纵不能立

嫡，亦可挑起秦国王子之争，使其内乱频仍无暇东顾，此万世之计也，我王不可不察也。”

举殿肃然无声，老臣们个个庄容深思。韩桓惠王目光连连闪烁，指节击案沉吟道：“论说韩女妖媚，床笫功夫似也不差……只是，仓促间哪里却选得数百成千？”

夷射突然“噗”地喷笑，眼角一瞄却见春申君正襟危坐，连忙皱眉低声一呼：“我要如厕！”跟着一个小内侍踉跄去了。正在沉吟思索的韩桓惠王立即觉察，高声挥手：“太医跟去，看先生可是醉酒？”片刻间小内侍来报：“先生又哭又笑涕泪交流，太医正在照拂，想必要吐。”春申君冷冷道：“醉酒，任他去了。”韩桓惠王一笑：“也好，吐出来好。诸公接着议。”

一老人慨然拱手道：“美女之计太不入眼，当使绝粮之计！”

“老司徒快说，倘能绝秦之粮，六国幸甚也。”韩王显然是喜出望外。

做过司徒执掌过土地的老臣语速快捷：“当年越王勾践也曾用此法对吴，使吴国大歉三年而不知所以也。我王可集国仓肥大谷粟十万斛，以大铁锅炒熟，而后献于秦国做种子。秦人下种耕耘而无收，岂不绝粮乎？”

“！”倏忽之间老臣们瞪圆了眼珠。

“此计倒是值得斟酌……”韩桓惠王皱着眉头踌躇沉吟。

“老司徒之策太得缓慢，又耗我五谷！”一老臣霍然离座，“焚烧咸阳，夷秦宗庙，逼秦迁都，秦国必衰！此乃效法秦国衰楚之计，春申君幸毋怪之。当年白起攻楚夷陵，毁楚国历代王陵，又占郢都，楚国

无奈东迁，从此衰落也。行此策时，再悬重赏买敢死刺客百名，潜入咸阳刺杀秦王，秦国自是一蹶不振！”

“大宾在座，老司寇出言无状矣！春申君见谅。”韩桓惠王一个长躬。

“噢呀！无甚打紧了。”春申君嘴角终是抽搐出一片笑来，“只是黄歇不明老司寇奇计了，韩国连天下形胜上党之地都拱手让给了别家，能有几多大军攻咸阳夷宗庙？果能如此，天下幸甚了。”

韩国君臣大是难堪，一片嘿嘿嘿的尴尬笑声。正在此时，殿外一声少年长吟：“禀报叔王，我有奇计也！”似唱似吟颇是奇特。韩桓惠王对春申君笑道：“此儿乃本王小侄也，自来口吃，说话如唱方得顺当。三年前，我将他送到荀子大师门下修学，想必从兰陵赶回来看望本王也。传命，教韩非进来。”春申君自然立即下台：“好！黄歇当一睹公子风采。”

随着内侍传呼之声，一个红衣少年飘然进殿，散发未冠身形清秀若少女。到得王座之前一躬，春申君却看得分明，这个少年眉宇冷峻肃杀，目光澄澈犀利，全然没有未冠少年该当有的清纯开朗，心下不禁惊讶。韩桓惠王一招手笑道：“非呵，过来坐了，也听听老臣谋国，强如你兰陵空修也。”少年昂然高声道：“韩韩韩非前来辞行，不不不不屑与朽木论道也。”脸憋得通红。“小子唐突！”韩王板起了脸，“你之奇计说来听听，果有见识，饶你狂妄一回。”

“叔王，”小韩非肃然吟唱，“古往今来，强国之道无奇术，荒诞之谋不济邦。以诡异荒诞之谋算计他国，而能强盛本邦者，未尝闻也！若要韩强，只在十六字：修明法制、整肃吏治、求士任贤、富民强兵，岂有他哉！若今日韩国：举浮淫蠹虫加于功实之上，用庸才朽木尊于庙堂之列；宽宥腐儒以文乱法，放纵豪侠以武犯禁；宽则宠虚名之人，急则发甲胄之士；不务根本，不图长远，所养非所用，所用非

所养，腐朽充斥庙堂，荒诞滥觞国中。如此情势而求奇计，犹缘木而求鱼，刻舟而求剑，南其辕而北其辙，焉得救我韩国也！”铿锵吟说激扬殿堂，老臣们死一般寂然。

“竖子荒诞不经！”韩桓惠王勃然变色，“几多岁齿，学得一番陈词滥调！当年申不害也如此说，还做了丞相变了法！韩国倒是富强了一阵，可后来如何？连战惨败，非但申不害畏罪自裁，连先祖昭侯都战死城头！事功事功，变法变法，事功变法有甚好？老夫只看不中！小子果有奇计便说，若无奇计，休得在此聒噪！”

老臣们长嘘一声顿时活泛。少年韩非咬着嘴唇愣怔了，突然嘿嘿一笑：“叔王若要此等奇计，韩非可献得五七车也。”

“噢？先说几则听来。”

“叔王听了。”小韩非似笑非笑地吟唱起来，“请得巫师，以祭天地，苍龙临空，降秦三丈暴雨，秦人尽为鱼鳖，连根灭秦，大省力气。”

“岂有此理！他国不也带灾？”老司徒厉声插入。

少年韩非哈哈大笑：“此雨只落秦国，他国岂能受此恩惠？”

“此儿病入膏肓！老臣请逐其出殿！”老司寇拍案而起。

“沉疴朽木，竟指人病入膏肓，天下荒诞矣！”少年韩非的清亮笑声凄厉得教人心惊，摆着大袖环指殿中又是嬉笑吟唱，“蠹虫蠹虫，皓首穷经，大言不惭，冠带臭虫！”

“来人！”韩桓惠王大喝一声，“将竖子打出殿去！”

“打出殿去！”老臣们跟着一声怒吼。

“韩非去也！”武士作势间红衣少年嘻嘻笑着一溜烟跑了。

……

韩国的图存朝议，终是被这个少年搅闹得灰溜溜散了。

春申君郁闷非常，回到驿馆在厅中独坐啜茶，思绪纷乱得难以理出个头绪来。少年韩非的一番言辞深深震撼了他——素来孱弱的韩国王族如何出了如此一个天赋英才？这个未冠少年的犀利言辞简直就是长剑当胸直入，教人心下翻江倒海阵痛不已。“强国之道无奇术，荒诞之谋不济邦”，可谓振聋发聩。一篇说辞字字金石掷地有声，岂止指斥韩国，直是痛击山东六国百年痼疾也。如此天纵英才，若在百年前变法大潮之时，实在是堪与商鞅匹敌了，何今日之世，竟落得举朝斥责一片喊打之声？韩国之哀乎？六国之哀乎？平心而论，今日韩非若在郢都，楚国朝堂能接纳此番主张么？你黄歇能像当年拥戴屈原一般慨然挺身撑持韩非么？此念一闪，春申君脸红了。说到底，春申君的烦乱正在于此——荒诞情景发生在别国朝堂，自己却惭愧得无地自容。今日韩王一口允准出兵，合纵算是大功告成了，然春申君非但没有丝毫的快意，心头反倒酸涩得直要流泪。

夷射来了，也是只默默啜茶。直到五更鸡鸣，两人一句话也没说。

六　兵家奇谋　大义同心

九月中旬，六国兵马终于聚齐了。

这次合纵不同以往，六国兵马都是隐秘集结。这是信陵君特意给各国申明的要旨：合纵之军务必穿行河谷昼伏夜行，战马衔枚裹蹄，全军轻装禁炊，不求快捷，务求隐秘。这封密书使各国将军大感意外，既往合纵历来都是大张旗鼓出兵，声势唯恐不大，何以这次出兵要做贼一般？大军行进在本国本土，还要衔枚裹蹄轻装禁炊，这不是

作践人么？如此神秘兮兮地折腾，秦军没有斥候么？各国将军完全是不约而同地将这封密书当做了耳旁风，纷纷大聚兵马，要做浩浩荡荡的兴兵伐罪之师。

正在此时，信陵君军书又到，除重申前书要旨，更口吻严厉地立约：何国军马不秘密开进，休要出兵，魏赵韩三国抗秦足矣！这可是战国合纵头一遭——自来合纵都是唯恐哪国不动兵力不足，各国都要兴兵了又说可以不要，咄咄怪事也。这魏无忌究竟要弄甚个玄虚？疑惑归疑惑，牢骚归牢骚，各国君臣思忖再三，还是严厉下书：务必遵照信陵君将令行事，如期秘密开进。

这便是信陵君魏无忌的威望。战国自有合纵抗秦，此前成立过四次六国联军，独有信陵君统率联军的那次，一举大败秦军挽救了赵国挽救了山东。马服君赵奢是山东六国第一个胜秦名将，然其威望与信陵君却不能同日而语。何也？赵奢胜秦乃山地战，双方兵力俱在十万以内，狭路相逢唯浴血拼杀耳，虽则难能可贵，终难成兵法谋略之范例也。合纵救赵之战却是平原野战，双方兵力均在三十万以上，且不说战场调遣远非山地小战可比，单是能将六支战力不一素无统辖临时凑集的散兵拧成一支鼓勇之师，便绝非常人所能做到。信陵君非但是一员战场猛将，更是深通兵法的兵家奇才。此人仿佛天生将兵之命，没有战事论国政，比孟尝君、平原君、春申君三公子也强不到哪里去，甚或不如三公子在庙堂游刃有余；然则若有战事，信陵君在庙堂政事中所有的弱项，都立时变为非凡之处而大放光华。刚严凛然的秉性化作罕见的将帅威权，豪侠尚武的结交化作最能亲和将士的魅力，任贤用能讲求实效的做事方式天然是凝聚大军的将帅德风，广学而知天文地理兵家战阵，异能而通诸般大型攻防兵器，运兵谋划每每出人意料，战场将令每每令人惊叹。临危而亢奋，乱局而从容。如此等等，都使进入莫府的信陵君如鱼得水，调兵遣将如庖丁解牛。更为山东诸将景仰者，在于信陵君临战关头的决战决胜之气。当年五国聚兵救赵，唯缺大将到位。魏王因猜忌之心，硬生生不任信陵君为将。便

在五国联军群龙无首眼看救赵就要成为泡影之时，信陵君盗窃兵符，力杀魏王心腹大将，强夺魏军兵权，硬是风风火火赶赴了联军营区，一鼓救赵大败秦军。此等勇略胆魄，非天赋异禀而无可为也。唯其如此，信陵君客居邯郸而有门客三千，以至平原君门客也纷纷来投，一时竟使素来粗莽的赵国成为天下士子汇聚的风云之地。信陵君在邯郸写下了一部兵书，也成为孙膑之后最为山东名士推崇的战国兵法。百余年之后的太史公为信陵君作传，末了也是由衷赞叹："信陵君名冠诸侯，不虚耳！"这是后话。

却说六支兵马分头秘密疾进，九月初终于全部抵达大野泽西北山地。

大野泽山地是信陵君精心选择的战场。战国之世，大野泽又称巨野泽，与逢泽、巨鹿泽共为中原地区的三大湖泊。除巨鹿泽在黄河流域赵国境内，大野、逢泽皆在济水流域。逢泽在魏国境内，大野泽在魏国与齐国边境地带。虽说战国时期的领土城池经常盈缩不定，但魏齐同为大国，相互交战不多，国土大体上还是始终以大野泽为分界的，泽东为齐国，泽西为魏国。后来，大野泽随着济水的干涸消亡而渐渐干涸萎缩，只留下了被后人称为东平湖与梁山泊的狭小水域。后世中国人所熟悉的梁山好汉聚集的水泊，便是大野泽留下的痕迹。战国时期，济水是天下四大名水（河、江、淮、济）之一，水量丰沛，横贯魏齐赵而独立入海，是中原地区当之无愧的母亲河之一。济水洪流沉积扩展的大野泽烟波浩渺汪洋恣肆，方圆几近千里，水道东连泗水，成为吞吐两大河流的巨泽，时称中原三大泽之首。直到唐朝枯涸之时，大野泽尚有南北三百里水面，可想其全盛之势。《书·禹贡》有云："大野既潴。"《周礼·职方·兖州》云："其泽薮曰大野。"《左传》哀公十四年（公元前481 年）记载："西狩于大野。"如此等等，足见大野泽声名之显赫。

大野泽周边无著名高山，丘陵连绵林木茂密，看似平平无奇，实则却是河谷险道纵横交错，寻常人难以窥其奥秘。当年孙膑两胜庞涓的桂陵之战、马陵之战，都是在这片山地打的伏击战。信陵君回到大梁接受上将军印后的第一件事，便是派出精干斥候及与秦国有商事往来的老商，同时在咸阳与秦军营地细致探察，月余之后汇总的情势是：秦军东出攻齐，其路径是从大野泽的东北岸官道越过大野泽，前出于大野泽以东的卢县(注)山塬驻扎；蒙骜的谋划是：先行攻克齐国济北的二十余城，再南下攻克已经分别被齐国、楚国灭掉的薛国鲁国，一举震慑齐楚两大国；蒙氏本齐人，不愿齐国化为焦土废墟，故而欲先大展军力，而后迫降齐国；故此，蒙骜大军东进，没有像攻掠三晋那般电闪雷鸣地猛烈突袭，而是先向济北从容张兵，目下已经出动一军攻克五城，蒙骜率主力大军陈兵薛郡（故薛国）边境，尚未对薛鲁开战。

因地利之便，信陵君率领的魏军最先抵达大野秘密营地。

营寨扎定，信陵君立即下令：除修葺军械兵器与接应各路兵马之外，其余将士立即为未到的各国大军开辟营地、准备冷炊。魏军将士大感诧异，历来合纵联军都是各军自理粮草辎重，营地起炊之类的军务更是各军本分，不相互倾轧已经是万幸了，几曾有过先到之军为后者开营备炊之事？诧异归诧异，基于对信陵君的信服，魏军将士还是立即忙碌了起来。

信陵君对联军作战有着深深的忧虑。也就是说，此次能否战胜秦军，他是心中无底的。忧不在战，忧在将士之心。大约谁都没有信陵君看得明白，如今山东六国的糜烂衰颓已经是无以复加了，君臣倾轧军政掣肘已成积重难返之恶习，大军虽发，安知没有诸般无法预料的后患？纵是各军齐到，有没有决战决胜之心，实在也未可知。反复思忖，信陵君定下了三个基点：一是此战不能持久，久则联军内部必生事端；二是必当有同心死战之志，各军相互自保，必然败军；三是此

战必须以奇谋用兵，非奇不足以速决。三点之中，以同心死战最为要紧，无此根基，任你奇谋百出也是付诸东流。

五六日之后，各军先后抵达大野山地。

峡谷密林之中，信陵君在简陋的联军莫府第一次聚将会商军情。

中军司马首先宣读了联军会兵概要：赵国精骑五万步军两万，主帅平原君；楚国步骑十万，主帅春申君；魏国弓弩武卒（步军）六万，铁骑三万，主帅信陵君；韩国步骑八万，主帅老将韩朋；燕国轻骑六万，主帅将渠；齐国步骑六万，主帅陈逯。总计六国兵力四十六万，将军五十三员。

“噢呀，秦军二十六万，我方胜出多了。”春申君长嘘一声。

平原君连连摇头：“不好比也，联军哪次不超秦军兵力十几二十万？”

“敢请信陵君先说个打法出来，老夫憋闷。”老将韩朋耐不住了。

“对也！这秘密进军折腾死人，赶紧说如何打法。”齐将陈逯立即呼应。

“春申君、平原君，诸位将军，”信陵君沉稳从容地从那张名为帅案实则只是一张支架着的大木板前站起，“之所以要各军秘密进发，在于联军只有出其不意攻其不备，方能制胜也。数十年前，山东六国气势正盛，各国尽有精锐之师，尚不能合纵胜秦，况今日国力凋敝之时，我方实力大减，秦国方兴未艾，尤需慎之又慎，缜密战事也。就实而论，此战非往昔合纵可比。往昔可一败，可再败，各国根基尚能支撑。今日之战，却大是不同。六国存亡，全在此战！此战若胜，六国尚有重新崛起之机遇。此战若败，则六国军力崩溃，亡国之期指日可待！唯其如此，堪称六国背水之战也！诸位但平心而论，此战若

败，何国当得秦军兵锋？其时便是不谋而合纵，兵力何在？军辎何在？结局只能是土崩瓦解天下归秦，岂有他哉！”帐中一时肃然，信陵君粗重地喘息了一声，“无忌先出危言，不在耸人听闻，而在醒动诸位：此战唯做死战图存之心，方能精诚一心缜密谋划战而胜之！”

“死战图存！精诚一心！”大将们轰然吼了一声。

“噢呀——”春申君长长一声喟叹，“如此景象，老夫恍若梦中了。”

平原君一眶热泪：“同仇敌忾，六国多年不见矣！”

“信陵君已经说得透底，谁若畏敌惜命，当下回去了！”春申君拍案而起，“楚国动议合纵，老夫先发个誓愿：此战不胜，老夫自裁谢国！”

“赵胜亦同！”

“魏无忌亦同！”当三双大手紧紧叠握三颗白发苍苍的头颅聚在一起时，大将们悚然动容了，不约而同地慷慨高呼：“不胜秦军，自裁谢国！”

“但有此心，我军必胜！”信陵君奋然一呼，转身大步走到帅案前，“开图！”

中军司马拉开案后大幕，一张丈余见方的木板大图“大野山川”豁然显现眼前。信陵君手中长剑指点着地图道：“此战仿效孙膑之桂陵战法，在大野泽西北岸伏击破秦。伏击之要：一在攻敌要害，迫使蒙骜主力回军驰援；二在大军隐蔽巧妙，使敌不能觉察；三在接战之时全力死战，不使秦军轻易冲破伏击战场！以联军战力，不求全歼秦军，但能杀敌十万以上，则秦军必然退出山东，是为大胜！诸将以为可行否？”

“彩——”

“信陵君尽管发令，诸将军无异议了。”春申君认真点头。

“好！”信陵君剑鞘指向大图，“诸位且看，秦军我军所在恰是大野泽两端。秦军在大野东北，我军在大野西南，遥遥相距四百余里；秦军另有王陵一军攻济北，与我军相距八百余里。我军预谋，是在桂陵东北山地的这片山塬密林伏击秦军。”

燕军大将将渠突然插断道：“孙膑设伏老战场，秦军岂能上当？”

“将军差矣！”平原君摇头，“兵不厌诈，二伏必胜。此乃军谚也。以军情论，秦军蔑视六国已久，此次秦军连攻山东未遇抵抗，蔑视六国尤甚。蒙骜仅分兵五万攻济北二十余城，显然将十万济北齐军视若无物。如此秦军，岂能想到联军伏击？纵然想到，也以为不堪一击，反以为是尽灭六国大军的天赐良机。唯其如此，使秦军入伏，不足虑也。”

将军们纷纷点头，认同了平原君说法。

信陵君肃然道：“平原君所言，正是秦军弱点所在。唯有此弱，我军可战也。”长剑又指大图，“我军战法是：兵分四路，两次设伏。具体(注)谋划为：一军飞骑北上，强攻王陵五万铁骑而后佯作南逃，诱使其追击南来；在其南下五百里处之大峡谷，一军以六万步军设伏，包围王陵铁骑，佯作王陵不能突围而我军亦无法歼灭之相持态势，诱使蒙骜主力大军前来救援；我军佯作不支，第一道伏击圈崩溃南逃；秦军必全力追杀，我军主力预在其百里之外设伏，痛击秦军！”

“愿闻将令！”大将们异口同声，显然是信心大增。

“四路大军。”信陵君从帅案拿起了第一支令箭，“第一军为北上飞骑，由赵魏两军八万骑兵组成，攻敌务求猛烈快捷激怒王陵，此军由

老夫亲自统领。”放下令箭又取一支，“第二军六万步卒，于秦军南下五百里处峡谷设伏，由春申君统领。”春申君嗨的一声接过令箭。

信陵君又拿起第三支令箭，“第三军燕军飞骑六万，专一接应掩护第一道伏击圈佯败后撤之步军，合为一体后赶赴最后战场之外围，截杀突围秦军，由将渠统领。”将渠慨然领命。信陵君拿起第四支令箭，“伏击主战场为二十六万步骑，对蒙骜大军合围痛击，由精于战阵之平原君坐镇统帅！”

平原君却没有接受将令，只目光烁烁地看着信陵君不说话。帐中顿时一片寂然——赵军乃联军主力，平原君若是与信陵君生出龃龉，这合纵抗秦便是岌岌可危。春申君机敏过人，立时呵呵一笑：“噢呀平原君，不堪重负了？”春申君本意原在激将，不想平原君喟然一叹：

“知我者春申君也！信陵君在此，赵胜实在不堪主战场重任矣！”转身对着信陵君深深一躬，“赵胜知君厚意，先行谢过。北上军最是险难，需主将亲自披坚执锐冲锋陷阵，故君自领也。主战场虽为鏖兵剧战，然主将重在调遣，少有性命之危，故交赵胜也。战阵厮杀，赵胜自认强于信陵君。坐镇调遣，信陵君强于赵胜多也。君之任命，正是互调两人之长，各用两人之短。赵胜若坦然受之，岂非六国罪人乎！”

大将们一时肃然一时难堪。

春申君一时也不知如何说法——两君都是刚烈豪侠之士，平原君方才口吻，显然不无责难信陵君之意，却也没有明白表示自己请命统领第一军；信陵君也是默然不应，若一言劝说不当，此前嫌隙复生，局面便难以收拾了。然则不说更是难堪，非但两君不能化解，连自己这个首倡合纵者都要被将军们疑为没有公道了。思忖之间，春申君断然开口：“噢呀信陵君，黄歇直言，万事以抗秦为大了！”

一言落点，大将们的目光齐刷刷聚到了信陵君帅案。

信陵君走下帅案，对着平原君深深一躬：“平原君深明大义，无忌谨受教也！”转身对着大将们又是一躬，“此事乃无忌弥补私谊之心过甚，以致将令失当，无忌谢罪！”

“无忌兄！赵胜计较过甚，错责人也！”

“赵胜兄！无忌私而忘公，夫复何言！”两厢对拜四手相握，帐中一声喝彩，春申君老泪纵横了。

七　血战半胜秦　山东得回光

蒙骜有些不高兴了。兵出山东已经年余，正在所向披靡之时，吕不韦却派特使送来紧急密书一件主张退兵，理由是大军前出太远，粮草军辎难以连续输送。蒙骜先对此等方式不悦。说是班师，却无君命王书，丞相私修密书便教大军班师，不是给老夫出难题么？往好处说，蒙骜愿意相信这是吕不韦对他的敬重，宁可先行商议，指望他接受班师理由而后自己提出班师，而不贸然以君命形式强使他班师。毕竟，秦王对吕不韦的倚重与信赖朝野皆知。吕不韦若一意孤行，请得秦王一道王书实在不是难事。往不好处说，吕不韦此举似有猜忌之嫌，又似有圆滑之意。猜忌者，怕蒙骜功业过盛，如同当年之范雎对白起也。圆滑者，逃避朝野责难也，日后若公议将班师指为贻误战机，蒙骜难道能说奉文信侯密令么？然无论如何，此等猜想带来的不悦终是一闪念而已。蒙骜之所以对特使当场申明不赞同班师，更为根本的原因，在于他以为吕不韦所说的理由根本是子虚乌有。

作为大军统帅，蒙骜岂能没有粮草谋划?

秦军此次东出，除了攻韩攻魏依靠新设立的三川郡输送粮草军辎外，攻掠赵国与东出齐国，都是以战养战夺取城池自取军食，何曾向吕不韦嚷嚷过粮草军辎？“千里不运粮”，既是军谚也是商谚，老夫能

充耳不闻视而不见么？军前实情分明别样：三晋兵马望风而逃，攻陷城池之后根本无须掠民，仅官仓谷麦财货就足够军食了；出兵年余，辎重营车队向三川郡运回的粮货远远多于运来的粮货，大军所需要输送者，仅仅是将士特需的秦地酱牛羊肉与修葺甲胄兵器的皮革铁料而已。退一万步说，即或因路途遥远无法输送这些特需物事，秦军也完全能就地解决；只要粮谷充裕，不唼秦人烹制的酱牛羊肉还不照样打仗？决意攻齐之前，蒙骜作了筹划：大军一进入大野泽东岸的齐国边境，立即派出五万铁骑攻济北，立即同时在主力大军营地修筑临时粮仓；待济北十余城官仓的粮草财货全数运到，方是秦军猛烈攻齐之时；攻占临淄之后稍事休整，大军便可直下楚国。

蒙骜很清楚，地域辽阔的楚国是最难击溃的。秦国攻楚的路径历来只有两条：一出武关打山地战，一下江峡打水战。当年武安君白起攻占郢都，是水路下江。从根本上说，这两路都难以给楚国致命一击。原因只有一个，道远路险，主力大军与粮草辎重皆难以最大规模地展开。而从齐国南部边境压向楚国的吴越故地，则形势立变为从背后猛击楚国。楚失江东吴越，淮南淮北之腹地立时袒露在秦军兵锋之下，灭楚便是指日可待。若得对鞭长莫及而最难打的楚国狠狠一击，纵不能一战灭楚，也将使楚国名存实亡。

如此功业，如此情势，任何一个大军统帅都会怦然心动。

蒙骜能轻易班师么？不说是文信侯密书，当真是秦王下书，蒙骜也会以“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而拒绝——大军正在冲要之地，岂能因不切实情之一书错失战机也。

送走特使，济北王陵急报飞来：已攻陷济北六城，齐国各城守军一战即溃，旬日之内可全部攻陷济北！蒙骜精神大振，立即派辎重大将率领一万铁骑护送庞大的牛车队北上，尽快运回济北各城官仓的粮草财货。次日清晨，辎重军马浩浩荡荡往西北去了。蒙骜立即下令聚将，部署即将到来的攻齐大战。部署完毕，众将散去各自忙碌。蒙骜

亲自修书一封，派一处事练达的高爵司马为特使进入临淄，说动齐王建降秦，以保全田氏社稷并使临淄生民免遭涂炭之劫。

如此三五日，蒙骜大军已经准备就绪。济北传来军报：王陵军又攻陷两城，辎重车队已经南下，预计旬日可达。特使也从临淄赶回，带来齐王建的书信答复：齐国可降，然降国事大，容我君臣商议处置善后诸事，请以一月为限，毋得动兵。蒙骜思忖片刻当即回书：半月为限，齐王务必速决！

平原君率八万飞骑趁着夜色兼程北上。

曙色时分，涉过济水接斥候飞报：秦军辎重车队数千辆浩荡南下，正在东方五六十里开外的鲁薛官道。平原君的封地平原城，与济北隔河遥遥相望，桥路若是正常，快马半个时辰即到，故此对济北地理了如指掌，一闻斥候消息便知双方态势。平原君思忖五六万飞骑足当袭击王陵之任，若能同时袭击秦军粮草则更能激怒蒙骜，于是当机立断：分出魏国三万骑兵猛袭秦军车队，自率五万赵军飞骑继续北上袭击王陵。

平原君事先已经探明：蒙骜以乐毅灭齐为前车之鉴，防止齐人从海上转移财货；秦军王陵部攻掠济北的战法是铁骑直插海滨，从北向南逐城猛攻；日前正渡过漯水，今日正是攻克漯阴城之时。尤为重要的是，秦军因了要运送粮草财货，济北所有路桥皆完好无损。若无此条，平原君不能越过济水与秦军作战，否则很难向南逃走诱敌。今桥路完好，赵军飞骑径直驰过济水杀向漯阴。

昨日暮色之时，王陵铁骑五万已经抵达漯阴城外十里处扎营。济北攻城以来，已经有六座城池不战而降。漯阴大城，五万百姓八千守军，更有漯水南北最大的官仓，不战入城最佳。故此，王陵陈兵不作夜攻，先派一名司马入城劝降，要看漯阴城动向再作定夺。二更时分，司马携漯阴使节归来。使节唏嘘陈情：漯阴令与守城将军皆愿归

降，然因两人家小俱在临淄，请将军务许三日之期，待两大人秘密接出家人而后举城降秦。虑及下齐并非一日之功，王陵思忖一番慷慨答应了；一面飞书禀报蒙骜，一面传下军令大军整休三日。

次日清晨秋阳初升，忽闻滚滚沉雷杀声遍野。王陵素来机警过人，未待斥候军报已经下榻整好甲胄传下将令：全军上马接敌！马队发动之间斥候来报，数万骑兵从南杀来，看旗号气势，是平原君亲自率领的赵国边军。一闻赵国边军与平原君名号，王陵杀心大起，激昂大喝："秦军铁骑复仇扬威之时到了！两翼各万骑包抄，中央三万骑老夫亲率！杀——"一时鼓号齐鸣马蹄如雷，黑色铁骑乌云般压向秋日的旷野。

午后时分，蒙骜正与一班将领会商攻齐部署，王陵军一名司马飞驰来报：平原君率领一支大约五六万的赵军飞骑猛攻王陵军，酣战一个时辰，我军已经杀退赵军，王陵将军正率部追杀南逃赵军。

"赵国边军平原君，空有虚名也。"蒙骜笑了。

"禀报上将军：敌情未明，王翦以为我军不能追杀赵军！"

"王翦又有主张也。"高爵老将王龁冷冷一笑，"山东六国已成惊弓之鸟，赵胜挣扎耳耳，有甚不明？若是老夫，也要追杀得一个不留，正好报邯郸之仇！"

年轻的王翦红着脸道："为上将者当以大局为重，望上将军三思。"

蒙骜颇有些沉吟了。王翦原本是个千夫长，因在这次东进攻赵中大显锋芒，刚刚由千夫长晋升为公大夫爵位，实职是万人之将，也就是仅仅高于千夫长的低职将军。虽然只是二十岁上下的年轻将军，此人却是冷静多思勇猛坚韧，依稀颇有武安君白起少时之风。他说军情

未明，还当真值得斟酌。王龁、王陵、桓龁，乃至蒙骜自己，当年都是在长平大战后因攻赵败师而蒙羞，对赵军，对平原君，确实有着非同寻常的血仇，会否因此而错判情势?

“大野西岸，可曾发现军马? ”

“禀报上将军：大野西岸三百里没有军营。”斥候营总领高声回复。

“王翦，你言军情未明，却是何指? ”

“禀报上将军：王翦只是推测，并无探察凭据。平原君乃资深重臣猛将，赵国栋梁，若无后续接应，当不至于仅率五六万飞骑孤军拼杀。兵不厌诈。若有疑点，便当慎之又慎，不当冒进！”

正在此时，斥候飞骑报来：辎重车队在漯阴之南遭遇三万魏军骑兵截杀，护车万骑正在拼死激战，请求紧急驰援！王龁顿时拍案高声：“敌情明也！魏赵联兵，截我粮草！赵胜老匹夫好盘算！”蒙骜心念电闪，无论军情如何粮草辎重都不能丢失，当即发下将令：大将嬴豹立即率三万铁骑北上驰援，务使辎重车队安然返回！嬴豹领命出帐。蒙骜又命王陵司马立即回军叮嘱王陵：追杀赵军适可而止，无论斩首多少，二百里之内必须撤回！

“今夜天亮之前若再无异情，便是魏赵两军截击济北粮草，图谋迫使我军班师。”蒙骜对大将们昌明了他对情势的大体判断，而后下令，“各军部署不变，继续攻齐军备！一俟粮草车队归仓囤积，我主力大军与济北王陵军同时进发，两路威慑临淄。不管齐王建降与不降，务必在十月初拿下临淄！”

“嗨！”大将们轰然应命。

王龁狠狠拍案：“可惜也！又教赵胜老匹夫逃了！”

不想五更时分，两道紧急军报接连传来：第一道军报说，王陵铁骑追击赵军于二百里处中敌埋伏，激战不能突围，敌军亦无力吞掉我军，目下正在胶着僵持！第二道军报说，嬴豹三万骑昨日北上两个时辰后，正遇辎重车队，一举杀退魏军；护送车队回归路上，嬴豹将军闻王陵危境，遂分兵万骑交辎重大将护卫车队归营，自率两万铁骑星夜驰援王陵去了。

蒙骜接报，实在有些哭笑不得。看来这是最终敌情了：信陵君平原君设下计谋，以同时袭击王陵与辎重车队为饵，诱使王陵入伏，进而诱使秦军主力驰援，图谋伏击大败秦军。然则这支伏兵连王陵五万铁骑都吞不下，最多也就是十余万步骑埋伏，自然也不会有大型连发弩机，否则王陵能撑持一夜？如此区区之兵，也竟敢在秦军二十余万主力大军面前设下圈套强夺粮草辎重，当真好盘算也！骤然之间，蒙骜雄心陡起，老夫将计就计，率领大军杀入伏击谷地，一举反击全歼魏赵残余军力，教尔从此束手就擒！魏无忌啊魏无忌，你虽精通兵法，然终是无米之炊，老夫不吃了你岂非暴殄天物也？

聚将鼓在黑沉沉的黎明隆隆擂响，蒙骜断然下令：老将桓龁率八万步军守定大营粮草，老夫自与老将王龁率领全部主力铁骑十万驰援王陵！一时雷厉风行，不到半个时辰，十万铁骑已经狂飙般向大野泽西南卷去。

此时的秦军铁骑已经是一人两马，又是不带粮草只带随身三日干肉的轻兵飞骑，兼程奔驰当真是速度惊人。正午时分，便由大野泽东北飞驰三百余里，进入大野泽西南山地，大举杀入伏击战场。接战未及半个时辰，伏击山谷被秦军猛力打穿，两岸山林的伏击敌军乱纷纷蜂拥向南逃窜。秦军追出谷口，只见各色旗帜遍野散乱，只信陵君、平原君、春申君的旗下人马稍有部伍之形，其余军马落荒奔走狼狈鼠窜。

“禀报上将军：伏击军马有六国旗号！”

其实在斥候飞骑之先，蒙骜已经在山丘看见了春申君的黄色大旗。有春申君旗号，眼前便可能是六国合纵联军。斥候飞报六国旗号皆齐，合纵成军便再无疑虑。明此情势，蒙骜顿时又惊又喜！惊的是此次东出全然未闻山东六国合纵消息，如何这合纵竟秘密结成了？喜的是不经意间一举击溃了六国合纵，当真痛快不过也。

“上将军！”一骑飞上山冈，战马嘶溜溜打着圈子。

“王翦！为何脱队！”

“王龁老将军带大军追杀三公子！末将阻拦不住，请上将军鸣金收兵！”

“正是大败合纵之时，鸣金做甚，返回杀敌！”

“敌情不明，六国旗帜有序而逃！”

“老夫有眼！”蒙骜大是恼火，“六国乌合之众，莫非还能二次设伏！中军司马大旗发令：全军追杀，务擒三个老匹夫！”说罢飞身上马，对三千护卫一挥长剑一声喊杀……正在此时，王翦从马上飞身跃起直扑马前，硬生生凌空扯住了马缰，战马陡然嘶鸣人立，将蒙骜掀翻下马。护卫骑士大惊，哗啦圈马，数十支长剑立即指住了王翦周身。

“上将军！复仇误国，不能追杀啊！”王翦已经托住了蒙骜，嘶声哭喊着。

“大胆！”蒙骜一脚踢开王翦，“革职羁押，战后论罪！”

军法司马一挥手，四名甲士轰然架开了王翦。王翦兀自挣扎大叫：“上将军！不能啊！敌军分明有诈……”眼看马队隆隆下山，王翦

一急竟昏死了过去。军务司马立即掐住了王翦人中穴大叫：“王翦醒来！不领军法便想死么！”

蒙骜催动后军全力掩杀，遥见前方山塬之间“王”字黑旗大展，王龁的前军主力正向信陵君大旗逼近。蒙骜长剑高举左右示意，身边军令号两阵呜呜长吹，后军四万铁骑分作两翼展开，向广阔的山塬包抄过去。杀过一道山梁，眼看要兜头抄住包括三公子大旗在内的溃败逃军，山梁却突然变为一道高耸的山峰，各色旗帜的敌军竟绕过山峰密林消失得无影无踪。狂飙追杀的秦军马队收刹不住，后军蒙骜眼看着王龁的前军主力迅速地没进了突然出现的神秘大峡谷。

“鸣金！”蒙骜心下一闪举剑大喝，后军堪堪收在了谷口山梁。

前军未曾回身，大峡谷中已经响彻隆隆战鼓与山崩地裂般的杀声。几乎同时，蒙骜又闻身后山塬杀声大起，一片红旗的赵国边军暴风骤雨般卷地杀来，当先一面大旗便是“平原君赵”。蒙骜没有任何选择，长剑一举一声喊杀，秦军铁骑返身冲下山梁与赵军飞骑厮杀在了一起。两支骑兵都是天下闻名的精锐之师，在起伏无定的山塬间展开生死大搏杀，当真是慑人心魄。蒙骜军三万余骑，平原君也是三万余骑，堪堪伯仲，一时难解难分。然则双方将士战心却是不同。平原君是心无旁骛，赵军是唯专厮杀。蒙骜却是三军统帅时时虑及谷中主力大军，其焦灼之情可想而知。秦军将士也情知身陷危境，恨不能一阵杀光赵军入谷接应王龁。秦军上下人人情急，部伍配合便多有缝隙。烟尘搏杀之中，蒙骜的三千中军护卫马队竟鬼使神差地被平原君马队围进了一片山坳之地，情势万分危急。

正在此时，赵军身后杀声大起，大片秦军铁骑如泰山压顶般从来路山地杀来。漫山遍野的黑色骑士无甲无胄赤膊挥剑开弓劲射，浑然不知生死，冲锋气势俨然狂人死战。当先一将赤膊散发连连砍杀，率一支马队径直向平原君大旗狂吼冲来！

“秦军轻兵！鸣金入谷！”山梁上的平原君一声惊呼，赵军飞骑呼啸而去。

“上将军！末将来也！”

“王翦来得好！”蒙骜一马冲上坳地，“率轻兵守住退路，老夫入谷接应！”

“上将军！”王翦一马横立，“三军统帅当掌控全局！若信得王翦必死之心，请许王翦两万轻兵入谷接应老将军！”

“听你！”蒙骜慨然一句转身大吼，“轻兵两万归王翦统辖！入谷死战！接应主力出谷！老夫死守谷口！”

“轻兵勇士随我入谷！杀——”王翦率领两万轻兵飓风般卷进峡谷。

耳听谷中杀声如雷，蒙骜后悔得心头滴血。若非大本营还有主力步军与辎重大仓，全局确实需要随时调度，他无论如何不会在这里受此生死煎熬，而教年轻的王翦率领轻兵入谷。老王龁是天下闻名的猛将，战场杀红了眼从来不知后退，王翦劝得住他么？若是入夜谷中主力还不能突围，又该当如何？看看将近暮色，一时大为焦灼，素来以稳健缜密著称的蒙骜有些发蒙……

“禀报上将军：五万重甲步军兼程开到！”

“啊？重甲步军！好！”

蒙骜狠狠吼了一声好，转身看着已经翻过山梁沉雷般压来的重甲步军，顿时精神大振，来不及去想步军如何突兀开来，断然下令，“中军司马率铁骑守定谷口！重甲步军弓弩当先，随老夫入谷接应！”中军司马欲待请命，蒙骜不由分说一声大吼，“军令如山！步军列阵！”说

罢一把扯下绣金斗篷摘去头盔卸掉铁甲，一身汗津津的衬甲布衣一头雪白散乱的戟张须发，俨然一头雄狮怒吼，“绝地轻兵！死战六国！”

“绝地轻兵！死战六国！”震天动地一声怒吼哗啦啦一阵大响，五万重甲步卒全部卸去衣甲头盔，人人轻装布衣挺矛背弓，直是凛凛煞神！

轻兵者，轻生敢死之兵也。就战法而论，全身无防护，更不携带任何背囊军食之类累赘物事，只带兵器作拼死一战，谓之轻兵。秦军轻兵来自一个古老的传统。秦人立国之前，久处西部游牧部族包围之中，浴血奋战直是家常便饭。每遇绝地险境，必得丢弃辎重举族死战，人皆赤膊散发疯狂拼杀，全无生死之念。久而久之，秦人的赤膊疯战威名大震西部草原，号为“绝杀兵”，戎狄部族闻风丧胆，再不敢对秦人生出赶尽杀绝之心。立国之后，秦国军旅依旧保留了“绝杀兵”这一古老传统。春秋之世，秦国尚远远没有后来的强势大军，绝杀之战多有发生，其疯狂战法屡次震惊天下。中原诸侯便给这种赤膊无甲的绝杀兵起了一个名号——轻兵，其意实际是讥讽秦人轻狂蛮勇不知兵家战阵之礼。譬如兵礼有“不鼓不成列”。秦国轻兵则全然没有金鼓之号，一声喊杀疯狂冲来死战，全无阵法讲究，在中原诸侯眼里自然是轻狂无礼了。《左传·僖公三十三年》记载：“秦师轻而无礼，必败。”说的正是这般意思。战国之世秦国崛起，轻兵绝杀战极少有机会出现，事实是越来越少使用了。长平大战时，为坚守壁垒死死卡断赵军退路，白起罕见地使用了轻兵战法，与赵军在石长城壁垒前浴血大战，迫使赵军断了大举突围之念，而只能固守待粮。今日王翦突发骑士轻兵，救蒙骜于绝境，本是齐人的蒙骜才恍然想起了秦军这一古老战法——轻兵之战无须将令，人人以死战为无上荣誉，挽救绝境主力正当其时。

秦军五万轻兵大举杀入大峡谷之时，正当夕阳落下夜色降临。峡谷中夜色沉沉，联军已经是漫山遍野的火把与壁垒篝火。激战半日，

联军频频猛攻，眼见秦军尸体堆积如山，却总是无法全歼谷中秦军，更无法俘获一员大将。暮色时分信陵君下令稍事停顿，野炊战饭之后再攻。秦军轻兵入谷时，联军攻杀重开战法突变：军士不再深入谷地搏杀，而只对谷中有光亮处有人马晃动处箭雨猛射。已经改为步军的秦军骑士无法反击，又不能有火光动静，只有蛰伏各种沟坎大石之后，一时寂然无声。

突然之间，沉沉峡谷爆发出震天动地的喊杀声。

没有一支火把，没有丝毫光亮，两岸山坡的密林中突然黑森森挺出一排排两丈多长的粗大长矛，夹杂着猛烈箭雨，向联军的几段主要山腰壁垒无声扑来。一时遍山惨叫，联军山腰大乱阵脚。信陵君厉声大吼：“熄灭火把！滚木礌石全数打出！”遍山火把顿时熄灭，隆隆巨石夹着滚木呼啸着砸向山谷。人手一支两丈长矛的秦军轻兵浑然无觉，拨打闪避间绝不停留半步，未被砸倒砸死者依旧黑森森扑向山腰。不到半个时辰，联军有三处山腰壁垒失守。山地之战，步军原是大大优于骑兵。信陵君端详片刻，已经觉察到此等战法战力显然不是被围困的秦军骑兵，只能是秦军的精锐步兵，顿时大觉蹊跷。斥候分明报说秦军步兵留守大野泽东，如何能突然杀出？是蒙骜将计就计么？是秦国增兵而未被我斥候探察么？情急之下，信陵君一时无从判断，思忖联军战力未必抵得秦军此等死战，于是断然下令：“步军硬弩断后！各军鸣金出谷！”

联军全部硬弩密集齐射，片刻间退上了两岸山头。秦军轻兵不再疯狂纠缠追杀，也没有退回山谷，而是守定联军退去后的山腰壁垒。从山头望去，此时方见山谷中点点火把人马蠕动，秦军显然是在匆忙撤出大峡谷。

“天意也！”信陵君长叹一声，“秦军死战，救其主力也！”平原君道：“经此一战秦军大损，来日蒙骜必退兵回秦。我军可在要道再次设伏，或以魏赵飞骑绕道截杀，必能全胜！”

“未必也。”面色冷峻的信陵君摇了摇头，“联军参差不齐，优势只在出其不意作突兀伏击。秦军已经有备，必选平川官道退兵。弱军无险可依，设伏无胜算。若是作旷野大战，我军兵力虽多，亦不敌秦军十万之众也。再说，目下之兵已经倾尽六国家底，若再打硬仗，只怕有人便要走了。”

“噢呀！不追杀也罢！秦军终是败了，合纵终是胜了！”春申君笑着一指黑沉沉的大峡谷，“料他老蒙骜回秦也是一死，至少十年，秦国不敢轻易东出了！”

“老夫最后一战，竟不能全胜，痛哉！”平原君狠狠跺脚。

“是也是也，最后一战，最后一战啊！设使有当年数万魏武卒，何有今日半胜之局矣！”信陵君喃喃叹息终是默然。平原君与春申君也是相对无言。秋风在谷中呼啸，将士欢呼之声在风中飞向无垠的山塬。三位白发苍苍的老将，不约而同地泪水溢满了眼眶。

---

1. 关于九鼎的最后归宿，《史记·周本纪》简单得只有一句话：“……秦取九鼎宝器……”《秦本纪》中也只有一句话：“周民东亡，其器九鼎入秦。”《史记正义》作了一条注释：“器谓宝器也。禹贡金九牧，铸鼎于荆山下，各象九州之物，故言九鼎。历殷至周赧王十九年，秦昭王取九鼎，其一飞入泗水，余八入于秦中。”此条注释似乎交代了九鼎下落，然却经不起考究：其一是纪年有误，将周赧王五十九年错记为十九年；其二是路径可疑，秦若真取九鼎，自洛阳西去路途与东南泗水背道而驰，相距数千里之遥，九鼎之一如何能“飞”到泗水？若是后世在泗水发现一鼎而有此推论，情有可原。然据《正义》语句，显然却是搬鼎途中发生之事，大是可疑。其三是对“余八”没了交代，能对宝器详述起源而“疏”于最后下落，与情理不合。揣摩之下，有理由认为《正义》之说只是当时传闻之一，并非确切史实。参种种说法可以推测：从秦取九鼎的时刻起，一定发生了超乎常理的非常事件而导致九鼎消失。而无论如何解释九鼎的消失，都对秦国不利，故此秦国不再提及九鼎。后人无可寻迹，也就没有了说法，以至后世有史家怀疑，上古三代究竟有没有过九鼎。
2. 《礼记·礼运》将有关“大同”的描述归于孔子名下，史家说法不一，有道家墨家儒家三说。

3. 县人，周王朝掌一县之政的官员，大体同后世县令。里君，周王朝乡官，大体相当于后来的亭长。

4. 成皋，即第二部中的古虎牢关，今河南荥阳汜水镇西。荥阳，战国时韩国城邑，归秦后改为县。

5. 阳人聚，今河南省临汝县西。

6. 晋阳，今日太原。战国中期的晋阳一直是秦赵两国拉锯之地，此前秦国已经两次占领。

7. 太原郡，太原，古名大原。《诗·小雅》：“薄伐狁，至于大原。”《传》：“高平曰太原。”《疏》：“太原，原之大者。”太原为郡，自吕不韦治秦始，治所在晋阳。

8. 春秋时，秦军奔袭郑国，郑国商人弦高路途得知消息，便赶着自己用以交易的羊群，以郑国特使名义迎上犒劳秦师。秦军统帅见郑国知道了秦军行踪，虑及郑国有备，遂退军。“弦高犒师”遂成典故。

9. 间谍，先秦时一般将探事者称为“斥候”。战国后期始有“间谍”一词，见《史记·廉颇蔺相如列传》之李牧附记。间谍代斥候，意味着探事手段与涉探范围的扩大与深化。

10. 襜褴，战国时北方胡族，居地在赵国代郡之北，大约今日内蒙古东南部。

11. 莫府，亦作幕府。《史记集解》引如淳云：“将军征行无常处，所在为治，故言‘莫府’。莫，大也。”又引崔浩云：“古者出征为将帅，军还则罢，理无常处，以幕帘（小帐幕）为府署，故曰‘莫府’。则‘莫’当做‘幕’字之讹也。”流传日本做“幕府”。考其流变，大意为“军无定治，以幕为府”之意。

12. 战士、人民、群众等词，皆出战国，《史记》亦有记载。

13. 介绍，先秦古语。语出《礼记·聘义》：“介、绍而传命。”其时礼仪：宾方的随从称为“介”，主方的迎宾称为“绍”；初相来往或正式礼仪场合，宾方意思由“介”传给“绍”， 再传于主人；主方意思由“绍”传给“介”，再传于宾方主人。介、绍相连成词，意谓从中沟通而使双方发生联系。

14. 御史，战国时齐国官职，国君秘书长，相当于秦国长史。

15. 卢县，战国齐县，在古济水东岸，大约今山东肥城西北。

16. 具体，古词，语出《孟子·公孙丑上》：“子夏、子游、子张皆有圣人之一体，冉牛、闵子、颜渊则具体而微。”原意谓事物各部分全部具备。后世引申为与“抽象”相对的哲学概念。

第十一章　仲父当国

一　亦正亦奇　吕不韦破了秦国百年法统

兵败消息传入咸阳，秦国君臣瞠目结舌了。

此次出兵可谓举国同心。国人昂昂拥戴，将士赳赳请战，庙堂谋划无一人持论相左，见之战场更是所向披靡，山东六国大有土崩瓦解之势，如何能一夜败军？太突兀了，太离奇了，真是不可思议。咸阳老秦人无论如何不肯相信，一口声叫嚷是六国乱秦伎俩。正在病榻的秦王嬴异人更是难以置信，急召文信侯议事的同时，立即派出国尉蒙武星夜赶赴三川郡查实军情火速回报。大臣闻报，纷纷聚来王城大殿，敦请秦王紧急朝会以明视听。秦王嬴异人传下口书："诸臣散去，三日后待军报查实，再行朝会。"大臣们一听秦王也不信军报之说，心下顿时踏实，纷纷议论着散了。

吕不韦奉召匆匆入宫，良久默然。嬴异人情急道："文信侯也吓蒙了么？说话也！"吕不韦一拱手道："臣反复揣摩，军报既来，八九无虚。此事纷繁芜杂，容臣细致梳理。我王万莫轻躁处置也。"嬴异人大急拍案："朝野议论汹汹，谈甚细致梳理！若是兵败不虚，你我何颜面对国人！"吕不韦正色道："治大国若烹小鲜。唯从容操持，大局可定也。毕竟山东无力攻我，目下秦国并无亡国之危，不需要快刀之法。目下所乱者，朝议民心也，战败之责也，关外善后也。凡此等等牵涉广阔，一事处置不当，便会人心离散伤及国本。唯其如此，宁慢毋快，须反复斟酌而后动也。"一声粗重的喘息，吕不韦突然伏地拜倒，"恕臣直言：目下秦国之危不在政，在王！""秦国之危在

王？！”嬴异人大惊离座，一步扶起吕不韦，“文信侯且说，莫非有宫变谋反？！”

“我王差矣！”吕不韦连连摇头，“臣所谓危在王者，我王病体也。秦国三年薨两王。我王即位堪堪两年，储君未立大局未定，昔年磨难之痼疾却时时发作。我王乃激情任性之人，若不静心养息，但有不测，秦国大险矣！臣遇我王于艰危之时，自认与王肝胆相照，故此直言不讳，望我王再三思之。”

“文信侯……”嬴异人长嘘一声哽咽了，略一思忖转身吩咐，“长史记书：与大军东出相关事体，一应由相国吕不韦统摄裁处。秦王嬴异人二年秋月。”

吕不韦肃然一躬奉命，出了王城马不停蹄赶到司马梗府邸，半个时辰后又赶赴驷车庶长府邸，再一个时辰后赶赴廷尉府，暮色时分又径直奔了纲成君蔡泽府邸。直到三更，吕不韦方才回到丞相府，又紧急召来职掌邦交事务的行人密谈有时。行人走了，吕不韦书房的灯火直亮到东方发白。

蒙骜战败的消息，吕不韦知道得比到达王城的三川郡守的“初报”尚早了半日。月前，吕不韦派出特使给蒙骜密书动议班师。这特使不是别人，却是西门老总事。吕不韦之意，派出西门老总事便是将此动议作私谊对待，期盼蒙骜能审时度势自请班师完胜而归。西门老总事虽不通军旅，却老于人事沧桑，见蒙骜隐隐不快并当即回绝了班师之议，一句多余话没说，只与已经从军的昔日吕氏商社的工匠们盘桓半日，知趣地告辞离军了。辞行那日，蒙骜不在莫府，老西门不经意地瞄见了那一眼便能认出的吕氏信管竟被随意地丢在帅案上。思忖犹豫一番，老西门最终还是将信管拿走了。次日再到莫府辞行，老西门见蒙骜丝毫没有提及吕不韦书信之意，心知这位上将军不是压根没有将主人书信放在心上，便是装作忘记而不屑提及，也终于无愧地带走了信管。由于此前听工匠们说不日将有大战，老西门的回程走得慢

了。到得洛阳，老西门索性住了几日，一则看看吕氏封地的民情民治，二则也希图证实一下自己这个局外人对军情的揣测。不想未到旬日，突围逃出峡谷的散兵已流到洛阳，向三川郡守禀报了大军遭受伏击的消息，请求郡守立即设法接应救援。老西门万分惊讶，当即找到这些伤痕累累血染衣甲的散兵询问。散兵中恰好有一个昔日商社的马掌工，一番唏嘘感慨而又不无惊惧地诉说，老西门的脊梁骨飕飕发凉，二话不说飞马回了咸阳。

“此事非同小可！”吕不韦的第一直觉，是不能轻举妄动。

已有私信在先，若再先行挑明蒙骜败军消息，必然要主动提出处置之策。如此一来，虽与法度相合，然在蒙骜一班大将看来，吕不韦便是携先见之明而落井下石，丞相府与上将军府必然生出永远难以弥合的嫌隙。纵是蒙骜被问成死罪，文武两班只怕也要龃龉下去了。将相不和历来是国家大忌，吕不韦岂能因不慎而搅局。就实说，若是没有那封班师私信，吕不韦倒是无所顾忌了，即或公然指斥蒙骜几句，蒙骜也必欣然承受。偏是有此一信，吕不韦便需分外谨慎，不能失却与蒙骜业已生成的交谊。当然，首要之处是自己永远不能说出曾经有过如此一封班师信件，虽然那封书信已经又回到了自己手中；其次便是待王命而后作为，不能抢先揽局在手。

秦王王书一颁，吕不韦立即依着自己谋划好的方略行动。司马梗是老兵家，吕不韦叮嘱其立即着手仔细揣摩这次败战的全部因由，届时之评判务使朝会大臣咸服。驷车庶长嬴贲乃王族老将，在王族在军旅皆有根基。吕不韦请老嬴贲出马立即赶赴蓝田大营部署接应败军事宜，务使六国不敢在蒙骜残军回撤时再生战端。老廷尉铁面执法，吕不韦要他在接到翔实军报后三日之内拟出依法处置之判词，先报丞相府，此前不许公之于朝。纲成君蔡泽民治熟悉又兼善于应变，吕不韦请他星夜兼程赶赴三川郡督导郡守，并拟出蒙骜大军战败后三川郡要不要撤郡的切实方略。而给行人署的命令是：一月之内火速查明六国

合纵的经过与一应内情。几处先期急务部署妥当，吕不韦找来了西门老总事，要他尽量翔实地叙说关外月余的全部见闻。待到东方发白，两人都倒卧在书案上大起鼾声。

三日之后，正式军报与查军特使蒙武同时抵达咸阳，败军事终于大白。

九月底，败军回归蓝田大营。那日大将还都，三十六辆秦川牛驾拉的木栅刑车沉重缓慢地驶过了渭水长桥。当先刑车是自囚请罪的上将军蒙骜，须发散乱衣甲皆无，背负粗大的荆条，古铜色的肩背鲜血淋漓，其状惨不忍睹。原本义愤填膺空巷而出只要唾骂败军之将的咸阳国人，忍不住地放声痛哭了……

秋风萧瑟，秦国朝野沉浸在无边的寒凉之中。

十月十三，咸阳大殿紧急朝会，专议战败罪责。蒙骜一班大将自请布衣负荆，悉数于大殿西南角落的一片草席跪坐。举殿大臣面若寒霜一片肃杀。秦王嬴异人进殿时脸色苍白得没有一点血色，刚及王座前便颓然跌倒。内侍连忙来扶，却被嬴异人一把推开。一阵举殿可闻的粗重喘息，嬴异人对着殿下首座的吕不韦艰难地挥了挥手，又颓然跌在坐榻靠枕之上。

“诸位臣工(注)。”吕不韦从座中起身，“我军不意败于山东，六国弹冠相庆，秦人物议汹汹。今日破例朝会，旨在厘清真相，明白罪责，妥为处置，以安国人，以定大局。为明事实，上将军蒙骜当先行翔实陈述战事实情。来人，为老将军卸去荆条，并设坐席。”

“不须。”蒙骜推开了两名老内侍，依旧负着粗大的荆条霍然起身，“败军负罪，焉敢去荆入席。”赳赳前行几步，站定在两列朝臣坐席的中间甬道，向王座昂然一拱手，“罪臣蒙骜，敢请我王许中军司马陈述战事，以明真相。”

嬴异人有气无力道：“具体事宜，丞相决断。”

吕不韦当即道：“上将军有公允之心，自当许之。”

战国之世，中军司马是统帅莫府总司军令之将官，率领所有司马处置各种军务，几类于后世的参谋长。统帅战法但定，中军司马一则作具体调遣，二则保管并记载统帅发出的所有军令。唯其如此，中军司马是对战场全局最熟悉且握有全部证据的将官。只要处以公心，一个中军司马最能说清战场诸般细节。军旅传统，中军司马几乎总是由既有将军阅历又有文官阅历的文武兼通的“士将”担任。因了此等军职的特异性，许多国君为了有效监控大军，总是尽可能地“举荐”自己的心腹做中军司马。目下蒙骜的中军司马，恰恰是王族嫡系公子嬴桓，血统是秦王嬴异人的侄子、老驷车庶长嬴贲的孙子。

“末将如实禀报。”一个同样背负荆条布衣渗血的年轻人从罪将坐席区站起，从大军东出说起，攻韩、攻魏、攻赵、攻齐，一路说到两次陷入埋伏的激战情势，无论是将帅谋划还是兵力调度，都是条分缕析有凭有据。整整说了一个时辰，大殿中都是鸦雀无声。

“容罪臣补充两则。”蒙骜慨然接上，“其一，老夫之罪，尤其过于他人！文信侯此前曾有一信与我，言粮道过长师老兵疲，嘱我完胜班师。蒙骜昏聩自负，置文信侯主张于不顾，终于酿成惨败。蒙骜不畏罪责，不想战场自裁以死逃法，恳请国家明正典刑，以戒后来。其二，此战无逃责之将，唯骑将王翦有大功，恳请我王晋其爵位。”

言未落点，突闻罪将席一声高喊：“败军无功！王翦与诸将同罪！”

“王翦少安毋躁。”吕不韦淡淡一指年轻将军，又环视殿中道：“战事已明，余情待后再查。行人署禀报六国合纵实情。”

一个年轻持重的官员从丞相府属官坐席区域站起，向王座肃然一拱手道：“行人王绾奉命查实：我军东出攻魏之际，六国合纵已秘密开始。”年轻官员不无内疚地叙说了六国合纵的经过与内幕，末了道：“既往我军但出，必是邦交先行，着意连横，分化山东。即或六国合纵，其一举一动也在我意料之中。唯独此次邦交迟滞，六国合纵行人署一无所知。究其根源，与其说六国隐秘，毋宁说秦国疏忽。六国积军数十万，我竟全无觉察。自秦崛起东出，此等事未尝闻也！”

大臣们有些惊诧了。如果说此前大臣们只一门心思揣摩着如何处置败军之将，行人的一番陈述与评判却使人蓦然醒悟——战场之外还有庙堂失算。若是事先清楚六国大军集结动向，蒙骜大军岂能只谋划攻齐？然则如此一来，岂不是丞相吕不韦也有罪责了？秦王呢？不是也须得有一番说辞么？如此牵涉，这战败之责如何了结？

正在忐忑疑惑，只听吕不韦又道：“敢请老庶长禀报军辎情势。”

“老夫痛心也！”驷车庶长老嬴贲从专设的坐榻上支起身子，一声叹息老泪纵横，“老夫得文信侯之命，赴蓝田大营接应败军回师，并查勘军辎实情。不查不知道，一查吓一跳啊！我军东出年余，从蓝田大营运出的各种军辎与粮草，只是历来等数大军的三成。依照谋划，三川郡原本是东出大军之后援仓储。然则年余之间，运出的粮草辎重也只有两成。其间因由，粮道过长为其一，蒙骜自认可以战养战为其二，诸方掉以轻心谋划失当为其三。其中尤为失当者，三川郡之部署也。既以三川郡为大军后援，不当同时在三川郡铺排沟洫工程。民力尽耗于沟洫，何来运粮之车队人马？究其竟，粮草辎重不足，而致蒙骜先攻济北，先攻济北而致敌军有机可乘。谚云：‘战场之败，谋国之失。’诚所谓也！”

大臣们更是惊诧了。言者锋芒所指尽是吕不韦之错失，究竟何意？更令人疑惑者，几个查勘大臣还都是奉吕不韦之命行事，吕不韦能事先不知查勘论断？既然知道，公之于朝堂岂非作茧自缚么？

“大势已明，敢请老国尉评判战事。”吕不韦淡淡一句。

“一言难尽也！”白发苍苍的司马梗扶着竹杖站了起来，“战事之前，老夫督导三川郡。战事之间，老夫病返咸阳。战事之后，老夫奉命查核战情。月余之间，老夫查核了所有军令二百四十四道，邀集十二名老司马，于蒙骜莫府之全部山川图十三幅之上作了翔实比照。一言以蔽之，蒙骜战法大体无差，所失者唯在攻齐之后。就战论战，此战四失也。其一，失之敌情不明。近三十万大军陈列，一军前出三百里攻城，而竟不知五百里之内敌军几多，未尝闻也！其二，失之轻敌。六国联军纯以赵国飞骑佯攻王陵济北军、以魏国铁骑佯攻辎重粮草车队，全无步军配置，其诈显而易见，而我军将帅竟皆不见，盲目轻敌之心令人咋舌！其三，失之主帅一意孤行。丞相主张班师之信。老夫今日方闻，未曾落实，姑且不论。骑将王翦曾三次强谏蒙骜，两次说敌情不明，一次指敌军有诈。身为久经战阵之主帅，蒙骜坚执不纳，其自负固执不可思议也！其四，失之军法松弛，大将私进。蒙骜派出嬴豹一军驰援辎重车队，原是势在必然。其后之错，便是大将步步私进，终将主力大军拖入敌军伏击山谷。一错在王陵：复仇杀心大起，未奉将令穷追赵军，致使第一次中伏！当此之时，蒙骜亲率主力铁骑十万驰援王陵，原是无可无不可。此断之意，是说若不驰援，王陵未必会全军覆没；而若驰援，则当严明军法严禁冒进，避免二次中伏。以实战论，联军第一次设伏兵力显然不足以战胜我军，僵持竟日，明是二次诱敌。信陵君固然高明！然则若我军令行禁止，冲破一伏接应回王陵之后不再冒进，何有后来大败？再错在王龁：冲破一伏之后，不待将令便率前军主力穷追入谷，以致陷蒙骜于两难境地。凡此四失，皆以战事常理论之，而非以超凡名将求之也！即是说，四失之罪为最低罪责，实是无以开脱。”

“老国尉拆解极是，蒙骜服罪！”

“我等服罪！”大将们一齐向王座拜倒。

“臣等无异议！”举殿大臣异口同声。

吕不韦面如止水道：“敢请纲成君陈明关外善后方略。”

“好。老夫说来。”蔡泽从吕不韦下手座霍然站起，公鸭嗓呷呷回荡起来，“老夫于关外踏勘一月，先论目下大势。此战我军虽败，山东六国欣欣然一片。然六国举动，却与既往合纵胜秦后大相径庭。既往胜秦，联军立即直逼函谷关，压迫我军收缩关内，此谓锁秦东出，老掉牙也。此次一战胜我，联军却未乘胜追击，既未追杀我军东撤，更未直逼函谷关，甚或连我新设之三川郡也没去触动。老夫深以为奇，遂多方探察，终究明白：其一，经我军东出一年之攻掠，六国丢城失地，人口流散，财货粮草大减，折损之惨重实出意料之外。也便是说，六国目下之军力，已经经不起一战大败。其二，六国朝政腐朽，奸佞多出相互掣肘，已是根深蒂固。此战一胜，六国统军大将无一例外地接到‘当即班师，存我实力’之紧急王书，根本不可能合力乘胜追击。有如此情势，老夫谋划的善后方略是：不撤三川郡，固守三川郡，特治三川郡，使洛阳之地真正成为我军关外根基！”

蔡泽一番话可谓将关外大势一举廓清，朝堂顿时为之一振，大田令禁不住高声问了一句：“敢问纲成君，何谓特治三川郡？”

“特治者，充实人口，大开商市，大修沟洫，大兴百工，使三川郡成天下第一富庶之地也。若得如此，秦国南有蜀郡天府、东有三川粮货，何愁一天下也！”

“好！”举殿一声赞叹，大臣们几乎忘记了朝会主旨。“敢请老廷尉依法拟罪。”吕不韦声音不大，大臣们却顿时一片肃然。端坐案前的老廷尉嘴角猛然抽搐，一时说不出话来。越是如此，

朝臣们越是肃静，各色目光烁烁盯住了那张黝黑如铁的枯瘦老脸，殿堂凝滞了。“难矣哉！”良久，老廷尉长嘘一声终于开口，声音

干涩得令人不忍卒听，“老夫决刑断狱三十有年，未逢今日弥天大案也！”老人双手抖抖索索捧起案头一卷竹简，一字一顿地念了起来。举朝大臣谁不知晓，这铁面老廷尉能将一部洋洋万言的秦法倒背如流，寻常断刑开口便是文书，今日竟要照卷念诵，可见此刑定是闻所未闻。

“蒙骜军败，秦军战死八万三千四百四十三人，轻伤五万三千一百余人，重伤及残者两万一千八百一十四人；折损粮草十万斛，铁料兵器六万余件；帐篷衣甲尚未计报完毕，大体十三四万件上下，城池得而复失者三十二座，民众流失难以计数。秦法有定：无端战败之罪责，不避功贵，虽功难抵，虽贵不恕。昔年胡伤攻赵大败，宣太后自裁谢国，此其例也。今东出之败是否‘无端战败’，臣实难断，唯以战败法度决刑如左：

“上将军蒙骜军法粗疏调遣失当，致军大败，当处斩刑。

“前军大将王陵未奉将令追敌中伏，当处斩刑。

“中军主将王龁未奉将令追敌，拖全军中伏，当处斩刑。

“后军大将桓龁未奉将令私发步军，虽救主力终违军法，当处流刑。

“斥候营大将军情探察有误，当处斩刑。

“骑将王翦假借军令私调步军、擅组轻兵，虽救军有功，贬黜卒伍。

“败军不论赏功。死伤将士由丞相府斟酌抚恤。

“另查：庙堂之失，丞相吕不韦总揽失察，当削其侯爵夺其封地；行人署对六国合纵无所觉察，行人当处流刑；若有举发，其余罪责待

查……”老廷尉掷下竹简，已经是大汗淋漓喘息不能自已，颓然伏案，再也没有了说话气力。

举殿大臣尽皆愕然！依据前几个查事重臣陈述的种种情势，此战之败显然与往昔败仗不同，且不说种种牵涉甚广之因由，仅以后果论，并未伤及秦国根本，也未丢失秦国最看重的三川郡，如何要人人戴罪尽皆重刑？以战场论，贬黜王翦该当么？以庙堂论，夺吕不韦爵位该当么？如此看去，岂非秦王也要戴罪了？

“决刑失察！国正监抗断！”

“司寇府不服！”

“御史台有参！”

三大臣接连亢声站起，殿中议论之声顿时蜂起。这国正监、司寇府、御史台与廷尉府，是秦国的四大司法官署，各司其职又相互制约，自商鞅变法成制，百余年来一直稳定有效地运转着秦国法制。国正监与御史台原本是军中监察记功之官，商鞅变法时将其职司扩展，变为国家监察官署。《商君书·境内》载：“（攻城时分）将军为木台，与国正监、正御史（登台）参望之。（军士）先入者，举为最启；后入者，举为最殿。”由此可见其原本职能。但为国家官署，这两府职司是监察臣工举发不良，对官员的违法犯罪依法弹劾。也就是说，这两府官员对朝臣违法犯罪有着更为直接具体的掌握，对其处置也有着督察之权。见诸于实践，官员处刑常常总是廷尉府会同两府会商而后决。司寇府则是职司捕盗、维护邦国治安之官署，对庶民犯罪的决刑有着很大权力，故此与廷尉府也是互有制约。后来秦成统一帝国，将国正监御史台合并为正式监察官署，其主管大臣御史大夫为爵同丞相的重臣，这是后话。

如今三府一齐公然异议，朝臣们既感惊诧又觉蹊跷。

正在此时，突闻老内侍惊呼一声：“大王！”议论哄嗡之声顿时沉寂。大臣们愕然望去，只见王座中的嬴异人嘴角吐着白沫昏厥了过去，王阶之下近在咫尺的吕不韦已经上台抱住了秦王，太医已经匆忙赶来救治了。片刻之间，秦王被太医内侍们连坐榻抬了下去，殿中一片惶惶然。

“诸位臣工毋忧，我王操劳过度，寝食难安，故此昏厥，谅无大碍也。”吕不韦罕见地笑了笑，从容转向正题，“今日朝会，各方情势已明，唯余廷尉决刑有争。此事牵涉既广，纠葛又多，不妨待我王健旺时再作会商，诸位以为如何？”

“丞相极是！”举殿异口同声。

“一班戴罪将军如何处置？”老廷尉突然抬起头来。

大臣们恍然醒悟，将军们尚是布衣负荆鲜血淋漓，正式下狱抑或临时羁押都实在难以决断，连国正监、御史台都颇费踌躇，一时无人说话，都看着吕不韦如何决断。吕不韦肃然正色道：“既未问刑，便非罪人。敢请国正监、御史台两府为大将去刑，并送各人回其府邸养息。我王若得问罪，吕不韦一人当之，与诸位臣工及两府无关。”

大臣们一时愕然！在法度严明的秦国，戴罪之身虽未经决刑，也是罪犯无疑，关押牢狱那是一定的。大臣们所不能决断者是如何关押，是送往五六十里外的云阳国狱正式下牢，还是临时关押咸阳听候决刑？谁也没有想到，也不敢想到不会想到要放二十多位将军回家。吕不韦虽是丞相文信侯，受命统摄裁处战败之责，毕竟与法度传统背离太大，谁个敢轻易赞同？然若反对，经今日朝会，谁不觉得大将们实在是浴血死战劫后余生？人人服罪慨然赴死，丞相既有此令又明示一人担责，人皆有恻隐之心，何忍心夺情悖理也。

默默地，老廷尉点着竹杖先径自走了，大臣们也各自散了。国正监与正御史两人相互一点头，向殿口甲士一挥手，大步到殿角冷清寂然的将军草席区去了……

初冬的白日很短，晚膳时天色已黑定了。

嬴异人只喝下了一鼎炖羊汤，寻常喜好的拆骨肉一口也没咥便离开了食案，走得几步微微发得些热汗，自觉舒畅了许多。午后在殿堂昏厥，虽说是有意为之，却也实在是体力不支心烦意乱念头一闪说倒便倒不意竟弄假成真。醒来卧榻自思，嬴异人当真是有些恐慌了。时当三十余岁之盛年，果真要不行了么？当年在赵国做人质时何等艰涩清苦都挺过来了，何一做秦王竟每况愈下？嬴异人记得很清楚，长平大战之前赵国要秦军退出上党，被秦昭王断然拒绝；赵国便对他这个人质作限粮折磨，一日只能一餐，一餐只有一盆半生不熟的绿森森藿菜；他整日饥肠辘辘枯瘦如柴，看见绿菜绿草便要反胃吐酸。饶是如此，他也没有病倒。结识吕不韦后日月一变，他立即硬朗起来，每日精神抖擞地斡旋于邯郸官场士林，还要与新婚的赵姬酣畅淋漓地卧榻折腾，真是生龙活虎。便是万般惊惧地逃赵回秦，立为太子的最初几年，他也丝毫未觉乏力，赵姬没有接回来时，依然时不时与妾妃侍女解饥消渴。然自父王骤逝，即位秦王，他便日复一日地弱不禁风了。正在丰腴之年风韵万千的赵姬夜夜侍榻殷殷期盼，他情急如火热汗淋漓，可那物事却生生不举。赵姬脸上带笑抚慰，眼中的哀怨却使他无地自容……唯一使他欣慰者，国事蒸蒸日上也。吕不韦做丞相总政后展现出惊人的治国才能，秦国吏治整肃法令修明大局稳定，十数年蛰伏的秦国战车重新隆隆压向东方，年余之间灭周设立三川郡，又夺三晋三十余城；照此情势再有五七年，灭六国而一天下是完全可能的。若得如此，嬴异人纵是长卧病榻生趣全无，此生功业尚可对人道也……偏在他多愁常生感慨之际，陡然大军东败消息传来，他当时便是眼前一黑颓然倒了。看着一片浴血负荆的大将，嬴异人心惊肉跳。杀了他们无异于自毁长城，不杀他们无异于自坏法度，两难也。法令

是秦国根本，大军将士是国家干城，两难也。吕不韦本有斡旋之能，可连他自己也被朝议卷入了错失罪责的追究之中，若是再主张宽政，便是违法为自己在内的罪臣开脱，教他如何说话？吕不韦不能说话，秦国岂不大乱了？如此一路想来，在老廷尉宣读决刑书后秦王须得例行定夺之际，他昏厥了……

“苍苍上天，秦国何罪至此也！”廊下枯立的嬴异人一声长叹。

“禀报我王：文信侯求见。”

“快请！”

吕不韦脚步匆匆，脸上却是一团春风全然没有忧急之色，来到廊下一躬：“王体恢复，臣心安矣！”嬴异人惊讶道：“我心如焚，文信侯倒是无事人一般！”吕不韦悠然一笑：“举国阴霾，臣做一丝光亮可也。”

“文信侯用心良苦。”嬴异人轻轻一叹低声道，“日间之事莫当真。走，进书房说话。”

两人书房坐定。侍女煮好茶，掩上门退下了。嬴异人立即移席吕不韦对面，急色低声问：“如今乱局如何处置？”吕不韦道：“我王且定心神。今日之局难则难矣，并无乱象。难点一解，新局便开。”“还不乱么？”嬴异人既疑惑又惊讶，“大将戴罪，举朝有失，朝会惶惶，法司抵牾，我心两难，举朝无挽得狂澜之人，乱得不够么！”吕不韦肃然一拱：“臣请挽此狂澜。”“我的丞相也，”嬴异人更急，“你已陷罪，被廷尉拟议削爵夺地以抵罪，以罪责之身，理同案乱局，如何服众？”“我王有所不知。”吕不韦从容道，“臣陷指责，乃着意为之。”

“如何如何？着意为之？”嬴异人急得几乎凑到了吕不韦鼻子底下。吕不韦点头道：“我王但想，日间朝会时，各方陈情可有虚

假？”嬴异人摇摇头：“有凭有据，令人信服。”吕不韦道：“唯其如此，大势可明。大军在外征战，臣居中枢掌控全局。若臣置身事外，分明是不做事只整人也，朝野何人信得？为政之道，权责一体也。大权亦当大责。唯臣不避罪责，方得举朝同心也。削爵夺地之罚，乃臣拟议，非老廷尉本心也。唯臣领罪，罪当其责，而臣能言也。唯臣能言，何惧狂澜也？我王思之，可是此理？”

“文信侯……”嬴异人哽咽了。“王心毋忧。一侯一地之失，于臣何足道哉！”

“如此说来，大将斩刑也是你意？”

“刑罚依法，非臣本意。公诸朝堂，臣之意也。”

“其意何在？”

“试探朝议，以定后来。”

“如何评判？”

“人皆恻隐，事有可为。”

“然秦法如山，大父昭王有定法铁石，如何为之？”

“回旋之策不难。难在我王之心。”

“难在我心？！”

“我王若以秦国兴亡大局为重，不拘泥成法，事则有为。我王若以恪守百年法统为重，以为成法不可稍变，虽有良策，亦难为之。此谓难在王心也。”

“文信侯差矣！”嬴异人又着急起来，“秦法之变，当年我在邯郸也有所思，你岂不知？为今之难，不在当不当变，而在变之方略与理由。理由不足，朝野视你我蓄意颠覆国本，却如何变得了也！”

“我王定心，臣岂无策？”吕不韦微微一笑，趋前低声说得一阵。

“哈——”嬴异人不禁笑了，“如此老策，我如何想它不到？”

又说得片刻，心绪松泛的嬴异人有了困顿神色，吕不韦适时告辞了。一出王城，吕不韦轺车直奔纲成君府，片时出来又是驷车庶长府、廷尉府、国正监府、御史府。直到曙光染红了咸阳城楼，吕不韦才疲惫地爬上了卧榻，日近正午离榻梳洗匆匆用饭，一盅绿菜羹未曾喝罢，蔡泽的公鸭嗓已在庭院呷呷起来。西门老总事正要阻拦蔡泽，吕不韦已经闻声搁下菜羹进了书房。

“纲成君自觉如何？”吕不韦当头一问。

蔡泽从腰间皮袋拿出一卷竹简摇晃着：“代人捉笔，自觉如何又能如何？终须你说也。”将竹简往吕不韦手中一塞呷呷笑叫，“酒来！老夫一夜工夫，不来两爵亏也！”

“何消说得，上酒！”吕不韦一边高声吩咐一边浏览竹简，片刻啪地一合竹简，“主书立即抄录刻简，一式六卷。”

“六卷？要流播天下么？”蔡泽不禁大是惊讶。

“纲成君，如何操持你莫问了。来！陪你一爵。”

吕不韦精神显然见好，陪蔡泽没饮得一爵，反是自己大咥一通，引得蔡泽皱眉苦笑呷呷叫嚷：“命也命也！你说老夫何事能得个正座？分明嘉宾主咥，到头来却还是个陪咥，有世事么？”吕不韦忍俊不禁，噗地喷得一袖饭菜，狼狈之间哈哈大笑：“纲成君乐天知命，大福也！

来！干此一爵。”蔡泽皱眉苦笑连连摇头：“不干不干，干了又是陪饮。”吕不韦益发乐不可支，大笑着自己干了一爵，起身对主书叮嘱事情去了。蔡泽看得百般感慨，连连举爵大饮。及至吕不韦回身，蔡泽已经伏案醉倒了。

三日之后，丞相府上书郑重送到了长史案头。

看着两名书吏抬进一只铜箱，老长史桓砾不禁大奇，何等上书竟装得一箱之多？未及发问，丞相府主书拱手禀报：“此箱文书十三卷。丞相上书为正卷。其余十二卷为附件，乃诸大臣查勘陈述之实录、蒙骜等将之陈述实录，已经各位当事大人订正，一体呈上秦王定夺。”老桓砾大惊，秦王已有王书命吕不韦统摄裁处战败罪责，此等上书之法，不是推卸职责胁迫秦王么？吕不韦素来不是畏事之人，这次要退缩了么？心下纷乱揣测，脚步匆匆进了秦王书房。嬴异人得报，立即从寝宫赶到书房，看着桓砾打开铜箱泥封相印将竹简一卷卷陈列，只拿起首卷吕不韦上书认真看了起来，片刻合卷断然吩咐道：“老长史，立即按照丞相上书主旨拟就王书，颁发朝野。”

次日清晨，秦王王书下达官署并张贴咸阳四门。随着谒者传车的辚辚车声，随着传命快马的兼程飞驰，秦国朝野立即沸沸扬扬奔走相告。咸阳南门向为吞吐商旅之口，今日更是热闹非凡，商旅皆驻车马，行人云集翘首，都在听高台上的黑衣书吏一遍又一遍地高声念诵秦王王书：

大秦王特书：此次我军兵败山东，朝野皆云匪夷所思。经翔实查勘，朝会公议，此次战败既有战场之误，亦有庙堂之失，诸般纠葛涉及广阔。当此之时，非杀将可以明法，非严刑可以固国。唯庙堂大臣与莫府大将共担过失，使涉事者人人不避战败之责，方得以戒后来而举国同心。此非本王之臆断，有穆公成法在先也。昔年秦军大败于崤函，穆公不杀孟明视、西乞术、白乙丙三将，而与将军大臣共担过

失，未毁干城，不坏法度，使孟西白三将骄躁尽去而秦国再胜。唯其如此，本王决效穆公之法，对本次战败处置如左：

丞相吕不韦总领国政运筹有差，削其侯爵并夺封地。行人王绾未察六国合纵，削职，黜为相府吏。上将军蒙骜军令有失，削爵三级，罚俸两年。大将王龁、王陵轻战冒进，削爵三级。其余将士，依常战论赏罚，死伤者得抚恤，斩首者得赐爵。大秦王嬴异人二年冬月。此书。

如此王书，国人听得百味俱生，一时惊喜无状，恍然欣然者有之，涕泪唏嘘者有之，惶恐不安者有之，手舞足蹈者有之，纷纷然哄哄然议论成一片。

惊愕者，吕不韦及其属署处罚最重。分明是战场之败，况且是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领政丞相纵然涉及军事，如何能干预得了上将军决断之权，何至于削侯夺地？行人是丞相府属员，没有探察六国合纵，自是没有奉邦交之命，何至于由官贬吏？

唏嘘者，对将士以常战论功过也。秦法有定：败战不论功，死伤唯得三年抚恤。凡为秦人，十室九有兵。任何一次大战实际上都是举国涉及，一战败军，烈士不得名号，斩首不得爵位，伤残仅得些许抚恤而不能如常战之后永享战士荣耀，谁家不是叹息悲伤？虽说历经百年，也渐渐解得法令一力激励战胜的本意，然戚戚然之心却总是长时期地无法平息。秦人之所以对战败大将愤恨不能自已，根本处在于：一将失误便意味着断送了全部将士的应得功业，立功也是白立！在耕战为本的秦国，谁人能对亲人的浴血牺牲淡泊处之？谁人不求败军之将以死补偿万千白白战死者？此战乃是长平大战后的最大败仗，消息一出，举国忧愤无可名状，异口同声地指斥蒙骜败军该杀，原是此等忧愤之心。秦国君臣历来不敢轻赦败将罪责，根本因由也在这里。然今日王书一出，竟可“常战论功过”，老秦人心下顿时一片热乎泪眼蒙眬，更有战死者家人大放悲声，哭一阵笑一阵不知所以。慰藉之心但

生，对败军之将的苛责自然也就淡了，没有人再公然指斥蒙骜一班大将，更没有人愤愤然喊杀了。

恍然欣然者，穆公之法仿效绝妙也！在老秦人心目中，穆公是圣人一般的君主。即或当年雄心勃勃的秦孝公，在求贤令中申明的宏图也是："复穆公之故地，修穆公之政令。"漫漫百年，能与商君秦法在老秦人心目中抗衡者，还只有秦穆公这个圣君。若非抬出秦穆公不杀孟西白三将故事，秦国朝野之心还当真难以化解。能抬出穆公而一河水开，这个新秦王当真了得！

诸般议论如潺潺流水般在官署王城流淌开来，森森僵局自然而然地破了。

蒙骜一班大将羞愧万分，赦罪当日聚议联署上书秦王：自请一律贬为老卒效命疆场，再为吕不韦鸣冤，吁请恢复其文信侯爵位封地。书简未成，吕不韦赶到了上将军府邸。蒙骜与将军们一齐拜倒，热泪纵横却无一人说话。

"老将军如此，折杀我也！"吕不韦连忙扶起蒙骜，语态脸色少见的忧急，"闻得诸位将军拟议上书，可是实情？"

"文信侯遭此非罪，老夫等不说话，天良何在也！"

"文信侯太冤！我等不服！"大将们异口同声。

"上将军，诸位将军，"吕不韦深深一躬，直起身肃然道，"自请加罪而为人陈情，吕不韦先行谢过。然国家法度在，秦王书何能朝令夕改？更为根本者，诸位不察大局就事论事，实乃帮倒忙也！目下秦国大局何在？在重整精锐大军。月前我军新败大将待刑时，军心民心，举朝君臣，尽皆惶惶不安。为甚来？是秦人经不起一败么？不是！是朝野上下都看明白了一个大局：一班老将之后，我军良将无继！果真

以成法问诸位大将死罪，万千大军交于何人？秦王书虽违法统，朝野却是赞许欣慰，是秦人不拥戴法制了么？不是！是人人都看到了我军青黄不接之危局！何谓旁观者清当局者迷？这便是！吕不韦愿担罪责，既非与上将军私谊笃厚，亦非仁政恻隐之心，唯秦国大局所需也。诸位老将军但想：自武安君白起之后，我军超拔新锐将领有得几个？莫府升帐，满目白头，四顾之下，一无后继。当此之时，秦王甘冒天下之大不韪，效穆公成例保全诸位老将军，难道是秦军缺乏几个老卒么？”吕不韦粗重地喘息着长叹一声，“天意也！原本想在战胜班师之后对上将军提及此事，不意一战而败，竟在此等时刻令诸位难堪，不亦悲乎……”

庭院中一片寂然，老将们羞愧低头，蒙骜满脸涨红。良久，蒙骜凝重地长长一躬：“丞相金石之言，蒙骜敬服也！”

“我等谨受教！”老将们异口同声。

吕不韦肃然对拜一躬，直起腰身慨然笑道：“扫兴已罢，当为诸位老将军压惊一饮也。来人，抬进秦王赐酒！”随着话音，立即有一队内侍抬着秦凤酒逶迤进院，一字摆开竟有二十六桶之多。蒙骜与将军们同声一谢，吕不韦对蒙骜拱手笑道：“老哥哥，兄弟也要叨扰几爵了！”“老兄弟……”蒙骜心头大热，回头一挥手高声吩咐，“当院设酒！一醉方休！”

“一醉方休！”萎靡日久的老将军们陡然振作了。

草席木案，肥羊锅盔，较酒论战，万般感慨，劫后余生一场酒，大将们直喝得天翻地覆。哄哄嚷嚷之中，吕不韦与蒙骜大汗淋漓衣冠尽去，却始终凑在一起比划着议论着。蒙骜说，他想在三年之内将秦军大本营从秦国腹地东移关外，建立三川郡洛阳大本营，使秦国本土结结实实跨出函谷关。吕不韦说，若得如此，须先除去一个随时可能成为致命对手的劲敌。蒙骜双眼突然冒火，是他！老夫偏要留着他战

场复仇！吕不韦狡黠地一笑，凑在蒙骜汗津津的耳边嘀咕得一阵又是神秘一笑：老哥哥以为如何？蒙骜大皱眉头，此等伎俩老掉牙，有人信么？吕不韦哈哈大笑，秦国没人信，未必山东六国没人信也。

及至夜阑酒散，一个秘密的谋划已经酿成了。

二　卑劣老伎在腐朽国度生出了惊人成效

大雪纷飞，特使王绾的车队辚辚出了咸阳。

一路东来，王绾心绪总是不能安宁。如此老谋在魏国行得通么？

使命若是失败，自己永远只能做个书吏事小，毁了丞相声望岂非永生负罪？王绾是这次被革职为吏的丞相府行人，敦厚端方而又不失聪敏灵动。三年前吕不韦初署丞相府，简拔王绾于一班书吏之中，做了职掌邦交事务的行人。战国邦交为要职，各国皆为丞相亲领，行人只是开府丞相处置邦交大计的事务专署而已。虽则如此，行人也是丞相府属署中最显赫的官员之一了。对于一个年轻的书吏而言，不啻由士兵而将军一般的超拔。王绾记得清楚，吕不韦在整肃相府吏治时说："政事如人，唯生生不息而能步步趋前也。丞相开府，为国政枢要，下联百官上达王城，梳理朝野总摄万机，最要紧者便在实效。今相府官吏不可谓不能，然老暮过甚理事缓滞，可当谋划，而不当任事也。本丞相简拔后生裁汰老弱，唯以国事为本。超拔任事者毋以升迁为喜，虚位谋划者毋以去职为悲，如此人人同心，秦国有望也！"王绾敬佩吕不韦，也敏锐看出了吕不韦在这次处置战败事端中的艰难，慨然自请解职，成为丞相府唯一陪吕不韦受到处置的官员，虽则革职，却受到了丞相府所有官员大吏的敬重。吕不韦也全然没有将他做革职官员对待，依然命他在行人署"以吏身暂署事务"。这次出使山东周旋大梁，也破例地派给了他。

所谓破例，在于王绾职任邦交事务，却从来没有出使过山东六国。依照传统，官员首次出使只能做副使。首使而正，独当一面，在秦国邦交中还从来不曾有过。唯其如此，王绾不能不又一次敬佩吕不韦的用人胆识，也不能不心绪忐忑。

也是王绾的使命实在奇特——谣言离间，陷信陵君于死地。

据实而论，离间计实在是老掉牙的伎俩，纵能坦然行之于敌国，可成效如何便难说了。远古之世，蓄意制造谣言而中伤对手，历来都是失败者无可奈何的发泄，对手无一例外地嗤之以鼻，从来都没有真正击倒过谁。当年殷商旧族与周人叛逆对周公大肆流言中伤，不是连周成王那样的少年天子也没有相信么？然自春秋之世天地翻覆，士人崛起智计大开，这谣言攻敌竟莫名其妙地渐渐成了正宗计谋，被堂而皇之地写进兵法，谓之离间计、反间计！虽则如此，春秋之世三百余年，真正使用离间计反间计而收成效者，也是寥寥无几，名君名臣名将中此伎俩者几乎一个也没有。

战国之世，流言离间的卑劣伎俩却轰然发作屡见奇效。

第一个落马者是名将吴起，一生三中谣言而终致惨死。先背“杀妻背鲁”之流言逃鲁入魏；再中魏国长公主“恶女”离间计，拒绝迎娶少公主而被魏武侯猜忌，不得不离魏入楚；最后中楚国反变法贵族的“谋反”流言，为示忠心而离开大军孤身回郢都，终被旧贵族在楚王灵位前乱箭射死。

第二个落马者是名将廉颇。此公比吴起更甚，一生四中流言恶计，终致客死异国。第一次是长平大战，秦国贬低老廉颇的流言击中赵国君臣，廉颇被罢黜抗秦统帅之职而愤然隐居。第二次，赵国大败后六年廉颇被迟迟起用，刚打了一场胜仗便被一班将军流言恶攻。老将军这次怒火中烧，愤然起兵猛攻接替他兵权的乐乘。虽然乐乘逃走了，廉颇却也不得不逃亡魏国。第三次，廉颇客居魏国，又被“其心必

异”之流言中伤，不为魏国所用。第四次，赵王因屡次败于秦国，又想起用廉颇，不意却被仇人收买的使者郭开造了一通离奇谣言，说老将军“一饭三遗矢（屎）”，哄得赵王居然信了。于是一世名将终于逃隐楚国愤懑而死。

第三个落马者是变法诗人屈原。此公忠正激烈热血报国，却在张仪的离间流言面前碰得头破血流。后来张仪淡出了，旧贵族的流言却始终紧紧纠缠着屈原，以致昏聩的楚怀王总对这个最大的忠臣投以最怀疑的目光，临死也没有相信这个后来跟着他死去的千古人物。

第四个落马者是名将乐毅。此公两中流言，第一次侥幸躲过，第二次终于落马。从此隐居赵国，终身不复为将。这两次流言都是老对手田单、鲁仲连的离间计。第一次流言离间，说乐毅野心勃勃要做齐王，其时恰逢燕昭王在位，非但没有罢黜乐毅，反倒杀了那个被齐国收买的造谣者。第二次是新王即位，田单故伎重施，而且依旧散布流言说乐毅还是要做齐王。这个新燕王不可思议地相信了，乐毅被罢黜了，燕军也立即一败涂地了。

第五个落马者是孟尝君田文。此公赫赫豪侠却一生不幸，自封君领国终生被流言恶计纠缠，多次罢相复相，危机时便逃回封地薛邑拥兵自守。最后还是在齐湣王、齐襄王两代被流言困扰而不得其用，终是郁闷而死。

第六个是后来成为秦国应侯的范雎。此公才智非凡，以使节随员之身出使齐国，在无能的使节须贾被田单冷淡时，挺身而出力陈大义，维护了魏国尊严促成了魏齐结盟。田单器重人才，劝范雎留齐任事，范雎婉言谢绝。如此一件大功，却被须贾以“齐吏私云”编造流言，生生说范雎“私相通敌”。魏国丞相立即相信，当众对范雎极尽侮辱拷打，“尸体”几乎要被喂狗。若非事有巧合死里逃生改名换姓到了秦国，范雎准定当即死于流言恶计且永远地不为人知。

还有几个赫赫人物虽也是终生受流言恶计纠缠，倒而起起而倒，战战兢兢如履薄冰再不敢放开手脚做事。一个是纵横家武安君苏秦，一个是楚国春申君黄歇，一个是赵国平原君赵胜，一个是兴齐名将安平君田单。其后还有名将李牧与诸位看官马上就要见到的魏国信陵君。说也是奇，凡此种种奇迹，竟然尽出于山东六国。而六国之使节、商旅、斥候从来都是不惜工本地在秦国制造流言，却从来都是泥牛入海，秦国竟从来没有因流言错处过一个大臣将军。自商鞅变法之后百余年，以“人言”之法说秦王者只有一次，这便是几乎被谣言杀死的范雎见秦昭王。范雎的说辞是，人皆知秦国有太后、穰侯，而不知有秦王也。后来，秦昭王虽与范雎结君臣之盟铲除了太后穰侯两大政敌，然究其实，根本之点在于秦昭王原本便要夺权归王，无论范雎如何说辞，秦昭王都会跨出这一步。一方借“人言”激发秦王早日夺权，一方要倚重范雎之才整肃秦政，实在算不得离间计之功效。因了秦国不为流言左右，于是山东六国有了公议，说“秦人蛮蠢，不解人言”。千古之下，令人啼笑皆非。

明乎于此，吕不韦坚执一试，图谋用这卑劣的老伎俩除却一个劲敌。

身为如此特使，王绾的难处是不知如何造谣。临行请教，吕不韦哈哈大笑：“你个王绾也！只管拣最老的谣言去说，要你创新么？只有一样，必须说得像，说得煞有介事。”王绾做事认真，恍然大悟之余，对战国以来的离间流言作了一番梳理揣摩，最终选定了两宗最常见的流言利器：

其一，“诸侯只知有某，不知有王”。此流言暗寓：某人功业声望远远超王，有可能取王而代之。此等流言的厉害处在于，一言将某人的功劳变为威胁，可使国君立起狐疑之心，纵不收当时之效，亦准定埋下内讧种子。功业赫赫的田单，便是中此一击而萎靡不振。

其二，“闻某称王，特来贺之”。此计之操作方式为：先无中生有，以“闻”（听说）法造出一个某某要称王的消息；其后，隐秘赴某府祝贺其称王；再其后，无论某人如何否认，只找要紧人物四下秘密询问某人称王日期，并叮嘱被询问者万勿外泄。此乃杀伤最强之行动流言，且做得越是隐秘，流言传得越快。名重天下的乐毅，硬是倒在了“贺王”流言之上。只要耐心贺去，被贺者一次不倒，二次必倒。

揣摩一定，王绾好奇心大起，决意要品尝一番这从未经历过的新鲜使命。

窝冬之期，大梁呈现出多年未见的消闲风华。

六国胜秦，老魏国是主力，信陵君是统帅，魏人大觉扬眉吐气。官市民市都破了“冬市逢十开”的成例，冬日天天大市。大梁人原本殷实风华，今冬遇此喜庆更是心劲十足，眼看年节在即，天天上市转悠，买不买物事倒在其次，希图的是三五成群海阔天空地交换传闻议论奇异。如此一来，大市日日人山人海，联袂成幕挥汗成雨，直与当年最繁华的临淄大市媲美。国府官署也破例，往年窝冬是三日一视事，今年改成了五日一视事。官吏们欣欣然之余，日每抖擞精神进出酒肆绿楼，或聚酒痛饮或博戏设赌或听歌赏舞醉拥佳人；一番风流之后纷纷聚到两家最大的酒肆，或名士论战或对弈品茶或引见拜会；然无论如何，最终都是兴致勃勃地议论朝局褒贬人物，欣欣然悻悻然直到刁斗打得五更，方才踏雪而归酣睡直过卓午；一顿不厌精细的美餐老酒之后，又车马辚辚踏雪而出了。

风花雪月之时，大梁口舌流淌出一个惊人消息：信陵君要称王了！

薛公皱着雪白的双眉叙说了这则神秘传闻，信陵君哈哈大笑：“秦使何其蠢也！如此荒诞不经，谁却信他！”薛公连连摇头：“信陵君莫得掉以轻心，久毁成真，流言杀人者不知几多也。朝局清明固然无

事，然目下之魏国，公子以为清明么？”信陵君默然良久，拨着燎炉木炭火喟然一叹：“然则奈何哉！魏无忌能去大喊一声不称王么？”

“君若犹疑，大祸至矣！”毛公一顿竹杖霍然站起。

“卑劣离间，此等雕虫老伎，魏王断不会相信。”

“信陵君差矣！”毛公急迫嚷嚷，“老夫旧话重提，为今之计唯六字：清君侧，真称王！非如此魏国无救，君亦无救！君固不念己身，岂能不念魏国！”

薛公冷冷补上：“非毛公言过其实，老魏国大厦将倾也。”

信陵君连连摇头：“无忌耿耿忠心可昭日月，魏王岂能无察？”

“恕老夫直言。”薛公正色道，“君子之心，不能度小人之腹也。

日前老夫已从王城内侍口得知：秦使王绾面见魏王请求结盟。魏王笑问其故。王绾回道，‘秦国所畏者，信陵君也。公子亡在外十年，天下惜之。一朝为将大败秦军，六国军马皆听其号令，诸侯唯知有信陵君而不知有魏王也。秦国安能不惧？’魏王听罢，良久无言，其后也未召君入宫商谈对秦邦交。信陵君但说，魏王信得你么？”

“卑劣之尤！”信陵君愤然拍案，“知某不知某，何其可笑也！当年齐国佞臣以此中伤田单，平庸的齐襄王半信半疑，被貂勃严词批驳后便不再相信。你说，魏王连齐襄王也不如么？”

“君非差矣，大谬也！”毛公点着竹杖冷冷道，“流言离间之际，当思破间救国之法为上。君怨离间者何益？寄望于他人知我何益？王果知君，岂有君十年亡外也！”

“毕竟魏王已经与我和解，无忌岂能负君？”

“信陵君也！”毛公真是哭笑不得，“身为国家重臣，耿耿忠心远非唯一。事之根本，是君王是否相信你之忠心。君王狐疑，纵有忠心于国何益！于事何益！于人何益！自命忠心谋国，却一任君王被奸佞包围而误国亡国，耿耿忠心能值几钱！”

薛公肃然接道：“信陵君目下军权尚在，若不称王，老夫出一最下之策：发军除却一班佞臣，派遣公忠能事之干员入王城各署，以确保时时有人在君王之前陈明君之忠正，君自领政强国可也。非如此不能救魏，亦无以立身也！若以迂腐之心操国家权柄，因自身忠正而不铲除奸佞，最终必被奸佞流言吞没，其时悔之晚矣！”

毛公苦笑道：“若得如此，老夫也不劝君称王了。”

“二公苦心先行谢过。”信陵君拱手一礼，“然兹事体大，容我进宫与魏王晤面一次，再行决断如何？”

毛公突然大笑一阵：“老夫有眼无珠也！原以为信陵君乃救国救民之大才，谁料只是一个将兵之才耳！君好自为之，老夫告辞也！”笃笃点着竹杖拉起薛公长笑去了。

信陵君愕然不知所以，思忖良久，终于登上轺车进宫了。信陵君想不到的是，魏王冒雪迎出，殷殷执手百般询问，关切之情溢于言表。书房品茶，魏王坦然将秦国使节的诸般言语和盘托给了信陵君，还请信陵君权衡决断对秦邦交。信陵君心中大石顿时落地，回府之后立即派出门客去寻访毛公薛公。三日后门客回报说，两公已经离开了大梁，不知到何处游历去了。信陵君心下颇觉不安，却也很快忘记了此事，毕竟，处置好秦国邦交是目下当务之急。

在信陵君要会见秦使时，王绾也请与信陵君密谈和约。有鉴于这是战国邦交常例，信陵君依例在书房密室与王绾会商。谁知说得一个时辰，王绾却尽是称颂信陵君功业盖世或绕着不相干的话题絮叨，和

约条款只字未提。信陵君明知其意却不阻拦，只冷笑以对，寻思老夫偏要你秦国看看魏国君臣如何破你离间计。

这番密谈之后，多有神秘人物争相邀王绾酒肆聚饮，海阔天空话题百出，唯独不涉秦魏和约。王绾更是只顾痛饮，醺醺之际辄凑近身边人物低声神秘地问得一句：“公子称王，君何贺之？”及至听者惊愕不已反问穷追，王绾狠狠打自己一个耳光，从此只饮酒不说话。一次，王绾终于酩酊大醉，博戏连输三局，赌金三千悉数堆在了一个“老吏”案前。王绾叫嚷再来。老吏笑云：“无金不赌。然大梁有赌言风习，公若说得一个老朽从未听闻之消息，三千金悉数归公，当可再来博戏也！”满面通红的王绾哈哈大笑：“本使为秦王密使也！足下知道么？”老吏摇头笑云：“是使皆密，谁人不知？算不得。”王绾愤愤然拍案大嚷：“本使之密你知道？说出来也！”老吏笑云：“公醉也，不说也罢。”“醉？谁醉？没醉！”王绾连连拍案大嚷，又一把拉过老吏将热烘烘喷着酒气的嘴巴压上了老吏耳根，“公子要自立为王，请秦国为援，秦王要十五城为谢，公子只割十城。本使是来交涉此事！你却知道？知道么？说！”老吏哈哈大笑，连说不知不知，老朽服输，再来博戏便是。神态犹如听风过耳，只管连连赌去。王绾着意再输，却鬼使神差总是赢，三千金硬是堆在了自己面前，引得王绾只是叹气。

说也说了，做也做了，王绾心中却实在没底。

神秘人物传来消息，说魏王已经将王绾说辞悉数托给了信陵君，君臣亲密无间地聚谈了一个多时辰。王绾蓦然想起信陵君密谈只听不说的冷笑，分明便是将计就计要看秦国出丑。如此情势，留在大梁岂非等着落入圈套为秦国丢丑？思忖之下，王绾派员兼程回咸阳呈报：周旋无望，请准离魏返秦。旬日之后，吕不韦亲笔书简到来，简单得只有两行字：“汝能安居大梁而魏王不杀，足见功效。一任周旋，少安毋躁，来春归秦可也。”显然，丞相是详细向信使询问了他在大梁的诸般细节，评判是“足见功效”，并对他的躁动不悦，要他沉住心气等到

来春。上命如此，王绾又能如何？只有在酒肆府邸间继续周旋，时不时将老话问问将老秘密吐吐，在场的显耀官吏们无论是第几次听说，都立刻一副莫测高深的模样你看我我看你相互一笑，也立刻不再搭理王绾而争相慷慨激昂地争论起如何抗秦强魏的话题。王绾顿时郁闷不堪，深感被人戏弄，几乎每次都是悻悻而去，决意只挺到开春之后，届时不管丞相允准与否他都要离开这莫测高深的鬼地方。

冬雪茫茫，王绾忽然觉得自己滑稽之极。

自嘲的王绾无论如何也想不到，年节将尽河冰未开之际，大梁坊间酒肆的口舌长河突然流淌出一则惊人传闻：称王公子将被免将！听着官吏士子们淡淡地笑谈相传，王绾既惊讶又疑惑，几乎无从评判了。惊讶者，若是真事，干城将毁，魏人竟能如此麻木！疑惑者，若是虚假，如何高官显贵市井无赖都是言之凿凿？

未过旬日，终于水落石出——魏王下书：信陵君年老多病，太子魏增代掌上将军印，虎符收归王室。王绾得闻，惊愕得无以复加，竟不敢走出驿馆，生怕魏人迁怒于他将他活活当街撕扯。不想正在惊惧之时，却有一班大吏来邀他聚饮。车行街市，无一人指点王绾的黑色秦车。席间痛饮，一班大吏争相表明是自己最先预言了魏国隐患，而今验证了恰恰如此。众人议论相和，窃窃之情尽去，公然弹冠相庆，纷纷祝贺公子生也命厚竟得颐养天年，纷纷喟叹魏国躲得一劫终是天命攸归也。

王绾直觉面对一群怪物，酒席未完惶惶告辞了。刚刚回到驿馆，快马信使送来吕不韦密信：国有要事，立即返秦！王绾如逢大赦，立即吩咐连夜整顿车马，又留下一名书吏代向魏王书信辞行，次日天色未明，冒着料峭寒风出了大梁西门。

大梁西达函谷关的官道名为河外大道，堪称当时天下最为闻名的交通轴心。所谓河外大道，是十丈宽的车马大道沿着大河南岸横贯东

西千余里，主干道直抵大梁，分道则东至临淄、北至邯郸、西南分别伸入新郑洛阳。大道两边树木葱茏，十里一亭，旅人歇息酬答极是方便。冬日之时树木萧疏，大河南岸的茫茫芦苇簇拥大道，隔着道边林木恍如帘外长浪，实在蔚为冬日旅途之奇观。

王绾心中有事，任是景观也熟视无睹，只是催着车马辚辚赶路。将过韩国岔道之时，突有一支马队从车队之后飞插前来，为首骑士对轺车上的王绾低喝一声："有人追杀！使节快走！我等断后！"言未落点，已见道林外茫茫苇草边飞骑纵横刀剑挥舞分明正要上道。王绾不及多想，方喊得一声急车，驭手已经将驷马青铜车哗啷啷飞了出去。那支十骑马队飞也似卡住了上道岔口，身后便有了喊杀声。不消半个时辰，王绾车马已经进了洛阳地面，也就是秦国三川郡边界。王绾正在思忖要否进入洛阳，一队黑衣铁骑风驰电掣般从洛阳道飞来，遥遥一声高喊："使节尽管回秦！善后有我！"王绾见是秦军接应，心下顿时轻松，扬手一谢辚辚西去了。

然这个追杀谜团，王绾一直未能解开。

若干年后，王绾做了秦国丞相，灭魏之后进入大梁视察民治，留心访得信陵君旧日门客，方知当日情形：直到魏王王书到府，信陵君尚蒙在鼓里。良久愣怔，信陵君哈哈嘎嘎狂笑不止手舞足蹈陀螺疯转，终是昏厥了过去，旬日后方才醒转。其时，信陵君门客们义愤不能自已，立即追杀王绾，要给信陵君洗冤，不想却遭秦国黑冰台密骑截杀，终究未能成功。此后门客渐渐散去，信陵君闭门不出，将写就的兵法一片一片地拆开烧了，终日拥着酒桶与几个侍女昏天黑地，没过四年便脱力死了。魏王如释重负，下书厚葬信陵君。大梁倾城出动，送葬人众绵延数十里哭声震天动地……

三　再破成例　吕不韦周旋立储

春气方显，秦王嬴异人突然病倒了。

吕不韦匆匆赶赴王城寝宫，正遇太医令与两位老太医在外厅低声会商。见吕不韦到来，太医令过来惶惶一躬低声道：“秦王此病少见，诸般症状杂乱，脉象飘忽无定，老朽不敢轻易下药。”吕不韦当即道：“先扶住元气，其余再一一调理。”说罢进了寝室。

寝室中四只木炭火满当当的大燎炉烘烘围着卧榻，两扇大开的窗户却又呼呼灌着冷风，榻前帐帷半掩，嬴异人坐拥着厚厚的丝绵大被，身边却站着两名侍女不断挥扇，景象实在怪异。吕不韦走近榻前一看，嬴异人面色如火额头渗汗浑身瑟瑟发抖双眼忽开忽合闪烁不定，心下不禁猛然一沉，肃然一躬低声道：“我王此刻清醒否？”

嬴异人喘息如同风箱：“文信侯，我，尚能撑持……”

“臣求得一名东海神医，欲为王做救急之术可否？”

“救命，莫问……”

吕不韦疾步走出寝室，片刻带进一个被长大皮裘包得严严实实的人来。此人进室摘去皮裘，却是一个面如古铜清奇古远的白发老人。老人稍作打量，吩咐关闭门窗，撤去燎炉，女子尽皆退下。嬴异人正要阻止，却莫名其妙地颓然靠在大枕上蒙眬了过去。老人从腰间一只精致的皮囊中倒出一颗暗红色药丸用开水化入盏中，上前轻轻一拍嬴异人脸颊，嬴异人嘴微微张开。老人悬肘提起药盏，红亮的一丝细线分毫不差地注下。片刻药线断去，老人在榻前丈余处肃然站定，躬腰，蹲身，出掌，几类武士马步一般。骤然之间，老人两掌推动，须发戟张，形如古松虬枝。眼见一团淡淡白气笼罩了整个王榻，榻中便有了轻微鼾声，白气越来越浓，榻中鼾声也越来越响。大约顿饭辰光，老人收身对吕不韦道：“王者在天。老夫之方大约管得月余，此后必有发作，每次可服此丹药一颗，三丹而终。”吕不韦惊讶道：“既是施救之药，大师何不多留得几颗？太医治本也从容一些。”“丹不过

三。”老人淡淡一拱手，“余皆无可奉告，老夫告辞。”转身拿过长大皮裘，一裹头身又包得严严实实去了。

吕不韦轻步走到外厅，吩咐一个机警侍女守在寝室门口，但有动静立来禀报。安顿妥当，吕不韦在寝宫外的柳林转悠起来。春寒料峭时节，树皆枯枝虬张，林外宫室池水斑斑可见。吕不韦凝望着林外大池边一片高高耸立的青灰色的秦式小屋顶，不禁有些茫然。秦王沉疴若此，王后王子为何不来守榻？她母子回到秦国迟钝了？秦王眼看是病入膏肓，要紧急安顿的事太多太多了，既要快捷还不能着了“后事”痕迹，如此便须缜密谋划，不能乱了方寸。这方士方术虽非医家正道，却能救急延命，秦法为何一定要禁止方士？能不能改改这条法令？吕不韦木然地穿行在枯柳之间，一时思绪纷至沓来，不知不觉来到了林外大池边。

“禀报丞相，王已醒转。”

吕不韦蓦然一振，随着侍女大步匆匆回到寝宫。嬴异人已经披着一领轻软皮裘坐在案前悠然啜茶，迎面招手笑道：“文信侯这厢坐了。”及至吕不韦坐到身边，嬴异人惊叹笑道：“这东海神医当真神也！一觉醒来，甚事没了。”吕不韦低声道：“君上不知，此乃方士也。方才情势紧急，臣未敢禀明。”“怪道也！”嬴异人恍然一笑，“不管甚人，治病便是医。我看此禁可开。”吕不韦笑着一点头，从随身皮囊中拿出一个小陶瓶，将方才老人的话说了一遍，末了思忖问道：“发病皆无定，此药交王后，抑或交侍榻内侍？”“王后忙也。”

嬴异人叹息一声，“药交内侍算了，他们总在身边，缓急有应。”吕不韦一点头，招手唤过榻边老内侍仔细叮嘱了一番，转身一拱手道：“臣有要事，请王定夺。”

“要事？文信侯但说。”嬴异人显然有些惊讶。

“年来上病多发，臣反复思虑，王当早立储君。”

“你是说册立太子？”嬴异人沉吟片刻缓缓道，“文信侯所言，我亦曾想过。然我仅嫡庶两子，只十一二岁。长子生于赵，次子又是半胡。再说，我即位堪堪两年……原本思忖本王正在盛年，或许还能有得几个子女，其时择贤立储水到渠成。今日局面立储，实在是诸多不便。”

嬴异人的踌躇，在于秦国两个传统。其一，王子加冠得立储君。其二，秦王即位三年得立储君。前者防备在位国君疼爱小儿而立未经历练的童稚少年做储君，后者则防备权臣外戚向国君施压，逼迫国君仓促立储。以前者论，秦人二十一岁加冠，而两个王子年岁尚在少年，嬴异人自己也才三十余岁正当盛年，此时立少子为储，便要大费周折。以后者论，嬴异人父亲孝文王即位一年便薨，自己即位刚刚两年又恰逢大败于山东，此时立储朝野便多有疑虑：一则疑秦王两代孱弱短寿其后难料，二则疑秦王受王后吕不韦联手胁迫。诸般想法嬴异人不便明说，于是不得利落。

“我王差矣！”吕不韦已经将这位秦王心思揣摩透彻，当即颜色肃然，“储君乃国家根本，早立迟立皆须以时势论定，拘泥成例何能救急安国？先祖孝公不拘成例，立八岁之子为太子，因由便在当年秦国时势：邦国危难，国君时有不测之险也。秦武王亦不拘成例，临终专书十五岁幼弟嬴稷继任，亦是时也势也不得不为也。至于赵胡之念，王更谬其千里也。顿挫之时王不拒赵女为妻，称王之后却顾忌王子生于赵国，此谓疑人无行也。王归咸阳后，与宫妃胡女生得次子，也是堂堂王族骨血，何忌之有也？当年惠文王之长子荡为太子，太子母乃戎狄佳人举国皆知，何碍武王为大秦争雄天下？秦之宏图，一天下也。王若心存此等畛域之分，实是有愧先王社稷矣！更为根本者，今日我王虽在盛年，然少时多受坎坷，痼疾无定发作，若不及早绸缪，臣恐

措手不及也！”素来辞色温和的吕不韦今日句句扎实针针见血。嬴异人一时不适，良久默然。

“我是说朝野顾忌之情，丞相却全做我心了。”嬴异人勉力笑了笑。

“吕不韦急切之心，我王见谅。”

“丞相无错，实在是我心有游思也。”

“唯王明心，臣自有妥善操持之法。”

思忖片刻，嬴异人慨然拍案：“天意如此，立！否则无颜面见先祖也！”

王绾方进丞相府，见吏员们匆匆进出政事堂与各署之间。依王绾经验，除非战事与特急朝会，丞相府不会如此忙碌，拉住一个熟悉吏员一问，方知在启耕大典时将册立太子，丞相府正在筹划诸般事宜。王绾听得半信半疑，顾不得多问便来丞相书房复命。

“腐朽深植朝野，六国安得长久也！”听罢王绾禀报，吕不韦一声叹息。

“丞相急召，王绾请奉差遣。”

“非为事急，只你做得妥当也。”吕不韦似乎心有所虑，斟酌着字句对王绾说起了事由，末了微微一笑，“此事甚难，无官无爵只做事。你若不便，老夫另行物色人选可也。”

“王绾既是首选，自当不负差遣。”

“好！”吕不韦欣然拍案，“子有大局器量，此事便能做得好。若非如此，老夫还当真不甘急召你回来。子当好自为之，凡事权衡大局而

后行也。”

王绾肃然一躬告辞去了，回到行人署一番交接离开了丞相府。

吕不韦派给王绾的差使是：吏身入王城，做王子舍人；旬日之内明白回报，这个王子政能否经得起王室少学之考校？也就是说，王绾目下最急迫的事，是要摸清王子政的少学深浅，以助吕不韦决断考校方略。所谓少学，也称幼学，总之是孩童时期的根基之学。王室少学由太子傅府执掌，专一延请若干饱学之士教习所有王子王孙，大体是三个等次：五至十岁一等，十至十三岁一等，十四至十六岁一等。十六岁之后至二十一岁加冠之前，不再属于少学。吕不韦给王绾明白交底：这个王子政随王后回秦没有几年，回秦后王子政也没有入太子傅府的少学馆，而是自行修习，其少学根基不甚清楚。

据王绾所知：王子政是秦王嫡长子，王后赵姬所生。秦王还有一个庶出子叫做成蛟，是一个胡女所生，比王子政只小得三两岁。无论依照祖制还是依照秦法，秦国立储都要将遴选对象扩展到后代嫡系庶出王族之内的所有同代王子公子。也就是说，立储人选非但包括王子政与成蛟，与王子政同辈的所有王族嫡系或庶出男子，都有资格参加立储之争。在秦国，这叫择贤立储，嫡庶不避。除非秦王急难的非常之期可以专书传位，譬如秦武王嬴荡举鼎暴死洛阳，专书指定幼弟嬴稷继任，寻常立储必当依法考校择贤而立。目下秦王在位，又无战事急难，自当依法立储。然如何考校，却是例无定制。领政操持的大臣每次都要大动心思，方能衡平各方。王绾揣摩吕不韦之意，是要一力扶助王子政立为太子，然又不想有违法度，想先行清楚王子政少学根底而后确定一种较为稳妥的考校方式。

若非如此，急召他一个大吏回来做个舍人，便有些滑稽了。

舍人者，文职侍从也，非官非吏亦官亦吏，国君大臣王子王孙，但凡贵胄皆可设之。所谓非官非吏亦官亦吏，是说舍人虽无正式官

爵，却看你跟的是谁做得如何。若是权臣舍人又得宠信，自然是比寻常官员还要有实权了。虽则如此，舍人毕竟不是仕途正道，真正名士寻常都是不屑为之。因了如此，才有吕不韦对王绾的特意征询与特异叮嘱。

王绾原本秦人士子，走的是秦士务实之路，少学颇有优声，入咸阳为吏。战国士风：少学一成便周游天下，而后再留学魏国大梁的官学或齐国临淄的稷下学宫，先获名士声誉再入仕途；一策动君王，为上上之选；退而求其次，则至少是一步为卿臣高官。名士而曾为吏者也有，然大多在未获名士声誉之前，譬如商鞅，譬如范雎。秦国变法之后东学西渐，法家墨家儒家道家农家兵家纷纷入秦，秦国也有了士人学风。然橘生淮北则为枳，秦学收秦人子弟，不可避免地形成了秦士独有之风。其与六国不同者，是不务高远，不求一举步入庙堂，而是有学即为吏，由吏而建功立业晋升爵位。在耕战为本的秦国，此乃现实与可能使然也。在法度森严功过分明吏治整肃的国度，只要你有才敬事，但有功劳，几乎没有被埋没者。国风如此，身为布衣之族的士者，自然不会去贪大求远，毋宁先扎实地一步解决生计之道而再求功业上进。

依照吕不韦叮嘱的方法，王绾先去见了王后，呈上了吕不韦书简。王后似乎淡淡笑了笑：“也有他上心时日？好，他信得过你，便是你了。”说罢有一张羊皮纸飞到王绾面前，“这是王子修学所在，不难找。”如此这般没有任何繁杂叮嘱琐碎礼仪，甚至连一句对儿子的介绍也没有，王绾便成了王后认可的王子舍人。

一马出了咸阳南门，过了渭桥。王绾顺着渭水南岸的东西大道西去不到两三里，拐进一条西南方向的山道，再过一片还未发出新芽的萧疏柳林，遥遥山顶果然有一座庄园。王绾飞马上山，到得山头眼界顿时豁然开阔。来路望时，这片山地绵延相连，深入山谷登上山头，见庄园所在是一座孤峰之巅，与左右两山遥遥成三足鼎立，两道峡谷

中小河明净草木葱茏，实在是想不到的好去处。王绾正在悠悠然四面观望，突闻峡谷中骏马嘶鸣杀声隐隐，注目看去不禁大是惊讶——

西面峡谷的草地上，一匹白色骏马正在纵横飞驰，依稀可见马上骑士身着短衣窄袖的红色胡服，长发散乱飞舞手持长剑高声喊杀。骏马驰山涉河飞掠草地皆是轻松自如，即或与秦军铁骑相比，此等骑术也毫不逊色。然从身形与嗓音判断，骑士却似乎是一位少年。心念及此，王绾心头蓦然一闪，立即飞马下了山坡。正在此时，雄骏白马突然在一道山梁前长嘶一声人立而起，红衣骑士从马上摔出跌落草地，瞬间滑出丈余之远。

“少公子！”一声清亮稚嫩的惊呼，一个红衣小童飞跑马前。

“没事。”红衣骑士摇摇手想站起来，又跌倒在草地上。

王绾正在此时赶到，飞身下马疾步近前一看，少年骑士脸上蹭满草色，双腿划破鲜血渗出，脸上却兀自笑着。王绾正要说话，红衣小童抱着少年骑士的伤腿呜呜哭了。少年骑士大是不耐，一把推开小童厉声申斥：“战阵之上皮肉之伤算甚！哭哭哭！再哭回赵国去！”红衣小童哭声立止抹着眼泪抽泣：“毕竟，不是战阵么。”“心有战阵！便是战阵！”少年骑士怒喝了一声。王绾一拱手笑道：“这位公子勇气可嘉！然有伤还是及时医治者好。在下正好有红伤药，可先行清理包扎，而后再延医疗伤。”

“战课未完，疗得甚伤？”少年骑士冷冷一笑，突然右手拄地奋然站起，瘸得几步捡起长剑走近战马。红衣小童连忙扑过去要扶，却被少年生气地推开。红衣小童急咻咻躬身趴在马前：“少公子，踩着我上马！”少年眉头猛然一耸厉声道：“秦法无隶身！知道么？起开！”红衣小童哭喊道：“法是法，伤是伤，公子从权！”少年怒声道：“法便是法，岂能从权！”说罢拉起小童甩到一边，大喝一声跃上马背，骏马流星飞出，喊杀声又遥遥传来。

王绾正在暗自心惊，见白马飞驰回程，恰恰又在那道山梁前一声长嘶前蹄直撑后蹄飞起，少年骑士纸鹞般从马上飞出，重重摔在草地上，长剑也脱手飞出颤巍巍插在三四丈外的草地上。王绾与惊叫的小童疾步冲到近前，只见少年右腿血流如注，身下的草地已经渗出一片血红。少年骑士脸色铁青牙关紧咬，双手狠力握着伤口只不吱声。红衣小童吓得张口结舌只啊啊乱叫，一句囫囵话也说不出。王绾不由分说蹲身下去，拿出皮囊中伤药陶瓶扒开少年双手将药面撒了上去，再用腰间汗巾松紧适度地裹好，最后用小童忙不迭递过来的一条丝带绑定，这才松了一口气。片刻血止，少年惊讶地噫了一声，“不疼了也！”神情分明是从来没有用过药治过伤。

“谢过先生。”少年拱手一笑分外灿烂。

“公子破例，原是该谢公子。”王绾不无诙谐地笑了。

“先生可人也。我叫赵政，敢问先生高名上姓。”

“在下王绾，前来就职。”王绾正色拱手作礼。

“就职？我处有职可就？”

“舍人之职，该当有的。”

“呵，”少年恍然一笑，“给我派来个督学。先生愿做舍人？”

“为何不愿？”王绾又诙谐地笑了。

“难为先生也！”少年慨然一叹，“恕赵政直言，我修学无师，无须督导。过几日我去说，先生还是原路回去，谋个正经功业为是。”语气神色比加冠成人还来得练达。

“公子差矣！”王绾暗暗惊讶的同时也认真了三分，“但为国事，无分巨细。公子或将参与太子遴选，岂能无谋划料理？在下并无督导之能，唯尽襄助之力而已。”

“先不说。咥饭要紧。回庄。”少年一挥手，推开紧跑过来的小童咬着牙关站了起来，“不骑马了，走回去。”说罢平稳缓慢地迈开了步子，虽然额头大汗淋漓，脚下却一步没停。这面山坡虽算不得陡峭，也是山石凹凸草木交错时有沟坎，对常人固然无碍，对一个伤者却是大大艰难。王绾眼看小童不敢上前，想了想从一株老树上折下一枝无皮枯木再用短剑三五下削去枝杈，大步追上去笑道：“河西义仆，可助公子。”少年目光一闪：“先生河西人氏？”王绾笑道：“在下少学在河西。公子去过河西？”少年摇摇头接过木杖道：“我只知道，河西猎户将杆棒呼做义仆。好名号。”拄地一走，脚步顿时利落了许多。一路上山，小童牵马跟随，王绾只在少年身后三五尺处跟随。少年不求助，王绾也不主动抢前搭手。如此一路虽有沟坎艰难，也终于在半个时辰左右上到了山顶。

庄园围墙很高很坚固，显然新砌不久，山石条间的泥缝还清晰可见。一座石门几乎是镶嵌在石墙之中，若非稍许突出的门顶短檐，几乎看不出这里便是庄门。小童飞跑上前砰砰打门。门内有女子应答之声，石门隆隆拉开，一个衣衫整洁的中年女子打量着受伤少年，目光显然惊讶异常，脸上却微微带笑道：“公子有客，快请进来。”只站在门厅一边，丝毫没有搀扶少年之意。

“先生请。”少年谦和一笑，分明将王绾敬为嘉宾而非舍人，与山下的任性强横判若两人。王绾不禁大感惊讶，彼此身份已明，如此礼敬岂非还是拒我不纳？然又不好门前与伤者反复客套，拱手一声谢过先进了庄院。少年又对女子吩咐一声：“今日带酒，我为先生接风。”扶着木杖大步进了石门。

庄院内一目了然：三排大砖房北东西围成马蹄形，东北两房相接处有一道石门，例当通向跨院；庭院青砖铺地，中央除了孤立一尊教人不明所以的青铜古鼎，其余没有任何器物摆设，干净整洁得纤尘不染。王绾打量得一眼，被少年又请进了北面正房。厅堂并不宽敞，粗编草席铺地，本色木案两张，四面墙壁一无悬挂装饰，质朴得完全可以称之为简陋。两人刚刚入座，小童抱来了一只大陶壶两只大陶碗，放好陶碗大陶壶倾倒，红亮的汁液顷刻注满。小童笑道："只有凉茶，先生见谅。"少年淡淡道："山茶梗煮的，消暑解渴只是稍苦，不知先生能否受用？"王绾笑道："此乃赵国骑士茶，在下最是喜好，上路总带一大壶。"少年顿时笑了："喜好甚投，那便干了。"举碗与王绾一照，汩汩痛饮，片刻连饮三大碗方才住了，接着吩咐酒饭上来。

中年女子带着小童两大盘捧来，摆上案一菜一饭：菜是萝卜炖羊肉，饭是焦黄的硬面大锅盔。虽只两样，量却是极大，径尺大陶盆羊骨萝卜堆尖，大木盘一摞锅盔足有六七张。少年看看王绾，王绾诙谐笑道："足食为本，公子有骑士饭量，在下甘拜下风。"少年慨然拍案："不足食岂能足神！然今日先生来，却要先酒！"小童立即捧来一只大盘，盘中三只大陶碗，分别给少年一碗王绾两碗。少年举碗道："来，为先生接风。干！"两碗一碰如饮茶般汩汩下肚，脸色立时绯红，"我不善酒，先生尽管放量痛饮，百年老凤酒有好几桶。"王绾笑道："在下也是食过于酒，至多如此两碗。"少年道："正好。开咥！"说罢一双长筷入盆插起羊肉呼噜大咥。王绾方得半饱之际，少年已经盆盘皆空，兀自气定神闲地看着王绾。王绾虽吃相全无猛咥海吞，终还是只消受得盆盘一半，便丢下了筷子。

"公子食如雷霆，虽骑士不能及也！"王绾由衷赞叹一句。

"日后先生另案，我急食过甚，引人饭噎。"

"不然不然。"王绾连连摇手，"与公子同席，虽厌食者胃口大开。在下寻常只咥得一张锅盔，今日竟得三张，生平第一快事也！"

少年大笑：“急食还有此等用处，我心尚安也。”笑得一阵，少年蓦然正色，“先生到来，未及介绍。我这庄院连我三人，令狐大姑是宫派女官，不要不行；小童赵高，是赵国时的童仆，你呼他小高子便成。”说罢向小童一招手，“小高子，饭后带先生到前后院转悠一番，任先生选个所在住下。先生若是耐得，晚来赐教。”连串说完，也不待王绾回答，拄着义仆笃笃走了，快捷干练如专精事务之良吏。

“先生请。”小童殷殷过来一拱手。

“小兄弟，几岁了？”王绾行走间与小童攀谈起来。

“八岁。先生官身，可不敢叫我小兄弟。”

“我也公子侍从，原本兄弟也。”

“可不原本。你是官吏，我是……公子法度森严哩。”

王绾见小赵高神色有异目光闪烁，心念一闪转了话题：“你说公子法度森严，甚法度？国法？还是私下规矩？”

“都有。都严。”

“公子最烦甚等事体？”

“最烦人照拂。老骂我跑得太勤，一只小狗！”

“呵呵，公子最喜好的事体？”

“读书骑射。整日只这两件事！噢，睡觉不算。”

“公子没有老师么？”

“没。外公教识字，公子四岁便识得五七百字，从此自读自修。”

“噢？那你也识得许多字了？”

“小高子不行。只识得百字不到。”

“公子教你学字么？”

“公子骂我笨，要令狐大姑教我。”

“太子傅府可有先生来给公子讲书？”

“有过三回，都教公子问得张口结舌。后来，再没人来了。”

“小兄弟读书么？”

“没人教读不懂。公子只教我背诵秦法，说先不犯法才能做事立身。”

边说边走边看，王绾终于在东跨院选择了一间大砖房。这东跨院其实就是一大片石条墙圈起来的草地，足足有三五十亩大，南北两边各有一排六开间房屋。王绾选的是北边最东边一间空屋，其余各间或多或少都摆满了兵器架，尽管机灵可人的小赵高说都可以腾出来住人，王绾还是选了一间现成空屋。小赵高说，这座庄院原本是一家山农的林屋，公子回秦后不想住在王城里，整日出得咸阳南门进山跑马骑射，后来自己与山农成交，用二十金买下了这片空庄；再后来公子好容易请准父母搬了出来，才有了王后派来的令狐大姑与三个可人的小侍女，偏公子只留下令狐大姑，其余都支了回去；这里原本没有石墙，去岁秋季秦王与王后来了一回，硬是给庄园修了一圈石墙，否则便要公子搬回王城，没奈何公子才不吱声了。

“那，王城没给山下驻兵？”

“不知道。当真有，可了不得，公子准定发怒。”

一番转悠之后收拾住屋，妥当之后便是晚汤。老秦人将晚饭叫做晚汤，本意大约是白日吃干晚来节俭喝稀。小赵高送饭时说，庄院晚汤从来是分食，给公子送进书房，他与令狐大姑自便，大姑说先生比照公子，他便送来了。王绾笑说午间咥得太扎实，晚汤用不了这多，不若同汤便了。小赵高摇摇头，说他从来不晚食。王绾问为甚，小赵高却岔开了话题，说若是先生汤后要去公子书房，他去拿风灯，跑开了。片刻风灯来到，王绾将一小碗藿菜羹也堪堪喝罢，跟着小赵高来到正院。

“公子书房如何不在东厢？”王绾颇是不解。依着寻常规矩，主人书房纵然不在北面正房，亦当在东面向阳一厢，如何赵政的书房竟在承受西晒之西厢？而从东厢灯火动静看，那里分明是厨屋与两仆居所。

“公子非得如此。说厨下劳累早起晚睡，正当消受朝阳之光。他五更晨练天亮跑马，人又不在书房，要阳光做甚？令狐大姑拗不过公子，只好如此了。”

“公子倒是体恤之心也。”

“那是！公子敬贤爱下，令狐大姑说的。”

“呵呵，那还为难国府老师？”

“嘘！”小赵高开心而神秘地一笑，“遇得无能自负者，公子厉害哩！”说话到西厢门前，轻手轻脚上前轻轻叩门。

“在下王绾，请见公子。”王绾肃然一躬。

“小高子，领先生进来，南间。”屋内一声清亮的回答。

西厢是六开间青砖大房。王绾一打量便知是一明两暗三分格局：南间是真正书房，中厅会客，北间起居。思忖间上得四级宽大石阶推开厚重木门，迎面三步处一道完全遮挡门外视线的红木大屏，大屏两端与两扇内开大门形成了几容一人通过的两个道口。绕过南边道口，借着风灯光亮，王绾顿时惊讶不已——中间三面墙完全挤满了高大的木架，一卷卷竹简码得整齐有序，满当当无一格虚空，中间一张书案，案后一方白玉镌刻着一个斗大的黑字：灋！王绾正在愣怔，少年已经走出了南间："呵，先生看书也，这间是法令典籍。来，顺便到北间。"小赵高已经轻灵地先到点起了四盏铜人灯，北间顿时一片大亮。也是满当当书架竹简，中间书案与厚厚的地毡上还摊着十几卷展开的竹简，直是无处不书。

"这是诸子间，只可惜还没有收齐荀子近作。"王绾更是惊讶："荀子乃当世新学，公子也留神此公？"

"荀子法儒兼备，文理清新奇崛，真大家也！"

"公子在南间起居了？"

"走，去南间。"少年笑了。

走进南间，王绾良久默然。这里是"国是"两个大字。少年说，这里的所有书卷都是从王城典籍库借来的国府文告与大臣上书之副本，每三月一借一还，今日他正在读国府的赦将王书。"此书高明！借穆公之例赦败军之将，避成法，安国家，从权机变虽千古堪称典范也。"少年拿起案上摊开的竹简笑着评点。

"公子如此雄心，在下景仰之至！"

"笑谈笑谈，"少年大笑，"消磨时光也算得雄心？先生趣话也。"

"如此消磨时光，也是亘古奇观。"

“先生也！”少年慨然一叹皱眉摇头，“你说我是否甚病？一日歇息得两个时辰便够，再要卧榻便是辗转反侧，左右起来做事才有精神。偏又无甚事可做，只有骑射读书，只这两件事我下得工夫，还不觉累人。也只在这两件事，我用了王子身份。否则，哪里去搜齐天下典籍？哪里去搜齐天下兵刃？你说，这是病么？”

“病非病，只怕上天也不甚明白。”王绾不无诙谐。

“偏先生多趣话。”少年一笑拿过一卷，“来，请先生断断此书。”

这一夜，评书断句海阔天空，两人直在书房说到五更鸡鸣。料峭春风掠过山谷，少年赵政送走王绾独自晨练去了。王绾感奋不能自已，漫步山冈遥望咸阳灯火，无法平息翻翻滚滚的思绪。

旬日之后，吕不韦接到王绾书简：“公子才略可经任何考校，丞相放手毋忧矣！”王绾做事扎实秉性厚重且不失棱角，素来不轻易臧否人物，吕不韦没有不相信的道理。然兹事体大，王绾断语如此之高，吕不韦也不能没有疑惑。毕竟，这位王子自己只见过三五次，迎接王后归秦时王子还是个总角小儿，后来又都是恰恰在东偏殿不期遇到，话都没说得几句，实在是不甚了了。思忖一番，吕不韦立即以行人署旧事未了名义，派一书吏将王绾紧急召回，密谈一个时辰，吕不韦方才定下了方略。

第一步，吕不韦先要清楚地知道各方势力对立储的实在想法。

所谓各方势力，是能左右立储的关联权臣。尽管秦国法度清明，此等势力的作用远非山东六国那般可以使天地翻覆，然则要将事情做得顺当，还是须得顾及的。这是吕不韦一以贯之的行事方式。大局论之，秦王一方，朝臣一方，后宫一方，外戚一方，王族宗亲一方。具体论之，秦王一方只有两子，秦王无断然属意之选，可做居中公允之力而不计；后宫一方两王子之母皆无根基，王后赵姬母子入秦未带任

何赵国亲族，胡妃原本低爵胡女更无胡人亲族在秦，纵然有心也是无力，也可不计；外戚一方历来是与参选立储诸王子关联的母系势力，两嫡子没有外戚势力，其余王子的外戚势力便只有芈氏一支了。这芈氏一族，乃当年宣太后嫁于秦惠王时“陪嫁”入秦的楚国远支王族。历秦昭王一世五十余年，经宣太后与穰侯魏冄着意经营，芈氏与嬴氏王族相互通婚者不知几多，芈氏遂成秦国最大的外戚势力。目下可参选立储的诸王子中，至少有五六个是芈氏外甥外孙。芈氏虽在低谷之时，然毕竟还有华阳太后这个秦王正母在，若再与参选王子本族联手，势力不可小视。

但最要紧的，还是朝臣与王族宗亲两方。

说朝臣，还是一虚一实两方。虚者纲成君蔡泽，实者上将军蒙骜。蔡泽虽无实职，然从秦昭王晚年开始一直操持国事大典，从安国君嬴柱立嫡开始，举凡国葬、新王即位、启耕大典、王子加冠等等无一不是蔡泽主持。此公学问渊博心思聪睿，一班阴阳家星相家占卜家堪舆家无不服膺，便是朝野公议，蔡泽说法也有极大影响力。此公若心下有事，突然搬出意料不到的稀奇古怪的祖制成法，顿时便是尴尬。蒙骜是军旅轴心，遇事无甚长篇大论，只结结实实一个说法便举足轻重。自处置战败难题后，吕不韦与蒙骜已经是私谊笃厚。然此公耿直倔强，遇事从来不论私情，私交笃厚充其量也只是不遮不掩兜底说，想要他揣摩上意权衡左右而断事，准定要翻车。思忖一番，吕不韦还是先登蔡泽之门。两人直说了一个通宵，次日午后同车联袂来拜访蒙骜。

“自囚方了，有春风嘉客，老夫何幸也！”

蔡泽呷呷大笑：“老将军存心教人脸红也，你自囚，老夫该受剐！”

“笑谈笑谈。”蒙骜虚手一引，“两位请。”

“一冬蜗居自省，老哥哥律己之楷模也！”吕不韦由衷赞叹。

“闲话一句，说它做甚。”蒙骜连连摆手，将两人礼让进正厅落座，吩咐使女煮上好齐茶，这才入座笑道：“老夫不日将赴洛阳，着手筹划三川郡大本营，原本正要到丞相与纲成君府辞行。今日两公联袂而来，老夫一总别过。若有叮嘱事体，也一并说了。”

蔡泽接道：“河冰未开，老将军未免性急些了。”

“老夫走函谷关陆路，不走渭水道，不打紧也。”

吕不韦笑道：“不是说好启耕大典后你我同去么？”

“你是日理万机，只怕到时由不得你也！”蒙骜喟然一叹，“秦王身体不超其父，朝局国事多赖丞相也。还是老夫先行趟路踏勘，届时等你来定夺便是。”

说话间使女上茶，啜得半盏滚烫的酽茶，吕不韦沉吟道：“老将军能否迟得半月一月？”蒙骜目光一闪道：“若有大事，丞相尽管说。若无大事，迟他甚来？”吕不韦熟知蒙骜秉性，将秦王病状与立储一应事体说了一遍，末了道：“此事秦王已经决断，着不韦与上将军、纲成君酌商会办。纲成君老于立嫡立储诸般事务，今日我等三人先来个大概会商如何？”

“你只说，议规矩议人？”蒙骜爽快之极。

蔡泽揶揄道：“规矩只怕老将军掰扯不清，还是议人实在些个。”

“想甚说甚，老哥哥自便。”吕不韦笑着点头。

“老夫以为，秦国立储该当也！”蒙骜慨然拍案，“虽说秦王即位只有两年，两子也在冲幼，与成法略有不合。然秦王痼疾时发，举朝皆

知，国人亦有所闻，立储获举国赞同不难。至于王子论才，老夫对此次可参选之庶出公子不甚了了。”蒙骜虽有些沉吟，但还是叩着书案清晰地说了下去，“若论秦王两子，老夫以为次子成蛟可立。成蛟少年聪颖，读书习武都颇见根基，秉性也端方无邪。更有一处，据太医所言，成蛟无暗疾，体魄亦算强健，立储可保秦君不再有频繁更迭之虞矣！”

“老将军对二王子如此熟悉？”

“不瞒纲成君，成蛟曾几次前来要老夫指点兵法，而已。”

“那可是王子师也，而已个甚？”蔡泽呷呷笑得不亦乐乎。

蒙骜笑骂道：“越老越没正形！老夫说得不对么？”

“还得说另一王子如何不当立，否则如何论对错？”

蒙骜正色道：“长子政有两失：其一，生于赵国长于赵国，赵女为其生身，与赵人有先天之亲兼后天之恩。此子回秦，仍自称赵政，不自复嬴姓，足见亲赵之心。其二，据老夫所闻，此子秉性多有乖戾，任性强横恣意妄为：不就太子傅官学，戏弄太子傅府教习先生，私带仆从侍女野居河谷，有伤不治有病不医……凡此等等，皆非常人之行，更非少年之行也。”蒙骜叹息一声，“两公莫要忘记，当年之齐湣王田地少年怪诞，终使齐国一朝几亡。秦武王嬴荡也是怪诞乖戾，以致后患连绵……人为君王，还是常性者佳也。”

蔡泽不禁惊讶：“老将军对大王子也如此清楚？”蒙骜淡淡一笑：“成蛟无心言之，老夫无意听之，而已。”“传闻之事尚待查证，姑且不论。”蔡泽诙谐笑脸上的两只圆滚滚环眼大大瞪着，“其母赵女，其子必有赵心。这血统之论老得掉渣，

战国之世谁个垂青？不想老将军却拾人余唾言之凿凿，不亦怪哉！”嚷得几句蔡泽又是微微一笑，“老将军当知，秦自孝公以来，五王皆非上将军所言之纯净血统也。孝公生母为燕女，惠王生母为齐女，武王生母为戎女，昭王生母为楚女，孝文王生母为魏女，当今君上生母为夏女，嫡母华阳太后又为楚女。以上将军血统之论，秦国君王个个异心了。实则论之，一个皆无。这血统论何能自圆其说也？”

“……”蒙骜一时语塞，恼怒地盯着蔡泽。

“再说我等，谁个老秦人了？”蔡泽揶揄地笑了，“丞相卫人，上将军齐人，蔡泽燕人。往前说，商君卫人，张仪魏人，范雎魏人，宣太后、魏冄楚人，甘茂楚人。也就是说，百余年来，在秦国总领国政者尽皆外邦之人。谁有异心了？你老将军还是我蔡泽？”

“纲成君，得理不让人也。”吕不韦淡淡一笑。

蒙骜原本也只是厌烦蔡泽呷呷逼人，见吕不韦已经说了蔡泽不是，心气平息，释然一笑道：“纲成君所言倒是实情实理。此条原本老夫心事，不足道也。平心而论，老夫所在意者，储君之才德秉性也。慎之慎之。”

“老哥哥以为，辨才辨德，何法最佳？”

“这是纲成君所长，老夫退避三舍。”

蔡泽大笑一躬：“多蒙老将军褒奖，方才得罪也。”

蒙骜努力学着蔡泽语势斥责：“国是论争，此说大谬也！”

三人大笑一阵，吕不韦思忖道：“老哥哥所言极是，辨才辨德事关立储根本。储君才德不孚众望，我等失察之罪。唯其如此，本次立储遴选，才德尽皆考校。我与纲成君议过：才分文武，文考由纲成君操

持，武考请老哥哥操持；德行之辨尚无良策，容我思谋再定。老哥哥以为如何？”

“持平之论。”蒙骜欣然拍案，“三考之下，是谁是谁。”

议定大略，吕不韦大体有了底气，留下蔡泽与蒙骜仔细计议文武考校事宜，自己辚辚去了驷车庶长府。老嬴贲虽则年迈半瘫，历来敬事，听吕不韦仔细说明来由，立即吩咐掌事书吏搬出王子辈嫡系王族册籍。当场查对抄录，除却十岁以下男幼童、所有同辈女子、未出痲疹者、伤残者、与业经太医确诊的先天暗疾者外，能够确定参与遴选储君者只有十三个王孙公子：十至十五岁七人，十五至二十岁三人；另有三人分别是二十三岁、二十五岁、三十岁，且皆在军中为将，只因与王子同辈例当参选，老嬴贲许诺立即召回。

“老庶长可有属意王子？”吕不韦终有此问。

“整日王子王孙乱纷纷，老眼花也。”老嬴贲笑叹一句，“只要这些碎崽子不犯事，老夫足矣！是贤是愚，管不得许多了。丞相谋事缜密，又有知人之明，你说谁行？”实在的信任又加着三分的试探，战场伤残而居“闲职”的老嬴贲精明之至。

“吕不韦操持此事，只能秉公考辨，不敢先入为主。”

“好！丞相此心公也。若有搅闹，老夫竹杖打他！”

“谢过老庶长。”

回到丞相府，吕不韦立即将带回来的王子卷册交给了掌事主书，吩咐立即誊抄刻简呈报秦王，并同时派出精干吏员探察诸王子学业才德，务必于旬日之内清楚每个人实情。三更上榻五更离榻梳洗，天方大亮，吕不韦又驱车去了王城太后宫。

“哟！毋晓得大丞相来也。”华阳太后百味俱在地笑着。

“见过太后。”吕不韦肃然一躬，“老臣多有粗疏，太后见谅。”

“老话过矣，不说也罢。毋晓得今日何事了？”

吕不韦一脸忧色道：“太后也知，秦王年来痼疾多发，预为国谋，欲立储君。秦王本当亲自前来拜见太后禀明，奈何病体不支，差老臣前来拜谒。参选王子皆太后甥孙，尚请太后多加指点。”

“子楚倒是送过个信来，我算是大体晓得了。”华阳太后原非争强好胜之女，自与嬴异人生母夏太后闹过一番龃龉，只恐嬴异人做了秦王忘恩负义借故报复，后来见嬴异人非但没有丝毫报复，反倒多有照拂使她安享尊荣，对夏太后的那番心气也渐渐淡了。毕竟，夏太后是生子为王，又受大半生磨难，临老做个太后也是天理该当。嬴异人虽然来得少，每遇大事却都通个声气，也没将芈氏老外戚做了罪人看，阳泉君还保留了爵位封号，纵是亲子又能如何？如此想去，华阳太后也淡然如常，秦王有事问她，她便依着自己想法说事，倒是没有虚套。

“这些孙辈王子年岁都小。几个大的，又都早早入了军旅，只怕参与考校也是力不从心了。晓得无？”华阳太后幽幽一叹，“要我说，只一句话：你等操持者将心摆平，给王孙们一个公道。子楚卧榻多病，你这丞相便是栋梁。晓得无？”

“太后激励，老臣铭记不忘。”

“晓得了？人都说吕不韦能人能事，今回看你了。”

“不韦若有不当，敢请太后教诲。”

“哟！不敢当。只要你还记得我这冷宫，算你会做人了。”

“太后毋忧。”吕不韦心念一闪终于将华阳太后最想听的话说了出来，“纵是秦王不测，老臣也保得新王不负太后。”

“晓得了！”华阳太后顿时一脸灿烂，“你只放心放手立储，谁个没规矩，我老太后第一个骂他！晓得无？”

“谢过太后。”吕不韦心中长长地松了一口气。

四　两番大考校　少年王子名动朝野

启耕大典之后，遴选储君的诸般事体终于筹备妥当。

四月初三，诸王子大考校正式开始。考者，查核之法也。《书·舜典》云：“三载考绩，三考黜陟幽明。”校者，比较核实也。《礼记·学记》云：“比年入学，中年考校。”就实而论，两者都是古老而有效的考核人才方法。前者起源于查核官吏政绩，后者起源于查核学子修习。延至春秋战国，考校之意大为扩展。但说考，大体都指官吏学子之查核。但说校，大体都指武士之查核。考校相连，大体便是文事武事一齐查核。立储而考核王子，原本不多见。夏商周三代以来，长子继承制已成宗法传统，本无立储考子之说。只有最清明的君王在没有嫡子而必须在庶子甚或旁支中遴选继任人时，才偶有查核之法。战国之世，无能君主直接导致亡国，立储考核王子才时有所见。秦国虽有查核立贤之法度，然如今次这般公然对王子文事武事一齐考核，非但朝臣齐聚以证，且特许有爵国人观看，实在是亘古未闻。

消息一出，咸阳老秦人无不惊讶，一时争先恐后到咸阳令官署登录姓名爵位领取通行官帖，筹备年节社火一般热闹。四月初三这日清晨，有爵国人络绎不绝地进了咸阳王城正殿外的车马广场，层层叠叠安坐在早已经搭好的圆木看台上，连同六国使节与尚商坊的富商大贾，满当当几近万人。这些老秦人虽有耕战爵位，然真正进过王城的也实在没有几个，今日逢此祖辈难遇的良机，一边满怀新奇地打量议

论王城气象，一边盯着正殿前一片黑压压坐席纷纷揣测考校之法，人人亢奋不已。倏忽日上城角，大钟轰鸣一声，全场顿时沉寂下来。

“卯时已到！纲成君职司文考，伊始——”

随着司礼大臣的宣呼，蔡泽昂昂然走到殿前第三级台阶的特设大案前站定，从案头拿起一支熠熠生光的金令箭高声道：“本君奉王书主考诸王子文事，此前业经初考，已入军旅之三王子因少年无学而弃考。今日参与大考者，十位王子也。大考之法：文事三考，答问史官实录，考绩朝野可证。三问不过，即行裁汰，不得进入武校。诸王子入场——”

十个少年王子应声入场，走到殿前阶下十张大案之前肃然站定，无分长幼尽皆一式衣冠：头顶三寸少冠(注)，身着黑丝斗篷，腰间牛皮鞶带悬一支青铜短剑。个个英挺健壮，当即引来老秦人一片由衷的赞叹。

“诸王子入座。”蔡泽的呷呷亮嗓回荡在王城广场，“第一考，应答者自报名讳，应答不出者书吏录名。诸位王子可否明白？”

“明白！”王子们整齐一声。

“第一问，老题：秦国郡县几何？有地几何？人口几多？”

哄嗡一声，全场议论如风过林海。人们不约而同地惊讶，此等问题也算学问？然一思忖，对于即将成为国君的王子又岂能不是学问？左右说不清，还是先看王子们如何应对，全场哄嗡片刻复归平静，万千眼睛都盯向了十位王子——王子们显然是一片迷惘，你看我我看你期期艾艾无人开口。

“算甚学问？大父立嫡问过！”一个王子红脸高声异议。

“对！老问不算！”

“该考学馆所教之学！”王子们纷纷附和。

“嘿嘿！”蔡泽微微冷笑，“诸位王子说得不错。此一老题，乃当年孝文王为太子时选立嫡子而首次提出，至今已经十余年。老夫记得清：当时昭襄王得闻诸公子竟不知邦国实情，大为惊诧。特命太子傅府编修邦国概要，以为王子少学。十年已过，老题重出，诸王子却说没学过，此何人之责乎！”

节外生枝，殿前大臣与全场有爵秦人无不大感意外。果如蔡泽所言，秦昭王已经将邦国情势定为王子少学而王子们依旧懵懂如故，这太子傅府说得过去么？正在众人疑惑之际，一个白发苍苍的老臣从蔡泽身后的大臣坐席区站起，愤然高声道：“纲成君之意，要追究老夫玩忽职守么？”

“秦王口书——”司礼大臣突然在殿阶高处一声宣呼，“今日大考王子，余事另论。诸王子唯问是答，不得对考题辩驳。大考续进——”

“老臣奉命！”蔡泽与太子傅向殿口肃然作礼。

“我等奉命！”王子们齐声领命。

蔡泽回身就案：“上述一问，可是无人答得？”

“我知道有内史郡……”

“我知道有河西六百里，秦川八百里，土地总数么……”

两人吭哧之后，大多王子都红着脸不吱声了。此时一个英俊少年突然挺身站起一拱手道：“成蛟答得人口土地，只是郡县记得不全。”

蔡泽拍案：“若无人全答，王子成蛟可作答。”

“赵政全答。”西首一个王子挺身站起，见蔡泽一点头，从容高声道，“秦国有郡一十五，有县三百一十三；秦国目下有地五个方千里，华夏山川四有其一；秦国目下人口一千六百四十万余，成军人口一百六十余万。”

“知道十五郡名么？”蔡泽呷呷笑着加了一问。

“十五郡为：内史郡、北地郡、上郡、九原郡、陇西郡、三川郡、河内郡、河东郡、太原郡、上党郡、商於郡、蜀郡、巴郡、南郡、东郡。三百一十三县为……”

“且慢！”蔡泽惊讶拍案，“王子能记得三百余县？”

“大体无差。”

“好！你只需答得全内史郡所有县名，此题便过！”

“内史郡二十五县，从西数起：上邽、汧县、陈仓、雍县、郿县、虢县、鄠县、漆县、美阳、釐县、好畤、云阳、杜县、高陵、频阳、芷阳、栎阳、骊邑、蓝田、郑县、平舒、下邽、夏阳、丹阳、桃林、函谷。二十六县完。”

“彩——”六国使节商旅一声喝彩。

老秦人们惊喜交加纷纷议论赞叹，连忙相互打问这王子如何叫做赵政等等不亦乐乎。蔡泽巡视着惊愕的王子们笑问：“可有能复述一遍者？”见王子们纷纷低头，肃然点头拍案，“第一考，王子赵政名列前茅！”

“好！”老秦人们终于吼了一声。

“第二考：秦国军功爵几多级？昭王以来秦军打过多少胜仗？”

王子们眉头大皱，低头纷纷抓耳挠腮。

“我知道！上将军、将军、千夫长！”终于一个王子昂昂作答。

“不然！还有百夫长、什长、伍长！”

话音落点，全场不禁哄然大笑。笑声方落，少年王子成蛟稳稳站起高声答道：“秦国军功爵二十级，从低到高分别是：公士、造士、簪袅、不更、大夫、官大夫、公大夫、公乘、五大夫、左庶长、右庶长、左更、中更、右更、少上造、大良造、驷车庶长、大庶长、关内侯、彻侯。昭王以来，秦国大战胜十六场、小战胜二十九场！”

“好！”全场老秦人都有军功爵，不禁一声吼。

“胜不忘败。五大败战最该说！”王子赵政霍然站起，“胜仗可忘，败仗不可忘也。唯不忘败，方可不败。昭王以来，秦军首败于攻赵阏於之战，再败于王龁攻赵之战，三败于郑安平驰援之战，四败于王陵邯郸之战，五败于本次河外之战。五战之失，皆在大战胜后轻躁急进。五败铭刻在心，秦军战无不胜！”

全场愕然寂然。此子虽在少年，见识却当真惊人。胜不忘败原本便是明君圣王也很少做到，更别说一言以蔽之将五败根本归结为大胜后轻躁冒进，此等见识出自一个弱冠少年之口，任你名士大臣百业国人谁能不大为惊愕？更为根本者，经少年王子一说，举场臣民顿时恍然——秦国五败还当真都是大胜之后轻躁冒进，若是不骄不躁持重而战，何至于六国苦苦纠缠？当真应了一句老话，不说不知道，一说吓一跳！

“秦王口命——”正在举场惴惴之时，司礼大臣宣呼又起，“王子

政此说不在大考之界，容当后议。大考继续——”

“老臣奉命！”蔡泽向殿口一拱手转身道，“赵政之说，不置可否。第三考：秦为法治之国，秦法大律几何？法条几多？”

“知道！男子年二十一岁而冠！”一个十岁公子昂昂童声。

“我也知道，弃灰于市者刑！”

“知道！有律（旅）一重（众），有徒（土）一刑（成）！”

“错也！夏少康土地人口，不是秦律！”另个公子认真纠正。

满场哄然一阵大笑，老秦人都是万般感慨地纷纷摇头。

成蛟霍然站起：“秦法二十三大律，法条两千六百八十三。”

“知道二十三大律名目么？”蔡泽呷呷一问。

“成蛟尚未涉猎。”

“王子政可知？”蔡泽径直点了低头不语的赵政名字。

“知道。”赵政似乎没了原先的亢奋，掰着手指淡淡道：“秦法二十三大律为：军功律、农耕律、市易律、百工律、游士律、料民律、保甲连坐律、刑罚律、厩苑律、金布律、仓律、税律、徭役律、置吏除吏律、内史律、司空律、传邮律、传食律、度量衡器律、公车律、戍边律、王族律、杂律，共计为二十三大律。”如数家珍一般。

“王子可曾听说过《法经》？”蔡泽饶有兴致地追问一句。

赵政似乎突然又生出亢奋，高声回答：“李悝《法经》，赵政只读过三遍，以为过于粗简。以法治国，非《商君书》莫属。”

“王子读过《商君书》？”蔡泽惊诧的声音呷呷发颤。

“赵政不才，自认对《商君书》可倒背如流。”

“此子狂悖也！”背后坐席的一位老臣厉声一喝，辞色愤然，“《商君书》泱泱十余万言，辞意简约古奥，虽名士尚需揣摩，少学何能倒背如流？大言欺世，足见浅薄！”

“嘿嘿！”蔡泽连声冷笑，“老夫司考，太子傅少安毋躁。足下未闻未见者，未必世间便无也。”转身呷呷一笑，“王子政，老夫倒想听你背得一遍，奈何时光无多。今日老夫随意点篇，你只背得头几句，便证你所言非虚如何？”

“纲成君但点便是。”

“好！《农战第三》。”

少年赵政昂昂背诵：“凡人主所以劝民者，官爵也。国之所以兴者，农战也。今民求官爵皆不以农战，而以巧言虚道，此谓佻民。佻民者，其国必无力。无力者，其国必削……”

“停！《赏刑第十七》。”

“圣人之为国也，一赏，一刑，一教。一赏则兵无敌。一刑则政令行。一教则下听上。夫明赏不费，明刑不戮，明教不变，而民知于民务，国无异俗。明赏之犹，至于无赏也！明刑之犹，至于无刑也！明教之犹，至于无教也……”

“停！”蔡泽拍案狡黠地一笑，“你言能倒背如流，老夫便换个法式：王子可在《商君书》中选出十句精言，足以概观商君法治之要。嘿嘿，能么？”

少年赵政丝毫不见惊慌，一拱手从容道：“政读《商君书》，原是自行挑选揣摩，纲成君之考实非难题。十句精髓如下：国之所以治者

三，一曰法，二曰信，三曰权。”

“一句！”场外老秦人不约而同地低声一呼。

“法无贵贱，刑无等级。”

“两句！”

“自卿相将军以至大夫庶人，犯国法者罪死不赦。”

“三句！”

“法已定矣，不以善言害法，故法立而不革。”

举场肃然无声，人们惊讶得屏住了气息忘记了数数，只听那略显童稚的响亮声音回荡在整个王城广场：“明王任法去私，而国无隙蠹矣！杀人不为暴，赏民不为仁者，国法明也。刑生力，力生强，强生威，威生德，德生于刑，故能述仁义于天下。以刑去刑，刑去事成。

凡战胜之法，必本于政胜。凡将立国，制度不可不察也，治法不可不慎也，国务不可不谨也，事本不可不专也。圣人治国，不法古，不修今，因世而为之治，度俗而为之法……”

“万岁——王子政——”全场老秦人沸腾了起来。蔡泽矜持地挥手作势压平了声浪，回身向大臣坐席一拱手道：“老夫已经考完，诸位若无异议，老夫这便公布考绩。”

“且慢！”太子傅亢声站起，“《商君书》乃国家重典，孤本藏存，本府王子学馆尚无抄本。王子政生于赵国居于赵国，何以得见？若是以讹传讹，岂非流毒天下！事关国家法度，王子政须得明白回答！”

蔡泽冷冷道：“此与本考无涉，答不答只在王子，无甚须得之说。”

少年赵政却一拱手道：“敢问太子傅，我背《商君书》可曾有差？”

“老夫如何晓得？！”

“敢问太子傅，昭王时曾给各王子颁发一部《商君书》抄本，可有此事？”

“老夫问你！不是你问老夫！”

蔡泽呷呷笑道：“此事有无，请老长史作证。”

老桓砾站起高声道：“昭王四十四年，王孙异人将为质于赵。昭王下书：秦国王子王孙无分在国在外，务须携带《商君书》日每修习，不忘国本。始有此举也。”

少年高声接道：“赵政之《商君书》拜母所赐，母得于父王离赵时托付代藏。敢问太子傅，此番来路可算正道？可合法度？”

老太子傅面红耳赤，对着蔡泽恼羞成怒道：“此子年方幼齿侃侃论道，诡异之极！非是妖祟即是方术，断不能定考！”

“老大人当真滑稽也！”蔡泽呷呷大笑，“战国以来，少年英才不知几多。鲁仲连十一岁有千里驹大名。上将军嫡孙蒙恬与王子政同年，已是文武兼通才艺两绝。甘茂嫡孙甘罗，今年方才五岁，已能过目成诵，咸阳皆知也！一个王子政背得《商君书》，却有何大惊小怪？天下之才，未必尽出一门。老大人，悲乎哉！”话音落点，全场不禁哄然大笑……

一场文考宣告了结：赵政、成蛟、公子腾三人进入武校；其余王子皆行退出遴选，于太子傅府善加少学。随着正午开市，文考散场，咸阳坊间当即流传开了王子赵政的神异故事：过目成诵对答如流直如

神童一般！见识更是一鸣惊人举朝莫对，太子傅张口结舌，主考纲成君百般诘难而不倒，连秦王都说容当后议，不亦神哉！只是王子自报名讳曰赵政，坊间传闻却是老大不悦，纷纷说王子若是再叫赵政，国人便上万民书请逐这个自认赵人的王子政，纵是神童也不稀罕。

文考散去，吕不韦拉过蔡泽蒙骜一番商议，三人立即匆匆进了王城。暮色降临时，秦王特急王书到了太庙令府："王子政归秦数年，未入太庙行认祖归宗大礼。着太庙令即行筹划，两日内行此大礼，使王子政复归王族嬴姓。"与此同时，又一道王书颁行朝野并张挂咸阳四门："秦王允准上将军蒙骜之请：立储校武延迟三日，于四月初八日在咸阳校军场举行武考。国人无分有爵无爵，尽可往观。特王以告。"

四月初五日，王城北松林的太庙一派肃穆。秦王嬴异人亲自主持了王子政的认祖归宗礼，向列祖列宗翔实禀报了王子政出生邯郸的经过，亲手将有随同王后的老内侍老侍女押名见证的生辰刻简嵌入王子政辈分的铜格之中。王子政衣冠整齐，对列祖列宗焚香九拜。老驷车庶长嬴贲郑重唱名，史官当场登录，"嬴政"这个名字从此被纳入了秦国史册。

次日，驷车庶长府文告颁行各官署，并张挂咸阳四门。文告曰："王子政归秦，适逢两王国丧交替倥偬，认祖归宗与正名大礼延宕至今，以致王子政以'赵政'之名居国数年，驷车庶长府之过也！今承王命，已于四月初五日为王子政于太庙行正名大礼，自此认祖归宗，复其'嬴政'之名。特告之朝野。驷车庶长嬴贲。"

文告一出，咸阳国人欣欣然奔走相告——王子政老秦人也！没错！一时人人弹冠家家庆贺，无不对天祷告这个神异王子早日成为王储。四月初八日那天，咸阳国人空巷而出拥向校军场，要争相一睹神异王子的风采。

就实而论，咸阳校军场很少用于校军。战国之世大战多发，各大战国的大军一般都屯驻在要塞或真正可以展开野战训练的大本营，而极少如后世朝代那般专门拱卫京师。譬如秦国大军屯驻地除了蓝田大营，便是函谷关、九原郡、离石要塞三处重地；赵国大军则是武安大营与云中、阴山、雁门关等要塞。纵是咸阳守军，也是驻扎在北阪与章台两地，不奉兵符是从来不会进入咸阳城的。如此一来，咸阳校军场除了王城守军的礼仪性操演，实际上多用于诸多庆典聚会，一如大年社火、将士出征与班师犒赏、每年授民耕战爵位等等大典，都在这校军场举行。真正的校武，倒还真没有过几次。在咸阳国人的记忆中，当年司马错攻灭巴蜀班师后曾在校军场举行大典，那个王子嬴荡在这里第一次展示神力震惊天下，似乎是唯一的一次。倏忽六十余年，今次校武又是王子嬴政，校军场之会岂非天意也！

各方就绪，红日堪堪东升。

武考不若文考，秦国君臣悉数公然露面。北面高台正中央是庄襄王王座，王座下一字排开三张长案，中间丞相吕不韦，左侧纲成君蔡泽，右侧上将军蒙骜；平台两侧大红毡上，文武大臣以文左武右之式坐成两个纵长方形；中间一片十丈见方的空场摆着两张书案，右角是手握大笔的史官，左角是驷车庶长老嬴贲。显然，文考之后朝野情势为之一变，秦人对立储的关注之情大为高涨，此前对秦王多病的隐忧也随之淡化。秦国君臣为之一振，索性全数出动，欲借立储之机以扭转战败后的沉闷之气。

司礼大臣宣读王书任命主考之后，校武在一阵隆隆鼓声中宣告开始。

须发雪白一领绣金黑丝斗篷的主考官上将军蒙骜霍然站起，大步走到前出三丈的中央司令台，捧起一口铜锈斑驳的青铜剑肃然高声道：“蒙骜受命穆公剑，职司武考，任何一方不遵号令或滋事干扰，立斩不赦！”武校不若文考，历来法度森严，然却也从来没有请出过只有

大军征伐才斟酌赐予大将的穆公剑。国人未免一阵哄嗡议论，顿时觉得这场校武定是非同寻常，纷纷揣摩间听蒙骜又道：“校武两考：一为涉兵见识，二为武技体魄。应考三公子入场——”

六面战鼓隆隆响起，三骑从南面入口飞驰进场。到得司令台前骤然勒马，三匹骏马嘶鸣咆哮间一齐人立而起，满场人众一声喝彩。三公子利落下马大步走到蒙骜案前作礼报名，蒙骜一指右手三张长案，三公子各自赳赳到案前肃然伫立。

蒙骜苍老的声音回荡起来：“虑及诸公子正在少学，涉兵见识由老夫军务小司马执考，可相互应对以明涉猎，亦可相互辩驳以明见识；三问错其二，一考告罢；应对辩驳太多，老夫令行禁止！三公子明白否？”

“明白！”

“好！第一场公子腾——”

“嬴腾在！”排在第一案的年轻公子赳赳三步，恰恰站在了草席中间的白圈中。他是三公子中唯一年及加冠且已经从军者，一身甲胄一领斗篷分外的英武干练，这掐尺等寸的三步到圈，立即便知绝非庸常士卒。几乎与此同时，蒙骜大案后走出一人，身着司马软甲，头盔上却垂下一方厚厚黑布遮住了面容，站到大案前，一个清亮而不失铿锵的声音在场中响起：“本司马奉命执考，公子腾应对。”

“嗨！”

“第一问，三代以来，传世兵书几何？”

“五部：《太公兵法》、《孙子兵法》、《吴子兵法》、《孙膑兵法》、《司马法》！”

“第二问，成而毁之者，兵书几何？”

“……”公子腾愣怔片刻愤愤道：“既已毁之，人何知之？

无对！”

“两公子可有对？”蒙面者的清亮声音似乎有些笑意。

“成蛟有对：范蠡兵书成而毁，赵武灵王兵书成而毁，信陵君兵书成而毁。”

“可见有对。”清亮声音悠然道，“第三问，当年戎狄攻占镐京，晋齐鲁皆五千乘之大诸侯，周平王何以舍近求远，千里迢迢深入陇西，搬我秦族东来与戎狄大战？”

“……”公子腾又是愣怔愤愤然，“陈年老账，与兵事何干？

无对！”

清亮声音似乎微微冷笑：“与将士也许无干，与君王却是有关也。”肃立台后的蒙骜沉着脸淡淡一挥手：“公子腾考罢，退场。”有备而来的公子腾大觉窝火，对着蒙骜便嚷：“校武不校武！只这般三言两语聒噪算甚？校武！武场见分晓！”蒙骜冷冷一笑：“公子少安毋躁。选储君并非选锐士，知道么？退场！”公子腾看看蒙骜案上那口铜锈斑驳的穆公剑，嗨的一声脚步腾腾地砸出了场外。

“公子成蛟应对。”

“成蛟在！”

“第一问：自有华夏，最早大战为何战？”

“成蛟有对：炎黄二帝阪泉大战。其时黄帝族人势长大河之南，炎帝族人势长大江之北，两大势力碰撞于河内阪泉之地，因而大战。

黄帝胜而炎帝败，华夏大地始得联盟为一。”

“第二问：春秋四百年，何战最大？”

“成蛟有对：春秋车战，晋楚城濮之战最大。时为周襄王二十年，晋文公五年，楚成王四十年。其时楚为霸主，出动兵车万乘有余，联兵陈蔡曹卫四国。晋国出兵车六千余乘，联兵秦宋滕三国。楚军大败，晋国称霸天下。此战之特异，在于首开车战以弱胜强之先河！”

“第三问：乐毅灭齐，挟万钧之力而六年不下即墨，因由何在？”

“成蛟有对：六年不下即墨，乃乐毅义兵也，非战力不逮也。若乐毅不遭罢黜，田单必降无疑！奈何阴差阳错而使竖子成名，义兵之悲也！”

“敢问公子，何谓义兵？天下曾有兵而义者乎？”

“圣王之兵，载道载义。宣而战，战而阵，不掳掠，不杀降，是为义兵。春秋义兵，宋襄公可当。战国义兵，唯乐毅攻齐大军可当！”

“敢问公子，乐毅攻齐，可曾宣而后战？”

“……不曾。”

“可曾战而列阵？”

“不曾。”

“乐毅大军掠齐财货六万余车天下皆知，可算不掳掠？”

“……”

“进入临淄前，乐毅两战败齐大军四十万。二十万战俘全数押回燕国做苦役刑徒，路途饥寒死得大半，其余未过三年，悉数冻馁死于辽东，可与杀降有异？”

“虽如此，终非杀降……”成蛟低声嘟哝着。

“纵然如此，可算义兵？”

“……”成蛟终于满面涨红不说话了。

在这最后一问之时，校军场万千人众静得幽幽峡谷一般。老秦人已经知道了这位公子是生于秦长于秦的正宗王子，心里原比对那个虽然已经复归嬴姓毕竟曾自称赵姓的王子政亲近了几分，对成蛟前面两答更是十分赞许一片喊好，然及至成蛟最后一答开始，满场老秦人鸦雀无声脸色铁青了。若依得此等义兵之说，秦国大军岂非强盗么？武安君白起岂非不义之屠夫么？依此蔓延，奖励耕战、斩首晋爵等等秦法，还有个甚意思来？远处不说，战国两百年秦人变法强国之前，秦国财富被山东掳掠了多少？秦人降卒被六国活活杀了多少？老秦人谁家无兵，是人皆知秦人宁可死战而不降，与其说是悍勇，毋宁说是被山东六国杀降杀怕了。杀便杀，老秦人只怨自己也不说甚，可只许你杀我不许我杀你是个甚理？一个义兵便搪塞了？鸟！万千百年谁个有义兵了？周武王灭商杀得血流成河，还将殷商朝歌烧了个叮当光，义兵何在？当年秦国穷弱，六国抢占了秦国整个河西将大军压到了骊山，将关中抢掠一空，其时义兵何在？要在天下立足，不图强国血战，却去念叨歆慕甚个义兵，直娘贼出息也！

“秦人只知有战，知道甚个义兵啊！”一个老人高喊了一声。

“只知有战！不知义兵！”全场震天动地一片吼声。

北面高台上一阵骚动，片刻间蔡泽站起高声喊道：“秦王口命：考校之论不涉国事，未尽处容当后议，国人少安毋躁，考校续进！”

“老臣奉命！”蒙骜慨然一躬转身一挥手，“成蛟退场，待后校武。”

蒙面司马高声接道：“王子嬴政应对。”

“嬴政在。”一直伫立不动的戎装王子跨前三步，从容到了中间圈内。

“第一问：战国以来，何战败于不当败，胜于不当胜？”

此问奇诡！清亮声音一落，满场人众惊愕议论，如此问一个少年王子，这个司马也忒是狠了一些。便是北面的君臣座区也是一片寂然，相互顾盼间直是摇头。

“问得好！”少年王子嬴政却是由衷赞叹，一拱手高声答道，“嬴政有对：长平大战后，秦国大将王龁、王陵相继率军二十万猛攻邯郸欲灭赵国，遭六国联军夹击，败于不当败；其时信陵君窃符救赵，联兵六国大胜秦军，胜于不当胜！”

“敢问其故？”清亮声音紧追一句。“长平大战后秦国耗损甚大，实不具备一举灭赵之实力。既已自上党班师，不当复攻赵国。先祖昭王不听武安君白起之断而执意起兵，连遭两败。此败非秦军战力不敌也，而在庙算之失也，故云败于不当败。信陵君以一己威望奇诡之谋，强夺兵权力挽狂澜，胜秦军于措手不及。此战之胜，既非六国政明民聚，亦非联军战力强大，实为奇谋以救衰朽，终不过使山东六国苟延残喘也！故云不当胜而胜。”

“好——”秦人大是兴奋，全场一声齐吼。待场中声浪平息，蒙面司马狠狠咳嗽一声道：“第二问：春秋之世，一公惯行蠢猪战法。

所谓蠢猪，大要如何？”此问实在离奇，话音落点全场哄然一阵笑声又迅即平息，都全神贯注要听王子如何回答。

“有得此问，足见司马见识过人也！”少年嬴政罕见地笑了笑，竟对这位蒙面考官赞赏了一句，“司马所指，当是宋襄公无疑。此公伪仁假义欺世盗名，其‘三不’战法令人捧腹，确如蠢猪一般。堪称三不经典者，宋齐泓水之战也。”

“何谓三不？”

“三不者：敌军无备不战，敌军半渡不战，阵势未列不战也。”

全场哄然大笑，连北面高台上的大臣们也是一片笑声。秦人尚武之风极盛，是人都能对打仗唠叨一番，然春秋隔世，朝野之间倒也实在很少有人知道这个宋襄公的如此三不战法，一听之下笑不可遏。“天爷爷！老夫一辈子打仗，只听过攻其不备，谁听过敌无备不战？”“呀呀呀！宋襄公倒是猪得可人！咋不遇到我这群冷娃也！”一时嚷嚷不休满场哄笑不绝于耳。蒙骜身旁的中军司马连摆令旗，场中才渐渐平息下来。

“第三问：当今六国之将，何人堪称秦军日后劲敌？”

“赵国李牧！”少年嬴政断然回答。

“李牧一战胜匈奴，从未入中原战场，以他为秦军劲敌，有何凭据？”

少年嬴政看一眼北面高台的君臣坐席，显然有意提高了声调：“边将李牧，乃当今赵军最具后劲之年轻名将。嬴政少随外祖游历云中，曾入李牧军中盘桓旬日。与天下名将相比，此人勇略不输赵奢，谋略过于乐毅，沉雄堪比田单。尤为可贵者，李牧善于战法创新从不拘泥

陈规陋习，胜不骄败不馁善待将士，大有武安君白起之风。秦军若不认真研习李牧战法，再败秦军者必李牧也！”

“谋略过于乐毅？公子不觉有失偏颇？”蒙面司马显然很惊讶。

少年嬴政郑重摇头：“乐毅一生一战，犹虎头而蛇尾，李牧过之多也！”

全场惊讶不已，俄而议论哄嗡之声大起，一班大将更是轻蔑地大笑。蒙骜大皱眉头，然虑及主考之身执掌进程，猛然一劈令旗高声道：“一己之论容当后议！公子退场，准备武校——”话音落点，全场兴奋点立即转移，一声喊好便三五成群聚相猜度今日结局。六国大商使节的坐席区更见热闹，纷纷掷下大宗赌金——校武局成蛟胜出！

大约顿饭辰光，校武各方事宜部署妥当。蒙骜一挥令旗宣示宗旨：“强兵能战者，非赵括之流徒然纸上谈兵也！秦以锐士立国，尚耕战，轻孱弱，虽王族皆然。今日校武为武考根本，校武不过者，前考不足论也……”正在此时，蔡泽晃着鸭步匆匆前来在蒙骜耳边一阵低语。蒙骜脸色不悦却也点了点头，继续高声宣示，“武校之本，一在知兵，二在能战！考校武技，明心志强孱弱！为保考校公允，本主考派一秦军及冠士卒出阵，以为标杆，去其远者为败。考校两阵，一阵骑射，一阵搏击！”

“彩——”武风弥漫的老秦人真正狂热了。

“第一阵骑射考校，各方入场！”中军司马令旗挥动鼓声大起，便见两骑士身背长弓从南面入口处飞马而入，白马骑士为王子嬴政，红马骑士为王子成蛟。老秦人一看便知，嬴政白马乃阴山良驹，成蛟红马是东胡骏马，各有所长不分伯仲。两骑方在司令台前勒定，一骑黑马倏然飞到，马上骑士长弓箭壶全黑甲胄黑布蒙面，只有两只眼睛熠熠生光，身材虽不高大，剽悍沉稳之势却全然不似蒙骜方才所说的“及

冠士卒”气象。场中不禁一阵哄嗡，觉得今日煞是怪异，两个考师都是蒙面出场，神秘兮兮不知有何蹊跷？“外场开启——骑士上线——”

号令一起，黑红白三骑走马来到一道白灰线前一字排开。校军场南边的高大木栅隆隆拉开，马前宽阔的黄土大道遥遥直通外场。所谓外场，是马道出校军场之后的一片百余亩大的圈墙草地。骑士须得在这片草地跑得三大圈射出十箭而后入场，全程十里，中靶多且第一个回程校军场者为胜。

“起！”令旗呼啸劈下，战鼓隆隆大作，三骑风驰电掣般飞了出去。

骏马展蹄，呼啸呐喊如雷鸣般骤然响起。校军场之内三骑骏马几乎是并驾齐驱，飞出外场，遥遥可见黑色闪电已经领先两马之遥，其后一团火焰飞动，最后才是一片白云。黑骑领先并不为怪，要紧的是王子成蛟的东胡飞骑。此马身材高大雄骏鬃毛长可及腰，大跑之时鬃毛飘飘如同天马御风，雄武之美当真举世无双。“纸上谈兵！王子政毕竟不行也！”“胡马飞龙！成蛟得胜！”场中人海叹息加着惊诧嚷嚷成了一片。声浪沸腾之际，红马成蛟率先开弓，一连三箭射出，人海又是一阵呐喊呼啸。

“红骑成蛟，三箭三中！”遥遥呼喊从外场迭次传入校军场。

“黑骑少卒，三箭三中！”

“快看！白马上前了！”场中一片惊呼。

人众屏息注目，便见身材并不显如何高大雄骏的阴山白马骤然如飓风般掠过红马，其灵动神速直如草原飞骑，蛰伏马背的少年骑手突然拈弓开箭连连疾射。场中一班以目力骄人而此刻自愿做“斥候”者当即大叫起来：“至少五箭四中！绝非三箭两中！”

“白骑嬴政，五箭五中——”外场司马正式报靶声随风传来。

“哗——”犹如疾风掠过林海，整个校军场都骚动了起来。马上疾射能连发五箭已经非常惊人了，能五发而五中虽匈奴骑射也是极为罕见，这王子嬴政神也！

“黑骑四箭三中！”

“红骑三箭两中！”

声浪复起之时，人海“斥候”们突然一片惊呼——外场情势突然生变，白马长嘶一声飞跃一道土梁时人立而起，少年骑士树叶般飞出了马背飘落在草地——全场顿时屏息寂然。在场中人海与王台君臣不及反应之间，那片树叶竟然又神奇地飘回了马背，白马又飞掠草地追了上去。远远地，人们都看见红黑两骑已经射完箭靶折向回程，而那片白云却还在第三圈飘悠。终于，白马骑士挺起了身子，搭起了弓箭……

“黑骑三箭两中！”

“红骑四箭三中！”

“白骑，五箭两中——”

随着外场司马悠长的报靶声，白马又飑风般逼近了回程的黑红两骑。恰在进入校军场马道的刹那之间，阴山白马一片柔云般从黑红两骑中间飞插上来，堪堪又是三马并驾齐驱，全场声浪又一次震天动地般激荡起来。及至三马在司令台前勒定骑士下马，人海却骤然沉寂了——王子嬴政一身甲胄遍染鲜血，连背后长弓也是血迹斑斑，脸上却是灿烂地笑着。

“王子政能否撑持？”蒙骜耸动着白眉走了过来。

“战场流血，原是寻常！”王子政的声音有些喑哑。

“中途惊马，差得三箭，是否输得不服？”

“此马尚未驯好，骑士之责，嬴政认输！”

“尚未驯好你敢用做考校坐骑？”蒙骜大是惊讶。

少年嬴政笑了：“不打紧，它只是怕过大坎。”

“王子胆略尚可也。”蒙骜第一次些许有了赞许口吻，当即对台上君臣坐席高声报了骑射之考的定论：王子成蛟十箭八中，王子政十箭七中，士卒考手十箭八中，成蛟胜出！转身吩咐各方准备搏击考校。大约小半个时辰，中军司马报说各方就绪，蒙骜高声宣布了搏击考校之法：仍由原先及冠士卒与两王子作剑术搏击，每场三合；两王子不作剑术较量，只以对考师战况论高下。宣布完毕三人进场，俱是秦军短甲装束，只是及冠士卒依旧黑布蒙面，平添了几分神秘。

第一场，成蛟对蒙面考师。此考师身材并不高大却异常厚实，右手一口阔身青铜短剑，左手一张牛皮盾牌，十足的秦军步卒气象。成蛟是一口形制特异的精铁剑，长约两尺有余，青光凛然闪烁。战国之所谓精铁者，钢也。其时铸铁成钢之工艺尚没有青铜工艺纯熟，钢铁兵器之打造质量也不很稳定，上好的精铁剑要铸得两尺以上不是不能做到，而是不能如青铜兵器那般大量制造。唯其如此，秦军之大路兵器依然是青铜制作，真正的精铁长剑只是大将与贵胄武士们才能拥有的。这便是成蛟精铁剑的特异处。当然，成蛟的盾牌也是上佳品相，仅盾面那一圈闪闪发光的铜钉便比蒙面卒的盾牌钉稠密了许多，一看便是王室尚坊精工制作。如此两人一进场，四周人海一阵纷纷喟叹。

“公子请。”士卒考师剑盾铿锵交合，行了一个军中校武礼。

“战无常礼。”成蛟微微冷笑，蹲身一冲身形似一步又似两步地飘然滑到了蒙面卒身前三尺处，左手棕红色盾牌当先一出，精铁青光倏然到了蒙面卒胸前。蒙面卒早已扎好马步，长剑刺来之时并未出剑截击，左手那面已经变得黝黑光亮的皮盾迎住长剑一带一抹，长剑刃口恰恰卡在了稀疏的盾牌铜钉之间，只听呛啷一声长响，蒙面卒黝黑皮盾后甩的同时，成蛟也随着盾牌带抹长剑的弧形力道猛然前冲，一个踉跄几乎跌倒。恰在此时，蒙面卒大盾一回，几乎跌倒的成蛟又骤然钉在了原地，借势稳住了身形。蒙面卒说声方才不算公子再来。成蛟不禁恼羞成怒，大吼一声抢步直刺。蒙面卒不躲不闪，短剑出手猛击盾牌，黝黑盾牌忽地一声直撞长剑。成蛟直觉长剑如刺岩石，虎口一震长剑几乎脱手飞出，便在此时，那面黝黑的皮盾连绵推进直撞胸前，嘭的一声，成蛟撒开两手结结实实跌了出去……如此威猛干净的步战，引得万千国人的喝彩声浪几乎淹没校军场。成蛟还要爬起来再战，却被蒙骜沉着脸喝住，转身又对蒙面卒吩咐，说说他败在何处？教他知道甚叫步战。

“先说兵器。”浑厚声音从蒙面头盔下响起，“公子长剑虽然锋锐，失之太轻。市井侠士用之尚可，万马军中纠缠厮杀，着着都是死力气，如此轻剑根本经不起大力一击。还有这华贵盾牌，铜钉铆得密密麻麻，一看便是公子自己主张。实战盾牌铜钉稀疏，且露出盾面半寸许，用处实在锁卡敌方剑器矛戈。铜钉稠密固能使敌方兵器滑开，然更使自己无法着力。我这军盾可一击带你长剑，你却不能，缺失大半在这中看不中用的盾牌。”

“战法之失何在？”成蛟一跃而起拱手请教。

“公子所学搏击，显是游侠剑士所教，多轻灵利落，少根基功夫。战场拼杀务在沉雄。一个盾牌马步蹲下，若经不起三四支长矛刀剑的同时猛击，算不得一个秦军锐士。毕竟，战场之上，一对一的较量只是最轻松的活计。”

“成蛟谨受教。”少年王子深深一躬，显然是服膺了。“王子有此番气度，也不枉输得一场也。”蒙骜罕见地笑了笑。中军司马走来一阵耳语，蒙骜思忖片刻点头。中军司马举起了手中令旗：“王子政轻伤无碍，搏击第二场开始——”

隆隆鼓声又起，少年嬴政大步走到中间圈中站定，右短剑左皮盾与秦军步卒一般无二，甲胄上下血迹斑斑，却是精神抖擞毫无委顿之象。再看入场蒙面卒，一口短剑在手依旧战礼一拱：“公子请。”少年嬴政冷冷道：“足下兵器不全，不足成战。”蒙面卒道：“公子负伤出战，我少得一盾方见公平。”嬴政摇头道：“校武公平假公平，战场公平真公平。足下无盾，嬴政不战。”蒙面卒慨然一拱：“公子所言合乎实战，小卒深以为是！”转身到场边执定黝黑皮盾再到中央，一招手扎好了马步。

“杀！”少年嬴政大喝一声短剑直进猛砍。

蒙面卒只将黝黑皮盾一挺，短剑结结实实砍在皮盾之上。只听嘭的一声大响，蒙面卒岿然不动，少年嬴政却钉在了原地无法连番再击。原来，久经战阵的秦军老皮盾都是皮质蓬松，每日风吹雨打矛戈交击，三层牛皮几乎膨胀得两寸多厚，短剑猛击如砍进树干一般被猛然夹住，未经战场者不明就里一时发蒙，才有这短暂僵持。在这瞬息之间，少年嬴政一步退后右手趁力一带，短剑脱开皮盾夹裹的同时人已凌空跃起，盾牌左砸短剑右刺猛攻当头。蒙面卒皮盾上扬短剑斜出，盾击盾剑迎剑，嘭锵两声大响，少年嬴政便重重跌翻。

在全场雷动喝彩之际，少年嬴政大吼一声掠地而来，短剑横砍盾牌翻滚直攻下路！蒙面卒大出意料，原地一个纵跃短剑拦下的同时，双脚也被滚地而来的盾牌砸中，未及跃开踉跄倒地……

“停！”蒙骜怒声大喝，“校武有回合，不许偷袭！”

“上将军请勿责难公子。”蒙面卒拄剑站起肃然一躬，“公子虽失校武节制，实战却是猛士上乘战法。公子既视校武为实战，不许我以其伤让其兵，便当以实战较量待之。战场搏杀，秦军锐士轻兵哪个不是带伤死战？此合小卒输得心服！”

“敢问足下，”少年嬴政一拱手，“盾夹剑时为何不反击？”

“实不相瞒，”蒙面卒也是一拱手，“盾迎短剑，是试公子力量。我见公子并非神力，又想试公子应变之能。寻常新手，盾但夹剑便不知所以。公子能于瞬息之间趁力脱剑再行猛攻，实非我所料。”

“那是说，你若当即出盾反击，我则没有当头攻杀之机？”

“正是。”

“既然如此，嬴政输得心服！”

“敢请指教。”

“我原以为足下迟钝不识战机，既是有意考量，自然服膺！”蒙骜哈哈大笑：“迟钝不识战机？你以为他是蠢猪宋襄公么？”

说罢大手一挥，“还有一合如何比？公子自己说！”

“角牴如何？”

“小卒奉陪！”

蒙骜点头，中军司马一声宣示，场中山呼海啸般欢呼呐喊起来。

角牴者，后世之摔跤也，相扑也。战国之世，角牴是各国民间最为风行的搏击游戏，称谓说法也各自不同。山东六国的雅言叫做“角抵”，庶民百姓却呼为“胡跤”，说的是此等搏击术原是匈奴胡人传入。

秦国也有文野两种叫法，雅言叫做“角牴”，其音其意与六国雅言“角抵”相同，语意本源却是不一。山东之“抵”，取人徒手相搏之象。秦语之“牴”，却取兕牛以角牴触之象。《淮南子·说山》云：

“熊罴之动以攫搏，兕牛之动以牴触。”一字之差，见其本源语意。秦国山野庶民却直呼为“撂跤”或“绊跤”，取其手脚并用看谁能将谁撂倒绊倒之象。后世西汉转而称为“角抵戏”，大约自此成为可以进入宫廷的观赏游戏。再后宋元时称之为“相扑”或“争跤”。秦灭之后，嬴氏后裔辗转逃之东瀛，角牴得以“相扑”之名风行日本流传至今，成为中国古老角牴术的活化石。此乃后话。

赵秦两国胡风最重，两个大国中都有许多戎狄匈奴部族化入，徒手搏击的角牴之风更是浓烈，老少男女耕夫走卒尽皆以之为强身之法。生于赵国其母又是赵女的王子嬴政，既要与蒙面卒比试角牴，在赵必是胡跤高手无疑。秦军将士中更是盛行角牴撂跤，这蒙面卒也未必不是一流斗士。若是兵器较量，许多人还需得内行解说才能清楚。这角牴撂跤却有一样好处：热闹好看，谁撂倒谁谁绊倒谁谁压住谁不得动弹，一目了然，虽三岁小儿也看得明白。正因了如此，万千人众比看骑射兵器大是亢奋。

“角牴开始！三合两胜！”中军司马令旗劈下鼓声大作。

少年嬴政与蒙面卒已经尽去甲胄，人各布衣赤脚，腰间一根鞶带勒住一条宽大短的本色布裤，进入场中相对伫立。鼓声一起，两人扑成了一团。一个翻滚起来，蒙面卒箍住了少年嬴政后腰，只要发力，一举撂倒少年无疑。恰在此时，少年身形似侧似滑，两手后抓对方衣领，蹲身拱腰一步前跨，猛然发力大喝一声，蒙面卒一只口袋般被重重摔到身前。

“撂倒！王子政万岁——”全场声浪铺天盖地。

“再来！”蒙面卒一声大吼，间不容发地一个翻滚两手抱住少年嬴政两腿猛然一带，嬴政仰面跌翻在地。蒙面卒随身扑上，两手死死压住对手两只胳膊，少年嬴政三次滚身无法脱开。

“撂倒压住！考卒万岁——”

中军司马一声呼喝，两人重新站起。少年嬴政俨然一个老练的胡人跤手，踮着步子向蒙面卒逼近。在嬴政一扑之时，蒙面卒两手闪电般一翻扣住了对手两只手腕猛力侧向一带，少年嬴政前仆一步身形未稳之时，蒙面卒一个随身滑步搂定少年后腰，接连大吼发力，少年嬴政被结结实实摔到地上，一口鲜血喷出身前黄土染成鲜红！

“啊——”全场一声惊呼齐刷刷站起。

蒙骜始料不及，一时愕然不知所措。在中军司马带着太医飞步赶到时，少年嬴政已经翻身跃起，衣袖拭着鲜血，非但毫无惧色，反倒步态稳健目光凌厉地踮着步子又逼近了蒙面卒。刚刚站起的蒙面卒立即扎好架势肃然相对，如临大敌一般。已经大步过来的蒙骜横在中间一声断喝：“校武停止！王子政退场疗伤！”少年嬴政一时愣怔，终是悻悻站定，对着蒙面卒一个长躬，甩开围过来的两个太医赳赳去了，全无丝毫伤痛模样。

“王子政万岁——”万千人众的呐喊骤然淹没了校武场。

一番诸般善后忙碌，校武场终于在午后散了。

随着淙淙人流弥散聚合，王子嬴政的神奇故事风传市井山野官署宫廷，也随着六国使节商旅的车马传遍了山东六国。无论人们如何多方褒贬挑剔，都要在议论评点之后结结实实撂下一句话：“无论如何，王子有本事是真！”战国大争之世，人们最看重的是实扎扎的才能本领，其时口碑最丰者是“能臣”二字，而不是后世的“忠臣”二字。凡是

那些愚忠愚孝复古守旧的迂腐学问迂腐做派，其时一概被天下潮流嗤之以鼻。如孔子孟子与一班门徒者，满腹学问而被列国弃如敝屣不用，庶民百姓更是敬而远之不待见，非孔孟无学也，实孔孟学问远世而无实在本事也。当其时，一个十二岁的少年王子能被天下人说一句有本事，可谓亘古未有之最高口碑了。

各种消息议论汇聚咸阳王城，秦国君臣振奋感慨之余不无疑虑。在议决册立太子的朝会上，太史令太庙令两位老臣先后说话，提出了一个已经被所有议论重复过的担心：王子嬴政的秉性不无偏颇，见之少年可谓刚烈，若到成年加冠之后，只怕……两位老臣对“只怕”之后的推测踌躇吞吐再三，终是没有出口。秦王嬴异人大皱眉头，大臣们也是纷纷窃窃。

“老臣有说！”纲成君蔡泽的公鸭嗓呷呷荡了起来，“两位老大人以及议论疑虑者，无非有二：其一，王子政言行做派与其年龄大不相称，主见笃定甚于成人，学识武功多有新奇；其二，较武场有好勇斗狠之象，拼命战法活似秦军轻兵。所谓只怕，说到底，是怕王子政成为殷纣王齐湣王一般有才有能的昏君暴君。老夫代言，可算公允？”

“然也然也，我心可诛！”两颗白头连点额头汗水都渗了出来。

“纲成君，莫得老是替人说话。”老廷尉冷冷插得一句。

“老夫自然有主张！”蔡泽一拍案索性从座案前站起，“人非圣贤，孰能无过？诸位但想，一个年仅十二岁的少子，寓处富贵而不甘堕落，奋发自励刻苦打磨，已然人中英杰也！若无此等方刚血性，只怕湮没者不知几多？如此少年纵是稍失偏颇，亦是在所难免。然王子政最为可贵者，在于有主见，有学识，虽刚不邪，刚正兼具。太史令执掌史笔，青史之上，几曾有过如此以正道为立身之本的少年王子？譬如殷纣有才无学，言伪而辩，行僻而坚，虽少有搏击之勇，然更有渔色淫乐之行！而王子嬴政者，所学所言所为，无不堂堂正正，不近酒

色，不恋奢华，只一心关注学问国事。此等王子，虽有缺失，亦必成大器！若善加教诲诱导，粗粝偏颇打磨圆润，未必不能超迈昭襄王而成秦国大业也！”

“纲成君大是！”蒙骜慨然拍案，“丞相吕不韦柔韧宽厚，学问心胸皆大，最善化人。老臣建言：若能使丞相兼领太子傅，将王子政交其教诲，必能成得大器也！”

“臣等赞同！”举殿大臣异口同声。

“好……”王座上一声好字未了，秦王嬴异人颓然栽倒案前。左右太医一齐过来扶住，连忙拿出吕不韦曾经交给的丹药施救。举殿大臣一时默然，见吕不韦挥了挥手，便心事重重地散去了。

五月大忙之后，秦国在咸阳太庙举行了册立太子大典，王子嬴政被立为太子。秦王同时颁发特书：罢黜教习拘泥的太子傅，改由丞相吕不韦兼领太子傅。旬日之内秦王王书抵达各郡县，朝野老秦人终于长长地松了一口气。

五　庄襄王临终盟约　破法度两权当国

秋高气爽的八月，咸阳王城一片阴沉窒息。

方士的丹药越来越没有了效力，卧榻之上的秦王嬴异人肝火大作，喘咻咻拒服任何药石，只叫嚷着看上天要将他如何。吕不韦闻讯连夜入宫劝慰，偏偏都逢嬴异人神志昏昏无视无听。吕不韦大急，严令太医令务必使秦王醒转几日，否则罪无可赦！见素来一团春风的吕不韦如此严厉，太医令大是惶恐，当即召来最有资望的几名老医反复参酌，开出了一个强本固元的大方，每剂药量足足两斤有余。药方呈报丞相府，吕不韦细细看罢喟然一叹：“病入膏肓者虽扁鹊难医，固本培元终是无错，只看天意也！”太医馆立即将药配齐交各方会同验过，连夜送入王城寝宫。太医令亲自监督着药工将一剂重药煎好，内侍老

总管唤来最利落的一个有爵侍女服侍奄奄卧榻的秦王用药。这个中年侍女果真干练，偎身扶住昏昏秦王靠上山枕，左手揽住秦王肩头，右手轻轻拍开了秦王毫无血色的嘴唇，圆润小嘴从药工捧着的大药碗中吸得一口，轻柔地吮上秦王嘴唇注将进去，片刻之间一大碗温热的汤药喂完，点滴未洒。白头太医令直是目瞪口呆。

大约一个更次，昏昏酣睡的嬴异人大喊一声热死人也倏然醒转，一身大汗淋漓似沐浴方出。守候外间的太医令惊喜过望，一面吩咐侍女立即预备汤食，一面派人飞报丞相府。及至吕不韦匆匆赶来，嬴异人已经用过了一盅麋鹿汤，换了干爽被褥重新安睡了。喂药侍女说，秦王临睡时吩咐了一句，请丞相明日午后进宫。吕不韦思忖一番，到外间吩咐太医令指派几名老太医轮流上心守候，心事重重地去了。

秋雨蒙蒙，辎车辚辚，吕不韦思绪纷乱得如坠迷雾一般。

领政三年，几经顿挫，吕不韦对秦国可谓感慨万端。当初邯郸巧遇人质公子嬴异人时，吕不韦并无经邦济世大志向，实在是老辣的商人目光使他决意在这个落魄公子身上豪赌了一次。其时所求者无非光大门庭，使吕氏家族从小国商人变为钟鸣鼎食的大国贵胄，如此而已。然一旦搅入局中全力周旋，历经十年艰辛险难而拜相封侯，吕不韦的心志渐渐发生了自己不曾意料到的变化。光大门庭之心渐渐淡了，经邦济世之心却渐渐浓了，偶尔想起当初的光大门庭之求只有淡淡一笑了。功业之心的根基，一是吕不韦对秦国政事国情弊端的深切洞察，二是吕不韦内心深处日益酝酿成熟的纠弊方略。若没有这两点，吕不韦自然也就满足于封侯拜相的威赫荣耀了。至于国事，依照法度便是，自己完全可以不用操劳过甚。在事事皆有法式的秦国，做一循例丞相是太容易了。至少嬴异人一世不会罢黜他，纵是嬴异人早逝少年新君即位，自己凭着三朝元老的资望，至少也还能做得十年丞相。一生做得十三年大国丞相，已经是大富大贵之巅峰极致了，夫复何求？果能如此想头，吕不韦也不是吕不韦了。吕不韦的迷茫在于：

嬴异人若果真早逝，自己治秦方略的实施将大为艰难，如果自己的独特方略不能实施，而只做个依法处置事务的老相，实在是味同嚼蜡，何如重回商旅再振雄风？至少，风险丛生的商旅之道使人生机勃勃，强如板着老吏面孔终老咸阳。

王子嬴政的炫目登临，加深了吕不韦的忧虑迷茫。

秦国为政之难，是不能触法。无论事大事小，只要有人提及法制之外的处置，立即有颠覆秦法之嫌，朝野侧目而视，几将你看做孔孟复辟之徒。百余年来，秦法以其凝聚朝野的强大功效，已经成为秦人顶礼膜拜的祖宗成法，历经秦昭王铁石勒誓，秦法更成为不可侵犯的圣典。吕不韦几次改变成法而从权处置重大国事，虽则每次都是艰难周折，然终是成功且未被秦国朝野指为坏法复辟，已经是秦国奇迹了。正是这种被视为奇迹的结局，既加深了吕不韦的忧虑，也增强了吕不韦的自信。忧虑加深者，秦国朝野求变创新之潮流已见淡薄，固守成法之定势已经大行其道，若需改变，难之难矣！自信增强者，几次特例破法实实在在证实，诸多朝臣国人并非发自内心地死板护法，变之适当化之得法，纠正秦法弊端不是没有可能的。然王子嬴政在考校中大获朝野赞许的言论见识，却使吕不韦敏锐捕捉到了一个消息：王子政少学以《商君书》为圣典，视秦法为万世铁则，更兼其秉性刚烈大非寻常少年，完全可能成为纠正秦法弊端之未来歧见。

果真如此，吕不韦的为政功业便是大见渺茫了。然则，吕不韦并没有将少年嬴政看死，一个十二三岁的少年，正是好论逆反之时，见识偏执未必不能校正，若化之得法，也许正是推行掺以吕不韦方略的新秦法的得力君王。然则，如何才能化解这个自己甚为生疏的少年太子？自己心下无谱。秦王嬴异人安置后事时能给自己多大权力？心下也无谱。虽说嬴异人对自己信任有加，然怪疾折磨之下难保心性失常，假若生出万一，又当如何……

淅沥秋雨打着池中残荷，萧疏秋风摇着檐下铁马。吕不韦一夜不能成眠，晨曦之际蒙眬入梦，又莫名其妙地蓦然自醒。寝室中悄无声息，只有一个熟悉的侧影镶嵌在虚掩的门缝中，心头一闪，吕不韦霍然起身离榻。

“未过卯时，大人再睡无妨。”莫胡轻柔地飘了进来。

“凉浴强如迷榻。”吕不韦嘟哝一句，径自裹着大袍进了里间的沐浴室。莫胡连忙说去预备热水，却被关在了门外。两桶冰凉刺骨的清水当头浇下，浑身一片赤红的吕不韦顿时觉得神清气爽，裹着一件长大的丝绵袍出来，早膳已经在案头摆置妥当了。

“大人，”莫胡跪坐案前边盛滚烫的牛髓汤边低声道，“西门老总事要我代为禀报：近来似觉腿脚不便，几剂药不见好转，请允准他老去归乡。”

“何时说的？”吕不韦放下了伸出的象牙箸。

“已经三日，一直不得见大人回府。”

吕不韦起身便走。莫胡情知拦挡不住，连忙拿起一把油布伞追了上去，张开伞也不说话，只默默跟着吕不韦到了西跨院。潇潇雨幕中，西门老总事的小庭院分外冷清。当莫胡抢先推开虚掩的正房大门时，一股病人特有的气息夹杂着淡淡的草药味儿弥漫出来，走过正厅进入东开间寝室，幽暗的屋中垂着一顶布帐，幽静得没有一丝声息。

“西门老爹！”吕不韦一步冲前掀开布帐，只见西门老总事似睡非睡地仰卧在大被中，双眼似睁非睁气息若有若无，素来神采矍铄的古铜色脸膛骤然变得苍白瘦削沟壑纵横，俨然弥留之际。吕不韦心中大恸，扑上去抱住老人语不成声：“老爹……不韦来迟也！”西门老总事艰难地睁开了眼睛，嘴角抽搐出一丝微笑：“东主，是老朽不教他们报

你……”吕不韦只一点头，二话不说两手一抄连带大被抱起西门老总事便走。慌得莫胡连忙抢前张伞，雨水搅着泪水在脸上横流，却紧紧咬着牙关生怕一出声便要大哭。

匆匆到得正院第三进，吕不韦径直进了自家起居庭院的南房。将西门老总事在榻上安置妥当，吕不韦吩咐莫胡去请夫人。片刻间陈渲匆匆进来，吕不韦喘息一声道：“太医我已经吩咐去请了。自今日起，西门老爹住在我这南房治病，不好不许搬出。夫人亲自照料。”陈渲一边点头一边过来探视，一见西门老爹奄奄一息情状不禁哽咽拭泪：“老爹前几日还好好与我说话来，如何便……”吕不韦不禁一声长叹：“老爹生性刚强，是我疏忽也！”

说话间太医已经到了。一番诊脉，太医说是操劳过度气血虚亏老疾并发，歇息静养百日可望康复。吕不韦这才放心下来，坐在一旁默默看着陈渲与莫胡将汤药煎好，良久无言。及至陈渲将一盅药亲自给西门老总事喂下，老人沉沉睡去，吕不韦才起身对莫胡吩咐道：“留心查勘一番旧时老人，谁在秦国有事未了，立即报我。”陈渲听得一怔：“你？这是何意？”莫胡心下蓦然闪现出当年离开邯郸时吕不韦清理仆役执事们余事的情形，不禁惊讶得脱口而出：“大人！要离开秦国么？”吕不韦一句话也没说走了，只留下陈渲莫胡良久愣怔。

午后时分，吕不韦在绵绵秋雨中进了王城。

过了王城宫殿官署区，是秦王寝宫。这里被称为内苑，朝臣们也叫做内城。依照法度，内苑的正式居住者只有秦王与王后，大臣非奉特召不得入内。内苑在前宫殿区与嫔妃侍女后宫区的中间地带，虽然不大，却是整个王城的灵魂所在。所以为灵魂者，在于国君除了大型朝会以及在东偏殿举行小型会商或郑重其事地会见大臣，大多时光实际上都在内苑书房处置政务。君王晚年或患病之期，更是长住内苑深居简出，这里便显出了几分神秘。自秦昭王晚年起，接连两代多病国君，内苑更显枢要了。

已经早早在内苑城门口迎候的老内侍，将吕不韦领进了一座树木森森的独立庭院，而不是昨日那座很熟悉的秦王寝室。王城多秘密，自古皆然。吕不韦也不多问，只跟着老内侍进了林木掩映的一座大屋。进得门厅，一股干爽的热烘烘气息扑来，在阴冷的秋雨时节很是舒适。连入三进方入寝室，各个角落都是红彤彤的大燎炉，吕不韦脸上顿时渗出了一层细汗。

嬴异人脸上有了些许血色，靠着山枕拥着大被埋在宽大的坐榻上闭目养神。听见脚步声，嬴异人倏然睁开眼睛："文信侯坐了。上茶。"

"臣参见我王。"吕不韦深深一躬，这才在坐榻对面案前入座。

"老霖雨烦人，外边冷么？"嬴异人淡淡问了一句闲话。

"季秋之月，寒气总至，水杀浸盛，天数使然也。"

侍女轻盈地捧来茶盅，又轻盈地去了。嬴异人默默地看着啜茶的吕不韦，吕不韦也默默地啜着滚烫的酽茶，室中一时寂然。良久，嬴异人轻轻叹息了一声："文信侯，异人将去也！"吕不韦心下一惊，脸上微微一笑："我王笑谈。太医大方已见神效，我王康复无忧矣。"嬴异人摇摇头："文信侯通晓医道，何须虚言慰我？我身我命，莫如我知，不怨天，不尤人。"

"我王……"一声哽咽，吕不韦的茶盅当啷掉在了座案上。

"文信侯静心片刻再说。"嬴异人淡淡一笑，看着侍女收拾好吕不韦座案又斟了新茶飘然离去，又是淡淡漠漠一笑，"太医大方我连服三剂，为的便是今日你我一晤。文信侯笃厚信义天下皆知，今日之谈，你我肝胆比照，同则同之，异则异之，不得虚与周旋，文信侯以为如何？"

“吕不韦生平无虚，我王尽知……”

“先生请起！”嬴异人连忙推开大被跳下坐榻扶住了大拜在地的吕不韦，又推开吕不韦要扶他上榻的双手，索性裹着大被坐在了吕不韦对面幽幽一叹，“得遇先生，异人生平之大幸也。先生之才过于白圭，更是秦国大幸也。嬴异人才德皆平，唯知人尚可，与先父孝文王差强相若。一言以蔽之：先生开异人新生，异人予先生新途，两不相负，纵不如俞伯牙钟子期知音千古，也算得天下一奇也。”

“我王一言，吕不韦此生足矣！”

“然则，异人还有一事烦难先生。”

“我王但说，吕不韦死不旋踵！”

“既得先生一诺，拜托也！”嬴异人扑拜在地，骤然泣不成声。

“我王折杀臣也……”吕不韦连忙膝行过案，不由分说抱起嬴异人放上了坐榻又用大被裹好，退后一步深深一躬，“王若再下坐榻，臣无地自容。”

嬴异人粗重地喘息了几声一挥手：“好！先生但坐，我便说。”待吕不韦坐定，嬴异人斟酌字句缓缓道：“我将去也，太子年少，托国先生以度艰危，以存嬴氏社稷。秦国虽有王族强将，朝中亦不乏栋梁权臣，然如先生之善处枢要周旋协调总揽全局者，却无第二人也。更有甚者，先生两度稳定新丧朝局，又与本王、王后、太子渊源深远，与各方重臣皆如笃厚至交，在朝在野资望深重，无人能出其右。此所以托先生也。”

“我王毋言……臣虽万死，不负秦国！”

“先生，且听我说。”嬴异人喘息着摇摇手，“拜托之要，一在太子，二在王后。太子生于赵，长于赵，九岁归秦，我为其父亦知之甚少。此子才识俱佳，唯秉性刚烈，易入乖戾之途，若不经反复打磨而亲政过早，大局难以收拾。此子亲政之前，先生务须着意使其多方锤炼，而后方可担纲也。”

“臣铭刻于心……”

“至于王后。”嬴异人突然意味深长地笑了笑，“原本便是先生心上女子，掠人之美，异人之心，长怀歉疚也。”

“我王此言，大是不妥……”吕不韦急得满脸涨红。

“先生莫急，先祖宣太后能对外邦使节谈笑卧榻之密，我等如何不能了却心结？”嬴异人坦然拍着榻栏喟然一叹，“不瞒先生，王后赵姬与我卧榻欢娱至甚，生死不能舍者，赵姬也。然则……王后欲情过甚，异人实有难言处……我思之再三，决意以王后与先生同权摄政当国。一则效法祖制，使王族不致疑虑先生独权；二则使先生与王后可名正言顺相处，于国事有益，更于教诲太子有益。异人苦心，先生当知也。”

“……”吕不韦愕然不知所对，惶恐得一个长躬伏地不起。

“先生！”嬴异人又跳下坐榻扶起了吕不韦，“方才所言，乃你我最后盟约，须得先生明白一诺。否则，嬴异人死不瞑目也！”

蓦然之间，吕不韦失声痛哭：“王言如斯，臣心何堪也！”

“人之将死，言唯我心……”嬴异人也不禁唏嘘拭泪。

“王为国家，夫复何言！”

“先生应我了？”

吕不韦大袖拭着泪水认真点了点头。嬴异人不禁拍案长笑：“秦有先生，真乃天意也！”一言方罢，颓然倒伏案头。吕不韦大惊，正欲抱起嬴异人上榻，守候在外间的太医内侍已经闻声赶来。一阵针灸推拿，嬴异人气息渐见匀称然却没有醒转，只气若游丝地冬眠一般。太医令一把脉象，将吕不韦拉到一边低声说得几句，吕不韦匆匆去了。

出得内苑，暮色如夜大雨滂沱声声炸雷掺夹着雪亮狰狞的闪电，整个大咸阳都湮没进了无边无际的雨幕。正在此时，老长史桓砾疾步匆匆迎面赶来，顾不得当头大雨电闪雷鸣拉住吕不韦嘶声喊得一句：“特急密报：晋阳将反！快同见君上！”吕不韦略一思忖断然高声道：“君上昏迷！急报交我处置！你守候君上莫得离开！”老桓砾面色倏地苍白，颤索索打开怀中木匣拿出一个铜管塞给吕不韦，消失到廊外雨幕中去了。吕不韦立即吩咐驭手独自驱车回府转告主书：全体吏员夜间当值，不许一人离开丞相府；说罢向王城将军讨得一匹骏马，翻身一跃冲进了茫茫雨雾。

片刻之间，吕不韦飞马到了上将军府。匆匆说得几句，蒙骜立即下令中军司马去请蔡泽。待蔡泽从雨幕中喘咻咻湿淋淋冲来，三人聚在最机密的军令堂会商了大半个时辰。大约二更时分，蒙骜的马队出了府邸直飞蓝田大营，蔡泽车马辚辚赶往咸阳令官署，吕不韦一马回了丞相府。

蔡泽抵达咸阳令官署，立即下令当值吏员飞马请来内史郡郡守与咸阳令、咸阳将军三人。此三人乃同爵大员，其执掌皆是秦国腹地最要害所在——内史郡管辖整个陇西关中本土，咸阳令管辖都城咸阳之民治政令，咸阳将军部属五万精锐步骑专司大咸阳城防。每临危机，这三处都是最要紧所在。此三职之中，咸阳将军归属上将军管辖，内史郡郡守与咸阳令隶属丞相府管辖，蔡泽原本均无权过问。然今日不同，蔡泽持有丞相吕不韦授权书令与上将军令箭，又是比目下丞相与

上将军爵位还高的国家一等重臣，召见两署主官自然不生政令抵触。三人到来，蔡泽沉着脸极其简约地说了朝局大势：秦王病危，有逆臣欲反，三署皆归老夫节制！说罢一番部署：咸阳城立即实行战时管制，所有城门早开暮关，取缔夜间开城与城内夜市；内史郡立即晓谕各县：着意盘查奸细，但有北方秦人流民逃入一律妥为安置；咸阳将军将五万步骑全数集中驻扎渭水以南山谷，随时听候调遣。一番部署三人分头忙碌去了，蔡泽又匆匆赶到了丞相府邸。

丞相府一片紧张忙碌。大雨之中，各个官署都是灯光大亮吏员匆匆进出。蔡泽做过几年丞相，一听吏员答问便知丞相府正在紧急汇集晋阳一路的各种情势，方进得书房，吕不韦当头便是一躬。蔡泽连忙扶住道："晋阳反国，理当同心，丞相何须如此？"吕不韦肃然道："纲成君明白大局，今日秦国危难不在晋阳，在王城之内也！不韦欲请纲成君坐镇丞相府总署各方急务，得使我全力周旋王城，以防不测。"

"当然！"蔡泽慨然拍案，"君王弥留，自古大权交接之时，丞相自当守候寝宫！放心但去，老夫打点丞相府，也过过把总瘾也！"

"三日之内，纲成君须臾不能离开丞相府。"

"当然！老夫瘾头正大，只怕你赶也不走！"

"谢过纲成君，我去了。"

四更时分，吕不韦冒着百年不遇的深秋暴雨又进了王城内苑。

嬴异人已经是时昏时醒的最后时刻。太子嬴政与王后赵姬已经被召来守候在榻边，母子两人都是面色苍白失神。几年来吕不韦第一次看见赵姬，一瞥之下，见她裹着一领雪白的貂裘依然在瑟瑟发抖，心下突然一阵酸热。吕不韦大步走过去深深一躬："王后太子毋忧，秦王秦国终有天命。"低头啜泣的赵姬只轻轻点头。少年嬴政却肃然一

躬：“邦国艰危之时，嬴政拜托丞相。”吕不韦心头一颤，连忙扶住少年嬴政。正在此时，嬴异人一声惊叫倏地坐起，又颓然倒下口中兀自连喊丞相……

“启禀我王：臣吕不韦在此。”

“丞相，凶梦！有谋反，杀……”

“我王毋忧。”吕不韦从容拱手，“晋阳嬴奚起兵作乱，臣已与上将军、纲成君谋定对策，上将军已经连夜轻兵北上，河西十万大军足定晋阳！”

“啊，终是此人也。先父看得没错，没错！”嬴异人粗重地喘息一阵，双目骤然光亮，一伸手将少年嬴政拉了过来，“政呵，自今日始，文信侯是儿之仲父，生当以父事之。过去拜见仲父……”

少年嬴政大步趋前向吕不韦扑地拜倒：“仲父在上，受儿臣嬴政一拜。”

“太子请起，老臣何敢当此大礼也！”吕不韦惶恐地扶起了少年嬴政，待要回拜，却被少年嬴政架住了双臂低声一句：“国事奉命，仲父辞让你我两难。”吕不韦喟然一叹只得作罢。

“王后，政儿，文信侯……”嬴异人将三人的手拉到了一起轻轻地拍着，一汪泪水溢满了眼眶，不胜唏嘘地喘息着，“三人同心，好自为之也……异人走了，走了……”颓然垂头，没了声息。

赵姬与少年嬴政同时一声哭喊，待要扑将过去……吕不韦猛然伸手将两人拉住低声一喝：“王薨有法！莫得乱了方寸！”说罢向身后一招手，老太医令带着两名老太医疾步趋榻。老内侍已经将秦王嬴异人扶正长卧。三老太医轮流诊脉，各自向书案前的太史令低声说了同一句话：“王薨无归。”老太史令郑重书录，肃然起身高声一宣：“秦王归

天矣！不亦悲乎！”寝宫中所有人等，这才随着王后吕不韦三人一齐拜倒榻前大放悲声。

“宣王遗书——”老长史桓砾突然郑重宣呼一声。

吕不韦很清楚，此时所有自己未曾预闻的事项都是秦王临终安置好的，程式礼仪未曾推出自己，只有听命。王后赵姬与太子嬴政似乎也事先不知遗书之事，一时惶惶不知所措，见吕不韦眼神示意，这才安静下来。

桓砾苍老战栗的声音在哗哗雨声中如一线飘摇——

秦王嬴异人特命：本王自知不久，本王书做遗命公示大臣，新王亲政之前不得违背：本王身后，吕不韦复文信侯爵，实封洛阳百里之地，领开府丞相总摄国政；太子嬴政即位，加冠之前不得亲政，当以仲父礼待文信侯，听其教诲，着意锤炼；王后赵姬预闻国事，得与文信侯商酌大计。政事实施悉听文信侯决断。秦王嬴异人三年秋月立

风雨声大作，一应臣子都惊愕愣怔着似乎不晓得王书完了没有。

只有小赵高轻轻扯了扯少年嬴政的衣襟。少年嬴政突然叩地高声道：“儿臣嬴政恭奉遗命！”王后赵姬这才醒悟过来，转头看了身后吕不韦一眼，也是伏地一叩：“赵姬奉命。”吕不韦见老桓砾向他连连晃动竹简，心知再无未知程式，伏地一个大拜：“臣吕不韦奉命。”

“此命之后，王后与文信侯决事。”老桓砾高声补得一句。寝宫大臣们肃然拱手整齐一句：“臣等奉王后文信侯号令！”虽依照法度将王后排位在先，眼睛却都看着吕不韦。吕不韦本欲立即部署诸多急务，然心念一闪对着赵姬肃然一躬：“吕不韦悉听王后裁决。”正在忧戚拭泪的赵姬大觉突兀，满面涨红道：“我？裁决？有甚可裁决？”

少年嬴政一步过来正色一躬道："非常之期，仲父无须顾忌虚礼。父王遗命虽有太后并权预闻国事一说，终究只是监国之意，实际政事还得仲父铺排处置。仲父毋得疑行也！""太子明鉴！"大臣们立即异口同声地呼应一句，无疑是认同吕不韦的。赵姬长嘘一声红着脸道："政儿说得有理，你何须作难我来？"

"事已至此，老臣奉命！"吕不韦慨然一句，转身向厅中人等一拱手高声道："秦王新丧，目下急务有四：其一，国丧铺排；其二，新王即位大典；其三，平定晋阳之乱；其四，安定朝野人心。目下上将军已经北上全力平乱，其余事体作如下分派：其一，国丧事宜由阳泉君会同太史令太庙令主事，若有疑难，先禀明太后定夺。其二，新君即位大典由驷车庶长会同长史桓砾主事。其三，国丧期间，国尉蒙武统摄秦川防务。其四，国丧期间，纲成君蔡泽暂署丞相府事务，重在政令畅通安定朝野。其五，新君即位之前，本丞相移署王城东偏殿外书房，总署各方事务。以上如无不妥，各署立即以法度行事。"

"赳赳老秦，共赴国难！"大臣们齐呼一声，领命如同大军莫府。

这便是秦国传统，非常之期人人戮力同心政令如同军令文臣如同武将，共赴国难，此所谓也。

冰冷狂暴的秋雨依旧在继续，大臣们的车马井然有序地流出了寝宫流出了王城，消失在白茫茫雾蒙蒙的咸阳街市去了。

六　开元异数　吕不韦疏导倍显艰难

公元前247 年的冬天，一场骇人的大雪冻结了秦国。

虽说国丧与新君即位两件大事都赶在大雪之前完结了，除了蒙骜一班大将尚在晋阳善后，大局可谓初定。然则，此时秦国朝野却更显不安。深秋暴雨接着初冬暴雪，任你如何拆解都不是好兆头。老秦人素来只奉法令不信传言，但不可能不敬畏神秘莫测的上天。天有如此

异数，老秦人自然要惴惴不安地揣测议论了。依照寻常庶民也大体晓得一二的阴阳占候之说，秦庄襄王盛年猝死已经应了寒秋雷暴之兆，应了便是破了，本当无须在心。一场一夜塞门的暴雪纵然怪异骇人，也无非是预兆新君即位步履维艰而已，在危局频发的战国之世，此等坎坷预兆实在不值得惴惴于心。真正令老秦人不安者，在于那场昼夜雷电暴雨之后旬日不散的一场弥天大雾。依据阴阳家的占候说：天地霾，君臣乖；凡大雾四合，昼昏不见人，积日不散者，政邪国破强横灭门之兆也。新君少年即位，其强悍秉性与卓绝见识大非少年所当有，如此一个新秦王，完全可能与吕不韦这等宽严有度的摄政大臣格格不入。果真君臣乖而政风邪，秦国岂非要大乱了？秦政乱而六国复仇，老秦人岂非家家都是灭门之祸？如此想去，人人生发，各种揣测议论便在窝冬燎炉旁汇聚流淌，随着商旅行人弥漫了城池山野，一时竟成“国疑”之势。

这是君主制时代特有的重大政治危机之一——主少国疑。

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权力法则。不同的权力法则，导致了不同的权力现象。君主制下，有两种权力现象所导致的政治危机最为严重：其一是强君暮政，其二是主少国疑。自古以来，几乎所有的权力突变都发生在这两种危机时期。强君暮政之危，因暮年强君行踪神秘而导致阴谋风行，最易使奸邪丛生竖宦当道，终致身后乱政国力大衰。中国五千年历史的所有强势君主，无一例外地都曾经面临暮政危局，暮年清醒而能有效防止身后乱政者鲜有其人。仅以春秋战国论，赫赫霸主齐桓公姜小白，战国雄主赵武灵王、齐威王、燕昭王、秦昭王，都曾经在暮政之期导致重大危机。其中，唯有秦昭王在六十岁之后虽不乏神秘然终不失清醒，在外有六国反攻内有权力纷争的情势下保持了秦国的强势地位与平稳交接，诚属难能可贵也。主少国疑却是另一种危机——主少必弱，最易强臣崛起而生出逼宫之乱。自古大奸巨恶，十有八九都滋生于少主之期。自夏商周三代伊始以至春秋战国乃至其后两千余年，主少国疑之危远多于强君暮政之危。原因只有一

个，强君雄主毕竟是凤毛麟角不世出，而少主即位却是频频可见且无法避免。西周初年周成王少年即位而举国流言四起，终于酿成了祸及天下的内外勾连大叛乱，是“主少国疑”危局的最早典型。正是这种反复发作的政治痼疾，沉淀成了一则令人心惊肉跳的危局箴言：“主少必有强臣出，国疑则有乱象生。”

残酷的历史结论是：强君暮政导致的危局是震荡性的，主少国疑导致的危局则是颠覆性的。就实而论，后者为害之烈远远大于前者。

如今恰是少主临朝而强臣在国，老秦人如何不惴惴惶惶?

这一切，吕不韦都很清楚，清楚弥漫朝野的流言，也清楚该如何应对。

国丧完毕，新君即位大典的前三日，吕不韦搬出了王城东偏殿的外书房，回署丞相府总理政务。老长史桓砾与中车府令一齐反对，也没能挡住吕不韦搬出。吕不韦只有一句话：“万事宜常态，非常之法不能久也。”明智勤谨的老桓砾已经做了近三十年的长史，执掌国君书房事务已伴过了三代秦王，对君臣衡平之微妙处自然入木三分，见吕不韦执意要去，叹息一声也不再反对了。及至案头收拾就绪交接完毕，老桓砾坚持将吕不韦殷殷送到了车马场。吕不韦将要登车之时，老桓砾终是低声问了一句：“在下已见老疾，欲辞官隐去，文信侯以为可否？”吕不韦顿时愣怔，思忖片刻反问道：“新君即位而长史辞官，大人以为妥否？”老桓砾忧戚一叹：“老朽居中枢已久，非常态矣！”吕不韦不禁一笑随即正色道：“大人既问，恕我直言：主少国疑之时，枢要大臣宜静不宜动。只要秦王不以我等为不堪，大人当常态居官，无思异动也。”老桓砾连忙惶恐一礼：“老朽与文信侯如何比肩？文信侯言重也。”“老哥哥差矣！”吕不韦慨然一拍车轼，“同朝事国，纵事权各异，何碍戮力同心？数年之后秦王有成，换代之时我与老哥哥一同辞官如何？”“文信侯！”老桓砾一声哽咽，大袖遮面匆匆去了。

三日之后，咸阳宫正殿举行了隆重的新君即位大典。

少年太子嬴政即位称王，成为自秦孝公之后的第六代第七任秦王。

大典上正式宣示了秦庄襄王的遗书，恢复了吕不韦的文信侯爵位。赵姬第一次走进王宫正殿，接受了太后尊号，也接受了举朝大臣的三拜贺礼。太庙告祖之后，秦王嬴政郑重地拜见了太后，拜见了仲父，登上王座后的即位明誓辞简约而实在：“嬴政少年即位，心志才识多有缺失，当遵父王遗书惕厉锤炼。本王加冠亲政之前，一应国事由太后、仲父商酌处置，各署大臣无得请命本王。”大礼完毕之后，老桓砾高声宣读了太后文信侯并署的第一道摄政书：“新王方立，国事但以秦法常制。丧喜同期，举朝臣工俱安其位，各勤政事，怠政者依法论罪。上将军蒙骜平定晋阳有功，爵加两级晋升大庶长，其余将士战功依法度行赏晋爵。”

大典散去，朝臣们大感意外，如一脚踩空闪得心下没了着落一般。

无论是孝文王即位还是庄襄王即位，主持大局的吕不韦都曾经推出了颇新鲜实在的几着新政，虽有争论，然总是令国人耳目一新。唯其如此，诸多朝臣料定：这次新君开元吕不韦全权摄政必要大动干戈，全力推行其宽富新政，再度破除秦国成法。基于此等判断，诸多大臣各怀心思做好了不同准备。廷尉、御史、司寇、国正监等一班涉法大臣的预备应对，是一定要阻止文信侯再度修法，若遭文信侯拒绝，不惜贬黜下狱也要动议大朝议决。驷车庶长等一班执掌王族事务的王族大臣，则最怕吕不韦借开元之机清算因嬴奚晋阳叛乱而生出的王族纠葛，但有不慎后患无穷，主张将查处参与谋反事先放放再说，若吕不韦执意不从，也只有破脸以护国了。大田令、太仓令、邦司空、关市令等一班经济大臣，最怕的是吕不韦在新政开元之时大减赋税大免徭役；今年多灾，虽说减税减役也有安定民心之功效，然则主

少国疑之时最易招致强敌来攻，其时官仓无粮府库无钱却是奈何？武臣将军们虽大多还在晋阳平乱，但蒙骜也有一封紧急密书送到了国尉蒙武之手，只叮嘱一事：“文信侯若行新政，务劝其暂勿减赋，若执意不从，我当亲回力谏也。”凡此等等都有一个共同理由：主少国疑朝野惶惶，国事以无为备乱为上。然则谁也没有想到，新君即位大典却一无出新举措，一道摄政书宣读完毕，朝臣们还没回过神来便散朝了。

“走眼也！”

“平平无为也！”

“伸缩自如，难得也！”

朝臣们流出殿堂流进车马场，纵然听得近旁有人兀自长嘘喟叹也绝不凑上去议论，谁也不看谁，匆匆走到自家车前登车而去了。毕竟秦国法度森严，大臣们此刻都蓦然明白过来：当此非常之时，各司其职为第一要务。文信侯新政无为所求者何来？还不是安定朝野但求大局稳定。摄政书那句“俱安其位，各勤政事，怠政者依法论罪”说的甚？还不是怕大臣们惶惶疏政！既有此说，可知文信侯对大局已是洞若观火，全然不是我等预料。自家做好自家事为上，还叨叨个甚来？

一连旬日，吕不韦在所有报来的官文上都只批下三句话：“有法依法。无法依例。无例者主官先出裁度。”秦法原本周延，山东六国谓之“凡事皆有法式”。无法可依之事寥寥无几，再加一条“无法依例”，几乎便囊括了所有国事。真正无法无例可循者，百宗不得其一。便是如此罕见事端，吕不韦也要主管官署的大臣首先拿出自己的办法，到了他这里也就是会商拍案而已。如此一来，吕不韦大见超脱，每日在书房坐得两个时辰批阅完了所有官文，剩余时光在园囿中踏雪漫游，不裹皮裘不着皮靴，只一领本色丝绵大袍一双三层布靴，满脸被风雪打得绯红也兀自不停脚步。

终于，这场一夜塞门的骇人暴雪纷纷扬扬收刹了。红日初出，彤云渐散，澄澈的碧空下终于现出了几被活埋的大咸阳。老秦人活泛了过来，不用官府督导争相出户铲雪清道。不消三日，三尺大雪全部变为巍巍雪人伫立在所有大街两边的沟渠旁，一条条通往城外渭水的暗渠昼夜淙淙地消解着这些庞然大物，也带走了老秦人惴惴惶惶的郁闷烦躁。官市民市开张了，百工作坊生火了，国人上街了，农夫进城了，一切又都复归了平静。

清道之日，吕不韦的辎车辚辚进了王城，径直停在了东偏殿外。进得殿中，空荡荡冷清清不见一人，大厅通往书房的门户也紧紧关闭着。吕不韦正在四下打量欲唤得一个内侍来问，却见老桓砾佝偻着腰身从西偏殿摇了过来，踽踽老态给空旷的王宫平添了一抹凄楚。

“老长史，秦王何在？”吕不韦匆匆下阶扶住了老人。

“一言难尽也！”老桓砾摇头一声叹息，“大典次日，秦王便搬出了王宫。坚执前去护送的老中车回来说，秦王搬到了章台近旁的一座别苑，实际上住在距别苑一里处他的一座小庄园里。老中车说，那是秦王还没做太子时自己购置的农户庄园。老朽大不放心，次日赶去晋见，欲请秦王回王城，不想……”老人却摇摇头打住了。

“老长史便说无妨，不违法度。”

“惭愧惭愧，桓砾老糊涂也！”老人似乎这才醒悟过来，又是一阵长吁短叹，“秦王说，我居王城，臣工日过殿堂，见与不见皆难，徒乱仲父决政也；我出王城，一合父王遗书着意锤炼，二使仲父领政无得滋扰，一举两得如何不妥？”

“如此，你等王室政务官吏做何处置？”

“说得是也！”老桓砾点头摇头地叹息着，“秦王说，长史吏员、中车府内侍皆归太后仲父代为节制，我有一个王绾足矣！”

“一个没留？”

“一个没留。”

“身边内侍？”

“只有一个童仆赵高。”

“军兵车驾？”

“都住在章台别苑。”

吕不韦思忖片刻断然道：“老长史立即着人整饬东偏殿，书房务使既往。我这便去章台请王。”

“文信侯，难矣哉！”

吕不韦再不多说，跳上殿前一辆王室中车府的双马轺车辚辚飞出了王城，过得渭桥直向东南。东去官道上的积雪早已经清得干净，在茫茫雪原中抽出了沉沉一线，虽说车马寥落毕竟时有可见。下得官道一拐上通往章台的支道，情形大为不同。这里属于王室园囿，初夏之前照例封苑，路径当值内侍一律回守章台宫，无人除雪亦无人沿途接应查勘。虽经月余风吹日蚀，干雪冰凌还是严严实实掩盖着路面，冷风裹着干硬的雪粒如影随形般撕扯纠缠着车马。对于只有一顶伞盖的轺车来说，这种风搅冰凌天算是最大“路难”了。驭手抖擞精神高喊了一声：“大人扶稳伞柱！”正要上道，吕不韦却突然一跺脚沉声喊停。“大人正当改日再去。”驭手恍然勒马。“谁要改日？”吕不韦跳下轺车挥手下令，“卸车换马！”

“在下御车术尚可，大人登车便是。”

吕不韦揶揄地笑了：“也只在王城尚可尚可也，干雪冰凌道乃行车大忌，不知道么？”

“大人……”中车府的驭手一时满脸涨红。“不打紧。卸车换马来得及。”

驭手倒是当真利落，片刻之间卸下两马整好鞍辔，又在车旁道口画了一个硕大的箭头，飞身上马要头前踩道。吕不韦摇手制止道：

“你没走过冰凌道，跟在后面。”驭手大是惶恐：“这如何使得！冰凌道何难？”吕不韦也不说话，轻轻一提马缰，走马上了露出枯干茅草的道边塄坎，却不走看似平坦如镜的大道中间。驭手随后跟着也不敢多问，一路小心翼翼，二十余里路走马一个多时辰才看到了章台别苑。下路时吕不韦笑道：“记住了：雪后冰凌道，只看草出雪，莫看土过冰。”驭手原本是王室中车府的一流能者，平日驾一辆轻便轺车在东偏殿外当值，专一预备秦王急务。今日被文信侯一路憋屈，驭手虽唯唯点头心下却是老大疑惑。眼见堪堪下路，驭手似无意般一提马缰，踩上了一块冰雪之上的路面。不料马蹄一沾路面倏地滑出，马身重重跌倒，驭手猝不及防竟被压在马身之下。

“蠢也！”吕不韦又气又笑心下又急，一马飞向别苑，吩咐鹿砦营门的守卫军士出来救助驭手，自己直奔大帐。

总领国君车驾护卫的公车司马(注)惶惶来见，诉说秦王行止不依法度吏员无所适从，屯在这旷野园囿形同废弃物事。吕不韦也不多说，只吩咐立即整顿车驾仪仗去行宫迎接秦王。公车司马大为困惑，却不敢多问。毕竟，章台是个伸缩太大的所在，说小是章台宫，说大是咸阳渭水东南方圆百余里的王室园囿，这片山水中究竟有几多行宫，公车司马自己也未必清楚。一番紧急收拾，车驾仪仗并护卫军兵隆隆开

出章台别苑向西而来。走得大约一个时辰，已经从咸阳东南到了正南，进了三面山头对峙的一片谷地。吕不韦方才下令车驾军兵短营歇马，公车司马带六名卫士随他上山。

时已冬日斜阳，山坡积雪虽化去许多，依旧是深可及膝。好在有一行极清晰扎实的脚印直达山顶，吕不韦一行免去了脚下探察之苦。小半个时辰到得山头，草木枯竭白雪皑皑，小小山头一览无余：百余步之外一道石墙圈着一座庄院，石门关闭，炊烟袅袅，实在是再寻常不过的农家庭院。吕不韦倒是听王绾说起过这座庄园，当时只想定然是秦王为王子另建了一座山居，再简朴也当与自己当年的那座城南私庄不相上下。今日身临其境，吕不韦直面粗粝简陋的庭院不禁大为感奋，一个少年能以如此所在锤炼自己，纵为秦王亦不舍弃，不亦难哉！

“这？行宫？”公车司马满脸疑云地嗫嚅着。

“诸位切记：自今日始，此山叫做鸿台！”吕不韦神色肃然地挥手吩咐，“卫士守护鸿台之外，公车司马报号请见秦王。”

“嗨！”公车司马一声领命，当即对着石门高声报号，“文信侯开府丞相吕不韦领公车司马等，晋见秦王——”回声未落，石门已经咣当拉开，一个黑衣人抢步出门一拜：“舍人王绾拜见文信侯。”话音未落，院内一阵急促脚步，一个身着黑色绣金斗篷的散发少年已经冲到了面前深深一躬：“果是仲父来也，政失远迎！”吕不韦连忙扶了少年，正欲回拜却被少年嬴政一把扶住，“仲父若要大礼，我便要乱了方寸。走，请仲父进庄说话。”说罢搀扶着吕不韦进了石门庭院。

毕竟是少年心性，嬴政兴致勃勃地亲自领着吕不韦前后看遍了庄园。看看天色已经暮黑，王绾领着赵高与令狐大姑已经在北房正厅摆好了小宴。嬴政吩咐道：“庄内只仲父与我说话。公车司马等一班来人在庄外扎营军炊便了，那几坛老凤酒都给他们搬去。”也是吕不韦有心

要看看这少年秦王如何处置这般不期而遇的事务，一直只是听只是看却不说话，如今见这少年嬴政从容有致，心下舒坦了许多。及至两人对案相坐饮得一爵，嬴政放下酒爵道：“我不善饮，只此一爵，仲父自便。”吕不韦喟然一叹：“老臣昔年尚可，如今也是不胜酒力，三五爵而已矣！”嬴政一拱手道：“仲父今日前来必是有事，但请明示。”

“我王可知，秦自孝公之后，几次少主即位？”

“两次。当年昭襄王十五岁即位，今日政十三岁即位。”

“两次少主即位，大势可有不同？”

“大同小异。”

“我王自思：同为少主，王与昭襄王孰难？”

嬴政目光骤然一闪坦然答道：“昭襄王难，难多矣！”

“何以见得？”

“其时，老祖宣太后与四贵当政四十二年，而昭襄王终能挺得，故难。”

“昭襄王不亲政而挺得四十二年虚王，个中因由何在？”

嬴政无言以对，片刻愣怔，伏地一叩：“愿闻仲父教诲。”

吕不韦轻轻叩着木案：“昭襄王挺经只在八个字：不离中枢，事事与闻。”见少年秦王凝神沉思，吕不韦从容接道：“寻常少主，但不亲政便信马由缰而去，或声色犬马日见堕落，或自甘事外远离中枢。无论何途，总归是一个心思：相信摄政之母后权臣届时必能还政于己也。殊不知，公器最吞私情。纵为父子母子，主动揖让公器者，万里无一也。纵是明慧英断如宣太后者，摄政至昭襄王五十七岁而不归其

政，其情理何堪？若是寻常君王，谁个挺得四十二年？只怕二十四年便会呜呼哀哉！然恰恰是昭襄王少年便有过人处，不颓唐，不回避，不轻忽秦王名分，虽不亲政却守定王城中枢；但凡国事，只要太后权臣与之会商，便坦陈主见。但凡入宫朝臣或外邦使节，只要撞到面前，秦王便参与会议申明己见，决不作壁上观；一应国家大典礼仪，凡当以秦王名分主持者，决不假手他人……凡此等等，宣太后与四贵权臣也终是无法置昭襄王于全然不顾，终渐渐有了'王与闻而不决'，又渐渐有了'王与闻而共决'。若非如此，昭襄王何能在亲政之后立即凝聚全力对赵大战，且始终掌控大局也。"吕不韦的喟叹夹着粗重的喘息，"王少年明事，此中关节，尽可自思也。"

良久默然，少年嬴政肃然起身离座对着吕不韦大拜在地："仲父教诲，政终生铭刻在心！"一叩起身，向外招手高声下令，"王绾关闭此庄，立回咸阳王城！"

"我王明断……"

"文信侯！"快步进来的王绾一声惊呼，抵住了瑟瑟发抖摇摇欲倒的吕不韦，"秦王，文信侯大受风寒一身火烫！"

嬴政抢步过来，一把扯下自己斗篷包住了吕不韦身体，回身又是一声高叫："小高子！快拿貂皮大裘来！"反手接过皮裘再将吕不韦一身大包，双手抱起边走边厉声下令，"车驾起行！燎炉搬上王车！令狐大姑小高子上车护持仲父！王绾善后！"一溜清亮急促的话音随着山风回荡间，嬴政已经抱着吕不韦大步流星地出了庄园。

庄外公车司马已经闻声下令。三声短号急促响起，山下训练有素但却极少施展的王室禁军顿时大显实力——百余名精壮甲士硬是抬着一辆王车冲上山来，待嬴政将吕不韦抱上王车安置妥当，又平稳如风地抬下了山去。嬴政厉声喝退了所有要他登车上马的内侍护卫，只跟车疾走，护持着王车寸步不离。

干冷的冬夜，这支仪仗整齐的王室车马风风火火出了山谷，过了渭水，进了咸阳，大约四更时分终于进了王城。守候日夜的老长史桓砾实在料不到这个桀骜不驯的少年秦王果然归来，不禁连呼天意，下令王城起灯！及至见到王车上抬下人事不省的吕不韦，老长史禁不住地老泪纵横了。此刻王城灯火齐明，所有当值臣工都聚来东偏殿外，既为秦王还位庆幸，又为文信侯病情忧戚，一时感慨唏嘘，守在殿廊久久不散。

三日之后，吕不韦寒热减退精神见好，坚执搬回了府邸。大臣吏员们闻风纷纷前来探视，吕不韦抱病周旋半日大觉困顿，辞谢一班朝臣回到寝室昏昏睡去了。一觉醒来，已是夜半更深。吕不韦自觉清醒，见夫人陈渲与莫胡双双守在榻旁，坐起吃了些许汤羹，问起了府中近日事务。

“夫君既问，莫胡说了无妨。”陈渲淡淡一笑。

“是。”莫胡答应一声，转身从里间密室搬来一只铜匣打开，“大人进王城那日晚上，一个自称巴蜀盐商的老者送来此匣，说是代主家送信于大人，请大人务必留心。我问他要否大人回音，他说大人看后自会处置，便去了。”说着掀开三五层蜀锦，将出一支几乎与手掌同宽的竹简。

“绿背独简？”眼角一瞄，吕不韦有些惊讶。这是一种寻常人极少使用的独简，宽及三寸，背面是竹板葱绿本色，正面黄白老色，字迹清晰。灯下端详，简上刻着三行已经失传的古籀文，仔细辨认却是：“伯嬴心异，已结其势，蒙面两翼，正搜骐骥，君欲固本，吾可助力，思之思之。”最后空白处，依旧烙着那个纹线荡漾的“清”字。

“这支独简总透着些许诡异。”陈渲小声嘟哝了一句。

“夜已三更，容我好睡一觉。”吕不韦疲惫地淡淡一笑。

次日清晨，吕不韦辎车直奔国尉官署。正在忙碌晋阳粮草的蒙武很是惊讶，亲自将吕不韦迎接到正厅。屏退了左右吏员，蒙武肃然一躬：“文信侯必有急务，敢请示下。”吕不韦淡淡一笑道：“急也不急，不急也急。想见贵公子一面，派他个差事也。”蒙武释然笑道：“文信侯笑谈了，黄口小儿做得甚事？”“可是未必。”吕不韦啜着茶摇摇头，“秦王已回王城书房修习。老夫欲请蒙恬、甘罗两公子做秦王伴读，相互砥砺，亦无枯燥。否则，秦王再思山谷独居，老夫要抓瞎也。”

“文信侯思虑缜密，在下敬服！”蒙武慨然点头，半欣然半牢骚道：“只是这小子素来黏缠大父，与我这父亲倒是隔涩。上年这小子去了逢泽，说是要寻访大父战败秘密。在下原本不赞同，可家父却偏偏一力纵容赞赏，有甚法也。至今堪堪一年，给我连个竹片子也没有。只给家父军前带去一句话，也只是‘我甚好’三个字。文信侯且说，小子成何体统也！”

“小公子如何？”

“不敢不敢！蒙毅只八岁，如何进得王城？”

“蒙恬何时可归？”

“咳！在下实难有个子丑寅卯。”

“天意也！”吕不韦叹息一声，起身径自走了。

---

1. 臣工，周代称谓而后世沿用，指群臣百官。《诗·周颂·臣工》：“嗟嗟臣工。”《毛传》云：“工，官也。”
2. 少冠，贵胄少年加冠之前所戴的低冠，加冠后之冠依据本人爵位官职之高低而定冠之高低。

3. 公车司马，秦国王城警卫军之副将（正职为卫尉），兼领王城城门守护。

第十二章　三辕各辙

一　少壮奇才　不意遇合

少年蒙恬第一次知道了鞍马劳顿的滋味。

涉过一道大水爬上一道山梁，蓦然看见山顶耸立的兰陵界碑时，蒙恬高兴得大叫一声瘫在了山坡上。他知道，身后大水叫做沂水，眼前青山叫做苍山，那座梦中学馆便隐藏在这片淡黄青绿的峰峦之中。虽是一身精湿又饥又渴，但想到不日便能见到追慕已久的大师，见到孜孜寻访的奇士，蒙恬高兴得不能自已，跳起来将内外衣裳一齐脱下一边笑嘻嘻嚷着惭愧惭愧，一边一件件拧干搭上半人高的草丛，又从马背取下皮褡拿出一件不曾沾水的麻布宽袍裹住了自己，大带腰间一扎，兴致勃勃地在山坡采起了兰草。

兰陵者，兰草之山也。兰陵非但是楚国名县，更是天下名县。兰陵之名两出：一则兰草，一则美酒。若论本原，兰草之名远远早于大于兰陵酒。兰草，花淡黄而叶淡绿，清香幽幽沁人心脾，亦草亦花亦药亦用，可人之心，足人之需，庙堂风尘无不视为心爱之物。楚人尤爱兰草，佩戴兰草饰物盛于中原佩玉。屈原《离骚》云："纫秋兰以为佩。"说的正是此等风习。兰草惠及天下，还有另一大用途，便是兰膏之妙。兰膏是兰草炼成的油脂，用来燃灯，既可生香又可驱虫；女子和油泽发，既可使秀发润泽如云，又终日香如花蕊。《离骚·招魂》云："兰膏明烛，华容备些。"兰草由此另得一名曰泽兰，此之谓也。

蒙恬少学渊博多才多艺，最好山水风物之美。此刻见苍山兰草在夕阳下绿葱葱黄幽幽随着山峦河谷伸展得无边无际，蒙恬的疲惫饥渴

早已抛到了九霄云外。采得几大把兰草，编织成一顶绿黄花冠，又编成一幅长可及膝的兰佩，头上顶起花冠，脖颈挂起兰佩，在山坡上手之舞之足之蹈之跳着叫着疯跑起来。

“大意无所拂悟，辞言无所击摩，然后极骋智辩焉……”

蓦然之间，一阵悠长清亮的吟唱随风隐隐飘来，虽不甚辨得辞意，铿锵顿挫之韵律却分明甚是古奥。蒙恬惊喜眺望，遥见山下一辆牛拉轺车向着山口而去，伞盖在长风草浪间忽隐忽现，黄牛漫走，车铃叮当，那清越吟唱飘荡在淡淡幽香的无边兰草中。蒙恬顿时童心大起，迎着山口遥遥招手大喊：“前辈高人！好个悠闲自在——”

牛车依然丁零哐当地散漫走着，清越的吟唱依然弥漫飘荡着。蒙恬一口气冲到了车前：“在下敢问前辈，苍山可有一座学馆？”大黄牛哞的一声悠然止步，车盖下一人倏忽坐起——散发布衣瘦骨嶙嶙，年轻明亮的眼睛深邃得有些茫然——恍然醒悟间一句吟唱：“与我说话者，足下也？”蒙恬一拱手道：“前辈吟诵得痴迷，在下正是求教前辈。”“前辈？不，不，不敢当。”布衣瘦子猛然面红过耳口吃起来，下车一拱手又吟唱一句，“足下何事，但说无妨。”蒙恬恍然醒悟一拱手道：“兄台语迟，方才失敬处敢请见谅。”布衣瘦子这才认真地上下打量了一眼面前少年，冷冷一笑揶揄道：“少年雅士，兰草商家，要找兰陵县令么？”蒙恬不禁笑道：“这位大哥有趣，我已问过，这苍山可有一座学馆？”

“学馆不管兰草买卖。”

蒙恬笑得一片烂漫：“这位兄台！非得派我做个商人？”

“商人入山皆是这般做派，一身香草。”布衣瘦子面色冰冷。

“恨商及草，兄台原是方正过甚了。”

“相形不如论心，论心不如择术……”

“形相虽善而心术恶，无害为小人也。”

“你，你读过《非相》篇？”冰冷的布衣瘦子惊讶了。

蒙恬顽皮地一笑：“《荀子》传扬天下，我背不得几句么？”

“不中！《非相》篇乃大师新作，几时传扬天下了？”

“不中？”蒙恬学得一句恍然拍掌，“对也，你是韩非大哥！”

“足下何人？我不识得。”布衣瘦子依旧冷冰冰一句。

“大哥识得鲁仲连否？”

“只说你是谁。”

“在下鲁天，齐国鲁人，游学求师。”

“原来如此，方才得罪也。”冰冷的韩非有了一丝笑容。

“如此，在下不是商人了？”

“小兄弟可人。”韩非淡淡一笑，“要入苍山学馆？”

“正是！”

“此嘉宾也。”韩非大步走到牛车旁，拔下车中伞盖转身插到草地上，“苍山法度，凡遇求学士子，即时倾盖洗尘。这是大师车盖，我与小兄弟先饮三碗。”说罢又从牛车拿下一只胀鼓鼓的皮囊与两只嵌在车厢的木碗。蒙恬高兴得跳脚拍掌笑道：“兰陵美酒大妙！我有干肉！大哥坐了，我来！”飞跑马前拿来一只皮袋摸出两方荷叶包裹的酱干牛

肉，飞步搬来一片石板摆在车前，荷叶铺开皮囊斟酒，干净利落得全然不用韩非动手一切就绪。

“知子之来之，琼浆以报之！”

“既见君子，德音不忘！”

依着古风，两人吟诗唱和一句，大碗一碰汩汩饮下。蒙恬面色绯红提起皮囊再次斟酒，双手捧起大碗又慨然念诗一句：“虽有兄弟，不如友生。”韩非举碗却是一句深重的叹息：“每有良朋，况也咏叹！”再碰一饮，蒙恬笑道：“韩非大哥何有良朋之叹？”“时势感喟也！”韩非慨然一叹，“方今实力大争之世，朋也友也盟也约也，皆如兰草，空自弥香也。”蒙恬笑道：“兰草用途多多，绝非空自弥香，韩非大哥言重了。”“人无切肤，不足道矣！”韩非骤然一脸肃杀，“鲁国若是亡在今日，小兄弟可有兰草之心哉！”蒙恬心思灵动，连忙笑着岔开话题道：“苍山学馆有稷下外馆之称，兄弟歆慕久矣！只不知大师收取门生法度如何？”

“去则自知。”韩非霍然起身冷冰冰一拱手，“我去兰陵拉酒，不能奉陪。小兄弟越过前方山头，自见苍山学馆。”说罢拔起车盖插上牛车，咣当丁零地径自去了。

“怪人也。”蒙恬嘟哝一句，良久回不过神来。

漫山兰草，漫天霞光，幽幽谷风，一片清凉。蒙恬亢奋的心绪被韩非的突兀发作搅得很有些沮丧。鲁仲连已经对他叙说了荀子大师的种种情形，当然也不会遗漏大师的两名高足韩非与李斯。蒙恬当时便有了主意：说动韩非李斯入秦，方算不虚此行。然今日初见韩非，还未说得几句便是这般难堪，此人实在难与也。如此看去，荀子门下必多狂狷奇崛之士，要寻觅几个正才还当真可能不是一件容易事体。离开咸阳堪堪一年，莫非果真要空手归去了？鲁仲连说，自稷下学宫大

树衰微，天下名士落叶飘零，盛机过矣！虽则如此，可蒙恬总是忘不了王翦那句话，鼓荡之世自有风云雄杰，大才不在寻访，在遇合也。

还得说大父那奇特的考校方式成就了他们。

那日，大父找他来一番叮嘱，教他做个蒙面不露相的少年司马与王子嬴政较量兵书学问。蒙恬大觉新鲜有趣，欣欣然上阵做了“少司马”考官。不料一番较量下来，蒙恬却对那个少年王子大是赞赏，立时觉得秦国就该此等王子做储君。大父一班老臣苛刻挑剔，未免太过颟顸。及至看完王子与蒙面卒的搏击较量，蒙恬对王子油然生出了钦佩之心。考校之后咸阳多有流言，连大父都说这个嬴政未必是储君最佳人选。蒙恬突兀生出一个念头：结识这个王子，说动他一起游历天下做风尘隐士。奇思一出，蒙恬终日揣摩如何能探听得这个不居王城的王子行踪。他不想通过大父或任何官署探得王子居所，而只想自己摸索得来悄然找去与王子神不知鬼不觉离开咸阳，那才叫神来之笔，何其快哉也！不想一连旬日一无所获，蒙恬有些悻悻然了。正在此时，一个内侍小童在后园的胡杨林下撞上了他，塞给他一方物事笑嘻嘻跑了。蒙恬打开那张折叠得方正的羊皮纸，几道山水旁边一行小字：“蒙面亦知音，承蒙不弃，敢请一晤。接书次日按图索骥可也。”

次日清晨，蒙恬荡着一只小舟在渭水南岸的芦苇湾中见到了王子嬴政。两人一见如故，在漂荡的小舟上饮着老秦酒咥着酱肉干锅盔，直说到夕阳枕山还是意犹未尽。蒙恬说了他听到的种种传闻，末了慨然道：“政兄撂开！不必纠缠这太子之位，你我结伴同游天下，做个俞伯牙钟子期高山流水，岂不妙哉！”嬴政拍着船帮笑骂一句：“太子个鸟！我是想做事。兄弟只说，大事若是可为，你果真愿意做高山流水？”蒙恬道：“所谓做事，无非功业一途。秦国将相多有，少得你我两人么？”嬴政目光炯炯道：“兄弟所言，原是将流言看得重了。

若是储君可为，兄弟又当如何？”蒙恬拍掌笑道：“政兄果真做得储君，自然是大事可为，不做高山流水也罢！”嬴政肃然道：“好！回

庄说话，晚来还有一人。”“是那个蒙面卒么？”蒙恬突然脱口而出。“兄弟神异也！”嬴政哈哈大笑，与蒙恬两桨同出，片刻到了岸边。

月上南山，一精干舍人领着一个英挺人物来了。舍人是王绾，英挺人物果然是那个蒙面卒。不等王绾介绍，蒙恬跳了起来：“我知道！这位大哥是王翦，秦军后起之秀！”嬴政王绾一齐大笑，敦厚的王翦倒是局促得无所适从了。谁料三碗酒一过，海阔天空之际顿见这位年轻将军的英雄本色，话语简约，句句切中要害，大非寻常赳赳武士可比。同是评判大势，熟知权臣纠葛的蒙恬实在是心中无底。王翦却是沉稳异常：“朝野流言虽多，然终抵不得真才二字。大势所趋，秦国储君非王子莫属也。”蒙恬见王翦说得笃定，笑问一句：“王子果为储君，当如何作为？”王翦一字一顿道：“但为储君，讷言敏行，勤学多思，以不变应万变。”

“若继大位又当如何？”蒙恬又紧追一句。

王翦依旧沉稳道：“大位在时势。时不同，势不同，方略不同。”

“三年内即位如何？”

“主少国疑，唯结权臣以度艰危。”

“十年之后即位如何？”

“遥遥之期，非此时所能谋也。”

蒙恬记得很清楚，凝神倾听的王子嬴政起身离座对着王翦拜倒：“将军乃我师也，嬴政谨受教。”慌得王翦连忙拜倒相扶：“在下只年长几岁，多了一份常人之心，何敢当王子如此大礼。”嬴政又肃然扶住了王翦道：“将军雄正就实，不务虚妄，嬴政自当以师礼事之，将军

何愧之有哉！”蒙恬过来扶住两人胳膊道：“王翦大哥先莫推辞，只说说目下我等该做何事？若是对了我也拜师！”嬴政不禁点头笑了：“好！将军便说，再收一个学生也。”

“岂敢岂敢！”王翦一做俗礼便老成敦厚如农夫，一说正事则犀利稳健如名士，直是两人倏忽变换。顽皮的蒙恬直揉着眼睛一惊一乍：“吔，名士又变村夫！莫变莫变，眼花甚也！”举座哈哈大笑，王翦一时窘得涨红了脸膛，仰头大饮了一碗老秦酒，这才思忖道：“要说目下，倒是真有一事当做。”

“何事？”嬴政蒙恬异口同声。

“搜求王佐之才！”王翦慨然拍案，“大事须得远图。以秦国朝野之势，王子成为储君只在迟早之间。秦王破例考校少年王子以为太子人选，此间定有若干变数。变数之一，是王子或可不期立储，甚或可不期即位……”举座骤然屏住了气息，王翦粗重地喘息了一声，“不期之期一朝来临，王佐之才便成急务也。”

“方才不是说唯结权臣以度艰危么？”蒙恬噗地笑了。

“艰危之后又当如何？”王翦没有丝毫笑意。

“蒙恬心服，只要赖师账也。”嬴政淡淡一笑倏忽正色，“将军之言深合我心。我不居王城，原本想的只是结交由人也。若非考校之事来得突兀，我原本是要游历天下三年的……只是天下茫茫，大才却到何处寻访？”

“王子但有此心可也！”王翦慨然拍案，“鼓荡之世自有风云雄杰，大才不在寻访，在遇合也。但有求才之心，终有不期遇合。”

“说得好！”蒙恬拍掌笑叫一声又倏地压低了声音，“此事唯我做得。王子离不开咸阳。王翦大哥离不开军营。只我悠哉无事。可是？我去找大名鼎鼎纵横天下之士，此人与各大学派均有关联，定然能为寻求大才指点路径。如何？”

嬴政思忖片刻恍然道：“大名鼎鼎纵横天下？鲁仲连！”

“然也！”

“你如何识得鲁仲连？”王翦惊讶了。

“天机不可预泄也。”蒙恬不无得意地笑了。

……

就这样，蒙恬在去岁立冬时分上路了。众所周知的理由是，齐人清明节气比秦国早，蒙恬代齐氏回归故土祭祖要在先年冬天出发。就实说，蒙恬在来春清明时节也确实在齐国祭拜了祖先坟茔，只是祭祖之后悄然去了东海之滨。在故越国的一群小岛中，蒙恬终于找到了隐居多年的鲁仲连。蒙恬拿出了一支三寸宽的独简。鲁仲连端详一番哈哈大笑：“天意也！二十年前一诺竟应在了今日！小子好气运，老夫认了！”蒙恬记得清楚，当鲁仲连领着他登上岛中孤峰时，山顶女子的歌声美得使他陶醉了：“齐子归来兮，报我以琼瑶。渔猎耕稼兮，雨打蓬茅。天下乐土兮，唯我孤岛。”那白发苍苍的鲁仲连对着大海长吼一声快乐得高唱起来：“山高水遥，我心陶陶。家国何在，天外孤岛——”随着歌声，草木婆娑的山道上隐约现出一个布衣长发纤细窈窕红润丰满的女子，背上一只小竹篓，手中一柄小弯锄，时而挖得几株草药丢到背篓之中，质朴得毫无雕饰，美得如天上佳人。那时，少年蒙恬第一次在女子面前怦然心动了……

小岛山根处是鲁仲连与小越女的家。一排茅草木屋，一片圆木围起来的庭院。院中一只正在打造的独木舟，还有大片正在编织的渔网。庭院当中是一个永远都在冒烟随时都可点燃的大大的火坑，坑中高高支着一个烧烤的吊架，浑然远古部族的渔猎营地。在那座渔猎小院里，碧蓝的夜空挂着澄澈的月亮，鲁仲连燃起了篝火，吊起了硕大的陶罐，打开了一只半人高的陶瓮。小越女从吊架上取下陶罐，用一只长把木勺从罐中盛出小鱼笑吟吟盛进了蒙恬面前的陶盆："晓得无?小海鱼用山菜山鸡一炖，再配岛山草药，清香开胃滋养元神祛湿降燥，小兄弟放开吃了。"亲切慈和得娘亲一般，蒙恬的心又一次簌簌战栗了。

那个夜晚，小蒙恬第一次体味了飘飘然的醉意，陪着鲁仲连一碗又一碗地干，心下舒展得要飞起来一般。少年的心感动不已，说了要拜鲁仲连为师修习纵横术隐居海岛。鲁仲连哈哈大笑说："小子醉也！纵横隐居，一矛一盾，小子矛乎盾乎？"蒙恬赳赳高声："先矛后盾，譬如老师！"小越女不禁大是赞叹："小兄弟聪慧过人，真当今千里驹也！"鲁仲连哈哈大笑眼眶溢满了泪水："老骥又见千里驹，老夫何幸哉！只可惜，老夫不能使千里驹驰骋天下也！"蒙恬赳赳相问。鲁仲连一阵感喟，说的一句话至今还震撼着蒙恬。鲁仲连说，而今天下时势不同，一强独大而六国沉沦，此时习纵横家之术犹刻舟求剑也。

"前辈之见，而今当习何学？"

"唯荀子之学，堪当今日天下也。"

"人言荀子步儒家后尘，前辈何有此论？"

"笑谈笑谈！"鲁仲连连连摇着白头，"老夫一生笑傲天下，未曾服膺一人，只这老荀子，老夫今日却要说得一句：当其学生，老夫犹不够格也！"

在海岛盘桓的日子里，鲁仲连每每说起荀子便是不胜感慨：“老夫当年在稷下学宫识得荀子，数十年未断交谊矣！若非老夫逃避诸侯，只怕也与老荀子凑到苍山去也。”蒙恬问荀子治学之风，鲁仲连只沉吟着说得几句：“荀子学究天人，贯通古今，有儒家之学问，有法家之锐气，有墨家之爱心，有道家之超越；然又非难诸子，卓然自成一家，堪称当今天下学派之巅峰也！”蒙恬总是有些不以为然：

“荀子学问果如先生所言，如何屈做一个小小县令？”鲁仲连良久默然，末了一声叹息：“造物之奥秘，生人之艰辛，非你我所能穷尽也。古往今来，治学巨子皆难见容于仕途。孔子颠沛流离，孟子漂泊终生，老子西出流沙，庄子隐迹山野。他们都曾做官，老子做过周室史官，孔子做过鲁国司寇，孟子做过稷下客卿，庄子做过漆园小吏。无论大小，皆一个‘辞’字了结。此中因由，堪称一篇人生大文章也。至于荀子，为何要做一个小小县令，老夫岂能说得清楚？”

一个月后，蒙恬依依不舍地离开了那座海岛，离开了那对永远教人铭刻在心的天生佳偶，离开了那几乎要将他征服融化的梦幻生涯，跋山涉水地寻觅到了楚国兰陵。

二　苍山大师与谜一般的二十一事

山坡草地上，七八个少年若即若离地簇拥着一个布衣老人漫步。

老人侃侃而论，少年们时不时高声发问，老人悠然止步从容解说，如此反复，逍遥漫游般飘到了一片谷地。

清晨灿烂的阳光下，谷中兰草弥漫出淡淡的幽香。谷地山根处一座山洞一片茅屋，竹篱竹坊圈起了一片大庭院，院中一排排石案草席错落有致又干净整洁，炊烟袅袅书声琅琅，一片生气勃勃的山中胜境。进得庭院布衣老人吩咐道：“你等将《不苟》篇诵得熟了，明日与

师兄们一起辨析。”少年们整齐应答一声是，布衣老人悠悠然向山洞去了。

“老师！”庭院外的山道上一声高喊，“春申君书简！”随着喊声，一个长发黄衫的年轻人飞马进了大庭院翻身下马，将一只皮袋双手捧给了布衣老人。老人打开皮袋取出了一卷竹简展开，看得片刻笑道：“李斯呵，公孙龙子要来论战，你以为如何应对？”

“既来论战，自是求之不得！”黄衫年轻人很是亢奋。

“你可知公孙龙子何许人也？”

“名家第一辩士，我门最大公敌。”

“过也。”老人淡淡一笑，“午后聚学，老夫说说公孙龙子。”

“嗨！”李斯欣然应命，“午后韩非正可回来，酒亦齐了。”

“还有，鲁仲连飞鸽传书，说举荐一人来山，近日留意也。”

“弟子遵命！”李斯一拱手匆匆去了。

布衣老人从容进了山洞。一段曲折幽暗眼前便豁然大亮，早晨的阳光从幽深的天井洒将下来，洞中与洞外一般的明亮干燥。天井右侧一个天然石洞，洞口一方几与人高的圆石上刻着三个硕大的红字——积微坊。老人进了积微坊，在石壁下的一排排木架上浏览起来，抽出一卷竹简凝神翻阅，不禁呵呵笑了。

布衣老人是荀子，目下战国最后一位卓然成家的大师。

荀子是战国诸子中最为特立独行的大家之一，其论战之锋锐，其学派之显赫，其行踪之淡隐，无不令天下惊叹。战国之世名动天下而节操淡泊者，唯墨子堪与荀子相提并论。当然，如果仅仅是神秘与淡

泊，老子庄子等更在其上。此间关节在于，老子庄子所执无为出世之学曲高和寡，远离天下潮流，行踪唯关一己之私而已，本无所谓神秘淡泊。荀子与墨子却都是天下显学而疏离仕途，不回避论敌，不逢迎官府，一干大国徒然歆慕而无以为其所用，天下学派攻讦有加而无以夺其峥嵘。两厢比较，荀子被天下关注还略胜一筹。盖墨子学派虽则独树一帜，在战国之世却是走偏，终非主流思潮，其拒绝仕途乃学派本旨使然，无论如何神龙见首不见尾，天下皆以为理所当然。荀子则不然，学居主流引导思潮，入世而出世，出世而入世，与孔子孟子之孜孜求官俨然两途，故令天下人惊叹也。

论处世，荀子是一道悠悠自在的山溪。

论治学，荀子是一团熊熊不熄的火焰。

极端相合，水火交融，注定了荀子生命的奇幻乐章。

少年荀况走出赵国故土的时候，恰是赵武灵王鼓荡天下风雷的强赵之期。秉承了赵人的豪侠血性，在赵国已经少年成名的荀况，背着一只青布包袱与一只盛满马奶酒的皮囊来到了临淄的稷下学宫。这座学宫名士云集，没有人正眼看他这个从遥远的北方来的布衣少年。学宫为少士们确定师门时，没有一个成名大师点他入门，也没有一个锦绣少士邀他同门修学。荀况看到的是轻蔑的眼神，听到的是窃窃嘲笑：“嘻嘻，赵国只有草原蛮子，毋晓得修个甚学也！”木讷老成的少年被激怒了，当场赳赳高声宣布：“荀况不入一门，只以学宫为师，以百家之学而成我学！”学宫令驺衍大为惊奇，当即对这个赵国少士开了先例：许其自由出入各门学馆听学，任馆不得阻拦。于是，少年荀况成了稷下学宫唯一一个没有名门老师的自由少士，愿意到哪个学馆便到哪个学馆，除了不能得学宫诸子的私下亲授，官课倒是鼓荡饱满。依照学宫法度，此等少士视同游士求学，三年后若不能在学宫少士论战中连胜三场，便要离开学宫，且日后不得冒学宫弟子之名。

三年后，天赋惊人的荀况在学宫少士论战中旬日不败。其渊博的学问，犀利的辩才，使昔日嘲笑他的锦绣少士们一一溃败，无人能与荀况辩驳得片刻辰光。由是，年轻的荀况一战成名。诸子大师纷纷点其做特拔弟子，争执到学宫令面前，驺衍要荀况自己说话。年轻的荀况依然是昂昂一句：“荀况无门，学宫是我师也！”

“狂傲之尤，荀况也！”

“木秀于林，堆出于岸，此子难料也！”

成名诸子们大为扫兴，对荀况的议论评点日益地微妙起来。荀况初为人敌，很不喜欢这等使人无可辩驳的“人言”流风，一气离开稷下学宫到列国游历去了。二十余年游历，荀子寻访了所有不在稷下学宫的名士大家，坦诚磋商争鸣论战相互打磨，不期然沧桑变幻，成就了一代蜚声天下的大家。

这时，齐襄王闻荀子大名，派特使邀荀子重入稷下学宫做学宫祭酒。已经盛年之期的荀子一番思忖，终于没有推辞，生平第一次做了学官。齐国君臣没有料到的是，荀子做了相当于上大夫的学宫祭酒，却全然没有做官的模样，依然是醉心治学孜孜论战，丝毫不将为齐国网罗士林人心的大事放在心上，惹得许多大师都不愿再来齐国了。

这便是荀子，一生都没有停止过论战治学之风，不屈不挠，不断创新，遂开天下新学，鼓荡大潮浩浩前行，独领战国后期风骚。

大略数来，荀子的学问大战有过四次：

第一战，在稷下学宫与孟子高徒的“人性善说”作空前论战，独创“人性恶说”。后来，荀子将论战辩驳写成了《性恶》篇，一举奠定了法家人性说之根基。也就是说，只有在荀子之后，法家学说才有了真正的人性论基础。此说之要害在于：法律立足于“人性恶”而产生，

遏制人性之恶乃是法制正义之所在！两千余年后，西方法学以现代哲学的方式论证法律产生的正义性的时候，同样以人性恶为法治之起源基础。可见，荀子学说是整个人类法学的人性论基础。这是后话了。

第二次大战，是讨伐天下言行不一的伪善名士。其时也，诸子为左右治国学说之趋势，纷纷对法家学说做出了各种各样的诠释，大多不顾自己的根基学问而对法家恣意曲解。荀子愤然作《非十二子》篇，开篇慷慨宣战："于今之世，饰邪说文奸言以枭乱天下，谲诡委琐，使天下浑然不知是非治乱之所存者有人矣！"其下汪洋恣肆，逐一批驳了天下十二名家的六种治国邪说：环渊、魏牟被荀子指斥为"纵情性，安恣睢，禽兽行，不足以合文通治！"陈仲、史 被荀子指斥为"苟以分异人为高（只求与别人不同而自鸣清高），不足以合大众明大分，足以欺惑愚众！"墨子、宋钘被荀子驳斥为"不知一天下、建国家之权称（法度），不容辨异悬殊君臣之分（不允许有任何待遇差别及君臣等级）。然其持之有故言之成理，足以欺惑愚众！"慎到、田骈被荀子驳斥为"尚法而无法，听于上，从于俗，终日言成文典，倜然无所归宿（疏阔不切实际），不可以经国定分！"惠施、邓析被荀子指斥为"好治怪说，玩奇辞，察而不惠，辩而无用，多事而寡功，不可以为治纲纪！"子思（孔子的孙子）、孟子被荀子驳斥为"法先王而不知其统，犹然而才具志大闻见杂博……幽隐而无说（神秘而不知所云），闭约而无解（晦涩而不能理解），子思唱之，孟轲和之，世俗之沟犹瞀儒嚾嚾然不知其所非也，遂受而传之，以为兹厚于后世，子思、孟轲之罪也！"荀子将上述十二家逐一批驳，其立足点是指斥这些名家大师的言行与其倡导的学说相背离——自己尚且言行不一，何以使天下人信服也！用后人的话说，荀子所斥责者正是名士们的人格分裂。

"天下诸子善为人敌者，莫如荀子也！""一口骂尽天下者，其心必诛！"稷下学宫议论蜂起，纷纷以指斥荀子为能事。议论风靡之时，齐国君臣也对荀子冷眼相待了。齐襄王说荀子如张仪，利口无敌而有失刻薄。此说传开，齐人诟病荀子成了朝野风尚，全然忘记了当初对荀

子的斐然赞誉。当年荀子重回稷下，齐国人以荀子的锋芒为稷下学宫的荣耀，齐人有颂歌云：“谈天衍，雕龙奭，炙毂过髡。”说的是荀子论战的赫赫功绩。“谈天衍”，指的是赫赫阴阳家驺衍，其人开口便是天事，故有“谈天衍”之号；“雕龙奭”，指的是另一个阴阳家驺奭，此人将阴阳学派的“五德终始说”阐发得淋漓尽致，文章雕饰得如古奥龙文，故得“雕龙奭”名号。如此两个专好神秘之学的大师，被荀子在几次大论战中批驳得张口结舌。后来，又有杂家辩士淳于髡挑战荀子，又被驳得体无完肤。齐人嘲笑淳于髡的才学是“炙毂之油”（涂车轴的膏油），遇见荀子这把烈火便被烤干了（炙毂）。“炙毂过髡”便是“过髡如炙毂”也。唯其有此盛名，才有了荀子三为稷下学宫祭酒。然则，今日却因向十二子开战而被齐人诟病，荀子万般感慨，愤然辞去稷下学宫祭酒之职，从此开始了漫长的漂泊。漂泊归漂泊，艰辛岁月丝毫没有钝化荀子的治学锋芒。

这次，荀子沉下心来着意清算了最善口舌官司的儒家，直接对老仲尼宣战了。这便是荀子的第三次大论战，堪称正本清源之战。

荀子治学，素来不拘一门博采众长，或论战或著文素来旁征博引，从来不因人废言。对儒家大师孔子的言论，荀子更是引述多多，甚或不乏在诸多场合将孔子与上古圣贤并列。而对于自己一力推崇的法家，荀子也是如实批驳其短处，从来不无端维护。有了这两个由头，一班反对儒家也反对荀子的论敌，硬生生将荀子说成了儒家。久而久之众口铄金，连明知荀子新法家精要的一班法家名士，都将荀子说成了“亦儒亦法”。便是赞同荀子学说的诸多士子，也将荀子看做“师儒崇法”。总而言之，自成一家的荀子硬生生被说成了师承孔子的儒家，不是法家，更不是新法家。若仅仅是师源偏见，荀子倒不会去认真计较。偏偏是此等说法每每扭曲荀子学说的本意，气息奄奄的儒家士子们更是将荀子抬出来做挡箭牌，动辄便说荀子“师法仲尼，隆仁政，实乃我儒家后学之大师也”！

荀子平心静气地抛出了《儒效》篇，犹如庖丁解牛，对儒家做出了冷静而细致的独特清算，又恰如其分地将自己与儒家的最大区别勾勒出来。《儒效》篇将儒家之士分为俗儒、雅儒、大儒三种：俗儒者，“逢衣浅带（穿着宽袍束着阔带），蟹堁其冠（戴着蟹壳般中间高两边低的高冠），略法先王而足乱世（粗浅地嚷嚷些法先王的老说辞以乱人心），术谬学杂，不知法后王而一制度也”！雅儒者，“隆礼仪而杀诗书，明不能济法教之所不及、闻见之所未至，则知不能类也。内不自诬，外不自欺，尊贤畏法而不怠傲”。大儒者，“法先王，统礼仪，一制度，以古持今，苟仁义之类也，虽在鸟兽之中若白别黑”！三种儒家之士，俗儒装腔作势，徒然乱世害人；雅儒学问不足以弥补法教，实际不过一群老实人而已；大儒，也就是儒家的大师级人物，其为政学说则完全是“法先王”老一套，混在鸟兽之中也是黑白可辨。与大儒之“法先王”相比，荀子一再重申了自己的为政主张——“法后王，一制度，不二后王！百家之说，不及后王，则不听也！”这是荀子以最简洁的方式向天下昌明：儒家法先王（效法古制），自己法后王（效法当世变法潮流），荀况与孔子孟子之儒家迥然有别也！

从此之后，荀子成了天下士林的孤家寡人。

后来，荀子从赵国漂泊到秦国，又从秦国漂泊到楚国，最后终于在兰陵扎下了根基。那是在秦赵长平大战之后，信陵君客居邯郸，与平原君共邀荀子留邯郸创建学宫。荀子对六国士风已经深为失望，一再地婉言推却了。信陵君一生多受猜忌诋毁，对荀子心境深有体察，非但不再相劝，反倒设身处地为荀子计，将荀子郑重举荐给了春申君。依着信陵君说法，楚国广袤，有隐人纳士之风，春申君风雅敬贤不强人意，实在是荀子这般大师的晚境育人之地。荀子饱经沧桑，信陵君所言深合心意，当即南下了。

权倾朝野的春申君亲自郊迎荀子进入郢都。洗尘接风之后啜茶叙谈，春申君问荀子心志在官在学？荀子悠然笑道：“晚学育人，唯求一

方山水做得学馆，终老可也。”春申君颇感意外，思忖片刻笑道：“噢呀，我已向楚王举荐先生为上卿，这却如何是好了？”荀子慨然笑道：“天下可为上卿者多矣，可为老夫者毕竟一人耳！君自斟酌是也。”春申君哈哈大笑：“噢呀是了！楚国已经有三个上卿，各拿虚名禄米了，原本也想教先生挂个上卿，好在郢都安居了。”笑得一阵春申君思忖道：“今闻先生之言，庙堂官府原是龌龊所在。不说了，黄歇只给先生一个好去处便是。”

三日后，春申君陪着荀子到了自己的北楚封地兰陵，在县城先会了县令，又辚辚到了苍山。转悠一日，荀子对清幽美丽的苍山欣然赞叹不已。春申君欣然大笑：“噢呀！先生喜欢苍山，苍山便是先生学馆了！”转身对随来县令吩咐，“自今日始，先生是兰陵县令，你为县丞了。”荀子连忙辞谢，说若做县令只有离开楚国。春申君诙谐笑道：“噢呀先生，这官府龌龊处，上天也是无奈了。先生不兼个职事，沟坎多得你不胜其烦，想治学也难。先生只虚领县令便是，一应事务尽有县丞，决不扰先生学馆了。”

于是，荀子破天荒地做了兰陵县令。

春申君给县丞明确了法度：兰陵县务必在半年之内建成苍山学馆，其后兰陵赋税一半归苍山学馆；荀子禄米从国府支出，不占拨付学馆之赋税。荀子感喟有加，也不再与春申君推辞，实实在在地住了下来，开起了苍山学馆。令荀子想不到的是，学馆在建时便有少士学子纷纷来投，开馆之日竟有二百余名学子前来就学。荀子情知这是几位战国大公子在助力，便给春申君信陵君平原君分别致函，坦诚剖明心志：“荀况晚境治学，志在得英才而育之，非徒取势也。仲尼弟子三千，受业身通者仅七十七人，足以载道者三两人耳！为今之世学风已开，官学之外诸子私学多有，开启蒙昧之学大有所在也。老夫所求，采撷精华矣！谚云：‘求以其道则无不得，为以其时则无不成。’育人非养士，养士多多益善，育人则精益求精。唯流水自然之势，荀况所

愿也。”从此，汹汹求学之势方渐渐收敛。荀子又将已经入馆的二百余名少士一一作了考辨，大多举荐给了楚国官学，只在苍山学馆留下了三十余人。光阴荏苒，倏忽十年，苍山学馆名闻天下，被天下士子们誉为“苍山若稷下，非精英不得入也”！

本欲专心育才的荀子，又不得已大战了一次。

这最后一次大论战的敌手，便是要来苍山挑战的名家大师公孙龙子。

午后，韩非回到了学馆。

李斯、陈嚣高声呼唤弟子们在林下石案前聚学大讲。弟子们一听老师要大讲分外兴奋，聚在林下纷纷相互询问大讲题目。李斯正要说话，却被站在身边的韩非拽了一下衣襟。李斯回头，韩非向竹篱外一指：“远客来也。”李斯顺势看去，一个红衣少年正牵着马从山道走来。李斯略一思忖，吩咐陈嚣去请老师，自己迎出了小城楼般的竹坊。

“在下鲁天，见过大师兄。”红衣少年当头一躬。

“你识得我？”李斯不禁惊讶了。

“荀门李、陈、韩，求学士子谁个不晓得？”

“足下可是从故鲁国来？”

“在下从秦国来。”

“噢？秦人求学，未尝闻也！”

“在下从秦国来，定是秦人么？”

“呵，自然未必了。”李斯淡淡一笑一拱手，“敢请足下先到办事房歇息用膳，夫子大讲后再行初考了。”

“初考？新规矩么？”红衣少年似乎有些惊讶。李斯点点头：“夫子近年新法：凡少士入苍山学馆，必得受少学弟子先行考问，以免蒙学未启根基未立。足下可于歇息时先自预备一番。初考一过，在下便分派足下起居所在。”

“多谢大师兄关照。”

“无妨。回头还得相烦足下说说秦国了。这边请。”李斯领着红衣少年进了竹坊又进了庭院一间茅屋，片刻间便匆匆出来了。

两名少年弟子抬来了一张与人等高的本色大板在中间大案前立好，陈嚣已扶着荀子出了山洞。午后艳阳当头，庭院林下却是山风习习凉爽宜人。各在错落山坡的石案前席地而坐的弟子们见老师到了，一齐拱手高声齐诵一句：“治学修身，磨砺相长！”荀子从容走到恰在半坡的中间大案前，坐到一张大草席上淡淡一笑：“今日临机大讲，所为只有一事：名家辩士公孙龙子，要来苍山学馆论战。为师老矣！若得你等后学与公孙龙子论战而胜，老夫不胜欣慰也。为此，你等须先得明了名家之来龙去脉与所治之学，亦当熟悉老夫当年与名家三子之论战情形。故此，今日大讲之题是：名实之辩与二十一事。”荀子缓缓巡视了一遍林下弟子，轻轻叩着大石案，“谁先来说说，何谓二十一事？”话音落点，弟子们的目光齐刷刷聚在了荀子左右的三位大师兄身上。

“弟子惭愧！”李斯对着荀子深深一躬，“名家之学，弟子素来不以为然，心存轻慢，二十一事大约只记得一半……”

“弟子也只记得一半。”陈嚣也是满脸涨红。

“学宜广博也！”荀子轻轻叹息了一声，“积土成山，风雨兴焉。

积水成渊，蛟龙生焉。不积小流，无以成江海。老夫所做《劝学》篇，你等日每诵之，见诸己身则熟视无睹，此修学之大忌也，戒之戒之！”

弟子们满场肃然，人人有羞愧之色。此时，韩非一拱手吟唱道：“老师明察，弟子以为名家陷于琐细诡辩，关注此等学问，无异于自入歧途也。两师兄原是浏览过名家之学，只记忆有差，不足为过也。”

“韩非学兄差矣！”一黄衫少年弟子赳赳站起高声道，“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此求学之道也！名家纵失之荒谬，亦是天下一大家。不知不战，无以开正道之学，何言不足为过也！”

“甘罗此说却是在理。”荀子淡淡一笑，“韩非素来博闻强记，是当真不知二十一事，还是轻蔑名家不屑重申？”

“老师明察！”韩非慨然一拱，“弟子对名家二十一事尚算熟悉，这便给诸位学弟解说一遍。”见荀子点头，韩非起身走到大板前拿起案上一方白土，在大板上写一条唱说一条，虽来得缓慢，却也将二十一事说了个通透。

原来，这“二十一事”是名家四位大师惠施、宋钘、尹文、公孙龙子先后提出的二十一个论战命题，件件与常识背道而驰，教人匪夷所思。出世伊始，二十一事遭到了法儒墨道四大显学的轻蔑嘲讽，任名家之士孜孜寻衅，四家大师却几乎是无一例外地不屑与之论战。然则，无论显学大家们如何蔑视，名家“二十一事”却以新颖奇特乃至为常人喜闻乐道的方式，在天下士林与庶民国人中蓬蓬勃勃地成了势头。但凡坊间酒肆聚会，游学士子们会不期然选择一个命题，相互驳论以为乐事。市井国人之能者，也会在亲朋遇合之时津津乐道地辩驳

卵究竟有没有毛，鸡究竟是两脚还是三脚，不管结论如何，人们都会快乐得捧腹大笑。如此奇特功效，任何一家显学都望尘莫及。由是日久，无论显学名家们如何斥责名家惑乱人心，终究都无法对名家的二十一事置若罔闻了。

于是，相继有了墨子庄子一班大师对名家的种种驳斥。

战国诸大家之中，以庄子对名家最有兴趣，在《天下篇》中破例记载了名家的“二十一事”并作了评判。有人说，庄子与名家大师惠施是论学之友，很熟悉惠施，也很赞赏惠施的学问，故而关注名家。也有人说，庄子淡泊宽容，对天下学问皆无敌意，是故与名家能和而不同。然则无论如何，庄子终归不赞同惠施的学说。用庄子的话说便是：“惠施多方（广博），其书五车，其道舛驳，其言也不中！”

庄子这个“不中”，是流传至今的中原方言。中者，好也，正确也。不中者，不好也，不正确也。可见，“中”还是“不中”是战国中原文明的通用官话。后世沧桑演进，竟至成为方言，诚憾事矣。在记录“二十一事”之后，庄子又批驳了追随名家的辩者们：“辩者之徒，饰人之心，易人之意，能胜人之口，不能服人之心，辩者之囿也！”但庄子也实事求是地承认：“（二十一事）天下之辩者相与乐之！”

真正直捣名家学说之根基者，还只有荀子。

名家“二十一事”，在战国后期已经引起诸子百家之广泛注意。

其后两千余年，“二十一事”始终被历代学者以各种各样的方式做着各种各样的拆解，孜孜以求，奇说百出，以至成为中国学说史的一道奇特的思辨风景。然岁月蹉跎文献湮没，传之今世，二十一事已成扑朔迷离的古奥猜想，许多命题已经成为无解之谜，依然被当代各色学者们以各种观念揣摩着研究着。应当说，作为先秦非主流的名家，其思辨之精妙，实在是人类思想史的奇葩。这是后话了。

这名动天下的“二十一事”是：

其一，卵有毛。卵者，蛋也。蛋无毛人人皆知。名家偏说蛋有毛，其推理是：蛋能孵化出有毛之物，故而蛋必有毛。

其二，鸡三足。鸡有两脚人人皆知，名家却偏说鸡有三只脚。公孙龙子在其《通变论》中说的理由是：“鸡足（名称）一，数（鸡）足二，二而一故三。”

其三，郢有天下。郢者，楚国都城也。郢，分明只是天下的一小部分。名家却偏说郢包含了天下，其理由是：郢为“小一”，天下为“大一”，“小一”虽是“大一”之一部，其实却包含了整个“一”之要素，故云郢有天下。两千余年之后，胡适先生解此命题道：“郢虽小，天下虽大，比起那无穷无尽的空间来，两者都无甚分别，故可说‘郢有天下’。”

其四，犬可以为羊。犬就是犬，羊就是羊，在常人眼里是无须辩说的事实。可名家偏说犬也可以是羊，羊也可以是犬。《尹文子》对此种说法的理由是：物事的名称由人而定，与实际物事并非浑然一体；郑国人将未曾雕琢的玉叫“璞”，周人却将没有风干的老鼠肉叫做“璞”，换言之，玉石也可以称为老鼠肉。

其五，马有卵。马为胎生，禽为卵生，马根本不可能产蛋。可名家却偏偏说马能生蛋。惠施的理由是：“万物毕同”（万物本质是同一的），胎生之马与卵生之禽都是（动）物，马完全可以有蛋，或者可以蛋生。两千余年后的胡适先生解此命题说：“马虽不是‘卵生’，却未必不曾经过‘卵生’的一种阶级（段？）。”颇见谐趣也。

其六，丁子有尾。丁子者，楚国人对虾蟆（青蛙）之称谓也。人人皆知青蛙没有尾巴，可名家偏偏说青蛙有尾巴。其理由是：青蛙幼体（蝌蚪）有尾，可见其原本有尾，故云丁子有尾也。

其七，火不热。火可烧手，虽三岁小儿知之也。可名家偏偏说火不热，其理由是：火为名，热为实，“火”不是热；若“火”是热，人说“火”字便会烧坏嘴巴；说“火”而不烧嘴巴，可见火不热也。

其八，山出口。山者，沟壑峁峰之象也。寻常人所谓“山口”，说的是进出山峦的通道。可名家偏说，此等“山口”出于人口，并非真正山口；故此，“山口”非山口，山口当是山之出口，譬如火喷（火山）之口、水喷（山泉）之口、声应（回声）之口，皆谓“山出口”也。

其九，轮不碾地。常人皆知，车行于地，车轮非但会碾在地上，而且会留下深深的辙印。可名家偏偏说，车行于地，轮子并不碾在地上。其理由是：轮为全物，所碾部分乃轮之些许一点也；地为全物，被碾者乃些许一点也；碾地之轮非“轮”，被碾之地非“地”，故此轮不碾地也。

其十，目不见。眼睛能看见物事（盲人除外），这是谁也不会怀疑的事实。可名家偏偏却说眼睛看不见东西，岂非咄咄怪事。公孙龙子的理由是：暗夜之中，人目不见物；神眠之时，人目亦不见物（熟视无睹），可见目之不能见物也；目以火（光线）见物，故目不见物，火（光线）见物也；目以神（注意力）见物，故目不见，神（注意力）见也。

十一，指不至，至不绝。常人看来，只要用手指触摸某件物事，也就知道了这件物事的情形。这便是寻常士子学人们所谓的“视而可识，察而见意”。也就是说，常人总以为只要看见了（视）接触了（察）物事，自然便知道了这件物事的形状体貌（外观）与其属性（意），从而能够对物事命名。可名家偏偏说，常人这种认知事物的方法是错误的，人即使接触了某件物事，也不能完全知道这件物事（指不至）；即使为某件物事定下了名称，也不能完全知道这件物事的全部（至不绝）。名家在这里说的“至”，不是“到达”，而是“穷尽”之意。用白话说，“指不至，至不绝”便是，接触了事物不能穷尽事

物，命名了事物同样也不能穷尽事物。这是“二十一事”中最具思辨性的命题之一，名家大师公孙龙子甚至特意作了一篇《指物论》来阐发他的见解。

十二，龟长于蛇。蛇比龟长，成体尤其如此，这是人人皆知的常识。可名家偏说龟比蛇长，不能不令人愕然。其理由是：龟有大小，蛇有长短，大龟可以长过短蛇，故云龟长于蛇也。名家大师惠施从此出发，生发出一大篇常人难以窥其堂奥的辨物之论：“至大无外，谓之大一。至小无内，谓之小一。无厚，不可积也，其大千里。天与地卑，山与渊平。日方中方睨，物方生方死。大同而与小同异，此谓小同异；万物毕同毕异，此谓大同异。南方无穷而有穷。连环可解也。汜爱万物，天地一体也。”

十三，矩不方，规不可以为圆。矩者，曲尺也。规者，圆规也。

常人皆知，曲尺是专门用来画方的，圆规是专门用来画圆的。连荀子在《赋》篇中也说：“圆者中规，方者中矩。”可见方圆规矩非但是常人常识，也是学家之论。可名家偏偏说：曲尺不能画方，圆规不能画圆。名家的说理是：“方”与“圆”都是人定的名称，既是名称，便有共同标尺（大同）；而规、矩所画之圆之方，事实上却是千差万别（大异）；是故，矩所画之方非“方”，规所画之圆非“圆”；所以说，矩不能画方（“方”），规不能画圆（“圆”）。

十四，凿不围枘。凿者，卯眼（榫眼）也。枘者，榫头也。榫头打入，榫眼自然包围了榫头。这是谁都懂得的事理。可名家偏偏说，榫眼包不住榫头。名家的理由是：榫头入榫眼，无论多么严实，都是有缝隙的；否则，榫眼何以常要楔子；是故，凿不围枘也。

十五，飞鸟之影未尝动也。鸟在天上飞，鸟儿的影子也在动，这是三岁小儿都知道的常识。可名家偏说，飞鸟的影子是不动的。公孙龙子的说法是：“有影不移，说在改为。”意思是说：鸟影不动。飞鸟

与影子总是在某一点上，新鸟影不断生成，旧鸟影不断消失，此谓影动（改为）之错觉也。

十六，镞矢之疾，而有不行不止之时。射出的箭头在疾飞，这是谁都看得见的，常人没有人会说箭头不动。可名家却说，疾飞的箭头既不动（不行）也不停（不止）。令人惊叹的是，名家此说与稍早的古希腊学者芝诺在遥远的爱琴海提出的“飞矢不动”说几乎如出一辙。芝诺的理由是：一支射出的箭在飞，在一定时间内经过许多点，每一瞬间都停留在某一点上；许多静止的点集合起来，仍然是静止的，所以说飞箭是不动的。而中国名家的说理是：疾飞之箭，每一瞬间既在某点又不在某点；在某点便是“不行”，不在某点便是“不止”，故云飞矢不行不止。与芝诺说理相比，既在又不在（不行不止），显然比纯粹“不动”说深邃了许多。

十七，狗非犬。常人观之，狗就是犬，犬就是狗，一物二名而已。可名家却说，狗不是犬！周典籍《尔雅·释畜》云：“犬未成豪曰狗。”也就是说，犬没有长大（豪）时叫做狗。公孙龙子由此说理：二名必有二物，狗即“狗”，犬即“犬”；狗不是犬，犬亦不是狗；非大小之别也，物事之别也。

十八，黄马骊牛三。骊牛者，纯黑色牛也。在常人看来，一匹黄马与一头黑牛，显然是两物。名家却说，一匹黄马与一头黑牛是三件物事。公孙龙子的理由是：黄马一，黑牛一，“黄马黑牛”名称一，故谓之黄马黑牛三。这与“鸡三足”乃同一论战命题。

十九，白狗黑。白狗是白狗，黑狗是黑狗，这是常人绝不会弄错的事。可名家偏与常识唱对台，说白狗可以是黑狗。理由便是：狗身有白曰白狗，狗身有黑曰黑狗；今白毛狗生黑眼睛，同为狗身之物，故白狗也是黑狗。墨子当年为了批驳此论而先解此论，在《小取》篇推论解说：马之目眇（瞎），谓之马眇（瞎马）；马之目大，而不谓

之马大。牛之毛黄，谓之牛黄；牛之毛众，而不谓之牛众。据此推论：狗目瞎可叫做瞎狗，狗目黑自然可以叫做黑狗也。

二十，孤驹未尝有母。无母之儿为孤儿，无母之驹为孤驹。然无论孤儿孤驹，都是曾经有过母亲的。这是常人毫不怀疑的事实。但名家却说，孤驹从来（未尝）没有过母亲。理由便是：“孤驹”，物名也，母死谓“孤驹”，母未死不谓“孤驹”；但为“孤驹”，一开始便没有母亲；故云，孤驹从来没有母亲。

二十一，一尺之椎，日取其半，万世不竭。一根木杖用刀拦腰砍断，每日从中一半一半砍去，砍不了几日砍无可砍，木杖自然也就不存在了。这是常人都知道的事理。名家却说，即或一尺长的木杖，每日取一半，万世也分割不尽。理由便是：物无穷尽（物不尽），一尺之椎本身有尽，然不断分割（取），便成无尽也。

到了战国中后期，公孙龙子成为名家最有名的大师。这公孙龙子非但对“二十一事”大有增补，更独创了“离坚白”（石头的“坚”与“白”是可以分离的）、“白马非马”等论战题目。因了“二十一事”已为天下熟知，所以公孙龙子后期的这两个命题没有列入“二十一事”之中。虽然如此，同样是名家的重要命题。

公孙龙子率一班追随者游历天下处处求战，日渐大成势头。许多名士即或不赞同名家之说，却也公然钦佩公孙龙子学问。这年来到邯郸，平原君邀得信陵君与几个名士与公孙龙子席间论战，恰恰有当世两个最负盛名的显学大家——荀子与孔子第六代孙孔穿。孔穿自恃大儒，不屑与公孙龙子辩驳那些鸡零狗碎偏离大道的杂说，只淡淡笑道：“白马非马，异说也。公孙子若弃此说，孔穿便拜足下为师耳。”

“足下大谬也！”公孙龙子昂昂然道，“吾之成名，唯因白马非马之辩也！果真弃之，何以教人，何以为足下之师？”

“岂有此理！”孔穿顿时涨红了脸。

“无理者，足下也！”公孙龙子笑道，“足下欲拜人为师，无非因才学不如人也。今足下要我弃立身之说，犹先教诲于我而后再求教于我，岂非无理也？再说，白马非马之说，当年孔子也曾用之，足下何以羞于受教耳？”

“子大谬也！先祖几曾有过此等邪说？”

“足下学未到家也！”公孙龙子颇有戏谑，“当年，楚王射猎而丢失弓箭，左右急忙寻找。楚王曰：‘楚人丢之，楚人得之，何须寻找？’孔子闻得此事评点曰，‘楚王道未至也！人丢弓，人得弓。何须定说‘楚人’？由此看去，孔子视‘楚人’与‘人’为二，‘楚人’非‘人’也！足下若赞同孔子楚人非人之说，却又指斥白马非马，岂非矛盾之谬乎！”

“诡辩邪说！”孔穿愤愤然一句噎得没了话说。

“公孙子又来惑人矣！”一生论战的荀子终于没能忍得住，掷下大爵与公孙龙子论辩起来，从白马非马说开去，到离坚白又到二十一事，两人直从正午论战到风灯高挑，终是未见分晓。平原君信陵君大为振奋，次日在胡杨林下搭起了高台，三千门客与游学邯郸的名士将胡杨林挤得满当当人山人海。公孙龙子支撑三日，最后终于长笑一躬：“在下今日拜服，心中终归不服也！但有十年，再见分晓。”

荀子乃赵国大家，平原君倍感荣耀，将书吏录写的论战辩辞广为散发，自然也给了荀子长长一卷。此后荀子到了兰陵，将论战辞作了一番修订，定名为《正名》。这《正名》篇备细记载了荀子对名家的全面批驳，使公孙龙子“今日拜服”的要害在其中的根基之论，大要有三：

其一，正名正实。也就是先对“名”“实”作出明确界定。荀子说：“名固无宜（物事的名称本无所谓好不好），约之以命（众人相约以命名）。约定俗成谓之宜，易于约则谓之不宜。名无固实（什么名称指向什么物事，并非一开始就固定的），约之以命实（众人相约用这个名称命名这个物事），约定俗成谓之实名（众人都承认了，这个实物的名称也就确立了）。”荀子此论一出，“名”“实”便有了确定的界限。

其二，名、实之关联变化。名家辩题之出，大多在名实之间的关联变化上做文章。所以荀子特意申明：“名有固善（名称要起得很好），径意而不拂（平直易晓而不使人误解），谓之善名。物有同状而异所者（物事有形状相同而实质不同者），有异状而同所者（有形状不同而实质相同者），可别也。状同而异所，虽可合，谓之二实。状变而实无别而为异者，谓之化，有化而无别，谓之一实。此事之所以稽实定数也（稽查物事的实质来确定名称的多寡），此，制名之枢要也。后王之成名，不可不察也。”这里，对名实之变作了根基上的说明，实际上驳倒了名家的混淆名实之论。譬如名家“二十一事”之“狗非犬”，便是拿大狗小狗名称不同做文章。可荀子指出，形状变而“实”没有区别，只是相异，这便是化（变化），有变化而无区别，是二名“一实”！也就是说，大狗小狗形状各异，其“实”相同，所以是一种物事而两种名称罢了。

其三，揭示名家辩术要害所在。荀子罗列了名家所有命题的三种辩术，叫做“三惑”（三种蛊惑之法）：一是用名以乱名，如狗非犬、白马非马等辩题；二是用实以乱名，如山出口、山与渊平等辩题；三是用名以乱实，如黄马骊牛三等辩题。如此一来，名家之“术”了无神秘，诡辩之法也易为人识破了。《正名》篇最后告诫天下士子说：“无稽之言，不见之行，不闻之谋，君子慎之！”也就是说，对那些徒以言辞辩术标新立异惊人耳目的言行，一定要慎重辨别。显然，这是对名家的警告，也是对天下学子的提醒。

……

韩非唱说一罢，少学子弟们大感新奇，满场一片笑声不亦乐乎。黄衫甘罗先笑叫起来：“这若算学问，我明日也出得三五十个了！”“我一个，树不结果！”“我一个，田不长苗！”“我也一个，男非男，女非女，况且有三！”哄然一声，全场大笑起来。

“静——”李斯长喝一声深深一躬，“请老师大讲。”

“汝等辄怀轻慢之心，终非治学之道矣！”荀子肃然正色道，“名家虽非大道，辩驳之术却是天下独步，否则无以成势也。论题易出，论理难成。公孙龙子若来，汝等谁能将其二十一事驳倒得三五件？谁能将其立论一举驳倒？若无此才，便当备学备论，而非轻慢妄议，徒然笑其荒诞而终归败学也！”

全场鸦雀无声。突然一个红衣少年从后场站起拱手高声道：“弟子以为，战胜公孙龙子并非难事！”

“你是何人？妄言学事！”黄衫甘罗厉声喝问一句。

“在下鲁天，方才进山。”

荀子悠然一笑：“鲁天呵，你可是鲁仲连举荐之人？”

“正是！弟子未曾拜师而言事，老师见谅。”

“学馆非官府，何谅之有呵？”荀子慈和地招手笑道，“你且近前。方才昂昂其说，战胜公孙龙子并非难事。你且说说，战胜之道何在？”

“老师容禀，”红衣少年从容作礼侃侃道，“弟子有幸拜读老师大作《正名》篇，以为老师已经从根基驳倒名家。只需将《正名》篇发于

弟子们研习揣摩，不用老师亲论，人各一题，韩非兄统而论之，战胜公孙龙子便非难事！”

“呵呵，排兵布阵一般也。”荀子显然对这个曾经读过自己旧作的少年颇有好感，思忖间继续一问，几乎便是寻常考察少学弟子的口吻了，“说说，《正名》篇如何从根基上驳倒了名家？”

“弟子以为有三！”少年成竹在胸一般，“其一，老师理清了名家诸论之要害，犹如先行击破名家中军大阵！名家二十一事，几乎件件混淆名实之分。老师从正名论实入手，一举廓清名实同异，纲举目张，二十一事件件立见纰漏也。其二，老师对物名成因立论得当，使混淆名实之巧辩成子矛攻子盾。其三，老师对名家混淆名实之巧术破解得当，归纳以‘三惑’辩术：以名乱名、以实乱名、以名乱实，并一言以蔽之，‘凡邪说辟言，无不类于三惑者矣’！使人立见天下辩者之浅智诈人。此犹两翼包抄，敌之主力不能逃脱也！”

荀子哈哈大笑：“后生诚可畏也！连老夫也得排兵布阵么？”

李斯一拱手道：“老师，鲁天所言，弟子以为可行。”

“弟子赞同！”韩非陈嚣也立即跟上。

“我等请战！”黄衫少年甘罗昂昂然道，“老师但发《正名》篇，我等少学弟子人各一题，与名家轮番论战，定教公孙龙子领略荀学正道！”一言落点，少年弟子们一片呼应，大庭院中嚷嚷得一团火热。

“后学气盛，老夫欣慰也！”荀子嘉许地向少学弟子们招了招手，转身看着李斯沉吟道，“只是仓促之间，何来忒多竹简刻书？”

李斯慨然道：“此等琐务老师无须上心，弟子办妥便是。”

“好。”荀子笑了，“备学备论你来操持，韩非甘罗襄助，如何呵？”

“弟子遵命！”

荀子起身离座向红衣少年一点头，说声你随我来，悠悠然向山洞去了。红衣少年笑着对李斯韩非一拱手，匆匆跟去了。进得山洞又进了积微坊，红衣少年打量着洞中满当当的书架书卷，不禁惊讶咋舌又顽皮地对着老人背影偷偷一笑。荀子走到大石案前在大草席上坐定，突然一问：“蒙恬，你到苍山意欲何为？”红衣少年顿时愣怔，涨红着脸吭哧道：“老师，你却如何、如何知道我是蒙恬？”荀子淡淡道：“语涉兵道，齐语杂秦音，若非将门之后，咸阳三少才嬴、蒙、甘之一，能是何人？”红衣少年目光闪烁道：“老师，这、这是揣测，算不得凭据。”荀子悠然一笑：“老夫当年入秦，《正名》篇全文只被应侯范睢索得一卷。应侯征询老夫：将军蒙骜与他交谊笃厚，其子蒙武好学，《正名》篇全文抄本能否馈赠蒙氏一卷？老夫念及将门求学，破例答应了。三惑之说，唯留秦本有之。小子诵得《正名》，记得三惑，不是蒙氏之后么？”

“老师明察！蒙恬隐名，愿受惩罚。”

“小子快意人也！你只说，果是要在苍山求学么？”

“老师……”蒙恬憋得一脸通红，说不出话来。

“蒙恬呵，老夫明白说话。”荀子轻轻叩着石案，“你若果真求学，必有大成，老夫自当悉心育之也。然则，老夫虽居山野，却也略知天下风云。甘氏归秦，将甘茂之孙甘罗送来苍山修学。由是，老夫知方今秦国正在低谷艰危之时，蒙氏已是秦之望族国之栋梁。当此之时，你能置身事外而做莘莘学子乎？便是当真求学，又何须不远千里苦寻

鲁仲连举荐？再者，你天赋过人，又喜好兵事，亦终非治学之人也。凡此等等，你岂能当真为求学而离国有年蹉跎在外乎？”

“老师！”蒙恬扑地大拜，“蒙恬浅陋无知，老师教我！”

荀子扶起了泣不成声的少年。蒙恬拭去泪水，从头至尾将十多年来秦国的变故备细叙说了一遍，末了坦然道：“少公子与王翦及弟子三人遇合，只想为秦国求才，以备文信侯之后将相可倚。只因歆慕老师与鲁仲连大名，我便借祭祖之名离国，实则只想借游学之机寻觅人才，并无他图。若扰乱学馆，蒙恬自当即刻离去。”

“小子差矣！”荀子喟然一叹却又一笑，“以小子眼光，苍山可有人才？”

“有！李斯、韩非、甘罗！”

“陈嚣算不得一个？”

“恕弟子唐突……陈嚣似更宜治学。”

“不错，小子尚算识人也。”

“老师是说，三人可以入秦？”蒙恬大是惊喜。

“小子好算计也！”荀子朗朗笑了，“人各有志，虽师不能相强。老夫只知你来意便了，至于各人何去何从，非关老夫事也。”

“弟子明白。谢过老师！”蒙恬又大拜在地重重叩了一头。

三　初行出山礼　老荀子慷慨一歌

立秋时节，公孙龙子带着十三名高足由春申君陪同来了苍山。荀子以蒙恬之法对之，只与春申君悠悠然坐在山坡兰草中，听老而弥辣

的公孙龙子与苍山弟子们轮番大战。也是三日三夜，公孙龙子终归还是“今日拜服”了。此番论战，李斯韩非陈嚣甘罗鲁天大显才学，被春申君呼为“苍山五才”，各赐每人精工编织的兰草冠佩一套，学馆少学弟子们每人赐酒一斗；馈赠公孙龙子青铜轺车一辆、郢金两百、兰陵酒三车、弟子每人一顶兰草冠。由是满山欢呼，两门弟子各各盘桓论学，荀子与公孙龙子慨然叙旧，苍山学馆整整热闹了半个月。

倏忽大半年，鲁天已经成了颇得学子们喜欢的小师弟。

三位秉性大不相同的大弟子，都与鲁天甚为相得。总领学馆事务的大弟子李斯，觉得这个小师弟学问颇丰又精干利落勤快异常，但有空闲便来帮他打理琐碎事务，从来没有出过一件差错。韩非乃韩国贵胄公子，锋棱闪闪又傲骨铮铮，更兼语迟，寻常独来独往，很少与学子们亲密过从，与李斯恰成鲜明对照，在少年弟子们中得了“热李冷韩”之名。如此一个人难相与的韩非，却偏偏与这个新入馆的小师弟说得相投，动辄从少学弟子群中拉走鲁天去僻静处论辩驳难，一说一两个时辰。小甘罗愤愤不平，时常嚷嚷：“韩非学兄忒也偏执！只与鲁天论学，我等如此不肖么？”韩非闻之冷冷一笑悠然吟唱：“鲁天见识寻常，博闻强记多才多艺，却在我之上也。如此活典，交谊有益也。”陈嚣是敦厚实诚之人，觉得小师弟鲁天虽然年少，却信言信行毫无浮华之气，说起典籍学问也没有韩非那般无端傲气；时常借机相与，或上山采撷兰草药材，或在李斯处讨得个出外差事，总要请准这个小师弟做帮手，一路娓娓论学不亦乐乎。一班少学弟子们也觉得鲁天才学出众，人却比小甘罗谦和了许多；谁有难处但找鲁天，这个新师弟都会热忱相帮绝无任何推诿之辞；时日一久，也纷纷将鲁天视为可交之士。少学领班小甘罗很是不悦，每每寻衅鲁天缝隙琐事打嘴仗，鲁天都是呵呵笑得一阵回避开去，任甘罗红着脸絮叨只一句话不说，甘罗嘟哝得一阵没了脾气，也喜笑颜开了。

冬日来临，苍山学馆静谧了许多。

荀子办学育人，很是讲究方法，宽严有度，松紧得宜，与战国诸子大不相同。自孔子开私学，春秋以至战国，诸子私学已蔚然成风。同为私学，诸子育人之法风格迥异。四大显学之中，儒家墨家最为严格，教学各有定制，弟子各有等差，弟子修学的若干年得追随老师行迹，群居群行而少有自由。道家最为松散，弟子既少，教习更无定制。法家则大多依托官学，除天下最大的官学稷下学宫聚集了慎到等几名法家大师外，其余法家名士大多身在官府；如此一来，法家弟子便多为官府吏员，一则实际磨炼政务，一则在政事之外由老师插空教导点拨，说不得甚学制。其余如兵家、名家、农家、阴阳家等，则完全是弟子追随老师行踪，由老师酌情私相授受，说不得育人有成法。

唯有荀子学馆，学制法度皆独创一格，为战国之世罕见。

荀子教学有三法：一曰逍遥解惑，二曰单课叙谈，三曰聚学大讲。逍遥解惑者，专对学有困惑而羞于启齿的敦厚弟子。荀子常常不经意地点得几人，于风和日丽之时漫步兰草弥香的山野，边走边说；弟子们全然没了拘谨，问题纷纷出口，灵光也多有闪现，诸多疑难在逍遥漫步之中倏然化解。单课叙谈者，专对个别天赋非凡学有所成的精英弟子，如目下之李斯韩非陈嚣甘罗，都常常被荀子唤进积微书堂单独叙谈。此等叙谈荀子不作长篇大论，而是听弟子阐发学理，听弟子诉说修身感悟，要紧处点拨得几句，末了再评点一番，指出日后修为方向，精英弟子们每每茅塞顿开。聚学大讲，则是集全部弟子阐明最重要最基础的论题。聚学大讲是教学之纲，大讲一次便是开题一次。此后少则一月多则三月，弟子们便围绕此题究诘论战以求生发。

三法之外，荀子尚有与其余诸子最特异处，便是激励弟子创新超越老师。弟子若能不拘泥老师所讲，不拘泥当世成说，而有独立创见，荀子便大加褒奖。荀子曾作《劝学》篇，开首便将超越老师、磨砺学问立为学子当有之标尺：“学不可以已（学习不能停止）。青，取之于蓝而青于蓝；冰，水为之而寒于水……故木受绳则直，金就砺则

利，君子博学而日参省乎己，则知明而行无过矣！”后来，李斯韩非等皆出荀子之门，而其学问却皆大有创新，根基正是荀子育人之法得宜也。对弟子管制，荀子也是宽严有度松紧得宜。苍山学馆没有专门处置学务的执事，一应弟子的起居事务均由

“能事弟子”管理。是否能事，两步决疑：先由荀子举荐，再由弟子公推。六年前，荀子一眼选定了干练的李斯。经弟子们公推确认，李斯统管了学馆事务，被弟子们称为“兼领执事”。后来，荀子见李斯确实有实务才能，便将与兰陵县官府打交道的事务也一并交给了李斯。多年下来，盈则百人缩则数十人的苍山学馆井井有条，连时不时来盘桓几日的春申君都噢呀连声地赞叹不已。

苍山学馆的冬日景况，是荀子育人的诸多特异之一。

每临立冬，苍山学馆便进入了半休学状态。一则，冬日不开大讲。风雪天学子们都在四人一房的茅屋里围着燎炉，或读书论学或海阔天空，苍山静谧了许多。二则，荀子特许家中有事的弟子冬天回家省事。每年立冬时节，都有许多弟子离馆出山，开春时节再像候鸟般飞回。三则，冬日留山的学子们有诸多自便：可自由起居，可自由习武，可在兰陵县境之内自行游历，只要三日归山便是。有了诸般自便，许多弟子不愿轻易回家省事，非万不得已，总是留山享受快乐的冬天。

立冬三日恰逢大雪，小师弟鲁天笑呵呵钻进了绳砺舍。

绳砺舍是李斯与韩非的茅屋。在苍山学馆，少学弟子四人一居，已经加冠的成人弟子与大弟子则是两人一居。各屋弟子磋商定名，都给自己的茅屋取了名号。李斯与韩非居，韩非不屑琢磨此等琐事，任由李斯取了“绳砺”二字。鲁天掀开草帘推开木门时，见只有韩非一个人坐在木榻上背门沉思，吐着舌头顽皮地笑了笑，将怀中一只大陶罐小心翼翼地放在了燎炉边，又从皮袋中拿出两只荷叶包打开，再轻手

轻脚到墙角木架上取来三只陶碗摆好，径自坐在燎炉边拨火加炭，悠然自得如主人一般。

“我若为君，李斯兄便是丞相也。”韩非的说唱不无揶揄。

“只怕你为不得君也。”李斯一步跨进门来，一边拍打着身上积雪一边脱下破旧的丝绵长袍小心翼翼挂好，一边对鲁天笑了笑，“酒肉齐备，小鲁兄贺冬么？”

“呵，鲁天？”榻上韩非转身一步下来，随手丢开窝成一团的雪白皮裘，饶有兴致地凑到了燎炉边，“小子偷偷摸进，为何只做个闷埙？”

“韩非大哥思谋深远，酒徒不敢打扰。”鲁天呵呵笑着。

“深你个头！今日偏要饮酒！”韩非见了鲁天便高兴。

“两位大哥且看！”鲁天轻轻叩着精致的泥封陶罐，“前日我到兰陵，特意沽得这罐三十年老酒、十斤酱山猪肉。今日首雪，正好贺冬如何？”

“好！”韩非笑了，“钱从韩账出，今冬外钱都算我。”

“韩兄未免做大了。”李斯淡淡一笑，“去岁立夏，新郑只给你送来一千老韩钱与二十韩金。你每去兰陵便买几百支竹简，还要饮酒，动辄花得几百钱。目下韩账只余得三百余钱，只怕连这一罐老酒尚不够付也。”

“你你你何不早说……”韩非满脸涨红连唱着说也忘了。

“韩非大哥莫急。”鲁天粲然一笑，“李斯大哥好心也，说得早了你岂不气恼？今日凑着话说了，无非给大哥提个醒，有甚上心？外钱多

少左右不关修学，韩账没钱，等便是了，韩国王室还能不管你不成？”

原来，荀子学馆得春申君襄助，但以才学取人，不收弟子学钱，连孔夫子那五条干肉之类的投师礼也不收。弟子一旦入馆，衣食费用由兰陵县拨来的赋税支出，虽不丰裕，也堪堪养得学业。李斯掌管学务后别出心裁，请准荀子，教弟子们在各种课余与休学时日轮番进山采撷兰草，运到兰陵卖给兰膏作坊，所积之钱用来添补学子衣食。如此一来，苍山学馆的学子们也算得衣食无忧，一班清贫庶民之家的有才少年方得安心就学。然学子家境不一，衣食所好自是不同，清贫子弟安居乐道的日子，贵胄子弟便有诸多的额外需求。荀子胸襟广阔，主张修身在己，不若墨家对弟子一律以苦修苦行求之，允许富贵弟子在学馆共有衣食之外花销“外钱”。所谓外钱，是富贵人家给弟子送来的私钱。为防不肖者偷盗等诸般尴尬事，荀子责令李斯妥善管制“外钱”。李斯大有法度：“外钱”属弟子私钱，然得交由学馆统一设石柜保管；人各一账，任由本人在修学期间额外支出。韩非乃韩国王族子弟，外钱自是多多，今日听李斯一说大出意料，如何不觉得尴尬？若非鲁天一番笑脸说辞，两人眼见难堪。

“也是，我只提醒韩非兄而已，岂有他哉？”李斯先笑了。

“国不国也！”韩非跺脚一叹，显然已经不是对李斯了。

鲁天连忙斟好老酒各捧给两位学兄一碗，相邀贺冬一饮。李斯原是圆通练达，韩非也终不失贵胄气度，一碗饮下哈哈大笑，方才不快烟消云散了。

“两位学兄取‘绳砺舍’却是何意？”鲁天紧找话题。

“李斯兄取的，自己说。”韩非永远是不屑论及琐细的。

李斯笑道：“绳者，法度准绳也。砺者，磨刀石也。”

“兄弟明白。”鲁天连连点头，“老师《劝学》宗旨也。”

“小鲁兄，”这是李斯在论战公孙龙子后对鲁天的奇特称谓，既不乏敬重又颇为亲昵，正是李斯练达处。此刻李斯拨着燎炉红红的木炭，沉吟间突然一问，“我入山六年有余，终究要离山自立，你说该去何处？”

“大哥吓我！”鲁天咋舌一笑，“韩非大哥该先说。”

李斯淡淡一笑：“我与非兄同室六年，岂能无说？”

“然也！”韩非锋棱闪闪气咻咻道，“李斯兄领政大才，当入弱小之国，振弱图强，方成功业。譬如商君当年入秦是也。唯其如此，我几说李斯兄入韩，与我联手振兴韩国。可李斯兄偏说韩国无救，中原无救，岂有此理也！”

李斯连连摆手：“后生可畏，还是听小鲁兄说法了。”

“中原无救？”鲁天略一沉吟恍然拍掌，“对了，甘罗说他要回秦国！李斯兄去秦国如何？左右中原各国你看不入眼也。”

“倒也未必。”李斯摇摇头，“楚国早要我做郡守了。”

韩非冷笑：“郡守之志，何足与语。”撂下大碗上榻去了。

“锦衣玉食者，不知柴米也。”李斯拨着木炭笑叹一句。

“两位大哥都对。”鲁天呵呵一笑，“这是绳砺舍。韩非大哥激励李斯大哥壮心，没错！李斯大哥不图虚妄而求实务本，更没错！要我说，李斯大哥还有一条路，赵国。今日天下，唯赵国可抗衡秦国。老师是赵人，又与平原君交厚，不妨请得老师举荐书简一封，投奔赵国做一番大功业。”

“至少当如此也！”韩非又猛然下榻凑到了燎炉旁。

“刻舟求剑耳。”李斯摇头轻蔑地一笑。

“那便齐国。齐王建正在求贤。”

“胶柱鼓瑟耳。”

“燕国？”

“南辕北辙耳。”

“魏国？”

“歧路亡羊耳。”

“那，只有楚国了？”鲁天忽然小心翼翼。

“印明月而太息兮，何所忧之多方！”李斯慨然吟诵了一句。

“大事多犹疑，斯兄痼疾也！”韩非皱着眉头冷冷一笑，“旷世之志不较细务，千里之行不计坎坷。若你这般，既忧不得大位无以伸展，又忧空得清要生计无以坚实。此亦忧，彼亦忧，终无一国可就也。但为大丈夫，歆慕一国便当慷慨前往，不计坎坷不畏险难，虽九死而无悔，可成大事也！譬如商君，譬如范雎，两人入秦为相，皆经万般坎坷。是你这般，哼哼，不中！”韩非原本棱角分明的瘦削脸膛

更见冷峻，举碗大饮一口戛然而止。“韩非大哥言重了……”鲁天连忙笑着圆场。

“无所谓也。”李斯一摆手笑道，“我与非兄相互挞伐，何止一日一事？犹疑固然不好，然轻率决事，又何尝不是多败也。”李斯喟然一叹，径自大饮了一碗兰陵老酒，补丁衣袖拭着嘴角酒汁大是感慨，“斯

少时尝为乡吏，见官仓之鼠居大屋之下，安安然消受囤中积粟，悠悠然无人犬袭扰之忧也。而茅厕之鼠，既食劣污琐碎，更有人犬不时袭扰，动辄惶惶逃窜，更有几多莫名猝死。同为鼠之生计，其境遇天壤之别矣！所以者何？在所自处不同也。那时李斯便想，人之境遇譬如鼠矣，在所自处耳……”李斯似乎有了些许酒意，眼中闪烁着晶晶泪光，“譬如非兄，生为王子，钟鸣鼎食，进可为君王权贵，退可为治学大家，自然是视万物如同草芥，遇事昂昂然立见决断，至于成败得失，则可全然不计也。然若李斯者，生于庶民，长于清贫，既负举家生计之忧，亦负族人光大门庭之望，更图自家功业之成，进则步履维艰，退则一蹶不振，纵有壮心雄才，何能不反复计较三思而后行也！”

“李斯大哥……”鲁天不禁哽咽了。

“无稽之谈也，唏嘘者何来？”韩非冷冰冰一句，见鲁天直愣愣看着自己，不禁愤愤然敲打着陶碗骂了一句：“鸟！王族子弟才不中！生不为布衣之士，韩非恨矣哉！布衣之士何等洒脱？可择强国，可择明主，合则留，不合则去，功业成于己身，大名归于一人，回旋之地海阔天空，勒石之时青史留名，何乐而不为也！王族子弟如何？世家恩怨纠葛，宫廷盘根错节，择国不能就，择主不能臣，有才无可伸展，有策无可实施；眼见国家沉沦而徒作壁上观，唯守王子桂冠空耗一生，尸位素餐，形影相吊，此等孤愤，人何以堪？！”

“韩非大哥……”鲁天又是一声哽咽。小小茅屋寂然了。时已暮色，燎炉明亮的木炭火映照得三人唏嘘一片，良久无言。终是李斯年长豁达，将三只陶碗斟满兰陵酒释然笑道：“人生各难也！原是我错了话题，引得非兄不快。来，人各一碗，干罢撂过一边！”矜持孤傲的韩非素来不吐心曲，今日破天荒一番感喟唏嘘，虽满脸涨红，心下却轻松了许多，抹抹眼角也举起了大陶碗：“今日之言，韩非解得斯兄也。来，干！”鲁天连忙举碗赞叹：“两位大哥同窗修学，也是旷世遇合。

干！两位大哥殊途同归，尽展壮心！”三碗嘭然相撞，一阵大笑随着飞扬的雪花弥漫了苍山。

整整一个冬天，鲁天都住在绳砺舍。三人白日进山漫游，夜里围炉畅谈。及至冬去春来，漫山兰草又一次绿莹莹黄灿灿蓬勃发开，一个始料未及的谋划也酝酿成型了。三月开春，省事弟子们络绎不绝地回到了苍山。李斯将一应学务打点得顺畅，走进了荀子的积微坊。

“李斯呵，有事说了。”

“老师，学务就绪，弟子想辞学自立。”

“可是西行？”荀子悠然笑了。

“正是。弟子想去秦国。”

“为何选中秦国？”荀子并无意外，依旧一问。

李斯略一思忖从容拱手道：“老师曾云，得时无怠。方今天下，正在归一大潮酝酿之时，亦正是布衣之士驰骋才略、游说雄主之机。李斯得蒙老师教诲成才，若不能适时而出，即如禽鹿视肉而不猎，人徒能行而不出户也。斯本布衣，若久处困苦之地，徒然非议时势而无为，非士子之志也。唯其如此，弟子决意西行入秦，以图伸展。”

“大势评判，尚是贴切，老夫无可说也！”荀子喟然一叹转而笑道，“李斯呵，子非蓬间雀，此老夫甚感欣慰处耳。行期但定，老夫亲为你饯行。”

“老师……学务之事，我交陈嚣如何？”

“学馆事务已有成法，交谁执掌你自斟酌可也。”

“还有，鲁天想见老师，托弟子代请。”

荀子笑道："小子忒多周章，教他来。"

李斯答应一声匆匆去了。片刻之间，鲁天捧着一只青布包袱进了积微坊，对着荀子当头拜倒在地："弟子蒙恬，拜见老师。"

"起来起来。"荀子从石案后站起来笑了，"蒙恬呵，你不是老夫学生，无须执弟子礼也，日后只与老夫做忘年交便是了。"

"不！"蒙恬一头重重叩在地上，"弟子虽就学日浅，然一日为师，终身为师也，弟子不敢僭越。"

"小子偏多周章也。"荀子呵呵笑道，"好！老夫随你，要做弟子便弟子，左右也是个英才。"

"嗨！"蒙恬高兴得爬起来捧起包袱，"我奉老师两样物事。"

"蒙恬，不知苍山学馆法度么？"

"老师，此物非礼物，文具而已。"

"老夫不乏文具。"

"此文具乃弟子自创，老师用来定然顺手。"蒙恬说着打开包袱现出两只小小木匣，及至将木匣摆在荀子面前石案上打开，老荀子双目顿时大亮——一方打磨极为精致的温润石砚，一支从未见过的长管毛笔！荀子一生文案劳作，自然一眼看出两物不同寻常，打量间评点道："这方石砚乃楚国歙玉砚，名贵则名贵，无甚新奇。只这支大笔世所未见，不知是何高明工匠所造？"

蒙恬颇是顽皮地一笑："老师先试写几字，看是否顺手？"

荀子也大觉好奇，从木匣拿起了长管毛笔仔细打量。原来，战国之前古人书写工具甚是不一，布衣士子有木笔、竹笔、石笔，甚或以

白土为笔，贵胄王室有铜笔、翎笔、刀笔（不经书写而直接在竹简刻字）、毛笔，等等。也就是说，战国之前的毛笔只是书写工具之一，而且是贵胄名士才能使用的。再者其时所谓毛笔，是在一支竹管或木管的末端外围扎束一层狼毫，狼毫中空而末梢聚合，蘸墨写字，速度虽未必比其余笔快，却有三个显著好处：一是可在较长时间内反复使用，二是写字轻松，三是字迹圆润美观；同时也有一个缺陷：毛束中空，容易漏墨，常有墨渍玷污竹简、木板或羊皮纸，需要写字者分外小心。尽管如此，因了三个好处，毛笔还是渐渐在战国之世多了起来，然其形制始终是管外缚毛，所以也始终没有成为人人乐于使用的文具。

荀子手中这支毛笔却是奇特：一丛细亮的雪白毛支可可卡在末端竹管之中，毛无中空，是结结实实一丛，手指触去，毛尖竟有柔韧弹性。显然，这一丛白毛比管外缚毛的那种毛笔用毛多了几倍。

“丛毛如此厚实，吸墨何其多也！”

“吸墨多，写字多，终归节俭。”蒙恬立即接得一句。

“好，试试手。”荀子拿过一大张甚为珍贵的羊皮纸铺开。蒙恬便将新笔浸泡在清水盂中，并在新砚中开始磨墨。待墨堪堪成汁，蒙恬从清水中拿出毛笔轻轻甩干，双手捧给了荀子。荀子接笔入砚，砚中墨汁倏忽消失大半，大笔也立见膨胀起来，不禁一声惊叹：“毛笔乎！墨龙乎！”蒙恬乐得大笑：“老师但写，方见墨龙之威也！”荀子提笔，竟觉大笔沉甸甸下坠，不禁手指一紧腕力一聚，一股心力奋然生出，饱蘸浓墨的大笔在羊皮纸上重重落下，大力挥画，片刻间三行大字巍巍然如重峦叠嶂耸立——天行有常，不为尧存，不为桀亡！

“万岁！老师写得秦篆也！”蒙恬顿时欢呼雀跃。

荀子淡淡笑道："秦篆笔画多，看你这墨龙写得几个字，叫甚？"说罢将已经瘦瘪但依旧整顺有形的毛笔凑到了眼前大是感慨，"此物神异也！不漏墨，力道实，粗细浓淡由人，还可蓄墨续写，当真天工造物！何方神工所制？老夫当亲自面谢。"

"老师，"蒙恬顿时红了脸，"这是弟子做的。"

"你？你能工事？"荀子惊讶得老眼都直了。

"老师明察。"蒙恬拱手道，"弟子尝好器物，曾将秦筝由九弦增至十二弦，音色颇见丰雅沉雄。弟子离开鲁仲连前辈，北上来寻兰陵，路经故吴越国之震泽(注)西南山地，猎羊野炊；见此地野山羊腋下之毛柔韧劲直，忽发奇想，采得许多羊毫细细挑选，又削得青竹几支，做成了一大一小两管毛笔。大管呈给老师，小管想呈给大父，免他责骂我逃外不归。"

"天意也！新笔出，文明兴，蒙恬大功也！"

"弟子不敢当此褒奖。"

"老夫何奖？青史自有蒙恬笔也！"

"老师不做俗礼拒收，便是蒙恬之福。"

"小子偏会说话。"荀子哈哈大笑，"你鼓捣得老夫两大弟子，老夫便收了这支蒙恬墨龙笔！哎，此物可曾得名？"

"弟子之意，欲以'荀墨管'三字命名。"

"小子差矣！老夫何能掠名？"荀子悬提着大笔显然是爱不释手，"历来器物，多以工师之名而名。蒙恬所制，曰'蒙氏大管'如何？"

“弟子不敢当。”蒙恬红着脸道，“毛笔乃先世成物，弟子虽有改制，毕竟依然毛笔。譬如弟子改制秦筝，秦筝依然为秦筝一般。”“明乎其心，远乎其志，蒙恬必有大成也！”

春分这日，苍山学馆破例举行了出山礼。

春秋战国私学大兴。与官学不同者，私学大师为学育人多在山海清幽处，譬如计然家、墨家、道家、兵家、名家、农家、医家、阴阳家等等不可胜数。故学子结业入世，多称之为“出山”。出山礼者，学子结业辞学之礼仪也。后世私学气候大衰，且多依附官学而靠近都会，“出山”一说遂成了隐士入仕的代名词，而不再是天下学子的通礼，这是后话。

晨曦初现，荀子出了积微坊，一领干净整洁的本色麻布大袍，一顶六寸竹皮冠，一双厚实轻软的青布靴，灰白的须发在风中飘洒。方出山洞，早已经在洞口甬道列队的弟子们一声齐呼：“恭迎老师——”

荀子淡淡一笑：“何人司礼呵？”为首青年趋前一步拱手高声道：“禀报我师：弟子陈嚣司礼，出山两弟子已在祭台前守仪。”说罢转身一摆手，弟子们两边簇拥着荀子出了学馆庭院。

翠绿淡黄的兰草山坡上，已经有了一座石条搭建的丈余高台，台下香案的祭品却不是猪头羊头，而是一陶罐亮晶晶的兰膏。李斯韩非与相陪的甘罗蒙恬四人正肃然跪在台下草席上静默守候。听得身后一声高呼：“我师与在山弟子到——”四人一齐起身转身深深一躬：“出山弟子恭迎我师！”荀子依然是淡淡一笑，对前后弟子们招招手道：“礼者，心也。你等且莫如孔门弟子，拘谨礼仪过甚而失心境也。”弟子们高兴地喊了一声万岁。陈嚣过来在荀子耳边低语两句，见荀子点头，一声宣呼：“出山弟子告天——李斯——”

李斯肃然举步，那件洗得发白的麻布长袍随风卷起，露出了贴身衣裤的层层补丁与脚下簇新的草鞋。上得祭台，李斯拈香对天深深三拜，插好香炷对天拱手高声道：“昊天在上：上蔡李斯今日出山，决明心正志，弘扬大道，张我师门之学。若有欺心私行，背我师门修身之教，愿受上天惩罚！”

“李斯万岁——”弟子们一片欢呼。

韩非举步上台，几个少年弟子便窃窃嬉笑。原来韩非素来不修边幅，一领名贵的锦绣长袍揉得皱巴巴堪堪吊在小腿当间，一双皮靴脏污得全然没了光泽，头顶虽是一顶四寸玉冠，长发却散乱得似乎根本没有束发玉簪，埋汰之象恰与李斯成黑白对照。也是荀子育人不究细行，若是孔子门下，此等行迹是断然不能与礼的。饶是如此，韩非浑然无觉，瘦骨嶙嶙的身躯摇上高台，拜罢愤激悲声：“皇皇上天，危乎高哉！汝行既常，何致天下文野乖张？汝心既明，何陷韩非于败亡之邦？嗟乎韩非，才不得伸，志不得酬，蹉跎日月，空有孤愤哉！今韩非出山，上天果有烛照，当许韩非立锥之地伸展我学，若天有幽微，人无遇合，韩非愿为天囚，死亦无憾也！”悲怆吟唱在习习谷风中回荡，弟子们欢呼无由了。

陈嚣惶惶然不知所措，不禁向李斯一瞥。李斯坦然道：“礼有序，事有法，不以一己为变。”陈嚣顿时醒悟，再看老师也是平淡如常，立即又是一声唱呼：“弟子告天毕。我师出山赠言——”

在这片刻之间，蒙恬与甘罗已经将韩非扶下了祭台。因蒙恬不是常学正名弟子，甘罗则是少学离馆日后还可能再续学业，两人皆算不得正式出山，是以不做告天。韩非虽一时悲从中来不能自已，然毕竟旷达之士，下台对荀子一躬道：“弟子浅陋，责天悲己，愧对我师……”荀子豁达地挥手笑道：“天亦常物，责之何妨？己心有苦，悲之何妨？”弟子们一片笑声，韩非也红着脸呵呵笑了。

弟子们在祭台下的草地上围着荀子坐成了一圈。老师对出山弟子做临别告诫，是传统风习，也是出山礼中最要紧的一环。春秋以来，每每有大师对弟子的临别告诫便是立身箴言，甚或成为谶语。所以非但出山弟子极为看重，在馆弟子也是人人上心。弟子们都知道，老师非但学问渊深，且通晓阴阳相法，虽写了《非相》篇专门批驳相人之术，然识人料人却是每每有惊人之语。今日两位大弟子出山，也是苍山学馆第一次行出山礼，老师必有非常告诫，更是不敢轻慢疏忽。

李斯肃然起身一躬："弟子出山，请我师金石针砭。"荀子缓缓道："李斯呵，老夫送你十六字，但能持之，必达久远也。十六字云：恃公任职，恃节谋事，心达则成，志滑则败。""敢请老师拆解。"荀子既淡漠又凝重："子乃政才，然关节不在持学持政。为政生涯，才具一半，人事一半。明乎此，大道可成矣。"

"我师教诲，李斯铭刻在心！"

韩非起身一躬："弟子出山，敢请我师箴言药石。"

"子乃性情中人也！"荀子轻轻一叹，"但能常心待事，衡平持论，为政为学，皆可大成矣。"见韩非还是愣怔怔看着自己，荀子思忖间又补一句："屈原者，子之鉴戒也。"

"谢过我师。"韩非欲言又止，终是没有开口。

陈嚣小心翼翼地走了过来："老师，两师兄该上路了。"

"好！"荀子站起一挥手，"老夫与你等一起出山。"

弟子们一声欢呼，簇拥着老师，簇拥着李斯韩非，在花草烂漫的山道上逍遥而下。到得山口，望着山下一线官道，几乎所有人都同时止住了脚步望着额头已经是涔涔细汗的老师。荀子不禁笑道："出山终需一别，老夫歌得一曲，为你等四人壮行如何？"李斯韩非两人尚在愣

怔，从来没有听过老师歌声的少年弟子们已经万岁声大起了。执事的陈嚣颇是尴尬地笑道：“可惜也！没有抬老师古琴来。”“我有陶埙！”蒙恬从皮袋摸出一只黝黑的物事举着高声笑道，“老师，是否楚风格调？”荀子慨然一笑：“好！楚风招魂曲。”

蒙恬答应一声，双手捧定陶埙一沉心气，深远高亢而又略显凄楚的埙音在山风中呜咽飘荡起来。楚歌自成一格，与中原歌咏大是不同。首先，楚歌词句长短自由，韵脚亦可有可无，不若中原大多四字一歌，韵脚也大体整齐；其次，楚歌旋律起伏回旋极大，不若中原吟唱调式相对平直。由孔子删定的《诗经》所收歌辞三百余首，文华诸侯各有一章，连孔子不甚喜欢的秦国都有《秦风》一章，唯独没有收入楚风之歌。屈原死后，《离骚》流播中原，楚歌的独特风韵终于渐渐为中原人所熟悉。荀子学无轩轾心无畛域，一篇《乐论》，开首便道：“乐者，乐也，人情之所必不免也。”将音乐首先当做快乐，当做人情之所必须，实在是战国大家的独特之论。对自由洒脱的楚歌，荀子喜爱有加，向弟子们讲述天下歌乐，尝慨然拍案：“雅、颂之声虽齐，终不如楚歌之本色也！”随着悠长呜咽的埙音，一声苍迈的咏叹骤然回荡山谷——

河有中流兮天有砥柱！我有英才兮堪居四方！天行有常兮，不为尧存，不为桀亡地载有方兮，不为冬雪，不为秋霜列星随旋兮，日月递炤四时代谢兮，大化阴阳人道修远兮，唯圣贤不求知天天不为人之恶寒兮地不为人之辽远君子之道以常兮，望时而待，孰制天命而用之！呜呼——我才远行兮，天地何殇吾心悠悠兮，念之久常苍沙激越的歌声在山峦回荡，弟子们连欢呼都忘记了。但为战国士子，谁都知道楚风招魂曲的凄厉悲切，今日荀子唱来，却是情境大异，使人平添一股烈烈感奋之情怀，弟子们一时肃然默然。及至荀子转过身来，李斯深深一躬：“我师赐歌，辞意深远，鼓荡人心，李斯谨受教。”韩非也是一躬：“老师发乎《天论》，出乎《离骚》，过屈原之《天问》多矣！弟子当铭刻在心：制天命而用之。”荀子慨然一笑：“韩非呵，子

能以老夫之歌与《天问》相比，颇近大道也。屈子者，烈烈有识之士也。然士子尽如屈子者，天下亦难为矣！”

“弟子谨受教。”李斯韩非甘罗蒙恬四人同声一拱。“日当正午，离学弟子出山——”

随着陈嚣的宣呼声，少学弟子们齐喊一声师兄出山喽，挽手成圈踏歌起舞，唱的是依荀子《劝学》篇编的一支歌儿：“青成蓝兮蓝谢青，冰寒水兮水为冰。积跬步兮成千里，十载学兮做砺绳。出山行兮路修远，学之大兮终得成。”

歌声漫漫，兰草青青。李斯韩非四人终是依依不舍地去了。峰头的荀子如一尊雕像般临风伫立默默远望，眼见四人身影渐渐出了山口，渐渐变成了绿色山峦中的悠悠黑点，渐渐消失在通向北方的官道。

四　吕不韦终于立定了长远方略

蒙恬惊讶地发现，渭水南岸变得热闹了许多。

咸阳建成百余年，一直背依北阪横亘在渭水北岸的巨大河湾里，都会的风华繁盛几乎全部集中在渭水北岸。南岸平川多有山塬，水流皆从南山奔出进入渭水，道短流急，农耕艰难，由来是未曾开垦的荒莽之地。当年迁都咸阳，秦人聚居渭水北岸，孝公商鞅将可耕之田甚少的渭水南岸划做了秦国公室的园囿。禁耕禁工百余年，渭水南岸林木成海禽兽出没，无边苍莽直接巍巍南山，化成了一片天下难得的陆海。除了一条通往蓝田大营的备用车道，一座南山北麓的章台，几乎没有任何官署建筑。然造物神奇，在这茫茫陆海的北部，也就是与咸阳遥遥相对的渭水南岸，有一条叫做灞水的河流从莽莽南山入渭，两岸生得大片大片柳林，苍茫摇曳覆盖百余里。但逢春日，柳絮飘飘如飞雪漫天，北岸咸阳遥遥望去茫茫如烟，秦人蔚为奇观。在这灞渭交

汇柳絮如烟的地带，不知何年何月积起了一片方圆数十里的清澈大湖，周边花草葱茏林木茂盛，兰草茂盛幽香弥漫，秦人呼为兰池。

一池如镜，两水如带，柳絮如烟，松柏成海，背依南山，遥望北阪，渭水南岸风物天成，渐渐成了国人游春踏青的胜境。然因是王室苑囿，农工百业却始终不能涉足这片天成人育的荒莽之地。尚商坊的六国商旅无不歆慕兰池灞柳，纷纷上书王室，请准在此开设百工作坊与商铺酒肆。蔡泽为相时，也曾经提出“渭南开禁，兴建沟洫，拓展农田，以为山东移民垦荒之地”的方略。然其时正逢秦昭王晚年守成以对六国，诸事不愿大兴，山东商旅的上书与蔡泽的拓展方略都做了泥牛入海。蒙恬离开咸阳时，渭水南岸还是清幽荒莽如故，目下却大是不同了。

兰池与渭水之间的柳林地带，工匠纷纭人声鼎沸，两座大石赫然矗立，东石大刻“文信学宫”，西石大刻“文信贤苑”。显然，都是以吕不韦封号命名。两片工地之间，一道石条大桥直通北岸咸阳，与西面的渭水老白桥遥遥并立，成为滔滔渭水的两道卧波长虹。咸阳南门原只有两座城门：正对白桥的是正阳门，与南山主峰遥遥相对，故为南正门；西侧两里一道侧门，因直通西去故都雍城的石港码头，故曰雍阳门。如今又在南正门以东新开了一道城门，叫做栎阳门。栎阳门正接新桥，东侧又新建了一座石港码头。蒙恬揣摩，必是在码头登船可东下故都栎阳，故叫栎阳门，与西侧门之名实正相呼应。文信学宫与天下贤苑之南的兰池岸边，也有了几家已经开张的商铺酒肆，更有许多正在修建的喧闹工地，车队人流纷纭交错，一片繁忙热闹。

“怪也哉！吕不韦要在秦国兴办私学么？”

念头一闪，蒙恬无心回家了，略一思忖打马直奔了南岸山塬的那座隐秘庄院。可进山一看，面目已然大非原来，一条丈余宽的黄土碎石大道直通山头，山下一座石刻赫然是“鸿台”两个大字。犹豫片刻，蒙恬终究还是登上了坡顶。山头庄院倒是无甚变化，只是庄院外新起

了一座颇有格局讲究的小庭院，时有内侍侍女进出。蒙恬说找王绾，便有一个中年侍女出来，打量得一眼问他是否蒙恬公子。蒙恬点点头，中年侍女将他领进了庭院正厅，问也不问只吩咐小侍女上大罐凉茶与酱肉锅盔。风尘仆仆的蒙恬正在饥渴之际，二话不说痛饮大咥。堪堪咥罢，王绾匆匆赶来，带着蒙恬下山，登上一辆垂帘辎车，辚辚进了咸阳王城。

“果真是你！”嬴政惊喜地拉住了蒙恬，“黑了瘦了！”

“蒙恬参见秦王。”

“嗄！”嬴政不屑地抬住了蒙恬两只胳膊，“嬴政还是嬴政。走，这里有密室。”回头又吩咐，“王绾，你在书房守着。只要不是仲父，便说我去太后处了。”说罢拉着蒙恬推开了东偏殿深处厚重的木门。一边啜茶一边急切说话，两人都是如饥似渴地倾听着对方的倏忽沧桑，直到赵高轻手轻脚进来点亮了铜灯，才不约而同地叫出一声：

“呀！黑了！”喝下赵高捧来的两盆羊骨汤，两人又是精神大作。嬴政思绪奋然道：“只要李斯入咸阳，便是秦国人才！那个韩非，日后再行设法。哎，你说，这李斯会直奔王城见我么？”蒙恬思忖道：

“以目下情势，李斯极可能投奔文信侯门下。试玉尚需七日，我以为这是好事。”“大是也！”嬴政慨然接道，“再说，我这秦王距亲政之期尚远，既不能任事考功，又不能护其风险，搁在身边也是徒然。”蒙恬道：“我也如是想，所以始终没有显露真身，也没有陪李斯入函谷关。”嬴政笑道：“然绝不能教‘鲁天’从此消遁形迹，要联住李斯。一旦时机在即，要能召得此人。”蒙恬道：“没错！我已经说了大父在咸阳有商铺，我会时不时来咸阳游学，来了便去找他聚酒。”“好！”嬴政拍案道，“只要有人，万事可成！你也眼见，文信侯的新政方略已初见成效。我无实事，只每日在东偏殿守株待兔，遇得国事听一听，说不说无所谓也。当此之时，我只一个心思：熟悉国政，把定可用之

才。”蒙恬恍然道：“哎，王翦大哥不在咸阳了？”“天意也！”嬴政一叹道，“上将军大军攻韩，老将军王龁脱力死了。王翦被晋升为前军副将，正在中原鏖兵，我也近一年没见将军了。”蒙恬大皱眉头：“我这老大父越老越急兵，零打碎敲没个尽头。照我看，中原有洛阳郡为根基便好生经营，一朝富强秋风扫落叶。整日打小仗，老糊涂也！”嬴政释然笑了：“打便打，有甚法？文信侯一力支撑，将相同心，大约也不会再有小战大败。此等小战要止，除非天灾。人，目下不能止也。”蒙恬目光骤然一闪：“是否有人想拓展洛阳封地？”嬴政肃然摇头：“蒙恬切记：不能非议文信侯。我不能，你不能，谁都不能。”蒙恬立即恍然拱手：“嗨！蒙恬明白。”

正在此时，赵高匆匆进来对嬴政低声几句。嬴政歉然笑道：“王绾有话：文信侯在正厅等我。小高子，从密道送公子出王城。”站起身匆匆去了。

吕不韦空前地忙碌了起来。

自从山居劝回少年秦王，吕不韦心头始终沉甸甸不能释怀。少年秦王显然不是随遇而安的庸才，而是极有主见极有天赋的少年英杰。借着太子傅与仲父之身，吕不韦几乎是每三五日必与秦王晤面一次，说完国事也必然要说到修学。半年下来，见事深彻的吕不韦有了一个鲜明印象：少年嬴政唯法家至上，对其余诸子百家大体上不屑一顾。尽管嬴政从来没有激烈地非议过任何一家学说，也没有醉心地推崇颂扬过法家，但吕不韦依然可以从一个少年难以掩饰的对前者的漫不经心与对后者的了如指掌中敏锐觉察到了其中要害。若是嬴政鲜明激烈地推崇法家，反倒是好事了。一则，推崇法家原本便是秦国正道。二则，坚持秦法也是历代秦王的为政准则。对于吕不韦，既可直言相向地指出法家治国之缺失，亦可用新政事实来证实：修补这些缺失是国人所期许的。然而，嬴政却分明不是如此。这个少年秦王显然在压抑自己对法家的激情，显然有意对“仲父教诲”不作任何辩驳地只管聆

听。这是嬴政的秉性么？面对既行秦法又改秦法的吕不韦新政，凡事都有主见的少年嬴政却从来不置可否。这便是吕不韦的心病。吕不韦曾经推测，嬴政内心可能以为：吕不韦不断推出的新政不是法家正道，自己若公然推崇法家，则与目下秦国新政相背，所以要匿形匿心，不能与吕不韦有任何歧见。吕不韦记得清楚，第一次想到这里，自己几乎是吓了一跳。果真如此，其心难测也！吕不韦曾有意无意地对太后赵姬说起此事，赵姬亲昵笑道："小子自幼强横，外公教他读书，总是折辩不断。但做甚事，不管我如何说法，小子都要闷头想一阵子。也有一样好处，有错便认，从不缠夹。你是仲父也，他一个毛孩子明得甚治国大道？"那以后，吕不韦又秘密召来王绾备细询问嬴政诸般行止秉性，终于认定这只是少年才子的偏执通病而已，只要诱导得法，必能改弦更张而成泱泱器局。

此等心事，只与纲成君蔡泽有得一说。

一个细雨霏霏的黄昏，吕不韦的青铜轺车进了蔡泽府邸。

在秦国，蒙骜、吕不韦、蔡泽都是当世入秦的外邦人，老秦人谓之"外臣"。三人之中，唯蒙骜是孩提时随家族入秦，然毕竟不是生在秦国，算不得名副其实的老秦人，故在"外臣"眼里依然是同样的伴当。目下，三人又恰恰是秦国三个职爵最高的权臣，一相一将一上卿，几乎是秦国的全部实权事权。若再将太后赵姬这个赵国女子与有着一半赵国血统的秦王嬴政算在内，秦国庙堂几乎便是外邦天下了。当今之世，也只有秦国有这种罕见的外臣聚权之象。诚然，战国时代各国任用外邦名士为权臣者，可谓举不胜举。然则都有一个共同处：一代名君所为，名君之后终是断断续续，最后必然是越孱弱越猜忌外邦名士。秦国大大不同，自从秦孝公任用商鞅变法开始，百余年来历经六代七君，始终是外臣当国，英才荟萃，从无间断。大体说来，秦国的外臣有五种人：一是名士而成权相者，如商鞅、张仪、甘茂、范雎、魏冄、蔡泽、吕不韦以及后来的李斯；二是基于纵横需要而入秦

任相的外邦大臣，如曾经短暂做过秦国丞相的孟尝君等；三是移民入秦而成大将者，如司马错、蒙骜与军中的胡族将领；四是被永不过时的求贤令吸引入秦，而成为郡守县令与各官署大臣者；五是嫁给秦君而成气候的外邦公主，以及随公主入秦而立功封爵的外邦贵胄，如宣太后以及华阳君、阳泉君等。如此连绵不断的外臣气候，山东六国可谓望尘莫及也。就实而论，一个久居西部边陲数百年的半农半牧部族，一旦崛起，竟有如此襟怀气魄，不能不说是天下异数。令吕不韦深为感慨的是，秦国朝野从来没有觉得有甚反常，更没有无端地戒惧猜忌。虽说老秦人有时也因不满某事某人而对外臣骂骂咧咧一阵，然终究从未酿成过疑外风潮。这便是秦国，一个令天下俊杰才子无法割舍的施展抱负之地。

“四海胸襟，秦人王天下小矣！”英雄感喟者不知几多。

唯有此等气候，吕不韦与蔡泽、蒙骜以及所有“外臣”之间的相互来往，从来没有忌讳。外臣聚相谋国，从来都是坦坦荡荡。百余年来，除了范雎举荐的郑安平战场降赵，不计其数的外臣尽皆耿耿襟怀忠心事秦，从来没有过“二心”之人，更没有过背叛秦国的事件发生。

然今日吕不韦拜会蔡泽，却恰恰因为蔡泽是外臣，是燕国人。两人对秦法缺失早有同感，说起话来少了许多顾忌。这一话题若与老秦人说起，是官是民都要黑着脸先打量你一番，接着会是无休止地争辩。即或与蒙骜论及，这位虽非老秦人的上将军几乎与老秦人一般模样：只说甚事如何办尚可，若要总体涉及“秦法缺失”以及如何修补引导，定会沉下脸断然阻止。能论长远之道者，唯蔡泽也。此君历经坎坷，早已没有了争取重新为相的勃勃雄心，决意忠实辅佐吕不韦推行新政也成了人人皆知的事实。有此两者，吕不韦至少可以放开说话。

“果然文信侯也。”蔡泽摇着大芭蕉扇笑着迎了出来。

“纲成君有备而待？”吕不韦也笑了。

进得正厅，蔡泽当头一句：“此其时也！更待何时？”

吕不韦悠然一笑：“此时何时，尚请纲成君教我。”

蔡泽呷呷大笑：“天知地知也！左右你不来老夫便去。”

一夕畅谈，淅沥雨声滤出了蔡泽的十六字方略——大兴文华，广召贤良，修书立说，化秦戾气。末了蔡泽呷呷笑道：“此策也，可做不可说，文信侯当知其妙。”吕不韦摇头一叹：“纲成君方略无差，归宿未免偏颇矣！”蔡泽大笑：“何时修得如此计较，方略无差，归宿竟能偏颇？老夫未尝闻也！”吕不韦正色道：“君所谓化秦戾气者，六国偏见也。不韦多行新政，所图谋者，唯补秦法之缺失也，唯壮秦法之根基也，焉得有他哉？”蔡泽不禁呷呷长笑：“好说好说！戾气也好，缺失也罢，只要做去，左右一事也。”吕不韦淡淡一笑摇摇头，也没有再争辩下去。

一番筹划，吕不韦开始了有条不紊的铺展。

蔡泽的方略被吕不韦简化为两件实事：一是兴建学宫，二是兴建门客院。两件事都以私学之法兴办。也就是说，无论是学宫还是门客院，都是吕不韦私举，与国府无关。之所以如此做法，吕不韦是反复权衡而后拍案的。

要得明白吕不韦的良苦用心，得先说说战国文明大势。

战国之世，秦国虽不断强大势压天下，然就文明风华而言，无论是根基还是形式，尚远远不如山东六国。这既是天下公认的事实，也是秦人认可的事实。其所以如此，并非秦国没有财力人力大兴文华，而是基于商鞅法治的根基理念：国无异俗，民务厚重，耕战为本，心无旁骛。基于如此理念，商鞅的治国方略非常明确：一赏，一刑，一教；一赏使兵无敌，一刑使法令行，一教使下听上。其中涉及文明风

华的“一教”，商鞅归纳为：“务之所向（教化的努力方向），存战而已矣（只能是强化人民战心）！”从而达到“富贵之门出于战（富贵门庭只能通过战功获得），精壮者务于战（精壮男子只求上战场），老弱者务于守（老弱者只求守御家园），死者不悔（战死不后悔），生者务劝（生还者激励国人求战），合棺而后止（直到躺进棺材为止）！

民闻战而相贺，起居饮食歌谣者，无非战也！”为达到贯彻举国上下的求战风习，对一切涉及文华风尚而有可能涣散战心的士人，诸如“博闻、辩慧、信廉、礼乐、修行、群党、任誉（以出力保护他人为誉的任侠）、清浊”之士，秦法皆作了严厉限制：“不可以富贵（不能获富贵地位），不可以评判（不能评论国事），不可独立私议以陈其上（不能私下议论，也不能将私议结论呈报官府）！”注

如此法度之下，一切文华之举都被视为浮华惑民，自然要严厉禁止。孝公商君之后百余年，山东士人虽不断流入秦国，山东商旅更是大举入秦，然秦国都有法度限制：士子入秦只能以官府吏员为正途，不能兴办私学培育言论；商旅入秦，只能在专为外商兴建的咸阳尚商坊经营，不能进入老秦人的国人区，更不能与老秦人混居。也就是说，商鞅法治非但禁止老秦本土的一切风华之举，而且也着意防范六国浮华风习对秦人的浸淫。唯其如此，直到秦昭王之世，秦国已经拓展为五个方千里注的大国，然诸般文明风华依然颇见萧疏，天下文明盛事一件也没有在秦国发生。

相反，山东六国却是文明大兴风华昌盛，一片蓬勃生机。

首先是国人言论自由。其时之山东六国，诽谤之风大开，议政蔚为时尚。诽谤者，议论是非指责过失也。从远处说，尧舜为部落邦国首领之时，华夏各部族便有“谤木”与“谏鼓”制度。谤木者，凡是道口皆立高大木牌，供路人或写或画，对国事作诸般抨击建言。谏鼓者，殿堂官府门口皆立大鼓，举凡官员国人有话要对天子官员说，便可击

鼓求见，天子官员闻鼓得出，不得拒绝。这便是“路有诽谤木，朝有敢谏鼓”的古老传统。夏商周三代，此等传统虽日渐式微，但仍保留着浓厚的遗风，除了奴隶人群，国人言论从来没有受到过大的禁锢。春秋战国之世，奴隶随着变法潮流而解放，士人随着变法潮流而兴起，民智渐开，国人言论之风再度大起。于是乎礼崩乐坏瓦釜雷鸣天下汹汹，中原大国的庶民议政之风成为左右各国政局的强大势力，遂有“防民之口，甚于防川”的庙堂训诫。此等世情直接催生了士人阶层的论战风尚，民众心声通过士人阶层的过滤与再度创造，逐渐演变为各种各样的治国主张、治学之道、治事之学，此所谓诸子百家也。于是乎天下言论更见深彻，诽谤论战蔚然成风，其势之盛一时成空前绝后之奇观！

其次是私学大兴。诸子百家出，议政议国立学立言，皇皇大著汹汹言论不绝于世，淙淙聚成了汪洋恣肆的华夏文明，纷纷造就了光芒璀璨的一天群星。治学但成一说，士则自成一家。其时除法儒墨道四大显学之外，兵家、名家、易家、阴阳家、计然家、农家、医家、水家、方术家、堪舆家、营国家（建城术）、工家、乐家等等等等数不胜数。举凡立言成家者，皆有门生追随。师生自谋生计周游天下，弘扬自家学说，流播天下学问，为民生奔走呼号，为邦国针砭时弊，为自家寻觅出路，移风易俗大开民智，责己责人多方救世，堪称华夏文明史上最灿烂的一页！

三是大规模官学横空出世。战国之世，七大战国皆有官学。秦国官学之规模，自然远远不若山东六国。山东六国之官学，则以汇聚天下名士的齐国稷下学宫为代表。自齐威王后期兴办稷下学宫，至齐湣王学宫衰落，历经威王、宣王、湣王、襄王四代近百年，稷下学宫始终是天下学问之驱动中心，是无可替代的文化渊薮。其间根本，是齐国始终没有将稷下学宫作为官吏来源，而是真正地养士兴学培植士风，大兴论辩学风，使学宫士子在衣食无忧的闲适之中相互砥砺，积细流以成河海，由是成就了后世所有王朝无法企及的文明奇迹！

四是文华名臣大兴养士之风，生成中国历史上独有的“门客”高峰。门客者，私门之士也。春秋之世，士人始成，都是从天下各阶层游离过滤出来的能才精英，尤以平民士人为主流，此所谓布衣之士也。布衣之士多出寒门，以其才能寻觅出路，难免鱼龙混杂甚或多有各国逃犯与鸡鸣狗盗之徒，其第一要务自然是生计衣食。于是，投靠豪门或求伸展或避追捕，便成了布衣之士的重要出路之一。贵胄权臣为培植私家势力，也很是需要此等身有能才而又忠实效命于私门的士人。于是，以召贤为名的养士之风不期然兴起，门客现象随即风靡天下，在战国之世达成高峰。除了秦国权臣，山东六国的权臣贵胄几乎是人人皆有门客。多少权贵门客盈缩，多少门客朝夕成名，此间故事实在不胜计数也。门客数以千计者，当数战国四大公子——信陵君魏无忌、孟尝君田文、平原君赵胜、春申君黄歇。此四人先后在本国成为一时权臣，又同时襄助苏秦发动第一次合纵抗秦，之后更成为合纵主导人物，名满天下权倾一国，所养门客缩则三两千，盈则五七千，几成一旅之众，私家势力之盛令人咋舌！

有此四端，山东之朝野风习自然大异于秦国。

其时，山东风习之最鲜明处，是商风浓郁崇尚风华，秦国民风却是重农重战简约质木。诸多为当时名士所指责的糜烂世风，都源于山东六国弥漫朝野深植国人的商业营生。从根源上说，自春秋商旅大起，历经四百余年，中原各国的商人商业之盛已成空前高峰。各大都邑商市繁盛，官市民市皆成气候。临淄之齐市、大梁之魏市领风气之先，交易之盛几无任何禁忌。陈城之楚市、新郑之韩市、邯郸之赵市、蓟城之燕市，虽先后曾有盈缩，然风华繁盛之风依旧充盈。若再加上曾经闪烁流风的宋市、卫市、鲁市、吴市、越市、草原胡市等，说商风弥漫天下亦不为过。是时也，人无论穷富，官无论大小，尽皆千方百计涉足商道以富家。所谓“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诚如是也。历史地说，战国商风之盛，其后两千余年直到中国进入近代之前，始终无法望其项背。

此等浓烈商风之下，珠宝、娱乐、博彩、赛马、倡优、珍奇器物、珍禽异兽、奴隶交易、贵胄酒店等诸般奢靡行业大起，风华衣食崇尚器物积为风习，高台广池豪阔营造流行官场，侈靡之风弥漫朝野，一时大开亘古之先河。其间根本处，在于寻常庶民大肆卷入商道，居住在都邑城堡的“国人”尤其孜孜于商事，不惜出奇致富。

《史记·货殖列传》非但历数了春秋战国的赫赫大商，且罗列了寻常庶民以商致富的“奇胜”之道：“夫纤啬筋力，治生之正道也。而富者必用奇胜。”所谓奇胜之法，是贵族富人不屑为之的卑贱商路。《货殖列传》列举了当时专执贱业而致富的“奇胜”之业之人：掘墓本奸事，田叔借以起家；博戏为恶业，桓发操其致富；串街叫卖（行贾）乃贱行，雍乐成却做到了富饶之家；贩卖脂膏是屈辱营生，雍伯却累积了千金；卖浆为小业，张氏却富至千万；替人磨刀（洒削）本是薄技，郅氏却至鼎食之家；马医药方浅陋，寻常医家不屑为之，张里却大富起来……末了司马迁感慨万端：“由是观之，富无经业，则货无常主，能者辐辏，不肖者瓦解。千金之家比一都之君，巨万者乃与王同乐，岂所谓‘素封’者邪！非也？”也就是说，致富无恒常之业，财货无恒常之主，能者聚集财富，平庸者崩溃产业；千金之家的富贵堪比都邑高官，万金之主的享乐可比诸侯国王，简直就是没有正式封号（素封）的王者贵胄！难道不是么？

人皆求商，邦国风习自无敦厚可言。

后世史书对各地风俗虽都有详略不同之记载，然对战国风习的分国概括描述，仍当以《史记》与《汉书》最为贴近翔实。且来看看前述文献对各国民风民俗的描述：

纵横家苏秦描述齐国云：“临淄甚富而实，其民无不吹竽、鼓瑟、击筑、弹琴、斗鸡、走犬、六博、蹹鞠者。临淄之途，车毂击，人肩摩，连衽成帷，举袂成幕，挥汗成雨；家殷人足，志高气扬！”(注)

《史记·货殖列传》的描述则是：“齐带山海，膏壤千里，人民多文采，好贾趋利……齐人宽缓阔达，贪粗好勇。足智好议论，地重难动摇。怯于众斗，勇于持刺，故多劫人（强盗）者，大国之风也。其中具（聚）五民……游子乐其俗不复归，故有五方之民也！”《汉书·地理志》则描述云：“齐俗多靡侈，织作冰纨绮绣纯丽之物，号为冠带衣履天下。”

楚国风俗之描述云：“通鱼盐之货，其民多贾。其俗剽轻，易发怒，寡于积聚（很少有人积累财货）。南楚多竹木金铁，民好辞，巧说少信，与江南大同俗……妇人尊贵，好祭祀，用史巫，故其俗巫鬼。”

赵国风俗之描述云：“地薄人众，丈夫相聚游戏，悲歌慷慨，多美物，为倡优；女子则鼓鸣瑟跕屣，游媚富贵，入后宫，遍诸侯。代地人民不事农商，矜懻忮（强直刚愎），好气，任侠为奸。邯郸土广俗杂，大率精急，高气势，轻为奸……矜夸功名，报仇过直，嫁娶送死奢靡。”

燕国风习之描述云：“地广民稀，其俗愚悍少虑，轻薄无威，亦有所长，敢于急人；宾客相过，以妇带宿，嫁娶之夕，男女无别，反以为荣。”

韩国风习之描述云：“其俗夸奢，尚气力，好商贾渔猎，好争讼分异……俗杂好事，业多贾，任侠。”

魏国风习之描述云：“有盐铁之饶，民喜为商贾，不好仕宦……俗刚强，多豪桀侵夺，薄恩礼，好生分（父母在而昆弟不同财产）。”当时有名士吴札赞颂魏风曰：“美哉沨沨乎！”沨沨者，华贵中庸貌也。可见魏国文明之盛。

洛阳周人之风习描述云：“周人之失，巧伪取利，贵才贱义，高富下贫，喜为商贾，不好仕宦……东贾齐、鲁，南贾梁、楚。”秦国风俗之描述则云：“其民好稼穑，殖五谷，地重，重为邪（不敢为奸邪）……民务本业，修习战备，高上气力，以才力为官，名将多出焉！民俗质木，不耻寇盗……汉兴，立都长安，五方杂处，风俗不纯，易为盗贼，常为天下剧。嫁娶尤崇侈靡，送死过度。”显然，战国秦风与后世秦风是有很大差异的。

如此活生生风俗画，赫然可见天下文明之一斑。

谚云：“政久成俗。”民风酿政道，政道生民风，自古皆然。秦国民风以商鞅变法为分水岭而为之大变，此乃政道生民风之典型也。山东民风之所以截然不同，直接原由亦在政道。这个政道，便是源远流长的崇商之道。秦国重农战而山东崇工商，植业根基之不同，终致民风大相径庭。就实而论，非秦人天生恶商，亦非六国之民天生崇商。所以有如此差别，根本原因在两种治国之道的激励督导不同，更深远处则在两种治国理念之差别。

商鞅治国理念已经说过，再来看看山东治国理念。

仅说商风最浓的齐国。春秋之世，齐立国的第一任国君姜尚，便开了与周道不同的治国之道：“太公望封于营丘，地泻卤，人民寡。于是太公劝其女功，极技巧，通鱼盐……通工商之业，因其俗，简其[注]礼，而人民多归齐。”《汉书》则云：“初太公（姜尚）治齐，修道术、尊贤智、赏有功，故至今其士多好经术、矜功名（不出来做实事）；其失（缺点是）夸奢朋党，言与行谬，虚诈不情，急之则离散（遇到急难便四散），缓之则放纵（寻常时日则放纵享受）。”两则记载，前者说齐国开首以激励（劝）通商、简化礼制吸引人民，后者说齐国开首便放纵士风。两者相互浸润，国风始得放纵。

后来，管仲开新政变革先河，对民众经商之风更有明确立论，其云："饮食者也，侈乐者也，民之所愿也。尚简约，所以使民贫也；美垄墓（兴建豪华的田宅坟墓），所以文明也；巨棺椁，所以起木工也；多衣衾，所以起女工也。犹不尽，故有此，浮也。富者靡之，贫者为之……作此相食，然后民相利。"

姜尚之道，管子之论，实际上一直是山东六国的立民之道与治国理念。战国之世，依然被奉为圭臬。有此理念，商风大起民风奢华，遂成传统衍生的必然。到了战国之世，纵然是震撼最大的魏国李悝变法，也依然将壮大商旅利用商道作为基本国策。李悝保障不伤农事的法令不是限制商人，而是以商市手段调节谷价。稍后的魏国丞相白圭，更是以天下大商之身入仕，以经商之道论述治国，以治国之道论述经商，将商道政道融为一体。与商鞅以重农而保障激励农战的秦法相比，这显然是另一种更具深远意义的治国理念。假如六国能法商并重，对变法能如崇商那般持之以恒，历史也许会是另一番面目。

尽管六国民风多受指责，然却依然是文明风华之渊薮。

吕不韦要做的，是在秦国大开文明之风，使秦国文明与山东六国比肩而立，也使自己心中的化秦方略得以成就。明乎此，第一步之力所能及者，便是兴办私学、广召门客，依靠大量进入自己门下的治学士人酿成文明大势，进而著书立说，渐渐诱导朝野之风。吕不韦很清楚，在秦国要使官府做此事，必然难免一场庙堂论争，操持不好会引起举国震荡。目下唯一的可行之策，是借自己权倾朝野的势力，以私家之道行事，纵有朝野非议，最多也是私下指责自己歆慕虚名而已，决然不会使国人生乱。只要秦国不乱，自己便可从容行事。

五　巴蜀寡妇清　咸阳怀清台

吕不韦方略一定，先愁了高年白发的西门老总事。

要造两座大馆所，财货金钱自然是第一急务，再加上数千士人门客，花销之巨大可想而知。此时，吕不韦的封地是洛阳百里十万户，在秦国历史上可谓空前。然则秦法有定：封地赋税归于封主者不得超过一半，其余仍归国家府库。加之吕不韦昔年囤积早已告尽，入秦后也从不敛财，对封地赋税事从不过问，只吩咐西门老总事相机斟酌而已。就财力而言，今日吕府与昔年的吕氏商社已经不可同日而语，如何担得如此巨大财力？再说，即便是十万户赋税全部归己，大约也只建得一座学宫而已，后续大事又当如何？思虑几日，沉疴在身的老人步履蹒跚地走进了大书房。

“两座馆所，大体要得多少金？”吕不韦没有客套。

“百万金上下。”默然良久，老人终于开口了。

“开馆之后，年金几多？”

“以三千门客计，每人每年均平三十金，总计年人头金九万；再加学事、车辆、衣食、马匹、杂役等诸般开支，年总额当在百万金上下。若能国府建馆，我府养士，尚可勉力承担。依天下成例，门客院可由国府建造，日后不做我府私产罢了。”

“秦国首开私学，国府不担一钱。”

“……”

“西门老爹，洛阳十万户封地，年赋几多？”

“十万金上下……文信侯欲加赋税？”

“我行新政，宁自毁哉！”吕不韦粗重地叹息了一声，“周人新归，洛阳庶民正是秦军根基，若竭泽而渔，吕不韦何颜面对天下？”

“老朽两谋，文信侯斟酌。”西门老总事喘息得风囊一般，“一则，收门客入门金。孔老夫子为私学鼻祖，每人半年尚须交五条干肉……文信侯若能收得投奔者些许丝绸珠宝金钱，或令门客衣食自理，或可……”

“老爹笑谈也！”吕不韦不禁大笑，“若得身有珠宝衣食自理，谁却来做门客？”笑得一阵又慨然一叹，“老爹毋忧也！此事容我设法，

若无转机，便是天意了。吕不韦当就此止步，再不侈谈新政也！”

“文信侯，老朽原是两谋。”

“噢——”吕不韦恍然，“老爹快说另一策。”

“文信侯可愿求助于人？”

“老爹，本是求无可求，何来愿不愿也。”

老西门狡黠一笑，压低了声音：“尚商坊。宽简清。”

默然良久，吕不韦终是没有说话，直至西门老总事出了书房，兀自痴痴思忖。念及当年商战义举，吕不韦相信尚商坊的六国商旅不会不给他如此一个显赫回报。然则果真如此，风声便会流播天下，口碑定然是“吕不韦得六国之力招揽门客。”山东六国固欣欣然不已，可秦国朝野接受么？且不说依照秦法有里通外国之嫌，纵是庙堂无人追究罪责，你吕不韦在老秦人中的声誉也必是一落千丈。如此南辕北辙，岂不荒谬之极?

宽简清倒是秦商，从当年对尚商坊商战时一举援助六十万金的大手笔说，此人财力可谓丰厚不可测。然则，这个总在宽简上烙一个古籀文“清”字的人物，从来都是神龙见首不见尾，在邯郸长青楼未曾谋面，只闻其声，未见其人；在后来仅有的一次谋面中甚至连面纱也没

有撩起，更没有留下任何可供联络的居所与方式，甚至交接金钱都是在约定之地一次完毕，神秘之风较任侠之士犹有过之，仓促间到何处去找？然则无论如何，吕不韦毕竟清楚了此人根基，目下之难只在如何能见到此人，否则想开价也是枉然。

说起来，自从当年在邯郸绿楼第一次见到那方宽简，第一次破解了那个“清”字烙印，毛公也说了寡妇清。可吕不韦心下无底，便开始有意无意地秘密打探此人根底。当然，那时是为了准备送给嬴异人为妾的陈渲日后不受牵累。后来诸事牵绊，终是不曾打探清楚。初相那年，莫胡辞府出行，去山东六国寻觅当年突兀丢失的小荆轲，两年后才回到了咸阳。虽然没有找到儿子，莫胡却给吕不韦带来了一个令人惊讶的消息——她去了邯郸卓氏庄园，卓原老人问起吕不韦情境，听到宽简蒙面客襄助商战一节，卓原老人哈哈大笑说：“巴蜀大商寡妇清，瞄上吕不韦也！”

“噫——果然她也！”吕不韦恍然大悟了。

还在年轻的吕不韦雄心勃勃地奔走商事之时，便知道了天下五大巨商——楚国猗顿氏、魏国白氏、赵国郭氏与卓氏、齐国田氏；因郭氏卓氏同属赵商，于是也有四大巨商之说。然在五大四大之外，商旅之中还流传着另一种说法：巴蜀有大商方氏，财货金钱无可訾量，真正的天下第一大商。尽管商贾们说起巴蜀方氏都是啧啧然神秘态，但却没有一个人说得清来龙去脉，甚或很少有人能明白说出方氏操持的行业。这便是方氏之奇特处——人人知其名而人人不知其详。后来，商旅之中又纷纷扬扬传出一种说法：巴蜀之地女丈夫出，人呼寡妇清，其财货金钱更不可量，犹超方氏！吕不韦闻之哈哈大笑：“我操盐铁兵器之业，尚不得跻身巨商。巴蜀穷山恶水，操何营生竟能连出两巨商？人言荒谬如此，何信之有也。”正是因了心下认为寡妇清根本就是子虚乌有，后来在邯郸得见宽简“清”字，吕不韦才压根没有将那

个“清”字与商旅传言中的寡妇清联系起来，对毛公推断也是听风过耳。后来，这个心头谜团也就渐渐淡了。

于是，对这个巴蜀方氏，对这个寡妇清，洞悉天下商旅根底的吕不韦始终是云山雾罩，说不得三言两语。若是仍在经商，吕不韦也许就永远地云山雾罩下去了，左右自家事要紧，谁却孜孜不倦地打探别家私密做甚？然则，自莫胡带来卓原老人的说法，吕不韦便不能继续迷糊下去了。寡妇清确有其人，意味着秦国的巴蜀之地藏匿着富可敌国的巨商大贾。身为秦国秉政丞相，对国中如此两个巨商大贾一无所知，岂非滑天下之大稽？更要紧者，这个寡妇清似乎总是在暗中时时关注着自己的行止起落，其意究竟何在，吕不韦能永远地云山雾罩么？

那年开春，吕不韦派出了几个仍然在府的当年商社的老执事秘密进入巴蜀。一年之后，几个老执事先后归来，终于揭开了巴蜀方氏与巴蜀寡妇清的云雾面纱。老执事们多方印证至为翔实的商族奇幻故事，令吕不韦感慨不已。然更令吕不韦惊讶的是，方氏与寡妇清原本一事，寡妇清便是方氏商族的第九代女掌族。

“天下之大，无奇不有，信哉斯言！”

方氏者，方士也。春秋之世，齐国朝野奢靡为天下之最，君臣豪士富贵之家尽求长生不老，方士遂乘时大兴。其时，方氏一族居东海之滨，以渔猎为生，尚无姓氏，因常采得山海珍奇卖给云游方士炼制丹药，人皆呼为海药氏。一年，秋潮大涨，一白发老方士孤舟触礁，被困之罘岛半月不能出。其时，海药氏族人恰遇一云游方士重金求购巨海龟蛋，然怒潮连天，无人敢驾舟出海。族长情急，召族人紧急计议，约定：但能取得海龟蛋者，生为族长，死为族神。族中一水性极好的少年亢声起身：“鸟！不要族长族神，只要族人衣食！俺出海！”

举族殷殷相送，少年轻舟破浪出海，瞬息间湮没在了滔天白浪之中。

三日之后少年归来，非但采到了一枚罕见的海龟蛋，还带回了那个气息奄奄的老方士。旬日之后老方士康复，祭拜海神生恩之时却突兀指定少年大呼：“子乃海神水童也！堕居尘俗，不畏举族饲海乎！”族人大惊，拜求脱难之法。老方士只一句话：“此子但随老夫侍奉海神，汝族可得后荫也！”

五十年后，被齐景公奉为国师的大方士来之罘岛出海求仙。海药族应征，举族为驾舟水手。出得之罘岛，白发苍苍的大方士召海药族水手于船头祭海。屏开少年童仆，大方士对着族人当头一个深躬：“我乃当年出海子也！我族幸甚！”族人欢呼之余，欣然接受了大方士对族运的神谕：少年尽为方士，余皆为方士执业，则方氏大兴矣！

从此，海药氏成了方士世家与丹药业族。其时习俗以业为姓，于是齐国有了方氏。方氏代有赫赫神通之方士，又有包揽丹药材料之大商。及至进入战国，方氏方士已经流布天下，成为各国宫廷的神秘座上宾。田氏代齐时，方氏的第十代方士已经稳稳地成了齐国方士的神盟天主。所谓天主，是齐人尊奉的第一神灵，中原各国皆无。其时天下三个海滨大国——齐、吴、越，祭祀尊神巫术之风都很是浓烈，其独特习俗亦与中原大有不同。时人云：“（齐）明国异政，家殊俗，[注]齐独行，不及天下。”也就是说，齐国的政道风俗特立独行，非但家族风习各异，齐国习俗也不通行天下。譬如节令，中原二十四节气，齐国却是三十节气。譬如祭神，中原只祭拜天地，齐国却祭拜八神——天主（天）、地主（地）、兵主（蚩尤）、阴主（三山）、阳主（之罘山）、月主（蓬莱）、日主（成山）、时主（琅邪）。方氏方士能为天主，可见其神位之尊崇异常。

然在此时，方氏俗族却突然在齐国消失了。

十余年后，巴国的崇山峻岭中驶出了一艘艘大船，满载丹砂从江水东下入云梦泽，再从海路北上之罘，船头大旗赫然飘扬着方氏族徽——一只巨大的变形海龟。

原来，已经成为“天主”的第四代方氏方士周游天下，踏勘出一个巨大的秘密——巴山蜀水间有天成丹砂，若得垄断之利，非但富甲天下，更是称雄神业。此业既大，自然非方氏莫属。然要已经在齐国欣欣向荣渐成望族的方氏千里跋涉举族迁徙，则风险更大。毕竟，海族有冒险漂泊之天性。经过半年多的议论筹措，没有方士之身的方氏俗族断然举族南下了。为了尽快踏勘出丹穴，方族在云梦泽西尽头弃船登陆，沿着夷陵北岸的山地跋涉直上。半年之中死伤族人三百余，终于在江水北岸的山地(注)找到了丹穴，由是开始了掘丹之业。

丹者，辰砂也，俗称朱砂，为方士炼制丹药之不可或缺的材料。所谓丹穴，实则朱砂矿井。方氏既知方士之需，又明天下丹药需求之势，操起这寻常商人匪夷所思的行业正是得心应手。踏勘出丹穴之后，方氏举族定居巴山，一面量力掘丹，一面全力造舟。掘出之丹装舟东下，进入齐国，则由方氏方士请准国君或贵胄以重金买下，而后再将所得之金三分：一份留中原营造商社根基并供本族方士之需，一份供族人生计，一份雇用各色山民水手扩大采掘并建造大船。如此两代人光景，方氏已经是富甲巴蜀了。及至秦惠文王时司马错进军巴蜀、秦昭王时李冰入蜀治水，方氏已经在巴东山地经营了六代一百余年。

如此实力大商，天下却是一片朦胧。也是方氏素有隐秘行事的族风，非万不得已绝不轻泄执业秘密。被方氏雇用的山民与水手，只被告知采掘之物是中原建造宫殿用的红石，其余严禁打问。所有的丹砂交易，都是方氏商社的嫡系子弟亲自经办，从不假手他人。更有一奇，方氏从来不在秦国经商，而只在山东六国与胡地奔走。如此一来，秦国朝野极少有人知晓藏匿在巴山蜀水间的这个巨富大族。而中

原商旅所知者，也只有方氏在山东列国所开的寻常商社。唯其如此，方氏之富对天下商旅始终是个影影绰绰的谜，博闻多见如吕不韦者，也只是徒闻其名不知其实。

后来，神秘勃起的方氏家族发生了一次突然变故。

秦昭王二十八年，也就是公元前279 年，白起大军进入已经是秦国巴郡的江水上游，全力打造战船筹措水军，准备东下大举攻楚。其时，巴蜀两郡精壮水手几乎悉数被秦国水军征发。方氏船队在巴郡声威赫赫，六百多名年金过百的水手更是人人精悍，自然在水军征发之列。然则，方氏族人虽久居巴郡，却从来没有将自己做秦国庶民看待，而始终认定方氏部族只是齐人在秦做客商，与秦国并无瓜葛；官署赋税，方氏也以商铺不在本地为名，只缴纳些许地盘金而已；至于关税，则由于其时无力在荒僻大江设防查商，而只能在陆路设关，只走险峻水路的方氏更是无须缴纳。也就是说，方氏入秦百余年，赋税实际上都缴给了齐国与中原设店之国，对丹穴根基之地的秦国，恰恰是无甚粘连的两张皮。加之方氏一族醉心掘丹神业，与外界极少往来，对天下大势之变化也是不甚了了。有此诸般原因，方氏老族长在丹穴城堡接到秦国水军的征召令时，操着齐语傲慢地笑了：“俺非秦人，凭何征召？秦国打仗得靠山东商贾么？不去。”

水军司马急报统帅白起。冷峻的白起大感意外，秦人闻战则喜，精壮争相入军，百工踊跃应征，素常只为裁汰犯难，几曾有过拒绝征发之事？询问了方氏大致情景，白起亲自到了郡守官署，冷冰冰话语掷地有声：“秦无法外之民。方氏居秦百年，采我丹砂，用我民力，多逃赋税，实为不法奸商。郡守宁无视乎！”

其时，巴蜀两郡皆由蜀侯嬴辉统领，巴郡郡守正是嬴辉亲信。嬴辉本是秦昭王的第三个王子，因与安国君嬴柱争太子失利而被派任蜀侯；心下耿耿，遂有心接纳巴蜀强豪富商以图将来自立。巴郡郡守奉命行事，对方氏一族只是笼络，从未有过依法监督之举。然今日白起

震怒，巴郡郡守大起恐慌，连夜秘密飞报了蜀侯嬴辉。嬴辉深知白起刚严善战，且得宣太后、穰侯与秦昭王之鼎力支持，自己虽是侯爵王子，然若以轻法之行抗拒，按照秦法不用上报咸阳，白起以上将军之权力便可将他拘押问罪。权衡之下，嬴辉对巴郡郡守只有一句回话："但以国法行事，毋再报我。"

三日之后，方氏老族长被依法处斩。郡守明谕方氏："在巴水手一律入军，在外水手月内召回入军；罚金十万，抵历年逃税之数；逾期不行，举族没为刑徒！"

遭此大变，方氏举族震惊，一时大乱。

其时老族长的公子正在中原奔走经营，身在丹穴城堡的其余庶出公子又皆少不更事，唯有一个少妇算得正宗嫡系人物。此人正是公子正妻、年仅二十岁的玉天清。方氏有族规：巴蜀女可妾不可妻，嫡子正妻必娶之罘海女。这玉天清正是齐国之罘岛区的渔家女子，族操海业，以"海"为姓，人呼海清女。海清女貌美聪慧，有胆有识，少女时便被海滨渔猎族呼为海神女。一年，方氏之天主方士突发神谕：方氏第九代嫡子当以海神女为妻，此子之气已现之罘，稍纵即逝，着速成婚以镇方氏之厄！方氏老族长立即惶惶奔赴之罘海滨，终于寻觅得十七岁的海清女，为被自己定为身后掌事人的次子完婚。

方氏为方士世家，成婚之法大是特异：凡天意镇厄之女，须在婚礼之后处子三年，始得合卺。有此族法，十七岁的海清女虽已结发开脸，却依旧是亭亭玉立的少妇处子。夫君天下奔走，海清女独守清幽山水，给自己取了个名号，叫做玉天清。渔女多奔放，玉天清却是沉静异常，每日只在族长书房襄助处置商事，终日无一言，理事却从无差错。老族长尝对执事们感喟言之："此女若为男子，俺方氏必当称雄天下也！"

变起突兀，族人执事们惶惶聚来，一口声要玉天清决断是逃是留。玉天清几乎没有丝毫犹豫，当即做出了五则决断：其一，在巴水手每人奉送百金，立即入军，战后再回商社；在外水手月内无法归来，立即派一得力执事出江入楚，重金招募等量水手充做方氏水手入军。其二，罚金多纳十万，二十万金立即缴纳官署。其三，接连放出三只信鹞，急请公子回巴理事。其四，老族长就地简葬，不得依旧例运回齐国大肆铺排。其四，举族如常守业，凡有脱逃者立即沉江处死。末了，玉天清一字一顿道："秦国正在如日中天，逃匿天边也是灭族之祸。方氏疏秦，绝非长策，若不改弦易辙，我族无立足之地！"

寥寥数语，精于商道的方氏族人无不悚然警悟，异口同声拥戴玉天清主事。一番有条不紊的铺排，方氏一族终于没有作鸟兽散。便在此时，却传来了一个惊人消息：匆忙返程的长公子在云梦泽突遇巨浪吞舟，公子与十六名卫士随从无一生还。

玉天清没有一声哭泣，一身素服召集族人，似淡漠似肃穆竟隐隐然有天主方士之象，淡淡缓缓道："方氏俗族有今日，天意也。族人若信得海清女可镇厄兴族，便留下与我共守祖业。否则，分了财货库金各自谋生。海清女与族人均等分财，决不以嫡系多占一钱。"

此言一出，族人感喟唏嘘，一时默然无对。十几位族老一番计议，公推一资望最深的族老当场征询族人意向。片时之后，族老慨然陈辞："聚族事大，无镇厄族长，我族纵聚族守业，也是灾祸连绵。海神女若做我族长，我族便聚！海神女若只权宜掌事，我族便散！"族人们也是纷纷嚷嚷，要海清女做族长主事，否则便作鸟兽散。玉天清默然良久，起身对族人肃然一躬："兹事体大，容我明日作答。"径自去了。

玉天清之难，却有一番分说。方氏一族自操持神业，日渐成为商旅望族，几代下来生成了一套严苛的族规，尤其对族长的交接有明确法度：非常之期，嫡长子正妻可为掌事族长；但为族长，终身不得再

嫁。海清女虽已嫁与方氏，然终未合卺，尚是处子之身；临危主事，原也只是出于急难之心，打算只要族人不散，安定之后另举族长主事；不意族人竟以她为镇厄神女，举族执意拥戴，给海清女大大出了一个难题：不做族长，方氏立散，百余年丹砂巨商就此化为云烟；若做族长，则要终身守寡，满腹情愫将成一世磨难……那一夜，明月高悬，城堡深处的竹楼上，处子少妇玉天清一直痴痴伫立到东方发白。

清晨卯时，族老执事们纷纷聚来决事厅。玉天清只对着族老们淡然一笑，对着族长座案肃然一躬，便走上了已经被历代族长踩出深深脚窝的六级石板台阶。商社总事与执事们请示日后对秦国应对之策，玉天清道："入秦籍，守祖业，散财货，固根基，秘密拓展中原商事。此为我族日后方略。"族老执事们大是惊愕，不约而同地愤然嚷嚷，万事好说，唯独不能入秦籍。玉天清冷冷道："方氏久事神业，闭目塞听已有八代，族人业已不知天下大势为何物也。方氏若得远图，便依我方略，否则，巴山丹穴便是举族葬身之地。尔等好自为之。"说罢起身便走。族老执事们慌忙一齐拜倒，请议一日而后决断。

秘密计议中，玉天清申明了族老执事们根本没有想到的一点：秦国越来越强，六国越来越弱，借此关节成为秦人正当其时；唯其成为秦人，方氏才能借强国之力席卷山东商社；若不为秦人，则只能以异地小丹穴为业，富则富矣，王天下之商却是春秋大梦也。族老执事们顿时恍然，大是感奋，同声拥戴玉天清方略。暮色时分，诸般铺排已经筹划妥当，执事们立即开始忙碌。

巴郡郡守向白起与蜀侯禀报了方氏情形，白起念及方氏水手全数入军又甘愿倍出罚金，非但不再追究，且请准咸阳赐方氏新族长初爵两级。赐爵王书到达之日，玉天清率族中族老执事大礼迎出，接书后郑重地向特使申明：方氏居秦数世，实是老秦之民，自今愿弃客商之身，入秦籍，为秦人，诸般赋役与国人同等。特使回报咸阳，宣太后

破例下书：“方氏为秦人，秦始有大商矣！免方氏徭役，赐爵两级以示褒奖。”于是，方氏化入秦国，成了有第四级不更爵的秦商。

方氏变身大获成功，玉天清从此走上漫长的商旅生涯……

豁达的吕不韦第一次不能成眠了。

如此一个寡妇清，此刻在中原还是在巴蜀？是否还在暗中关注着秦国朝局，关注着吕不韦？虽入秦籍，寡妇清终是齐人，还有事秦之心么？诸般心思纷至沓来，吕不韦终夜辗转反侧，清晨刚刚蒙眬睡去，却闻外厅急匆匆脚步轻悄悄话语纷杂交织，霍然离榻坐起：“莫胡，有事么？”莫胡轻盈飘进寝室低声说了一句，吕不韦立即下榻出了寝室，大步匆匆来到了书房。

一支熟悉的宽简工稳地插在案头笔架的中央！

几乎没有丝毫犹豫，吕不韦决意会见这个神秘人物。按照宽简上刻画的路径图，吕不韦的垂帘辎车于暮色降临时终于来到了咸阳西南的丰京谷。这片山水并不陌生，当年华月夫人的历历往事还时常依稀浮现在吕不韦心头。到得那座巨石码头，吕不韦吩咐驭手与两名随行剑士留在岸边，自己只带着扮做童仆的莫胡上了山道。在一片松林入口处，两名黑衣人正在等候，验看了宽简，领着吕不韦进了林木荒莽的丰京废墟。

明亮的灯光闪烁在一片茅屋庭院。吕不韦记得，那正是华月夫人曾经的快乐居所。进得庭院，两名黑衣人在茅屋门外站定，廊下灯影里一名少女恭谨地将吕不韦引进了茅屋。吕不韦当年曾经是营造密室的高手，一进门便看出这茅屋绝非其质朴外观那般简单——宽阔敞亮，重帘叠帐，显然是入深极大，一直通到了背后的山崖山洞亦未可知；脚地铺着厚厚的彩织地毡，任你身如山岳也没有丝毫声息。吕不韦依着少女手势，从容在东首案前落座，莫胡站在了身后。另有一少

女捧来煮好的鲜茶。吕不韦方啜得两口，却闻身后莫胡猛然一声喘息，蓦然抬头，心下不禁一跳！紫红的大屏后悠然转出一道黑柱——身着一领黑袍，面垂一方黑纱，正一动不动地伫立在对面座案前。

“文信侯老矣！”略显苍老的女声喟然一叹。

“清夫人别来无恙？”吕不韦不期然漾出了当年的满面春风。

“今日不速之请，得文信侯拨冗赴约，玉天清先行谢过。”黑衣人微微一礼坐回到了对面案前，“文信侯治秦有方，老身时常感喟于心，惜乎无由得诉也。今日之约，略表寸心而已。老身一生无空言，亦望文信侯坦诚相向，毋得虚与周旋。”

“不韦谨受教。”吕不韦慨然拱手，“清夫人商道沧桑五十余年，亦曾救国于急难之时，不韦素来敬佩，却无由酬谢，心下惭愧久矣！”

“区区之举，文信侯幸勿上心。”

“私恩身报，国恩功报。受恩无报，此不韦之不安也。”

“文信侯心有疑团，但说便是，无须以愧疚表疑。”

吕不韦原本欲引得神秘的寡妇清自己说出关注他的动因，不意这个老夫人洞若观火，又要他明白说话，思忖遮掩不得，一拱手坦然道：“不韦心下不明者唯有一事：夫人何以时时关注不韦行止，总在急难关节处现身襄助，纵无所图，亦有因由，盼夫人明告。”

“也好，老身说。”玉天清悠然一笑，“文信侯为商之时亦曾称雄天下，当知商旅所盼者，官府重商之法度也。邦国重商，则商贾兴。邦国贱商，则商贾亡。秦国固强，然法度贱商却是天下之最。文信侯秉政，渐开宽政之风，渐行农商并重之道，诚天下大幸也。老身既为秦商，不该助一臂之力么？”

默然良久，吕不韦慨然一句：“夫人远见，过我所望也。”

“且慢。”玉天清轻轻叩案，“老身也有一己之求。”

“夫人但说。”

“我有一族侄，欲入仕途，欲托你门下。”

“国家求才，此事何难。”

“好。日后但有持‘清’字简投你者，便是我侄。”

吕不韦点点头，略一思忖道：“夫人，不韦亦有一请。”

“两座馆所，百万金，无须你请。”

吕不韦摇摇头：“不韦此请不成，宁不受援。”

玉天清显然一怔：“文信侯……可是要老身示以真容？”

“不情之请，夫人见谅。”

“天意也！”玉天清粗重地叹息了一声，“你担国政，不受疑人之援，该当。”说罢一挥手，两名侍女退到了大屏之后。吕不韦回头一瞄，莫胡也轻步出门守候去了。玉天清一抖黑丝大袖，一双纤细丰满白如凝脂般的手搭上了发冠，随着一头乌云般黑发散下，垂面黑纱倏忽落地，一张带着血红伤疤的丑陋面孔在灯下煞是狰狞可怖！“夫人能否见告……”吕不韦声音有些颤抖。

那双绝美的手又缓缓抬起，不知如何在头上一绕，黑冠黑纱依然故我，似乎一切都没有发生过。“你想知道，我也无须相瞒。”玉天清轻轻叹息了一声，“要救我族，海清女便要永生做贞女，做寡妇清。留

得处子面容，人我皆多不便……”平静淡漠的话语中渗着一丝细微的沙沙声，依稀秋夜苍凉的细雨。

又是默然良久，吕不韦起身深深一躬，一句话没说出门去了。到得庭院门口，一个黑衣中年女子从灯影里走了出来道：“文信侯，咸阳灞上有金库一座。这是路径图。这是入库宽简。”吕不韦接过两样物事道：“若有要事，如何得见夫人？”中年女子沉吟片刻道：“夫人素来不喜人约，然从来不误大事，文信侯毋忧也。”吕不韦说声知道了，一拱手去了。

回到咸阳，吕不韦夜不能寐，在池边林下转悠到月上中天才回到书房，铺开一张羊皮纸认真地写了起来——

请立怀清台书

臣吕不韦奏：老臣尝闻：石可破也，不可夺坚；丹可磨也，不可夺赤。今查：巴蜀大商玉天清者，少时入嫁方氏，尚未合卺而夫溺水，又卒遇翁公伏罪，族业分崩在即；玉天清临难救族，以处子之身继族长之位，使方氏得入秦籍，巴蜀赋税与日俱增；疏财好义，多筑路桥，常济急难，山民拥戴其业而不见侵犯，巴山之奉公守法遂成风习；其后，又襄助六十万金助我商战，去岁大饥，大舟助粮百万斛，诚有功于国也！尤令人感喟者，其女五十年守贞未曾改嫁，时已耳顺之年，犹处子之身矣！此等心志节操，理当为朝野万民感念也。凡为天下，治国家，必务本而后末也。所谓本者，务其人也。务人者，贵在彰其节操，若孝行，若守贞，皆当彰荣于国，使民效之也。故此，老臣请立台祠，以表玉天清之操行，以彰我王大治之道也！此万事之纪也，我王当行之。秦王五年夏

次日清晨，吕不韦上书依照惯例当即送往王城长史署。当值左长史王绾依照仲父秉政法度，当即将吕不韦上书改写为秦王王书，并紧急呈太后宫阅过用印，回来后再加盖秦王铜印，而后立即作为秦王王

书颁发丞相府施行；吕不韦的上书与王书底样，则与当日公文一起呈送秦王嬴政做熟悉国事之读。

午后时分吕不韦接到王书，立即在空白处批下：“着官市署会同司空府筹划实施，建成之日，择吉大表。”官市署是丞相府属官，统管举国商事。司空府则独立成府，执掌举国工程。两府奉命，次日在渭水之南的灞水柳林中勘定了一座小山，开始了筑台工程。消息传开，关中秦人纷纷打问寡妇清其人其事。这位巴蜀女商人的神秘故事，便在朝野迅速流传开来。之后，遂有了一首巷闾传唱的童谣：“乌氏倮，寡妇清，封君筑台，礼抗千乘。牧长穷山，唯商显荣，嗟我耕战，蛍蛍其功。”

童谣传开，蔡泽匆匆来到丞相府，力劝吕不韦立即停止建造怀清台。吕不韦思忖片刻沉着脸问：“纲成君以为，重商必妨农战么？”

蔡泽红着脸道：“文信侯事中迷也！不是老夫以为如何，而是秦人如何想头！尊商重商，与秦国情不合，当审慎为是，逐步化之。操之过急，祸在你我也！”吕不韦正色道：“化秦如同变法，当效商君之坚直方有功效。我政不伤民，何惧庶民一时之怨？商贾与民有功，何惜国家之显名？遇议则改，持之不恒，为政为法之大忌也。君可反我，切勿以保身之道劝我。”蔡泽一时大急，呷呷嚷道：“你十万户侯尚且不惧，我五千户封君怕个鸟！老夫偏跟你撑着，秦人终不成生啐了两副老骨头！”

“好！你我双车共进退。”吕不韦笑叹一句又突然低声：“以君之才，没有歌谣么？”蔡泽恍然点头，呷呷大笑着去了。

三日之后，又有童谣流传坊区：“耕者功，战者功，商者独蛍蛍。

有国法，有王命，解我年馑者何无功？”此歌在秦中一时传开，原先的嗟叹童谣渐渐没了声息，老秦人争先传诵起两年大饥时的商贾之

恩。

原来，自嬴政即位的第三年起，自来风调雨顺的关中连续两年大旱。滔滔渭水几乎干了河道，蝗虫大起，遮天蔽日，夏秋颗粒无收。

大半年之后，庶民囤粮十室九空，朝野顿时惶惶。秦法不赈灾，吕不韦的丞相府只有依靠暗中抛出库金压低商市谷价来救一时之急，然若没有大宗粮米进入关中，再撑得半年势必会有民众大量逃亡。吕不韦紧急召见尚商坊的山东商贾，一则激励一则请求，期盼六国商旅设法解秦国燃眉之急。然六国商贾已各接本国密令，不许向秦国运粮。咸阳之六国商贾所能做者，也就是平价甚或低价卖完现有存粮而已，显然无法从根本上缓解饥荒。正在吕不韦决意冒险开启关中两座谷仓之时，潼关渡口传来急报：一支无名船队满载稻谷停泊于河口，因渭水枯涸无法进入航道，请派牛车五千辆运载入秦。吕不韦大喜过望，亲自带着一班吏员兼程东来，到达渡口之时，船队主人却已不在，水手班头只有一句话："我家主人卖粮于秦，三年后收金便是。"递上一支宽简，便没了言语。吕不韦感慨万端，情知寻觅无着，只有连夜卸船运粮，立即向各郡县分发。

秋冬稍安，开春之后又是旱象依然，眼看夏种无着，秦国朝野又蒙上了一层厚厚的乌云。便在此时，北地郡又来急报：一支连绵马队南下，乌氏大商倮运粮救秦。吕不韦长呼一声天意也，又立即亲自北上了。未到北地，吕不韦便清楚了乌氏倮的情形。

乌氏[注]者，秦国北地郡之县名也。倮者，人名也。乌氏倮，便是乌氏的商人倮，人呼乌氏倮者是也。倮族世居北地，代代以畜牧为业。商鞅变法之后，整个河西高原被秦国收回，牧区再也没有了民众最怕的拉锯战，畜牧蓬蓬勃勃生发起来。及至倮做了族长，倮族之畜牧业已经伸展到了阴山以北，与胡族常相交易了。倮豪侠仗义，善于周旋，与匈奴各部单于交好非常，便在畜牧之外做起了马商：将中原

谷物盐铁卖于匈奴，再将换来的草原良马南下卖于中原各国。数十年下来，乌氏倮财货剧涨，声名遍及草原胡族。这年闻故国大旱饥荒，乌氏倮深感秦国之威秦人之身给自己的胡商生意带来的巨大好处，遂慨然买得大批燕赵粮谷并草原数万头肉牛南下救秦。吕不韦接得浩荡马牛与数十万斛燕麦稻黍，感喟之余力邀乌氏倮南下咸阳盘桓。乌氏倮入咸阳三日，“秦王”下书封乌氏倮领上卿尊荣，爵位与封君相同，号为乌氏君。也就是说，乌氏倮虽非在朝官员，却可以名正言顺地享受如同纲成君蔡泽一般的仪仗、府邸、衣冠、车马等等诸般尊荣。在“尊荣必出于农战”的秦国，商贾纵然有得金山，也不能建造具有贵胄格局的府邸，庭院再大房屋再多，门前也不能有石坊石刻，门额也不能有府邸标记；衣食住行可富不可贵，不得乘坐带有伞盖的轺车，只因为伞盖高低是爵位高低之标识。

如此法度之下，乌氏倮爵比封君，可谓石破天惊！

然则，其时毕竟饥荒大作人心惶惶，谁也顾不得去计较这些名位虚事，一时风平浪静。事过境迁，转过年来风雨如常饥荒渐去，老秦人眼见怀清台开工，油然想起此事，不禁有了满腹牢骚。及至念功童谣出，秦人一番咀嚼品味，感念之下自觉愧疚，也不再计较商贾获显荣的事了。

八月秋风起，怀清台告成。秦王嬴政驾临灞上拜贺开台，吕不韦亲自宣读了表彰王书。关中老秦人非但没有非议之辞，且纷纷赶来拜贺。吕不韦大为感喟，对身旁蔡泽一叹：“民心为天也！天许我化秦，我何惧之有矣！”嬴政见吕不韦慨然动容，遂过来关切道：“敢问仲父，乌氏倮尚有封君之荣，玉天清何故只彰名不封爵？”吕不韦素来不以仲父轻慢君臣之礼，一拱手道：“回复君上：玉天清高年淡泊，曾言欲贵后人，有族侄可入仕途；容臣考校后论，若有才具，自当封其爵位。”嬴政笑着点头：“果真此人有才，封他个等同侯爵！”君臣三人一阵大笑。

来年开春，学宫与贤苑两座馆所大体完工，吕不韦颁发手书广召门客。入夏时节，便有山东士子纷纷来投。吕不韦大为振奋，立即与蔡泽开始筹划编撰治国典籍事宜。正在此时，太后宫传来密书，要吕不韦兼程赶赴梁山宫共商国是。吕不韦捧着密书愣怔半日，蔡泽撇着嘴呷呷一笑：“梁山之夏，快活于咸阳多矣，公何迟疑哉！”说罢摇着鸭步径自去了。望着蔡泽已显苍老的背影，吕不韦不禁沉重地叹息了一声。

六　幽幽梁山　乃见狂且

空守西畤，太后赵姬实在是急不可待了。

咸阳西北百余里，有新老两处宫室，古堡西畤与梁山夏宫。西畤，是秦人立国的第一座都邑，实则是在山地河谷里用大石原木搭建的一座简易城堡而已。五百年前，周平王封秦人为东周开国诸侯，地盘是周人的老根——关中之地。封国时周平王说得明白：“戎狄夺我故土，毁我丰镐两京。秦能驱逐戎狄，即有其国也。”也就是说，地盘虽好，却不现成，要秦人从戎狄手中一寸寸去夺。其时，秦人草草建城的全部用途只有一个，做与戎狄连年激战的大本营。悠悠五百余年过去，距离谷口大道十里之遥的西畤都邑已经被岁月侵蚀成了山谷中一座人迹罕至的小小石头城，若非是秦人第一都邑而有官府时不时修葺维护一番，只怕早是废墟了。过了西畤十多里，是秦昭王时建造的夏宫古邑。

夏宫所在的这片山地叫做梁山(注)，是咸阳西北方向的第一道山地。后世《陕西通志·山川》云：“梁山高三百七十四丈，周九里，广二里。正南两峰相对，直北一峰最高。东与九嵕（山）比峻，西与五峰相映，南与太白终南遥拱，为一方大观。”梁山两峰正在一片高地之上，几道河谷草木葱茏溪流多出，有草有水可进可退，堪称占尽兵家攻守之地利。久在陇西山地血战求存的老秦人，当年将这里作为攻占关中的大本营，实在是独具慧眼。及至关中成为秦国腹地，梁山便成

了靠近咸阳的北部最佳消夏之地。较之于伟丈夫一般的巍巍南山，梁山是柔美的处子——山不峻绝，道不险阻，水不湍急，林不荒莽，习习谷风摇曳山野草木，直如佳丽之喁喁低语。因了如此，晚年的秦昭王才在梁山河谷建造了一片庭院，名为夏宫，每年酷暑总要在这里住上一两个月，风高水急林荒道狭的南山章台倒是很少去了。当然，最要紧的还是梁山近便，飞骑轺车片时可达咸阳，夤夜有事说走便走，误不了任何军国急务。也正是因了这种便利，数十年后成为始皇帝的嬴政大肆扩建了梁山夏宫，梁山宫始成赫赫之名，这是后话。

赵姬最喜欢的，是梁山的秀美娴静。

只有在梁山，赵姬才能依稀找见少女时熟悉的庄园日月。邯郸山川是粗粝的奔放的热烈的，那漫山遍野的胡杨林永远是燕赵山川的旗帜。无论是一片金红，无论是一片粗绿，甚或是一片枯红的沙沙落叶，都弥漫着一种干爽一种凛冽一种令人心志焕发的天地生气。来到秦国关中，她最感不适处是夏日的湿热。第一年入夏，嬴异人特意陪她去了章台，可她却在那里似病非病地卧榻了整整三个月。嬴异人大为不解。她说，章台山阴太重，冰凉到心，打不起精神。于是，第二年夏日来到了梁山，她竟一直住到了第二年入夏，若不是嬴异人病势沉重，她还是不想回咸阳。异人诧异。她说，梁山疏朗，西畤古远，人心舒坦。自此年年来梁山，除了年节、启耕、祭天、大朝等需要王后出面的大典，她几乎钉在了梁山。后来，赵姬专谕王室工室丞，在西畤古堡旁的树林中另建了一座庭院，取名西苑，与梁山夏宫轮换来住。夏夜谷风习习星河如洗，独立楼头百无聊赖，她便前半夜在夏宫，后半夜到西苑，奔波得不亦乐乎。

说来自己也不明白，赵姬实在不喜欢咸阳这座皇皇大都。既厌烦永远都在耳边喁喁唧唧的市声，也厌烦周边永远都流淌不完议论不休的种种消息，更厌烦议国议政时大殿一片黑压压的冠带衣履与一个个锐声刺耳的激烈论争。几次梦魇，这座皇皇大都化成了汪洋大海，鼓

着巨浪将她如沙石树叶般吞没！一身冷汗醒来，她竟不知自己身在何处。嬴异人死后，她几次想离开咸阳重回赵国，去寻觅少女时的自由岁月。每当她要脱口而出时，每每都被身边侍女的一声太后惊得一个冷战。是啊，她是秦国太后，而且是秉政太后，除非暴死，她能走得脱么？整日抑郁恍惚，她不知不觉地常常在王城梦游了。一夜，小内侍赵高在王城唯一一片胡杨林中看见了只一方蝉翼白纱一头散乱长发的太后，吓得顿时瘫在了林边。次日，已经是秦王的儿子嬴政带着太医令前来觐见，诊脉后的太医令背着她对儿子低声说了片刻，寻常声称自己离不开母后教诲的儿子，才终于将她专程送到了梁山。

咸阳宫的那片胡杨林，恰恰是吕不韦在王城的理政署。

重到梁山的第三日，吕不韦来了。虽然带来了一大堆急待处置的国事，吕不韦却一件也没有说，只是陪她默默地对坐着。赵姬也是一句话不说，只低着头时不时一声断肠般的叹息。从正午坐到暮色降临，两人谁也没有动得一动，谁也没有说得只言片语。掌灯之时，赵姬不经意瞄了吕不韦一眼，心头不禁猛然一抖。豆大的泪珠正从那张熟悉而陌生的苍老面容上滚落，吕不韦紧紧咬着牙关，两腮抽搐得中风一般……脸色苍白的赵姬轻声屏退了侍女，走到了吕不韦身边，轻柔地搂住了那颗鬓发斑白的头，雪白的汗巾蒙住了那张泪水纵横的脸。猛然，吕不韦抱住了她瑟瑟抖动的身躯，那股力道几乎要使她窒息过去……

那一夜之后，她才明白了自己真正的渴求。

自此，吕不韦每月必来。后来，便有了一道秦王王书：每月月末三日，为太后丞相会政之期，举凡本月国事，务必在月末三日前理清待决。赵姬笑吕不韦画蛇添足。吕不韦却说：“政有政道，毕竟需得有个说法。”赵姬却说：“你爱蛇足便蛇足，左右不许丢开我。”说罢便抱住吕不韦忙碌起来。虽然吕不韦体魄壮硕，却总是莫名其妙地时不时萎缩不举。无论赵姬如何殷切勤奋热汗淋漓，吕不韦只木然望着帐顶

浑然无觉，那初始曾经的雄风也总是渺渺无期。在两人兴味索然地疲惫睡去之时，吕不韦却往往在更深酣睡之中突然挺进，她那灰色的梦顿时一片火海一片汪洋。清晨游山，赵姬红着脸嘲笑那物事患的是五更疯。吕不韦皱着眉头一声粗重的叹息："你太后也，我丞相也，秦王日长，如此终非常法也。"赵姬咯咯笑了："太后丞相不是人么？当年宣太后私通朝臣几多，谁说甚来着。秦王再大又如何？我正寻思，待他亲政，我便再嫁给你这丞相。"那一刻，吕不韦脸都白了，愣怔间勉力对她笑了笑，昭妹莫任性，此事还是容我三思，总得有个妥善出路才是。赵姬耸眉立目，妥善个甚？索性你我辞国，做范蠡西施泛舟湖海，强如教这沉沉冠带活活绞死！吕不韦默然无语，直到离开都没有再说一句话。

那次以后，吕不韦已经大半年没有再来了。

每次派亲信回咸阳敦促，吕不韦都有千百个实在不能前来的理由。赵姬一次又一次地体谅了吕不韦，一次又一次地告诫自己且莫任性，当设身处地为他着想，要吕不韦既全力辅佐自己的儿子，又悉心做自己的夫君，毕竟难为他了。然则，无论赵姬如何在心中为吕不韦开脱，已经重新燃烧的肉体却由不得自己。夜来辗转反侧吞声饮泣，白日茶饭不思恍惚如梦。为了不使自己再度陷入梦游，她每日夜半骑马，从夏宫飞驰西苑，又从西苑飞回夏宫，直至折腾得自己疲惫地倒下。几个月过去，一日不意揽镜，她竟被镜中的自己吓得尖叫起来——两鬓丝丝银发，一脸密密褶皱，苍白的瘦脸直如老妪！她哭了，整整哭了一日一夜，为了上天对她的折磨，为了命运对自己的欺骗。分明是生就的娇媚女儿身，上天却教她每每久旷。当年因了吕不韦的冷漠，她嫁给了火焰般燃烧的秦国公子嬴异人。可这丛火焰只燃烧了短短半年，又倏忽飘逝了。多年之后，当她带着儿子嬴政被隆重接回秦国时，昔日的火焰竟莫名其妙地熄灭了。当年公子做了秦王，却没有了她日夜梦想的凛凛英风，她期盼他对她能如当年那般任意肆虐。可一切都是梦幻，嬴异人不可思议地变成了一个卧榻病夫，只能时不

时抚摩着她焦渴的肉体，挤出一丝难堪的笑来。吕不韦的不期到来，非但圆了她少女初情的梦，更点燃了她奄奄一息的欲念。终于，她绽开了丰盈旺盛的生命之花，倏忽又变成了一个艳丽的绝代美夫人。侍女歆慕，朝臣惊叹，她更是快乐得几乎要醉了......然曾几何时，这一切竟眼看着又将成为一场梦幻。在疯狂地用药杵砸着铜镜的时候，她突然明白了，她一生的命运磨难都是因吕不韦而起。吕不韦逼她嫁给了嬴异人，第一次抛弃了她！吕不韦唤醒了她的垂死灵魂却又置之不理，第二次抛弃了她！梦而又梦，碎而再碎，不是吕不韦却是何人?那一刻，她横下了心，要召吕不韦来说个明白：或她再嫁吕不韦，或两人辞国隐居，否则她便与吕不韦同死同葬！

做好了一切准备，也派出了亲信信使，吕不韦依然没来。

气狠之下，她第一次动用太后大印，下书吕不韦前来议政。

下书三日，吕不韦派书吏送来一信，说正在为她物色一宗可心大礼，不日即到，要她平心静气等得几日。书吏还带来了吕不韦亲自为她配制的一箱安神清心草药，备细写了煎服之法，其情殷殷，跃然纸上。赵姬又一次心软了，凄然叹息一声，满腹怨恨又化做了刻骨铭心的念想。

这次吕不韦倒是没有泥牛入海。一月之后，吕府的女掌事莫胡到了夏宫，给赵姬带来了三车茶酒衣食与各种器玩，也带来了吕不韦的关切之心。赵姬虽是太后，一应物事可说应有尽有，然则在精于器物的昔日大商吕不韦送来的这些绝世佳品面前，也是啧啧称奇爱不释手。莫胡是个极其可人的女子，虽然已经年逾三十，却有着少女难以比拟的风韵，更兼聪慧过人见闻多广，一日间便与赵姬处得姊妹一般。赵姬原本无视法度厌恶威严，得遇如此可心女子，又是吕不韦身边之人，亲昵之心油然而生，夜来拉着莫胡同榻并枕抱在一起说话，说得最多的自然是吕不韦。越说越入港，赵姬揪着莫胡耳朵悄悄笑问：“小妹可是他的人了？”莫胡红着脸将头埋在赵姬胸前咯咯笑

道："小妹原是他买的女奴，能不是他的人么？"赵姬又问："目下他还要你么？"莫胡羞涩道："夫人月红时有过两次，只搂住我睡，做不得事。"赵姬问："是病么？"莫胡连连摇头："我敢问么？我只悄悄说给了夫人。夫人笑说，不行近半年了，才晓得，预备着与老姐姐守活寡便是了。我问何不找太医诊治，夫人说药都服了几个月，甚动静没有，连清晨尿勃也没有了，只怕是真不行了。姐姐你说，为甚恁般厉害一宗物事，说不行便不行了？"赵姬听得心头怦怦直跳，心下直悔错怪了吕不韦，莫不是自己太疯，他能好端端塌架了？

盘桓几日，夜夜亲昵，赵姬与莫胡几乎是无话不可说了。这夜说得热闹，赵姬问莫胡经过几个男人？莫胡说两个，"姐姐几个？"赵姬说也是两个，说罢一声叹息："你说，男人物事莫非都是这般不经折腾？"莫胡咯咯直笑，"不晓得不晓得。"笑得一阵恍然欲言，却又笑得趴在了赵姬大腿根儿。赵姬大奇，拧住莫胡嫩白的脸蛋儿要她说话。莫胡一边讨饶一边吃吃笑道："姐姐可知，男人物事能有几多大几多硬么？"赵姬噗地一笑，向莫胡的脸打了一掌道："明知故问！

说，你见过多大多硬物事？"莫胡吃吃笑着讲述了一则奇闻——

那日，莫胡去渭南贤苑送药，吕不韦不在书房，等候之时她起了睡意。正在蒙眬之际，一阵喧哗笑语加着连声惊叹突然从庭院林下暴起。莫胡睁开眼睛走到窗下望去，顿时心下突突乱跳！一个生着连鬓大胡须的壮伟后生赤裸裸挺立在人圈中间，一个车轮正在围着他飞转，那车轴孔中的物事竟是一根巨大的紫黑色的阳具！莫胡眼力极好，眼看那支阳具青筋暴涨勃勃耸动，便知绝非虚假障眼的方士法术。待车轮静止，那支硬得不可思议的阳具还将轴孔嘭嘭敲打了几下，才听得一个带着胡腔的粗厚声音大笑了一阵，"如何？这是在下绝技，谁个敢来一试？"正在此时，众人哄笑着纷纷散去。莫胡一看，原来是吕不韦匆匆来了，连忙便倒在书案上睡了过去。

赵姬苍白的脸红得晚霞一般喃喃自语："那厮胡人？有名字么？"莫胡咯咯直笑，"此等奇人伟丈夫，我也上心哩，悄悄一打问，一个新来门客，名字忒怪，叫做？对！叫嫪毐！"赵姬笑着在莫胡的雪白丰臀上连打几掌，"偏你有眼福！还能记住如此一个怪名字！哪两字？写来！"莫胡笑叫着连呼遵命，在赵姬的肚皮上写画起来："姐姐，记住名字管甚用？一饱眼福才叫奇观。"赵姬幽幽一叹："我不若小妹，这梁山是我终生牢狱也。"莫胡爬上来搂住赵姬在耳边吃吃笑着说了一番，末了笑问一句，"姐姐，我这谋划如何？"赵姬不禁面红过耳，亲昵地将莫胡揽在了怀中笑道："若有如此一个玩物，小妹也来消受一番。"莫胡连忙笑叫着爬开，"不敢不敢，莫胡见了那物事发晕，小命要紧也。"赵姬一把扯住莫胡长发骑到了莫胡那滑腻丰腴的背上，一边捶打一边笑叱："教你个死妮子小命要紧！偏姐姐命贱么？"莫胡笑得上气不接下气："姐姐池深，命大。小妹太浅，只怕那物事溺得一泡，也要淹死人哩！"赵姬不禁咯咯长笑，一时心旌摇动身子大热，骤然一股热流喷出软滑在了莫胡背上……

盘桓了旬日，莫胡还是回了咸阳，赵姬又开始了彷徨焦虑。

又是月余，时当春尾夏头，正是梁山不冷不热最为舒适的阳春之季。这日午后，一支马队牛车轰隆咣当地到了夏宫。赵姬正在山坡跑马，遥见车队马队，以为必是莫胡到了，连忙一马飞回，在庄园南门恰恰截住了前来车马。迎头参拜者却是已经白发苍苍的给事中(注)。

赵姬顿时兴味索然，转身径自回了寝室。随即庄园内外进出脚步匆匆，赵姬情知又是王城依例送来了过夏物事，也懒得理会，进浴房冲凉去了。换好干爽衣衫出来，赵姬郁闷未曾稍减，正要吩咐掌事侍女备车去西苑，给事中苍老的声音传了进来："老臣请见太后。"

虽则心下厌烦，赵姬却也明白这是法度，她不在那方羊皮纸上用印，臣工无法回王城复命。冷冷一声答应，老给事中脚步轻悄地到了

厅中。赵姬漫不经心地一指书案道：“印在玉匣，自己用。”老给事中恭谨地盖好了太后大印，却只向羊皮纸上哈着气不走。赵姬皱起眉头：“路上去呵，我要去西苑了。”老给事中连忙躬身低声道：“老朽受吕府女掌事之托，给太后带来了一宗物事尚未交接。”赵姬淡淡道：“她倒托大，自己为何不来？”老给事中连忙道：“太后明察：渭南两院门客大满，终日论战。女掌事说，文信侯教她去襄助料理，入夏有了头绪方得分身。”赵姬一笑：“也罢。甚个物事？”给事中道：“一辆辎车，一个内侍。”赵姬不禁又气又笑：“乖张也！梁山内侍二十余，要那物事何用？还不如送一只狗来。”给事中连忙摇头：“不不不，太后容老朽禀明：这个内侍，本是文信侯女掌事亲为遴选，言其多才多艺，使人不亦乐乎。为太后颐养天年，女掌事特意知会老朽，依王城法度行净身之术，而后进献太后为乐。”赵姬没好气道：“也罢也罢，左右一只活物，来便来也。”说罢回转身唤进守在门廊下的中年侍女吩咐，“你且去随给事中将车接了，随我轺车赶往西苑，看这活物能给我甚个乐子？”

待给事中的车马离去，赵姬自己驾了轺车快马上道。但住梁山，她素来都是自己驾车自己骑马，从来不要驭手驾车。也只是在车马飞掠山林之时，她才依稀有得些许少女时的奔放情境，心绪也才略微有些轻松。自与莫胡盘桓旬日，她的心又被一个荒诞的梦燃烧起来，焦渴地期盼着可人的莫胡能给她一个真正的闻所未闻的奇观，也不枉了这天生的女人之身。不想这个莫胡如此扫兴，竟给她送来了一个净身内侍，虚应故事还说能使人不亦乐乎，当真岂有此理！看来还得召吕不韦来梁山，要再不来，她便亲回咸阳与儿子嬴政理论，逼也要逼得他赞同她嫁给吕不韦；吕不韦若是推辞拒绝，她便亲登丞相府，大张旗鼓地与陈渲住在一起，看你个吕不韦如何处置？心之将死，身败名裂又怕甚来……

“太后勒马！西苑到了。”

若非身后飞骑侍女锐声一呼，赵姬的青铜轺车便要冲进荒莽的山林了。待车马徐徐勒定，赵姬马鞭一指：“上山！”飞车冲上了西苑旁绿草如茵的山坡，赵姬下车揠拭着额头细汗吩咐道：“摆我赵酒，都来痛饮一回。”侍女掌事过来悄声问：“那个活物在车中直喊饥渴，如何处置？”赵姬冷冷道：“狗！将他下来，丢他一根骨头一盆水了事。”

待一方大毡在草地铺开酒肉摆置整齐，两个小侍女偎着赵姬品啜凛冽的赵酒时，侍女掌事带过来了一个黝黑伟岸的汉子，一身内侍黑衣，三寸布冠软塌塌趴在一头散发之上，脸膛光溜溜红赤赤犹如刚被滚水烫过的新猪一般怪诞。赵姬不禁看得噗地一笑：“一副好身板，只可惜没了物事也。”两个小侍女偎着赵姬笑做一团。突然，一个小侍女惊讶叫道：“哟！太后快看，生拔胡须也！莫怪脸红得鲜猪一般！”另个小侍女红着脸咯咯笑了起来：“莫如也生拔了头发，活脱脱一头黑猪也！”

“猪便猪！老爹要酒肉！”壮汉猛然一声大喝。

哄的一声，赵姬与几个侍女笑成了一片。侍女掌事笑得弯了腰：“哟！猪火气蛮大也！先下得那排满肉大骨头，喝得那盆清水再说酒肉了。”壮汉嘟哝一句，只要有得咥，一排骨头算个鸟！说罢两腿大叉开小山一般坐在两只大陶盆前，捞起大排骨狼吞虎咽。赵姬们一爵酒还没啜完，壮汉手中的大排骨已荡然无存。赵姬们一时屏息，只见壮汉又将盛满清水的大陶盆高高举起，一注急流朝着那张大嘴灌了下去，也不见壮汉吞咽，急流忽忽入腹，片刻间大陶盆清水一滴不出了。

侍女们惊愕地笑叫起来：“呀！海龟饮川也！”

赵姬也笑了：“小子倒是本色，叫甚名字？”

“俺叫嫪毒！说了也白说！”

“为甚来？”

“女人都是笨猪，记不得俺这带毛女人半毒猪！”

哗啦一声，侍女们又是喷声大笑，分明是酣畅极了。这个被人骂做猪狗或骂别人做猪狗皆不在乎的壮汉，却能将自己的名字拆解为“带毛女人半毒猪”，至少不是一个真正的笨汉，明而粗，惠而猛，几是妙不可言也。心念及此，赵姬咯咯笑骂道：“你这黑猪，忽而秦声，忽而齐语，猪头猪脑却分明一个胡奴，小子究竟何国人氏？”壮汉昂昂道：“俺嫪毒，生在阴山，长在之罘，老根却在秦国！你老姐姐说，俺嫪毒何国人氏！”说罢又不胜沮丧地兀自嘟哝一句，“说也没用，女人都是笨猪。”侍女们又是一阵乐不可支的大笑，谁也没觉得这是对太后的冒犯。侍女掌事一巴掌打落壮汉头上软塌塌的布冠笑问：“你个笨猪，可知道送你到此为了甚来？”壮汉依然一副昂昂然神情：“知道！女掌事说了，给一个贵夫人做榻奴，陪她甚来？对！不亦乐乎！”一个小侍女气咻咻道：“呸呸呸！榻奴要你么？黑猪模样！”壮汉却高声大嚷起来：“休说黑猪，给你做榻奴俺嫪毒还不愿意，脆得一枝豆芽菜，经得折腾揉搓么！给你个小母狗说，俺有大本钱！有绝技！只这位老姐姐一盆好菜，配我侍奉！你等几个，哼哼，配不上！”

哄哈一声，侍女们又笑又骂又羞又恼，却对这种闻所未闻的惊人的粗俗无可奈何，除了一口声骂猪骂狗，一句解气的话也说不出来。只赵姬笑悠悠打量着这个黝黑粗俗半脏半净半清半浊似愚似智的后生，心头竟甜丝丝的。虽然那几句赤裸裸的奉承是脏污的狎邪的纯然肉欲的，却也是结结实实的，从来没有从一个男人口里听到过的，她本能地相信，这也是真实的。不是么？作为一个真实的肉体的女人，那几个嫩豆芽般的小侍女能比她更值得男人享受么？这头黑猪倒也精明，真是个折腾女人的高手也未可知。只可惜他被阉割了，没了那物事充其量也只是个逗乐的活宝而已，莫胡啊莫胡，你倒下得手也。

“你等先回西苑，我听这黑小子乐乐。”侍女们嘻嘻哈哈地跑开了。女掌事临走递过来一根马鞭笑道：

“这头猪皮粗肉厚，打他几鞭定然解气。”赵姬接过马鞭笑了：“黑小子，敢教我打么？”“敢！”嫪毐一把扯开内侍黑丝袍，赫然露出结实黝黑的上身，两步爬到了赵姬面前，“老姐姐打我是疼我！”赵姬笑吟吟用鞭杆敲敲那黝黑的脊梁，嘭嘭之声一方石板也似，不禁咯咯直笑：“小子石头一般，打不动也。哎，你小子方才说甚？大本钱，绝技，都是甚来？”“老姐姐想看么？”嫪毐嘿嘿一笑，猛然翻身直跪在赵姬面前，一扯腰间大带，一支巨大的物事直扑赵姬眼前！啊哟一声尖叫，赵姬软在了嫪毐脚边。

“还有绝技，老姐姐！”

“走……”赵姬面红耳赤地闭着双眼，两手软软地推着。

“走个甚来？俺侍奉老姐姐绝技！”嫪毐兀自嘟哝着，粗大的臂膊不由分说揽起了赵姬软成烂泥的身躯，撕扯开华贵的锦绣，一挺身猛然长驱直入。赵姬痛楚地大叫一声便昏昏然不知所以了……不知过了几多时间，赵姬睁开了眼睛，直觉自己浑身酥软得面团一般，眩晕得飘悠在云中一般，噫！灯也亮了？啊！身子下湿乎乎是血还是……猛然，一阵粗重的鼾声在榻边响起，啊！这头黑猪！赵姬要霍然起身扑过去咬断这头黑猪的喉咙，却变成了软绵绵滚在一座黑山之上，脸颊紧紧贴住了那粗壮的脖颈，口水随着粗重的喘息淹没了毛乎乎的胸膛。“老姐姐醒了，来劲也！”黝黑的一双臂膊猛然托起白光光的肉体猛然摁了下去，赵姬一声微弱的呻吟，又被汹涌无边的潮水淹没了……

夏天还没有来临，苍白憔悴的赵姬又变成了一个红润娇艳的美妇人，两鬓的白发竟神奇地消失了。终日胡天胡地，赵姬没有了哪怕片刻的独处，任何事都无暇去想也来不及想。那嫪毐随时随地都可能不

可思议地将她尽情蹂躏一通，片刻离身，她立即呼呼大睡，往往还在沉沉之中，又被折腾醒来。赵姬第一次尝到了连做梦也没有了空闲的疲惫舒畅与忙碌，心下几乎成了一片空白，只终日摇曳着那宗令她沉迷的物事。立秋那日，侍女掌事禀报说丞相府送来待决公文十多卷，其中六宗要太后用印。她愣怔良久才恍恍惚惚笑了，“噢噢噢，丞相府呀，用便用了。”女掌事问要否给文信侯带信？她又是一阵愣怔恍惚，“文信侯？噢噢噢，不看我忙么，聒噪！”女掌事再没有说话便走了。

一冬窝罢，夏宫太医照例给太后作开春调理，一诊脉惊得半日不敢说话。在赵姬慵懒的嘲笑中，太医战战兢兢地说，太后有了身孕。旁边女掌事顿时吓得没了颜色。赵姬却咯咯笑道：“女人没身孕还是女人么？本后有身孕，又不是你等有身孕，我都不怕你等怕甚来？”

立春时节，赵姬第一次用太后印知会秦王并丞相府：内侍嫪毐，忠勤任事，擢升给事中，等同庶长爵，留掌太后宫事务。三日之后，丞相府发来官印上书，说秉承太后书令，已经将内侍嫪毐之官爵列入俸金，太后毋念为是。然则，王城的秦王儿子却始终没有回书。从摄政法度说，封官赐爵之事，不亲政的秦王是无话可说的，也就是没有任何干预的权力。然则，从礼仪人伦说，作为亲生儿子的秦王，对母后对身边宠臣的封赐表以认同却实在是该当的；不作任何表示，未免太过尴尬了。

赵姬蓦然想起，儿子已经有大半年没有来梁山夏宫做孝行探视了。知道儿子秉性，赵姬心下不禁有了些许忐忑与歉疚。然则一夜之后，盛年怒放的艳丽美妇人又将一切的一切都抛到了九霄云外，连必须有秉政太后参与的春耕大朝会都忘记得干干净净了。

1. 震泽，即后世太湖，水面大于后世许多。此处所说山地，即后世濒临太湖的浙北山地，大体当是湖州（隋始置州）地区。蒙恬于湖州制笔之传说，至今依然在湖州流传。蒙氏祖籍齐人，蒙恬下吴越在两个时期最有可能：一是少年游历，一是率大军灭齐之后顺势南下安定吴越之地。
2. 见《商君书·刑约》，为文意通晓，据高亨先生校注作了个别梳理。
3. 五个方千里，一百二十五万平方公里，大体相当当时中国的四分之一至三分之一。
4. 见《史记·苏秦列传》。
5. 见《史记·货殖列传》、《史记·齐太公世家》。
6. 见《管子·侈靡》。
7. 见《管子·幼官》集注。
8. 《史记·货殖列传》集解云："涪陵出丹。"涪陵，即今日重庆市之涪陵地带。
9. 乌氏，亦作乌枝，战国秦惠王置县，大体在今宁夏固原之东南地带。
10. 梁山，秦国宫室所在地，在今陕西乾县，亦是后世唐高宗与武则天之陵墓。
11. 给事中，内侍官职，执掌王宫内部事务，也是内侍总管。

第十三章　雍城之乱

一　冠剑将及兮　风雨如磐

嬴政很是烦恼，直觉此等一个秦王实在是旷世窝囊。

自母后长住梁山，倏忽三年过去，他已经二十岁，做秦王已经七年了。三年之中，国事尚算平稳。对外，蒙骜王陵一班老将连续出战山东侵削三晋，小胜连连，先后夺得三十余城，新设了东郡；其间，赵魏韩楚拉着卫国做成了一次五国联兵攻秦的小合纵，攻下了秦国从赵国夺取的寿陵(注)，蒙骜亲率秦军大举反击，未曾接战五国联军便自行退兵了。内政，文信侯当国，虽有两次大旱饥馑，终是无关大局，诸事皆有条不紊。渐渐长大的嬴政虽不亲政，对用人、决策、实施等诸般实务也是概不过问，然却时时关注着秦国大势，身处局外而日日勤奋披阅公文典籍，留心踏勘朝局变化，反倒对国事有了一种超然的清醒的评判。近三年以来，嬴政越来越清楚地觉察到，繁盛稳定之后，一种巨大的危机正在逼近秦国，逼近自己，而他却无能为力！

最感束手无策者，是对自己的母亲。

三年以来，摄政的太后母亲发生了太多太多的事情，每一件都教嬴政愤愤然脸红，却又无可奈何。最初，精灵般的小赵高悄悄打探得一个消息：送入梁山的嫪毐没有被阉割，是个假内侍！嬴政黑着脸问赵高如何知道？赵高说，秦王派他去梁山给太后送秋仪时，他见到了嫪毐，一看便知是个假货。回咸阳后，他私下找一起从赵国来的一个净身坊内侍打问，那人说，根本没给此等一个人净过身。嬴政听得吞

了苍蝇般作呕，然夜来一番回味，终是体谅了母亲。战国之世风习奔放，赵秦两国更是多有胡风，王后在国君死后改嫁或是与大臣交好，原也是寻常之事。母后正在盛年，没有与秦国的大臣将军私相交好，一定是顾及他这个秦王儿子的尊严。如今有得如此一个“内侍”侍奉，实在也算不得甚，何须锱铢较之？次日，嬴政严厉对赵高一番叮嘱，嫪毐之事休对任何人提起，只做他是真内侍。赵高频频点头，连说知道知道。

想不到的是，半年之后，母亲下了一道摄政太后书，竟将嫪毐擢升为王城内侍的最高官爵——给事中！原先的老给事中贬黜为郎官，却又“领王城事务总管”。令书一下，整个王城内侍侍女无不惊愕。这给事中向有两大职权：一则执掌王城内所有非国政事务，二则总管内侍。此等令书实际上是教嫪毐只做官只管人，而不做事。嬴政深感突兀，更觉母后不晓事理法度。身为一国太后，毕竟不是桑麻女子，有一个侍奉卧榻的“内侍”便也罢了，何苦如此张扬？若是嫪毐的“内侍”真相传扬开来，岂不引天下大大耻笑？再说，纵是实在要封赏这个匹夫，也当依照法度，人、事两权归一，原先的老给事中也好另行安置；如此嫪毐掌权管人，老给事中成了小郎官，却要分派内侍们做事，每个内侍侍女及一应后宫女官之功过赏罚岂不生乱？当真大谬也！负气之下，嬴政始终不理睬这道令书，例行的孝道探视也一应取消。嬴政是想教母亲明白：如此作为大大不妥，该当收敛才是。

谁知，荒谬的事情只是刚刚开始。在嫪毐成为给事中半年之后，小赵高又悄悄说给他一个更为惊人的消息——太后与嫪毐生下了一个儿子，已经秘密移居雍城旧宫，着意回避咸阳耳目。

“果真？”嬴政的脸刷地变得苍白了。

“小高子死得百次，也不敢虚言！”

那一夜，嬴政独驾辎车飞出了咸阳，回到了久违的已经被叫做鸿台的山间庄园，打马在河谷奔驰了整整一夜。回到咸阳王城，嬴政对已经是十五岁少年的赵高一番秘密叮嘱，小赵高便向已经遭贬的王城老给事中讨了个差事，到雍城宫做杂役内侍去了。未及一月，小赵高传回密信：太后又有了身孕！嬴政气得心头滴血，却思谋不出如何应对这等难堪的事件。有几次，他都想找仲父吕不韦商议，可每次一闪念都本能地觉得不妥，如何不妥，自己又说不清楚。彷徨之下，想找来蒙恬商议，又觉太过唐突难以启齿，终究还是气狠狠搁在了心头。若是仅仅如此，也许过得一阵嬴政也就自行开脱了。生两个儿子又能如何？终不成母后教这两个孽子来做秦王？再说母后独居又心有顾忌，召高明太医配制流药毕竟不便，她又能如何消解得此等难堪？纵是密召武士暗中杀了这个狂且之徒，母亲要再找别个男子，徒叹奈何也。

然则，事情远远没有仅仅如此。今年开春，小赵高从雍城秘密赶回咸阳，带来的消息更是嬴政无论如何也无法预料的——太后与嫪毐私约：秦王死，立嫪毐之子为君。

“今古奇观也！”嬴政反倒拍案笑了。

小赵高却是直白：“信与不信，我王自断。小高子禀明事体原委：我通得太后一个侍榻小侍女，许她日后一个可心前程，或以自由身出宫嫁人，或做秦王女官。小侍女对嫪毐得宠原本大有醋意，答应替我留心那个浑毛猪。这次密谋，是太后当着小侍女面与嫪毒说的。那个浑毛猪高兴得又跳脚又拍掌，还当着小侍女的面将太后……”小赵高骤然打住，吓得直抹额头汗珠。

“小高子，”嬴政浑然无觉地淡淡道，“日后做事可许人金钱，不可许人官爵。这是大秦国法，不可越矩，记住了么？”

“小高子记住了！”

“好。今夜无论谁来，只说我方歇息。呵，除了仲父。”

“嗨！”小赵高军士般答应一声赳赳去了。

一夜未眠，嬴政终于绝望了。这个太后还是自己的母亲么？这个母亲还是秦国的太后么？与一个“内侍”私生两子，藏匿雍城旧都深宫，非但丝毫不以为羞耻，反倒要取代嬴政做秦王，当真滑天下之大稽也。一个身为太后的女子，盛年之期如此迷醉于淫乐，显然已经远远超越了礼仪风习所能认可的人之常情。以秦赵风习说，寡居私通可也，私通生子可也。然则，这个母亲太后竟要以私通之子，在法度森严的秦国承继非嫡系王子不能染指的秦王大位，如此无视人伦之大防，岂非狂乱痴迷？嬴政反复揣摩，太后之所以如此荒诞不经，无非有两种可能：不是欲望过度患了失心淫疯症，便是实实在在地臣服在嫪毐那个浑毛猪的胯下了。无论哪种可能，对秦国，对自己，都将是无法洗雪的耻辱。若是后一种可能，即太后母亲清醒地有意地为她自己与这个狂且浑毛猪的将来构筑永久的巢穴，则危机更为深重，局面将更难以收拾。然则，究竟太后母亲之荒诞行径是病情所致还是欲心所致，嬴政一时难以评判……思虑一夜，嬴政决意再忍耐得一阵，待真正清楚局势要害时再谋如何应对，目下唯需上心者，是绝不能再接近母后，以防她等有杀心……心念方生，“秦王死”三字竟如轰雷击顶般陡然闪现在心田，心下顿时雪亮——是也，嬴政不死，孽子何以为秦王？嬴政尚未亲政而言其死，能是如何谋划？！

嬴政突兀一个激灵，不由自主地软在了池畔。直到小赵高来将他扶进了王城寝宫，嬴政依旧是大汗淋漓面色苍白。小赵高连忙要去召太医，嬴政摇摇手低声道：“不要太医，去寻蒙恬，快！”

正午，王城官吏进出最稀疏的时分。小赵高驾着秦王辎车辚辚入宫，在大树浓阴的东偏殿外一掠而过消失了。扮做内侍模样的蒙恬脚步匆匆地进了殿廊，廊下一个老内侍立即将他领进了秦王书房后的密室。直到入夜，蒙恬才又钻进辎车辚辚去了。

在嬴政开始谋划自保的时刻，五月大忙来临了。在重农尚战的秦国，五月是雷打不动的督农之季，非但郡县官吏全部出动到村社激励督导排解急难，便是国府相关官署的吏员也飞马各郡县督察农时，若有郡县不能解决的急务便飞报国府定夺。咸阳的丞相府则是昼夜当值，时刻通联各官署，全力调遣各种力量确保夏收夏种。这是秦国的久远传统，虽为大国，亦丝毫无变。文信侯吕不韦非但下令丞相府吏员依法度当值，而且下令门客院休学一月，全部三千门客皆下关中村社督农视农。嬴政自然也遵从惯例，知会仲父后带着王绾、赵高与几个武士到关中视察农事去了。

旬日之间，嬴政一行方到骊山，接到丞相府特使急报：太后有特急令书，命秦王还都与文信侯一同奉令。思忖片刻，嬴政对特使笑道："目下举国农忙，有事仲父知会我便了，何须还都也。"特使还要说话，嬴政一摆手道："我这秦王尚未亲政，素来不接令书，只事后披阅。此乃法度，特使回去复命便是。"特使只有怏怏去了。

不想次日午后，吕不韦亲自飞车到了骊山。嬴政与随从们正在帮农夫们装车运麦，见官道车骑烟尘是文信侯旗号，不禁大感意外。及至擦拭着汗水匆匆来到道边林下，吕不韦车骑堪堪飞到。嬴政正要行礼，吕不韦一步下车扶住了他："秦王已经长成，无须再行这少年之礼了。"说罢拉住嬴政到了树下，将身后书吏手中的铜匣捧了过来，"太后两道特急令书，老臣呈王披阅。"嬴政默默打开铜匣，展开了第一道令书：给事中嫪毐忠勤王事，封长信侯，秦王得称假父，封地山阳[注]城连带周边六万户！第二道令书是：自且月[注]起，长信侯以假父之尊代太后秉政，与文信侯吕不韦同理国事！

"秦王以为如何？"吕不韦淡淡问了一句。

"仲父以为如何？"嬴政也淡淡问了一句。

“秦王有所不知也！”吕不韦慨然叹息了一声，“以大臣摄政成例，爵高者为首为主。大臣如此，更何况太后摄政也。太后昔年不问国政，老臣尚可勉力周旋。太后但要摄政，老臣也是无可奈何矣！今日之势，太后分明是要将自己的摄政权力交于嫪毐了。此等变局，老臣始料未及也。如之奈何？”

良久默然，嬴政突兀道：“仲父当初何不与母后成婚？”

“岂有此理！”吕不韦面红过耳低声呵斥了一句。仓促之间，吕不韦一时不清楚嬴政说的这个“当初”究竟是说邯郸之时还是梁山之时，而无论如何，嬴政有得此说，至少是知道了当年的他与赵姬的情愫渊源。而能告诉嬴政的，不是嬴异人便是赵姬。喘息片刻，吕不韦缓缓道，“当年之事，不敢相瞒。邯郸遇先王之时，老臣与时当少姑的太后确有婚约。先王得识太后，矢志求之，老臣自当成全。岂有他哉。”

“仲父，我说的并非邯郸之时。”

“……”骤然之间，吕不韦面色铁青。嬴政将手中令书愤然摔在尘土之中：“名节之重，宁过邦国存亡哉！”霍然起身径自一步一步地淹没到金黄的麦田中去了。

刹那之间，吕不韦分明看见了嬴政眼眶中的泪水。眼见那年轻伟岸的身躯沉重地在麦田中踉跄奔走，吕不韦不禁粗重地叹息一声，油然生出一种愧疚之心——吕不韦啊吕不韦，你当真是以功业为重么？

果然功业至上，何不能如商鞅一般不计名节而宁愿以死护持大局？

“名节之重，宁过邦国存亡哉！”年轻秦王说得何等好也！然这般器局你吕不韦有么？既顾名节，何与太后私通？既要功业，何不索性与太后成婚，只要秦国稳定，纵死又有何妨？千不该万不该，不该顾

忌名节而生移祸之计，密进嫪毐身奉太后，到头来弄巧成拙，非但失了摄政乱了国家，且完全可能引火烧身！嫪毐气象，决然不能善终。嫪毐真相，决非善类，终会水落石出。到得那时，你吕不韦名节何在？大义何存？功业善终之梦想又在哪里？赵姬啊赵姬，人固有情欲，然吕不韦何能想到你淫荡若此！原本是投你所好，谁知你竟在欲火中大失品位，变成了一个纵情纵欲还将庙堂公器当做玩物一般取悦那只猪狗狂且！更有甚者，还教那猪狗狂且与吕不韦等同，吕不韦文信侯，他做长信侯！吕不韦称仲父，他称假父！吕不韦丞相摄政，他代太后摄政！赵姬啊赵姬，你是报复吕不韦么？如此恶毒报复，何如杀了我也！上天啊上天，吕不韦一生不善此道，唯此一次，便要身败名裂么？

火一般的暮色中，吕不韦第一次老泪纵横了。

入夜，嬴政一行被蒙恬隐秘地接进了蓝田大营。

连年征战，上将军蒙骜终于一病不起。几年前，威猛素著的老将王龁已经死了。桓龁、王陵、麃公、嬴豹等也都已年迈苍苍。蒙骜一觉察到自己病势不妙，立即在吓退五国小合纵后班师直回关中蓝田大营，只在洛阳留下了五万精锐铁骑策应函谷关外防务。进入蓝田，三名奉命赶来的老太医日夜守在幕府开始了细致诊治，三个月过去，病情非但不见丝毫好转，反倒日见沉重。情急之下，蒙骜断然拒绝了终日服药，在病榻开始了对诸般军务的善后部署。开春之后，蒙骜稍见轻缓却又立即加重，卧榻之后就再也坐不起来了。已经是国尉的儿子蒙武闻讯星夜赶来，要接父亲回咸阳医治。倔强的老蒙骜摇摇手：

“一动不如一静。离开军营，老夫死得更快。”无奈之下，蒙武立即派出快马信使，接来了母亲与妻子及族中要人，除了老母亲，其余人等皆住蓝田塬下以备不测。偏偏地，两个嫡孙竟没能来侍榻。蒙武大为气恼，在幕府外高声喝令家老立即将两个逆子捆来！老蒙骜听得真切，将蒙武唤进来正色道：“马革裹尸，将军之幸也！子惶惶不可终

日，将一班家小族人悉数哄来军营，不觉坏我蒙氏忠勤族风么？立即教族人家小全数回去。身为大将，这般累赘，烈士之风安在哉！”一番呵斥，蒙武只得勉强应命，将家小族人又送回了咸阳。夜来侍榻，老蒙骜拍了拍蒙武的手背，喟然长叹了一声：“吾儿谨记：我孙蒙恬，才具之士也！来日建大功业者，必为此子也！汝多平庸，毋得动辄以父命强其所难。便是幼孙蒙毅，只教蒙恬去带，汝只做甩手父亲便了。记住，庸人多事常自乱，没个好也。”蒙武诺诺听命，一时泪水流了出来。

三更之际，遥闻幕府外军道马蹄如雨。蒙武疾步出帐去看，不想竟是长子蒙恬带着只有十岁的弟弟蒙毅来了。蒙武本想呵斥几句，想起父亲方才叮嘱，终于没有说话，只黑着脸将两个儿子领到了父亲榻前。

“大父……”蒙恬蒙毅一齐在榻前拜倒。“孙儿来了，老夫足矣！起来起来，哭甚来？”

“大父！”蒙恬起身拭着泪水急迫道，“我有急难求助！”

老蒙骜目光一闪对蒙武示意：“你去守住幕府入口，任何人不许在天亮前进入。”转过头慈和地一笑，“又有甚招数糊弄大父了？说。”

“大父患病，可假寐歇息，只听我说。”蒙恬上前将大父靠枕放低又将丝绵大被拉到大父胸前，看着大父微微耷下了一双雪白的长眉，这才低声说了起来。渐渐地，老蒙骜的脸色越来越冷峻，越来越肃杀。蒙恬整整说得小半个时辰方罢，老蒙骜竟始终没吐一个字。蒙恬愣怔片刻欲待再问，大父已经鼾声大作了。

“大父耍赖！”小蒙毅猛然跳了起来。蒙恬摇摇手轻声呵斥：“事关重大，少安毋躁。”

“你小子说，”蒙骜猛然睁开了一双老眼，“秦王尚未亲政，最终能否亲政，目下亦未可知。你，决意与他相始终？”

“正是。”蒙恬认真地点头。

老蒙骜喟然一叹：“天意也！夫复何言？”

“不是我一个，还有王翦将军！”

“呵呵，一色少壮，倒有先祖孝公之风也。”

“大父，秦王危难，万请援手！”

老蒙骜淡淡一笑：“仲父摄权，秦王何舍近而求远也？”

“大父……”蒙恬满面涨红，生生憋住没有说话。

默然良久，老蒙骜轻轻点头：“老夫先见见他，再说。”

次日清晨，少年蒙毅一骑快马出得蓝田大营，飞驰骊山前来知会嬴政一行。午后时分，恰在骊山脚下的田野中看见了王绾与赵高，三人秘密商定了进入蓝田大营的接应之法，蒙毅又上马飞驰去了。暮色降临之时，嬴政马队飞驰向南，不消片时越过灞水上了蓝田塬，直向那片汪洋恣肆的灯海奔去。如约到得营区东门之外，蒙恬正在营门外林下等候。嬴政吩咐一班内侍武士在林中扎营歇息，自己只带着一身甲胄的王绾赵高随蒙恬入营。蒙恬手持令箭，高呼一声函谷关军使接到，领着三人飞骑进了鹿砦，从营中军道直飞幕府。

老蒙骜依然靠卧在特制的长大军榻之上，见嬴政进来，正要勉力起身见礼，却被抢步过来的嬴政牢牢扶住。嬴政深深一躬道：“上将军戎马数十年未曾歇息，竟一病若此。嬴政探望来迟，深有愧疚！”蒙骜淡淡笑道：“秦军将士人皆如此，老臣尚能全尸而去，足矣！”说话间

中军司马已经将凉茶布好，请秦王入座说话。嬴政却摇摇手制止了，只肃然站在蒙骜榻前，汪着莹莹泪光默然无语。蒙武见状，带着蒙毅将王绾赵高请到了隔间的司马室饮茶，幕府寝室只留下了嬴政、蒙恬与中军司马三人。“倏忽八年，恍若隔世矣！”打量着英挺伟岸的年轻秦王，蒙骜不禁感慨中来。嬴政突然拜倒：“秦国将乱，敢请上将军力挽狂澜！”

“秦王折杀老臣也。快快请起！”老蒙骜挣扎着只要下榻，蒙恬连忙扶起了嬴政又摁回了大父。喘息片刻，蒙骜疲惫地笑了，“秦王即将加冠亲政，何乱之有？”

“嬴政自身难保，也许不及亲政，已身首异处。”

“秦王信得老臣，老臣自当明告。”蒙骜的一双老眼闪烁着热切的光芒，“秦王能洞察细微，绸缪于未雨之时，老臣深感欣慰，纵乱何惧之！”喘息片刻长长一叹，“然则事有法度，乱既未生，任谁无处着力也。臣若盛年，自当不负我王厚望。惜乎老臣来日无多，只怕等不到乱生之时了，唯一能为者，是使蒙氏之后与王共艰危也。愿我王好自为之。”

“不！上将军能助嬴政，且未必有违法度。”

“噢？我王明示。”

“但能有两千锐士听命于嬴政，大事可安。”

老蒙骜思忖片刻缓缓道：“秦国军法严明，若非战事，百人之调奉将令，千人之调合兵符。秦国兵符分作三等：征战大军奉黑鹰符，关塞之兵奉虎符，皆归秦王一人掌管；另有一等豹符，亦称小虎符，做护卫王城并捕盗之用，秦王可临机授予特使大臣，也可在将薨之时授予当授之人，以解急难。”喘息一阵又道：“先王将薨之时，已经将兵

符执掌事明书文信侯、老臣及军中大将：秦王亲政之前，不得启用黑鹰符与虎符；但凡征战与关隘调遣，以太后、文信侯与老臣三人商定为断，开启兵符亦当三人同时，并得史官到场实录。至于小虎符，老臣不知先王薨时授予何人？不知我王……”

“我无此等兵符。”嬴政立即明朗回了一句。

老蒙骜目光一闪，一双雪白长眉不断地耸动着：“既然如此，朝局盘根错节也。须知，秦国征战大军之外，尚有三种兵力：其一王城侍卫军，其二内侍武士旅，其三专一对外之黑冰台。此外还有一等散兵，是直属各官署的护卫武士，执法官署的捕盗武士，云阳国狱与几座大郡监狱的守军。所有这几等兵力，算起来大体当有五六万之众。

更有一处，这几等兵力恰恰都云集于咸阳四周，若有乱象，防不胜防也！”

“大父真是！”蒙恬又气又笑，“絮叨半日，终无一举！”

“不。”嬴政摇摇头，“上将军已经给了我一条路。”

老蒙骜长嘘一声，勉力一笑：“秦王如此悟性，秦国大幸也。”又耸着白眉一瞥，蒙恬立即附耳在大父枕边。蒙骜一阵低声喘息念叨，蒙恬频频点头。老蒙骜疲惫地一笑，颓然靠在了枕上，一双雪白的长眉眯缝在了一起……

“大父——”已经悄悄进来守在榻边的蒙毅瞬间愣怔，一声痛彻心扉的哭喊扑在了军榻上。蒙恬猛然哽咽一声又立即回头低声道：“君上快走！我自会寻机来会！”此时，蒙武王绾三人已经闻声进来。蒙恬对着父亲蒙武连连摇手。蒙武生生憋住了哭声，软瘫在了父亲榻前。嬴政脸色铁青，对着老蒙骜军榻深深三躬，不胜依依地拍了拍蒙恬肩膀，对王绾赵高一挥手，大步匆匆地出了幕府。

出得大营，正是三更，夜空如洗，河汉璀璨。嬴政站在蓝田塬头仰天呼啸一声，不禁泪如泉涌。正在此时，幽蓝深邃的夜空一阵白光弥天而过，隐隐金石之声中，一颗巨大的彗星拖着长可径天的雪亮光芒，闪电般掠过西方天宇，长大的扫帚尾巴弥久不散。

“上天——秦何罪于你，彗星一年三出也！”

“君上毋忧。”王绾过来扶住了踉跄呼喊的嬴政。小赵高又拿过皮囊，请嬴政喝下了几口凉茶。嬴政这才颓然坐在刚刚收割完小麦的麦茬田埂上，望着天边残留的白光粗重地喘息着。王绾站在旁边温婉笑道：“君上，绾略知天文。今岁彗星三出，先在东方，次在北方，今又在西方，兆皆事之灾异也，非国之大乱也。星相家云，‘彗出北斗，兵大起。彗在三台，臣害君。彗在太微，君害臣。彗在天狱，诸侯作乱。彗在日旁，子欲杀父。所指，其处大恶也。’依我测之，彗出北方斗柄，主秦军攻赵；彗出西方，应在秦国大将陨落；唯有彗出东方三台，扑朔迷离，绾不能测。我王当慎之又慎也。”

“王绾，你不敢说罢了，是么？”见王绾默然，嬴政气咻咻霍然起身，“走！回咸阳！”说罢大步走到田边一跃上马，飞下了蓝田塬头。

三日之后，秦王嬴政与太后、长信侯、文信侯四印共署的文告紧急颁行朝野，为上将军蒙骜隆重发丧。因了酷暑难当，吕不韦亲赴上将军府主持丧事，与蒙武蒙恬一番商议，决定在入殓旬日之后即行葬礼。嬴政则打破向不公然参与朝臣礼仪周旋的成例，亲自出马从王城冰窖督运大冰砖为蒙骜棺椁镇暑。葬礼之日，吕不韦与秦王嬴政亲自为灵车执绋，秦军三十六员大将与五千精锐铁骑尽皆麻衣相随护陵，直将蒙骜稳妥地送到了秦昭王陵园旁的墓地。秦人感念蒙骜之忠勤刚直，咸阳国人空巷而出护送灵柩，正在农忙的关中百姓也络绎不绝地拥在道边相送。将到墓地之时，恰当大雨滂沱，官员百姓在雨中尽皆大放悲声，渭水南岸哭声震天。第一次，老秦人有了一种前所未有的

不安——如此重大的勋臣葬礼，从始到终没有摄政太后与那个新贵长信侯的影子，岂能是吉兆?

葬礼之后，一首童谣在咸阳迅速传开：“三辕四辙，猴尾夹龟，春土一冠，老屋鹰飞。”小赵高神秘兮兮地将童谣念给了嬴政，说他请老长史桓砾拆解这支童谣，老长史思谋半日只说好好好，他却想不明白，请秦王多多上心才是。嬴政顿时沉下了脸：“邦国治乱，当为则为，当不为则不为。揣摩流言，计较吉凶，公器之道何在！”小赵高吓得连声喏喏，再也不敢在这个年轻秦王面前作多余叨咕了。

旬日之后，嬴政借着督农夏种，来到了少时庄园。

入夜之后，蒙恬扮做一个侍卫武士飞马赶来。蒙恬说给了嬴政三件事：第一件，大父临终前叮嘱他的是两千精锐骑士。至于骑士如何接手等等细务，大父教蒙恬莫要说给秦王；但出任何差错，都与秦王无干。三日之后，蒙恬便要去做这件事，至迟明春赶回，将骑士驻扎在靠近秦王的隐秘地带。第二件，大父临终之前，已经将王翦晋升为前军主将，其部属五千铁骑常驻咸阳北阪，若有小虎符便可奉调，秦王须当在意。第三件，葬礼之后他教蒙毅密邀李斯晤面一次，李斯已经做了文信侯的门客舍人，正在襄助蔡泽总理门客们编纂一部大书；李斯说，从咸阳童谣看，天下有识之士已经开始关注秦国朝局了，其所编童谣之意虽不甚清楚，但绝非空穴来风，秦王一定要谨慎把持；蒙恬问李斯可有良策，李斯沉吟良久才说，远观秦国朝局，唯文信侯可撑持大局，秦王不宜疏远；蒙恬再问，李斯不说话了。

围绕三事，两人彻夜密谈，直到五更鸡鸣蒙恬才飞马下山。清晨时分，嬴政也下山回到咸阳王城，一口气披阅完所有不用批示的公文，草草用了中饭，带着王绾登上青铜轺车向丞相府辚辚而来。

二　功业不容苟且　谋国何计物议

吕不韦搬进了渭南的文信学宫。

每日清晨，丞相府的谒者传车满载一车文书，驶进学宫池边的文信侯庭院，午后再来将吕不韦批示过的文书运回丞相府，再由丞相府领书依据批示分发各官署施行；晚间收回所有文书，再一并送王城供秦王披阅。周而复始，吕不韦虽则不在丞相府坐镇，一应公事却井井有条地运转着。然则，国府各官署与关中郡县不见了经常巡视政务的丞相，纷纷惊诧议论，偏远郡县便派出吏员来咸阳探听究竟。及至明白真相，上下官署这才渐渐地习以为常。毕竟，秦国政令畅通，谁能非得要丞相隔三差五地巡视？然无论如何，上下官员们还是弥漫开了一种隐隐不安：勤政谋国的文信侯忽然如此大甩手地处置国务，预兆究竟何在？几个月过去，朝野议论渐渐生发，国事却依然转动在车轮之间。吕不韦还是埋首学宫，开府理政的丞相府渐渐地门可罗雀了。

嬴政兀自忙碌，浑然不知朝局有此一变，到得车马场方觉不对，教王绾进府一问方知原委，轺车立即转向直出栎阳门奔兰池而来。进得学宫，只见各色士子手捧卷宗匆匆来往于一座座庭院之间，偌大学宫显然弥漫着一种肃穆的气息，没有一个人注意到这辆显赫的王车。王绾打量一阵低声道：“君上，是否由我先通禀文信侯一声？”“不用。”嬴政笑着下车，“小高子，车停在池畔等候，不用跟来。”转身大袖一甩，“走，找文信侯书房，也顺便看看这学宫。”

沿着兰池畔的柳林一路走来，嬴政不禁油然生出了敬意。

摇曳的柳林，碧蓝的湖水，将这座绕着兰池的学宫分成了五个区间，沿路过去依次是：明法馆、六论馆、八览馆、十二季馆、天斟堂。每个区间都是一大片庭院，碧池依着小山柳林回旋其中，赏心悦目中处处清幽，比咸阳王城还要令人惬意。“好去处也！”嬴政边走边赞叹，“招贤治学正得如此，文信侯不愧大手笔也！只如此命名，倒是闻所未闻。”王绾笑道：“看这名目，前四馆大约是文信侯所编大书之类别，天斟堂大约是最终审定处了。”

一路行来，各馆庭院一片幽静，与前院的人来人往两重天地。嬴政颇觉奇怪。王绾道：“据我所知，文信学宫每旬一聚论，今日巧遇亦未可知。”嬴政一听顿时来了兴致：“当真巧遇最好，正欲一睹文信侯门客风采也！”说话间来到兰池最南岸的一片庭院，三丈石坊前迎面一座白玉大碑，中央镶嵌着三个斗大的铜字——天斟堂。进得石坊，遥闻喧哗之声从柳林深处的庭院传来，两人加快脚步

寻声找来，果然在一座木楼前的天然谷地中看见了五色斑斓的人群。

嬴政一拉王绾，两人走到了边缘山坡的一片柳林下。王绾遥指谷地笑道：“两百余人，各馆名士都到了。”嬴政望去，但见林下士子们人各一方草席，中央的吕不韦与蔡泽面前也只有两张石案而已，不禁点头赞叹：“学宫宏大而行止简朴，仲父理财有道也！”王绾立即接道：“这宏大学宫也是寡妇清助金，否则文信侯如何造得？”嬴政目光一闪，遥指谷地道：“看，纲成君说话了。”

远远看去，蔡泽手中摇着一卷竹简，特有的呷呷公鸭嗓随风传来：“诸位，业经修正[注]的秦法已发各馆议论多日，为使未来之秦法臻于完美，在座学子可各抒己见，无得顾忌。若有见解被采纳为法令者，文信侯如约重赏也！”

林下一人高声道：“我有一言：修正之秦法虽增补了赈灾、兴文、重商、孝义诸节，并将所有刑罚一律宽缓三分，使商君开创的秦法成宏大完美之势。然则，商君秦法已行百年有余，秦人似未觉不便，朝野亦无修法之呼声。我之所虑者，唯恐文信侯新法无推行之根基也，望文信侯三思而行。”

“畏首畏尾，成何大事也！”草地前排站起一位黑衣竹冠士子高声道，“在下曾在廷尉府做执法郎，深知秦法之弊端。昔年秦法之威，正在应时顺势而生。百年以来，天下大势与庶民生计皆已大变，秦法若

不及时修正，势必成秦国继续强盛之桎梏。文信侯修正秦法，正为秦国统一天下预做铺垫，并未改变既往国策，何惧之有也！”

“我有一问！”一人霍然起身高声道，“春秋战国以来，但凡变法先得明其宗旨。譬如商君变法，宗旨富国强兵。今日修正秦法，开首并未阐明宗旨，只做律条增补。敢问文信侯：修法宗旨究竟何在？为何不能公之于秦法篇首？”

场中一时默然。蔡泽巡视一周，见无人说话，一挥手中卷宗呷呷道：“修正秦法之宗旨，便是摒弃对内之严刑峻法，对外之锐士暴兵，使秦国以宽刑明法立天下，以富国义兵雄天下！此间分野，是霸道与王道之别，是商君法与文信侯法之别。所以不在篇首彰明，是不欲朝野徒然议论纷争。如此而已，岂有他哉！”

“纲成君差矣！”林下一士子激昂开口，“在下乃申不害传人，敢问纲成君：秦乃法家圣土，摒弃王道仁义、推行耕战国策、以实力雄视天下，其来有自也。文信侯修法之宗旨，若果然是回复王道仁义之老路，缄口不言岂非欲盖弥彰？与其如此，何如公然昌明，如商君一般强力变法！”

林下又是一阵沉默。忽然一人站起，向吕不韦蔡泽一拱手，又向林下士子们环礼一周，厚重的音色随风回荡起来：“在下李斯，以为诸公所论皆未切中要害也。据实而论，秦法当有所变。然则，昌明宗旨，强力变法，天下时势不容也。孝公商君之时，列强并立，相互制约，妥善斡旋便能争得变法时日，即或对内使用强力，亦可避得他国干预。今日时势大非当时，秦国一强独大，森森然已成众矢之的。强力变法一旦生乱，苟延残喘之六国必得全力扑来，其时秦国百年富强便将毁于一旦也！唯其如此，只有迂回渐变，从律条增补与修正入手，做长远变法之图谋。此等务实之艰难，非徒然高论所能解也。唯体察时势，方见文信侯之苦心。虽则如此，据今日秦国之势，李斯敢请延缓修法之举，文信侯三思也。”

蔡泽愤然拍案：“李斯！修法乃第一等大事，何由延缓！”

“纲成君息怒。”石案前吕不韦站了起来，平稳亲切的声音在风中摇曳，“今日之论，诸位为我谋，亦为国谋，老夫受益匪浅，深感欣慰矣！就事理而言，诸位皆天下名士，尚见仁见智，况乎天下？况乎秦国朝野？显然，修正秦法，先得一场学理论争。否则，不足以顺乎人心也。然春秋战国以来，举凡变法之争、为政之争、治国之争，往往皆陷于实用功利之论战，一不深究法令国策之大道根基，二不洞察千秋万代之长远利害，遂使法令流于刑治，功利囚于眼前。而要在秦国再度变法，便得先从学理入手，深究历代治国之道，以千秋史家之目光权衡法令得失。此等见识若能风行朝野，再度变法有望矣！唯其如此，目下学宫事务可做倒置：先修书，后修法，书为法之绸缪也。

诸位以为如何？”

“立法先立学，文信侯英明！”

“吕子万岁！”

“稷下之风行天下！”

在林下一片喧嚷之中，王绾领着嬴政匆匆绕过柳林，从后门进了木楼。王绾周密，先请嬴政自进书房内间等候，自己站在了门厅下等候。吕不韦远远看见王绾立在门厅，对身边蔡泽与李斯等一班门客名士吩咐了几句，待蔡泽等走向相邻庭院，吕不韦才匆匆走来低声问：“秦王来了？”王绾低声一句：“内书房。”吕不韦笑道：“你也进去，门厅有人。”待王绾入内，吕不韦唤过一老仆吩咐几句，这才随后进了木楼。

“见过仲父。”嬴政见吕不韦进来，迎面肃然一躬。

“老臣参见秦王。”吕不韦也是大礼一躬，直起腰身一叹，“我王业已成人矣！自今日始，老臣请免仲父称谓，乞王允准，以使老臣心安也。”

“仲父何出此言？”嬴政又是深深一躬，“仲父为顾命大臣，受先王遗命，坦荡摄政，公心督课，何得于心不安？若是嬴政荒疏不肖，愿受仲父责罚。”

“敢请君上入座，用茶。”吕不韦虚手一扶嬴政，坐在了对面书案前喟然一叹，“君上蒙羞，老臣愧对先王也！”重重鱼尾纹中一双老眼顷刻溢满了泪水。

“仲父……嬴政少不更事，骊山之言多有唐突……”

“不。”吕不韦摇摇手，“君上一言，真金石也！那日之后思忖往事，老臣始得明白：世间人事错综纠缠，但凡大局事体，终非一人可左右也。譬如目下，老夫所能为者，唯修书修渠两事耳。朝局成今日之势，不怪老臣，却怪何人哉！”

嬴政目光骤然一闪：“敢问仲父，莫非又有新变？”

“昨日新令，君上且看。”吕不韦掀开案头铜匣，拿出一卷递了过去。嬴政展开竹简，赫然盖着太后大印的令书上几行大字：“摄政太后令：长信侯嫪毐忠勤国事，增太原郡十三万户为其封地。另查，文信侯吕不韦荒疏国政，着长信侯嫪毐以假父之身接掌国事，丞相府一应公事，皆报长信侯裁处。秦王八年春。”

“几支竹片而已，老秦人听他了？”嬴政轻蔑地笑了。

“秦人亦是人，君上莫轻忽也。”

吕不韦正色一句，说起了嬴政所不清楚的内外变化。自嫪毐陡然蹿起，便有一班得其厚赏的吏员内侍大肆奔走，打着太后旗号为嫪毐笼络势力。嫪毐在封地山阳起了一座占地千亩的“名士院”，大言宣称：“今日为我门客，他日为秦公卿！”咸阳官署多有吏员去职投奔，虽说并无要员显臣，然执掌各署实权的大吏也是不少，若连同山东六国投靠的士子一起算，嫪毐门客已经有两千余人了。不可思议的是，太后还下了一道特令：凡秦国宫室、苑囿、府库，长信侯得任意享用并可任凭调拨财货！借此恩宠，今岁嫪毐又在太原郡起了一座“武贤馆”，大肆收纳胡人武士与中原游侠，目下已有三千余人，终日狩猎习战汹汹扰民，动辄对太原郡征发车马劳役，滋扰甚多。秉性耿直的太原郡守忍无可忍，已经三次上书吕不韦请求去职太原了。

嫪毐有千人马队专司护卫，奔走于封地与太后寝宫之间，频频以“摄政太后书”与“长信侯令”对丞相府之外的各官署发号施令。嫪毐揽政，从来不来咸阳理事，只在各处游乐狩猎的“行宫”任意批示公文发布书令。嫪毐的书令几乎全部集中于两事：一则擢升亲信，二则压迫六国向自己献金。除此之外，举凡涉及正经国事的批令皆与吕不韦拗力：丞相府要修葺关隘，“太后书”便下令停止征发民力；丞相府要清查府库，“太后书”便封存府库；丞相府要整肃吏治，“太后书”便停止官吏升迁贬黜……如此等等，吕不韦的政令没有一件可以遵照实施了。此等乱局之下，咸阳各官署的吏员们无所适从，便有歌谣云：

飞来文，不可奉。

与嫪氏乎？与吕氏乎？

不知所终！

目下，仅在丞相府十三属署，已积压了百余件号令全然相左而无法实施的国事公文。更有甚者，山东六国已经觉察到了秦国乱局，图谋扶嫪毐而倒吕不韦了。斥候已经探得明白，魏国有谋士已经对魏景

滑王划策：割地三百里以资嫪毒，长其实力，以使秦国罢黜或诛杀吕不韦！吕不韦本欲借此对魏国大举进军，虑及若是“太后书”又来制止，反倒是弄巧成拙，也只好隐忍了……

“如此乱局，仲父忍作壁上观？”

“有心无力，徒叹奈何也！”

良久默然，嬴政突兀道：“急难无虚言。嬴政冒昧揣测：以仲父之能，绝非无可着力。仲父束手，投鼠忌器也！仲父与先父与太后渊源深远，既顾忌伤及太后，亦顾忌先王蒙羞，更顾忌嬴政来日翻云覆雨，于是，仲父只能静观待变。可是？”

“……”面对嬴政的直白凌厉，吕不韦默然了。

嬴政扑地拜倒：“今日一求，乞仲父允准！”

吕不韦连忙趋前扶住：“老臣但听王命。”

嬴政起身，又是肃然一躬：“只求仲父扶持我冠剑亲政，而后纵有千难万险，嬴政一无所惧！”吕不韦释然一笑：“此事本当老臣职责所在，君上何言相求？秦王若不亲政，吕不韦这仲父之名岂非滑稽也！”嬴政不禁大为振奋，切齿拍案道：“但得仲父同心，何惧嫪毒那猪狗物事！”吕不韦淡淡笑道：“君上少安毋躁，只牢记八字：晦光匿形，欲擒故纵。”嬴政目光骤然一闪：“仲父是说，助长嫪毒野心？”吕不韦慨然道：“势盈则心野。以老臣阅历，此等不知天高地厚者，必急不可待也。后法制之，不留后患。先法制之，无以除根。君上但如常处之，无虑老臣也！”嬴政长嘘一声：“仲父之言，使茅塞顿开。嬴政告辞。”起身一躬，与王绾去了。

暮色时分，吕不韦来到了门客苑深处的一座小庭院。

李斯惊讶地看着独自前来的文信侯，连忙从书案前起身行礼，又连忙捧来陶壶煮茶。吕不韦坐到书案前一边打量案头小山一般的卷宗，一边摇摇手笑道："李斯呵，任事不用，只坐下说话了。"李斯机敏，二话不说搁下陶壶恭敬地坐到了屋中仅有的那张书案对面。吕不韦慈和地笑着："李斯呵，做老夫门客舍人，自觉如何？"李斯略一思忖道："尚可。"简单两字，不说话了。"言不违心，磊落名士也！"吕不韦点头赞许了一句笑道："以老夫之见，李斯之才，理事长于治学，足下以为如何？"李斯坦然道："文信侯所言极是。埋首书案，斯之短也。然则，编修此等广涉杂学之书，李斯尚能胜任。"吕不韦喟然一叹："强使大才埋书案，惜哉惜哉！"李斯不禁目光一闪："斯与诸客多有相左，文信侯欲教我去么？"吕不韦悠然一笑："子何其敏思过甚也！老夫之意，欲使才当其实，别无他意。"李斯慨然拱手："文信侯但有差遣，义不容辞！"吕不韦摇头道："非差遣也，实相询也。老夫欲使你做一功业实务。然则，此事既得苦做，一时又无功利，只不知你意下如何？"李斯断然道："士子建功，凡事皆得苦做。士子立身，不求一时功利。""好！"吕不韦一拍书案，"秦国将开天下最大之河渠，足下可知？"李斯惊讶地摇摇头："天下最大河渠？未尝闻也！"吕不韦朗朗一笑："原是上天助秦，老夫何尝想到有此等好事送上门也！"

笑得一阵，吕不韦说起了筹划这个河渠工程的因由。

去岁立秋时节，丞相府来了一个奇人求见吕不韦。其时正当万里晴空，其人却头戴斗笠身披蓑衣，足下一双草鞋，手中一支铁杖，面色黝黑风尘仆仆，俨然苦行之士。吕不韦不禁揶揄笑道："足下未雨绸缪，真远见也。"其人冷冰冰道："此乃我门行止法度，无关晴雨，文信侯错笑也。"吕不韦连忙从座中起身一拱："足下墨家乎？农家乎？"其人只冷冷两个字："水工。"吕不韦当即请这个不苟言笑的水工入座，吩咐童仆即上凉茶为嘉宾消暑。上茶之间，水工说了几句话，结实干净得没有一字多余："我名郑国。韩国水工。山东无国治水，故

来秦国。”说罢头也不抬地连续痛饮，直至一大陶壶凉茶饮尽，始终也没看吕不韦一眼。吕不韦借此思忖得一阵，淡淡一笑道：

“足下治水之才，较李冰如何？”郑国只硬邦邦八字两句：“李冰尚可。余不足论。”吕不韦惊讶失笑：“足下轻忽李冰，蔑视天下，莫非曾随大禹治河？”郑国冷冷道：“若生其时，治河未必大禹。”吕不韦不禁哈哈大笑：“足下傲视古今，老夫倒是生平未见也！你且先说，可曾有治水之绩？”郑国点着铁杖道：“引漳灌邺十二渠，吾成后六渠。鸿沟过大梁。汉水过郢通云梦。此后六国无心无力，非郑国不治水也。”

吕不韦不禁惊愕了。

引漳灌邺，乃魏文侯时的邺城令西门豹开始的庞大治水工程，一直到魏襄王之世的邺城令史公方才完成，历时四代百余年，先后修成大渠十二条，魏国河内由此大富。鸿沟则是魏国开凿的一条人工河流，引大河从大梁外南下直入颍水，全长三百余里，历魏惠王、魏襄王两代近百年修成，南魏北楚不知得利几多。汉水过郢入云梦，则是战国中期楚国的最大治水工程。白起夺取楚国老郢都之后，楚国都城迁往云梦泽东北岸建立仍然叫做郢都的新都城，引汉水过郢而入云梦泽，使郢都水路畅通。如此三大治水工程尽皆惊世沟洫，任能领得一项都是不易，郑国能领得三项，如何竟不闻此人之名？

“水工无虚言。”郑国显然洞悉了吕不韦心思，笃笃点着铁杖，“我为水工，素不治役，唯踏勘沟洫水路、攻克施工难题，故工程之名皆无郑国名号。公不知我，原不足怪。以一己之知断事，事必败也。”说完这几句最长的话，站起来便走。

“先生且慢。”吕不韦连忙拦住郑国，当头肃然一躬，“不韦不通水事，尚请见谅。先生既有志治水，秦国必有伸展之地。先生可先行住定，容我选得一班吏员襄助先生，先行踏勘秦国水情如何？”

“不必踏勘。秦国水情，郑国了然于胸。”

“如此敢问先生：治秦之水，以何当先？”

“解秦川拥水之旱、良田荒芜为先。”

“如何解得？”

“引泾入渭，长渠横贯东西，水旱可解，盐碱可消。”

“渠长几何？”

“东西四百余里。”

“需民力几多？何年可成？”

“十万，数十万，百余万。数十年，十数年，五七年。”

吕不韦沉吟片刻道：“先生稍待月余，容我筹划决断。”

“月余？”郑国嘴角抽出了一丝冷笑，“半年之内，我在泾水瓠口。半年无断，再莫找我。告辞。”铁杖一点，大步利落地出了厅堂。

当晚，吕不韦造访了昔年耿耿图谋于秦川治水的蔡泽。这位计然派传人感慨万端：“天意也！秦川治水自商君动议，百余年来历经七王八相，连同老夫，皆未成事矣！今日重提秦川治水，恰当时势遇合，文信侯为相何幸也！”吕不韦笑道：“纲成君所谓时势遇合，却是何意？”蔡泽侃侃道：“秦川百年治水不成，因由在三：其一，战事多发，民力不容聚集；其二，府库不丰，财货不容两分；其三，水工奇缺，一个李冰不容兼顾。老夫为相之时，诸事具备，唯缺上乘水工，以至计然派富国之术终无伸展也。今日之秦国无战无乱，财货丰盈，民力可聚，更有天下名水工送上门来，岂非时势遇合哉！”默然良久，吕不韦断然拍案：“秦川不治水，秦国无以富，纵是有战有乱，吕不韦

也当全力为之。”蔡泽连连喊好，末了昂昂道：“你这学宫另选能才，老夫去做河渠令！”吕不韦连忙笑吟吟抚慰道：“纲成君学问渊深，见识卓著，兴文明大业正当其任也！河渠事务劳碌不堪，让给后生辈了。”蔡泽老眼瞪得一阵，说声也是，方才悻悻然不争执了。

……

“文信侯，李斯愿领河渠事务！”

“此事非同小可也。”吕不韦觉李斯见事极快，也立即说到了事务，“河渠虽未上马，先期筹划是根基。郑国不善周旋，勘定河渠又必须与各色官署交涉，全赖你也。河渠一旦铺开，民力十万数十万甚或百余万，更涉及郡县征发、河渠派工、衣食住行、功过督察、官署斡旋等诸般实务，可谓头绪繁多。郑国不善辖制调遣，然既是治水工程，却得领爵为首，以示水工威权。管辖事务者虽只是襄助副职，却得全面总揽，铺排调遣……李斯呵，理事为人之副，你可受得？”

“纵为卒伍，亦当建功，何况副职事权也！”

“好！”吕不韦赞许拍案，“子有此志，无可限量也！”

次日，李斯交了学宫的案头诸事，到丞相府属署办理任事公文。

及至走出丞相府，李斯不禁对吕不韦大为感佩。原来，丞相府已经事先奉摄政仲父书令，将李斯任做了河渠丞，俸金等同郡守，一年千六百石谷麦。丞者，佐官（副职）之通称也。战国通例：官署之“丞”，是总揽官署事务而对主官负责之佐官；任事之“丞”，是对该事项主官负责之佐官。官尾吏头，是为大吏。秦国之不同在于：以才具初任官吏一律无爵，得建功之后依据功业定爵；任事无功便得降职或罢黜，建功得爵始为正式入官，即所谓官身；无爵之官吏实为试用，故其俸金只是“等同某某”。李斯对秦国法度了如指掌，清楚地知

道，秦国新吏之俸金最高也只是“等同县令”。使他等同郡守俸金，实在是大破成例。楚国平民出身的李斯曾做过小小乡吏，对生计艰难之况味刻骨铭心，今日一朝任事便是赫赫郡守俸金，如何不感慨中来?

然则，李斯见事透彻，深知激赏必有重任，这郡守俸金的大吏绝非轻松职事。回到门客苑，李斯立即打点好自己的青布包袱，给文信侯留下一书，搬到新吏驿馆去住了。旬日之后，李斯将吕不韦特命拨付的十三名小吏遴选整齐，带着一班人马兼程去了泾水瓠口。

吕不韦安置好河渠启动事务，立即来了另一件大事。

暮色时分得莫胡急报：寡妇清已经回到丰京谷，路途寒热大发病势沉重。吕不韦立即连夜向丰京谷赶来。原来，莫胡已经奉命在丰京谷守候了三个月，才等到了寡妇清从巴郡北来。吕不韦之所以急于见到寡妇清，是要清楚一个秘密：那个捧着“清”字宽简前来投奔吕不韦门下的嫪毐，究竟是何根底？及至下船登山，已经是初更了。山口武仆拦住吕不韦，说主人不在山中。吕不韦从腰间大带皮盒中拿出一方黑玉鹰牌冷冷道：“此乃秦王至令，大将尚得奉书，况乎秦国商旅？”武仆见来人气势肃杀，二话不说便去通禀。片刻之后，方氏家老亲自来迎，将吕不韦主仆接进了山顶庄园。

偌大正厅空无一人，隐隐弥漫出一股草药气息。吕不韦尚未入座，大屏后一阵细微响动，两名侍女推着一张帐幔低垂的卧榻从厚厚的地毡上碾了出来，恰在大屏前的台阶上稳稳停住。卧榻中传来苍老的喘息与熟悉的声音：“文信侯，别来无恙乎？”吕不韦肃然拱手道：“不知清夫人染病，多有叨扰也。”卧榻中一声好说，两名侍女已经将帐幔挂起在两侧榻柱，一身黑衣仰面而卧显露着半边丑陋面容的寡妇清赫然在目。

“夫人……”

寡妇清双眼望着屋顶粗重地一声喘息：“诸般情形，我已尽知。今日之言，我心对天。文信侯既拥生杀予夺之权，玉天清愿受任何处罚。”

“清夫人，事已至此，纵然杀你，于事何益也！”吕不韦不无痛心地一拱手，“昔年，不韦念你一生孤愤，立身端正，与国多有义举，与民广行善事，是以陈明秦王，筑怀清台以表夫人名节。夫人提及族侄欲入仕途，不韦亦一力襄助。不想持‘清’字宽简来投我者，竟是如此一个人物！敢请夫人据实相告：嫪毐究竟何人？夫人族侄乎？亲信冒名乎？其秉性恶行渊源何在？”

“上茶。”寡妇清吩咐一声，微微一喘道，“玉天清时日无多，无须隐瞒。文信侯但请入座，容我清清神说来。”说罢轻轻一拍榻栏，一名侍女捧来了一只铜盘，盘中一盏一碗。另一名侍女从玉盏中夹起一粒红色丹丸放入主人口中，又用细柄长勺从玉碗中舀得两勺清水徐徐灌入主人口中。寡妇清喉头一动吞了下去，闭目喘息片刻，口齿神气振作了许多，长叹一声说起了一个曲折离奇的故事——

在方氏一族中，玉天清夫家是嫡系正脉。玉天清尚未合卺的夫君有兄弟两人，长子乃正妻所生，夫君却是后来的一个少妾所生，年岁相差甚大。夫君在云梦泽覆舟暴亡时只有二十六岁，兄长却已经年逾四十了。当年，方氏族业两地兴旺，翁公颇通商道的正妻大多时光留在临淄接应丹砂督察商社。长子一出生，翁公与正妻商定：母子一起留在齐国，一则照料商社，一则督导儿子尽早修习商道，以利将来总掌方氏。翁公自己则带着几个老执事，专一经营巴郡丹穴。几年之后，临淄商社的亲信执事密报：长公子荒学过甚，主母无力督课，请主公速回临淄定策。翁公风火兼程地赶回临淄，方知儿子生出了一个怪癖：酷好方士诸般秘术，举凡采药炼丹、运气治人、通神祈雨、强身长生、童阴童阳、画符驱邪、出海求仙等等等等，无一不孜孜追随，极少进得书房，更不踏入商社一步。多方查询打探，谁也不清楚

是何原由。翁公一番揣摩，认定是族中方士熏染所致，便将儿子带到了巴郡丹穴，自己亲自督导。谁知一入巴郡，这个小公子上吐下泻病得奄奄黄瘦。翁公认定是水土不服，自己开得几剂药教儿子服用。不料几个月过去，儿子依然如故，根本没有力气离榻。一个老医家说，这是心气病，久则夭亡。翁公无奈，只得又将儿子送回了临淄。从此，临淄不断传来正妻书简，说儿子改流归正，日每读书习商大有长进。翁公欣然，于是又埋首商事周旋去了。谁料过了几年，临淄的亲信执事又来密报：公子已成冥顽之徒，终日沉迷于方士一群，但说商道与学问便瑟瑟颤抖不止；再不设法，此子毁矣！翁公大为惊诧，眼见儿子将到加冠之年，如此下去如何了得？当即星夜赶回临淄，一问之下，老妻从来没有写过如此这般的书简，所发六书均是告急，巴郡却从来没有收到。翁公大觉蹊跷，顾不得细细斟酌，先怒气冲冲在大方士处揪回了儿子，并当即重金延请了一位刚严名士督导儿子。

谁也想不到，老师到馆的当夜，这位公子失踪了。

翁公大散钱财百般寻觅，却终无踪迹。气恨之下，翁公抛下正妻独回巴郡，两年后与一位可人的少妾生下了第二个儿子，也就是玉天清后来的夫君。夫君加冠之年，兄长依然是杳无音信。翁公终于绝望，决然将少子立嫡了。直到翁公遭刑杀，夫君遭覆舟，玉天清鼓勇掌事，方氏的嫡长公子依然泥牛入海。

岁月倏忽，在玉天清已经步入盛年的时候，齐国的天主大方士不期然到了巴郡。历来齐国方士多出方氏一族，大方士入巴自然要会方氏族人并祭拜族庙，方氏族人自然也需大礼铺排以示族望。旬日之间，诸般礼仪完毕，大方士郑重宣示了一则惊人的预言：百年之内，方氏将有大劫难！族人惊恐，同声吁请禳灾。大方士一番沉吟，终究是允诺了。依照大方士备细开具的禳灾法度，玉天清当斋戒三日，禳日独卧家庙密室，聆听上天之意。那一日，玉天清从夜半子时进入了家庙密室，静待清晨禳灾。谁知在四更时分，玉天清却不由自主地蒙

胧了过去。半睡半醒似梦似幻之中，玉天清见密室石墙神奇地转开了一道大门，一身法衣的白发大方士仿佛从云端悠然飘了进来。

“玉天清，可知老夫何人么？”

“不知道……”

“五十年前，方氏长子失踪，你当知晓。”

“知晓……”

“老夫便是方氏长子。你乃老夫弟妻也。”

“呵……”

“方氏劫难，应在阴人当族。念你终生处子，独身撑持方氏，老夫代天恕你。然则，你需做好一事。否则，此灾不可禳也。”

“呵……”

“有一后生，但使其入秦封侯拜相，百事皆无。”

“何人……”

“老夫亲子，十六年前与胡女所生也。”

“噫……”

“莫惊诧也。老夫终究肉身，未能免俗。老夫之途，未必人人可走。此子虽平庸愚鲁，然有大贵命相。老夫欲借你力，了却这宗尘世心愿，亦终为方氏荣耀也。”

“啊……”

清晨醒来，禳灾已经完毕，神圣的大方士也已经云彩般飘走了。两年之后，一个黝黑粗莽的汉子到了巴郡丹穴，浓烈的腥膻混杂着草臭马粪味儿扑鼻而来，分明显示着自己的路数。玉天清掩着鼻息皱着眉头，接过了汉子捧过来的一只陶瓶。陶瓶中几粒丹药一方寸竹，竹片上八个殷红的小字——嫪毐我子，当有侯爵。玉天清一声叹息，将这个腥膻粗蠢得牧马胡人一般的汉子留下了。从此，玉天清开始了一步步的谋划：一边请一精明执事教习嫪毐些许粗浅的读书识字功夫，打磨那厮教人无法容忍的粗鄙举止；一边开始了探听秦国朝局，并踏勘接近秦国大臣路径的细致铺垫。邯郸得遇吕不韦进入绿楼重金搜买歌伎，玉天清开始关注吕不韦了。及至秘密探清吕不韦与嬴异人非同寻常的结盟，玉天清开始不着痕迹地下功夫了。吕不韦入秦后几次关节时刻，玉天清都毫不犹疑地重金襄助，为的是有一日了却这则实非其心却又不得不为的孽愿……

“然则，文信侯请秦王筑怀清台，老身始料未及也。”寡妇清幽幽叹息了一声，“我以邪道谋秦，秦却以正道待我，玉天清虽悔无及矣！”

一路听来，吕不韦牙关咬得几乎出血。一个商旅部族，竟能为如此荒诞的一个理由大抛举族积财耗时二十年去达成一个令人齿冷的目标，结局却又是如此背离初衷，令所有参与其中者尽皆蒙羞而追悔莫及，当真匪夷所思也！一时之间吕不韦啼笑皆非，一句话也说不出来，默然良久，方冷冷问得一句：“嫪毐那厮，可有邪术？”

“天意也！”寡妇清一拍榻栏，说起了后来的故事。

自嫪毐与太后的丑行秘密传开，寡妇清大为震惊，念及秦国厚待，更是愧疚于心。三年前，寡妇清将方氏族业悉数安置就绪，亲自带着一支包罗各色人才的商旅马队北上胡地，决意查清嫪毐其人。三年中，寡妇清与斥候执事们遍访草原匈奴与诸胡部族，终于清楚了嫪毐底细。原来，当年的大方士带着三十六名少年弟子，应匈奴老单于

之约北上炼丹护生，并为老单于祈祷长生。老单于派了八个壮美的少女奴隶，专一侍奉大方士饮食起居。大方士与八个女奴同居一帐，夜夜以令女奴惊叹呻吟的神术做阴阳采补，一年后，齐刷刷生下了十三个肥重均在十斤之上的儿子。老单于哈哈大笑，直赞叹大方士一头好公猪，竟能使八头母猪同日生崽，此等公猪术定要传给老夫！大方士尽知胡人习俗，非但毫无难堪，竟然立即开始住进老单于大帐，召来老单于二十余名妻妾，日夜传授采补神术。谁料半年之后，大方士的十三个儿子竟如生时一般，一日之内又齐刷刷地夭亡了。面对老单于与牧民们的冲冲怒火，大方士无地自容，在月黑风高的夜晚丢下一具狼吞的假尸，也丢下了三十六名弟子，孤身逃离了匈奴草原。

逃至阴山南麓，大方士又在一个林胡部族住了下来，图谋招收弟子以重返中原。其时恰逢林胡头领患了不举之症，大方士人到病除，老头领重振雄风，慷慨地赏赐给了大方士十名少年胡女。大方士这次却坚执不受，只讨了一名老头领最不待见的妻子。此女年近三十，丰满壮硕，被老头领掳掠入帐时已经是另一部族头领的已婚女奴了。大方士这次小心从事，只在最不得已时通神采补一番。想不到的是，一年后，这个头领妻子还是生下了一个肥壮的儿子。大方士不意得此一子，视为天意，钟爱有加。然要操持方士神业，尤其要做天主大方士，有得一个儿子终是为业规所不容。思忖一番，大方士给这个儿子取了一个怪异的名字——嫪毐，叮嘱其生母着意抚养，届时他自会前来照应。

十年之后，大方士秘密回到阴山，给嫪毐母子带来了足以成为牧主的一车财货。出于自幼癖好，大方士检视了儿子全身，终是喟然一叹："此子无恙，唯阳卑微也！大丈夫横行天下，无伟岸物事，何得其乐哉！"于是，大方士施展了自己独有的壮阳缩阴密术。一年之间，少年嫪毐拥有了一宗罕见的伟岸物事。后来，大方士每年必到阴山一次，只着意秘密传授嫪毐的强身采补之法。有得此等邪父，嫪毐自十五岁开始，成了草原少女避之唯恐不及的阴山大虫……

“狗彘不食！”吕不韦不禁狠狠骂了一句。

“我已练得百名死士。不杀此獠，我心难甘！”

“夫人大错也！”吕不韦断然一摆手，“今日之嫪毐，非昔日之嫪毐也。既成国事，自当以国法处置。此子虽根基不正，然若不作乱祸国，取悦于太后未尝不可也。若其作乱发难，邦国自有法度。私刑侠杀，纵合道义，却违法度。更有甚者，此等私刑只能帮得倒忙，一旦不能得手，反使嫪毐一党愈发猖狂为害，实则乱上添乱，夫人万莫轻举也。”

“然则物议汹汹，文信侯执法，得无投鼠忌器之顾忌乎？”

“夫人差矣！”吕不韦慨然拍案，“功业不容苟且，谋国何计物议！吕不韦已然一错，何能再错？”吕不韦粗重地喘息一声，又低声道：“夫人当知，吕不韦与太后有昔年情愫。然国法在前，岂能顾得许多？更兼今日一谈，方知此獠本真邪恶。吕不韦纵以义道为本，亦当有依法惩恶护国涉险之志也！”

“文信侯，老身拭目以待了。”

“夫人但挺得病体过去，自有水落石出。告辞。”

回到文信学宫，吕不韦径直到了蔡泽庭院，将与寡妇清会晤的经过备细说了一遍，蔡泽听得感慨不已。末了，吕不韦对蔡泽说出了一个一路思忖的决断：挺身而出，力促秦王加冠亲政！蔡泽大是惊讶，思忖一番忧心忡忡提醒道：“秦王奉法过甚，主见过人。我等大兴文华化秦，最要紧者是化秦王于同道。如今，秦王是否与文信侯同心同道，尚不分明。若得一朝亲政，又来另路，岂非后患？”吕不韦慨然道：“政道者，以时论事也，权衡利害也。嫪毐如此邪恶根基，分明我等死敌。此獠目下已经成势，若不夺其权力，我等必为其所杀也！身

死国乱，毕生心血毁于此等邪物之手，卑污之极，宁如自裁！制约嫪毐，唯扶持秦王可也！至于日后秦王如何，纲成君，只能另当别论了。”

眼见吕不韦泪光莹然，蔡泽默然良久，终是一声叹息。

一番计议，两人将学宫诸事安置妥当，已经是天色大亮了。匆匆用了早膳，吕不韦驱车回了丞相府。各署闲散当值的吏员们深为惊讶，纷纷聚来领书署探听意向。吕不韦闻声出来站上台阶，一拱手慨然道：“诸位，老夫年来荒疏政务，深为惭愧也！自今日起，老夫坐守丞相府，与诸位一起当值，能做得一件事便做得一件事，决不苟且！”吏员们一阵惊愕，相互打量着议论纷纷。

“各署照旧运转。”吕不韦正色下令，“凡经老夫批示之公文，各署照令实施。但有梗阻，皆依秦法办理。纠缠不下者，禀报国正监与廷尉府共同裁决。老夫倒要看看，何人敢在秦国违法乱政！”

“文信侯万岁！”自感窝囊日久的吏员们一片欢呼，顿时精神大振，甚话不说疾步匆匆散开回了各自官署。半日之间，在外消遣的吏员们也纷纷闻讯赶回，丞相府又恢复了往昔的紧张忙碌。

吕不韦回到久违的政务书房，一时感慨良多无法入案，便到后进寝室沐浴了一番。及至换得一身干爽袍服出来，吕不韦自觉精神振作了许多，坐进书案，铺开一张羊皮纸又提起大笔，开始将早已在心头蹦蹿的话语一字一字地钉了上去：

吁请秦王加冠亲政书

臣吕不韦顿首：谚云，治国者举纲。国之纲者何？君也。昔年先王将薨，依秦国法度考校遴选，方立子政为秦王，约定加冠之年得亲政。而今八年，秦王二十一岁矣！太后与老臣受先王遗命秉政，亦倏

忽老去，以致政务多有荒疏错乱也。秦王自即位以来，观政勤奋有加，习法深有所得，体魄强健，心志亦成也。秦法有定：王年二十二岁加冠带剑。是以，先祖惠王、昭襄王皆二十二岁行冠礼也。唯其如此，老臣吁请：当在明年春时为秦王行加冠大礼。太后将老，老臣更近暮年，若能在恍惚之期还政于秦王，则于国于民大幸也！秦王八年九月己酉

一时得罢，吕不韦长嘘一声搁笔起身，唤进了领书吩咐道："此上书，除依式呈送雍城太后宫外，抄刻送全部国府大臣与王族老臣，当即办理。"领书领命，将案头墨迹未干的羊皮纸放入铜盘捧起，匆匆到书简坊去了。三日之后，吕不韦上书在咸阳所有官署与大臣府邸传开，情势立即有了微妙的变化。大臣们始而惊愕，继而纷纷然议论。

"是也！秦王业已二十一岁，该行加冠礼了！"

"三辕各辙，政出多门，不乱才怪也！"

"秦王亲政，一国事，万事整顺！"

"文信侯乃摄政仲父，有这等吁请，大节操也！"

"吕不韦不揽权，有公心，大义也！"

"说归说，此事做来却难！"

"是也！此信彼信，仲父假父，奈何？"

"鸟！那厮能与文信侯比了？"

"不然也！那厮不行，可那厮物事行也！"

"物事再行又能如何，靠那物事成事么？可笑也！"

……

纷纷攘攘之际，大臣们都掂出了吕不韦这卷上书非同寻常的分量。且不说吕不韦三安交接危局已经载入史册的特有功绩，也不说秉承先王遗命以仲父之命摄政当国这份几乎与国君等同的权位，仅是这卷上书便使人陡然一震！细心的大臣们都注意到，寻常论事很少抬出秦法的吕不韦，这卷上书却是处处说法咄咄逼人，实在是温和理政的吕不韦一个罕见的例外。上书开首申明君为国纲，其意何在？接着申明嬴政是先王依法所立，所指又何在？再申明国政多有荒疏错乱，所指何在？又申明“王年二十二岁加冠带剑”之秦法，并着意列出秦惠王、秦昭王二十二岁加冠亲政的成例，其意何在？上书言事，特加“吁请”二字，其意其指又何在？最后一句，将还政于秦王看做“于国于民之大幸也”，其寓意为何？

如此等等反复揣摩聚议，王族大臣们先忍不住了。被嫪毐骂为“老不死”的驷车庶长老嬴贲愤而出面奔走，联结王族大臣具名上书，历数历代秦王加冠成例，坚请次年为秦王行加冠大礼。接着是纲成君蔡泽联结国正监、老廷尉等一班执法大臣具名上书，请以法度检视目下国事，为秦王加冠，以一国政。

偏在此时，一桩亘古未闻的奇事生出，秦国朝野顿时哗然！

正在大涨秋水之时，鱼群竟从大河中溯流而上，黑压压涌入秦川渭水河道，从桃林高地的河口直抵栎阳咸阳连绵不断。河鱼大上的消息顷刻传遍秦中，老秦人人人称奇不已，不及思索纷纷骑马赶车到渭水两岸，一边在河边支锅起炊大啐，一边用牛车装鱼运回连吃带卖不亦乐乎。一时各色帐篷连绵撑起，大小锅灶炊烟连绵，渭水两岸三四百里蔚为奇观。

在秦人不亦乐乎之时，游学秦国的阴阳家们发出了一片惊呼之声：“呜呼！豕虫之孽，秦为大害也！”一时传开，秦人心惊肉跳，渭

水两岸的连绵帐篷炊烟哄然散得一干二净。接着更有森森然预言传开：鱼者，阴类也，臣民之象也；秦以水德，鱼上平地，水类失序，秦将有大灾异也！一时言之凿凿，秦国朝野骚动不宁，纷纷将预兆归结为国政紊乱，渐渐弥漫出一片昂昂呼声：秦王亲政，国归其所！

三　雍也不雍　胡僭莫惩

九年开春，秦王嬴政的车驾终于向雍城进发了。上年冬月(注)之时，嬴政接到了太后与假父长信侯同署的特书：

“吾子政当于开春时赴雍，居蕲年宫，择吉冠礼。”虑及亲到丞相府诸多不便，嬴政当即命王绾秘密请来吕不韦商议。吕不韦看了令书不禁笑道：“嫪毐难矣哉！不得不为也，心有不甘也！”笑罢又皱起了眉头，指点着寥寥两行大字一阵沉吟，“此令……悉数事宜一无明示，唯居地明定蕲年宫……王行冠礼，国之大典也。依照法度，先得太史、太庙、太祝三司会商，于太庙卜定月日时，同时拟定全部礼仪程式并一应文告；秦王行止日期、随行大臣、仪仗护卫等诸般事宜亦当明确无误。然则，此令一事不涉，实在不明所以，老臣以为当三思而后定。”

“政之所见，倒是不然。”嬴政似觉生硬，说罢歉然一笑。吕不韦坦然道：“大关节处正要主见，我王但说。”嬴政思忖道：“仲父以常人之能看嫪毐，将嫪毐看得高了。嬴政所知，此人虽则狡黠，本色却是粗蠢愚顽。仲父方才所言之法度，嫪毐原本丝毫无知。其人所思是：我教你来加冠，说一声你来便是。其余根本想不到，也不想。是以此令非思虑不周之破绽，而是嫪毐以为事情该当如此。”

“既然如此，何以想得到蕲年宫？”

“嫪毐要在蕲年宫杀我。”

“啊！王、王何有此断？”吕不韦惊得破天荒地口吃了。“一接得此令，蕲年宫三字便钉上了我心！”

吕不韦良久默然。嬴政对嫪毐的论断使他深为惊讶。蓦然之间，他从这个年轻秦王身上看到了一种锋锐无匹的洞察力，虽然时有臆断之嫌，但那发乎常人之不能见的独特判断总是使人心头为之一震！在久经沧海的吕不韦眼里，嫪毐生乱是必然的，一旦真正得势便要除掉自己也是必然的；但说嫪毐要杀秦王，他却实在没有想到，也从来没有想过；自古大奸为恶，真正弑君称王者毕竟少之又少，至少战国两百余年没有一例成功，绝大部分都是剪除权臣对手夺得摄政权而已；嫪毐粗鄙，朝野皆知，杀了吕不韦这般对手能一人摄政掌国，可杀了秦王他能如何？自己做秦王么？岂非滑天下之大稽也！唯其无利有害，说嫪毐目下要撂开吕不韦直对秦王下手，谁能想到？谁能相信？然则，嬴政却有了这个骇人的直觉！你能说，这个年轻秦王所认定的危局断然没有可能么？毕竟，嫪毐之邪恶不能以常人度量也。

“除非嫪毐有子！”吕不韦突兀一句。

“国耻也！”嬴政的咝喘教人心颤。

“啪！”的一声，吕不韦拍案而起，面色涨红地急速转了两圈，勉力压下了骤然涌起的厌恶作呕之感，站定在硕大的书案前：“事已至此，老臣划策：大张冠礼，密为绸缪，后法除恶，一举定国！”

“绸缪之要在兵，余皆好说。”

“一切皆在老臣之身！王但如期赴雍。”

此后月余，吕不韦将一应冠礼事务大肆铺开。先以秉政仲父名义颁发书令通告朝野：明春行王冠大礼。接着派定曾领三王葬礼与两王即位大典事务的纲成君蔡泽为总揽冠礼大臣，聚“三太”会事，拟定行

止程式；朝会商定随行大臣，司空府会同王室尚坊修葺蕲年宫，大田令征发民力疏浚渭水航道，沿途各县平整官道，雍城令受命搭建祭坛，等等等等。事事皆发国书通告朝野，程式就大不就小，一个冬天将秦王加冠大礼铺排得蜚声朝野妇孺皆知，老秦人无不弹冠相庆。然则，细心者却留意到了：如此王冠大礼，秦国四十万大军却无一旅调遣，悉数随行大臣竟没有一个大将，整个秦军似乎被遗忘了一般。蔡泽对吕不韦这个显然的漏洞大是疑惑，吕不韦颇为诡秘地一笑："粗对粗，此天机也！"嬴政心领神会不置一词，始终听凭吕不韦大肆铺排。

依照预先宣示朝野的行止，二月初二这日，王驾离开咸阳西来。

秦人谚云："二月二，龙抬头。"说的是这二月初二多逢惊蛰节令，春雷响动苍龙布雨，万物复苏，是为春运之首也。吕不韦与蔡泽反复密商，着意将秦王起行定在了这"龙抬头"之日。其时，龙虽然还只是"四灵"（龟、龙、麟、凤）之一，尚未如后世那般成为天子神圣的专有征兆，然则，龙毕竟是《周易》论定而为天下公认的正阳神物，腾飞九天振云兴雨叱咤雷电，正是所有振兴关节最为看重的征兆，寓意至为明显。老秦人一闻秦王二月二出行，自然是一口声喝彩。

起行这日风和日丽，正是初春难得的阳升气象。咸阳国人空巷而出，聚集在西门外官道两边争睹秦王风采。吕不韦亲自率领留守都城的所有大臣吏员三百余人，在郊亭为嬴政举行了隆重的贺冠饯行礼。正在嬴政饮下吕不韦捧上的一爵百年秦酒时，万里晴空一阵隆隆沉雷滚过，陡然在咸阳上空当头炸响！

"晴空霹雳！龙飞九天——"蔡泽呷呷一声狂呼。

"龙飞九天！秦王万岁！"

原本愣怔不知所以的官员庶民恍然解兆，顿时爆发出一阵弥漫原野的山呼海啸。嬴政当即对天拜倒高诵："上天佑秦！我大秦臣民万幸也！"大臣吏员们齐刷刷跟着拜倒，万千庶民也跟着黑压压拜倒，上天佑秦的声浪潮水般掠过了渭水两岸。正当午时，冠礼大臣蔡泽一声宣呼："王驾起行！"大片旌旗车马便在原野上辚辚启动了。散发无冠的嬴政着一领绣金黑丝斗篷，站在粲然金光的青铜轺车的九尺伞盖下，随着秦王万岁的滚滚声浪在人海中缓缓西去，端庄威严得天神一般。

雍城，是秦国旧都，也是历代储君加冠的神圣之地。

尚在华夏远古时期，雍已有了赫赫大名。大禹治水成功后建国立邦，将天下划分为九州，雍便是九州之一。其时，九州地域皆宽泛框架，所谓"河之西为雍"的雍州，实际是整个华夏西部，包括了后世中国的陕西、甘肃、巴蜀与青海一部分。古雍州的治所，便是这雍城。究其实，古雍城只是一座镇守西中国的要塞城堡。这雍州，是更为遥远的西北戎狄部族汹汹进入古中国的最主要通道，甚或是唯一通道。战事多发，兵灾频仍，偏偏却叫了一个祥和的名字——雍。雍者，谐和也。雍城者，谐和之城也。揣摩其意，大约也是古人祈求和平岁月的一番苦心也。历经夏商周三代两千余年，雍州之地始终是抵御游牧部族入侵华夏腹地的西陲屏障。

上天刻意，长期在雍州抵御戎狄者，恰恰是秦部族。

尧舜之时，秦人先祖乃是华夏腹地声望卓著的大部族，其首领便是与大禹同担治水重任的伯益。由于治水大功，舜帝赐伯益一族五色大旗（皂游），并赐以"嬴"为姓，慨然预言曰："而后嗣将大出！"也就是说，日后嬴族必然繁衍茂盛，大出天下！因了如此，大禹临死之时"以天下授益"，举荐益做继任天子。然则，谁也说不清究竟发生了何等事件，最终是禹的长子启继承了王位，伯益竟不知所终了。从此，嬴部族与夏王族有了很深的恩怨，却又无法了结，便从华夏腹地四散迁徙，隐伏渔猎。但是，嬴部族终究没有忘记深藏心底的仇恨。

夏末之时，嬴族毅然追随商汤反叛夏桀，举族鼓勇，助商一举大败夏军于鸣条之战，灭夏而成商。自此，嬴部族正式成为世代防守西部的主力大军，既是商代诸侯，也是镇守一方的军旅望族。其时，周人正在嬴部族的镇守之地日渐崛起。嬴部族忠于商王，况且还有两个被后世称做助纣为虐的嬴族大将——蜚廉、恶来做纣王近臣，自然与图谋推翻商王的周人多有冲突。后来，周人灭商，杀了恶来。嬴族又与周人有了恩怨，嫡系一族迁徙到周王朝鞭长莫及的偏远的陇西山地。直到西周中期的周穆王时，嬴族方才渐渐臣服周室，做了专为王师放牧战马的臣民。再后来，周孝王给了嬴族一个比诸侯小得许多的封号，叫做“附庸”，以秦水数十里河谷为嬴族封地。再后来，周宣王封嬴族首领秦仲做了大夫，秦部族便在封地修建了一座名为秦亭(注)的小城堡作为治所。这是秦人第一座以“秦”命名的城堡。

立国东来之后，秦部族忙于从戎狄手中夺取关中之地，先后匆忙修建了四座小城堡：第一座是梁山的西畤，第二座是汧水渭水交汇处的西垂宫，第三座是稍东的鄜畤，第四座是岐山北麓的平阳。四座城堡实际上都是战事大本营，尚远远不够一个大诸侯国的都城规格。直到第六代君主秦德公即位，关中已定，方才备细堪舆占卜，选择了在古雍城(注)遗址所在地修建都城，仍然以“雍”为名。谁知这位三十三岁即位的德公，在位两年便薨了。其时，刚刚建成了一座公室住所——大郑宫，作为都城的雍城实则刚刚开始修建。后来历经宣公、成公两代十六年，直到秦穆公即位，雍城方才大体竣工。从此，雍城作为秦国都城确立下来，直到战国初期，整整历时十七代君主二百五十三年。

雍城依山傍水，正在肥沃而又显要的河谷地带。山者，雍山也。水者，雍水也。雍水发源于雍山，中段又有一条叫做中牢水的河流融入，东南流百余里入得渭水。雍城便建在雍水、中牢水与渭水的三水交汇地带，北靠雍山岐山，南临渭水，东西挽雍水中牢水，除了不甚广阔难以伸展，可谓得天独厚也。作为公室国府，雍城有秦德公修建

的大郑宫、秦惠公修建的蕲年宫。秦国强大后，又相继在雍城周围建起了几座宫室，供国君回故都祭祀时居住，然论其地位，仍当以大郑宫、蕲年宫为正宗。

进入战国之世，秦献公即位，为了抵御已经占领整个河西高原与关中东部的魏国的蚕食，决然将都城东迁三百余里，在关中中部靠近骊山的栎水北岸修建了一座要塞式都城，命名为栎阳。数十年后秦孝公即位，重用商鞅变法，秦国强大，方才在渭水北岸大规模修建了一座新都城——咸阳。

在秦国的都城历史上，雍城与咸阳是两座最重要的真正意义上的都城。与咸阳相比，雍城虽然古老狭小，然却有着咸阳所不能替代的神圣地位。一则，雍城郊野埋葬着秦昭王之前秦国所有二十七代君主。二则，雍城有着嬴族祭祀了数百年的古老宗庙与社稷。三则，雍城处处都是秦人祖先的遗迹。正是因了此等原由，秦国都城东迁后依然以雍为根基之地，只要不是大战不能脱身，重大的祭祀与君王加冠典礼都无可争议地在这里举行。这也是嫪毐提出在雍城加冠而嬴政吕不韦无以质疑之所在。

嬴政车驾徐徐西来，行到郿县依预定行止扎营歇息。

行营扎在郿县城外，嬴政接受完郿县官吏与孟西白三大族族长的拜王礼仪，随行内侍总管便下了熄灯禁客秦王歇息的号令。嬴政进得后帐，立即换上了一身轻软柔韧的精工软甲，摘下了那口少时在赵国打造的轻锐弯刀，默默地伫立在幽暗的帐口等候。二更刁斗打响，正是月黑风高之时，一个瘦小的黑影过来将嬴政一扯，两人匆匆出了只供秦王一人出入的后帐辕门，直向行营背后的一个山包去了。

“参见秦王！”山坡萧疏林木中闪出了一个黑影。

“蒙恬！”嬴政低呼一声，两双年轻的大手紧紧握在了一起。

“禀报君上：事已办妥，两千骑士便在雍山！”

“王翦将军如何？”

“事有蹊跷！”蒙恬急促道，“王翦大哥正欲借整修器械之机，率自己的一千中军护卫铁骑进入岐山呼应。不想却有一道秘密兵符到达蓝田大营，特使指定王翦前军之五千轻兵随时待命，违令者立杀不赦！连暂代上将军的桓齕也不知兵符来路，王翦大哥不能脱身了。”

“不管兵符来路如何，只要王翦领兵便好。”

“对！王翦大哥也是这般说法！”

“蒙恬，小高子探事机灵，教他跟着你了。”

“不！赵高对君上用处更大，跟我至多一个斥候而已。”

“也好，不争了。”嬴政两只大手重重地拍在了蒙恬双肩，“你我若得再聚，便是天意！若得不见，你到兰陵投奔荀子，嬴政来生找你！”

“君上……”蒙恬骤然哽咽了。

嬴政一挥手，大步下了山坡。瘦小的黑影飞一般赶了上来低声道：“君上，教小高子说，蒙恬没事，王翦也没事，那个大物事更没事，操甚心来？”嬴政不禁噗地笑了：“鸟话！王翦蒙恬大物事纠缠到一起说，还都没事！”赵高只呵呵笑着：“只要君上高兴，没事没事，都没事！”嬴政一声喘息，陡然靠住了一株黝黑的枯树兀自喃喃：“不明兵符若是太后所出，蒙恬那两千散骑抵得住么？上天也……”

“君上，蒙恬人马不是散骑！”

“噢？不是散骑是甚？”

“锐士！重甲锐士！还有二三十铁鹰剑士！”

“信口开河！”

“小高子还没顾上禀报，说完君上再骂不迟。”

原来，蒙恬离开咸阳后便没有了消息。接嫪毒“令书”后嬴政顿时着急，立即派出赵高星夜秘密北上寻觅。前日，突然接到蒙恬秘密传书，说他与赵高已经南下，尽知咸阳情势，约定在郿县会面。嬴政原先料定蒙恬北上必是筹划兵事，然蒙恬毕竟是受蒙骜临终密嘱所为，蒙骜未对嬴政说，蒙恬也未说，嬴政自然也不便多问。对于一个没有权力的国王而言，嬴政深切明白，一切都是微妙而可变的，所谓君择臣臣亦择君也，如蒙恬这般同心同道者更不能有丝毫勉强。是以直至方才会面，嬴政也没有问起来龙去脉。而其中情形原由，已经是十八岁的赵高在草原却已经“探察”得一清二楚。

蒙骜临终之际对长孙蒙恬说的是：“嫪毒粗鄙蠢物也！何须大军应之？大父交你两千牧马骑士，既不违法度，又缓急得济。至于调度是否得宜，便看你小子与秦王的才具了。”而后叮嘱的是：“奉我信物，阴山草原，找秦军马营。毋告秦王，小子当独担其责也。”蒙恬体察大父苦心：万一事有败绩，不要牵涉秦王。故此，蒙恬没有对秦王细说。及至到了阴山，找到秦军牧马营地，蒙恬这才明白了大父要给他牧马骑士的原委。

自赵国大败匈奴占领云中郡东部，秦军的战马来源减少了许多。当年的武安君白起为了保障秦军战马源源不断，派出了九原郡五千骑兵常驻阴山草原，一则营造自己的牧马营地，二则与匈奴部族做良马交易。这五千骑士不在军制，然一应后勤粮饷衣甲辎重仍然由秦军供应，实际上是秦军的一支军商马队。由于通商，更由于时常与突然出现的匈奴飞骑较量，这座营地非但财货殷实，且兵强马壮能分能合，战力甚至在秦军主力铁骑之上。

蒙恬一出大父的一只剑形玉佩，已经须发灰白的牧马将军便哈哈大笑：“老夫孟广，上将军老部属，识得这玉剑佩也！久闻公子大名，有事但说！”蒙恬知是郿县孟西白三族老人，心下顿时踏实，然也不敢贸然行事，只连日与孟广及几位千夫长盘桓痛饮，一件件朝野大事娓娓道来，听得久处偏远的孟广与千夫长们时而感慨时而唏嘘。说到粗鄙嫪毐以巨阳入宫一节，孟广当下拍案大笑：“呀！无奇不有也！不是大车轴那小子是谁？嫪毐个鸟！问问这几位老兄弟，林胡族谁不知道这只恶物！”蒙恬大奇，不禁问起了原由。

原来，当年阴山草原的林胡部族有个方士留下的儿子，人人戏呼其小方士。少年时，小方士那物事骤然神奇地变得粗大坚硬，终日顶得翻毛羊皮裤一个鼓鼓大包。一班顽劣少年欺侮戏弄小方士，专一找他摔跤，小方士输了便要拿出物事，大家看稀奇。谁知小方士毫不以为羞，非但赳赳拿出物事任少年们观瞻把玩，且教人找来一只废弃车轮，以物事做车轴呼呼转动车轮兜圈子。奇闻传开，小方士得了个名号——大车轴，成了阴山草原人人皆知的怪物。后来，这小方士经常在夜里摸进牧民帐篷恶奸女人，竟是无分老幼。牧民们大为愤怒，一口声要赶杀这个邪恶少年。正在此时，少年却神秘地永远地从草原上失踪了。

“公子说，不是他却是何人！”孟广笑得不亦乐乎。

“错不了！是大车轴！”千夫长们异口同声。

“天作孽！辱我秦人也！”蒙恬一声叹息，将嫪毐入宫后的种种恶行说了一遍。孟广将士们听得怒火中烧，嗷嗷叫着要赶到秦川割了这小子两只头。蒙恬见已经无须再磨工夫，便径直说了来意。牧马将军孟广与五个千夫长人人争先要随蒙恬南下。好容易一番劝说，这才商定了办法：全营地较武，遴选最精锐的两千骑士，人各两马，带足干肉马奶子兼程南下。诸般事体妥当，已经是过年了。正在此时，赵高风风火火寻来了……

“君上，没事吧。”赵高顽皮地笑了。

“小子干得好！没事。走。”

两人匆匆回到行营后帐，已经是四更时分了。嬴政摸黑卧榻，心下起伏难平。蒙恬这边是没事了，可王翦那边还远不能说没事。能在此时直接向蓝田大营勘合兵符者，会是何人？嫪毐后封之侯，虽掌国事，可决然不会有只有父王才能亲授的兵符。文信侯如何？倒是有可能得父王亲授兵符。然则秦国法度有定，即或摄政权臣，也不能执掌兵符呵。再说，父王临终几次交代也从未提及如此。文信侯更是从来没有说过，实际看，文信侯也没有手握秘密兵符的迹象。如此说来，只有太后这个实则已经不是母亲的母亲了？否则还能有谁？果然如此，王翦能违抗兵符调遣么？不能！无论有多少种理由，都不能！那么，王翦能做甚举动呢？唯一能做者，只有……只有……

“君上，五更已过，该梳洗了。”

“梳洗梳洗！洗得光堂顶个鸟用！”嬴政烦躁地爬起来扒拉开低声呼叫的赵高，拉起袍服往身上乱裹。“不行不行！”赵高笑叫着夺下嬴政手中袍服，“不梳洗也来得。君上只坐好，我来。”一边轻摁嬴政坐定，一边利落地梳发束发上衣安履，片刻间一切就绪，“君上，外帐案头早膳备齐。”嬴政再不说话，大步来到外帐埋头咥了起来。

卯时一到，大号悠扬而起，秦王车驾又辚辚西行了。

雍城大郑宫一片喧嚣，全然不同于往日的嬉闹。

嫪毐最是亢奋，马不停蹄地东奔西走吆喝分派，虽气喘吁吁额头冒汗，显然却是乐此不疲。一年多来，嫪毐在太原封地、山阳封地、雍城、梁山四处走马灯般交叉来回，但做得一事必来给赵姬高声大气地嚷嚷一遍。自从与嫪毐生下了两个儿子，赵姬一门心思只在两个新

儿子的秘密抚养上，醉心地沉溺在庭院卧榻间恍如平民般的小女人日子里，日每亲自督察一班侍女乳娘，一应外事不闻不问，对嫪毐经常离开自己也不太在意了。然则只要嫪毐回到雍城，必得日夜大肆折腾。每每在赵姬软瘫得烂泥一般时，嫪毐这才兴致勃勃地嚷嚷诉说他的赫赫劳绩。听着听着，已经渐渐变得粗俗的赵姬忍不住狠狠点戳着嫪毐额头骂将起来："生猪也！除了整治女人还能做甚！有那般做事么？呼啦啦鸡飞狗跳，闹哄哄满城风雨！老娘没吃过猪肉见过猪哼哼，哪个图大事者如你这般生憨？还教儿子做秦王，做你个鸟！"偏嫪毐一挨骂更是舒坦，拍打着赵姬也是一番回骂："母狗！贱货！知道个甚？老子做事，胡刀猛砍，凭得个劲头，恁多花花肠子顶个鸟用！"说罢揪住赵姬的一头长发，又拧住那雪白笔挺的鼻头，一番呱呱笑叫："母狗听着！老子只要有权有钱，自有能人替老子做事！秦王算个鸟！老子儿子不做秦王，做天子！做三皇五帝！"气得赵姬想对骂又没气力，只好淌着泪水一声叹息，无可奈何了。

粗鄙归粗鄙，对人对事，嫪毐有一套自己的办法。对赵姬，嫪毐是心无旁骛，只死死守定这一个盛年美人儿尽兴折腾，从不吃得碗里瞅得锅里去鼓捣那些日夜随侍个个娇艳的侍女。即或赵姬月事期间实在不堪支应，嫪毐宁可睡在赵姬榻下鼾声如雷，也决不独宿猎艳。常常是赵姬夜半醒来骂一声："生憨！"心下便是良久感慨——此子虽粗虽俗，然对我专一若此，天下何有第二也！赵姬年已半老，能得消受如此青壮奇男子，夫复何求矣！年余之后，嫪毐月月如此死守，赵姬横下心打破了月红禁忌，任嫪毐随时胡天胡地了。

对于政事，嫪毐也有自己的独特法程。用门客们的话说是八个字：重金结人，挥权成事。先说结人。无论内侍侍女，还是官署吏员，只要投奔嫪毐门下，俸金立比国府猛涨十倍，尚不计随时可能乘兴掷来的种种赏赐；山东士子投奔，则一律比吕不韦门客高三倍年金，且人各一座庭院一辆轺车一名童仆，若有稍微像样的名士，更以

郡守礼遇待之。长信侯门客仆从衣食之丰礼遇之隆，非但使秦人惊讶，纵是对官场奢靡司空见惯的山东士子们也为之咋舌。

如此铺排招揽，也确实引来不少秦国官吏或明或暗地投奔到嫪毐门下，或成嫪毐侯府属吏，或暗中为嫪毐效力。其中也颇有二十余名实权人物，最显赫者是几个文武大员：首位是内史嬴肆。内史一职非同小可。战国时秦国关中腹地不设郡，内史是统辖咸阳与整个秦川的民治大臣，历来是非王族不任。这个嬴肆素以王族枢要大臣自居，不满吕不韦倚重驷车庶长嬴贲，在嫪毐亲信门客游说许以未来丞相之下，便投奔了嫪毐。其次是卫尉林胡竭、左弋东胡竭。这两人都是胡族将领，卫尉执掌王城护卫军，左弋是王城护卫军中的弓弩营将官。还有一个是执掌议论的中大夫冷齐。此人极善钻营，嫪毐封侯称假父，立即主动来投，以清议无事为由，留在了嫪毐门客院做了谋士头领。

说到办事，门客吏员们倍感自在。嫪毐粗通书文，于法度礼仪生疏如同路人，见公文令书更是不胜其烦。嫪毐自有奇特办法——设立“三坊”，办理一应公事。第一坊叫做文事坊，第二坊叫做武事坊，第三坊叫做谋事坊。文事坊以门客舍人魏统为坊令，处置全部公文，除了以太后、长信侯名义颁发的令书、国书要嫪毐口授外，对所有官署公文的批示一律由门客吏员“揣摩酌定”。武事坊以东胡竭为坊将军，专司招揽教习各色武士。武士分为三营：胡人武士之弯刀营，中原武士之矛戈营，宫人武士之短兵营。前两营不消说得，只这宫人营天下罕见也。不管是咸阳带来的，还是雍城原有的，凡不是侍奉赵姬与嫪毐的内侍侍女，都得修习刀剑，被门客呼为：“宫闱之内，甲胄三千！”谋事坊以冷齐为坊令，专事探察朝局、出谋划策、代为运筹。嫪毐但皱眉头，冷齐的谋事坊便得立刻有谋略奉上，否则便得当众挨一顿粗无可粗的痛骂。而只要即时拿出方略，不管有用无用，嫪毐便会当即掷出谋士们喜出望外的豪阔之赏。如此一来，谋事坊的士子们只要思谋得三两个应对方略搁在心头，日子便是无比地舒心惬意，锦衣

玉食跑马游猎聚酒博彩野合佳丽，俨然一群王孙公子。久而久之，非但将雍城、太原、山阳三城搅得鸡犬不宁，便是留守咸阳长信侯府邸的仆从门客，也是鲜衣怒马豪阔招摇，引得老秦人人人侧目。

挥金挥权皆如土，嫪毐成势便也不是匪夷所思了。

那年赵姬生得第一新子，重九斤五两，嫪毐大喜若狂。谋事坊立即呈上了一个惊人论断——九五者，天子之数也，此子当为秦王！嫪毐一阵呼喝，立即赏赐了整个谋事坊人各一名十三岁少女。也便在嫪毐手舞足蹈地将此预兆嚷嚷给赵姬时，才有了两人以私生儿取代嬴政的那番密谋。从此，嫪毐才真正地大权在握，也才真正地为“大业”忙碌起来。及至吕不韦上书请秦王加冠亲政，接着又是河鱼大上朝野沸沸扬扬。嫪毐第一次有了一丝心虚，立即下令谋事坊：“立拿办法！”冷齐们立呈一策：将计就计，借行冠礼攻杀秦王，扶“九五公子”即行称王。嫪毐咬牙切齿地操着混杂口音拍案大嚷：“鸟！中！杀秦王！俺老子儿子做秦王！下步咋整？再拿办法！”谋事坊一夜熬灯，冷齐呈上了一套连环之法——雍城行冠礼，蕲年宫做预谋，六万精兵攻杀嬴政，“九五公子”雍州称王，再一鼓作气进咸阳，长信侯与太后行成婚大典，晋爵太上万世侯！

嫪毐心花怒放，连呼天神爷不止，又嚷嚷下令：“谋事坊总筹决断，文武坊一力做事！大功成就，龟孙子人人封侯！”大郑宫一时鼎沸，连呼长信侯万岁，立即铺排开了种种头绪。此时，嫪毐却断然下令：“任谁不得将大计说给太后！否则老子生煮了他！”冷齐谋士们大为疑惑，说诸多关节必须太后出面，否则引咸阳生疑。嫪毐毛乎乎大手一挥：“疑教他疑！老子怕甚！太后要给我养儿子！出甚面？谷米也不出！任事都是老子！太后只管给老子生大崽！”冷齐们皱着眉头不敢再说话了。于是，立即发出了嫪毐口授冷齐润饰的那卷两行令书，也开始了隐秘的兵马集结。

冷齐们谋划的六万精兵有五种来路：其一为县卒，也就是各县守护县城的步卒营。其二为卫卒，也就是卫尉部属的王城护卫军。其三是官骑，也就是国府各官署的护卫骑士。其四是西北戎翟部族的轻骑飞兵。其五是嫪毐的武事坊三营。调兵之法也是四途：其一，以秦王印与太后印合发急书，由内史嬴肆暗中协助，调集关中各县卒与各官署之官骑；其二，以太后之小兵符，密调卫尉的王城护卫军；其三，飞骑特使星夜奔赴陇西，召戎翟飞骑一月入关中；其四，武事坊三营立即从太原郡赶赴雍城。

开春时节，消息说各路兵马陆续上路。冷齐的谋事坊拟定了起事方略与兵力部署：武事坊三营驻扎岐山三道溪谷，届时攻蕲年宫擒杀嬴政；卫卒、县卒、官骑统由林胡竭率领，驻扎渭水官道，截杀秦王护军与咸阳有可能派出的援军；戎翟飞骑驻扎陈仓要塞，防备嬴政突围，逃往老秦部族的根基之地秦城；咸阳长信侯府邸的卫卒与门客同时举兵，攻占丞相府擒杀吕不韦；山阳、太原的两处封地家兵同时攻占山阳城与太原城。

“哈哈！四面开花，老瓮捉鳖！”

粗疏的嫪毐这次却一口叫白了冷齐的部署，原因只在嫪毐多有奔波，对秦川西部地形了如指掌。雍城两山三水，大郑宫所在的雍城背靠雍山，后建的蕲年宫却在雍城外东北二十余里处，背靠岐山面对雍城，中间恰有雍水、中牢水南流入渭。武事坊三营事先秘密驻扎进岐山三道溪谷，在东西两侧与背后三面包围了蕲年宫，唯独留下了南面的雍水；纵是嬴政逃出蕲年宫过得雍水，又恰恰遇卫尉兵马堵在官道截杀。如此部署，也难怪嫪毐一眼看做瓮中捉鳖了。

方得筹划妥当，咸阳丞相府派员传来国书，向太后长信侯禀报了秦王冠礼的行止日期及相关事宜。冷齐见没有提到秦王护卫军兵，心下顿时生疑。嫪毐呱呱大笑：“疑个鸟！吕不韦一个商驴！知道个鸟！觉俺是盘好菜，盼着嬴政早死，与俺争天下！商驴之谋，以为老子不

知道，哼哼！”冷齐们也不清楚是嫪毐将商旅念作商驴，还是嫪毐心下以为商旅真是商驴，左右被嫪毐一顿粗口逗得捧腹大笑，一点疑云也就随风飘散了。

四　一柱粗大的狼烟从蕲年宫端直升起

将近午时，秦王车驾到了雍城东门外的十里郊亭。

依照礼仪法度，已经先在雍城的长信侯嫪毐，须得亲率所有官吏出城迎接王驾。若在春秋时期，自然是迎出越远越显尊王。战国之世，此等礼仪大大简化，然基本环节的最低礼仪还是明有法度的。遇到如秦王加冠这般大典，司礼大臣还要拟定诸多寻常忽略而此时却必须遵行的特殊礼仪，以示肃穆庄严。此次秦王西来，预先知会各方的礼仪中便有入雍三礼：长信侯得率官吏出雍，迎王于一舍之亭；行郊宴，王赐酒；长信侯为王驾车，入雍。也就是说，嫪毐得在雍城外三十里处专候王驾，完成隆重的入雍仪式。

然则，三十里驿亭没有迎候臣民，二十里长亭也没有迎候臣民。目下十里郊亭遥遥在望，依然是大风飞扬官道寂寥，茫茫旷野的这片皇皇车马如漂荡的孤舟，既倍显萧疏，又颇见滑稽。随行大臣吏员内侍侍女连同各色仪仗队伍整整一千六百余人，连一声咳嗽也没有，旅人最是醉心的沓沓马蹄猎猎旌旗辚辚车声，此刻却是从未有过的令人难堪。

“止道——”面色铁青的蔡泽长喝一声。

车马收住。蔡泽走马来到王车前愤然高声道：“老臣敢请就地扎营！我王歇息。老臣入雍，敦请长信侯郊亭如仪！”

“纲成君莫动肝火。”嬴政扶着伞盖淡淡一笑，“雍城乃我大秦宗庙之地，我回我家，何在乎有迎无迎？”说罢一挥手，“一切如常，走。”

正在此时，一小队人马迎面飞驰而来，堪堪在仪仗马队丈许处骤然勒马，烟尘直扑王车。一个黑肥老吏刚刚悠然下马，蔡泽迎面呷呷大喝：“王前不得飞马！给我拿下！”仪仗骑士轰然一声正要下马拿人，轺车上的嬴政一摆手道：“信使飞骑，情有可原。退下。”转身看着黑肥老吏，“长信侯有何事体，但说。”黑肥老吏一拱手又立即捧出一卷竹简展开，挺胸凸肚尖声念诵道：“吾儿政知道：假父已将蕲年宫收拾妥当，吾儿可即行前往歇息。三日之后，假父国事有暇，来与吾儿饮酒叙谈。冠礼在即，假父万忙，吾儿不得任性。长信侯书罢——”

“岂有此理！”蔡泽怒声呷呷，“冠礼有定：秦王入雍，得拜谒太后！先入蕲年宫，无视礼法！嫪毐无知！坏我法度，该当何罪！”

“你老儿何人呵？”黑肥老吏冷冷一笑，“秦王尚听假父，你老儿倒是直呼假父名讳，还公然指斥假父，该当何罪！”

“竖子大胆！”蔡泽顿时怒不可遏，长剑出鞘直顶老吏当胸，“老夫纲成君蔡泽！先王特命带剑封君！说！君大侯大？！”

“君君君、君大……”黑肥老吏顿时没了气焰。

嬴政向蔡泽一拱手道：“纲成君，看在假父面上，饶他一次了。”待蔡泽悻悻然收剑，嬴政对黑肥老吏淡淡一笑，“告知假父：嬴政遵命前往蕲年宫；不劳假父奔波，三日之后，嬴政自当前往大郑宫拜谒假父母后。”也不等老吏答话转身一挥手，“起驾，蕲年宫。”车马仪仗隆隆下了雍城官道向东北去了。

午后时分，秦王嬴政进入了古老的蕲年宫。

突然没有了预定的诸多盛大礼仪，蕲年宫显得空落落的。依照约定，蕲年宫的内侍侍女与仆役皆由咸阳王城事先派来，不劳动雍城人力。如此宫中便没有了大郑宫的人，里外虽然清幽，嬴政却踏实了许

多。借着蔡泽与内侍总管分派人马食宿，嬴政带着赵高将蕲年宫里外巡视了一遍。

蕲年宫是一座城堡式宫殿，形制厚重与章台相近，却比章台房屋多了许多。章台因避暑而建，可谓季节性行宫。蕲年宫因战事而建，一旦有战，或国君或储君，总有一班能继续立国存祀的君臣人马进驻蕲年宫，既与雍城遥相策应，又能独立行动。由于与都城近在咫尺，又是冬暖夏凉清幽舒适，寻常无战，当年的秦国国君多居蕲年宫处置国务。蕲年宫占地近千亩，庭院二十余座，房屋楼阁石亭高台六百余间，暗渠引入雍水而成大池，蜿蜒丘陵庭院之间，林木葱茏花草茂盛，比章台的森森松林显然多了几分和谐气息。与宫内景观不同，蕲年宫的城墙城门与所有通道，全然以战事规制建造。城墙高三丈六尺，外层全部用长六尺宽三尺高一尺的大石条垒砌，里层夯土墙两丈六尺宽，城内一面再用大砖砌起；城墙只开东西南三座城门，每门只一个城洞；城门箭楼全部石砌，看来灰蒙蒙无甚气势，却经得起任何重量的石万人马，只要粮草不断，要攻破这座宫城大约比登天还难。

弩箭的猛攻，坚固如要塞一般。若遇激战，宫内可驻扎数“小高子，请纲成君到书房议事。”

看得一遍，嬴政心头已经亮堂，匆匆回到了那座历代国君专用的大庭院。片刻间蔡泽来到，先禀报了人马安置情形：所有仪仗骑士全部驻扎宫城外，所有随行大臣分住秦王周围三座庭院，内侍侍女仆役原居所不动。嬴政问蔡泽对蕲年宫是否熟悉？蔡泽说第一次来雍，还未及走得一趟。嬴政拉过一张羊皮纸边画边说，将蕲年宫内外情形说了一遍，末了叩着书案道：“蕲年宫有得文章做，纲成君以为如何？”蔡泽笑道：“君上有主意便说，左右得防着那……老杀才！”蔡泽的

“老鸟”两字已冲到嘴边硬生生打住，结巴得狠狠咳嗽了两声才换了个正骂。嬴政一笑：“该骂甚骂甚。各人是各人。”蔡泽不禁呷呷大

笑："我王明鉴也！各人是各人，说得好，大义在前！"嬴政叩着书案道："我意，要连夜做三件事：一则，仪仗骑士全部驻扎宫城内，与精壮内侍混编成三队，各守一门；二则，清查宫内府库与城墙箭楼，看有得几多存留兵器，可用者一律搬到该当位置；三则，北面城墙外山头，当有一支秘密斥候驻扎，随时监视几道山谷情势，并约定紧急报警之法。目下，我只想到这三件事，纲成君以为可否？"

"噫！老臣倒是未曾想到也！"蔡泽毫不掩饰地惊讶赞叹，"老臣原本谋划，蕲年宫至多住得三五日，便要入雍预备冠礼。今日一见那只老鸟如此做大，直觉冠礼要徜徉时日，只想如何据理斡旋，全然没想到万一……"蔡泽不禁倒吸了一口凉气，"我王明断！老臣即刻部署，也学学将军运筹！"说罢霍然起身摇着鸭步赳赳去了。嬴政思忖片刻，又唤来赵高一阵低声叮嘱，赵高连连点头匆匆去了。

次日清晨，蔡泽揉着疲惫发红的老眼来了，未及说话软倒在地毡上大起鼾声。嬴政立即抱起蔡泽放到了书房里间自己的卧榻上，教一名小侍女专一守候在侧，出来对同来的王绾、仪仗将军及内侍总管道："纲成君年事已高，日后此等实务由王绾总领，你两人襄助。"三人领命，当即禀报了夜来清查府库结果：蕲年宫库藏兵器三万余件，大都是旧时铜剑且多有锈蚀；弓箭只有膂力弓，没有机发弩弓，箭镞不少，箭杆却大都霉烂；大型防守器械只有三辆塞门刀车，急切间很难修复；粮草库存倒是不少，目下千余人马可支撑得两个月左右。嬴政听罢道："塞门刀车不去管它了。最要紧是弓箭。若能赶制得几万支箭杆再装上箭镞，便可应急。"内侍总管道："从咸阳王城运得几十车来，只说是冠礼赏赐用物。"嬴政揶揄道："能从咸阳运送，何有今日？目下之要，是不着痕迹不动声色，一切都在蕲年宫内完事。"王绾思忖道："蕲年宫库藏尚有不少原木，以起炊烧柴之名拉出锯开，内侍仆役人人动手削制，大约也赶得一两万支箭出来。"嬴政赞许点头："好！只要不出大动静。一切外事有我与纲成君周旋，你等只紧办此事。"

一番商议，王绾三人立即分头忙碌去了。嬴政教书吏从典籍房找来蕲年宫形制图，埋头揣摩起来。暮色降临之时，蔡泽醒来。两人一起用了晚汤，嬴政坚持将蔡泽送回了大臣庭院，叮嘱内侍不许蔡泽夜来理事，这才又回到书房翻起了书吏送来的蕲年宫旧典。四更之时赵高匆匆回来，禀报说已经探察清楚，大郑宫没有给蕲年宫安置人手，大郑宫的内侍侍女大都不在宫内，说是随嫪毐狩猎去了。嬴政觉得稍许宽慰，这才进了寝室。

三日过去，嫪毐未来蕲年宫，却派黑肥老吏送来一书，说祭祀之物尚未备好，祭天台尚未竣工，冠礼还需稍待时日，吾儿在蕲年宫歇息等候便是。嬴政笑问："假父说来饮酒，何日得行呵？"黑肥老吏气昂昂道："假父日理万机，该来自会来也！"嬴政依旧笑着："假父既忙国事，嬴政理当前往拜谒抚慰。"黑肥老吏连连挥手摇头："不不不，假父长信侯说了，万事齐备，自会来蕲年宫见王！""啊——好也！"嬴政长长打了个哈欠，抹着鼻涕慵懒地笑着，"咸阳忒闷，我正要出来逍遥一番也。给假父说，莫劳神费力，慢来，左右只是个加冠，飞不了，急甚来？"黑肥老吏嘿嘿直笑："是是是也，急甚来？左右不是杀人，怕甚来？"一边笑一边摇着肥大的身躯径自去了。"一班杀才！"嬴政狠狠骂了一句。

倏忽到了三月初，冠礼大典泥牛入海。

嫪毐对蕲年宫置之不理，咸阳群臣也没有动静，一个月前的声势如同荒诞的梦幻。唯一教嬴政沉得住气的是，留守咸阳的吕不韦每日派来一飞骑特使向嬴政禀报政事处置并带来重要公文。每次禀报完毕，特使总有一句话："文信侯有言：咸阳如常，王但专行冠礼是也。"却从不提及冠礼延迟及相关事宜。嬴政明白，这是仲父在告诉他：咸阳无后患，他只需全力应对嫪毐。嬴政想得清楚：冠礼大典是朝臣公请而太后假父特书的大事，嫪毐不可能不了了之；目下出现如此为法度所不容的"臣慢君"僵局，意味着嫪毐已经不怕与他这个秦王

翻脸对峙，最大的可能是嫪毐的图谋还没有就绪，有意冷落他，公然贬损他这个秦王的尊严；以寻常目光看去，谋划未就便公然做此僵局，显然愚蠢之极，无异于公然向朝野昭示野心；然则，对嫪毐不可以以常理忖度，别人不敢为他偏敢为——老子便是这般！秦国能如何？秦王又能如何？嬴政自然明白，只要耗到时候，嫪毐终究是要露出真面目的，与其僵持时日给嫪毐以从容谋划，何如打破僵局教他手忙脚乱？可是，如何打破这个僵局呢？蔡泽只天天大骂老鸟，分明是无可奈何。王绾日夜督察秘密制箭，显然顾不得静心思虑。嬴政独自思谋，一时竟无妥善之法。

眨眼间清明已过，遍地新绿。这日吕不韦飞骑特使又到，带来的是一个出人意料的消息：吕不韦领在都大臣上书太后，力请太后敦促长信侯在四月之内行秦王加冠大礼；若诸物筹划艰难，丞相府当即征发并派员襄助。

“仲父此举，正当其时也！”嬴政捧着上书副本长嘘一声，再看一遍，蓦然发现大臣具名中多了一个很生疏的封君，不禁惊讶问，“昌文君何人？”特使回道：“昌文君是驷车庶长嬴贲。”“老庶长几时封君了？”嬴政更是惊讶。

特使感喟一叹，对年轻的秦王说起了老庶长封君之事。

原来，庄襄王弥留之时对吕不韦留下了一道密书，叮嘱：“我子政少年即位，及加冠亲政尚远。冠礼之年若有艰难，当开此书。”二月中旬，吕不韦得知嫪毐延误冠礼，更接秦川十余名县令密报，说太后密书调县卒赴雍，无由拒绝。吕不韦顿觉此事大为棘手，蓦然想起这道遗命，当即开启庄襄王遗书，只有一句话：“拜驷车庶长贲为君爵，起王族密兵可也。”吕不韦不禁惊喜感叹：“先王之明也！天意使然也！”立即会同老长史桓砾赶赴老庶长府邸宣示了王书。老桓砾征询老庶长爵号，老庶长呵呵笑道：“老夫老行伍，只做事，给个甚号算甚号！”老桓砾诡秘一笑道：“目下需示形于外，便定‘昌文’如何？”老庶

长哈哈大笑："随文信侯一个'文'字，好！文信长信，只不随那个臭'信'字便结！"吕不韦与老桓砾一阵大笑，当日将昌文君一应印信、随吏定好，敦促老庶长立马拿出应对之策。老庶长思忖道："一月之内，老夫密调五千轻兵入关中。三千归老夫，届时剿那假阉货咸阳、太原、山阳三处老巢！两千给文信侯，解雍城之危！如何？"老桓砾大是疑惑："嫪毐可调数万人马，你五千轻兵有恁大威力？"吕不韦也是大有忧色。老庶长不禁大笑："两位放心也！王族密兵何物？轻兵也！轻兵何物？嬴族敢死之士也！莫说数万乌合之众，便是十数万精兵在前，老夫五千轻兵也当所向披靡！"一声喘息，突然伤感一叹，"天意也！当初孝公变法，留在陇西的嬴族全数迁入关中，只留下了几千人驻守老秦城根基。当年约定：非王室急难，最后一支陇西嬴族不得离开秦城。百余年来，这支老嬴族已经是三万余人了。这是秦国王族留在陇西的家底，百余年未尝一动，今日竟要老夫动用秦人密兵，嬴秦之羞也！"老桓砾恍然感喟，又疑惑道："没有秦王兵符，你这封君调得动么？"老庶长释然笑道："你只揣摩'王室急难'这四个字，便当知道王族密兵之调动与常法大异。否则，庄襄王何必遗书封老夫一个君爵也。"见涉及王族秘事，吕不韦与桓砾不再多问，只叮嘱老庶长几句便告辞了。

"如此说来，昌文君事雍城尚不知晓？"

"禀报君上，此乃文信侯着意谋划。"特使指点着上书，"封君不告雍城，上书却有具名。文信侯是想教嫪毐明白，朝局并非他与太后所能完全掌控。嫪毐若生戒惧之心，乱象或可不生。此乃文信侯遏制之法，王当体察。"

"遏制？为何要遏制！"嬴政连连拍案，"心腹之患，宁不早除？文信侯此时上书敦促冠礼，能使此獠手忙脚乱匆忙举动，原本正当其时，何须多此蛇足，以昌文君之名使其顾忌也。目下不是要遏制，恰是要引蛇出洞一鼓灭之！"目光一闪急问，"上书送走否？"

“臣正要入雍呈送。”

“好！刮了昌文君名号，换一人上去！”

“君上……文信侯……”

嬴政目光凌厉一闪，冷冷道：“此乃方略之事，不涉根本。”说着一把揪下自己胸前玉佩轻轻拍到特使面前，“秦王至令：刮。仲父面前有本王说话。”面对年轻秦王无可抗拒的目光与最高王命，特使略一犹疑，终是吩咐廊下随员捧来铜匣取出上书正本，拿起书案刻刀刮了起来。

特使一走，嬴政立即召来蔡泽王绾计议。嬴政将情形说了一遍。王绾大是赞同。蔡泽却以为文信侯之法还是稳妥，若激发嫪毐早日生乱，只怕各方调遣未必得当，若不能一鼓灭之，后患无穷。嬴政沉着脸道：“此獠得有今日，宁非人谋之失也！疥癣之疾而成肘腋之患，肘腋之患终致心腹大患。秦无法度乎？秦无勇士乎？宁教此獠祸国乱宫也！”见这个年轻的秦王一副孤绝肃杀气象，蔡泽心头猛然一颤，一时默然。

“君上之意，如何应对？”王绾适时一问。

“此獠必大发蠢举，日夜收拾防卫，预备血战！”

“王之举动，实铤而走险也！”蔡泽终于忍不住呷呷大嚷，“蕲年宫只有千余人，可支一时，当不得嫪毐上万人马半日攻杀！老臣之见，秦王当回驾咸阳，冠礼之日再来雍城。否则老臣请回咸阳，与文信侯共商调兵之法，至少得三万精锐护卫蕲年宫，剿除雍城乱兵！王纵轻生，何当轻国也！”

默然片刻，嬴政勉力笑了笑，又正色道：“纲成君，平乱当有法度。今嫪毐将乱而未乱，又假公器之名。若举大军剿其于未乱之时，

省力固省力，然何以对朝野？何以对国法？嬴政既为秦王，当为朝野臣民垂范，依法平乱，平乱依法！何谓依法平乱？乱行违法，决当平之，不容商议！何谓平乱依法？乱行不做，国法不举；乱行既做，国法必治！行法之道，贵在后发制人，此谓依法也。今乱迹虽现，然终未举事。当此之时，嬴政若回咸阳，嫪毐必匿其形迹而另行图谋，了却祸乱便是遥遥无期。唯其如此，嬴政宁孤绝涉险，以等候冠礼之名守候蕲年宫，引此獠举事。届时各方发兵剿乱，自是名正言顺，乱象宁不定乎！”

“老臣是说，国失秦王，秦将更乱！孰轻孰重？”

“纲成君差矣！”嬴政罕见地第一次直面驳斥高位大臣，“百年以来，秦国公器如此龌龊生乱，未尝闻也！只要平得此乱，嬴政虽死何憾？果然嬴政死于龌龊之乱，便意味着秦国法度脆弱之至，不堪一击也。若秦人不灭，便当重谋立国之道！有此等醒世之功，嬴政怕死何来？”末了淡淡地笑了。

“……”蔡泽愕然。

王绾不禁热泪盈眶：“君上，蕲年宫将士与王同在！”

“两位放心也！”嬴政霍然起身，“嫪毐若是成事之人，何待今日？既到今日，得遇嬴政，又何能成事？纲成君，你与文信侯一般，都是高看此獠，多有犹疑以致屡屡失机。谓予不信，拭目以待也！”说罢一阵声震屋宇的哈哈大笑。

蔡泽终究默然，不是无可措辞，而是被这个年轻的秦王深深震撼了。一个从未处置过邦国大政且年仅二十二岁的后生，在如此乱象丛生的艰险关头如此地坚不可夺，宁舍身醒世而不苟且偷生，使任何全身再谋的劝谏都显得猥琐苍白，夫复何言矣！然更令人惊诧者，是这个年轻秦王竟能在这般头等大事上如此透彻地把握法治精要，如此透

彻地洞察乱局，如此果断清晰地纠正吕不韦与蔡泽这班能事权臣，直是旷世未闻也！蔡泽生在宫廷祸乱最为频仍的燕国，深知平息此等乱局，最需要的便是敢于而且能够力挽狂澜的柱石人物。当年燕国的子之摄政，逼得三代燕王束手无策，以至于不得不将燕王之位禅让给子之；其时，燕国三王但有一君如目下之嬴政，焉得有燕国的三世之乱？赫赫大名的燕昭王其时虽是太子，并深得燕国臣民拥戴，比目下嬴政的处境要好得多，却还是处处避着子之锋芒，处处采取先求保全再图谋国的方略，后来才以大肆割地换来齐军平乱。依着人世法则，便是纵论千古之史家，便是大义当先之豪侠，任谁也不能指责燕昭王这般存身谋国之道。然则，与嬴政这般宁可舍身也要护法醒世的秦王相比，蔡泽无法置评了。谚云：蝼蚁尚且贪生，况于人乎！嬴政只有二十二岁，尚未加冠亲政，真正秦王的显赫威权未曾一日得展。当此之时，嬴政退让以求再谋，何错之有？老臣以此道劝谏，何错之有？然则，今日一切都变了。一切常人眼中的大道在嬴政这里似乎都变得幽暗，一切常人眼中的求生方略在嬴政这里似乎都变成了雕虫小技。一时之间，狂傲一生的蔡泽莫名其妙地觉出一种小来，蓦然一个念头闪过：吕不韦大书芳心，化得了这个嬴政么……

“老臣力竭矣！王好自为之。”蔡泽一躬，疲惫地去了。

当夜，蕲年宫悄无声息地忙碌了起来。王绾虽非军旅之士，调遣事务却很是利落，与仪仗将军前后奔波，倒也井然有序。仪仗骑士全部改为步卒，轮流登城防守并将搬运到三座箭楼的滚木礌石火油火箭等一应归置到位，以免初次接战的内侍们到时忙中出错。内侍侍女们则将这段时日削制的箭杆赶装箭镞，再装入一只只箭壶送上箭楼。仆役们则全力赶制军食，因了不能炊烟大起，只有用无烟木炭在冬日取暖的燎炉上烤饼烤肉，再大量和面揉制面团，届时以备急炊。嬴政身着一身牛皮软甲前后巡视，特意叮嘱一班小内侍将几日搜寻来的狼粪搬上了蕲年宫土山最高的一座孤峰，连夜修筑了一座小小烽火台。

三日之后，泥牛入海的雍城又来了黑肥老吏，给嬴政气昂昂宣读了一卷令书：假父长信侯决意于四月初三日为嬴政吾儿大行冠礼，自谷雨之日起，子政得在蕲年宫太庙沐浴斋戒旬日，以迎冠礼。读完令书，黑肥老吏矜持地笑了："假父长信侯有言，沐浴斋戒之日，蕲年宫得日夜大开宫门，以示诚对天地。王可明白否？"嬴政捧着令书木然地摇了摇头："我无兵卒，大开宫门，教狼虫虎豹入来么？"黑肥老吏一挥手："斋戒之日，自有兵马护卫蕲年宫，王只清心沐浴斋戒便是！"嬴政憨呵呵笑道："好也好也，我只清心沐浴斋戒便是，甚难事？记住了也。"黑肥老吏不屑地笑了笑大摇大摆去了。

"今年谷雨，三月二十。"旁边王绾提醒一句。

"还有六日！"嬴政突然将令书狠狠摔向厅中铜鼎，竹简顿时哗啦四飞，转身铁青着脸低声吩咐，"毋再忙碌，兵器军食照三日预备即可。自今日起，除斥候之外，一律足食足睡，养精蓄锐！"王绾嗨的一声，大步出厅去了。

这夜三更，夜猫子一般的赵高又悄无声息地回到了蕲年宫，给嬴政轻声说了两个字："妥了！"嬴政目光从书案移开，面色十分的难看："小高子，事发在即，你只一件事：设法找到蒙恬，讨三五百骑士，奇袭雍城，斩草除根。"赵高机警地眨着大大的蔚蓝色的胡眼低声道："无需恁多骑士，蒙恬打仗要紧，一个百人队足够。"嬴政细长的秦眼凌厉一闪："无论如何，不许失手！"赵高肃然一躬："根基大事，小高子明白！"

谷雨这日，上天恰应了时令之名。

细雨霏霏杨柳低垂，雍城笼罩在无边的蒙蒙烟雨之中，整日矗在老秦人眼前的白首南山也被混沌的秦川湮没了。正午时分，蕲年宫箭楼传来一声苍老的宣呼："秦王沐浴斋戒——三门大开——"随着长长的呼声，三队步卒三支马队分别进入了东西南门外的官道，隆隆在三

门洞外分列两侧。部伍已定，南门外一千夫长对箭楼一拱手高声道："禀报纲成君：末将奉卫尉之命，城外护宫！"箭楼上传来了蔡泽苍老的声音："秦王口书：赐护军王酒三车，以解将士风寒——"话音落点，一队内侍拥着三辆牛车咣啷咯吱地出了城门。千夫长打量着牛车上排列整齐的铜箍红木酒桶，不禁哈哈大笑："好！果然正宗王酒！"转身高声下令："每门一车，人各两碗，不得多饮！"一名军吏嗨的一声领命，指派士兵领着两辆牛车向东西两门去了。

片时之间，士卒们一堆堆散开在了遮风挡雨的大树下，纷纷举碗呼喝起来。未几，士卒们人人红了脸，纷纷解开甲胄摘下头盔："王酒好劲道！好暖和！""甚个暖和？里外发烧！""烧得好舒坦！忽悠驾云一般！"正在此时，千夫长甩着额头汗水红着脸高声道："老夫王城当值十多年，跟卫尉饮王酒多了！给你等说，这还不是百年王酒，要是那百年王酒，嘿嘿，一碗醉三日！"遥遥向几棵大树下一挥手，"左右白日无事，弟兄们眯瞪一觉了！"大树下一阵欢呼，随即纷纷靠在了树干窝在了道边呼噜鼾声一片。

倏忽暮色，蕲年宫静穆如常。

春雨依然淅沥淅沥地下着，一切都是君王斋戒当有的肃然气象。除了最北边的斋戒太庙亮着灯光与游走更夫的摇曳风灯，整个宫中灯火俱熄，弥漫着斋戒时日特有的祭祀气息。三座城墙箭楼上各有一张摆着牺牲的祭天长案，大鼎香火在细密的雨雾中时明时灭地闪烁着。除了城外此起彼伏的连绵鼾声，蕲年宫静谧得教人心颤。

中央庭院的书房廊下，一身甲胄手持长剑的嬴政已经在这里默默伫立了整整两个时辰。刁斗打响三更，王绾匆匆走来低声道："君上，太医说药力只耐得四更。"嬴政一点头低声道："下令箭楼，随时留心关城！"王绾回身一挥手，一个精壮内侍疾步匆匆去了。王绾转身道："宫外也就一个千人队，君上无须担心，歇息一时了。"嬴政摇头道："这个千人队可是卫尉的王城护卫军，不是等闲乌合之众，至少要

顶到天亮。”王绾慨然道：“我守门洞，仪仗将军守城头，君上居宫策应，如此部署撑得一两日当有胜算！”正在说话之间，突然庭院绿树红光闪烁，随即宫门处城门隆隆杀声大起。王绾拔脚便走。嬴政飞步出了庭院向太庙方向奔来。

原来，为嫪毐总揽各方的谋事坊从各方消息判定：嬴政全然没有戒备之心，宫中更是懒散非常。然为妥当，还是作了周密部署：先下特令嬴政旬日斋戒，趁斋戒之期突袭蕲年宫；斋戒之日，以卫尉所部的一个王城护军千人队驻扎宫门外“守护”蕲年宫；斋戒第三日夜半，卫卒千人队与岐山河谷之伏兵同时发动，突袭蕲年宫。及至黑肥老吏回报说嬴政赞同了“大开三门以对天地”，嫪毐呱呱大笑：“说我生憨，这个狗崽才当真生憨！天意！老子亲儿子做秦王！”当即下令：其余军马开往咸阳助战，蕲年宫擒拿嬴政由老夫率千人队亲自动手。冷齐的谋事坊无可奈何，只好赞颂一通长信侯圣明罢了。

嫪毐折腾完赵姬再吃饱喝足，正是二更方过。此时云收雨住，天露出了汪汪蓝色片片白云。嫪毐连呼上天有眼，兴冲冲亲率一支三百人马队与冷齐等一班谋士门客风风火火赶到了蕲年宫。及至到得宫前大道，遥见南门洞开，卫卒步骑倒卧在道边树下鼾声大作。冷齐大为恼怒，过去揪住卫卒千夫长大骂起来：“甚精锐王师，一群烂鸟！坏长信侯大事，该当何罪！”嫪毐马鞭指点着呱呱大笑：“这群生猪！尽管睡！成了大事不要抢功！”说罢马鞭一指大吼下令，“马队进宫！随老夫擒杀嬴政！”马队骑士一声呐喊冲向了城门。

恰在此时，一阵沉雷般响动，蕲年宫厚重巨大的石门轰隆隆关闭。箭楼骤然一片火把，仪仗将军举剑高呼：“贼子作乱！杀——”

滚木礌石夹着箭雨在一片喊杀声中当头砸下，城下顿时人仰马翻一片混乱。嫪毐被嘶鸣蹿跳的战马掀翻在地，一身泥水爬起来又惊又怒，马鞭指着城头连连大吼：“杀这狗崽烂鸟！一个不留！拿住嬴政封万户！都给老子上！”转身又马鞭点着冷齐吼叫，“军马都给老子拿

来！不去咸阳，先杀嬴政！快！”冷齐从未经过战阵历练，陡见面前血肉横飞，原本已经抖瑟瑟乱了方寸，又被疯狂的嫪毐一通大吼，话都说不浑全，只连声应着爬上马背一阵风去了。嫪毐气急，提着马鞭对着将醒未醒的卫卒们挨个猛抽：“猪！猪！猪！都给老子爬起来！再睡老子开了你这猪膛！”卫卒千夫长连忙掏出牛角短号一阵猛吹。王城卫卒原本秦军精锐，一闻凄厉战号立即翻身跃起，步卒刷刷列成百人方队呼啸着杀向城门，骑士百人队立即以弓弩箭雨掩护，气势战力显然比乱纷纷的嫪毐马队大了许多。

“猛火油——”城头仪仗将军一见卫卒猛攻，突然一声大吼。几乎是应声而发，城头立即显出一大排陶瓮铁桶木桶，随着咕咚咚哗哗哗大响，气味浓烈的黑色汁液立即从城墙流淌下来弥漫在嫪毐马队与卫卒脚下。此时，城头火箭连发直射黑色汁液，城墙城下轰然一片火海，马队步卒无不惊慌逃窜。嫪毐大骇，在门客护卫下逃到宫前大道的尽头兀自喘息得说不出话来。此时，一个谋事坊门客上来划策：“看来嬴政有备，长信侯此时不宜强攻。待天亮之后，赴咸阳军马调回，再与岐山河谷伏兵一起杀出，三面猛攻，必杀嬴政无疑。”嫪毐气狠狠点头：“传令下去，嬴政狗崽多活半日！老子多歇半日！你几个催发兵马，老子候在这里，等着给嬴政狗崽开膛！”门客谋士们情知不能再说，上马分头部署去了。嫪毐一阵呱呱大笑：“酒肉摆开！都来！咥饱喝足！杀进蕲年宫，每人三个小侍女！啊！”骑士门客一片欢呼大笑，蕲年宫外便是胡天胡地了。

倏忽天亮，雨后初晴的清晨分外清新。天蓝得辽远澄澈，地绿得汪汪欲滴，一轮红日枕在岐山峰头，古老雍州的山水城池沉醉得毫无声息。正在日上竿头的时分，蕲年宫外又喧闹起来。冷齐与几路谋士分头来报：赴咸阳兵马已经在郿县追回，岐山河谷的伏兵也已经就绪；辰时，咸阳、太原、山阳、雍城四路一起举兵。打盹儿醒来的嫪毐顿时来了神气，马鞭敲打着冷齐带来的几架云梯，又对着沉寂的宫

门吼叫起来：“拿两千兵马！老子偏要从这正门摆进去，在蕲年宫太庙掏出嬴政心肝下酒……”

“长信侯！快看！”一个谋士锐声打断了嫪毐。

门客骑士们全都惊愕得没了声气——辽远澄澈的蓝天之下，一柱粗大的狼烟端直从蕲年宫孤峰升起，烟柱根部腾跃的火苗清晰得如在眼前！

“烂鸟！”嫪毐呱呱大笑，“要烧蕲年宫，想得美！”

“长信侯有所不知也。”面色苍白的冷齐喘息指点着，“此乃狼烟，自古以来便是兵事警讯，但有军兵驻扎处，见狼烟便须驰援。今狼烟起于蕲年宫，分明是嬴政召兵勤王……”

“邪乎！”嫪毐眉头拧成了一团，分明对这柱粗大的狼烟极有兴致，不待冷齐说完自顾大呼小叫起来，“这蕲年宫哪来的狼粪？阴山草原狼多得邪乎，岐山也有狼？你等不知道，这狼烟是狼粪烧的，狼粪是狼屙的！狼粪晒干，再收成一堆焐着柴火烧才能出烟！老子狼粪都烧不好，嬴政竟能烧狼粪？邪乎邪乎！没看出小子有这号本事。娘个鸟，这蕲年宫要烧了，老子母狗岂不少了个安乐窝……”

“长信侯！”冷齐终于忍不住吼了一声。

“喊甚喊甚？知道！”嫪毐似乎回过了神来，“老子杀过狼，还怕它狼烟？”转身抄过卫士手中一口胡刀挥舞着大吼，“给老子起号！明兵暗兵一起上！嬴政要烧蕲年宫，叫戎翟老儿也一起杀过来！”

一时号角大起，遥闻四方山谷喊杀声此起彼伏，分明是渭水岸边与岐山河谷的兵马已经发动。嫪毐大喜，一声喝令，卫卒与新来步卒展开云梯冲向城门，蕲年宫顿时一片震天动地的杀声。堪堪将近正午，蕲年宫南门岿然不动。背后的岐山河谷分明阵阵杀声，却硬是不

见猛攻蕲年宫的迹象。嫪毐急得不知大骂了多少次烂鸟狗崽，依旧只能在南门外原地打圈子。正在不知所以之时，几个浑身血迹的门客带着几群同样浑身血迹的乱兵内侍侍女不知从哪里拥来，乱纷纷一阵诉说：号角起时，岐山河谷的内侍军已经悄悄爬上蕲年宫背后的山头，不料从密林中突然杀出无数的翻毛胡刀匈奴兵，砍瓜切菜般一阵大杀，三千多内侍军十有六七都折了；渭水北岸的三万多卫卒县卒官骑，一闻号角在卫尉林胡竭率领下向蕲年宫杀来，不料刚刚冲出两三箭之地，两侧山谷便有秦军精锐铁骑漫山遍野杀出，不到一个时辰死伤无算，卫尉被俘，全军四散逃亡……

“烂鸟！”嫪毐暴跳如雷，一个大耳光将冷齐掴倒，“烂鸟烂鸟！老子大事都叫你这般烂鸟毁了！还谋事坊，谋你娘个鸟！”举起胡刀要砍了冷齐……

突然之间，四野呼啸喊杀声大起，秦军的黑色马队潮水般从南边包抄过来，当先将旗大书一个斗大的“王”字，一望而知必是铁骑精锐无疑。与此同时，几支怪异的飞骑又潮水般从蕲年宫背后的三面河谷追逐着嫪毐的内侍残军杀出，一色的翻毛胡袄，一色的胡骑弯刀，粗野的嘶吼伴着闪电般的劈杀，直与匈奴飞骑一般无二。嫪毐开初以为是戎翟军杀到，正要跳脚呼喝发令，却被亲信护卫们连拉带扯拥上马背落荒而去，尚未冲出两三里之地，又被遍野展开的秦军铁骑兜头截杀。亲信门客护卫千余骑拥着嫪毐死命冲突，暮色降临时终于冲出岐山，直向北方山野去了。渐渐地，秦军铁骑四面聚拢，一队队泥水血迹的俘虏被悉数押到蕲年宫外的林荫大道。当“王”字大旗飞到时，蕲年宫南门大开，一身甲胄满面烟尘的嬴政带着蔡泽王绾大步迎了出来。

“末将王翦，参见秦王！”

“将军来得好！嫪毐如何？”嬴政当头急促一问。

王翦一拱手道："禀报秦王：嫪毐数百骑向北山逃去，预料欲经北地郡到太原，再逃向阴山。蒙恬昨夜与末将约定，岐山之北归王族轻兵堵截，是故末将未曾追击。"

"那便先说此事。"嬴政目光一闪，几乎是立即有了决断，"蒙恬要分兵雍城，可能不及堵截。王绾，立即以王印颁行平乱急书，下达北地、太原、九原、云中四郡：全力堵截要道，搜剿嫪毐！生得嫪毐者赐钱百万，擒杀者赐钱五十万！敦请文信侯立即下令关中各县，截杀嫪毐余党，斩首一级赐钱一万！疏漏之县，国法问罪！"语速快捷利落，毫无吭哧斟酌。嬴政边说，旁边王绾已经用一支木炭在随身携带的竹板上连作记号，待嬴政说完，王绾嗨的一声转身疾步去了宫内。

"我王明断。末将疏忽。"王翦显然颇有愧色。

"如此乱局，谁能一步收拾得了？"嬴政倒是笑了。

王翦又一拱手正色道："末将奉文信侯命：乱局但平，即请王入雍城，等候文信侯率朝臣到来，如期行冠礼大典！"嬴政爽朗地笑了："好好好！明日入雍。走，进宫说话。待蒙恬完事，晚来我等痛饮一场！"

五　血火冠剑日　乱局竟未息

秦王九年四月己酉日，雍城举行了盛大的加冠亲政大典。

一切都是异乎寻常的快捷：嫪毐与一班亲信尚未逃出北地便被全部活擒，关中西部中部十三县民众擒杀嫪毐余党两万余，乱军无一人能逃至骊山以东；咸阳城内的乱军两万余人，被昌文君的两千王族轻兵一鼓击溃，全部擒杀；太原郡、山阳城的乱兵方出城邑，被太原郡守与山阳县令的捕盗卒伍及自发涌来的老秦人堵住混战，斩首万余，活擒三千余，也是无一漏网。截至冠礼之日堪堪半月，嫪毐及其残存

余党数千人全部被押送到云阳国狱重枷关押。只有一个太后赵姬，无人敢于定夺。于是，嬴政亲自下令：“太后移居阳宫(注)，依法待决。”

阳宫乃是关中最狭小的行宫，国君很少亲临，实际已经是多年的冷宫。此令一下，朝野一阵哗然。然则，毕竟是大乱新平，毕竟是太后有过，朝野之心关注的终究还是秦王冠礼，一时倒也无甚汹汹议论。

加冠大礼是井然有序的。吕不韦率咸阳全体朝臣如约赶到。嬴政在雍城太庙沐浴斋戒三日，而后祭天祭祖。四月十二日这天正午，冠礼在雍城大郑宫正殿隆重举行。纲成君蔡泽司礼。文信侯吕不韦为秦王加冠。昌文君嬴贲代先祖赐秦王穆公剑。冠剑之礼成，太史令当殿清点了秦王印玺与各方呈出的兵符，一一登录国史。此后吕不韦当殿宣示：自请去“仲父”名号，还政秦王。

秦王嬴政颁布了第一道亲政王书：文信侯吕不韦加封地百里，仍领开府丞相总摄国政；其余封君、大臣、将军，凡平定嫪毒叛乱有功者，皆着文信侯酌情加地晋爵；所有参战内侍，皆晋军功爵一级；王绾晋升长史，职掌王城事务；蒙恬晋升咸阳令兼领咸阳将军，职掌国都军政；王翦晋升前将军，副桓龁总署蓝田大营军务；内侍赵高进少府，职掌王室府库。

“秦王明察！”王书宣示完毕，大臣们立即异口同声拥戴，终于松了一口气。多年来，秦国政出多头传闻纷纷，朝野对这个新秦王也是越来越扑朔迷离，在咸阳的大臣们更是如此。当年立太子时都说这个嬴政才具如何如何了得，然即位九年，也未见得有甚惊人见识出来，人们便有些不知所以了。然则无论一个人如何令人难以揣摩，只要他做了国王而且亲政，终究要显出真山真水。亲政第一关便是摆布朝局，一道王书立见政风。若依着朝野风传的嬴政秉性，秦王大封追随他平息嫪毒之乱的一班后生也未可知。果真如此，朝臣们也无话可

说。毕竟，除去嫪毐这个令人腻歪的龌龊之物，也亏了年轻的秦王与几个年轻的辅佐者。然则果真大封，譬如封君或拜将相，朝臣们还是不以为然的。毕竟，邦国之大爵大位非一功之得也。如今这亲政第一道王书一发，大臣们心下一声叫好——封赏工稳，合乎法度！这般看去，惩治叛乱人犯必也是循吕不韦宽刑安国一路，对太后事更不消说得了，果真如此，秦国安矣！

皇皇冠礼一毕，嬴政连夜回了咸阳，大臣们莫名惊诧了。

进咸阳王城的次日，嬴政立即进入国事，派长史王绾请来文信侯吕不韦，又召来廷尉、司寇、宪盗、御史、国狱长、国正监等一班行法大臣，在东偏殿举行了小朝会，专一计议对嫪毐乱党的定罪处罚。依照百余年传统，秦国法度严明，任何罪行历来都是依法定罪，从来没有过朝会商议某案的先例。然自吕不韦摄政，首开朝会议决蒙骜兵败事后，似乎又有了一种虽未成法但却已经为朝臣默认的章法：大刑可朝会，朝会可宽刑。因了人怀此念，一班行法大臣都看着吕不韦不说话，显然是想先听听吕不韦如何说法。吕不韦心头雪亮，只泰然安坐一口一口啜茶，根本没有开口之象。嬴政也不失措，犀利的目光只反复巡睃着一个个正襟危坐的大臣，分明在耐心地等待着第一个开口者。

“既是涉法朝会，老臣等无以回避。”终于，黝黑枯瘦满头霜雪的铁面老廷尉开口了，“老臣等所以默然以待，实则欲等秦王与相国定得此案准则：依法问罪乎？法外宽刑乎？若是依法问罪，事体简单明了：臣等依法合署勘审，依法议定刑罚而后报王定夺。勘审之先，似

无须朝会计议也。今行朝会，老臣等揣度便是要法外宽刑。果真如此，秦王、相国得先行定得分寸。否则，老臣等无以置喙也。”

“臣等正是此意。”几位大臣异口同声。

“文信侯以为如何？”嬴政淡淡问了一句。

“国有法度，自当依法。”吕不韦正色叩着座案，“然则，法无万千之细。若确有特异人事，亦当就事就实妥善处置。当年蒙骜宽刑，便是量事量情而宽，设若不宽，秦军大将几无存焉！诸位既为邦国大臣，当处处为邦国长远计，当严则严，当宽则宽。若事事要王先定分寸，我等臣工职司何在？”

“文信侯差矣！”铁面老廷尉依旧是永远平板的黑脸，“当宽则宽，当严则严。王道人治之论也，非法治之论也。但有律法在前，宽严尺度便在律法，何罪何刑可谓人所共知。执法所能斟酌者，刑罚种类也，刑差等级也，流刑之远近，苦役之长短也。何来律法已定，而由人宽严之说？由人宽严者，三皇五帝也，三代之王也，非秦国百余年法统也。秦法虽严，王亦有个例特赦之权，若确欲宽刑，自当王先授意，而臣等斟酌如何实施，何错之有也？”一番话扯出了法治人治之争，殿中一时默然。

“廷尉之说，一家之言也，姑且不论。”吕不韦淡淡地笑了笑。第一次遭遇正面驳斥，吕不韦心下实在不快，然深知这老廷尉是个铁面法痴，决然不会在任何他所认定的法理上低头，也不会顾忌被他驳斥者是谁，纠缠人治法治实则自讨无趣，一句话岔开，又喟然一叹，“老臣所虑者，唯太后一人也！今太后涉案，若不法外议处，王室颜面何存？此事理也，非法理也，我等何能不三思而后行？”

案中最重大最忌讳的议题被吕不韦突兀托出于朝堂，几位大臣顿时肃然，目光一齐聚向年轻的秦王。嬴政一脸冷漠，“啪！”地一叩王案道：“诸位皆行法大臣，既有疑虑之心，本王便立定准则：自今而后，无论案事大小，无论事涉何人，一律由行法台署先行依法定罪，而后报本王定夺，无须朝会议决。”大臣们一片惊愕。吕不韦淡然漠然。嬴政谁也不看，又道：“今日朝会，原非议法议刑，实为议事。所谓议事者，是本王预闻诸位：嫪毐谋逆作乱，乃秦国法治之耻！但能

事事依法，此獠何能以宦者之身入得宫闱？唯其如此，本王决断：六臣合署，以廷尉府领事勘审此案，除本王专使督察，其余任何官署不得干预；两月之内，嫪毒及全部余党得勘审完毕，不得延误。”

“太后……”国正监小心翼翼问了一句。

嬴政突然恼怒，一拍案霍然起身：“便是本王涉案，照当议处！”一甩大袖径自去了。殿中一阵默然，六位大臣看看略显难堪的吕不韦不知所以，各自向一直在殿角书录的年轻长史一拱手纷纷出殿去了。

“文信侯……”王绾走过来似乎想抚慰木然枯坐的吕不韦。

“天意也！”吕不韦粗重地叹息了一声，对王绾摆摆手，扶案起身径自去了。看着已显老态的吕不韦的踽踽背影，王绾眼眶不禁湿润了。

七月流火，关中燠热得人人挥汗如雨。

秦王嬴政破例没有到任何行宫避暑，依然守在咸阳王城，守在那座林荫深处的王书房忙碌着，夜晚灯光常常亮到四更。王城各官署又恢复了昼夜当值车马如流，王城冰窖也第一次出现了并非夏葬而仅是消暑引起的冰荒。久违了此番气象的老内侍老侍女们大为感慨，逢人一声感喟：“大秦有幸，又见昭襄王之世矣！”在这炎热忙碌的酷暑时节，行法六署报来了嫪毒案的定罪决刑书——

平乱俘获嫪毒及其余党六千三百四十七人，依法据事定罪处刑如左：嫪毒乱宫谋逆罪，车裂处死，灭其宗；卫尉竭、内史肆、佐弋竭、中大夫冷齐等二十七人附逆作乱，枭首[注]处死；内侍、侍女两千三百三十三人，从逆作乱罪，斩首处死；门客、舍人两千六百四十六人，从逆未战，罚为鬼薪[注]；有爵者从逆四千一百六十三人，本人另

刑外，其家夺爵，流房陵；太后涉案，削俸两千石，迁都外冷宫，绝闻政事。

嬴政没有任何犹豫，提起蒙恬为他特制的一支粗硬大笔点着朱砂，在长长一卷竹简的题头空白处批下了一行大字：“可也。秋刑决之！”批过的决刑书下发廷尉府，行法六署立即忙碌起来，仅仅是甄别登录流徙房陵的四千余家人口，便用了整整一个月。进入九月霜降时节的决刑期，渭水草滩大刑场人山人海，嫪毐被五头斑斓水牛狂野地车开肢体时，整个刑场都欢呼起来，秦法万岁与秦王万岁的声浪久久没有平息。老秦人都说，这是秦惠王大杀复辟旧世族之后的最大刑场了，秦国要有新气象了！也有人说，乱国害民自该杀，可也有不该杀的人被杀了，造孽！

大刑之日，秦王的《告朝野臣民书》赫然张挂咸阳四门：

秦王书曰：自先祖孝公变法以降，狂且之徒以阉宦之身入宫闱，以至封侯摄政盗假父名号乱国害民，未尝闻也！此嫪毐之乱，所以为秦国法耻也！谚云：法不行则盗生。嫪毐之乱，足证秦法之松懈矣！孝文庄襄，政行倥偬，缓法宽刑，以致吏治涣散流弊多生：政出多门，臣工无所适从，官署无从尽职，此嫪毐乱党所以生也！若听任法度流散，吏治不肃，国何以国，政何以政，秦何以立足天下！今本王亲政，明告朝野：举凡国政，有法者依法，无法者以例，无法无例者听上裁夺。国府郡县，臣工吏员，但擅自枉法宽严者，决依法论罪，勿谓言之不预也！

此书一宣，老秦人顿时大快。秦王英明也，该整治这班官吏了！分明一个大屌怪物，能做个拔了胡须的阉宦送进宫去，还将太后弄得生了两个私王子，害得老秦人说起都脸红，没有枉法者才怪！再说这秦国本来好好的，甚事都有人管，多整顺！忽然五七年乱糟糟一团，甚事也没人管了，连堂堂文信侯丞相府都成了摆设，前年关中大水硬是饿死百姓无人问津，这还是秦国么？这能说是嫪毐那个大屌杀才一

个人的罪过么？鬼才信！这新秦王厉害，杀伐决断处处都在命穴上！你便看，明是秦孝公一般非议大父与父王，实则是回避公然指斥文信侯，却又将事体掰扯得一清二楚；说是《告朝野臣民书》，却一个字不责及百姓，只斥责那些坏法坏事官吏，这分明是说秦国庶民都是好百姓，都是这班狗官坏事！啧啧啧，便这两下子，胜过乃祖乃父多也！往前走没错，秦国又要威风了！

大刑这日夜里，铁面老廷尉与国正监两人秘密求见秦王。

嬴政正在书房翻阅近二十年卷宗文书，听得赵高禀报，当即到廊下迎进了两位老臣。老廷尉历来不善寒暄，入座便是正事口吻："老臣夤夜请见，为禀报涉案密情而来，一虚一实两事。虚者国正监禀报。实者老臣禀报。"嬴政不禁笑道："涉案还有虚事，奇也！先说虚了。"国正监稍事沉吟肃然道："臣等业已查实，嫪毐与太后两私子已在乱军中被杀。然山东六国传闻纷纷：一说秦王派私兵趁乱杀死两子，一说秦王自入雍城于大郑宫密室摔死两子。臣等追查传闻根源，起于嫪毐乱党中几个老内侍。两子已了，本事谓之虚。唯一牵涉在于：能否对几个未参战而起流言的内侍，以流言攻讦王室问罪？如此而已。"

"可恶！"嬴政面色铁青连连拍案，"此等罪孽之子若是活着，本王也会亲自杀他！流言攻我，何所惧也！再说，依国法，两子也是赐死。便是嬴政所为，何错之有！""那，几个内侍……"良久默然，嬴政长嘘一声："既非乱军，放过也罢。"

"如此老臣禀报实事。"铁面老廷尉依然平板的瘦脸猛然抽搐了一下，"经备细勘审一应在押乱党，王城密宫坊两内侍分头供认：当年嫪毐去势之日，乃文信侯府女掌事，其名莫胡者，持文信侯手令入宫，令密宫坊总管亲自操持去势，一操术内侍辅助；该操术内侍供认，只对嫪毐拔须洗面，遂交女掌事莫胡密车带走。此一也。其二，太后侍榻两侍女供认：此前，这女掌事莫胡奉文信侯命入梁山夏宫，将嫪毐

巨阳之戏似乎有意透露给太后；此后数月，即有嫪毐入梁山。其三，嫪毐族侄供认：嫪毐乃寡妇清族侄，当年文信侯曾受寡妇清之托，允诺助其族侄入仕；后来，嫪毐持寡妇清烙印宽简投奔文信侯，成为文信侯门客舍人。此三事尽有人证物证，足证嫪毐之发端，皆由文信侯而起。兹事体大，老臣不敢不报。”

“……”听着听着，嬴政素来凌厉的目光变得一片茫然，良久愣怔不知所以。及至缓过神来，才见座中已经没有了两位老臣，只有赵高小心翼翼地站在灯影里。

“小高子，你说，世间，还有可信之人么……”嬴政的声音飘忽得如同梦幻呓语，眼眶兀自流淌着泪水浑然不觉。精明机警的赵高第一次看见被他视作神圣一般的秦王如此痛楚如此可怜，一时慌得无所措手足，只匍匐在嬴政面前叩头咚咚，“君上，你索性打小高子一顿了……你你你，君上不能啊……”

突然之间，嬴政一阵嘶声大笑：“上天也上天，何如此戏弄我也！”森森大笑中爬起身来摇摇晃晃去了。赵高忙不迭跟出，秦王梦游般进了那片胡杨林，悄无声息地晃悠着晃悠着。眼看霜雾渐浓寒凉袭人，赵高拿着皮裘却不敢上前。渐渐地雄鸡鸣了刁斗停了天色蒙蒙亮了，依旧踽踽独行的嬴政颓然倒了。赵高一个箭步上前，二话不说背起秦王飞回了寝宫。

吕不韦又住进了文信学宫。

漫游在兰池林下，一种无法言说的思绪淤塞心头，已经年逾花甲的吕不韦第一次迷茫错乱了。不是国事无着，不是权力萎缩，而是心底第一次没有了那种坦荡坚实，没有了那种凛凛大义，没有了那种敢于面对一切流言而只为自己景仰的大道奋然作为的勇气。他实在不明白，久经沧桑后的自己如何竟能心血来潮，以那般愚蠢那般荒诞的方式来了却那种渊源深远的情事？自少时进入商道，吕不韦做任何事情

都是谋定而后动的，二十余年商旅运筹没有失算过，二十年为政生涯也没有失算过，如何偏偏失算于此等阴沟琐事？当年，他的谋划是：将嫪毐秘密送入赵姬宫闱，既可解赵姬少妇寡居之寂寞，亦可全寡妇清之托付，同时也解脱了自己不善此道的难堪，可谓一举三得也。按说，秦国太后王后寡居后的种种情事历来多发，既没有一件成为朝野丑闻，更没有一件发作为朝局乱象，找一个男子为太后之身的赵姬聊解饥渴，实在想不出有甚险象。

记得，当年刚刚将嫪毐送进梁山夏宫不到半年，他陡然有了一种不祥的预感！因由只有一个，嫪毐闪电般做了给事中，而那是他为嫪毐所谋算的最高官爵，只能发生在十年二十年之后。从此，突兀封赏接踵而至，非但这个嫪毐的权力疯魔般膨胀，且连素来不问政事的赵姬也疯魔般做起了摄政太后，结局竟是自己这个最要紧的顾命摄政大臣被束之高阁。事情一步步邪乎，他的心头也一日日淤塞，以至沉甸甸淤积压得他越来越喘不过气来。每每夜半梦魇，无不是嫪毐赵姬在张牙舞爪，一身冷汗霍然坐起，连声兀自嘟哝匪夷所思也。然则，不管多少次地觉得匪夷所思，吕不韦还是无数次地清醒地重新盘算了这件事的每一个细节，最终恍然理出了头绪。说到底，他事先没有谋算到这件事的三处纰漏：其一，赵姬对他的昔年情愫可谓深厚，一旦被他以“替身”方式冷落甚或拒绝，赵姬会生出何等异乎寻常之心？其二，嫪毐原本狂且之徒，对一个盛年寡居女子具有何等征服力，他根本没有想过，更可能想了也想不到。其三，嫪毐原本假阉割，也许迟早会露出真相，可他根本没有谋算到嫪毐的巨阳真相竟会在短短一年中朝野皆知……及至想得清楚，大错已经铸成了。然最令吕不韦痛心的还是，他无法以最妥善的方式了结这种最难堪的局面。他请出过最高明的剑士暗杀嫪毐，然却都让这个粗蛮的禽兽侥幸逃脱了。他派莫胡三次秘密进入梁山夏宫与雍城，力劝赵姬丢弃这个粗蛮禽兽，至少“罢黜”了这个沐猴而冠的异类，可红润丰满的赵姬都只是咯咯长笑：“甚叫不亦乐乎，文信侯知道么？赵姬今日才活得明白：他有他的功业，我有我的功业！一个侯有甚了得，他是侯，我教他也是侯，到

头来不都一般么？”吕不韦终于明白，这个女子的心思对他永远都是个谜。若非如此这般种种图谋失效，他也不会公然支持秦王亲政，更不会暗助秦王剿灭嫪毐累及赵姬。

然则，他却没有丝毫轻松，淤塞之感反是甚而又甚了。秦王将嫪毐之乱看做国耻法耻，锋芒隐隐直指他的为政方略。

《告朝野臣民书》更是直然指斥“缓法宽刑”为乱国之源，要整肃吏治，要廓清朝局，其意至为明显。若仅仅是这般政事，吕不韦全然可坦然对之，能化则化，不能化则争，功业之道，吕不韦从来不会苟且于任何人。初入秦国尚且如此，况乎今日？吕不韦深为难堪的是，他强烈预感到嫪毐的真相即将大白于天下，宗宗隐秘丑闻都将直接指向自己。嫪毐余党被俘者六千余人，又有铁面廷尉六署彻查，何事不能水落石出？于国法论，进假宦以乱宫闱国政，任谁罪无可赦。于情理论，居仲父而辱及顾命母子，任谁人伦全失。此等事莫说公之于朝野，想起来都令人汗颜不止，其时也，你吕不韦何颜居国……

“文信侯，好消闲也！”

“纲成君？”吕不韦恍然，“来，亭下坐了。”

踏着萧萧黄叶进入池畔石亭，蔡泽呷呷笑了：“上酒上酒！老赵酒，老夫今日一醉方休！”吕不韦淡淡一笑，也不问原由便向亭外少仆招招手。少仆转身便去，片刻间推来两轮酒食车，在大石案摆就酒菜便来斟酒。蔡泽挥手笑道：“你只去也，老夫自来。”吕不韦一个眼神，少仆轻步出亭去了。

“文信侯，今日一别，不知何年再聚矣！”

“纲成君何意？”吕不韦倏然一惊。

“老夫欲辞官远游，文信侯以为如何？”

“且慢。”吕不韦心头一动，“稍待时日，你我同去。”

“笑谈笑谈！你大事未了，想阵前脱逃么？”

“时也势也！吕不韦也该离开秦国了。”

“大谬也！”蔡泽汩汩痛饮一爵连连拍案，“老夫知你心思，然只告你，错也！大错也！跟随两月，秦王此人老夫看准了：重国重事，不重恩怨，不听流言！你莫看那王书似在指斥你文信侯当政，实则却为你开脱，宁可将过失拽到自己老子身上。至于吏治，委实要得整肃！三五年你不在政，嫪毐将上下官署搅成了一团乱麻，不整如何了得？当此之时，你走个甚来？不做摄政便失心疯么？当真老昏花也！”也许是再无顾忌，蔡泽的慷慨激昂前所未见。

“既然如此，你走个甚由头？”

“老夫不然！”蔡泽依旧连连拍案，“居秦无功，高爵无事，味同嚼蜡，不走更待何时？且实言相告：其一，老夫给你的大书找好了总纂替手，不误事！其二，老夫讨了个差事，出使燕国。使命一了，老夫就地交差！呵呵，光堂利落又顺便，何乐而不为也！”

“天意也！”吕不韦喟然一叹。

蔡泽不禁呷呷大笑：“心不在焉，文不对题！文信侯老矣！”

“纲成君，”吕不韦不自觉压低了声音，“有流言云秦王扑杀嫪毐两子，你以为此事如何了结？”蔡泽又是呷呷大笑：“无稽之谈无稽之谈！老夫与赵高一起进入雍城大郑宫，赵高亲见乱军误杀两子，与秦王何干？若教老夫说，此乃上天眷顾太后也！昌文君那老儿事后告老夫，嬴族有族规：但为王后太后，私情不论，若得私生孽子，母子得同在太庙处死！你且说，两子已死，开脱太后岂不有了名目？若是嬴政所为，岂不也是怜母之心！能如何？还不是不了了之！”吕不韦长嘘

一声，思忖间又道："依纲成君之见，嫪毒罪案是否会株连下去积至朝野？""断然不会！"蔡泽没有丝毫犹豫，"秦王乃明法谋略之君，告臣民王书所言之法耻国耻，实为整肃吏治开道，绝非为株连无辜开道！若是株连，嘿嘿，只怕满朝只剩得半朝也未可知。"

良久默然，吕不韦举起铜爵慨然一叹："斯人将去，独留我身，上天何忍也！干！"也不待蔡泽回辞汩汩饮干。正在此时，丞相府一书吏匆匆来到，禀报说秦王风寒高烧卧榻不起，几件紧急公文需待时日。吕不韦凝神思忖片刻，说声进宫，拉起蔡泽便走。

两人驱车进了王城，东偏殿果然一片冷清。长史王绾见吕不韦精神见好，心下顿觉宽慰，也不及多说连忙到寝宫禀报。片刻之后王绾回来，说秦王刚服完汤药太医还要针灸，不便见臣。然秦王闻两人同来探视，说了一句话："文信侯但能当国，我病何妨也。"吕不韦心头一热，当即肃然道："长史转告秦王，国事有丞相府撑持，王但养息康复是也！"出得王城径直回了丞相府处置积压的公文了。

旬日之后，秦王病情仍未减轻，丞相府又忙碌了起来。这日入夜，吕不韦正在书房埋首书案，李斯却风尘仆仆地回来了。李斯说，沟渠路径已经大体勘定，水工郑国正在最后踏勘引泾出山的瓠口；前日接到蔡泽书简，要他回来代为完成学宫大书的善后事宜。吕不韦这才明白，蔡泽所找的替手是李斯，不禁笑道："也好！有你善后，老夫无忧也！"当即搁下案头公文，带着李斯去了学宫。

次日，李斯立即开始了辛勤劳作。也是李斯精力过人且极有章法，将一班主撰门客摆布得井然有序：补撰、纠错、总纂、誊抄、刻简五坊环环相接，将蔡泽遗留的一大堆疑难缺漏竟在一个月中全部梳理完毕。进入隆冬，昼夜守在燎炉边的李斯已经最后核定了全部大书文章，并将所有该当吕不韦斟酌的事项一一开列齐备，专程进咸阳请来了吕不韦做最后定夺。

“足下快捷若此，大才也！”吕不韦不禁由衷赞叹。

“文信侯请看，”李斯一边指点着码得整整齐齐的六大案竹简，一边捧起总纲长卷向吕不韦禀报，“此书分为三部二十六卷，分别为：八览第一部，六论第二部，十二纪第三部，共计二十六卷。览部八卷，称八览，其名取天斟万物而圣人览之意，其宗旨在考察天地万物，确立为政之本。论部六卷，称六论，其名取权衡评定而立规之意，其宗旨在确立君臣士子立身持节之准则。纪部十二卷，其名取纲纪四方梳理国务之意，以春生、夏长、秋收、冬藏四季十二个月为十二纪，历数每月当为之政事；其宗旨在于按月划定国事纲目，以明轻重缓急。全部书文史论兼采，以论为纲，以史为鉴，以各国史书与士子见闻作为例证，有理有据，堪称皇皇雄辩。目下书文全部完毕，未定而最需斟酌者，是书名。”

“你说，拟定书名为何？”

“《吕氏春秋》！”

“噢？”吕不韦显然感到意外，“因由何在？”

“此书乃文信侯为治国立道，宗旨与孔子《春秋》同。”

吕不韦接过长卷一阵端详，断然道：“也好！既是老夫担纲，便是《吕氏春秋》了！”李斯一拱手道：“然则，在下尚有一言。李斯素闻文信侯学问博而杂，编纂此等史论兼采之书正当其长。文信侯若能对书文逐一校订，则此书神韵自生也。”吕不韦不禁喟然一叹：“李斯呵，老夫本无学术，不意一缕之思竟化做了如此一部大书，人为乎！天意乎！当年本为化秦之念也，然今日时势，老夫当真不知如何处置它了。”看着吕不韦痛楚的神色，李斯不禁感慨中来：“文信侯何难也！李斯一谋，愿公纳之。”

“噢？足下但说！”

“公之于世，任人评说。”李斯蓦然念及吕不韦对自己的倚重赞赏，知遇之心顿起，有些动情了，“我师荀子《解蔽》篇云：宣而成，隐而败。《吕氏春秋》但能公然流传天下，便是为天地立心，为庶民立命，化秦小矣，当化天下！”

“好见识！”久违的爽朗笑声喷涌而生，吕不韦大为振奋，“宣而成，隐而败。老荀子何其明彻也！容老夫思谋妥善之法，教天下人人读得《吕氏春秋》。果然如此，吕不韦虽死何憾矣！”

［第四部终］

---

1. 寿陵，亦做寿灵，原赵国常山郡城池，今石家庄市西北地带。
2. 山阳，原为战国魏城，此时归秦国河内郡，今河南省焦作市以东地带。
3. 且月，农历六月，《尔雅·释天》：“六月为且。”
4. 修正，古词，至迟出于汉时。《汉书·贾山传》：“求修正之士使直谏。”
5. 冬月，秦人称十一月为冬月。至今，关中方言仍将农历十一月叫做冬月。
6. 秦亭，早秦城堡，亦称秦城，今甘肃省天水市张家川以东。西晋始以天水为秦州，后世遂将秦州做秦人根基之地看待。
7. 雍城，春秋时秦都，大体在今陕西凤翔西南地带，有秦公大墓遗址。
8. 阳宫，秦惠文王建造的行宫，大体当在今陕西户县境内。《三辅黄图》云：“阳宫，秦文王所起，今在户县西南二十三里。”
9. 枭首，斩首后悬头颅于高杆示众。
10. 鬼薪，苦役之一，给王室宗庙或贵胄祠堂打柴供薪。

大秦帝国

铁血文明

第五部

全新修订版

孙皓晖◎著

世纪文景

世纪出版集团 上海人民出版社

内容简介：

《大秦帝国》（全新修订版）洋洋五百万言，六部十一卷，将战国后期齐、楚、燕、秦、韩、赵、魏七国群雄并起的历史苍劲地铺展开来，描绘了近200年的战国风云与帝国生灭。

在礼崩乐坏，群雄逐鹿的战国末年，面临亡国之祸的秦国于列强环伺之下，崛起于铁血竞争的群雄列强之林。从秦孝公开始，筚路蓝缕、彻底变革、崇尚法制、统一政令，历一百六十余年六代领袖坚定不移地努力追求，才完成了一场伟大的帝国革命，扫六合而一统天下，建立起一个强大统一的帝国。

全书共分为六部《黑色裂变》《国命纵横》《金戈铁马》《阳谋春秋》《铁血文明》《帝国烽烟》。这部鸿篇巨著还原了巨大的历史落差与戏剧性的帝国命运，再现了一个国家一步步实现自己梦想的悲壮历程。书中每一行每一页都充满着智慧方略、阳谋政治的风骨，奋发惕励、强势生存的精神，充满着来自中国原生文明时代的英雄风骨与本色灵魂。

全新修订版《大秦帝国》为作者孙皓晖创作十年来首次亲自全面修订，历时半年多。对原书知识性的错误与模糊，以及未被发现的笔误，进行了全面纠错；对原来靠拢通俗话本的某些写法，进行了文风的校正；新版《大秦帝国》的历史知识进一步精确化明晰化，叙事文风进一步整肃化厚重化。

作者简介：

孙皓晖，共和国同龄人，生于陕西三原。曾任西北大学法律系教授，获国务院首批特殊津贴的专家。严肃的作家、学者。中国当代四大历史小说家之一。“中国民族强势生存”、“中国原生文明”最有力的理论家和支持者。最新著有《中国原生文明启示录》（上中下）、《中国文明正源新论》。

1993年起，孙皓晖基于对中国原生文明的思考，历时16年创作了长篇小说《大秦帝国》，共6部11卷，505万字。2011年，《大秦帝国》入选中宣部“五个一工程”奖，并获第八届茅盾文学奖提名和新闻出版总署第三届“三个一百”原创图书奖。作品改编为六部240集同名大型电视连续剧。

引文

秦王嬴政罢黜吕不韦兼并六国修万里长城。“海内为郡县，法令由一统”。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大一统帝国应运而生。

吕不韦于咸阳四门张挂《吕氏春秋》，公然悬赏改一字赐千金。王翦李斯蒙恬与秦王同心结盟，形成新的政治轴心。吕不韦门客城下论战，国人公开驳斥《吕氏春秋》，引发朝野关于治国之道的大论争。秦王嬴政以“坏法乱政，蛊惑国人”之罪罢黜吕不韦，吕不韦被迫自杀于洛阳。

此后秦王嬴政正式拉开帝国创建大幕：第一阶段整肃军政，超拔新锐，一大批年轻将领与主政大臣形成新生代势力，同时大力建设秦国腹地的水利工程郑国渠，使秦川成天府之国；第二阶段展开统一中国的连绵大战，将六国逐一灭亡；第三阶段，秦王登基为帝，号称始皇帝，架构完整的华夏文明体系，发动彻底驱赶匈奴的阴山大战，建造万里长城与其他大型工程；第四阶段，始皇帝勤政巡视天下，积劳成疾而依赖方士奇术救治。第六次巡视时　　突然病重，死于巡狩途中(沙丘)。

秦国出现巨大的权力真空，野心与阴谋蠢蠢欲动。

楔子

秦王政十年深秋时节，红霾笼罩秦川经月不散。

太阳堪堪爬上东方远山，瘦硬的秋风荡起了轻尘，渭水两岸橘红的土雾弥天而起，苍苍茫茫笼罩了山水城池田畴林木行人车马。大咸阳的四门箭楼巍巍拔起，拱卫着中央王城的殿宇楼阁，在红光紫雾中直是天上街市。连绵屋脊上高耸的龟麟雀蛇神兽仙禽，高高俯望着碌碌尘寰，在漫天飘浮的红尘中若隐若现。河山红颜，天地眩晕，怪异得教人心跳。然则，无论上天如何作色，曙光一显，大咸阳还是立即苏醒了过来。最后一阵鸡鸣尚未消散，城内大道已是车马辚辚市人匆匆。官吏们乘车走马，匆匆赶赴官署。日出而作的农夫百工们荷工出户，奔向了作坊，奔向了市中，奔向了城外郊野的农田。长街两侧的官署会社作坊商铺酒肆民宅，也业已早早打开了大门，各色人等无分主仆，都在洒扫庭除奔走铺排，操持着种种活计，开始了新的一日。

长阳街的晨市开张了。

这是咸阳南门内的一条长街。北口与王城隔着一片胡杨林遥遥相望，南北长约三里余，东西宽约十多丈，两厢店铺作坊相连，是秦国本邦商贾最为集中的大市。长阳街东面，隔着一片鳞次栉比的官邸坊区，便是天下闻名的尚商坊大市。两市毗邻，国府关市署将长阳街定名为国市，将山东商贾聚集的尚商坊定名为外市。咸阳老秦人却从来不如此叫，只依着自家喜好，径自将长阳街呼为勤市，将尚商坊呼为懒市。个中缘由，却也是市井庶人的感同身受。若比货物，尚商坊外市百物俱备，长阳街国市则只能经营秦国法令允许的民生货物。诸如

兵器盐铁珠宝丹砂座车战马等等，长阳街决然没有。若比店堂气魄，长阳街多为三五开间的小店铺面，纵有几家大店，也不过八九开间，至多两层木楼一片庭院而已。尚商坊则不然，六国大商社无不飞檐高挑楼阁重叠庭院数进，家家都比秦国大臣的官邸豪阔。便是尚商坊的散卖店铺，也动辄十数开间，铜门铜柜精石铺地，其华贵豪阔，其大店做派，都与长阳街不可同日而语。

老秦人还是喜爱长阳街。

质朴的秦市，有独到的可人处。勤奋敬业，方便国人，白日从不停业，入夜则一直等到净街方关门歇息。若没有战事，大咸阳不在午夜净街，长阳街总有店铺通宵达旦地挑着风灯，等候着不期而至的漂泊孤客。每每是五更鸡鸣，曙色未起，尚商坊还是一片沉寂，六国商贾们还在梦乡，长阳街的晨市早已经是红红火火了。早起的老秦人趁着朦胧天光紧步上市，或交易几件物事，或猛咥一顿鲜香之极的锅盔羊肉，完事之后立即去忙自己的生计。即或官府吏员游学士子，也多相约在长阳街晨市说事，吃喝间铺排好当日要务，便匆匆离市去应卯任事。日久成习，长阳街晨市不期然成了大咸阳一道诱人的黎明风物。

清晨相遇，市人的第一个话题大多是天气。

连日红霾，人们原本已经没有了惊诧，相逢摇头一叹，甚话不说便各自忙碌去了。今日不同，谁见了谁都要停下来嘀咕几句，说的也几乎都是同一则传闻：齐国有个占候家进了咸阳，占秦国红霾曰：“霾之为气，雨土霏微，天地血色，上下乖戾也。”不管生人熟人，相互嘀咕得几句，便争相诉说起一连串已经多日不说似乎已经遗忘了的惊诧疑问。有人忙着解说，甚叫霾，天象家阴阳家叫做“雨土”，老秦人说法是天上下土。有人便问，天上下土也得有个来由，秦川青山绿水温润多雨，何方来得如此漫天红尘整日作雨飘洒？有人便惊诧，老哥哥

也，莫非秦国当真又要出事了？不管谁说谁问，话题都是一色的霾事。

“快去看了！南门悬赏！一字千金——！”

市人相聚私语之时，突然一个童仆从街中飞奔而过，清亮急促的稚嫩喊声一路洒落。无论是店中市人还是当街洒扫的仆役，一时纷纷惊讶。一老者高声急问：“甚甚甚，一字千金？说明白也！”有人遂高声大笑：“碎崽子没睡醒，你老伯也做梦么？一字千金，我等立马丢了扫把，读书认字去！”街中店中，顿时一片哄然大笑。

“南门悬赏！一字千金！快去看了——！”童仆依旧边跑边喊。

随着稚嫩急促的喊声一路飞溅，市人渐渐把持不定了。先是几个好事者拔腿奔南门而去，接着店堂食客们丢下碗筷去了，接着，洒扫庭除者也拖着扫把抱着铜盆抹布纷纷向南门去了。不消片刻，连正在赶赴官署的吏员与游学士子们，也纷纷回车跟着去了。

南门东侧的车马场，大大地热闹起来了。

城墙下立起了一道两丈余高的木板墙，从城门延伸到车马场以东，足足两箭之地。木板墙上悬挂着一幅幅白布，从两丈多高的大板顶端直至离地三尺处，匹练垂空，壮观之至。最东边第一幅白布上，钉着四个斗大的铜字——吕氏春秋。铜字下立着一方本色大木板，板上红字大书：吕氏春秋求天下斧正，改一字者赏千金！一幅幅大白布向西顺次排开，上面写满了工整清晰的拳头大字。茫茫白墙下，每隔三丈余摆有一张特大书案，案上整齐排列着大砚、大笔、大羊皮纸。每张大案前站定两名衣饰华贵的士子，不断高声宣示着：“我等乃文信侯门客，专一督察正误之功！大著求错，如商君徙木立信。无论何人，但能改得一字，立赏千金！”如此旷世奇观，潮水般聚拢的人群亢奋了。不消半个时辰，南门东城墙下人如山海。护城河两岸的大树

上，挂满了顽皮的少年。车马场停留的车马，被纷纭人众全部挤了出去。识字的士子们纷纷站上了石礅，站上了土丘，高声念诵着白布墙上的文章。人群中时不时一片哄然惊叹，一片哗然议论，直比秦国当年的露天大市还热闹了许多。大字不识一个的农夫工匠，此时则分外地轻松舒畅，遇见寻常难谋一面的老熟人，哈哈大笑着一嗓子撂过去："老哥哥能事！快去改，一个字够你走遍天下！"对面老熟人也笑呵呵一句撂过来："该你老兄弟改！一个字，够你老鳏夫娶一百个老妻！"呼喝连连，阵阵哄然大笑不断隆隆荡开在漫无边际的人海。那些读过书识得字者，则无论学问高低根基深浅，都被邻里熟人撺掇得心下忐忑，各个红着脸盯着白布黑字的大墙，费力地端详着揣摩着，希图弄出一个两个自家解得清楚的字，好来几句说头。老秦人事功，你做甚得像甚，平日读书被人敬作士子，交关处却给不上劲，就像整日练武却从不打仗一样会被人看扁看矮的；改得改不得，不必当真，但有个说头，至少在人前不枉了布衣士子的名头。

突然，一个布衣整洁的识字者跳上了一个石礅，人海顿时肃静了。

"诸位，在下念它几篇，改它一字，平分赏金如何？"

"彩——！"人群哄然喝了一声。

布衣士子一回身，指点着白墙大布锐声念了起来："这是《贵公篇》，云：昔先圣王之治天下也，必先公，公则天下平矣！……天下非一人之天下也，天下之天下也。阴阳之和，不长一类。甘露时雨，不私一物。万民之主，不阿一人。"

"高论！好！"人群中一片掌声喊声。

"改得改不得？"

“改不得——！”万众一吼，震天动地。布衣士子无可奈何地做一个鬼脸，又指点着大墙：“再听！这是《顺民篇》，云：先王先顺民心，故功名成。夫以德得民心，以立大功名者，上世多有之矣！失民心而立功名者，未曾有之也。得民心，必有道。万乘之国，百户之邑，民无有不悦。取民之所悦，而民取矣！民之所悦，岂非终哉！此取民之要也。”

“万岁！”

“改得改不得？”

“一字不改——！”万众吼声热辣辣再度爆发。

布衣士子摇摇头，又回身指点：“再听，这是《荡兵篇》，云：古圣王有义兵，而无有偃兵。兵之所自来者久矣，与始有民俱。凡兵也者，威也。威也者，力也。民之有威力，性也。性者所受于天也，非人之所能为也，武者不能革，工者不能移。……天下争斗，自来者久矣！不可禁，不可止，故圣王有义兵，而无有偃兵矣！……义兵之为天下良药也，亦大矣！兵诚义，以诛暴君而振苦民，民悦之也。”

“义兵万岁！”

“改得改不得？”

“改不得——！”

“不要赏金么？”

“不要——！”山呼海啸般的声浪淹没了整个大咸阳。

布衣士子跳下石礅，回身对着白布大墙肃然一躬，高诵一句：“大哉！文信侯得天下之心也！”一脸钦敬又神采飞扬地淹没到人群中去

了，似乎比当真领了赏金还来得舒坦。熙熙攘攘之际，一队人马护卫着一辆华贵的轺车驶到了。轺车马队堪堪停在车马场边，已经下马的几个锦绣人物从车上抬下了一口红绫缠绕的大铜箱。其余锦绣人物，簇拥着一个散发无冠的白发老者来到了大白墙下。

书案旁门客一声长喝："群众(注)让道，纲成君到——"

人群哗地闪开了。大红锦衣须发雪白的蔡泽，大步摇到了一方大石前，推开前来扶持的门客，一步登上石礅。人群情知有事，渐渐平息下来。蔡泽的公鸭嗓呷呷回荡起来："诸位，老夫业已辞官，将行未行之际，受文信侯之托，前来督察征询一字师。《吕氏春秋》者，文信侯为天下所立治国纲纪也。今日公诸于咸阳市门，为的是广告天下，万民斟酌！天下学问士子，但有目光如炬者尽可正误。正得一字，立赏千金，并尊一字师！老夫已非官身，决以公心评判。来人，摆开赏金！"话音落点，两名锦绣人物解开了红绫，打开了箱盖，码排整齐的一层金饼灿灿生光，赫然呈现在了人们眼前。

万千人众骤然安静了。

百余年来，商君的徙木立信已经成为老秦人津津乐道的久远传奇。老秦人但说秦国故事，徙木立信便是最为激动人心的篇章。无论说者听者，末了总有一句感喟："移一木而赏百金，商君风采不复见矣！"不想，今日这文信侯一字千金，手笔显然是大多了。然则，商君作为是立信于民，这文信侯如此举动，所为何来？一部书交万民斟酌，自古几曾有过？那诸子百家法墨道儒，皇皇典籍如满天群星，谁个教老百姓斟酌过？再说，老百姓有几个识得字，能斟酌个甚，只怕能听明白的都没几个。要老百姓说好，除非你在书里替老百姓说话，否则谁说你好？噢，方才那个布衣士子念了几篇，都是替老百姓说话的。怪道交万民斟酌，图个甚来？还不是图个民心，图个公议。可是，赫赫文信侯权倾朝野，希图这庶民公议又是为甚？老秦人原本木

讷厚重，商鞅变法之后的秦人，对法令官府的笃信更是实实在在；凡事只要涉及官府，涉及国事，秦人素来都分外持重，没有山东六国民众那般议论风生勃勃火热。荀子入秦，感慨多多，其中两句评判最是扎实："民有古风，官有公心。"要使民众听从一书之说而怀疑官府，老秦人自要先皱起眉头揣摩一番了。今日这一字千金，不像徙木立信那般简单，小心为妙。世间事也是奇特，若蔡泽不说，老秦人还图个热闹看个稀奇，尽情地呼喝议论；蔡泽气昂昂一宣宗旨，万千人海一时倒有了忐忑之心。

"天下文章岂能无改？在下来也！"

陡然一声破众，人海一阵骚动叫好，哗然闪开了一条夹道。

一个红衣士子手持一口长剑，从人海夹道赳赳大步到了大墙之下。蔡泽走下石礅，遥遥一拱手道："敢问足下，来自何国？高名上姓？"红衣士子一拱手，昂然答道："鲁国士子淳于越，孟子门下是也！"蔡泽不禁失笑道："鲁国已灭，足下宁为逸民乎？子当楚人或齐人才是。"红衣士子断然摇手："世纵无鲁，民心有鲁！纲成君何笑之有？"蔡泽摇摇头不屑与之争辩地笑了笑，虚手一请道："此非论战之所，足下既有正误之志，请做一字师。"

"校勘学问，儒家当仁不让。"淳于越冷冷一笑，一步跨上石礅，剑指白布大墙，"诸位且看，此乃《仲秋纪》之《论威篇》，其首句云：'义也者，万事之纪也，君臣上下亲疏之所由起也，治乱安危过胜之所在也。'可是如此写法？"

"正是！"周边士子同声回应。

"在下要改这个'义'字！"淳于越的剑鞘不断击打着白布大墙，"义字，应改为礼字！万事之纪，唯礼可当。孔夫子云：悠悠万事，唯此

为大，克己复礼也。礼为纲纪，不可变更。以义代礼，天下大道安在！”

人群出奇的冷漠，没有拍掌，没有叫好，红蒙蒙混沌天空一般。淳于越一时惊愕，颇有些无所措手足。突然，一个白发老者高声问：“敢问鲁国先生，你说的那个礼，可是孔夫子不教我等庶民知道的那个礼？那句话，如何说来着？”

“礼不下庶人！”有人高声一应。

“对对对，礼不下庶人！”老人突然红了脸，苍老的声音颤抖着，“万千庶人不能礼，只一撮世族贵胄能礼，也做得万事之本？啊！”

“说得好！老伯万岁——”

众人一片哄笑叫好，粗人索性骂将起来：“我当小子能拉出个金屎，却是个臭狐子屁话！”

“直娘贼！礼是甚？权贵大棒槌！”

“孔老夫子好阴毒，就欺负老百姓！”

“还孟子门下，还鲁国，光腚一个，丑！不睬！”

“鸟！还来改书，回去改改自家那根物事去！”

一片哄哄然嬉笑怒骂，淳于越羞愧难当，黑着脸拔脚去了。“好！民心即天心，评判得当！”蔡泽分外得意，长笑一阵，高呼一声：“《吕氏春秋》人皆可改，山东士子犹可改！”又吩咐下去，教门客们站上石礅，齐声高呼：“《吕氏春秋》人皆可改！山东士子犹可改！”蔡泽本意，是明知山东士子多有才俊，只有山东士子们服了，

《吕氏春秋》才能真正站稳根基，所以出此号召之辞。但是，这句话此时在万千老秦人听来，却认定这是对六国士子叫阵，不由分说便跟着吼了起来，一时声浪连天，要将大咸阳城掀翻一般。如此直到过午，直到暮色，也没有一个士子来做一字师。

将灯之时，一个锦衣门客匆匆来到南门，挤到了蔡泽身边。门客几句低语后，蔡泽大为惊愕，立即登上轺车淹没到红光紫雾中去了。

---

1. 群众，战国话语，出《吕氏春秋·不二》：“听群众之议治国，国危无日矣！”

第一章　初政飓风

一　歧路在前　本志各断

月黑风高，一只乌篷快船离开咸阳逆流西上。李斯接到吕不韦的快马密书，立即对郑国交代了几件河渠急务，从泾水工地兼程赶回咸阳。暮色时分正到北门，李斯却被城门吏以“照身有疑，尚须核查”为由，带进了城门署公事问话。李斯一时又气又笑，又无从分辩。照身制是商鞅变法首创，一经在秦国实施，立时对查奸捕盗大见成效，山东六国纷纷仿效。百年下来，人凭照身通行已成了天下通制。所谓照身，是刻画人头、姓名并烙有官府印记的一方手掌大的实心竹板。本人若是官吏，照身还有各式特殊烙印，标明国别以及官爵高低。秦法有定：庶民照身无分国别，只要清晰可辨，一律如常放行；官身之人，除了邦交使节，则一定要是本国照身。李斯从楚国入秦，先是做吕不韦门客，并非官身，一时不需要另办秦国照身；后来匆忙做了河渠丞，立即走马到任忙碌正事心无旁骛，忘记了及时办理秦国新照身。加之李斯与郑国终日在山塬密林间踏勘奔波，腰间皮袋中的老照身被挤划摩擦得沟痕多多，实在是不太明晰了。照身不清而无法辨认，原本不能通行，李斯又是秦国官服楚国照身，分明违法，又该如何分辩。说自己是秦国河渠丞，忙于大事而疏忽了照身么？官吏不办照身，本身便是过失，任何分辩都是越抹越黑。李斯对秦法极是熟悉，对秦吏执法之严更是多有体味，心知有过失之时绝不能狡口抗辩，否则，被罚十日城旦(注)，岂不大大误事？

“如何处置，但凭吩咐。”

在山岳般的城墙根的城门署石窟里，李斯淡淡说得一句，甘愿认罚。不想，城门吏压根没公事问话，只将李斯撂在幽暗的石窟角落，拿着他的照身便不见了踪迹。李斯驰骋一日疲惫已极，未曾挺得片刻，已靠着冰冷的石墙鼾声大起了。不知几多辰光，李斯被人摇醒，睁眼一看，煌煌风灯之下竟是蒙恬那张生动快意的脸庞。

“李斯大哥，今夜兄弟借你。走！”

一句话说罢，尚在愣怔之中的李斯被蒙恬背了起来，大步走出石窟，钻进了道边一辆篷布分外严实的辎车飞驰而去。一路辚辚车声，李斯已经完全清醒，却只做睡意蒙眬一言不发。已经是咸阳令兼领咸阳将军的蒙恬，以如此奇特的方式借自己，实在是蹊跷之极。蒙恬不说，李斯自然也不会问。可是，究竟所为何来？李斯却不得不尽力揣摩。大约小半个时辰，辎车徐徐停稳，李斯依然蒙眬混沌的模样，听任蒙恬背了下车。

“李斯大哥，醒醒。”

“阿嚏！”李斯先一个喷嚏，又伸腰打了个长长的哈欠，再揉了一阵眼睛，这才操着北楚口音惊讶地摇头大笑，“呀！月黑风高，阴霾呛鼻，如此天气能吃酒么？”

“这是西门坞，吃甚酒，上船再说。”

“终究咸阳令厉害，吃酒也大有周折。”

蒙恬又气又笑，压低了声音：“谁与你周折，上船你自知道！”

“不说缘由，拉人上船，劫道么？”

“非常之时，非常之法，大哥见谅。”

“好好好，终究三月师弟，劫不劫都是你了。”

淡淡一笑，李斯跟着蒙恬向船坞西边走去。连日红霾，寻常船只都停止了夜航，每档泊位都密匝匝停满了舟船，点点风灯摇曳，偌大船坞扑朔迷离。走得片刻，便见船坞最西头的一档泊位孤零零停泊着一只黑篷快船，李斯心头蓦然一亮。这只船风灯不大，帆桅不高，老远看去，最是寻常不过的一只商旅快船而已，如何能在泊位如此紧缺之时独占一档？在权贵层叠大商云集律法又极其严明的大咸阳，蒙恬一个咸阳令有如此神通？

“李斯大哥，请。”

方到船桥，蒙恬恭敬地侧身虚手，将李斯让在了前面。

正在此时，船舱皮帘掀起，一个身着黑色斗篷挺拔伟岸的身躯迎面大步走来，到得船头站定，肃然一躬道：“嬴政恭候先生多时了。”李斯一时愣怔又立即恍然，也是深深一躬：“在下李斯，不敢当秦王大礼。”嬴政又侧身船头，恭敬地保持着躬身大礼道：“船桥狭窄，不便相扶，先生稳步。”对面李斯心头大热，当即深深一躬，方才大步上了船桥。一脚刚上船头，嬴政便双手扶住了李斯：“时势跌宕，埋没先生，嬴政多有愧疚。”

“！”李斯喉头猛然哽咽了。

“先生请入舱说话。”嬴政恭敬地扶着拘谨的李斯进了船舱。

“撤去船桥，起航西上。”蒙恬一步上船，低声发令。

快船荡开，迅速消失在沉沉夜雾之中。船周六盏风灯映出粼粼波光，船上情形一目了然。船舱宽敞，厚毡铺地，三张大案不分尊卑席次按品字形摆开。嬴政一直将李斯扶入临窗大案坐定，这才在侧案前入座。一名年轻清秀的内侍捧来了茶盅布好，又斟就热气蒸腾清香扑

鼻的酽茶，一躬身轻步去了。嬴政指着年轻内侍的背影笑道：“这是自小跟从我的一个内侍，小高子。再没外人。”

李斯不再拘谨，一拱手道：“斯忝为上宾，愿闻王教。”

嬴政笑着一摆手，示意李斯不要多礼，这才轻轻叩着面前一摞竹简道：“先生既是荀子高足，又为文信侯总纂《吕氏春秋》。嬴政学浅，今日相请，一则想听听先生对《吕氏春秋》如何阐发，二则想听听先生对师门学问如何评判。仓促间不知何以得见，故而使蒙恬出此下策。不周之处，尚请先生见谅。”

“礼随心诚。秦王无须介怀。”

“先生通达，嬴政欣慰之至矣！”

简洁利落却又厚实得体的几句开场白，李斯已经掂量出，这个传闻纷纭的年轻秦王绝非等闲才具。所发两问，看似闲适论学，实则意蕴重重，直指实际要害。你李斯既是荀子学生，如何为别家学派做总纂？是你李斯抛弃了师门之学另拜吕门，还是学无定见只要借权贵之力出人头地？《吕氏春秋》公然悬赏求错，轰动朝野，你李斯身为总纂，如何评判此书？此等问题虽意蕴深锐，然回旋余地却是极大。大礼相请，虚怀就教，说明此时尚寄厚望于你。若你李斯果然首鼠两端，如此一个秦王岂能不察？更有难以揣摩者，秦王并未申明自己的评判，而只是要听听你李斯的评判，既给你一种选择，也给你一种冒险。也就是说，秦王目下要你评判学问，实际便是要你选择自己的为政立足点，若这个立足点与秦王之立足点重合，自然可能大展抱负，而如果与秦王内心之立足点背离，自然便是命蹇事乖。更实在地说，选择对了，未必壮志得遂；选择错了，却定然是一败涂地。然则，你若想将王者之心揣摩实在而后再定说辞，却是谈何容易！秦王可能有定见，也可能当真没有定见而真想先听听有识之士如何说法。秦王初政，尚无一事表现出为政之道的大趋向，你又如何揣摩？少许沉吟之

际，李斯心下不禁一叹，莫怪师弟韩非写下《说难》，说君果然难矣！尽管一时感慨良多，然李斯更明白一点：在此等明锐的王者面前虚言周旋，等于宣告自己永远完结。无论如何，只能凭自己的真实见解说话，至于结局，只能是天意了。

思忖一定，李斯搁下茶盅坦然道："李斯入秦，得文信侯知遇之恩，故而不计学道轩轾，为文信侯代劳总纂事务。此乃李斯报答之心也，非关学派抉择。若就《吕氏春秋》本身而言，李斯以为：其书备采六百余年为政之成败得失，以王道统合诸家治国学说，以义兵、宽政为两大轴心，其宗旨在于缓和自商君以来之峻急秦法，使国法平和，民众富庶。以治学论之，《吕氏春秋》无疑皇皇一家。以治国论之，对秦国有益无害。"

"先生所谓皇皇一家，当是何家？"

"非法，非墨，非儒，非道。亦法，亦墨，亦儒，亦道。或可称杂家。"

"杂家？先生论定？文信侯自命？"

"杂家之名，似有不敬，自非文信侯说法。"

"先生可知，文信侯如何论定自家学派？"

"纲成君曾有一言：《吕氏春秋》，王道之学也。"

"文信侯自己，如何认定？"

"文信侯尝言：《吕氏春秋》便是《吕氏春秋》，无门无派。"

"自成一家。可是此意？"

"言外之意，李斯向不揣摩。"

“本门师学，先生如何评判？”嬴政立即转了话题。

“李斯为文信侯效力，非弃我师之学也。”李斯先一句话申明了学派立场，而后侃侃直下，“我师荀子之学，表儒而里法，既尊仁政，又崇法制。就治国而言，与老派法家有别，无疑属于当世新法家。与《吕氏春秋》相比，荀学之中法治尚为主干，为本体。《吕氏春秋》则以王道为主干，为本体，法治只是王道治器之一而已。此，两者之分水岭也。”

“荀学中法治‘尚’为本体，何意？”

“据实而论，荀学法治之说，仍渗有三分王道，一分儒政，仍有以王道仁政御法之意味。李悝、商君等老派正统法家，则唯法是从，法制至上。两相比较，李斯对我师荀学之评判，便是‘法治尚为本体’。当与不当，一家之言也。”李斯谦逊地笑笑，适时打住了。

“何谓一家之言？有人贬斥荀学？”嬴政捕捉很细，饶有兴致。

“他家评判，无可厚非。”李斯从容道，“斯所谓一家之言，针对荀派之内争也。李斯有师弟韩非，非但以为荀学不是真法家，连李悝、商君也不是真法家，唯有韩非之学说，才是千古以来真正法家。

是故，李斯之评判，荀派中一家之言也。”

“噢——？这个韩非，倒是气壮山河。”

“秦王若有兴致，韩非成书之日，李斯可足本呈上。”

“好！看看这个千古真法家如何个真法？”嬴政拍案大笑一阵，又回到了本题，“先生一番拆解，已然剖析分明。然嬴政终有不解：仲父已将《吕氏春秋》足本送我，如何又以非常之法公诸于天下？”

李斯一时默然，唯有舱外风声流水声清晰可闻。嬴政也不说话，只在幽幽微光中专注地盯着李斯。沉吟片刻，李斯断然开口：“文信侯此举之意，在于以《吕氏春秋》诱导民心。民心同，则王顾忌，必行宽政于民，亦可稳固秦法。如此而已，岂有他哉！”

“秦法不得民心？”

又是片刻默然，李斯又断然开口：“秦法固得民心。然则，庶民对秦法，敬而畏之。对宽政缓刑，则亲而和之。此乃实情，孰能不见？敬畏与亲和，孰选孰弃？王自当断。”

“敢问先生，据何而断？”

“据秦王之志而断，据治国之图而断。”

“先生教我。”嬴政霍然起身，肃然一躬。

李斯粗重地喘息了一声，也起身一拱手，正色道：“秦王之志，若在强兵息争，一统天下，则商君法制胜于《吕氏春秋》。秦王之志，若在做诸侯盟主，与六国共处天下，则《吕氏春秋》胜于商君法制。

此为两图，李斯无从评判高下。”

“先生一言，扫我阴霾也！”骤然之间，嬴政哈哈大笑快意之极，转身高声吩咐，“小高子，掌灯上酒！蒙恬进来，我等与先生浮一大白！”

河风萧萧，长桨摇摇，六盏风灯在漫天雾霾中直如萤火。这萤火悠悠然逆流西上，漫无目标地从丰京谷漂进漂出，又一路漂向秦川西部。直到两岸鸡鸣狗吠曙色蒙蒙，萤火快船才顺流直下回到了咸阳。

灯明火暖的厅堂，吕不韦听完了蔡泽叙说，沉吟不语了。

蔡泽已经有了酒意，一头白发满面红光地呷呷笑着："文信侯怪亦哉！书不成忧之，书成亦忧之，莫非要做忧天杞人不成？老夫明告，今日咸阳南门那轰轰然殷切民心，是人便得灼化！《吕氏春秋》一鸣惊天下，壮哉壮哉！"吕不韦却没有半点儿激昂亢奋，只把着酒爵盯着蔡泽，一阵端详，良久淡淡一笑："老哥哥，《吕氏春秋》当真有开元功效？"

"然也！"蔡泽以爵击案，呷呷激昂，"民心即天心。

得民拥戴，夫复何求矣！"吕不韦微微摇头轻轻一叹："纲成君呵纲成君，书生气也。

"蔡泽蓦然瞪圆了一双老眼："文信侯此言何意？莫非王城有甚动静？有人非议《吕氏春秋》！"

"没有。"吕不韦摇摇头，"然则，恰恰是这动静全无，我直觉不是吉兆。"

"岂有此理！"

"老哥哥少安毋躁。"吕不韦笑得一句，说了一番前后原委。

还在蔡泽一力辞官又奔走辞行之际，吕不韦依照法度，将《吕氏春秋》全部誊刻足本交谒者传车(注)，以大臣上书正式呈送秦王书房。吕不韦之所以没有亲自呈送——那样无疑可直达秦王案头，并使秦王不得不有某种形式的回复——意图在于不使秦王将《吕氏春秋》看做一己私举，而看做一件重大国事。谒者当日回复说：秦王不在王城书房，全部二十六卷上书已交长史王绾签印妥收。三日后，吕不韦奉召入王城议事，年轻的秦王指着旁案高高如山的卷宗，顺带说了一句，文信侯大书已经上案，容我拜读而后论了。后来直至议事完毕，秦王再也没有提及此事。月余过去，年轻的秦王依然没有任何说法。后

来，吕不韦在王城之内的丞相专署不意遇见长史王绾，这位昔日的丞相府属官默然相对，最后略显难堪地说了一句，秦王每夜都在读书，只不知是不是《吕氏春秋》。说罢便抱着几卷公文匆匆去了。直到三日之前，《吕氏春秋》一入王城泥牛入海。

“于是，你决意公开这部大书？”

“时也，势也。”吕不韦喟然一叹，“依秦王之奋发与才具，决然不是没读此书。沉沉搁置，分明大有蹊跷。反复思忖，吕不韦晚年唯此一事，此事则唯此一途，若是不为，老夫留国何用？倒不如重回商旅。”

“文信侯，不觉疑心过甚么？”

“老夫一生阳谋，何疑之有？此乃时势直觉也，老哥哥当真不明？”吕不韦啪啪拍着大案站了起来，在厚厚的地毡上转悠着感慨着，“倏忽半年，朝局已是今非昔比矣！今日王城，竟能对你我这等高爵重臣封锁了声气，要你不知道，你便不知道。仅此一节，目下之秦王便得刮目相看。说到头，谁也驾驭不了他。你，我，《吕氏春秋》，都不行。唯有借助民心之力，或可一试。”

“既然如此，老夫更是不明！”蔡泽呷呷嚷着也站了起来，“你老兄弟看得如此透彻，何须摆这迷魂阵也？又是著书立说，又是公然悬赏，惊天动地，希图个甚来！若无这般折腾，以文信侯之功高盖世，分明是相权在握高枕无忧。要借民心，多行宽政便是。一部书，能有几何之力？书既公行，民心又起，你却还是忧心忡忡，怪亦哉！老夫如何看不明白？”

“非老哥哥不明也，是老哥哥忘了化秦初衷也。”吕不韦突然笑了，几分凄然几分慨然，“若欲高枕无忧，吕不韦何须抛弃万千家财？今日剖说时势，非吕不韦初衷有变也，有备而为也。将《吕氏春秋》

公诸天下，先化民心，借民心之力再聚君臣之心，而后将宽政义兵之学化入秦法，使秦法刚柔相济，真正无敌于天下……说到底，此乃一步险棋，不得已而为之也。”

“明知不可而为之！”蔡泽摇着头嚷了一句。

“不争也罢。”吕不韦淡淡一笑突然低声道，“今日老哥哥已打过了开场，《吕氏春秋》从此与你无涉。不韦将老哥哥请回，只有一事：立即打点，尽速离开咸阳。”

“哎——！却是为何？”蔡泽顿时黑了脸。

“纲成君！”吕不韦第一次对蔡泽肃容正色，“你也是老于政事了，非得吕不韦说破危局么？三个月来，被太后嫪毐罢黜的大臣纷纷起用。山雨欲来，一场风暴便在眼前。秦国已经成了山东士子的泥沼，走得越早越好。你走，王绾走，王翦走，李斯走，郑国也走。凡是与吕不韦有涉者，都走！实不相瞒，陈渲、莫胡、西门老爹与一班门客干员，半个月前已经离开了咸阳。纲成君，明白了？”

“嘿嘿，我等都走，独留你一人成大义之名？”

“糊涂！”吕不韦又气又笑，“你我换位，我拔脚便走。换不得位，纠缠个甚？我在咸阳斡旋善后，你等在洛阳筹划立足。两脚走路，防患未然。”

“啊——”蔡泽恍然点头一笑，“两脚走路，好！老夫明晨便走。”

“不。今夜便走。”

蔡泽愣然片刻又突然呷呷一笑：“也好，今夜。告辞。”

望着蔡泽大步摇出庭院，吕不韦长吁一声软倒在坐榻之上。

次日清晨醒来，沐浴更衣后进得厅堂，吕不韦没了往日食欲，只喝得一盅清淡碧绿的藿菜羹，不由自主地走进了书房。这座里外两进六开间的书房，实际上是他这个领政丞相的公务之地，被吏员们呼为大书房。真正的书房，只不过是寝室庭院的一间大屋罢了。多少年来，清晨卯时前后的丞相府都是最忙碌的。各署属官要在此时送来今日最要紧的公文，人来人往如穿梭；长史将所有公文分类理好，再一案一案地抬入这间大书房，以使他落座便能立即开始批阅公文部署政务。曾几何时，清晨的大书房不知不觉地安静了，里外六只燎炉的木炭火依然通红透亮，几个书吏依然在整理公文，除了书吏衣襟的窸窣之声，木炭燎炉时不时的爆花声，整个大厅幽静得空谷一般。从专供自己一人出入的石门甬道进入书房，一直信步走到前厅，吕不韦第一次觉得，朝夕相处的大书房竟是这般深邃空阔。晨风掀动厅门布帘，他情不自禁地哆嗦了一下。徜徉片刻，吕不韦还是坐到了宽大的书案前。事少了也好，他正要清醒冷静地重新咀嚼一遍《吕氏春秋》，再重读被秦人奉为圭臬的《商君书》。终有一日，有人要拿这两部书比较。直觉警示他，这一日近在眼前。

“文信侯，王城密件！”一个亲信书吏匆匆走了进来。吕不韦接过书吏从铜管中抽出的一卷羊皮纸，王绾的工整小篆扑入眼中：

门人王绾顿首：得尊侯离秦密书，绾心感之至。然，绾蒙尊侯举荐事王，业已十年，入国既深，又蒙知遇，今身在中枢，何能骤然撒手而去？绾不瞒尊侯，自追随秦王以来，亲见王奋发惕厉，识人敬士，勤政谋国，其德其才无不令绾折服备至。绾敬尊侯，亦敬秦王，不期卒临抉择，绾心不胜唏嘘矣！然，绾回思竟夜，终以为贵公去私为士之节操根基。绾事秦王为公，绾事尊侯为私。贵公去私，《吕氏春秋》之大义也，绾若舍公而就私，何以面对尊侯之大书？绾有私言，愿尊侯纳之：国事幽幽，朝野汹汹，尊侯若能收回《吕氏春秋》而专领国政，诚补天之功也！

“怪亦哉！”羊皮纸拍在案头，吕不韦长叹了一声。

王绾错了么？没错。自己错了么？也没错。这心结却在何处？依着吕不韦谋划，公示大书若不能奏效，诸士离咸阳便是第二步。吕不韦很清楚，王绾、王翦、李斯、蒙恬、郑国，还有丞相府一班能事干员，都是目下秦国的少壮栋梁。王绾已经职掌长史枢要，王翦、蒙恬已经是领军大将都城大员，李斯、郑国则正在为秦国筹划一件惊世工程。此中要害在于，除了蒙恬，这几个少壮栋梁都是吕不韦门下亲信。王绾是吕不韦属下年轻的老吏，王翦是吕不韦一力举荐的上将军备选人，更是奉了吕不韦秘密兵符入雍勤王才有了大功。李斯更是吕不韦最器重的门客，郑国是吕不韦一己决断任命的总水工，两人都是泾水工程的实际操持者。如此等等，吕不韦看得清楚，相信秦王政也看得清楚。若《吕氏春秋》不能被当做治秦长策，届时这几个少壮栋梁一齐离开秦国，便将对秦王造成最直接最强大的压力，若秦王政要请回这些栋梁人物，必然得承认《吕氏春秋》的治国纲要地位。

从谋事成败说，这一步棋甚至比民心更为重要。

民心不能不顾，然也不能全顾。盖民心者，有势无力也，众望难一也。推行田制之类的实际法度要倚赖民心，然推行文明大义之类的长策伟略，民心便无处着力了。唯其如此，公示《吕氏春秋》而争民心之势，虚兵也。少壮栋梁去职离秦，实兵真章也。然则，令吕不韦预料不到的是，最牢靠的王绾第一个拒绝离秦，而理由竟是《吕氏春秋》倡导的贵公去私！更为蹊跷者，王绾最后还有“私言”，要他收回《吕氏春秋》而专一领国。第一眼看见这行字，吕不韦心头便是一跳。王绾虽忠秦王之事，然在治学上却历来推崇吕不韦的义兵宽政之说，断无此劝之理；出此言者，得秦王授意无疑。果真如此，便是说，年轻的秦王政向自己发出了一个明确消息：收回《吕氏春秋》，文信侯依然是文信侯，丞相依然是丞相。虽然没说否则如何，可那需要说么？这个消息传递的方式，教吕不韦老大不舒坦。年轻的秦王政

与吕不韦素来亲和，往昔艰难之时，老少君臣也没少过歧见，甚或多有难堪争辩。然无论如何，那时候的嬴政从来都是直言相向，吕不韦不找他去“教诲”，他也会来登门“求教”。即或是最艰危的时刻，嬴政对吕不韦也是决然坦言的，哪怕是冷冰冰大有愤然之色。曾几何时，如此重大的想法，嬴政却不愿直面明言了，因由何在？

蓦然之间，吕不韦心头一沉。

自嫪毒之乱平息，嬴政突兀患病，卧榻月余。吕不韦与秦王政的会晤，已经少得不能再少了，大体一个月一次，每次都是议完国事便散，再也没有了任何叙谈争辩夤夜聚酒之类的君臣相得。吕不韦反复思忖，除了自己与嫪毒太后的种种牵连被人举发，不会有别的任何大事足以使秦王政如此冷漠地疏离自己，而自己只能默默承受。然则，果真如此，这个杀伐决断强毅凌厉的年轻秦王如何又能忍了？半年无事，吕不韦终于认定：秦王政确实是忍下了这件事，然也确实与自己割断了曾经有过的“父子”之情，只将自己做丞相文信侯对待了。如果说，别的事尚不能清晰看出秦王的这种心态，目下这件事却是再清楚不过——年轻的秦王再也不想见自己，再也不愿对自己这个三安秦国的老功臣直面说话了。

虽无酒意唏嘘，心头却酸楚朦胧。

吕不韦素来矜持洁身，不愿在书房失态，扶着座案摇晃着站了起来。走到了廊下，迎着清冷的秋风一个激灵，吕不韦精神顿时一振。转悠到那片红叶遍地枝干狰狞的胡杨林下，吕不韦已经完全清醒了。平心而论，吕不韦对嬴政是欣赏备至的。立太子，督新君，定朝局，辅国家，吕不韦处处呵护嬴政，事事督导嬴政，从来没有任何顾忌，该当是无愧于天地良知的。嬴政不是寻常少年，对他这个仲父也是极为敬重的。每每是太后赵姬无可奈何的事，只要吕不韦出面，嬴政从来没有违拗过。若非嫪毒之事给自己烙下了永远不能洗刷的耻辱，吕不韦相信，秦王政与自己会成为情同父子的真正的君臣忘年交，即或

治国主张有歧见，也都会坦坦荡荡争辩到底，最终也完全可能是相互吸收协力应事。此前二十余年，一直是吕不韦领政，显然的一个事实是：宽政缓刑在秦国已经开了先例，而且不是一次，足证吕不韦之治国主张绝非全然不能在秦国推行。年轻的秦王亲政以来，也从来没有公然否定过宽政缓刑。然则，自嫪毐叛乱案勘审完毕，老少君臣便莫名其妙地疏离了僵持了……

“禀报文信侯：李斯从泾水回来，没有来府，上了王船。”

“李斯？上王船了？”

吕不韦愣怔良久，径自向霜雾笼罩的林木深处去了。

暮色时分，李斯匆匆来到了丞相府。

暖厅相见，吕不韦一句未问，李斯便坦然地简约叙说了不意被请上王船的经过。末了，李斯略带歉意地直言相劝，要吕不韦审时度势，与秦王同心协力共成大业。吕不韦笑问，何谓同心协力？李斯说得简洁，万事归法，是谓同心协力。吕不韦又是一笑，足下之意，老夫法外行事？李斯答得明白，《吕氏春秋》关涉国是大计，不经朝会参酌而公然张挂悬赏一字师，委实不合秦国法度；宽政缓刑之说，亦不合秦法治国之理；文信侯领政秦国，该当恪守秦法，专领国事。吕不韦不禁一阵大笑：“足下前拥后倒，无愧于审时度势也！”李斯神色坦然道：“当日操持《吕氏春秋》，报答之心也；今日劝公收回《吕氏春秋》，事理之心也；弃一己私恩，务邦国大道，时势之需也，李

斯不以为非。”

“李斯呵，言尽于此矣！”吕不韦疲惫地摇了摇手。

一番折辩，李斯只字未提吕不韦密书，吕不韦只字未问李斯的去向谋划。两人都心知肚明，门客与东公的路子已经到了尽头。吕不韦

一说言尽于此，李斯便知趣地打住了。毕竟，面前这位已显颓势的老人曾经是李斯非常崇敬的天下良相，如果不是昨夜之事，自己很可能便追随这个老人走下去了。

“李斯呵，老夫最后一言，此后不复见矣！”

“愿闻文信侯教诲。”

默然良久，吕不韦叹息了一声：“足下，理事大才也。认定事理，审时度势而追随秦王，无可非议。然则，老夫与足下，两路人也，不可同日而语矣！既尚事功，更尚义理，事从义出，义理领事，老夫处世之根基也。老夫少为商旅，壮入仕途，悠悠六十余年，此处世根基未尝一刻敢忘也！宽政缓刑，千秋为政之道也。《吕氏春秋》，万世治国义理也。一而二，二而一。要老夫弃万世千秋之理而从一时之事，违背义理而徒具衣冠，无异死我之心也，老夫忍能为哉！”

“文信侯……”李斯欲言又止，终于起身默默去了。

踽踽回到寝室，吕不韦浑身酸软内心空荡荡无可着落，生平第一次倒头和衣而卧，直到次日午后才醒转过来。寝室女仆唏嘘涕泪说，大人昨夜发热，她夜半请来府中老医，一剂汤药一轮针灸，大人都没醒转，吓死人也；夫人不在，莫胡家老也不在，大人若有差池，小女可是百身莫赎。吕不韦笑了，莫哭莫哭，你侍寝报医有功，如何还能胡乱怪罪，生死只在天命，老夫已经没事了。说罢霍然起身，惊得女仆连呼不可不可。吕不韦却呵呵笑着走进了浴房，女仆顾不得去喊府医，连忙也跟了进去。半个时辰的热汤沐浴，吕不韦自觉轻松清爽了许多。府医赶来切脉，说尚需再服两三剂汤药方可退热。吕不韦笑着摇摇手，喝了一鼎浓浓的西域苜蓿羊骨汤，出得一身大汗，又到书房去了。

“禀报丞相：咸阳都尉(注)请见。”

“咸阳都尉？没看错？”

“在下识得此人，是咸阳都尉。”书吏说得明白无误。

“唤他进来。”吕不韦心头一动，脸色沉了下来。

片刻之间，厅外脚步腾腾砸响，一名顶盔贯甲胡须连鬓的将军赳赳进来，一拱手昂昂然高声道：“末将咸阳都尉嬴腾，见过丞相。”

“何事呵？”

“末将职司咸阳治安，特来禀明丞相：南门外人车连日堵塞，山东不法流民趁机行窃达六十余起，车马拥挤，人车争道，踩踏伤人百余起。为安定国人生计，末将请丞相出令，罢去南门外东城墙《吕氏春秋》悬赏之事。”

“岂有此理！”吕不韦顿时生出一股无名怒火。依着法度惯例，一个都尉见丞相府的属署主官都是越级。咸阳治安纵然有事，也当咸阳令亲自前来会商请命，一个小小都尉登堂入室对他这个开府丞相行使“职司”，岂非咄咄怪事？明知此事背后牵涉甚多理当审慎，吕不韦终究还是被公然蔑视他这个三朝重臣的方式激怒了，冷冷一笑拍案而起，“南门之事，学宫所为。学宫，国命所立。都尉尽可去见学宫令，休在老夫面前聒噪。”

“如此，末将告辞。”都尉也不折辩，一拱手赳赳去了。

吕不韦脸色铁青，大步出门登车去了学宫。在天斟堂召来几位门客舍人，吕不韦简约说了咸阳都尉事，并明白做了部署：无论生出何种事端，南门悬赏都不撤除，除非秦王下书强行。舍人们个个愤然慨然，立即聚集门客赶赴南门外守书去了。

二　大道不两立　国法不二出

奇异的事情接二连三，吕不韦实在惊讶莫名。

在他做出部署两日之后的午后时分，主事悬赏的门客舍人匆匆来报，咸阳令蒙恬在张挂大书的城墙下车马场竖立了一座商君石像。吕不韦大奇，商君石像如何能矗到车马场去？门客舍人愤愤然比划着，说了一番经过。将及正午时分，正是东城墙下人山人海之际，箭楼大钟轰鸣三响，一大队骑士甲士从长阳街直开出南门，护着一辆四头牛拉的大平板车，轰隆隆进了车马场。牛车上矗立着一座红绫覆盖的庞然大物，牛车后一辆青铜轺车，车盖下是高冠带剑的咸阳令蒙恬。甲士并未喝道，人群已乱纷纷哗然闪开。马队牛车来到车马场中央，蒙恬跳下轺车，看也不看两边的护书门客，一步跨上专为改书士子设置的大石礅，高声宣示起来："国人士子们，我乃咸阳令蒙恬，今日宣示咸阳署官文：应国人所请，官府特在咸阳南门竖法圣商君之石刻大像，以昭变法万世之功！"蒙恬话音落点，城头大钟轰鸣六响，甲士们喊着号子将牛车上红绫覆盖的庞然大物抬下，安置在车马场中央一座六尺多高的硕大石台上，稳稳当当堪堪合适，分明是事先预备好的物事。庞然大物立好，大钟又起轰鸣。蒙恬亲自将红绫掀开，一尊几乎与城墙比肩的巍峨石像赫然矗立，直如天神，威仪气度分明是老秦人再熟不过的商君。人海一阵惊愕端详，终于涌起了商君万岁秦法万岁的连天声浪。守护《吕氏春秋》的门客们一时懵然，不知如何应对，舍人便急忙回来禀报。

"死人压活人，理他何来？"吕不韦冷冷一笑。

于是，舍人又匆匆赶回了南门。一番部署，门客们扎起帐篷轮流当值，依旧前后奔波着，照应围观人众读书改书，鼓呼一字师领取赏金，将庞大石像与守护甲士视若无物。如此过得三五日，门客舍人又赶回丞相府禀报：车马场被咸阳都尉划做了法圣苑，圈起了三尺石墙，一个百人甲士队守护在围墙之外，只许国人与游学士子在苑外观

瞻，不许进入石墙之内。如此一来，民众士子被远远挡在了“法圣苑”之外，根本不可能到城墙下读书改书。

吕不韦又气又笑：“教他圈！除非用强，《吕氏春秋》不撤！”

出人意料的是，都尉率领的甲士根本没有理睬聚集在法圣苑围墙内的学宫门客，也没有强令撤除白帛大书，更没有驱赶守书门客。两边井水不犯河水，各司其职地板着脸僵持着。门客舍人不耐，与都尉论理，说城墙乃官地，立商君像未尝不可，然圈墙阻挡国人行止，便是害民生计。都尉却高声大气说，官地用场由官府定，知道么？圣贤都有宗祠，堂堂法圣苑，不该有道墙么？本都尉不问你等堵塞车马滋扰行人，你等还来说事，岂有此理！如此僵持了三五日，守法成习的国人士子们渐渐没有了围观兴趣，南门外人群便渐渐零落了。门客们冷清清守着白花花一片的《吕氏春秋》，尴尬之极，长吁短叹无可奈何。

“若再僵持，教人失笑。”门客舍人气馁了。

“小子，也是一策。”

终于，吕不韦吩咐撤回了大书。

秋分这日，吕不韦奉书进了王城，参加例行的秋藏朝会。

秋藏者，秋收之后清点汇总大小府库之赋税收入也。丞相领政，自然不能缺席。吕不韦清晨进入王城，下得辎车，见大臣们驻足车马场外的大池边，时而仰头打量时而纷纭低语。有意无意一抬头，吕不韦看见大池中的铜铸指南车上的高大铜人遥指南天，手中托着一束青铜制作的简书。怪亦哉！这是黄帝么？再搭凉棚仔细打量，却见粗长的青铜简书赫然闪光，简面三个大红字隐隐可见——商君书！

吕不韦一时愕然。这殿前大池的石山上矗立的指南车，原本是一辆人人皆知的黄帝指南车，车上铜人自然是大战蚩尤剑指南天的黄帝。这指南车，是秦惠王第一次与六国合纵联军决战前特意铸造安放的，当年还行了隆重的典礼。秦以耕战立国，尊奉黄帝战阵指南车，以示不亡歧路决战决胜之壮心，自然再正常不过。百余年下来，黄帝指南车也成了秦王宫前特有的壮丽景观。陡然之间，黄帝变成了商鞅，青铜长剑变成了竹简《商君书》，如何不令人错愕？

“小子，又是一策。”吕不韦淡淡一笑，径自进了大殿。

秋藏朝会伊始，嬴政先向大臣们知会相关事项道：“诸位，得十三位老臣上书，请改黄帝指南车为商君指南车，以昭商君法制为治秦指南之大义。本王思之再三，商君之法经百余年考验，乃成强国富民之经典，须臾不可偏离。是以，准在王城改铸黄帝指南车为商君指南车，并特准咸阳南门立商君石刻，筑法圣苑。两事之意，无非昭明天下：商君法制，乃大秦国万世不易之治国大道。诸位若有他意，尽可论争磋商。”

殿中一时默然，大臣们的目光不期然一齐聚向了吕不韦。

秦王的申明说辞，令吕不韦大出所料。依常情忖度，年轻的秦王与他年轻的谋士们目下只能与他暗中斗法，而不会将此事公然申明于国。理由只有一个：假若年轻的秦王果真维护商君法治，公然论战于秦王不利。亘古至今，大国一旦确立了行之有效的治国理念，便绝不会轻易挑起治国主张之争端，以免歧义多生人心混乱。目下情势，《吕氏春秋》尽管已经引起朝野瞩目天下轰动，但距被秦国接受为治国经典，尚有很远距离。唯其如此，吕不韦一门期望公开，期望论战，以收说服朝野之功效。而年轻秦王的护法派，则必然要遏制《吕氏春秋》流播，遏制公开论战。否则，咸阳令蒙恬为何要逼迫吕不韦撤除《吕氏春秋》？今日，年轻的秦王公然将此事申明于朝会，并许“尽可论争磋商”，却是何意？尚无定见么？不对！方才秦王说辞显

然是一力护法。是护法派没想明白此举对自己不利？也不对！纵然秦王想不到，李斯、蒙恬、王绾这几个才智之士都想不到么？吕不韦一时揣摩不透其中奥秘，但却明白目下局势：此刻自己若不说话，非但失去了大好时机，反而意味着承认《吕氏春秋》与秦国格格不入，而轰动天下的张挂悬赏便成了居心叵测的阴谋。

当此之时，无论如何都得先昌明主张。

“老臣有言。”吕不韦从首座站起，一拱手肃然开口，“秦王护法，无可非议。然孝公商君治秦，其根本之点在于应时变法，而不在固守成法。老臣以为，商君治国之论可一言以蔽之：求变图存。说到底，应时而变，图存之大道也。若视商君之法为不可变，岂非以商君之法攻商君之道，自相矛盾乎？唯其求变图存，老臣作《吕氏春秋》也。老臣本意，正在补秦法之不足，纠秦法之缺失，使秦国法统成万世垂范。据实而论：百余年来，商君法制之缺失日渐显露，其根本弊端在刑治峻刻，不容德政。当此之时，若能缓刑、宽政、多行义兵，则秦国大幸也！”

“文信侯差矣！秦法失德么？”老廷尉昂昂顶来一句。

吕不韦从容道：“法不容德，法之过也。德不兼法，德之失也。德法并举，宽政缓刑，是为治国至道也。法之德何在？在亲民，在护民。今秦法事功至上，究罪太严。民有小过，动辄黥面劓鼻，赭衣苦役，严酷之余尤见羞辱。譬如，‘弃灰于道者，黥’，便是有失法德。老臣以为，庶民纵然弃灰，罚城旦三日足矣，为何定然要烙印毁面！山东六国尝云：秦人不觉无鼻之丑。老夫闻之，慨然伤怀。诸位闻之，宁不动容乎！《易》云：坤厚载物。目下之秦法失之过严，可成一时之功，不能成万世之厚。唯修宽法，唯立王道法治，方可成大秦久远伟业。”

“文信侯大谬也！”老廷尉又昂昂顶上，“秦法虽严，然却不失大德。首要之点，王侯与庶民同法，国无法外之法。唯上下一体同法，所以根本没有厚民、薄民、不亲民之实。假若秦法独残庶民，自然失德。惜乎不是！便说肉刑，秦人劓鼻黥面者，恰恰是王公贵胄居多，而庶民极少。是故，百姓虽有无鼻之人，却是人无怨尤而敬畏律法。再说弃灰于道者黥，自此法颁行以来，果真因弃灰而受黥刑者，万中无一！文信侯请查廷尉府案卷，秦法行之百年，劓鼻黥面者统共一千三百零三人，因弃灰而黥面者不过三十六人。果然以文信侯之论，改为城旦三日，安知秦国之官道长街不会污秽飞扬？”

“老臣附议廷尉之说！”国正监霍然站起，“文信侯所言之王道宽法，山东六国倒是在在施行。然则结局如何？贿赂公行，执法徇情，贵胄逃法，王侯私刑，民不敢入公堂诉讼，官不敢进侯门行法。如此王道宽法，只能使贵胄独拥法外特权，民众饱受律法盘剥。唯其如此，今日之山东六国，民众汹汹，上下如同水火。如此王道宽法，敢问法德何在？反观秦法，重刑而一体同法，举国肃然，民众拥戴，宁非法治之大德！”

“两公之论，言不及义也。”吕不韦淡淡一笑，“老夫来自山东，岂不知山东法治实情？老夫所言王道法治，唯对秦国法治而言，非对山东六国法治而言。秦法整肃严明，唯有重刑缺失，若以王道厚德统合，方能大见长远功效。若是以山东六国之法为圭臬，老夫何须在此饶舌矣！”

“即便对秦，也是不通！”老廷尉又昂昂顶上，“商君变法，本是反数千年王道而行之，自成治国范式。若以王道统合秦法，侵蚀秦法根基，必将使秦法渐渐消于无形。”

“除了秦法，对于秦国更有不通者！”最年轻的大臣出列了。咸阳令蒙恬厚亮的嗓音回荡起来，“在下兼领咸阳将军，便说兵事。《吕氏春秋》主张大兴义兵，以义兵为天下良药，以诛暴君、振苦民为用兵

宗旨。这等义兵之说，所指究竟是甚？几千年都没人说得清楚。惩罚暴政而不灭其国，是义兵，譬如齐桓公。吊民伐罪而灭其国，也是义兵，譬如商汤周武。而《吕氏春秋》究竟要说甚？不明白！果真依义兵之说，大秦用兵归宿究竟何在？是如齐桓公一般只做天下诸侯霸主，听任王道乱法残虐山东庶民？还是听任天下分裂依旧，终归不灭一国？若是大秦兴兵一统华夏，莫非不是义兵了？！”

“对！小子一口吞到屎尖子上也！”

老将军桓龁粗俗响亮而又竭力拖出一声文雅尾音的高声赞叹，使大臣们忍俊不禁，又不得不死劲憋住笑意，个个满脸通红，喀喀喀一片咳嗽喷嚏之声。

吕不韦正襟危坐，丝毫没有笑意，待殿中安静，才缓慢沉稳道：

“义兵之说，兵之大道也，与兴兵图谋原是两事。大如汤武革命，义兵也。小如老夫灭周化周，义兵也。故义兵之说，无涉用兵图谋之大小，唯涉用兵之宗旨也。目下之秦国，论富论强，皆不足以侈谈统一华夏。少将军高远之论，老夫以为不着边际，亦不足与之认真计较。若得老成谋国，唯以王道法治行之于秦，使秦大富大强，而后万事可论。否则，皇皇之志，赳赳之言，徒然庄周梦蝶矣！”

殿中肃然无声，急促的喘息声清晰可闻。吕不韦话语虽缓，然却饱含着谁都听得出来的讥刺与训诫。这讥讽，这训诫，明对蒙恬，实则是对着年轻的秦王说话——稚嫩初政便高言阔论统一华夏，实在是荒唐大梦。秦王年轻刚烈且雄心勃勃，若是不能承受，岂非一场暴风雨便在眼前？大臣们一时如芒刺在背，举殿一片惶惶不安。

“本王以为，丞相没有说错。”听得高高王座上一句平稳扎实的话语，殿中大臣们方才长长地松了一口气。一王族老臣突然冷笑：“文信侯之心，莫非要取商君而代之？”

“此诛心之论也！”吕不韦霍然离开首相座案，走到中央甬道，直面发难老臣，一种莫名的沉重与悲哀渗透在沙哑的声音之中，“老夫以为：无人图谋取代商君，更无人图谋废除商君之法。吕不韦所主张者，唯使大秦治道更合民心，更利长远大计。如此而已，岂有他哉！”吕不韦说罢，踽踽独立而不入座，钉在王阶下一般，大殿气氛顿时一片肃杀。眼看一班王族老臣还要气昂昂争辩，王座上的嬴政淡淡一挥手：“文信侯之心，诸位老臣之意，业已各个陈明。其余未尽处，容当后议。目下之要，议事为上。”

于是，搁置论争，开始议事。

吕不韦又是没有想到，几个经济大臣没有做例行的府库归总。也就是说，秋藏决算根本就没有涉及。而朝会所议之事，也没有一件丞相不能独自决断的大事。片刻思忖，吕不韦再度恍然，秦王政的这次朝会其实只有一个目标——要他在朝堂公然申明《吕氏春秋》所隐含的实际政略，再度探察他究竟有无“同心”余地。是啊，王绾一说，李斯二说，咸阳都尉三说，蒙恬四做，今日第五次，是最后一次么？

“小子好顽韧，又是一策也。”

至此，吕不韦完全明白：嬴政已经决意秉持商君法制，决意舍弃《吕氏春秋》，同时却仍在勉力争取他这个曾经是仲父的丞相同心理政。然则，自今日朝会始，一切都将成为往昔。双方都探知了对方根基所在，同心已经不能，事情也就要见真章了。吕不韦有了一种隐隐预感，这“真章”不会远，很快就要来临了。

九月中，秦王特急王书颁行：立冬时节，行大朝会。

大朝会者，每年一次或两次之君臣大会也。战国时期大战连绵，各国大朝会很少，国事决策大都由以国君、丞相、上将军三驾马车组

成的核心会商决断，至多再加几位在朝重臣。战国后期，山东六国对秦国威胁大大减小，只要秦国不主动用兵，山东六国根本无力攻秦。

也就是说，这时候的秦国，是唯一能从容举行大朝会的国家。举凡大朝会，郡守县令边军大将等，须得一体还国与会。这次大朝，是年轻的秦王亲政以来第一次以秦王大印颁行王书，没有了以往太后、仲父、假父的三大印，自然是意味深远。各郡守县令与边军大将无不分外敬事，接书之日，安置好诸般政事军事，纷纷兼程赶赴咸阳。期限前三五日，远臣边将业已陆续抵达咸阳，三座国宾驿馆眼看着一天天热闹起来。新朝初会，官员们之所以先期三五日抵达，一则是敬事王命，再则也有事先探访上司从而明白朝局奥妙之意。

秦国法度森严，朝臣素无私相结交之风，贵胄大臣也没有大举收纳门客的传统。然则，自吕不韦领政几二十年，诸般涉及“琐细行止”的律条，都因不太认真追究而大大淡化。秦国朝臣官吏间也渐渐生出了敬上互拜、礼数斡旋的风习，虽远不如山东六国那般殷殷成例，却也是官场不再忌讳的相互酬酢了。尤其在吕不韦大建学宫大举接纳门客之后，秦国朝野的整肃气象，渐渐淡化为一种蔚为大观的松动开阔风习。此次新王大朝非比寻常，远臣边将们都带来了“些许敬意”，纷纷拜访上司大员，再邀上司大员一同拜访文信侯吕不韦，自然而然地便成了风靡咸阳的官场通则。

吕不韦秉性通达，素有山东名士贵胄之风，从来将官员交往视做与国事无涉的私行，收纳门客也没有任何忌讳。在吕不韦看来，礼仪结交风习原本是文华盛事，秦国官场的森森然敬业之气，有损于奔放风华，在文明大道上低了山东六国一筹。唯其如此，吕不韦大设学宫，广纳门客，默许官员私相交往，确实是渐渐破了秦国官场人人自律戒慎戒惧的传统风习。吕氏商社原本豪阔巨商，娴熟于斡旋应酬，府中家老仆役对宾客迎送得当。吕不韦本人更是酬酢豪爽，决事体恤，官场烦难之事往往在酒宴快意之时一言以决之。如此长期浸染，

官员们森严自律渐渐松动，结交之意渐渐蓬勃，对文信侯更是分外生出了亲和之心，人人以在文信侯府邸饮宴决事为无上荣耀。

此次新王大朝，关涉朝局更新，远臣边将来到咸阳，自然更以拜访文信侯为第一要务。嫪毐之乱后，远臣边将们风闻文信侯受人厚诬，秦川又出了红霾经月不息的怪异天象，心下更是分外急切地要探察虚实。人各疑窦一大堆，而又绝不相信年轻的秦王会将赫赫巍巍的文信侯立马抛开，更要在文信侯艰难之时深表抚慰与拥戴。在国的大臣们虽觉察出吕不韦当国之局可能有变，然经下属远臣的诸般慷慨论说，又觉不无道理，便也纷纷备下“些许敬意”，怀着谨慎的试探，陪伴着下属远臣们络绎不绝地拜访文信侯来了。如此短短三五日，吕不韦府邸前车马交错，门庭若市，冠带如云，庭院林下池边厅堂，处处大开饮宴，各式宴席昼夜川流不息，成了大咸阳前所未有的一道官场风景。

依然是一团春风，依然是豪爽酬酢。满头霜雪的吕不韦分外矍铄健旺，臧否人物，指点国事，谈学论政，答疑解惑，似乎更增了几分豁达与深厚。一时间人人释怀，万千疑云在快乐的饮宴中烟消云散了。

“辅秦三朝，老夫足矣！”吕不韦的慨然大笑处处回荡着。

拜访者们无不异口同声：“安定秦国，舍文信侯其谁也！”

谁也没有料到，三日后的大朝，竟是一场震惊朝野的风暴。

立冬那日，朝会一开，长史王绾便宣示了朝会三题：其一，廷尉六署归总禀报嫪毐谋逆罪结案情形；其二，议决国正监请整肃吏治之上书；其三，议决秦国要塞大将换防事。如此三事，事事皆大，如何文信侯饮宴中丝毫未见消息？远臣边将们一阵疑惑，纷纷不经意地看了看首相大座正襟危坐的文信侯。见吕不韦一脸微笑气度如常，远臣

边将们油然生出了敬佩之心——事以密成，文信侯处高而守密，公心也！

进入议程，白发黑面的老廷尉第一个出座，走到专供通报重大事宜的王座阶下的中央书案前，看也不看面前展开的一大卷竹简，字字掷地。备细禀报了嫪毐罪案的处置经过、依据律条并诸般刑罚人数。

大朝会法度：主管大员禀报完毕，朝臣们若无异议，须得明白说一声臣无异议，而后国君拍案首肯，此一议题便告了结。嫪毐乱秦人神共愤，谁能异议？老廷尉的“本案禀报完毕”话音一落点，殿中哄然一声：“臣无异议！”秦王政目光巡睃一周，啪地一拍王案，便要说话。

“臣有异议！”一人突然挺身而起。

“何人异议？”长史王绾依例发问。

“咸阳令兼领咸阳将军，蒙恬。”年轻大臣自报一句官职姓名。

“当殿申明。”王绾又是依例一句。

蒙恬见录写史官已经点头，示意已经将自己姓名录好，向王座一拱手高声开说：“臣曾参与平乱，亲手查获嫪毐在雍城密室之若干罪行凭据。查获之时，臣曾预审嫪毐心腹同党数十人，得供词百余篇。

乱事平息，臣已将凭据与供词悉数交廷尉府依法勘定。今日大朝，此案归总了结，臣所查获诸多凭据之所涉罪人，却只字未提。蒙恬敢问老廷尉：秦国可有法外律条？”

“国法不二出。”老廷尉冷冰冰一句。

“既无法外之法，为何回避涉案人犯？”

“此事关涉重大，执法六署议决：另案呈秦王亲决。”

“六署已呈秦王？”

“尚未呈报。”

“如此，臣请准秦王。”蒙恬分外激昂，转身对着王案肃然一躬，“昭襄王护法刻石有定：法不阿贵，王不枉法。臣请大朝公议涉案未究人犯！”

老廷尉肃然一躬：“既有异议，唯王决之。”

嬴政冷冷一笑：“嫪毒罪案涉及太后，本王尚不敢徇私。今日国中，宁有贵逾太后者？既有此等事，准咸阳令蒙恬所请：老廷尉公示案情凭据。”

“老臣遵命。”老廷尉磨刀石般的沙沙声在殿中回荡起来，“平乱查获之书信物证等，共三百六十三件，预审证词三十一卷。全部证据证词，足以证明：文信侯吕不韦涉嫪毒罪案甚深。老臣将执法六署勘定之证据与事实一一禀报，但凭大朝议决。”

举殿惊愕之中，磨刀石般的粗粝声音在大殿中持续弥漫，一件件说起了案件缘由。从吕不韦邯郸始遇寡妇清，到嫪毒投奔吕不韦为门客，再到吕不韦派女家老莫胡秘密实施嫪毒假阉，再到秘密送入梁山。全过程除了未具体涉及吕不韦与太后私情，因而使吕不韦制作假阉之举显得突兀外，件件有据，整整说了一个时辰有余。

举殿大臣如梦魇一般死寂，远臣边将们尤其心惊肉跳。如此等等令人不齿的行径，竟是文信侯所为？果真如此，匪夷所思！在秦国，在天下，嫪毒早已经是臭名昭著了。可谁能想到，弄出这个惊世乌龟者，竟然是辅佐三代秦王的旷世良相？随着老廷尉的沙沙磨刀石声，

大臣们都死死盯住了皇皇首相座上的吕不韦，也盯住了高高王座上的秦王政。

“敢问文信侯，老廷尉所列可是事实？”蒙恬高声追问。

面色苍白的吕不韦，艰难地站了起来，对着秦王政深深一躬，又对着殿中大臣们深深一躬，一句话没有说，径自出殿去了。直到那踽踽身影出了深深的殿堂，大臣们还是梦魇一般寂然无声。

初冬时节，纷扰终见真章。

秦王颁行朝野的王书只有短短几句：“查文信侯开府丞相吕不韦，涉嫪毐罪案，既违国法，又背臣德，终使秦国蒙羞致乱。业经大朝公议，罢黜吕不韦丞相职，得留文信侯爵，迁洛阳封地以为晚居。书发之后，许吕不韦居咸阳旬日，一俟善后事毕，着即离国。”王书根本没有提及《吕氏春秋》，更没有提及那次关涉治国之道的朝堂论争。

到丞相府下书的，是年轻的长史王绾。宣读完王书，看着倏忽之间形同枯槁的吕不韦，默然良久，王绾低声道：“文信侯若想来春离国，王绾或可一试，请秦王允准。”吕不韦摇摇头淡淡一笑：“不须关照。三日之内，老夫离开咸阳。”王绾又低声道：“李斯回泾水去了。郑国要来咸阳探访文信侯，被在下挡了。”吕不韦目光一闪，轻声喘息道：“请长史转郑国一言：专一富秦，毋生他念，罪亦可功。”王绾有些困惑：“此话，何意？”吕不韦道：“你只原话带去。言尽于此，老夫去矣！”说罢一点竹杖，吕不韦摇进了那片红叶萧疏的胡杨林，一直没有回头。王绾对着吕不韦背影深深一躬，匆匆登车去了。

暮色之时，吕不韦开始了简单的善后。

之所以简单，是因为一切都已经做了事先绸缪。吕不韦要亲自操持的，只有最要紧的一宗善后事宜——得体地送别剩余门客。自蒙恬

在南门竖立商君石刻，门客们便开始陆续离开文信学宫。月余之间，三千门客已经走得庭院寥落了。战国之世开养士之风，门客盈缩便成了东公的时运表征。往往是风雨未到，门客便开始悄然离去，待到夺冠去职之日，门客院早已经是空空荡荡了。若是东公再次高冠复位，门客们又会候鸟般纷纷飞回，坦然自若，毫不以为羞愧。养士最多且待客最为豪侠的齐国孟尝君，曾为门客盈缩大为动怒，声言对去而复至者“必唾其面而大辱之！”赵国名将廉颇，对门客去而复至更是悲伤长叹，连呼：“客退矣！不复养士！”

此中道理，被两位天下罕见的门客说得鞭辟入里。

一个是始终追随孟尝君的侠士门客冯，一个是老廉颇的一位无名老门客。冯开导孟尝君，先问一句：“夫物有必至，事有固然，君知之乎？”孟尝君看着空荡荡冷清清的庭院，气不打一处来，黑着脸回了一句：“我愚人也，不知所云！”冯坦然地说：“富贵多士，贫贱寡友，事之固然也。譬如市人，朝争门而暮自去，非好朝而恶暮，在暮市无物无利也。今君失位，宾客皆去，不足以怨士也。”孟尝君这才平静下来，接纳了归去来兮的门客们。

廉颇的那个无名老门客，却是几分揶揄几分感喟，其说辞之妙，千古之下尤令人拍案叫绝。在老廉颇气得脸色铁青大喘气的时候，老门客拍案长声：“吁！君何见之晚也？夫天下以市道交，君有势，我则从君，君无势，我则自去。此固其理也，有何怨乎！”用今日话语翻译过来，更见生动：啊呀，你才认识到啊！当今天下是商品社会，你有势，我便追随你，你失势，我便离开你。这是明明白白的道理，你何必怨天尤人！赤裸裸说个通透，老廉颇没了脾气。

吕不韦出身商旅，久为权贵，对战国之士的“市道交”却有着截然不同于孟尝君与廉颇的评判，对门客盈缩去而复至，也没有那般怨怼感喟。吕不韦始终以为：义为百事之本，大义所至，金石为开。当年的百人马队，为了他与子楚安然脱赵，全部毁容战死，致使以养士骄

人的平原君至为惊叹。仅此一事，谁能说士子门客都是“市道交”的市井之徒？门客既多，必然鱼龙混杂，以势盈缩原本不足为奇，若以芸芸平庸者的势利之举一言骂倒天下布衣士子，人间何来风尘英雄？然则，尽管吕不韦看得开，若数千门客走得只剩一两个，那定然也是东公待士之道有差，抑或德政不足服人。从内心深处说，吕不韦将战国四大公子的养士之道比做秦法——势强则大盈，但有艰危困顿，则难以撑持。其间根本，在于战国四大公子与寻常权臣是以势（力）交士，而不是以德交士，此于秦法何其相似乃尔！吕不韦不然，生平交往的各色士子不计其数，而终其一生，鲜有疏离反目者。

吕不韦坚信，即或自己被问罪罢黜，门客也决然不会寥寥无几。

公示《吕氏春秋》的同时，吕不韦已开始了最后的筹划，秘密地为可能由他亲自送别的门客们准备了大礼。每礼三物：一箱足本精刻的《吕氏春秋》，一只百金皮袋，一匹阴山胡马。反复思忖，吕不韦将这三物大礼只准备了一百份。他相信，至少会有一百个门客留下来。主事的女家老莫胡说，三十份足够了，哪里会有一百人留下？西门老总事则说，最多五六十份，再多白费心了。吕不韦坚持说一百份，还加了一句硬邦邦的话，世间若皆市道交，宁无人心天道乎！那日，离开举发他罪行的大朝会，心如秋霜的吕不韦没有回府，拖着疲惫的身躯去了文信学宫，又去了聚贤馆。时当晚汤将开，他要亲自品咂一番，看看这最是“以市道交”的门客世事能给他何等重重一击？

“晚汤开得几案？”吕不韦稳住自己，淡淡一笑。

“几案？已经三百案了，还有人没回来哩！”

总炊执事亢奋的话语未曾落点，吕不韦已经软倒在了案边。片时，吕不韦在总炊执事的忙乱施救中醒来，一脸舒展的笑意。老执事不胜唏嘘，竟不知如何应对了。当晚，吕不韦一直守候在聚贤馆，亲自陪着陆续回来的门客们晚汤，直到最后一个人归来吃饭。沉沉丑

时，吕不韦方回到丞相府。虽然已经是三更之后，吕不韦还是立即吩咐总执事：再另备两百六十份三物之礼，一马、百金、一匹蜀锦。吩咐一罢，呵呵笑着蒙头大睡去了。

“天人之道，大矣！”三日之后醒来，吕不韦慨然一叹。

今夜善后，吕不韦是坦然的，也是平静的。

他亲自会见了最后的三百六十三名门客，亲自将不同的三礼交到了每个人手上，末了笑叹一声：“诸位襄助老夫成就《吕氏春秋》，无以言谢也！老夫所愧者，未能将《吕氏春秋》躬行践履。今日，诚托诸位流布天下，为后世立言，吕不韦死则瞑目矣！”门客们感慨欷歔不能自已，参与《吕氏春秋》主纂的三十多个门客更是大放悲声。将及五更，每个门客都对吕不韦肃然一躬辞行，举步回头间都是昂昂一句：“吕公若有不测，我闻讯必至！”

次日暮色降临之时，一行车马辚辚出了丞相府。

三日之后，吕不韦抵达洛阳。意料不到的是，蔡泽带着大群宾客迎到了三十里之外。宾客中既有六国使臣，也有昔日结识的山东商贾，更有慕名而来的游学士子，簇拥着吕不韦声势浩荡地进了洛阳王城的封地府邸。陈渲、莫胡、西门老总事等不胜欣喜，早已经预备好了六百余案的盛大宴席。吕不韦无由推托，只好勉力应酬。

席间，山东六国使臣纷纷邀吕不韦到本国就任丞相。趁着酒意，各色宾客们纷纷嘲笑秦国，说老秦原本蛮戎，今日却做假圣人，竟将一件风流妙曼之事坐了文信侯罪名，当真斯文扫地也！六国特使们一时兴起，争相叙说本国权臣与王后曾经有过的妙事乐事，你说他补，纷纷举证，争执得面红耳赤不亦乐乎。吕不韦大觉不是滋味，起身朗声答道：“敢请列位特使转禀贵国君上：吕不韦事秦二十余年，对秦执

一不二。今日解职而回，亦当为秦国继续筹划，决然无意赴他国任相。老夫此心，上天可鉴。”

吕不韦言之凿凿，山东使臣们大显难堪，一时没了话说。虽则如此，在蔡泽与一班名士的鼎力斡旋下，大宴还是堂皇风光地持续了整整三日。宾客流水般进出，名目不清的贺礼堆得小山也似，乐得老蔡泽连呼快哉快哉。

倏忽冬去春来，三月启耕之时，秦王王书又到洛阳。

特使蒙武将王书念得结结巴巴：“秦王书曰：文信侯吕不韦以罢相之身，与六国使臣法外交接，诚损大秦国望也。君何功于秦，封地河南十万户尚不隐身？君何亲于秦，号称仲父而不思国望？着文信侯及其眷属族人，立即徙居巴蜀，不得延误。秦王政十一年春。”

“届时矣！”吕不韦轻轻叹息了一声。

“文信侯，何，何日成行？”蒙武艰难地吭哧着。

“国尉稍待一时。”吕不韦淡淡一笑，进了书房。

良久悄无声息，整个大厅内外如空谷幽幽。突闻一声轻微异响，蒙武心头突兀大动，一个箭步推门而入，里间景象教他木桩般地愣怔了——书案前，肃然端坐着一身大红吉服的吕不韦，白发黑冠威严华贵，嘴角渗出一丝鲜红的汁液，脸上却是那永远的一团春风……

蒙武深深三躬，飞马便回了咸阳。

三　人性之恶　必待师法而后正

嬴政没有料到，吕不韦之死激起了轩然大波。三川郡守紧急密报：文信侯突兀饮鸩而死，散去门客纷纷赶赴洛阳，早年与吕氏商社

过从甚密的大商巨贾也闻讯奔丧，不便公然出面的六国君主与权臣则派出各式名目的密使私使前来吊唁；那个奄奄一息的卫国最是不可思议，竟派出了首席大臣宗卿(注)为特使，率濮阳吏员百余人身着麻衣丧服，打着“祖国迎葬文信侯”的大幡旗进入洛阳，公然叫嚷卫国要将吕不韦尸身迎回濮阳安葬！旬日之间，吕不韦的洛阳封地已经云集了数千人之众。

原来，秦王特使赴洛阳之事，三川郡守一无所知。本打算在宣书后再拜会郡守的特使蒙武，又星夜回了咸阳。三川郡守对吕不韦之死大觉意外，得到消息立即亲赴文信侯府邸查勘虚实。一见吕不韦尸身，郡守深为惊愕，当即派定郡都尉与郡御史(注)率两百步卒甲士，昼夜守护文信侯府邸与尸身所在的书房，同时飞报咸阳定夺。这是秦国法度：大臣猝死，须待廷尉府勘验尸身确定死因，再经秦王书定葬礼规格，方可下葬；高爵君侯死于封地，地方官须守护其府邸与尸身，并立即报咸阳如上决事。

郡守依法处置之际，情势却发生了意外的突变。

依照久远成俗的丧葬礼仪，无论死者葬礼规格将如何确定，死后都有必须立即进行的第一套程式。这套程式谓之“预礼”，主要是四件事：正尸、招魂、置尸、奠帷。四件事之后，死者家族才能正式向各方报丧，而后再继续进行确定了规格的丧葬礼仪。正尸，是立即将死者尸身抬回府邸的正房寝室，谓之寿终正寝死得其所。移尸正寝之后，立即请来大巫师依照程式招魂。大巫师捧着死者衣冠，从东边屋檐翘起的地方登上府邸最高屋脊，对着北方连呼三遍：“噢嗬——某某归来也！”而后将死者衣冠从屋前抛下，家人用特备木箱接住，再入室覆盖在死者身上，魂灵方算回归死者之身。招魂之后的置尸，是对死者尸身做最初处置，为正式入殓预为准备。一宗是揳齿：为了防止尸体僵硬时突然紧闭其口，一旦确认人死，立即用角质匙揳入死者牙齿之间，留出缝隙，以便按照正式确定的葬礼规格入殓时在死者口中放

置珠玉；再一宗是缀足：将死者双足并拢扶正，用死者生前用过的燕几（矮几）压住双足并以麻线绳捆缚固定，拘束双足使之正直，以便正式入殓时能端端正正穿好皮靴。置尸就绪，家人立即设干肉、肉酱、醴酒做简朴初祭，并用帷幕将死者尚未正式入殓的尸身围隔起来，帷幕之外先行设置供最先奔丧者们哭祭的灵室（尸身正式入殓棺椁之后，始设与葬礼规格相应的大灵堂），此为奠帷。如此这般第一套程式完成之后，家主方正式向各方报丧，渐次进入正式的丧葬程式。

然则，奔丧者们看到的，却是对死者的大不敬。

山东各方人士赶赴洛阳，原本只是为奔丧而来。也就是说，只是要参加由秦国操持的葬礼，对吕不韦做最后的送行。奔丧者们一腔伤痛一路唏嘘地赶到洛阳，非但没有大型丧事对于宾客下榻、服丧、祭奠、守灵等诸般事宜的有序安置，且连预设的灵室也没有一个，淤积压抑的哀伤竟没了喷涌的去处。络绎纷纭聚来的奔丧者们，在文信侯府邸内外相互探听，方知吕不韦死在了书房，夫人陈渲与老总事西门也绝望饮鸩，先后死在了吕不韦尸身之旁，此时连尸身还冷冰冰原样搁置原地，预礼四事竟一事未行！对此，秦国郡守的文告宣示的理由只有一个：护持尸身，依法勘验，一应葬礼事宜报王待决。

“如此秦法，禽兽行也！”奔丧者们愤怒了。

自远古以来，葬礼从来都是礼仪之首，最忌擅改程式，最忌省俭节丧。古谚云，死者为尊。又云，俭婚不俭葬。说的便是这种已经化为久远习俗的葬礼之道。到了战国，丧葬程式虽已大为简化，然其基本环节并没有触动，人们对葬礼的尊崇也几乎没有丝毫改变。时当战国中晚期的大师荀子有言：“礼者，谨于治生死者也。生，人之始也。

死，人之终也。终始俱善，人道毕矣！故，君子敬始而慎终。事生不忠厚，不敬文（程式礼仪），谓之野。送死不忠厚，不敬文，谓

之瘠（刻薄）。送葬者不哀不敬，近于禽兽矣！丧礼者，以生者饰死者也，大象其生以送其死也。故，如死如生，如亡如存，终始一也！注”荀子亦法亦儒，理论之正为当世主流所公认，其葬礼之说无疑是一种基于习俗礼仪的公论——葬礼的基本程式是必须虔诚遵守的，是不能轻慢亵渎的。

奔丧者们愤慨哀痛之心大起，一时群情汹汹，全然不顾三川郡守的禁令，径自在文信侯府邸外的长街搭起了一座座芦席大棚，聚相哭祭，愤愤声讨，号啕哭骂之声几乎淹没了整个洛阳。六国各色密使推波助澜，卫国迎葬使团奔走呼号，大洛阳顿时一片乱象。纷乱之际，与吕不韦渊源甚深的齐国田氏商社挺身而出，秘密聚集奔丧者们商议对策。奔丧各方众口一词：秦王嬴政诛杀假父、扑杀两弟、囚居生母、逼杀仲父，其薄情残苛亘古罕见，若得候书处置，文信侯必是死而受辱不得善终。一夜聚议，多方折冲，卫国使团放弃了迎葬主张，赞同了奔丧者们的义愤决断：同心合力，窃葬文信侯！

窃葬者，不经国府发丧而对官身死者径自下葬也。一旦窃葬，意味着死者及其家族从此将永远失去国家认可的尊荣。寻常时日，寻常人等，但有三分奈何，也不愿出此下策。然则，吕不韦终生无子，夫人陈渲与西门老总事又先后在吕不韦尸身旁饮鸩同去。吕府一片萧瑟悲凉，只留下一个女总管莫胡与一班仆役执事痛不欲生地勉力支撑，对秦王恨得无以复加，谁信得秦王嬴政能厚葬吕不韦？自然对众客密议一拍即合。于是，阖府上下与奔丧各方通力同心，竟在尸身停留到第六日的子夜之时，用迷药迷醉了郡都尉、郡御史及两百甲士，连夜将吕不韦尸身运出了洛阳。及至三川郡守觉察追来，吕不韦已经被下葬了。虑及掘墓必将引起众怒公愤而招致事端，郡守只得快马飞书禀报咸阳。

吕不韦的墓地，是奔丧者们一致赞同的大吉之地。

仓促窃葬，奔丧者们无法依据公侯葬礼所要求的程式选择墓地，而吕不韦这样的人物，又绝不能埋葬在被阴阳家堪舆家有所挑剔的地方。就在一切议定、唯独在墓地这个最实在的事项上众口纷纭莫衷一是的时候，鲁国名士淳于越高喊了一声：“北邙！”众人闻声恍然，顿时一口声赞同，立即通过了公议：在洛阳北邙山立即开掘建造墓地。

北邙者，北邙山也。之所以人人赞同，根由在这北邙大大的有讲究。

洛阳，是西周灭商后由周公主持营建起来的东部重镇，西周时叫做洛邑。洛邑在当时的使命，主要是统御镇抚东部由殷商旧部族演变成的新诸侯。正是基于如此重大的使命，洛邑修建得器局很大，城方七百二十丈，几乎与西周在关中的都城镐京不相上下。论地利，洛邑南依洛水，北靠巍巍青山，是天下公认的祥瑞大吉之地。这道巍巍青山，当时叫做郏山，东周时随着洛邑更名为洛阳(注)，郏山也更名，叫做了邙山。这道邙山，东西走向，西起大河三门（峡），东至洛阳之北，莽莽数百里一道绿色屏障。邙山虽长，其文华风采却集中在东部洛阳一段。洛阳这段邙山，时人呼为“北邙”。从东周都城迁入洛阳开始，历代周王及公侯大臣以及外封的王族诸侯，死后几乎都葬在了北邙。周人最重葬礼，选定的安葬地肯定是天下堪舆家尊奉的上吉之地了。于是，春秋战国时期许多匆忙死去而来不及仔细堪舆墓地的中原诸侯，纷纷葬在了北邙山。风习浸染，流传后世，“北邙”已经成了墓葬之地的代称。

唯其如此，北邙山得享赫赫大名，安葬吕不韦自然是毫无争议。

一番秘密操持，数千宾客在洛阳北邙山隆重安葬了吕不韦夫妇主仆，一座大冢起得巍巍然山陵一般。为迷惑秦国，主葬的田氏商社与卫国使团宣称：大墓只葬了吕不韦夫人陈渲一人，文信侯已经被迎回

卫国安葬了。消息传开，洛阳民众便将这座大墓呼为“吕母冢”，以致传之后世，吕不韦陵墓仍然被叫做吕母冢。

“山东士商可恨！六国诸侯可恶！”

嬴政接报震怒不已。以法度论，纵然自裁，吕不韦也还是秦国有封地的侯爵重臣。山东士子商贾竟与列国合谋，公然在秦国郡县以非法伎俩窃葬秦国大臣，岂非公然给秦国抹黑，置他这个秦王于耻辱境地？盛怒之下，嬴政飞车东来，路过蓝田大营，亲点了六千铁骑连夜赶赴洛阳，决意依法查究窃葬事件，洗刷秦国耻辱，以正天下视听。

“我王留步——”

将出函谷关之时，蒙武、王绾飞马赶来了。

身为特使，亲见吕不韦惨烈死去的蒙武说得很是痛心：“君上初政，此举有失鲁莽。文信侯人望甚重，不期而死，老臣亦戚戚不胜悲切，况乎吕氏旧人？门客故人愤激生疑，以致窃葬，情可鉴也。人去则了矣！我王亲政已无障碍，若执意查究违法窃葬之罪，诚愈抹愈黑，王当三思也。”

年轻的王绾更是坦然相向：“臣原为文信侯属吏，本不当就此事建言，然谋国为大，臣不得不言：目下秦国朝局半瘫，吏治未整，百事待举，徒然纠缠文信侯丧葬之事，分明因小失大，臣以为不妥。”说罢垂手而立，一副听候处置的模样。

嬴政脸色铁青，终于一挥手回车了。

毕竟，就本心而论，嬴政没有赐死吕不韦之意，更无威逼吕不韦自裁之心。只是在得到山东名士贵胄流水般赶赴洛阳，策动吕不韦移国就相的密报时，嬴政有了一种直觉，必须对这个曾经的仲父有所警示，也必须使吕不韦离开中原是非之地；否则，他仍然可能对秦国新

政生出无端骚扰，甚至酿出后患亦未可知。基于此等思虑，嬴政才派出了与吕不韦世交笃厚的蒙武，下了那道有失厚道的王书。有意刻薄，也是嬴政从少年时便认定这个仲父阔达厚实，很少能被人刺痛说动，不重重刺上几句，只怕他听罢也是淡淡一笑浑不上心。及至蒙武星夜赶回禀报，业已悔之晚矣！嬴政这才觉得，自己显然低估了吕不韦在嫪毐事变中遭受的深深顿挫，更没有想到，这个曾经的仲父会将自己的几句刻薄言辞看得如此之重。

就实而论，以吕不韦的巨大声望，纵然迁徙到巴蜀之地，完全可能依旧是宾客盈门。吕不韦若坚执无休止地传播《吕氏春秋》，嬴政纵然不能容忍，又能奈何？以战国之风，这几乎是必然可能发生的未来情势。一个力图完全按照自己的意志推行新政的国王，岂能没有顾忌之心？若得全然没有顾忌，除非这个享有巨大声望以致嬴政不能像处死嫪毐那样轻易问他死罪的曾经的仲父死了。然则，吕不韦心胸豁达，体魄厚实，岂能说死便死？吕不韦若是活得与曾祖父昭襄王一般年岁，嬴政的隐忧极可能还要再持续二十余年。恰恰此时，吕不韦却自己去了，使嬴政的未来隐忧以及有可能面对的最大麻烦顿时烟消云散，可谓想也不敢想的最好结局。

这，是天意么？

乍接吕不韦死讯，嬴政可谓百味俱生。如释重负，歉疚自责，空荡荡若有所失，沉甸甸忧思泛起，痛悔之心，追念之情，乱纷纷纠葛心头无以排解。吕不韦以死让道，使他能够大刀阔斧地亲政领国么？果真此心，因由何在？恍惚之间，嬴政心头电光石火般闪过一个从来没有过的念头——莫非流言是实，吕不韦当真是我生父？不！不可能！果真如此，母亲岂能那般匪夷所思地痛恨吕不韦，将狂悖的嫪毐抬出来使吕不韦永远蒙羞？但无论如何，对他这个秦王而言，吕不韦之死，这件事本身都是难以估价的“义举”。身为秦王，唯有厚葬吕不

韦，方可心下稍安。若是没有山东奔丧者们的窃葬事件，在法度处置之后，嬴政原本是要为曾经的仲父举行最隆重的葬礼的。

然则，窃葬之报犹重重一锤，嬴政顿时清醒了过来。

事关国家，唯法决之。这是嬴政在近十年的“虚王”之期锤炼出的信念，更是在与《吕氏春秋》周旋中选择的治国大道。吕不韦既然长期执掌秦国大政，吕不韦便不是吕不韦个人，而是关联天下的秦国权力名号，是秦国无法抹去的一段极为重要的历史；对吕不韦丧葬的处置，也不是对寻常大臣的个人功过与葬礼规格的认定，而是关联秦国未来大局的国事政事。若非如此，山东奔丧者们岂能如此上心？

百年以来，秦国大臣贵胄客死山东者不可胜数。秦国每次都是依照法度处置，何以山东人士没有过任何异议？嬴政很熟悉国史，清楚地记得：当年秦昭王立的第一个太子，也就是嬴政的祖父孝文王嬴柱的哥哥出使魏国，吐血客死于大梁，随行副使不敢对尸身做任何处置，立即飞报咸阳。那时候，山东六国朝野非但没有咒骂秦国，反倒是一口声的赞颂：“秦国之法，明死因，消隐患，防冤杀，开葬礼之先河，当为天下仿效矣！”这次，吕不韦尸身搁置得几日，如何突然便成了不能容忍的罪孽？山东士商与六国官府是针对葬礼还是秦国？若是旁个大臣客死洛阳而依法处置，山东诸侯会有如此大动静么？其中奥秘不言自明，是可忍，孰不可忍！听任山东奔丧者们窃葬，秦国何以立足天下？

尽管思绪愤激，连夜东出，嬴政终究还是忍下了这口气。

面对蒙武与王绾的拦路强谏，多年磨炼出的冷静秉性，使嬴政心头立即闪出了第一个念头：两位都是敦诚大臣，不妨想想再说。回到函谷关幕府，蒙武王绾又是各自陈说备细，嬴政终于从愤激中真正摆脱出来。君臣三人计议了整整一宿，决意大度地处置震动天下的窃葬事件。处置方略是：第一步，秦王对朝野颁行紧急王书，以“文信侯猝

死，实出本王意外，亦致各方多生错解，情可鉴也”为根基说辞，承认对吕不韦的窃葬，申明对预谋各方不予追究；第二步，蒙武再度为秦王特使，赶赴洛阳北邙山，以公侯大礼隆重祭奠吕不韦，并以秦国王室名义，为被草草窃葬的吕不韦修建壮阔的文信侯陵园。

“此事如此告结，我心亦安矣！”嬴政长吁了一声。

“王有大度，宣泄人心，事端自平。”蒙武宽慰地笑了。

“余波一平，整肃国政便可着手。”王绾也是精神大振。

次日，君臣三人赶回咸阳，立即分头行事。三日之后，秦王王书颁行秦国各郡县，并同时知会山东六国；特使蒙武则率领着隆重的国葬仪仗车马，辚辚出了大咸阳奔赴洛阳。诸事妥当，嬴政立即召来王翦、蒙恬、王绾三位新朝干员，开始商议如何着手整肃吏治理清国政的大计。然则，谁也没有想到的是，这次小朝会尚未结束，大咸阳便乱了。

窃葬余波不仅没有完结，反而弥漫为举国乱象。

特急王书颁行之后，朝野议论不但没有体察秦王，反倒是传闻纷纷流言丛生。一说秦王“着意赐死”文信侯，一说秦王“威逼”文信侯自裁。与此等流言相连，秦王嬴政的种种“劣迹暴行”也在巷闾乡野流传开来。最为神秘惊人的传闻是：太后原本是文信侯钟爱的歌伎，嫁给庄襄王嬴异人时已有身孕，目下秦王原本是文信侯亲子，子逼父死，天理不容！流言纷纭之时，咸阳尚商坊的六国商旅与游学名士同声相应，搭起了一座高大肃穆的灵棚，昼夜祭奠文信侯。老秦人感念吕不韦宽政缓刑，流水般麻衣哭临，在灵前虔诚匍匐。一时间祭吕之风大起，咸阳城麻衣塞道，哭声日夜不断，比国丧有过之而无不及。

正在小朝会之时，奉命大祭并督造吕不韦陵园的蒙武从洛阳赶回，忧心忡忡地禀报了洛阳事态。山东六国及一班诸侯，非但不体察秦国处置举措，反倒处处借机滋事。在蒙武以王使之身代秦王祭奠吕不韦时，山东人士也大举赶来公祭，还要与蒙武争夺主祭。不仅如此，山东人士又散布种种恶毒流言蛊惑洛阳民众，以致三川郡人心浮动，已经有民众开始悄悄逃往三晋。更有甚者，洛阳老王城的周室遗族与魏韩两国通谋，声言三晋乃周室宗亲诸侯，三川郡该当“回归”三晋！目下，三川郡守业已对各方谋划探察清楚，深感洛阳有脱秦之危，大为不安，特意敦请蒙武速回咸阳，禀报秦王定夺。

蒙武心绪沮丧之至，说到末了，一声沉重地叹息：“老臣原主从宽处置，然则，树欲静而风不止。老臣惭愧，无话可说矣！”当初同样主张大度安抚，以尽早使国事进入正轨的长史王绾，在旁边也是面色通红，一时默然无对。

“两位将军以为如何？”嬴政没有发作，反倒笑了。

王翦眉头锁成了一团：“国人心乱，六国觊觎。此等局面，螳螂捕蝉黄雀在后，万不可造次处置。我等宜待大局清楚，再定处置之策。”

“等不起！”蒙恬一拍案站了起来，“此等乱象得寸进尺，岂能容忍？说到底，全然是吕氏门客与在秦山东士商内外勾连，再加六国多方策应所致！我若静观等待，分明是示弱，后果难以预料。”

“足下之见，该当如何？”老成厚重的王翦认真追了一句。

“我……尚未想好。”年轻的蒙恬一时语塞。

蒙武瞪了儿子一眼，一拱手道：“老臣赞同王翦之见。”

“长史以为该当如何？”嬴政轻轻叩着书案。王绾沉吟着：“两说各有其理，臣一时无断。”

“也好。本王断之。”嬴政拍案而起，“事有此变，天赐良机。国府善意在先，却得恶意回报。本王无愧于庶民，无愧于天下。善举不能了，自有法治了。荀子曾说：人性之恶，必待师法而后正。斯言大哉！”喟然一叹，嬴政些许缓和，“等是不能等。与此等卑劣猥琐之事做旷日持久纠缠，何事可为？须得当下便断。”

“王有良策？”蒙武有些惊愣了。

“长史书令。”嬴政双目炯炯精神分外振作，对王绾一挥手，清晰口授，“其一，王翦将军率三万铁骑，兼程进入三川郡，驻扎洛阳通往三晋之要道，杜绝山东诸侯进出洛阳，着力护持三川郡守依法查究叛秦罪犯，限期一月，务必结案；其二，咸阳令官署将国中祭吕始末、往祭之人以及诸般流言，旬日内备细查实，禀报廷尉府；其三，行人署于旬日之内，将在秦山东士商之诸般谋划、举措及参与之人，一一查勘确凿，禀报廷尉府；其四，廷尉府会同执法六署，依据各方查勘报来的事实凭据，依法议处。”略一喘息，嬴政轻轻问了一句，“如此四条，诸位可有异议？”

“合乎法度，臣无异议！”王翦蒙恬王绾异口同声。

“老国尉以为不妥？”

“老秦人往祭吕不韦，也要查究治罪？”蒙武皱起了眉头。

“国法不二出。老秦人违法，不当治罪？”

“老臣尝闻：法不治众。老秦人受山东士商蛊惑，往祭文信侯并传播流言，固然违法。然人数过千过万，且大多是茫然追随，若尽皆治罪，伤国人之心太甚也。老臣以为，此等无心违法之众，宣示训诫可也，不宜生硬论法。”

嬴政略一沉吟，淡淡笑道：“诸位谁可背得《商君书》？”

“法家典籍，臣等不如君上精熟。”多才好学的蒙恬先应了一句。

“也好，我给老国尉念几句。”嬴政一摆手，大步转悠着铿锵吟诵起来，“知者而后能知之，不可以为法，民不尽知。贤者而后能知之，不可以为法，民不尽贤。故圣人行法，必使之明白易知。”略一停顿，嬴政解说道，“商君是说，国府立法行法，须得教庶民百姓听得懂，看得明。今日秦国有法在先，人人明白，若国府放纵违法言行，罚外不罚里，罚重不罚轻，百姓岂不糊涂？天下岂不糊涂？”说罢，嬴政又铿锵念诵起来，“法枉治乱。任善言多，言多国弱。任力言息，言息国强。政做民之所恶，民则守法。政做民之所乐，民则乱法。任民之所善，奸宄必多。仁者能仁于人，而不能使人仁。义者能爱于人，而不能使人爱。是以，仁义不足治天下也！故，杀人不为暴，宽刑不为仁。”秦人特有的平直口音，将每个字咬得又重又响，一如钉锤在殿堂敲打。末了，嬴政一声粗重的叹息，“商君之道，说到底，大仁不仁。”

“我王崇尚商君，恪守秦法，老臣原本无可非议。”

蒙武沉吟踌躇一句，终是鼓勇开口：“老臣只是觉得，老秦人往祭文信侯，细行也，民心也。当年，国人大举私祭武安君白起。昭襄王非但不责，反倒允准官民同祭。今日譬如当年，老臣唯愿我王念及民心，莫将国人往祭与山东士商同等论罪。老臣前议有差，本不当再言。然事关国家安危，老臣不敢不言。”

“辩驳国事，自当言无不尽，我等君臣谁也无须顾忌。”

年轻的秦王笑了笑，又沉下了脸色：“老国尉前议，无差。长史前议，同样无差。若无国尉长史赶赴函谷关劝阻，本王之举，必然有失激切褊狭。事态有如此一个反复，不是甚坏事。它使我等体味了商君对人心人性之洞察，也说明，只有法治才是治国至道。”嬴政喘息一声放缓了语调，又倏忽凝重端严起来，“然则，老国尉以文信侯比武安

君，却是差矣！武安君白起有功无罪，遭先祖昭襄王无由冤杀，其情可悯。国人虽是私祭，却是秉承大义之举。文信侯不然，伪做阉宦，密进嫪毐，致生国乱，使大秦蒙受立国五百余年前所未有之国耻，其罪昭然！况其业经执法六署勘审论罪，而后依法罢黜，既无错罚，更无冤杀，何能与武安君白起相提并论？秦法有定：有功于前，不为损刑；有善于前，不为亏法。文信侯纵然有功于秦，又何能抵消此等大罪？至于念及民心，枉法姑息，正是文信侯宽法缓刑之流风，本王若亦步亦趋，吕规我随，必将国无宁日，一事无成。老国尉呵，治国便是治众，法若避众，何以为法也！”

默然良久，蒙武深深一躬：“老臣谨受教。”

半月之后，老廷尉领衔的联具上书呈进了东偏殿。

清晨时分，嬴政进了书房，依着习惯，先站在小山一般的文案前，仔细打量了迭次显露在层层卷宗外的白字黑布带，一眼瞥见廷尉卷，只一注目，悄无声息地跟在身后的赵高立即将廷尉卷抽出来，摊开在了旁边书案。待嬴政在宽大的书案前落座，那支大笔已经润好了朱砂架在了笔山，一盅弥漫着独特香气的煮茶也妥帖地摆在了左手咫尺处。一切都是细致周到的，目力可及处却没有一个人影。

“长史可在？”嬴政头也不抬地叩了叩书案。

“臣在。”

外厅应得一声，王绾踩着厚厚的地毡快步无声地走了进来，依着嬴政的手势捧起了王案上的文卷。虽是掌管国君事务的长史，对于大臣上书，王绾的权力却只是两头：前头接收呈送——督导属吏日每将上书分类登录，夹入布标摆置整齐，以三十卷为一案送王室书房；后头录书督行——国君阅批之后，立即由两名书吏将批文另行抄出两份，一份送各相关官署实施，一份做副本随时备查，带批文的上书做

正本存入典籍库。也就是说，在国君批示之前，他这个长史是无权先行开启卷宗的。这卷廷尉上书昨夜子时收到，王绾以例归入今日文卷呈送，也料到了必是秦王今日批阅的第一要件，自然早早守候在了东偏殿外厅等待录书分送。如今见秦王未做批示召唤自己，心下一怔，料定是这个铁面老廷尉又“斟酌”出了令秦王犯难的题目。然捧卷浏览，王绾却颇觉意外。

老廷尉将窃葬之后的事件定为“外干秦政，私祭乱法，流言惑国”三罪，分为五种情形论定处罚：其一，在秦山东客商与吕氏门下的山东门客、舍人(注)，无论发动、参与私祭或传播流言，皆以“外干秦政”论罪，一律逐出秦国；其二，秦国六百石（禄米）以上官员哭临者，以“私祭乱法”论罪，夺爵位，举族迁房陵(注)；其三，秦国六百石以下官员哭临私祭者，同前罪，削爵两级，举家迁房陵；其四，凡吕氏门客中的秦国吏员士子，只散布流言而未哭临六国客商所设之灵棚者，以“流言惑国”论罪，保留爵位，举家迁房陵；其五，举凡秦国庶民，哭临私祭并传播流言者，两罪并处，罚十金，并为城旦、鬼薪(注)一旬。

“并无不妥。臣以为可也。”王绾明朗回话。

“可在何处？”

“刑罚适当：官吏重罚，庶民轻治。”

“只要依法，轻重无须论之。”

“君上以为不可？”

“不，大可也！”嬴政大笑拍案，“照此批下，一字不改。”摇了摇手，又轻松地长吁了一声，“我是说，老廷尉行法之精妙，不仅在轻重适当，那是法吏当有之能罢了。难在既全大局，又护法制，治众而不

伤众，堪称安国之断也。只可惜也，铁面老廷尉年近七旬，秦国后继行法，大匠安在哉！”

“君上远忧，臣深以为是。”王绾一点头，稍许沉吟又道，“臣还得说，此次受罚者涉及官民众多，实乃立国以来前所未有，似当颁行一道特书，对国人申明缘由并晓以利害。否则，太得突兀，国人终有疑窦。”

“好谋划。”嬴政欣然拍案，“这次不劳长史，我试草一书。”

“王之文采必独具气韵，臣拭目以待。”

“只怕长史失望也。”嬴政哈哈大笑一阵，又淡淡道，“嬴政不善行文，有一说与长史参酌：王书论政，重质不重文。质者，底蕴事理之厚薄也。文者，章法说辞之华彩也。遍观天下典籍，文采斐然而滔滔雄辩者，非孟子莫属。然我读《孟子》，总觉通篇大而无当，人欲行其道，却无可着力。本色无文，商君为甚。《商君书》文句粗简，且时有断裂晦涩，然却如开山利器，刀劈斧剁般料理开纷繁荆棘，生生开辟出一条脚下大路。人奔其道，举步可行，一无彷徨。长史说，效商君乎？效孟子乎？”

默然良久，王绾深深一躬：“臣为文职，谨受教。”

次日黎明，王绾匆匆赶到了王城东偏殿。当值的赵高说，秦王刚刚入睡，叮嘱将拟就的王书交长史校订，如无异议，立即交刻颁发。王绾捧起摊在案头的长卷浏览一遍，心头竟凛然掠过一股肃杀之风——

告国人书

秦王政特书：自文信侯罢相自裁，天下纷扰，朝野不宁。秦立国五百余年，一罪臣之死而致朝野汹汹不法者，未尝闻也！文信侯吕不

韦自与先王结识，入秦二十余年，有定国之功，有乱国之罪。唯其功大，始拜相领国，封侯封地，破秦国虚封之法而实拥洛阳十万户，权力富贵过于诸侯，而终能为朝野认定者，何也？其功莫大焉！秦之封赏，何负功臣？然则，文信侯未以领国之权不世之封精诚谋国，反假做阉宦，私进宫闱，致太后陷身，大奸乱政。其时也，朝野动荡，丑秽迭生，秦国蒙羞于天下，诚为我秦人五百余年之大耻辱也！究其本源，文信侯吕不韦始作俑矣！秦法有定：有功于前，不为损刑，有善于前，不为亏法。吕不韦事，业经廷尉府并执法六署查勘论罪，依法罢黜者，何也？其罪莫大焉！纵如此，秦未夺文信侯爵位，未削文信侯封地，秦王何负功臣？其时也，文信侯不思深居简出闭门思过，反迎聚六国宾客于洛阳，流播私书，惑我民心，使六国弹冠相庆，徒生觊觎大秦之图谋。为安朝野力行新政，秦王下书谴责，迁文信侯于巴蜀之地，何错之有也？今有秦国臣民之昏昏者，唯念吕不韦之功，不见吕不韦之罪，置大秦律法于不顾，信山东流言于一时，呼应六国阴谋，私祭罢黜罪臣，乱我咸阳，乱我国法，何其大谬也！若不依法惩戒，秦法尊严何存？秦国安定何在？唯其如此，秦王正告臣民：自今以后，操国事不道如嫪毐吕不韦者，籍其门(注)，其后世子孙永不得在秦国任宦。秦王亦正告山东六国并一班诸侯：但有再行滋扰秦国政事者，决与其不共戴天，勿谓言之不预也！秦王政十二年春

王绾一句话没说，将竹简装入卷箱，匆匆到刻简坊去了。

当日午后，秦王的《告国人书》与廷尉府的处罚文告，同时张挂到了咸阳四门。谒者署的传车快马也连连飞出咸阳，将处罚文告与王书送往各郡县，送往山东六国。随着文书飞驰，咸阳沉寂了，关中沉寂了，秦国各郡县沉寂了，山东六国也沉寂了。秦王将道理说得如此透彻痛切，杀伐决断又是如此严厉果决，激扬纷纭的公议一时萧疏，无话可说了。

客居咸阳的山东士商们始则惊愕，继而木然，连聚议对策的心思都没有了，只各人默默打点，预备离开秦国。若在山东六国，如此汹汹民意，任何一国都不敢轻易处置。唯一的良策，只能是恢复死者尊荣，以安抚民心公议。磋商跌宕，各方周旋，没有一年半载，此等几类民变的风潮决然不能平息。洛阳窃葬吕不韦，压迫秦国服软默认，恰好印证了秦国与六国在处置汹汹民意上一般无二。唯其如此判断，才有了山东客商士子们发动的公祭风潮。六国士商们预料：祭吕风潮一起，秦国至少得允许吕氏门客在秦公开传播《吕氏春秋》；若风潮延续不息，吕不韦之冤得以昭雪亦未可知；若山东六国借机施压得当，逼秦国订立休战盟约，也不是没有可能。如此这般种种谋划，虽不是人人都明白自觉，但六国密使与通联主事的几家大商巨贾，自是胸有成算的。

然则，谁也没有料到，秦国反应竟是如此迅雷不及掩耳，公祭风潮发端未及一月，便断然出手。事前没有任何征兆，更没有六国士商们熟悉不过的反复折冲多方斡旋，全然迎头棒喝，将涉祭者全数赶出秦国。如此严密，如此快捷，令习惯于朝事预泄的六国士商们如遇鬼魅，不禁毛骨悚然！但是，真正令山东士商们无言以对处，却在于：秦国依法处置，本国官吏庶民都概莫能外，违背秦法的外邦客商士子能叫喊自己冤枉么？再说，秦国已经对山东六国发出了狠声，再行滋扰不共戴天，哪国还敢出头亢声？作为商旅游士后盾的邦国尚且猥琐，一群商人士子又能如何？更有一层，商旅入秦，原本宗旨只是占据大市以生财聚财，鼓荡议论乃至涉足秦国朝局，一则是本国密使纵容，二则是山东士商风习使然，实非商旅本心所愿。及至鼓荡未成而遭驱赶，商旅们才蓦然明白，自己将失去天下最具活力的最大商市，岂非舍本逐末大大的得不偿失？发端主事的巨商大贾还则罢了，左右在其他国家还有商社根基。一班随波逐流卷入风潮的中小商人们，则是切肤之痛了：一店在秦，离开咸阳没了生意，回到故国重新开张，却是谈何容易，单是向官府市吏行贿的金钱便承受不起，哪有在秦国经商这般省心？

种种痛悔之下，谁还有心再去聚会商议鼓捣秦国？

一时寒凉萧瑟，偌大尚商坊死沉沉没了声息。

老秦人则是另一番景象。王书文告流传开来，庶民们始则默然，继而纷纭，思前想后，邻里们相互一番说叨，竟纷纷生出了悔恨之意。平心而论，吕不韦宽政缓刑固然好，可也并没有带来多少实在好处，老百姓还不照样得靠耕耘靠打仗立身？反倒是吕不韦宽刑的年月里，乡里又渐渐滋生出了不务耕稼专说是非的“疲民”，什伍连坐制也渐渐松懈了，豪强大户也开始收容逃刑者做黑户隶农了。长此以往，必得回到商君变法之前的老路上去，对寻常庶民有甚好处？商君之法虽然严厉，却是赏罚分明贵贱同法，对贵胄比对老百姓处罚更严，百余年下来，老秦人已经整肃成习，极少有人触犯法度了。只说监狱，当今六国哪国没有十数八座大狱？而偌大秦国，却只有一座云阳国狱，你能说秦法不好么？哭临灵棚，祭奠吕不韦，究竟为个甚来？还不是受人惑乱，心无定见，希图争回个宽政缓刑？仔细想去，果真宽政缓刑，大多也只能宽了贵胄，缓了王公，能宽缓几个老百姓？《吕氏春秋》要行王道，王道是甚？是刑不上大夫，是礼不下庶人，对我等百姓有何好处？秦王要行商君之法，贵胄大族们不高兴，是因为他们非但没了封地，还要与民同法。百姓庶民有得无失，何乐而不为，起哄个甚！当真起哄，几是不识相了。

议论滋生流传，老秦人板结的心田发酵了，蓬松了。

倏忽便是四月，田野一片金黄，眼看大忙在即。咸阳老秦人不待官府张挂处罚名册，便纷纷自带饭食、被褥、铁锹，络绎到了官署，自报曾经哭临私祭，非但立交罚金，还要自请官府派定城池，立服城旦鬼薪苦役。咸阳令蒙恬大感意外，立即飞车进入王城禀报，请秦王定夺：民既悔悟，能否宽缓到忙后再行处罚？

“法教正，人心正。”默然良久，年轻的秦王突然冒出一句话来。随即，嬴政断然拍案，“民既守正，国府不能再开疲民侥幸之心。如期如数处罚。精壮减少，农事大忙，举国官署全力督夏，本王巡查关中。”

蒙恬一句话没说，转身赳赳出了王城。

在诸多精壮离家，奔了苦役之地的时候，秦王亲政后的第一个夏忙到了。

关中原野一派前所未有的气象。男女老幼尽皆下田，官署吏员悉数入村，官府车辆被全部征发，咣当轰隆地驶往亭、里[注]。田间大道上，装载得小山一般晃悠的运麦牛车连绵不断。金黄的麦田，在酷暑之下的无垠原野上一片片消失，比往年夏忙刈麦还热闹快捷了许多。每日清晨，秦王嬴政必出咸阳，乘着一辆轻便轺车，带着一支轻骑马队，沿着渭水北岸的大道一路东驰，正午抵达函谷关；在关城下歇息打尖半个时辰，立即回车，再沿着渭水南岸的田间车道一路巡视回来，准定在暮色时分回到咸阳原野。不入城池，不下田塍，年轻的秦王只在秦川原野的大道小路上反复地穿梭着，察看着。说也奇了，每每是那支百人马队拥着那辆青铜轺车驶过眼前，田间烈日下的百姓官吏们，便不约而同地停下手中活计驻足凝望，眼见年轻的秦王挥汗如雨，却始终神色从容地挺立在六尺伞盖之下，不禁遍野肃然。没有希图热闹的万岁呐喊，没有感恩戴德的沿途跪拜，热气蒸腾的原野凝固了一般。

五月末，纳粮的队队牛车络绎上道，紧绷绷的夏抢终于告结了。

秦国朝野堪堪喘息得一阵，不想却是连月大旱，田间掘坑三尺不见湿土，夏种根本无从着手。关中仅有的两条老渠，只能浇灌得西部几个县而已，如何解得这前所未有的大旱？紧邻河湖的农人们，昼夜担挑车拉一窝窝浇水抢种，分明杯水车薪，只能眼看着出土绿苗奄奄

死去，直是欲哭无泪。秦王嬴政紧急下书，郡县官吏一体督水督种，抢开毛渠引水，依然是无济于事。

直到七月，秦国腹地滴雨皆无，山东六国也开始了连月大旱。

炎阳流火，三晋饥民潮水般涌入了秦国。一则令人心惊胆战的占星预言，随着饥民潮弥漫开来：今年彗星，春见西方，夏见北方，从斗以南八十日，主秦王倒行逆施，招致上天惩罚，带累天下大旱。

占星家预言：秦有大饥，死人无算，国将乱亡！

四　旷古大旱　老话题突然重现

水，第一次成了秦国朝野焦灼议论的共同话题。

旱，第一次使风调雨顺的关中成了秦国的软肋。

曾几何时，水患尚是华夏部族的最大威胁。“洪水滔天，浩浩怀山襄陵”的恐怖传说，还长久地留在人们的记忆里。直到战国之世，华夏大地的气候山水格局，仍然是湿热多雨河流纵横水量丰沛林木葱茏。其时，洪水之害远远大于缺水之灾。唯其如此，天下有了“益水”之说。益水者，可用之水也。盖大川巨泽浩洋不息，水患频仍，耕耘渔猎者常有灭顶之灾。是故，大水周边人烟稀少，遂成蛮荒山林。显然，在人口稀少的农耕时代，水太多是没有益处的。譬如楚国，大泽连天江川纵横，仅仅一个云梦泽，便相当于中原几十个诸侯国。吞并吴越两国之后，楚国广袤及于岭南，国土之大几乎与整个北中国相差无几。然则，楚国虽大，富庶根基之地却只在江淮之间，国力反倒不如中原大国。究其因由，高山层叠阻隔水道，江河湖泊聚相碰撞，以致水患多发，人力远不足以克之，水乡泽国遂多成荒僻渔猎之地，能够稳定聚集财富的农耕沃土倒是很少很少。反之，当时的大河流域却已经是益水之地了。自大禹治水疏河入海，大河水系相对平稳下来。百川归河，河入大海，没有出路的横冲直撞的盲流大水不复见矣。由此水患

大减，航道开启，沃野可耕之地大增。于是，大河流域才有了井田铺排，城池多建，村畴连绵，成了华夏文明的生发凝聚之地。

但是，尽管大河流域已成益水之地，水患依然多发，各国想得最多的仍然是“防川”。天下水家水工，终生揣摩效力者，依旧是如何消除水患。所谓治水，依旧是以消弭河流泛滥为第一要务，灌溉与开通航运尚在其次。截至战国中期，无论是楚国的汉水过郢，还是魏国的引漳入邺、引河通淮（鸿沟），或是秦国的蜀中都江堰，其起始宗旨无一不是防备江河泛滥。

也就是说，对缺水灾难的防备，尚远远没有引起天下关注。抗御干旱，还远远没有成为战国之世的水利大题目。其时也，秦人最是笃信“益水”之说。举凡老秦人，都念得几句《易》辞：“天以一生水，故气微于北方，而为物之先也。”战国之世，盛行金木水火土的五行国运说。秦人自命水德水运，色尚黑。其间，固然有阴阳家的推演论证，但究其根本，无疑是老秦人的益水崇拜所生发。就天下水势而言，秦国之益水丰盛冠绝一时，实在是得利大焉。战国中期，秦国领土已有五个方千里[注]，大体是当时整个华夏的四五分之一。以地理形势论，这五个方千里大体由六大块构成：关中平原、陇西山地、河西高原、巴蜀两郡、汉水南郡、河东河内。蜀地都江堰建成之后，这六大区域都是土地肥沃水流合用林木茂密草原肥美之地，可耕可采，可渔可猎，没有一地水患频仍民不聊生。

秦国腹地的关中平原，更是得天独厚的益水区域。老秦人谚云：

“九水十八池，东西八百里。”说的便是关中益水之丰饶，山川之形胜。所谓九水：渭水、泾水、沣水、洛水、灞水、浐水、滈水、潏水、涝水。这九水，都是带有支流的滔滔大水，若是连同支流分流在内，秦川的大小河流无论如何在五七十条之多。秦国划县，素有“县各有山有水”之说，可见秦川河流湖泊之均衡丰盛。所谓十八池，是分布

在八百里秦川的十八片大小湖泊，由西而东数去：牛首池、西陂池、鹤池、盘池、冰池、滈池、兰池、初池、麋池、蒯池、郎池、积草池、当路池、洪陂池、东陂池、苇埔、美陂、樵获池。唯其河流如织湖泊点点，秦川自古便有“陆海”之名。直到西汉，尚有名士司马相如作《子虚赋》云：“荡荡乎八川分流，相背异态，东西南北，池窃往来，出乎椒丘之阙，行乎州淤之浦。”活画出河流湖泊在关中村野城池间交织出的一幅山水长卷，况乎秦时？

益水丰厚，沃野可耕，被山带河，兵戈难侵。这便是秦川。

唯其得天独厚，故自三皇五帝以来，关中便是天下公认的形胜之地。这里悠悠然滋生了以深厚耕稼传统为根基的创造礼制文明的周人，也轰轰然成长了半农半牧最终以农战法制文明震慑天下的秦人。在中国文明的前三千年历史上，一地接连滋生出中华两大主流文明，实在是绝无仅有，天地异数。拜天地厚赐，秦川本该早成为天下一等一的大富之区。然则，及至战国后期的秦王嬴政即位，秦川还远远不是天下首富之地。东，不及齐国临淄的滨海地区。南，不及楚国的淮水两岸。中，不及魏国的大梁平原。若非秦国多有战胜，从山东六国源源不断地夺取财富人口，仅靠自身产出，实不足以称雄称富于天下。

其间因由，在于秦川还有两害：白毛碱滩，近水旱田。

河流交错，池陂浸渍，秦川的低洼积水地带往往生成一片片奇特的盐碱地。终年渍水，久湿成卤，地皮浸出白生生碱花，夏秋一片汪洋，冬春白尘蔽日，种五谷不出一苗，野草蓬蒿芦苇却生得莽莽连天。此等五谷不生的白毛地，老秦人呼为“盐碱滩”。盐碱滩，有害田之能，毗邻良田但有排水不畅，三五年便被吞噬，转眼便成了见风起白雾的荒莽碱滩。良田一旦变白，农夫们纵然费尽心力，修得毛渠排水，十数八年也休想改得回来。老秦人自来有农谚云：“水盐花碱，有滩无田，白土杀谷，千丈狼烟。”说的正是这年年有增无减吞噬良田的

害人碱滩。秦川西部地势稍高，排水便利，此等碱滩很少生出。然一进入逐渐开阔的秦川中部，从大咸阳开始直到东部洛水入渭之地，此等白毛碱滩正频频生出，小则百亩千亩，大则十数二十里，绿野之中片片秃斑，丑陋得令人憎恶，荒芜得令人痛惜。

平原不平，山塬起伏，秦川又有了无数的塬坡地带。渭水南岸，平原远接南山，其间多有如蓝田塬一般的高地，有南山生发的若干小河流北来关中，水势流畅，尚可利用。况且，其时渭南之地多石山密林，可垦耕地相对狭小，故长期被秦国作为王室苑囿，多有宫室台阁与驻军营地，农耕渔猎人口相对稀少。一言以蔽之，关中渭南（渭水之南）纵然有旱，对秦国也不会构成多大威胁。

关中之旱，要害在于人口聚集的渭北地带。

渭水北岸的平原，向北伸展百余里后迭次增高，直达河西高原，形成了广袤的土山塬坡地带。此等塬坡，说高不高，说低不低，土峁交错，沟壑纵横，濒临河池。农人望水而居，说起来可垦可耕，却偏偏是临水而旱，瘠薄难收。即便正常年景，塬坡地也不足平原良田的三四成收成。若遇少雨之年，则可能是平原良田之一成，甚或颗粒无收。老秦人谚云：“勤耕无收，望水成旱，有雨果腹，无雨熬煎。”说的便是这塬坡地人家的苦楚艰辛。盖平地临水，一村一里尚可合力开出几条毛渠，于少雨之时引水灌田，至少可保正常年成。塬坡地不然，眼看三五里之内有河流池陂，也只能望水兴叹。要将河流池陂之水引上塬坡，却是谈何容易！不说一村数村，便是合一县数县之民力，也未必能在三五年内成渠用水。更有一样，其时战事多发，精壮男子多入军旅，留耕男女则随时可能被征发为辎重民伕。郡县官署得应对战事征发，根本不可能筹划水利，即便有筹划，也挤不出集中民力修渠引水的大段时日。有此两害，当时的关中只能是完全靠天吃饭。

秦强六世，蹉跎跌宕，两害如斯。

从秦孝公商鞅变法开始，秦国的历任丞相都曾殚精竭虑，力图解决秦国腹地两大害，终因种种突发事变而连番搁浅。商鞅方立谋划，遇孝公英年猝死，自己也在朝局突变中惨遭车裂，大兴水利遂成泡影。秦惠王张仪一代，迭遇六国遏制秦国崛起而屡屡合纵攻秦，大战连绵内外吃紧，关中水利无暇以顾。秦昭王前中期，秦国与山东合纵及赵国生死大决，几乎是举国为兵，完全无暇他顾。秦昭王后期，计然家蔡泽为丞相，对关中渭北地带做了翔实踏勘，上书提出应对之策："渭北临水旱田计四万余顷，白毛碱滩两万余顷。该当引泾出山，居高临下南灌关中，解旱情，排盐碱，良田大增，则秦川之富无可限量也！"正在蔡泽一力筹划的关中水利将要上马之际，却逢秦国低谷，内外交困，秦昭王不得不奉行"守成固国"方略，小心翼翼地处置王储大事，治水又不得不束之高阁。孝文王庄襄王两代四年余，吕不韦领国，欲展经济之长以大富秦国，又连逢交接危机，稳定朝局成为第一要务，始终不能全力解决关中经济之病根。之后，秦王政年少，太后掣肘，嫪毐乱国，内外政事法度大乱。吕不韦艰难斡旋捉襟见肘，虽一力使泾水工程艰难上马，无法大举民力，只能是有一搭没一搭地吊着，八九年中时动时停时断时续，始终不见功效。

猝遇亘古大旱，秦国第一次惶惶然了。

秦人心里第一次没底了。自诩天下形胜膏腴的秦川，原来这般不经折腾，一场大旱未了，立见萧疏饥荒。如此看去，秦国根基也实在太脆弱了。说到底，再是风调雨顺之地，老天也难免有打盹儿时刻，雨水但有不济，立马便成年馑，庶民谈何殷实？此等大旱不说三五年来一次，十年数十年来一次，秦国也是经受不起，遑论富强于天下？

朝野惶惶，关中的水情水事，以及长期搁置而不死不活的河渠谋划，都在一夜之间突然泛起。经济大臣们火急火燎，各署聚议，纷纷上书，请立即大开关中水利。此时，吕不韦已经罢黜，没有了开府丞相全盘筹划，一应上书都潮水般涌到了王城。月余之间，长史署的文

卷房满当当堆了二十六案。有封地的王族老贵胄与功勋大臣们更是忙乱，既要抚慰风尘仆仆赶来告急的封地亭长里正族长等，还要敦促封地所在县设法赶修毛渠引水，还要奔波朝议呼吁统筹水利。

官署忙作一团，村野庶民更是火急。眼看赤日炎炎禾苗枯焦，农耕大族纷纷邀集本亭农人到县城官署请命，要官府准许各里自行开修毛渠。县令不敢擅自答复，只有飞报咸阳，庶民们便汹汹然拥挤在官署死等，没有回话硬是不走。更有新入关中的山东移民村落，对秦国法制尚无刻骨铭心的体察，依着山东六国天灾自救的老传统，索性不报官府，便在就近湖泊开渠引水。邻近老秦人聚居的村落，自然不满其抢占水源，纷纷自发聚众阻挠，多年绝迹的庶民私斗，眼看便要在流火七月纷纷攘攘地死灰复燃了。

关中因旱生乱，年轻的秦王政最是着急。还在五月末旱情初发之时，嬴政紧急召来大田令（掌农事）、太仓令（掌粮仓）、大内令（掌府库物资）、少内令（掌钱财）、邦司空（掌工程）、俑官（掌徭役）、关市（掌市易商税）等经济七署会商，最后议决三策：其一，大田令主事，领邦司空与俑官三署吏员全数赶赴关中各县，筹划紧急开挖临水毛渠灌田抢种，并着力督导大小渠道分水用水，但有抢水械斗事复发，可当即会同县令迅即处置。其二，大内令少内令两署，全力筹划车水、开渠所需紧急物资，征发咸阳官车运往各县，不得耽误任何一处毛渠开挖。其三，太仓令会同关市署，对大咸阳及关中各县的粮市紧急管辖，限定每日粮价及交易量；山东粮商许进不许出，严禁将秦国大市的粮谷运出函谷关。

“诸位，可有遗漏处？”时已三更，嬴政依然目光炯炯。

大田令振作精神一拱手道：“老臣以为，引泾工程蹉跎数年，徒聚民力二十余万之众，致使渭北二十余县无力抢修毛渠缓解旱情。老臣敢请我王紧急下书：立即停止引泾工程，遣民回乡，各克其旱。”

“臣等附议。”经济大臣们异口同声。

“臣有异议。”旁案书录的长史王绾突然搁笔抬头，“引泾工程上马多年，虽未见功效，然兹事体大，臣以为不当遣散。”

“长史之言，不谙经济之道也。”大田令冷冷一笑，分明对这个列席经济朝会的年轻大臣不以为然，“经邦之策如烹小鲜，好大喜功，必致国难。引泾出山，秦国六世未竟，因由何在？工程太大，秦国无法承受。唯其太大，须得长远缓图。目下大旱逼人，饥馑将起，聚集民力紧急开挖毛渠克旱，方为第一急务。徒然贪大，长聚十万余民力于山野，口粮一旦告急，必生饥民之乱，其时天灾人祸内外交困，秦国何安矣！”

“大田令言之有理。”经济大臣们又是异口同声。

见王绾还欲辩驳，嬴政摇了摇手：“此事莫要再争，稍后两日再定。诸位大臣先行回署，立即依方才议决行事。”待大臣们匆匆去了，嬴政一气饮下赵高捧来的一大碗凉茶，这才静下心来向整理案头文卷的长史招招手，“王绾呵，你方才究竟想说甚？如何个兹事体大？小高子，再拿凉茶来。”王绾本来想将吕不韦对引泾工程的总谋划以及最后带给郑国的口信禀报秦王，片刻思忖间却改变了主意，只说得一句：“臣以为，此事关乎秦国长远大计，当召回河渠丞李斯商议。”

“也是，该召李斯。”一句说罢，嬴政已经精神抖擞地起身，“你拟书派使，召李斯回咸阳等候。再立即派员知会国尉蒙武、咸阳令蒙恬，连夜赶赴蓝田大营。小高子，备车。”厅外廊下一声应诺，一身单层皮甲手提马鞭的赵高大步进来，说六马快车已经备好。嬴政斗篷上身，从剑架取下随身长剑，一挥手出了东偏殿。

“君上……”

眼见嬴政快步匆匆消失在沉沉夜幕，王绾本想劝阻，一开口却不禁心头发酸热泪盈眶，终于没有再说。只有他这个近王长史与中车内侍赵高知道，年轻的秦王太敬事了，太没有节制了。自旱情生出夏种无着，年轻的秦王犹如一架不知疲倦的水车，昼夜都在哗啦啦急转。紧急视察关中缺水各县，县县紧急议事，当下立决；回到咸阳，不是召大臣议事便是大臣紧急求见；深夜稍安，又钉在书房埋头批阅文书发布书令，案头文书不完，年轻的秦王绝不会抬头；寻常该当有的进餐、沐浴、卧榻，都如同饮茶闲步投壶游猎饮酒一般，统统被当做琐碎细务或嬉闹玩物，生生被抛在了一边。

这次回到咸阳王城，年轻的秦王已经是整整三夜没有上榻，四个白日仅仅进了五餐。王绾文吏出身，又在吕不韦的丞相府做过迎送邦交使节的行人署主官，那是最没有昼夜区分的一个职事，人人皆知他最长于熬夜，陪着秦王昼夜当值该当无事。事实不然，他非但在昼夜连轴转中几次迷糊得撞了书案，便是那个猴精的夜猫子赵高，有一次也横在书房外厅的地毡上打起了呼噜。只有年轻的秦王，铁打一般愈见精神，召见大臣，批阅公文，口授王书，一个犯迷糊式的磕绊都没有打过。王绾曾经有过一闪念，秦王虚位九年，强毅秉性少年意气，蓄之既久，其发必速，一朝亲政，燃得几把烈火也就过劲了。谁想大大不然，平息嫪毐之乱，再经吕不韦事变，至今已是两年有余，年轻的秦王依然犹如一支浸透了猛火油的巨大火把，时日愈长，愈见烈火熊熊。如此王者，已经远远超出了宵衣旰食的勤政楷模，你能说他是一时心性？是长期虚位之后的发泄而已？不，决然不是。除了用“天赋异禀”这四个字，王绾实在想不出更为满意的理由来解释。精灵般的赵高曾悄悄对王绾说过，秦王得有个人管管，能否设法弄得太后脱罪，也好教他过过人的日子？王绾又气又笑又感慨，偏你小子神道，太后管得住秦王，能到今日？你小子能事，上心照拂秦王起居，便是对国一功，其余说甚都是白搭。赵高连连点头，从此再也没有这种叨叨了。然则，王绾却上心了。身为长史，原本是最贴近君王的中枢大臣，年轻的秦王无节制疯转，理当谏言劝阻，可危局在前，他能做如

此谏言么？说了管用么？可听任秦王如此空乏其身，后果岂非更为可怕？

心念每每及此，王绾心头都是怦怦大跳。

五更将尽，六马王车和着一天曙色飞进了蓝田大营。

晨操长号尚在悠扬飘荡，中军幕府的司马们尚在忙碌进出，统军老将桓龁尚未坐帐，嬴政已经大步进了幕府。中军司马连忙过来参见，君上稍待，假上将军正在冷水浇身，末将即刻禀报。嬴政摇摇手笑道，莫催老将军，王翦将军何在？中军回答，王翦将军司晨操，卯时即来应帐。嬴政吩咐一句，立即召王翦将军来幕府议事。

中军司马刚刚出得幕府，隔墙后帐一声响亮的咳嗽，老桓龁悠然进了大帐。嬴政不禁瞪大了眼睛——面前老人一头湿漉漉的雪白长发散披肩头，一身宽大的粗织麻布短衣，脚下一双蓝田玉拖板履，活生生山野隐士一般。

“老将军，好闲适也。”嬴政不无揶揄地笑了。

“君上？！”

骤然看见秦王在帐，老桓龁满面通红大是尴尬，草草一躬连忙转身进了后帐，玉板履在青砖地面打出一连串清脆的当当声。片刻出来，老桓龁已经是一身棕皮夏甲，一领绣金黑丝斗篷，头上九寸矛头帅盔，脚下长腰铜钉战靴，矍铄健旺与方才判若两人。

老桓龁大步过来一个带甲军礼，红着脸道：“君上恕罪：老臣近年怪疾，甲胄上身便浑身瘙痒，如甲虱遍体游走，非得冷水热水轮番泼浇三五遍，再着粗布短衫方才舒坦些许。近日无战，老臣多有放纵，惭愧之至。”

“想起来也。”嬴政恍然一笑走下了将案，殷殷看着窘迫的老将军，“曾听父王说过，老将军昔年在南郡之战中伏击楚军，久卧湿热山林，战后全身红斑厚如半两铁钱，经年不褪，逢热必发……说起来，原是嬴政疏忽了。”转身便对帐口赵高吩咐，“小高子替我记住：回到咸阳立即知会太医令，赶制灭虱止痒药，送来蓝田大营分发将士，老将军这里要常备。”又回身挥手一笑，“自今日始，许老将军散发布衣坐帐。”

“君上……”老桓龁不禁一声哽咽。

正在此时，大汗淋漓的王翦匆匆到来，未曾落座，又闻战马连番嘶鸣，蒙武蒙恬父子接踵赶到。中军司马已经得赵高知会，吩咐军吏整治来四案晨操军食：每案一大块红亮的酱牛肉、三大块半尺厚的硬面锅盔、一盘青葱小蒜、一大碗稀溜溜热乎乎的藿菜疙瘩酸辣汤。嬴政食欲大振：“来，咥罢再说！”四人即刻就案上手，撕开大块牛肉塞进皮焦黄而内松软的厚锅盔，大口张开咬下，再抓起一把葱段蒜瓣丢入口中，一阵呱嗒咯吱大嚼狼吞虎咽，再呼噜噜喝下绿菜羹，喷喷香辣之气顿时弥漫幕府。未及一刻收案，除了年长的蒙武一案稍有剩余，嬴政蒙恬赵高三案盘干碗净不留分毫，人人额头涔涔渗汗。桓龁王翦及帐中一班司马，看得心头酸热，一时满帐肃然无声。

“目下事急，天灾大作，人祸未必不生。”大将们一落座，嬴政开门见山，“本王今日前来，要与诸位议出妥善之策：如何防止六国兵祸危及关中？”

国尉蒙武第一个开口：“老臣以为，秦国腹地与中原三晋一齐大旱，实在罕见。当此之时，荒年大饥馑必将蔓延开来。目下第一要务，立即改变秦国传统国策，不能再奖励流民入秦。要关闭所有进入秦国的关隘、渡口及山林密道，不使中原饥民流入关中争食。否则，关中庶民存粮有限，又没有可采山林度荒，老秦人极可能生出意外乱象。”国尉辖制关隘要塞，盘查流入流出人口是其天然的连带职责。显

然，蒙武提出此策，既是职司所在，又是大局之虑。大将们纷纷附议。只嬴政若有所思，良久没有拍案。

“敢问君上何虑？”蒙武有些惶惑。

“国尉所言，不无道理。”嬴政轻轻叩着那张硕大的将案，沉重缓慢地说，“然则，当世人口稀缺，吸纳流民入秦，毕竟大秦百年国策。骤然卡死，天下民心作何想法？”沉吟犹豫之相，大臣将军们在这位年轻的秦王身上还从来没有见过。

“君上所虑，末将以为大是。”前将军王翦一拱手，“大旱之年不许流民入秦，或可保关中秦人度灾自救。然则，丰年招募流民，灾年拒绝流民，秦国便将失去对天下庶民的感召力，似非大道之谋。”

“国人不保，大道安在！”老蒙武生气了，啪啪拍着木案，“将军只说，关中人口三百余万，若许流民入秦，仅韩魏两国，半年之内可能涌入关中数十万饥民！若赵国饥民再从河东平阳流入，北楚流民再从峭山武关流入，难保不过百万！秦国法度，素来不开仓赈灾，只对流民划田定居分发农具耕畜，激发其自救。其时，秦国纵然有田可分，然大旱不能耕耘下种，饥民又无粮果腹，必得进入山林采摘野菜野果。到头来，只怕是剥光了关中树皮，也无法使三五百万人口度荒！若再加上新老人口相互仇视，私斗重起，更是大乱不可收拾。将军既谋大道，便当谋划出个既能安秦、又能不失天下人心的大道出来！”

“在下只是隐忧，一时实无对策。”王翦宽厚歉疚地笑了笑。

蒙武一通火暴指斥，毫无遮掩地挑明了秦国允许流民继续入境的危局，实在是无可反驳的事实。偌大幕府一时肃然默然，都没了话说。良久，一直思忖沉默的嬴政拍案道：“老国尉与王翦将军所言，各有其理。流民之事，关涉甚多，当与关中水利河渠事一体决之。目下，先定大军行止，不能使六国抢占先机。”

“鸟！这才吞到点子上！”老桓龁精神大振。

“老将军胸有成算？”嬴政不禁一笑。

“嘿嘿，也是王翦与老夫共谋。”老桓龁笑得一句霍然起身，吩咐中军司马从军令室抬来一张立板中原地势图，长剑“嗒”地打上立板，“我等谋划：大军秘密出河东，一举攻克平阳，恢复河东郡并震慑三晋。秦国纵然大灾，六国也休想猖狂！”

“选定平阳注，理由何在？”嬴政也到了立板前。

老桓龁大手一挥：“要掰开揉碎，老夫口拙，王翦来说。”

王翦一拱手，过来指点着立板大图道：“禀报君上，选定平阳作战，依据有三：其一，大势所需。长平大战后秦军三败，撤出河东河内，河东郡复为赵国所夺，河内郡则被魏国夺回。后又逢蒙骜上将军遭逢六国合纵伏击，东进功败垂成。若非文信侯灭周而夺得洛阳，设置三川郡，秦军在大河南北将一无根基。而洛阳孤立河外平原，易攻难守，实非遏制山东之形胜要地。形胜要地者，依旧是河东，是上党。今上党、河东皆在赵国，直接压制我函谷关守军，又时时威胁洛阳三川郡。若非赵国疲软，只怕大战早生。唯其如此，我军急需重新夺回河东，为函谷关立起一道屏障，在山东重建进军根基。其二，时机已到。目下，三晋与我同遭大旱，民有菜色，军无战心，举国惶惶忙于度荒。此时一举出关东，定可收事半功倍之效。其三，军情有利。平阳乃河东咽喉要塞，赵国驻守十五万步骑大军，可谓重兵。然统兵大将却用非其人，是曾经做过秦国人质的春平君。此君封地不在平阳，既无民治根基，更没打过大仗，能驻守河东要地，纯粹是赵王任用亲信。我若兴兵，当有七八成胜算。”

“赵国大将军，可是名将李牧？”嬴政目光一闪。

“君上无须多虑。”王翦自信地一笑，“李牧为天下良将，然始终与赵王亲信不和，故长期驻守云中雁门，而不能坐镇邯郸以大将军权力统辖举国大军。邯郸将军扈辄，还有这河东春平君，各拥重兵十余万，李牧从来都无法统一号令。再说，纵然李牧南下救援，其边军骑兵兼程南下，进入平阳也在两旬之后；其时，我军以逸待劳，河谷山地又有利于我重甲步兵，赵军绝非对手。”

“好！能想到这一层，此战打得。”嬴政很是兴奋。

老桓龁慨然一步跨前：“君上，此战许老臣亲自统兵！”

“大热流火，老将军一身斑疹如何受得？”

“不碍事！老夫不打仗浑身痒痒，一打仗鸟事没有！”

幕府中哄然一片笑声。片刻平息，王翦道：“此战预谋方略为：两翼隔断援军，中央放手开打。王陵老将军率步军三万出武关，隔断楚国北上兵道；末将率三万铁骑出洛阳，隔断齐国救援兵道。此为两翼。老将军率主力大军二十万猛攻平阳，力克河东赵军。”

“老国尉以为如何？”

“周密稳妥。老臣以为可行。”蒙武欣然点头。

老桓龁嘿嘿笑了：“蒙恬，你小子吭哧个鸟，有话便说！”

“仲大父，又粗话骂人。”

因了老蒙骜在世时与桓龁交谊甚深，情同兄弟，蒙恬便成了老桓龁的义孙，呼桓龁为仲大父。老秦民谚，爷爷孙子老弟兄。爷孙间最是没有礼数顾忌，老桓龁粗话成习，蒙恬纵然文雅也是无奈，每每只有红着脸瞪起眼嘟哝一句，说到正事更是毫不谦让。此刻，蒙恬见桓

齕逼问，倏然起身指点着大板图道：“蒙恬唯有一议：目下楚韩两国不足为虑，能援赵军者，唯有魏齐两国。王翦将军所部卡在洛阳，虽能照应两路，终究吃力。王陵老将军所部，似应改出野王，隔断魏军更为妥当。”

“如何？”王翦对老桓齕一笑。

桓齕大手一挥：“鸟事！这原本也是王翦主张。偏王陵老兄弟犟牛，说楚国必防。君上，这小子既与王翦共识，老夫教王陵老兄弟北上野王！”

“艰危之时，战则必胜。此战有失，雪上加霜。”一直凝神思忖的嬴政抬头，“既是一场大仗，宁可缜密再缜密，确保胜算。依目下之势，除了燕国遥远，中间隔着赵国，可以不防外，其余四国援军都得防。我意：王陵断楚军，王翦断齐韩，再出一军断魏。”

“君上明断！”桓齕蒙武当即赞同。

“君上所虑极是，然目下却有难处。”分明已经在事先想透全局的王翦沉稳道，“天下遭逢大旱，各国饥民汹汹流动，秦国关隘守军不宜调出作战。此战兵力，仅以蓝田大营二十八万大军做战场筹划，只留两万军马驻守根基督运辎重。若要另出一军断魏，须得另行调遣。在下不知何军可动？”

“再调不出三五万人马？”嬴政一时茫然。

“三五万，还真难。”老蒙武也一时沉吟。

“君上，”蒙恬赳赳请命，“臣请率咸阳守军断魏！”

“小子扯淡！”老桓齕黑了脸，“关中最当紧，咸阳守军岂能离开！”

“冒险过甚，下策。”蒙武也绷着脸摇头。

“我看可行。”嬴政一笑，“咸阳四万守军，留五千足矣！关中纵然吃紧，也是流民之事而已。只要老秦人不作乱，何虑之有？”

“只是，谁做咸阳大将？”桓龁显出少见的犹豫。

“本王有人，老将军只管全力开战。”嬴政分外果断。

大计妥当，蒙武蒙恬父子留在了蓝田大营续商战事细节。嬴政没有停留，六马王车在午后时分飞出了蓝田大营。一车飞驰，黄尘蔽日。大旱之下，从来都是凉爽洁净的林荫大道，此时黄尘埋轮绿树成土，燥热的原野脏污不堪。到得咸阳王城车马场，靠枕酣睡的嬴政骤然醒来，一脸一身泥汗，一领金丝黑斗篷黄土刷刷落下，车厢内尘土竟然埋住了双脚，一个哈欠未曾打出，竟呛得一阵猛烈咳嗽。倏忽车门拉开，一具泥人土俑矗在面前，一张口一嘴森森白牙，恍然出土怪物一般。小高子？嬴政看得一激灵，分明想笑，喉头一哽又是咳嗽连连，泪水汗水一齐涌出，一张土脸顿时泥路纵横，抬头之间，赵高哇的一声哭了。

“禀报君上……”疾步冲出殿廊的王绾愣怔了。

“看甚！旱泥土人也稀奇？说事。”

“君上……元老们齐聚大殿，已经等候整整一日了。”

“再有急事，也待我冲洗了泥土再说。”嬴政淡淡一笑。

王绾摇摇头：“此事急切，王须先知……”

“端直说！”嬴政突然烦躁了。

“廷尉府查获：水工郑国是韩国间人，为疲秦，而入秦……”

“岂有此理！”

骤然，嬴政脸色铁青地吼叫一声，带鞘长剑猛然砸向殿廊石兽，火星飞溅，剑鞘脱格飞出，轰隆打在泥土包裹的青铜王车上，惊得六匹泥马一阵嘶鸣骚动。赵高连忙喝住骏马捡起剑鞘，跑了过来哭兮兮喊道：“长史！君上没吃没睡一身泥，甚事不能缓啊！”

“哭个鸟！滚开！”嬴政勃然大怒，一脚踹得赵高骨碌碌滚下石阶，提着长剑大步匆匆冲向正殿。

五　韩国疲秦计引发出惊雷闪电

旬日之间，李斯直觉一场噩梦。

原本人声鼎沸的三十里峡谷，沉寂荒凉得教人心跳。李斯背着一个青布包袱，立马于东岸山头，一腔酸楚泪眼朦胧。行将打通的泾水瓠口变成了一道死谷，谷中巨石雪白焦黑参差嵯峨地矗满峡谷，奇形怪状直如鬼魅狰狞。两岸山林的干黄树梢上，处处可见随风飘曳的破旧帐篷与褴褛衣衫。一处处拔营之后的空地累累狼藉，犹如茂密山林的片片秃斑，触目可见胡乱丢弃的各式残破农具与臭烘烘的马粪牛屎。天空盘旋着寻觅腐肉的鹰鹫，山谷飘荡着酸腥浓烈的热风。未经战事，三十里莽莽峡谷却活似仓皇退兵的大战场。

极目四望，李斯怅然一叹：“亘古荒谬，莫如秦王也！”

半月之前，李斯接到长史王绾的快马密书，召他急回咸阳。王绾叮嘱，经济七署一口声主张泾水工程下马，秦王要他陈说泾水工程之利害而做最后定夺，望他上心准备，不能大意。李斯立刻掂出了其中分量，知道此行很可能决定着这个天下最大水利工程的命运，一定要与郑国妥善谋划周密准备。不意，密书到达之日，正逢开凿瓠口的紧要之时。郑国连日奔波中暑，昏迷不能下榻。李斯昼夜督导施工，须臾不能离开。五日之后，郑国勉力下榻照应工地，李斯才一骑快马直

奔咸阳。万万想不到的是，他尚未下得泾塬官道，正有大队甲士迎面开来，尘土飞扬中，旗面一个“腾”字清晰可见。战国传统，王族将军的旗帜书名不书姓。一个“腾”字，来将显然是他所熟悉的咸阳都尉嬴腾。李斯立马道边遥遥拱手，正要询问军兵来意，不防迎面一马冲来，一将高声断喝，两名甲士飞步过来将他扯下马押到了将旗之下。

“我是河渠丞李斯！腾都尉无理！”

“拿的便是你这河渠丞！押赴瓠口，一体宣书！”

不由分说，李斯被塞进了一辆牛拉囚车。刹那之间，李斯看见还有一辆囚车空着，心下不禁一沉，摇晃着囚笼猛然高喊：“河渠事大，不能拘押郑国，我要面见秦王！”嬴腾勃然大怒，啪的一马鞭抽打在李斯抓着囚笼的两只手上，咬牙切齿骂道：“六国没的个好货色！尽害老秦！再喊，老夫活剐了你！”那一刻，嬴腾扭曲变形的狰狞面孔牢牢钉在了李斯心头。李斯百思不得其解，平素厚重敬士的嬴腾，如何骤然之间变成了一头怒火中烧不可理喻的野兽，竟然卷起山东六国一齐恶狠狠咒骂？

到了泾水瓠口，牛角号一阵呜呜回荡，大峡谷数万民伕聚拢到了河渠署幕府所在的东塬。李斯清楚地记得，郑国是被四个青壮民伕用军榻抬回来的。刚到幕府前的那一小块平地，郑国便跳下杆榻，挥舞着探水铁杖大喊起来：“瓠口正在当紧，何事要急召工役？李斯你给老夫说个明白！”正在嚷嚷之间，郑国猛然看见了幕府前的囚车，也看见了囚车中的李斯，顿时愣怔得张着口说不出话来。嬴腾大步过来冷冷一笑：“嘿嘿，你这个韩国老奸，装蒜倒是真！”李斯同样记得清楚，这句话如冬雷击顶，囚车中的他一个激灵，浑身顿时冷冰冰僵硬。郑国特异，虽面色灰白，却毫不慌乱，不待甲士过来，点着铁杖走到了那辆空囚车前，正要自家钻进去，又大步过来，对着旁边囚车中的李斯深深一躬：“河渠丞，阴差阳错，老夫带累你也。”说罢淡淡一笑，气昂昂钻进了囚车。

嬴腾恶狠狠瞪了一眼："老奸休得做戏，刑场万刀剐你！"转身提着马鞭大步登上幕府前的夯土令台，对着整面山坡黑压压的人群高声大喊，"老秦人听真了！国府查实：水工郑国，是韩国间人，得吕不韦庇护，行疲秦奸计，要以浩大工程拖垮秦国！秦王下书，尽逐六国之客出秦，停止劳民工程！引泾河渠立即散工，工役民伕各回乡里赶修毛渠，克旱度荒！"

山坡上层层叠叠的人群毫无声息，既没有怒骂间人的吼声，也没有秦王万岁的欢呼，整个峡谷山塬沉寂得死水一般。此时，嬴腾又挥着马鞭高喊起来："本都尉坐镇瓠口，全部人等三日内必须散尽！各县立即拔营，逾期滞留，依法论罪！"

李斯记得很清楚，直至人山人海在赤红的暮色中散尽，三十里瓠口峡谷都没有声息。人群流过幕府，万千老秦人都是直瞪瞪地瞅着囚车，没有一声唾骂，没有任何一种老秦人惯有的激烈表示，只有一脸茫然，只有时不时随着山风飘来的一片粗重叹息。在人流散尽峡谷空空的那一刻，死死扒着囚车僵直愣怔的郑国突然号啕大哭，连呼上天不止。李斯心头大热，不禁也是泪眼朦胧。

次日过午，两辆囚车吃着漫天黄尘到了咸阳。

一进北门，郑国的囚车单独走了。李斯的囚车，却单独进了廷尉府。又是意料不到，没有任何勘问，仅仅是廷尉府丞出来知会李斯：秦王颁了逐客令，李斯乃楚国士子，当在被逐之列；念多年河渠辛劳，国府赐一马十金，限两日内离秦。

李斯说："我有公务未了，要面见秦王。"府丞冷冷一笑："秦国公务，不劳外邦人士，足下莫作非分之想。"李斯无奈，又问一句："离秦之前，可否向友人辞行？"府丞摇头皱眉说："本府便是许你，足下宁忍牵累无辜？"李斯长叹一声，不再做任何辩驳，在廷尉府领了马匹路金，径自回到了自己府邸。

小小三进庭院，此刻一片萧疏冷落。李斯原本是无爵试用官员，府邸只有三名官府分派的仆役，此刻早已走了。只有一个咸阳令官署的小吏守在府中，说是要依法清点官宅，待李斯处置完自己的私财，他便要清户封门。看着空荡荡一片冷清的庭院，李斯不禁庆幸自己的妻室家人尚未入秦，否则岂非大大难堪？进得书房，收拾好几卷要紧书简背在身上，李斯出来对小吏淡淡笑道：“在下身无长物，些许私物没一样打紧货色，足下任意处置便了。”举步要走之间，小吏却低低说了声且慢，顺手塞过来一方折叠得手掌般大小的羊皮纸。李斯就着风灯打开，羊皮纸上一行小字：“斯兄但去，容我相机行事。”李斯心头一热，说声告辞，径自出门去了。

为免撞见熟识者两相难堪，饥肠辘辘的李斯没有在长阳街的老秦夜市吃饭，专拣灯火稀疏的小巷赶到了尚商坊。尚商坊，是名动天下的咸阳六国大市，李斯却从来没有光顾过，只听说这里夜市比昼市更热闹，又寻思着在这里撞不见秦国熟识官吏，便赶来要一醉方休，泄泄郁闷之气。不想转出两道街巷，到了尚商坊，眼前却是灯火零落，宽阔的长街冷清清黄尘飞扬，牛马粪尿遍地横流，脏污腥臭得无法下脚。仅有几家店铺亮着风灯，门前还是牛马混杂，人影纷乱进出，几如逃战景象。要在别国城池，李斯自然不以为意，可这是连弃灰于道都要施以刑罚的秦国，如此脏污混乱，岂能不令人震惊？

凝望片刻，李斯蓦然醒悟。显然，这逐客令也包括了驱逐六国商贾。否则，支撑秦国商市百年的富丽豪阔的尚商坊，何以能在一夜之间狼狈若此？一声长叹，李斯顿时没有了饮酒吃饭的心思，只想尽快离开秦国。牵马进市，再穿过尚商坊，李斯便能直出咸阳东门奔函谷关去了。

“客官歇店么？”一个脆亮的声音陡然飘来。

李斯抬头一看，一个红衣童仆笑盈盈矗在面前，与街中情形万分地不和谐，不禁噗地一笑：“你小子会做生意？也不怕小命丢在这

里？”红衣童仆乐呵呵笑道：“我东家是齐国田氏商社。主东说了，走主不走仆，人走店不歇，逐客令挨不得几日。这不，才派小子几个守店。先生要是赏光，小子不收分文，还保先生酒足饭饱睡凉快，小子只图个守业有客，领一份赏金。”当啷啷一串说来，流畅悦耳，分明一个精明厚道的少年人物。

李斯家境贫寒，少时曾经在楚国上蔡县的官库做过仓工，后来又做了官库小吏，深知少年生计的辛苦处。听少年一说，不禁喟然一叹：“难为你小子有胆色也！我便住得一夜。”红衣童仆高兴得双脚一跳，接过了李斯手中马缰，说声客官跟我来，一溜碎步进了前方四盏风灯的大铜门。李斯跟着走进，只见大店中空荡荡黑沉沉一片，借着朦胧月光与只有回廊拐弯处才有的一盏风灯，隐约可见一座座小庭院与几排大屋都封了门上了锁，幽静萧疏得山谷一般。少年指点说：“那一座座小庭院，都是齐国商社的上乘客寓，平日要不预先约定，有钱也没有地方。那一排排大屋，是过往商旅与游学士子最喜欢的，平日天天客满。最后那一片高大房屋，是仓储库房，所有搬不走或能搬走而得不偿失的物事，都封在了库房。守店期间，能待客的寓所，只留了一坊。”

“保本看店，留下的定是最差的一坊。”李斯突然有些厌烦。

“不。最好一坊！”少年好像受了侮辱，满脸涨红。

“好好好，看看再说。”李斯不屑争辩。

少年再不说话，领着李斯穿过一片胡杨林，到了一片大水池边。池边有四座小庭院沿湖排开，每座庭院门前都是两盏斗大的风灯与一个肃立的老仆，与沿途黑沉沉空荡荡的沉闷与萧疏，全然另一番天地。少年笑吟吟指点说：“客官，这是商社的贵客坊。平日里，只有齐国的使节大臣入秦才能住的。这里距离庖厨、马棚、车场，都最近最方便，是以才留做守店客寓。”

“逆境有常心，难得。”

“先生不说我店势利，小可高兴。”

“小哥，方才得罪，见谅。”

少年咯咯一笑：“哪里话来，先生是逐客令后的第一个客人，小可高兴都来不及呢。走！先生住最好的院子。”说罢，少年领着李斯走到了第二座庭院门前。这座庭院与相邻三座不同，门口矗立着一座茅亭，池边泊着一只精巧的小船，显然是最尊贵的寓所了。门口老仆见客人近前，过来深深一躬，接过了少年手中的马缰去了。少年领着李斯进院，转悠介绍一番，将李斯领进了正房大厅。大厅西面套间立即飘出一名轻纱侍女，又是迎客又是煮茶，厅中顿时温馨起来。李斯没有丝毫消遣心情，对少年道：“大店待客名堂多，你小哥给我都免了。我只要一案酒饭，一醉方休。”少年说声晓得了，站起身轻步出厅去了。

片刻之间，少年领着两个侍女进来，利落地摆置好了食案，一案大菜一坛赵酒，四只大鼎热气蒸腾香气弥漫，分明样样精华。生计之心李斯素来精细，一打量皱起眉头道：“你小子别过头，我只有十金，还得一路开销。”少年咯咯一笑：“先生说笑了，原本说好不收分文的，先生只管吃喝舒适便是。”李斯恍然一笑：“既然如此，一起痛饮。”少年连忙摇手：“小可陪先生说话可以，吃喝不敢奉陪，商社规矩。”李斯不再说话，立即开吃，吧嗒呼噜咀嚼声大作，只消片刻，四只大鼎的鱼羊鸡鹿与一盘白面饼一扫而光。

“先生真猛士！好食量。”少年看得目瞪口呆。

“你当半年河渠工，一样。”李斯一笑。

“河渠工？啊，先生是河渠吏！”

李斯连连摇头，一边擦拭额头汗水，一边开始大饮赵酒。少年不再问话，只一爵一爵地给李斯斟酒。连饮九大爵，李斯黝黑干瘦的脸膛一片通红。少年笑说："先生不能多饮了。"李斯拍案："你个小子晓得甚，饭后酒，不怕！"少年笑说："只怕先生明日晕路，不好走。"李斯哈哈一笑："不走了！你小哥不要钱，我何不多住他几日？"少年咯咯直笑："先生若是不走，不说不收钱，我商社倒贴你钱！每日一金如何？"李斯大奇："这是为何？"少年又笑："我东主说了，秦国逐客，其实是逐贤逐钱，蠢之又蠢！被逐之客，凡来齐国商社者，一律奉为上宾！"

少年一言，李斯心头不禁一震。良久默然，李斯问店中可有秦国

《逐客令》？少年连说有有有，转身出去拿来一张羊皮纸，"先生请看，这是咸阳令官署发下的，尚商坊每家一份。"李斯接过摊在案头，《逐客令》只有短短不到两百字：

逐客令

秦人兴国，唯秦人之力也。六国之客，窃秦而肥山东，坏秦而利六国。若嫪毐、蔡泽、吕不韦者，食秦之禄，乱秦之政，使秦蒙羞，诚可恶也！更有水工郑国，行韩国疲秦奸计，入秦与吕不韦合流，大兴浩浩河渠工程，耗秦民力，使秦疲弱，无力进兵，无力克旱，以致天怒人怨酿成大灾。是可忍，孰不可忍！唯六国之客心有不轨，行做间人，国法难容。是故，秦国决意驱逐山东之客。自逐客令发之日，外邦士商并在秦任官之山东人士，限旬日内离开秦国。否则，一律以间人论罪。

"睡觉！"李斯突然烦躁，甩开羊皮纸躺倒在了地毡上。

少年笑了："客官大哥，闷酒闷睡准伤身。教小可说，不如趁着月色在池中漂荡一时半时，回来再睡，管保你明日上路精神。"

“小子有理。”李斯翻身坐起，“走！”

少年咯咯笑着，扶着摇摇晃晃的李斯出门。门口肃立的老仆一见客人出来，立即大步走到池边吩咐：“轻舟预备，客官酒意游池。”但闻池中一声答应，船头两盏风灯当即亮起。老仆回身，少年扶着李斯已经到了岸边。李斯虽有酒意，借着月光却是看得清楚，这池堤用石条砌成，一道三尺宽的石梯直通水面，恰恰接住小船船头，比寻常的船桥方便多了。李斯心下感叹，若不是可恶的逐客令，齐国商社还真是个古风犹存值得常来玩味的好地方。李斯要推开少年独自下梯上船。少年一笑：“酒人不经高低，客官只跟我走。”说话间，少年架着胳膊托住腰身，将李斯稳稳扶到了船头。两人堪堪站定，小船悠悠荡开，平稳得教人没有丝毫觉察。

李斯随着少年手势在船头坐定，蒙眬醉眼打量，只见这小船船头分外宽敞，几乎占了一半船身，船板明光锃亮，中间铺一方厚毡摆三张大案，三面围起一尺多高的板墙，分明一间舒适不过的露天小宴间，比秦王那乌篷快船还妙曼了几分。正在打量，一个侍女已经捧来了一只红木桶与三只大陶碗。李斯大笑一阵：“小哥好主意，老酒对明月，度咸阳最后一夜！”少年笑得可人：“只要客官大哥高兴，咸阳夜夜如此。”说话间，侍女已经将三只陶碗斟满。李斯再不说话，举起一碗汩汩大饮，一连串三碗下肚，直觉甘美沁凉清爽无比，仿佛一股秋风吹拂在五脏六腑之间，全身里外每个毛孔都舒坦得通透。“好！这是甚酒？”

“这不是酒，是酒妹。”少年吃吃笑了。

“酒妹不是酒？甚话！”

“哎呀客官，酒妹是醒酒之酒。”

李斯大笑："好啊！你小子怕老哥哥掉到水里淹死，只赶紧教我醒来是么？"

笑着笑着，李斯没了心劲声气，盯着粼粼水面一声长吁。此时小船正到湖心，夜半凉风掠过，在这连续赤日炎炎的闷热夜晚爽得人浑身一抖。李斯再也没有了酒意，船头临风伫立，一腔郁闷又在心头燃烧起来。连日事变迭生，莫名其妙被夺职驱逐，自己却始终没有机会看到那个《逐客令》。方才一看《逐客令》，发端虽是郑国，却上连嫪毐吕不韦，下涉所有山东人士，连蔡泽这个已经辞官归隐者都牵连了进来；举凡外邦人士，《逐客令》一体斥为奸佞，举凡六国之客，《逐客令》一体看做间人；更为荒诞者，凡在秦国做官的外邦人士，竟全部成了"食秦之禄，乱秦之政"！如此算去，被驱逐的外邦人士少说也有十几万。秦国疯了么？秦王疯了么？想起被"劫上"渭水快船的那一夜畅谈，李斯无论如何不能相信，英气勃发的年轻秦王会做出如此荒诞的决断。然则，白纸黑字书令凿凿，这场风暴已经刮了起来，还能作何解释，只能看做天意了。

远看此事，李斯至少有一个最直接的评判——《逐客令》一发，秦国人才必然凋零，秦国强盛势头必然衰减，年轻秦王的远大抱负则必然化为泡影。仅仅如此，还则罢了，毕竟是老秦人自家毁自家，你能奈何？最令李斯揪心的是，这个荒诞得无以复加的《逐客令》，将彻底铲除他刚刚生出的功业根苗，彻底埋葬他辉煌的梦想。放眼天下，当今能成大业者唯有秦国，任何一个名士，只有将自己的命运与秦国融为一体，才会有自己的璀璨，否则，只能是茫茫天宇飘泊无定的一颗流星。倏忽二三十年过去，自己的一生也就完结了。即便秦国再出一个英明君主，天下再出一个强大战国，自己也无可挽回地在灰蒙蒙的生涯中倒下了。人生苦短，上天给你的机遇只有这一次，绝不会有第二次……这一次，真的完结了？

李斯一个激灵，猛然转过身来。

“小哥，船上有无笔墨？”

“有！还有上好的羊皮纸。”

“好！摆案。”

“先生大哥，船头有风无灯，要写字得进船舱。”

“那得看谁写。我写！月光尽够！”

“哎！我去拿。”

片刻之间，少年将一应文案家什摆置停当，对着底舱一声吩咐：“桨手听令：先生写字，湖心抛锚，稳定船身！”李斯连连摇手：“这点儿颠簸算甚？船照行不误，有风更好，走！”少年大是惊讶：“先生大哥，这般晃悠着，你能写字？”看着少年的眼神，李斯哈哈大笑：“老哥哥别无所能，只这写字难不倒我。马上都能写！船上算甚？尽管快船凉风！”少年哎地答应一声，立即兴奋地喊起来：“先生号令，快船凉风！起——”

话音落点，便闻桨声整齐开划，小船箭一般飞了出去。湖风扑面，白浪触手，分外的凉爽舒适。李斯肃然长跪案前，提起大笔略一思忖，笔锋便沉了下去。风摇摇，水滔滔，浪花时不时飞溅扑面。少年一手扶着船帮，一手压着羊皮纸边角，嘴里叨叨不断：“我说大哥，这船晃水溅的，没个人能写字，我看还是回书房，要不靠岸在茅亭下写也行……”李斯一声断喝：“给我闭嘴！只看着换纸！”少年惊讶噤声，连连点头。

李斯石雕一般岿然跪坐船头，任风鼓浪花扑面，一管大笔如铁犁插进泥土，结结实实行走着，黑枣般的大字一个个一行行撒落，不消片刻，一张两尺见方的羊皮纸眼看便要铺满。此时一片浪花哗地掠过船头，惊讶入神的少年恍然大悟，连忙站起就要换纸，不意脚下一个

踉跄，恰恰跌在了李斯右胳膊上。少年大惊，跪地哭声连连叩头，脸色白得连话也说不出来。李斯回头不耐地呵斥一声："我都没事，你哭兮兮个甚！快换纸！"少年长身凑过来一看，羊皮纸上的字迹果然个个清晰，竟没有一个墨疙瘩，不禁高兴得跳起来脆声喝了一彩，利落地换好一张羊皮纸，跪在李斯身旁殷殷打量，直如侍奉守候着一尊天神。

月亮挂在了西边树梢，快船堪堪绕湖一周，李斯终于搁笔。

"先生大哥，你不是人，你是神！"少年扑到李斯面前咚咚叩头。

李斯没了笑声，喟然一叹，一手扶住少年："小兄弟，先拿信管泥封来。"

少年忙不迭答应一声，在船舱拿来一支铜管一匣封泥。李斯将几张羊皮纸卷好，装进铜管，又做了泥封，这才郑重其事地问少年："小哥，能否帮我送出这件物事？在下毕生不忘小哥大德。"少年惶恐得红着脸一个响叩："先生大哥只说，送到哪里？小可万死不辞！"

李斯一字一顿："送到咸阳令官署，亲交蒙恬将军，敢么？"少年顿时顽皮地一笑："咸阳送信，小可的本事不比先生大哥写字差，怕甚！大哥只等着，日内我给你拿到回字！"

"只送出就好，不要回字。"

"不要回字？"

"收者回了字也没用。这，只是一桩心事罢了。"

"先生大哥，你要走么？"

"对。天亮便走。"

“好！我立即送信。”

“四更天能送信？不急不急，我走了你送不迟。”

“先生大哥放心！我在咸阳熟得透透，你等我回来再走。”

小船正到岸边，少年飞身纵跃上岸，倏忽不见了身影。

六　振聋发聩的《谏逐客书》

嬴政昏昏病卧，直觉堕入云雾一般。

那一日，从蓝田大营飞车归来，一身泥土心绪焦躁，嬴政本想一番沐浴之后平心静气地会见等候他的李斯，商议泾水河渠究竟是继续还是停工的事。嬴政确信，干练而有全局气度的李斯，会给他一个恰如其分的依据。想不到的是，王绾的消息，尤其是“间人疲秦”四个字，如同一支火把突然扔进了四处流淌猛火油的心田，他莫名其妙地突然爆发了。郑国是间人疲秦，对山东六国了如指掌的吕不韦不知道？肯定知道！明知郑国是间人，还要委以河渠重任，吕不韦意欲何为！正是这电光石火的思绪联结，使他突然觉得吕不韦一党的势力仍然牢牢盘踞在秦国，仍然是压在他头上的一座大山；他们，在他的脚下已经事先挖好了深深的陷阱，只等他盲人瞎马地落入陷阱，这座大山再轰然压下，将他与秦国彻底埋葬！这个“他们”不是别人，正是吕不韦及其身边的山东人士！殿廊到殿堂，也就是百步之余而已。短短的一箭之地，嬴政几乎是一阵飓风般刮进去的。当他一脸一身泥土汗污，手提长剑呼呼大喘着冲到王座前时，所有的元老大臣都惊得站了起来，目瞪口呆地看着他，没有一个人说话。

“郑国间人，吕不韦可知？”

嬴政记得，他脱口冲出的第一句话是对着老廷尉去的。

老廷尉似乎有些犹豫，打量着泥猴般的嬴政说：“此事重大，望王清醒之时再行会商。”嬴政勃然大怒，一连声吼叫着：“廷尉据实禀报！否则以误国罪论处！”老廷尉一拱手说：“郑国间人之说，是一个秦国商人义报。此商人从韩王近臣口中探听得来，还没有得到直接凭据证实。然则，大体可信可靠。至于吕不韦是否知情，尚未勘问各方，不能判定。”嬴政正在急怒攻心之时，对老廷尉事事不确定大是

恼火，当时一声大喝：“吕案已经查清，如何能叫无法判定！”

“老臣有证据，吕不韦确实知道此事！”一位王族元老挺身而出。

嬴政嘶声下令禀报。元老说，年前勘吕时，他辅助国正监查抄吕不韦府邸与文信学宫，曾亲自查到吕不韦五年前得到的秦使密报，密报明确禀报说：韩国实施疲秦奸计，已经派水工郑国入秦，吕不韦不可能不看密报，当然也不可能不知道此事。嬴政大怒，问当年这个秘密使节是谁？元老说已经查清，是吕不韦的一个赵国门客，后来跟着吕不韦回了洛阳，也跟着吕不韦自杀了。嬴政又问，当年议定泾水河渠上马，都有何人参与？元老回报说，没有一个秦人参与，全是吕不韦与在秦做官的外邦人士商定，骨干是燕国的纲成君蔡泽与楚国的门客舍人李斯；为了隐瞒郑国间人底细，吕不韦才擢升那个门客李斯做了河渠丞。另一个元老立即慷慨激昂地补报：他有个族侄做河渠吏，曾对他说过，李斯与郑国情谊笃厚，经常在一起彻夜密议，分明有不可告人之密。其余元老大臣也纷纷开口，诉说各自当初觉察到的诸多疑点。被元老们怀疑之人，无一不是六国人士。当时，除了老廷尉与王绾没说话，大臣元老们人人愤激，一口声怒骂山东人士。

一番纷嚷越扯越深，嬴政不耐地喝问一句：“你等聚在这里议论一日，究竟甚个主张，明说！”元老们异口同声：“驱逐山东之客，还我清明秦政！”嬴政心头突然一亮，对也！秦国多年纷纭纠葛，根子都在六国人士，不将这些人尽行驱逐，秦国永无宁日！嬴政也还记得，当时一绺泥汗正弥漫到眼角，猛然一揉，双目生疼钻心……

“王绾！下逐客令！”嬴政一声怒喝，重重跌倒在了王案前的石阶上。

……

三日后醒来，嬴政已经浑身酥软得不能动弹了。

太医说，这是急火攻心又虚脱过甚，若不能静心养息数日，完全可能引发虚痨大病。嬴政原本不是平庸之人，此时更是清醒，自然掂得孰轻孰重，对老太医只点了点头，第一次开始了不见大臣不理国事的卧榻日子。旬日之中，只有一个赵高与一个老太医进出。偌大寝室，清净得连嬴政自己都觉得怪异起来。这日吃过中饭，嬴政自觉神清气爽，对老太医笑道：“药可服，再卧榻不行了。”老太医皱着眉头轻声说：“依着医理，王体至少得休养一月，否则还有后患。”嬴政脸色顿时一沉：“你说，后患是甚？”老太医吭哧得满脸通红，只是说不出来。嬴政又气又笑：“无非折我十年寿数，怕个鸟！小高子，教王绾整好文卷等候，我即刻便进书房。”说罢端起大碗，将满满一碗黑红黏稠的药汁咕咚咚喝下，又利落地沐浴更衣，不消片刻，嬴政精神抖擞地出了寝宫。

时当入秋，日光分外明亮，树林中蝉鸣阵阵，天气闷热得有些异乎寻常。嬴政一出回廊突然止步愣怔，不对，甚味儿？林下湿气？对！没错！嬴政蓦然回身，盯住了身后举着伞盖的小侍女问：“下过雨么？”侍女被嬴政的眼神吓得张口结舌，只胡乱点头，一时说不出话来。嬴政高兴得嗷了一声，一阵狂风般卷进了书房。

“王绾！几时下的雨？”

“昨夜三更。半锄雨。”

“还下不下？”

“天象台已经报来，月内有透雨。”

“天也！”嬴政眼前金星乱舞，烂泥一般倒在了地上。

片刻醒来，王绾赵高老太医三人都围在身边忧心忡忡。嬴政忍不住笑意，一挺身站起，乐呵呵一挥手：“老太医去了，没事没事，高兴而已。”老太医想说什么，终究吭哧着走了。嬴政精神大振，立即吩咐赵高抬来文卷大案，王绾依照着日期顺序，逐一禀报积压下来的紧急事务。说话间，赵高抱来了一摞竹简摆在案头，惶恐地低着头不说话。嬴政眉头一皱，赵高吓得扑地跪倒：“君上，没有了，这几日没有文卷。”嬴政很是诧异，目光凌厉地盯住了王绾。王绾面无表情地一拱手：“臣启我王，目下最要紧的公务只有一件：补齐官吏空缺，尽快使各官署恢复运转。”

“岂有此理！秦国官署瘫痪了？”嬴政骤然蒙了。

王绾有些木然地禀报着：秦国官员，三四成是山东人士；秦国吏员，七八成是山东人士；逐客令下，山东人士全部被驱逐出秦国，咸阳各官署都成了瘸子瞎子，公务大多瘫痪，许多事乱得连个头绪都没处打问了；连日以来，在朝大臣们要办事，只有聚集在吕不韦的废丞相府，翻腾与各自相关的昔日公文，谁都无法阻挡，丞相府的典籍库已经被翻腾得一团乱象了；要不是昨夜一场大雨，旱情稍稍缓解，大臣们只怕又要没头苍蝇般乱飞乱扑了。

“六国官吏，有那么多？”嬴政惊讶得难以置信。

王绾说，要不是逐客令，他也不知道山东士子究竟占了秦国官吏多大分量？这次逐客，才真正体察到了山东六国人士与秦国融会得有多深。百年以来，秦国从来都是设法吸引山东人士入秦。举凡山东六国的士农工商官，只要入秦，定居也好，客居也好，一律当做上宾对待。除了商旅，进入秦国的士农工官，绝大部分都成了定居秦国各地

的新秦人。除了农夫，入秦的山东人士大都是能事能文，他们大多来自已经灭亡了的昔日的文明风华之邦，譬如鲁国、宋国、卫国、越国、吴国、薛国、唐国、陈国等。这些人进入秦国，大才名士虽少，能事干员却极多，他们奋发事功，不入军旅便入仕途，多年来大多已经成为秦国官署的主事大吏。老秦人耕战为本，不是农夫工匠，便是军旅士卒，识文断字而能成为精干吏员者很少，而新秦人正好填补了这个空白。

这便是山东人士成为秦国官府主力军的缘由。

王绾还说，这几日他大体统计了一番，结果吓了一大跳。百年以来，入秦的山东人士已经超过两百三十万，几乎占秦国人口的四分之一；如蒙恬家族已经居秦三代以上者，有一万余户；秦国官署的全部官吏，共有一万六千余人，若再算上军中头目，大体是两万三五千人，其中山东人士占了一大半，仅仅是李斯这般当世入秦者，至少也在五七千人……

“不说了！”嬴政突然烦躁。

王绾顿时默然。本来，他也没想对大病初愈的年轻秦王翻腾这些压在心头的大石。可秦王一问，他却忍不住，口子一开，自己连自己也管不住了。王绾知道年轻秦王的秉性，一旦烦躁起来便到了发作的边缘，而一旦发作，则每每是霹雳怒火不计后果。这时候，最好的应对便是沉默，教这个年轻的王者自己平息自己。

嬴政铁青着脸一句话不说，只在书房大厅来回转悠，第一次生出了一种抓不着头绪的茫然。逐客令引出如此严重的后果，这是他无论如何没有预料到的。元老们群情愤激，自己盛怒攻心，跳跃在眼前的六国人士只有嫪毐吕不韦郑国一班奸佞，哪里想到还有如此盘根错节的层层纠缠？昏昏卧榻数日，一朝醒来，逐客令的事几乎都要忘了，今日乍听王绾一番禀报诉说，嬴政实实在在地蒙了。

一个水工，一个间人，引发出朝局骤然瘫痪，这如何收拾？

突然，嬴政口干舌燥，一伸手，却没有那随时都会递来的凉茶热茶温茶。蓦然回头，嬴政一眼瞥见了大屏后垂手低头的赵高的衣角，心下不禁一动：“小高子，你蔫耷耷藏在背后做甚！病了？”赵高小心翼翼走出来，一抬头的刹那之间，嬴政恰恰捕捉到了这个少年内侍惊恐闪烁的目光，心头猛然掠过一道阴影，脸色倏忽一沉：“小高子，你有甚事？说！”赵高突然跪倒在地，哇的一声哭了：“君上，小高子想说，不敢说啊！”嬴政一股怒火骤然蹿起，大步过去一脚踹得赵高一个翻滚，咝咝喘息冷笑着：“你小子也有奸心了？说！不说将你心挖出来看！”赵高翻滚过去，又立即翻滚过来，趴在地上大哭：“君上！不要赶小高子走啊！小高子跟你十三年，小高子不走啊！”嬴政不禁又气又笑：“你小子疯了！谁个赶你走？你想走放你便是，

咧咧咧哭个鸟！”赵高依旧呜呜地大哭着：“君上！王城正在清人逐客，说小高子是赵人！三日前，中车令便要小高子离开，小高子赖着没走啊！”

“！ ”嬴政的心猛然一沉。

一个“赵”字，冰冷结实地砸上嬴政的心田。

赵高是赵人，太后赵姬呢，他这个“赵政”呢？在赵国做过人质的父王呢？秦国不是要连根烂么？猛然，当年立太子的旧事电光石火般掠过嬴政心头。那时候，秦国元老们骂他是甚？是赵国孽种！甚至说他“虎口，日角，大目，隆鼻，身长八尺六寸，没有一样像秦人，活生生一个胡种！”如今，被逐客令激活的元老们连跟随自己十三年的身边小内侍都想到了，安知没有重新琢磨他这个亲政不到两年的新王？倏忽之间，一团乌云漫过心头，嬴政直觉自己放出了一头吞噬整个秦国的怪物；而这个怪物，自己已经无法控制了，它正在轰隆隆翻滚着怪

叫着，向自己的头顶笼罩过来……嬴政通身冰凉，默默扶起了赵高，用自己的汗巾为小赵高拭去了脸颊泪水，一句话也没有说出来。

突然，急骤的马蹄声在东偏殿外响起。

王绾霍然起身，尚未走出书房大厅，便惊讶地站住了。

一个手提马鞭风尘仆仆的大将冲进殿来，脸色阴沉得可怕。

“蒙恬？”嬴政心头又是一紧。

“君上，臣从河东兼程赶回，有件大事禀报。”

“快说！小高子，凉茶！”

赵高一抹泪水，嗨的一声飞步去了。

蒙恬没有了惯常的明朗诙谐，默默地从披风下的皮袋中摸出了一支黄澄澄的泥封铜管，又默默地递了过来。嬴政对蒙恬的反常有些不悦，沉声问了一句：“这是甚？”蒙恬说：“这是李斯紧急送到我府的密件，说明要我亲交秦王；当时我不在咸阳，我弟蒙毅连夜送到河东军营；我没有打开，兼程赶回咸阳，做一回信使而已。”嬴政板着脸说：“既然送给你的，为何不打开？”蒙恬粗重地叹息了一声说：“若是往常，臣自要打开，可目下不能。”“为甚来？”嬴政仿佛盯着一个从来不认识的陌生人，脸色分外阴沉。蒙恬也冷冰冰地说：“我没有想到秦国也有这一日，人人自危，举国猜疑，因由竟然只有一个，蒙氏来自齐国！”

嬴政眼前猛然一黑，踉跄一步站稳，“有人疑你蒙恬？疑蒙氏？”蒙恬再不说话，只捧着那支铜管，木然地站着。嬴政默默接过铜管，猛然打上王案，当的一声，泥封啪啦震开，连铜帽也震飞了。嬴政拉出一卷羊皮纸展开，打眼一瞄，神情骤然一变，未曾看得一页便

高声一喊：“小高子！”嗨的一声，精灵似的赵高已矗到了眼前。嬴政转身急促吩咐：“快！驷马王车赶赴函谷关，截住李斯！给我请回！追到天边，也要给我追回来！”

一声脆亮应答，赵高不见了人影。

“蒙恬，你，你看……”嬴政软软地倒在了王案旁。

“长史！快来看！”蒙恬捡起两张飘落在地的羊皮纸，眼前猛然一亮。

“好字！”王绾快步走来一打量，先高声赞叹了一句。

“我，还没看完，念。”靠着案头的嬴政粗重地喘息着。

见蒙恬仍在神不守舍，王绾答应一声，捧起羊皮纸高声念诵起来：

谏逐客书

臣李斯上书：尝闻人议逐客，王下逐客令，此举治国之大过矣！秦之富强，实由用才而兴。穆公称霸而统西戎，在用由余、百里奚、蹇叔、丕豹、公孙支五人。孝公强秦，在用商鞅。惠王拔三川并巴蜀破合纵，在用张仪、司马错。昭王强公室杜私门大战六国，在先用穰侯，再用范雎。孝文、庄襄两王，安度危机稳定大局，使秦国于守势之时不衰颓，在于任用吕不韦蔡泽也。秦自孝公以来，历经六世蒸蒸日上，何也？用客之功也。山东之才源源入秦，食秦之禄，忠秦之事，建秦之功，客何负于秦？而秦竟逐出国门哉！向使六世秦君却客而不纳，疏士而不用，秦国岂有变法之功，强大之实也！

依臣入秦所见，秦国取财纳宝不问敌我，昆山之玉、随和之宝、太阿之剑、纤离之马，秦不生一物而秦取之者，何也？物为所用也。

秦国之乐，击瓮、叩缶、弹筝、搏髀长歌呜呼而已，而今秦宫弃粗朴之乐而就山东雅乐者，何也？快意当前，雅乐适观而已矣！财货如此，声乐如此，何秦国取人则不然，不问可否，不论曲直，非秦者去之，为客者逐之，岂非所重者财货，所轻者人民也！果然如此，非跨海内、制诸侯之气象也。

臣尝闻：地广者粟多，国大者才众。是以泰山不让抔土，故能成其大。河海不择细流，故能就其深。王者不却众庶，故能明其德。今逐客弃才以资敌国，驱商退宾以富山东，使天下之士退而不敢西向，裹足不敢入秦，何异于借兵于寇，资粮于敌也。夫物不产于秦，可宝者多。士不产于秦，而愿忠者众。秦今逐客以资敌国，内空虚而外积怨，损民而益仇，求国无危，不可得也！秦王慎之思之，莫为人言所惑也。

偌大厅堂，良久沉寂着。“完了？”嬴政终于问了两个字。“完了。”王绾也只答了两个字。

靠着案头的嬴政站了起来，在厚厚的地毡上悄无声息地来回走着。方才，因逐客令引发的官署瘫痪，以及有可能再度生出无限牵连的各种迹象，使嬴政直觉到了这头怪物的阴森可怖。目下，李斯的《谏逐客书》，却使他明明白白地看到了逐客令的荒诞与可笑，也第一次觉察到了自己的偏执，甚至狭小。一想到这个字眼，嬴政脸上不期然一阵发烧。从少年发蒙起，嬴政便严酷地锤炼着自己的才能见识与心志，他是自信的，也是桀骜不驯的。八岁归秦，十二岁立太子，十三岁即位秦王，可谓步步艰难而又坦途荡荡。只有他自己最清楚，不论有多大的天意运气，如果没有自己的才能见识与强韧心志，一切都是白说。如果不是自己自幼刻苦读书习武，母亲会带他归秦么？如果归秦之后的他不再勤苦锤炼，而只满足做个平庸王子，他一个来自秦国世仇之地的“赵国孽种”能被立为太子么？做了太子的他，如果不是离开王城惕厉奋发，能在继位并不过分看重嫡庶的秦国继承王位

么？不能，肯定不能。之后的九年虚位，吕不韦、嫪毒、太后，犹如三座大山，压着他挤着他，他只能在强大而又混乱的权力夹缝里，顽强地寻觅出路。虽然说，这九年给了他从容旁观国政，也从容锤炼才能的岁月，使他没有过早卷入权力旋涡而过早夭折。然则，更要紧的是，九年“四驾马车”的惊涛骇浪的锤炼，无疑使他迅速地成熟了。否则，加冠亲政后对吕不韦的第一仗，不会胜得那般利落。可是，这第一场大胜之后，自己竟突然栽了重重一跤，弄出了个亘古未闻的逐客令来，说怪诞也好，说可笑也好，都迟了。要紧的是，因由何在……“这李斯，好尖刻也！”看看沉重的嬴政，王绾突然一句指斥。“也是。”回过神来的蒙恬淡淡一笑，“李斯竟说老秦人没有歌乐，只会敲着大瓮瓦罐，弹着破筝，拍着大腿，大呼小叫。这教那般元老们知道，还不生吃了他？”王绾也点头呼应着说：“还说秦国没有人才，没有财货，甚都是从山东六国学来的。老秦人知道了，还不得气个半死！”蒙恬目光瞄着依旧转悠的年轻秦王，揶揄地笑了：“李斯素来持重慎言，这次也是兔子咬人，给逼急了。”王绾立即跟上：“他急甚来？拿了郑国问罪，放了他这个河渠丞，够宽宥他了。”蒙恬摇摇头淡淡一笑：“李斯不是平庸人物，只怕是将他与郑国同样下狱，反比放了他好受些。”王绾惊讶道：“怪哉！会有这等人？”蒙恬肃然道：“一个人弃国弃家，好容易选定了一个值得自己献身效命的国家，到头来，却被这个国家当做狗一般一脚踢出，譬如你我，心下何堪？”

“聒噪！长史，还有没有人上书谏逐客？”嬴政突然站定了脚步。

“没有。”

“军中将士如何？”嬴政转身问蒙恬。

“正在打仗，军营还没来得及颁发逐客令。”

“好！”嬴政长吁一声，“两位说，李斯能回来么？”

“难。李斯走到哪国，都是可用之才。”王绾摇着头。

“不。只要赵高追得上，李斯一定回来。”蒙恬一脸忧郁却不失自信。

嬴政黑着脸：“好！我三人在此等候，李斯不回不散！”

王绾不禁愣怔：“君上，急事多了，干等么？”

“等！”嬴政坐了下来，敲打着王案，“已经是烂摊子了，头疼医头脚疼医脚能行？得想清楚，如何一揽子整治。你先将各官署全部卷宗搬来，将缺额官员数额归总列出。我等三人先大体商议个法子，李斯回来一并说。来人，茶。慢慢说。”

蒙恬目光一闪：“君上，要废除逐客令？”

“你说呢？”嬴政忽然不高兴了。

蒙恬很明白，年轻的秦王从来都将自己看做同心知己，自己也从来都是直话直说实话实说。可这次，自己却一直没有公然申明对逐客令的可否之见。秦王何其聪明，心里一定很清楚自己的想法，也一定很不高兴自己的吭哧游移。然则，蒙恬还是不敢贸然。这件事干系太重大了，重大到关乎蒙氏整个部族三代人能否在秦国坚实立足。事实是，已经有嬴氏元老在聚议举发蒙氏了，最大的罪行，是已经过世的大父蒙骜与吕不韦私交笃厚，相互庇护又共同实施宽政缓刑，大坏秦国法制；延伸出的罪行，是父亲蒙武力主厚葬吕不韦，多用六国人士为军吏，泄露了秦国机密；最后的清算，必然要落到自己头上，罪名是蛊惑秦王，依据只有一句可怕的老说辞：非我族类，其心必异！当此情势，他如何敢贸然直言？假如秦王不是清醒地果决地废除逐客令，他的任何直言，都可能成为日后“其心必异”的罪证。更何况，他目下想说的是一桩更为重大的事件，他不得不审慎再审慎。

“臣有一事，须待秦王明断而后报，尚望君上见谅。”

“待我何断？”嬴政沉着脸。

“秦王，是否决意废除逐客令？”

嬴政嘴角猛然一抽搐，内心一股无名火蹿起，几乎便要指着蒙恬鼻子怒骂一通。倏忽之间，嬴政还是硬生生忍住了。蒙恬不是平庸之士，更不是没有担待见风使舵的懦夫，今日这般反常，必定有其难言之隐。在李斯的《谏逐客书》之前，不说蒙恬，便是自己也被这股邪风吹得心头阴森森的，又如何能责怪祖籍齐国的蒙恬？

“咸阳将军，本王明告。”嬴政第一次对这个少年挚友郑重其事地说话，“逐客令必要废除！卿若疑我，尽可不说。卿若不疑，直话直说！”

“君上……”蒙恬突然扑拜在地，“秦国吏员，尚未大流失！”

“噢！”嬴政霍然起身扶住了蒙恬，“快说，究竟甚事？”

“君上，”蒙恬起身一拱手，“逐客令下，军中大将多有疑虑，深恐动摇军心。桓齕老将军、王翦将军与我一起密商，做了两个秘密部署：一、以大战期间不宜多事为名，暂且封冻逐客令；二、由臣带领一千飞骑，驰骋巡视出秦的三条主路，专一拦阻离秦的官吏士子。目下在函谷关、武关、河西少梁三处，已经拦下了两千余人……”

“好好好！”不待蒙恬说完，嬴政连连拍案叫好。

“君上，”蒙恬又道，“我等原本商定，以军粮养士，以军吏之身护士，一月之后若不见逐客令废除，扮做军吏的六国士子们便得秘密放行。今日，君上既然决意废除逐客令，臣请兼程赶回河东，一定军心，二定士心！”

“蒙恬……”嬴政猛然拉住了蒙恬的手。

“君上，告辞！”蒙恬一拱手赳赳出厅，与来时颓势天壤之别。

七　欲一中国者　海纳为本

晚霞似火，沉沉暮霭中的函谷关吹起了悠扬的晚号。

垛口士兵的喝城声长长回荡在两山之间：“落日关城喽，行人车马最后进出——”随着晚号声喝城声，络绎不绝的车马行人满载满驮，犹如一道色彩斑斓的游牧部族迁徙的大河，匆匆流出高大的石条门洞，丝毫没有断流的迹象。进入函谷关的车马人流，却是零零碎碎断断续续，还都是清一色的黑衣老秦人。这些老秦人黑着脸站在道边，茫然地看着山东商旅们汹涌出关，没有一个人说话，也没有一个人试图抢道进关。即使暮色降临，老秦人们还是愣怔怔地打量着这不可思议的逃秦风景。

正在此时，城头喝声又起：“关门将落！未出城者留宿，鸡鸣开城！”呼喝之间，悬吊的铁门开始轧轧落下。正在此时，一个骑在高头大马上的红衣商人高声嚷了起来：“秦国好没道理！又逐客又关城，还不许人走夜路了！我等不想住店，只要出关！”随着红衣商人的喊声，人流纷纷呼喊只要出关，悬在半空的大铁门竟无法切断这汹涌呼喝的车马人流。城头一位带剑都尉连连挥手，高声大喊：“秦法严明！闭关有时！城下人流若不断开，守军得执法论罪！”

“秦法严明么？老早的事了！”

“今日秦法嘛，也就那样！”

随着城下人流的呼喝嘲笑，都尉发怒了，一挥手，城头凄厉的牛角号短促三响，立即便闻关外号声遥相呼应。谁都知道，秦军马队就要开来了。正在此时，一辆四马轺车激荡着尘烟从关内如飞而来，残

阳下可见轺车金光闪耀，分明不是寻常官车。随着烟尘激荡，遥遥传来一声尖亮的长呼：“王车出关，且莫关城——！”城头都尉一挥手连声断喝：“城门吊起！行人闪开！王车放行！”

片刻之间，四马轺车冲到城下，驭手控缰缓车仰头高声：“河渠丞李斯可曾出关？”

城头都尉一拱手：“查验照身，李斯片时前出关。”

驭手一抖马缰，四马轺车从人流甬道中隆隆驶出关门。

一出关门，驭手尖亮的嗓音在车马人流中荡开：“河渠丞李斯，先生何在？”刚刚喊得两三声，道边一个商人在车上遥遥挥手：“方才一个黑袍子上了山，马在这里。”驭手驱车过去一看，一匹红马正拴在道边大树下，马鞍上搭着一个青布包袱。驭手跳下车，跑过来抓过包袱端详，才翻弄得两下，看见一个包袱角绣着“河渠署”三个黑字。驭手高兴得一跺脚：“赵高没白跑！”再不问人喊话，拔腿便往山上追去。

赵高正在十八九岁，非但年轻力壮，更有两样过人技能：一是驾车驯马，二是轻身奔跑。知道赵高的几个少年内侍都说，赵高是驾车比造父，腿脚过孟乌。造父是周穆王的王车驭手，驯马驾车术震古烁今；孟乌则是秦武王的两个步战大力士，一个叫孟贲，一个叫乌获，两人从不骑马，每上战场只一左一右在秦武王的驷马战车旁奔跑如飞，绝不会落下半步。若非如此两能，年轻的秦王如何能派赵高驾着驷马王车追赶李斯？此刻赵高提气发力，避开迂回山道，只从荆棘丛生的陡坡直冲山顶。片刻之间，赵高登顶，峰头犹见落日，却没有一个人影。赵高喘息了几声，可力气一声尖亮的呼喊：“李斯先生，可在山上——”

“山顶，何人呼我？”山腰隐隐飘来喘吁吁的喊声。

“万岁！”赵高一声欢呼，飞步冲下山来。

山腰一个小峰头上，李斯正在凝望暮霭沉沉的大河平原。他要在这空旷冷清的高山上好好想想，究竟是回楚国还是去魏国齐国？《谏逐客书》送出去了，李斯胸中的愤激之情也过劲了。从咸阳一路东来，亲眼见到山东商旅流水般离开秦国，李斯觉得怪诞极了，心绪也沮丧极了。若不是走走看看，还在函谷关内一家秦人老店吃了一顿蒸饼，与打尖的商人们打问了一些想早早知道的事，他早已经走远了。

“先生！赵高拜见！”

李斯蓦然回头，见一个黝黑健壮的年轻人一躬到底尖嗓赳赳，这才相信方才的声音不是幻觉。李斯猛然想起，秦王的近身内侍叫做赵高，心下不禁突然一跳，镇静心神一拱手高声问：“在下正是李斯，敢问足下何事相寻？”

“赵高奉秦王之命，急召先生还国！”

“可有王书？”

“事体紧急，山下王车可证。”

“可是那辆青铜车盖的四马王车？”

“正是！”

“秦王看了李斯上书？”

“在下离开时，秦王只看了一半。秦王说，追到天边，也要追回先生！”

“不说了。”李斯突然一挥手，“走！下山。”

赵高一拱手：“先生脚力太差，我背先生下山！”

李斯还没顾得说话，赵高已经一蹲身将他背起，稳稳地飞步下山。因了背着李斯，赵高从早已被行人踩踏成形的山道奔下。山道虽迂回得远些，却比荆棘丛莽的山坡好走得多，对于赵高几是如履平地，尽管背着一个人也是轻盈快捷，不消顿饭辰光便到了山脚下。

“先生，这是王车！”赵高擦拭着额头汗珠。

李斯下地，大为赞叹：“足下真猛士也，秦王得人哉！”

赵高谦恭一笑：“秦王得先生，才是得人！”

李斯没有想到，一个被士子们看做粗鄙低下的年轻内侍，应答却是这般得体，正要褒奖几句，赵高已经大步过去，牵来了李斯红马。赵高将马鞍上的青布包袱解下，放进王车车厢，又将红马拴在了车后，对着李斯利落一躬：“先生，请登车。”

李斯心头一热，便要跨步上车。

正在此际，一个红衣商人突然冲过来，拉住李斯高声嚷嚷：“先生分明山东人士，且说说这成何体统！王车能日落出城，我等为何不行？都说秦法严明，举国一法，这是一法么？分明两法！欺侮山东人士不是！既然已经多开了半个时辰，为何不能教我等出城完了再关城！”随着红衣商人高声大嚷，城外商人们也都纷纷聚拢过来，嚷嚷起来，非要教李斯给个评判不可。李斯已经听得明白：函谷关城门都尉为了等候王车入城，没有关城，商旅人流多出关了许多；如今城门都尉见王车准备进关，重新喝城，要真正闭关；许多商旅家族一半在关内，一半在关外，自然急得嚷嚷了起来；而此前赶来执法的秦军铁骑也是严阵以待，只待王车进城，便要拘拿这些敢于蔑视秦法的奸人。

嚷嚷之间，赵高已经急得火烧火燎，低声骂一句鸟事，扬鞭便要驱车。

“兄弟且慢。”李斯对赵高一拱手，“大事。稍等片刻。”

此时天色已经暮黑，商旅们已经点起了火把，汹汹之势分明是不惜与秦军铁骑对峙了。李斯已经斟酌清楚，转身对着人群挥了挥手，高声道：“在下李斯，原是秦国河渠丞，楚国人士，与诸位一样，也在被逐之列！诸位见容，听我说几句公道话。”

“对！我等就是讨个公道，不怕死！”红衣商人大喊了一声。

“死在函谷关也不怕！先生说！”商旅们跟着呼喝。

李斯一圈拱手，高声道：“诸位久居秦国经商，该当知道秦法之严。函谷关守军，只是执法行令，无权夜间开关城门。百年以来，都是如此，当年连孟尝君都被挡在关外野营，我等有甚不解？诸位愤愤者，逐客令也！然则，诸位须知，怪诞之事，必不长久。在下明言，我李斯正是上书非议逐客令的。秦王看了我的《谏逐客书》，下令王车紧急前来接我回秦！在下今日只说一句：旬日之内，秦国必然废除逐客令！诸位若信得李斯，还想在秦国经商，便在函谷关内外，住店等候几日，不要走！咸阳，还是山东商旅的第一大市！”

“先生，此话当真？”火把人群一片嚷嚷。

“王车在此，当然当真！”赵高尖着嗓子喊了一声。

红衣商人大喊：“先生说得在理！我等住下来如何？”

“好！住下来！等！”

“不走了！没出关才好！”

红衣商人对李斯一拱手：“在下田横，多谢先生指点！”

李斯也是一拱手：“齐国田氏，在下佩服，告辞！”

赵高一圈马缰，驷马王车从火把海洋中辚辚进关。关城铁门隆隆落下，关内外却没有了愤怒吼喝之声，倒是一片轻松笑声在身后弥漫开来。一出函谷关内城，赵高说声先生坐稳了，四条马缰一抖，王车哗啷啷飞上了官道，疾风般卷向西来。五更鸡鸣时分，王车堪堪抵达咸阳王城。

启明星在天边闪烁，王城中一片漆黑，只有东偏殿的秦王书房闪烁着灯光。青铜轺车刚刚驶入车马场停稳，便见一个高大的身影快步走了过来，遥遥一声急促问话：“小高子，接到先生没有？”赵高兴奋得喊了声：“接到了！”车上李斯早已经看见了嬴政身影，飞身下车，一阵快步迎了过来。

“先生！”

“君上……”

嬴政深深一躬：“若无先生上书，嬴政已成千古笑柄也！”

李斯也是深深一躬：“渭水泛舟夜谈，臣未尝一刻敢忘。臣若不知我王之志，何敢鼓勇上书？臣坚信，逐客令与我王大志不合，必是受人所惑。”

“先生此心，为何不在上书中写明？”

“大法，未必上书。”

“先生教我。”

“欲一中国者，海纳为本。”李斯一字一顿。

“得遇先生，方知天地之广阔，治道之博大也！”默然良久，嬴政长吁了一声。

“原是秦王明断。”

“走！为先生接风洗尘。”

嬴政拉起李斯，大步走进了书房。

---

1. 城旦，先秦至汉代通用刑罚之一。刑名取“旦（清晨）起行治城”之意，即自备衣食，清晨起来修筑城墙或服工程苦役。被罚者一般是修葺本地城池，为轻度违法之刑。
2. 谒者，秦官，职司公文传递。传车，有谒者署特殊旗帜与标记的公文传送车辆。
3. 都尉，秦国郡县设置的兵政武官，职掌征兵治安事，亦分别简称郡尉、县尉，隶属郡县官署。都城设官等同于郡，故有咸阳都尉。军中亦有都尉，为中级将领。
4. 宗卿，卫国执政大臣，权力同他国丞相。
5. 郡御史，秦国郡署官吏，职掌一郡监察。
6. 见《荀子·礼论》。
7. 洛阳更名，几经反复，从头为：西周“洛邑”，东周至战国、秦为“洛阳”，西汉改名“雒阳”（东汉同），曹魏再改回“洛阳”。据《水经注》引《魏略》，更名原因在五行国运之说，其云：“汉火行忌水，故去其‘氵’而加‘佳’；魏为土德，土水之牡也，水得土而流，土得水而柔，除‘佳’加‘氵’。”
8. 舍人，古代官名，始见《周礼·地官》，职掌各种具体事务。春秋战国，舍人为大臣府吏之通称，多为亲信门客担任，寻常称门客舍人。唐宋之后，舍人成为贵公子的别称，不再是实职官吏。
9. 房陵，今湖北房县地带，当时为秦国之险山恶水地区。
10. 鬼薪，秦国刑罚，自带衣食为王室太庙打柴。
11. 籍其门，秦国刑罚，谓将罪人财产登记没收，家人罚为苦役奴隶。
12. 亭、里，秦时乡村行政单元，县辖亭，亭辖里。里为村的行政称谓，有时比自然村大。
13. 方千里，先秦计算国土之单位。以现代方式换算，一个方千里为二十五万平方公里，五个方千里便是一百二十五万平方公里。

14. 平阳，黄河以东汾水流域要塞，战国秦置县，在今山西临汾市西南。

第二章　大决泾水

一　治旱大举　纲在河渠

八月末，一场半锄雨刚过，泾东渭北大大地热闹了起来。

关中各县的民众络绎不绝地开进了泾水瓠口，开进了泾水河谷，开进了渭北的高坡旱塬。从关中西部的泾水上游山地，直到东部洛水入渭的河口，东西绵延五百余里，到处都是黑压压的帐篷，到处都是牛车人马流动，到处都是弥漫的炊烟与飘舞的旗帜，活生生亘古未见的连绵军营大战场。老秦人都说，纵是当年的长平大战百万军民出河东，也没有今日这铺排阵势，新秦王当真厉害！新秦人则说，还是人家李斯的上书厉害，若是照行逐客令，连官署都空了，还能有这海的人手？老秦人说，秦王不废除逐客令，他李斯还不是干瞪眼？新秦人说，李斯干瞪眼是干瞪眼，可秦王更是干瞪眼！不新不老的秦人们则说，窝里斗吵吵甚，李斯说得好，秦王断得好，离开一个都不成！他不说他不听，他说了他不听，还不都是狼虎两伤！于是众人齐声叫好喝彩，高呼一声万岁，各个操起铁锹钻锤，又闹嚷嚷地忙活起来。

这片辽阔战场的总部，设在泾水的咽喉地带——瓠口。

瓠口幕府的两个主事没变，一个郑国，一个李斯。所不同者，两人的职掌有了变化。原先以河渠丞职务抓总的李斯仍然是河渠丞，没变位列郑国之后，只管征发民力调集粮草修葺工具协理后勤等一应民政。原先只是总水工只管诸般工程事务的郑国，变成了河渠令兼领总水工，掌印出令，归总决断一切有关河渠的事务。

这个重大的人事变化，李斯原本也没有想到。

那一夜，李斯从函谷关被赵高接回，秦王嬴政在东偏殿为李斯举行了隆重的接风小宴，除了长史王绾，没有一个大臣在座。李斯没有想到的是，一爵干过，秦王便吩咐王绾录写王书，当场郑重宣布：立即废除逐客令，所有被逐官吏恢复原职，农工商各归所居，因逐客令迁徙引发的财货房产折损，一律由王城府库折价赔偿；此后，官府凡有卑视六国移民，轻慢入秦之客者，国法论罪！李斯原本已经想好了一篇再度说服秦王的说辞，毕竟，要将一件已经发出并付诸实施的王令废除，是非常非常困难的，更不说这道逐客令有着那般深厚的“民意”支撑，年轻的秦王该需要多大的勇气？如今秦王如此果决利落，诏书处置又是如此干净彻底，李斯一时心潮涌动，又生出了另外一种担心——电闪雷鸣，会不会使元老大臣们骤然转不过弯来而生发新对抗，引起秦国动荡？嬴政见李斯沉吟，便问有何不妥？李斯吭哧吭哧一说，嬴政释然一笑：“如此荒诞国策，举国无人指斥，若再有人一意对抗，老秦人宁不知羞乎！”李斯感奋备至，呼哧喘息着没了话说。更令李斯想不到的是，王书录写完毕，年轻的秦王又召来了太史令。须发雪白的老太史一落座，嬴政站了起来：“老太史记事：秦王政十年秋，大索咸阳，逐六国之客，是为国耻，恒以为戒。”

“君上！丢城失地，方为国耻也！”老太史令昂昂亢声。

嬴政额头渗着亮晶晶汗珠：“驱士逐才，大失人心，更是国耻之尤。写！”

那一刻，东偏殿安静得了无声息。王绾愣怔了，李斯愣怔了，连须发颤抖的老太史令都愣怔得忘记了下笔。在秦国五百多年的历史上，有过无数次的乱政误国屈辱沉浮，只有秦孝公立过一次国耻刻石，可那是秦国丢失了整个河西高原与关中东部、六国卑秦不屑与之会盟的生死关头。如今的秦国，土地已达五个方千里，人口逾千万之众，已经成为天下遥遥领先的超强大国，仅仅一道错误法令，便能说

是国耻么？然则仔细想来，秦王又没错。秦强之根基，在于真诚招揽能才而引出彻底变法，逐客令一反争贤聚众之道而自毁根基，何尝不是国耻？“驱士逐才，大失人心，更是国耻之尤”，秦王说得不对么？对极了！然则无论如何，大臣们对年轻的秦王如此自责，还是心有不忍的。毕竟，一个奋发有为的初政新君，将自己仅有的一次重大错失明确记入青史，又明明白白定为“国耻”，这，即或是三皇五帝的圣贤君道，也是难以做到的。可是，天下人会如此想么？后世会如此想么？天下反秦者大有人在，秦国反新君者大有人在，安知此举不会被别有用心者作为中伤之辞？不会使后世对秦国对秦王生出误解与诟病？可是，这种种闪念，与秦王嬴政的知耻而后勇的作为相比，又显得渺小苍白，以至于当场无法启齿。

大厅一阵默然。嬴政似乎完全明白三位大臣的心思，撇开王书国史不说，先自轻松转开话题，一边殷殷招呼李斯饮酒吃喝，一边叩着书案：“先生已经回来，万幸也！还得烦劳先生说说，如何收拾这个被嬴政踢踏得没了头绪的烂摊子？”年轻秦王的诙谐，使王绾李斯也轻松了起来。李斯大饮一爵，一拱手侃侃开说：“秦王明断。目下秦国，确实头绪繁多：河东有大战，关内有大旱，官署不整顺，民心不安稳，新人未大起，元老不给劲。总起来说，确是一个‘乱’字。理乱之要，在于根本。目下秦国之根本，在于‘水旱’二字。水旱不解，国无宁日，水旱但解，万事可为！”

“先生是说，先上泾水河渠？”王绾一皱眉头。

“生民万物，命在水旱。治旱大举，纲在河渠。”

嬴政当即决断：“好！先决天时，再说人事。”

“重上泾水河渠，臣请起用郑国。”李斯立即切入了正题。

嬴政恍然拍案：“呀！郑国还在云阳国狱……长史，下书放人！”王绾一拱手：“是。臣即刻拟书。”

“不用了。”嬴政已经霍然起身，“先生可愿同赴云阳?

”李斯欣然离座：“王有此心，臣求之不得！”

君臣两人车马兼程，赶到云阳国狱，天色已经暮黑了。

嬴政一见老狱令，开口便问郑国如何？老狱令禀报说，郑国不吃不喝只等死，撑不了三五日了。李斯连忙问，人还清醒么？能说话么？老狱令说，秦法有定，未决罪犯不能自裁，狱卒给他强灌过几次汤水饭，人还是清醒的。嬴政二话不说，一挥手下令带路。老狱令立即吩咐两名狱吏打起火把，领道来到一间最角落的石窟。

冰冷的石板地上铺着一张破烂的草席，一个须发灰白的枯瘦老人面墙蜷卧着，没有丝毫声息。要不是身边那支黝黑的探水铁尺，李斯当真不敢断定这是郑国。见秦王目光询问，李斯凑近，低声说了四个字，一夜白发！李斯记得很清楚，年轻的秦王猛然打了个寒颤。

“老哥哥，李斯看你来了，醒醒！”

“李斯？你也入狱了？”郑国终于咝咝喘息着开口了。

“老哥哥，来，坐起来说话。”李斯小心翼翼地扶起了郑国。

“李斯入狱，秦国完了，完了！”郑国连连摇头长叹。

“哪里话？老哥哥看，秦王来了！”

郑国木然抬头：“你是，新秦王？”

年轻的秦王深深一躬：“嬴政错令，先生受苦了。”

郑国端详一眼又摇头一叹：“可惜人物也。”

“嬴政有失，先生教我。”

“秦王没错。老夫确是韩国间人。”郑国冷冰冰点着铁尺，“可老夫依然要说，你这个嬴政的襟怀，比那个吕不韦差之远矣！当年，老夫见秦国无法聚集民力，疲秦之计无处着力，几次要离开秦国，都是吕不韦软硬兼施，死死留住了老夫。直到罢相离秦，吕不韦还给老夫带来一句话：好自为之，罪亦可功。哼！老夫早已看穿，给秦国效力者，没人善终。吕不韦不是第一个，老夫也不是第二个。说！要老夫如何个死法？”

李斯见郑国全然一副将死口吻，将吕不韦与年轻的秦王一锅煮，心知秦王必然难堪，诸多关节又一时无法说得清楚，便对秦王一拱手：“君上，我来说。”一撩长袍坐到草席上，“老哥哥，李斯知道，泾水河渠犹如磁铁，已经吸住了你心。你开始为疲秦而来，一上河渠早忘了疲秦，只剩下一个天下第一水工的良知，引水解旱而救民！老哥哥当年说过，引泾河渠是天下第一大工程，比开凿鸿沟难，比李冰的都江堰难，只要你亲自完成，死不足惜！老兄弟今日只问你一句话：秦王复你原职，请你再上泾水河渠，老哥哥做不做？”

“然则，逐客令？”

“业已废除！”

“老夫间人罪名？”

“据实不论！”

“你李斯说话算数？”

李斯骤然卡住，有秦王在，他不想回答这一问。

“先生听嬴政一言。”年轻的秦王索性坐到了破烂的草席上，挺身肃然长跪[注]，“先生坦诚，嬴政亦无虚言。所谓间人之事，廷尉府已经查明：先生入秦十年，自上泾水河渠，与韩国密探、斥候、商社、使节从无往来信报，只醉心于河渠工地。就事实说，先生已经没有了间人之行。若先生果真有间行，嬴政也不敢枉法。唯先生赤心敬事，坦诚磊落，嬴政敬重先生。先生若能不计嬴政荒疏褊狭，重上泾水，则秦国幸甚，嬴政幸甚！”

郑国痴愣愣打量着年轻的秦王，良久默然。

李斯一拱手道：“君上，臣请将郑国接回咸阳再议。”

嬴政霍然起身：“正是如此，先生养息好再说。来人，抬起先生。”

郑国被连夜接回了咸阳，在太医院专属的驿馆诊治养息了半个月，身体精神好转了许多。其间李斯来探视过几次，郑国始终都没有说话。两旬之日，秦王亲自将郑国接出了驿馆，送到了亲自选定的一座六进府邸，殷殷叮嘱郑国说，先生只安心养息，甚时健旺了想回韩国，秦国大礼相送，愿留秦国治水，秦国决然不负先生。说完这番话，郑国依旧默然，秦王也走了。李斯记得清楚，那日夜半，郑国府邸的一个仆人请了他去。郑国见了李斯，当头便是一句：“老兄弟，明日上泾水！”李斯惊讶未及说话，郑国又补了一句，“老夫只给你做副手，别人做河渠令不行，老夫不做窝囊水工。”

李斯高兴非常，但对郑国的只给他做副手的话却不好应答。在秦国用人，可没有山东六国那般私相意气用事的。再说治水又不是统兵打仗，不若上将军有不受君命之权。这是经济实务，水工能挑选主管长官？但不管如何想法，李斯也不能当面扫兴。于是李斯连夜进宫，禀报了秦王。依李斯判断，秦王必定是毫不犹豫一句话：“郑国如此

说，便是如此！”毕竟，李斯原本便是河渠丞，秦王不需要任何斡旋即可定夺。

不想，秦王却良久思忖着不说话。

李斯大感困惑，一时忐忑起来，秦王若是再度反悔，秦国可就当真要麻烦了。谁知年轻的秦王却突然问了一句：“若是郑国做河渠令，先生可愿副之？”李斯完全没有想到秦王会有如此想法，毕竟，河渠丞是他的第一个正式官职，晋升河渠令水到渠成。此一改变，李斯一时还回不过神来。李斯正在愣怔，不想年轻的秦王又平静地冒出一句：“庙堂格局要重来，先生暂且先将这件大事做完如何？”李斯何等机敏，顿时恍然自责：“臣有计较之心，惭愧！”秦王哈哈大笑道：“功业之心，何愧之有！只要赤心谋国，该要官便要，怕甚！”

说得李斯也呵呵笑了，一脸尴尬顿时烟消云散。

那夜四更，年轻的秦王与李斯立即赶到了郑国府邸，君臣三人直说到清晨卯时，方才将几件大事定了下来。第一件，明确两人职司的改变。郑国起先不赞同，秦王李斯好一番折辩，才使郑国点了头。第二件，确定泾水河渠重开，需要多少民力？郑国说，民力不是定数，需要多少，得看秦国所图。若要十年完工，可依旧如文信侯之法，不疾不徐量力而行，三五万民力足矣；若要尽快竣工，便得全程同时开工，至少得五六十万民力。如何抉择，只在秦王定夺。李斯深知河渠情形，自然完全赞同郑国之说。但李斯不同于郑国之处，在于李斯更明白秦国朝野情势。要数十万民力大上河渠，那可不是秦王一句话所能定夺的，得各方周旋而后决断。所以，李斯只点头，想先听听秦王的难处在哪里，而后再相机谋划对策。

不料，年轻的嬴政大手一挥，非常果决地说：“关中大旱，已成秦国最大祸患，泾水河渠不能拖！若有民力上百万，一年能否完工放水？”李斯尚在惊愕，郑国已点着探水铁尺霍然起身：“引泾之难，只

在瓠口开峡。老夫十年摸索，已经胸有成算。秦王果能征发百万民力，至多两年，老夫便给秦国一条四百里长渠！”秦王回头看着李斯：“征发民力，河渠署可有难处？”李斯稍一思忖，奋然拱手答：“倾关中民力，征发百万尚可。”郑国却是连连摇头叹息：“只怕难也！自大禹治水，几千年老规矩，都是河渠引水庶民自带口粮。目下正是大旱之后，民众饥肠辘辘，哪里还有余粮出工？没有粮食，有人等于没人。民人饿着肚子上渠，上了也白搭，弄不好还要出乱子。”

郑国几句话，症结骤然明确：泾水河渠能否大上，要害在于粮食。

嬴政目光一闪：“秦国官仓，几多存粮？”

李斯皱着眉头：“六大仓皆满。可，秦法不济贫，官粮济工不合法。”

嬴政一阵焦灼地转悠思忖，突然又问：“长平大战之时，昭襄王大起关中河内百余万民力赴上党助战，如何解决口粮？”李斯说：“那是打仗，民力一律编做军制，吃的是军粮。”嬴政意味深长地一笑：“水旱两急，谁说治水不是打仗？”李斯心头一动，恍然拍掌：“君上是说，以军制治水，以官仓出粮？”嬴政目光大亮：“对！只要揣摩个办法出来，小朝会议决，教那些迂阔元老没话说便是。”愁眉深锁的郑国顿时活泛起来，君臣三人交互补充，天亮时终于敲定了大计。

此时，废除逐客令的特急王书已经飞到了秦国所有郡县，也通过长驻咸阳的六国使节飞到了山东各国。老秦人仇视山东人士的风浪开始回落，移居秦国的新秦人，也不再惶惶谋划离秦了。被河东秦军秘密拦截下来的被逐官吏，也全部回到了原先官署，各个官署都开始重新运转起来。朝野欣然，一时呼为“复政”。山东商旅与游学士子，也陆续开始回车。尚商坊又开市了，学馆酒肆又渐渐活过来了。只有嬴秦部族的一班元老旧臣还是满腔愤激，天天守在王城汹汹请命，要秦

王“维护成法，力行逐客令”！呼应者寥寥，嬴政也一时没工夫周旋，这些老臣子们便日日聚在东偏殿外的柳林中，兀自嚷嚷请命不休。虽则如此，大局终是稳定了下来。

八月中，咸阳王城举行了复政之后的第一次小朝会。

参与朝会者，除了任何朝会都不能缺席的廷尉府、国正监、长史，全是清一色的经济大臣：大田令、太仓令、大内令、少内令、邦司空；还有次一级的经济大吏：俑官、关市、工师、工室丞、工大人。除了经济十署，新增郑国、李斯两名河渠官员。

清晨卯时，小朝会准时开始。嬴政一拍案，开宗明义说：“诸位，今日朝会，只决一事：如何重上泾水河渠，根治关中大旱威胁？各署有话但说，务必议出切实可行之策。否则，秦国危矣！”殿中一时肃然，面面相觑无人说话。过得片刻，首席经济大臣大田令吭哧开口：

“老臣，原本主张河渠下马，民力回乡抢挖毛渠。几月大旱，老臣自觉毛渠无力抗旱，似，似乎还得上马泾水河渠。只是，兹事体大，民人饥馑，老臣尚无对策。”大田令一说完，殿中哄嗡一片议论开来。与会者都是经济官吏，谁都被这场持续大旱搞得狼狈不堪，已经深知其中利害，只碍着原先主张河渠下马，一时不知道如何改口，故而难以启齿。如今大田令率先改弦更张，经济官员们心结打开，顿时活泛起来。没说两个回合，原先主张放弃泾水工程的老臣人人欣然改口，一口声拥戴重新上马泾水河渠。

李斯见情势已到火候，便以河渠事务主管的身份，陈述了重上河渠工程的缓急两种选择。没说一轮，经济臣僚们又是异口同声赞同“全力以赴，两年完工”的急工方略。于是，要害关节迅速突出：粮食来路何在？

一说粮食，举殿默然，看着老廷尉的黝黑铁面，谁也不敢碰这个硬钉子。

年轻的秦王慨然拍案，一口气毫无遮掩地说出了民工军制、官仓出粮的应对之策，并特意申明，这是效法成例，并非坏秦法制。秦王说罢，举殿目光一齐聚向老廷尉——这个只认律法不认人的老铁面要是依法反对官仓出粮，只怕秦王也要退避三舍。嬴政却谁也不看，一拍案点名，要老廷尉第一个说话。不想，老廷尉似乎已经成算在胸，站起身一拱手铿锵作答：“秦法根本，重农重战。农事资战，战事护农，农战本是一体。关中治水灭旱，民力以军制出工河渠，一则为农，二则为战，资以军粮，不同于寻常开仓济贫，臣以为符合秦法精要，可行也！”群臣尚在惊讶，国正监已经跟着起身，慨然附议：“聚国家之力，开仓治水灭旱，正是秦法之大德所在！老臣以为可行！”经济大臣们见执法大臣、监察大臣这两个执法门神如此说法，不待秦王询问，便是同声一应：“臣等赞同，军粮治水！”嬴政没有任何多余话语，欣然点头拍案，大计于是底定。各署振奋，当殿立即核定民力数额，议决开仓次序、车辆调集、各色工匠数目、工具修葺等诸般事项。

时到正午，一切已经就绪。

次日，秦王王书飞抵渭北各县，整个关中立即沸腾起来。

开官仓治水，这步棋正中要害。其时正在大旱饥馑之后，庶民存粮十室九空。开官仓治水，无疑给了老百姓一条最好的出路。最要紧的一条，这次的民力征发，破例地无分男女老幼。如此，庶民可举家齐上工地，放开肚皮吃饭，岂非大大好事？其次，河渠出工又算作了每年必须应征的徭役期限。而历来的老规矩是：民众得益的治水工程，从来不算在官定徭役之列。其三，这次河渠工程正在秋冬两季，大体上不误农时，民众心里也没有牵挂。更有一层，秦国历来将农事之功与战功等同，庶民劳作出色者还能争得个农爵，何乐而不为！如

此等等，民力大上河渠，简直好处多多。这还只是未来不受河渠益处的“义工县”的民众想法，若说受益县的民众，更是感奋有加，不知该如何对官府感恩戴德了。

唯其如此，秦国腹地的河渠潮骤然爆发。连职司征发民力的李斯也没有想到，原本谋划的主要征发区，只在泾水河渠受益的渭北各县，对关中其余各县只是斟酌征发义工，能来多少算多少。不想王书一发，整个秦川欢声雷动，县县争相大送民工，一营一营不亦乐乎。

旬日之间，渭北塬坡便密匝匝扎下了一千多个营盘，一营一千人，整整一百多万！如此犹未断流，东西两端十几个县的民工，还在潮水般涌来。不到一个月，整整一千六百多座民工营盘黑压压摆开，东西四百多里、南北横宽几十里的渭北塬坡，整个变成了汪洋人海。面对汹汹人流，李斯原本要裁汰老弱，只留下精壮劳力。可郑国一句话，使他心里老大不是滋味，不得不作罢。郑国板着黑脸说：

“饥馑年景，你教那些老弱妇幼回去吃甚？年轻精壮都走了，老弱妇幼进山采猎走不动，还不得活活饿死？老夫看，只要河渠不出事，多几个妇幼老弱吃饭，睁一眼闭一眼也就是了。”依着李斯对秦法的熟悉，深知郑国这种怜悯之心是不允许的，既违“大仁不仁”之精义，又偏离秦法事功之宗旨，自己只要提出反对，秦王一定是会支持自己的。可是，郑国说出的，却是一个谁也无法回避的严峻事实：如果因此而引起民众骚乱，岂非一切都是白说？反复思忖，李斯只有苦笑着点头了。如此一来，老百姓便看做了“泾水工地啥人都要，来者不拒”，对官府感激得涕泪唏嘘，处处一片震天动地的万岁之声。

也是秦国百年积累雄厚，仅仅是关中六座大仓打开，各色粮食便有百万斛之多。无疑，如此巨额支撑河渠工程绰绰有余。向河渠运送“军粮”的大任，秦王交给了老国尉蒙武。蒙武调集了留守蓝田大营的三万步军，组成了专门的辎重营，征发关中各县牛车马车六万余辆，昼夜川流不息地向渭北输送粮草。

至此，泾水瓠口骤然成了天下瞩目之地。李斯与郑国，也骤然感到了无可名状的强大压力。李斯的压力，在于对全局处境的洞察。秦国腹地的全部民力压上泾水，意味着秦国没有了任何回旋余地，只许成不许败。河渠不成，则举国瘫痪。当此之时，山东六国一旦联兵攻秦，秦国连辎重民力都难以支应。这是最大的危险。为了防止这个最大的危险，年轻的秦王已经兼程赶赴河东大军，与一班大将们商议去了。第二个危险，是工地本身。目下民心固然可贵，然则，如此庞大的人力紧密聚集在连绵工地，任何事端都有可能被无端放大。县域偏见、部族偏见、家族偏见、里亭村落偏见以及各种仇恨恩怨，难免不借机生发。但有骚乱械斗或意外事件，纵然可依严明的秦法妥善处置，可只要延误了河渠工期，便是任谁也无法承担的罪责。郑国虽是河渠令，可秦王显然将掌控全局的重担压在了李斯肩上。事实上，要郑国处置这些与军政相关的全局事项，实在也非其所长，只能自己加倍小心了。好在李斯极富理事之能，看准了此等局面只有防患于未然，便带着一个精干的吏员班子日日巡视民工营地，事无大小一律当下解决，绝不累积火星。如此几个月下来，李斯成了一个黝黑精瘦的人干。

郑国的压力，在于河渠工程本身。

作为天下著名水工，郑国面临两大难题：第一是如何铺排庞大劳力，使引水瓠口与四百多里干渠同时完工。第二，是如何最快攻克瓠口这个瓶颈峡谷。就实说，年轻秦王亘古未闻的决断，确实激励了郑国，万千秦人对治水治旱的热切，也深深震撼了郑国。治水一生，郑国从来没有梦想过有朝一日能率领一百六十余万之众叱咤天下治水风云。亘古以来，除了大禹治水，哪一代哪一国能有如此之大的气魄？只有秦国！只有这个秦王嬴政！面对如此国家如此君王，郑国实实在在地觉得，不做出治水史上的壮举，自己这个老水工便要无地自容了。

还在民力开始征发的时候，郑国便生出了一个大胆的谋划：若能在今年秋冬与来年春夏开通泾水河渠，赶在明年种麦之前放水解旱，方无愧于秦国，无愧于秦王。要得如此，便得将全部工程的全部难点事先理清，事先做好施工图，否则，几百名领工的大工师便无处着手。可是，四百多里大渠，有一百六十三座斗门、三十处渡槽、四十一段沙土渠道，要全部预先成图，却是谈何容易！然则，这还仅仅是伏案劳作之难。毕竟，十年反复踏勘，郑国对全部河渠的难点是心中有数的。

真正的难点，是引出泾水的三十里瓠口。这道瓠口，实际上是穿过一座青山的一道大峡谷。这座青山叫做中山，中山背后（西麓）是泾水，打通中山将泾水引出，再穿过这道峡谷，泾水便进入了干渠。当初，郑国在泾水踏勘三年，才选定了中山地段这个最近最难而又最理想的引水口，并给这道引水峡谷取了个极其象形的名字——瓠口。中山不高不险，却是北方难觅的岩石山体，一旦凿开成渠，坚固挺立不怕激流冲刷，渠首又容易控制水量，堪称最佳引水口。十年之间，中山引水龙口已经凿通，只有过水峡谷还没有完全打通。这道峡谷，原有一条山溪流过，林木丛生，无数高大岩石巍巍巨象般矗立于峡谷正中，最是阻碍水流。而今要尽快开通峡谷，难点在一一凿碎这些巨大的“石象”。若没有一个碎石良策，只凭石匠们一锤一凿地打，那可真是遥遥无期了。

李斯忙，郑国忙，偌大一座幕府，整日只有几个司马坐镇。

“老哥哥，事体如何？”深夜回营，李斯总要凑过来问一句。

“只要你老兄弟不出事，错不了。”

“瓠口几时能打通？”

“十月开打……”郑国只要靠榻，准定呼噜一声睡了过去。

烛光之下，李斯惊讶地发现，郑国的满头白发没有了，不，是白发渐渐又变黑了！虽说黝黑枯瘦一脸风尘，可分明结实了年轻了许多。李斯感喟一阵，本想沐浴更衣之后再看看郑国赶制出来的羊皮施工图，可刚刚走到后帐入口，便一步软倒在地呼噜了过去。

二　雪原大险　瓠口奇观

启耕大典之后，年轻的秦王决意到泾水河渠亲自看看。自泾水河渠重新上马，秋冬两季，嬴政的王车一直昼夜不息地飞转着。嬴政的行动人马异常精干：一个王绾，一个赵高，一支包括了三十名各署大吏、二十名飞骑信使的百人马队。王绾与他同乘驷马王车，其余人一律轻装快马，哪里有事到哪里，立即决事立下王书，之后风一般卷去。嬴政的想法与李斯不谋而合，泾水河渠一日不完工，便不能教一个火星在秦国燃烧起来。

嬴政的第一步，是化解山东六国的攻秦图谋。逐客令之前，君臣们原本已经在蓝田大营谋划好了进兵方略。那时候的目标，是预防六国借大旱饥馑趁乱攻秦。可大军刚刚开出函谷关，却突然生出了谁也无法预料的逐客令事件。逐客令一出，形势立变。原本已经悄无声息的山东六国顿时鼓噪起来，特使穿梭般往来密谋，要趁机重新发动六国合纵，其中主力便是实力最强的赵国与魏国。而此时的秦军，则由于后方官署瘫痪，整个粮草辎重的输送时断时续不顺畅，驻扎在函谷关外不动了。如今逐客令已经废除，却又出现了泾水河渠大上马的新局面，粮草输送依然不畅。当此之时，大军究竟应该如何震慑山东，军中大将们一时举棋不定了。

年轻的秦王来到关外大营，与桓龁、王翦、蒙恬一班大将连续商讨一昼夜，终于定出了对付山东六国的方略：两路进兵，猛攻赵魏，使山东六国联兵攻秦的密谋胎死腹中。最后，嬴政给了大将们一个最大的惊喜：三月之内，本王亲自督导粮草！事实是，仅仅九、十两个月，年轻的秦王便将大军所需的半年粮草，全部运到了河东战地。秦

王的办法是，从民力富裕的泾水河渠紧急调来二十万民力，同样的以军粮拨付民工口粮，车拉担挑昼夜运粮，硬是挤出了一个月时间。

军粮妥当，嬴政立即马不停蹄地巡视关中各县。此时关中民力全部压上泾水，县城村落之中，除了病人与实在不能走动的老弱，真正是十室九空。当此之时，嬴政所要督察的只有两件大事：第一件，各县留守官吏是否及时足量地给留居老弱病人分发了河渠粮，各县有无饿死人的恶政发生？第二件，留守县尉是否谨慎巡查，有没有流民盗寇趁机掳掠虚空村落的恶例？巡查之间，年轻的秦王接连得到河东战报：王翦将兵猛攻魏国北部，连下邺[注]地九城！桓齮、蒙恬将兵突袭赵国平阳[注]，一举斩首赵军十万，击杀大将扈辄！两战大捷，中原震撼，楚燕齐三国的援兵中途退回，韩国惶恐万状地收缩兵力，六国联兵攻秦之谋业已烟消云散。嬴政接报，立即下书将蒙恬调回镇守咸阳，自己则带着马队直奔了北方的九原。

冰天雪地之时巡视北部边境，王绾是极力反对的。

王绾的理由只有一个：“此时要害在关中，北边无事，轻车简从驰驱千里，其间危险实在难料。”可年轻的秦王却说：“河渠已经三月无事，足见李斯统众有方。目下急务，恰恰是上郡九原。北边不安，秦国何安？嬴政也是骑士，危险个甚来！”王绾大是不安，途中派出信使急告蒙恬，请蒙恬火速前来，务必劝阻秦王放弃北上。蒙恬接信，立即带领一个百人飞骑马队昼夜兼程一路赶到北地郡，才追上了秦王马队。蒙恬只有一句话：“坚请秦王回咸阳镇国，臣代秦王北上九原！”年轻的秦王一笑：“蒙恬，你只说，九原该不该去？匈奴的春季大掠该不该事先布防？”蒙恬断然点头：“该！臣熟知匈奴，老单于若探知关中忙于水利不能分身，完全有可能野心大发，若再与诸胡联手，来春南下，便是大险。”嬴政听罢，断然一挥手：“好！那你便回去。对匈奴，我比你更熟！”说罢一跺脚，赵高驾驭的驷马王车已哗啷啷飞了出去。蒙恬王绾，谁都知道这个年轻秦王的强毅果决，事已至

此，甚话都不能说了。蒙恬只有连夜再赶回去，王绾只有全副身心应对北巡了。

这一去，事情倒是顺利。秦王将所有涉边地方官全部召到九原郡，当场议定了粮草接应之法，下令北地郡：必须在开春之前，输送一万斛军粮进入九原；又特许边军仿效赵国李牧之法，与胡人相互通商，自筹燕麦马匹牛羊充做军用。在一排大燎炉烤得热烘烘的幕府大厅，嬴政拍案申明宗旨："诸位，总归一句话：边军粮草不济，本王罪责！边军来春抗不住匈奴南下，边军罪责！何事不能决，当场说话！"大将们自然也知道秦国腹地吃紧，满厅一声昂昂老誓："赳赳老秦，共赴国难！"五万秦军铁骑，得知秦王亲自主持九原朝会解决粮草辎重，又得知关中大上河渠，父老家人吃喝不愁，不禁大是振奋，因腹地大旱对军心生出的种种滋扰，立即烟消云散。

等到年轻的秦王离开九原南下时，秦军将士已经是嗷嗷叫人人求战了。

可是，回来的路上，却出事了。

跟随嬴政的马队，无论是五十名铁鹰骑士，还是五十名大吏信使，一律是每人两匹马轮换。饶是如此，还是每每跟不上那辆飓风一般的驷马王车。每到一处驿站，总有几名骑士留下脚力不济的疲马，重新换上生力马。可拉那辆王车的四匹马，却是千锤百炼相互配合得天衣无缝的雄骏名马，换无可换，只有天天奔驰。虽然赵高是极其罕见的驾车驯马良工，也不得不分外上心，一有空隙便小心翼翼地侍奉这四匹良马，比谁都歇息得少。从九原回来的时候，少年英发的赵高已经干瘦黝黑得成了铁杆猴子。嬴政也知道王车驷马无可替代，回程时吩咐下来：每日只行三百里，其余时间一律宿营养马。战国长途行军的常态是：步骑混编的大军，日行八十里到一百里；单一骑兵，日行二百里到三百里。对于嬴政这支精悍得只有一百零三人的王车马队

而言，只要不是地形异常，日行七八百里当是常态，如今日行三百里，实在是很轻松的了。

如此三五日，南下到关中北部的甘泉，一场鹅毛大雪纷纷扬扬飘了下来。

冬旱逢大雪，整个车马队高兴得手舞足蹈，连喊秦王万岁丰年万岁。可是，大雪茫茫天地混沌，山间道路一抹平，没有了一个坑坑洼洼，行军便大大为难了。赵高吓得不敢上路，力主雪停了再走。年轻的秦王哈哈大笑："走！至多掉到雪窝子，怕甚？"王绾心知不能说服秦王，亲自带了十个精干骑士在前边探路，用干枯的树枝插出两边标志，树枝中间算是车道。如此行得一日，倒也平安无事。第二日上路，如法炮制。可谁也没想到，正午时分，正在安然行进的青铜王车猛然一颠，车马轰然下陷，正在呼噜酣睡的秦王猛然被颠出车外，重重摔在了大雪覆盖的岩石上。赵高尖声大叫，拢住受惊蹿跳嘶鸣不已的四匹名马，一摊尿水已经流到了脚下。王绾闻声飞扑过去，正要扶起秦王，一身鲜血的嬴政已经踉跄着自己站了起来。

"看甚？没事！收拾车马。"嬴政笑着一挥手。

万分惊愕的骑士们，这才清醒过来，除了给秦王处置伤口的随行太医，全部下马奔过来抢救王车名马。及至将积雪清开，所有骑士都倒吸了一口凉气！原来，这是一段被山水冲垮的山道，两边堪堪过人，中间却是一个深不见底的森森大洞。要不是这辆王车特别长大，车身又是青铜整体铸造，车辕车尾车轴恰恰卡住了大洞四边，整个王车无疑已经被地洞吞没了。

赵高瞄得一眼，一句话没说便软倒了。

"天佑秦王！"

“秦王万岁！”

马队骑士们热泪纵横地呼喊着，齐刷刷跪在了嬴政面前。年轻的秦王走过来，打量着风雪呼啸翻飞的路洞，揶揄地笑了：“上天也是，不想教嬴政死，吓人做甚？将我的小高子连尿都吓出来了，真是！”

“君上！”瑟瑟颤抖的赵高，终于一声哭喊了出来。

“又不怨你，哭甚！起来上路。”

“君上，不能走！”

“小高子！怕死？”

“马惊歇三日。再走，小高子背君上！”

“你这小子，谁说坐车了？”

“君上有伤，不坐车不能走啊！”

嬴政脸色顿时一沉：“老秦人谁不打仗谁不负伤，我有伤便不能走路？”

王绾过来低声劝阻：“君上，北巡已经完毕，没有急事，还是谨慎为是。”

嬴政沉着脸：“谁说没有急事？”

赵高知道不能改变秦王，挺身站起大步过来，一弓腰要背嬴政上身。嬴政勃然变色，一把推开赵高，马鞭一挥断然下令：“全都牵马步行，日行八十里。走！”王绾赵高还在愣怔，嬴政已经拽起一根插在雪地中的枯枝，探着雪地径自大步去了。

正月末，秦王马队穿过一个又一个冷清清没有了社火的村庄，艰难地进入了关中。蒙恬得报迎来的那个晚上，嬴政终于病倒了。回到咸阳，太医令带着三名老太医，给嬴政做了仔细诊治，断定外伤无事，因剧烈碰撞而淤积体内的淤血，却需要缓慢舒散。老太医说，要不是厚雪裹着山石，肋骨没有损伤，这一撞便是大险了。如此一来，整整一个月，嬴政日日都被太医盯着服药，虽说也没误每日处置公文，却不能四处走动，烦躁郁闷得见了老太医与药盅便是脸色阴沉。此刻，嬴政最大的心事是泾水河渠的进境，虽然明知李斯不报便是顺利，始终是忧心忡忡，轻松不起来。毕竟，他从来没有上过泾水，这道被郑国李斯以及所有经济大臣看做秦国富裕根基的河渠，究竟有多大铺排？修成后能有多大效益？他始终没有一个眼见的底子，不亲自踏勘，总觉心下不实。按照李斯原先的谋划，秦王要务是稳定大局，至于河渠，只要在行水大典时驾临便行了，其余时日无须巡视。嬴政知道，李斯之所以不要他巡视河渠，也是一片苦心。一则是李斯体察他太忙，不想使他忧心河渠；二则是他要去巡视，便会有诸多额外的铺排滋扰，反倒对工期不利。

可是，反复思忖，嬴政还是下了决断：行水大典之前，一定要去泾水。

三月初的启耕大典一过，嬴政立即秘密下令：轻车简从，直奔泾水河渠。王绾操持行程，要派出快马信使知会李斯。嬴政却说，不用惊动任何人，碰上碰不上听其自然，要紧的是自家看。王绾一思忖，此行在秦国腹地，各方容易照应，也不再坚持。调集好经常跟随巡视的原班人马，王绾将行期定在了三月初九北上。临行之时，嬴政还是嫌人马太多太招摇，下令只要王绾赵高并五名铁鹰骑士跟随，不乘王车，全部骑马。王绾心下忐忑，却不能执拗，只好叮嘱一名留下的骑士飞报咸阳令蒙恬相机接应，这才匆忙上马去追秦王一行。

清晨，八骑小马队出了咸阳北门。一上北阪，放马飞驰大约半个多时辰，便看见了清亮澄澈的滔滔泾水。顺着泾水河道向西北上游走马前行，一个多时辰后，泾水的塬坡河段便告完结，进入了苍苍莽莽的山林上游。王绾指点说，泾水东岸矗立的那一道青山便是中山，中山东麓是瓠口工地。山林河谷崎岖难行，嬴政吩咐留下马匹由一名骑士照看，其余六人跟他徒步上山。

嬴政此来早有准备，一身骑士软甲，一口精铁长剑，一根特制马鞭，没有穿招人耳目又容易牵绊脚步的斗篷，几乎与同行骑士没有显然区别。一路上山，长剑拨打荆棘灌木寻路，马鞭时而甩上树干借借力，不用赵高搭手，走得轻捷利落。片刻上到半山，林木中现出一大片帐篷营地，飘着几面黑乎乎脏兮兮的旗帜，空荡荡难觅人影。穿营走得一段，才见五七个老人在几座土灶前忙碌造饭，林中弥漫出阵阵烟雾，有一股呛人的奇特味道。王绾过去向一个老人询问。老人说，这里是瓠口山背后，上到山顶便能下到瓠口峡谷；营地是陈仓县的一个千人营，活计是留守照应早已经打通的引水口；烟雾么？你上去一看自然知道，当下说不清。老人呵呵笑得一阵，自顾忙碌去了。

“怪！酸兮兮烟沉沉，酿酒么！”赵高嚷嚷着。

“走！上去看。”嬴政大步上山。

到得山顶，眼前顿时另一番景象。左手一片被乱石圈起的山林，里面显然是已经打开而暂时处于封闭状态的引水口；东面峡谷热气腾腾白烟阵阵，间或还有冲天大火翻腾跳跃在烟气之中，扑鼻的酸灰味比方才在半山浓烈了许多。烟雾弥漫的峡谷中，响彻着叮当锤凿与连绵激昂的号子，一时根本无法猜测这道峡谷里究竟发生着何等事情？王绾打量着生疏的山地说：“要清楚瓠口工地，找个河渠吏领道最好。君上稍待，我去找人，不告知李斯便是。”嬴政一摆手：“不要。又不是三山五岳，还能迷路不成？往下走走，自家看最好。”

突然，山腰飞出一阵高亢的山歌，穿云破雾缭绕峡谷：

泾水长，泾水清　我有泾水出陇东益水空流千百年　茫茫盐碱白毛风大哉秦王一声令　郑国开渠瓠口成灌我良田满我仓　富民富国万世名

“好歌！”王绾不禁一声赞叹。

嬴政目光大亮，没有说话，径自匆匆下山。走得大约一箭之地，便见半山一棵烟雾缭绕的大树，树下站着一个须发雪白的老人，一个黝黑秀美的村姑，老少两人正指点着峡谷高声笑谈，快活得世外仙人一般。嬴政大步走过去，一拱手问：“方才可是这位小姐姐唱歌？”村姑回身一阵咯咯笑声：“对呀，唱得不好么？”嬴政说：“好！是小姐姐编的歌么？”村姑又是咯咯笑声：“我管唱。编词爷爷管。”须发雪白的老人呵呵一笑：“将军，老夫也不是乱编，是工地老哥哥们一堆儿凑的。实在说，都是老百姓心里话。”嬴政连连点头：“那是了，否则他们能教你唱？”老人欣然点头：“将军明白人也！”嬴政笑问：“唱歌也算出工么？”老人感慨地说：“将军不知，我爷孙原是石工。唱歌，只是歇工时希图个热闹。偏偏凑巧，李斯大人天天巡视工地，有一回听见了我孙女唱歌，大是夸奖，硬是将我爷孙从工营里掰了出来，专门编歌唱歌，说是教大家听个兴头，长个精神！”嬴政大笑：“好！李斯有办法，老人家小姐姐都有功劳。”

老人突然一指峡谷：“将军快看，要破最后三柱石了！”村姑一拉嬴政：“将军过来，这里看得最清。爷爷，自个小心。”“好！我也见识一番。”嬴政大步跟着村姑，走到了崖畔大树下。老人感喟地一笑：“将军眼福也！若不是今日来，只怕你今辈子也看不上这等奇观。”

嬴政与村姑站脚处，正是大树下一块悬空伸出的鹰嘴石。嬴政粗粗估摸，距谷底大约两箭之地。虽有阵阵烟雾缭绕，鸟瞰峡谷也还算

清楚。从高处看去，一条宽阔的沟道已在峡谷中开出，雪白雪白，恍如烟雾青山中一道雪谷。沟道中段，却矗立着灰秃秃三座巨石，如三头青灰大象巍巍然蹲踞。此时，一群赤膊壮汉正不断地向巨石四周搬运着粗大的树干与粗大的劈柴。不消片刻，赤膊壮汉们已经围着巨石垒成了三座高大的柴山。柴山堆成，便有三队壮汉各提大肚陶罐穿梭上前，向柴山泼出一罐罐黑亮黑亮的汁液。嬴政知道，这一定是秦国上郡特有的猛火油(注)，但却不明白，浇上猛火油如何能碎了这巨大的“石象”？

“举火——”沟道边高台上一声长喝。

随着喝令声，高台下一阵战鼓声大起，一队赤膊壮汉各举粗大的猛火油火把包围了柴山。再一阵鼓声，赤膊壮汉们的猛火油火把整齐三分：一片抛上柴山顶，一片塞入柴山底，一片插进柴山腹，快捷利落得与战阵军士一般无二。突然之间，大火轰然而起，红光烟雾直冲山腰。山嘴岩石上，嬴政与小村姑都是一阵猛烈咳嗽。峡谷中烈火熊熊浓烟滚滚，大火整整燃烧了半个时辰。及至大火熄灭，厚厚的柴灰滑落，沟道中的三座青色巨石倏忽变成了三座通红透亮的火山，壮观绚烂得教人惊叹。

“激醋——”沟道高台上，一声沙哑吼喝响彻峡谷。

“最后通关，河渠令亲自号令！”村姑高兴得叫了起来。

嬴政凝神看去，只见沟道中急速推出了十几架云车，分别包围了三座火山；每架云车迅速爬上了一队赤膊壮汉，在车梯各层站定；与此同时，车下早已排好了十几队赤膊壮汉，一只只陶桶陶罐飞一般从壮汉们手中掠过，流水般递上云车；云车顶端的几名壮汉吼喝声声，将送来的陶罐高高举起，连绵不断的金黄醋流凌空泼上赤红透亮的火山；骤然之间，浓浓白烟直冲高天，白烟中一阵霹雳炸响，直是惊雷阵阵；霹雳炸响一起，云车上下的壮汉们立即整齐一律地举起一道盾

牌，抵挡着不断迸出的片片火石，队伍却是丝毫不乱；渐渐地白烟散去，红亮的巨石竟变成了雪白的山丘！

“大木碎石——”

随着高台上一声喝令，几十支壮汉大队轰隆隆拥来，各抬一根粗大的渗水湿木，齐声喊着震天的号子，步兵冲城一般扑向沟道中心，一齐猛烈撞击雪白的山丘。不消十几撞，雪白的山头轰然坍塌，一片白尘烟雾顷刻弥漫了整个河谷。随着白雾腾起的，是峡谷中震耳欲聋的欢呼声浪。山腰的小村姑高兴得大呼小叫手舞足蹈，只在嬴政身上连连捶打。嬴政不断挨着小村姑的拳头，脸上笑得不亦乐乎。

“清理河道——”

随着沟道红旗摆动，喝令声又起。峡谷中的赤膊壮汉们全部撤出，沟道中却拥来大片黑压压人群，个个一身湿淋淋滴水的皮衣皮裤，一队队走向坍塌的白山。峡谷中处处响彻着工头们的呼喊：“搬石装车！小心烫伤！”

山腰的嬴政兴奋不已，索性坐在树下与老人攀谈起来。

老人说，秦王眼毒，看准了郑国这个神工！要不，泾水河渠三大难，任谁也没办法。嬴政问，甚叫三大难？老人说，当年李冰修都江堰，从秦国腹地选调了一大批工匠，其中便有老夫。老夫略懂治水，今日也高兴，便给将军摆摆这引泾三难。老人说，第一难在选准引水口。千里泾水在关中的流程，统共也就四百多里，在中山东面便并入了渭水。寻常水工选引水口，一定选那易于开凿的土塬地段，一图个水量大，二图个容易施工；可是果真那样办，修成了也是三五年渠口便坏，实在是一条废渠。李冰是天下大水工，都江堰第一好，选地选得好。郑国选这引泾水口，比李冰选都江堰还难，整整踏勘了三年，才选定了这座天造地设的中山！中山是石山，激流再冲刷也不会垮塌

走形，一道三尺厚的铁板在龙口一卡，想要多大水便是多大水；更有一样好处，又隐秘又坚固，但有一营士兵守护，谁想坏了龙口，只怕连地方都找不到，纵然找到了地方，也很难摸上来，你说神不神？神！第二难，打通瓠口。将军也看了瓠口开石，这火烧、醋激、木撞的三连环之法，当真比公输般还神乎其技！更有一绝，由此得来大量的白石灰，还是亘古未闻的上好泥料，加进麻丝细沙砌起砖石，结实得泡在水里都不怕！你说神不神？神！第三难，便是那四百多里干渠了。开渠不难，难在过沙地、筑斗门、架渡槽、防渗漏、灌盐碱这五大关口。此中诀窍多多，老夫也絮叨不来了，有朝一日，将军自己请教河渠令便了。

一番叙说，嬴政听得感喟不已。

直到逐客令废除，决意重上泾水河渠之时，嬴政内心都一直认定：泾水工程之所以十年无功，除了民力不足，一定是与吕不韦及郑国之间的种种纠葛有关。听老人说了这些难处，嬴政才蓦然悟到，这十年之期，原本便是该当的酝酿摸索之期，若没有这十年预备，他纵然能派出一百多万民力，只怕泾水河渠也未必能如此快速地变成天下佳水。

“老人家，你说这大渠几时能完工啊？”嬴政高兴得呵呵直笑。

“指定九月之前！”老人一拍胸脯，自信的神色仿佛自己便是河渠令。

“老人家，这泾水河渠，叫个甚名字好啊？”

“不用想，郑国渠！老百姓早这样叫了。”

嬴政大笑：“好好好！大功勒名，郑国渠！”

说话之间，暮色降临。王绾过来低声说，最好在河渠令幕府歇息一夜，明日再走。嬴政站起来一甩马鞭，不用，立即出山。转身又吩咐赵高，将随行所带的牛肉锅盔，全部给老人与小姐姐留下。老人与小村姑刚要推辞，赵高已经麻利地将两个大皮囊搁在了老人面前，说声老人家不客气，便一溜快步地追赶嬴政去了。老人村姑感慨唏嘘不已，一直追到山头，殷殷看着嬴政一行的背影消逝在茫茫山林。

三　法不可弃　民不可伤

嬴政一行出得中山背后的民工营地，正遇兼程赶来的蒙恬马队。嬴政没有多说，一挥手吩咐出山，连夜回到了咸阳。一进书房回廊，嬴政撂下马鞭一阵快捷利落地吩咐："长史立即召大田令太仓令前来议事。蒙恬不用走，留下参酌。小高子快马赶赴泾水河渠，讨李斯一句回话：今夏赋税，该当如何处置？我去冷水冲洗一下，片刻来书房。蒙恬等我。"一连串说完，嬴政的身影已经拐过了通向浴房的长廊。

蒙恬独坐书房，看着侍女煮茶，心头总是一动一动地跳。

在秦国朝野的目光中，王翦、蒙恬、王绾、李斯是年轻秦王的四根支柱，其中尤以蒙恬被朝野视为秦王腹心。王翦是显然的上将军人选，被秦王尊以师礼，是新朝骨干无疑。可王翦秉性厚重，又有三分恬淡，加以常在军营，所以很少与闻某些特异的机密大事。朝野看去，王翦便多了几分外臣意味。王绾执掌王室事务，是国君政务行止的直接操持者，自然也是最多与闻机密的枢要大臣。可是，王绾长于理事，见识谋略稍逊一筹，对秦王的实际影响力不大。更有一样，王绾执掌过于近王，有些特异的大事反倒不便出面，其斡旋伸展之力，自然要差得些许。李斯出类拔萃，可新入秦国不久，又兼曾经是吕不韦门客舍人，正在奋力任事的淘洗之中，堪托重任而决断长策，一时却不太适宜与闻机密。只有蒙恬，论根基论才学论见识论胆魄论文武兼备，样样出色。甚至论功劳，目下的蒙恬也是以"急国难，息内乱"为朝野瞩目。而这两样，恰恰都是邦国危难的特异时刻的特异大

事，事事密谋，处处历险，必得堪托生死者方得共事。譬如消解吕不韦权力这样的特异大事，谁都不好对吕不韦公然发难，只有蒙恬可担此重任。更有一处别人无法比拟，蒙恬是秦王嬴政的少年挚友，两小无猜，互相欣赏互相激励，说是心贴心也不为过。年轻的秦王见事极快，决事做事雷厉风行，自然便有着才士不可避免的暴躁激烈。可是，秦王从来不屈士，对才学见识之士的尊崇朝野有目共睹。只有对蒙恬，秦王可以不高兴便有脸色，时不时还骂两句粗话。当然，蒙恬也不会因为年轻秦王的脸色好坏而改变自己的见解，该争者蒙恬照争，该说者蒙恬照说。因由只有一个，自从蒙恬在大父蒙骜的病榻前自承“决意与他相始终”的那一日起，蒙恬的命运，甚至整个蒙氏家族的命运，便与嬴政的命运永远地不可分割地连在了一起。但遇大事，蒙恬不能违心，不能误事。

今日，蒙恬却犯难了。

赋税之事，是邦国第一要务。秦王方从泾水归来，一身风尘便提起此事，分明是秦王对今岁赋税刻刻在心。秦王在泾水不见李斯，回来后却立即派赵高飞马讨李斯主意，除了不想干扰正在紧急关头的李斯，分明是秦王对今岁的赋税如何处置，心下尚没有定见。那么，蒙恬有定见么？也没有。蒙恬只明白一点，今岁赋税处置不当，秦国很可能发生真正的动荡，泾水河渠工程中途瓦解也未可知。

今岁赋税之特异，在于三处。

一则，荒年无收，秦国腹地庶民事实上无法完赋完税。二则，秦法不救灾，自然也不会在灾年免除赋税；以往些小零碎天灾，庶民以赋（工役）顶税，法令也是许可的；然则，今次天下跨年大旱，整个秦川与河西高原的北地、上郡几十个县都是几乎颗粒无收，庶民百余万已经大上泾水河渠，赋役顶税也在事实上成为不可能；也就是说，秦国法令所允许的消解荒年赋税的办法，已经没有了，除非再破秦法。三则，中原魏赵韩也是大旱跨年，三国早早都在去冬已经下令免

除了今岁赋税，之后都汹汹然看着秦国；而秦国，在开春之后还没有关于今岁赋税的王令，对国人，对天下，分明都颇显难堪。

三难归一，轴心在秦法与实情大势的冲突。也就是说，要免除赋税，得再破秦法；不免除赋税，又违背民情大势；而这两者，又恰恰都是不能违背的要害所在。更有一层，年轻的秦王嬴政与一班新锐干员，其立足之政略根基，正是坚持秦法而否定吕不韦的宽刑缓政。要免除赋税，岂不恰恰证明了《吕氏春秋》作为秦国政略长策的合理性？岂不恰恰证明了吕不韦宽政缓刑的必要性？假如秦王嬴政与一班新锐干员自己证明了这一点，先前问罪吕不韦的种种雄辩之辞，岂非荒诞之极？用老秦人的结实话说，自己扇自己耳巴子！可是，不这样做而执意坚守秦法，庶民汹汹，天下汹汹，秦王新政岂不是流于泡影？六国若借秦人怨声载道而打起吊民伐罪的旗号，重新合纵攻秦，秦国岂不大险？纵然老秦人宽厚守法，不怨不乱，可秦王嬴政与一班新锐未出函谷关便狠狠跌得一跤，刚刚立起的威望瞬息一落千丈，秦王新政举步维艰，秦国再度大出岂不是天下笑柄？

……

“蒙恬，想甚入神？”嬴政裹着大袍散着湿漉漉的长发走进书房。

“难！天下事，无出此难也！”蒙恬喟然一叹。

“天下事易，我等何用？”嬴政端起大碗温茶一口气咕咚咚饮下，大袖一抹嘴笑了。

“君上，你有对策了？”

“目下没有，总归会有。”

“等于没说。”蒙恬嘟哝一句。

一阵急促的脚步声从外廊传来，嬴政一挥手：“坐了，先听听两老令说法。”

两人堪堪就座，王绾与大田令太仓令三人已经走进。两大臣见礼入座，王绾随即在专门录写君臣议事的固定大案前就座，嬴政叩着书案说了一句：“赋税之事，两老令思忖得如何？”两位老臣脸憋得通红，几乎是同时叹息一声，却都是一脸欲言又止的神色。嬴政目光炯炯，脸上却微微一笑：“左右为难，死局，是么？”大田令是经济大臣之首，不说话不可能，在太仓令之后说话便显然地有失担待，片刻喘息，终于一拱手道：“老臣启禀君上，今岁赋税实在难以定策。就实而论，上年连旱夏秋冬，担水车水抢种之粟、稷、黍、菽，出苗不到一尺，十有八九旱死。池陂老渠边的农田稼禾，虽撑到了秋收，也干瘪可怜得紧。从高说，有十几个县年景差强两成，其余远水各县，年景全无。若说赋税，显然无由征收。老臣思虑再三，唯一之法是免赋免税……赋税定策，原本老臣与太仓令职责所在，本该早有对策。然则，此间牵涉国法，老臣等虽也曾反复商讨，终未形成共识，亦不敢报王。犹疑蹉跎至今，老臣惭愧也！”嬴政笑了：“谋事敬事，何愧之有？”随即目光转向太仓令。太仓令素来木讷，言语简约，此时更显滞涩，一拱手一字一字地说：“赋税该免，又不能免。难。秦国仓廪，原本殷实。泾水河渠开工，关中大仓源源输粮，库存业已大减，撑持一年，尚可。明年若不大熟，军粮官粮，皆难。”

“老太仓是说，秦国所有存粮只够一年？”蒙恬追了一句。

“民工一百六十余万大吃仓储，自古未尝闻也！”

“明年若不丰收，仓储可保几多军粮？”蒙恬又追了一句。

“至多供得十万人马。”太仓令脸色又黑又红。

“郡县仓储如何，边军粮草能否保障？”

“秦国储粮，八成关中。关中空仓，郡仓县仓都是杯水车薪。”

蒙恬一时默然，显然，太仓令所说的仓储情势他没有料到。果然明年军粮告急，那秦国可真是陷进泥潭的战车了。要不要立即将此事知会桓龁王翦，以期未雨绸缪，蒙恬一时拿捏不准。此时，嬴政拍案开口：“先不说军粮官粮，大田令只说，明年果真还是荒旱之年，王室禁苑连同秦川全部山林，能否保得关中秦人采摘狩猎度过荒年？”大田令道：“去岁大旱，关中秦人全力抗旱抢种，入冬又大上河渠，秦国民众没有进山讨食，只有山东流民入秦进山，关中山林倒是没有多大折损，野菜野果还算丰茂。然则，秦法不救灾，灾年历来不开王室禁苑……”嬴政似乎有些不耐，插话打断：“老令只说，若是开放禁苑，可否保关中度荒？”大田令思忖道：“若是开放王室禁苑，大体可度荒年。”嬴政一拍案：“这就是说，老天纵然再旱一年，老秦人也不至于死绝！”

偌大书房，一时肃然。

寡言木讷的太仓令破例开口：“老臣以为，目下秦国之财力物力存粮，尚有周旋余地。所以左右为难者，法令相左之故也。老臣斗胆，敢请秦王召廷尉、国正监等执法六署会议，于法令斟酌权变之策。法令但顺，经济各署救灾救荒，方能放开手脚。”

大田令立即跟上：“老臣附议！”

蒙恬正在担心秦王发作，不想嬴政却叩着书案一笑：“也好，长史知会老廷尉，教他会同执法六署先行斟酌，但有方略，立即会议。”王绾答应一声，立即快步走了出去。两位老令见长史离座秦王无话，知道会议已罢，一拱手告辞去了。

蒙恬立即走到秦王案前，低声道：“君上明知老廷尉等反对更法，何出此令？”嬴政淡淡一笑：“秦国万一绝路，安民大于奉法。”

“君上是说，秦法无助于国家灾难？”蒙恬大为惊讶。见蒙恬惊讶的神色，嬴政不禁哈哈大笑：“不是我说，是更法者说也！”

“那，君上信么？”

“你个蒙恬，嬴政是信邪之辈？”年轻的秦王脸色很不好看。

“君上方才说，万一绝路，安民大于奉法。”蒙恬只看着灯说话。

嬴政不耐地一摆手：“长策未出，不能先做万一之想么？”

“纵然万一，也不能往更法路子上走。”

嬴政默然片刻，一声喘息，终于冷静地点点头：“蒙恬，提醒得好。”

蒙恬转过身来：“会议已罢，只待决断，只怕没有更好谋划了。”

“不！一定会有。”

“君上是说，李斯？”

“对！李斯说法未到，便不能说没有更好谋划。”

“君上确信，李斯会有解难长策？”

“蒙恬，你疑李斯经纬之才？”

蒙恬默然，硬生生吞进了一句跳到口边的话，以蒙恬之才而束手无策，王何坚信李斯？当然，蒙恬还有一句话，以秦王决事之快捷尚且犹疑不能拍案，李斯不可能提出恰当谋划。然则，王者毕竟是最后决断，有成算暂且压下也未可知，此话终究不能说。嬴政见蒙恬神色有些古怪，不禁揶揄地一笑：“蒙恬啊，人各有能，李斯长策伟略之

才，我等还得服气也。”一句话说得蒙恬呵呵笑了：“服服服，我只是把不准说说而已。”秦王一阵笑声：“好好好，估摸赵高天亮也就回来了，你回去歇息片刻，卯时再来。”

蒙恬不再说话，一拱手走了。

老内侍正好将食车推进书房旁厅。嬴政匆匆吃了一只羊腿两张锅盔，喝了一盆胡地苜蓿汤，又进了书房正厅。暮色降临，铜灯掌起，嬴政精神抖擞地坐在了堆满文卷的书案前，提起蒙恬为他特制的狼毫大笔，展开一卷卷竹简批点起来。嬴政早早给王绾立下了法度：每日公文分两次抬进书房——白日午时一次，夜间子时末刻一次；无计多少，当日公文当日清，当夜一定全部批阅完毕；天亮时分，长史王绾一踏进书房，便可依照批示立即运转国事。

去岁大旱以来，几乎每件公文都是紧急事体。嬴政又变为随时批阅，几乎没有片刻积压，即或短期出巡，在王车上也照样批阅文书。开春之后的公文，则大多涉及泾水河渠，不是各方重大消息，便是请示定夺的紧急事务。为求快捷，王绾将属下专司传送文书的谒者署紧急扩展，除了将十余辆谒者传车增加到三十辆，又专设了一支飞骑信使马队，凡紧急事务的公文，几乎是从来不隔日隔夜便送达各方，没有一件耽搁。而快速运转的源头，便在嬴政的这张硕大书案。批示不出来，国事节奏想快也是白搭。年轻的秦王亲政两年余，这种快捷利落之风迅速激荡了秦国朝野，即便是最为遥远的巴蜀两郡，文书往返也绝不过月。关中内史署直辖的二十多个县，更是文书早发晚回。秦国官员人人惕厉敬事，不敢丝毫懈怠。

咸阳箭楼四更刁斗打起，嬴政还没有离开书房。王绾知道，不是文书没批完，是赵高还没有回来。依着日常法度，王绾在王书房掌灯半个时辰后便可回府歇息，其余具体事务，由轮流当班的属吏们处置。两年多来，虽然王绾从来没有按时出过王城，可也极少守到过四更之后。今日事情特异，王绾预料秦王定然要等李斯回话，随后必然

有紧急事务，所以王绾也守在外厅，一边梳理文卷一边留意书房内外动静。

五更时分，夜色更见茫茫漆黑，料峭春风呼啸着掠过王城峡谷，弥漫出一股显然的尘土气息。书房正厅隐隐传来嬴政的一阵咳嗽声，王绾不禁便是一声叹息。山清水秀的秦川，被大旱与河渠折腾得烟尘漫天，也实在是旷古第一遭了。王绾轻轻咳嗽了几声，正要进书房劝说秦王歇息，便闻王城大道一阵马蹄声急雨般敲打逼近，连忙快步走出回廊，遥遥急问一声："可是赵高？"

"长史是我！赵高！"马蹄裹着嘶哑的声音，从林荫大道迎面扑来。

王绾大步下阶："马给我，你先去书房，君上正等着。"

赵高撂下马缰，飞步直奔王书房。

王绾吩咐一个当班属吏将马交给中车署，自己也匆匆进了书房。

"李斯上书。"嬴政对王绾轻声一句，目光没有离开那张羊皮纸。

赵高浑身泥土大汗淋漓，兀自挺身直立目光炯炯一副随时待命模样。王绾看得心下一热，过来低声一句："赵高，先去歇息用饭，这里有我。"赵高浑然无觉，只直挺挺石雕一般矗着，连一脸汗水也不擦一擦。片刻，嬴政抬头："小高子，没你事了，歇息去。"赵高武士般嗨的一声，大步赳赳出厅，步态身姿没有丝毫疲惫之像。

"干练如赵高者，难得也！"王绾不禁一声赞叹。

"这是李斯之见，你看看如何？"嬴政将大羊皮纸一抖，递了过来。

王绾飞快浏览，心下不禁猛然一震。李斯的上书显然是急就章，羊皮纸上淤积一层擦也擦不掉的泥色汗水，字迹却是一如既往的工稳苍健，全篇只有短短几行：“法不可弃，民不可伤。臣之谋划：荒年赋税不免不减，然则可缓；赋税依数后移，郡县记入民户，许丰年补齐；日后操持之法，只在十六字：一歉二补，一荒三补，平年如常，丰年补税。”

门外脚步急促，蒙恬匆匆走进：“君上，李斯回书如何？”

“自己看。”正在转悠的嬴政淡淡一句。

“咸阳令如此快捷？”王绾有些惊讶，立即递过那张大羊皮纸。

“我派卫士钉在宫门，赵高回来便立即报我。”蒙恬一边说话，一边飞快浏览。

“李斯谋划如何？”嬴政转悠过来。

“妙！绝！”蒙恬啪啪两掌拍得山响。

“我等只在免、减两字打转，如何想不到个缓字？”王绾也笑了。

“是也！如此简单，只要往前跨得一步……服！”蒙恬哈哈大笑。

嬴政没有笑，拿过黑乎乎脏兮兮的羊皮纸，手指掸着纸角喟然一叹：“风尘荒野，长策立就，李斯之才，天赋经纬也！”见蒙恬王绾只是点头，嬴政一笑，“天机一语道破，原本简单。可便是这简单一步，难倒多少英雄豪杰？不说了，来，先说说如何下这道王书？”三人围着嬴政的大案就座，王绾先道：“李斯已经明白确定法程，若君上没有异议，王书好拟。”嬴政微微摇头：“不。这道王书非同寻常，不能只宣示个赋税办法。蒙恬，你先说说。”蒙恬盯着摊在青铜大案中央的那张黑乎乎脏兮兮的羊皮纸，一拱手肃然正色道：“以臣之见，这道王书当

分三步：一、论治道，轴心是李斯的八个字，法不可弃，民不可伤，昭示秦法护民之大义，使朝野些许臣民的更法之心平息，使山东六国攻讦秦国法治的流言不攻自破！二、今岁赋税的缓处之法；三、日后年景的赋税处置之法，分歉年、平年、丰年三种情形，确定缓赋补齐之法。”王绾立即点头：“若能如此，则这道王书可补秦法救灾不周严之失，堪为长期法令。”嬴政点头拍案：“好！王绾按此草书，午时会商，若无不当，立即颁行。”

“君上歇息，我留下与长史参酌。”

“不用。有你这个大才士矗在边上，我反倒不自在。”王绾笑了。

嬴政站起一挥手：“咸阳事多，蒙恬赶紧回去，午时赶来便是。”

王绾也跟着站起：“君上也赶时歇息片刻，我到自己书房去。”

嬴政原本是要守在书房等王绾草书，可王绾却不等他说话便大步匆匆去了。情知长史疼惜自己没日没夜，嬴政只有摇摇头，硬生生憋住了唤回王绾的话语，跟着蒙恬的身影出了书房，向寝宫庭院大步赶去。

天色蒙蒙欲亮，浩浩春风又鼓荡着黄尘弥漫了咸阳。

嬴政狠狠地对天吐了一口：“天！你能憋得再早三年，嬴政服你！”

四　天夺民生　宁不与上天一争乎

二月中到三月初，是秦国启耕大典的时日。

启耕大典，是一年开首的最重大典礼。定在哪一日，得由当年的气候情形而定。但无论司天星官将启耕大典选在哪一日，往年正月一

过，事实上整个关中便苏醒了。杨柳新枝堪堪抽出，河冰堪堪化开，渭水两岸的茫茫草滩堪堪泛绿，人们便纷纷出门，趁着启耕大典前的旬日空闲踏青游春。也许，恰恰是战国之世的连绵大战，使老秦人更为珍惜一生难得的几个好春，反倒是将世事看开了。总归是但逢春绿，国人必得纵情出游，无论士农工商，无论贫富贵贱，都要在青山绿水间徜徉几日。若恰逢暖春，原野冰开雪消，灞水两岸的大片柳林吐出飞雪般飘飘柳絮，渭水两岸的茫茫滩头草长莺飞，踏青游春更成为秦川的一道时令形胜。水畔池畔山谷平川，但有一片青绿，必有几顶白帐，炊烟袅袅，歌声互答，活生生一片生命的欢乐。一群群的老秦人遥遥相望，顶着蓝天白云，踩着茸茸草地，敲打着瓦片陶罐木棒，弹拨着粗朴宏大的秦筝，可劲拍打着大腿，吼唱着随时喷涌的大白话词儿，激越苍凉淋漓尽致。间有风流名士踏青，辞色歌声俱各醉人，便会风一般流传乡野宫廷，迅速成为无数人传唱的《秦风》。俄而暮色降临，片片帐篷化为点点篝火，热辣辣的情歌四野飘荡，少男少女以及那些一见倾心的对对相知，三三两两地追逐着嬉闹着，消失在一片片树林草地之中。篝火旁的老人们依旧会吼着唱着，为着意野合的少男少女们祝福，为亘古不能消磨的人伦情欲血脉传承祝福。岁月悠悠，粗朴少文的老秦人，竟在最为挑剔的孔夫子笔端留下了十首传之青史的《秦风》，留下了最为美丽动人的情歌，留下了最为激荡人心的战歌，也留下了最为悲怆伤怀的挽歌。仅以数量说，已经与当时天下最号风流奔放的“桑间濮上”的《卫风》十首比肩了。不能不说，这是战国文明的奇迹之一。

然而，今岁春日这一切，都被漫天黄尘吞噬了。

老秦人没有了踏青的兴致，人人都锁起了眉头嘟嘟囔囔骂骂咧咧。去岁干种下去的小麦大麦，疏疏落落地出了些青苗，而今非但没有返青之象，反倒是一天天蔫蔫枯黄。曾经有过的两三场雨，也是浅尝辄止，每次都没下过一锄墒。须根三五尺的麦苗，在深旱的土地上无可奈何，只能不死不活地吊搭着。要不是年关时节的一场不大不小

的雪，捂活了些许奄奄一息的麦苗，今岁麦收肯定是白地一片了。人说雪兆丰年，人说秦国水德，可启耕大典之后，偏偏又是春旱。绵绵春雨没有降临，年年春末夏初几乎必然要来的十数八日的老霖雨也没有盼来。天上日日亮蓝，地上日日灰黄。昔年春日青绿醉人的婀娜杨柳，变得蔫耷耷枯黄一片。天下旅人叹为观止的灞柳风雪，也被漫天黄尘搅成了呛人的土雾。秦川东西八百里，除了一片蓝天干净得招人咒骂，连四季常青的松柏林都灰蒙蒙地失了本色。老秦人谚云：人是旱虫生，喜干不喜雨。可如今，谁也不说人是旱虫了，都恨不得老天一阵阵霹雳大雨浇得三日不停，哪怕人畜在水里扑腾，也强过这入骨三分的万物大渴。眼看着三月四月将至，老秦人心下惶惶得厉害了。上茬这茬，两料不收，下茬要再旱，泾水河渠秋种要再不能放水，秦国真的要遭大劫了。

人心惶惶之际，秦王两道王书飞驰郡县大张朝野。

老秦人又咬紧了牙关：“直娘贼！跟老天撑住死磕，谁怕谁！”

这两道王书，非但大出秦人意料，更是大出山东六国意料，不能不使人刮目相看。第一道王书依法缓赋，许民在日后三个丰年内补齐赋税，且明定日后赋税法度：小歉平年补，大歉丰年补；开宗明义一句话：“法不可弃，民不可伤。”老秦人听得分外感奋。这道王书抵达泾水河渠时，郑国高兴得一蹿老高，连连呼喝快马分送各营立即宣读。瓠口工地的万余民力密匝匝铺满峡谷，郑国硬是要亲自宣读王书。当郑国念诵完毕，嘶哑颤抖的声音尚在山谷回荡之际，深深峡谷与两面山坡死死沉寂着。郑国清楚地看见，他面前的一大片工匠都哭了。郑国还没来得及抹去老泪，震天动地的吼声骤然爆发了：“秦王万岁！官府万岁！赳赳老秦，共赴国难！”郑国老泪纵横，连连对天长呼：“上天啊上天！如此秦王，如此秦人，宁不睁眼乎！”没过片时，不知道哪里的消息，整个一千多座营盘都风传开来：缓赋对策，李斯所出！其时，李斯刚刚带着一班精干吏员飞马赶回，要与郑国紧急商

议应对第二道王书。不想刚刚进入谷口幕府，李斯马队便被万千民人工匠包围，黑压压人群抹着泪水狂喊李斯万岁，硬是将李斯连人带马抬了整整十里山道。及至郑国见到李斯，黝黑干瘦的李斯已经大汗淋漓地软瘫了。郑国从马上抱下李斯，李斯泪眼蒙眬地砸出一句话：“秦人不负你我，你我何负秦人！”便昏了过去。

入夜李斯醒来，第一句话便是：“秦王要亲上河渠，老令以为如何？”

这便是秦王嬴政的第二道王书：本王欲亲上河渠，举国大战泾水。

郑国这次没有犹豫，探水铁尺一点：“秦王善激发，河渠或能如期而成！”

李斯忽地翻身坐起：“秦王正等你我决断，回书！”

两人一凑，一封上书片刻拟就，幕府快马信使立即星夜飞驰咸阳。

清晨，嬴政一进书房便看到了摆在案头的郑国李斯上书，浏览一罢，立即召来蒙恬与王绾共商。嬴政第二道王书的本意，是安定民心之后亲自上河渠督战，举国大决泾水河渠。王书宣示了秦王“或可亲临，大决水旱”的意愿，却没有明确肯定是否真正亲临，当然，更没有宣示具体行止。在朝野看来，这是秦王激励民心的方略之一。毕竟，国家中枢在国都，国君显示大决水旱的亲战壮志是必要的，但果真亲临一条河渠督工，从古到今没有过，目下秦国处处吃紧，更是不可能的。因此，事实上无论是朝野臣民还是河渠工地，谁都没有真正地认为秦王会亲临河渠。但是，真正的原因却不是这般寻常推理，而是嬴政的方略权衡。

那日，会商王绾草拟的王书之后，嬴政便提出了亲统河渠的想法。王绾明确反对，理由只有一个：“秦国里外吃紧，必须秦王坐镇咸阳，总揽全局。河渠固然要紧，李斯郑国足当大任！”蒙恬没有明确反对，提出的理由却很实在：“君上几次欲图巡视河渠，李斯郑国每每劝阻。因由只有一个：秦王亲临，必得铺排巡视，民众也希图争睹秦王风采，无论本意如何，都得影响施工。方今水旱情势加剧，秦王亲临似无不可。然则，若能事先征得李斯郑国之见，再做最后决断，则最好。”嬴政思忖片刻，立即拍案：“缓赋王书之后，立即加一道秦王特书，申明本王决意与国人同上泾水之心志。征询郑国李斯之书，快马立即发出。究竟如何上渠，而后再做决断。”如是，才有了那两道令国人感奋的王书。

今日上书打开，一张羊皮纸只有短短三五行：“臣郑国李斯奏对：秦国旱情跨年，已成大险之象，秋种若无雨无水，则秦国不安矣！当此之时，解旱为大。秦王长决事，善激发，若能亲统泾水，河渠民众之士气必能陡长。唯其如此，臣等建言，秦王若务实亲临，则事半功倍矣！”传看罢羊皮纸上书，王绾只一句话：“郑国李斯如此说，臣亦赞同。”蒙恬却皱着眉头摇着羊皮纸：“这‘务实亲临’四个字，颇有含糊，却是何意？”嬴政不禁哈哈大笑：“我说你个蒙恬也！人家李斯还给我留个面子，你装甚糊涂？非得我当场明言，不铺排不作势！你才称心？”蒙恬王绾一齐大笑：“君上明断明断，服气！”

“服气甚？今岁河渠不放水，嬴政纵然神仙，也只是个淡鸟！”嬴政笑骂一声，离座站起一挥手，“李斯郑国想甚，我明白。蒙恬，留镇咸阳，会同老廷尉暂领政事。王绾，立即遴选行营人马，务求精干。三日之后，进驻泾水瓠口。”

“嗨！”王绾将军领命般答应一声，匆匆去了。

“蒙恬，愣怔甚来？”

“君上……蒙恬领政，不，不太妥当……”

“你说谁妥当？将王翦搬回来？”

“那，也不妥……臣请与李斯换位，李斯才堪大任！”

嬴政突然沉下脸来：“蒙恬，你想害李斯么？”见蒙恬惊愕神色，嬴政一口气侃侃直下，显然早已思虑成熟，“镇国领政，从来就不仅仅是才力之事。要根基，要人望，要文武兼备！李斯是楚人入秦，在秦国朝野眼中还没淘洗干净，骤然留国领政，还不把人活活烤死！再说，留国领政，也就是稳住局面不出乱子，你蒙恬应付不来？换了李斯，大大屈才！河渠虽小，聚集民力一百余万，日每千头万绪，突发事件防不胜防。此等民治应变之才，不说你蒙恬，连我也一样，还当真不如李斯！换位换位，你换了试试？”

“好好好，不换了！”

“担着？”

蒙恬猛然挺身拱手：“赳赳老秦，共赴国难！”

“蒙恬！好兄弟！”嬴政大张双臂，突然抱住了蒙恬。

蒙恬又突兀一句：“君上，蒙恬误事，提头来见！”

嬴政哈哈大笑：“那可不行！嬴政不能没有蒙恬。”

次日，紧急朝会在咸阳宫东偏殿举行。

嬴政就座，开宗明义：“今日只议一事。大旱业已两年，秦国民生陷入绝境。本王决意亲统河渠，决战泾水，咸阳国事如何安置？都说话。”大臣们大觉突兀，殿中一时默然。终于，大田令鼓勇开口：“老臣以为，日前王书出秦王督渠之说，原是激励朝野克旱之心，不可做

实。谚云：国不可一日无君。秦国多逢大战，孝公之后，历代秦王尚无一人离国亲征。今秦国无战无危，秦王为一河渠离国亲统，似有过甚，望王三思。”话音落点，大臣们纷纷附议，尤其是经济十署，几乎异口同声地不赞同秦王亲统河渠。

嬴政有些烦躁。他先行宣明决断，便是不想就自己要不要亲上河渠再争，只想将蒙恬坐镇摄政之事定下来，朝会便算结束。谁知一上来便绕在了这个根本上，还是没有回避得开。嬴政沉着脸正要说话，老廷尉开了口：“诸位议论，老夫以为没有触及根本。根本者何？秦国灾情旱情也。秦王是否亲统河渠，决于秦国灾害深浅。今诸位不触灾情，一说国君不离都城之传统，二说怕六国耻笑，三说无战无危，言不及义也，不足为断也。”老廷尉话音落点，大臣们哄嗡开来，眼见便要对着老廷尉发难了。论战一开，定然又是难分难解。嬴政断然拍案，话锋直向一班经济大臣：“大田令，你等执掌经济民生，至今仍然以为国家危难只在外患么？”殿中骤然安静，大田令心有不甘地拱手一答：“启禀秦王，当然还有内忧。”嬴政冷冷一笑：“内忧何指？”大田令一时愣怔：“启禀君上，这，这内忧可有诸多方面，一句两句，老臣无从说起。”嬴政拍案而起：“国家之忧患，根本在民生。千年万年，无得例外。民生之忧患，根本在水旱。千年万年，无得例外。大旱之前，不解忧国之本，情有可原。大旱两年，诸位仍不识忧患之根本，以己之昏昏，焉能使人之昭昭！”

“天害人，不下雨，自古无对。”大田令忧心忡忡地嘟哝了一句。

“天害人，人等死？！”嬴政勃然变色。

经济大臣们正附和着大田令摇头叹息，被骤然怒喝震得一个激灵。

嬴政直挺挺矗在案前，铁青着脸大手一挥：“本王如下决断，不再朝议，立即施行：其一，本王行营立即驻跸泾水工地，大决水旱，务

必在夏种之前成渠放水；其二，咸阳令蒙恬会同老廷尉，留镇咸阳，暂领政事；其三，经济十署之大臣，留咸阳官署周旋郡县春耕夏忙，经济十署之掌事大吏，随本王行营开赴泾水。”嬴政说完，凌厉的目光扫过大殿，虽说不再朝议，可还是显然在目光询问：谁有异议?

“赳赳老秦，共赴国难！”举殿齐声一吼。

见秦王振作决意，原先异议的大臣们人人羞愧尴尬。毕竟，无论大臣们如何以传统路子设定秦王，对于如此一个不避危难而勇于决战的国王，大臣们还是抱有深深敬意的。当秦王真正地拍案决断之后，所有的犹豫所有的纷扰反而都烟消云散了。大臣们肃然站起，齐齐一声老誓，便铁定地表明了追随秦王的心志。王绾知道，秦王此刻尚未真正烦躁，连忙过来一拱手道：“君上且去早膳，臣等立即会商行营上渠事宜。”蒙恬与老廷尉也双双过来：“臣等立即与各署会商，安定咸阳与其余郡县。”王绾眼神一示意，大屏旁侍立的赵高立即过来，低声敦请秦王早膳。嬴政没有说话，沉着脸大步匆匆去了。蒙恬老廷尉一班人，挪到咸阳令官署会商去了。王绾与一班年轻的经济大吏们，则留在了东偏殿会商。堪堪午时，一切筹划就绪。大吏们匆匆散去，咸阳各官署立即全数轰隆隆动了起来。

次日清晨，秦王一道王书飞往关中各县与泾水工地，简短得如同军令：

秦王政特书：连岁大旱，天夺民生，秦人图存，宁不与上天一争乎！今本王行营将驻跸泾水，决意与万千庶民戮力同心，苦战鏖兵，务必使泾水在秋种之时灌我田土。举凡秦国官民，当以大决国命之心，与上天一争生路。河渠如战，功同军功晋爵，懈怠者以逃战罪论处。秦国存亡，在此水旱一战！

王书发下，举国为之大振。非但关中各县的剩余民力纷纷赶赴泾水，连陇西、北地、巴蜀、三川等郡也纷纷请命，要输送民力粮草援

助秦川治水。嬴政将此类上书一律交由蒙恬与老廷尉处置，定下的回复方略只是十二个字：各郡自安自治，关中民力足够。咸阳政事一交，嬴政全副身心地扎到泾水工地去了。

三月中，秦王行营大举驻跸泾水瓠口。

黄尘飞扬得遮天蔽日的泾水工地，骤然间成了秦国朝野的圣地。行营扎定的当夜，嬴政没见任何官员大吏，派出王绾去河渠幕府与李斯郑国会商明日事宜，便提着一口长剑，带着赵高，登上了瓠口东岸的山顶。此地正当中山最高峰，举目望去，峡谷山原灯火连绵，向南向东连天铺去，风涛营涛混成春夜潮声弥漫开来，恍如隆隆战鼓激荡人心。若不是呼啸弥漫的尘雾将这一切都变成了无边无际的朦胧苍茫，这远远大过任何军营的连天灯海，直是亘古未有的壮阔夜景。

嬴政伫立山冈，静静凝望，几乎半个时辰没有任何声息。

“君上？”赵高远远地轻轻一声。

“小高子，眼前这阵势，一夜能用多少灯油火把？”嬴政的声音很平静。

赵高暗自长吁一声走到秦王侧后：“君上，这小高子说不清楚。”

“咸阳书房的大铜人灯，一夜用几多油？”

“这小高子知道。大灯一斤上下，小灯三五两上下，风灯一个时辰二三两。”

“王城一夜，用灯油多少？”

“小高子听给事中说过，王城一夜，耗油两千斤上下。”

“连绵千余座营盘，顶得几个王城？”

“这，这，大约总顶得十数八个了。”赵高额头汗水涔涔渗出。

“估摸算算，河渠一夜，耗油多少？”

“君上，小高子笨算，大体，两三万斤上下。”

“一月多少？”

“君上，百万斤上下。”

“一年多少？”

“君上，一千五六百万斤上下。不对，过冬还要加。该是，两千万斤上下。”

“这些油从何处来，知道么？”

“君上，除了牛油羊油猪油树脂油，秦国还有高奴猛火油，不怕。”

嬴政再也没有说话。赵高轻声地喘息着，远远地直挺挺站着，当然绝不会饶舌多嘴。如此石雕般伫立，直到硕大的启明星悄悄隐没，嬴政还是石雕般伫立着。

“君上，黎明风疾……”

“回行营。”嬴政突然转身，大步匆匆地下了山。

一进行营，赵高立即到庖厨唤来晨膳。嬴政呼噜噜喝下一鼎太医特配的羊骨草药汤，又咥下两张厚锅盔，脸色顿时红润冒汗，冰冷僵直的四肢也温热起来，站起正要出帐，王绾轻步走了进来。

“君上，一夜不眠，三日难补……”王绾打量着秦王。

“我又不是泥捏的，没事。说，都行动没有？”

“君上，各方人马已经到齐，只地方改在了幕府。”

“噢？”

“行营辕门太小，幕府有半露天大帐。”

“好。走。”嬴政挥手举步，已经将王绾撂在了身后三五步外。

五　碧蓝的湖畔　抢工决水的烈焰轰然激发

首次泾水行营大会，嬴政要明确议定竣工放水期限。

依照初议，李斯郑国力争的期限是秋种成渠放水，距今大体还有五个月上下。果能如期完成，已经是令天下震惊了。可是，自从北地巡视归来，眼见春旱又生，嬴政无论如何按捺不住那份焦虑。反复思忖，他立即从泾水幕府调来了全部河渠文卷的副本，埋首书房孜孜揣摩。旬日之后，一个新的想法不期然生出——泾水工期，有望抢前！这个紧上加紧的想法，源于嬴政揣摩泾水文卷所得出的一个独有判断：泾水河渠之技术难点，已经全部攻克，郑国与工师们画出的全部施工图精细入微，任谁也没有担心的理由；泾水河渠剩余之难点，在施工，在依照这些成型工图实地做工。也就是说，最难而又无法以约期限定的踏勘、材料、技术谋划等等难题，已经被郑国与一班工师在十年跌宕中全部消磨攻克了；如今泾水河渠的进展，全部取决于民力施工的快慢。果真如此，依着老秦人的苦战死战秉性，这工期，就不是没有提前的可能。可是，嬴政有了如此评判，没有透露给任何人。毕竟，李斯郑国都是罕见大才，原定工期已经够紧，更何况是否还有其他未知难点一时也不能确证，自己未曾亲临踏勘，便不能做最后判定；在举国关注水旱的紧要关头，王者贸然一言施压催逼进度，是足以毁人毁事的。嬴政很清楚，若不实地决事，纯粹以老秦人秉性为依据改变工期，在李斯郑国看来定然是一时意气，往下反而不好说了。

嬴政反复揣摩思忖，最后仍然确认自己的评判大体不差，这才有了

“亲统河渠，大决泾水，为秦人抢一料收成”的暗自谋划。这则谋划的实施方略是由微而著，逐步彰显：先发王书，再沟通会商，再亲上河渠；只有到了河渠工地，嬴政才能走出最后一步棋，最终议决泾水工期。嬴政直觉地认定，夏种前成渠，有可能。然则究竟如何，还得看今日的行营大会。因为事关重大，嬴政昨日进入泾水的第一件事，便是派王绾与李斯郑国会商今日行营大会如何开。嬴政只有一个要求：各县、亭、乡统领民工的“工将军”全部与会。王绾知道，秦王不召见李斯郑国而叫自己出面会商，为的是教李斯郑国没有顾忌，以常心对此事。唯其如此，王绾一进幕府就实话实说，将秦王对与会者的要求一说，便没话了。王绾很清楚，有国王驾临的朝会如何程式，完全不需要会商，要会商的实际只有这一件事。果然，郑国李斯谁也没说议事程式，便不约而同地皱起了眉头。郑国是惊讶：“河渠决事，历来不涉民力。民力头领两百余人，闹哄哄能议事？只怕不中。”李斯片刻思忖，却舒展起来，对郑国一拱手道：“老令哥哥，此事中不中我看两说。秦王既想教工将军与会，必有所图。左右对工期有利，无须忧虑。”郑国连连摇头：“有所图？甚图？秋种放水，工期已经紧巴紧。治水不是打仗，不能大呼隆，得有章法。老夫看，不中！”李斯呵呵一笑：“老令哥哥，你也曾说，秦王善激发。忘了？只要没人动你施工图，一切照你谋划来，快不比慢好？怕他何来？”王绾连忙补上：“对对对！秦王就是想听听看看，施工法程决不会触动。”郑国黑着脸转了两圈，嘟哝了一句：“善激发也不能大呼隆，添乱。”便不再执拗。李斯对王绾一点头：“好了好了，其余事我来处置。行营事多，长史回去便了。”王绾一走，李斯立即派出连串快马传令。赶天亮，散布在东西四百余里营盘的民工头目们，已经全部风尘仆仆地聚集到了泾水幕府。

嬴政第一次来泾水幕府，方进谷口，惊讶地站住了脚步。

天方麻麻亮。幕府所在的山凹一片幽暗，游走甲士的火把星星点点。幕府前的黄土大场已经洒过了水，却仍然弥漫着蒙蒙尘雾。场中张着一大片半露天的牛皮帐篷，帐下火把环绕，中间黑压压伫立着一排排与会工将军。早春的料峭晨风啪啪吹打着他们沾满泥土的褴褛衣衫，却没有一个人些微晃动，远远看去，恍如一排排流民乞丐化成的土俑。

年轻的秦王心头猛然一热，站在帐外深深一躬。“秦王驾到——”王绾连忙破例，王未达帐口便长长一呼。帐下土俑们呼啦转头，秦王万岁的呼喊骤然爆发，小小山凹几乎被掀翻了。一般干瘦黝黑的郑国李斯匆匆迎出：“臣郑国（李斯）参见秦王！”

嬴政只一点头，一句话没说大步赳赳进帐。

年轻的秦王堪堪在小小土台站定，帐中便呼喊着参拜起来。匆忙聚集，李斯没有来得及统一教习礼仪，这阵参见乱纷纷各显本色。除了前排县令颇为整齐，那些由亭长乡长里长兼任的工将军与纯粹是精壮农夫的工将军，纷纷依着自家认为该当的称谓吼喝一声，或躬身或拱手，有的还扑在地上不断叩头，带着哭声喊着拜见秦王。一阵乱象，看得郑国直摇头，低声对旁边李斯嘟哝一句：“这能议事？大呼隆。”李斯也低声一句：“怪我也，忘记了教习礼仪。”年轻的秦王嬴政却是分外激动，站在土台上拱着手殷殷环视大帐一周，嘶哑着高声一句：“父老兄弟们劳苦功高！都请入座。”

嬴政一句话落点，帐下又是一阵纷纭混乱。

李斯原以为此等大会不可能太长，于是设定：与会工将军以县为方队站立，队首是县令，既容易区分又便于行动；除了秦王与郑国王绾三张座案，举帐没有设座，所有与会者都站着说话。之所以如此，

一则河渠幕府没有那么多座案，二则农夫工将军们也不大习惯像朝臣一般说话间起坐自如，有座案反倒多了一层绊磕。所以，地上连草席也没有。可秦王大礼相敬，呼工将军们为父老兄弟且激赏一句劳苦功高，又请入座，慷慨恭敬使人感奋不已。商鞅变法以来，秦人最是看重国家给予的荣誉。秦王一礼，工将军们顿时大感荣耀，人人只觉自己受到了秦王对待议事大臣一般的隆遇，安能不恭敬从命？想都不想，满帐一阵感谢秦王的种种呼喊，人人一脸肃然，呼啦啦坐了下去，地上纵然插着刀子也顾不得了。春旱又风，地上洒水早已干去，两百余人一齐坐地，立即黄土飞扬尘雾弥漫。可是，令人惊讶的是，整个大帐连同秦王在内，人人神色肃然，没有一个人在尘雾飞散中生出一声咳嗽。连寻常总是咳嗽气喘的郑国，也庄重地伫立着，连些许气喘也没有了。

“上茶！”李斯略一思忖，向帐外司马一挥手。

这是李斯的精到处。土工又逢旱，人时时念叨的都是水。昨夜快马一出，李斯派定幕府工役的活计便只有两桩：一拨搭建半露天帐篷，一拨用粗茶梗大煮凉茶，将帐外八口大瓮全部注满。以李斯原本想法，凉茶主要用在会前会后两头。如今满帐灰尘激荡，几乎无法张口说话，李斯心思一动，便命立即上茶。及至大陶碗流水般摆好，工役们提着陶罐利落斟茶，工将军们人人咕咚咚牛饮一阵，帐中尘土已经渐渐消散了。

嬴政始终站在土台王案前，没有入座，也没有说话，扫视着一片衣衫脏污褴褛的工将军们，牙关咬得铁紧。年轻的秦王很清楚，依目下秦人的日子，不是穿不起整齐衣服，而是再好的衣服在日夜不休的土活中也会脏污不堪。虽然如此，嬴政还是不敢想象，所有的工将军们会是如此丝絮褴褛泥土脏污。他至少知道，这些人都是吏身，在山东六国都是庄园成片车马华贵衣饰锦绣的乡间豪士，这些人能滚打成

这般模样，寻常民工之劳苦可想而知。果真如此，工期还能不能再抢，该不该再抢?

终于，帐中尘雾消散。

郑国还是咳嗽了一声才开口：“诸位，秦王亲临泾水，今日首次大会。老夫身为河渠令，原该司礼会议。然老夫不善此道，唯恐丢三落四，今日请河渠丞代老夫司礼会议。”短短几句话说完，郑国已经是满脸涨红额头出汗了。

嬴政一摆手：“老令坐着听便是，事有不妥，随时说话。”

郑国谢过秦王，又对李斯一拱手，便坐到了自己案前。

李斯跨前一步高声道：“行营大会第一事，自西向东，各县禀报工地进境。”

郑国嘶哑地插了一句：“诸位务必据实说话，秋种之前完工，究竟有无成算？”

前排一个石礅子般的汉子挺身站起：“云阳县令禀报：瓠口工地定提前完工！”

王绾插进一句：“光县令说不行，各县工将军须得明白说话。”

云阳县令一转身未及开口，十几个汉子刷地站起：“瓠口工地，两月完工！”

又一粗壮汉子站起：“甘泉县与云阳县共战瓠口，两月完工！”

县令身后十几个汉子站起齐声一喊：“甘泉县两月完工！”

郑国摇摇手：“瓠口开工早，不说。要紧是干渠。”

话方落点，其余县令们纷纷高声：“瓠口两个月能完工，我县再赶紧一些，两个月也该当完工！”立即有人跟上道：“要能抢得夏种！脱几层皮也值！”工将军们立即一片呼喝，话语多有不同，其意完全一样：跟上瓠口，加紧抢工，两个月可能完工！一片昂昂议论，连禀报各县施工情形也忘记了。郑国完全没有料到，本来是会议究竟能否确保秋种完工，如何竟突然扯到夏种完工？这是治水么，儿戏！

便在郑国呼哧呼哧大喘着就要站起来发作时，李斯过来低声一句：“老令哥哥莫急，我来说。”

不等郑国点头，李斯转身一拱手高声道：“诸位县令，诸位工将军，秦国以军制治水，幕府便是军帐，军前无戏言。诸位昂昂生发，声称要赶上瓠口工期，抢在夏种完工，心中究竟有几多实底？目下瓠口虽然打通，可四百多里干渠才刚刚开始。河渠令与我谋划的预定期限：瓠口扫尾之同时，九个月开通干渠，三个月开通支渠毛渠，总共一年完工。如此之期，已经是兼程匆匆，史无前例。去岁深秋重上河渠，今岁深秋完工，恰恰一年。若要抢得夏种，在两个多月内成渠放水，旷古奇闻！四百多里干渠、三十多条支渠、几百条毛渠，且不说斗门、渡槽、沙土渠还要精工细作，便是渠道粗粗成型，也是比秦赵长城还要大的土方量。两个多月，不吃不喝不睡，只怕也难！治水之要，首在精细施工。诸位，还是慎言为上。”

县令工将军们素来敬重李斯，大帐之下顿时没了声息。

李斯职任河渠丞，尚只是大吏之身，寻常但有郑国在场，从不就工程总体说话。今日李斯一反常态，又是一脸肃杀，王绾便觉得有些蹊跷。再看秦王，平静地站着，平静地看着，丝毫没有说话的意思。

“老臣有话说。”郑国黑着脸站了起来。

无论李斯如何眼神示意，郑国只作浑然不见。

秦王慨然点头：“老令有话，但说无妨。”

郑国对秦王一拱手，转身面对黑压压一片下属，习惯性地抓起了那支探水铁尺，走近那幅永远立在幕府将台上的泾水河渠大板图，嘶哑的声音昂昂回荡：“李丞替老夫做黑脸，老夫心下不安。话还得老夫自己说，真正不赞同急就工的，是老夫，不是李丞。诸位且看，老夫来算个粗账。”郑国的探水铁尺啪地打上板图，“引水口与出水瓠口，要善后成型，工程不大，却全是细活。全段三十六里，至少需要两万人力。四百六十三里干渠，加三十六条支渠，再加三百多条毛渠，谁算过多长？整整三千七百余里！目下能上渠之精壮劳力，以一百万整数算，每一里河渠均平多少人？两百多人而已！筑渠不是挖壁垒，开一条壕沟了事，渠身渠底都要做工，便是铁人昼夜不歇，两个多月都难！”探水铁尺重重一敲，郑国粗重地喘息了一声，“河渠是泥土活，更是精细活。老夫还没说那些斗门、渡槽与沟沟坎坎的工匠活。这些活路，处处急不得。风风火火一轰隆上，能修出个好渠来？不中！渠成之日，四处渗漏，八方决口，究竟是为民还是害民？老夫言尽于此，诸位各自思量。”

满帐人众你看我我看你，一时尴尬，谁也没了话说。

亭乡里的工将军们显然有所不服，可面对他们极为敬重的河渠令，也说不出自己心下不服的话来，只有涨红着脸呼哧呼哧大喘气。县署大员们则是难堪憋闷，个个黑着脸皱眉不语。

事实上，这些统率民力上渠的县署大员，大多是县令、县长，至少也是县丞。秦法有定：万户以上的大县，主官称县令；万户以下的小县，主官称县长；县令年俸六百石，县长年俸五百石。六百石，历来是战国秦汉之世的一个大臣界标，六百石以上为大臣，六百石以下为常官。县令爵同六百石大臣，只有战国、秦帝国以及西汉初期如是。后世以降，县令地位一代一代日见衰落。就秦国而言，秦统一之前县的地位极其重要。秦孝公商鞅变法时，秦国全部四十一县，只有

一个松散的戎狄部族聚居的陇西称作郡，事实上也不是辖县郡。后来收复河西，秦国又有了北地郡、九原郡，郡辖县的郡县制才形成定制。但郡守的爵位，与县令是一般高下。随着秦国疆域的不断扩张，郡渐渐增多，郡辖县的法度彻底确立，郡守爵位才渐渐高于县令爵位。但是，县令县长依然被朝野视作直接治民的关键大臣。秦昭王之世，关中设内史郡，统辖关中二十余县，郡守多由王族大臣担任，县令却是清一色的能臣干员，且历来由秦王直接任命。猝遇旷古大旱，县令县长们亲率本县民力大上河渠。嬴政虑及县令县长地位赫赫，为了李斯郑国方便管辖，以“军制治水”为由，将县令县长们一律改作了“县工将军”。虽然如此，县令县长们事实上依然是大臣，哪一个都比李斯郑国的爵位高。当此之时，李斯郑国两桶冷水当头浇来，实在教这些已经被秦王王书激发起来的县令县长们难堪憋闷，想反驳又无处着力，只有黑着脸直愣愣坐着。

“老令啊，个个都是泥土人，能否找个地方见见水？”嬴政笑了。

郑国还没回过神，李斯已经一拱手接话：“瓠口试水佳地，最是提神！”

“对对对，那里好水。”郑国一遇自己转不过弯，便只跟着李斯呼应。

嬴政一挥手：“好！老令说哪里便哪里。走！先洗泥再说话。”

一言落点，嬴政已经大步出帐。李斯对郑国一个眼神，郑国立即跟着王绾出帐领道。李斯对满帐工将军一拱手：“秦王着意为诸位洗尘，有说话时候，走！”帐中顿时一片恍然笑声，呼啦啦跟着李斯出了大帐。

瓠口佳地，是一片清澈见底的湖泊。

这是中山引水口修成后试放泾水，在瓠口峡谷中积成的一片大水。因为是试水，引水口尚需不断调整大小，峡谷两岸与沟底也需多方勘验，更兼下游干渠尚未修成，这片大水便被一千军士严密把守着两端山口。否则，整日黑水汗流的民工们川流不息地涌来洗衣净身，水量渗漏便无法测算。唯其不能涉足，河渠上下人等便呼这片大水为“老令禁池”。不说秦王嬴政与咸阳大臣，便是鏖战河渠的一班县令工将军们也没有来过。

一过幕府山头，蓝天下一片碧波荡漾，松涛阵阵，谷风习习，与山外漫天黄尘全然两个天地。工将军们不禁连声喊好。秦王却看着郑国一拱手：“老令据实说话，下水会否搅扰渗漏勘验？”郑国一拱手：“不会。军士看守，那是怕口子一开万千人众拥来，踩踏得甚也看不得了。这点子人，没事。”嬴政哈哈大笑，向工将军们一挥手：“诸位都听见了，老令发话没事！都下水，去了一身臭汗再说！”

“秦王万岁！”

县令工将军们一片雀跃欢呼，却没有一个人下水。

嬴政一挥手：“不会游水无妨，边上洗洗也好！”

李斯过来低声道：“君上，秦人敬水，再说还有君上在场……”

嬴政恍然，不待李斯说完便开始脱衣，斗篷丢开甲胄解去高冠撤下，三两下便显出贴身紧衣。王绾赵高见状，情知不能阻拦，连忙也开始解带脱衣。此时嬴政已经大步走向岸边，挥手高声喊着：“水为我用！用水敬水！都下！”几句喊完，一纵身钻进了水里，碧蓝的水面便漂起了一片白衣。赵高身手灵动，几乎同时脱光衣服，一个猛子便扎到了嬴政身旁，还在水边的王绾这才喘了一口气。岸边的县令工将军们一边高声喝彩欢呼万岁，一边纷纷脱衣二话不说光身子噗嗵嗵入

水。蓝幽幽的峡谷湖泊中浪花翻飞，顿时热闹起来，岸上便有一阵牛角号悠扬响起。

岸边李斯有些着急，走过来对郑国低声道：“老令，我去安置些会水军士，以防万一。”郑国摇摇手：“不用。方才号声已经安置妥当。守水一千军士都会水，池中还有巡查水情的二十多只小船。不会有事。”李斯大是惊讶：“一片废水，老哥哥竟派二十多只船巡查？”郑国苦笑着摇头：“这片池陂可不是废水，是勘验瓠口峡谷有无渗水暗洞的必须用水。若有一个暗洞，泾水再多也是枉然。放水积水以来，老夫一日三次来这里探水，你说为甚？”李斯更是惊讶：“开凿峡谷之时，我等会同工师备细踏勘过三遍，不是没有发现暗洞么？”郑国喟然一叹：“这便是治水之难也！眼见不能信，踏勘也须得证实，只能试水知成败。再高明的水工，无法预知九地之下也！”李斯一阵默然，又一声感叹：“老哥哥如此扎实，李斯服膺！”郑国低声道：“给你老兄弟说，那李冰建造都江堰，开凿分水峡谷时，放活水看旋涡，动辄便亲自下水踏勘。后来自己游不动了，便教二郎亲自下水。为甚来？还不是怕万一误事？都江堰修成，李冰已是多病缠身了……治水治水，水工操的那份心，世人难知也！”李斯一阵唏嘘，突然低声问：“老令哥哥，你说秦王中止会商，有甚想头？”郑国似有无奈地笑了笑：“不管如何想法说法，只要秦王神志清明，便能说理。”

李斯摇摇头想说话，最终还是默然了。

约莫半个时辰，年轻的秦王上岸了，县令工将军们也陆陆续续地呼喝着爬了上来，人人精神抖擞，纷纷叫嚷泡饿了。李斯大步迎过来一拱手：“臣请君上先更衣，再用饭。”嬴政水淋淋地大手一挥：“好！诸位先换干爽衣服，再咥饭，再说话。”极少见到秦王的亭长乡长里长工将军们分外痛快，入水出水，不管秦王说甚都是一声万岁喊起。目下又是一声万岁，呼啦啦散开换衣，欢畅得直跳脚。

李斯方才已经安排妥当，派幕府器械司马带一队兵卒从工地仓库搬来了两百多件衬甲大布衫，一片摆开；再派军务司马置办饭食，也搬来岸边。君臣吏员们原本个个一身汗臭，湖中洗得清爽，脱下的衣甲再上身，定然是黏嗒嗒极是不适。虽然如此，毕竟泥土滚惯了，这些官吏们也没指望换干爽衣服。如今一见有粗布大衫，人人不亦乐乎，二话不说便人各一件裹住了身子，三三两两凑着圈子高声呼喝谈笑。堪堪此时，军务司马带着一队军士运来了军食老三吃：厚锅盔、酱牛肉、藿菜羹。岸边一声秦王万岁，顿时呼噜吸溜声大起，风卷残云般消灭了三五车锅盔一两车牛肉两三车藿菜羹。

吃喝完毕，李斯过来一拱手："启禀君上，臣请继续会商工期。"

"好。"年轻的秦王只一个字。

郑国也是一拱手："臣等已经直言，敢请秦王示下。"

"好。我便说说。"嬴政显得分外随和。

李斯一声高呼："诸位聚拢，各找坐地，听王训示！"

夕阳将落，秦国最重要的一次治水朝会，在参差的山石间开始了。年轻的秦王与所有臣工一样，一头湿漉漉的散发，一件宽大干爽的粗布大袍，坐在一方光滑的巨型鹅卵石上，竭力轻松地开始说：

"清晨会商，县令工将军们虽未禀报完毕，情形大体明白，秋种完工都有成算。河渠令丞也已据实陈明工地境况，以为不当抢工，最大担忧，是急工毛糙，反受其害。本王教诸位换个地方说话，便是想诸位松下心，多些权衡，再来重新会商，当能更为清醒。"几句开场白说完，场中已经一片肃然。年轻秦王举重若轻的从容气度，实在使所有臣工折服。不说别的，单是这行营大会僵局时的独特折冲，你便不得不服。事实上，目下以如此奇特的大布裹身方式坐在旷野乱石上会商

大事，所有人都有了一种心心相向的慷慨，恍然又回到老秦人游牧西部草原时的简朴实在，浑身热血都在可着劲奔涌。

“虽则如此，本王还是要说一句：河渠虽难，工期还是有望抢前！”

嬴政激昂一句又突然停顿，炯炯目光扫过场中，裹着大布袍已经站了起来：“不是嬴政好大喜功，要执意改变河渠令丞原定工期。所以如此，大势使然，河渠实情使然。先说河渠实情。郑老令与李丞之言，自然有理。然其担忧却只有一个：怕毛糙赶工，毁了河渠！也就是说，只要能精准地依照老令法度图样施工，快不是不许，而是好事！河渠令、河渠丞，嬴政说得可对？”

郑国李斯慨然拱手：“秦王明断！”

“再说大势。”嬴政脸色一沉，“去岁夏秋冬三季大旱，任谁也没想到今年开春还会大旱。开春既旱，今岁夏田定然无收。一年有半，三料无收，关中庶民已经是十室九空。老天之事，料不定。天象家也说，三月之内无大雨。靠天，夏种已经无望。果真三料不收，两年四料不收，秦国腹地何等景象，诸位可想而知。更有一则，本王派三川郡守翔实踏勘，回报情势是：关外魏赵韩三国及楚国淮北之旱情，已见缓解，夏收至少可得六七成；夏种若再顺当，山东六国便会度过饥荒，恢复国力。也就是说，秦国若今岁夏种无望，便会面临极大危局。其时关中大饥，庶民难保不外逃。加之国仓屯粮已经被治水消耗大半，秦国仓储已经难以维持一两场大战。届时山东六国合纵攻秦，十之八九，秦国将面临数百年最大的亡国危局……嬴政不通治水，然对军国大势还算明白。诸位但说，此其时也，秦国何以处之？”夕阳衔山春风料峭，布衣散发的臣工们却一身燥热，汗水涔涔而下。

虽然嬴政刻意说得淡缓，全然没有寻常的凌厉语势，但谁都听得出，这是年轻秦王濒临绝境时的真正心声。无论是经济十署的大吏，

还是县令县长县丞与工将军，谁都知道秦王说的是实匝匝真话，没有半点矫饰，没有丝毫夸大。“此其时也，秦国何以处之？”正是这淡然一问，工将军们如坐针毡，郑国李斯与县令县长们则如芒刺在背。假如说，此前与会者还都是就河渠说河渠，此刻却是真正地理会到秦王以天下大势说河渠，以邦国存亡说河渠，其焦虑与苦心绝不仅仅是一条泾水河渠了。

“臣启我王。”下邽(注)县令毕元倏地站了起来，一拱手声如洪钟，“天要秦人死，秦人偏不死！水旱夺路之战，臣代受益二十三县请命：我等各县精壮民力，愿结成决水轻兵，死战干渠！若工程毛糙不合老令法度，甘愿以死谢罪！”

下邽是秦川东部大县，受盐碱地危害最烈，对泾水河渠的期盼也最切，与泾阳、云阳、栎阳、高陵、骊邑、郑县等历来被视为“急水二十三”，拼劲最足。在整个四百多里泾水工地，二十三县营盘最是声威显赫。下邽县令一起身，所有县令县长都瞪大了眼。

“轻兵(注)决水！死战干渠！”二十三县令齐刷刷起身，一声吼。

“轻兵决水！死战干渠！”二十三县工将军们一齐站起，一声吼。

“赳赳老秦，共赴国难！”所有县令与工将军们刷地起立，秦人老誓震荡河谷。

年轻的秦王站了起来，对着县令工将军们深深一躬：“国人死战之心，嬴政心感之至。然则，治水毕竟不是打仗，我等须得议个法程出来，才能说得死战。”

“秦王明断！”众人一声吼。

嬴政走到郑国李斯面前，又是深深一躬。李斯欲待要扶，见郑国木桩一般矗着没动，也只好难堪地受了秦王一拜。年轻的秦王浑然无

觉，挺直身板看住了郑国："河渠令乃天下闻名水工，嬴政今日只有一句话：我虽急切，却也不能要一条废渠。河渠令尽管说工程难处，老秦人若不能克难克险，便是天意亡秦，夫复何言！"

"治水无虚言。目下最难，大匠乏人。要害工段无大匠，容易出事。"

嬴政一挥手："长史，禀报预备诸事。"

王绾大步过来，一拱手高声道："禀报河渠令、河渠丞：日前，巴郡丞李涣从蜀郡还都述职，秦王特意征询李涣治水诸事，又令经济十署会商并通令相关各方，为泾水河渠署预为谋划了三件事：其一，当年参与都江堰工程的老工匠，无论人在巴蜀还是关中，一律召上泾水河渠统归河渠署调遣；其二，咸阳营造工匠无分官营民营，一律赴河渠署听候调遣；其三，蓝田大营之各色工匠急赴泾水瓠口，悉数归河渠署调遣。前述三方技能工匠，皆可依图施工，粗计一千三百余人。旬日之内，工匠可陆续到齐。"

"好！"县令工将军们齐声吼了一句。

"老令，够不够？"嬴政低声问了一句。

"君上，"郑国粗重喘息着，"李三郎还都了？"

"对。我向他借粮，他问我要钱。"

"李三郎能否不走？"

"河渠令何意？"

"呀！秦王当真不知么？"郑国有些着急，"李冰这个三公子，工技之能比那个二郎还强，只是水中本事不如二郎，若有李三郎帮衬老

夫，大料工程无差！”

“好！只要前辈张口，我对李涣说。”

“天也！王怕老夫容不得三郎？”

“水家多规矩，我得小心也。”年轻的秦王笑了。

李斯一步过来：“君上，郑老令最是服膺李冰父子了。”

“好！天意也。”嬴政双手猛然一拍，“李涣何在？”

“臣在！”白花花人群中，一个粗布短衫的黝黑汉子大步走了过来。

“你是，三郎……”郑国愣怔地端详着。

“郑伯不识我，我却见过郑伯。”黝黑汉子对着郑国深深一躬。

“噢？你见过老夫？”

“三郎五岁那年，郑伯入蜀，在岷江岸边挥着探水铁尺与家父嚷嚷。”

“啊！想起来也！小子果然少年才俊，好记性！”

“郑伯，家父弥留之际还在念叨你。他说，身后水家胜我者，唯郑国也。”

“李冰老哥哥，郑国惭愧也！”骤然之间，郑国两行老泪夺眶而出，“目下秦王也在，这话能说了。当年老夫入蜀，本来是助你老父修造都江堰去的。不期韩王派密使急急追到老夫，指斥老夫不救韩国反助秦国，是叛邦灭族之罪。也是老夫对秦韩内情浑然不知，只知报国

为大，便有意与你父争执分水走向，以‘工见不同，无以合力’为由头，回了韩国。而今想来，一场噩梦也……”

“老令无须自责。”嬴政高声道，“我看诸子百家，水农医三家最具天下胸襟。李冰、郑国、许行、扁鹊，哪一个不是追着灾害走列国，何方有难居何方！与公等如此胸襟相比，嬴政的逐客令才是笑柄！秦国朝野，永为鉴戒。”

“秦王，言重也！”郑国悚然动容了。

“老伯，”黝黑精瘦的李涣连忙变回了话题，“秦王要我一起来看看泾水河渠，我便跟了来。晚辈已经看过了中山引水口与三十里瓠口，其选址之妙，施工之精，教人至为感叹。三郎恭贺郑伯成不世之功，泾水河渠，天下第一渠也！”

“泾水河渠规制小，不如都江堰。”郑国连连摇头。

“不！都江堰治涝，泾水河渠治旱，功效不同，不能比大小。”

“好！不说了。”郑国转身一拱手，“君上，有三郎襄助，或可与上天一争。”

“老令万岁！”满场一声高呼，精神陡然振作。

嬴政对着郑国深深一躬：“老令一言，政没齿不忘。”转身对臣工人群一挥手，“大决泾水，夏种成渠，可有异议？”

“没有——！”所有人都可着牛劲吼出一声。

“好！河渠抢工，要在统筹。本王决意重新整纳河渠人事，以利号令统一。”

“臣等无异议！”

“长史宣书。”

王绾踏上一方大石，展开一卷竹简高声念诵：“秦王特书：河渠事急，重新整纳职事如左：其一，擢升河渠丞李斯为客卿，总揽军民各方，统筹决战泾水；其二，郑国仍领河渠令官署，总掌泾水河渠施工；其三，擢升李涣为中大夫兼领河渠丞，襄助河渠署一应事务；其四，擢升下邽县令毕元为内史郡郡守，统领关中民力决战四百里干渠！本王行营驻跸瓠口，决意与秦国臣民戮力同心，大决泾水！此书。大秦王嬴政十二年春。”

片刻寂静，峡谷中突然腾起一阵秦王万岁的震天呐喊。

李斯郑国等人的领书谢恩之声，完全被呼啸的声浪淹没了。

这些吏员工将军最是粗朴厚重不尚空谈，平日远离国府王城，许多人甚至连秦王都没见过。今日泾水瓠口的治水朝会，教他们实实在在地亲自感知了这位年轻秦王的风采。秦王说理之透彻，决事之明锐，勇气之超常，胸襟之开阔，对臣下之亲和，无一不使这些实务吏员与亭长乡长里长们感慨万端。然则，更要紧的还是，这些实务吏员们看到了秦王决战泾水的胆魄，看到了秦王不拘一格大胆简拔能事干员的魄力。有李斯、郑国、李涣、下邽县令这些毫无贵胄靠山而只有一身本事的干员重用在前，便会有我等事功之臣的出路在后！多难兴邦，危局建功，这是所有能事之士的人生之路。既入仕途，谁不渴望凭着功劳步步晋升？然则，能者有志，还得看君王国府是否清明，是否真正地论才任事论功晋升，君王国府昏聩乱政，能事布衣纵有千般才能万般功劳，也是白说，甚或适得其反。这些实务吏员们，十有八九都是山东六国士子，当初过江之鲫一般来到秦国，图的便是伸展抱负寻觅出路。多年勤奋，他们终于在秦国站稳了根基，进入了最能展现实际才干的实务官署。可就在此时，有了那个突兀怪诞的逐客令，他们竟被莫名其妙地一杆子打出了秦国。那时候，这些实务吏员们真是绝望了，要不是蒙恬王翦一班大将，将他们拦阻屯扎在桃林高地的

秘密峡谷，又不断传送变化消息，不知有多少人当时便要自裁了。唯其如此，实务吏员们对这个年轻的秦王是疑惑的，捉摸不定的，甚至在内心是不相信的。然则，今日亲见诸般事体，亲耳听到了秦王对逐客令的斥责，谁能不怦然心动，谁能不意气勃发？

年轻的秦王向李斯肃然一躬：“秦国上下，悉听客卿调遣。”

“君上……”

李斯喉头一哽，慨然拱手，转身大步跨上一方大石，盈眶泪水已经化成灼热的火焰：“诸位同僚，秦王以举国重任相托我等，孰能不效命报国！秦人与天争路，泾水河渠大战，自今夜伊始！本卿第一道号令：目下臣工三分，经济十署一方，合议河渠外围事务；全部县令工将军一方，合议民力重新部署；河渠署一方，合议诸般施工难点与工匠配置。本官先行交接河渠署事务，一个时辰后三方合一，重新决断大局部署。天亮之前，全部赶回营盘。明日正午，河渠全线开战！”

“赳赳老秦，共赴国难！”一声秦誓震荡峡谷。

六　松林苍苍　老秦人的血手染红了一座座刻石

春尾夏头的四月，烘烘阳光明亮得刺人眼目。

一天碧蓝之下，整个秦川在鼓荡的黄尘中亢奋起来。一队队牛车连绵不断地从四面八方赶向渭北，一队队挑担扛货的人流连绵不断地从关中西部南部赶向泾水塬坡，粮食草料砖头石头木材草席牛肉锅盔，用的吃的应有尽有。咸阳城外的条条官道，终日黄尘飞扬。咸阳尚商坊的山东商旅们，终于被惊动了。几家老辣的大商社一聚首，立即判定这是一次极大的财运。二话不说，山东商旅们的队队牛车出了咸阳城，纷纷开到渭北山坡下的民工营地，搭起帐篷摆开货物，挂起一幅宽大的白布写下八个大字——天下水旱山东义商，做起了秦国民众的河渠生意。随着山东商人陆续开出咸阳，各种农具家什油盐酱醋

麻丝麻绳布衣草鞋皮张汗巾陶壶陶碗陶罐铁锅，以至菜根茶梗等一应农家粗货，在一座座营盘外堆得小山也似。可山东商旅们没有想到，连绵营盘座座皆空，连寻常留营的老工匠女炊兵也踪影不见，即便是各县的幕府大帐，也只能见到忙得汗流浃背的一两个守营司马。山东商旅们转悠守候几昼夜，座座营盘依然人影寥寥，生意硬是不能开张。后有心思灵动者突然明白，各处一声大喊：“不用揣摩，人在渠上！走！”山东商旅们恍然大悟人人点头，立即赶起一队队牛车，纷纷将商铺又搬上河渠工地。

一上河渠，山东商旅们惊愕得一句话也说不出来了。

逶迤伸展的塬坡黑旗连绵战鼓如雷，人喊马嘶号子声声，铺开了一片亘古绝今的河渠大战场。触目可及，处处一片亮晃晃黑黝黝的光膀子，处处一片铁耒翻飞呼喝不断。无边无际的人海，沿着一道三丈多宽的渠口铺向东方山塬。担着土包飞跑的赤膊汉子，直似秦军呼啸的箭镞密匝匝交织在漫山遍野。五六丈深的渠身渠底，一拨拨光膀子壮汉舞动锹耒，一锹锹泥土像满天纸鹞飞上沟岸，沟底呼呼的喘息如同地底一道硕大无比的鼓风炉。渠边仅有的空地上，塞满了女人孩童老人。女人和面烙饼，老人挑水烧水，孩童穿梭在人群中送水送饭。人人衣衫褴褛，个个黑水汗流，却没有一个人有一声呻吟一声叹息……

“秦人疯了！秦国疯了！”

这里正是泾水干渠，正是受益二十三县的轻兵决战之地。

那日，客卿李斯接手决战泾水，连夜谋划，拿出了“大决十分兵”的方略：其一，四百多里干渠是泾水河渠的轴心硬仗，全数交给受益二十三县分兵包揽；其二，三十多条支渠与过水（干渠引入小河流的地段），分别由关中西部与陇西、北地的义工县包揽；其三，进地毛渠三百余条，由受益县留守县吏统筹留村老弱妇幼就近抢修；其

四，咸阳国人编成义工营，专一驰援无力完成进地毛渠的村庄；其五，瓠口峡谷的收尾工程，由郑国大弟子率三千民力包揽；其六，郑国率十名大工师坐镇河渠署幕府，专一应对各种急难关节；其七，李涣率二十名水工师，人各配备快马三匹，专一飞骑巡视，就地决难；其八，各方聚来的工匠技师，交李涣分派各县营地，均平每百人一个工匠，专一测平测直，并随时解决各种土工疑难；其九，李斯自己亲率十名工务司马，昼夜巡视，统筹进度，掌控全局；其十，秦王带王绾，每日率百骑护卫东西巡视，兼行执法：但有特异功勋，立地授爵褒扬，但有种种犯罪，立地依法处置。

部署完毕，李斯说了最后一句话："立即裁汰老弱，三日后一体开战！"

晨曦初上时分，阵阵骤雨般的马蹄声飞出了瓠口。

三日之后的清晨，随着瓠口幕府的长号呜呜吹动，泾水大决全线开战。

部署得当，上下同心，秦国关中民力百余万奋力抢工，秩序井然丝毫不乱。经过裁汰，病弱者一律发给河渠粮返乡，加入各县抢修进地毛渠的轻活行列。留在干渠者，纵然是烧火起炊的妇幼老人，也全都是平日里硬杠杠的角色。李斯在三昼夜间飞马查遍二十三县营盘，家家都是一口声："但有一个软蛋，甘当军法！"及至大决开始，旬日之内，不说犯罪，连一个怠工者也没有。秦王嬴政的巡视马队日日飞过山塬，黑压压的光膀子们连看也不看了，常常是秦王马队整肃穿过一县十余里工地，连一声万岁呼喊也不会起来。眼看万千国人死活拼命，王绾与骑士们唏嘘不止，遇见县营大旗每每不忍心查问违法怠工情形，对县令与工将军们多方抚慰，只恨不得亲自光膀子下渠挖土。每遇此际，嬴政便勒马一旁黑着脸不说话。旬日过去，嬴政终于不耐，将王绾与全部随行吏员骑士召到了行营。

“诸位且说，吏法精要何在？”嬴政冷冰冰一句。

“各司其职，敬事奉公。”帐下整齐一声。

“河渠大决，秦王行营职司何在？”

“执法赏功，查核奸宄！”

“长史自问，旬日之间，可曾行使职责？”嬴政这次直接对了王绾。

“臣知罪。”王绾一躬，没做任何辩驳。

嬴政拍案站起：“商君秦法，大仁不仁！身为执法，热衷推恩施惠，大行妇人之仁，安有秦国法治？今日本王明告诸位：做事可错可误，不可疏忽职守。否则，泾水执法，从行营大吏开始！”

行营大帐肃然无声。嬴政大袖一拂，径自去了。

次日巡视，秦王马队迥异往日。但遇县营大旗，马队勒定，王绾便与两名执法大吏飞身下马，一吏询问一吏记录，最后王绾核定再报秦王，座座营盘一丝不苟。开始几个县令不以为然，如同往日一样擦拭着满头汗水只说：“没事没事！都死命做活，哪里来的疲民也！”可王绾丝毫不为所动，硬邦邦一句便迎了上去：“如何没事？说个清白。误工？怠工？违法？一宗宗说。”县令一看阵势气色，立时省悟，一宗宗认真禀报再也不敢怠慢了。如此一月，到了最最要紧的决战当口，整个四百多里干渠依旧是无一人违法，无一人怠工。

这一日司马快报：“下邽轻兵劳作过猛，再不消火，定然死人！”

李斯犯难了。虽说是轻兵大决，他也清楚秦人的轻兵便是敢死之士的死战冲锋。可是在李斯内心看来，这只是全力以赴抖擞精神免除

懒惰怠工的激励之法。赶修河渠毕竟不是打仗，还能当真将人活活累死？再说，秦军轻兵也极少使用，只在真正的生死存亡关头才有敢死轻兵出现；而且，自秦孝公之后，秦国奖励耕战新军练成，轻兵营作为成建制的传统死士营已经在事实上消失了，此后秦人但说轻兵决战，也往往是一种慷慨求战的勇迈之心；孝公之后百余年大战多多，除了吕不韦当政时年轻的王翦为了抢出落入峡谷重围的王龁所部而临场鼓勇起一支轻兵冲杀之外，连最惨烈的长平大战也没有使用过轻兵。如今是抢水决旱，情势固然紧，可要出现挣死人的事情，李斯还从来没有认真想过。反复思忖，李斯以为不能太过，立马飞奔下邽营盘，黑着脸下令："下邽轻兵当劳作有度，以不死人为底界！"回到幕府，李斯又下令十名司马组成专门的巡视马队，每日只飞驰工地，四处高呼："轻兵节制劳作，各县量力而行！"

饶是如此，进入第二个月刚刚一旬，各县决水轻兵已经活活累死一百余人。

李斯浑身绷得铁紧，飞赴秦王行营禀报。

秦王沉着脸一句话："轻兵轻兵，不死人叫轻兵？秦人军誓，不是戏言。"

李斯一声哽咽，不知道该如何应对了。

"走！下邽。"秦王大手一挥，二话不说出了行营。

与东南华山遥遥相对的北洛水入渭处，是下邽、频阳两县的决战地。

下邽、频阳两县，都是秦川东部的大县，其土地正在泾水干渠末端地带。泾水干渠从这两县的塬坡地带穿过，再东去数十里汇入北洛水再进入渭水，便走完了全程。下邽、频阳两县的三十多里干渠，难

点在经过频阳境内的频山南麓的一段山石渠道。两县多塬坡旱地，平川又多盐碱滩，对泾水河渠的“上灌下排，旱碱俱解”尤其寄予厚望，民众决战之心也尤为激切。已经是内史郡守的原下邽县令毕元，亲自坐镇两县工地，亲自督战这段山石渠道，日日鏖战，已经进入了第四十三天。

两县轻兵，全数是十八岁至四十岁的身强力壮的男子。这些精壮以“亭”为队，亭长便是队长。每亭打出一面绣有“决死轻兵”四个斗大白字的黑色战旗，昼夜凿石死战，号子声此起彼伏浪浪催涌，看得山东商旅们心惊肉跳。李斯天天飞马一趟赶来巡视，见两县山石渠道确实艰难，连烧水治炊送饭的老人女人少年都累得瘫倒在地了，于是破例与国尉署管辖的蓝田大营紧急磋商，由蓝田大营的炊兵营每日向频山工地运送锅盔牛肉等熟军食，确保这段最艰难的干渠鏖兵奋战。如此一来万众欢腾，两县轻兵不再起炊，饿了吃，吃了拼，拼不动了睡，睡醒来再拼。队队人人陀螺般疯转，完全没有了批次轮换之说。谁醒来谁拼，昼夜都是叮叮当当的锤凿声，时时都是撬开大石的号子声。

“懒汉疲民绝迹，虽三皇五帝不能，秦人奇也！”

令山东商旅们浩叹者，不仅如此。下邽县渭北亭的轻兵营有一百零六名憨猛后生，开渠利落快速，一直领先全线干渠，是整个泾水河渠大名赫赫的“轻兵渭北营”。自从遭遇山石渠道，渭北营精壮不善开石，连续五六日进展不过丈。渭北营上下大急，亭队长连夜进入频山，搜罗来六名老石工，无分昼夜，只教老石工坐在渠畔呼喝指点，全部轻兵死死苦战。如此旬日，一套凿石诀窍悉数学会，进境又突兀超前，几乎与挖土渠段的进展堪堪持平。郑国开始不信随营工匠的消息禀报，连番亲自查勘，见所开渠道平直光洁无一处暗洞疏漏，愣怔间不禁大是惊叹：“老夫治水一生，如此绝世渠工，未尝闻也！”

秦王嬴政的马队风驰电掣般赶到时，正是晨曦初上的时分。

渭北轻兵营的二十六名后生率先醒来，猛咥一顿牛肉锅盔，立即开始奋力挖山。堪堪半个时辰，轻兵营精壮陆续醒来，又全部呼喝上阵。渠畔幕府，嬴政李斯正向已经是内史郡守的老县令毕元询问轻兵情形，遥遥听得一阵震天动地的号子声，一阵如滚木礌石下山的隆隆雷声，一片欢呼声刚刚响起又戛然而止，随即整个工地骤然沉寂。

“出事了？”李斯脸色倏忽一沉。

营司马跌跌撞撞扑进幕府：“郡守！渭北轻兵营……”

“好好说话！”毕元一声大喝。营司马哭嚎着喘息着瘫倒在地，喉头哽咽泪流满面，一句话也说不出来。“上渠！”嬴政一挥手大步出了幕府。

河渠景象，令人欲哭无泪。成千上万的光膀子都聚拢了过来，黑压压站在渠岸，静得如同深山幽谷。当君臣三人穿过人众甬道，下到渠底，目光扫过，嬴政三人不禁齐齐一个激灵！石茬参差的渠身渠底，茫茫青灰色中一汪汪血泊，一具具尸身光着膀子大开肚腹，一副副血乎乎的肠子肚子搭在腰身，一双双牛眼圆睁死死盯着渠口……

“娃们等着！生死一搭！”矗在渠心的光膀子壮汉嘶吼一声猛撞向青森森石茬。

“亭长！”李斯一个箭步过去，死死抱住了这个轻兵队长。

匆忙赶来的新下邽县令断断续续地禀报说，渭北轻兵营刚刚凿开最坚硬的五丈岩，撬开了山石干渠最艰难的青石嘴段，厚厚的石板刚刚吊上渠岸，最先赶活的二十六名精壮便纷纷倒地，个个都是肚腹开花。

“君上，后生们挣断了肠子，当场疼死……”毕元已经泣不成声。

嬴政身子猛然一抖，手中马鞭啪嗒掉在地上。赵高机警灵敏，早已经寸步不离地跟在秦王侧后，几乎便在马鞭落地的同时立即捡起了马鞭，又轻轻伸手扶在了秦王腰际。便在这刹那之间，嬴政稳住了心神，走到渠心，对着茫茫青灰中一片血泊深深三躬。

渠岸万千人众恍如风过松林，一齐肃然三躬。

“父老兄弟们！决水轻兵还要不要！”嬴政突然一声大吼。

“要——！”茫茫松林山摇地动。

“老秦人怕死么！”

“不怕——！”万众齐吼山鸣谷应。

“大决泾水，与天争路！”嬴政一声嘶吼。

“赳赳老秦！共赴国难！”漫山遍野都呼喊起来。

李斯第一次喊哑了声音。那天夜里，嬴政在下邽幕府请教李斯如何褒奖渭北轻兵时，李斯只能比划着写字了。回到瓠口行营，嬴政召李斯、王绾、郑国、李涣一夜商议，次日便有《轻兵法度》颁行河渠：各县轻兵，每昼夜至少需歇息两个时辰，饭后一律歇息半个时辰开工，否则以违法论处！紧接着，又有一道秦王特书颁下：举凡轻兵死难河渠，各县得核准姓名禀报秦王行营，国府以斩首战功记名赐爵，许其家人十年得免赋税；并勒石以念，立于频山松林塬渭北轻兵死难地，以为永志！

旬日之后，第一座巍巍刻石在频山南麓松林坡矗立起来。丈六石身镌刻着由李斯书写的一行雪白大字——渭北亭二十六锐士决水石，石后镌刻着二十六锐士的姓名与秦王亲赐的爵位。消息传开，举国感念，一首秦风歌谣便在三百里河渠传唱开来：

我有锐士　决水夭亡
舍生河渠　断我肝肠
勒石泾水　魂魄泱泱
上也上也　大秦国殇

五月将末，鼓荡关中的漫天黄尘终于平息了。

工程全部勘验完毕的那一日，李斯郑国李涣三人来到行营，不期蒙恬与老廷尉也来了。两方意愿一致，都是敦促秦王早日移驾还都，处置两个多月积压的诸多急务，放水大典宁可专程再来。嬴政却说：

“秦国万事，急不过解旱。不眼见成渠放水，我这个秦王脸红。再说，我还要到频山松林塬去，要走了，看看那些烈士。”听着精瘦黝黑的年轻秦王的沉重话语，几个大臣没有了任何异议，人人都点头了。

次日清晨，秦王嬴政率行营及瓠口幕府的臣工出了瓠口，沿着宽阔的渠岸辚辚走马奔赴频阳。君臣们谁也没有料到，一出瓠口，便见茫茫干渠上黑压压人群成群结队络绎不绝地匆匆赶赴东边，如同开春赶大集一般。李斯勒马一打问，才知道这是即将拔营归乡的民众依着秦人古老的丧葬习俗，要赶往频山松林塬，向长眠在那里的轻兵锐士做最后的招魂礼。

“这，这是谁约定的？”郑国大为惊讶。“人群相杂，不约而同。”

“怪也！一个巫师就行了，还人人都去？”郑国不解地嘟哝了一句。

嬴政凝望着满渠岸的黑压压人群，略一思忖道：“下马，步行频阳。”赵高立即哭声喊了出来：“君上，大热天几百里路，不能走啊！”嬴政突然大怒，扬手狠狠一马鞭，抽得赵高陀螺般转着圈子扑在

地上。不等赵高爬起，嬴政已经沉着脸大步走了。一班臣工人人感奋纷纷下马，撩开大步便融进了黑压压无边无际的光膀子人群。

是老秦人都知道，秦人自古便有烈士招魂礼：士兵战死沙场，尸身不能归乡，大军撤离之日无论战况多么危急，都要面对战场遥遥高呼：“兄弟！跟我归乡——”若是战胜后的战场，则要就地安葬好战死者尸身，尽可能地立起一座刻石、木牌甚至枯木树桩，绕着坟茔呼唤几遍，再在石上结结实实地摁下自己的血手印，而后才挥泪班师。老秦人原本是游战游牧游农兼而有之的古老族群，居无定所，死无定葬，便将这抚慰死者告慰遗属的招魂礼看得分外上心。历经春秋战国，秦人渐渐成为有国有土的大国族群，然则这古老的招魂风习却没有丝毫改变。后来秦国变法，移风易俗，有新入秦国的变法士子建言要革除此等陋习。商鞅却批下个断语：“生者激哀，磨砺后来，慷慨赴死，闻战则喜，固秦人哉！何陋之有？”于是，秦人安魂礼依然如初地延续了下来。嬴政少年在赵，早早便从“赵秦”（早期流入赵国的秦人）部族的习俗中知道了招魂礼对老秦人的要紧，自然不同于来自楚国韩国的李斯郑国，他立即明白了河渠民众其所以不约而同地匆匆赶赴频阳的缘由。

兼程行走，昼夜不停，第三日清晨，嬴政君臣终于到了频山。

茫茫松林塬，二十三座大石依着各县在干渠的决战次序东西排开。石林之后，是六百六十三座轻兵死士的新土坟茔。各县民众各自聚集在本县轻兵死士的刻石前，绕着圈子捶胸踏步，三步一呼：“兄弟！跟我归乡了——”呼唤完毕，各自散开，各寻一方粗糙石头，瘦骨嶙峋的大手压上粗石猛搓，直至手掌渗出血珠；而后大步走到刻石前，在石上结结实实一摁，一个血手印摁在了石身或石背；罢了肃然一躬，便赳赳去了。

嬴政君臣一行风尘仆仆赶到，松林塬万千人众大出意外，各自伫立在墓石坟茔前凝望着秦王不知所措了。年轻的秦王也不说话，对着

一齐朝他凝视的茫茫人众深深一躬，大步走到一柱显然是有心者特意立起的粗糙巨石前，大手猛然搓下，顿时血流如注。

万千黑压压光膀子的秦人悚然动容，寂静得只听见一片喘息。

嬴政举着血掌，大步走过刻石，一石一掌，结结实实地摁在碑身大字上。未过三五石，光膀子人群感奋不已，争相到粗石柱下搓出血手，呼喝着唏嘘着纷纷跟了上来，完成与兄弟烈士同心挽手的最终心愿。及至嬴政走到最后一座大石前，摁罢最后一个血手印，回头看去，一片二十三座大石，座座鲜血流淌，一片血红的刻石在夏日的阳光下惊心动魄。

嬴政绕着下邽刻石踏步一圈，突然昂首向天，一声长呼。“泾水锐士，频山为神！守我河渠，富我大秦！”万千人众唏嘘慷慨，跟着秦王阵阵长呼，整个频山都在烈日下颤抖起来。

七　泾水入田　郑国渠震动天下

堪堪夏种，泾川瓠口举行了隆重的成渠放水大典。

两岸青山，一条白石大沟从峡谷穿过。东西山塬挤满了成千上万的男女老幼，旌旗招展鼓乐喧天。瓠口幕府前的云车将台下，嬴政君臣们人人都在可着嗓子说话，尽管谁也听不见谁，依旧是乐呵呵地高声诉说着。将近午时，水司马来报：瓠口之外的所有斗门、渡槽、跌水、过水、干渠、支渠、毛渠的交接口再次查勘完毕，无一差错；干渠两岸的迎水民众井然有序，只待放水。嬴政得报，向李斯挥手高喊了一句。李斯立即会意，转身利落地走上将台，一劈令旗，将台前云车上的大纛旗左右三摆，漫山遍野的鼓乐喧哗便渐渐平息。

秦王嬴政率领着全体大臣，整齐地在将台后站成了一个方阵。

“吉时已到，秦王击鼓告天！”李斯洪亮嘶哑的声音回荡开来。

年轻的秦王走上将台，走到鼓架前，接过幕府司马递过的一双长长鼓槌，拱手向天，奋然高声道：“秦王嬴政祷告上天：引泾入洛，开渠灌田，秦国庶民生计之根本。天公旱秦，逼我秦人与天争路，以血肉之躯奋力死战，方引得泾水东下。秦人不负上天，上天宁负秦国乎！愿上苍护佑秦国，保我泾水滔滔，长流不断，关中沃野，岁岁丰年！今泾水渠成，依国人心愿，依天下通例，泾水河渠定名——郑国渠！”

嬴政的鼓槌用力打上牛皮大鼓，隆隆之声震荡峡谷。“秦王定名，引泾河渠为郑国渠——！”李斯正式宣呼了河渠名号。

“郑国万岁！郑国渠万岁！”呐喊声浪顿时淹没了峡谷山塬。

一时平息，李斯声音复起：“河渠令开渠放水——！”

宣呼落点，四名军士抬着一张军榻出了幕府，山塬人众立即肃静下来。

三日之前，全部渠道验收完毕，回程未及到秦王行营交令，郑国便昏倒在了瓠口峡谷的山道上。待嬴政领着太医赶来，郑国已经被先到一步的李斯与吏员们抬进了河渠署幕府。太医一把脉，说这是目下官吏人人都有的“泾水病”，一色的操劳奔波过甚以致脱力昏迷，河渠令病症之不同，在于诸般操劳引发了风湿老寒腿，悉心静养百日后可保无事。嬴政当即吩咐，老太医从秦王行营搬进河渠署幕府，专门守着郑国诊治。嬴政还重重撂下一句话：“有难处随时报我，便是要龙胆凤肝，也给你摘来！没了郑国，本王要你人头！”

郑国卧榻，放水大典便缺了一个最当紧的人物。虽说不关实务，却有说不出的缺憾。李斯反复思忖，主张秦王亲自号令放水，只要激励人心完满大典，似可不必因一人而耽延放水日期。年轻的秦王断然摇头：“主持成渠放水，是水工最大尊荣，纵是本王也不宜取代。走，

与郑国去说。”来到幕府，刚刚服下一大碗汤药的郑国，疲惫得连笑一下的力气都没有了，苍白的嘴唇动了动，幽幽目光闪烁着一丝难得的光焰。年轻的秦王站在榻前，眼中已是一眶泪水。郑国只愣怔怔看着秦王，嘴角抽搐着说不出话来。嬴政高声说：“老令啊，没有你，没有泾水河渠！放水大典，谁也不能取代你！到时抬你出去，老令只须摇摇号令，行么？”李斯看得很清楚，那一刻，郑国沟壑纵横的黝黑脸膛骤然间老泪纵横，喉头咕的一声昏了过去。也就是在那一刻，李斯深深感悟了年轻秦王“赏功不欺心”的罕见品性，一时也是止不住地热泪盈眶。自后三日，眼看大典在即，李斯每日都要去探视几趟郑国，可每次都见郑国在昏昏大睡。今日，郑国行么？

万千人众的灼热目光之下，神奇的事情发生了。

郑国从军榻上坐了起来，站了起来，撑持着那支探水铁尺，缓慢地沉重地一步一步地向将台走来。司礼的李斯惊愕得不知所措，疾步迎来想扶郑国，又觉不妥，便亦步亦趋地跟着郑国走上将台，竟是先自一头大汗淋漓。

此时，中山峰顶的大旗遥遥三摆，表示引水口已经一切就绪。只见伫立在将台上的郑国像一段黝黑的枯树，凝目远望峰顶龙口，缓缓举起了细长的探水铁尺，猛然奋力张臂，砸向了牛皮大鼓。鼓声一响，李斯立即飞步过去，张开两臂揽住了摇摇欲倒的郑国。

“水！过山了……”郑国黝黑的脸猛然抽搐了。

“老令醒来！水头来了！”李斯摇着郑国，说不清是哭是笑。

此际遥闻中山峰顶一阵号角一阵轰鸣，隆隆沉雷从天而降，瓠口峡谷激荡起漫天的白雾黄尘，一股浓烈而又清新的土腥水汽立时扑进了每个人的鼻中。两岸万千人众的忘情呐喊伴着龙口喷激飞溅的巨大雪浪，轰轰隆隆地跌入了瓠口，冲向了峡谷。

郑国猛然醒转，忽地起身一吼：“水雷如常！泾水渠成——！”

一句未了，郑国又摇摇欲倒。李斯堪堪扶住，赵高已经飞步抢来，双手一抄要托起郑国去行营救治。郑国却倏地睁眼：“不！老夫还要走水查渠！”一句话没说完，人已经直挺挺从赵高臂弯挣脱出来。此时嬴政大步赶来，听李斯一说立即高声下令：“小高子，驷马王车！”说罢一蹲身背起郑国大步便走。

九尺伞盖的青铜驷马王车辚辚驶来堪堪停住，嬴政恰恰大步赶到，不由分说将郑国扶上了宽大的车厢。车中少年内侍扶住郑国坐靠妥帖，嬴政高声一句：“老令，你坐在车上听水。但有纰漏，只敲伞盖铜柱！”郑国满脸通红连连摇手：“秦王秦王，大大不妥，老臣能走……”嬴政哈哈大笑：“妥妥妥！老令纵然能走，今日也得坐车！”

说话间李斯赶到，嬴政匆忙一挥手：“我去赶水头，客卿后边查渠。”

李斯还没来得及答话，年轻的秦王已经风一般去了。

李斯笑着摇摇头，对王车上的郑国一拱手高声道：“老令哥哥，秦王赶水头去了，你也先走，我带大工们后边查渠。”郑国黑红脸上汪着涔涔汗水，探水铁尺当当敲打着车厢：“好！老夫先走，赶不上水头也赶个喜庆！”一言落点，驷马王车哗啷启动，山坡赶水人众立即闪开了一条大道。及至王绾带一班青壮吏员疾步赶来，秦王已经没了人影。

王绾顿时大急，二话不说飞步追赶下去。

赶水头，是敬水老秦人的又一古老风习。盖秦人老祖皋陶伯益部族，是与大禹并肩治水的远古英雄族群，自来对“水头”有着久远的仰慕情结。那时候，秦人部族经年累月在三山五岳间疏导天下乱水。但有新的水道开辟，汪洋大水激荡着流入水道，水头昂首飞扑倒卷巨浪

激起尘雾溅起雪白浪花，一条巨龙飞腾呼啸在峡谷水道。两岸秦人欢呼着追逐水头，直是治水者的最大盛典。这种久远的记忆，化成了无数传说掌故，流传在所有的秦人部族中。即或后来游牧躬耕于陇西草原群山，偶尔开得些许短渠，渠成放水之日，老秦人也一定是倾巢而出追逐着水头欢腾不断。立国关中数百年，秦人开渠寥寥无几，数得上的大渠，只有秦穆公时百里奚在关中西部开出的那条百里渠，赶水头的盛大庆典便也渐渐淡出了老秦人的风习。纵然如此，那条百里渠每年春季放水，还是有黑压压人群在渠岸追逐着水头欢呼，不吃不喝一直追到尽头。

如今，这条铺满秦人鲜血的四百多里的泾水大渠，已经巍巍然成为真正的天下第一渠。一朝放水，岂能不唤起老秦人久远的记忆与风习？除了不得不提前回乡照应渠水入田的一家之长，几乎家家都有人留下赶水头。老秦人期盼着昂昂龙头的飞腾之象，能随着赶水头的家人带来光耀的岁月。大典前一日，所有民工都清理了营盘，打好了包袱，收拾得紧趁利落，预备好今日追赶着水头回乡。

当中山峰顶巨大的龙口开启，清澈的泾水翻卷着巨浪扑入瓠口峡谷，漫漫人群便开始了由渠首渐次发动的欢呼奔跑，不疾不徐，一浪一浪地伸展到山外，伸展到茫茫干渠。水头一入干渠，赶水头人群便有了种种乐事，欢笑喧嚷声连绵不断。郑国渠是漫漫四百多里的长渠，赶水头事实上便成为一种脚力竞技。虽说因不断分水于一些主要支渠，干渠水头的流速并不是太急。然则，终究也得人紧步追随才能追得上。干渠两岸的大多人，都是赶水头赶到自己家乡田园的地界，便回归乡里赶渠水入田的喜庆去了。只有非受益区的义工县的精壮，与家在渠水下游的精壮，才是专心一志的长途赶水者。战国之世人人知兵，都说这是兼程行军，一边追逐着水头欢呼，一边嚷嚷评点着不断变换的领跑者。即或是那些体力不济者，呼呼大喘着坐在新土渠岸上吃喝歇息一番，也看着纷纭流过的人群，拍着大腿可着嗓子嚷嚷得不亦乐乎。

水头赶到云阳地界，渠岸突然一阵欢呼：“秦王赶水头！万岁！”

赶水头又遇君王，吉庆再吉庆，老秦人顿时兴奋了。

全程亲自赶水头，这是嬴政在会商放水大典时执意坚持的一件事。

秦王的说法是，亲自赶水头，眼见四百多里干渠不渗不漏，心下才算踏实。对于秦王这个主张，李斯是反对的，大臣们也是反对的。在李斯与大臣们看来，这件事多多少少有几分秦王的少年心性，有几分赶热闹意味。当然，最要紧的理由是堂堂正正的：旬日之前，秦王赶赴频山为轻兵烈士招魂，已经步行了两百多里；这次再一昼夜步行四百多里，事实上是最大强度的兼程行军，若有意外，秦国何安？再说，决战泾水两个多月，这个年轻的秦王眼看着瘦成了人干，所有寻常合身的袍服都变成了包着“竹竿”晃荡的水桶，谁不心痛有加？虽然，几乎人人都变成了人干，但谁都明白，这个杀伐决断凌厉无匹的年轻秦王真要出了事，目下的秦国便注定要乱得不可收拾了。唯其如此，谁能赞成秦王一路疾步四百多里？于是上下一口声，都说秦王这次大可不必，要查渠也得乘坐王车，高处看水才清楚。可嬴政说得斩钉截铁：“连续兼程三五日，是秦军老规矩，老秦精壮谁都撑得住，不用商议！客卿只管部署沿渠事务，我只带十名铁鹰剑士、十名年轻工匠赶水头，老臣一个不要跟。”

李斯眼见无法说动秦王，便在夜里单独来到行营。李斯先与王绾说了一阵，而后两人一起来到了秦王的寝室书房。李斯王绾反复陈说了理由，年轻的秦王却好长一阵没有说话。便在两人以为秦王已经默认而预备告辞时，年轻的秦王拍案开口：“人要有气！国要有气！长平大战之后，昭襄王收敛固本，之后两代秦王无所作为，秦人之精气神业已低落数十年。我上泾水，原本便不仅仅是抢渠抢水，更是要鼓荡秦人雄风！只要秦人长精神，嬴政纵然两腿跑断，也值！”

那一夜，李斯彻夜未眠。

次日，总揽河渠的李斯与王绾一番谋划，立即分头部署：先私下说服所有大臣，将秦王赶水纳入大典程式；再从王城禁军中遴选出十多名善奔走的锐士，由王绾带领，专司联络接应；又特意找到形影不离秦王左右的赵高，叮嘱了诸多应急援助之法。可无论如何周密谋划，李斯王绾也没有想到秦王亲自将郑国背上王车这一桩。赵高一离开秦王，李斯王绾心下便不踏实。两人都曾多次见识赵高的过人艺能，几乎是本能地相信，只要这个赵高在秦王身边，秦王便不会发生意外。今日赵高驾车，李斯查渠，追赶秦王的王绾便分外焦灼。

闻得前方阵阵欢呼，王绾立即吩咐善走锐士飞奔急追。正在此时，却听身后一阵秋风过林般的沙沙声。王绾转头之间，一道黑影正从身边掠过，同时飞来一句尖亮的话音："长史莫急，小高子追君上去了！"

"赵高！王车谁驾？"王绾急忙一喊，毕竟，郑国也不能出事。

"王车驭手有三人，长史放心！"黑影没有了，尖亮的声音飘荡在耳边。

长吁一声，王绾呼哧呼哧刚刚放缓了脚步，却被身边一群一群欢呼奔跑的光膀子裹进了茫茫人流。原来，两边渠岸的老秦人一听秦王赶水头，精神陡然大振，后行弱者们纷纷一片呼啸呐喊："丢膊了！豁出去！赶秦王老龙头了！"呐喊之间，人们纷纷脱下专门为大典穿上的簇新长袍顺手一丢，撩开光膀子狂喊着潮水般追了上来。王绾也是老秦人，自然知道老秦人这声"丢膊了豁出去"意味着何等情形。丢膊者，光膀子猛干也。豁出去，拼命也。无论是做工赶活还是战场厮杀，秦人但喊一声丢膊了豁出去，立时便是拼命死战之心。今日不是战场，老秦人要丢膊了豁出去，心里话显然一句："秦王做龙头，老秦人死也要紧紧追随！"身处狂热人流狂热呐喊，王绾心头大热一身汗

水，只觉特意预备的轻便官服也变得累赘。兴起之下，王绾也大喊一声：“丢膊了！豁出去！”扯掉官服撂在路边，大步飞奔起来。

日落时分，嬴政堪堪赶着水头到达高陵县地界，正好是郑国渠一半水程。

嬴政虽然没有光膀子，却也早早丢了斗篷冠服，一身紧趁利落的短衣汗湿得水中捞出来一般。铁鹰剑士与精壮吏员二十人，原本在两边护持着秦王。可在王绾一班人赶上后，嬴政硬是下令，只许剑士吏员跟在后边，不许遮挡两厢人众。

如此一来，渠岸顿成奇观。无边无际的黝黑闪亮的光膀子人群没有了呐喊，只咬着牙关看着秦王看着水头，刷刷刷大步撩开赶路。及至水程过半，赶水头人群已经渐渐形成了默契规矩：但有后来者赶上，秦王两侧的人群便自行让道退开；前方但有等水头的老人妇幼群，秦王两侧的光膀子人群便整齐一致地落到秦王身后紧紧跟随，好教父老们一睹秦王风采。

眼看暮色降临，渠岸有了万千火把，浩浩荡荡在几百里高坡山塬展开，恍如一道红光巨龙在天边蜿蜒翻飞。此等壮观奇景，深深震撼了平川夜间灌田的农人与查水的官吏，遥遥呐喊呼应，连绵起伏不断。有脱得开身的精壮农夫，纷纷举着火把呐喊着向北塬赶来。一片片火把弥漫了无数的田间小道，一阵阵呐喊此起彼伏，整个秦川都被搅翻了。

曙光再现时，被赶水者一口声呼为“秦王老龙头”的水头，哗啦啦抵达频山。经过那片依然闪烁着血红光芒的刻石松林时，嬴政向着北岸遥遥一声长呼：“兄弟！赶水归乡了——”一声未罢，无边无际的光膀子人群立时一阵阵山呼海啸：“兄弟！跟紧秦王，赶水归乡！”夏日清晨的阳光映照着石林松林的血光，映照着万千老秦人的泪光，吼喝

着呼啸着，一路奔向遥遥在望的洛水入口。将及正午，赶水头的茫茫人群终于定在了北洛水的山塬河谷。

嬴政站住脚步，只说了一句话：“赶水人众，俱赐战饭……”

赶水头虽是风习，却没有定规。诸如关中西部的百里渠短途赶水，不吃不喝者多。四百多里赶水头，不吃不喝不可能。一过云阳，王绾已经吩咐吏员军士沿途不断呼喊：“长路赶水，吃喝自便！”饶是如此，许多人还是死死盯着秦王，秦王不吃不喝，我也不吃不喝！王绾一路看得清楚，年轻的秦王一昼夜又一半日，只在脚步匆匆中喝了十三次水，吃了两张干肉夹锅盔。如此也就是说，大多赶水者在四百多里兼程疾走中只吃了两饭，此刻人人都是饥肠辘辘。王绾已经软得不能挪步了，只看着赵高摇了摇令旗。赵高二话没说，过来接了令旗，飞步张罗去了。

大约小半个时辰，赶水头人众陆续抵达，一辆辆牛车拉着锅盔干肉也络绎不绝地赶到了渠水洛水交汇地。山塬水口，两边渠岸，到处都涌动着黝黑闪亮的光膀子，人人亢奋个个激昂，大笑大叫不绝于耳。一句最上口的话处处山响着：“秦王咥实活！攒劲！”人群处处喧哗，对开在龙尾之地专门等着这一日大市的山东商旅的帐篷商铺，竟没有一个人光顾。

山东商社的执事们纷纷出门，站在饭铺酒铺货栈前惊讶莫名，一口声惊呼：“怪也！四百里赶水没一个人趴下！没一个人买饭买酒！老秦人铁打的不成！”

正在一片热汗腾腾裹着喧哗笑语的时刻，年轻的秦王过来了。嬴政一身汗淋淋短身布衣，提着一条宽大的白布汗巾，大步赳赳地走上了山坡一方大石。不知谁喊了一声秦王来了，万千光膀子们立即军旅甲士一般肃然噤声昂首挺胸，活生生一片森森然黝黑闪亮的森林。

“父老兄弟们！四百里赶水，没一个趴下！好！”秦王当头喊了一句。

“秦王万岁！”黝黑闪亮的胳膊刷地一齐举起，吼声隆隆震荡天际。

“郑国渠成，泾水入田。秦人好日子已在眼前！父老兄弟们，咥饱喝足再归乡。回到乡里整治农田，抢灌夏种，使秦人粮仓早早堆满！人无神气，一事无成！国无神气，一事无成！秦国该强大！秦国该富庶！秦人，更该有精神！”

“万岁！秦人精神！”弥天吼声夹着轰隆隆水声，淹没了洛水山塬。

片刻之间，万千光膀子老秦人人人变成了浸透猛火油的火把，火焰呼呼直蹿。绷着脸大步赳赳到牛车前领一份锅盔干肉，蹲在地上狼吞虎咽猛咥干净，大腿一拍：“走！”立即三五成群地风风火火离开洛水口。不消片时，满山遍野黝黑闪亮的光膀子便消失在无边无尽的田野里。

“疯子秦王！疯子秦人！”

守着始终没有一个秦人光顾的商铺，山东商旅们又一次惊愕了。

晚霞满天的时分，李斯郑国带着一班水工吏员终于赶到了洛水口。

秦王扶着赵高的肩膀站在洛水岸边，迎头先问了一句：“客卿老令，后水如何？”李斯郑国双双一拱手：“全线坚固顺畅，支渠毛渠全部进水！”嬴政听罢没有来得及说话，一头碰在赵高身上软了过去。李斯一转身断然下令：“行营中止政事，全部人马歇息彻夜！”

当夜，行营大帐的灯火早早熄灭，整个营地一片雷鸣般鼾声。

直到次日将近正午，夏日的太阳已经火辣辣挂在当头，行营的聚将号才呜呜地吹动起来。人喊马嘶中，一顿结结实实的锅盔夹干肉战饭下肚，大臣吏员们踏着号声赶赴行营大帐了。对于秦国官吏，多少昼夜不睡少睡不吃不喝少吃少喝都是家常便饭，而能一夜无事地从天黑酣睡到次日正午，实在是绝无仅有的奢侈了。有如此一夜酣睡，臣工吏员们聚到行营大帐时个个精神抖擞，许多人说不上名目的怪病也都神奇地烟消云散了。

李斯进帐，一见清新矍铄的郑国，揉着眼睛直呼："奇也奇也！"郑国一阵哈哈大笑："佳水灌枯木而已，客卿何奇之有也！"寻常间永远皱着眉头的郑国一笑，一班臣工不禁人人大乐，一时满帐笑声。

午时末刻，查水查渠之各方汇聚渠情水情，结果是：全线无断无裂无渗无漏，所有支渠毛渠都顺利进水，无一县报来故障。郑国归总，点着探水铁尺硬邦邦撂下一句话："泾水河渠四百六十三里，全线坚实通畅，入田顺当，泾水渠成！"郑国说完，连同嬴政在内，所有人都不约而同地长长松了一口气。李涣与几个经年奔波的老水工啧啧感叹不已，连说这郑国渠快得匪夷所思，好得匪夷所思，教人如在梦里一般。

嬴政叩着书案："李涣，你报个大账，郑国渠究竟灌田几多？"

李涣掰着指头高声道："郑国渠，直接受益者二十三县，间接受益者全部秦川；关中缺水旱地四百六十余万亩，可成旱涝保收之沃野良田！另有两百余万亩盐碱滩，三五年之后，也大体可变良田！若以盐碱滩地接纳山东移民，可容五六万户之多！如此，秦国腹地可增加人口五十余万。寻常年景之下，每亩产粮一钟，每年国库至少可积粟三十万斛。五六年后，关中之富，甲于天下！"

“老令，果真如此么？”

“这是老臣最低谋算。”

“旱涝保收，根基何在？”

“君上，”郑国一拱手，“关中从此旱涝保收，根基在于：泾水河渠不仅仅是一条干渠，而是三千多条支渠毛渠织成的水网。水网之力，在于将关中平川之大多数池陂河流连接沟通，旱天水源丰厚，渠不断水，涝天排水畅通，水无滞留。此所谓旱灌涝排之渠网也！秦法严整，若能再立得一套管水用水之法度，秦川无疑天府之国！”

“还有上灌下排。”李斯插了一句。

“那是独对盐碱滩地之法，得另修排水沟。”李涣答了一句。

“好！”嬴政当即拍案，“河渠管用法度，由老令草拟。”

“嗨！”郑国第一次学着老秦人的模样挺身应命，引得满帐一片笑声。

嬴政一拍大腿起身：“好！从塬下回咸阳，一路再看看盐碱滩。”

王绾一拱手：“河渠已成，君上回咸阳要紧，盐碱滩事各县自有切实禀报。”

“不。”嬴政摇摇手，“左右顺路，一次揣摩清楚，不能光听禀报。”

“秦王明断！”举帐不约而同地喊了一句。

片刻之后，行营拔帐南下，一行车马辚辚下了洛水山塬。西行四十余里，进入下邽县地界，便见一条条支渠毛渠伸入到白茫茫盐碱

滩，清清之水汩汩浇灌着一片片白森森的盐碱花。盐碱滩中散布着一群群农人，显然在紧急开挖通向南边渭水的排水毛渠。嬴政二话不说下了马，大步走进了道边一片盐碱滩。

一条毛渠刚刚挖成，渠底已经渗出清亮亮的水流。一个赤膊壮汉满头大汗跳进渠中，笑着喊着："都说盐碱滩水咸，我偏不信清亮亮的水老天能撒盐？尝尝！"俯身捧起渠底清水一口大喝，刚刚入口又噗地一口吐出，龇牙咧嘴地笑着叫着："呀！咸！咸死人也！"渠边赤膊挥汗的农夫们一片大笑。一个白发老人道："这渠不是那渠，那渠是泾水，这渠是盐碱汤。上冲下排，几年后这盐碱地就变肥田了，那时才有甜水喝，懂么？瓜（傻）娃子！"赤膊壮汉一边点头一边爬上渠来，紧跑几步伏身泾水毛渠中一阵牛饮，又跳起来大喊："好甜水！不信赶紧喝！"众人一阵嚷嚷："谁不信了，只你个瓜子不信！"于是一片大笑。

"老伯，"嬴政走过来一拱手，"你说这盐碱滩果然能变成良田？"

"能！"白发老人的铁耒噗地插进泥土，"盐碱滩又不是天生的，长年积水排不走，地不病才怪！泾水最清，天生治地良药。上边灌药，下边排脓，两三年准保好地，不好才怪！"

"那老伯说，这地官分，有人要么？"

"不要才怪！老夫想要三百亩，官府给么？"

"若是给山东移民，村人愿意么？"

一个光膀子后生凑近老人低声说了一句什么，老人顿时瞪大了老眼："你，你是秦王？"嬴政呵呵一笑："秦王也是秦人，一样说话。"老人猛然扑地拜倒，两手抓着湿乎乎的泥土又哭又笑："天！赶水头老朽没赶上，在这见到秦王了！天啊天，老朽命大也！"嬴政连忙扶起老

人，四野人众已经纷纷赶来，秦王万岁的呐喊又弥漫了茫茫盐碱滩。老人站起来摇摇手，身边人众便静了下来。老人对嬴政一拱手，转身对着四面人众高声道：“秦王问我，若是将这盐碱滩分给山东移民，我等老秦人是否愿意？都说，愿意不愿意？”

“愿意——”四野黑黝黝光膀子们一片奋力呐喊。

“为甚愿意？”老人一吼。

“种地靠人！打仗靠人！人多势大！”

老人慨然拱手：“老朽乃东白氏族长，老秦人决不欺负山东新人！”“对！老秦新秦都是秦！”四野一片奋然呼喝。

连同嬴政在内，所有后边赶来的臣工吏员们的眼睛都湿润了。尤其是李斯郑国以及那些近年入秦的山东士子们更是感奋有加，几乎是不约而同地大喊了一声：“秦国万岁！”一时之间，秦国万岁秦王万岁秦人万岁的呼喊声此起彼伏，夕阳下的原野又燃烧起来。

嬴政对着光膀子农夫们深深一躬，一句话没说上马去了。大臣吏员们也是深深一躬，纷纷摇着手出了盐碱滩。行营人马在道边聚齐，嬴政凝望着田野中久久不散的黑黝黝人群，猛然回身一句：“换驷马王车，星夜赶回咸阳！”

在秦王万岁的呼喊中，马队王车辚辚启动，风驰电掣般向西而去。

行至栎阳城外官道，恰遇蒙恬飞马赶来。在宽大的王车中，蒙恬禀报了一则紧急消息：郑国渠成放水，山东六国倍感震撼，纷纷派出特使谴责韩国将如此赫赫水工派进秦国，无异蓄意资秦；韩国君臣倍感压力，已经拘押了郑国全族人口，声称郑国若不回韩谢罪，立即将

郑氏全族处斩！蒙恬担心韩国已经派出刺客，怕郑国有失，是以连夜东来禀报。

“狗彘不食！”嬴政狠狠骂了一句。

---

1. 长跪，古人尊敬对方的一种坐姿：双膝着地，臀部提起，身形挺直（正常坐姿为臀部压在脚后跟）。此种长跪，多见《战国策》、《史记》等史料中，后世多有人将长跪误解为扑地叩头的跪拜。
2. 邺，战国魏地，西门豹曾为邺城令治水，今河南省安阳境内。
3. 平阳，汾水西岸之赵国要塞，也是黄河东岸（河东）重镇，今山西省临汾市境内。
4. 猛火油，先秦石油称谓。战国时，秦国上郡高奴（今延安地区）出产天然石油，天下仅见。
5. 下邽，战国秦县，今陕西渭南市地带。
6. 轻兵，秦军敢死之师。其起源演变见第四部《阳谋春秋》。

第三章　乾坤合同

一　功臣不能全身　嬴政何颜立于天下

蓦然醒来，郑国眼前的一切都变了。

宽大敞亮的青铜榻，宁静凉爽的厅堂。铺榻竹席编织得异常精致，贴身处却挨着一层细软惬意的本色麻布，老寒腿躺卧其上既不觉冰凉又不致出汗。不远处，一面蓝田玉砌成的石墙孤立厅中，恍若一道大屏，渗着细密光亮的水珠。显然，这是墙腹垒满了大冰砖的冰墙。榻边白纱帷帐轻柔地舒卷，穿堂微风恍若山林间的习习谷风，夹着一种淡淡的水草气息，虽不若瓠口峡谷的水汽醇厚，也一片清新自然。如此考究的厅堂寝室，令他这个经年奔波高山大川过惯了粗粝生活的老水工很有些不适。一抬眼，阳光隔着重重门户纱帐明亮得刺人眼目。

“有人么？”郑国猛然坐起，一打晃立即扶住了凉丝丝的铜柱。

“大人醒来了？”纱帐打起，面前一张明媚的女子笑脸。“你！是何人？”

“小女是官仆，奉命侍奉大人。”

“这是何地？”

“这是大人府邸。”侍女过来搀扶郑国。

“岂有此理，老夫何来府邸？”郑国推开侍女，黑着脸下地嘟哝了一句。

“大人初醒不宜轻动，小女去唤太医。”

“不用。谁是此地管事，带老夫去见。”

“大人稍待，小女即刻唤家老前来。”侍女风快地去了。

“这是人住的地方么？不中不中。”郑国烦躁地嘟哝着转悠着。

正当此际，一个中年男子大步进门，迎面深深一躬：“禀报大人，在下奉大内署之命暂领府务。一俟大人觅得得力家老，在下便原路回去。”郑国正要说话，一个须发雪白的老者背着药箱进了厅堂，身后正跟着那个明媚的侍女。郑国顿时烦躁：“老夫没病，谁也不用管！这里有没有车马？老夫要见李斯，不行就见秦王！”家老一拱手道：“李斯大人原本叮嘱好的，大人醒来立即报他。在下这便去请李斯大人。”话一落点人已大步出门。郑国看惯了秦人风风火火，知道不会误事，也不去管了。

侍女轻步过来，低声道：“大人，这是长史署派下的住府太医。

大人病情，住府太医要对太医署每日禀报。查脉换方，不费事也。”

郑国无奈，只好皱着眉头坐在案前，听任老太医诊脉。认真地望闻问切一番，老太医开好一张药方，又正色叮嘱道：“大人卧榻多日，老寒腿未见发作，足证大人根基尚算硬朗。只是大人触水日久，风湿甚重，日后家居宜干宜燥宜暖爽，避水尤为当紧，切切上心为是。”郑国苦笑着点点头：“好好好，老夫知道。”离座起身便去了。

郑国已经习惯了秦国吏员仆役的规程：但遇法度明定的职责，纵然上司或主人指责，也得依照法度做事。譬如郑国病情，老太医叮嘱不到，日后一旦出事，太医署便得依法追溯。如此，老太医岂能不认真敬事？可在郑国听来，这番叮嘱荒唐得令人啼笑皆非。叫一个老水工不去触水，还要长年干燥爽暖，简直就是教一只老虎不要吃肉而去吃草！想归想，涉及法度，老太医尽职尽责，你说甚都是白说，只有点头了事。

午后时分，李斯匆匆来了。“你个老兄弟！塞我这甚地方？老夫活受罪！”郑国当头直戳戳一句。“哎呀老哥哥！你可是国宝也，谁敢教你受罪！坐下坐下，听我说。”

李斯一番叙说，郑国听得良久默然。

原来，一出频阳盐碱滩，郑国就发起了热病。行营马队只有秦王一辆王车，郑国与大臣们一样乘马，昏沉沉几次要从马上倒栽下来。李斯总揽河渠，照应郑国与一班水工大吏是其职司所在，自然分外上心。一见郑国状况不对，李斯觉得郑国不能再在马上颠簸，欲报秦王，可王绾说秦王正在车中与蒙恬密谈。李斯稍一思忖，给王绾说了一声，立即带一班吏员护持着郑国下了官道。进入栎阳，调来一辆四面垂帘的篷车教郑国乘坐，又请来一个老医士随车看护，这才上道疾行赶上了大队。将到咸阳，前队驷马王车突然停住，秦王带着蒙恬匆匆下车，找到李斯低声吩咐了一番这才离去。依照秦王叮嘱，李斯将郑国乘坐的篷车交给了蒙恬。蒙恬也不对李斯多说，立即带着自己的马队护送着郑国车辆离开行营大队，飞上了向南的官道。当时，李斯也是一肚子疑惑，不明就里。

回到咸阳，李斯因尚无正式官邸，原居所又没有仆役照应，骤然回去难以安卧，被长史署安置在了咸阳驿馆的最好庭院。李斯沐浴夜饭方罢，正要上榻歇息，蒙恬大步匆匆来了。蒙恬对李斯说了韩国问罪郑国的消息，并说斥候已经探查到韩国刺客进入秦国的蛛丝马迹，

他奉秦王之命，已经将郑国送到一个该当万无一失的地方去了，教李斯不要担心。李斯一时惊愕默然，这才明白了秦王中途停车，教他将郑国交给蒙恬的原因。李斯也有些后怕，假若在自己护持郑国出入栎阳时陡遇韩国刺客，后果岂非难料？

次日小朝会，秦王的第一道王书，是擢升郑国为大田令，爵位少上造，府邸由长史署妥为遴选，务求护卫周全。王书颁布之后，秦王沉着脸说了一句话：“郑国是大秦国宝，是富民功臣。韩国敢加郑氏部族毛发之害，教他百倍偿还！”朝会之后，蒙恬陪同李斯去了那个“该当万无一失”的地方。一过渭水进入南山官道，一进茫茫树林中护卫森严的山林城堡，李斯立即明白，也不禁大为惊讶。李斯无论如何想不到，秦王能教郑国住在章台行宫治病。而护卫郑国者，竟然是蒙恬的胞弟——少年将军蒙毅。

旬日之后，郑国高热已退。老太医说章台过于阴凉，不宜寒湿症者久居。秦王这才亲自下令，将郑国移回咸阳官邸。李斯说，目下这座大田令官邸，地处王城之外的重臣坊区，蒙毅又专门做了极为细致的护卫部署，完全不用担心。末了，李斯兴奋地说，回到咸阳将近一月，夏田抢种已经完结，诸般国事也已摆置顺当；秦王早已经说好，大田令何时痊愈，何时便行重臣朝会，铺排日后大政方略。

“这个秦王……难矣哉！”良久默然，郑国一声长叹。

“老哥哥，这是何意？”李斯有些意外。

“你我都是山东客，老夫可否直话直说？”

“当然！”李斯心下猛然一跳。

“老兄弟有所不知也。”郑国很平静，也很麻木，盯着窗外明亮的阳光眯缝着一双老眼，灰白的眉毛不断地耸动着，“当年韩王派老夫入

秦，曾与老夫约法三章：疲秦不成渠，死封侯，活逃秦。老夫答应了。那时，山东六国不治水，六国又有盟约，严禁水工入秦。老夫对天下水势了若指掌，知道只有秦国不受山东六国牵制，可自主治水。

入秦治水，大有可为，是当时天下水家子弟的共识。然则，老夫若不答应韩王约法三章，便要老死韩国，终生不能为天下治水……”

“老哥哥且慢，”李斯一摇手，“先说说这韩王约法。疲秦，是使命？”

“对。使秦民力伤残于河渠，疲惫不能东出，是谓疲秦策。”

“那，不成渠，是不能使秦国真正成渠？”

“对。只能是坏渠，渗漏崩塌，淹没农田，使渠成害。”

“死封侯？”

“假若秦国识破，老夫被杀，韩国封我侯爵，食三万户。”

“活逃秦？”

“若老夫完成使命而侥幸未死，当逃离秦国，到他国避祸。”

“到他国？为何不能回韩国？”

“韩国弱小，不能抵挡秦国问罪。老夫不在韩，韩国便能斡旋开脱。”

“这便是说，只有老哥哥死，韩国才认你是韩人，是功臣？”

“大体如此。”

“厚颜！无耻！”素有节制的李斯勃然变色。

郑国长长一叹：“老夫毕竟韩人，既负韩国，又累举族，何颜在秦苟活也！”

“老哥哥！你要离开秦国？”李斯霍然站起。

“老夫回韩领死，才能开脱族人。”郑国认真点头。

“不能！那是白白送死！”

“死则死矣，何惧之有？郑国渠成，老夫死而无憾！”

“老哥哥……”

生平第一次，李斯的热泪涌出了眼眶，扑簌簌落满衣襟。

在与郑国一起栉风沐雨摸爬滚打的几年里，李斯只觉郑国是一个认死理的倔强老水工。郑国的所有长处与所有短处，都可以归结到这一点去体察。工程但有瑕疵，郑国可以几天几夜不吃不喝地守在当场，见谁都不理睬，只围着病症工段无休止地转悠。但有粮草短缺民力冲突，李斯找郑国商议，郑国便黑着脸一声吼：“你是总揽！问我何来？”吼罢一声扭头便走，且过后从来没有丝毫歉意。前期，李斯以河渠丞之身总领事务，没有河渠令，郑国说他是总揽而不愿共决或不屑共决，李斯也无话可说。可后来郑国做了河渠令，李斯仍是河渠丞，郑国还是如此吼叫，李斯心下便时时有些不耐。然则，李斯终究是李斯，一切不堪忍受的，李斯都忍受了。李斯有自己的抱负，以名士当有的襟怀容纳了这个老水工颇有几分迂腐的顽韧怪诞秉性，诚心诚意地襄助郑国，毅然承揽了郑国所厌烦的所有繁剧事务。李斯没有指望郑国对自己抱有感恩之心，更没有指望这样一个秉性怪诞的实工派水家大师与自己结交为友人。李斯只有一个心思，泾水河渠是自己的第一道功业门槛，必须成功，不能失败，为此必须忍耐，包括对郑国这样的怪诞秉性的忍耐。

郑国寡言。除了不得不说，且还得是郑国愿意说的河渠事务，两人共宿一座幕府，竟从来没有议论过天下大势与任何一国的国事。偶有夜半更深辗转难眠，听着郑国寝室雷鸣般的鼾声，李斯便想起在苍山学馆与韩非共居一室的情形。韩非比郑国更怪诞，可李斯韩非却从来都是有话便说，指点天下评判列国，那份意气风发，任你走到哪里想起来都时时激荡着心扉。两相比较，李斯心下更是认定，郑国只是个水工，绝不是公输般那种心怀天下的名士大工。然则郑国也怪，不管如何对李斯吼喝，也不管如何对李斯经常甩脸子，但说人事，便死死咬定一句："泾水河渠，老夫只给李斯做副手！"纵然在秦王面前，郑国也一样说得明明白白。李斯记得清楚，秦王王书命定郑国做河渠令的那天夜里，郑国风尘仆仆从工地赶回，只黑着脸说了一句话："不管他给老夫甚个名头，老夫只认你李斯是泾水总揽，老夫只是副手！"李斯摇着头还没说话，郑国已经大步进了自己寝室……

今日郑国和盘托出如此惊人的秘密，李斯才电光石火般突然明白，郑国既往的一切怪诞秉性与不合常理的烦躁，都源于这个生死攸关的命运秘密。一个心怀天下水势，毕生以治水为第一生命的水家大师，既想报国又无以报国，既想治水又无从治水，既想疲秦又不忍疲秦，不疲秦则背叛邦国，疲秦则背叛良知，如此日日忧愤，该当忍受何等剧烈之煎熬？在秦国治水，郑国最终选择了水家应有的良知，宁愿背负叛国恶名；面对邦国问罪，族人命悬一线，郑国又平静地选择了回国领死，生生抛弃了一个他历经艰难深深融入其中的生机勃勃的新国家，生生抛弃了他刚刚在这方土地上建立的丰功伟业……

如此际遇，人何以堪？如此情怀，夫复何言？

"秦王驾到——"庭院中传来长长一呼。

"老哥哥……"李斯有些茫然了。

"老夫之事，与你老兄弟无涉。"郑国平静地站了起来。

年轻的秦王大步匆匆地进来，郑国李斯一拱手还没说话，秦王便焦急问道：“老令自感如何？甘泉宫干爽，我看最好老令搬到甘泉去住一夏。”郑国喟然一叹，深深一躬：“秦王待人至厚，老夫来生必有报答……”嬴政骤然愣怔，一时口吃起来：“老老老令，这是是是何意？”李斯见秦王急得变了脸色，连忙一拱手道：“禀报君上，郑国要离秦回韩，以死谢罪，解脱族人。”嬴政恍然点头，呵呵一笑道：

“此事已经部署妥当，王翦已派出军使抵达新郑，我料韩王不致加害老令一族。”李斯正要说话，嬴政已经皱起了眉头：“不对！老令纵然离秦回韩，谈何以死谢罪？老令何负韩国？”郑国摇头一叹：“泾水渠成，老夫将功抵罪，该是自由之身矣！余事不涉秦国，秦王何须问也。”嬴政的炯炯目光扫视着郑国，断然地摇摇头：“老令差矣！果真老令无事，无论回归故国还是周游天下，嬴政纵然不舍，也当大礼相送，使老令后顾无忧。今老令分明有事，嬴政岂能装聋作哑？”李斯深知这个秦王见事极快，想瞒也瞒不住，更没必要瞒，一拱手道：

“臣启君上，郑国方才对臣说过：当年老令入秦，韩王与老令约法三章，老令自感违约韩王，是有以死谢罪之说。”嬴政一点头：“老令，可有此事？”郑国长叹一声点头：“老夫惭愧也！”嬴政又倏地转过目光：“客卿，敢问何谓约法三章？”李斯便将方才的经过说了一遍。

“鼠辈！禽兽！”嬴政黑着脸恶狠狠骂了两句。

“秦王，容老夫一言。”

“老令但说。”

郑国平静淡然地开口：“老夫一水工而已，以间人之身行疲秦之策，负秦自不必说。韩王约法三章，老夫终反其道而行之，负韩亦是事实。族人无辜，因我成罪，老夫更负族人。负异国，负我国，负族人，老夫何颜立于天下？若秦王为老夫斡旋，再使秦韩两国兵戎相

见，老夫岂非罪上加罪？老夫一生痴迷治水，入秦之前，毕生未能亲领民力完成一宗治水大业。幸得秦王胸襟似海，容得老夫以间人之身亲统河渠，并亲自冠名郑国渠，使老夫渠成而业竟，老夫终生无憾矣！老夫离秦回韩，领死谢罪以救族人，心安之至，无怨无悔，唯乞秦王允准，老夫永志不忘！”

“老令……”嬴政的眼眶溢满了泪水。

李斯心下猛然一跳——秦王要放郑国走？！

嬴政长吁一声：“老令初醒，体子虚弱，且先静养几日可否？”

“秦王，老夫行将就木，不求静养，唯求尽速回韩。”

“好！旬日为期，嬴政亲送老令回韩！”

“老夫……谢过秦王。”眼见李斯目光示意，郑国终于没有再说。

嬴政大步赳赳地走了。李斯郑国送到廊下，亲眼看见嬴政在门厅唤过少年将军蒙毅叮嘱了一阵，王车才辚辚出了官邸。郑国皱着眉头，埋怨李斯不该说出约法三章事。李斯说，你老哥哥当真糊涂也，韩国如此没有担待，韩王又如此歹毒，李斯不说还算人么？郑国苦笑摇头，再不说话了。李斯一时把不准秦王决断，觉得如此送郑国回韩，分明害了郑国害了郑氏一族。心下老大过意不去，李斯便没有急着离开。李斯知道郑国不善打理，二话不说开始铺排：先唤来侍女，吩咐庖厨治膳，不要夏日生冷，只要热腾腾的秦地炖肥羊与兰陵老酒；再吩咐住府老太医的小徒煎药，到时刻送来，他亲自敦促郑国服药；而后又亲自将冰墙与寝室诸般物事检视一遍，该撤则撤该换则换，直到合乎李斯所熟悉的郑国喜好为止。李斯按捺着重重心事，一直留在这座大田令官邸陪着郑国吃饭、服药、说话，直到暮色降临，郑国老眼朦胧地被侍女扶上卧榻。

此时，少年将军蒙毅快步走来，说秦王急召李斯议事。

李斯赶到王城书房，蒙恬、王绾与一个厚重威猛的将军已经在座了。李斯向厚重威猛的将军看了一眼，不期正与将军向他瞄来的炯炯目光相遇，心下一动正要说话，秦王恍然拍案起身笑道：“对也！两大员还没见过。来，认认，这位客卿李斯，这位前将军王翦。”李斯庄重谦恭地拱手作礼：“久闻将军大名，今日得见，幸何如之！”王翦赳赳拱手：“先生总揽河渠，富国富民，富我频阳。王翦景仰先生，后当就教！”

君臣各自就座。嬴政笑意倏忽消失，叩着书案道：“近日原当谋划长远大计，不期郑国之事意外横出，是以急召四位会商。前将军先说，韩国情形如何？”

“臣启君上，韩王可恨！”

王翦愤愤然一句，皱着眉头禀报了出使新郑的经过。

原来，嬴政从泾水河渠回到咸阳，深感郑国之事牵涉甚多，不能小视，立即派快马特使给关东大营的桓龁发出了一件密书：迅速派一军使赶赴新郑，向韩王申明秦国意愿——韩国向秦国派出间人疲秦，罪秦在先；韩王若能开赦郑国族人，并许郑氏族人入秦，秦国可不计韩国疲秦之恶行，否则，秦韩交恶，后果难料。桓龁接到密书，连夜与王翦商议。王翦一番思忖，觉得军中大将、司马适合做这个使节者一时难选，决意亲自出使新郑。桓龁原本也为使节人选犯愁，王翦自请，自然大是赞同。毕竟，关东一时无战，王翦又是文武兼备声望甚高的大将，王翦做军使，也能给韩王些许颜面，有利于此事顺当解决。

然则，谁也没有料到，王翦对韩国君臣竟是无处着力。王翦车马进入新郑，先是硬生生在驿馆被冷落三日，非但无法见到韩王，连领

政丞相韩熙也是闭门谢客。直到第四日午后，韩王才召见了在王城外焦灼守候的王翦。及至王翦将秦国意愿明白说完，年轻的韩王却阴阴笑着一直不说话。王翦按捺住怒气正色询问：“韩王究竟意欲如何，莫非有意使秦韩交恶？”韩王呵呵一笑：“秦为大国，韩为小邦，本王安敢玩火？”王翦冷冰冰一句：“既然如此，韩王是允诺秦国了？”韩王又阴柔一笑：“将军当知，韩国不若秦国，老世族根基深厚，本王即便允诺也是不中。果真要郑国一族离韩入秦，本王亦当与老世族商议一番，而后方能定夺。”王翦问：“韩国定夺，须要几多时日？”韩王皱着眉头一脸苦笑：“王室折冲老世族，至少也得三个月了。”王翦不禁厉声正色：“韩国若要三月之期，得先教本将军面见郑氏一族，并得留下一支秦军甲士看护郑氏族人，否则不能成约！”韩王只哭丧着脸：“拘押郑氏族人，乃老世族所为也。本王尚且不知郑氏族人拘押在谁家封地，如何教将军去见？”王翦眼见韩王成心推诿搪塞，本欲以大军压境胁迫韩王，又虑及因一人用兵而影响秦国对山东之整体方略，便重重撂下一句话：“果真秦韩交恶，韩国咎由自取！”愤然出了王城。此后王翦留新郑旬日，韩国君臣硬是多方回避，任谁也不见王翦。直至离开新郑，王翦只有一个收获：探察得郑氏一族拘押在上大夫段延的段氏封地。

“欺人太甚！岂有此理！”年轻秦王一拳砸在青铜大案上。

“这个韩王，可是刚刚即位两年多的韩安？”李斯问了一句。

“正是。”王翦黑着脸一点头。

“韩安阴柔狡黠，做太子时便有术学名士之号。”王绾补充一句。

“小巫见大巫。”蒙恬冷笑，“韩安不学韩非之法，唯学韩非之术。”

“若非投鼠忌器，对韩国岂能无法！”王翦显然隐忍着一腔怒气。

李斯一拱手：“将军是说，目下整体方略未就，不宜对韩国用兵？”

“正是。先生好见识。”王翦显然很佩服李斯的敏锐洞察。

“这是实情。”王绾的语气很平稳，“大旱方过，朝野稍安。当此之时，秦国内政尚未盘整，外事方略尚未有全盘谋划，骤然因一人动兵，牵一发而动全身，只怕对大局有碍。”

“然则，果真一筹莫展，也是对秦国不利。”蒙恬显然不甘心。

“郑国倒是丝毫不怨秦国，将回韩看做当为便为之行。”李斯叹息了一声。

“郑国是郑国！秦国是秦国！”年轻的秦王突然爆发，一拳砸案霍然站起，大步走动着脸色铁青着，一连串怒吼震得大厅嗡嗡作响，“郑国固然无怨，秦国大义何存！郑国是谁？是秦国富民功臣！是韩国卑鄙伎俩牺牲品！是舍国舍家心怀天下的大水工！是宁可自己作牺牲上祭坛，也不愿修一条害民坏渠的志士义士！韩国卑劣，郑国大义！韩国渺小，郑国至大！郑国不是韩国一国之郑国，是天下之郑国！更是秦国之郑国！郑国为秦国富庶强大，而使族人受累，秦国岂能装聋作哑？功臣不能全身，秦国何颜立于天下！嬴政何颜立于天下！秦国果真大国大邦领袖天下，便从护持功臣开始！安不得一个功臣，秦国岂能安天下！”

偌大厅堂，寂静得深山幽谷一般。

四位大员个个能才，可在年轻秦王这一连串没有对象的怒吼中都不禁有些惭愧了，一则为之震撼，二则为之感奋。一个国王能如此看待功臣，能如此掂量国家大局与保全功臣之间的利害关联，天下仅见矣！与如此国王共生共事，生无后顾之忧矣！

“臣等听凭王命决断！”四人不约而同，拱手一声。

年轻的秦王喘息了一声平静下来：“此事交李斯王翦，要旬日见效。”一句话说完，嬴政大踏步转身走了。蒙恬不禁呵呵一笑：“乱麻乱麻，快刀一斩，服！”王绾也红着脸一笑：“大局大局，究竟甚是大局，服！”李斯却对王翦一拱手：“此事看来只有从‘兵’字入手，将军以为如何？”王翦站起大手一挥：“有秦王如此根基，办法多得很，先生只跟我走！”一句话说完，两人已经联袂出了大厅。蒙恬对王绾一笑，都是一堆事，各忙各也。蒙恬也起身走了。只王绾坐在案前愣怔良久，仿佛钉在案前一般。

李斯王翦出了王城上马，立即兼程赶赴函谷关外的秦军大营。

天色堪堪大亮，两骑飞进关外幕府。王翦将秦王一番话对主将桓龁一说，白发苍苍的老桓龁拍着大腿一嗓子：“鸟！好！韩安这小子，是得给他个厉害！你两个说办法，老夫只摇令旗便是！”一路之上，王翦与李斯断断续续已经谋好了对策。然王翦素来厚重宽和，更兼推崇李斯才具，此刻一力要李斯对桓龁说出谋划对策，好教桓龁明白，是李斯奉秦王之命在主持目下这场对韩斡旋。短暂相处，李斯对王翦的秉性已经大有好感，不再说奉王命介入之类的官话，一拱手便道：“李斯不通兵事，只一个根基：目下秦国对山东之整体方略未定，此次只对韩国，不涉他国。王翦将军与在下共谋，对策有二：其一，对其余五国明发国书，戳穿并痛斥韩国之猥琐，申明秦国护持功臣之大义，使列国无由合纵干涉；其二，三五日内猛攻韩国南阳诸城，但能攻下三五城，大事底定！”

老桓龁立即拍案：“好主意！李斯主文，王翦坐帐，老夫攻南阳！”王翦连忙一拱手：“上将军不可不可！此事是先生与末将之事，末将如何能坐在幕府？”老桓龁哈哈大笑：“老夫不打仗，浑身痒痒！不知道么？两年大旱没动兵，老夫只差没痒死人！幕府老夫不稀罕，不教老夫打仗，老夫便不摇令旗！你两个奈何老夫？”李斯与秦军大将

从未有过来往，一见这威名赫赫的白发上将军如同少年心性一般，心下顿时没底，不知如何应对了。再看王翦，却是不慌不忙道：“老将军要抢我功劳，末将让给老将军便是。”老桓龁顿时红脸：“攻得三五城，算个鸟功劳！老夫是浑身痒痒。你小子！非得老夫脱光给你看么？老夫打仗，功劳记你，赖账是老鳖！”王翦依旧不慌不忙：

“自秦王去岁下令特制草药入军，老将军一日一洗，甲痒病业已大有好转。末将看，老将军还是要夺末将功劳。”老桓龁无可奈何地挥挥手：“好好好，你小子小气！要挣功劳给你！那，老夫照应粮草总归可也。”王翦还是不慌不忙：“也不行。秦王不久将要巡视大军，大营军务堆积如山，上将军岂能做辎重营将军？”老桓龁脸色一阵红一阵白，终究又是无可奈何地呵呵一笑：“你小子老夫克星也！好好好，老夫离得远远便是。”

入夜，李斯草拟好国书，正好王翦进帐来商定两方如何文武协同。李斯多少有些担心老桓龁掣肘，又不好明说，只好沉吟着一句：

“此事宜速决，全在文武步伐协同，上将军果真发令不畅……”王翦不禁哈哈大笑：“先生多虑也！秦人闻战则喜，个个如此。全军呼应配合，只怕老将军比你我还要上心。”李斯自然知道，持重的王翦决然不会在邦国大事上嬉闹，一时心下大是宽慰。

次日，李斯在幕府军吏中选好五名干员，五道国书立即飞往赵魏燕齐楚。之后，李斯自带几名得力干员，秘密出使韩国，一则与王翦双管齐下，二则要察看韩国虚实，三则还想会见韩非劝其入秦。

王翦亲率五万步骑精锐，同时猛扑南阳。旬日方过，李斯与五路特使尚未回程，王翦一旅已经连下南阳五城，将南阳最大的宛（县）城已经铁桶般围定。多年来，韩国非但对秦屡屡败绩，便是在山东六国的争战中也是多有战败屡屡割地，腹地已经支离破碎互不连接，几成一张千疮百孔的破网。南阳之地，是韩国最后风华尚存的富庶地

带，一旦失守，韩国便只有新郑孤城一片了。秦军一攻南阳，韩国立即派出飞车特使向五国求援。奈何秦国国书在先，五国顿时气短，觉得韩国在郑国之事上太过龌龊。普天之下，哪有个不许本国间人逃回本国的黑心约法？再说，秦军关外大营距南阳近在咫尺，五国纵然有心合纵发兵，至少也得一月半月会商，纵然不会商立即发兵，至少也得旬日之后赶到，韩国一片南阳之地撑得了十天半月么？大势如此，五国只有摇头叹息了。求救无望，韩王安立即慌了手脚，当即派出特使请求秦军休战。可王翦根本不理睬，只挥动大军包围宛城，声称韩国若不送郑氏族人入秦，秦军立即灭韩！

李斯回程之日，韩国丞相韩熙已经亲自将郑氏族人数百口送到了秦军幕府。

万般感慨之下，李斯立即知会王翦退兵。

秦王接到快报，下书内史郡郡守毕元：在郑国渠受益县内，任郑氏族长选地定居，一应新居安置所需全部由国府承担。李斯将一应事务处置完毕，遂星夜赶回咸阳，尚未晋见秦王，先赶到了大田令府邸。李斯将诸般经过尚未说完，郑国已经是老泪纵横了。当夜，李斯还是没有回驿馆，陪着郑国整整说叨了一夜。郑国反复念叨着一句话：“老夫治水一生，阅人多矣！如秦王秦国这般看重功臣者，千古之下不复见矣！”次日清晨，李斯要陪郑国到下邽县抚慰族人，郑国断然摇头：“不！老夫立即到官署任事，立即草拟水法。既为秦国大田令，老夫岂能尸位素餐！”

正在此时，家老匆匆进来禀报：中车府轺车在车马场等候，专门来接李斯。中车府是专司王室车马的内侍官署，派车接送官员自然是奉秦王之命。李斯当即向郑国告辞，疾步出府，在车马场上了高高伞盖的青铜轺车辚辚而去。

轺车出了官邸坊区，没上王城大道，绕过王城直向北门驶去。李斯不便公然询问，心下却不禁溢出些许郁闷。轺车向北，不是去北阪，必是去太庙。便是说，此行未必定然是秦王召见，纵然是秦王召见，也多半不是大事正事。毕竟，秦王只要在咸阳，议政从来都是在王城书房的。李斯目下最上心者，是自己这个客卿之身究竟落到哪个实在官职上？河渠事完，后续事务已经移交相关官署，李斯这个客卿便虚了起来。回咸阳两月有余，上下忙得风风火火，除了擢升并安置郑国，朝会始终没有涉及人事。虽然李斯明白，郑国已经做了大田令，秦王绝不会闲置自己于客卿虚职，然真章未见，心便始终悬着。

“客卿，敢请下车。”

驾车内侍轻轻一声，李斯蓦然回过神来。

二　嬴政第一次面对从来没有想过的大事

太庙松柏森森，幽静凉爽，嬴政的烦躁心绪终于平复下来。

夜来一场透雨，丝毫没有消解流火七月的热浪。太阳一出，地气蒸腾，反倒平添了三分湿热，王城殿堂书房处处挥汗如雨，直是层层叠叠的蒸笼。按照法度，每逢酷暑与夏日葬礼，王城冰窖都要给咸阳城所有官署分赐冰块以镇暑，如同冬日分赐木炭一般。分冰多少冰砖大小，以爵位官职之高低为主要依据，同时参照实际需求。譬如昼夜当值的城防、关市等官署，职爵低也分得多；经常不当值的驷车庶长官署，职爵虽高，也分冰很少。国君驻地的王城殿堂、书房、寝宫，自然是处处都有且不限数量。唯其如此，王城历来不惧酷暑，任你烈日高照，王城殿堂却处处都是凉丝丝的。可自从嬴政亲政，咸阳王城便与天地共凉热，再也没有了那种酷暑之中的清凉气息。因由只有一个：冰块镇暑要门窗紧闭，否则纵是冰山在前也无济于事，而嬴政最不能忍受者，恰恰是门窗紧闭的憋闷。寻常时日，嬴政无论在书房还是在寝宫，历来都是门窗大开，至少也是两对面的窗户大开，时时有

穿堂清风拂面，心下才觉得安宁。每逢夏日，嬴政宁可吹着热风，也不愿关闭门窗教那凉丝丝的冷气毫无动静地贴上身来。事情不大，可历来的规矩法度却是因此而大乱。第一桩，嬴政昼夜多在书房伏案，无论赵高叮嘱侍女们如何轮流小心打扇送风，酷暑时节都是汗流终日，终致嬴政一身红斑痱子。打扇过度，又容易热伤风，实在难煞！第二桩，所有的内侍侍女与流水般进出王城的官吏，都热得气喘如牛，大臣议事人人一条大汗巾，不消片刻满厅汗臭弥漫，人人都得皱着眉头说话。执掌王城起居事务的给事中多次建言，请秦王效法昭襄王，夏季搬到章台避暑理政。可嬴政每次都黑着脸断然拒绝，理由只有一个：章台太远，议事太慢。

赵高精明过人，将这种无法对人言说的尴尬悄悄说给了蒙恬，请蒙恬设法劝秦王搬到章台去。蒙恬原本没上心，只看做赵高唠叨而已。直到一日进入王城书房，眼见年轻的秦王热得光膀子伏案浑身赤红，痱子红斑半两钱一般薄厚，悚然动容之下，蒙恬留心了。也是蒙恬天赋过人，对器物机巧有着特异的感知之能，在王城着意转悠了几次，便给秦王上了一道特异文书——请于王城修筑冰火墙以抗寒暑。嬴政对此等细务历来不上心，呵呵笑着将蒙恬上书撂给了赵高：“小高子，蒙恬改制了秦筝，改制了毛笔，又要在王城做甚个墙。你去给他说，想做甚做甚，只不要聒噪我。”赵高一看蒙恬上书与附图，高兴得一跳三尺高，忙不迭一溜烟去了。旬日之后，嬴政走进书房，只觉凉风徐徐分外舒畅，看看窗外烈日，不禁连声惊诧。旁边赵高窃窃一笑：“君上，不觉书房多了一件物事？”嬴政仔细打量，才蓦然发现眼前丈余处立起了一道高高的蓝田玉石屏，石屏面渗着一层细小晶亮的水珠，使原本并不显如何夺目的蓝田玉洁白温润苍翠欲滴，竟是分外的可人。

“蒙恬的冰火墙？”嬴政心头猛然一亮。“是！整玉镂空，夏日藏冰，冬日藏火，是谓冰火墙。”

“门窗都可开？”

“门不能开，只可开窗。”

“能开窗便好，比铜箱置冰强出许多。”嬴政不禁赞叹一句。

“君上，冰火墙一丈高，顶得好几个铜箱藏冰！”

“那，寻常官署没法用？”

“咸阳令说了，石墙大小随意做，寻常官署都能用！”

“费工么？”

“石料比铜料省钱多了，还留冷留热，比铜箱实受。”

“好好好！蒙恬大功一件，王城官署，都立冰火墙！”

“嗨！”赵高一个蹦跳，不见了人影。

此后一个多月，嬴政身上的红斑渐渐消褪，王城的殿堂书房也渐渐恢复了井然有序宁静忙碌的气象。然则，无论冰火墙多么惬意，只要一烦躁，嬴政立时觉得只能开窗的书房闷热难耐，痱子老根也立时瘙痒，恨不得撕扯开衣冠将浑身挖得流血。今日便是如此。清晨刚进书房，嬴政没有想到久病卧榻的老驷车庶长却在书房等候。老庶长言语简约，一拱手便说：“太后专书，请见秦王，说有大事申明。”嬴政惊讶莫名，接过老庶长递来的一卷竹简，看过便沉默了。

驷车庶长，是专掌王族事务的大臣，历来不问军国常事，除非王族内乱之类的大事，寻常在王城几乎看不到这个老人的身影。今日，他竟捧着太后的“专书”来了，当真不可思议。更令人不解的是，太后自从被嬴政重新迎回咸阳宫，恢复了母子名分，便一直不问国事。当然，这也是嬴政的期望，是恢复太后名分时的事先约法。如今的太

后，能有何等大事？更有奇者，太后纵然曾经有失，毕竟还是恢复了名分的太后，果真有事，直接到王城见他这个秦王也是无可非议，如何要专书请见，而且还要经过执掌王族事务的驷车庶长传递？经过这个关口，分明意味着大大贬低了太后的至尊名分。灵慧的母亲，岂能不明白此中道理？一番思忖，嬴政觉得很不是滋味。

终于，嬴政对老庶长迸出一句话：“明日，本王亲到太后宫。”

驷车庶长一走，嬴政烦躁起来。一想到不知母亲又将生出何种事端，心口憋闷得直喘大气。这个母亲最教嬴政头疼，冷不丁生出个事来便是天翻地覆。寻常人家还则罢了，母亲偏偏是一国太后，他嬴政偏偏是一国国王，一旦出事，必惹得天下纷纭列国窃笑。每念及此，嬴政便愤怒不能自已。当初母亲若堂堂正正下嫁了吕不韦，以嬴政之特异秉性还当真不会计较。不合母亲自贱，与那个活牲畜嫪毐滚到了一起，将好端端秦国搅成了一摊烂泥，令王族深觉耻辱，令秦人深为蒙羞。更教嬴政血气翻涌的是，母亲竟然与那个活牲畜生下两个私生子，还公然宣称要去秦王而代之！那时候，他已经立定主意，只要平息嫪毐之乱，立即永远地囚禁这个母亲，教她再也不能横生事端。嬴政深切明白，纵然他不囚禁母亲，王族法度也要处置母亲。嬴氏王族可以容忍君臣私通，但决然不能容忍王族太后与乱臣贼子生出非婚孽子而大乱血统，更不能容忍取嬴氏而代之的野心图谋。

后来，嬴政派赵高率改装甲士趁乱进入雍城，秘密扑杀两个孽子，又断然囚禁母亲于阳宫，整个嬴氏王族都是没有一个人异议的。这便是历经危难磨炼的嬴氏王族——只要没有异议，便是承认国君做得对；一旦异议，则意味着王族要启动自己的法则。可偏有一班从赵燕入秦的臣子士子愤愤然，说秦王已经扑杀两子，再囚禁太后实在有违人伦。如此议论之下，这些慷慨之士纷纷来谏，请求秦王开赦太后以复天道人伦。嬴政怒火中烧，连杀劝谏者二十七人，并下令不许任何人收尸，以告诫后来者不要再效法送死。

那一刻，整个王族与秦国臣民，没有一个人指责嬴政违背秦法杀人过甚。嬴政明白，这是老秦人蒙羞过甚，对这个太后已经深恶痛绝了。在殿阶尸身横陈的时候，那个茅焦来了。

茅焦是齐国一个老士子，半游学半经商住在咸阳。听得王城杀人盈阶，赵燕士子一体噤声，茅焦二话不说，赳赳大步地奔往王城。路人相问，茅焦只一句话："老夫要教秦王明白，天下言路不是斧钺刀锯所能了断也！"其时，嬴政正在东偏殿与老廷尉议事，宫门将军进来一禀报，嬴政冷冷回道："问他，可是为太后事而来？"宫门将军疾步出去倏忽即回，报说正是。嬴政脸色铁青地拍案："教他先看看阶下死人！"宫门将军出而复回，禀报说茅焦看过尸身，只说了一句话："天有二十八宿，茅焦此来，欲满其数也！"嬴政又气又笑，声色俱厉地喝令左右："此人敢犯我禁，架起大镬煮了他！"镬是无脚大鼎，与后世大铁锅相类。甲士们一声呼喝，在王殿外架好了铁镬，片刻间烈火熊熊鼎沸蒸腾。老廷尉不闻不问恍若不见，起身一拱手也不说话告辞去了。嬴政情知老廷尉身为执法大臣，不能眼看此等非刑之事起在眼前，有意回避而已，也不去理睬。

老廷尉一出殿口，嬴政一声大喝："茅焦上阶！"

殿口一声长呼，一个须发灰白布衣大袖的老士上了东偏殿殿阶，小心翼翼步态畏缩，还时不时东张西望地打量一眼。嬴政觉得此人实在滑稽，不禁大笑："如此气象，竟来满二十八宿之数，当真气壮如牛也！"茅焦闻言，站定在大镬丈余之外，一拱手道："老朽靠前一步，离死便近得一步，秦王固狠，宁不肯老朽多活须臾乎？"说话间老泪纵横唏嘘哽咽，看得将军甲士们一片默然，一时竟没了原先的杀气声威。嬴政实在忍俊不禁，又气又笑地一挥手道："好好好，有话说，说罢快走！"不想茅焦陡然振作，一拱手清清楚楚道："老夫尝闻人言：有生者不讳死，有国者不讳亡；讳死者不可得生，讳亡者不可存国。此中道理，秦王明白否？"嬴政天赋过人，目光一闪摇摇头："足下何

意？”茅焦平静地说：“秦王有狂悖之行，岂能不自知也？”嬴政冷冷一笑：“何谓狂悖？愿闻足下高见。”茅焦正色肃然道：“君王狂悖者，不计邦国声望利害，徒逞一己之恩仇也。秦国堪堪以天下为事，而秦王却有囚母毁孝之恶名，诸侯闻之，只恐人人远秦国而惧之。天下亲秦之心一旦瓦解，秦纵甲兵强盛，奈何人心矣！”

嬴政二话没说，起身大步下座，恭敬地扶起了茅焦。

旬日之后，嬴政经过驷车庶长与王族元老斡旋，终于恢复了母亲的太后名分，将母亲迎回了咸阳王城。母亲万般感慨，设宴答谢茅焦。席间，母亲屡屡称赞茅焦是“抗枉令直，使败更成，安秦社稷”的大功臣。那日嬴政也在场，对母亲的热切絮叨只是听，一句话也不应。后来，母亲趁着些许酒意，拉着嬴政的手感慨唏嘘：“茅焦大贤也！堪为我儿仲父，襄助我儿成就大业……”母亲还没说完，嬴政霍然起身，对侍女冷冰冰一挥手：“太后酒醉，该醒了说话，扶太后上榻。”说完，铁青着脸色径自去了。老茅焦尴尬得满面通红，连忙也站起来跟着秦王去了。

在嬴政看来，母亲在大政国事上糊涂得无以言说。但反复思忖，还是找来国正监排了排官吏空缺，下书任命茅焦做了太子左傅。茅焦入府之日，嬴政特意召见，郑重叮嘱：“先生学问儒家居多，今日为太子左傅教习王族子弟，只可做读书识字师，不得教授儒家误人之经典。日后但有太子，其教习归太子右傅，先生不必涉足。”嬴政心下想得明白：茅焦因谏说秦王“不孝”而彰显，给茅焦大名高位，是向天下昭示秦国奉孝敬贤，以使天下亲秦；然茅焦这般儒家士子，不可使其将秦国的王族学馆当做宣扬儒家人治之道的壁垒，更不能使他做未来太子的真正老师，只能限定其教习王族子弟读书识字；茅焦若是不认同，嬴政便要依原先谋划好的退路，改任茅焦做一个治学说话都没人管的客卿博士，任他去折腾。

然则，茅焦没有异议，而且很是欣然。

茅焦只说了一句话：“儒家虽好，不合时势。秦行法治，老夫岂能不明！”

也就是从茅焦事开始，母亲再也没有说过有关国事有关王室的一句话。

既然如此，母亲这次郑重其事地上书请见，究竟何事?

……

“客卿李斯，见过秦王。”

“呵，先生到了，好！进去说话。”

进了太庙跨院的国君别居，嬴政立即吩咐侍女上茶。松柏森森罩住了庭院，门窗大开穿堂风习习掠过，李斯顿时觉得清爽了许多，不禁一句赞叹：“先祖福荫，佑我后人哉！”嬴政大觉亲切，慨然笑道：“先生喜欢便好！日后三伏酷暑，先生可随时到此消夏。”李斯连忙一拱手：“君上笑谈，社稷之地，臣下焉敢轻入？”嬴政一笑：“只要为国操劳，社稷也是人居，怕甚来？小高子，立即到太庙署给先生办一道令牌，随时进出此地。”赵高嗨的一声，便不见了人影。李斯心下感动，不禁肃然一躬：“君上如此待臣，臣虽死何当报之！”嬴政哈哈大笑：“先生国家栋梁，便是秦国也有先生一份，进出社稷，何足道哉！”骤然之间，李斯心下怦怦大跳，一句话也说不出来了。

君臣坐定，嬴政看着李斯喝下一盅凉茶，这才叩着书案道：“今日独邀先生到此，本欲商定一件大事。可不知为甚，我今日心绪烦躁得紧，先生见谅。”李斯微微一笑：“大事须得心静，改日何妨。烦躁因何而起，君上可否见告？”嬴政道：“太后召我，说有大事，不知何事？”李斯沉吟少许一点头：“太后不问国事，必是君上之事。”嬴政不禁惊讶：“我？我有何事？”李斯平静地一笑：“是大事，又不是国事，

便当是君上之终身大事。”嬴政恍然拍案：“先生是说，太后要问我大婚之事？”李斯点头：“男大当婚，女大当嫁，该当如此。”嬴政长吁一声紧皱眉头，一阵默然，突兀开口：“果真此事，先生有何见教？”惶急之相，全然没了决断国事的镇静从容。李斯不禁喟然一叹：“臣痴长几岁，已有家室多年，可谓过来人矣！婚姻家室之事，臣能告君上者，唯有一言也。”

“先生但说。”嬴政分外认真。

“君王大婚，不若庶民，家国一体，难解难分。”

“此话无差，只不管用也。”

“唯其家国难分，君王大婚，决于王者之志。”

“噢？说也。”

“君上禀赋过人，臣言尽于此。”

李斯终究忍住了自己，不敢正视年轻的秦王那一双有些凄然迷离的细长的秦眼。嬴政凝望着窗外碧蓝的天空，一动不动地仿佛钉在了案前。良久默然，嬴政突兀拍案：“小高子备车，南宫！”

冬去春来，太后赵姬已经熟悉了这座清幽的庭院。

咸阳南宫，是整个咸阳王城最偏僻的一处园林庭院。这片园林坐落在王城东南角，有一座山头，有一片大水，有摇曳的柳林，有恰到好处的亭台水榭，可就是没有几个人走动。在车马穿梭处处紧张繁忙的王城，这里实在冷清得教人难以置信。赵姬入住南宫后，一个跟随她二十多年的老侍女，一脸忧戚而又颇显神秘地说给她一个传闻：阴阳家说，咸阳南宫上应太岁星位，是太岁[注]土；当年商鞅建咸阳太匆忙，未曾仔细堪舆便修了这座南宫；南宫修成后，第一个住进来的是

惠文后，之后是悼武王后、唐太后，个个没得好结局；从此，不说太后王后，连夫人嫔妃们都没有一个愿意来这里了。老侍女最后一句话是：“南宫凶地，不能住。太后是当今秦王嫡亲生母，该换个地方也！”赵姬却淡淡一笑：“换何地？”老侍女说：“甘泉宫最好，比当年的梁山夏宫还好哩！”赵姬却是脸色一沉：“日后休得再提梁山夏宫，这里最好。”说罢拂袖去了。老侍女惊愕得半天说不出话来。

梁山夏宫，是赵姬永远的噩梦。

没有梁山夏宫，便没有吕不韦的一次次“探访会政”，更不会有吕不韦欲图退身而推来的那个嫪毐。没有嫪毐，如何能有自己沉溺肉欲不能自拔而引起的秦国大乱？狂悖已经过去，当她从深深上瘾以致成为荒诞肉欲癖好者的深渊里苦苦挣扎出来的时候，秦国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儿子长大了，儿子亲政了，短短两三年之中，秦国又恢复了勃勃生机。回首嬴柱、嬴异人父子两代死气沉沉奄奄守成的三年，不能不说，自己这个儿子实在是一个非凡的君王。不管他被多少人指责咒骂，也不管他曾经有过荒诞的逐客令，甚或还有年轻焦躁的秉性，他都是整个秦国为之骄傲的一个君王。赵姬不懂治国，儿子的出类拔萃，她是从宫廷逐鹿的胜负结局中真切感受到的。假如说，嫪毐这个只知道粗鄙肉欲的蠢物原本不是儿子的对手，那么吕不韦便完全是另一回事了。无论是才能、阅历、智慧、学问、意志力，吕不韦都是天下公认的第一流人物，且不说还有二十多年执政所积成的深厚根基。当年，谁要是用嬴政去比吕不韦，一定是会被人笑骂为失心疯的。当年的赵姬，能答应将自己与嫪毐生的儿子立为秦王，看似荒诞肉欲之下的昏乱举动，其深层原因，却实在基于赵姬对儿子嬴政的评判。赵姬认定，儿子嬴政永远都不能摆脱仲父吕不韦的掌心，只要吕不韦在世，嬴政永远都只能听任摆布；以吕不韦的深沉远谋，秦国的未来必定是吕不韦的天下。假如吕不韦还是那个深爱着自己的吕不韦，赵姬自然会万分欣然地乐于接受这个归宿，甚或主动促成吕不韦

谋国心愿亦未可知。吕不韦本来就应该是她的，既然最终还是她的，那么自己的儿子也就是他的儿子，谁为王谁为臣还不都是一样？

可是，那时的吕不韦已经不是她的吕不韦了。

吕不韦对她的情意，已经被权力过滤得只剩下暧昧的体谅与堂而皇之的君臣回避了。既然如此，她与吕不韦还有何值得留恋？事后回想起来，赵姬依然清楚地记得，开始她对吕不韦并没有报复之心，只一种自怜自恋的发泄。后来，牲畜般的嫪毐催生了她不能自已的肉欲，也催生了昏乱肉欲中萌生的报复欲望——你吕不韦不是醉心权力么，赵姬偏偏打碎你的梦想！你要借着我儿子的名分永远掌控秦国么？万万不能！所以，嫪毐才有了长信侯爵位，秦国才有了“仲父”之外的“假父”，嫪毐才有了当国大权，终于，嫪毐也有了以私生儿子取代秦王的野心……然则，赵姬没有想到，在秦国乱局中不是她和嫪毐打碎了吕不韦的梦想，而是吕不韦打碎了她与嫪毐的梦想。当她以戴罪之身被囚禁冷宫时，她又一次在内心认定，吕不韦是不可战胜的权力奇人。那时，沉溺于肉欲之中的她根本没有想到，毁灭嫪毐与自己野心梦想的，恰恰是儿子嬴政！那时，对国家政事素来迟钝的她，只看到了结局——儿子并没有亲政，吕不韦依旧是仲父丞相文信侯，既然如此，秦国必然属于吕不韦。

那时候，她真正地伤心绝望了，为平生一无所得身心空空。

那时候，赵姬想到过死。

然则没过一年，秦国就发生了难以置信的突变。

儿子嬴政亲政！吕不韦被贬黜！接着吕不韦自裁！

任何一桩，在赵姬看来都是不可思议的，也绝不是儿子的才具所能达到的。她宁肯相信，这是吕不韦在毁灭了赵姬之后良心发现而念

及旧情，在她的儿子加冠之后主动归隐，又将权力交还给了她的儿子。赵姬依然清楚地记得，那个想法一闪现，她枯涩干涸的心田竟骤然重新泛起了一片湿润！可是，没过半年，吕不韦死了，自裁了！消息传来，赵姬的惊愕困惑是无法言状的。她不能相信，强毅深厚如吕不韦者，何等人物何等事情，能教他一退再退，直至自己结束自己的生命？也就是从那个时候起，赵姬才开始认真起来，不断召来老内侍老侍女，不断询问当年的种种事体。

渐渐地，赵姬终于明白过来。赵姬知道，人们口中的秦王故事不是编造得来的，只有真实的才具，真实的业绩，才能被老秦人如此传颂。儿子嬴政的种种作为与惊人才具，使她心头剧烈地战栗着。第一次，她在内心对自己的儿子刮目相看了。第一次，她为自己对儿子的漠视失教深深地痛悔了。恰在此时，吕不韦私葬事件又牵连出了天下风波，秦国大有重新动乱之势。依着秉性，赵姬从来不关心此等国事风云。可这次，冷宫之中的她，莫名其妙地心动了，每日都要那个忠实的老侍女向她备细诉说外间消息。她也第一次比照着一个秉政太后的权力，思忖着假若自己当国，此等事该当如何处置？令她沮丧的是，每次得到消息，自己看去都是无法处置的大险危局，根本无法扭转。可是，没过几多时日，一场场即将酿成惊天风雨的乱局，在秦国都干净利落地结束了。那时候，她的惊讶，她的困惑，她的兴奋，简直无以言传。那一夜，在空旷寂寥的咸阳南宫，赵姬整整转悠到了天亮。之后又是天下跨年大旱，秦国该乱没乱，还趁机大上泾水河渠，一举将关中变成了水旱保收的天府之国。逐客令虽然荒诞，可没到一个月便收了回去，终究没误大事。

至此，赵姬终于相信，儿子决然是个不世出的天纵大才。

赵姬心头常常闪出一丝疑问，儿子的祖父孝文王嬴柱窝囊自保一生，儿子的父亲庄襄王嬴异人心志残缺才具平庸，如何自己能生出如此一个杀伐决断凌厉无匹的儿子来？与儿子相比，自己的“太后摄

政”简直粗浅得如同儿戏。也许因了自己是个女人，也许因了自幼生在大商之家，聪明的赵姬见多了爷爷父亲处置商社事务的洒脱快意，从来以为权力就是掌权者的号令心志，只要大权在手，想用谁用谁，想如何摆弄国家便如何摆弄，甚主张甚学说，一律都没用，只能是谁权大听谁的。在赵姬看来，这是任何人都无法改变的世事。所以，她敢用人所不齿的畜生嫪毐，敢应允教全然没有被王族法度所承认的“乱性孽子”做秦王。直至其势汹汹的嫪毐被连窝端掉，自己还不知所以然。想起来，自以为美貌聪慧，其实一个十足的肉女人，实足的蠢物。

赵姬想得很多。自己的愚蠢，不能仅仅归结为自己是个女人。儿子的能事，也不能仅仅归结为他是个男人。宣太后是女人，为何将秦国治理得虎虎生气？嬴柱、嬴异人是男人，为何秦国两代一团乱麻？说到底，赵姬终归不是公器人物，以情决事，甚至以欲决事，是她的本色心性，根本不是执掌公器者的决事之道。公器有大道，不循大道而玩弄公器，到头来丢丑的只是自己。

两三年清心寡欲，赵姬渐渐平静了。

毕竟，她还不到知天命之年，还有很多年要活。对于一个太后，她自然不能有吃有穿有安乐了事，总得有所事事。否则，她会很快地衰老，甚至很快地死去。对于曾经沧海的她，死倒不怕，怕的是走向坟墓的这段岁月空荡荡无可着落。自然，赵姬不能再干预国事，也不想再以自己的糊涂平庸搅闹儿子。赵姬已经想得清楚，自己所能做的，只能是在暮年之期帮儿子做几件自己能做该做的事，以尽从来没有尽过的母职。可是，虽然是母亲，自己与儿子是生疏得如同路人，想见儿子一面，竟连个由头都找不出来，更不要说将自己的想法与儿子娓娓诉说了。

生嬴政的时候，赵姬还不到二十岁。那时候，她正在日夜满怀激情地期盼着新夫君嬴异人，期盼着吕不韦大哥早早接她回到秦国，对儿子的抚养根本没有放在心上。也是卓氏豪门巨商，大父卓原闲居在

家，便亲自督导着乳母侍女照料外重孙，从来没有叫赵姬操过心。赵姬记得清楚，嬴政五岁的那一年秋天，爷爷对她很认真地说起儿子的事。爷爷说，昭儿，你这个儿子绝非寻常孩童，很难管教，你要早早着手多下功夫，等他长大了再过问，只怕你连做娘的头绪都找不着了。那时，漫漫的等待已经在她的心田淤积起深深的幽怨，无处发泄的少妇骚动更令她寝食难安。爷爷的话虽然认真，她却根本没上心。直到儿子八岁那年母子回秦，赵姬对儿子，始终都是朦胧一片。儿子吃甚穿甚，她不知道。儿子的少年游戏是甚，她不知道。儿子的喜好秉性，她也不知道。赵姬只知道儿子一件事，读书练剑，从不歇手。那还是因为，她能见到儿子的那些时日里，儿子十有八九都在读书练剑。

回到咸阳，嬴政成了嫡系王子。尽管儿子与她一起住在王后宫，却是一个有着乳母侍女仆人卫士的单独庭院。母子两人，依然是疏离如昔。赵姬也曾经想亲近儿子，督导儿子，教他做个为父王争光的好王子。可是，她每次去看儿子，都发现儿子比自己想象的还要刻苦奋发，便再没了话说。关心衣食吧，乳母侍女显然比自己更熟悉儿子，料理得妥帖之极，她想挑个毛病都没有，也还是无话可说。后来，亲眼目睹了儿子在争立太子中令人震惊的禀赋，赵姬才真切地觉得，儿子长大了，长得自己已经不认识了。后来，儿子做了太子，搬进了太子府，赵姬认真地开始了对儿子的关照。可是，已经迟了。儿子我行我素，经常不住王城，却在渭水之南的山谷给自己买下了一座猎户庄院，改成了专心修习的日常住所。赵姬想关照，还是无从着手。及至嬴异人病体每况愈下，赵姬才真正生出了一丝疏离儿子的恐慌。将吕不韦定为儿子的仲父，实际上是她对将死的秦王夫君提出的主张。赵姬当时想得明白，她这个母亲对儿子已经没有了任何影响力，要约束儿子，成全儿子，必须给儿子一个真正强大的保护者。这个人，自然非吕不韦莫属。

可是，最终，吕不韦对儿子还是没有影响力。

漫漫岁月侵蚀，连番事件迭起，母子亲情已经被搜刮得荡然无存了。

春秋战国之世，固然是礼崩乐坏人性奔放，可那些根本的人伦规矩与王族法度以及国家尊严，依然还是坚实的，不能侵犯的。身为公器框架中的任何一个男人女人，可以超越公器框架的法度制约，依着人性的驱使去寻找自由快乐的男欢女爱。公器权力可以对你在人伦节操的评判上保持沉默，也可以对你的男女肉欲不以律法治罪。也就是说，作为个人行为，春秋战国之世完全容纳了这种情欲的奔放，从来不以此等奔放为节操污点。那时候，无论是民间还是宫廷，男欢女爱踏青野合夫妇再婚婚外私情几乎比比皆是，以致弥漫为诸如“桑间濮上”般的自由交合习俗。对这种风习，尽管也有种种斥责之说，但却从来没有被公器权力认定为必治之罪。然则，春秋战国之世也是无情的，残酷的。当一个人不顾忌公器框架的基本尺度而放纵情欲，并以情欲之乱破坏公器与轴心礼法，从而带来邦国动乱时，公器法度便会无情地剥去你所拥有的权力地位与尊严，将你还原为一个赤裸裸的人而予以追究。

曾经是王后，曾经是太后，赵姬自然是邦国公器中极其要害的轴心之一。

是儿子嬴政，将嫪毒案情公诸天下，撕下了母亲作为一国太后的尊严。

是儿子嬴政，将母亲还原成了一个有着强烈情欲的淫乱女人。

可是，赵姬也很清楚，儿子还是给她保留了最后一丝尊严。

廷尉府始终没有公示她与吕不韦的私通情事。虽然，吕不韦罪行被公布朝野，其中最重罪行是“私进嫪毒，假行阉宦”的乱国罪。然则，无论是廷尉府的定刑文告，还是秦王王书，都回避了吕不韦这番

作为的根基因由。也就是说，赵姬与吕不韦的情事，始终没有被公然捅破。不管儿子如何对待自己，在此一点上，赵姬还是感激儿子的。在赵姬内心深处，不管秦国朝野如何将自己看做一个淫乱太后，可赵姬始终认定，她与吕不韦的情意不是奸情。因为，终其一生，她只深爱一个人。这个人，便是吕不韦。如果吕不韦更有担当一些，她宁肯太后不做，也会跟吕不韦成婚。如果秦国将她与吕不韦的情意，也看做私通奸情而公诸天下，她是永远不会认可的。最有可能的是，她也会同吕不韦一样，自己结束自己，随他的灵魂一起飘逝。

儿子默认了她心底最深处的那片净土，她的灵魂有了最后一片落叶的依托。

没有亲情的母子是尴尬的，如果儿子果真答应见她，她该如何启齿呢?

……

“太后太后。”忠实的老侍女气喘吁吁跑了过来。

“甚事，不能稳当些个？”赵姬有些生气。

“太后太后，秦王来了！”老侍女惊讶万状地压低着嗓子。

“！”

“太后！快来人，太后……”

就在老侍女手忙脚乱，想喊太医又想起南宫没有太医只有自己掐着太后人中施救时，身后一阵脚步声，一个年轻的内侍风一般过来推开了老侍女，平端着太后飞到了茅亭下的石案上。及至将太后放平，一名老太医也跟了上来，几枚细亮的银针利落地插进了太后的几处大穴。惊愕的老侍女木然了，看着身披黑丝斗篷的伟岸身影疾步匆匆地

走进茅亭，既忘了参拜，也忘了禀报，只呆呆地大喘着粗气说不出话来。

“你是，是，秦，王？”赵姬睁开雾蒙蒙的双眼，梦魇般地嘟哝着。

“娘……我是嬴政。”

“你？叫我娘……”一句话没说完，赵姬又昏了过去。

嬴政清楚地看见，母亲的眼睛涌出了两行细亮的泪水。

心头猛然一酸，嬴政二话不说俯身抱起母亲，大步进了寝室庭院。及至老侍女匆匆赶来，给母亲喂下一盅汤药，母亲睁开眼怔怔地看着自己，嬴政还是久久没有说话。对望着母亲的眼神，嬴政的心怦怦大跳。在他的少年记忆里，母亲曾经是那样的美丽，母亲的眼睛是澄澈碧蓝的春水，写满了坦然，充溢着满足，荡漾着明澈。可是，目下的母亲已经老了，鬓发已经斑白，鱼尾纹在两颊延伸，迷蒙的眼神婴儿般无助，分明积淀着一种深深的哀怨，一种大海中看见了一叶孤舟而对生命生出的渴望，一种对些微的体察同情的珍重，一种对人伦亲情的最后乞求……

“娘老矣！”嬴政内心一阵惊悚，一阵战栗。

多少年了，嬴政没有想过这个母亲。在他的心灵里，母亲早早已经不属于他了。在他的孩童时期，母亲属于独处，属于烦躁，属于没有尽头的孤独郁闷。在他的少年时期，母亲属于王城宫廷，属于父亲，属于快乐的梁山夏宫。当他在王位上渐渐长大，母亲属于仲父吕不韦，属于那个他万般不齿的粗鄙畜生。在嬴政的记忆里，母亲从来没有属于过自己。母亲对他没有过严厉的管教，没有过寻常的溺爱，没有过衣食照料，没有过亲情厮守，疏疏淡淡若有若无，几乎没有在

他的心田留下任何痕迹。他已经习惯了遗忘母亲，已经从心底里抹去了母亲的身影。甚至，连“母亲”这两个字，在他的眼中都有了一种不明不白的别扭与生疏。嬴政曾经以为，活着的母亲只是一个太后名号而已，身为儿子的他，永远都不会与母亲的心重叠交汇在一起了。然则，今日一见母亲，一见那已经被细密的鱼尾纹勒得枯竭的眼睛，嬴政才蓦然体察，自己也渴望着母亲，渴望着那牢牢写在自己少年记忆里的母亲。

“娘！我，看你来了。”终于，嬴政清楚地说出了第一句话。

赵姬一声哽咽，猛然死死咬住了被角。

“娘要憋闷，打我！”嬴政硬邦邦冒出一句连自己也惊讶的话来。

“政儿……”赵姬猛然扑住儿子，放声大哭。

嬴政就势坐在榻边紧紧抱住母亲，轻轻捶打着母亲的肩背，低声在母亲耳边亲切地哄弄着：“娘，不哭不哭，过去的业已过去，甚也不想了，娘还是娘，儿子还是儿子。”赵姬生平第一次听儿子如此亲切地说话，如此以一个成熟男人的胸襟体谅着使他蒙受深重屈辱的母亲，那浑厚柔和的声音，那高大伟岸的身躯，那结实硬朗的臂膊，无一不使她百感交集。一想到这便是自己的亲生儿子，赵姬更是悲从中来，哭得一发不可收拾。

旁边老侍女看得惊愕又伤痛，一时全然忘记了操持，也跟着哭得呜呜哇哇山响。赵高眼珠子瞪得溜圆，过来在老侍女耳边低声两句，老侍女这才猛然醒悟，抹着眼泪鼻涕匆匆去了。片刻间，老侍女捧来铜盆面巾，膝行榻前，低声劝太后止哀净面。嬴政又亲自从铜盆中绞出一方热腾腾的面巾，捧到了母亲面前。赵姬这才渐渐止住了哭声，接过面巾拭去泪水，怔怔地看着生疏的儿子。

“政儿，这，这不是梦……”赵姬双眼矇胧，一时又要哭了。

“不是梦。”嬴政站了起来，“娘，过去者已经过去，别老搁心头。”

“娘没出息也。”赵姬听出儿子已经有些不耐，叹息了一声。

“娘，”嬴政皱起了眉头，“我没有多余的时光。”

“知道。”赵姬离榻起身，抓过了一支竹杖，“跟我来，娘只一件事。”

看着母亲抓起的竹杖，嬴政心头顿时一沉。

母亲老了。青绿的竹杖带着已经显出迟滞的步态，以及方才那矇眬的眼神与眼角细密的鱼尾纹，一时都骤然涌到嬴政眼前，母亲分明老矣！刹那之间，嬴政对自己方才的急躁有些失悔，可要他再坐下来与娘磨叨好说，又实在没有工夫。不容多想，嬴政扶着母亲出了寝宫，来到了池畔茅亭下。毕竟，是娘要上书见他。嬴政最关心的，还是娘要对他说的大事。嬴政来时已经想好，只要娘说的大事不关涉朝局国政，他一定满足娘的任何请求。他已经想到，娘从来没有喜欢过咸阳王城，或者是要换个居处安度晚年。若是寻常时日的寻常太后，这种事根本不需要秦王定夺，太后自己想住哪里便哪里，只须对王城相关官署知会一声便了。可母亲不是寻常太后，她的所有乱行都是身居外宫所引发的。为了杜绝此等事体再度复发，处置嫪毐罪案的同时，嬴政便给王城大内署下了一道王书：日后，连同太后在内的宫中嫔妃夫人，除非随王同出，不得独自居住外宫！这次，母亲着意通过驷车庶长府上书请见，嬴政对自己的那道严厉王书第一次生出了些许愧疚。来探视母亲之前，他已经下书大内署：派工整修甘泉宫，迎候太后迁入。嬴政想给郁闷的母亲一个惊喜。嬴政相信，母亲一定会喜出望外。至于李斯说的大婚之事，嬴政思忖良久，反倒觉得根本不可

能。理由只有一个：母亲从来没有管过他的事，立太子，立秦王，以及必须由父母亲自主持的成人加冠大礼，母亲都从来没有过问过；而今母亲失魂落魄满腔郁闷，能来管自己的婚事？不可能！

“政儿，你已经加冠三年了。”

“娘，你还记得？没错。”嬴政多少有些惊讶，母亲竟然没有说自己事。

“政儿，既往，娘对你荒疏太多。”母亲叹息一声，轻轻一点竹杖，“然则，娘没有忘记你的任何一个关节。你，正月正日正时出生，八岁归秦，十二岁立太子，十三岁继任秦王，二十一岁加冠亲政……二十多年，娘给你的，太少太少也！”

“娘……娘没有忘记儿子，儿知足。”

“政儿不恨娘，娘足矣！”

“我，恨过娘。然，终究不恨。”

“你我母子纵有恩怨，就此泯去，好么？”

“娘说的是，纵有恩怨，就此泯去！”

“好！”母亲的竹杖在青石板上清脆一点，“娘要见你，只有一事。”

“娘但说便是。”嬴政一大步跨前，肃然站在了母亲面前。

“娘，要给你操持大婚。”母亲一字一顿。

“！”嬴政大感意外，一时惊愕得说不出话来。

“你且说，国家社稷，最根本大事何在？”

“传，传承有人。”嬴政喘息一声，很有些别扭。“然则，你可曾想过此事？”

“……”

“驷车庶长府，可曾动议过？”

“……”

“你那些年轻栋梁，可曾建言过？”

“……”

“政儿，你这是灯下黑。”

赵姬看着木然的儿子，点着竹杖站了起来，“娘不懂治国大道，可娘知道一件事：邦国安稳，根在后继。你且想去，孝公唯后继有人，纵然杀了商鞅，秦国还是一路强盛。武王临死无子，秦国便大乱了一阵子。昭王临终，连续安顿了你大父你父亲两代君王，为甚来？还不是怕你爷爷不牢靠，以备随时有人继任？你说，若非你父亲病危之时决然立你为太子，秦国今日如何？你加冠亲政，昼夜忙于国事，好！谁也不能指责你。至于娘，更没有资格说你了。毕竟，是娘给你撹下了个烂摊子……可是，娘还是要说，你疏忽了根本。古往今来，几曾有一个国王，二十四五岁尚未大婚？当年的孝公，在二十岁之前便有了一个儿子，就是后来的惠文王嬴驷。政儿，娘在衣食、学业、才具上，确实知你甚少。可是，娘知道你的天性。娘敢说，你虽然已经二十四岁，可你连女人究竟是甚滋味，都不知道……”

“娘！”嬴政面色涨红，猛然吼叫一声。看着平素威严肃杀的儿子局促得大孩童一般，母亲第一次慈和地笑了。

赵姬重新坐下，拉着儿子胳膊说："你给我坐过来。"嬴政坐到母亲身边，仍然不知道该说什么。母亲说的这件事，实在太出意料，可是听罢母亲一席话，嬴政却不得不承认母亲说得对。只有母亲，只有亲娘，才能这样去说儿子，这样去看儿子。谁说母亲从来不知道自己，今日母亲一席话，哪件事看得不准？历数五六代秦王，子嗣之事件件无差。自己从来不知道女人的滋味，母亲照样没说错。这样的话谁能说？只有母亲。生平第一次，嬴政从心头泛起了一种甜丝丝的感觉，母亲是亲娘，亲娘总是好。可是，这些话嬴政无法出口。二十多年的自律，他已经无法轻柔亲和地倾诉了。嬴政能做到的，只有红着脸听娘絮叨，时不时又觉得烦躁不堪。

"政儿，你说，想要个何等样的女子？"娘低声笑着，有些神秘。

"娘！没想过。不知道。"

"好，你小子厉害。"母亲点了点儿子的额头。

"娘，说话便是了。"嬴政拨开了赵姬的手。

"好，娘说。"赵姬还真怕儿子不耐一走了之，多日心思岂非白费，清清神道，"娘已经帮你想了，三个路数，你来选定：其一，与山东六国王族联姻。其二，与秦国贵胄联姻。其三，选才貌俱佳的平民女子，不拘一格，唯看才情姿容。无论你选哪路，娘都会给你物色个有情有意的绝世佳人。你只说，要甚等女子？"

嬴政默然良久，方才的难堪窘迫已经渐渐没有了。母亲一番话，嬴政顿时清醒了自己大婚的路数。蓦然想到李斯之言，也明白了自己这个秦王的婚姻绝非寻常士子那般简单。

"娘，若是你选，哪路中意？"嬴政突兀一句。

"娘只一句。"赵姬认真地看住了儿子。

“娘说便是。”

“男女交合，唯情唯爱。”

“无情无爱，男女如何？”

“人言，男欢女爱。若无情意，徒有肉欲，徒生子孙。”

嬴政愣怔了，木然坐亭凝望落日，连娘在身边也忘记了。

“娘，容我想想。”将及暮色，嬴政终于站了起来：

“政儿，娘说得不对么？”赵姬小心翼翼。

“娘，容我再想想。”

赵姬长长一声叹息：“政儿，无论如何，你都该大婚了。”

“娘，我知道。我走了。”嬴政习惯地一拱手，转身大步去了。没走几步，嬴政又突然回身，“娘，你不喜欢咸阳王城，我已经派人整修甘泉宫，入秋前你便可搬过去住。”

赵姬惊讶地睁大了眼睛，蓦然一眶泪水又淡淡一笑：“噢，你小子以为，娘要说的大事是搬家？不，娘没那心劲了。娘要对你说，娘哪里也不去。”

“娘！这是为甚？”这次，嬴政惊讶了。赵姬点着竹杖：“甚也不为，只为守着我的秦王，我的儿子。行么？”

嬴政对着母亲深深一躬，没有说一句话。

“为君者身不由己。你事多，忙去。”

“娘，我会常来南宫的。”

“来不来不打紧，只要你年内大婚。”

“娘，我得走了。”

看着母亲强忍的满眼泪光，嬴政咬着牙关大步出了南宫。

三　王不立后　铁碑约法

三更时分，蒙恬被童仆唤醒，说王车已经在庭院等候，秦王紧急召见。

轺车刚刚驶进车马场堪堪缓速，蒙恬已经跳下车，疾步走向正殿后的树林。蒙恬很明白，这个年轻秦王每夜都坚持批完当日公文，熬到三更之后很是平常，但却很少在夜间召见臣下议事。用秦王自己的话说：“一君作息可乱，国之作息不可乱。天地时序，失常则败。”今夜秦王三更末刻召见，不用想，一定是紧急事体。

“王翦将军到了么？”蒙恬首先想到的是山东兵祸。

“没有。”紧步赶来的赵高轻声一句，“只有君上。”

夜半独召我，国中有变？倏忽一闪念，蒙恬已经出了柳林到了池畔，依稀看到了那片熟悉的灯火熟悉的殿堂。刚刚走过大池白石桥，水中突兀啪啪啪三掌。蒙恬疾步匆匆浑没在意。身后赵高却已经飞步抢前：“将军随我来。”离开书房路径沿着池畔回廊向东走去。片刻之间，到了回廊向水的一个出口，赵高虚手一请低声道：“将军下阶上船。”蒙恬这才恍然，秦王正在池中小舟之上，二话不说踩着板桥上了小舟。身后赵高堪堪跳上，小舟已经无声地划了出去。“将军请。”赵高一拱手，恭敬地拉开了舱门。船舱没有掌灯，只有一片明朗的月色洒入小小船舱。蒙恬三两步绕过迎面的木板影壁，便见那个熟悉的伟岸身影一动不动地伫立在船边，凝望着碧蓝的夜空。

“臣，咸阳令蒙恬，见过君上。”

“天上明月，何其圆也！”年轻伟岸的身影兀自一声慨然叹息。

“君上……”蒙恬觉察到一丝异样的气息。

“来，坐下说话。”秦王转身一步跨进船舱，“小高子，只管在池心漂。”

赵高答应一声，轻悄悄到船头去了。蒙恬坐在案前，先捧起案上摆好的大碗凉茶咕咚咚一气饮下，搁下碗拿起案上汗巾，一边擦拭着额头汗水嘴角茶水，一边默默看着秦王。年轻的秦王目不转睛地瞅着蒙恬，好大一阵不说话。蒙恬明慧过人，又捧起了一碗凉茶。

“蒙恬，你可尝过女人滋味？”秦王突兀一句。

“君上……”蒙恬大窘，脸色立时通红，“这，这也是邦国大事？”

“谁说邦国大事了？今夜，只说女人。”

“甚甚甚？几（只）说，女，女人？！”蒙恬惊讶得又口吃又咬舌。

若是平日，蒙恬这番神态，嬴政定然是开怀大笑还要揶揄嘲笑一通。今日不一样，不管蒙恬如何惊讶如何滑稽，嬴政都是目不转睛地看着蒙恬，认真又迷蒙。素来明朗的蒙恬，竟被这眼神看得沉甸甸笑不出声来了。

“说也，究竟尝没尝过女人滋味？”嬴政又认真追了一句。

“君上……甚，甚叫尝过女人滋味？”蒙恬额头汗水涔涔渗出。

“我若知道，用得着问你？”嬴政黑着脸。

“那，以臣忖度，所谓尝，当是与女子交合，君上以为然否？”

“国事应对，没劲道！今夜，不要君君臣臣。”

“明白！”蒙恬心头一阵热流。

“蒙恬，给你说，太后要我大婚。”嬴政长吁一声，“太后说的一番大婚之理，倒是看准了根本。可太后问我，想要何等女子？我便没了想头。太后说，我还不知道女人滋味。这没错！你说，不知道女人滋味，如何能说出自己想要的女子何等样式？你说难不难，这事不找你说，找谁说？”

“原来如此，蒙恬惭愧也！”

“干你腿事，惭愧个鸟！”嬴政笑骂一句。

“蒙恬与君上相知最深，竟没有想到社稷传承大事，能不惭愧？”

“淡话！大事都忙不完，谁去想那鸟事！”嬴政连连拍案，“要说惭愧，嬴政第一个！李斯王翦王绾，谁的家室情形子孙几多，我都不知道。连你蒙恬是否还光秃秃矗着，我都不清楚！身为国君，嬴政不该惭愧么？”

“君上律己甚严，蒙恬无话可说。”

“蒙恬啊，太后之言提醒我：夫妻乃人伦之首也，子孙乃传承根基也。”

“正是！这宗大事，不能轻慢疏忽。”

“那你说……”

“实在话，我只与一个喜好秦筝的女乐工有过几回，没觉出甚滋味。”

“噢！”嬴政目光大亮，“那，你想娶她么？”

“没，没想过。”

“每次完事，过后想不想？”

“这，只觉得，一阵不见，心下一动一动，痒痒的，只想去抓一把。”

嬴政红着脸笑了：“痒痒得想抓，岂不是滋味？”

“这若是女人滋味，那君上倒真该多尝尝。”

“鸟！”嬴政笑骂拍案，“不尝！整日痒痒还做事么？”

“那倒未必，好女子也能长人精神！”

“你得说个尺度，甚叫好女子？”

蒙恬稍许沉吟，一拱手正色道：“此等事蒙恬无以建言，当召李斯。”

“李斯有过一句话，可着落不到实处。”

“对！想起了。”蒙恬一拍案，“那年在苍山学馆，冬日休学，与李斯韩非聚酒，各自多有感喟。韩非说李斯家室已成，又得两子，可谓人生大就，不若他还是历经沧海一瓢未饮。李斯大大不以为然，结结实实几句话，至今还砸在我心头——大丈夫唯患功业不就，何患家室不成子孙不立！以成婚成家立子孙为人生大就者，终归田舍翁也！韩非素来不服李斯，只那一次，韩非没了话说。”

嬴政平静地一笑："此话没错。李斯上次所说，君王婚姻在王者之志，也是此等意涵。然则，无论你多大志向，一旦大婚有女，总得常常面对。且不说王城之内，不是内侍便是女人，想回避也不可能。没个法度，此等滋扰定然是无时不在。"

"也就是说，君上要对将有的所有妻妾嫔妃立个法度？"

"蒙恬，殷鉴不远，在夏后之世也！"嬴政喟然一叹。

蒙恬良久默然。年轻的秦王这一声感叹，分明是说，他再也不想看到女人乱国的事件了。而在秦国，女人乱国者唯有太后赵姬。秦王能如此冷静明澈地看待自己的生身母亲，虽复亲情而有防患于未然之心，自古君王能有几人？可循着这个思路想去，牵涉的方面又实在太多。毕竟，国王的婚姻，国王的女人，历来都是朝政格局的一部分，虽三皇五帝不能例外。秦王要以法度限制王室女子介入国事，可是三千多年第一遭，一时还当真不知从何说起。然则，无论如何，年轻秦王的深谋远虑都是该支持的。

"君上未雨绸缪，蒙恬决然拥戴！"蒙恬终于开口。

"好！你找李斯王翦议议，越快越好。"

"君上，王后遴选可以先秘密开始。此事耗费时日，当先走为上。"

"不！法度不立，大婚不行。从选女开始，便要法度。"

"蒙恬明白！"

一声嘹亮的雄鸡长鸣掠进王城，天边明月已经融进了茫茫云海，一片池水在曙色即将来临的夜空下恍如明亮的铜镜。小舟划向岸边。

嬴政蒙恬两人站在船头，谁也没有再说话。小舟靠岸，蒙恬一拱手下船，大步赳赳去了。

蒙恬已经想定路数。李斯目下还是客卿虚职，正好一力谋划这件大事。王翦、王绾与自己都有繁忙实务，只须襄助李斯则可。路数想定，立即做起。一出王城，蒙恬直奔城南驿馆。李斯刚刚离榻梳洗完毕，提着一口长剑预备到林下池畔舞弄一番，被匆匆进门的蒙恬堵个正着。蒙恬一边说话，一边大吞大嚼着李斯唤来的早膳。吃完说完，李斯已经完全明白了来龙去脉，一拱手道："便以足下谋划，只要聚议一次，其余事体我来。"说罢立即更衣，提着马鞭随蒙恬匆匆出了驿馆。

暮色时分，两骑快马已经赶到了函谷关外的秦军大营。

吃罢战饭大睡一觉，直到王翦处置完当日军务，三人才在初更时分聚到了谷口一处溪畔凉爽之地，坐在光滑的巨石上说叨起来。王翦听完两人叙说，宽厚地嘿嘿一笑："君上也是，婚嫁娶妻也要立个法程？我看，找个好女人比甚法程都管用。"李斯问："将军只说，何等女人算好女人？"王翦挥着大手："那用说，像我那老妻便是好女人。能吃，能做，榻上耐折腾，还能一个一个生，最好的女人！"蒙恬红着脸笑道："老哥哥，甚叫榻上耐折腾？"王翦哈哈一笑："你这兄弟，都加冠了还是个嫩芽！榻上事，能说得清么？"蒙恬道："有李斯大哥，如何说不清？"王翦道："那先生说，好女人管用，还是法度管用？"李斯沉吟着道："若说寻常家室，自然好女人管用。譬如我那老妻，也与将军老妻一个模样，操持家事生儿育女样样不差，还不扰男人正事。然则，若是君王家室，便很难说好女人管用还是法度管用。我看，大约两者都不能偏废。"蒙恬点头道："对也！老哥哥说，太后算不算好女人？"王翦脸色一沉："你小子！太后是你我背后说得的么？"蒙恬正色道："今日奉命议君上之婚约法度，自然说得。殷鉴不远，在夏后之世。这可是秦王说的。"王翦默然片刻，长吁一声："是也！原本多好

的一个女子，硬是被太后这个名位给毁了。要如此看去，比照太后诸般作为对秦国为害之烈，还当真该有个法度。”李斯点头道：“正是。君王妻妾常居枢纽要地，不想与闻机密都难。若无法度明定限制，宫闱乱政未必不在秦国重生。太后催婚之时，秦王能如此沉静远谋，李斯服膺也！”王翦慨然道：“那是！老夫当年做千夫长与少年秦王较武，便已经服了。说便说！只要当真做，一群女人还能管她不住！”

三人一片笑声，侃侃议论开去，直到山头曙色出现。

入秋时节，传车给驷车庶长署送来一道特异的王书。

王书铜匣上有两个朱砂大字——拟议。这等王书大臣们称为“书朝”，也叫做“待商书”。按照法度，这种“拟议”的程式是：长史署将国君对某件事的意图与初步决断以文书形式发下，规格等同国君王书；接到“拟议”的官署，须得在限定日期内将可否之见上书王城；国君集各方见解，而后决断是否以正式王书颁行朝野。因为来往以简帛文书进行，而实际等同于小朝会议事，故称书朝。因为是未定公文，规格又等同于王书，故称待商书。

“甚事烧老夫这冷灶来了。”老驷车庶长点着竹杖嘟哝了一句。

“尚未开启，在下不好揣测。”主书吏员高声回答。

“几日期限？”

“两日。”

“小子，老夫又不能歇凉了。”老驷车庶长一点杖，“念。”

主书吏员开启铜匣，拿出竹简，一字一句地高声念诵起来。老驷车庶长年高重听，偏偏喜好听人念着公文，自己倚在坐榻上眯缝着老眼打盹。常常是吏员声震屋宇，老驷车庶长却耸动着雪白的长眉鼾声

大起，猛然醒来，便吩咐再念再念。无论是多么要紧的公文，都要反复念诵折腾不知几多遍，老驷车才能说出个子丑寅卯来。如此迟暮之年的大臣，在秦国原本早该退隐了。可偏偏这是职掌王族事务的驷车庶长署，要的便是年高望重的王族老臣。此等人物既要战功资望，又要公正节操，还要明锐有断，否则很难使人人通天的王族成员服膺。唯其如此，驷车庶长很难遴选。就实而论，驷车庶长与其说是国君遴选的大臣，毋宁说是王族公推出来的衡平公器。老嬴贲曾经是秦军威名赫赫的猛将，又粗通文墨，公正坚刚，历经昭襄王晚期与孝文王、庄襄王两世及吕不韦摄政期，牵涉王族的事件多多，件件都处置得举国无可非议，已成了不可替代的支柱。好在这驷车庶长署平日无事，老嬴贲一大半时日都是清闲，不在林下转悠，便在卧榻养息，也撑持着走过来了。

“不念了。”老嬴贲霍然坐起。

“这，才念一遍……”主书捧着竹简，惊讶得不知所措。

“老夫听清了。”老嬴贲一挥手，“一个时辰后你来草书！”

“两日期限，大人不斟酌一番？”

“斟酌也得看甚事！”老嬴贲又一挥手，“林下。”

一个侍女轻步过来，将老嬴贲扶上那辆特制座车，推着出了厅堂，进了池畔柳林。暑期午后的柳林，蝉声阵阵连绵不断，寻常人最不耐此等毫无起伏的聒噪。老嬴贲不然，只感清风凉爽，不闻刺耳蝉鸣，只觉这幽静的柳林是消暑最惬意的地方，每有大事，必来柳林转悠而后断。秦王这次的拟议书，实在使他这个嬴族老辈大出所料，听得两句他便精神一振，小子有心！及至听完，老嬴贲已经坐不住了。秦王要给国君婚姻立法，非但是秦国头一遭，也是天下头一遭，若是当真如此做了，究竟会是何等一个局面，老嬴贲得好好想想。尽管是

君臣，秦王嬴政毕竟是后生晚辈，其大婚又牵涉王族声望尊严，也必然波及诸多王族子孙对婚姻的选择标杆，必然会波及后世子孙，决然不是秦王一个人的婚事那般简单。

暮色时分，老嬴贲回到书房，主书已经在书案前就座了。

“写。”老嬴贲竹杖点地，“邦国大义，安定社稷为本，老臣无异议！”

“大人，已经写完。”主书见主官没有后话，抬头高声提醒了一句。

“完了。立即上书。”一句话说罢，厅堂鼾声大起。

主书再不说话，立即誊抄刻简，赶在初更之前将上书送进王城。当晚，李斯奉命匆匆进宫。秦王指着案上一卷摊开的竹简道：“老驷车至公大明，赞同大婚法度。先生以为，这件事该如何做开？”李斯道：“臣尚不明白，此次法度只对君上，还是纳入秦法一体约束后世秦王？”嬴政一笑：“只对嬴政一人，谈何大婚安国法度？”李斯有些犹疑：“若做秦法，便当公诸朝野。秦国不必说，只恐山东六国无事生非。”嬴政惊讶皱眉：“岂有此理！本王大婚，与六国何干？”李斯道：“春秋战国以来，天下诸侯相互通婚者不知几多。秦国王后多出山东，几乎是各国都有，而以楚赵两国最盛。以君上大婚法度，从此不娶天下王公之女，山东诸侯岂能不惶惶然议论蜂起？”嬴政恍然大笑：“先生是说，山东六国争不到我这个女婿，便要骂娘？”李斯也忍不住笑了：“一个通婚，一个人质，原本是合纵连横之最高信物。秦国突兀取缔通婚，山东六国还当真发虚也。”嬴政轻蔑一笑：“国家兴亡寄于此等伎俩，好出息也，不睬他。”李斯略一思忖道：“臣还有一虑，君上大婚人选，究竟如何着手？毕竟，此事不宜再拖。”嬴政恍然一笑：“先生不说，我倒忘记也。太子左傅茅焦前日见我，举荐一个齐国女子，说得如何如何好。先生可否代我相相？”李斯愕然，一脸涨红

道：“臣岂敢代君上相妻？”见李斯窘迫，嬴政不禁哈哈大笑一阵，突然压低了声音道：“先生也，那茅焦说，这个女子入秦三年，目下住在咸阳。先生只探探虚实，我是怕茅焦与太后通气骗我，塞我一个甚公主！”李斯第一次见这个年轻的秦王显出颇为顽皮的少年心性，心下大感亲切，立即慨然拱手：“君上毋忧，臣定然查实禀报！”

白露时节，一道特异王书随着谒者署的传车快马，颁行秦国郡县。

咸阳南门也张挂起廷尉府文告，国人纷纭围观奔走相告，一时成为奇观。

国人惊叹议论之时，分布在秦国各地的嬴氏支脉都接到了驷车庶长署的紧急文书，所有支脉首领都星夜兼程赶赴咸阳。半月之后，嬴氏王族的掌事阶层全部聚齐，驷车庶长老嬴贲又下号令：沐浴斋戒三日，立冬之日拜祭太庙。自秦孝公之后，秦国崛起东出，战事连绵不断，王族支脉的首领从来没有同时聚集咸阳的先例。目下王族支脉首领齐聚，拜祭太庙便自当然的第一大礼。

这日清晨，白发苍苍的老嬴贲坐着特制座车到了太庙，率众祭拜先祖完毕，便命王族首领们在正殿庭院列队。首领们来到庭院，有祭过太庙的首领立即注意到了正殿前廊的新物事。这太庙正殿之前廊不是寻常府邸的前廊，入深两丈，横阔等同大殿，十二根大柱巍然矗立，实际上是祭拜之时的聚散预备场所。宏阔的前廊，原本只有两座与洛阳九鼎之一的雍州鼎一般伟岸的大铜鼎。昭襄王晚年立护法铁碑，大鼎东侧多了一道与鼎同高的大铁碑。今日，大鼎西侧又有一宗物事被红锦苫盖，形制与东侧铁碑相类。首领们立即纷纷以眼神相询，此次赶赴咸阳，事由是否便要落脚到这宗物事上？

“驷车庶长宣示族令——”

司礼官一声宣呼，老嬴贲的座车堪堪推到两鼎之间。

“诸位族领，此次汇聚咸阳，实事只有一桩。”军旅一生的老嬴贲，素来说话简约实在，点着竹杖开门见山，“秦王将行大婚，鉴于曾经乱象，立铁碑以定秦王大婚法度。至于如何约法，诸位一看便知。开碑。”

“开碑——”

两位最老资格的族领揭开了西侧物事上苫盖的红锦，一座铁碑赫然显现眼前——碑身六尺，碑座三尺，恰与秦昭襄王立下的护法铁碑遥相对应。

“宣示碑文——”随着主书大吏的念诵，族领们的目光专注地移过碑身的灰白刻字——

秦王大婚约法

国君大婚，事涉大政。为安邦国，为定社稷，自秦王政起，后世秦王之大婚，须依法度而成。其一，秦王妻女，非天下民女不娶。其二，秦王不立后，举凡王女，皆为王妻。其三，王女不得涉国事，家人族人不得为官。其四，举凡王女，所生子女无嫡庶之分，皆为王子公主，贤能者得继公器。凡此四法，历代秦王凛遵。不遵约法，不得为王。欲废此法者，王族共讨之，国人共讨之！

主书大吏念完，太庙庭院一片沉寂，族领们一时蒙了。

这座铁碑，这道王法，太离奇了，离奇得教人难以置信！就实说，这道大婚法度只关秦王，对其余王族子孙没有约束力，族领们并没有利害冲突之盘算，该当一口声赞同拥戴。然则，嬴氏族领们还是不敢轻易开口。作为秦国王族，嬴氏部族经历的兴亡沉浮坎坷曲折太多了。嬴氏部族能走到今日，其根基所在便是举族一心，极少内讧，

真正的同气连枝人人以部族邦国兴亡为己任。目下这个年轻的秦王如此苛刻自己，连王后正妻都不立，这正常么？夫妻为人伦之首。依当世礼法，王不立后便意味着秦王没有正妻，而没有正妻，无论妾妇多少，在世人看都是无妻，没有大婚。秦国之王无妻，岂非惹得天下耻笑？更有一层，不立王后，没有正妻，子女便无法区分嫡庶。小处说，王位继承必然麻烦多多。大处说，族脉分支也会越来越不清楚。嬴氏王族后人没了嫡系，又都是嫡系，其余旁支又该如何梳理？不说千秋万代，只过十代八代，便会乱得连族系也理不清了。用阴阳家的话说，这是乾坤失序，是天下大忌。凡此等等，秦王与驷车庶长府没想过么？

“诸位有异议？”老嬴贲黑着脸可劲一点竹杖。

“老庶长，这第四法若行，有失族序。”陇西老族领终于开口。

“对对对，要紧是第四法。”族领们纷纷呼应。

“诸位是说，其余三法不打紧，只第四法有疑？”

“老庶长明断！”族领们一齐拱手。

“第四法不好！族系失序，非同小可！”陇西老族领奋然高声。

“失序个鸟！”老嬴贲粗口先骂一句，嘭嘭点着竹杖，“王室嬴族历来独成一系，与其余旁支不相扰。这第四法只是说，谁做秦王，谁的子女便没有嫡庶之分！所指只怕堵塞了庶子贤才的进路！其余非秦王之家族，自然有嫡庶。任何一代，只关秦王一人之子女，族系乱个甚？再说，驷车庶长府是白吃饭？怕个鸟！”

“啊！也是也是！”族领们纷纷恍然。

“我等无异议！”终于，族领们异口同声地喊了一句。

“好！此事撂过手。”老嬴贲奋力一拄竹杖站了起来，“眼看将要入冬，关中族领各归各地，陇西、北地等远地族领可留在咸阳窝冬，开春后再回去。散！”

“老庶长，我有一请！”雍城族领高声一句。

“说。”

“秦王大婚在即，王族当大庆大贺，我等当在秦王大婚之后离国！”

“对也！好主意！秦王大婚酒能不喝么？”族领们恍然大悟一片呼喝。

老嬴贲雪白的长眉猛然一扬：“也好！老夫立即呈报秦王，诸位听候消息。”

族领们各回在国府邸，立即忙碌起来。最要紧的事只有一件，立即拟就秦王大婚喜报，预备次日派出快马飞回族地，知会秦王即将大婚之消息，着族人预备秦王大婚贺礼，并请族中元老尽速赶赴咸阳参加庆典。谁料，各路信使还没有飞出咸阳，当夜三更，驷车庶长府的传车便将一道秦王特急王书分送到各座嬴族府邸。王书只寥寥数行，语气冰冷强硬：“我邦我族，大业在前，不容些许荒疏。政娶一女，人伦寻常，无须劳国劳民。我族乃国之脊梁，更当惕厉奋发，安得为一王之婚而举族大动？秦国大旱方过，万民尚在恢复，嬴氏宁不与国人共艰危乎！”

一道王书，所有族领都没了话说。

年轻秦王的凛凛正气，使这些身经百战的族领们脸红了。举族大庆秦王婚典，原是从古至今再正常不过的习俗，放在山东六国，只怕你不想庆贺君王还要问罪下来。可这个年轻的秦王断然拒绝，理由又

是任谁也无法辩驳，尤其最后一句：“秦国大旱方过，万民尚在恢复，嬴氏宁不与国人共艰危乎！”谁能不感到惭愧？不以王者之喜滋扰邦国，不以王者之婚紊乱庙堂，宁可牺牲人伦常情而不肯扰国扰民，如此旷世不遇之君王，除了为他心痛，谁还有拒绝奉命的心思？

当夜五更之前，咸阳嬴族府邸座座皆空。

嬴氏支脉的族人们全部离开了咸阳，只留下了作为王族印记的永远的咸阳府邸。驷车庶长老嬴贲来了，坐在宽大的两轮坐榻上，被两名仆人推到了咸阳西门。面对一队队络绎不绝的车马人流火把长龙，老嬴贲时不时挥动着那支竹杖，可劲一嗓子大喊：“好后生！嬴氏打天下！不做窝里罩！”老嬴贲这一喊，立时鼓起阵阵声浪。“嬴氏打天下！不做窝里罩！”的吼声几乎淹没了半个咸阳。倏忽晨市方起，万千国人赶来，聚集西门内外肃然两列，为嬴氏出咸阳壮行，直到红日升起霜雾消散，咸阳国人才渐渐散开。酒肆饭铺坊间巷闾，询问事由，聚相议论，老秦人无不感慨万端。一时间，“秦人打天下，不做窝里罩”广为流传，竟变成了与“赳赳老秦，共赴国难”同样荡人心魄的秦人口誓。

四　架构庙堂　先谋栋梁

大雪纷飞，一辆垂帘辎车辚辚出了幽静的驿馆。

从帘栊缝隙看着入冬第一场大雪，李斯莫名其妙地有些惆怅。泾水河渠完结已经半年，他还是虚任客卿，虽说没有一件国事不曾与闻，毕竟没有实际职事，总是没处着落。别的不消说，单是一座像样的官邸没有，只能住在驿馆。说起来都不是大事，李斯也相信秦王绝不会始终让他虚职。然则，李斯与别人不同，妻小家室远在楚国上蔡，离家多年无力照拂，家园已经是破败不堪，两个儿子已近十岁却连蒙馆也不能进入，因由是交不起先生必须收的那几条干肉。凡此等等尴尬，说来似乎都不是大事，但对于庶民日月，却是实实在在的生

计，一事磕绊，便处处为难。这一切的改变，都等着李斯在秦国站稳根基。依着秦王对郑国的安置，李斯也明白，只要他说出实情，秦王对他的家室安置定然比他想得还要好。可是，李斯不能说。理由无他，只为走一条真正的如同商鞅那般的名士之路——功业之前，一切坎坷不论！李斯相信，只要进入秦国庙堂，他一定能趟出一条宽阔无比的功业之路，其时生计何愁。然则，这一步何时才能迈出，李斯目下似乎看不清了……

“先生，秦王在书房。”

李斯恍然回身，对恭敬的驭手点头一笑，出车向王城书房而来。

硕大的雪花盘旋飞扬，王城的殿阁楼宇园林池陂陷入一片茫茫白纱，天地之间平添了三分清新。将过石桥，李斯张开两臂昂首向天，一个长长的吐纳，冰凉的雪花连绵贴上脸颊，猛然一个喷嚏，李斯顿时精神抖擞，大步过了刚刚开始积雪的小石桥。

“先生入座。”嬴政一指身旁座案，“燎炉火小，不用宽衣。”

“君上终是硬朗，偌大书房仅一只燎炉。”李斯入座，油然感喟。

“冷醒人，热昏人。”嬴政一笑，“小高子，给先生新煮酽茶。”

不知哪个位置答应了一声，总归是嬴政话音落点，赵高已经到了案前，对着李斯恭敬轻柔地一笑：“堪堪煮好先生便到，又烫又酽先生暖和暖和。”面前大茶盅热气腾起，李斯未及说一声好，赵高身影已经没了。

“先生还记得太庙聚谈么？”嬴政叩着面前一卷竹简。

“臣启君上，太庙有聚无谈。”李斯淡淡一笑。“先生好记性。”嬴政大笑，“今日依然你我，续谈。”

“但凭君上。”

“小高子，知会王绾，今日任谁不见。”

待赵高答应一声走出，嬴政回头目光炯炯地看住了李斯：“今日与先生独会，欲计较一桩大事，嬴政务求先生口无虚言，据实说话。”

“臣有虚心，向无虚言。”李斯慨然一句。

“好！先生以为，秦国目下头绪，何事为先？”

“头绪虽繁，以架构庙堂为先。”

“愿闻先生谋划。”

“秦国庙堂之要，首在丞相、上将军、廷尉、长史四柱之选。”

“四柱之说，先生发端，因由何在？”嬴政很感新鲜，不禁兴致勃勃。

“丞相总揽政务，上将军总领大军，廷尉总司执法，长史执掌中枢，此谓庙堂四柱。四柱定，庙堂安。四柱非人，庙堂晦冥。”

“四柱之选，先生可否逐一到人？”

“君上……遴选四柱，臣下向不置喙！”李斯大为惊愕。

“参酌谋划，有何不可？”嬴政淡淡一笑。

“如此，臣斗胆一言：丞相，王绾可也；上将军，王翦可也；廷尉须知法之臣，一时难选，可由国府与郡县法官中简拔，或由国正监改任；长史，唯蒙恬与君上默契相得，可堪大任。”李斯字斟句酌说完，额头已经是细汗涔涔了。

一阵默然，嬴政喟然一叹：“先生之言，岂无虚哉！”

“君上，臣，何有虚言？”李斯擦拭着额头汗水，几乎要口吃起来。嬴政面无喜怒平静如水：“先生如此摆布，将自己安在何处？”

“臣，岂，岂敢为自己谋，谋官，谋，谋职？”李斯第一次结巴了。

“但以公心谋国，先生不当自外于庙堂。”年轻的秦王有些不悦。

“臣……臣惭愧也！”突然，李斯挺身长跪，面红过耳。

“嬴政鲁莽，先生何出此言？快请入座。”秦王连忙扶住了李斯。

“君上，臣虽未自荐，然绝无自外庙堂之心！”李斯兀自满脸涨红。

“先生步步如履薄冰，他日安得披荆斩棘？”嬴政深浅莫测地一笑。

“臣……”李斯陡然觉察，任何话语都是多余了。

“先生只说，目下秦国，先生摆在何处最是妥当？”

“以臣自料，”李斯突然神色晴朗，“臣可任廷尉，可任长史。”

“好！”嬴政拍案大笑，“先生实言，终归感人也！”倏忽敛去笑容，嬴政离案站起，不胜感慨地转悠着，“先生不世大才也！若非目下朝局多有微妙，先生本该为开府丞相总领国政。果真如此，国事有先生担纲，嬴政便可放开手脚盘整内外大局。奈何庙堂元老层层，先生又尚在淘洗之中，骤然总领国政，实则害了先生也。嬴政唯恐先生不解我心，又恐低职使先生自觉委屈，是以方才逼先生自料自举，先求

先生之真心也。先生毕竟明锐过人，自举之职恰当之极。然则，嬴政还要再问一句：廷尉与长史，目下何职更宜先生？”

“长史！”李斯没有任何犹豫。

“为何？”

“长史身居中枢而爵位不显，既利谋国，又利立身淘洗。”

“廷尉何以不宜？”

“廷尉位高爵显，执掌却过于专一，宜大政之时，不宜板荡之期。”

“不谋而合！好！”嬴政拍掌大笑。眼看暮色降临，窗外大雪茫茫弥天，君臣两人浑然忘我，一路直说到初更方才用饭。饭罢又谈，直至五更鸡鸣，李斯才出了王城。回到驿馆，李斯又疲惫又轻松，想睡不能安卧，想动又浑身酸软，眼睁睁看着窗外飞雪化成一片日光这才大起鼾声，开眼之时，庭院一片雪后晚霞分外绚烂。李斯猛然坐起，打了个长长的哈欠，正欲起身沐浴，忽闻庭院车声辚辚，随即一声长呼：“客卿李斯接王书——”

李斯尚在愣怔，特使已经大步进入正厅。

“三日之后，正殿朝会，客卿李斯列席。”

“臣，李斯奉命！”

大寒朝会，天下罕见。

时令对人世活动之节制，春秋之世依然如故。这种节制的最鲜明处，便是天下所形成的春秋出而冬夏眠的活动法则。“春秋”之所以得名，正在于记录春秋两季发生的大事，实际便是记录了历史。原因在

于，冬窝藏，夏避暑，两季皆为息事之时，向无大事发生，邦国大政亦然。古人之简约洒脱，与自然融为一体，由此可见。时至战国，多事之时，大争之世，一切陈规陋习尽皆崩溃，时令节制也日渐淡化。最实在的变化是，冬夏两季不再是心照不宣共同遵守的天下休战期，反倒成了兵家竭力借用的“天时”。由是，天下破除时令限制，渐渐开始了冬夏之期的运转。及至战国末期，冬夏大举已司空见惯，当为则为遂成为新的天下风习。虽则如此，邦国冬日朝会，依然是少见的。根本原因，还是在时令限制。朝会须外臣聚国，冰天雪地酷暑炎炎，外臣迢迢赶路毕竟多有艰难。是以，勤政之国，至多春秋两朝，便成为不约而同的天下通例。当此之时，年轻的秦王要举行冬日朝会，朝野自然分外瞩目。

这是一次极为特殊的小朝会。

所谓特殊，是与会者除了李斯一个客卿，全数为实职大臣。也就是说，三太（太史、太庙、太卜）之类的清要大臣均未与会，大吏之类的实权低职主官（譬如关市等）也未与会。战国末期的秦国，在国（中央）实职大臣有五个系列：其一为政务系列，其二为军事系列，其三为执法监察系列，其四为经济系列，其五为京都系列。就其职位而言，政务系列之主官大臣为丞相、长史；军事系列之主官为上将军、国尉；执法监察系列之主官为廷尉、国正监、司寇；经济系列之主官为大田令、太仓令、邦司空；京都系列之主官大臣为咸阳令、内史郡郡守。目下，秦国大政尚未理顺，丞相职位虚空，上将军职位有“假”（代理）无实，其余若干大臣职位则大多是元老在位。依照职位，小朝会当与会者十二人，连同秦王、李斯，统共十四人。因丞相无人，今日与会者只有十三人。

朝会人数很少，地点却在咸阳宫正殿。

咸阳宫正殿很少启用。寻常小朝会，多在东西两座相对舒适的偏殿举行。新秦王亲政以来迭遇突发事件，政事紧张忙碌而求方便快

捷，从来没有在这座正殿举行过任何朝议。许多新进大臣在职多年，还根本没有踏进过这座聚集最高权力的王权庙堂。今日，当大臣们踩着厚厚的红地毡，走上高高的三十六级白玉台阶，穿过殿台四只青烟袅袅的巨大铜鼎，走进穹隆高远器局开阔的咸阳宫正殿时，庄重肃穆之气立即强烈地笼罩了每一个人。九级王阶之上，矗立着一座九尺九寸高的白玉大屏，屏上黑黝黝一只奇特的独角法兽獬豸瞪着凸出的豹眼，高高在上，炯炯注视着每一个大臣。屏前一台青铜王座，横阔过丈，光芒幽幽。阶下两只大鼎，青烟袅袅。鼎前六尺之外，十二张青铜大案在巍巍石柱下摆成了一个阙口朝向王座的三边形。每张大案左角，皆竖着一方刻有大臣爵次名号的铜牌。案心一张尚坊精制羊皮纸，一方石砚，一支蒙恬新笔。案旁，一只木炭火烧得恰好通红又无烟的大燎炉。

“足下以为如何？”郑国低声问了一句。

“简约厚重，庄敬肃穆，天下第一庙堂也！”李斯由衷赞叹。

“秦王驾到——”白发苍苍的给事中快步从屏后走出，站在王台一声长呼。

“见过秦王！”大臣们整齐一拱手，不禁都有些惊讶了。

年轻的秦王今日全副冠冕，头戴一顶没有流苏的天平冠，身披金丝夹织烁烁其光的黑斗篷，内则一身软甲，腰悬一口特制长剑，凛凛之气颇见肃杀。身为秦王，此等装束原不足奇。然在这个素来不看重程式而讲求实效的年轻秦王身上，此等礼仪装束实在是罕见了。

“诸位入座。”嬴政一挥手，自己也坐进了王案。

李斯是没有职掌没有爵位的客卿，位居西南角的最末席次。遥遥看去，秦王似乎展开了一卷竹简看得片刻才又抬起了头，接着便是浑

厚清晰而又咬字极重的秦人口音回荡开来。

“诸位，秦国饥荒之危业已度过，郑国渠大见成效，秦国元气正在一步步恢复。当此之时，整肃朝局已成第一要务。”说得几句，嬴政似乎觉得大臣们听得不太清楚，摘下长剑站了起来，走到王阶前，目光炯炯地扫视着正襟危坐的大臣们，“本王亲政三年有余，先逢动荡余波之乱局，再遭跨年大旱之饥馑，内外大政，均未整饬。目下秦国大局稳定，本王整饬国政，自今日伊始。”

“君上明断！”十二名大臣异口同声。

“谋事在人，成事亦在人。诸位既无异议，今日先定枢纽人事如何？”

“臣无异议！”十二名大臣又是异口同声。

“好！本王先行申明：要职遴选，须当以功业为根基。然则，秦国未曾大举，臣下大功一时无从确立，而繁剧国事又得有人担责。唯其如此，本王之意，初定要职人选，俱以假职代署，一俟功业立定，而后正位定爵。其间，若假职者连续三番大错，证实才不当其位，立即离职。此法，诸位以为如何？”

“臣无异议！”十二名大臣异口同声。

“如此，本王宣示大位人选。”

嬴政话未落点，赵高从王案上捧起那卷竹简恭敬地递了过来。秦王接过竹简，又递给肃立一边的给事中。这个白发苍苍的执掌王城事务的内侍总管深深一躬，接过竹简清晰缓慢地念诵起来——

秦王政特书：欲立庙堂，先谋栋梁。业经各方举荐，元老咨议，今立大政如左：其一，原长史王绾，擢升假丞相，署理丞相府总领国

政。其二，原前将军王翦，擢升假上将军，专司整军经武；原咸阳令蒙恬，擢升假上将军，襄助王翦整军经武；原假上将军桓龁，专司关外大营；但有军争大计，三假上将军会商议决。其三，原客卿李斯，擢升假长史，署理秦王书房并襄助秦王政务。其四，原内史郡守毕元，擢升假廷尉，总司执法各署。其五，原咸阳都尉嬴腾，擢升假内史郡郡守，兼领咸阳令咸阳将军。其六，原大田令郑国大功烁烁，职掌拓展，得总领经济十署，议决一切经济大计。秦王政十三年冬

“诸位若有异议，当下便说。”嬴政目光扫过，高声一问。

“臣等无异议！”殿中整齐一声。

嬴政微微一笑：“老国尉有话说？”

蒙武离座站起，一拱手：“老臣无异议，只是有话说。”

立即，大臣们的目光一齐聚向这个须发灰白的老国尉，几乎是人人不明所以。方才王书，在座大臣除老国尉蒙武、老廷尉嬴蟜、老太仓令嬴寰原职未动，其余几乎人人擢升。更不说长公子蒙恬擢升假上将军，父亲蒙武能有甚话可说?

“老国尉但说无妨。”嬴政分外平静。“

老臣才具平庸，年事渐高，今日请辞，以让后生。”蒙武一副坦然神色。“

老国尉体魄强健，毫无老相，宁终日闲居乎？”

“老臣虽非军政之才，然驰骋疆场自信尚可。老臣一请，入军为将！”

“既然如此，老国尉资望甚重，便做假上将军，与桓老将军共掌关外大营。”

“君上差矣！”老蒙武陡然红脸，“老夫不做假上将军，只求一军之将沙场建功！老夫少小入军，总是奉命纠缠军政，终未领军征战，身为将门之后，军旅老卒，老夫愧煞！”

“好！老国尉壮心可嘉！但有接任人选，许老国尉入军为将。”

“老夫举荐一人！”老蒙武昂昂一声。

“噢？老国尉有人？”

老蒙武一说，不独秦王惊讶，这些新锐大臣们也无不惊讶。谁都知道，国尉之才历来难选。其根本原因，在于国尉的实际执掌牵涉实在太多，一面不通便是梗阻多多。粮草征集、兵员征发、大本营修建、兵器甲胄之制造维修、关隘要塞之工程布防、郡县守军之调度协调，还有与关市配合收缴外邦商旅关税、与司寇配合抓捕盗贼等等等等。一言以蔽之，举凡大军征战之外的一切军务防务，通归国尉署管辖，涉军涉政又涉民，头绪之多令寻常将军望而生畏。当年赵国之名将赵奢，封马服君后不任大将军而任国尉，便在于赵奢有过田部令阅历，军政兼通。唯其如此，历来朝野对国尉府有个别号，叫做“带甲丞相”。此等人物，大军将领要认，各官署也要认，否则摩擦多多。所以，国尉之选，既要军旅资望，又要政才资望，单纯将领或单纯政务官都不能胜任。蒙武其所以任国尉多年，在于少年入军，秉性大有乃父蒙骜的精细缜密，又因与庄襄王及吕不韦之特异交谊，多有周旋秦国政务之阅历。放眼秦国朝野，如蒙武这般军政兼通者还当真难觅。今日蒙武声言有人，却是何人？

“老臣所举之人，已在函谷关外。”

“山东入秦之士？”

“正是！”

“与蒙氏世交？”

“非也。”

“然，老国尉如何判定其人有国尉之才？”

“此人三世国尉之后，连姓氏都一个‘尉’字，只一个天生国尉！”

嬴政不禁大笑，一挥手道：“此等人物，诸位谁有耳闻？”

李斯霍然起身：“臣知此人！只是……”

“散朝。”嬴政一挥手，“新老长史留宫，尽速交接。”

五　李斯的积微政略大大出乎新锐君臣预料

年轻的秦王在那道合抱粗的石柱前整整站了一日，偌大东偏殿静如幽谷。

石柱上新刻了一篇文字。这也是王城大大小小不知多少石柱木柱中，唯一被刻字的一道大柱。字是李斯所写，笔势秀骨峻拔，将笔画最繁的秦篆架构得法度森严汪洋嵯峨，令人不得不惊叹世间文字竟有如此灵慧阳刚之美境！然则，年轻的秦王所瞩目者，却不是文字之美。他对字写得如何向无感觉，只知道李斯的字人人赞许，好在何处，他实在不知所以。他之所以久久钉在石柱之下，是对这篇文字涌流出的别样精神感慨万端。

积微，月不胜日，时不胜月，岁不胜时。凡人好敖慢小事，大事至，然后兴之务之。如是，则常不胜夫敦比于小事者矣！何也？小事

之至也数，其悬日也博，其为积也大。大事之至也希，其悬日也浅，其为积也小。故善日者王，善时者霸，补漏者危，大荒者亡！故，王者敬日，霸者敬时，仅存之国危而后戚之。亡国至亡而后知亡，至死而后知死，亡国之祸败，不可胜悔也。霸者之善著也，可以时托也。王者之功名，不可胜日志也。财物货宝以大为重，政教功名者反是，能积微者速成。诗曰："德如毛，民鲜能克举之。"此之谓也。

嬴政读过《荀子》的若干流传篇章，却从来没有读过如此一篇。

那夜书房小宴，当李斯第一次铿锵念完这段话，并将这段话作为他入主中枢后第一次提出的为政方略之根基时，嬴政愣怔良久，一句话也没说。那场小宴，是在王绾与李斯历经三日忙碌顺利交接后的当晚举行的，是年轻的秦王为新老两位中枢大臣特意排下的开局宴。主旨只有一个：期盼新丞相王绾与新长史李斯在冬日预为铺排，来春大展手脚。酒过数巡，诸般事务禀报叮嘱完毕，嬴政笑问一句："庙堂大柱俱为新锐，两卿各主大局，来年新政方略，敢请两位教我。"王绾历来老成持重，那夜赳赳勃发，置爵慨然道："君上亲政，虚数五年，纠缠国中琐细政事太多，以致大秦迟迟不能东出，国人暮气多生。而今荒旱饥馑已过，庙堂内政亦整肃理顺，来年当大出关东，做他几件令天下变色的大事，震慑山东六国，长我秦人志气！"嬴政奋然拍案："好！五年憋闷，日日国中琐事纠缠，嬴政早欲大展手脚！两位但说，从何处入手！"王绾红着酒脸昂昂道："唯其心志立定，或大军出动，或邦交斡旋，事务谋划好说！"嬴政大笑一阵，突然发现李斯一直没说话，眉宇间似乎还隐隐有忧虑之相，不禁揶揄："先生新入中枢，莫非怕嬴政不好相与乎！"

"臣所忧者，王有急功之心也。"李斯坦然地看着嬴政。

"先生何意？欲做大事便是急功？"议政论事，嬴政从来率直不计君臣。

“臣所忧者，王之见识有差也。”李斯很平静。“怪亦哉！何差之有？”嬴政一旦认真，那双特有细眼分外凌厉。

“长史，你不明不白究竟要说甚？”王绾显然有些不悦。

“臣启君上。”李斯没有理会王绾，一拱手径直说了下去，“强国富民一天下，世间最大功业也。欲成此千秋功业，寻常人皆以为，办好大事是根基所在。其实不然，大功业之根基，在于认真妥当地做好每件小事。臣所谓君上见识有差，在于君上已经有不耐琐细之心，或者，君上对几年之间的邦国政务评判有差。此等见识弥漫开去，大秦功业之隐忧也。臣之所忧，唯在此处，岂有他哉！”

“大业以小事为本？未尝闻也！”王绾第一次拍案了。

“新说……先生说下去。”嬴政似乎捕捉到了一丝亮光。

“臣请念诵一文。”

嬴政点了点头，思绪还缠绕在李斯方才的新说中。

李斯咳嗽一声，竭力用略带楚音的雅言念诵了那篇短文。

嬴政默然良久。

“此文何典？”王绾皱起了眉头。

“我师荀子《强国》篇之一章。”

“怪也！大事不成王业，小事速成王业？这说得通么？”王绾兀自嘟哝。

李斯很认真地回答了王绾的困惑：“丞相，此论主旨，非是说大事无关紧要，实是说小事最易为人轻慢疏忽。对于庙堂君臣，大事者

何？征伐也，盟约也，灭国也，变法也，靖乱也。凡此大事，少而又少，甚或许多君主一生不能遇到一件。小事者何？法令推行、整饬吏治、批处公文、治灾理民、整军经武、公平赏罚、巡视田农、修葺城防、奖励农工、激发士商、移风易俗、衣食起居等等等等。凡此小事日日在前，疏忽成习，必致荒政而根基虚空。其时大事一旦来临，必是临渴掘井应对匆匆，如何能以强国大邦之气象成功处置？是故，欲王天下，积微速成。不善小政而专欲大政者，至多成就小霸之业，不能一天下也！”

“依你所言，新局为政方略何在？”王绾又皱起了眉头。

嬴政没有说话，却猛然盯住了李斯，显然，这也是他要问的。

“五年之期，专务内政。”

“内政要旨何在？”

“整饬吏治，刷新秦国，仓廪丰饶，坚甲利兵。”

“而后？”

“东出函谷，势不可当，必一天下！”

嬴政肃然站起向李斯深深一躬：“敢请先生大笔，赐我积微篇章。”

次日午后，李斯在一幅绢帛上写成了那篇大论。嬴政立即吩咐赵高宣来尚坊令，遴选一名最好的石工，将这篇文字刻在了日常处置政务的东偏殿斜对王座的石柱上。嬴政特意为这篇大论取了个名目——事也政也，积微速成。柱石刻就，嬴政便钉在柱下不动了。

暮色降临，铜灯亮起，嬴政一如既往地坐到了大案前开始批阅公文。提起那支蒙恬大管，嬴政自觉心头分外平静。这种临案心绪的变化，只有嬴政自己清楚。既往临案，同样认真奋发，但他的内心却是躁动不安的。不安躁动的根本，是对终日陷溺琐细政务而不能鲲鹏展翅的苦苦忍耐，只觉得竟日处置政务小事，对一个胸怀天下大志的君王简直是一种折磨。假如不是他长期磨砺的强毅精神，也许他会当真摔下大笔赶赴战场的。今日不同了。荀子的高远论断，李斯的透彻解析，使嬴政心头的盲点豁然明朗——这日复一日的琐细政务，实际是一步步攀上大业峰巅的阶梯！何谓见识？发乎常人之不能见者，是谓见识。荀子的“积微速成”说，不是寻常的决事见识，而是一种方法之论，一种确立功业路径的法则之论。纵观历史成败，可谓放之四海而皆准也。思谋透彻，见识确立，嬴政突然觉得自己成熟了。嬴政清醒地知道了自己是谁，自己每日在做甚。这种对人生况味的明白体察，使年轻的秦王实实在在地处于前所未有的身心愉悦之中。

提出“五年刷新秦国，而后东出天下”的为政方略后，李斯马不停蹄地走遍了所有官署。年关之前，李斯开出了一卷长长的整饬内政清单，分为农事、工商、执法、关防、新军、仓廪、盐铁、吏治、朝政、王室十大方面一百六十三项具体实务。也就是说，各个大口该当整肃的事务以及该当达到的法度目标，全数详细开列。

会商清单时王绾脸红了：“君上，臣请换位，李斯当任开府丞相！”

“丞相何出此言！”李斯也红脸了。嬴政笑了：“自知之明，好事。然则目下丞相，还是王绾最宜，无须礼让。”

“君上明断！”李斯长吁一声。

“君上，臣忝居高位，终究不安矣！”王绾面有愧色地摇着头。

年轻的秦王慨然拍案：“重臣高位，既在才具，又在情势，丞相何须不安也！目下之要，需我等君臣合力共济同心谋事，一天下而息兵戈，职爵之分何足道哉！”

“正是！职爵之分，只在做事便捷。”李斯坦然呼应了秦王。

“好！此话撂过。臣定依先生清单铺排，全力督导。”王绾也坦然地笑了。

那日，君臣三人将所有事项都做了备细分工，其中要害事项一一落实到最佳人选。落到嬴政头上的只有一件大事，此事非秦王出面无从着手。嬴政目下所看的公文，恰恰便是这件棘手的事情。

“小高子，羽阳宫之事如何了？”嬴政突然抬起头。

“好好好，好了。”看着秦王罕见的舒畅面容，赵高惶恐得不知所措了。

冰雪消散，启耕大典方过，沉寂多年的羽阳宫热闹起来了。

这是陈仓山地南麓的一片王室苑囿，占地三百余亩，南临滔滔渭水，北靠苍莽高原，与南山群峰遥遥相望，堪称形胜之地。从关防要塞说，这座宫室正在大散关、陈仓关、陇西要道之交会处，一旦有事，这座宫室便是处置三方危机的枢纽之地。羽阳宫是秦武王时期的丞相甘茂选址建造的，目的正在于上述关防思虑。唯其如此，羽阳宫不大，却极为坚固厚重，砖石大屋黑顶白墙直檐陡峭，很是简洁壮美。直到后世宋代，大学问家欧阳修的《研谱》还记载着长安民献来“羽阳千岁万岁”字样瓦当的故事，“其瓦犹今旧瓦，殊不朽腐”。后人之《渑水燕谈录》亦有记载云：“秦武王作羽阳宫……其地北负高原，南临渭水，前附群峰，形势雄壮，真胜地也！”

苍翠的山径，碧绿的池畔，到处游荡着白发皓首的老人。他们或徜徉踏青，或泛舟池陂，或聚相议论，或遥望南山，啧啧赞叹山水形胜之时又透出隐隐不安。池畔十多个老人更是守着茶炉无心品尝，人人两手握着一只早已经变冷的陶盅转悠着，有一搭没一搭地议论着，虽则言语简约，却也你问我答地断续着。

“我说诸位，我等到底为甚而来？”

“为甚？奉王书而来，等候西畤郊祀也。”

“西畤郊祀，便撂下国事了？”

“啊呀，抚慰元老，赏宫踏青，有何不可！”

“非也！老夫之见，秦王要与我等会商大事。”

“会商个鸟！逐客令废除之后，他听谁？”

“依你说，将我等一班王族元老搬弄到此，意欲何为？”

“总归说，没好事！”

“不然不然。我等嬴姓子孙，秦国不靠我等靠谁？”

“对也，不靠我等靠谁？”终于，有了一片呼应。

“做梦！连王后都不立，有了个夫人还不宣姓名，谁能左右？”

“未必也。王后太后，惹事老虎。老夫看，秦王此事没错。”

纷纷嚷嚷之际，一声尖亮的长宣突兀而起：“秦王驾临，列位大人回宫——”也是奇怪，内侍这种特异的声音总能破众而出直贯每个人耳

膜。老臣们相互看看，各自嘟哝着只有自己听得懂的牢骚感慨，终于摇开老迈的双腿向那座唯一的殿堂走来。

嬴政此来，长史李斯没有随同。

按照规矩法度，长史几乎是秦王的影子，外出政事尤其如此。这次不然，秦王执意独自前来羽阳宫。理由有两个：一则是李斯须得尽快回北楚，接出妻小来咸阳；二则是王族元老之纠葛，年轻的秦王不想教李斯陷入其中。后一点，嬴政是从先祖孝公的为政之风中学来的。孝公处置王族事务，从来不牵涉商君，为的是要商君全力以赴应对变法大局。无数的历史证实，新锐大臣一旦卷入王族纠葛，往往都要埋下巨大隐患。孝公巡视不在国，商君毅然处置了太子违法导致的民变，刑治公子虔，不得已介入王族纠葛。正是这唯一的一次，使法圣商君在孝公之后惨遭车裂。对于秦国的这段历史，嬴政历来有不同见识。这个不同，是不像寻常秦国臣民那般，以秦惠王之功忌谈杀商鞅之过。嬴政从来不讳言，商君之死于非命，是秦国的最大国耻！一个大国君主面对复辟风暴，不是决然铲除复辟势力，而是借世族之压力杀戮自己心有忌惮的功臣，而后再来铲除复辟势力，实在当不得一个“大”字。嬴政无数次地在内心推演过当时情势，设想假如自己是秦惠王该当如何？结果，他每次的选择都是义无反顾——与商君同心，一力铲除世族复辟势力，而后一人主内政，一人专事大军东出。以商君之强毅公心，以惠王之持重缜密，秦国断不致在秦惠王初期那般吃紧，几乎被苏秦的六国合纵压得透不过气来。

“此次正好不用长史，空闲难得，先生安置好家事便是大功！”

嬴政慨然一句，李斯一时热泪盈眶。

李斯没有再推辞，带着秦王的特颁兵符，连夜赶赴关外大营去了。老桓龁一见兵符哈哈大笑：“秦王也是！老夫提兵关外，楚国敢来滋事？只怕它巴结先生还来不及也！铁骑之外五十辆牛车，先生看够

不够？”李斯红了脸：“不须不须，李斯家徒四壁，三辆牛车足矣！”老桓龁却是不由分说，牛车一辆不少，还坚持亲自率领五千精锐铁骑护送李斯回到上蔡。李斯不赞同也没用，只好浩浩荡荡地回到了汝水东岸的老家。果然不出老桓龁所料，楚国上蔡郡守以“昔年旧交”的名义，率一班吏员迎出十里。当年举荐李斯出任小吏的老亭长更是上心，呼喝着四乡八村的民众聚在村头道口，鼓乐一片声浪阵阵，硬是将李斯的轺车抬着进了李氏小庄园。李斯很清醒，也很实在，既牵挂秦王离开后的中枢政务，又很不喜欢与楚国官员应酬，更不想学苏秦那般锦衣归乡散金乐民的豪举。路途之上，李斯已经对老桓龁说定，大队铁骑十里外歇息等候，他只带一个百人队并牛车十辆进庄，接出妻小当夜便回咸阳。老桓龁笑呵呵答应了。及至官吏庶民纷纷来迎，老桓龁立时改了主意，说是不能给秦国丢脸，不能悄没声地进出楚国。老桓龁一定要李斯风风光光地周旋几日，一应恩仇了却干净！不由分说，老桓龁立即下令五千铁骑在汝水河谷扎营，立即派司马飞骑转回，火速送来三十车秦酒肉菜。老桓龁给李斯只一句话：“鸟！撂开整！该当！不能教楚人说秦人不知乡情！”

接到老桓龁的快马急书时，嬴政正要动身西来。他给老桓龁的回书只一句话：“务求长史平安返秦，余事老将军斟酌。”嬴政车马方到雍城，又得老桓龁快马急报：李斯只周旋了两日，流水酒宴昼夜不停，楚官与乡人全数与宴，赠老亭长五十金，庄园桑田捐入族产；目下长史已经回程，老桓龁亲自护送进入函谷关，三日后定可安然抵达咸阳。嬴政长长地出了一口气，立即给假内史兼领咸阳令的嬴腾一道王书：“长史家室初安咸阳，府邸修葺、官仆选派等一应事务，务求以北楚风习安置妥当，不使其家人有隔涩之感。”

嬴政这次要处置的，是一件新锐大臣们无法插手的棘手事。

在李斯开列的一百多项积微政事中，只有这件事无法由任何官署完成。这就是，从官署中裁汰王族元老。裁汰冗员，本是整肃吏治的

一个细目。裁汰王族元老，更是这一细目中的细目。然则，恰恰是这一细目中的细目，构成了整肃吏治的最大难点。商鞅变法之后，天下王族之中，秦国王族可说是最没有特权的王族了。然则，王族领袖国家，毕竟是全部族群的轴心。历史积累，邦国传统，无论法令如何限制，王族终究有着其余臣民无法比拟的诸多根基特权。便以秦国的官吏任职期限说，秦法没有明定退隐年岁，但却有裁汰力不胜任者的种种法度。具体说，但凡秦官，寻常五旬以上年岁者便进入了暮年之期，进入了国正监的裁汰视野；其时若有困顿之相或某种老疾，是一定要被裁汰的。当然，这种正常裁汰不是治罪，自然不能削官为民，而是退隐闲居薪俸照旧。若是精神体力健旺超常，则可照常任事。譬如老将桓龁与军中一班老将，个个老当益壮，谁也不会以其年高为由而生出异议。

因了此种法度传统，秦国官署的力不胜任者很少，病弱者更少。但是，此次五年积微，李斯仍然将裁汰老弱冗员列进了重点细目之内。李斯说："兵在精，不在多，官亦同理。一官无力，百事艰难。大出天下，贵在官吏精干也！"

嬴政与一班新锐大臣无不赞同。

但是，秦国的王族官员有所不同。不同者一，王族子弟但有军功政绩，所任多为要害官署之实职大员，至少是各官署的领班大吏。目下的秦国官署，六成的领事之"丞"（官署副职）都是王族子弟。不同者二，王族官吏年高不退隐者居多。除了明显的伤残大病不能理事者，王族官吏极少有因年高体弱而退隐的先例。其间因由有三：一则，王族子弟都有本来的家族封地与王室苑囿每年拨付的"例谷"进项，尽管是虚封不领民治，但所分赋税还是能在加冠之后人人拥有一座府邸；如此，王族子弟任官之后不须另建官邸，各方都觉得俭省物力。二则，王族官吏熟悉政务通晓各官署人事，办事利落快捷，无论其主官上司还是其属下吏员，都喜欢有个王族子弟做署丞。三则，秦

国王族子弟向有传统，守法奉公，不贪不奢不争功。甚至多有王族子弟更换姓名隐匿出身而从军，直到高年，军中依然不知其为王族子弟。唯其如此，朝野对王族任官从来没有作为事端提出过。

因了秦国王族的奋发自律，也因了给官署带来的种种便利，各官署裁汰冗员，极少列入王族官吏。只要不是显然病弱，王族子弟寻常都是老来依然在官在职。依据李斯与国正监的共同查勘，军中王族将士除外，在咸阳并各郡县任职的王族高年官吏百余人。此等高年老吏，除了坚持每日应卯会事，迟暮懵懂者大有人在。而这些高年大吏的职司，恰恰又都是最需要能昼夜连轴转且机敏精干的要害职位。

反复思忖，嬴政登门探视了驷车庶长老嬴贲，会商出一则移势之策：以西畤郊祀为名，将在位的王族元老与年高大吏，全数高车驷马送到西畤左近的羽阳宫，而后由文火化之。西畤，是秦人立国之初在秦川兴建的第一座祭坛城堡，建成于秦襄公八年。西畤落成之时，东来秦人在西畤举行了盛大的祭祀白帝礼。此后六代一百余年，秦人一直奉上天白帝为秦人正神。后来，秦宣公在关中渭南地带兴建密畤，改祭青帝，同时奉上天青帝为秦人正神。及至秦献公东迁都城于栎阳，恰逢栎阳“雨金”祥瑞，建成畦畤又行大祭，再次祭祀白帝正神。其间，虽也有秦灵公祭过华夏始祖神黄帝、炎帝，但从此之后，秦人尊奉的上天正神，始终是白帝青帝并存，直到嬴政在统一天下后经阴阳家论证而正式尊奉水德，奉青帝，色尚黑。这是后话。目下之秦国，西畤是秦人东进的最早祭坛，具有无可争议的发端地位，与早期都城雍城一起成为秦人的立国圣地。在西畤郊祀，老秦部族的任何成员能够被邀参与，都是一种很高的荣耀，断没有拒绝的理由。

王族元老们匆匆赶到大殿，秦王却没有临殿会事。

羽阳宫总管老内侍宣读了一道王书：秦王进入沐浴斋戒，着所有与祭者从即日开始沐浴斋戒三日，而后行西畤郊祀大礼，祈祷白帝护佑秦国。王书读罢，老臣们一片肃然，异口同声地奉书领命。目下朝

野无人不知，这个年轻的秦王日夜勤政惜时如命，他能三日沐浴斋戒脱开政事，实在是破天荒也！秦王如此看重郊祀大典，王族臣子夫复何言?

三日之后，曙色未显，队队车马仪仗辚辚开赴十多里之外的西畤。及至太阳高高升起的辰时，郊祀大典圆满成礼。所有与祭者都分得了一份祭肉，无不感慨唏嘘。依照郊祀礼仪，与祭君臣三百余人，各自肃立在原有的祭祀位置虔诚地吃完各自分得的祭肉，祭礼方算圆满告结。这日也是一样，吃完具有神性的祭肉，盛大的车马仪仗轰隆隆开回了羽阳宫。将到宫门，与祭元老们接到王书：歇息两个时辰，午后赴殿，秦王会事。

午后的庭院春阳和煦。秦王说大殿阴冷，不利老人，不妨到庭院晒着太阳说话。元老们分外高兴，纷纷来到庭院各自找一处背风旮旯舒坦地坐了下来。年轻的秦王也在池畔一方大石坐了下来，看看这个问问那个，一时还没说到正事。谁知一到太阳地不打紧，不消片刻，便有几个老人在暖和的阳光下眯起老眼扯起了鼾声。更有许多老臣，急匆匆站起离开，归来片刻又急匆匆离开，额头汗水脸色苍白呼哧呼哧大喘不息。嬴政眼见不对，一边询问究竟何事一边紧急召来太医巡视。三位老太医巡视一圈，回禀说没有大事，瞌睡者是连日斋戒今日奔波，体子发虚的老态；来去匆匆者是吃了祭肉消化不动，内急；服得三两服汤药再调养几日，当无大事。

“王叔，我吃得祭肉最多，如何没事? ”嬴政声音大得人人听得清楚。

“王叔能与你比? ”做大田丞的元老气喘吁吁摇手，“你虎狼后生也，我等花甲老朽也。那祭肉，都是肥厚正肉，大块冷吃，倒退十年没事。今日，不行也……”

“是也是也，不行了。”周遭一片纷纷呼应。

“三日斋戒，腹内空虚，突遇祭肉来袭，定然内急。”

国尉丞的兵法解说，引来一片无奈的咳嗽喷嚏带出鼻涕的苦笑。

年轻的秦王强忍着笑意站起，拱手巡视着四周高声道：“此乃嬴政思虑不周，致使诸位尊长受累。嬴政之过，定然弥补。太医方才说过，诸位尊长需要调养始能恢复。嬴政以为，羽阳宫乃形胜之地，诸位尊长不妨在此多住几日，一则缅怀先祖功业，二则游览形胜，三则调养元气。诸位尊长，以为如何？”

“君上，只是，只是国事丢弃不得也！”大田丞勉力高声一句。

一元老伸展腰身一个激灵：“噫！老夫如何梦见周公也。”

在元老们一片难堪的笑声中，嬴政正色道：“诸位尊长与闻国事之心可嘉。本王之意，诸位尊长集居羽阳宫，亦可与闻国事。实施法程，由老驷车庶长宣示。”

一辆坐榻两轮车推了出来，一直没露面的老嬴贲点着竹杖说话了：“诸位都是王族子孙，该将秦国功业放在心头。然则，掌家日久，尚知家事传于后生。在座诸位，还有执掌家族事务的么？没有！因由何在？年高无力，老迈低能。家事尚且明白，国事如何糊涂？说到底，公心不足，奉公尚差！今次郊祀，三日斋戒、一顿祭肉、片刻春阳，诸位已老态尽显，谈何昼夜轮值连番奔波？以老夫之意，该当全数退隐，老夫也一样！奈何秦王敬老敬贤，着意留诸位与闻国事参酌谋划，老夫方谋划出一个法程，诸位听听。”

“愿闻老庶长谋划。”元老们一片呼应。

驷车庶长署的府丞展开竹简，备细陈述了元老与闻国事之法。这个法程是三个环节：其一，驷车庶长府会同王室长史署，每旬向羽阳宫送来一车公文副本，供元老们明白国政大要。其二，元老们可据国

事情势论争筹划，每有建言，交羽阳宫总管内侍快马禀报咸阳王室。其三，建言良策若被采纳，视同军功，建言者照样晋升爵位。

老嬴贲一点竹杖：“诸位既能建言立功，又可颐养天年，如何？”

元老们异口同声地说了没有异议。之后一阵默然，老臣们似乎有某种预感，又相继提出了几个实实在在的心事。一是咸阳家人可否搬来同住？嬴政笑答，诸位家人尽可一并搬来，羽阳宫不够还可拓展。二是老臣若念咸阳，能否还国小住？嬴政笑答，所有王族老臣在咸阳的府邸都长久保留，谁想还国，随时可回可居。三是日后若无建言之功，爵位禄米是否便没了？嬴政笑答，诸位既往之功不能抹煞，且日后依然谋国，无非虚职而已；元老原本爵位禄俸依旧，若有建言新功业，仍依大秦律法论功晋爵。如此这般一一明定，元老们再也没有话说了。全场默然良久，白发苍苍的一群王子王孙忽然都哽咽了，涕泣念叨最多的一句话便是，只要能为秦国效力，挂冠去职怕个鸟。

了结此事的当晚，年轻的秦王大宴元老。正在酒酣耳热之际，咸阳快马传车飞到，李斯密书急报：关外秦军开始大举攻赵，国尉蒙武已经亲自赶赴函谷关坐镇粮草。嬴政接报没有片刻犹豫，留下驷车庶长老嬴贲善后，自己连夜赶回了咸阳。

六　以战示形　秦军偏师两败于李牧

关外秦军对赵国的战事，是嬴政君臣共同谋划的一着大棋。

依照李斯“五年积微，刷新秦国”之政略，秦军似乎不该在专务内政之时大举出兵。然则五年不战，在刀兵连绵的战国之世，在目下秦国，则完全可能形成另一种局面。一则，秦国威慑收敛，山东六国压力大减，立即便会孜孜不倦地多方骚扰秦国，甚或可能重新结成合纵遏制秦国。二则，秦法奖励耕战，秦人昂扬奋发闻战则喜，果真五年不战而听任山东六国恢复元气滋生事端，秦国朝野既有可能怨气大

增，也有可能暮气大增，内政是否会生出新的变局实难预料。当沉静的王绾说出这种担心时，嬴政君臣无不默默点头。基于此等天下大势战国传统以及秦国实情，嬴政与四位新锐栋梁反复计议，才有了架构庙堂时的“假上将军者三”的奇特布局。历来军权贵在专一，秦国一次出三个上将军，且个个都是假（代理）上将军，实在是天下唯一了。蒙武得知谋划，不禁大皱眉头：“一国三帅，徒惹山东六国耻笑耳。”嬴政却道：“唯其有效用，我便是我，何在他人一笑哉！”

王翦蒙恬谋划的五年军争方略是：关外有常战，关内大成军。

王翦说，此一方略之实施，图谋主要在四处：其一，给天下以秦国无将之表象，使山东六国松懈对秦军的戒备；其二，以攻势作战使山东六国自顾不暇，不明秦国内事作为，更对秦国行将“一天下”的长策大计无所觉察，以收未来出其不意之效；其三，使国人不忘战事，同心振作；其四，使大数额招募兵员与训练精锐新军，有不用解释的正当理由。蒙恬将这一方略归结为八个字：以战示形，乱敌强国。

“此谓瞒天过海，六国醒来，为时晚矣！”李斯一语点题。

“好！方略实施，由三位上将军谋划。”嬴政奋然拍案。

王翦蒙恬星夜赶赴关外大营，与老桓龁商议三日，一卷详尽的实施之法摆上了嬴政的王案：其一，五年之内秦军实行两军制，分成关外关内两支独立大军；关外大军名为主力，实则偏师；关内大军以蓝田大营为根基扩充整训，实则是未来东出的主力大军。其二，三大将明定职司：老将桓龁统帅关外大军，专司对山东常战；王翦执掌蓝田大营，专司练兵练将；蒙恬通联各方，专司招募兵员与军器衣甲改制。其三，将士分营：举凡四十五岁以上之将军，四十岁以上之校、尉、千夫长、百夫长，三十五岁以上之头目与兵士，一律划归关外大营；其余年轻将军头目与年轻士兵，一律划归蓝田大营做新军骨干。其四，两军五年内达成目标为：关外大军至少一年两战，关内大营扩

充整训为一支四十万员额的精锐大军。

嬴政与李斯会商，当即批下八个大字：“内外协力，着即实施。”

一月之内，秦军三十余万主力大军两分完毕，关外大军十三万余，蓝田大营十八万余。两军相比，蓝田大营留下的头目兵士多，关外大军划走的将军校尉多。

“鸟！老夫率老师，教它山东六国火烧猴屄子！”

在关外幕府，老桓龁一句粗豪，聚将厅哄然大笑。点卯之后，老桓龁慷慨拍案的正经说辞是：“诸位将士，我等的兄弟子侄都撂到蓝田大营了，父子兵、兄弟兵都分开了！我关外大军，清一色能征惯战之锐士！一句结实话：秦国即将大出天下，但我等老兵老将等不到那一天了。我等老兵老将，打仗的日子不多了！这五年之期，便是我等老卒的最后军旅，最后征程！老军打得好，关内大营的后生便能从容成军，五年之后东出函谷泰山压顶，秦国便能一六国，天下从此无战事！老军打得不好，关内后生不能全力练兵，反要来为我等擦屄子收拾摊子，羞也羞死人！说到底，仗仗都要干净利落，不能松屄子拉稀！老夫只一句话：抛下白头，马革裹尸，最后一战！”话音落点，大将们一口声齐吼震得聚将厅砖石缝的土屑刷刷落下。

开春之后，桓龁老军猛扑赵国平阳。

选定赵国作为首战，理由只有一个：赵国为目下山东六国唯一的强兵之国，只要对赵作战有成效，便能震慑天下。两年前大旱方起，为使六国不敢趁天灾合纵攻秦，桓龁王翦曾猛攻平阳，杀赵将扈辄，斩首十万，随后即撤出平阳退守关外大营。后来，赵国新王即位，为防秦军再次东进，从阴山草原调来边军五万防守平阳。此次老桓龁再攻平阳，目标便是这五万精锐赵军，若能一鼓歼之，对赵国朝野无异于当头棒喝。桓龁的部署是：前军大将樊於期率五万主力大军正面攻

城，盛年将军麃公、屠睢各率一万铁骑两翼游击，阻截有可能出现的赵国援军。桓龁则自率五万铁骑，千里奔袭邯郸东北的武城，以使赵国虚实不辨精锐边军不敢轻易南下。

及至嬴政赶回咸阳，第一道快马战报已经送来：秦军攻克平阳，击溃五万赵军，斩首两万余。次日战报再来，说樊於期已经率军北上奔袭，从西路深入赵国腹地。嬴政询问了军使，得知东路桓龁一军业已奔袭武城，心中有些不安，留下李斯王绾处置政务，自己连夜赶赴蓝田大营与王翦蒙恬会商关外军情。

“三地开战，两路奔袭，赵国必乱阵脚也！”蒙恬很是兴奋。

王翦却皱起了眉头：“一班老将如此战法，力道太过。平阳距关外大营近便，若能集聚大军一战斩首五万，既可稳妥大胜，又可歼灭赵军一支主力，本是上上战法。如今两路奔袭，声势虽大，然一旦照应不周……”

“可能出事？”嬴政脸色有些不好。

“如今的赵军统帅，是李牧。”王翦一字一顿。

“想起来也！”蒙恬突然拍案。

“甚？”王翦有些惊讶。

“当年君上立太子时，便说赵将李牧将成秦军劲敌！”

“李牧做了大将军。看来，赵王迁未必平庸之辈。”嬴政脸色阴沉。

“我意，立即急书老将军：着两路奔袭大军星夜回师！”蒙恬见事极快。

“老军初战，君命过早干预，也有弊端。”持重的王翦显然还在思忖。

嬴政在幕府大厅转悠着，一时实在难以决断。若以目下山东六国之军力军情，老辣的秦军两路奔袭，似乎也不该有多大危险。唯一顾忌者，是这个李牧与他统帅的赵国边军。可李牧初接赵国军权，一时照应不及亦未可知。当此之时，君王强令回师，定然挫动一班老将慷慨赴战之锐气。毕竟，分兵常战是既定方略，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更是战国传统。如此数万兵力的小战刚刚开打，便要以王命干预，将来动辄数十万大军出动的灭国大战又当如何，一个君主岂能照应得过来？再说，桓齕、樊於期、麃公、屠睢等历来都是独当一面的沙场宿将，所率秦军又是能征惯战之老师，纵然李牧边军南下，凭甚说一定打不赢？反复思忖，嬴政转悠过来摇了摇头。

“君上何意，不管了？”蒙恬有些着急。

“李牧边军与我秦军从未交过手，可是？”

“这倒是。李牧久驻阴山，没有南下打过仗。”

“李牧果然出兵，便是与秦军第一战，不妨试试成色。”嬴政从容一笑。

“君上言之有理。既定方略，不宜多变。”王翦立即赞同了。

“桓齕东路该当无虞，樊於期西路令人担心。”蒙恬转了话题。

“何以见得？”嬴政问了一句。

“樊老将军求胜心切，攻克平阳后深入赵国，不在桓齕军令之内。”

“樊於期老将坚刚多谋，该当无事。王翦以为如何？”

“当下，臣不好论断。”

“好！我在蓝田大营住几日，等两路战胜军报。”

旬日之后，关外奔袭的第一道战报终于抵达：桓龁一军攻克武城，斩首赵军万余，夺粮草辎重千余车，业已顺利回师关外大营。嬴政很是高兴，与王翦蒙恬聚酒小宴以示庆贺。在君臣三人各自揣测李牧迟钝不出之因由时，第二道战报飞来了：樊於期大军兼程急进连下两城，回军时被李牧亲率边军飞骑截杀，秦军战死三万余，余部突围散战正在渐渐聚拢，樊於期将军下落不明！君臣三人深为震惊，留下蒙恬镇守蓝田大营，秦王与王翦立即率五千铁骑兼程赶赴关外大营。

汇集各方消息，战败经过终于清楚了。

攻克平阳之后，老军将士嗷嗷求战。樊於期更是意犹未尽，立即与麃公、屠睢会商，主张从西路北上奔袭赵国恒山郡，策应东路桓龁。樊於期的奔袭主张理由有三，都很坚实：其一，桓龁东路奔袭是孤军，不能说没有被赵军伏击的可能，需要策应；其二，若从西路再出奇兵北上，则赵军必然不明虚实而迟疑，不敢轻易对任何一路动手；其三，我军已克平阳，枯守原地徒然窝了兵力，两军齐出事半功倍！樊於期本来就是仅仅次于主帅桓龁的前军大将，此次又是平阳战事的主将，西路奔袭的主张尽管在桓龁预先部署之外，然从大局看却无疑是主动策应主力的积极之举，完全符合秦军传统，老将们二话不说便齐声赞同了。樊於期立即部署：屠睢率两万步军留守平阳，自己与麃公率五万铁骑北上奔袭。

樊於期选定的奔袭路径是：沿汾水河谷秘密北上，于晋阳要塞外突然东折，从远离井陉要塞的南部山道进入恒山郡，攻克赤丽、宜安两城后，若东路无事便立即回师。就长平大战后的秦赵情势说，这条

路径确实是赵国的一道软肋。长平大战后，赵国对秦国的防御部署历来集中在三坨：河东一坨，以平阳为根基与秦国做最前沿对峙；中央一坨，以上党山地为纵深壁垒，使秦军不能威慑邯郸；北部一坨，以晋阳、狼孟的长期拉锯争夺战为缓冲地带，以井陉要塞为防守枢纽，不使秦军以晋阳为跳板突破赵国西部北大门。如此三大坨之间，南北千余里东西数百里，疏漏空缺处原本很多。尤其是平阳至晋阳之间的汾水河谷，没有一处重兵布防的要塞。所以如此，形势使然。长平大战后，魏国韩国的实力在整个河东与汾水流域大大衰减，说全部退出也不为过。也就是说，连同上党在内的整个河东与汾水河谷，都在事实上变成了两方四国哪一边也无法牢固控制的拉锯地带，赵国能扼守住如上三要害，已经是万分地不容易了。唯其如此，秦军歼灭河东平阳的赵军主力后，赵国在整个汾水河谷的南大门已经洞开，只要不东进上党，沿汾水谷地北上几乎没有阻力。

樊於期五万铁骑秘密行军，果然未遇一支赵军，直到在晋阳郊野东折，进入赵国恒山郡，一路都出奇地顺当。作为老军老将，此等顺当原是异常。然在目下樊於期麃公一班老将眼里，这却是完全该当的。赵国新王即位两年，第一年便被秦军攻克平阳斩首十万杀大将扈辄，赵国已成惊弓之鸟全然在意料之中，再说赵国精锐也就是那二十万边军，要赶到恒山郡，最快也得半月上下，纵然赵国察觉了又能如何?

攻克赤丽，是顺利的。攻克宜安，也是顺利的。

秦军战心愈加炽热，上下嗷嗷叫，索性南下奇袭邯郸大门武安，打一个大胜仗！樊於期很是清醒，不为众议所动断然下令回师，军令理由只有一句话：“深入赵国腹地，策应东路震慑赵人之使命已成，回师！”秦军战心炽烈，军法却更是严明，主将一声令下，立即将战胜财货装车回军。暮色时分经过滋水南岸的肥下之地，谁也想不到的灾难突然降临了。

广阔舒缓的青苍苍山塬上，突然四面冒出森林般的红色骑兵，夕阳之下如漫天燃烧的烈焰轰轰然卷地扑来，雪亮的弯刀裹挟着急风骤雨的箭镞，眨眼之间便狠狠铆进了黑色的铜墙铁壁。秦军将士没有慌乱，却实实在在地措手不及……麃公身中三箭死战不退，被护卫骑士拼命夹裹着杀出重围，绑在一辆轻车上一路拼杀西来。堪堪望见晋阳城，麃公大吼几声，奋然拔出钉在前胸的三支长箭，便失血死了。一个千夫长说，麃公临死的吼叫是，李牧！记住李牧！血仇！

……

幕府聚将厅一片沉寂，如同战场后的血色幽谷。

幕府外黑压压站满了校尉头目，他们是为战场失帅而自请处罚。天下军法通例：主帅战死，将佐与护卫无过；主帅被俘抑或失踪，将佐治罪，护卫斩首。目下主将樊於期活不见人死不见尸，突围将士岂能安宁？老桓龁回师途中突闻战报，先是暴跳如雷，之后大放悲声，若非两个司马死死抱住，那口精铁长剑眼看便插进了肚腹。从战报传来，截至秦王与王翦赶到，整个关外大军三日三夜不吃不喝地漫游在幕府营地，搜寻接应突围逃生者、救治伤残者、埋葬有幸逃回而死在军营者，残兵将佐痛悔请罪，未遇劫难者激昂请战，整个营地既如死寂的幽谷又如焦躁的山火，愤激混乱不知所措。秦王来到，将士闻讯云集而来，却都死死地沉寂着。尽管有待处置的紧急军务太多太多，但有秦王亲临，大将们谁也不好先说如何如何。不是不敢说，而是谁都清楚，这是秦王亲政之后的第一次败绩，敌方是与秦军试手的神秘的李牧，秦军大将则是备受秦王器重的老将樊於期，牵涉多多干系重大，骤然之间谁也不好掂量这次败绩对目下秦国秦军的影响以及对于未来的分量。

“将士都在辕门外？”嬴政终于开口了，似乎刚刚从沉睡中醒来。须发散乱面色苍白的老桓龁默默地点了点头。“走！本王要对将士说

话。”秦王举步便走。眼看老桓龁懵懂不知所以，王翦低声急迫地提醒：“号令全军聚集！”

老桓龁如梦方醒，拳头一砸白头赳赳出帐。片刻之间长号大起，军营各方默默忙碌的兵士们轰隆隆聚来，辕门外的大军校场倏忽大片茫茫松林。没有号令，没有司礼，黑压压的甲胄丛林肃然静寂，唯有千人将旗在丛林中猎猎风动。

走出幕府，年轻的秦王没有与任何一个大将说话，也制止了中军司马将要宣示的程式礼仪，径自稳健地踏上了一辆只升高到与幕府顶端堪堪平齐的云车，高亢结实的秦音便激昂地回荡起来：“将士们，我是秦王嬴政！本王知道，大军首战大败，将士们都想知道我这个秦王如何说法，否则人人不安。唯其如此，本王今日畅明说话，归总只有三句。第一句，胜败乃兵家常事！当年没有胡伤的对赵阏与之败，宁有举国协力的长平大捷？本战，大将谋划无差，兵士协力死战，不依无端战败论罪。第二句，秦军有了劲敌，大好！李牧边军能在我军全无觉察之下突袭成功，堪为秦军之师也！秦军要师李牧而后胜李牧，后当天下无敌！第三句，秦国既定方略不变，关外大军还是关外大军，哪里跌倒，哪里爬起来！！”

黑色丛林沉寂着，秦军将士们热泪盈眶地期待着秦王继续说下去。嬴政却戛然而止，大步走下了云车。秦王举步之间，十万大军的老誓吼声骤然爆发了，如滚滚沉雷如隆隆战鼓如茫茫呼啸，士兵将佐们几乎喊哑了嗓子，久久矗在校军场不愿散去。

夜幕降临，幕府聚将厅的君臣会议开始了。

李斯是在接到战报后快马兼程赶来的，心绪沉重得无以复加。在辕门口外，李斯恰恰听到了秦王对三军将士的慷慨之说，心下虽然长吁一声，却一直没有说话。老桓龁是愤激悲怆羞愧折磨得有些懵懂，

铁板着脸紧咬着牙不知如何。王翦与左军大将屠睢倒是沉稳如常，矗在赵国板图前一动不动，却也一直没有说话。

“上将军，肥下之地宜于伏击么？”嬴政一阵转悠，终于打破沉默。

“不，不宜。”王翦显然还沉溺在深深思虑之中。

“你说不宜，李牧为何就宜了？”

“臣所谓不宜，是以兵法而言。”王翦已经回过神来，指点着板图道，“君上且看，这是恒山郡，滋水从西北向东南流过，滹池水从西向东流过，两水交汇处的滹池水南岸，便是肥城，肥城之南统称肥下。此地方圆百里，尽皆低缓山塬，多是说平不平说陡不陡的小山丘，除了寻常林木，一无峡谷险地，二无隘口要道。依据兵法，实在不足谓奇险之地。然则，偏偏在这般寻常地带，李牧却能隐藏十余万大军发动突袭，其中奥秘，臣一时难于道明。”

“老将军以为如何？”嬴政平静地坐进了大案。

“咳！肥下实在没甚稀奇，阴沟翻船！”老桓龁的生铁拳头砸得将案咣当大响，“但凡秦军老将老卒，谁都将赵国趟得熟透。邯郸城门有几多铁钉，老兵都数得上来！那肥下山地非但无险，还是个敞口子四面不收口。谁在肥下做伏击战场，直一个疯子！李牧就是疯子！老夫看，他定然是凑巧带兵路过！老夫不服！不信他神！”

“左将军以为如何？”

“臣启君上，”屠睢一拱手，“上将军所言，老军将士无不赞同。”

“关外大营还想攻赵？”

“正是！三万余将士战死，岂能向李牧低头！”屠雎慷慨激昂。

“启禀君上，老臣请战，再攻赵国！”老桓龁立即正式请命。

嬴政看看李斯又看看王翦，叩着大案沉吟不语。李斯自入关外大营，见秦王已经知晓军情，一直没有说话。最要紧的原因是，李斯当初一力赞同内外分兵的方略，也从来不怀疑秦军战力，根本没有想到偏师小战竟会大败，更没有想过如果关外战败又当如何？身为长史，又是国策总谋划者，李斯不能不从全局思忖。目下局部失利，翻搅在李斯心头的是：是否因这一局部失利而改变全局谋划？具体说，五年刷新秦国的谋划之期是否短了？秦军兵力以及将才，是否不足以分为两支大军？如果继续对赵作战，是继续由关外大军独当还是合兵全力赴战？思虑看似对赵战事，实际却牵涉着“一天下”的长策伟略如何实现的全局。李斯之短，在于对军事不甚通晓。当年在苍山学馆，荀子评点弟子才具，对李斯的评语是：“斯之政才，几比商君也。然兵家之才纵横之能，与苏秦张仪尚不及矣！”也就是说，苏秦张仪尚算知兵，李斯连“尚算知兵”亦不能。法政名士之所谓知兵，非指真正具有名将之能，而是指对军旅兵争有没有一种感觉。这种感觉，可能学而知之，然更多的却是基于一种天赋直觉。若就兵家学问言，以李斯之博学强记，寻常之谈兵论战自不待言。然要真正地肩负万千军士之性命而全局谋划军争，李斯总觉得没有如同透彻的政事洞察一样的军事见识。譬如目下，李斯实在没有看出原先方略有何不妥，然则，在该不该对赵继续作战这个具体事项上便觉头绪颇多，无法一语了断。但无论如何，作为中枢主谋，他不能不说话。

“以臣之见，若对赵战事无胜算，可改向他国，或中止关外用兵。”

“何以如此？”秦王追了一句。“其一，关外战事，意在示形，并非定然咬紧赵国。”

“也是一理。”

“其二，即或关外停战，亦不影响关内整训新军，于大局无碍。”

“王翦以为如何？”秦王沉吟地叩着大案。

“臣之评判，有所不同。”王翦慨然一句，显然已经深思熟虑，“老军东出，初战失利，并非全然坏事。最要紧处，是扯出了赵国李牧的边军。李牧威震匈奴，已经是天下名将。然其才具、战力究竟如何？秦军极为生疏。若果真李牧此时不出，而在五年之后陡然与秦军相遇，战局难料。肥下之战逼出李牧，臣以为是最大好事。然则，此战仅为李牧边军的独有战法，若李牧仅仅如此一种战法，不足虑也。臣所虑者，李牧用兵之能我军依然没底……”

“且慢！”老桓龁一拍案，“李牧独有战法？是甚！”

“善藏飞骑，善开阔决战。此为李牧边军之独有战法。”

“鸟！这也叫战法？有地谁不会藏兵，你说个明白。”

“中原各国战法，以地藏兵，开阔之地不阻敌。”见老桓龁点点头，王翦指点着板图又道，“可大草原不同，险山恶水极少，大军难以隐藏，只能依靠剽悍骑兵的急剧飞驰追歼敌军。然则，李牧大败匈奴，却不是死追匈奴决战。当然，也是匈奴聚散无定来去如飞，无从追歼。李牧之法是长期麻痹匈奴，而后在匈奴大军南下时以飞骑大军合围痛击。老将军且想，在一望无垠的大草原，能使数十万骑兵隐藏下来而匈奴毫无察觉，这不是善藏飞骑么？开阔山原，四面敞口，最不宜包围战，李牧却恰恰能做到。这不是善开阔决战么？一句话，李牧长期对匈奴作战，业已形成了一套迥然不同于中原的独特战法。”

“狗日的！草原狼！刁！”桓龁算是承认了李牧。

“老将军说得好！李牧边军确实是草原狼，剽悍狡诈。”

“往下说。”嬴政叩着大案目光炯炯。

“王翦之见，为摸清李牧边军实力与战法，对赵战事不能中止。”

“有血气！老夫赞同！”老桓龁拳头砸得咚咚响。

“若再战失利，又当如何？”嬴政追问一句。

“只要不是主力决战，一战数战失利，不足畏也。”

李斯霍然站起：“不能！至多只能再败一次。否则六国合纵必要死灰复燃！”

“长史也，老夫能教他再胜一次么？真是！”老桓龁拍案高声。

“长史所虑，不无道理。”嬴政也站了起来，“天下格局之变化，一大半在秦赵战场之胜负。当年赵奢第一次战胜秦军，赵国始成山东砥柱。如今李牧第二次战胜秦军，山东五国尚不明就里，不敢贸然合纵。然则，若是再给赵军两次战胜秦军的战绩，天下大局必然生变。在秦而言，绝不允许合纵抗秦之六国同盟再次结成！唯其如此，以再败一战为限，对赵战事仍当继续。”

“适可而止。臣无异议。”王翦明朗一句。

“臣等无异议！”桓龁李斯屠雎异口同声。

“赵王迁若不许李牧再次出战，又当如何？”嬴政皱起了眉头。

老桓龁一脸茫然：“这，这，君上这是从何说起？”

“君上所虑，是将赵王迁做明君看也。”李斯一笑，“肥下一战胜秦，业已证实李牧边军足以抗衡秦军。若是明君，有可能下令李牧全力对秦备战而避免小战，只在秦军主力大军东出之时决战。”李斯转身对嬴政一拱手，“然据种种消息，赵王迁绝非明断君主，不可能有此定力！我军再攻，赵王迁必定会敦促李牧尽快出战。”

“臣等赞同长史。”桓龁王翦屠雎异口同声。

天色微明，秦军晨操号起。君臣会议方罢，正在狼吞虎咽锅盔干肉战饭之时，一骑快马飞到，送给李斯一支密封铜管。李斯打开一看，过来对秦王低语几句。嬴政目光一闪离案起身：“王翦可留下两三日，商定对赵部署后再回。我与长史先回咸阳！”

一语落点，嬴政已经大步出帐。

---

1. 太岁，古代星名，亦称岁星，即当代天文学中的木星。先秦堪舆家认为：在与太岁对应的土地上（俗称太岁土）建房，不吉。

第四章　风云三才

一　尉缭入秦　夜见嬴政

一辆垂帘辎车飞进了灯火稀疏的大咸阳。

正是午夜时分，辎车进入东门内正阳街，径直向王城而来。堪堪可见两排禁军甲士的身影，辎车突然向北拐进了王城东墙外一片坊区。这片坊区叫做正阳坊，是最靠近王城的一片官邸，居者大多是日夜进出王城的长史署官吏。最靠前的一座六进府邸，是长史李斯的官邸，府门面对王城东墙，南行百步是王城东门，进出王城便捷之极。因了最靠近王城，所居又是中枢吏员，这片坊区自然成为王城禁军的连带护卫区，寻常很少有非官府车马进出此地。这辆辎车一进正阳街，便引来了王城东门尉的目光。辎车不疾不徐，驶到长史府前的车马场停稳。骏马一阵嘶鸣，一领火红的斗篷向府门飘去。随即，朦胧的对答隐隐传入东门尉的耳畔。

“敢问先生，意欲何干？”

“有客夜来，寻访此间主人而已，岂有他哉！”

“长史国事繁剧，夜不见客。”

“家老只告李斯一言，南游故人缭子来也！”

“如此，先生稍候。”

片刻之间，一阵大笑声迎出门来：“果然缭兄，幸何如之！”

“果然斯兄，不亦乐乎！”

“一如初会，一醉方休！缭兄请！”

“好！能如当年，方遂我心也！”

一阵笑声隐去，正阳坊又没在了灯火幽微的沉沉夜色中。

李斯与尉缭的相识，全然是一次不期遇合。

兰陵就学的第四年深秋，李斯第一次离开苍山学馆回上蔡探视妻儿。李斯家境原本尚可，父亲曾经是楚国新军的一个千夫长，在汝水东岸有百余亩水田与一片桑园。母亲与长子辛苦操持，父亲在没有战事时也间或归乡劳作。李斯是次子，自幼聪颖过人，被父母早早送进了上蔡郡一家学馆发蒙。不想，李斯十五岁时，父亲在与秦军的丹水大战中阵亡。那具无头尸身抬回来时，母亲一病不起，没有两年也随父亲去了。安葬了母亲，李斯的哥哥立誓为父报仇，昂昂然从军去了。三年之后的一个秋日，亭长捧着军书来说，李斯的哥哥在水军操练时不慎落水溺亡，官府发下六金以作抚恤。至此，尚未加冠的李斯成了一个十八岁的孤子。幸得李斯少学有成，识文断字，得亭长举荐，在郡守官署做了一个记录官仓出入账目的小吏。两年后，在族长主持下加冠的李斯，已经是一个精明练达的吏员了。倘若长此以往，李斯做到郡署的钱啬夫（掌财货）之类的实权大吏，几乎是指日可待的。

然则，李斯不甘如此。事务之暇刻苦自学，李斯读完了眼前能够搜罗到的所有简策书文，知道了天下大势，也大体明白了楚国是内乱不息的危邦，纵然做得一个实权大吏，也随时可能被无端风浪吞没，如同自己的父亲兄长一样无声无息消失。然最令李斯感触的，却是老鼠境遇带给他的人生命运之感悟。李斯日每进出官仓，常常眼见硕大的肥鼠昂然悠然地在粮囤廊柱间晃荡，大嚼官粮吱吱嬉闹，其饱食游

乐之状令人欣羡。而进入茅舍厕下，其鼠则常在人犬之下狼狈窜突，奋力觅食而难得一饱，终日惊恐不安地吱吱逃生。两相比较，李斯深有感喟：“人之贤与不肖，譬如鼠矣，在所自处耳！”从那时起，李斯有了一个最质朴的判断：要改变自己的命运，必须脱离自己的处身之地，离开上蔡，甚至离开楚国。

终于，在加冠后娶妻的那一年，李斯听到了一个消息：大师荀子入楚，得春申君之助，虚领兰陵县令而实开学馆育人。李斯没有片刻犹豫，辞去了小吏，以父兄用血肉性命换来的些许抚恤金以及自己清苦积蓄的六千铁钱，安置好了年轻的妻子，千里迢迢地寻觅到了兰陵苍山，拜在了荀子门下。

用时人话语说，李斯从此开始“乃从荀卿，学帝王之术”。

自入荀子门下，李斯刻苦奋发，四年没有归乡。荀子明察，屡次在弟子们面前嘉奖李斯云：“舍家就学，李斯堪为天下布衣楷模矣！寻常士子少年就学，既无家室之累且有父母照拂，犹多惶惶不安也。李斯孤身就学，既无尊长照拂，又忍人伦之苦，难亦哉！”唯其如此，四年后李斯归乡，荀子破例以兰陵县令的名义给了李斯一道通行官文。李斯凭此官文，在兰陵县署领得一匹快马，以官差之身南下，大体可在立冬前抵达上蔡的汝水家园。

这日行至陈城郊野，李斯不想进商旅云集风华奢靡的陈城，在城外官道边的驿站住了下来。生计拮据，李斯得处处计较。既有官身之名，又有兰陵官文，自然是住进官府驿站合算。驿站有两大实惠：一是食宿马料等一应路途费用，不须自家支付，离站上路之时，还配发抵达下站之前的干肉干粮；二是没有盗贼之扰，住得安生实在。这一点，对李斯很是要紧。毕竟，抚慰妻儿的些许物事一旦丢失，李斯归家的乐趣便会了然无存。驿站也有一样不好：入住者的食宿皆以官爵高低分开，使诸如李斯这般有志布衣者常感难堪。然则，李斯是不能去计较这些的。

进了驿站，李斯被官仆领到了最简陋的县吏庭院。寻常官吏住在驿站，往往有不期而遇的同僚须得应酬。李斯没有这等应酬，也无心与任何人做路遇之谈，吃罢官仆送到小屋的一鱼一饭，自己提来一桶热水擦洗，然后上榻大睡，天亮便要立即上路。走进榻侧隔墙后的小小茅厕里擦洗时，李斯一瞥石礅上窝成一团的粗织汗巾，不禁眉头一皱。依着规矩，驿站房屋无论等次高低，沐浴擦洗的器物都是新客换新物。这方汗巾显然是前客用过的，官仆没有及时更换。李斯若唤来官仆，更换新汗巾也是很快当的。但李斯没有这般心情，况这方汗巾虽窝成一团却也没有过甚的汗腥龌龊，用了也就用了。

李斯拿起那方汗巾一抖，啪啦一声，一宗物事掉在了地上。

“书卷！”李斯听到这种再熟悉不过的竹简落地声，不禁大奇。

打量四周，李斯立即断定：此书必是前客须臾不离其身之物，在擦洗之时放在了石礅上，走时却懵懂忘记了。李斯忘记了擦洗，捡起地上套封竹简，眼前陡然一亮！卷册封套是棕色皮制，两端各有锃亮光滑的古铜帽扣，皮套之皮色已经隐隐发白起绒，显然是年代久远之物。再仔细打量，两端铜帽上各有两个沟槽，还有两个已经完全成为铜线本色的隐隐刻字——缭氏！显然，这是一卷世代相传的卷册。

李斯没有打开封套，回身立即擦洗起来。正当此时，急促的叩门声啪啪大响。李斯喊了一声：“门开着！自己进来。”立即有重腾腾脚步砸进小厅，浑厚嗓音随即响起：“在下鲁莽入室，先生见谅。”李斯隔墙答道：“足下稍待，我便出来。”墙外人又道：“足下衣物尚在榻间，我在廊下等候便了。”李斯隔墙笑道：“也好！赤身见客毕竟不雅。”片刻之后，李斯光身子绕过隔墙穿好袍服，这才走到廊下。庭院寂寂，只有一个长须红衣人的身影在树下静静站着。李斯一拱手笑道：“足下可是方才叩门者？”长须红衣人快步走来一拱手道：“在下大梁缭子，秋来入楚游历，不意丢失一物，一路找来未曾得见。思忖曾在此间住过三日，是故寻来询问一声，不知足下在室可曾得见多余之

物？”李斯道：“足下所失何物？”长须红衣人道：“一卷简册，牛皮封套，铜帽刻有两字。”李斯从袖中捧出道：“可是此物？”长须红衣人双手接过稍一打量，惊讶道：“足下没打开此书？”李斯道：“此乃祖传典籍，我非主人，岂能开卷？”长须红衣人当即肃然一躬：“足下见识节操，真名士也！缭敢求同案一饮。”李斯慨然一笑：“路有一饮，不亦乐乎！足下请进，我唤官仆安置酒菜。”长须红衣人大笑：“足下只须痛饮，余事皆在我身！”转身啪啪拍掌，驿丞快步而来。长须红衣人对驿丞一拱手道：“敢求驿丞上佳酒菜两案，与这位先生痛饮。”驿丞恭敬如奉上命：“公子有求何消说得，片刻即来。”一转身风一般去了。李斯颇有迷惑，此人住县吏小屋，却能得驿丞如此恭敬，究竟何许人也？

不消片刻，两案酒菜抬进。除了兰陵酒，菜肴是李斯叫不出名目的两案珍馐。长须红衣人一拱手笑道：“兄勿见笑，此间驿丞原是家父故友之后，世交。你我放开痛饮便是！”李斯不善饮酒，对兰陵果酿酒独有癖好，一时分外高兴。及至大饮三五爵，两人俱感快意，话题滔滔蔓延开来。红衣人笑云：“足下博学之士，何无开卷之心哉！”李斯笑答：“我固有心，只恐开得一卷生意经，岂不扫兴也？”红衣人哈哈大笑：“兄有谐趣，大妙也！人云，得物一睹，其心可安。兄有古风，得物而视若无睹，君子也。我便开卷，请兄一观生意经！”说罢拉开封套，展开那卷竹简已经变得黑黄的卷册，双手捧起道：“百余年来，此书非缭氏不能观也。然人生遇合，兄于我缭氏有护书之恩，该当一观，至少可印证天下传言非虚。”李斯本当推辞，然见其人情真意切蕴含深意，不觉接过了那卷黑黄的竹简。

“尉缭子？！”一看题头，李斯惊讶得连酒爵也撞翻了。

“人云尉缭子子虚乌有，兄已眼见矣！”红衣人大是感慨。

“尉缭子兵法久闻其名，不见其书，李斯有幸一睹，心感之至！”

“足下，苍山学馆大弟子李斯？”

“正是。得见经典，不敢相瞒。”李斯不问对方如何知晓，慨然认了。

“我乃第四代尉缭，见过先生。”红衣人郑重起身肃然一躬。

“学子之期，李斯不敢当先生称谓。”李斯连忙还以大礼。

“好！你我兄弟交，干！”尉缭子分外爽朗。

“得遇缭兄，小弟先干！”李斯慨然一爵。

那一夜，两人直饮到天亮意犹未尽。尉缭子力邀李斯到他的陈城别居小住。李斯毫不犹豫地去了，一住旬日，几乎忘记了归乡……此后倏忽十年，李斯再也没有见过尉缭子。那日蒙武举荐尉缭子，李斯实在有些意外。本心而言，李斯早该举荐尉缭子，使秦国设法搜寻这个大才。可李斯心中的尉缭子，始终是一个刚硬反秦的六国合纵派，不可能入秦效力。当年两人初交论天下，尉缭子将秦国看做天下大害，认为只有六国合纵最终灭秦才是天下出路。如此之人，何能入秦？纵然在蒙武举荐之后，李斯心下仍在疑惑蒙武的秘密消息。在关外大营，蒙武又快马密报，说尉缭子已经进入函谷关。李斯大是惊喜，当时禀报秦王，君臣立即兼程赶回了咸阳。可是，旬日过去，尉缭子还是没有踪迹，李斯又把持不准了——当年的尉缭子是决然反秦的合纵派，十年之后，尉缭子会以秦国为出路么？

月下竹林旁，李斯与尉缭子对坐畅饮。

兰陵酒依然如故，那是李斯迎接家室时楚国故吏着意送的一车五十年老酒，一开坛便引得尉缭子耸着鼻头连声赞叹。菜是一色秦式：炖肥羊、蒸方肉、藿菜羹、厚锅盔等等满当当一大案。尉缭子直呼秦

人本色实在，甚话没说，与李斯先干了三大碗兰陵老酒。撂下大碗，李斯这才笑问一句：“缭兄神龙见首不见尾，多年何处去了？”

尉缭子慨然一叹：“天下虽大，立锥难觅，离群索居而已！”李斯奋然拍案：“缭兄大才，何出此言？来秦便是正途！”尉缭子淡淡一笑转了话题：“斯兄，还记当年那卷简册否？”李斯大笑道：“你我因简册而遇合，刻刻在心耳！”尉缭子道：“十年之期，它终究编修成型了。”李斯大是惊喜：“如此说来，天下又有一部兵法大作问世！来，贺缭兄大功，干！”两人干罢，李斯又道：“缭兄兵书既成，以何命名？”尉缭子笑道：“就以世风，算是《尉缭子》便了。这部兵法起于先祖，改于大父，再改于父亲。我，又加进了数十年以来的用兵新论，算是四代人完成了这部兵法。”李斯不禁感慨中来：“人言将不过三代。缭氏四世国尉，又成不世兵法，以至人忘其姓氏而以官位为其姓氏，天下绝无仅有也！”尉缭子哈哈大笑：“斯兄谐趣也！以官为姓，远古遗风而已，安敢以此为荣哉！”李斯笑得一阵，突然转向方才被尉缭子绕开的话题：“缭兄此次入秦，总非无端云游了？”尉缭子没有正面可否，却道：“愿闻斯兄对秦国之评判。”

“民众日富，国力日强，一统天下，根基已成！”

“当今秦王如何？”

“当今秦王，不世君主也！怀旷古雄心，秉天纵英明，惕厉奋发，坚刚严毅，胸襟博大。一言以蔽之，当今秦王，必使秦国大出天下！”

“斯兄不觉言过其实？”

“不。只有不及。”李斯庄重肃然。

“我闻秦王，与斯兄之说相去甚远矣！”

“愿闻缭兄之说。”李斯淡淡一笑。

“我闻秦王，蜂准，长目，鸷鸟膺，豺声，少恩而虎狼心，居约易出人下，得志亦轻食人！如此君王，斯兄何奉若神明？”

“缭兄何其健忘，此话十年前说过一次也！”

“此说非我说。人云乃相学大师唐举之说。”

“任谁也是邪说！山东流言，假唐举之名而已。”

“阴阳家如此说，总归不是空穴来风。”

“一别十年，缭兄何陷荒诞不经之泥沼？”

“我，可否见见这个秦王？”尉缭子颇显神秘地一笑。

“缭兄也！”李斯慨然一叹，“山东士子入秦，初始常怀机心。缭兄试探李斯，李斯夫复何言！据实说话，李斯当初入秦也曾瞻前顾后机心重重。多年体察下来，李斯方觉机心对秦之谬也！奉告缭兄：秦国非山东，唯坦荡做事，本色做人，辄怀机心者，自毁也！”

“如此说来，老夫更要见见这个秦王了。”

“该！自家评判，最为妥当。”

“使天下归一者，果然嬴政乎？”

“疑虑先搁着。走！夜见秦王。”李斯一拍案霍然起身。

“斯兄笑谈，月已西天，何有四更见王之理。”

李斯大笑：“这便是秦国！月已西天何足论也，只跟我走！”

两人大步出来，李斯问尉缭子是走路还是乘车？尉缭子笑说走路好，王城看得清楚些，免得一个人出来迷路。李斯也不纠缠这些隐隐

讽喻，只说声走便大步出门。尉缭子惊讶连声，哎哎哎，你老弟都是长史了，半夜出门也不带护卫甲士？李斯大笑，这是秦国，哪个官员在咸阳行路带护卫了？李斯自豪自信俨然老秦人，引得尉缭子一阵啧啧连声，似感叹又似揶揄。一路走来，李斯指点着王城殿阁庭院的处处灯火，说亮灯处都是官署值夜，沉沉黑灯处都是内宫。尉缭子似惊讶又似感慨地一叹，渐渐地不再说话了。

王城书房的灯火在幽深的林木中分外鲜亮。

秦王嬴政正与丞相王绾会商蓝田大营报来的裁汰老军书。王翦蒙恬的实施方略是：五年之内，秦军四十岁以上之兵士、四十五岁至五十五岁之千夫长以下头目，全数解甲归田；五十五岁以上之将军，全数改任文职官吏，以使秦军确保超强战力。这个方略谋划已早，朝会无人异议。然一旦面临实施，却有一个实实在在的难点：安置老军将士所需的金钱数额多大？秦国府库能否一次承受？秦人素有苦战传统，将士几乎不计较军俸高低。自然，此间前提是秦国以奖励耕战为国策，历来不亏征战沙场的将士。纵然在变法之前，秦国朝野爱惜将士也是天下闻名的。否则，以秦献公时期秦国的穷困，根本不可能屡屡以强兵苦战对强盛魏国保持攻势。如今郑国渠修成，关中眼看日渐大富，再加蜀中盆地之都江堰成就的米粮沃土，秦国拥有两个天府之国，对待解甲将士自然更不能抠掐。

王绾与丞相府大吏们反复计议，初定：兵士无论战功高下，每人以十金归乡；千夫长以下头目无论战功高下，每人三十金归乡；将军改任，每人十金以为抚慰。归乡不计战功，是因为秦军之战功历来单独赏赐，每战一结，从不延误。如此算计，秦军归乡总人数大体在十万余，所需金钱总额在百万余金。若一次支付，府库颇是吃紧。若不能一次支付，王绾则有愧对将士之虑。

“老军归乡，大数可在关外大营？”嬴政听完禀报叩着书案。

“关外大军七成，其余关塞三成。”

“金钱该当不难，一定要一次发放归乡金！”

“军备器械，王翦蒙恬还要百万余金……”

嬴政站了起来，狠狠大展了一下腰身道：“关外大军目下有战，解甲至少在三年之后。丞相且与王、蒙两位先会商出一个办法。总归一点：五年之内老军逐步归乡，每次都要干净了结安置事宜；若有老军在归乡之前战死伤残，抚恤金还得加倍。如此算去，总金则可能达三百万上下，须得预为绸缪。”

“正是。臣立即在会商后拟出实施方略。”正在此时，赵高轻步走进，在秦王耳畔轻声几句。嬴政目光一亮，霍然站了起来。王绾知道秦王事多，一声告辞立即去了。嬴政整整衣冠，随即大步走出书房，方到廊下，便见两人身影从对面白石桥联袂而来。年轻的秦王快步走下石阶，遥遥一躬道：“大宾夜来，嬴政有礼了。”

“对面便是秦王。”李斯低声一句。

尉缭子一直在悠悠然四面打量，根本没有想到秦王会亲自出迎。无论李斯如何自信，他都铁定地认为秦王早已安卧，之所以欣然跟随李斯进入王城，也是想看看秦国王城的深夜光景，也笑笑李斯的难堪。兵家出身的尉缭子坚信，一国王城的夜色足以看出该国的兴衰气象。临淄王城夜夜笙歌，声闻街市。大梁王城入夜则前黑后亮：处置国事的前城殿阁官署灯火全熄，后城则因魏王与嫔妃诸般游乐而夜夜通明。新郑王城则内外灯火幽微，夜来一片死气沉沉。赵楚燕三国也大体如此，蓟城如临淄，郢都如大梁，邯郸如新郑。尉缭子从来没有进过秦国王城，李斯特意领他穿行了整个前城。一路看来，官署间间灯火明亮，时有吏员匆匆进出，正殿前的车马场也是车马纷纭时进时出。尉缭子不禁万般感慨。虽则如此，尉缭子依然将夜见秦王这件事

没有放在心上。毕竟，君王四更不眠几乎是不可能的，至少山东六国没有一个君王能够如此勤政。尉缭子只抱着一个心思，看看秦王书房，看看李斯因失言而生出的尴尬，提醒他切莫言过其实。尉缭子相信，一切都将在他妙算之中，绝不会有丝毫差池。

“如何如何，秦王！”尉缭子惊讶了。

“缭兄重听么？秦王大礼迎你。”

此刻，对面那个高大的身影又是一躬：“大宾夜来，嬴政有礼了。”

尉缭子颇感手足无措，连忙一拱手：“大梁尉缭，见过秦王！”

“自闻先生将来，嬴政日日期盼，先生请！”

嬴政侧身虚手，那份坦诚那份恭敬那份喜悦，任谁也不会当做应酬。尉缭子心下一热，不禁看了看李斯。李斯慨然一拱手：“先生请。”尉缭子再不推辞，向秦王一拱手，大步先行了。堪堪将上石阶，早已经等在阶前的赵高恭敬一礼，双手伸出，似搀扶又似引路地领扶着尉缭子上了高高石阶，又走进了灯火通明的大书房。

“小高子，小宴，为先生接风！”嬴政没走进书房便高声吩咐。

“启禀秦王，缭不善两酒，已饮过一回了。”

“臣与先生饮了一坛老兰陵。”李斯补了一句。

“好！那便饮茶消夜。煮茶。先生入座。”

不待尉缭子打量坐席，嬴政便虚扶着尉缭子坐进西首长案，自己坐进了东首偏案，李斯南案陪坐，北面正中的王案虚空起来。如此座次，是战国之世宾朋之交的礼仪，主人对面为大宾尊位。尉缭子很明

白，若秦王坐进原本的中央面南王案，今日便是臣民晋见君王。如此座次，今日则是嘉宾来会，双方皆可自在说话。仅此一点，尉缭子心头便是一跳——秦王如此敬士而又通权达变，天下绝无仅有！

一时茶香弥漫，三人执盅各饮得几口品评几句，嬴政一拱手道：“先生兵家名士，政愿闻先生评判天下大势，开我茅塞。”尉缭搁下茶盅悠然道：“若说天下大势，缭只一句：战国之世，正在转折之期。”

“何谓转折？先生教我。”嬴政显出听到最高明见解时的独特专注。

“三晋分立，天下始入战国。”尉缭淡淡一笑侃侃而下，“战国之世，大势已有三转折矣！第一转，魏国率先变法，而成超强大国主宰天下。此后列国纷纷效法魏国，大开变法潮流，天下遂入多事之时大争之世。第二转，秦国变法深彻，一朝崛起，大出山东争雄天下，并带起新一波变法强国潮流。其间合纵连横风起云涌，一时各国皆有机遇，难见真山真水也！第三转，赵国以胡服骑射引领变法，崛起为山东超强，天下遂入秦赵两强并立之势。其间几经碰撞，最终以长平大战为分水岭，赵国与山东诸侯一蹶不振，秦国独大天下矣！此后，秦国历经昭襄王暮政，与孝文王、庄襄王两代低谷，前后几三十余年纷纭小战，天下终无巨大波澜。然则，唯其沉寂日久，天下已临再次转折矣！”

“本次转折，意蕴何在？”

“要言不烦。根本在于人心思定，天下‘一’心渐成！”

“先生此言，凭据何在？”

“其一，天下变法潮流终结。其二，列国争雄之心衰减。”

“天下将一，轴心安在？”

“华夏轴心，非秦莫属。”

秦王拍案大笑：“先生架嬴政于燎炉，安敢当之也！”

尉缭冷冷一笑：“燎炉之烤尚且畏之，安可为天下赴汤蹈火也！”

秦王面色肃然，起身离座深深一躬：“嬴政谨受教。”便是这倏忽之间的应对，傲岸而淡泊的尉缭子心头震颤了——天赋如秦王嬴政者，亘古未闻也！能在如此快捷的对话中迅速体察言者本心，不计言者仪态，唯敬言者之真意，此等人物，宁非旷世圣王乎？尉缭子为方才的着意讥讽却被秦王视为针砭砥砺而深感意外，竟对面前这个年轻的君主生出一种无可名状的歆慕与敬佩——此人若是布衣之士，宁非同怀刎颈之交矣！

尉缭默然离座，生平第一次庄重地弯下了腰身。

天色蒙蒙见亮，隐隐鸡鸣随着凉爽的晨风飘荡在王城。从林下小径徜徉出宫，尉缭始终默然沉思，与来时判若两人。李斯笑问一句：“缭兄得见虎狼之相，宁无一言乎？”尉缭止步，长吁一声：“天下不一于秦，岂有天理哉！”

二　傲岸两布衣　论战说邦交

大雪纷飞，一辆厚帘篷车飞出王城，穿过长阳街向尚商坊辚辚而来。

尉缭入秦，给秦国庙堂带来了一股新的冲力。从根本上说，尉缭的战国四大转折论第一次明晰地廓清了天下演变大势，将一统华夏的潮流明白无误地揭示出来，使嬴政君臣原本秘密筹划的大业豁然明朗。此前，尽管嬴政君臣大出天下的谋划也是明确的，但其根基点却

仍然在天下争霸。也就是说，嬴政君臣此前的方略立足点是实力称霸而一天下，准备硬碰硬地完成一统大业，并未明晰地想到这个“一”是否已经成为潮流所向？至于这个一潮流与秦国一天下的大略有无契合？影响何在？更加没有明确想法与应对之策。尉缭大论将天下转折大势明朗化，秦国庙堂重臣人人有恍然大悟之感。其带来的第一效应，是新锐君臣人人都生出了一种大道在前只待开步的紧迫感。其次效应，是嬴政君臣不约而同地觉察到，原先的实施方略需要某种修正。一番思忖一番会商，嬴政见到尉缭的旬日之后，在东偏殿举行了重臣小朝会，特召尉缭与会。依据秦国传统，这是对山东名士的最高礼遇——许布衣之士于庙堂直陈。除了在咸阳的王绾李斯郑国等，蓝田大营的王翦蒙恬也赶回来与会。这次小朝会，尉缭提出了“将一天下，文武并重”的八字方略。

尉缭的解说，始终萦绕在嬴政心头。

“一天下者，非霸业也，实帝业也。霸业者，强兵鏖战而使天下俯首称臣也。帝业者，文武并重恩威兼施，而使天下浑然归一也。方今六国虽弱，毕竟皆有百余年乃至数百年之根基，皆有强兵称霸之史迹。便是目下，六国虽强弩之末，兵力土地人口犹存，若拼力重结合纵而一体抗秦，天下之势犹难料也！终不能成合纵者，潮流之势也。潮流者何？天下归一之心也！然百足之虫，死而不僵。当此之时，若仅凭重兵鏖战，可能适得其反，甚或激活合纵抗秦。若能文武并战，则事半功倍也！文战，使人心向一，使民不以死战之力维护裂土邦国也。如此，釜底抽薪矣！文战实施之策，以邦交大才率精干吏员长驻山东，一则大宣天下合一潮流，瓦解六国朝野战心；二则结交权臣为我所用，使六国不能相互为援，更不能重结合纵；三则探究六国民情民治，以为日后整肃天下之根基。缭以为，若能有两支邦交锐师出山东，力行文战，则六国不难平定也！”

嬴政记得清楚，那日殿堂没有一个人提出异议。

至此，一个欲待实施的方略清晰地呈现出来：秦国必须有一个长于邦交且专司邦交的班底，能持之以恒地在山东长期斡旋，方可收文战功效。嬴政慨然拍案："立即下书各官署，留心举荐邦交能才，国府不吝赏赐！"

次日中夜，嬴政正在书房与王绾李斯议事，赵高轻步进来禀报说客卿姚贾求见。蓦然之间，嬴政有些愣怔，姚贾？姚贾何许人也？王绾笑云，姚贾是行人令，以客卿之身领邦交事务多年了。李斯也跟着笑道，我查吏员文档，此人乃大梁监门子，当年被魏国官场冷落排斥，愤而入秦。嬴政恍然醒悟："想起来也！有人举发……教他进来！"赵高答应一声飞步出去，片刻便闻脚步匆匆之声进来。

"你是姚贾？"瘦削精悍的中年人尚未说话，嬴政突兀一句。

"客卿姚贾，见过秦王！"

"姚贾，你知罪么？"

"臣不知罪。"姚贾倏忽愣怔，昂然抬头。

"国府以重金资你出使，你却挥霍国财结交六国权臣，你做何说？"

"举发之言非虚！姚贾确实以国金结交诸侯。"

"噢？"嬴政大感意外，脸色顿时一沉，"损公营私，公然触法？"

"敢问秦王，特使若不结交六国重臣，安能拆散其盟？其盟不散，秦国威胁何以解之？出使之臣犹如出征之将，若无临机布交之权，犹如大将不能自主部署兵力，谈何邦交长效？姚贾怀抱效秦国之心而涣散六国，若做营私罪举发，秦国邦交无望矣！"

“姚贾！人言你出身卑贱，辄怀野心，欲结六国以谋退路。”

“秦王之辞，与大梁官场流言何其相似乃尔！”姚贾竟大笑起来。

“说！何笑之有？”“姚贾笑秦王一时懵懂也！”姚贾坦然得如同驳斥大梁游学士子，“天下流言骂秦王豺狼者多矣，果如是乎！姚贾确是大梁城门老卒之子，市井布衣也。然古往今来，卑贱布衣大才兴邦者不知几多，何姚贾尚在区区客卿之位，便遭此中伤？不说太公、管仲、百里奚，也不说吴起、商鞅、苏秦、张仪，秦王之侧，便有关西布衣王绾、楚之布衣李斯。出身卑贱者皆有野心，天下流言者诚可笑也！王若信之，姚贾愿下廷尉府依法受勘，还我布衣清白。如此而已，夫复何言！”

“好辞令！邦交大才也！”嬴政拍案大笑。

“秦王……”愤激的姚贾一时转不过神来，迷惘地盯着嬴政。

“举发者本意，本王心下岂不明白！”嬴政叩着书案，揶揄的声调颇似廷尉府断案老吏一般，“查客卿姚贾者，府邸不过三进，官俸不过十金，虽居官而长着布衣，常出使而故居犹贫。如此大才入秦国不得其位，焉得不是小人中伤乎？”

“君上！”姚贾猛一哽咽，长跪在地失声痛哭。

“嬴政不察，先生屈才也……”嬴政肃然扶起姚贾入座。

“我猜客卿之意，绝非夜半归案来也。”

李斯一句诙谐，君臣都笑了起来。王绾持重，虽居假丞相之位依旧是长史的缜密秉性，在李斯之后补充一句：“我等事罢，该当告辞了。”姚贾却一拱手道：“我非密事，只为举荐一个邦交大才！”如此一说，君臣三人兴趣顿生，异口同声催促快说。

姚贾说，他来向秦王举荐一个齐国名士，此人在稷下学宫修学六年，学问渊博机敏善辩，论战之才大大有名，且走遍天下熟悉列国；只是此人历来桀骜不驯，公然宣示从来不参拜君王。姚贾还没有说完，嬴政笑着插断：“先生只说，此人何名？目下何处？”姚贾说这个人叫顿弱，目下正在咸阳游学，已经在尚商坊名声大噪了。“好！他不拜王，王拜他！”嬴政朗声大笑。

厚帘篷车辚辚驶进车马场，两个身裹翻毛皮袍者扶轼下车。

“小高子，你只守候，不许生事。”

一声低沉吩咐，两个皮袍人随着飞扬的雪花融进了灯火煌煌的门厅。

渭风古寓的争鸣堂，正是每日最具人气的晚场论战时刻。

这渭风古寓，原本是秦孝公时期开设在栎阳的一家老店，主事者是大梁人侯嬴，背后的东主是名动天下的白氏商社。随着秦国迁都咸阳，渭风古寓也迁入了咸阳。其后魏国衰落，白氏商社也因其女主白雪随商鞅殉情而进入低谷。侯嬴等一班老人不甘白氏商社式微，将魏国故都安邑的经营根基全部迁入了生机勃勃的秦国，数十年认真操持，渭风古寓已成了山东六国在咸阳最为显赫的大酒肆。其间，六国士人入秦游学已经渐渐成为当世时尚。吕不韦建立学宫大收门客修编大书之后，入秦时尚一时蔚为大观。其后吕不韦被治罪，嬴政又下逐客令，入秦风潮一时衰减。然则，郑国渠修成之后，关中大见富庶，风华渐起，秦国又再度对山东敞开了关隘，鼓励各色人口入秦，士人游学秦国再度蓬蓬勃勃酿成新潮。渭风古寓应时而变，仿效当年安邑洞香春老店之法，专一开辟了游学士子的低金寓所坊区，又恢复了争鸣堂，专一供游学士人论战切磋。一时之间，渭风古寓声名大噪，成为咸阳尚商坊夜市最惹眼的去处。

两个翻毛皮袍人进来时，争鸣堂的入夜论战刚刚开始。

台上一人散发长须身材高大，一领毛色闪亮的黑皮裘敞着胸怀，显出里层火红的贴身锦袍，富丽堂皇又颇见倨傲，若非沟壑纵横的古铜色面庞与火焰般的炽热目光流露出一种独有的沧桑，几乎任谁都会认定这是一个商旅公子。

“我者，即墨顿弱，就学于稷下学宫公孙龙子大师，名家之士也！”

台上士子一开口，台下一排排就案士子们立即中止了哄嗡议论，目光一齐聚向三尺余高的宽阔木台。黑裘士子继续道：“顿弱坐台论战旬日，未遇败我之人！故此，本人今日总论名家之精要，而后离秦去楚，再寻荀子大师论战于兰陵苍山。”台下有人高声一句：“顿子若胜荀子大师，成就公孙龙子心愿，便是天下第一辩才！”众人一齐侧目，却没有一人响应喝彩。台上顿弱浑然无觉，傲然一笑开说：“世人皆云，名家之学多鸡零狗碎辩题，谋不涉天下，论不及邦国，学不关民生，于法老墨儒之显学相去甚远矣！果真如此乎？非也！名家之学，探幽发微，辨异驳难，于最寻常物事中发乎常人之不能见，无理而成有理，有理而成无理，其思辨之深远，非天赋灵慧者不能解，虽圣贤大智不能及！如此大学之道，何能与邦国生民无关？非也！名家之学，名家之论，天下大道也，唯常人不能解也！唯平庸者不能解，名家堪为上上之学也，阳春白雪也！”

“顿子既认名家之学关涉天下，吾有一问！”台下有人高声发难。

“但说无妨。”

“何种人有其实而无其名？何种人无其实而有其名？何种人无其名又无其实？”

“问得好！”台下一片鼓噪。

顿弱轻蔑一笑，叩着面前书案一字一顿清晰开口：“有其实而无其名者，商贾是也。有财货积粟之实，而天下皆以其为贱，是故有其实而无其名也。无其实而有其名者，农夫是也。日出而作，日落而息，暴背而耕，凿井而饮，终生有温饱之累！然则，天下皆以农为本，重农尚农，呼农夫为天，此乃无其实而有其名者也！”

“无名无实者何种人？”有人迫不及待追问。

“无其名而又无其实者，当今秦王是也。”顿弱悠然一笑。

“秦法森严，顿子休得胡言！”有人陡然高声指斥。

“此乃秦国，休得累及我等！”台下一片呼应。

“诸位小觑秦国也！”一个身着褪色布袍的瘦削士子霍然站起，“天下论战，涉政方见真章。秦法虽密，不嵌人口。秦政虽严，不杀无辜。何惧之有也？”

“说得好！咸阳有这争鸣堂，便是明证！”呼应者显然秦人口音。

“然则，顿子据何而说秦王无名无实？”布袍士子肃然高声。

“强国富民而有虎狼之议，千里养母而负不孝之名。岂非无名无实哉？”

“我再加一则：铁腕护法而有暴政之声。”布袍士子高声补充。

“好！破六国偏见，还秦王本色！”台下的秦人口音火辣辣一片。

“论战偏题！我另有问！”一蓝袍士子显然不满。

“足下但说。”

“顿子说名家关乎大道，敢问白马非马之类，于天下兴亡何干？”

“正是！名家狡辩，不关实务！”台下立即一片呼应。

“我出一同义之题，足下或可辩出名家真味。”顿弱镇静自若。

“说！”

“六国非国。”顿弱古铜色脸庞掠过一丝诡秘的笑。

台下顿时一片哗然，有人惊呼一声：“此人鬼才！此题大有玄奥！”

“顿弱，此论不能成立！”

“是也是也，论题不能成立！”台下一片喧嚷。“岂有此理！诸位不解而已，如何便是不能成立？”方才瘦削的布袍士子又霍然站起，一指台上道，“此题意蕴显而易见，足下休做惊人之论！”

“噢？愿闻高见。”顿弱一拱手。“好！破他论题！”台下士子们异口同声，显然要促成这两人论战。“国，命形之词也。六，命数之词也。形、数之词不相关，国即国，六即六。确而言之，不能说六国是国，只能说六国非国。是故，六国非国也。”瘦削士子口齿极是利落。

“六国非国，能与天下无关？”顿弱又是诡秘一笑。

“此等命题，徒乱天下而已！”布袍士子冷冷一句。

“何以见得？”顿弱紧追不舍。

“若作谶语，或作童谣，宁非邦交利器哉！”

“如此说来，名家之学堪为纵横家言？”

“惜乎邦交之道，不藉雕虫小技耳！”

“足下之见，邦交大道者何？”

“夫邦交者，鼓雄辩之辞，破坚壁之国，动天下之心也！”

“动天下之心者何？”

“明大势以改向背，说利害以溃敌国，宣大政以安庶民。”

“三方根基安在？”

“大势之根在人心，人心之根在大势。人心动，万物动。”

“人心动于何方？”

“天下人心，纷纭求一，此动向也！”

“人心非心，何可一之？”

“人心不可一，天下之心独可一。”

“何也？”

“天下之心，皆具人形，是故可一。”

“一于何？”

“一于人也。”

“人者何？”

“古今圣王也！”

顿弱一阵大笑：“论战旬日，始见真才！愿闻足下高名上姓。”

“在下大梁姚贾。”布袍士子慨然拱手。

“稷下顿弱！彩——”

“大梁姚贾！彩——”

台下士子们在两人连番对答中屏神静气，一时不能咀嚼其中意味，此刻回过神来大为敬服，不禁一阵哄然喝彩。依照论战传统，这是认可了两人的才具，日后自是流传天下的口碑了。大厅纷纭议论之时，一个身材伟岸的着翻毛皮袍者走过来肃然一拱手：“我家主东欲邀两位先生聚酒一饮，敢请屈尊赐教。”顿弱傲然一笑：“你家主东何许人也？只会教家老说话么？”翻毛皮袍者谦恭一笑：“方才未报家门，先生见谅。我家主东乃北地郡胡商乌氏倮后裔，冬来南下咸阳，得遇中原才俊，心生渴慕求教之心，故有此请。”顿弱目光连连闪烁：“胡商多本色，饮酒倒是快事一桩也！只是你家主东人未到此，如何便将我等做才俊待之？”旁边姚贾不禁一笑：“顿子不愧名家，掐得好细！”翻毛皮袍者一拱手谦和地笑道：“该当该当。我家主人古道热肠，方才论战听得痴迷一般，依着胡风先去备酒了，吩咐在下恭请先生。”顿弱不禁哈哈大笑：“未请客先备酒，未尝闻也！”姚贾朗然笑道：“胡风本色可人，在下也正欲与兄台一饮，不妨一事罢了。”顿弱慨然道：“游秦得遇贾兄，生平快事也！但依你说，走！”说罢拉起姚贾大步便走，对翻毛皮袍者看也不看。

翻毛皮袍者连忙快步抢前道：“先生随我来，庭院有车迎候！”

片刻之后，一辆宽大的驷马垂帘篷车驶出了尚商坊。

马蹄沓沓车声辚辚，这辆罕见的大型篷车穿行在石板大道，透过茫茫雪雾街边灯火一片片流云般掠过，马车平稳得觉察不出任何颠

簸。顿弱不禁揶揄笑道："一介商贾有如此车马，乌氏商社宁比王侯哉！"姚贾高声附和道："如此驷马高车生平仅见，商旅富贵，布衣汗颜耳！"后座翻毛皮袍者一拱手笑道："先生不知，当年祖上于国有功，此车乃秦王特赐。我家主东，不敢僭越。"顿弱一阵笑声未落，大车已经稳稳停住了。

"先生请。"车辕驭手已经飞身下车，恭敬地将两人扶下。

"顿兄请！"姚贾慨然一拱。

"噫！家老如何不见？"

"那还用问，必是通报主人迎客去了。"姚贾大笑。

"好！今夜胡庐一醉，走！"

道边一片松林，林中灯火隐隐，大雪飞扬中恍若仙境。驭手恭谨地引导着两人踏上一条小径，前方丈余之遥一盏硕大的风灯晃悠着照路。小径两边林木雪雾茫茫一片，甚也看不清楚。走得片刻，前方硕大风灯突然止步，朦胧之中可见一道黑柱矗立在飞扬的雪花之中，恍然一柱石俑。姚贾对顿弱低声道："看！主人迎客。"

"先生驾临，幸何如之！"黑柱遥遥一躬。

"足下名号何其金贵也！"顿弱一阵揶揄的大笑。

依着初交礼仪，无论宾主都要自报名号见礼。面前主人遥相长躬，足见其心至诚。然则顿弱素来桀骜不驯，又有名家之士的辩事癖好，一见主人只迎客而不报名号，当即嘲讽对方失礼。

"顿兄见谅……"姚贾正要说话，对面黑斗篷摆了摆手。

"咸阳嬴政，见过先生。"黑斗篷又是深深一躬。

“你？你说如何！”顿弱声音高得连自己也吃惊。

“酒肆不便，嬴政故托商旅之名相邀，先生见谅。”

“你？你是秦王嬴政！”

“顿兄，秦王还能有假？”旁边姚贾笑了。

“噫！你知秦王？你是何人？”

“客卿姚贾，不敢相瞒。”同来的瘦削布衣深深一躬。

“搅乱山东之秦国行人令，姚贾？！”

“姚贾不才，顿兄谬奖。”

顿弱纵是豁达名士，面对同时出现的秦王与秦国邦交大吏，一时也有些手足无措。身着黑斗篷的秦王浑然无觉，恭敬地拱手作请亲自领道，将顿弱领进了松林深处的庭院。一路行来，顿弱一句话不说，只左右打量两人，恍若梦中一般。

及至小宴摆开，饮得几爵，顿弱的些许困窘一扫而去，滔滔对答遂不绝而出。秦王求教也直截了当：“欲一天下，邦交要害何在？”

顿弱的论断明快简洁，与名家治学之琐细思辨大相径庭：“欲一天下，必从韩魏开始。韩国者，天下咽喉也。魏国者，天下胸腹也，韩魏从秦，天下可图！”秦王遂问：“何以使韩魏从秦？”顿弱对云：“韩魏气息奄奄，以邦交能才携重金出使，文战斡旋，使其将相离国入秦，君臣相违不得聚力，功效堪抵十万大军！”秦王笑问：“重金之说，大约几多？”顿弱慨然：“周旋灭国，宁非十万金而下哉！”秦王笑云：“秦国穷困，十万金只怕难凑也。”顿弱大笑：“秦王惜金，天下何

图？秦王不资十万金，只怕顿弱要到楚国鼓噪六国合纵也！合纵若成，楚国王天下，其时秦王纵有百万重金，安有用哉！”

“倨傲坦荡，顿子名不虚传也！”嬴政一阵大笑。

姚贾一直饶有兴致地听着秦王与顿弱问对，既不插话也不首肯，一副若有所思神色。不料顿弱突然直面问道：“足下语词犀利，敢问修习何家之学？”姚贾一拱手道：“在下修习法家之学。入秦之先，尝为魏国廷尉府书吏。”顿弱尚未说话，秦王嬴政先大感意外：“客卿法家之士，如何当初进了行人署？”姚贾道：“我入秦国之时，适逢王绾离开丞相府，文信侯吕不韦留我补进行人署……诸般蹉跎，也就如此了。”嬴政一笑：“先生通晓魏国律法？”姚贾慨然一拱手道：“天下律法姚贾无不通晓，然最为精通者，当数秦法也！”顿弱哈哈大笑道：“魏人精于秦法，异数也！”姚贾道：“商君秦法，法家大成也，天下之师也！数年十数年之后，安知秦法不是天下之法？有识之士安得不以秦法为师焉！”秦王兴致勃勃：“秦法可为天下法，其理何在？”姚贾不假思索地回答：“秦法三胜：一胜于法条周延，凡事皆有法式；二胜于举国一法，庶民与王侯同法，法不屈民而民有公心；三胜于执法有法，司法审案不依官吏之好恶而行，人心服焉。如此三胜，列国之法皆无。是故，秦法可为天下之法也！”顿弱不禁又是大笑：“足下之言，实决秦国邦交根基也，妙！”

“顿子何有此断？”嬴政一时有些迷茫。

“素来邦交，多关盟约立散争城夺地。以邦交而布天下大道者，鲜矣！今秦之邦交，若能以秦法一统天下为使命，大道之名也，潮流之势也，宁非根基哉！”

秦王离案起身，肃然一躬：“嬴政谨受教。”

如此直到天亮时分，顿弱才被姚贾领到驿馆最好的一座庭院。顿弱兴犹未尽，又拉住姚贾饮酒论学。清晨时分，两人站在廊下看着纷纷扬扬的雪花，还是都没有睡意。默然良久，姚贾颇显诡秘地笑道：“顿子素不拜君，可望持之久远乎！”顿弱道：“天下无君可拜，宁怪顿弱目中无君？”姚贾笑道：“今日秦王，宁非当拜之君？”顿弱不禁喟然一叹：“天下之君皆如秦王，中国盛世也！”姚贾也是感慨中来：“唯天下之君不如秦王，中国可一也！”

三　驱年社火中尉缭突然逃秦

岁末之夜，大咸阳变成了一片灯火之海。

这是天下共有的大节，年。在古老的传说里，年是一种凶猛的食人兽，每逢岁末而出，民众必举火鸣金大肆驱赶。岁岁如此，久远成俗。夏商两代，天下只知有岁有祀，不知有年。及至周时，驱年成为习俗，天下方有岁末“年”节之说。其意蕴渐渐变为驱走年兽之后的庆贺，是谓过年。及至春秋战国，驱年已经成为天下度岁的大节，喜庆之气日渐浓厚，恐惧阴影日渐淡化。人们只有从“过年”一说的本意，依稀可见岁末驱害之本来印迹。唯其如此，战国岁末的社火过年通行天下。社火者，村社举火也。驱年起于乡野，是有此说。以至战国，社火遂成乡野城堡共有的喜庆形式，但遇盛大喜事，皆可大举社火以庆贺，然终以岁末社火最为盛行。天下过年之社火，尤以秦国最为有名。究其实，大约是秦国有天下独一份的高奴天然猛火油，其火把声势最大之故。驱年社火时日无定，但遇没有战事没有灾劫的太平年或丰收年，连续三五日也是寻常。但无论时日长短，岁末之夜的社火驱年都是铁定不移的，否则不成其为过年。

今岁社火，尤见热闹。郑国渠成，关中连续三季大收。秦王新政，吏治整肃，朝野一片勃勃生机，堪称民富国强之气象。老秦人大觉舒畅，社火更见气势了。岁末暮色方临，大咸阳的街巷涌流出一队队猎猎风动的火把，铜锣大鼓连天而起，男女老幼举火拥上长街，流

出咸阳四门，轰轰然与关中四乡的驱年社火融会在一起，长龙般飘洒舞动在条条官道，呐喊之声如沉沉雷声，火把点点如遍地烁金，壮丽得教人惊叹。

临近王城的正阳坊，却是少见的清静。

李斯本欲携带妻儿去赶咸阳社火。毕竟，今岁是家室入秦的第一个年节，家人还没有见过闻名天下的秦国年社火。正欲出行，偏院老仆匆匆赶来，说先生有请大人。李斯恍然，立即吩咐家老带两个精壮仆人领着家人去看社火，自己转身到了偏院。

尉缭入秦三月，坚持不住驿馆，只要住在李斯府邸。秦国法度：见王名士一律当做客卿待之，若任职未定而暂未分配府邸，入住驿馆享国宾礼遇。顿弱、姚贾，皆如这般安置。尉缭赫赫兵家，虽布衣之士而名动天下，又与李斯早年有交，李斯自感不便以法度为说辞拒之，便禀报了秦王。嬴政听罢豁达地笑了，先生愿居府下，难为也，开先例何妨！如此，尉缭便在李斯府邸的东偏院住了下来。虽居一府，李斯归家常常在三更之后，两人聚谈之机却是不多。

“缭兄，李斯照应不周，多有惭愧。”“斯兄舍举家之乐来陪老夫，安得不周哉？”尉缭一阵笑声。

“好！岁末不当值，今日与缭兄痛饮！”

“非也！今日老夫一件事两句话，不误斯兄照应家人。”

不管李斯如何瞪眼，尉缭径自捧起案上一方铜匣道：“此乃老夫编定的祖传兵书，呈献秦王。”李斯惊讶道：“呈献祖传兵书，乃至大之举，李斯何能代之？”尉缭朗然一笑道：“秦王观后，老夫再与之论兵可也，斯兄倒是拘泥。”李斯恍然道：“如此说倒是缭兄洒脱。也好，我立即进宫呈进，转回来与缭兄做岁末痛饮。”

李斯匆匆走进王城，那一片难得的明亮静谧实在教他惊讶。

秦法有定：臣民不得贺君，官吏不得私相庆贺。无论是年节还是寿诞，臣民自家欢乐可也，若是厚礼贺君或官吏奔走庆贺上司，是为触法。秦惠王秦昭王都曾惩治过贺寿臣民，而被山东六国视为刻薄寡恩。可秦国的这一法度始终不变，朝野一片清明。大师荀子入秦，将其见闻写进《荀子·强国篇》曰：“观秦风俗，其百姓朴，其声乐不流污，其服不佻，古之民也。官府百吏肃然，莫不恭俭敦敬忠信而不楛（低劣），古之吏也。入其国，观其士大夫出于其门，入于公门，出于公门，归于其家，无有私事也。（官吏）不比周，不朋党，倜然莫不明通而公，古之士大夫也。观其朝廷，其朝闲，听决百事不留，恬然如无治者，古之朝也。故四世有胜，非幸也，数也！”如此淳厚气象，实在是当时天下之绝无仅有。此等清明传统之下，每遇年节或君王寿诞，咸阳王城自然是一片宁静肃然，与寻常时日唯一的不同，是处处灯火通宵达旦。当然，之所以宁静还有另一缘由：王城之内凡能走动而又不当值的王族成员与内侍侍女，都去赶社火了。秦法虽严，王城一年也有两次自由期：一是春日踏青，一是年节社火。

秦王嬴政，从来没有在岁末之夜出过王城。

这便是嬴政，万物纷纭而我独能静。岁末之夜，独立廊下，听着人潮之声，看着弥漫夜空的灯火，嬴政的心绪分外舒坦。身为一国之

君，能有何等物事比远观臣民国人的喜庆欢闹更惬意？正在年轻的秦王沉醉在安宁美好的心绪中时，李斯匆匆来了。嬴政有些惊讶：“咸阳驱年社火天下第一，长史不带家人观瞻，如何当值来也？”李斯摇头道：“老妻儿子自家去便了，臣有一宝进王。”嬴政不禁大笑：“年关进宝，长史有祥瑞物事？”李斯颇显神秘地一笑：“臣所进者，非阴阳家祥瑞之宝，乃国宝一宗。”说罢从大袖中捧出一方铜匣，“此乃尉缭兵书，托臣代进。”嬴政双手接过，惊喜的目光中有几分疑惑：“尉缭可随时入宫，何须如此代进？”李斯道：“尉缭说，待王

观后再进见论兵。或是名士秉性也，臣亦不甚了了。”嬴政笑道：“尉缭入秦，天下瞩目，魏国不会轻易罢休。长史多多上心，不能教尉缭又做一回郑国。”李斯一拱手道：“君上明断！魏国老病甚深，臣不敢大意。”

李斯一走，嬴政立即急不可待地打开了《尉缭子》。

方翻阅片刻，嬴政便起身离开了书房。及至赵高一头汗水地回到王城当值，嬴政已经不在大书房了。赵高机敏异常，也不问当值侍女，立即找到了东偏殿后的密室，秦王果然在案前心无旁骛地展卷揣摩。赵高一声不响，立即开始给燎炉添加木炭，并同时开始煮茶。片刻之后，两只大燎炉的木炭火红亮红亮，酽茶清香也弥漫开来，春寒愈显阴冷的密室顿时暖和清新起来。一切就绪，赵高悄没声地到庖厨去了。又是片刻之后，赵高又悄没声回来。燎炉上有了一副铁架，铁架上煨着一只陶罐，铁架旁烤着两张厚厚的锅盔。赵高估量得分毫不差，秦王一直没出密室，昼夜埋首书案一口气读完了《尉缭子》。

直到合卷，嬴政才狼吞虎咽地咥下了一罐肥羊炖与两张烤得焦黄的锅盔。

“天下第一兵书！唯肥羊锅盔可配也！”

听着秦王酣畅的笑声，赵高也嘿嘿嘿不亦乐乎。

“笑甚！”嬴政故意沉下脸，“立即知会长史，今夜拜会尉缭。”

嗨的一声，赵高不见了人影。

一部《尉缭子》，在年轻的秦王心头燃起了一支光焰熊熊的火把。

自少时开始，嬴政酷好读书习武两件事。论读书，自立为太子，嬴政便是王城典籍库的常客。及至即位秦王虚位九年，嬴政更是广涉天下诸子百家，即或是那些正在流传而尚未定型的刻本，嬴政也如饥似渴地求索到手立马读完。对于天下兵书，嬴政有着寻常士子不能比拟的兴味。春秋战国以来的《孙子》、《吴子》、《孙膑兵法》，更是他最经常翻阅的典籍。昔年，上将军蒙骜多与年轻的嬴政谈论天下兵书。蒙骜尝云："孙吴三家，世之经典也，王当多加揣摩。"嬴政感喟一句："三家精则精矣，将之兵书也！"蒙骜讶然："兵书自来为将帅撰写，秦王此说，人不能解矣！"嬴政大笑云："天下大兵，出令在王。天下兵书，宁无为王者撰写乎！"蒙骜默然良久，拍了拍雪白的头颅："论兵及王，兵家所难也。王求之太过，恐终生不复见矣！"嬴政又是一阵大笑："果真如此，天下兵家何足论耳！"

这部《尉缭子》令嬴政激奋不能自已者，恰在于它是一部王者兵书。

自来兵书，凡涉用兵大道，不可能不涉及君王。如《孙子·始计篇》、《吴子·图国篇》等，然毕竟寥寥数语，不可能对国家用兵法则有深彻论述。《尉缭子》显然不同，全书二十四篇，第一卷前四篇专门论述国家兵道，实际便是君王用兵的根基谋划；其后二十篇具体兵道，也时时可见涉及庙堂运筹之总体论断，堪称史无前例的一部王者兵书。嬴政读书历来认真，边读边录，一遍读过，几张羊皮纸已经写满。《尉缭子》的精辟处已经被他悉数摘出归纳，统以"王谋兵事"四字，所列都是《尉缭子》出新之处：

王谋兵事第一：战事胜负在人事，不在天官阴阳之学。

这是《尉缭子》不同于所有兵书的根本点——王者治军，必以人事为根基，不能以占卜星相等神秘邪说选将治兵或预测胜负。其所列举的事例，是第一代尉缭与魏惠王的答问。嬴政在旁批曰："笃信鬼神，谋兵大忌也。君王以鬼神事决将运兵而能胜者，未尝闻也！恒当

戒之。”嬴政认定，这一点对于君王比对于将领更为重要。将领身处战场，纵然相信某些望气相地等等征候神秘之学，毕竟只关乎一战成败。君王若笃信天象鬼神之说，则关乎根本目标。譬如武王伐纣，天作惊雷闪电，太卜占为不吉，臣下纷纷主张休兵；其时太公姜尚冲进太庙踩碎龟甲，并慷慨大呼：“吊民伐罪，天下大道，何求于朽骨！”武王立即醒悟，决然当即发兵。若非如此，大约“汤武革命”便要少去一个武王了。唯其如此，君王一旦笃信神秘之学，一切务实之道都将无法实施。所以，立足人事乃君王务兵之根基。

王谋兵事第二：兵胜于朝廷。

《尉缭子》反复陈述的邦国兵道是：治军以富国为先，国不富而军不威。“富治者，民不发轫，甲不出暴，而威制天下。故曰，兵胜于朝廷。不暴甲而胜者，主胜也；阵而胜者，将胜也。”显然，这绝不是战阵将军视野之内的兵事，而是邦国成军的根本国策，是以君王为轴心的庙堂之算。也就是说，朝廷谋兵的最高运筹是：国富民强，不战而威慑天下，不得已而求战阵。故此，一国能常胜，首先是朝廷总体政道之胜。

王谋兵事第三：不赖外援，自强而战。

春秋战国多相互攻伐，列国遇危求援而最终往往受制于人，遂成司空见惯之恶习。《尉缭子》以为，这种依赖援兵的恶癖，导致了诸多邦国不思自强的痼疾。是以，尉缭提出了一个寻常兵家根本不会涉及的论断：量国之力而战，不求外援，更不受制于人。嬴政特意抄录了《尉缭子》这段话：“今国之患者，以重金出聘，以爱子出质，以地界出割，而求天下助兵。名为十万，实则数万。且（发兵之先）其君无不嘱其将：‘援兵不齐，毋做头阵先战。’其实，（援兵）终究不力战……（纵然）天下诸国助我战，何能昭吾士气哉！”而求援与否、援兵出动之条件及对援兵的依赖程度，也是庙堂君王之决策，并非战场

将领之谋划。嬴政在旁批下了大大十六个字：“量力而战，是谓自强，国不自强，天亦无算！”

王谋兵事第四：农战法治为治兵之本。

嬴政读《尉缭子·制谈第三》，连连拍案赞叹：“此说直是商君治兵也！大哉大哉！”嬴政所赞叹的，是尉缭子明确拥戴商鞅的农战法治论。嬴政自己是《商君书》与商君秦法的忠实追随者，对尉缭的论说自然大大生出共鸣。《尉缭子》云：“吾用天下之用为用，吾制天下之制为制。修我号令，明我刑赏，使天下非农无所得食，非战无所得爵，使民扬臂，争出农战，而天下无敌矣！”尉缭之论，明确两点：一是依法治军，是为形式；一是重农重战，是为治军基础。天下自有甲兵，便有军法，任何国家任何大军皆然。但是，自觉地将军法与邦国变法融为一体推行者，寥寥矣！至少在战国兵家著述中，尉缭子史无前例。嬴政感喟不已，在旁批下两行大字：“如此国策，将军不能也，唯庙堂朝廷能行也，宁非君道哉！”

王谋兵事第五：民为兵事之本，战威之源。

自有兵家，鲜有将民众纳入战事谋划视野者。这一点，也是尉缭子开了天下先河。“审法制，明赏罚，便器用，使民有必战之心，此威胜也……夫将之所以战者，民也。民之所以战者，气也。气实（旺盛）则斗，气夺则走。”基于将民众看做战胜之本，尉缭子提出“励士厚民”为国家治军之本，并据以划分出国家强盛的四种状态：“王国富民，霸国富士，仅存之国富大夫，亡国富仓府。”嬴政读之奋然，大笔批曰：“秦不赖民，安得长平之战摧强赵乎！秦不赖民，安得一天下乎！王国富民，而民能为国战，君王谋兵之大道也！”

“醍醐灌顶，尉缭子也！”嬴政一次又一次拍案赞叹着。

“君上君上，尉缭子逃秦，长史去追了！”赵高风一般飞进密室。

“！”嬴政霍然起身，愣怔着说不出话来。“君上，尉缭逃！”

“快！驷马王车，追！”蓦然醒悟，嬴政一声大吼。

“嗨！”赵高脆亮一应，身影已经飞出。

李斯实在没有料到，兵家妙算的尉缭竟能出事。

岁末之夜，李斯出王城回到府邸，立即到偏院与尉缭聚饮过年。两人海阔天空，两坛兰陵老酒几乎见底。尉缭说了许许多多在秦国的见闻感慨，反反复复念叨着一句话，尉缭无以报秦，惜哉惜哉！李斯想去，此等感慨只是尉缭报秦之心的另一种说法而已，浑没在意，只与尉缭海说天下，竟是罕见的自己先醉了。蓦然醒来，守在榻边的妻子说他已经酣睡了一个昼夜了。李斯沐浴更衣用膳之后天已暮色，来到偏院看望尉缭酒后情形。尉缭不在，询问老仆，回说先生于一个时辰前被两个故人邀到尚商坊赶社火去了，今夜未必回来。李斯当时心下一动，尉缭秘密入秦，何来故人相邀？走进书房，不意却见案头一支竹板有字，拿起一看，只草草四个字——不得不去。

骤然之间，李斯浑身一个激灵！

几乎没有片刻犹豫，李斯立即派出家老知会国尉蒙武，而后跳上一匹快马飞出了咸阳。尉缭肯定是遇到了前所未有的麻烦。魏国目下这个老王叫做魏增，太子时曾经在秦国做过几年人质，秉性阴鸷长于密谋。魏增即位，魏国在咸阳的“间人”数量大增，许多山东商贾都被“魏商”裹挟进了间人密网。所谓故人相邀，定然是魏国间人受命所为。李斯来不及多想，心下只有一个念头：一定要在函谷关之内截住尉缭！只要不出函谷关，不管魏国秘密间人有多少隐藏在尉缭四周，他们都不敢公然大动干戈。只要李斯能追赶得上，拉住尉缭磨叨一时，蒙武人马也许就能赶到；若形势不容如此，便可先行赶到函谷关知会守军拦截。李斯谋划得没错，可没有想到残雪夜路难行，官道又

时有社火人流呼喝涌动，非但难以驰马，更难辨识官道上时断时续的火把人群中有没有尉缭。如此时快时慢，出得咸阳半个时辰，还没有跑出三十里郊亭，李斯不禁大急。

“长史下道！上车！”

身后遥遥一声尖亮的呼喊，李斯蓦然回头，隐隐便见一辆驷马高车从官道下的田野里飓风一般卷来。没错，是赵高声音，是驷马王车！没有片刻犹豫，李斯立即圈马下道。秦国官道宽阔，道边有疏通路面积水的护沟，沟两侧各有一排树木。李斯骑术不佳心情又急，刚刚跃马过沟便从马背颠了下来，重重摔在残雪覆盖的麦田里晕了过去。正在此时，驷马王车哗啷啷卷到，稍一减速，一领黑斗篷飞掠下车两手一抄抱着李斯飞身上了王车。

“小高子！快车直向函谷关！”

李斯被掐着人中刚刚开眼，听得是秦王嬴政声音，立即翻身坐起。嬴政摁住李斯高声道：“长史抓住伞盖，坐好！”李斯摇着手高声道：“我已告知蒙武，君上不须亲临，魏国间人多！”嬴政长剑指着官道火把高声道：“他间人多，我老秦人更多，怕他甚来！”说话间驷马王车全力加速，赵高已经站在了车辕全神贯注地舞弄着八条皮索，四匹天下罕见的雪白骏马大展腰身，宽大坚固的青铜王车恍若掠地飞过，一片片火把悠悠然不断飘向身后。

“间人狡诈，会不会走另路？”李斯突然高声一句。

“蒙武飞骑已经出动，赶赴潼山小道与河西要道，我直驰函谷关！”

鸡鸣开关之前，驷马王车终于裹着一身泥水飞到了函谷关下。王车堪堪停在道边，嬴政立即吩咐赵高宣守关将军来见。将军匆匆赶

到，嬴政一阵低声叮嘱，将军又匆匆去了。过得片刻，雄鸡长鸣，关内客栈便有旅人纷纷出门，西来官道也有时断时续的车马人流相继聚来关下，只等关门大开。

“长史，那群人神色蹊跷！”眼力极好的赵高低声一句。

李斯顺着赵高的手势看去，只见西来车马中有一队商旅模样的骑士走马而来，中间一人皮裘裹身面巾裹头，相貌很难分辨。寒风呼啸，路人裹身裹头者多多，原不足为奇。可这队骑士若即若离地围着那个裹身裹头者，目光不断地扫描着四周，确实颇是蹊跷。正在此时，函谷关城头号声响起，城门尉高喊：“城门两道失修，今日只能开一道门洞，诸位旅人排序出关，切勿拥挤！”喊声落点，瓮城赳赳开出两队长矛甲士，由函谷关将军亲自率领，在最北边门洞内列成了一条甬道。出关车马人流只有从甲士甬道中三两人一排或单车穿过。驷马王车恰恰停在甲士甬道后的土坡上，居高临下看得分外清楚。好在王车已经一身泥水脏污不堪，任谁也想不到这辆正在被工匠叮当敲打修葺的大车是秦王王车。

“缭兄！趁我醉酒而去，好无情也！”

李斯突然一声大呼，跳下泥车冲过了甲士甬道，拉住了那个裹头裹身者的马缰。前后游离骑士的目光立即一齐盯住了李斯。裹头裹身者片刻愣怔，冷冷一句飞来：“你是何人？休误人路！”李斯一阵大笑：“缭兄音容，李斯岂能错认哉！你要走也可，只须在这酒肆与我最后痛饮一回！”前后骑士一听李斯报名，显然有些惊愕。瞬息犹豫，不待裹头裹身者说话，一骑士便道：“同路不弃，我等在道边等候先生。”一句话落点，前后十余名骑士一齐圈马出了甲士甬道。李斯哈哈大笑：“同路等候，缭兄何惧也，走！”说罢拉起裹头裹身者便进了路边一家酒肆。

“先生受惊，嬴政来迟也！”

一进酒肆，一个一身泥斑的黑斗篷者便是深深一躬。裹头裹身者一阵木然，缓缓扯下面巾一声长叹："非尉缭无心报秦也，诚不能也！秦王罪我，我无言矣！"嬴政肃然道："先生天下名士，骤然离去必有隐情。纵然英雄丈夫，亦有不可对人言处。敢请先生明告因由，若嬴政无以解难，自当放先生东去。"尉缭木然道："魏王阴狠，我若不归，举族人口有覆巢之危。"李斯切齿骂道："魏增老匹夫！卑鄙小人！"嬴政似觉尉缭神色有异，目光一闪道："间人武士可曾伤害先生？"尉缭默然片刻，嘶哑着声音道："只路途一饭，此后我便头疼欲裂，昏昏欲睡……"李斯不禁大惊："君上，定是间人下毒所致！"

骤然之间，嬴政脸色铁青一声怒喝："间贼首级！一个不留！"

守在门廊的赵高嗨的一声飞步而去。片刻之间，只听店外尖厉的牛角号连绵起伏，长矛甲士声声怒喝噗噗连声。函谷关将军大步来报："禀报君上，全部十六名间人首级已在廊下！"正在此时，随着李斯一声惊呼，尉缭软软地倒在了地上。嬴政顾不及说话，狠狠一跺脚抱起尉缭冲出了酒肆。

最黑暗的黎明，驷马王车又飓风一般卷回了咸阳。

四　春令定准直　秦国大政勃勃生发

冰雪消融，李斯草拟的王书终于摆在了嬴政案头。

这是开春后将要颁布的第一道王书，朝野呼为春令，亦呼为首令。历来战国传统：岁政指向看的便是开春之后的第一道王书。唯其如此，尽管国事千头万绪，开春之时都要审慎选择一方大事开手。

《吕氏春秋》云：孟春之月，盛德在木，先定准直，农乃不惑。先定准直，于国事便是开春首令。去岁隆冬大雪时一次议事，嬴政曾问与会大臣："来春首令，将欲何事开之？"丞相王绾答曰："整军财货稍嫌不足，当以关市赋税开之。"郑国答曰："泾水渠成而垦田不足，

当以农事开之。”李斯独云：“新政全局未就，当从用才开之。”嬴政当即拍案：“长史所言甚是。兴国在人，从人事开之！”于是，草拟春令的职事自然而然地落到了李斯头上。年节期间突发尉缭事件，李斯谋划春令的脚步也不期中止了。

追救回来的尉缭，在太医馆整整疗毒一月，剧烈的头疼才渐渐消失，然言语行动终见迟缓，须发也突然全白了。秦王嬴政怒火中烧，回咸阳次日立马派出内史将军嬴腾为特使，星夜赶赴大梁，以最郑重的国书狠狠威胁魏王增：若尉缭部族但有一人遭害，魏国入秦士子但有一人不安，秦国大军立即灭魏，决将魏国王族人人碎尸万段！本次为施惩戒，并确保魏国不再阴毒胁迫入秦臣民，魏国必须立即割让五城，否则关外大军立即猛攻大梁！老魏王眼见虎狼秦王大发威势，秦国关外大军又近在咫尺，吓得喉头咕的一声当场软倒在王案。次日，太子魏假代父王立约，旬日内便交割了河外五城。及至桓齕大军接收五城，嬴腾赶回咸阳复命，堪堪不过半月，可谓战国割地之最利落的一次。之后又有消息传来：老魏王魏增一病不起奄奄一息，已经不能理事了。

自此，秦王怒气稍减，政事方得入常，李斯方得入静。

邦国人事，历来是最大题目，也是最难题目。最大者，牵一发而全身动也。最难者，利害相关人人瞩目也。尽管秦国法政清明，个中利害冲突也不能说全然不须顾忌。李斯来自楚国，又有早年官场之阅历，自然更是审慎在心。秦王首肯人事开年，但没有明定从何方用人开之？之所以没有申明，秦王实际上便是默认了李斯的路径。毕竟，李斯有此主张，不可能心下没有大体谋划。虽则如此，李斯还是没有草率从事。尉缭事大体安宁，他便立即在各大官署间开始奔走，备细查勘了官吏缺额与可能的人选来路，尤其对王绾丞相府的大吏余缺询问最细。如此之后，李斯开始草书，嬴政始终没有过问。

这日，嬴政一进书房坐进书案，立即挑开了赵高已经摆在案头的铜匣的泥封。拿出一看，整整三卷，嬴政不禁有些惊讶。人事王书难则难矣，行文却最是简便，何等人事当得三卷之长？及至一卷卷摊开，嬴政这才长吁一声：“李斯胆识兼具而不失缜密，大才也！”

第一卷，是李斯对春令的意图说明，很是简洁：“臣遍察秦国官署，裁汰高年老吏之后各式吏员缺额虽大，然终非新政之要害，可在秦国郡县与入秦山东士子中专行招募少壮，考校而后任事；但有三年磨炼，官吏新局可成矣！唯其如此，臣以为秦国人事之要，仍在庙堂大臣之完备。是以，臣所拟春令，以新近之三才为要，王自定夺。”

第三卷是一个附件，备细罗列了各官署的吏员缺额。第二卷，才是李斯拟定的春令定件，样式很是新鲜，嬴政看得颇有兴致：

秦王春令

大秦王书曰：兴国之本，尽在人才荟萃。大政之要，首在用人任事。尉缭顿弱姚贾三人，各以际遇先后入秦，各负过人之才，本王量才而取，任事如左：尉缭，拜任国尉。（臣斯察：尉缭者，三世兵家之后也，入秦辄疑，继对王推崇有加，将四代所成兵书献国，身遭胁迫而终思报秦，其赤忠之心足见矣！今其疗毒后虽见迟滞，然大智毕竟清醒，臣以为仍当大用，以为山东士人入秦之楷模也！）

顿弱，职任上大夫兼领行人署，执邦交事。（臣斯察：顿弱谙熟列国，辩才无双，堪领邦交以周旋山东。邦交须重臣，故以顿弱为高职。）

姚贾，擢升上卿，兼副行人署同领举国邦交。（臣斯察：姚贾者，大梁监门子也，贫贱布衣而不失其志，敏行锐辞而不失其厚，入秦跌宕而不渎其职，更兼精通秦法，后堪大任矣！）

“小高子，请长史。”嬴政轻轻叩着硕大的青铜书案。

李斯本来在外室等候，见赵高遥遥一拱手，立即进了书房。嬴政开门见山道：“长史春令甚当，去‘臣察’之语，即可定书颁发。另有一事，可并行发书。”李斯一拱手道：“但请君上示下。”嬴政拿起那卷附件道：“吏员补缺，长史查勘得极是时机，所提之法也大体得当，该当立即着手。我意，长史与王绾议出一个章法，做一书两文同时颁发。”李斯大是欣然：“君上明断！臣即赴丞相府会商，两日内定书。”

启耕大典之日，秦王的春令正式颁行朝野。

所有官署都忙碌起来，遴选考校、简拔能才、安置新吏职司、梳理既往政务，朝野一片勃勃生机。秦王不涉具体政务，只将目光盯在新任三才身上。对尉缭与蒙武的国尉署交接，嬴政分外上心，每遇大事必亲临决之。尉缭原本不欲就任国尉，在春令颁发之后正式上书秦王，以“病体虚弱，心绪恍惚，谋不成策，无以为大军做坚实后盾”为由，辞谢国尉高职。嬴政读罢上书立即赶到已经移居驿馆的尉缭庭院，坚请尉缭出任国尉。嬴政的说辞很简单，也很结实：“嬴政固有一天下之志，然天下大势与一统方略不明。先生入秦，明转折大势，一举奠定秦国一统天下之文武伟略，使秦一天下立定可行也！更兼先生之兵书，使政大明君王运兵治军之道。仅此两事，未操实务而定秦国根基，先生功绩何敢忘也！今先生遭间人毒手，虽体弱心迟而大智在焉！秦国若弃先生，天下正道何在？先生若弃秦国，人心转折何在？唯两不相弃，一心共事，阴谋间人不能得逞，一统大业可成也。先生大明之人，宁执迂腐退隐之心而不任事乎！”尉缭满目含泪，喟然一叹道：“得秦王肺腑之言，老夫死而无憾矣！老夫非无报效大业之心，诚恐心力不足误事也。”嬴政又是结结实实一句：“先生只把定舵向，国尉府事务不劳先生。”尉缭心感无以复加，终于点头，搬进了国尉的六进府邸。

之后，嬴政又立即着手为新国尉府物色副手大吏。

多方查勘遴选，嬴政看准了年轻的蒙毅。蒙毅，蒙武之子，蒙恬之弟，文武兼通刚严沉稳，敏于行而讷于言，深具凛然气度。更有两样别人无法比拟的长处：一是蒙毅自幼便对父亲的国尉府事务了如指掌；二是蒙毅与尉缭一样，也算得上国尉世家，在边防要塞府库大营的各式吏员中口碑极佳，颇具门第少年之资望。蒙毅若任国尉丞，还可以同时解决一个难题，这便是成全老国尉蒙武久欲为将之志，可许蒙武入军为偏师大将。嬴政拿定主意，立即造访蒙氏府邸，开首一句："本王欲任仲公子为国尉丞，老国尉应我么？"蒙武愕然默然，及至嬴政将一番话说完，蒙武当即慨然拍案："老夫但能入军为将驰骋疆场，万事好说！"于是，蒙毅立即接手国尉府事务，尉缭尚未正式入主国尉府堂，国尉府的一应事务已经井然有序地运转起来。

国尉府安置妥当，正是灞柳风雪之时，嬴政邀顿弱姚贾进了灞水南岸山林。

顿弱游学秦国有年，却从来没有进入过渭水以南的山林地带，一路行来大是感慨。一条大河从终南山流出，滚滚滔滔涌入渭水，这是秦中九流之一的灞水。灞水与渭水交汇处，林木葱茏覆盖旷野，绵延数十里莽莽苍苍。柳絮漫天飞舞，白莹莹恍如飞雪飘洒绿林，令人心醉不知天上也人间也。马队渐入大森林深处，时有短而直的灰色白色屋顶隐隐显现城堡气象，荒莽中颇显几分神秘。走马片刻，遥见一处林中高地耸立着一座白石筑成的城堡，一圈有小城楼小垛口的白石城墙，粗简厚重而又雄峻异常。高地坡前矗着一道丈余高的石柱，上刻两个斗大红字——灞宫。

"两位以为此地如何？"嬴政扬鞭遥指笑问。

"坚城形胜，邦交密地，好！"顿弱高声赞叹。

"近在咸阳肘腋，隐蔽便捷，好！"姚贾也由衷赞叹一句。

“这灞宫也叫灞城，乃关中二十七离宫之一，穆公所筑。”

嬴政一挥手。赵高利落下马，飞步走到一棵枝杈虬张的古老大树后，推下了一枚合抱圆石。随着一阵幽深的地雷隆隆滚动声，巨大厚重的城堡石门轧轧开启。随之门内哄然众声：“恭迎君上！”城堡前却了无人迹。及至君臣一行下马步入城堡，又闻哄然雷鸣般一声：“黑冰台十六尉恭迎君上！”幽深的庭院依旧空无人迹。嬴政哈哈大笑：“将士们显身，你等征程要开始了！”笑声落点之间，城堡天井

骤然现出两排面具黑衣人，森森然整齐排列两面石廊。

“两位，黑冰台恢复有年，利剑尚未出鞘也。”

“谢过君上！”顿弱姚贾异口同声。

“黑冰台移交行人署，两位以为要旨何在？”

“匕首之能！”顿弱慨然一句。

“威制奸佞！”姚贾立即补充。

嬴政突然转身高声道：“诸位将士，黑冰台职司何在？”

“保护特使！死不旋踵！”

“好！黑冰台使命正在此处！”嬴政慷慨高声，“秦国行将大举东出，两位特使正是开路前军。此等邦交，非寻常邦交可比，危机四伏，险难重重，特使时有性命之忧！照实说，若非尉缭子突遭暗算，本王还想不到要黑冰台当此大任。将士们切记：你等出山之根本，在于护卫两位特使不能出事！本王要特使活生生出关，活生生回来！你等将士出使山东，实则勇士身赴战场。本王之军令只有一道：用你等之利剑，用你等之热血，保护特使！”

“赳赳老秦！共赴国难！”古老的誓言哄然回荡在城堡山林。

那一日从灞城回来，顿弱姚贾聚酒对饮通宵达旦。顿弱说：“生遇秦王，虽死何憾！”姚贾说：“入秦方知布衣之重，宁做烈士不负秦国！”两人唏嘘感喟有之，慷慨激昂有之，奋发议论有之，缜密谋划有之，一夜未眠立即在蒙蒙曙色中开始了事务奔走。到立秋之时，两人已经将行人署整合得井井有条，两路使团人才济济，只等开赴山东的最佳时机了。

五　清一色的少壮将士使秦国大军焕然一新

秦王政十六年立秋时节，一支马队风驰电掣般飞向蓝田大营。

王翦蒙恬受命整军已经四个年头，嬴政还从来没有进过蓝田大营。今春大朝会时，王绾李斯尉缭提出五年整备之期将到，请各方重臣禀报政情军情以决东出时机。整整三日朝会，各方官署的禀报无不令人感奋有加。关中、蜀中两地在郑国渠都江堰浇灌下农事大盛，秦国仓廪座座皆满。咸阳已经成为天下第一大市，山东商旅流水般涌入。关市税金大增，大内少内两府财货充盈。朝廷与郡县官吏业经三次裁汰，老弱尽去，吏无虚任，国事功效之快捷史无前例。法治清明，举国无盗无积案，道不拾遗夜不闭户，朝野大富大治，国人争相从军求战。唯独两则军情消息令人不快：一是关外大军二次攻赵，又在番吾[注]被李牧边军击败，折损老军五万余；二是败军大将樊於期莫名其妙投奔燕国，谁也说不清因由。尤其是樊於期投燕，嬴政既悲又愤，咬牙切齿大骂贼子叛秦不可理喻，立即下令拘拿樊於期全族下狱。若不是桓龁蒙武等一班老将军力主必有他情，坚请查勘清楚再论罪，只怕暴怒的秦王当时便要杀了樊於期全族。两则不利皆是军方，在秦国实在是罕见。王翦蒙恬心绪不好，一直没有在朝会作军情禀报。朝会最后一日，秦王暴怒有所平息，遂听从众议，改任蒙武为关外大营统帅，桓龁降职为副将；关外老军暂时中止对六国作战，以待

蒙武整备，而后在主力大军东出时作策应偏师。诸般事罢，嬴政也没有教王翦蒙恬禀报，只拍案一句，立秋蓝田阅兵。散了朝会。

马队飞上蓝田塬，隐隐可闻遍野杀声。及至马队飞上前方一座山头，遥见陵谷起伏的原野上烟尘大作，一片片黑旗红旗时进时退。王绾不禁大惊："红旗！有赵国兵马！"旁边尉缭朗声笑道："此练兵新法也！分兵契合，黑红两方对抗竞技，比单方操练更有实战成效！"嬴政扬鞭高声道："走！看看战场操演。"一马当先冲下山头。

马队片刻之间轰隆隆卷到战场边缘，要穿过谷口奔向中央云车。正在此际，两支马队从两边树林剽悍飞出，宛如黑色闪电间不容发卡住了谷口。几乎同时，一声高喝迎面飞来："来骑止步！"嬴政君臣骑术各有差异，陡遇拦截骤然勒马，除了后队护卫骑士整齐勒定，君臣前队的马匹声声嘶鸣咴咴喷鼻各自乱纷纷打着圈子才停了下来。

"何人敢阻拦秦王阅兵！"护卫将军一声大喝。

"飞骑尉李信参见秦王！"迎面一将在马背遥遥拱手。

"本王正欲战场阅兵，将军何以阻拦？"

"禀报秦王：战场操演，任何人不得擅入！"

"军令大于王命？"嬴政脸色沉了下来。

"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

"你叫李信？"嬴政目光骤然一亮。

"正是！飞骑尉李信！"

"好！速报上将军，本王要入谷阅兵。"

“嗨！”李信一应，举剑大喝，“王号！”

谷口马队应声亮出一排牛角号，呜呜之声悠长起伏直贯云空。旁边尉缭低声道：“自来战场只闻金鼓，号声报事不知何人新创？”嬴政一笑：“有蒙恬在，秦军此等新创日后多了去也。”说话之间，又闻一阵高亢急迫的号声从谷中遥遥传来。李信一挥手，谷口马队号声又起，也是短促急迫。号声同时，李信一拱手高声道：“禀报秦王：上将军令李信领道入谷，上将军整军待王！”嬴政大手一挥：“走！”显然便要纵马飞驰。李信又一拱手高声道：“非战时军营不得驰马，王当走马入谷！”嬴政又气又笑：“好好好！走马走马，走！”

嬴政马队进入谷口一路看来，人人都觉惊讶不已。这片远观平平无奇的谷地，实则是一片经过精心整修的战场式军营，沟壑纵横溪流交错，触目不见一座军帐，耳畔却闻隐隐营涛。若非在来路那座山头曾经分明看见烟尘旗帜，谁也不会相信这里是隐藏着千军万马的蓝田新大营。一路时有评点的尉缭，入谷后一句话不说只专注地四面打量，末了一句惊叹道：“如此气象，一将之才不可为！秦军名将，必成群星灿灿之势也！”旁边走马的嬴政不禁一阵大笑：“国尉之言向不虚发，果真如此，宁非天意哉！”

拐过谷内一道山峁，眼前豁然开朗，大军方阵已经集结在谷地中央。王翦蒙恬赳赳大步迎来，将秦王君臣带到了方阵中央的金鼓将台之下。王翦蒙恬之意，请秦王先登云车阅兵，而后再回幕府禀报整军情势。嬴政欣然点头，吩咐王绾尉缭李斯三人同登云车。王翦带君臣四人刚刚踏进云车底层，车外蒙恬令旗劈下，一阵整齐号子声响起，车中五人悠悠然升起，平稳快速地直上十余丈高的云车顶端。尉缭惊叹：“云车不爬梯，虽公输般未成，神乎其技也！”王翦笑道：“蒙恬巧思善工，整日在军器营与工匠们揣摩，秦军各式兵器都有新改，尤其是机发连弩威力大增，可说今非昔比也。”秦国君臣都知道王翦素来厚

重寡言话不满口，今日能如此说，只怕事实还要超出，不禁人人点头。

片言之间，云车已停。五人踏出车厢，遥见四面山岭苍翠茫茫，片片白云轻盈绕山，时而盘旋于云车周边触手可及，恍然天上。及至目光巡睃，谷地与四面山坡都整肃排列着一座座旌旗猎猎的步骑方阵，宛如黑森森松林弥漫山川，不禁人人肃然。王翦浑然不觉，一拱手道："臣启君上：大军集结，敢请君上一阅各军气象。"嬴政点头。王翦对云车执掌大旗的军令司马一挥手："按序显军！"军令司马嗨的一声，轧轧转动机关，平展展下垂的大旗猛然掠过空中，云车下顿时战鼓如雷。

"铁骑方阵，十万！"王翦高声喝令，也算是对秦王禀报。

谷地中央突然竖起一片雪亮的长剑，万马萧萧齐鸣，铁甲烁烁生光。"步军方阵，二十万！"大旗掠过，东面山塬长矛如林，南面山塬剑盾高举。"连弩方阵，五万！"

西面山坡一阵整齐的号子梆子声，万千长箭如暴风骤雨般掠过山谷飞过山头，直向山后呼啸而去。尉缭惊问："一次发箭几多？射程几许？"王翦道："大型弩机一万张，单兵弩机两万张，一次可连发长箭十五万支！射程两里之遥！"尉缭不禁惊叹："如此神兵利器，天下焉得敌手矣！"

"大型攻城器械营，五万！"

云车下大道上一阵隆隆沉雷碾过，一架架几乎与云车等高的大型云梯、一辆辆尖刀雪亮的塞门刀车、一辆辆装有合抱粗铁柱的撞城车、一具具可发射胳膊粗火油箭的特制大型弩机、一辆辆装有三尺厚铁皮木板可在壕沟上快速铺开的壕沟车桥等等等等，或牛马拉动或士兵推行，连续流过，整整走了半个时辰。

“军器营、辎重营未能操演，敢请君上亲往巡视。”

“明日巡视。今日本王想点将。”

“降车！”

王翦一声令下，云车大厢隆隆下降，倏忽已到将台。君臣出车，王翦对蒙恬低声吩咐几句，蒙恬高声喝令：“聚将鼓！”将台鼓架上的四面大鼓一齐擂动，便见谷地中央与四面山坡旌旗飞动，一支支精悍马队连番飞到将台前。片刻之间，两排顶盔贯甲的大将整肃排列在将台之下。

“秦王点将！全军各将依次自报！”蒙恬高声喝令。

“且慢。”嬴政一扬手，“大战在即，本王想记住各位将军年岁。”

“嗨！各将加报年岁！”蒙恬一声喝令，跳下了将台。

“假上将军王翦！四十九岁！”王翦已经站在了大将队首。

“假上将军蒙恬！二十八岁！”

片刻之间，一声声自报在嬴政君臣耳畔声声爆开——

“前将军杨端和！三十岁！”

“前军主将王贲！二十六岁！”

“右军主将冯劫！二十八岁！”

“左军主将李信！二十九岁！”

“后军主将赵佗！三十岁！”

“弓弩营主将冯去疾！二十八岁！”

“飞骑营主将羌瘣！二十九岁！”

“铁骑营主将辛胜！二十八岁！”

“材官将军章邯！二十九岁！”

“水军营主将杜赫！二十七岁！”

“军器营主将召平！三十岁！”

“辎重营主将马兴！三十一岁！”

“国尉丞蒙毅！二十四岁！”

一声声报号完毕，嬴政咬着腮帮噙着泪光良久无言，数十万大军的山谷肃静得唯闻人马喘息之声。终于，嬴政嘶哑着声音开口了：

“诸位将军皆在英华之年。全军将士皆在英华之年。这支新军，是秦国五百余年来，最年轻的一支大军！少壮之期身负国命，虽上天无以褒奖也。嬴政今岁二十有八，与尔等一般少壮英华，感喟之心，夫复何言！秦军之老弱孤幼，均已还乡。朝廷之功臣元老，均已告退。新军将士，尽皆少壮。朝廷官吏，尽皆盛年。秦国大命何在，便在我等少壮肩上！天下一统，终战息乱，需我等血洒疆场！千秋青史，重建华夏文明，需我等惕厉奋发！成则建功立业，败则家破国亡，大秦国何去何从，嬴政愿闻将士之心！”

“赳赳老秦！共赴国难！”

“一统天下！终战息乱！”山呼海啸般的誓言如滚滚雷声激荡，蓝田塬久久地沸腾着……

立冬时节，第一场大雪覆盖了秦国，覆盖了山东。

万事俱缓的天下窝冬之期，秦国所有官署前所未有地忙碌起来。王城灯火彻夜大明，郡守县令被轮番召进咸阳秘密会商。边塞关城的将军士兵频频调动，黑色长龙无休止地盘旋在茫茫雪原，一时蔚为奇观。这是嬴政君臣谋划的最大的一个冬季行动：向九原郡集结二十万大军，决意狙击匈奴在中原大战开始后的南下劫掠。

嬴政君臣秘密会商，已经决定来年大举东出。

李斯尉缭共同提出了一个补缺方略。尉缭云："兵事多变，方略谋划务求万全。宁备而不用，勿临危无备。昔年，张仪鼓动楚国灭越而全军南下，不防北边秦军，遂被我司马错率兵奇袭房陵，一举夺取楚国粮仓。今日匈奴已经统一草原诸胡，势力日盛，若在我东出灭国之时大举南下，只恐赵国李牧一支边军难以应对。"李斯云："秦国以天下为己任，决然不能教匈奴大军践踏中原！若匈奴果真长驱直入，秦国纵然一统天下，亦愧对华夏！"此议一出，嬴政良久无言。

以军中大将本心，对赵国李牧恨之入骨，谁都盼匈奴大军扯住李牧边军不能南下，何曾想过要与赵军共同抵御匈奴？更要紧的是，秦赵燕三国历来是华夏抵御匈奴的"北三军"，传统都是各自为战，匈奴打到哪国便是哪军接战。匈奴久战成精，后来不再袭扰强大的秦国，而专拣赵燕两国开战，遂使赵国最精锐的边军始终被缠在草原不能脱身。燕国则在匈奴连番不断的袭击下几无还手之力，北疆国土日渐缩小，只有不断偷袭赵国以求颜面。如此形成的北边大势：秦军在九原河套地区一直只保持五万铁骑，与防守函谷关的军力相当，数十年没有增兵。而今要大举增兵，则必然牵涉全局——大将、兵种、器械、粮草等等之艰难尚且不论，关键是由此引起的全局变数难以预测。将军们想到的第一个事实是：秦军一支主力北上，赵军压力大减，若李牧趁此南下中原作战，秦军岂非自己给自己搬回一个劲敌？凡此种种思虑，尉缭李斯一说，连同嬴政在内的将军大臣们一时竟没人回应。

嬴政摆摆手散了朝会。之后一连三日三夜，嬴政一直在书房与文武大员连番密会，几乎每日只歇息得一两个时辰。三日之后，朝会重开，嬴政断然拍案：重新部署秦国大军，务求匈奴不敢南犯！嬴政拳头砸着青铜大案，狠狠说了一番话："春秋齐桓公九合诸侯，所为者何？摒弃内争，保我华夏！今日便是打烂秦国，也不能打烂华夏！否则，我等君臣千古罪人！便是乘匈奴之威窃取天下！如此鸡鸣狗盗之小伎，纵然灭了六国，也扛不起重建华夏文明之重任！总归一句话，不抗匈奴之患，不堪统领天下！"

没有任何争论，没有任何异议，秦国庙堂立即做出了新的部署：蒙恬（假）上将军兼领九原将军，开赴秦长城一线防守匈奴；蓝田大营分铁骑五万开赴九原，与原先五万铁骑共为防守主力；新征五万步卒在蓝田大营训练三月，开赴九原以为弩机兵；破陇西戎狄部族不出兵之传统，联组骑兵五万开赴九原；关外老军大营分兵三万开赴九原，专一饲养军马；陈仓关大散关守军为后援，须在半年之内向九原输送粮草百万斛；北地郡上郡为九原大军充足输送高奴猛火油，以为火箭之用。如此调遣之下，秦国在九原大营的兵力空前增加到二十万，连同

养马老军与各种工匠辎重兵士及军中劳役，足足三十余万。如此便有了秦国的冬季大忙气象。老秦人公战之心天下第一，王书一颁，朝野上下二话不说风一般动了起来。青壮争相从军，农商争相捐车输送粮草，热气腾腾忙活了整整一冬。

匆匆间年关已过，雪消冰开。启耕大典之后的第三日，嬴政亲率几位重臣，在咸阳东门外的十里郊亭，为两支特使的邦交人马举行了隆重的郊宴饯行礼。顿弱、姚贾两人的邦交班底就绪后已经按捺了整整半年，今日将欲出关，不禁万分感慨。当秦王嬴政捧起一爵与两人痛饮之后，桀骜不驯的顿弱肃然整了整衣冠，挺身长跪在秦王面前激昂高声道："顿弱不才，决为华夏一统报效终生！今日拜王而去，死而

无憾！”姚贾也是肃然长跪唏嘘高声：“秦王用才不弃我监门之子，姚贾纵血染五步，决然不负使命！”嬴政扶起两人，一阵大笑道：“两位声声言死，何其不吉也！但为大秦特使，只能教人死，不能教我死！”大臣们一片哄然大笑，顿弱姚贾也连连点头称是大笑起来。

两队人马，一支东进韩国，一支北上燕国。

一冬反复会商，秦国庙堂的最终决策是：灭国自韩开始。所以如此，既有着自范睢奠定的远交近攻的传统国策，也有着目下关外的特定情势。一路北上燕国，则为樊於期投燕而燕国竟公然接纳之事。东路由熟悉三晋的姚贾出使，是为实兵。北路则由熟悉齐燕的顿弱出马，意在搅起另一方风云以转移山东六国之注意力，堪称邦交疑兵。

随着两队车马辚辚东去，华夏历史掀开了新的铁血一页。

这是公元前231 年、秦王政十六年春的故事。

是年，秦王嬴政二十九岁。

这时的六国年表是：韩王安八年，魏景湣王十二年，赵王迁五年，楚幽王七年，燕王喜二十四年，齐王建三十四年。

---

1. 番吾，战国地名，今河北灵寿县地带。

第五章　术治亡韩

一　幽暗庙堂的最后一丝光亮

韩王安大犯愁肠，整日在池畔林下转悠苦思。

不知从何时开始，韩国连一次像样的朝会也无法成行了。国土已经是支离破碎处处飞地：河东留下两三座城池，河内留下三五座城池，都是当年出让上党移祸赵国时在大河北岸保留的根基；西面的宜阳孤城与宜阳铁山，在秦国灭周之后，已经陷入了秦国三川郡的包围之中；大河南岸的都城新郑，土地只剩下方圆数十里，夹在秦国三川郡与魏国大梁的缝隙之中动弹不得，几乎完全是当年周室洛阳孤立中原的翻版；南面的颍川郡被列国连年蚕食，只剩下三五城之地，还是经常拉锯争夺战场；西南的南阳郡是韩国国府直辖，实际上便是王族的根基领地，也被秦国楚国多次拉锯争夺吞吐割地，所余十余城早已远非昔日富庶可比。如此国土从南到北千余里，几乎片片都是难以有效连接的飞地。于是，世族大臣们纷纷离开新郑常驻封地，圈在自己的城堡里享受着难得的自治，俨然一方诸侯。国府若要收缴封地赋税，得审慎选择列国没有战事的时日，与大国小国小心翼翼地通融借道。否则，即或能收缴些许财货，也得在诸多关卡要塞间被剥得干干净净。所幸的是，南阳郡距离新郑很近，每年总有三五成岁收赋税，否则韩国的王室府库早干瘪了。此等情势，韩王要召集一次君臣朝会，当真比登天还难。若不聚朝会而韩王独自决策，各家封地便会以“国事不与闻诸侯”的名义拒绝奉命，理直气壮地不出粮草兵员。纵然韩王，又能如何?

往昔国有大事，韩王特使只要能辗转将王书送达封地，多少总有几个大臣赶来赴会。可近年来世族大臣们对朝会丝毫没了兴致，避之唯恐不及，谁又会奉书即来？纵然王书送达，实力领主们也以各种各样的理由敷衍推托，总归是不入新郑不问国事为上策。这次，韩王安得闻秦使行将入韩，一个月前便派出各路特使邀集朝会。然则一天天过去，庙堂依然门可罗雀。偶有几个久居新郑的王族元老来问问，也是唏嘘一阵就踽踽而去。

“人谋尽，天亡韩国也！”韩安长长一声叹息。

即位八年，韩安如在梦魇，一日也没有安宁过。

韩安的梦魇，既有与虎狼秦国的生死纠缠，又有与庙堂诸侯的寒心周旋。从少年太子时起，韩安便以聪颖多谋为父亲韩桓惠王所倚重，被世族大臣们呼为“智术太子安”。那时，秦国是吕不韦当政。

韩安被公推为韩国首谋之士，与一班奇谋老臣组成了轴心班底，专一谋划弱秦救韩之种种奇策。吕不韦灭周时，韩安一班人谋划了肥周退秦之策(注)。后来，韩安一班人又谋划了使天下咋舌的水工疲秦之策。

虽结局不尽如人意，然父王、韩安及一班世族老谋者都说，此乃天意，非人谋之过也。那时，韩国君臣的说辞是惊人的一致：“若非韩国孜孜谋秦，只恐天下早遭虎狼涂炭矣！韩为天下谋秦，山东诸侯何轻侮韩国也！”这是韩国君臣，尤其是韩桓惠王与韩安父子最大的愤激，也是韩国特使在山东邦交中反复陈述的委屈。可无论韩国如何愤激如何委屈，山东五大战国始终冷眼待韩，鄙夷韩国。

韩安记得很清楚，父王将死之时拉着他的手说：“天不佑韩，使韩居虎狼之侧矣！列国无谋，使韩孤立山东无援矣！父死，子毋逞强，唯执既往弱秦之策，必可存韩。秦为虎狼之国，可以谋存，不可力抗

也！”韩安自然深以为是，即位之后孜孜不倦，夙夜邀聚谋臣冥思奇策。不想，正在酝酿深远大计之时，大局却被一个人搅得面目全非了。

这个搅局者，是韩非。

韩安认定，秦国虎狼是韩非招来的。

当年，韩非从兰陵学馆归国，太子韩安第一个前往拜会。

在韩安的想象中，韩非该当与战国四大公子同样风采，烁烁其华，烈烈其神。不料，走进那座六进砖石庭院，韩安大失所望。韩非全然一副落魄气象：骨架高大精瘦无肉，一领名贵的锦袍皱巴巴空荡荡恍如架在一根竹竿上，黝黑的脸庞棱角分明沟壑纵横直如石刻，散发无冠，长须虬结，风尘仆仆之相几如大禹治水归来。若非那直透来人肺腑的凌厉目光，韩安几乎便要转身而去。暗自失笑一阵，韩安礼仪应酬几句转身去了。韩非目光只一瞥，既没与他说话，更没有送他出门，仿佛对他这个已经报了名号的太子浑没看在眼里。韩非的孤傲冷峻，使韩安很不以为然。后来，韩非的抄刻文章在新郑时有所见，韩安不意看得几篇，心始怦怦大跳起来。

韩安再次踏进了城南那座简朴的松柏庭院。“非兄大才，安欲拜师以长才学智计，兄莫弃我。”素闻韩非耿介，韩安也开门见山。谁料韩非只冷冷看着他，一句话不说。韩安颇感难堪，强自笑云：“非兄乃王族公子也，忍看社稷

覆灭生民涂炭乎！”冷峻如石雕的韩非第一次突兀开口：“太子果欲存韩，该当大道谋国也！”只此一句，韩安当时便一个激灵。韩非音色浑厚，底气犹足，因患口吃而吟诵，对答抑扬顿挫明晰有力，竟是比常人说话反多了一种神韵。

“非兄奇才，韩安敬服！”

“言貌取人，猎奇而已也。”那具石雕似乎从来不知笑为何物。

韩安面红耳赤，第一次无言以对了。

此后与韩非交往，韩安执礼甚恭，从来不以太子之身骄人。时日渐久，闭门谢客终日笔耕的韩非，对这个谦恭求教的太子不再冷面相对，话也渐渐说得多了一些。几次叙谈，韩安终于清楚了韩非的来路去径：兰陵离学之后，韩非已在天下游历数年，回韩而离群索居，只为要给天下写出一部大书。

“非兄之书，精要何在？”

“谋国之正道，法治之大成。”

“既执谋国之道，敢请非兄先为韩国一谋。”

“韩非为天下设谋，一国之谋小矣！”

“祖国不谋，安谋天下？”

那一次，韩非良久无言，凌厉的目光牢牢钉住了年轻的韩安。此后，韩安可以踏进韩非的书房了，后来又能与韩非做长夜谈了。韩安坦诚地叙说了自己对天下大势的种种想法，也毫无保留地和盘托出了父王谋臣班底的“谋秦救韩”之国策，期望韩非能够成为父王的得力谋士，成为力挽狂澜的功臣。不料，每逢此类话题，韩非便陡然变成冷峻的石雕，只铿锵一句：“术以存国，未尝闻也！”不屑对答了。

韩安不为所动，仍常常登门，涓涓溪流般盘桓渗透着韩非。韩安坚信，韩非纵然不为父王设谋，也必能在将来为自己设谋。但为君王，若无真正的良臣，是难以挽狂澜于既倒的。韩非乃王族公子，不

可能叛逆韩国，也不可能始终不为韩国存亡谋划。身具大才而根基不能漂移，此韩非之能为韩国大用也。唯其如此，笃信奇谋的韩安要锲而不舍地使韩非成为同心救韩的肱股之臣。

一次，韩非突兀问：“太子多言术，可知术之几多？”

“谋国术智，安初涉而已，非兄教我。”

“几卷涉术之书，太子一观再言。”韩非从铜柜中捧出了一方铜匣。

回到府邸，韩安立即展卷夜读，连连拍案叫绝。几卷《韩非子》，几乎将天下权术囊括净尽，八奸、六反、七术、五蠹等等等等，诸多名目连号为术士的韩安也是闻所未闻。韩安第一次夜不能寐，五更鸡鸣时兴冲冲踏进了韩非书房，当头便是一躬。

“非兄术计博大精深，堪为术家大师也！”

“术家？未尝闻也！”韩非显然惊愕了，又陡然冷峻得石雕一般。

“术为存国大谋，岂止一家之学，当为天下显学！”

“太子之言，韩非无地自容。”

“非兄何出此言？”

“百年大韩，奉术而存，不亦悲乎！”韩非满脸通红，哽咽了。

“非兄……”

韩非第一次声泪俱下：“术之为术，察奸之法而已，明法手段而已！奉以兴国，何其大谬也！韩非本意，欲请太子一览权术大要，辄能反思韩非何以不奉权谋，进而走上兴韩正道！不意，太子竟奉权谋

之道为圭臬，竟奉韩非为术家大师，诚天下第一滑稽事也！韩非毕生心血，集法家诸学而大成，却以术为世所误，悲哉——！”

眼见韩非涕泪纵横，太子韩安无言以对了。

此后，韩安不再提及权谋救韩，而是谦恭求教兴国之道，请韩非实实在在拿出一个能在目下韩国实施的兴韩之策。韩非极是认真，江河直下两日三夜，听得韩安一阵阵心惊肉跳。韩非先整个地回顾了春秋战国以来的大势演变，归总一句：“春秋战国者，多事之时也，大争之世也。大争者何？实力较量也！五百余年不以实力为根基而能兴国者，未尝闻也！”

接着，韩非又整个地回顾了春秋战国的兴亡更替，归总云：“春秋之世，改制者强。五霸之国，无不先改制而后称霸。战国之世，变法者强。七大诸侯，无不因变法而后成为雄踞一方之战国！变法者何？革命旧制也！弃旧图新也！唯其如此，兴盛国家，救韩图存，只有一条路，变法！”

之后，韩非又整个地回顾了韩国历史，最后慷慨激昂地拍着书案说：“韩人立国百年，唯昭侯申不害变法被天下呼为劲韩，强盛不过二三十年矣！昭侯申不害惨死，韩国又回老路，此后每况愈下，不亦悲乎！韩拥最大铁山而不能强兵，韩据天下咽喉而毫无威慑。个中因由何在？在不思强大自己，唯思算计敌国！敌国固须用谋，然必得以强大自身为根基！不强自己而算敌，与虎谋皮也，飞虫扑火也！图存之道，唯变法也，此谓求变图存！不求变法而求存国，南辕北辙也，揠苗助长也！”

心惊肉跳的韩安久久没有说话，只长长一声叹息。

“太子奉术，终究亡韩。”韩非冷冰冰一句。

“非兄之言不无道理。然则，皮之不存，毛将焉附？”

“太子是说，不存韩则无以变法？”

“非兄明断！”

“韩非以为，不变法无以存韩。”

“非兄差矣！”韩安这次理直气壮，“尊师荀子云，白刃加胸则不顾流矢，长矛刺喉则不顾断指，缓急之有先后也！今秦国正图灭周，后必灭韩。韩国若灭，变法安在哉！”

“太子差矣！目下韩国变法，正是最后一个时机。”

“秦国兵临周室，韩国还有时机？”韩安又气又笑。

“一叶障目，不见泰山也！”韩非一拳砸在案上，“四年之内，秦国连丧三王，已经进入战国以来最低谷。此时吕不韦当政，克尽所能，也只有维持秦国不乱而已，断无大举东出之可能。太子试想，只要韩国不儿戏般撺掇周室反秦攻秦，吕不韦便是出兵洛阳灭了周室，也不会触动韩国。非秦国不欲也，时势不能也！”

“非兄是说，秦国目下无力东出？”

“然也！”

“韩国或可无事？”

“太子，韩非乃王族子孙，何尝不想韩国强大也！”韩非痛心疾首，“当此之时，正是韩国最后一个变法机遇！十数年之后秦国走出低谷，韩国悔之晚矣！”

“非兄可否直接向父王上书？韩安一力呼应。”

“邦国兴亡，匹夫有责，何况韩非！”

“一言为定！”

“驷马难追！”

那次慷慨激昂之后，韩非说到做到，连续三次上书韩桓惠王，力陈天下大势与秦韩目下格局，力主韩国捕捉最后机遇，尽速变法强国。韩非上书如巨石入池，立即激起轩然大波，新郑庙堂大大骚动起来。世族大臣无不咒骂韩非，骂韩非是不娶妻不生子的老鳏夫，骂韩非是与当年申不害一般恶毒的奸佞妖孽，骂韩非折腾韩国当遭天谴！其攻讦之恶毒，使素称公允的韩安大觉脸红。无论如何，他是认真读了韩非上书的，尤其是韩非的最后一次上书，至今犹轰轰然回响在韩安耳畔：

强韩书

韩国已弱，不能算人以存，而当强己以存。谚云：长袖善舞，多钱善贾。是故，强国易为谋，弱邦难为计。智计用于秦者，十变而谋不失；用于燕者，一变而谋稀得。何也？非用于秦者必智而用于燕者必愚，固治乱强弱之势不同也。今韩国之弱尚不若燕，安得以智计谋秦而存焉！亘古兴亡，弱邦唯有一途：屏息心神，修明内政。此越王勾践所以成霸也！夫今韩国若能心无旁骛而力行变法，明其法禁，必其赏罚，削其贵胄，尽其地力，使民有死战之志，则韩自强矣！果能如此，敌国攻我则伤必大，虽万乘之国莫敢自顿于坚城之下。此，申不害变法而成劲韩之名也！此，韩国不亡之大法也！今，韩舍不亡之大法，取必亡之小伎，治者之过也！智困于内而政乱于外，则亡国之势不可振。韩非涕血而书：谋人不如强己，谋敌不如变我。韩国若不能审时度势奋然变法，十数年之后，亡国之危虽上天不能救也！

韩安多次想劝说父王认真思谋韩非上书，可一看到父王的阴沉脸色，一想到韩非尖锐刺耳的词句，每每便没有话了。其时，父王正与一班谋臣全神贯注地秘密谋划协助洛阳周室合纵攻秦，要使洛阳成为拖住秦国后腿的绊虎索，使秦国不再“关注”韩国。韩桓惠王君臣很为这一谋划得意，将此举比作当年的冯亭出让上党移祸赵国之妙策，期望一举使韩国久安。因了如此，尽管老世族们对韩非骂骂咧咧，韩桓惠王却大度一笑道：“诸位少安毋躁，韩非上书，士子一时愤激之辞而已，何足道哉！待秦军铩羽而归，再与竖子理论不迟。”在满朝一片骂声笑声中，太子韩安始终没有说话。

如此这般，韩非上书做了入海泥牛，再也没有了消息。也是奇怪。未过三月，一切都按照韩非的预言来了。洛阳周室的“大军”在秦军面前鸟兽散，周室宣告正式灭亡。韩国非但丢失了此前割让给周室的八座城池，援军十二万也尽数覆灭！若非吕不韦适可而止，蒙骜秦军攻下新郑当真是指日可待。太子韩安万般感慨，期待父王与朝议悔悟改口，自己能支持韩非变法。可韩安万万没有料到，韩国世族元老们竟将种种惨败归罪于韩非，莫名其妙却又异口同声地处处大骂：“韩非妖巫邪说诅咒韩国，终致大韩之败！”

“韩非乃申不害第二！不杀不中！”韩安心下不忍，一力来说父王，请求举行朝会认真会商韩非上书。“韩非，书生也！”

韩桓惠王一副久经沧海的老辣神色：“韩非不见谋秦之功，何其迂阔也！你去问他：若非韩国出让上党而引起秦赵大战，秦国能入低谷么？韩国不鼓动周室反秦，秦国能成为山东公敌么？谋秦弱秦，宁无功效乎！”一番斥责数落，韩桓惠王最后说，“韩非要变法，也好！先叫他交出承袭的祖上封地。能交出封地，算他大义真心！你说，他能么？”

韩安没了话说，只有踽踽去了韩非府邸。“韩国若能变法，纵然血溅五步，韩非夫复何憾！”

听太子将前后因由一说，韩非大为愤激，当时拉起韩安便要去见韩王，愿当即交出全部三十多里封地。韩安生怕出事，死死劝住了韩非，只自己立即进宫，对父王禀报了韩非决死变法之志，说韩非对交出封地没有丝毫怨言。

不料，父王又是一副老谋深算的神色：“不中！韩非对祖宗封地尚不在心，能指望他将韩国社稷放在心头？”韩安愕然，可仔细掂量，觉得父王之言也不是没有道理，只好请求父王至少要任用韩非做大臣。韩安的说辞是：“韩非为天下大家，身居韩国而白身，天下宁不责韩国轻贤慢士乎！”韩桓惠王思忖良久，方才低声道破玄机：

“子不知人也。韩国庙堂幽暗久矣！韩非若强光一缕，刺人眼目，慌人心神，举朝必欲除之而后快。果能用之，除非如昭侯用申不害，使其有生杀大权而能成事。今用而无生杀大权，宁非害此人哉！”父王的话使韩安心惊肉跳，但他还是不能赞同父王，力主任用韩非以存韩国声望。

“子意用为何职？”

“御史，掌察核百官。”

“你去说，只要韩非做这个官，立即下书。”

果如父王所料，韩非冷冰冰地拒绝了。

“不能除旧布新，岂可同流合污！”

就这样，韩非始终没有在韩国做官，却始终都是韩国朝野瞩目的焦点。举凡庙堂会商，大臣们必以骂韩非开始，又以骂韩非终结。骂辞千奇百怪，指向始终不变：韩非与申不害一路妖孽，鼓动妖变，韩国劫难临头！若非韩非好赖有个王族公子之身，太子韩安又与其有交，只怕十个韩非也粉身碎骨了。在此期间，韩桓惠王与太子韩安及

一班世族老臣又谋划出一则惊人奇计，这便是后来声名赫赫的疲秦策。这一奇计的实际章法是：派天下第一水工郑国入秦，鼓动秦国大上河渠，损耗秦国民力，使其无军可征而不能东顾。

韩非闻之，白衣素车赶赴太庙，长笑大哭，昏死于祭坛之下。

“非兄，尝闻苏秦疲齐颇见功效，韩国何尝不能疲秦哉！”

韩安闻讯赶来，不由分说将韩非拉出太庙。陪着韩非枯坐一夜，临走时，他实在不能理会韩非的愤激之心，小心翼翼地用苏秦疲齐的史实，来启迪这个在他眼里显得迂阔过甚的法家名士。不想，韩非苍白的刀条脸骷髅般狞厉，打量怪物一般逼视着困惑的韩安，良久默然，终于爆发了。

“东施效颦，滑稽也！荒谬也！可笑也！怪癖也！苏秦疲齐，是鼓噪齐王大起宫室园林，以开腐败之风，以堕齐王心志！韩国疲秦，是使不世水工大兴河渠，安能相比也！割肉饲虎，而自以为能使虎狼饥饿，何其怪癖也！先割上党，号为资赵移祸！再割八城，号为肥周退秦！而今又为秦国大兴水利，分明强秦，竟号为疲秦！亘古以来，何曾有过如此荒谬之谋！国将不国，怪癖尤烈！如此韩国，虽上天不能救也！韩国不亡，天下正道何在！”

“危言耸听！于国何益，于己何益？”韩安沉着脸拂袖去了。

那是韩安与韩非的最后一次夜谈。从此之后，韩安再也没能走进韩非的书房。

二　韩衣韩车　韩非终于踏上了西去的路途

郑国渠成，一声惊雷炸响当头。

新郑君臣惊慌失措，朝会之日脸色青灰无言以对。韩国庙堂难堪

的是，韩桓惠王虽然死了，可新王韩安与朝会大臣人人都是当年疲秦计的一力拥戴者，而今秦国河渠大成，还公然命名曰郑国渠，韩国显然是高高搬起石头狠狠砸了自己的脚，可偏偏没有一说可以开脱，岂非在天下大大丢脸！众皆默然之时，丞相韩熙铁青着脸吼叫了一声：“郑国奸佞！叛韩通秦，罪不可恕！”于是愤愤之声大起，一时将郑国骂得狗血淋头。末了举朝一口声赞同：立即拘押郑国全族，并派秘密间人入秦警告郑国：若不逃秦，便当自裁，否则立杀郑氏全族！

韩安没有想到，那是自己的最后一次朝会。

此后不到一个月，秦韩形势发生了惊人变化。新秦王不可思议，将郑国当做富秦功臣并对韩国大动干戈。王翦、李斯接连胁迫韩国，秦国关外大军又跟着猛攻南阳郡。眼看南阳危在旦夕，韩国重臣纷纷逃回封地不出，新郑的老世族重臣只留下了一个封地在就近颍川郡的丞相韩熙。万般无奈，韩安只有服软，与丞相韩熙会商，将郑国族人送到了秦军大营，并承诺日后绝不滋扰郑氏与郑国方才了事。

其间，韩安登门求教，韩非只冷冷一句：“事已至此，夫复何言！”

后来李斯风风火火来韩，坚持要亲见韩非。韩安大为不悦，却又不能拒绝赫赫强秦的这个炙手特使，密派老内侍告诫韩非：务必斡旋得秦国不攻韩国，若能建存韩之功，韩王便以韩非为丞相力行变法！

老内侍回报说，韩非听罢只长叹一声，一句话也没说。韩安不禁狐疑，派出一个机敏的小内侍化身派给韩非的官仆，进入韩非府邸探听虚实。

李斯与韩非的会面是奇特的。

李斯坦诚热烈，韩非冷若冰霜。李斯滔滔叙说入秦所见，一个多时辰，韩非始终如石雕枯坐一言无对。李斯满怀渴望地邀韩非一起入秦，韩非却淡淡地摇了摇头。夜半之时，李斯怏怏告辞。韩非却说声且慢，从大柜中捧出一方竹匣郑重递给李斯，又肃然一躬道：“此乃韩非毕生心血也，赠与秦王，敢请斯兄代转。”李斯惊愕愣怔地接过竹匣道：“非兄！大作已成？”韩非点头道：“正本足本，唯此一部。”

李斯道：“非兄不愿入秦，却将大作正本呈献秦王，愿闻见教。”韩非道：“我书非呈献也，赠与也。”李斯道：“非兄不识秦王，却将秦王视做友人赠书，诚趣事也。”韩非冷冰冰道：“韩非不识秦王其人，宁不识秦王之政乎！秦王为政，韩非引为知音。法行天下，韩非攘一臂之力，此天下大义也，识与不识何足道哉！”李斯不禁肃然一躬道：“非兄胸怀见识，斯愧不能及矣！然我终不能解，非兄既引秦王为大道知音，又何敬而远之哉！”

韩非久久没有说话。

李斯只得告辞去了。

小内侍回报说，李斯走后，韩非孤魂般在后园林下游荡了整整一夜，一阵阵长哭一阵阵大笑，又一阵阵疯喊：“天不爱韩，何生韩非于韩也！天若爱韩，何使术治当道也！天杀韩非，夫复何言！术亡韩国，夫复何言！”

凄然之下，韩安顾不得韩非冷脸，踏进了那座久违了的空旷庭院。

韩非已经没有气力拒绝韩安了，也没有气力对韩安做蔑视之色了。

相对终日，韩非只坐在草席上靠着书柜闭眼不言，苍白瘦削令人不忍卒睹。韩安一则唏嘘一则责难，非兄糊涂也！毕生大作拱手送与虎狼，岂是王族公子所为哉！韩非只哼了一声，连眼睛也没眨一下。韩安抹着眼泪追问韩非何以错失良机，不向李斯提说秦国罢兵存韩之大计？韩非依旧冷冷一哼，连眼睛也不眨。韩安情急，跺脚嚷嚷起来，非兄也非兄！非我即位不用你变法国策，用不了也！我欲用非兄为相，可宗室重臣勋旧元老家家死硬反对，教我如何是好？世族大臣有封地有钱粮，我能奈何！韩安的步子又碎又急，陀螺一般围着韩非打圈子。死死沉默的韩非终于爆发，甩着散乱的长发一阵吼叫，世族宗室里通外国！韩国耻辱！社稷耻辱！韩安拭泪叹息道，秦国挥金如土，三晋大臣哪个没受重金贿赂？

“蠹虫！一群蠹虫！”

韩非一声怒吼，颓然扑倒在案爬不起来了。

韩安急召太医救治。老太医诊脉之后禀报说，公子淤积过甚，肝火过盛，长久以往必致抑郁而死。韩安一阵唏嘘，抱着昏迷了的韩非大哭起来。其时，新郑的世族大臣已经寥寥无几，在国者也是惶惶不可终日，谁也顾不得咒骂追究韩非了，绕在韩安耳边聒噪的谋臣们也销声匿迹了。清冷孤寂的韩安闲得慌闷得慌，便日日看望韩非，指望韩非终究能在绝路之时为韩一谋。然则，韩非再也不说话了，连那忍无可忍的吼叫都没有了。

“哀莫大于心死也。”

老太医一句嘟哝，韩安浑身一个激灵！

此时，可恶的秦国特使姚贾高车驷马来了。姚贾向韩安郑重递交了秦王国书，敦请韩国许韩非入秦。韩安没有料到，秦王国书竟是前所未有的平和恭敬，说只要韩国许韩非入秦，秦韩恩怨或可从长计

议。那一刻，韩安的心怦怦大跳起来，眼前陡然闪现一片灵光，韩国有救了！然则，韩安毕竟是天下术派名家，深知愈在此时愈不能喜形于色，遂淡淡一笑道：“敢问特使，若韩子不能入秦，又将如何？”

“秦王有言：韩不用才便当放才，不放不用，有失天道！”

“秦王何知韩不用才？”

“韩国若能当即用韩子为相，另当别论。否则，暴殄天物！”

“也是秦王之言？”

“然也！”

秦国的胁迫是显然的。韩安的心下也是清楚的。韩安所需要的，正是胁迫之下不得已而为之的特定情势。韩国一不能用才，二不能变法，三又不能落下轻才慢士之恶名。更要紧者是韩国必须生存，而不能灭亡。当此之时，韩王安能有别一种选择么？一夜揣摩，韩安终于认定：韩非是挽救韩国的最后一根稻草，只要韩非力说秦王，必能使韩国安然无恙。如此思谋，韩安是有事实依据的：小小卫国之所以能在大国夹缝中安之若素，全部根基便在于秦国维护这个老诸侯；而秦国之所以维护卫国，根本原因便在于卫国是商鞅的故国，又是吕不韦的故国。韩安与六国君臣一样，虽然也常常百般咒骂秦王，可心下却都清楚秦王嬴政求贤若渴爱才如命，厚待功臣更为天下士人所渴慕。秦王敬仰商鞅，能将卫国置于秦国势力之下而不触动，何以不能因了韩非而维护韩国？对于韩非的分量，韩安还是明白的。韩安确信：只要韩非入秦，在秦王心目中定然是商鞅第二！韩非若能身居秦国枢要，秦王岂能不眷顾韩国？只要秦国眷顾韩国，岂不绝处逢生？如此存亡转机，父王一生求之不得，今日岂能放过？

韩安思谋清楚，一脸愁苦地走进了那座熟悉的庭院。

那间宽大清冷的寝室，弥漫着浓烈的草药气息。韩安一进屋便恭敬地捧起药盅，要亲手给韩非侍药。可那名衣衫破旧的老侍女却拦住了他，说公子一直拒绝用药，无论谁走到榻前都有大险。病人何险？分明你等怠慢公子！韩安一声怒斥，便要上前。吓得老侍女扑地跪倒抱住韩王连连叩头说，公子枕下有短剑，谁要他服药便刺谁！韩安大惊，既然如此，何以满室药味？老侍女说，这是万不得已的法子，我等只有将草药泼洒地上，公子日日吸进药味，或能延缓公子性命。韩安一声长叹，搁下药盅轻步走近榻前，只见韩非双目微闭气息奄奄一副行将气绝之相，心下顿时冰凉。想到韩非若死韩国生路将断，韩安悲从中来，不禁扑地拜倒放声痛哭。

蓦然之间，韩非喉头咕的一声大响。

韩安没有抬头，哭得更是伤痛了。

“谁在哭，秦军灭韩了？”终于，韩非梦呓般说话了。

“韩国将亡！非兄救韩——”一声悲号，韩安昏倒过去。

及至老侍女将韩安救醒过来，韩非那双明澈的眼睛正幽幽扫视着韩安。韩安顾不得许多，又大声号啕起来，似乎立即又要哭死过去。韩非终于不耐，枯瘦的大手拍着榻栏愤愤然叹息道，自先祖韩厥立国，韩人素以节义闻名诸侯，曾几何时，子孙一摊烂泥也！可韩安依旧只是哭，无论韩非如何愤愤然讥刺，依旧只是哭。

“软骨头！有事说！哭个鸟！”韩非粗恶地暴怒了。

韩安心下大喜过望，抽抽搭搭止住哭声，万般悲戚地诉说了姚贾入秦胁迫韩国交出韩非之事，末了重重申明道：“非兄若去必是大祸，安何忍非兄入虎狼之口也！”说罢又是放声大哭。韩非久久没有说话，对韩安的哭声浑然无觉。良久，韩非冷冷道：“我若入秦，韩国或可存

之。”韩安猛然一个激灵，又立即号啕大哭道：“非兄不可！万万不可！韩国可以没有韩安，不能没有韩非也！安已决意，迁都南阳与秦军决一死战！”韩非淡淡一笑道：“危崖临渊，韩王犹自有术，出息也！”

韩安大是尴尬，止住了哭声，一时找不出说辞了。

“老韩衣冠，王室可有？”韩非突然一问。

“有！”

“老式韩车？”

“有！”

“好。韩非入秦。”

韩安实在没有料到，韩非答应得如此利落。当夜兴冲冲回宫，韩安立即下令少府、典衣、典冠(注)三署合力置备韩非车马衣饰。幸得韩国前代多有节用之君，老式物事多有存储，一日之间便整顿齐备。验看之时，少府低声嘟哝了一句，又不是特使，如此老韩气象不是引火烧身么？韩安猛然醒悟，心下大是忐忑不安，遂连夜去见韩非，说老式衣车太过破旧有损公子气度。韩非只冷冷一句，非老式韩衣韩车，不入秦！韩安只恐韩非借故拒绝，只好连连点头去了。

三日之后，韩安在新郑郊亭隆重地为韩非举行了饯行礼。

卯时，清晨的太阳跃出遥远的地平，照亮了苍茫大平原。一辆奇特的轺车辚辚独行，从新郑西门缓缓地出来了。这是韩国独有而战国之世已经很难见到的生铁轺车：车身灰黑粗糙，毫无青铜轺车的典雅高贵；生铁伞盖粗壮憨朴，恍如一顶丑陋的锅盖扣着小小车厢。韩国有天下最大的宜阳铁山，韩人先祖节用奋发，曾以生铁替代本国稀缺

的青铜造车，虽嫌粗朴，却是韩国一时奋发之象征。丑陋的铁片伞盖下挺身站着枯瘦高大的韩非，头戴一顶八寸白竹冠，身穿似蓝非蓝似黑非黑的一领粗麻大袍，与一身锦绣的韩王人马几成古今之别。这般服饰，是最以节用闻名诸侯的韩昭侯的独创，也是老韩国奋发岁月的痕迹之一。如今韩非此车此衣而来，煌煌朝阳之下，直是一个作古先人复活了。

秦国特使姚贾已经早早等候在道边，不动声色地打量着奇特的轺车，丝毫看不出好恶之情。郊亭外的韩王安大觉刺眼，眉头皱成了一团，偷偷瞄得姚贾一眼，见这个倨傲的秦使并无特异怒色，这才快步迎了过来。姚贾微微一笑，也跟着迎了过来。

刮木嘎吱刺耳，笨重的生铁轺车终于咣当停稳。韩非下车，对要来殷殷搀扶的姚贾冷冷一瞥，大袖一挥径自走进了石亭。韩安尴尬地对姚贾一笑，作势请姚贾入亭。姚贾一拱手爽朗道："韩子离国，故人饯行，姚贾不宜，韩王自请可也。"韩安做出无奈的一笑，只好一个人走进了清冷的石亭。

韩安举起了铜爵："非兄入秦，鲲鹏之志得偿也。干！"

韩非没有说话，一气猛然饮干。不待侍女动手，也不理会韩王，自己抱起酒坛咕咚咚斟满大爵又咕咚咚饮下。如是者三爵饮干，韩非长长一叹，看得韩安一眼，一拱手大步出亭。韩安面红耳赤，连忙赶上官道。韩非却连回望一眼也没有，嘭地一跺脚，那辆笨重的铁车已经咣当嘎吱地启动了。

三　《韩非子》深深震撼了年轻的秦王

"小高子，酒！"

赵高快步过来："君上自律，夜来不饮酒的。"

“如此奇文，焉得无酒！”嬴政重重拍案。

旬日以来，书案旁堆起了五七只空荡荡的酒坛，大书房始终弥漫着一片浓烈的酒香。嬴政就是这样时而拍案痛饮时而连连惊叹，昼夜不停如饥似渴地读完了厚厚三大本羊皮书。饶是如此，犹不尽兴。在读完羊皮书的当日暮色时分，嬴政漫步走进了那片胡杨林，在金红的落叶中徜徉一夜，时而高声吟诵时而冥思苦想，及至潇潇霜雾笼罩天地，嬴政才回到寝室扑上卧榻鼾声大起，直睡了三日三夜。

深深震撼嬴政者，是李斯带回来的《韩非子》。

嬴政博览群书，可没有一部书能给他如此说不清道不明的奇特感受。

读《商君书》，如同登上雄峻高峰一览群山之小，奔腾在胸中的是劈山开路奔向大道的决战决胜之心。读《吕氏春秋》，从遥远的洪荒之地一路走来，历代兴亡历历如在目前，兴衰典故宗宗如数家珍，不管你赞同也好不赞同也好，都会油然生出声声感喟。读《老子》，是对一种茫无边际的深邃智慧的摸索，可能洞见一片奇异的珍宝，也可能捞起一根无用的稻草；仿佛一尊汪洋中的奇石，有人将它看做万仞高峰，也有人将它看做舒心的靠枕，有人将它看做神兵利器，也有人将它看做清心药石；然则无论你如何揣摩，它的灵魂都笼罩在无边无际的神秘之中，使你生出一种面对智者的庸常与渺小。读《庄子》，一种玄妙一种洒脱一种旷远一种出神入化一种海市蜃楼一种生死浑然，随着心境变幻莫测地萦绕着你，你可以啧啧感叹万里高飞却不知去向的鲲鹏，也可以愤然鄙夷叽叽喳喳而实实在在的蓬间雀，然终归惶惶不知自己究竟为何物。读《墨子》，如同暗夜走近熊熊篝火，使人通身发热，恨不能立即融化为一团烈焰一口利剑，焚烧自己而廓清浊世。《孟子》是一种滔滔雄辩，其衰朽的政见使人窝心，其辞章之讲究使人快意。《论语》是支离破碎而又诚实坦率的一则则告诫，一则则评点，若是你不欲复古，纵然全部精读完毕，你也不知道

自己该当如何在这个大争之世立身。《荀子》是公允的法官，疑难者或可在其中找到判词，无事读之则很难领悟其真髓。《公孙龙子》是巧思奇辩，其说谐趣，其智过人，纵然不服亦可大笑清心不亦乐乎……

只有《韩非子》，使人无法确切地诉说自己、反观自己。

嬴政已经大体廓清了《韩非子》概貌，唯其如此，万般感慨。

年轻的秦王认定，《韩非子》无疑将成为传之千古的法家巨作。

这部新派法家大书前所未有地博大渊深，初读之下难以揣摩其精华所在，精读之后方能领略其坚不可摧。从根本处着眼，《韩非子》最大的不同，是将法家三治（法治、术治、势治）熔于一炉而重新构筑出一个宏大的法家学阵。对于以商鞅为轴心的法治派，《韩非子》一如《商君书》明晰坚定，除了更为具体，倒看不出有何新创。这一点，

很令景仰商鞅的年轻秦王欣慰，认定韩非是继商鞅之后最大的法家正宗。若非如此，很可能这个年轻的秦王是不会读完《韩非子》的。

韩非之出新，在于将术治、势治纳入了法家治道而重新锻铸，使法治之学扩大为前所未有的“三治法家”，事实上成为战国新法家大师。法、术、势三说，此前皆有渊源：法治说以李悝商鞅为最显，术治说以申不害为最显，势治说以慎到为最显。在战国诸子百家的眼中，法、术、势三治说虽有不同，但其根本点是相同的，这便是以承认法治为根基。唯其如此，战国之世将法、术、势三说视为互联互生的一体，统呼之为法家。然则，这种笼统定名，却不能使法家群体认同。在法家之中，三说之区隔是很清楚的，谁也不会将法、术、势混

为一谈。可以说，法家事实上有三个派别，而且是很难相互融合的三个派别。

唯其如此，韩非融三派为一家，使通晓法家的年轻秦王惊叹不已！

《韩非子》搭建的新法家框架是：势治为根，法治为轴，术治为察。

先说势治。势者，人在权力框架中的居位也。位高则重，位卑则轻，是谓势也。自古治道经典，无不将“势”明确看做权位。《尚书·君陈》云：“无依势作威。”这个势，便是权位。法家言势，则明确指向国君的权位，也就是国家最高权力。慎到之所以将势治作为法治精要，其基本理念推演是：最高权力是一切治权的出发点，没有权力运行，则不能治理国家；权力又是律法政令的源头，更是行法的依据力量；没有最高权力，任何治道实施都无从谈起，是谓无势不成治。所以，运用最高权力行使法治，被势治派看做最根本的治道。

《慎子》云：“尧为匹夫，不能治三人。桀为天子，能乱天下。以此知势位之足恃，而贤者不足慕也……尧为隶属（治陶工匠）而施教，民不听，至于南面而王天下，令则行，禁则止。由是观之，贤智未足以服众，而势位足以屈贤者也。”慎到之势说不可谓不透彻，但因不能透彻论证权力与法治的关系而大显漏洞。一个最大的尴尬是，诸多堪称贤明勤政的国君权力在手，却依旧不能治理好国家。正是为此，李悝、商鞅等重法之士应时而生，将国家治道之根本定位为法治，认为法律一旦确立，便具有最高权力不能撼动的地位，所谓举国一法、唯法是从，皆此意也。韩非之新，在于承认“势”是法治之源头条件，却又清醒地认为，仅仅依靠“势位”不足以明法治国，必须将势与法结合起来，才能使国家大治。

《韩非子·难势》云：“夫势者，非能必使贤者用之而不肖者不用。贤者拥势，则天下治。不肖者拥势，则天下乱……以势乱天下者多矣，以势治天下者寡矣！势之于治乱，本末有位也，专言势之足以治天下者，其智浅矣！”

嬴政很为韩非的评判所折服。

但是，嬴政最为激赏的，还是《韩非子》诘难势说的矛盾故事。

韩非说，专言势治者云：尧舜得势而治，桀纣得势而乱，故势治为本也。果然如此，其论则必成两端：尧舜拥势，虽十桀十纣不能乱；桀纣拥势，虽十尧十舜不能治。如此，究竟是凭人得治，还是凭势得治？凭势得治么，暴君拥势则圣贤不能治。凭人而治么，圣贤无势而天下照乱。诘难之后，《韩非子》说了一个故事：人有卖矛卖盾者，鼓吹其盾之坚“物莫能陷也”，俄而又鼓吹其矛之利“物无不陷也”；有市人过来说：“以子之矛，陷子之盾，何如？”卖者遂尴尬不能应也。《韩非子》结论云：“贤、势之不相容明矣，此矛盾之说也！”

“睿智犀利而谐趣横生，其才罕见矣！”嬴政拍案大笑。

“所言至当！势治过甚，与人治无异也！”嬴政批下了自己的评判。

再说术治。术者，寻常泛说之为技巧也方法也。然则，法家所言之术，却是治吏之道，是谓术治。战国之世，术治说由申不害执牛耳，被天下看做与商鞅法治说并立的法家派别。申不害术治说的理念根基在于：无论是势还是法，都得由人群来制定推行；这个人群，是君王所统领的臣下；若君王驾驭群臣得法，律法政令便能顺利推行，否则天下无治；所以，治道之本在统领臣下之术治。显然，申不害术治说也是偏颇的，漏洞也很明显。一个最大的尴尬是：国家若不变更旧法（根基是不废除实封制），而唯重吏治整肃，便不能根除奸宄丛

生腐败迭起的痼疾，国家始终不能真正强盛。齐国如此，韩国更如此。

《韩非子》严词诘难申不害的术治说及其在韩国的实践。

“韩国法令庞杂，故晋国之旧法与新法并行。申不害不擅其法，不一其宪令，故奸邪必多。贵胄之利在旧法，则以旧法行事；官吏之利在新法，则以新法行事；其利若在旧法新法之相悖（冲突），则巧言诡辩以钻法令之空隙。如此，申不害虽十使昭侯用术，而奸佞丛生也！故托万乘之劲韩，七十年而不至于霸王者，用术于上、法不勤修之患也！”

基于申不害给韩国留下的术治传统危害极大，也基于韩非自己对术治的冷静评判，韩非对“术”作了严格定义：“术者，因权而授官、循名而责实、操生杀之柄、课群臣之能者也。”用今人话语说，术治是用人制度与问责制度的运用法则。所以，韩非倡导的术治绝不是简单的权谋之术，尽管它也包括了权谋之术。

嬴政最为赞叹的是，韩非没有因纳术入法而轻法，而是将术与法看做缺一不可的治国大道。有人问，法治术治何者更重？韩非答曰：“此犹衣食之孰重孰轻，不可无一也，皆养生之具也。人不食，十日则死。大寒之隆，不衣亦死……君无术则弊于上，臣无法则乱于下。

此不可一无，皆帝王之具也！”

从九岁起，嬴政便是秦国太子。从十三岁起，嬴政便是秦国之王。从二十二岁起，嬴政便成了天下第一强国的亲政君王。其间风雨险恶不可胜数，对君王不可或缺的正当权谋体味尤深，可谓烙印在心刻刻不忘。为此，嬴政对《韩非子》所阐释的术治新说深有同感。读

《定法》之时，嬴政连饮三大爵凛冽老酒，慨然拍案道：“如此术治，宁非与法治共生也！韩子大哉！”

最令嬴政感奋不能自已者，还是韩非的《孤愤》篇。

韩非之《孤愤》，不是诉说自己的孤独，不是宣泄一己的愤懑，而是为天下变法之士的命运愤然呼号。嬴政记得，初读《孤愤》时一身冷汗，眼前梦魇般浮现出翻翻滚滚的惨烈场景，车裂商君的刑场尸骨横飞鲜血遍地，浑身插满暗箭的吴起倒在血泊灵堂，浴血城头将长剑插进自己腹中的申不害，刺客刀尖闪亮苏秦颓然倒地，形容枯槁的赵武灵王正疯子一般地撕裂吞咽着掏来的幼鸟，嘴角还淌着一缕鲜红的血……

“昭昭《孤愤》，志士请命书也！”更深人静，嬴政慨然拍案。

《孤愤》没有罗列一个血案，却令人惊悚，令人惕然。根本处，在于《孤愤》以无与伦比的洞察力烛照了变法志士无法避免的悲剧命运，将血腥的未来赤裸裸铺陈开来给芸芸众生浏览，冷森森地宣示了变法家的血泊之路。行法牺牲者的命运，韩非是一层层揭开的：首先，变法之士的秉性与使命，决定了必然与当道贵胄势成不共戴天。“智术之士，必远见而明察，不明察，不能烛私。能法之士，必强毅而劲直，不劲直，不能矫奸。智术之士明察，听用（一旦任职），则烛重人（当道权臣）之阴情。能法之士劲直，听用，则矫重人之奸行。故智术能法之士用，则贵重之臣必在绳（朝纲）之外矣！如是，智法之士与当道之人，不可两存之仇也！”

其次，当道旧势力拥有既成的种种优势，变法之士则是先天劣势。《孤愤》一一列出了当道者的基本优势，谓之四助五胜。四助是：诸侯之助，群臣之助，君王近臣之助，门客学士之助。之所以有此四助，根由是：“当道者擅枢要，则内外为之用。”有权力结交诸侯，有权力决定群臣利益分配，与君王之近臣内侍利害相关，有权力

财力给士人门客以养禄，故有这四种助力。五胜是：一为官爵贵重，二为朋党众多，三为得朝臣多数，四为国人多趋于传统而一国为之讼（辩护），五为得君王爱信。与当道者相比，变法之士却是五不胜：一官爵低（处势卑贱），二无党附（无党孤特），三朝野居少数（反主意与同好争，一口与一国争），四缺乏故交根基（新旅与习故争），五与君王及其亲信疏远（疏远与近爱信争）。

其三，如此态势之下，变法之士的命运结局必然是走上祭坛做牺牲。“资（根基）必不胜，而势不两存，法术之士焉得不危？其可以罪过诬陷者，以公法诛之！其不可以被以罪过者，以私剑（刺客）穷之！是故，明法而逆主上者，不戮于吏诛，必死于私剑矣！”这是韩非最为冷酷的预言。变法志士只要违背传统势力之利益（逆主上），只有两种结局——不死于公法（世族贵胄以祖制问罪），必死于私剑（刺客）。

其四，变法之士必为牺牲，然变法之士死不旋踵代有人出。韩非清醒地看到了变法之壮烈，揭示了这种壮烈的根本缘由。变法之士者，生命之大勇大智者也，宁变法而死，也不愿为腐朽将亡之邦殉葬。“与死人同病者，不可生也！与亡国同事者，不可存也！沿袭旧途而存国，不可得也！”

最后，《孤愤》对君王提出了冷峻的警告。变法之难，要在君主，君主不明，国之不亡者鲜矣！变法之士，孤存孤战。基于此，韩非告诫欲图变法之君王，该当如何认识并保护变法之士。其最要紧的有两条：一则，不与左右亲信议论变法之士，更不能凭亲信议论评判变法之士。“修士（人品高尚之士）不以货赂事人，恃其精洁，更不以枉法为治……人主左右求索不得，货赂不至，则毁诬之言起矣！治乱之功制于近习，精洁之行决于毁誉，则修士之吏废。听左右近习之言，则无能之士在廷，而愚污之吏处官矣！”二则，君主与权臣的利害不同，君主一定要明察权臣朋党用私、杜绝贤路、惑主败法之罪行，

否则无以变法。“主有大失于上，臣有大罪于下，索国之不亡者，不可得也！”

昭昭《孤愤》，变法家牺牲之祭文也！

烈烈《孤愤》，变法家命运预言书也！

这便是韩非，在那剧烈动荡的大争时世，自囚深居而思通万里烛照天下，将鲜为世人所知的种种权力奥秘与政治黑幕化为皇皇阳谋，陈列于光天化日之下，成为权力场运行的永恒铁则。一部《韩非子》，使古往今来之一切权力学说与政治学说相形见绌，人类文明之绝无仅有也！即或后世西方极为推崇的马基雅维利之《君王论》，也远远不可与其比肩而立。其深刻明彻，其冷峻峭拔，其雄奇森严，其激越犀利，其狰狞诡谲，其神秘灵异，其华彩雄辩，其生动谐趣，无不成为那座文明高峰的天才丰碑，无不成为那个时代的学养旗帜。《韩非子》之命运，如同其《孤愤》所揭示的变法家的命运一样：在一个变法为主流的时代，他是焚毁黑暗的熊熊火把；在迂阔守成的时代，他却被传统学派一代又一代地诅咒着谩骂着，不能以公法灭其学，则必以口诛笔伐追诬其人，追诛其心。然则，不管如何咒骂，《韩非子》都始终是权力场中无以替代的法则，一切当道者都得悄悄地按照其法则运行。后世有学人冯振，曾云：“《韩非子》乃药石中烈者，沉疴痼疾，非此不救；用之不当，立可杀人！虽知医者，凛凛乎其慎之！”这是后话。

那一夜，嬴政不能安眠，老酒一爵爵地饮，浑然不知其味。

五更鸡鸣，嬴政长吁一声：“嗟乎！得见此人与之游，死不恨矣！”

次日清晨，嬴政立即召来李斯与姚贾，事由只一句话：“无论何法，务求韩非入秦。”两人一阵思忖，李斯提出自己出使韩国力邀韩

非，姚贾不以为然。姚贾说：“韩非能否入秦，既在韩非，更在韩王。姚贾知韩甚深，对韩非亦有种种查勘。姚贾以为，若以求贤之心邀韩非，韩非必然拒绝；只有以威势压韩王，以韩王压韩非，韩非或可入秦。长史入韩，着力处只能是韩非，对韩王这般谋术成癖之小人国君，只怕力有不逮也！”李斯笑道：“韩王固小人也，足下何以克之？”姚贾答曰：“善术之小人，唯认威慑，岂有他哉！”李斯又笑道：“足下安知李斯无威慑韩王之才？”姚贾道：“尺有所短，寸有所长。我观长史，大才长策之士也，然对卑劣小人却不擅应对。如此而已。”李斯对秦王一拱手道：“姚贾此说，臣无异议，但凭君上决断。”嬴政当即拍案决断：姚贾使韩，务求韩非尽快入秦。

四　天生大道之才　何无天下之心哉

蓦然之间，李斯的心头很不是滋味。

得姚贾快报，秦王本欲亲自到函谷关隆重迎候韩非，可是被王绾劝阻了。王绾的理由很简单：“秦为奉法之国。王迎三舍，为敬才之最高礼仪。今王为韩非一人破法开例，后续难为也！”嬴政虽被遏制了兴头，还是悻悻地改变了铺排，改派李斯带驷马王车赶赴函谷关迎接韩非，自己则在咸阳东门外三舍（三十里）地为之洗尘。

李斯连夜东去，于次日清晨正好在关外接住了韩非。李斯记得很清楚，车马大队一到眼前，他立即嗅到了一种奇异的冷冰冰的气息。车马辚辚旌旗猎猎，出使吏员个个木然无声，全然没有完成重大使命之后的轻快奋发。姚贾下车快步赶来，眉头大皱一脸沮丧。韩非一身粗麻蓝袍，一辆老式铁车，冷冰冰无动于衷，怪诞粗土犹如鸡立鹤群。姚贾对李斯只悄悄说了一句：“此公难侍候，小心。”再没了话说。李斯并没在意姚贾的嘟哝，遥遥拱手大笑，兴致勃勃地过去请韩非换乘秦王的驷马王车。不料，韩非仿佛不认识他这个同窗学兄，冷冰冰回了一句：“韩车韩衣，韩人本色。”便没了下文。李斯愣怔片刻，依旧朗声笑语，特意说明驷马王车可载四人，可在午时之前赶到

咸阳，不误秦王三舍郊迎的洗尘大礼。韩非还是冷冰冰一句：“不敢当也。”又没了话语。素有理事之能的李斯，面对韩非这般陌生如同路人的冷硬同窗，一时手足无措了。李斯素知韩非善为人敌，他要执拗，任是你软硬无辙。思忖片刻，李斯与姚贾低声会商几句，姚贾飞马先回了咸阳。李斯这才放下心来周旋，邀韩非下车在关外酒肆先行聚饮压饥，可韩非只摇摇头说声不饿，便扶着锅盖般的铁伞盖柱子打起了鼾声。

无奈之下，李斯只好下令车马起程。韩式老车不耐颠簸，只能常速走马。若还是当年苍山学馆，李斯治韩非这种牛角尖脾性的法子层出不穷。可如今不行，李斯身为大臣，非但不能计较韩非，还得代秦王尽国家敬贤之道。韩非不上王车，李斯自然也不能上王车。为说话方便，李斯也不坐自己的轺车，索性换骑一马在韩非铁车旁走马相陪。一路走来，李斯滔滔不绝地给韩非指点讲述秦国的种种变化。纵然韩非沉默如铁，李斯也始终没有停止勃勃奋发的叙说。韩非坚执要常行入秦，要晓行夜宿。如此四百多里地下来，走了整整四日有半。其间，姚贾派快马送来一书，说秦王已经取消三舍郊迎，教李斯但依韩非而行。李斯接书，心下稍安，那种不是滋味的滋味却更浓了。

抵达咸阳，李斯声音已经嘶哑，嘴唇已经干裂出血了。

当晚，秦王嬴政本欲为韩非举行盛大的洗尘宴会，见李斯如此疲惫病态，立即下令延缓洗尘大宴。可李斯坚执不赞同，说不能因自己一人而有失秦国敬贤法统，当即奋然起身去接韩非。又是没有料到，韩非在走出驿馆大门踏上老式铁车的时候却骤然昏倒了。老太医诊脉，说此人食水长期不佳，久缺睡眠，又积虑过甚心神火燥，非调养月余不能恢复。于是，大宴临时取消，兴致勃勃聚来的大臣们悻悻散去，纷纷议论这个韩非不可思议。如此几经周折，大咸阳的韩子热渐渐冷却了下去。

在韩非医治期间，秦王嬴政特意召集了一次小朝会。

朝会的主旨是商讨《韩非子》。与会者仅有王绾、尉缭、李斯、郑国、蒙恬、姚贾等知韩大臣六人。蒙恬是被从九原边城紧急召回的。王绾、李斯本不赞同召回蒙恬。秦王却说，蒙恬善为人友，又与韩非有少年之交，或可有用；能使韩非真正融入秦国，无论付出何种代价都值得。王绾李斯没有话说了。朝会开始，嬴政开门见山："韩非大作问世，韩非入秦，都是天下大事。今日先议韩非大作，诸位如何评判其效用，但说无妨。"

"韩非之事，在人不在书。"丞相王绾第一个开口，"韩非大作，新法家经典无疑也！然则臣观韩非，似缺法家名士之胸襟。是以臣以为，韩非其人，当与韩非之书做两论。"

"似缺法家名士之胸襟，此话怎讲？"嬴政皱着眉头问了一句。

王绾道："法家名士之胸襟，天下之心也，华夏情怀也！华夏自来同种，春秋战国诸侯分治，原非真正之异族国家分治，其势必将一统。唯其如此，自来华夏名士，不囚于邦国成见，而以天下为己任，以推进天下尽速融会一统为己任。唯其如此，战国求贤不避邦国，唯才而用也！然，韩非似拘泥邦国成见太过，臣恐其不能脱孤忠之心，以致难以融入秦国。"

"老夫赞同。韩非有伯夷、叔齐之相。"很少说话的尉缭跟了一句。

"能么！"嬴政颇显烦躁地拍着书案道，"伯夷、叔齐孤忠商纣，何其迂腐！韩子磐磐大才，若如此迂阔，岂非自矛自盾？"

"老臣原本韩人，似不必多言，然又不得不言。"老郑国笃笃点着那根永不离手的探水铁尺道，"韩非之书，老臣感佩无以复加。然则，韩非世代王族贵胄，自荀子门下归韩，终韩桓惠王腐朽一世，竟不思离韩，其孤忠一可见也！其间三上强韩书，皆泥牛入海，仍不思离

韩，其孤忠二可见也！老臣被韩国谋术做牺牲，不得已入秦又不得已留秦，融合之艰难唯有天知。韩非在韩论及老臣，鄙夷之情有加……韩非之心，不可解也！”

郑国老水工之正直坦荡有口皆碑，偌大的东偏殿一时默然。“说书不说人！”秦王烦躁拍案，“其人如何，后看事实。”

李斯不得不说话了：“韩非与斯，同馆之学兄弟也。韩非才华盖于当世，臣自愧不如也。若以其文论之，李斯以为：韩非大作不可作治学之文评判高下，而须当做为政之道评判，方可见其得失。”

“两者兼评，有何不可？”嬴政莫名其妙地烦躁。

李斯道：“以治学之作论，《韩非子》探究古今治乱，雄括四海学问，对种种治国之学精研评判，对法家之学总纳百川而集为大成。自今而后，言法必读《韩非子》，势在必然。韩子之大作，将与《商君书》一道，成就法家两座丰碑。”

“以治国之道论，又当如何？”嬴政急切一问。“臣三读《韩非子》，不如君上揣摩透彻。”李斯心知秦王必昼夜精读《韩非子》，且已经有了难以改变的定见，先谦逊一句而后道，“然则，以治国之道论，《韩非子》有持法不坚之疑，有偏重权谋之向。此点，与《商君书》大为不同也。《商君书》唯法是从，反对法外行权，权外弄术。此所以孝公商君两强无猜而精诚如一也，此所以大秦百余年国中无大乱也！《韩非子》书，以权限法，以术为途，法典政令可能沦为权力之工具。如此，名为法术势相互制约，实则法治威力大大减弱。果真如此，法治堪忧也。”

“李斯之论，诸位以为如何？”嬴政叩着书案看了看蒙恬。风尘仆仆的蒙恬已经变成了黝黑壮健的军旅壮士，昔年之俊秀风采荡然无存。迎着嬴政的眼神，蒙恬神色肃然地一拱手道：“臣读《韩非子》，

只在昨日赶回咸阳之后，要说也只能是即时之感。臣夜读《韩非子》，其八奸、六反、七术，疑诏诡使、挟知而问、倒言反事、修枝剪叶等等等等，权术之运用细密，臣一时竟有毛骨悚然之感……韩非一生未曾领政，更未亲身变法，竟然能对权力政事如此深彻洞察，对诡谲权术如此精熟，种种论断如同巫师之预言，使人戒之惧之！蒙恬以为：君臣同治，唯守之于法，待之以诚。若如韩非兄所言，君臣之间机谋百出，国家岂有安宁之日？君臣岂有相得之情？至少，韩非兄看重权术，于韩国谋术传统浸染过甚，不可取也……”蒙恬说得很艰难，末了一声叹息道，“想昔年兰陵学馆之时，韩非兄何其诚朴天籁之性，不想今日一别未逢，其书竟使人惶惶不知所以也！”蒙恬性慧而端严，向不随意臧否人物。今日，蒙恬如此沉痛地评判韩非大作，可谓前所未见。大臣们不说话，嬴政也罕见地板着脸不说话，气氛一时颇显难堪。

尉缭不意一笑：“姚贾入韩迎韩，宁做哑口？”

“姚贾说话。”嬴政黑着脸拍案一句。

“臣……无话可说。”姚贾脸色更是难看。

“此话何意？”嬴政凌厉的目光突然直视姚贾。

“君上！臣窝囊也！”姚贾猛然扑拜在地失声痛哭。

“有事尽说，大丈夫儿女相好看么？”

“臣姚贾启禀君上。”姚贾猛然挺直身子，一抹泪水一拱手，“臣奉王命出使天下诸侯，无得受韩非之辱也！臣迎韩子，敬若天神，不敢失秦国敬士法度。一路行来，韩非处处冷面刁难，起居住行无不反其道而行之。纵然如此，臣依然恭敬执礼，顺从其心，以致路途耽延多日。更有姚贾不堪其辱者，韩非动辄当众指斥臣为大梁监门子，曾为

盗贼，入赵被逐！一次两次还则罢了，偏偏他每遇臣请教起居行路，都是冷冰冰一句，‘韩非不与监门子语也！’臣羞愤难言，又得自行揣摩其心决断行止。稍有不合，韩非便公然高声指斥，‘贱者愚也，竟为国使，秦有眼无珠也！’……臣纵出身卑贱，亦有人之尊严！人之颜面无存，何有国使尊严！韩非如此以贵胄之身辱没姚贾，对姚贾乎！对秦国乎！”

姚贾是少有的邦交能才，利口不让昔年张仪，斡旋列国游刃有余，素为风发之士，今日愤激涕零嘶吼连声，其势大有任杀任剐之心，显然是积郁已久忍无可忍。大臣们谁也想不到一个国使竟能在韩非面前如此境遇，一时人人惊愕无言。

“散散散！”嬴政连连拍案，霍然起身拂袖而去。

谁也没见过年轻的秦王在朝会失态，几位重臣你看我我看你，一时不知所措了。最后还是李斯说话：“秦王看重韩非，我等亦为国谋。皆为秦也，无须上心。我意，上将军能否借探病为由，与韩非兄深彻一谈。毕竟，韩非兄融合于秦，国之大幸也！”几位重臣自然深知李斯之意：蒙恬与秦王与韩非皆有少交，两厢无碍，自然是说动韩非的最佳人选。所以，李斯话方落点，几位大臣一口声赞同。不想蒙恬却皱眉摇头道：“韩非此来，深谋之相，只怕他铁口不开，你却奈何？”尉缭笑道：“他开不开口不打紧，只要你说得进他心，其后形迹必见，何求其开口允诺？”众人连连点头，只有姚贾冷冷一笑道：“诸位大人，韩非之怪诞秉性世所罕见，上将军尽心而已，莫存奢望！”蒙恬默然良久，终于点了点头。

三日之后，蒙恬来见李斯，只长吁一声：“人心之变，宁如此哉！”

“他没开口？”

“何止没开口，直不认识蒙恬也！”

李斯的心，真正的不是滋味了。

一月之后，为韩非洗尘的国宴终于举行了。

嬴政历来厌恶繁文缛节，为一士而行国宴，可谓前所未有。那日，咸阳在国大臣悉数出席济济一堂，韩非座案与秦王嬴政遥遥相对，是至尊国宾位置。韩非还是那一身老式韩服，粗麻蓝布大袍，一顶白竹高冠，寒素冷峻不苟言笑。秦国官风朴实，大臣常衣原本粗简。然则今日不同，素有敬士国风的秦国大臣们都将最为郑重的功勋冠服穿戴上身，以对大贤入秦显示最高敬意，整个大殿皇皇华彩。如此比照，韩非又是鸡立鹤群，格格不入。虽则如此，嬴政还是浑然无觉，精神焕发地主持了国宴，处处对韩非显示了最大的恭敬。

诸般礼数一过，嬴政起身走到韩非座案前深深一躬道：“先生雄文烛照黑暗，必将光耀史册。今幸蒙先生入秦，尚望赐教于嬴政。”韩非目光一阵闪烁，座中一拱手，奇特的吟诵之声在殿中荡开：“韩非治学，二十年而成书，正本未布天下，唯赠秦王也。秦国若能依商君秦法为本，三治合一，广行法治于天下三代以上，则中国万幸，华夏万幸，我民万幸，法家万幸也！”

年轻的秦王深深一躬：“先生心怀天下，嬴政谨受教。”

“韩子心怀天下！万岁！”

举殿一声欢呼，开始的些许尴尬一扫而去。长平大战之后，秦人的天下情怀日渐凝成风气，评判大才的尺度也自然而然由秦孝公时的唯才是重演变为胸襟才具并重了。胸襟者，天下之心也。战国之世名士辈出，身具大才而其心囚于本国偏见者亦大有人在。楚国屈原是也，赵国廉颇蔺相如是也，齐国鲁仲连田单是也，魏国之毛公薛公是

也，王族名士如四大公子者（信陵君、孟尝君、平原君、春申君）是也。唯其如此，身具大才而是否同时具有天下胸襟，便在事实上成为名士是否能够真正摒弃腐朽的本土之邦而选择天下功业的精神根基。当然，依据千百年的尚忠传统，秦人也极其推崇这些忠于本土之邦的英雄名士。然则，百年强盛之后，秦国朝野已经日渐清晰坚定地以天下为己任，自然更为期盼那些具有天下胸襟的大才名士融进秦国。明乎于此，秦国大臣们不计韩非之种种寡合，而骤然为韩非感奋欢呼，便不足为奇了。

“韩子与秦王神交也！干！”尉缭兴奋地举起了大爵。

“足下差矣！韩非不识秦王，唯识秦政。”韩非冷冷一句。

“秦政秦王，原本一体，韩子谐趣也！”

素有邦交急智的姚贾一句笑语补上，大殿的倏忽惊愕冷清又倏忽在一片笑声中和谐起来，略显难堪的尉缭也连连点头。不料，韩非的冷峻吟诵又突兀而起：“韩非自有本心，无须姚贾以邦交辞令混淆也！”虽然只一句，整个大殿却骤然静了下来，大臣们的目光一齐聚向了韩非。以天下公认的礼仪，韩非此举大大失礼，不识人敬。名士大家如此计较，不惜给好心圆场者如此难堪，秦国大臣们不由不惊诧非常。

“先生有话，但说无妨。”年轻秦王在对面一脸笑意遥遥拱手。

“说难。”韩非淡淡两字。

“但怀坦诚，说之何难？”秦王拍案大笑。

“秦王乏察奸之术，任姚贾为邦交重臣，韩非深以为憾也！”

“姚贾何以为奸？先生明示。”

举殿如寂然幽谷，只回响着韩非的冷峻吟诵：“姚贾挟重金出使，暗结六国大臣，名为秦国邦交，实则聚结私党。秦国一旦有变，安知其人不会外结重兵，压来咸阳？且姚贾者，大梁监门子也，屡在大梁为盗，后入赵国求官又被驱逐。卑贱者，心野。此等为山东所弃之不肖，秦王竟任为重臣，尝不计嫪毒之乱乎！”

韩非片言如秋风过林，整个大殿顿时萧瑟肃杀。且不说以山东流言公然指斥大臣，是有违秦法；最令大臣们惊愕的是，韩非将出身卑微的布衣之士一律视做卑贱者心野。百余年来，山东入秦名士十之八九为平民布衣。便说目前一班新锐，王绾李斯王翦郑国姚贾顿弱以及数不清的实权大吏，哪个不是出身寒微的布衣之士？如此一言以蔽之，谁个心头不是冷风飕飕？更有甚者，韩非竟以人人不齿的嫪毒之乱比姚贾野心，非但寒众人之心，犹伤秦王颜面。秦国朝野谁人不知，秦王将嫪毒之乱视作国耻，还记载进了国史，韩非此举，岂非存心使秦王难堪？君受辱而臣不容，此乃千古君臣之道。蔺相如正是在秦昭王面前宁死捍卫赵王尊严而名扬天下，如今秦国大臣济济一堂而韩非如此发难，秦国大臣们焉能不一齐黑脸？

“韩子之言，大失风范！”老成持重的王翦第一个挺身拍案。

“少安毋躁。”年轻的秦王突然插断，大笑着离案起身，走到韩非

案前又是深深一躬，“先生入秦初谋，即显铮铮本色，嬴政谨受教。”

韩非不见秦王发作，一时竟愣怔无话。便在此际，秦王转身高声道，“今日大宴已罢，诸位各安各事，长史代本王礼送先生。”说罢又对韩非一拱手，“嬴政改日拜望先生。”径自转身大步去了。

一场前所未有的敬士国宴，如此这般告结了。

将韩非送到驿馆，李斯心绪如同乱麻。韩非鄙视布衣之言使他倍感窝心，蓦然想到当年兰陵同居一舍时韩非的种种不屑之辞皆源出此等贵胄世俗之心，不禁更是愤愤酸楚。然则，李斯已经是枢要大臣，不得不尽国礼，只好怦怦心跳着笑脸周旋，要与韩非做畅谈长夜饮。不料韩非却淡淡笑道："斯兄，韩非不得已也，得罪了……韩非入秦，你我同窗之谊尽矣！夫复何言？"说罢转身进了寝室，随手又重重地关了门。李斯分明看见了韩非眼中的莹莹泪光，心头一阵怦怦大跳，思绪一时乱得没了头绪。如此便走，韩非有事如何得了？守在这里，尴尬枯坐一夜，岂非传为笑谈？蓦然想起原本是姚贾安置接待韩非，连忙派驿丞找来姚贾商议。姚贾一见李斯便一阵大笑道："其实也，我早赶到驿馆了。长史只管去忙，一切有姚贾。"见姚贾全然没事反倒开心如此，李斯倒是疑惑着不敢走了。姚贾道："长史但去，姚贾做的便是这号恶水差使，支应得了，保韩子无事。"李斯茫然道："你，你当真不记恨韩子？"姚贾一阵大笑道："韩子暗中辱我一人，姚贾有恨！韩子今日明骂，姚贾只有谢恩之心，何有恨也！"李斯还是一片茫然，却也放心下来，终于踽踽去了。

那一夜，李斯心烦意乱，第一次没有在夜里当值。

不想旬日未过，韩非又大起波澜。

时逢秋种之际，秦王率一班重臣开上了泾水瓠口沿郑国渠东下，一边视察农事一边商讨国事。事前，秦王对李斯申明本意：此行之要，在于教韩非明白秦国殷实富强而韩国必不能存，使韩非弃其孤忠而真心留秦助秦。李斯见秦王依旧对韩非如此执著，便打消了劝谏之心，也没有说及自己近日对韩非的诸多疑虑。毕竟秦王是真心求贤，若能仁至义尽而使韩非成为秦国栋梁，原本也是李斯所愿。

及至上得郑国渠一路东来，秦国君臣抚今追昔无不万般感慨。当年的荒莽山塬，如今已经绿树成荫，两岸杨柳夹着一条滚滚滔滔的大渠逶迤东去，时有一道道支渠在林木夹峙中深入茫茫沃野，昔日白尘

翻滚的荒凉渭北盐碱地，已经是田畴纵横村庄相连鸡鸣狗吠的人烟稠密地带了。作为当年的河渠总领，李斯在渠成之后一直没有登临郑国渠，今日眼见关中如此巨变，更是万般感慨。奋然之下，李斯便想找郑国说话。这才惊讶地发现，一路行来只有两个人默默不语，一个是郑国，一个是韩非。郑国是两眼热泪无以成言。韩非却是冷眼观望，陷入茫然木然的深思。

三日之后，秦国君臣在郑国渠进入洛水的龙口高地扎营了。

一夜歇息，次日清晨君臣朝会。大臣们原本想法，在郑国渠朝会定然是要计议农事。不想，秦王嬴政只在开首说了几句农事，而后一转："经济诸事有郑国老令总操持，本王放心，朝野放心。今日朝会只议一事：秦国新政之期已大见成效，大举东出势在必然；如此，东出之首要目标何在，便是今日议题。"李斯很是惊讶，这件大事秦王已经与几位用事重臣会商多次，历来不公诸大朝会，今日突兀提出却是何意？然一看秦王目光隐隐向韩非一瞥，李斯顿时恍然，这才静下心来。

"臣李斯以为，秦国东出，以灭韩为第一。"李斯已经明白秦王意图，决意第一个说话，尽速使议题明朗而逼韩非尽早说话，"韩为天下腹心。秦之有韩，若人有腹心之患也。先攻韩国，则秦对六国用兵便有关外根基之地。若越过韩国而先取他国，则难保韩国不作后方之乱。一旦灭韩，其他五国则可相机而动。此乃方略之要。"

"长史所言，老夫亦认同，灭韩第一。"尉缭第一个呼应。

王绾一拱手道："臣所见略同。"

"先兵灭韩，臣等赞同。"王翦蒙恬异口同声。

“韩国名存实亡，灭韩正是先易后难，上策！”姚贾声音分外响亮。

嬴政向韩非遥遥拱手：“国事涉韩，尚望先生见谅。”

韩非冷冷开言：“韩国，不可灭也。”

“愿闻先生之教。”

“韩国，三不可灭也！”韩非苍白枯瘦的面庞骤然泛起了一片红晕，“其一，秦国灭韩，失信于天下。韩国事秦三十余年，形同秦国郡县。此等附属之国，秦尚不放过，赫然以大军灭之，既不得实利，又徒使天下寒心。从此，山东六国无敢臣服于秦，唯有以死相争。灭韩之结局，譬如白起长平杀降而逼赵国死战也！”

“愿闻其二。”嬴政分外平静。

“二不可灭者，灭韩不易也！”韩非的吟诵颇显激烈，“韩国臣服秦国，所图者保社稷宗室也。今社稷宗室不能存，韩国上下必全力死战也！韩人强悍，素称劲韩，秦国何能一战灭之？如数战不下而五国救援，则合纵之势必成。其时，秦国何以应敌于四面哉！”见嬴政没有说话，韩非也没有停滞，“其三，灭韩将使秦为天下众矢之的也！顿弱、姚贾离间六国君臣，虽已大见成效，然则，安知六国再无良臣名将乎！邦国兴亡，匹夫有责。若有五七个田单再现，以作孤城之战，旷日持久之下，八方反攻，齐指咸阳，秦将何以自处也！”韩非戛然而止，行营大厅一片寂然。

姚贾突然高声道：“韩子言行，莫非视自己为韩国特使？”

“韩非入秦，原本便是出使。”韩非冷冷一句。

“韩子之见，秦国兵锋首当何处？”尉缭突兀一问。

“此秦国内事，韩非本不当言。然足下既问，韩非可参酌一谋。”韩非罕见地矜持一笑，已经没有了方才的激烈，“秦国东出，首用兵者只在两国：一为赵国，二为楚国。赵为秦国死敌世仇，灭之震慑天下。楚为广袤之国，灭之得利最大。弱小如韩国者，一道王书便举国而降，何难之有也！”

偌大行营静如幽谷，大臣们面面相觑，嬴政一时显出困惑神色。

突然一阵大笑，姚贾直指韩非：“韩子荒诞，宁欺秦国无人哉！”

“岂有此理！”韩非声色俱厉，拍案而起。

“敢问上将军，灭楚大战，几年可定？”姚贾不理睬韩非。

王翦冷冷一笑：“楚国辽阔旷远，山川深邃，大军深入，难料长短。”

“韩子欲将秦国数十万大军陷于楚地久战，以存韩国？”尉缭冷笑一句。

姚贾一阵大笑道：“兵家疲秦计，韩子用心良苦也！”

蒙恬痛心疾首拍案道：“非兄铁心存韩，韩国害你不够么！”

李斯长长一叹道：“秦国何负于非兄，非兄终究不为秦谋也！”韩非昂然木然，冷峻傲岸地矗立在众目睽睽之下，再也不说话了。

“韩子心存故国，嬴政至为感佩！”

秦王突然一阵大笑，起身离案对韩非深深一躬，转身走了。

回到咸阳，事情依然没有完结。

三五日之后的一个深夜，李斯被秦王召进了大书房。秦王推过案头一卷，说这是韩子的正本上书，敢请长史上书以对。李斯不想再就韩非之事多说话，捧着韩非上书告辞去了。回到自家书房打开一读，李斯不禁愕然——《存韩书》！莫非韩非当真愚钝如此，竟没有觉察出行营朝会秦国君臣对他的失望，抑或韩非存韩之心过甚而致心神不清？秦王也是，韩非之论事实上已经被朝议一致评判为荒诞之谋，何以还要李斯上书以对？思忖良久，李斯终究还是公事公办，认真写下了一卷上书，赶在清晨送进了秦王书房。

秦王嬴政，此时的心绪如同乱麻。韩非入秦，嬴政一心敬慕满腔热望地要大用韩非，期盼韩非能像商君与孝公一般与自己结为知音君臣，同心创建不世功业。然屡经努力，种种苦心都被韩非冷冰冰拒之千里，嬴政的满腔烈焰也在这一点一滴之下渐渐冷却了。心怀故国而不为秦谋，嬴政尚抱敬重之心。毕竟，孤忠如伯夷、叔齐不食周粟，也还是一种德行风范。然则，韩非已经到了不惜为秦国大军设置陷阱的地步，嬴政无法忍受了。心绪一变，嬴政立觉韩非迂腐得可笑——当众被群臣质疑竟不知觉，回到咸阳又立即呈送了《存韩书》。读罢韩非的《存韩书》，嬴政的心真正冰凉了。

那一夜，嬴政在王城的商君指南车下徘徊到五更鸡鸣。月光朦胧，王城一片沉寂，嬴政的心如同层层叠叠的殿台楼阁在月光下混沌一片。仰望着指南车上的高高铜人遥指南天，嬴政一遍一遍地叩问着自己无比尊崇的法圣：商君呵商君，韩非究竟何种人也？其呕心沥血之作唯赠嬴政一人，显然是期望通过嬴政之手而实现他的法家三治，韩非与嬴政宁非神交知音哉！然则，韩非何以不能与嬴政同心谋国，却死死抱住奄奄一息的腐朽韩国？莫非以韩非之天赋大才，竟也不能摆脱故土邦国之俗见，竟也不能以天下为大道么？韩非知秦之政，嬴政何其感佩也！韩非误秦之术，嬴政何其心冷也！若说唯法是从，韩非有意误秦已是违法无疑。然则，嬴政何忍治其罪也。为一人而难以

决断，生平未尝有也！今日之难，嬴政何堪？仰望西天残月，嬴政不禁长长一叹：“上天！既生其人广博之才，何不生其天下之心也！”

清晨时分，嬴政一如既往地走进了书房，眼前蓦然一亮。

李斯的上书很别致，分明是对秦王的上书，题头却是“答存韩书”。李斯显然是只对韩非之主张陈说己见，其余一切留给秦王自己决断。想到自韩非入秦后大臣们人人都多了几分顾忌的情形，嬴政眉头不禁皱作一团。打开李斯上书，嬴政的心境立即平静下来。

答存韩书

王以韩非之《存韩书》下臣斯，命臣以对。存韩之说，臣斯甚以为不然。

秦之有韩，若人有腹心之患。韩虽臣于秦，然终为大国，终为秦病。此理，臣已多次陈说。今韩非上存韩书，其谋若用，则秦必有函谷关之大患也！存韩之说者，以存韩为重也。其辩说属辞，饰非诈谋，以钓利于秦，此存韩之术也，辩才惑人耳！其所图谋者，陷秦于楚赵泥沼而韩能借力斡旋，以图死灰复燃而已。昔年五国诸侯攻韩，秦发兵以救。而韩国未尝报秦，非但屡为山东攻秦前军，更以种种谋术疲秦弱秦，其心其术可见矣！所以然者，韩尚术治也。自韩昭侯申不害始，好听人之浮说而不权事实，故虽杀戮奸臣，不能使韩强也。今《存韩书》犹以术计存韩，存韩之根，在引秦误入泥沼。此犹水工疲秦之策也。水工疲秦，犹能将计就计者，河渠毕竟农事之大利也。然今之存韩术，误兵疲秦也。若行，则为害之烈后患之大，恐无以补救也。是故，存韩之说万不可取，愿君上幸察臣说，无忽！

“小高子，立召长史。”

此刻李斯恰恰不在王城，而正在蒙恬府中与蒙恬计议如何能说服韩非融入秦国。蒙恬正在匆忙准备北上九原，听李斯说得几句便连连摇头苦笑说，韩非大哥能出此恶计，足见铁心也，莫存奢望，任谁也不行。李斯看着忙碌整装的年轻上将军，一时茫然得无话可说，只是连连叹息。正在此时，赵高飞马来召李斯。蒙恬一听事由，走过来对李斯低声说了几句，李斯大为惊愕，也只好点点头匆匆去了。

“长史拟书，着廷尉府将韩非下狱，依法勘问。”

嬴政只冷冷说了一句，拂袖去了。李斯惊愕当场，半日回不过神来。太突兀了！以李斯所想，韩非纵然不为秦国所用，毕竟有韩使之名，秦王对韩非更是崇敬有加，最后只能是放韩非回韩，如何能下狱治罪？须知秦自孝公之后敬士敬贤蔚然成风，天下才士西行入秦如过江之鲫，但凡怀才不遇或遭受迫害者，首选之地无不是秦国。无论山东六国的庙堂如何咒骂秦国藏污纳垢窝藏罪犯，秦国的敬士口碑都无可阻挡地巍巍然矗立起来。目下秦国正欲东出，文战之要便是争取人心向一，当此之时，将韩非这般赫赫盛名的大师人物下狱治罪，秦王不怕背害贤之名么？

“长史愣甚？举朝惶惶不知所措，韩非能好？”赵高过来低声嘟哝了一句。李斯顿时一个激灵，板着脸森然一句：“你小子不守法度，敢议论国事？”赵高吓得连连打躬：“小人看大人愣怔，只怕大人误了拟书，故此提醒一句，安敢有他？只要大人不报君上，小人再生父母！”说罢又扑地拜倒连连叩头。李斯忍着笑意一挥手：“小子尚算明白，饶你这次也罢。”赵高诺诺连声，爬起来风一般去了。

五　韩非在云阳国狱中静悄悄走了

姚贾带着廷尉府吏员甲士开到驿馆时，韩非正在操琴而歌。

胡杨林金红的落叶铺满了庭院，叮咚的琴声沉滞得教人窒息。韩非语迟，歌声如惯常吟诵散漫自然，平静如说犹见苍凉：“大厦将倾也，一木维艰。大道孤愤也，说治者难。吾道长存也，夫复何言！故国将亡也，心何以堪？知我罪我也，逝者如烟……”姚贾听得不是滋味，一拱手高声道：“大道在前，先生何须作此无谓之叹！”

叮的一声锐响，琴弦断裂。韩非抬头，目光扫过姚贾与吏员甲士，缓缓起身，冷冷一笑，一句话不说向外便走。姚贾猛然醒悟，对廷尉府吏员一挥手，两排甲士便将韩非扶进了停在偏门内的囚车。姚贾径自走进住屋，收拾了韩非的一应随身物事出来交给押解吏员，而后对着囚车深深一躬，匆匆离开了驿馆。

随着押解韩非的囚车驶出咸阳，一道秦王明书也在咸阳四门张挂出来。王书只有寥寥几行：“韩非者，韩国王族公子也，天下名士也，入秦而谋存韩，尚可不计。然韩非又上《存韩书》，欲图秦国大军向楚向赵而陷入泥沼，此恶意也，触法也！是故，本王依法行事，拘拿韩非下狱。为明是非，特下书朝野并知会天下。秦王嬴政十四年秋。”

颁行特书，是李斯的主张。

下狱王书拟成未发之时，李斯晋见秦王。不想，整个长史署的吏员都不知秦王去了何处。李斯焦灼无奈，用羊皮纸写了一短札：“韩非事大，非关一人，王当有特书颁行，以告朝野以明天下。”而后李斯找来赵高道：“此事特急，足下务必立即送与秦王！李斯在王书房立等回音。”赵高一点头道：“君上心烦，小高子知道去处，保不误事。”说罢飞步而去。大约半个时辰，赵高带回一札：“韩非事长史酌处，无须再请。”李斯长吁一声，立刻草成一道秦王特书，与前书同时誊刻同时发出。

王书一发，李斯便到了廷尉府。

目下廷尉府是毕元代署，实际勘审案件者则是廷尉丞等一班老吏。李斯不见毕元，只找来廷尉丞询问：“秦王将韩非下狱，依据秦法，韩非何罪何刑？”廷尉丞沉吟有顷道：“韩非若做韩使待之，则无所谓误谋，秦法亦无律条依据。韩非若以秦国臣工待之，则为误谋之罪。误谋罪可大可小，处罚凭据是误谋之后果大小。”李斯默然良久，拿出秦王回札教廷尉丞看过，郑重吩咐道：“此案特异，不须以常法勘问，更不能妄动刑罚。如何处置，容我禀报秦王定夺。”廷尉丞正色允诺，李斯这才去了。

不料，次日清晨，秦王嬴政已到雍城郊祀去了。旬日之后传车送回王书：本王郊祀之后顺带巡视陈仓关大散关，立冬之日可回咸阳，寻常国事由王绾、李斯酌处。如此一来，李斯便大大不安起来。韩非下狱，秦国朝野一片错愕，外邦在秦士人尤其愤愤不平。虽有特书明告，终究议论纷纷。尚商坊的山东士子们已经在鼓噪，要上书秦王质询：秦王拘拿韩国使臣下狱，开天下邦交恶例，公道何在！此举若果然酝酿成行，秦国岂非大大难堪？当此之时，韩非之事不能立决，分明是将一团火炭捧在自己手里，秦王如何竟不理会？

秋月初上，李斯在后园徘徊不安时，姚贾来了。

“河汉清明，长史何叹之有？”姚贾似笑非笑遥遥拱手。

“云绕秋月，上卿宁不见乎！”

“但有天尺，何云不可拨之？”

“上卿何意？”

“王札在手，无须狐疑。”

“姚贾，你要李斯决断？”

“当断不断，反受其乱。长史宁不闻乎！”

“决亲易，决友难。上卿如我，果能决之哉！”

“姚贾果是长史，何待今日？”

“其理何在？”

“长史但想，我等布衣之士抛离故土入秦，赖以立身者，天下之心也。毕生所求者，一我华夏，止战息乱也。生逢强国英主，便当以大业为重，抛却私谊私友之情，岂可因一人而乱大计哉？韩非者，固长史之少学同窗也。然则，其人恒以王族贵胄居之，蔑视布衣之士不必说起；犹不可取者，韩非褊狭激烈，迂腐拘泥，欲图救腐朽害民之国于久远，为天下庶民乎！为一王族社稷乎！身为名士，韩非一无天下大义，反秉持才具而乱天下大计，宁非天下之害哉？”

“杀贤大罪，青史骂名也！”李斯拍栏一叹。

“毁却一统大计，宁不负千古骂名？”姚贾揶揄一笑。

“不报君上亲决，李斯终究不安也。”

“君上留札而不问，安知不是考校长史之胆气公心哉！”

李斯不禁一激灵！姚贾此话，使秦王多日不过问韩非之事的疑惑突然明朗，否则何以解释素来对人事极为认真的秦王的反常之举？然则，姚贾这一推测若是错解秦王之心，后果便是难以预料。一时之间，李斯有些茫然了。“长史如此狐疑，不当与谋也，姚贾告辞。”

“且慢。”李斯追了上来，“足下可有适当之法？”

“自古良谋，非明断者不成。长史不断，良策何益？”

“我心已定！你且设法。”

姚贾低声说了一阵。李斯开始有些犹疑，最终还是点头了。

在云阳国狱的天井里，韩非看见了飘落的雪。

初进这座秦国唯一的大狱，韩非很是漠然。对于自己入秦的结局，韩非是很清楚的。存韩之心既不能改，又能期望秦国如何对待自己？在离群索居的刀简耕耘中，韩非透过历史的重重烟雾审视了古今兴亡，也审视了目下的战国大势，尤其缜密地审视了秦国。韩非最终的结论是：天下必一于秦，六国必亡于己。对于秦国，韩非从精读《商君书》开始，深入透彻地剖析了秦国的变法历史，最终惊讶地发现：秦国的变法实际上整整持续了六代君王一百余年，而绝不仅仅是商鞅变法！山东六国远观皮毛，误已甚矣！秦孝公商鞅变法，奠定了根基而使秦国崛起。秦惠王铲除世族复辟势力，而使国家多头的久远封地制在秦国彻底完结，才完成了真正的法治转化。秦昭王遏制外戚势力的膨胀，使邦国权力的运行有了一套完备的法则，同时又将战时法治充分完善，以至秦国在与赵国惊心动魄的大决战中能够凝聚朝野如臂使指，以至秦国后来的三次交接危机都能够成功化解。吕不韦时期欲图以“王道为轴，杂家为辅”在秦更法宽政，毋宁说也是另一种形式的变法。然则，吕不韦不擅势治，导致权力大乱，秦国真正地出现了第一次法治危机。秦王嬴政自亲政开始，立即着手理乱变法：其一整肃内政，先根除乱政叛逆的嫪毐太后党，再根除治道政见不同的吕氏党，一举使势治（权力结构）恢复到秦法常态；其二整肃内廷，在天下开创了不立王后的先例，根除了太后王后外戚党参政的古老传统；其三富国强民整军，使商君秦法中的奖励耕战更加完备也更为变通，一举成就关中天府之国的奇迹……

如此百余年变法，天下何能不一于秦国?

反观山东六国，无不是一变两变而中止。魏国，魏文侯一变之后变法中止而忙于争霸。韩国，韩昭侯申不害一变，其后非但中止，且复辟了旧制。赵国，武灵王一变而止。燕国，燕昭王乐毅一变而止。齐国，齐威王与齐宣王、苏秦两变而止。楚国，吴起一变；之后楚威王变法中途人亡政息，可谓一变半而止。而且，六国变法的共同缺陷是封地制不变，或不大变，所以始终不能凝聚国力。大争之世，以六国之一盘散沙而抗秦国之泰山压顶，焉得不灭哉！求变图存，此战国之大道也。六国不求变而一味图存，焉得不灭哉！

唯其如此，韩非对六国是绝望的。

身为躬行实践的新法家，韩非实现法治大道的期望在秦国。

然则，韩非是王族公子，韩非无法像布衣之士那样洒脱地选择邦国大展抱负。韩非唯一能做的，便是将自己的心血之作赠送给秦王。他相信，只有以秦国的实力、法治根基以及秦王嬴政的才具，才能真正地将《韩非子》的大法家理念实施于天下。可是，韩非自己却只能做个旁观者。不！甚至只能做个反对者，站在自己深感龌龊的韩国社稷根基上对抗法行天下之大道。身为王族子孙，他不能脱离族群社稷的覆灭命运而一己独存，那叫苟且，那叫偷生。既然上天注定地要撕裂自己，韩非也只有坦然面对了。韩非清楚地知道，韩王要自己做的事是与自己的心志学说背道而驰的。韩非也清楚地知道，秦王有求于自己者，天下大义也，行法大道也，是自己做梦都在渴求的法治功业。可是，自己却只能站在最龌龊的一足之地，做自己最不愿意做的事。这便是命——每个人都降生在一定的人群框架里，底层框架贫穷萧疏却极富弹性，可以任你自由伸展；上层框架富丽堂皇却生硬冰冷，注定你终生都得优游在这个金铜框架里而无法体验底层布衣的人生奋发。上天衡平，冷酷如斯！天命预断，冷酷如斯，夫复何言！

韩非的平静麻木，被不期然的一件小事打破了。

一日，狱吏抱来了一个棉套包裹的大陶罐。这是云阳国狱对特异人犯独有的陶罐炖菜，或牛骨肉或羊骨肉，与萝卜藿菜等混炖而成，有肉有菜有汤又肥厚又热乎，对阴冷潮湿的牢房是最好的暖身保养之物。待老狱吏打开陶罐，韩非木然一句：“可有秦酒？”老狱吏呵呵一笑：“有。先生左手。”韩非目光扫过，冷冷一笑，合上了眼皮打起了瞌睡。老狱吏依旧呵呵笑着，过来敲打了几下石板墙角，掀开了一面石板，搬出两只泥封酒坛道：“这酒是当年商君所留。若是别个，老朽不想拿出来，也不想说。先生看看，正宗百年老凤酒！”韩非惊讶地睁开了眼睛：“这，这，这间，商君住过之牢房？”老狱吏点着雪白的头颅一边叹息一边殷殷说叨：“听老人说，商君喜好整洁，当年在这里照样饮酒，照样写字。老人们便在墙角开了壁柜，专门放置酒具文具，好教脚地干净些个。一代一代，没人动过商君这些物事……得遇先生，商君也会高兴，也会拿出酒来也。”

韩非抚摩着沉甸甸的泥封酒坛，心头潮涌着没了话说。

孤傲非常的韩非，独对商鞅景仰有加。在韩非洞察历史奥秘的犀利目光中，商鞅是古往今来当之无愧的圣人——法圣。商鞅之圣，在其学说，在其功业，更在其光耀千古的人格精神。商鞅行法唯公无私，敢于刑上王族贵胄。商鞅护法唯公无私，决然请刑护法走上祭坛做牺牲。真正当得起“极心无二虑，尽公不顾私”这样的天下口碑。无论复辟者如何咒骂商鞅，这千古口碑都无可阻挡地巍巍然矗立于千古青史。商君若韩非，该当如何？韩非若商君，又当如何？韩非啊韩非，你可以褒贬评判商君之学说，可你能褒贬评判商君之大义节操么？扪心自问，你有这个资格么？商鞅如此节操，能说因为他是布衣之身无可顾忌么？果真如此看商鞅，韩非还有法家的公平精神么？

“商君节操，护法护学也！韩非之行，存韩存朽也！”

“韩非之于商君，泰山抔土之别也，愧亦哉！”

“有大道之学，无天下之心，韩非何颜立于人世哉！”

辗转反侧，自忖自叹，不知几日，韩非终于明白了自己。

治学的韩非，战胜不了血统的韩非。清醒的洞察，战胜不了与生俱来的族群认同。只要韩非继续活着，这种痛苦的撕裂注定要永远继续下去。韩非赞赏自己，韩非厌恶自己。治学之韩非，屈从于血统之韩非，韩非便一文不值。血统之韩非，屈从于理性之韩非，韩非便没有了流淌在血液中渗透在灵魂中的族性傲骨。一个韩非不可能融化另一个韩非，何如同归于尽，使学说留世，使灵魂殉葬，使赞赏与厌恶一起灰飞烟灭……

韩非绝食了。

在国狱令惶惶报上韩非绝食的消息时，姚贾匆匆来到了云阳国狱。姚贾没有见韩非，只教国狱令将李斯的密札交给韩非。大约一个时辰后，国狱令回报说，韩非自裁了。国狱令说，韩非看了密札，罕见地笑了笑，只说了一句话：敢请老令代韩非谢过李斯；说罢，韩非捧起酒坛大饮一阵，那枝钩吻草(注)便抹进了嘴角……

“大冰镇尸，等待上命。”姚贾没有验尸，立即飞马回了咸阳。

秦王回到咸阳，先接韩非绝食快报，又得韩非自裁消息，甚事没问便吩咐李斯下书：以上卿之礼，将韩非尸身送回韩国安葬。李斯心中一方大石落地，立即亲自赶赴云阳国狱为韩非举行入殓大礼。旬日之后，在大雪飞扬的隆冬之时，护送韩非灵柩的特使马队从云阳国狱向函谷关去了。

六　濒临绝境　韩王安终于要孤城一战了

韩安想不到，姚贾这次如此强硬。

两年前，韩王没有召集任何大臣商议，更不敢向秦国追究韩非的死因，便下书将韩非安葬在了洛阳北邙山。这是天下最为堪舆家赞叹的陵墓佳地，韩国王族的公子大多都安葬在那里。其时，洛阳虽然已经成了秦国的三川郡，但对三晋的这方传统墓葬地还是不封锁的。葬礼之时，韩王安亲自执绋，所有韩国王族大臣不管平日如何咒骂韩非，都来送葬了，人马虽不壮盛，也算得多年未见的一次隆重葬礼了。毕竟，韩非是为韩国说话而死的，谁也没有理由反对此等厚葬。

韩安原本以为，按照秦王的心愿隆重厚葬韩非，秦国必因感念韩非而体恤韩国，兵锋所指必能绕过韩国。唯存此心，那年冬天韩国君臣很是轻松了一阵，纷纷谋划使秦国继续疏忽韩国的妙策。谁料不到一年，韩国商人从咸阳送来义报：秦国即将大举东出，首战指向极可能是韩国！义报传开，韩国王族世族的元老大臣们又纷纷开骂韩非，认定韩非伤了秦王颜面，秦国才要起兵报复。丞相韩熙尤其愤愤然："韩非入秦，心无韩国也！否则如何能一死了之！韩非不死，秦国尚有顾忌怜惜之情。韩非一死，秦国无所求韩，不灭韩才怪！"

在一片纷纷攘攘的骂辞中，韩安也认同了韩非招祸的说法。在韩安看来，韩非若要真心存韩，便当忍辱负重地活在秦国，即使折节事秦也要为韩国活着，无论如何不当死。韩非既有死心，分明是弃韩国而去，身为王族公子，担当何在？若是韩非不死，秦军能立攻韩国么？秦军向韩，都是韩非引来之横祸。

如此情势之下，姚贾入韩能是吉兆么？

姚贾的说辞很冰冷，没有丝毫的转圜余地："韩国负秦谋秦，数十年多有劣迹，今次当了结总账！韩国出路只有一途，真正成为秦国臣民，为一统华夏率先作为。否则，秦国大军一举平韩！"韩安心惊肉跳，哭丧着脸道："特使何出此言？韩国事秦三十余年，早是秦国臣民也。秦王之心，过之也，过之也……"姚贾冷笑道："三十年做的好事？资赵抗秦、肥周抗秦、水工疲秦，最后又使韩非兵事疲秦。秦国

若认此等臣民，天下宁无公道乎！”旁边的丞相韩熙连忙赔着笑脸道：“韩国臣道不周，秦王震怒也是该当。老夫之意，韩国可自补过失。”姚贾揶揄道：“韩人多谋。丞相且先说个自补法子出来。”韩熙殷殷道：“老夫之见，两法补过：其一，韩王上书秦王，正式向秦国称臣；其二，割地资秦，以作秦国对他国战事之根基。如何？”姚贾冷冰冰道：“韩王主事。韩王说话。”韩安连忙一拱手道：“好说好说，容我等君臣稍作商议如何？”姚贾摇头道：“不行。此乃韩国正殿，正是朝议之地，便在这里说。今日不定，本使立即回秦！”

韩安心下冰凉，顿时跌倒在王案。

暮色时分，姚贾与韩王安及丞相韩熙终于拟好了相关文书。称臣上书，没两个回合便定了。姚贾只着重申明：称臣在诚心，若不谦恭表白忠顺之心，祸在自家。折辩多者，割地之选也。韩熙先提出割让大河北岸的残存韩地，被姚贾断然拒绝；又提出割让颍川十城，也被姚贾拒绝。韩熙额头渗着汗水，看着韩安不说话了。姚贾心下明白，韩国目下最丰腴的一方土地只有南阳郡，而南阳郡恰恰是王室直领，是王族根基；韩熙封地在颍川，既然秦国不受，剩下唯有南阳了；然则春秋战国以来，王族封地历来不会割让，否则与灭国几乎没有多大差异，韩熙如何敢说？姚贾也不看韩国君臣，只在殿廊大步游走，看看红日西沉，只高声一句，姚贾告辞！大汗淋漓的韩安顿时醒悟，连忙出来拉住姚贾，一咬牙刚刚说出南阳郡三个字，已软倒在了案边。

秦王政十四年冬，韩王安的称臣书抵达咸阳。

丞相韩熙做了韩王特使，与姚贾一起西来。在接受韩王称臣的小宴上，秦王政脸色阴沉，丝毫没有受贺喜庆之情。韩熙惊惧非常，深恐这个被山东六国传得暴虐如同豺狼的秦王一言不合杀了自己。韩熙不断暗自念诵着那些颂词，生怕秦王计较哪句话不恭，自己好做万全解说。可是，韩熙毕恭毕敬地捧上的韩国称臣书，秦王嬴政却始终没有打开看一眼，更没有对韩熙举酒酬酢，只冷冰冰撂下一句话走了。

“作践不世大才，韩国何颜立于天下！”嬴政凌厉的目光令韩熙脊梁骨一阵阵发冷。回到新郑，韩熙禀报了秦王这句狠话。韩王立时一个激灵，脸色白得像风干的雪。

从此之后，韩国君臣开始了黯淡的南阳郡善后事务。撤出南阳，无异于宣告韩国王室王族从此成为漂移无根的浮萍，除了新郑孤城一片便无所依凭了。韩安蓦然想到了当年被韩国君臣百般嘲笑的周天子的洛阳孤城，不禁万般感慨，赶到太庙狠狠哭了整整一夜，这才打起精神与韩熙商讨如何搬迁南阳府库与王族国人。奇怪的是，不管韩国撤离南阳何等缓慢迟滞，秦国都再没有派特使来催促过。有一阵，韩安怀疑秦国根本不在乎韩国这片土地，或许会放过韩国亦未可知。可是，当韩安将自己的揣摩说给韩熙时，韩熙连连摇头：“秦王狠也！愈不问愈上心，王万不可希图侥幸！”

韩安顿时惊出一身冷汗，立即催促司空、少府(注)两署：只尽速搬出南阳府库贵重财货与王族国人，寻常物事与寻常庶民都留给秦国。韩安很怕南阳民众汹涌流来新郑，届时南阳座座空城，新郑又人满为患，如何养活得了？更要紧者，是怕留下十几座空城使秦国震怒。所以，韩安反复叮嘱司空、少府两臣，一定要秘密行事，尽可能地夜间搬迁。然则，结果却大出韩安所料，南阳民众非但没有一片惊恐地追随王室迁来，反而人人欣喜弹冠相庆，仿佛躲过了一场劫难一般。

“老韩人如此负我，民心何刁也！”韩安颇感难堪，很有些愤愤然。

“穷民又弃民，而欲民忠心，韩王滑稽之尤也！”

职司搬迁府库的少府丞禀报说，这是南阳郡一个老库吏的话。老库吏还说，新郑官多吏多无事做，用不上我等老朽了。他也留在了南阳城，预备做秦人了。少府吏员一番禀报之后，韩国君臣个个黑着脸鸦雀无声，韩国庙堂再也吵吵不起来了。

难堪也罢，尴尬也罢，入秋时节，南阳郡的贵重财货与大部存粮以及王族国人终于搬迁完毕。冷清多年的新郑，一时热闹了许多。韩国君臣一番计议，上下一致认定：只要示弱于秦，显示出臣服忠心，秦国必能使韩国社稷留存。原因只有一个，秦国要使天下臣服，须立起善待臣服者的标杆，韩国最先称臣，自成天下标杆，秦国断然不会负了韩国。韩安很为这次绝境之下的谋划欣慰：唯其韩国率先称臣，所以韩国社稷必能长存，洞察时势而存韩于虎狼之侧，寡人可谓明矣！

于是，立冬之日，韩王安正式以臣下之礼上书秦王：请求早日接收南阳，以使秦韩君臣睦邻相处，以为天下效法之楷模。韩王安的上书特意申明“秦韩君臣睦邻相处，以为天下效法之楷模”，其实际含义是提醒秦国君臣：秦国要使天下臣服，便要从善待韩国开始。韩安很为这一措辞得意，用印之时慨然一叹：“如此谋秦，神来之笔也！遍视山东，几人识我术哉！”御史(注)当即五体投地赞道：“我王谋术存韩，虽越王勾践不能及也！必能留之青史，传之万世！”

不料，秦王回书只有寥寥五个字：来春受南阳。

韩安又是大觉难堪，长吁短叹终日郁闷异常。原本，韩安很为秦王谋划了一番天下胸襟，构想的秦王回复是：“韩国称臣，天下大义也，今秦国归还韩国南阳郡，以为天下楷模矣！自此之后，列国当效法韩国而臣服，以期王道大行，四海同心也！”不想这个秦王嬴政如此不识相，说要便要，硬是不给“臣下”颜面，如此虎狼匪夷所思也！然则无论如何，韩安这次是没辙了，自己称臣献地，如今宗主来收，你能说不给了？

如何灭韩，秦国君臣争论了整整一个冬天。

多次朝会的主旨，不是用兵之法。以秦韩目下实力对比，秦国本不需要为灭韩之战费心。反复商讨灭韩方略，其要旨在于：韩国为秦

一天下之首例灭国，牵涉到日后秦国将以何种方式逐一对待，需要在开首注重何等因素等等，实际是总体方略的确定。议论开来，具体事宜一件件牵涉出来越议越多。如何对待韩国王族，如何处置韩国降臣贵胄，如何处置韩国都城宫殿，如何变更韩国律法，要不要立即在所灭之国推行秦法，等等等等。举凡一事，皆涉示范作用，自然一时多有争议。这也是姚贾出使之后，秦国大军没有接踵而至的根本原因。可以说，一年之中，秦国君臣始终都在争论灭韩方略。进入窝冬之期，秦王嬴政下书：三日一朝会，务必在立春之前定下长策大计。于是，东偏殿的二十多只大燎炉竟日不熄，重臣小朝会一次又一次地绵绵不断。几次下来头绪日多，显然将陷入长期争辩而无法定论。

“如此陷于琐细，大计无法论定。”

第六次朝会，秦王嬴政终于拍案道：“六国情势不一，未必一式而灭，未必一式而定。目下先说灭韩方略，其余五国诸事，灭韩之后待情势再议再定。”

大臣们终于一致赞同，虽然歧见还是没有消除。

丞相王绾提出的对策是：效法武王灭商，存韩社稷而收韩国土。王绾老成持重又熟悉历代兴亡，话说得颇是扎实：“华夏三千余年，自有三皇五帝，便是天子诸侯制。自来灭国，必存该国王族之宗庙社稷以为抚慰，使其追随者聊有所托，而反抗之心大减。此武王灭商之道也。韩国业已称臣，当存其社稷，留其都城，其余国土与世族封地皆可纳入秦国郡县。臣以为，此为稳妥之法。”

李斯与尉缭反对王绾主张，一致认为：韩国是天下中枢，是秦国扫灭山东六国的根基枢纽之地，不能留下动乱根基。尉缭说：“武王灭商，不足效法。何也？若非留存殷商根基，何有管蔡武庚之大乱？若非周公鼎力平乱，安得周室天下！况历经春秋而战国，天下时势已经大不同于夏商周三代。不同者何？天下向一也！潮流既成，则成法不

必守。若存韩社稷宗庙与都城，韩国何复言灭？假以时日，韩国王族必笼络韩人抗秦自立。其时也，战乱复起，天下裂土旧制复恶性循环不止，秦国一天下之大义何在哉！”

李斯说得很冷静：“秦一天下之要义，在于一治。何谓一治？天下一于秦法也。一于秦法之根本，在于治下无裂土自治，无保留社稷之诸侯，天下一体郡县制。若存韩国宗庙社稷并都城，与保留一方诸侯无异也。如此灭国，何如不灭？秦国称霸天下已经三世，要使六国称臣纳贡而秦国称帝，做夏商周三代天子，易如反掌耳，灭之何益？秦灭六国，其志不在做王道天子，而在根除裂土战乱之源，使天下一法一治。此间根本，不当忘也！”

两位上将军略有不同。蒙恬一力赞同李斯尉缭之方略，补充的理由是：“韩国素有术治癖好，其称臣绝非真心归秦，无非权宜之计也。若存韩社稷都城，一旦山东情势有变，举兵向秦之前锋，必韩国无疑也！”王翦不涉总体方略，只说了秦军目下状况，末了道：“以秦韩兵力之势，灭韩不当出动大军主力，偏师可也。秦军主力，只待灭赵大战！”

大寒那日，嬴政最终拍案道：“秦一天下，其要义已明，长史国尉所言甚当。灭韩大计，不存王族社稷，不存其国都城，韩地根基务必坚实！其余五国，视情势而定。”

秦王的决断，几位重臣皆无异议。王绾其所以赞同，是因为秦王已经申明韩地根基务求坚实，其余五国视情势而定。也就是说，六国很可能一国一个样，天下大计只能灭六国之后最终确定。如此且走且看，不失为目下最为得当的方略。王绾总揽国事，素来谋事最讲稳妥，自然不会再有异议了。如此之后进入兵事谋划，王翦主张不出动秦军主力，举荐内史将军嬴腾率内史郡并咸阳守军对韩作战。秦王首肯，大臣们没有异议。

王翦如此部署，形成的秦军态势是：蒙恬一军驻屯九原御边，王翦主力大军驻屯蓝田大营备战灭赵，内史嬴腾率关中及咸阳守军对韩作战，桓龁蒙武之河外老军继续对赵袭扰以使赵国不能鼓噪山东合纵；其余关塞守军，只保留河西离石要塞、东部函谷关要塞、东南武关要塞、西部陈仓要塞四处，每关两万重甲步军，只防守偷袭之敌，不做任何出击。

韩王安八年秋风方起，内史嬴腾率领五万步骑隆隆开出了函谷关。

九月初，韩王安接到秦军统帅内史嬴腾军使传书：秦军将在中旬于南阳郡受地，韩王并丞相务必亲自交割。韩安大为惊恐，总觉得秦军是要借故拘拿自己，立即下令老内侍备车连夜出逃。恰在廊下登车之际，丞相韩熙匆匆赶来，一番苦苦劝阻才使韩安醒悟过来。韩熙毕竟老到，说：“秦军果欲拘拿我王，何待今日矣！王若弃国而逃，秦军纵然不入新郑，韩国亦无异于自灭也！内史嬴腾以特使明白召我君臣，若帐前拘我杀我，岂非自毁信誉于天下？我王与臣果能一死而使秦军失信于天下，何惧之有？”韩安低着头转悠着反复思忖了好大一阵，终于认定如此做法很是划算，至少比逃跑捉回再杀要更有颜面，终于点头了。

约定之日，韩安韩熙带着新郑残存的全部大臣，出动了全部王室仪仗，极为隆重地开进了宛城郊野的秦军大营。临行之时，少府不解大张旗鼓之缘由，劝韩王奉行一贯方略，轻车简从以示弱自保。韩安罕见地昂昂然道：“本王威仪隆重，方可使天下知我行止也！秦军要杀，怕他何来！”此话传开，随行护卫将士一片惊讶感奋，大觉韩王如此胆识方算秉承了老韩部族的大义本色，一时人人精神抖擞，仪仗车马之气象与往昔颓废萎靡大不相同。

“韩王鲜衣怒马，何其战胜之相也！”

幕府辕门外内史嬴腾一句揶揄大笑，韩国君臣大是尴尬。韩安一时难堪，红着脸应道：“大宾入境，没得穿着，无他无他。”一句话未了，秦军将士哄然大笑。韩国将士羞愧低头，顿时没有了来时那股轩昂气势。王车后的少府丞不禁低声嘟哝道：“威仪而来，几句邦交辞令也没个成算，真是。”好在丞相韩熙上前补道：“韩国虽臣，毕竟大国。礼数所在，将军幸勿见笑。”内史嬴腾一拱手大笑道：“秦人敬重节烈风骨，原无奚落之心，丞相见谅。若是韩王能整顿军马与我真正一战，成就嬴腾灭韩大战之功，嬴腾不胜荣幸！”韩安更是窘迫难耐，只红着脸连连摇手：“好说好说，正事罢了再说。”惹得秦军将士又是一阵哄然大笑。内史嬴腾笑得咳嗽不止，只好吩咐中军司马迎韩国君臣进入幕府。

交割事宜并不繁杂。韩安捧上南阳郡二十三城图册，韩熙一一指明府库所在，韩国的割地便告完结。依着韩安事先忖度，嬴腾必然穷究府库贵重财货被搬运一空之事，已经与丞相韩熙谋划好一套说辞。来时一路，韩安都在琢磨说辞有无漏洞，只等内史嬴腾查究询问。不想嬴腾连图册也不打开，只对中军司马吩咐一声照图接城，便下令上酒。韩安心下惴惴，终于不自觉道：“韩国所交城池，财货民众大体无缺，将军务必禀报秦王。”内史嬴腾大笑道：“有缺无缺管他何来，韩国想搬尽管搬，搬到天边都一样！”韩安脊梁骨一阵发凉，韩熙嘴角抽搐着说不出话来，谁也无心饮酒了。

当夜回到新郑，韩安韩熙一班大臣整整商议到五更方散。

这次，韩国君臣惊人地一致认定：内史嬴腾的种种言行，尽皆明白无误地传达着秦军灭韩之势已经不可变更，秦军长剑已经真正架到了韩国脖颈之上！然则如何应对，却是各有说法。封地尚在的段氏、侠氏、公厘氏几家大臣主张立即放弃新郑，王室移跸颍川郡或其他山河之地凭险据守。王族大臣如丞相韩熙等，大都没有了封地，则主张坚守新郑与秦军做最后一争，同时派出秘密特使兼程赶赴五国求援，

或可保全韩国社稷。少府丞与王城将军等低爵臣子，封地极小且大多已经在多次割地中流失，莫衷一是地时而附和走，时而附和留。

韩王安看到了韩国这次是真正地濒临绝境了。痛定思痛，韩安反倒渐渐清楚起来：坚守新郑，固然未必守得住；求援五国，五国也未必出兵；然若果真逃出新郑进入大臣封地，其后果只能更惨；那些老世族早已经将封地整治成了家族部族的私家城堡，失势而进铁定羊入虎口，其时奸党弑君，自己还不是身首异处?

“无须再争，三策救难！”

韩安终于拍案决断，说出了他的三策：其一，立即整军，坚守新郑；其二，立即派出特使，赶赴五国求援；其三，新郑国人悉数成军，府库兵器悉数发放，各家封地立即将历年所欠财货粮草运入新郑以作军用，举国人人抗秦！韩安说罢，几个王族大臣一口声赞同拥戴，几家封地大臣却都不说话，场中一时颇见难堪。

“臣以为，封地粮草可暂时不议。”

说话的是一个年轻人，瘦削白皙得女子一般，底气却很浑厚。尽管韩王安与王族大臣们都目光冰冷，这个年轻人仍有条不紊道：“目下韩国情势，业已是人地皆失。目下山东情势，业已是人人自危。新郑当守，邦国大义也。然则，新郑能否守得长久，能否如田单孤城抗燕六年，却是两难相悖之势。唯新郑可守能守，韩军能力战秦军，五国方可救韩，韩之世族封地方可全力资国；若新郑一战而败北，五国必不来救，粮草财货纵然运入新郑，亦是资秦而已。况且，目下新郑尚有南阳郡搬回之财货粮草支撑，宜全力备战，不宜急于征集封地财货粮草。韩王若能激励国人死战，但能守得半年一年，各国救援必源

源而来，粮草何难！”

“噫！你是何人？”韩安大是惊讶。

“臣名张良，新任申徒注。”

韩熙连忙道：“老申徒月前亡故，张良乃老臣举荐。”

“好！依张良之说，粮草不论，目下立即备战！”

韩安拍案决断。大臣们没有了眼下利害纠葛，第一次显出同心气象，分外利落地达成了部署：擢升王城将军申犰为新郑将军，立即征集各方军马开出新郑驻防；丞相韩熙总筹粮草军器，并筹划新郑城防事宜；张良草拟求援国书，并督导求援事宜；韩王安亲自督导整军激励将士。如此等等一番部署，韩国君臣立即匆匆忙忙大动了起来。

多年死气沉沉的新郑，第一次喧闹了。

内史将军嬴腾接到斥候军报，得知韩国开始整军备战，顿时精神大振，一阵拍案大笑，下令中军司马将消息通晓全军，并立即草拟上秦王书。不消片时，秦军大营一片呼啸欢腾，快马特使也飞出了军营。

嬴腾原本王族公子，是秦国王族少壮中少见的军政兼通之才，既是内史郡守又是内史将军，统辖大关中军政，朝野呼其为“大秦第一郡守”。此次率关中守军对韩作战，嬴腾与将士们一样，既感奋然，又感失落。奋然者，首战灭国之重任秦军将士人人眼热而独落其身，为将而能建灭国之功，入军旅而能参战灭国，将士梦寐以求也！失落者，韩国奄奄一息国不成国军不成军，纵然偏师而出，也眼看没硬仗可打；秦人闻战则喜，灭国而无战，将士何其扫兴也！更有一则，秦军新锐主力四十万还从未开出，日后的灭国大战几乎肯定是没有他们这些郡县守军的份了，对韩一战很可能是他们军旅生涯的最后一战，再

捞不着打仗，日后便没仗可打了。唯其如此，秦军将士的求战之心异乎寻常地浓烈。

嬴腾与几个将军及中军司马，已经为韩国反复算了几遍大账：论地千疮百孔，论人七零八落，论庙堂钩心斗角，论军力十万上下还是师老兵疲，如此韩国何堪一战？遍数韩国，可入账者只有软硬两则。硬者，定型之物也。有新郑的王室府库囤积与从南阳郡搬走的贵重财货粮草，粗略估算也可支撑新郑城防三五年。软者，不定型之人心传统也。韩人曾经剽悍善战，兵器制作精良，曾以多次血战而有“劲韩”之名。若是韩国民心民气凝聚而一心死战，再加上粮草财货支撑，灭韩便是一场恶战无疑。然则，这只能是韩国上下内外齐心协力时的一种可能。今日之韩国，庙堂龌龊民心涣散，连作为王族根基的南阳郡百姓都不愿追随韩王进入新郑，韩国如何能激励起朝野一心死战？如此反复盘算，嬴腾与一班大将都认定：韩国无大战，没劲！接到韩国备战消息，嬴腾与将士们也是哈哈大笑，鸟！韩王给吓得硬了！终归可打一仗！

偏师大营欢腾整备之时，秦王特使到了。

特使是年轻的国尉丞蒙毅。蒙毅带来了秦王严厉的王书：“对韩之战务求成功，不得轻忽！韩既有心抗秦，恶战亦未可知。内史嬴腾若无胜算，本王可增调蒙武部兵力为援，亦可换王翦锐师东来。究竟如何，与蒙毅论定后告。”

嬴腾这才悚然警悟，力邀蒙毅参与幕府会商。大将们一听秦王王书，立时觉得此战可能真有得大打，一片嗷嗷吼叫：“不能一战灭韩，我等甘当军法！”“内史军也曾是主力锐师，不会辱没秦军！”“不成！一仗没打，凭甚换兵换将！”嬴腾脸色一沉，拍案大喝道：“嚷嚷个鸟！都给我听着：不想换兵换将，便得给我拿出个战胜法子来上报秦王！一个一个说，各营备战情势如何？”大将们立时肃然，各营大将挨个禀报，倒是确实没有轻慢战事之象。最后议定战事方略，大将们大

多主张立即猛攻新郑，趁韩军尚未开出新郑一举灭韩！嬴腾已经冷静了许多，对大将们再次申述了秦王务求首战成功的苦心，提出“缓过冬季，明春攻韩”的方略。嬴腾对自己的方略这样解说：“眼下行将入冬，冬季战事历来多有奇变，或风或雪，都可能使战事时断时续或中途生变。与其如此，不如养精蓄锐全力备战，来春一鼓作气下韩！再者，韩国庙堂龌龊军民涣散，目下紧绷战心，战力必强。若假以时日，只能生变。新郑城外大军能否坚持一冬驻屯郊野，亦很难定。如此等等，明春作战对我军有利！”嬴腾末了叮嘱道，“目下须得向将士申明：我军之要，不能轻躁！不求个人军功大小，务求灭韩成功！一切预备，以此为要！”

年轻的蒙毅当即对嬴腾肃然一躬：“将军方略，正是秦王之心也。”

“秦王！也如此想？”嬴腾惊讶了。“秦王有说，宁可缓战，务求必成。”

蒙毅话音落点，举帐大将吼出一声秦王万岁。此后蒙毅对将士们说，回咸阳复命之后他将返回三川郡亲自督运粮草辎重。大将们对这个年轻的国尉丞由衷地敬佩，又是一声万岁。如此方略一定，蒙毅立即连夜飞车回咸阳去了。

冬天过去，韩国的抗秦气象随着消融的冰雪流逝了。

先是驻屯新郑郊野的八万大军士气回落，吵吵嚷嚷要回新郑窝冬。由于土地民众流失太多，韩国这次紧急征召只能以新郑城内的国人为兵源。国人者，居住于国都之人也。在春秋时期，国人是相对于奴隶层的民众身份称谓。及至战国，奴隶制灭亡，国人称谓大大泛化，一国之民统曰国人。然在山东六国，尤其是韩国这种世族势力强大的国家，但说国人，其实际所指，依然是居住于都城的工匠商贾士人世族。当然，也包括一些在都城居住的富裕农户。此等人家各有生

计来源，除了一些有志于功业的子弟从军，大多都早早承接了传统的家族谋生之道或特出技艺，入军旅者极少。加之韩国多年积弱，军争败绩又太多，国人从军更为罕见。此次兵临城下国难在即，新郑国人退无可退，只能骂骂咧咧又不清楚究竟骂谁地应召入军。一股备战救亡的飓风之下，新郑国人在旬日之内竟有五七万人穿戴起甲胄，做了武士。加上韩国仅存的八九万兵马，骤然有了一支十五六万人的大军。韩安君臣精神大振，立即下令申犰率八万余以新军为主的兵马开出新郑，在洧水南岸驻扎，六万余原来的韩军在城内布防。

自来城堡防御战的兵家准则，最佳方略无不是城外驻军御敌。真正退入城圈之内，凭借城墙固守，任何时候都是万不得已之法。韩国毕竟有大国兵争根基，对诸如此类的基本法程还是上下都明白的。申犰大军在洧水南岸驻扎，置新郑于洧水之后，实际是为新郑增加了两道防线：一是大军，二是洧水本身。大军驻扎完成，申犰立即下令构筑壁垒做坚守准备。不到一个月，洧水河谷的各式壁垒已经修筑得颇具气象了。然则，秦军久久不来攻城，韩军便渐渐松懈了。先是有流言说，秦国并不想真正灭韩，是韩王割了南阳郡又反悔想夺回南阳郡，这才要与秦军开战。立冬之后大雪飞扬，新入韩军的国人子弟们不堪窝在冰天雪地苦耗，纷纷请命撤回新郑来春再出。申犰犹豫不决，连续三次上书韩王，偏偏韩王不允，说要防止秦军偷袭，不能撤军。正在其时，新郑的辎重输送莫名其妙地中断了，连续半月没有取暖木炭，没有粮草过河。新军怨声载道怒火流窜，成千上万的兵士天天围着幕府请命，大有哗变逃亡之势。申犰大为恐慌，只好下令撤回。不料，回到城下之时，守军大将却说未奉王命不敢擅自开城。城外新军顿时愤愤然骂声四起，不断有嗖嗖冷箭飞上箭楼。一番折腾直到天黑，城门才隆隆打开，新军兵士才高声怒骂着进入都城。申犰请见韩王，这才知道是丞相韩熙风寒卧病，没有亲自催促粮草输送；辎重营幕府又莫名其妙失火两次人心惶惶，故此一时中断粮草辎重。

求援特使倒是穿梭般往来驰驱，然带回的消息却都令人寒心。

魏国距韩最近，受秦国威胁与韩国大同小异。故此，魏王吭吭哧哧不敢利落说话，只说魏国不会忘记三晋一家，该出兵时一定会出兵。赵国强兵，大将军李牧却被北路秦军缠住不得脱身。赵王迁只说，一旦秦韩开战，只要韩军守得三个月，赵军必来救援。燕国正在孜孜图谋赵国，对韩国存亡根本不在心上。燕王喜幸灾乐祸地回答韩国特使说，劲韩劲韩，没劲道了？当年韩国若是多给燕国铁料，使老夫也成劲燕，能有今日？等着，只要韩军能胜秦国一战，老夫立马南下！齐国一片升平奢靡，齐王建与那个老太后都说，秦齐有约，中原事不关齐国。此后，再不见韩国特使了。楚国倒是跃跃欲试，说可在秦韩交战时从背后偷袭秦军，然却有两个条件：一是韩国至少要守城三月拖住秦军，否则楚军无法偷袭；一是战胜后将南阳郡、颍川郡一起割让给楚国。气得韩安连连大骂："楚人可恶！可恨！秦国虎狼尚且只割我南阳，他竟连我颍川都要！如此盟约，何如灭了韩国！"

职司求援的年轻大臣张良只好劝韩王息怒，他再修书求援。

新军骚动，求援无望，新郑的抗秦呼声一落千丈。

一个大雪纷飞的夜晚，段氏、公厘氏、侠氏三家大臣逃出新郑，躲回自家封地去了。消息传来，韩王安大为震怒，立即下令彻查并追捕三大臣。查勘的事实是：三家重金买通城门守军，携带新郑存储的全部贵重财货出逃，究竟是谁开的城门，始终查不清楚。追捕的结局是：风雪漫天路途难辨，连三队车马的影子也没有看见。消息不胫而走，贵胄逃亡事件接二连三地发生了。追捕追不到，查勘查不清，件件都是没着落。韩安长吁短叹，韩熙卧病不起，韩国庙堂连正常运转也捉襟见肘了。

"天若灭韩，何使韩成大国！天不灭韩，何使新郑一朝溃散！"

无论韩安在太庙如何哭泣悲号，最后一个春天都无可避免地来临了。

韩王安九年春三月，内史嬴腾大军终于对新郑发动了猛攻。冰雪消融，申犰全力凑集了五万新老兵士再度开进洧水南岸老营地。壁垒尚未修复完毕，秦军三万步军便在响彻原野的号角声中排山倒海地压了过来。连排强弩发出的长箭，密匝匝如暴风骤雨般倾泻扑来。韩军尚在壕沟中慌乱躲避，一辆辆壕沟车已轰隆隆压上头顶，剑盾长矛方阵立即黑森森压来，步伐整肃如阵阵沉雷，三步一喊杀如山呼海啸，其狞厉杀气使韩军还没有跃出壕沟布阵，便全线崩溃了。

踏过韩军营垒，秦国步军没有片刻停留。除了护卫两座韩军根本没有想到去拆除的石桥，秦军无数壕沟车一排排铺进河水相连，一个时辰在洧水又架起了三道宽阔结实的浮桥。各种攻城的大型器械隆隆开过，堪堪展开在新郑城下，步军马队呼啸而来，半日之间便将新郑四门包围起来。一阵凄厉的号角之后，内史嬴腾亲自出马向箭楼守军喊话：“城头将军立报韩王：半个时辰之内，韩王若降，可保新郑人人全生！韩王不降，秦军立马攻城！其时玉石俱焚，韩王咎由自取！”

城头死一般沉寂，只有秦军司马高声报时的吼声森森回荡。

就在内史嬴腾的攻城令旗高高举起将要劈下的时刻，一面白旗在城头竖起，新郑南门隆隆洞开。韩王安素车出城，立在伞盖之下捧着一方铜印，无可奈何地走了下来。嬴腾昂昂然接过铜印，高声下令：“铁骑城外扎营！步军两万入城！”

三日之后，韩王安及韩国大臣被悉数押送咸阳。只有那个年轻的申徒张良，莫名其妙地逃走了。旬日之后，内史嬴腾接到秦王特书：封存韩国府库宫室，以待后书处置；嬴腾所部暂驻新郑，等待接收官署开到。一月之后，秦国书告天下：韩国并入秦国，建立颍川郡。三月之后，韩王安被秦军押送到毗邻韩原的梁山囚居。十年之后山东六国逐一消失，韩安郁闷死于梁山。这是后话。

公元前230 年春，秦王政十七年春，韩国正式灭亡。

七　忠直族群而术治亡国　天下异数哉

韩国兴亡，是最为典型的战国悖论之一。

从公元前403年周威烈王“命”（正式承认）韩、魏、赵为诸侯，至公元前230年韩亡，历时一百七十三年。韩国先后十三位君主，其中后五任称王，王国历时一百零四年。史载，韩氏部族乃周武王后裔，迁入晋国后被封于韩原(注)，遂以封地为姓，始有韩氏。由韩氏部族而诸侯，而战国，漫长几近千年的韩人部族历史，有两个枢纽期最值得关注。这两个枢纽期，既奠定了韩国族性传统，又隐藏了韩国兴亡奥秘，不可不察也。

第一个枢纽期，春秋晋景公之世，韩氏部族奠定根基的韩厥时期。

其时，韩厥尚只是晋国的一个稍有实权而封地不多爵位不高的寻常大臣，与当时握晋国兵权的赵氏（赵盾、赵朔）、重臣魏氏（魏悼子、魏绛）之权势封地尚不可同日而语。韩厥公直，明大义，在朝在野声望甚佳。其时，晋国发生了权臣司寇屠岸贾借晋灵公遇害而嫁祸赵盾、剪灭赵氏的重大事变。在这一重大事变中，韩厥主持公道，先力主赵盾无罪，后又保护了赵氏仅存的后裔，再后又力保赵氏后裔重新得封，成为天下闻名的忠义之臣。这便是流传千古的赵氏孤儿的故事。赵氏复出，屠岸氏灭亡，韩厥擢升晋国六卿之一，并与赵氏结成了坚实的政治同盟。韩氏地位一举奠定，遂成晋国六大部族之一。

韩厥此举的意义，司马迁做了最充分的估价：“韩厥……此天下之阴德也！韩氏之功，于晋未睹其大者也（在晋国还没有看到比韩氏更大的功劳）！然（后）与赵魏终为诸侯十余世，宜乎哉！”太史公将韩之崛起归功于韩氏救赵之阴德所致，时论也，姑且不计。然则，太史公认定韩氏功勋是晋国诸族中最大的，却不能不说有着一定的道理。韩厥所为的久远影响，其后日渐清晰：韩氏部族从此成为“战国三

晋”（韩赵魏）之盟的发端者，而后三家结盟诛灭异己，渐渐把持了晋国，又终于瓜分了晋国。之前事实是，春秋之世晋国为诸侯最大，大权臣至少六家；及至春秋末期韩赵魏三家势成之时，晋国势力最大的还是智氏部族。韩赵魏三族之所以能同心诛灭智氏，其功盖起于韩氏凝聚三家也。而韩氏能凝聚三家结盟，其源皆在先祖的道义声望，此所谓德昭天下之功也。此后，韩氏节烈劲直遂成为部族传统，忠义之行为朝野推崇，以存赵之恩，以聚盟之功，对魏赵两大国始终保持着源远流长的道义优势。这也是春秋末期乃至战国初期“三晋”相对和谐，并多能一致对外的根基所在，也是天下立起“三晋一家”口碑的由来。

这个枢纽期的长期意义在于，它奠定了韩氏族群与韩国朝野的风习秉性，也赋予了韩国在战国初期以强劲的扩张活力。《史记·货殖列传》记载韩国重地颍川、南阳之民众风习云：“颍川、南阳，夏人之居也。政尚忠朴，犹有先王之遗风。颍川敦愿……南阳任侠。故至今谓之夏人。”太史公将韩国民风之源归于夏人遗风，应该说有失偏颇。战国大争之世，一国主体族群之风习，对国人风习有着决定性的影响。若无韩氏族群之传统及其所信奉的行为准则，作为韩国腹地的南阳、颍川两郡不会有如此强悍忠直的民风。

第二个枢纽期，是韩昭侯申不害变法时期。

韩氏立国之后多有征战，最大的战绩是吞灭了春秋小霸之一的郑国，迁都郑城，定名为新郑。此后魏国在李悝变法之后迅速强大，成为战国初期的天下霸主。三晋相邻，魏国多攻赵韩两国，三晋冲突骤然加剧。当此之时，韩国已经穷弱，在位的韩昭侯起用京人(注)申不害发动了变法。申不害是法家术派名士，是术治派的开创者。术治而能归于法家，原因在申不害的术治以承认国法为前提，以力行变法为己任。在韩非将“术治”正式归并为法家三治（势治、法治、术治）之前，术治派只是被天下士人看做法家而已。究其实，术治派与当时真

正的法家主流派商鞅学说，还是有尖锐冲突与重大分歧的。分歧之根本，法家主流主张唯法是从，术治派主张以实现术治为变法核心。这种分歧，在秦韩两国的变法实践中鲜明地体现了出来。

《申子》云：“申不害教昭侯以驭臣下之术。”

《史记·韩世家》载：“申不害相韩，修术行道，国内以治，诸侯不来侵伐。”

术治者何？督察臣下之法也。究其实，是整肃吏治并保持吏治清明的方法手段也。所以名之以“术”，一则在于它是掌握于君主之手的一套秘而不宣的查核方法，二则在于熟练有效地运用权术需要很高的技巧，故此需要传授修习。就其本源而言，术治的理念根基发自吏治的腐败与难以查究，且认定吏治清明是国家富强民众安定的根本。如此理念并无不当。此间要害是，术治派见诸于变法实践之后的扭曲变形。所谓扭曲，是秘而不宣的种种权术一旦当做治理国家的主要手段普遍实施，必然扭曲既定法度，使国家法制名存实亡。所谓变形，是权术一旦普遍化，国家权力的运行法则，规定社会生活的种种法律，会完全淹没在秘密权术之中，整个国家的治理都因权术的风靡而在事实上变形为一种权谋操控。

申不害的悲剧在此，术治悲剧在此，韩国之悲剧亦在此。

申不害主政几近二十年，术治大大膨胀。依靠种种秘密手段察核官吏的权术，迅速扩张为弥漫朝野的恶风。由是日久，君臣尔虞我诈，官场钩心斗角，上下互相窥视，所有各方都在黑暗中摸索，人人自危个个不宁，岂能有心务实正干？权术被奉为圭臬，谋人被奉为才具，阴谋被奉为智慧，自保被奉为明智。所有有利于凝聚人心激励士气奋发有为的可贵品格，都在权术之风中恶化为老实无能而终遭唾弃；所有卑鄙龌龊的手段技巧，都被权术之风推崇为精明能事；所有大义节操赴险救难的大智大勇，都被权术之风矮化为迂阔迂腐。一言

以蔽之，权术之风弥漫的结果，使从政者只将全身自保视为最高目标，将一己结局视为最高利益，以国家兴亡为己任而敢于牺牲的高贵品格荡然无存！

这个枢纽期，在韩国历史上具有两个极端的意义：其一，它使韩国吏治整肃一时强盛而获劲韩之名，各大战国不敢侵犯，一改屈辱无以伸展之局；其二，它全面摧毁了韩氏族群赖以立国的道德基础，打开了人性丑恶的闸门，使一个以忠直品性著称于天下的族群，堕入了最为黑暗的内耗深渊，由庙堂而官场而民间，节烈劲直之风不复见矣！两大枢纽期呈现出的历史足迹是：韩国由忠直信义之邦，演变为权术算计之邦，邦国赖以凝聚臣民的道德防线荡然无存。

然则，譬如一个老实人学坏却仍然带有老实人的痕迹一样，韩国由忠直信义之邦变为权术算计之邦，也同样带有族群旧有秉性的底色。这种不能尽脱旧有底色的现实表现是：信奉权术很虔诚，实施权术却又很笨拙。信奉权术之虔诚，连权术赖以存身的强势根基也不再追求。由此，权术弥漫于内政邦交之道，尽显笨拙软弱之特质。由此，这种不谋自身强大而笃信权谋存身的立国之道，屡屡遭遇滑稽破产，成为战国时代独有的政治笑柄。韩国的权谋历史反复证明：无论多么高明的权术，只要脱离实力，只能是风中飘舞的雕虫小技。一只鸡蛋无论以多么炫目的花式碰向石头，结果都只能是鸡蛋的破碎。

韩国的兴亡，犹如一则古老的政治寓言，其指向之深邃值得永远深思。

韩昭侯申不害的短暂强盛之后，韩国急速衰落。其最直接的原因，是韩国再也没有了铮铮阳谋的变法强国精神。战国中后期，韩国沦落为最为滑稽荒诞的术治之邦。韩国庙堂君臣的全副身心，始终都在避祸谋人的算计之中。在此目标之下，韩国接踵推出了一个又一个令人啼笑皆非的奇谋：主动出让上党、派遣水工疲秦、增兵肥周退秦、韩非兵家疲秦，等等，其风炽烈，连韩非这样的大师也迫不得已

而卷入，诚匪夷所思也！韩国一次又一次地搬起石头砸自己脚，直到将自己狠狠砸倒。其荒诞，其可笑，千古之下无可置评也。

忠直立国而术治亡国，韩国不亦悲哉！

韩国的权术恶风，也给历史留下了两个奇特的印痕：一个是韩非，将术治堂而皇之地归入法家体系，被后人称为法家之集大成者；一个是张良，历经几代乱世，而终以权谋之道实现了全身自保的术道最高目标。对此两人原本无可厚非，然若将这两个人物与其生根的土壤联系起来，我们会立即嗅到一种特异的气息。

天地大阳而皇皇光明的战国潮流，在韩国生成了第一个黑洞。

韩国之亡，亡于术治也。盖法家三治，势治、术治皆毒瘤也。依赖势治，必导致绝对君权专制，实同人治也。依赖术治，必导致阴谋丛生，实同内耗也。唯正宗法治行于秦国而大成，法治之为治国正道可见也。此千古兴亡之鉴戒，不可不察。秦韩同时变法，韩亡而秦兴，法治、术治之不可同日而语，得以明证也！

---

1. 关于韩国之政治乌龙与肥周退秦策等故事，见本书第四部第十章。
2. 少府，韩官，掌国君私库。典衣，掌国君服饰。典冠，掌国君冠冕。
3. 《博物志》引《神农经》云：药物有大毒不可入口鼻耳目者，入即杀人，一曰钩吻。
4. 司空、少府皆战国韩官，司空掌工程，少府掌王室府库。
5. 御史，韩官，掌国君文书。
6. 申徒，战国韩官，同魏国之司徒，职掌土地劳役。据《史记·高祖功臣侯者年表》，张良曾任韩末申徒。
7. 《史记·韩世家》“正义”引《括地志》云：“韩原在同州韩城县西南八里。又在韩城县南十八里，故古韩国也。”《古今地名》云：“韩武子食菜于韩原故城也。”今陕西韩城县境内。

8. 京，战国地名，故郑国之地，今荥阳东南地带。

第六章　乱政亡赵

一　秦国朝野发力　谋定对赵新方略

灭韩快捷利落，秦国朝野却淡然处之。

多年下来，老秦人对韩魏两国渐渐没了兴致。韩国君臣被押进咸阳的那日，南门外车马行人如常，除了六国商旅百感交集地站在道边遥遥观望，老秦人连看稀奇的劲头都提不起来。灭韩消息一传开，秦人的奔走相告别有一番气象。无论士农工商无分酒肆田畴，但凡相遇聚首，十有八九都是各自会心地笑呵呵一句，拾掇了一个；而后便挥舞着大拳头咬牙切齿，狗日的等着，这回教他永世趴下！其中意蕴谁都明白，前一笑说的是韩国，后一怒说的是赵国。秦国朝野人人都有预感，下一个准定是对老冤家赵国开战。

长平大战后，秦赵之间遂成不共戴天。其后数十年，赵军渐渐复原，对秦军战绩胜多败少。尽管赵军之胜都是防御性小胜，秦人依然怒火难消。尤其近两年之内，秦国又遭两次大败。尽管战败的秦军是桓龁老军而不是秦军主力，老秦人也是大觉蒙羞。大争天下，战场胜败是硬邦邦的强弱分野。秦军第一强乃天下公认，却在赵军马前连遭败绩，老秦人如何不愤愤然？秦人族群之特异，愈挫愈奋，愈败愈战。这种部族秉性，曾经在秦献公时期发挥到极致。其时秦以穷弱之国成军二十余万，死死咬住强大的魏国狠打进攻战，使强大的魏国很是狼狈了一阵。若非那个拼死要收回河西失地的秦献公突然死于战阵之上，秦国就此彻底打光打烂亦未可知。秉性风尚所致，立国传统所在，秦军接连被赵军击败，老秦人焉得不雄心陡起！由此，一股与赵

军再次大决的心气浓浓地酝酿生成，进而弥漫了秦国朝野。是秦人都看得清楚：灭韩之战不出主力大军，为的便是以主力大军对赵大决。而今韩国已灭，秦军锐师但出，只能是对赵大战。

正当此时，秦国陡起波澜。

春夏之交，灭韩消息堪堪传开，秦国陇西、北地两郡突发地动(注)！其后，两郡又逢连月大旱，夏秋两料不收，田野荒芜牧场凋敝，牛羊马群死伤无算，大队饥民连绵不断地流入关中。与此同时，秦王嬴政的祖母华阳太后也不期然病逝了。随着突发灾难，秦国情势顿时为之一变。其间真正具有冲击力的，与其说是天地灾难，毋宁说是汹汹流言。随着饥民流入，发自山东的流言铺天盖地传来：秦国欲吞天下，此上天之报应也！秦王暴戾，逼死太后，秦若再兴兵灭国，必遭灭顶之灾！陇西地裂三百丈，秦人地脉已断，秦人将绝矣！秦国已成危邦，将大肆杀戮在秦山东人氏以泄愤！如此等等，不一而足，灾情被夸大得离奇恐怖，各种有关天象的预言、占卜、卦象、童谣纷纷流传，言之凿凿。大咸阳的山东商贾们开始纷纷离秦，朝野人心一时惶惶不安。

“欲以卑劣流言挽回颓势，山东六国异想天开也！”

一则则流言涌到案头，秦王嬴政不禁一阵大笑。

李斯极富理乱之能，此时颇为冷静。先与丞相王绾会商，再邀尉缭计议，而后三人共同上书秦王：请暂缓对赵战事，先行稳妥处置不期之灾，而后再慎谋战事方略。秦王一番思忖，立即召集王绾、李斯、尉缭、郑国等几位在国大臣会商救灾对策。就实而论，其时关中大富，蜀郡大富，秦拥两个天府之国，财货粮草充盈，两郡灾难并不能削弱秦国实力，饥民也不会给秦国腹地带来多大冲击。然则，若无大张旗鼓的应对之策，秦国局势仍然很有可能被流言搅乱。一番会商后，嬴政君臣迅速做出了三则决断：其一，基于秦法治灾不救灾之传

统国策，特许陇西、北地两郡征发饥民修筑就近长城，粮草均由郡县府库支出，一俟旱象解除民即回乡；流入关中之饥民，一律进入南山狩猎采药自救，灾后得回乡耕耘放牧。其二，华阳太后高年病逝，依古老风习作喜丧待之，公告太后病情而后隆重发丧，特许国人不禁婚乐诸事。其三，在秦六国商贾、游士与移民去留自便，不加任何干预。朝会一散，秦王王书与丞相府令连番飞抵各郡县，同时在咸阳四门张挂公告。秦国法度森严令行禁止，书、令一到，上下所有官署立即实施。如此未及一月，突发灾情与惶惶人心很快稳定下来，山东商旅与游士移民也大都留了下来。

流火七月，嬴政下书在章台举行避暑朝会，专一会议对赵方略。

李斯总揽会议筹划。虑及对赵战事干系重大，李斯请准秦王，将与会大臣予以扩展。在外大臣除了召回王翦、蒙恬、顿弱、姚贾四人，还特意召回了六员新军大将：前将军杨端和、前军主将王贲、骑兵主将羌瘣、左军主将李信、材官将军章邯、辎重将军马兴。六将之外，再特召国尉丞蒙毅与会。

上述六将军虽然年轻，但都是秦军崭露头角的主力大将，后必是灭国大战的各方统帅。前将军杨端和持重缜密，是总司前方各军的大将。前军主将王贲是上将军王翦的长子，少年从军胆略过人，凭军功自百夫长千夫长而一级级成为谋勇兼备的将才，军中呼为小白起，历来是一无争议的先锋大将。羌瘣乃林胡族人，是入秦胡人中罕见的骑兵战将，熟悉李牧边军的骑兵战法，所部由入秦胡人组成的三万飞骑是这次攻赵的预定主力之一。左军主将李信，曾任桓龁幕府的中军司马[注]，多读兵书而富有胆识谋略，崇尚当年名将司马错之奇袭战法，常有出奇谋划，是秦军极富特质的大将。材官将军章邯，执掌全军大型攻防器械之协同作战，精通各类大型兵器，战场机变猛勇更是全军公认。对赵大战多攻坚，章邯军是秦军攻坚优势之根基，不可或缺。

辎重营大将马兴，是赵国马服君赵奢之后裔。长平大战后，赵氏部族因赵括大败而获罪于赵国，马服君之部分族人秘密逃入秦国而改姓马氏。马兴少年入军，颇具先祖军政两才之能，遂被尉缭、蒙武举荐为总司粮草辎重的大将。[注]综合言之，此六人之中，前四人是对赵战事主力；李信与会，重其战事谋划；马兴与会，则因牵涉全军后援。国尉丞蒙毅与会，则因尉缭多病力有不逮，国尉府事务实施皆在其身。

“此次朝会只一事：议定对赵方略。程式铺排，但凭长史。”

朝会首日，嬴政只一句话明确了宗旨，之后靠着王案一副只听不说的神态。章台宫笼罩在遮天蔽日的山林之中，虽是酷暑却颇见清凉。大臣们人人一身轻软麻布袍，不着汗迹舒适得宜，神色却都分外地肃然凝重。秦王只听不说，预定程式又由李斯主持，这是秦国朝会很少见的情形，大臣将军们不能不体察到一种无形的沉重压力。

“君上之意，欲我等尽其所言也。”李斯对着大臣们一拱手道，“对赵方略之成败，秦一天下之要害也。唯其如此，对赵之战便要先明大势。今次朝会第一事，请上卿顿弱备细申明赵国政情。”

话音落点，大臣将军们的目光一齐聚向了这位名家上卿。在秦国历史上，专职邦交而居上卿、上大夫高位者，唯顿弱、姚贾两人也。东出以来，姚贾在灭韩与对魏邦交中充分展现了斡旋才具及其伐交威力，已经使秦国朝野刮目相看。而顿弱北上赵燕三年，金钱财货支出巨大，两国政局却并无颠覆性变化，不知情者已经淡忘了顿弱，知情大臣们则多少有了一些疑虑。目下要顿弱介绍赵国政情，大臣将军们自然分外关注。

“君上，列位，顿弱北上三年，路途遥远，消息稀少，赵燕似乎依然如故，顿弱伐交似乎无甚成效。如此者，表象也。”顿弱平静从容地笑语几句，语气转为凝重道，“然则就实而论，赵燕两国根基已经大为

松动：君王骄奢淫逸，奸佞当道庙堂，才具之士贬黜，大将岌岌可危。今日先说赵国……”顿弱侃侃道来，一气说了整整两个时辰，所说赵国情势大大出乎大臣将军们的意料。

在秦国朝野的目光中，赵国这个死敌已经从长平大战后的半昏迷状态复苏过来，已经恢复了强大的实力，否则，如何能数次大败燕军，又两次大败秦军？顿弱却说，赵国近年的战胜之威只是最后的回光返照，事实上赵国在长平大战后走的是一条下坡路，而且下滑极快。顿弱的事实依据主要是两则：其一，赵孝成王之后，赵国醉心于恢复军威，第二次变法随着平原君蔺相如等大臣或病故或失势，人亡政息烟消云散；其二，赵国吏治大为倒退，孝成王时期的人才济济之气象已经大为凋敝，官场腐败，阴谋丛生，能臣名将再也不能占据庙堂主流。而这种种变化，都是从赵悼襄王开始的。而后，顿弱备细叙说了目下赵国的君臣政情，断言赵国已经是病入膏肓。末了，顿弱奋然道：“赵国已经是强弩之末，放开手脚打！只要秦国能聚其全力雷霆一击，灭赵何难哉！”

顿弱首日评说赵国，使章台朝会绷紧的气氛轻松活跃起来。当夜，王翦蒙恬与一班大将聚集，做了一次小幕府会商，立即商定了一个新的攻赵方略。次日早间朝会，该当王翦禀报对赵战事准备。王翦霍然起身，指点着立起的高大板图道：“我军原定攻赵之方略是：集中全部四十万主力大军，从河内安阳北上，赵军主力若来，我则大决赵军；赵军主力不来，我则与赵军做一城一地之争夺，逐一攻克赵国城池。所以如此，在于防备赵国上下一心，主力大军全力压来之时，我军能立即与赵军大决。也就是说，原本方略为我军力战赵军，彻底摧毁赵军战力，而最终灭赵。对此，我军历经多年精心整训，有力战赵军而获胜之成算！”

“上将军是说，目下有新方略了？”尉缭颇有兴致地问了一句。

“正是。”王翦目光炯炯道，“既然赵国根基不坚，我军便可多头分进而成疑兵之势，以使赵国君臣难以决断应敌方向。其时，赵国庙堂若生意外之变，我军或可不经激战而下赵。毕竟，一国灭六国大战多多，秦军以最少伤亡获胜为上策。”

“如何多头分兵？”尉缭大有兴致，撑着竹杖走到了板图前。

“三路进兵：一军以上郡太原郡为根基，东进井陉关而后南下，威逼邯郸背后的巨鹿要塞，直逼赵军主力；一军出上党，走秦军攻赵老路，直逼邯郸西大门武安；一军以河内为根基，北上正面直攻邯郸，使赵国庙堂恐慌。”

“彩！”顿弱高声一喝，引来满堂笑声。

顿弱高声道：“其时，赵王迁必严令李牧南下救援邯郸！李牧不能来，赵国君臣便要大生嫌隙。老夫再从中斡旋，赵国想不崩塌，也由不得他！”

“上将军虑及政情，因时因势而变战事谋划，老夫赞同！”尉缭很是兴奋。

“将军们以为如何？”嬴政问了一句。

“一战灭赵！雪我军耻！”大将们齐声一吼。

一番议论，将军们又逐一禀报了各军备战情形及军兵求战之心。各方无异议，攻赵方略便明确下来。第三日会商大军后援，议定了军政两方协同方略：由丞相王绾与国尉尉缭总司粮草辎重民力之筹划，由马兴、蒙毅职司运输护送，务求粮草器械及随军徭役源源不断。第四日会商先期伐交，议定：顿弱以秦王特使之身立即赴赵，务求赵国朝局有变；姚贾人马转向魏国，以为下一步铺垫。

章台朝会告结，秦国上下立即高速运转起来。一秋一冬，粮草辎重源源不断地运往关外基地及各军将要经过的沿途粮仓。秦王政十八年（公元前229 年）开春时节，秦军诸般准备就绪，大军隆隆开出函谷关向赵国进逼。

二　赵迁郭开　战国之世最为荒诞的君臣组合

春草新绿，邯郸王城的林下草地上一片喧哗熙攘。

一个黝黑精悍的锦衣男子散发赤膊，将一个又一个高大肥白金发红衣的胡女连番举起，又远远抛出。一团团红影在草地翻滚，一声声尖叫惊恐万分。男子忘情地大笑着，四周的内侍侍女们交股搂抱拍掌喝彩，几若闹市博戏。正在热闹时分，一个红衣高冠的老人一溜碎步跑来，胶成一团的内侍侍女们连忙散开，恭敬地让出一条甬道。高冠老者气喘吁吁跑到散发赤膊男子身边，一阵急促耳语。赤膊男子惊喜道：“果真有如此奇人？”须发灰白的高冠老人庄重一躬道：“天赐奇人于我王，国之大幸也！”赤膊男子哈哈大笑道：“好！三日之后试试手！”笑声未落，人圈外有急锐声音高喊：“大将军特急军报！”赤膊男子尚在愣怔间，一脏污不堪的甲胄之士已经飞步卷到面前，正欲开口，散发赤膊男子猛然一笑道：“如此脏脸，教哪个女人抹灰了？”内侍侍女们大笑大嚷道：“谁抹他灰，谁就他娘！”甲胄骑士脸色骤然涨红，陡地喝道：“大将军急报！秦国大军正向赵国开进！”

“你，你说甚？”赤膊男子的嬉笑不甘心地残留在嘴角。

“韩国已灭！秦国大军三路进逼，大将军请举朝会举国应敌！”

“老上卿，如何处置了？”赤膊男子向高冠者冷冷一瞥。

“我王勿忧，老臣已妥为处置，我王尽可安之若素。”

“好！老上卿该当褒奖！”赤膊男子也不问如何处置，立即满脸喜色。

“臣唯尽忠，不敢求赏。”高冠老者一脸敦诚忠厚。

赤膊男子回身对脏污不堪的甲士一挥手道：“你回报大将军：本王自有应敌之法，他只防住匈奴，莫操他心。”甲胄信使正要说话，赤膊男子已经哈哈大笑着扑向胡女群中奋勇施展去了。信使将军木然呆立，不知所以。须发灰白的高冠老人走过来殷殷笑道：“将军一路辛劳，老夫安置将军到胡人酒肆如何？将军歇息旬日，必能虎威大振，也不枉回邯郸一趟也。”信使将军脸色陡地一沉，一句话不说转身大步而去。高冠老人凝视着信使背影，一阵轻蔑的冷笑，也匆匆出了王城。

这个黝黑精悍散发赤膊的男子，是目下赵国国王赵迁。

须发灰白的红衣高冠老人，是目下赵国的秉政上卿郭开。

一国君臣如此轻慢于强敌压境，战国之世绝无仅有。

谚云：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

赵国君臣荒政，自然也不是一夜间事。

赵武灵王大变法之后，赵国崛起为唯一能与秦国抗衡的山东强国。从此，赵国成为山东六国的抗秦轴心，也成为山东诸侯的安危屏障。其后两代，惠文王赵何在位二十八年，孝成王赵丹在位二十一年，赵国以强国实力与秦国生死周旋了两代近五十年。在此近五十年里，赵国虽时有失误，然总体言之，尚算根基稳固人才济济，朝野同心，一片勃勃生机。唯其如此，赵国在孝成王五年开始的长平大战惨败后，尚能扭转危局，并很快恢复军力，发动六国合纵攻秦，在岌岌可危的崩溃边缘避免了灭亡的命运。其后，秦国进入秦昭襄王晚年与

秦孝文王、秦庄襄王三代频繁交接的低谷时期。秦赵俱各乏力，赵国遂与秦国保持了二十余年的平衡对峙。

孝成王赵丹病逝之后，秦赵均势开始倾斜，赵国开始走下坡路了。

赵国转折的枢纽，发生在悼襄王赵偃继位的九年里。

赵偃令赵国陷入乱政，起因与赵武灵王有着惊人的相似。武灵王因钟爱后妻吴娃，废太子（长子）赵章，改立吴娃之子赵何为太子，导致一场惨烈兵变，自己也遭兵变之困而活活饿死。悼襄王赵偃则痴心于一个邯郸倡女，衍生了又一则废立太子进而乱政的荒诞故事。

倡者何？战国民间歌舞人之统称也。此等歌女舞女，并非王城、官署的官养歌女舞女，而是专操歌舞为生涯的自由歌舞者，时人呼为市倡。战国大破大立之世，礼崩乐坏，风习奔放。赵国与诸胡多有渊源，胡服骑射之后胡风尤烈，男女性事开放尤过列国。此等国风之下，邯郸市井衍生出两种倡女，一曰卖身倡，一曰歌舞倡。歌舞倡与卖身倡之实际区别，在于是否以卖身为业，而不在是否卖身。也就是说，卖身倡常操此道谋生，时人呼为业娼。歌舞倡则以卖歌卖舞为业，除非遇到异常人物，寻常极少卖身，此所谓待价而沽也。是故，当世谚云：倡娼不分，倡通娼，业道通同。大约从齐国管仲的绿楼官妓必善歌舞开始，歌舞倡与卖身娼的界限已经预示着必然将被打破了。

长平大战后，赵孝成王一改豪放豁达的政风，戒慎戒惧如履薄冰，政事大多亲自操持。为此，已经早早立为太子的赵偃自觉无所事事，心有郁闷，索性不问国事而多涉市井玩乐，对外则宣称自己养性修学。上有所好，下必甚焉。太子赵偃的秘密喜好，自然会招来各色专一以附庸王室、权臣为生涯的吏士门客。在赵偃的神秘游乐中，渐渐地浮现出两个可意心腹，一曰郭开，一曰韩仓。郭开原是王室家令

属下的一名计财小吏，因其精明勤谨，被家令派为太子府做计财执事。韩仓原本是韩国南阳郡一个市井少年，被选入韩国王宫做内侍，当年尚未净身，却逢秦军猛攻南阳，遂趁乱逃亡邯郸，混迹市倡行做了一个乐工。其时，赵王家令正在为太子赵偃物色料理起居的贴身随员，恰在一家歌舞坊发现了俊美伶俐的韩仓，遂买为官仆，教习诸般宫廷礼仪三个月后送入太子府试用。韩仓是奇特，男身偏有女心，一袭赵国特有的宫廷红衣上身，觉得自己便是一个窈窕少女，袅袅娜娜却又利落仔细，将太子赵偃服侍得无微不至，三个月后便除了仆人之身，做了太子府执事。郭开、韩仓都有一样长处，揣摩赵偃心事喜好总能恰到好处。时日不长，两人先后成为赵偃须臾不能离开的左右心腹。郭开熟悉邯郸市井，韩仓精于贴身侍弄，一内一外挥洒自如，赵偃不亦乐乎。

一日，赵偃得闻郭开密报：邯郸新出一歌伎，号为转胡仙，其美妙无以言传。赵偃心下大动，立即改装，带着郭开韩仓欣然前往。一会之下，赵偃心迷神摇赞赏不止，当即密嘱郭开以巨金秘密买回了这个转胡仙。

转胡者，华夏人与胡人通婚所生也。因其相貌兼具胡人与华夏特色，故曰转胡。这个号曰转胡仙的女子委实奇特：似胡非胡，似中非中，一头瀑布般长发非红非黄又非黑，似红似黄又似黑，鼻梁挺直肌肤雪白，眼窝半深，两汪秋水波光盈盈欲诉欲泣，更兼歌喉婉转舞姿妙曼，出市一年便在邯郸倡行声名大起，被一班风流贵胄奉为仙子。

赵偃对女人很是挑剔，尤其在韩仓侍榻之后，对女子几乎没了兴致。买回转胡仙之本意，也只在稀奇，只在品咂玩弄“转胡”趣味而已，根本没有想到要将其作为嫔妃。故，转胡仙进入王城之时，其公开身份只是白身舞女一个，名义归属王室歌舞坊，没有任何女爵封号。唯其如此，太子府上下也都只将转胡仙看做太子一个喜好玩物而已，谁也不曾上心，更没有人谏阻或禀报赵孝成王。

谁料，这转胡倡对任何名号爵位都浑然不做计较，似乎只专一一个天生尤物，只以侍奉太子为乐事。转胡仙生得姣好丰腴，身段软得百折千回，卧榻间热辣得百无禁忌。赵偃得之初夜，便觉其与出身贵胄的一班夫人嫔妃大异其趣。由是大乐，久而更知其味。从此，对女人很是挑剔的赵偃，竟只与转胡仙胡天胡地不知所以。韩仓每日进出太子寝室，清理诸般污秽痕迹，心头怦怦大动，竟于一夜侍寝时胡天胡地卷入了进去，将自己肉身也做了亦男亦女可进可退的器物交给了赵偃蹂躏。从此，赵偃或两人或三人沉溺卧榻，竟将一班夫人嫔妃看得粪土一般了。

倏忽不到三月，赵偃一改初衷，将转胡仙一举立做了良人。良人，是仅次于太子夫人、美人的第三等高爵嫔妃。依据传统，太子的前三等妻妾只有出身贵胄的女子才能获得。消息传出，大臣们始而一片惊愕，却终究没有人认真理论，赵孝成王也没有认真追究。毕竟国风奔放，一个老太子纳一市倡，给个名号，虽颇有轻贱之嫌，谁又能如何计较?

一年之后，转胡倡生下了一个儿子，取名赵迁。

赵偃爱倡入骨。这个生下来又哭又笑的儿子，赵偃看做是天赋异禀，先后三次上书父王：请改立正妻，以“转胡良人”为太子夫人。其时，赵孝成王体弱多病，神志却很是清醒，心知赵偃已经是年近四十的老太子，身边业已绕成一股势力，自己晚年很难再有时日改变朝局；若因太子无行而重新废立，赵国很可能陷入难以预料的乱局危局。反复思忖，孝成王终以先祖武灵王为鉴戒，决意不在晚年乱政。决断之下，孝成王召来赵偃，一番痛心告诫之后，下令赵偃立定了一则誓约：日后得以原太子夫人所生嫡长子赵嘉为太子，不得立新人之子为太子。赵偃毫不犹豫地答应下来，誓约也毫不犹豫地立了。

于是，这个转胡倡成了名正言顺的太子正妻。

其时整个赵国，只有郭开知道其中龌龊。一日，郭开借理财之名，将韩仓唤进太子府石库密室，严厉追问转胡倡生子究竟是谁的儿子？韩仓满头大汗满脸通红，嘟哝一句太子的儿子自然是太子的了，吭哧着不再说话。郭开大怒，举出两名侍女人证，威胁要立即向赵王举发韩仓。韩仓大为惊恐，长跪在冰冷的石板地上抱住了郭开的大腿嘤嘤抽泣说，只要不向赵王举发，他终生便是郭开的儿子，任凭玩弄差遣。生平不近女色的郭开，狂暴地在冰冷的石板地上贯穿了韩仓女儿般的身体，还要韩仓咬破食指写下了一幅白帛血誓：自认郭开为假父，终生唯郭开之命是从！从此，郭开与韩仓结成了肉身死党，开始了常人难以想象的宫廷生涯。

郭开谋划的第一步，是要韩仓斡旋赵偃，请以郭开为公子迁老师。

这个郭开秉性特异，不近女色，不贪钱财，天生敦厚相貌，善于结交上下同僚，在太子府口碑极好。郭开少学颇有功底，入王城为吏后更是处处揣摩学问，对弄人弄权术更是独有癖好孜孜不倦。征服韩仓之后，郭开尝拥韩仓之身自诩笑云："弄人之乐，弄权之味，老夫独得其髓也！"几次密室赤身相对，郭开对韩仓条分缕析地拆解王室机密与未来对策。韩仓对郭开佩服得五体投地，决意追随郭开体味一番自己从未咂摸过的权力滋味。于是，韩仓再与赵偃独处时，以独有的柔腻向赵偃诉说郭开的种种才干，悄无声息地诱导赵偃将公子迁交给郭开发蒙。赵偃原本便对郭开信任有加，只不知郭开还颇有学问功底，听韩仓几番娓娓话语，心下已经对郭开中意了。一月之后，赵偃与郭开做了一次密谈，听郭开备细叙说了所读典籍以及对赵国庙堂格局的剖析，对郭开大为赞赏，立即下令将公子赵迁交郭开发蒙。赵偃拍案说，公子加冠之前若能熟诵典籍，足下做太子傅也非难事！

谁也没想到，三年方过，公子赵迁竟神奇地通诵《诗》《书》，一时获神童之名。由是，郭开一举晋升中府丞，总掌王室府库内侍，

并得兼领公子师。韩仓没有实职，却也成了太子舍人(注)，在邯郸宫廷炙手可热。

未过几年，赵孝成王病逝，赵偃即位做了赵王。

这是公元前244 年，正是少年嬴政即位秦王的第三年。

赵偃一即位，便要立即下令擢升郭开韩仓等一班心腹为大臣。郭开却及时谏阻，劝赵偃先做几件大事站稳根基。赵偃问，何事为大？郭开答曰，战国之世，战事最大。赵偃问，战事虽大，从何着手？郭开答曰，对秦战事风险太大，莫如对燕，但能大胜，我王方可站稳根基放开手脚。

赵偃听从了郭开对策，停止擢升心腹近臣，下书起用边军大将李牧、兵家之士庞煖对燕国大举进攻。赵国素有两仇，一为秦国，一为燕国。赵秦之仇在争霸，赵燕之仇在争气。燕国本非赵国对手，却偏偏嫉恨赵国，每每在赵国吃紧的当口在背后袭击，不知多少次使赵国陷入腹背受敌之危局。尤其在战国中期的合纵连横中，燕国非但几次成为秦国的结盟国而对赵产生威胁，且中原战国只要与赵国发生龃龉，第一个便来结好燕国，多使赵国如芒刺在背。唯其如此，赵武灵王之后，赵国的用兵目标基本是铁定的三个方向：一对秦国，二对匈奴，三对燕国。及至孝成王之世，匈奴已经对赵国深为忌惮，很少骚扰赵国。赵国的战事几乎只剩下对秦对燕。对燕作战虽不如对秦作战声威之大，然毕竟也是痛击世仇的争气战，举国上下无不嗷嗷奋然。赵人之欢欣，一则在于对燕复仇，二则在于新赵王所起用的李牧、庞煖深具人望，使赵人顿生长城可倚之坚实感。

此时，李牧(注)已经是天下名将，自不待言。庞煖之名，却鲜为人知。

战国之世名将如云兵家似雨，为后世熟知者或是战功巨大如吴起、白起、乐毅、田单、孙膑等，或是命运曲折，如廉颇、赵括、信陵君等。许多名将兵家则或因为战绩不大，或因为命运缺乏大起大落，而为后世淡忘。这个庞煖，便是后一类杰出之士。若非生逢赵国末世，其人完全可能成为一流名将。庞煖之特异，在于他是一个兼具纵横家、兵家、名将之能的全才人物。庞煖流传后世的纵横家论有《庞煖》[注]两篇，兵书有《庞煖》三篇。赵孝成王末期，庞煖受孝成王密书奔波列国，欲图趁秦国陷入低谷之时发动六国合纵，一举遏制秦国于函谷关内。历经两三年秘密斡旋，合纵盟约几乎达成之际，赵孝成王不幸长逝，合纵攻秦遂告搁浅。此时，新赵王下书庞煖为赵军大将，与李牧两路攻燕，自然深得人心。庞煖一番思忖，断定先行攻燕而后再图合纵较为妥当，当即欣然奉命。

事实是，赵偃之所以命李牧、庞煖并为大将，赵国军制使然。由于赵国多匈奴之患，边军历来自成一体。自李牧大胜匈奴稳定边地之后，虽为名将，却不是统领赵国全军的上将军（后为大将军）。赵国边军之外的主力大军，此时仍然没有深孚众望的统帅。赵偃此前曾想召回廉颇，为的便是统率边军之外的赵军主力。就名义而论，统率腹地赵军的统帅一般是上将军或大将军，有辖制边军之权。在赵国的历史上，此时还没有过边军大将做大将军统率举国大军的先例。正因为如此，原非雄才大略的赵偃，自然不会想到破除既定格局而擢升李牧为大将军的路子上去。

李牧奉命，大军先出，一战攻克燕国武遂、方城[注]两地。正在李牧大军要乘胜进击的时刻，匈奴骑兵南下阴山草原。李牧军剽悍灵动，一得警报，立即回军云中，暂缓了对燕攻势。

赵国腹地大军远不如李牧边军快捷。庞煖尚在聚集大军之时，燕军已直扑邯郸北部要塞巨鹿而来。原来，在李牧边军攻下燕国两城之后，燕王喜大为惊恐，召集大臣紧急会商对策。已经是白发苍苍的上

大夫剧辛奋然应对，提出燕军胜赵，须得避亢捣虚，直攻赵国邯郸！剧辛说，赵国腹地大军统帅是庞煖，自己曾与庞煖共图合纵，深知其用兵弱点，攻取不难，自请率军十万，南下攻赵军必获大胜。燕王喜大是振奋，立即下书如是行。剧辛大军未到巨鹿，庞煖五万兵马已经兼程赶来。两军会战于巨鹿之外河谷山峦，不消半日，燕国兵马一败涂地，战死两万余。庞煖亲率精锐冲击剧辛中军，剧辛眼看大军崩溃，不堪大言之下惨败屈辱，羞愤自裁于乱军之中。

对燕战事两大胜，赵国气象振作，赵偃得到了朝野拥戴。

庞煖趁机上书赵偃，请重新发动六国合纵攻秦。庞煖在上书中慷慨激昂道："目下秦国正在主少国疑之时，合纵攻秦，此其时也！若错失良机，秦国度过危局，六国命运未可知也！夫赵为山东屏障，若不奋然鼓呼，其时天下固无列国，焉得有赵独存哉！"赵偃心下不定，问策于郭开，郭开对曰："合纵之士论天下，天下时时皆危。何也？无天下之乱局危局，则无纵横家功业也！四代先君着力于六国合纵数十年，赵国血流成河失地无算，未尝一见功效，反引来列国猜忌，燕国屡为黄雀在后，岂非铁证哉！我王若图赵国安稳，当适可而止。"赵偃皱着眉头道："国人之心正在势头之上，庞煖上书不无道理，何辞得以推托？"郭开一脸敦诚地说："合纵抗秦乃是大道，自然不能推托。我王之策，只不全力而为，为赵国留下退路便是。"赵偃欣然认可，于是下书庞煖：赵国参与合纵，但不做纵约长国，若能达成合纵，出兵数额届时议定。

庞煖得如此下书，心中很是郁闷，本当再次上书力请，却接李牧副将司马尚密书。密书言，目下赵国朝局多有隐患，能为则为，不必力争，公自参详。庞煖心知这一告诫极可能是李牧之意，便不再力争，只立即南下联络合纵了。因赵国与燕国新战成仇，庞煖没有先游说燕国，而是直下楚国，说动春申君黄歇共同斡旋列国。不到一年，在春申君与庞煖的鼎力斡旋下，除齐国偏安东海不愿卷入外，楚、

赵、魏、韩、燕五国秘密达成合纵攻秦盟约：以楚王为纵约长，以庞煖为联军统帅，立即聚兵攻秦。

赵偃即位的第四年，也就是公元前241年，五国合兵三十万，从魏国故都安邑渡河出少梁山地，南下猛攻秦国故都栎阳地带，联军进至蕞地[注]，被蒙骜统率的秦军一战击退。自来合纵，五国联军只要一次战败，便各自保全实力撤军，从来没有过整军再战之说。这一次也一样，无论庞煖与春申君如何力主再战，联军都呼啦啦散了。秦军为了惩罚魏国借地攻秦，大军一举出关，攻下了魏国河内重镇朝歌。魏国震恐，立即对秦国单独议和撤出合纵联军。秦军掉头南下，楚考烈王大是慌乱，立即接受一班元老的"避秦迁都"对策，将国都迁到了寿春[注]，都城名字仍一如既往地叫做郢都。

战国之世的最后一次合纵，在秦国最低谷的时期悄无声息地瓦解了。

合纵战败，赵偃并没有严厉处治庞煖，一则是赵军伤亡不大，二则是赵偃原本便对此次合纵没抱奢望。于是，庞煖功（胜燕）罪（合纵战败）相抵，不升不黜，依旧做着名义上的赵军大将，始终没有大将军实职。从此，庞煖在赵国终无伸展，直到赵悼襄王（赵偃）的最后一年，庞煖又对燕国打了不大不小的一仗，夺得两城之地。同年，赵悼襄王死去，赵国进入最荒诞时期，庞煖便被赵国遗弃了。反之，由于"处置合纵得体，得以保全赵国实力"，郭开、韩仓等一班原太子府的心腹虽未成为显赫大臣，却更得赵偃的信任了。

此时，赵偃得郭开谋划，决意处置自己一直搁置的大事了。

合纵战事一结束，赵偃下了一道特书：册立原太子夫人为王后，并在令书中将新王后定名为准胡后。当此之时，多年过去，转胡倡之事原本已经渐渐被赵国朝野遗忘。王书一下，朝野恍然哗然——呀！赵国原来还没有王后！

册立王后，原本是新王即位的题中应有之意，赵国大臣们却倍感突兀而陷入了尴尬。根本缘由，是大臣们突然想起了这个太子夫人的根基身份——市倡。不赞同么？这个转胡倡已经做了多年太子正妻，且已生有一个儿子。再说，太子即位为王，太子正妻立为王后，原本天经地义，若因其身世再来诘难，你当初做甚去了？更何况，赵偃还有更硬正的说辞：先王尚且不计，许转胡女为太子正妻，尔等大臣凭何反对册立王后？身家根基之说，对于豪放不拘细行的赵人，确实显得有些迂腐，不好据此而开口反对。然则赞同么？无论赵人风习如何开放，一个倡女养则养矣，要做国母毕竟大失颜面，若是国人蒙羞民心离散，赵国还有个好么？于是，邯郸庙堂第一次出现了举朝无人说话的局面，更无任何喜庆之象。正在赵偃束手无策之时，郭开一言解惑。郭开说："无人上书谏阻，足证举国拥戴，我王何惧之有哉？"赵偃恍然大笑道："无人谏阻便是举国拥戴，中府丞何其明察也！好！"

赵偃立即下书：朝野一无异议，欣然拥戴，准胡后册立大典择吉日行之。

于是，当年的转胡倡又做了赵国王后。

当然，事情并没有完结。郭开韩仓等此时的图谋是：力促赵偃废去原先正妻所生的嫡长子赵嘉的承袭资格，册立准胡后所生的公子赵迁为太子。只要赵迁成为太子，郭开韩仓一党的前路便无可限量。将赵迁立为太子，赵偃原本尚心存顾忌。最大的根由，是赵偃自己当年对父王立的誓约已经颁行朝野，一时不好改口。国人层面的原因，在于赵武灵王之后，赵国朝野对废立太子历来视为不祥之兆，几乎是不问青红皂白便一口声反对，确实难以发端。

此时，又是郭开的上书使赵偃下了决断。郭开的说辞是："自古至今，嫡子者，王后正妻之子也。公子嘉之母，已被先王废去太子夫人。若我王无王后，王后无生子，公子嘉为太子，尚可议也。今王后有嫡子聪颖勇武，而不立太子，却以庶人母之子为嫡子立太子，未尝

闻也！果如是，国乱失序也。昔年先祖武灵王得吴娃立后(注)，自须以吴娃王后生子为太子，而废故太子赵章。先王之举，何错之有哉！若无武灵王废立之举，何得其后两代先王之赫赫功业？庙堂元老强涉废立，国人懵懂不知所以，何异于诋毁先王哉！”

赵偃接书，拍案大笑道：“本王有郭开，岂非天意也！”

赵偃再度下书：废去嫡长子赵嘉承袭资格，改立赵迁为太子。

赵国朝局由是生乱。一班元老重臣搬出先王誓约，坚执不赞同废立两变。其最为慷慨激昂的说辞，是赵武灵王擅行废立而致赵国大乱的前车之鉴。大将李牧、司马尚等久在边地，深知转胡倡之根基，更是一力声援邯郸老臣，与庞煖等腹地大将共同上书疾呼：“倡女为后，国之羞也！倡子为君，国之谬也！公子嘉为太子，则赵国安！公子迁为太子，则赵国危！”

当然，不乏另一班所谓新锐用事者鼎力支持废立。这班人物的轴心，便是郭开韩仓。其时，郭开韩仓已经精心谋划数年，昔年的太子府执事们都已经是各方实权大吏；更有被郭开韩仓收买的诸多非元老臣子，以及邯郸守军大将扈辄等为援，在庙堂已经是颇见声势，与元老边将们几乎可以分庭抗礼。在郭开势力撑持下，赵偃在朝会之上振振有词道：“赵国元老大臣中，自家废立之事多如牛毛，王室几曾涉足！何本王废立太子，便多有物议，岂有此理？子本我子，知子莫若父，本王宁不知孰贤孰不肖哉！”

由是纷争三年，终究相持不下。

赵偃烦躁不堪，渐渐显出玩乐本性，复终日与转胡倡胡天胡地，时不时还要拉进乐此不疲的韩仓，很少到书房殿堂处置政务了。未几，赵偃暗疾渐渐显现，腰膝酸软，面色苍白，骤然老态毕现。郭开时时与韩仓密会，深知赵王已经耗空，时日必不久长。一日，郭开借

搜求得延年益寿之方为名，请见赵王。赵偃在寝室卧榻见了郭开。郭开流泪涕泣道：“臣已访得东海神异方士，可使人起死回生，长生不老。我王若能妥善安置镇国事宜，而后偕王后、韩仓遨游东海，待体态康健之时再归国秉政，岂非人生乐事哉？”

身心疲惫得连笑一笑都没了力气的赵偃，又一次被郭开的忠心感动了。

要得长生不老，得东海求仙；要得东海求仙，得先行安置镇国班底。

郭开给赵偃的路数是清楚的，赵偃是没有理由拒绝的。

赵偃不经朝会议决，断然径自下书：元老大臣尽归封地，不许与闻国事！同时，赵偃又下特书，严厉申饬李牧、庞煖、司马尚等一班大将：“尔等职在守边抗敌，毋涉国事过甚！”不待各方提出异议，赵偃正式下书颁行朝野：废黜公子赵嘉承袭身份，册立赵迁为太子；擢升郭开为上卿，摄丞相事兼领太子傅，辅佐储君总领国政。也就是说，尚未加冠的公子赵迁非但立即立为了太子，且在郭开辅佐下总领国政实权。赵偃之所以如此决断，也并非全然听信郭开的访寻长生不老之言。赵偃本意，既然自己病势难以挽回，既然朝野反对废立，索性早日将国事实权交给赵迁郭开，若元老大臣与边将们果真起事，自己或可有时日挑破了赵国脓包，强如自己身后发生惨烈的倒戈政变。

赵王一意孤行，赵国朝野一片哗然。

由此，郭开浮出水面，由一个中府丞骤然成为蹲踞赵国庙堂的庞然大物。

赵人鼎沸了，最为愤愤然的骂声是：“大阴老鸟，乱我大赵！”

大阴老鸟者，郭开也。自赵王王书颁行朝野，郭开之名赫赫然传遍庙堂山乡。赵人恍然奔走相告，着力搜求“郭开何许人也”的诸般消息。不到半年，郭开的种种阴暗故事弥漫了赵国，引来赵人切齿痛骂。赵人痛骂郭开，其意再明白不过地一齐裹挟：此等大阴之人拥戴新太子，太子能是甚好货色！大阴者，大伤阴骘（阴德）之谓也。战国之世，最入骨的骂辞便是大阴人。郭开之前，只有秦国的嫪毐获此恶骂。其诅咒所指，是其人连根毁灭阴骘，必得最大恶报。

流传最普遍的故事，是郭开曾以不可想象的阴谋陷害名将廉颇。

长平大战之初的上党对峙中，廉颇被赵孝成王以赵括换将，愤然之下出走魏国。孝成王末年，召回了廉颇，然未及任用，孝成王已病逝了。赵偃即位，初期欲建根基，下令廉颇将兵南攻魏国。大军未发，郭开提醒赵偃说：“廉颇久居魏国，若不死力攻魏，岂非危哉？”赵偃以为大是，立即派名将乐毅之子乐乘替换廉颇。廉颇大怒，率军进攻乐乘。乐乘有心，不战自逃。廉颇此举违法过甚，自知难以立足赵国，又出走到了魏国。五国合纵兵败，庙堂废立事起，赵偃反复思忖，赵国若没有一个资望深重的大将统率腹地大军以稳定朝局，赵国很有可能再次发生惨烈宫变。由是，赵偃下令复召廉颇归赵。

郭开得知消息，深知廉颇恩仇之心极重，若重掌兵权，必记恨自己当年的一言去帅之仇；以廉颇的暴烈秉性，对素无嫌隙的替代大将乐乘尚敢公然攻击，对他郭开岂能放得过去？然此等事关乎个人恩怨，郭开又不能公然劝谏以伤自己敦诚忠厚之名。思谋之下，郭开先向赵偃举荐了一个得元老与赵王共同信任的大臣为特使。而后，郭开又以重金贿赂这个特使，密谋出一个诋毁廉颇的奇特之策。

其时，魏国朝局腐败，一信陵君尚且不用，如何能重用廉颇？老廉颇备受冷落，终日郁闷，闻赵王特使来魏查勘自己，精神大是振作。为赵王特使洗尘之时，老廉颇风卷残云般吞下了一斗米的蒸饭

团，又吞下了十余斤烤羊，之后抖擞精神全副甲胄披挂上马，将四十余斤的大铁戟舞动得虎虎生风，与宴者连同特使无不奋然喝彩。

不料，特使回到邯郸，赵偃问起廉颇情形，特使却回报说："将军虽老，尚善饭，一餐斗米而半羊。然与臣坐，一饭之间三遗矢（屎）矣！"赵偃不禁苦笑，拍着书案半是揶揄半是叹息道："战阵之上何能遗矢（屎）而行哉！廉颇老矣！"其时郭开肃立王案之下，立即接了一句："臣闻将军扈辄壮勇异常，或能解我王之忧。"赵偃目光大亮，立即下令召见扈辄。

扈辄原是镇守武安要塞的将军，生得膀大腰圆黝黑肥壮，行走虎虎生风，站立殿堂如同一道石柱，只一声参见我王，便震得殿堂嗡嗡作响。赵偃一见其势态，心下已是大喜，也不做任何考校，立即下令扈辄做了邯郸将军。自然，召回廉颇的事也泥牛入海了。后来，这个得郭开举荐的扈辄，统帅大军进驻平阳与秦军对抗，一战便被桓龁大军击溃，连头颅也被秦军割了。扈辄外强中干，丧师身死，知情者原本已经开始痛骂郭开了。其时，老廉颇因回赵无望，遂入楚国，又因不适应楚军战事传统，终无战功，以致郁闷死于楚国寿春。廉颇之死的消息传来，赵国朝野一片惊叹哀伤。当年真相也由魏国渐渐传入赵国，郭开弄人之阴谋始得赤裸裸露出形迹。于是，郭开在赵国朝野有了大阴之名。

然则，无论朝野如何骂声，郭开却因与赵偃素有根基，更兼韩仓在卧榻间为郭开一力周旋，竟然始终蜷伏在王城之内安然无恙。及至郭开一朝暴起，迅速浮上水面，由一个再寻常不过的中府丞倏忽擢升为实际上的领政大臣，赵人的咒骂也只能是徒叹奈何而已了。

正在赵国纷纭之际，悼襄王赵偃暗疾不起，骤然在盛年之期病逝了。赵国有了最为荒谬的一个君王，幽缪王[注]赵迁是也。赵国有了最善弄权的一个恶臣，大阴人郭开是也。赵国有了一个鼓荡淫秽恶风的

弄臣，乱性者韩仓是也。最为荒诞的君臣组合，开始了赵国最为荒诞的幽缪之期。即位之时，这个赵迁只有十八岁，尚未加冠。秦赵同俗，二十一岁行冠礼。因此由头，郭开指使韩仓等一班亲信郑重其事上书道：

“奉祖制，王得加冠之年亲政，加冠之前宜行上卿摄政。如此，王可修学养志，赵国朝野可安。”赵迁深感郭开一党死力维护之恩，自是欣然允准。然则允准之余，赵迁还是约定了一则大事：“国政尽交上卿，可也。然王城女事，得在本王。”郭开久与赵迁相处，素知其秉性心事所在，慨然一诺道：“老臣守约。然王城女事，不得涉及王后名号。否则，老臣无法对朝野说话，只怕我王之位也未必稳当。”赵迁一阵大笑道：“本王只要女肉！要王后做鸟！”于是一声喊好，君臣两人击掌成约。

郭开心思缜密，立即擢升韩仓为赵王家令，总管赵王嫡系家族之事务。郭开对韩仓的叮嘱是：“稳住那个转胡太后，摸透赵王喜好，只要他母子不谋朝政，任他嬉闹不管。若有谋政蛛丝马迹，立即报假父知道！小子若不上心，老夫扒你三层皮，再割了你那鸟根喂蛇，教你生不如死！”韩仓娇声叫着老父，伸出比女人还要柔腻的臂膊抱住了郭开咯咯笑道：“老父叫我做了大官，咂摸了想也不敢想的权势显贵，小女子便是死，也只能死在老父胯下。甚太后，甚赵王，小女子只认老父也！”郭开大乐，又一次蹂躏了那再熟悉不过的男女肉身。之后，郭开便颁行了领政大臣书令，正式将韩仓派进了太后宫掌管事务。

与此同时，郭开以“赵王尚未加冠，诸事须得太后照拂督导”为由，领群臣上书，请太后与赵王移居一宫行督导事。内有韩仓一班内臣进言，外有郭开一党多方呼应，理由又是堂堂正正，转胡太后便欣欣然搬进了赵王寝宫。不到半年，郭开得韩仓频频密报：赵王母子尽皆放浪形骸，心头了无国事。郭开由是大乐，开始在赵国认真梳理起来。

王城之内的新赵王，也开始了天地人三不管的乐境。

赵迁天赋玩心入骨，油滑纨绔，又刁钻多有怪癖，未几便将王城折腾得一片淫靡失形。赵迁最为特异的癖好，是淫虐女子为乐。还是少年王子时，赵迁便偷偷对身边侍女肆意淫虐。其母转胡倡心知肚明，非但不加管教，反将儿子行为视作君王气象，严令侍女内侍不得外泄，以致其父赵偃也不知所以。如今，赵迁做了国王，昔日尚存畏惧的诸多约束一应云散，顿时大生王者权力之快感，在王城大肆伸展起来。但凡王城女子，无分夫人嫔妃侍女歌女，赵迁都要逐一大肆蹂躏一番，而后品评等级，以最经折腾最为受用者，赐最高女爵。如是三月，王城女子的爵号一时乱得离奇失谱。今日遍体鳞伤的洗衣侍女做了高爵夫人，明日奄奄一息的夫人又做了苦役。发放俸金的韩仓手忙脚乱，常常错送俸金，往往正在纠正之时，女爵却又变了回来。于是，韩仓召集一班心腹会商，报请赵迁允准，遂定出一个旷古未有的奇特办法：除了王太后，王城内所有女子的爵位俸金一律改为一年一结，按每个女子在各等爵位所居时日长短，分段累加累减而后发放。未几，邯郸王城出现了奇特景观，所有女子一律平等，都是赵王的女奴；女奴等级之高下，全赖自己的奴性作为。此等规矩之下，王城女子们竞相修习“挨功”，看谁经得起皮肉之苦，看谁经得起种种恶淫蹂躏。如此不到半年，王城已经抬出了十三具女尸，其中出身贵胄的夫人、嫔妃占了一大半。赵迁的淫虐技艺则日益精湛，认定王城女子太过娇嫩，太守规矩，大大有失乐趣，放言要周游列国，寻觅可心的天赋女奴。

郭开得韩仓密报，不禁大惊，忙不迭进宫一番劝谏道：“我王求贤心切，老臣固不当阻拦。然则，方今天下战乱多发，若我王但有不测，非但我王大业从此休矣，我王求乐止境亦未必可成。王当三思。”赵迁眼珠骨碌碌转得一阵，阴声笑道：“上卿之见，本王便闷死在这石头城里？”郭开道：“老臣之见，我王可在国中觅一山水佳境长居，其

乐更甚亦未可知也。”赵迁天赋奇才立即迸发，兴奋拍掌道：“好主意！有山有水有林木，野合！野趣！”

“至于我王求贤，老臣可以代劳。”

“求贤？”赵迁噗地一笑，“本王求贤，只怕非上卿之求贤。”

“老臣之求贤，却与我王之求贤无二。”

“求贤两字，还是不说的好。”第一次，赵迁有些脸红了。

“王即邦国。于王有益者，便是于国于民有益，岂非贤哉？”

“好！求贤便求贤，随你说。”面对郭开的坦然正色，赵迁也豁达了。

“老臣遴选贤才，大体不差。”

“上卿通晓此道？”赵迁大为惊喜。

“老臣不通，自有通人。”

“噢？何人？”

“家令韩仓。”

“好！上卿识人也！”赵迁一阵大笑。

“我王既认大事，便当成约。”郭开一如既往地敦诚忠厚。

“好！成约：本王不出赵国，上卿督责求贤！”

回到府邸，郭开以求贤名义名正言顺地召来韩仓，连同一班亲信分为两支人马：一支由郭开自己率领，到柏人整修赵王行宫；一支由

韩仓率领，北上匈奴秘密搜买奇异胡女。

柏人，原是邯郸以北百余里的一座春秋晋国的古邑。这座城堡坐落在泜水南岸，东临一片大湖，名为大陆泽。大陆泽东南岸，当年赵武灵王被困死的沙丘行宫正与柏人遥遥相望。武灵王困死沙丘宫之时，柏人尚无赵王行宫。后来，赵惠文王思念其父武灵王与其母吴娃，然又不忍住进沙丘宫祭奠，于是在大湖对岸的古老城堡外修建了一座行宫，借地而名，称为柏人行宫，以为遥祭居所。柏人行宫山清水秀，冬暖夏凉，然在惠文王死后很少启用，渐渐便有些荒芜了。郭开要将赵迁安置在柏人，看中的是这座行宫既隐秘幽静，又来往近便。赵迁胡天胡地大折腾，女子惨叫声昼夜可闻，不隐秘自然不行。赵迁是国王，但有不测或不堪入耳之丑闻传出，郭开也得陪葬。所以，事虽不大，郭开却得亲自督导，务求妥善严密。太远太偏也不行，不利于郭开与赵迁通联。柏人水陆两便，飞骑马队一个时辰便到，财货输送与甲士调遣都很是方便，自然是上选之地。凡此等等，郭开在入宫之前已经思谋定当。至于被郭开始终说成"求贤"的那件事，更是好办。有精通男女嬉戏的韩仓率一班亲信北上匈奴，断无差错。事实迅速证实了郭开的预料，月余之后，韩仓第一道密报飞到：非但女贤有得，且重金买得六名喜好虐女的胡人武士，预为驯养奇特女贤。

如此忙碌两月余，赵迁搬入柏人，奇异的贤才也接踵送到了柏人。

韩仓搜求的西域胡女，个个生得人高马大，金发碧眼肤色雪白热辣奔放，非但扛得折磨者大有人在，其中火爆者还时不时与赵迁厮缠对打。赵迁大觉刺激，雄心陡起，日日以制伏胡女多少为战场胜败。于是，柏人行宫又有了新的虐女法度：赵王若连续打翻三十六个高大肥白的胡女，且能连番野合十女，家令韩仓便扮作战场军使，骑着快

马打着红旗四处飞驰报捷，而后便大宴庆功；若有一女经得起连续三日滚打折腾，且能侍奉赵王一夜于野外林下，得赏赐爵号以为褒奖。

如此日复一日，赵迁郭开韩仓各得其所各有其乐，彼此大觉痛快。

正在赵迁郭开韩仓们开心之时，一场权力阻击突然来临。

赵迁即位的第二年初秋，王族大臣们以春平君[注]为首，突然鼓动公议：赵王将到加冠之期，庙堂当行筹划冠礼朝会，郭开当如约还政于赵王！原来，此时在赵国臣民心目中，赵王淡出国事，全然是大阴人郭开所致，坊间关于赵王的依稀传闻，也全系郭开一党恶意散布。如今王族大臣一动议，立即引得朝野一片奋然呼应，矛头直指当道者郭开。加冠还政，是丧失事权的元老大臣们早早预谋好的一个关口，其首要目标是还政赵王，而后目标是施压赵王罢黜郭开。

不料，郭开分外豁达，一接到联具上书，立即便行朝会。郭开在朝会上慷慨宣示：明春为赵王行冠礼，而后赵王亲政，老夫决意隐退。此举大出群臣意料，发动公议时的奋然倒郭之势顿时没了着力处，一时皱着眉头默然一片。毕竟，王者冠礼是一套极为繁复的程式典礼，几个月的预备是无论如何不能少的。郭开应允开春举行冠礼，又答应届时隐退，你还能如何反对?

朝会之后，元老大臣们秘密聚会商议，终于一致认定：郭开是虚与周旋拖延时日，实则根本不打算还政赵王。于是，由王族元老牵头，秘密通联赵军大将，共同约定：开春之后郭开若不还政赵王，立效沙丘宫兵变故事，诛灭郭开一党！李牧、庞煖、司马尚等赵军大将早已不满郭开专权，与王族元老一拍即合，立即开始了向武安、少阳、列人、巨桥四邑[注]秘密进军包围邯郸的诸般调遣。

谁知又是一个不料。开春之后，赵王迁的加冠大礼如期举行。冠礼后的朝会上，老郭开当殿请辞归乡。其殷殷唏嘘之态，令举事大臣们喜出望外，只盼赵王就势准了大阴人所请，其后只要这个大阴人走出邯郸城外，立马将他碎尸万段。

谁知，还是一个不料。郭开请辞之后，赵王亲述口书，举事大臣们的脊梁骨一阵阵发凉。赵迁念诵的是："老上卿乃先王旧臣，顾命而定交接危局，摄政而理赵国乱局，今又还政本王，功勋大德，天地昭昭也！本王何能违背祖制，独弃两世功臣乎！今本王亲政，第一道特书：老上卿晋爵两级，加封地百里，仍居国领政！"末了，赵迁还骨碌碌转着眼珠拍着王案，恶狠狠加了一句，"敢有不服老上卿政令者，本王拿他喂狼！"

元老大臣们瞠目结舌，心下料定大阴人郭开一定是猖狂不可一世。

不料，又是一个不料。郭开匍匐在地，当殿号啕大哭，再度请辞。

赵迁一脸厌恶地嚷嚷起来："说辞我都背完了，如何又来一出？散朝！"

至此，举殿大臣无不愕然失色。

三　不明不白　李牧终究与郭开结成了死仇

赵国朝局当变未变，一场秘密兵变不期然开始酝酿了。

国政依然在郭开手中，而且还更为名正言顺。尤为可怕的是，赵王迁显然已经在郭开的掌握之中了。原本，赵国臣民尚寄厚望于赵王亲政。然新赵王亲政半年，一次朝会不行，只在王城与行宫胡天胡地，其荒淫恶行迅速传开，成为人人皆知而人人瞠目的公开秘密。赵

国臣民大失所望，举事大臣们更是痛感被大阴人郭开算计。于是，一班被悼襄王赵偃罢黜的王族大臣们相继出山，以春平君为轴心屡屡密谋，酝酿发动兵变拥立新君。

正在此时，一个突然事变来临——秦军桓龁部大举攻赵！

秦军攻赵的消息传开，朝野一时大哗。毕竟，秦赵之仇不共戴天，抗秦大计立成朝野关注中心再是自然不过。举事大臣们立即谋定：上书举李牧为大将御敌，其后无论胜败，都要诛杀郭开并胁迫赵迁退位。元老们如此谋划，基于一个铁定的事实：上年秦军攻赵平阳，郭开不经朝会便派亲信大将扈辄率军十万救援，结果被秦军全数吞灭；今年秦军又来，郭开定然还是举荐无能亲信统军，最终必将丧师辱国！所以，元老们要抢先力荐李牧抗秦，之后再杀郭开。元老们一致认定：庞煖虽有将才，然腹地赵军终究不如李牧边军精锐，赵国已到生死存亡关头，必须出动边军抗秦；李牧抗秦，诛杀郭开，赵王退位，三者结合，必能一举扭转危局。

不料，元老大臣们的上书还没有送入王城，赵王特书已经颁下：准上卿郭开举荐，以李牧为将率军抗秦！举事大臣们愕然不知所措，对郭开的行事路数竟生出了一种神鬼莫测的隐隐恐惧。春平君闻讯，铁青着脸连呼怪哉怪哉，说不出一句囫囵话来。

郭开终日思谋，对朝局人事看得分外清楚：赵国尚武，又素有兵变之风，要稳妥当国，便得有军中大将支撑，否则终究不得长久。基于此等评判，郭开早早就开始了对军中将士的结交，将扈辄等一班四邑将军悉数纳为亲信。上年扈辄大败身死，郭开才恍然醒悟：四邑将军因拱卫邯郸，名声甚大，泡沫也大，赵军之真正精锐还是李牧边军。郭开也想到过庞煖，然认真思忖，终觉庞煖没有稳定统率过任何一支赵军，在军中缺乏实力根基；不若李牧统领边军二十余年，喝令边军如臂使指，若得李牧一班边军大将为亲信，何愁赵国不在掌控之中？反复揣摩，郭开决意笼络李牧，以为日后把持国政之根基力量。

秦军再度攻赵，郭开视为大好时机。

紧急军报进入王城，正在三更时辰。郭开没有片刻停留，立即飞马赶赴柏人行宫。更深人静之时，执事内侍回说赵王此时不见任何人。郭开却坚执守在寝宫内门之外，严令内侍知会韩仓立即禀报赵王。此时的赵迁，正在长大的卧榻上变着法儿大汗淋漓地犒赏一个可心胡女。被疾步匆匆的韩仓唤出，赵迁光身子裹着一领大袍，偌大阳具还湿漉漉地在空中挺着，浑身弥漫出一股奇异的腥臊，阴沉着脸色不胜其烦。郭开本欲对赵迁透彻申明目下危局，而后再说自己的谋划。不料还没说得两句，赵迁挥着精瘦的大手便是一阵吼叫："你是领政大臣，原本说好两不相干，半夜急吼吼找来疯了！秦军攻来如何，干我鸟事！"吼罢不待郭开说话，腾腾腾砸进了寝宫，厚重的大门也立即轰隆咣当地关闭了。老郭开看着隆隆关闭的石门，举起袍袖驱赶着萦绕鼻端的腥臊，愣怔一阵，二话不说匆匆出宫了。

回到邯郸，晨曦方显。郭开不洗漱不早膳，立即开始紧急操持王书颁行。赵迁虽则亲政，移居柏人行宫，却将最要害的王城书房的一班中枢大吏丢在邯郸，理由只有四个字："累赘！聒噪！"这些中枢大吏，原本便是郭开多年来逐一安插的亲信。郭开行使赵王权力，确实没有来自宫廷中枢的特异阻力。诸多事务郭开之所以禀报赵迁，除了不断试探赵迁，毋宁说正在于激发别有癖好的赵迁的烦躁，进而给自己弄权一次又一次夯实好坚实的根基。此次事情紧急，郭开一反精细打磨的成例，立即聚来包括掌印官员在内的各方心腹开始铺排。不消半个时辰，大吏们便依照郭开口授拟出了赵王特书，而后立即正式誊刻，又用了王印。

不到午时，郭开的赵王特书紧急颁行邯郸各大官署。

匆匆用膳之后，郭开亲率马队星夜兼程地赶赴云中郡边军大营[注]。

云中司马详细盘查了半个时辰，才准许郭开进入幕府，其冷落轻蔑显而易见。饶是如此，郭开没有一丝不快，依然敦厚如故地堆着一脸笑意，等来了李牧的接见。李牧散发布袍，不着甲胄，连再寻常不过的马奶子酒也不上，只冷冰冰嘲讽道：“老上卿夤夜前来，莫非要亲自领军抗秦？”郭开急如星火而来，此刻却慢条斯理道：“老夫寸心，力荐将军为抗秦统帅，岂有他哉？此战无论胜败，老夫都会举荐将军为赵国大将军。赵国大军，该当由将军这等名将统帅。国政大事，亦须大将军与老夫共谋。”李牧冷笑道：“无论胜负皆可为大将军，天下还有赏罚二字么？”郭开却道：“老夫信得将军之才，此战必胜秦军无疑！”李牧无论如何铮铮傲骨，对这等笃信边军必胜之辞也不好无端驳斥，遂淡淡一句道：“若是赵王下书调兵，上卿只管宣书。”在李牧看来，郭开此等大阴人无论如何也不会举荐与他格格不入的将军做抗秦统帅，只能是调走边军精锐，而后再交给自己的亲信去统帅；然则大敌当前，是国家干城，毕竟不能做掣肘之事，王书调兵是无由拒绝的。

郭开宣读完王书，李牧愣怔不知所以了。

“聚将鼓！”良久默然，李牧大手一挥下令。

李牧没有与郭开做任何盘桓，甚至连一场洗尘军宴也没有举行，便星夜发兵兼程南下了。兵贵神速，这是李牧飞骑大军久战匈奴的第一信条。此时，秦军已经攻下赤丽、宜安两城。李牧断定秦军必乘胜东来，大军遂在肥下之地设伏，一战大胜秦军。赵国朝野欢腾之际，郭开以抚军王使之身亲赴大军幕府，宣读了赵王特书：李牧晋爵武安君，封地百五十里，擢升大将军统领赵国一应军马！这次王书与郭开犒赏边军的盛举，教李牧第一次迷惑了。

李牧坚韧厚重，素来不轻易改变谋定之后的主张，其特立独行桀骜不驯的秉性，在赵国有口皆碑。赵孝成王时，李牧始为边将，坚执以自己的打法对匈奴作战，宁可被大臣们攻讦、被赵孝成王罢黜，亦

拒绝改变。后来复出，李牧仍然对赵孝成王提出依自己战法对敌，否则宁可不任。便是如此一个李牧，面对郭开再次敦诚热辣地支持边军，不禁对朝野关于郭开的种种恶评生出了疑惑：一个人能在危局时刻撑持边军维护国家，能说他是一个十足的大阴人么？至少，郭开目下这样做决然没有错。是郭开良心未泯，要做一番正事功业了？抑或，既往之说都是秦人恶意散播的流言？

第一次，李牧为郭开举行了洗尘军宴。

席间，大将司马尚与一班将军，对郭开热嘲冷讽不一而足。李牧既不应和，亦不拦阻，只做浑然不见。郭开一阵大笑，开诚布公道："诸位将军对老夫心存嫌隙，无非种种流言耳！察人察行，明智如武安君与诸将者，宁信秦人之长舌哉？"

李牧与将军们，一时没了话说。

正在此际，春平君的密使来到军营，敦促李牧迅速回军邯郸，以战胜之师废黜赵王、诛灭郭开，而后拥立新君。李牧心有重重疑虑，遂连夜邀约驻扎武安的庞煖前来，与副帅司马尚秘密会商。司马尚以为，赵迁郭开必将大乱赵国，主张依约举兵。李牧思忖良久，肃然正色道："且不说赵王与郭开究竟如何，尚需查勘而后定。仅以目下大势说，秦军一败之后，必将再次攻赵。此时若举兵整国，一王好废，一奸好杀，然朝野大局必有动荡，其时谁来担纲定局？动荡之际若秦军乘虚而入，救赵国乎！亡赵国乎！"司马尚一时无对，苦笑着低头不语。李牧目光望着庞煖，期待之意显然不过。

一直没有说话的庞煖直截了当道："煖多年奔波合纵，对天下格局与赵国朝局多有体察。若说大势，目下山东列国俱陷昏乱泥沼，抗秦乏力，几若崩溃之象。赵国向为山东屏障，若再不能振作雄风，非但赵国将亡，山东六国不复在矣！大将军已是国家干城，唯望以天下为

重，以赵国大局为重，迅雷不及掩耳整肃朝局，莫蹈信陵君之覆辙也！”身为纵横家的庞煖，举出信陵君之例，话已经说得非常重了。

信陵君本是资望深重的魏国王族公子，两次统率合纵联军战胜秦国，一时成为山东六国的中流砥柱。其时魏国昏政，朝野诸多势力拥戴信陵君取代魏安釐王。信陵君却因种种顾忌不敢举事，以致郁闷而死，魏国也更见沉沦了。[注]对信陵君的作为，当时天下有两种评议：一种认为其维护王室稳定忠心可嘉，一种认为其牺牲大义而全一己之名，器局终小。庞煖之论，显然是以后一种评判为根基而发。

“果真举事，元老中何人担纲国政？”司马尚突然一问。

“春平君无疑。”庞煖回答。

“不。此人无行，不当大事。”李牧摇头，戛然而止。

“危局不可求全，大将军自领国政未尝不可。”

“李牧一生领军，领国不敢奢望。”

李牧冷冷一句，气氛顿时尴尬。以才具论，庞煖之才领兵未必过于李牧，领政却显然强过李牧。以庞煖之志以及对信陵君的评判，李牧若竭诚相邀其安定赵国，庞煖必能慨然同心。况且，庞煖已经先举李牧，未必没有试探之意。李牧却既否决了春平君，又断然拒绝自己领政，更没有回应庞煖的试探。否决春平君，庞煖、司马尚都没有说话。其间缘由，在于坊间传闻这个春平君与转胡太后私通有年，已经陷进了太后与韩仓的污泥沼，实在不能令人心下踏实。拒绝自己领政，庞煖司马尚都能认同，亦觉这正是李牧的坦诚之处。然则不邀庞煖相助，在司马尚看来，这便是李牧拒绝与其余赵军大将合整朝局了。而在熟悉李牧秉性的庞煖看来，李牧一心只在抗秦，无心在抗秦与整肃国政之间寻求新出路，这场大事便无法商议了。而李牧不明白

的是，赵国元老密谋举事，名义以春平君为轴心，实际上多有腹地大军的一班大将参与，将军们密谋的轴心人物，恰恰便是庞煖。而作为李牧副将的司马尚，原本来自巨鹿守军，也参与了腹地大将们的密谋。

密谋举事，历来都在反复试探多方酝酿。思谋不对口，自然无果而散。

庞煖、司马尚虽不以为然，却也掂得出李牧所言确是实情，绝非李牧真正相信了郭开而生出的惑人说辞。但凡一国兵变，能在兵变之期维持国家元气者少而又少，不能不戒之慎之。而要使兵变成功，第一关键是要强势大臣主持全局。赵国素有兵变传统，此点更是人人明白。赵武灵王晚期，拥立少年王子赵何的势力兵变成功，全赖资望深重文武兼具的王族大臣赵成主事，否则断难成功。目下之赵国，最为缺失的恰恰是举事大臣中没有一个足以定国理乱的强势大臣。庞煖资望不足，与李牧铁心联手或可立足，两人分道，则胜算渺茫。更为要紧者，目下强秦连绵来攻，李牧全力领军尚不能说必有胜算，遑论左右掣肘？其时，李牧陷入兵变纠缠，既不能全力领军抗秦，又不能全力整肃朝政，结局几乎铁定的只有一个：拱手将灭赵战机奉送给秦军。

李牧态度传入元老将军群，举事者们一时彷徨了。

赵国各方尚在走马灯般秘密磋商之时，秦军又一次猛攻赵国。

李牧已经是赵国大将军，领军抗秦无可争议。然则，李牧大军未动，赵国朝野便迅速传遍了赵王书令：“得上卿郭开举荐，仍令李牧统军击秦！”郭开郑重其事地到大军幕府颁行赵王书令。李牧心下颇觉不是滋味，却没有心思去揣摩，短暂应酬，便统领大军风驰电掣般开赴战场去了。

这次秦军两路进攻：一路正面出太原北上，攻狼孟[注]山要塞；一路长驱西来攻恒山郡，已经攻下了番吾[注]要塞，正要乘胜南下。李牧已经探查清楚：所来秦军是偏师老军，并非新锐主力大军，其势汹汹却力道过甚，距离后援太远，颇有孤军深入再次试探赵军战力之意味。基于如此评判，李牧做出了部署：以十万兵力在番吾以南二百余里的山地隐秘埋伏，秦军若退，则赵军不追击；秦军若孤军南来，则务必伏击全歼！

李牧对大将们的军令解说是：“秦国老军三年三攻赵，一胜一负而不出主力，试探我军战力之意明也！其后无论胜败，秦军都将开出主力大军与赵国大决，其时便是灭国之战！唯其如此，我军不当在此时全力小战，只宜遥遥设伏以待。秦军若来，我则伏击。秦军退兵，我亦不追。此中要害，在保持精锐，以待真正大战！”至于为何将伏击地点选在柏人行宫以北，李牧没有说明。其实际因由是，李牧发兵之前，郭开特意低声叮嘱了一句：“王居柏人，大将军务必在心。”郭开之意，自然是要李牧设置战场不要搅扰赵王清静。其时，赵王迁之荒淫恶行已经为朝野所知，李牧心下厌恶至极。然则国难当头，赵王毕竟是凝聚朝野的大旗，全然不顾其颜面也不是大局做派，李牧只好将伏击战场北移，原因却不好启齿。

这一战，赵军又大胜而归，斩首秦军五万余。赵国一片欢腾。

郭开又带着赵王的嘉奖王书，带着隆重的仪仗，带着丰厚的犒赏财货，又一次轰隆隆大张旗鼓地开进了李牧军营。李牧仍然觉得不是滋味，仍然是不能拒绝，又如旧例，聚将于幕府大帐，公开接受赵王犒赏。席间，司马尚一班大将对郭开依旧是冷冰冰不理不睬。李牧念两次胜秦皆有郭开之功，至少郭开没有像元老们预料的那样百般设置陷阱，是以郑重举起酒爵，并下令将士们一齐起立举爵，对郭开做了敬谢一饮。虽然没有边军惯有的慷慨激昂，礼仪毕竟是过了。

一爵饮罢，郭开对李牧深深一躬道：“老夫能与武安君同道知音，共领国政，赵国大幸也！老夫大幸也！”又转身对大将们深深一躬道，“自今日后，诸位将军之升迁贬黜，只要得武安君允准，老夫决保王命无差。”司马尚冷冷道：“老上卿之意，赵王印玺在你腰间皮盒之中？”郭开浑不觉其讥刺之意，一副慷慨神色道：“老夫与武安君有约：荣辱与共，同执赵国。赵王安得不听哉！”

此言一出，幕府大将们尽皆惊愕，目光齐刷刷盯住了李牧。李牧大觉不是路数，肃然拱手道：“军中无戏言。老上卿何能如此轻率涉及国事，涉及赵王？”郭开哈哈大笑道：“此时此地，老夫实在不当此话。当后话也，后话也。”以李牧在军中资望，若与郭开执意折辩一句话虚实有无，反倒显得底气不足有失风范。李牧自然不屑此等作为，大袖一挥散了军宴，将郭开撂在大帐径自走了。

军宴结束，留下一班吏员犒军，郭开自己回邯郸去了。

郭开刚走，春平君元老党的秘密特使便赶到了边军幕府，一力催促李牧发兵靖难，杀郭开废赵王救赵国！赵国元老与边军大将们的通联历来是千丝万缕，密谋举事也不仅仅是与李牧一人有约。是以每次密会密商，至少都有司马尚等几员大将与会。两次胜秦，李牧声望大增，元老们发动宫变的欲望又变得浓烈而迫切。春平君与元老们的评判是：两次胜秦，秦必不会立即再攻，如此必有一段间隙时日，若能在此时一举宫变，迅雷不及掩耳般理清赵国庙堂根基，则赵国必将再振雄风！然则，大大出乎元老们意料，李牧明确地表示反对此时起事宫变，而主张稳定朝野，先行抗击秦军。

李牧的理由很充分：秦军对赵军的试探性作战已经完成，各方消息都显示出秦国正在全力准备灭赵大战；今春秦军必定灭韩，之后很可能立即是灭赵大战；此时若在邯郸仓促起事，赵王人选没定准，主政大臣也没定准，何以稳定大局？大局不稳，赵国必亡！以目下赵国格局，郭开要保存赵王与自己权位不失，便得全力支持边军抗秦，至

少不会给抗秦大战设置陷阱。末了，李牧拍着帅案慷慨激昂道："目下之局，不举事尚能全赵，举事则必然亡赵！整肃赵国，只能在战胜秦军主力之后！"

元老党的特使对李牧的论断做了激烈指斥，说秦国大军正陷于对韩泥沼，秦军决不可能一战灭韩；当此之时，正是赵国廓清朝局的最好时机；若不趁此时机尽早动手，待秦军真正灭韩之后攻赵，有郭开一班狐群鼠辈搅扰，赵军不能全力抗击秦军，赵国才是真正的亡国之危！在李牧与特使的激烈争辩中，边军大将们第一次出现了沉默，没有一个人说话。

"不想武安君竟能寄望于郭开，夫复何言！"

特使愤愤然作鄙夷之色，撂下一句使李牧极为难堪的话走了。

第一次，脸色铁青的李牧无言以对。

此间牵涉的一个轴心，是双方对郭开的评判。李牧很明白，郭开绝不是忠直良臣。李牧之所以主张此时不能起事，只是预料郭开不会以牺牲李牧与边军为代价而自灭赵国。毕竟，只有李牧与边军保住了赵国，郭开赵迁才能继续在位当道。李牧相信，郭开不会看不到这一点。李牧认定的方略是：只有再次大败秦军主力，真正换来一段平定岁月，才能整肃赵国内事。然则，不管李牧内心如何清楚，此时都难以辩白了。李牧嗅到了一种气息：只要牵涉到郭开，无论如何辩解，都不可能说服赵国元老与边军大将。

李牧沉默了，元老党的宫变谋划自然也暂时搁置了。然则，种种关于李牧的离奇流言却风靡了邯郸，吹到了各大战国。"李牧拥兵自重。"

"李牧与郭开荣辱与共，结成了一党。"

“李牧报郭开两次举荐之恩，要助郭开自立为赵王！”

“李牧素来不尊王命，这次要独霸赵国了！”等等等等不一而足。面对种种流言，李牧大笑间满眶热泪：“赵人之愚，恒不记当年长平大战之流言哉！”

此时，郭开又一次亲自带着大队犒赏车马来了。

事先，郭开预报赵王书令：李牧抗秦辛劳有功，加封地一百里。

李牧闻报大怒，非但没有举行军宴，连郭开见也不见，便将特使车马轰出了边军营地。饶是如此，流言依旧，李牧也日益为朝野公议所疑。郭开却一如既往，隔三岔五总是亲自来犒赏李牧，且每次都是大张旗鼓。李牧不见，郭开便将绣有赵王褒奖词与郭开一党颂词的大旗遍插鹿砦之外，将大量财货牛羊王酒小山般堆积营门。一面面“功盖吴白”、“大赵干城”、“新朝砥柱”之类的红锦大旗竟日飞扬，一座座肉山酒山整日飘香，引得路人侧目议论蜂起，整肃如山的边军营地出现了从来没有过的混乱景象。一个是淫虐丑行已经昭著朝野的君王，一个是掌控荒淫君王的大阴奸佞，两人垂青李牧，剽悍的赵人如何不愤愤然作色？

恰在纷乱之时，赵国北部代郡(注)又突发异常大地动！

代郡二十余县房屋大半坍塌，最宽地裂达一百三十余步。紧接着旱灾大起，瘟疫流行，耕地荒草摇摇，代郡陷入空前大饥馑。天灾骤发，郭开一班执政人物不闻不问，依旧每日算政弄人。赵迁王室更是日日沉溺荒诞恶癖，一令不发，一事不举，听任饥民流窜燕国辽东与茫茫草原。不期然，一首民谣迅速在赵国流传开来：“赵为号，秦为笑。以为不信，视地之生毛！”民谣飞传之外，赵国又生出一则流言：乾坤大裂，上天示警，主赵国文武两奸勾连乱国！这文武两奸，任谁解说都昂昂然指为郭开与李牧。

流言飞到大军幕府，李牧连连冷笑，却一句话也说不出来。

数十年来，李牧率边军常驻云中边地，背后的代郡便是其坚实后援。李牧边军与云中、代郡边民素来融洽无间，护持牧民更是口碑巍然。今边民大灾，李牧安能坐视？此时，虽然李牧主力大军因南下对秦作战，已经移驻上党郡东北部的东垣[注]要塞。然李牧一得消息，顾不得种种流言，立即派出飞骑羽书，下令云中大营全力救治代郡灾民。与此同时，李牧紧急上书赵王，请开邦国府库赈济灾民！可是，李牧的特使根本没有见到赵王，只在王城偏殿好容易找到了郭开。至此，郭开终于真相毕露，对李牧特使冷冷撂下寥寥几句："武安君要救灾民，立声望么？好。然则，得他自己来说。李牧一日不与老夫同道，休求老夫成他功业！"事态至此，赵国元老们倍感窝火，一口声将灾劫乱象归结为"姑息养奸，国成大患！"谁在姑息养奸？元老们不明说。如此更引得流言纷纭。一时间，李牧竟成了朝野侧目的乱国者。

李牧愤怒了！

这位赵国的武安君忍无可忍，先公开以军书形式通告朝野，严词斥责郭开一班执政大臣视民如草芥荒政误救，申明若再迟延救灾，边军决不坐视！之后，李牧又立即将自己封地的赋税粮草全数交给代郡府库赈济灾民。李牧如此两举，其一在断然将自己与郭开分割开来；其二则欲带动元老开私家府库赈济灾民，对赵王郭开施加强大压力，以图稳定赵国边民不使外流。

然则，李牧没有料到，赵国局面却因此而更加神秘莫测。

边民倒是不再疑惑李牧，一片赞誉如浪潮般涌起，无不将李牧视为大赵长城。春平君为首的元老们却对李牧真正地冷淡了，疏远了。虽然，每位元老都迫不得已拿出了一些粮草以全颜面，但对李牧这种作为，却大大的不以为然。春平君密使通过司马尚告知李牧说："君之行，徒解其表也，唯沽尔名也！老夫等欲扶国本，安能与君同道哉！"

赵国的元老势力与李牧，终于分道扬镳了。

其时，李牧正忙于筹划对秦决战，听罢司马尚转述，苦笑一番，疲惫得连折辩的心力也没有了。此时，郭开人马却是另一番作为：在李牧明发军书之后，郭开非但没有一言做公然辩解，反倒派出几拨大吏连番赶赴代郡救灾。虽然，救灾大吏们最终也没有给边地灾民带去急需的财货粮草，反而是蝗虫般将灾区再度吃喝洗劫了一番。然则，郭开毕竟是以王命名义轰隆隆出动救灾。李牧既没有时日出动精悍人马查究真相，又不能在此时举事除奸，原本可以借重的元老势力也形同路人，无论郭开们如何玩弄伎俩，李牧都无力回天了。

李牧不知道的是，恰恰在这个关节点上，郭开与他结下了生死冤仇。

郭开屡经试探，多方查勘，终于认定李牧是一个无法以眼前利害动其心的人物。也就是说，郭开认定李牧再也不可能成为自己手中的棋子。既然如此，李牧只能是郭开的对手。在赵国，郭开不畏惧元老势力，却深深畏惧手握重兵而又无法笼络的李牧。自李牧军书通告朝野，公然指斥郭开，郭开一党便开始谋划对付李牧的种种手段了。郭开们最大的顾忌，是元老势力与李牧的结盟。若赵氏元老死力支撑李牧，李牧在元老势力支撑下突然起事宫变，郭开与赵迁准定一齐陷入灭顶之灾。

恐惧之下，郭开没有慌乱，精心思谋了几则流言，下令心腹们大肆传播。郭开心腹心有疑虑，生怕引火烧身，郭开阴阴道：“流言者，试探手也。查彼之应对，决我之方略。若李牧与元老果真不为流言所动，而断然起事，老夫只有最后一条路：挟持赵迁北逃，勾连匈奴以谋再起！”一班心腹心悦诚服，遂全力四出，大肆散布种种流言。

郭开的第二手棋是，通过韩仓操弄淫乱成性的转胡太后着意勾连春平君。韩仓大展其长，多次以赵王密召为名，将春平君接进柏人行

宫与盛年妖娆的转胡太后大行淫乱。其间，韩仓不惜重操故伎，也胡天胡地地混插其中，引得春平君大呼快哉快哉。如此卧榻林下之余，侍女内侍们种种关于李牧秘密进出柏人行宫的悄声议论，也不经意地流入了春平君耳中。春平君大疑，遂在狎弄韩仓时多方盘诘，韩仓却始终只笑颜承欢，不置可否。春平君又在林下与转胡太后野合时，多方谈及李牧以为试探，孰料这位太后咯咯长笑道："便是那武夫如何，岂比君之长矛大戟哉！"这位欲图在赵国大局中翻云覆雨的春平君笃信卧榻密语，由是认定：李牧已经是赵迁郭开的秘密支柱，断断不可共举秘事。元老势力与李牧的分道扬镳，其源皆在此也。

不多时日，郭开得军中亲信密报：春平君元老们与李牧完全分道，李牧没有任何起事谋划，边军大将们也隐隐多有裂痕。郭开兴奋难以自抑，仰天一阵大笑："天意也！天意也！老夫独对李牧，大业成矣！"

一个阴云密布大雨滂沱的暗夜，庞煖赶到了大军幕府。

李牧看着浑身透湿的庞煖，惊愕得一时无言。庞煖不做任何客套，慨然一拱手道："武安君，庞煖今来，最后一言，愿君慎谋明断：目下情势，君已孤立于朝，上有无道之君大阴之臣，下有王族元老内军大将，君纵有心抗秦，一军独撑安能久乎！其时，大将军纵然不惜为千古冤魂，大赵国一朝灭亡，宁忍心哉！为今之计，在下与一班将军愿与大将军同心盟誓：抛开春平君，请大将军主事，以雷霆之势一举擒拿赵迁郭开，共推公子嘉为赵王抗秦！挽救赵国，在此一举，愿武安君明断！"李牧尚在愣怔之中，庞煖一挥手，六员水淋淋的大将大踏步进帐，齐齐拱手一句："我等拥戴武安君主事！武安君明断！"

李牧良久默然，石柱般伫立在幕府大厅。一道闪电划破夜空，大厅骤然雪亮。庞煖与大将们清楚地看见，素称铁石胆魄的李牧脸颊滚下了长长两行泪水。空旷的聚将厅肃然寂然，庞煖与将军们再也不忍说话了。长长的沉默终于打破，李牧对庞煖深深一躬道："人各有志，

不能相强。秦赵大决在即，李牧宁愿死在烈烈战场，不愿死在龌龊莫测之泥潭。”

庞煖与大将们走了，脸色如同阴云密布的夜空。

至此，李牧这位赫赫名将，在赵国朝野几乎完全陷入了孤立。

正在此时，紧急军报接踵传来：秦军主力大举攻赵！

四　王翦李牧大相持

赵王迁七年，秦王政十八年夏末，秦国主力大军压向赵国。

秦军主力以王翦为统帅，分作三路开进：北路，由左军大将李信与铁骑将军羌瘣率八万轻装骑兵，经秦国上郡(注)东渡离石要塞，过大河，以太原郡为后援根基压向赵国背后；南路，由前军大将杨端和率步骑混编大军十万，出河内郡(注)，经安阳北上直逼邯郸；中路，由王翦亲率步骑混编的二十万精锐大军，出函谷关经河东郡进入上党山地，向东北直逼驻扎井陉关的李牧主力。

三路主力之外，秦军还有更北边的一支策应大军，这便是防守匈奴的九原郡蒙恬大军。秦王嬴政给蒙恬军的策应方略是：在防止匈奴南下的同时，分兵牵制赵国边军云中郡大营，以使赵国边军的留守骑兵不能南下驰援李牧。

大军出动之前，秦军在蓝田大营幕府聚将。在穹隆高阔的幕府大厅，王翦用六尺长的竹竿指点着巨大的写放山川(注)，对分兵攻赵的意图解说道：“我军三路，尽皆精兵。三路无虚兵，三路皆实兵！反观之，则三路皆虚兵，三路无实兵！如此部署图谋何在？在赵之国情军情也！人言秦赵同源。赵国之尚武善战，不下秦国！赵国之举国皆兵，不下秦国！秦赵大决，是举国大决，无处不战！今我军三路进击，再加九原郡蒙恬大军居高临下策应，堪称四面进兵。如此方略，

是要逼得赵国退无可退，唯有决战！唯其如此，秦王特书告诫我全军将士：对赵一战，务戒骄兵，务求全胜！”

“务戒骄兵！务求全胜！”举帐肃然复诵。

“此次大决，不同于长平大战。”明确部署总方略后，王翦肃然正色道，“不同之处在三：其一，庙堂明暗不同。长平大战之时，秦赵庙堂皆明，秦赵两方都是人才济济。此次大战则秦明而赵暗，赵王昏聩荒淫奸佞当国。其二，国力军力不同。长平大战时，秦赵双方国力对等，军力对等。此次大战，秦国富强远超赵国，后援根基雄厚扎实；秦军兵员总数亦超越赵国，攻防器械、甲胄兵器、将士战心等等，亦无一不超赵国。其三，将才不同。长平大战之时，秦军统帅为武安君白起，赵军则为廉颇赵括，秦军将才大大超过赵军将才。此次大战，赵军统帅为大将军李牧，秦军为老夫统兵。诸位但说，王翦与李牧，孰强孰弱？”

“上将军强于李牧！”聚将厅一片奋然高呼。

“不。”王翦淡淡的一丝笑意迅速掠去，沟壑纵横的古铜色脸庞又凝固成石刻一般的棱角，“李牧统率大军北击匈奴，南抗秦军，数十年未尝一败！老夫王翦，虽也是身经百战，然统率数十万大军效命疆场，生平第一次也！素未为将统兵之大战，老夫如何可比赫赫李牧？纵然老夫雄心不让李牧，亦当思忖掂量，慎重此战。老夫之心，诸位是否明白？”

“明白！！”举厅一声整齐大吼。

“李信将军，你且一说。”

北路大将李信跨步出列，一拱手高声道：“上将军之意，在于提醒我等将士：既不可为李牧声威所震慑，临战畏首畏尾不敢临机决断，

更不能以李牧并未胜过秦军主力而轻忽，当战则战，不惧强敌！至于上将军自以为不如李牧，李信以为不然！”

王翦鼻端哼了一声，没有打断这位英风勃发的年轻大将。举厅大将尽皆年轻雄壮，一闻李信之言业已超越上将军所问而上将军居然没有阻止，顿时一片明亮的目光齐刷刷聚来，期盼李信说将下去。

“上将军之与李牧，有两处最大不同。”李信沉稳道，“不同之一，李牧战法多奇计，尤长于设伏截击，胜秦如此，胜匈奴亦如此；上将军为战，多居常心，多守常法，宁可缓战必胜，不求奇战速胜。兵谚云，大战则正，小战则奇。唯其如此，上将军之长，恰恰在于统率大军做大决之战。此，李牧未尝可比也！”

“彩——”大将们一声欢呼几乎要震破了砖石幕府。

“不同之二，李牧一生领兵，几乎只有云中草原之飞骑边军，而从未统领举国步骑轻重之混编大军做攻城略地之决战。唯其如此，李牧之全战才具，未经实战考量也！上将军不然，少入军旅即为秦军精锐重甲之猛士，后为大将则整训秦国新军数十万。步军、骑兵、车兵、弩兵、水军、大型军械等等，上将军无不通晓！诸军混编决战，上将军更是了然于胸！唯其如此，上将军之全战才具在李牧之上也！”

“彩！上将军万岁——”幕府大厅真正地沸腾了。

“我有一补！”一个浑厚激越的声音破空而出。

“王贲何言？”王翦脸色沉了下来。

前军主将王贲是王翦的长子，与李信同为秦军新锐大将之佼佼者。若说李信之长在文武兼备，则王贲之猛勇机变尤过李信。秦国政风清明军法森严风习敦厚，王贲自入军旅，父子反倒极少会面。王翦从来不以私事见这个儿子，王贲也从来不在军事之外求见父亲。王贲

的功过稽查，王翦更是依据军法吏书录与蒙恬议决行事。更兼王翦行事慎重，总是稍稍压一压王贲。譬如此次灭赵大战，众将一致公推王贲为北路军主将，王翦最后还是选择了李信，而教王贲做了李信麾下的战将。王贲秉性酷肖乃父，军事之外极少说话，今日却横空而出，王翦便有些不悦。

“末将以为，李牧不通大政！”王贲赳赳高声道，“大将者，国家柱石也，不兼顾军政者历来失算。李牧身为赵国大将军，既不能决然震慑奸佞，又不能妥善应对王族元老与腹地大军诸将，在赵国庙堂形同孤立。如此大将，必不长久！秦军出战，不说决战，只要能相持半年一年，只怕李牧已身陷危局！这是李牧的根基之短。”话音落点，王翦立即摇了摇手，制止了大将们立即便要爆发的喝彩，沉着脸问：“相持，便能使李牧身陷危局，王贲之论，根基何在？”

“其理显然。”王贲从容道，“李牧已经两胜秦军，名将声望业已过于当年之马服君赵奢。赵国朝野上下，对李牧胜秦寄望过甚。但有相持不下之局，昏聩的赵迁、阴谋的郭开，以及处处盯着李牧的王族元老，定会心生疑虑，敦促速战速胜。其时，以李牧之孤立，安能不身陷危局？”

“彩——”大将们不待王翦摇手，一声齐吼。

“算得一说。”王翦怦然心动，脸上却平淡得没有丝毫表示。

“愿闻军令！”大将们齐刷刷拱手请命。

王翦一挥六尺长杆，高声下令道：“三日之后，大军分路进发！

三路大军步步为营，各寻战机，扎实推进。进军方略之要旨，不在早日攻下邯郸，而在全部吞灭赵军主力。对赵之战，非邯郸一城之战，而是全歼赵军之战，是摧毁赵人战心的灭国之战！”

“雪我军耻！一战灭赵！”大将们长剑拄地，肃然齐吼。

王翦以特有的持重，做了最后叮嘱：“老夫受命领军，戒慎戒惧。

诸将亦得持重进兵，每战必得从灭赵大局决断，而不得从一战得失权衡。我军三路各自为战，通联必有艰难。我新军主力又是初战，诸将才具未经实战辨识。是以，各军大战之先，务必同时禀报秦王与上将军幕府。然则，秦王已经申明：唯求知情，不干战事决断，各军战机，独自决断。唯其如此，今日之后，将各担责，但有轻慢而败北辱军者，军法从事！”

王翦的最后一句话，是指着那口铜锈斑驳的穆公剑说的。

在全部新军大将中，只有王翦是年逾五十的百战老将。虽然，王翦统率全军出战也是首次，但王翦早年在蒙骜大军中做百夫长千夫长时已经是闻名全军的谋勇兼备的后起英才。尤为难能可贵者，王翦始终如一的厚重稳健，每战必从全局谋划的清醒冷静，与秦国新老大将都能协同一心的秉性，以及在训练新军中的种种出色调遣，已经在秦国新军中深具人望。更为要紧的是，王翦是自来秦国大将中绝无仅有的被秦王以师礼尊奉的上将军，在秦国庙堂堪称举足轻重。昔年名将如司马错、白起、蒙骜，对朝局政事之实际影响，可说都超过了王翦；然若说和谐处国协同文武君臣一心，则显然不及王翦。这便是王翦作为秦国上将军的过人之处——既有名将之才具，又有全局之洞察。因了如此，最为重大的灭赵之战，秦王嬴政反倒不如灭韩之战督察得巨细无遗，完全是放开手脚，交给王翦全盘调遣。赐大将穆公剑而授生杀大权，却不亲临幕府，这是秦王嬴政从来没有过的举措。

凡此等等，秦军新锐大将当然是人人明白，对王翦部署自是一力拥戴。

赵王王书颁下的时候，李牧已经在开赴井陉山的路上了。

这次，郭开不再亲自与李牧周旋，派来下王书的是赵王家令韩仓。年近四旬的韩仓第一次踏出王城以王使之身行使权力，得意之情无以言表，驷马王车千人马队旌旗猎猎而来，威势赫赫几若王侯。及至赶到东垣，李牧的幕府已经开拔半日。韩仓大是不悦，下令快马斥候两路兼程飞进，一路追赶李牧，务须知会其等候王命；一路禀报郭开，说李牧已经擅自出兵。韩仓自忖威势赫赫，李牧必在前方等候，赶来迎接亦未可知，于是在派出斥候之后下令大队车马缓缓前行，一路观山观水不亦乐乎。谁知堪堪将及暮色，斥候飞回禀报：大军已经不见踪迹，只有李牧的幕府马队在前方四十里之外的山谷驻扎。

“他，不来迎接王使？”韩仓很是惊讶。“大将军正在踏勘战场，等候王使！”

“岂有此理！他敢蔑视赵王？就地扎营！”

韩仓决意要给李牧一个难堪，教他知道自己这个炙手可热的赵王家令的分量。于是，特使人马在山谷扎营夜宿，韩仓再派斥候飞骑赶赴前方，下令李牧明晨卯时之前务须赶来领受王命。不料，正在韩仓酒足饭饱后趁着月色带着几名内侍侍女走进密林，要效法赵王野合趣味之时，山风大起暴雨大作，一面山体在滚滚山洪中崩塌，将酣睡中的车马营地轰隆隆卷入铺天盖地的泥石流中。正在另面山坡野合的韩仓侥幸得脱，在暴雨雷电中失魂落魄瑟瑟发抖。天色微明，韩仓被几名内侍侍女抬回营地，望着连一个人影也没有留下的狰狞山谷，韩仓连哼一声也没来得及便昏死过去。及至斥候带着李牧的两名司马赶来，韩仓只能筛糠般瑟瑟发抖，连话也说不出来了。

李牧得报，亲率中军马队赶来了。李牧从来没有见过韩仓，然对这个赵王家令的种种污秽之行早已听得不胜其烦。李牧面若寒霜立马山坡，连韩仓是谁都不屑过问，只对辎重司马冷冷下令：“一辆牛车，一个十人队，送他到东垣官署。”一个小内侍哭着禀报说，家令风寒过

甚急需救治，否则有性命之危。李牧冷笑道：“王使命贵，边军医拙，回邯郸救治方不误事。”说罢一抖马缰，率马队径自飞驰去了。

旬日之后，李牧大军全部集结于井陉山地。

自与庞煖一班大将分道，李牧已经清楚地觉察到自己的孤绝处境。副将司马尚追随李牧多年，劝李牧不要轻易决断此等大事，不妨与庞煖再度会商共决。反复思忖之下，李牧接纳了司马尚劝告，派司马尚秘密会晤庞煖，终于达成盟约：李牧大军专事抗秦，同时支持庞煖等抛开春平君秘密举事；但能诛杀赵迁郭开而拥立公子嘉为赵王，李牧决意拥戴新赵王，拥戴庞煖领政治国。庞煖等之所以欣然与李牧结盟，并接受李牧不卷入举事的方略，在于庞煖完全赞同李牧关于秦军主力攻赵必将发生的评判。其时，若没有李牧大军全力抗秦，纵然宫变成功，赵国已经崩溃甚或灭亡，宫变意义何在？以实际情形论，抗秦大战庞煖不如李牧得力，宫变举事李牧不如庞煖得宜，两人分头执事，不失为最佳之选择。而李牧之所以终于赞同结盟举事，要害在于庞煖提出的抛开春平君而由腹地赵军一班大将举事的方略尚觉踏实。李牧久在军旅，对元老党的举事方略历来冷淡以对，其根由与其说对郭开洞察不明，毋宁说对春平君一班元老的拖泥带水与浮华奢靡素来蔑视，而对其能否成功更抱有深深疑虑。庞煖初来，李牧拒绝，同样是李牧疑虑之心尚未消除。经司马尚劝说而李牧最终接纳，也是李牧得多方斥候探察，知庞煖等确实不再与春平君元老党勾连，遂决意支持庞煖举事。

如此盟约达成，边军一班大将无不倍感亢奋，原先渐渐离散的军心由是陡然振作。及至秦国大军逼近赵国边境的军报传来，李牧大军已经恢复了往昔的上下同心剽悍劲健，全军一片求战之声。

李牧选择的抗秦方略是：居中居险，深沟高垒，迟滞秦军，以待战机。

李牧将兵大战，数十年一无败绩。在战国名将中只有三人达此皇皇高度，一曰吴起，一曰白起，再曰李牧。而这三人之统兵性格，竟然惊人的相似：机警灵动如飘风，深沉匿形如渊海，猛勇爆发如雷霆，生平从无轻敌骄兵之热昏。一言以蔽之，狠而刁，勇而韧，冰炭偏能同器。仔细分说，吴起终生七十六战，尚有十二场平手之战；而白起、李牧，一生大战连绵，战战规模超过吴起，却是次次完胜，根本不存在平手之战。由此观之，白起、李牧尚胜吴起一筹。若非李牧后来惨死，以致未与王翦大军相持到底，而致终生无中原大战之胜绩，李牧当与白起并列战神矣！

秉性才具使然，李牧谋定的抗秦方略，深具长远目光。

所谓居中，依据赵国大势决断赵军战位也。

其时，赵国疆土共有五大郡，自北向南依次是：云中郡（包括后来吞灭的林胡之地）、雁门郡（包括后来吞灭的楼烦之地）、代郡（三十六县）、上党郡（包括后来接纳韩国的上党郡，共计四十一县）、安平郡（与齐、燕接壤）。[注]其时，郡县制在各国并不完备，尤其是山东六国，不归属于郡的独立县与自治封地寻常可见。譬如目下之赵国，国都邯郸周围百里是王室直领，再加四面边地常因战事拉锯而盈缩，故所谓郡数，只能观其大概，而非后世国土疆域那般固定明确。五大郡中，上党郡独当其西，南北纵贯绵延千里，几乎遮挡了赵国整个西部。秦国大军西来，以太行山为主轴的南北向连绵山地横亘在前，正是天险屏障。上党郡东北部的井陉山地带，若从整个太行高地构成的西部屏障看，其位稍稍居北；若从背后的东部本土看，则正当赵国中央要害，几若人之腰眼。若秦军从井陉山突破东进，则一举将赵国拦腰截断，分割为南北两块不能通联，赵国立时便见灭顶之灾。李牧为赵军选定井陉山为抗秦主战场，其意正在牢牢护住中央出入口，北上可联结云中郡边军，南下可联结邯郸腹地各军，从而使赵国本土始终浑然一体，以凝聚举国之力抗击秦军。只要中央通道不

失，无论秦军南路北路如何得手，都得一步步激战挤压，赵国便有极大的回旋余地。

所谓居险，依据山川形势决断赵军战法也。

太行山及其上党山地之所以为天险屏障，在于它不仅仅是一道孤零零山脉。太古混沌之时，太行山南北连绵拔地崛起，轰隆隆顺势带起了一道东西横亘百余里的广袤山塬。于是，太行山就成了南北千里、东西百余里甚至数百里的一道苍莽高地。这道绵延千里的险峻山塬，仅有东西出口八个，均而论之，每百余里一个通道而已。所谓出口，是东西横贯的峡谷通道，古人叫做“陉”。这八道出入口，便是赫赫大名的太行八陉。自南向北，这八陉分别是：轵关陉、太行陉、白陉、滏口陉、井陉、飞狐陉、蒲阴陉、军都陉[注]。李牧选定的井陉山，是自南向北第五陉所在的山地。井陉山虽不如何巍巍高峻，然却在万山簇拥中卡着一条峡谷通道，其势自成兵家险地。赵军只要凭险据守，不做大肆进攻，秦军断难突破这道峡谷关塞。而相持日久，不利者只能是远道来攻的秦军。

如此大势一明，所谓深沟高垒迟滞秦军以待战机，不言自明了。

当然，若是秦军从上党八陉全面进击，井陉山未必便是最佳防守战场。然则李牧已经得到明确军报：秦军三路攻赵，西路主力大军进逼方向毫无隐晦地直指井陉山，南路出河内逼邯郸，北路出太原逼云中。司马尚等一班大将对秦军路数迷惑不解。李牧指点地图解说道：“秦军不着意隐秘行进，大张旗鼓而来，其意至明：一不做奇战，二不做小战，此战必得吞灭赵国也！三路大军指向，其心之野更是明白：不在占地攻城，只在追逐我大军所在。南路寻我腹地大军，北路逼我云中边军，中路对我主力大军。设若赵国大军全数被灭，赵国何存哉！”

“秦军虎狼猖狂！赵军擒虎杀狼！”大将们齐声怒吼。

两胜秦军之后，边军将士们士气大涨，在山东战国的啧啧歆慕与国人的潮水般赞颂中大有蔑视秦军的骄躁之势。边军大将们一口声主张：赵军该当效法前战，诱敌深入赵国腹地，设伏痛击秦军！大军仓促开进，李牧未及对大将们备细解说方略。直到大军在井陉山驻扎就绪，邯郸庙堂仍一无书令，李牧这才在井陉山幕府聚集大将会商战事。

会商伊始，司马尚慷慨道："大赵边军以飞骑为主力，善骑射奔袭，若以前策迎击南路北路秦军，设伏以血战截击，我军必能大胜！

今我军两胜秦军，锐气正在，却弃长就短，以骑改步，于山地隘口做坚壁防守，岂有胜算哉？愿大将军另谋战场！"司马尚话音落点，立即引来大厅一片奋然呼应。

"战事方略，当以大势而定。"李牧肃然正色道，"我军两胜秦军，根本因由在二：其一，秦非主力大军北上，而是河东老军之试探性作战；其二，先王初位尚谋振作，朝野上下同心，粮草兵员畅通无阻，我军故能驰骋自如。诸位且想，今日之秦军可是昔日之秦军？今日之赵国可是昔日之赵国？不是！今日之秦军，精锐主力三十八万，要的是灭国之战！今日之赵国，庙堂昏淫奸佞当道，抗秦无统筹之令，大军无协力之象，粮草无预谋之囤……仅有的一道王命，也随那个猪狗韩仓的车马没了踪影！时至今日，面对灭顶之灾，赵国庙堂可有一谋一策？没有！没有！！"李牧的吼声在聚将厅嗡嗡激荡，大将们都铁青着脸死死沉默。

"诸位将军，兄弟们，"李牧长吁一声，眼中泪光隐隐，"韩仓回程半月，邯郸一无声息。此等异象，何能不令人毛骨悚然？赵王郭开，其意何在还不分明么？未知王命，我大军开出抗秦，以寻常论之，是擅举大军之死罪。今赵国庙堂，之所以对我军抗秦默然不置可否，实则听任边军自生自灭。或者，正在谋划后法制我……"

“大将军，似，似有轻断。”一将吭哧道，“毕竟，那道王书没看到。”

“没看到不能发第二道？灭国之危，庙堂权臣麻木若此，将军不觉异常？”李牧冷笑摇头，“诸位若心存侥幸，夫复何言！尽可听任去留，李牧绝不相强。诸位若铁心抗秦，李牧不妨将大势说透，而后共谋一战。”

“愿闻大将军之见！”举厅大将拱手一声。

“好！”李牧拍案而起，拄着长剑石雕般伫立在帅案前，对中军司马一挥手。中军司马步出大厅一声喝令：“辕门百步之外，封禁幕府！”片刻之间，幕府大厅外守护的中军甲士锵锵开出辕门，于百步之外连绵圈起长矛林带。中央辕门口的大纛旗平展展下垂，两辆战车交会合拢，辕门内外之进出全部封闭。与此同时，幕府内所有侍从军吏也悉数退出。幕府大厅之内，只有李牧与一班大将及三名高位司马。中军司马则左持令旗右持长剑，肃然在大厅石门口站定。

李牧的炯炯目光扫视着大厅道：“诸位都是边军老将，几乎都曾与元老大臣通联，举事之谋，大体人人明白。赵王之淫靡无道，郭开之大阴弄权，对诸位也不是机密。赵国大势至明：若赵王郭开依旧在位当道，抗秦大战凶多吉少！唯其如此，本君正式知会诸位：为救赵国，李牧司马尚已经与庞煖将军达成盟约：彼举事定国，我抗击秦军！此事两相依赖：若我军能与秦军相持半年一年，则庞煖举事可成；若其事成，赵国得以凝聚民心国力，则我军胜秦有望！若庞煖举事不成，则我军必陷内外交困之危局！若我军未能抗秦半年以上，则庞煖举事难有回旋，其时赵国亦不复在焉！当此之时第一要害，在我边军能否抗秦一战，迟滞秦军于赵国腹地之外！”

“血战抗秦！拼死一战！”大将们一声低吼。

“好！诸位决意抗秦，再说战法。”李牧转身指点着地图道，“以我边军飞骑之长，若赵国政道清明如常，李牧本当亲率十万飞骑，从云中直扑秦国九原、云中两郡，从秦国当头劈下一剑，直插秦国河西！你打你的，我打我的！血性赵人，何惧之有哉！”

短短几句，李牧已经是热泪奔涌心痛难忍，哽咽着骤然打住了。边军大将们也是一片唏嘘涕泪，有人竟禁不住地号啕痛哭起来。是边军大将谁都明白，李牧数十年锤炼打磨出的这支精锐边军，若当真能大举回旋奔袭，其无与伦比的骑射本领必然得以淋漓尽致地挥洒，其威猛战力绝可与秦军锐士一见高下。更有李牧之不世将才，可说兼具赵奢之勇、廉颇之重、赵括之学、乐毅之明以及无人可比之机警灵动，赵军必能打出震惊天下的皇皇战绩！若没有李牧，没有这支边军，人或不痛心如此。唯其有李牧，唯其有精兵，却不能一展所长，竟要逼得不世名将与不世精锐放弃优势所在而强打自己短处，何能不令人痛心哉！

“天意如此，夫复何言！”

李牧挥泪，慨然一叹，良久默然。及至大将们哭声停息，李牧这才平静心绪道：“我等既为赵国子民，国难当头，唯洒热血以尽人事，至于胜败归宿，已经不必萦绕在怀了。”

“愿随武安君血战报国！”大将们吼成了一片。

“以战事论之，我军扼守井陉山，未必不能胜秦！”李牧振作，拄剑指点地图道，“我军虽舍其长，地形之险可补之。秦军虽张其势，地形之险可弱之。要紧处在于，诸位将军务须将我军何以舍其长而守其短之大势之理，明白晓谕各部将士，务使将士不觉憋屈而能顽韧防守！但有士气，必能抗秦！”

“愿闻将令！”举厅大将奋然振作。

“好！诸将听令！”李牧的军令一如既往地简单明确，“旬日之内，各部依照防守地势划分，各自修造坚壁沟垒，多聚滚木礌石弓弩箭镞。工匠营疏通水道，务使井陉水流入各部营垒。军器营务须加紧打造弓弩箭镞，并各色防守器械。辎重营执大将军令，立即赶赴腹地郡县督运粮草。秦军到来之时，不得中军将令，任何一部不得擅自出战。但有违令者，军法从事！”

“谨奉将令！”

战地幕府会商之后，赵军营地立马沸腾起来。

夏末秋初，王翦大军压到了井陉山地带。

王翦主力大军二十万，分作五大营地，在井陉口之外的两条河流的中间地带驻扎。这两条河流不大，一曰桃水，一曰绵蔓水，绵蔓水是桃水的支流。以位置论，绵蔓水最靠近井陉关，桃水则在其西，两水间距百里左右。[注]大军久战，水源与粮草同等重要。王翦行兵布战极是缜密，整训新军之际已派出斥候数百名轮番入赵，对有可能进军的所有通道的水源分布都做了备细踏勘，且一一绘制了地图。出兵之先，王翦又对既定的三条进军通道派出反复巡查的斥候，多方监视各路水源的盈缩变化，随时为大军确定驻扎地提供决断依据。

王翦所防者，赵军堵水断水。战国之世，尽管借水为战者极其罕见，然中原各国，包括变法前的秦国在内，封地间邦国间因农事渔事而争水者却屡见不鲜。燕齐争水、楚魏争水、韩魏争水、东周西周争水等等等等，屡屡演变为邦交大战甚或兵戎相见。争水最常见者，是某国在上游堵断河流，使下游某国或某地无法渔猎浇灌。井陉山几道河流水量颇丰，山间水道却颇是狭窄，若赵国征发民力秘密堵截水道，远道而来的秦军便会大见艰难。王翦初战，对李牧用兵之机变尤为警觉，深恐其绸缪在先堵绝水源而后再派重兵守护。果真如此，秦军的进兵路径便要改变，至少，直逼井陉山这最为有力的一路必然要

改道。及至大军行进到距井陉山二百余里的白马山地带，斥候飞报说，水源上下百余里依然未有异常，王翦这才长吁一声：“李牧如此荒疏，宁非天意哉！”

依据事先早已踏勘好的地形，王翦将主力大军分为五座营垒驻扎：

第一座前军营垒，驻扎距井陉口三五里之遥的两侧山地，直接对井陉关做攻关大战。王翦定下的攻关方略是：前军聚集全军之重型弓弩与攻城器械，一月一轮换，始终对赵军构成强大压力。首次做前军营垒驻扎的，是材官将军章邯的三万人马，外加王翦调集配属的弓弩营、云梯营与诸般游击配合，总共近五万人马。章邯的材官营，是集中秦军大型器械的攻坚军，首做攻坚前军，自是一无争议。

第二第三两座营垒，距前军五里之遥，分东营西营分别驻扎绵蔓水两岸。东营为右军大将冯劫部三万，西营为弓弩兼步军大将冯去疾部三万。王翦给这两军的军令是：随时策应前军攻坚，并封锁有可能从外围进入井陉山援救赵国边军的兵马，掩护并保障前军的攻关战事无后顾之忧。

第四座营垒，距两冯营垒十里，驻扎在靠近桃水的一段河谷地带。这是王翦的中军主力八万。这八万人马是步骑混编的精锐大军，营地东西展开做诸般策应，实际便是托住了全部秦军。王翦中军其所以拖后，在于同时承担另一个重大使命：截击有可能救赵的任何山东援军。虽说六国合纵此时已经极难成势，然作为战事方略谋划，缜密的王翦是宁可信其有而不愿信其无。

第五座营垒驻扎在桃水河谷，距王翦中军三五里之遥，是秦军的粮草辎重营。辎重营垒由马兴部的粮草军与召平的军器营构成，护卫铁骑虽只有一万余人，然往来于太原郡与大军之间的工匠民伕却多达

二十余万。临时粮仓与临时工棚连绵展开，车声隆隆锤凿叮当，气势分外喧嚣雄阔。

以兵法论，大凡山地攻坚，大军营垒绝不能首尾相接拥作一体。一则，地形不容如此之多的兵力展开。二则，各军必须留有战场所需的机变余地，或进或退均可自如伸展。否则便是窝军，非但不能发挥战力，反而可能相互拥挤掣肘。战国之世，战事水准已达古典战争之顶峰，此间之诸般讲究几乎完全为将士所熟知。尤其有相持三年的秦赵长平山地大战在先，山地战对秦军业已成为经典之战，骑兵步兵车兵弩兵与各种大型器械混编协同作战，以及粮草辎重之输送保障，均已娴熟得浑然一体。大将军令但下，整个秦军便如同一架大型器械，立即有效运转起来。

王翦大军布成，对赵大战擂起了战鼓。

李牧大军虽稍显仓促，然也迅速做好了战前准备。

赵军虽曾在长平山地战遭遇惨败，但毕竟是战国之世的强兵尚武之邦，且三胜秦军全是山地战，故赵军将士绝非山东其余五国那般畏秦怯战。井陉山幕府会商完毕，李牧立即部署了赵军防守战法：全军分为四大营垒，相互策应，做坚壁攻防战。

李牧的四大营垒是：前出井陉关的两翼山岭各驻一营。此两营的军马构成相同：以边军骑士为主力，辅以南下抗秦后归属李牧的腹地赵军之步兵，以为防御屏障。左营由司马尚统率，边军骑士三万，步兵弓弩手两万。右营由大将赵葱统率，边军骑士三万，步兵弓弩手两万。这其中的六万边军骑士，是李牧最为精锐的十万飞骑的主力，此时派为山地防守，形势使然迫不得已也。原因在于，边军骑士善骑善射，山地防御战没有了飞骑驰骋之战场，只能最充分发挥边军骑士善射之长，与步军弓弩营结合为壁垒，将关外两山变成箭雨覆盖的死亡谷。李牧下令军器营，将弓弩长箭大量囤积到两翼山地的石洞，并加

紧赶制连发远射的大型弩弓与能够洞穿盾牌云车的大箭。同时，李牧还下令在左右两山各建一座制箭坊，随时赶制并修葺弓箭。各式弓箭之外，李牧又征发当地民力三万人，采伐大树锯作滚木，凿制山石打磨为两种石制兵器——可单人搬动的尖角礌石、可数人合力推动的碾压石磙，于两山囤积尽可能多的巨石圆木。如是不到一月，左右两山构筑成井陉关前两面铁壁，与井陉关形成一个面西张口的铁口袋，只要秦军攻进关前一里之地，便得陷入两山夹击。

正面井陉关，驻扎李牧亲自率领的混编大军八万。这八万大军中，有李牧边军飞骑四万，有腹地步军四万。李牧将八万人马分作十营依次驻扎，每营八千士卒，营地相隔两里，迭次向后延伸，纵深直达关后开阔地带。李牧对守关十营的军令是：每两营为一个防守轮次，前营作战，后营输送军食兵器并相机策应；三日一轮换，务求士气旺盛精力充盈。赵军的防守器械大多集中于守关十营，关城之上处处机关，关下道边布满路障陷坑以及顺手可用的投掷兵器。较之长平大战的廉颇坚壁，井陉关壁垒更见森严。

关后开阔地，驻扎辎重营两万兵马并十多万车马民伕。这是赵军的后援命脉，李牧分外上心。长平大战赵军被围于重山谷地，赵军最为要害的错失，是赵括被白起秦军掐断了粮道。李牧精通战阵，对此惨烈教训自是铭刻心头。目下，郭开赵迁对李牧抗秦不置可否，各郡县根本没有接到向大军输送粮草的命令。也就是说，李牧大军所需要的举国后援，丝毫没有动静，一切都得自己筹划。若不是与庞煖达成了秘密盟约，李牧很可能对这种战外政局有些无所措手足。如今大事两分，李牧心下底定，也不向邯郸庙堂作任何禀报，便派出几路特使赶赴邻近郡县，以大将军令大举征发输送粮草。其时，郭开赵迁也没有明令禁止郡县输送粮草，或者说，郭开赵迁也不敢公然禁运粮草。赵国久经战事，各郡县久有依军令输送粮草的传统，如今一得大将军令立即全力输送，甚或多有民众以县为制组成义工营开赴井陉山。一时间，粮草民力源源不绝聚来。

当此国乱国难同时俱发的非常之期非常之战，李牧将自己的中军幕府与亲自统率的一万最精锐飞骑，扎在了辎重营与守关十营之间。李牧之所以亲自坐镇后方，一则因为粮草是全军命脉，二则因为关后通道可随时策应庞煖并联络南北诸军。李牧很清楚，只要赵国朝局大势不陷入绝境，井陉山战场不用他亲临也能扛住秦军攻势。目下赵国之要害，与其说在井陉山战场，毋宁说在邯郸庙堂，在赵国本土大势。唯其如此，李牧决意，秦军第一场猛攻他要亲自掌控反击，若赵军防守之法经得起秦军锤打，他便要将重心放到策应庞煖举事上了。

包围井陉山的第五日，秦军开始了第一次猛攻。

井陉山之险要，不在井陉关，而在其关下的井陉山通道。后世名士李左车云："井陉之道，车不得方轨，骑不得成列。"其实地形势与秦之函谷关相类，一条长长的峡谷，一座夹在两山的关城。形势狭窄险要，根本不可能展开大军。

王翦亲临前军，在井陉口右侧的高地登上了几乎与井陉山等高的斥候云车。今日率军攻关的是章邯，其大纛司令云车巍巍然矗在谷地大军之中。王翦在斥候云车鸟瞰，关城谷地之情势一目了然。遥望井陉关外两侧山地，左山顶峰隐隐有旗帜飘动，然又与山地林木的隐兵地带相距甚远，显然不会是临阵大将的司令台所在。蓦然之间，王翦确信，那定然是李牧所在无疑！自来统率大军出战，名将极少如寻常将领那般亲临前军冲锋陷阵。李牧两胜秦军，桓龁部将士连李牧人影也没看见，足证李牧也不是轻出前军的寻常猛将。果真如此，今日李牧亲出，其意何在?

与此同时，李牧也看见了那辆孤立于半山之上的高高云车。

李牧曾经以为，白起蒙骜之后秦国将才乏人，纵然扩充大军亦未必如当年战力。尤其在桓龁部老军第一次攻赵战败后，李牧曾多次派精干斥候深入秦国探察，并多方搜集在秦国经商的赵国商贾的义报。

其时，李牧的真实谋划是：若秦军果然将才乏人，则是赵国中兴的千载良机；他将决然联结元老势力与庞煖等各方大将，不惜以举事兵变的方式整肃赵国朝局，深彻推行第二次变法，使赵国成为真正堪与秦国一争天下的强国。时日不久，各方消息渐渐汇聚，李牧这才对秦国情势对秦军情势有了清晰的了解。

使李牧深为惊叹的是，秦王嬴政竟能在重起炉灶的新军中全部起用年轻大将！李牧不是迂阔老将，绝不会以对方大将是清一色的年轻人而轻视，相反，李牧真切地觉察到了那股即将扑面而来的飓风。对于王翦为首的秦军十大将，李牧更是多方探察根底，反复揣摩其秉性与可能战法。尤其对王翦蒙恬两人，李牧所知决然不比秦国君臣少许多。之后，李牧终于认定：秦国两位假上将军，蒙恬成为名将尚需时日；王翦虽未统兵大战，但其往昔战绩与作为已经清晰显示，王翦已经是正当盛年的名将了。仅以大将而能为秦王师而言，王翦之军政才具与明锐洞察力足见一斑。唯其如此，李牧预料率军大举灭赵者必王翦无疑。秦军灭韩消息传来，王翦大军竟然未曾出动一兵一卒，李牧不禁一个激灵，几乎是本能地立即感到了即将隆隆逼来的暴风骤雨。以秦国之雄厚国力，以秦军之精良装备，以王翦之稳健战法，李牧隐隐预感到，这是自己最后的一次大战，也是赵军与秦军真正的一次生死大决。

遥望云车，李牧断然下令：“王翦亲出，必给秦军以当头痛击！”

“李牧亲出，必给赵军以重挫！”王翦厉声下达了同样的军令。

传令司马尚未回程，秦军战鼓已经雷鸣而起。

章邯军出动三万，其攻关部署是：两翼各列一方五千人的强弩兵，专一对关外两山树林倾泻箭雨，压制两山赵军；中央谷地的攻关大军从后向前分作三阵：后阵为五十架大型远射弩机，每两架大型弩机一排（每架弩机百二十人操作），连续摆成二十五排；弩机前的方

阵为三千盾牌短剑的爬城锐士，每三伍（十五人）一列，排成两百列一个长蛇阵；最前方是扫清峡谷通道的大型攻城器械兵，主要是壕沟车与大型云梯。这是秦国新军对赵初战，人人发誓为秦军两败复仇，士气之旺盛无以复加。

太阳爬上了山顶，初秋的山风已经弥漫出丝丝凉意。薄薄的晨雾已经消散，谷中的黑森森军阵与关城两山的红色旌旗，尽清晰可见。异常的是两方都没有丝毫声息，仿佛猛虎雄狮狭路相逢，正在对峙对视中悄无声息地审量着对方。

“起——”

正当卯时，云车上的章邯一声大吼。

骤然之间，口外战鼓雷鸣号角呜呜，秦军三大强弩弓箭阵一齐发动，木梆声密如急雨，漫天长箭呼啸着扑向两面山头与正面关城。当时，秦军弓弩之强，尤其是大型远射连发弩机之强，战国无出其右，后世亦无可比肩。盖大型弓弩与大型长箭为冷兵器时代之远程兵器，由训练有素的特定士兵群操作。其用材与工艺之精良，其士兵群训练之艰难，其制作与修葺之繁复，都导致其造价之高昂远远超过春秋时代的战车。春秋车战之所以每每一战决胜负定霸权，其根本原因在于战车制造之昂贵，战车兵训练之艰难。一个拥有五千辆兵车的大国，一战若折损两三千辆兵车，其全部恢复成军至少需要十余年甚或更长。大型弩机亦然。没有强大雄厚的财力人力，大型弩机的制造是极其艰难的。秦国自孝公商鞅变法之后，统一天下的雄心步步增长，对攻击型兵器尤为重视。及至秦昭王之世，秦国的兵器制作已经远居天下之首。这种优势主要体现在两方面：一则是常战兵器之精良，二则是大型兵器之数量庞大。

此刻，秦军的三面强弩齐射，井陉山赵军虽是身经百战的精锐，犹自惊骇不已。秦军大箭粗如手臂长如长矛，箭镞两尺有余，简直就

是一口短剑装在两丈余长的木杆上以大力猛烈掷出。如此粗大矛箭漫天激射，其呼啸之势其穿透之力其威力之强，无可比拟。

强弩齐射的同时，秦军中央的攻关步军立即发动。第一排是壕沟车兵，清除拒马路障，刮去遍地蒺藜，试探出一个个陷坑而后大体填平，再飞速铺上壕沟车，在幽暗的峡谷一路向前。通道但开，大型云梯与攻关步卒隆隆推进，紧随其后的大型弩机也不断推进，连番向城头倾泻箭雨。如此不到半个时辰，黑色秦军已渐渐逼近关下。关下地势稍见开阔，秦军立即汇聚成攻城阵势。

饶是如此，赵军两山与迎面关城依旧毫无动静。

“火箭——”章邯遥遥怒吼一声，云车大纛立时平掠三波。

三大箭阵倏忽停射，突然梆声复起，大片捆扎麻纱浇透猛火油的长矛大箭带着呼啸的焰火直扑两山与关城，恍如漫天火龙在山谷飞舞。片刻之间，两山树林一片关城陷入三面火海，烧得整个山谷都红了起来。

“攻城——”秦军战鼓再次响起，前阵十架大型云梯一字排开隆隆推向关城，恍如一道与城等高的黑色大墙迎面压上。此等大型云梯后世几乎消

失，只留下单兵依次爬城的极为轻便的简单云梯。秦军之大型云梯，实际上是一辆攻城兵车。云车底部装有两排铁轮，其上是一间铁皮包裹厚木板的通地封闭储兵仓，可容二十余名士兵；仓上为两层或三层可折叠伸展的宽大坚固的铁包木梯，仓外装有两具可折叠可伸展的宽大铁包木梯。攻城开始，云梯被储兵仓士兵从里隆隆推进，一旦靠近城墙，仓上大梯立即打开，或钩住城墙或独立张梯；与此同时，储兵仓士兵立即出仓，拆下两边木梯打开奋勇靠上城墙。云梯但近城墙，后阵爬城锐士立即发动，呼啸鼓勇冲来从已经搭好的大梯小梯蜂

拥爬上，往往一鼓作气攻占垛口。此刻，井陉关城头一片残火烟雾，十架云梯已经靠近城墙两尺处，后队士兵已经发动冲锋，纷纷爬上了大小三十架云梯。

此时，一阵凄厉号角突然传来，垛口后森森然矗立起一道红墙。

赵军开始了猛烈的反击。箭雨夹杂着滚木礌石，射向攻城士兵砸向大小云梯。更有几辆可怕的行炉在垛口内游走不定，见大型云梯靠近，迎头浇下通红的铁水，巍巍秦军云梯立时在烈火浓烟中轰隆哗啦崩塌。行炉者，可推动行走之熔炉也。设置城头熔炼铁水，在危急时刻推出，从炉口倾泻通红的铁水，任你器械精良也立见焚毁崩塌。(注)

李牧军的城头战法是：秦军大箭猛烈齐射之时，城头赵军退进事先搭好的长排石板房与各式壁垒存身避箭；秦军火箭射来，缩在石板房的赵军一齐抛掷水袋，同时以长大唧筒（后世亦称水枪）激射水柱扑灭火焰；及至残火浓烟之时秦军攻上，隐伏石板房的士兵立即冲出进行搏杀；潜藏瓮城内的士兵，则通过两道宽大石梯随时救治伤兵、输送策应。

一时之间，关城攻防难见胜负。

两山情势有所不同。赵军退进壁垒壕沟躲避箭雨之时，秦军步卒锐士开始爬山。李牧在高处鸟瞰分外清楚，一声令下号角齐吹，赵军营垒推下滚木礌石直扑爬山步卒。但秦军大箭威力奇大，壁垒士卒但有现身几乎立遭射杀。更有长大箭矛呼啸飞来，或在半山将粗大滚木直接钉在了山体，或穿透石板缝隙直扑壁垒之内。赵军壕沟步卒原本多是边军骑士，初见如此猛烈骇人之箭矛，不禁人人一身冷汗，只有寻找间隙奋力推下滚木礌石，其密度威力便大为减弱。秦军步卒虽有损伤，却依旧奋勇攻山。及至火箭直扑壁垒燃起大火，秦军步卒已经挺盾挥剑随之杀到。此时秦军箭雨停射，赵军在烟火中跃出壁垒奋勇

拼杀。一旦实地接战，赵军战力丝毫不逊于秦军，两军杀得难解难分。

此时，赵军有一样长处立见功效，这是随身弓箭。

赵军以飞骑为精锐主力，其步军攻坚器械素来不如秦军。远射的大型强弩更少，只在武安等几处关塞有得些许。故，李牧军无法与秦军比拼箭雨，而只能在秦军强弩齐射之时藏身壁垒。近战不然，两山赵军多是骑射见长的精锐骑士，个人操弓近射，百步之内威力异常。秦军步卒也有随身弓箭，然射技较之赵军，却普遍差了一筹。更兼今日仰攻，又有箭阵掩护，攻山步卒全力冲山杀敌，几乎没有想到摘下长弓箭壶近射。李牧于高处看得清楚，见赵军士卒在缠斗拼杀中难以脱身开弓，立即下令策应后队的神箭手们秘密出动，各自择地隐伏于树林之间，瞄准拼杀秦军择机单个射杀。如此不到半个时辰，奋勇拼杀的秦军莫名其妙地一个个相继倒下，壁垒前形势渐渐便见逆转。

“鸣金撤兵！”王翦断然下令。

午后幕府聚将，章邯愤愤然怒吼赵军冷箭暗算，再战定然攻下两山。一班年轻大将也一口声主张连续猛攻，不拿下井陉山绝不歇战。冯劫、冯去疾争相要换下章邯部。章邯及其部将则坚执要再攻一阵，并提出一个新战法：派出两个三千人轻兵营，各从两山之后袭击赵军；正面再加大猛火油箭焚烧壁垒，先占两山再攻关城，定然一战成功。一时之间，聚将大厅愤激求战之声吼喝成一片。

“诸位少安毋躁。”

一直没说话的王翦从帅案前站了起来道：“若是要不惜代价拿下井陉山，战法多得是。我军坚甲重器，只要连续射烧攻杀旬日，李牧纵然善战，谅他也守不住井陉山。然则，果真如此，则我军因小失大也。”王翦的古铜色脸庞肃杀威严，点着案头一卷竹简，“秦王明令，

灭赵不限时日。因由何在？便在力戒我军轻躁复仇之心！兵谚云，骄兵必败。秦赵血战数十年，两军相遇人人眼红，最易生出狂躁之心。人云，两军相遇勇者胜。今日我云，秦赵相遇智者胜！秦军不是赵军，秦军肩负使命在于扫灭六国一统天下，而不是仅求一战之胜。唯其如此，不战而屈人之兵，善之善也。诸位昂昂求战，不惜血战也要攻关，其志可嘉，其策有错！错者何？有违一统天下之大局也。今赵国庙堂昏暗，李牧孑然孤立，其与我军鏖兵，实孤注一掷以求变化也。我军攻势愈烈，李牧在赵国根基愈稳。”

“愿闻上将军谋划！”大将们整齐一声，显然已见冷静。

“我今屯兵关前，不攻不战不可，猛攻连战亦不可。这是要害。”王翦转身，长剑圈点着立板地图，“目下，我主力大军之要务，只在拖住李牧大军，不使其从井陉山脱身。战法是：日日箭雨佯攻，夜夜小股偷袭，绝不使赵军安卧养息。与此同时，我北路李信大军、南路杨端和大军，则可加大攻占之力多拔城池，从南北挤压赵国。其时，赵国但有异常，则我军从中路一举东进，吞灭赵国主力大军！”

“谨奉将令！”大将们完全认可了王翦的方略。

当夜，三路秘密军使飞出了王翦幕府：两路向南北杨端和、李信而去，一路向咸阳而去。次日清晨，秦军喊杀攻势又起。待赵军退入壁垒，一阵猛烈箭雨之后却不见秦军攻杀。入夜，赵军营地一片漆黑，突然有火把甲士从山林杀来，此起彼伏整夜不间断。赵军一阵接一阵短暂激战，到天亮已经是疲惫不堪。

如是三日，李牧已经识破秦军战法，遂对赵军下令：分队轮换守垒，秦军不大攻，赵军不全守；秦军但歇兵，赵军立即同样派出小股勇士偷袭秦军营地，同样使其不能安营歇息。如此针锋相对，竟是谁也不能脱身了。

王翦李牧，进入了长平大战后秦赵大军的第二次大相持。

五　天方艰难　曰丧厥国

秋去冬来，赵国的情势渐渐变得诡异了。

郭开蛰伏不出，对各方动静却是分外清楚。韩仓奄奄一息回来，将诸般情形一说，郭开已经料定李牧要抛开庙堂独自抗秦了。郭开立即做了两步部署：其一，立即从柏人行宫接赵王迁回邯郸；其二，派心腹门客秘密混迹元老大臣与腹地赵军一班大将之间，竭力鼓噪兵变举事。郭开这两步棋的真实图谋是：一则将赵王这面旗紧紧握在手心，万一秦军攻破李牧防线或国中有变，立即挟持赵迁北逃与胡人结盟；二则引诱出举事轴心，设法趁其不备一网打尽。郭开自觉扑灭兵变是当下急务，反复思忖，决意使用韩仓与转胡太后两人为诱饵，铺排自己的密谋路数。

郭开秘密叮嘱韩仓，以太后卧病为由分别召春平君与王族将军赵葱入宫探视。春平君对入宫探视太后，已经深知其味，闻韩仓来召，不问情由便颠颠儿登车入宫，还不忘在车中摁着韩仓混迹一番。及至入宫，韩仓将春平君带入太后寝宫，两人没几句话便滚到了一处。韩仓喝退内侍侍女，也热腾腾混了进来。正在三人不亦乐乎之时，一脸严霜的郭开突然带着一队黑衣剑士(注)开到，声称奉王命查究奸宄不法事，喝令立即拿下春平君与韩仓。春平君瑟瑟颤抖作一团，烂泥般不能起身。韩仓抢先跪地，哀求郭开放过他与春平君，并发誓从此两人唯上卿马首是瞻。郭开冷冷一笑，此话得春平君自己说，否则，老夫得依法行事。春平君大为惊恐，在韩仓扶抱下半推半就地跪在了地上对郭开发了誓。郭开依旧冷面如铁，伸手从转胡后胯间扯出春平君那领污渍斑斑的锦袍，阴阴笑道：“君果欲做老夫同道者，便得探察清楚兵变举事之谋。否则，这领锦袍便是物证，韩仓便是人证，老夫依法灭你三族，天公地道也！”说罢，郭开看也不看春平君，大步去了。

春平君被郭开轻易俘获，赵葱却迟迟不入罗网。

赵葱是年逾四十的王族公子，做巨鹿将军多年。李牧率边军南下抗秦之后，赵国腹地大军有二十万划归李牧统属，赵葱的巨鹿军是其中主力，赵葱本人则是这二十万大军的统领大将。也就是说，这二十万腹地大军，在李牧的抗秦大军中事实上是相对独立的——战事听从李牧调遣，赏罚升黜乃至生杀处置等却得“共决”而行。所以如此，一则在于赵军长期形成的边军与腹地大军分治分领的传统，二则在于战国之世的通行军制。从第一方面说，李牧自己的二十余万边军只南下了最为精锐的十余万主力飞骑，兵力尚不如归属自己的腹地大军；南下作战多为山地隘口之战，脱离一望无际的大草原，边军主力骑兵较之于腹地的步骑混编大军便不显明显优势；是故，目下归属李牧的腹地大军，几乎是与边军战力不相上下的同等主力。从第二方面说，战国之世的上将军大将军虽比后世名称不一的军队最高统帅的权力大了许多，然终究还是有诸多限制的。

从实际方面说，军权历来是君权的根基。是故，最高军权事实上都掌控在国君手中，大军的战时使用权与日常管理权则是分开于臣下的，此所谓军权分治。任何时代的军制，大约都脱离不开这个根基。军权分治，在战国之世的实际情形是：大军的总体所有权属于国家（君主），主要是三方面：其一为征发成军权，其二为军事统帅（上将军、大将军）与大军日常管理高官（大司马、国尉）的任命权，其三为总兵力配置权与对使用权的授予权。上将军、大将军虽是常设统帅，然在没有战事的时期，却是没有大军调遣权的。但有战事，国君决定出兵数量与出战统帅，以兵符的形式授权于出战统帅率领特定数量的大军作战。上将军若被定为出战统帅，则在统率大军作战期间享有相对完整的军权，其最高形式是君主明确赐予的生杀大权（对部属的处置权）与独立作战权（抗命权）。战事完毕，大军则交国尉系统实施日常管理，行使管理权的国尉系统没有大军调遣权。

明白如上军制，便明白了郭开要着力于赵葱的原因。

郭开要独掌赵国，其最大的威胁是两方：一是桀骜不驯的李牧，二是神秘莫测的兵变。俘获春平君的目的，是平息兵变。着力赵葱的目的，则是钳制李牧。春平君有淫秽老根，郭开马到成功。赵葱却是少入军旅的王族公子，与郭开少有往来，郭开难免没有顾忌。然则郭开有一长：但遇事端，只从自己获胜所需要的格局出发谋划方略，而不以既定格局为根基谋划方略。也就是说，做好这件事需要谁，郭开便攻克谁；而不是那种我能使用谁，我便相应施展的小器局。当年着力于李牧，目下着力于赵葱，尽皆如此。郭开为千古大奸而非寻常小人，其谋划之深沉，其心志之顽韧，高出常人许多。明乎此，郭开能掌控赵迁并搅乱赵国，始能见其真面目也。

当年“举荐”李牧，郭开埋下了一条引线：以赵迁王书之名，将归属李牧的二十万腹地大军统交赵葱统率。郭开所拟王书委婉地申明了理由：“胡患秦患，皆为赵国恒久之大患也！赵国不可无抗胡大将，亦不可无抗秦大将。将军赵葱所部统属李牧，若能锤炼战法而成腹地柱石，其后与李牧分抗两患，则赵国无忧矣！”王书颁下，李牧始终不置可否，显然是隐忍不发。赵葱不然，在第一次战胜秦军后书简致谢郭开，虽只限于礼仪，话语却是真诚有加。郭开敏锐地嗅到了一丝气息——赵葱识得时务，解得人意！然则，其时郭开之心重在李牧，不愿因过分笼络赵葱而使李牧不快，只秘密叮嘱韩仓施展功夫。不久，身在大军的赵葱得自家舍人之举荐，有了一个俊美可心的少仆随军侍榻。从此，赵葱所部的诸多消息源源不断地流入了郭开书房。然在与李牧彻底分道之前，郭开始终没有扯动赵葱这条线。

密召赵葱入宫的特使，是军中大将都熟悉的王室老内侍。

老内侍的路数是正大的：先入大将军幕府见李牧，出王书，言赵王有疾思念公子赵葱，请大将军酌处。此时，井陉山赵军与秦军相持已有月余，眼见秋风已起渐见寒凉，诸多后援军务需与庙堂沟通定

夺，然王室却泥牛入海没有消息，仿佛抗秦大军不是赵军。李牧心下焦急，但始终没有与王室主动沟通，其间根由，是在等待庞煖举事。如今庞煖没有动静，却来了王室特使，说的又是如此不关痛痒的一件事体，李牧不期然便有些愤愤思绪。然反复思忖，李牧还是压下了怒火，派中军司马将老内侍护送到了关外的山地营垒。老内侍一见赵葱，中军司马便匆匆返回了。也不知老内侍对赵葱说了些甚，左右是两日之后的清晨，赵葱才与老内侍进关来到幕府辞行。赵葱的禀报是：壁垒防务已妥善部署，回邯郸至多三日便回军前。李牧豪爽豁达地笑道："赵王既思公子，公子无须匆忙，不妨以旬日为限也。天凉入秋，战事吃紧，老夫不能脱身。公子可顺代老夫请准赵王，尽早定夺诸般后援大事，也不枉公子战场还都一场。"

"大将军嘱托，赵葱定然全力为之，不敢轻慢！"

昂昂然一句，赵葱兼程赶回了邯郸。

日暮时分，赵葱被迎进了王城。极少出面国事的赵迁，在偏殿单独召见了赵葱。赵葱将战事禀报了整整一个时辰，赵迁听得直打瞌睡，天平冠随着长长的口水在不断的点头中碰上王案。然无论这个赵王如何厌烦，赵葱都没有中止禀报，更没有忘记申述李牧的委托请求。奇怪的是，赵迁也没有发作，竟在半睡半醒中一直挨到了赵葱最后一句话。及至灯火大亮，赵迁陡然精神振作，拍着王案将赵葱着实奖掖了一番，说辞流利得仿佛老吏念诵公文。末了，赵迁霍然起身道："本王国事繁剧，大军后援事统交老上卿处置。李牧所请，王兄但与老上卿会商定夺。"说罢不待赵葱答话大步匆匆而去，厚厚的帷幕后立即一阵女子的奇特笑叫声。

"太后见召，公子这厢请。"老内侍极其恰当地冒了出来。

边将大臣入宫而能获太后召见，在赵国是极高的荣耀，也是不能拒绝的恩荣赏赐。赵葱只好跟着老内侍，走进了火红的胡杨林中的隐

秘庭院。转胡太后在茅亭下召见了这位正在盛年的将军。金红的落叶沙沙飞旋在青砖地面，转胡太后身着一领薄如蝉翼的黑纱长裙，半躺半靠在精致考究的竹编大席上，雪白光洁的肉体如同荡漾在清澈泉水中纤毫毕见，一丝若有若无的异香飘来，令人心醉神迷。

“公子将军辛劳，且饮一爵百年赵酒。”太后说出的第一句话，赵葱不能拒绝。赵国酒风之烈天下有名，事事时时都会碰上大饮几爵的场所。太后召见，赐酒一爵实在寻常。令赵葱难堪的是，他如何接饮这爵酒？铜盘酒具以及盛酒的小木桶都摆在太后的靠枕旁，太后半躺半靠，那只雪白秀美的手搭在两只金黄的高爵上。不管赵葱如何风闻太后的种种色行，太后毕竟是太后，对于他这种王族远支公子，依然是难以接近的神秘女主。今日亲见太后，竟是如此一个令人怦然心动的女子，一朵如此璀璨盛开的丰腴之花，赵葱不敢直视了。按照大为简化了的赵国礼仪：太后或国君赐酒，通常由内侍代为斟酒，再捧爵送于被赐臣下；受赐者或躬身或长跪，双手接爵饮之。而眼前的情势是，既没有内侍，也没有侍女，很可能是太后亲自斟酒的最高赏赐。果真如此，赵葱便得脱去泥土脏污的长鞥（腰）战靴(注)踏上精致光洁的竹席，长跪趋前双手接爵而饮。要如此近在咫尺地靠近太后，赵葱一时大窘，不禁满脸淌汗。

“人言将军勇武虎狼，也如此拘泥么？”太后盈盈一笑。

“臣遵命！”赵葱只得昂昂一句。

“哟！一身血腥。”太后一手扇着鼻端一边笑，“都脱了，都脱了。”

“敢请太后，容臣随内侍梳洗后再来。”

“不要也。猛士汗腥可人，我只闻不得血腥。”

“太后……”

“来，脱了换上这件。”太后拉出一件轻软的白丝袍丢了过来。

赵葱没有说话，红着脸走到邻近高大的胡杨树后，换上丝袍走了出来。当他光着大脚走上竹席，挺身长跪在太后面前三尺处，扑面弥漫的女体异香立即使他同时嗅到了自己强烈的汗臭脚臭与残留在贴身布衣的尸臭气息，一时自惭形秽满脸通红心跳气喘，低着头不知所措。此时的太后亲昵一笑，闭着眼深深地吸了一口气，摇摇手低声一句：“来，近前来，你胳膊没那么长。”太后说着，亲自斟满两爵，弥漫着老赵酒醇厚香气的酒爵已经递了出来。太后斜靠捧爵，两只雪白的手臂颤巍巍不胜其力，赵葱若不及时接住，酒爵跌地可是大为不敬。不及多想，赵葱膝行两步，双手捧住了硕大的铜爵，也触到了那令他心下一激灵的手臂。两爵饮下，赵葱陡觉周身血脉骤然蹿起一片烈火，竟死死盯住了那具纤毫毕见的肉体。太后满脸绯红轻柔一笑：

“就知道看么？”呢喃低语间伸手一拉，赵葱雄猛硕大的黝黑身躯嗷的一声扑了上去……及至折腾得汪洋狼藉大竹席如泡水中，赵葱才在清凉秋风旋上身体的金红树叶的拍打中觉出了异常——月下大竹席上是三个人！那具钻在自己与太后中间的雪白物事，原来并不是太后神异，却是实实在在的一个人，赵王家令韩仓！

“将军神勇，君臣两通，非人所能也。”笑吟吟的郭开出现了。

“！”

“君臣两通，非人所能”八个字从那颗白头笑口悠然吐出，如重重一锤敲在心头，赵葱顿时一个激灵！仅凭这八个字，弥天大罪加禽兽恶名便是铁定了，举族丧命也是难逃了。赵葱想大吼一声这是预谋陷阱，然则看着郭开身后的一片森森黑衣剑士，看着依然纠缠在自己身上的两具肉身，赵葱任有愤激之心万千辩辞，也是难以出口。郭开坦

然走近三具白光光肉身，坦率得只有一句话："公子若从老夫，可长享美味。否则，天下将无公子一族。"赵葱良久默然，硬邦邦蹦出一句话："只凭这两具物事，不行！"太后揽着赵葱咯咯笑道："我的天也，做赵国大将军你不愿意么？"赵葱黑着脸不答。郭开嘿嘿一笑道："只要公子跟从老夫，大将军自是做得。"

终于，赵葱点头了。

三日三夜，赵葱没有离开太后寝宫。末了辞行，赵葱还带走了太后亲赐、韩仓精心挑选的两个男装胡女。出得王城那日，郭开特意在偏殿为赵葱举行了隆重的小宴饯行礼，其铺排气势直如赵王赐宴大臣。赵葱原本便有贵胄公子的浮华秉性，多年沙场征战不得不强自抑制，而今骤然大破人伦君臣之大防而跌入泥沼，竟有一种复归本性的轻松快意，索性与郭开共谋赵国共创基业。是以，赵葱对此等有违君臣法度的铺排再也不觉其荒谬，反是大得其乐。觥筹交错间，两人密商了整整两个时辰。自然，一切都是按照郭开的步调进行的。半月之后，赵葱所部的八千精兵秘密开到柏人行宫外的山谷驻扎。郭开立即派出颇有知兵之能的信都将军赶赴柏人统兵，做应对兵变的秘密筹划。

这位信都将军名为颜聚，齐国临淄人，曾经是齐国东部要塞即墨守军的幕府司马。颜聚对兵书颇熟，在司马将军中算是难得的知兵之才。因有诸般见识，颜聚直接上书齐王陈述振兴之策，请求将兵攻燕以张国势。不想上书泥牛入海，齐王没有任何回复，却莫名其妙地回流到即墨幕府。即墨将军素来忌才，立即对颜聚大为冷落。颜聚自知在齐国伸展无望，逃到了赵国。其时正逢悼襄王赵偃即位对燕用兵，颜聚自荐而入庞煖幕府，做了军令司马。由于谋划之功，颜聚在对燕之战获胜后晋升为庞煖部后军大将。后来，颜聚随庞煖奔走合纵，并率所部作为赵军加入了攻秦联军。不想最后一次合纵仓促败北，庞煖功罪相抵不赏不罚。当时，颜聚被一班元老抨击为"临战有差，致使赵

军伤亡惨重”，要将颜聚贬黜为卒。面对元老们汹汹问罪，颜聚密见庞煖，坚请庞煖为其洗刷。庞煖身处困境，对颜聚作为大是不悦，皱着眉头道：“赵国朝局芜杂，老夫一时无力。将军必欲计较赏罚，老夫可指两途：一可出走他国，二可投奔郭开。”庞煖本意原在激发颜聚的大局之心，使其忍耐一时。不想颜聚愤然离去，果然找到了郭开门下。郭开正在笼络军中大将之时，自然正中下怀，遂对悼襄王赵偃一番说辞，为颜聚洗刷了罪名。赵迁即位，郭开立即擢升颜聚做了信都将军，成为与邯郸将军等同的高爵大将。自然，颜聚也成了郭开的忠实同道。

信都(注)者，赵国别都也。赵成侯时，虑及邯郸四战之地，遂在邯郸北部三百余里处修建了一座处置国事的宫殿式城堡，名曰檀台。其后历经扩建，赵武灵王时更名为信宫。长平大战后，赵孝成王将信宫正式作为赵国别都，类似于西周的丰、镐两京，遂有信都之名。以地理形势论，邯郸偏南，信都则正处整个赵国的中部要害，其要塞地位甚或超出邯郸。故此，信都将军的重要性丝毫不亚于邯郸将军。颜聚得郭开信任，能为信都将军，自然是目下应对兵变的秘密力量。

正在颜聚筹划就绪之时，郭开得到了庞煖旧部异动的要害消息。

事实上，庞煖的密谋举事一直在艰难筹划。要摆脱元老势力而单独举事，第一要务便是秘密联结军中将士。赵军统属多头，李牧边军正在与秦军主力做生死相持而不能分身，最可靠的办法是以庞煖旧部为轴心，相机联络他部将士。庞煖旧部多为“四邑(注)”将士，优势是驻扎位置极为要害，劣势是各方耳目也极为众多，做到密不透风极难。唯其如此，庞煖极为谨慎周密，把定宁缓毋泄之准则，一步一步倒也没出任何事端。及至入冬，庞煖已经与轴心将士歃血为盟，秘密约定来春会猎大典之时举事。赵国尚武之风浓烈，春秋两季的练兵会猎大典从不间断，即或逢战，也只是规模大小不同而已。会猎前后，各部将士之调遣行军再是寻常不过，根本不会引人疑虑。唯其如此，会猎

举事是将士们最没有异议而能够一致认同的日期。庞煖兵家之士，心下总觉这个日期太正，丝毫没有出人意料处。然则只要一提到任何其他日期，总会有各式各样的异议与疑虑。为统人心，庞煖终于认定了会猎举事这个日期，寄望于正中隐奇或可意外成事。

各色密探门客将蛛丝马迹汇聚到上卿府，郭开立即嗅到了一种特异气息。

郭开立断立决，要在开春之前化解兵变灾难。从各方消息揣摩，郭开断定兵变主事的轴心人物是庞煖。为了证实这一评判，郭开特意派韩仓召春平君入宫会商对策。当郭开将重大消息明白说出几宗时，春平君大汗淋漓满脸涨红愤愤然大骂庞煖不止，并咬牙切齿地发誓追随郭开同心平乱安定赵国。郭开由此断定，元老势力大体被排除在兵变之外，心下大安，遂淡淡笑道："只要足下没有涉足兵变，便是效忠王室，老夫安矣。至于平息兵变，不劳足下费力。然则，大事共谋，不教足下效力，老夫也是心下不安。"春平君立即激昂请命，愿率封地家兵袭击庞煖府邸，以早绝兵变隐患。郭开冷冷笑道："足下好盘算，回封地调兵再聚集赵氏元老，摸浑水之鱼，届时一举吞灭两头，好独占赵国么？"春平君心思被郭开一语道破，大为惊惧，立即指天发誓，声言绝无此心，回府后绝不出门唯上卿之命行事。郭开站起冷森森道："老夫何许人也，能放出你这头老狐？自今日起，太后卧榻便是你这只老鸟的肉窝。你敢迈下太后卧榻一步，老夫将你喂狼。"春平君已经深知郭开之阴毒，只有一脸沮丧地窝进了太后的胡榻。与此同时，一道赵王王书颁发各大官署："春平君常驻王城，总领赵氏王族事务，与上卿郭开一道辅国。凡王族元老公子，但有国事族事不决者，皆可上书春平君决之。"王族大臣元老一时大为振作，将这道王书视为赵氏当国的重大消息，争相向王城大殿旁的春平君署上书，其中多数禀报的竟然是庞煖一班将士的种种不轨形迹。

“老父一刀剔开元老，诚圣明哉！”韩仓腻着身子对郭开大唱颂辞。

“老夫不圣明，有你小子威风？”郭开冷冰冰地拍打着韩仓不断晃动的秀美头颅，“给老夫窝住了那老小子。春平君不出王城，便是你小子功劳。否则，老夫生吞了你。”韩仓一边努力地嗯嗯嗯点头，一边听着郭开对他的部署：窝死春平君，盯紧李牧与赵葱，消息不灵唯韩仓是问。韩仓哭丧着脸对郭开禀报说，赵葱与春平君好办，唯李牧幕府森严壁垒，塞不进一个人去，只有向老父讨教。郭开思忖一阵道：“只要李牧仍与秦军相持，不理睬他也罢，待老夫平息兵变后再一总了账。目下要留心帮衬赵葱，务使李牧不疑。”

韩仓心领神会，立即亲自带着大队车马酒肉赶赴井陉山犒赏大军。韩仓郑重其事地就第一次下书误事向李牧致歉，并与赵葱在幕府聚将厅横眉冷对相互讥讽。李牧浑然不察其意，还将赵葱申斥了几句。至此，李牧又埋身井陉山军务，不再理睬军中各种流言。李牧确信，开春之后庞煖的举事必然成功，其时再来清理郭开韩仓这般秽物易如反掌耳。安定了诸般势力，郭开立即开始了对庞煖的谋划。

赵王迁七年，一个多雪的冬天。

因秦国大军压境，赵国朝野分外沉闷。眼看年节将至，整个邯郸没有丝毫的社火驱年的热闹气息。此时，邯郸官署巷闾传开了一则令人振奋的消息：庞煖将被赵王封为临武君，即将率腹地大军奔袭秦军侧后断其粮道，与李牧合围秦军！消息传开，邯郸人弹冠相庆，年节气氛顿时喷涌出来，满街都是准备驱年的社火大队在练步。其时，庞煖并未在邯郸府邸，而是在四邑军营轮换驻足。消息传至四邑幕府，庞煖颇为惊讶，一时实在难分真假。不想三日之后，赵王急书飞到了庞煖幕府：擢升庞煖为临武君，立即前往信都接受赵王颁赐的兵符，率腹地大军与秦军大战！缜密的庞煖与旧部将士密商，将军们没有一人提出异议，都以为临武君手握重兵更是肃清朝局的大好时机；至于

赶到信都接受兵符，那是因为赵王巡视抗秦军务已经亲自北上；赵王纵然昏聩，然起用名将抗秦毕竟是正道，为大将者岂能疑虑？一番议论会商，庞煖不再迟疑，立即率领一个三百人马队星夜赶赴信都。

谁也没有想到，庞煖从此便没有了消息。

颁行朝野的赵王特书说，临武君主张合纵抗秦，已经北上燕国再下齐楚两国斡旋联军事宜，开春便当有合纵盟约成立。庞煖旧部将信将疑，然毕竟庞煖历来倡导合纵抗秦，入宫对策再次提出也未可知，只有耐心等待临武君亲自回复的消息。如此沉沉两月余，庞煖还是没有任何消息。庞煖旧部大起疑心，秘密前往井陉山请见李牧会商。李牧也是疑惑百出，却终究不好从大相持中断然撤军查究此事，只有抚慰诸将再作忍耐，待来春水落石出再定。

李牧不知道，将军们也不知道，巨大的阴谋已经逼近了他们。

六　杀将乱政　巍然大国自戕自毁

多雪的冬天，顿弱从燕国秘密南下了。

王翦大军将赵国最为精锐的李牧大军牢牢拖在井陉山不能转身。北路李信大军，南路杨端和大军，皆受王翦军令，对赵军引而不发。如此形成的态势是：所有的赵国大军都被钉在三个方向不能动弹，如同被牢牢镶嵌在一个巨大的框架之中。尤其是南北两路，赵军不动尚可无事，赵军但有异动，立即便会引来秦军大举出击，以目下南北赵军之实力无异于立即崩溃。大势观之，谁都看得明白，赵军已经在三面秦军形成的巨大钳制下陷入了困境。但谁都不明白的是，秦军何以久久不动而空自消耗，秦军究竟在等待甚？半年僵持之中，山东四国也渐渐从秦军威慑的恐慌下解脱出来，由蜗居自保而开始探头探脑地派出特使赶赴邯郸探察实情，秘密试探在赵军死战拖住秦军的情势下合纵袭击秦军背后的可能性。对三路秦军而言，则由于大半年没有重

大战果，将士们有些愤愤然急躁起来，整日嗷嗷求战。王翦多次严令加以反复申述，也仍然不能平息喷发于军营的汹汹战心。在秦国朝野，则渐渐弥漫出种种不耐议论，指责王翦畏赵不战灭秦军志气。也就是说，大半年相持如同当年的秦赵上党大相持一样，已经引出了种种骚动。

诸般消息聚到咸阳王城，秦王嬴政立即召李斯、尉缭会商。

李斯尉缭不谋而合，一致认为灭赵不能急功，若能在明年下赵已经是匪夷所思，不能求战心切，更不能催战于王翦。秦王爽朗大笑道："我与两卿同谋也！不求战，不催战，静观其变，看他赵国能耗得几多时日。"李斯道："大谋如此，然也不能当真了无动静。臣意，当使顿弱南下赵国，投石激变，或可使赵国自乱阵脚。"尉缭立表赞同。君臣三人遂商定部署：一则派特使北上燕国命顿弱南下激变，二则由李斯秘密赶赴井陉山与王翦共谋战事。

顿弱虽身在燕国，事实上却推动着掌控着赵国的种种变化。郭开总能恰如其分地接到求之不得的消息，李牧庞煖的种种掣肘，赵葱颜聚的飞快擢升等等等等，无一不有着顿弱设立在赵国的"商社"的影子。如今，赵国情势已经恰到火候，正在顿弱要上书禀报秦王自请南下赵国的时刻，秦王特书恰恰到了。顿弱展开竹简便是一阵大笑："君臣两心如此相通，宁非天意哉！"旬日之后的一个雪夜，顿弱马队飞进了邯郸，飞进了秦国商社的秘密寓所。次日清晨，上卿府舍人便有了回音：郭开将在胡风酒肆的云庐会见顿弱。

胡风酒肆，是赵武灵王胡服骑射之后林胡大商所开的胡店。在邯郸，乃至在天下列国，胡风酒肆都是赫赫其名。名之大者在三：其一占地最大，举店六百余亩居于邯郸商社云集的中心区，尽占车马通衢之便；其二有最为本色的胡地风情，草原葱绿胡杨金红帐篷点点炊烟袅袅，金发碧眼的胡女赶着雪白的羊群白云般流过，佳客随时可尝野合之乐趣，亦可将牧羊胡女揽进大帐做长夜销魂；其三有最为华贵隐

秘的单于穹庐，可供大商巨贾邦交使节游学名士纵情密商酣畅议论。近百年来，这一片胡风酒肆不知搅动了多少天下风云。至少，吕不韦的赵国起事便是以这胡风酒肆为根基的。顿弱携巨金北上，几年来不知多少次在这片云庐与赵国权臣密会，一丝一缕地撬动着赵国的河山根基，成箱成袋地挥洒着秦国的金钱财货。今日眼见赵国这座巍巍大山根基松动，顿弱只要在最要害的穴位猛刺一针，这座大山便会轰隆隆崩塌沉陷了。唯其如此，辎车在漫天飞雪隐隐风灯中驶进苍黄的草原，顿弱的心绪是奇特的。亢奋中交织着一丝悲凉，壮心中渗透着无尽感慨，顿弱不禁高声吟诵起来："烨烨震电，不宁不令。哀今之人，胡憯莫惩！"

被一名金发胡女扶进穹庐后帐时，顿弱的惊诧是难以言表的。

郭开端坐在硕大的虎皮胡榻上，一个长发披散的俊美男子以最为淫秽的举动伏在郭开的大腿上，一个金发碧眼的秀美胡女狗一样趴在长发男子后臀上……在顿弱的记忆中，郭开是天下仅见的正行巨奸，不荒政，不贪财，不近色，唯弄权算人为其独特癖好。相交多年，郭开没有收受过秦国的一个半两钱，更不要说金玉珠宝名马名车古董器物。然则，郭开当说则说当做则做，从来没有因为透露了某个消息或做了某件事情向顿弱开价。唯其如此，顿弱常有一丝疑虑闪过心头，郭开所为莫非是赵国的反间之策？然事实的每一次进展，都迅速证实着顿弱的疑虑是多余的。毋庸置疑，郭开实实在在是一个毁灭赵国的乱国大奸。每每印证一次这个评判，顿弱都会闪出一个颇为悲凉的念头：如此正派正行之能才，偏成巨奸毁国之行，宁非天意亡赵哉！

"顿弱兄何其惊诧也。"郭开坦然抚摸着俊美男子的长发，平静地笑着。

"上卿之行非人所为，顿弱难解。"

"名家顿弱，也有难解之题？"

“上卿是说，今日当客奇行，乃有意为之？”

“老夫作为，岂能无意？”

“顿弱不能破解，上卿便另谋他途？”

“足下尚算有明。”

“反之，顿弱若能破解，上卿便成盟约。”

“愚钝之人，不堪合谋。”

“上卿奇行，意在告我：上卿非无人欲，只在所欲非常人也！”

“足下解得老夫心意，可为一谋。”郭开一手冷冰冰地抬起俊美男子下颌，说声下去。俊美男子顺从站起，突然恶狠狠扯着金发女子的长发大步拖到了木屏之后，之后一阵奇异的响声传来，俊美男子又悠然走了出来，笑吟吟站在了郭开身侧。

“此乃老夫男妾，亦为老夫子奴，官居赵王家令，韩仓是也。”

郭开若无其事地介绍着，顿弱陡然生出一身鸡皮疙瘩。韩仓之名之行，顿弱熟得不能再熟，然韩仓其人，顿弱从未见过。依着寻常列国宫廷龌龊之通例，身为赵王家令的韩仓是赵王宠臣，决然不该在同样是臣子的郭开面前成为如此卑贱的肉宠。同为大臣而如此不堪，顿弱对赵国不禁生出一种难言的厌恶与怜悯。

“上卿去李牧，须得何种援手？”顿弱对韩仓看也不看。

“赵国之事，老夫不须援手。”郭开矜持而冰冷。

“果真如此，上卿何须约秦？自立赵王是了。”

“若无秦国，老夫早是赵王矣！”

“上卿知秦不可抗，尚算有明。”

“赵国当亡，秦国当兴，老夫比谁都清楚。”

“既然如此，上卿与秦联手倒赵，正得其宜，何言独力成事？”

“老夫为秦建功，自有老夫所求。”

“上卿但说无妨。”

“赵国社稷尽在老夫。”郭开扶着韩仓的肩膀站了起来，一步一步地走到了顿弱案前，森然怪异竟使叱咤邦交风云的顿弱心头猛然打了个寒噤，“无论赵王，无论太后，都是老夫掌心玩物而已。老夫生逢乱世，不能独掌赵国，却也要以赵国换得个安心名头，以慰老夫生平弄权也。老夫若将赵国奉于胡人匈奴，足可为一方单于，拥地百千里而奴隶牛羊成群。老夫所不明者，奉赵于秦，秦何以待老夫？”

“上卿终显本色，顿弱佩服！”

“老夫有欲，欲于异常。”

“上卿所求者何？”

“秦国所予者何？”

“上卿所求必大，容顿弱旬日后作答如何？”

“若非秦王亲书，足下便走不出邯郸了。”

“上卿胁迫顿弱？”

“老夫若挟赵王入胡，一颗秦国名臣人头之礼数，总该是有的。”

“上卿不怕顿弱先取了你这颗白头？”顿弱哈哈大笑。

“密事算人，只怕足下不是老夫对手。”郭开一如既往的冰冷。

“好！顿弱人头先寄在上卿剑下。告辞。”

“旬日为限！”

顿弱举步间，身后传来韩仓柔亮美妙的声音。顿弱情不自禁回头，一眼扫过这个赵王家令明艳的脸庞妖冶的身段，心下又是一个激灵——天下妖孽奸佞独聚于烈烈赵国，上天之弄人何其滑稽何其残忍哉！

九日之后，一骑快马密使在寒冷的冬夜抵达了邯郸的秦国秘密商社。

秦王嬴政的特急王书是：秦国灭赵，郭开可为赵国假王(注)治赵，唯不得拥有私兵。特书外附有一管密书云：顿弱可将王书派员交付，毋得亲见郭开。顿弱心头突突大跳，如此巨奸若为赵国假王，岂非天下大大隐患？然顿弱深知秦王嬴政之长策伟略过人，更有李斯尉缭与谋，能出此等亘古未闻之大赏必有其中深意，决不会放任郭开荼毒赵国。至于附书，顿弱认定是尉缭所谋，未免多心。素来与郭开会商，都是顿弱亲自出面，今日事端更大，派员前往如何不引起郭开疑虑？一番思忖，顿弱打消了上书求改之意，立即约见郭开。

“知老夫者，秦王也！”郭开抖着王书第一次绽开了苍老的嘴角。

“上卿将为赵王，顿弱先贺。”

“足下贺我，有的是时日。”

“不。邦交事务繁剧，上卿既无须援手，顿弱即行告辞。”

“足下意欲何往？”

“无论何往，皆不误事。上卿若须援手，可找秦人商社传讯。”

“老夫所需援手，只在足下一人。”

“上卿何意？”顿弱心头骤然一动。

“足下做事可也，只是不得离开邯郸王城，以备与老夫随时共谋大计。”

“上卿密行拘押顿弱，不怕鸡飞蛋打乎！”顿弱哈哈大笑。

“人言秦王有虎狼之心，老夫安得不防？”郭开绽开的嘴角突然收紧，阴沉狞厉之相森森逼人，“老夫谋事，鸡飞不了，蛋打不了。倒是足下，斡旋列国邦交，几曾品咂过一国王太后美味哉！足下只要跟从老夫，赵国太后便是足下奴婢一个，成群胡女便是足下一群牛羊。如此天上人生之况味，足下不欲拥乎？”

“非人之行，上卿尽可自家品咂，顿弱无心消受。”

“只要老夫有心，足下之心何足道哉！”

“上卿之意，顿弱要做人质？”

“做得如此人质，也是足下之福。”

郭开冷冰冰一句扬长而去。顿弱遂被两名胡女扶进了一辆密不透风的高车，辚辚出了云庐。动静触手之间，顿弱已经觉到两名胡女四条臂膊的铁石力道，寻机挣脱之意顿消，心绪立即宁静下来——只要郭开不堵死与商社通联之路，何惧之有也。

井陉山变成了茫茫雪原，黑红两片营地都陷入了广袤旷远的沉寂。

立马高冈凝望关外，李牧身心寒彻直是冰雪天地。对于大军战场，李牧具有一种寻常将军无法企及的明锐感。两军相持半年余，秦军的正式攻坚却只有开始的那一次，其后便是无休止的袭击骚扰。仅仅是那一次攻坚，李牧已经敏锐地洞察到秦军战力之强远非今日赵军可比。假若岁月倒转二十余年赵孝成王在世，李牧完全可能如同早年反击匈奴的深远谋划一样，为赵国练出一支与边军具有不同风貌的重甲锐师，专一与秦军一较高下。然则，孝成王之后的赵国已经乱得没有了头绪，君王荒淫奸佞当道阴谋横行，所有的实力圈子都在黑暗中摸索，死亡的气息已经越来越浓厚地弥漫了赵国，扑上了每个人的鼻端。于今谋取雄师，无异于临渴掘井，不亦滑稽乎！李牧所能做的，只有以目下这二十万兵力与秦军对抗相持，能抗多久是多久。假如庞煖尚在，兵变扭转朝局的希望未灭，李牧对抗击秦军还是深具信心的。毕竟，赵国有久战传统，有举国成军的尚武之风，更有虽散处三方然终究尚存战力的四十余万大军。然庞煖这团政事火把一灭，李牧真正地冰寒入骨了。庞煖出事，意味着赵国反对昏政的势力彻底地分崩离析，扭转庙堂格局的希望也彻底地破灭。元老们鸟兽散了，将军们鸟兽散了。愤懑的国人群龙无首，又被种种流言搅得昏天黑地是非难辨，纵然李牧可以登高一呼，谁又能保国人会攘臂而起？再说，纵然国人攘臂而起，不说当不得秦军冲击，先当不得郭开赵王的黑衣王城军，还不是白白教庶民百姓血流成河？

国政无奈，战场同样无奈。

自庞煖失事，李牧夜夜不能成眠。每每眼看着连绵军灯在稀疏的星光中没入朦胧曙色，声声刁斗在凄厉的号角中陷入沉寂，李牧却还在一片片金红的胡杨林中游荡着。桀骜不驯的李牧雄霸军旅一生，第一次尝到了四顾茫然走投无路的无奈。假如王翦的二十万大军能死命

攻坚，使他能痛快淋漓地血战一场，李牧的心绪或可获得些许平静。毕竟，将军战死沙场化为累累白骨，也是一种壮烈的归宿。然则，秦军偏偏不战又不退，就如此这般耗着你，要活活窝死二十万赵军！一想到长平大战中白起的“以重制轻，以慢制快，断道分敌，长围久困”而使五十余万赵军一举毁灭，李牧心头便是一个激灵，生平第一次对战场情势生出了一种本能的毛骨悚然感。李牧佩服秦国能坚实支撑四十余万大军远道灭国的后援能力，仅仅是这一点，赵国便无法望其项背。李牧更佩服如此国力之下，秦国竟然不仅涌现出王翦这样的老辣统帅，还能涌现一批诸如蒙恬李信杨端和王贲章邯这样的谋勇兼备的年轻大将。他们不骄不躁扎实进逼，使赵军退无可退战无可战，干净彻底地剥夺了赵军的战事自主权，赵军只能窝在原地等着挨打等着崩溃等着死亡。三十余年战场阅历，剽悍灵动的李牧从来是制敌而不受制于敌的。这一次，李牧却得眼睁睁拥着二十万大军不能挪动半步，眼睁睁陷进说不清是秦国还是赵国抑或同时由两方甚至多方掘成的深深泥沼，直至没顶窒息而又无力挣扎。徒拥大军而只能无可奈何地等死，李牧脊梁骨的寒冷与其说是恐怖，毋宁说是悲凉。

……

“大将军，赵王特书！”

亢奋的禀报夹着急骤的马蹄飞上了高冈，是司马尚亲自来了。

“何事？”李牧依然遥望远方，丝毫没有转身的意思。

“王书在幕府。特使韩仓说，赵王召大将军商议会战秦军！”

“韩仓来了？”

“对！韩仓还说，庞煖策动合纵，联军有望！”

“你信么？”李牧骤然转身，迷惘的目光充满惊诧。

“大将军，我军大困……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

“你是说，要李牧奉命？”

“大将军若有脱困之策，或可，不奉命。”司马尚说得很艰难。

李牧良久默然。对于司马尚这位合力久战的将军，李牧几乎是当做兄弟般看待的。司马尚对李牧，也是景仰同心的。无论是对元老势力还是对庞煖部属，两人纵然有过些许歧见，最终都丝毫没有心存芥蒂。这支大军的灵魂是李牧，而能走进李牧内心深处的，只有司马尚。李牧不相信郭开韩仓，更不相信赵王迁。那般龌龊君臣果真有抗秦保国之心，岂能大半年将二十万大军丢在井陉山不闻不问？今日若真心要与秦军会战，便当亲赴军前激励将士，如同当年秦昭王亲赴河内为白起大军督运粮草一般。果真如此，郭开赵迁纵然此前有罪，李牧夫复何言！召李牧入宫而商议会战，能是真心会战么？无论李牧如何不精通君臣权谋，至少清楚地知道，赵国的许多要害人物都因为入宫而面目全非或泥牛入海。春平君如此，赵葱如此，庞煖也如此。赵国王城在赵国朝野眼里，早已经是神秘莫测的陷阱，那里盘踞着一条咝咝吐芯的斑斓巨蟒，随时准备吞噬走进王城的每一个猎物。明乎此，李牧还要重蹈覆辙么？可是，李牧明白，司马尚不明白么？司马尚既然明白，何以要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说到底，赵军大困雪原是实情，而不能解困则只有空耗等死。作为大军统帅与副帅，既没有脱困之策，又要放弃闪烁在眼前的一丝希望，对二十万将士如何说法？自己心下何安？

“幕府。”马鞭一抽战靴雪块，李牧转身走了。

幕府聚将，接受王书，无论韩仓如何神采飞扬地宣说赵王之志，李牧始终没有说一句话。韩仓自觉无趣，终究灰溜溜住口。李牧这才站起身来，拄着那口数十年须臾不离其身的长剑，平静地一挥手

道："司马尚执掌军务。"说罢，李牧对着满厅大将肃然深深一躬，一转身大步赳赳出了幕府。

哗啦一声，大将们都拥出了幕府，人人泪光，人人无言。赵葱与其部属大将，也一般地热泪盈眶。李牧没有一句话，再次对将军们深深一躬，翻身上了那匹雄骏的阴山战马，一举马鞭，便要带着生死相随的两百飞骑风驰电掣般去了。

"大将军稍待！"司马尚骤然前出，横在李牧马前。

李牧圈着战马看着司马尚，脸色平静得有些麻木。

"诸位将军！我等随大将军一同入宫，向赵王请战！"

随着司马尚的吼声，大将们哄然一声爆发，愿随大将军请战的呼喊在雪原山谷荡出阵阵回音声浪。韩仓看得大急，厉声喝道："国有国法！赵王召大将军会商战事，何有拥兵前往之理！你等要反叛么！"

"鸟！脏货小人！"边军大将们被激怒了，一声怒吼蜂拥抢来围住了韩仓。赵国素有兵变传统，大将们当真杀了韩仓，谁也无可奈何。赵葱眼见李牧冷笑不语，心下不禁大急，一步抢前挡在韩仓面前高声喝道："少安毋躁！都听我说！"边将们稍一愣怔，赵葱部将已经围了过来纷纷拦挡边将们上前。韩仓早已经吓得两腿发软，靠在护卫身上不能动弹。赵葱高声道："杀死韩仓事小，牵连大将军事大！

大将军既已奉命，自家部将却杀了王使，大将军对赵王如何说法？陷大将军于不忠不义，我等有何好处！赵葱之意：听凭大将军决断，大将军不去王城，我等拥戴！大将军去王城，我等也拥戴！"大将们纷纷嚷嚷终于汇成一片吼声："好！听大将军说法！"

"诸位，"李牧不得不说话了，"我军久困井陉山，粮草将尽，援军无望，退不能退，进无可进。若无举国抗秦之势，则我军必败，败得

比长平大战还要窝囊！李牧毕生征战，不曾窝过一兵一卒，而今却要活活窝死二十余万大军，心下何安也！将军百战，终归一死。而今赵王有会战之书，这是赵军的唯一出路，也是赵国的唯一出路！唯其如此，纵然刀山在前，李牧死不旋踵！”

所有的大将都沉默了，唯有旌旗猎猎之声抖动在寒冷的旷野。

“司马尚与大将军同往！”

“不。谁也不要同往。”

李牧对慷慨激昂的司马尚一摆手，圈马转身对将士们高声道：“兄弟们，战死沙场才是将军正道！谁也不要将鲜血洒在龌龊的地方！都给我钉在井陉山，扛住王翦，扛住秦军！纵然血染井陉，也教秦人明白：赵国之亡，不在赵军——”

“赵国之亡，不在赵军！”

将军们的吼声激荡了整个军营。片刻之间，连绵大营交相激荡起愤怒的吼声。“赵国之亡，不在赵军！”所有人都被这句话震撼激发起来，长期憋闷的火焰突然喷发了。兵士们拥出了帐篷，民伕们拥出了山洞，红色的人群奔跑着汇聚着，一片无边无际的火红包围了幕府包围了李牧。

“我民威烈，天恒亡之，李牧何颜立于人世哉！”李牧一声喟叹轻夹双腿，阴山战马长嘶一声飞入了茫茫雪原。赵国的最后一个冬天，李牧离开了井陉山营地，从此永远没有回来。多年之后，李牧最后的故事渐渐流传开，化成了谁也无法印证的种种传闻。历久沉淀，李牧的结局又进入了一片片竹简刻成的史书。

《史记·廉颇蔺相如列传》所附之《李牧传》云：“秦多与赵王宠臣郭开金，为反间，言李牧司马尚欲反。赵王乃使赵葱及齐将颜聚代

李牧。李牧不受命，赵使人微捕李牧，斩之。废司马尚。”《战国策·秦策》则记载：赵有宠臣韩仓，以曲合于赵王，其交甚亲，其为人嫉贤妒功臣；赵王听信韩仓，召回李牧，命韩仓历数其罪；韩仓说李牧见赵王而捍匕首；李牧辩说自己患有挛曲病（手脚僵硬），恐见赵王行礼不便而接了假手，并愤然对韩仓亮出了假手；然韩仓还是以王命为辞，胁迫李牧自裁了。当代历史学家沈长云等所著《赵国史稿》(注)对如上说法做了辩驳考证，结论云：“他所讲述的李牧的故事

（司马迁听冯唐所讲述的李牧故事），并不比《战国策·秦策》所载更可信。”无论李牧之死有多少种说法，李牧确定无疑地被赵国庙堂杀死了。李牧之死，开始了赵国最后的噩梦。这是公元前229 年冬天的故事。

七　灭赵大战秋风扫落叶般开始

王翦一接到顿弱密书，立即下令全军备战。

对山东五国尤其是赵国的军政态势，王翦是刻刻上心的。除了顿弱、姚贾的伐交商社，王翦还在秦军斥候中反复遴选，编成了一个六百人的精悍的间士营，专一深入各国搜集军政消息。所以如此，在于王翦是战国末期最具政略眼光的统军名将。王翦对秦军大举东出有一个根本评判：秦欲灭六国而一统天下，不战不行，唯战不行；此间分际，在于如何最大限度地不战而屈人之兵，从根基上摧毁六国。也就是说，王翦是战国之世将兵家大道与统兵征战之才水乳交融于一身的大军统帅，也是军政兼明的唯一统帅。大军开出之前，王翦夜入咸阳，与秦王嬴政专门就战法作了一次商讨。

“老臣统兵出关，欲变秦军旧日战法。”王翦开门见山。

“何以变之？愿闻见教。”秦王没有惊讶。

“秦军传统战法，以攻城略地歼敌大军为要旨。是故，攻必拔城下地，战必斩首灭军。行之日久，遂成传统。拔城斩首之数额，亦成军功大小之尺度。而今，秦军以灭国为要旨，便不能仅仅以拔城败军、斩首灭敌之法对山东作战。灭国之战，目的在摧毁其国政根基，铲除其王族庙堂，而不仅仅在战场歼敌。是故，战法须变。”

“上将军怕本王以旧战法施压催战，故先申明？”

“秦王之压，老臣可辩。朝野将士施压求战，老臣难当。”

“灭国大战，战法大要何在？”

“大要在三：战胜不求斩首，夺政不求下城，除奸不求灭贵。”

“愿闻其详。”

“其一，战胜不求斩首。我军对敌，务求战胜而败其军、溃其心可也，不能大肆斩首杀戮，以免其举国成军作困兽之斗。当年长平大战，武安君坑杀赵军数十万降卒，反逼得赵国死心血战而我军反败。如此覆辙，不可重蹈也。其二，夺政不求下城。灭国根基，在于夺取都城、去其庙堂、除其施政之能。是故，我军攻占都城之后，不能如既往那般攻占掠夺财货人口。当年乐毅攻齐，下齐七十余城而不能灭齐，在着力过甚也。如此覆辙，不可重蹈也。其三，除奸不求灭贵。而今山东昏昧，各国都有奸佞盘踞庙堂，以致山东列国大都成为一盘散沙。我军入都夺政，仅除奸佞而不诛杀世族贵胄。如此，可免世族追随残余王族逃国抗秦，则国可安也。此为老臣三战之法。”

“嬴政谨受教！”年轻的秦王二话没说，挺身长跪肃然一躬。

那夜会商一了，秦王嬴政下了一道特急王书给各要害大臣并各军大将，将王翦陈述的战法方略全数申明，王书末了道：“上将军之战

法，乃秦军灭国之精要，务求实施军前。东出大战，但凭上将军调遣，本王并在国大臣、军中将士，悉数不得施压催战！”

唯其如此，王翦大军在井陉山与李牧大军相持半年未曾激战，李信、杨端和两路大军逼而不进引而不发，挟雄厚军力空耗巨额粮草亦大半年不战，秦国朝野无强烈催战之声浪，当可解也。虽然如此，军中将士对风雪半年不战不退毕竟难以忍耐，眼看年节将近，幕府依然没有大战迹象，秦军将士终于焦躁了。

“再不出战，我等上书秦王求战！”蜂拥而至的将士们不断地吼叫着。王翦走出幕府，只说了一句话：“发下令箭，老夫准许尔等赴咸阳求战。”

将士们默然了。幕府求战，无非焦躁之心不可耐而已。大将们谁都知道秦王特书，果真赶赴咸阳，求战不成反倒可能耽搁了战场立功。毕竟相持日久，大战随时可能迸发，将士们只是不耐风雪壁垒之清冷而寻求早战。王翦不再如同往日那般说服，而是破例准许将士直赴咸阳请战，将士们反倒一片沮丧没了声气。

“信得过老夫，自回营垒。”又是一句，王翦走了。

在将士们请战的旬日之后，顿弱的密书到了。此前，王翦已经从间士营得到密报：顿弱被郭开羁留邯郸王城形同人质。所以，王翦对顿弱密书所报的李牧去军消息不能立即断定虚实。毕竟，郭开是天下第一大奸，顿弱其人王翦也不甚熟悉，王翦宁可等待消息印证而后断。正在秦军将士们走出冰雪壁垒收拾营地军械嗷嗷备战之时，间士营消息到了，与顿弱所报一致：李牧去军，进了柏人行宫。

“南北军令发出。”王翦拍案而起。两司马立即带着早已拟好的军令飞出了幕府，向南北两路大军而去。“聚将鼓！”王翦大手一挥，赳

赳大步出了军令坊。辕门外的隆隆鼓声未过三通，大将们已齐刷刷赶到了幕府聚将厅。“诸位，李牧去军，我军战机已到！”

王翦激昂的话音落点，大将们却没有惯常的亢奋神情，一阵惊讶之后反倒显出几分落寞，人人板着脸一片默然。王翦悠然一笑，倏忽肃然道：“李牧两胜秦军，诸位寻仇之心甚重，唯以李牧为对手决战而后快。此等战心，老夫尽知也。与天下名将一见高下，为将之雄心猛志也。老夫，也是一样！然则，此为灭国之战，不是寻仇之战！灭国之战，要的是国家功业，不是一将功业！若赵国政事清明，李牧可全力率赵军抗秦，我军自当与李牧放马一战，其时战胜李牧，自是秦军功业荣耀！然目下赵国庙堂昏昧，李牧大军左右掣肘内外交困粮草匮乏后续无援，秦军战胜如此李牧大军，荣耀乎！耻辱乎！反之，李牧死于赵国庙堂，可显忠勇志节，可彰赵国恶政，青史皇皇其名！李牧死于秦军，则秦国徒负恶名，赵人必恨秦国。其时也，赵人追随残余王族死力抗秦，亦未可知！果真如此，秦国一统天下之大业何在！故此，灭国大战，根在大局，不在是否与一将做沙场寻仇之战！”

“不求寻仇！愿奉将令！”

以军中惯例，大将们同声一吼，认可了主将说法。

王翦一眼扫过大厅，长吁一声，长剑打上六尺立板上张挂的羊皮地图道：“只要李牧去军，不管赵军何人为将，我军都立即开战灭赵！战法是：南北两路大军同时猛攻，杨端和南军合围邯郸，李信北军直下代郡进逼信都与柏人行宫。其时，赵国必令井陉山赵军出动，或救邯郸，或保信都，两者必居其一。我西路大军则无论井陉山赵军如何出动，都全力越过井陉山追击赵军，横插赵国中部，将赵国拦腰截为两段！使邯郸、信都、柏人三处庙堂根基不能相连，根除其施政聚兵之出令轴心！”

“明白！”聚将厅一声雷鸣。

“章邯军攻占井陉关，而后扼守井陉关善后！”王翦拿起了第一支令箭。

“嗨！”章邯在满厅大将热辣辣的目光中接过了令箭。

“大军东出井陉关后，冯劫部插入邯郸信都之间，遮绝两都通连！”

“嗨！”

“冯去疾部插入信都柏人之间，遮绝赵国陪都与行宫之通连！”

“嗨！”

“老夫中军，对赵军主力衔尾疾追，会战灭军！”

“嗨！”几员中军大将齐声拱手。

王翦指点地图，做最后部署道：“旬日之后，我南北两军可同时出动，开春之际，我两军可同时深入赵国。届时，我井陉山大军全力开战，务须在半月之内切断赵国中部！为此，各军务必在一月之内清营轻装，届时全力出战！”

“攻占井陉山！一战灭赵国！”

秦军将士的吼声激荡着白雪覆盖的崇山峻岭。

赵军连绵营地却冷冰冰一片，没有任何动静。

秘密诛杀李牧之后，郭开立即开始了自己的铺排。

两道赵王急书连夜飞向邯郸所有官署与赵国郡县。第一道王书称：大将军李牧久处冰雪之地，觐见赵王做礼之时突发挛曲症，四肢

僵直无以伸展；本王心急如焚，正亲督太医日夜在柏人行宫医治李牧，朝野臣民少安毋躁。第二道王书称：抗秦事急，本王决以公子赵葱、信都将军颜聚为井陉山赵军大将，先行备战；来春，本王将亲出邯郸，督导三路赵军与秦军决战；朝野臣民务须各司其职各安其所，届时举国同心以胜秦安赵。两道王书传遍朝野，赵人无不云山雾罩不知其所。信王书么？李牧正在盛年其壮如牛，突发怪异至极的挛曲症，实在难以理解；有郭开韩仓在国，李牧十有八九是出事了。不信王书么？王书所言似乎也有几分道理：爬冰卧雪奔波沙场，赵军将士患挛曲症并非一人，谁又能说李牧确实没有挛曲症？再说赵王已经明定开春亲自督战会战秦军，此前纵然有过，毕竟还是满足了朝野期盼的举国抗秦热望，赵王还能如何？如此纷纭之下，赵国朝野懵懂了，人们几乎是本能地长叹一声："赵国艰难，且看来春如何了！"

在举国疑惑的冬末，赵葱、颜聚接掌了井陉山幕府。

赵王王书随着两位新主将抵达幕府：司马尚被罢免副帅职务，贬为云中将军，即日起程回云中大营筹划对北路秦军战事，理由是"司马尚善领边军为战，当效大将军李牧建功"。当然，司马尚不能带走井陉山的十万边军与任何部将，而只能一人离军北上。王书一宣，司马尚代李牧交出兵符，一句话没说离开了井陉山幕府。

司马尚马队没入了茫茫雪原。

从此，这位忠实辅佐李牧的赵军名将不知所终。

赵葱颜聚的第一道军令是：为协力同心，十万边军与十万腹地赵军立即混编，一律以腹地将军为混编营大将。于是，赵军在井陉关内外的四道壁垒间开始了纷乱庞大的流动，相互混编而重新划分防守壁垒，一时人喊马嘶冲突不断，关内关外乱得不亦乐乎。匆匆月余，眼看残雪消融地气转暖，赵葱颜聚第二道军令传下：放弃关外两山壁垒，大军退回关内整备，准备来春在赵王统率下会战秦军。同时，赵

葱颜聚通令南北赵军，春二月同时出动反击秦军。赵军在如此将令之下，事实上放弃了所有的壁垒要塞防守，重新匆忙集结准备做大肆反击。一时，赵军各部从冰冷的雪地壁垒钻了出来，如释重负般在忙乱中一片热气蒸腾。赵葱颜聚更是亢奋万分，只盼着大战反击秦军的时日快快到来。

便在此时，秦军攻势如春日惊雷骤然炸开！

从赵葱颜聚接到第一道战报开始，未及旬日，南路杨端和军大举进逼邯郸外围要塞，北路李信秦军一路直下逼近信都。赵葱连赵王的王书都没有等到，已骤然面临已经逼近到百里之内的李信军的威慑。赵葱颜聚来不及谋划，匆忙下令井陉山赵军向信都柏人方向靠拢，正面抵挡李信军南下。不料，赵葱大军刚刚开始向南回收，井陉山秦军已经潮水般开过了几乎不设防的井陉关，猛烈地咬住了赵葱大军。更有秦军冯劫部两万铁骑飞兵超前，一举插在信都与邯郸之间的隘口，迅速构筑壁垒，截断了井陉山赵军的南下之路。同时，秦军冯去疾部两万铁骑飞兵插入信都与柏人之间的山地隘口，一举截断赵军向东南靠近大陆泽与巨鹿要塞的通道。万般无奈，赵葱颜聚只有下令全军回身死战。

王翦亲率十余万秦军重甲精锐，在残雪未消的山塬间与赵军展开了大战。

这时，赵军统帅赵葱已经完全慌乱，匆忙间想也不想便接受了司马出身的颜聚的谋划对策：两人各率十万大军，据守南北两厢，诱使王翦大军从中央山地进兵，南北夹击合围秦军。不想两人分兵方完，赵军因重行混编成步兵骑兵均有的新军，原先的边军飞骑丧失了剽悍灵动，原先的腹地步军与少量马军也丧失了熟悉的阵战部伍，两相陌生，行动大为迟缓。堪堪离营尚未展开上路，黑森森的王翦大军已展开成巨大的扇形从辽阔的山塬逼了过来。秦军的战法简单实在：两翼铁骑包抄，中央重甲步军在漫天箭雨后强力冲杀。如此不到两个时

辰，赵军全线溃退。北路赵葱部突围，被两翼秦军铁骑截杀，赵葱当场战死。南路赵军溃败之际，早有准备而没有深入战场的颜聚立即突围，落荒而去，从此不知去向。

赵国最后一支精锐大军，自此尸横遍野彻底溃散。

早在王翦大军越过井陉山之际，身在柏人行宫的郭开已经明白了赵国大势已去。郭开的谋划只有最后一步的实施了：挟持赵王迁一行回邯郸，以内灭赵国之功向秦王索封；若秦王食言，则郭开立即杀死秦国大臣顿弱与赵迁、太后等王室庙堂人物，使秦国灭赵因未得赵王又失大臣而变得没有任何光彩。郭开相信，秦国正在灭国之初，决不愿战胜世仇赵国而落得如此没有颜面。唯其如此，赵葱颜聚大战未开，郭开已经统领自己掌控的黑衣王城军，严密护持着王室人物及秦国大臣顿弱，连夜南下邯郸了。

此时，杨端和大军已经逼近邯郸，得知赵王从北路进入邯郸，立即急报王翦请示方略。王翦下令杨端和：逐一拔除邯郸外围城邑，使邯郸成为彻底失去外力救援的孤城，下城时日待赵国北部情势而决。南路部署妥当，王翦大军横断赵国中部，击溃赵葱大军之后遂与李信的北路军会合。此时，王翦主力大军驻扎在已经攻占的赵国北都——信都，只下令李信军一步步南下逼近邯郸。王翦给李信的军令是：不求其快，唯求其稳，见战则战，务求击溃沿途所有赵军。王翦对自己统率的主力大军的部署几乎一样：不求下城，唯求败军，三月之内扫清赵国北部的所有赵军。

方略既定，王翦的特使飞骑日夜兼程赶赴咸阳。

未几，秦王嬴政的王书飞到王翦幕府：“上将军目下方略，本王深以为是。灭赵不求一鼓而定，唯求明度时势，大定赵国。本王之意，秋冬之际安定赵国。届时，本王将亲临邯郸。此前方略机变，上将军

相机定夺可也。”王翦没有片刻耽延，立即将秦王王书复刻两卷，飞送李信、杨端和幕府，嘱其不得骄躁下城。

月余之后，李斯统领的一支三百人官吏车马开进了信都。李斯王翦再聚军前，两人皆振奋欣然。夜来军宴，李斯对王翦备细叙说了在咸阳与秦王的谋划：先行派李斯率三百吏员入赵，意在先行廓清赵国既往政事图籍，接掌要害府库并谋定郡县设置，不使赵国陷入混乱无治之状态。王翦拍案赞赏道：“长史此举，大明也！赵为山东屏障，理清赵国之根基，天下几近初定也。信都为赵国北都，典籍政令悉数在焉。长史三百吏员，半年之内必能化赵国于胸腹间也！”两人一时抚掌大笑，说到四更方才散去。

八　秦王嬴政终于昂首阔步地踏进了邯郸

胡杨林一片火红的十月，邯郸陷落了。

邯郸不是被攻破的，而是在秦军的威势之下自己坍塌的。面对杨端和大军与李信大军南北夹击，赵国腹地的赵军没有一个像样的大将领军防守邯郸，更兼井陉山主力大败的消息迅速传开，赵军顿时乱得没了章法。事实上，赵军主力二十余万全部集结在井陉山，其余近三十万大军的分布是：云中大营留守五七万，信都以北各要塞防守兵力十余万，南部边境及邯郸外围驻军十余万。若赵国庙堂清明，在秦军开进之初立即将井陉山之外的全部赵军集结为南北两路大军，交庞煖统领对抗秦军，两军兵力大体对等，秦军灭赵诚为难事。然则赵国政事昏昧，王翦李牧相持的大半年间，赵迁郭开一心只在剪除兵变隐患，对井陉山之外的赵军非但不做集结，而且严令各军坚守自家城邑，不奉王命不受调遣。此间全部原因，在于赵迁郭开深恐大军集结而促成兵变。是故，秦军南北中三路大举猛攻之时，井陉山之外的赵军依然陷于一盘散沙之态势。北部赵军被李信部分割击溃。云中郡留守边军闻讯南下，又被九原蒙恬部截杀击溃。邯郸之南，杨端和军一路北上，未遇大战便逼近邯郸，开始从容攻取邯郸外围诸要塞。九月

秋风起时，邯郸外围驻军城邑全部被秦军占领，几乎没有一座城池做坚壁防守。如此，秦军如三把利剑，将赵国斩为四段：王翦主力居北拊背，斩断赵国代郡以北的草原地带与腹地之连接；李信军居中，斩断邯郸与信都两座都城地带之连接；杨端和军居南，斩断中原各国与赵国之连接，同时切断邯郸向南向东的两大通道。

入秋之时，邯郸事实上已经成为孤立无援的岛城。

还在攻取外围城邑之时，秦王嬴政便接到了顿弱密书：郭开请秦王先发王书于天下，明封郭开为赵国假王，如此可保赵国王室一人不缺全体降秦。密书同时附有郭开一支宽简，简单得只有一句话：“邯郸危乱，开不能保王城王室无事，唯秦王可保也。”郭开的威胁之意是显而易见的——秦王不明定郭开假王之位，秦国只能得到一座废墟一片尸体的邯郸。嬴政看得咬牙切齿，良久无策，遂登车夜访尉缭求教。尉缭思忖一番笑道：“奸佞之术，不当君子之道。郭开大奸，天下昭著。王不妨以小人之法治之，或能得天下拥戴亦未可知也。”嬴政笑道：“何谓小人之法？”尉缭道：“先得其国，再除其人。”嬴政哈哈大笑道：“国尉之法，诚小人哉！嬴政做之何妨。”当夜回到王城，嬴政唤来赵高秘密叮嘱了一番。赵高大为亢奋，立即风风火火准备去了。

旬日之后，秦王王书公告天下：“赵国将亡，上卿郭开有不世大功。本王拜郭开假赵王之位，领赵国政事民治，以为天下垂范。”随着秦国特使的车马，秦王王书迅速传遍列国，自然也传到了邯郸。一时山东列国愤愤然咒骂讥讽不绝，无不视秦国秦王与郭开狼狈两奸乱天下。已经失国的赵国臣民得闻秦王王书，死一般的沉寂。只有已经盘踞邯郸王城的郭开大喜过望，立即带着心腹黑衣剑士闯进寝宫，将赵王迁从腥臭污秽的胡榻上与一群雪白溜光的胡女剥离开拖将下来，软囚在事先预备好的一间密室里。事毕，郭开又立即赶到太后寝宫，将正在与春平君及韩仓胡天胡地的转胡太后拖将出来，如例关进密室。关闭密室时，郭开啪啪啪拍着转胡太后的白臀一阵大笑道：“太后肉

臂，老夫之利器也！老夫欲将你这母狗与我子韩仓，一并献给秦王。两奴若能陷嬴政于胡榻烂泥，诚不世奇闻也！”转胡太后与韩仓乐得咯咯直笑，郭开已头也不回地去了。最后，郭开又将没有离开邯郸的所有王族全数拘押到王城偏殿，令春平君为监守尉，一人出事唯春平君是问。这位老王族公子非但没有愤然作色，反倒诚惶诚恐诺诺连声，引得罹难王族一片侧目。

入夜，郭开大宴顿弱，笑不可遏道：“老夫功业就矣！顿子何贺哉？”

“脓疮蛇冠，竟为功业，天下奇闻也！”顿弱哈哈大笑。

“一人之力灭一国，天下何人可为？”郭开分外认真。

“鼎肉不饱一夫，孤鼠可坏一仓。害国之道，小伎而已。”

“足下迂阔之徒，老夫何足与其论哉！”

郭开带着从未有过的醺醺酒意纵情狂笑着走了。

惊愕的顿弱被黑衣剑士蒙上双眼，押到了一个谁也无法揣摩的去处。郭开的下一步棋是：秦王必须以顿弱为赵国假相永留赵国，否则，世上便没有了顿弱。

秦王车驾隆隆进入邯郸的那一日，在整肃威猛的秦军长矛甬道中，郭开带着大队黑衣剑士押着赵迁为首的王族降者，在王城南门前整整排开了六列。赵迁抱着铜匣王印，站在秋风中枯瘦如柴瑟瑟发抖，活似一具人干。郭开高声唱名之后，青铜王车上的嬴政凝视着黝黑枯瘦的赵王，紧紧皱着眉头一脸厌恶之色，脚下一跺，连王印也没有接受便驱车进了王城。王城大殿前，李斯郑重宣读了秦王王书：赵王降秦，拘押咸阳以待处置；赵国归并为秦国郡县，南部设立邯郸郡，北部诸郡容后待定；赵国民治政事，由假王郭开统领。

“老臣敢请秦王，以顿弱为赵国假相襄助政事。”郭开精神大振。

“宣顿弱。”秦王嬴政平淡得毫无喜怒。

“宣顿弱领命——”护卫王车的蒙毅响亮一呼。

“老臣禀报秦王，”郭开知道秦王此举是迫使他交出顿弱，连忙趋前一步高声道，“上卿顿弱奔波邦交，风寒症已非一日，已在太医署密室救治旬日，卧榻不能见王！”

“也好。待顿子痊愈，再行封赏。”

嬴政说罢径自走了。蒙毅带着三百精锐的铁鹰剑士护卫着秦王与李斯王翦等一班大臣，在邯郸王城整整巡视了一日，暮色时分才回到赵国大殿前。秋日晚霞中，雄阔的殿阁飞檐摆动着叮咚铁马，依山而上的赵国王城巍巍然如天上宫阙。如今，这座王城没有了肃穆，没有了威慑，群群乌鸦从层层屋脊飞过，萧瑟秋风卷起飞旋的落叶，伴着内侍侍女匆匆游荡的身影与秦军士兵方阵的沉重脚步，宿敌赵国的王城倍显落寞凄凉。嬴政凝望良久，不禁长长一叹：“强赵去矣，大秦独步，不亦悲乎！”

“大秦灭赵，一统天下，老臣恭贺秦王！”

望着郭开灰白的须发厚重的面容与念出颂辞时的一脸真诚，嬴政心头猛然一个激灵——大奸若此，亘古未见也！倏忽之间，秦王一脸肃杀，一挥手大步出了王城。郭开一阵惊愕，连忙拉住李斯低声问：

“原定礼仪，秦王今夜当在邯郸王城大宴我等降秦功臣，为何匆匆而去？”李斯殷殷笑道：“秦王国事繁剧，足下即位假王，可代秦王设宴便了。诸位功臣之封赏王书，我与蒙毅将军届时恭送如何？”郭开不无惋惜地叹道：“老夫尚有一绝世宝物敬献秦王，惜哉惜哉！”李斯一

时好奇心大起，笑道："何物堪称绝世之宝，足下可否见告？"郭开心知李斯为秦国庙堂用事大臣，遂殷殷低声道："此物活宝也！

至尊至贵，至卑至贱，提神益寿，乐而忘忧，夜宴酒后消受最佳。王若不受，岂非暴殄天物哉！"李斯惊讶道："此物究竟何物？足下何其云雾哉？"郭开连连摇头道："不可道，不可道。绝世之物，非秦王不显其名也！"李斯呵呵笑道："也好。假王既有此等珍宝，容我报于秦王，秦王或可亲临亦未可知。"郭开大喜过望，殷殷叮嘱李斯道："长史若能说来秦王夜宴，老夫当另宝相赠，保足下终生乐哉乐哉！"

当夜，嬴政行营驻扎在邯郸郊野。

一顿简朴的战饭之后，嬴政与蒙毅在行营密室密议诸事。及至李斯赶来，蒙毅正要起身出帐。听李斯一说郭开之言，嬴政脸色顿时阵红阵白，拍案切齿道："郭开老贼竟敢如此龌龊！蒙毅，只在今夜！"李斯心下不禁一阵大跳，愣怔无措地看着蒙毅只不说话。蒙毅机敏过人，一招手道："长史下书，我护卫，走！"匆匆出帐，蒙毅边走边低声道："郭开那个老杀才说的宝货，是赵国转胡太后！"李斯倏然警觉，不禁一身冷汗鸡皮——秦王对母后赵姬之淫乱刻骨铭心，对太后淫行乱政更是提起来恨得咬牙切齿，如何自己竟没想到这一层？如此看来，郭开要送给自己的那个宝货，准定也是个腻虫物事。

"老杀才！"李斯恶狠狠骂了一句。

这一夜，邯郸王城大张灯火乐舞。郭开尽力铺排出赵国数十年没有的隆重大典场面，侍女换成了清一色的金发碧眼胡女，正殿侍酒的内侍侍女更是由韩仓亲领。郭开期待着秦王走进这座华贵奢靡的销魂王城，从此乐不思归。谁料，先来颁书的是李斯蒙毅，说秦王令我等先开夜宴以热酒风，秦王片时即到。郭开欣喜过望，立即喝令开宴。赵酒本烈，赵人酒风更烈。与宴者又都是各色降臣，心思不一借酒浇

愁，不消片时一片醺醺酒气。李斯蒙毅则拉着郭开一力斗酒。警觉一世的郭开第一次放开大饮，心头期盼届时借着酒意好向秦王献宝。大爵连饮，不到半个时辰，郭开也飘飘忽起来。

城头五更刁斗打起的时候，一场猛烈的大火吞灭了夜宴大殿。

与此同时，太后寝宫与赵王寝宫也燃起了熊熊大火，淫靡的园林宫阙片刻间化为灰烬。惶惶观火而没有一人救火的邯郸国人都说，自家亲眼看见了一片片大火从天而降，那是天火，那是上天震怒的惩罚，那是庙堂淫靡的恶报。

是夜，嬴政登上行营云车，遥望邯郸王城一片火海，伫立到东方发白。

刚刚下了云车用完晨饭，行营外突然传来一阵急骤马蹄声。李斯风风火火进来，禀报说赵高马队非但在王城滥杀无辜，且已经飞出邯郸北上奔太后故里去了。嬴政脸色一沉，立即教行营司马率马队迅速追回赵高，转身冷冰冰道："赵高如何滥杀无辜，长史但说无妨。"李斯这才备细叙说了夜来邯郸王城的惊人杀戮，嬴政听得脸色铁青。

原来，秦王嬴政入赵之前接受尉缭之说，对赵高下了一道密令：从王城护军中遴选三百名精锐剑士，乔装成赵国王室的黑衣剑士队进入邯郸王城，先杀郭开、韩仓并赵国太后一班淫秽奸佞，再搜寻救出顿弱。当年在平息嫪毐之乱时，嬴政为了结母后与嫪毐私生两子而给秦国带来的羞辱尴尬，密令赵高带着一支王城锐士随同蒙恬马队攻入雍城，搜寻到太后赵姬的两个私生子秘密杀死。那次，赵高做得干净利落，以致朝野天下始终不知太后两子如何突然没了，便流传出秦王嬴政亲自摔死两个兄弟的奇闻。纵然恶名加身，嬴政也没有做任何形式的辩解。因为嬴政清醒地知道，无论如何辩解，这件事都与自己脱不开干系。此后，嬴政对赵高处置密事的干才很是赞赏。这次密杀郭开与赵国转胡太后，嬴政本来也可以派给蒙毅去做。年轻的蒙毅缜密

精悍，刚毅木讷，与其兄蒙恬之明锐聪颖多有不同。秦王入赵之前，李斯与王翦商议，特意将蒙毅的国尉丞职事交给了辎重大将马兴兼领，将蒙毅派到秦王身边总领行营事务。如此一来，李斯主行营政事，蒙毅主行营军事，秦王的巡视行营便是一座整肃高效的小行宫。然嬴政觉得教蒙毅做此等密杀事，一则大材小用，二则与蒙毅秉性不合，未必做得利落。当然，最要害的原因，还是嬴政对赵高的信任。这种信任，不是与大臣那般的心志相合而结成的信任，而是做事甚或主要是做那些不能为人道的密事琐事的信任。也就是说，嬴政从来没有将自幼阉身的赵高当做国臣，而只当做一个办事的亲信内侍。

赵高的马队是与蒙毅的行营护军一起开进邯郸王城的。进入王城，赵高的马队脱离了行营护军，悄然开进了湖畔一片胡杨林。在那里，马队换了装束，赵高又做了详细分派。赵高将马队分成了四支，各有一个熟悉赵国王城的间士领道：一支杀郭开韩仓，一支杀太后，一支搜救顿弱，一支随自己各方策应。赵高的部署命令是："王城大殿火起之时，杀郭马队冲入大殿，无论郭开韩仓等如何醉态，一律割下首级交来，否则不算完功！起火之前，搜救顿弱马队先行搜索王城所有密地密室，起火同时救人！杀后马队先行围定太后宫，不许一狗一猫走脱，大殿起火，太后宫同时火攻杀之！"一骑士忐忑道："太后宫何须火攻，一个老女子值么？"赵高声色俱厉道："秦王最恨太后淫行，火杀全宫，一个不留！"

对于杀郭开韩仓，李斯蒙毅是明确的，也是事先知道的。秦王对两人的叮嘱是："宣书之后，但将郭开夜宴促成、天火降下，你等即可撤出王城，余事皆交赵高。"也就是说，李斯蒙毅在王城的使命只有两个：促成夜宴，发动天火烧殿。两人也都同样相信，赵高做事不会走样。为使这场大火变成"天谴淫政"的谶言，蒙毅事先谋划了秘密火箭齐射大殿的方略，秦王李斯欣然赞同。按照预定谋划，五更刁斗打起之时，隐藏在周边树林的机发连弩骤然齐射，包裹布头又渗透猛火油

的胳膊粗的火箭骤然升空，又从天扑向大殿，随即便是一片烈焰飞腾的火海。

与此同时，赵高马队四路飞驰，逢人便杀。其时，李斯蒙毅正在王城南门外登上云车瞭望。看得一时，两人均觉有异。蒙毅立即飞步下了云车，带着一支马队飞进了王城。及至李斯赶到太后寝宫前寻见蒙毅，赵高马队已经不知去向了。蒙毅找来一个为赵高领道的间士询问，间士禀报说，赵高说要为秦王太后复仇，领着马队去了太后故里。蒙毅一听大急，说声王城交给长史，飞身上马带着马队追出了王城。李斯这才踏着累累尸体，在残火废墟中巡视了赵国王城。郭开、韩仓、转胡太后，自然都变成了无头尸身。顿弱也在转胡太后寝宫的地下密室中搜寻到了，只是已经被烟火熏呛得奄奄一息。内侍、侍女十之八九被杀，尤其是曾经被赵迁百般淫虐的两百多名金发胡女，无一例外地全部被杀。尤令李斯痛心的是，赵高马队还全部杀死了与宴的赵国王族大臣与子弟，春平君尸身被马队踩成了肉泥……

“赵高赶赴太后故里，臣料又是一场杀戮。”

“阉宦竖子！剁了他狗头！”嬴政恶狠狠骂了一句。

“王已一错，不可再错。”李斯肃然正色。

“一错再错，长史所言何意？”

“臣思此事，也是在赵高滥杀之后，君上姑妄听之。”

“长史有话直说。”嬴政对李斯的小心谨慎有些不快。

“诛杀郭开韩仓转胡太后，原本堂堂正正之举。本当在邯郸大举法场，将一班乱臣贼子并淫秽太后罪孽大白于天下，以法度刑杀之。不合君上拘泥于对大奸郭开一书之信，欲图以天火谶言了结此奸。然

则，密事密杀之门一开，素来难以掌控。不如依法刑杀能做到有度除奸。此为一错。”

“再错如何？”

“若再因此事起因而随意处死赵高，将是再错。”

“赵高违令滥杀，不当死？”

“纵死赵高，当依法勘审而后刑杀。君上一言杀之，如同赵政之乱也。”

“岂有此理！杀一赵高便是乱政？”嬴政冷笑。

“何谓乱政？愿君上三思而后断。”李斯说得沉重缓慢，坚实得不可动摇，“春秋之世，晋国屠岸贾欲杀赵盾，韩厥有言，‘妄诛谓之乱。’何谓妄诛？不经律法而一言滥杀也。赵氏立国，妄杀迭起，兵变频出，为山东乱政之首。赵迁即位，郭开当道，诸元老欲举兵变杀赵迁郭开，李牧庞煖从之，而赵迁郭开则同样欲图密杀对方；如此上下皆行滥杀，赵国密杀之风大起，先杀庞煖，再杀李牧，终致败亡。今赵高虽是小小侍臣，却因常随君上而为朝野皆知，若一言妄杀而不经法度，臣恐开乱政杀人之先河也！”

随着李斯的慷慨直言，嬴政的脸色由烦躁冰冷渐渐变为肃然。终于，嬴政深深一躬：“先生之言，开我茅塞，嬴政谨受教。”李斯连忙一躬道：“君上襟怀广大，臣不胜敬服也！”嬴政慨然道：“今日得先生一言，嬴政铭刻在心也！终嬴政之世，决不妄杀一人！”李斯一时热泪盈眶，肃然挺身长跪，一拱手道：“君上有此心志，秦国明，天下定，臣下公，大秦不朽也！”

三日之后的暮色时分，蒙毅赵高两支马队风尘仆仆归来了。

蒙毅铁青着脸色一言不发。赵高却是满脸通红一头汗水，显是一路争辩之后仍压抑不住亢奋的神色。嬴政板着脸，令赵高禀报经过。赵高这才觉察出气氛有异，遂立即收敛小心翼翼地禀报了赶赴太后故里的作为：昔年与太后一族有仇的邻里商贾全数被杀，尤其是一班当年蔑视戏弄少年嬴政的贵胄子弟，都被赵高马队寻觅追逐一一杀了。嬴政尚未听完已是怒火攻心，却硬生生忍住冷冷道："如此杀人？可是我意？"

"不。小高子私度君上之心。"

"竖子大胆！"嬴政终于爆发，一脚将赵高踹翻在地，"交蒙毅勘审！"

"臣领命！"蒙毅一拱手，押着赵高出了行营。旬日之后，蒙毅呈上了勘审赵高的书简。蒙毅的勘审是缜密的，

非但如实录下了赵高的全部供词，且有两处被滥杀者的全部名录，还有飞马报请廷尉府核准后的廷尉定刑书。综合诸般事实并秦国律法，蒙毅上书拟定刑罚是：赵高当处死，念其不讳罪且一直自认是私度秦王之心，拟赐自裁以全尸。

抚着一匣书卷，嬴政良久默然。思及赵高敏行任事干练利落，嬴政心下大大不忍。自少年追随自己，这个被嬴政呼为小高子的赵高几乎如同自己肚里的虫子，冷热寒凉喜怒哀乐无不知晓。尤其是在嬴政立为太子、秦王而尚未亲政的夹缝岁月里，赵高几乎是嬴政唯一可信的能事者，通连蒙恬，寻觅王翦，争取王绾，探察嫪毐与文信侯吕不韦的种种动态，没有一件不是赵高的功劳。就实说，赵高若不是阉宦之身，以赵高诸般才具与功劳，早早便该是赫赫大臣了。然则，赵高从来没有委屈之心，仿佛天生便是嬴政的一只手臂一支探杖，即便遇到生死关头，嬴政也确信赵高能舍出性命换取秦王安然无恙。今次犯错，赵高立即坦承自己是"私度君上之心"，第一个便将嬴政择了出

去。此举果是赵高过人的聪敏，又何尝不是耿耿维护秦王之心？如此功劳才具之士一罪而杀，未免失之公平。

雄鸡长鸣，嬴政终于从纷繁思绪中摆脱出来，召见了蒙毅。

“赵高所杀者，可有不当杀之人？”嬴政笑着问了一句。

“王城之内，可说没有。太后故里，臣不敢妄言。”

“能否彻查？”

“君上之意，欲赦免赵高？”

嬴政默然良久，一叹道：“一门生于隐宫，小高子可怜也！”

蒙毅不忍秦王伤感，道：“臣思此事，可过可罪，然须有法度之说。”

“何说？”

“若作过失待之，必得以赵高奉命行事，其行虽过，终非大罪。”

“你是说，须对廷尉府言明：赵高之举乃奉本王密令？”

“唯有如此，可赦赵高。”

“原本如此，何难之有！”嬴政顿时恍然。

“然则，天下将因此而谴责秦王。”

“骂则骂矣！虎狼之名，能因一事而去之？”嬴政反倒笑了。

“君上既有此心，夫复何言！”

旬日之后，在快马文书与咸阳廷尉府的来往中，赵高被赦免了。不功不赏，赵高还是掌管王城车马仪仗的中车府令。赵高逢赦，李斯本欲再谏秦王，终究还是没有开口。毕竟，秦王身边也确实需要一个精明能事如赵高的人手。再说，赵高当年驾王车追回自己于函谷关外，那份辛劳功绩，李斯又如何能忘？更有一样，赵高遇赦，丝毫没有骄狂之态，反倒是对李斯蒙毅更敬重了。如此掂得轻重的一个内臣，秦王尚且不惜公开密令赦其罪，大臣们又何须在灭国大战的烽火狼烟中去认真计较。

入冬时节，秦王行营离开邯郸回到了咸阳。

秦国大军依旧驻扎在赵国，由正式擢升为上将军的王翦统帅，立即开始筹划连续攻灭燕国之战事。李斯带着后续抵达的官吏，也开始了稳定赵国民治的新政。其间，秦军间士营探察得一个惊人消息：赵国废太子赵嘉在残余王族护卫下秘密逃往代郡，欲立代国继续抗秦！李斯与秦军诸将异口同声，都主张立即追杀公子嘉逃亡势力。王翦却道：“公子嘉北上代郡，显是要与燕国结盟。代国根基在燕，灭燕则代国失却后援。其时我军从北边包抄后路，灭之易如反掌。此时追杀，若迫使其逃亡匈奴反是大患。”两方对策飞报咸阳，秦王回书曰：“上将军之策甚是稳妥。本王已书令蒙恬：公子嘉不北向匈奴，我则不动；若其北逃匈奴，立即堵截歼灭。”于是，秦军不理会赵嘉的代国，而只一心准备灭燕。

六年之后，公子嘉的代国灭亡，赵国最后一丝火焰也熄灭了。

这是公元前228 年冬天的故事。

九　烈乱族性亡强国　不亦悲乎

赵国的灭亡，是战国末期最为重大的历史事件。

赵国历史有三说：其一，战国开端说。视赵襄子元年（公元前475年）为赵氏部族立国，到秦破邯郸赵王迁被虏（公元前228年），历经十二代十二任国君，历时二百四十七年；其二，开端同上，以赵公子嘉之代国灭亡为赵国最后灭亡，历时二百五十三年；其三，三家分晋说，以周王室正式承认魏赵韩三家诸侯为赵国开端（公元前403年），则其历时或一百七十五年，或一百八十一年。

从历史实际影响力着眼，第一说当为切实之论。

邯郸陷落赵王被俘，强大的赵国事实上已经灭亡。

赵国灭亡，真正改变了战国末期的天下格局。

从赵武灵王胡服骑射开始，到赵国灭亡的近百年间，赵国始终都是山东六国的巍巍屏障。在与秦国对抗的历史中，赵国独对秦军做长期奋争。纵然在长平大战一举葬送精锐五十余万后，赵国依旧能从汪洋血泊中再度艰难站起并渐渐恢复元气。此后形势大变，山东五国慑于秦军威势，再也不敢以赵国为轴心发动具有真正实力攻击性的合纵抗秦，反倒渐渐疏远了赵国。赵国为了联结抗秦阵线，多次以割地为条件与五国结盟，都是形聚而神散，终致几次小合纵都是不堪秦军一击。当此之时，赵国依旧坚韧顽强地独抗秦军，即或是孝成王之后的赵悼襄王初期，李牧依然能两次大胜秦军。应该说，赵国的器局眼光远超山东五国，是山东战国中唯一与秦国一样具有天下之心的超强大国。假若孝成王之后的两代国君依旧如惠文王、孝成王时期的清明政局，而能使廉颇归赵，李牧庞煖不死，司马尚不走，秦赵对抗结局如何，亦未可知也。

然则，历史不可假设，赵国毕竟去了。

巍巍强赵呼啦啦崩塌，其间隐藏的种种奥秘令后人嗟叹不已。

六国之亡是中国历史上最为重大的时代分水岭。其间原因，历代多有探讨。西汉贾谊《过秦论》将六国灭亡及秦帝国灭亡之因，归结为“攻守之势异也”。唐人杜牧的《阿房宫赋》则云：“灭六国者，六国也，非秦也。族秦者，秦也，非天下也。”北宋苏洵的《六国论》又是另一说法：“六国破灭，非兵不利，战不善，弊在赂秦。赂秦而力亏，破灭之道也！”苏洵儿子苏辙的《六国论》，则将六国之亡归于战略失误，认为六国为争小利互相残杀，致使秦国夺取韩魏占据中原腹心，六国失去抗秦根基而灭亡。清人李桢的《六国论》，又将六国之亡归结为不坚持苏秦开创的合纵抗秦之道。更有诸多史家学者专论秦帝国灭亡之原因，连带论及六国灭亡，大体皆是此类表层原因。凡此等等，其中最为烁目者，莫过于诗人杜牧首先提出的将六国灭亡根由归结为六国自身、将秦帝国灭亡归结为秦帝国自身的历史方法论。这是内因论。内因是根本。尽管循着如此方法，历代史论家依然没有发掘到根本，也就是，历代史论始终没有找到这个内因的具体元素。然毕竟不失为精辟论断之种种。攻守之势也好，贿赂秦国也好，战略失误也好，不执合纵也好，毕竟都是实实在在的具体原因。

然则，内在根本原因究竟何在?

三晋赵魏韩之亡，是华美壮盛的中原文明以崩溃形式弥散华夏的开始。历史地看，这种崩溃具有使整个华夏文明融合于统一国度而再造再生的意义，具有壮烈的历史美感。然则，从国家兴亡的角度看去，三晋之亡则显然暴露出其政治根基的脆弱。也就是说，三晋政治文明所赖以存在的框架是有极大缺陷的。这种缺陷，其表象是一致的：变法不彻底，国家形式不具有激励社会的强大力量。然则，为什么是这样？为什么三晋乃至山东六国，都不能发生如秦国一般的彻底变法？都有着秦国所没有的政治文明的重大缺陷?

隐藏在这里的答案，才是六国灭亡的真正奥秘所在。

事实上，任何部族民族所建立的国家，其文明框架的构成，其国家行为的特质，都取决于久远的族性传统，以及这种传统所决定的认识能力。而族性传统之形成，则取决于更为久远的生存环境，及其在这种独特环境中所经历的具有转折意义的重大事件。这种经由生存环境与重大事件锤炼的传统一旦形成，便如人之生命基因代代遗传，使其生命形式将永远沿着某种颇似神秘的轴心延续，纵是兴亡沉浮，也不会脱离这一内在的神秘轨迹。

唯其如此，部族的族性传统决定着其所建立的国家的秉性。

赵人之族性传统，勇而气躁，烈而尚乱。

赵人族性根基与秦人同，历史结局却不同。这是又一个历史奥秘。

秦赵族性之要害，是“尚乱”二字。何谓乱？《史记·赵世家》所记载的韩厥说屠岸贾做了最明确界定，韩厥云：“妄诛，谓之乱。”在古典政治中，这是对乱之于政治的最精辟解释。也就是说，妄杀便是乱。何谓妄杀？其一不报国君而擅自杀戮政敌，其二不依法度而以私刑复仇。妄杀之风滥觞，在国家庙堂，是无可阻挡的兵变政变之风，动辄以密谋举事杀戮政敌的方式，以求解脱政治困境，或为实现某种政治主张清除阻力。在庶民行为，则是私斗成风，不经律法而快意恩仇的社会风习。此等部族构成的国家，往往是刚烈武勇而乱政丛生，呈现出极不稳定的社会格局，戏剧性变化频繁迭出，落差之大令人感喟。

依其族源，秦赵同根，族性同一。而在春秋之世至战国前期，也恰恰是这两个邦国有着惊人的相似：庙堂多乱政杀戮，庶民则私斗成风。然则，在历史的发展中，秦部族却因经历了亘古未有的一次重大事件而革除了部族痼疾，再衍生出一种新的国风，从而在很长时期内成功地避免了与赵国如出一辙的乱政危局。这个重大事件，便是商鞅

变法。历史地看，商鞅变法对于秦国具有真正的再造意义——没有商鞅这种铁腕政治家的战时法治以及推行法治的坚定果敢，便不能强力扭转秦部族的烈乱秉性。事实上，秦国在秦献公之前，其政变兵变之频繁丝毫不亚于赵国，其庶民私斗擅杀风习之浓烈更是远超赵国而成天下之最。唯横空出世的商鞅变法，使秦部族在重刑威慑与激赏奖励之下洗心革面，最终凝聚成使天下瞠目结舌的可怕力量。始皇帝之后，秦部族又陷入乱政滥杀，最后一次暴露出秦部族的烈乱痼疾，这是后话，容在秦帝国灭亡之后探讨。

赵国没有经历如此深彻的强力变法。

赵氏部族的烈乱秉性，没有经由严酷洗礼而发生质变。

是故，赵部族的乱政风习始终伴随着赵国，以致最终直接导致其灭亡。

大略回顾赵部族的乱政历史，可以使我们清晰地看到赵国灭亡的内因。

远古之世，赵秦部族与大禹部族是华夏东方最大的两个部族。赵秦部族能记住名字的最远祖先是大业。这个大业，便是后来被视为决狱之圣的皋陶[注]。第二代族领是伯益。在皋陶、伯益时代，赵秦部族、商周两族与大禹部族结成轴心盟约，四大部族发动并完成了远古治水的伟大事业。治水之后，大禹部族与秦人部族结成了互援轴心同盟。可是，大禹病逝之后，大局骤然发生了变化——启代伯益继承了最高权力，建立了夏王国。已经明确为大禹继任者的伯益被大禹的儿子启密谋处置，不知所终。由此，秦人部族与夏部族有了不可化解的仇恨。终夏之世，秦人部族不参夏政，游离于夏王国主流社会之外而独立耕耘渔猎。夏末之世，商部族发动联络各部族灭夏，秦人部族立即呼应，加入反夏大军并在鸣条之战中与商部族联合灭夏。其后，秦人部族成为商王国的方国诸侯之一。在商王国时代，秦人部族的主力

分为两支：其中一支以飞廉、恶来父子为先后首领，拱卫都城朝歌区域；一支居于“西陲”，成为商王国镇守边地的方国。随着周武革命而灭商，赵秦部族的两支力量分开了。镇守西陲的一支因忠于商王国而疏远周王国，远避戎狄聚居的陇西地带独立耕牧，这便是后来的秦部族。仍居中原腹地的一支北上谋生。后来相对臣服周王国，其首领造父成为周穆王的王车驭手(注)，因功封于赵城，演变为周室功臣，始有赵部族。

西周末期，秦赵两部族的命运发生了惊人的颠倒：秦部族应周太子（周平王）之邀，浴血奋战杀败戎狄平定镐京之乱，成为东周的开国诸侯；赵部族却在很长时间内，依然是蜗居晋地的寻常部族。

以上之赵氏历史，可称为先赵时期。

春秋（东周）中期，赵部族在晋国渐渐发展起来。及至赵衰、赵盾两世，由于辅佐晋文公霸业极为得力，赵氏部族崛起为晋国的掌军部族。从赵盾时期开始，赵氏部族成为晋国的权臣大部族之一，无可避免地卷入了晋国的权力主流。从此，赵氏部族开始了外争内乱俱频繁的血雨腥风的部族历史。从赵盾到赵襄子立国，可称为早赵时期。

内乱妄杀频仍，大起大落，是早赵部族最显著的特点。

早赵时期历经赵盾、赵朔、赵武、赵成（景叔）、赵鞅（简子）、赵毋恤（襄子）六代，大体一百余年。这六代之中，发生的内乱妄杀事件主要有四次：

其一，赵盾时期部族内争，导致赵氏部族分裂，几被政敌灭绝(注)。

其二，赵简子废嫡（太子伯鲁），改立狄女所生庶子赵毋恤（襄子）为继承人。这是赵氏部族第一次废嫡立庶之举，为以后的废嫡立

庶之风开了先河。

其三，赵简子妄杀邯郸大夫午，导致自己孤立逃亡，开政治妄杀先例。其四，赵襄子诱骗其姊夫（代地部族首领）饮宴，密令宰人（膳食官）以铜料（斟水器具）击杀之。“其姊闻之，泣而呼天，摩笄（发簪）自杀。”(注)这是典型的内乱妄杀。

显然，早赵部族在处置部族内政方面没有稳定法则，缺乏常态，妄杀事件迭起，导致其部族命运剧烈震荡大起大落。赵氏立国之后，这种内乱之风非但没有有效遏制，反倒是代有发生，十二代中竟有十一次之多：

其一，公元前425年，赵襄子方死，其子赵浣（献侯）立。赵襄子之弟赵桓子密谋兵变，驱逐赵浣，自立为赵主。

其二，公元前424年，赵桓子死，赵部族将军大臣再度兵变，乱兵杀死赵桓子儿子，复立赵浣，是为赵献侯。

其三，公元前387年，赵烈侯死，其弟武公立。武公十三年死，赵部族将军举事政变，废黜武公子，而改立烈侯子赵章，是为赵敬侯。

其四，公元前386年，赵武公之子赵朝发动兵变，被攻破，逃亡魏国。

其五，公元前374年，赵成侯元年，公子赵胜兵变争位，被攻破。

其六，公元前350年，赵成侯死，公子赵发动兵变与太子赵语（赵肃侯）争位；赵失败，逃亡韩国。

其七，公元前299年，赵武灵王传位王子赵何（此前废黜原长子太子赵章，改立赵何为太子），退王位自称主父；不忍赵章废黜，复封

赵章为安阳君。其后赵章发动兵变，与赵何争位。权臣大将赵成支持赵何，击杀赵章。

其八，赵成再度政变，包围沙丘行宫三月余，活活饿死赵武灵王。

其九，公元前245年，赵国发生罕见的将帅互相攻杀事件：赵悼襄王命乐乘代廉颇为将攻燕，廉颇不服生怒，率军攻击乐乘，乐乘败走，廉颇无以立足而逃亡魏国。这是战国时代极其罕见的大将公然抗命事件，而赵国朝野却视为寻常。几年后赵国复召廉颇，即是明证。

其十，赵悼襄王晚期，废黜原太子赵嘉，改立新后（倡女）之子赵迁为太子，种下最后大乱的根基。

其十一，赵迁即位，内乱迭起，郭开当道，诛杀李牧。

为国十二代而有十一次兵变政变内乱，战国绝无仅有也。

战国大争，每个国家都曾有过内争事件，然则如赵国这般连绵不断且每每发生在强盛之期而致突然跌入低谷者，实在没有第二家。历史呈现的清晰脉络是：赵国之乱政风习代有发作，始终不能抑制，且愈到后期愈加酷烈化密谋化，终于导致赵国轰然崩塌。赵国乱政痼疾，是赵国灭亡的直接内因。其更为深层的内因，则在于部族秉性。如前所述，部族秉性生成于生存环境与其所经历的重大事件。所谓生存环境，一则是自然地理环境，二则是社会人文环境。地理环境决定其与自然抗争的生存方式，社会环境则决定其人际族群的相处方式。对赵国两大根基环境作以大要分析，可以使我们更深地透视这个强大国家的根基。

古人很重视对地域族群性格的概括。《史记·货殖列传》、《汉书·地理志》都对战国时代的地域性格做了丰富的记载，做出了精当的概

括，这便是将地理环境与民风民俗直接联系起来的种种分析。赵国之地，大体分为邯郸地带、中山地带、太原地带、上党地带、代郡地带、云中胡地等六大区域，其各地地理民风的大体记载是：

邯郸地带：处漳、河之间，一都会也，北通燕、涿，南邻郑、卫，近梁（大梁）、鲁；土广俗杂，大率精急，高气势，轻为奸，好气任侠。

中山地带：山地薄，人众，民俗狷急，仰机利而食；丈夫相聚游戏，悲歌慷慨，起则相随椎剽（白日以木椎杀人剽掠），休则掘冢作巧奸冶（夜来则盗墓为奸巧生计）；女子则鼓鸣瑟（弹着乐器），跕屣（拖着木屐），游媚富贵，入后宫，遍诸侯。太原上党地带：多晋公族子孙，以诈力相倾，矜夸功名，报仇过直，嫁娶送死者靡。

代郡地带：地边胡（与胡地相邻），数被寇（多被胡人劫掠）。人民矜懻忮（强直狠毒），好气，任侠为奸，不事农商。其民如兕羊，劲悍而不均。自晋时中原已患其剽悍，而赵武灵王益厉（激励）之，其俗有赵风。

云中胡地：本戎狄地，多居赵齐卫楚之民，鄙朴，少礼文，好射猎。

综合言之，赵国腹地山塬交错，除了汾水谷地与邯郸北部小平原，大多被纵横山地分割成小块区域，可耕之地少而多旱（薄），农耕业难以居主导地位；更兼北为胡地，狩猎畜牧遂成与农耕相杂甚或超过农耕的谋生主流。相比于赵国，其他六国均有大片富庶农耕之地：秦有关中蜀中两大天府之国，魏韩有大河平原，齐有滨海半岛平原，楚有江汉平原与吴越平原，燕有大河入海口平原与辽东部分平原。当时天下，只有赵国没有如此大面积的农耕基地。如此地理环境的民众，在农耕时代自然难以像中原列国那样以耕耘为主流生计。为此，所形成的社会人文环境（民风民俗）便有两大特征：

其一，仰机利而食。农耕无利而不愿从事农耕，崇尚智巧与其他生存之道。譬如男子“好射猎、多任侠、轻为奸、常劫掠”等；女子“设形容，奔富贵，入后宫，遍诸侯”等。也就是说，在赵国这样一个没有大片富庶土地的国家，人民的生存方式是不确定的，是动荡的。贫瘠多动荡。这是人类发展的普遍现象，即或在两千多年后的今日，我们依然能在贫瘠国度与地区看到此种现象的重演。

其二，豪侠尚乱，慷慨悲歌。唯其生计多动荡，则生存竞争必激烈。唯其竞争激烈，豪杰任侠必多出，竞争手段必空前残酷。所谓人民强直而狠毒（懻忮），所谓高气势而重义气，所谓报仇过直，皆此之意也。在一切都处于自然节奏的古典社会，若无坚韧彻底的法治精神，则法治实现难度极大。其时，社会正义的实现与维持，必然需要以豪杰任侠之士的私行来补充。唯有如此社会需要，赵国才会出现民多豪侠的普遍风气，其豪侠之士远远多于其他国度。豪侠多生，既抑制了法治难以尽行于山野所可能带来的社会动荡，又激发了整个社会的“尚乱”之风。尚乱者，崇尚私刑杀人也。对于政治而言，私刑杀人就是妄诛妄杀，就是连绵不断的兵变政变。

《吕氏春秋·介立篇》有一则评判云：“韩、荆（楚）、赵，此三国者之将帅贵人皆多骄矣，其士卒众庶皆多壮矣！因相暴，以相杀。脆弱者拜请以避死，其卒递而相食，不辨其义，冀幸以得活……今此相为谋，岂不远哉！（要如此人等同心谋事，显然是太远了啊！）”吕不韦曾久居赵国，如此评判赵国将帅贵人与士卒众庶，当是很接近事实的论断。

唯有如此社会土壤，才有如此政治土壤。

唯有如此政治土壤，才有如此乱政频仍。

中国古典思想史上的两大惊人论断，都是赵国思想家创立的。

慎到，首创了忠臣害国论。荀况，首创人性本恶论。

这是发人深思的历史现象。

慎到者，赵国邯郸人也。其主要活动虽在齐国稷下学宫与楚国、鲁国，然其思想的形成发展不可能脱离赵国土壤。慎到是法家中的势治派姑且不说，其反对忠臣的理论在中国古典思想史上堪称空前绝后。慎到之《知忠》篇云："乱世之中，亡国之臣，非独无忠臣也！

治国之中，显君之臣，非独能尽忠也！治国之人，忠不偏于其君。乱世之人，道不偏于其臣。然而治乱之世，同世有忠道之人，臣之欲忠者不绝世……比干子胥之忠，毁瘁君主于墨之中，遂染溺灭名而死。由是观之，忠未足以救乱世，而适足以重非……桀有忠臣而罪盈天下……忠不得过职，而职不得过官……将治乱，在于贤使任职，而不在于忠也。故智盈天下，泽及其国；忠盈天下，害及其国！"

以当代观念意译慎到之《知忠》篇，是说：乱世亡国之臣中，不是没有忠臣。而治国能臣，更不都是尽忠之臣。治国之能才，应当忠于职守，而不是忠于君主。乱世之庸人，则忠于君主，而不忠于职守。人世治乱，想做忠臣者不绝于世。譬如比干、伍子胥那样的赫赫忠臣，最终却只能使君主毁灭于庙堂，自己也衰竭而死。所以，忠臣未必能救乱世，却能使谬误成风。官员当忠于职守，而职守不能越过自己的职位。而忠臣自以为忠于君主而到处插手，反而将朝政搞乱。所以，夏桀不是没有忠臣，其罪恶却弥漫天下。治国在于贤能，而不在于忠。所以，能才彰显天下，国家受益；忠臣彰显天下，国家受害！

慎到反对忠臣之论，其论断之深刻精辟自不待言。我们要说的是，这一理论独生于豪侠尚乱的赵国而成天下唯一，深刻反映了赵人不崇尚忠君的部族秉性。唯其如此，赵国政变迭生，废立君主如家常便饭，当可得到更为深刻的说明。

荀况也是赵人。其《性恶》篇云：“人之性恶。其善者，伪也。今人之性，生而好利焉，顺是，故争夺生而辞让亡焉！生而有疾恶焉，顺是，故残贼生而忠信亡焉！生而有耳目之欲，有好声色焉，顺是，故淫乱生而礼义文理亡焉！然则，从人之性，顺人之情，必出于争夺，合于犯分乱理，而归于暴。”

荀子性恶论的提出，是为了论证法治产生的必然性，其伟大自不待言。中国只有在战国之世，才能产生如此深刻冰冷的学说。我们要说的仍然是，此论独生于赵国思想家，生于豪侠尚乱的社会土壤所诞生的思想家，在某种意义上，它深刻反映了赵人之地域性格中不尚善而尚恶的一面。唯其有尚恶之风，故赵国之乱政丛生有了又一注脚。

强大的赵国已经轰然崩塌于历史潮流的激荡之中。

但是，这个英雄辈出的国家曾经爆发的灿烂光焰，将永久地照耀着我们的灵魂。

---

1. 地动，地震的古代说法，史书多有记载。
2. 中军司马，战国大军统帅部之武官，军中司马之首，职司图籍号令，接近于后世的参谋长。
3. 历史学家马非百之资料集《秦始皇帝传》引《广韵》，言赵奢后裔灭赵后入秦，为扶风马氏之初祖。马兴后来职任内史郡守。另有史料记载，马兴后来封侯。依秦国法度，马氏若无大功，不能居此要职高爵。故，马氏当在灭六国之时有显著战功。
4. 家令，战国赵国王室官员，掌管国王家务；贵族大臣的家务总管为家老。
5. 舍人，战国时权臣大官的近侍人物，俸禄不定，赵国蔺相如、毛遂都曾为舍人。
6. 李牧对匈奴作战而成名故事，见本书第四部《阳谋春秋》。
7. 庞煖书目，见《汉书·艺文志》。
8. 武遂，燕地，今河北武强西北；方城，今河北固安西南。
9. 栎阳、蕞地，均为秦国故都地带，在今陕西临潼一带。

10. 寿春，楚国后期都城之一，今安徽寿县一带。

11. 赵武灵王立吴娃为王后并其废立故事，见本书第三部《金戈铁马》。

12. 赵迁之世国亡，依照传统不当有谥号，故后世史家对《史记》之记载有怀疑。《史记集解》载徐广云："六国年表及《史考》，赵迁皆无谥。"《史记索隐》又云："徐广云王迁无谥，今（太史公）唯此独称幽缪王者，盖秦灭赵之后，人臣窃追谥之；太史公或别有所见而论之也。"

13. 《史记·赵世家》认为，春平君为质于秦国的赵国太子，史无明证，仅为一说。

14. 四邑，赵国邯郸外围的四座要塞，详见第三部《金戈铁马》中赵武灵王晚期兵变故事。

15. 战国时，秦赵两国各有云中郡，都是防御匈奴之北边要塞。

16. 信陵君晚期故事，见本书第四部《阳谋春秋》。

17. 狼孟，战国赵国西北部要塞，今山西阳曲地带。

18. 番吾，战国赵国中部要塞，今河北灵寿西南。

19. 代郡，赵国郡之一，大体在今日内蒙古南部、山西北部、河北西北部的于延水、治水流域。

20. 东垣，赵国城邑，今河北石家庄东北地带。

21. 上郡，战国秦郡，大体今日陕北延安榆林区域。

22. 河内郡，战国末期秦郡，大体今日黄河北岸之中段区域，东部有安阳重镇。

23. 写放山川，几类后世之仿真沙盘。写放，战国用语，意为临摹放大或缩小。秦灭六国，写放六国宫室于北阪。

24. 据杨宽先生《战国史·战国郡表》，其中未录县数者，不可考也。

25. 关于上党与太行八陉之细说，见本书第三部《金戈铁马》。

26. 井陉山水流情势，见《水经注》卷十。

27. 本节所述诸种大型器械之详细介绍，均见本书第三部《金戈铁马》。

28. 黑衣剑士，赵国王室的国君护卫剑士，见《战国策·赵四》。

29. 据沈长云等人著《赵国史稿》考证，战靴始于赵武灵王胡服骑射，有短靿与长靿两种。

30. 信都，在今河北邢台市西南地带。别都，即后世之陪都，第二首都。

31. 四邑，邯郸之外的四座防卫要塞，详见第三部《金戈铁马》。

32. 假王，以王之名义代行治权，如后世代理之义。

33. 中华书局2000 年11 月第一版。

34. 大业即皋陶，见沈长云等《赵国史稿》之考证。

35. 据史家考证，王车驭手地位很高，等同于大臣，并非寻常匠技庶人。

36. 赵盾之世的内乱起因于让嫡，终致被屠岸贾势力大肆杀戮，故事纷繁，有兴趣者可阅读史料。

37. 见《史记·赵世家》。

第七章　迁政亡燕

一　燕虽弱而善附大国　当先为山东剪除羽翼

秦王嬴政离开邯郸之前，在行营聚集大臣将军做了重要会商。

会商事项只有一件：秦军灭赵之后，是南下灭魏还是北上灭燕？之所以有此会商，在于秦王君臣对灭赵之战的艰难有最充分的准备，所需时日长短也没有预先做出强制约定。唯其如此，灭赵之后天下大势会发生何等变化，秦军如何以此等变化为根基决断大军去向，都在未定之数。如今赵国已灭，用时只有堪堪两年，且秦军伤亡极小，其顺利大大超出了秦国君臣将士预料。更为重要的是，灭赵并未引起山东其余四国从麻木中惊醒而拼命合纵抗秦的严峻情势。而这一点，曾经是秦国君臣最为担心的。李斯、尉缭曾联名上书着意提醒秦王：若灭赵之后合纵奋力而起，秦国宁可放慢灭国步伐而做缓图，不宜强出强战。当时，秦王嬴政是认可的。如今，四国非但没有大的动静，甚至连互通声气的邦交使节也大为减少，鼓动合纵更是了无迹象。

这种情势，既出秦国君臣预料，又令秦国君臣振奋。尉缭兼程驰驱，特意从咸阳赶赴邯郸，当夜便邀李斯共见秦王。在秦王行营的洗尘小宴上，尉缭点着竹杖不无兴奋地道：“韩赵庶民未生乱，山东四国未合纵。于民，天下归一之心可见也！于国，畏秦自保可见也！有此两大情势，老臣以为：连续灭国可成，一统大业可期可望！”李斯一无异议，力表赞同。秦王嬴政精神大振，连连点头认可。于是，执掌行营事务的长史李斯立即知会王翦、蒙恬与灭赵大军的几位主力大将，才有了这次会商大军去向之朝会。

“我兵锋所向亟待商定，诸位但说无妨。”

秦王嬴政叩着大案开宗明义道：“我军向魏向燕，抑或同时攻灭两国，本王尚无定见，唯待诸位共商而后决。”话音落点，北路军主将李信立即挺身起立拱手慷慨道：“李信以为，我军战力远超列国，可同时分兵三路，一鼓攻灭魏齐燕三国！如此，北中国一举可定！其时，一军南下，楚国必望风而降。两年之内，中国可一也！”李信说罢，火热的目光望着杨端和、王贲等几位主力大将，显然期待着众口一声慷慨呼应。不料，几位大将却都没有说话。王贲更甚，还紧紧皱起了眉头。王翦、蒙恬、李斯、尉缭四位军政大员与顿弱、姚贾若有所思地沉默着。一时，李信有些惶惑。

“将军壮勇可嘉！果能如此，大秦之幸也！”

嬴政拍案赞叹了一句，既是对李信的抚慰赞赏，也不期然流露出某种认可。从心底说，嬴政对这位年轻大将的果敢自信是极其欣赏的。此前的灭赵之战中，李信曾多次直接上书秦王，请求早日南下袭击李牧军背后，以便早日结束灭赵之战。嬴政之所以没有首肯，与其说是对李信方略不认同，毋宁说基于事先对王翦全权调遣灭赵大战之承诺的信守。毕竟，灭赵大战是与最大强国的最后决战，宁失于稳，不失于躁。对面敌手若不是赵国，依着嬴政雷厉风行的秉性，定然会毫不犹豫地准许李信军早日南下。唯其如此，嬴政不以为李信的同灭三国是轻躁冒进，甚至以为，这是秦人秦军该当具有的勇略之气。

“臣有应对。”李斯终于打破了沉默。

“卿策定能鼓荡风云！”嬴政罕见地赞赏一句，诱导之意显而易见。

“臣之见：依目下大势，仍应慎战慎进。”

李斯似乎对秦王的赞赏诱导浑然不觉，径自侃侃道：“所余楚齐魏燕四国，皆昔日大国，除魏地稍缩，三国地广皆在三千里以上。我若兵分三路而齐灭三国，则各路兵力俱各十余万而已。但在一国陷入泥沼，势必全局受累。更为根本者，官署民治无法从容跟进。新设官署若全部沿用所灭国之旧官吏，则必然给残余世族鼓荡民乱留下极大余地。其时纵然灭国，必有动荡之势。我若镇抚不力，反受种种掣肘。此，臣之顾忌所在也！”

“老臣赞同长史所言。”尉缭点着竹杖道，“夫灭国之战，非同于寻常争城略地之战也！其间要害，在于军、政、民三方鼎力协同。一国一国，逐步下之，俱各从容。多头齐战，俱各忙乱。当年，范雎之远交近攻方略，其深意正在于此也！愿君上慎之思之。”

两大主谋同时反秦王之意而论，殿中又是一时沉寂。

“果如长史国尉所言，先向何国？”

这便是嬴政，虽然皱起了眉头，然对长策方略之选择却有着极高的悟性，但觉其言其策深具正道，纵然不合已心，也更愿意在大臣将军们悉数说话后再做最后决断。一句问话，显然是要将会商引入具体对策。

“愿闻两位邦交大臣之见！”李信突兀插进一句。

“将军之意，燕魏两国俱各昏昧，至少可同时灭得两国？”

“果能如此，有何不可！”李信被尉缭说破，依然一副激昂神情。

“燕国疲弱乏力，政情昏昧，定可一鼓而下！”顿弱一句做了评判。

“魏国等同，甚或比燕国更为昏昧，一鼓可灭！”姚贾也立即做了评判。

“两卿之意，至少燕魏可同时灭之？”嬴政目光炯炯地扫视着大帐。

“君上明断！”两人异口同声。

“目下之山东战国，无一国不乱，无一王不昏！”顿弱从地下密室被搜救出来后虽颇显病态，此时却兴奋得满脸涨红，“此，臣感同身受也！韩王安、赵王迁、齐王建、魏王假，是四个浮浪君王。楚王与燕王，则是两个衰朽不堪之老王。故此，放手大打，两三年可定天下！长史国尉之言，实足过虑也！”

“顿弱之言，英雄之志哉！”嬴政不禁拍案赞叹。

“赞同上卿之策，齐灭两国！”杨端和终于赞同了。

“末将依旧以为：我军战力，同时可灭三国！”李信还是慷慨激昂。

“君上，末将有话说！”一个年轻而又响亮的声音使举座为之一振。

“王贲，好！但说无妨。”嬴政欣然拍案。

王贲英挺威猛而不苟言笑，站起来庄重地一拱手道：“王贲以为：目下用兵于灭国大战，不宜过急，亦不宜过缓。过急则欲速不达，过缓则可能坐失良机。所余四国，齐楚最大，当单独灭之。魏燕两国则疲弱已极，可同时灭之。以我大秦目下国力战力，分兵两路当无后顾之忧。王贲愿率兵十万,攻灭魏国，以与灭燕之主力大军南北呼应！”

“两位上将军以为如何？”嬴政的目光终于扫到了王翦蒙恬脸上。

“王贲亡国之言，臣不敢苟同。”王翦黑着脸扎扎实实一句。

“王贲固是上将军之子，然也未免责之过甚了。”嬴政淡淡一笑。

“君上明察：王翦正是将王贲作大秦将军以待，方有此一责难。”王翦沟壑纵横的脸膛毫无笑意，“自古至今，唯兵家之事深不可测。将亡之国，未尝无精悍之兵。勃兴之邦，未尝无败兵之师。若以枯木朽株看山东大国，臣以为迟早将酿成大患。顿弱、姚贾囿于邦交所见，失之于未见根基。李信、杨端和、王贲，则囿于战场之见，失之于未见政情民情。凡此等等，皆非上兵之道，望君上慎之思之！”

“臣赞同上将军之言。”蒙恬沉稳接道，“韩非《亡征》篇云，‘木虽朽，无疾风不折。墙虽隙，无大雨不坏。’且以燕国而言，其势虽弱，然北连匈奴，东接东胡，如今又有赵国残余呼应；四方俱有飞骑轻兵，快捷灵动，若结盟连为一体，秦军全力一战胜负亦未可知，谈何两国齐灭？臣与上将军多经会商，皆以为：灭国大战，切忌轻躁冒进。”

“两上将军之意，先全力灭燕？”嬴政心下一震，重重问了一句。

王翦对道：“臣与蒙恬主张同一，正是先灭燕国。诚如蒙恬所言，灭燕之难，不在其国力强盛，而在其地处北边，连接诸胡与残赵。若不能一鼓破之全力剿之，而使其与代王嘉北逃匈奴，或再度立国，中原将有无穷后患也！唯其如此，灭燕非但得出动全数大军，且得蒙恬军从北边出动，遮绝燕、代与匈奴诸胡之联结。非如此，不能尽灭燕国！”

“君上，灭燕之要，还有一端。”李斯拱手高声。

“噢？长史但说。”

“燕虽弱而善附大国，当先为山东剪除羽翼！”

顿时，嬴政心下一个激灵，合纵连横时期的一则有名论断立即浮现心头。那是苏秦张仪退出战国风云之后，燕国正在惶惶无计的时候，苏代对燕王剖析燕国处境时说出的一个著名评判。苏代说：“凡天下之战国七，而燕处弱焉！独战则不能，有所附则无不重。南附楚，则楚重；西附秦，则秦重；中附韩魏，则韩魏重。且苟所负之国重，此必使王重矣！”也就是说，燕国不能独当一面，然却能做举足轻重的附属盟约国；燕国依附于任何一国，都将使其力量陡增；燕国之重要，在于依附大国，而不在独当一面；唯能大大增加大国分量，燕国必然也就有分量了。苏代的说辞，本意在为燕国在七国纵横中寻求稳定长期的方略，而避免倏忽领头倏忽退缩的痉挛症。事实上，燕国除了燕昭王乐毅时期强盛一时，短暂破齐而独当一面外，此前此后，大体都在强国之间寻求依附而摇摆不定。秦国在合纵连横最激烈的时期，能多次与燕国结成盟约而破除合纵，实际上正是在燕国奉行“附国方略”的情势下做成的。虽然，燕国对附国方略之贯彻并未一以贯之，与最经常结盟的齐、赵、秦也是阴晴无定，与楚、魏、韩更是变化无常。但无论如何，燕国随时都可能倒向任何一个大国寻求支撑，则是不争的事实。目下残赵的公子嘉立了代国，燕国不是趁此良机灭掉代国增强实力，而是立即放弃了对旧赵国的仇恨与代国结成了抗秦盟约，不能不说，这也是另一种形式的附国方略。若燕国再东向附齐，或南下附楚，岂非又将使合纵抗秦死灰复燃？从此看去，燕国是所余四国中最为游移不定的一国。唯其游移不定，便存在着天下被燕国寻求出路的举动再次激出新变化的可能。也就是说，齐楚魏三国基于大国传统，其一旦陷入昏昧，国策惰性很难一时改变；而燕国恰恰相反，素无定见而寻求附国以存续社稷，则完全可能不遗余力地寻求结盟联兵。面对如此一个七八百年老牌大国送上门来，谁敢说其余三大国能断然拒绝？若欣然接纳，山东抗秦岂不是必然出现难以预料的局面？……

“好！本王定策：先行灭燕！”

嬴政拍案决断之后走下了王案，对着王翦、李斯、尉缭、蒙恬逐一地深深一躬，而后肃然道：“嬴政学浅性躁，几误大事。自今日始，但言同时灭国者，以误国罪论处。”

“君上明断！”行营大厅哄然一声，几位年轻大将的声音分外响亮。

长策议决，大部署立即确定：秦军主力全数驻屯赵国歇马整顿，来春发兵燕国。大臣将军之职司亦同时明确：王翦统兵灭燕，杨端和军、李信军归并灭燕大军，铁骑将军辛胜为灭燕前军大将；蒙恬北边防守匈奴，并同时切断燕国北上联结匈奴与诸胡之通道；顿弱领一部邦交人马入燕，姚贾领一部邦交人马入魏，继续以文武并重手段销蚀其庙堂根基；马兴改任国尉丞，辅助尉缭总司粮草辎重；蒙毅改任长史丞，辅助李斯随秦王处置国政；李斯暂留赵国，率领秦国官吏整肃旧赵国吏治，安定邯郸郡（赵国）以为灭燕根基。

旬日之后，军政各方安置妥当，秦王嬴政的行营车马五千余人离开了邯郸，经太原、上郡回了咸阳。在已经成为过去的赵国的境内，嬴政多处歇马，每每派出斥候探察民情。各方禀报都说，除了旧世族贵胄有许多逃亡代地，投奔公子嘉的代国外，庶民尚算安定；民众种种议论，骂赵王郭开者多，怨恨秦国者少；代国仓促汇聚了一支军马，驻扎在于延水以东的上谷(注)，其地两料无收，已经面临大饥荒，代地民众出现了大肆逃亡迹象。

嬴政立即歇马驻扎，与蒙毅会商，并飞书知会王翦幕府：务必设法，最大限度地不使代地民众北逃匈奴，而是南下回归有秦军驻扎的旧赵故土。三日之后，王翦飞书回复：代地灾民事已经开始全力处置，王毋忧心。嬴政这才下令行营开拔，车马辚辚回了咸阳。

王翦治军素来注重民情大势，对代地灾情原本早已探明，欲行接纳流民，又恐众将对赵人心存芥蒂，会以灾民扰军为名，不肯全力实施，故未下达军令。一接秦王行营书令，王翦立即会同李斯议决：大张旗鼓地下令建立临时营地，接纳代地庶民；凡流入军营之灾民，一律作军中民伕待之，派发军粮，派定劳役工程。军令颁发的同时，王翦专门在幕府聚将，邀李斯讲说乐毅当年的化齐善政。一班年轻大将本来对如此接纳赵人多有牢骚，然见秦王书令，又闻李斯着意解说安赵深意，遂欣然叹服，对接纳流民事再无推搪。如此，几乎整整一个冬天，王翦大军都在为安定赵地而与李斯率领的官吏们协同忙碌着。

倏忽开春，河消冰开，王翦大军隆隆北上，渡过易水驻扎下来。王翦的特使飞向蓟城，向燕王送达了战书——燕国不降即战，一任抉择！

二　束手无策的燕国酿出了一则奇计

探马流星穿梭，商旅纷纷离燕，四十万秦军的营涛声隆隆如在耳畔。庶民惶惶，庙堂惶惶，燕国朝野慌乱了。这年，是燕王姬喜即位的第二十八年。距离短暂强盛的燕昭王时期，已经过去五十二年了。这五十二年中，是燕国从高峰滑落低谷的衰变之期。五十二年，燕国历经了四代燕王：燕惠王、燕武成王、燕孝王、燕王喜。四代传承，一代不如一代。燕惠王继承燕昭王之位，以骑劫换乐毅统率燕军灭齐，结果被田单以火牛阵大破燕军。从此，燕国从高峰跌入低谷。燕惠王心胸褊狭，屡屡激化朝局，即位第七年即被丞相公孙操发动兵变杀死。其后，燕武成王继位，十四年中几乎没有任何建树。这个武成王，一生只遇见了两件大事：其一，即位第一年猝遇韩魏楚三国攻燕，勉力撑持没有破国；其二，即位第七年，遇齐国安平君田单伐燕，燕国丢失了中阳之地，但却是没有被齐国攻灭。仅仅如此两事，却被一班逢迎之臣大肆颂扬，死后谥为赫赫然“武成”两字。由此足见，燕国朝野已经将能够自保作为莫大功勋，至于再度振兴开拓，那

是连想也不敢想了。其后，燕孝王继位。这位孝王大约是痼疾在身，即位三年便无声无息死了，没有留下任何值得一提的举动。

接着，今王姬喜即位。即位之初，姬喜倒是雄心勃勃，决意恢复燕昭王时期的武功与荣耀。其时，秦赵长平大战刚刚结束四年，赵国元气尚未恢复。姬喜欲图在强邻赵国的身上谋事，借以重新打出燕国军威。姬喜尚算有心，先选择了一个与自己同样雄心勃勃的大臣做丞相。此人名曰栗腹，一接手丞相府，便为姬喜谋划出一则一鸣惊人的方略：先行试探迷惑赵国，而后突然对赵国开战！燕王喜连连称是，立即责成栗腹依既定方略行事。

于是，栗腹以丞相特使之身入赵。晋见赵孝成王时，栗腹殷勤献上了五百金，说明是大燕国赠给赵王的酒资。赵孝成王欣然接纳，与栗腹当殿订立了息兵止战盟约。之后，栗腹逗留邯郸多日，对赵国情势做了自以为很是翔实的探察。栗腹归来，对燕王喜禀报说："赵国精壮全数死于长平，国中尽余少孤，待其长成精壮，尚得数年之期。目下，完全可以起兵攻赵！"

姬喜大喜过望，立即召昌国君乐闲与一班大臣会商攻赵之策。这个乐闲，是战国名将乐毅的长子。当年乐毅离燕入赵，燕国深恐乐毅危及燕国，故一力盛邀乐毅重新归燕。乐毅清醒至极，回书婉转辞谢，只将大儿子送到了燕国，以示终生不与燕国为敌。乐闲也是兵家之士，对赵国知之甚深。见燕王姬喜询问，乐闲坦诚道："赵为四战之国，其民习兵尚武远过燕国，不可伐。"姬喜皱着眉头道："我方兵力，以五对一伐之，不可么？"乐闲还是扎扎实实一句："不可。"姬喜勃然变色道："昌国君是赵臣，还是燕臣？宁长赵国志气，灭燕国军威乎！"一班大臣见姬喜动怒，立即异口同声拥戴攻赵。乐闲也只能不说话了。于是，燕王姬喜立即下令：兵分两路攻赵，每路十五万大军，各配置一千辆战车；一路由丞相栗腹亲自率领，攻赵国邯郸北部的鄗地；一路由大将卿秦率领，攻赵国代郡；燕王喜自率王室护卫军马五

万，居中后进策应。攻赵大军出动，燕国朝野一时亢奋欢腾不止，举国皆以为中兴燕国的时机到了。这时，整个燕国只有两个大臣反对攻赵，一个昌国君乐闲以称病不出反对，一个是大夫将渠激烈明白地反对。将渠秉性刚直，夜见姬喜，慷慨直言道："栗腹以酒资五百金打通赵国关节，方与赵王结盟，约定息兵止战！盟约方立，又秘密探察赵国情势，乘其不备而攻之。如此背约，大不祥也！出兵攻赵必不成功，王当立即止兵！"姬喜很是不悦，板着脸斥责将渠迂阔不足以成事，训斥罢甩袖而去，将直愣愣的将渠撂在厅中发呆。出人意料的是，及至姬喜出兵之日，将渠又大步赳赳冲进送行圈内，扑过来扯住了燕王喜的绶带激昂喊道："王宁前往，往无成功——"姬喜不禁大怒，一脚踢翻了将渠，径自威风凛凛地扬长去了。执拗的将渠在烟尘王车后犹自哭喊着："燕王啊！老臣非以自为，老臣为王为国也——"

发生于燕王喜四年的这场攻赵大战，结局令整个燕国瞠目结舌——赵国大将廉颇率军二十万，大破栗腹军，击杀栗腹。大将乐乘率军十五万，大破卿秦军，俘获卿秦。两路赵军追击燕军五百余里，一举包围了燕都蓟城。燕国唯一的可战大将乐闲，也离开了蓟城，乘乱出走到赵国去了。整个燕国，一时乱得不可收拾了。

面临军破国亡危局，燕王姬喜骤然委顿，昔日夸夸大言昂昂雄心，倏忽间无影无踪。惊恐万状的姬喜只有一个本能的举动：立即派出使节，连夜赶赴赵军幕府求和。赵国上将军廉颇已奉赵孝成王之命，厉声斥责来使，冷冰冰地拒绝罢兵。姬喜无奈，只好连番派出特使哀哀软磨。廉颇这才提出：非将渠大夫出面，不与燕国言和！姬喜没有片刻犹豫，立即拜将渠为丞相，赶赴赵军幕府求和。经这位新丞相将渠的一力周旋，燕国割地三百里，赵国才退兵罢战。不想没过几年，具有自知之明的丞相将渠便死了。

燕王姬喜又渐渐从委顿中活泛了过来。

燕国割地罢兵后，前番战事的种种真相消息也纷纷传入燕国。原来，赵国对燕国的突然袭击根本没有防备，廉颇、乐乘两军原是开赴南赵对付秦军，猛然回头对燕，只是偶然而已。燕王喜由是恍然明白——其时，假若秦军当真攻赵，燕军的背后偷袭战定然大获成功！

存了如此想头，燕王姬喜心有不甘，老是觉得赵国不是不能攻破，只是要选准时机而已。如此苦苦等待了八年，在燕王喜的第十二年，燕国君臣一致认定：攻赵的真正时机终于到来了！

姬喜找到了一个老名臣知音，燕昭王时期的老臣剧辛。

燕王姬喜重新起用剧辛，任剧辛职任上卿，总领政事。此时的剧辛，已经失去了英年时期与乐毅变法的睿智清醒，变得刚愎自用而不察天下大势。在燕王喜遍召大臣会商，寻求攻赵知音之时，剧辛一力主张攻赵，欲图在自己手中重新振兴燕国霸业，使自己成为燕国的中兴名臣。由此，剧辛与燕王姬喜一拍即合，确定了燕国再度对赵作战的国策。剧辛判定的所谓真正时机，有两个凭据：其一，赵孝成王方死，其子赵偃即位，赵国必不稳定；其二，廉颇、乐乘自相攻击，乐乘已经逃来燕国，廉颇也逃亡魏国，赵国腹地大军以庞煖为将，赵国军力必然大衰。如此情势之下，剧辛力促燕国秘密筹划再度攻赵，姬喜自是欣然认可。

然则，燕国君臣万万没有想到，这次事情却反着来了。

赵偃（悼襄王）也是初位欲建功业，竟先行下令李牧攻燕。燕军尚未开出，李牧边军已经挥师东进，一举攻下了燕国的武遂、方城两地，方始歇兵。燕王姬喜大为尴尬，一心只要南下猛攻赵国腹地大军。召剧辛会商，老剧辛傲然一句：“庞煖易与耳！”燕王姬喜大是感奋，当即下书以剧辛为主将，率军二十万大举攻入赵国腹地。

原来，剧辛当年入燕之前曾游学赵国多年，一度与庞煖同为纵横策士，奔走合纵交往甚多。在剧辛的记忆里，庞煖从来不知兵，也没有提兵战阵的经历。如此庞煖，自然是很容易对付的。不料，庞煖实则是不事张扬的兵家名士，其战阵才能几乎可与李牧抗衡。剧辛大军南下，庞煖立即率赵军二十万迎击。结局是：庞煖赵军一举斩首燕军两万余，并在战场击杀了老剧辛！若非当时秦军已经深入赵国背后，对赵国构成巨大威胁，以及赵国内政出现巨大混乱，只怕庞煖直接攻下燕国都城亦未可知。

自此一战，燕王姬喜性情大变。

燕国原本不是仓廪殷实之邦，唯赖燕昭王时期攻破齐国七十余城，尽行掠夺了齐国的如山财富，才积累了一时丰盛的军资粮秣。数十年过去，燕国内政非但一无更新，反倒是每况愈下。及至姬喜即位，府库存储业已大大减少。姬喜再三图谋攻赵，其意正在效法燕昭王破齐富燕之道。不想，十二年之内燕国两次大战均遭惨败，粮秣辎重几乎消耗一空，兵力更是锐减为二十万上下。名臣名将，也是死的死走的走，国政谋划连个得力臂膀也没有了。国无财货，朝无栋梁，姬喜心灰意冷了。于是，周王室老贵胄的传统秉性发作，姬喜以宽仁厚德为名，甚事不做，奉行无为而治，整日只在燕山行宫狩猎消磨，将天下兴亡当做了事不关己的过眼云烟。

倏忽十一年过去，才有一缕清新刚劲的风吹进了燕国庙堂。

姬喜即位的第二十三年，太子丹从秦国逃回了燕国。

太子姬丹，是燕王姬喜的嫡长子。可是，这个嫡长王子在燕国宫廷尚未度过少年之期，便开始了独有的坎坷磨难。其时，燕国已经衰弱。为结好强国，姬丹踏上了如同很多战国王子一样的人质旅程。战国之世，人质邦交大体有两种方式：其一，强国之间为保障盟约稳定，相互派出重要的王室成员作为人质进驻对方都城；一方负约，则

对方有处死人质之权利。譬如秦昭王之世，秦国派于赵国的公子嬴异人，即是此种人质。其二，弱国为结附大国，派出王室成员为人质，进驻大国都城，以示忠于附国盟约。少年姬丹所做的人质，便是这种人质。就人质本身而言，以国君嫡长子为最贵。因为，国君嫡长子，大多都是事实上的太子，也是最大可能的国君继承人。姬丹虽然年少，然却有嫡长子地位，自然是进入大国做人质的第一人选。因了这般缘故，燕王姬喜早早将姬丹立做了太子，使姬丹以太子名义进大国做人质，以示燕国对盟约大国的忠诚。当然，太子名分对姬丹在他国的处境也有些许好处。如此，太子丹的名号，早早便为天下所知了。

太子丹的人质生涯，开始于赵国，终结于秦国。

燕王喜即位之初，强盛期的赵国尚是燕国最大的威胁。为保燕国安宁，太子丹在赵国做了许多年人质。秦赵长平大战后，秦赵俱入低谷。吕不韦当政时，为在秦国低谷期与赵国求取平衡，着意结好燕国，以增加对赵国的制衡。燕王喜对天下第一强国的示好大是欣然，更兼其时燕国正在图谋攻赵，遂立即在与赵国订立休战盟约后，又立即与秦国订立了秘密盟约。于是，燕王喜将太子丹借故从邯郸召回，改派往秦国做了人质。

或是天意使然，太子丹在赵国做人质时，秦国的少年王子嬴政也在赵国尚未归秦。嬴政外祖乃赵国巨商卓氏，其时，嬴政尚叫做赵政。赵国风习豪放，赵政虽非在朝贵胄公子，也一样能出入王城。或是在王城之中，或是在市井游乐之所，总之，两个少年王子相遇了，结识了，还有了少年交谊。以年龄而言，赵政八岁时离赵归秦，与太子丹结交之时，当在八岁之下的孩童之期。而太子丹，则肯定大得三两岁，再小，便不可能做人质了。如此，太子丹必是童稚赵政的小哥哥，其交游来往，也必定是纯真无邪的少年乐趣。此后嬴政归秦，历经风雨坎坷，在十三岁时成为了不亲政的虚位秦王。

倏忽二十余年，天下风云变幻，燕赵秦三国的格局也发生了巨大变化：秦赵血仇未消，相互攻伐不断；燕赵两国两次大战，燕惨败而赵大胜；燕国虽与赵国结下了大仇，却又只得忍气吞声地订立盟约而成盟邦。当此之时，秦燕两国无战且盟约依旧，依着战国邦交常道，秦国要借重燕国牵制赵国，燕国已经完全可以召回人质了。然则，事有奇正，此时的秦国恰恰已经走出了低谷，秦王嬴政已经亲政，一统天下之志已定。于是，两国邦交发生了悄无声息的巨大变化：秦国对燕国的倚重不复存在，而变为秦国力图掌控燕国，以防其在灭国大战中辅助赵国。如此格局之下，秦燕两国纵然盟约依旧，且燕国并未触犯秦国，燕国还是无法召回太子丹。究其实，当然是秦国不愿放回太子丹。根本原因，在秦国要掌控燕国，使燕国援赵有所顾忌。为此，秦王嬴政对这位太子丹很是冷漠，丝毫不作少年好友待之，明确下令软囚太子丹，不使其回归燕国。太子丹痛心疾首，屡次上书秦王请求归燕，都是泥牛入海没有回音。

“乌头白，马生角，子或可归燕也！”

秦王唯一的回答，使太子丹彻底绝望了。

许多年后，天下风传一则秘闻：自秦王禁令出，太子丹仰天长叹，咸阳王城的乌鸦果然白头，马头果然长出了牛角；秦王得报，视为天意，遂不得不放了太子丹。事实却远非如此离奇神妙，而是一则惊心动魄的太子丹逃亡事件。

太子丹明白秦王政不会放他归燕之后，不再图谋于说动秦王，从此开始了逃离秦国的秘密谋划。历经半年多试探，太子丹终于通联了在咸阳的燕国商社，谋划出一个替身之法：由几位燕国大商物色一个与太子丹极其相像的年轻商人，给太子丹做舍人。其人开始进入有秦国吏员兵士护卫的太子丹寓所时，须得以面目有伤为由以黑纱遮面。但有时机，即以此人为替身留于寓所，太子丹乔装离开，由商社马队护送逃出秦国。密谋既定，太子丹立即付诸实施。不久，太子丹寓所

便多了一个面容伤残而终日蒙面的太子舍人。一年之后，秦国朝野忙于筹划大举东出灭国，秦王率领群臣赶赴蓝田大营观兵。太子丹一如谋划行事，果然逃离秦国。及至秦国发现太子丹逃亡，已经过去了整整一月。

秦王嬴政大怒，立即飞书常驻燕国的顿弱：威逼燕王送回太子丹，否则发兵攻燕！旬日之后，顿弱回书道："燕国沉沦不堪，纵增一太子丹，与国无补也。灭国大战方略有序，此时既不能对燕用兵，何须威逼恐吓而使其警觉焉！臣意：太子丹既有替身，秦当佯作不知可也。"秦王嬴政一番思忖，觉顿弱之策大是有理，遂下令执掌邦交的行人署对太子丹寓所守护如常，不予理睬，只看燕国如何处置。

久经磨难的太子丹归燕，已经是三十余岁的心志深沉的人物了。

太子丹精明干练，与父王姬喜相处三月余，便重新获得了父王的完全信任。其时燕国仍然没有领政强臣，姬喜又心灰意冷游猎成习，早已经疏于政事了。于是，姬喜索性下了一道密令：太子丹镇国总摄政事，燕国大臣勿泄于外，秦国知晓与否听其自然。

如此，太子丹在燕国开始了独特的施展。

太子丹最恨秦国欺压天下，更恨秦王嬴政刻薄寡恩无情无义。逃回燕国，太子丹原只一门心思报复秦国。然，太子丹归来，眼见邦国贫弱远远超出了自己预料，手中又无权力，一时竟是郁闷无策。一朝领政，太子丹精神陡然振作，只一心思谋如何尽早凝聚有识之士报复秦国，至于国政变革，一时完全无法顾及了。太子丹清楚地知道，秦国的灭国大战行将实施，若不及早谋划动手，只怕燕国连最后的时机也没有了。更有要紧者，秦国上卿顿弱坐镇燕国，多方通联燕臣，蓟城举动很难逃过顿弱势力的探察，要图谋秦国，第一要务便是严守秘密。好在太子丹久为人质，寄人篱下，已锤炼出一种缜密机警的秉

性，更有逃出秦国的秘密谋划阅历，几年内将对秦复仇事做得丝毫不露痕迹。

第一个密商者，太子丹瞄住了少年时期的老师鞠武。

白发苍苍的鞠武，已经是燕国的老太傅了。老人诚惶诚恐，接受了秘密来访的太子丹的拜师礼。一番酬酢之后，太子丹涕泪唏嘘地说了对秦复仇的心愿。老鞠武沉默了，半日没有说一句话。太子丹痛心疾首道："秦王嬴政，天下巨患也。老师不为丹谋，宁不为天下一谋乎？"良久，老鞠武沉重开口道："如今之秦国地广人众，兵革大盛，远非昔日之秦国可比也。燕国两败于赵国之后，贫弱已极，太子要以昔年积怨抗秦，宁非批其逆鳞哉？"太子丹长吁一声道："太傅明察，我纵附秦，秦亦不能存燕也！秦不存燕，则燕秦终不两立也。既终须与秦为仇，宁不早日谋划哉！"鞠武思忖良久，点头道："太子之说也是。既然如此，太子可相机行事。"太子丹见素来固执的老师虽然未被说服，但却已经不再反对自己，只要老师不反对自己；老师的声望便是秘密行事的号召力量。此后，太子丹打出曾与老太傅会商的名义，又对几位世族重臣进行了谨慎试探，竟没有一个人反对，且几家老世族都慷慨立誓，愿意献出封地财货以支撑对秦复仇。太子丹精神大振，遂开始着意搜求奇异能士。

不久，一个神秘人物不期然进入燕国，使太子丹的复仇谋划正式启动了。

这个人，是秦国逃亡将军樊於期。樊於期，原本是桓龁做假上将军时的秦国大将，又是与王族联姻的外戚，在秦国老将中资望深重，是深得秦王信任的主力大将。桓龁部两次攻赵大败，第二次失败，是樊於期违反军令所直接导致。战败之时，眼看着秦军将士尸横遍野，樊於期深恐秦国军法严惩，便从战场逃亡了。及至消息落实，秦国朝野震动，秦王嬴政怒火中烧，当即下令拘押樊於期族人，同时追查樊於期下落并悬赏重金缉拿。在战国秦的历史上，只有过三个叛将：一

个是秦昭王时期的郑安平，一个是嬴政即位第八年的长安君成蛟，一个便是樊於期。郑安平是范雎因恩举荐的大梁市井之徒，原本外邦人士，叛便叛了，秦国朝野骂归骂倒没甚风浪。长安君却是嬴政甚为喜爱的异母兄弟，樊於期也几乎是等同王族的资深老将，国人之震动，王室之羞辱便不是寻常之事了，无怪乎秦王嬴政对樊於期恨之入骨。山东六国则大为欣喜，各种传闻纷纷不绝于耳。择其主流，大体是三则：一说逃亡者是秦国上将军桓龁，统帅逃国，秦国不得人如此矣；一说秦王暴虐，立即杀了樊於期九族；一说樊於期逃亡到匈奴去了，秦王正派蒙恬进入草原搜捕。

种种传闻流播之时，樊於期突然在蓟城出现了。

一个秋雨纷纷的深夜，家老进来对正在书房认真阅读一卷兵器密典的太子丹禀报说，燕商乌氏獤求见。这个乌氏獤，是早年秦国大商乌氏倮的同宗，也是襄助太子丹逃出秦国的燕国大商。太子丹二话没说，迎到了廊下。雨幕之中，乌氏獤见太子丹出来，回头一挥手，道边林中走出一个身披蓑衣面蒙黑纱的壮伟身躯。乌氏獤只低声一句："此乃天下危难奇人也！太子不若见，在下立即告辞。"太子丹生性机警之极，立即一拱手道："恩公引荐之人，何言危难？请！"走进书房，此人脱去蓑衣黑纱，一个落难雄杰之相立即鲜明呈现在太子丹眼前：须发灰白虬髯盘结，古铜色脸膛的沟壑写满沧桑，两只眼睛忧郁深沉，不言而令人怦然心动。太子丹不待来人开口，一拱手道："壮士既与我恩公同来，便是丹之大宾，请入座。"来人没有入座，一拱手道："太子不问在下姓名，不惧祸及自身么？"太子丹肃然正色道："人皆惧祸，何来世间一个义字？天下无义，不知其可也！"来人遂深深一躬道："久闻太子高义，流士樊於期有礼。"太子丹一惊一喜，当即也是深深一躬道："将军危难，不疑我心，真雄杰之士也！敢问将军何求？"樊於期慷慨道："燕若容我，我即居燕。燕若难为，敢请资我前往东胡可也！"太子丹道："将军流落，其志必不在逃亡存身，敢问远图如何？"樊於期脸色铁青，只硬邦邦两个字："复仇！"太子丹悚然动

容，立即吩咐小宴为将军压惊洗尘。那一夜的小宴，直到天色发白方散。小宴结束，太子丹早已修造好的秘密寓所便住进了一位神秘的客人，除了家老指派的心腹侍女仆人与太子丹本人，任何人不能踏进这座石门庭院一步。月余之后，太子丹将这个消息告知了太傅鞠武。太子丹本意，是要与老师商议如何最大限度地利用樊於期为燕国复仇。不想鞠武一听太子丹收留了如此一个人物，立时忧心忡忡，板着脸道："太子容留樊於期，老臣以为不可也！大势而言，以秦王之暴积，怒于燕，已经足为寒心。若再将樊将军留燕而使秦王闻之，何异于示肉于恶虎之爪，其祸不可救，虽有管仲、晏子在世，不能

谋也！"太子丹道："交出樊於期，秦国依然要灭燕，奈何？"鞠武道："太子若当真安燕，当送樊将军入匈奴，使匈奴杀其灭口。而后，燕国秘密联结山东五国合纵抗秦，再北连匈奴迫秦背后。如此，大事方可图也。"太子丹不禁皱起了眉头道："太傅之策，旷日弥久，远水不解近渴也。况且，樊於期困顿，天下无敢收留，遭逢危难，独能投奔我来，丹岂能迫于强秦威势而弃之不顾？若将其送往匈奴杀人灭口，丹将何颜立于天下？与其如此，毋宁我死也！"太子丹说得激昂唏嘘，突然顾及老师尴尬难堪，戛然打住，长吁一声道，"愿老师再谋，有无别样对策？"老鞠武长叹一声道："逢危欲求安，逢祸欲求福，宁结一人而不顾国家大害，此所谓资怨而助祸，以鸿毛燎于炭火之上而欲求无事矣！"太子丹肃然正色道："鸿毛之灾，纵不毁于炭火，亦必毁于薪火。燕国之危，终不能因樊於期一人而免之。老师不思祸端根本，而徒谈国家危难，丹夫复何言哉！"老鞠武默然思忖良久，终于开口道："老夫迂阔，不善秘事。然，老夫交得一人，或可成太子臂膀。"太子丹连忙挺身长跪，一拱手道："得老师举荐，燕国之幸也！"老鞠武道："此人名曰田光，智谋深沉，勇略过人，愿能与太子共谋。"太子丹道："我若突兀见田先生，恐有不便。老师若能事先知会，我因老师而得交先生，老师以为如何？"老鞠武不禁喟然一叹："太子之于人交，强老夫多矣！诺。"

旬日之后的一个夜晚，一个布衣之士走进了太子丹的秘密庭院。

这个布衣之士便是田光，隐身燕国的一个士侠。

战国之世，游侠品类繁多。寻常所谓侠者，大多指纯剑士出身而有侠行的武士。这种侠，战国之世谓之侠士、任侠、游侠，更有一直白称谓，呼曰刺客。譬如专诸、要离、聂政及下文所及盖聂、鲁句践等等，皆为此等侠士。此等剑士刺客，并非春秋时期所生发出的侠士的高端主流。高端侠士者，居都会，游山野，以排解政事恩怨为己任的学问豪侠之士也。唯其如此，春秋及战国之侠，其高端主流可以称为士侠，或者称为政侠。士侠政侠，在实际上的最大流派，当属以“兼爱、非攻”为旗帜的墨家团体。及至战国中期，七大战国分野渐渐明确，中小诸侯国越来越少，邦国之间依靠政侠排解恩怨的需要也大大减少。如此大势之下，以士人为根基的政侠势力也渐渐弥散分流，或融入学派团体，或融入各国政局，或隐入市井山野终成隐居名士。总归说，战国中期之后，士侠已经是凤毛麟角了。就其个人素质说，士侠必以某种精神与学说为信念根基，而将侠义之行仅仅作为信念实现之手段。是故，此等士侠多为文武兼备之士。以今人语言说，此等士侠无不是既具备思想家气质，同时又精通剑术的大家。他们，几乎从不做寻常的私人复仇攻杀，而唯以解决天下危难的政治目标为其宗旨。士侠的生活常态是名士，而不是寻常人一眼能看出的赳赳武士。田光，正是如此一个士侠。将要出现的荆轲，更是战国末期冠绝天下的一个士侠。

太子丹恭敬地迎接了其貌平平的田光，以对待大宾之礼躬身侧行领道进门。进入正厅，太子丹先自跪行席上，并以大袖抚席以示扫尘，而后请田光入席正座。田光丝毫没有惶恐之情，坦然接受了大宾之礼中主人该当表现的所有谦恭与敬重，却始终没有说一句话。及至仅有的一个侍女与一个老仆退出正厅，太子丹这才离开坐席深深一躬。

“燕秦不两立，先生定然留意也。”

“愿闻太子之志。”田光沉沉一句。

“复燕国之仇，除天下之患，岂有他哉！”

“国力不济，大军驽钝，太子欲效专诸刺僚乎？”

“祸患根基，在于秦王。虎狼不除，世无宁日也！”

“太子有人乎？”

“丹有死士三人，愿先生统领筹划。”

“太子高估我也。”田光凝重沉稳地说道，“自战国之世，大国之王死于刺客者，几无所见，况乎刺秦？士侠一剑，而使大国之王死，此等壮举亘古未闻也。设若二十年之前，田光或可被身蹈刃，死不旋踵而为之。然则，光今虽在盛年，心已老矣！士侠之行，心志第一。田光自忖，不堪如此大任。”

“丹之三人如何？”

“太子三士，皆不可用也。”田光显然对太子丹秘密收养的三个剑士了如指掌，一一伸着手指道，“夏扶，怒而面赤，血勇之人也。宋义，怒而面青，脉勇之人也。武阳，怒而面白，骨勇之人也。三人，皆喜怒大见于形色。此，士侠密行之大忌也。故，不可用。”

“！”太子丹愕然。

“光虽无力亲当大事，然有一知音，或可成此壮举。”

“愿得先生举荐！”太子丹恍然。

“此人，名曰荆轲。”田光简单得没有第二句话。

“愿因先生结交荆卿。”

“敬诺。”

“先生主谋，荆轲主事，如何？”

“我才远不及荆轲，既不主事，何能主谋哉！”

田光对一个人如此推崇，太子丹不禁大为惊讶。本欲请田光多多介绍荆轲其人其事，又恐急迫追问使田光不悦，机警深沉的太子丹不再言及此事，吩咐摆上小宴，只与田光纵酒议论天下。海阔天空之间，田光豪侠本色自然流露，侃侃说起了自己的一则奇遇。

多年之前，田光游历楚国，从云梦泽搭乘一商旅大船直下湘沅之地，欲去屈原投江处凭吊。船行五日，出得云梦泽，进入了湘水主流。两岸青山，峡谷碧浪中一片白帆孤舟，壮美的山水，引得搭船客人都聚到了船头。其时，田光身边站了一个年轻的布衣之士。别人都在看山看水，唯独这个年轻人一直冷冰冰地凝视着水面，时而轻轻一声叹息。田光心下一动，一拱手道：“足下若有急难，愿助一臂之力。”布衣士子默然不答，依旧凝视着水面。田光颇感奇异，随着布衣之士的目光望去，心下不禁突然一动——船头前十数丈处，一团隐隐漩涡不断滚动向前，仿佛为大船领道一般。

田光尚在疑惑之时，江面狂风骤起，迎面巨浪城墙般向船头打来！船头客人们惊惧莫名，一时愣怔，木然钉在船头不知所措。田光看得清楚，几乎在巨浪突发的同时，浪头中涌出一物，在弥天水雾中鼓浪而来。布衣士子大喊一声：“云梦蛟！人各回舱！”众人纷纷尖叫着躲避时，年轻的布衣士子却钉在船头风浪中纹丝不动。田光一步冲前，挥手喊道：“足下快回舱！我有长剑！”话音未落，一浪打来，田

光几乎跌倒，急忙抓住了船栏。此时，只见那鼓浪长蛟怪吼一声，山鸣谷应间，一口山洞血口张开，整个船头立即被黑暗笼罩。田光血气鼓勇，大吼一声飞身挺剑，直刺扑面而来的怪蛟眼珠。不料，怪蛟喷出一阵腥臭的飓风，田光的长剑竟如一片树叶漂荡在浪花之中。与此同时，田光被一股急浪迎面一击，也树叶般飘上了白帆桅杆。正当怪蛟长吼，驾浪凌空扑向大船之时，弥天水雾中一声响亮长啸，布衣士子飞身而起，大鹏展翅般扑进了茫茫水雾中。挂在高处的田光看得清楚，水雾白浪中剑光如电，蛟吼如雷，不断有一阵阵血雨扑溅船身。须臾之间，江面漂起了一座小山一般的鳞甲尸体。及至风平浪息，一个血红的身影伫立在船头……

“世有斩蛟之士，丹未尝闻也！”注

“他，便是荆轲。”

“荆轲？！”

“只是，那次我尚不知其名。”

“那——”

“三年后，我又遇到了他。”

“噢——”

风浪平息，田光飞下桅杆之时，那个血红色的布衣身影已经不见了，只给田光留下了一种无尽的感慨。三年后，田光游历到卫国濮阳，遇到一个叫做盖聂的旧交剑士。其时，盖聂正在卫国做濮阳将军，虽只有五千部属，盖聂却做得有模有样。闻老友到来，盖聂盛情相邀田光，给卫国国君卫元君讲说剑道。当田光与盖聂走进濮阳偏殿时，恰恰遇见一个士子正在对卫元君侃侃而论。令田光大为惊讶的是，此人正是那个斩蛟士！田光立即向盖聂摇手止步，站在偏殿大柱

后倾听。田光又一次惊讶了——斩蛟之士讲说的竟然是治国强卫之道，其气度说辞不逊于任何一个天下名士！只听斩蛟之士道：“卫国不灭，非以国力而存，实以示弱而存也。百余年来，国君三贬其号，从公到侯，从侯到君，日渐成为一县之主。荆轲以为，此为国耻也！荆轲生为卫人，愿为我君联结诸侯，招募壮士，以复卫国公侯之业！”田光清楚地记得，白发苍苍的卫元君只不断长长地叹息着，始终默然不语。斩蛟士见卫元君长吁短叹一言不应，起身一拱手，说声告辞，大步出殿了。

“荆轲，还是策士？！”

“神勇其质，纵横其文。质文并盛，宁非荆轲哉！”

“得与此人交，丹不负此生矣！”

“其时，我也做如是感慨。”

“噢？先生未在濮阳与荆轲结识？”

“两年后，我在赵国又遇荆轲。”

“噫——”太子丹只一声又一声地感叹着。

当游说卫元君的斩蛟士的身影消失在殿外廊柱时，田光久久凝视着那个永远也不会忘记的身影，终于没有追上去。田光知道，不逢其时，终不能真正结识一个奇人。可是，两年后田光游历到赵国，又遇到了这个斩蛟奇士。那时，田光的旧交盖聂已经愤然辞去了卫国的濮阳将军，重新回到了赵国。其时，赵国抗秦正在要紧时刻。盖聂欲图结交天下一流剑士，结成壮勇之师，编入李牧军抗秦。盖聂的办法是：邀鲁国名剑士鲁句践来到故乡榆次[注]，一起打出了“天下第一剑”的大旗，搭建一座较剑高台，论剑较武以结交武士。适逢田光游至榆次，盖聂与鲁句践大喜过望，力邀田光共图抗秦大计。田光委婉谢

绝，却也对盖聂的壮勇之行很是赞赏，应诺为武士较剑做坐台评判。不料，这时赵国民气已见萧瑟，数日间竟无一人来应剑。那日，田光正在台后劝盖聂、鲁句践收场，台下却来了一人。得执事禀报，盖鲁两人精神大振，立时冲将出去，赳赳一拱手，亮出了阔长的精铁剑。

“壮士报国，非天下第一剑么？”来人冷冰冰一句。

“无称雄之心，不能报国！”鲁句践激昂慷慨。

盖聂目光凌厉地盯住来人，铁板着脸一句话不说。

“私斗聚士，大失士剑之道。”

“足下何人？如此聒噪！”鲁句践恼怒了。

“在下之名不足道。敢问，何为较剑？”

“取我之头，是为较剑！”鲁句践一声大吼。

盖聂怒目相向，猛然一拍头颅。

那人冷笑一声，转身扬长去了。

田光出来，一眼瞥见来者背影，不禁大为惊讶。

“噫！来人如何去了？”

“我怒目如电，慑他畏惧而去！”盖聂神采飞扬。“我怒声如雷，喝他破胆而逃！”鲁句践志得意满。

田光不禁哈哈大笑，一拱手走了。

……“五年三遇！先生之与荆轲，岂非天意哉！”

“然，光与荆轲结交，终在蓟城市井也。”

离开赵国，斩蛟士的身影老晃荡在田光心头，他无心游历，回到燕国隐居了下来。三年后的一天，田光提着一只陶罐去市中沽酒。在小石巷的酒铺前，遥见三个布衣大汉醉倒在地，相偎相靠，坐于街中嬉笑无度。行人止步，围观不去。田光走近一看，其中一人竟是那斩蛟士，不禁大为惊讶。田光正在人圈外端详之际，圈中一人将怀中大筑晃悠悠抱起，脸泛红光，叮咚敲打起来。另一人用瓦片敲击着节拍，高兴得哇哇大叫。斩蛟士则大张两腿箕坐于街，两臂挥舞，放声唱道：“日出而作，日落而息，耕田而食，凿井而饮。帝力何有于我哉！天下何有于我哉！”歌声宽厚沉雄，几同苍凉悲壮的呐喊。周围人众不禁一片感慨唏嘘。唱着唱着，斩蛟士笑得一脸醉意，不期然扑在击筑者身上，一阵鼾声大作睡去了。另两人也瘫作烂泥，鼾声一片。指指点点的人群，不禁一阵哄然大笑……田光心下大动，走进人圈，深深一躬道：“敢请三位壮士，到我草庐一饮。我，蓟城酒徒是也。”话音方落，呼呼大睡的斩蛟士猛然睁开双眼。倏忽之间，一道闪亮的目光掠过，田光心头猛然一震。斩蛟士随即大笑道：“高渐离，宋如意，走！到先生家痛饮了！”没有任何声息，地上两人一跃而起，跟着斩蛟士走了。

……

“自此，先生与荆轲善也！”太子丹不胜欣羡。

“然则，光与荆轲之交，素不谋事。”

“先生之心，丹明白也。”

太子丹知道，士侠之友道，分寸是重交不轻谋。也就是说，意气相投者尽可结交，但不会轻易共谋大事。毕竟，士侠所谋者，大体都是某国政局，若非种种际遇促成，决然不会轻易与谋，更不会轻易地

共同行动。田光之言，是委婉地告知太子丹：即或太子丹经他而与荆轲结识，能否共谋共事，亦未可知。太子丹多年留心士侠，心下明白此等分寸，不再与田光说及荆轲，痛饮之下又是一番天南地北。

不期然，两人说到了天下利刃名器。太子丹以为，短兵以吴越名剑为最。田光没有说话，轻轻摇了摇头。太子丹饶有兴致，讨教田光，何种利刃为短兵之最。田光淡淡一笑道："天下长兵，以干将、莫邪等十大名剑为最。若言短兵，则以赵国徐夫人匕首为最也。"太子丹大是惊讶："一女子，有此等利器？"田光道："徐，其姓也。夫人，其名也。徐夫人，男子也。天下剑器，徐夫人大家也。"太子丹不敢显出疑惑，一笑道："如此短兵，定然是削铁如泥了。"田光目光一闪，面无表情道："削铁如泥，下乘也。"太子丹心头一颤，立即挺身长跪一拱手道："愿先生襄助，得此利器！"

长长一阵沉默，田光终究吐出了一个字："诺。"

……

秦国大举灭赵之时，太子丹的几年密谋筹划已经很扎实了。

恰在此时，秦国兵临易水，燕国朝野惶惶无计。燕王喜顾不得狩猎游乐，多年来第一次大召朝会，会商抗秦存燕之策。不料，大臣无一人应对，整个大殿一片死寂。

"方今国家危亡，丹有一谋，可安燕国。"太子丹说话了。

"愿闻太子妙策！"举殿目光大亮，立即异口同声。

"有谋还等甚？快说快说！"燕王喜更是连连拍案。

"大事之谋，不宜轻泄。"太子丹面无表情。

“啊——”大臣们茫然了。

“子有何谋，竟不能言？”燕王喜不悦了。

“丹有一请：举国财货土地，由丹调遣。否则，此谋无以行之。”

“啊——”大臣们长长地惊叹一声。

“散朝。”燕王喜板着脸，终究一拍案走了。

回到寝宫，在坐榻愣怔半日，燕王喜还是紧急召进了太子丹。

“子有何策，竟要吞下举国土地财货？！”燕王喜劈头一句。

太子丹望了望左右侍女，默然不语。“说！没有一个人了！”

燕王喜屏退了所有内侍侍女，混浊的目光中充满了对儿子的生疏。

“刺杀嬴政，使秦内乱，无暇顾及天下。”太子丹一字一板。

“甚甚甚……”燕王喜急得咬着舌头连说了不知多少个甚，这才板着脸训斥道，“如此大事，岂能心血来潮？刺秦，你小子倒真敢想！真敢说！你只说，秦王千军万马护卫重重，谁去刺？做梦！还不是要刮老夫土地财货！……”

“此事，已谋划三年有余，一切就绪。”

“甚甚甚甚甚甚……谋划三年余？！”

“土地财货之说，惑众之辞耳。”

“惑众？惑谁？”

“父王不要忘记，秦国顿弱在蓟城，耳目覆盖整个燕国。”

姬喜两眼瞪得铜铃一般，大张着嘴愣怔着说不出话来，良久，才软软倒在坐榻上长长一声喟叹：“燕有我儿，国之福也！”

“父王留意，此谋不可对人言。”

“要你小子说！”燕王喜霍然起身，一挥手高声道，“御书下书：本王老疾多多，国事交太子丹全权领之！国逢危难，不同心者斩！”下书完毕，须发灰白胖大臃肿的姬喜终于瘫倒了。太子丹顾不得抚慰父王，深深一躬，匆匆出了王城，立即驱车赶到了蓟城唯一的一片大水边。

三　风萧萧兮易水寒　壮士一去兮不复还

这是一座幽静神秘的庄园。蓟城东南，有一片碧蓝的汪洋水，一片火红的胡杨林。水曰燕酩池，林曰昌国苑。燕酩池，是从流经城南的治水引进的活水湖泊，清澈甘甜，历来是燕国王室酿酒坊所在地。所以，叫做了燕酩池。昌国苑，是燕国当年下齐七十余城后，燕昭王赐给乐毅的园林。因乐毅爵号昌国君，所以叫做了昌国苑。乐毅出走于赵，乐闲入燕承袭昌国君爵位，仍居昌国苑。后来，乐闲因与燕王喜政见不合而离开燕国，昌国苑便成了一座几近荒废的王室林苑。在燕经商的六国商人无不垂涎此地，各国商社联具上书燕王：请以燕酩池、昌国苑划作商贾之地，由六国商贾共同筹金，建造一片如同咸阳尚商坊一般的天下大市。商贾们以为，如此好事，燕王定会欣然应允。不料，上书一个月后，燕王王书颁下：燕酩池与昌国苑乃王室苑囿，可赏功臣，可为国用；用于商贾，则见利忘义有失王道，从此勿请。商贾们碰了钉子，愤愤然议论蜂起，莫不指斥燕国蔑视商旅一事无成。然议论历来多有折冲，也有人说，宁失财货之利而不失周室老王族尊严，确实只有燕国这种八百年老诸侯才能如此，迂阔是迂阔，

不失为王道风范。于是，商旅们终究众口一词，如此迂阔王室，夫复何言！于是，议论也就渐渐没有了。

然则，近几年来，外邦商贾与蓟城庶民的有心之人却发现，这片水这片林不期然发生了悄无声息的变化。王室的酿酒坊搬走了，弥漫池畔而常常令路人迷醉的醇香酒气没有了，静悄悄的火红的胡杨林，也偶尔可见车马出入了。于是，市井酒肆间人们纷纷揣测，这片佳地究竟赏赐给了哪家功臣？诸般猜测揣摩，终究莫衷一是。毕竟，多年来，燕国已经没有一个大功臣可以当得起如此封赏了。

这片园林水面，成了一片扑朔迷离的云雾。

太子丹的垂帘辎车所去者，正是这片神秘幽静的所在。

几年前，太子丹由太傅鞠武开始，结识了田光，又由田光而结识了荆轲，密谋大计才渐渐步入扎实的筹划。本来，田光是一个轴心人物。以太子丹内心的摆布：田光，可为大计实施之总筹划，譬如齐国孙膑的军师职位；荆轲，可为大计实施的前军大将，譬如田忌之为上将军临敌决战；有此两人，自己便能做齐威王那样的兴燕明君。

然则，事情乖戾得不可思议，田光却因为太子丹一句话死了。那是当年太子丹初次与田光相见，小宴聚谈之后的清晨薄雾中，太子丹送田光出门，低声叮嘱了一句：“你我所言，国之大事，愿先生勿泄也。”太子丹记得很清楚，田光似乎并没在意这句话，只淡淡一个字道：“诺。”此后，田光很快造访了荆轲，与荆轲叙谈至三更时分。及至荆轲承诺了面见太子并与之为谋，两人方始痛饮。饮得一阵，田光慨然叹道：“士侠为行，不使人疑之。今太子叮嘱我勿泄大事，是太子疑田光也！为行而使人疑之，非士侠也。”事后，太子丹始终不解的是，荆轲竟然一句疏导之话也不说，听任田光钻了牛角。田光最后对荆轲说：“足下可立即面见太子，言田光已死，以明不言之心也！”说罢，一口不足一尺的短兵一闪，田光喉头一缕鲜血，倒地身亡了。

太子丹第一次见到荆轲，是荆轲自己找来的。

荆轲请见，平静地叙说了田光之死的经过，丝毫没有悲痛之情，冰冷得如同一尊石雕。太子丹惊愕得无以复加，良久说不出一句话来。他想问荆轲，为何不拦阻田光自刎？以田光讲述的荆轲故事，荆轲的神奇，当足以阻挡任何事情的发生。他也想问，荆轲为何不劝阻疏导田光？毕竟，那句叮嘱只是必须而已，决然不关乎怀疑与否，难道明锐如荆轲者也不能理解么？可是，太子丹机警过人，在这电光石火般掠过心头的种种责难疑虑之中，他突然明白了一个道理：对天下名士之侠，只要得其一诺，便只能无条件信任，而不能有任何疑虑之辞！他们不是自己的部属官吏，他们无所求于自己，他们将自己的承诺看得比生命还重！无所求人而只为人付出，若再被人疑，岂不悲哉……

太子丹惊愕良久，突然放声大哭道：“丹所以告诫先生，实恐秦国间人耳目也！今先生以死明不言之心，丹何堪也！”令太子丹不解的是，对他这个名为太子实同国王之人的痛心大哭，荆轲依然无动于衷，一句话也没有，依旧冷冰冰如同一座石雕。太子丹立即警觉，他若再哭下去，这个冷冰冰的石人完全可能径自离开。

太子丹适时中止了痛哭，肃然请荆轲入座，离席深深一躬道：“田先生不以丹为不肖，使君得与我见，愿与君一吐所谋，而后奉君之教。”太子丹记得，当时的荆轲连头也没点一下，还是冷冰冰地坐着。太子丹没有丝毫犹豫，先备细叙说了燕国的危亡困境与秦王嬴政的贪鄙之心，而后和盘托出了自己的全部谋划：以勇士携重利出使秦国，在秦王接见时相机处置——上策，效曹沫劫持齐桓公订立休战盟约之法，迫秦王放弃灭国并全部归还列国土地；下策，刺杀秦王以使秦国内乱，列国趁机合纵破秦！

太子丹整整说了一个时辰，荆轲一动没动地听了一个时辰。

太子丹耐心等候了一个时辰，荆轲还是一动不动地坐着。“前述，皆丹之愿也。可否？愿君教我。”终于，太子丹忍不得了。“此，国之大事也。在下，不足任使。”荆轲明确地拒绝了。“田先生舍丹而去，荆卿亦舍我乎！”太子丹痛悲有加，一时大哭。

荆轲还是冷冰冰地坐着，没有一句劝阻说辞。太子丹终于忍不住心头愤激，悲怆地哭喊一声道：“大事不成，又累先生丧命，丹何颜立于人世也！”抢过荆轲手中的短兵，便要拉开剑鞘自刎。在这瞬息之间，荆轲的白布大袖突然平展展伸出，疾如闪电灵如猿手掠过太子丹面庞。太子丹尚在愣怔，手中短兵已经无影无踪。

“此乃田光所献徐夫人匕首，太子宁加先生之罪乎！”

便是这短暂一瞬，便是这冷冰冰一问，太子丹对荆轲心悦诚服了。“先生已去，丹何独生于世哉！”太子丹嘶声一哭，骤然昏厥了。倏忽醒来，太子丹看见了蹲在面前的荆轲，看见了一双泪光闪烁的眼睛。“太子之事，荆轲敬诺。”

太子丹未及顿首一谢，荆轲的白色身影已消失了。

及至次日，太子丹寻访到一条小巷深处一座低矮的茅屋庭院，荆轲依然在案前凝神沉思。太子丹说：“君之所在不宜秘事，须得有变。”荆轲说：“当变则变，尽由太子。荆轲所思者，同道人也。”太子丹再没说话，告辞了。旬日之后，燕王王书颁下：名士荆轲才具过人，拜上卿之职，襄助太子丹同理国事。此后，太子丹出动了王室仪仗，将荆轲隆重地迎进了王城外东侧长街的上卿府邸。所有这一切，荆轲都欣然接受了。在群臣竞相赶来的庆贺大宴上，荆轲也与所有谋求立身的名士一样，与燕国大臣们侃侃谈论着种种治国之道，豪爽的大笑阵阵掠过厅堂。与宴者的种种质询之辞，都在荆轲的雄辩对答中消解了。自此，燕国大臣们完全认可了这位新上卿。

大宴完毕，太子丹以会商国事为名，与荆轲在书房做了密谈。一进书房，荆轲又成了一尊冷冰冰的石雕。太子丹试探说：“先生已为燕国上卿，何以处之，但凭先生。”荆轲淡淡一笑，第一次说出了一番长话：“太子谋事，铺排缜密，荆轲心知也。所谓上卿，不过后来出使秦国之正当名义而已，不干实事。是以，荆轲坦然受之。然则，荆轲还要将这上卿做得非同常人。至少，来日出使，要使秦王相信：荆轲足堪王使之身。此中之意，亦望太子解得。”太子丹说：“卿欲如何，丹受教。”荆轲说：“不忠。不能。唯以上信立足。”太子丹会心地大笑一阵，眼角泛着泪花道：“先生之才，真上卿也！奈何燕国危难，竟使先生秽行隐身，不亦悲乎！”荆轲慨然道：“一国大臣，能献重利于秦者，岂能忠臣义士哉！我忠，我能，秦王焉得信也！”太子丹良久无言，最后说：“我欲为卿谋一秘密所在，专为秘事筹划，卿意如何？”荆轲淡淡点头说：“秘事多谋，该当如此。”

这片碧蓝的大池，这片火红的胡杨林，便成了一处神秘所在。

从那时开始，太子丹与荆轲默契得如同一个人。太子丹以王室名义，大肆修缮了上卿府邸，又经常赐予荆轲以寻常臣子根本不可能得到的太牢具，也就是太庙祭祀后的三牲祭品以及祭祀器具。太子丹又经常邀精通声色犬马，又与秦国驻燕特使顿弱相通的几位大臣，每每到上卿府饮宴。其间，荆轲纵酒无度，高谈阔论，全然一个仗恃燕王恩宠而挥霍无度的利禄豪士。于是，种种传闻便在蓟城的官场市井流传开来。有人说，太子丹与荆轲游东宫池，荆轲捡起瓦片投掷池中老鼃（蛙），太子立即赐给荆轲以金弹击蛙。有人说，太子丹赏赐给荆轲一匹千里马，荆轲说千里马的马肝最美，太子丹立即派人杀了千里马，取出马肝赏赐给荆轲。还有人说，太子丹邀樊於期与荆轲饮宴，美人鼓琴瑟，荆轲死死盯着鼓琴之手说：“好手也！”于是，太子丹立即下令剁去美人之手，盛在玉盘中赏给荆轲，连荆轲都惊讶得几乎不敢接受了。凡此等等，都活灵活现地流传开来。于是，燕国朝野有了

一则民谣：“蛙承金弹，马成马肝，美人妙手，竟盛玉盘。上卿之能乎，燕人之悲乎！”

“赵有郭开，燕有荆轲。天下悲哉！天下幸哉！”

秦国上卿顿弱的大笑喟叹，太子丹是许久之后才知道的。

太子丹佩服荆轲，也暗暗地佩服着自己。

垂帘轻车进入胡杨林时，荆轲正在一幅地图前凝神沉思。

从蓟城到咸阳，荆轲一路看去，思谋着诸般路途细节。目光扫过羊皮地图上的濮阳，荆轲不禁轻轻一声叹息。卫国的濮阳城，是荆轲的出生地。少年时的荆轲，自然而然地以为，濮阳是自己的祖地故乡。然则，在荆轲十岁那年发生的一场变故，使荆轲再也不能将濮阳当做故里了。那年深秋的一个夜晚，老父亲迎来了一个风尘仆仆白发苍苍的寻访者。两位老人竟夜聚酒叙谈，及至鸡鸣刺破了秋霜浓雾，小荆轲起来做例行晨功，才看见老父亲抱着一具嘴角流血的尸体坐在门前石礅上发呆。小荆轲惊讶莫名，却也并没有害怕，只默默地守在父亲身旁。父亲带着小荆轲，以最简单的葬礼，在濮阳郊野安葬了那个老人。当夜秋月明朗，一生节用的父亲，竟然在后园设置了最隆重的三牲头香案，带着小荆轲肃然连番拜祭。小荆轲记得很清楚，父亲念叨的祭文是祭祖上、祭父母、祭功臣、祭义士。祭奠完毕，父亲指着天上的月亮，教小荆轲发誓：今夜之后，要将父亲讲说的故事永远刻在心头。小荆轲发誓罢了，父亲便在明亮的月光下讲说了一个漫长的故事。父亲的话语平板得没有任何起伏，然则，每一个字却都如同钉子一般钉进了荆轲的心头。

荆轲记住了其中每一个人物，每一个细节。

父亲说，多年多年之前，楚国有个将军名叫荆燕，因私放战俘而获罪，举家被罚做官府奴隶。在将军夫妇被卖给一家项氏世族后，主人在山坡竹林公然奸淫了已经是奴隶的将军夫人。其时，一个名叫侯嬴的商旅义侠不期然撞见了这丑陋的一幕，杀了项氏主人，欲救将军夫妇北上魏国。可是，将军夫妇虑及举族被杀，便将自己唯一的儿子交义士带走，将军夫妇当场双双撞死于山石之上。将军的儿子叫荆南，已经被割去了舌头，也是一个小奴隶。荆南随侯嬴进入了魏国安邑，读书习武之年，却被墨家总院秘密相中秘密带走。多年后，荆南又回到了侯嬴身边。后来，商鞅进入秦国变法，因与侯嬴有交，侯嬴遂将一身卓绝剑术的荆南，举荐给商鞅做了卫士。又是多年之后，商鞅蒙难，私妻白雪殉情。荆南奉商鞅嘱托，为其善后，遂与白雪的侍女梅姑一起，带商鞅白雪的儿子进入了墨家总院安身。后来，荆南与梅姑成婚，生下一个儿子叫荆墨。荆南夫妇便离开墨家，定居在了齐国。荆墨秉承父母遗训，不入官，不经商，只以渔猎农耕为本。又是多年之后，荆墨生下一子，叫荆岕。后来，荆岕又生一子，叫荆云。荆云为人豪侠，又兼一身绝技，遂成齐东几百里渔猎庶民排解纠纷疑难的轴心人物，号为鱼鹰游侠。齐湣王暴政之时，荆云率众抗赋，被官府罚为终身刑徒苦役。便在荆云与刑徒们密谋暴动之时，燕国大军攻入齐国，要将全部刑徒押往燕国做苦役。正在此时，一个名叫吕不韦的商贾，为了建立自己的护商马队，重金救出了荆云。后来，荆云成了这个吕不韦的马队首领。再后来，吕不韦以商谋政，决意襄助在赵国做人质的秦国公子嬴异人逃回秦国。便在那次逃回秦国的路上，荆云的马队义士为截击追来的赵军，全部战死了……

“我是荆云的儿子！你不是我父亲！”

小荆轲惊人的机敏，将老父亲大大吓了一跳。

“听我说。”老父亲长吁一声，又平板板地继续说话。

父亲说，荆云的确是你的父亲。你的母亲名叫莫胡，原本是荆云救出的一个女奴，后来一直跟随荆云在马队中长大。再后来，荆云将聪敏的莫胡举荐给吕不韦，做了吕不韦的贴身侍女。此前，莫胡曾经被吕不韦送给华月夫人做女掌事。做华月夫人女掌事期间，莫胡寻找到荆云马队，与荆云在密林篝火旁炽热地野合了。不久，荆云战死，华月夫人也获罪被杀。莫胡在丰京口山洞中，生下了一个儿子。因此山洞有一辆破旧的接轴战车，所以母亲给他取名荆轲。后来，莫胡母子都被吕不韦救回了府中。

“那我如何到得齐国庆氏邑？”

“听我说。”老父亲不再惊讶，继续着他的平板话音。

父亲说，齐国庆氏是公卿部族，当年的荆氏则是庆氏封地的最大庶族。自荆云带领封地各部族聚众抗暴而失去踪迹，荆氏族便与庆氏封主结下了仇怨。后来燕军破齐，封主庆氏的老族人几乎伤亡殆尽。田单复国后，残存的庆氏与残存的荆氏又走到了一起，重新回到故地，两族仇恨也因为六年国破家亡的抗燕久战而泯灭。荆氏族人便以封地“庆邑”为姓，融入了庆氏部族，号为新庆氏。多年之后，荆云的故事流传到齐国，新庆氏族长便派出父亲带领了几个精干族人进入秦国，探察荆云有无血脉之传。在咸阳几经探察，终于清楚了：吕不韦府邸的女家老莫胡生的小荆轲，是荆云的儿子。(注)

一个月黑风高的夜晚，小荆轲失踪了。

……

“如此说，你是我叔父还是伯父？”

父亲没有回答，只说将小荆轲带回齐国后的第三年，一相学之士偶见小荆轲，喟然一叹曰：“此子将惊绝天下，诚雄杰之冠也！”族长

闻言，与族老们反复计议，一致赞同给小荆轲找个名师打磨。后来，族长便派父亲带着小荆轲游历天下寻找名师了。父亲听说鬼谷子隐居河内某处大山，便带着小荆轲在卫国濮阳住了下来。多年来，父亲多方寻觅，都没有找到鬼谷子的踪迹。

……

“正在此时，那个老人来了？”

“对。”

“他是鬼谷子？”

“不。他是当年吕不韦商社的一个老执事。”

“他在找我？”

“对。一直在找，奉吕不韦之命。”

“他为何要死？”

“吕不韦一门皆死，他做完了最后一件事，心下安宁了。”

“最后一件事？他找见了鬼谷子？”

“不。老执事说鬼谷子已经殁了……”

“那我自己游历天下！”

“不。他要我带你去吴越南墨。”

小荆轲不说话了，毕竟，父亲的决断他还无法评判高下。

次日，父亲带着小荆轲跋涉南下了。历经大半年，他们终于凭着吕不韦老执事留下的密图，找见了墨家最后的一支隐居士侠。父亲将荆轲留在了墨家，便永远地没有消息了……十五年后，荆轲踏出了吴越大山，遍寻列国，竟再也没有父亲的踪迹。从此，荆轲对吞没了吕不韦以及自己亲生父母的秦国，有了一种深深的仇恨。依天下大势，荆轲清醒地知道，只有投奔秦国，才能建功立业。可是，依着墨家的独立抗霸传统，依着自己的仇恨之心，荆轲对秦王对秦国都有着一种很难说清楚的逆反之心。如此，荆轲多年漂泊，始终没有遇到值得认真去做的一件事，直到燕国……

荆轲从来没有想到，以经邦济世为己任的他将成为一个刺客。

从心底说，无论专诸、要离、聂政、豫让等一班刺客如何名动天下，荆轲都不会选择刺客这条路。假如不是田光，不是太子丹，他决然不会有此一诺。当然，更根本的一点在于，假如所刺不是秦王，他决然不会接受这一使命。唯其是刺秦，唯其是除却列国公敌而使天下重回战国大争之世，荆轲终于答应了。荆轲明于天下大势，又对秦王嬴政做了多方揣摩，深深知道，秦王嬴政远非寻常君王。且不说护卫之森严，毕竟，再森严的护卫在荆轲眼里都是无足轻重的。荆轲在意的，是嬴政本人的秉性特质。秦王嬴政，虽不是军旅出身的王子，但却是少年好武且文武两才皆极为出众的通才，其机变明锐见事之快，天下有口皆碑。荆轲相信，无论六国人士如何咒骂嬴政，但没有一个人敢于蔑视秦王嬴政的胆略才具。如此一个已经鼓起飓风而正在席卷天下的君王，要以之作为刺杀对象，荆轲不能不有所忐忑。尽管战国历史上曾经有过曹沫、毛遂、蔺相如等不惜血溅五步而胁迫会盟君王的先例，但在荆轲看来，那不过是一种彼此会心的认真游戏而已；与其说是名士胆略的成功，毋宁说是会盟君王有意退让；毕竟，君王会盟的宗旨是结盟成功，诸多难堪的让步包藏进突然而来的胁迫之中，不亦乐乎！刺杀秦王则不同，那是真实地要取秦王嬴政的性命，要掀翻业已形成势头的天下格局，要中止秦国大军的隆隆战车。这一切，

都寄希望于一支短短的匕首，当真是谈何容易！然则，唯其艰难，唯其渺茫，唯其事关天下，荆轲胸中之豪气才源源不断地被激发出来。甚或可以说，假如没有如此艰难渺茫，荆轲根本不会做这个刺客。

荆轲的筹划是极其缜密的。

第一要件，是绝世利器。荆轲将田光献出的徐夫人匕首交给了太子丹，请太子丹秘密物色了最出色的工匠，给徐夫人匕首锋刃淬入剧毒。匕首淬成那日，太子丹请荆轲赶赴密室勘验。三个行将被斩的匈奴人犯被押进密室时，太子丹没有将匕首交给荆轲。太子丹自己执着匕首，站在五步之外，对三名人高马大的匈奴壮汉一掠而过。荆轲清楚地记得，一道碧蓝清冷的光芒闪过，三名壮汉的胳膊立即渗出一道暗红的血印，三名尚在兀自哈哈大笑的壮汉瞬间轰然倒地，一个响亮急促的打嗝声，三张面孔一脸青黑陡然死亡！看着那狰狞无比的面孔，生平第一次，荆轲心头猛然剧烈地跳动了。那一刻，他分明看见了头戴天平冠的秦王嬴政轰然翻倒在地……荆轲接过徐夫人匕首，二话没说便走了。

第二要件，是能够踏上咸阳大殿，并能被秦王亲自召见的大礼。邦国之间，最大的礼物便是土地。太子丹本意，是要将与秦国云中郡相邻的全部畜牧之地八百里，献给秦国为礼物。荆轲说不行，那是燕国事实上已经不能有效控制的地域，作伪之象一目了然；要献地，只能是燕南之地。燕南之地，是燕国易水之北、蓟城之南的最为丰腴的平原丘陵地带，也就是后来的广阳郡。这燕南之地，原本是古老的蓟国土地，古地名叫做督亢。春秋时期，燕国吞灭蓟国之后，燕国中心从辽东地带迁入蓟国，蓟城便做了燕国都城。从此，燕国有了两翼伸展的两大块沃土根基：西南曰燕南，东北曰辽东。辽东虽肥，却失之寒冷，渔猎农耕受制颇多。燕南之地气候温润多雨，土地肥沃宜耕，便成为最为金贵的腹心粮仓。燕国能立足战国之世，十有八九是燕南之地的功劳。

太子丹虽然大为心痛，最终还是赞同了。

荆轲立即下令亚卿署、境吏署、御书署[注]绘制新的燕南地图。对这卷地图，荆轲亲自做了精心筹划，提出了制作样式：粗糙牛皮绘制，贴于三层绢帛之上，两端铜轴，做旧做古；制成之后，装于一尺三寸宽、三尺六寸长的铜匣之中。对于地图绘制之法，荆轲提出了一个独特的要求：地图名称用古称——督亢地图，地图中所有的地名与画法，必须使用最古老的春秋燕国时期的名称与尺寸；总之，要做到不经解说，无人看得明白。此图之外，荆轲提出，再制一幅材质寻常而内容相同的地图，只是尺寸稍小。太子丹对荆轲的种种奇特要求大是疑惑，却也一句话没说，只下令一切依上卿之令行事。如此一来，这幅督亢地图竟整整制作了半年，方才完工。交图之日，荆轲邀来太子丹，在密室中将徐夫人匕首脱鞘，小心翼翼地放置进地图卷起，而后捧起卷成筒状的地图，竖在胸前轻轻摇动一阵，见无异状，这才长吁了一声。

“粗糙牛皮带住了匕首，不使其滑脱，妙！”太子丹一阵大笑。

“刺客之要，细务丝毫不得有差。”

荆轲面无表情地对太子丹讲述了诸般谋划奥秘，桩桩小事件件有心，将素来机警过人的太子丹听得目瞪口呆。最后，荆轲说了专诸刺僚的故事，一声感喟道：“以鱼腹藏鱼肠剑而蒸之，将一道蒸鱼呈现于案而内藏短兵，此千古奇思妙想也！刺秦者，旷古之举也。若无奇谋妙算，岂非儿戏哉？”

太子丹对荆轲佩服得五体投地了。

然则，对荆轲提出的另一件大礼，太子丹迟迟不能决断。

这件大礼，是秦将樊於期的人头。

对于一个富强的燕国，一个久经沙场的大将的意义是不言自明的。可是，对于濒临绝境的燕国，樊於期却几乎是毫无用处的。以老太傅鞠武的说法，反倒是个祸根。虽则如此，太子丹毕竟是个历经坎坷而守信重义的王子，交出一个绝路来投者的人头，对任何一个战国豪侠之士，都是不可忍受的折节屈辱。尤其，对于以养士著称的王子公子，更是难以接受的。战国四大公子名满天下，其最大的感召力便是豪侠义气。孟尝君一无大业，名头却响当当震动天下，其轴心，其根基，便是重士尚义。当此战国之风，要教太子丹这样一个义气王子交出樊於期的人头给秦王，无异于毁了太子丹在天下立足的根基，太子丹的痛苦是必然的。凡此等等，荆轲自然是再清楚不过。然则，荆轲相信，樊於期不是愚昧颟顸之人，他一定会明白全大义而必得牺牲小义这番道理。荆轲本欲亲自造访樊於期，然思忖一番，还是先行告知了太子丹。

“樊将军末路投我，安忍以己之用而伤长者，愿先生另谋之！”

太子丹明确地拒绝了。荆轲也就心安了。

踏进樊於期的秘密寓所时，荆轲是平静的。荆轲说：“秦国与将军有厚恩，而将军叛之。秦王杀将军举族，又出重金、封地，悬赏将军人头。将军孤身漂泊，如之奈何？”樊於期唏嘘流泪说：“老夫每念及此，常痛于骨髓也！所难处，生趣全失，复仇无门，惶惶不知何以自处耳！”荆轲坦然地说：“若有一举，既可解燕国之患，又可复将军之仇，将军以为如何？”樊於期顿时目光大亮，急促膝行而前问道：“此举何举？”荆轲平静地说出了自己谋划，末了道：“此中之要，荆轲须得以秦王所欲之物，而能面见秦王。太子不忍。荆轲相信将军之明察。”樊於期默然良久，站起身来，对荆轲深深一躬道：“幸闻得教也！”说罢，樊於期坦然跪坐，一口长剑当颈抹过，一颗雪白的头颅滚到了荆轲脚下……荆轲一眼瞥见了樊於期脖颈极是整齐的切口，不禁

长吁了一声——没有坦然的心境，没有稳定的心神，一个人的自裁断不会有如此的干净利落。

那一刻，荆轲真正佩服了这个身经百战的秦国老将。

樊於期的人头，装进了一方特为打磨的玉匣。

太子丹闻讯赶来，整整痛哭了两个时辰，连声音都嘶哑了。

荆轲特意定制了一颗玉雕人头，使太子丹能以大礼安葬樊於期。

第三要件，是物色同行副使。荆轲清楚地知道，刺秦，实则赴死；无论成与不成，刺客本人几乎都是必死无疑。刺杀未遂，死是必然的。刺杀成功，你能逃得出大咸阳的千军万马么？唯其如此，同行副使与其说是邦交礼仪之必须，毋宁说是士侠赴死之同道。对于如此重大的刺客使命，荆轲所需的同道无须多么高深的剑术功夫。剑术之能，荆轲深信自己一人足以胜任。同道之要，在于心神沉静，而不使秦国朝堂见疑而已。若能心智机警，相机能助一臂之力，自然是上之上矣！反复思忖，荆轲选定了自己与高渐离的好友宋如意。

宋如意是卫国人，自幼生于桑间濮上的乐风弥漫之地，生性豪放不羁，好剑，好乐，好读书，平生不知畏惧为何物。宋如意与高渐离，是荆轲游遍天下结识的两个知音。去冬三人聚酒，当荆轲吐出了这个秘密时，宋如意立即一阵大笑："咸阳宫一展利器，血溅五步，天下缟素，人生极致也！快哉快哉！"高渐离却痛苦地皱起了眉头道："早知今日，渐离当弃筑学剑也！"三人一阵哈哈大笑。火焰般的胡杨林弥漫着淡淡的轻霜薄雾，三人将散之时，宋如意说他要回一趟濮阳，开春之时归来。荆轲知道，宋如意要回去对自己的父母妻儿做最后的安置，甚话没说便送宋如意上路了。

雪消了，冰开了，宋如意将要回来了。

荆轲知道，自己上路的时刻也将到了。

……

“先生，秦军已经逼近易水了！”

太子丹的匆匆脚步与惊恐声音，使荆轲皱起了眉头。平心而论，荆轲对太子丹的定力还是有几分赞赏的，这也是他能对太子丹慨然一诺的因由之一。士侠谋国，主事者没有惊人的定力，往往功败垂成。

“太子何意？”荆轲撂下了手中地图，眉头还是紧紧地皱着。

“再不行事，只怕晚矣！”

“太子要荆轲立即上路？”

“先生！燕国危矣！……”太子丹放声痛哭。

“太子是说，决意要荆轲起程也。”

“先生！丹知你心志未改……然则，没有时日了！”

荆轲长吁一声，冷冰冰板着脸，显然不悦了。

“先生副使，遣秦舞阳可也。”太子丹的催促之意毫无遮掩。

“太子能遣何人？”荆轲终于愤怒了，“秦舞阳无非少年杀人，狂徒竖子而已！纵然去了，亦白送性命！提一匕首而入强秦，若能杀人者皆可，何须荆轲哉！”荆轲怒吼着。太子丹不说话了。猛然，荆轲也不说话了。沉默良久，荆轲长叹一声道：“我之本意，要等一个真正堪当大任者，好同道上路也。今日，太子责我迟之。荆轲决意请辞，后日起程。”

太子丹抹着眼泪深深一躬，嘴角抽搐得好一阵说不出话来。

第三日五更鸡鸣，白茫茫薄雾弥漫了蓟城郊野，三月春风犹见料峭寒意。待特使车马大队开出蓟城南门，荆轲已经完全平静了。看着副使后车威猛雄壮的秦舞阳似一尊石柱矗立在战车紧紧抱着铜匣的模样，荆轲一时觉得颇是滑稽。太子丹心思周密，三更时分送来一简，说为避秦国商社耳目，已经与一班大吏及高渐离等，先行赶到易水河谷去了。上卿出使秦国，堂堂正正送别全然正道。荆轲不明白太子丹为何一定要赶到易水去，而且约定了一处隐秘的河谷做饯行之地。仓促上路，荆轲心绪有些不宁，也不愿意去揣摩此等小事了。一过十里郊亭，荆轲立即下令车马兼程飞驰。

堪堪暮色时分，终于抵达了事先约定的易水河谷。

荆轲在青铜轺车的八尺伞盖下遥遥望去，只见血红的残阳下一片白衣随风舞动，心头不禁怦然一动。及至近前，却见河谷小道边一片白茫茫人群——太子丹与知道这件事的心腹大吏们人人是一身白衣一顶白冠，肃然挺立着等候。遥见车马驶来，所有人都是深深一躬。突然，荆轲眼前浮现出为樊於期送葬的情形，那日，太子丹人等也是这般白衣白冠……

一路麻木骤然惊醒，荆轲心头蓦然涌起一种莫名的悲壮之情。生平第一次，荆轲眼角涌出了一丝泪水。荆轲一跃下车，对着太子丹与所有的送别者深深一躬，一拱手一阵大笑道：“诸位活祭荆轲，幸何如之也！”

可是，没有一个人跟着笑，河谷寂静得唯有萧萧风声。终于，一位大吏颤抖的高声划破了死一般的沉静：“太子，为先生致酒壮行——”太子丹捧起了一尊硕大的铜爵，肃然一躬，送到了荆轲面前。荆轲大笑道：“荆轲生于人世，从来未曾祭祖……今日这酒，敬给祖宗了！”一句话未了，荆轲猛然哽咽，及至一爵百年燕酒哗哗洒地，荆轲

的大滴泪水也情不自禁地打到了地上。泪水涌流的片刻之间，荆轲心头一震，举起大袖一抹而过，及至抬起头来，已经又是豪侠大笑的荆轲了。

叮咚一声，高渐离的浑厚筑音奏响了。

高渐离没有说一句话，只对着荆轲扫了一眼。

那是一簇闪亮的火焰！荆轲心头骤然一热，激越的歌声便扑满了河谷。

“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

高渐离的激越筑音，犹如战鼓激荡着荆轲。在太子丹与送行者们的悲壮和声中，荆轲不能自已地反复唱着，悲凉凄然处，如同吟唱自己与世间的无尽苦难，太子丹与大吏们都哭成了一片；慷慨激越处，气贯长虹如同勇士临阵搏杀，所有的送别者都怒目圆睁，须发扑上了头顶白冠……

歌声还在回荡的时候，荆轲大步转身登车。

荆轲一跺车底，轺车辚辚去了。

哭声风声萦绕耳畔，荆轲再也没有回头。

四　提一匕首欲改天下　未尝闻也

若非李斯尉缭，秦王嬴政对燕国献地实在没有兴致。

三个月前，顿弱的信使飞马报来消息：燕国迫于秦国大军灭赵威势，太子丹与上卿荆轲力主向秦国献上燕南之地，以求订立罢兵盟约。当时，嬴政只笑着说了一句，太子丹不觉得迟了么？再也没有过问。嬴政很清醒，即便弱小如韩国，灭亡之际也是百般挣扎，况乎燕

国这样的八百年老诸侯，割地云云不过缓兵之计而已，不能当真。及至开春，王翦大军挥师北上兵临易水，顿弱又是一函急书禀报：太子丹正式知会于他，申述了燕国决意割地求和的决策，不日将派上卿荆轲为特使赶赴秦国交割土地，恳望秦军中止北进。顿弱在附件里说了自己的评判：“燕之献地，诚存国之术也。然则，秦之灭国，原在息兵止战以安天下，非为灭国而灭国也！唯其如此，臣以为：秦军临战，未必尽然挥兵直进，而须以王师吊民伐罪之道，进退有致。今，燕国既愿献出根基之地求和，当缓兵以观其变。若其有诈，我大军讨伐师出有名也！”嬴政看得心头一动，立即召来王绾、李斯、尉缭三人会商。王绾、李斯赞同顿弱之策，认为可缓兵以待。尉缭于赞同之外，另加提醒道：“燕国献地，必有后策跟进。我须有备，不能以退兵做缓兵。君上下书王翦，不宜用缓兵二字，只云‘随时待命攻燕’即可。”嬴政欣然点头。于是，君臣迅速达成一致。嬴政立即下令蒙毅，依照尉缭之说下书王翦，令易水大军屯驻待命。

旬日之后，顿弱信使又到。

这次送来的，是太子丹亲手交给顿弱的燕南地图。顿弱书简说，上卿荆轲已经在踏勘燕南之地，一俟地图与实地两相核准，立即赴咸阳献地立约。嬴政当即打开了地图，却看得一头雾水不明所以，立即召来了执掌土地图籍的大田令郑国求教。郑国端详一番，指点着地图道：“此图，乃春秋老燕国初灭蓟国时之古图。图题‘督亢’两字，是当年蓟国对燕南地之称谓。督，中央之意也。督亢者，中央高地之谓也。此地有陂泽大水，水处山陵之间，故能浇灌四岸丘陵之沃土，此谓亢地。此地又居当年蓟国之中央腹心，此谓督。故云，督亢之地。”嬴政不禁笑道：“分明是今日燕南之地，却呈来一幅古地图，今日燕国没有地图么？”郑国素来不苟言笑，黑脸皱着眉头道：“此番关节，老臣无以揣摩。也许是燕国丢不下西周老诸侯颜面，硬要将所献之地说成本来便不是我的……老臣惭愧，不知所以！”嬴政听得哈哈大笑道：“也许啊，老令还当真说中了。老燕国，是死要颜面也！”可是

再看地图，连郑国也是一头雾水了。这幅地图的所有地名，都是不知所云的一两个古字，水流、土地、山塬，黑线繁复交错，连郑国这个走遍天下的老水工也不明所以了。郑国只好又皱起眉头，指点着地图连连摇头道：“怪亦哉！天下竟有此等稀奇古图？老臣只知，此处大体是陂泽。其余，委实不明也。”嬴政心头猛然一动，吩咐赵高立即召李斯尉缭前来会商。不料，李斯看得啧啧称奇，尉缭看得紧锁眉头，还是看不明白。两个不世能才，一个绝世水工，再加嬴政一个不世君王，竟然一齐瞪起了眼睛。

“天外有天也！老燕国在考校秦国人才？”嬴政呵呵笑了。

“岂有此理！这般鬼画符，根本不是地图！”

老尉缭点着竹杖愤愤一句，话音落点，竟连自己也惊讶了。

诚如尉缭愤然不意之言，岂不意味着这里大有文章？果然大有文章，又当是何等奥秘？一时之间，君臣四人都愣住了。李斯拍着书案兀自喃喃道：“燕国濒临绝境，莫不是上下昏头，图籍吏将草图当做了成图？”郑国立即断然摇头道：“不会。此图划线很见功力，毫无改笔痕迹，精心绘制无疑，岂能是草图？”尉缭一阵思忖，疑惑不定道：“燕人尚义，不尚诈，此举实在蹊跷之极。”嬴政看着三个能才个个皱眉，不禁哈哈大笑道：“不说这鬼画符了，左右是他要献地，我不要便了。”李斯摇头道：“王言如丝，其出如纶。既已回复燕国，接受献地还是该当也，不能改变。”尉缭笃笃点着竹杖道：“更要紧者，此中奥秘尚未解开，不能教他缩回去。”嬴政疑惑道：“先生如何认定，此间定有奥秘未解？”尉缭道：“兵谚云，奇必隐秘。如此一幅古怪地图，谁都不明所以，若无机密隐藏其中，不合路数也。”嬴政不禁大笑道：“他纵有鬼魅小伎，我只正兵大道，他能奈何！知会燕国，教他换图，否则不受献地。”

正在此时，蒙毅匆匆进来，又交来顿弱一函急件。

打开读罢，君臣五人立即沸腾起来。顿弱信使带来的消息是：燕国将交出叛将樊於期人头，由上卿荆轲连同督亢之地的古图原件一起交付秦国。假如说，此时的秦国对于土地之需求，已经在统一天下的大业开始后变得不再急迫，那对于以重金封地悬赏而求索的叛国大将的人头，则是迫切渴望的。秦之战国史，樊於期叛国对秦国秦人带来的耻辱，可以说丝毫不亚于嫪毐之乱带给秦国朝野的耻辱。尤其是秦王嬴政，对于王弟成蛟的叛国降赵与樊於期的叛国逃燕，刻刻不能释怀，视为心头两大恨。嬴政早已下令蒙恬：若樊於期逃往匈奴，立即捕杀！嬴政也同时下令王翦：灭燕之后第一要务，捕获樊於期！嬴政之心，只有在咸阳对樊於期明正典刑，才能一消此恨。顿弱曾经请命秦王，要在蓟城秘杀樊於期。嬴政毫不犹疑地制止了。嬴政发下的誓言是："非刑杀叛将，不足以明法！非藏叛之国杀叛将，不足以正义！樊於期若能逃此两途，天无正道也！"

而今，樊於期由赖以隐身的燕国杀了，嬴政的心情是难以言表的。

"诛杀叛将，燕国之功也！秦国之幸也！"

嬴政奋然拍案感喟，当即决断：接受燕国献礼，休战盟约事届时会商待定。李斯尉缭也毫不犹豫地赞同了。秦国君臣的决策实际上意味着，已经给燕国的生存留下了一线生机。因为，从实际情势而言，秦国君臣当时对于一统天下，还没有非坚持不可的一种固定模式，而是充分顾及到诸侯分立数百年的种种实际情形，对灭国有着不同的方略准备。以战国历史看：大国之间即或强弱一时悬殊，也没有出现过灭国的先例；唯一的灭国之战，是乐毅攻齐而达到破国，终究还是没有灭得了齐国。秦国之强大，及其与山东六国力量对比之悬殊，虽然远远超过当年的燕齐对比，然则以一敌六，谁能一口咬定对每个大国都能彻底灭之？唯其如此，秦国从对最弱小的韩国开始，便没有中断过邦交斡旋，更没有一味地强兵直进。对赵国燕国，更是如此。从根

本上说，燕国若真正臣服，并献出腹心根基之地，秦国也不是不能接受的。毕竟，此时的秦国君臣，还不是灭掉韩赵燕魏之后的秦国君臣，坚定的灭国方略还没有最终清晰地形成。如今燕国献地求和，又要交出降将人头，不惜做出对于一个大国而言最有失尊严的臣服之举，秦国君臣的接纳，便是很容易做出的对应之策。

“东出以来，君上首次面见特使，当行大朝礼仪。”李斯郑重建言。

“彰显威仪，布秦大道，以燕国为山东楷模。”尉缭欣然附议。

“一统天下而不欺臣服之邦，正理也。”老成敦厚的郑国也赞同了。

嬴政当即欣然下书：着长史李斯领内史署、咸阳署、司寇署、卫尉署、行人署、属邦署、宗祝署、中车府等官署，于旬日之内拟定一切礼仪程式，并完成全部调遣，以大朝之礼召见燕使。李斯受命，立即开始了忙碌奔波。寻常大朝会，尽管也是李斯这个长史分内之事，然却不须动用如此之多的官署连同筹划。此次之特殊，在于大朝会兼受降受地受叛将人头，实际是最为盛大的国礼。李斯不是单纯的事务大臣，非常清楚这次大朝国礼的根本所在：若能在此次大朝会确定燕国臣服之约，实际便是不战而屈人之兵，以最稳妥平和的方式统一了燕国。唯其如此，种种礼仪程式之内涵，自然要大大讲究了。李斯的统筹调遣之能出类拔萃，三日之内，各方有条不紊地运转起来：内史郡，职司部署关中民众道迎燕国特使；咸阳令，职司都城民众道迎，并铺排城池仪仗；司寇署，限期清查流入秦国的山东盗贼，务期不使燕国特使受到丝毫挑衅威胁；卫尉署，部署王城护卫，并铺排王城兵戈仪仗，务期彰显大国威仪；执掌邦交的行人署、执掌夷狄的属邦署，职司诸般迎送程式与特使之起居衣食；中车府，筹划调集所需种种车辆，尤其是秦王王车之修缮装饰；宗祝署，确定大朝之日期、时

辰，并得筹划秦王以樊於期人头祭拜太庙的礼仪程式。凡此等等，李斯都办理得件件缜密，无一差错。

旬日未到，诸般妥当。

在第八日的晚上，李斯在秦王书房的小朝会上做了备细禀报。嬴政对李斯的才具又一次拍案赞叹，没有任何异议便点头了。尉缭却突然一笑道：“对时日吉凶，老太卜如何说法？”李斯不禁眉头一耸，道：“唯有此事，使人不安。老太卜占卜云：吉凶互见，卦象不明。”

嬴政一笑道：“大道不占，两卿何须在心也。”尉缭兀自唠叨道：“吉凶互见，究竟何意？以此事论之，何谓吉？何谓凶？”李斯道：“吉，自然是盟约立，诸事成，一无意外。凶，则有种种，难于一言论定。”

尉缭摇着白头良久思忖，突然一点竹杖道：“那个特使，名叫甚来？”

李斯道：“荆轲，燕国上卿。顿弱说，其人几类赵国之郭开。”尉缭颇显神秘的目光一闪，笑道：“荆轲荆轲，这个‘荆’字，不善也。”李斯心头一动道：“老国尉何意？不妨明言。”尉缭缓缓摇着白头道：“荆者，草侧伏刃，草开见刀，大刑之象。其人，不祥也。”嬴政不禁一阵大笑道：“先生解字说法，荆轲岂非一个刺客了？”尉缭平板板道：“兵家多讲占候占象，老臣一时心动而已。”李斯道：“论事理，燕国不当别有他心。试想，荆轲当真做刺客，其后果如何？”嬴政连连摆手道：“笑谈笑谈！太子丹明锐之人，如何能做如此蠢事？果然杀了嬴政，燕国岂不灭得更快？”尉缭道：“论事理，老臣赞同君上、长史之说。然则，卦象字象，也非全然空穴来风。老臣之意，防人之心不可无，还是谨慎为好。”李斯道：“老国尉之见，大朝部署有疏漏？”尉缭道：“秦国大朝会，武将历来如常带剑。”李斯立即接道：“对！然则，这次大朝会，改为朝臣俱不带剑。意在与山东六国同一，彰显秦国大

道文明。”尉缭正要说话，嬴政颇显烦躁地一挥手：“不说不说！天下大道处处顺乎小伎，秦国还能成事么？燕王喜、太子丹若真是失心疯，嬴政听天由命。”

秦王烦躁，李斯尉缭也不再说话了。

“君上，新剑铸成了。”正在此时，赵高轻步进来了。

“国尉老兵家，看看这口剑如何？”嬴政显然在为方才的烦躁致歉。

赵高恭敬地捧过长剑道：“君上那口短剑，刃口残缺太多，这是尚坊新铸之秦王剑。”尉缭放下竹杖，拿起长剑一掂，老眼骤然一亮！这口长剑，青铜包裹牛皮为剑鞘，三分宽的剑格与六寸长的剑柄皆是青铜连铸而成，剑身连鞘阔约四寸、长约四尺、重约十斤，除了剑格两面镶嵌的两条晶莹黑玉，通体简洁干净，威猛肃穆之气非同寻常。尉缭一个好字出口，右手已经搭上剑格，手腕一用力，长剑却纹丝未动。赵高连忙笑道：“这是尚坊铸剑新法，为防剑身在车马颠簸中滑出剑鞘，暗箝稍深了半分。”尉缭再一抖腕，只听锵然一阵金铁之鸣，一道青光闪烁，书房铜灯立即昏暗下来。

“老臣一请。”尉缭捧剑起身，深深一躬。

“好！此剑赐予国尉！”嬴政立即拍案。

“老臣所请：君上当冠剑临朝，会见燕使，以彰大秦文武之功！”

嬴政一阵愣怔，终于大笑道：“好！冠剑冠剑，好在还是三月天。”

“冠剑临朝，此后便做大朝会定规。如何？”李斯委婉地附议尉缭。

“这次先过了。再说。”嬴政连连摇手，“威风是威风了，可那天平大冠、厚丝锦袍、高鞠牛皮靴、十斤重一口长剑，还不将人活活闷死？两卿，能否教我少受些活罪也！”眼见秦王少年心性发作，窘迫得满脸通红，李斯尉缭不禁大笑起来。

三月下旬，燕国特使荆轲的车马终于进了函谷关。

一路行来，荆轲万般感慨。整肃的关中村野，民众忙于春耕的勃勃蒸腾之气，道边有序迎送特使的妇幼老孺，整洁宽阔的官道，被密如蛛网的郑国渠的支渠毛渠分隔成无数绿色方格的田畴，都使荆轲对“诛秦暴政”四个字生出了些许尴尬。然则，当看到骊山脚下一群群没有鼻子的赭衣刑徒，在原野蠕动着劳作时，“秦人不觉无鼻之丑”这句话油然浮上心头，荆轲的一腔正气又立即充盈心头。一个以暴政杀戮为根基的国家，纵然强大如湘水怪蛟，荆轲都是蔑视的，都是注定要奋不顾身地投入连天碧浪去搏杀的。及至进入咸阳，荆轲索性闭上了眼睛，塞上了耳朵，不再看那些令他生出尴尬的盛景，不再听那些热烈木讷而又倍显真诚的喧嚣呼喊。一直到轺车驶进幽静开阔的国宾馆舍，一直到住定，一直到秦舞阳送走了那个赫赫大名的迎宾大臣李斯，荆轲才睁开眼睛扒出耳塞，走进池边柳林转悠去了。

当晚，丞相王绾要为燕国特使举行洗尘大宴，荆轲委婉辞谢了。

秦舞阳高声嚷嚷着，显然不高兴荆轲拒绝如此盛大的一场夜宴。可荆轲连认真搭理秦舞阳的心情都没有，只望着火红的落日，在柳林一直伫立到幽暗的暮色降临。晚膳之后，那个李斯又来了。李斯说，咸阳三月正是踏青之时，郊野柳絮飞雪可谓天下盛景，上卿要否踏青一日？荆轲淡淡一笑，摇了摇头。于是，李斯又说，上卿既无踏青之心，后日卯时大朝会，秦王将以隆重国礼，接受燕国国书及大礼。荆轲点了点头，便打了一个长长的哈欠。李斯说，上卿鞍马劳顿，不妨早早歇息。一拱手，李斯悠悠然去了。

次日正午，李斯又来了。这次，李斯只说了一件事：燕国要割地、献人、请和，是否有已经拟定的和约底本事先会商？抑或，要不要在觐见秦王之后拟定？荆轲这才心头蓦然一惊：百密一失，他竟然疏忽了邦交礼仪中最为要紧的盟约底本！毕竟，他的公然使命是为献地立约而来的。虽然如此，荆轲毕竟机警过人，瞬息之间，做出一副沉重神色道："燕为弱邦，只要得秦王一诺：燕为秦臣，余地等同秦国郡县，万事安矣！若燕国先行立定底本，秦国不觉有失颜面乎？"李斯笑道："上卿之言，可否解为只要保得燕国社稷并王室封地，则君臣盟约可成？"荆轲思忖道："不知秦王欲给燕国留地几多？"李斯道："不知燕王欲求地几多？"荆轲佯作不悦道："燕弱秦强，燕国说话算数么？"李斯一拱手道："既然如此，容特使觐见秦王之后，再议不迟。"

李斯走了。荆轲心头浮起了一丝不祥的预感。

三月二十七清晨卯时，咸阳宫钟声大起。

秦国铺排了战国以来的最大型礼仪——九宾之礼，来显示这次秦燕和约对于天下邦交的垂范。九宾之礼，原本是周天子在春季大朝会接见天下诸侯的最高礼仪。《周礼·大行人》云："（天子）春朝诸侯而图天下之事……以亲诸侯。"所谓九宾，是公、侯、伯、子、男、孤、卿、大夫、士，共九等宾客。其中，前四等宾客是诸侯，后五等宾客是有不等量封地的各种大臣朝官。九宾之礼繁复纷杂，仅对不同宾客的作揖的方式，就有三种：天揖、时揖、士揖，非专职臣工长期演练，不足以完满实现。及至战国，历经春秋时期礼崩乐坏，这种繁复礼仪，已经不可能全数如实再现。李斯总操持此次大礼，之所以取九宾大礼之名，实际所图是宣示秦国将一统天下、秦王将成为天下共主（天子）的大势，所以将接见燕王特使之礼仪，赋予了"天子春朝诸侯，而图天下之事"的九宾大礼意涵。就其实际而言，无非是隆重地彰显威仪，显示秦国将王天下的气象而已，绝非如仪再现的周天子九宾之礼[注]。

李斯准时抵达国宾馆舍，郑重接出了荆轲与秦舞阳。

一支三百人马队簇拥着三辆青铜轺车，辚辚驶出馆舍驶过长街时，咸阳民众无不肃然驻足，燕使万岁的喊声此起彼伏不绝于耳。后车的秦舞阳，亢奋得眉飞色舞。八尺伞盖下的荆轲，却又一次闭上了眼睛。轺车进入王城南门，丞相王绾率领着一班职司邦交的行人署大吏，在白玉铺地的宽阔车马场彬彬有礼地迎接了荆轲。王绾在吕不韦时期原本便是行人，如今虽已须发灰白，却有着当年吕不韦的春阳和煦之风，对荆轲拱手礼略事寒暄，又一伸手做请，笑道："群臣集于正殿，正欲一睹上卿风采，敢请先行。"荆轲这才第一次悠然一笑，一拱手道："丞相请。"王绾笑道："上卿与老夫同爵，老夫恭迎大宾，岂可先行？上卿请。"若依着九宾之礼，每迎每送都要三让三辞而后行。故此，两人略事谦让，原是题中应有之意，并非全然虚礼。荆轲遂不再说话，对着巍巍如天上宫阙的咸阳宫正殿深深一躬，转身对秦舞阳郑重叮嘱一句道："副使捧好大礼，随我觐见秦王。"

荆轲肃然迈步，一脚踏上了丹墀之地。

丹墀者，红漆所涂之殿前石阶也。春秋之前，物力维艰，殿前石阶皆青色石条铺就，未免灰暗沉重，故此涂红以显吉庆也。战国末期，秦国早已富强，咸阳王城的正殿石阶是精心遴选的上等白玉，若涂抹红漆，未免暴殄天物。于是，每有大典大宾，咸阳宫正殿前的白玉石阶便一律以上等红毡铺之，较之红漆尤显富丽堂皇。此风沿袭后世，始有红地毯之国礼也。此乃后话。

荆轲踏上丹墀之阶，虽是目不斜视，却也一眼扫清了殿前整个情势。秦国的王城护军清一色的黑色衣甲青铜斧钺，肃立在丹墀两厢，如同黑森森金灿灿树林，凛凛威势确是天下唯一。荆轲对诸般兵器的熟悉，可谓无出其右，一眼看去，便知这些礼仪兵器全都是货真价实的铜料，上得战场虽显笨拙，单人扑杀却堪称威力无穷。仅是那一口口三十六斤重、九尺九寸长的青铜大斧，任你锋利剑器，也难敌其猛

砍横扫之力。蓦然之间，荆轲心头一动！秦王殿前若有两排青铜斧钺，此事休矣……

“我的发簪——”正在此时，身后一声惊恐叫喊。

荆轲猛然回身，不禁大为惊愕。

秦舞阳四寸玉冠下的束发铁簪，正如一支黑色箭镞直飞一根石柱，叮啪一声大响，牢牢吸附在石柱之上！顿时，秦舞阳一头粗厚的长发纷乱披散，一声惊叫烂泥般瘫在了厚厚的红地毡上瑟瑟发抖，紧紧抱在怀中的铜匣也发出一阵突突突的怪异抖动。与此同时，丹墀顶端的带剑将军一声大喝：“查验飞铁！特使止步！”两厢整齐的一声吼喝，两排青铜斧钺森森然铿锵交织在丹墀之上，罩在了荆轲与秦舞阳头顶。

电光石火之间，荆轲正要一步过去接过突突响动的铜匣。王绾一步抢前一挥手道：“殿前武士，少安毋躁！”转身对荆轲笑道，“此乃试兵石，磁铁柱也。当年，商君为校正剑器箝合是否适当，立得此石。凡带剑经过，而被磁铁吸出剑器者，皆为废剑。不想今日吸出副使铁簪，诚出意外也。上卿见谅，副使见谅。”堪堪说罢，后来的李斯已经上前，一伸手要来扶秦舞阳起身。秦舞阳面色青白，慌乱得连连挥手道：“不不不，不要……”王绾李斯与一班吏员不禁笑了起来。荆轲早已经平静下来，笑着看看秦舞阳，对王绾李斯一拱手道：“丞相长史，见笑。北蕃蛮夷之人，未尝经历此等大国威仪，故有失态也。”又转身对秦舞阳一笑揶揄道，“自家起身，莫非终归扶不起哉！”秦舞阳眼见无事，一挺身站起，红着脸嘎声道：“我我我，我发簪还给不给？”李斯忍住笑一挥手，带剑将军大步过来，递过一支铁簪，目光向李斯一瞥。李斯接过铁簪一看，不禁笑道：“副使真壮士也！一支发簪也如匕首般沉重锋利。”秦舞阳原本气恼自己吃吓失态而被荆轲嘲笑，此刻牛劲发作，昂昂然挥着一只空手道：“这发簪，原本俺爹猎杀野猪的残刀打磨！俺做发簪，用了整整二十年，送给你这丞相如何？”王绾李斯见

此人目有凶光，却又混沌若此，身为副使，竟连眼前两位大臣的身份也没分辨清楚，不禁一齐笑了。王绾一拱手道：“铁簪既是副使少年之物，如常也罢。上卿请。”荆轲虽则蔑视太子丹硬塞给他的这个副使，却也觉得这小子歪打正着化解了这场意外危机，心下一轻松，笑着一拱手，又迈上了丹墀石阶。

经过殿口平台的四只大鼎，是高阔各有两丈许的正殿正门。

此刻正门大开，一道三丈六尺宽的厚厚红毡直达大殿深处王台之前，红毡两厢是整肃列座的秦国大臣。遥遥望去，黑红沉沉，深邃肃穆之象，竟使荆轲心头蓦然闪出“此真天子庙堂也”的感叹。瞬息之间，大钟轰鸣九响，宏大祥和的乐声顿时弥漫了高阔雄峻的殿堂。乐声弥漫之中，殿中迭次飞出司仪大臣(注)与传声吏员的一波波声浪：“秦王临朝——秦王临朝——”接着又是一波波声浪奔涌而来：“燕使觐见——燕使觐见——”荆轲回身低声一句叮嘱道：“秦舞阳毋须惊怕，跟定脚步。”听得秦舞阳答应了一声，荆轲在殿口对着沉沉王台深深一躬，举步踏进了这座震慑天下的宫殿。

荆轲行步于中央红毡，目不斜视间，两眼余光已看清了秦国大臣们都没有带剑，连武臣区域的将军们也没有带剑，心下不禁一声长吁。红毡甬道将及一半，荆轲清楚地看见了秦王嬴政正从一道横阔三丈六尺的黑玉屏后大步走出——天平冠，大朝服，冠带整肃，步履从容，壮伟异常，与山东六国流传的佝偻猥琐之相直有天壤之别。然则，真正使荆轲心头猛然一沉的是，秦王嬴政腰间那口异乎寻常的长剑！依荆轲事先的周密探察，秦王嬴政在朝会之上历来不带剑。准确的消息是：自从嬴政亲政开始，从来带剑的秦王便再也没有带剑临朝了。片刻之间，荆轲陡地生出一种说不清楚的奇特预感。

骤然之间，身后又传来熟悉而令人厌恶的袍服瑟瑟抖动声。

两厢大臣们不约而同地将目光瞄向荆轲身后，其嘲笑揶揄之情是显然的。

荆轲蓦然回头，平静地接过秦舞阳怀中的铜匣，大踏步走到了王阶之下。荆轲捧起铜匣深深一躬道：“外臣，燕国上卿荆轲奉命出使，参见秦王！”荆轲抬头之间，九级王阶上的嬴政肃然开口道：“燕国臣服于秦，献地献人，本王深为欣慰。赐特使座。”话音落点，一名远远站立在殿角的行人署大吏快步走来，将荆轲导引入王阶东侧下的一张独立大案前，恭敬地请荆轲就座。

此时，司仪大臣又是一声高宣：“燕国进献叛臣人头——”

话音尚未落点，行人署大吏已经再次走到了荆轲案前。荆轲已经打开了大铜匣，将一个套在其中的小铜匣双手捧起道：“此乃樊於期人头，谨交秦王勘验。”行人署大吏双手捧着铜匣，大步送到了秦王的青铜大案上。荆轲清楚地看见，嬴政掀开铜匣的手微微颤抖着。及至铜匣打开，嬴政向匣中端详有顷，嘴角抽搐着冷冷一笑，拍案喟叹道：“樊於期啊樊於期，秦国何负于你，本王何负于你，竟自白头叛秦，宁做秦人千古之羞哉！”嬴政的声音颤抖，整个大殿不禁一片肃然。寂静之中，嬴政一推铜匣道，“诸位大臣，都看看樊於期了……”荆轲锐利的目光分明看见了嬴政眼角的一丝泪光，心头不禁微微一动。

大臣们传看樊於期人头时，举殿一片默然，没有一声恶语咒骂，没有一句喜庆之辞。荆轲听到了隐隐唏嘘之声，还听到了武臣席区一个老将昏厥倒撞的闷哼声。实在说，秦国君臣见到樊於期人头后的情势，是大大出乎荆轲与太子丹预料的。依太子丹与荆轲原来所想，秦王既能以万千重金与数百里封地悬赏，见到樊於期人头，必是弹冠相庆举殿大欢，其种种有可能出现的失态，以及可能利用的时机必然也是存在的。荆轲也做好了准备，此时秦王若有狂喜不知所以之异常举动，便要相机提前行刺。毕竟，要抽出那支匕首是很容易的。然则，

秦国君臣目下竭力压抑的悲痛之情，却使荆轲茫然了。山东投奔秦国的名士，个个都说秦王看重功臣，荆轲从来没有相信过。可是，今日身临其境，荆轲却有些不得不信而又竭力不愿相信的别扭了。毕竟，荆轲也曾经是志在经邦济世的名士，对君王的评判还是有大道根基的。一时之间，荆轲有些恍惚了……

“燕国献地——”司仪的高宣声划破了大殿的寂静。

荆轲蓦然一振，神志陡然清醒，立即站了起来一拱手道：“燕国督亢之地，前已献上简图于秦王，不知秦王可曾看出其中奥秘？”秦王嬴政道：“督亢之图，非但本王，连治图大家亦不明所以，上卿所言之奥秘何在？”荆轲道：“督亢，乃是古蓟国腹地，归燕已经六百余年。督亢之机密，不在其土地丰腴，而在其秘密藏匿了古蓟国与后来燕国之大量财货也！”嬴政一阵大笑道：“燕国疲弱不堪举兵，焉有财货藏于地下以待亡国哉！”荆轲高声道：“秦王只知其一，不知其二！燕国曾破齐七十余城，所掠财货数不胜数。燕昭王为防后世挥霍无度，故多埋于督亢山地。而今燕王唯求存国，臣亦求进身之道，故愿献之秦王，秦王何疑之有也！”秦王嬴政凌厉的目光一扫，带着显然的鄙视淡淡笑道：“人言足下行事，几类郭开之道，果然。也好，你且上前指于本王，燕国财宝藏于何处？”

荆轲说声外臣遵命，捧起细长的铜匣上了王阶。

秦王案形制特异：五尺宽九尺长，恍若一张特大卧榻。当荆轲依照邦交礼仪，被行人署大吏引导到王案前时，只能在王案对面跪坐。嬴政面色淡漠地挺身端坐，距离荆轲少说也在六尺之外，一大步的距离。嬴政冷冷地看着这个颇具气度的卖燕奸佞，好大一阵没有说话。荆轲气静神闲，坐在案前的倏忽之间，已经谋划好了方略。在秦王冷冰冰打量时，荆轲不看秦王，径自打开了细长的铜匣，徐徐展开了粗大的卷轴，始终没说一句话。嬴政扫一眼正在展开的牛皮卷轴，非但丝毫没有显出渴望巨大宝藏的惊喜，反倒是厌恶地皱起了眉头。

“秦王请看，宝藏正在此处。”

嬴政闻声，不期然倾身低头。

在这一瞬间，卷轴中骤然现出一口森森匕首！

陡然之间，荆轲右手顺势一带，匕首已经在手。荆轲身形跃起之间，左手已经闪电般伸出，满满一把搂住了秦王衣袖而不使其挣脱。与此同时，荆轲右手匕首已经揕[注]到了秦王胸前。即或是将军武士，面对这一疾如闪电而又极具伪装的突袭，也断难逃脱。因为，殿中大臣们在荆轲身后看去，完全以为是荆轲起身指点地图；而在对面秦王倾身趋前，低头看来之时，完全可能不及反应已经被刺中，即或想逃，也根本不可能挣脱荆轲的大力揪扯。

然则，奇迹恰恰在最不可能的时候发生了。

嬴政自幼便是危局求生的奇异少年，胆略才具甚或骑射剑术都远非寻常。当年遴选太子，嬴政以少年身手独战已经是千夫长的王翦而不甚明显处于下风，其勇略可见也。当此之时，嬴政第一眼看见森森匕首，倏地浑身一紧，确实不及反应。及至厚厚的衣袖被猛然拽住，匕首闪亮刺来，嬴政本能地一声大吼，全身奋力一挣，身形猛然一滚向后挣出，其力道之猛之烈，竟使尚坊工匠精织精纺的丝锦朝服在奇异的裂帛之声中瞬间断开！袖绝之际，嬴政已从王案前滚出三尺之外，大吼一声爬了起来。嬴政未及站稳身躯，荆轲已经如影随形赶至身前。嬴政急切拔剑，不料竟然一拔不出。此时，森森匕首又一次刺出。仓促之间，嬴政全力一扯带剑铜链，铜链嘣地裂断，连同束腰板带也一起扯开，宽大的袍服顿时散开，腰身手脚处处牵绊。嬴政大急，身形本能地突然一转，宽大的袍服猛然甩成了一个大大的扇形，挡过了森森一刺。与此同时，嬴政就势一甩双臂使袍服脱身，又一步跳开袍服牵绊，再一把扒下沉重的天平冠操起来猛力砸向荆轲，再次挡开一击，慌忙捡起长剑转身疾步便走。

虽手忙脚乱狼狈不堪，嬴政终究躲过了最为致命的第一波突刺。

几个回合的本能躲避，荆轲对嬴政的奇快反应深为惊讶。依着士侠大刺客的传统气度，一击不中，便视为其人天意不当死，刺客当就此收手。然刺秦太过重大，荆轲心下早已做好不以传统规矩行刺的准备。不料连续三刺，竟都被嬴政连爬带滚躲过，最后竟还踉踉跄跄地跑开。一时之间，巨大的羞辱陡然涌上荆轲心头，不由分说已经如飞追来直扑嬴政。此时的嬴政，已经是短打衣衫，脚步大为灵便。眼见荆轲紧追不舍，嬴政心思倏地一闪，纵身跳下王台，在殿中粗大的石柱间飞快游走。

这时，大臣们才完全明白了，眼前的燕国特使确实是刺客！

今日大朝彰显文明，将军大臣们都没有随带兵器，一时纷纷惊呼，殿中大乱。王绾、李斯情急红眼，高声吼叫着扑过去追逐荆轲。大臣们顿时醒悟，立即乱纷纷扑上四面堵截。然则，荆轲何许人也，其轻灵劲健其勇略胆魄，天下无出其右。几个近身追逐者，根本不经荆轲连带追击秦王中的顺手一击。纵然举殿身影四处堵截，绕柱奔走的秦王仍然被荆轲紧紧追逐，危机仍然是近在咫尺迫在眉睫。恰在此时，殿前侍医夏无且正遇荆轲转弯照面，抬手便将手中药囊猛然砸去。这一砸，力道不大，更没有准头。荆轲不躲，根本无事。然荆轲不知黑乎乎飞来何物，闪身一躲，却恰恰正被药囊击中面门。瞬息之间，一股刺鼻的草药味直冲脑际，荆轲猛然鼻痒无比，及至一个喷嚏狠狠打出，嬴政已经绕过了两道石柱。“王负剑——”

此时，正好赵高闻讯赶来，一声尖亮的呼喊立时响彻殿堂。随着喊声，赵高已经奋力扑向荆轲。赵高之奔走驰驱剽悍灵动天下闻名，一扑过去，便紧紧黏住了荆轲。急切之间，荆轲竟然无法摆脱这个若即若离又时时出手的内侍奇人。若用匕首击出，赵高自然会立地毙命。然则，跑了秦王，杀死一百个内侍又有何用？荆轲何其清楚，只

能紧追秦王，不时虚手应对赵高。如此一来，荆轲不能全力追击，嬴政急迫之势顿时稍缓。

此时的嬴政，在赵高奇异尖亮的喊声中浑身一激灵，立即想起此剑暗筘较深，须得用力拔之；而只有赵高，才知道自己少年练剑时因使用成人长剑，往往负剑于背才能拔出长剑的秘密。心念闪动间，嬴政左手将长剑一顺，贴上背后，右手从肩头握住剑格猛力一带，锵然一声金铁之鸣，三尺余长剑一举出鞘。

“小高子！闪开——”

嬴政怒不可遏，挺着长剑胆气顿生，一跃过来，挥动十斤重的秦王剑大力一个横扫。其时，荆轲正被赵高纠缠得不耐，心下一狠，瞬间破了不对这个内侍使用淬毒匕首的心思，突然一沉手便向赵高飞来的脚踝划去。赵高机灵无比，顺势倒地一滚堪堪躲过。恰在荆轲张臂划出之时，嬴政的长剑横空扫过，荆轲的一只胳膊血淋淋啪嗒落地！

荆轲骤然受此重伤，脚下一个踉跄，顿时颓然跌坐在地。胳膊落地的瞬息之间，荆轲身形一虚，心头弥漫过了一片冰凉的悲哀。绝望的同时，荆轲手中匕首已经循声掷出，呼啸着飞向嬴政。举殿只听“叮”的一声异响，六尺开外的铜柱溅起了一片碧蓝的火花，匕首颤巍巍钉在了铜柱之上，刀尖周围立时一片森森然黑晕。“短兵淬毒！王莫上前——”夏无且尖声喊着。群臣惊愕四顾，却不见了秦王，立时乱纷纷抢步过来。“君上——”赵高一声哭喊，扑向石柱下。

“哭个鸟！”

躺在地上的嬴政翻身跃起，一脚踢翻赵高，提着长剑赳赳大步过来，嘶哑着声音一连串吼道：“荆轲！你非郭开卖燕！你乃大伪刺客！你要杀我么？许你再来！公平搏杀！嬴政倒想看看，你这个刺客有多高剑术！起来——”

一身鲜血的荆轲，本来靠着一道石柱闭目待死。闻秦王怒声高喝，荆轲双目骤然一睁，单臂不动，一挺身竟靠着石柱霍然站起。四周群臣不禁大为惊愕，不约而同地轻轻惊呼了一声。不料，荆轲靠着石柱勉力一笑，却又立即顺着石柱软了下去。荆轲一声长吁，伸开两腿箕踞大坐，傲然骂道："嬴政毋以己能！与子论剑，不足道也！今日所以不成，是我欲活擒于你，逼你立约，以存天下之故也！"

见荆轲喷着血沫怒骂不已，嬴政反倒平静下来，冷冷一笑道：

"提一匕首而欲改天下，未尝闻也！嬴政纵死，秦国纵灭，岂能无人一统天下哉！"荆轲喘息一声冷冰冰道："有人无人，不足论。只不能教你嬴政灭国，一统天下。"嬴政不禁哈哈大笑道："原来如此也！足下之迂阔褊狭，由此可见矣！刺客尤充雄杰，不亦羞哉！"荆轲淡淡一笑道："今日天意，竖子何幸之有也？"嬴政盯着荆轲端详了一阵，冷冷道："足下迂阔，却有猛志，本王送足下全尸而去。"

"谢过秦王……"荆轲艰难地露出了最后的微笑。嬴政长剑一挺，猛然向荆轲胸前刺来。"秦法有定，王不能私刑！"

随着李斯一声大喊，尉缭对赵高飞过一个眼神。赵高立即抢步过来，夺过嬴政手中长剑，向荆轲猛然刺去。因秦王有全尸一说，赵高不能斩取头颅，只一口气狠狠连刺了不知几多剑，活活将荆轲戳成了一个浑身血洞的肉筛子。

"左右护君，斩杀刺客，合乎国法！"尉缭高喊了一句。秦王嬴政没有离开，一直脸色铁青地木然站在死去的荆轲面前。

……

荆轲刺秦震动天下，多少年后，人们仍在纷纭议论乃至争辩不休。其中，曾经与荆轲相识者的评说及其后来之行，颇是引人注目，

有两则被太史公载入了史册。

一则，是战国末期著名剑士鲁句践的独特评论。

鲁句践万般感慨地说："嗟乎！惜哉其不讲于刺剑之术也！甚矣！吾不知人也！曩者（往昔）吾叱之，彼乃以我为非人也！"鲁句践的话有三层意思：其一，刺秦失败，是荆轲不认真修习剑术。也就是说，鲁句践认为荆轲的剑术并不是很高，才导致刺秦失败身死。其二，对当年不知荆轲壮志，甚是后悔。其三，同时后悔的是，当年因叱责荆轲，而被荆轲视为"非人"的愚昧者。鲁句践的评判，很可能是当时六国剑士游侠的普遍心声：既高度认可荆轲刺秦之壮举，又叹息其剑术不精而失败。

二则，是荆轲好友乐师高渐离的曲折行踪。

《史记·刺客列传》云：秦国统一天下而秦王称始皇帝后，秦国追捕太子丹与荆轲的昔年追随者。这些人，都纷纷逃亡隐匿了。高渐离更改姓名，在旧赵国的宋子城(注)一家酒铺做了仆役。一日，听得店主家堂上有击筑之声，高渐离彷徨徘徊，久久不愿离去，情不自禁地评论说："筑声有善处，诸多处尚有不善也！"旁边仆役将高渐离的话说给了主人。主人大奇，于是邀集宾朋，召高渐离于厅堂击筑。一击之下，主人客人都是大加称赞，立即赏赐了高渐离许多酒肉。高渐离寻思长久藏匿而不能见人，终无尽头，遂到自己小屋取出木箱中的筑，换上了压在箱底的唯一一套旧时锦衣，重新回到了厅堂。高渐离的举止气度，使举座主客大为惊讶，一齐作礼，尊高渐离为上客。高渐离肃然就座，重新击筑高歌，举座宾客无不感奋唏嘘。故事渐渐流传开来，有人便说："此人，高渐离也！"

高渐离的行踪，被人禀报给了咸阳。始皇帝爱惜高渐离善击筑，念其是天下闻名的大乐师，于是特意赦免了高渐离追随荆轲的死罪，下令将高渐离解到了咸阳。抵达咸阳，秦始皇下令将高渐离处以矐目

之刑，也就是以马尿熏其双目而使失明。矐目之后，高渐离被留在咸阳皇宫做了乐师。每次击筑，始皇帝都大加赞赏。日久，始皇帝听高渐离击筑时，坐得越来越近了。一日，高渐离击筑之时，始皇帝听得入神，高渐离突然举起灌了铅的大筑猛然砸向始皇帝。传闻与史书中，都没说嬴政如何闪避，终归是高渐离没有击中始皇帝。于是，高渐离最终还是被处死了。据说，从此之后，秦皇帝终身不复见山东六国人士了。

如此等等，皆为刺秦余波，皆为后话。

刺秦事件后三日，秦国君臣重新朝会，议决对燕新方略。朝会伊始，李斯对自己的大朝会部署深切痛悔，自请贬黜。秦王嬴政连连摇头，拍案感喟道："先生之策，唯以天下大局为计，何错之有哉？鼠窃狗偷之辈，世间多矣！若一味防范，闭门塞人，何能一天下也？国家长策大略，因一刺客而变，未尝闻也！"秦王这一番话语，使大臣们万般感慨，李斯更是唏嘘流涕不已。议及善后具体事宜，李斯以执事大臣名义，提出对侍医夏无且与赵高论功行赏，诸臣无不赞同。秦王嬴政当即拍案，赏赐夏无且黄金二百镒，晋爵两级。赏赐夏无且完毕，嬴政淡淡一笑道："赵高，不说了，已经是中车府令了。内侍为官，到此足矣！"见秦王于此等重大事件之后犹能节制有度，大臣们一番感慨，也便默认了。

不料，旁边侍立的赵高却猛然扑倒在王案前，重重叩头高声道："君上始呼臣之正名，臣永世铭刻在心——"一时，大臣们无不惊讶，这才想起了方才秦王确实说了"赵高"两字，而在既往，秦王从来将赵高呼为"小高子"的。今秦王不呼小高子，而称其正名赵高，是无意之举，还是以独有方式宣示庙堂：中车府令赵高，从此也是秦国大臣了？再一想，赵高叩拜，秦王也没有说甚，而只是笑了笑，便可能是无意有意间了。只这赵高心思透亮，立即以谢恩之法，使大臣们明白了此中意蕴，也实在是机灵过甚了。

嬴政转了话题，开始了对燕方略的会商。

次日，李斯率领一支精锐飞骑兼程北上，赶赴易水大营去了。

五　易水之西　战云再度密布

幕府聚将完毕，王翦独自走进了河谷柳林。

令王翦思绪难平者，灭国长策终究是明晰地确立了。还在顿弱与咸阳之间快马信使穿梭往来时，王翦便上书秦王，申述了自己的评判。王翦着意提醒秦王：燕国是有八百年根基的西周老诸侯，其傲慢矜持天下闻名，不可能真正臣服于秦国；邦交斡旋可也，不能过于当真，更不能因此而松懈国人战心。上书中，王翦举出了燕国对待赵国的先例："以赵国之强力抗秦，以赵国之屏障山东，燕国尚不记赵恩，屡屡背后发难。如此昏政庙堂，何能臣服于老诸侯眼中之蛮夷秦国也？贫弱而骄矜，昏昧而疯痴，燕人为政之风也！君上深思之。"

然则，秦王虽然并没有下令中止战事，却来了一道"攻燕之战，随时待命"的王书。对王翦的上书，秦王也没有如同既往那般认真回书作答。显然，秦王是有着别样方略的。王翦也明白，秦王的方略，一定是与在国大臣们一起会商的，不会是心血来潮之举。但是，王翦还是怅然若有所失。这种失落，与其说是自己主张未被秦王接纳而生出的郁闷，毋宁说是对未来灭国大战有可能出现的波折而生出的隐忧。身为秦王嬴政之世的秦国上将军，王翦的天下之心，已经超越了前代的司马错与白起。也就是说，王翦筹划秦国征战，已经不再是司马错白起时期的攻城略地之战，而是一统天下的灭国之战了。以战国话语说，此乃长策大略之别也。用今人话语说，这是战争所达成的政治目标的不同。

目标不同，必然决定着战争方式的不同。

从大处说，这种不同主要在于三处：其一，攻城下地而不坏敌国。此前，包括秦国在内的各国间的所有战事，都带有破坏敌国根基的使命。司马错破六国合纵，焚毁天下第一粮仓敖仓；白起攻楚，火烧夷陵；乐毅破齐，尽掠齐国财货……凡此等等，皆为战国兵争之典型也。从战事角度说，这种仗顾忌少，得利明显，在同样条件下好打许多。而王翦麾下的今日秦军则不然，所攻邦国的城池土地人民，实际便是日后与自己同处一个国家的城池土地人民。如此，自然不能无所顾忌地烧杀抢掠。此等不同，必然须得以改变种种战法，并重新建立军法，来实现这种由掠夺战向灭国战的转变，其中艰难，自不待言。

其二，击溃敌军，而未必全歼敌军。秦为耕战之国，以斩首记功的律法，已经延续一百余年。此等律法之基础，固然在于激励士卒战心，同时，也在强烈地强调一种战法——完全彻底的斩首歼灭战！长平大战，白起大军一举摧毁赵军五十余万，俘获二十余万而坑杀之。其根本，深藏在这种全歼敌军的酷烈战法之中。而今日秦军，却不能如此了。理由只有一个，所有作战国的军兵人口，都将是秦国臣民，都将是未来一统大国的可贵人力，恣意杀戮，只能适得其反，给未来一统大国留下无穷后患。这一变化，对素以斩首歼灭战为根基的秦军，其难度是异常巨大的。

其三，不能避战，必须求战。历来战事，多以种种因素决定能否开战。若对己方不利，则应多方寻求避战。然则，一统天下之战不同，无论敌国是否好打，都必须打。不能摧毁敌国之抵抗力，则敌国必然不会自己降服。唯其如此，不经大战而能灭国，亘古未闻也！兵法所云之“不战而屈人之兵，上之上也”，在相互对抗的局部战事中，这是有可能实现的。譬如以强兵压境，迫使对方不敢大战而割地求和等等。然在灭国之战中，事实上是不可行的。也就是说，要一个国家灭亡而又企图使其放弃最后的抵抗，至少，亘古至今尚无成例。夏商

周三代以来，没有不战而能一统天下者，而只有经过真实较量打出来的一统天下。

在秦国君臣之中，可以说，王翦是第一个清醒地看到这种种不同的。“灭国必战，战而有度。”这是王翦对大将们宣示的八字方略。

自灭赵大战之后，王翦已经是天下公认的名将了。作为战国兵家的最后一个大师，尉缭子曾经备细揣摩了王翦在秦军中的种种举措，深有感喟道：“王翦之将才，与其说在战场制胜，毋宁说在军中变法也！有度而战，谈何容易！”以后来被证明的史实说话：秦一天下，王翦三战，灭赵灭燕灭楚，恰恰是最为关键的三次大战；赵最强，燕最老，楚最大；三次大战，王翦都以其独有的强毅、坚韧、细腻的战法顺利灭国。不战则已，战则没有一次惊心动魄的大反复。这是后话。

面临燕国局势，王翦所忧者，在于秦国庙堂对“灭国必战”尚无清醒决断。王翦很清楚，由于燕国热诚谦恭，献地献人加称臣，使秦王与李斯尉缭等一班用事大臣，不期然生出了另外一种期冀实现的谋划：以燕国不经兵戈而臣服，给天下一个垂范警示——只要各国能如燕国这般臣服，便可保留部分封地，以小邦国的形式存留社稷！当王翦接到待命王书，也知道了秦王将以春朝九宾大礼接受燕国称臣盟约时，闪过心头的第一个想法是：秦王有怀柔天下之意了，如此可行么？此等疑虑，王翦并没有再度上书申明，觉得应该看看再说。毕竟，秦王与王绾、李斯、尉缭等一班庙堂运筹君臣，都不是轻易决策之庸才，如此部署，或可能有意料不到的奇效。再说，驻守北边的蒙恬也没有信使与他会商。这说明，蒙恬是没有异议的。既然如此，等得几个月无妨。无论如何，在秋季最佳的用兵季节到来之前，必然会有定论的。

可是，事情竟迅速发生了惊人的变化！

荆轲赴秦，途经易水，太子丹率心腹白衣白冠送别的秘密情形，王翦的反间营探听得一清二楚。当时，王翦对此事的评判是：燕太子丹臣服秦国而保存社稷，很可能只是与这个上卿荆轲的密谋，未必得到燕王喜与一班元老世族之首肯，故有秘密送别之行，故有壮烈悲歌之声。果真如此，燕国庙堂不久必有内乱，不妨静观以待。不想，荆轲离开易水南下，仅仅旬日之间，咸阳便有快马特使兼程飞来，向王翦知会了一个惊人消息：燕使荆轲，昨日行刺秦王，已经被当场处死！攻燕大军立即做好战事准备，秦王特使不日将到。

惊愕之余，王翦恍然明白了燕太子丹种种密行的根底。

不待秦王特使到达，王翦立即开始了一系列秘密部署：第一则，当即派出反间营精干斥候三十人，乔装商旅，秘密进入蓟城，立即接应顿弱回归易水大营。第二则，立即于幕府聚将，宣示了荆轲刺秦的惊人消息，严令在秦王特使到达之前不得泄露军中。第三则，立即派出王贲率五万铁骑，插入燕国与残赵代国之间的咽喉要地于延水河谷，割断两国会兵通道。第四则，快马特使知会蒙恬部，令其派出精锐飞骑，遮绝燕国北逃匈奴之路径。

王翦大军悄无声息地紧张运行之际，李斯赶到了。

洗尘小宴上，李斯对王翦备细叙说了在咸阳发生的那场惊心动魄的刺杀事件。纵然王翦深沉不动声色，额头也冒出了涔涔细汗。之后，李斯又详尽地叙说了庙堂重新会商的新方略。李斯说，秦王与大臣们一无异议地认定：一统天下必经大战，不战而欲图灭人之国，无异于痴人说梦也！此间，秦王特意提到了上将军王翦对秦军将士宣示的“灭国必战，战必有度”的八字方略。李斯心细，特意带来了从史官处抄录的君臣会商卷宗。王翦看到秦王那段慷慨激昂的说辞时，眼睛不禁湿润了。

史官录写的“王云”是这样一段话：

“燕国诈秦称臣，我欲怀柔待之，实乃嬴政欲做周天子大梦也！燕国献地献人，掩饰行刺之举，足以证实：没有议出之一统天下，只有打出之一统天下！燕国刺秦，好！破去了嬴政天子大梦！也立起了上将军‘灭国必战’之长策伟略！好事，大好事！自今而后，嬴政不做周天子，不图以王道虚德使天下臣服。秦国，要实实在在地一统天下！嬴政，要做实实在在的天下君王！不是打出来的江山，嬴政不坐！”

良久默然，王翦长长地吁了一声。

“上将军宁无对乎？”李斯有些惊讶了。

“秦王明锐如此，夫复何言！唯战而已！”

如果说，此前的王翦对秦王及一班庙堂之臣能否在荆轲刺秦后深彻顿悟尚有疑虑，此刻看完这段“王云”之辞，诸般疑虑已经荡然无存了。王翦深知，这位秦王一旦认清事实本来面目，其天赋悟性远非举一反三者可比，其深彻明晰，往往远远超出臣下之意料。面对如此秦王，王翦当真是没有话说，只有心无旁骛地准备攻燕了。

次日清晨，易水幕府的聚将鼓隆隆响起。王翦升帐，先请李斯对刺秦事件与庙堂新方略做了宣示。秦军大将们怒火中烧，异口同声愤然喊打。之后，王翦指点着燕国地图，下达了对燕战事的总体部署：先期出动的王贲部不动，继续掐断燕代会兵通道；杨端和、李信两大将各率五万轻装步骑，前出易水之西做两翼驻扎，直接威胁燕国下都武阳与最富庶的督亢之地；王翦亲自率领二十余万中军主力，以大将辛胜为副，携带大型攻坚器械，从中央地带西进，选定最合适的时机渡过易水北上。

旬日之后，诸般预备就绪。在王翦主力正要渡过易水之际，从蓟城被秘密接回的顿弱却带来一个出人意料的消息：燕国太子丹正在全

力秘密联结残赵势力，又从辽东调回了十万边军，要三方会兵与秦军决战。

“太子丹疯了么？”李斯简直不敢相信。

“春秋战国以来，燕国清醒过几回？”顿弱一阵大笑。

“刺客之后又出大兵，太子丹也算得人物！”王翦倒是赞叹了一句。

“上将军如何应对？”对燕国的挣扎，李斯实在有些匪夷所思。

尽管，在咸阳会商时，李斯与尉缭是一力赞同王翦灭国必战方略的。然则，对燕国在刺秦失败后的情势评判，李斯始终都不赞同秦王对燕国打大仗的想法。原因在于，李斯有一个坚定清晰的判断：荆轲刺秦惨遭失败之后，燕国必然举国震恐慌乱，不是举国降秦，便是北逃匈奴或东逃辽东；纵然秦军想打大仗，也没有大仗可打！唯其如此，对王翦的大举部署，李斯在心底里是有小题大做之非议的，只不过自己毕竟不是大军统帅，不宜直然否定罢了。如今，顿弱带来燕国竟要大举会战的消息，李斯半日都回不过神来——燕国残破若此，还要扑过来与秦军会战，世间当真有这等飞蛾投火之举？

“他要会战，会战便是。”王翦只是淡淡地一笑。

蓟城陷入了紧张慌乱而又亢奋无比的巨大漩涡之中。

荆轲刺秦惨遭毙命，对燕国朝野不啻当头一声惊雷。当那具血肉模糊的尸体被副使秦舞阳运回蓟城时，太子丹惊愕攻心，欲哭无泪，还没哼一声便昏厥了过去。夜来，太子丹突然醒来，扑到荆轲尸身，捶胸顿足大放悲声，一直痛哭到了天亮。后来，太子丹宣召秦舞阳，要询问荆轲身死的详细情由，得到的禀报却是：秦舞阳已经疯傻了。太子丹大怒，驱车赶去燕酪池，立即便要杀了这个使燕国蒙羞的宵小

之辈。不想一到燕酩池，太子丹却又一次惊愕愣怔欲哭无泪了。破衣烂衫的秦舞阳，披散着长发，挥舞着一根短小的树枝，嗬嗬有声地吼叫着，刺杀着，追逐着，笑骂着。最后，秦舞阳大张两腿，箕坐于地，连连戳刺着自己的胸口与全身，吼叫得奄奄一息之时，竟猛然跳起来一下子扑进了碧蓝的池水……太子丹终于明白了，秦舞阳的疯癫追逐，分明正是荆轲在咸阳王城的刺杀场面。眼睁睁地看着秦舞阳投水，太子丹这才想起荆轲对秦舞阳的蔑视，禁不住骂一声懦夫狗才，踽踽回去了。

荆轲刺秦，原本是惊世密谋，被包藏得严严实实。如今骤然在燕国朝野哄传开来，市井乡野庙堂，无不惊讶万分聚相议论，纷纷回想当年的种种神秘迹象。一时之间，连面临的亡国危局也似乎没人顾及了。此刻，只有太子丹是清醒的。太子丹连夜赶赴父王在燕山深处的行宫，向父王禀报了荆轲刺秦失败的全部经过，末了沮丧道："荆轲刺秦，必激怒秦王。燕国危亡已迫在眉睫，唯请父王决断国策。"

"没杀成便没杀成，也叫嬴政吃一大吓！"

燕王喜非但丝毫没有责怪太子丹，反倒是一阵哈哈大笑。至于危亡国策，燕王喜一边在厚厚的辽东地毡上转悠着，一边这样说："我大燕自召公立国，危绝者不知几数次也！可谁灭了燕国？没有，一个没有！凡欲灭燕者，终归自灭！何也？天命使然也！德行使然也！赵国不强大么？燕国攻赵多少次，没有胜过赵国一次！可他赵国，纵然战胜，又能奈何？终归还不是自家灭亡！我祖燕昭王破齐七十余城，尚且没有灭齐。他秦国，能灭我大燕？不能！秦军纵然占我督亢，我还有辽东，照样聚兵存国！其后光复故地，依旧还是大燕国！我大燕立国八百余年，是周天子王族唯一的主干余脉，天命攸归，秦国奈何我哉！你但放手去做，当真危局之时，老父自会出面化险为夷也。"

"父王方略，令丹大振心志！"

“子能振作，老父之心也！”燕王喜又一次大笑起来。“我欲联结代国合纵抗秦，父王以为如何？”

“好！合纵抗秦，原本便是我祖燕文公首创，正当其时也！”

“只是，燕国腹地只有二十万将士，兵力稍嫌单薄。”

“作速调回辽东十万边军，有兵三十余万！代国若能出动十万兵马，我便有四十万大军，与秦军便是势均力敌！会战击秦，一战而灭秦军主力，功绩何其大也！”燕王喜抖动着雪白的头颅，比太子丹还要慷慨激昂几分。

“辽东边军，原是为父王预留后路，儿臣……”

“子知其一，不知其二也！”燕王喜大笑一阵道，“秦开当年平辽东，留下了十五万大军。你调十万过来，还有五七万。纵然战败，我等进入辽东，还可再发高句丽军。后路多有，子只放手抗秦！”

走出王城，太子丹麻木的心又渐渐活泛起来。自他从秦国逃回，老父王的郁闷衰老是显而易见的，将国事交给他时，也分明流露出一种暮年之期的无可奈何。此后每遇太子丹禀报国事，老父王不是靠在卧榻上打盹，便是坐在猎场的山头上看士兵追逐野兽，目光中的那种茫然，每每教太子丹心头一阵震颤。也就是说，自从太子丹逃秦归燕，所接触的老父王，处处都是一个行将就木的奄奄一息的老人。如今，燕国面临危局，老父王却骤然显出一种傲视天下的峥嵘面目，其勃勃傲世之心，竟使做儿子的太子丹有些脸红起来。显然，支撑父王的，是天子血统的贵胄之气，是笃信先祖阴德可以庇护社稷于久远的坦然，是对秦国以蛮夷诸侯坐大的一种其来有自的蔑视。认真想起来，太子丹又觉得老父王有些迂阔，如同那个笃信禅让制的先祖燕王哙。毕竟，太子丹久在秦国为质，知秦之深，甚或过于知燕。然则，太子丹还是为老父王的这种独特的执著所感动。毕竟，这种执著能使

老父了无畏惧之心，面对灭国危局而能将命运托付于天命阴德，罕见地坦然应对之。说到底，何草不衰？何木不萎？何人不死？何国不灭？能在将死将灭之时不降不退，而一力鼓噪与强大的秦军会战，奄奄一息的老父王能，血气壮勇的太子丹反倒不能么？……

回到自己官署，太子丹立即忙碌起来。

此时，正逢荆轲好友宋如意回到蓟城求见太子丹，请为荆轲大行国葬。闻得太子丹决意与秦军会战，宋如意精神大振，立即为燕国谋划出一个成事之局：大肆铺排荆轲葬礼，秘密邀集代国、齐国、魏国、楚国并匈奴单于会葬，达成合纵联军，大举会战秦国！太子丹当即拍案决断：派宋如意为特使，赶赴最要紧也是最可能达成盟约的代国；其余四名能事大吏，分别赶赴齐、魏、楚与匈奴，约期一月之后会葬荆轲。与此同时，太子丹以燕王名义下书朝野：上卿荆轲为天下赴义，大燕举国服丧，以彰烈士志节。王书颁行三日，燕国城乡触目皆白，国人愤激流涕大呼复仇之声几乎淹没了蓟城。太子丹趁势而上，立即下令各郡县征发义勇，入军抗秦。这时，宋如意从代国匆匆归来，非但带来了代国将以十万之众结盟会战秦军的好消息，还带来了代王赵嘉的秘密特使。太子丹精神大振，连夜举行大宴，为代王赵嘉的特使洗尘。

这场小宴密商，一直持续到曙光初上。

代王特使，是旧赵国平原君赵胜之孙，名曰赵平。这个赵平，在赵国灭亡之前已经承袭了平原君封号。赵嘉出逃代地，大半原因在于赵平的谋划拥戴。赵嘉做了代王，赵平便做了代国的丞相。赵平气宇轩昂，全无故国破灭后的委顿之相，一如既往的豪气勃勃，谈吐之间气度挥洒，俨然大国名臣。太子丹一见之下，竟是大为歆慕。赵平先大体叙说了代国情势：秦军破赵之后，赵国有封地的贵胄悉数逃亡，渐渐汇聚到代郡；去岁立冬之时，拥立赵嘉为代王，号为代国；目下之代国，有土地三百余里，民众五十余万，官吏军兵与王城君臣合计

二十余万。末了，赵平慷慨激昂道：“赵国，根基尚在也！代地全部人口近百万，仍算得一个中等诸侯国也！会战抗秦，代王将出精兵十万，连同燕国三十万大军，战胜秦军大有成算！”

“代国以何人为将？”太子丹最担心没有大将统军。

“便是在下！”

“平原君不是代国丞相么？”太子丹惊讶了。

“将相一身者，战国之世何其多也！”

“平原君诚能为将，胜秦有望！”宋如意着意赞叹了一句。

“两国联兵，存燕复赵，全赖平原君也！”太子丹郑重起身，深深一躬道，“丹请平原君为联军统帅，统一调遣会战秦军，君幸勿复燕国之诚也！”

“太子信平，夫复何言哉！”

觥筹交错中，会战大计决断了：代国赵平为联军统帅，燕国宋如意为军师；无论他国出兵与否，两国都将在秋八月会战秦军！其后半月之间，四路特使接踵回燕，果然一无所成。齐国已经沦为偏安避战之海国，笃信齐秦互不攻战盟约，多年疏离中原，根本不想卷进对秦战事。魏国倒是有大臣跃跃欲试，谁知刚刚即位的新魏王魏假畏秦如虎，连燕国特使见也不见，便一口回绝了。楚国的春申君已经死了，楚国也如同齐国一样，抱定了回避秦国之策，以山遥水远鞭长莫及为说辞，回绝了燕国。匈奴单于倒是雄心勃勃，无奈却被蒙恬大军卡住了南下咽喉，根本无法越过阴山；老单于便以相机助战为名，答应拖住蒙恬大军，不使其南下助战王翦的主力大军。

太子丹立即赶赴燕山行宫，对燕王喜禀报了诸般进展。太子丹特意申明，不担心四方拒绝合纵，只担心燕国三十万大军没有统军名将。燕王喜颇为神秘地一笑，极其自信地摇着一颗雪白的头颅道：“国运昌盛，非在名将，而在借力也。当年，先祖燕文公首创合纵联军，燕国有名将么？没有！目下，有赵代之平原君足矣！赵人国史虽短，却是好勇斗狠之邦。我军交给赵将统领，无论战胜战败，皆有好处也！”“父王此说何意？”太子丹有些困惑了。“子何蠢也！”燕王喜一脸笑容地呵斥一句，接道，“战胜，天下皆知燕军为会战主力，功自在燕！战败，天下皆以赵人为将，屈我燕国大军而骂之，罪不在燕！你说，这不是两样好处么？”太子丹大为惊愕，默然踌躇一阵，终究还是吞回了想说出的话。

事实上，老父王是不可理喻的。

太子丹之所以将大军交给赵人统率，实在是因为人才凋零，自己寻觅不到一个足以率军会战的大将。派宋如意做军师，也同样是无奈之举。毕竟，燕国出动三十万大军，不能在统帅幕府一个人没有。可是，父王却将燕国的无奈，看做一种最好的逃罪夺功的权谋之道，不亦悲乎！争辩么？没用。不争辩么？心头实在不是滋味。毕竟，燕国不能没有这个老父王。虽在两次惨败于赵国之后荒疏国事，然则，老父王对辽东却从来没有放松过。太子丹虽执掌了国事，但实际军权，却还是在父王手里。譬如辽东究竟有多少兵马，太子丹是说不清楚的。其实，荆轲做上卿时，也未必整日谋划刺秦，而曾多次与太子丹秘密会商强燕之策。荆轲说，燕国要中兴，必须效法乐毅变法强军，只要太子丹决意兴燕，老燕王阻力不须顾忌。从荆轲明亮闪烁的目光里，太子丹分明看到了一股骤然闪现的杀气。是的，只要他点头决断，以荆轲之能，使父王销声匿迹是很容易的。但是，太子丹还是断然拒绝了。毕竟，他在离国二十余年后归来，父王还是器重他，甚至依赖他；纵然父王不交出兵权，太子丹也不能生此内乱。荆轲一死，心痛得快要疯狂的太子丹在最初的一闪念竟然是：若将荆轲留在燕国

变法强军，或许才是正道！……然则，一切都过去了。唯一既能激励人心，又能承担大任的荆轲，已经死了。此刻，太子丹是真正的孤掌难鸣了，除了与父王一心协力保全燕国，他还能做何等事情？至于燕国能否保全，或许当真要看父王笃信的那个天意仁德了……

“天若亡燕，夫复何言哉！”曙色初上，太子丹木然坐起，看见了榻前侍女惊恐无比的眼神。正要发作，太子丹骤然愣怔了——侍女身后的六尺铜镜中，一颗须发霜雪的白头正直愣愣睁着双眼！他是谁？是自己？倏地，太子丹心头轰然一声头疼欲裂，陷入了无边无际的黑暗……

八月秋风起，燕代两国的联军隆隆开向燕南之地。

还在燕代密谋联结的时候，李信杨端和一班大将便提出先行攻燕而后再破代军的对策。对此，李斯也是赞同的。王翦却笃定道：“燕代调集大军会战，正是我军一战定北之大好时机，安可急哉？我若先行攻燕，燕国自可一战而下。然，代赵军若是不战而逃，显然便是后患，两战三战，何如一战决之也！”李斯忧心忡忡道：“果真齐楚魏三国利令智昏而出兵，再加匈奴南下，我军岂不四面陷敌？不如先下燕国，以震慑他国不敢北来。”王翦大笑道：“果真燕国能促成六方合纵，老夫求之不得也！战场越少越好，敌军越多越好。此目下秦军之所求，长史何虑之有哉！”李斯不禁有些惶惑道：“自来用兵，皆以不多头作战为上，何上将军反求多路敌军同时来攻？”王翦道：“长史所言，常道也。目下之势，非常道也。天下大国尽成强弩之末，纵然六方齐出，皆疲惰乌合之众，何惧之有哉！譬如燕国，兵马号称三十万，实则一无统兵大将，二无实战演练，三无坚甲利器，四无丰厚粮草；彼所以延迟至秋来会战，实则欲在战败之后逃入辽东，使我军不能在风雪严寒之季追歼而已。未战而先谋逃路，其心之虚可见也！代国更是惊弓之鸟，十万大军至少有三四成是伤残士卒；将相一身之赵平，贵胄公子未经战阵，却被燕代定为统帅，不足虑也！凡此等等，

纵有大军百万开来，老夫只拿四十万破他。谓予不信，长史拭目以待也！”李斯默然了。他不明白，素以稳健著称的王翦，如何突然变得豪气纵横，视天下敌国如草芥，莫非这便是兵家奇正之道?

此后探马纵横，各种消息连绵不绝地飞入秦军幕府。

燕国辽东与高句丽的猎民步骑十万西进了，督亢腹地的二十万大军西进了，代国的十万步骑也开始南下了，赵平宋如意的幕府已经进驻燕南地带，等等。其中最令王翦李斯惊讶的消息是：太子丹一夜白头，犹率一军亲自赴战；这支军马人皆白衣素盔，全数是燕国剑士与王室精锐护军。

“此为哀兵，须得分外留意。”李斯着意提醒王翦。

“以刺客之仇激励战心，太子丹何其蠢也！”王翦轻蔑地笑了。

“上将军，我军固然多胜，亦不能骄兵！”李斯有些急了。

“长史试想，”王翦叩着帅案道，“国家危亡而不计，却以一刺客之死为名目大张仇恨，公仇也？私恨也？以刺客私仇激励将士，太子丹明智么？”

“也是一理。”李斯不无勉强地赞同了王翦。

“传令工匠营，赶制三百面有字大纛旗备用。”王翦转身下达了军令。

“旗面何字？”军令司马高声问。

“长史，如此八字可否？”王翦压低声音颇见神秘地笑了笑。

李斯凑过来侧耳细听，恍然大笑连连点头。

燕代联军集结于燕南涿地，幕府立定，已经是八月将末。

一个月明风清的秋夜，太子丹率领三千精锐星夜赶赴燕南幕府，要与赵平、宋如意会商战事方略。两军仓促汇集，“会战抗秦，存燕保代”的宗旨是毋庸置疑的。但是仗如何打，兵力如何部署，两方却从未有过认真的会商。太子丹虽不是燕军统帅，却也知道燕代两军的军法、军制与作战风习有很大不同。代军是天下锐师赵军的根基延续，目下虽是强弩之末，然对于燕军而言，代军十万仍然是无可争议的主力。燕国出动的兵力有两支，一支是腹地主力二十万，一支是辽东轻骑十万。开战在即，太子丹才蓦然发觉，自己对燕国的兵事与大军竟然是如此陌生，陌生得连两支大军的统兵大将也一无所知。太子丹只知道，燕国本无强兵传统，唯在乐毅时期变革军法，练成了一支以辽东骑士为主力的轻骑雄师。之后历经燕惠王、武成王、燕王喜三代数十年，那支雄师早已经消耗得没了影子。而十万辽东步骑，实际根基是当年乐毅秦开远征齐国时留下的镇守辽东的猎户民军。燕军主力被齐国的汪洋大海吞没后，燕惠王将这支猎户民军大为扩充，改为王室直领的王师，以为燕国危机之时的退路。就实说，这支辽东军是不为天下所知的“隐师”。父王至今犹能镇静挥洒，根本因由，正在于这支鲜为人知的大军。如今，父王赞同调来“隐师”之中的十万大军与秦军会战，太子丹感喟之余，更多的是茫然。燕国腹地二十万主力大军的大体情势，太子丹尚算略微知情：伤残多，老弱多，兵器劣，甲胄薄，在往昔与赵军的战事中连连大败，士气已经低落得很难经得起激战了。

这样的两支人马与代（赵）合军，太子丹如何不心下忐忑？

更有一层，赵国大将率领赵军作战，历来自有独特战法，即或是在当年的六国合纵联军中也是自成一体，不屑与他军协同。赵军名将廉颇曾一度出走楚国，率领楚军作战，竟一战不能胜，不禁万般感慨说：“老夫离赵，方知率赵军如臂使指之贵也！”对于燕国燕军，赵国

大将几乎是无一例外地人人蔑视，名将廉颇、李牧、庞煖等更甚。目下这个赵平虽不是名将，甚或不是经历过战场锤炼的有为将军，而仅仅是承袭了平原君爵号的“知兵”公子而已，其在燕国的谈吐气度，俨然已是百战名将了。太子丹确信，假若赵国不灭，赵军任何一个大将都不会愿意与燕军联兵会战。如今时移势异，燕军兵力远远超过代（赵）军，代王赵嘉才不得已有了如此抉择，不论赵平如何蔑视燕国，三十万兵力毕竟是谁都不敢轻慢的巨大力量。唯其如此，太子丹不怕赵军蔑视燕国的痼疾，坦然将燕国大军交给赵平统领了。太子丹没有父王的逃罪之心，在他看来，这只是两相便利：代（赵）兵力微薄，需要燕国大军；燕国没有大将，需要代国将才统军。毕竟，以目下情势论，即或是代国的寻常将军，也在燕国的主力大将之上了。然则，赵平能迅速整合两军三方于一体么？会战方略赵平心中有数么？

这一切，太子丹一直没有定数。

……

“赵平若不能一战胜秦为太子雪耻，宁为战场死尸！”

晨曦之下，看着太子丹骤然雪白的头颅与身后一片缟素的三千马队，迎出幕府的赵平不禁感慨万端，四手相执，双眼闪烁着泪光，由衷迸发出一句铮铮血誓。太子丹大为心动，泪眼唏嘘地拉着赵平的双手，良久说不出一句话来。及至进入幕府，两人的神色才明朗起来。

“太子且坐，容赵平禀报。”

联军幕府宽阔整肃井然有序，确实有着旧赵雄师的不凡遗风。赵平吩咐中军司马摆下了洗尘军宴，又派军令司马飞马召回了去辽东军营会商军务的军师宋如意。三人共饮了一大碗代赵军的马奶子酒，赵平便走到侧墙大图板下，长剑指点着图板说将起来：“目下，合纵联军面对涞水，分作三大营混编驻扎：西路主力大营，驻涿城以西山地；

中路大营，驻方城[注]以南山地；东路大营，驻涞水东北山地。本君所率之中军兵力，五万赵军带十万燕军，共十五万主力大军；其余两营，各为两万余赵军带十万燕军，各有十二三万步骑大军。此，目下我军之大势也！”

“平原君之见，此战如何打法？”太子丹急迫问了一句。

“秦军欲灭燕代，必得越过易水涞水，而后向西灭代，向北灭燕。合纵联军目下驻扎之地，正在面对涞水之三大要害地：涿城、方城、涞水东北山[注]。届时，秦军若渡易水涞水攻我，则我联军从西北东三方向秦军发起合围猛攻！以兵家之道，合纵联军必胜无疑！”

“我军四十万，秦军也是四十万，能合围猛攻？”

“太子知其一，不知其二。”赵平颇有气度地笑着，“兵法虽云，十则围之，倍则攻之。然则，也当以形势论。战场无常法。当年，白起以五十万秦军，围困赵军五十万于长平谷地，也是兵力对等。何以成功？形势使然！山川使然！今我合纵联军与秦军兵力等同，然山川形势却对我军大为有利，对秦军大为不利。此，我之所以能以对等兵力合围秦军也！”

“平原君深谙奇正之道！”宋如意拍案赞叹。

“军师之意，也能合围？”太子丹颇感意外。

“如此战法，乃臣与平原君共谋也！”宋如意先行申明一句，霍然起身，走到地图前指点道，“太子且看，涞水从西北向东南而来，两条易水从西向东而来，在涿地之南交汇，三水夹成一个广约百里的大角。秦军兵临南易水，若不能越过涞水，终不足以威胁燕代！秦军果真北上，则我军只在涞水以北之燕南山地卡住咽喉要道，三路大军同

时猛攻，秦军背后是易水涞水，退不能退，只能被我军三面夹击！如此形势，岂不是合围猛攻乎！”

“王翦乃当世名将，宁不见此危境？”太子丹依然一脸疑云。

“王翦灭国，不过一战耳！”赵平很有些不以为然。

“灭赵之后，王翦已经骄狂不知所以了。”宋如意补了一句。

“也好。但愿上天护佑，存我燕代！”终于，太子丹首肯了。

幕府散了饮宴，宋如意送太子丹到了燕军幕府，两人又秘密会商到暮色降临。太子丹着意问了燕代两军的诸般情形。宋如意回禀说，辽东精锐配给赵平做了中军主力，老燕军二十万分做两部，做了另外两大营的主力。太子丹皱着眉头问了一句，既然燕军是三大营主力，何以三大营主将都是旧赵大将？宋如意说，以人数论，燕军是主力；以战力论，只怕还得说代赵军是主力；三大营主将是赵平一力所坚持的，不好变。为甚大燕国出兵三十万，没有一个主将？太子丹满头白发下的黑脸很有些不悦。宋如意说赵平认为燕人不会打仗，他实在不好辩驳。岂有此理！燕人不会打仗，当年齐国七十余城是谁家破的？

太子丹更是不悦。宋如意不说话了。默然良久，太子丹突兀又问一句，先生宁不为荆轲复仇乎？宋如意一声哽咽，声泪俱下地诉说了自己的处境：赵平原本倒是下了军令，教他做东路军主将；奈何他这般任侠之士从来没有过军旅阅历，初次聚将分配军营驻扎地，他连骑兵营地与步兵营地的区别都不清楚，各营之间的方位、距离与金鼓号令之间的呼应更是不明，惹得赵军大将们一片嘲笑，燕军大将们人人羞愤不语。无奈，他只有回到中军幕府，还是做了案头谋划的军师。

“虽则如此，臣已决意效法太子，以慰荆轲魂灵！”

“先生能自领一军？”

“不！臣已秘密相约燕赵剑士百人，冲锋陷阵死战易水！”

太子丹没有说话，默默点头之际，麻木僵硬的脸庞抽搐了一下。

宋如意知道，那不是太子丹的悲伤，而是太子丹绽开的一丝笑容。这个心如死灰的燕国领政太子，已经没有任何事值得他悲悯了。默然良久，宋如意解下酒袋，深深一躬道：“邦国危难，太子自领三千缟素死士而来，臣无以为敬，敢请与太子做诀别之饮！”太子丹还是没有说话，只霍然起身，摘下帐钩上的酒袋，对宋如意相对深深一躬，不待宋如意说话便举头汩汩大饮，双手颤抖，酒水喷洒得脖颈衣甲处处都是。宋如意静静地看着，眼前蓦然浮现出太子丹与荆轲在易水壮别的情形，心头平静得没有一丝波澜。大约只有在这等生离死别的关头，如荆轲宋如意这般士侠才能显现出异乎常人的冷静坦然。太子丹饮完，宋如意再次深深一躬，双手将酒袋一举倒过，一股清亮洁白的马奶子酒准确无误地灌进了腹腔，一口气如长鲸饮川般吸干，一滴酒不洒，干净利落得令人惊讶。太子丹愣怔一阵，陡然伏案放声恸哭：“若得荆轲在国，先生襄助，燕国何得如此危局也！”宋如意淡淡一笑，深深一躬，头也不回地去了。

九月初三，燕代联军的特使飞马抵达秦军幕府。

赵平的战书激昂备至，秦军大将们听得头皮发麻，想笑不能笑想骂不能骂，只能黑铁柱般矗着不动。原因只有一个，上将军王翦没有一丝表情，板着脸睁着眼仿佛钉在帅案前一般。特使将战书念诵完毕，王翦对身旁矗立的中军司马淡淡一句道：“回书，旬日之后会战。”特使高声道：“敢问上将军，究竟何时？战场何地？”不料，王翦站起身已经走了。特使正欲趋前追问，大将辛胜猛然跨前一步，拦在了当面道：“回去禀报赵平姬丹，甭当真以为这是古人打仗！你打你的，我打我的，想哪里打哪里打！想甚时打甚时打！”特使黑红着脸正要说话，却见秦军大将们人人怒目相视，再不说话，转身腾腾腾出了幕府。

晚饭之后，聚将鼓咚咚咚连响。待秦军大将们陆续赶进幕府大厅，王翦已经拄着长剑站在了那幅两人高的燕南地图前。中军司马一声禀报：“三军大将全数到齐！”王翦长剑点上地图，沉稳利落地说了起来：“诸位，燕代联军本是弱势，今却急切求战，此中必有机谋！敌军谋划不明，我军灭燕便无必胜成算，而大好战机，也会稍纵即逝。何以如此？今秋不能灭燕，燕国便有喘息之机稳定国势；代赵，亦有借燕之力死灰复燃之可能。为此，我军必得一战而灭燕代军力，安定北方！此中之要，在明白破解燕代军之图谋，而后确定我军战法。”

“赵平机谋，不难明白！”

“李信且说。”王翦历来嘉许部将直言。

“燕代联军合兵四十余万，分作三路守在涞水西、东、南三面。

仅此驻扎之势，其图谋一目了然。”李信看着地图，手臂遥遥指点，“以赵平、太子丹谋划，必欲我军渡过易水，再渡过涞水，而后开赴燕南涿地会战；如此，则我方重兵两次涉水之后人马疲惫，燕代必然图谋乘此时机强兵袭击。”

“正是！”大将们异口同声。“既然如此，我军该当如何？”

大将们见上将军没有下令，却认真问策，目光不禁一齐盯住了李信。毕竟将军们对燕代联军的图谋，谁也没有这个司马出身多读兵书的李信看得透彻，彼既洞察，必有成算。可是，李信却满脸通红道：

“末将只揣摩敌之图谋，至于破敌之策，尚无定见。”王翦一点头道：

“无妨。将军已经料敌于先机，诚为难得也！”一转身走向帅台，便要下达军令。却听背后一个粗厚嗓门高声道：“此战不难！诱他南下，就我战场便是！”王翦脚步猛然站定在石阶，没有回身便冷冷道：

“王贲，战事无大言，你且说个备细。”说罢走上帅台插好长剑，一张黑脸森森然盯住了自己的儿子。王贲熟知父亲秉性，一步跨出将军行列，走到大板地图前指点道：“上将军、列位将军，请看燕代联军部署：主将赵平亲率最大一支主力，驻扎在联军西北方；这一大营，距离燕代另外两大营足有两舍，六十余里，距离我军也最远。原因何在？此地最靠近代国，正是越过涞水进攻代国的咽喉通道！也就是说，代军名为联燕抗秦，实则以护卫代国为第一要务。或是太子丹、宋如意等燕国将士懵懂不知兵法，或是赵平以统帅名义自行其是，总归是此等部署一直没有变化。”

“敌军情势图谋，李信将军已经说清，你只说如何打法。”

大将们正听得入神，却被王翦冷冷一句插断，不约而同地一愣，倏忽之间，却又释然：这是上将军严于责亲，不想教王贲过分张扬，故而将料敌洞察之功记在了李信头上。李信正要说话，王贲指点着地图又昂昂然说了起来：“此战之要，只在我军一部先行佯攻代国！如此，赵平必率联军南下寻战，以求保全代国！如此，我军可不过易水涞水，而在易水之西坐以会战！”

“好——”满厅大将齐声一吼。“王贲将军妙算！”李信特意高声赞叹了一句。

“也好。谁愿做佯攻之师？”王翦不加评判，立即进入了部署。

“我部愿为佯攻之师！”又是王贲慨然请命。

这次没有人争。历来军中传统，将士皆愿正面战场杀敌立功，极少有人在没有将令的情势下自请长途佯动奔袭，以斩首记功的秦军更是如此。王贲所出战策，既已经为上将军与大将们一致认可，自请佯攻也在情理之中。当然，更重要的一条是，王贲部剽悍灵动，其时秘密驻地又正在燕代两军之间的隐秘河谷，向代国进军位置最佳，实在

是最合适不过。凡此等等，大将们便没有一个人再来争令了。王翦目光巡睃一遍，立即抽出一支令箭道：“好！王贲部明晨立即起程，大张旗鼓进逼代国！待燕代联军南下，王贲部立即回师，袭其侧后！其余各部，全力备战，修筑壁垒，等候燕代联军南下会战！”

“嗨！”举帐一声吼应，王翦的调遣部署便告完毕了。

次日清晨，王贲的三万铁骑从易水东岸的河谷地带大张旗鼓地出动了。王贲选定的进军路线是：先向涞水上游进发，若燕代军仍不南下，则渡过涞水猛攻代国，逼联军做出抉择。这次奔袭若是真实的灭国之战，仅行军也得旬日之久。然则，唯其佯动，王贲不计其余，只以赵平知道秦军北上灭代消息为要。为此，王贲部虚张旗帜声势，浩浩荡荡若十余万大军一般。

自此，灭燕大会战拉开了序幕。

秦军攻代的消息传开，燕代联军大营顿时出现了奇妙的格局。

最大的变化，是联军原定的守株待兔战法完全无用了。因为，以代军为事实主力的联军绝不能听任秦军灭代，必须改变战法，而如何改变，仓促之间实难达成共识。听了宋如意密报，太子丹顿时恍然：与燕国相比，赵国后续势力代国才是秦国的劲敌。秦人与赵国血战多年，自然将赵国当做最大祸患，不攻代而先来攻燕，本来就是违背常理。如今秦军大举北上攻代，这才是秦军兵临易水的真实图谋！一明白此中奥秘，太子丹立即飞马联军幕府，要与赵平重新商定战法。此时，赵平接到消息两个时辰不到，刚刚与几名代军大将紧急商议完毕，正要击鼓聚将，恰逢太子丹与宋如意飞马赶到。

“来得正好！太子何意？”迎出幕府的赵平当头一句。

“秦军异动，平原君如何应对？”太子丹反问了一句。

“围魏救赵：他攻代，我攻秦！”

“时势不同，还是直接催兵救代好！”

边走边说进了幕府大厅，两人这才不约而同地问了一句：“为何如此？”一语落点，自觉尴尬，两人一时默然。军师宋如意对战事部署素不多言，今日破例作为，下令两名司马将大板地图搬到帅案前立定，而后对太子丹与赵平肃然一躬道：“太子，平原君，敢请两位各陈战法，而后慎断。”赵平大手一挥，一个好字落点，人已经走到地图前说将起来：“秦军以锐师十余万攻代，已经行军一日走出百余里。我军纵然回兵，赶到代地，也已经是疲惫之师。若王翦主力在我回军之时从后掩杀，我军几乎必败无疑！与其如此，不如效法孙膑围魏救赵之战：我军立即南下，猛攻秦军主力！秦军王贲部必然回援，如此依然是两方会战，不过换了战场而已！”说罢，赵平目光炯炯地看着宋如意不说话了。宋如意一句话不说，对太子丹正色一躬。沉思不语的太子丹恍然点头，也大步走到地图前指点道：“目下情势是，秦军已经先行攻代，而代国全部大军都在此地，代城几无防守兵力！唯其如此，我意：平原君可自领精锐代军回援，若王翦部从后追杀，自有我燕国三十万大军截击秦军主力！如此两相兼顾，秦军必左右支绌，联军或可战胜！”赵平冷笑道：“燕军若能截击秦军主力，何待今日联军抗秦哉！”太子丹淡淡道：“此一时，彼一时。燕有新来之辽东飞骑，战力或可胜任。”赵平脸色一沉道：“如此说来，太子一心要分兵？”太子丹颇见难堪，却也正色道：“分兵是战法，不是所图。究竟如何，尚在会商，平原君无须多疑也。”赵平长剑猛然一戳地面道：“赵人不畏血战！只要太子决意分兵，赵平立即开拔！”

“太子、平原君，容在下一言。”

眼见两位主事人物僵持，军师宋如意第一次显出了士侠本色，一拱手慷慨道：“北国之地，仅存残赵弱燕，两国唇齿相依也！唇亡齿

寒，天下共知。宋如意不知兵，却明天下大义所在。目下大局：只有两国合纵结盟，同心抗秦，燕代之存才有希冀！”

“代军当得独自一战，不赖燕军之力。”赵平很冷漠。

“平原君何出此言也！”

太子丹外豪侠而心极细，知道这个心结再化不开，与代国结仇便是必然，遂一拱手高声道：“我观代军营地靠西，本以为平原君随时准备分兵回代，故有此一说，绝非我本心要分兵！若我决意分兵，何须赶来幕府会商也！”赵平淡淡一笑道：“既然如此，何不早说？”太子丹脸一红正要说话，宋如意一拱手道：“禀报太子，代军驻扎靠西，平原君当初已向众将申明，臣亦尽知。臣以为，平原君并无不妥。”赵平正色道：“两国联军合纵抗秦，代军主力靠近代国，燕军主力靠近燕国，各自方便救助，有何不妥？若是秦军先攻燕国，莫非我军也可以此理由逃战不成？”宋如意道：“平原君此等部署，原本极是正当。太子误解而已，并无责难之意。平原君切莫计较过甚。方才，太子已经言明，并无分兵之心。平原君当会商当下战事，不涉其余。”

“好！会商战事。”两位主事人物异口同声地应了。

会商很是迅速，三人一致认同了赵平战法：当夜起兵，渡过涞水易水，兼程疾进，以燕国南长城为依托，猛攻易水之西的秦军主力，逼秦军王贲部回师救援；若王贲部坚不回师而攻代，则在开战之后分兵救代，至少可免此时救代而被王翦主力追杀之危。战法商定之后，已经是太阳偏西的未时三刻。赵平立即下令聚将，在幕府大厅下达了兼程进军会战的十余道将令。大将们离开幕府，整个联军营地立即忙碌起来。暮色时分，联军四十万分别从西、中、东三路开进，夜半时分渡过涞水。

次日正午，联军渡过南易水，立即扎营，构筑壁垒。

赵平进入幕府的第一件事，是派出快马特使向王翦幕府下战书，约定来日清晨决战。之所以如此急迫，是赵平要王翦明白知道，燕代联军并没有中秦军攻代以分化联军之计，而是公然前来大举会战！赵平心存一丝期冀：也许秦军王贲部能闻讯回程，可免代国惨遭屠戮。

六　易西战场多生奇变　王翦军大破燕代

王翦的司令云车，矗立在易水西岸一座孤立的山头。

从远处遥遥看去，这座山头只舒卷着一面巨大的黑色纛旗，除此一片苍黄的树林。而从这座孤山峰顶看去，视野却极为开阔。纵然是晨雾秋霜天地朦胧，西面的燕国下都武阳城也遥遥在望，北面的燕国南长城则尽收眼底；待到日光划破霜雾，东面北面的两条易水波光粼粼如在眼前，西北方的涞水也如远在天边的一道银线，闪烁着进入了视野。王翦之所以将战场选在这里，原因只有一点：易水之西的山川地势，最适合打一场聚歼战。打聚歼战的方略，既是王翦的谋划，也是李斯带来的秦王嬴政的意图。李斯转述的秦王说法是：赵残燕弱，俱成惊弓之鸟，若不能一战灭其主力，则其必然远逃，或向辽东，或向北胡，其时后患无穷矣！李斯反复申明了秦王的顾忌：九原、云中的蒙恬军兵力只有十余万，既要北抗匈奴林胡，又要堵截燕代残余逃窜，广宇漠漠，纵然全力应对，亦可能力有不逮；为此，攻灭燕代之战，务求聚歼其主力大军。对于秦王的大局方略，王翦深为赞同，反复揣摩之下，只有这片战场最适合秦军施展。

先得说说这片战场的地理大势。

整个燕南之地，易水流域最为要害。西周与春秋时期，这片地域原是胡人与华夏族群的皮毛盐谷交易区，因其无名，遂被当时的燕国与蓟国径直呼为“易地”。这片易地，北南两条水流，当时都被燕人蓟人称之为“易水”。后来，燕国吞灭了蓟国，将两条易水分别称为北易水、南易水。战国之世，燕南成为燕国最富庶的区域，易水也日见大

名。但是，易地仍然是没有定界的一片地域，既没有设置郡县，也没有修筑城池。直至后世的隋代，方在易水之地设置了易县，或称为易州。是故，后人误以为（战国）易水是因为发源于（战国）易县而得名。这是后话。

两条易水[注]的流向是：北易水由西向东，入涞水，再入大河，大体是东西流向而略呈西北东南；南易水则是由北向南，入涞水下游，再入大河，流向为西北至东南的大斜形。故此，时人以为南易水是一条南北走向的水流，便有了易水东西之说。

易水流域之重要，在于两处：其一，北易水北岸，有燕国南部最大的要塞武阳城。这武阳[注]城乃当年燕昭王修筑的南部重镇，东西二十里，南北十七里，坚固异常。因其咽喉地位，武阳也是燕国的下都，即燕国的陪都。其二，南易水东岸，有一道燕国南长城，是燕国防备南来之敌的屏障。这道燕南长城，沿南易水流向修筑，蜿蜒直向东南，抵达燕齐边境的“中河”，长达四百余里。战国时期，黄河入海段分作三流入海，西河北上燕国而东折在今天津地带入海，中河、东河均在齐国边境，即今山东半岛入海。燕国南长城的东界，便在燕齐交界地的“中河”终止。至此完全清楚，燕南的三个要害点是：南易水，燕长城，武阳要塞。

“禀报上将军，燕代联军探察清楚！”

听完斥候将军的禀报，司令云车上的王翦深深皱起了眉头。

斥候营报来的敌情是：燕代联军已经连续渡过涞水与北易水，分三部驻扎：以腹地燕军为主的十余万人马，骑兵进驻武阳城外，步军驻屯燕南长城；以代赵军与燕国辽东精锐组成的二十余万主力，前出南易水东岸，正在构筑壁垒。

“辛胜，依此情势，成算如何？”王翦问了自己的副手一句。

“上将军，我军必能聚歼联军！”辛胜没有丝毫犹豫。

“有何凭据？”

“其一，联军部署失当！其二，我军战力远超联军！”

“纵然如此，难矣哉！”

“临战狐疑，为将之大忌。上将军当有必胜之心！”

山风回荡着辛胜的慷慨激昂，舒卷着军令大纛旗的啪啪连响。王翦遥望着东方晨曦中火红色的茫茫联军营地，良久没有说话。在秦军历代大将中，王翦是“雄风”最弱的一个。不管大仗小仗，王翦从来没有慷慨激昂的必胜宣示，更多向将军们说的，恰恰是此战的难处。唯其如此，王翦的幕府聚将每每多有奇特：年轻的大将们嗷嗷一片，灰白须发的王翦却总是黑着脸。若非王翦的论断无数次被战局战场的实际演变所证实，大约王翦这个上将军谁也不会服气。纵然如此，每遇大战，仍然不可避免地重复着部将昂昂而统帅踽踽的场景。譬如目下，攻燕副统帅辛胜，对王翦的担忧便很有些不以为然。

此时的秦军大将，当真是英才荟萃。自王翦蒙恬以下，三十岁上下的年轻统军大将个个出类拔萃：李信、王贲、辛胜、冯劫、冯去疾、杨端和、章邯、羌瘣、屠睢、赵佗。还有专司关隘城防与辎重粮草输送的国尉府大将：蒙毅、召平、马兴、杜赫等一班军政兼通的专才。这些年轻大将，无一不是后来大帝国的柱石人物。尤其是李信、王贲、杨端和、辛胜四人，一致被军中呼为“少壮四柱”，直与白起时期的王龁、蒙骜、王陵、桓龁四大名将相比。

唯其如此，秦军幕府的军情会商，没有一次不是多有争论而洞察战局的。

目下，秦军大将们几乎人人明白联军统帅赵平的真实图谋：联军前出的二十万主力，将要渡过易水拖住秦军主力鏖战，构筑壁垒做防守状，恰恰只是“示形”而已；驻屯长城的几万步军，则是在防备王贲部回师；驻守武阳城外的骑兵，则是随时准备救援代国。也就是说，赵平心有狐疑，对自己的围魏救赵战法吃不准，机变以对的背后，是统帅自信心的缺乏。赵平狐疑的要害，是吃不准王贲部的真实动向——当真灭代与诱敌疑兵，究竟着力何在？为此，赵平摆出了一个看似机变兼顾的阵式：王贲若不攻代而回师助战，则武阳军与长城军可合围击之；王贲若果然攻代，则武阳军可放手北上救援；长城军则可相机策应，兼顾易西会战与救代之战，既保会战，又保救代。至于易西会战，赵平的打算也是显而易见的：王贲部十余万北上，秦军主力只剩二十余万，与燕代联军兵力相当；而联军是本土卫国之战，天时地利人和无不具备，当有极大胜算。对于不谙军事的太子丹与宋如意等，这或可称为一个机变灵活的英明方略。但在日趋老辣的王翦眼里，在一群秦军英才大将的眼里，这却是一个透露着狐疑之心的大有破绽的战法。统帅心有顾忌而不敢投入绝大部分主力于主战场会战，实际便是主战场不明，从方略上已经输了一筹。若再从两军战力说，燕代联军更无法与秦军锐士抗衡，即或占兵力优势，联军也未必战胜，况乎是兵力相当的会战。

所以，秦军大将们没有一个人担心秦军能否聚歼燕代联军。

作为此战副统帅，辛胜的说法是：“易西战场不会逃敌！武阳与燕南长城，则有王贲部从后堵截，也不会逃敌！如此战场，如何不能聚歼！”唯其如此，辛胜与大将们对王翦的沉重与担忧感到不可思议。

“禀报上将军，联军特使来下战书！”司马的高声禀报飞上了云车。

“走！幕府聚将。”王翦大手一挥，立即走进了云车升降厢。

辛胜对军令司马一点头，黑色大纛旗大幅度掠过天空摇摆出特有号令。及至辛胜踏进升降厢跟着王翦出了云车，聚将鼓已经响过了两通。踏进幕府，大将们堪堪聚齐。王翦看也没看联军特使捧过来的战书，提起大笔便批了“来日会战”四个大字。联军特使一出幕府，王翦黑着脸道：“聚歼燕代军尚有变数，各部务须上心！”

“敢问上将军，变数何在？”李信高声问了一句。

“敌分两岸三地，方圆百余里，逃离战场较前便利。”

王翦话音落点，幕府大厅骤然沉默了。应该说，这是被秦军大将们共同忽视了的一个事实——联军分作三处在易水两岸作战，秦军两路纵然铁钳夹击，也难保联军战败后不从山峁沟壑中逃离战场；大将们原本认定的胜仗，与其说是聚歼，毋宁说是击溃。应该说，没有丰厚的实战阅历，很难洞察到这一点。而王翦比帐下年轻大将所多者，正在于数十年征战的实际阅历与异常冷静的秉性。而敏锐的年轻大将们所缺乏者，也正在这种需要时日与实战积累的血的经验。

“上将军所言大是！赵平分三部驻军，我等没有仔细揣摩！”

“三部驻扎，弊在分散军力，利在便于逃战！”

“王贲将军只有三万余骑，难以拦截十余万人马！”

“我军主力在易水西岸决战，战胜后渡河追击必有延缓，不利围歼！”

“斥候新报：联军南来，全数轻装。其图谋，必在利于脱身！”

王翦不点明则已，一旦点明，年轻的大将们立即恍然醒悟，你言我语人人补充，片刻便将有可能发生的战场大局说了个透亮。王翦虽然依旧板着脸，那双藏在帅盔护耳里的耳朵却捕捉着每个人的简短话

语，心头也飞快地掠过一个又一个可能的新方略。可是，他没有捕捉到一个可以聚歼联军的方略启示，飞掠心头的新方略也没有一个立定根基。

“此战，只能就实开打。”大厅已经肃静了，王翦终于站了起来。

“愿闻将令！”聚帐肃然一声。

“各部强兵硬战，最大缩短易西会战，尽早渡河围歼逃敌！”

“嗨！”

“也就是说，原定部署不变，各部加大杀敌威力。”

“嗨！”

聚将完毕，王翦将斥候营将军唤进了幕府军令室。一番叮嘱，斥候将军在暮色中飞出了幕府，飞向了西北方的王贲大军。

晨曦初露，霜雾蒙蒙，易水东岸人喊马嘶地喧嚣起来。

联军涉水的时刻，是赵平亲自决断的。抵达燕南长城后，联军幕府得斥候急报：秦军王贲部没有回师迹象，依然大张旗鼓隆隆北进。与此同时，代王赵嘉的快马特使飞到，要赵平务必北上保代，若三日之内不能回军，则代国君臣只有携带民众北逃匈奴。赵平心下大急，来不及与太子丹会商谋划，立即对中军主力下达了军令：次日清晨，涉水求战！此刻，赵平的目的只有一个，逼王贲部回师，至于此等战法之利弊，已经无暇揣摩了。太子丹与宋如意，一随混编骑兵驻扎下都武阳，一随混编步军驻扎燕南长城，号为“节制两军相机出动”。两人一进驻地，各自听完主将的驻扎配置禀报，便各自忙碌着与追随死战的任侠剑士会商参战之法，根本来不及赶赴幕府与赵平会商总体方略。及至接到赵平的中军司马的军令知会，已经是次日拂晓时分了。

虽然，两位燕国主军人物不在一处，处置之法却惊人的一致：思忖一阵二话不说，便率领着死战马队各自渡过易水，径直赶赴战场。

无论联军大将们多么匆忙，一场生死存亡的大战终于开始了。

太阳还没有穿破朦胧霜雾，红色衣甲的燕代联军在宽阔的河面展开，涌动着漫上易水西岸的平野谷地，天地间一片混沌金红。当赵平的司令云车矗立起来的时候，他却惊异得说不出话来。整个谷地战场没有秦军，依稀可见的远处三面山坳里，隐隐飘荡着黑色旗帜，却听不见人喊马嘶与鼓号声混杂的营涛之声。

“禀报平原君！秦军营地虚空！河谷未见秦军！”

“飞骑三十里！再探再报！”

探马飞去，赵平脸色阴沉得可怕。王翦分明在战书上批了来日会战，今日战场却一无大军，这分明是一场阴谋之战。并非赵平相信那羊皮纸上的四个大字，而是赵平认定，秦军不可能就地遁去，秦军正在他看不见的地方觊觎着战场！既有阴谋，不是偷袭，便是伏击，舍此又能如何？赵平揣摩不透的是，秦军若想做阴谋之战，只要在联军渡河时做“半渡击之”，则联军必败无疑；如今不做半渡出兵，教联军从容渡河布好阵势，而秦军竟不见踪迹，这算甚个阴谋？你纵有奇兵埋伏，也得诱我进入险峻山谷方可。如今我军距离秦军营地山谷至少有三五里地，且不说我在山外，便是入山，那低矮平缓的两面小山能埋伏得几多人马？赵平一面思忖揣摩，一面摇头苦笑，渐渐地，他的狐疑越来越重了——莫非王翦丢下空营，兼程北上会合王贲部攻代了？若非如此，二十余万大军能凭空遁身了？

“禀报平原君！方圆山地未见秦军！”

当探马斥候流星般再度飞来禀报时，赵平骤然渗出了一身冷汗——他确信，秦军主力一定北上了！片刻之间，赵平来不及细想便大吼下令："穿过山谷！北上代国！"发令完毕，赵平飞步下了云车飞身上了战马，带着护卫幕府的三千精锐马队飞向前军。燕代地理赵平极熟：一旦渡过易水，北上代国最近的路径便是穿越秦军营地所在的山谷，再渡过涞水上游进入代国；若回渡易水再从武阳北上，路程至少远得一日两日，对于追击已经出发一夜或者至少大半夜的秦军，回渡之路等于完全无望截杀。如此大半个时辰之间，燕代联军的二十余万主力已经轰隆隆开进了虚插秦军旗帜的山谷。只有太子丹与宋如意的两支白衣马队堪堪赶到，尚未进入谷口……

突然之间，隆隆战鼓完全淹没了山谷河谷，杀声四面连天。

山口外的太子丹与宋如意，惊愕得完全不知所以了。放眼方才还是空荡荡的河谷，瞬息之间黑色秦军遍野卷来，恍如从地下喷涌出来的狂暴洪水；山谷中的喊杀声更是震耳欲聋，两道原本低矮的山梁竟然森森然狰狞翻起一片片剑矛丛林。更为恐怖的是，易水西岸神奇地矗立起了一道黑森森的壁垒，一面"章"字大旗猎猎劲舞。太子丹一看便清楚，那是秦军的大型弓弩阵。也就是说，秦军章邯部的强弓硬弩已经封锁了易水退路，联军主力若不能突破秦军山谷伏击，只能听任这骇人暴风骤雨般的大箭射杀干净。

"军师！杀进山谷！与平原君会合！"太子丹大吼了一声。

"不行！"但临战场搏杀，士侠宋如意毕竟清醒，一把扯住了太子丹马缰大喊，"人马拥挤，找不见靠不拢！为今之计，只有杀回长城再做计较！"太子丹立即醒悟高声道："好！马队听军师调遣！杀回长城！"宋如意喊道："王室马队护卫太子！侠士马队我五十骑前冲，鲁句践五十骑断后！跟我杀——"长剑一举，雪白战马一道闪电般飞了出去。

此时山谷之内，赵平主力大军眼看谷口遥遥在望，突然战鼓如雷杀声四起。赵平虽是统军主将颇具胆识，然毕竟缺乏统率大军实战之阅历，匆忙而又百般狐疑之际陡闻战鼓杀声如惊雷当头炸响，片刻之间不禁有些发蒙。一个军令还没有发出，赵平便被身边久经战阵的一群老司马裹到了马队核心。及至赵平清醒过来连声怒吼，要指挥大军突出山谷，两山秦军已经山呼海啸般压来，整个大军立即陷入了身不由己的混乱搏杀。赵平的中军护卫马队，是当年赵军残存的精锐飞骑，人人都是战场勇士，不待护卫大将发出号令，已经将整个中军幕府的司马们与赵平裹在核心向山口飓风般卷去。混编在联军主力中的六万余代军见“赵”字将旗飞掠向前，立即心领神会，大将们不约而同连声怒吼，代军将士纷纷摆脱身边的燕军自整队形，奋然死战杀向山口。编入联军主力的燕军，正是颇为神秘的辽东猎骑。此时的辽东骑士，从来没有过与代赵军联兵战场的阅历，更没有过与秦军交战的阅历；此刻见代军脱开盟军自顾冲杀而去，辽东燕军大为恼恨，一面高声咒骂，一面奋然聚结各自为战，要与这黑森森的秦军见个高下。

山头云车上，王翦的军令大纛旗连连飞掠，秦军已经扑向了整个战场。

秦军山谷伏击战的大部署是：李信所部堵截出口，杨端和所部截杀入口，冯劫所部与冯去疾所部从两山掩杀攻击。这四支秦军全数是步军，原部所属的骑兵也改作了步军。之所以如此，在于王翦对伏击战的将令：“四面构筑壁垒，务使燕代军不能脱逃！”坚不可摧的壁垒战，自然是步兵优于骑兵。主战场之外的易水河谷，王翦部署了两支锐师追歼残敌：一是由副帅辛胜亲自率领的两万精锐铁骑，一是章邯所部的弓弩营。如此部署，在实际上就形成了战场分统：统帅王翦主司伏击主战场，副帅辛胜主司河谷战场。与此同时，王翦给王贲部的将令是：飞骑回师，攻取武阳与燕南长城，务期不使两部燕军北逃！在整个大格局中，李信部的谷口堵截与王贲部的回师抄后最为要害，

两部但有纰漏，则燕代联军便可能逃亡甚多，要害人物如太子丹赵平宋如意等也可能突围而去。

山谷之中，秦军事先已经有充分准备，两山壁垒构筑得既隐秘又坚固，堆积了满当当的滚木礌石箭镞与备用刀矛。战鼓杀声与凄厉的牛角号一起，两山箭雨黑压压倾泻入谷，滚木礌石从山坡激荡跳跃着扑来，威势着实骇人。燕代联军尚在惊骇懵懂之中，黑色的秦军锐士方阵已挺着几有两丈的长矛从山坡轰隆隆压下，森森之势令人不寒而栗。燕军的辽东轻骑与代赵军的飞骑一样，皆以灵动快速见长，压迫在山谷做拼死决杀，其战力大大弱于结阵成势的重甲步兵。从战鼓响起到秦军压下山坡突入谷地，前后不到半个时辰，燕代联军已经被分割成了各自为战的无数的大块小块，恍如飘荡在黑色丛林的一片片血红色的残云晚霞。饶是如此，燕代两军仍然在拼命嘶吼搏杀。燕军辽东轻骑初战秦军，心有不甘。代军则更是全力拼杀——这支代军若葬身此地，则新建的代国无异于灭亡；代军统帅赵平若战死或被俘，代国也同样等于灭亡。所不同的是，燕军向后杀，要过易水回蓟城再回辽东；代军向前杀，要冲出山口，渡过涞水，回救代国。

两军冲杀方向不同，战场便生出了意料不到的变化。

敌军分流，山谷的秦军冯劫部与冯去疾部，出现了短暂的不知所措。向来埋伏作战，伏击方都是全力冲杀一个方向，逼迫敌军逃向己方的堵截壁垒。而今局面突变，代军向前扑，燕军向后卷；两山掩杀的秦军若仍然一个方向压下谷底，则必然有可能走脱一方。急切之间，冯劫冯去疾各在一面山坡不及会商，冲杀秦军一时犹豫，不免短暂散乱各自喊杀着扑向不同方向。

“左山前杀！右山后杀！”

王翦司令云车上的大纛旗两个翻飞横掠，发出了明白的攻杀将令。专一接收统帅云车旗号的两军军令司马连声高呼，左山的冯劫与

右山的冯去疾立即清醒，各自大吼一声，立即向前向后掩杀下去。

片刻间隙，赵平的死战飞骑已经飓风般卷到了谷口。

堵截谷口的李信部三万余人马，专一配备了一千架大型连弩、五百架大型抛石机。李信将大型连弩阵，设置在了山口外的两座小山包前。这两座小山，恰恰在山口外两三里处，与伏击山谷遥遥相对，形成一片四面出口的谷地。大型连弩射程可达一二里左右，向这片谷地回射锁敌，有极大的杀伤力。五百架抛石机，李信则部署在谷口地带，对逃敌做迎头一击。其余三万精锐步卒，李信则将两万步卒部署在两侧山坡的树林中，一闻谷内战鼓号角，两万步卒便开下山坡分作两大方阵做两道防线截杀；所余一万步卒，则由李信亲自率领，守在两面山坡，防止残敌冲上山坡突围。如此部署，从地理形势与大型兵器的利用，到秦军战力的发挥，都可说是万无一失。

然则，代军飓风般卷到面前时，由于身后没有了强兵追杀，这支死战飞骑顿时显出了旧时赵军的剽悍战力。面对刚刚冲下山坡尚未结成整肃阵势的秦军步卒，代军骑士不待任何将令，齐刷刷摘下长弓搭上羽箭一齐劲射，箭雨飞出的同时，战马弯刀几乎是如影随形呼啸扑来。以威力论，马上弓箭远不如秦军大型连弩，甚至不如秦军步卒的脚踏上箭弩。但是，今日秦军连弩集中在山口外，两山掩杀的步卒一律摘下单兵弩机而只操长矛。也就是说，面前为堵截残敌而只做专一冲杀的秦军步卒，目下没有弓箭在身。当此之时，这些精于骑射的强悍骑士的密集箭雨威力大显，秦军步卒纷纷倒地的同时，飓风般的红色马队已经潮水般冲过了堤坝。山口高坡的李信大急，大吼一声，五百架抛石机顿时发动，斗大的石块密匝匝向山口代军砸来。与此同时，李信的大旗急促摆动，远处两山前的一千架大型连弩也接踵发动，万千长矛大箭激荡着骇人的尖厉呼啸声压向逃出山口的散乱飞骑。及至山谷中的秦军步兵黑压压杀出，代军的战马骑士的尸体已经层层叠叠地铺满了谷地。

“赵平逃脱！随我追杀！！”李信暴声如雷，飞身上马。

“上将军将令——”

军令司马飞骑赶到，对李信转述了王翦的将令：停止追杀代军，立即回军东渡易水，合击燕太子丹残部。李信虽则心有不甘，还是气咻咻一挥大手，喝令全军立即出山杀向易水谷地。

此时的易水西岸，乱得没有了头绪。

燕军辽东轻骑拼死向后，一路杀到山口，已经折损了大半人马。截杀燕军退路的秦军有两部，一部是辛胜的两万铁骑，一部是章邯的大型连弩营。依照正常战法，突围的燕军一旦冲出后山口，第一阵截杀的是辛胜铁骑；截杀之后残余的燕军，全部由部署在易水岸边的章邯连弩营堵截射杀，或逼迫其全部投降。连弩营施展的前提是，秦军铁骑退出射程之内，不与燕军残敌做追杀纠缠，否则，连弩无法漫天激射。山谷战场一开，太子丹与宋如意部立即回身杀向易水渡口。后山山头的辛胜遥见一片白衣白旗，心知便是太子丹所部的王室飞骑。辛胜没有片刻犹豫，下令其余铁骑截杀突围的辽东轻骑，自己翻身上马率领五千铁骑来追杀太子丹。辛胜很清楚，此战走了谁也不能走了这个太子丹，刺杀秦王的太子丹若逃出秦军重围，就是秦军无法容忍的最大耻辱。太子丹的结局只能有一个：被秦军俘获，交秦王处置。即或太子丹被章邯射杀，也不是秦军的荣耀。此时，易水西岸尚无混战局面，辛胜部飞兵追杀太子丹，章邯在高高云车上看得分外清楚。章邯立即对连弩营下令：连弩只对突出谷口的红衣燕军，不对白衣人马。如此一来，辛胜的五千铁骑与太子丹宋如意的三千余飞骑，在易水西岸展开了风驰电掣的追逐拼杀。太子丹虽非战场之士，然在燕国却深得人心。这支护卫飞骑军，全部是太子丹昔日与荆轲一起精心遴选的骑士，人人半侠半兵，立誓护卫太子。此刻面临强兵追杀，这支飞骑非但没有慌乱，反而抛掉了所有的旗帜甲胄，迅速变作人人布衣散发的轻装骑士，在战场左冲右突寻觅涉水时机。不可忽视的是，宋

如意的百名任侠骑士更是人人出色，间或以小股马队游离出去与秦军铁骑做近战搏杀，对辛胜部的追杀造成很大干扰。

但是，若没有易水东岸的意外变化，太子丹仍然不能逃此一劫。

东岸情势变化，由秦军王贲部的武阳之战而起。王贲北上，声势大而脚下慢，未过涞水便在一道隐秘的山谷秘密驻扎下来，每日只派出乔装斥候深入代地，散布秦军北上的种种消息，使得代国一片风声。燕代联军渡过易水的前夜，王贲部隐秘地向回程进发。依据父亲的将令，王贲南下有两战：一战攻克燕国下都武阳，为秦军彻底扫灭燕代之根基；一战攻克易水东岸的燕南长城，堵截燕军回逃之路。依秦军战力与目下燕军状况，王贲部两战必是秋风扫落叶之势，不会耽延。王贲以秦军铁骑的脚力战力，做了环环相扣的部署：清晨进逼武阳城下，在主战场伏击发动之时，始攻武阳；午时前后，飞兵南下燕长城攻克老弱燕军，以燕长城为壁垒截杀残余燕军。如此部署，留给攻克武阳的时段最多只能是两个时辰。不料，夜来行军陡遇一场大雨，王贲部进发到武阳城下时天虽放晴，时辰却已经将近正午。此时的主战场已经开打整整一个早晨，武阳守军的情势已经发生了意外的变化——赵平的代军飞骑突破重围后逃进武阳，与燕军联结死守。一波猛攻不能奏效，王贲急火攻心，立即分开兵力两面兼顾：留下万余人马继续攻城，不使赵平残部脱逃；自率万余铁骑飞驰燕南长城，要截杀太子丹后路。

可是，王贲部赶到易水东岸的燕南长城时，大部燕军已经逃走，留下的只有伤兵与老弱，太子丹的白衣马队更是没有了踪迹。王贲尚在火爆爆怒吼，章邯的中军司马已经飞马过来禀报了。章邯司马说，太子丹被辛胜飞骑追杀时，东岸长城没有受到攻杀的燕军立即派出仅有的数千骑兵涉水增援：燕军骑兵刚刚涉水上岸，恰逢太子丹部与尾随追杀的辛胜部一起卷到；燕军骑士堪堪放过太子丹马队，与辛胜的秦军铁骑纠缠厮杀到了一起；西岸章邯见白衣马队涉水，易水中再没

有黑色秦军，立即下令连弩转向猛烈射杀；白衣马队丢下了一大半尸体，最终还是上了东岸逃脱了；救援太子丹的燕军马队，全部死在了辛胜铁骑的长剑下。

“姬丹！且教你白头多长几日！”

王贲恶狠狠骂得一句，立即率领万余铁骑赶赴武阳——太子丹脱逃，不能教赵平也逃了。王贲马队西去不到半个时辰，西岸主战场的辛胜部也越过易水杀向了武阳。可是，王贲赶回武阳时，情势又发生了变化：武阳城攻破了，赵平残部却杀出城逃跑了。

“破城逃敌，你作何说！”王贲黑着脸问本部副将。

“骑对骑，赵军不弱！”副将硬邦邦回了一句。

及至辛胜赶到，查勘罢战场只说了一句话：“撂下武阳！回易西营地！”

暮色时分，幕府聚将。王翦二话没说，下令中军司马禀报汇集之战果。司马禀报说，三处战场共斩首燕辽东军六万八千余、代军四万三千余，俘获两军十四万余，攻克燕国下都武阳与燕南长城；逃脱燕太子丹、军师宋如意，逃脱代军主将赵平；燕代两军，总计逃脱十余万人马。

“甚个鸟仗！处处有错！”李信先愤愤然骂了一句。

“怪也！两头跑！谁知道逮哪头！”冯劫冯去疾异口同声。

“走脱太子丹！我领罪！”辛胜红着脸嚷嚷。

“谁也不怪！全在我贻误战机！”王贲脸色铁青。

“打了败仗么？”王翦沉声一句，大将们都不说话了。王翦站了起来，拄着长剑走到大板地图前道，“灭国之战，绝非寻常攻城略地。邦国不同，战况便不同。希图战战全歼一战灭国，无异于白日大梦！运筹谋划，自要以全歼为上。然战场生变，依然拘泥于谋划计较战果，便是赵括！便是纸上谈兵！此战，虽未全歼燕代两军，也走脱了太子丹与赵平，仍然是破燕之战！因由何在？根本之点，燕代两军主力丧失殆尽，燕代两国从此不足以举兵大战！只要我军继续追杀，燕代两国何以抗之，何以存之！”

“愿闻将令！追杀燕代！”满厅一声吼喝。

“追杀之战，谋定而后动。”王翦冷冷一句，散了聚将会商。

当晚，王翦向秦王拟就了战事上书。

案前一提笔，王翦便想到了李斯。李斯若在，此等事要容易许多，也许王翦说几句话，李斯便代劳草就了。李斯既是极好的谈伴，一动手写字更教人看得入神。可惜，李斯在易水之战前就被秦王紧急召回咸阳了。留下的顿弱虽说也是大才，然顿弱当年在赵国已经被郭开折磨得一身病，能挺在军营已经不容易了，如何还能作经常夜谈？这篇上书很长，直到刁斗打响五更，主书司马才将王翦写好的书文誊刻完毕，装进铜管上了封泥。王翦在上书中备细禀报了此战经过，末了提出了自己的灭燕安燕方略：时近冬令，大军北进艰难，当开进燕国下都武阳歇兵过冬，来春北上灭燕灭代；冬季之内，李斯最好能率领安燕官吏入燕，妥为谋划燕国民治；燕国古老，风习特异，若李斯不能北上，则请秦王下书蒙恬入燕，与顿弱共商治燕之策。

半月之后的一个夜晚，咸阳王使姚贾飞车北来。

秦王的回书很简单：“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灭燕灭代之方略，悉听上将军铺排。余事不尽言，姚贾可与上将军会商决之。”很显然，

战事之外，秦王尚有需要姚贾与王翦当面会商的秘事。接风小宴上，王翦略事寒暄切入了正题，要姚贾尽说无妨。姚贾素来干练，一爵酒未曾饮完，已将待决之事说了个明白：韩国灭亡之后，由于王室贵胄仍然居留在旧韩之地，而只将韩王安迁徙到了秦国本土；是故，韩国老世族有异动迹象，密谋与魏国、代国联结，在“老三晋”势力支撑下恢复韩国；很可能在明春秘密举兵，拥立新韩王，李斯不能北上，也是全力筹划应对此事；安定燕国，秦王已经下书蒙恬在一个月内赶赴武阳。凡此等等，因为姚贾长期主持对三晋邦交，又熟谙政事，所以将诸般消息来源与决断依据都说得清清楚楚，显然不是空穴来风。

“秦王欲如何应对？”王翦大皱眉头。

“一句话，后发制人！”

“待其举兵，我再平乱？”

“正是！师出有名，对天下好说话。”

“秦王要我大将？几个？”

“上将军何其明锐也！不多要，一个！”

“有人选？”

“王贲！”

“要否兵马？”

“秦王请上将军斟酌。”

良久默然，王翦只说了一句话：“容我明日再定。”姚贾熟悉军旅，更知道近日秦军战况不尽如人意，王翦分外慎重当在情理之中。于是，姚贾没有多说，起身告辞了。王翦送走姚贾，立即吩咐军令司

马调王贲来幕府。自任上将军以来，这是王翦第一次单独召见儿子。军令司马颇感意外，生怕听错，连问两遍无误，这才去了。

“王贲见过上将军！”昂昂一声，儿子来了。

“坐了说话。”

与父亲一般厚重的王贲，局促得红着脸依旧站着，显然对父亲的单独召见很不适应，只搓着双手低声一句：“仗没打好，我知道。”王翦淡淡一挥手道：“打好没打好，不在这里说。秦王有书令，公事。”一句话落点，王贲立见精神抖擞，“嗨”的一声挺直腰板高声道：“愿闻将令！”王翦道：“韩魏有异动，秦王欲调你南下。老实说，自己如何想？”话语很平静，王翦心头却不平静。王翦始终认定这个儿子醉心兵事而秉性耿介，长于战场而弱于政事，唯其如此，留在自己身边只做个战将，会安稳得多；而一旦南下，则是独当一面，既要处置战事又要处置与民治军情相关的政事，局面便要繁杂得多。

“回禀上将军！这是好事！”

“好在何处？”

“独当一面！少了父子顾忌，我可放手做事！”

“噫！老夫碍你手脚了？”

“不碍。也不放。”

“好！放你。”王翦的黑脸分外阴沉。

“谢过上将军！”

“这是去做中原砥柱。自己揣摩，要多少人马？”

“五万铁骑！”

“五万？”

“若是燕代战场吃紧，三万也可！”

“轻敌！慢事！”王翦生气了，帅案拍得啪啪响。

“禀报上将军，不能以五万铁骑安定三晋，王贲甘当军法！”

王翦不说话了。站在面前的，就私说是儿子，就公说是三军闻名的前军大将。王贲的将兵之才、谋划之才、勇略胆识等无一不在军中有口皆碑。以秦王用人之能，指名只要王贲一人南下，秦王选择了儿子，而儿子恰恰只要五万人马，这是巧合么？以王翦之算，震慑中原至少需要三员大将十万精锐，目下，能仅仅因为王贲是自己的儿子，就一口否定他的胆略么？平心而论，自己果真没有因为王贲是儿子而放大对王贲的疑虑么？王翦毕竟明锐深沉，思忖良久，只板着脸说了一句话：“回去再想，明日回话。”径自到后帐去了。

次日清晨，王翦请来姚贾共同召见王贲。王贲没有丝毫改口，还是只要五万，且再次申明三万也可。王翦还没有说话，姚贾已大笑起来：“天意天意！秦王谋划，也是良将一名铁骑五万也！”王翦再不说话，立即吩咐军令司马调兵。

三日之后，王贲部与姚贾一起起程南下了。

七　衍水苍苍兮　白头悠悠

漫天皆白，蓟城陷入了深深的沉寂。

太子丹伫立在南门箭楼的垛口，白衣白发与茫茫雪雾浑然一体。他在这里一动不动地凝望了一个时辰，腿脚已经麻木，心却亮得雪原

一般。易水兵败，他历经九死一生杀回蓟城，两支马队只剩下了三百余人。宋如意死了，所有的任侠骑士都死了。涉水之时，为了替他挡住急风暴雨般的秦军长箭，任侠骑士们始终绕着他围成了一个紧密的圈子，呼喝挥舞着长剑拨打箭雨。即将踏上岸边时，一支长矛般的连弩大箭呼啸着连续洞穿三人，最后贯穿了正要伸手扶他上马的宋如意。他还没直起腰来，便被几股喷射的血柱击倒了。及至醒来，天色已经黑了，四周只有潇潇秋雨中一片沉重的踩泥声。应该说，没有那场突如其来的暮雨，纵然秦军的连弩箭雨没有吞没他们，秦军的追击马队也会俘获了他们。一路北上，逃出战场的残兵渐渐汇聚，走到蓟城郊野，他吩咐几名王室骑士粗粗点算了一番，大体还有四万余人。那一刻，他分外清醒，想也没想便下令将士全数入城。城门将军眼看遍野血糊糊的伤残兵士怒目相向，连王命也没有请示便开城了。按照燕国法度，战败之师是不许进入都城的，必须驻扎城外等候查处。但是，当他带着四万余伤残将士开到王城外时，父王没有丝毫的责难，反而派出了犒军特使，将逃回将士们的营地安置在了王城外的苑囿之内。当他一个人去见父王时，父王靠在坐榻上，嘴角流着长长的口水正在鼾声如雷。

“禀报父王，儿臣回来了。”

“嗯！”燕王喜猛然一颤，鼾声立止。

“父王，战败了……”

“败了？”燕王喜嘟哝一句，又嘟哝一句，“败了败了。”

“父王，辽东猎骑只有两万逃回……”

“不少。不少。”燕王喜还是面无表情地嘟哝着，一句战况也不问。

“儿臣以为，父王当亲率余部精锐，尽速退向辽东！”

“都走。燕国搬到辽东去。”似乎想好了的，燕王喜没有丝毫难堪。

“不！儿臣要守住蓟城，否则，父王不能安然退走！”

一阵长长的默然，父王终于点了点头道：“你的人都留下。”说罢便被侍女扶着去沐浴了。太子丹找来一个熟识内侍一问，才知道父王正在准备告祭太庙，今夜起便要做三日斋戒。太子丹悲伤莫名，突然觉得自己对父王的关切很是多余。父王老了，父王睡觉流口水了，但父王不糊涂，在保命保权这两件事上尤其不糊涂。战败了，父王无所谓。太子丹一路如何杀出战场，父王也无所谓。然则，只要说到退路，父王立即就清醒了。更有甚者，在他逃回蓟城之前，父王就已经做退出蓟城的准备了，此时告祭太庙，还能有何等大事？尽管悲伤，尽管心下冷漠得结成了冰，太子丹还是没有停止实际事务。因由只有一个，他不能丢下这四万多伤残士兵。太子丹没有兵权，也没有过亲临战场亲自统兵死战之阅历。这次易西之战，不期然成为燕军事实上的统帅，太子丹才第一次知道了燕军将士对自己的死心拥戴。护卫将军说，在渡过易水之后的大雨中，燕军残兵没有作鸟兽散，反而渐渐聚拢，只是因为听到了太子还活着，只是因为看见了那支白衣白甲的马队，连战前对自己很是疏离的辽东猎骑残部，也忠实地护卫着自己没有离开。残存将士们流传的军谚是：“太子在，燕国在，燕人安无荆轲哉！”如此与自己浴血战场的残存将士，自己能丢下不管而去照拂并不需要照拂的父王么？

斋戒告祭太庙之后，老父王终于颁下了东退王书。

也就是在那日晚上，太子丹最后一次见到了父王。父王说，王城府库与不能走的人，都留下，若是坚守，至少可支撑三五年。父王最后说了一句话：“自明日起，你是西燕王。”太子丹说：“不。儿臣还是

太子，一国不能两王。”父王说：“也好。不称王，秦军还不会上心。赵嘉做了代王，分明是自找祸端。”太子丹没有再在这些虚应故事上与父王纠缠，转了话题问：“儿臣欲心下有底，辽东兵力究竟多少？”太子丹记得，父王只嘟哝了一句：“十余万，不多。”便扯出了鼾声流出了口水。

没有任何生离死别的哀伤，父王的车马大队在次日清晨走了。

太子丹的第一件事，是清理父王留下来的整个蓟城。三日之后，新蓟城令禀报说，整个蓟城还有两万余“半户”百姓，人口大体在十万之内。所谓半户，是没有成军男丁的人家。也就是说，可以做士兵的男丁人口，不是战死，便是被父王带走了，留下的只有老弱妇幼人口。紧接着，王城掌库禀报说：王城府库的财货粮草大体还有一半，最多的是残破旧兵器，最少的是弓箭与甲胄。太子丹在王城正殿聚齐了百夫长以上的将士，举行了郑重的抗秦朝会，亲自宣示了蓟城的人口财货状况，征询将士愿否死战抗秦？将士们分外激昂，一口声大吼：“誓与太子共生死！”太子丹精神大振，与大殿将士们歃血为誓：决意仿效田单抗燕，做孤城之战，浴血蓟城，死不旋踵！

然则，一个冬天即将过去，蓟城陷进了一种奇异的困境。

原本预料，秦军战胜后必将一鼓作气北上，蓟城血战将立即展开。没有想到的是，半秋一冬，秦军竟然窝在武阳没有北进一步。各路斥候与商旅义报纷纭传来的消息，都在反复证实着一个变化：韩国遗民与魏国秘密联结，图谋发动复韩兵变，开春后秦军将南下安定中原，不可能继续进兵燕代了。太子丹的评判是，这是秦国惯用的流言战，从长平之战开始，从来没有停过；目下的顿弱姚贾，也同当年的范雎一样是离间山东的高手，一定不能上当！然则，无论他多么果决地反复申明，都无法扭转燕人的松懈疲惫。一个冬天消息蔓延，辽东以西的大半个燕国莫名其妙地瘫软了。将士们劫后余生，伤残者纷纷打探家人消息设法随时回乡，健全者则忙于同族同乡之间的联结以谋

划后路。留下的两万余辽东猎骑，也有了思乡之心，多次请命要回辽东。蓟城庶民也开始逃亡，出城的理由多得无法分辨真假也无法拦阻。事实上，父王撤出之后，蓟城商旅已经绝迹，城内物资财货的周流全部瘫痪，百姓生计大为艰难；纵是将庶民圈在了城里，也是硬生生教人等死。若是战时，一切都好说。当年田单坚守即墨孤城，眼见燕军在城外挖掘齐人祖坟，田单不是也严令齐人不许出城么？可目下偏偏没有战事，消息还说春天也没有战事。当此之时，你若不能将府库仅存的军粮拿出来救济百姓，又如何能阻拦庶民自谋生路？

“上天也！周人王道大德，宁灭我召公之余脉哉！”

太子丹想大吼一声，却石俑一般重重地倒在了茫茫风雪之中。

……

太子丹醒来时，冰雪已经融化了，庭院的杨柳也已经抽出了新枝。老太医说，他被兵士们抬回来时，已经僵硬得无法灌进任何药汁了；情急之下，一个辽东猎户出身的将军用了辽东巫师的解冻之法，堆起一座松散的雪丘，下令一百名士兵轮换抬着僵硬的他像石桩一样在雪中塞进拔出，如此反复整整一夜，他才松软了红润了有气息了；之后，老太医使用药眠之法，教他昏睡了整整两个月，每日只撬开牙关给他灌进些许药汁肉汤。

“太子复活，若非天意，无由解之也！”

“几，几月了？”

“三月，初三。”

“扶，扶我起来。”

被两名侍女结结实实架着站起来时，太子丹只觉整个身子都不是自己的了。老太医跟着，一群侍女轮番架着，一会儿走走一会儿歇歇一会儿吃药一会儿饮水一会儿睡睡一会儿醒醒，如此反复折腾三日，太子丹才渐渐活泛过来。自觉精神好转的那一日，太子丹坚执要看看蓟城情势。马是不能骑了，只有坐在六名士兵抬着的坐榻上慢慢地走。料峭的春风卷起残雪，整个街市只遇到了几个梦游一般的老人。蓟城萧疏得他都不敢认了。往昔最是繁华热闹的商旅坊，连一个人影也没有，空旷寂凉得像墓场。城头上倒是还有士兵，只是都在靠着垛口晒太阳打盹捉虱子。见太子巡城，士兵们倒是都站了起来围了过来。可是，那一排排麻秆一般的细瘦身影，却教人不忍卒睹。

“还有多少兵力？”

“禀报太子：蓟城兵力三万余……”

太子丹只问了这一句，再也没有开口。回到王城，太子丹宣来了蓟城将军与蓟城令，吩咐即日开始筹划，放弃蓟城，全军退往辽东。两位新任大员没有丝毫异议，立即欣然接受了部署。显然，谁都明白了困守蓟城的可怕结局：纵然秦军不来，守在蓟城也是等死。原因不在别的，只在于父王挖走了燕国根基，秦国大军又遮绝了燕国与中原的通道，农夫没有了，工匠没有了，商旅没有了，蓟城的生机也就断绝了。

可是，撤离筹划尚未就绪，秦军便大举北上了。

秦军北上来得很突然，太子丹接到消息时，王翦大军已经渡过涞水越过督亢，进逼三舍之外了。显然，此时仓促撤离，正有利于秦军铁骑大举掩杀，无疑自投虎口。陡临危境，太子丹很是清醒，断然下令打开府库分发甲胄兵器，全城庶民全部为兵，连夜开出蓟城在治水北岸构筑壁垒迎敌！如此部署，不是太子丹知兵通战，而是基于一个最简单不过的事实：出城为战，便于逃离；困守孤城，则注定要做秦

军的俘虏。身处战时的庶民将士，人人明白这个道理，没有任何阻力便动了起来。残存的真正燕军连夜出城，及至着了戎装的庶民陆续开到治水北岸，已经是次日正午时分。兵民一体布防，摆开阵式竟然将近十万之众，铺开在新绿的原野倒也是浩浩荡荡。

当部伍整肃的秦军黑色潮水般扑来时，战场形势是不言自明的。

太子丹的燕军几乎没有做像样的搏杀，便大举退向了北方山野，绕过蓟城东走了。王翦当机立断：前军大将李信率五万铁骑追杀太子丹，主力立即占据蓟城，安定民治。此前，蒙恬已经从九原南下，咸阳派来的安燕官吏也已经抵达军中；蒙恬与顿弱会合，率一班官吏随军北进，开进蓟城后立即开始了整肃燕地。而王翦所关注的，是李信的追杀进展。

太子丹东逃，路径原本是勘定好的：绕过蓟城向北进入燕山，再东渡灌水奔向辽东。一开始尚有数万百姓追随，可随着秦军不杀无辜庶民的消息传开，庶民百姓渐渐溃散了。旬日之后，追随太子丹的人马只有万余。李信部紧追不舍，太子丹部根本没有喘息之机，只有不舍昼夜地向东逃亡。如此两军衔尾，一个月之间奔驰千余里，越过辽水进入了燕国东长城地带的衍水河谷。奔驰月余，太子丹人马个个枯瘦如柴疲惫异常，再也无法与秦军较量脚力了。这日进入一片山谷，骑士们倒在草地上，再也爬不起来了。太子丹欲哭无泪，长叹一声，拔出长剑搭上了脖颈。此时，一个辽东将军哭喊着抱住了太子丹，夺下了长剑，哽咽着说出了一条生路：向前十余里的衍水河谷，有一个秘密营地可以藏匿，秦军不可能找到。这个秘密营地，是当年乐毅在辽东练兵时开辟的一片山岩洞窟，屯有大量粮草干肉，后来也成了燕国辽东军的秘密驻屯地之一。

“既有此地，何不早言？”太子丹很是不解。

“燕王早有严令，辽东营地不得对任何人泄露。”

太子丹不说话了。这便是父王，对他这个儿子放权任事，却在任何时候都不忘记严守兵权机密，纵然离国东去，也没有给他交代一处辽东路上的救命所在。这一时刻，心灰意冷的太子丹突然明白：多年以来，自己对这个昏聩的父王太过仁慈了，假若听从荆轲谋划早日宫变，何有今日燕国之绝境？心念及此，太子丹陡然振作，立即下令马队进入秘密营地，并当即下令那位辽东将军做了燕国亚卿——当年乐毅的最初官职。

“万岁——”

太子丹话音落点，这支气息奄奄的马队突然活跃了。拥立太子即位燕王，原是这支九死一生的死士马队之希望所在。目下太子此举，其心意人人明白，如何能不生出绝处逢生的欢呼。及至进入秘密营地驻扎旬日，太子丹人马已经神奇地变成了一支精悍的劲旅。

这样，太子丹的逃亡马队突然在秦军眼前失踪了。

接到李信的快马军报，王翦又一次皱起了眉头。太子丹能在秦军紧迫之下突然失踪，印证了燕国在辽东之地多有秘密营地的传闻。这种营地有多少？燕王喜的驻地，是否也是这种无法在急切中探察清楚的秘密所在？果真如此，秦军纵然出动主力，燕国之残部立足地能在短期内找到么？而如果短期内不能根除燕国残部，燕代势力会死灰复燃么？思忖良久，王翦找来了蒙恬顿弱，说明情由，会商问计。

“辽东广袤，根除燕国须做长久谋划。”蒙恬一如既往地稳健。

“燕王喜，缓图可也。然，太子丹不能不除！”顿弱明朗至极。

“上卿有谋划？”王翦知道，顿弱久驻燕国斡旋，很可能胸有成算。

“借力打力，逼出太子丹！”

“上卿是说，利用代国？”蒙恬目光大亮。

“然！我军可对代赵施压，逼赵嘉再施压燕王喜交出太子丹！”

“嗯。可行。”王翦略一思忖拍案了。

次日，辛胜部五万精兵大举压向代国。王翦给代王赵嘉的战书是：“太子丹主谋刺秦，秦必欲得太子丹首级而后快。而代王藏匿太子丹，实与秦国不两立也！今我大军北上攻代，代若不交太子丹，则与我举兵一战！”代王赵嘉一接战书，立即派出特使赶赴辛胜军前，申明太子丹并未逃奔代地，秦军不当加罪于代国。辛胜根本不为所动，依然挥师北上，直逼代城之下。代国大臣情急，一口声主张代王急发国书与燕王喜，逼燕国交出太子丹了结这场亡国之患。赵嘉无奈，长叹一声点头了。

旬日之后，远在辽东长城脚下的燕王喜接到了代王使者的特急羽书。

赵嘉羽书云：“战国之世，手持利刃而刺秦王于咸阳者，唯燕也。秦所以尤追燕急者，以太子丹主谋刺秦之故也！燕以刺秦之仇获罪于秦，又累及代国，何以对燕代盟约哉！今，王若诚杀丹以献秦王，秦王必解兵，而燕国社稷幸得血食焉！”燕王喜看完赵嘉羽书，一句话未及说出，跌倒在案边昏了过去。一阵手忙脚乱的救治，燕王喜终于醒来，第一个举动是向辽东大将招了招手。辽东大将轻步趋前，燕王喜低声说得几句，又老泪纵横地昏了过去。

三日之后，两万辽东轻骑包围了衍水河谷的秘密营地。及至骑士们警觉有异，退路已经全部被堵死了。太子丹没有丝毫的慌乱，甚至连马也没骑，便淡淡漠漠地站到了大军阵前。来将宣示的燕王书令是：“太子丹密谋作乱，着即斩立决！”骑士们大为惊愕，哄然一声便要拼杀。“不能！”太子丹一声大喝，阻止了与他一路生死与共的骑士

们的抵抗。在骑士们愣怔不知所措之际，太子丹说出了最后一番话："诸位将士，父王不会疑我作乱，无论我是否真的要作乱。父王之令，是要我必死而已！若以秦军施压教我死，我必不死，且要抗争！父王之心，不亦可恶哉！八百余年之燕国，断送于如此昏聩君王之手，丹愧对先祖，愧对臣民也……诸位记住，今日丹死，不怨秦国，不怨代国，唯怨姬燕王室之昏聩君王——"

长长的吼声中，一道剑光贯穿了腰腹。

太子丹久久摇晃着，始终没有倒下。

多年以后，太子的故事依然流传在燕国故地，流传在辽东的白山黑水之间。不知从何时起，这道古老的衍水叫做了太子河，直到两千多年之后的今日。

这是公元前226 年夏天的故事。

四年之后，即公元222 年，残燕残赵再度联结，欲图起事复国。秦王得闻消息，决意彻底根除燕赵之患，遂派大将王贲率十万大军北上。王贲部深入辽东，一年内先擒获燕王喜，再回师西来俘获代王赵嘉，干净利落地结束了辽东之患。自此，燕赵两国彻底从战国消失了。

八　迂阔之政　固守王道传统的悲剧

燕国的故事，很有些黑色幽默。

一支天子血统的老贵族，尊严地秉承着遥远的传统，不懈地追求着祖先的仁德；一路走去，纵然一次又一次跌倒在地，纵然一次又一次成为天下笑柄，爬起来依然故我；直至灭顶之灾来临，依然没有丝毫的愧色。

在整个战国之世，燕国是一个极为特殊的个例。

特殊之一，燕国最古老，存在历史最长。从西周初期立诸侯国到战国末期灭亡，燕国传承四十余代君主，历时“八九百岁”（由于西周初期年代无定论，燕国具体年代历史无考，八九百岁说乃太史公论断）。若仅计战国之世，从公元前403年的韩赵魏三家立为诸侯算起，截至燕王喜被俘获的公元前222年，则燕国历经十一代君主，一百八十一年。与秦国相比较，燕国多了整整一个西周时代。

特殊之二，燕国是周武王分封的姬氏王族诸侯国。春秋之世，老牌诸侯国的君权纷纷被新士族取代，已经成为历史潮流。田氏代齐，韩赵魏三家分晋，中原四大战国已经都是新士族政权了。当此之时，唯有秦、楚、燕三个处于边陲之地的大国没有发生君权革命，君主传承的血统没有中断。而三国之中，燕国是唯一的周天子血统的老牌王族大国。燕国没有“失国”而进入战国之世，且成为七大战国之一，在早期分封的周姬氏王族的五十多个诸侯中绝无仅有。

特殊之三，燕国的历史记载最模糊，最简单。除了立国受封，西周时期的燕国史，几乎只有类似于神话一般的模糊传说，连国君传承也是大段空白。《史记》中，除召公始封有简单记载，接着便是一句：“自召公以下九世至惠侯。”便了结了周厉王之前的燕国史。九代空白，大诸侯国绝无仅有！春秋之世与战国初期的燕国史，则简单得仅仅只有传承代次。可以说，燕昭王之前的燕国历史，线条极为粗糙，足迹极为模糊。中华书局横排简体字本《史记·燕召公世家》的篇幅仅仅只有十一页，几与只有百余年历史的韩国相同；与楚国的三十二页、赵国的三十七页、魏国的二十二页、田齐国的十八页相比，无疑是七大战国中篇幅最小的分国史。这至少说明，到百余年后的西汉太史公时期，燕国的历史典籍已经严重缺失，无法恢复清晰的全貌了。而之所以如此，至少可以得知：燕国是一个传统稳定而冲突变化

很少的邦国，没有多少事件进入当时的天下口碑，也没有多少事迹可供当时的士人记载，后世史家几乎无可觅踪。

虽然如此，燕国的足迹终究显示出某种历史逻辑。

燕国历史逻辑的生发点，隐藏在特殊的政治传统之中。

战国时代，是一个多元化的时代。在那个时代，整个华夏族群以邦国为主体形式，在不同的地域进行着各种各样的创造与探索。无论是七大战国，还是被挤在夹缝里的中小诸侯国，每一个国家都在探索着自己的生存竞争方式，构建着自己的国家体制，锤炼着自己的文明形态。此所谓求变图存之潮流也。也正因为如此，各个地域（国家）的社会体制与文明形态，都呈现出各种各样的巨大差别。“文字异形，言语异声，律令异法，衣冠异制，田畴异亩，商市异钱，度量异国”的区域分治状态，是那个时代独具特色的历史风貌。所有这些“异”，可以归结为一点，这就是文明形态的差别。文明形态，无疑是以国家体制与社会基本制度为核心的。因为，只有这些制度的变革与创造，直接决定着国家竞争力的强弱，也直接决定着一个国家的基本行为特点。而作为文明形态的制度创新，则取决于一个国家的统治层如何对待既定的政治传统。或恪守传统，或推翻传统，抑或变革旧传统而形成新传统，结果是大不相同的。

一个国家的历史命运，其奥秘往往隐藏在不为人注意的软地带。

要说清楚燕国的悲剧根源，必须回到燕国的历史传统中去。

如此一个时代已经远去，我们对那个时代的国家传统差异的认识，已经是非常的模糊，非常的吃力了。其最大难点，便是我们很难摆脱后世以至今日的一个既定认识：华夏文明是一体化发展的，其地域特征是达不到文明差异地步的。我们很容易忘记这个既定认识的历史前提：这是秦帝国统一中国之后的历史现实。客观地说，要剖析原

生文明时代的兴亡教训，我们就必须意识到，那是一个具有原创品格的多元化的时代，只有认真对待每个国家的独有传统与独有文明，才能理清它的根基。

所以，我们还是要走进去。

因为，那里有我们今天已经无法再现的原生文明的演变轨迹。

立国历史的独特性，决定了燕国后来的政治传统。

据《荀子·儒效》篇，周武王灭商后陆续分封了七十一个诸侯国，其中姬姓王族子弟占了五十三个。后来，周室又陆续分封了许多诸侯，以至西周末期与东周（春秋）早期，达到一千八百多个诸侯国，这姑且不论。在周初分封的姬姓王族中，有两个人受封的诸侯国最重要，也最特殊：一个是周公旦，一个是召公奭；周公受封鲁国，召公受封燕国。所谓最重要，是因为周公、召公都是姬姓王族子弟中的重量级人物。周公是周武王胞弟，乃姬氏嫡系，史有明载。召公身份却有三说：一则，太史公《史记》云，召公与周同姓，姬氏；一则，《史记》集解引谯周云，召公乃周之支族（非嫡系）；一则，东汉王充《论衡》云，召公为周公之兄。三说皆有很大的弹性，都无法据以确定到具体的血统坐标。对三种说法综合分析，这样的可能性最大：召公为姬姓王族近支，本人比周公年长，为周公之族兄。所谓特殊，是这两位人物都是位居三公的辅政重臣：召公居太保，周公居太师。在灭商之后的周初时期，周公召公几乎是事实上代周武王推行政事的最重要的两位大臣。周武王死后，两人地位更显重要，几乎是共同摄政领国。

唯其两公如此重要，燕国、鲁国的始封制产生了特殊的规则。

周初分封制的普遍规则是：受封者本人携带其部族就国，受封者本人是该诸侯国第一代君主，其后代代世袭传承；受封诸侯之首任君

主，不再在中央王室担任实际职务。譬如第一个受封于齐国的姜尚，原本是统率周师灭商的统帅，受封后亲自赶赴齐国，做了第一代君主，而且再没有在中央王室担任实际官职。而鲁国燕国的特殊规则是：以元子（长子）代替父亲赴国就封，担任实际上的第一代君主；周公召公则留在中央王室，担任了太师、太保两大官职，虚领其封国。这一特殊性说明：周公召公两人，在周初具有极为重要的政治地位与巨大的社会影响力，是安定周初大局的柱石人物，周中央王室不能离开这两个重臣。周武王死后的事实，也证实了这两个人物的重要性。周召协同，最大功绩有三：其一，平定了对周室具有极大威胁的管蔡之乱；其二，周公制定周礼，召公建造东都洛邑（洛阳）；其三，分治周王室直接统辖的王畿土地，“自陕以西，召公主之；自陕以东，周公主之”。

单说召公，此人有周公尚不具备的三大长处。

其一，极为长寿，近乎于神异。东汉王充的《论衡·气寿篇》记载了姬氏王族一组惊人的长寿数字：周文王九十七岁死，周武王九十三岁死，周公九十九岁死，召公一百八九十岁死。召公寿数，几乎赶上了传说中的两百岁的老子。古人将召公作为长寿的典型，“殀若颜渊，寿若召公”，此之谓也。史料也显示，召公历经文、武、成、康四世，是周初最长寿的绝无仅有的权臣。这里，我们不分析这种说法的可信程度。因为，能够形成某种特定的传说，必然有其根源以及可能的影响。而这种根源与影响，才是我们所要关注的焦点。

其二，召公另有一宗巨大功绩。周成王死时，召公领衔，与毕公一起受命为顾命大臣，安定了周成王之后的局势，成功辅佐了周康王执政。这一功绩，对周初之世有巨大的影响。在周人心目中，召公此举没有导致“国疑”流言，比周公辅佐成王还要完美。这是召公神话中独立的辉煌一笔。

其三，召公推行王道治民，其仁爱之名誉满天下。《史记·燕召公世家》云：“召公之治西方，甚得兆民和。召公巡行乡邑，有棠树，决狱政事其下，自侯伯至庶人各得其所，无失职者。召公卒，而民人思召公之政，怀棠树不敢伐，歌咏之，作《甘棠》之诗。”这段史料呈现的事实是，召公巡视管辖地，处置大小民事政事都不进官府，而在村头田边的棠树下，其公平处置，得到了上至诸侯下至庶民的一致拥戴，从来没有失职过。所以，召公死后民众才保留了召公经常理政的棠树，并作《甘棠》歌谣传唱。这首《甘棠》歌谣，收在《诗·召南》中，歌云：

蔽芾甘棠　勿剪勿伐　召伯所茇

蔽芾甘棠　勿剪勿败　召伯所憩

蔽芾甘棠　勿剪勿拜　召伯所说

需要注意的是，召公推行王道的巡视之地，不是自己的燕国，而是周王室的“陕西”王畿之地。唯其如此，召公之政的影响力远远超越了燕国而垂范天下。可以说，周公是周室王道礼治的制定者，而召公则是周室王道礼治的实际推行者。从天下口碑看去，召公的实际影响力在当时无疑是大于周公的。

我们的问题是，召公的王道礼治精神，对燕国构成了什么样的影响？

一个可以确定的事实是，无论是鲁国还是燕国，其在初期阶段的治国精神，无疑都忠实而自觉地遵奉着周公、召公这两位巨擘人物的导向。两位巨擘人物在世时，鲁国燕国的治道完全必然随时禀报两公，待其具体指令而执行。两公皆以垂范天下自命，自然会经常地发出遵循王道的政令，不排除也曾经以严厉手段惩罚过不推行王道德政的国君。作为秉承其父爵位的长子，始任国君的忠诚于乃父，更是毋庸置疑的。燕国的特殊性更在于，召公活了将近两百岁，召公在世之

时，周室已经历经四代，燕国也完全可能已经到了第四第五甚或第六代；在召公在世的这几代之中，不可能有任何一代敢于或者愿意背离召公这个强势人物的王道礼治法则。即或是召公在世只陪过了燕国四代国君，也是惊人地长了，长到足以确立稳定而不容变更的政治传统了。

这里，恰恰有另外一个极为重要的史料现象：燕国自召公直至第九代国君，都没有明确的传承记载。为什么？唐代司马贞在《史记》索隐中解释，说这是“并国史先失也”。意思是说，国史失载，造成了如此缺环。可是，我们的问题是，燕国史为什么失载？鲁国史为什么就没有失载？客观分析，最大的原因可能有两方面：其一，燕国在召公在世的几代之中，都忠实地遵奉了召公王道，国无大事风平浪静，以至于没有什么大事作为史迹流传。于是，其国史史料，也就不能吸引士子学人在大争之世去抢救发掘了。这一点，燕国不同于鲁国。鲁国多事，也就有了孔子等平民学者的关注。燕国无事，自然会被历史遗忘。其二，史料缺失本身，带有周、召二公的风格特征。周公显然具有比较强的档案意识，譬如，曾经将自己为周武王祈祷祛病的誓言秘封收藏，以为某种证据，后来果然起到了为自己澄清流言的作用。而召公却更注重处置实际政务，不那么重视言论行为的记载保留。至少，召公在民间长期转悠的口碑，就比周公响亮得多。如此这般，两国的史官传统，很可能也会有着重大差异。相沿成习，终于在岁月流逝中体现出史料留存的巨大差别。

立国君主的精神风貌，往往决定着这个国家的政治传统。

历史逻辑在这里的结论是：燕国的政治传统，被异常长寿的召公凝滞了。

燕国的政治传统，就是王道礼治的治国精神以及与其相配套的行为法则。

何谓王道？何谓礼治？这里需要加以简单地说明。

王道，是与霸道相对的一种治国理念。古人相信，王道是黄帝开始倡导的圣王治国之道。王道的基本精神是仁义治天下，以德服人，亦称为德政。在西周之前，王道的实行手段是现代法治理论称之为习惯法的既定的社会传统习俗。西周王天下，周公制定了系统的礼（法）制度，将夏商两代的社会规则系统归纳，又加以适合当时需要的若干创造，形成了当时最具系统性的行为法度——周礼。周礼的治国理念依据，便是王道精神。周礼的展开，便是王道理念的全面实施。所以，西周开始的王道，便是以礼治为实际法则而展开的治国之道。王道与周礼，一源一流，其后又互相生发，在周代达到了无与伦比的精细程度。直到春秋时代（东周），王道治国理念依然有着巨大的影响力。

王道礼治，在治国实践中有三方面的基本特征：

其一，治民奉行德治仁政，原则上反对强迫性实施压服的国家行为。

其二，邦交之道奉行宾服礼让，原则上反对相互用兵征伐。

其三，国君传承上，既实行世袭制，又推崇禅让制。

当然，上述基本特征，都是相对而言，不可绝对化。在人类活动节奏极为缓慢的时代，牧歌式的城邑田园社会是一种大背景，任何人都不可能逾越这个社会条件。统治者与被统治者的依附关系，因为空间距离的稀疏而变得松弛；社会阶层剧烈的利害争夺，因人口的稀少与自然资源的相对丰厚而变得缓和；太多太多的人欲，都因为山高水远而变得淡漠；太多太多的矛盾冲突，都因为鞭长莫及而只能寄希望于德政感召。所以，“邻里相望，鸡犬之声相闻，民老死不相往来”的图画，在那个时代是一种现实，并非老子描绘的虚幻景象。同样，明

君贤臣安步当车以巡视民间，树下听讼以安定人心，也都是可能的现实。如此背景之下，产生出这种以德服人的治国理念，意图达到民众的自觉服从，实在是统治层的一种高明的选择。高明之处，在于它的现实性，在于它能有效克服统治者力所不能及的尴尬。当然，那个时代也不止一次地出现过破坏这种治国理念的暴君。但是，暴君没有形成任何治国理念。王道德政，是中国远古社会自觉产生的政治传统。这一点，至少在春秋之前，没有任何人企图改变。

可是，时代已经发生了剧烈的变迁，昔日潮流已经成为过去。

所有的诸侯国，都面临着自己的政治传统面对紧迫而又尖锐的种种问题。

当此之时，让我们先看看燕国在春秋战国之世的基本作为。

春秋时期，燕国见诸史籍的大事大体有四件：

1．吞灭蓟国（年代无考），以蓟城做了燕国都城，此后一直未变。

2．燕庄公二十七年，燕国遭遇北方山戎攻击，齐桓公率兵救援。解除燕国危机后，齐桓公提出要燕国共同尊王朝贡，并敦促燕国“复修召公之法”。由此可以推断：当时燕国与周王室有所疏离，对召公德政传统也有所偏离，是可能变化之迹象，却被霸主齐桓公遏制。

3．燕惠公因多养宠姬而起内乱，逃奔齐国，失政四年；后齐国伐燕，护送惠公回燕，刚刚回国燕惠公即死。

4．燕釐公三十年，进攻政权已经由姜氏变为田氏的新齐国，占据林营之地。

战国之世，燕国的大事主要有：

1．燕文公时期任用苏秦，首倡六国合纵，为纵约长国。之后，秦国连横，秦惠王以女嫁燕太子，秦燕结盟，燕国自此反复进出于合纵。

2．燕易王时期，齐宣王攻燕，占据燕国十城，后得苏秦斡旋，十城复归。

3．燕王哙禅让子之，致燕长期内乱，燕国大衰。

4．燕将秦开平定辽东，年代不可考。

5．燕昭王任用乐毅变法，大举攻齐，下七十余城，历时六年，几灭齐国。

6．燕惠王废黜乐毅，齐国大举反攻复国，燕国衰弱。

7．燕武成王七年，遭齐国田单攻燕，燕失中阳之地。

8．燕王喜之时，屡次对赵发动战事均遭大败，失地失军不可计数。

9．燕秦结盟，太子丹在秦为人质。

10．太子丹主谋，策划荆轲刺秦。

11．秦军攻燕，燕代联军抗秦大败，燕王喜逃亡辽东。

12．燕王喜杀太子丹献于秦国。

13．燕王喜三十三年，秦攻辽东，俘获燕王喜，燕国灭亡。

从历史的大足迹可以看出，在整个西周时代，燕国是平定散淡的，是没有大作为的。春秋之世，则曾经有过两次方向不同的变化迹

象。第一次，是燕庄公时期偏离召公德政，被奉行“尊王攘夷”的齐桓公遏制，应该说，这次变化是趋于进取的，是力图靠拢潮流的。第二次，则是燕釐公进攻新生的齐国，应该说，这是燕国面对新生地主族群取代老贵族诸侯的潮流，内心所产生的不满与躁动，是逆潮流的一次异动。

战国之世，兴亡选择骤然尖锐化，燕国面对古老的政治传统与不变则亡的尖锐现实的夹击，表现出一种极其独特的国家秉性。其总体状态是摇摆不定的：一方面，在政治权力的矛盾冲突与邦交之道的国家较量中，依然奉行着古老的王道传统，企图以王道大德来平息激烈的利害冲突，处置重大的社会矛盾时暴露出明显的迂腐，形成一种浓烈的迂政之风；另一方面，在变革内部体制与增强国家实力的现实需求面前，则迫不得已地实行有限变法，稍见功效浅尝辄止。这种摇摆不定的状态，造成了极为混乱的自相摧残。王道迂政带来严重的兵变内乱，变法所积累的国家实力轻而易举地被冲击得荡然无存；变法势力因不能与迂政传统融合，随即纷纷离开燕国，短暂的变法迅速地消于无形，一切又都回到了老路上去。于是，国家屡屡陷入震颤瘫痪，国家灾难接踵而来。司马迁的说法是：“燕迫蛮貉，内措齐晋，崎岖强国之间最为弱小，几灭者数矣！”

战国时期，最能表现燕国王道迂政的是四大基本事件：

其一，反复无常的邦交之道。

其二，搅乱天下的禅让事件。

其三，强兵复仇而一朝瓦解的破齐事件。

其四，长期挑衅强邻的对赵消耗战。

先说邦交之迂。

秦国变法后，骤然崛起为最强大国家，使战国格局发生了重大变化。当此之时，山东名士苏秦倡导“六国合纵抗秦”的邦交战略。从历史主义的高度看，这是整个人类文明史上第一次由精英之士个人推动实现的外交大战略。苏秦推行合纵，首先瞄准的最佳发动国是中原三晋中的赵国。原因只有一个，秦国东出，三晋首当其冲，而赵国在三晋之中最硬朗。但是，种种原因，赵国却拒绝了苏秦。需要关注的是，苏秦在首说赵国失败之后选择了燕国。苏秦为何放弃了继续以直接与秦国对抗的魏国、韩国为说服对象，而选择了距离秦国最远的燕国做突破口？从《战国策》所记载的苏秦说燕王篇章中，我们可以看出最根本的原因。这个原因就是：在秦国成为超强大国而对山东构成巨大威胁的大形势下，燕国在山东六国中具有最明显的邦交战略失误。这个失误，恰恰是对秦国威胁完全不自觉。

苏秦点出的事实，具有浓烈的嘲讽意味：“……安乐无事，不见覆军杀将之忧，无过燕国矣！大王知其所以然乎？夫燕之所以不犯寇被兵者，以赵之为蔽于南也！……秦赵相弊，而王以全燕制其后，此燕所以不犯难也……秦之攻燕也，战于千里之外；赵之攻燕，战于百里之内。夫不忧百里之患，而重千里之外，（失）计无过于此者！”苏秦所讽刺的这种“不忧百里之患，而重千里之外”的邦交政策，正是典型的燕国式的政治迂阔症。这种迂政邦交，最大的症状是没有清醒的利益判断，时时事事被一种大而无当的想法所左右，邦交经常地摇摆不定。历史的事实是，虽然燕文公这次被点醒，但其后不久，燕国立即退出合纵而与秦国连横，重新回到“不忧百里之患，而重千里之外”的迂阔老路上去了。再后来的燕国邦交，更是以反复无常而为天下公认，获得了“燕虽弱小，而善附大国”的口碑。也就是说，燕国邦交的常态，是选择依附大国而不断摇摆。春秋时期，这种摇摆主要表现在附齐还是附晋。战国时期，燕国的摇摆则主要表现于对遥远的大国（楚国、秦国）时敌时友，而对两个历史渊源深厚的邻国（齐国、赵国）则刻意为敌。乍看之下，这种邦交貌似后来秦国奉行的极其有效的远交近攻战略，似乎是英明的强国邦交战略。但是，可惜燕国不是

强国，更不是要自觉统一天下的强国。燕国的远依附而近为敌，更实际的原因在于迂阔的王道精神，在于老牌王族诸侯的贵胄情结——齐国、赵国是新地主国家，与我姬姓天子后裔不能同日而语！这种对实际利害缺乏权衡而对强大邻国的“身世”念兹在兹的国家嫉妒，导致了燕国邦交的长期迂腐，也导致了几次行将灭亡的灾难。

再说禅让之迂。

燕国任用苏秦首倡合纵之后，地位一度得到较大提高。可是，正在这个时候，燕国发生了一次令人不可思议的政治事件，从而导致了一次最严重的亡国危机。这个事件，是燕王哙禅让事件。燕易王之后，继位者是燕王哙。史上大凡没有谥号而直呼其名的国君，不是亡国之君，便是丧乱之君，总之已经丧失了追谥的宗庙条件。这个姬哙，与后来亡燕的姬喜，是燕国历史上两个没有谥号的君王。姬哙之所以历史有名，是因为在位期间做了这一件令天下瞠目结舌的大事——仿效圣王古制，禅让国君之位。这件事发生在公元前316年，其造成的严重内乱持续了五年之久，是燕国“几亡者数矣”中最具荒诞性的一次亡国危机。事件的经过，都在本书第二部《国命纵横》中备细叙述了。我们在这里所要关注的，是燕王哙的迂阔与整个荒诞事件如何生成。《史记》、《战国策》与《韩非子》都记载了这次事件的四个关键人物的关键言论，很能说明一些问题。

第一个关键人物，当然是姬哙。从他与其他臣子的应对中完全可以看出姬哙最关注的是两件事：一则是如何使自己成为圣王，二则是如何使燕国像齐国一样王天下。应该说，姬哙的动机无可厚非。但是，在变法强国成为潮流的时代，姬哙没有想如何搜求人才变法强国，却一味在圣王之道上打圈子，不能不说，这是燕国的迂政传统起了决定性作用。

第二个关键人物是子之。《韩非子·内储说上》记载了子之一次权术行为：“子之相燕，坐而佯言曰：‘走出门者何，白马也？’左右皆言

不见。有一人走，追之（门外），回报曰：‘有。’子之依此知左右不诚信。”后来的赵高指鹿为马以测试同党，完全与子之权术相同。这件事可以看出，子之并非是商鞅、乐毅那般具有治国信念的变法人士，而是具有政治野心的权术人物。后来，子之当政而国家大乱的事实也证明了这一点。

第三个关键人物是苏代。苏代是苏秦的弟弟，入燕后与子之结盟，成为促成子之当政的关键人物之一。苏代促成姬哙决策重用子之的言论，《史记》的记载是：苏代出使齐国归来，姬哙问齐王其人如何？苏代回答说，“必不能成就霸业。”姬哙问，“为什么？”苏代回答说，“齐王不信其臣。”苏代的目的很明显，“欲以激燕王以尊子之也。于是燕王大信子之。子之因遗苏代百金，而听其所使。”显然，这是一笔很不干净的政治交易，苏代骗术昭然。《韩非子·外储说右下》记载相对详细，苏代着意以齐桓公放权管仲治国而成就霸业为例，诱姬哙尊崇子之，姬哙果然大为感慨：“今吾任子之，天下未知闻也！于是，明日张朝而听子之。”可见，苏代促成姬哙当权的方式，具有极大的行骗性，说苏代在这件事上做了一回政治骗子，也不为过。而姬哙的对应，则完全是一个政治冤大头在听任一场政治骗术的摆弄，其老迈迂阔，令人忍俊不能。

第四个关键人物是鹿毛寿。此人是推动姬哙最终禅让的最主要谋士，其忽悠术迂阔辽远，绕得姬哙不知东南西北。鹿毛寿对姬哙的两次大忽悠，《战国策》与《史记》记载大体相同。第一次提起禅让，鹿毛寿的忽悠之法可谓对症下药。鹿毛寿先说了一个生动的故事：尧让许由，许由不受。于是，“尧有让天下之名，实不失天下”，尧名实双收，既保住了权力，又得到了大名。无疑，这对追慕圣王的姬哙是极大的诱惑。之后，鹿毛寿再摆出了一个诱人的现实谋划：“今王以国相让子之，子之必不敢受；如是，王与尧同行也！”姬哙素有圣王之梦，又能名实双收，立即认同，将举国政务悉数交给了子之。显然，这次交权还不是子之为王。于是，过了几多时日，鹿毛寿又对姬哙第

二次忽悠设谋。鹿毛寿说，当初大禹禅让于伯益，却仍然教太子启做了大臣。名义禅让，实际上是教太子启自己夺位；今燕王口头说将燕国交给了子之，而官吏却都是太子的人，实际是名让予之，而太子实际用事（掌权）。显然，这次是鹿毛寿奉子之之命向姬哙摊牌了，忽悠的嘴脸有些狰狞。大约姬哙已经有了圣王癖，或者已经是无可奈何，于是立即作为，将三百石俸禄以上的官印（任免权）全数交给了子之。之后，姬哙正式禅让。“子之南面行王事，而哙老不听政，顾（反）为臣。”在治国理念与种种政治理论都已经达到辉煌高峰的战国之世，一个大国竟然出现了如此荒诞的复古禅让事件，其“理论”却是如此的迂阔浅薄，实在令人难以理解。这一幕颇具黑色幽默的禅让活剧，之所以发生在燕国，而没有发生在别的任何国家，其重要的根源，便是燕国的王道传统之下形成的迂政之风。燕国君臣从上到下，每每不切实际，对扎扎实实的实力较量感到恐惧，总是幻想以某种貌似庄严肃穆的圣王德行来平息严酷的利益冲突，而对真正的变法却退避三舍敬而远之。这种虚幻混乱的迂政环境，必然是野心家与政治骗子大行其道的最佳国度。

再说燕国破齐之迂。

燕国最辉煌的功业，是乐毅变法之后的破齐大战。对于燕昭王与乐毅在燕国推行的变法，史无详载。从历史实际进展看，这次变法与秦国的商鞅变法远远不能相提并论，其主要方面只能是休养生息、整顿吏治、训练新军几项。因为，这次变法并没有触及燕国的王道传统，更不能说根除。变法二十八年之后，燕国发动了对齐国的大战。乐毅世称名将，终生只有这一次大战，即六年破齐之战。燕国八百余年，也只有破齐之战大显威风，几乎将整个齐国几百年积累的财富全部掠夺一空。否则，燕国后期的对赵之战便没有财力根基。但是，破齐之战留下了一个巨大的谜团：为什么强大的燕军能秋风扫落叶一般攻下七十余城，却在五年时间里攻不下最后的两座小城而致功败垂成？世间果然有天意么？

历史展现的实际是：在最初的两次大会战击溃齐军主力后，乐毅遣散了五国联军，由燕军独立攻占齐国；一年之内，燕军下齐七十余城，齐湣王被齐国难民杀死，齐国只留下了东海之滨的即墨与东南地带的莒城两座小城池。这两座城池，乐毅大军竟五年没有攻克，最终导致第六年大逆转。战争的具体进程，本书第三部《金戈铁马》有详细叙述，不再重复。我们的问题是：五年之中，燕军分明能拿下两城，乐毅为什么要以围困之法等待齐国的最后堡垒自行瓦解？后世历史家的研究答案是：乐毅为了在齐国推行王道德政，有意缓和了对齐国的最后攻击。《史记·乐毅列传》集解，有三国学者夏侯玄的一段评判云："……乐生之志，千载一遇……夫兼并者，非乐毅之所屑，强燕而废道，又非乐生之所求……夫讨齐以明燕王之义，此兵不兴于为利矣！围城而害不加于百姓，此仁心著于遐迩矣！举国不谋其功，除暴不以威力，此至德全于天下矣！……乐生方恢大纲，以纵二城；收民明信，以待其獘（毙）……开弥广之路，以待田单之徒；长容善之风，以申齐士之志。使夫忠者遂节，勇者义著，邻国倾慕，四海延颂，思戴燕主，仰望风声，二城必从，则王业隆矣！……败于垂成，时运固然。若乃逼之以威，劫之以兵……虽二城几于可拔，而霸王之事逝其远矣！……乐生岂不知拔二城之速了哉，顾拔城而业乖也！……乐生之不屠二城，未可量也！"

我们得说，夏侯玄分析的实际原因完全切中燕国实际。

但是，夏侯玄的评论却比燕昭王与乐毅更为迂阔。夏侯玄之迂阔，在于将燕国攻齐说成一开始就很明确的彰显王道的义兵，且将其抬高到不是以利害为目标的道义战争而大加颂扬，"举国不谋其功，除暴不以威力，此至德全于天下矣！"甚至，夏侯玄将围城不攻也说成是为了"申齐士之志"的善容之德。

历史的事实是：燕昭王奋发图强的长期动机，一直是为了复仇。乐毅后来对燕惠王的书简已经明说了：“先王命之曰，‘我有积怨深怒于齐，不量轻弱，而欲以齐为事！’”后来的燕惠王也说：“将军为燕破齐，报先王之仇，天下莫不震动。”事前事后，丝毫没有一句论及，破齐是为了推行先王之义。唯其如此，乐毅破齐初期并没有推行不切实际的王道德政，而是毫不留情地大破齐军数十万、攻下齐国全部城池、抢掠了齐国全部府库的全部物资财富。应该说，这是强力战争所遵循的必然规律，无可厚非。可是，在战争顺利进展的情势下，燕国的对齐方略忽然发生了重大变化。这个变化，就是以即墨、莒城两座城池的死命抵抗为契机，燕国忽然在齐国采取了与开始大相径庭的王道德政。这种王道德政，能在齐国推行五年之久而没有变化，与其说是乐毅的自觉主张，毋宁说是燕国王族的王道理念旧病复发，燕昭王又有了要做天下圣王的大梦所致。因为，没有燕昭王的支持甚至决策，作为一个战国时代著名的统帅，很难设想乐毅会自觉自愿地推行一种与实际情势极为遥远的迂腐德政。乐毅在对燕惠王回书中回顾了攻齐之战，说得最多的是攻伐过程与如何在齐国获得了大量财富并如何运回了燕国，对于五年王道化齐，却几乎没有说一句话。假若是乐毅力主燕惠王推行王道，乐毅能不置可否么？同样一个令人深刻怀疑的事实是：在燕惠王罕见致歉的情况下，乐毅为什么坚决不回燕国、终生不回？合理的答案只能是，乐毅对燕国迂政传统的危害的认识至为清醒，明知无力改变而不愿意做无谓的牺牲。

不以战争规则解决战争问题，而以迂阔辽远的王道解决残酷的战场争端，不但加倍显示出自己前期杀人攻城劫掠财富的残酷，而且加倍显示出此时推行王道的虚伪不可信。这既是齐国人必然不可能接受的原因，也是燕国迂政用兵必然失败的原因。相比于秦国的鲜明自觉的兵争战略，这种迂政之兵更显得荒诞不经。

再说燕国的对赵之迂。

整个战国时代，燕国邦交的焦点大多是对赵事端。也就是说，除了燕昭王对齐国复仇时期，燕国的斗争轴心始终是对赵之战。燕国纠缠挑衅赵国之危害，几乎当时所有在燕国的有识之士都剖析过反对过。但是，燕国的对赵挑衅却始终没有改变，这实在也是燕国历史的最大谜团之一。邦交大师苏秦最先提出了燕国对赵之错误，其后，苏代也以“鹬蚌相争，渔人得利”的寓言故事再度强调燕国对赵之错误。应该说，苏氏兄弟时期，燕国君主还是有所克制的，几次燕赵之战都因听从劝谏而避免，燕国地位因此而改善。可是，燕惠王之后，燕国对赵方略又回到了老路。没有任何理论理念支撑，就是死死咬住赵国不放。整个燕王喜时期，燕国政局的全部核心就是挑衅赵国。昌国君乐闲反对过，为此被迫逃离燕国。大夫将渠反对过，被燕王一脚踢翻。燕国只有一个名臣支持了燕国攻赵，这就是晚年的剧辛，结果是剧辛在战场被赵军杀死。若非赵国晚期是昏君赵迁在位，只怕名将李牧早灭了燕国。

历史形成的谜团，其根源往往在于我们已经无法理解当事者的思维方式。

分明是害大于利，燕国还是要对赵国长期作战，为什么？

具体原因固然复杂多样，譬如秦国间离燕赵，暗中支持燕国与赵国为敌，从而达到削弱强大赵国的目的，就是一个重要原因。可是，历史逻辑展现出的根源却只有一条：燕国以天子号老贵族自居，对这个后来崛起的强大邻国抱有强烈的嫉妒与蔑视，必欲使其陷于困境而后快。只能说，这是王道迂政之风在最后的变形而已。

王道政治传统，曾经在秦国也有深厚的根基，但结果却截然不同。

秦穆公之世任用百里奚治国，使秦国一度成为春秋霸主之一。由此，王道治国在秦国成为不能违背的传统。直到秦孝公的“求贤令”，

依然遵奉秦穆公，明确表示要“修穆公之政令”。《商君书·更法》记载的秦国关于变法决策的论战，当时的执政大臣甘龙、杜挚反对的立足点很明确，就是维护秦国传统：“圣人不易民而教，知者不变法而治。因民而教者，不劳而功成；据法而治者，吏习而民安。今若变法，不循秦国之故，更礼以教民，臣恐天下议君！”另一反对派大臣杜挚则云：“利不百，不变法。功不十，不易器。法古无过，循礼无邪。君其图之！”两派激烈争论，都没有涉及变法之具体内容，而都紧紧扣着一个中心——如何对待本国的政治传统？成法该不该变？

商鞅的两次反驳很犀利，很深刻。

商鞅反驳甘龙云：“子之所言，世俗之言也！夫常人安于故习，学者溺于所闻。此两者所以居官而守法，非所论于法之外也。三代不同礼而王，五霸不同法而霸。故知者作法，而愚者制焉。贤者更礼，而不肖者拘焉！拘礼之人，不足与言事。制法之人，不足与论变。君无疑矣！”

商鞅反驳杜挚云：“前世不同教，何古之法！帝王不相复，何礼之循！伏羲神农教而不诛，黄帝尧舜诛而不怒，及至文武，各当时而立法，因事而制礼。礼法以时而定，制令各顺其宜，兵甲器备各便其用。臣故曰：治世不一道，便国不必法古！汤武之王也，不修古而兴；殷夏之灭也，不易礼而亡。然则反古者未必可非，循礼者未必多是也。君无疑矣！”

商鞅的求变图存理论，是战国时期变法理论的代表。从某种意义上说，一个国家的变法派能否成功，既取决于其变法内容是否全面深刻，又取决于对该国旧政治传统背叛的深刻程度。唯其商鞅自觉清醒，而能说服秦孝公决然地抛弃旧的政治传统，在秦国实行全面深刻的变法。由此，秦国强大，秦国确立起了新的政治理念，从此持续六世之强而统一华夏。

燕国则不同，乐毅与燕昭王的变法没有任何理论准备，没有对燕国的政治传统进行任何清理，只是就事论事地进行整顿吏治、休养生息、训练新军等等事务新政。显然，这种不涉及传统或者保留了旧传统的表面变革，不可能全面深刻，也不可能稳定持续地强大，一旦风浪涌起，旧根基旧理念便会死灰复燃。

燕国的悲剧，就在这种迂政传统的反复发作之中。

无论是处置实际政务，还是处置君臣关系，燕国君王的言论中都充满了大而无当的王道大言，于实际政见之冲突往往不置一词。王顾左右而言他，诚所谓也！燕惠王尤其典型，对乐毅离燕的德义谴责，根本不涉及罢黜乐毅的冤案与对齐国战略失误的责任承担；对乐闲离燕的德义谴责，如出一辙地既不涉及对赵方略之反思，又不涉及乐闲离赵的是非评判，只是大发一通迂阔之论，绕着谁对不起谁做文章。两千余年后读来，犹觉其絮叨可笑，况于当时大争之世焉！司马迁在

《燕召公世家》之话感慨云：“召公奭可谓仁矣！甘棠且思之，况其人乎！燕迫蛮貉，内措齐晋，崎岖强国之间最为弱小，几灭者数矣！然社稷血食者八九百岁，于姬姓独后亡，岂非召公之烈邪？”司马迁将燕国长存之原因，一如既往地归结于“天下阴德”说，姑且不论。然则，司马迁对燕国灭亡之原因，却没有涉及。这，正是我们关注的根本所在。

---

1. 上谷，今河北怀来之东南地带。
2. 荆轲斩蛟故事，见《博物志》，虽颇具神话意味，亦见时人眼中荆轲之神。
3. 榆次，赵国城邑，今山西榆次以北地带。
4. 唐人司马贞之《史记索隐》云：“轲先齐人，齐有庆氏，则或本姓庆。春秋庆封，其后改姓贺。次下以至卫而改姓荆。荆庆声相近，故虽在国而异其号耳。”此谓一说，或来自传闻。

5. 三署皆燕国官职：亚卿执掌实际政务，境吏掌边境，御书掌文书。

6. 《史记正义》刘云：“设文物大备，即谓九宾，不得以周礼九宾义为释。”是为切实之论。

7. 司仪，周时官职，《周礼·秋官·司寇第五》云：“司仪掌九仪之宾客摈相之礼。”沿袭后世。

8. 《史记·刺客列传》在此处用了一个“揕”字。揕者，刺也。然则，太史公却没有用“刺”字。太史公治史严谨，有“刺”字而不用“刺”字，必有原因。我的推理是：揕，可能是淬毒匕首杀人的一种独特手法，西汉尚知，后世失传，遂不知其意。史家对此，亦无翔实考证。若有武术史家知之，当公诸社会以彰其意。

9. 宋子城，赵国城邑，今河北赵县（旧谓赵州）以北地带。

10. 先秦“方城”之名有四，三处在北楚（今河南省南部），一处在燕国。《诗·召月》云：“侵镐及方。”朱熹注：“镐、方，皆地名，疑皆朔方也。”据历史地理学家谭其骧考订，这一方城在燕国涿县东南地带。

11. 秦军灭燕之进军会战路线，史无详载。《史记·秦始皇本纪》云：“秦军破燕易水之西。”《史记·燕召公世家》“集解”徐广注云，秦军出涿郡故安。两说不同，当互有联系，实际可能是战场攻防转化造成。

12. 今日易水为北、中、南三条，皆为大清河上源支流。然《水经注》与历史地理学家谭其骧之《中国历史地图》，皆云战国易水为北南两条。古今差异，当为水流演变之故。

13. 中国历史上有三个武阳，一为此处的燕国武阳，二为东汉设置于四川的武阳县，三为隋代设置于河北的武阳郡。燕国武阳，在今河北易县之易水上游地带。

第八章　失才亡魏

一　一旅震四方　王贲方略初显名将之才

兵士们尚在构筑营垒，王贲接到了秦王的紧急书令。

五万精锐铁骑从燕国兼程南来，一路四日始终没有咸阳王使的路令，王贲很是有些意外。秦军但凡两万人以上出动，是例行重兵，其进军使命、粮草补给、民力征调、驻地日程等都有明白无误的法度照应。往往越是机密用兵，事先确定行兵方略就越是详尽。其间种种具体事宜，几乎随时都会在路途接到相关书令，此所谓路令。王贲此次南下是奉王命回兵，王翦幕府不再对其节制，所需要的只是依照咸阳王命行事。然在蓟城大营，姚贾所持的王书以及姚贾转述的事实，所申明者都是调兵的大略缘由，大军南下的一应具体事宜只字未提。王贲以机密军务之成例行事，上路半日后向姚贾请命行程方略。不料姚贾淡淡一笑道："老夫只管调兵，余皆未奉成命，少将军只能自决了。"因了父亲王翦的原因，军中皆呼王贲为少将军，姚贾自不例外。姚贾如此一说，王贲这才认真起来，在大军歇马冷炊的半个时辰里立即做出了决断：兼程南下，直抵洛阳东南的伊阙要塞。姚贾问其故，王贲只说了一句话："伊阙咽喉，兼顾南北。"

如今堪堪赶到伊阙，幕府还没有搭建起来王命便到，说明秦王对南下大军的行止是十分清楚的。果真如此，一直没有路令便令人有些费解。然王贲顾不得多想，对中军司马匆匆交代了几句军务，飞身上马去了。不远处驾着王车的特使正在等待王贲登车同行，今见王贲片刻之间径自飞马而去，连忙启动王车追了上来。王贲坐骑是一匹雄骏

的阴山胡马，身高八尺通体火红，号为火云驹，耐力速度都极为出色。随行的一司马两护卫，也都是出类拔萃的骑士良马。一进函谷关，王贲的小马队已经将特使王车远远抛在了后面，入夜三更时分便进入了咸阳。

“下马！等候特使。”

从禁止庶民车马的特急密道飞驰到王城南门时，王贲才恍然勒马下令等候特使。虽说王贲也可以直接进入王城，然若有特使同行，一切都会方便许多；不等特使，则自己便要在几道门户前报名待命，纵然先入王城，也不知哪里去见秦王。凡此种种细节，对于第一次被秦王单独召见的王贲，都是实实在在的关口。

“少将军么？赵高奉命等候多时了。”

小马队刚一勒定，一盏风灯随着一个响亮的内侍声音从城门下飘了过来。王贲心下顿时一热，立即飞身下马大步走了过来。王贲对赵高不熟，但却不知多少次地听过这个名字及其相关传闻，对秦王身边这个颇具英雄才具的内侍很是赞赏。今见赵高如此谦和热诚，王贲当先一个拱手礼道：“见过赵令！”赵高极是利落地一拱手道：“不敢当。”不待王贲下文，赵高转身吩咐一个少年内侍带王贲的司马护卫去车马院歇息用饭，又转身一拱手领着王贲向东偏殿而来。

“少将军果然快捷！”

方进殿前甬道，一个高大身影快步迎了过来。王贲一听是秦王声音，大步趋前深深一躬高声道：“末将王贲参见我王！”甲钉长剑与斗篷叮当纠缠之间，王贲不期然一头汗水，显得很是局促。嬴政打量了一眼大笑道：“都几月了还一身冬装？小高子，先领少将军沐浴，换我一身轻软衣裳再说。”王贲满脸涨红满脸汗水，连说不用不用。秦王一

摆手道："任事不急，人先舒畅了再说。"王贲还要说话，已经被赵高不由分说拉着走了。

大约顿饭时光，王贲身着轻软长袍，头上包着一方干爽白布，疾步匆匆地来到了偏殿正厅。秦王与王绾、李斯、姚贾三人，正站在墙下的大地图前指点说话。见王贲脖颈发际还滴着水珠，嬴政一瞪眼道："你个小高子急甚来，少将军头发都不拭干！"紧跟在王贲身后一溜碎步的赵高红着脸，吭哧着不敢说话。王贲已经扬手扯去了包头大布，一躬身高声道："禀报秦王！头包大布太憋闷，敢请摘去说事！"话音未落，秦王四人一齐大笑。嬴政连连挥手道："去了去了，咋畅快咋来。小高子，酒肉快上。"赵高一答应正要转身，不防已经被王贲一伸手拽住。王贲一拱手道："禀报秦王，末将在马上已经啃下了三斤干肉。目下只须凉茶，不敢饮酒！"嬴政一挥手道："好！大桶凉茶。来，少将军坐了说话。"王贲目光本来已经在地图上巡睃，此刻脚步钉在原地盯着地图皱着眉头，良久没有说话。秦王见状，明亮的目光飞快地一掠三位大臣，也站在原地不动了。

"少将军何意？"王绾笑问一句。

"伊阙还是靠北，该在安陵截其退路！"王贲突然一指地图。

"如何？"嬴政一脸笑意地环视着三位大臣。

"少将军，老夫有些不明。"姚贾目光连连闪烁。

"末将揣摩。"王贲一手提着头上扯下来的白布，一手嘭嘭点着高大木板上的地图，"旧韩作乱，北连魏国不足为患，若南下奔楚，或东逃奔齐，则后患无穷。是故，我军驻扎伊阙，只能堵绝韩乱之民进入崤山入楚通道，而不能堵绝其南面入楚大道。该当驻扎安陵，一军镇四方！"

“四方，何谓？”李斯认真问了一句。

“韩魏楚齐！”王贲的声音震得殿堂嗡嗡响。

“我王选人甚当，老臣恭贺！”王绾慨然一拱手。

“大将出新，臣亦恭贺！”李斯姚贾异口同声。

王贲左看右看，一时不知所措。秦王嬴政不禁笑道：“来来来，少将军坐了说话。凉茶来了，只管喝着听着。长史，你对少将军说说来龙去脉。”李斯一点头，走到地图前，指点着说起了去岁今春以来的中原变化。

原来，秦国灭韩后，撤回了内史郡郡守嬴腾的灭韩兵马，驻扎陇西以防戎狄趁火打劫。中原之地，秦国只在旧有的洛阳大营保留了蒙武的五万老军，以为函谷关外诸事总策应。大臣方面，姚贾坐镇新郑，一则襄助颍川郡新郡守治韩，一则主理对魏国齐国斡旋。去岁，秦军破赵后北上易水，逼近燕国；燕太子丹刺秦事发，震惊天下，也一举改变了秦国的灭国用兵总方略。在荆轲刺秦后不到两月，姚贾的黑冰台人马刺探到一个惊人的消息：灭韩大战时逃亡的韩国申徒张良潜回新郑，正在秘密联结韩国旧世族，欲图举兵复国，目下，张良已经秘密联结了魏国楚国，两国都许诺全力策应！与此同时，内史郡嬴腾部属也探听到一则异动迹象：被囚禁在韩原梁山的韩王安，近有神秘之客往来，此人正是旧韩申徒张良。

两方事态紧急密报咸阳，秦王嬴政立即召王绾、内史嬴腾、蒙武、李斯、姚贾、尉缭等一班大臣会商。最后，秦国君臣议决的方略对策是：此事方起端倪，不宜公然出兵，只宜以机密事端处置。为此，蒙武大营全力戒备关外，姚贾黑冰台人马秘密缉拿张良，内史郡增加对韩王囚居地的防护，一旦张良被缉拿归案，立即将韩国作乱世族一体问罪，公开斩决，以震慑他国余孽。之所以如此处置，在于秦

国君臣有一个共同认可的评判：韩国旧世族复国复辟，其余被灭之国的旧世族也必然同理同心，只要秦国要一统天下，复辟暗潮便必然涌动，如何处置韩国作乱事件，具有垂范天下之效用。唯其如此，处置韩乱不宜仓促轻动，务必有理有据，宁可失其缓，不可失其急。毕竟，韩国没有强兵根基，魏楚也不敢贸然行事，只要秦国冷静处置，未必不能使韩乱胎死腹中。

然则，去岁秦军破燕大半年，韩国乱象却有了明显的恶化。

张良行踪诡秘无定，几次三番逃脱了姚贾黑冰台的追踪。多方探察证实：张良狡兔三窟，藏匿之地一在楚国淯水河谷，一在魏国逢泽山野，一在韩国旧地上党郡的大山；张良居无定所，又得燕赵一班任侠之士相助，事皆密行密议，急切间极难缉拿。与此同时，韩国故地的种种消息流布日广，民众渐渐呈现出躁动之势。入冬之际，被囚的韩王安也破例上书，请求秦王允准其在年节大祭之期回归新郑，祭祀宗庙，以安遗民之心。

鉴于种种迹象，王绾李斯力主：韩乱之事，不宜再佯作不知，秦王当召见韩王安，明白对其警示，若无效用，则当以强力消弭之。秦王嬴政赞同，下书姚贾职司实施。姚贾精勤能事，立即做出了精心部署。第一步，姚贾自为特使，奉秦王下书赶赴梁山，明白正告韩王安：韩国遗民有图乱之心，韩王当借祭祀宗庙之机安定遗民，莫使旧韩人徒然流血！可是，韩王安硬是不做正面回应，一副不解秦王下书所云的模样，对姚贾哼哼哈哈王顾左右而言他，始终没有任何明白说法。姚贾也不盘诘追问，也不拆穿事实，只冷笑着耐心听罢，又高声宣示了一遍秦王下书与警示说辞，告辞去了。第二步，秦国派出特使，以最为郑重的邦交礼仪通告魏楚两国：韩王安将在秦军护送下经过魏楚边境进入新郑，秦军请求借道。魏王假一副笑脸，当即答应借道。楚国正逢楚幽王葬礼，新立楚王芈犹（楚哀王）病恹恹黑着脸，然终究也是答应了。可是，当蒙武率领三万老军步骑浩浩荡荡护送韩

王安过境魏楚时，两国君臣竟无一人出面做礼仪性迎送。眼见韩王安一副淡漠模样，姚贾揶揄笑叹一句：“魏楚无恩如此，宁不念韩王旧情乎！”韩安尴尬地挤出一丝苦笑，一句话没说。第三步，姚贾亲自率领五十名黑冰台剑士，全程陪伴护卫韩安，察其言观其行。后来的事实是：回到新郑一个月余，除了祭祀，韩安从没有踏出旧时王城一步。即或在太庙前遇到了大群前来观瞻韩王的旧韩子民，姚贾特意下令停车，韩安也没有下车，更没有就秦王下书警示之意对臣民说话。今春回到梁山，韩安也没有就归韩祭祀事向秦王上书禀报，更没有对遗民作乱事向秦王做出任何表示。也就是说，秦国的所有举措，都没有得到任何回应，各方都在装聋作哑。综合种种迹象事态，姚贾禀报王绾并会同李斯商议，而后正式上书秦王，提出了“韩乱难以避免，我得尽早谋划对应之策”的最终评判。

“韩世族复辟，大秦不能退让！”嬴政愤怒了。

秦国君臣的秘密小朝会一连三日，调主力大军南下平乱的决策才终于确立下来。其间争论与顾忌，在于十余万大军南下后会不会导致北方战事乏力，从而不能灭燕国，反而可能诱发赵国死灰复燃？毕竟，赵国死灰复燃之后的威胁要远远大于韩国。反复争议权衡，秦王嬴政最后断然拍案：“若十余万大军南下，定然两面误事！五万精锐南下，既不误灭燕，又足以镇抚中原！”第一个赞同这一决断的，是老国尉蒙武。蒙武愤愤然道：“洛阳大营还有五万老军！莫非诸位以为老军不是秦军锐士，是白吃锅盔么！”第二个嚷嚷支持的是内史郡守嬴腾，慷慨激昂唾沫飞溅：“陇西还有我三万飞骑！关中还有我十万成军精壮！整个内史郡还有百余万老秦人！都不算么？一个韩国软蛋要甚主力大军，老子两万人马连锅端了他！”举殿哄哄然一阵，都赞同了五万主力南下的方略。最终说到选将，大臣们一致认为，调蒙恬南下最适当，理由是蒙恬精细稳妥，处置此类事最为得宜。可是，秦王嬴政始终没有点头。默然良久，嬴政拍案道：“九原、云中北大门，没有蒙恬不行。山东举事，毕竟华夏内乱，纵然不能一时消弭，至多重回战国

而已。若匈奴大举南下，毁灭的便是整个华夏！目下列国行将覆灭，没有哪一国可以扛得住匈奴洪水！只有秦国，只有秦军，可为天下扛得住！蒙恬纵然没有灭国之功，也不能离开九原幕府半步！”秦王一席话，大臣们全部沉默了。如此华夏器局，如此天地正气，大臣们与其说被秦王说服，毋宁说被秦王感动了。

“我意，王贲可将兵南下。”嬴政似觉过于凝重，笑着补了一句。

“王贲？”蒙武惊讶了。

“王贲不妥。”老尉缭摇了摇头。

“何以不妥？”李斯反问。

“王贲战法，近似白起，宜强兵硬战，不宜平乱镇抚。”

“老臣以为，王贲尚不如李信、辛胜稳妥。”蒙武插了一句。

“何以见得？”嬴政论事，从来要听其中道理。

“辛胜有统兵阅历。李信有战场谋划。王贲，二者俱缺。”

“还有其余理由么？”

见大臣们一齐摇头，嬴政方缓缓道：“若非燕国荆轲行刺，若非韩国世族复辟，我尚不能想到既往灭国之战。诸位，乐毅破齐六年不能灭齐，根由何在？白起攻赵三年，一战则彻底击垮赵军主力。若非先祖昭王错断错杀，秦国灭赵何待今日？乐毅与白起之差，差在不以兵家法则却以王道法则决战事。乐毅之行，难说没有博取一己盛名之心。白起之道，却准定是实实在在的利于国家。军中皆呼王贲为小白起，根由何在？不在别者，在王贲战法秉承了兵家本色，没有一战留过后患！至于统兵阅历、战场谋划，哪个将军没有第一次？更有一

条，李信、辛胜在军，不窝其才；而王贲在军，其父为帅，有窝其将才之可能。王贲南下，既利才又利国，何乐而不为？”

大臣们终于一无异议地赞同了，尽管未必人人信服，至少没有人驳倒秦王申明的道理。当被定为北上特使的姚贾请示行军法度时，秦王笑道：“不定。一切大军行止都交王贲自己决断。是骡子是马，拉出来遛遛。”如此这般，便有了不发路令的大军南下。……“末将无他，唯不负我王厚望！”

听罢李斯一番叙述，王贲黝黑通红的脸膛热汗直流，甩掉白布对着嬴政深深一躬。秦王嬴政伸手扶住笑道：“少将军若无才具，我厚望又能如何？来！放开说说，你对平定韩乱有何谋划？”说罢，嬴政与三位大臣落座，目光殷殷地盯住了站在大板图前的王贲。

“末将一路思忖，韩乱不能孤立处置。”王贲的大手划出一个大弧，整个地笼罩了板图，方才的一脸局促瞬间消失得干干净净，话语利落之极，“韩乱发作，根在魏楚。诸般因由，君上与诸位大人比末将更清楚。我之谋划，只在平定中原之军旅部署。归总说，末将一军足当三面。然则，末将尚有三件事，敢请我王允准。”

“说！”

“其一，请调蒙武老将军所部老军，移驻伊阙，堵截楚韩西南通道。”

“蒙武部本来便在谋划之中，准了。”

“其二，敢请中原邦交与末将军事调遣一体谋划。”

“姚卿以为如何？”嬴政的目光转向了姚贾。

“臣以为可也。”姚贾慨然一拱手，“臣愿全力辅助少将军！”

“好！文武之道。”

“其三，平乱之后当连续灭魏，敢请君上许我独领灭魏之战！”

“！”骤然之间，嬴政与三位大臣惊愕默然了。

在秦国君臣的连续朝会计议中，何时灭魏尚在未定之数：一切都得看韩乱势头大小，以及能否快捷利落地平定；即或平定了，也还得看魏楚齐三国动向，以及北方燕赵有无后患；毕竟，所余三国都是有强兵传统的大国，都是曾经做过中原霸主的富强之邦，若逼得三方合纵抗秦，局势就严峻了。说到底，秦国只有六十余万大军，天下需驻军的地方太多了，而三国联手，现成兵力至少也在百余万之多。凡此种种，作为灭人之国的大战，都不得不慎之又慎，若在最后的三国之战中一步走错，很可能全局都要翻盘。唯其如此，秦国君臣做出王贲只率五万铁骑南下的决策，其核心目标其实只有一个：平定韩乱，震慑魏楚。至于灭魏灭楚，此时尚没有纳入视野，若有连续灭魏之心，五万人马显然是谁也不会赞同的。

“少将军是说，平定韩乱与灭魏之战可一气呵成？”嬴政惊讶未消。

“正是！”

“依据何在？”

“灭国之战，纵有天下大义，亦当师出有名。”王贲显然成算在胸，浑厚的话音快捷流畅嗡嗡震荡，“灭韩之战，秦为清算韩国疲秦并为郑国复仇！灭赵之战，秦为李牧两败秦军复仇！灭燕之战，为荆轲刺秦！今我平定韩乱，必能获得魏国鼓荡韩乱之种种罪证。此时攻魏，师出有名！错失时机，事倍功半。更为根本者，此时先以霹雳之

势灭魏，所余楚齐两大广袤之国方可从容图之，兵力不至于捉襟见肘。此，末将之谋划，君上与诸位大人三思。”

“呵呵，少将军论说大局，不输于战场之能也！”

嬴政叩着书案笑赞一句，却没有明确可否。显然，嬴政是要先听听三位大臣的想法。王绾是总揽全局的丞相，自觉理当先说，一拱手道：“老臣以为，灭魏事关重大，不宜仓促议定，至少须待上将军燕代战事之后再说。”王绾素来稳健，除了安定秦国内政，在邦交大争中鲜有大胆出新，秦国君臣对此已经习以为常，故此谁也没有感到意外。王贲似乎也没有觉出多大压力，炯炯目光只看着李斯姚贾两人。一直沉思的李斯尚未开口，姚贾一拱手道：“臣以为，少将军谋划可行。其间根本在两处，一则，韩乱能干净利落平定；二则，楚国知难而退。若韩乱平定，楚不出兵，届时魏国孤立中原，未尝不可一鼓而下！”李斯接道：“臣反复思忖，少将军谋划可全力图之，至少当有八成胜算。最根本者，楚国幽王新丧，其同母弟芈犹新立，举国政事兵事皆在乱中。芈犹年逾五旬，且声色犬马昏聩平庸，唯赖景氏部族鼎力扶持，若无特异，楚国当无北上中原之心。是故，韩乱平定之后，魏国确实将陷入四面孤立之境，未尝不可图也！”王绾一拍案道：“两位所言不当。楚国纵然不出，东面尚有齐国。我只五万铁骑，何能如此弄险！”

“也是一说。”姚贾嘟哝着一笑。

“君上决断！”三人连同王贲，异口同声一句。

“我看四个字：有险，有图。”嬴政站了起来走到大图前，面对王贲指点着地图道，“全部要害，在于震慑楚国。若能使楚国不敢出，则齐国十有八九也不敢出。若楚齐不敢出，则魏国可图。少将军，是否如此？”

“正是！”

“可有对楚谋划？”

“有！”

“噢？”

“搁置韩乱，先行攻楚，一举震慑四方！”

“啊——”

王贲话音落点，嬴政君臣四人竟不约而同地惊叹了一声，又不约而同地相互对视着，目光中交织着疑惑与兴奋。这个动议太出乎原先朝会的决策意图了，等于一举改变了原先朝会的决策根基：不再将韩乱作为孤立事件对待，而是将韩魏楚齐四国作为一个大局来寻求解决之道！嬴政与三位大臣何许人也，几乎立即不约而同地掂量到了其中的差别，除了王贲的兵力能否担当如此重任的疑惑，人人都预感到了此举蕴含的庖丁解牛一般的奥妙。

“好！中原兵事，全权交少将军！”

秦王嬴政的拍案声大得惊人，东偏殿一片笑声。

二　轻兵袭北楚　机变平韩乱

麦收之前，三万轻装骑兵飓风般卷向了淮北。

所谓轻装骑兵，是王贲对南下铁骑的装备做了一次大减负。秦军素有轻兵传统，重型甲胄与大型兵器很少，战场之上轻身杀敌，腰间板带上吊着敌人的头颅，手中挺着长矛奔驰如飞吼喝冲锋，便成为列国传闻中的秦军模样。以至在很长时期里，天下将“轻兵”两字作为秦军的敢死之旅。然自商鞅变法之后，秦国以中原劲旅“魏武卒”为楷模，建立了极其重视器械装备的新军，面貌发生了根本性变化，各种

甲胄器械都有森严法度，士兵的防御力度与冲锋强度都有了大大提升，真正有了一支无坚不摧的锐士之旅。此所谓强兵利器也。但如此重装甲兵对长途奔袭战所需要的快速灵动而言，却成为一个很大的弱势。就此，王贲对秦王的上书是：“淮北乃北楚腹心，平川城邑居多。末将决效草原胡骑战法，以精悍轻骑击之不备。敢请君上，许贲轻兵减负机变行事。”秦王嬴政当即下书：“准王贲所请。一应军需，颍川郡全力筹划。”王贲接到下书，立即风风火火地开始了铁骑轻装。

一则，铁甲装改换为皮甲装：外铁皮内牛皮的厚重甲胄，改为单层牛皮甲胄；铁钉密集的牛皮大战靴，改为厚韧的单层野猪皮战靴；战马披装的铁钉皮罩甲，改为轻软的无钉羊皮罩；最重的铜铁鞍辔，一律改为木制鞍辔。如此一来，秦军骑士的甲胄由原先的五六十余斤不等减为十余斤不等，马具由原先的五十余斤减为二十余斤，总共锐减七八十斤不等。二则，随带兵器改变：重型攻防器械与大型机发连弩全部放弃，每个骑士只有一长一短两口精铁剑、一张臂张弩、三十支羽箭。三则，每个骑士配备两匹战马、一袋百斤装的草料。四则，全军没有辎重营，每个骑士携带十斤干锅盔十斤干牛肉一皮囊胡人马奶子。

诸般换装事宜虽则琐细，王贲也只用了十余天。在换装的时日里，王贲侧重对留守的两万重装铁骑做了巡视部署：两万铁骑以赵佗为将，于三万轻骑奔袭之前开赴安陵郊野，构筑坚实壁垒扼守安陵[注]要道，截断楚国与韩国故地之通联。同时，王贲与姚贾会商，最终定下了一个文武齐出的呼应方略：王贲轻兵攻楚，姚贾出使魏齐，随时通联各方情势。

“能否镇抚四方，全在少将军了。”

“三万锐士不能横行天下，王贲枉为大将！”

暮色残阳的旷野里，两人马上一拱手激荡着烟尘各自去了。

时当初夏之夜，王贲的三万轻骑风驰电掣，四更时分便逼近到了汝水西岸的上蔡之地，绕到了楚国旧都陈城之南。这三万轻骑悄无声息地屯扎在河谷，没有炊烟，没有火光，没有人喊马嘶，若不走进这片密林，谁也不会想到这里隐藏着如此一支即将卷起飓风的可怕大军。朦胧月色之下的黑黝黝的树林里，只有一点微弱的亮光从河岸山脚下弥散出来，那是王贲聚将的一个干涸了的大水坑。

“诸位，这里是楚国旧都陈城，距我军只有一百余里！”

一张羊皮地图挂在粗大的树干上，一支火把摇曳在树旁的司马手上。王贲站在树下，长剑圈点着地图对三十余名千夫长以上的将佐做着部署。王贲的声音低沉短促：“我军要在十日之内，连下十城！上蔡、城阳、繁阳、寝城、平舆、巨阳、项城、新郪、苦县、阳夏。也就是说，十个昼夜之内，我军要从汝水西岸打到东岸，大回环北上，抵安陵与铁骑大营会合。此战只破城，不占地、不掠财！当然，补充粮秣除外。城破即撤军，不许恋战！我军之所图，只在展示霹雳雷电之战力，震慑楚国不敢轻举妄动。明白没有？”

“嗨！”

整齐一声低吼，立即肃然无声。这是说，人人明白此战要旨所在。

“黎明之时首攻上蔡，半个时辰后进发！”

“嗨！”

将佐们匆匆散去了。就在王贲聚将的短暂时刻，三万骑士已经完成了冷吃战饭、喂马刷马及整修马具兵器等种种事体。秦人曾在几百年里一直是周王室的养马部族，有着久远的养护良马的传统，堪称真正的马背部族。对于战马，秦军兵士视若共赴艰险的患难兄弟，无论

是战时还是平时，总是将战马养护看得比自己吃喝更要紧。在这顿饭晨光里，骑士们几乎人人都是嘴里咬着干锅盔干肉，牵着两匹战马大步匆匆走到河边，一边与战马絮叨着，一边检查着马蹄铁与鞍辔等等，若一切完好，立即用卷起的草刷蘸着河水刷洗战马。战马们依偎着自己的主人，一身轻松却又不能纵声嘶鸣，只便蹭着人咴咴喷鼻，亲昵得血肉兄弟一般。眼见营将匆匆归来，兵士们立即牵回战马各自归队，千夫长与都尉们尚在大啃大嚼地吞咽，全数骑士们已经整肃上马了。

及至马队卷出河谷，启明星尚在天边闪烁着亮光。

上蔡的城门刚刚打开，一场暴风雨骤然降临了。王贲的轻骑兵分作四路，同时猛攻四座城门。城头守军睡眼惺忪之间，刚刚放下吊桥，出城进城的人流还在疏疏落落的时候，天边原野突然传来一阵怪异的闷雷声，接着便是疾速飘来的黑云。惊愕懵懂的城头士兵还不明白究竟该不该禀报将军察看，乌黑的云团陡然爆发出惊天动地的呐喊飞压了过来。进出城门的车马人流来不及惊呼，本能地滚爬躲开之际，黑云已经卷过了吊桥冲进了城门……一切都像晨曦中的一个噩梦，整个上蔡都陷入了梦魇之中。没有任何抵抗，乌黑的浓云已弥漫了正在伸着懒腰的城堡。

当上蔡郡守被从官署寝室的卧榻上拖出来时，瞪着老眼一连串喝问："将军何人，纵奉王命来索粮草，也当在老夫卯时梳洗之后公案说话，何能如此无理！一身乌黑，秦军一般，不怕老夫问你个轻慢国色之罪么！"王贲提着马鞭不无揶揄地笑道："郡守看好了，我等原本便是秦军秦将，难道不一身乌黑么？"须发散乱的老郡守揉着老眼万分惊讶道："你等果真秦军，是借道还是借粮？"王贲冷笑道："不借道，不借粮，就要这座上蔡城。""你！秦军已经攻占了上蔡？"老郡守如梦方醒，似乎还不能相信。王贲一阵哈哈大笑道："占没占自家去看，我只对郡守一句话：秦军还要继续攻占楚国城池，立马报给楚王，看是你

报得快还是我攻得快！记住了？”“记，记住了。”老郡守大汗淋漓，二话不说飞奔出了官署。

正午时分，秦军轻骑在城内饱餐一顿，又闪电般去了。

当上蔡郡守的特急上书飞到郢寿（郢都寿春）时，楚国王城正在纷乱之中。刚刚即位做了两个月楚王的芈犹突然莫名其妙死了，各方权臣贵胄大起争端，为究竟是宫变谋杀还是暴病身亡剑拔弩张地争吵不休，连国丧也无法举行。表面原因，是无法确定死王芈犹的谥号。上蔡急书犹如当头冷水，郢寿顿时冷却下来，毕竟亡国事大，谁也不敢轻慢。分领国事的昭、景、屈、项四大部族权臣与芈氏王族元老立即紧急会商，终于在三日之后纷争出两个对策：一是确认死王谥号为哀王，常礼国葬；二是推出公子负刍继任楚王，应对秦军攻城略地之险。

三日间又有急报接踵而来：城阳、繁阳、寝城连番陷落！

楚国君臣一日数惊，心头突突大跳，朝会上人人脸色铁青却无计可施——以这种日陷一城的狂飙战法，纵然立即调兵，只怕也不知道该到何处对敌。最后，还是新王负刍颇有主见，摇着几卷紧急上书道：“诸位，秦军不会以三万轻骑南下灭楚。此战，必有缘故也。四城陷落情形相同：秦军只攻陷城池，一不大掠府库，二不大肆屠戮，三不驻军占据，攻占之后补充粮草即去。亘古至今，谁见过如此攻城灭国之军？”大臣们这才有所回味，纷纷议论一番，越说越觉蹊跷，最终一致认定只能加紧探察，只要秦军不南下郢寿，不能轻举妄动。

楚国君臣举棋不定的几日之间，秦军已经飓风般掠过汝水，又攻下了汝东三城。楚军斥候快报也纷纷传来，秦军情形终于清楚：统兵大将是王翦长子王贲，其一路攻城北上，目下没有转攻郢寿的谋划。楚国殿堂这才舒缓下来，大臣们竟有些服了这个有谋杀哀王嫌疑的新楚王了。

转眼之间旬日已到，秦军果然连续攻下了汝水两岸的十座城池。

第十一日，新楚王负刍接到了秦军大将王贲的一卷书简，简单得只有寥寥数语：“楚国阴连韩国遗民作乱，殊为可恶！若不改弦更张，本将军将一举攻破郢寿，将尔等君臣赶入大江喂鱼！今已牛刀小试，而后言出必行，楚国君臣自家揣摩。”

“原来如此啦——”

楚国君臣们如释重负，不约而同地欢呼了一阵。之后朝会三日商议善后，楚国君臣越想越是后怕：这王贲仅仅率领三万轻骑，便风卷残云般在整个淮北飞旋十日连下十城，以如此战力，果真进攻郢寿，楚国岂不立即便是亡国危难？恐惧万分的楚国君臣立即议定出了两个防范对策：一则，由项氏大将项燕掌兵，秘密调集楚国兵马聚结于淮南山地，以防秦军随时攻楚；二则，立即与韩国旧世族切断联系，不能给秦军攻楚口实。危难当头，楚国拥有封地财力的世族权臣们也不再相互攻讦，几乎是没有异议地拥戴了这两个对策。

后来的事实证明：正是秦军的这次狂飙破城，给了楚国一个结结实实的亡国警讯，使楚国在山东六国中成为唯一清醒地预先防范秦军的大国；否则，楚国便没有项燕大胜秦军的最后光芒。这一点，王贲没有想到，此时的楚国君臣更没有想到。

王贲一路北上之间，韩魏情势又发生了出人意料的变化。

姚贾出使魏国，即位刚刚三年的新王魏假殷殷相迎于郊亭，将姚贾尊奉得神圣一般。魏假信誓旦旦，魏国与旧韩世族从来没有秘密联结，日后更不会有！无论姚贾以何等方式举出了多少迹象多少凭据，魏假都笑吟吟地摇头。在姚贾离开大梁的前一日夜里，魏国的太子兼丞相特意来见，告诉了姚贾一个秘密消息：韩国旧世族正在上党山地聚结士兵，张良从齐国邀来了许多技击侠士做将。这个太子丞相言下

之意很清楚，韩乱根源不在魏国，在齐国。尽管姚贾统辖的黑冰台有着强大的探察能力与诸多的消息通道，但姚贾还是不能忽视这个目下难以确定真假的魏国说法。毕竟，秘密盟约破裂之后出卖对方以求自保的事，在山东六国太多了，谁能说魏国消息不是曾经的真相？片刻思忖，姚贾一面向王贲发出了快马急书知会消息，一面下令黑冰台立即探察上党山地。

之后，姚贾立即星夜赶赴齐国。几日后，姚贾已经完全清楚了所谓齐国通韩的真相：齐人进入韩国，全部是旧韩申徒张良以重金收买的任侠、方士、逃跑的刑徒及一部分穷困的渔猎户男丁；齐国君臣，确实没有以任何方式联结扶助旧韩世族。那个整日坐在母后灵前忧郁祈祷的齐王田建，摇着瑟瑟白头，当着姚贾的面对丞相后胜下令：“秦齐一家！秦国事，便是齐国事，全数追回韩国齐人！”

齐国之行，使姚贾对魏国的疑心陡然加重。姚贾几乎可以肯定，齐国不是韩乱的支撑者，支撑地只能在魏国；旧韩世族要在山水险恶的上党立军立国，没有中原仅存的大国魏国的支撑，几乎是不可想象的。可是，凭据何在？毕竟，姚贾是魏国人。对于自己的故国王室，除非有确实凭据，姚贾还是不愿意将它看得太卑劣太阴损。尚未离开临淄，姚贾已经飞书传令黑冰台都尉：黑冰台探员全部撒向上党、大梁两地，务必查清魏韩联结情形及韩乱部署！

从临淄回到大梁的次日，姚贾接到黑冰台都尉的两则归总密报。第一则，魏国助韩事已经查实：魏国信陵君旧时门客两千余人，伪称齐人，进入上党成为“韩军”主力将佐；当年追随信陵君击杀大将晋鄙的铁锥侠士朱亥，被张良定为三千敢死之旅的主将；魏国王室通过信陵君门客力量，秘密资助张良二十余万金，并许一支“商旅”车队从魏国敖仓秘密运送粮草北上，绕道旧赵官道从壶关进入上党。所有资韩事宜，皆奉魏王假的秘密令牌，由太子丞相施行。

“魏假也魏假，风华大梁必毁于你手矣！”

姚贾长叹一声，拿起了第二件归总密报。这件密报说，韩国旧世族的残存私兵已经陆续秘密开进上党山地聚集，以段氏、侠氏、公厘氏三大部族为主力，加上张良多年搜求的各色门客与散兵游勇，共计六万余人。各方会商，议定夏忙之后举事。张良宣示的复国方略是上中下三策：上策仿效代赵，迎回韩王安在上党立国，恢复韩国国号；中策拥立韩国一王族公子为君，相机南下，在楚韩交界处立国；下策由三大部族公推一人称王，国号必须为韩，立国之地届时相机确定。

“狗彘不食！竖子张良，野心何其大哉！”

姚贾二话没说，连夜飞车南下，赶到了安陵大营。

“韩军谁做大将？”王贲看完两则归总密报，眉头皱得铁紧。

“段成为大将，张良为军师。”

只这一问一答，两人不约而同地走到了钉在立板上的羊皮地图前。王贲虽没有亲身参加过那场惊心动魄的长平大战，但对这方浸透着秦赵两军鲜血的大战场却是了如指掌。不用姚贾带来的黑冰台都尉指点，王贲的长剑啪地打上了地图。

“这里。壶关口，石长城。”

“正是！将军如何这般清楚？”

黑冰台都尉的惊讶认可，使王贲的黑脸罕见地漾出一丝算是笑意的波纹。王贲接着用长剑指点着板图道：“旧韩世族选择壶关口、石长城一线为根基，其因由有三：一则，石长城有当年长平大战之后赵国构筑的秘密洞窟，这些秘密洞窟，都藏满了粮草；二则，此地山高林密水流纵横，更有石长城壁垒，是上佳的隐蔽营地；三则，壶关口东出太行山最近，若举事失败，旧韩残部便于逃亡北上！”

“逃亡路径，将军可有预测？”黑冰台都尉对王贲大感佩服。

“或逃燕代之地藏匿，或逃辽东匈奴以图再起。除此无他。”

“正是！将军敏锐！”黑冰台都尉又一次惊叹了。

“看来，这张良尚算个人物。”姚贾点着头。

“再是人物也活捉了他！”王贲恶狠狠一句。

当夜，三人会商到天亮，应对之策终于确定了下来：王贲五万大军分作两路，秘密开进上党，旬日之内部署就绪；姚贾坐镇新郑，一则照应外围并与蒙武部协力阻截韩乱败兵南逃楚地之路，一则严密监视大梁王室的动向；黑冰台分作两部，剑士探员保护姚贾周旋魏国，文士探员跟随王贲幕府进军上党，职司王贲姚贾之通联协同。末了，姚贾正色道：“以战阵论之，韩乱事小。然以大势论之，韩乱发于中原腹心，关乎能否连续灭魏。长远论之，更关乎三晋平定之后，中原能否有效化入秦法秦政。唯其如此，少将军不可大意。”王贲一时颇见难堪，默然片刻却站起来深深一躬道：“先生教我，王贲一谢。轻兵袭楚之后，先生怕我骄兵，故有此言。先生不知，王贲少时即以武安君白起为楷模：万事可骄，唯不敢以国事兵事为骄。故终生行兵，武安君不败一阵。今贲身负秦王重托，举兵平定中原，安敢有轻慢之心哉！”姚贾又道：“如此，少将军以为袭楚之战与平乱之战，不同处何在？”王贲慨然道：“袭楚在兵，平乱在谋，岂有他哉！”姚贾不禁心潮激荡，起身一躬道：“少将军如此厚重内明，国家得人矣！大梁之事，老夫遂可放手周旋了。”两人大笑一阵，举酒连饮三爵，各自忙碌去了。

在整个秦军之中，王贲部最是快捷利落。天亮后一日整装，暮色初上时分，五万大军便借着夜色悄然北上了，安陵只留下了一座旌旗

飘扬鼓号依旧的空营。姚贾最后巡视了示形军营，也率领车马大队连夜北上新郑。

六月初的上党山地，依然凉爽得秋日一般。

王贲五万铁骑的进军部署是：赵佗率两万轻骑从安阳北上，经邯郸西北的武安进入壶关出口山谷，卡住“韩军”退路；包含一万轻骑两万重装铁骑的三万骑兵，由王贲亲自率领，北渡大河从野王北上，经轵关陉进入西部上党山地，再越过长平关进逼石长城，与乱军正面接战。从心底说，无论山东六国将那个密谋作乱的张良传得多么神奇，王贲对这种乌合之众结成的所谓复国义兵，压根嗤之以鼻。然则，要使作乱者无一漏网地全部捕获，王贲却不敢掉以轻心。但凡军旅将士都知道，论战力，门客游侠死士刑徒等结成的乌合之众远不及任何精锐大军之万一，然要说逃亡藏匿之能，这般乌合之众却要远远强于任何精锐大军。古往今来，全军覆没的精锐之师屡见不鲜，却没有过任何一支游侠式的乌合之众被干净彻底了结，此之谓也。

进入长平关以北的山谷，王贲下达了第一道军令：一万轻骑秘密绕道石长城背后的河谷密林驻扎，两万携带大型器械的重装铁骑在光狼城外的山谷密林驻扎，两军一律冷炊，开战前不得举火。王贲的幕府设在了光狼城东北的狼山石窟，这是当年长平大战时白起的秘密统帅幕府。王贲对白起的景仰无以复加，一进上党便定下了幕府所在地，决意要对当年武安君的雄风感同身受一番。及至走进这座奉若圣地的巨大的石窟，王贲却被骤然激怒了。

“韩安卑劣！张良可恶！”

王贲的吼声回荡在石窟，洞外的护卫与司马们飞奔进来，不禁也愕然了。石窟依然是山风习习目光通透，只是与秦军传闻中的当年的武安君幕府景象大相径庭。正面洞壁上刻着八个石槽被染得血红的斗大刻字——痛失天险，韩之国耻！左下是“韩安”两个拳头小字。左手

洞壁上则刻着两行同样斗大的红字——韩割上党而弱亡，祸未移而饲虎狼也！韩申徒张良决意复国，宁惧白起之屠夫哉！显然，这些字镌刻不久，用鲜血涂抹的石槽尚未变黑，还闪烁着森森然的血红。

当夜，王贲在火把之下愤然疾书，给秦王上了一道几乎与当下军事没有任何干系的请命书。上书如实禀报狼山石窟情形之后，王贲愤然云："战国兵争，死伤在双方，胜负在自身。秦赵长平血战，旧赵将士尚未攻讦武安君，旧韩王及世族却竟如此猖獗，对我武安君以屠夫诬之，是可忍孰不可忍！今末将敢请王命：在狼山石窟修建武安君祠，立武安君石像，一里老秦民户移居山下长护长祭，我军平定韩乱之日，请杀韩王安与张良于狼山石窟祭祠！非如此，秦军将士心不得安也。"书成之后，一直守候在旁的司马有些犹疑，吭哧着说言辞是否太过。王贲大为气恼，一脚踹翻司马，又大吼了一声："快马即发！秦王不从我请，还是秦王么！"

三日之后，年轻的蒙毅亲自驾车赶来了。

蒙毅风风火火，一下车便双手捧出秦王书高声道："秦王有令，王贲所请全数照准！并在咸阳太庙东园修建武安君祠，永世陪祭大秦诸王！"王贲与将士们都没有料到秦王王书会如此快捷，不禁爆发出一阵从来没有过的狂呼，武安君万岁与秦王万岁的呐喊声如疾风般掠过山野。在狼山石窟查勘完毕后，蒙毅低声告诉王贲，秦王想要将这两方石刻挖下来运回咸阳，问王贲难也不难。王贲想都没想，立即回答不难，并立即下令通晓石工技艺的几个骑士率领三百人连夜开始动工，两日两夜已挖下刻石装上牛车上路。临行之时，蒙毅万分感慨地对王贲说了一个小故事：秦王接王贲上书之时正是三更时分，立召王绾、李斯、尉缭、顿弱四大员议事，蒙毅列座书录。王绾年长，刚刚入睡被人唤醒，进得门来尚在迷糊之中，皱着眉头听完事由，不禁嘟哝道，武安君之事牵涉甚多，又非紧急军情，何至我王夜半动众？秦王没有发作，反而起身对王绾深深一躬说，武安君被先祖错杀，牵涉再

多，也是错杀冤杀。嬴政每思用兵便深为痛心，今武安君身死犹被人辱，我心如刀刺，岂能安卧哉！寥寥数语，在座大臣们都流泪了，老丞相王绾几乎无地自容……

“大哉秦王！”

后来王贲每每想起，他对秦王的景仰，以及反对老父亲在统兵灭楚之际对秦王以权术应对的做法，其根源皆在这次狼山请命。从那一日开始，王贲认准了秦王，决意终生追随。直至十余年后不意暴病，王贲对儿子王离说的最后一句话仍然是：“秦王大明！子必誓死追随！”这是后话了。

且说幕府立定，王贲立即在石窟幕府聚将，决意要赶在韩世族复国之际一举割除这个中原毒瘤。正当此时，姚贾从新郑送来一份黑冰台紧急密报：韩世族军密谋，旬日内突袭梁山，抢回韩王安，立秋在上党复国。“司马，念给诸位！”王贲狠狠将密报摔在石案上，黑着脸咬着牙走下将台，长剑咔嚓一声插进了碎石块堆积起来的写放山形上。及至司马念完密报，将军们大吼一声“决平韩乱”，王贲这才冷漠平静地转过身来。

“乱军出山，天意也！”

呼呼摇曳的火把下，王贲的长剑指点着写放山川对将佐们道：“韩人既变，我亦得变！此，战之谋也，兵之谋也。原本，乱军固守上党，我军谋以重兵克之。今乱军出山夺王，我当以多路击之。总归一句：韩乱世族务必全数捕杀俘获！门客游侠逃脱几人姑且不论，要害是不能教韩乱世族逃脱一人！尤其是那个狗头军师，张良！”

“嗨！”

将军们一声吼应之后，王贲连续下达了十一道将令，每一道将令都清楚明白地交代了地形战法与相互呼应之法，堪称秦军自灭国以来最为翔实的战场将令。将军们一无异议，各领将令之后匆匆而去。待三名司马携带着三道军令飞马东去赵佗部，幕府冷清下来，王贲才大踏步走出了石窟，率领已经列队等候的三千飞骑疾驰而去。王贲马队的方向，是上党西部的少水隘口。

依据原定方略，王贲军与赵佗军西攻东堵，合击全歼这支乱军。

可姚贾的紧急密报却带来一个原先完全没有料到的变化：韩军要先行抢回韩安，而后再行复国大典。就具体的军事部署而言，这个变化意味着韩军将主动奔袭梁山，而不是原地绸缪复国再待机迎立韩王。如此一变，局面较原先复杂了许多，若仍然以原本谋划重兵合围，击溃韩军仍是胜算在握，然却显得漏洞极大，有可能使韩军在动势中大量逃亡，为此，必须有相应变化。若是寻常将领，仓促之间还当真难以谋划出妥善周密的用兵部署。然则，此时的秦军将领恰恰是王贲。战场兵事，王贲素来具有两大特质，一是胆略非凡，二是机敏过人且精细异常，小白起名号尽由此而来。一接姚贾密报，王贲心头立即划过一道闪电：这个消息真实可信！因为，它一下子解开了王贲多日的疑团——国无二君，韩世族复国如何会有三王之说？韩王果真未定，张良以何名号邀集旧韩世族与六万余军力？除非这个张良当真神乎其神，否则大大的不合常理。然，由于此前多方消息都相互印证了三王事实，王贲与姚贾便没有理由不相信。这道突然而及时的密报，一下子将原本不可思议的迷雾廓清了——张良并非神圣，还得循着当世常理确立一王而后举事作乱！此前所谓事实，显然只是韩国世族的示形术，有意迷惑天下耳目迷惑秦军而已。就在司马念诵密报的短短时刻里，王贲心思飞转，转瞬间谋定了应变部署。

王贲的十一道将令是：

其一，飞马急报秦王，不要向梁山增兵，既有守军也不须死战。

其二，五千飞骑秘密赶赴梁山要道埋伏，在韩军抢得韩王后堵截退路。

其三，一万七千铁骑赶赴河东渡口埋伏，在韩军抢得韩王返回时大举截杀。

其四，赵佗部一万飞骑秘密西进壶口，在韩军出动之后攻占其大本营。

其五，赵佗部五千飞骑西进石长城一线，全面搜剿韩军秘密洞窟。其六，赵佗部五千飞骑埋伏壶关东口，截杀漏网北逃之韩世族。其七，王贲自率三千飞骑居中接应，并在少水隘口做第二道截杀。其八，两千熟悉上党山地的轻骑，全面搜剿藏匿山林之散兵游勇。其九，斥候营两百余人，乔装各色人等刺探军情并搜捕韩乱主谋。其十，三千铁骑赶赴上党南部入口轵关陉，截杀从新郑北进的旧韩世族。十一，下令河东郡署，秘密向开出上党的秦军运送干粮干肉并战马草料。王贲在少水隘口的密林驻扎到第五日，斥候营传来密报：韩军乔装成商旅的粮草车队已经开出，正向少水隘口而来。王贲冷笑道：

“些许粮草尚要自家料理，竟敢妄称得韩民心，岂非天下笑柄！”这便是真正的战争，军马举动间若无实际力量的支撑则寸步难行。就实而论，其时韩国已经被灭六七年，作为距离秦国最近且与秦国民众融会最密切的韩国庶民，对秦法秦治的清明已经有了深切实在的体味，很少有人再去怀念追思那个昏聩无能的韩国王室了。当此之时，旧韩老世族要举事复辟，要想做到庶民箪食壶浆以迎王师，已经是春秋大梦了。唯其如此，韩军要东来奔袭梁山，第一个难题便是粮草。这支由世族子弟门客游侠刑徒方士散兵游勇各色人等组成的韩军，要想做到秦军赵军那般自带军食长途奔袭，无异于白日做梦。唯一的办法，只能是自己先期输送粮草到特定地点，等候供应一路开来的军兵。若像通常大军那般粮草随行，主谋者又怕招摇过大进军缓

慢，失去了奔袭的突然性而使秦军有备。而目下之秦军，非但有当年长平之战后秦国在西上党储存的粮草，而且开出上党也有所在郡县的秘密供给。纵然如此，秦军也是力求秘密快捷，全军冷炊不举烟火，在上党驻扎旬日而能使旧韩军一无觉察。“放过粮草，任他去。”王贲轻蔑地一挥手。三日之后，一支五颜六色的庞大马队呼啸着卷出了少水隘口。站在山顶一棵老树下的王贲，眼看着驳杂的马队从自己眼皮底下开出，非但没有丝毫的焦虑，反倒高兴得哈哈大笑起来：“好！只要这群兔崽子出窝，老子管保秦王可睡安稳觉了！”

半月之后，战事没有任何悬念地结束了。

除了迎接韩王，韩军没有得到军师张良事先反复宣示的“天意”庇护，反而鬼使神差地每一步都撞到了秦军的刀口上。奔袭梁山之战，三五千秦军的战力分明并不如传闻中的悍勇。韩王被顺利迎接出山，韩军壮士们很是欢呼了一阵，韩王安还当场许诺，复国大典将赐每个将士三坛王酒。不料，东渡大河之后一切都翻了过来。河东渡口突然冒出的黑压压马队，一个回合冲杀便夺走了韩王，砍去了几乎一半的韩军头颅。韩军回头冲杀，梁山来路又冒出大片黑压压马队。大河两岸如此两三番折腾，韩军几乎被杀大半。一路突围冲杀到少水隘口，韩军五万余壮士剩下不到两万。不想，少水隘口又突然杀出一支飓风般的马队，攻杀之快捷猛烈直教这些游侠勇士眼花缭乱，想都来不及想便哄然四散了。侥幸逃出少水隘口的两三千人仓皇东来，要奔壶口出上党北上代国，堪堪将近石长城，不想秦军马队又黑压压从山脊压来。这最后一次截杀，韩国三大世族子弟全部被俘获，韩军主将段成也做了战俘。只有些许早早游离出大队的门客游侠逃出了重重追杀，作鸟兽散了。

虽然如此，王贲还是气得嗷嗷叫，原因是那个军师张良没有下落。王贲不死心，下令清理战俘、战场与被斩首级。可是，张良依然活不见人死不见尸。直到次年攻破大梁灭魏，王贲才从俘获的魏王假

口中得知：那个张良在战场上装死，压在死人堆里一个昼夜，次日才趁着山雾逃脱了，而那个战场，恰恰就是王贲亲自截杀的少水隘口。

“张良！老子权当你狗头尚在！”王贲恶狠狠骂了一句。

“有黑冰台天下追杀，那个张良活不了几日。”姚贾安慰道。

姚贾赶来的时候，上党战场堪堪清理了结。除了被杀者，韩王安与旧韩世族全数被捕获，逃脱的游侠残兵也只有三五千之数。对于横跨大河与上党山地的东西千里大战场而言，王贲以五万秦军将六万余最难对付的游侠壮勇几乎一举清除，可谓奇迹也。尽管王贲对张良逃脱耿耿于怀，然在姚贾部署黑冰台追杀之后，也大笑一阵释然了。当夜军宴，姚贾笑问王贲：“杀韩王以祭武安君，要否再度请命秦王一次？”王贲大手一劈道：“不要！秦王此前已下书准许，宁有变哉！”姚贾摇头沉吟道：“至少，少将军须等得三五日再说。”王贲有些不悦，然最终还是点头了。于是，两人在禀报平乱的归总上书上共同用了印，派出快马特使立报咸阳，军宴便散去了。次日清晨，王贲尚在酣睡之中被人摇醒了。王贲正要发作，睁开眼睛一看，年轻英武的蒙毅笑吟吟站在榻前。

“蒙毅！你如何来也！”王贲惊喜过望，一拳捅得蒙毅一个趔趄。

“啊呀！我若女子，非被你捅死不可！”

“你兄弟纸糊的呀，快说！甚事！”

“我还饿着肚子，不说。”

“快！酒肉上！三份战饭！”

“不不不，两份足够。”

守候在幕府外帐的司马，应声将现成的战饭捧来两份：两张大锅盔，两大块干牛肉，两皮囊马奶子酒，唯一的奢侈是外加了一盘白光光的醋浸鲜辣小蒜。蒙毅一笑，立即坐在案前大嚼大咽，连王贲看也不看。王贲散乱着长发光膀子裹着一领大布袍，也顾不得去梳洗，只怔怔地盯着蒙毅呼噜噜吃喝，看得帐口的司马想笑不敢笑想说不敢说想走又不敢走，只满脸通红。好容易，蒙毅全数清扫了两份战饭抬起头来，王贲还是直愣愣盯着。

“秦王有令。”蒙毅板着脸淡淡一句。

“如何？”王贲黑着脸。

“若捕获韩王段成之流，立杀以祭武安君。”

“娘也——”

见王贲低呼一声瘫坐在地，蒙毅高兴得大笑不止。王贲忽地爬起来抓住蒙毅便打，蒙毅只顾捂着头大笑不止。王贲打得几下松开手喘息一声，两人这才开始正经说事。王贲说，姚贾的提醒，还真是搅扰得他一夜没有睡好，直担心秦王果然生变。蒙毅说，秦王最有担待，发出的王命说出的话，从来没有变过。王贲说，既然如此，秦王为何要再下一次书？蒙毅说，秦王自己不变，可别人担心秦王变，秦王又担心臣下担心自己变，于是有了这第二道下书。王贲说，世上本无事，都是人多心。蒙毅说，对也，秦王也说了，君臣相知千古难，除了孝公商君，只怕我等君臣也得揣摩着对方行事了。王贲不禁一叹，难，烦。蒙毅笑说，不难，不烦，只要各依法度做事，这是秦王说的。

两人说得一时，去姚贾军帐会商。姚贾得知秦王下书，感慨中来连呼惭愧惭愧受教受教。于是，一番筹划部署，三日后在狼山的武安君祠以秦王名义大祭武安君白起，在祭台前杀了韩王安与乱军主将段

成。韩乱之事，至此遂宣告平定。及至王贲部回师南下到野王大河渡口，长史李斯又飞车赶到了。

李斯此来，是奉秦王之命会商对魏国战事。李斯先行叙说了咸阳会商情形：秦王咸阳朝会，大臣们都已经赞同了王贲的连续对魏国用兵的方略；然，大臣们也都担心王贲五万兵力不足，提出了三则对策：一是等待灭燕大军南下，二是调九原蒙恬军南下，三是调陇西军东来。秦王始终没有可否之见，只教李斯做特使，与王贲姚贾会商后再定。

“长史揣摩，秦王究竟何意？”姚贾皱着眉头问。

“秦王之意，战场用兵几多，大将最有言权。”李斯说得明白不过。

“少将军之见，五万兵力如何？”姚贾又问。

“大人只给我一个评判，魏国还有多少兵力？”王贲反问一句。

“二十万余。”姚贾职司中原邦交探察，没有丝毫犹豫。“如此，我部兵马足矣！”王贲笃定拍案。

李斯良久默然，末了道：“就近伊阙有蒙武老将军五万兵马，少将军似可为用。”王贲答曰：“蒙老将军兵马同是秦军，自然要用。我意是说不须再从燕地、九原、陇西三处远途调兵，我有十万锐士，还有姚贾大人邦交周旋为助，一战灭魏有成算！”

“如此，少将军请接王书。”

谁也没有想到李斯随带秦王王书，不禁惊讶。李斯说，秦王明白交代，若王贲在平定韩乱之后灭魏依然胸有成算，当立即宣示王命，进入战事筹划，无须反复请命会商，故此有书命随带。王贲肃然起身

一躬，双手接过王书展开，只有寥寥数语：“秦王特命：王贲为将，统领灭魏之战，山东秦军并各郡县，须一体听其调遣！”

王贲读罢，思忖片刻，双手将王书捧给了姚贾，并吩咐司马摆上简单的军宴为李斯洗尘。饮得两爵，王贲起身离座向李斯姚贾分别深深一躬道：“灭魏之战关涉甚多，两位前辈教我。”李斯姚贾尽皆大笑。李斯不禁感喟道：“少将军胸襟，有乃父之风也！”姚贾笑道：“老夫倒是以为，少将军襟怀有如乃父，战场之才，犹过乃父也！”言语一涉老父亲王贲便大显局促，摇着头红着脸只向两人再度一躬求教。李斯道：“战场行兵之事，老夫无以置喙。唯问少将军一句，对魏之战欲大张旗鼓乎？欲不动声色乎？”见王贲肃然思忖，李斯又道，“大张旗鼓者，公然开兵直逼国境，若灭韩赵燕三国之战也。不动声色者，不下战书，不公然进兵，似可说，几类商君收复河西之战也。”姚贾拍案道：“长史所言，颇具深意。魏国情势，确有这两端选择。”王贲道：“大人以为，魏国情势多有诡异？”姚贾道：“然也！我军平定韩乱，分明拿到了魏国鼓荡韩乱之凭据，魏国君臣心知肚明，可硬是不声不响佯作无事。依据邦交成例，魏国已经向秦国称臣多年，此事不能没有个说法。然则，他偏没有！如此情形，大为反常，我军当真得审慎行事。”王贲边听边思忖，末了一拱手道：“两位大人言之有理，灭魏战事当秘密筹划，不宜大张旗鼓。”李斯姚贾立即拍案赞同。之后，李斯思忖道：“灭魏战法，少将军可有谋划？”王贲慨然道：“末将一直揣摩灭魏，容当后告。”三人大笑一阵，直饮到暮色方散。

当夜，李斯西去姚贾北上，王贲大军开始了不动声色的秘密部署。

三　坎坎伐檀兮　置之河之干兮

这日，大梁将军突兀接到王命：魏王要夜巡城防，须提前一个时辰闭关。

第一次，素称夜不关城的大梁在暮色时分隆隆关闭了城门。城外宽阔的护城河上的几座大石桥也被铁栅封闭了，如同小城池收起了窄窄护城河上的铁索吊桥。虽然这是古老而不再具有实战效用的城防传统，然作为遵奉王命的闭关程式，这个几乎已经被人遗忘的传统却是必须遵守的。于是，已经没有了那种可以哗啷啷拉上放下的吊桥的大梁，破例用铁栅封闭了四座城门外的宽阔石桥，算作了“收起吊桥”这道程式。否则，大梁将军对讲究颇大的魏王无法复命。于是，也是第一次，夜幕降临时大梁城没有了内外相连的灯火河流，只有城头的军灯闪烁在茫茫平原，恍若夜空稀疏的星星。

曾几何时，大梁城风华富庶独步天下，与齐国临淄、秦国咸阳、赵国邯郸并称天下四大都会。四都之中，若论真正的商贾汇聚百工云集士人流聚物流畅通，还得说以大梁居首。因为，齐国临淄毕竟僻处滨海之遥，士农工商或望而却步或鞭长莫及，诸般气象与大梁相比稍显单薄。赵国邯郸虽为战国中期的后起大都，盛则盛矣，却多以大河之北的胡商、燕商以及天下任侠所向往，楚齐人士与治学之士则较少涉足，蓬勃之中便少了些许郁郁乎文哉的气象。时人所言质胜于文，此之谓也。秦国咸阳大出天下，自不待言，然终因与山东六国恩怨纠结，又因律法甚严，人流物流终归受了诸多限制，于是乎与邯郸类似，少了一些令人心醉的文明风华神韵。唯独大梁，地处苍茫无垠的大平原，濒临大河而居天下腹心，水路宽阔，官道交织，车马舟步样样快捷，衣食住行件件方便，辐辏云集人物汇聚，蓬蓬勃勃而成枢纽之地。战国初期，大梁尚未成为魏国都城，已经是中原地带财货集散的工商重镇了。及至魏惠王时期筹划迁都，历经数十年营建扩展，于秦国夺取河西之地后正式迁都大梁，这座重镇遂以令人炫目的气势迅速崛起为天下第一大都会。当年苏秦对大梁的说法是：“人民之众，车马之多，日夜行不休已，无以异于三军之众！”也就是说，车马人流多得如同大军行进。张仪对大梁的说法是：“地四平，诸侯四通，条达辐辏，无有名山大川之阻……从陈（楚）至梁，马驰人趋，不待倦而至梁。”可见其交通便捷。但是，作为魏国都城的大梁，其特异不仅仅在

于繁华便捷，而在于一种独有的神韵：她包容接纳了天下各色人物与列国滚滚财货，能够为任何行业提供最为广阔的天地，能使各色人等最为自由地选择自己的出路，弥漫出一种战国独有的奔放张扬与自由进退精神。也就是说，特立独行地自由挥洒，绝不仅仅是一种士人精神，而是一种弥漫天下更聚结在大梁的人民风貌。时人言临淄云：“家敦而富，志高而扬。”究其实，大梁之谓也！

唯其如此，当魏惠王、魏襄王、魏昭王三代近百年，大梁始终是天下商旅百工的首选之地，是士人游学的神圣殿堂，是天下邦交角力的最大战场。历数战国名士，没有在魏国游学而能成为大家者，几如白乌鸦一般罕见。反过来，人流物流竞相汇聚，又大大地刺激了大梁的工商百业。那时的大梁，商社作坊鳞次栉比，名士学馆比比皆是，酒肆客栈遍地林立，珠宝皮毛盐铁兵器丝绸车马汪洋恣肆，天时地利人和具结交汇，大梁连仔细回味都来不及，便成了天下垂涎的首富大都。

“烁烁其华兮，皇皇大梁。”

“魏王，大梁金城汤池，秦人奈何哉！”

冷清空旷的长街上，魏王假与左丞相尸埕的对话飘荡在辚辚车声中。

午后时分，魏假正在与最心爱的几只猛犬嬉闹，太子右丞相魏炽匆匆前来，禀报了一则秘密消息：秦军王贲部已经平定了韩乱，于三日前班师回到了颍川郡的河谷驻地，有可能筹划攻魏！魏假思忖片刻，立即召来左丞相尸埕及大梁将军、河外将军会商。会商议题有两个：其一，如何就韩乱事对秦国说话？其二，秦军王贲部会不会攻魏？会商一个多时辰，大臣将军们一致认同了魏王假的两则决断：其一，韩乱之事秉承既往说法，咬定魏国从未参与支持韩国旧世族，因此，对秦不须回复，以免自招怀疑；其二，无论王贲是否攻魏，都要

未雨绸缪，秘密向大梁调遣军马，并立即增强大梁城防。今夜立即巡视大梁城防，也是魏王当殿决断的。为此，大臣将军们很是赞颂了一阵魏王的深彻洞察。能如此快捷地做出决断，并得到大臣们如此拥戴，魏王假很为自己的用人之道及目下的庙堂权力框架欣然自慰：自魏武侯之后，魏国几曾有过如此同心协力之庙堂？中兴魏国，舍我其谁！

要解得魏假心绪，先得说说魏国目下的庙堂人物。

自迁都大梁，魏国国势不可阻挡地日渐衰落，与大梁都城的蓬勃风华之势形成不可思议的落差。其中奥秘，魏国人不解，天下人更不解，于是生出了种种议论评判。其中最令天下诟病者，是魏国的人才流失。自魏武侯死至目下魏假即位，魏国历经惠王五十一年、襄王二十四年、昭王二十年、安釐王三十五年、景湣王十六年，共五世一百四十余年。这一百余年中，从魏国走出的名将名相名臣名士举不胜举。尤其是秦国名相名臣，几乎有八九成来自魏国。与此形成反差的是，除了一个信陵君，魏国在百余年中没有出过一个名将一个名相。于是，天下遂有了“魏才人用”之口碑。尽管魏国几代君王都不认这个口碑，可人才依旧在流失，魏国依旧没有当国栋梁。

魏假即位，很为这一口碑懊恼，决意搜求贤才中兴魏国。魏假聪敏好学，冥思苦想地归总出了魏国衰落的两则弊端：其一，用人不当。虽然魏假很不情愿承认这个弊端，但终归是天下公议，魏假还是认了。后来，魏假的这一胸襟很是被大臣们颂扬了一阵子。其二，权臣太重，使魏国庙堂不能有效决策，魏王决断每每受阻。魏假熟悉国史，认定君权受压的最大前车之鉴，是曾祖父魏昭王的少子信陵君权势过重的恶例。山东六国都对这个信陵君赞颂崇敬有加，自认学问有成的魏假却以为：信陵君盗窃兵符、击杀大将、擅自调动大军救援赵国，这是三桩等同于叛乱的大罪，在任何邦国都是不能不严刑处置的；可在魏国，居然能重新接纳信陵君返国并再次当权领政，祖父安

鳌王当真不可思议，天下人因此而抨击魏国不纳人才，同样不可思议。基于此等深思熟虑，魏假认定了一个不可动摇的根本：无论多大的贤才，都不能对魏王的权位构成胁迫，否则，不是真正的贤才。为此，必得谨慎遴选贤才，必得妥善构架庙堂权力。

庙堂权力，除了国君，第一个位置自然是丞相。

战国官制，各国虽略有不同，然到战国末期，事实上已经是大同小异了。就其趋同之势的根源而言，魏国可说是战国新官制的发端者。在文侯武侯及魏惠王前期，魏国在李悝变法邦国富庶之后，又确立了国君、丞相、上将军三权同领国政的庙堂权力体制，简洁明确，决策及施行效率大增，魏国迅速由富而强。魏文侯之世，李悝为相，乐羊为将，其时之黄金组合也。魏武侯之世，田文为相，吴起为将，大体也是一次黄金组合。魏惠王前期，公叔痤为相，庞涓为将，也算得颇具实力的庙堂架构了。魏国开创的三权制之所以有实效，根本点在于丞相开府制。开府者，丞相建立独立官署（府）而统辖百官处置政务，大体类似于后世的总理内阁制。上将军虽然也是开府，但只限于处置日常军务与战场统辖权，而成军权与调兵权则归君主，所以其开府不能与丞相开府相比。君主的权力，则通过原发性军权（成军权、调兵权、任将权）与用人权、赏罚权等等实现总体控制。从总体上说，虽然君权依然是最大权力，但开府相权与开府将权也具有很大的独立性，比后世的层层叠叠制约要简洁明快得多。这种极具实效的官制很是符合大战连绵的战国，所以迅速为天下所仿效。商鞅的秦国变法，在秦国建立了以魏国官制为底本的新官制，轴心便是丞相开府。其余各国变法所建立的官制，也都大体靠近魏国范式。因此，到战国末期，各国的丞相都是总领国事而居百官之首，成为最重要的庙堂首席大臣。

唯其如此，魏假不能不对丞相权力慎之又慎。

魏假思谋出了一个颇具新意的丞相方略：丞相职两分，设右左两丞相；依魏国尚右传统，右丞相居首，左丞相辅之；如此相权两分，对君权很难构成威慑，可谓两全其美。然魏假还是意犹未尽，又一番思虑，一个新方略又陡然闪现——以太子为右丞相，可谓万全！太子是自己的儿子，是法定的国家储君，兼领丞相既能使大权不旁落，又能使太子锤炼政务之能，岂非天衣无缝哉！思谋一定，魏假大感舒畅，立即下书朝野：魏王天下求贤，期盼相才中兴大魏，臣民人人得举荐，名士人人可自荐。之所以如此，是魏假已经谋定了行事方略：只有在选定左丞相之后，才能宣布太子任右丞相，否则，魏王求贤之名会大打折扣。

王书颁下之初，魏国朝野很是振奋了一阵。臣民们都以为这个魏王是个中兴明君，颂扬之余纷纷举荐人才。大梁原本物华天宝之地，纵然气象大不如前，毕竟还是天下士人荟萃地之一。于是，半年之内臣民三千余件上书，举荐自荐各色人物三百余。开始，魏假还捺着性子以当年魏惠王接见孟子的隆重礼仪为范式，在王城大殿先后十几次召见了二十六个名士，其中不乏法儒墨道各大家的著名弟子。然则，这些名士不是大谈变法强国，便是大谈整肃吏治。除此之外，这些名士们几乎不约而同地明确提出，要魏王“复初魏相权，复先王开府之制，用才毋疑”。魏假顿时心下冰凉，深觉时下士子们不识时务——方今秦国独大泰山压顶，不言保国而侈谈变法强国，还要拥有先王时的相权，这不是明明白白要做权臣么？岂有此理！

于是，魏假不再见任何一个士子，只秘密下书太子掌管的招贤馆：举凡入朝士子，但有资质者一律任为博士，赐其高车骏马并一座三进府邸，不任实职。不想如此一来，半年之间，魏国庙堂便有了一百多个峨冠博带的博士。博士者，当年魏惠王为对付孟子等博学大师与各学派人才而设置的一种官职也。博士的职责规定是：“掌通古今，备顾问。”就实说，是没有任何实际职掌的散官。因了魏国殷实，尚能撑得起这等虚荣，于是，占地颇大的博士馆园林也就一直保留了下

来。原本的老博士们，已走得一个也没有了。方今多事之时，相邻的韩国已经灭亡，国人振奋于新魏王的振作求贤，期望看到新任贤才们的新政气象。大大出乎国人意料的是，最为时人蔑视的博士馆却突然满当当热闹起来，峨冠博带的博士们高车骏马流水进出，饮酒博戏评点天下，终日无所事事地晃荡在酒肆坊间大街小巷，平添了一片弥漫着醺醺酒意的富庶浮华景象。

见多识广的大梁人愕然了，哗然了，茫然了。

不久，大梁街巷传唱起一首古老的《魏风》歌谣：

坎坎伐檀兮　　置之河之干兮
彼君子兮　　不素餐兮
坎坎伐辐兮　　置之河之侧兮
彼君子兮　　不素食兮
坎坎伐轮兮　　置之河之滨兮
彼君子兮　　不素飧兮

歌谣传入王城，魏假很不高兴。魏假通晓诗书，自然知道这是载进《诗》里的古老的魏人歌谣。这支歌的唱辞原本有三节，可如今传唱开来的却只有三节的头尾两句，一听便是嘲讽他的求贤设博士国策的。若是说白了，也难怪这首歌直教魏假脸红气促。你听——叮叮咣咣伐檀木，伐下来便丢在了河岸，那檀木可是专门做车轮的良材啊，他扔在河岸不用，他不是个白吃饭的蠢货么！叮叮咣咣伐树，说好了要做车辐，可他还是将它们扔在了河边，他这个人啊，不是个白吃饭的傻蛋么！叮叮咣咣伐树，说好了要做车轮，他还是将它们撂在了河畔，他这个人啊，不是个浪费晚餐的白痴么！

“岂有此理！本王白吃饭么！”

尽管魏假愤愤然大嚷一通，可最终还是无可奈何地长叹了一声。防民之口，甚于防川。整个大梁都在唱，整个魏国都在唱，纵然国王又能如何？追查么，人海汪洋，唱的又是老歌，能问人何罪？若兴师动众，激怒了外邦商旅士人一齐离魏，大梁还是大梁么？反复思忖，魏假终于揣摩出了一个方略：立即在诸多博士中选出一个丞相来，教大梁人民看看魏国求贤是真是假，魏假是白吃饭的蠢货还是有为之君！

魏假乔装成一介布衣之士，漫步到了博士苑。在一片池畔的茅亭下，魏假恰遇一个须发灰白的博士在水边认真翻阅着一本厚厚的羊皮大书，端严肃穆之相令人肃然起敬。在大梁城这样一个风华之地，一个闲散博士不去酒肆博戏坊挥洒游乐，而独自枯守清冷，仅是这份节操，仅是这份定力，也决然是个人物。心念及此，魏假轻轻走进了亭下。

“敢问先生，高名上姓？”魏假深深一躬。

“尸埕。”老士没有抬头，左手在石案上写下了两个大字，“寻常人听不来如此两字，有学则一看自知。”显然是老士习惯了这种问答，说话写字都没有抬头。

“噢，先生是尸子后裔？”魏假博学，一看笑了。

“足下何人？知道尸子？”老士惊讶地抬起头来。

“当年，尸佼是商鞅老师，天下皆知，我何不知？”

“不。先祖并非商君之师，足下听信误传也。”老士神情分外认真。“愿闻真相。”魏假对古板的老人大感兴趣。

老人认真地说了一通先祖与商鞅的真相故事：尸佼毕生执王道之学，也极为推崇儒家孔丘，写下了二十余篇文章做一卷大书流布天

下，决意要在某一大国履行其治国之学。那年，尸佼游学到魏国安邑，在洞香春酒肆的论战中结识了年轻的卫鞅。尸佼心高气傲，将自己的一卷羊皮大书送给了卫鞅，要他“师尸子之学，执一国之政，成天下之名”。卫鞅掂了掂羊皮大书笑云：“若足下之书果真实学，三日之后鞅自拜足下为师。”不想，三日之后再度相聚，卫鞅却将尸佼的羊皮书轻蔑地丢在了酒案上，同时拿出了自己的三篇文章，笑道：

“足下胆识可嘉，然迂阔过甚也！二十余篇万余言，唯见崇王道尊儒学，未见一句言法言变。如此迂阔之学欲图治国变法，岂非南辕北辙哉？足下果然明睿，当拜我为师也！”说罢扬长而去。尸佼大感难堪，却也禁不住认真读了卫鞅丢下的三篇法家之文。旬日之后，尸佼寻觅到卫鞅的小小居所，当真要拜卫鞅为师。卫鞅大笑道：“前番之言，我只不服先生以王道之学为圭臬，何敢当真做先生之师哉！先生哲人也，‘天地四方为宇，往古来今曰宙’，仅此一言，足传先生千古之名，何求以我为师也！治学多端，治国之学本先生所短，先生何苦以短处立于人世焉！”尸佼大感顿悟，对卫鞅深深三躬，遂酣畅大笑而去，自此终生不复见……

“这？果真如此？”魏假第一次大大地惊愕了。

“先祖足迹，后人岂敢虚言！”老士高声一句满脸通红。

“那，先生所治何学？”

“治国之学。”

“噫！先生说尸佼接纳了商鞅之言，何以后人仍执治国之学？”

“先祖秉性偏执，隐居二十余年不见大成，又复入秦寻觅商鞅。其时恰逢商鞅临刑，先祖慌忙逃离咸阳逃奔巴蜀。临终之时，先祖遗

言：商鞅之学不保自身，足见其谬；子孙须修治国之学，以正商鞅，以传后世。是故，老夫修习治国之学也。”

“天下之大，竟有如此反复？”

“老夫之学，惜乎魏王不见。否则，安知尸子不如商鞅也！”

“愿闻先生治国法度。”魏假深深一躬，认真地求教了。

“夫治国者，治人为先。”老士悠然吟诵，显然在念自己的成文篇章，“治人在行，行有四仪：一曰志动不忘仁，二曰智用不忘义，三曰力事不忘忠，四曰口言不忘信。使人慎守四仪以终其身，功业从之也！由此观之，治天下者有四术：一曰忠爱，二曰无私，三曰用贤，四曰度量！……”

“好！”魏假心头一动，不禁拍案赞叹。

“设若老夫入得庙堂，何愁天下大治焉！”老士也感同身受地慨然一叹。

魏假打量了老士一眼，没有说话走了。三日之后，魏假召见了老士，当殿拜老士为左丞相，慌得老士红着脸接连打出了一串响亮的喷嚏，一时涕泪交流不能自已，只连连打躬不止。拜相王书颁行朝野，魏国臣民一片哗然——魏国终究有丞相了，中兴有望了！要知道，魏国在信陵君之后，已经虚空相位多年了，魏国民众能不高兴么？不料，朝野还没高兴得几日，魏假的王书又下来了：太子魏炽兼领右丞相，与左丞相同领国政。魏国朝野再度哗然，大梁城再度哗然。战国之世谁都明白太子是国家储君，太子任相，其实几乎就等于国君亲自任相，能不重叠掣肘么？故此，夏商周以至春秋战国，没有过太子亲任丞相的怪诞庙堂。可是在魏国，偏偏就开了这个先例——魏哀王九年，魏国以太子为丞相！其时，不管魏国王室如何辩解说，太子为相

是哀王受了苏代的游说，而苏代则受了楚相昭鱼的请托，是一时权宜之计而非长久国策等等；魏国朝野还是大觉别扭，公议始终认为魏国这段时日没有丞相。说也怪，对这种太子丞相，人民总觉得不对劲，不是真丞相，所以只要是太子任相，总是认定魏国没有丞相。如今又是太子任丞相，不是又回到魏国痼疾去了么，既然如此，求贤何来？于是，那首“坎坎伐檀兮”的老歌，又再次在大梁城的大街小巷哼唱起来。

“人民愚昧，王何计较哉！”

在魏假愤懑无从发泄的时候，尸埕的抚慰如一缕春风掠过心田。

不可思议的是，身为左丞相的尸埕，第一个坦然接受了太子右丞相，理由慷慨一篇：“治国者，忠爱为首也。忠君者，四仪之首也。皇皇君命，焉得狐疑哉！”如此这般，太子丞相的风波很快也就过去了，魏假的魏国庙堂也很是和谐安宁了。每遇议政，任何一个大臣但有不敬言论，左丞相尸埕都要义正词严地驳斥一顿，而后慷慨激昂地大讲一番“力事不忘忠”的四仪忠爱，很是替魏王假维护了王权尊严。不到一年，魏国庙堂的异己声音消失得干干净净，魏国君臣更见琴瑟和谐了。目下秦军觊觎魏国，许多大族世家都惶惶不安地准备要逃离大梁，只有左丞相老尸埕端严肃穆依旧，忠心耿耿地谋划着大梁城防，其周严细密，连那个久在军旅的大梁将军也啧啧感叹。从心底说，魏假越来越觉得不能没有这个老尸埕撑持庙堂，否则，他将陷入无边无际的聒噪，哪里还能整日与他的爱犬们耳鬓厮磨？

……

“禀报魏王，义商密报！”

刚踏上南门箭楼的垛口，大踏步迎来的大梁将军尚未行参见大礼，便急匆匆摇着一支铜管要说话。魏王侧后的尸埕很是不悦，黑着

脸道：“礼为国本，将军何能如此无行也！”一身甲胄的大梁将军不禁面红过耳，想争辩两句却终是一拱手道：“末将甲胄不能全礼，尚祈魏王见谅！”魏假这才笑吟吟道：“无妨无妨，且说说义报消息。”大梁将军正色道：“咸阳魏国商社送来急报，咸阳水工多赴军前效力！商社揣测，秦军或图水战攻魏，盼我有备！”

魏假尚在沉吟之际，尸埕的花白胡须一翘先冷冷地道：“力事不忘忠。这商旅义报固然可嘉，然则，何以不报魏王？何以不报庙堂？又何以直报你大梁将军？”大梁将军惊讶地瞪着两眼，呼哧粗喘几声道：“要说根由，大约是魏国商旅还认定老夫称职。”尸埕看了一眼仍旧在沉吟的魏王，又辞色端严道：“自古以来，中原只有治水，几曾有过水战？普天之下，只有楚吴越三国有过水战，秦国白起当年攻楚有过水战，中原之地谁见过水战？商人见利忘义，道听途说，邀功而已。将军不思征发粮草构筑壁垒打造兵器，却将此等消息当真，何能筹划城防哉！大梁将军被搅得云山雾罩，一时竟不知从何说起，急得不断抹着额头汗水连连甩手，只瞅着魏王等待明断。魏假矜持一笑道：“大梁城防，关涉国人民治，向由左丞相统辖，将军但以法度行事，上下同心，大梁自是金城汤池也。”说罢一挥手，径自在城头漫步巡视起来。

夜来碧空如洗繁星低垂，与大梁城内外已经稀疏的灯火相映成趣。魏假第一次星夜巡城，看得兴致勃勃，直到三更刁斗才走下了城头。尸埕感佩得无以复加，一路连连赞叹魏王宵衣旰食实乃圣王明君。跟随护卫的大梁将军却完全蒙了，分明觉得哪里不对，可又无法开口；分明目下该说兵务战事，可他找不到将这些事务纳入到一条大道理之下的那个入口；而没有这个宏阔玄妙的入口，你说的任何事都会被搅批得不知方向，往往还没涉及正题，便连那个话题也被淹没

了。于是，冥思苦想又一头雾水，大梁将军如同一个梦游人，木然走完了四面城墙，却没有想出一句说辞来引出最想说的要紧兵

事。“上天也！大魏国没了，没了……”恭敬麻木地送走魏王与老丞相，大梁将军瘫倒在了城头。

四　特异的灭魏方略震动了秦国庙堂

幕府将军案上，竹简羊皮简册堆成了一座小山。

移军汜水河谷，王贲对中军司马下了一道军令：“搜寻魏国典籍，越多越快越好。”这个中军司马是个兵家子弟，见事颇快，接令立即赶赴新郑向姚贾求助。姚贾一听哈哈大笑，连连拍案道：“少将军素以剽悍闻名，今欲智战下魏，国家之幸也！”二话不说，姚贾将基于邦交周旋多年搜求的三晋国史及诸般典籍全数给了王贲，整整装了三车。典籍运回当日，王贲便在幕府辟出了一间书房，教中军司马带了三个书吏先粗粗浏览一遍所有典籍，择出与魏国相关的所有篇章分类列好。而后，王贲埋首幕府，孜孜不倦地开始了寻觅揣摩。不到一个月，王贲有了自己独特的灭魏方略。

说起来，这也是王贲不为人知的潜在秉性所致。

少入军旅，沉静寡言的王贲是全军闻名的猛士。若用弓马娴熟之类的赞语评价王贲，未免失之单薄，不足以包括王贲的沉雄勇略与那种使将士们很是心悦诚服的气度。与其父王翦相比，这种气度是沉稳明快，绝没有丝毫的木感。秦军大将李信最是挥洒不拘，尝笑云于一班年轻将军：“铁木者，老将军也。精铁者，少将军也。”一班少将军们听得哈哈大笑，无须任何一句解说便心领神会了。盖秦人所言之“木”，是一种与暮气有别的沉滞之气。王翦阅历丰厚而稳健多思，凡事多以深远利害思谋，加之每战必先求诸将之见且极少动怒，凡此等等，军中将士常有些许不给劲感。是故，有了将士们一种小小的笑谈遗憾。当然，这也是因为秦军统帅前有战神白起为楷模所致，否则也不会生出如此比对。而对王贲，之所以有“精铁”公论，在于王贲的明晰判断与快捷勇猛，犹如上好精铁，弹指一敲当当回响。历经灭赵

灭燕两大战，王贲的战场霹雳之风已经广为军中传颂了。但是，对王贲的另一层潜在秉性，将士们尚未觉察。也许，若非秦王力主王贲独当一面，王贲永远都没有机会爆发出这难能可贵的一面。

这一面，是王贲对将略的向往与追求。

王翦之家与所有的秦军将领不同，在故里频阳东乡始终保留着老宅庄园。灭赵之前，王翦家人始终居住在频阳老宅。那时候，王翦对秦王的理由是："主力新军正在锤炼，臣不当陷入家室之累。"童年的王贲，是在恬静散淡的频阳老家度过的。父亲长年在军，书房空阔静谧。尚在蒙学的王贲，常常在父亲的书房里折腾，架起木梯上下打量，觅得一本兵书便窝在角落津津有味地读去。常常是母亲仆人满庄园寻喊，王贲才猛然跳起蹿将出来。

一次，父亲终于归家，聚来家人会商，要决断两个儿子的业向。父亲说国法有定，两子必有一人从军，老大已经加冠，可以从军；老二尚在少年，务农守家便了。母亲与家族人等无不点头。少年王贲一听大急，红着脸跳了起来嚷嚷："我是老二！我不要守家！我要从军！"家人族人无不大笑。父亲板着脸道："军旅不要少儿，休得搅闹。"王贲更急，红着脸又一阵尖嚷："大哥长于农事，该守家！父亲决断有差！"父亲问："如何你从军便不差了？"王贲一句尖嚷："我熟读兵书！"言方落点，厅中族人笑得前仰后合。

"也好。你背两句兵书，我听。"父亲没有笑。

"凡人论将，常观于勇。勇之于将，乃数分之一耳！……"稚嫩的声音卡住了，王贲情急，抓耳挠腮道，"我，我再想想，想想……"

"你读了《吴子兵法》？"沉稳的父亲惊讶了。

"兵法是吴子好！要说打仗，我尊奉武安君！"

简单的对答之后，父亲久久没有说话。那一夜，忐忑不安的王贲看见父母亲寝室的灯火一直亮到四更。终于，父亲带走了王贲，秦军中便有了一个机警勇猛的少年士卒。那时，父亲正在全力训练新军，王贲被分配到了骑士营，用的名字是“胡贲”。除了掌管大军总籍簿的军法吏，谁也不知道这个“胡贲”是王翦的儿子。秦以耕战为本，王族子弟也没有世袭爵位，得凭自家的真实功劳立身，所以，王族与大臣们的子弟依法从军是很常见的事。为了公平的声誉，也为了军士融洽，许多王族元老与大臣将军，都将子弟化名入军，只有军法吏掌握其真实家世。秦军法度：化名只在入军前三年使用，之后得以真实姓名战场立身。三年之后，年仅十七岁的王贲在新军训练中脱颖而出，成了没有爵位的千夫长。及至主力大军东出之际，堪堪加冠的王贲已经成为全军最年轻的少将军。按照秦军老将的说法，王贲活脱脱是个小白起，天生的将军坯子。

一次大军操演，所有的年轻将军都飞马冲杀在前，唯独王贲，始终伫立在云车司令台下，亲执金鼓，号令进退，没有亲临战场冲杀。幕府聚将，蒙恬问其故。王贲慷慨对答：昔年吴起临战，司马将长剑捧给吴起，吴起掷剑于地高声说，将之使命在执金鼓而号令全军，不在亲临冲杀；末将以为，我军大将当效法吴起为上！

蒙恬没有说话，立即下令中军司马宣读操演统计。结果是，王贲部战果最大，伤亡最小。一班年轻的将军们无不惊讶。由此，蒙恬对王贲大为赞赏，不顾主将王翦的反对，一力上书秦王，将王贲擢升为主力新军的前军大将。灭国大战开始，蒙恬奉命率一军北上抵御匈奴，原本一心只要带王贲做副将。可王贲却响当当地说，除非去九原立即打仗，否则末将不愿北上！蒙恬笑云，跟老将军灭国，好是好，只怕老将军不敢用你也。王贲又是响当当一句，大秦有法度，不怕！

虽然如此，最后还是秦王嬴政定夺，王贲才留在了主力大军之中。两次大战，王贲接受的将令都是做非主战的偏师，可每次偏师出

战，王贲都完成得有声有色。灭赵大战对抗李牧，王贲是策应；攻入赵国后，王贲又是进军赵国陪都的偏师，没有得到主攻邯郸的将令；灭燕大战，王贲又是佯攻代国；攻下蓟城后，最长于奔袭战的王贲没能追击燕王残部，眼睁睁看着李信接受了令箭飞驰而去……不管将令如何，王贲都极为出色地完成了战场使命，且从来没有丝毫怨言。正因为如此，秦军将士们都很服气王贲，也都明白一个事实：王贲部是秦军毫无争议的第一旅精锐，只是尚未大展威风而已。也正因为如此，当王贲独率一军南下时，依依惜别的将士们更多的是为王贲高兴。

这就是王贲，崇尚谋勇兼备，将智战看做兵家根本。

“攻克大梁，非特异战法不能。”

“少将军有成算了？”

当副将赵佗疑惑地走进幕府最深处的书房时，疲惫的王贲很有些兴奋，吩咐军务司马搬来两坛老秦酒，与赵佗举着酒碗凑到羊皮地图前说将起来。王贲说：“当年魏国富得流油，将黄金都堆到了新都城的王城与城墙上，大梁城无疑是天下最坚固的大都。外城墙高十三丈，墙厚十丈，内夯土而外包石条，几乎是个四方块子墙。王城更甚，全部由砖石砌成厚墙，墙内连夯土也没有。如此这般城墙，任你飞石强弩诸般器械，砸到上边连个大坑也出不来。大梁城内粮草丰厚，魏军守个几年全然饿不着，鸟！魏惠王这老东西，建城真是一绝！”赵佗沉吟说：“除非奇兵智取，赚开城门，否则真不好攻破。”王贲连连摇头：“韩赵燕都没了，魏国上下都绷紧了弦，混进去赚城，人少不济事，人多进不去，即便混进去也可能出事，反倒折我人马，不中不中。”

“教姚大人黑冰台行刺，暗杀了魏王再乘乱攻城中不中？”

“也不中！”见赵佗也学说起了大梁话，王贲大笑一阵脸色又黑了下来，“邦交纵横时各国相互施展机谋，收买暗杀等原不足为奇。今灭六国，秦国就是要堂堂正正打仗，教山东六国最后一次输得心服口服！从韩乱看，暗杀魏王有后患，不能。”

“少将军只说，如何打法？”

“水战。”

“水战？调来巴蜀舟师？”

“不。明白说，河战！”

“河——河，战？”赵佗惊讶得似吟诵又似结巴。

“对！以河为兵，水攻大梁。”

“以河为兵？没听说过！”

“目下听，来得及。”

“有人说过水攻大梁？”

“你看，这是何物。”

王贲大步走到将军案前，从竹简山头拿出三卷哗啦展开。赵佗连忙过来捧起，看得一阵不得要领，急得抹着额头汗水道：“我文墨浅，看不出甚来，少将军明说！”王贲凑过来拿过竹简指点道：“这是三则水战典籍，一则战例，两则预言，你且听听其中奥妙。”于是王贲一口气说开去，整整说了近两个时辰。

先说水战战例。王贲所说的水战战例，不是水师舟船之战，而是以水为兵的决水之战。华夏自有兵戈以来，未曾有过决水之战。华夏

自有水事以来，只闻治水以利人，未闻决水以成兵。否则，这则战例也不至于如此被王贲看重。这则战例记载在魏国国史中，说的是魏安釐王十一年，魏国如耳、魏齐先后为相，屡败于秦国；于是，秦昭王欲攻灭魏国，召群臣会商战法。当时，秦国有个将军叫做冯琴，认为秦昭王高估了秦国的强大，又忽视了弱可联众而胜强这个道理。冯琴对秦昭王讲述了一则晋国末期弱联众而胜强的战例，这则战例便是水战。晋国末期，有六家大世族主宰着晋国：知氏、范氏、中行氏、魏氏、赵氏、韩氏。其时知氏最强，企图寻找种种理由吞并五家，但凡一家违背自己意愿，知氏首领知伯便强邀五家共讨共灭，若有不从一并讨之。于是，没有几年，知氏先后灭了范氏与中行氏。这年，知伯又强邀魏韩两族围攻赵氏的轴心城池晋阳。其时，晋阳城池坚不可下，知伯便谋划掘开晋水(注)淹没晋阳。大水灌进晋阳之时，三族首领站在山头观看，知伯得意叹曰："吾始不知水可以亡人之国也！乃今知之矣！"知伯此言一出，魏桓子、韩康子两首领不约而同一个冷战。因为，汾水可以淹没魏氏轴心城安邑，绛水可以淹没韩氏轴心城平阳。魏桓子立即用肘撞了一下韩康子，韩康子也用脚踢了一下魏桓子，两首领遂心领神会。不久，便有了魏韩赵三族联合而攻灭知氏的春秋最大事变。不久，魏韩赵三家进而瓜分了晋国。也就是说，华夏正史记载的最早水战，便是知氏三家水淹晋阳。对这次水战何以决水三次都没有攻破晋阳，王贲的说法是："晋水太小，晋阳居高，水势不足以灭国也！"

两则水战预言，也都是直接相关魏国。

第一则，苏代预言攻魏水战。因为辅助燕国权臣子之夺位，苏代苏厉两兄弟在燕昭王即位之后逃往齐国，一直不敢回燕。后来苏代游历中原经过魏国，被欲图结好燕国的魏国缉拿，后经齐国周旋，苏代获救。苏代有感于燕昭王对自己的仇恨，遂对燕昭王写下了长长一卷上书，剖析燕国该当如何在齐、秦两大国之间谋求最大利益，结论是一句话方略："厚交秦国，讨伐齐国，正利也！"燕昭王很是看重苏代

这卷上书，立即迎接苏代回到燕国谋划大计。后来，燕国破齐，一时成为强盛大国。当此之时，秦国邀燕昭王赴咸阳会盟，燕昭王欣然允诺了。苏代得闻消息，一力劝阻燕昭王赴秦，理由是今日燕国已经成就功业，与秦国不再是盟友，而是仇敌了。苏代对秦国作为有一句总括："秦取天下，非行义也，暴也。"苏代断言：只要秦国想攻灭山东六国，都有取胜战法，燕国不能与秦国走得太近而使秦国找到发难口实。燕昭王对苏代所说的秦国威慑不甚明了，苏代便一一陈述了秦国对各国可能采用的灭国手段。说到秦对魏之战，苏代预言了秦军战法：先攻下河东，占据成皋要塞，封锁魏国河内之地；再以轻舟水师决荥阳河口，淹没大梁；再决白马津河口，淹没河外平原。苏代将秦军战法概括为："陆攻则击河内，水攻则灭大梁！"并且断言，只要秦国公然以这种战法告知魏国，魏国定然臣服。这是战国名士第一次预言：秦军攻魏，水淹大梁是最大威胁。

第二则，信陵君预言攻魏水战。魏安釐王时期，齐国、楚国曾联军攻魏，秦国出兵救魏一次。安釐王因此而想与秦国结盟讨伐韩国，收回韩国占据魏国的旧地。信陵君认定这一邦交方略将铸成大错，为此对安釐王有一卷很长的上书。信陵君上书堪称战国末世的一部预言书，其所做出的预言有三则，都是惊人的准确：其一，韩国将亡，魏国岌岌可危；其二，韩亡之后，秦军攻魏必用水战；其三，魏国失去周韩屏障，祸必由此而生。信陵君上书的宗旨是两个：一则劝安釐王认清秦国的虎狼之心，二则力主魏国奉行"存韩安魏而利天下"的邦交战略，而三则预言，则都是在剖析魏国在消失韩国屏障之后的危亡结局。其中秦军对魏国水战之预言，除了用水不一，信陵君与苏代说得一般无二："秦军兵出之日，河内必危；秦有韩国之地，开决荥泽水以灌大梁，大梁必亡！"昏聩褊狭的安釐王没有接纳信陵君上书，信陵君也终因无从伸展而自毁于酒色死了。

……

“看来，终是有眼亮之人也！”

“对！你赵佗也算一个。”

“我？”

“然也！你眼不亮，能看出别人眼亮么？”赵佗哈哈大笑。王贲也哈哈大笑。笑得一阵王贲突然打住道：“你没异议，我看就禀报秦王了。”赵佗连连摇手道：“没没没，报报报，你文墨好你写。”于是，王贲立即铺开一张羊皮纸，两人说着王贲一个字一个字写了起来。写得两句，话语却总不顺当，王贲啪地搁下笔道：“认得字写不来字，鸟事！”赵佗大笑，连忙高声唤进军令司马。司马落座，王贲离案起身道：“好好好，我说你写，左右就这件事，来实的，不说虚话。”说罢，王贲转悠着一句一句说将起来。听得赵佗直呼痛快，军令司马憋着笑意不敢出声。不消一个时辰，誊抄用印封泥等一应程式完毕，快马特使便飞出幕府飞向了咸阳。

天上还闪烁着星光，秦王嬴政已走进了书房。

灭国大战开始以来，王城书房的公文骤然增多。除了秦国政务军务民治等等诸般待批文卷，战场军报及各方军情占了很大比重。除此之外，便是各方搜集的山东六国典籍。嬴政只要批阅完当日公文，但有空闲便埋首在六国典籍之中。如此一来，几乎每夜都在三更之后上榻。五更初刻鸡鸣头遍，嬴政准时起身梳洗，之后立即踏进书房。目下的秦王书房有两个长史，李斯居左领事，蒙毅居右辅助。李斯是老吏出身，精于文案理事，主要处置书房内事。蒙毅机敏缜密，则主要落实秦王批下的机密事务，以及紧急约见大臣会商等外事。就事而言，李斯每日的主要事务，是督导一班尚书吏将大量流入的各色上书、文卷与典籍，先分类理成种种待批文卷，而后分别送入秦王书房与王绾的丞相府。为了减轻秦王压力，李斯早已经征得秦王与丞相首肯，将凡是不涉及灭国战事、山东急务、官爵任免、治国方略的诸般

文卷，一律交由丞相府处置，而后由丞相府归总禀报处置结果；凡是山东战事，则只接受灭国主将的上书，其余具体战事则统由战区主将处置。如此铺排，实际上将秦国公事整体划成了三大块：秦王领军政总略，丞相府实施日常政事，各方主将执掌灭国战场。就最后一点而言，目下秦军主要是三大战区：王翦的燕代战区、蒙恬的九原战区、王贲的中原战区。由于各方战区主将所需要会商者均非具体军务，而是方略大计，所以事实上不可能由上将军王翦总理，而必须归总到执掌总体航向的秦王书房。为此，无论如何分流政务，秦王嬴政的书房始终都是满当当的。

“君上如此劳作，何止宵衣旰食，直是性命相搏也！”

赵高对李斯的感慨，实在是不由自主。秦王如此步调，最紧张的是赵高。赵高知道，若一件文卷一时不到位，秦王是可以忍耐的，也不会为此责难李斯蒙毅；然若一伸手没有茶，或入茅厕没有净身内侍，则秦王一定会烦躁不堪甚或勃然大怒。一脚将他踢翻，已经是最小的惩罚了。为此，无论自己将内侍侍女训练部署得多么妥帖，无论自己多么疲惫，赵高都孜孜不倦地守在书房，秦王不入寝室，赵高不离开书房半步。纵然秦王进了寝室，他也要和衣卧在寝室外间特设的一张军榻上。赵高确信，只有自己知道秦王衣食住行的任何些小需求，自己知道秦王，比知道自己还清楚。

“赵高，去歇息歇息，这里有我。”

四更末刻踏进书房的李斯，看见了眼圈发黑的赵高脚步有些虚浮，怜悯地笑了。赵高看了看李斯，也勉力笑了一下，没有说话又去冰墙前忙碌了。不消片刻，秦王嬴政精神抖擞地走进了书房，走向了那张硕大的青铜王案，经过蒙恬监督建造的冰火墙拍了拍笑道：“好！今日凉爽，坐得安稳。”李斯不禁惊讶一笑：“如此宽敞书房，穿堂风何其清凉，君上燥热么？”秦王嬴政笑道：“没有面前这道冰火墙，冬夏都坐不安稳，说不清也。”李斯目光一瞥，恰好看见赵高在远远帷幕

后对自己偷偷笑了一下，心下不禁一叹：“这个赵高，宁非秦王肚内蛔虫哉！”

“长史，有没有王贲上书？”

“有。昨夜方到，臣已列入首阅一案。”

“好！估摸这小子该有动静了。”李斯已经快步过来，从最靠近王案的一张公文大案上抽出一卷递了过来。嬴政接过竹简展开，没读得两行一阵大笑，摇着竹简道：“长史看看，王贲说话实在。”李斯拿起竹简，只见上边写道：“禀报君上：末将翻了书，人说攻魏必以水战，呈来几卷君上阅后决之。末将之见，打仗便是打仗，不能有妇人之仁！不行水攻，白白教山东骂作虎狼，大亏！虎狼便虎狼，天下没有虎狼不行，遍地虎狼也不行。没有秦国虎狼，只怕山东战国都是虎狼，天下人还有活路么？水战事大，末将待命！”

“长史以为如何？”

“王贲说得扎实。”

“战不论道。王贲，是个小白起！”秦王将“是”字咬得又重又响。“臣之见，倒是那一通虎狼论教人耳目一新。”

“对对对！”秦王连连拍案，转身笑道，“小高子！都说你小子跟长史学书有长进，来！立即将这段话大字誊出，挂在右墙。”赵高不知在哪里远远答应了一声，随即轻风一般飘到面前，笑意憋得脸色通红，一躬身接过竹简又风一般去了。

“然则，水淹大梁，究竟如何？”

赵高走了，秦王嬴政的心绪也平静了。只这淡淡一问，李斯便听出了秦王疑虑重重，绝非已经赞同了水攻大梁的方略。李斯转身在文

卷大案上抽出三卷打开道："这是王贲呈送的水战典籍，君上要否先看看再议？"嬴政点点头道："也好，誊抄几份，都看看，明晚会商。"李斯一点头，立即去部署了。

次日晚汤之后，王绾、尉缭准时走进了王城最是凉爽通风的东偏殿，加上李斯、蒙毅，这便是秦国目下决定长策方略的君臣五人秘密小朝会。蒙毅沉静利落，与赵高事先将一应事务准备妥善，便坐在书录案前不说话了。自此，朝会期间的所有细务都交由赵高处置了。秦王嬴政来得稍晚了一些，一进门便道："王贲上书，诸位都看了，都说说，灭魏之战如何处置？"说话间赵高轻步走进，将一只蒸腾着热气的小鼎摆在了王案，轻轻打开了鼎盖。嬴政入座，拿起挺在鼎口的细长木勺笑道："谁没晚汤，说话，再上。"见四人都摇了摇头，嬴政又道，"我听着，不妨事。"说罢一勺汤入口，竟丝毫没有声音，目光也始终巡睃着几个大臣。几位用事大臣多见秦王就食议事，久之习以为常，都拧着眉头思忖，一时没有人说话。

及至李斯正要开口，却闻殿外辚辚车声。秦王嬴政对李斯一摆手，立即推开食鼎，起身大步走出。片刻之间，廊下有苍老笑声与杖头笃笃声。几位大臣相顾一笑，不约而同地站了起来。此际，秦王已经扶着须发雪白的郑国走了进来，对大臣们高声道："老令今日与会，是我请的。"大臣们这才醒悟，素来准时的秦王迟会，原是亲自去请老郑国了。四人分别过来与郑国寒暄见礼，遂分别坐定，郑国座案设在了王案之侧。及至秦王坐定，王案上已经收拾整齐，赵高早已经利落地收走了食鼎。

"王贲上书，政为之震动。"

秦王一叩书案，轻松神色倏忽散去，凝重的语音沉甸甸地回荡着："大梁，冠绝天下风华富庶，聚结天下泰半财富，非同寻常城池。能否以水战之法下之，我等君臣须细加斟酌。水事多专，老令水家最有言权。谁有疑惑处，尽可征询老令评判。好，诸位但说。"

“以水为兵，亘古未尝闻也！”王绾慨然道，“晋末水战，赵氏并未因此而灭亡，是故并未撼动天下。今日不同，大梁居平原之地，若决河水攻之，焉能不死伤庶民万千？果然如此，秦国纵得中原，其利何在，道义何存？义利两失，何安天下！”显然，王绾反对水攻大梁，且将这一水战方略与秦国一统天下的道义根基联系了起来。

厅中一时沉寂。显然，这个话题太过重大。“老夫之见，就兵说兵。”老尉缭轻轻点着竹杖，“果然水攻大梁，王贲必有周密铺排，断不会使满城庶民遭人鱼之灾。究其实，若是强兵之战，只怕三十万大军耗得三五年，也未必攻下大梁城。这便是根本。若非如此，王贲何须钻进书房谋战也。老夫倒是另一担心：果真水攻大梁，大河距城近百里，决口岂有那般容易，得多少民力可成？

其间若遇大雨大风耽延时日，只怕也得年余时光，如此人力物力不逊于长平大战，秦国经得起么？”

“这倒要听听老令说法了。”嬴政殷殷望着郑国。

“果真水战，决河不难。”老郑国一招手，身后一个书吏推来了一幅装在平板轮车上的立板羊皮图。老郑国用探水铁尺指点着板图，“此乃中原河渠图。诸位且看，大河东去，鸿沟南下经大梁城外，距离之近，形同大梁护城河也。唯其如此，果然引水攻梁，水口不在大河，而在鸿沟。唯有一点，鸿沟水量不足大，须从接近大河的上端开口补水，方能成其势。信陵君说的荥口决水，便是此意。”

“鸿沟既然通河，何以水量不大？”尉缭很是惊讶。

“这便是水事了。”郑国叹息一声道，“鸿沟历经几代修成，通水百余年，水道已经淤塞过甚，早当停水以掘淤塞了。惜乎大战连绵，各国无力顾盼，遂有民谣云，‘鸿沟泥塞，半渠之水，河水滔滔，稻粱难肥。’是故，鸿沟通河，水势却小。”

“如此说来，果真水攻大梁，还可借机重修鸿沟？”嬴政很有些兴奋。

“然也！”郑国铁尺指上地图，“鸿沟灌梁，梁南大半段自成干沟，若能借机征发民力修浚开塞，未尝不是功德之举。”

“战损可补，这便对了！”尉缭兴奋点杖。

“一说而已。”王绾淡淡点头。

“长史之见如何？”秦王看了看一直没说话的李斯。

李斯虽没有说话，听得却极是上心。见秦王征询，李斯翻着案头几卷竹简道：“晋末水战，并苏代、信陵君预言，臣都曾得闻，然终未亲见国史典籍之记载。今王贲能多方搜罗出国史所载，足见其良苦用心也。臣闻方才之论，国尉与老令对答，已经足证大梁水战可行，且水损可以清淤弥补。故此，臣亦赞同。然，丞相方才所言，关涉灭国之道义根本，臣不得不言。”见王绾肃然转身，秦王几人也目光炯炯，李斯翻开了王贲的上书副本指点道，“天下没有虎狼不行，遍地虎狼也不行。王贲之说，话虽糙，理不糙。对斯之启迪，不可谓不深。因由何在？在王贲捅明了一则根本大道：行天下之大仁，必有难以回避之不仁。想要天下没有遍地虎狼，必得天下先有虎狼；先有最强虎狼，而后方能没有虎狼，此之谓也！具体说，若不水攻大梁，使昏聩魏国奄奄不灭，天下不能一统，兵戈不能止息，而徒存仁义，长远论之，仁乎？不仁乎？是故，臣以为大梁之战，不宜执迂阔仁义之说而久拖不下！否则，中原之变数将无可预料。”

“大仁不仁。长史之言，商君之论也！”

秦王拍案，王绾摇了摇头也不再说话了。这便是秦国朝会的不成文规矩，当某种主张只剩下一个人坚持的时候，坚持者即或依然不

服，也不再做反复论争；战时论事，大臣们都明白“事终有断”这个道理，诸多各有说法的大道理若无休无止地争下去，任何一件事也做不成。

“事关重大，政敢请老令。”秦王离座，肃然对郑国深深一躬。

“国事至大，王何言请也？”郑国尚未站起，便被秦王扶住了。

“大梁水事，政敢请老令亲临谋划。”

郑国目光一闪，不期然打量了李斯一眼。李斯当即对秦王一拱手道：“臣愿辅佐老令赶赴河外。”秦王爽朗大笑道：“老令与长史相知，事无不成。”又会商大半个时辰，当晚便将诸般事务安置妥当。曙光初上，李斯郑国登上赵高驾驭的王车出咸阳东去了。

五　茫茫大水包围了雄峻的大梁

尸埕带着大梁将军匆匆赶进王城时，魏假正在獒宫里消磨。

三晋之中，韩魏两国王室酷好神异犬种，赵国王室却对猛犬极是憎恶。这是因为，春秋时期的晋国曾发生过一次酷烈的政变，其怪异的开局是权臣赵盾在朝会后走出大殿时，被一只猛犬闪电般当场扑杀。从此，赵氏部族骤然沉入谷底，开始了漫长艰难的复仇复兴之路。也是由此，渐渐演化出了韩赵魏三家的秘密同盟与三家分晋的结局。不管那次政变对于改变晋国与三族命运具有多大的作用以及具有何等的意义，猛犬扑杀赵盾事件，都成为三晋部族一个不可思议的恐怖神话。要知道，豢养猛犬的屠岸贾，其时只是一个实力单薄的中大夫，不管他获得了当时晋国君主的何等暗中支持，若是没有如此一只神异的猛犬，其颠覆晋国朝局的勃勃野心只怕也是痴人说梦。毕竟，赵氏是尚武大族，赵盾的森严护卫与赵盾本人的胆略武勇，寻常剑士刺客几乎没有任何成功的机会。若非这只突然出现而又根本不为赵盾及其卫士注意的猛犬闪电般一扑，突兀地撕开了赵盾的胸腹，又准确

地掏出了赵盾热腾腾的心肺一口吞了下去，至少赵国的历史很可能重写。

这一恐怖场景通过种种大同小异的传说，久远地烙在了三晋王室部族的记忆里。随着岁月的流逝，三家对这一事变的恐怖记忆，以截然不同的方式折射了出来。韩魏王室就事论事，生发出对神异猛犬的歆慕搜求，成为天下名犬的渊薮之地。赵国王室却不忘旧仇，一如既往地痛恨猛犬，举凡言狗皆一律冠以“恶”字，除了民间猎户的猎犬，王室从来禁犬。及至战国中期，韩魏两国王室的名犬已经天下闻名。进入战国末期，魏国的猛犬声名已经远远超过了韩国。此前的春秋时期，天下之名犬主要有两种：一种是洛阳周王室的犬(注)，长毛蜷曲，威猛异常，是周天子的狩猎神犬；一种是晋灵公时晋国公室的獒犬。何谓獒？后世西晋之张华有《博物志》，其中之《物名考》云：“犬高四尺曰獒。”也就是说，那时将身形高大的猛犬一律唤作“獒”，还并不是犬类特定品种的獒犬。因了“獒”并非确指，晋国公室这种獒在当时还有一个学名，叫做“周狗”，意为遗传于周天子神犬的大狗。及至战国中后期，天下名犬已经有三种：第一是魏獒，也就是魏国王室的獒犬，獒之成为犬类特定品种，魏獒是鼻祖；第二种是韩卢，韩国王室豢养的一种大型黑毛犬；第三种是宋鹊，宋国公室养的大型猛犬。这种犬也另有一名，曰骏犬，意谓可同骏马一般为人效劳。

诸般猛犬中，最有声名的自然还是魏獒。

魏獒之闻名天下，得力于魏王假。魏假还是少年太子的时候，对猛犬酷好之极。魏假十二岁时，其父景湣王许魏假可在王城之内任选一官署领事，以试探其心志才具。魏假没有丝毫犹豫，立即请求兼领“虞人”署。这虞人署，是执掌国君狩猎的官署，下辖一处园林专一豢养猎犬。魏假所神往虞人署者，实则神往猎犬园林也。景湣王不知其故，大大赞叹了一番少年太子的修身弓马之志，很以为儿子可望在统辖狩猎中锤炼出战场本领，从而成为中兴大魏的英主。景湣王是老

太子继位（其父安釐王在位三十四年），在位十五年便死了。其时，魏假三十岁即位，执掌虞人署已经十八年了。这十八年中，魏假已经将猎犬苑经营得天下闻名，当年一座只有几十只猎犬的园林，已经变成了异常壮观的魏獒宫。魏假对獒的遴选有严厉法度：蹲地仍有四尺身高，方可选进獒宫冠以魏獒之名；否则，一律称为猎犬，而不能叫做獒。历经多年精纯交配繁衍，魏獒遂成一种品性独特的名犬，其凶猛与忠诚同样的无与伦比。唯其如此，魏獒之名天下大震。各国王室的声色犬马子弟与天下贵胄以及大商大贾，但言买犬，无不以到大梁求购得一只魏獒为荣。这个魏假，对獒犬钟爱无以复加，每每卖出一犬，无论公事如何要紧，都要丢开公事亲自与买家洽谈獒事，勘审买家是否具有爱犬之志与养犬之才，否则，买家纵然开出重金，魏假也毫无例外地一口回绝。及至狗生意成交，魏假还要为将走之獒举行狗宴饯行，特准离獒捕杀一名徒手剑士并当场吞噬。交獒之日，魏假也要亲自到场，直将大獒送出獒宫，方抚其头背洒泪惜别。凡此等等，使魏獒与魏假之名在天下声色犬马者口中几乎成为同一个名字，但呼魏王，常是“魏獒”两字。此后不久魏假降秦，出得王城之时，魏假尤作肺腑感喟云：“假做魏王三年，做狗王十八年矣！当年若生商贾之家，假何愁不成天下第一犬商也！”这是后话。

……

“敢请丞相止步，我王尚未出宫。”

虞人丞挡住了左丞相尸埕的匆匆脚步，口气矜持冰冷得教人无论如何想不到他只是一个连官阶都没进的吏身。饶是如此，尸埕也只能在这座形制怪异的石坊前原地站定，还得对这一身狗腥味的肥吏一拱手，才问道：“王在獒宫？有獒事？”小吏漫声道：“敢问丞相，我王何日没有獒事啊？”尸埕很是难堪，一时红着脸没了话说。身后的大梁将军勃然大怒，长剑呛啷出鞘，一步抢前直指小吏骂道：“大魏丞相将军在前，一个小吏竟敢如此猖狂！军情紧急，竖子若不快去禀报，老夫

立地捅你个透心！”虞人丞脸色倏地变青，顾不得说话撒腿跑了，一串喊声顺着风势飘了过来：“禀报我王，大梁将军对獒不恭，要杀獒也！”老尸埕双眉紧皱连连摇头：“小人当道，国将不国也，国将不国也！”大梁将军愤愤然道：“你老丞相能挺起脊梁，大梁国人拥戴你护城，何须看这般小人颜色！”老尸埕大是惶恐连连摇头摇手道：“将军慎言慎言，事国以忠，事王以忠，臣下安敢乱忠爱之道！”大梁将军冷冷笑道：“忠忠忠，魏国出的忠臣少么？乐羊、毛公、侯嬴、如姬、信陵君一大串，还有你老丞相也算上，结局如何？

还是国将不国！忠忠忠，忠有个鸟用！”尸埕一则气二则怕，想义正词严地驳斥却又无话可说，目下艰难时刻还不能开罪这个唯一可用的将军，无奈连连摇头，索性走到一边去了。于是，两人各自咻咻粗喘，谁也不理会谁了。

“两位何事啊？”

魏王假终于出来了，一身利落的短装胡衣与操持犬事的獒宫小吏一般无二，手里牵着一头黑亮的魏獒，脸上显然有不悦之色。不待两人说话，魏假走到大梁将军面前道：“你敢在獒宫前不敬？可知獒之灵异么？”大梁将军一挺身高声道：“犬为禽兽，任人驱使而已！”

魏假冷笑道：“差矣！獒为神犬，识得忠奸，辨得善恶，见奸而捕，见恶而食！”大梁将军看也不看连连示意的尸埕，一拱手正色道：“魏王若信此物灵异，用它防守大梁便是，老臣请辞！”魏假脸色倏地一沉道：“好。只是本王想先看看，你是忠是奸？”尸埕脸色大变，疾步抢过来一躬：“我王不可！秦军压境，大将不可杀！”忠爱不离口的老尸埕素日维护魏王，今日破例变色，魏假倒是愣怔了。片刻默然，魏假冷冷问：“秦军有异动？”尸埕拱手道：“大梁将军得斥候密报，老水工郑国赶到了河外秦军大营，多有诡异。”

“有何诡异？”

“秦军可能水攻大梁！”大梁将军昂昂高声。

“水攻？水在何处啊？笑谈！”魏假脸色极是难看。

“魏王，老臣军中有信陵君故旧，都说信陵君当年有话……”

“信陵君有话，管得了今日么？”魏假立即打断了话头。

“臣启我王：信陵君预言，秦军攻大梁，必以水战！”老尸埕憋不住了。

“果然如此，獒犬岂不遭殃也！”

默然良久，魏假终于长叹了一声，将手中獒犬交给旁边的虞人丞，瘫坐到獒宫前常备的竹榻上散了架一般。不管多么忌惮信陵君而厉声呵斥两位大臣，对信陵君的用兵才具与洞察之能，魏假还是不得不敬畏几分的。当然，对自己的王位，魏假更是很在意的。诚实方正的尸埕说信陵君有此预言，决然不会有假，而信陵君有此预言，那就一定是一件危险的事情。心头闪过一连串思绪，魏假顿时心事重重，而第一个念头，是对这些獒犬的怜悯。

“魏王，便是护狗，也得有防守水战之法也！”尸埕很是急迫。

“本王早早巡视了城防，你等没部署么！”魏假突然发怒了。

“这？这这这……”尸埕蓦然想起那次巡城，顿时张口结舌。

“老臣有言！”一直铁青着脸的大梁将军开口了。

“说也。”魏假不耐地锁着眉头。

“水战防水。老臣之意，大梁军主力当开赴鸿沟北段驻扎，死守河外！”

“将军是说，只留偏师守城？”尸埕老眼顿时瞪起。

“大梁之危不在城防，在水患！”

“短视。”魏假似乎突然清醒过来，从竹榻上站起颇有气度地摆了摆手，转悠着道，“大梁城墙高厚，粮草财货储存颇丰。当年小小即墨能坚守六年，大梁至少还不坚守十年？十年之间，天下能不有变？齐楚能不救援大魏？然则，守城靠人靠兵，若大军主力出城，老弱偏师能守城么？再说，城外主力大军一旦战败，魏国岂不连根烂也！”

“我王是说，全军守城，至少十年；开出城外，朝夕不保？”

“老丞相何其明也！”

魏假很是为自己的见识惊讶，破例以大大褒奖尸埕的方式大大褒奖了自己一回。可是，大梁将军却板着黑脸一句话不说，仿佛没有听见。尸埕对魏王的破例褒奖似乎并不在意，凑过来低声问：“守城十年，老将军以为如何？”大梁将军冷冷道：“守城不外防，未尝闻也！”魏假立即接道：“岂有此理！即墨当年有外防么？如何守得六年？”大梁将军道：“即墨非不外防，无力外防也。我军能防而不防，岂非将水路拱手相让？”魏假大觉今日才思敏捷，立即气昂昂高声道：“此言大谬也！你防水口，秦军不攻水口么？两军战于水口，河水决口岂不更快！”大梁将军虽秉性刚直，终不愿与国王对着嚷嚷，默然片刻长叹一声道：“老臣只怕水淹大梁之时，我王尚在梦中也！”

“将军一言，出我神兵也！”魏假惊喜地猛然拍掌。

“我王有神兵？”尸埕一头雾水，又惊愕又茫然。

“然也！”

“世间当真有神兵？”尸埕的老眼瞪得更大了。

“神兵者，獒犬也！我出獒犬五百头，日夜轮换巡视鸿沟！”

“但有警讯，大军出城？”老尸埕显然在连番尝试着揣摩君心。

“然也！丞相万岁！”

“老臣惭愧，魏王万岁！”

国王与丞相惊喜万分地唱和着，大梁将军的汗水从额头涔涔渗出，淹得泪水也跟着涌流出来，大手一抹涕泪唏嘘了。魏假正在兴致之时，看得不禁大笑起来。自然，尸埕也跟着大笑起来。大梁将军万分难堪，猛然一拱手腾腾腾径自去了。

汜水河谷，秦军已经开始了周密的部署。

在向咸阳上书之后，王贲立即赶赴新郑，邀了姚贾一起赶赴洛水河谷的蒙武大营共商大计。王贲的主张是：水攻大梁虽有先贤预言，实施也将极有成效，然大梁毕竟是天下第一大都会，关涉方面太多，最终尚需咸阳庙堂决断。即便不行水攻，灭魏之战也是无可回避，作为中原大军主力大将，他必须做好秦王不允准水攻的战事方略。否则，水攻方略一旦被搁置，安定中原便没有成算。若要等到父亲的主力大军南下再行灭魏，对王贲而言，就意味着自己不堪大任，如此未免太没有劲道。是故，王贲力求在秦王王书抵达之前，谋划好第二套灭魏方略，若水攻不能便立即铺排强兵灭魏。

“后生可畏，后生可畏也！”

老蒙武听完王贲来意，油然生出一番感慨。洗尘小宴未了，老少两将军与姚贾便就着酒案说将起来，一气直说到五更鸡鸣。三人会商的方略也是两套，第一套是水战方略：王贲所部只须全力施行水战攻梁，包括征发民力开决水口等；蒙武军则总司外围策应，一则在陆路截断魏国残余的南逃东逃之路，二则总辖巴蜀调来的战船封锁大河航

道，使魏国残余不能水路逃遁。第二套是陆战灭魏方略：王贲部以大型攻城器械，强兵全力主攻大梁，蒙武军狙击外围魏军以及有可能援救魏国的齐楚联军。无论施行哪套方略，姚贾的邦交人马都努力分化魏国与齐楚两国的关系，使合纵不能在最后关头死灰复燃。诸般细节一一确定，王贲心下大是舒畅，走到幕府帐口对着朦胧曙光张开两臂一个深深的吐纳，猛然转身笑道："两位前辈想想，魏王假此刻做甚？"

"除了睡觉，还能做甚。"蒙武一笑。

"不。这只魏獒，在做狗梦。"

姚贾话音落点，蒙武王贲不约而同地大笑起来。蒙武恍然醒悟，饶有兴致地问起自己不甚了了的"魏獒"来由。王贲也是大感兴致，凑过来细听姚贾叙说。于是姚贾从头说起，将魏假的獒犬癖好说了小半个时辰，末了道："大凡庙堂凋敝，从来都与君王恶癖相关。春秋战国以来，恶癖之君多有：燕王哙酷好上古虚名，行禅让大乱燕国；韩桓惠王酷好权谋，以水工疲秦之滑稽谋划救韩；齐宣王好学术，稷下养士而不用士；楚宣王好星象，以天意决邦交之道……凡此等等，虽也荒谬，然大体不脱正道偏好。唯独这魏国君王，魏惠王之后代代有癖，且皆是恶癖，奇也哉！"

"代代有恶癖？"王贲惊讶了。

"你且听。"姚贾掰着指头一一道来，"魏惠王酷好珠宝，魏襄王酷好种马，魏哀王酷好工匠，魏昭王酷好武士，安釐王酷好美女，景湣王酷好丹药。凡此六王，皆不如这魏假癖好獒犬之奇特。如此邦国，安得长久哉！"

"丰饶魏国，风华大梁，如此这般去也！"蒙武感慨拍案。

“狗日的！拿了这个魏假，非叫他做狗不成！”王贲愤愤然。

“别。你还真成全了他。”

姚贾淡淡一句诙谐，三人一齐大笑起来。

洛水大营会商完毕，王贲回到汜水河谷，恰逢李斯郑国堪堪赶到。一说朝会决断，王贲大是振奋，立即向这两位水事大家请教起诸般细节。李斯只转述了秦王一个叮嘱：从此之后，天下是秦国的天下，无论战事如何谋划，都得虑及庶民生计。也就是说，既要尽可能地少淹没村庄田畴，还要与颍川郡会商好水战之后修复鸿沟的大事。郑国早已经知道秦王这番叮嘱，然在听完李斯转述后，还是大大感慨了一阵。战国兵争百余年，打仗虑及民生者不能说没有，然确实少而又少；秦王嬴政在一开始灭国时便曾着意叮嘱王翦，灭国战法不能等同于寻常战法，其意便在于此。后来的事实也证明，嬴政统一中国之后实施水利、交通、边塞、城池等诸般建设的实际功绩，中国历史上的任何一个帝王皆无法与之比肩。

就水事而言，郑国说得简洁明白。以大梁为鸿沟南北分段，鸿沟南段不用看，鸿沟北段是水攻要害，北段最要紧处，是引河入沟的沟口。沟口如何开？开在何处？得多少民力？他得亲自踏勘一番才能定下来。次日清晨，王贲率领着一支千人马队护卫着郑国李斯赶赴大河南岸的广武城郊踏勘。此时魏国实力大衰，秦国灭韩后，秦军的实际威慑范围已经遍及大河两岸，魏国军兵在大梁以北几乎销声匿迹。是故，此时魏国北部的荥阳、广武等小城池形成了战国之世的特有景象：只有民户居住，既没有魏军防守，也没有秦军占领，恍然是兵戈消失了的寥落田园。王贲带千人马队也只是谨慎防范意外，并非实际危险所致。所以，遥遥看见广武城，王贲下令马队隐蔽在一片山坳，没有军令不许出山。护卫郑国李斯等踏勘的，实际只有王贲与一班司马。

广武城坐落在大河南岸。这里原本是一片无名山地，因了广武城，这片山地叫做了广武山。广武城依山势修筑成了东西两座小城堡，中间是一道宽二百余步的山涧，时人也称做广武涧。当年开凿鸿沟引河，便是利用了这道天然山涧。先将山涧向北与河岸打通，河水先入涧再入沟，如此，山涧之岩石入口可控制水量。否则，两道土堤筑成的大沟，堤岸无论夯得如何结实，也经不起汹涌大河的浪涛冲击，要修一道引出大河的人工运河实在是不可能的。唯有天成广武涧，鸿沟才得以修通。郑国是鸿沟后期开凿的水工，对鸿沟水路地脉了如指掌。踏勘大半日，郑国心下已经有数，对着身旁王贲低声指点了各处要害，在暮色时分赶回了汜水营地。

当夜，王贲立即派出快马特使请来了蒙武与颍川郡守，会同李斯郑国，五人一一将各方事务会商妥当。次日清晨，王贲幕府聚将发令，一体部署了水攻方略。各方散去，整个河外的秦军营地与郡县官署便悄无声息地忙碌了起来。蒙武回到洛水大营，立即派出一万轻骑交给颍川郡守，分别护卫郡守与郡丞率领的两班吏员赶赴鸿沟南段，秘密督导分别属于魏国南部与旧韩西南部的鸿沟两岸庶民退到山地高处暂住，更南段进入淮水一段，已经是楚国北部，一时无法顾及了。

王贲部五万主力分作了三路：一路是赵佗率领五千人马，督导两万名精壮民力开决沟口；一路是王贲的四万主力秘密进逼大梁外围的四面山丘高地，在决水之前同时策应赵佗两翼；一路是五千轻骑各方策应。三路之中，赵佗军是要害，限定决口时间是五天五夜。这是郑国测算的时日。郑国说不能再短，否则不能保得稳妥无事。赵佗的决水工程分作四个部分：其一，要将原来的进水山口拓宽，使灌田水量变成足够大甚至尽可能大足以淹没大梁城的水量；其二，要将河水进入山口的引沟拓宽，尽可能使河水畅通无阻地进入拓宽了的涧口；其三，要将广武涧进入鸿沟的沟口拓宽，使大大增加的水流能汹涌入沟；其四，要将鸿沟至大梁的沟段清淤开挖，以防水流进入大梁之前无效漫溢。这四处，最难的是最后一处。因为，清淤鸿沟靠近大梁，

只能在夜间进行，还不能举火照明。为此，赵佗加意提防，下令清沟工程全部由两千骑士担当。不料，清淤河沟的第一夜便出事了。

“禀报将军，魏獒出动，咬死了一百多清淤士兵！”

在大梁南面的山丘上，一接到斥候急报，王贲带着卫士马队风驰电掣般去了。紧急查问，才知道大梁城夜间放出了数十只魏獒在原野流窜，士兵们低头劳作猝不及防，突兀被咬死咬伤百余人。王贲勃然大怒，断然一句：“清淤不停！我来杀狗！”飞马便去了。到得山丘，王贲立即下令：调三千轻装飞骑，人各携带一支长矛与一具臂张弩，分作十队沿鸿沟北段巡视，专一射杀魏獒！十支马队不举火把，黑色闪电般掠向旷野，及至五更，几乎全部射杀了在旷野流窜的几十只獒犬。

“岂有此理！何方猎户敢射杀我一队神獒！”

当魏假看见几只獒犬带着箭镞狂吠着跑回来时，惊恐愤怒得连连大吼，整个王城都被震动了。匆匆赶来的大梁将军说，秦军已经在鸿沟动手，射杀獒犬不是猎户，是秦军弩机马队，请命立即率军出城防守鸿沟大堤。魏假正在恼怒急恨，当头一句厉声叱责：“秦军动静你总这般清楚，你是秦将还是魏将！”大梁将军涨红着脸高声道：“鸿沟北段百余里，秦军出动数万军民劳作，虽说不举火把，郊野民户人人清楚！老臣有斥候营专司探察，再不知道岂非愚昧猪狗也！”“住口！狗比你强！”魏假最厌恶人骂狗，愤然戟指大梁将军，“你还不如狗！”声音尖厉得几乎如同发怒的内侍。大梁将军秉性刚直，一时不堪羞辱气得浑身发抖，转身大步便走。老尸埕情急，一阵碎步飞跑扯住了大梁将军低声道：“老将军素顾大局，臣子如何能与国君较真？”大梁将军黑着脸没有说话，但总算是被拽了回来。尸埕过来一拱手道：“老臣之见，大梁城防可全权交老将军处置，老臣自请全力征发民力督导粮草，我王坐镇王族便是。”魏假冷冷道：“城防无论交给何人，大军都不能出城。”尸埕抹着额头汗水颤声道：“秦军决堤，我不护堤，岂非

坐观水淹大梁么？”魏假道：“大军出城能保得不被秦军吞了？届时没了大军，大梁纵有财货粮草，还不是砧板鱼肉任人宰割？！”尸埕急得左看右看摊着双手直叹气：“君臣不协力，非忠爱之道也！无忠无爱，焉得有国哉！”大梁将军顿时觉得自己又将被这云山雾罩的大道之辩绕进去，立即慨然一拱手道：“禀报魏王、丞相，非老臣不知忠道，实是自古打仗没有如此打法！国有大军二十万而不敢出城决战，未尝闻也！二十万大军窝在大梁城内，一不能施展兵力，二不能施展谋略，只能死死等着挨打！普天之下古往今来，有如此守城之法么！”尸埕也忧心忡忡道：“老将军说的是战法，从大梁民治说，似乎也当如此。大梁以汇聚四海商旅为根基，自秦军南下以来，外邦商旅几乎逃离十之八九，若再不能使大梁城外水陆官道畅通，只怕连魏国商人也要逃走。其时，大梁内外隔绝，难矣哉！”

“也好！明晚你率三万人马出城，先做试探。”良久，魏假终于开口了。

“魏王，出则出，不能半吞半吐！”

大梁将军话还没有说完，脸色苍白的魏假已拂袖而去了。尸埕长叹一声，想对这位愤怒的老将军说几句抚慰话，可实在不知从何说起，又怕站得久了魏王回头问说了些甚自己不好回答，只有低头踽踽去了。大梁将军想走，却一下子瘫在了地上。

次日三更，魏军三万铁骑隆隆开出西门，越过城外两道宽阔的石桥，卷向人影涌动的鸿沟堤岸。大梁将军的谋划是先给为数不多的堤岸秦军一个猛袭战，而后立即退入荥阳郊野的山地秘密驻扎。如此可收两效，一则迟滞秦军水攻进程，二则至少可在城外保留一支策应人马。为奇袭得手，魏军三万铁骑一律不举火把，要打秦军一个措手不及。不料，三万铁骑堪堪逼近堤岸将要撒开阵形做扇形冲杀时，左右前三方陡然响起尖厉的呼啸，万千长箭在暗夜之中骤雨般当头压来。大梁将军一听箭镞风声，便知道这是秦军特有的大型弓弩阵出动了，

不及思虑一声大喝："全军撤回！"魏军尚未展开便蜂拥后撤，人仰马翻一时大乱，死伤不计其数。当此之时，黑暗的旷野中杀声大起，鸿沟堤岸下杀出了一支不辨人数的飞骑，兜头向魏军退路方向截杀过来。魏军根本无法向荥阳方向冲杀，只能在箭雨飞骑的追杀中跌跌撞撞退向大梁。大约十里之后，秦军不再追杀，魏军这才渐渐聚拢起来。

"回，城……"

只说得两个字，胸前中箭的大梁将军昏厥了过去。

尸埕闻讯，连夜赶来清查人马。魏军被当场射杀两千余人，一万六千余人中箭带伤，其余全部是或轻或重的挤伤撞伤跌伤踩伤，军营一片血污一片呻吟，连外伤老医士们都有几个忍不住呕吐了。尸埕深为震惊，清查完毕后，于五更时分紧急请见魏王。不料，王城书房的主书出来说，魏王正在獒宫医治狗伤，魏王令明日午时探视大梁将军，丞相同往。尸埕惊愕万分，愣怔在书房廊下半晌没有一句话，眼看着曙色初上，这才被循迹赶来的家老扶了回去。

"本王早有预料，惜乎老将军不听也！"

正午时分，尸埕在大梁将军府门前与魏王会车。魏假当头一句感喟，尸埕第一次默然了，第一次没有了称颂魏王的兴致。一直到大梁将军榻前，尸埕都没有说话。大梁将军的箭镞深入骨肉，老太医只锯断了箭杆，却起不出箭镞。魏王假与尸埕来到榻前，大梁将军已经没有了血色气若游丝了。尸埕对着这位浑身浴血的老将军，第一次老泪纵横泣不成声。魏假皱着眉头，很是平静地说："老将军若听本王，何有今日？"大梁将军艰难地翻了翻老眼，挣扎着说出了一句话：

"秦军有备，我军太少！……"喉头一哽没了气息。魏假吩咐一声厚礼安葬，板着脸走了，对尸埕一句话也没有。尸埕没了老泪，召来

老将军家人抚慰了一阵，又亲自拟定了安葬礼仪并向各相关官署做了部署，使老将军家人不致多方奔波，这才回府去了。

次日清晨，魏假召尸埕会商城防，王使回来禀报说老丞相府邸空空，除了官派仆役，合族百余口都走了。魏假很是惊讶，立即宣来城门尉查询。城门尉禀报说，昨夜二更，丞相马队出城，因有大梁将军府的夜出令箭，末将无权盘诘。说罢，城门尉捧出一支铜管，说这是老丞相吩咐呈送魏王的。魏假令主书打开，一方羊皮纸上只有寥寥几行："老臣忠爱治道无以行魏，故此去矣！王不爱人而爱犬，将军尽忠而无门，岂非魏国之哀乎？大梁城破之日，乃王受天谴之时，王毋怨天尤人也！"

"老尸埕大胆！"魏假奋力将羊皮纸撕扯得粉碎。

魏假很是不解，这个老尸埕与这个老将军分明不是一种人，如何竟能撺掇到了一起竟至于惺惺相惜，岂不怪哉？更有甚者，大梁将军原本最该对魏假有怨气，因为他是当年信陵君的死力拥戴者，宁可上将军空缺，魏假就是不用他。可是，这个老将军临死都没有怨他恨他，没有说他一句话。相反，老尸埕最不该恨他，因为尸子之学实在不是治国之学，魏假能破例起用尸埕，该当对尸埕是永生的恩泽，然则，老尸埕偏偏怨了他恨了他，非但不辞而逃，还对他说了一番最难听的话。世间事，怪也哉！

两个老臣一死一走，很是自负的魏王假大感刺激。终日郁闷无以排解，魏假索性将国事一应交付给了太子，自己窝在獒宫整日与狗戏耍闭门不出了。魏假事后想起，太子丞相一日曾经禀报，说秘密派出特使去齐国楚国请求合纵抗秦，齐国丞相后胜与齐王建拒绝了魏国，楚国推说兵力单薄也拒绝了魏国，辞色都很是冰冷。后来，太子丞相也没有了举动。魏假还记得，大约窝进獒宫半个月后，一个夜半时分，王城外突然弥漫起无边无际的喧哗，正要下令查问，太子已经大汗淋漓地飞步跑来了。

“父王！水！水！大，大水——”

儿子那惊恐万状的神色，永远地烙在了魏假的心头。

那一夜，魏假在一队獒犬的簇拥下亲自上到城头看了水势。那无边汪洋的大水，成了他永远的噩梦。在高高城头看去，白茫茫大水映着天上一轮明月，粼粼波光在碧蓝的夜空下无边无际；没有了田畴，没有了村庄，幽暗的山影中依稀传来几声狗吠，无边的寂静陡然渗出令人窒息的恐怖。身后城中的喧哗不知何时已经悄然无声，万千庶民拥上了城头，密麻麻挤满了垛口，人人大张着嘴巴却没有一个人说话，所有人都陷入了可怕的梦魇。那一刻，獒犬们也没有了声息。魏假第一次真正地瑟瑟发抖了，没有说一句话，没有发布一则王命，悄悄挤出了人群，挤下了城头……

“信陵君，你好毒的口也！”

三日后，魏假从卧榻上起来，不得不举行残缺凋零的朝会，第一句话便是怨恨的感喟。没有丞相，没有上将军，只有一片王族贵胄与仅有的十多名大臣博士。人人脸色阴沉，没有一个人有说话的意思。魏假无奈，教太子逐个征询，竟然还是没有一个人说话。魏假大怒，一脚踢翻王案，甩着大袖径自去了。三日后，只有一个王族老臣秘密上书，一卷竹简只有两句话：“纵然有粮，城墙终究不支。水困难脱，唯保宗庙足矣！”魏假很清楚，老臣是说出路只有一条，那便是降秦。可魏假还想撑持一段时日，大梁毕竟城高墙厚，粮仓兵器库又都是满当当，纵然无法打仗，民变兵变决然不会生出。或许天意转机，在撑持时日楚国齐国会出兵，甚或秦王死了秦国乱了，魏国岂不大难不死，魏假岂不成了天下英雄？毕竟，秦王虎狼暴虐成性，上天终究会惩罚他，谁能说准这个天谴不在明天？种种思谋之下，魏假下了一道安民王书，谎称齐楚两国将出动水军战船前来救魏，要民众各安其所静待援军。于是，惶惶万状的大梁城民众，终究些许松了口气。左右没法打仗没法出城，只有天天站在自家屋顶守望水势了。

不料，水淹一月之后，固若金汤的大梁竟然出现了种种奇异迹象。所有的井水都溢出了井口，所有的街路房屋大墙都潮湿得水淋淋，所有的粮食都生出了绿芽，所有的肉食都霉绿发臭。直至街中积水渐渐增高，大梁城再也没有了往昔的蓬勃生机。此后，城砖石条一块块脱落，露出了夯土墙体；不到旬日，夯土墙体悄无声息地瘫成了一堆堆泥山，渐渐地，泥山也没有了……水淹大梁两个月后，秦军已经堵上了水口，水势已经渐渐退去。纵然如此，凄惨的景象仍然在继续。厚厚的淤泥填平了所有的洼陷，堵塞了一切进出大梁的通道，两月前还雄峻异常的大梁，已经变成了一片茫茫灰黄的废墟。

这时，即或秦军撤兵，魏国王室也无路可逃了。

三月之后，厚逾数尺的淤泥结成了硬实的地面，秦军进入大梁了。

魏王假袖着来不及递出的降书，被王贲俘获了。看着这个满身狗骚气的羸弱国王，王贲连认真呵斥几句的兴味也没有，认人之后大手一挥便走了。次日，魏假被姚贾押上一辆特制的青铜囚车，向咸阳辚辚去了。

这是公元前225 年夏秋之交的故事。

六　缓贤忘士者　天亡之国也

魏国的灭亡很没有波澜，算是山东六国寿终正寝的典型。

一个国家的末期历史如此死一般寂静，以致在所有史料中除了国王魏假，竟然找不到一个文臣武将的影子，在轰轰然的战国之世堪称异数。作为国别史，《史记·魏世家》对魏国最后三年的记载只有寥寥三句：“……景缗王卒，子王假立。王假元年，燕太子丹使荆轲刺秦王，秦王觉之。三年，秦灌大梁，虏王假，遂灭魏以为郡县。”三句之中，最长的中间一句说的还是国际形势。魏王假在位三年，实际只发

生了三件事：秦灌大梁，虏王假，灭魏以为郡县。每读至此，尝有太史公检索历史废墟而无可奈何之感叹。

其所以如此，是因为魏国实在没有值得一提的人物了。

在山东六国之中，魏国灭亡的原因最没有秘密性，最没有偶然性，最没有戏剧性。也就是说，魏国灭亡的原因最清楚，最简单，最为人所共识。后世史家对魏国灭亡的评论揣测很少，原因也在于魏国灭亡的必然性最确定，只有教训可以借鉴，没有秘密可资研究。《史记·魏世家》之后有四种评论，大约足可说明这种简单明了。

其一，魏国民众的记忆感喟。百余年之后，太史公在文后必有的“太史公曰”中记载云：他到大梁遗迹踏勘搜求资料，在已经变成废墟的大梁遇见了前来凭吊的魏国遗民（墟中人）；遗民感伤地回顾了当年秦军水攻大梁的故事，“说者皆以为，魏以不用信陵君故，国削弱，至于亡。”也就是说，民众认定魏国衰弱灭亡的原因，是没有用信陵君。

其二，太史公自家的评价。太史公先表示了对大梁民众的评价不赞同，后面的话却是反着说。其全话是：“……（对墟中人之说）余以为不然。天方令秦平海内，其业未成，魏虽得阿衡之佐，曷益乎？”直译，太史公是说：我不能苟同墟中人评判。天命秦统一天下，在其大业未成之时，魏国便是得到伊尹（其名阿衡）那样的大贤辅佐，又能有什么益处呢？果真将这几句话看做为魏国辩护，未免小瞧太史公了。究其实，太史公显然是在说反话。如同面对一个长期患有不治之症的病人，有人说这种病服了仙药也没用，你能说这个人不承认那个人有病么？也就说，太史公实际是有前提的，魏国失才之病由来已久，此时已经无力回天矣！

其三，东汉三国人评价。《史记·魏世家》索隐引三国学人谯周对魏国灭亡之评说云：“以予所闻，所谓天之亡者，有贤而不用也，如用

之，何有亡哉！使纣用三仁，周不能王，况秦虎狼乎！”谯周评说是历史主流的评判，他阐明了这样一个简单实在的道理：有贤不用，便是史谚所谓的“天亡之国”。若殷纣王用三个大贤（微子、箕子、比干，孔子称为三仁），纵然是明修王道的周室也不能取代殷商而王天下，何况秦国虎狼之邦，如何能灭亡果真用贤的魏国？应当说，谯周之论是对天命国运观的另一种诠释，因其立足于人为（天亡即人亡），因而更为接近战国时代雄强无伦的国运大争观，与战国时论对魏国灭亡的评说几无二致，应该是更为本质的一种诠释。

其四，后世另一种评价。《史记·魏世家》索隐述赞云：“毕公之苗……大名始赏，盈数自正。胤裔繁昌，系载忠正……王假削弱，虏于秦政。”述赞评价的实际意思是：自立国开始，魏国便是个很正道的邦国，只是魏假时期削弱了，灭亡了。这是史论第一次正面肯定魏国。两千余年后，这种罕见的正面肯定在儒家史观浸润下弥漫为正统思潮。清朝乾隆时代产生的系统展示春秋战国兴亡史的《东周列国志》，其叙述到魏国灭亡时，引用并修改了这段述赞，云：“史臣赞云：毕公之苗，因国为姓。嗣裔繁昌，世戴忠正。文始建侯，武益强盛。惠王好战，大梁不竞。信陵养士，神气稍振。景湣式微，再传而陨。”此书以“志”为名刊行天下，并非以“演义”为名，显然被官方当做几类正史的史书。这说明，这种观念在清代已经成为长期为官方认可的正统评价。这种评价的核心是：忽视或有意抹煞魏国的最根本缺陷，而以空洞的正面肯定贬损“暴秦”，与三国之前客观平实的历史评判有着很大的距离。但是，它毕竟是一种观念，而且是长期居于正统地位的评判，我们没有理由忽视它。

一个“繁昌忠正”的国家能削弱而灭亡，这本身就是一个历史悖论。历史评判的冲突背后，必然隐藏着某种被刻意抹煞的事实。这个事实最简单，最实在：长期地缓贤忘士，而最终导致亡国。魏氏部族是周室王族后裔，其历史可谓诡秘多难。西周灭商之初，三个王族大臣最为栋梁：周公（旦）、召公（奭）、毕公（高）。其中的毕公姬

高，便是魏氏部族的祖先。西周初期分封，毕公封于周人本土的毕地，史称毕原。《史记》集解引唐代杜预注云：“毕在长安县西北。”据此可知，毕原大体在当时镐京的东部，可算是拱卫京师的要害诸侯。之后，不清楚发生了何等样事变，总之是“其后绝封，为庶人，或在中国，或成夷狄”。检索西周初年的诸多事件，其最大的可能是，毕公高或深或浅地卷入了殷商遗族与周室王族大臣合谋的“管蔡之乱”，否则，毕公部族不可能以赫赫王族之身陡然沦为庶人，其余部也不可能逃奔夷狄。其后，历经西周、春秋数百年的无史黑洞，毕公高的中原后裔终于在晋国的献公时期出现，其族领名毕万，一个极为寻常的将军而已。

晋献公十六年（公元前661年），晋国攻伐霍、耿、魏三个小诸侯国，毕万被任命为右军主将。此战大胜，晋献公将耿地封给了主将赵夙，将魏地封给了右将军毕万。从这次受封开始，毕万才步入晋国庙堂的大夫阶层。也许是部族坎坷命运艰险，这个毕万很是笃信天命，大事皆要占卜以求吉凶。当年，毕万漂泊无定，欲入晋国寻求根基，先请一个叫做辛廖的巫师占卜。辛廖占卜，得屯卦，解卦云：“吉（卦）。屯固比入，吉孰大焉！其必繁昌。”因为屯卦是阐释天地草创万物萌芽的蓬勃之象，对于寻求生路者而言，确实是一个大大的吉卦。后来的足迹，果然证明了这个屯卦的预兆。这次，毕万也依照惯例，请行占卜，意图在于确定诸般封地事项。晋国的占卜官郭偃主持了这次占卜，解卦象云：“毕万之后必大矣！万，满数也；魏，大名也。以是封赏，天开之矣！天子曰兆民，诸侯曰万民。今命之大，以从满数，其必有众。”于是，毕万正式决断：从大名，部族以封地“魏”为姓氏；从满数，全力经营这方有“万民诸侯”预兆的封地。至此，晋国士族势力中正式有了魏氏，魏国根基遂告确立。其后，晋国出现了晋献公末期的储君内争之乱。此时毕万已死，其子魏武子选准了公子重耳为拥戴对象，追随这位公子在外流亡十九年。重耳成为晋国国君（文公）后，下令由魏武子正式承袭魏氏爵位封地，位列晋国主政大夫之一。由此，魏氏开始了稳定蓬勃的壮大。历经魏悼子、魏

绛（谥号魏昭子）、魏嬴、魏献子四代，魏氏已经成为晋国六大新兴士族之一（六卿）。这六大部族结成了最大的利益共同体，不断吞灭、瓜分、蚕食着中小部族的土地人口，古老的晋国事实上支离破碎了。又经过魏简子、魏侈两代，六大部族的两个（范氏、中行氏）被瓜分，晋国只有四大部族了。经过魏桓子一代，魏氏部族与韩赵两部族结成秘密同盟，共同攻灭瓜分了最大的知氏部族。至此，魏赵韩三大部族主宰了晋国。

承袭魏桓子族领地位的，是其孙子魏斯。魏斯经过几十年扩张，终于在第四十三年（公元前403年），与赵、韩两族一起，被周王室正式承认为诸侯国。魏斯为侯爵，史称魏文侯。从这一年开始，魏氏正式踏上了邦国之路，成为开端战国的新兴诸侯国。

也就是从这个时候开始，魏国的政治事件成为我们必须关注的对象。自魏文侯立国至魏假灭亡，魏国历经八代君主一百七十八年。在春秋战国历史上，近两百年的大国只经历了八代君主，算是权力传承之稳定性最强的国家了。这种稳定性，当时只有秦国、齐国可以与之相比，国君代次显然还要稍多。魏国君主平均在位时间是二十二年有余，若除去末期魏假的三年，则七任君主平均在位时间是二十五年有余。应该说，在战国那样的剧烈竞争时代能有如此稳定的传承，是极其罕见的。之所以要将代次传承作为政治稳定的基本标志，原因在于世袭制下的传承频繁国家，都是变乱多发所致。是故，君位传承频繁，其实质原因必定是政治动荡剧烈，君主传承正常，其实质原因也在于这个国家的政治稳定性强。当然，也不能绝对化地说，稳定性是传承少的唯一原因。譬如魏国，其传承代次少，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出现过两个在位五十年以上的国君：魏文侯在位五十年，魏惠王在位五十一年。其余两个在位时间长的君主是：魏武侯二十六年，魏安釐王三十五年。这四任君主，便占去了一百六十二年。

魏国政治传统的基本架构及其演变，都发生在这四代之间。

这一政治传统，是破解魏国灭亡秘密的内在密码。

魏文侯之世，是魏国风华的开创时代。

战国初期，魏国迅速成为实力最强的新兴大国，对天下诸侯产生了极大的冲击力。尤其对西邻秦国，魏国以强盛的国力军力，夺取了整个河西高原与秦川东部，将秦国压缩得只剩下关中中西部与陇西商於等地。这种令天下瞠目结舌的崛起，根源在于魏文侯开创了后来一再被历史证实其巨大威力的两条强国之路：一是积极变法，二是亲士急贤。

先说变法。魏文侯任用当时的法家士子李悝，第一次在战国时代推行以变更土地制度为轴心的大变法。史料对魏国这次变法语焉不详，然依据后来的变法实践，李悝变法的两个基本方面该当是明确的：其一是围绕旧土地制度的变法，基本点是有限废除隶农制、重新分配土地、鼓励耕作并开拓税源等等。其二是公开颁行种种法令，以法治代替久远的人治礼治。可以做出的总体评判是：后来商鞅变法的基本面，李悝都涉及了，只是其深度广度不能与后来的商鞅变法相比。虽则如此，作为战国变法的第一声惊雷，魏国变法的冲击作用是极其巨大的，其历史意义是亘古不朽的，其效用是实实在在的。

变法的同时，魏文侯大批起用当时出身卑微而具有真才实学的新兴士子，此所谓急贤亲士也。文侯之世，魏国群星璀璨文武济济，仅见诸史籍的才士便有：李悝、乐羊、吴起、西门豹、赵仓唐；儒家名士卜子夏、田子方、段干木等；故旧能臣重用者有翟璜、魏成子等。至少，魏国初期一举拥有了李悝、乐羊、吴起、西门豹如此四个大政治家，实在是天下奇迹。由此，魏国急贤亲士的声名远播，以至秦国想攻伐魏国而被人劝阻。劝谏者的说法是：“魏君贤人是礼，国人称仁，上下和合，未可图也！”

由于魏文侯在位长达五十年，这种政治风气自然积淀成了一种传统。

可是，魏文侯开创的这种生机蓬勃的政治传统，到了第二代魏武侯时期渐渐变形了。所谓变形，一则是不再积极求变，变法在魏国就此中止；二则是急贤亲士的浓郁风气，渐渐淡化为贵族式的表面文章。也就是说，魏文侯开创的两大强国之路都没有得到继续推进，相反，却渐渐走偏了。这条大道是如何渐渐误入歧途的？历史给我们留下了一些可寻路径的蛛丝马迹。

一则史料是，魏击（魏武侯）做储君时暴露出的浓厚的贵族骄人心态。魏文侯十七年，乐羊打下中山国后，魏击奉文侯之命做了留守大臣。一日，魏击游览殷商旧都朝歌，不期遇到了魏文侯待以师礼的田子方。魏击将高车停在了道边，并下车拜见田子方。可是，田子方竟没有还礼。魏击很是不悦，讥刺道："富贵者骄人乎？且贫贱者骄人乎？"田子方冷冷道："贫贱者骄人耳。诸侯而骄人，则失其国。大夫而骄人，则失其家。贫贱者，行不合，言不用，则去之楚、越，若脱躧（鞋）然，奈何其同之哉！"魏击很不高兴，但又不能开罪于这个顶着父亲老师名分的老才士，只有阴沉沉回去了。姑且不说这个儒家子贡的老弟子田子方的牛哄哄脾性究竟有多少底气，因为，战国时期真正的法家大政治家，反倒根本不会做出这种毫无意义的清高，该遵守的礼仪便遵守，犯不着无谓显示什么。我们留意的，是魏击的两句讥刺流露出的贵族心态——田子方虽贵为文侯老师，依然被魏击看做贫贱者，而贫贱者是没有对人骄傲的资格的！如此贵族心态，岂能做到真正的亲士敬贤？于是，后来一切的变味大体便有了心灵的根源。

另一则史料是，魏击承袭国君后不思求变修政的守成心态。魏击即位，吴起已经任河西将军多年。一次，魏武侯与吴起同乘战船从河西高原段的大河南下，船到中流，魏武侯眼看两岸河山壮美，高兴地看着吴起大是感叹："美哉乎山河之固，此魏国之宝也！"也许是吴起

早已经觉察到了这位君主的某种气息需要纠正，立即正色回答说：“邦国之固，在德不在险……若君不修德，舟中之人尽为敌国也！”结果，魏武侯只淡淡一个“善”字便罢了。吴起对答，后世演化为“固国不以山河之险”的著名政谚，却没有留下魏武侯任何由此而警醒的凭据。请注意，这是魏国君主第一次将人才之外的物事当做“国宝”。此后，魏惠王更是将珍珠宝玉当做“国宝”，留下一段战国之世著名的国宝对答。魏武侯盛赞山河壮美，原本无可指责。这里的要害是，一个国君在军事要塞之前首先想到的是什么，如何评判山川要塞，至少具有心态指标的意义。魏武侯的感慨若变为：“山河固美，无变法强国亦不能守也！”试想当是何等境界？这件事足以说明，魏武侯已经没有了开创君主的雄阔气度，对人对物对事，已经沦落为以个人好恶为评判标尺了。

第三则史料是，魏武侯错失吴起。

吴起是战国之世的布衣巨匠之一，是中国历史上罕见的政治军事天才之一。与战国时代所有的布衣名士一样，吴起的功业心极其强烈，那则杀妻求将的传说故事，正是战国名士功业心志的最好注脚。后来的事实证明，乐羊、吴起被魏文侯重用，是魏国扩张成功的最根本原因。也就是说，李悝变法激发积聚了强盛国力，乐羊、吴起则将这种国力变成了实际领土的延伸。在整个魏文侯时期，乐羊攻灭中山国，吴起攻取整个河西高原，既是魏国最大的两处战略性胜利，也是当时天下最成功的实力扩张。李悝、乐羊死后，兼具政治家才华的吴起实际上成为魏国的最重要支柱。

可是，魏武侯即位，吴起没有得到应有的重用，既没能成为丞相，也没能成为上将军，只是一个“甚有声名”的地方军政首脑（西河守）。依着战国用人传统，魏文侯时期有老资格名将乐羊为上将军，吴起为西河守尚算正常。然在魏武侯时期，吴起依然是西河守，就很不正常了。《史记·孙子吴起列传》载：秉性刚正的吴起对这种状况很

是郁闷，曾公开与新丞相田文（不是后来的孟尝君田文）论功，说治军、治民、征战三方面皆强于田文，如何自己不能做丞相？田文以反诘方式做了回答，很是牵强，其说云：“主少国疑，大臣未附，百姓不信，方是之时，属之于子乎？”应当说，田文对魏国状况的认定，只是使用了当时政治理论对新君即位朝局的一种谚语式描述，实际根本不存在。魏文侯在位五十年，魏击是老太子即位实权早早在握，如何能有少年君主即位才有的那种“主少国疑，大臣未附，百姓不信”的险恶状况？刚直的吴起毕竟聪明，见田文摆出了老脸与自己周旋论道，便知道此人绝不是那种凭功劳说话的人物，所以才有了史料所载的“起默然良久，曰‘属子之矣’”。吴起的服输，实际上显然是讲求实际的政治家的顾全大局。不想，却被太史公解读成了“吴起乃自知弗如田文”。这个田文，既不是后来的孟尝君田文，史料中也没有任何只言片语的功业，史料中的全部踪迹便是与吴起的这几句对答，及“田文既死”四个字。如此一个人物，豪气干云的吴起如何便能“自知弗如田文”？太史公此处之认定，只能看做一种误读，而不能看做事实。

历史烟雾之深，诚为一叹也！

重要大臣将军之间的这种微妙状况，魏武侯不可能没有觉察。之后的处置方式，立即证明魏武侯对吴起早已经心存戒惧了。田文死后，公叔为相。这个公叔丞相欲将吴起从魏国赶走，与亲信商议对策。其亲信说，要吴起走，很容易。亲信的依据是秉性评判：吴起有气节，刚正廉明并看重名誉。潜台词很显然，这等人得从其尊严名誉着手。亲信谋划出了一个连环套式的阴谋：先以固贤为名，请魏武侯将少公主嫁给吴起，言明以此为试探吴起的婚姻占卜——吴起忠于魏国，则受公主；若不受婚嫁，必有去心；魏武侯必从，而后由丞相宴请吴起，使丞相夫人的大公主当着吴起的面辱贱丞相；吴起见如此公主，必要辞婚；只要吴起辞婚，便不可能留在魏国了。后来的事实果然如此：吴起辞婚，魏武侯怀疑吴起而疏远，吴起眼看在魏国无望，

便离开魏国去了楚国。这是一则深藏悲剧性的喜剧故事，使吴起的最终离魏具有了难言的荒诞性。

吴起离魏，至少证实了几个最重要的事实：其一，魏武侯疑忌吴起由来已久，绝非一日一事；其二，魏武侯已经没有了囊括人才的开阔胸襟，也没有了坦率精诚的凝聚人才的人格魅力；其三，魏武侯时期，魏国的内耗权术之道渐开，庙堂之风的公正坦荡大不如前。从魏国人才流失的历史说，吴起是第一个被魏国挤走的乾坤大才。

魏惠王后期，魏国尊贤风气忽然复起。

魏武侯死时，魏国的庙堂土壤已经滋生出了内争的种子。这便是魏武侯的两个儿子，公子罃与公子缓争位。这个公子罃，便是后来的魏惠王。公子罃得到了一个才能杰出的大夫王错的拥戴效力，占据了魏国河外的上党与故中山国之地，公子缓失势。可是，公子罃还没来得及即位，韩赵两军便进攻魏国了。韩赵遵循晋国老部族相互吞噬的传统，要趁魏国内乱之机灭魏而瓜分之。浊泽一战，公子罃军大败，被韩赵两军死死包围。然则，一夜天明，几乎是在等死的公子罃却看见两支大军竟然没有了。事后得知，是两国对于如何处置魏国意见相左，各自不悦而去。对这场本当灭魏而终未灭魏的诡异事变，战国时评是："君终无适子，其国可破也！"也就是说，魏武侯终究没有堪当大任的儿子，魏国原本是可以破灭的。言外之意很显然：没有灭国，并不是公子罃的才能所致。然，公子罃不如此看，他将魏国大难不死归结于二：一是天意，二是自家大才。是故，公子罃即位之后立即宣布称王，成了战国时代第一个称王的大国（自来称王的楚国除外）。

魏惠王在位五十一年，可以分为三个时期：称霸前期，衰落中期，迁都大梁之后的末期。第一时期是魏国的全盛霸权时期，大约二十余年；其时白圭、公叔痤先后为相，庞涓为上将军，率军多次攻伐诸侯，威势极盛，国力军力毫无疑义地处于战国首屈一指的地位。第二时期，以三次大战连续失败为转折，魏国霸权一举衰落。这三次大

战是围魏救赵之战、围魏救韩之战、秦国收复河西之战。第三时期，以魏国畏惧秦国之势迁都大梁始，是魏惠王的最后二十年。

总括魏惠王五十一年国王生涯之概貌，成败皆在于用人。

魏惠王其人是战国君主中典型的能才庸君。请注意，历史不乏那种极具才华而又极其昏庸的君主。秦汉之后，此等君主比比皆是，战国之世亦不少见。魏惠王者，一个典型而已。魏惠王之所以典型，在于他具备了这种君主给国家带来巨大破坏性的全部三个特征：其一，聪敏机变，多大言之谈，有足以显示其高贵的特异怪癖，此所谓志大才疏而多欲多谋也，与真正的智能低下的白痴君主相比（譬如后世的少年晋惠帝），此等“庸君”具有令人目眩的迷惑性，完全可能被许多人误认为“英主”；其二，胸襟狭小，任人唯亲与敬贤不用贤并存，外宽内忌，这一特征的内在缺陷，几乎完全被敬贤的外表形式所遮掩，当时当事很难觉察；其三，在位执政期长得令人窒息，一旦将国家带入沼泽，只有渐渐下陷，无人能有回天之力。

在君主终身制时代，这种“长生果庸主”积小错而致大毁的进程，几乎是人力无法改变的。也就是说，庸主若短命，事或可为，庸主若摇摇不坠，则上天注定了这个邦国必然灭亡。譬如秦国，也曾经有一个利令智昏的躁君秦武王出现，但却只有三年便举鼎脱力而暴死了。后来又有两个庸君，一个秦孝文王，一个秦庄襄王，一个不到一年死了，一个两三年死了。所以，庸君对秦国的危害并不大。在位最长的秦昭襄王也是五十余年，然秦昭襄王却是一代雄主。即或如秦昭王这般雄主，高年暮期也将秦国庙堂带入了一种神秘化的不正常格局，况乎魏惠王这等“长生果庸主”，岂能给国家带来蓬勃气象？这等君主当政，任何错误决策都会被说得振振有词，任何堕落沉沦都会被披上高贵正当的外衣，任何龌龊技术都会堂而皇之地大行其道，任何真知灼见都会被善于揣摩上意的亲信驳斥得一文不值。总归一句，一切在后

来看去都是滑稽剧的国家行为，在当时一定都是极为雄辩地无可阻挡地发生着，顺之者昌，逆之者亡。

魏惠王有一个奇特的癖好，酷爱熠熠华彩的珍珠，并认定此等物事是国宝。史载：魏惠王与齐威王狩猎相遇于逢泽之畔，魏惠王提出要与齐威王较量国宝。齐威王问，何谓国宝？魏惠王得意矜持地说，国宝便是珠宝财货，譬如他的十二颗大珍珠，每颗可照亮十二辆战车，这便是价值连城的国宝。齐威王却说，这不是国宝，真正的国宝是人才。于是，齐威王一口气说了他搜求到的七八个能臣及其巨大效用。魏惠王大是难堪。这是见诸史料的一次真实对话，其意义在于最典型不过地反映出了有为战国对人才竞争的炽热以及魏国的迟暮衰落。

也许是受了这次对话的刺激，也许是有感于秦国的压迫。总之，是魏惠王后期，魏国突然弥漫出一片敬贤求贤气象。这里有一个背景须得说明，否则不足以证明魏国失才之荒谬。战国时期，魏国开文明风气之先，有识之士纷纷以到魏国求学游历为荣耀，为必须。安邑、大梁两座都城，曾先后成为天下人才最为集中的风华圣地，鲜有名士大家不游学魏国而能开阔眼界者。为此，魏国若想搜求人才，可谓得天独厚也。可是，终魏惠王前、中期，大才纷纷流失，魏国竟一个也没有留住。

魏惠王前、中期，从魏国流失的乾坤大才有四个：商鞅（卫人，魏国小吏）、孙膑（齐人，先入魏任职）、乐毅（魏人，乐羊之后）、张仪（魏人）。若再加上此前的吴起，此后的范雎、尉缭子，以及不计其数的后来在秦国与各国任官的各种士子，可以说，魏国是当时天下政治家学问家及各种专家的滋生基地。在所有的流失人才中，最为令人感慨者，便是商鞅。所以感慨者，一则是商鞅后来的惊世变法改写了战国格局，二则是商鞅是魏惠王亲手放走的。商鞅的本来志向，是选择魏国实现抱负。魏国历史的遗憾在于，当商鞅被丞相

公叔痤三番几次举荐给魏惠王时，魏惠王非但丝毫没有上心，甚至连杀这个人的兴趣都没有，麻木若此，岂非天亡其国哉！

种种流失之后，此时的魏惠王突然大肆尊贤，又是何等一番风貌呢？

《史记·魏世家》载：“惠王数被于军旅，卑礼厚币以招贤者。邹衍、淳于髡、孟轲皆至梁。梁惠王曰：‘寡人不佞，兵三折于外，太子虏，上将死，国以空虚，以羞先君宗庙社稷，寡人甚丑之。叟（你等老人家）不远千里，辱幸之弊邑之廷，将何以利吾国？’孟轲曰：‘君不可以言利若是。夫君欲利，则大夫欲利；大夫欲利，则庶人欲利；上下争利，国则危矣！为人君，仁义而已矣，何以利为！’”

这一场景，实在令人忍俊不能。魏惠王庄重无比，先宣布自己不说油滑的虚话，一定说老实话（寡人不佞），于是，一脸沉痛地将自己骂了一通，最后郑重相求，请几个赫赫大师谋划有利于魏国的对策。如邹衍、淳于髡等，大约觉得魏惠王此举突兀，一定是茫然地坐着，一副若有所思的模样。偏大师孟子自视甚高，肃然开口，将魏惠王教训了一通。滑稽处在于，孟子的教训之辞完全不着边际。分明是一个失败的君主向高人请教利国之道，这个高人却义正词严教导说，君主不能言利，只能恪守仁义！也就是说，孟子认为，作为君主，连“利”这个字都不能提。在天下大争的时代，君主不言利国，岂为君主？更深层的可笑处在于：魏惠王明知邦国之争在利害，不可能不言利；也明知大名赫赫的儒家大师孟子的治国理念，明知邹衍、淳于髡等阴阳家杂家之士的基本主张；当此背景，却要生生求教一个自己早已经知道此人答案的问题，岂非滑天下之大稽？说穿了，作秀而已。魏惠王亲自面见过多少治国大才，没有一次如此“严正沉重”地谴责过自己，也没有一次如此虔诚地求教过，偏偏在明知谈不拢的另类高人面前“求教”，其虚伪，其可笑，千古之下犹见其神色也。

后来，魏惠王便如此这般地开始尊贤求贤了。经常恭敬迎送往来于大梁的大师们，送他们厚礼，管他们吃喝，与他们认真切磋一番治国之道，而后殷殷执手作别，很令大臣大师们欷歔不已。用邹衍、惠施做过丞相，尊孟子如同老师，似乎完全与魏文侯没有两样。而且，魏惠王还在《孟子》中留下了“孟子见梁惠王”的问答篇章……能说，魏惠王不尊贤么？

历史幽默的黑色处在于，总是不动声色地撕碎那些企图迷惑历史的大伪面具。

魏惠王之世形成的外宽内忌之风，在其后五代愈演愈烈，终至于将魏国人才驱赶得干干净净。这种外宽内忌，表现为几种非常怪诞的特征：其一，大做尊贤敬贤文章，敬贤之名传遍天下；其二，对身负盛名但其政治主张显然不合潮流的大师级人物，尤其敬重有加周旋有道；其三，对已经成为他国栋梁的名臣能才分外敬重，只要可能，便聘为本国的兼职丞相（事实上是辅助邦交的外相，不涉内政）；其四，对尚未成名的潜在人才一律视而不见，从来不会在布衣士子中搜求人才；其五，对无法挤走的本国王族涌现的大才，分外戒惧，宁肯束之高阁。自魏惠王开始直到魏假亡国，魏国对待人才的所有表现，都不出这五种做派。到了最后一个王族大才信陵君酒色自毁而死，魏国人才已经萧疏之极，实际上已经宣告了魏国的灭亡。

对吴起的变相排挤，对商鞅的视而不见，对张仪的公然蔑视，对范雎的嫉妒折磨，对孙膑的残酷迫害，对尉缭子的置若罔闻，对乐毅等名将之后的放任出走……回顾魏国的用人史，几乎是一条僵直的黑线。一个国家在将近两百年的时间里始终重复着一个可怕的错误，其政治土壤之恶劣，其虚伪品性之根深蒂固不言而喻。

说实在话，任何国家任何时代都可能出现对人才的不公正事件，但只要是政治相对清明，这种事件一定是少数，甚或偶然。譬如秦国，秦惠王杀商鞅与秦昭王杀白起，是两桩明显的冤案，但却没有影

响秦国的坚实步伐。原因在二，一是偶然，二是功业大成后错杀。其间分际是，战国时期的人才命运或者说国家用人路线，实质上有两个阶段，其方略有着很大差别：第一阶段是搜求贤才而重用，可以说是解决寻求阶段；第二阶段是功业大成后，能在何种程度上继续，可以说是后需求阶段。历史证明的逻辑是：对于任何一个国家，需求阶段的人才方略都是第一位的，起决定作用的。而魏国的根本错失，恰恰始终在需求阶段。在将近两百年里拥有最丰厚人才资源的魏国，出现的名相名将却寥若晨星。与此同时，战国天空成群闪烁的相星将星，却十之七八都出自魏国。不能不说，这也是一种历史的奇迹。

大争之世，何物最为宝贵？人才。

风华魏国，何种资源最丰厚？人才。

魏国政风，最不在乎的是什么？人才。

为什么会是这样？魏国长期人才流失的根源究竟在哪里？凡是熟悉战国史者，无不为魏国这种尊贤外表下大量长期人才流失的怪诞现象所困惑。仔细寻觅蛛丝马迹，有一个事实很值得注意，这就是魏氏先祖笃信天命的传统。魏国正史着意记载了毕万创魏时期的两次占卜卦象，至少意味着一种可能：魏国王族很是迷信卦象预言，对人为奋发有着某种程度的轻慢。这种精神层面的原因，很容易被人忽视。尤其在已经成为历史的兴亡沉浮面前，历史家更容易简单化地只在人为事实链中探察究竟，很容易忽略那种无形而又起决定作用的精神现象。

事实上，无论古今中外，力图预见未来命运的种种预测方式，都极大地影响着决策者们的行为理念，甚至直接决定着当权者的现实抉择。在自然经济的古典社会，这种影响更大。客观地说，力图解释、预见自然与社会的种种神秘文化，都是古典文明的有机构成部分，一

味地忽视这种历史现象，只能使我们的历史叙事简单化，最终必然背离历史真相。

在中国春秋战国时代，解释并预测自然与社会的学问已经形成了一个完整庞大的系统。就社会方面而言，阴阳五行学说、天地学说（分为星象、占候、灾异、堪舆四大门类）、占卜学说，构成三大系统。其中每一系统，都有相对严密的理论基础与理论所延伸出的实用说明或操作技能。第一系统，以阴阳五行论为理论基础，衍生出对国家品性的规范：邦国必有五行之一德，此德构成全部国家行为的性格特点。第二系统，以天人合一观为理论基础，衍生出占星、占候、灾异预兆解说、堪舆（风水）等预测技能。第三系统，以阴阳论为基础，衍生出八卦推演的预测技能。凡此等等，可以说，中国古典时期的预言理论之博大庞杂，预测手段之丰富精到，在整个人类文明史上堪称奇葩。

是故，在那样的时代，执政族群不受天命预言之影响，几乎是不可能的。

然则，执政者以何种姿态对待天命预言，又是有极大回旋余地的。

这种回旋，不是今人所谓的简单的迷信不迷信，而是该文化系统本身提供给人的广阔天地。华夏文明之智慧，在于所有的理论与手段都蕴含着极其丰富的变化，而不是简单机械的僵死界定。“运用之妙，存乎一心”，此之谓也！以人对天命之关系说，天人合一论的内涵本

身便赋予了人与天之间的互动性，而这种互动性，最终总是落脚于人的奋发有为。且看：天意冥冥，民心可察，故此，民心即天心；天命不再虚妄渺茫，而有了实实在在的参照系；于是，执政者只要顺应民心潮流，便是顺应天命！再看：天命固然难违，但却有最根本的一条——天下唯有德者居之。故此，天命之实际只在人有德无德。天

意（或占卜或星象等等）纵然不好，都只是上天在人的出发点的静态设计，若人奋发有为顺应民心广行阴德（不事张扬地做有利于人民的好事，此谓阴德），则上天立即给予关照，修改原来的命运设计方案！

如此天人互动之理论，何曾有过教人拘泥迷信之可能？

就历史事实说话，先秦时代的中国族群有着极其浑厚的精神力量与行为自信，对天命天意等等，相对于后世的种种脆弱心理与冥顽迷信，确实做到了既敬重又不拘泥的相对理想状态。敬重天命，在于使人不敢任意妄为；不拘泥者，在于使人保持奋发创造力。姜尚踏破周武王占卜伐商吉凶的龟甲，春秋诸侯不敬天子而潮水般重新组合，新兴大夫（地主）阶层纷纷取代久享天命的老诸侯，种种潮流，无不使拘泥天命者黯然失色。就基本方面而言，秦国是一个典型。秦人历史上有两则神秘预言，一则是舜帝“秦人将大出天下”的预言，一则是老子关于秦国统一天下的预言。两则预言能见诸《史记》，足证在当时是广为人知的。但是，历史的事实是，秦国执政阶层始终没有坐等天意变成事实，而是历经六代人浴血奋争才成就了皇皇伟业。魏国如何？

虽然，在毕万之后，我们没有发现更多的关于魏国王族笃信天命的史料，但合理的推测却是有历史逻辑依据的。这个历史的逻辑是：一百余年永远重复着一个致命的错误，这个国家的王族便必然有着精神层面的根源；这个精神根源不可能是厌恶人才的某种生理性疾病，而只能是对另一种冥冥之力产生依赖而衍生出的对人才的淡漠；这个冥冥之力不可能仅仅是先祖魂灵，而只能是更为强大的天命。魏国灭亡一百余年后，太史公尚以天命之论解读魏国灭亡原因，况乎当时之魏国王族乎？简单的逻辑演化出最残酷的结论：无论天意如何，失才便要亡国。越是竞争激烈的大争之世，这一结局的表现方式便越是酷烈。

春秋战国时代，对人才重要性的认识达到了空前的高度，无论是用才实践还是用人理论，都是中国历史的最高峰。在这样的历史条件下，说魏国对人才的重要性认识不够，显然是牵强的。当时，对人才与国家兴亡这个逻辑说得最清楚透彻的当是墨家。

墨家的人才理论有三个基本点。第一是“亲士急贤”。《墨子》第一章《亲士》篇，去：“入国（执政）而不存其士，则亡国矣！见贤而不急，则缓其君矣！非贤无急，非士无与虑国。缓贤忘士，而能以其国存者，未曾有也！”墨子在这里说得非常扎实，对待才士，不应是一般的敬重（缓贤），而应该是立即任命重用，此所谓“见贤而急”；见贤不急，则才士便要怠慢国君，离开出走。田子方说的那种“行不合，言不用，则去之若脱鞋然”的自由，在战国时代可谓时尚潮流。当此之时，“急贤”自然是求贤的最有效对策。

第二是“众贤厚国”。《墨子·尚贤上》云：“……国有贤良之士众，则国家之治厚；贤良之士寡，则国家之治薄。故大人之务，在于众贤而已。”也就说，国家要强盛，不能仅仅凭一两个人才，而是要一大批人才。否则，这个国家便会很脆弱（薄）。

第三是“尚贤乃为政之本”理念。《墨子·尚贤中》云：“……尚贤，为政之本也。何以知尚贤为政之本也？……贤者为政，则饥者得食，寒者得衣，乱者得治，此安生生！……尚贤者，天、鬼、百姓之利，而政事之本也！”对墨子的尚贤为本的目标，可以一句话概括：尚贤能使天下安宁，所以是为政之根本。

墨子的人才理论，实在具有千古不朽的意义。魏国以伪尚贤之道塞天下耳目，诚天亡之国也！

1. 安陵，战国末期中原残存的最小诸侯，史载其只有五十里封地，大约在今河南省漯河市东南地带。
2. 晋水，战国水名，《史记正义》引《括地志》并《山海经》云：晋水出晋阳悬瓮山，东南流入汾水。可知，晋水或为汾水上源，或为支流。
3. 犬，见西晋张华《博物志·物名考》。

第九章　分治亡楚

一　咸阳大朝会起了争端

秦王嬴政大睡了一日一夜，李斯一直守在王城书房。

魏王假被俘获的捷报传来，秦国朝野一片欢腾。对山东六国，老秦人仇恨最深的是两个国家，一个赵国，一个魏国。秦对赵，是秦昭王时期开始的新仇，历经长平大战，秦赵遂势不两立。秦对魏，则是宿敌旧恨。在秦国变法成功之前，魏国曾在两代半（魏文侯、魏武侯、魏惠王前期）将近百年里一直是压制秦国最强大的力量。可以说，战国初期秦国的所有危机都是来自魏国。是故，从秦惠王到秦昭王前期的宣太后主政，秦国东出最主要的对手一直是魏国。赵国崛起之后，从秦国第一次攻赵（阏与之战）失败开始，秦赵两国结结实实地杀作了一团，秦国对魏国仇恨也就渐渐淡了。随着魏国的不断衰落继而向秦国称臣，老秦人事实上对魏国已经从往昔的仇恨转为蔑视了。虽则如此，魏国的最终结局还是教老秦人想起了许许多多往事，感慨之余自然要大大地欢庆一回。秦王政与大臣们虽不会像民众那般聚饮于酒肆，踏歌于长街，起舞于社火，却也在丞相王绾动议下，于很少启用的王城大殿举行了一次大宴。大宴之上，饮酒未过两爵，秦王嬴政一头倒在酒案鼾声大起了。

“长史……”

嬴政倒头之际，对身旁的李斯招手嘟哝了一句。

李斯会意，在赵高将秦王背走之后，立即去了东偏殿的秦王书房。这座书房很大，事实上，整个六进东偏殿百余间房屋都可以视作秦王书房。其总体格局是：内殿大约一半是秦王书房，外殿三分之一余是长史李斯的官署，李斯区域与秦王区域之间，隔着赵高统领的一班内侍侍女们照料秦王起居事务的一方小区域。寻常时日，作为执掌秦王机要事务与公文进出的李斯，没有特殊使命，终日都守在外署处置流水般进出的密集公文。依照法度，李斯除了早晚送进接出公文这两趟，并不是随时都可以进出秦王内书房的。今日秦王指着书房吩咐一句，显然不是要李斯去守候外署，而是要李斯去王书房。已经熟知秦王为政秉性的李斯明白了，书房一定有需要立即办理的公文。然则，这两日除了战报并没有急切公文，而需要立即实施的诸多事务性上书，他已经全部转到丞相府去了。灭国大战开始以来，经秦王书房亲自处置的事务，几乎全部是有关山东各战场的大方略，几乎所有的秦国内政，都由王绾的丞相府承担起来。没有山东急报急务，秦王还会有何等样公事要急切关照?

“备——忘？”

一到书房王案前，李斯看见了旁边立柱上挂着几条特制的长大竹简，题头便是这“备忘”两个大字。李斯心头一闪，又瞄了一眼书案，果然书案上干净整齐，没有任何摊开的书简。显然，这便是秦王吩咐的事务。于是，李斯在大柱前站定，揣摩起几条长大竹简上面的字句来。长大竹简上的几行字是：

翦军班师　留守几多

贲军中原　复鸿沟

蒙恬还国　北边事

九月大朝　楚齐先后　兵力几多

李斯看得明白，四条竹简所列，都是灭魏之后待议待决的几件大事。秦王一时没有定见，故此先行列出，先教他来看，一定是要他预为筹划相关事项，也包括想要他先思谋对策。李斯绕着大柱转悠了几圈，到了自己的外署，召来几个能事书吏忙碌起来。第一件事，李斯口述，书吏录写，先拟定好秦王醒来后肯定要立即发出的几件王命文稿；第二件事，亲自手书一柬，派员送去大田令府邸，请郑国预拟修复鸿沟之实施方略；第三件事，召来蒙毅会商，先行安置九月大朝会事宜，由蒙毅与丞相府偕同会商诸般事务；第四件事，召来执掌邦交的行人署主官，吩咐立即搜集齐楚两国的相关典籍，并汇集近年来两国所有消息，旬日内归总呈送长史署。

几件事处置完毕，已经是暮色降临。李斯草草用罢晚汤坐在了案前，要将自己对这几件大事的思路理出一个头绪来。李斯有逢事动笔的习惯，尝笑云："一管秃笔，抵得三分天赋也。"属下吏员无不敬佩。今日要思谋几件大事的对策，李斯自然而然地提起了案头的一管蒙氏笔。案旁熏香袅袅，窗前夜风习习，一轮明月高挂，窗外的碧蓝水面波光粼粼，使这座池畔宫殿有着一种难得的宏阔清幽。每每坐在这张临水临窗的大案前提笔疾书，李斯油然生出一种难言的充满惬意的奋发之情，才思也分外流畅。可是，今夜提笔，堪堪写下"翦军班师"四个字，笔下便有了一种滞涩。王翦大军班师，这件事的要害是"留守几多"？也就是说，根据燕赵旧地的目下情势，秦军该留多大的兵力完成后续使命。这个后续使命倒是清楚，一则推行秦法稳定大局，二则妥善解决残燕残赵之逃亡力量。那么，需要多少兵力？大将留谁最合适？一遇到这种以军事为轴心的方略决断，李斯便有些混沌，远不如对邦交国政民治种种大局明澈探底。而这四件大事，宗宗都是军事为轴心，若避开军事只说其他大局，显然是言不及义。王贲军留镇中原，其使命如何？实施方略又如何？蒙恬回咸阳朝会，北边匈奴军事当如何说法？大朝会的轴心议题，肯定是齐楚最后两大国之攻伐，先灭齐还是先灭楚？兵力各需要多少？凡此等等，除了修复鸿

沟，李斯确实没有能教自己满意的对策。因为，任何一个在心头闪现出的火苗都是飘摇不定的。这种飘摇不定，只有自己最清楚。

“天赋领国奇才，大哉秦王也！”

李斯搁笔，凝望着粼粼水面的月光，不禁由衷一叹。寻常公议看来，秦国之所以虎虎生气对天下势如破竹，全然是秦国有一班罕见的军政谋划大才。这班军政大才，当然也包括李斯在内，甚至，职任长史执掌中枢的李斯被看做“用事”的轴心人物。然则，这班军政大才如王翦、王绾、蒙恬、尉缭、李斯、顿弱、姚贾等等，心下却都很是清楚，没有秦王嬴政的天才统御，几乎所有的长策大略都难以化作惊雷闪电。当然，天下公议已经不再对秦王嬴政的用人之能质疑了，秦国天空的雄才星群与秦国行将完成的伟业，已经毋庸置疑地使攻讦秦王之辞变成了蓬间雀的尖酸叽喳。但是，天下对秦王的正面评判，依旧大体停留在对寻常明君的评判点上：用人得当，善纳谋臣之策，如此而已。对于寻常君王，这已经是极为难得的评价了。然对于秦王，李斯以为远远不够。秦王的全局洞察之能，秦王的方略决断之能，秦王对充满诡谲气息的军争变局的那种独有的直觉与敏感，是寻常公议所无法知道，也无法评判的。而这种几乎只能用天赋之才去解释的直觉、敏感与种种判断力，恰恰是李斯与枢要股肱们最为叹服的。事实上，秦王不可能没有错失。然则，李斯坚信，若是换了另外任何一个人掌控全局，即或这个人是万古圣王复生，其错失也必然远远多于秦王嬴政。远则不论，单就选定王贲为中原统帅以及确定五万兵力灭魏这一点而言，秦王是基于一种清晰的直觉与敏锐的辨识所决断的，而包括王绾李斯尉缭姚贾在内的所有参与谋划者，却都是心怀忐忑地被秦王说服的。而今的事实已经证明，秦王的选将与攻占方略，无疑是最有效的。再譬如目下四件大事，在李斯看来，件件大事都关涉复杂，都有着至少两三种选择，可每种选择又都觉得不坚实。若是秦王，会是如此感觉么?

依着久远的王道传统，人们更喜欢将圣王明君看成那种“垂拱而治”的人物，更喜欢将“大德之行”看做有为君王的标尺。某种意义上，人们不要求君王有才，而只要求君王柔弱有德。只有战国大争之世，天下方对强势君王有了激切的渴求，方对君王有了直接的才能期盼。虽则如此，人们对君王才力的评判，也依然带有久远的烙印。这个烙印，便是宁肯相信君王集众谋以成事，也不愿相信君王本身具有名士大师的过人才能……

随着一声嘹亮的鸡鸣，漫无边际的飘摇思绪扯断了。

李斯长长地伸了个懒腰，对着清新的淡淡水雾做了几次深深的吐纳，又回到了书案前。方才一番思绪神游，茫然之心大减，李斯一时分外坦然，提笔写下了几行大字：“臣不谙军争变局，唯预做事务铺排。诸般军事，皆待君上朝会决之。”写罢，嘱咐值夜吏员有事随时唤醒自己，这才走进了寝室。几个时辰，李斯睡得分外踏实。

暮色时分，嬴政进了东偏殿书房。

李斯正与蒙毅在外署商议大朝会筹划的诸般细务。两人尚未过来见礼，嬴政一挥手笑道：“走，里边晚汤说话。”见秦王精神气色显然好了许多，李斯蒙毅相对一笑，跟着秦王进了内书房。堪堪落座，赵高带着两个侍女安置好了晚汤：每案一罐灵芝汤，一片厚足一拃的白面锅盔，一方酱肉。蒙毅笑道：“君上晚汤三式，分明战饭也。”嬴政筷子敲打着陶罐大笑道：“战饭能有灵芝汤？来，咥！”李斯掀开罐盖一打量，笑道：“南山老灵芝，好！君上安睡太少，灵芝安神养心，该做常食常饮。”嬴政兴致勃勃道：“这是小高子从太医署学来的。说甚，食医，对，以食为医。这几日加了这灵芝汤，一上榻便呼噜山响，一觉三五个时辰。解乏是解乏，只怕误事，不敢多用也。”李斯蒙毅大笑，连说该多用该多睡，此事赵高办得好。一时晚汤罢了，李斯便将昨日自己对“备忘”竹简的事务落实情形禀报了一遍。说话间秦王已经看了旁边书案上李斯的留书，笑道：“长史过谦了。这等大事谁能

一口说得个准定？究竟还得众谋。”说罢，吩咐蒙毅立即去接尉缭前来会商。不消顿饭时光，蒙毅已经接了尉缭到来。君臣四人一直商议到四更，几件大事才确定下来：

其一，王翦主力大军班师，留三万铁骑镇守蓟城，燕赵残部待后一体解决；

其二，王贲蒙武军暂留中原镇抚，安定魏韩旧地，辅助疏浚修复鸿沟；

其三，郑国赴中原，统领河沟修复并中原水利事；

其四，蒙恬还国朝会，九原大军原地驻守，御边不能松懈；

其五，齐楚两国事宜，朝会一体议决。

议定一件，李斯立即起草一件王书。在给王翦的王书中，嬴政特意叮嘱李斯加了一句：“留军三万是否合宜，上将军权衡增减。”尉缭一笑道：“如此，上将军虽未共商，等同共商矣！”君臣笑声中，曙色渐渐现出，及至朝阳初升，一道道快马王书已经飞出了王城。

诸事妥当，李斯一番心思萦绕，又拉着蒙毅去了外署说话。

这次朝会，堪称秦国有史以来最盛大的庆典性大朝。除了连下四国的巨大战功，这一年恰逢秦王三十五岁。秦法有定，历来禁止对国君祝寿。秦惠王秦昭王之世，曾多次惩罚过朝野官民的违法祝寿。故此，秦国从来不以国王寿诞做文章。然则，这并不意味着声望日隆的秦王的生日被秦人忘记了。筹划朝会大典时，赵高曾悄悄提醒李斯道：“今岁大朝好哩，正逢君上三十五寿，难得也！”李斯没有接赵高话茬，板着脸道：“各司其职，做好自己事。”究其实，李斯如何能忘了如此重大的关节，而且，他还清楚地知道，今岁同时是秦王即位第二十二年、秦王亲政第十三年。若论传统礼仪规矩，三个年份以寿期

最重，因为寿诞逢五为大，三十五岁是中年大寿。虽说秦王生日是正月正日，九月庆贺已不是正期，然总比中年大寿毫无觉察地过去要好。秦王如此重大之人生关节，若不有所庆贺，李斯总觉得隐隐若有所失。秦王半生坎坷，天伦亲情几乎没有享受过。秦王血亲曾祖母夏太后过世已经十五年，正位曾祖母华阳太后过世已经六年，秦王的生母太后赵姬，过世也已经三年了。这些能够念叨并动议为秦王过过生日的王族长辈亲人，秦王一个也没有了。目下，秦王虽然已经有了几个王子几个公主，可长子扶苏只有十三岁，远远不足以绸缪此等事。身为离秦王最近的中枢长史，李斯再不弥补，几乎便是无法弥补了。

李斯没有着意，在外署只对副手蒙毅淡淡提了一句道："君上辛劳，从未过过生日，也不知今岁几多寿诞了？"蒙毅如梦方醒，一个猛子跳起来道："啊呀！如何连这茬也忘了？君上与家兄同岁，三十五也！"李斯笑道："五为正寿，朝会之际，给咸阳宫正殿前立一方刻石如何？"蒙毅皱着眉头道："刻石祝寿？那，岂不违法？"李斯道："那得看写甚，总不致刻石都是祝寿了。"蒙毅恍然道："也是也是。大人好字，你只写出来，其余有我。"李斯欣然点头，当即就着书案写好了几行大字。

朝会各方事宜部署妥当，只差这点睛之笔了。

八月底，咸阳王城正殿平台的东西两侧，立起了两方丈余高的蓝田玉刻石。东侧大石的镌刻大字是："济济多士，恒恒大法。"西侧大石的镌刻大字是："天寿佑秦，万有千岁。"从三十六级白玉阶之下的王城车马场望去，两方朱红大字的刻石巍然耸立在中央大鼎两侧，恍如天街龙纹，气势分外宏大。一日，嬴政看见刻石，凝视良久，问道："此文可有出处？"旁边蒙毅一拱手道："禀报君上，此为《诗·周颂》摘句，长史略有改动。'眉寿'，长史改做了'天寿'。无非颂我大秦功业，并无他意。"嬴政默然片刻，终于一笑道："无怪似曾相识。诗书之学，长史足为我师焉！"蒙毅暗自长吁了一声，一挺身奋然

道："秦取天下不用诗书，君上无须通晓！"嬴政笑道："取天下不用诗书，治天下未必不用诗书了。"蒙毅道："秦法治天下，不用诗书王道！"嬴政笑道："你是法治天下，可天下读诗书者大有人在，不知诗书，焉知人心？"蒙毅倒是一时无话了。后来，得蒙毅转述这段对答，李斯不禁大是感喟道："君上但有此心，天下大安矣！"蒙毅问其故，李斯笑道："君上能容诗书之士，天下异端有何不能容之？百川既容，大海自成，天下大安哉！"

有了此番点睛之笔，秦国朝野遂荡漾出一种特有的豪迈喜庆。一时间，"天寿佑秦，万有千岁"成为庙堂与市井坊间争相传诵的相逢赞语，更被酒肆商铺制成横竖各式的大字望旗悬挂于长街，大咸阳陡然平添了一种从来没有过的热乎乎的祥和之气。

九月初，咸阳大朝会如期举行了。

大臣将军们感奋不已的是，大朝会以前所未有的贺宴开场。兼领司仪大臣的李斯长声念诵出的词句是："大秦连下四国，一统大业将成，会首四爵，以为贺功——"秦王很是兴奋，李斯话音落点霍然起身，举起了王案上的大爵高声道："好！此功当贺！今日此酒，四国酒！两年之后，六国酒！来，我等君臣连干四爵！"见秦王举爵，与会大臣将军们从座案前刷的一声整肃起立，宏阔的大殿哄然荡出一声雷鸣："四国酒！秦王万岁！"嬴政一阵爽朗大笑道："好！本王今日万岁一回！来，第一爵！"说罢举爵汩汩大饮，瞬间空爵置案，又举起了第二只大爵。站在殿角高台照应各方的蒙毅遥观王案酒爵，陡然一个愣怔，立即低声吩咐一个站班内侍去唤赵高。

今日会首四酒，原本是李斯蒙毅与丞相王绾商定的贺寿酒。虽说灭国四大功确实该贺，然毕竟不能沾了为秦王贺寿的违法嫌疑；为不着痕迹，以庆贺连下四国大功为名，又不置任何菜肴，以示并非宴会，可谓点到为止而已。李斯蒙毅虑及秦王长期缺乏睡眠，且酒量不

是很大，事前曾征询赵高，赵高说可给王案上浓热黄米酒，既不醉人又长精神。李斯蒙毅欣然赞同。可方才秦王举爵，酒爵分明没有热气蒸腾，蒙毅心下一惊：毕竟今日大朝，会商重大事宜，秦王若醉如何了得！连饮四大爵老秦酒，蒙毅自忖也是要七八成酒意的。

“赵高！君上饮的甚酒？”

“黄米酒呵。”赵高碎步跑来，一边回答一边眼角余光瞄着王台。

“如何没有热气？你敢作伪！”蒙毅面色肃杀。

“好长史丞哩！”赵高一脸惶恐，“热酒若热到热气腾出，君上能要么？”

“明白说话！”

“一冒热气，举殿皆知君上另酒，君上也知自己另酒。如此，君上定然不饮。两下不明，才能相安无事。小人如此想，敢请长史丞教我。”

“知道了，去吧。”蒙毅淡淡一挥手，赵高匆匆去了。

在蒙毅与赵高说话间，秦王嬴政与大臣将军们已经热辣辣地连干了四爵，人人面色泛红。李斯一句长宣：“贺功酒罢，大朝伊始——”大臣们一齐落座，殿中便肃静了下来，李斯也坐回了自己的座案。

“诸位，今岁大朝，不同寻常。”秦王叩着王案开宗明义道，“五年来，我大秦雄师连下韩、赵、燕、魏四国，俘获三王。虽然，燕王喜在逃，残赵余部另立代国，然其苟延残喘之势已经不堪一击。故此，燕赵余波战事，可相机一体解决。目下之要，在于全力应对最后两个大国，齐国楚国。此意，长史已经书令预告，诸位今日放开说话。一

日说不完，两日三日说。无论如何，要议决一个方略。如何议法，长史说话。”

李斯站了起来，拱手一个环视礼道：“诸位大人，奉君上之命，斯与丞相、上将军、上卿、国尉等预为会商，以为齐楚事宜有两个大方略需得议决：其一，对楚对齐，孰先孰后？其二，对楚对齐，各需几多兵力？唯两大方略议定，各方官署方得全力谋划协力之策。今日大朝，先议用兵次序。”说罢，李斯向殿角站立的蒙毅一招手，见蒙毅遥遥一拱手，便再次环视一拱手道，“录写书吏与史官均已就位，诸位可以说了。”

唯其事关重大，殿中一时默然，大臣将军们似乎都没有先发之意。“老夫之见，还是先听上将军说法。”白发尉缭点着竹杖说话了。“老国尉啊，我还没缓过心劲，宜先听听列位高见。”

风尘仆仆的王翦笑了笑，显得疲惫而苍老，面色黝黑消瘦，须发花白虬结，连声音都有些沙哑了。既往满堂朝臣相聚，王翦风貌恰恰在于承前启后的中年栋梁，其厚重劲健的勃勃雄风有目共睹。孰料短短四年征战，今日班师归来，王翦再与一大片新锐大臣将军同席，风貌已经浑然融入一班老臣之列了。秦王嬴政看得心头怦然一动，一个眼神，赵高向上将军座案捧过去了一鼎热气蒸腾的黄米酒。座中王翦立即提身抬胸，向王台长跪拱手。嬴政连连摇手，低声呵呵一笑道：

“不须不须，上将军多礼也。”王翦一拱手正色高声道：“老臣胃寒腿寒，得此热米酒正中下怀，岂能不谢过王恩！”话音落点，殿中不期然腾起一片笑声。大将群中的王贲，很有几分难堪。盖秦国庙堂风习本色厚重，说粗朴也不为过，君主与臣下同酒同食实属寻常，朝会间送过老臣一鼎热酒暖身更是平常。纵是年轻大将受得此酒，只怕也不会在大臣议事的当口如此搅扰正题谢恩。王翦功盖秦国，且素有“秦王师”名望，做如此受宠若惊状，在秦国君臣眼里，自然是几分意外的滑稽。

“末将有话！”一员大将霍然站起。“好！李信但说。”嬴政目光炯炯，拍案高声一句。“齐楚两国，皆为大国。”李信做过谋划军机的司马，是秦军将领中少数几个好读兵书且勇猛善战者之一，论思绪口齿之清晰，堪称军中第一，王贲等其余大将远不能及。这时，李信已经大步走到王台下的高大板图前，指点着地图侃侃道，“然两大国相比，又有不同：楚国地广人众，齐国地狭人寡；论士气民心，楚人多战而精悍顽勇，齐人多年浮华偏安，人多怯战。伐楚伐齐，孰先孰后，不言自明！”

“你明说，究竟孰先孰后？”将军赵佗不耐绕弯子，黑着脸高声一句。

“凡事先易后难，李信敢请先下齐国！”

李信走回了自己的座案，殿中一时没有人开口。秦王嬴政目光巡睃，见王贲皱着眉头若有所思，叩案笑道：“少将军思谋专注，意下如何啊？”王贲见秦王点名，霍然起身道：“末将之见，李信将军对齐楚两国情势评判大体近于事实。论战事，确实是楚国难，齐国易。然，若说先易后难，末将以为不然。”

“少将军差矣！先易后难，灭国一直如此！”大将冯劫喊了一句。

“不。”王贲寡言，但论及军事却从不谦让，见有人反诘，大步走到板图前指点道，“灭国开首自韩国始，是先易后难。然，不能将开首试探视作一成不变。燕赵魏三国，孰难孰易？赵难，燕次难，魏国最易。可我军如何？偏偏先攻最难的赵国！其后，燕国一战而下，魏国水到城破。若先攻燕、魏，则今日大势未必如此。”

“你倒是明说！先攻哪国？”赵佗又喊了一句。

“先攻难，易者不为患，甚或可能不战而降。”

“那就是先攻楚！说明白不好么？”赵佗又嚷嚷了一句。

殿中荡出一片笑声，随即一片哄哄嗡嗡的议论。秦王嬴政笑道：“好啊，李信一说，王贲又一说，两位上将军宁无一言乎？”蒙恬居下与王翦邻座，见王翦似乎没有说话意思，遂一拱手高声道：“愿先闻老将军高见。”王翦揉了揉眼道：“老夫一罐热米酒下肚，心下些许迷糊，你先说也。”蒙恬笑道：“老将军不愿先说，自是赞同少将军了。”遂一拱手道，“君上，诸位，蒙恬之见与王贲将军大同小异。大同者，目下唯余两国，先攻坚灭楚，战胜之后，齐国确实可能不战而下。小异者，灭楚之战，仍需提防齐国暗中援助楚国。此间根源，在于当年齐国抵御燕军六年苦战，楚国始终是田单军的暗中后援，否则不可能有田单复国。此乃救亡大恩，齐国君臣数十年念念不忘。为此，楚国临难，齐国不可能无动于衷。故此，理当给予防范，若持‘易者不为患’之心，则可能疏忽齐国。”

“上将军所言，恰当先行攻齐！”

话音落点，李信奋然起身又道：“先攻楚，齐国有暗中援手之可能。先攻齐，则楚国必不会再度援齐。其中缘由：田单复国数十年来，齐国多次拒绝楚国合纵抗秦之请，楚国春申君主政，几欲与齐国断绝邦交。归总言之，楚人怨齐久矣！齐国遇攻，楚国必不来援！一举下齐之后，我军没有了东方之患，全力南下江淮，水陆并进，楚国可一鼓而下！”

“言之有理！我等赞同！”大将辛胜、冯劫等纷纷高声。

“末将赞同王贲将军！”赵佗、章邯等也纷纷高声。

秦王嬴政心绪舒畅，饶有兴致地左右看看道：“将军们两说，国尉、长史以为如何？”秦王一点，大将们立即明白了：秦国谋划大计者，目下只有尉缭、李斯没有说话，而这两位重臣多在庙堂又多与秦

王沟通会商，故此其对策也常常是秦王的决断。如今见秦王点名教这两位大臣说话，殿中纷嚷的将军们立即安静了下来。

“老臣以为，用兵先后，易断也。”尉缭点了点竹杖，苍老的声音有一种哲人的韵味，“先难后易，抑或先易后难，皆因时势不同而定也。以天下大势论，楚齐两大，皆国力悠长，不可小视。所不同者，近数十年来齐国与列国交往大减，几无战事，军力显然孱弱了许多。

而在赵国衰落之后，楚国多次鼓荡合纵，差强取代了赵国领袖山东之位置。其间，楚国又曾几次对岭南吴越叛乱用兵，对秦也几次攻取多有小胜。故此，楚国军力显然强于齐国。若能聚全力一战而下楚国，天下可安也！其时齐国偏安东海，不足虑也。所谓易断者，先伐楚，一战安天下；先伐齐，两战安天下。此中利弊，不难权衡也。”

大殿中一片肃静，李信等大将没有再度坚持己见而盘诘反驳，其余大臣将军们则将目光聚集在了李斯身上。这种状态，相当于大臣将军们事实上认可了尉缭对难易之说的评判，只等李斯是否歧见，而后便是秦王的最后决断了。

“攻楚为先，臣亦赞同。”李斯兼掌朝会议程，一直站在王台左下一方比王台稍低比群臣座案区稍高的司仪台上，空阔孤立，整个大殿都看得很清楚，略带楚语的话音也分外清晰，“楚齐先后，不仅是难易之辨，而且是治情之辨。秦统天下，志在使中国划一而治。而中国之广袤难治，泰半在南疆之地。南疆不治，中国不治。夫南疆者，淮水之南一，江水之南二，五岭之南三，海天之南四。层层南进，万里之遥也。更兼山川险峻，阻隔重重，进军既难，划一而治犹难。故此，先下楚地之好处，非但在先攻坚而弱者自破，更在为有效治民争得先机。如此，最后灭齐之日，楚国大局已经安定，天下划一则大有可为也！李斯不谙军事方略，唯以政治补充。此，李斯赞同先下楚国之意也。”

大殿更安静了，这是一种蕴含着意外与惊讶的默然。谁都知道，李斯是楚国上蔡人，对楚国所知之深自然远过秦国群臣。然，李斯之论却不就楚论楚，而是提出了一个秦国大臣将军们从来没有想过，至少没有自觉想过的大论题：楚国治情对一统天下具有独特的意义，而这种独特意义，要靠军争大略去实现。对于尚武善战而思虑战事多从战场本身出发的秦国文武，这无疑是一个被长期忽视的视角。举殿若有所思之时，大臣们都看到，秦王嬴政已经在轻轻点头了。

“长史之言，未免夸大治楚之难！”一片静默之中，又是李信站起来高声道，“楚国固然广袤，然其风华富庶之地始终在江淮之间。数十年间，楚国都城由郢寿北迁陈城，又由陈城南迁郢寿。楚国之民众、财富、军力，俱只在江北淮南之间。所谓江南，所谓岭南，尽皆荒僻不毛之地；南楚百越部族零散山居，各守城邑，全无聚集大军之力。我军但下江淮之间，号令所指，莫不为治！何有‘划一而治犹难’一说？”

“号令所指，莫不为治。说得好！”老蒙武奋然拍案。

大臣将军们却再没有一个人呼应了。毕竟，李斯没有直接涉及军兵方略，至于楚国治情究竟如何，则不好贸然评判。李信激昂反驳，可能是对楚国知之甚多，而其他人则未必如此了。更有诸多大臣将军认同李斯所言，对老将军蒙武的赞叹自然不会做任何附和。一时肃静，丞相王绾离座道：“老臣以为，齐楚先后之争，业已说得清楚。相关治情评判，宜下楚之后从容计较，此时不宜虚空论争。敢请君上，当断则断。”

“丞相言之有理。”

秦王嬴政一拍王案，目光巡视大殿道，“齐楚先后，不必再论。先齐固然容易，先楚更利大局。本王决断：先下楚国。明日朝会，议决对楚进兵方略。”

晚汤后，秦王嬴政吩咐蒙毅召李信入宫，随即与李斯出了书房。

澄澈秋月之下，轻舟漂荡在水面之上。看着意气风发的李信，秦王嬴政再次褒奖了李信追击燕国残部并除却太子丹的军功。末了，嬴政申明召见之意：就对楚战事，想在朝会议决之前先听听李信的进兵方略。旁边李斯一时颇感疑惑，如此大事，不先行征询王翦蒙恬两位上将军，如何先召李信会议？秦王纵然激赏李信，此举似乎也有失妥当。然则，一想到秦王去岁对王贲的独到选择，李斯终于定下了心思，只在书案埋头录写了。

获此殊荣，李信大为感奋，不假思索慷慨直陈道："灭楚方略，尽在八字：遮绝江淮，攻取淮北。如此楚国可一战而下！"其快捷自信，显然是久有思索成算在胸。秦王道："如此方略需兵力几何？"李信道："二十万！"秦王道："如何进兵？"李信指点着摊开在大案上的地图道："下楚之要，在江北淮北两地。末将所言二十万，是决战主力大军。全局方略尚需两支偏师：其一，陆路偏师插入淮南，遮绝楚国王室渡江逃亡岭南之路！其二，水军偏师从巴蜀东下，占据夷陵要塞，遮绝楚国王室逃往荆楚故地之路。与此同时，我主力大军直下淮水楚都，决战楚军必当势如破竹！如此进兵，主力大军二十万足矣。"

"好！将军雄风也！"

秦王嬴政的炯炯目光一直随着李信的指点在地图上移动，听李信说罢，不禁拍案赞叹一句。见李斯蒙毅没有说话，嬴政笑问道："两位以为如何啊？"蒙毅素有壮勇之心，当即一拱手道："臣以为，遮绝江淮，攻取淮北，堪称上乘方略！用兵二十万决战，已经牛刀杀鸡！"李斯似有沉吟，思忖道："臣不擅军事，只觉如此方略，似将楚国做江淮之楚，不是全楚……臣意，尚须征询两上将军为当。"李信微微一笑，口吻颇带嘲讽地指点着地图道："自来用兵计国力之厚薄，军力之强弱，几曾计土地之广狭？若以全国疆域论之，匈奴占地无垠，莫非当

以数百万兵力对其作战了。”李斯淡淡道：“也是。说到底，斯不擅军事，心下无数。”

“好。将军且回，明日朝会再议。”

秦王见李斯终有疑虑，皱着眉头默然一阵，吩咐李信先回去了。嬴政深知，李斯虽非兵家大才，然绝非对兵家方略没有评判力，其心惴惴，必有说不清楚或自觉不当说的道理。军争大略，毕竟不能轻率。轻舟漂荡良久，秦王终于下令靠岸了。

“走，老将军府。”三更时分，君臣三人匆匆赶到了只亮着门厅两只风灯的上将军府邸。及至门吏惶恐万分地打开大门，家老匆匆迎出，庭院中尚是黑乎乎一片。此次班师归来，秦王嬴政还是第一次登临王翦府邸，偏又是如此匆忙，心下不禁生出几分愧疚，连说不知老将军已经安睡，还是明日再来。几句话之间，整个府邸灯火大亮，王翦也已经冠带整肃地大步迎出。嬴政正欲趋前抚慰，王翦已经深深一躬高声参见了秦王。嬴政深觉歉然，又觉此时离开更是不妥，遂对王翦深深一躬道：“嬴政夜来走动惯了，却忘了老将军鞍马劳顿，委实无礼也。”王翦惶恐地扶住了秦王道：“君上夙夜辛劳，老臣倒头安卧，罪责在臣，安敢当君上自责也！”一番寒暄，君臣进了正厅落座。

“少将军不在府中？”不见王贲，李斯有些迷惑。

“小子！”王翦黑着脸，“另居了，恨不能不是老夫生养也。”

“少将军不沾父荫，非不孝也，老将军怨气好没来由！”

李斯与王翦文武相知，直率一句，君臣们不禁大笑起来，气氛顿见轻松。一时茶来，饮得片刻，秦王直接说了来意，征询王翦对楚国用兵方略。王翦说得很实在：“用兵之道，贵在因时因地。老臣久在燕赵，对楚用兵尚无认真思虑。就实而论，老臣唯明一点：楚非寻常大

国，非做举国决战之心，不能轻言灭之。”嬴政颇感意外，思忖道：“楚国长久疲弱，老将军何有举国决战之说？”王翦道：“楚虽疲弱，然年年有战，族族有兵。楚乃分治之国，非但世族封地有财有兵，即或百越部族，也是城邑林立互不统辖，几类殷商诸侯。如此，楚王纵成战俘，楚国亦未必告灭。此等大国，聚兵外战确实难而又难，然抵御灭国之灾，潜力却是极大。”

“噢？”李斯似乎有些惊讶。

“老将军之见，灭楚需兵力几何？”嬴政问到了根底。

“举国之兵，六十万。”

良久，君臣没有一个人说话。王翦说法与李信谋划差别太大，秦王与李斯实在不好贸然可否。默然一阵，还是李斯笑道：“老将军尚无灭楚方略，一口咬定六十万，未免唐突也。”王翦一脸正色道：“对楚之战，非对赵之战。秦赵经年厮杀，地熟人熟，自可预定方略。秦楚之间诸般差异极大，且从未有过大战，不预为踏勘而能有战法方略，老夫未尝闻也！六十万者，大局决断也。无大局之断，何得战场方略焉！”秦王点头道：“老将军说得也是，我等各自想想，来日朝会再议。”说罢离座，对王翦叮嘱了一番饮食起居上心的抚慰之言，告辞去了。

回车途中，秦王一直没有说话。车到王城南门，嬴政恍然醒悟，连催李斯回府歇息。李斯说要去王城值夜。嬴政说夜半无大事，有蒙毅行了，坚执教李斯回府去了。李斯一走，嬴政又催蒙毅走。蒙毅说甚不走，嬴政一挥手径直进了王书房。蒙毅在外署守候一夜，眼睁睁看着秦王的身影隔着空阔的天井在窗棂白布上晃悠了一夜。其间，赵高悄悄摸到外署想问个究竟，瞄见是蒙毅值夜，又连忙悄无声息缩了回去。天亮时分，赵高从王书房出来，交给蒙毅一支秦王手书的竹简，上面只有六个字——朝会中止一日。

这日午后，王贲奉命进了王城，被赵高直接领到了凤台。

凤台，咸阳老秦人呼为凤凰台，是目下咸阳王城中最高的一座台阁。究其源，本是秦穆公建在旧都雍城的一座台阁之名。穆公时，秦国有著名乐师萧史，一管长箫常召来美丽的白鹄与孔雀盘旋起舞。穆公有女，名弄玉，酷爱琴箫，也深深歆慕着萧史。穆公钟爱这个小女儿，遂筑了一座台阁，使弄玉萧史同居其上，终日琴箫唱和，引得孔雀白鹄盘旋不去，成为老秦地一道令人心醉的美景。数十年后，萧史弄玉不知所终，老秦人都说，这双玉人一起乘着凤凰随风成仙去了。秦人以孔雀为凤凰，又感念大争之世沉醉琴箫的难得情怀，遂将此台呼为凤凰台。国府因俗，亦将此台定名为凤台。其后宣太后主政，感念凤凰台那段动人的故事，依照原式加高，在咸阳王城也建造了一座凤凰台。这凤凰台建造在王城最幽静的一片胡杨林的一座小山上，台高十丈，高耸于殿阁楼宇之上，登临台顶，大咸阳内外尽收眼底，遂成为天下有口皆碑的一处胜境。百数千年后，凤凰台尚是秦地风物胜迹之一，非但在诸如《水经注·渭水注》一般的治学著作中有美丽传说的记载，且衍化出《凤凰台上忆吹箫》的著名词牌，留下了后人不知多少感慨万端的凭吊。这是后话。

“王贲将军，凤台眼界如何？”

“高远清心，末将没有想到！”

“末将末将，少将军已经是少上造爵位，大臣了。”

秦王一句笑语，王贲倒是局促了。论目下军中爵位，父亲王翦的大良造爵位之下便是他的少上造爵了。蒙恬任职与父亲同，然因没有灭国战功，故此只是右更爵位，比他还低了一级。王贲高爵，原因在平定韩乱与灭魏之战两大功。在秦国，爵位不仅仅是朝班座次序列，更重要的，在于爵位是不含任何水分的最直接的军功标志。因为，无功不受爵是秦法最不能松动的根基。在秦国，有才而无功，可以领

职，但不可以受爵。所以，秦人更看重爵位，对职司高低倒是不那么在乎。而今，王贲以灭国大功一跃升爵三级，在同等年轻的大将中成为首屈一指，荣则荣矣，个中滋味却多少有些杂陈。全部原因，是父子两人同居灭国之功，而别的大将却没有一人获此殊荣。韩赵燕魏四国，灭韩主将是内史嬴腾，但灭韩是试探之战，既没出动当时的主力新军，也没有双方大战，所以秦国朝野将灭韩之战看得并不重。灭赵灭燕灭魏，却都是实实在在的大战。灭魏虽然没有主力决战，但那是运筹使然，并非王贲没有主力决战的方略与将才，更何况魏国是长期压迫秦国的宿敌，其实力远非韩国可比。所以，秦国朝野丝毫没有因为水战下魏而低估了灭魏的战功。然则，终因有父亲如此一个人物，王贲总有一种说不清的隐隐感觉，似乎总觉得朝野将他的战功看做有几分运气或者天意，与他同等军旅阅历的年轻大将们似乎更是如此。所以，王贲始终有一种难言的心绪，言行举止反倒不如此前挥洒了。而今秦王一句笑谈使王贲局促不安，其原因皆在于此。“君上，贲请北上蓟城，率三万铁骑追歼燕代残部！”

“王贲啊，今日不说燕代，说伐楚，如何？”

见秦王遥望渭水面色沉郁，王贲这才觉察出秦王是为攻楚之事犯难了。思忖片刻，王贲直率道：“君上，先说方略，还是先说兵力？”秦王嬴政蓦然回身，目光闪亮道：“将军有方略？先说方略！”一招手，远远站立的赵高抱着一个长大的圆筒状物事疾步过来，在廊下大柱挂起了一幅羊皮地图。王贲指点着地图道：“楚国战场，难处不在两淮，而在江南、江东、岭南三地；此三地之难，又不在战事之难，而在山川险峻地理偏远之难。故此，灭楚可分两步方略：第一步，先平淮北淮南，歼灭楚国生力军，夺取楚国根基；第二步，再下江东吴越及江南岭南百越之地，如此，南中国可一举平定。”

“第一步如何实施？”

“第一步是实际破楚方略，最是要害。军事所谓灭楚，战场只在淮北淮南。根本原因，在于两淮之地聚集了楚国十之七八的主力大军，只要全歼淮水南北之楚军，楚国便告实际破亡！其后，我军南下平定百越，将没有大军阻力。”

“进兵方略如何？”秦王有些急迫。

“阻断江淮，隔绝荆楚，主力直下淮北决战！”

“主力大军用兵几何？”

“四十万上下。”

“为何？”

“淮北决战之后连下江南岭南，需一气呵成！”

“只说两淮破楚，兵力几何？”

“三十万之内。”

“二十万如何？”

“若两步分开，二十万该当无事！”

秦王嬴政大笑一阵，高声吩咐酒来。赵高快步捧来两坛老秦酒，嬴政王贲各举一坛，仰脖子汩汩一阵猛灌了下去，夕阳之下脸色顿时红成了一团火焰。秦王凝望着枕在西山的落日，兴致勃勃地道：“王贲啊，灭楚之战再度领军如何？”王贲一拱手高声道：“君上，我善奔袭战，追歼燕代残部最佳！”嬴政没有回身，呵呵笑道：“说灭楚说灭楚，你偏纠缠燕代。那你说，灭楚之战谁堪领兵？”王贲道：“杨端和、辛胜、李信，俱能独当一面！”秦王回身道：“谁最佳？”王贲慨然

道："谋勇兼备，李信最佳！"秦王嬴政目光炯炯，只看着王贲不说话。良久，嬴政喟然一叹道："王贲者，无愧国之良将也！"

王贲顿时手足无措，脸红得一句话也说不出来了。

第三日朝会再举，专一议决对楚进兵。

议决灭国战事，一则议进兵总方略，一则议投入总兵力。前者关乎全局铺排，后者关乎大军调遣及各方配合。朝会伊始，李信慷慨激昂地陈述了"遮绝江淮，攻取淮北"的总方略，最后提出二十万大军灭楚。几乎所有的年轻大将都赞同李信谋划，王贲做了些许细节补充，唯独赵佗皱着眉头没有说话。文臣座区，李斯始终没说话，尉缭大体赞同唯觉兵力稍显单薄，王绾则着意申明无论方略如何都会全力谋划后援。其余文武大臣，除了不置可否者，十之七八都赞同李信。

也就是说，整个朝会没有一个人对李信方略持异议之说。从始到终，对于军事最要害的两位上将军却一直没有正式陈述。蒙恬说，楚地与草原之战不同，近年揣摩不多，不好置评。王翦只听不说，一副睡态时有鼻涕眼泪，似乎已经苍老不胜疲惫了。

"老将军，该当说说了。"举殿热辣议论，嬴政笑着高声一句。

"啊，该，该老朽说话么？"

王翦揉着惺忪老眼懵懂一句，又破天荒自称老朽，殿中不禁哄然一片笑声。王贲很是不悦地看了看父亲，又狠狠地响亮咳嗽了一声别过脸去。王翦浑然不觉，大袖揠了揠嘴角又清了清嗓子道："老朽之见，灭楚，还是得六十万兵力。至于战法，老朽以为，当以战场大势相机决断。此时，老朽胸中没有方略……"

也不知王翦说完没说完，大殿中又是哄然一片笑声。这种笑声，与其说是嘲讽，毋宁说是大臣将军们因王翦不可思议地一连串"老朽如

何”而生出的惊愕与滑稽，觉得这个老人家实在可乐。秦王嬴政也禁不住呵呵笑了一阵，拍案一叹道：“上将军老矣！何怯也。李将军果然壮勇，其言是也！”举殿安静，颇见惊愕。嬴政似觉不妥，遂正色道，“前日本王就教，老将军已经陈述了方才之见。自来军争方略仁智互见，各执一词不足为奇。灭楚战事，容本王与丞相、上将军、长史、国尉等再行会商，之后立即实施。散朝。”

二　父子皆良将　歧见何彷徨

王贲刚在府门前下马，守候在门厅的家老立即迎了上来。

散朝之后，父亲的护卫骑士给王贲传了父亲四个字：夜来回府。王贲当时只点了点头，一句话没说匆匆上马走了。晚汤之后，左右想不出推托事由，王贲只好快快过来了。依目下爵位，王贲在咸阳出行当乘六尺伞盖的轺车。然王贲素来不事张扬，更不想在父亲府邸前冠带高车，故此便服骑马，护卫也不带只身来了。近日，王贲自己也觉迷惑，原本一见父亲便局促不堪，很有些怕这个上将军父亲。可自从南下中原独当战局之后，王贲越来越觉得父亲很有些令他不适的做法：对王命太过拘泥，对军政大略太过收敛，多次放弃该当坚持的主张，言行举止诸方面都不如从前洒脱。以前，王贲是极其敬佩父亲的。但南下之后，尤其是父亲班师还都后在大朝会的老态，令王贲既觉难堪又觉困惑，既往对父亲的崇敬流水般没了踪影，只要看见父亲便不自觉地郁闷烦躁。“少将军，请跟老朽来。”家老恭谨细心一如往昔。

“这是家，我找不见路么？”王贲脸色很不好。

“不不不，上将军在另处等候少将军。”

“你只说地方，我自己去。”

“还是老朽领道。府下格局稍变了些许，只怕少将军不熟也。”

“旧屋重修了？”

“走走走，少将军沿途一看便知，老朽不饶舌了。”

王贲跟着家老曲曲折折一路走来，果然眼生得不认路了。原本，这座上将军府邸占地虽然很大，却是空阔简朴，中轴六进偏院三处后园一片，王贲闭着眼都可以摸到任何一个角落。可今日进来，层层叠叠亭台楼阁水池树林灯火摇曳，恍如山东小诸侯的宫殿一般。若非家老带路，王贲当真不辨方向。蓦然之间，王贲有些恼怒了。父亲与自己一样，常年在外征战，如何有闲暇将府邸整治得如此华贵？定然是这班家老管事挥霍铺排。

“家老办得好事！”王贲的脸色阴沉得可怕。

“老朽不明，敢请少将军明言。”家老惶恐地站住了。

“如此铺排府邸，不是你的功劳？”

“啊呀呀少将军，老朽一言难尽也！”

“秦法连给君王贺寿都不许，你等不怕违法？”

“说得是说得是。”家老连连点头，再不做一句辩解。

王贲也黑着脸不说话了，对这班管家执事说也白说，必须得跟父亲说。如此默然又过了两道木桥，来到池畔一片树林，又登上一座草木摇摇的假山，才在山顶茅亭之下见到了布衣散发的父亲。亭廊下点着一束粗大的艾草，袅袅烟气驱赶着蚊蝇，秋月照着水面，映得山顶一片亮光。山风习习，父亲半靠亭柱坐在一张草席上，疲惫懒散之态确实与军中上将天壤之别。

“父亲……”

“来了。坐下说话。”

“父亲，容我先见母亲与大哥再来。”

“不用了。家人全数回频阳老家了。”

“父亲……”

“惊个甚，坐了说话。家老，任谁不许近山。”

父亲的话语很平淡，家老却如奉军令一般匆匆去了。王贲走进茅亭，从石案上提起陶罐给父亲面前的陶碗续满了凉茶，站在亭柱前不说话了。灭赵大战之后，秦王派李斯将王氏家族百余口迁来咸阳，还大修了一番当时的上将军府。三两年来，虽然王翦王贲父子一直不在咸阳府邸，可这座上将军府依旧是热气蒸腾勃勃生机。因为，王氏家族的根基已经从频阳转到了咸阳。母亲执掌内事，大哥与一班族兄族弟则已经开了铁木作坊，做起了造车与农具生意。王贲在大梁战场时，曾接大哥一信说：父亲不许王氏子弟入仕做官，只能做农做商或者从军打仗。其中几个兄弟都是才能之士，能否劝说父亲允许他们入仕，只我一人做商贾便了。王贲当时专注战局心无旁骛，只给大哥简短复信：父命无差，兄当一心，无由再说父亲。王贲心下清楚，定是几个族兄弟不想做商贾，从军又觉太晚，于是说动大哥生出这般主意。那时，王贲以为父亲没有错，国人都去做官，谁去周流民生？身为庙堂栋梁，王氏理当有大局气度。可如今，一个偌大家族刚刚安稳下来，如何又突兀地搬回老家去了，连他也不知会一声？若没有父亲的严厉命令，王贲相信，谁都会跑来找他劝说父亲的。他近在咫尺却一无所知，足证父亲是有备而为周详谋划的。然则，如此这般究竟为何？王贲实在有些无法理解父亲了，而且，诸多不解一时还不知从何说起。

“灭楚之战，你举李信为将？”父亲淡淡开口了。

“唔。”

“好。不好。”“唔。”不管父亲说法如何蹊跷，王贲都没有论说国事的兴致。

“好在有胸襟，利于朝局，亦利于自固根基。”父亲似在自说自话。

“身为上将，唯虑国家，没有自固之心。”王贲不能忍受父亲的评判。

“心者何物？岂非言行哉！”

“就事说事，李信足以胜任。”

“错。就事说事，灭楚领军王贲最佳，比李信更可胜任。”

“……”

“不说话了？”

“……”

“秦王知人，必察贲、信之高下。然则，秦王必用李信。”

“朝会尚未议决，秦王亦未决断，父亲何须揣测。”

“揣测？”父亲嘴角轻轻淡淡地抽出一丝冷笑，依旧似在自说自话，“秦王者，大明之君也。明知李信不及王贲扎实，却要一力起用李信，其间根由，不在将才之高下，而在庙堂之衡平。天下六国，王氏父子灭其三，秦国宁无大将哉！秦王纵然无他，群臣宁不侧目？秦人尚武，视军功过于生命，若众口铄金，皆说王氏之功尽秦王偏袒所致，群将无功皆秦王不用所致，秦国宁不危哉？王氏宁不危哉？”

“虑及自家安危，父亲便着意退让？”

“苟利国家，退让何妨，子不见蔺相如么？”

“纵然退让，亦当有格。何至老态奄奄，举家归田？！”

“老态奄奄何妨？老夫要的不是自家气度，是国家气度。”

“大臣尚无气度，国家能有气度？”

“驳挡得好。”父亲一反常态，从来没有过的温和，点头称赞了儿子一句，又饮下一口凉茶，依旧自说自话了，“当此之时，唯有一法衡平朝局，凝聚人心：大胆起用公议大将，做攻灭最大一国之统帅。成，则战功多分，衡平朝局；败，则群臣自此无话，战事大将可唯以将才高下任之……”

“父亲是说，秦王是在冒险用将？！”

“明君圣王，亦有不得不为之时也。”

“父亲！”王贲终于不堪忍耐了，冲着父亲一泻直下，“此等迂阔之说，王贲不能认同！自家退让也罢，老态奄奄也罢，举家归田也罢，王贲都可以忍了不说，但凭父亲处置。然父亲既然察觉秦王起用李信是在冒险，宁肯坐观成败，却不直谏秦王，王贲不能忍！秦王雄才大略，胸襟开阔，王贲是认定了跟准了！纵然心有歧见，纵然与秦王相违，王贲也要坦诚陈述以供决断！这既是臣道，更是义道！如今父亲洞察诸多微妙，却包藏不说，放任国家风险自流，心下岂能安宁！朝野皆知秦王曾以父亲为师，父亲却隐忍不告，宁负‘秦王师’之名，宁负直臣之道哉！王贲明言，父亲当以商君为楷模，极心无二虑，尽公不顾私！不当以范蠡舍弃国家只顾自身的全身之道为楷模！父亲不说，是疑惑秦王顾忌王氏功高，这与山东六国攻讦秦王有何两样！王贲直言，父亲不说，我自己上书秦王，争这个攻楚主将！”

父亲只淡淡笑着，始终没有说话。

“父亲，儿告辞。”

“给我坐下！”父亲突然一声厉喝。

王贲没有坐，也没有走，只黑着脸钉在大柱旁气喘咻咻。

“你小子尽公不顾私，何以举荐李信为将？”

“我……”

“你自以为不如李信？”

“……”

“能使铁将军王贲违心举荐，足证此事不可轻慢。”

“不一样！……”王贲突然憋出一句，又默然了。

父亲叹息一声，突然贴着大柱笔直地站了起来，其剽悍利落之态虎虎生风。瞬息之间，王贲双眼瞪得溜圆，对也！这才是父亲，这才是秦国上将军！父亲没有理睬王贲，大步出亭在山顶转悠了几圈，这才走了回来，拍打着亭栏正色道：“你小子，谅也不至于将老夫看做奸佞。然老夫还是要说，你小子还嫩。自以为心无二虑，自以为忠于国家，自以为任何时日可以说任何话，做梦！学商君？说得容易。商君面对的君主是谁？我父子面对的君王是谁？商君面对的大势是甚？今日大势是甚？一样么？不一样！只说目下秦王：一则，起用李信确有大局筹划之考量，该当赞同，说甚去？二则，战场事奇正万变，冒险多有，战胜者也屡见不鲜；况且，楚军也确实疲弱不堪。此时，老夫若说李信必不成功，只怕连你小子也要反对，况乎群臣？况乎秦王？三则，秦王天纵之才，多年主持灭国大计从无差错，朝野声望如日中

天，秦王自己也更见胸有成算，说秦王已经有些许自负也不为过。当此之时，老夫以自家评判，强说秦王改变决断，可能么？更何况，秦王决断也有你等一班新锐将军一力赞同，并非秦王独断，老夫何说？说亦何用？只怕除了君臣离心，再没有任何好处！你小子说，将老夫这个秦王师让给你，你能去纠缠着秦王憨嚷嚷么？”

“……”

“世间多少事，只有流血才能明白。”末了，父亲淡淡补了一句。

王贲瘫坐在亭栏不说话了。良久，王贲提起陶罐猛灌了一通凉茶，向父亲一拱手，匆匆大步离去了。父亲再没有喝阻，也没有说话，只若有若无的一声叹息飘进了耳畔。蓦然之间，王贲有些怜惜父亲，但还是没有回头。

三日之后，王贲奉命入宫，共商对楚大战的最后决断。

这次是小朝会。秦王的庙堂谋划三大臣（丞相王绾、长史李斯、国尉尉缭）加上将军王翦、蒙恬，再加王贲、李信、杨端和、辛胜、章邯等几员主力大将与老将军蒙武，长史丞蒙毅里外行走，算是半个与会者。没有了大朝会的齐楚先后之争议，小朝会简短了许多。先是丞相王绾禀报：由丞相府总领，各方官署已经做好了相关的伐楚筹划，相关郡县的粮草器械民力已经开始预为囤积。接着李斯禀报：几日来已经征询了几位王族元老之伐楚谋划，没有新方略提出，均大体赞同李信将军方略。之后，老尉缭的竹杖遥遥指点着地图，陈述了秦王与几位大臣在大朝会之后谋定的伐楚用兵方略。最后，秦王征询诸人评判，说明如无重大异议，则照尉缭陈述之方略进兵。三大臣之外，王贲李信等一班年轻大将均表赞同，蒙恬申明无异议。只有王翦说了一句题外话：“伐楚之战，贵在正，不在奇。主将但有韧性，此战未必不成。”却没有就进兵方略表示可否。因了此前王翦已经明白陈说了自家看法，秦王与大臣将军们也再没有要王翦说话。

此次朝会明确的进兵方略是：

其一，以李信为主将，蒙武为副将，率二十万大军直下楚都寿春；

其二，以王贲部秘密进兵淮南江北，隔断楚军渡江南逃之路；

其三，以巴蜀水军顺江东下，占据夷陵房陵，隔断楚军荆楚逃路；

其四，以李斯、姚贾为后援大臣，全力督导中原郡县粮草民力。

王贲很有些沮丧。没有想到小朝会的几乎一切部署，都被父亲事先说中了：大将果然起用了李信，兵力果然是二十万，文武大臣们果然是无人异议，秦王也果然没有再度征询父亲谋划的意思。唯有两处王贲没有想到，却也暗合了父亲的预料，一是派老将蒙武做伐楚副将，二是派自己做了外围偏师将军。这般分派，王贲确实没有感觉到战事谋划的合理性，却隐隐嗅出一股军功多分的气息。这令王贲很是郁闷。蒙武固然资望深重，所率老军也是昔日秦军精锐；然蒙武毕竟久在国尉署，没有做过领军大将，其将性又偏于柔弱，既不能补李信之缺，又不能纠李信之错，如何能是最佳的幕府格局？再说，不教王贲做伐楚主将也罢，至少该派自己独当一面追歼燕代余部。王贲确信，只有自己的轻装飞骑，才能彻底干净地荡平残赵飞骑与辽东猎骑之患，最终平定北中国。可如今，他王贲却只能担任淮南江北之遮绝偏师。如此使命，秦军任何一个大将都会做得很出色，秦王若想均分功劳，何不将这个偏师之功也让给冯劫或冯去疾等大将，何须一定要派给他？

郁闷归郁闷，王贲还是没有再去见父亲。

那座上将军府没有了母亲，没有了家人，王贲也没心思回去了。与父亲再度探讨朝局，王贲实在没有心绪，何况大军已经开始集结，也该赶赴军中了。可是，就在王贲马队开拔的前夜，大哥匆匆赶来了。大哥说，父亲教他传话：子为国家大将，唯当以战局为重，无虑其余。大哥说，这是父亲的郑重叮嘱，说不清其中奥秘，父亲也不许他过问。王贲说，没甚，教父亲放心，王贲不会荒疏国事。大哥言犹未尽，似乎有话，又吞吐不说。王贲送大哥上路时一再追问，大哥才说，父亲有告老还乡之意，吩咐他不要说给兄弟，可他忍不住，因为他吃不准朝局究竟发生了何等变化，父亲与兄弟有没有危险？王贲听得无可奈何，气哼哼说，甚危险？树叶下来砸破头！他要做田舍翁，大哥陪他做，左右我是不做！大哥不相信，反复追问。王贲又气又笑道，大哥务过农经过商，该知道老地主老商贾毛病：老商贾金钱多了，老地主[注]家业大了，怕遭人妒忌，怕人眼红，怕人闲话！知道么？就这个理！能有甚！大哥惶惑道，不就灭了两国嘛，仗是大家打的，谁眼红甚了？王贲心烦，索性不再辩解，只说自己事多，送大哥走了。

秦王政二十二年（公元前225 年）深秋，秦国南进大军隆隆启动了。

三　项燕良将老谋　运筹举步维艰

楚王负刍接连发出六道特急王命，大臣还是无法聚齐。

秦军南下的消息传来，负刍的第一个决断是召世族大臣紧急朝会。接受太傅黄辎之谋，负刍大破成规连发六道王命，每道王命都只有最急迫的两句话：“秦军南进，大楚濒危！诸臣当速入郢寿[注]朝会，共决抵御之策！”可旬日过去，除了淮北淮南的大臣们风尘仆仆赶回外，江南、江东、荆楚的世族大臣一个也没有赶来，岭南诸将更不

用说，只怕王命还在途中亦未可知。迟至第十三日，负刍焦躁不安又无可奈何，只有行半朝之会，与赶回来的大臣们紧急会商对策。

负刍非等大臣而不能决断，时势使然也。其时之楚，是战国之世变法最浅层的国家，地域广袤而世族大臣各领封地，无论兵员征发还是财货粮草筹集，都须得世族大臣认可方得顺畅，否则，纵有王命也是滞涩难行。王族虽是“国土”最大的领主，又有各世族封地依法缴纳“国赋”，实力自然雄踞所有世族之上。然则，王室维持庞大的邦国机构，支付之大也是任何世族不能比拟，要在濒临危亡之时举国抵御强敌，仅凭王族之力无异于杯水车薪。楚拥广袤南中国，土地民众几乎抵得整个北方六大战国，然其始终不能与中原秦、赵、魏、齐四大战国的任何一国抗衡，其根源便在这世族分治。天下进入战国以来，楚国朝局多生事端政变迭出，其根源也在于世族分治。凡此等等治情弊端，后将备细剖析。

“老臣以为，两淮大臣还都，朝会可行。”首座老臣说话了。

“令尹之言，老臣赞同。”武臣首座一位老人也说话了。

“昭、景既同，臣等无异议。”其余十几位大臣异口同声。

“本王好悔也！”负刍铁青着脸拍案长叹了一声。

“枢要大臣差强聚齐，王当以战事为重。”首座老令尹脸色很不好。

“好。说。姑且朝会了。”负刍终于拍案了。

要明白楚国君臣的这番对话，先得明白此时的楚国地理大势。楚国土地广袤，主要结构是四大块：一是西部荆江之地，这是春秋与战国初期的楚国老本土；二是东南吴越之地，这是战国前、中期楚国先后吞灭的两个大诸侯国；三是岭南百越之地，这是松散臣服于楚国的

许多部族方国；四是长江以北的淮水流域，分为淮南、淮北两大区域。从历史环境说，楚国的四大区域差别很大。其一，岭南地带太过蛮荒，且百越部族内乱不断各自为战，楚国事实上鞭长莫及。其二，吴越之地号为江东，在战国末期已经大有好转，但毕竟江河纵横水患多发，民众多以渔猎为生，农耕开发尚差，事实上还是相对蛮荒之地。楚国占据吴越，并不能大增其实力，且常有分兵分财的累赘之嫌。其三，西部荆江地带多山，历经老楚族群数百年经营，农耕渔猎之开发相对充分，然毕竟山水险恶，远非富庶风华之地。更有一点，秦国占据巴蜀之后，其地山川之险在秦军顺流东下的战船威慑之下已经荡然无存，荆江房陵地带的大批仓储财货粮草又被秦军几度攻占掠夺焚毁，几成贫困之地。其四，淮水流域河流交错，多为丘陵平原，土地平坦肥沃。经春秋数百年间陈、宋、薛、徐等大诸侯国的开发，淮北淮南与中原之富庶风华已经相差无几。后经战国之世，齐、魏、秦、楚、韩等大国相继在淮北拉锯争夺，不断开发农耕水利，以鸿沟通连黄河与淮水两大流域，整个淮水流域事实上已经成为富庶大中原的组成部分之一了。战国中后期，各国避秦锋芒唯恐不及，楚国却逆其锋芒大举经营淮北淮南，一度甚至迁都北上到淮北的陈城，其最根本的原因，在于整个楚国领土中能够成为国家力量的根基所在者，只有这淮水流域。

唯其如此，楚国世族封地的重心，也随着国土变化而变化。

春秋之世与战国初期，楚国最大的世族如昭、屈、景、项诸大族，其封地大多以荆江地带以及毗邻的云梦泽与湘水流域为重心。灭吴灭越之后，新兴军功部族与老世族中稍弱的项氏部族，封地大多转移到江东地带。岭南百越之地战乱丛生，且纳贡财货只具象征意义。是故，楚国不以岭南做世族实封之地，而只以后起的军功世族作为宗主，建立要塞城堡镇抚其地。战国中期，楚国吞灭淮水流域的几个中小诸侯国之后，楚国王族与四大世族的封地立即转移到了两淮地带。当然，其老封地因王室部分收回转封而略有缩小，但依旧保留着根

基。楚国后期的权臣如春申君黄歇，其封地几乎全数在淮北，曾以荀子为名义县令的兰陵县便包括其中。也就是说，此时的淮北淮南事实上已经成为楚国大族封地的集中区域，实力大族的城邑大多都在两淮，只要两淮地带的世族大臣赶回了郢寿，楚国的要害力量也就差强齐全了。

负刍懊悔的是，去岁王贲狂飙般奇袭淮北连下十城，举国震恐，遂仓促议决：除以项燕为大将军调集兵马外，其余世族大臣一律赶回封地征发军辎粮草赶运都城。当时令负刍感奋不已的是，世族大臣们非但一致赞同了他的决断，且人人马不停蹄地连夜离开郢寿赶回了封地。而今想来，大臣们匆匆赶回封地，全然是急于安置自家封地，全然是逃命避祸，否则，那些大族的年轻新锐们如何一个都没赶回，来的都是白发苍苍的老者？究其实，还不都是留着青壮谋划本族生路，岂有他哉！

“会商军事，大将军能到么？”

低声说话的是大司马景柽。数十年来，景氏部族与项氏部族一直是楚国的军事栋梁，景氏居执掌关防军政的大司马，项氏居执掌兵马的大将军。朝会既要议决抵御秦军，最要紧的自然是大将军项燕。故此，景柽一句低声发问，大臣们却是如雷贯耳浑身一震。“左将军项梁与朝——”

殿外一声长报，负刍君臣更是惊讶，目光齐刷刷聚集殿门。在这片刻之间，一员年轻将军快步走进了门厅，一头汗水一身泥土，斗篷甲胄灰蒙蒙不辨颜色，脸颊似乎还有一道血痕。负刍与大臣们不禁脸色骤变，竟都不约而同地站了起来。将军没有丝毫停顿，匆匆大步走到王台前一拱手，高声道：“左军主将项梁，参见楚王！见过诸位大人！”

“项，项梁，大将军如何了？”负刍慌乱得几乎撞倒了王案。

“大将军正在集结大军，向汝阴要津开进！”

“没，没有开战？”

“秦军抵达淯水，正谋过境安陵(注)，距我军尚远！”

“好，好好好……”负刍脸上笑着，人却瘫在了王座中。

一位老臣向殿角内侍招了招手，内侍给年轻的项梁捧来了一罐凉茶。项梁感激地对老臣一拱手，接过大罐汩汩一阵牛饮，茶水流溅得脖颈胸前一大片，泥土蒙蒙的甲胄斗篷顿时斑斑驳驳，在冠带整洁鲜亮的老臣们面前颇见狼狈。饶是如此，项梁自家浑然不觉，一阵牛饮后撂下空空的大罐，泥土衣袖捩了捩嘴角，又对王台一拱手道：“我王毋忧，大将军遣末将还都禀报：因淮南诸军尚未抵达，不能还都与会，敢请朝会之后立即派定得力大臣，向汝阴、城父两地输送粮草，并着力筹划大军冬衣与兵器箭镞！”

“完了？”缓过神来的负刍又惊讶地瞪大了眼睛。

“大将军之言禀报完毕。”

“大将军没说，仗如何打法了？”

“战事尚在谋划，须依据秦军动向而定……”

“大谬！大谬啦！”老令尹昭恤猛然拍案，苍老声音如风中树叶，“强敌业已逼近国门，战场方略却‘尚在谋划’？项燕素称知兵，如此岂非儿戏！秦军既然尚远，便当还都与朝共商大计。今项燕既不与朝，又无方略，只大张口要粮草，要衣甲，要兵器！我堂堂大楚，几曾有过如此大将军啦！”

大臣们不说话了，连楚王负刍也板着脸不说话了。年轻的项梁颇见难堪，却竭力平静着心绪，没有说一句话。世族大臣们原本期望这个在楚军中颇有声名的年轻悍将会暴跳如雷，或可借机搜求得项氏拥兵自重的些许罪证，孰料这个黝黑精悍的年轻将军竟能隐忍不发，一时倒凉冰冰滞涩了。毕竟，项氏也是世家大族，目下又是军权在握支撑楚国，昭氏为世族之首，昭恤又官居令尹总领政事，发作一通尚算无事，他人则未必能如此轻易地对项氏大将发作了。

“项梁，老夫问你。”大司马景柽说话了。

“敢请指教。”

“大军南进汝阴、城父，可是畏秦避战之策？”

“汝阴、城父，向为郢寿北部两大要害。我大军进驻两地，正是扼秦军咽喉要道，使秦军不能南下攻我都城。大司马之论，末将以为诛心过甚！”

“也算一说。”景柽耸了耸雪白的长眉，“另则，大军粮草与衣甲兵器，此前皆有征发，目下未曾开战，如何便有了亏空？”

“对！此问才是要害啦！”几个老臣一齐拍案了。

“此前征发之粮草辎重，目下全数在仓，并未进入项氏封地！诸位若有疑虑，随时可派特使查勘。”年轻的项梁先了却了大臣们的心病，又奋然道，“秦强我弱，此战关乎楚国存亡！若不能凝聚国力做长久抗秦之谋划，仅将此战看做一战之战，则楚国必步韩赵燕魏之路！而若做长久鏖战预谋，则粮草辎重远远不足！此乃大将军之意，末将言尽于此。”

大臣们真正无话可说了。项梁慷慨激昂，说的是严酷事实，是迫在眉睫的大灾难。这一点，老辣的世族大臣们还是有数的。去岁王贲

军的狂飙突袭之后，楚国君臣对秦国虎狼是实实在在地领教了一回，再也没有了轻慢之心。诸般盘诘疑虑者，传统政风使然也，非不欲抗秦保楚也。楚王负刍原本是精明机变的王族公子，盛年夺位，也算得多有历练，对秦楚此战更不会懵懂。一阵难堪的沉默之后，楚国君臣们心照不宣地撇开了项梁，开始议论起如何抗击秦军的具体事宜了。

暮色降临，君臣们终于一致认可了四则对策：其一，立下王命，并以大司马景柽为特使，严厉督导尚在半途的数万淮南军尽速北上归属项燕；其二，以令尹昭恤兼领大军后援诸事，全力督导大族封地的粮草征发与输送；其三，水军舟师由江东进入淮水，预为郢寿南迁退路；其四，以洞庭郡为南迁都城所在，万一此战失利，则南下以云梦、洞庭两大泽为屏障，以水师与秦军周旋。

诸般谋划妥当，楚王负刍又设宴为项梁洗尘。楚国君臣都着意抚慰了这位年轻大将，殷殷叮嘱了诸多向大将军项燕的抚慰褒奖。及至楚王王命拟好，已经时近三更。年轻的项梁心情火急，执意拒绝了楚王赏赐其王城夜居的殊荣，要连夜赶赴汝阴。负刍遂大加褒奖，下令宣达王命的特使随项梁一起星夜上路。于是，项梁马队连夜出郢，风驰电掣向北去了。

项燕巡视完两地军营，心头的乌云更重了。

自去岁奉命为抗秦大将军，倏忽将近一年，最根本的大军集结尚未全部完成，诸多部署运筹更是磕磕绊绊走走停停。截至目下，汝阴要塞的营垒差强完成，原本要求的山石壁垒却变成了土木壁垒；城父要塞的营垒，索性一道土沟，再加一道土墙垛口；兵器坊制箭，原本将令是三个月出箭五十万支，可堪堪一年还不到十万……凡此等等，无论项燕如何怒不可遏地屡屡发作，各部将军与军务司马们都不做任何辩解，挨一顿霹雳斥责之后，又是一如既往地磨蹭着蠕动着。项梁几次拿起令箭要行军法，每每最后的那一刹那，令箭都软塌塌掉进了帅案的箭壶。楚国，这就是楚国，楚王尚且乏力，你项燕又能如何？

便说最要害的大军调集。依照目下军制，楚国军力主要是三方：

其一，散布各个关塞城防的守军。战国之世，齐国七十余城。楚国地广，大约将近两百座城邑，设防城池大约五六十座，合计军兵大约三十万上下。除了几处由国府大司马直辖的要害关城，此等城防守军的辎重粮草衣甲器械等，素来由国府与城池所在封地共担。所在地封主乐此不疲，常常给予城防军将士种种额外补偿。久而久之，邦国城防军大多成为实际上的封主私兵，极难调出本地。

其二，王室国府直属的大军，合计大约四十余万。除去水军舟师几近十万，陆地马步军差强三十余万。这是楚国唯一可随时开出的主力军。依照楚国后期大势，这三十余万大军的经常性驻地是四个大本营：一军驻守淮北重镇陈城郊野，应对中原；一军驻守郢寿北部之汝阴要塞，一军驻守郢寿背后之淮南，前后拱卫都城；一军驻守江东吴中之地，应对频繁多发的吴越之乱。四大驻军，多则八九万，少则三五万，因时因战而流动。

其三，直接隶属于王室与各方官署的军兵，大体在十余万。主要有：隶属于柱国将军的都城护卫军，隶属于郎尹、郎中两将军的王室护卫军，隶属于司败（掌刑罚）署的捕盗及监狱守军，隶属于关吏的盘查关防的军兵，等等。除非国破之战，此等军兵几乎永远不可能用于战场。

如此三方大军，项燕能够以王命兵符调集者，实际只有第二种，即国府直属大军。自调兵急令发出之后，项燕立即从郢寿赶到了汝阴[注]，建立了幕府。汝阴地处汝水下游之南，是濒临淮水北岸的寿春（郢寿）北上的最重要咽喉，且有汝水一道天然屏障，是狙击秦军南下的要害关塞。项燕是一位清醒实际的将领，对楚国大势有着清醒的评判。若是楚国军力能如臂使指，最佳的防御战略自然是以更北面的陈城为根基，大军既可有效抵御，更可在时机有利时伺机反击秦军。

然则，目下的楚国已经是支离破碎，统属之难无以言说。更有一点，楚国南迁郢寿时，几乎将丰饶富庶的陈城搬空，人口流失，商旅锐减，粮草辎重全然没有了根基。若再度以陈城为根基，只怕粮草辎重输送的数百里长线会立即成为秦军最好的施展所在。粮道一旦被遮绝，楚军只怕也会成为第二个长平大战的赵军，项燕也必是第二个赵括无疑。当此之时，项燕只能收缩防线，聚集有可能聚集的最大军力，扼守南部咽喉与秦军一战，舍此奈何？然则，那些不谙军情不知兵法却又闭塞昏聩的老世族大臣们，心下却只恪守着“抗秦必以淮北陈城重镇为根基”的传统方略，对他的苦心运筹种种指责多方质疑，甚或以迟滞大军迟滞粮草相要挟，远离庙堂的项燕真有些百口莫辩了。

迄今为止，除了原驻汝阴的三万步军，抵达汝阴大营的只有陈城八万步骑混编大军。陈城军之所以能如期南下，还在于项燕的四子项梁是陈城军主将。而淮南的八万精锐步军距离汝阴只有三百余里，走了十个月竟还迟迟黏在半道。江东的十余万步骑，也在北上抵达淮水南岸的淮阴要塞后莫名其妙地开始停滞不前了。也就是说，项燕能调的四支军马，目下只到了两支十一万，两支主力大军则做了泥牛入海。

“江东大军如此迟滞，岂有此理！”

愤然之下，项燕派出项梁——国家艰危之时竟然只有自己的儿子可以信任，这也是项燕的莫名悲哀——星夜赶赴淮阴查勘实情，若果真是不得已，他便要亲赴郢寿诉诸楚王了。旬日后，项梁风尘仆仆赶回，诉说了江东军的迟滞原因。而这一切，还都是时任江东军裨将的项燕的三子项伯秘密探察清楚，又秘密告知项梁的：江东军主将景焯接到大司马叔父景柽的密件，说昭氏一族有人密告项氏在江东聚结私兵，图谋与越人部族作乱自立，楚王正在派员秘密查勘；大军或可能再度南下平乱，项燕能否领军亦未可知，江东军当以粮草未齐为由，原地等待王命。

“狗彘不食！！”

项燕愤怒了，飞骑马队连夜赶赴都城请见楚王。晨曦初露，素来稳健谦和的项燕脸色铁青地带着一队精锐剑士直闯王城。慌得楚王负刍王冠也没戴，散发赤脚披着大袍便匆匆出来了。项燕一反常态地强横，声言要立地与昭氏告密者对质，若查无实据，楚王须立即斩首诬告者，否则项氏反出楚国！负刍大惊失色，二话不说下令王城郎尹捉来了昭氏那个告密者，对质不消半个时辰，亲自一剑刺穿了告密者的咽喉。楚王负刍说，此人告密属实，王室派人查勘却是虚妄，果然疑忌项氏，岂能不先解项燕兵权？江东军迟滞不前，本王亦有难言之隐也！天亮之后，楚王负刍立即召来已经还都的几位世族大臣，当殿申明项氏绝无聚结私兵谋乱之举，后若再告，立地治罪。项燕冷面肃杀，当殿森森然宣告：“项氏若图谋作乱，秦军南下便是时机！何须抗秦自伤？若有人定逼项氏反楚，项氏未必不反！项氏反楚，第一刀便杀逼我反者！国难当头，王族大族不顾楚国，项氏何计楚国？！”

这番肃杀凛冽的宣言，使楚国庙堂对项氏的种种不实流言销声匿迹了。项燕至此明白了一个道理，在世族林立竞相蚕食的楚国，一味地效忠国家非但于事无补，且有杀身灭族之祸，若得自立报国，便得有适时适度的强横霸道，否则一事无成。然则，回到汝阴幕府几个月，淮南军与江东军还是迟迟不能抵达，理由多得令项燕哭笑不得。无奈之下，项燕只有做最不济的谋划了。其中最要紧的一着，是以特急将令单调出江东军的次子项伯，教项伯持项燕密令返回江东，将项氏封地的八千子弟兵全数带来汝阴，再编入由陈城军精心遴选出的八千壮勇，以项梁项伯为主将副将，编成了一支缓急可用的精锐中坚。

请注意，封地子弟兵，是中原战国所无而楚国独具特色的物事，故此不得不予以交代。盖楚国在上述三方合乎法度的军力之外，还有一种中原战国已经不存在的潜在军力，这便是各世族封主的所谓壮勇子弟兵。究其实，这等子弟兵是各封主以自家财力建立起来的私家军

队，多则万余，少则数千，兵器精良，衣甲粮草丰裕，实际战力甚或强于邦国军旅。楚国之所以始终不能真正废止私兵，其根本原因在于两处：一则，楚国源于相对封闭的山地部族立国，其所秉承的传统封地制，也始终相对完整地保留着，私家成军的根基始终存在；再则，楚国山川广袤险峻，部族众多，星散于险山恶水，习俗差异极大，故变乱多生，而一旦变乱蔓延，国府大军往往鞭长莫及，世族私兵则事实上成为保护封地并最终剿灭变乱的主要力量。楚顷襄王时期，曾发生了一场震惊天下的“庄暴郢”之乱，若非遍布楚国的世族私兵，楚国很可能便在这场举国动荡中灭亡了。

庄，原本是南楚洞庭郡的将军。其时，庄氏部族出了一个名士庄辛，奔走合纵抗秦，一时成为楚国名臣。后来，因楚国老世族排斥而遭顷襄王疑忌，庄辛被迫逃亡赵国。再后来，楚国对秦战争大败，楚国欲联结中原重起合纵，顷襄王才不得不再度召回庄辛。庄辛归来，以“螳螂捕蝉，不知黄雀在后”为比喻说动楚王，遂再度领政奔走合纵。谁知顷襄王受老世族掣肘，又再度罢黜庄辛，并大大削减了庄氏封地。虽然，谁也说不清楚期间究竟生出了何等谋划，更说不清楚庄辛与这件事有没有关联，总归是庄氏部族的将军庄，率领着数千兵士与族人起事了。庄起事的第一个举动，是率领乔装成庶民的士兵们混入郢都，汹汹然大举攻占官署，劫掠杀戮老世族府邸，并包围了王城。整个郢都骤然陷入一片混乱，楚国朝野大为震惊。此所谓“庄暴郢”也。后来，在渐渐聚拢的王师围攻下，庄率众被迫退出郢都，却又飓风般杀向江东，再席卷南楚，占据了湘水地带。后来，庄部又驰驱千里，南越五岭，占据了滇地，遂称王号，并自立为邦国。立国后大约财货不足，庄又率兵北上，再度席卷了湘水江东。楚国庙堂深为震恐，曾数度发兵追击围攻，皆因大军无法在高山峻岭与江河湖海中捕捉剽悍灵动的庄军，每次都是劳师无功。当此之时，各世族为了自家封地不受劫掠杀戮，遂纷纷自发地以私家子弟兵围追堵截，前后历时十余年，庄暴动及其余波方告平息。

庄举兵，对楚国与当时天下造成的震撼极大，以至当时的名士大著几乎都有评说。《荀子·议兵》篇云：“……庄起，楚分而为三四。”并进而将庄用兵与齐国田单、秦国商鞅等同并论，以为“是皆世俗之所谓善用兵者也”。《韩非子·喻老》云：“庄为盗于境内，而吏不能禁，此政之乱也。”《吕氏春秋·介立》，更将庄之乱对楚国的影响，与长平大战对赵国之影响并论。后世《史记·礼书》亦云：“庄起，楚分而为四参。”《论衡·命义篇》则云：“庄横行天下，聚党数千，攻夺人物，断斩人身。”凡此等等，皆证明了一个事实：庄之乱，使奉行封地自治传统的楚国更加支离破碎了。根本原因在于，庄之乱使楚国世族的私家武装走到了前台，分治之势更加难以动摇。

项氏的江东子弟兵，正是在庄之乱中崛起的一支劲旅。

项氏部族曾经沧海，其兴衰沉浮之多，常令项燕不胜感慨。

殷商王朝时，有一个小方国项，因其仅为第四等子爵，故云项子国。其国濒临淯水，有地方圆百余里而已。这个项子国，皆以国为姓，有了最早的项氏部族。周灭商，弱小的项子国没有出兵勤王。周初有管蔡武庚之乱，已经失国的项氏部族专事渔猎，也没有卷入。为此，周公平定管蔡之乱后重新分封，着意恢复了项氏封地，以为小邦忠顺之楷模，于是又有了项子国。历经数百年，周平王东迁洛阳，天下遂入纷争不休的春秋之世。其后的项子国，吞灭了周边十几个更小的城邦小诸侯，经周王室认可更名，正式号为项国，其国都项城便成了淮北小有声威的重镇。

正在项国欣欣然蓬勃兴旺之际，中国大势一朝变了。西部戎狄、北方胡族、南部诸蛮、东部诸夷，似乎约好的一般同时向中原汹汹然进犯，烧杀劫掠的战火弥漫了所有诸侯国的缝隙。其时，春秋霸主齐桓公在丞相管仲襄助下，会盟诸侯，一力举起“尊王攘夷”大旗，呼吁诸侯放弃纷争，共同抵御四面蛮夷。中国诸侯遂各自奋勇，纷纷出兵组成联军，合力反击洪水般的蛮夷入侵。然则，在齐国九次会盟诸侯

组建联军的年月里，项国却死死固守着自家封地，一如既往地采取了观望对策，罕见地没有出兵攘夷联军。对此，齐桓公耿耿不能释怀，在夷患消除之后与当时的大国鲁国会盟，秘密达成了一个惩罚项国的盟约。于是，在此年春季，鲁僖公以狩猎为名，率军突然兵临项城，吞灭了项国[注]。至此，淮北空留项城之名，项国土地划入鲁国，而项氏国人则被鲁国交给了人口稀少的齐国。齐国丞相管仲颁布的命令是：项氏部族全数放逐东海，罚为刑徒苦役，充作渔猎部族。

为了躲避突如其来的巨大灾难，项氏部族秘密逃亡东南，进入了齐国鞭长莫及的吴国震泽[注]，在茫茫水域开始了艰难的渔猎生涯。遭此一番劫难，项氏部族痛定思痛，多次合族共议未来生路，终究悟出了一个道理：不以武备立身立国，无论观望纷争或是卷入纷争，即或偶有小成，最终都只是强者鱼腩而已。自此，项氏部族大兴尚武之风，或渔或猎或耕，人人皆须习武强身，族中子弟但有才具，必须以修习兵法为第一要务。与此同时，项氏大改族法，举族诸业皆以军制统辖，但有危难，举族为兵。渐渐地，吴中[注]项氏的强悍声名在吴国越国传播开来，项氏子弟也越来越多地进入了吴越两国的军旅。

倏忽百年，天下进入了铁血大争的战国之世。越国灭了吴国，楚国又灭了越国。越国灭吴时，项氏举族为战，成为一支令越王勾践很是头疼的亡命精锐。直至越国宣告灭亡，项氏都没有归顺越国，而是遁入震泽，多方联结旧吴部族，屡屡举兵向越国发难。虽然一直未能恢复吴国，然项氏大名却已远播天下。及至楚国灭越，为镇抚星散抗楚的百越部族，楚威王遂派特使进入震泽，隆重邀项氏出水。楚威王开出的条件是：许项氏以吴中为专领封地，得在泗水下相[注]建立城邑为治所，领镇抚百越之重任。如此优厚之许诺，实则将项氏等同于楚国三大世族了。因为，只有楚国的昭屈景三大世族，才能在专领封地之外，又在楚国都城地带另建一座治所城邑。当时，楚国都城是寿春，下相正在寿春东北百里之外。项氏合族会商，一则基于与越国世

仇，二则基于楚国所许吴中封地之丰饶及地位之崇高，终于接受了楚王的招抚，归顺了楚国，肩负起镇抚东南岭南百越的重任。

自此，强悍的项氏进入了楚国军旅，成了楚国四大世族之一。

然则，项氏终究不能与楚国的昭、屈、景三大老世族相比。盖昭、屈、景者，都是古老的楚国王族的分支繁衍，盘根错节根基深厚，非但封地广袤，且在庙堂也始终居于主宰地位。楚国传统，昭氏多掌令尹大权，统辖国事；屈氏则多居莫敖(注)，掌王族军政事务；景氏则多居大司马，掌关防与举国军务。项氏以军旅成名入楚，在庙堂格局中历来无传统高位，而只能以军功实力立族立身。所以然者，是因为统辖全军的大将军也罢，独领一军的城防将军也罢，都是战时得受兵符方能施展作为，与身居枢要有经常发令权的世族大臣很难抗衡。且不说大军兵员将领来源多样，永远不可能一族独成，欲以手握军权而号令天下，在任何一个国家都是非常艰难的，何况楚国这种多方渗透相互纠结的国家。唯其如此，身为大族世族的项氏，始终只能在平定频繁发作的越人之乱中显示其实力，其庙堂影响力却一直不大。若非庄之乱，只怕项氏还不会有军旅轴心之地位。

庄之乱，朝野震恐，官军乏力。其时，年方弱冠的项燕只是吴郡的一个都尉，随主将率领的两万官军截杀驰驱往来如狂飙的庄军。楚国官军战力太差，以致两次均遭败绩。年轻的项燕深感屈辱，连夜赶回震泽与族老们聚商，吁请亲率族中子弟兵为国除患。这个被族人呼为少将军的小小都尉，慷慨激昂之辞震撼了项氏族人。三日后，合族遴选出了八千子弟兵，由族长郑重其事地交给了项燕。举国纷乱之时，项燕一不请王命，二不请官军，独率八千子弟兵轻装上阵，开始了追歼庄军的飞行军战事。历经三年，项燕军渡江水、越云梦、过五岭、下湘水、入洞庭，死死咬住庄军不放，大小历经四十余战，最终干净地歼灭了这支亘古未见的剽悍飞行军，将庄首级呈献给了楚王。由是，年轻的都尉项燕一举成为楚国名将，项氏子弟兵则一举成为威

震楚国的精锐之旅。其后，楚人但言楚军战力，不说官军，上口一句便是："不消说得，江东八千子弟兵！"

三十余年过去，项燕已是年近花甲的老将了，领举国之兵抗秦，却依然得依靠江东子弟兵为中坚，项燕不禁很有些怅然。

……

"父亲——"

暮色斜阳之下，遥遥一支马队伴着沙哑的喊声从东南飞来。

不用说，是季子项梁回来了。

项燕有四个儿子，以伯、仲、叔、季的排行说，长子（伯）、次子（仲）厚重务实，始终在下相经营封地事务。三子（叔）项伯、四子（季）项梁皆好军旅，且颇有才具，随了项燕入军，目下都已经是闻名军中的战将了。更重要的是，在族系林立的楚军中，只有这两个儿子，堪称项燕的左膀右臂。

"季梁，郢都情势如何？"项燕大步匆匆迎来。

"父亲！各方大体通达！楚王特使也来了！"

项燕长吁一声，脚下一软，几乎要瘫倒在地了。项梁疾步过来扶住，低声问了一句："父亲，秦军情形如何？"项燕站稳身形，向项梁身后的王使一拱手道："王使远来，鞍马劳顿，请入幕府洗尘。"这才回身道，"斥候新报，秦军在安陵逗留旬日，尚未南下。如此，我军稍有喘息之机。"项梁惊讶，边走边说："不可思议也！秦军如何能在安陵逗留旬日之久？莫非有诈？"项燕道："诈归诈，大军未动总是事实。不想它，立即聚将，宣示王命！"

汝阴幕府的聚将鼓隆隆响了。

四　安陵事件　唐且不辱使命

秦王政很是烦躁，二十万大军如何能卡在一个小小的安陵？

李信紧急禀报说：攻楚大军以淮北战事为轴心，安陵是最好的后援大本营。为此，蒙武老将军亲赴安陵会商借地事宜，遭安陵君拒绝；姚贾大人再度赴安陵会商，亦遭拒绝；李信特请王命，允准大军强行将安陵君迁移到河内郡！李信羽书之后，姚贾又从河外匆匆赶回咸阳，专一禀报安陵之事。姚贾说，秦军将士一片愤愤然呼声，若不尽快确定处置安陵之方略，只怕李信蒙武也难保急于赴战的汹汹将士不在小小安陵生事。安陵果真出事，安定中原的大方略便将流于无形。嬴政立召李斯尉缭会商，君臣四人议决：除非万不得已，仍应对既定方略一以贯之，立即敦请安陵君派特使入秦，一次商定处置之法，否则只有强迁安陵君封地一条路可走。于是，姚贾连夜赶往河外，次日，又偕安陵君特使星夜赶回了咸阳。于是，又立即紧急小朝会，刚刚议定了第二天午后召见安陵君特使，面色苍白的姚贾便昏厥了过去。太医赶来救治，东偏殿一片忙乱。嬴政大为烦躁，一脚踢翻了身边的铜人立灯，大骂安陵君害秦鸡犬不宁，喝令蒙毅立即杀了特使攻占安陵！旁边李斯大惊，骤然红脸高声喊道："君上昏也！宁不记怒发逐客令乎！"这一声喊，嬴政顿时愣怔了，清醒了，否则，很可能当真要再次做出令他自己也后怕的事。

这个安陵君，是当年魏襄王分封的一个族弟。

灭魏之后，中原动荡多生。韩国被灭后，旧韩世族仍能蛊惑人心举兵作乱。有鉴于此，秦王嬴政接纳了丞相王绾提出的方略：效法周公平定管蔡之乱，保留些许有德政之名的小封国，以为旧王族贵胄之出路楷模，从而化解老世族的亡国仇恨，对复辟变乱釜底抽薪。这则方略得朝会议决，最终被秦王书命概括为十六字长策："法王并举，镇

抚并行，安定中原，以消复辟。”法乃法治，王乃王道。基于这一长策大略，秦国在中原保留并承认了两个素有王道德政之名的小国，一个是卫国，一个便是这安陵国。卫国，是以周室王族统辖殷商遗民的特异老诸侯。保留卫国，在于卫国能最好地彰显秦国承袭、弘扬华夏文明传统的国策。当然，卫国还出了两个对秦国最具决定性的治国巨匠：商鞅、吕不韦。保留并承认卫国的继续存在，在秦国庙堂是没有任何异议的。安陵国，则是中原三晋唯一一个勉强可以称之为“国”的一片封地，一座城邑而已。保留安陵的意义，在于彰显秦国对并非古老的新世族同样给予尊奉的国策。当然，尊奉的前提是老世族新世族都必须如同卫国、安陵国这样的忠顺臣服，而不是像韩国老世族那般图谋复辟。如此这般，这个小小的安陵国被保留了下来。

那时，秦国君臣当然明白安陵对于南下灭楚的枢纽地作用。

然则，秦国君臣谁也没有料到，一个小小的安陵君竟能拒绝秦王。

安陵(注)国地约五十里，其城邑坐落在洧水东岸。秦国灭韩后，秦军主力的大本营由关中的蓝田大营渐次转移到旧韩南阳郡的宛城郊野。这里河流纵横山峦低缓水草丰茂，是难得的耕、渔、猎、牧四业俱佳之地。更为天下垂涎者，南阳郡是冶铁坊聚集之地，时谚云，“宜阳采石，南阳铸铁”，此之谓也。故此，南阳郡虽是韩国本土，事实上却是秦、楚、韩、魏四大国长期反复争夺的拉锯之地。秦昭王时期，秦国一度攻占南阳，曾将其治所城池宛设置为宛县。其后楚国亦曾攻占南阳，宛县遂成楚国的冶铁重镇。灭韩之后，熟悉韩魏楚地理大势的李斯上书秦王，提出了秦军大本营东出关外以南阳为根基的方略。除了上述优势，李斯着意强调的理由是：“南阳经许(注)地，抵安陵，沿洧水鸿沟之间直下陈城、平舆，此乃南下攻楚之上佳进军路径也。由安陵东出，直抵大梁之魏齐官道，又是攻齐之上佳路径也。唯其如此，南阳为大军根基，安陵为大军枢纽，山东定矣！”没有任何异议，

秦国庙堂立即做出了决断：国尉府总司运筹，一年之内，秦军大本营完成东迁南阳。其后，南阳大本营如期建成，蓝田大营又顺利东迁，秦军主力从此在中原立定了根基。此后的王贲军南下灭魏、王翦大军班师南来，都是以南阳大营为立足之地。

南阳成为秦军根基，安陵后援枢纽的建造自然提上了日程。

嬴政的胸襟是博大的。谋划之初，嬴政派姚贾出使，向安陵君提出以河内五百里之地，换取安陵君北迁。也就是说，在大河北岸许以十倍的封地，使安陵君让出安陵。可是，那个木讷淡泊的安陵君却回答说："秦王加惠，使我以小易大，甚善也。然则，本君受地于先王，宁愿终身守定安陵，不敢交易。"姚贾向以精悍机敏著称，连番周旋，这个寡言少语的安陵君竟是无动于衷，始终只咬定"受地先王，不敢交易"一句老话，以致跌宕至今，安陵仓储枢纽也没有建成。以嬴政原本预料，纵然软说不成，李信大军隆隆进逼城下之时，谅这个安陵君也会顺势转向。当真迂阔到底的人物，世间毕竟太罕见了。然则，李信大军开到了，这个安陵君依然故我，嬴政不禁大感难堪。

清晨卯时，嬴政准时走进了东偏殿正厅。

安陵特使被赵高领进来时，嬴政沉着脸肃然端坐在硕大的王案之后，目光冰冷一句话不说。一个五十里地的封君，竟然派出一个"特使"，竟然与他这个行将一统天下的秦王讨价还价，当真不知天高地厚。嬴政一想起来便怒火上冲，勉力定心，偏要看看这个"特使"如何开口对他这个秦王说话。然则嬴政没有想到，这个红衣竹冠的使者进入厅堂之后，仅仅是淡淡一躬行了参见之礼，自报一句名号道：

"安陵君特使唐且，见过秦王。"之后面色肃然地伫立着不说话了。嬴政雄杰秉性，素来赞赏那些风骨铮铮的人物。当年那个齐国老士茅焦能在他杀死诸多说客之后依然从容进谏，反而被嬴政拜为太傅，其间根本，便是嬴政赞赏茅焦的勇气。今日一样，嬴政见这个唐

且镇静自若，炯炯目光中全无惧色，心下本能地有了几分赞许：“好！此人颇有名士气象。”

“足下既为特使，何故不言？”嬴政冷冰冰开口了。

“秦王敦请我邦使秦，自当秦王申明事由。”唐且淡淡一句。

“且算一说。本王问你，区区安陵，何敢蔑视秦国？”

“安陵君爱民守土，蔑视秦国无从谈起。”

“唐且，秦以五百里之地易安陵五十里之地，秦国不义么？”

“义之根本，不强所难。秦以大国之威强求易地，谈何义理？”

“安陵君五百里不居，而宁居五十里，岂非迂阔甚矣！”

“安陵君所持，非秦王所言也。”唐且嘴角流露出一丝轻蔑的笑意，“封君受地于先王而守之，虽千里之地不敢易也，岂直五百里哉！”

“足下既为特使，尝闻天子之怒乎？”嬴政面色阴沉了。

“唐且未尝闻也。”

“天子之怒，伏尸百万，流血千里。”偌大厅堂骤然荡出一种肃杀之气。

“大王尝闻布衣之怒乎？”唐且平静从容。

“布衣之怒，丢冠赤脚，以头抢地尔。”嬴政揶揄地笑着。

“大王所言，庸夫之怒也，非士之怒也。”

“士之怒，又能如何？”

“专诸刺僚，彗星袭月；聂政刺韩，白虹贯日；要离刺庆，苍鹰击殿。此三人者，皆布衣之士也！其怀怒未发，吉凶自有天定。今日加上唐且，恰好四人也！”这个相貌平平的中年士子骤然勃发，语势强劲目光犀利，顷刻之间弥漫出一股凛凛之气。

“啪”的一声，嬴政突然拍案冷笑：“足下纵为士之怒，又当如何？”

“若士必怒，伏尸二人，流血五步，天下缟素，今日是也！”随着一声冷峻强音，唐且大步掠向王台，红衣大袖中骤然闪现出一口烁烁短剑，风一般横扫而来……殿角赵高大惊失色，一个飞掠横插在唐且与王案之间，左手已经同时举起了王案上的一只青铜鼎，便要当头砸下……“先生绝非刺客。小高子下去。”嬴政平静地摇了摇手。

唐且愣怔了。以山东士子论秦王，嬴政只是一个有虎狼之心而色厉内荏的暴君而已，真有勇士当前，秦王准定是惶惶逃窜，更何况还有荆轲刺秦在先，秦王岂能不杯弓蛇影？今日他挺剑而起，虽非当真要做刺客，而只是要维护名士尊严与声誉，然毕竟是剑光霍霍逼来，秦王却连身形也没有移动，如此胆识之君王，当真是未尝闻也。一时间，唐且有些手足无措了。

瞬间沉寂，王案后的嬴政肃然挺身长跪，又一拱手，带着笑意又一脸正色道：“先生请坐。区区五十里之地，何至于此也！”见唐且终于带着尚有几分犹疑的神色在对面落座，嬴政长吁一声道：“本王明白也！韩、魏灭亡，而安陵以五十里之地存者，徒以有先生也！”

“唐且，但知不辱使命。”

“不辱使命！好！真名士也！”嬴政终于毫无顾忌地激赏这个特使了。

那日，秦王嬴政破例在东偏殿设宴，与唐且痛饮畅谈到日暮时分。唐且坦言，安陵君若能亲识秦王器局，必心悦诚服矣！只要秦国保留安陵君封地不动，秦军不扰安陵君宗庙社稷，唐且愿说服安陵君许秦军借地建造仓储。秦王嬴政大是舒畅，劝唐且回复使命后入秦任官建功。唐且却说，官身不言私事，入秦不入秦容后再议。秦王连连赞赏，遂不谈唐且个人出路，只海阔天空说开去。末了，唐且两眼泪光莹莹，只一爵又一爵地猛灌自己。

五　三日三夜不顿舍　项燕大胜秦军

草木苍黄的时节，秦国大军直下淮北。

李信确定的战法是：铁骑分割淮北，聚歼项燕主力，两战攻克郢寿。淮北平野漠漠山峦低缓，最有利于骑兵驰骋突击，所以如此战法一提出，便得到了将军都尉们的一致赞同。更何况，此前有王贲军狂飙突袭十日连破十城的皇皇战例，足证淮北战场正是秦军铁骑的用武之地。基于如此战法，李信与蒙武谋划一夜，又确定了周密的进军方略：大军分为两路，全部步骑混编；李信军十二万，由安陵直下汝水，一举攻占平舆(注)；蒙武军八万，由安陵沿鸿沟大道南下，一举攻占寝(注)城。这两座城池东西相距百余里，正是将淮北分割为二并压迫汝阴要塞的最佳地带。之后，两军立即会师城父，南攻汝阴要塞，与项燕军决战。歼灭楚军主力后，长驱直入攻克郢都寿春。

“如此轻兵疾进，年末定然灭楚！”李信军令之后，老将军蒙武奋然吼了一声。

“轻兵疾进，年末灭楚！”将军都尉们一齐大吼。

一路南下，年末灭楚的吼声响彻秦军上下，也伴随着黑压压的大军洪流淹没了沿途郡县。如此进军声势，是秦军历史上从来没有过的。楚北大为震恐，民众惶惶逃亡淮南，城邑守军纷纷弃城南撤。淮北重镇陈城，竟在秦军越过城池之日变成了一座无军无民的空城。李信大为振奋，扬鞭遥指陈城空荡荡的垛口笑道：“诸位但说，我向秦王上书，进军大势如何说法？”身旁一司马高声道：“望风披靡！”又一司马高声道：“秋风扫叶！”又一司马高声道：“虎入羊群！”李信不禁一阵开怀大笑：“谁云国大难灭，不见今日之淮北也！”中军司马则高声道：“楚军如此跑法，只怕我军追不上！”言犹未落，幕府马队爆出一阵哄然大笑。李信心头怦然一动，是也，楚国若放弃淮北全力南逃，王贲偏师能堵住么？主力追不上，偏师截不住，灭楚大战岂非泡影？

“下令蒙武：铁骑军兼程独进，两日攻占寝城！旬日会师城父！”

眼见军令司马飞骑而去，李信又对中军司马下令道：“步骑两分，章邯率步军拖后跟进，本帅亲率轻装铁骑飞兵直下，两日攻占平舆！旬日会师城父！”中军司马“嗨”的一声，立即飞马直奔后路的章邯军。大约小半个时辰后，八万铁骑将所有重甲器械就地留给步军安置，全部轻装就绪。李信一声令下，八万铁骑在广阔的原野展开，黑色飓风一般卷向了西南的汝水流域。

蒙武老于军旅，远师大战从未接受过如此明白限定时日的紧迫军令，且又是抛开步军而铁骑单独前出，一时有些皱眉。思忖之下，蒙武又觉秦王尚且激赏李信壮勇，自己不能损了主将志气，再说楚军纷纷弃城南逃，不飞兵疾进也确实不足以捕捉楚军主力。于是，蒙武当即传下将令：亲率五万铁骑军兼程南下，三万步军由冯劫率领随后跟进。虽则如此，蒙武毕竟谨慎周密有乃父蒙骜之风，同时又派出飞骑军使，将李信军令及诸般部署报给了长史李斯。

隐隐地，蒙武总觉李信太过急迫了些。至少，秦国庙堂对灭国大战从来没有限定过时日。事实上，灭赵灭燕都比预料之期长了许多，

而灭韩灭魏，却又比预料之期短了许多。这次灭楚之战，秦王嬴政更没有提过期限之说。蒙武吼出的年末灭楚，全然是被主将李信的勃勃雄心所激发，大觉痛快而壮军威士气之举。一吼之下，竟成全军口誓，实在是蒙武没有料到的。以蒙武想法，当此之时，主将李信便该倍加冷静。譬如王翦，往往是将士越愤激求战，他越是冷漠。而李信不然，与全军一起火热，又处处急迫下令，未免不太稳妥。老军旅都清楚，数十万大军进入广袤战场，统帅对一城一地之攻取，通常都不会下达紧迫明确的限期将令，只有飞兵掠地的奇袭战，才有大体明确的时限军令。李信如此军令，莫非是将这次灭楚大战当做了奇袭战？……然则，疑虑归疑虑，蒙武身为久欲赴战的副将，宁肯相信自己是人老心暮，也不会将疑虑当做依据去与主将争辩。毕竟，李信是秦军新锐大将中极其出色的一个，徒乱其心，绝非蒙武所愿。

蒙武不清楚的是，李信极需证明自己。

大朝会商，李信谋划的灭楚总方略，无疑已经被秦国庙堂明白确认了。所以，在主力大军南下之前，两路偏师已经到位：王贲军秘密开进了淮南，截断了寿春的江南退路；巴蜀水军则大张旗鼓地顺江东下，进入了夷陵要塞，截断了楚国王室立足荆楚故地的逃路。如此，以李信总方略展开的秦军态势一目了然：西南两面的兜底包抄已经完成，楚国的逃亡之路已经遮绝，只等主力大军在淮北的正面决战一开始，灭楚之期便屈指可待了。然则，李信明白一点，总方略再好，也得取决于具体的战场谋划，只有战场谋划，才是一个将军是否具有统帅才具的最好例证。毕竟，总方略未必总是由军旅将军提出，即或一个将军提出了一场战事的总方略，公议也未必认定你具有真正的统帅才具。其间根由，在于谋划总方略与战场运筹是两种才能。方略之谋是洞察才能，战场运筹是实战才能。无论两者关联多么紧密，也无论两者如何在诸多大家身上交融生辉，其间依旧有着重大的区别。否则，世间便没有了纸上谈兵的赵括，也没有了擅长实战而短于方略的廉颇一类战将了。李信也明白，自己的灭楚总方略被朝会确认之后，

对秦王颇具影响力的李斯、尉缭与几个王族元老，始终对自己心存疑虑，其根本原因便在屡屡被战场证实了的两种才能的差别。灭魏之前，大臣们对王贲也是疑虑重重，而灭魏之后，王贲立即成了朝野公认的名将。其根本原因，在于事实已经证实了王贲兼具谋划之能与战场之能，堪称名将。而目下的李信，则是尚未被事实证明的奉命统帅，而不是天下公认的战功名将。

李信需要证明自己：王贲固然将才，李信更是将才！

在秦军新锐大将中，李信与杨端和、辛胜、王贲，并称四大主将。灭赵之战，杨端和首任大军副统帅，没有缺失，也未见光华，可谓好中见平。灭燕之战，辛胜再任大军副统帅，也大体与杨端和一般持平。两次灭国大战，李信虽没有成为副统帅，然却立下了最为人称道的战功——长驱千里追击燕军残部，逼燕王喜献出太子丹首级。秦王闻讯，激赏不已。这一战功之后，李信的才具声望事实上已经超过了曾经做过副统帅的杨端和与辛胜。然则，在接踵而来的灭魏之后，王贲的声望已迅速地淹没了李信，成为公认的新锐将军中最为出类拔萃的名将。对于王贲，李信很有些不服，始终以为这是不期然的运气所致，是诸般遇合促成。

遇合一，其时南下秦军的使命仅仅是平定韩乱，任何一个大将都足以胜任。秦王独点了王贲，很大程度是基于王贲始终不被父亲王翦大用，想给这个少将军一个机会。与其说秦王看准了王贲比其余大将出色，毋宁说是一种检验。遇合二，作为灭燕主战场的大将们，当时确实是谁都不愿脱离主战场而去打那种平乱小仗。遇合三，作为上将军的王翦，派出任何一个将军平定韩乱，大约都得说服一番，而接受王命派出王贲，则既不用说服，亦可显示其一如既往的公正。遇合四，作为老是不得担全军主力重任的王贲，也恰恰在寻觅摆脱父亲麾下而独当一面的机会，所以即或脱离主战场亦欣然力争……凡此等等，皆为遇合也。而若无种种遇合，谁能说王贲比李信更具将才？李

信确信，假如当时自己“不幸”被派做了南下军主将，自己也会力争灭魏，也会一举成名。而且，李信比王贲更通晓兵书熟悉典籍，水战灭魏之谋划实施定会更为出色。

四大主将之中，李信是最后以统帅身份出场的一个，也是秦国朝野乃至整个天下最为关注的一个。原因之一，李信第一个做了真正的秦国主力大军的统帅。杨端和、辛胜皆为副统帅自不待言。王贲的平韩灭魏只统领了本部五万人马，在秦国朝野眼中尚不能算真正的大军决战。李信不然，是二十万主力大军的统帅，其广袤战场的纵横驰骋，足以承载任何一个天才统帅的才华挥洒。其二，此战是攻灭楚国。楚国之大，使灭楚成为唯一能与灭赵抗衡的统一华夏的大战，其统帅之功业将千古垂于史册。其三，李信的灭楚统帅，不是在与新锐大将们的较量中争来的，而是在与赫赫盛名的上将军王翦的胆识比照中被秦王认可的。李信取代王翦上将军而为统帅，堪称未曾开战已经先声夺人。

如此者三，李信的荣耀在开战之先已经光华闪烁了。

唯其如此，李信要重重地抹上最后一笔。

飞骑一日一夜，李信铁骑大军激扬着遮天蔽日的烟尘，于次日午后隆隆卷进了平舆地界。秋日夕阳之下，遥遥望见平舆城头飘动的旌旗与蠕动的兵士，秦军骑士们立即遍野欢呼起来：“噢嗬——有人了！开战了——”遍野呼啸夹着战马嘶鸣，在震撼大地的隆隆马蹄的沉雷中如同长风激荡。此时，中央幕府马队堪堪勒定，云车顶端的军令大纛旗刚刚升起，旗面一个前掠尚未完成，云车下第一通战鼓尚未落点，前军冯去疾部的一万铁骑便骤然爆发了惊天动地的吼杀声，狂飙巨浪般卷向了城下。所有这一切，都在广阔的原野极为流畅地爆发着，仿佛上天制作的一架完美无比的器械在自动运行。这便是战国之世的秦军锐士，闻战则喜，对战场充满着强烈的冲动，对搏杀斩首战胜敌国

充满强烈的期盼，将严酷的大争视作壮美的人生，以建功立业追求着不朽的生命，若不能强悍生存，毋宁做天地间的牺牲。

及至李信登上云车令台，第一波铁骑已经卷到了城下，后阵大军也已经万箭齐发了。倏忽之间，李信绽出了一丝舒心的微笑——攻克平舆，楚军主力就很难遁形了。

“禀报将军：蒙武军业已占据寝城——”

云车下迭次传来飞骑斥候的高声军报，未等中军司马在身旁再度转述，李信已经不假思索地开始发布军令：“蒙武军在寝城整休一日，立即构筑壁垒，以为城父会军之屏障！”中军司马答应一声，快步走下了云车。几乎与中军司马在云车梯口交错，军务司马匆匆到了李信面前，捧出一支泥封带有黑羽毛的铜管道：“禀报将军，蒙武将军密件！”李信一点头，军务司马利落地打开了铜管，抽出一卷羊皮纸递了过来。李信哗啦展开，目光扫过，眉头微微一皱。

“禀报将军：平舆守军不战而降！冯去疾将军请命入城！”

“好！”李信大手一挥连续下令，“冯去疾部入城，留守平舆！其余各部驻扎城外，起炊战饭，整休一夜，明晨直下城父！”军令司马匆匆去了。未及片刻，平舆城内外炊烟大起欢呼声大作。盖秦军有着久远的苦战传统，更兼军法严明崇尚实效，是故行军多为冷食战饭。能够在战场间隙明火起炊，实在是破天荒也，在秦军将士无异于一场社火狂欢。而李信之所以下如此军令，也是基于实战情形：大张旗鼓进兵，大张旗鼓攻城，本无秘密可言，何须教将士们冷食匿形。

下达完军令，李信匆匆下了云车，飞马进入平舆城。李信叮嘱冯去疾，平舆楚军与寝城楚军一样，都是不战而降，显然不是楚军主力。为防万一，冯去疾部留守平舆，一则搜集城内粮草辎重以为根基，一则接应后来步军；一俟步军赶到，立即在城外郊野构筑壁垒，

城内城外相呼应，可确保平舆无事。末了，李信重重一句道：“项燕主力未显踪迹，两军决战定然在平舆、寝城之间铺开，不可大意！”冯去疾呵呵一笑道：“李将军放心也，只要你勾出项燕主力，我第一个喊你万岁！”李信笑应一句你等着好了，大步而去。出得城外，只见连绵军营火把大亮，遍野可闻狼吞虎咽的呼噜咂咂声和战马喷鼻声。李信匆匆找到了大将辛胜，叮嘱了明晨进军城父的路径，遂带着幕府马队连夜赶赴蒙武军去了。

蒙武密件说了两件事：一是寝城守军不战而降，城内却没有囤积粮草辎重，似乎原本便没打算抵御，令人可疑；二是蒙武派斥候营乔装楚人散开探察，得知楚军主力似在汝阴河谷地带秘密隐藏，当速定对策。第一桩事，李信与蒙武同感，否则不会有对冯去疾的着意叮嘱。第二桩消息李信不能确信，须得立即探察确实。李信知道，直到三日前南下之际，楚国的淮南军与江东军尚在半道磨蹭，粮草辎重也未见大规模输送迹象。项燕能够聚集的军马，事实上只有从陈城南撤的七八万与汝阴、城父的数万兵马；而今城父尚有守军，则项燕麾下至多只能有十万上下的军力，与李信预料的二十余万人马尚有很大距离。

李信原本的谋划很清醒，估算楚国的可调兵力，满打满算三十万，加上楚国分治藏兵的实际情形，能真正抵达战场者至多二十万上下。为此，李信才信心十足地提出了二十万秦军灭楚的方略。如今，楚国的情形并未超出李信的任何预料，则所谓项燕主力隐藏不显，便成为一个很可疑的事实。接到蒙武密件后，李信一直在思忖揣摩，末了判定：项燕聚兵不成，遂以其十万兵力据守汝阴、城父两地，抵御秦军，以给楚国都城留出尽可能多的南撤时日。因为同时有斥候密报，楚国的舟师已经进入江水，郢寿王室事实上已经在准备南逃。当此之时，项燕军只能固守，绝不会主动寻求与秦军决战。

晨雾弥漫之中，李信马队进入了寝城幕府。

匆匆用罢一顿热乎战饭，两人立即走进军令室秘密计议。蒙武判断，平舆寝城两地以同样方式降秦，说明楚军已经有了统一部署，而能统一驾驭楚军者，目下只有项燕。两地守军不撤，似是诱惑秦军继续在此地作战。两地守军不战而降，似乎又是在保存人力。毕竟，楚军做了秦军战俘，还是有可能再度成为楚军。果真如此，项燕军匿伏汝阴，很可能有蓄谋已久之计，秦军远离本土，当谨慎行事。蒙武将该说的都说了，然每一件都不肯定不明确，犹疑之辞显然多了一些。

“果真如此，项燕神乎其神也！”李信颇见揶揄地笑了。

“总归是谨慎为上。”蒙武皱着眉头重复了一句。

“老将军是说，项燕怕失却与我决战机会？或者，项燕寻求与我决战？”

“大体……然，楚国力弱，项燕似乎又不可能如此……”

“对也！”李信大笑了一阵，“一泻千里倒能寻求决战，岂非滑稽哉！”

“种种迹象，委实可疑……”蒙武终究默然了。

“老将军狐疑也！”李信在立板地图前转悠着，口吻全然是在对帐下将士讲说兵法，“举凡大军战场，惑人耳目之迹象多多。否则，兵家何有‘示形’之说？评判诸般消息之唯一依据，在国力，在大势，而不在就事论事。楚国分治已久，庙堂浮华世族败落。项氏自保尚且艰难，寻求决战岂非痴人说梦！项燕也算宿将，会做螳臂当车之蠢举？据实评判，项燕所谋只有一途：据守汝阴迟滞我军，以给郢寿南逃云梦泽断后！如此而已，岂有他哉！”

“有理……老夫谨受教。”

蒙武终于心悦诚服了。李信的评判有一种坚实的依据，是环环相扣的合理推演。蒙武所疑，却仅仅是一丝基于直觉的闪光，既没有坚实的大势依据，又显然是自相矛盾的。蒙武敦厚坦诚，全然没在意李信的语势，真心地认可了李信。

“当此之时，我军唯有一法。”

“但听将军谋划！”

“城父合军之后，立即南下攻占汝阴，全歼项燕军！”

“好！”

“汝阴打通，立即连攻郢寿，俘获楚王负刍！”

“将军壮勇，老夫佩服！”

“老将军能与李信同心，灭楚何难也！”

“汝阴之战，是全军皆出？或留平舆冯去疾一军断后？”

“平舆、寝城、城父，三处皆留守军，老将军统辖以为后援。”

“将军独攻汝阴？”

“李信率主力大军会战项燕，再进兵楚都！老将军只护住后援便是！”

“……”蒙武张口结舌，想说什么终未说出。

此时，汝阴城外的楚军幕府中，正在部署一个秘密进兵的方略。

远在秦军屯驻安陵的时日，项燕派出了百余名通晓秦人习俗又会说秦语的精干斥候，乔装成秦人进入韩魏旧地刺探军情，对秦军情势

了如指掌。李信大军汹汹南来，一路声威远远大过灭赵灭燕之战。面对强大的秦军，项燕的总体方略是：弃淮北之北，保淮北之南。也就是说，项燕将郢寿以北的整个淮北分作了两大区域，平舆以北为北淮北，平舆之南为南淮北，弃北保南。项燕对楚王上书陈述这一总体方略，要害的几句话是：“弃淮北之北者，避秦军锋芒也，不弃淮北之北，楚军无以回旋。保淮北之南者，伺机而战也，不保淮北之南，楚国无以立足。”面对亡国危难，楚国庙堂没有了争议。楚王负刍的快马王书立即回复了项燕：抗秦战事悉交大将军运筹，无须先报后决。得楚王下书，项燕立即实施了第一步收缩：北淮各城守军退入淮南，民众去留自便，不得裹挟。

“所以如此，势也。”项燕对将士们如是解说，“秦军强盛，楚军弱散。与秦军正面摆开战场决战，楚军没有此等实力。是故，楚军只能在南撤中寻求战机。若秦军占据沿途城池，则秦军必然分散，或可露出破绽；若秦军置淮北空城于不顾，一味全力南下，则我军只能若即若离，视秦军之情势伺机而战。”

当此之时，楚国朝野震恐，楚军将士也同样紧张不安。面对项燕的从容不迫胸有成算，上下都没有了往昔无休止的纷争，项燕的诸般运筹实施倒是比战前顺当了许多。秦军越过陈城之时，项燕已经下令将平舆、寝城的粮草辎重与民众全数撤空，只留下两支守军不战而降。同时，项燕对城父万余守军的将令却是：必战而后降。如此部署，大违寻常用兵之道。抗秦而降秦，本身便自相矛盾，且有不战而降与必战而后降之分，更是怪异。然，派系林立的楚军将士都毫无异议地执行了。如此大违常理，项燕是要给秦军一个假象，使其以为楚军仓皇撤军不及，全然没有战心。项燕之真实意图，恰恰在于以此三地守军的不同降秦方式，使李信得出既是项燕所期望又是李信所期望的判断：楚军濒临溃散，然毕竟尚有兵力可战，必须夺取几个城池以为根基。也就是说，项燕要有意制造出李信所期望看到的事实，也期望李信得出符合自家预料的评判。若李信果真如此判断了，则对楚军

有明显好处：不致过早地形成两军会战，从而楚军能借机聚结兵力，并使楚军将士稍有适应秦军威势的时日，有效消除已经成为天下通病的恐秦之心。

旬日之间，情势已经很清楚。秦军主将李信急于一举灭楚，又极度蔑视楚军，抛下坚甲重阵无以撼动的秦步军，单独以铁骑大军闪电南下，全然长途奔袭战法。在淮北之南，秦军已经占据了平舆、寝城，又攻克了稍有抵抗的城父。其间，秦国后续步军相继抵达，已经开始在三城郊野构筑壁垒。显然，秦军立定根基之后，必然是南下汝阴会战楚军主力㊟。

“当此情势，出战时机正在到来！”

灰白间杂的山羊胡须在干瘦黝黑的下颌第一次翘了起来，项燕指点着高大的图板继续解说着，“目下秦军兵力分布是：占据三城，大体分流秦军八万上下，主将李信所率的主力步骑军大体只有十一万上下。反之，我军业已大有充实，淮南军与江东军已经开到，且一路秘密北进，没有露出形迹。唯其如此，我军可战也！”

“愿闻大将军将令！”楚军大将们久违地冲动了。

“诸将留意，初战之要，唯求小胜。”

战心初起，项燕着意泼了冷水，大将们多少有些意外。然则，听完了这位大将军的部署，大将们心下踏实了。项燕部署的秘密进兵方略是：留五万步军据守汝阴，主力大军则秘密东进，聚结于城父东南的山塬地带；一俟李信大军南下汝阴，楚军主力便全力攻秦留守军。战法清楚明了，又简单易行，大将们同声拥戴。

此时，项燕的战场目标还远非后来那般宏大，只求击溃秦军一部，使楚军能与秦军相持对垒。这便是项燕所强调的初战小胜。所以

如此，在于面对天下无坚不摧战无不胜的秦军，项燕力求谨慎谋战，小胜一仗，能争得再次伺机而战的周旋余地，是最为稳妥的方略。还有一处不能对将士们明言，然却是最要紧者——只有初战获胜，楚军才能获得朝野合力支撑；否则，楚国庙堂将因一战败北而大起争端，楚军也将会爆发族系纷争，以致大军难以掌控。也就是说，使秦军知难而退，项燕这时尚不敢想。因为，项燕很清楚秦军实力，也很清楚秦军顽强相持的战事传统。长平大战，白起秦军与赵军相持三年；灭赵大战，王翦秦军与李牧赵军相持一年；纵使一战失利，志在灭楚的秦军也决不会退兵。楚军则不然，能在秦军势如破竹的灭国大战中有一小胜，已经十分的难能可贵了，若主力楚军没有一场开手胜仗，则楚军必然后继无援，也必然无法坚持下去。是故，项燕首战不求大胜，而宁可选择最为稳妥的小胜之战。目下最稳妥的战胜之法，只能是避开秦军主力，相机奇袭秦军三地守军。

“今夜三更，全军轻装，秘密东进垓下！”

“遵令！”大将们整齐一声，匆匆散去了。

大军开向的垓下(注)，是项燕为楚军选择的秘密汇聚之地。

垓者，层层台阶环绕之地也。王者居九垓之地，此之谓也。就实而论，此地方圆百余里，层层山峦起伏，铺展之态颇似阶梯，当地百姓便将山峦阶梯之下的河谷地带呼之为垓下。垓下有一道沱水流过，人烟稀少草木茂盛，一片片河谷交错分布于曲曲弯弯的山峦之间，十余万大军分开驻屯，外界根本无以觉察。项燕确信，只要楚军秘密进入垓下不被秦军发觉，以兵力对比，此战便有了八成胜算。

“季梁呵，破秦壁垒，谁堪披坚执锐？”

“我部八千子弟兵！”

诸将散去后，项燕独留下项梁。一句问话，项梁回答得如此响亮，项燕一时默然了，只在狭窄的军令室转悠着。看着面色沉重的父亲，项梁低声一句：“父亲有话，尽管说了。”项燕长吁一声，转过身来道：“秦军两壁垒，大体各有万余人马。八千壮勇全力一战，该当可为。为父要说者，楚军有兵二十余万，既须全数参战，打起仗来，却又不能当真以二十万兵力去筹划。为何？楚军种种掣肘多生，更兼对秦久无胜绩，初战必多有畏秦之心。与秦军锐士一战，若无必死之心，只怕小胜亦难。而若无初战小胜，则楚军休矣，项氏休矣！”项梁血脉偾张，一拱手慨然高声道：“父亲！梁与江东子弟兵决以敢死之心冲垒！不使项氏蒙羞！”

看着这个英气勃发的儿子将军，项燕不期然泪光朦胧了，回身一抹泪水，背着身子缓缓道：“给江东子弟们说明白，此战若死，人皆于江东故里建造烈士石坊，以彰其功，以显其荣……此战，与其说为国一战，毋宁说为江东子弟兵尊严一战……八千子弟为敢死之士，上报军功之日，却只能是全军将士。否则，王族子弟、老世族子弟无功，庙堂世族便会心存顾忌，必不能全力支撑楚军。舍生报国，无以记功，宁不令人寒心也……若不以壮士尊严激励之，我有何说？江东子弟兵尸骨还乡之日，何以面对江东父老……”

听着父亲缓慢沉重而又欲哭无泪的话语，项梁一时痛彻心脾，泪水如泉涌而出。项燕蓦然转身，轻轻拍了拍儿子肩膀。项梁浑身一颤，猛然抱住父亲肩头，强压着哭声哽咽不能止息。骤然之间，项燕闪过一念，今日一别，很可能便是与这个善战多谋的儿子的最后相处，一时不禁老泪纵横了。

“季梁啊，独子们，都回去。”良久，项燕说话了。

“父亲，已经清点安置过了，江东独子一律还乡。”

“好，这样好……”项燕看看儿子，又不说话了。

“父亲，项氏有后，无须忧心。”

“季梁呵，给我记住：战后若得生还，第一要务……”

“父亲！我最年轻！再说，大哥二哥的儿子，也是我与三哥的儿子！”

项燕不说话了，自己要说的儿子都坦荡荡说了。项燕知道项梁的秉性，说的就是想的，想的就是要做的。终于，项燕看着小儿子大踏步走了……当夜三更，楚军主力一队队开出了汝阴要塞，战马衔枚裹蹄，兵士紧身轻装，不张旗号不鸣金鼓，在朦胧月色下融进了草木苍黄的原野，悄无声息地向东北方向流淌而去。

两路大军会师城父，秦军将士们一片欢呼。

一路南下如入无人之境，这是秦军战史上从来没有过的奇迹。会师之日，李信下令全军明火起炊，酒肉一顿。暮色时分，城父郊野与寝城郊野的连绵军营炊烟袅袅，一时军灯煌煌火把遍野，欢声笑语如大河波涛在秋风中弥漫天地。酒饭尚未结束，步军士卒便十有八九醉倒了，整个军营都滚动着雷鸣般的鼾声呼啸。依秦军法度，寻常不得饮酒，但有军炊开酒，每人三碗或一只酒袋为限，以秦人酒风之烈本不当醉。然则，步军将士们千里兼程赶到城父，竟然一仗未打。但凡兵士，对不打仗的空跑最是不耐。步兵士卒们疲惫不堪又哭笑不得，一端起大酒碗便开始高声咒骂楚军嘲笑楚军，百般感叹立功无望，又对骑兵兄弟们眼红得要死。一时间人人烦躁不堪，三碗下肚浑身瘫软，呼喝声中一片片躺倒扯出了漫无边际的鼾雷。寻常时日若这般疲劳，大睡三日三夜能否恢复亦未可知。

然则，战场毕竟是战场。次日清晨鼓号大起，幕府聚将，李信军令下达：步军留守城父寝城构筑壁垒，骑兵军与两万弓弩步军南下攻汝阴。主力大军一开出，留守步军将士更见烦躁，几乎是人人拄着锹

耒站在壕沟边黑着脸发愣。在此时的步军将士眼中，楚军早逃遁到茫茫水乡去了，留在这里无仗可打，空筑壁垒只能是白费力气。灭楚之战，只剩下汝阴一战，却只去了两万步军连弩兵，还是轮不到自家上战场。声名赫赫的灭楚之战，竟然白白跑了数不清的路却连楚军影子也没见着，当真岂有此理！士卒们一肚子闷气难消，再加远未睡透浑身半软，壁垒构筑之进展可想而知。

李信大军隆隆西来，午后时分渡过汝水进逼到汝阴郊野。

在步骑各部展开阵形之际，李信迅速登上了司令云车。遥望汝阴城头旌旗刀剑密布，座座箭丘隆起，连排弓弩手引弓待发，各式防守器械矗立在一个个垛口，铁水烧红的大行炉冒着滚滚白烟。中央箭楼前的垛口伫立着一员绿斗篷大将，正在遥遥指点着城外布阵的秦军。李信断定，此人很可能便是项燕最得力的大将项梁。南下以来，第一次看见楚军如此整肃壮盛的军容气势，李信这才隐隐感到了李斯评介的意涵："项氏世为楚将，项燕项梁素称父子骁将，更有江东封地子弟兵死心效力，灭楚之战不可小视也！"然则，这也仅仅是一闪念而已，陡然弥漫在李信心头的是一股壮勇豪气——如此楚军，尚可配我锐士一战也！

"下令各部，半个时辰备战就绪。"李信下达了第一道军令。

云车大纛旗掠过了湛蓝的天空。片刻之间，茫茫黑色军阵迭次响起激扬的牛角号声。军令司马高声禀报道："各部受令，准时达成！"眼见云车下的黑森森军阵整肃流转从容展开，李信对着汝阴城头不禁轻蔑地笑了。城父聚将之时，李信已经部署好了攻城战法：主力骑兵八万两分——四万骑士改步军攻城，四万铁骑四野截杀逃亡之敌；两万连弩器械兵也是两分——连弩营正面摧毁城头楚军，器械营专司越过护城河的壕沟车与攀城大型云梯，为四万骑改步将士之辅攻军。此次南下，由于眼见楚军望风而逃，李信大军从陈城开始改为狂飙突进，诸多大型器械留给了后续辎重营。此次大军两分，诸多大型

攻防器械又留给了城父蕲县两壁垒的步军。是故西来秦军攻城，除弓弩营之外，大型器械只有最基本的两样——壕沟车与大型云梯。唯其如此，李信的战法简单明确：大型连弩摧毁城头守军，壕沟车过护城河，大型云梯爬城搏杀，骑兵截杀突围之敌。李信确信，除却赵军，天下没有任何一国大军堪称秦军敌手。汝阴楚军纵然稍强，至多也是堪堪一战，绝非可与秦军势均力敌的久战对手。故此，李信预期暮色时分结束汝阴之战，之后立即奔袭楚国都城，俘获楚王负刍。

“禀报主将：各部就绪，请命开战！”

“好。发令开战。”李信平淡从容。

军令司马的小令旗当空劈下，云车立柱轧轧转动间大纛旗平展展掠向汝阴。骤然之间山崩地裂，隆隆战鼓如雷阵阵号声凄厉连弩大箭急风暴雨般倾泻城头，大海怒涛般的喊杀声中黑压压兵士越过一连串展开的壕沟车飓风般卷向城下，密密麻麻攀附在一架架隆隆靠近城墙的大型云梯上压向城头……与此同时，城头楚军同样爆发，滚木礌石铁汁箭雨当空倾泻，人却隐匿在垛口之后躲避着呼啸扑来的连弩大箭。云梯靠近城头，秦军的连弩大箭停射，城头楚军的喊杀声骤然爆发，密匝匝闪亮的刀矛剑钩白茫茫一片笼罩了城头……

李信没有料到，眼看着暮色降临，汝阴城池竟依然还在楚军手中。及至初月朦胧火把高举，李信的手心出汗了。一个念头闪电般掠过心田——楚军如此死命抵御，莫非另有图谋？同时，又一个念头同样闪电般掠过心田——无论楚军图谋如何，都只有先攻克汝阴，否则很可能大事全休。心念电闪之间，李信大吼一声：“猛火油柜！烧毁城门！！”

“禀报主将：猛火油柜没有随军！”

倏忽之间，李信愣怔了，清醒了，一股凉丝丝的气息爬上了脊梁。猛然，李信飞步下了云车，飞身上马直过壕沟车，下马大步走到正在一波猛攻之后喘息整休的将士们面前一声大喝："轻兵列阵！死战攻城！"将士们一时惊讶愣怔，你看我我看你无人应答。盖秦军之所谓轻兵者，战国中期以前之敢死旅也。自秦昭王之后秦军强大无比，装备之精良世无匹敌，轻兵死士之战早已不复存在。当此之时，李信骤然喊出轻兵死战，秦军将士还当真一时懵懂了。然则，轻兵之战毕竟是秦军的古老传统，纵然遗忘了战法，总是知道必须死战攻城。对于骄傲的秦军锐士，强敌当前而拒绝死战是永远不可能发生的事情，而今主将下令死战，岂有怠慢之理？于是，倏忽愣怔之后一片慷慨愤激的吼喝，敢死之旅片刻间组成了……

李信没有料到，三波轻兵猛攻死伤近万人，汝阴还是没有破城。

时已四更，总司连弩器械的将军章邯大步走过来说，不能如此死战了，楚军突然死战大是怪异，当立即另谋对策。李信脸色铁青地思忖片刻，终于挥了挥手说，好，整休战饭，聚将会商。中军司马领命尚未转身，突兀一阵急风骤雨般的马蹄声从后阵传来。急迫马蹄直踩心头，李信陡然浑身一个激灵！

"报——"惶急尖厉的呼喊震惊了幕府将士。

一支马队风一般卷到司令云车前，火把之下但见骑士人人浑身浴血断剑折弓，黑色甲胄变得斑斓怪异，冲进圈内纷纷跌落马下，战马们也一座座小山轰然倒地。李信章邯与护卫司马无不惊愕失色，竟没有一个人喝问。在这刹那之间，一个骑士奋然挺身站起惶急嘶喊道：

"楚军夜袭！连续攻破两城壁垒！我军正，正向西撤！"如轰雷击顶，李信一个踉跄摇摇欲倒。章邯一个箭步扶住吼道：

“李将军稳住！扭转战局要紧！”李信突然弹起，刹那间不可思议地冷静下来，厉声喝问道：“可知楚军兵力？”浴血骑士道：“老将军派我突围禀报，说楚军二十万上下！”倏忽之间，李信心头雪亮，楚军所有图谋都闪电般骤然清楚了。此刻的李信反倒特别冷静，连续发令道：“汝阴之战放弃！章邯将军整肃城下我军，骑兵改回，护持弓弩营立即占据大道，掩护我军后撤平舆！四万铁骑我自率领，立即向来路截杀楚军，接应蒙武部！”章邯点头领命，又急迫叮嘱道：“弓弩营大箭所剩不多，射出者一时无以收回，将军不能恋战！”李信说声知道，拔出长剑飞身上马一声长呼：“铁骑上马！随我杀——”

李信率四万铁骑东来接应蒙武，奔驰未及百余里天便亮了。

秋雾蒙蒙的曙色中，遥闻杀声弥天无边无际。李信铁骑军掠过一道山梁，便见山塬平野间黑压压云团涌动而来，其后灰黄色云团呼啸紧随。李信长剑一举，四万铁骑潮水般汹涌下山，分成两支展开，绕过黑压压云团，猛烈地插入黑黄连接部，向黄色云团压去……半个时辰的猛烈搏杀，李信铁骑军终于遏制住了楚军的追击浪潮而稍得喘息。但是，立马山头的李信遥望楚军旗帜阵形，却分明觉得楚军并没有后退之意，而是在整肃军马，显然要继续冲击秦军铁骑。此刻，李信的幕府马队已经于乱军中找到了蒙武马队。蒙武匆匆赶来，没有丝毫犹疑便劝李信撤军。蒙武遥指茫茫楚军，抹着脸颊伤口的血水汗水道：“这才是楚军主力！足足二十万！我军无备，又器械箭镞不全，不能恋战丧师，只有立即撤军！”李信心痛如刀绞，刚刚说得灭楚二字，便被素来持重的蒙武厉声打断：“此时何时？我军业已落入项燕圈套！将军宁全颜面，不思国家乎！”李信倏忽愣怔，突然一挥手道：“老将军说得对，撤军！步军先行，我率铁骑断后！”

直到蒙武步军匆匆西退百余里，李信铁骑才开始后撤。不料李信军堪堪开动，楚军立即呼啸着压了过来，紧紧咬住秦军不放，饶是秦

军战马雄骏，始终也只相隔着两三里地而已。退到汝阴郊野，李信没有料到，情势已经再次起了变化。

原来，李信铁骑军开出后，汝阴城内的楚军全力杀出猛攻城外秦军。章邯顾忌弩箭锐减，尚需留作断后，下令器械营士卒改作步战士卒，与刚刚重新改回的两万余铁骑军结阵抵御，不求击溃楚军，只求自家根基站稳。双方僵持到午后，蒙武西撤大军赶到，正欲合兵一举歼灭出城楚军，楚军却又突然缩回了城内。蒙武严厉阻止了将士们攻城的请命，当即决断：整肃部伍，等候与李信军会合后，再交替断后退兵。与此同时，蒙武派军令司马飞书留守平舆的冯去疾，令其立即开出城外列阵，接应西撤大军并做第二轮次断后。及至李信军赶到汝阴，蒙武章邯等刚刚匆忙统计完伤亡情形，禀报给李信的数字是：一夜之间，秦军总计伤亡五万余，战马锐减三万余；城父蕲县的步军器械弓弩大部丢失，全军仅存章邯部连弩营，然最具杀伤力的大箭仅余五万上下了。

“如此退兵，痛杀我也！”李信第一次流泪了。

“此时不退，粮道被楚军截断，全军覆没！”蒙武第一次强横了。

“好。撤兵！我断后！”

“不能！将军身为统帅，要带全军回秦！断后轮次已经排定！”

乍闻在秦军中久违了的“全军回秦”四个字，李信突觉心头大恸，一声猛烈哽咽昏厥了过去。在秦孝公之后的秦军历史上，危难而突围撤军的时刻是屈指可数的：胡伤攻阏与一次，长平之战后王龁攻赵国一次，郑安平降赵而秦军三万将士不从死战一次，吕不韦时期蒙骜遭信陵君合纵联军伏击一次，再加上李牧败秦的两次，百余年大战不足十次而已。每逢如此困境，激励秦军将士的誓言都是这四个字——全军回秦！而凡当此四字者，必是大败无疑，统帅则必是败军之将。李

信本是豪气万丈的少壮将军，怀灭国雄心而来，陡然遭此莫名败绩，心何以堪?

……

终于，李信大军全面退兵了，然灾难并没有结束。

项燕从垓下秘密出兵的当夜，一鼓作气攻克了只有数万步军的城父蕲县两处壁垒，逼得蒙武军仓皇西撤。此战之胜，立地激励了楚军战心。项燕当机立断，立即下令全军追击。此时两军兵力对比，楚军已经大大居于优势了。当然，更重要者在于，李信大军已经是一支丢弃了秦军最具优势的重装备之后的轻装军了。轻装大军固然快捷，然对于装备简单而战心陡长的楚军，其优势几乎不复存在。此时起决定作用者，一定是兵力对比。项燕之大局权衡清楚非常，所以连续下令隐伏各地的楚军，务必一齐开出，对秦军大肆围攻追击。楚军二十万主力，则由项燕亲自居中督导，以项梁八千江东子弟兵为前锋，死死咬住李信大军紧追不舍。无论秦军如何轮次断后，楚军都丝毫不减弱追杀攻势。

百余年之后，太史公之《史记·白起王翦列传》对楚军追击战的记述是:“荆人因随之，三日三夜不顿舍，大破李信军……”顿舍者，停顿也，舍弃也。三日三夜不顿舍者，三日三夜不停顿，紧追不舍也。足见楚军反击之盛，亦足见秦军山倒之狼狈。

楚军一鼓作气追杀过陈城，项燕才下令终止，全军又撤回了平舆一线。

六　痛定思痛　嬴政王车连夜飞驰频阳

李信军大败的消息传到咸阳，秦国朝野窒息了。

秦王嬴政一把撕碎了军报一脚踢翻了书案，连连咆哮却听不清骂辞。赵高吓得瑟瑟跪伏，当场尿湿了衣裤。李斯蒙毅也是手足无措，既不知如何能使秦王平静下来，更不知如此发作的秦王还会做出何等可怕的事来。可是，李斯蒙毅没有料到的是，秦王的震怒咆哮越来越微弱，渐渐地没了声息，只靠在大柱上兀自涔涔冷汗。良久，秦王终于接过了赵高惶恐捧来的汗巾，抹了抹额头，嘶哑着声音撂下一句话："两位善后，会同丞相。"猛然转身走了。

三日三夜，秦王嬴政一直没有走进书房，急件密件顿时堆积了十几张大案。李斯无奈，只有教蒙毅守在秦王书房应急，自己索性住进了丞相府，与王绾没日没夜地紧急处置败军事宜。蒙毅守在王书房寸步不离，担心秦王又无以得见；忧心父亲又不能违法探望，以致忧心忡忡，连饭也断了。一夜，赵高突然露面，蒙毅立即喝住了赵高，问秦王情形。赵高苦兮兮皱着眉头，只说是来拿一件物事，而后惶恐低头，一句话也不说了。蒙毅自来不齿赵高，见状一脸厌烦地挥了挥手，赵高立即风一般去了。

第三日暮色时分，李斯匆匆回到了王城书房，对蒙毅叙说了与王绾共商的种种处置，又商议了几件急需处置的王族子弟败军贬黜事，两人这才疲惫地坐下来开始晚汤。蒙毅三日未食，与李斯第一次用饭，心绪显然舒缓了许多。晚汤后蒙毅敦促李斯回去歇息，李斯却连连摇手。于是，两人对坐煮茶，却又相对无语。

"败绩有数了？"良久，蒙毅低声问了一句。

"如此败绩，未尝闻也！"李斯轻轻一叹，"片时连失两壁，一夜连退三城，三日三夜大败逃，一无反击之力……七都尉战死，八万六千三百一十三名士卒抛尸，撤回十余万，人人带伤……粮草器械军辎，全数丢失……淮北之地，悉数被项燕军收回……"

"……"蒙毅一个哽咽，双手捂住了脸膛。

“两主将，交廷尉府暂押了，待决……”

“一战若此，家父何堪！”蒙毅一拳砸案泪水泉涌。

“老将军，终究没乱。否则，此次必全军覆没也！”

“战败当罪。长史，无须为家父辩解。”

李斯起身走到自己公案前，从案头一方铜匣中拿出一支粗大的竹管过来道：“此乃老将军战场急件，你且看看。”蒙毅摇摇手道：“家父负罪，我或连带，不当看。”李斯道：“这宗密件，乃老将军从战场报给长史署的公文，本当早给你看。奈何老夫闪念差错，既未呈送君上，亦未知会于你，悔之晚矣！”蒙毅颇感惊讶，接过飞快地浏览一遍，不禁苦涩笑道：“家父这急报只说了战事方略，又没说自家如何反对，更没申明呈报王书房，大人却如何呈送君上？再说，虽是公文式样，抬头却是给大人的，交不交我看实在无妨。”李斯叹息道：“我固不违法，然却违心也！老将军此举，定然有所期冀。老夫当时揣摩，老将军很可能欲经老夫之手，将此件知会尉缭子，或知会王翦老将军，此两人资望深重，若能指李信之谬，或可直陈秦王。老夫却……惜哉！惜哉！”蒙毅苦笑道：“大人无须自责，假若是我，我也不会交任何人。李信正在气盛之时，君上正在激赏之际，老国尉与王翦老将军远离战场，纵有评判也未必有用。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况正逢君上激赏之李信？”

两人围着红亮的木炭燎炉一时说开去，诸般感慨不胜唏嘘，不知不觉已是三更了。蒙毅道：“君上三日不进书房，会否病倒？”李斯默然片刻沉重摇头：“难说。”蒙毅道：“得设法见到君上，索性我闯宫！”李斯连连摇手道：“不可不可。君上非常人，断不会置国事于不顾，也不会容不得一场败仗。”蒙毅急迫道：“这次不一样，吼叫得声音都嘶哑了。”李斯嘴角抽出了难得的一丝淡淡微笑：“吼归吼，可你听见吼了些甚？”蒙武恍然道：“是也！哇啦哇啦好大一阵子，一句骂

辞也没听出。”李斯敲了敲燎炉，颇有些意味深长地望着窗外漆黑的夜空：“怒而不知何骂，大体已是省察自己了……不急，君上若能深彻省察，秦国之幸也，天下之幸也。”蒙毅一拱手道：“与大人言，谨受教。”正当此时，一阵急迫的辚辚车声清晰传来，两人几乎同时倏地站了起来。蒙毅快捷许多，一个箭步已经掠向了门厅。李斯赶到廊下，车声已经远在王城之外了。两人正在张望，一个少年内侍匆匆跑来作礼道：“禀报两位大人，赵令要我知会两位大人，君上赶赴频阳去了！”

“蒙毅，带上那卷书报，快追君上。”李斯没有丝毫犹豫。

“好！”

蒙毅疾步回身取了一卷文书，身影飞出淹没在了暗夜之中。

嬴政将自己关了三日三夜。

松柏森森肃穆静谧的太庙，是嬴政在茫然漫步中撞进来的。当时赵高见秦王出了东偏殿，连忙飞快地对两名小内侍一阵叮嘱，三人便跟着秦王去了。两名小内侍远远在前，赵高若即若离在后，手忙脚乱地示意着远处的各色身影回避开来。茫茫然的嬴政走进了深深的王城苑囿，走过了两处夫人嫔妃们的寝宫，走过了碧蓝的湖畔，走过了火红的胡杨林，走出了雄峻的王城北门，走进了北阪松林塬下的太庙。嬴政大踏步走着，逢弯拐弯遇桥过桥，奇迹般没有一个闪失，没有一个磕绊。身后的赵高瞪着两眼疾步游走左右，既不能进入秦王目光，又须得能够随时扑上去抱住秦王，时不时一身冷汗。被两个小内侍遥遥示意回避的嫔妃侍女们，虽已经纷纷躲在了柱后林下，却都惊喜万分地要目睹难得一见的秦王。此刻远远看去，秦王目光直愣愣向前，脚下却一步不差地大步走着，穿过了亭廊穿过了树林，俨然一个目盲的神仙在天街游走，女子们惊愕得人人紧紧捂住了嘴巴不敢出声。然则，在嬴政心头的世界里，天地间没有一个人影，飘浮的宫殿没有任

何声音，自己被风吹上了天空，身不由己地飘飞着茫然虚浮地游荡着……使嬴政恍然醒来的，是那浓郁而熟悉的松柏香火气息，是烙印在心灵深处的记忆。走进太庙石坊，尚未进入太庙正殿庭院，嬴政便在宽阔的松柏大道停止了脚步。凝视着巍然耸立在北阪山腰的高高殿堂，嬴政停止了喘息，也听见了身后的脚步声。

“太庙令，秦王嬴政，沐浴斋戒三日。”

“君上，非祀非典……老臣奉命！”

看着赵高惶急万分的种种示意，老太庙令终于明白了，连忙去匆匆部署了。片刻之后，嬴政走进了太庙正殿东侧的深邃庭院。厚重的大门隆隆关闭了，从太庙署开来的一队甲士立即铁柱般矗在了庭院四周。自有王权社稷，君王的沐浴斋戒是最为神圣庄敬的礼仪。因为，君王沐浴斋戒之后要与远去的祖先对话，要接受天地神灵的启示。走进沐浴斋戒程式的君王，是天塌地陷也不能搅扰的。然则，嬴政的想法却很简单：找一个清静之地好好想想。方才清醒过来的一瞬间，嬴政恍然醒悟，惶急的匆匆奔走原非梦游，他是被灵魂指引到太庙来的，只有自囚于肃穆静谧的太庙，他才能镇静自己清醒自己。

嬴政拒绝了繁琐的沐浴礼程式，吩咐赵高守在门口不许太庙司礼靠近。走进了浴房，脱去了冠带，躺进了热气蒸腾的硕大热池，靠上了池畔玉枕，嬴政长吁一声闭上了疲惫的双眼，在蒸腾水汽中朦胧睡去了……白发散乱的蒙武嘶吼着挥剑搏杀，漫无边际的灰黄色浪潮呼啸着翻卷着淹没了黑森森的丛林，射完最后一批大箭的连弩营将士们奋然跃起却又如同山洪中的石头一般被卷进了汹涌而下的泥石流，没有一块石头能够幸免，云天苍黄，大地苍黄，草木苍黄，最后的黑色在天边抹去，一切的一切都被混沌的苍黄淹没，突然，一只黑鹰闪动着血红的羽毛闪电般从云端冲出，裹挟着隆隆雷声扑进了漫无边际的苍黄海洋……

“李信——”

一声惊恐的嘶喊，嬴政从热气蒸腾的水雾中霍然跃起。吓得闻声扑将进来的赵高生生跌倒在池沿撞得一脸鲜血，哇地放声大哭：“君上！不能如此！君上是天下圣王啊！”嬴政赤裸着水淋淋汗淋淋的身子，转身打量着惊恐万状的赵高，目光中第一次流露出一种罕见的柔和：“小高子，给伤口上药去，没事了。”赵高一抹脸上鲜血倏地蹿起，“君上杀了小高子，小高子也不走！”嬴政淡淡一笑：“不走好，不走呆着。”说着，嬴政跨出了热池，走向另一边的大池。赵高一个箭步抢前，匍匐在地连连叩头：“君上不可！冬日热沐浴之后，非经两个时辰不能入冷池啊！”嬴政又是淡淡一笑道：“小高子，燥热得紧，要么你拎桶冷水浇过来。”赵高哽咽着一蹿而起：“君上只要不下冷池，小高子保君上神清气爽。”说话的同时连番动作，先给赤裸裸的嬴政包上一方大汗巾，接着窗户大开燎炉移开，清新的风夹着浓郁的松柏香气浩浩入屋，立即清凉一片。嬴政堪堪落汗，赵高又飞快抱来一床大被包住了嬴政身子，再用汗巾迅速搌去嬴政额头密麻麻汗珠，又连忙抱来一领貂裘等候在身旁。看着赵高陀螺般飞转，嬴政摇手道，大被正好，貂裘不用了。说罢一裹大被光着脚出了沐浴房，踏着厚厚的红地毡穿过连接甬道，走进了斋戒宫室的起居房。

在这间里外三进的斋戒起居房里，嬴政开始了静静的思索。

嬴政是认真从头想起的。灭赵之后，他对所余四国已经有了轻慢之心，将他们看做枯木朽株，而不是看做强敌，应有的谨慎戒惧不期然地轻淡了。多少年来，山东六国只有赵国有抗衡秦国的实力，基于这一天下公认的事实，秦国君臣在对赵方略的所有方面都是极其认真的。灭赵之后，嬴政亲赴邯郸庆贺了那场最大的胜利。之后，在对燕方略上，秦国君臣第一次出现了虽不甚明显却又分明存在的歧见。其间根本，是身为秦王的他第一次有了轻慢之心。若非那次突如其来的荆轲刺杀事件，他很可能当真信奉王道抚远而使天下臣服的方略了：

以燕国为楷模，对臣服之国保留相当大封地以为社稷延续。果真如此，秦国一统天下之伟业何足道也，一次简单的权力更替而已。那次，王翦郑重地上书提醒了，可他没有上心。太子丹使荆轲刺秦之后，他立即下令开始灭燕之战，与其说真正接纳了王翦上书，毋宁说更多带有愤然惩罚燕国的复仇之心。灭魏之后，他的轻慢之心重新泛起了。中原三晋覆灭，赵魏两个曾经的山东霸主不复存在，底定天下之势已成，齐楚两国该当是水到渠成地灭亡了。对于楚国，嬴政尤其蔑视。在秦孝公之后的秦楚百余年对抗中，楚国除了几次微不足道的小胜，几乎从来处于下风。以山东六国的说法："欺侮楚国，莫秦为甚也！"当王翦提出要以六十万大军灭楚的时候，他确实认定这位老将军已经暮气甚重了。李信要以二十万大军灭楚，他之所以当场显出赞赏之意并全力认定实施，在于他心头始终闪动着一个意念：大军压境，楚国或可不战而降。果真如此，六十万大军岂非太过挥霍？虽然，他也提出了两步走想法：先以二十万大军灭楚，再图大军南下平定百越。然则，只有他自己心里清楚，这与其说是同时接纳了两方对策的兼听，毋宁说是否定了抛弃了王翦的主张。因为，他当时所以如是说，确实是基于抚慰这位老将军的念头，内心的话却是：二十万大军能灭楚，自然也能平定百越。

目下想来，他这个秦王与李信，都被楚国脆弱的表征迷惑了。多年来，楚国政变多生而朝局混乱不堪。自支撑楚国的春申君被家臣李园谋杀，楚国权力便落到了卑劣如同赵国郭开的李园之手。这个李园依靠先后进献妹妹李环于春申君、楚考烈王而暴发。李环生了两个儿子后，楚考烈王死了，李园遂蛊惑自己的外甥楚幽王淫乱无度，以致楚幽王即位十年身空而亡。李园拥立另一个外甥（哀王）即位，不到两个月，便被蓄谋已久的王族公子负刍联结老世族杀了哀王和李园，负刍自立为楚王……如是乱象连绵，军力自是不堪一击。更重要的是，此前王贲奔袭楚国游刃有余，十日连下十城，楚国朝野惊骇，大气都不敢出。凡此等等，都是事实。李信据以评判楚国脆弱，嬴政据以认同此论，甚或朝臣们也都认同这种评判。表征论之，没有错。然

则，当此之时，何独王翦不如是看？嬴政记得很清楚，王翦言及六十万大军灭楚的理由，没有一句涉及楚国诸般表征，而只说及楚国基本国情，山川广袤而族族藏兵，其中最要紧的论断是：“楚非寻常大国，非做举国决战之心，不能轻言灭之。”

如今，数万将士已经用血肉之躯证实了王翦的洞察力。

战败消息传来，震怒的嬴政找不出为自己辩解的理由，甚或在狂乱的爆发中连咒骂的对象也闪现不出。就实说，嬴政没有推诿过错的恶习。嬴政崇尚自己的曾祖母宣太后，那种勇于承担战败罪责而自裁的烈烈英风，一直是嬴政所追慕的。接李信败报，各色闪念轰轰然一团在嬴政心头炸开，最明亮的一闪是李信之败绝非偶然，绝非进兵路径之类的细节所致。既非偶然，必然何在？思绪翻飞，见事极为快捷的嬴政却捕捉不住一个切口，在那一刻，嬴政的心智骤然乱了……此刻退一步想，纵然李信不采用奔袭战法而稳扎稳打，又能如何？李信二十万兵力能准保战胜项燕的三十余万楚军么？从战场事实看，确实很难。嬴政也还记得，谋划方略时李信对楚国兵力的预料是至多三十万。对此，他自己也是认可的。然则，战场事实是，仅垓下与汝阴两地的楚军已经三十万有余，且不说郢寿之兵、水军舟师以及世族封地之私兵。如此，足证楚国弹性极大，其潜在兵力远在三十万之上。如此评判，李信也好，嬴政也好，都是在战场大败之后才恍然醒悟的。只有王翦，是远在发兵之先想到的。何独王翦能在事前有如此清醒的洞察？而所谓运筹帷幄，所谓庙堂决策，所需要的恰恰便是这种洞察，这种远见，这种预谋之期的冷静与清醒。大错铸成而痛悔不及的事后聪明者，绝非领袖群伦而能开创千古大业之雄主。嬴政若无这般才具，何以一统天下？唯其如此，嬴政始终在反复地拷问自己：王翦何能如此，嬴政为何不能?

踽踽独行，悠悠沉思，嬴政的思绪飘向了远方。

少年嬴政与王翦相识之时，王翦已经年近三十了。其时，王翦虽然还只是堪堪立起将旗的低爵千夫长，但其稳健清醒与独具一格的冷静处事，已教少年嬴政留下了极其深刻的记忆。后来，正是王翦与蒙恬这一双臂膀，扶持嬴政在最艰难的少年时期站稳了脚跟。十三岁的嬴政即位为秦王，曾经多次说过，将军足为我师也。于是，王翦的

“秦王师”之名不胫而走。然则，嬴政与王翦蒙恬的患难情谊也渐渐淡了。当然，与其说是淡了，毋宁说转化成了一种受君臣法度制约的同心共事者的相处。嬴政还记得，自己对王翦深具厚望，做太子时曾经将自己搜罗到的所有兵书都送给了王翦。正是这些兵书，使后来的王翦有了根本性的跃升，由一个有丰厚实战阅历而又深具慧心悟性的低爵将军，变成了一个真正具有运筹大战之才华的名将。虽则如此，王翦的禀赋才华却始终如平静深沉的湖海，始终有一种持重沉稳的风貌，极少掀起张扬的波澜。即或在统帅幕府这样的专断场所，王翦也极少疾言厉色，以至所有的新锐将军们都敢于在王翦幕府气昂昂地叙说自己的战法主张，甚或与王翦多有争辩。与白起、李牧这般以统军刚严著称的名将相比，王翦多少显得有些木讷而不具威势，多少靠近燕国乐毅，又少了乐毅那份贵胄名士的洒脱。与王翦对坐论事，嬴政时常有一种恍若面对老丞相王绾的错觉。因为，王翦论战事，从来不在战法上做备细的叙说辩驳，而只做大局大势之剖析评判，几乎与李斯尉缭等庙堂谋划大臣一般。自然，嬴政并没有因此而认为王翦大而无当。然则，嬴政敏锐地觉察到了王翦的一种心态：战场战法是将军幕府的话题，君王庙堂无须论及。嬴政则自认为尚算知兵，更认为，事前论及战法只能对战场统帅有利。故此，对王翦那种颇有君王只要交兵于将而不须干预战法之意味的方式，嬴政多少有些淡淡的不快。要李信申明灭楚战法，再征询王贲灭楚战法，嬴政之所以在灭楚之前务求战法方略清晰明确者，根源在此也。

战国之世，拥有赫赫战功而如王翦风貌者，绝无仅有。

然则，仔细想来，王翦有一桩几乎可以称之为奇迹的最大的长处：自来打仗没有错失，没有明显的错令缺漏。与此同时，王翦也没有奇绝之战。尝有人言，王翦无奇战。嬴政闻之，总是淡淡一笑。战场以战胜为本，奇与不奇何足道也。然则，嬴政也很清楚，所谓王翦无奇战者，其实说的是王翦才具平平而已。平心而论，此前的嬴政也多少是认同这种评判的。盖战国之世多奇才名将，兵家之谋略，战场之纵横无不大放光华，以至天下口碑对名将之评判几乎近于苛求。一战而没有使天下啧啧赞叹的奇绝运筹，名士聚会便没了争相议论的兴致，此战准定被认为平平，而统兵之将也必然被指为平庸。纵然战胜，时人亦皆归于天意运气之类。此风之下，楷模名将大有人在：大战之奇若白起，等量围困，一战聚歼；救援之奇若孙膑，围魏救赵，开运动战之先河；奔袭之奇若司马错，千里越秦岭，轻兵下巴蜀；固守之奇若田单，六年守孤，火牛阵一举复国；伏击之奇如李牧，平野草原而能匿兵数十万，一举长驱匈奴；狙击之奇如赵奢，狭路相逢勇者胜，血战强敌而开败秦首战……凡此等等，王翦皆无。灭赵灭燕两场大战，都是耐心固守而谨慎求战，成则成矣，战法确实没有多少值得说叨的。老秦人尤喜谈兵论战，辄逢捷报无不争相传颂战胜之奇绝奥秘，而自王翦统兵，秦人相聚议论捷报便只有一句口赞了："上将军又胜一战！"之后便没了话说。相映成趣者，年轻的王贲一战而声誉鹊起，被老秦人津津乐道地终日挂在口边。究其实，在于王贲战法之奇使老秦人大觉酣畅淋漓：小战如平定韩乱，八路进兵眼花缭乱；奔袭战如飞骑袭楚国，迅捷如闪电，旬日下十城，堪称飞兵之最；大战如灭魏，以水为兵，五万人马灭大国，简直蛇吞象！这些，王翦也没有。嬴政确信，王翦若是王贲，中原之战定然是另一种打法，肯定是胜，也肯定依然没有惊喜的浪花。

然则，战场为何物？战争为何物？

国家大争，为求奇绝而宁可败之，岂不大谬哉！

自兵争问世，战场从来是双方大军为国家而一决胜负的角力场。此间之根本所在，是国家利害之得失，而非一将才华之毁誉。唯其如此，主将能以看似平淡无奇之方略而完胜敌国，宁非大幸哉！相对于邦国大计所需要的胜利，有否奇绝之战，实不足道也。毋宁说，奇绝之战因其求奇求绝，而必然具有不确定的风险；平战而胜，则因不求奇绝而唯求战胜，必然具有确定的胜算。身为最为国家利害计的君王，是选择确定的胜算，还是选择不确定的风险，岂不明矣！冷静缜密而有兼思之胸襟，善于筹划盘根错节而多有意外变化之总体大战，此乃王翦之长也。抛开大国决战的深层根基，而过分看重战场谋划之奇绝华彩，此乃李信之短，嬴政之失也。平心而论，将目下的秦国大将一个个数来，能统率举国之兵而吞灭最大楚国者，非王翦不能也。痛定思痛之后，即或是王贲，嬴政也不能放心了。毕竟，崇尚武安君白起的王贲尚未老辣，多少与李信更为相像一些……

天降王翦于秦，何其大幸也！

嬴政独不见兵家泰山，岂非大谬哉！

李信大军南下之际，王翦上书请辞还乡了。平心而论，嬴政不当允准这位战功赫赫的老将军离开庙堂。然则，嬴政也很清楚，王翦请辞绝非是疑虑他这个秦王猜忌功臣，而是有着表里两层原因的。表征而言，王翦一则要以请辞之举申明绝不贪功之心，从而平息日渐复杂的朝野之议；再则是王贲声名鹊起，王翦要给新锐大将们留出功业余地；三则是王翦年逾花甲，连年战场辛劳有无暗疾亦未可知，该当颐养天年了。然则，真正的原因，是王翦与他这个秦王的灭楚歧见——如此大略被秦王轻慢，老夫何留哉！在这一点上，该说王翦有着战国名士之风——合则留，不合则去。虽然，王翦的方式不是去国，而是还乡。而但凡战国君主，只要还算得一个明君，对名士基于政见大略之分歧而离去是不能强求的。

唯其如此，嬴政抚慰了王翦，却没有坚执挽留这位老将军。王贲很为父亲此举生气，南下之前上书秦王，深为父亲之举抱愧在心。嬴政回复了王贲，书简只有寥寥数语："老将军之心，绝非疑忌本王也，将军何愧之有？灭楚之战有歧见，老将军还乡大可见谅。战后就实论之，老将军自明也。"应该说，那时的嬴政尚算清楚一点：国事之歧见，只有被事实证实之后才能说得清楚，对王贲的"就实"二字，此之谓也。当时的嬴政相信，李信灭楚之后，只要真心敦请，老将军为国家计，定然还会回到庙堂。目下看来，敦请王翦是必须的了，只是，理由已经相反了。

……

王车飞上频阳塬时，蒙毅追来了。

朦胧星月之下，硕大的青铜王车刚刚在宽阔的郑国渠堤岸刹住，蒙毅便飞步到了车侧门前，捧着一个粗大的铜管道："君上，频阳县令上书。"嬴政没有接书，直接道："何事快说。"蒙毅道："频阳县令禀报，王翦老将军夫人新丧……"未及说完，嬴政已经跳下王车急问道："几时报来消息？"蒙毅道："昨日午后。"嬴政道："如何处置了？"蒙毅道："长史无以见君上，守在书房等候，闻君上赶赴频阳，命我追来禀报。"嬴政皱着眉头道："我问你频阳县令如何处置了？"

蒙毅道："老将军不举丧礼，不闻乡邻，不报官府。频阳县令不知如何应对，又心有不忍，遂上报请令定夺。"嬴政仰头望着冰冷亮蓝的夜空，良久默然，突兀道："小高子，掌灯！"赵高答应一声，从车辕驭手位向后一倒身子一挺一缩便进了车厢，车内立即亮起了一盏铜人风灯。嬴政一大步跨进车厢，接过赵高递来的羊皮纸与蒙恬笔便写了起来，片刻写好交给赵高封管，转身对蒙毅道："你来得正好，立即带这管书命回咸阳见驷车庶长，务必办妥此事。"蒙毅道："君上身边无人，但有公事……"嬴政一摆手打断道："先办此事。"说罢跨步上车脚下一跺，王车哗啷一声辚辚飞去了。

晨曦时分，王车飞上了一片林木苍黄的山塬。

朝阳之下，一条大水依山蜿蜒而去，水畔林木中依稀显出一片灰瓦屋顶。林外山坡是大片已经变得苍黄的草地，山坡后飘荡出一片弥漫河谷的炊烟。王车驶过一座白色小石桥，嬴政清晰地看见了桥下清澈的流水，看见了绿波荡漾之下密匝匝铺开的白色石头，不禁惊奇地噫了一声。车前赵高高声道：“君上，这叫白石川，水底全是白卵石。开郑国渠时我来过。”说话间王车已经过了白石川，沿着车马大道，片刻到了那一大片因枝叶稀疏而开阔疏朗的白杨林边。嬴政一眼瞄见拐入树林的道口立着一柱白石，脚下一跺，王车哗啷刹住了。嬴政下车端详，只见道口这柱白石上镌刻着四个斗大的红字——东乡美原[注]，一条林间大道直通山麓，道中一座石坊遥遥在望。嬴政道：“小高子，将车停进林中等候，我走进去。”赵高连忙道：“车停好我追君上，得有个人传话。”嬴政道：“也好，你跟着来。”大踏步走进

了林间大道。

嬴政一路看来，生出了许多感慨。

东乡这片依山傍水的塬坡开阔疏朗，然则连同林木草地房舍石坊在内，一切都显得粗简平易，远不及任何一个富商大贾的庄园，朴实得令人想不到这里竟是赫赫秦国上将军的家居之地。秦国自孝公商君变法后耕战立国，臣下的俸金岁入不下山东六国，若再加法定俸金之外的“功必重赏，战必厚恤”的种种岁入，但凡有功者都比山东六国的官员将士家境丰厚。譬如丞相府的一个主事属官，可在法定俸金之外依法分到一座四进大宅，几乎等同于齐国的中大夫。王翦此时已是开府上将军，大庶长爵位，距晋升侯爵一步之遥，仅其法定俸金，建造三座这样的美原庄园也绰绰有余。然则，王翦家居何以如此简朴？咸阳的上将军府邸，由于兼具开府处置军政要务之职能，占地两百余亩，主轴八进又挑四座偏庄，堪称大咸阳最为宏阔的府邸，比目下林

中掩映的这片房屋不知壮美了几多。可王翦偏是特异，从来没有将上将军府邸真正当做过自己的家，家人族人也从来没有在那座府邸连续住过一年以上。灭赵大战开始后，若不是嬴政着意下令，王翦家人还是不会进咸阳。

灭燕大军班师回来，嬴政不意听到一个消息：上将军府邸开始修葺了，很是华美舒适。嬴政高兴得大笑起来，立即下令给职掌王室财货的右府令，全数包揽上将军府修葺钱物，无计多少。李斯笑云：

“居华府而缓战场之苦，老将军何见之晚也！”嬴政笑道：“长史猜度，老将军会否受王室之财？”李斯思忖片刻摇摇头：“难说。”嬴政道：“何谓难说？”李斯道：“论法度，王室右府钱物属国君用度，当算私财。今君上赏赐功臣不以国库财货，而以国君钱财，只怕老将军……还是难说。”嬴政思忖一阵也笑了：“是。难说。”后来得右府令禀报，上将军府非但爽快地接纳了财货，王翦老将军还嘟哝了一句，秦王抠掐得好紧也。嬴政闻之，不禁好一阵大笑。李斯也是笑语感慨：“啊呀呀，相交多年，今日方知老将军风趣也！”

那时，嬴政也好，李斯也好，都没有想到所以如此的真实原因。而今嬴政明白了，那是未雨而绸缪。也就是说，从修葺上将军府邸着手，王翦便开始不显痕迹地将自己变成了一个图谋享乐的老人，给进退斡旋留下了宽广的余地。然则，何以如此？那时大朝会尚未举行，灭楚之战的歧见尚未生出，莫非王翦有先见之能？

“王氏庶人恭迎君上——”

一声长呼，嬴政恍然抬头，眼前跪倒了一大片老少男女。嬴政正要问话，为首一个布衣壮汉挺身一拱手道：“禀报君上，在下乃王氏长子王炤，余皆家人。不知君上到来，有失远迎，君上见谅！”嬴政连连虚手相扶道：“起来起来，都起来。长公子，上将军可好？”已经站起来的王炤连忙躬身拱手道：“禀报君上，家父清晨出猎，尚未回

程。”嬴政打量着布衣常服的人群，心下突然一动：“府上葬礼未完，何以无人服丧？”王炤一阵愣怔，又连忙惶恐拱手道：“禀报君上，家葬之礼期短，族人居丧已罢。因要田作，故此除服。”嬴政略一思忖道：“好，你等回府自做事了。”回身对跟来的赵高一摆手，“走！猎场。”王炤一时颇见手足无措，得家老眼神示意，方追了上来道：“禀报君上，我来领道。”嬴政回身笑道：“公子只说个大向，不须领道。单车快捷，正好看看美原。”赵高恭敬一拱手道：“敢问公子，猎场是否在那座山后？”王炤不自觉一点头，嬴政已经大步去了。

王车堪堪出得树林尚未上道，远处山麓一柱烟尘暴起，遥闻马蹄声隆隆如雷。嬴政惊喜道：“老将军行猎！”站在车辕的赵高急迫道：“君上快入车！烟尘向后，马队向我而来！”嬴政沉下脸道：“上将军故乡有何可防范者？走，迎上去。”赵高再不敢说话，一抖驷马缰索，王车便在林边草地辚辚驰向山塬烟尘。王车方过林际，烟尘已经飞过了眼前山梁，隔着空阔苍黄的草地，双方都进入了对方视野……马队骤然勒缰了。王车悠悠停住了。“上将军——”嬴政飞身下车，遥遥高喊着向马队跑去。

“君上——”倏忽间对面一骑如飞而来，浑厚的呼喊回荡在山林。

堪堪半箭之地，骑士滚鞍下马飞步迎来，白发黑斗篷随风飘舞，利落劲健全然没有丝毫老态。在这瞬息之间，嬴政看到了一个真实的龙虎勃勃的王翦，心下突然一热，便软软地倒在了草地上。王翦飞步过来，利落地扶起了嬴政，同时解下腰间皮袋双手捧了过来。嬴政抓住了皮袋，也抓住了王翦的双手，眼中不期然溢满了泪水：“老将军……无愧嬴政师也！”王翦泪光莹然，深深一躬道：“君上风寒驰驱，亲来蓬蒿乡野，老夫何敢当之？”嬴政瞬间平静下来，举起皮袋汩汩几口，猛然一怔又不禁惊喜得两眼放光——这是酒！王翦行猎而能随身携酒，足证壮勇犹在。然嬴政心思极是敏捷，知道此刻表露此等心情无异于表露自己此前的担心，遂指着远处的马队感慨道：“美原有

如此骑士，老将军族人勇烈也！”王翦一拱手道：“君上，这支马队非王氏族人，全数是赵燕两战之伤残者。”嬴政大为惊讶：“秦军伤残者向有军功赏赐，他们，没人管么？”王翦摇头道：“他们，都是绝户子弟，无家可归，又都是当年老夫幕府的护卫甲士……老夫自作主张，将他们都安置在这里，做了农户，成了家。冬日农闲，老夫常与他们行猎……”

良久默然，嬴政大步走到一箭之外的马队前，对着或衣袖空洞或腿脚空洞或面具在前的骑士们深深一躬，抬头高声道：“伤残士卒皆大秦功臣！自今日起，美原土地便是你等家园！秦军伤残士卒之无家可归者，都归拢来美原！美原方圆百里，便是你们永远的家园！”

“秦王万岁——”伤残骑士们弓箭长剑齐举振奋不能自已了。

“老夫谢过秦王。”王翦深深一躬。

“老将军，我回咸阳立即教长史下书频阳县令，办妥这件大事！”

“君上爱兵，秦国大幸也。”

“老将军，家人不说，你亦不提，老将军当真不欲嬴政入庄乎？”

见秦王一句挑明，王翦略显难堪，思忖越辩解越纠结，遂深深一躬道：“仓促归程，尚未作请，君上见谅。君上请。”嬴政遥遥一招手，赵高驾驭的王车哗啷飞了过来。嬴政对王翦深深一躬，过来扶住了王翦登车。王翦情知无以拒绝，遂也不做执拗推辞，说声谢过秦王，登上了王车坐在了偏位。嬴政也情知再礼让王翦也不会坐进那个显然的王座，遂一步跨上王座一跺脚，王车辚辚飞回了庄园。

“灭楚不以老将军方略，嬴政悔矣！”

在简朴宽敞的正厅坐就，嬴政直截了当地切入了正题。嬴政深知，面对一个沧海人物，实在不须自以为聪明得计地花巧周旋，而只须坦率实诚地捧出真心。见王翦沉吟思忖，嬴政又接着说了下去：

“李信败军辱国，根在本王用人失察，灭国辄怀轻慢之心……依寻常之情，秦军本当整休年余，待恢复元气后再战。然则，李信军败后楚国气势大盛，项燕军沿鸿沟一线步步北上，重新占据重镇陈城，大有进逼南阳、颍川之势……更根本者，姚贾从新郑密报：中原三晋之灭国老世族，纷纷开始逃向楚国；燕王喜残部也从海路联结楚国，鼓荡齐国，欲图以楚军遏制秦军，而各国世族一齐举事复国……当此之时，若迟延对楚战事，天下风云突变亦未可知也……老将军虽告病老，一统大业宁功亏一篑乎！”

“楚战，不当迟延。”王翦沟壑纵横的古铜色脸膛异乎寻常地冷

峻，话语也很迟缓，“然则，老臣年迈多病，君上当更择良将为是。”

“老将军平心而论，秦军诸将，谁堪当此大任？”

“……”

“杨端和？”

“……”

“辛胜？”

“……”

“燕代残余尚存，否则王贲……”

“此子将才尚可，只是韧毅未到火候。”王翦终于插了一句。

“老将军有此明断，勿复言也！”嬴政奋然拍案又突然打住了。

一阵长长的沉默。嬴政平和地看着王翦，王翦却垂着眼帘入静一般。嬴政深知，王翦自来公直，能对身为自己儿子的王贲有如此清晰冷静的评判，便决不会违心地举荐出一个分明有待锤炼的所谓良将来。而目下大局之严峻，更无须嬴政絮叨，对于王翦这般深具为政大家之洞察力的名将，其大局评判之明澈毋庸置疑。自王翦说出“楚战不当迟延”那句话，嬴政便确信王翦不会因世俗的全身之道而拒绝出山。毕竟，王翦不是武安君白起，嬴政也不是先祖秦昭王。当年秦昭王固执错战，白起拒绝出任统帅，虽不合君臣法度，然却维护了旷世名将从不错战的尊严。目下君臣情势不同，秦王嬴政对首战楚国之错失已然坦诚痛悔，此时请王翦出山，又在大局峻急之时；王翦既然一口赞同楚战不能迟延，足证对楚之战并非错战，不若秦昭王在错过大局战机之后强行开战，只为了维护君王尊严。以王翦之冷静睿智，岂能不明白此间分际也。唯其如此，嬴政要给这位老将军留下回旋余地。

“君上必欲用老臣……”王翦终于睁开了老眼。

“嬴政心意已决，上将军有话但说。”

“灭楚兵力，非六十万不可。”

“听老将军计，六十万！”

“如此，老臣领命，三日后赶赴咸阳。”王翦无一句拖泥带水。

“老将军，旬日之后启程不迟……”嬴政有些哽咽了。

“君上体恤，老臣心感也！然目下大势，不容稍缓。”

“老将军夫人新丧，我心不安……”

“老妻病卧多年，一朝撒手，未尝不是幸事，君上毋为老臣忧也。”

“老将军旷达……然则，本王定给将军一个安稳浑全之家！”

王翦摇着白头，颇见感喟道：“君上之心，老臣知也！然老臣久

在军旅，于家所求者美原千顷而已，岂有他哉！”嬴政一阵大笑道：“美原千顷何足道也，老将军之心小哉！”王翦颇见揶揄道：“为大王将者，有功终不得封侯，老夫当及时谋划子孙业也。”嬴政不禁又是一阵大笑道：“上将军忧贫，嬴政惭愧也！”笑谈之间，君臣两人越见和谐，原先的些许疏离感终于烟消云散了。及至洗尘酒宴摆开，已是暮色降临。席间嬴政又问了王翦家人诸般情形，敦请王翦重新搬回咸阳上将军府。王翦不置可否，只笑云，老臣留恋村野，班师回来再说不迟。一时酒宴罢了，嬴政月下登车匆匆赶回咸阳去了。

三日之后，王翦马队离开美原南下了。

三日之间，王翦处置了所有需要自己决断的家事族事。其中最大的一件事，是与频阳县令会晤，妥善部署了东乡即将成为伤残将士汇聚之乡的种种事宜。真正的家事，王翦不过是在家人为他饯行的小宴上叮嘱了一番而已。因王贲在李信败军后受命整顿秦军，一直没有归来省亲，家事一如既往地落在了长子王炤身上。实际上，三日间王翦费时最多的还是预谋军事，发出了四道上将军书令：其一，知会国尉府代为督令秦国各地驻军尽速聚拢，关内大军开入关中蓝田大营，关外大军开往南阳大营；其二，飞书九原蒙恬幕府，征询可否增援五万飞骑；其三，下令王贲立即在灞上大营建立上将军幕府，已经分散各军的原幕府司马必须全数调回；其四，飞书河外姚贾，请将楚军北进动向备细报于灞上幕府。今日南下，王翦已经先派出飞骑向秦王禀报了，他将直接赶赴灞上幕府，无须再入咸阳。

“王书到——上将军驻马听宣——”

马队刚刚飞下郑国渠堤岸进入宽阔的官道，一片军兵车马在前方道中横展开来，隐隐可见红绿身影与绚烂锦丝车帘的宫车。道中三马并立，皆高冠斗篷，两边分明李斯蒙毅两位中枢长史，中间一人白发苍苍却有些眼生。王翦颇为惊讶，一时全然想不起此等铺排形状与何事相关，遂勒住马队前出一拱手道：“长史别来无恙？”李斯在马上遥遥拱手高声笑道：“一别经年，老将军壮勇如昔，可喜可贺！驷车庶长，敢请宣读王书。”中间高冠老人一点头，展开手中一卷高声诵读起来：“秦王政特书：上将军王翦与国功大，多年辛劳无以慰藉，本王经与王族公议，以公主嬴弢赐婚王翦，封号华阳公主。接书之日，王翦当在相逢处与公主合卺成婚——”

宣声落点，一片上将军万岁公主万岁的欢呼声骤然弥漫了林间大道。李斯则扶着老驷车庶长下马，笑吟吟地向王翦走来。王翦却愣怔了，直到三人到了马前，还木然骑在马上不知所以然。李斯当先一拱手笑道：“老将军，合卺喜帐蒙毅已在林中立好！今日喜酒，天下独一无二也，李斯纵然无量，也得海醉一回！”老驷车庶长一拱手道：“公主嬴弢自幼喜好兵事，得与将军婚配，天作之合矣！老夫为将军一贺……”

“老庶长且慢。”遥见蒙毅从道旁树林中兴冲冲跑来，王翦自觉不能再迟延默然，一挥手打断了驷车庶长，又一拱手道，“老庶长为王族执法，长史为国家重臣，敢请容老夫一言。”驷车庶长见王翦神色肃然，遂拱手道：“将军但说无妨。”王翦慨然道：“秦王体恤老夫，王族体恤老夫，老夫心感也！然则，老夫年事已高，老妻虽去，膝下却是儿孙满堂，其乐也融融矣！若以暮年白发徒拥红颜，老夫何堪也！更有甚者，壮士报国，大义所在焉！若是军功赏赐，老夫欣然受之，无计多少。然则，若因赏功而得公主婚嫁，此后秦国功臣多多，秦王何

赏也！此番婚嫁，非老夫抗命，实心意难平也！老夫心志，万望两位大人见谅。”

“老夫不能理会。”驷车庶长显然有些不悦。

“老将军也可思虑几日，再回君上。”李斯谨慎地劝阻了一句。

“大战在即，老夫不容分心。”王翦没有任何犹豫。

“既然如此，还是从长计议好。”

李斯折冲一句，驷车庶长回身走了。兴冲冲赶来的蒙毅惊愕万分，对王翦道：“老将军何迂阔如此也！华阳公主(注)并非秦王生女，实秦王族妹，年近三旬未嫁，与老将军婚配皆大欢喜，有何难堪哉！”王翦摇摇手道：“两位大人知我也深。老夫村野心性，战场之外万事皆索然无味，与王室联姻徒使老夫手足无措，两位何独不为老夫一虑？”王翦坦诚直言，局促得额头已经渗出了汗水。李斯不说话了，蒙毅也不说话了。良久，李斯一拱手慨然道：“老将军但赴灞上，此事容我与蒙毅商议，左右得稳妥了结也！”王翦长吁一声，对李斯蒙毅深深一躬，上马飞驰去了。

七　亘古奇观　秦楚两军大相持

灞上幕府一立定，立即开始了紧迫有序的运转。

大军正在云集，王翦的头一件大事是任将。目下，秦军大将除王贲因燕代骚动而受命赶赴蓟城筹划追歼之外，尚有李信、蒙武暂押廷尉府待决，冯劫、冯去疾、章邯三人带伤，原本一班齐整整的新锐大将顿时显得单薄起来。反复思忖，王翦上书秦王：请特许李信、蒙武戴罪入军，灭楚之后一并议决；鉴于蒙武熟悉楚军且曾对李信战法持有异议，可再任灭楚副将；李信职司，待入军之后视其情形酌定。三日之间，秦王立即回书照准。与此同时，王翦派出宽和敦厚的辛胜带

了军中最好的伤医赶赴咸阳，抚慰探视冯劫等三人伤势，看其能否在三月之内恢复入军。若三人重伤不能入军，王翦便思谋要重新起用几个镇守关塞的老将。所幸冯劫等三将刀剑伤虽未痊愈，得闻王翦领军再度攻楚，都一齐奋然回到了灞上应职。廷尉府也带着秦王亲笔书命将李信、蒙武送到灞上幕府。王翦立即与蒙武彻夜长谈，交代蒙武立即赶赴关外南阳大营先行整顿军务，立定河外根基，等待关内大军开出后会合南下。同时王翦与蒙武商定，鉴于李信曾任中军司马，通晓幕府运作谋划，暂派李信重任幕府中军司马，全力职司幕府日常军务。如此一番忙碌，任将之事方初告了结。

第二件大事，是会同国尉府等相关官署，一一确定调兵事宜。自灭国大战开始，无论分合，秦军对外出动的总兵力始终是四十万新军。也就是说，当年王翦、蒙恬在蓝田大营练成的四十万大军始终在关外作战。历时六年，因始终未出现兵力匮乏之困境，也就没有再行征发国人入军。目下，灭楚伤亡连同既往伤亡，新军兵员已经锐减十三万余，再减去留镇燕国的三万飞骑，关内关外主力大军统共只有二十四万余，距六十万大军相差尚远。故此，要调集六十万灭楚大军，实际上便是要以这二十余万新军为主力并聚合整个秦国的兵力。大举调兵关涉各方，须得王翦亲自出马筹划并随时决断。王翦亲自与丞相王绾、国尉尉缭、长史李斯会商，由四方各出一名精干大吏组成一个聚兵署，依照四方长官商定的方略实施调兵。王翦幕府派出了李信，长史署派出了蒙毅，丞相府派出了府丞，国尉府也是府丞，由蒙毅总掌调兵实施方略。王翦与三方长官议定的方略是：秦国既定军兵除九原蒙恬部与蓟城王贲部不再出兵外，函谷关、武关、陈仓关、大散关等主要关塞守军，一律调出由副将率领的八成兵员，合计十万上下；北地、陇西、河西三地因防备匈奴、赵国，故常驻兵马如同关塞，目下北方匈奴有蒙恬军，而赵燕魏三国已灭，此次将三地兵马全数南调，合计十二万余；另外的驻兵重地是拱卫大咸阳的内史郡，同样调出八成，步骑合计约八万上下；最后加上蒙恬回书答应增援的五万飞骑，总共合计，堪堪六十万大军。王翦给所有的发令官署都明白限定

了时日，无论艰难险阻，一月之内所调军马必须开到指定大营，完成兵将统属之整编。

第三件大事，备细确定兵器打造修葺与粮草辎重方略。秦军的兵器装备经历了四个时期的锤炼，于嬴政王翦时期达最高峰。第一时期是孝公商君创立新军，以当时最为强大的魏军为范，丢弃战车为主的老军制，立起了第一支五万兵马的步骑野战新军。唯其初创，其时之秦军铁兵器与大型攻防器械尚差。第二时期是秦昭王白起的秦军装备大改制。其时，国力强盛财货富庶，白起任上将军后基于秦军攻坚大战增多的战场情势，一则大大扩展了秦军兵力，二则全力打造并多方改进了各种大型攻防器械，使秦军一跃而成为当时最具威力的重装大军。也就是从这时开始，秦军的大型连弩成为威力无匹的天下第一重兵。第三时期是吕不韦的精细化。大商出身的吕不韦通晓作坊制造之经营运筹，且极富战略眼光。其对秦军的最大业绩，是对所有的兵器制造作坊颁布法令，明确规定了各式兵器的制作标准。以后世语言说，此即中国兵器标准化生产之鼻祖也。两千余年后，秦兵马俑坑出土的兵器上刻着三级姓名：一是相邦吕不韦，二是作坊官吏，三是制造工匠，可见其监督之缜密。而其出土实物譬如箭镞，数万枚箭头式样、长度、用料完全一样，可见其精细。吕不韦的兵器装备标准化之后，秦军的兵器器械部件的互换率与组合率大大提高，对于远距离的征战具有特别重大的意义。第四时期是秦王政与王翦。当此之时，秦军面对的战场发生了两大变化。一则是灭国大战所独有的攻克六国都城的高难攻坚战成为必然，不下都城，谈何一统天下？二则是力求一战灭敌主力且不留后患，大军必须确保摧毁敌国根基的威慑力量。对于如此两大变化，经王翦申明，秦国君臣是完全一致认同的。为此，王翦蒙恬在训练新军时制定了明确方略：全军重兵，战不求快捷速决，而务求完胜不留后患。如此方略之下，无论是骑兵步兵，各部都同时拥有重甲胄重兵器，且携带大型器械，凡万人之上皆可独当苦战。除此之外，最大的变化是王翦首创了以大型连弩为主轴的重兵器械营，集中各式大型攻防器械，可单独屯兵任何坚城之下长期对抗。

唯其如此，秦军风貌与王翦战法浑然一体：不求奇战而重兵推进，无坚不摧地下敌灭国。而李信之所以失败，其重大原因之一，是其轻兵奔袭式战法不适合秦军现状，丢弃重装使秦军优势大减，携带重装又不能快捷利落地大奔袭，遂自陷矛盾而混乱的境地。而李信面对的敌手，更不是脆弱的流窜军力，轻兵奔袭未免过于侥幸了。

李信兵败后，其随军粮草辎重与大型器械全部丢失，几乎占整个秦军装备的一半还多。若非秦国财力雄厚，断难立即发动更大规模的大军决战。目下王翦所要尽速完成者，便是补充这些大型器械并重新配备其兵力，同时还要谋划粮草辎重之输送方略。为此，王翦特意报请秦王紧急召回了坐镇新郑的姚贾，任姚贾以上卿之职总司灭楚后援。姚贾精明练达，其处置事务之才不下李斯，与王翦会商完毕立即风风火火开始实施诸般谋划。

根基疏浚完毕，已是冬去春来了。

二月二龙抬头这天，王翦的幕府军马要从灞上开拔了。

秦王嬴政率领王绾李斯尉缭等一班重臣，车马辚辚地赶来灞上送行。饯行军宴上，王翦举起大爵先向秦王深深一躬："老臣村野不识风雅，君上见谅也。"嬴政恍然拍案大笑："不纳公主，何伤风雅矣！原是我强度人心，与老将军何涉也！"旁案尉缭笑道："若在山东，老将军拒纳公主便是大忌了。"李斯笑道："是也！公议必说，此人无人欲而必有权欲，宁不小心哉！当年吴起拒纳魏武侯公主，便只有逃国了。"王翦认真道："人欲者，一则色也，一则财也。老夫无女色之欲，却有财货之欲，宁无人欲乎？"说着对王案一躬身又道，"老臣敢请秦王，美原千顷不足行猎，咸阳府池不足行舟，频阳良田亦不足子孙耕耘，万望君上再多多赐臣田泽园池。"嬴政一阵大笑道："国尉长史笑谈尔！老将军行矣，断不致当真忧贫也！"王翦认真地摇摇头："非也。为子孙计，老臣无所可忧，常忧贫也。"君臣不禁一阵哄然大笑。

幕府人马辚辚上路。行至函谷关夜宿扎营，王翦与蒙武会商罢军务，又吩咐重任中军司马的李信为其拟一上书，向秦王再请赏赐足够五辈分耕的田产。李信皱着眉头道：“将军之请赏几同乞贷，不觉过甚么？”从南阳赶来迎接的蒙武也笑道：“也是，老将军絮叨得多了，不送这上书也罢。”王翦摇摇手道：“不。要送。到了战场还要送。”蒙武李信同声道：“为何？将军不信秦王？”王翦摇头道：“无关信与不信也。老夫握举国之兵远征，朝野议论必有，天下议论必有，非秦王所能左右也。老夫屡屡上书，絮叨田产赏赐，是要秦王知道老夫所惧者何，万不能因些许议论而掣肘大军。另则，老夫也是要天下知道，王翦明白诛心之论，非议可以休矣！”

如是上书送达咸阳，几日后军使归来禀报说：得长史李斯转述，秦王读罢王翦上书，拍案感慨云，老将军非讨田宅也，实醒朝议也！秦王已经下令朝野：敢有擅议灭楚诸将军者，视同乱国治罪！蒙武李信大为惊讶，不禁对这位老将军敬服得五体投地了。

“诸位将军，灭楚之功，在此一役！”

旬日之后幕府人马抵达南阳大营，王翦第一次升帐聚将。各路大军已经汇聚南阳一月有余，兵将统属等诸般军务已经全部就绪，除了粮草辎重大型器械与候补兵器正在源源不断运来囤积，六十万大军已经大体整肃了。大将们禀报完各军情形，王翦从帅案前站起，第一次对大将们正面部署灭楚方略。王翦的剑鞘指点着楚国地图，中气十足的浑厚嗓音在幕府大厅嗡嗡回荡：“楚为天下大国。灭楚根本之点，在于戒绝骄躁心气，以面对赵国强敌那般冷静之心对楚决战。灭楚方略：不出轻兵，不求奇兵，全军正面推进，一城一地下之，直至完全占据楚国都城、全歼楚国主力、俘获楚国王室！楚军若与我一城一地争夺，则我军求之不得。楚军若再度放弃陈地诸城，而南撤平舆地带固守，则我军兵分两部：主力进逼平舆与楚军主力相持，既不立即开战，亦不能使其脱离；另分一军在后，一城一城接手整肃城防，巩固

我军后方，一俟陈地诸城稳固，立即南下合军，寻机与楚军决战！明白否？”

“明白！”

“可有异议？”

“没有异议！”大将们整齐一声，无一人有犹豫之相。

“大国决战以总方略为上，但有异议，尽可明说。”王翦特意一句补充。

“蒙武老将军以为如何？”诸将无言，王翦又问一句。

“简单！扎实！可靠！易行！该当如此！”蒙武奋然拥戴。

“李信将军？”

此刻的李信正站在帅案之后的中军司马位置，见王翦询问，跨前一步拱手高声道：“轻兵下大国，李信之失已明！重兵压强敌，上将军之方略堪称大智若愚！李信今日方知灭国之大道，谨受教！”往昔傲然无比的李信面色通红，字字坦诚，显然是真心悔悟了。

“谨受教！”大将们竟跟着李信整齐地喊了一声。

得此一声，王翦顿时心下一热。秦军大将们能如此一致地认同王翦今日部署，足证将士之心对首战之错已经是人人明白了。兵谚云：“上下同欲者胜。”将士同心如臂使指，何城不下何坚不摧？更重要的是，认同拥戴新方略者包含了首战败军的李信蒙武以及参战的所有将军，这是最难能可贵的。心念及此，王翦对厅中大将们一拱手道：“诸位将军认可老夫方略，老夫欣慰之至也！我军首战败北，再战便是灭楚复仇之时！诸将务必激励将士，同心一战！”

“同心一战！灭楚复仇！”举帐一声大吼。

三月初，诸般后援到位，大军亦休整就绪。在一个晴朗无云的日子里，王翦下令大军开出了南阳大营，从安陵直入鸿沟大道，隆隆进逼陈城。王翦早已申明，除了不分兵不奔袭，南下进军依旧走李信军老路，就是要教楚人知道：秦军首攻败北并非进兵之错，更非战力不及楚军，而只是分兵弃装，中了楚军奇袭而已。

陈城的项燕幕府前所未有地忙了。

去岁大败秦军之后，楚国朝野大为振奋，连续攻秦的呼声弥漫了江淮。楚国王室与老世族大臣们亢奋不已，合纵攻秦的种种方略一个超过一个的光彩绚烂。平日万难出手的各色私兵，忽然一夜之间变成了从来都受国府统辖的封地官军，一反常态地纷纷开出争相赶赴淮北，不管项燕幕府军令如何，都一齐打起了项燕大军的旗号竞相抢占一座座失而复得的空城。项燕大是恼怒，立即下令整肃兵马：凡愿入大军抗秦者，一律进驻大军营地，不许擅自强占城池；凡擅自强占城池而拒绝入军者，一律视为私兵，限期旬日退出城池！然则，军令归军令，实施起来却是跌跌撞撞万般滞涩。任何一支军马都有盘根错节的出处与名正言顺的理由及官文将令，奉命将军也只能与之会商。而一旦会商，则谁都既不愿立即撤出，又不能立即入军。拖拖拉拉两三个月，才将这些“官军”相继拽进了大军营地。粗粗一算，吓了项燕一大跳，目下连同原先军马，楚国蜂拥在淮北的大军足足六十余万！既有如此态势，自当因势利导。项燕立即与诸将会商，决意整肃出一支真正具有抗秦战力的大军，不说六十万，只要精兵四十万，项燕便有再败秦军的雄心。不料谋划虽好，项燕却硬是没有时日与人手做这件最要紧的大事。各大世族的在军大将时不时被族命召回，一则贺功，一则密商扩展对策，项燕幕府不能不放。项燕自己也疲于奔命，一则几次被突然召回郢寿，漫无边际地会商种种合纵攻秦与重振楚国霸权长策，一次朝会至少流去旬日时光；再则各军大小纠纷不断，背后都

牵涉大族利害，每一桩都得项燕亲自拍案决断；三则朝野对项氏势力的壮大议论纷纭，楚王负刍每密召项燕澄清一回，项燕便得放下军务奔波都城一回。如此多方斡旋奔波，数月之间项燕在幕府竟很难连续住过五日，几乎是任何大事都是浅尝辄止，既疲惫又烦躁，身心俱累，只差点便要病倒了。

直到秦国再度聚兵的消息传来，项燕幕府才清静了些许。

楚王与大臣们不再着意谋划合纵攻秦长策了。各色“官军”也不再北进了。庙堂公议之后，下给项燕的王书是：着即谋划御秦方略，整军备战以再胜秦军。也就是这短短的一个多月，项燕才真正地能够处置军务了。看着父亲憔悴疲惫的身影，项梁每每愤愤然：“一窝乱蜂！若非秦军再度攻来，父亲便要累死！”项燕苦笑着摇头叹息：“胜而不堪其劳，战而始能清静。如此为将，只怕不能长久也！”

烦归烦，项燕毕竟良将，只要不受搅扰地铺排军事，终归还是大有收效。项燕首先整肃幕府：以景氏大将景祺、屈氏大将屈定分别为全军副将；以昭氏大将昭蓟为军师，以项梁为前军主将，以项伯为后军主将；全部中军主力则亲自统领。如此任将，既安抚衡平了大族势力，也同时保住了大军战力不至于很大削弱。其次，项燕对老军力与新聚“官军”做了明确统属：原先大军分前中后三军，由项燕父子三人分领；其余新聚“官军”分别由昭、屈、景三将率领，各部兵力大体都在十万上下。诸般铺排之后，各方皆大欢喜，军中纷争总算没有再起。项燕立即幕府聚将，宣示了抗御秦军的方略：

“诸位，本次御秦方略，仍以前次战胜李信之策实施：再度放弃陈地诸城，大军渐次退至平舆、汝阴地带，而后相机出战！所以沿袭前次战法，其根本只在一处：秦强楚弱，此总体格局并未因一战胜负而变，秦依然强军，我依然弱旅。当此之时，楚军欲胜秦军，仍得空其当守，以淮北陈地诱使秦军分散兵力，而后方能寻找战机。非此，无以胜秦！”

“大将军之策，末将不敢苟同！”景祺率先发难。

“我等亦不敢苟同！”屈定昭蓟同声响应。“老夫愿闻三将军高见。”项燕冷漠地坐进了帅案。

“我等所以不敢苟同者，大将军错估秦楚大势也！”景祺昂昂然拱手高声道，“秦以一国之力而连下四国，再加九原抗御匈奴，北中国足足分秦之兵二十余万！连同攻楚大败之伤亡，以及关塞驻军，再去秦军二十万只少不多！如此，秦军攻楚兵力能有几何？末将算计，至多三十万而已！我军几何？六十余万！以六十万大军对三十万，尚言秦强楚弱，大将军岂非大谬也！”

“谁云秦军三十万？”

“斥候、间人连番军报，大将军视而不见么？”

“此乃王翦骄楚奸谋，将军听之信之？”

“尝闻败军再起，必张其势，必扬其威！败军复出隐匿兵力，未尝闻也！”

“将军所言，弱军之败。若秦军之强，王翦之老，无须虚张声势。”

“我等以为，至少当据守陈地与秦军决战！”

“正是！富庶淮北听任秦军蹂躏，非大楚国策！”屈定昂昂跟上。

“陈地商路堪堪复原，当真弃之不顾，国赋必将锐减也！”昭蓟也立即跟上。

“三将军既有坚执之见，老夫禀报楚王决断罢了。”

这便是楚国，军有私兵而府有族将，战法决断往往牵扯出种种实际利益之取舍，统兵主帅非但难以做到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更难以消除麾下将军们基于族系利害而生出的歧见。楚国徒拥数十万大军而鲜有皇皇大胜者，根源皆在于此。以项燕之楚国末世名将，无论如何清醒，也不得不循着长久累积的传统行事，上报郢寿庙堂权衡决断。

当然，项燕不会自甘退让。在上书楚王禀报方略歧见的同时，项燕又向楚王另外上书一卷，以“旧伤发作，不堪重负”为由请辞归乡。前书以军使上达，后书则派出项梁专程晋见楚王申述。至于结局如何，项燕还当真没有成算。几日之后项梁归来，也同第一次一样带来了楚王的特使。特使宣读的王书云：秦楚大战在即，举凡方略部署皆以大将军项燕为决断，任何部将得奉将令行事；大将军操劳致病，本王并庙堂大臣无不忧心如焚，唯战事在即，尚须大将军带兵大胜秦军，以振兴大楚霸业；今本王遣太医署一圣手入军，专司大将军病体，余事胜秦之后再论。宣罢王书，又一番抚慰，特使留下太医走了。项燕立即召来项梁询问庙堂情形，待项梁叙说罢了，项燕却更是忧心忡忡了。

以项燕对庙堂大局的预料，楚王负刍该当支持他的。

一则，在整个楚国，只有楚王及其王族可以不将项氏实力增长看做威胁。二则，这个即位刚刚三年的楚王负刍，在秦国“重金不成，匕首随之”的邦交渗透中尚算硬朗，一即位便严厉处治了几个与秦国商社过从甚密的大臣。王贲闪电袭击战之后，楚王负刍又一力决断了“预为调兵，抵御秦国”的方略。尽管前者不无借机剪除政敌之嫌，后者亦不无借机削弱世族私兵之嫌，但毕竟不失为真心抗秦的一个君主。三则，楚王负刍与项氏交谊颇有渊源，在负刍还是王族公子时，项燕是公子府的常客之一；负刍兵变夺取王位，项氏也是根基势力之一。凡此等等，若无特异情势，楚王该当支持项燕的抗秦方略与统军将权。然则，项燕深知楚国庙堂势力盘错纠结极深，权力分合无定，若其他

世族大臣铁心反对，楚王纵然图谋支持也是无能为力。为此，项燕要给楚王提供向世族大臣施压的力量，否则，各大世族不明里掣肘，只要搪塞王命，粮草辎重立马便告吃紧。这个施压直奔要害：项燕请辞归乡，谁来领军抗秦？以目下楚国诸将军才具，分明找不出项燕这般大胜秦军而在朝野具有极高声望的良将。除非世族大臣们连确保自家封地也不顾及，只能在无以选将的压力之下承认项燕的完整将权，从而秘密知会自家将军不要与项燕对峙。如此釜底抽薪，其实效远远大于以军令压服世族大将。

而今，这一目的大体达到了。

然则，楚王与大臣们的急胜欲望教项燕不是滋味。

项梁说，楚王命他当殿陈述了父亲病情与归乡颐养之请，而后直接指点着名字教世族大臣们说话。大臣们没有一个人开口，举殿默然了足足小半个时辰。最后，还是昭氏老令尹说了一句话，抗秦离不开大将军，夫复何言哉！于是，大臣们纷纷附和，这件事就算过了。之后，大司马景柽开议，言楚军集结已达六十余万，已然超过秦军一倍，堪称史无前例。项燕南撤未必不可，然要害是必须尽早与秦军决战并大胜秦军，否则春夏之交的雨季到来，楚军粮道便要艰难许多。景柽之后，楚王竟率先拍案赞同，说秦军远来疲于奔命，自是力求恢复元气而后战，我军则当以汝阴坚城为根基，早日寻求决战，不可延误战机！此后，所有的大臣都是慷慨激昂，争相诉说了要大将军尽早决战秦军的种种道理。有人云楚军士气高涨，胜秦势在必然。有人云楚国民众仇秦已久，不可坐失民望。有人云秦军粮道绵长，如截断粮道则秦军不堪一击。有人云倍则攻之，若大将军退至平舆汝阴还不求速战，分明便是亡楚于怠惰……不一而足。

“父亲，务求速战速胜，已成庙堂不二之论！”项梁一句了结。

“庙堂，与老夫交易？以全军将权，换老夫速战？”

“此等情势，很难转圜……”

“全我将权，强我速战，老夫这大将军岂不徒有虚名？”

项燕连愤怒的力气都没有了，怆然一笑，摇摇头叹息一声再也不说话了。就实说，项燕对再次胜秦还是有底气的。秦国在短短一个冬天能够集结大军再度南进，必然不会是三十万兵力，也必然不会再度像李信那样轻兵大回旋。可以肯定地说，秦军必然以持重之兵与楚军周旋。以项燕所知之王翦，尤其不会急于与楚军决战。当此之时，楚军若能整肃部伍深沟高垒，依托淮水、江水两道天险坚壁抵御，只要楚国不生内乱，秦军取胜几乎没有可能。唯其如此，项燕的托底方略是：第二步退至淮南，整个地放弃淮北；秦军战无可战，空耗粮草时日；更兼北中国尚未底定，其间难免有战事发作，秦军必有分兵之时；其时趁秦军分兵后撤之际，楚军做闪电一战，几乎是十之八九的胜算之战！从更根本的意义上说，楚王若能洞察大局，以艰危抗秦为时机力行变法，整肃朝局整合国力，楚国崛起于艰难时世的可能性极大。所以如此，地理大势使然也。楚国不若中原五国，正面有淮水江水两道天险，东南吴越有茫茫震泽（后世太湖）为屏障，西南有连天茫茫之云梦泽为屏障，腹心更有烟波浩渺的洞庭泽连同湘水沅水之密布水网，后有丛林苍莽的五岭横亘，若收缩防线以求固守，秦国万难破之也。而今，楚国庙堂不识大局，反求速战速胜，惜哉惜哉！

无论项燕如何愤懑失望，还是无可奈何地聚将发令了。

在已经热起来的三月末，楚军终于撤离了陈地十余城，浩浩荡荡地开向了南方。旬日之间，楚军抵达淮水北岸，项燕下达了布防将令：三十万楚军主力驻守汝阴郊野构筑壁垒，三十万后聚“官军”分两部驻扎，景祺率军十五万驻扎平舆郊野构筑壁垒，屈定率军十五万驻扎寝城郊野构筑壁垒。两三日之间，三部大军在淮水北岸自西北向东南连绵展开，日夜构筑壁垒，气势壮观之极。因了大军距都城郢寿不过百余里，楚王负刍的犒军特使、令尹、大司马及各大世族的军务特

使，连绵穿梭不绝于道。南楚民众也纷纷跟从各县令入军劳役，或搬运粮草辎重，或辅助构筑壁垒，终日旌旗招展喧嚣连天。王酒、民气、朝野公议交互刺激，楚军战心日炽。汝阴的项燕主力大军营地稍微平和，也是热辣辣一片。平舆、寝城两大营地，竟终日如社火狂欢一般嗷嗷求战。

四月初，秦军开过颍水，在西岸立定了营地。

大军南来，依照王翦预定的方略井然有序地推进着。进兵之期大军两分：王翦率主力大军四十万，以日行六十里的常速稳健推进；蒙武率后军二十万，逐一占据陈地楚军所弃城池，会同南阳郡守派出的接收官吏料民典库，恢复商旅百工农耕，使民生纳入常轨。蒙武给每座城邑各留五千人马防守，陈城留守军马一万总司策应，所有陈地民治军务，俱交总司后援的姚贾统辖。诸事安定，蒙武方率所余十余万人马后续南进。也就是说，王翦的六十万大军一开始便在陈地留下了将近十万。确保后方坚实通畅，这是秦昭王时期武安君白起屡屡与山东大战为秦军奠定的扎实进兵传统，更是范雎远交近攻战略的“化地”体现。王翦非常清楚，当年的长平大战若无河内郡为坚实的后援基地，秦军根本不可能在上党苦寒山地与赵军对峙三年。而今进兵广袤楚国，若不清理出一片坚实的后方根基，只怕秦军也难以从容不迫地与楚军周旋。唯其如此，王翦宁可少一部战场兵力，也不能少了后方通畅。

此时，由于秦国的山东邦交方略历经长期经营已经大见成效，楚国楚军的各种相关消息早已经源源不断地飞入幕府。王翦对楚国庙堂与楚军幕府的诸般情形，可谓了如指掌。为此，王翦的进兵军令很简单：以坚兵之阵常速南进，直逼楚军汝阴城下扎营对峙。所谓坚兵之阵，是不求兼程疾进的作战行军阵式：重型连弩营前军开道，铁骑军两翼展开行进，中央步军以战阵排列开进，以各关塞调集的一千辆不附步卒的战车为殿后。如此阵式在地形平缓的广阔原野推进，既无山

塬峡谷遭受伏击之忧，又可随时立地为战，故不怕楚军于进兵途中突然发动奔袭战。之所以如此阵式进兵，是知己知彼的王翦对楚军世族私兵的有效防御。身为楚军主帅的项燕能收缩南退，足见其清醒，亦足证其不会草率小战。然则，楚军之后聚私兵求战心切，未必不会贸然一战，若因无备而被骚扰之战纠缠，战场情势未必不会瞬息变化。故此，秦军南下进兵，首要预防者便是奇袭战。王翦不知道的是，楚军景祺部与屈定部确实曾经要北上奇袭秦军，只是因为项燕严令制止，且明确讲述了秦军南下阵式之重兵威力，指斥二人若一战败北则动摇楚军，两将方才没有出兵。秦军的营地扎在了与汝阴要塞遥遥相对的一片山塬河谷地带。

“楚军三城，自西北而东南，状如曲柄，遥相呼应。”

第一次幕府聚将，王翦对诸将解说楚军情势道：“平舆楚军与寝城楚军，皆为楚国老世族封地之私兵汇聚。汝阴项燕军，才是楚军真正主力。三地楚军，横展不过百里，各城相距不过三十余里，骑兵纵马即到，步军兼程互援亦不过一个时辰。为此，楚军三大营，实则当做一营视之。”

“上将军，我军大营似当卡在三地中央的寝城更佳！”杨端和提出一说。

“寝城形在中央，实非轴心。”王翦指点着地图道，“汝阴大营项燕军，才是楚军之根基力量。项燕军败，则其余两军不堪一击，甚或可能作鸟兽散。我军正面对峙项燕军，其根本所在，是不能使楚国这支主力大军再度后撤淮南！若项燕军入淮南，则灭楚倍加艰难！此为灭楚之要，诸将谨记。”

“如此说，我军当尽早与项燕决战！”辛胜奋然高声。

“不能。”王翦摇头道，“前次我军一败，楚国朝野之萎靡不振陡转为心浮气躁，楚军将士更是气盛求战。此等风靡之势，虽项燕不能左右也。当此之时，我军应对之策只在兵法八字：避其锋芒，击其惰归！时日延宕，楚国庙堂必生歧义，楚军士气亦必因种种掣肘内争而低落，其时我军寻机猛攻，必能完胜楚军！”

“上将军方略虽好，只是太急人了些！”

冯劫高声嚷嚷了一句，大将们一片哄笑纷纷点头附和。王翦黑着脸没有说话。大将们这才渐渐平息下来，前次参战的大将不禁都红着脸低下了头。王翦肃然正色道：“谚云：图大则缓。既是政道，也是兵道。灭国之大战，根基在强毅忍耐。以我军实际情形论，关塞守军与原主力大军初合，战法配合、兵械使用、兵将统属等等均未浑然若一。更有前战将士多有带伤南来者，尚未复原；许多久驻北方关塞之将士初来淮水，水土不服必生腹泻。凡此等等，确实需要时日整休恢复。兵未养精而仓促决战，胜算至多一半。秦军六十万举国一战，没有十二分胜算，岂能出战！为此，本帅将令！”

“嗨！”举帐哄然一声雷鸣。

“各营全力构筑壁垒，完成之后整休养士：一则，全部明火起炊，停止冷食战饭，务必人人精壮！二则，各部统合演练协同战法与攻防竞技，弓弩器械营更须使补充士卒娴熟技艺，务使各部将士浑然如一！其间，各营得严密巡查营地壁垒，不奉将令，任何人不得跨出壁垒一步！若有楚军挑战，一律强弓射回，不许出战！但有擅自出战者，本上将军立即奉行军法，斩立决！”

“谨奉上将军令！”举帐大将肃然一声。

秦军六十万轰隆隆落地生根，与楚军六十余万对峙了。

秦军壁垒大营连绵横展三十余里，旌旗蔽日金鼓震天，气势之壮盛无以复加。遥遥相对的楚军更见皇皇壮阔，三大营地均在城外郊野，自西北而东南绵延百余里，黄红两色的无边军帐衣甲如苍黄草原燃起了熊熊烈火，蓝色天宇之下分外夺目。与之遥遥相对的秦军旗帜衣甲主要为黑白两色，沉沉涌动如漫天乌云翻卷，如烁烁雷电光华。如此壮阔气象，可谓亘古奇观。当年之长平大战，秦赵双方兵力也超过了百万，然战场毕竟在重重山地，兵力雄厚却无以大肆展开而能使人一览全貌。秦楚今日相持，两军俱在茫茫平野筑成壁垒阵式大肆铺开，其壮阔气象自然是闻所未闻。以史论之，秦楚对峙是长平大战后最大规模的两军会战，是终结战国时代的最后一次大会战，也是整个中国冷兵器时代乃至整个人类冷兵器时代最后一次总兵力超过百万的大战绝唱。此后两千余年，此等壮观场景不复见矣！

大军对峙奇观被淮水两岸民众奔走相告，消息遂风一般传开。许多游历天下的布衣之士与阴阳家星象家堪舆家络绎赶来，纷纷登上远近山头争相一睹。于是，种种议论不期然生发出来。楚王负刍大为振奋，连呼胜境不可得矣，遂与几名相关重臣秘密赶赴汝阴，又召来项燕，君臣一起登上了一座最高的山头瞭望。

“如此气象，比灭商牧野之战如何？”负刍的矜持中透出无法掩饰的骄傲。

“牧野之战如火如荼，然双方兵力至多十万，小矣！”大司马景柽大是感喟。

“比阪泉之战如何？”

“炎黄大战浩渺难寻，纵然传闻作真，亦远不能与今日比也！”

“人言两军征候预兆国运，大将军以为如何？”

“臣启我王：国运在人，不谋于天。”项燕没有丝毫的欣喜之情。

“秦国多用流言乱人，事先知之何妨，老令尹以为？”

“老臣得闻，近日确有种种流言散布，是否王翦派遣间人所为，尚难以定论。”老令尹昭恤摇着雪白的头颅，“然以老臣之见，楚人乃祝融之苗裔，是为火德。秦人乃伯益之苗裔，是为水德。水能灭火，火亦能克水。目下之势，秦军为西海之水，我军为南原之火，似各擅胜场。然则，楚地居南，楚军居南，而南方为火圣之位也，故此利于我军。如此看去，我军必能以南原天火，尽驱西海之水。”

“妙！”负刍拍掌高声赞叹，“大将军， 此等预兆该当广播我军！”

“老臣奉命。”项燕不想纠缠此等玄谈空论，只好领命了事。

“不知大将军如何谋划破秦之策？”大司马景柽终于提起了正事。

“本王也想听听，大将军说说啦！”

“禀报楚王，列位大人，”项燕一拱手正色道，“秦军南来之初，老臣业已下令各军随时迎击秦军。然则一月过去，秦军始终坚壁不战。我军将士多方挑战，秦军只用强弩还击，依然坚壁不出。老臣反复思忖，王翦深沟高垒，必有长远图谋，我军当另谋胜秦之策。”

“另谋？何策啦？”昭景两大臣尚未说话，负刍先不高兴了。

“秦军坚壁，我军为何不强攻破垒？”大司马景柽辞色间颇见责难。

“若能强攻，老臣何乐而不为？”

“如何不能强攻？前次胜秦，不是连破两壁垒啦！”昭恤也急迫不耐了。

“两位大人，”项燕苦笑着，“王翦不是李信，此壁垒非前壁垒了。”

“如此说来，秦军不可破？”楚王负刍有些急色了。

“老臣方略，正欲上书楚王。”

“说！”

“老臣审度，秦军此来显然取破赵之策，要与我军长期对峙，以待我军疲弱时机。”项燕忧心忡忡道，“楚国若以淮北为根基抗秦，国力实难与秦国长期对峙。老臣谋划，楚国当走第二步：兵撤淮南，水陆并举抗击秦军……”

“弃了淮北，郢寿岂不成临敌险境啦！”负刍几乎要跳起来了。

“岂有此理！”大司马景柽脸色顿时阴沉下来。

“畏王翦如虎，大将军似有难言之隐也……”

“不可诛心。”负刍正色制止了昭恤。

老昭恤的讥讽使项燕一腔热血骤然涌上头顶，几要轰然爆发。然则，项燕毕竟久经沧海，终究还是死死压住了自己的怒火。盖战国后期情势特异，秦国收买分化六国权臣的邦交斡旋几为公开的秘密。韩国之段氏，赵国之郭开，齐国之后胜，已经是天下公认的被秦国收买的奸佞权臣。燕国魏国虽无此等大恶大奸，然其大臣将军得秦国重金者却是更多。当此之时，楚国大臣被秦国收买者自不在少数，而昭恤所谓“大将军难言之隐”者，分明便是讥刺项氏有通敌卖国之嫌疑，项

燕如何能不怒火中烧？就实而论，项燕曾得多方密报：秦国商社奉上卿姚贾密令，早与昭氏、屈氏、景氏三大族子弟多有秘密来往，更有秦商间人秘密进入令尹府邸会见昭恤。项燕所以隐忍不发，皆因一发必引大族之争，必致楚国大乱，投鼠忌器也。而今，自己隐忍不能举发，真正的通秦卖楚者却反将脏水泼向自己；楚王也仅仅制止而已，对项燕的长策大略则显然反感。面对如此庙堂，除了强忍怒火缄口不言，项燕又能如何？

君臣不欢而散，项燕是真正地坐上炭火燎炉了。

庙堂龌龊，项燕无能为力。秦军之变，项燕更无法预料。

月余之前，秦军大营方落，项燕立即下令各军各营坚壁防守，随时迎击秦军出战。那时，项燕与大将们都认定，秦国六十万大军南来，比李信攻楚兵力多了三倍，当然会对楚军连续猛攻。原先咬定秦军只有二三十万的大将们，则眼见秦军威势赫赫，遂再也不说秦军如何不堪一击了。所以，第一次幕府聚将没有任何争议，项燕很容易地与各军大将取得了共识：楚军暂取守势，只要击退秦军前几次猛攻，则战胜秦军必然有望！楚军大将们也一致认可了项燕战法，即在防守中伺机寻求反击。然则，令项燕与楚军将士们大大出乎意料的是，秦军根本没有出营攻杀，连日只窝在营地忙碌地构筑壁垒。于是，项燕与将军们又断定此乃秦军力求攻守兼备，壁垒构筑完毕之后必将猛烈攻杀，楚军无须求战。不料，旬日之间秦军壁垒构筑完毕，却仍然窝在营垒之中丝毫没有出战迹象。如此两旬过去，项燕与将士们终于明白，秦军以强敌待楚，图谋先取守势，而后等待战机。

楚军将士们不禁大感尊严荣誉，豪迈壮勇之气顿时爆发。

盖战国中期之后，天下大军能与秦军对阵者，唯赵军而已；值得秦军森严一守者，唯赵军而已。至于楚军，已经数十年无一大战无一大胜，且不说如何被秦军轻蔑，楚军自己也是自惭形秽。若非前次大

胜秦军，楚军士气是无法与秦军同日而语的。今日，秦军以六十万雄师南来，竟如此惶恐不安地构筑壁垒不出，显然是将楚军看做了最强大的对手。如此荣耀，楚军将士几曾得享，又怎能不心神激荡？于是，不待项燕将令，平舆寝城两军发动了对秦军壁垒的猛烈攻势。然秦军毕竟名不虚传，且不说军士战力，单那壁垒便修筑得森严整肃，其宽厚高峻俨然一座座土城，大型器械密匝匝排列垛口，壁后将士严阵以待，森森然之势确实非同凡响。相比之下，楚军所修壁垒简单了许多，营门前只有一道半人深的壕沟，沟后只有一道五尺高两尺厚的土墙。对于秦军壁垒之强固，楚军开始多不在意，反多方嘲笑秦人粗笨愚蛮，千里迢迢来给楚国修长城了。及至攻杀开始，楚军立即尝到了秦军壁垒的厉害。楚军呼啸而来，尚未攻杀到壁垒前三百步，楚军士卒的臂张弓还远不能射杀敌军之时，秦军壁垒的强弩大箭夹着机发抛石已经急风暴雨般倾泻而来，楚军大队只有潮水般后退，根本无法接近秦军壁垒。如是连番者旬日，屈景两将军的攻杀一无所获，反而死伤了数以千计的兵士。直到此时，楚军将士这才着实明白了重装秦军与森严壁垒的威力。

“若李信军不弃重械，前次能否攻克两壁，未可知也！”

项燕感喟一句，楚军大将们没有人辩驳了。

虽则如此，楚军将士们还是不服。都是秦军，楚军能大败李信秦军，如何不能大败王翦秦军？毕竟没有真正较量，单凭壁垒不破便能说秦军不可战胜了？岂有此理！人同此心，心同此理，往往是不待营将军令，士兵们便聚在旷野对着秦军营垒终日咒骂连续挑战。楚军所以如此，与其说人人真心求战，毋宁说一大半是被秦军安稳如山的气势做派激怒了。自从秦军壁垒修筑完毕，连绵营垒中整日沸腾着种种呼啸声喊杀声笑闹声金鼓声马嘶声，搅得楚军坐卧不宁焦躁不安。种种喧嚣中一道道炊烟滚滚上天，肉香饭香随风飘散，几乎整个淮北都闻得见炖羊烤羊特有的膻气味儿，更有葱蒜秦椒的辛辣之气夹着牛粪

马粪的热烘烘臭气，再夹着驱赶蚊虫的艾蒿浓烟，随着夏日的热风一齐弥漫，绿茫茫原野烟雾蒸腾，几如天地变作了蒸笼。多食鱼米口味甜淡的楚军将士不耐骚膻刺鼻，常常被熏呛得咳嗽喷嚏不绝，不由自主地对着黑蒙蒙的秦军营地不断地跳脚叫骂。若有营将烦躁不堪，便会呼喊一声，率领着四散叫骂的士兵们一阵呼啸冲杀，直到被箭雨射回。

这般大军对峙，是战国史上绝无仅有的景象。没有即墨田单军六年对峙燕军的惨烈悲壮，也没有秦赵长平对峙三年余的肃杀凝重，甚或，也没有王翦大军与李牧大军在井陉关内外对峙年余的谨慎搏杀。这场战国末世的最大对峙，更多的带有一种难以言说的怪诞意味。两军实力分明不对称，角色偏又颠倒了过来——秦强而楚弱，弱者如痴如醉地挑战进攻，强者却小心谨慎地坚壁自守。如同一个真正强大的武士，相遇了一个曾经侥幸击倒过另一个武士的病汉，强大武士谨慎地试探着对方虚实，而病汉却疯狂吼喝盲目挥刀。在后世看去，这场最大规模的对峙颇具一种幽默的冷酷与冷酷的幽默：楚军拥有当世良将为统帅，却只能眼睁睁地看着自己的大军昏昏然疯狂，而无力实施清醒的战争方略。

如此日复一日，整个燠热难耐的夏季过去了。

楚军的频繁攻杀也如强弩之末，力道渐渐弱了。及至秋风乍起，楚军的粮草输送莫名其妙地生出了滞涩。原本是车马民力络绎不绝的淮北官道，骤然之间冷清稀疏了。项燕心下一紧，立即派出项梁赶赴郢寿请见楚王。楚王负刍也没有明白说法，只当即召来几位重臣小朝会聚商。世族大臣们直截了当，异口同声地质询项梁：以楚军之强，士气之盛，为何始终没有大举猛攻秦军？项梁反复陈述了秦军壁垒森严的防守战，申明了楚军若一味强攻只能徒然死伤的实际情形。然则，大臣们没有一个人相信。楚王负刍始终皱着眉头反复只问一句话：“秦军果真如此之强，如何不攻我军，跑到淮北炖羊肉来了？”大

司马景柽立即跟了上来道：“秦军不敢攻我，足证其力弱！我军半年不大举破壁，非士卒无战力也，实将之过也！”项梁脸色铁青百口莫辩，只好硬邦邦一句问到底：“敢问楚王并诸位大人，粮草辎重究竟要否接济？”“要则如何？不要又当如何？”令尹昭恤终于说话了。项梁愤然道：“不要接济，末将即行禀报大将军，项氏自回江东，各军自回封地！要接济，大将军再行禀报方略！”项梁撕破脸皮胁迫，举殿反倒没有了话说。大战在即，毕竟不能逼得手握重兵的项氏撒手而去。楚王负刍立逼各大臣说话，一番折冲，最后议决的王命是：各大族封地继续输送粮草，同时，一个月内项燕必须大举破壁胜秦！

“岂有此理！刻，刻，刻舟求剑！！”

项燕听完项梁诉说，一拳砸翻了帅案，愤怒结巴得连楚人最熟悉的故事也几乎忘了。然气呼呼地绕着幕府大厅转悠了不知多少遭之后，项燕还是冷静了下来，吩咐中军司马击鼓聚将部署大举攻秦。项梁大惊阻止，项燕淡淡一笑道：“楚军若无一次正败，老夫的淮南抗秦休想实施。攻。声势做大，不要全力，江东精锐不出动。”项梁见父亲眼中泪光闪烁，二话不说便去部署了。

次日清晨，楚军从平舆、寝城、汝阴三大营垒一齐开出，向秦军营垒发动了最大规模的一次猛攻。六十余万大军横展三十里，苍黄秋色翻卷着火红的烈焰向整个黑色壁垒漫天压来。秦军营垒中鼓声如雷号角大起，暴风骤雨般的大箭飞石顿时在碧蓝的空中连天扑下。与既往防守不同的是，待楚军浪头不避箭雨涌到秦军营垒之前时，垒前壕沟中骤然立起了一道黑森森人墙——秦军的重甲步卒出动了！盖营垒防守战与城池防守战稍有不同。城池防守，上佳战法是郊野驻军，以远防为外围线，尽量避免敌方直接攻城；然若兵力不足，缩回城池亦常有之。毕竟，城池高厚，攀爬攻杀之难远甚营垒。营垒防御战不同处，则在敌军大举攻杀时必须于壁垒之外设防。毕竟，无论箭雨飞石如何密集，大军都有可能汹涌越过壕沟扑到垒墙之下，而垒墙无论如

何高厚，究竟不比耗时多年精心修建的城墙，被巨浪人流冲垮踩垮的可能性大大存在。唯其如此，面对楚军第一次正式大举攻杀，秦军第一次出动了重甲步卒。

重甲步卒是真正的秦军精锐。若以秦军自身相比，秦步军锐士之战力尚在秦骑兵战力之上。且不说秦步军之强弩以及种种大型攻防器械，单以步军结阵搏杀之战力而言，其时秦步军已经超越了战国前、中期赫赫威名的魏武卒方阵。其间根源在两处，一则是秦军兵器甲胄更为精良，二则是秦军的尚武传统在军功制激励下士气臻于极盛。如此之秦军重甲步卒在楚军大举攻杀之前悄然隐伏壕沟，此时挺着两丈余长矛突然杀出，如同一道铁壁铜墙骤然立起，楚军的汹涌巨浪立即倒卷了回去……大约半个时辰的浴血搏杀，满山遍野的楚军终究不能破壁而入，项燕下令鸣金收兵了。

“上书楚王，禀报战果。”

项燕拿着中军司马送来的伤亡计数，脸色阴沉得可怕。此战，楚军三大营共计战死三万余，重伤六万余，轻伤不计其数；而各营军士自报杀死杀伤的秦军人数，总计不过三千余。这次的上书特使，项燕没有再派项梁，而是派了昭氏大将昭萄。三日后昭萄方才归来，给项燕带来的王命是：秦军壁垒强固，大将军当另行谋划战法，伺机大破秦军！王书没有再提一个月胜秦的前约，也没有再提粮草辎重。昭萄则说，只要大军抗秦，粮草辎重该当不会出事。果真楚军因粮草不济而退兵，毕竟对谁也没有好处。项燕知道，尽管这是老世族大臣们的无奈决断，然毕竟不再汹汹逼战，他便有了从容谋划的余地，未必不是好事。

于是，项燕不再计较种种龌龊，开始谋划一个极其重大的秘密方略。

八　淮北大追杀　王翦一战灭楚国

浴盆的蒸腾水雾湮没了幕府寝室，王翦的思绪闪烁着清冷的杀气。

倏忽深冬，秦楚大军的相持已经十个月了。秋冬的萧疏在淮水岸边并不如何显著，林木依旧是一片绿色，山塬依旧是一片绿色，若非纷纷扬扬地飘起了雪花，秦军将士们几乎忘记了这是冬天。只有王翦清楚地知道，这是与楚军相持的第三百一十三天，到三月末便是整整一年了。十个月来，大势已经渐渐稳定了下来。楚军一波又一波的挑战攻杀，终于没有了最初的气势锋芒，截至两月前那场全军大举攻杀被击退，楚军可谓一而鼓再而衰三而竭了。入冬以来情势颠倒，秦军将士开始纷纷请战了。无论兵士还是将军，都摩拳擦掌地嚷嚷着一句话：“入楚是来打仗的！不是窝冬蹲膘的！”前日降雪，营垒中又是一片嚷嚷：“这叫甚雪，轻软得正好擦汗！打仗正好不热不冷！”尽管王翦重申了军令，严禁一兵一卒踏出营垒，可那纷纭喧嚣的奋奋然叫喊之声，却是谁也无法遏制的。

在秦军历史上，不乏苦战对峙。然无论如何对峙，认真打仗总是经常有的。如这次十个月对峙而不出营垒一步，实在也是闻所未闻的第一次。在秦军将士们眼中，这简直是令人咋舌的奢侈。十个月中，除了修筑营垒与应对楚军挑战骚扰，终日大起明火军炊杀牛宰羊肥吃海喝，人人都变成了黑铁塔一般的莽壮大汉。秦人话语，只咥饭不劳作叫做“蹲膘”，说是猪一般只管吃喝长肉，除了绕着猪圈哼哼叫转圈子便无所事事。如今只吃不打仗，不是活生生蹲膘么？尽管天天都有军阵攻杀操演，将士们也是终日汗水淋漓，然只要不是真刀真枪上战场，依然觉得一身力气憋得难受。于是，各种大使蛮力而平日无以消受的游戏处处生发了。跌跤、较射、角力、劈杀、剑术、骑术、举石、击壤、投石等等等等不一而足。甚或吃饭的速度、饭量的大小、脚步的快慢、步幅的长短、爬树的高低、腕力的强弱，也都成了较量的游戏。但是，最普遍的军营游戏还是两种：投石与击壤。所以如此，原因在二。一则，这两种游戏是王翦将令所定：兵士抛石，远距

必须至少达到抛石机的六七成之远；抛石击打之准确，必须至少达到击壤高手的八成命中！二则，这两种游戏可参与人数不限，能集群较量而声势最大，最为将士们热衷。分而论之，投石为典型的军中游戏，而击壤则是古老的民间游戏。

所谓投石，便是石头掷远比赛。秦军之投石，除了士兵个人较量，尚以抛石机为尺度衡量，则更见难度。盖战国之抛石机，大体是将十二斤重量的石块，射出三百步距离。秦国器械精良，抛石机之机发距离只远不近。若以此论，商鞅之秦制六尺为步，一尺大体今日八寸上下，则三百步为秦尺一千八百尺，合今日一千四百余尺，公制将近五百米；秦之重量，一斤大体为今日市斤之半（五两余），十二斤大体为今日六斤上下。[注]也就是说，抛石机能将六斤重的石块弹射出四百米左右。如此距离，已是惊人。而其时有军中猛士者，投石距离竟能直追抛石机，更为惊人。《史记·白起王翦列传》引后世《汉书》云："甘延寿投石拔距，绝于等伦。"又引张晏云："范蠡兵法，飞石重十二斤，为机发行三百步。延寿有力，能以手投之。"也就是说，西汉时尚有如此猛士，战国之世更当大有人在了。以王翦初定之标准，秦军的投石较量，便是要将当时十二斤重的石头掷出至少二百步。若以射箭之

"百步穿杨"一说，则如此距离已经超过了寻常的单臂弓射程！显然，这种投石较量，是要大大提高秦军士兵的实战膂力。若能人人投石超过两百步，则战场掷出长矛之距离，当至少在百步上下，等于人人可以将长矛如同射箭一般激发投出。漫天长矛森森然呼啸扑来，其威力可想而知。

相对于投石掷远，击壤则是训练准头之游戏。击壤者，远古游戏也。击壤是伴随着那首古老的《击壤歌》流传于战国的，唱的是：

“日出而作，日落而息，耕田而食，凿井而饮，帝力何有于我哉！”那是一种最为简单粗朴的击砖比赛：将一排厚厚的大砖立到地上，人站在事先划定的界线上，以一块“击砖”掷向远处矗立的一排大砖，击倒越多胜绩越大，空击则受罚。两千余年后，这种游戏依然流传在秦川村野，秦人呼之为“打官”，其名称之源流演变不可考矣！偶有民俗文化学者惊呼为“土保龄球”或“保龄球鼻祖”者，此乃后话也。显然，秦军士兵之击壤游戏，其实是与投石游戏相配套的准确击打训练。

如是十个月过去，士兵们的投石距离越来越远，达抛石机六七成之远者也越来越多。各营大将赳赳来报昂昂请战，王翦总是淡淡一笑：“急甚？投石尚未超距，再练。”不管大将们如何嚷嚷，王翦只此一句回应。若有纠缠不下者，王翦便捧出秦王不许轻战的书命一通严厉地申饬了事。总之军令依旧，不许出战，不能出营。

一想到秦王不许轻战的书命，王翦深感欣慰。老之将至而能与这位英年君主达成如此一种默契，秦国之幸也，人臣之幸也。大军初定时，王翦明令李信三日一军报，无论是快马特使还是军中信鸽，总之是军中部署悉数禀报秦王。蒙武曾大不以为然道：“又无战事，军报个甚？灭赵灭燕两大战，老将军几曾如此了？”王翦道：“灭楚不同，举国大军在老夫一人之手，自应让秦王如在军中。三日一报，不变。”如是不到一月，秦王有了第一次认真回书：“发举国之兵于将军，本王纵有忧心，亦是胜负之忧，老将军何当如此絮叨？日后无战，不得军报。”自此，王翦军报改为旬日一次，依旧是备细归总大小皆报。如是两月，秦王又是烦躁下书：细务军报聒噪，一月一报足矣！于是，王翦在入冬之后的军报上详细禀报了将士们的汹汹请战之心。这次，秦王立回王书：“灭楚事大，不得轻战，非将令而战者，国法从事！”简明得没有任何理由。自此一书抵达军前，王翦立即吩咐了中军司马李信：军报恢复既往法度，无战不报秦王。

正月大雪，王翦终于依稀嗅到了战机即将到来的气息。

兼领黑冰台的姚贾发来的特急密件云：楚国大将军项燕对楚王负刍失望，派三子项伯秘密进入淮南，图谋与屈氏部族并越人江东族联结，共同拥立王族公子昌平君为新楚王；而后，项燕欲将楚军退入淮南江南，以水陆两军长期抵御秦军。无须反复揣摩，王翦立即以既往斥候营的种种细节消息印证了姚贾密件的真实性，且恍然明白了上次楚军大肆攻杀却不见项氏江东子弟兵身影的根由。王翦只是一时无法权衡，项燕究竟会在何时退兵？预判这个时机，对于秦军太要紧了。因为只要楚军根基移动，便是秦军出击的最好时机。就早不就晚，无论项燕如何谋划何时退兵，预为部署都是必须的。

“立召各营大将！”王翦从浴盆中哗啦站了起来。

“是！幕府聚将！”李信从外间军令室大步走了进来。

“不起聚将鼓，一一传令。”

“明白！”

片时之后，大将们人人一头热汗匆匆赶来，虽则对没有聚将鼓的悄然聚将纷纷不解，还是兴奋得不断相互探询。毕竟，入得幕府十有八九与打仗相关，总比无休止地呼哧吭哧终日投石抛砖强得万倍。待大将们在将墩就座，王翦在帅案后一字一顿道：“楚军将有大变，或退淮南，或退江南。果真楚军移动，便是我军战机。然，楚军何时移动，目下尚不能判定确切时日。为防其时匆忙，老夫预为部署。其后无论何时，只要楚军大营移动，我幕府战鼓号角大起，各将无须军令到达，得霹雳闪电全军出击！明白否？”

“明白！”大将们刷的一声全部起立。

“后军十万，辛胜统率，自西向东杀向平舆楚军。”

“嗨！”

“右军十万，冯去疾统率，自西向东杀向寝城楚军。”

“嗨！”

“前军十万冯劫统率，左军十万杨端和统率，合力攻杀汝阴项燕军！”

“嗨！”

“中军十二万蒙武老将军统率，其时赶赴蕲县郊野，全力堵截楚军渡淮！”

“嗨！”

“连弩器械营并护卫铁骑共五万，章邯率领，强渡淮水猛攻郢寿！”

“嗨！”

“陇西飞骑两万，赵佗统率，护卫幕府并总司策应！”

“嗨！”

“各将须知，只许楚军逃向淮南，绝不能使楚军再逃江南！为此，各部务须在淮北全力追杀，尤其不能使项燕主力逃脱追杀进入江南！”

“明白！！”

“谁？谁在哭！……”蒙武突然一问。

轰然雷鸣之后大厅沉寂，隐隐哽咽抽泣声分外清晰。大将们一片默然，谁都明白那是何人，却又都无法言说无法抚慰。“

李信将军……有话说了。”王翦终于开口了。

“上将军！李信求为敢死之旅，追杀项燕！”

“……”

李信乍出，举帐大为惊愕，目光一齐死死地盯住了这个任谁也不敢认作是昔日前军统帅的失形人物，却说不出一句话来。李信黜任中军司马，原本站在帅案侧后的帷幕旁，在沉沉幕府大厅只影影绰绰一个身影而已。此刻李信大步走到厅中帅案之前慷慨请战，大将们骤闻“李信”二字，不禁大为惊愕……昔日壮勇勃发豪迈爽朗的李信，倏忽之间变成了一副精瘦黝黑的竿架身子，眼珠发红嘴角流血声音嘶哑胡须虬结，若衣甲再有几片淤血，活生生便是一个战场死尸堆里的逃生者！也许是李信有意无意地回避着昔日同帐将士，也许是中军司马也确实是“深居简出”的职司，左右是终日风风火火的大将们直到此时才恍然想到，这个前军统帅已经很久很久消失于他们的视线了。此时乍现这般景象，大将们不忍卒睹，一时不禁泪眼蒙眬了。

“好。”王翦的声音有些颤抖，轻轻一点头从帅案后站了起来，又走下了六级砖石台阶的将台，走到了李信面前，“老夫已经精心遴选出飞骑锐士八千，欲强力追杀项燕之江东子弟兵。今足下有雪耻之心，老夫特准了。”

“上将军啊！……”王翦话音落点，李信顿时扑地拜倒放声痛哭。大将们顿感心下酸热，无不哽咽唏嘘了。

“将军请起。”王翦异乎寻常地平静，扶起了满目垂泪的李信，苍老雄健的声音缓缓荡开在大厅，“世以成败论人。将军一战而败，遂致英名扫地，老夫深为痛心也！然则，败必有因，若将军果能深彻自省，再造之期一步之遥而已。”

"上将军教我……"

"秦一天下，乃千古伟业。所需将才贤才唯恐其少，不嫌其多。秦王不杀将军而准老夫之请，许将军戴罪赴战，非秦王不执秦法也，而是深谋远虑，为国家储备良将贤才也。此，老夫告诫一也：毋以己才为己身，当以己才报国家。如此，则战不轻生。"

"嗯！……"李信奋然点头，目光显然明亮了许多。

"秦国崛起于艰危绝境，百余年浴血拼杀大战频仍。举凡新老秦人，哪家没有三五尊烈士灵位？昭王之前，秦人为独立天下而战，为尊严荣誉而战。昭王之期，昭王之后，秦人为一统天下之伟业而战，为根除兵戈之苦而战。无论何战，都是士兵在流血拼杀，都是庶民在耕耘支撑。是故，将军执战，其实职司国人生命鲜血之闸门。将为三军司命，此之谓也。当年，商君立法定军功：百夫长以上之将，不以个人斩首记功，而以其部属总体之胜负记功。此间思虑之深远，老夫每每深为敬服。盖将军者，若不能以全局胜负为根本决断战事，而一味求战法之奇绝，以个人之好恶决断，则战必失之轻率，不败于此战，终败于彼战。武安君白起何等才具，然终生无一轻战，以至不惜对抗王命杀身殉国，而不愿在失去战机之后轻率攻赵。唯其如此，武安君终生无一败绩。若非武安君一世慎谋大战，秦国安能屡屡摧毁山东主力，安能一举奠定一统天下之大势？"说着说着，王翦已经将目光转向了厅中肃立的所有将军，"诸位皆统兵大将，此，老夫告诫二也：为将者，必以胜负为根本，必以体恤士卒为根本；毋以一己拼杀为快，毋以一己复仇为念。唯其如此，战必胜也。"

"谨记上将军教诲！"大厅中肃然一声雷鸣。"上将军拓我褊狭，信终生铭感不忘！……"

说完这通平生仅有的长篇大论，王翦的额头已经渗出了涔涔细汗，走向帅案的脚步竟然有些虚浮起来。站在帷帐之后的军仆察觉有

异，立即快步过来扶住了王翦。及至走上将台，王翦勉力回首对大将们又叮嘱了一句，各部立即备战，便软软地瘫在了军仆肩头。大将们惊讶莫名，哄然一声围了过来。李信大急，一边示意军仆立即扶王翦进寝室歇息，一边对大将们连连摇手示意不要惊慌。待厅中平息，李信才说了上将军三日三夜没有卧榻，一直在谋划最后决战的情形。大将们人人肃然动容，齐齐地对着幕府寝室深深一躬，大步匆匆地散去了。

二月将末，项燕的诸般秘密谋划大体就绪了。整整一个冬天，项燕对郢寿王城连上六次特急军报，反复陈述“今冬猝遇大雪冷冬，我军寒衣绵薄肉食不足野炊难起，将士多有冻伤疾病，若不移师淮南整军抗秦，则军必危国必亡”的恶劣处境，力请开春后退军淮南。如此举措，一则是实情使然，楚军欲长期抗秦不能不退；二则是只有进兵淮南，项燕一举扭转庙堂格局的秘密谋划才能实施，否则鞭长莫及，只能听任老世族无休止掣肘而困死淮北。项梁对父亲的秘密谋划始终抱有疑虑，以为这无异于铤而走险。根本原因，在于目下发动兵变对楚国是雪上加霜，几大世族没有了尚能稳得住朝局的楚王负刍，立即分崩离析，其时各个拥兵自保，楚国抗秦何存？然项燕信心十足，认为“以江东为根基，联结越人诸部立王抗秦”是重建楚国的唯一出路。而且，越是危困之时，越是拥兵扭转乾坤的最佳时机，若再次胜秦楚国安定，一切复归老路，再想改变庙堂格局根本没有可能。

也许天意使然，项氏的秘密谋划郢寿庙堂竟一无所知。楚王负刍与世族权臣在项燕的频频施压之下，无可奈何且十分勉强地准许了来春退兵淮南的方略。所谓十分勉强与无可奈何，是郢寿庙堂对退兵方略限定了一个框架：项燕大军退入淮南，得以主力三十万驻扎于郢寿郊野，以郢寿为根基抗秦，楚国都城绝不再度南迁。

“只要退兵淮南，应了他。”

项燕无心再与庙堂辩驳南迁都城是原本的预后方略而不当变更，立即上书欣然接受了郢寿庙堂的退兵方略，且立即开始实施诸般预备：叔子项伯秘密常驻江东，筹划开春后秘密接应昌平君离开郢寿进入军营；季子项梁筹划退兵事宜，并总司江东子弟兵清理淮北项氏财货运往江东，以壮日后根基。项燕则亲自周旋非主力的世族兵的大将们，务必使其退兵淮南而不至路途消散，毕竟楚军精兵不足，这三十余万大军总是能增添一定的战力。更根本的一点是，留住了这三十余万大军，便能在来年大大限制老世族对楚国新王的反叛。如此这般一个冬天的忙碌之后，多雾多雨的春日已经来临了。

“我军兵退淮南，当次第有序！”

项燕指点着羊皮大地图，部署了退兵方略：平舆、寝城两军预设空营旗帜虚张声势，而后于大雾夜晚先行退兵，经汝阴营垒背后的官道直抵蕲城，先期渡过淮水驻扎等候；项燕亲率汝阴主力大军断后，迟延半日退兵。如此部署方略，主帅亲当其后，诸将自然再无异议。末了，项燕下达军令道：“自今夜开始，各营立即整装预备。明夜三更，开始退兵。其时秦军正在酣梦之中，我军轻装疾进，不举火把不起号角，秦军必不知所以然！以春雾持久之势，我主力大军退兵之时，秦军仍可能尚未觉察！”

“妙！秦蛮子一觉醒来，干瞪眼啦！”

“三日一过，有淮南肥鱼大虾啦！”

屈定景祺两句嚷嚷，引得大厅哄然笑成了一片。实在说，世族的封地“官军”在寻常之日比项燕的主力大军惬意多也。今次不然，与秦军相持经年，“官军”将士原本期望的胜仗没得打，伤亡与苦头倒是前所未有地品尝了。相比于常有苦战的主力大军，“官军”之苦更甚矣！一闻退兵淮南，各营“官军”无不欢呼，与郢寿的世族大臣们所想全然颠倒。项燕的退兵方略能迫使庙堂赞同，与其说是项燕威慑之力，毋

宁说是源源不断的“官军”抱怨使世族大臣不得不忍痛放弃淮北抗秦。于是，大将们散去之后，各营当夜便忙碌起来了。

夜半时分，昏睡中的王翦突然一跃而起。

事后，替代李信的中军司马逢人便说上将军神了。王翦跳起来一把推开抱着貂裘慌忙跑来的军仆，脚未站稳便是一声大喝：“战鼓号角！全军杀出！”守候在外间军令室的中军司马一个激灵跳起一声应命还未落点，王翦已经风一般卷到寝室外间，边穿甲带剑边下军令，“幕府将士全部上马！云车将台居赵佗部中央进兵！”话音落点，整个幕府已经旋风一般飞转起来。片刻之间幕府大帐已经拆装完毕，三千将士已经全部上马列阵。中军司马说，当他飞步攀上司令云车时，值夜司马刚刚接到斥候营探报说楚军夤夜移师，正要鼓号发令。待战鼓雷鸣号角大起，秦军如山崩地裂般杀出时，中军幕府的云车战车护卫马队也已经隆隆开出了营垒。数十年后，灭楚将军之一的赵佗做了南越王，直到晚年都不能忘记这段佳话。他时常遥望着北方对部下絮叨说，李信赶赴前军时给他的叮嘱是：无论大军战况如何酷烈，两万陇西飞骑都必须死守中军幕府，上将军不醒寸步不能离开！赵佗说，各部大将也都对他如是叮嘱了，左右是全军一心，都将护卫上将军的担子压给了他与他的两万陇西飞骑。他也做好了最艰难的苦战准备：若战况酷烈而上将军仍不能醒，他会将整个幕府结装成一个二十辆战车的连排方阵，以两万铁骑拼死护卫追随大军攻杀。只可惜上将军太神了，比那时我一个后生还利落！你说，他一个花甲老人，一个已经连日劳累得昏睡过去的老人，如何便能一个猛子半夜跳起，出口便吼全军杀出？神！真神！非神不能解说其神！

大雾弥天，杀声盈野。中军幕府人马尚未开出十里，王翦便接到了三道战报。辛胜战报说：平舆楚军自以为设置虚势空营能够骗过秦军，故此退兵散乱全无战备，我军一阵猛烈掩杀，平舆楚军大败溃退，拼命逃向汝阴营垒，我部正在全力追杀！冯去疾战报说：寝城楚

军不堪一击，大败溃逃汝阴营垒，我部正在全力追杀！杨端和冯劫战报说：汝阴守军尚有防备，我两军合力攻杀正在激战，不防平舆寝城溃败楚军从背后蜂拥溃逃而来，致使汝阴营垒一时混乱，我两部大军趁机猛力攻杀，业已冲破壁垒进入营地混战！

“传令三城各部：合力攻杀汝阴楚军主力！余部逃散暂不顾及！”

“明白！”军令司马一挥手，三骑如飞而去。

“传令蒙武：楚军东逃将提前，蕲城营垒加快构筑，全力堵截项燕主力！”

“明白！”

“传令章邯：兼程急渡淮水！务必在楚军兵败消息传出之前围困郢寿！”

“明白！”

三道军令接连发出，王翦一声喘息，又对中军司马下了一道意外的将令：“派出斥候飞骑追踪李信部，随时禀报其战情。”所以是意外将令，在于大军战场之进展皆由各将军主动禀报，少有幕府统帅派出斥候追踪其中一支者，即或这支人马是统帅直辖的敢死之旅，也极少此等追踪。然则，统帅既有将令，中军司马也不敢犹豫，立即派出斥候营飞骑追踪去了。看着斥候飞骑去了，王翦又对身旁赵佗叮嘱道：“李信若有险情，可不待老夫将令，你部立即派出五千飞骑驰援。”赵佗肃然领命，当即回身做了部署。

终于，天渐渐亮了，弥漫原野的大雾也渐渐消散了。

及至午时战饭，王翦的两万余幕府人马已经变成了事实上的掠阵后军。从清晨开始，在秦军四十万大军轮番攻杀下，项燕的主力营垒

撑持了不到三个轮次便开始松动。半个时辰间，楚军的壁垒破缺从一处迅速弥漫为十余处二十余处，万千秦军连壕沟车也不用便呼啸着跃过壕沟，推倒踏倒了不甚坚固的土木砖石鹿砦，洪水般涌进了汝阴营垒与楚军纠缠厮杀在了一起。不及项燕下令——事实上，此时的军令司马也无法到达任何一个将军马前——楚军便一发不可收拾地溃退了。秦军后续力量如江河连绵，一浪高过一浪地在广衮原野压向东北。短短两个多时辰，王翦的中军幕府便落到了最后。遥望已经是一片血火废墟的汝阴营垒，王翦突然下令：追杀战交蒙武老将军统领，幕府军马兼程疾进直渡淮水，与章邯部合围郢寿！

“上将军，幕府军马做助攻偏师，太奇太险！”赵佗立即反对。

“此时根本，不能叫楚王脱逃！奇险与否，不足道也！”

“上将军始有奇兵！末将遵令！”

赵佗不再争辩，立即挥师直奔东南方向的淮水渡口。为将求战，赵佗自然强烈渴盼进入战场拼杀。然以兵家常理，此时大军追杀，淮北显然是主战场，大军统帅显然该当坐镇淮北。上将军王翦素来常战无奇，这道撇开主战场而直奔楚国都城的军令显得分外突兀。赵佗身为护卫幕府的大将，纵然求战心切，也得明白提醒主帅有违常理的风险。及至王翦一说根本，赵佗立即恍然。事实上，以秦军大将的战场才具与士兵战力，此等大追杀已经全然不需要将令部署了，此时的幕府军马坐镇淮北可说已经无用。就全局而论，楚军主力大溃败之后，能否捕获楚国王室立即显出了重要性。

赶赴淮水渡口的路上，主战场军报一道道接踵而来，各路攻杀进展很是迅猛。暮色时分，王翦人马准备渡河时，快马军使送来了蒙武的大追杀最后方略：楚军主力已经被堵截在蕲城郊野，秦军各部封锁了方圆百里的所有要隘出口，只留垓下山塬一处逃路，一俟楚军“突围”逃入垓下谷地，秦军立即围困垓下，迫使楚军粮绝而降。王翦大是

舒心，二话没说便在那张羊皮上大笔画了一个好字。蒙武能以拼杀最少的围困之法解决最后的大追杀战，与王翦一再申明的总方略完全吻合——秦军南下广袤之地，能否最大限度地节省兵力，乃成败根本也。

次日清晨，两万余幕府人马全部渡过了淮水。一上岸，王翦便下令赵佗率两万陇西飞骑先行赶赴郢寿合围，幕府三千人马随后赶来。陇西飞骑为秦军骑兵之最，人各两马换乘，最宜飞兵突袭。赵佗一奉将令催军直下，两个时辰已轰隆隆压到了郢寿城下。此时，先于赵佗半日抵达的章邯部已经在城外展开了各式大型器械阵式，城池已经围定，所缺者正是一支策应截杀兵力。赵佗军赶到，章邯大喜过望，立即与赵佗一番会商，重新部署了秦军围城兵力，只待王翦赶到决断是否攻城。

暮色时分，王翦的三千幕府人马开到了郢寿城下。

战饭晚汤之后，对着楚国地图，王翦对章邯赵佗先讲述了楚国地理大势。战国末期之楚国，世称“三楚”：淮北四郡（楚国郡，非后来秦郡），沛郡、陈郡、汝南郡、南郡为西楚；江东三郡，东海郡、吴郡、广陵郡为东楚；淮南五郡，衡山郡、九江郡、江南郡、豫章郡、湘郡为南楚。自楚国将都城从陈城迁到淮南的郢寿，南楚便成了楚国根基。唯其如此，攻克郢寿捕获楚王，是平定南楚的轴心之战；而平定南楚，则又是平定整个楚国的轴心之战。是故，攻郢寿之战虽规模不大，却事关根本。郢寿城北有淮水，南有大泽芍陂，水上退路方便快捷。然正因为如此，郢寿城池远非淮北陈城那般坚固高厚。基于种种实际情势，王翦的攻城方略明白简单：章邯军以连弩大箭破城

破门，赵佗军冲杀入城搜捕楚王。末了，王翦神色肃然地叮嘱道：“楚地广袤，水网密布，若楚王逃脱，将比燕王喜更难捕获。为此，赵佗部之重心不在占据王城，而在捕获楚王！章邯部一俟城破，

当立即展开步军，截杀城内逃脱残部。老夫幕府再分兵两千，于各个道口游击堵截。如此，可保万无一失。”

“秦商义报说，楚王意欲降秦，要否派一特使入城说降？”章邯问。

“不须。”王翦一笑，“负刍降秦，楚国世族所愿也。”

“奇！为甚来？”赵佗又困惑又兴致勃勃。

“楚国老世族各有根基，皆欲借抗秦为大旗自立。项燕之所以敢于强势拥立昌平君，其说辞正是负刍抗秦不力。负刍若降秦，楚国世族有了台阶，立即便会家家自立，大局反倒乱了。所谓楚王意欲降秦者，楚国世族假报也。楚人圈套，老夫岂能自投罗网也。”

“末将谨受教！”

章邯赵佗一齐拱手，显然对王翦的剖析深为敬服。大将出征，如王翦能兼顾国情政情而通盘运筹者，不能说绝无仅有，但也是少而又少。在秦军全部大将中，如王翦兼具洞察全局之能者，大约连蒙恬也不能相比。而此等大才，如章邯赵佗等一班大将也是在战场实际运筹中逐渐体察到的。唯其如此，后来之蒙恬不能洞察政局，不能毅然拥立扶苏，而是无可奈何地自己走进了牢狱，使秦国庙堂最坚实的一根支柱轰然折断。此乃后话了。

次日清晨章邯开始猛攻，一切都没有出乎王翦预料。不消半个时辰，密匝匝排列的抛石机与大型连弩猛烈射出的飞石大箭的雨幕便击垮了郢寿北门的城墙。十二斤石块与长矛般的粗大弩箭如暴风骤雨般漫天击砸，实在是郢寿这般水城所不能承受的。城墙一垮北门一破，赵佗的两万陇西飞骑立即飓风般卷入城内。王翦派出的两千幕府骑士尚未抵达城外各个道口堵截，城内已经传出了军报：赵佗已经占据了

王城，楚王负刍与在郢几名世族大臣悉数被俘获！王翦第一次手忙脚乱，一边下令召回幕府骑士准备入城，一边下令章邯军迅速在城外郊野构筑壁垒，以防淮北败军残部逃来郢寿。两个时辰后，王翦登上一辆兼具战车功能的青铜高车在三千马队护卫下隆隆入城了。

这时，太阳尚未落山。

当夜，郢寿城外没有出现淮北楚军残部，这座不大的楚国都城第一次变成了没有王城灯火的夜幕笼罩下的黑城。王翦与章邯赵佗在城内军帐会商，议定：赵佗率两万陇西飞骑，立即将俘获的楚王与楚国世族大臣押送回咸阳；章邯军留镇郢寿，继续驻扎郊野扩展营垒，以为大军集结根基。部署完毕，王翦本欲率幕府马队连夜赶赴淮北，毕竟，攻克楚国都城并俘获楚王之后，淮北战场又迅速凸现为轴心大事了。然则，王翦尚未出发，蒙武军报到了：楚军残部大约二十余万，已经“突围”逃入垓下河谷，秦军各部已经四面合围，上将军可全力处置淮南战事，无须忧心淮北追杀大战。王翦思忖片刻，给蒙武回书一件，叮嘱其务须全歼项燕主力，尤其不能走脱项氏的江东精锐；大战结束之后，立下淮南会兵。然后，王翦放弃了再上淮北，开始在幕府精心谋划进兵吴越岭南的未来战事。

旬日之后，蒙武率主力大军南下了。

王翦接到的战报是：楚军主力全部覆没，李信率八千敢死骑士死死咬住项燕幕府，在垓下一片无名谷地围困项燕三日之久，楚军粮绝，无力为战，项燕自杀，已经验明正身无疑。唯一缺憾是，楚军主力大将项梁逃脱，搜寻垓下三日不见踪迹。

“上书秦王，我军立下吴越岭南，一年平定百越！”

这是秦王政二十四年初夏，公元前223 年的故事。

秦王政时年三十七岁，上将军王翦年逾六旬。

九　固楚亡楚皆分治　不亦悲哉

楚国的最后岁月，堪称山东六国中最有型的一个。

即或是军力最为强大的赵国，在护国之战中也未能有一场足以令人称道的胜仗。虽然，灭国之前的李牧军曾两败秦军，然败非秦军主力，且战事规模较小，远不能与楚国抗秦之战同日而语。相比之下，楚国在最后岁月的两次大战实在是有声有色。第一战，楚军以成功的防守反击战大败秦主力大军二十万，追击三日三夜不顿舍，攻破两壁垒，杀七都尉，以最保守估计，秦军战死也当在七八万上下（不包括伤残）。此战规模之大，超过了战国中期六国合纵抗秦的最大胜仗——信陵君救赵之战，更远远超过其余几次胜秦小战，而当之无愧地成为战国百余年整个山东六国对秦作战的最大胜仗。第二战，秦以举国兵力六十万南进，楚军以六十余万应战，对峙年余兵败，堪称虽败犹荣。败而荣者，一则，楚国在奄奄一息之时尚能聚结与秦国对等的兵力，形成战国之世唯一能与长平大战相媲美的平原战场大相持，其壮勇气势可谓战国绝唱；二则，国君力主抗秦而城破不降，统帅殚精竭虑而兵败自杀，从来分治自重的楚国世族没有出现一个大奸卖国者。凡此等等，皆有最后的尊严。

假如排除了种种偶然，楚国能否避免灭亡的命运？

这是一个历史哲学式的问题，也是一个破解历史奥秘的门户问题。虽然有违“历史不能假定”的规律而颇显臆想色彩，但却能引导我们穿过琐碎偶然漫天飘飞的迷雾，走进历史的深处，审视历史框架的筋骨与支柱。假如楚王负刍更为明锐，假如项燕的“退兵淮南，水陆并举，长期抗秦”的方略能够实施，假如项燕拥立昌平君成功，假如楚国的封邑军战力如同主力大军，假如战场没有大雾，假如楚军粮草充足兵器精良，假如楚军不退兵移营而继续原地相持，假如项燕选择了一

条更好的退兵路线而不奔蕲县，甚或，假如秦军统帅不是王翦……楚军能战胜么？楚国能保住么？

不能。

为什么？

首先，已经发生过的客观的历史状态，是我们无法以任何逻辑分析所能取代的。这一状态就是，楚国在最后岁月的种种努力，都已经在亡国危境的胁迫下被激发到了最大限度——种种掣肘减至最小，聚合之力增至最大；而没有努力的部分，则是楚国已经无法做到的部分。正是这种“已经无法做到”的部分，做出了“不能”两个字的回答。

那么，这种已经无法做到的部分究竟是什么？

就国家生命状态而言，这种已经无法做到的部分，无疑是国家聚合力不够。以今日话语说，战时的国家动员能力，楚国尚处于较低水平。尽管以楚国自身的历史比较，此时的国家聚合力已经增至最大。然则，以战国之世所应该达到的最佳国家生命状态而言，也就是横向比较，楚国的聚合力尚远远不足。具体说，与敌手相比，楚国的聚合之力远低于秦国：庙堂决策之效率、战败恢复之速度、征发动员之规模、粮草辎重之通畅、国家府库之厚薄、兵器装备之精良、器用制作之高下、商旅周流之闭合、民气战心之高下……凡此等等，无一不低于秦国。也就是说，楚国的国家聚合能力远远低于战国之世的发达状态。所有这一切，面临存亡之战的楚国已经无法改变了，更无法做到秦国那样的最佳状态了。所以，结局是清楚的：秦国可以在主力大军一次大败之后，几乎不用喘息地立即发动了更大规模的第二次战争，而楚国一旦战败，就再也爬不起来了。

楚国起源于江汉山川，数百年间蓬勃发展为横跨江淮以至在战国末世据有整个南中国的最大战国。而且，这个南中国不是长江之南，

甚至也不是淮水之南，而是大体接近黄河之南。如此皇皇广袤之气势，虽秦国相形见绌。然则，就是如此一个拥有广袤土地的最大王国，其国力军力却始终没有达到过能够稳定一个历史时期的强大状态。战国之世，初期以魏国为超强，中期除秦国一直处于上升状态之外，齐国、赵国、燕国都曾经稳定强大过一个历史时期，甚至韩国，也曾经在韩昭侯申不害变法时期迅速崛起，以“劲韩”气势威胁中原。

也就是说，在整个战国时期，唯独楚国乏力不振。战国楚最好的状态，便是虚领了几次合纵抗秦的“纵约长国”。战国楚最差的状态，则是连国君（楚怀王）都被秦国囚禁起来折腾死了。除了最后岁月的回光返照，楚国在战国时期从来没有过一次撼动天下格局的大战，譬如弱燕勃起那样的下齐七十余城的破国之战。

所以如此，根源便在楚国始终无法聚合国力，从而形成改变天下格局的冲击性力量。楚国的力量，只在两种情势下或大或小地有所爆发：一种是对包括吴越在内的南中国诸侯之战，一种是向淮北扩张的蚕食摩擦之战。这就是之所以楚国已经逼近到洛阳、新郑以南，而中原战国却始终没有一国认真与楚国开战的根本所在。也就是说，在北方大战国眼中，楚为大国，完全不许其北上扩张几乎不可能；而要楚国聚力吞灭哪个大国，则楚国也万难有此爆发，故此无须全力以赴对楚大战。当然，另外一个重要原因是秦国威胁中原太甚，山东战国宁可忍受楚国的有限蚕食。若非如此，则很难说楚国能否在战国后期扩张到淮北。

一个广袤大国长期乏力，必然有着久远的历史根源。

我们得大体回顾一番对楚国具有原生意义的历史发端事件。

楚国的历史，贯穿着一条艰难曲折的文明融合道路。

楚，在古文献中又称为“荆”、“荆楚”。考其原意，楚、荆皆为丛木之名。《说文》云：“楚，丛木，一名荆也，从林疋声。”又云：“荆，楚木也，从艸刑声。”李玉洁先生之《楚国史》以为：“疋，人足也。如此论，则楚乃林中之人……古时刑杖多以荆木为之，故荆字从刑。荆、楚，同物异名，后又合而为一。”《左传·昭公十二年》载楚大夫子革云：“昔我先王熊绎，筚路蓝缕，以处草莽，跋涉山林，以事天子。”以及其余史料都说明，楚人确实是在荒僻的荆山丛林草莽中拓荒生存，历经艰难而发展起来的一个部族。

依据种种史料评判，至少从殷商末期开始，楚部族与中原王朝已经发生了实质性的融合，楚部族已经成为受封于楚地的殷商小方国。据西汉刘向《别录》载：商末之时，楚人族领鬻熊曾与商纣臣子辛甲一起叛商，逃奔周地，且臣服了周文王。《史记·楚世家》则记载：“鬻熊子事文王。”也就是说，鬻熊当时接受的封号是低等子爵，尚很难说是诸侯之一。直到周成王时，楚部族首领熊绎才正式被周王室册封。就其实际而言，则是周王室承认了事实上已经自立发展起来的楚人部族。其册封确认的三件大事是：国之封地，楚；城邑（都），丹阳；姓，芈氏。自此，楚人具备了西周诸侯封国的三大要件，相对正式化地进入了王权文明圈，成为了西周诸侯。但是，由于楚部族封国的爵号仍然是很低的子爵，故很难与中等以上诸侯相提并论。《史记·楚世家》云：“楚子熊绎与鲁公伯禽……俱事成王。”

显然，与鲁国君主的公爵相比，楚国君主的子爵是太小了。楚部族真正的飞跃，是周幽王镐京事变后的熊通称王。当时，西周失国，平王东迁洛阳而东周伊始。这时，楚部族内部发生了一次兵变，族领蚡冒的弟弟熊通杀死了蚡冒的儿子，夺位自立为楚族君主。熊通极是强悍，全力整合楚地各部族，土地民众有了很大扩展。在熊通即位的第三十五年，楚部族已经成为江汉山川的最大诸侯。于是，趁周王室东迁初定诸事尚在忙乱之机，熊通率军北上，攻伐姬姓王族诸侯的随

国[注]。随国派出特使，指斥楚国征伐无罪之国。熊通全然不理睬，一战俘获了随国的少师（太师副手，此时当为随军主将）。随国震恐，与楚议和。熊通只提出了一个条件：随国必须上书周王，敦请周王提高楚族君主地位。熊通的口吻极具挑衅性：“我蛮夷也！今诸侯皆为叛相侵，或相杀。我有敝甲，欲以观中国之政，请王室尊吾号！”也就是说，当今诸侯已经乱了，楚有绰绰有余的甲士，我也想试试中原国政的滋味，王室必须提高我的封号！随国为免亡国，立即代为上书周王，请尊（提高）楚之封号。其时，正是东周第二代王周桓王在位，周室尚有些许实力与尊严，闻此非礼僭越之请，立即断然回绝了熊通的胁迫，不提高楚君封号。随国将消息回报给熊通，熊通倍感屈辱，怏怏班师。谋划两年后，愤怒的熊通一言震惊天下：“王不加位，我自尊耳！”

于是，熊通一举自立称王，史称楚武王。熊通称王，开始了春秋楚国迈向大国的历史。须得留意的是，楚国撇开东周王室于不顾而自行称王，在春秋初期是震惊天下的大事。历史地看，这一事件对楚国具有极为深远的影响。其一，楚国自行称王，意味着对当时中国礼法的极大破坏，由是开始了中原诸侯长期歧视楚国的历史。其二，周王室断然拒绝提高楚君封号，意味着对楚族自觉融入中原文明的拒绝，意味着无视楚族安定江汉的巨大功勋，激起了楚人部族的强烈逆反之心，由是大大淡化了楚国对中原文明的遵奉，大大减弱了自觉靠拢中原文明的仿效性，从而开始了自行其是的发展。这是一种国家发展心理，虽没有清晰自觉的目标论述，其国家行为却实实在在地表现了出来。

周桓王拒绝提高楚君封号后，《史记》记载的熊通的说法颇具意味：“吾先鬻熊，文王之师（将）也，蚤（早）终。成王举我先公，乃以子男田令居楚，蛮夷皆率服，而王不加位，我自尊耳！”熊通说的是这样三层意思。其一，历代楚人对周室有功。从周文王起，楚君便是

周之将军，楚人是周之士兵，成王虽以子、男低爵封我楚地，然我族还是平定了江汉诸部，为天下立了大功。其二，楚人以效命天子的中原文明诸侯国自居，视其余部族为蛮夷。其三，周王如此做法，伤楚人太甚！实际上，熊通已经将日后形成为楚国国家心态的根本因素，酣畅淋漓地宣示了出来。

楚人的这种心态，中原诸侯很早就有警觉。

《左传·成公四年》载：鲁成公到晋国朝聘，晋景公自大，不敬成公；鲁成公大感羞辱，回国后谋划结盟楚国而背叛晋国。大臣季文子劝阻，将晋国与楚国比较，说了一段颇具代表性的话："不可。晋虽无道，未可叛也。（晋）国大、臣睦、而迩（近）于我，诸侯听焉，未可以贰（叛）。史佚之《志》曰：'非我族类，其心必异。'楚虽大，非吾族也，其肯字（爱）我乎！"这里的关键词是：楚非吾族；非我族类，其心必异。《左传·襄公八年》又载：郑国遭受攻伐，楚国出兵援救。郑国脱险之后，会商是否臣服楚国，大夫子展说的是："楚虽救我，将安用之？亲我无成，鄙我是欲，不可从也！"也就是说，楚国虽然救了郑国，但其用心不清楚，楚国不会亲佑我，而是要鄙视压制我，所以不能服从。

如此受楚之恩又如此顾忌猜疑，很难用一般理由解释。

当时，与楚国同受中原文明歧视者，是秦国。然则，秦国对这种歧视，却没有楚国那般强烈的逆反之心，而是始终将这等歧视看做强者对弱者的歧视。故此，无论山东士人如何拒绝进入秦国，秦国都满怀渴望地向天下求贤，孜孜不倦地改变着自己，强大着自己。当然，这两种不同的历史道路后面，还隐藏着一个重要因素：中原文明对秦国的歧视与对楚国的歧视有所不同。毕竟，秦为东周勤王靖难而受封的大诸侯，其赫赫功业天下皆知。中原诸侯所歧视者，多少带有一种酸忌心态，故多为咒骂讥刺秦风习野蛮愚昧，少有"非我族类"之类的根本性警戒。是故，秦国的民歌能被孔子收进《诗经》，而有了《秦

风》篇章；而楚国作为春秋大国，不可能没有进入孔子视野的诗章，然《诗经》却没有《楚风》篇章。这种取舍，在素来将文献整理看做为天下树立正义标尺的儒家眼里，是非常重大的礼乐史笔，其背后的理念根基不会是任何琐碎缘由，只能是“非我族类”之类的根本鄙夷。

其后时代，由于中原文明对楚国的鄙视，也由于楚国对此等鄙视的逆反之心，两者交相作用，使楚国走上了一条始终固守旧传统而不愿过分靠拢中原文明的道路。见诸于实践，是只求北上争霸，而畏惧以中原变法强国为楷模革新楚国，始终奉行着虽然也有些许变化的传统旧制。

楚国传统体制的根本点，是大族分治。

楚国起于江汉，及至春秋中后期已经吞灭二十一国。至战国中代，楚共计灭国四十余个，是灭国占地最多的战国。须得留意的是，整个西周时期与春秋初期，是楚国形成国家框架传统的原生文明时期。这一时期，楚国的扩展方式与中原诸侯有很大的不同。正是这种不同，形成了楚国远远强于中原各国的分治传统。

西周时期，中原诸侯的封地大小皆由王室册封决定，不能自行扩展。所以在西周时期，中原诸侯不存在自决盈缩的问题。楚国不同，由于地理偏远江汉丛莽，加之又不是周室的原封诸侯，而是自生自灭一般性的承认式小诸侯，故此可以自行吞并相邻部族，从而不断扩大土地民众。及至春秋，中原诸侯开始了相互吞灭。由于中原诸侯无论大小都是经天子册封确认的邦国，政权意识强烈，故这种吞灭只能以刀兵征伐的战争方式进行。即或战胜国有意保留被灭之国的君主族利益，也是以重新赐封的形式确认，被灭君族从此成为战胜国君主的治下臣民，而不是以原有邦国为根基的盟约臣服。故此，不管中原诸侯吞灭多少个小国，被吞灭的君主部族都很难形成治权独立的封邑部族。当然，中原大国赐封功臣的封地拥有何种相对程度的治权，也是君主可以决定的。也就是说，法令变更的阻力相对要小许多。

楚国不然。

如果说中原诸侯扩张只有一种方式，那么楚国的扩张则至少有两种方式。

由于扩张方式的不同，其后形成的权力框架与政治传统也不同。

楚国扩张方式一，是迫使相邻部族臣服的软扩张。与当时楚国相邻的部族，都是未曾“王化”的部族，也就是未受王权承认的自生自灭的部族政权。化外之民，此之谓也。这种或居山地密林，或居大川水畔的渔猎部族，既没有正式的政权形式，也没有浓烈的权力意识，只要生计相对安稳，臣服于某种有威胁的权力还是坚持自治自立，并无非此即彼之强固要求。春秋时期，分布在江汉山川、江南岭南以及吴越地带的这种自在发展的部族尚有多多。某种意义上可以说，在楚吴越三国崛起之前，整个南中国的族群基本上全部处于自治自立自生自灭的状态。其时，在这片由辽阔湖泊江河与雄峻连绵高山交织而成的广袤地带，只有楚吴越三国接受了中原王室的封爵，是具有相对发达政权形式的邦国。具体说，中南地带只有楚国有持续扩张的社会组织条件。东南地带，则只有吴越两国。然则，楚国若要如同中原诸侯那般以武力连续不断地吞灭这些部族，也显然力不能及。于是，基于前述历史原因，便有了种种以盟约称臣方式完成的软扩张。这种软扩张，就其实质而言，不妨看做一种整合，一种兼并，一种文明化入。是故，这种扩张必然带有双方相互妥协的一面。

这种妥协的最基本方面，在楚国而言，是允许臣服部族继续在自己原有的土地上大体以原有方式自治自立地生存，可以拥有自己的封邑武装，且楚国君主不能任意夺其封邑；在臣服部族而言，则接受楚国君主为自己的上层权力，接受其封赏惩罚与行动号令。于是，臣服部族变成了楚国的臣民，臣服部族原有的生存土地发生了名义上的变更，变成了国君赐予的封邑，臣服部族必须向楚国君主纳贡（不是赋税），且不能叛楚自立。楚国前期最大的权臣部族若敖氏（斗氏、成

氏为其分支）、蔿氏、伍氏以及楚国中后期的项氏，都属于这种软扩张进来的老世族。基于利益平衡，也基于强化联盟，这种软扩张一旦成立，臣服部族的族领便可以依本族实力的大小，在楚国做大小不等的官吏，以致做到要害权臣者不在少数。

楚国扩张方式二，武力吞并。对于拥有良好生存土地而又拒绝臣服的部族政权，楚国仿效中原诸侯，以武力吞灭之。对于被吞灭部族及其土地，楚国有完全的处置权。于是，必然的情势是：这些部族人群被直接纳入了君主部族直辖的族群，这些土地也变成了君主部族所直辖的土地。也就是说，被武力吞并的部族与土地，变成了由邦国直接治理的土地与人民。由于有软扩张而来的封邑部族相对比，随着时间的推移，楚人便将这种被武力吞并而丧失自治（改由王治）的部族渐渐视作了王族势力，甚或直接看做王族分支。楚国后来的昭、屈、景三大族，以及庄氏部族、黄氏部族，之所以被诸多史家认定为楚国王族分支，原因在此。

这种部族享有王族名义，又有自己部族的姓氏；后来，又有了楚王赐封的部族封邑；于是，他们成为不同于前一种几乎完全自治的部族的新世族。之所以有这种情况发生，在于被武力吞并的部族族系实际上依然存在，且王室得依靠这种族系来统领人民，王室遂不得不将被征服的各大族族领分封在特定地域，依靠他们来形成远远大于完全自治部族势力的王族直领势力。

如上两种情形，形成了楚国分治的根基。

所谓分治，其基本点是三方面：其一，经济上分为王室直辖的土地与世族封邑土地，后者基本上不向邦国缴纳赋税，是为经济分治。其二，世族封邑可以拥有自己的私兵武装。春秋时期的楚国对外战争，史料多有“（城濮之战）若敖氏之六卒”、“（吴楚柏举之战）令尹子常之卒”、“（吴楚离城之战）子强、息桓、子捷、子骈、子盂……五人以其私卒先击吴师”等记载，皆为私卒，是为军事分治。其三，政

治权力依据族群实力之大小而分割，国政稳定地长期地由王族与大世族分割执掌，吸纳外邦与社会人才的路径基本被堵死。

分治的轴心，是国家权力的分割。

楚国在几乎整个春秋时期，都处于王室与老自治部族分掌权力的情势下。据李玉洁先生《楚国史》统计，从第一代楚王熊通（楚武王）开始，到六代之后的楚庄王，历时近两百年中，楚国的首席执政大臣令尹（相当于中原的丞相）有十一任，其中八任都是若敖氏族领担任，分别是斗祁、子文、子玉（成得臣）、子上、成大心、成嘉（子孔）、斗般（子扬）、子越（斗椒）；其余三任，一是楚文王弟子元，一是申族人彭仲爽，一是蒍族族领蒍吕臣，也同样都是老世族。

在如此权力格局下，楚国的大司马（军权）、司徒（掌役徒）等重要权力也全部被世族分掌。

楚庄王时期，楚国王族与若敖氏部族的权力矛盾日渐尖锐。晋楚城濮之战后，若敖氏因统帅楚军战败而权力动摇，遂发动兵变，先行攻杀了政敌蒍贾，后又举兵攻打楚庄王。楚庄王骤然难以抵御，提出以三代楚王（文王、成王、穆王）的三位王孙为人质，与若敖氏议和。长期经营楚国上层权力的若敖氏族领斗椒公然拒绝了议和，与楚庄王刀兵相见。虽然，楚庄王最终平定了这场大叛乱，并将若敖氏除保留一支为象征外全部分散灭之，然造成国家巨大灾难的根源却丝毫没有改变。若敖氏覆灭之后，楚国直到春秋末期，历九代国王十七任令尹，其中十二任令尹是王族公子，两任是蒍氏部族（孙叔敖、孙叔敖子），一任是若敖氏余脉（子旗），一任是屈氏部族（屈建），一任是沈氏部族（叶公子高）。

楚国由大世族执政转变为公子（王族）执政，虽然减缓了大族争夺权力的残酷程度，但却没有改变世族政治的根基。楚国在春秋时期

多次发生老世族兵变，楚庄王的若敖氏之乱、楚灵王的三公子之乱、楚平王的白公胜之乱等等，每次都直接危及到楚王与王族，足见世族分治对楚国的严重伤害。

进入战国之世，中原各大国的变法强国浪潮此起彼伏，几乎都曾经有过至少一次的成功变法。魏文侯李悝变法、齐威王变法、韩昭侯申不害变法、秦孝公商鞅变法、赵武灵王变法、燕昭王乐毅变法。第一次变法之后继续多次小变法，在中原大国也多有酝酿或发生，秦国最典型而已。唯独楚国，只有过一次短暂的半途变法，其后的变法思潮只要一有迹象（如屈原的变法酝酿），则立即被合力扼杀。也就是说，楚国始终没有过一次需要相对持续一个时期（一代或半代君主）的成功变法。因此，楚国的分治状况一直没有根本性变化。

楚国的半次变法，是吴起变法。这次变法，从吴起入楚到吴起被杀，总共只有短短三年（一说十年）。楚悼王十八年（公元前384年）吴起入楚，楚悼王二十一年（公元前381年）病逝，吴起于葬礼中被杀，楚国变法宣告终结。以实际情形说，除去初期谋划与后期动乱，即或计入年头年尾之类的虚算，其实际的变法实施至多一年余，真正地浮光掠影。就史料分析时间构成：吴起入楚第一年做宛守（宛郡郡守还是宛城守将，不能确定），第二年做令尹，第三年惨死。如此，所谓吴起变法，则实际上只能发生在第二年及第三年几个月里。再就史料分析吴起实际活动：其一，任宛守期间可能打过一仗（吞并陈蔡）；其二，任令尹之初谋划变法，提出了一套变法方案；其三，为楚国打了三次大胜仗（救赵伐魏、吞并陈蔡、南并蛮越）。除此之外，未见重大活动，事实上也不可能再有重大活动。如此，一个简单的逻辑问题便是：一个三年打了三大仗、还做了一年地方官的人，能有多少时间变法？因此，完全可以判定：吴起的变法方案根本没有来得及全面实施，便被对变法极其警觉的老世族合力谋杀了。

吴起的变法方案究竟有些什么，值得老世族们如此畏惧？史料并未呈现吴起如商鞅变法那样的变法谋划，而只是分散记载了一些变法作为，大体归类如下。其一，均爵平禄。其时，楚国世族除封邑之外尚把持高爵厚禄，平民子弟虽有战功也不能得到爵位，非世族将军即或大功也不能低爵薄禄。所以，均爵平禄是实际激发将士战心的有力制度。应该说，这是后来商鞅变法的军功爵制的先河。其二，废公族无能之官，养战斗之士。其三，封土殖民：将世族人口迁徙到荒僻地区开发拓荒，“以楚国之不足（民众），益楚国之有余（土地）。”《史记·蔡泽列传》云：“……吴起为楚悼王立法，卑減大臣之威重，罢无能，废无用，损不急之官，塞私门之请，一楚国之俗，禁游客之民，精耕战之士，禁朋党以利百姓，定楚国之政，兵震天下，威服诸侯。功已成矣，而卒枝解。”所列种种，除了战事，事实上还都只是尚未实施的方案。即或如此，楚国的老世族们已经深刻警觉了，立即行动了。

吴起变法的夭亡，意味着根深蒂固的贵族分治具有极其强大的惰性。

楚悼王之后的战国时代，古老而强大的若敖氏式的自治老世族，已经从楚国渐渐淡出。代之而起的，是有王族分支名义的昭、屈、景、庄、黄、项等非完全自治的老世族。客观地说，后者的自治权力比前者已经小了许多，譬如私家武装大大缩小，封邑也要向国府缴纳一定的赋税，对领政权力也不再有长期的一族垄断等等。但是，在战国时代，这依旧是最为保守的国家体制。相对于实力大争所要求的国家高度聚合能力，楚国依然是最弱的。

楚国之所以能在最后岁月稍有聚合，其根本原因在两处：一则是幅员辽阔人口众多，二则是实力尚在的老世族在绝境之下不得不合力抗秦。统率楚军的项氏父子，本身便是老世族，则是最好的说明。然

则，一战大胜，老世族相互掣肘的恶习复发，聚合出现了巨大的裂缝，灭亡遂不可避免。

包举江淮岭南而成最大之国，虽世族分领松散组合，毕竟成就楚国也。疲软乏力而始终不振，世族分领之痼疾也。摇摇欲坠而能最后一搏，世族绝境之聚合也。战胜而不能持久聚合，世族分治之无可救药也。兴也分治，亡之分治，不亦悲哉！

---

1. 地主，土地主人或所在地主人，语出《左传·哀公十二年》：“侯伯致礼，地主归饩（xì）。”
2. 郢寿，楚国最后都城寿春（今安徽寿县地带），楚国都城多迁，每都城前皆冠以“郢”字，故云。
3. 安陵，战国魏国城邑，在今河南省鄢陵县西北地带，地处洧水北岸。
4. 汝阴，战国楚邑，在今安徽阜阳市，与其相对的汝阳则远在西北的汝水源头。汝阴后世远离汝水下游，当为河流改道所致。
5. 项国，灭亡在公元前647年，《左传》谓鲁僖公灭之，《公羊传》、《穀梁传》谓齐桓公灭之。
6. 震泽，古代中国东南大湖泊，后世缩小，余水大体为今江苏太湖。
7. 吴中，春秋战国对吴国江东地带的泛称，或谓吴郡，今苏州之称，并无专指。
8. 下相，战国城邑，因濒临相水（泗水支流）得名，今安徽宿迁西部地带。《史记》云其为项羽出生地。
9. 莫敖，楚国官职，掌王族事务，亦称左徒、三闾大夫，屈原与春申君黄歇都曾居此要职。
10. 安陵，今河南省鄢陵县西北地带。
11. 许，春秋许国，战国置县，今河南省许昌县东部地带。
12. 平舆，战国末期楚国城邑，地处汝水下游东岸，大约在今河南省平舆县北部地带。
13. 寝，楚国城邑，地处颍水下游西岸，大约在今河南省沈丘县东南地带。
14. 秦军下城父之后，《史记》有“信又攻鄢郢，破之，于是引兵而西……会城父”之说。然据诸多史家考证，以为鄢郢地望不明，且与进军方向多有矛盾，疑为流传错讹，故不取。

15. 垓下，楚国古地名，在今安徽灵璧东南之沱河北岸地带，后来项羽兵败于此。

16. 美原，今陕西富平县有美原镇，以王翦请秦王赐“美原千顷”而得名，故事流传至今。

17. 华阳公主下嫁王翦事，秦史专家马非百先生之资料集《秦始皇帝传》引《古今图书集成·职方典·西安府古迹考三》、《陕西通志》卷七十三《古迹二》并《富平县志》，记载皆同。史家通常认为，华阳公主是秦王嬴政生女。然嬴政二十二岁加冠，此时年三十五岁，以嬴政专一国政之秉性，此时即或有生女，也不可能是十六岁以上，故此作王族公主。

18. 据吴承洛先生《中国度量衡史》研究考证：秦制一尺合今日市尺为八寸二分余；秦制一斤合今日市斤之五两一钱多。

19. 随国，周时王族诸侯国，地在淮北上蔡地带。

第十章　偏安亡齐

一　南海不定　焉有一统华夏哉

王翦战报飞抵咸阳之时，王城谯楼刚刚打响三更。

看罢战报，嬴政与尚在值夜的李斯蒙毅会商片刻，当即决断：留下蒙毅会同丞相王绾处置王书房政务，秦王与李斯赶赴郢寿。鸡鸣时分，王车马队已飞出咸阳兼程东去了。嬴政之所以紧急赶赴郢寿，是因为王翦在战报之外尚有一卷上书：请对吴越岭南之百越部族连续进兵，一举平定南中国。依此方略，则牵涉诸多方面须得一体谋划。秦王固可在咸阳召几位重臣就王翦上书议决回复，然终不若与王翦当面会商更扎实。另一层原因则是，灭楚之战的完胜，证明了王翦当初的大局洞察之深彻，接踵而来的诸多军政大计，嬴政都想听听王翦的评判。加之王翦年事已高，夫人故去，此前似乎已有暗疾迹象，能否经得起再下岭南的劳碌亦未可知。凡此等等，都使嬴政立下决断，无论咸阳有多少政事亟待解决，都得赶赴淮南立定根本。

从关中直出函谷关，经河外进入鸿沟堤岸大道，再下淮北淮南，一路平坦异常。赵高驾驭着王车第一次在如此宽阔的平野大道上长途飞驰，分外振作，将高超的驾车技艺挥洒得淋漓尽致。一辆庞大的六马青铜高车平稳得如同水上行舟，细碎的车铃声在风中连绵不断如编钟齐奏，整齐划一的二十四只马蹄时疾时徐如同鼓点拍打，身后三千铁骑隆隆如春雷滚动，直是一曲别有况味的铁马铜车行进乐章。出得安陵，赵高一回首正想问秦王要否歇息打尖，却见前座秦王已经鼾声

如雷，后座李斯直向他摇手。赵高恍然，手中集束马缰稍一收拢，王车立即变为平稳常速。

“嘭！”鼾声立止，秦王嬴政脚下一跺。

“嗨！兼程疾进！”赵高立即明白，减速反倒惊醒了秦王。

虽有鼾声如雷，嬴政心头却始终萦绕着种种有待决断而尚未清晰的线头。天下即将一统，亟待定夺的大事太多太多了。在接到王翦灭楚战报的瞬息之间，嬴政倏忽感到了呼啸而来的“天下”已泰山压顶般降临了。那一刻，一个念头骤然闪现出来：嬴政，你扛得起这座“天下”泰山么？巍巍然矗立近两百年的六座大山，已经轰轰然倒下了五座。打天下固难，然嬴政却强毅奋发一往直前，从来没有过恍惚困惑，只有今日，当楚国这座最广袤的南国之山轰然倒塌时，他却没有那种巨大的战胜喜悦，反倒是心头掠过了一片茫然……秦国的朝局该再度整饬了，这是始终飘荡在嬴政心田的一端思绪。应该立起栋梁了，否则，他这个秦王当真可能被这座“天下”泰山压倒，被这座“天下”泰山吞没。军力该如何重新部署？最后的齐国，重新泛滥的匈奴之患，死而不僵的燕代残部能否一体结束？果真能够一体结束，六国贵族该如何处置？没有了六国王室的天下该如何摆布？老秦国的法令要不要改变？等等等等头绪太多了，且每一个头绪都粗大得足以经天纬地，嬴政也嬴政，你的才具足以胜任么……

“禀报君上，已经过了淮水。”

“好！停车歇息片刻，稍事收拾再见上将军。”

赵高这次没有再看李斯手势，一过连通郢寿官道的淮水大石桥便刹住了王车，径自回首对秦王高声禀报了一句。整整一天都时醒时睡的嬴政蓦然一顿，双手搓了搓脸庞睁开了眼睛，看了看已经举起火把的马队，又看了看也是刚刚从蒙昽中醒来的李斯，这才吩咐了行止，

扶着车轼便要下车。李斯捶着腿道："君上小心，我腿都木了。"正在此时，赵高已经一个纵身到了车下，将嬴政背了下车。饶是如此，嬴政脚一落地已颓然软倒在了地上，不禁一边大笑一边连指李斯。赵高说声明白，立即过去也将李斯背下了王车。李斯虽没有倒地，也是一瘸一拐地踉跄了几步才活泛过来。

火把之下，护卫骑士们一边大嚼着锅盔夹干肉，一边喂马刷马收拾马具。嬴政与李斯则走到赵高看好的水边稍事梳洗，而后一边走动着活动手脚，一边举着酒袋啜饮着马奶子酒，一边说道起事来。嬴政说，老将军再下岭南，只怕撑持不住。李斯说，老将军是该歇息颐养了，可平定百越事大，既得缜密梳理，又得威权资望，一时无人可代老将军。嬴政兀自喃喃道，得有个办法，得有个办法，老将军不能有任何闪失，不能有任何闪失。李斯说，君上莫担心，此事终得看老将军气象如何，还是见了老将军再说。嬴政点了点头，望着遍野火把不再说话了。

半个时辰的歇息之后，王车马队整肃起行。大约四更时分，王车马队开到了郢寿北门外十里之遥。嬴政突然一跺车底下令："停车！城外就地扎营。"赵高一心只想秦王进城好安卧歇息，闻令不禁愣怔了。李斯道："深夜入城，君上怕搅扰老将军。去传令了。"赵高这才恍然，连忙跳下车高声传令去了。不料，马队刚刚开始扎营，便有一队骑士从郢寿方向飞来查问。李斯快步上前一看，原来是已经从咸阳返回军中的将军赵佗率兵夜巡，简短问答后连忙将赵佗领到了王车前。嬴政很是高兴，立即便问大军驻扎并王翦饮食起居诸般状况。

赵佗禀报说："占据郢寿三日后，上将军幕府便移到了城外大军营地，城内只留了五千步军；老将军从来严守军旅法度，初更上榻五更操演，卯时准定进入幕府处置军务，从来未见异常。"嬴政皱着眉头道："李信不是中军司马么，五更操演此等事还要老将军亲临？"赵佗禀报说："依照军法，寅时操演只练阵法分合，幕府要做的只是号角起

令，而后中军司马巡视各营，原本无须统帅过问。然上将军与蒙武老将军却从来都是日日早起，亲自下场与将士一起奔跑操演。李信曾多次劝阻，上将军依然如故。”嬴政听罢好一阵不说话。赵佗一拱手请求告辞，要立即赶回幕府禀报上将军出迎秦王。嬴政一摆手道：“将军莫走，一起等候。”赵佗大是困惑，却也没敢再问。李斯笑道：“君上不忍此时惊醒老将军，要等到天亮，将军便等了。”

“禀报君上：行营立好！敢请君上歇息。”赵高快步过来禀报。

“本王要候在这里，看着太阳出山。”

“君上……”

“小高子，教将士们打个盹，寅时末刻起行。”

“嗨！”赵高情知不能争辩，转身大步去了。

“来，将军且坐，说说军旅，想哪说哪。”

赵高铺好了一张大草席，又捧来了一坛黄米酒。嬴政与李斯赵佗席地而坐，对着天边一钩残月，听赵佗海阔天空地说起了南下大军的诸般战事。末了，赵佗说上将军正在部署对百越之战，只怕秦军要变一番模样了。嬴政与李斯都对百越大有兴致，赵佗遂说起了百越诸部。赵佗说，越国被灭之后的近百年里，越国王族大支主要分布在两地：最北边的越人聚居区是古越国的瓯水注、灵水地带，人呼瓯越，也叫做东瓯，首领瓯越王叫做摇，自称越王勾践后裔；再南的越人聚居处，是闽水注两岸与海边岛屿，人呼闽越，首领闽越王无诸，据传也是越王勾践之后裔；其余越人部族则星散于五岭之南，人呼南海百越，以番禺注越人势力较大，以讹传讹也叫做南海百粤、南海粤人。这些粤（越）人部族多以渔猎为生，操持农耕者有，但很少，其风习依旧是断发文身部族群居，轻捷剽悍聚合不定，大军应对难处多多。

“将军何以对越人如此熟悉？”李斯饶有兴致。

“末将先祖为会稽越人，经商北上定居赵国，再也没有回去。”

“如此，将军家族是长平大战后入秦？”

“长史明断。”

嬴政高兴道：“好！我军若能多有通晓百越之人，南进会顺畅许多。”赵佗说，还有几个都尉、裨将，也是南楚人或老越人，兵士中也有一些，人人都乐意为南进效力。说话间曙光渐显，嬴政下令起行。车马大队跟着赵佗的小马队，辚辚隆隆地开向了秦主力大军的营地。及至王翦蒙武闻报出迎，太阳刚刚挂上山巅。

“老臣料事不周，使王作旷野之顿，深为惭愧也！”

“老将军数十年驰驱战场，政一夜之野何足道也！”

王翦对秦王深深一躬。秦王对王翦也是深深一躬。这般君臣之礼闻所未闻，此刻却如流水一般自然真切。李斯与蒙武等一班大将肃立两厢，感慨唏嘘不止。尽管王翦步履稳健精神矍铄，但嬴政却分明看出，两年之间王翦是真正地老了。眉毛全白了，眼袋更大了，原本颀长劲健的身躯有些虚胖了，沟壑纵横的古铜色脸膛有了一片片斑痕；从来齐全的甲胄变成了柔韧轻薄的羊皮软甲，那一顶人人熟悉的铜矛帅盔换成了一顶轻得多的将军皮冠，脚下的牛皮铜钉战靴变成了不带铜钉的羊皮软靴。王翦一身唯一没变的，是那一领当年由嬴政亲自下令王室尚坊精工制作的沉甸甸的金丝黑锦斗篷。一眼打量过去，嬴政心头蓦然一阵酸热，眼圈不禁红了……

“摆开军宴！为我王接风洗尘！”

蒙武奋然一声喝令，君臣将佐们立即轻松起来，络绎走进了聚将厅外赶搭的军宴大帐。原来，王翦一接赵佗飞骑快报，立即与蒙武商定，召全军千夫长以上将官，以迎王军宴觐见秦王。中军司马李信领命，立即聚齐了幕府护卫士兵，在幕府大厅外赶搭了一座可容五七百人的连棚大帐。大帐的中央座案区设置在一排固定联结的战车上，略有兵士推动，便可巡游全帐。李信又下令幕府炊兵营，军宴酒菜一律改为楚三式：一鱼、一酒、一饭，使秦王一睹楚地风习。蒙武下令开宴之时，李信与军士们业已忙碌了一个时辰，除了远处军营的将尉们尚未全部聚齐，诸事已经大体就绪。

唯其军宴，一切实在简朴。除了中央战车前一片大将座案，其余将尉们都是十人一张草席围坐，透着初夏阳光的大帐下黑沉沉一片。秦王嬴政一走进大帐口，数百人刷的一声一齐站起，哄然齐呼秦王万岁，当真是雷鸣一般。蒙武下令就位，帐中哄然一声坐下，五七百人整齐得刀切一般。王翦亲自导引着秦王嬴政登上了中央战车落座，蒙武大步跨上战车一拱手高声道："禀报秦王，军宴楚三式：鲈鱼烩、兰陵酒、白米干饭！要否改换秦军战饭？唯待王命！"

"这，本王倒得问问将士们。"嬴政瞥一眼大案上的鱼酒饭，高声笑问，"诸位说，若没有了锅盔酱肉咥，吃得下南国鱼米么？"

"吃得下。"一片呼应声显然没有力道。

"不好吃。"

"鱼有刺。"

"吃不快。"

"不顶饿。"

种种应答纷纭，嬴政不禁大笑起来："老秦人敢说楚乡酒饭不好吃，好啊！老秦人有得挑选了！郑国渠未成之前，老秦人敢这样说么？不敢！那时，老秦人但能吃饱穿暖，已经是托天之福了。今日，秦人丰衣足食了，大出天下了，衣食风物有得比照了……倏忽数十年，天地翻覆也！"嬴政火辣辣的声音飘荡着，大帐中却是一片寂然，几乎所有将士的眼中都泛出了泪光。嬴政的笑意也不觉消散了，然话语却更平实清晰了，"话说回来。衣食男女，不同风习；四海山川，不同水土；天下万物，纷纭有别。此，天下之大道也！今我大军南征，淮南距中原已是千里之遥。远则远矣，唯其大道平坦，尚可有麦面牛羊间或输送，锅盔酱肉尚可隔三差五猛咥一顿。然若进兵南海万里驰驱，锅盔酱肉，便只能在梦里得见了……楚国不能归治南海百越，为甚来？没有大军南进！何以没有大军南进？说到底，楚军耐不得苦战！其中之一，肚皮太娇，南海生猛克化不了！"大帐哄然爆发出一阵大笑，淹没了嬴政的话音。

"好！君上决断，酒饭不变！"蒙武高声宣令了。

"赳赳老秦！共赴国难！"举帐雷鸣般吼出了这句秦人老誓。

"楚风秦风四海风！食天下者，大秦猛士也！"嬴政慷慨大笑。

"军宴就绪，秦王开宴——"

大帐中安静了下来。谁都明白，秦王方才的酒饭之辞是临机生发，虽实实在在地打在了将士们的心坎，然毕竟不是正题。无论是成例还是习俗，接下来的秦王的开宴说辞都是最要紧的，否则连千夫长也召来为甚？是故蒙武一宣布秦王开宴，大帐近千人立即肃然。

嬴政在大案前站定，环视着帐中高声道："灭楚一战底定南天，将士们辛劳备至，功劳殊伟！灭楚完胜，老秦人一统天下之伟业将成，

列国人民熄灭刀兵之期盼将成！政为秦王，以老秦人之名，以天下父老之名，谢我大秦三军将士！”

对着战车下黑压压的将尉们，嬴政深深一躬。“一统天下！秦王万岁——”

雷鸣之声平息，嬴政双手捧起了精致的白陶大碗，高声道：“此次本王行程匆忙，未及携带老秦酒犒赏将士！然则，兰陵酒也是天下名酒，自今日始，同样也是秦酒！本王便以兰陵秦酒，与上将军，与将士们，同饮共贺！”举帐肃然之中，嬴政转身对着王翦深深一躬，“老将军率举国六十万大军南下，平定大国且全我雄师，居功至伟。此酒殷殷如老将军赤心，政敢以为先敬也。”王翦捧起了大陶碗慷慨道：“君上敬老臣，老臣亦当敬之。我王襟怀四海，运筹于庙堂之上，决胜于万里之遥，此大秦之幸也，天下之幸也！臣等将士为国家驰驱，分内所为也！”

王翦举起大碗汩汩饮干，碗底向嬴政一照，干净利落滴酒未落。

嬴政大是欣慰，一个好字出口，举碗三几口吞干了一大碗兰陵酒，碗底一照也是滴酒不落。战车下的将尉们便是哄然一声喝彩。盖战国之世，酒为珍物，敬酒之风习本意，乃为敬者献出自家面前的酒呈给对方饮之，是以为敬也；并非后世之敬酒，大多为敬者先饮，实则将敬之本意讹转为罚，亦将酒之珍稀讹转为贱。然则，敬酒古风至今依然在中原地带保留，即敬酒者后饮，甚或不饮。此乃后话。嬴政观王翦饮酒所以大感欣慰者，老人之饮若能一气吞干，其底气犹存也，体魄犹健也。譬如赵国老将廉颇，郭开同党恶意诬其“一饭三遗矢（屎）”，赵王闻之而叹息廉颇老矣，缘故亦在此。

嬴政敬罢王翦，又对着蒙武与战车下座案区的大将们举起一碗道：“大军南征，诸将各司本部建功，本王敬各位将军！”大将们哄然

饮干。嬴政高声道：“今日本王特许，诸位将士放量痛饮！”秦王万岁的呐喊声浪顿时爆发，掀得牛皮大帐鼓荡不止。嬴政转身对王翦李斯一拱手道，“长史陪同老将军但饮无妨，我与各席将尉们一干。”

转身正要下车，蒙武在战车下道：“君上立定便是，老臣早有预备。”

说罢向大将座案区后一挥手，李信立即带着一小队中军甲士过来，哗啷一声分开连接战车的铁索，护卫簇拥着王案战车走向了坐席甬道。如此缓缓行进，嬴政站在战车上逐一向每席将尉敬酒。将尉们大是奋发，欢呼声连绵不断。一碗一碗地痛饮，五十余席过去，嬴政已经面如红锦汗如雨下，却丝毫不见踉跄醉态。紧步车后的赵高看得心惊肉跳又热泪直流。及至嬴政的王案战车稳稳推回中心座案区，举帐雷鸣般一声呐喊：“彩——”

正当此时，秦王嬴政一步跳下了战车，对着与甲士们共推战车的李信深深一躬。顷刻之间，举帐寂然了。只见嬴政举起了一碗兰陵酒道：“将军虽有一败，然能知耻而后勇，沉心再造，以等量壮士逼杀项燕，真丈夫也！法度在前，本王无以擅自赏功，敢请受嬴政一酒之敬！”愣怔的李信骤感心头大热，踉跄欲倒却又死死站定，又骤然拜倒愤然道：“国不弃我，我何弃国……”言犹未了，李信晕厥了过去。

这一场军宴，火辣辣痛饮到日薄西山。

嬴政睁开眼睛，已经是次日午后了。问赵高昨日情形，赵高说除了王翦、蒙武、李斯三人没醉，十有八九都醉了。王翦李斯送君上回行营，临走时王翦还对李斯说了一句，日后君上犒军，最好莫进军营。嬴政听得哈哈大笑，也是也是，要打仗岂不完了，没老将军在，我敢如此痛饮么？笑罢起身梳洗一番，顿时神清气爽，吩咐赵高去找长史来。片刻李斯来到，嬴政吩咐李斯一起去上将军幕府。李斯道：“臣已与李信约好，午后带十名书吏进郢寿王城，搜罗法令典籍。

君上先与上将军会商兵事，臣随后赶来可否？”嬴政道：“各国法令典籍，不是都有专使送往咸阳么？”李斯道：“臣已问过，楚国王城典籍库分散多处，尚正在搜集搬运之中。臣欲尽早看到楚国与百越部族立定的种种盟约，故想亲自动手，能在此次带回最好。”“长史深谋远虑，无愧庙堂之才也！”嬴政不禁大为感慨，一挥手道，“你只管去，我在上将军幕府等你，一起晚汤！”李斯拱手一应，匆匆去了。

王翦正在打量着司马摆置好的百越地图，蒙武大步进来了。

蒙武说，上将军昨夜交他的平越方略他已经看了，全然赞同，只觉大将摆布似有不妥，上将军还须再行斟酌。王翦笑道：“斟酌甚，你以为秦王能睡到明日去么？没准天黑之前你我就得奉召进行营会商，一起说。”正在此时，辕门外传来当值司马一声长呼：“秦王驾到——”蒙武还没笑出声，见王翦已经霍然起身，立即一跃而起跟着迎到了辕门。

君臣礼罢，各自笑谈着昨日醉酒情形，进了幕府正厅。嬴政看见将台上已经摆好了一排挂着地图的木架，便说：“长史有事后到，我等先议。”王翦立即下令当值司马：不许任何人进帐，正厅只留一名军令司马与一名录写掌书。而后，王翦又亲自关闭了幕府厅门，回身请秦王入座正案。嬴政坚执不从，说那是帅案，纵然君主也当不扰将令。王翦无奈，索性也坐到了帅案旁一张平日放置军务文书的偏案前，与秦王与蒙武的座案连成了一个紧凑的小圈子。如此君臣三人落座，一次绝密军事会商便告开始。

军令司马重新摆正了三幅木架地图，指点着图板对秦王嬴政先行禀报了百越三部的大体情形，而后又禀报了两位主帅拟定的南下进兵路线。这个进兵路线是：兵分三路，一路从江东吴地南下，进入会稽山地，平定瓯越诸部；一路从洞庭郡南下，进入闽水山地，平定闽越

诸部；一路从湘水南下，攀越五岭(注)进入南海之地，平定番禺的百粤诸部。

“何谓五岭？”嬴政插问了一句。

“禀报君上，”司马指点着地图高声道，“人谓五岭，是横亘于南《南康记》云：“秦略定杨越，谪戍五万，南守五岭。第一塞上岭，即南康大庾岭是。第二骑田岭，今桂阳郡腊岭是。第三都庞岭，今江华郡永明岭是。第四甿渚岭，亦江华郡白芒岭是。第五越城岭，零陵郡南临岭是也。”其余尚有《汉书》、《水经注》等不同说法。今从《舆地志》说。

中国腰部的一片连绵大山。这片大山起自湘水之南，自西北走向东南海边，依次为：台岭、骑田岭、都庞岭、萌诸岭、越岭。”

“如此岂不是说，只要扼守这道五岭山地，便可卡断南北中国？”

“大体如此。”王翦点头应了一句。

“只是，大将摆布尚未有断。”蒙武似乎有些急迫。

“是老将军自己不赞同罢了。”王翦悠然一笑。

“噢？两位老将军歧见？”嬴政有些惊讶。

“上将军执意自率大军攀越五岭，老臣不敢苟同！其因有三……”

“三也好五也好，左右是自家要去罢了！”王翦罕见地大笑了一阵。

“岂有此理！老夫不能去么？主帅得坐镇！”

“凭甚非老夫坐镇？你坐镇不行么？大仗没得打……”

“断无此理！主将上阵，副将坐镇，天下可有此等事？”

“好好好，君上决断便了。”

“君上决断，更是上将军坐镇！老枭出营，还叫博戏么？”

蒙武一句博戏比照，嬴政笑得不亦乐乎了。盖博戏为战国流行之智力游戏，几类后世军棋，其中的“枭”为统帅，居宫不出，一方逼杀对方之“枭”即为胜利。是故，这一博戏也叫做杀枭。因宫廷市井酒肆等皆以“杀枭”为赛马之外的最大赌，故列博戏之中。蒙武一时情急脱口而出，自觉精当无比，不禁得意地大笑了起来。蒙武目下是军中最老资格，虽与王翦年岁相仿，然却因军旅世家之故而少年从军，其军旅阅历只怕比王翦还早了些许。加之蒙武秉性宽厚与人争论无分老少，故遇素来不苟言笑的王翦而能赳赳相争。王翦也是唯遇蒙武此等老夫之论，方能偶显轻松。如是两人争得面红耳赤，倍显白头兄弟之谐趣。嬴政一时童心大起，只咯咯咯笑得前仰后合，全然没有了评判心思。

“打住打住，还是君上决断。”终是王翦颇显大度地挥了挥手。

“是也！老夫听君上决断！”蒙武硬邦邦跟上，依然没有松缓迹象。

“老夫之见，还是晚汤后再议。”王翦忍着笑意拍了拍案。

“好好好，最好……”

嬴政依旧笑得泪水直流，靠住了军令司马特意安置的坐靠喘息了一阵，又用汗巾拭了几次脸，这才止住了笑意。王翦蒙武都是对这个秦王知之甚深的老人，见早早已经远离了欢笑的嬴政一时显出少年心性而笑不可遏，自是倍感欣慰。晚汤上案时，王翦特意吩咐军令司马从辕门外的王车唤来了赵高，又亲自在帐口叮嘱赵高侍奉好秦王，其

殷殷之心如同一个老人照拂不知寒热的儿孙，连从不与大臣将军多礼的赵高也对王翦深深一躬，两眼泪光地走进了幕府。正在此时，李信差人来报，说在郢寿王城典籍库已经找到了楚越文卷一大间，长史正在一一清理，不能赶来晚汤了。嬴政二话不说，立即派赵高驾着王车给李斯送去了酒饭，还特意叮嘱赵高不许回来，一直等李斯完事再接回来。

晚汤之后，君臣三人重新会商。

嬴政之意，两位老将军如何统兵之事过后再说，先定三路实战主将。王翦蒙武立即赞同。王翦禀报说，南下三将已有初定之选：以任嚣为平定瓯越主将，以屠睢为平定闽越主将，以赵佗为平定南海主将。此三人祖籍皆为老越人，入秦均在两代之上，对越人风习依然通晓，可获事半功倍之效。嬴政问三人将才。王翦说，此三人才具勇略虽不及王杨辛李四大将，然却有一共同长处，处事稳健且有政务之能。南下平定百越，大多为分军独战，战事不大却连绵不断，须得下一城邑安一城邑，同时须得兼顾各部族城邑间利害冲突，故政才极其要紧。嬴政听罢，欣然拍案了。

第二件大事，总兵力分派。王翦之见，南下兵力以步军为主，占八成；铁骑变为轻骑，占两成；总兵力只需三十万，每路大体十万上下。其余三十万大军班师中原，底定大局。嬴政听得心头怦怦直跳，竭力按捺着兴奋，只追问南下三十万大军能否胜任？王翦蒙武先后申述一番，都说以秦军战力三十万绰绰有余，若非山高水远，若是平野地带，只怕根本无须三十万。嬴政这才奋然拍案，三十万大军回归中原，天下定矣！

第三件大事，后援保障。自秦昭王之后，秦人多远征大战，上下深知后援畅通之重要。此次万里迢迢远离中原深入丛林之地，其后援通道无疑是闻所未闻的艰难。而楚国所以不能有效归化治理百越，其根本原因与其说兵力不济，毋宁说后援不济。军谚云：千里不运粮。

盖长途千里输送粮草，其输送人马足以耗去自身所运之大部粮草，成本之大，任何邦国无以承担。是故，秦军再度南下，其后援根基必然只能设在故楚江南之地，力所能及地越靠南越好。如此一来，建立仓储营地，建立兵器衣甲作坊，征发相应车马民力等等，实在都是前所未有的巨大运筹。其中还牵涉一个看似不大却又极为要害的难题，就是秦军将士十有八九都是北方人，惯食麦面豆谷与牛羊猪肉。若以江南为后援根基就近征发，则只能以输送鱼米为主。若从河外安陵后援大营将北人食物运至江南大营，而后再越五岭下南海，则消耗将十数倍增长，根本无以承受。然若不如此，秦军将士能否适应，则又很难说。秦王嬴政在将尉军宴上开篇便大说了一番秦军饮食口味，虽是临机而发，实则也是久在心头的大事。大将们连同王翦蒙武在内，都深为秦王的这通激励之辞所振奋，原因也在于此。如此等等纠葛，后援之事便非同寻常地凸现出来。

嬴政听完两位老将军的种种申述，良久默然。

正在此时，李斯一头汗水风尘仆仆地回来了。李斯一边接过赵高递来的汗巾擦拭着汗水，一边大体说了百越文档搜集情形，说他回到咸阳后便可尽快拟出一则既合越人习俗又简单易行的治越法令，君上允准后可以正式王命颁发，南下大军好据以行事。王翦蒙武大为高兴，一口声连连赞叹，说只要这则法令颁行，平定百越便有了八成胜算。嬴政顿感轻松，说了方才所议，问李斯对后援之事有何见教？李斯皱着眉头打量着地图，一时没了话说。

“水路！可否水路设法？”李斯突然回头。

“有水路还说甚？”蒙武走过来指点着地图高声道，“上将军心思缜密，早派水工带着斥候踏勘了水路。这五岭之北，水皆入江；五岭之南，水皆入粤；两大水网各走各路，平行入海，你却如何从湘水进得粤水(注)？”

“这倒也是。”李斯兀自喃喃。

“不。”思忖的嬴政突然目光炯炯道，“这个想头没错！若能开一水路，省却多少牛马人力？此等事，寻常水工不行。郑国！要郑国说话！”

“对也！郑国！”王翦李斯蒙武异口同声。

“小高子！”嬴政一挥手道，“立驾王车回咸阳，接郑国大人来此！”

“君上限时几何？”赵高拱手高声请命。

“两日后回来。”

“嗨！”赵高大步转身走了。

于是，君臣四人又会商了安定楚国的相关急务，方才散了。

第三日暮色时分，六马王车风驰电掣般归来了。

郑国自做了大田令，执掌秦国整个农事。因在泾水河渠几年中落下了一身疾病，故得秦王特令，与尉缭子一样只虚掌公事，不必日日赶赴官署。近十年下来，郑国的体魄倒渐渐缓了过来，虽已满头霜雪，精神却是矍铄健旺。一见久违了的秦王君臣，郑国的奋发之情油然生出，晚汤后根本无意歇息，立即就在幕府大厅说起了正事。

“老夫高年，虽有心力，不足跋涉山水了！”

“只要老令指点决断，不须跋山涉水。”嬴政接了一句。

“老臣给君上带来一人，足堪水事大任。”

“噢？何人？”

“史禄。”

“是老令弟子么？”嬴政很是惊喜。

“不。史禄史禄，一个御史。”

“噢——御史！”君臣几人一齐恍然又一齐惊讶了。

“没有本名？”蒙武突然插问。

“史禄史禄，官名叫了多年，老夫忘了他本名。”

“臣知此人。”李斯一拱手道，“本名午禄，洞庭郡人氏，南墨士子。”

“着！”郑国慨然拍案，“天下皆知，墨家治学，百工皆通。老臣与长史当年领工泾水，君上下令各郡县工师全数调来做工长，这史禄，便是其中一个！其时，他在陈仓县做田啬夫。因他与老臣几个弟子多言水事，成了老臣属下的得力水工之一。河渠完结，老臣见他文墨出众，又稳健干练，举荐给了丞相。后来，做了一个御史……”

“此人从南墨入秦？”嬴政突然插问。

“对也。在陈仓任小吏两年。”

“既是墨家子弟，何能一直吏身？”

“墨家务实，不足为奇。老夫只说，此人知岭南之水！”

“何以见得？”李斯笑问一句。

“老夫说知便知！有甚何以见得！”

郑国与李斯交谊笃厚言无深浅，一句武断指斥，厅中不禁一阵大笑。笑声落点，嬴政问道：“贤士目下何在？”郑国对站在厅口的赵高一扬手，赵高立即快步出厅，片刻间领进了一个人来。君臣几人一打量，不禁相视一笑。为何？此人活生生一个当年的郑国：黝黑干瘦，阔嘴大眼颧骨高耸，草鞋斗笠粗短布衣，手中一支探水铁尺点地如同竹杖。山野间若见此人，任谁也不会想到他是一个王室御史。

“足下从咸阳来？”李斯谨慎地问了一句。

“不。我在江南探水，得老令急约，会于淮南。”

“足下在咸阳没有公事？”

“大人不知。我这御史不同：丞相王绾大人当年派定我一个特异差事，巡监河渠事。后来，秦军每下一国，我随之踏勘一国水事，向丞相府禀报列国河渠情势。”

“那，上次灭魏水战……”蒙武突然一问。

“灭魏水战，恢复鸿沟，都是我跟着老令。”

“嘿嘿，此番信了？莫再敲边鼓了。”郑国颇为得意地对李斯蒙武笑了。

“老令举荐足下担岭南水事，可有成算？”王翦直入正题。

“十之八九。”

“这是地图，足下且大体说来。”

史禄大步走上将台，探水铁尺指点着地图道：“君上、诸位大人且看，此乃湘水，此乃离水(注)。湘水北入江，离水南入粤。两大水系之通连，唯在此处。其理何在？盖五岭南北，唯此地两水最近，其余之

地，诸水远不相谋。且看此地，两水之间一座大山隔断，其实际路程不到二三十里。通连之法，凿山开渠，引湘入离！但能渠宽丈余，深数尺，便可行千斛之舟……”

“好！”蒙武喜极拍案。

“军营水工说，这片山地南高北低，足下能使低水高流？”

王翦此问极是扎实。史禄看了看郑国，欲言又止。郑国笃笃点着那支永远替代手杖的盈缩自如的探水铁尺，走到了地图前指点道：“凿渠通连湘离两水，难点正在这一上一下。湘水南去过山，这是一上。翻过此山，地势又低，这是一下。一上之难，在水流攀高，否则无以成渠。一下之难，在节制流速，否则无以行舟。史禄若不能攻克如此两难，老夫岂能举荐王前？实在说，史禄之法堪称水中圣手！”郑国从不轻言，今日如此推崇一个后生，嬴政君臣不禁一齐惊讶了。

“老令褒奖，愧不敢当。”史禄连忙一躬。

“真才自真才，无妨。”郑国点着铁尺杖，“你只明说，如何决此两难？”

“君上，列位大人，”史禄一拱手道，“我午氏一族，原本楚国伍氏一支。皆因湘水洞庭水患频仍，我族自来在洞庭大泽与湘水两岸漂泊无定。其间，唯因水患频仍，我族久欲迁徙岭南。终未成者，皆因大山横亘在前，湘水行舟无以南进，徒步跋涉又恐多伤老幼。故此，禄自少时，已对湘南地势多有涉足。后入南墨求学，禄专修治水之学，曾随老师多次踏勘湘水。那时，禄之梦想，为洞庭民众，亦为我族人，拓一南进水道也！奈何楚国分治，国势衰微，此等水事无法提及，我方北上入秦……”

“史禄是说，他对通连两水久有谋划！”

满厅寂然，秦王君臣无不动容，郑国却昂昂一句插断了。郑国之意，一要使秦王君臣明白史禄这段话的本心，二要使史禄尽早切入正题。毕竟，所有的话都可以相机再说，而秦王与如此几位重臣聚会决断的时机却是短暂的。史禄机敏干练，略为停顿，铁尺指点地图，干净利落地转向了本题。

“上下之难，禄有两法决之。其一，决上水之法为：在渠口垒石，为铧嘴之象，头锐而身厚。石铧深入湘水三十里，逆分湘水为两。如此可激六十里水势，使其压入渠口，水积渐进，故能循岩而上。渠道开凿，绕山而上，以缓其坡势，如此水可上也！其二，决下水法为：渠道不走直，以山势多为盘旋，以减其流速，使舟行平稳，建瓴而下！然则，如此两法，便要加长渠道，两水间二十余里，渠道却要百里之长！”

“此法如何啊？”郑国笑吟吟顿着铁尺杖。

“循岩而上，建瓴而下，好！”蒙武率先拍案。

“老夫不通水事，听着也扎实可行。”王翦舒心地笑着。

“老令说成，准成！”李斯更直接。

“公有此策，天下之幸也！”嬴政离案起身，对着史禄深深一躬。

“史禄啊史禄，小子好命也！”骤然之间，郑国老泪纵横了。

“君上，老令……”史禄哽咽了。

“老令何须心酸也，”李斯呵呵笑道，“天下大水多多，来生再治不晚。”

话未落点，厅中一片大笑。嬴政道：“我意，效当年郑国渠之法，以史禄为湘离河渠令，以姚贾辅之，军民皆统于上将军幕府。”王翦思忖道：“此渠关乎重大，不若以一部大军先期凿渠，渠成后再进兵岭南。君上以为如何？”嬴政点头道：“也是。楚地新平，民力征发定然缓慢……史禄，此渠须得人力几多？”史禄道：“若是精壮士卒，十万足矣！”蒙武高声道：“如此正好！瓯越、闽越可先行南下，岭南渠成再南下，甚不耽搁。”

“好！立即筹划，尽早成渠！”嬴政当即拍案。

于是，这件最大的南进后援工程风云雷电一般决断了，上马了。

这便是那时的秦风，戮力同心惕厉奋发当断则断当行则行，没有拖泥带水，没有猜忌掣肘，数不清的大型工程在此后短短十余年间轰轰然接踵推开，遍及中国南北，其雷霆万里之势闻所未闻超迈古今。雷电远去，历史已经成为可比的废墟，人们才惊愕地发现：那时的任何一件大型工程，都足以使帝国之后的任何朝代视为盛世丰碑，西汉之后清末之前所有的标志性工程相加，也不如帝国十余年创建之多！这，当真是中国历史上最为不可思议的一个时代。仅以水利工程论，郑国渠、都江堰、灵渠至今犹存；还有沟通陵水与浙江的通陵水道、沟通汨罗江相关水流的汨罗之流、咸阳至潼关的三百里兴成渠、甘肃灵州的一百五十里秦渠、疏浚沟通黄河与淮河的大鸿沟等等工程，皆已经在岁月沧桑中成为古老的遗迹。凡此等等，任何一件都是亘古不朽的绝世工程。譬如，这道沟通长江水系与珠江水系的绝世工程，唐以后谓之灵渠。其构思之妙，其效用之大，其法度之精，其开凿速度之快，其延续寿命之长，无不令后人瞠目。自《汉书》之后，历代典籍多有论及灵渠者，然终不如几个实际踏勘者的评判实在。范成大之《桂海虞衡录》历数灵渠开凿之法后赞叹云：“治水之妙，无如灵渠者！”宋人周去非《岭外代答》云：“（灵渠）其余威能罔水行舟，万世之下乃赖之。”乾隆时《兴安县志》云：“历代以来，修治（灵渠）

不一，类皆循其故道，因时而损益之，终不能独出新意，易其开辟之成规。”此乃后话也。

旬日之后，秦王嬴政北上了。

临行之前，嬴政单独召见了王翦，与这位亦师亦友的老臣整整密谈了一夜。嬴政对王翦坦率直陈了目下亟待决断的几件大事，一一征询了王翦的意见。事实上，战国之世的庙堂轴心是三驾马车：君王、丞相、上将军。王翦因为长期在外统军大战，对庙堂决策的亲身参与便大大减少。无论嬴政与王翦在大事上如何及时沟通，这位上将军总会有疏离中枢之感。王翦以任何朝臣所不能比拟的资望功勋而谨慎备至，很难说没有远离庙堂这一因素。若非李信战败，不得不重推王翦出山，嬴政的本意便是要王翦在灭燕之后重回庙堂。此次南来，嬴政原本也是要王翦重返庙堂的。楚国已灭，大战已罢，王翦的战场功业可谓到顶了，加之夫人过世，又生出老疾，王翦无论如何是不能再度南下了。从庙堂格局出发，则更是如此。在嬴政看来，王翦这个一生都在军营的老将军，其对政局的评判洞察不下于任何一个名士大家。唯其终生执兵，拥有深重资望，王翦回归庙堂更具镇国之威。

然则，嬴政又不得不割舍了将王翦拉回庙堂的谋划。

身临南国，嬴政更深地体察到了平定南海对整个一统天下的深远意义。灭魏之后，嬴政已经清楚地知道，华夏一统之大局已经底定，堪称无可阻挡；而一统之治能否持久，则威慑来自两重，既在内忧，又在外患。内忧而言，秦国一统大战开始之后，已经有过了贵族复辟的韩国之乱；一统完成之后，此等复辟之乱亦必将不少。甚或将更多。外患而言，则情势较前有所不同。在六国存在的岁月里，无论华夏战国的攻伐多么剧烈，然在对待外患这一点上，哪个战国都没手软过。燕国平定东胡，赵国反击林胡匈奴，秦国反击陇西戎狄北方匈奴，齐国平定东夷，楚国平定东夷南夷等等。而今，六国将不复存

在，所有的外患都必须秦国以华夏共主之身一肩挑起。此等局面该如何应对？对嬴政而言，这是一个闻所未闻的大课题。

就史实说，截至战国末世，华夏已经分治五百余年。其间，所有的为政治国之学，都是霸主之道。以后人话语说，是霸主思维。也就是说，天下探索揣摩之目标，十有八九都是称霸天下的强国之道，而对于“一天下而治”的天子治道的探索揣摩，则已经是久违了。或者说，夏商周三代的“一治”已经被潮流破坏殆尽，而新的“一治”之道还没有出现在人们的构想里。所以，到嬴政之时，如何做天下共主，事实上已经成为一个颇为生疏的命题。就实而论，其时各大战国朝不保夕，除了秦国君主，大约谁也不会去做这般大梦了。最有资格思谋此道的秦王嬴政，不可能不想，但也不可能想得更深。更多的情形是，时势逼一步，则秦王嬴政想一步。若不是燕太子丹主谋的荆轲刺秦事件突然发作，很可能秦一天下就多了一种盟约称臣的形式；若非韩国世族的复辟之乱，很可能六国王族世族便不会大举迁入关中……

尽管是边走边想边筹划，然就全局洞察未雨绸缪而言，嬴政还是比任何一个大臣都走得更远。灭国大战开始时，嬴政坚执将能够独当一面的蒙恬摆在了九原，其后历经大战而蒙恬未动一次，便是嬴政这种天下思谋的基本决断——秦国既欲一统华夏，自当一肩挑起抵御天下外患之责！匈奴若乘灭国大战之机南下，秦国何颜立于天下？

议定史禄凿渠之后，嬴政说到衡山与云梦大泽走走看看。因为，对于生长北国的嬴政而言，何为南国之广袤，毕竟尚未有过一次亲身目睹。无论嬴政胸襟如何宽广，然在脚下，在眼中，曾经见到过的最广阔的气象就是阴山草原了。嬴政还记得，议论灭楚之时，尽管王翦反复申述了楚国广袤难下，然当时闪现在嬴政心头的，却是后来无法启齿的一个荒诞念头：“南国能有北国草原广袤？果真广袤，楚国老是北上做甚？”嬴政后来想明白了，自己这个念头，其实是少年踏入苍茫草原时在那些牧民悠长的歌声与豪迈的酒风中埋下的种子。今日亲临

郢寿，南海虽无法领略了，然总须看看天下最大的湖海云梦泽。那一日，王车抵达了烟波浩渺的云梦泽畔，嬴政登上了云雾缥缈的高山之巅。嬴政举目遥望，水天苍茫无垠，青山隐现层叠，霞光万道波催浪涌正不知天地几重伸展……那一刻，嬴政被深深震撼了。

“此去南海，路程几多？”良久无言，嬴政遥指南天一问。

“老臣不知定数，大约总在万里之外。”王翦笑了。

“南海气象，较云梦泽如何？”

王翦默然了，蒙武默然了，李斯也默然了。

“南海纵然广袤，大约不过如此也。”蒙武嘟哝了一句。

“南海之疆，臣未尝涉足。然，臣以为云梦必不若南海。”李斯说话了。

“何以见得？”

“庄子作《逍遥游》，尝云：南海者，天成水域也；鲲鹏怒而飞南海也，水击三千里，抟扶摇而上者九万里。三千里，南海之一隅也。由是观之，南海之大，不可想见也。”

“长史说得好！老夫也记得庄子几句。”王翦高声赞叹一句，临风吟诵，苍迈激越如同老秦人的村唱，“天下之水，莫大于海，万川归之，不知何时止而不盈；尾闾泄之，不知何时已而不虚；计四海之在天地之间也，不似礨空之在大泽乎！计中国之在海内，不似稊米之在大仓乎！”

“这老庄子！说来说去究竟谁大了？”蒙武高声嚷嚷。

“至大者，人心也！庄子神游八荒，足证此理。”嬴政发自肺腑地感喟了，“既往，嬴政唯知阴山草原之广袤，尝笑南国山水之狭隘。今日登临云梦之山，方知水乡更有汪洋无边也！我等当以庄子神游之胸襟待天下，不以目睹为大，而以心广为大！”

“心广为大！”王翦李斯蒙武异口同声。

“南海者，我华夏之南海也！南海不定，焉有一统华夏哉！”

“王有此言，华夏大幸！”王翦李斯蒙武又是异口同声一句。

便是那一刻，嬴政才在内心第一次将南定百越与北定阴山并列了起来。北方阴山是外患，南海百越是内忧，任何一方不稳，全局都要翻盘。也就是那时，嬴政看着白发苍苍的王翦，内心深深叹息了一声。

云梦泽归来，君臣临别共聚。蒙武提出了一件事：请秦王派一位大臣坐镇郢寿，使上将军能够回到咸阳养息，平定南海无大战，由他统率即可。王翦坚执反对自己回朝，但赞同派一大臣南来坐镇，理由是自己能从民治纷扰中摆脱出来而专一处置军事。王翦力荐李斯南来坐镇，说李斯既是楚人，又是政务大才。蒙武也是一力赞同，说但有李斯南来，后援大事断无阻碍。李斯无可无不可地笑着，只不说话。

其时，嬴政尚未与王翦深谈朝局诸事，沉吟着一直没有点头。然见两位老将军已经说开，默然片刻，嬴政明白说道：“天下将一，大势已变。天下大局，该当从大处着眼铺排了。平定南海无大战，上将军也该当回咸阳养息。然则，南海百越分治于华夏文明之外已历时数百年，楚国始终未能有效划一。此间兵事、民事、部族事、方国事，纠葛太多太深。若无上将军威权资望与洞察谋略，本王诚恐再有李信之失也！”见蒙武肃然省悟不再说话，嬴政遂拍案道，“我意，上将军仍留郢寿坐镇，总揽军政，彻平南海了事！再调姚贾率一班精干官吏南

来，主理郡县民治。余事，待灭齐之后再一体会商决断。如何？”王翦却道：“老臣素无政才，不足总揽军政。姚贾政才过人，亦无须老臣凌驾其上。敢请君上，特许老臣统兵南进。只要战事平顺，政事姚贾足矣！”嬴政心知这位老将军只怕权力过大，遂哈哈大笑一阵道：“老将军是将命！不当大权，不成事也！”蒙武立即高声道：“老臣以为，君上决断甚明！上将军坐镇郢寿，堪称上上之策！领军打仗，老臣足矣！”见王翦瞪着蒙武又要发作，嬴政叩着书案恳切道：“上将军自入军旅，数十年鞍马驰驱，未曾得享一日清闲，若再将兵岭南，我心何堪！若论才具，上将军襟怀宽阔谋略深远，正当回归庙堂用事。所以留上将军镇抚南国者，兹事体大也！嬴政素以上将军为我师我友……而今天宽地阔，嬴政深感力绌之时，上将军安忍独领一军而不揽南国全局乎！”

“君上此言，老臣汗颜也！”终于，王翦不再为自己辩驳了。

王翦留在郢寿，嬴政对这片居天下泰半的广袤疆域放心了。

二　一统棋局　最后一手务求平稳收煞

蒙恬、王贲两支马队几乎是脚跟脚地进了咸阳。

两人接到的特急王书一样的简单明白：“底定大局，务必于三日内归国朝会。”于是，蒙恬从九原，王贲从蓟城，都当即安置好军务飞骑上路。其时直道未通，蒙恬马队从九原东南经云中郡再下上郡，而后南进关中，绕行两千余里。王贲马队则从蓟城直下邯郸再下河内，沿河内大道向西进入函谷关再进关中，已在三千里之外。蒙恬路程短，却多经山塬林海河谷，道路险狭。王贲路途长，却是久经车马的战国大道。是故，两支同样剽悍灵动人各两马的轻装飞骑，都在起程第三日的暮色时分飞进了咸阳南门。李斯在南门内城墙下的城门署专程等候，给蒙恬王贲转述的王命一样的八个字：“歇息一夜，卯时朝会。”两人也一样地都问了君上从楚地归来后体魄如何，夜来能否晋见

晤谈？李斯也一样地笑答：“君上早知两位有此一问，回话是，各睡各，无相扰。”两人俱各大笑一阵，连忙各自回府，处置自家亏欠的种种伦常人情去了。

次日清晨卯时，重臣朝会在东偏殿准时举行。

此时秦国的重臣朝会，不是寻常之时处置日常政务的囊括所有重要大臣的会议，而是会商安定天下之长策方略的战时朝会。故此，该当参与此等重臣朝会的几位大臣是：丞相王绾、上将军王翦、上将军蒙恬、国尉尉缭、长史李斯、上卿姚贾、上卿顿弱、长史丞蒙毅。除此之外，再加上每次朝会涉及的相关大臣将军，便是朝会的全部与会大臣。因为王翦、蒙恬、姚贾、顿弱多因战事邦交而经常不在国，所以事实上的经常成员只有王绾、尉缭、李斯，再加上后来的蒙毅。然则，这次朝会却是罕见的齐全，除了上将军王翦未能与会，几乎是全数到齐。相关大臣将军则增加了王贲、冯去疾、冯劫。

“诸位，各方情势皆有重大变化，故此，本王召紧急朝会议决。”

大臣将军们就座，嬴政开门见山地申明了事由，又道：“各方变化情形，先由长史陈述，而后诸位斟酌如何铺排。”嬴政话音落点，李斯从座案站了起来，走到王台下的一幅张挂在高大木板的羊皮地图前指点着说了起来。李斯陈述的重大变化是六个方面：

其一，陇西将军阮翁仲飞书急报：匈奴一部大举西迁，联结西海西羌诸部族，年来频繁劫掠陇西牧民，目下有联兵攻占陇西而后瓜分陇西之图谋；原本早已归化为半农半牧秦人的老戎狄部族，有几处生发躁动，有图谋叛乱迹象。阮翁仲请增兵三万，一举击退匈奴羌胡并平定陇西。

其二，数十年不举兵事的齐国，突然起兵三十余万进驻西界巨野泽。

其三，代王赵嘉再度联结已经逃亡辽东的燕王喜残部，与匈奴、东胡及林胡残部合纵联兵，欲图吞灭云中、九原两支秦军，彻底占据与燕北地带相连的阴山草原，图谋建立北赵、北燕两国。

其四，秦国主力大军两分，驻扎楚地的三十万铁骑已经在杨端和、辛胜两大将统率下开始班师北上，一月之内将回归河外的南阳大营。

其五，已经平定的五大战国，皆有种种骚动，各国世族大量逃入齐国。

其六，王翦蒙武统率的三十万大军已经开始了平越之战。瓯越、闽越两路兵马已经南进；南海一路已经开始了全力开凿湘离大渠，大体在半年一年后也将越过五岭南下；淮南后援大营已经开始筹划，河内河外几郡将征发数十万民力南下。

“看看，都热得流汗。蒙毅，上冰茶。”

时值六月酷暑，大殿虽有一道蒙恬创制的冰墙，依然不见清凉。大臣将军们一边不时用汗巾搌拭着额头汗水，一边专注地听着李斯的陈述，举殿一片肃静。李斯一说完，嬴政也抹了抹额头细汗，立即吩咐蒙毅上冰茶。这冰茶乃秦惠王首创，是将南山粗茶煮成茶水，装入若干大瓮储藏于王室冰窖，专一地在酷暑时节取出饮用。蒙毅对殿口赵高一招手，片刻间一辆青铜柜车推进，取出一个个如同酒坛一般的陶罐摆上了一张张座案。大臣将军们一捧陶罐触手冰凉，当下精神一振，及至拔开陶罐木塞咕咚咚入口下肚，舒畅得人人情不自禁地拍案连呼快哉快哉！夏时之冰为古代极其珍稀之物，即或重臣权贵府邸，也难得有大型储冰地窖。寻常时期，只有大臣死在酷暑时节，难以在葬礼之期保持尸体不腐臭，王室才依据其爵位高低赏赐定量冰块围护尸身。也就是说，以冰成茶水而饮，是寻常绝难做到的奢侈，即或王

室成员也不是人人都能做到酷暑饮冰的。唯其如此，此时一罐冰茶之昂贵远甚于一坛老酒，如何不教大臣将军们倍感振作大呼快哉。

“诸位，五国虽灭，天下仍在板荡之时也！”嬴政汩汩饮下了一罐冰茶，站了起来，走到了王台下，站到了羊皮地图前，“外部有变，我也有变。外部之变，匈奴觊觎，燕赵躁动，齐国备战，四方不宁。我方之变，一则兵力运筹超出预期，三十万铁骑顺当班师；二则南进诸事平顺，不会掣肘北方。当此之时，能否尽速平定陇西、燕赵，并同时攻灭齐国，一举底定天下？这，便是今日朝会之轴心。”

“以我方目下兵力计，臣以为可三面开战！”蒙恬第一个说话了。今日朝会以兵事为主，王翦又不在朝，同为上将军的蒙恬自然不能先听后说，“北上铁骑三十万，陇西兵马两万，蓟城兵马三万；九原云中两年来新成军五万，连同原部守军共十万余；内史郡尚有万余都城守军不计，我军可战兵力已在四十六万余。以臣谋划：陇西可派出铁骑三万，反击西羌匈奴；燕赵兵力可增至十五万，一举平定燕赵残部；九原云中，留守五万人马，配以大型连弩千具，足以防御阴山匈奴；所余二十余万，攻灭齐国当足以胜任！”

“诸位以为如何？”嬴政笑问一句。

“臣赞同！”几位大臣将军异口同声。

“王贲之见？”

“臣赞同上将军三面开战方略。”王贲站了起来，“然，臣对兵力铺排稍有不同处：平定燕赵残部，十万铁骑足矣！陇西兵力，当有增加。匈奴西羌合流，若不一战灭其威风，则后患无穷，该当重兵痛击！”

“如此补正，臣亦赞同！”蒙恬立即点头。

“王贲筹划燕赵追杀战已有年余，有成算了？”

“禀报君上！臣决以十万之师，一战平定燕赵残部！”

“好！将军猛士壮心，必能斩夙敌残根！”嬴政高声赞叹。

“老臣一言，君上姑妄听之。”

“老国尉有话，尽管说。”嬴政顿时肃然，回到了王案正襟危坐。

“老臣之意，三面开战，方略该有所不同。”尉缭子苍老的声音回荡着，“西部北部，非外患，即顽敌，故须霹雳痛击。齐国一面，则当大兵压境，徐徐缓图，若操持得当，齐国或可不战而下。此等方略，老臣定为八字：西北峻急，东齐缓压。”

“国尉方略，臣亦赞同！”李斯高声道，“齐国君弱臣荒，数十年不修兵备，如今五国已灭，齐国方有边地驻军之举，未必上下同心。若能以顿弱上卿入齐周旋，再加二十余万大兵压境，齐国很可能不战而降。”

“老国尉方略，尚有另外一利。”蒙恬欣然道，“我军二十余万压于齐国边境而暂不开战，既威慑齐国以待其生变，又可策应西北以防不测。若果真西北兵力不济，可随时发兵增援；若西北顺利早日完胜，则可合兵压齐，其时无论齐国战与不战，我都可一举底定大局！”

“将军悟性之高，老夫佩服也！”尉缭子不禁赞叹了一句。

“老臣无异议。”老丞相王绾表态了。

“臣等无异议！”举殿异口同声。

“好！诸位既无异议，本王归总铺排。”嬴政再次离座起身，走到了王台下的羊皮地图前，“大兵压齐，由上将军蒙恬总率二十三万大

军，月后开兵东进；追杀燕赵残部，由将军王贲率十万兵马开战，务求斩草除根！陇西反击，由一员大将率八万铁骑，与翁仲将军合兵，务求一战痛击匈奴西羌，安定西部！云中九原之防御北部匈奴，由蒙恬一体处置。”

“陇西一路，何人统兵？”老尉缭突然问了一句。

“陇西主将，容我思谋几日。”嬴政似有所属又颇见踌躇。

“老臣直言，陇西将兵，莫如李信。”

尉缭声音不大，却使所有的大臣将军深感惊讶，偌大厅堂一片寂然。须知秦国法度严明，李信败军之罪尚未论处，已经是大大的法外特例了，若再任一路统兵主将，任谁也不敢做如此想。当此之时，老尉缭竟能认定李信，实在突兀之极。然则，嬴政似乎并没有如何惊诧，反倒是淡淡一笑道：“老国尉，何以如此啊？”尉缭笃笃笃点着竹杖道：“李氏一族，根在陇西。李信为秦军四大主将时，陇西李氏引为荣耀。李信统兵灭楚，陇西李氏几乎举族男丁入军；李信战败，陇西李氏则深感蒙羞，尝思雪耻。今陇西遭匈奴西羌劫掠，李氏一族岂能不同心奋战？若得李信为将，岂非猛虎添翼！就事而论，李信为将，两大利：其一，能于人民散居之地立定轴心大聚人心；其二，能于羌匈飞骑之前，大展李信铁骑奔袭战之长……”

“老国尉如此说，不怕坏我秦法？”嬴政面无表情。“起用李信，老臣不以为坏法。”尉缭扶着竹杖颤巍巍站了起来，“秦军新起，大将多为新锐。灭国之战，更是五百年未曾经历之存亡大战。我军摸索而战，付出代价事属必然，偶有闪失更是在所难免。法以强国，法以爱民，此商君之言也。若败战必杀将，则将能几人存哉！将之不存，国何以强？民何以安？夫天下有战以来，若武安君白起之终生不败者，是为战神，万中无一也。常战之将，胜多败少足矣！春秋之世，秦军

东出大败，穆公不杀孟、西、白三将而最终称霸。今日秦国要一统天下，岂能无如此襟怀也！”

“老国尉此论，诸位以为如何？”嬴政叩着书案沉吟着。

“国尉之论，臣等赞同！”举殿异口同声。

“好！”嬴政一阵大笑，“陇西主将所以未定，本王也是犯难。陇西郡守说过几次，陇西将军阮翁仲勇猛绝伦，只是运筹稍差。若是小战，本王信得翁仲。然则，此次匈奴西羌联兵大进，陇西一旦有失，关中立见危机。故此，我也想到了李信……”嬴政没有再说下去，起身走下了王台，走到了尉缭面前，肃然地深深一躬，“老国尉公心至大，开嬴政茅塞，谨受教。”

“秦王有此海纳胸襟，天下定矣！”老尉缭顿着竹杖哽咽了。

“不说了。”嬴政转身下令，“蒙毅立刻拟定王书，调李信兼程还都！噢，要对上将军备细申明朝会情形。”蒙毅答应一声，立即转身去了。

在各方官署都在紧张运转的时候，李斯病倒了。

在天下将一的前夜，秦国的所有官吏都倍感压力之巨大。与战事军事相关的官吏，人人忙得脚不沾地。兵力调遣、民力征发、新兵训练、粮草输送、兵器制造等等等等，数不清的大事急事都得风风火火紧急办理。所以，武事各署经常是空空如也，官吏们几乎很难在官署停留得片刻。与之相反，文官各署则是人如流水车如穿梭，经常的满员议事昼夜不息。比较而言，兵事虽忙，然对秦人秦官都是轻车熟路，成例多多经验多多，无非不亦乐乎地跑断腿说破嘴而已。政事不然，十有八九都是闻所未闻的新情势新事端，无法可依无章可循，却又必须得立下决断，此等忙碌便平添了几分焦虑一片乱象。自朝会结

束，李斯一直在王城连续守了一个月没有归家，日日只睡得至多两个时辰，人变得精瘦，眼亮得精光。自西周以来，官署法度便是五日一归家，歇息一日复归官署。直到战国之世，此等传统也没有大的改变。末世的山东六国甚至比春秋时期更松，政事萧疏法度松弛，常常是小官吏蜗居在家不出，大臣则索性回了封地。只有秦国，自这位秦王嬴政亲政，铆足了劲地昼夜运转，无一处不热气蒸腾，无一处不紧张忙碌……三日前，李斯终于昏倒在了书案，太医说是中暑又中风，非静养服药不能恢复。若非这次晕厥，大约秦王也不会强令李斯归家养息。

盛年之期，养息者何，便是补觉。

午后时分，李斯正在庭院树下酣睡得呼噜声震天，却被摇醒了。长子李由虽尚未加冠，却老成持重得大人一般，低声凑近父亲耳边说，秦王来了。李斯一激灵坐起，忙问到了何处？李由低声说，已经在正厅等候了半个时辰。又说，不能教秦王再等了，他已看了三次日头。李斯顾不得再听儿子诉说自己的评判，大步走到盛满清水的石槽前洗了洗脸整了整发，再戴上了那顶居家常冠，大步匆匆地向前庭去了。

“斯兄，病情如何了？”嬴政笑着迎了过来。

“臣，参见君上。”李斯很有些惶恐，毕竟秦王太忙了。

“居家无定礼。来来来，斯兄坐了说话。”

“臣已大睡三日，好多也，没病！”

“两眼还是赤红……小高子，先拿一匣冰来！”

赵高捧来了一方玉匣。嬴政坚执亲自扶着李斯躺好在草席上，又亲自用两方白布裹好冰块，一方敷在了李斯双眼上，一方敷在了李斯

额头上。李斯再没有说话，泪水却从白布下流满了脸颊。嬴政笑道，你只躺好消火，听我说话便是。及至两方冰块融化，李斯霍然坐起，嬴政已经将大要说完了。嬴政说，各方战事已经没有大磕绊了，目下最要紧的是要拿出一个盘整天下的大方略来。头疼医头，脚疼医脚，是不行了。同时，朝局也得有所更新，他在离开楚地之前征询了上将军，上将军也是一般想法。此等重任，只怕要有劳斯兄了。

“君上，臣立即与廷尉府会商……”

“不。不是会商，是领事。”

“君上，廷尉是高爵重臣，臣只是长史……”

“本王，今日拜定大秦廷尉。”嬴政当头深深一躬。

“君上——”李斯挺身长跪，复扑地重重一叩。

“斯兄啊，”嬴政扶住了李斯，坐在了对面，“你我相识近二十年了，自当年那次轻舟就教，嬴政便认定斯兄乃天下大才。此后每当关节，斯兄均是风骨卓然独有主见。《谏逐客书》、治郑国渠、襄助嬴政运筹庙堂而长策迭出，功不在上将军之下也！然则，斯兄庙堂用事，功高爵低却一无怨尤，嬴政一一在心焉！方今天下将定，文治立见吃重，正是斯兄大任之时也！秦为法治之国。在秦国，丞相、上将军之外，廷尉便是首座重臣。秦国要真正地一天下而治，是成是败，便在能否以法度立起华夏文明！……唯其如此，大秦立法，舍李斯其谁也！”

“君上壮心若此，李斯夫复何言！”

君臣两人草席促膝，侃侃而谈，不觉已是暮色时分。嬴政第一次在李斯家中用了晚汤，并破例地召见了李斯的长子李由，对这个弱冠少年很是褒奖了一番。晚汤后，君臣两人又商议了长史署与廷尉府的

交接事宜。嬴政说，李斯走后教蒙毅接任长史，目下长史署以事务居多，不若原先以划策为主，蒙毅精悍干练正当其职。李斯倒是没有就人事与诸般交接说任何话，只是在秦王嬴政将走之时，肃然一躬道："臣有一言，愿君上听之。"嬴政也是肃然相向："斯兄但说无妨。"

"灭齐之战，一统棋局最后一手。不求其快，务求平稳收煞。"

良久无言，嬴政深深一躬："谨受教。"

初月挂上树梢，王车辚辚去了。李斯的最后提醒，嬴政一路想了许多。李斯能够在如此关键时刻提出如此警示，嬴政深感李斯把准了自己的秉性脉搏。嬴政不怕局势纷纭不怕艰难险阻不怕开拓新路，唯一所惧者，是自己内心时常泛起的莫名其妙的躁动。这种躁动，或可说是一种功业焦虑。也就是说，功业之心日日相催，但有不堪烦扰而骤然爆发，便有不可收拾的恶果。当年那道逐客令几乎断送秦国，便是自己骤然暴怒之下的乱政之行。前次错用李信，几致二十万大军覆灭，则是另一则轻躁之错。认真自省，逐客令失之忧心太重，错用李信则失之骄躁轻率，归根结底都是心气躁动所致。目下情势纷纭头绪繁多，正在底定大局的最紧要的十字道口，所要踏出的这一步是最最不能出错的一步，踏正则一统天下，踏错则难保不功亏一篑。当此之时，李斯提出务求平稳收煞，可说正当其时地向嬴政的燥热之心敷了一方冰布，其效用远远大于任何具体的方略对策。

这一点，只有嬴政自己最清楚。

三　匪鸡则鸣　苍蝇之声

商旅车队抵达临淄时，经多见广的顿弱惊讶了。

临淄城外的绿茫茫原野上，帐篷点点炊烟飘浮，恍若阴山草原搬到了东海之滨。一片片帐篷营地间的条条小道上，连绵不断地出现了

一辆辆车一坨坨人，汇聚到天下闻名的临淄官道上，汪洋蠕动着涌向了遥遥在望的雄峻城郭。这条素来通畅无阻的宽阔的林荫大道，蓦然变成了人牛马的河流，人皆举步维艰，只有随波逐流。商旅车马则根本无法上道，只好纷纷在道下田野寻机穿插，或寻觅营地，或抢夺入城时机，于是乎烟尘漫天人声喧嚷，炎炎烈日下红霾笼罩天地。

虽然，顿弱已经清楚地知道这是五国贵族的大逃亡，然一朝亲眼目睹，仍不免心头怦怦乱跳。目下，秦国整顿新地尚且乏力，秦国派往各灭亡国的官吏尚难以有效整饬民治，秦军主力又分布在各个战场，少量镇抚守军对无数隘口关津根本无法控制。各灭亡之国的老世族们便趁此时机，大举逃向最后的齐国。这些老世族多有封地与支脉，封地民众也依着千百年传统追随其封主逃亡，动辄数百数千，大族人马更是数以万计，再加上粮草财货谋生家什，其声势之大可想而知。顿弱最熟悉燕齐两国，听过无数燕齐人士有关当年燕军破齐时齐国民众大逃亡的种种故事，然与今日情形相比，当年的齐民众大逃亡直是河伯之遇海神了。

“甚嚣，且尘上矣！”

站在城外一座山头遥望的顿弱，油然想起了这句春秋老话。

顿弱的车队马队一直在城外驻扎了三日，才得以在夜半时分获准入城。令顿弱惊讶的是，这等时刻齐国竟然还能冷静地盘剥搜刮逃亡者，甚或连商旅也一齐裹挟着盘剥搜刮。顿弱的这支秦商人马入城，被暗示着强收了一百金。齐国以“防间”为由，对所有请入城者均实施官吏勘问与财货搜查，统谓之勘查防间。这种勘查煞有介事地分为三步。其一，凡请入城而接受勘查者，每人须得先交十金为“请”。后世话语，便是申请金。其二，确定能否进入临淄的依据是财富多寡。财货总值在五千金以上者方可入临淄，否则一律派往指定郡县；为此，便要全部搜检财货，包括清点车马。其三，若获准入城，则入城者得将财货之半数缴纳于临淄官库。其四，凡获准入城者，一主人只能带

十个依附人口，无论家人仆人都包括在内，若欲增加依附人口，则一口缴纳一百金。凡此等等折腾搜刮，进城速度便慢得不能再慢，能入临淄者一日至多百余人而已，且只能是拥有充裕财货的老世族嫡系。追随封主逃亡而来的附庸庶民与世族支脉，则只能在城外郊野露宿等候。

进城后，顿弱看到了齐国丞相后胜专门颁下的《临淄防间令》，不禁大感滑稽，很是大笑了一阵。后胜之令云："齐自管仲富国，临淄向为天下康乐大都。非财货殷实，无以安居也；非勤勉之士，不得乐业也。故，凡入齐国，得以财货之多寡为衡平。举凡财力不足以在临淄立足者，得一律迁入郡县拓荒。"

商社总事禀报说，齐国如此处置流民，业已使齐国大生乱象。庶民与世族支脉惶惶不安，纷纷要重回故地。已经入城的逃亡世族领主则唯恐失去根基，更是愤怒之极，终日哄哄然聚集到临淄王城前呼天抢地。齐王建与丞相后胜，则全然不予理睬，只派临淄守在外虚与周旋。逃亡世族忍无可忍，对齐国的愤怨越积越深，很可能在酝酿更大图谋。种种折冲往来反复，整个临淄整个齐国，已经乱哄哄热腾腾不亦乐乎没了章法。

顿弱进入临淄城，住进了秦国商社。

邦交人马以商旅之身进入他国，这在秦国历史上是第一次。自秦惠王东出以来，秦国邦交有四个分支：一是执掌使节往来的行人署，二是执掌边地归化部族与相邻部族方国的属邦署，三是执掌秘密刺探的黑冰台，四是以商旅名义驻扎各国都城的商社。商社之为邦交，只是由实际是官身的相关头领实施，并不妨碍商社的统合民间商旅之功能，实际是官民兼具。如此，邦交四分支便有"官三民一"之说。在秦王嬴政之前，这四支人马通常分作两个系列分领：行人署与属邦署，归属丞相府政务；黑冰台与各国商社，则分别归属该时期主掌纵横大计的重臣掌管，若张仪范雎等名相，则四者一统。自秦王嬴政筹划一

统天下开始，任顿弱、姚贾为上卿专一执掌邦交，四分支则统由两人执掌。灭燕前后，顿弱执邦交之牛耳。后因顿弱在赵国被郭开折磨濒死，养息数年，姚贾便成了主领山东邦交的大臣。此次姚贾奉命坐镇楚国民治，顿弱又病愈复出，故邦交四分支又归属了顿弱执掌。

战国列强铁血大争，无所不用其极。此间，每个国家都将“用间”作为邦交周旋的一个重要方面。甚或可以说，战国之世的邦交活动与间谍战完全一体化。所以，战国邦交之实质，是一种间战邦交。所谓远交近攻，这个“交”字，其实际含义是间战邦交，其本质依然是战，是服务于战争的破交战。合纵连横之所以惊心动魄，之所以波谲云诡，其实质正在于间战邦交的全方位性。

至少，这种间战邦交的实际内容有四个方面：其一，使节以说服对方国君权臣为轴心的上层斡旋，此为“说客”邦交，是官方邦交的正面体现；其二，以重金、流言为主要手段，分化敌方阵营；其三，以名士大臣与技能异士进入一国，说动该国实施某种自我削弱的政策，此谓“间臣”也，典型如韩国派出赫赫水家大师郑国实施疲秦计；其四，以高明剑士为刺客实施秘密暗杀，剪除最危险最直接而又无法分化的敌对人物，典型如荆轲刺秦。凡此等等屡见不鲜，绝非秦国独有。虽然，我们已经无法确切地知道春秋战国时期各国专司“间战”的机构名称了，然从史料所载的事实足以看出，那时的“间战”之激烈，与所有方面一样，都达到了中国古典历史的最高峰。然则，战国间战与后世之阴谋政治决然不同。其根本之点在于：春秋战国之间战不对内政，而只对外交；而后世之阴谋政治，则将秘密力量使用于刺探监控臣下与政敌。也就是说，春秋战国之间战，只作为国家手段对外使用，而不是国家内部的干政力量；而后世王朝之阴谋政治恰恰相反，将秘密力量作为对内的政治手段使用。

《孙子兵法·用间篇》云：“非圣智莫能用间，非仁义莫能使间，非微妙不能得间之实。微哉！微哉！……能以上智为间者，必成大

功。”可见，春秋战国之世，间战之利用，只在于战争与邦交两方面，目标极为纯正，因而被视为“圣智上智”者的高端战场，实在不带有后世的阴谋底色。以秦国而论，将秘密间战作为邦交方略，也是其来有自，并非自秦王嬴政开始。张仪以间战邦交分化六国合纵而成名于天下，范雎以间战邦交在长平大战使赵国换将而大获成功，堪称秦国间战邦交的经典战例。秦王嬴政时期，尉缭子与李斯先后明确提出，以间战邦交作为削弱分化六国之有效手段的总体性方略。尉缭子云：“……愿大王毋爱财物，赂其豪臣，以乱其谋，不过亡三十万金，则诸侯可尽！”李斯提出的间战方略则更有了具体步骤：“诸侯名士可下以财者，厚遗结之；不肯者，利剑刺之；离其君臣，良将随其后。”

这里，李斯将间战邦交与兵争浑然一体，呈现出步步进逼摧毁敌国的三个环节：重金收买——利剑刺杀——大军随后。也就是说，以间战邦交弱化敌国，以精锐大军摧毁敌国，这是一个有机的整体战略。此次顿弱人马以商旅之身进入临淄，是秦国间战邦交的又一谋划。

秦王嬴政与李斯顿弱会商，君臣三人一致认为，齐国君臣孱弱已久，若外施压而内分化，很可能促使齐国不战而降，避免最后一场大流血。目下列国老世族大举流入齐国，秦国若明派使节入齐，很容易激发列国老世族群起鼓荡齐王抗秦之风潮。而隐匿身份进入齐国，既不妨碍秘密周旋，亦有利于暗中探察流亡势力的真实图谋。若公开使节之身，反倒行动不便，尤其不利于秘密分化齐王建与丞相后胜一班君臣。末了，秦王嬴政还着意申明了此次方略：“齐国徐徐图之，不求其快捷，务求其平顺。与其快而生乱，使天下世族再度流窜星散而后患无穷，莫如从容着手，内化外压逼降齐国，则非但齐国可下，天下贵族之患一举可定矣！”顿弱揶揄道：“老臣明白，本次使命与其说是分化齐国，毋宁说是要探清天下老世族之图谋，对复辟之患未雨绸缪。无论如何，总归是鼠穴不见天日也！”一语落点，君臣三人都大笑了起来。

临行那日，秦王在十里郊亭特为顿弱饯行。三爵饮罢，顿弱辞行登车。嬴政殷殷执其手，几乎是一字一顿地说：“目下之齐国，尽聚亡命之徒，群小沆瀣，阴谋横行，上卿务以安全为计！”顿弱慨然拱手道：“秦王毋忧也！郭开天下第一阴毒，尚不能奈何老臣，流亡鼠辈何足道哉！”

暮色时分，一辆青铜高车驶进了与王城遥遥相对的林荫大道。

数十年前，这里还是名震天下的稷下学宫，如今却已经是灯火煌煌的贵商坊了。齐王建即位四十余年，稷下学宫早已经因为士子流失而清冷。后来，在丞相后胜的富国谋划下，这里被改成了聚集列国大商的贵商坊。齐王建原本要学秦国，要叫做尚商坊。后胜却说，“尚商”两字尊崇全部商贾，与旧学宫只接纳富商大贾有别，当做“贵商坊”。齐王建素无定见，哼哼哈哈着接纳了。在兵戈激荡的数十年里，唯独齐国远离战火，山东大商流水般进入了齐国，使临淄呈现出前所未有的富庶风华，贵商坊便成了齐国的流金淌银之地。近几年秦楚大交兵，楚国大商更是纷纷将根基转移到了齐国。一时间，楚国商旅的豪阔酒肆成了整个齐国最显赫的游乐聚会所在，也成了汇聚关下流亡世族的渊薮之地。

青铜高车辚辚驶来，停在了灯火最盛的楚天酒肆前。

车上走下了一个须发雪白而又备显沧桑的老人，袍服冠带无不华贵，却又隐隐遍布无法清洗干净的风尘遗迹；手中一支铜杖，杖头赫然显出空荡荡一个脱落了珠宝的镶嵌孔洞；车马精良，却又处处可见轮厢磨损与马具修补；甚至，那个驾车的驭手还穿着泥污未去的脏衣，头上还缠着一圈渗出血痕的白布。凡此等等，道口肃立的酒仆立即看出了来路：又是一个逃亡老贵胄到了。

“大人请随我来。”酒仆快步上前，扶住了老人下车。

“聚酒苑。”老人只淡淡三字。

“大人，聚酒苑尽为贵人聚会，酒价颇高……”酒仆小心翼翼地打住了。

“老夫财货尚在。”老人冰冷淡漠地一句，径自大步去了。

“大人见谅。”酒仆连忙快步赶上扶住了老人，“非常之期，诸多贵胄都成了一夜穷士，总事叮嘱不得不如此。大人，这边。”老人骤然火起，冷冰冰愤愤然地顿着铜杖高声嚷嚷起来：“这是天下大邦么？见利忘义！刮我财货！到头来只能自取其辱！”大厅内纷纭穿梭的客人的目光立即聚集了过来，几个客人立即呼应，一片斥责声风风火火地弥漫开来。一个显然是领班执事的风韵女子立即轻盈地飘了过来，一边亲自扶住了老人，一边笑吟吟道：“大人息怒，有金没金一样是贵客啦！来来来，小女侍奉大人进去，聚酒苑啦。”老人狠狠顿了顿铜杖，一副不屑再与人计较的神态，被女执事扶着走进了另一道豪阔的大门。

一进大门，煌煌铜灯之下无数半人高的隔间沉沉一片，哄嗡声浪弥漫一片，老人不禁大皱眉头。女执事边走边殷勤笑道：“大人，楚天酒肆原是一等一的清雅所在，目下已讲不得规矩法度了……聚酒苑原是稷下学宫的争鸣堂，分了三进，大去了。小女侍奉大人到一个幽静去处如何？”老人站定，冷冷甩开女执事道：“老夫与一个老友有约，执事自家忙去了。”女执事一副看惯愤懑流亡者的豁达模样，嫣然一笑，飘然去了。

老人在厚厚的红毡上漫步走着，打量着甬道两边醺醺痛饮的落魄流亡者们，嘴角抽出一丝不易觉察的冷笑。所有的客人都在大饮大嚼，所有的酒案都是鼎盘狼藉，人们哭笑各异地吃着喝着愤然咒骂着，全然不在乎对谁说话有没有人听，华贵糜烂的气息完全淹没了这片小小的天地。

第二进更为豪阔，隔间有大有小，青铜座案金玉酒具熠熠生光，应酒侍女穿梭般飘然来去。老人愤愤然兀自嘟哝着，走到一个大隔间道口，见一个烂醉的客人被两个酒仆抬出去了，老人便黑着脸走进去坐进了那张空案，大声嚷嚷一句："好酒好肉！快上啦！两位份！"相邻几张座案的客人只向老人瞟了一眼，又自顾自地痛饮了。及至送来酒肉，老人黑着脸立即自顾自开吃开喝，谁也不看。

"痛饮半日，敢问足下高名上姓？"邻座一个中年人高声大气。

"韩人张良……敢问足下？"答话者显然地沉郁许多。

"老夫楚国项氏，打败了！"

"敢问可是？……"

"老夫知道你想问谁。不是。项氏将军都死光了！老夫只姓项而已！"

"敢问这位兄弟？……"

"我叫项羽！"少年的声音虽低，却如沉雷一般浑厚。

"羽？羽？好！项氏该当再飞起来。"

"足下豪雄之士，敢问有何良策？"

"我？豪雄之士？"脸色苍白的年轻人笑了。

"韩国复辟壮举传遍天下，老夫知道张良这个名字！"

"老哥哥慎言。秦国耳目……"

“鸟！天下复辟之势如荡荡江河，虎狼秦能猖獗几时！且不说还有一个齐国，便没了这个齐国，天下世族也要咬住虎狼，复我家国！老夫憋闷死也！临淄不敢说话，天下何处还能说话？秦国耳目敢到临淄，天下世族生吞了他！敢到此地，一人一口淹死他！老夫第一个撕扯了他下酒！”

“住了住了，老哥哥醉也。”

“你且看谁个没醉？来，干！”

中年人举爵一饮而尽了。年轻人摇了摇头道：“我从来不饮酒。”中年人黑着脸说声没劲道，径自大饮起来。旁边的少年项羽不断给中年人斟酒，自家也间或大饮一爵，沉稳做派俨然猛士。看得张良不禁暗暗称奇。突然，有人伏案大哭：“我的封邑！我的田畴牛马！我要回去啊！……”又有人连连拍案大叫着：“我族三百口战死！老夫要复仇！”片刻之间，整个大厅都呼喝吼叫起来，都哭泣怒骂起来，一片绝望的宣泄。只有年轻的张良低着头不声不响。突然，张良从座中站起，走到厅中无人理会的琴台前肃然跪坐，一拨琴弦，叮咚轰鸣之声大起，如秋风掠过林梢，纷乱喧嚣的大厅顿时沉寂了。张良眼中含泪，悲怆的长歌飘荡起来：

山河变色兮　社稷沦丧

骨肉离散兮　念我家邦

干城安在兮　国破家亡

悠悠上天兮　何时驱虎狼……

随着琴声歌声，流亡者们眼中涌流着泪水和琴而歌，无论身边是谁都相扶相依，如亲人般相拥相泣。琴声止息，歌声止息，一片哭泣声淹没了大厅。突然，两名青年大步走到了琴台前，一人高声道：“诸

位，哭没用，骂没用，唱也没用！若有血气，跟我两人共图大事！”一时间举座惊讶。一人高声道：“话是没错！敢问两位壮士大名？”

“我乃张耳！”方才说话的威猛年轻人拱手高声报名。

“我乃陈余！”另一个年轻人清瘦劲健。

“敢问两位，何谓大事？”

“我等皆魏国信陵君门生！”张耳慷慨高声道，“我等谋划是：各国流亡世族各组成一支劲旅，面见齐王，请与齐军一起抗秦！败秦之后，各国世族兵立可复国！诸位若是赞同，我等立即登录人力财货！都说，哪位愿随我等组成联军血战秦国？！”

“没有齐国根基，此事万难！”一人高声质疑。

“我等成军，齐王定然支持！”陈余冷静自信。

“难也。”站在旁边的张良摇了摇头。

张耳看也不看张良，从怀中扯出了一方白布高声道：“愿成军者血书姓名！”说罢一口咬破中指，鲜血淋漓地大书了“张耳”二字。陈余也立即咬破中指，血书了姓名。厅中人皆惊愕，一时相互观望却没有人上前。苍白清瘦的张良突然一步上前，咬指出血，一声大喊：“恢复三晋！”写下了血淋淋的“张良”二字。厅中一阵骚动，便听一人大喊：“魏豹算一个！”一个虬髯壮士大步前来，也咬指血书了姓名。于是座中人争相而起，纷纷高喊着我族一个复国复仇，上来血书姓名。只有那个项氏中年人神色冷漠，拉起了那个叫做项羽的少年冷笑着走了。年轻的张良一眼瞥见，连忙几步追上，一拱手恭敬道：“足下与秦仇深似海，宁如此木然哉！”中年人轻蔑一笑道：“寄望于齐国齐王，痴人说梦。”张良道：“无论如何，总是先张起势来好。”中年人冷冷

道："势顶个鸟用！两个说嘴门客，一群老派公子，乌合之众能成事？兄弟要做自家去做，老夫没兴致。"说罢，拉着少年大步去了。

张良愣怔一阵回到琴台前，见那个邻座老人正在愤愤然咬破指头血书，写罢又一个名字一个人地辨认着，说自家是商人，可不想将财货交给一班没根底的人去折腾。张良忙问老人是哪国商贾？老人冷冷道："老夫乃大燕林胡商贾，襄平氏，知道么？"旁边张耳听得一怔，显然是从来没听说过襄平氏名号，心念一动高声道："敢问老伯，襄平氏能出几多财货助军？"老人从大袖中拿出了一方黑亮亮的玉佩，啪地打在琴台道："半年之内，持此玉佩到老燕商社，老夫自给你定数。"说罢一顿铜杖，径自大步去了。张良与身旁陈余低语了几句。陈余连连点头，立即唤过一个壮实后生耳语了几句，后生便匆匆出门去了。

四更时分，顿弱回到了秦国商社。

青铜高车没有绕道，没有着意加速，从容地直然驶进了老燕商社。顿弱在商社换过一套服饰，又登上了一辆四面垂帘的辎车，出偏门径自去了。回到秦国商社，顿弱的第一件事便是静坐案前默想，一个一个地写下了那些血淋淋的名字，特意在那个"项氏"旁边画下了一道粗重的墨杠。而后，顿弱唤来了商社总执事与随同前来的黑冰台都尉，指着羊皮纸道："这些人物，都给老夫一个个盯住，随时禀报动向。"两人拱手领命，立即拿出随身竹板炭笔，画下了一些任谁也无法明白的线条记号。

"大人，近日一事颇为蹊跷。"商社总事一副困惑神色。

"老总事不明，必非小事了。"

"齐人近日纷纷传唱一支老歌，辞意不知何在？"

“老歌？能唱得出来么？”

“在下着意记下了，能唱。”商社总事便唱了起来：

鸡既鸣矣　　夜既盈矣

匪鸡则鸣　　苍蝇之声

东方明矣　　月则盈矣

匪东方之明　月出之光

虫飞薨薨　　甘与子同

梦海有大尸矣　苍蝇尚之以琼英

“倒是不错也！”顿弱大笑一阵，眼前蓦然浮现出张良的古琴悲歌。

“敢问大人……”

“此歌以入《诗》之古齐歌为本，略有更改。老夫以市井俗语唱出，你自明白也。”说罢，顿弱饶有兴致地说唱起来，“公鸡叫了啊，月亮也满了。哪里是公鸡叫啊，分明是苍蝇嗡嗡。东方亮了，月亮满了。哪里是东方亮了啊，分明还是月亮光光。虫子飞得嗡嗡，它和你都做着一样的大梦。海边有一具庞大的尸体啊，苍蝇却将它当做美玉香花。”

“啊——”商社总事与黑冰台都尉惊愕了。

“再推一把，教这支歌唱遍临淄，唱遍齐国！”

“遵命！”两人一拱手去了。

一声嘹亮的鸡鸣响彻庭院。顿弱长长地打了个哈欠，起身便要上榻。不料一阵脚步匆匆，商社老总事又进来禀报说，丞相府家老送来密函，丞相后胜要立即会见大人。顿弱皱着眉头道，他要老夫现时去么？老总事道，倒没明说，只是急促罢了。顿弱思忖片刻道，定在三日之后，吊他些许。

午后醒来，顿弱沐浴一番，又悠然品尝了齐菜中赫赫大名的即墨米酒炖鸡，这才走进密室书房，思谋起会见后胜的种种方略。在天下大奸之中，这个后胜几类赵国的郭开，无甚显赫根基，却在齐国做了二十余年丞相无人撼动，也算得天下一奇。顿弱久为间战邦交，揣摩敌手的侧重点不是正邪之分，而是对方的谋私之道与权术之才。就实说，间战邦交所进行的分化，不是求贤，而是求奸。也就是说，只有敌国的奸佞权臣，才是收买分化的对象，而对于那些真正忠诚于国的方正能才，间战者从来都是敬而远之。李斯提出而秦王认定的“贿赂不从，利剑随之”的间战方略，也是只对那些有缝隙的奸佞权臣而言的。顿弱乃名家名士，曾对黑冰台将士们说过一番话，将李斯方略解析得很是透彻：“唯品性不端之奸佞，方有爱财、怕死两大弱点。故，一则贿赂，一则威慑，二者必有其一生效。方正大才者，则一不爱财，二不怕死，故两者均无效力。唯其如此，秦国之财货、利剑不涉方正之才，只对奸佞权臣。方正之才而与秦国对抗者，间战唯以流言反间对之，扰乱其国庙堂，使方正之才失其位而已。”

顿弱的这一解说，既是秦国间战邦交的人性说明，又是秦国间战邦交一以贯之的实际运用方针。在整个战国之世，秦国没有谋杀过一个列国正臣，没有过一次燕国太子丹荆轲那样的刺客事件，便是明证。长平大战的赵国换将、灭赵大战的李牧之死，都与秦国间战邦交所发生的效用有重要关联，然却属于战国时期所有国家都在采用的反间计，与直接的刺客事件尚有根本区别。后世成书的《战国策·秦策四》，对顿弱的记述有“北游于燕、赵，而杀李牧”之说，颇有似是而

非之嫌。应该说，这个“杀”，不是实杀，不是刺客之杀，而是反间计实施之最终效果。这是后话了。

身为间战邦交大臣，顿弱已经习惯了与种种奸人来往。夜半蓦然醒来之时，顿弱心头尝颇有嘲讽：“我固名家名士，然终为不明不白之周旋，名实不符焉！白马非马矣！”然则，顿弱又觉坦然，且不说一统天下之正道当为，即便是体察人性之善恶混杂，顿弱也自信比寻常名士要深了许多。便如目下这个后胜，无论天下公议如何不齿，你不得不说，这是一个极其罕见的权谋人物。

眼下，后胜陷入了从未有过的困境，日日心神不宁。

若不能借助秦国势力，显然难以度过目下的危机了。反复揣摩，后胜终于做出了这个决断，并将这一决断归结成八个字的方略——内握齐王，外借强势。齐国正在天下流亡汇聚的特异之期，一切都不能以寻常路径行事，只有把住这最要紧的两头，才能有效消除乌合之众对自己的威胁。后胜很为自己的决断感慨了一阵，从秦国商社回来的路上，耳听辚辚车声，油然想起了那段与目下境况极为相似的发端生涯。

五十多年前，是燕军破齐后的动荡岁月。那时，齐国民众发生了亘古罕见的避战大逃亡。齐国人无分贵贱，都变成了丧失蜂巢遍野飘飞的蜂群。最后，齐国七十余城皆破，只有即墨、莒城成为齐国流民的聚结栖身之地。那时候，齐国人几乎已经绝望了。愤怒的流亡难民在莒城郊野大爆发，乱刃剐杀了死也不肯认下失国之罪的国王。国王仅有的一个少年王子，也在连天战火中失踪了。没有了国君，也没有了储君，残存聚结的齐国军民成了没有旗帜的乌合之众。

那时，后胜是太史敫府的一个少年官仆。所谓官仆，是官府派给官员的公务仆役，如同府邸与俸禄一样，接受官仆是官员的法定待遇之一。这种官仆，有官身（官府登录在籍），又都是料理与公事相关

的杂务，故不同于官员家族的私仆。其中精明能事者，许多便成为官员事实上的门客学生。后胜在一个史官府邸为官仆，以料理书房为主，间或侍奉太史敫起居，原本也算得悠游自在了。然则，整个齐国成了风中飘荡的树叶，少年后胜自然也分外地紧张忙碌起来，奔波各种生计活路成了最紧要的大事。太史敫的部族家族根基，原本皆在临淄。太史敫移居莒城府邸，只是因为修史清静而得王室特许别居；故此，在几个仆役之外，只带了第二个妻子与这个妻子生下的一个小女儿。春秋战国之时，对于官吏或其家人族人，呼名皆冠以官号。太史敫者，太史为官职，敫为本名也。为此，后胜与几个仆役一样，都称呼太史敫的这个小女儿为“史君”。也就是说，少女的本名叫做君。那时的后胜，无论如何也想不到这个“史君”日后会成为赫赫君王后。然则，对这个柔和美丽而又极具主见的少女，后胜从来都是当做天仙一般侍奉的。这个史君善解人意，体恤老父高年，家人族人又不知所终，日日与仆役们一起奔波生计，很快在事实上变成了一个主管家事的女家老。举凡每日到公井或河边拉水，到官库分粮，给熟识者送信，查询家人族人下落，以及与莒城将军府联络等等奔波，史君都带着后胜一道忙活。直到有一日发生了一件后来改变了所有相关者命运的事件，后胜追随少女主人的格局才被打破了。

一日暮色，他们赶着牛车拉水回来灌园，在庭院发现了一个脏污不堪的少年蜷卧在花木丛中呼呼大睡。后胜急了，抡起牛鞭要赶走这个不堪入目的物事。史君却一摇手说，流落者可怜也，叫他醒来吃喝些许再走。于是，后胜拉起了这个脏狗一般的少年，先教他就着牛车上的灌园水洗了一身泥尘脏污，自己便去给他拿食物。及至后胜匆匆回来，却大大地惊愕了。那个略事梳洗的少年虽充满着惊慌迷惘，然那苍白英挺的面庞与那虽然脏污斑斑褴褛不堪却显然是上佳丝锦的袍服，都暗含着隐隐不同寻常的奥秘。后胜记得，少女史君静静地打量着少年，不期然念了一句诗：“君子于役，苟无饥渴？”那个目光闪烁的少年也突然念了一句：“怀哉怀哉！曷月予还归哉！”声音颤抖得像

风中的树叶。后胜知道，两人念诵的那是《诗·王风》中的摘句，不禁惊讶得心头怦怦大跳……

后来的事，天下皆知。这个流亡少年，是齐国唯一的王子田法章。田法章被确认为王子时，正是田单在即墨将要反攻燕军的前夜。那时，莒城令貂勃正在全力搜寻齐国储君，田法章一被确认，莒城立即立起了王室旗号。这个田法章一立为齐王，第一件事便是娶少女史君为妻。于是，少女史君成了君王后。太史敫笃信礼法，认为这件婚事不合明媒大礼，与苟合无异，是一件很丢脸的事，于是终生不再见这个女儿。

天下不知道的是，君王后离开莒城时，特意向父亲要走了一个人。这个人，便是太史敫书房的小仆人后胜。自此，后胜跟着君王后走进了临淄王城，开始了步幅越来越大的仕途生涯。田法章（齐襄王）在位的十九年，田单与貂勃一直是齐国两大栋梁，而领政丞相则几乎一直是田单。在这十九年中，后胜在君王后的举荐下，一步一步地升迁着。齐襄王死时，后胜已经是爵同中大夫的职掌邦交的"诸侯主客(注)"了。后来，齐王建继位，后胜更是如鱼得水，游刃有余地踏上了权臣之路。

后胜掌权的秘密，在于君王后与齐王建的特异的母子关系。

田建，是君王后与田法章所生下的唯一一个王子。君王后有学问，有主见，礼仪法度事事不越矩，在齐国大获贤名。以至于后世成书的《史记·田敬仲完世家》，也有"君王后贤"的四字史评。太史公的这一评判，依据是这个君王后对冷落蔑视自己的父亲太史敫始终保持着应有的孝道，但完全抛开了君王后的政道作为，显然失之偏颇。就政道作为而言，这个君王后对末期齐国影响至大。也就是说，齐国末期的命运与这个君王后有着最直接的关联。第一关联，是君王后的特异干政。君王后爱子心切，孜孜不倦地关切着儿子，呵护着儿子，督

导着儿子。久而久之，田建长到了加冠之年，又做了齐王，对做了太后的母亲还是依恋至深而言听计从。君王后对政事的干预，全然不是寻常的摄政方式，而是呵护教导的方式。

后胜记得很清楚，田建即位的第六年，正是秦赵长平大战的最后一年。其时，赵国正在最艰难的缺粮时候，多次派出特急使节向齐楚两大国求救，言明两国不须出兵，只要向赵国增援军粮，赵军便可为天下死战秦军。那时，齐国职掌邦交的领衔大臣是上大夫周子，后胜执掌的诸侯主客官署隶属周子管辖。在是否救赵的决断上，周子主张必须救赵。在朝会上，周子说出了那番传之千古的邦交佳话："赵之于齐楚，屏障也。犹齿之有唇也，唇亡则齿寒。今日亡赵，明日必患及齐楚！不务此等大义，而徒然爱之粟米，为国计者，过矣！"由于周子的慷慨激昂，也由于赵国使臣的痛楚请求，齐王建在朝会之上已经答应了。其时，实际执掌邦交的后胜大大不以为然，却又无法对抗国君与上司两座大山，故一直没有说话。朝会之后的当夜，后胜紧急请见君王后，痛切地陈述了一番安齐之道，竟使大局一夜之间翻转了过来。后胜的说辞是："齐自立国，远离中原战事则安，深陷中原战事则危。齐湣王争霸中原，徒称东帝，终究破国，前车之鉴也！今齐国于六年战乱劫难之后，堪堪复国二十五年，府库方有余粟而已，国不足称强，民不足富庶。若不审慎权衡，徒为大义空言而与强秦为敌，齐国何安？当年一燕国攻齐，五国尚且发兵追随。今日若强秦攻齐，五国焉得不追随？其时，齐国何救哉！"君王后听罢，一句话没说立即赶到了齐王寝宫。次日清晨，齐王建立即收回了成命。

第二关联，是君王后力保了后胜为齐国丞相。

齐王建即位之初，重新起用了一度被父王冷落而离开齐国的田单为丞相。然则，只有后胜清楚，田单这个丞相迟早是要失位的。原因只有一个，齐王田建只听君王后，而田单却只会走正臣之道，与君王后无甚瓜葛。而后胜的所有见识，都是与君王后不谋而合的。当然，

更确切地说，是善于揣摩的后胜在全力迎合着君王后。唯其如此，齐王建即位的第十年，后胜便做了职掌土地民政的司徒，距离丞相只有一步之遥了。齐王建即位的第十六年，朝局终于大变了。这一年，君王后死了。死前，以泪洗面终日守护在榻前的大孝子田建，请母亲示下大计。同样以泪洗面的君王后，对这个柔顺得猫一般的乖乖孝顺儿子殷殷叮嘱了两件事：第一件，欲安齐国，必得远离中原泥潭，与秦国相安无事；但与秦国相安，吾国可绵延海滨大国之位矣！第二件，深谙安齐之道者唯有后胜，但以后胜为丞相，吾儿可长保社稷矣！

从那年开始，后胜做了齐国的开府领政丞相。

倏忽二十七年，后胜成了齐国有史以来权力最大的丞相。孱弱的田建多愁善感，母亲葬礼之后的头三年之中，几乎是不舍昼夜地守护在王城灵室，蓬头垢面终日饮泣，所有的国政都交给了后胜。在田建眼中，后胜是母亲的少时义仆，又是母亲临终之前托付的安邦重臣，如同父亲一般值得尊奉与信任，国事完全用不着自己过问。后胜，也确实将忠臣义仆的角色做到了淋漓尽致的地步。每日暮色，后胜都要推着一手车待决的公文进入王城灵室，恭敬无比地在距离灵室百步之遥止步肃立，而后开始放声痛哭着大扑大拜地爬进灵室，再捶胸顿足呼天抢地地祭奠一番。田建之悲情无以复加，每一个环节都虔诚无比地以孝子之身相陪，往往是折腾得一半个时辰便昏昏睡去了。后胜此时，总是老泪纵横地拉扯起田建，请齐王批决重大国事；田建则无一例外地昏昏然摆手，连话也累得说不出了。如是三年，不到四十岁的田建走出灵室时已经是须发如雪骨瘦如柴了。后胜立即大动土木，在王城为齐王重新修建了一座颐养宫，除了苑囿台阁华美壮丽。举凡养生享乐之所需更是应有尽有，著名方士、丹药仙药、少男少女、名马名犬、弄臣博戏、歌舞乐手等蔚为大观。若仅仅如是，尚不足以显示后胜之缜密。后胜最大的体恤，是特意寻觅了一个相貌酷似君王后的风韵少妇做了齐王田建的贴身侍女。于是，田建对母亲的依恋与渴慕潮水般淹没了这个侍女。短短几年之间，一个新的君王后立起来了，

齐国有了三个王子一个公主；田建也神奇地返老还童了，一头白发变黑了，可以尽情嬉戏在颐养宫的种种美事之中了。

后胜长长地松了一口气，他终于成功了。

后胜很清楚，他的根基是君王后，是田建。田建若死，他完全可能被朝野积怨所淹没。田建不死，他则永远都是齐国事实上的君主。是故，田建的神奇复原，使后胜大大地感到了轻松。然则，深埋在心底的一丝恐惧，却并没有消失。战国之世，齐人秉性在天下口碑是“宽缓阔达，贪粗好勇，多智好议论”。齐国民众容纳之深广，爆发之激烈，往往使天下瞠目。当年，齐国朝野容忍了荒诞暴虐的齐湣王整整四十年，一朝爆发，竟活活地千刀万剐了这个老国王，天下惊骇无以言表。后胜在齐国执政二十余年，焉能没有种种积怨？唯其如此，后胜将棋路看得很宽，也将根基看得很准。所谓宽者，两道同步也：一务国内权力，二务齐秦盟约。所谓根者，双头蛇也：一则齐王建，二则秦王政。两道两根不失，后胜何惧哉！

可是，人算不如天算。后胜万万没有料到，秦国竟能在短短七八年间秋风扫落叶般灭了五大战国。五国没有了，周旋天下的余地小了许多，后胜不能不脊梁骨发凉。后胜更没有料到，天下世族流民潮水般涌入齐国涌入临淄，一下子将他这个隐性的齐国主宰推到了波涛汹涌的风口浪尖。虽然，齐国府库爆满了，后胜的府库爆满了，然则，后胜心头的恐慌也更深重了。对自己的归宿，后胜再也没有了自信。后胜隐隐地看到了一个可怕的结局：齐国不亡于流民激发的内乱，必亡于秦军压顶的外患。唯其如此，后胜若将自己始终与齐国绑在一起，将必然与齐国一起覆灭，后胜必须谋求新的出路……

“丞相别来无恙乎！”

顿弱走进林间茅亭时，对着星星月亮出神的后胜一时竟没回过神来。及至两盏冰茶下喉，后胜才从一阵凉爽中清醒过来。顿弱一如既

往地亲和明朗，当先便向后胜拱手贺喜。后胜不解道：“老夫喜从何来？”顿弱道：“齐国财源汹涌，丞相府库荡荡，岂非大喜哉！”后胜连连拍案：“此等兵灾之财莫说老夫不收，便是收了，能是大喜么！”顿弱歉然一笑：“也是。丞相素来清廉自正，顿弱倒是疏忽了。若丞相府库乏力，尽管说话。”后胜一脸正色道：“老夫要会上卿，非财货乏力，实国事吃紧，莫非上卿不明白？”顿弱一脸困惑地笑着：“齐国平安康乐，丞相权倾朝野，国事有吃紧处？”后胜压低声音道：“朝野抗秦呼声甚高，齐国三十万大军进驻巨野泽，上卿没看在眼里？秦王没放在心上？”顿弱一副恍然顿悟神色，大笑道：“原来如此。丞相以为，三十万大军价值几何哉！”后胜显然不悦道：“大军国政，岂能以金论价？”顿弱笑道：“数十年来，丞相与丞相门下宾客，得我商社之金，只怕远超三十万矣！谚云：市道邦交，唯利是图。邦国之利，大臣之利，事主之利，宾客之利。夫唯利者，何物不可以论价乎！”后胜思忖片刻，不屑争辩地淡淡一笑：“上卿此来，欲图老夫何事？”顿弱揶揄道：“丞相是说，秦国要丞相做甚事，丞相便会开甚价？”后胜坦然道：“足下既云市道邦交，老夫只好如是。”顿弱轻蔑地笑了：“以目下齐国大局，只怕丞相甚也不能做。只要保得自家平安，便是万幸了。”“岂有此理！”后胜猛然拍案，“老夫摄政领国，实则齐王！何时甚也不能做了？”顿弱悠然道：“丞相权力固大，然目下非常之期，齐人积怨已久，流亡世族火上浇油，便是君王后再生，只怕也难。”后胜厉声道：“列国流亡世族侵扰齐人过甚！齐人怨恨，也只能怨恨流民，何怨老夫！齐人不怨老夫，流亡者纵然浇油。齐人无火徒叹奈何！”“匪鸡则鸣，苍蝇之声。”顿弱悠然念诵了一句，打量着后胜道，“这首齐风，在下都会唱了，丞相当真未闻乎？”后胜愣怔片刻，长长地叹息了一声，默然良久，方一脸痛切道：“齐国自襄王以来，便与秦国敦厚相处，从不涉足中原争战。今王即位，老夫当政，敬秦国如上邦，事秦国以臣道。老夫与足下，亦过从甚密，交谊至厚。今大局纷扰，老夫欲定最后生计，足下却闪避周旋，不给明白说法。秦王宁负齐国哉！足下宁负老夫哉！”

“丞相之言差矣！”顿弱觉得火候已到，拍案慨然道，“在下与丞相之交，非关交谊，非关情义，唯关邦国利害耳！就事而论，齐国欲图自安，不涉天下是非。此固秦国所愿，然绝非秦国所能左右也。齐国自为自保，非为秦国之利，实为自家之利也。是故，秦王对齐国，无所谓负与不负；在下对丞相，无所谓负与不负。唯其如此，丞相开价便是，无须涉及其余。”

“上卿如是说，夫复何言？”后胜颇见伤感了。

“丞相明说了好。各人办事，心下有数。”

“好。老夫说。”后胜离案起身，转悠了几步，又思忖了片刻，一副被逼到了悬崖的孤绝无奈神色，转身痛切道，“齐国后路，要害只在三处：其一，齐国社稷得存，王族不得迁徙他地；其二，齐王至少分封侯爵，封地至少八百里；其三，老夫得为北海侯，封地六百里，建邦自立。如是者三，若秦王不予一诺，老夫只能到巨野大军去了。”

“丞相好手段也！”顿弱大笑道，“老孔丘有句话，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丞相自家若是秦王，会不会有此一诺？秦国强势一统天下，水到渠成也！列国委顿灭亡，自食其果也！秦国所以与丞相会商者，唯图齐人秦人少流血也，而非惧怕齐王、丞相与那三十万大军也！今丞相所开之价，将一个诸侯国变成了三个诸侯国，岂非滑天下之大稽也！”

“老夫愿闻上卿还价。”后胜面无喜怒。

顿弱没有说话，摘下了腰间板带的皮盒打开，拿出了一方折叠精细的羊皮纸，双手捧给了后胜。后胜在风灯下展开了羊皮纸，首先入眼的便是左下角那方已经很熟悉的朱红色秦王大印，再一抬眼是几行同样熟悉的秦国文字：“秦一天下，以战止战，故不畏战。齐国君臣若

能以人民涂炭计，不战而降秦国，则大秦必以王道待之而存其社稷。秦王政二十五年夏。”

“秦王眼中，固无老夫。”后胜看罢，冷冷一句。

“非也。”顿弱指点着摊开的羊皮纸，“若丞相求一方诸侯，固然说梦。然若求与齐王一起受封，则秦王已经言明也。丞相且看，秦王书命云‘齐国君臣’，而没有单指齐王；这个‘臣’，舍丞相其谁也！”

“虽然如此，老夫在秦王笔下终不足道哉！”

“丞相必要秦王明说‘后胜’两字？”

“老夫终究不是无名鼠辈也！”

“丞相以为，点名有利？”

“明白一诺，终胜泛泛。”

“顿弱却以为，不点名对丞相大利。”

“足下托词，未免拙劣。”

“丞相关心则乱也。”顿弱侃侃道，“不点丞相之名，顿弱所请也。丞相试想，齐之民风粗犷，不乏抗秦死战之勇士，更兼列国世族大聚齐国，复辟暗火不熄，若此等人众以秦王书命为据，认定齐国降秦乃丞相一力所为，丞相还能安稳么？北海封邑还能长久么？”

“老夫封邑北海，秦王记得？”

“丞相且看。”顿弱又从另只皮盒中拿出了一方羊皮纸。后胜接过，只见上面几行大字是：“定齐之日，功臣持此书命，居北海之地，襄助齐国民治。秦王政二十五年夏。”顿弱悠然笑道：“丞相看好，封

邑之外，尚有襄助民治之权力。就是说，丞相还是齐地丞相。”后胜老眼炯炯生光，盯住了顿弱道：“此书何时交老夫执之？”顿弱大笑道：“论市道，齐国底定之后。若丞相不放心，此刻便是交接之时也！”后胜思忖片刻道：“还是市道交好，老夫也有个转圜余地。此刻携带此物，老夫倒是碍手碍脚了。”顿弱大笑一阵，连连赞叹丞相洞察烛照。后胜也是万般感慨，与顿弱一一说起了诸般国政事宜。直到五更鸡鸣，顿弱才回到了秦国商社。

次日清晨大雾弥漫，一骑快马飞出了秦国商社，飞出了纷乱的临淄。

四　飞骑大纵横　北中国一举廓清

王贲一接到秦王书，立即下令轻装飞骑军进发辽东。两月之间，王贲在蓟城已经完成了对十万兵马的重新编配，组成了一支以轻装骑兵为主力的飞骑军。大军编成之后没有立即进发辽东，是因为王贲在等待约定的秦王书。从咸阳北上之时，王贲对秦王提出了一则应变之策：基于齐国实力尚在，他的蓟城军可等候一段时日再进辽东。若灭齐大战不可免，他则率军开赴燕齐边境，侧击临淄以为蒙恬军策应；若灭齐大战可免，或可缓，他则可在接到秦王书命后立即起兵。秦王嬴政当即接纳了王贲方略，感喟赞叹道：“将兵有此大局之虑，王贲成矣！”今次王贲接到的秦王书，是嬴政依据顿弱所报之齐国朝野情势，判断齐国很可能不战而降。为此，嬴政与李斯尉缭议决：蒙恬军驻扎巨野泽对齐施压即可，王贲可以放手开始燕代之战。

这支远征军的结构很是奇特，堪称王贲的一次大胆尝试。

基于辽东地势与长途奔袭战之需，王贲的重新编配很大地改变了强势秦军的重装传统，或者可以说，很大地恢复到了早期秦军的传统。大改编分为两个基本方面：一则是解决主战骑兵的轻装战力，一则是解决远征军最为困难的后援难题。为此，王贲重新划分了军力构

成，将十万军力分作了两大营，第一大营为主战骑兵，第二大营为战运兼具的辎重营，两营将士都是五万。这等主战营与辎重营等同划分军力之法，实在是亘古未见。

第一大营主战，由王贲亲自统率。这支军马只有五万骑士，人各两马，共计十万匹战马。五万骑士的着装，全部换作了皮制甲胄；弓箭全部换作单兵臂张弩或传统臂张弓。其间取舍由骑士自己决断，善弩者则弩，善弓者则弓。大型连弩与大型攻防器械一律放弃，每人只配备两长两短四口精铁剑、一百支羽箭，常规携带三日熟食。凡此等等，皆最充分地体现了轻锐两字。

第二大营为后援辎重军，由娴熟兵政的马兴统率。这支军马也是五万人，步骑混编，步军一半，铁骑一半；运力则配备一万辆牛车、五万名精壮民伕及一千余名各式工匠。

王贲很清楚，远征奔袭战之难，既在于将士战力，更在于后援得力。诸多奔袭战之所以铩羽而归甚或全军覆没，往往不是主战将士战力不济，而是粮道被截断。当年孙武率吴军长途奇袭楚国的柏举(注)之战之所以能够成功，根本点是副将伍子胥依据孙武谋划，成功解决了粮草辎重通过大别山与桐柏山之间的武阳、直辕、冥厄三个隘口大峡谷(注)的难题。今燕王喜残部远在千余里之外的襄平(注)，甚或可能继续东逃高句丽。如此漫漫长途，若无坚实可靠之后援，任何打法都没有效用。而只要后援不断，秦军五万精锐骑士足克燕代残军。

在秦军灭楚之战的两年里，驻防北燕的王贲与副将马兴备细商议，缜密地踏勘了蓟城通往辽东的所有路径，每隔三百余里选定一个山林秘密营地，一路总共选定了六处。历经两年余，这六处营地都已经修建成了坚固隐秘的仓廪。每个营地以三千精兵守护，再编配三千辆牛车、八千余民伕、百余名工匠。如此部署，形成的后援流程便是：每个营地都是兼具囤粮、运粮、补充修葺兵器的综合基地，各营

分段运输，接力传递直至战场大军。军谚云：千里不运粮。说的是长途运粮则所运粮食完全可能被人马牛消耗一空。王贲马兴的分段接力之法，则可保军粮辎重不因路途遥远而消耗殆尽。若没有成功解决这个难题，王贲便不会在庙堂朝会上力主十万兵力平定燕代了。

王贲选定的进兵路径，是沿着辽东海滨地带兼程疾进，直抵辽水西岸的河谷地带扎营。而后，再行探察燕国王室军情，寻机决战。也就是说，这千里行军要尽可能地减少时日，以免燕王残部觉察。只要迅雷不及掩耳地逼近到襄平，则要从容不迫地寻求战机，务求全歼这股流亡最远且最难捕捉的燕国残余势力，不给北中国留下后患。唯其如此，王贲在进兵之日，先行派出了四支千骑斥候兵，专一在大军行进的前后左右四个方向的百里之地清道。就实而论，是捕获有可能出现的燕军流探，并确保沿途山民猎户商旅等不向燕军报讯。因为，这支飞骑大军无论如何轻装如何偃旗息鼓，仅十万匹战马展开飞驰，其隆隆沉雷之声势也大得惊人。若无事先缜密处置，仅猎户商旅的猎奇之谈也足以成为燕军的消息来源，更不说燕赵两大残部间经常往来的斥候密使等等。

四千斥候飞骑撒开一日之后的暮色时分，王贲率领主力飞骑军从蓟城东北的郊野营地出发，一夜之间便抵达海滨山塬。冷炊战饭之后，正是次日清晨，十万匹战马展开在广阔的海滨原野，乌云般向东风驰电掣去了。

抵达辽水西岸河谷之时，正是第三日暮色时分。

襄平很是平静，燕王喜却很是懊恼。

逃入辽东五年，燕王喜自认功业甚佳。最大的功绩，是重新收服了原本已经松散得如同百越对楚国一般的辽东流散部族，重新立定了燕国社稷，自己还是燕王。开始两年，秦军南下，辽东几无外部威慑，加之与代王赵嘉密使来往频繁，相互鼓气要收复失地而恢复大赵

大燕等等诸般举措，残存的大臣将士尚有鼓勇效力之心。然在秦国大军连灭魏楚两大国之后，襄平的士气莫名其妙地渐渐消散了，及至秦国大军压向齐国边境，大臣将士们已沮丧得无以复加了。太子丹的旧日部属更甚，已经有几个都尉与许多士卒重新逃回故乡去了。追随前来的大臣们也闭门不出，燕王喜想朝会一次议议事说说话，也没人奉召了。思忖无计，燕王喜只好在开春又打出了“合纵代国，收复失地”的旗号，大张旗鼓地派出特使联络代王赵嘉，欲图借此振作已经奄奄一息的士气。不想，三五番特使来往，天下都风声一片了，消息说连秦王都警觉了，可襄平依旧死气沉沉。燕王喜当真是心下没辙了。当年在蓟城做燕王，姬喜可以常住燕山行宫，将国事撂给太子丹而自己尽情游乐，声色犬马无所不及。襄平不然，一座荒僻城邑，更兼多方汇聚的流亡族群人心浮动，老姬喜想狩猎游乐，也不敢轻易出城。久困这座简陋狭小的庭院“王宫”里，老姬喜郁闷得慌。想说话没人，就几个嫔妃十几个内侍，看着都烦；想折腾那几个丰腴的胡女嫔妃，老姬喜又没了精神；想谋划谋划后路大计，又没人奉召前来朝会。

那一日，老姬喜不堪冷清，带着一个老内侍与一队王室剑士乔装成林胡商旅，出了“王宫”巡视庶民生计去了。不料，走不到短短三条小街，老姬喜便沮丧得坐在地上不走了。老姬喜想到了襄平贫苦，可还是没想到竟有如此贫苦。虽是盛夏，可城内空旷得如同秋风扫过林木，落叶尽去，一片枯干萧疏。街市冷清，店铺几乎全部关闭。行人寥寥衣衫褴褛脚步匆匆，仿佛对一切都失去了兴致，纵然是他这一队尚算豪华的商旅招摇过市，也没有几个人回头看一眼。老姬喜终不甘心，硬着头皮走上了城头，要看看守军将士的军容。可还没走上城头，老姬喜便心头一片冰凉了。上城的石梯口与通往藏兵瓮城的上下甬道，连一个岗哨士兵也没有，他这一队商旅如入无人之境便登上了城头。城头更令人寒心，除了几杆红蓝色的“燕”字大旗插在垛口懒懒地舒卷着，士兵们一个没有，城头空旷得能过马队。老姬喜心有疑惑，好容易在箭楼藏兵室找到了一群士兵，却都在扯着鼾声呼呼大睡。喊起来一个士兵询问，衣甲破旧面色苍白的士兵极是烦躁，闭着

眼连连嚷嚷一番：“都快饿死了！谁有钱买你物事！走走走！老子要睡觉，不睡觉撑不到明日饭时。一天一顿饭，知道么！”说罢也还是没睁眼，倒头又蜷卧在青砖地面上呼呼大睡了。

老姬喜愤怒了，回宫连下三道王命，终于行了朝会。

朝会只来了六人，三位姬姓王族元老，三位城防将军。传送王命的御书回来禀报说，其余大臣将军不是不来，而是都带着族人们狩猎去了。王室流亡到襄平后，老姬喜对庙堂权力进行了重新整饬，大权悉数由王族元老执掌。老姬喜确信，只有血统高贵的周天子王族的后裔，才能在艰难之期恪守正道。目下这三位元老，一个是领政相国姬饶，一个是执掌土地财货的上卿姬楱，一个是执掌王城事务的姬椋。只要此三人到了，再加三个将军，紧要国事大体就说得清楚了。

于是，老姬喜无心多问，立即开始了朝会。老姬喜说，朝会只决两件事：其一，追究军粮为何不足，城防守军何以如此乏力；其二，冬季到来之前，要否退往高句丽。老姬喜话音落点，三位白发元老一如既往地默然着。三位城防将军却精神大振，立即一口声嚷嚷起来，说今日前来朝会，为的便是这件事，若再不能使将士们一日三餐，终究要作鸟兽散！老姬喜黑着脸要元老相国姬饶说话。姬饶大摇白头，连番罗列了燕国财富的二十余次大流失，掰着指头列出了襄平五年的种种支付，末了涕泪唏嘘说，东燕至多只能撑持半年，若要将士们一日三餐，只怕支撑三个月都难。老姬喜大是震惊，厉声追问执掌王室财货的元老大臣姬楱，原本藏匿在辽东几处秘密洞窟的丰厚财货何处去了？姬楱一则惶恐一则愤然，黑着脸提醒老姬喜说，那年将太子丹头颅献给了秦王，燕王又下令厚葬太子丹，仅殉葬财货就用去了秘藏的一半；后来又斡旋林胡东胡，赏赐两胡头领又用去许多；再后来是建造襄平王宫，向胡人买马成军、打造兵器等等；更有一宗，太子丹余部逃散，裹挟财货不可计数。凡此等等，王室秘藏财货早于一年前便所剩无几了。

一番折冲，根底大白，所有人都不说话了。

“卿等以为，该当如何？”终于，老姬喜开口了。

“臣启我王，”相国姬饶苍老的声音渗透着忧伤，“襄平荒僻贫苦，高句丽有过之而无不及。老臣以为，复国之路只有一途：北投匈奴，燕代胡三方合纵，相机南下收复失地。舍此，不困死襄平，便困死高句丽。”

“东燕实力尽失，匈奴会收留我等？”姬椋很是沮丧。

“匈奴已经强盛，今非昔比了。”姬椟思忖道，“匈奴与燕国，并无深仇大恨。若我王能将王宫百余名嫔妃侍女，分给尔等一半，再凑得一些金玉丝绸，大约不会有碍。”

“或者，只能如此也。”相国姬饶点头了。

“惜哉！如花似玉的女人也！”姬喜无限惆怅地叹息了一声。

“左右我王用不上了，闲着也是闲着。”姬椋嘟哝了一句。

“不能！我王不能如此！”为首的襄平将军霍然站起愤愤高声道，“果然嫔妃侍女无用，何不配给军营将士！几年来连番逃亡，大臣贵胄家室俱在，唯燕军将士有家不能归，妻小多年不得相见，兵士们干渴得都快疯了！我王若能赐给军中将士两百个女人，末将不要军粮，也敢保三军拼死护卫王室！当真将女人献给匈奴蹂躏，我等不服！”

小殿堂奇异地静了下来，将军们愤愤然地喘息着，元老们想笑不能笑想说不能说，无所适从地沉默着。只有老姬喜大为尴尬，第一次红了脸，不知该如何应对这个亘古未闻的大难题。正在此时，一阵急

匆匆脚步砸进庭院，人们的目光不约而同一齐转向殿门，逃避着这令人难堪的话题。

“禀报我王，紧急军情！”进来的是亚卿姬垣。

“如，如何？”老姬喜倏地站了起来。

“一支黑色马队向襄平而来，没有旗号！”

“没有旗号，是何兵马？高句丽兵？林胡反叛？”

“从气势看，似乎是秦军！”

“！”小小殿堂，骤然凝固了。

“走为上策！不能犹疑！”姬饶恍然高声一句。

“且慢！”老姬喜毕竟久经沧桑，罕见地镇静下来，向方才愤然高声的襄平将军一挥手，慷慨奋然道，“大燕社稷八百余年，不能徒然断送在我等君臣手里！秦国虎狼欺我太甚，杀我太子，占我都城，今日竟要赶尽杀绝，本王与燕国将士拼死一战！本王意决：王室嫔妃侍女悉数赏赐将士！将军作速整军，女人今夜送入军营！”

“燕王万岁——”三位将军忘情地大喊了一声，赳赳大步去了。

三位元老与不知就里的亚卿大为惊愕，没有一个人说话。老姬喜却骤然精神大振，连番下令：“王室护军立即备战！财货悉数装入马车！诸位作速回府整肃族人，明晨齐聚王城！莫将女人扔下，匈奴人喜欢中国女人！”

“我王是说，杀退秦军投奔匈奴？”相国姬饶恍然顿悟。

“然也！”

“老臣一言，致我王失却嫔妃，老臣深为惭愧。”姬棕深深一躬。

“卿等毋忧也！”老姬喜颇见神秘地一笑，很为自家在危急时刻的妙算谋划而得意非常。熟知这位老燕王的三位元老，也不约而同地笑了。多经逃亡的元老们都清楚，老燕王使的是移祸之计。大群艳丽的女人随王室车驾行进，极可能首先成为秦军追逐的猎物，岂不将燕王行营也裹挟了进去？而送入食色饥渴的军营，则是危境之时的绝妙处置。一则，可大大减小燕王行营与世族部伍被秦军追击的可能；二则，将士们爱惜女人，宁可战死也要护着女人，只要有幸逃出秦军追击，女人至少能存活大半，若结好匈奴仍能出手；三则，激励将士战心，一举化解军粮之困。当然，女人们也可能被久旷而饥渴难耐的将士们蹂躏得死去活来，保不定未遇秦军就得折损许多，然危亡在即，也只能如此了。如此看去，这一着棋简直就是挽狂澜于既倒的乾坤妙手，元老们如何不佩服老燕王？

朝会匆忙了结，已经是午后时分了。王城一片忙乱之时，老燕王只做了一件事，便是聚集起王城全部嫔妃侍女百余人安抚训示。老姬喜红着脸慷慨激昂地说，尔等国色，尽皆燕国之宝，当以精锐大军专司保护。为此，将由中军主力护卫尔等，此乃本王之苦心也，尔等务须珍重！女人们无分贵贱，哭喊成了一团。同样是多有逃亡阅历，女人们已经本能地觉察到老燕王要抛弃她们了。于是，柔弱者哭泣不止，刚强者呼喊不已，整个庭院乱得没了头绪。此时太阳将要落山，襄平将军已经带领着一个千人队开到“王城”外只要接人。老姬喜二话不说，立即下令王室护军将女人们“护送”出宫……当夜，整个襄平内外乱成了一片。城内的王室贵胄彻夜收拾财货，城外军营中更是人声鼎沸彻夜不休，比任何战场声势都有过之而无不及……

次日清晨，残燕王室军马全部集结在了襄平城下。早已经散漫无度的五万余步骑竟然全数到齐了，将军士兵人皆奋奋然满面红光，往

昔多见的一片青白菜色竟神奇地消失了。老姬喜大是惊喜，连呼三声天佑大燕，立即下令开拔，沿辽水北进建立北燕。

老姬喜苍老的呼喊刚刚落点，军马尚未启动，四面山塬弥漫出隐隐沉雷之声。大臣将士们尚在诧异，不可思议的事情发生了——遥遥相对的绵长山脊陡然立起了一黑森森的城墙，城墙倏忽变作一片片乌云四面压来，没有喊声，没有旗帜，只有一片青光闪闪的树林与连绵滚动的沉雷……那一刻，老燕王与所有的大臣将士一样，都陷入了可怕的梦魇，竟然没有一个人哪怕稍微地呼喊惊叫一声……

不消叙述那没有任何波澜的战场了。事实是，五万余燕军几乎还没有移动，便被秦军飞骑的巨大扇形包围了。与此同时，一支飞骑直插城下，切断了归城退路。所有这一切，老燕王始终都只是直愣愣地看着，仿佛在看一场宏大的飞骑演练。直到王贲高声喝问燕王是战是降，老姬喜还惊愕地大张着嘴巴不能出声。第一个开口的是相国姬饶，也只是嘶哑颤抖地喊了一声：“燕王，不能战，降秦了！”就是那一声喊，老姬喜还没有下令，燕军将士们便东张西望了。王贲又是一阵高喊，燕军兄弟们若是愿降，立即抛下兵器，带上女人，开到山麓扎营！我军粮草午后抵达，管兄弟们吃饱！几句喊话如同军令，燕军将士们竟不可思议地高呼了一声万岁，立即将刀矛剑器呼啦啦掷到了地上，在一支秦军飞骑的导引下开到山麓去了。于是，王贲又一阵高喝，王室护军若是要战，我出同等人马厮杀！若是愿降，抛下兵器，退出一箭之地！也是没等老姬喜下令，数千王室骑士便掷下了刀剑退出了一箭之地。直到那一刻，老姬喜才软倒在了王车上。

“你？是王翦？”

“你是燕王喜？”

王贲不屑于答话，见老姬喜点头，立即唤来一名都尉吩咐了一阵。当日，燕王喜与一班王族大臣便被五千飞骑押送着，兼程赶赴蓟

城了。王贲进入襄平，立即召来了职司后援而颇通兵政的马兴，两人一番会商议决：鉴于辽东战事了结之快超出筹划，后续文官一时无法赶来，先留下马兴率一万步骑镇抚辽东；通往辽东的后援路径与兵力依旧不动，以利解决辽东之饥荒；王贲则率主力飞骑，立即回师灭代。当夜，两人将禀报咸阳的上书拟定，立即分兵筹划。三日后，王贲的五万飞骑又风驰电掣般西来了。

秋风乍起，赵嘉的心绪一片萧疏。

代国立起六年了，国事一无振作，赵嘉的代王生涯更是日见难堪。六年前，当赵国刚刚灭亡时，拥戴赵嘉逃亡立国的老世族们雄心勃勃，无不以为赵人尚武善战，没有了赵迁那个昏聩荒淫的君主，赵国必能再度中兴，甚或能更加强盛。此等雄心，赵嘉更为执著。赵嘉深信，自己本来就是天命赵王，若非父王被那个胡倡女迷了心窍而改立了孽种赵迁，拥有天下第一流大军与赫赫李牧、庞煖那般统帅的赵国如何能灭亡？唯其如此，赵嘉君臣逃入代地立国，上将军赵平上书："请以代为国号，向天下昭示更新赵国之气象！收复失地之后，再改回赵国，向天下昭示我等君臣中兴赵国之功业！"此见立即得到了赵嘉与群臣的一致首肯。从源头上说，代国原本是春秋时期一个诸侯古国，在赵国先祖赵襄子时被赵氏吞并，自此成为赵氏部族的领地，战国之世便是赵国的代郡了。在代地立代国，土地城池是赵国本土，王族世族及军民人众更是赵国老民，论事实，谁也不会将代国不认作赵国。而在秦国与赵国势不两立的时刻，则代国这一名号，又或多或少可减少秦国的敌意。赵嘉君臣对这一妙用虽绝口不提，然在心底却是人人认可的。

初立代国的头两年，无论军力民力如何单薄，代国君臣的复国雄心还是勃勃跳动的。然自从与燕国结盟，燕代合军四十余万而惨败于秦军之后，代国气象每况愈下了。赵人素来蔑视燕军，然这次却无法指斥燕军。燕国在几乎所有方面都认同了赵军的轴心地位，太子丹承

认了赵平为统帅，兵力部署也好，战场冲杀也好，燕军都以赵军马首是瞻，如此这般到头来还是大败而归，赵人还骂得出口么？因了无法找到合理解说，而又不能就此承认赵国气数已尽，代国君臣将士的人心莫名其妙地涣散了，士气莫名其妙地低落了，雄心莫名其妙地委顿了。

赵嘉深知其害，终于找到了一个解脱困境的出口——向太子丹发难。公开的说法是：太子丹急于复仇，摆脱赵军而擅自两分，致使赵军遭受惨败。当赵嘉在朝会上大肆讲说这番道理时，作为燕代统帅的赵平颇感难堪，然最终还是保持了沉默。一则是太子丹在战场确实没有完全按照赵平部署行事，二则是赵平自家也必须有一番说辞。否则，在多见名将的赵军眼里，他将永远蒙羞而不能抬头。虽则如此，在赵嘉得寸进尺地向燕王喜致信，要将太子丹置于死地的时刻，赵平还是说话了。赵平的理由只有一个：“没有太子丹，燕国必将溃散！没有燕国，代国将失去羽翼！而代国一旦孤立，则秦军必不能容我！”然无论如何陈说，赵嘉也没有接纳赵平之见。赵嘉一意孤行了。太子丹的头颅被献给秦国了。赵平毕竟败军之将，从此很少说话了。

虽然摆脱了一时难堪，虽然找回了些许尊严，可代国还是没有起色。毋宁说，自太子丹死后，当年燕赵两国朝野弥散出的那种对秦国的火辣辣复仇之心，也莫名其妙地瓦解了。更使赵嘉寝食难安的是，秦国将赵燕旧地治理得井井有条，废除了燕赵法令中残余的春秋旧制，一步一步地推行着全新的秦国律法。农耕、百工、商市均已大体恢复，饥民也大大减少。驻防邯郸与蓟城的秦军，除了严密监控老世族外，不杀戮庶民，更不无端扰民。种种治情之下，原本追随王室残部逃来代地的民众，已经开始悄悄地回流故乡了。赵嘉几次欲图出兵，要卡断民众回流之道，甚或想杀一儆百杜绝此等回流。然与大臣将军们会商几次，最终却是不能决断。原因只有一个，当此根基脆弱之时，若再截断民众逃生之道，结局只能有两个：不被乱民吞噬，则

必然招来秦军攻伐。然则，若听任如此回流下去，只怕不消三两年，赵国老世族们便要亲自下田耕作了。

“我白头矣！天命安在哉！”

六年前，赵嘉尚是正当盛年血气方刚的雄武公子。那时，赵嘉目睹国破家亡，壮怀悲切，慷慨激烈，废寝忘食地谋划着复国大业。纵然艰难小城，纵然风餐露宿，纵然宫室破败简陋，纵然一无享乐，赵嘉都是勃勃风发而不知疲惫为何物。倏忽六年，堪堪四十岁的赵嘉不可思议地老了，须发几乎全白了，身架干瘦如枯竹，心力疲惫得动辄便靠在随意一处睡着了。事情一件一件地败了，子民一点一滴地没了，士气一丝一缕地淡了，根基一日一日地松了……每念及此，赵嘉都伤感得仰天长叹。他，一个末世之王，终于明白了无可奈何为何物，终于明白了穷途末路为何物，终于明白了自己的归宿——除了义无反顾地追随历代先王于地下，他没有任何选择……

“禀报君上，王族大臣请行朝会。”

“上将军？朝会？何事还须朝会？”

赵平禀报说：“一班王族元老已经密谋多日，欲图东进辽东与燕国结盟或合为一体。请行朝会，大约是元老大臣们已经就此达成了一致，只要赵王决断了。”此刻的赵嘉，已经对任何突如其来的变故都没有了愤怒与悲伤，只淡淡道：“上将军也赞同么？”大见苍老的赵平明朗地说：“臣不赞同，代郡乃赵国旧地，尚有地利根基，若抛弃代地而奔辽东，则不啻乞儿奔人篱下，非但失了立足根基，也必然将与燕王残部反目。”赵嘉看了看君臣两人一身粗麻布孝服，竟不无揶揄地笑了：“此身重孝我等君臣已穿了六年，泪且流干矣。上将军以为，若不奔残燕，代国出路何在？”赵平默然片刻一拱手道：“臣乃赵氏子孙，誓死不离赵国本土。臣乃败战将军，无能辖制他人，只能决断自己。”

“好！”赵嘉陡然振作，“这方是雄烈赵氏之子孙！”

“君上决意抗秦？！”

“赵氏发于军旅，至少当烈烈而终，当死在战场之上。”

“臣！誓死追随君上！”

“那便整军备战，迟早必有一战。”

“臣遵王命！”

当夜，赵嘉还没来得及向赵平重新颁发兵符，斥候将军的紧急军报飞到了案头：秦军王贲部已经攻克襄平，燕王喜被俘，秦军正在回师西来！赵嘉端详着军报，非但没有了恐慌，心头似乎还生出了些许轻松。此等心绪，连赵嘉自己也惊讶了。赵嘉平静地登上了王车，赶到了上将军赵平的六进小庭院，亲自将兵符与军报一起交到了赵平手里。赵嘉只说了一句话：“来日战阵，本王自领黑衣剑士为前锋。”赵平没有说话，对着赵嘉深深一躬，大踏步去了。

秦军西来消息如巨石投池，代城天地翻覆了。

当初拥立赵嘉的元老大臣们因朝会动议被冷落，怒而发难，一齐带着私兵闯入了仍然叫做王城的一片高大庭院，立逼赵嘉下令举国北走阴山投奔匈奴。一片火把之下，赵嘉肃然挺立在廊下石阶，断然回绝了元老们的威逼。赵嘉硬邦邦的几句话是：“百余年来，赵国南抗强秦，北击强胡，素以雄武强势之道立于天下！秦人纵为虎狼，终与赵人同为华夏子孙！今赵人纵然弱势，何能自叛华夏，宁为胡人鹰犬哉！”这硬邦邦的几句话，元老们的私兵竟然全都肃静了下来，对这位素来陌生的代王投去了颇有几分敬意的目光。这一奇特景象骤然激发了赵国元老们的乱政传统，一时对私兵对赵嘉乱纷纷喝骂不休。为首元老一声喝令，一群世族子弟呼喝着扑来，立地便要裹挟着赵嘉北

逃。赵嘉的数十名黑衣卫士怒吼一声，一齐拔剑扑上，双方在大庭院杀作了一团。

正在此时，赵平率领一支马队赶到，杀死了汹汹然攻杀代王卫士的世族弟子，当场缉拿了所有的作乱元老。依照赵国传统，举凡参与宫变者皆为死罪，主谋、主凶及骨干要员更是举族皆灭。然则，赵嘉却在当场破例下令：“此次宫变，事属非常。主谋、主凶、要员，立即斩决！其余参与举事者及其家人族人，只要愿意死战抗秦，概不追究！”赵嘉话音落点，作乱的私兵们纷纷呐喊着“死战抗秦，不逃匈奴”，齐刷刷走到了上将军赵平的麾下。

“整肃代城！成军抗秦——”

赵嘉一声喝令，奄奄一息的代城一夜之间血流成河了。数十名元老大臣全数被杀，数百名元老子弟全数被杀，无数不知朝局政事为何物而只知唯夫君马首是瞻的妻妾们纷纷自杀，无数婴儿童稚少年妇孺在混乱中不是被“除根”而杀，便是流离失所不知所终……一片腥风血雨的三日三夜之中，代城突兀地立起了一支狰狞变形的决死之军，一支在绝境中被仇恨燃烧出最后一簇光焰的赵军。从赵嘉下令烧毁赵氏宗庙开始，代城的所有房屋都在熊熊大火中变成了一片焦土；所有没在混乱中死去的男女老幼，都拿起了长矛刀剑列队成军；所有的粮食财货牛羊猪鸡酒食衣物，都被搜罗出来，在城门内堆放成一座座小山，任人肥吃海喝尽情享用。只是没有人留意，三日三夜之间，赵嘉陡然变成了一个须发雪白满面血红的怪异老人。

第四日清晨，赵平接到了最后一道王命：清理全部成军人数，每个姓名都刻在城门外的城墙砖石上。两个时辰后，赵平禀报赵嘉：全部代军九万一千三百四十三人，每个人都将自己的姓名写上了南门外城墙。当赵嘉带着黑衣马队出城，要行最后的校军礼时，东西不足三里的代城城墙，已经全部变成了血染的砖石。所有的名字都是用鲜血写上去的，秋日的阳光下反射着晶晶闪烁的绛红色光芒，刺人眼目，

摄人心魄。已经麻木的赵嘉，再次被最后一支赵军的这一出人意料之举深深震撼了。赵嘉没有继续校军礼，而是在血红的城墙下搭起了一方祭坛，对天，对地，对祖先，声泪俱下地禀报了赵人最后的壮举。最后，赵嘉大步走到了城门下的一方青石条前，抽出弯刀砍断了左手四根指头，板刷一般在青石条上写下了粗大鲜红的五个大字——华夏赵王嘉！那一刻，九万余人众静如山岳峡谷，没有哭泣，没有呐喊，一任秋风舒卷着猎猎旗帜……

“禀报代王，秦军开到了。”赵平的声音划破了寂静。

“上马列阵。赵军最后一战。”从未上过战场的赵嘉异乎寻常地平静。

遍野乌云在隆隆沉雷中压来了。

秦军开到代城郊野的时候，正当午后。出乎赵嘉意料的是，秦军没有立即攻杀，而是在代城南门外五里之地扎下了营垒。王贲派军使飞马抵达城下，用弩箭对赵军大阵射来了一封战书。战书云：“王贲拜告代王：赵秦同源。我秦军将士，素敬赵军。当此之时，更敬赵人死战之志。是故，秦军决意与赵代军对等一战。鉴于赵军有两万余妇孺老少，秦军以六万骑出战，不以强弩，不以援兵，不以偏师侧伏，全然对等搏杀。此战秦军若败，王贲决上书秦王，不再攻伐代赵之地；赵军若败，则赵人得从天下归一之大势，永不反秦。代王若以为可，王贲请约期而战。”

“明日清晨，生死一战。”

赵嘉没有丝毫犹豫，在城下立即批回了战书。若依古风尚在的战国军旅传统，远来之军约期而战，以逸待劳的守地之军当后延几日，以利对方恢复，方算得真正公平。然则，赵嘉已经无暇如此气度了。赵代军迟战一日，仅有的存粮便耗得许多，陡长的士气杀心又陡然流

失亦未可知。然则，从另一面说，赵军并未以以逸待劳之势立即对远道而来的秦军发动袭击，在战场法则已经将奇袭当做正当手段的战国之世，赵军此举堪称曾经傲视天下的大家风范。唯其如此，赵嘉毫无愧色，赵军毫无愧色。

"诺！"王贲再次回书，只有一个字。次日清晨，秋阳刚刚爬上山头，凄厉的号角立即淹没了代城谷地。

这是两方奇特的军阵。赵代的九万余大军分为三大阵：中间大阵为火红的三万余骑兵，这是五年前燕代联军惨败后保留的最后一支真正的赵军飞骑，背负弓箭手持弯刀，显是今日代军之主力；骑兵大阵的中央最前方，是一方数百人的黑色方队，这是赵嘉亲自率领的黑衣军；右手大阵为同样火红的四万余步卒，一色的弯刀长矛，没有一张盾牌；左手一阵则全部是五颜六色的老弱妇幼，各式兵器混杂，队形大见松散。对面秦军，则是整肃异常的三个黑色骑兵方阵，清一色背负弓箭手持长剑的轻装骑士，除了衣甲颜色与兵器，轻装程度与赵军骑兵几乎没有差别。

"代王！敢请遣散老弱妇幼，我军可再少两万！"王贲遥遥高喊。

"也好。边阵后退入城。"赵嘉终于点头。

"不退！死战秦军——"老弱妇幼军爆发出一阵乱纷纷的呐喊。

王贲正欲喊话。赵平正欲下令。赵军骑步两大阵中曾经与秦军杀红过眼的老兵们不耐了，乱纷纷一阵怒吼咒骂，不待将令便挥舞着刀矛开始涌动冲杀，原本已经被仇恨绝望折磨得几近疯狂的将士们顷刻间失去耐性，乱纷纷呐喊变为铺天盖地的呼啸呐喊，三大阵毫无队次呼应地潮水般扑向秦军。

在这短短瞬间，王贲厉声喝令：“左翼骑阵截开老弱妇幼！越快越好！中右两阵搭住赵军，且战且退！三里之后展开决战！起——”整肃的秦军骑兵大阵，立即飓风般发动了起来。左翼两万骑士大回旋拉开，在河谷原野展开成一个巨大的钳形，风驰电掣般掠过疯狂的赵军主力，锋锐无匹地揳进赵军主力与老弱妇幼边阵的接合部，另一支则包抄外部并导引出路；一阵强力砍杀，顿饭工夫已将两万余老弱妇幼从赵军的红色巨流的边缘硬生生切割开来，轰隆隆逼向代城城下。不可思议的是，赵军主力没有纠缠干预秦军，秦军左翼骑兵也没有在切开老弱妇幼之后脱身。眼看着疯狂冲杀的赵军主力追着秦军大杀大砍，秦军左翼没有从背后掩杀赵军，而只远远圈定赵军老弱妇幼，任其哭喊叫骂，只是决然不许冲出巨大的黑色弧线。

此刻，王贲的主力飞骑大是艰难。骑兵的特质，在于凌厉的攻杀。骑兵对骑兵，要做到且战且退，先便陷入了劣势被动。就实而论，历来骑兵对骑兵作战中的有意撤退（不是战败的无序逃跑），不能一味撒开马蹄飞驰，否则掩杀者完全可能冲垮撤退方的阵形梯次而导致真正的崩溃。目下之秦军面对具有丰厚骑战传统且决意死战的赵军，这种被冲垮崩溃的可能性危险性更大。这便是王贲下令搭住赵军且战且退的原因所在。而要搭住赵军且战且退，其作战优势必然大打折扣，一时大有伤亡几乎难以避免。事实上，在左翼骑兵切断赵军边阵的顿饭辰光，秦军主力已经死伤了数千人马。

所幸赵军只有三万余骑兵，秦军主力除却左翼还有四万骑兵，依靠着整肃队形间的相互接应，总算没有被冲透大阵陷于真正崩溃。及至退出三里之外，王贲身边的一排牛角号急促凄厉地响彻河谷。随着凄厉的号角，秦军阵形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与赵军接触的后军（原本的前军）一声呐喊，闪电般全速飞驰两翼；前军（原本的后军）则在这片刻之间立即反身，展开成真正的冲杀队形呼啸着正面掩杀过来；及至两军杀作一团，飞撤两翼的原秦军前军主力则已经在外围从容整顿好了队形，又一个梯次呼啸着杀向了赵军。真正的大拼杀展开之

后，秦军的应对又流水般发生了变化：原本由王贲亲自率领的前军主力接战赵军骑兵，原本与赵军骑兵搏杀的秦军后军，则脱身杀向了堪堪赶来的赵军步卒。

代城河谷不甚宽阔，黑红两方大军堪堪十万，大肆展开搏杀，双方都没有大回旋的余地，只能全力拼杀，直到一方完全倒下。其惨，其烈，堪称战国绝响。王贲素有小白起名号，说的便是每临战场倍加勇猛冷静。此刻，王贲已经不需要下达任何军令，只带着三百精锐的中军飞骑专一寻找赵嘉的黑衣马队。秦赵两方，皆相互知底。王贲知道，赵国君主的黑衣卫士历来都是剑士精华，人数不多却锋锐难当。然则，此等剑士有一个极大缺陷，便是很少战场拼杀，缺乏大军战场之群体搏杀经验。赵嘉本人，则生于赵国末世，适逢其父悼襄王非正道君主，赵嘉既没有过赵国王子的军旅阅历，更没有亲自上过战场。今日赵嘉亲自率领黑衣卫士做前军冲杀，除了死战之志，战力并不如何强大。王贲之所以要亲自应对赵嘉，并非看重其战力，而是明确的统帅心思：代王是赵人的最后一面旗帜，决然不能走脱！

“左前方，跟我来！”

终于，王贲在纷乱呼啸的万马军中发现了那支皂衣孝服的马队，看见了白发飘飘的赵嘉。王贲低吼一声，这支没有任何旗帜的马队飓风般卷了过去。

赵嘉马队自真正的大搏杀开始，不知如何竟与赵平的中军主力骑兵脱离了开来，莫名其妙地卷入了步卒边缘。黑衣卫士们忙于全力应对这从未经历过的成群结队的混乱拼杀，只要与秦军杀在一起便是，谁也无暇去权衡战场大局。一个多时辰的连番搏杀之后，黑衣卫士已经死伤过半，又因缺乏相互呼应，马队驰骋渐渐散乱起来。所幸靠近步军，这支红色海洋中唯一的一坨黑色分外显眼，一些老卒认出了是代王马队，立即蜂拥过来护卫。赵嘉马队与赶来的步卒呼应着，又再度奋力冲杀起来。正当此时，王贲马队呼啸扑来，两个回旋便搅散了

已经乏力的红色步卒，将赵嘉马队围困在一个看似松散却又无法突围的大圈子里。

王贲一个手势，马队中一支冷箭飞出，准确无误地钉在了赵嘉战马的左前腿上。战马陡然嘶鸣人立，飘飘白发的赵嘉还没来得及呼喊一声便被掀翻在地。一骑火红的战马闪电般飞来，王贲就势一掠，已经将赵嘉掳到了马背之上。黑衣卫士们怒吼一声扑杀过来。秦军骑士早有应对，瞬间弓箭齐发，接着回旋冲杀，不到两个回合的反复，黑衣卫士悉数身首异处了……

暮色时分，这场空前惨烈的大搏杀终于结束了。

秦军将士们没有欢呼，静静地肃立在尸横遍野的战场，直到血红的太阳没进了苍茫群山。三日后，王贲给秦王的上书是：代王嘉被俘获，赵代军主力七万余人悉数战死；代城两万余老弱妇幼，在秦军守护下仍自杀过半，剩余人口已迁入邯郸；代城已经成为废墟，不能驻军；此战，秦军将士战死三万余，存活者人人带伤，已退入蓟城整军待命。

旬日之后，新任长史蒙毅赶到了蓟城。

蒙毅对全体将士宣读了秦王书命，褒扬了秦军将士对最后一支赵军的猛勇搏杀，赏赐了三车王酒，特许灭代将士痛饮三日。当夜，王贲设军宴为蒙毅洗尘，聚饮对谈间说及灭代之战，王贲心绪别有滋味，不禁一声沉甸甸的长叹。蒙毅笑道："战场惨烈，古今皆同，将军当有武安君白起之豪气，何叹之有哉！"王贲摇头道："对代之战，非大战也，却亡我三万余将士，贲身为大将，何能泰然处之？"蒙毅沉吟了片刻，轻轻叩案道："将军言及于此，不妨坦然相告：对代军战法，朝臣原是多有议论，独秦王大为嘉许，将军无须上心也。"王贲道："朝臣之议，无非责我为滥施仁义之宋襄公，何足道哉！"蒙毅笑道："秦王之嘉许，将军不欲闻乎？"王贲道："王若嘉许，当有王书。

今无王书，王贲何能当真哉！”蒙毅哈哈大笑：“果然果然，秦王何料之准也！”说罢一招手，帐口肃立的一名书吏捧过来一支铜管，蒙毅挑开泥封抽出一卷羊皮纸展开，念诵道：“秦王特书：王贲对代之战，一举廓清北中国，其功大焉！贲之战场处置，至为得当，大彰秦军战场正道，大显华夏一统大道，各军各将殊堪效法！秦王政二十五年秋。”蒙毅读罢，双手捧到了王贲面前道，“如此王书，将军心下当安也。”王贲不禁连连拍案：“大哉秦王！大哉秦王也！力行战场正道，何愁天下不一！”蒙毅笑道：“然则，山东说秦，依旧虎狼口碑，不亦悲乎？”王贲慨然拍案：“蓬间雀喳喳骂词，何碍鲲鹏怒而飞哉！”

两人一阵大笑，一阵痛饮，又说起了后续事宜。

蒙毅转述了秦王之意：赵国之赵王迁业已被俘，囚禁于梁山；赵嘉抗秦虽失之酷烈，然终究有华夏大义，亦有赵人民心，不用押赴咸阳与亡国之君一道处置，可暂行拘押邯郸疗伤养息，若其心智恢复，日后可领代郡之地。王贲若无异议，可立即实施，秦王书命随后即到。王贲立刻申明，秦王如此处置大合代赵情势，他将妥善安置赵嘉拘押事宜。

言及军事，蒙毅向王贲知会了西北两边的战事进展：陇西对羌胡之战很是顺利，李信与翁仲率大军连续出击，已经聚歼羌胡主力大部，来春将继续追剿羌胡余部；北边九原战事尚未发作，然匈奴诸部已经汇聚阴山南麓，随时可能大肆南下。末了，蒙毅道：“秦王之意，将军须得有备：来春若九原军情告急，蒙恬将立即北上；灭齐战事，秦王还是想要将军南下领军。”王贲笑道：“灭国大战，尊兄向未出手。草原之战，王贲也从未尝试过。长史能否转告君上，蒙恬上将军依旧灭齐，王贲可就近开赴九原，与匈奴放手大杀一回！”蒙毅一边大笑一边摇头道：“兄弟之见，还是各安其所者好也！自错用李信灭楚，秦王立定了戒除侥幸之心。家兄灭国，将军草原，各弃所长，两两试手，秦王还睡得着觉么？”

两人一阵大笑间，天色已经亮了。

五　松耶柏耶　住建共者客耶

一个冬天，齐国朝野乱得没了头绪。

秦国大军驻扎巨野泽畔不进不退不战不和，诱发了齐国多方势力的激荡摩擦。齐王田建虽无定见，然大体倾向于丞相后胜的“和秦”动议，是谁都知道的事实。唯田建之彷徨，使各方都看到了尚存争取齐王实施自家主张之希望，情势便愈发地盘根错节交互纠缠。高高在上而动摇不定的齐王之下，三股主流势力激烈地明争暗斗着。丞相后胜与历来奉行“和秦安齐”方略的田氏世族力量，一直在斡旋与蒙恬大军订立合约，以图最大限度地保存齐国社稷。诸多将军则与田氏王族中以孟尝君后裔田炜为轴心的抗秦派结合，主张防患于未然，立即进入举国抗秦，并在孟尝君旧日封地薛城聚结了一支五千人的门客义旅，声言效法赵人抗秦到底。流亡临淄的亡国世族群最是汹汹躁动，非但已经结成了六千人的抗秦义师，且不间断地汇聚王城广场请命，坚执请求齐王发回流民财货以助五国义师。如此三方力量之外，齐国民众也大起波澜。临淄以西不足百里的狄县(注)，有没落世族子弟田儋、田横兄弟聚结民众自成万人义军，声言效法田单抗燕誓与齐国共存亡。若是寻常时期，此等纷纷擅自成军的状况，决然不能为国府所容。然则当此国难纷乱之时，成军各方皆大义凛然，全然不惧与官府抗争，各地官府自是不敢妄动。各方火急禀报临淄，丞相后胜又禀报齐王田建，君臣却都怕秦军未到便激发内乱而先自灭亡，只好派出密使多方斡旋，力图使各方相信王室，不要乱了大局。对聚集临淄的逃亡世族，齐王田建与领政的后胜一方则是投鼠忌器。最大的担心，是怕这些流亡者变成亡命之徒，铤而走险地行刺权臣或作乱临淄，其时临淄城内的数千军兵未必应对得了汹汹流民。于是也只能多方斡旋，一面答应斟酌发还流民财货，一面拖延时日设法驱逐这些恨秦又恨齐的祸

根。如此一来，任何一方都仍旧在气昂昂行事，王室急书也好，丞相号令也好，都没了效用，国事法度全然失序，朝局乱成了一锅粥。

此年，齐国又逢冬旱，整个冬日未曾下得一场大雪，终日艳阳高照尘土飞扬，时有红霾黄霾笼罩临淄，动辄旬日不散。齐国本是天下方士渊薮，神秘诡异之学素有传统。遭逢如此天变，各式流言一时大起，纷纷预言齐国久享一隅之偏安康乐，而今必遭天谴，将有巨大劫难！流言弥漫，各地盗贼蜂拥而生，劫掠世族庄园封地事日日不断。朝野世族惶惶不安，一面纷纷聚结私兵靖乱，一面纷纷上书齐王坚请廓清乱民。后胜手忙脚乱，田建六神无主。左右思忖，君臣两人终是一筹莫展。

“天欲亡齐，孰能奈何！”

田建两手一摊，将国事全数交给了后胜，再也不见大臣了。

开春之时，顿弱的齐国探报已经堆满了秦王书房的整整一张大案。

二月初，嬴政与李斯尉缭通盘浏览了顿弱的所有上书，君臣一致评判：下齐火候已到，只要处置得当，齐国完全可能不战而降。从大局着眼，蒙氏祖居齐国，蒙氏一族至今在齐国尚有声望根基，蒙恬是决齐安齐的最佳人选。然则，便在秦王书命已经拟就之时，九原传来紧急军报：匈奴单于大肆集结二十余万兵力于阴山南麓，欲图春季大举南下，北边危机刻不容缓！君臣连夜密商，嬴政最终拍案：“大秦宁可失之于一统脚步稍缓，也不能失之于匈奴破我华夏！蒙恬立即率军二十万北上！下齐之战，交王贲将军统领！”李斯尉缭没有丝毫异议，小朝会立定决策：蒙毅立即赶赴蓟城宣示王命，秦王亲自赶赴巨野泽部署蒙恬军北上。

嬴政赶到巨野泽幕府时，蒙恬正拿着斥候军报端详九原地图。

蒙恬对朝会的决断丝毫没有感到意外，反倒是因为终可与匈奴大战一场而大为振作。嬴政凝视着这位少时挚友笑道：“身为上将军而无灭国之战，不亦悲哉！”蒙恬大笑道：“五国已下，齐国一根软肋而已，何如大草原数十万大军搏杀，臣不亦乐乎！”君臣两人大笑了一阵，军事便告了结。教蒙恬出乎意料的是，秦王带来了自己的长子扶苏，要蒙恬带着扶苏一起北上磨炼。当一身士兵戎装的一个英武少年赳赳大步走到面前行礼时，蒙恬两眼湿润了。

在秦国的大臣将军中，蒙恬是唯一能与秦王说及家事的君臣友交。蒙恬知道，秦王不立王后，虽然有数十名王妃，已经生下了二十余个王子，但却从来没有将任何一个王子交王室官署，依传统法度获得应有的立身待遇。也就是说，所有的王子都没有在太子傅官署就学，更没有涉及任何国事磨炼。虽然，目下的秦国没有太子傅这一实际就职大臣，然作为职司王族子弟就学的太子傅官署，还是照旧存在的。同样，秦王的所有王妃，也都没有交由王室官署登录名籍并确定爵位。而在任何一个邦国，国君的妻妾都是有法定爵位俸禄的，此前的秦国也不例外。蒙恬知道，秦王之所以如此，为的是彻底根除秦国曾经有过的宫廷内乱。然则，蒙恬还是隐隐觉得秦王如此做法有些过犹不及，几次欲图与秦王坦诚说说，都因军国大事接踵而来终未一谈。今日陡然得见秦王长公子，蒙恬不禁大觉欣慰，心头一热，话语不禁哽咽了。

“长公子大有气象，大秦社稷安矣！”

“邦国之安在大道，何在一王子也！”

嬴政一阵大笑，颇有感喟道：“蒙恬啊，这些王子一直在王室私学发蒙，书读了不少，武也练得些许。然则，至今没有任何历练。扶苏已经将及加冠之年了，还没真正打过一仗……其余王子，更是少不知事。不教他等多多磨炼，日后何以立足也！”

“君上洞察至明！扶苏入军，臣以为当有监军名号。”

“不可。未经历练，何能监军？”

“若无职司，无以历练。”

“不。”嬴政还是摇头，“先历练两年，看是否成器再说。”

蒙恬再不说话了。毕竟，秦王的做法是有道理的。国君的嫡长子监军，在六国固然是公认的传统。然在秦国，在秦王嬴政着力防范宫闱乱权的情势下，扶苏既未加冠，更未明确立为太子，才具亦未有任何展现，监军实在是徒有虚名。蒙恬所以如此主张，自然不是不明扶苏实际情形，而全然是从促使秦王早日明确储君处说话。在秦国大臣中，大约也只有蒙恬知道这位扶苏王子——秉性宽厚，少年持重，文武皆通。若与蒙恬所熟识的当年的少年嬴政相比，雄武勇略胆识志向确实与少年嬴政不可同日而语，然就胸襟开阔平实对人而言，扶苏却另有一番气象。蒙恬确信，这位王子只要经历了真正的磨炼，其与乃父之承接搭配，堪比秦惠王之与秦孝公。唯其如此，蒙恬一闻秦王将扶苏交他麾下磨炼，立即便想到了给这位王子一个展示才具的权力职司。如今秦王既坚执地要看看再说，蒙恬自然不好以种种预想为理由申辩了。

“好。那先做幕府司马。”

“不。做士卒。还得隐名埋姓。”

默然良久，蒙恬向秦王深深一躬，无言地领受了嬴政的嘱托。嬴政也再没说话，招手重新唤过扶苏，用力在儿子肩头拍了一掌，转身对蒙恬一拱手，大步出帐去了。扶苏望着父亲伟岸的背影，眼中不期然涌出了两眶泪水。蒙恬低声道：“公子可曾想好名字？”扶苏抹着泪水道：“父王取了，伯秦。”“伯秦！好！既表排行又藏姓氏，好名

字！”蒙恬一拍掌道，“公子毋忧。你只说，开始想做甚差事？”扶苏一拱手道：“伯秦既入军旅，自当从骑士做起。自今日后，不敢劳上将军照拂。”蒙恬板着脸道：“照拂你甚？本上将军奉命督导长公子历练，莫非连你行踪也不能知晓？你只随我走，到九原军营我自会教你做骑士！之后，你我旬日一会面，只不让军士们知道便是。”扶苏原本打算蒙恬立即指定部属，他立即便去入伍，今见蒙恬神色肃然，无奈一点头，算是答应了。

“伯秦！”背身整理帅案的蒙恬猛然叫了一声。

“啊，啊，在。”扶苏好容易醒悟过来。

“记住，从今后你便是伯秦，要记住这个名字。”

“伯秦明白！”

旬日之后，王贲率八万大军抵达燕齐边境。

扎营当夜，王贲带着一个百人马队飞驰到了巨野泽秦军幕府。蒙恬向王贲备细交接了对齐战事与种种军务，留下三万步军，次日清晨率领二十万步骑混编大军隆隆北上了。王贲接手对齐战事，立即下达了第一道军令：所留三万步军原地驻守巨野泽畔，营垒旗帜军灶不减，虚张声势如原先人马。部署完毕，王贲立即赶回了燕南幕府。次日清晨，王贲下令所部大军向南开进，在没有任何齐军阻拦的情势下，公然渡过了济水。暮色时分，大军在济水南岸的山塬地带构筑营垒，驻扎了下来。次日清晨，王贲登上山头瞭望，东面的临淄城虽目力不及，但东方天际直冲霞光边缘的一大片灰黄色雾霾，却使王贲确定无疑地知道，临淄城距离他不过五七十里之地，轻装飞骑一鼓作气便可冲到城下。

当夜，王贲接到了顿弱密书。

顿弱知会的情势是：齐国朝野大乱，唯缺促降逼降之有效一击。顿弱给王贲的谋划是：齐军自驻防巨野泽东岸，因朝野陷于混乱，一直没有向济水方向分兵；若王贲能对巨野泽之齐军实施一场突袭战，而后大军进逼临淄城下，百事可定。王贲思忖一番，觉得顿弱谋划与此前蒙恬交代的下一步方略不谋而合，审时度势，齐国也确实需要一战。大国灭亡，真正的不战而降是古今从来没有过的，有的只是大战小战的区别而已。所谓不战而降，寻常只能是庙堂权力与都城军民，真正地举国不战而降，事实上永远都没有可能。

决断一定，王贲做出部署：自己带幕府马队立即南下巨野泽筹划；裨将赵成率三万轻装飞骑随后隐秘南下，三日内抵达巨野泽大营。赵成是赵高的族弟，也是秦军一员年轻猛将，王贲很是信赖。赵成领命点兵的时刻，王贲的幕府马队已经飞出了军营。

次日，王贲带着三名司马与一支百人马队，出营绕道三十里，登上了巨野泽东岸北侧的一座山头，将齐军大营的地形察看了整整三个时辰，终于定下了决断。三日后，赵成三万飞骑抵达。王贲下令赵成：兵马开入巨野泽东岸北侧的山林匿形驻扎，军士冷炊不得举火，赵成立即入营候令。

当夜聚将，王贲在烟气缭绕的猛火油灯下指点着地图，对将军们详尽部署道：“齐军三十万，分作两大营，驻扎在巨野泽东岸的这片谷地。诸位且看，这片谷地有三个出口：面对巨野泽一面敞开，是西面出口；大营背后的东北方出口，连接临淄大道；大营东南方出口，连接薛邑大道。我军此战，不求斩首杀敌，只求溃敌乱敌以震慑齐国，促其早降！唯其如此，夜间突袭齐军，便是最佳战法！杀入谷地后，只要齐军不死战，我军便只虚张声势，佯作追杀即可，实则任其溃逃。如此战法，诸位可有疑义？”

“我等奉命！”大将们整齐一吼。王贲立即下达了将令：三万步军由将军阎乐率领，从巨野泽东岸之南口突入齐营，入营后一万人冲

杀，两万人立即摆开弓弩大阵齐

射，掩护骑步冲杀；三万飞骑由裨将赵成率领，从巨野泽东岸北口突入，做冲杀齐军之主力；王贲自率三千飞骑，于西口策应各方。末了，王贲道：“明日全军预备，多备火把！初更出兵，三更前隐秘进入巨野泽东岸南北两方。四更末刻，听中军号角开战！”

此夜一战，秦军大获成功。所有的秦军将士都没有料到，三十万齐军会如此恐慌溃逃，六万秦军横冲直撞如入无人之境。齐军一旦发现背后两个出口并无秦军封堵，几乎是潮水般涌向了两个山口，与其说秦军杀伤多，毋宁说齐军人马交互纠缠自相践踏而死伤者多。王贲原本预料的战果是，趁着齐军黎明酣睡，猛烈攻杀一阵，搅乱齐军营地便算成功。不料，一突入谷地竟是摧枯拉朽，及至天色大亮，三十万齐军竟全数逃出了巨野泽东岸大营，粮草辎重兵器衣甲旗帜战马尸体，厚厚一层铺满了整个谷地。王贲从伤兵战俘口中得知：此前，齐军主将田垸被紧急召回临淄了，许多将军也被部族秘密召回去了，中军幕府只有一班司马。秦军杀来声势震天，齐军无人号令，又不知虚实，便如此鸟兽散了……王贲来不及感喟，立即下达军令：全军休整一日，次日兵分两路，进逼临淄西南两方，在城外郊野三里处大张声势驻扎。

临淄大都，真正地炸开锅了。

最大的激荡，来自进入临淄城的各国流亡世族。一闻齐军战败，世族群大为恐慌。已经结成的“义师”原本散居在郊野尚未进城的世族营地里，此时得各世族族领秘密指令，纷纷乔装成齐国民众蜂拥入城。已经等候在城内的族领们早已经秘密联络，谋划好了对策。城外“义师”一经在城内聚结，流亡世族立即潮水般涌向了临淄府库，要抢回被齐国剥夺的财货，然后赶紧逃离这个如今已经是最危险的城池。城内的齐军虽则不多，然临淄官员将军对看护府库却很是上心。

一闻流亡世族兵乱，守军立即汹汹开到府库四面各方要道堵截。于是乱兵混战立即爆发，临淄街巷喊杀震天，几无一处平安所在。

丞相府得到消息，正忙着与几个从战场逃回来的心腹将军商议如何劝降齐王的后胜顿时大急，临淄府库若是失守，自家多年心血便全部付诸流水。后胜二话不说，立即飞马王城紧急调出三千王室护军赶赴府库。也是府库财货利害太甚，齐军将士个个拼死效力。一个多时辰的混战后，流亡世族毕竟不敌两方齐军，终于丢下满街尸体哄然散了。此时天色将亮，后胜又连忙匆匆赶回了丞相府，顾不得稍事收拾歇息便衣冠不整地驱车进了王城。后胜不知道，也是来不及知道，此时的临淄城才开始了真正的大乱。

被杀散的流亡世族气恨攻心恼羞成怒，哄然散开在市井坊区以及没有士兵守护的官署，明火执仗地大肆劫掠商铺民居以及所有看到的有用之物。商家民户大感恐慌，纷纷逃出庭院呐喊着狂奔躲逃。有几处齐军将士聚居的坊区多有兵器，民众便聚拢起来与流亡世族乱纷纷拼杀。此时，王城护军已经撤回。在巨野泽大败的消息传来后，临淄城内的守军已经是惊弓之鸟，纷纷思谋着如何回家与族人相聚逃亡。更兼方才一场府库护卫战多有死伤，兵士们早已经没有了战心，任官员将军呼喊，都是装聋作哑。及至天亮，临淄城内烟火处处，哭声喊声杀声骂声连天而起，已经完全陷入无法控制的混乱之中。不久，城门也被汹涌人流撞开，万千人流蜂拥出城夺路四逃……

还在夜间时分，城外王贲便得到了顿弱急报，立即在城外展开了一道横宽数里的扇形军阵。天亮人流出城，秦军游骑纷纷向人群呐喊：“秦军不杀齐人！只拿流亡世族！举发流亡世族者可任意离去！”临淄齐人对流亡世族已是恨之入骨，立即纷纷向秦军指认。混迹人群中的流亡世族一被指认，便被赶到了秦军的马队圈子里。不到一个时辰，城下已经聚集了三四千人，老弱妇幼者居多，精壮者少见。

后胜匆匆进了王城，连跑带走气喘吁吁赶到寝宫。守护在宫门的老内侍说，齐王在太后灵前祷告一夜，方才上榻，丞相不能入内。后胜顿时大怒，拔出长剑将老内侍刺倒，径自大踏步进了寝宫。一溜侍女大是惊恐，乱纷纷尖叫着逃走。后胜提着带血的长剑走进齐王寝室，对侍寝侍女高声怒喝："唤起齐王！死睡数十年，该醒来了！"

"你？丞相？你你你，欲图如何？"睡眼惺忪的田建脸都吓白了。

"臣启齐王：大军战败散尽，临淄血火连天，秦军已经到了城下！"

"你你你，你要本王如何？"

"除了降秦，别无他途！"

"丞相……降，降，好，降了，降了……"

话尚未完，田建已软软地瘫倒在了地上。后胜鄙夷地看了田建一眼，向外一挥手，几名心腹将军便走了进来。后胜说声护好齐王，老夫出城，大步匆匆去了。

……

午后，一面巨大的白旗悬垂在了临淄西门箭楼。一队内侍侍女簇拥着一辆青铜王车缓缓出了城门，之后又一辆高车坐着丞相后胜，车后是两排大臣与将军。齐王田建怀中抱着王印玉匣，一头白发，脸色苍白麻木得好似一座石俑。整个齐国君臣的队列中，只有后胜显出一丝难堪而又惶恐的笑意。在秦国上卿顿弱的宣呼声中，齐王建向秦军统帅王贲献出了传承田氏王室一百三十八年的玉印。齐王建自己，则走进了旁边的一辆没有任何装饰的宽大木车。木车带着两名内侍两名侍女隆隆远去时，王贲下令秦国大军开进了临淄城。

多年之后，齐人中渐渐传开了一则故事——

齐王建降秦后，秦王担心齐人与齐王秘密联结，效法韩国复辟，于是将齐王囚禁在了一座小城邑——共。有人说，这个共是殷商王朝的一个古老方国，在陇西边陲之地，后来被周文王所灭。秦人接手周人地盘之后，共城便成了老秦在陇西的根基之一，最是偏远隐秘。也有人说，这个共不是那个共，是河内的共城[注]，是西周共伯和的那座封邑。无论是哪座共城，总归齐人都说，共城生满了苍苍松柏，齐王在松柏林中被活活饿死了。也有人说，不是秦人饿死了齐王，而是齐王自家绝食死的。

得齐王身死消息，齐人流传出一支哀伤的挽歌："松耶！柏耶！住建共者，客耶！"这是齐人极其复杂的一种心绪，是怨声，又是指斥，其辞直白说便是："松林啊，柏林啊，埋葬了建！使建囚共城，实际埋葬建的，是那些外来客！"歌儿流传开来，又有了多种解说。有人说，这是指斥齐王建听信外邦间人蛊惑之言，结好秦国，误了齐国。又有人说，这是齐人怨恨自己的国王不早早与诸侯合纵抗秦，以致亡国。还有人说，这个客，是指斥齐王听信后胜而接纳流亡世族，导致了齐国最后的大乱。总归是种种纷纭，至于后世，依然还是纷纭无定。

这一年，是公元前221 年，秦王政二十六年，嬴政时年三十九岁。

齐国灭亡了，六国全部灭亡了。天下洪流隆隆转过了一座雄峻的高原，骤然涌向开阔的平野，荡开了浩浩之势，开始了一次亘古未闻的伟大转折。

六　战国之世而能偏安忘战　异数也

齐国的灭亡，是战国历史的又一极端个案。

自秦王政十七年（公元前230年），秦国开始统一中国的战争，历时堪堪十年。自灭韩之战开始，每灭一国，都是一场惊心动魄的大战。更值得关注的是，每一国的战争都不是一次完结的，抗秦的余波始终激荡连绵。我们不妨以破国大战的顺序，简要地回顾一番。韩国战场规模最小，然非但有战，更有灭国四年之后的一场复辟之战。赵国之战最惨烈，先有李牧军与王翦军相持激战年余；李牧军破后又有全境大战；国破之后又再度建立流亡政权代国，坚持抗秦六年，直到在最后的激战中举国玉碎，代城化为废墟。燕国则是先刺秦，再有易水联军大战，又再度建立流亡政权，直到五年后山穷水尽。魏国则据守天下第一坚城大梁，拒不降秦，直到被黄河大水战淹没。楚国老大长期疲软不堪，却在邦国危亡的最后时刻创造了战国最后的大战奇迹，首战大败秦军二十万，非但一时成反攻之势，且成为战国以来山东六国对秦军作战的最大胜仗之一。再次大战，更以举国之兵六十万与六十万秦军展开大规模对峙，直到最后战败国灭，残部仍在各自为战。六国之中，唯独赫赫大邦的齐国没有一场真正的战争，便轰然瓦解了。

齐国的问题出在了哪里？

论尚武传统，齐国武风之盛不输秦赵，豪侠之风更是冠绝天下。论军力，齐军规模长期保持在至少四十万之上，堪称战国中后期秦赵楚齐四大军事强国之一。论兵士个人技能，更是名噪天下，号称技击之士。论攻战史，齐国有两战大胜而摧毁魏国第一霸权的皇皇战绩。论苦战史，齐国六年抗燕而再次复国，曾使天下瞠目。论财力，齐国据天下鱼盐之利，商旅之发达与魏国比肩而立，直到亡国之时，国库依然充盈国人依然富庶。论政情吏治，战国的田氏齐国本来就是一个新兴国家，曾经有齐威王、齐宣王两次变法，吏治之清明在很长时间里可入战国前三之列。论文明论人才，齐国学风盛极一时，稷下学宫聚集名士之多无疑为天下之最，曾经长期是天下文华的最高王冠。论

民风民俗，齐人“宽缓阔达，贪粗好勇，多智，好议论”，是那种有胸襟有容纳，粗豪而智慧的国民，而绝不是文胜于质的孱弱族群。

如此一个大国强国，最后的表现却是如此的不可思议。

唯其如此，便有了种种评判，种种答案。

在种种评判答案中，有三种说法比较具有代表性：一种是齐人追忆历史的评判；一种是阴阳家从神秘之学出发的评判；一种是西汉之世政治家的评判。其后的种种说法，则往往失之于将六国灭亡笼统论之，很少具体深入地涉及齐国。先看第一种，齐人的追忆评判。在《史记·田敬仲完世家》中，以三种资料方式记载了这种追忆与评判：其一，民众关于齐王之死的怨声；其二，司马迁采录齐国遗民所回顾的当时的临淄民情；其三，司马迁对齐人评判的分析。齐人的怨声，是齐人在齐王建死后的一首挽歌，只有短短两句，意味却很深长：“松耶！柏耶！住建共者，客耶！”今日白话，这挽歌便是：“松树啊，柏树啊，埋葬了建。实际囚居埋葬建的，是外邦之客啊！”按照战国末世情形，所谓客，大体有三种情形：一种是包括邦交使节、外籍流动士子、齐国外聘官员在内的外来宾客，一种是外邦间人（间谍），一种是亡国后流亡到齐国的列国世族。齐人挽歌中的“客”究竟指哪一种，或者全部都是，很不好说。因为从实际情形说，三种“客”对齐国的影响都是存在的。因此，不妨将齐人的挽歌看做一种笼统的怨声，无须寻求确指。但是，有一点是明白无误的，当时的齐人将齐国灭亡的原因主要归结于外部破坏，对齐王的指斥与其说是检讨内因，毋宁说是同情哀怜，不是挽歌的基本倾向。司马迁本人在评论中则明确地认为，齐人挽歌中的“客”是“奸臣宾客”。司马迁的行文意向也很明白，是赞同齐人这种评判的。

《史记》记载的齐国遗民回忆说：“五国灭亡，秦兵卒入临淄，民莫敢格者。王建遂降，迁于共。”烙印在齐人心头的事实逻辑是：因为齐民完全没有了抵抗意志，所以齐王降秦了。这里的关键词是：民莫

敢格者。国破城破，素来勇武的齐国民众却不敢与敌军搏杀，说明了什么？至少，可以说明两个问题：其一，齐国民众早已经对这个国家绝望了，无动于衷了；其二，齐人长期安乐，斗志弥散，雄武民气已经消失殆尽了。在百余年之后的司马迁时期，齐国遗民尚能清晰地记得当时的疲软，足见当时国民孱弱烙印之深。这一事实的评价意义在于，齐人从对事实的回顾中，已经将亡国的真实原因指向了齐国自己。

第二种说法，是包括司马迁自己在内的以阴阳神秘之学为基点的评判。《史记·田敬仲完世家》后的“太史公曰”，对《周易》占卜田氏国运深有感慨，云：“易之为术，幽明远矣！非通人达才，孰能注意焉！……田乞及（田）常比犯二君，专齐国之政，非必事势之渐然也，盖若遵厌兆祥云。”这里的“厌”（读音为压），是倾覆之意；“祥”，寻常广义为预兆之意，在占卜中则专指凶兆。司马迁最后这句话是说，因为田氏连犯（杀）姜齐两君而专政齐国，太过操切苛刻，不是渐进之道，所以卦象终有倾覆之兆。鉴于此，司马迁才有“易之为术，幽明远矣”的惊叹。司马迁作为历史家，历来重视对阴阳学说及其活动的记载，各种曾经有过重大影响的预言、占卜、星象、相术、堪舆等，其活动与人物均有书录。事实上，阴阳神秘之学是古代文明极为重要的一部分，舍此不能尽历史原貌。

依据《史记》，关于田氏齐国的占卜主要有两次。

第一次是周王室的太史对田齐鼻祖陈完的占卜，周太史解卦象云：“是为观国之光，利用宾于王。此其代陈有国乎？不在此，而在异国乎！非此其身也，在其子孙。若在异国，必姜姓。姜姓，四岳之后。物莫能两大，陈衰，此其昌乎！”这段解说的白话是：“这是一则看国运的卦象，利于以宾客之身称王。然则，这是取代陈国么？不是。是在另外的国家。而且，也不是应在陈完之身，而应在其子孙身上。若在他国，其主必是姜姓。这个姜姓，是四岳（尧帝时的四位大

臣）之后。然则，事物不能两方同时发达，陈国衰落之后，此人才能在他国兴盛。”应该说，这次占卜惊人地准确，几乎完全勾画出了田氏代姜的大体足迹。因为，这次占卜一直“占至（田氏）十世之后”。

第二次占卜，发生在陈完因陈国内乱而逃奔齐国之后。当时，齐国有个叫做懿仲的官员想将女儿嫁给陈完，请占卜吉凶。这次的卦象解说很简单，婚姻吉兆，结论是：“八世之后，莫之与京。”莫通削，又是暮的本字；而八世之后，恰恰是齐湣王之后。齐湣王破国，齐襄王大衰，齐王建遂告灭亡。这则卦象，同样是惊人地准确。

阴阳神秘之学的评价意义在于，他们认为，国家的命运如同个人的命运一样，完全由不可知的天意与当事人的作为正义性交互作用所决定；齐国的命运，既是天定的，也是人为的。就问题本身而言，这种评判是当时意识形态中极为重要的基本方面，不能不视为一种答案。总体看，先秦的所有神秘之学预测吉凶，都有一个极其重要的前提观念：当事人行为的善与恶（正义性），对冥冥天意有着重大影响。也就是说，当事者的正义行为，可以改变本来不怎么好的命运；而当事者的恶行，也可以使原本的天意庇护变为暗淡甚或灾难。这是后世善恶报应说的认识论根基，也是前述的交互作用。

另外一个前提观念是：正道之行，不问吉凶。这一观念的典型是西周姜尚踩碎龟甲。《论衡·卜筮篇》云：“周武王伐纣，卜筮之，占曰：‘大凶。’太公推蓍蹈龟，而曰：‘枯骨死草，何知吉凶！’”这一事例，在《史记·齐太公世家》中的记载是：“武王将伐纣，卜，龟兆不吉，风雨暴至。群公尽惧，唯太公强之劝武王，武王于是遂行。”如此理念，战国之世已经渐成主流。典型如秦国，司马迁记载了秦灭六国期间与秦始皇时期的多次灾异与神秘预言，唯独没有一次秦国主动占卜征伐大事的记载。先秦时代的神秘之学对人的正义善行非常看重，所以其种种预测，往往在实际上带有几分基于现实的洞察，也往往有着惊人的准确性。太史公所以将韩氏的崛起根源追溯到韩厥救孤，认

为因了这一“积天下之阴德也”的大善之行，才有了韩氏后来的立国之命。其认识的立足点，正在于善恶与天命交互作用这一观念。所谓天人交相胜，此之谓也。而自魏晋之后，占卜星象等阴阳之学渐渐趋于完全窥探天意的玄妙莫测的方法化，强调人的善恶正邪对命运的影响则日渐淡薄，故此越来越失去了质朴的本相，可信度也越来越低。这是后话。

第三种说法，是西汉盐铁会议文件《盐铁论》记载的讨论意见。

《盐铁论·论儒》篇云：“齐威宣之时，显贤进士，国家富强，威行敌国。及湣王，奋二世之余烈，南举楚淮，北并巨宋，苞十二国，西摧三晋，却强秦，五国宾从；邹鲁之君，泗上诸侯，皆入臣。（后）矜功不休，百姓不堪；诸士谏不从，各分散，慎到、捷子亡去，田骈如薛，而孙卿（荀子）适楚；内无良臣，故诸侯合谋而伐之。王建听流说，信反间，用后胜之计，不与诸侯从亲，以亡国，为秦所禽，不亦宜乎！”

这段评判，先回顾了齐宣王、齐湣王两代中的一代半兴盛气象，又回顾了齐湣王后期的恶政，指出了百姓不堪与人才流失两大基本面。对齐王田建的作为，则将其失政归结为三方面：听流说，信反间，用后胜之计。而“不与诸侯从亲”，则是信用前述三方的结果。显然，这种观念与齐国民众的说法，与司马迁评判，并没有重大差别。应当说，这些原因都是事实，但也都是最直接的现象原因，而没有触及根本。

那么，根本在哪里？实质的原因究竟是什么？

对齐国历史作一简要回顾，我们可以发现，战国时期的齐国有一个所有国家都没有的现象：末期四十余年没有发生过战争，此前十四年也可以说基本没有战争。也就是说，一百三十八年的历史中，齐国的后三分之一多的岁月，是在和平康乐中度过的，五十余年没打过

仗。孤立抽象地说，和平康乐自然是好事，也是人类在各个历史时期都会生发的基本理想之一，无疑应当肯定。然则，在战国这样一个风云激荡的大争时代，一个大国五十余年无战，无异于梦幻式的奇迹。作为一种历史现象，史家无疑是注意到了这一基本事实。司马迁在回顾齐国历史时说：“始，君王后贤，事秦谨，与诸侯信。齐亦东边海上，秦日夜攻三晋燕楚，五国各自救于秦，以故，（齐）王（田）建立四十余年不受兵……客皆为反间，劝王去从朝秦，不修攻占之备。”

且略去太史公的诸如“君王后贤”这样的偏颇评价，只就事实说话，首先理出齐襄王时期的轨迹。燕国破齐的第二年，齐襄王被莒城臣民拥立即位，此后五年直到田单反攻复国，是齐国最后一次被动性的举国战争。此后十四年，齐襄王复国称王，权力完整化。这十四年中，齐国只打了三仗：第一仗田单主政初期的对狄族之战，有鲁仲连参与，规模很小；第二仗是公元前270年（秦昭王三十七年，齐襄王十四年）秦国穰侯攻齐，齐军大败，丢失刚（今山东宁阳东北地带）、寿（今山东东平西南地带）两地；第三仗是公元前265年（秦昭王四十二年，齐襄王十九年），秦军攻赵，齐国应赵国请求而出兵救赵，迫使秦国退兵。很显然，这三仗，第一仗是安定边境，第二仗是完全被动的挨打，第三仗则是基本主动的维护邦交盟约（出兵救赵并非全然情愿）。

救赵之战结束，齐襄王便死了。

显然，齐国从国破六年的噩梦中挣脱出来之后，国策发生了重大变化。

此前的齐国，是左右战国大局的超强大国之一。在齐湣王与秦昭王分称东西二帝之时，齐国的强盛达到了顶点。可是，在燕军破齐的六年之后，齐国跌入了谷底。府库财货几被燕军劫掠一空，人口大量流失，军力大为削减。凡此等等，都使齐国不得不重新谋划国策。应该说，这是齐国国策大变的客观原因。在田单、貂勃领政的齐襄王时

期，齐国的邦交国策可以概括为：养息国力，整修战备，亲和诸侯，相机出动。然则，田单迅速失势，齐国失去了最后一个具有天下视野的大军事家与大政治家。

从此，齐国开始了迷茫混沌的转向。

齐国转向，根源不在孱弱的田建，而在齐襄王与那位君王后。这双人物，是战国时期极为特异的一对夫妇。齐襄王田法章精明之极，善弄权术而又没有主见。战乱流亡之时，以王子之身甘为灌园仆人；及至看中主家太史敫女儿，立即悄悄对其说明了自家真实身份，从而与该女私通；后察觉大势有变，又立即对莒城将军貂勃说明了身份，于是被拥立为齐王。复国后畏惧田单尾大不掉，便听信九个奸佞人物攻讦之言，屡次给田单以颜色；后得貂勃正色警告，生怕王位有失，又立即杀了九个奸佞，加封田单食邑；及至田单与鲁仲连联手平定了狄患，终于疏远了田单貂勃，仅仅将田单变成了一个奔走邦交的臣子。田法章的作为，显然是一个权术治国的君主，其正面的治国主张与邦交之道，在实际上深受自己妻子君王后的影响。

君王后是个极有主见的聪明女人，当年一闻灌园仆人田法章（后来的齐襄王）真实身份，立即便与田法章私通了。其父太史敫深以为耻，终生不复见，君王后也绝不计较而敬父如常，由此大获贤名。以致连百余年后的太史公也不见大节，屡次发出“君王后贤”的赞语。《战国策》载：因君王后极力主张恭谨事秦，很得秦昭王赏识，曾派出特使特意赠送给君王后一副完整连接的玉连环，特意申明：“齐人多聪明之士，不知能否解开这副玉连环？”君王后拿给群臣求解，群臣无一能解。君王后便拿起锤子将玉连环砸断，对昭王特使说：“谨以此法解矣！”这是君王后强悍个性的唯一闪光，秦国不可能不察。田建即位的第十六年，君王后病危，叮嘱驯顺的儿子说：“群臣之中，有个人可以大用。”及至田建拿出炭笔竹板要记下来，君王后又说：“老妇已忘矣！”

一个如此聪敏顽强的女人，能在将死之时忘记最重要的遗言，可能么？很值得怀疑。最大的可能是两种情形：其一，平日已经将可用之人唠叨得够多了，说不说已经无关紧要了；其二，陡然觉得有意不说最好，教田建自家去揣摩，以免万一所说之人出事而误了自家一世贤名。后来，田建用了后胜为丞相。从田建的唯母是从的秉性说，田建不可能违背母亲素常主张。是故，第一种可能性最大。

田建是个聪明而孱弱，且有着极为浓厚的恋母情结的君王。在其即位的前十六年里，一切军国大事都是君王后定夺的。君王后的主意很明确，也很坚定：恭谨事秦，疏远诸侯。也就是说，对秦国要像对宗主国一样的尊奉，绝不参与秦国与其余五国的纠葛，将自家与抗秦五国区分开来，以求永远地远离刀兵战火。这一主张在君王后亲自主持下实际奉行十六年，在君王后死时，早已经成为植根齐国朝野的国策。孱弱而无定见的田建，加上着意而行的大奸后胜，齐国在事实上已经没有了扭转这种国策的健康力量。

当然，偌大齐国，并非完全没有清醒的声音。

《战国策·齐策六》载：君王后死后的第七年，田建要去朝见刚刚即位五年的秦王政，祝贺秦军蒙骜部大胜韩魏而设置了东郡。临行之时，齐国守卫临淄雍门的司马当道劝阻，问了一个最简单的问题："（国家）所以立王者，为社稷耶？为王而立王耶？"田建只能回答："为社稷。"司马又问了一个最简单的问题："（既）为社稷立王，王何以去社稷而入秦？"田建无言以对，取消了赴秦之行。消息传开，即墨大夫便认为齐王还是可以改变的，于是立即风尘仆仆赶到临淄，对田建慷慨激昂地诉说了齐国重新崛起的大战略。这段话是："齐地方数千里，带甲数十万。夫三晋大夫皆不便（亲）秦，在阿、鄄之间者有百数（世族大户）；王收而与之十万之众，使收三晋故地，则临晋关（蒲津关）可以入矣！焉、郢两地不欲为秦，而在城南（齐楚交界之地）下者百数（大族），王收而与之十万之师，使收楚故地，即武

关可以入矣！如此，则齐威可立，秦国可亡！夫舍南面之称制（王），乃西面而事秦，为大王不取也！”可是，这次田建却听风过耳，根本没有理睬。

就当时大局而言，即或田建接纳了，即墨大夫雄心勃勃的大战略也几乎无法实现。然则，那是另外一个问题。我们要说的是，这种主张邦国振作的精神与主张，在齐国这样的风华大国并没有泯灭。全部的关键在于，当政庙堂笃信“事秦安齐”之国策，对一切抗争振兴的声音皆视而不见，终于导致亡国悲剧，不亦悲哉！

事实上，从抗燕之战结束，齐国便开始滑入了军备松弛的偏安之道。

田单复国后，齐襄王的十四年只有两次尚算得主动的谋战（挨打的一战全然大败，不当算作谋战）。如此战事频率，尚不若衰弱的燕国与韩国的末期战事，在战国之世，实在可以看做无战之期。果真如此，则齐国末世两代君主的五十八年一直没有战争。不管期间有多少客观原因，抑或有多少可以理解的主观原因，这都是一个不可思议的异数！

之所以是异数，之所以不可思议，在于两个基本方面。其一，春秋战国两大时代，对于整军兵备重要性的认识非常透彻。也就是说，在社会认识的整体水平上，对战争的警惕，对军备的重视，都达到了古典时期的最高峰。而齐国绝非愚昧偏远部族，却竟然完全忘记了背离了这一基本认识，实在不可思议。其二，从实践方面说，田氏代齐起于战国之世，崛起于大战连绵的铁血竞争时代，且有过极其辉煌的政治经济文化军事全面兴盛的高峰。如此齐国，面对如此社会实践，竟然面对天下残酷的大争现实于不顾，而奉行了一条埋头偏安的鸵鸟国策，更是不可思议。然则，无论多么不可思议，它毕竟是一种曾经的现实，是我们无法否认的历史。

后世辑录的《武经七书》中，最古老的一部兵书是《司马法》，其开篇的《仁本第一》有云：“国虽大，好战必亡。天下虽安，忘战必危。”这两句话之所以成为传之千古的格言，在于它揭示了一个冷酷的事实：好战者必亡，忘战者必危；国家生存之道，寓于对战争的常备不懈之中。纵观中国历史，举凡耽于幻想的偏安忘战政权，无一不导致迅速灭亡。夏商周三代以至春秋战国，大国将生存希望寄托于虚幻的盟约之上，置身于天下风云之外而偏安一隅，甚至连国破家亡之时最起码的抗争都放弃者，齐国为第一例也。

---

1. 瓯水，今浙江南部之瓯江。瓯越居地，大体在今浙南温州地带。
2. 闽水，今福建之闽江。闽越居地，大体在今福建闽江与沿海岛屿、浙南山地、赣东北山地。
3. 番禺，战国岭南地名，大体在今广东之广州地带。
4. 五岭名称，史料记载不一。《广州记》云：“大庾、始安、临贺、揭阳、桂阳。”《舆地志》云：“一曰台岭，亦名塞上，今名大庾。二曰骑田，三曰都庞，四曰萌诸，五曰越岭。”
5. 粤水，即后世之珠江，古称粤江。
6. 离水，后世谓漓江，今广西漓江。
7. 西海，战国秦汉又名仙海，魏晋始称青海，今青海省青海湖。
8. 诸侯主客，齐国邦交官，相同于后世之鸿胪卿。《史记·滑稽列传》载，淳于髡曾任齐国诸侯主客。
9. 柏举，春秋地名，今湖北汉川北地带。
10. 武阳、直辕、冥厄三个隘口大峡谷，均在今河南信阳地带。
11. 襄平，战国城邑名，秦统一后为辽东郡治所，大体在今辽宁省辽阳市地带。
12. 狄县，战国齐县，今山东省高青县东南地带。
13. 齐王建被囚之共城，史有两说。陇西之共城，在今甘肃泾川县城北五里处；河内之共，在今河南辉县。合理推测两说来源，当是传闻所致。马非百先生之史料汇集《秦始皇帝传》自注认为，齐王建囚居之所当在泾川。

第十一章　文明雷电

一　欲将何等天下交付后人　我等君臣可功可罪

接到王贲顿弱两方快报，嬴政堪堪浏览一遍，软倒在了案头。

蓦然开眼，春阳洒满榻前，嬴政惊讶坐起咳嗽一声。赵高一股风进来，高兴得嘴角眉梢荡着笑。嬴政睡眼惺忪问："你小子哧哧笑甚？"赵高眉飞色舞地连连比划着："啊呀！君上不知，了不得也！咸阳社火都闹翻天了！三日三夜没停鼓点！酒肆家家精光，国人还在嗷嗷叫！醉了醉了，整个咸阳整个秦国都醉了！满城鼓声如雷，君上也睡得呼噜震天！大吉大吉！难得难得！"见素来只做事不说话的赵高竹筒倒豆子脆生生一大篇，嬴政笑了："你小子是说，我睡了三日三夜？"赵高说："三日三夜好！三三得九，至高至大，大吉大吉！"嬴政不禁皱眉道："谁教你这阿谀之辞，睡觉也有个三三得九了？"赵高惶恐笑道："君上不知，这几日谁见了谁都是满口祥瑞吉辞，小高子说溜嘴了，该打该打。"一边说一边收拾卧榻一边给嬴政着衣，利落得没有耽搁一样，话音落点又立即扶着嬴政走进了寝室旁的浴房。嬴政看着热气蒸腾的水汽，说太热了。赵高笑呵呵道："君上也，热水好，这是小高子自家动手烧的水，保君上浴后一身大汗身轻如仙。"嬴政一挥手笑道："小子聒噪！"丢开大袍一步跨入硕大的浴桶，没进了蒸腾弥漫的水雾。

及至嬴政裹着宽大轻软的丝锦大袍出来，赵高已经备好了饭食。

虽然，拭干的身子依旧渗着细密的汗水，嬴政却是红光满面倍感轻松。一见大案上的老三式，嬴政胃口大开，将铜盘中肥嫩的拆骨羊

肉塞进已经豁开大口子的白面锅盔，大咬一口，再抓起一把光溜溜的小蒜撂进口中，大吞大咽酣畅无比。片刻之间，三张大锅盔一大盘拆骨肉风卷残云般没了踪影，又打开陶罐呼噜噜喝了一大罐鲜辣香的羊骨汤，嬴政这才大汗淋漓地擦手擦汗，离座起身。旁边的赵高啧啧连声，君上真猛士！四斤羊肉五斤锅盔一大盆羊骨汤，大约老廉颇也不过如此了。嬴政不禁哈哈大笑："王贲一顿咥一只烤羊，那才叫猛士也！"蓦然打住，似有回味地指着陶罐道，"方才羊骨汤，如何有淡淡药味？"赵高惶恐道："禀报君上，是小高子见君上多日乏力，请老太医开了几味强身健体之药，单煎怕君上难喝，搁在了羊骨汤里。"嬴政释然笑道："也是，六国灭了，得连轴转了，没神气不行！只要真管用，药当饭吃也好。"赵高奋然道："君上莫担心，小高子再想法子，定要教君上健旺如龙虎，打好天下，治好天下！"嬴政笑得一阵，恍然道："几日大睡，定然公事如山了，去书房。"赵高道："丞相廷尉国尉等一班大臣都来过，都是恭贺，没说甚大事。"嬴政猛然板着脸道："国事你小子少多嘴！立即备车，书房外等候。"赵高再不敢说话，一阵风般去了。

嬴政在书房没留得顿饭时刻，登车直奔廷尉府而来。

李斯入主廷尉府，已经堪堪两年了。

当初秦王任李斯为廷尉，李斯肩头便压上了一座沉甸甸的大山。从走进廷尉府正厅的那一日起，李斯油然生发出一种鲜明的预感：这里，将是自己人生功业的真正开始。因为，李斯清楚地知道，新的天下需要什么，秦王期冀自己做什么，自己又该当做什么。在商鞅变法之后的秦国，廷尉这一职位是极其显赫的。这不仅仅是说廷尉的职爵班次座居丞相、上将军之下的所有大臣之首。更重要的，廷尉府是秦法的实际运转轴心，是秦法的威权凝聚之所。唯其如此，在朝，在野，乃至在整个天下，廷尉府都是秦国之所以为秦国的标志，犹如战

场标有姓氏的统帅大旗。没有秦法，秦国不成其为秦国。没有廷尉府，秦法不成其为秦法。

若将秦国廷尉府的实际职能与延展职能综合起来，至少具有四个基本方面的职能权力：其一，执法行法，也就是具体地执法审案，以及随时推行新的法令；其二，法教，辖三级法官，为朝野臣民宣法，并随时回答种种律法疑难；其三，筹划修法立制，法令需要修订，抑或在扩张的新领土要推行新法，都须得廷尉府事先筹划；其四，领衔执法六署（廷尉府、司寇府、宪盗署、国正监、御史署、刑徒署），会商行法涉法之国策方略。

秦国凡事皆有法式，政事与国计民生之谋划，无不与律法有涉。举凡商市税金、关卡盘查、农田赋税、河渠浇灌、工程徭役、奖惩查处、军功查核等等等等，凡有疑难纠纷不能解者，最高的仲裁便是廷尉府会同六署会商，再报国君决断。事实上，秦国执法事务繁剧，秦王极少能亲自决断涉法事务，除非事涉根本又有争议，其余法事无不由廷尉府主持决断。实际上就是说，在秦国，只要廷尉府不停止运转，任何官署瘫痪都不足以影响邦国政事与庶民生计的常态。如此廷尉府，与山东六国的执法署不可同日而语。李斯纵然是法家名士，不入秦国，也是无法想象的。此前，虽然李斯已经职任长史多年，长期参与了庙堂谋划，被秦国朝野视为“用事”要员；然则，就功业与地位而言，那时的李斯还没有真正步入重臣之列。毕竟，长史虽能与闻中枢机密，然爵位却相对低下，在文官爵次中仅是略高于六百石的中爵。更大的不同是，对于国家大政而言，长史永远都是谋划之功，而不是重臣的治事之功。此间分际，犹如知兵名家入军，做军师还是做大将军，二者是截然不同的。

六国已灭，李斯已经清晰地看到了泱泱华夏面临的重大抉择。

首先，依秦王嬴政的强毅秉性与超凡胆略，以及万事力求创新的为政之风，绝不会在一统天下之后走老路，满足于做一个诸侯朝贡的

周天子。其次，天下潮流与天下民心，也不容中国再复辟三代旧制，再重演周而复始的诸侯分治刀兵四起的“无主”局面。再则，多年来与秦王及一班决事大臣会商大事，涉及未来天下，至少有一个共识是明确的：秦国必得结束数百年战乱，还华夏一个富庶昌盛和平康宁。若得如此，退回老路显然是逆潮流行事，显然是与秦国中枢君臣长期达成的共识相违背的。

既然如此，新路何在？重新架构天下文明的宏图何在？立即就凸显出一个无法回避也不容回避的巨大难题。解决这个难题，以无与伦比的才具勾勒出华夏新文明的框架，将是无可争议的万世功业，更是修法立制之廷尉府的职能权力所在。当然，这时的廷尉府，也已经不仅仅是战国之秦的廷尉府，而是一统天下的新大秦的廷尉府，是天下立制的轴心所在……每每想到此处，李斯便奋激不能自已。身为法家士子，他比商君幸运，比韩非幸运，更比申不害、慎到等无数法家名士幸运。犹如为将统兵，王翦王贲父子比武安君白起幸运，比司马错幸运，更比蒙骜一班老将幸运。王翦王贲父子力下五国，使天下结束战乱，大秦得治天下。而他李斯，则将创制一套新的华夏文明，如浩浩江河传之不朽。

此等功业，可遇而不可求也，夫复何言！

两年来，李斯近乎疯狂地劳作着，宵衣旰食乃至废寝忘食，全然沉浸在如山一般的卷宗如海一般的事务中。李斯极善统筹，且见事极快，于千头万绪中举纲张目正当其长。一接手廷尉府，李斯立即整肃了原班人马，将廷尉府事务分作两大摊：以廷尉府丞率原班官吏，全力行使日常执法权力；再从已灭五国的旧官吏中遴选出四十余名能事法吏，加上顿弱从齐国斡旋来的六名法吏，编成了一个近五十人的修法署，专门整理六国律法，对比秦法与六国法令之不同，最终得会商提出在天下推行新法之种种补正。

之后，李斯立即脱身廷尉府事务，与丞相府行人署会商，从山东列国开始搜罗游学士子，尤其着意搜求当年齐国稷下学宫流散的诸家博学名士。同时，李斯又与咸阳令会商并报秦王允准，将当年吕不韦建成的文信学宫从商旅手中收回，改建成了一座博士学宫，暂由廷尉府辖制。短短半年之内，山东士子三百余人流入了这座博士学宫。李斯亲自主持，逐一查勘了每人的学问流派，一举设置了七十三名博士，其余皆为学士。每个博士皆以六百石中爵大夫待之，人人一座六进庭院大宅，手笔之大远超当年稷下学宫。开始筹划之时，先到的名士们人人摇头，都说如此气象之学宫根本不可能立于秦国，这个秦王当年驱散了吕不韦文信学宫，能是大兴文明的君主？至于人人六百石，更是痴人说梦。李斯朗声大笑道："先生等毕竟不知秦王何许人也！秦王若非超迈古今之君，李斯何敢如此铺排哉！"

及至王书颁行，博士学宫立署开张，博士们人人高车骏马日日进出六进大宅，这些饱学之士始而人人惊愕，继而唏嘘感奋，顿时对秦王生发出了山东流言之外的一番认同一番赞叹。年余之期，博士宫呈现出一片蓬勃奋发气象，人人孜孜伏案，日日论战会商，活生生回到了当年稷下学宫的勤奋勃发。李斯给博士们的职事是：通览近三千年之所有典籍，锤炼新天下之可行典章；凡有疑难，一体会商，信则存信，疑则存疑，务必求其精要以供君前决断。

诸事摆布妥当，李斯又给自己遴选出六名精干书吏，两名书吏专司联结廷尉府所属各方事务，四名书吏襄助自己的书房劳作。李斯立下的法度，旬日一出户，以一日一夜之时，巡视各方事务并决断积压待决文卷，其余时日，任何官吏不见。从此，李斯一头埋进了书房，开始了毕生最为奋发的书案筹划生涯，没日没夜地写着画着转悠着思忖着……

"廷尉大人，别来无恙！"

"君上？……"

大步踏进李斯书房的嬴政，笑吟吟刚诙谐一句，陡然停住了脚步。闻声抬头的李斯显然还沉浸在迷惘的思绪里，目光深邃飘移，看秦王如影影绰绰一团云雾，一时竟忘记了站起身来。片刻之间，嬴政也似乎忘记了李斯，内心的震撼在扫过书房的惊讶目光中毫无保留地显现出来。这是一间宽阔如同大厅的书房，书架图板交错林立，各种规格不一的长大竹简挂满了书架、石柱与一切可见的空间。各种书案连绵回旋，堆满了展开的卷宗与羊皮书，即或是连绵书案之间的曲曲折折的甬道，也间或参差不齐地码放着一座座卷宗小山。厚厚的红毡地面之上，铺开着种种图表简册，有的尚未干透，墨迹还隐隐泛着水光。中央则是六张连排大案，案案文卷如山，身旁地面也是同样的文卷如山，李斯的身影埋没其中，若无声响根本就不见踪迹……然则，最让嬴政怦然心动的，还是那无数竹简图板上扑面而来的满当当的大字。李斯写字，原本便有一种令人无法言说却又能真切感知的神韵，苍劲如铁勒银钩，秀美如山川画卷，工肃如法度森严，每每令不善书字的嬴政惊叹不已。如今，这些大字层层叠叠比肩而立，在墙在柱在地如沟壑纵横如平野苍茫，遥遥看去直如万仞山川之长风鼓荡林海，离离蔚蔚浩浩荡荡气象万千地弥漫出一种无法描摹的意境，使这大而狭小的书房变得广阔而又深远，恍如群山巍峨海潮激荡……

“大哉！嬴政今日始知华夏文字之美也！”

“臣见过君上！”李斯这才完全清醒，从书山字海中小心翼翼地绕将过来。

“廷尉辛劳如此，我心何堪矣！”嬴政深深一躬。

“臣不敢当。”李斯连忙扶住了秦王，“君上勤政不息，臣焉敢不竭尽全力。”

“倏忽两年，先生老矣……”嬴政打量着李斯，有些哽咽了。

“老则老矣，臣精神也！”

此时的李斯，灰白的须发杂乱无章地散披在肩头，匆忙戴上的玉冠还歪在头顶，一身麻布绵袍空荡荡皱巴巴地挂在精瘦的身架上，一双皮靴趿拉得几乎露出了踝骨；眼窝发青，脸上隐隐可见难以擦拭干净的斑斑墨迹。整个人邋遢得活似一个穷途末路又放荡不羁的市井布衣，若非在廷尉府这间书房，若非苍白的脸上泛着烁烁红光，若非那双炯炯有神的眼睛荡漾出明亮智慧的光芒，只怕谁也认不出这是素来整洁利落且讲究颇多的李斯了。饶是如此，嬴政一丝也笑不出来，目光中第一次流露出真诚的钦敬与感动，骤然之间对李斯有了前所未有的一种认知。

“先生，郊野踏青一番，松松神！”

“不能。”从来没有拒绝过秦王任何安排的李斯，第一次几乎想也没想便说出了两个字，瞬息之间似乎又觉不妥，歉然一笑道，“臣正欲请见君上，许多事得立即着手了。”

“好！这就说！”嬴政立即将方才的话忘干净了。

“这里太……”

“这里最好，先生只说。小高子！给先生弄一案吃喝来，要热！”

站在门厅廊下的赵高遥遥答应一声，腾腾腾飞步去了。李斯揉了揉潮湿的眼睛，二话不说，一拱手领着秦王穿过了两条甬道，来到了一方仅容两人站立的丈余高的帷幕前。哗啦一声，李斯拉开了帷幕，赫然显出一方高大的板墙，熟悉的苍劲大字扑面而来——

定国图治十大事略

一　典章诸事：君号　国运　朝仪　礼法　服饰　文书制式等

二　国制诸事：天下治式　官制更新　律法一统等

三　文教诸事：同文字　定雅言　废诗书　立法教等

四　通国诸事：连接驰道　开辟直道　同一车轨等

五　统器诸事：同一度量衡三器　各立校正之具等

六　水利诸事：掘六国堤防　通天下河渠　行农田水法等

七　定边诸事：南百越　西羌胡　北匈奴　通连六国长城等

八　息兵诸事：收天下兵器　去天下私兵　除天下之盗等

九　安邦诸事：根除复辟　六国之王　六国王族　六国世族等

十　社稷诸事：堕六国王城　除六国宗庙　安圣贤后裔等

良久默然，嬴政一拍掌高声道：“举纲张目，大开茅塞也！”李斯笑道：“君上，此乃庙堂历年共识，臣归总整理而已。臣已草成上书一卷，供君上决断。”嬴政接过李斯捧起的沉甸甸一大卷简册，颇具意味地笑了：“十大方面，大事千数百余，件件破天之荒，先生不觉难亦哉？”李斯淡淡一笑道：“君上，此中尚未包括目下该当立即着手的几件大事。”嬴政道：“当务之急，也是开手之事，说。”正在此时，门厅传来赵高独特的声音：“禀报君上，饭食业已备好，敢问食案安在何处？”嬴政一挥手笑道：“好！廷尉先咥饱再说。如此书房，显是不能吃饭了。”李斯一拱手道：“君上若不责臣村气，臣在廊下咥了。”嬴政大笑：“如此村气好啊！风和日丽，正当廊下与先生痛饮一番。小高子，廊下列案。”

片刻间，两大食案在宽绰的廊下安好。赵高已经将嬴政着意带来的一车王酒悉数搬在了阶下码放整齐，案上两坛业已开口，两大铜爵也已经斟满，整个庭院立即弥漫出一片浓郁的酒香。君臣两人落座，嬴政笑道：“来时我已咥饱了。先生劳累空腹，先咥饱再饮酒，不拘礼

仪，来，大锅盔！”李斯接过了嬴政夹在自己盘中的热腾腾厚锅盔，眼中泪光闪烁，一句话也没说便开始狼吞虎咽。嬴政不忍直面端详，将目光转到庭院去了，直到李斯叮当放下玉筷，嬴政这才转过身来。两人对饮了三大爵，李斯便说起了开手三件大事：封赏功臣将士、抚慰老秦民众、安定天下人心。嬴政连连拍案，欣然认可。

末了，李斯又说起了博士学宫，说时势已到火候，当将博士学宫改为国府之下的独立官署，不再由廷尉府下辖。嬴政问，博士中可有真才实学之士？李斯说：“君上若求商君那般治世大才，学宫尚无入眼之人。然若就目下所需看，这般饱学之士却是历来秦国所缺，文明创制不可或缺，其中，不乏当年稷下学宫几位名士。”李斯一口气念出了一大串名字：周青臣、淳于越、叔孙通、鲍白令之、伏胜、羊子、黄疵、正先、桂贞、沈遂、李克、侯生、卢生、高堂生、东园公、绮里季、夏黄公、甪里先生(注)。李斯还在数着念，嬴政摇摇手笑道：“有用便好。我只怕此等饱学儒生成事不足，败事有余。”李斯说：“至少目下是有用的，博士们也很为秦王一天下感佩不止。”嬴政摇摇手道：“廷尉只说，博士学宫以何人掌事？甚个名头？”李斯道：“周青臣理事治学俱佳，可为掌事，名头，似可称作仆射。”嬴政大笑拍案道：“好！仆也，射也，皆领事之名也，便是仆射了。”

长史蒙毅大忙起来了。

秦王从廷尉府回到王城，立即将李斯的《定国图治十大事略》上书交给了他。秦王的决断很明确：立即誊刻分送各大官署，限各署大臣一月之内思谋诸事应对，四月末行大朝会议决。此前，蒙毅得做另一件大事：会同国正监之考功署，统录并确定文武百官、将士臣民、六国人士于一统天下之功绩，拟定封赏王书，筹划朝会大行封赏。这件事非同小可，既是激励秦国朝野的喜庆盛事，又是抚慰天下人士的安定民心长策。更要紧的是，这是一桩繁剧而缜密的事务，牵涉面之多几乎涉及所有臣民，尤其也包括了山东六国臣民，要在一月之内备

细列出谈何容易！然则，年轻的蒙毅没有丝毫的畏难之心，立即全副身心地扑了上去开始连轴转了。这便是那时的秦国，上下同心同欲，任事不避险难，劳作不畏艰辛，奋发惕厉而着意创新，质朴求实以能事为荣，孜孜不倦以公事为本，民风官风之清新之淳厚，对当时天下有着极大的魅力。秦统一六国而能使“民莫不虚心仰上”，与其说天下人对秦王膜拜，毋宁说天下人对秦所开创的国风民性的心悦诚服。

倏忽一月，蒙毅终于从考功署的密室中走了出来，长长地出了一口气。

整整一车简册拉进了王城，在秦王书房摆成了又一座文卷大山。正沉浸在列国郡县地图下的嬴政看得又气又笑：“你这个蒙毅，教我一卷一卷翻么？”积起一脸夜色的蒙毅连忙道：“不不不，这是备王查阅细目，封赏事大，难保无人喊冤。”嬴政一挥手道：“纵有喊冤，过后再改也来得及，只不能慢！你只说，我听。”蒙毅立即拿起山顶一卷道：“这是归总大目，我先将分类禀报君上定夺。”一口气，蒙毅说了整整一个时辰。

依据秦国法度，蒙毅的功绩辑录有四大类若干细目：

其一，军功。分为将军之功、军尉之功、士兵之功三目。

秦国军功考定之法，远比后世朝代详明合理，说具有科学性亦不为过。其间根本，是士兵斩首之功、将尉战胜之功的区别。寻常只知秦军以斩首记功，也就是山东六国所说的“首功”。然则，这只是秦国军功的一大类。因为此类军功最能激励民众从军杀敌，为变法之要，且震撼天下，是故常被后人误解为秦国唯一的军功。实则，秦国军功制的目的在于激励将士杀敌，是以对种种战场之特殊情形，皆做了详细区分，既不至功劳被埋没，亦不致将尉士兵混同冒功。士兵军功之特异在于：陷队之士（敢死队）优待军功，十八人斩首五级，即人各赐爵一级；若战死，则允许家人承袭爵位。而大小将官的军功，则不

以斩首记，而以胜败记。若将尉也以斩首记功，一则容易冒功，二则容易使将官忙于斩首而忽视号令职能。这种胜败之功，又以职务高低分为两个等次：什长（统十卒类似班长）以上，千夫长以下（统称军尉），皆以每战总体杀敌人数是否超过定数记功；千夫长之上的将军，则以攻占城池、杀敌人数、最终胜负等三方综合论功，尤以最终胜负为根本。《商君书·境内》篇提到了两种定数：百夫之旅，每战斩首三十三级以上者，百夫长等同士兵之斩首一级；将军统兵野战，每战斩首八千以上，并最终获胜者，该将军等同士兵之斩首一级。这种军功制，山东六国谓之“本赏”，意为以战胜为根本论军功。孤立地看，尚难以知其在当时的意义。而若与山东六国军功制对比，则立见高下。当时的山东六国，只有斩首之赏，而没有胜负本赏；也就是说，只要斩首，虽战败也有赏赐，没有斩首，虽胜亦不赏赐。显然，这是极不合理的。荀子在《议兵》篇评论秦国军功制说：“秦人……非斗无由也，功赏相长也！故四世有胜，非幸也，数也！”

三大类中，士兵之功、军尉之功，皆由上将军府会同考功署确定封赏等次，后报秦王以王书形式下达即可，不列入朝会封赏之列。所以，蒙毅所要完成的最大一宗是将军军功。若以万人两将军计之，则秦军六十万便有一百二十名将军，再加上国尉府与关塞系列的其余将军级的武职官员，至少当在两百余人。要将如此之多的将军军功准确无误地在一个月内辑录确定下来，诚为不易也。

其二，政功。分为建言之功、统事之功、民治之功三目。

所谓政功，即与军功相对的文官功绩。商鞅在秦国变法之彻底，体现在方方面面。以赏功制而言，以“奖励耕战”为轴心，臣民于国有功皆赏，文治之功更不能忽视。作为国家体制的基本一面，秦国政府官员也有爵位系列，与军功爵位是分中有合的两个系列：高端重合，常态两分。文官是十一级爵位，从低到高分别是：有秩吏、后子、君子、大夫、显大夫、客卿、上卿、公、关内侯、列侯、君，其最高三

级，与军功爵重合。当然，从实际情形说，战国变法百余年前后定会有所变化，不能一概而论。就功绩论，谋划之功主要是计从属官吏的襄助功绩，各种言官的建言功绩；统事之功，则多涉大臣，是计各署主官的为政功绩；民治之功，则多涉郡守县令及地方官吏之政绩。其间重合，自不待言。

政功殿前封赏不包括吏员。也就是说，吏的功绩不由秦王在朝会封赏，而由丞相府、国正监会同确定封赏等次，再报秦王以王书名义颁行。依秦国法度，君子（含君子在内）以下的三级为吏，俸禄大体在一百石上下至三百石上下。蒙毅所要做的，是辑录确定全部官员功绩。政功弹性极大，繁细多变远远甚于军功，录功实在是很难的一件事。

其三，民功。分为耕耘之功、商旅之功、百工之功三目。自商鞅变法之后，秦国民爵之实施已经深有根基，庶民对爵位的追求与尊崇也已经浓烈异常，蔚为风尚。以至后世学人指斥云：

“秦……时不知德，唯爵是闻。故闾阎以公乘侮其乡人，郎中以上爵傲其父兄。”(注)秦国民功封赏大体有三种情形。一是，农人耕耘有成，多纳粟谷超过定数，即可记功，交纳功绩累计到定量，即可拜爵一级。此等定数究竟几多，史无可考了。然《史记·秦始皇本纪》所列的一则救灾拜爵记载，却大致可见端倪：“始皇四年，天下疫，百姓纳粟千石，拜爵一级。”二是，商旅、百工或以作为，或以金钱，或以财货，或以义举，但凡助国，俱可记功。功绩累积到定数，即可拜爵。秦王曾专门给商人寡妇清记功拜爵，还立了一座怀清台便是例证。三是，民众在特殊时期或服从法令或勇赴国难，亦可群体记功赐爵。譬如秦昭王时期发河内之民后援长平大战，便人人赐爵一级。史料多有记载的（马上将要开始）的天下移民迁徙，也多次各赐民爵一级。凡此等等，皆为民爵。

民爵之特异，在于国家不承担俸禄，而只彰其声誉荣耀与尊严。是故，民爵无论大小，皆以王命特书正式拜之，其声势礼仪往往比官员晋爵还来得隆重。为此，蒙毅得据郡县年报详加辑录，务使翔实准确。

其四，列国人士功。分为善秦之功、义举之功两目。

秦自崛起东出，于邦交纵横与战场较量两方面皆极富策略。其中之重要方面，是对曾经襄助过秦国的外邦人士记功拜爵，后来遂成定制。所谓善秦之功，有三种情形。一则，山东人士促使本邦与秦国结好的功绩。如秦昭王时期周室两分，西周大臣周佼全力推动了西周与秦国结盟，被秦国封为梗阳侯；后来东周大臣周启又推动东周与秦结盟，被封为平原侯。二则，偏远部族的统领与秦国或结好或臣服的功绩。如秦惠王曾因巴国（川东之地）臣服，封巴氏头领为不更爵。三则，山东名将名臣之后裔投奔秦国效力，彰显秦国善政，亦可记功封爵。嬴政即位之后，外邦有识之士基于天下将一的潮流，助秦投秦者更多，是故蒙恬本次辑录的此类功绩分量很大。

所谓义举，则主要指外邦民众对秦友善之功，或曾捐助财货，或曾在秦军重大战事中辛劳向导，或曾助秦军解困，或曾引领族人投奔秦国等等等等。此等功绩，寻常都有即时赏赐。目下蒙毅所辑录者，则是有累积大功而需要重大赏赐者。

“外功大增，好！”听到此处，嬴政大笑着插了一句，“秦功秦爵惠及天下，华夏我民孱弱一扫，尽成虎狼也！”蒙毅不禁也笑了起来：“君上所言极是，奖勤罚懒，谁想软也软不下去。”两人一阵笑声，蒙毅又说了起来。

上述两类功绩，不包括在秦国重金贿赂之下出卖本邦的奸佞之臣。譬如对赵国郭开、齐国后胜这般害国害民权奸，秦国除了重金财货贿赂，也都曾许诺过重大的封号与治权利益。然就其实际而言，这

只是一种策略权变。就事实而言，战胜之后，秦国无一例外地除掉了这些万民侧目的权奸。故此，此类人既无须记功，更不能与前述正当功绩相提并论。

“臣禀报完毕。这一案是录功册籍，共计六十余卷。”

“好！辑录缜密得当，蒙毅终练成也！”嬴政很是满意地赞叹了一句。

“谢君上褒奖！这是臣与国正监拟出的封爵排序，须朝会之前定夺。”

嬴政掂着蒙毅再次捧来的沉甸甸一卷，又看了看这位年轻大臣熬夜过甚的青色脸膛，点了点头道：“朝会之前，你且歇息两日。我这里有长史丞。”蒙毅一拱手道：“君上书房灯火彻夜，我比君上还小得几岁，撑得住。臣得筹划朝会，臣告辞！”说罢一阵风般去了。

四月末，秦国第一次大朝会隆重举行了。

依着古老的传统，一统天下之后的第一次大朝会是开国首朝，最是要大肆铺排的。事实上，以太史令领衔的太庙、太祝、太卜与博士学宫组成的大朝礼仪专署，也是将这次大朝以“新朝开辟，天子即位”两大庆典筹划的。蒙毅备细询问之后，立即禀报给了秦王决断。嬴政听罢淡淡笑道：“甚个新朝开辟，甚个天子即位，等廷尉府一体筹划好再说不迟。长策未出，事事说旧话，件件走老路，铺排个甚？”于是，诸般盛大礼仪一律终止，还是老秦本色行事，隆重归隆重喜庆归喜庆，豪阔奢靡一概没有。当然，也还有更实际的两个原因：一则天下初定余波震荡，王翦蒙恬王贲冯劫冯去疾李信蒙武姚贾顿弱等诸多大将功臣不能赶回咸阳与会，真正的盛大庆典便少了应有的宏大硬正之气。二则诸般大略尚立定纲目，除了李斯，任事重臣们还多陷在繁杂的战事善后与新地民治事务中，心思尚未转向对新治的思谋；嬴政

自己，也还全力埋在各种军国大略的筹划中，此时虚空铺排，未免有失草率。故此，秦王嬴政宁愿常态从事。

尽管如此，大朝会还是弥漫出一片肃穆庄重的庆典气息，大臣们济济一堂，峨冠博带分外整肃。初夏的清晨尚算凉爽，冠带整齐的大臣们却显得有些闷热，额头无不渗出涔涔细汗。只有嬴政，还是素常朝会的一顶黑玉柱冠，一领轻软的绣金丝袍，分外的轻松清爽。

“诸位，今日大朝只有两事。”司礼大臣宣布了朝会开始之后，嬴政拍案道，“一则封赏功臣，二则宣示新天下图治方略。真正大典，尚待来日。”

“宣示封赏王书——”司礼大臣一声长呼。蒙毅大步走到王台中央的高阶之上，展开竹简，朗朗之声回荡在殿堂——

大秦王封赏书

大秦王特书：秦定天下，赖群臣将士之辛劳，赖天下臣民之拥戴。今辑录群臣历年功绩，首封大功绩者如左：

将军王翦 爵封武成侯，食邑频阳十三县，子孙得袭爵位

将军王贲 爵封通武侯，食邑九千户

将军蒙恬 爵封九原侯，食邑八千户

将军李信 爵封陇西侯，食邑三千户

将军蒙武 爵封淮南侯，食邑两千户

将军冯劫 爵封关内侯，食邑千户

将军冯去疾 爵封关内侯，食邑千户

将军嬴腾 爵封关内侯，食邑千户

将军杨端和 爵封大庶长，俸禄万石

将军辛胜 爵封大庶长，俸禄万石

将军章邯 爵封大庶长，俸禄万石

此为军功之封。政功之封如左：

丞相王绾 爵封彻侯，食邑万二千户

廷尉李斯 爵封通侯，食邑六千户

大田令郑国 爵封关内侯，食邑五千户

国尉尉缭 爵封关内侯，食邑五千户

上卿顿弱 爵封关内侯，食邑四千户

上卿姚贾 爵封关内侯，食邑四千户

长史蒙毅 爵封大庶长，俸禄万石

中车府令赵高 爵封大庶长，俸禄八千石列国善秦之功大者，封赏如左：将军马兴 爵封武安侯，食邑六千户将军召平 爵封东陵侯，食邑五千户将军令狐范 爵封五马侯，食邑三千户将军杜赫 爵封南阳侯，食邑三千户将军戚鳃 爵封高武侯，食邑两千户将军冯毋择 爵封武信侯，食邑千户将军王陵注 爵封襄侯，食邑千户大夫崔意如 爵封东莱侯，食邑千户大夫沈徐 爵封竹邑侯，食邑千户大夫崔仲牟 爵封汶阳侯，食邑千户大夫姜叔茂 爵封巴陵侯，食邑千户大夫赵亥 爵封伦侯注，俸禄八千石大夫韩成 爵封伦侯，俸禄八千石孔子后裔孔鲋 爵封文通君，俸禄八千石其余群臣将士与列国人士之有功者，着丞相府会同国正监明定封赏，得以王书颁行爵封。大秦王政二十六年夏。

沉沉大殿肃然无声，大臣们都在屏息倾听着。一举大封二十八侯君五大庶长，这在秦国历史上实在是前所未闻的壮举，孰能不悚然动容？秦国法行百余年，极其看重封爵，六代秦王之中，每代所封侯爵大体都只在两三位上下。注秦昭王时期侯爵最多，也没有超过十位。故而，王翦在率军灭楚之前有感喟云：“为大王将，有功终不得封

侯。”虽然是王翦基于朝局需要而有意如此说之，也确实可见秦国封侯之难。尤其是对此前称作“外邦功臣”的封赏，既远远超出了老秦臣子们的预料，也远远超出了外邦功臣们与新近进入咸阳的博士们的期冀。老秦臣子们的惊讶，更多的是为封赏规模如此之大而震撼。外邦功臣与博士们，则为第一次亲身体察这个强盛一统的新大秦的博大胸襟而激奋，听着那些熟悉的名字一个个掠过耳边，情不自禁地生发出万般感喟，一时之间唏嘘之声不绝于耳……及至蒙毅宣读完毕，举殿大臣还沉浸在种种思绪中不知所以。

“封赏王书宣示完毕，诸臣可有异议？”司礼大臣高声问了一句。

“秦王万岁！”

“功臣万岁！”

大臣们如梦方醒，纷纷攘攘地高喊了起来。虽然不甚齐整，却也未见异议。司礼大臣便高声宣呼：“朝会无异议，秦王部署图治方略——”

“臣有异议！”

一个声音突兀响起。大臣们尚在愣怔之中，博士群中霍然站起一人高声道：“臣，博士仆射周青臣有言。今秦一天下，秦王便是天下共主，当今天子。历来天子开国封赏，一有对历代圣王后裔之封地赏赐，二有对此前敌国之社稷封地，三有对新朝功臣的诸侯之封，凡此三者，古谓诸侯之封，向为封赏至大也！今天子不做诸侯三封，臣冒昧敢问秦王：考功遗忘乎？留待后封乎？抑或新朝不封诸侯乎？”

“是也是也，我也觉少了最大一封！”

“臣叔孙通有对。”又一名博士离座起身高声道，“一统天下，万事功业，秦王当下书天下大酺，以为盛典之庆，以安天下民心！”

博士们纷纷点头呼应。司礼大臣目光望着王案不知所措。“诸位，少安毋躁。”

嬴政从王案前站起身来，走到了王台中央的台口站定，话音缓和，神情凝重：“天下大酺之议，准行。秦一天下，也该教人民高兴一回。功臣封赏事，目下所能为者，唯功绩查核大要无差，有宽有严各予封赏而已。至于博士仆射所言之诸侯三封，关涉新天下治式方略之如何实施，容一体决之。其余凡有不尽如人意处，尽可向国正监考功署进言，以待后决。”几句话落点，博士们已经解透王意，认定秦王分封诸侯要待后决之，于是纷纷点头，再没有人说话了。

“今日，本王侧重要说者，一统图治之精要也！”

嬴政的声音高昂地回荡起来，“月前齐国已定，天下已告一统，华夏已告更新！然则，一统天下该如何治理，此亘古未有之难题也。何以谓之难题？盖三皇五帝，以至夏商周三代，从未有过三百余年之动荡，更未有过两百余年之大争。动荡也，大争也，所为者何？天下怨怼三代之旧制也，力图争出一条新路也！礼崩乐坏，瓦釜雷鸣，高岸为谷，深谷为陵，此之谓也！否则，动荡杀伐五百余年，天下血流漂杵，生民涂炭流离，岂非失心疯狂哉！唯其如此，今日之一统天下，非往昔三代之一统天下也。往昔三代，名为一统，实则天子虚领诸侯，诸侯封国自治。此间种种弊端，五百余年业已尽显光天化日之下！唯其如此，今日之一统天下，究竟要走老路，抑或要走新路？此，我等君臣之难题也！老路弊端，显而易见；新路利害，闻所未闻。是故，抉择之难，亘古未见。就其根本言之，欲将何等一个天下交付后人，我等君臣，可功也，可罪也！若能趟出一条新路，免去连绵刀兵震荡，免去华夏裂土之患。此，我等君臣之功也！若不思革故鼎新，不思变法图治，依然走‘法先王’老路，则天下仍将分治裂土动荡不休。此，我等君臣之罪也！功也罪也，何去何从？诸位戒慎戒惧，思之虑之，今日无须轻言。月后大朝，会商议决。”

嬴政戛然而止，举殿鸦雀无声。

二　椰林河谷荡起了思乡的秦风

五月初三，蒙武急报抵达咸阳：上将军病危岭南，请急派太医救治。

一接急报，嬴政急得一拳砸案，立即吩咐蒙毅赶赴太医署遴选出两名最好的老医家，以王室车马兼程全速送往岭南。说罢没有片刻停留，嬴政又匆匆赶到了廷尉府。李斯一听大急，一咬牙道：“臣先撇下手头事，立即赶赴岭南。”嬴政一摆手道：“目下最不能动窝的便是廷尉，我去岭南，接回老将军。我来是会议几件可立即着手之事，我走期间可先行筹划，不能耽延时日。”李斯欲待再说，见秦王一副不容置辩神色，遂大步转身拿来一卷道：“君上所说，可是这几件事？”嬴政哗啦展开竹简，几行大字清晰扑面——

大朝会前廷尉府先行十事如左：

勘定典章

更定民号

收天下兵器

一法同度量衡

一法同车轨

一法同书文

一法同钱币

一法定户籍

一法定赋税

登录天下世族豪富，以备迁徙咸阳

“好！廷尉比我想得周全！”

“这些事，都是大体不生异议之事，臣原本正欲禀报君上着手。今君上南下，臣便会同相关各署，一月之内先立定各事法度。君上回咸阳后，立行决断，正可在五月大朝会一体颁行。如此可齐头并进，不误时日。”

“得先生运筹，大秦图新图治有望也！”

嬴政深深一躬，转身大步去了。回到王城，嬴政又向蒙毅交代了一件须得立即与丞相府会同预谋的大事：尽速拟定新官制，以供五月大朝会颁行。末了，嬴政特意叮嘱一句：“若老丞相尚无定见，可与廷尉会商，务求新官制与新治式两相配套。”诸事完毕，已经是暮色降临了。嬴政立即下令赵高备车南下。蒙毅见秦王声音都嘶哑了，心下不忍，力劝秦王明日清晨起行，以免夜路颠簸难眠。嬴政摇了摇手道：“老将军能舍命赶到岭南，我等后生走夜路怕甚？不早早赶去，我只怕老将军万一有差……”蒙毅分明看见了秦王眼中的隐隐泪光，一句话不说便去调集护卫马队了。

背负夕阳，嬴政的驷马王车一出咸阳便全速疾驰起来。跟随护卫的五百人马队是秦军最精锐骑士，人各两匹阴山胡马换乘，风驰电掣跟定王车，烟尘激荡马蹄如雷，声势大得惊人。蒙毅原本要亲率三千铁骑护卫秦王南下，可嬴政断然拒绝了，理由只有一句话：“王城可一月没有君王，不能一月没有主事长史。”而且，嬴政坚执只带五百人马队，理由也只是一句话：“岭南多山，人众不便。”

关中出函谷关直达淮南，都是平坦宽阔的战国老官道，更兼赵高驾车出神入化，车一上路，嬴政便靠着量身特制的坐榻呼呼大睡了。以这辆王车的长宽尺度，赵高曾经要在车厢中做一张可容秦王伸展安睡的卧榻。可嬴政却笑着摇头，说你小子只赶车不坐车，知道个甚？车行再稳也有颠簸，头枕车厢，车轴车轮咯噔声在耳边轰轰，睡个

鸟！车上睡觉，只有坐着睡舒坦。于是，精明能事的赵高请来了王室尚坊的最好车工，依着秦王身架，打造出了这副前可伸脚后可大靠两边可扶手的坐榻。嬴政大为满意，每登王车便要将坐榻夸赞几句，说这是赵高榻，如同蒙恬笔一样都是稀罕物事。每遇此时，赵高便高兴得红着脸一句话不说嘿嘿只笑，恨不能秦王天天有事坐车。

然则，这次嬴政却总是半睡半醒，眼前老晃动着王翦的身影。

蒙武的信使禀报说，上将军原本坐镇郢寿，总司各方。可在灵渠开通后，蒙武任嚣赵佗等，分别在平定百越中都遇到了障碍，最大的难点是诸多部族首领提出，只有秦王将他们封为自治诸侯邦国，才肯臣服秦国。蒙武等不知如何应对，坚执要各部族先行取缔私兵并将民众划入郡县官府治理，而后再议封赏。两相僵持，平定百越很难进展了，除非大举用兵强力剿灭。上将军得报大急，遂将坐镇诸事悉数交付给姚贾，亲率三千幕府人马乘坐数十条大船，从灵渠下了岭南。到岭南之后，王翦恩威并施多方周旋，快捷利落地打了几仗，铲除了几个气焰甚嚣尘上的愚顽部族首领，终于使南海情势大为扭转，各部族私兵全部编入了郡县官府，剩余大事便是安抚封赏各部族首领了。之后，王翦又立即率赵佗部进入桂林之地，后又进入象地㊟。及至象地大体平定，上将军却意外地病了，连吐带泻不思饮食，且常常昏迷不醒，不到半月瘦得皮包骨了。军中医士遍出奇方，只勉力保得上将军奄奄一息，根本症状始终没有起色。蒙武得赵佗急报，决意立即上书秦王，并已经亲自赶赴象地去了。

“倘若上天佑我大秦，毋使上将军去也！”

嬴政心底发出一声深深的祷告，泪水不期然涌出了眼眶。

车马昼夜兼程，一日一夜余抵达淮南进入郢寿。嬴政与匆匆来迎的姚贾会面，连洗尘代议事，前后仅仅两个时辰，便换乘大船进入云梦泽直下湘水，两日后换乘小舟从灵渠进入了岭南。虽是初次进入南

海地面，嬴政却顾不得巡视，也没有进入最近的番禺任嚣部犒军，径直带着一支百人马队，兼程越过桂林赶赴象地去了。

旬日之后的清晨时分，挥汗如雨的嬴政终于踏进了临尘注城。

这是一座与中原风貌完全不同的边远小城堡。低矮的砖石房屋歪歪扭扭地排列着，两条狭窄的小街也弯弯曲曲。灼热的阳光下匆匆行走的市人，无不草鞋短衣赤膊黝黑，头上戴着一顶硕大的竹编。向导说，那叫斗笠。小街两侧，有几家横开至多两三间的小店面，堆着种种奇形怪状的竹器，还有中原之地从来没有见过的一种绿黄色弯曲物事。向导说，那叫野蕉，是一种可食的果品。一间间破旧的门板与幌旗上，都画着蛇鱼龟象等色彩绚烂而颇显神秘的图像，更多的则实在难以辨认。唯有一间稍大的酒肆门口，猎猎飞动着一面黑底白字的新幌旗，大书四字——秦风酒肆。向导说，那是秦军开的饭铺，专一供偶有闲暇的秦军将士们思乡聚酒……举凡一切所见，嬴政都大为好奇，若是寻常时日，必定早早下马孜孜探秘了。然则，此刻的嬴政却没有仔细体察这异域风习的心思，匆匆走马而过，连向导的介绍说辞也听得囫囵不清。

一迈进秦军幕府的石门，嬴政的泪水止不住地涌流出来。

不仅仅是远远飘荡的浓烈草药气息，不仅仅是匆匆进出的将士吏员们的哀伤神色。最是叩击嬴政心灵的，是幕府的惊人粗简渗透出的艰难严酷气息，是将士们的风貌变化所弥散出的那种远征边地的甘苦备尝。幕府是山石搭建的，粗糙的石块石片墙没有一根木头。所谓幕府大帐，是四面石墙之上用大小竹竿支撑起来的一顶牛皮大帐篷。向导说，岭南之民渔猎为生，不知烧制砖瓦，也不许采伐树木。几乎所有的将士都变得精瘦黝黑，眼眶大得吓人，颧骨高得惊人，嘴巴大得瘆注人，几乎完全没有了老秦人的那种敦实壮硕，没有了那极富特色的细眯眼厚嘴唇的浑圆面庞。所有的将士们都没有了皮甲铁甲，没有

了那神气十足的铁胄武冠，没有了那威武骄人的战靴。人人都是上身包裹一领黑布，偏开一袴，怪异不可言状；下身则着一条长短仅及踝骨的窄细布裤，赤脚行走，脚板黑硬如铁。向导说，那上衣叫做布衫(注)，下衣叫做短裤，都是秦军将士喊出来的名字。嬴政乍然看去，眼前将士再也没有了秦军锐士震慑心神的威猛剽悍，全然苦做生计的贫瘠流民一般，心下大为酸热……

静了静心神，嬴政大步跨进了幕府大帐。

在枯瘦如柴昏睡不醒的王翦榻前，嬴政整整站立守候了一个时辰没说话。

幕府大帐的一切，都在嬴政眼前进行着。也是刚刚抵达的两名老太医反复地诊脉，备细地查核了王翦服用过的所有药物，又向中军司马等吏员备细询问了上将军的起居行止与诸般饮食细节。最后，老太医吩咐军务司马，取来了一条王翦曾经在发病之前食用过的那种肥鱼。老太医问："此鱼何名？"军务司马说："听音，当地民众叫做侯夷鱼(注)。"旁边中军司马说："还有一个叫法，海规。"老太医问："何人治厨？"军务司马说："那日上将军未在幕府用饭，不是军厨。"中军司马说："那日跟随上将军与一个大部族首领会盟，这鱼是那日酒宴上的主菜。上将军高兴，吃了整整一条三斤多重的大鱼，回来后一病不起。在下本欲缉拿那位族领，可上将军申斥了在下，不许追查。"问话的太医是楚地吴越人，颇通水产，思忖片刻立即剖开了鱼的肚腹，取出脏腑端详片刻，与另位老太医低声参详一阵，当即转身对嬴政一拱手道："禀报君上，上将军或可有救。"

"好！是此鱼作祟？"蒙武猛然跳将起来。

"侯夷鱼，或曰海规。"吴越太医道，"吴越人唤做河豚，只不过南海河豚比吴越河豚肥大许多，老臣一时不敢断定。此鱼肝有大毒，人

食时若未取肝，则毒入人体气血之中，始成病因。老臣方才剖鱼取肝，方认定此鱼即是河豚。”

“老太医是说，此毒可解？”嬴政也转过了身来。

“此毒解之不难。只是，老将军虚耗过甚……”

“先解毒！”嬴政断然挥手。

“芦根、橄榄，立即煮汤，连服三大碗。”

“橄榄芦根多的是！我去！”赵佗答应一声，噌地蹿了出去。

不消片刻，赵佗亲自抱了一大包芦根橄榄回来。老太医立即选择，亲自煮汤，大约小半个时辰，一切就绪了。此时，王翦依然昏睡之中，各种勺碗都无法喂药。老太医颇是为难，额头一时渗出了涔涔大汗。赵佗也是手足无措，只转悠着焦急搓手。蒙武端详着王翦全无血色的僵硬的细薄嘴唇，突兀一摆手道：“我来试试。”众人尚在惊愕之中，蒙武已经接过温热的药碗小呷了一口，伏身王翦须发散乱的面庞，嘴唇凑上了王翦嘴唇，全无一丝难堪。蒙武两腮微微一鼓，舌尖用力一顶王翦牙关，王翦之口张开了一道缝隙，药汁竟然顺当地徐徐进入了。蒙武大是振作，第二口含得多了许多。赵佗与司马们都抹着泪水，纷纷要替蒙武。蒙武摇摇手低声一句：“我熟了，莫争。”如此一口—口地喂着，幕府中的将士们都情不自禁地哭成了一片……只有秦王嬴政笔直地伫立着，牙关紧咬着，一句话也说不出来，内心却轰轰然作响——何谓浴血同心，何谓血肉一体，秦人将士之谓也！

“老哥哥！你终是醒了！”

掌灯时分，随着蒙武一声哭喊，王翦睁开了疲惫的眼睛。当秦王的身影朦胧又熟悉地显现在眼前时，王翦眼眶中骤然溢出了两汪老泪，在沟壑纵横的枯瘦脸膛上毫无节制地奔流着，却一句话也说不出

来。俯身榻前的嬴政强忍不能，大滴灼热的泪水啪嗒滴在了王翦脸膛。

“……”王翦艰难地嚅动着口唇。

“老将军，甚话不说了……”

“……”王翦艰难地伸出了三根干瘦的手指。

“好！三日之后！”嬴政抹着泪水笑了。

南国初夏似流火，临尘城外的山林间却是难得的清风徐徐。

嬴政王翦的君臣密谈之地，赵佗选定在了这片无名山林。搭一座茅亭，铺几张芦席，设两案山野果品，燃一堆艾蒿驱除蚊蝇，君臣两人都觉比狭小闷热的幕府清爽了许多。王翦的病情有了起色，嬴政却丝毫未感轻松。老太医禀报，说上将军体毒虽去，然中毒期间大耗元气，遂诱发出多种操劳累积的暗疾，预后难以确保。原本，嬴政要立即亲自护送王翦北归。太医却说不可，以上将军目下虚弱，只怕舟车颠簸便会立见大险。嬴政无奈，只有等候与王翦会谈之后视情形而定了。王翦神志完全清醒了，体魄已远非往昔，目下尚且不能正常行走。这段短短的山路，是六名军士用竹竿军榻抬上来的。眼看伟岸壮勇的上将军在倏忽两年间变成了摇曳不定的风中烛，嬴政心头便隐隐作痛。

“君上万里驰驱，亲赴南海，老臣感愧无以言说……”

“老将军，灭楚之后命你坐镇南国，政之大错也！”

“君上何出此言？”王翦苍白的面容显出了一丝淡淡的笑意，“壮士报国，职责所在，老臣何能外之？战国百余年，老秦人流了多少血，

天下人流了多少血，老臣能为兵戈止息克尽暮年之期，人生之大幸也！君上若是后悔，倒是轻看老臣了。”

“老将军有此壮心，政无言以对了。”

“君上，老臣身临南海年余，深感南海融入中国之艰难也！”

“老将军有话但说，若实在无力，仿效楚国盟约之法未尝不可。”嬴政当当叩着酒案，心头别有一番滋味，“一路南来，眼见我军将士变形失色，嬴政不忍卒睹也！上将军素来持重衡平，今日只说如何处置？若我军不堪其力，嬴政当即下令班师北返……”

“不。君上且听老臣之言。”王翦摇摇手勉力一笑，喝下了一碗司马特为预备的白色汁液，轻轻搌拭了嘴角余沫，顿时稍见精神，沉稳地道，“整个岭南之地，足足当得两个老秦国，其地之大，其物之博，实为我华夏一大瑰宝也！便说老臣方才饮的白汁，南海叫做椰子，皮坚肉厚，内藏汁水如草原马奶子，甘之如饴，饮之下火消食，腹中却无饥饿之感。将士们都说，这椰子活生生是南海奶牛！还有案上这黄甘蕉，还有这带壳的荔枝，还有这红鲜鲜的无名果，还有这橄榄果；还有诸多北人闻所未闻的大鱼、大虾、巨鲸等海物，更有苍苍林海无边无际，珍稀之木几无穷尽也！”王翦缓了一口气，又道，“君上见我军将士形容大变，威武尽失，其心不忍，老臣感佩之至。然则，老臣坦言，实则君上不知情也。北人但入南海之地，只要不得热瘟之类怪病，瘦则瘦矣，人却别有一番硬朗。老臣若非误中鱼毒，此前自觉身轻体健，比在中原之地还大见精神。将士们虽则黑了瘦了，然体魄劲健未尝稍减，打起仗来，轻捷勇猛犹过中原之时！容颜服饰之变，多为水土气候之故，非不堪折磨也。就实说，我军将士远征，除了思乡之情日见迫切，老臣无以为计外，其余艰难不能说没有，然以秦人苦战之风，不足道也！”

“噢？老将军之言，我倒是未尝想到。”

“君上关切老臣，悲心看事，万物皆悲矣。”一句话，君臣两人都笑了。王翦又说了南海之地的诸多好处，末了道，“番禺之南，尚有一座最大海岛，人呼为海南岛，其大足抵当年一个吴国。若连此岛在内，南海数郡之地远大于阴山草原。君上当知，当年先祖惠王独具慧眼，接纳司马错方略一举并了巴蜀，秦始有一方天府之国，一座天赐粮仓。今君上已是天下君王，华夏共主，当为华夏谋万世之利也。任艰任险，得治好南海。为华夏子孙万世计，纵隔千山万水，也不能丢弃南海！此，老臣之愿也。”

“政谨受教。”案前芦席的嬴政挺身长跪，肃然拱手。

谷风习习，嬴政心头的厚厚阴云变得淡薄了，心绪轻松了许多，吩咐赵高唤来远远守候在山口的赵佗，在亭下砍开了三个大椰子。嬴政亲自给王翦斟满了一碗椰汁，又吩咐赵高也品尝一个，然后自己捧起一个开口的椰子仰着脖子灌了起来，不防椰汁喷溅而出，顿时洒得满脖子都是。赵高惊呼一声，连忙跑来收拾。嬴政一把推开赵高，饶有兴致地仰天倒灌着，硬是喝完了一个椰子，末了着意品咂，一脸迷惘道：“甚味？淡淡，甜甜，没味？没味。”引得王翦赵高赵佗都呵呵笑了。嬴政素来好奇之心甚重，索性将案上的山果都一一品尝一遍，末了举着剥开皮的一截儿甘蔗煞有介事道：“还是这物事好，要再硬得些许，再扁得些许，便是果肉锅盔了。”一句话落点，君臣四人一阵大笑。

松泛之间，王翦又喝下了一碗椰汁，靠着亭柱闭目聚敛精神。片刻开眼，气色舒缓了许多。赵佗向赵高目光示意，两人悄悄退到亭外去了。嬴政踌躇道：“老将军病体未见痊愈，这里风又大，不妨来日再议了。”王翦摇摇手道：“今日老臣精神甚好，得将话说完。日后，只怕难有如此机会了……”嬴政当即插言道：“老将军何出此言，过几日元气稍有回复，我亲自护送老将军北归养息！”王翦勉力一笑：“君上，还是先说国事，老臣余事不足道也。”嬴政素知王翦秉性稳健谦

和，今日挺着病痛坚执密谈，必有未尽之言，于是收敛心神，心无旁骛地转入了正题。

“敢问老将军，大治南海，要害何在？”

“君上问得好。老臣最想说的，正是这件事也！”

“老将军……”

“君上，楚国领南海数百年，始终未能使南海有效融入中国。其治理南海之范式，与周天子遥领诸侯无甚差异。甚至，比诸侯制还要松散。大多部族，其实只有徒具形式的朝贡而已。如此延续数百年，南海之地，已经是部族诸侯林立了。若再延续百年，南海诸族必将陷入野蛮纷争，沦为胡人匈奴一般的部族争斗。其时，南海必将成为华夏最为重大持久之内患，不说一治，只怕要想恢复天子诸侯制，也是难上加难也！”

“此间因由何在？”

“楚领南海数百年间，南海之民有两大类：一为南下之越人，是为百越；二为南海原有诸族，向无定名。越人多聚闽中东海之滨，进入番禺、桂林、象地者不多，且与原住部族水火不容，争斗甚烈。南海原住诸族，无文字，无成法，木石渔猎，刀耕火种，尊崇巫师，几如远古蛮荒之族。楚国沿袭大族分治之古老传统，非但不在南海之地设官立治，且为制衡所需，在大部族之间设置纷争，埋下了诸多隐患。凡此等等，皆是沦入野蛮杀戮之根源。总归说，不行文明，南海终将为患于华夏！”

“我行文明，该从何处着力？”

“根本一，不能奉行诸侯制。若行诸侯制，华夏无南海矣！”

“根本二？”

“大举迁徙中原人口入南海，生发文明，融合群族，凝聚根基！”

“迁中原人口入南海？”嬴政大觉突兀，显然惊讶了。

须知此时六国方定，整个华夏大地人口锐减，楚国故地以外的北方人口更是紧缺。王绾李斯等已经在筹划，要将三晋北河之民三万家迁入榆中助耕，以为九原反击匈奴之后援；还要将天下豪富大族十万户，迁入关中之地。尽管后一种并非人口原因，但此时人口稀少这一点是毫无疑问的。当此之时，王翦要将中原人口迁徙南海，且还要大举迁徙，嬴政如何能不深感吃重？

“君上毋忧，且听老臣之言。”王翦从容道，“老臣所言之迁徙，并非民户举族举家南下之迁徙。那种迁徙，牛羊车马财货滚滚滔滔，何能翻越这万水千山？老臣所言之迁徙，是以成军人口南下。至多，对女子适当放宽。也就是说，以增兵之名南下，朝野诸般阻力将大为减少。”

“为何女子放宽年岁？”

“原由，女子越多越好。能做到未婚将士人配一女，则最佳。”

“老将军是说，要数十万将士在南海成家，老死异乡？！”

眼看嬴政霍然站起不胜惊诧，王翦并无意外之感，望着遥遥青山缓缓地继续说着：“君上，楚国拥南海广袤之地，国力却远不如秦赵齐三大国，根本原因何在？便在名领南海，而实无南海。倘若楚国有效治理南海，如同秦国之有效治理巴蜀，其国力之雄厚，其人口之众多，不可量也，中原列国安能抗衡？其时一天下者，安知非楚国焉！为华夏长远计，若要真正地富庶强盛且后劲悠长，便得披荆斩棘于南海宝地，不使其剥离出华夏母体。而若要南海不剥离出去，便得在南

海推行有效法治。而行法之要，必须得以大军驻扎为根本。山重水复之海疆，大军若要长期驻扎，又得以安身立命为根本。从古至今，男子有女便是家，没有女子，万事无根也……”不知何时，王翦的话音停息了。嬴政凝望着硕大的太阳缓缓挂上了远山的林梢，思绪纷乱得难以有个头绪。一阵湿漉漉的海风吹来，嬴政恍然转身，正要喊赵佗送老将军回去，却见亭下已经空荡荡没了王翦，山口只有赵高的身影了。嬴政一时彷徨茫然，径自沿着亭外山道走了下去。走到半山，鸟瞰山下，环绕小城的那条清亮的大水如一条银带展开在无边无际的绿色之中，临尘小城偎着青山枕着河谷，在隐隐起伏的战马嘶鸣中，弥漫出一种颇见神秘的南国意蕴。眼看夕阳将落，河谷军营炊烟袅袅，嬴政的脚步不期然停住了，心头竟怦然大动起来。他惊讶地发现，除了林木更绿水气更大，这片河谷与关中西部太白山前的渭水河谷几乎一模一样……

蓦然，军营河谷传来一阵歌声，分明是那熟悉的秦风——

蒹葭苍苍　白露为霜

所谓伊人　在水一方

溯洄从之　道阻且长

溯游从之　宛在水中央……

和声越来越多，渐渐地，整个河谷都响彻了秦人那特有的苍凉激越的亢声，混着嘶吼混着呐喊，一曲美不胜收的思恋之歌，在这道南天河谷变成了连绵惊雷，在嬴政耳边轰轰然震荡。刹那之间，嬴政颓然跌坐在了山坡上……

旬日之后，太医禀报说王翦元气有所恢复，舟车北归大体无碍了。嬴政很高兴，当夜立即来到幕府，决意要强迫这位老将军随他一起北归。嬴政黑着脸对赵高下令，这辆车只乘坐上将军与一名使女，

行车若有闪失，赵高灭族之罪！赵高从来没见过秦王为驾车之事如此森森肃杀，吓得诺诺连声，转身飞步便去查勘那辆临时由牛车改制的座车了。嬴政匆匆来到幕府，眼前已经没有了王翦及一班幕府司马，空荡荡的石墙帐篷中只孤零零站着赵佗一人。

“赵佗，老将军何在？”

双眼红肿的赵佗没有说话，只恭敬地捧起了一支粗大的竹管。嬴政接过竹管匆忙拧开管盖抽出一张卷成筒状的羊皮纸展开，王翦那熟悉的硬笔字便一个个钉进了心头：

老臣王翦参见君上：老臣不辞而别，大不敬也。方今南海正当吃重之际，大局尚在动荡之中。老臣统兵，若抛离将士北归养息，我心何忍，将士何堪？老臣只需坐镇两年，南海大局必当廓清。其时，若老臣所言之戍军人口能如期南下，则南海永固于华夏矣！老臣病体，君上幸勿为念。生于战乱，死于一统，老臣得其所哉！封侯拜将，子孙满堂，老臣了无牵挂。暮年之期，老臣唯思报国而已矣！我王身负天下安危治乱，且天下初定国事繁剧，恳望我王万勿以老臣一己为念耽延南海。我王北上之日，老臣之大幸也，将士之大幸也，华夏之大幸也！老臣王翦顿首再拜“赵佗将军，请代本王拜谢全军将士……”嬴政深深一躬，不待唏嘘拭泪的赵佗说话，转身大步去了。次日清晨，太阳尚未跃出海面，嬴政马队已经衔枚裹蹄出了小城。马队在城外飞上了一座山头，嬴政回望那片云气蒸腾的苍茫河谷，不禁泪眼朦胧了。蓦然之间，河谷军营齐齐爆发出一声声呐喊：“秦王万岁！秦王平安——”嬴政默默下马，对着苍茫河谷中的连绵军营深深一躬，心中一字一顿道：“将士们，秦国不会忘记你们，天下不会忘记你们，嬴政更不会忘记你们……”

三　典则朝仪焕然出新　始皇帝大典即位

李斯得蒙毅消息，立即驱车进了王城。

秦王回来得很突然，前后不足二十天，王翦也未如所料同车归来，这使李斯蒙毅大感意外。然见秦王风尘仆仆神色沉郁，两人颇觉不安，又都一时默然。午膳之后，嬴政终于缓和过来，先将王翦留书交给两人，而后又将南海诸事通前至后说了一遍。李斯蒙毅深为感奋，异口同声主张先决南海诸事。君臣会商两个时辰，增大后援、明定治式、增派官吏、特许南海将士已婚者之家室南下随军等诸般大事一一议决。最后，唯有一事棘手：如何向南海大军派赴数万女子？女子从何处来，征发何等样女子，此等女子如何赏赐，要否婚配法令等等，无一不是新事无一不是难题。

掌灯时分，李斯依据王翦对秦王的留书，提出了一个总体方略。

向南海迁徙人口，统以军制行之，男女皆在成军人口中遴选，也就是说，除却将士家眷，老弱幼一律不在遴选之列。举凡南下女子，俱得在三十五岁以下十六岁以上，少女得未定婚约，成年妇人得是寡居女子。女子人数，以五万为限，由老秦本土之内史郡及中原三郡（河东郡、三川郡、颍川郡）选派，一年内成行。

“好！再加一则。”嬴政拍案，又对旁边录写的长史丞一挥手，“适龄寡妇南下，特许携带其年幼子女。”李斯笑道：“君上明断也！

一则，军中必有壮年而不能生育之将士，可解其无后之忧；二则，年幼子女成人，亦可增大文明血脉。”“臣有两补，未知可否？”素来寡言的蒙毅颇见踌躇。

“说！此事亘古未见，要的便是人人说话。”

“其一，是否可特许南海将士与当地部族通婚，以利族群融合？”

“好！蒙毅之见，长远之图也，臣赞同。”李斯立即附议了。

“此策远图，甚好。”嬴政点头，“只是，依南海情势，不宜仓促行之。我看，大体放在三五年之后。一则，其时南海大势已定；二则，将士居家初见端倪，可免诸多错嫁错娶；三则，南海诸族对我军将士敌意已去，通婚更为顺畅。如何？”

“君上明断！”李斯蒙毅异口同声。

“蒙毅其二如何？”嬴政笑问。

“二么……”蒙毅显然有些顾忌，还有些难堪，红着脸道，“六国王城正在拆迁，其中宫女甚多。臣以为，君上可否允准，选其中色衰者……总归是，可补女子不足之难……只是，事涉王室，臣冒昧难言。”

“廷尉以为如何？”嬴政板着脸。

“这这这，臣不好说。”李斯期期艾艾大觉难堪。

“有何不好说也！”突然之间，嬴政拍案大笑一阵，站起来指指点点，“多好的主意，有甚脸红？有甚不好说？六国侍女成千上万，若留在六国王城，无非沦为六国老世族利诱作乱之士的本钱！这是顿弱密书的说法，本王接纳了，才将六国侍女与王城一并迁入咸阳北阪！万千女子终生不见人事，阴气怨气冲天，本王睡得过几个？这下好！蒙毅之策，解我心头郁结也！”嬴政一阵大笑，铿锵爽朗直如豪客。不待惊喜万分的李斯蒙毅说话，嬴政又转身大手一挥高声下令，“小高子！立即下书给事中[注]，全数登录北阪之六国侍女嫔妃，半月之内，全数交长史蒙毅处置。但有延迟隐匿，军法论罪！”

“嗨！”赵高答应一声，匆匆去了。

“臣以为，此事得先行知会上将军，否则纷争起来……”

“知会老将军该当。”嬴政打断了李斯话头，“纷争却是不会。以老将军世态洞察之明，绝会妥善处置。蒙毅，只在对老将军书中提及一句，六国宫女嫔妃，是安定南海之利器，赏赐功勋之重宝，望妥为思谋。”

“我王胸襟，臣感佩之至……”蒙毅长跪拱手，有些哽咽了。

议定了南海大事，嬴政心下轻松了许多。

李斯蒙毅一走，嬴政这才觉得连日舟车战马兼程赶路，身上到处瘙痒难忍。热水沐浴一番稍有好转，走进书房正欲处置连日积压文书，然一身红斑瘙痒依旧隐隐难消，嬴政一时瞀乱得又是一身津津汗水。赵高捧来一罐冰茶，嬴政汩汩吞了，似有好转，片刻又复发作。嬴政莫名其妙地大怒，一把将胳膊红斑抓得鲜血斑斑，咝咝喘息着似觉有所和缓。赵高大急，扑拜在地哽咽道：“君上不可自伤！小高子一法可试，只是望君上恕罪！”嬴政又气又笑道：“与人医病，恕个鸟罪！你小子昏了蒙了？”赵高又是连连叩头：“君上，方士入宫，历来大罪！小高子忧心君上暗疾，不得已秘密访查得一个高人啊！”嬴政骤然冷静下来，盯着赵高不说话了。

自嬴政六岁起，赵高便是外祖给自己特意遴选的少年仆人。嬴政八岁返回秦国，赵高跟随入秦。为长随嬴政，少年赵高自请去势，以王室法度做了太监之身，忠心耿耿地追随嬴政整整三十一年了。可以说，赵高熟悉嬴政的身体，远远超过了专精国事而心无旁骛的嬴政自己。赵高说自己有暗疾，嬴政是不需要任何辩驳的，尽管此时的嬴政并未觉察出如何暗疾如何症状。嬴政要想的是，赵高秘密延揽方士入宫，这件事当如何处置？秦国自商君变法，便严禁巫术方士丹药流布。自秦惠王晚年疯疾而张仪密请齐国方士之后，此禁令虽不如往昔森严，然依旧是秦法明令。至少，晚年卧榻不起的秦昭王便一直没有用过方士。嬴政的祖父孝文王一生疾病缠身，以至于自家学成了半个医家，也没有用过方士。嬴政的父亲庄襄王，中年暗疾，吕不韦曾秘

密延揽方士，然却未见效力，后来也秘密遣散了。如今赵高秘密访查得一个方士来给自己治病，究竟该不该接纳？以赵高之才具与忠诚，既有如此举措，嬴政宁可相信自己确实患有寻常医家束手无策的暗疾。赵高几乎是自己的影子，要说患难与共，赵高是当之无愧的第一人。更有一点，赵高勤奋聪颖，对秦国法令典籍之精熟，除李斯之外无出其右。甚或，赵高之书法，也被知情者认定与李斯相当。如此一个人物，当年若不去势，而在秦国或从军或入仕，一定是一等一的大将能臣。而赵高，却自请去势，选择了终生做自己的奴仆，整整三十一年，任嬴政如何发作，都一无怨尤地侍奉着自己。那个大庶长爵位，对于不领职事的赵高其实并无实际意义，赵高只为嬴政活着。如此一个赵高，嬴政能认定他引进方士是奸佞乱法么……

“君上，又流血了，不能抓啊！……”

眼见嬴政又狠狠抓挠红斑，赵高以头抢地痛哭失声了。

“好，你去唤那方士来。只，这一次。”嬴政瘙痒难熬，牙缝咝咝喘息。

“哎！”赵高如奉大赦，风一般去了。

片刻之间，一个白发红袍竹冠草履的矍铄老人，沉静地站在了王案之前。嬴政一言不发，只袒露着上身的片片红斑与方才抓挠得血淋淋的一只胳膊。老人瞄了一眼旁边大汗淋漓的赵高，微微一笑，拿出了腰间皮盒中的一粒朱红药丸。赵高会意，立即接过药丸捧到案前低声道，敢请君上先行服下。嬴政微微眯着眼睛，二话不说接过药丸丢入口中，咕咚一口冰水吞了下去。案前老人近前两步，双手距嬴政肌肤寸余缓缓拂过，一层淡淡的粉尘状物事落于片片红斑之上。盏茶工夫，便见红斑血痕消失，肌肤颜色渐渐复归常态，嬴政紧皱的眉头已经舒展开来。老人又退后几步站定，舒展双臂遥遥抚向嬴政。如此又是盏茶工夫，嬴政猛然咳嗽了一声，咯出了一口血痰，长长地喘息了

一声。老人徐徐收掌，向嬴政深深一躬，又向赵高一拱手，径自转身去了。

“回来。”嬴政叩了叩书案。

老人回身，却并没有走过来。

“先生高名上姓？”

“老夫徐福，山野之民。”

“先生医术立见功效。但有闲暇，当讨教于先生。”

“秦王视老夫疗法为医术，至为明锐，老夫谢过。”

一句话说罢，老人走了。嬴政边穿衣服边吩咐赵高，好生待承这位人物，待忙完这段时日再理论此事，目下切勿声张。赵高双腿已经软得瑟瑟发抖，脸上却是舒坦无比的笑意，一边抹着额头汗水一边诺诺连声，一溜碎步去了。

夜风清凉，嬴政神清气爽，展开了一卷又一卷文书。

南下期间，李斯将涉及廷尉府的预行之事已经拟定了详细的实施方略，并已经会同蒙毅拟好了颁行天下的文书。嬴政一一看过，件件都批了一个大字：“可。”刁斗打响四更的时刻，嬴政开始读博士学宫的整整一案上书。这些上书，是李斯辖制博士学宫期间预拟的新朝种种典章。嬴政南下期间，这些待定典章已经分送各大臣官署预览，各署附在上书之后的建言补正者不多，大多都是一句话：“典章诸事，听王决断。”嬴政一一看罢，深为这些饱学博士的学问才具所折服，件件有出典，事事有流变，确实彰显了他在朝会上着力申明的图新之意。全部典章，除了若嫌繁冗，实在是无可挑剔。反复思忖，嬴政还是纠正了两处涉及自己的典章。

其一是君主名号。博士学宫拟定的名号是“泰皇”，论定出典如此说：“古有天皇，有地皇，有泰皇，泰皇最贵。臣等昧死上尊号，王为泰皇。”嬴政也曾听李斯讲述过这一动议，知道泰皇有两说，一则云泰皇即三皇（天皇、地皇、人皇）之中的人皇；一则云泰皇即太昊，是三皇之前的称谓。然嬴政总觉这一名号虚无缥缈，尚不如战国尊崇的帝号实在，当年秦齐分称西帝、东帝，就是将帝号看得高于王号。然则，若单取帝号，似乎又不足以彰显远承圣贤大道之尊崇，崇古尊典的博士们也一定不以为然。思忖之下，嬴政心头大亮——皇帝！对，便是皇帝，有虚有实有古有今！于是，嬴政提笔，断然在旁边用朱笔写下了两行大字：“去泰，著皇，采上古帝位号，号曰‘皇帝’。他如议。”

其二，废除了谥法。谥者，行之迹也。后人以一个简约的名号，对死者一生行迹作一总括性评价，此所谓谥法。此种法度，据说是周公所定，其本意大约在告诫君王贵族要以后世评价预警自身。博士们上书：以谥法定制，秦王为泰皇，当追尊其父庄襄王为太上皇。后来的汉高祖刘邦即位之时，完全采取了这一谥法，追尊其父为太上皇。然则，嬴政却以为这种谥法很是无谓。后人话语，很无聊。一则，诱使君王沽名钓誉，容易虚应故事；二则，诱使言官史官以某种褊狭标准评价前人，事实上远离当时情境，徒然引起种种纷争。于是，嬴政提起朱笔，慨然批下了几行文字：“太古有号无谥，中古有号，死而以行为谥。如此，则子议父，臣议君也，甚无谓，今弗取焉！自今以来，除谥法。本王为始皇帝。后世以计数，二世三世至于万世，传之无穷！”

曙色初上时分，蒙毅准时踏进了秦王书房。

嬴政从书案前站起，疲惫地指了指两大案朱笔批过的文书道：“都好了，一一拟好诏书，朝会之前颁行。”便摇摇晃晃地被轻步赶来的赵高扶走了。蒙毅一一查对文书，发现秦王大半夜批阅的文书竟多达百

余件，一时感慨不已，转身立即吩咐书吏抄录整理再誊刻。而后，蒙毅静下心来开始草拟第一道皇帝诏书了。

五月末，咸阳举行了最盛大朝会——皇帝即位大典。

朝会之前，先期颁行了《大秦始皇帝第一诏书：大秦典则注》，以期在皇帝即位大典第一次尊典实施。这道诏书颁行咸阳各大官署与天下郡县，明定了天下臣民关注的诸多事宜，一时朝野争相传诵蔚为大观。这道皇帝诏书所确定的典制，一直在中国延续了两千余年：

大秦始皇帝第一诏书：大秦典则

大秦始皇帝诏曰：自朕即位，采六国礼仪之善，济济依古，粲粲更新，以成典则。自国，自朕，以至诸般文明事，皆以其实施之。为使天下通行，典则之要明诏颁行：

其一 国号：秦

其二 国运：推究五行，秦为水德之运；水性阴平，奉法以合

其三 国历：以颛顼历为国之历法

其四 国朔：奉十月为正朔岁首，朝贺之期

其五 国色：合水德，尚黑，衣服旄旌节旗皆尚黑

其六 国纪：以六为纪，法冠六寸，舆六尺，六尺为步，乘六马

其七 国水：奉河为国水，更名德水，是为水德之始

其八 君号：皇帝。朕为始皇帝，以下称二世三世以至万世

其九 皇帝诸事正名：皇帝自称朕，皇帝命曰制，皇帝令曰诏，皇帝印曰玺，车马衣服器械百物曰车舆，所在曰行在，所居曰禁中，所至曰幸，所进曰御，皇帝冠曰通天冠高九寸，臣民称皇帝曰陛下，史官纪事曰上

其十 诸侯名号：皇帝所封列侯，统称教

十一 上书正名：臣下上书，改书为奏

十二 人民正名：人民之名繁多，统更名曰黔首

十三 书文正名：凡书之文，其名曰字

十四 书具正名：凡书文之具，其名曰笔

天下治式等诸般大事，待大朝议决之后，朕后诏颁行

典则所涉其余细则实施，统以廷尉府书令发于朝野

大秦始皇帝元年夏

于是，这次大典朝会自然而然地变成了亘古未闻的一次盛典。除王翦蒙恬等边陲诸将未曾归国，几乎所有的文武大臣与郡县主官都如期赶到了咸阳。依着博士们制定的大典新朝仪，皇帝即位大典从卯时开始，整整进行到艳阳高照的午时。博士叔孙通，是参与制定这次朝仪的重要人物。若干年后，此人根据记忆与私家典藏，为西汉开国皇帝刘邦恢复了秦始皇的即位朝仪，由此跻身大臣之列。

据叔孙通所复制的朝仪，始皇帝的即位大典大体是这样进行的。

天亮时分（平明），大臣们一律着朝服在大殿外车马场列班等候。而后，由谒者（掌宾客官员）以爵位高低，分班次将大臣们分别领上大殿平台，再分列等候。殿门平台直到大殿两厢，整肃分列着皇室甲士并特定旗帜。大臣引导完毕，胪传（上下呼传礼仪官）之呼声从大殿内迭次传出：“趋——趋——趋——”如天音呼唤，庄严肃穆。随着迭次呼声，一队队殿下郎中（皇室侍卫官）整肃开出，从大殿门口分列两厢直达殿内陛（帝座红毡高阶）下，在广厦之下形成一条宽阔的甬道。此时，悠扬肃穆的钟鼓雅乐声起，谒者导引着大臣们始从郎中夹道中走进殿门，直达陛下。武臣以通武侯王贲为首，依爵次列

于陛下西方；文臣以彻侯王绾为首，依爵次列于陛下东方，两两相向肃立。所有大臣列就，谒者仆射（总掌赞礼官）面向大殿屏后一躬，高呼：“皇帝御驾起——”几名胪传遂接连高呼，呼声迭次向后荡出。传呼声落点，皇帝坐在特制的车辆（辇）中，由六名内侍推车，六名侍女高举着车盖一般的伞盖徐徐而出，恍若天神。帝辇一动，殿中的皇室卫士一齐高举旗帜，郎中们一齐长呼：“警——”皇帝辇徐徐推至帝座前，头戴通天冠，身着特定御服，腰系长剑的皇帝被内侍扶持下辇，稳健地步登帝座，肃然面南。皇帝坐定，谒者仆射高宣：“皇帝即位，百官奉贺——”于是，天子雅乐大起，谒者导引着两列大臣分三班向皇帝朝贺：首班最高侯爵，次班大庶长至左庶长，再次五大夫至官大夫；每班朝贺皆扑拜于地，高呼：“皇帝万岁——”谓之山呼。分班次朝贺完毕，大臣们依爵次鱼贯进入事先写好名号且各自固定的座案就座。百官坐定，谒者仆射又高呼：“法酒上寿——”雅乐再度大起，谒者依次导引爵位最高的九位功臣，分别向皇帝贺寿，颂祷皇帝万岁万岁；每贺，其余百官必须高声同诵万岁。此谓之觞九行，或谓之九觞。整个朝仪过程，有执法御史不断巡视，举凡仪态不合法度之官员，立即被导引出大殿。故此，没有一个人敢轻慢喧哗，肃穆得太庙祭祀一般。九觞之后，谒者仆射高呼：“罢酒——”于是，酒具撤去。

谒者仆射再度高呼：“皇帝下诏——”这才轮到皇帝开口了。

“太过繁冗。明日重新大朝，再议国事。”

轮到皇帝开口，皇帝烦躁了，拍案两句话，不坐帝辇径自走了。

皇帝挥汗如雨地走了，举殿大臣哄然笑了起来，一边纷纷攘攘地擦拭着额头汗水，一边揶揄嘲笑着煞有介事的博士们。“热死人也！大热天硬教人穿这大袍子！”“这叫甚庆典，折腾得人路都不会走了！”“鸟个典！摆着酒不教人喝！活馋人！”“那叫法酒！你不是九侯，能喝么？”“九侯如何，也才一人一爵！”“谁弄的这朝仪？气死人

也！”“不折腾我等老胳膊老腿，人博士凭甚立功？”“博士博士，狗屎不如！”

不知谁高声贬损了一句，殿中一阵哄然大笑，大臣们纷纷抹着汗水去了。渐渐地，大殿中只有博士仆射周青臣与叔孙通等一班博士了。周青臣很是难堪，大步走向还在归置大殿的谒者、御史与郎中们，黑着脸高声道：“群臣对皇帝大不敬，御史亲见，为何不缉拿问罪！”领班御史丞转过身来哈哈大笑道：“朝仪已罢，说几句闲话也问罪？亏了你老博士饱读诗书也！”其余郎中谒者也纷纷笑嚷：“受教受教，皇帝没盖偌大国狱，拿人关到博士府去，你管饭也！”旁边叔孙通颇是机变，过来一拱手低声道：“禀报仆射，丞相拜谒学宫，尚等我等议事。”周青臣心头惊喜，佯作气哼哼一甩大袖，就势走了。

四　吕氏众封建说再起　帝国朝野争鸣天下治式

整整一个午后，博士学宫都弥漫着一种亢奋气息。

丞相王绾亲自拜谒学宫，本来就是一件非同小可的盛事。然最令学宫感奋的，还是丞相亲邀博士们会商一件根本大事：新朝图治，当在天下推行何种治式？老丞相说得很明白，典则也好，朝仪也好，皆无涉根本，无须纠缠。国家根本在治式，透彻论定治式，才是博士学宫真正功劳。年余以来，博士们已经察觉出，新朝的大势越来越微妙了。博士们原以为天经地义的诸侯制，在新朝却被莫名其妙地搁置了。秦王首朝封赏，竟然没有诸侯一说。然则，秦王也没有说不行诸侯制，放下的话是，容后一体决之。这就是说，事情尚在未定之中，各方还都没有形成政见方略。同时，法权在握的廷尉府传出的消息是：李斯与一班亲信吏员日夜揣摩天下郡县，似有谋划郡县制之象。此时的秦王，依旧没有明白定策。从南海归来后，秦王除了确定典则与皇帝大典朝仪，对最为重大的治式事宜，始终未置可否。如此微妙情势之下，又逢皇帝刚刚即位之日，位高权重的老丞相亲自拜谒学宫且明白会商大事，此间究竟蕴藏着何等奥秘？

在从王城回来的路上，周青臣着意邀叔孙通同车。车行幽静处，周青臣突兀问：“足下以为，丞相府廷尉府，孰轻孰重？”叔孙通以问作答：“江水河水，孰大孰小？”周青臣一笑：“江亦大，河亦大，奈何？”叔孙通答：“两大皆能入海，唯能决之者，长短也。”周青臣恍然：“如此说，谋之长远，其势明矣！”车行辚辚，两人不约而同地大笑了一阵，又异口同声说了一句：“正道悠长，《吕氏春秋》也！”

柳林中摆开了恭贺皇帝即位的盛宴，酒是丞相府赏赐的。

王绾已经白发苍苍了。自从对六国大战开始，十年之间，王绾全副身心地运筹着秦国政事，从未在四更之前走进过寝室。战国通例，官员奉事五日歇息一日，此所谓“五日得一休沐”也。秦国勤政，六日歇息一日。可王绾自从做了丞相，却从来没有歇息过一日，纵是火热的年节，都守在政事厅不敢离开也不能离开。王绾只有一个心思，丞相府须得一肩挑起千头万绪的政事，好教秦王李斯等全力谋划战胜之道。然则，不知从何时起，王绾有了一种感觉——对这个秦王，他越来越陌生了。灭楚之后，这种陌生感突兀地鲜明起来。就实说，王绾与秦王从来没有过重大歧见，诸般政事之默契一如既往，然则，这种陌生感却挥之不去。思绪飘向远方，不经意间，王绾似乎也想明白了：秦王事事图创新，自己却似乎事事都循着常规与传统。陌生之感，由此生焉。十几年来，自己似乎没有出过一次令人耳目一新的谋划。与李斯尉缭两位大谋臣相比，自己确实少了些独具慧眼的长策大略。在预谋政事上，王绾也似乎总跟不上秦王大跨度的步幅，至少是很感吃力。凡此等等，都是实情，但王绾依然相信，这不是陌生之感的源头。以秦王秉性，若仅仅是如此这般，早早已经明说了。

灭楚之后，秦王将李斯擢升为廷尉，且显然将廷尉府变成了统筹新治的轴心，这教王绾很不是滋味。李斯的功绩才具，王绾是认同的。就廷尉府的职责权力而言，秦王也没有逾越法度。然则，新朝图

治这般重大而涉及全局的谋划，廷尉府难道比总揽国事的丞相府更合适么？显然不是。此间之要，人事也。人事之要，政见心界也。

王绾与秦王之间，有着一道双方都明白的心界鸿沟。这道鸿沟，与其说是实际政见不合，毋宁说是所奉信念不同。王绾信奉《吕氏春秋》，秦王则信奉《商君书》。这两部治国经典的差异，生发了王绾与秦王之间难以弥合的心界鸿沟。两部经典的差异有多大，这道心界鸿沟便有多深。当年，王绾是奉吕不韦之命，到太子嬴政身边做太子府丞的。很长时间里，王绾都是吕不韦与少年太子少年秦王之间的有效桥梁。秦王亲政后，《吕氏春秋》事件发作，王绾没有跟吕不韦走，而是选择了辅佐秦王。但是，王绾却不因人废言，对《吕氏春秋》所阐发的治世大道，王绾始终是信奉的。即或在秦王面前，王绾也从来没有隐瞒过。对此，秦王当然是清楚的。可是，秦王从来没有因为王绾信奉《吕氏春秋》而减弱对王绾的倚重。否则，王绾何以能做十余年的丞相？直至封赏功臣，直至秦王变成了皇帝，王绾的丞相之职也未见动摇迹象。

久历风霜的王绾看得明白，秦王对自己，一如当年对吕不韦：只要你不将治学信念化作不同政见，不将政见化作事端，永远都不会有事。也就是说，只要王绾目下安于现状，不将自己心头突突蹿跳的信念搬出来变为政见，天下首任丞相是无可动摇的。

难处在于，王绾摁不住这头在心头蹿跳的巨鹿。

灭楚之后，王绾有了一种越来越清晰的感觉：天下到了歧路亡羊之时，必得有人出来说话！目下，能够担当这个说话者职责的，大约只有自己了。博士们分量不足，奏对又往往陷于虚浮。元老大臣们失之浅陋，无以论证大道。即或是目下领事的一班重臣，其学问见识也没有一个人足以抗衡李斯，不足以发端大事。只有王绾，根基是老秦名士，少年入仕而历经四王，资格威望足以匹敌任何元老勋贵，论治学见识，王绾是吕不韦时期颇具名望的才士。最要紧的是，只有王绾

清楚地明白新朝图治的实际要害何在，不至于不着边际地虚空论政，反倒引起群臣讥讽。王绾隐隐地觉得，这是上天的冥冥之意，这是无数圣贤典籍的殷殷之心。天道在前，圣贤在前，丞相权力彻侯爵位何足道哉！

“诸位，皇帝即位，图治天下，何事最为根本？”

“治式——”

酒宴刚一开始，王绾一句问话便将来意揭示明白。博士们不约而同地昂扬应答，显然也明白告诉了王绾，他们是有准备的。王绾一时大为欣慰，一改很少痛饮的谨慎之道，与博士们先连饮了三大爵，以表对皇帝即位的庆贺。置爵于案，王绾慨然道：“老夫今日拜谒学宫，一则，感念众博士为国谋治，刷新典则、创制朝仪有功！二则，共商新朝图治之根本。诸位皆饱学之士，尚望不吝赐教。”

“鲍白令之敢问丞相，天下大道几何？治式几何？”

“天下大道者二，王道，霸道。天下治式者二，诸侯制，郡县制。”

“淳于越敢问丞相，人云廷尉府谋划郡县制，丞相何以置评？”

“图治之道，人皆可谋可对。廷尉府谋郡县制，无可非议也。”

“伏胜敢问丞相持何等主张？诸侯制乎，郡县制乎？”

“诸位以为，老夫该当何等主张？”

王绾揶揄反问，柳林中荡起了一片笑声。诘难论战原本是战国之风，博士们已经在几个回合的简单问答中大体清楚了老丞相的图谋，

正欲直逼要害，却被王绾轻轻荡开，不禁对这位老丞相的机变诙谐显出了几分由衷的佩服，一时笑出声来。

“在下叔孙通有对。”一个中年士子站了起来。

“先生但说。”

“谋国图治，当有所本。秦国图治之本，在《吕氏春秋》！”

“何以见得？”王绾淡淡一笑，掩饰着心头的惊喜。

“天下治式两道，诸侯制源远流长，郡县制初行战国。”叔孙通从容地侃侃而谈，“战国大争之世，七国不奉诸侯制而奉郡县制，大战之需也，特异之时也！今秦一天下，熄战乱，不当仍以战时之治行太平盛世。是故，新朝当行诸侯制，回归天下大道……”

“彩！”片言只语将郡县制之偏离正道揭开，博士们一阵亢奋。

“然则，”声浪平息，叔孙通突然一个转折道，“若以三代王道为诸侯制根本，始皇帝必难接纳。何也？战国变法迭起，弃置王道已成时势。当此之时，若以三代王道论证诸侯制，必有复辟旧制之嫌。为此，必得以《吕氏春秋》为本，方得有效也。”

“彩——”博士们更见奋然了。

“《吕氏春秋》，有诸侯制之说？”王绾饶有兴致。

“有！众封建论也！”

“鲍白博士学问最博，背诵给丞相。”周青臣指点着高声应答的红衣博士。

“丞相且听。”鲍白令之高声念诵道，“《吕氏春秋·慎势篇》云：天下之地，方千里以为国，所以极治任也。国非不能大也，其大不若小，其（地）多不若少。众封建，非以私贤也，所以便势，所以全威，所以博义。义博、威全、势便，利则无敌。无敌者，安。故，观于上世，其封建众者，其福长，其名彰……王者之封建也，弥近弥大，弥远弥小。故，海上有十里之诸侯……多建封，所以便其势也。”

略微一顿，鲍白令之慨然道，“吕氏之论，封建诸侯为圣王正道。封建愈多，天下愈安，此谓众封建也！”

“鲍白之论，我等赞同！”博士们不约而同的一片拥戴、附和声。

“敢问老丞相，博士宫可否上书请行诸侯制？”周青臣小心翼翼。

“有何不可？老夫也是此等政见。”王绾叩着大案坦然高声道，“你等上书皇帝，老夫也要上书皇帝。其时，皇帝必发下朝议会商。

但行朝会议决，公议大起，治式必决。”

“丞相发端，我等自当追随！”叔孙通一声呼应。

“我等追随！”博士们异口同声。

王绾离座起身，对着博士们深深一躬，转身对周青臣一点头，径自去了。博士们心气勃发，纷纷请命草拟上书。周青臣与叔孙通等几个资深博士略事会商，当即公示了一个方略：人人都做上书之文，夜来公议公决，选最雄辩者为博士宫联具上书，面呈皇帝。博士们哄然喝一声彩，纷纷散去各自忙碌了。

次日清晨再度朝会，大出群臣意料，只一个时辰便散了。

皇帝大典后，嬴政很感疲惫烦躁，昨日回到东偏殿书房冷水沐浴一番，靠在卧榻便迷糊了。不想午间小憩竟做了沉沉大睡，直到日薄西山才蓦然醒来，气得将赵高狠狠骂了几句。夜来精神倍增，嬴政将李斯、王贲召进王城，再加原本在书房值事的蒙毅，要事先会商一番明日朝会如何动议治式。三人走进书房，嬴政远远一招手道：“来来来，脱了厚袍子坐！小高子，冰茶！”不料，三人都没有应答，而是按着爵次顺序，王贲在前李斯居中蒙毅在后，一起躬身大礼，毕恭毕敬地齐呼了一声：“臣等参见皇帝陛下！”嬴政恍然起身，大笑道：“免了免了，书房折腾个甚！大朝摆摆架势罢了，事事如此折腾还做不做事了？日后书房议政老样子，谁喊皇帝陛下，叫他出去晾着！”

一串笑语申斥，三位大臣呵呵笑了起来，气象顿时和睦如初。

三人就座，各去朝服冠带，长发散披，通身一领麻布长衫，再饮下一碗冰茶，顿时大觉凉爽。嬴政一说事体，李斯不禁一声感喟：“惜哉！尉缭子也。若他能动，此事容易多了。”王贲蒙毅也是一声叹息。嬴政低声道：“先生风瘫，太医无以救治。我已请一东海神医看过，也依然未见起色。还有老将军，但有他在朝……天意也，夫复何言！”一说到王翦，嬴政眼中泛起了泪光。李斯蒙毅也双眼潮湿了。

“君上，还是议事了。”王贲岔开了话题。

嬴政说了事体，期冀明日朝会能一次议决郡县制，以便早日推行；预料群臣中可能有主张诸侯制者，故得预为绸缪。李斯禀报说，郡县制之实施方略经多次补正，已经确定了，只待议决推行。蒙毅说，重臣之中明白主张郡县制者，只有素常小朝会的王翦、李斯、王贲、蒙恬、尉缭几人，而能在大朝会动议者，大约只有李斯了。嬴政点头，李斯也没有说话。一直默然的王贲却突然说，廷尉动议不宜。嬴政问为何？王贲说，郡县制诸侯制之争，大多将军不甚了了，大多文臣则无甚定见。若有重臣主张诸侯制，很可能群臣便跟着走了。那

时，才该廷尉杀出。嬴政大笑道，说得好！朝会也是战场，精锐要用在最难之时。蒙毅问如此谁来动议？王贲断然道，我来，我与尉缭前辈联具如何？嬴政李斯蒙毅三人异口同声说了声好。如此商定之后，王贲李斯驱车去了尉缭子府邸先行知会。嬴政吩咐蒙毅立即为两人草拟上书。三更时分，王贲李斯返回皇帝书房。与尉缭子情谊笃厚的李斯禀报说，卧在病榻的尉缭子欣然允诺了。嬴政心头顿时踏实了许多。于是，王贲拿了蒙毅起草的上书底本，立即回府准备去了。小朝会便在深夜中散了。

谁也没有料到，朝会局势会发生如此突兀的变化。

朝会伊始，嬴政刚刚申明了主旨，丞相王绾便第一个出班奏对。依照新朝仪，王绾站在自己的座案前捧着上书高声念诵："臣，丞相王绾，昧死有奏皇帝陛下，主张新朝奉行诸侯制。臣呈上奏章——"于是，众目睽睽之下，殿前御史接过了新朝的第一道奏章，双手捧到了始皇帝案头。大殿群臣始而惊讶——历来只处置政务而不提政见的老丞相竟能发端大政！继而恍然——新朝遵奉何等治道，非老丞相发端莫属！于是，一时纷纷议论。

正当此时，博士仆射周青臣霍然站起，高举上书高声念诵："臣，博士仆射周青臣，昧死有奏皇帝陛下，呈上博士七十人联具之《请行封建书》——"殿东一大片博士整齐站起，齐声高诵："臣等昧死启奏皇帝陛下，请行封建，以固大秦！"如此声势，又一齐口称昧死，秦国庙堂见所未见，一时群臣彷徨，有诸多元老便要站起来呼应。

实际说，秦之典则礼仪虽细，然也不可能事事定则。譬如这大臣口称"昧死以奏"，便不是礼仪典则所定。然若依着"尊上抑下"的典则精神，臣下自己要在言事时，或加上彰显忠心之词，或加上勇于任事之词，典则礼仪自是不能禁止。也就是说，臣下自甘卑下奉迎，有利于巩固皇权，法度礼仪不会禁止。后来，诸多臣下起而仿效，奏章之

首多称“昧死以奏”以为表白，遂使后世学人多以为臣称“昧死”乃秦时订立制度使然。此间误会，何其深也！延续唐宋之后，诸多儒臣奴性大肆泛滥，以至有人整日念叨“臣罪当诛兮，皇帝圣明！”显然，这是事实存在的一种自虐，绝非制度所立。此乃后话。

目下的王绾与众博士口称昧死，可谓既表惶恐，又表忠心，亦表无所畏惧。就其本意，无疑与“斗胆直言”之类的表白相近，也许本无他意。然在质朴厚重的秦国朝会上，大臣言事，历来极少这种自我表白，有事说事罢了。如今老丞相慷慨发端，一大片博士慷慨相随，人人昂昂高呼昧死以奏，大臣们如何不怦然心动?

“臣，通武侯王贲有奏。”

一声浑厚而沉稳的宣示，大殿中立刻肃静下来。谁都知道，王翦王贲父子连灭五国，在新朝具有无与伦比的分量。更有一点，父子两人都是寡言之人，朝会极少开口，开口则绝不中途退缩。当此之时，王贲挺身而出，定然大事无疑。举殿肃然之间，只见王贲前出两步，捧着一卷竹简高声道：“臣与关内侯尉缭联具奏对，请行郡县之治，今呈上奏章。”殿前御史接过竹简，王贲坐回了班次。见如此两位重臣与丞相大相径庭，主张郡县制，群臣这才稍见清醒，不再急于附议，一时方安静了下来。

“老臣有奏……”王绾再度慷慨奏对。

“朕有决断。”皇帝开口了，打断了王绾。嬴政第一次使用这个拗口的字，显得有些生硬，也渗出几分冷冰冰的气息，“丞相、博士宫、通武侯、关内侯，各有奏章，且主张已明，当下议决，未免仓促。朕之决断：发下今日三则奏章，各官署集本部官吏议之，或酿成共识，或两分亦可。旬日之后，朝会一体决之。散朝。”说罢，皇帝径自走了，朝会也就散了。

旬日之间，咸阳各官署及治情已经稳定的郡县官署，都开始了哄哄然的议政。

议政决事，既是秦国之传统，又是秦国之法度，并非散漫议论。春秋战国之世，尚大体延续着古老的三代议事传统，列国都不同程度地实施着一种大事须交群臣公议的决策法则。战国动荡多战，决事力求快速高效，公议制不可避免地有所淡化，然却没有从制度意义上消失，在事实上也经常见诸各国。就秦国而言，大事交付公议多见于史料记载：秦穆公合大夫而谋政，秦孝公廷议变法，秦惠王议伐巴蜀，秦昭王议杀白起，秦王政议逐客、议破四国合纵、议禅继、议帝号等。也就是说，虽然战时决事需要快捷，寻常军国大事皆由君主与相关重臣立决立断，但关涉根本的长策大略，还是很看重公议决断的。

议政作为一种制度，其实施流程表现为：某臣动议（显而易见的实际大事，不需动议也可由君主发动公议）——君主发其上书于各官署下令议之——各署得将议决对策正式呈报君主——君主集重臣或全体大臣最终议决。若群臣所议一致，君主也见识无二，则君主可不行朝会而决断；若群臣对策不一，则君主必得行朝会决断，而不能独断。此，议事制度之根本也。譬如目下诸侯制与郡县制之争，既是国家根本长策之争，又是最具权力的两方重臣之争，牵涉既广，利害且深，皇帝自不能当场独断，发下群臣公议，是所有人都能接受的稳妥方式。此等议事制度，是华夏族群在艰难生存中群策群力之遗风，弥足珍贵。然则，这一议事制很快就消失了。这是中国历史上一件并不如何瞩目，然却影响深远的大事。不久之后，我们将目睹这一事件的来龙去脉。

嬴政深感朝会之出乎意料，散朝后立即召进李斯王贲会商。

李斯说，博士宫联具请行封建，意料之中不足为奇。战国末世改制，若没有诸侯制声音，反倒是怪事了。而老丞相王绾不事先知会，而突兀力主诸侯制，才是真正的棘手。王贲说，老丞相历来与闻决

策，该当明白君上图治趋向，今突兀转向诸侯制，完全可能引发大局动荡生变。王贲深表赞同，补充说，此等动荡与其说迟滞郡县制推行，毋宁说为天下复辟者反对郡县制立下了一个新的根基，后患多多。蒙毅则以为，王绾突兀发难，很可能是受了博士们煽惑，未必是自家真心主张；其中根源，必是王绾自觉新政轴心不在丞相府所致。

“不。三处须得澄清。”一直凝神倾听的嬴政轻轻叩着书案，“其一，王绾之举，绝非突兀。其二，王绾主张，绝非复辟。其三，王绾之心，绝非自觉权力失落。不明乎此，不能妥善处置纷争。”

“君上三说，依据何在，敢请明示。”王贲一如既往地直率。

“先说一。”嬴政顺手从文卷如山的旁案拖过一只早已打开的长大铜匣，拿出一卷竹简展开在案头，“这是《吕氏春秋》，两位可能不熟，廷尉该当明白。《吕氏春秋》明白主张封建制，而且是众封建，诸侯封得越多越好。王绾素来信奉吕学，未尝着意隐瞒。当此之时，王绾必感事关重大，而又无法说服我等君臣，故联手博士，形成朝议对峙，逼交公议而决。显然，老丞相是有备而来。三位皆曰突兀，因由在于忽视了王绾的治学根基，似觉老丞相没有理由如此主张。可是如此？”

“君上明察！”三人异口同声，李斯犹有愧色。

“再说二。”嬴政指点着案头书卷，“王绾主张封建诸侯，基于治国学说，基于安秦之另一思路！而非基于复辟远古旧制，更非基于复辟六国旧制。此与当年文信侯根基同一。而六国王族、世族鼓荡封建诸侯，则是明白复辟。即或博士宫七十博士主张封建诸侯，一大半也是基于治学信奉之不同，也非世族复辟之论。”

“君上明察！”

“再说三。”嬴政又从旁案拖过一只木匣，拿出一卷道，“灭楚之前，老丞相曾经上书请辞，理由便是‘治事无长策，步履迟滞’。十余年来，老丞相勉力支撑，未尝一事掣肘，纵无大刀阔斧，亦绝非纠缠权力进退之辈。”

“臣之指斥，草率过甚！”蒙毅当即肃然长跪，拱手如对王绾致歉。“凡此者三，决我方略。”嬴政对蒙毅淡淡点头一笑，继续道，“一则，唯其王绾有吕学根基，有备而发，两制之争当认真论争，绝不草率从事。二则，唯其老丞相博士等，非六国王族世族之复辟，两制之争，当以政见歧异待之；纵有后患，届时再论。三则，唯其老丞相非关私欲，两制之争不涉国政权力。”

“臣等赞同！”

“君上方略至当。”李斯一拱手，心悦诚服而愧色犹在，“王绾之于吕学，臣疏忽若此，深为惭愧也！今据君上处置两争之三则方略，臣以为根本在第二则，即以政见歧异待之。既为政见之争，必涉吕学与诸家之道。此，臣之所长也。臣自请主力，与老丞相等一争是非曲直。”

“廷尉主力，正当其时！”王贲拍掌大笑。

“听说《吕氏春秋》乃廷尉当年总纂，正当其人！”蒙毅和了一句。

“好！廷尉主战。”嬴政一拍案，“然，此事至大，不能廷尉孤军独战。”

“陛下毋忧，我等当妥为谋划。”不期用了新称谓，李斯自己也笑了。

“臣等与廷尉协力！”王贲蒙毅立即跟上。

“好！两制之争乃华夏根本，务求全胜！”

“赳赳老秦，共赴国难！”

李斯王贲蒙毅不期然异口同声冒出一句久违了的老秦誓言，一时君臣四人的眼睛都潮湿了。片刻默然，嬴政高喊小高子上酒。赵高捧来四爵老秦酒，君臣四人汩汩痛饮而下，顿时人人一身大汗，同声大笑一阵，匆匆散去各自忙碌了。

在嬴政君臣筹划之时，各署议治的消息也纷纷激荡开来。蒙毅总司中枢，络绎不绝的消息都是“本署多以封建诸侯为是，以郡县制为非”。蒙毅非但备细阅读了每一份呈报进皇城的议治书，还亲自赶赴丞相府、上将军府、大田令府、司空府、司寇府、内史府、博士宫七大最主要官邸分别听了议治论争，终于对种种纷争大体清楚了。

蒙毅对皇帝的禀报是：归总说，群臣议论多以封建诸侯制为是。其间情形又分四类。其一，丞相府与博士宫之议，一致以吕学为根基，认定封建诸侯为安秦大道。其二，大田令等实际治事官署，则多从经济民生出发，以为郡县制易于凝聚国力民力，易于农耕河渠之通畅，多以郡县制为是。其三，郎中、御史、太庙令、太史令以及诸多皇族大臣，则多从传统出发，认定封建制利于族群血统之稳定延续，故以封建诸侯为是。其四，上将军府与国尉府最为特异，由于王翦蒙恬皆不在咸阳，国尉府又一直由尉缭虚领而无实际长官，故吏员之议颇为别致：大多以郡县制为战时权宜之计，安定天下则当奉行封建诸侯制。

“南北上书到了么？”嬴政淡淡一笑。

“南海上书、九原上书，刚刚到达。”

“如何说法？”

“王翦老将军力陈封建弊端，力主郡县制。蒙恬将军亦同。”

“扶苏回来没有？”

“皇长子明日将抵咸阳。君上，如此做……”

“不怕。事关长远，教皇子们听听有好处。”

“那，最好明令皇子们只听不说，持公允之身。”

“不！可以说话。面对如此利害，一个毫无评判的皇子何以立足天下？”

“君上，皇子们尚未加冠……”蒙毅欲言又止。

“准时大朝，放开一争！”嬴政断然拍板，没有理睬言犹未尽的蒙毅。

始皇帝元年五月末，事涉华夏根本的一场创制大论战正式拉开了帷幕。

除了王翦蒙恬与据守陇西的李信，顿弱姚贾等所有的在外大臣与已经有稳定官署的大郡郡守、大县县令，都被召回了咸阳。更有不同者，大殿内皇帝阶下专设了皇子区域，二十余名皇子全部与朝。咸阳所有官署的所有官员，除了有秩吏之下的吏员，举凡官员一律与会。素常宽阔敞亮的正殿，黑沉沉一片六百余人，第一次显得有些狭小起来。卯时钟鼓大起，帝辇在迭次长呼中徐徐推出。高冠带剑的皇帝稳步登上帝座，大朝会宣告开始了。

“诸位，朕即皇帝位，今日首议大政。”

所有的殿门与所有的窗户全部大开，沉沉大殿在盛夏的清晨颇为凉爽。皇帝一身冠带，平静威严地继续宣示着主旨，“天下一统，我朝

新开。或行封建诸侯，或行郡县一治，事关千秋大计。日前，首议三奏业已发下，各署公议也大体清晰。归总论之，主张依然两分。今日大朝，最终议决，朕将亲为决断。朝会议政，不避歧见，诸位但言无妨。”

“臣，博士鲍白令之敢问，陛下对新治大计定见如何？”

“大朝议政，不当揣摩上意。”皇帝冷冰冰一句回绝了试探。

“臣，博士仆射有奏。”西边文职大臣区后的博士区，昂然站起了掌持博士学宫的周青臣，慷慨激昂道，“皇帝陛下扫灭六国，威加海内，德兼三皇，功过五帝，为千古第一大皇帝也！然则，平海内易，安海内难。天下九州，情势风习各异，难为一统之治。大秦欲安，必得以《吕氏春秋》为大道，众封建。封诸多皇子各为诸侯，辅以良臣，因时因地而推治，如此天下可定也！”

“臣，博士淳于越附议！今皇帝君临天下，四海归一，当继三代之绝世，兴湮灭之封国，使诸位皇子、开国功臣，皆有封国之土，皆有勤王之力！如此封藩建卫，土皆有主，民皆有君，皇帝陛下亦省却治民之劳，郁郁乎文哉！泱泱乎大哉！”这位素有稷下名士声望的淳于越跟了上来，文臣坐席区诸多要员顿时振作瞩目。

“臣，博士叔孙通转呈山东游士奏章！”

一言落点，举殿惊讶。朝会者，君臣之议，是为朝议。游学士子为庶民，故为野议民议。野议民议无固定程式，也并不包括在君主“下议”的议事制度之内。然则，华夏族群自远古以来，即有浓厚的野议之风，也有许多相应的上达形式，明如谤木制、谏鼓制、请命制等，暗如童谣、民歌、公议、请见、上书等，甚或包括了特定的流言。战国之世，重视野议之风犹在，齐威王整肃吏治的举措之一，便是以谤木制搜集民众建言及对官吏的举发。当时天下对齐人风习的评判，其中

有一句“多智，好议论”。这个“好议论”，说的便是野议之风的普及强大。庶民野议但以上书方式呈现，往往是最为重大的民议，甚或可被视为某种天意。当此重大朝会，陡然出现野议奏章，此间意蕴难以逆料，大殿群臣立即静如幽谷。

“既有野议奏章，当殿宣读可也。”皇帝说话了。

“臣遵诏。”叔孙通展开一卷，高声念诵起来，“臣等山东游士二百一十三人，启奏皇帝陛下：大乱初定，天下思治，流民思归。我等布衣游学之士，痛感天下失治之苦。为此，恳望皇帝陛下封建诸侯，我等愿各为良辅，使四方有治，使黔首有归。如此，则天下大幸也！”念诵完毕，叔孙通高声补充道，“民心即天心。士为天下根本，得士之心者得天下！臣赞同天下士子之议！”

“臣等赞同游士奏章！”博士席一片呼应。

“群小私心罢了，谈何天心天意天下士子？”文臣区突兀一句冷笑揶揄。

“何人之言，诛心乎！论政乎！”叔孙通高声顶了回来。

“老夫顿弱！答之足下。”顿弱虽见苍老，精神依旧矍铄，离开侯爵座案站到了空阔处，破例地没有面对皇帝，却面对着沉沉座案区高声道，“诸位连同老夫在内，十有八九都曾是布衣之士游学列国。此战国之风也，入仕之道也，原本好事！然则，战国士风雄强坦荡，无论政见如何，所论皆发自本心！是故合则留，不合则去。今日，二百一十三名士子论政上书，竟能异口同声赞同封建诸侯，而独无一人异议，岂非咄咄怪事乎？其间因由，不言自明。今六国皆灭，一班狗苟蝇营之士失却奔走依托，又自觉才具不堪为皇帝大用，于是乎，唯求天下诸侯多多，好谋一立身之地。人求立身生计，原本无可指责。不合此等人物，偏以玩弄天下大计为快，以民议天心为名，实谋一己之

出路，诚非私哉！诸位且说，老夫之论，诛心耶？论政耶？”顿弱原本战国末期名家名士，桀骜不驯，当年以见秦王不拜而名闻天下。此时一片言论不做奏对，却做了论战之辞，一时大见老来风采，举殿听得入神沉寂，忘记了喝彩。

“不，不是诛心，却也不是论政！”叔孙通红脸嚷嚷，引来一片笑声。

“此等野议，臣等以为不说也罢！”文臣席有几人高声非议。

“是也是也，自请为诸侯辅臣，有私无公！”

一片嚷嚷中，周青臣淳于越叔孙通都愣怔了，博士席也一时默然了。“老臣王绾有奏。”

须发雪白的王绾终于不能坐视了。这班博士不着边际不谙事理，王绾大为皱眉，自觉如此下去，只怕这个重大长策便要被这些虚空宏论付诸流水。王绾决计亲自阐发，于是离座出班，直接面对着帝座，苍老的声音在大殿中回荡起来，无一言不是实实在在。

“陛下明察：方今诸侯初破，天下初定，复辟暗流依旧涌动。大势论之，赵魏韩之地一旦有事，尚可就近靖乱。然则，燕齐楚三地偏远难治，若有不测之乱，咸阳鞭长莫及。此际之险，与周灭商之初相类也。大秦欲安天下，当效法封建分治，分封皇帝诸子为封国诸侯，镇守偏远边陲，以安定天下。此，久远之计也，非一时之谋也。”

“老丞相差矣！”姚贾站了起来。

“上卿何见之有？”王绾淡淡地回了一句。

“皇帝陛下，诸位大臣，”姚贾在空阔处时而面对帝座，时而面对群臣，雄辩之风不下顿弱，“历经战国，天下大势已成两种治式：封建

诸侯为一道，郡县统治为一道。今丞相既论治道，却是天下两分：赵魏韩之地一道，燕齐楚之地一道。持论根基，又唯在地理之远近，平乱之难易。如此姚贾敢问丞相：天下统一而一朝两治，政出多门而纷纭不定，图乱乎？图治乎？再则，天下治道若以地理远近、平乱难易而决断，易治者严，难治者宽，岂非纵容远政不法生乱？如此治道，公平何在！正道何在！”姚贾气势凌厉，所攻也确实皆在要害，群臣立感决战气息，大殿中一时肃然无声。

“上卿少安毋躁。”

王绾淡淡一笑，突然振作精神侃侃而谈，“老夫所言，因时因地而施治也，天下正道也，非自老夫始也。在秦，自我惠文王之世取巴蜀，以王族大臣直领巴蜀近百年，与封建诸侯何其相类也！昭王之世，有穰侯治陶地。当今皇帝之初，有王弟成蛟治太原。此其实也。以治道之论，则文信侯之《吕氏春秋》有切实之论，非但主张众封建，更主张以地理远近定封国大小：王者封建，地愈近而封国愈大，地愈远而封国愈小，故海上之地有十里诸侯也。凡此等等，皆因远近不同而施治也，何由生乱乎！以目下情势，皇帝领赵魏韩三地，是为帝畿；燕齐楚三地，则封建诸侯，势同三代天子一治，何有天下两治也！”王绾有理有据有史有论，殿中形势又是一变，大臣们都流露出敬佩的神色，博士们更是奋然快慰。

“丞相论史，不足为证！”

年轻的蒙毅第一次挺身站立在殿堂论政了：“蒙毅职任长史，多闻国史典籍。丞相所言之史实，不合比作封建诸侯。自孝公以下之历代秦王，虽时有王族子弟或重臣领于一方，然皆以国府郡县官吏施治，王族子弟与重臣之效用俱在镇抚，以利推行法治。此等领治，赋税皆上缴国府，领治之地更无私兵私官，实乃郡县一治之特例，与封建诸侯大相径庭也！”

“吕氏之学，亦不合大道也！”

李斯站了起来。思忖情势，李斯觉得自己该说话了。李斯也没有面对帝座，面对面地与王绾对立着道：“文信侯众封建之论，不合大道者二。其一，不合五百年来天下潮流。自春秋以至战国，礼崩乐坏，瓦釜雷鸣，高岸为谷，深谷为陵；国变，君变，官变，民变，法变，最终酿得潮流大变。其间诸子百家风起云涌，竞相探索治国之道，而终归酿成变法大潮。变法者何？变国家也，变治道也，变生计也，变民众也。一言以蔽之，变天下文明之蕴涵也！千变万变，轴心在于治式之变。封建诸侯裂土分治，导致天下大战连绵动荡不休。人心思治，人心思一，思的便是天下一统，思的便是一法施治，思的便是抛却封建。文信侯之时，天下归一之心尚在端倪，尚未聚成大潮，故文信侯未能洞察大势也！今日之天下，若果真行封建诸侯，无异于抛离天下民心，无异于再植裂土分治之根，弃华夏五百余年之探索而重归老路焉！老丞相厚学明察，拘泥于一家之学而不审时势，何异于刻舟求剑哉！”

“老夫愿闻其二。”王绾丝毫不为所动，只冷冷一笑。

“其二，丞相所言，今日新朝情势几同于周之灭商，在下不以为然。”

“丞相所言大是！”博士坐席一片反对李斯之声。

“是与不是，且看史实。”李斯从容言道，“其一，三代之时，天下未曾激荡生发，不知郡县制也，唯知封建制也。其时行封建，与其说遵奉王道，毋宁说别无选择也！是故，不足为亘古不变之依据。其二，周行诸侯制，前后所封王族与功臣千八百余国，可谓众封建矣！然则，周武王尸骨未寒，周室便祸乱大生，发难者恰是王族之管、蔡诸侯！如此封建，谈何拱卫天子？谈何拱卫王室？至于周幽王镐京之乱，王族大诸侯晋国鲁国齐国皆不敢救，若非我老秦人弃置恩怨，千

里勤王浴血奋战，何有洛阳周室之延续哉！更不说诸侯相互如仇雠，相互攻伐而不能禁止，以邻为壑而践踏民生……凡此等等，封建诸侯岂非天下祸根哉！”李斯一番话痛切肃杀，所言又无不是诸侯制要害，群臣神色又是一变。

“人非圣贤，事无万全。廷尉如此苛责圣王大道，夫复何言！”

王绾不屑地冷漠一笑，坐回了文臣首座，板着脸一句话不说了。

“臣，博士鲍白令之，敢请诸王子之见！”博士席突兀一声。

“臣等敢请诸王子奏对！”博士们一片呼应。

大臣们似觉唐突，又似乎对博士们此等颇具离间意味的动议大有怀疑，举殿无一人附议。王子们则惴惴不安地望着帝座，纷纷低下了头去。

“愿说者便说，无须顾忌。”皇帝说话了。

“儿臣扶苏有奏。”英挺的皇长子一站起来，群臣眼睛立即亮了。只见扶苏向帝座一躬，肃然正色道，“儿臣以为，大秦一统华夏，皆由将士鲜血而来，理当推行郡县，由国家统一治民，使民无私政之苦。扶苏纵为皇子，若求封国而行私政，大秦国法安在？”

“好！”文武两大区，皆有人高声拍案赞叹。

“胡亥有奏！”一声清亮稚嫩的童音陡然荡开。

群臣大为惊讶，后排座案的臣子们纷纷站起向前打量。皇帝不禁呵呵笑了：“你小子也敢有奏？好！有胆色，说。”皇帝话音落点，一个童稚话音在大殿中清亮地飞旋起来：“胡亥身为皇子，不求一己之利，唯愿天下大治！胡亥不做封国诸侯，只做大秦良臣！”

“彩——”举殿无分政见，爆发出一阵哄然笑声。

“皇子童稚轻言，不足以论长策！”鲍白令之昂昂然喊了一声，大臣们颇觉滑稽，又是一阵哄笑。正在此时，东区武臣席中王贲站了起来：“臣等有奏。”一句话落点，大殿立即肃静下来。谁都知道，如此重大的议政，拥有最高爵位的几位武臣至今还没有人说话。

“臣通武侯王贲，得武成侯王翦、九原侯蒙恬、陇西侯李信之托，代奏皇帝陛下：华夏边地之治，若阴山，若陇西，若辽东，若南海，尤须郡县一治。若行封建，华夏必失万里屏障也。周室之亡，亡在诸侯。诸侯之患，动乱之源也。大秦不行封建，动乱将大为减少。纵然六国旧世族图谋复辟，亦不至裹挟民众。其时复辟世族孤立天下，我大秦六十万铁军何惧之有？此，臣等之奏对也，皇帝陛下明察。”

王贲的话语一如既往地平实，没有一句激昂之辞，却使已经渐渐闷热起来的大殿如秋风扫过，顿见一片肃杀气息，大臣们顿时平静了，没有人想说话了。只有博士们惊愕地相互顾盼着，似乎不明白这个黝黑粗壮的蛮实将军何以竟能有如此威慑力。

“各方大要清楚，老臣敢请陛下决断。”王绾以为不需要再争了。

“敢请陛下决断！”举殿一声。

“好。”皇帝拍案，“旬日之内，朕以诏书说话。散朝。”

五　力行郡县制　始皇帝诏书震动天下

嬴政破例没有回东偏殿书房，径直到了皇子学馆。

皇子学馆设在王城西苑，原本隶属太子傅管辖，总司皇族子弟文武启蒙之学。太子傅是一个似无实权却又极为要害的职司，其官署与职司所在分为四处，堪称最为特异。其一，身为大臣的太子傅的个人

住宅，在皇城之外的官邸区；其二，太子傅的公事官署，设在皇城内的官署区，与皇帝处置日常政务的东偏殿相邻；其三，对太子的教习督导职能，由专设在太子府的官署行使；其四，对太子之外的皇族子弟的教习，由专设在皇城西苑的皇家学馆行使。嬴政自亲政之后一直没有立太子，没有设置太子傅，也没有裁汰一名太子傅官署的属员。是故，太子傅官署职司只剩下了教习全体皇族子弟这一项，由原先的太子傅丞领事，官署吏员全部移到了这座皇家学馆。嬴政从没来过西苑，若非赵高领道，还当真在这林木葱茏山环水绕之中猜不出学馆究竟藏在何处。

“参见父皇——”

嬴政一进庭院，眼见二十余名冠带整齐的皇子齐刷刷长跪拱手响亮呼喊，不禁惊讶地笑了：“小子们有备也，知道我来？”旁边赵高惶恐道：“小高子教小内侍知会了一声，怕皇子们不在。陛下来一次难也。”嬴政一挥手大笑：“好好好，都在这大树下坐了，说说话。”皇子们欢声雀跃而散，纷纷在最大的一片荫凉下的青砖地面上坐了下来。独有一个童稚皇子气喘吁吁抱来了一个木墩放在树荫下，锐声一喊：“父皇入座！”嬴政怦然心动，哈哈大笑间透出满心欢畅，一俯身抹着小皇子通红脸庞上的汗水高声笑问：“你小子是胡亥？”小皇子一挺胸脯赳赳锐声：“然也！我是大秦皇子胡亥！”嬴政道：“木墩是你的常座么？”小皇子赳赳锐声：“非也！此乃胡亥战马！”嬴政道：“你要战马做甚啊？”小皇子赳赳锐声：“杀敌报国！安我大秦！”嬴政不禁再度欢畅地大笑起来，双手一卡将胡亥提起放到了木墩上：“好！你的战马你骑！父皇做步卒，长矛护着你！”一时间，宽阔幽静的庭院响彻了皇子们欢快的笑声。赵高过来低声道：“扶苏皇长子到九原侯府邸去了，其余皇子都在。”

“小子们静了，父皇要说话。”

嬴政从来没有过此刻这般欣然轻松，见熙熙攘攘的皇子们安静下来，站在大树下笑着高声道：“小子们今日都去了朝会，都好！给嬴氏长脸！扶苏好，胡亥更好！小小孩童，如此识得大体，难得！胡亥，小子说说，谁是你的老师啊？”

“禀报父皇：内师同教，外师乃太史令胡毋敬！”

“都派定外师了？”

“派定了！”

“各人说，外师都是何人？”

于是，皇子们依着年岁从大到小一个个报来。嬴政听出了眉目，除了嬴政已经知道的蒙恬为扶苏外师，总归个个皇子的外师都是文职高爵重臣，只有少子胡亥的外师是个爵位最低实权最小的太史令。而文臣外师之中，唯独没有李斯。

“好。都有了外师便好。”嬴政笑道，“没有太子傅，父皇当初接纳了太子傅丞的建言，给你等人人派了一个大臣做外师。于今看来，颇见效用也。嬴氏王族，自来有一条法度：唯才是继！父皇没有明立太子，便是要你等各自奋发，由朝野公议评判考校。当年，父皇便是这样做了太子的。如何，父皇可算公平？”

“父皇大公——”一片响亮的呼喊。

“然则，”嬴政脸色倏忽一沉，“争要明争，要争才具，争见识，争节操。谁要权谋折腾，私相暗斗，自相残杀，父皇决执国法严惩不贷！记住没有？”

“记住了！”

“好！”嬴政又恢复了笑容道，“少皇子胡亥，朝会见识为皇子表率，才具尚有潜力。为示奖掖，父皇为其定一外师。”

“谢过父皇！胡亥这便去拜师！”

“你小子等着，定好了大庶长知会你。”

嬴政第一次称呼了赵高的爵位，赵高亢奋得心头突突直跳，一片暖意洋溢不去，回来的路上红着脸一句话不说，小心恭顺如同儿子侍奉父亲一般。赵高没有料到，更大的一个意外也即将来临。在轺车行将驶出西苑时，皇帝吩咐停车。赵高停下单马轻车，扶皇帝下车，照例肃立在车旁——他是否跟从皇帝，得看皇帝如何行止。不料皇帝一下车便道：“走，随我一起走走。”赵高心头一热，立即跟着皇帝的步子小心走了起来。皇帝又气又笑道：“你小子走到旁边来，老跟在身后做狗么？”赵高连忙走到皇帝身旁稍稍侧后处，涨红着脸道：“小高子，本，本来就是陛下一，一只狗，小高子愿意一辈子……”“住口！”皇帝低声一喝，顺势坐在道边一处茅亭下，见赵高吓得大汗淋漓，又淡淡笑道，“赵高，你跟随我近三十年了，功劳多多，却无甚自家乐趣，且正道才具也都埋没了……起来！听我说话。”看着热泪纵横地从地上爬起来的赵高，嬴政正色低声道，“这次，我想派给你一件正经差事，却没有任何官身名头。少子胡亥，颇有我少年之相……然毕竟童稚未消，尚待查勘。我意，五年之内，你做胡亥老师。只教胡亥两样根本：一则精熟秦法，一则精熟书法。这两件事，都需要工夫，只有你腾挪得开。五年之后，若胡亥有成，我便可另派大臣为外师，使其通晓政事。你意如何？”“君上啊……”赵高泪流满面扑拜在地，一句话也说不出来。嬴政扶起了赵高，又拂去了赵高身上的尘土：“这是秘事。胡亥的名义外师，是李斯。记下了？”

“记，记下了……”赵高心头大为酸热，身下突然热乎乎一片。

“走，回去还得拟诏。”

“君上……”赵高软在了地上，腿边一大摊热烘烘水渍。

“你小子尿了？好出息也！”嬴政大笑一阵，大步走到轺车前拿来一件长衫放到了亭柱下，“换了，我在车旁等着。”

哇的一声，赵高哭了……

是夜，皇帝书房的灯火一直亮到东方发白。

当李斯与一班图籍吏员登车驶出皇城时，谁都没有力气说话了。一连串飞去的轺车上，飘荡着连绵不绝的鼾声，引得清晨值事的城门郎中笑出了声。及至抵达廷尉府庭院，扯着鼾声流着涎水的李斯却在刮木擢下的咯噔一声中蓦然醒了过来，怀中紧紧抱着一只大铜匣下车，目光直愣愣瞪着前方走向了书房。驭车吏似觉不对，连忙飞步抢前打开了一道又一道大门小门，眼睁睁看着梦游的李斯大步匆匆进了书房。刚刚坐进书案提笔在手，李斯呼噜一声瘫倒了。驭车吏这才喊来官仆，一起将李斯抬到了寝室。三日后李斯醒来，皇帝的诏书已经颁行了。当府丞将诏书恭敬地送进书房，为主官铿锵诵读时，李斯的泪水打湿了衣襟……

始皇帝力行郡县制诏书

始皇帝诏曰：朕曾下议国之治式，封建说与郡县说对峙难下。朕会同相关大臣复议，亦再度查勘天下大势，议决推行郡县制。自今之后，天下力行郡县，封建诸侯不复存焉！所以行郡县者，朕执三势：

其一，治势也。战国之世，七国皆数千里也，若行分封，皆可做数十成百邦国。然则七国无一封建诸侯，无一不行郡县。何也？分治则弱，一治则强。分治则亡，一治则兴。晋为春秋大国，封建世族而瓜分为三。姜齐春秋大国，封建世族而有田氏代齐。楚为五千里大国，封地分治而国力难聚，终为我所灭。凡此等等，皆为图治之势

也。人云，不行封建，无以防田常六卿之乱。朕云，不行封建，何来田常六卿？故郡县制者，天下图治时势也。

其二，民势也。封建之众，其国必小。国小而欲争强，必重黔首赋税。其时国府法令难行，必致生灵涂炭。黔首起而群盗生，其国必起动荡，终将酿成天下乱源。郡县一治，则国必大。国大则缓急可济，赋税徭役可因时因地而行，民得安也。故，行封建以治则民乱，行郡县以治则民安。何去何从，至明焉！

其三，国势也。三代中国皆行封建，天下分治久矣！诸侯多不以天下为念，唯以私治为念，图谋与国府疏离。如此者三代，中国诸侯法令异制，以致田畴异亩、文字异形、言语异声、钱币异质、车行异轨、度量衡异法，华夏业已裂土裂民矣！唯其诸事皆异，天下共苦，战斗不休。今天下初定，再行封建，又复立国，何异于再树兵也！若逆势行之，则华夏必裂土万千，国力弥散，终将为夷狄匈奴所吞灭也！楚领南海而行封建，致今日南海百粤几不知华夏为何物也。故，上将军王翦有言："若行封建诸侯，则中国无南海也。"诚哉斯言！若不能凝聚华夏诸族，使我中国文明立足万世，秦一天下何由哉！

为此三势，朕今决断议政之争：自今废除封建，分天下为三十六郡；律法一体，官制一体；治权集于国府，决于皇帝，上下统一政令，举国如臂使指。如此治权不出多门，私欲不致成灾，天下至大之德也！始皇帝元年夏。

府丞禀报说，皇帝诏书已经颁行天下，咸阳四门也都依着传统张挂了。咸阳城万人空巷，都挤到城门看皇帝诏书去了。李斯油然生出感奋之心，当即下令备车赶赴咸阳南门。郡县制倾注着李斯心血，而今一朝成形，李斯实在是感慨万端了。

及至将到南门，人海汪洋攒动，轺车根本无法行走。李斯只好下车，走进了一家老秦人的酒肆，想听听人们如何说法。不想酒肆空空

荡荡，只有两个侍者在忙着向前柜搬运酒坛。李斯笑道：“如此冷清，还是酒肆么？”一个侍者头也没抬高声道：“先生知道甚，你且等着，不消半个时辰，我家的酒便不够卖了。”正在此时，一个老人风风火火大步走进，连连嚷道：“快快快，快拿布笔，写下来！”一个侍者问：“店东写甚？”老人兴冲冲道：“写下三十六郡，挂在墙上！一会儿人多了，都要争着说，难免有人记不住！快去拿！”一个侍者快步拿来了笔墨与一方白布，老人提起大笔正要写，又道：“不行不行，我记得不全，快去请个先生来！”旁边李斯笑道：“我给你写，挣碗酒喝如何？”老人大喜过望道：“啊呀呀，莫说一碗酒，一坛酒送先生！老夫说，先生写！请！”李斯一笑，大步走到案前，提起笔便一个个写了下去。老人高声念得两个，自家便忘记了。李斯完全不待他说，笔下流淌出一排排大字。老人不禁跟着高声念诵起来。写在白布上的三十六郡[注]是——

内史郡	陇西郡	北地郡	汉中郡	巴　郡	蜀　郡
上　郡	云中郡	九原郡	河东郡	三川郡	南阳郡
颍川郡	南　郡	太原郡	上党郡	巨鹿郡	邯郸郡
雁门郡	代　郡	上谷郡	渔阳郡	辽西郡	辽东郡
右北平郡	砀　郡	泗水郡	薛　郡	琅邪郡	齐　郡
九江郡	会稽郡	长沙郡	南海郡	桂林郡	象　郡

“彩——”

李斯写字期间，人群已经渐渐聚拢在店堂围观。见李斯落笔，人群爆发出一阵哄然喝彩声。李斯搁下大笔，向众人一拱手高声道：“目下三十六郡为初分，天下大安之际，或将增设新郡，父老们拭目以待！”话音落点，一阵万岁声大作，李斯便被种种询问淹没了。

正在李斯欲在酒肆痛饮之时，府丞匆匆赶来说，皇帝紧急召见。

六　李斯受命筹划　帝国创制集权架构

王绾的辞官书送进王城时，嬴政堪堪用罢午膳。

大半年来，嬴政每用罢午膳便觉神思困倦，时有不知不觉歪倒案边睡去。无奈之下，嬴政索性下令赵高在书房公案旁设置了一张便榻，再张一道帷帐，每日午膳后卧榻小憩一阵。不想如此一来大见效用，片刻迷糊醒来，分外的神清气爽。于是，日每午间小睡，也就成了嬴政不成文的规矩。今日正要撩开帷帐，逢蒙毅匆匆送来了王绾的辞官书。嬴政站在帷帐外浏览一遍，蒙眬之意竟没了踪迹。心事一生，顿觉闷热难当，嬴政独自出了东偏殿，漫步到殿后的林荫大道去了。

王绾的辞官书不长，理由也只有几句：年高力衰，领事无力，见识迟暮，无以与皇帝同步。就事论事，王绾所言都是实情。论年岁，王绾已经年近七旬，经年在丞相府没日没夜连轴转，精神体魄已大不如前了。论政见，王绾力主封建制，且公然以《吕氏春秋》为根基，也确实与嬴政的决事轴心难以同心协力。唯其如此，王绾确实该让出领政丞相的位置了。还在灭齐之前，嬴政已经思谋好了王绾的归宿：晋爵一级，加食邑千户，以彻侯之身兼领博士学宫，整饬天下典籍以为治国鉴戒。甚或，嬴政一直在思谋，想给王绾在未来的新官制中谋一个类似太师一般的尊荣职位。也就是说，一定要让王绾以功臣元老之身平安离开权力轴心。之所以如此，并非嬴政偏袒，恰恰在于王绾与嬴政有人所共知的根基疏离——王绾是吕不韦的门人，也是吕学的忠实信奉者；嬴政，却是法家商鞅的忠实信奉者，是吕不韦真正的政敌。二十多年来，有信念的王绾能放弃治道歧见，忠实地以嬴政轴心的法家决策领政治事，诚不易也。臣职若此，身为君主的嬴政能以治道之争而另眼看待王绾么？更有一层，嬴政对当年逼文信侯吕不韦自裁，始终有一种负疚之心，而今对吕不韦的这位最大的门人，实在不想做出任何冷面绝情之举。在此之前，若王绾上书辞官，嬴政一定是

要教王绾尽享尊荣而淡出的。然则，如今有了这一场公然爆发的诸侯制郡县制之争，且天下皆知，王绾恰恰要在此时辞官，嬴政便颇见难堪了。所谓难堪，是嬴政无论如何处置，都会不上不下不妥帖。王绾终将被天下看做因政见不合而遭贬黜，嬴政也终将被天下看做对吕学一门余恨难消而最终报复。从权谋看去，嬴政若要摆脱这种难堪境地，最好的办法便是拖，一直拖到有一个合适的时机。然则，天下初定，大政如山，若不尽快解决此事，实际便等于将真正的施政丞相府的职能效用大大地打了折扣。而如果没有一个强势的丞相府，则嬴政这个皇帝势必处于手忙脚乱之境地，诸多需要他总体筹划的大事便无法推进。如此两难，取舍何在……

“君上，丞相府呈来《郡守县令拟任书》。”蒙毅的匆匆禀报，使嬴政的思绪蓦然折回，转身之际问了一句：“国正监附议没有？”蒙毅道：“丞相府上书刚到，国正监便跟了来，言丞相府拟定派任官员中有二十余人是博士，不宜派任郡守县令。”

“二十余博士？”

“正是。臣已数过，二十三人。”

“你意如何？”

“臣亦赞同国正监之说，郡守重臣，博士不宜派任。”

“丞相可有亲笔附言？”

“有。两句话：郡县未必尽法家之士，博士未必尽王道之人。”

“派任博士中，你能记得几个？”

“周青臣、叔孙通、淳于越、鲍白令之、侯生、卢生……”

“周青臣？博士仆射也做郡守？”

“正是。臣没有记错。”

“老丞相也！”嬴政一声叹息，断然一挥手，“即宣李斯进宫。”

蒙毅匆匆去了。嬴政回到书房，立即吩咐专掌图籍的书房内侍张挂起了李斯主持绘制的天下郡县图，拿着丞相府拟定的郡守县令名册，站在了地图前，看一个往地图上写一个。行将写完三十六郡，李斯匆匆来了。嬴政没有说话，只顾写着最后几个郡守。李斯也没有说话，只凝神端详着图板上的一个个名字。

“廷尉以为如何？”嬴政搁下了大笔。

“恕臣直言：如此派任，天下大乱也。”

“此乃朕亲自遴选，廷尉不以为然？”

“臣据实评判，无论是否陛下亲选。”

“廷尉评判，依据何在？”

“臣启陛下，”李斯全然依着新的典则礼仪说话，平静如水中显出另一番凝重，“非博士无才也，非博士不忠也。根本处在于：目下大势，不容书生为政。天下初定，陛下若欲重整华夏文明，必将雷电施治，大刀阔斧地整饬天下积弊。当此之时，战国遗风犹存，列国王族世族及依附遗民，必然图谋复辟；天下郡县推行秦法，亦必有种种磕绊；腹地郡县，有复辟作乱之忧；边陲郡县，有夷狄匈奴之患。如此大局之下，任何郡县都将面对治情动荡起伏之势。说危机四伏，亦不为过。一班博士，尤其儒家博士，素无法行如山之秉持，辄遇乱象，每每以王道仁政彷徨忖度，而不知奉法立决。如此二十余郡相互生发相互激荡，天下如何不大乱也！”

“廷尉之见，当如何应对？”

“全面更新官制，集权求治。”

“集权求治？”嬴政目光骤然一亮，“愿闻其详！”

“陛下明察，”李斯显然是成算在胸，没有丝毫踌躇不定，“战国官制，行于战争连绵之时，故有两大弊端：其一，为求快捷而归并职司，官制粗简过甚，诸多权力模糊不清；其二，官府职司以支撑战争为根基，官吏构成以将军军吏为主，军事压倒政事。而今天下归一，文明施治将成主流，战国官制必得翻新，方能应时而治。官制翻新之要：以郡县一治为根基，以求治天下为宗旨，以施政治民为侧重，以治权集于中央(注)为轴心。如此，则可与郡县制一体配套，自上而下有效施治。臣之谋划，是谓集权求治也！”

“好！”嬴政奋然拍掌，“廷尉大论，至精至要！可当即着手筹划。”

“陛下，此事关涉全局，非廷尉职权所在。”

“廷尉且坐。”嬴政转身吩咐，“小高子，冰茶。”片刻之间，一个侍女捧来了一个厚布套裹的陶壶，低声禀报说大庶长给少皇子教习书法去了，每日一个时辰。说着斟满了两碗冰茶，飘然去了。嬴政说声知道了，一如既往地坐在了李斯对面，全无新定典则的皇帝程式。李斯也浑不在意，只顾汩汩饮下一碗冰茶，拭了额头汗水，才抬头感喟一声：“咸阳如此燠热，陛下不去章台避暑，难为也！”嬴政笑道：“大事接踵，避个甚暑，忙完了这一阵子，一起看看新天下，比窝着避暑好多也！”李斯心下感喟，一时默然了。

嬴政倏然敛去了笑容，肃然挺身长跪，一拱手道：“大战拜将，大政拜相。今日，嬴政拜相了。敢请先生，为天下领政！”说罢深深一

躬，头顶玉冠几乎撞地。李斯大惊，连忙扶住了皇帝，额头汗水涔涔而下，眼中热泪潸潸涌出，伏地三叩首，抬头挺身长跪，肃然一拱手道："陛下但觉臣能，臣何惜赴汤蹈火以报陛下！以报国家！"

"国府官制，是该整饬重建了。"嬴政递过一方汗巾，看着擦拭汗水泪水的李斯，叩着书案道，"官制不重建，无以治天下。老丞相业已上书辞官，你看，这是辞官书。"李斯一目十行地浏览完辞官书，抬头道："敢问陛下，欲如何使老丞相淡出？"嬴政道："此事廷尉无须过问。你只即刻会同相关各署筹划新官制，同时准备，旬日之内接掌丞相府。"李斯不再说话，只深深一躬。嬴政又道："官制筹划在廷尉府职司之外，是故，我教蒙毅拟定一卷特命诏书，今夜送到你府。明晨，廷尉便可会同各署开始筹划了。"

"臣遵陛下命！"

次日午后，皇帝车驾驾临丞相府前。

一切礼仪都是按着新的典则进行的。王绾虽颇感意外，但还是平静地迎接了皇帝。嬴政没有与任何重臣同来，只有驾车的赵高跟随着。君臣两人在正厅坐定之后，皇帝吩咐赵高守在了廊下，也教王绾屏退了厅中吏员侍从，只君臣两人遥遥对案。一头霜雪的王绾大见憔悴，沟壑纵横的脸膛隐隐现出紫黑的老人斑，枯瘦的身架挑着一领空荡荡的官袍，令人不忍卒睹。嬴政还没有说话，双眼便潮湿了。

王绾却是坦然，不待皇帝开口，一拱手道："老臣之辞官书，业已于昨日呈上陛下。老臣年高力衰，治道之见又与陛下疏隔，在职在政皆多不便，是以请辞，万望陛下见谅。"嬴政思忖片刻，决意坦诚相见，遂道："老丞相领政十七年，此前又辅佐嬴政十余年。三十余年来，老丞相全力操劳，无一事不以国家为上，无一事不以秦法而决，此间劳绩功绩，不下于王氏蒙氏战场剪灭六国，嬴政何能忘哉！然则，丞相辞官，正当天下初定之期，正当郡县制封建制大争之后，委

实非同寻常也。当此之时，你我君臣于治道之歧见，业已彰显天下，且牵涉出《吕氏春秋》旧事。政若不欲丞相辞官，必迟滞国事；政若放丞相辞官，则必落褊狭报复之名。老丞相若为嬴政，不亦难乎！”

“步步走来，其势难免。老臣于陛下有愧，于国家无悔。”

“力主封建，再行辞官，老丞相皆无私念，于嬴政何愧之有哉！”

“老臣恳望陛下，但以国事为重，毋以老臣为念。”

“以国事为重，嬴政只能使老丞相淡出朝局了……”

“老臣，谢过陛下。”“敢问老丞相，可否领博士学宫，以正天下典籍？”

“重操文信侯之业，老臣愧不敢当也。”

“如此，老丞相……”

“臣本老秦布衣，园林桑麻，此生足矣！”

默然片刻，嬴政离座起身，对着王绾深深一躬：“为图天下大治，嬴政宁负褊狭报复之名，送老丞相辞官，不得已也……”王绾颤巍巍起身，正要说话，嬴政一挥手高声道，“大庶长赵高，录朕诏书。”赵高大步走进，坐进旁边书案提起了大笔。嬴政站定，肃然道：“始皇帝诏命：致仕丞相王绾，以彻侯之身归乡，咸阳府邸仍予保留；食邑加封千户，着内史郡每年依法奉之。”

“陛下！……”

王绾老泪纵横，欲待拜下谢恩，被嬴政一把扶住了。这时，嬴政才郑重地问到了一件大事：“老丞相去官，何人当为丞相？”“丞相之职，非李斯莫属。”王绾没有丝毫犹豫，显然是早有成算。嬴政这才长

长地出了一口气，心头泛起了一阵淡淡的暖意。他想知道，也必须知道，王绾举荐二十余名博士就任郡守县令，究竟是蓄意为封建制张目而侵蚀郡县制，抑或是全然基于安抚人心？而这一答案，只能隐伏在王绾举荐丞相人选之中。所幸的是，王绾终归有大道之心，这使嬴政心头在处置王绾辞官事件上的阴霾大大地淡薄了。嬴政不想更多地勾起王绾的既往话题，于是再没有多说，留下了两车王酒，便回皇城去了。

旬日之后，李斯顺利地接掌了丞相府。

为确保郡县制快速实施，始皇帝召回了将军中最具政才的冯去疾、冯劫两人。在李斯筹划官制期间，以推行郡县制为轴心的丞相府政事，都由二冯联袂处置。李斯则一力会同相关各署，谋划新朝官制并拟定各署首任主官人选。此时新政初开，举国官署热气蒸腾生机勃发，李斯与一班大员同心协力反复会商论争，历时一月又一旬，新官制方略摆上了皇帝案头。嬴政身着一领吸汗的麻布大衫，大开书房门窗通着风，散披长发，铜网香炉燃着驱蚊的艾蒿，悉心揣摩了一夜，提起粗大的朱笔批下了十七个大字：“郡县统治，官制提纲，集权中央，施治四方。可。”

始皇帝诏书颁行朝野，广袤的帝国再一次轰动了震惊了。

短短两三月之内，这个皇帝新朝接连推出三大创制，件件都是震古烁今的创新之举，天下臣民目不暇接，一次又一次地震惊着议论着。无论都市城邑，无论亭里村畴，无论边陲山野，无论商旅百工，举凡有人聚汇处，人们无不兴奋万分地惊叹着争论着。惊叹着新朝新皇帝超迈古今的胆魄，宏阔无比的新政，争论着如此背离传统根基究竟能否长远立足？

此时，帝国尚未爆发“禁议”事件，战国议政之风犹存，言论之自由奔放依旧。连番大事激荡不绝，天下公议自然风起云涌。如今新官

制颁行，可谓最切近士人利害的大政。士人历来是天下公议之主导阶层，辄遇关乎入仕生计的大政颁行，种种议论自然更是激切。然则，公议风行天下，毕竟还是有主流的。无论是士人，还是百业庶民，细细品味新官制之后，还是对新朝的气度与胸襟不得不由衷地敬服。即或是六国世族，除了狠狠骂几句背弃王道必遭天谴之类的大话，也实在无法找到一处可资攻讦的实际弊端。至少，新官制以及其后颁行的任官诏书中，多少皇皇大位，却没有一个皇族子弟！仅此一点，庶民们已经对老世族的任何攻讦都足以嗤之以鼻了。

且品味一番帝国这一绝世创制的全貌。

帝国新官制的总体风貌，完全体现了李斯对始皇帝阐述的总纲：以郡县一治为根基，以集权求治为宗旨，以施政治民为侧重，以治权集于中央为轴心。在此明白无误的总纲之下，帝国新官制从上到下建立了一个完整的施政体系。这一施政体系分为四级系统，层层辖制，从皇帝宫殿直到村畴乡野，一体纳入治道。

其一，中央决策系统：皇帝系统。

在帝国开创的官制中，所谓皇帝最高权力，不是仅仅由皇帝一个人来实施，而是由围绕皇帝建立起来的一个政务系统来完成。帝国新官制中的皇帝系统包括：皇帝本人，郎中令（九卿之一，总领宫殿、谏官、谒者各署，掌一应宫殿并皇帝护卫事，几类后世之元首办公厅），尚书丞（直接为皇帝执掌图书典籍及秘记奏章事，几类后世之秘书处），奉常（九卿之一，总领太庙、太祝、太史、太宰、太卜等署，总掌意识形态事），卫尉（九卿之一，设卫令、公车司马等署，总掌皇城屯兵），太仆（九卿之一，以原中车府令为基础扩大，设两丞，总掌皇室车马交通事），宗正（九卿之一，以原驷车庶长署扩大而设，总掌皇族事务），将作少府（掌皇室工程，设左右前后中五校令，管辖工徒），大内（掌皇室府库并地方朝贡），太子太傅（以原太子傅扩大而设，掌太子并皇族子弟教习）。也就是说，皇帝总领九

大机构，行使国家最高决策权力。在这九大机构中，主要的辅助决策机构是郎中令、尚书丞、奉常、宗正、太子太傅五大机构，其余四大机构为皇室事务机构。

其二，中央政务系统：以丞相为轴心的三公九卿系统。

三公是：丞相、太尉、御史大夫。三公称谓，来自周室官制，为太师、太傅、太保，为远古官制中地位最为尊崇的三人。春秋战国之世，三公之实不在，三公之说犹存，多为对地位尊崇的权臣的一种敬意说法。帝国官制明确以丞相、太尉、御史大夫为三公，是确立这三个机构的政务轴心地位，与周代三公的“协理阴阳”之类的虚事有本质的不同。帝国三公，各为一个系统——

丞相综合系统：开府总领国政，设左右丞相，亦称相国，多有下属事务官署。

太尉兵政系统：开府总领涉军政务，以老秦国尉府扩大而设。

御史大夫监察系统：开府，监察百官并天下郡县，以原御史署及原国正监扩大而设。

三公之下为九卿。九卿者，分别执掌九大领域之施政系统也。之所以将九卿置于三公之下，其实际作用在于明确层级权力：九卿在三公（主要在丞相）领导之下施政，以保不政出多门。九卿之中，五卿隶属皇帝系统，四卿隶属三公系统。三公之四卿为：廷尉（执法机构，设左监、右监、狱正三署，侧重受命于御史大夫府），治粟内史（以原大田令府扩大而设，掌经济民生诸事，隶属丞相系统），典客（以原行人署、属邦署合并扩大，掌邦交并边陲部族事务，隶属丞相府），少府（以原关市、邦司空等署合并扩大而设，掌国家赋税，设六丞，隶属丞相府）。

九卿之外，帝国尚有若干散官机构，或归皇帝系统，或归三公系统。中央主要散官机构是：客卿（才士之虚职，可与闻国事，多为试用，皇帝系统任命，任事归丞相系统），博士学宫（以博士仆射为主官，设博士七十余人，掌典教礼仪博通古今，备咨询国政，皇帝系统任命，任事亦主要隶属皇帝系统），中尉（掌京师治安，设两丞，辖斥候、司马、千人三署，隶属太尉系统），内史（掌京师政务，列中央官吏，隶属丞相系统）。

其三，郡县施政系统：郡守县令为轴心的地方系统。郡官主要是：郡守（一郡主官，总掌政事，后世称太守），郡丞（辅助郡守掌事，郡守之副），郡尉（一郡武官，掌守军并治安事）， 监御史（中央之御史大夫派进各郡的监察郡政之官员，后世改称刺史），郡法官（掌律法典籍并律法答问，备官员民众咨询），郡卒史（掌郡文书事，辖书吏十人），主簿（掌一郡财政赋税，或兼领文书事），断狱都尉（掌一郡司法，受中央廷尉府与郡守双重管辖），牧师令（边疆郡设置，掌畜牧，属吏六人），长史（边疆郡设置，爵同郡丞，掌兵马）。

县官主要是：县令（一县主官，总掌政事）、县丞、县尉、县法官、狱椽等，职司与郡同名官一致。除此之外，县府有若干办事吏：

道啬夫（掌官道修筑及维护）， 仓啬夫（掌禾仓，并按民户收粮），田啬夫（掌督导耕耘），苑啬夫（掌监护山林水面），厩啬夫（掌督导牛马牲畜之繁殖养育）。

其四，乡官系统：最基层的三级民治——乡、亭、里。

这个最基层的治民系统，当从最下说起。据《汉书·百官公卿表》记载，秦时一县，土地大体在方百里上下，人口众多的县地面稍小，人口稀少者则地广。但总体说来，都比后世的县要大得多。为此，县以下分三级治理：

最下施治单元为里，大体相当于后世的村。里设里正一人，统掌行法施政。里正之下，设里宰一人（掌均平分肉），里监门一人（护卫里正），伍老（掌五家行法连坐事，多少以里辖民户数目而定）。

十里为一亭，设亭长一人，统管全亭施政到民；亭有吏员四人：亭父（掌亭所开闭扫除杂务，亦称亭卒），求盗（掌亭内治安，亦为亭卒之一，若后世捕快），田典（掌督察民户耕耘），牛长（掌每年四次督察耕牛，并赛牛赏功事）。不久之后，列位看官将遇到掀起天下大波澜的一个著名亭长——刘邦。

十亭组成一乡。乡官，以三老为最尊。所谓三老，本指上寿（百二十岁）、中寿（百岁）、下寿（八十岁）三种老人。作为帝国施治的乡三老，大体是八十岁上下的三位老人，执掌民风民俗教化，以利法令推行，是以列位乡官之首。乡政的真正施治官吏，是有秩（总掌乡政）、啬夫（掌听讼、赋税）、游徼（掌捕盗）。

如上四大系统，非但在战国末世堪称宏大奇迹，即或在今日看去，也渗透着浓郁的系统管理思维。帝国对施政系统的四层级分割——国、郡、县、乡，两千余年后仍被看做国家治理的黄金分割法则，以至在整个人类世界都成为国家治理的通行划分。那时候，已经开始衰落的西方的古希腊还是城邦制，不知大国系统为何物；罗马帝国还在萌发阶段，更不知千里万里的大国为何物；世界其他地区的族群，也没有涌现任何一个具有如此规模的国家，当然更谈不上有宏大的国家治理思维。也就是说，秦帝国在人类历史上第一次开创了宏大的国家行政系统，而且一次到位，具有后人无法触动其根基的科学性。如此宏大的文明视野，如此深远的历史洞察，不能不令人叹为观止。后人尚且如此，已经习惯了施治松散的战国人民，如何不感到惊心动魄的新潮扑面而来?

然则，老百姓更看重效用。在士人世族对新官制的一片惊叹之中，天下黔首却更多地关注着皇帝对新朝官员名籍的发布。毕竟，只

有具体的主政官员，对老百姓才有着直接的利害。果然，新官制诏书颁行旬日之后，皇帝的第一道拜官诏书跟着颁行了。皇帝诏书拜定的中央高官是：

三公：	左丞相　李斯	右丞相　冯去疾
	太　尉	王贲
	御史大夫	冯劫
九卿：	廷　尉	姚贾
	治粟内史	郑国
	典　客	顿弱
	郎中令	蒙毅
	奉　常	胡毋敬
	少　府	章邯
	太　仆	马兴
	宗　正	嬴腾
	卫　尉	杨端和
武职：	大将军	王翦
	大将军	蒙恬
	陇西将军	李信
	九原将军	辛胜
	南海将军	赵佗
	闽越将军	任嚣
	少　傅	孔鲋（文散官）
	博士仆射	周青臣（文散官）

拜官诏书颁行之日，天下激起了更大的议论风潮。

虽说郡守县令的任职还没有发布，然仅仅是中央国府的重臣，已经使天下臣民瞠目结舌了。议论蜂起，民众最不可思议的竟都是有关皇帝的事。一则，如此多的皇皇要职，竟没有一个皇族子弟，奇也哉！当然，那个宗正嬴腾是不作数的，那是执掌皇族事务的官员，自然得是皇族了。二则，皇帝即位大典时没有册封皇后，这次大拜官还没有册封皇后，奇也哉！天子不立后，不明正妻之位，奇也哉！三则，皇帝大典没立太子，这次大拜官也没立太子。分明皇帝有二十余个皇子，不立太子，奇也哉！纷纷称奇之余，有人便盛赞皇帝大公天下，实在是亘古未闻的圣明天子。中有好事者，仿效官府考功之法，将多年来皇帝所做的大事一一按照年月日排列，结果是大为惊愕——皇帝的大事件件相连，闲暇空隙比老百姓还少！于是，市井之徒惊叹："皇帝连放屁的空都没有！"议论流播，边远郡县的民众想起既往官府对秦国秦王的讥讽咒骂，更是感慨万千，说皇帝忙得连自家的事都顾不得想了，这样的皇帝想叫他学学桀纣只怕都难，骂人家未免太刻薄了。

议论激荡之中，咸阳传出了博士淳于越最为响亮的非议之辞："嗟乎！今皇帝有海内，而子弟为匹夫，岂能长治久安哉！"此话传之咸阳，传之天下，六国老世族们无不纷纷称快，一时争相传诵。黔首庶民则相反，轻蔑地不予理睬，反倒是万岁声弥漫了天下城乡。各郡县纷纷上书奏报："民多以为大圣作治，建定法度，显著纲纪，大矣哉！""天下咸伏，男乐其畴，女修其业，事各有序，莫不安所！"

百余年后，西汉贾谊的《过秦论》坦率地记述了帝国初期的蓬勃局面，其云："秦并海内，兼诸侯，南面称帝，以养四海。天下之士，斐然向风。若是者何也？曰：近古无王者久矣！周室卑微，五霸既没，令不行于天下，是以诸侯力政，兵革不休。今秦南面而王，是上有天子也。既元元之民冀得安其性命，莫不虚心而仰上。"西汉名士严

安亦云："元元黎民得免于战国，逢明天子，人人自以为更生。"亘古以来，民众人人自以为重活了一回，这样的盛世能有几次？

官制诏书与拜官诏书颁行后的一个月里，中央最要害的三公九卿共十二官府便全部整合完毕了。各自开府的三公官署最先就绪。丞相府以原王绾的丞相府邸为根基，房屋扩大了许多，吏员增加了将近百人。太尉府以原国尉府为根基，房屋未增一间，只增加了许多熟悉军政的文吏。御史大夫是新创大府，一时没有合适的足供开府的大官邸。王贲飞书与老父亲会商，王翦立即从南海向皇帝上书，自请将原来的上将军府邸划作御史大夫府。嬴政立即允准，并下令郎中令蒙毅为王翦新起一座家居府邸。

与此同时，李斯、冯去疾的丞相府与冯劫的御史大夫府，已经将解决三十六郡郡守与一千余县令的应对方略拟定好了。其时郡县初设，新郡老郡新县老县相交错，官吏更是良莠不齐。除了秦国老郡，新郡多为假郡守（代理），诸多边陲新郡还没有郡守，县令缺额更是达到六成。这些郡县的政事，都由秦军驻守将军兼政署理，亟待纳入正轨。

左相李斯通盘筹划，拟定了一个"因地任官"的总体方略，分为三种情形分别解决：其一，东南边地五郡之郡守县令，由大将军王翦统筹决之，后报丞相府并皇帝认可；其二，西北边地五郡之郡守县令，由上将军蒙恬并陇西将军李信统筹决之；其三，一统之前由秦王确认的老十郡郡守不变，其辖下所缺县令，由郡守举荐，奏报皇帝确认；其四，其余十六郡之郡守县令，由丞相府拟定人选，奏报皇帝确认。方略拟定之后，李斯特意亲笔附言："天下初定，官吏珍稀。欲决施政之难，臣敢请两策：一则甄别六国旧吏，择其能事而无大瑕疵者放手用之；二则下诏各郡县招募游学之士，入郡县为吏，后报御史大夫府核定。"

嬴政当即批下：“可。”并又增加了一则用人之路，“诸功臣子弟，择其能者，亦可先假郡守县令，待其政绩彰显，朕行拜官。”

皇帝开此一路，李斯却有些为难了。毕竟，郡守县令都是独当一面的治民重臣，依据不得世袭的秦法，功臣子弟若本人没有功绩，则依然布衣之身，是做不得如此显要职官的。如今皇帝特许以“假”职（代理）试用功臣子弟，不失为救急之法。然则，功臣子弟如何遴选，牵涉太多。于是，李斯决意听其自然，将皇帝制批立即送达各署，并下令可相互举荐功臣子弟。李斯抱定的主意是：有人举荐便报皇帝，无人举荐便待后再说。不料皇帝制批一颁，咸阳又是议论大起。这次是老秦大臣们万般感慨，如此一条可行之路，竟还是没有皇族子弟，皇帝于心何忍也！如此感喟之下，功臣们竟是无一人举荐相互熟悉的子弟了。

秋风初起之时，中央直选的十六郡守将要赴任了。其中只有一个功臣子弟，便是李斯的长子李由，职假三川郡守。李由之任，是在缺任一郡而又一时遴选无门的情势下，冯劫全力举荐的，皇帝亲自准许了。这教李斯很感难堪，立即举荐王翦的长孙王离取代。皇帝征询王贲之意，王贲坚执说王离才具不堪大任，正要送其入军历练。皇帝最后决断，取了李由，并不许李斯变更。李斯才不再说话了。

临行之日，嬴政亲率三公到十里郊亭，为郡守们举行了饯行大礼。最隆重的仪式是，皇帝特赐了每个郡守一尊尚坊特铸的青铜郡鼎，鼎身镌刻着郡名与首任郡守姓名。当十六名郡守捧起刻有自家姓名的郡鼎时，人人热泪纵横，奋然不能自已，直觉自己的生命血肉已经融进了将要踏上的那一方陌生的土地……

郡守饯行礼归来，皇城东偏殿的灯光又亮到晨曦初上。

始皇帝的目光，转向了一个极少为人重视的领域。

七　方块字者　华夏文明旗帜也

程邈没有料到，他的出狱比入狱更加的不可思议。

十年前，程邈是下邽县注的县丞。其时，秦国刚刚开始筹划灭韩之战。灭韩没有动用蓝田大营即将练成的主力新军，而以内史郡的几万守军出战，统兵将军是内史郡郡守嬴腾。既为郡守，内史腾自然通晓关中各县治情，于是选定了关中东部官吏最整肃的下邽县，以为后援大营所在地。那时，程邈由县署被派入后援大营，职任粮秣司马，专一执掌粮草进出。程邈知道，自己之所以被选中入军，除了军政才干尚可，是因了他有一样难得的长处，字认得多写得快，且对各国文字与各种书体都能辨认出来。可刚刚入军一月，程邈便被下狱了。

程邈的罪名，特异得连廷尉府的勘审官也瞪大了老眼——错书地名！

廷尉府勘审官问程邈，错书了何字？程邈一笔一画，工整地写下了两个字：宜阳。勘审官端详片刻皱起了眉头，这有何错？程邈又提起笔，以独特的书体快速地写下了两个字。勘审官大是惊讶，这是甚写法？甚字？程邈说，这是隶书，还是宜阳两字，是在下的公文写法。勘审官似乎明白了，板着脸道，你没写错，可粮秣送错了地方？程邈点头道，正是，粮草送到南阳去了，多走了三百余里路，致宜阳驻军断粮旬日饿毙三人。勘审官在秦法中反复查找，也找不出相关治罪条文。左思右想，勘审官拜谒了专一执掌律法答问的国府法官。领事的法官仆射聚集了全部十名法官，会商半日，最后的答复是：程邈之罪，法无条文，案无先例，得廷尉府酌情处罚。勘审官无奈，只得报给了老廷尉。老廷尉苦思三日，拟出了一则判罚书令：下邽县丞程邈，不当以非官定书体书写公文，以致大军断粮旬日，饿毙士卒三人，处下狱待决。

宣刑之日，程邈不服，当庭质询老廷尉：何谓官定书体？秦国有文字以来，国府几曾明定过书体写法？遍查官署公文，天下八书皆有，何独以在下之隶书定罪？老廷尉素称铁面执法，思忖半日，遂将判罚书中的“非官定书体”磨去，改成了“非公认书体”。程邈还是不服，气昂昂辩称：秦政求实效，有用便得公认，既往隶书皆得官府认同，我书便何以不是公认？老廷尉左右思忖，最后索性直白判定：程邈写字，致人错认，故罪。程邈还是不服，我没写错，是他要认错，我何罪哉！老廷尉拍案道，饿毙士卒由你而起，此乃事实！认错者有罪，写字者岂能无罪？先下狱，老夫后报秦王决断！程邈又气又笑又无可奈何，终于被押进了云阳国狱。临上囚车，程邈还是高喊了一句：“书文无法！律条无载！程邈无罪！”

秦法素称缜密，以山东六国的揶揄说法，是凡事皆有法式。可程邈案竟成了无法可依的奇案，一时便在朝野传开了。得此缘由，程邈在云阳国狱备受狱吏关照，破例地可以得到一支大笔一坨大墨，也破例地可以在墙上写字。如此光阴如白驹过隙，待牢房四面石墙写得擦洗了数十百次之后，程邈已经忘记了一切，只知道写字，也只会写字了。

程邈没料到自己竟能出狱，且还是皇帝特诏开释，奉常大人亲车来接。

如同云里雾里，当程邈看见满头霜雪的奉常胡毋敬时，惊讶得连话都说不出来了。一路之上，身居九卿高位的胡毋敬，对程邈礼敬有加，说皇帝已经知道了他的事，特意下诏开释的，皇帝说程邈是才具之士，要他为国家做一件大事。程邈已经无心官权之事了，一路没说一句话，木然如同泥雕。胡毋敬也不勉强，只兀自说着该说的话。到了咸阳，胡毋敬将程邈安置在驿馆最好的庭院，又特意叮嘱了驿馆令几句，这才离开了。程邈甚也没想，只在那从来没有见过的华贵浴桶里狠狠泡了一个多时辰，爬上凉爽的竹席榻呼呼大睡了。

当程邈醒过来的时候，驿馆令正惶恐不安地守在榻前。驿馆令说，他已经睡了五日五夜没吃没喝没如厕，皇帝都派出太医来守护了。程邈哈哈大笑，太医？老夫？海外奇谈也！笑声尚未落点，外厅走进了一位须发雪白的老人，手中那只精美的医箱显露着久远的磨拭痕迹，任谁也不会否认他是医者。程邈局促地笑着，接受了老人的诸般检视。老人说，足下心气沉静，幸无大事，只调养歇息大半年自当恢复。于是，驿馆令派一精干官仆日夜侍奉，程邈过上了想也不敢想的大人日子。然则，真正使程邈清醒过来的是，一月之后的一个黄昏，皇帝的六马高车驶到了驿馆门前。驿馆令疾步匆匆赶来，进门便高喊了一声，皇帝高车来接大人！那一刻，程邈终于从震撼中清醒了过来，一句话没说出口，号啕大哭起来。

程邈知道，自己的那点长处终于要派上大用场了。

这是一次最为特异的小朝会，五人身份差异极大。

嬴政在东偏殿廊下亲自迎接了程邈，亲自将程邈领进了书房，亲自介绍了先到的三位：丞相李斯，奉常胡毋敬，中车府令赵高。君臣落座，人各饮了一大碗冰茶，小朝会便告开始了。皇帝未曾开宗明义，先离案起身，对着程邈深深一躬道：“先生错案，政知之晚矣！敢请先生见谅。”程邈大是惶恐，连忙扑拜在地道：“皇帝陛下整饬文字，万世文明之功业也！程邈一介小吏，能为华夏文明效力，诚三生大幸也，何敢以一己错案而有私怨！”皇帝扶起了程邈，转身对旁案录写的尚书高声道：“朕之特诏：任程邈为御史之职，专一监察文字改制事，隶属御史大夫府。”程邈一时老泪纵横，拜谢之际已经哽咽不能成声了。

皇帝重新就座，叩着书案开宗明义道：“改制文字，书同文，原本丞相首倡。今日小朝，专议此事。唯丞相领国，政事繁剧，文字改制事由丞相总揽决断，以奉常胡毋敬、中车府令赵高、御史程邈三人副

之。尤以程邈为专职专事，领文字改制之日常事务。”四人一齐拱手领命之后，皇帝便向李斯一点头，将会商事交给了李斯主持。

“三位都是天下书家，书文异制之害，当有切肤之痛。”

思谋已久的李斯，一开口直奔要害，侃侃而言道，“方今天下，华夏文字至少有七种形制，官民写法至少有八种。是谓‘言语异声，文字异制，书体异形’。言语异声者，世间最难一致之事也。即或有官定雅言，亦难一统天下万千百种地方言语。故此，言语一统暂不为论。当此之时，文字若再不能一制，则华夏文明将无以融合沟通！文字若同，言语异声便不足以构成根本障碍。毕竟，书文交流有同一法度，华夏文明便有同一血脉交融。唯其如此，文字改制，势在必然！”

“丞相之论大是！”胡毋敬程邈异口同声，赵高红着脸连连点头。

“文字改制，三大轴心。”李斯开始了具体部署，“其一，核定七国文字总量，一一确定每个字是否进入新制文字。此间尺度，需慎重考量。其二，确定一国文字为基准，统一改制其余六国文字。此间尺度，即是否以秦国文字为本，须考量诸多方面。陛下之意，无论以何国文字为准，必得使天下人心服。”

“正是此理。”嬴政道，“秦人蛮夷，文明个样子出来教天下人看！”

一言落点，在座四人都不约而同地笑了。改制文字而不求以秦文字为根本，皇帝的胸襟无疑使这四位大书家感佩不已。说起来，李斯是楚人，程邈是韩人，赵高是赵人，胡毋敬是齐人，没有一个是老秦人。然则，谁也没有对皇帝的说法有丝毫的不认同。根本原因，是在多少年的风雨中，他们都完完全全地将自己的血肉性命乃至整个家族部族的命运融进了秦国，没有一个人不以为自己是这个质朴硬朗的西

部大国的子民。而今天下一统，皇帝的这句秦人话语倒是分外有亲切感了。

“其三，确定一种清晰无误之书体，使任何字，都能看清间架笔画。”李斯精神分外振作，继续着改制部署，“也就是说，人可以不认识这个字，然一定能看清这个字！程邈当年获罪，正是字有连笔而大形相近，以致被辎重营将军错认宜阳为南阳。此点，虽说于公文尤为重要，然于书文传播、商旅账务、民众生计等，亦同样重要！”

“如此三事，件件至大，须得有个分工领事。”资望最深的胡毋敬说话了。

“我意，三件大事实为两面，前两件一面，后一件一面。”李斯笑道，“奉常胡大人执掌举国文事，可领前两事；太仆赵高、御史程邈可领书同文一事。诸般实施，一体由程邈执掌。凡事不能决者，到丞相府会商方略，而后报陛下定夺。”

“其实，最大书家是丞相！”赵高猛然插了一句，额头渗出了涔涔汗水。

“太仆之书，亦工稳严谨也。”胡毋敬倒是破例赞赏了赵高一句。

“小高子多大才具，得他做完事，由你等说了算。”嬴政突然喊出已经很少出口的对赵高的昵贱之称，又揶揄地看了赵高一眼，似乎刻意在提醒着什么。第一次以朝臣之身在这座自家最熟悉不过的书房参与朝会，赵高亢奋得手心额头不时冒出汗水。可目下皇帝一句昵贱之称竟如一剂神奇之药，赵高心下顿时舒坦，汗水没了，脸也不红了，只盼皇帝再骂自家几句。李斯胡毋敬两人，则不约而同地笑出声来。程邈有些不知所措，也跟着笑了。

小朝会之后，胡毋敬的奉常府立即忙碌了起来。

两件事各有繁难。全面勘定七国文字，相互参补而最后确定华夏总字数，这件事难处在数量大活路细，稍不留神便有脱漏。胡毋敬原是太史令，几乎熟悉所有的才具文吏，当即从下辖各府遴选出一百三十余人，组成了一个堪称庞大的勘字署，开始了夜以继日的劳作。确定文字基准，难处则在于梳理文字历史脉络，参以现行七种文字各自的数量多寡、表意丰薄、形制繁简、书写是否清晰等等方面，最终方能确定。可以说，这件事实际是一次浩繁的文字考据工程，比勘字更见治学功底。反复思忖，胡毋敬从博士宫遴选出了六位儒家博士，自家亲自主持，立了个名目叫文字春秋署，博士们一口声喝彩。毕竟，战国之诸子百家，论治学还得说儒家功力最厚。孔子作过《春秋》，编过《诗经》，给《周易》补写过爻辞，件件都做得缜密仔细无可挑剔，成为天下公认的经典。自孔子之后，儒家治学蔚为风气，及至子思、孟子师徒更是发扬光大。若非儒家始终坚持复辟周道，定然另外一番气象了。

一个月后，六位博士一致认为：华夏文字的正统传承，乃是秦国文字，而不是山东六国文字。胡毋敬大是惊喜，却丝毫未显于形色，反倒是黑着脸道："文字基准要服天下之口，诸位且说其理何在？"这六位博士是李克、伏胜、东园公、绮里季、夏黄公、甪里先生，后四人后来成为西汉初的"商山四皓"。六人皆不善言谈论战而学问扎实，在博士中别具一格，治学正当其任。六博士人各阐发论据，整整说了两日。六博士论证被全数整理出来后，胡毋敬参以自家见解，写成了长长一卷《华夏文字流变考》，这才来到丞相府。

李斯浏览一遍，不禁拍案感喟："华夏正字居然在秦，天意也！"

就史实说，华夏文字历经数千年，至春秋战国经五百余年多头散发，其流变传承已经鲜为人知了。就其本源说，华夏文字产生的根基有两个：一为象形，一为表意。象形与表意的先后，是后世之东汉许慎《说文解字·序》所描述的大过程："古者，庖牺氏之王天下也。仰

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视鸟兽之文（纹）与地之宜，近取诸身，远取诸物，于是始作易，八卦以垂宪象。及神农氏结绳为治而统其事，庶业其繁，饰伪萌生。黄帝之史仓颉，见鸟兽蹄迒之迹，知分类可相别异也，初造书契……仓颉之初作书，盖依类象形，故谓之文。其后形声相依，即谓之字。”宋代学者孙星衍，则对这一大过程概括为：“仓颉之始作，先有文（象形），而后有字（表意）。”

滤去漫漶神秘的传说色彩，这一历史大过程的真实面目是：最初，人们基于种种需求，开始有了最简单的直线刻划符号。后来，开始画出某物之形，而使对方能够辨识。这是最初始的象形，实际是简单图画。远古之世，人们画的物事日渐增多，画法便有了一定的约定俗成的规则。随着规则的渐渐普及，对物事的画法也越来越简练，大体具有抽象特质的象形字便出现了，只不过依然带有画的底色。后来，人们在直面交流之外，间接交流的需求日益强烈，许多事情也需要记录下来，于是有了使象形之画进一步具有表意功能的需求。许慎说这种需求的产生，基于克服“庶业其繁，饰伪萌生”的作假行为，应该也是一种独到评判。到了黄帝时代，象形与表意两种功能都经历了漫长的锤炼。黄帝便下令将这些象形表意之字（画）整理出来，公布出来，以作天下人群写划的共同标准。承担这一使命的，据说是史官仓颉。于是，有了仓颉造字的传说。究其实，没有必要怀疑仓颉造字的历史传说。毕竟，无论文字是如何长期自然形成，每个阶段的质变提升，都必然有统事者的创造劳作。如同目下秦国的文字改制，以及后世任何一次文明改制一样，没有才具出色者的具体劳作，阶段飞升是不可能完成的。

自有了最初的一批文字，华夏文字便以书写刻划材料的不同，而在各个时期呈现出不同的风貌。原因很简单，在不同材料上书写刻划文字，需要不同的工具，书写刻划出来的字形也不尽相同。于是，黄帝之后的文字，有了陶文、甲骨文、金文、史籀文（石鼓文）四大阶段。

陶文者，刻划于陶器之文字也。这应当是字画成为文字的最早形式。大禹立国，始有夏代，其时的文字大多刻划在陶器上。当然，或可能也在甲骨上镌刻文字，或可能也在青铜器上镌刻文字。因为，有禹铸九鼎而镌刻九州之图并物产贡赋的说法。然则，这两种有可能的书写形式，都不是夏文字的主流形式。是故，夏代文字之真实面目，到战国末世已经无从确指了。

甲骨文，是殷商初中期的文字，因大多刻于龟甲之上，后世称为甲骨文。甲骨文是真正成熟起来的第一个文字系统，其书写方式已经摆脱了画的特质，而具有横平竖直的文字书写特质。然，甲骨文仍有明显的不足。其一，文字量很少，不足以应对后来的天下需求。后人发现的甲骨文，大约有三千多个应用字，能辨识者千余字。即或加上有可能未曾应用的文字，大约总量也不会超过五六千字。其二，书写形式没有统一标准，师徒传承各自不同，很容易造成混淆。其三，因刻划材料的稀缺，刻划技法的专门性，甲骨文主要为王室纪事、占卜之用，很难在普通官署与民众中普及，文字的作用大受限制。

金文，是殷商中后期与周代的文字，因大多刻铸于青铜器之上，世称金文。西周时期，金文已经大大超越了甲骨文，成为基本成熟的文字系统。其一，金文的文字数量已经大大增加，基本可以叙述一件事情的进行过程了。诸多贵族每逢大事，便铸造特定形式的青铜器，将这件大事的来由刻铸在该青铜器之上。后世发现的《毛公鼎》，其文字量长达四百九十七字，足见一斑。其二，因青铜器不易损毁，又是可以人工制造之物，每铸可能多件，文字传播便优于甲骨文许多。其三，书写形式已经相对简单，比形制古奥的甲骨文易于学习，且已经有了初期的书法风格。其四，在金文蓬勃发展的周代，由于文字已

经为相对多的人掌握，其余书写材料也大量出现于普通官署以及国人（非奴隶平民）之中。皮张、丝帛、竹片、木板、石板、石块等

等，都可能成为刻划文字的物事。只不过王室贵族的官方书写形式的主流一直是青铜器，是故称为金文罢了。

史籀文，大体是西周中后期与东周前期（春秋早期）的文字。周宣王时，叫做籀的太史奉命整理出大约九千字的官方制式文字，是以世称史籀文。史籀文的实际意义在于：这是西周时期规模最大的一次文字整理，在华夏历史上第一次以官方形式公布标准文字。应该说，周室太史令的九千余字便是当时的正统文字。因后世唐代发掘出十个鼓形的石块，每个石鼓上都刻着一首《诗经》风格的四言诗，记述秦国国君的狩猎状况，文字形制便是早已失传的春秋早期的史籀文，故而唐之后将史籀文也称为石鼓文。

西周末期，秦人救周于镐京之乱，被封为大诸侯国，合法继承了周人故地。久居边陲而半农半牧的秦人，忠实地秉承了周文明的基本框架，文字则原封不动地照搬了史籀文。后世王国维云：“《史籀》一书，殆出宗周文盛之后，春秋战国之间，秦人作之以教学童。……秦人作字书，乃独取其文字，用其体例，是《史籀篇》独行于秦之一证。”[注]也就是说，春秋时期的秦国，将史籀文奉为标准教材，童稚发蒙学字，学的便是这种华夏正统文字。学童如此，官府公文民间纪事自然也是以史籀文为国家文字。直到战国之世，秦国始终使用的是西周王室整理颁行的史籀文。

然则，自春秋开始，山东诸侯的文字却是另外一番变化。由于天子威权松弛，由于诸侯自治不断扩大，由于整个天下日渐活跃，由于文字书写材料不断丰富，由于蓬勃的商旅使社会生活日渐丰富，由于战争的日渐增多，由于人们对文字形式的交流需求日益迫切等等等等，原因不一而足。总归是，在中央王室已经无力统筹的情形下，各国的文字都自行其是地发展起来了。发展的基本趋势是两方面：一则各自增加文字量，造出了许多符合实际需求且符合华夏文字特质的新字，使文字表意功能惊人地丰富起来；二则书写形式多样化，书写材

料多样化。国与国之间的文字，原本已经有了差异。在不同材料上以不同工具书写不同国家的不同文字，其间生发的种种流变，远远超出了任何一国的控制。春秋早期，各大诸侯国的文字尚大体遵循着周王室颁行的史籀文规则。然经过五百余年的激荡生发，七大战国的文字已经有了很大的差异，以至与“言语异声”一样，“文字异形”也成为一种最为普遍的分治表征。

基于上述流变，到了始皇帝推行文字改制之时，与秦国奉行的正统文字相比，山东六国文字的最大特异在于两处：一是中原文明长期兴盛，名士学人灿若群星，以至文字量之增加程度远远大于秦国文字；二是书写形式大为简约，体现出极大的书法艺术性与族群地域的个性特质，许多字的写法，几乎已经脱离了象形文字的基本形制。就文字表意的丰富性、文字形制的简约优美性而言，秦国的文字显然是凝滞了一些。

“若以秦文字为准，表意缺憾能否弥补？”

嬴政备细看完了《华夏文字流变考》，又听完了胡毋敬与六博士的禀报，第一句话便不遮不掩直奔要害，“若天下士人文不能表意，秦字岂非遗祸天下哉！”

“陛下毋忧，断无此理。”胡毋敬慷慨道，“六国新造文字而秦国文字所无者，勘字署业已一一列出，全部补入秦文字。经勘字署反复计数勘合，七国文字情形是：魏国常用字两千一百余个，总共有字两万六千一百余个；赵国常用字一千三百余个，总共有字两万一千三百余个；韩国常用字两千一百六十余个，总共有字两万三千九百余个；燕国常用字一千八百多个，总共有字一万八千余个；楚国常用字一千九百余个，总共有字两万一千余个；齐国常用字两千一百余个，总共有字两万一千余个。”

“秦国如何？”

“经勘字署详查：自商君变法之后，秦字亦渐渐增多，常用字增至一千三百五十个上下，总共有字一万一千六百六十二个。”

“秦无他有之新字，大体几多？”

“合六国新字，总计一万三千八百六十余个。”

“两方互补，华夏文字总计近三万！”博士夏黄公慨然补充。

“书文表意，足堪天地四海之宏论也！”博士李克奋然呼应。

“好！以新补秦，而成天下一统文字，不失为既承文明大统，又保文明创新之最佳应对！”皇帝拍案决断，显然很是高兴，“然则，秦字形制繁复，六国文字简约。繁简失衡，必不能流传久远。此间要害，是要创制出一种新书体，不致多生歧义。否则，依然无法通用。”

“陛下明断！”胡毋敬与博士们异口同声。

文字基准一定，程邈顿时吃重了。

所谓文字改制，要害是书同文。何谓书同文？就是要给所有的字一个统一明确的写法，以利辨认。程邈在狱中十年，潜心于写字，消磨之余也从自身坎坷中悟透了其中奥秘。大凡天下文字，难写不打紧，关键是要好认；好认的关键，则是要有统一的公认的写法。只要写法有公认法度，再难认的字，也会有确定不移的所指。届时，除非你不认识那个字，便只有写错的字，而没有认错的字。譬如那个“南阳”与“宜阳”，假如有官定写法，何至于将军错认？自春秋战国以来，天下书写形式各以方便为要，已经生成了八种写法：一曰大篆，这是秦国的史籀文的正统写法；二曰小篆，这是秦国官府在战国时期对史籀文的实用写法，相对简约；三曰刻符，这是刀刻竹简的书法；四曰虫书，也便是鸟书，是诸多好古文士书写传信喜欢用的一种书法，字头多为虫鸟状，是名；五曰摹印，是各国用于官印的一种刻划书法；

六曰署书，这是各国官府相对通行的一种公文书法，相对规整，并得配以特殊印记；七曰殳书，殳者，兵器也，殳书是刻在兵器上的文字书法，笔画相对简约；八曰隶书，是胥吏（官府办理文书之吏员）为书写快捷而创出的一种书法，因有“佐隶（吏）之书”的效用，被天下称为隶书。

反复思谋，程邈确定了一个书同文方略，呈给了李斯。

程邈的方略是：小篆为本，隶书为辅；其余各书，民人自便。程邈对李斯的说明是：“小篆为公文，为书文，为契约文，效用在便于确认。隶书为辅，效用在快捷便事。至于民人士子人各互书，则听任自便。”

今世看去，因小篆距离今人已经非常遥远，故云小篆利于确认，寻常人很难理解。然若只以后世之文字比照揣摩，便即豁然：以宋体为根基的印刷体书法，写起来很费力，然因其标准规正，读起来却很轻松；若书报皆以自由体手写，无疑大大地不利于阅读。是故，小篆如同后世之印刷体，它以牺牲书法艺术的丰富变化为代价，成就了文明传播的最强大载体。此，秦篆之历史效用也。

“好！老夫认同！”李斯欣然拍案了。

三日之后，程邈的方略呈到了皇帝案头。由于始皇帝对书法不甚了了，李斯亲自带着程邈觐见了皇帝，分别做了一番备细说明。皇帝听得兴致勃勃，问程邈何以实施？程邈禀报说：“小篆乃官制文字，非功力深厚者不能成其章法。臣拟请丞相、奉常、太仆三人大笔，各作一篇颁行天下，以为规范，如同度量衡之法定器量。可否，陛下定夺。”始皇帝立即欣然拍案：“好！届时多刻一幅，朕挂在书房好好揣摩，也学他一手书法！”李斯与程邈不禁大笑起来。程邈又禀报说，隶书创制，他要特请一人襄助，敢请陛下允准。始皇帝笑云：“延揽书家

本是御史职责所在，要朕说话么？”程邈说：“此人才具赫赫，只秉性乖张，对秦政多有非议，故此先行禀报。”始皇帝一阵大笑：

“骂几句秦政有何要紧，只要他愿为天下做事，朕亲自见他听他骂，又有何妨！”

红日升上了涿鹿山峰峦，王次仲师徒开始了一如既往的晨书。

山崖下，一个壮实的少年一边费力地搅和着石坑里的红色物事，一边高喊着：“老师，朱墨好了——”喊声回荡山谷，山崖旁的小道上走来了一个须发雪白的老人，布衣竹杖步履轻健。老人大步走到石坑前，竹杖在大石啪嗒一磕，手中的竹杖陡然一变，杖头鬃毛劲直飘飞，几类长大的马尾散开空中。看了看石坑中亮汪汪的汁液，老人嘉许地一点头：“小子有长进，墨色正了。”又抬头看了看颇为光洁的玉白石崖，“小子石工本事尚可，没白费工夫，这石崖打磨得好。”少年高声笑道：“老师要奇文留天下，能没有一方好山么！”一边说一边搬来一只陶盆，利落地用大木勺将石坑中的物事舀满了一盆，快步端到了山崖旁边的木架下，又摇晃敲打了一阵丈余高的木架，转身一拱手道：“老师，梯架稳当无误！”老人一点头，杖头伸入石坑，那劲直飘飞的一大片散乱鬃毛立即团成了一个油亮鼓荡的红包。趁势一提一甩，石坑中一片涟漪荡开，老人也大步走到了山崖下。少年兴冲冲道：“老师，今日写甚？”老人道：“小子想学甚？”“八分书！”少年毫不犹豫地回答。老人悠然一笑：“也好，今日八分书，留给天下一篇檄文。”

少年顶起了陶盆。老人走上了梯架。长大沉重的竹杖大笔伸出，平稳得没有一丝晃动。老人大笔在玉白石崖上横空一划，一道平直舒展的朱红色立即在石崖展开。崖下少年一声高喊：“燕头雉尾！简略径直，八分即止！好！”架上老人也不说话，又奋力划得一笔，长大的竹杖笔头便伸到少年头顶的陶盆中吸墨。老人抬笔，少年便飞步取墨，

顶来陶盆在木架下等候。如此大笔纵横间歇，堪堪两个时辰，老人才下了木架。

“秦为无道，虎狼残苛，毁弃书道，摧我文明，天道昭彰，安得久长！”少年高声念诵了一遍，跳脚拍掌欢呼起来，“老师万岁！大文万岁——”

“万岁？只怕老夫也是第二个程邈。”老人摇头淡淡一笑。

“老师！这篇石崖文定会传遍天下，得取个名字也！”少年兀自兴致勃勃。

“小子且说，何以能传遍天下？”

“字好，八分隶书！文好，言天下之不敢言！”

“说得不错，取何名头啊？”

“王次仲讨秦檄！”

“秦何负天下，得次仲檄文讨之也！”突然，一阵大笑在山谷回荡开来。

“你是何人！”少年一个箭步，横身山崖旁边的道口。

“你是……程？程邈！”老人回身，直愣愣盯着山道上的来人。

“次仲兄！程邈来也——”

一个老人丢开了竹杖大笔。一个老人丢开了背上包袱。两老人几乎同时惊喜地叫喊着双双扑来，紧紧地抱在了一起……两人顾不得品评石崖书文，也全然忘记了手边笔墨与行头物事，你拉着我我拉着你便抹着老泪兴冲冲去了。及至少年背着包袱抱着大笔赶回到山崖后的

林间茅屋，两位老人已经坐在大树下大碗开饮了。这一饮，从正午到暮色，从暮色到月色，从月色到曙色，又从曙色到月色，几无休止了。日夜唏嘘感慨，到第三日暮色时分，大树下的两位老人躺倒了，茅屋前的少年也呼呼大睡了……

程邈与王次仲的结识相交，有着常人难以体会的特异坎坷。

王次仲者，燕国上谷郡人也，祖上曾是燕国王族支脉。燕易王之后，燕国权臣子之当政，逼燕王哙禅让，以致燕国陷入大乱。在那场动乱中，次仲祖上追随了子之一党。后来，燕太子姬平（燕昭王）借助齐国力量平乱，即位后整肃王族，次仲祖上被贬黜为平民，流徙到上谷耕牧自生了。三代之后，次仲一族进入商旅，全部的王族标记便只有一个自行确定的姓氏了。王次仲生于燕国末世，对燕国没有丝毫的留恋，少年未冠便随着族人的商旅车马进入了中原，在文华笃厚的大梁求学了。修学十年中，次仲为减轻家人之累，常到有熟识吏员的官署帮办文书，以求得到些许衣食资助。次仲天分颇高，文书制作得极其出色，举凡誊刻抄写，都比寻常文吏快捷许多。其时，魏国法度松弛，官署公文不限书体，通行一种快捷的隶书。勤奋聪慧的王次仲，很快便成了大梁颇具名望的少年才具之士。正当此时，次仲父亲积劳辞世，次仲不得不归家执掌商旅车马以谋举家生计。次仲经商的第三年，第一次进入了秦国，结识了程邈。

在秦川东部的下邽县城，六辆满载货物的牛车正要进城，王次仲却被莫名其妙地带进了县署。一个黑脸县丞拍下一方竹板说：“足下这照身帖字迹不法，依秦制不能通行。”王次仲久受山东士风浸染，素来鄙视秦人无文，闻言冷笑道：“秦法有字式，未尝闻也！”黑脸县丞道：“秦法固无字式，然足下照身帖之字秦人不识，岂非白白误事？为足下计，换帖再来。”王次仲道：“只怕是你自家不识罢了，休以官法塞我之口。”黑脸县丞立即变了脸色，便你这般隶书，也敢蔑视于我？当下拉过笔墨皮纸，提笔刷刷写了几行推了过来，冷笑道：“自家看

看，本官隶书如何？”王次仲一看之下，当即深深一躬道：“大人隶书卓然一家，在下敢请师从学书。”黑脸县丞揶揄笑道：“山东商旅求秦吏学书，亏足下想得出也。”王次仲再度深深一躬：“在下原本士子，并非商旅，若得大人收为门人，在下愿弃商学书。”黑脸县丞一阵轻蔑大笑：“我秦人不收草包弟子，你若能写得三两个字来，或可再说。”王次仲也不说话，走到公案前，提笔便在县丞写字的皮纸空余处刷刷刷写下了两行隶书。黑脸县丞脸色倏地一变，当即霍然起身深深一躬：“先生书体劲健灵动，简约清晰，在下程邈愿师从先生，弃官学书！”

一时之间，两人不约而同地大笑起来。

“程兄钟子期，次仲俞伯牙也！”

“因书而知音，奇哉快哉！”

一场痛饮之后，两个年轻的书痴结成了意趣相投的挚友。

十年之后，在两人相约弃官弃商一同游历写遍天下山崖巨石的时候，程邈突然下狱了。得闻凶信，王次仲没有丝毫犹豫便处置了全部商旅事务，携带着多年积累的千余金赶到了下邽，要罄尽全部家财营救程邈。然秦国律法之严远过山东，王次仲连番奔波于下邽咸阳，不说营救无门，连与程邈见得一面也未能如愿。最后，王次仲只从一个熟识的下邽县吏手中得到了一方白帛，那是程邈留给他的遗言：世无邈矣，兄自珍重，天下石崖书尽之日，邈在云端也！捧着那方白帛，王次仲痛不欲生，驱车赶赴云阳国狱之外，烧尽了他与程邈多年写下的三车竹帛，将笔砚墨也全部投入了大火，毅然决然地走进了滔滔渭水……若非忠实的商社老执事死命相救，王次仲早已经葬身渭水了。老执事说，公子纵不为自家性命想，亦当为程邈先生想；先生被暴秦所害，公子安得不为先生张目，而徒然轻生哉！

大病一场，王次仲终究站起来了。老执事死了，家道凋零了。王次仲将老执事的孙子收作了学生，在一个月黑风高的夜晚离开了沉睡的妻子和儿子，从此遁出了尘俗，走进了广袤嵯峨的山川湖海，将对秦国暴政的仇恨写上了万千石崖……

……

“大梦重生，不意程兄竟做了秦国高官，天意何其弄人哉！”

“尘俗之身何足道哉！不能割舍者，你我心志也！”

“人生已分道，既往心志，过眼烟云耳。”

“兄言差矣！心志恒在，人生岂能两分？”

一番痛饮畅叙，一番沉沉大睡。醒来之后，两位患难重逢的老人

却生分了。程邈真诚地笑着，王次仲却冷冷地板着脸。程邈反复地诉说着自己的下狱不是暴政陷害，而是确实因写字引发出断粮饿死人，毕竟应该有所承担，一命偿一命，况乎饿死三命？磨叨竟日，王次仲郁闷稍减，长吁一声道：“程兄自家业已不恨秦政，夫复何言哉！只说，找老夫何事？”程邈惊讶笑道：“次仲明知故问，除了你我未了夙愿，能有何事？”王次仲硬邦邦道：“秦国文字繁杂紊乱，粗野无文，老夫不屑为他耗去白头！”程邈大笑一阵，遂将新朝文字改制的事从头说起，宗旨、方略、文字勘定、书写范式、皇帝与丞相的特殊重视等等，最后直说到始皇帝对王次仲的骂秦说法，末了道：“次仲扪心自问，亘古以来天下可有如此君王？可有如此宏阔深远之文字改制？你我生于世间，所求者何，不过以书为命耳！今有如此良机，你我可成夙愿，可建功业，上可对天，下可对地，何为一己之心病自外于天下文明哉！”

“然则，老夫有个分际？”

“说！你要如何？”

“只做事，不做官，事罢则去。”

程邈大笑一阵道：“兄弟也，我还没说！这件事做完，我还想做官么？跟你一起，重游四海！你若不放心，我当即辞官，你我一起白身做事！”

“好！程兄此心，解我千愁也！”王次仲大喜过望，立即高喊徒弟收拾行装，转身又笑道，“你老兄还是别忙辞官，官身好做事。人求人者，心志而已了。”

心意一决，两人与壮实的少年徒弟背着简单的行囊立即出山。程邈的随从车马一直在山口扎营等候，两人一到立即开拔，连夜向南进发了。王次仲感慨于车马随从雄壮整肃。程邈笑答，这是皇帝特意叮嘱太仆署派的，为的是你，不是我这个御史能有的。王次仲默然了。次日宿营造饭，王次仲立即拉着程邈开始谋划书体新法。王次仲说，隶书八分求的是实效，快捷方便为本，必须有个根基：改大篆小篆的象形结构，以横平竖直的书写笔画为结构；否则，文字还是不脱画形。程邈大为赞同，又提出一条：书体的要害是转折笔，要改大篆小篆的圆转为方折，运笔会加快许多。两人一口声相互赞同，舒畅得大笑了好一阵，依稀又回到了当年互相求师的乐境。

李斯将政事交给了右相冯去疾，一心沉浸在了文字的海洋里。

总司改制运作的程邈奏请皇帝允准，将一应参与文字改制的官吏都搬进了博士学宫。李斯等创制小篆者一座庭院，程邈等隶书创制者一座庭院，勘字署吏员一座庭院，所有的博士都是后盾，可随时参与会商。程邈一摊进展扎实，与王次仲两人一商定方略，主要的事便是日日写字日日议字，可说是日有进展。李斯胡毋敬赵高这一摊，却卡住了十余日没有进境。最要害的难处是三处：

其一，字制之难。战国之世，小篆业已生发为一种流行书体。唯其流行，形制便因国因地因人而异，没有统一形制。要统一形制，必得先定法度，并得先写出若干字样范式。而法度范式之难，如何能没有争议？

其二，字数之难。也就是说，是将勘定的天下三万余文字全部写成小篆，还是只写一部分，抑或只写常用字？全部写，数量太大，延误改制期限。部分写，则存在如何分割，写哪些字？凡此等等，亦有争议。

其三，文体之难。也就是说，写成何等样东西？是一个个单字排着写？还是编成某种文体，既利于识字，又利于知识传播？写单字快捷，然却过于简单，对童稚发蒙显得很是枯燥无味。而编订文体，则难免用字重复，起不到增大识字数量的效用。这一难，最费心思。

旬日之间连番会商，又广采博士们种种谋划，李斯胡毋敬赵高三人又反复议论揣摩。最后议决之日，李斯出面，对应上述三难，确定了三条法度。一则，小篆形制，以秦篆（秦国书写的小篆）为本。原因是秦篆形繁，写难识易，不易混淆。为防文字形制过简而不易区别，这次改制须明确数目字写法：凡数目字，文（笔画）单者，取茂密字替代，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分别写作壹贰叁肆伍陆柒捌玖拾，以利各种书契之明白无误。二则，本次改制，小篆书体只写常用字；其余文字，由勘字署吏员在小篆范式确定之后一一写出；如此既不迟延改制，又使所有文字皆有范式。三则，小篆常用字确定为三千，由李斯、胡毋敬、赵高各写一千字。此千字不能写单字，必须成文，且必须尽量减少重复用字，以利于初学识字之趣味盎然。为最大限度避免重复用字，三人书写范式文字的用字领域给予区分，各有命题：李斯《仓颉篇》、赵高《爰历篇》、胡毋敬《博学篇》。

诸事确定，李斯三人各自离群索居，开始了文体构思。

程邈两头照应，给李斯三人每人各配了一名勘字署吏员、一名博士、一名缮写能吏。勘字署吏员专门职司三方通联，以确定用字不相重复；博士专司会商文体，以出风采；缮写能吏专司誊刻抄写副本。

这一夜月明星稀，庭院沉寂。李斯郑重沐浴了一番，整装束发，来到了庭院大池旁设置好的香案之前。李斯拈起香炷深深一躬，拜倒在地，庄重地祷告："仓颉书圣在上，大秦丞相李斯奉天子之命，一统天下文字。今欲以小篆为天下范书，祈求书圣佑护，赐我神思，赐我才具，佑我千字文华彩成章。倘有正字不周之处，伏唯书圣见谅。"

河汉璀璨的夜空，滚过了一阵隐隐沉雷。李斯祷告完毕，站起身来仰望星空，却没有一丝云迹。李斯心下一热，大袖一甩，毅然走进了书房。李斯在长案前落座，铺展开一方制作精美的羊皮纸，肃然提起了大笔。万籁俱寂之时，李斯原本并无成文的心田突然泛起了滚滚滔滔的波澜，诗情勃发，一个又一个秀丽遒劲的秦篆工稳地从笔端流淌出来……

仓 颉 篇

仓颉作书　文明始成　甲骨之刻　古奥粗简　史籀大篆
形繁难辨　及秦壹治　新书勘定　皇帝立国　爱育黔首
臣服四海　遐迩王土　化被草木　人皆更生　车涂同轨
田畴为亩　度量衡齐　郡县乡亭　华夏九州　兵戈止息
封建不再　万民康宁……

李斯专注地写着，烛泪不断地流着，烛花不断地爆响着。雄鸡一声长鸣，刁斗噹噹打响，李斯才搁下大笔，颓然软倒在地。

霜降时节，文字改制宣告大成了。

庆功大宴上，始皇帝饶有兴致地亲自吟诵了李斯的《仓颉篇》千字文章，大加赞赏。又教赵高胡毋敬分别吟诵了自家写的千字文章。当赵高那奇特的嗓音念诵出“天地日月，周而复始，寒来暑往，乾坤阴阳，春夏秋冬，雨雪风霜，耕耘生计，爰历参商”之时，始皇帝大大地惊叹了，当场下诏将赵高的食邑增加了两百户。

君臣一番酬酢之后，程邈命书吏们抬来了连续九方可折叠的大板，一一靠着大殿石柱展开，每板都是拳头大的隶书新字，整肃排列如森森方阵，煞是壮观。嬴政皇帝亲自走到大板前浏览片刻，高声赞叹道：“隶书新体，简约清晰，独具神韵，必将有大用！好！程邈、王次仲二位，为天下文明建一大功也！”程邈尚在担心王次仲执拗褊狭，不想这位老友早已经是老泪纵横泣不成声了。皇帝一声感喟叹息，高声下诏道：“自今而后，无论王次仲在朝在野，皆为大秦书监！足迹所至，官民俱奉！”王次仲百感交集，扑拜谢恩之后一句话也说不出来了。皇帝饶有兴致，举着酒爵走到了王次仲案前，求教隶书奥妙：“敢问先生，朕不明隶书简化之根本何在？尚请明示。”

一涉书法，王次仲大见精神，立即答道：“隶书之变，在于将古篆之象形变为笔画。取最简之笔，以直方为形，非但书写快，且易为人识。”

“能否取一字例说之？”

王次仲从旁案拿过一支毛笔一张皮纸，工整地写成了一字：“陛下且看，此乃大篆的安字，其形为廊下女子与男子相拥。”待皇帝点头，王次仲又写下一字，比方才显然快了一些，“陛下，此乃丞相三人的小篆，安字，取屋下女子之形。虽简去男子，然意形仍在：屋柱着地，屋内女子长裙拖曳，犹是象形之体。”

“改得好。”皇帝点头，“屋下有女，自安也。”

“陛下请看隶书的安字。”王次仲提起笔来，几乎瞬间写成了一字，“隶书之安，仅取屋顶以为意，女子之形，简为跪坐。这一横，是长案，案下交叉者为双脚。意存而形简，是为隶书也。”

“噫——当真神妙也！”

皇帝确实是惊讶了。对于不善书法的嬴政而言，对文字的要求历来是会写能认便可，从来没有想到过一个字的改形会有如此大的学问。然则，天纵禀赋的嬴政，有着常人无法望其项背的悟性与洞察力。在这片刻之间，嬴政蓦然大悟了文字的神奇，悟到了文字对于文明无可估量的深远效用。皇帝大步走到了九张高大的隶书大板前，叩着大板高声道：“方块字者，华夏文明之旗帜也！但有方块字在，华夏文明恒在！”

“皇帝明察——”

“皇帝万岁——”

“方块字万岁——”

随着庆功大宴的欢呼声，始皇帝的《书同文诏》颁行天下了。

---

1. 所列博士，皆为史料汇集之秦博士姓名，其中最后四人是西汉初期的商山四皓。
2. 见《晋书·庾峻传》。
3. 这个王陵，不是秦昭王时期的老将王陵，而是后来降于刘邦而在西汉初封为安国侯的王陵。
4. 伦侯爵位，未见秦国爵位之正式名称。伦者，类也。推测其实，当类似大庶长，因对列国人士之封赏重在荣耀，须得相对抬高，故而冠以侯爵。
5. 秦国前期有“君”之封号，依据爵位法度，君实则是最高侯爵彻侯的另一名称，因比照山东封君而沿用。类似于后世部长级中也有“主任”名号。

6. 象地，秦统一后设为象郡，今广西凭祥地带。

7. 临尘，象郡治所，今广西崇左地带，西距中越边境之友谊关（古睦南关）不足百里。

8. 瘆，秦人古语，流传至今，骇恐之意。原意为寒病症状，发冷而颤抖。

9. 布衫为秦时创制。《中华古今注》云：“始皇以布开袴，名曰衫。用布者，尊女工，尚不忘本也。”合理推断，当为秦军下岭南之后，因时改制中原之衣所致，后人冠以始皇之名而已。战国之世，黄河流域尚有大象，岭南气候当更为燠热。

10. 侯夷鱼，亦作鲈鲐鱼。据《梦溪笔谈·药议》，侯夷鱼即河豚。其解毒之法见《神农本草》。

11. 给事中，秦王室官职，掌宫内事务，多由宦官担任。吕不韦时期，嫪毐任此职。

12. 典则，意同典章，出自《尚书·五子之歌》：“有典有则。”典章一词，后世隋代始有。

13. 秦初设三十六郡之名，有《汉书》之班固说，有《史记集解》之裴骃说。另有《晋书》四十郡、《旧唐书》四十九郡、王国维四十八郡说。后三说所列新郡，当为秦后期增设郡。

14. 中央，先秦概念，四方之中。《韩非子·扬权》：“事在四方，要在中央。”

15. 下邽县，战国秦所设，今陕西关中之渭南市地带。

16. 见王国维《观堂集林》卷五《史籀篇疏正序》。

第十二章　盘整华夏

一　岁末大宴群臣　始皇帝布政震动朝野

大雪飘飞的正月正日，嬴政度过了四十岁生日。

帝国奉十月为正朔。一年开始之月为正，一月开始之日为朔。帝国更新历法之后，十月便是正月，十月初一便是正月正日。嬴政生日的正月正日，却是古老的年节开端，正月初一。自古以来，无论何代何国奉何月为正朔，譬如“夏正以正月，殷正以十二月，周正以十一月”等，其本意并不在否定天地运行十二月之时序，而在彰显国运。这便是司马迁所云的“推本天元，顺承厥意”。也就是说，推出与本朝国运相符的天地元气行运所在，以此月此日为开端以使天意佑护。唯其如此，自然时序的正月正日，可谓永恒于国别正朔之外的天地正朔。于是，以正朔而言，皇帝每年便有了两次寿诞之期。

寿诞贺生，嬴政历来淡漠。一则忙得连轴转，没心思。一则是秦法禁止下对上贺寿，尤其禁止臣民为君王贺寿。自从十三岁即位秦王，对于生日，嬴政的唯一记忆是八岁之前每到正月正日，外公与母亲都会给他一件特异的礼物，那支一直伴随他到加冠之年的上品短剑，便是六岁那年的正月正日外公卓原送给他的生日喜礼。后来回秦，父亲庄襄王早死，母亲赵姬忙于周旋吕不韦与缪毒情事漩涡，少年嬴政的生日，再也没有任何标志了。嬴政所能记得的，只有赵高在每年岁末的夜半子时首刻，总要准时给他扑地大拜，噙着眼泪低呼一声君上万岁。每逢此时，嬴政都是哈哈大笑，本王生当天地正朔，大年节普天欢庆，强于私寿万倍，哭个鸟来！今岁更忙，年初灭齐之

后，一事接一事无一日喘息，及至彤云四起大雪弥天，嬴政方才恍然大悟，冬天到了，一年快完了。

一个大雪飘飞的深夜，李斯冯去疾驱车进了皇城。

外殿值事的蒙毅很是惊讶，连忙禀报了内殿书房正在伏案批阅公文的皇帝。嬴政以为两位丞相必有要务，立即亲自迎了出来。书房叙谈，两位丞相的议题竟只有一个：要给皇帝操持四十岁寿诞庆典。嬴政大感意外，连连摇头摇手道，法度在前，不能不能。冯去疾禀报了一则出人意料的消息：今岁恰逢新朝爰历，改奉正朔；各郡县已有急书询问，言山东臣民多畏秦法严厉，乡三老纷纷询问各县官署，不知可否欢度年节？李斯的见识是：新朝改正朔，易服色，然不能弃天地正朔于不顾。年节风习久远，辄遇正月，天下臣民莫不欢庆，秦若回避年节，伤民过甚。然则，皇帝若颁行明诏，特准黔首欢度年节，反倒弄巧成拙。李斯与冯去疾商定的办法是：皇帝只须事先明诏郡县，当在岁末之夜大宴群臣以示庆贺，即做了天下过年之表率。既不违天地正朔，又使天下民心舒畅，更可一贺陛下四十整寿。

“一举三得！臣等以为当行！”冯去疾快人快语。

“臣民忌惮年节，倒是没有料到也。”

“畏法敬治，此非坏事。”李斯兴致勃勃。

“两丞相是说，默认天地正朔，两正朔并行不悖？”

“陛下明察！”

“也好，岁末大宴群臣。”嬴政拍案，“只是，与寿诞无关。”

岁末之夜，始皇帝在咸阳宫大宴群臣。这是变法之后的秦国第一次年节大宴，显得分外地隆重喜庆。奉常胡毋敬总司礼仪，事先宣于

各官署的宗旨是“新朝开元，皇帝即位首岁，始逢天地正朔，是为大宴以贺”，一句也没涉及皇帝寿诞。然则，群臣心照不宣，都知道今夜年节是皇帝四十岁整寿，虽没有一宗贺礼，然开宴之时的万岁声却是连绵不绝分外响亮。胡毋敬原定的大宴程式是：开宴雅乐之后，博士仆射周青臣率七十名博士进献颂辞，褒扬皇帝赫赫功德，而后再由三公九卿及领署大臣各诵贺岁诗章，再后由皇帝颁赐岁赏。事实上，连同李斯在内，所有的大臣都备好了贺岁诗章，且主旨都很明确：以贺岁为名，以颂扬皇帝功业为实，真正给皇帝过一次隆重的寿诞大典。但是，胡毋敬与群臣都没有料到，雅乐之后，胡毋敬正欲高宣颂辞程式，皇帝却断然地摇了摇手。之后，皇帝举着大爵离开了帝座，走下了铺着厚厚红毡的白玉阶，过了丹墀，站到了群臣坐席前的中央地段。

“我等君臣，遥贺边陲将士功业壮盛！”

“我等君臣，遥贺郡县值事吏辛劳奉公！”

“我等君臣，遥贺天下黔首生计康宁！”

“我等君臣，共度新朝岁首！”

皇帝高高举起了酒爵，高声宣示着贺词，一贺一饮。四爵酒饮罢，朝臣们已经是心头酸热双眼蒙眬了。不知是谁高喊了一声：“我等臣民，恭贺陛下寿过南山——”突然之间，寿过南山的声浪哄哄然淹没了宏大的殿堂，震荡了整个皇城。声浪终于平息，胡毋敬又欲高宣进献颂辞，皇帝摆了摆手，笑吟吟说话了：“寿过南山，朕倒是真想！然则，能么？江河不舍昼夜，岁月不留白头，逝者如斯，虽圣贤不能常驻世间！唯其如此，我等君臣要将该做的大事尽速做完，以功业之寿，垂于万世千秋！”

皇帝的激昂话语回荡在耳畔，举殿静如幽谷。群臣都不说话了，连此等庆典场合最有可能也最为正当的万岁呼应声也没有了。因为，那一刻，在煌煌烛光之下，大臣们看见了皇帝脸庞分明的泪光，看见了四十岁君王两鬓的斑斑白发，看见了素来伟岸的皇帝身躯已经有些肩背佝偻了……

“臣等，敢请陛下部署来年大政。”李斯第一个打破了幽谷之静。

“臣等敢请陛下！”举殿一呼，势如山岳突起。

“好！我等君臣过他一个开事年！”皇帝奋然一句，滔滔如江河直下，“克定六国，一统天下，远非天下至大功业也！若论一统，夏商周三代也是一统，并非我秦独能耳。至大功业何在？在文明立治，在盘整天下，在使我华夏族群再造重生，以焕发勃勃生机！此，秦之特异也。难不难？难！能不能做到？能！为甚来？当年商君变法之时，秦国积贫积弱，几被六国瓜分。然则，先祖孝公与商君同心变法，深彻盘整秦国二十余年，老秦人如同再造，由一个备受欺侮的西部穷弱之邦，一举崛起为虎狼大国！今我秦国，受命于天，一统华夏，便要效法孝公商君，改制华夏文明，盘整华夏河山，如同再造秦国一般再造华夏！人或云，华夏王道数千年，文明昌盛，无须折腾。果真如此么？朕说，非也！有此必要么？朕说，有！今日殿中群臣，汇聚天下之士，老秦人反倒不多，诸位但平心想去：华夏文明数千年，何以泱泱数千万之众，却饱受四夷侵凌，春秋之世几乎悉数沦为左衽？及至战国，何以匈奴诸胡之患非但不能根除，反倒使其声势日重，压迫秦赵燕边地日日告急？何以闽粤南海诸族，称臣于华夏千余年，又做楚之属国数百年，非但没有融入华夏，反成东夷南夷之患，屡屡侵害楚齐蹂躏中原？是秦赵燕三国无力么？是魏韩楚齐四国无力么？非也！根由何在？在内争！在分治！在不能凝聚华夏之力而消弭外患！人云华夏王道，垂拱而抚万邦，滑稽笑谈哉！朕今日要说：华夏积弊久矣！诸侯耽于陈腐王道，流于一隅自安，全无天下承担，全无华夏之

念！中国大地畛域阻隔，关卡林立，道各设限，币各为制，河渠川防以邻为壑，辄于外患竞相移祸……凡此等等，天下何堪？长此以往，华夏安在！唯其如此，我等君臣须得明白：华夏之积弊，非深彻盘整无以重生！如何深彻盘整？文明再造也，河山重整也，天下太平也！”

那一夜，帝国群臣再次长长地陷入了幽谷般的寂静。

大臣们人人噙着泪光，深深沉浸在被震撼之后的感动之中。李斯红了脸，第一个将贺寿诗章揉成了一团，丢进了燎炉。素来饱学多识议论纵横的博士们也脸红了，纷纷将揉成一团的颂辞诗章丢进了燎炉。一时之间，大殿廊柱下的二十余座燎炉红光四起火焰飞动，依旧是没有一个人说话。大臣们羞愧者，并非那些颂辞诗章为皇帝贺寿，而是那些颂辞诗章所赞颂者，无一不将“四海一统”作为至高无上的功业，而皇帝却以为至大功业并非一统疆域，而在深彻盘整华夏，在文明再造，在河山重整，在天下太平。此等超迈古今的目光，此等博弈历史的襟怀，使大臣们心悦诚服又汗颜不止……

都城的年节社火仍在狂放地闹腾，帝国的所有官署却已经开始悄悄地运转了。

弥天大雪没能阻止三公府的快马轺车。旬日之内，李斯王贲冯劫如流星般掠过了所有的军政官署，部署督导来年大事。三公如此，原本已纷纷放弃沐浴省亲的吏员们更见奋发，大咸阳的所有官署都昼夜进出着匆匆车马，公文书令随着漫天大雪源源不断地流向各郡各县，庞大的帝国机器以前所未有的效能启动了。

二　决通川防　疏浚漕渠　天下男女乐其畴矣

一班将军出身的大臣也忙得连轴转了。

皇帝年节大宴之后，从咸阳荡开的盘整华夏的长策伟略潮水般席卷了新帝国的广袤领土，南北东西无不激荡弥漫着亢奋新奇的改制之

风。皇帝又召三公小朝会，议决将盘整华夏的诸般改制与工程，分作六大项，并同时确认了领事大臣与臂膀人选；左丞相李斯总揽全局，郎中令蒙毅总揽后援各方，总归是力求效用卓著。

散朝之后，王贲特意邀了马兴一起来到治粟内史府。

王贲与马兴所领事项都与郑国相关，一个总领道路整合，一个总领沟洫整合。皇帝给两人派定的臂膀大臣，却都是郑国。皇帝的说法是："老令既是水家大师，也是工程大师，治水开路都是军师。"王贲当场慨然申明："老令是孙膑，王贲马兴是田忌！"路上将此话一说，马兴连连拍掌，大赞王贲应对得当，王贲很是得意了一阵。就实说，两位侯爵大将都没如何看重此等疏渠筑路事，都以为率领几万大军与几十万民力开道通水还不是戏耍一般。郑国闭着眼睛都能说清天下河渠，几条大路更不在话下，只要在地图上一圈，哪到哪，两人便可以风风火火动手了。

可到治粟内史府一说，郑国却良久默然。王贲大急道："你老令倒是说话也，你指哪我打哪，何难之有哉！"郑国摇头笑道："老夫何疑两将军也，老夫所虑者，此事至大，两将军，甚或皇帝陛下，都太过操切了。"马兴大惑不解："不就疏浚河渠开通道路么，究竟何难？"郑国道："稳妥做去不难，太过操切便难。"王贲依旧云山雾罩，索性道："老令便说，此事该当如何着手？"郑国摇头笑道："此事你说我说，都无用，得向皇帝陛下说。"王贲道："这有何难，我等即刻去皇城，老令些许准备便是。"

听王贲马兴一说，嬴政立即召见了郑国。

尽管皇帝也与王贲马兴一样，不知道郑国所说之难究竟在何处，也不明自己如何操切了。但嬴政相信，只要郑国这样的工程大师有异议，那就一定得听他说。嬴政吩咐蒙毅，在书房立起了一张特意标明河渠与道路的《天下郡县渠路图》，一则便利郑国说明，二则也向这

位执拗的老令暗示他并非操切，对天下河渠道路还是有所揣摩的。这便是嬴政，对臣下之言既要听，也不想无选择地囫囵吞之。

“人言河渠难。殊不知，开路更难。”郑国这第一句话，便教嬴政惊讶。毕生治水的郑国，竟推崇分明简单得多的开路工程，实在不可思议。郑国却全没在意皇帝与王贲马兴的惊讶，只顾侃侃地说着，“路为何物？民生之气口也，邦国之血脉也。山川阻隔穷乡僻壤，得一路而有生计。是故，自来有愚公移山而求一路之说。天下百业，城邑乡野，得道路联结而通连周流。是故，自来有借道通商借道灭国之事。今秦一天下，河渠道路自该整治，此陛下之明也。然则，老臣敢问陛下之志：天下渠路，欲一体谋划乎？欲零打碎敲乎？”

“何谓一体谋划？何谓零打碎敲？”嬴政有些不悦。

“一体谋划者，以天下道路河渠结网通连为宗旨，缜密勘察，先统出图样，而后再行施工也。零打碎敲者，目下之法也：陛下派两员大将，老臣指划一番，通连几条旧道，疏通几条旧渠而已。”

“老令明察！”嬴政立即醒悟到其中差别，对郑国非议自己全不在意，“政不明者，如何方能渠路一体谋划？敢请老令拆解。”

“河渠道路之关联，自三代以来，经两大转折。”郑国的探水铁尺指上了地图，“三代井田制之时，渠路合一，路随渠走，这便是阡陌之制。春秋中期之前，天下只有先镐京、后洛阳，京畿一条王道不涉河渠而直通河外。谚云周道如矢，此之谓也。而其余道路，皆与田畴沟洫同一，只在封闭的田畴内相通，而不通外界。既占耕田，又不实用。商君变法所以要开阡陌，便是要破除渠路合一之封闭，为民众生计另开新路。自此以后，也因商旅大起战事多发，专门道路之需求日渐迫切，天下道路方才脱开河渠，真正成为以通行车马人众为宗旨的路。各国皆脱开原有河渠，纷纷修筑大道。就施工而言，道路修筑与河渠水事也分成了两家：道路属邦司空管辖，河渠属大田令管辖。施

工两分，治业之术也自成两家。由此，渠路真正两分了。然则，由于列国分治所限，战国道路河渠虽已多开，然却有很大缺陷。”

“缺陷何在？”嬴政有些急。

“一则渠路冲突甚多，二则各自断裂。总归是，不成通连之网。”

“老令是说，要支干搭配，渠路互通，使天下渠路结成四通八达之网？”

“陛下天赋洞察，老臣感佩！”

“好！正要如此大成互通！”

“然则，如此互通成网，至少须得十年之期。”

“十年？”嬴政一皱眉立即转而笑道，“长了些，可也没办法。”

王贲突然插话道：“老令勘察成图，大约得几许时日？”

“若说勘察地理，老夫可说成算在胸，唯须查勘几处难点而已。”郑国思忖着不慌不忙道，“成图之难，在于互通成网之总构想。老夫愚钝，快，也得一年之期。”

“成图之后，快慢是否在施工？”王贲顾不得郑国的揶揄，直戳戳一问。

“是。然也得依着筑路开渠之法，不能修成废路废渠。”

“自当如此。”王贲一笑，转身一拱手高声道，“臣启陛下，老令图样但成，臣必全力以赴，不使耽搁！”

“臣亦如此！”马兴立即跟上了自己的老主将。

“莫急莫急，当心吃老令骂。”皇帝摇手制止了两位急吼吼的大将。

“陛下之意，老臣倒是迂腐了？”郑国呵呵笑了，“该快者也得快，老臣也不会总给千里马勒缰。一年之内，两位尽有一件大事可做。”

“愿闻将令！”王贲马兴赳赳齐声。郑国不禁大笑起来：“好！老夫也法令一回：决通川防，疏通淤塞漕渠，此两事无涉通连，大可先期开工也。”君臣四人一阵大笑平息，皇帝道：“老令勘察之事，王贲选出一千精锐骑士护卫，朕再配一辆驷马快车、两名太医，务使勘察顺畅。”

“是！臣再派出将军王陵，统领行军护卫事！”王贲极是利落。

“陛下，工程勘察而已，铺排太大了……”

“老令差矣！”皇帝摇了摇手，“天下初定，六国老世族已经有蠢动迹象。顿弱报说，六国都城各有抗拒迁徙之预谋，一些老世族已经图谋远遁。当此之时，若有人欲图坏我大事，安知不会对老令心怀叵测？如此处置非有意铺排，不得已也。”

“如此，老臣……”郑国想说，可终于没有开口。

三日之后，郑国带着三十名工师，乘着皇帝特赐的四马青铜车，在王陵所率一千精锐飞骑护卫下隆隆东去了。王贲与马兴立即齐头并进：王贲领决通川防，马兴领旧漕渠疏浚。由于两事均不涉水路勘察等新渠路开通，故两人商议后以战事筹划，采取了统筹之法：以郡县为本，凡受益之郡县，以郡丞亲率民力施工；王贲马兴各向每郡派出两名水工，各率一千军士，督导查验两方工程，均以一年为限，务须完工。水事涉及民生，各郡县不敢也不想怠慢，民众则更是无不踊跃

赴工。短短两个月内，南北江河之间的原野上便轰轰然开始了川防河渠大工程。

先说王贲的决通川防。

川防者，江河之堤防也。大禹治水后，江河之道清晰，几无人工堤防。夏商周三代，但有治水都是疏通入流入海，筑堤拦水之事极少。自春秋开始，因王权衰落诸侯分治，逐渐兴起了在各自境内的江河修筑堤防。这种堤防在当时主要起两种作用：对于可灌农田之水流，是上游筑堤拦截以断下游他国用水，如“东周欲种稻，西周不放水”的两周争斗；在水量丰沛的大河大江，则是筑堤拦水以逼向他国为害，或淹没他国农田，或吞噬他国民居。两种川防之中，尤以后者为甚，尤以大河流域为最甚。由于秦国关中水系相对自成一体，又几乎独据渭水全程，故无川防战之事。然自函谷关外开始，与大河相关的周、韩、魏、赵、燕、齐，都曾经壅防百川，各以自利，同时为害他国。后世《汉书·沟洫志》曾描述了赵魏齐三国的一段大河堤防战。大河东岸，赵魏两国地势高，齐国地势低下。为防赵魏两国河段的洪水淹没本国农田，齐国在距离河岸二十五里处修筑了一道大堤，从此只要河水大涨，东溢遇到齐国大堤，便西卷回来，反而淹没了地势高的赵魏农田。赵魏两国不满为甚，会商共同筑起了一道大堤，也是筑在距离河岸二十五里处，只不过方位不是正对面罢了。如此，河水但涨，便在两边堤防间汪洋游荡，汛期一过，积起了厚厚的淤泥，渐渐隆起成为美田。三国民众纷纷进入堤防耕田，无洪水之时除了争夺耕田，倒也平安无害。民众为了牢固占据耕田，盖起了房子，聚成了村落。忽然遇到大洪水时，则冲毁堤防一齐淹没，死人无算。于是，三国便在原堤防处后退，再度建起更高的堤防以自救，以致堤防渐渐逼近了城郭，一旦堤防再度被冲毁，大水冲进城里，民众只能住在水中排水自救了，淹死者不计其数。也就是说，处下者不愿让地给洪水以出路，处高者不愿下游筑堤而洪水倒卷，各以堤防为战，致百姓长期遭殃。

战国另一堵截洪水的恶例，是魏国丞相白圭。白圭乃战国初期名相，然由于商旅出身，大约利害之心甚重，于是在大河修筑了堤防，将洪水逼向了他国。孟子曾当面指斥了白圭的做法，义正词严云：“子过矣！禹之治水，水之道也，以四海为壑。今子以邻国为壑，水逆行，谓之洚水。洚水者，洪水也！”

凡此等等不合理川防之害，郑国已经于王贲大军开掘鸿沟以灭魏国时，提出了长远的应对方略，其上书痛切云：“秦一天下之势已成，其时务必戒绝以水害人之法。战国各以川防阻隔水道，水利皆无，水害百生，有违天道，莫此为甚！洪水不能分之，河溢不能泄之，尽堵尽截，天下万民终将为鱼鳖哉！”当时，秦王嬴政慨然拍案决断：“秦国但一天下，定然决通战国川防，使人为水害在我华夏绝迹！”

此等工程大得人心，无论曾经敌对的民众有过多少仇怨，民众群体的宽厚都在此刻淋漓尽致地呈现出来。各郡县民力无不欣然认同官府，哪怕是得堤防暂时益处而尚在耕耘堤防内之淤田民户，也都拭着泪水抛离家园，搬到了新居，拿起了锹耒，开掘那熟悉的堤防了。王贲看得万般感慨，一时对开掘河水淹灌大梁有了一种深深的悔意。再说马兴的疏浚漕渠。

自春秋之世治水始兴，人工开凿之水道有两种，一曰漕，二曰渠。漕者，可以行舟之水道也。当时主要用作输送粮秣，即后世所谓的运河。渠者，行水之沟也，人工开凿也。战国之世，山东六国修筑的漕渠甚多。除秦国水利工程外，最大者是沟通河、淮两大水的鸿沟。鸿沟是行舟兼行水的最大的战国运河，各有支渠通入宋、陈、蔡、薛、曹等中小诸侯国，又通过支渠与济水、汝水、泗水三河沟通，故效用很大。然因战乱多发，鸿沟又分属魏、韩、周、楚、陈、宋等大国小国，故很少统一维护疏通，战国末世损毁淤塞更是严重了。王贲军水淹大梁之期，鸿沟曾一度断流，损毁更大。后来，秦军虽修复了鸿沟干渠，然诸多支渠却无法顾及，以致其效用大为降低。

战国之世，另外的漕渠主要有：楚国沟通汉水与云梦泽的漕渠，沟通震泽（太湖）与江水的漕渠，沟通江南五湖间的几条漕渠（史无确指）；齐国有沟通菑水与济水的漕渠；魏国有西门豹治邺时开凿的灌溉邺地的引河十二条水渠，有史起开凿的引漳水入河内之地而大富魏国的漕渠。注民众曾为史起引漳而歌之，云："邺有贤令兮为史公，决漳水兮灌邺旁，终古舄卤兮生稻粱。"当然，秦国的著名渠道更多：李冰渠（都江堰）、郑国渠、兴成渠及灭六国后新开的灵渠等等。战国末世二十余年，六国濒临亡国，完全没有人力财力心力整饬农田水利，凡山东六国之漕渠，其主干水道几乎无一例外地淤塞了损毁了。

马兴的漕渠工地主要集中在两大区域：江淮之间与大河两岸。

江淮之间，是疏通当年楚吴越三国旧漕渠。大河两岸，是疏通当年周、韩、魏、赵、齐五国旧漕渠。而通连这两大区域的，则是引河入淮的鸿沟水道。马兴事先已经将郑国的河渠图揣摩透彻，此番施工，亲自率八千士兵督导二十余万民力再度大力疏浚鸿沟。王贲灭魏后修复鸿沟时，由于楚国尚在，实际上只修通到楚国的陈城地界而已。实际上，鸿沟的最大淤塞恰恰在于进入淮水的楚国南段。马兴这次疏通，非但清淤加深渠道，而且将原渠道拓宽了三尺余，损毁段则全部加固重修。马兴已经听郑国说过，鸿沟将是天下唯一的一条大渠大道合为一体的南北干道干渠，正当中国腹心，决使其巍巍然用之千古。其余漕渠，马兴一律交给了各郡县，自己只派水工司马定期查验。如此堪堪将近一年，天下的旧漕渠已经眼看着全部翻新了。

在后来的渠路一体大工程中，马兴还开通了另外几条新漕渠：会稽郡的通陵渠、长沙郡的汨罗渠、陇西郡的秦渠、陈郡的琵琶沟等。四年之后，天下漕渠路工程全部告竣，皇帝东巡到碣石之际，专门刻石铭记了盘整华夏之盛事，其中对水事记曰："……皇帝奋威，德并诸侯，初一太平。堕坏城郭，决通川防，夷去险阻。地势既定，黎庶无

繇，天下咸抚。男乐其畴，女修其业，事各有序。惠被诸产，久并来田，莫不安所。群臣诵烈，请刻此石，垂著仪矩。”

在帝国遗留的所有石刻中，碣石门辞是以记载川防漕渠工程为主的。它所描述的工程实施效果确实是令人惊喜的：川防险阻没有了，漕渠水道疏通了，耕地稳定了，庶民没有增加徭役，天下都很安定；男子喜欢自己耕耘的土地，女子专注自己的家业，各种事情都很有秩序；水利整修惠及各个产业，许多原来因水害而分开的村落族群又合并到一起了，家家户户莫不安居乐业。山东农耕在战国末世已经很是凋敝，应当说，自帝国决通川防疏浚漕渠工程之后，天下农耕之再度兴盛眼见是要来了。始皇帝时期，政绩通报极少后世不实恶风，这种记载评判应该是基本接近事实的。因为，它不是秘密奏章的秘密颂扬，而是通报给上天的，是刻在山石上的，是谁都能看见的。战国雄风尚存，始皇帝君臣实在没有那种刻意粉饰而自招天下唾骂的伪善政风。一个时代的基本风貌，改也难。

三　堑山堙谷　穷燕极粤　帝国大道震古烁今

倏忽岁末，又是大雪飘飞了。

这次没有人再思谋贺寿，大臣吏员们的心思，都牢牢黏在与自己相关的那些工程事项的进展上，为纷至沓来的捷报欢呼着，为来年更大的图谋振奋着，总归是所有的官署都将年节沐浴省亲假忘记了。眼看岁末之夜将到，一座座官署依旧是车马进出昼夜不断门庭若市。嬴政皇帝思忖一番，觉得还是该与李斯说说，教各官署放官员们归家省亲。刚吩咐赵高备车，蒙毅匆匆赶来，禀报说郑国大人呈来紧急奏章，请求最快觐见皇帝。嬴政看了看漫天飞雪一挥手道，知会老令等着，朕与丞相一起去他府上饮酒。话音落点，赵高驾驭的垂帘篷车已经轻快地驶到了廊下，皇帝一步登上篷车辚辚去了。

丞相府前灯火煌煌，车马吏员进出不息，一看便是昼夜忙碌的架势。嬴政吩咐将车马停在旁门稍微僻静处，吩咐随车卫尉进府知会李斯。片刻之后李斯匆匆出门，听皇帝一说事由，立即力主皇帝下车在丞相府召见郑国，说丞相府与郑国的治粟内史府还有诸多大事需要会商，也要皇帝定夺。嬴政笑道，丞相府的事永没尽头，改日再说；老令可是事不要命不开口的人，走，丞相也该与老友会会了。李斯苦笑着摇摇头，只好登上了篷车。车方上道，嬴政正要回头与李斯说话，蓦然却见李斯软软靠着车厢的厚毡扯起了粗重的鼾声。嬴政咽下了口边话语，轻轻一跺脚，篷车立即变成了最平稳的中快速。到得郑国庭院，嬴政正要吩咐赵高将李斯背到卧榻去，不料李斯却在车轮倏忽一停中突然睁开了眼睛。

“丞相瞌睡如此灵便，羡煞我也！”皇帝一阵哈哈大笑。

“惭愧惭愧。”李斯一边说一边下车来扶皇帝。

“不须不须，我比你精神好。”嬴政一步下车笑道，“丞相铁人，都撑不住了。朕看，还是官署休事好，教臣子们好好歇息半个月，不能硬撑也。”

“臣遵命。”一想到自己方才的酣睡，李斯觉得任何话都不用说了，转身对跟随前来的书吏叮嘱了几句，书吏立即匆匆赶回丞相府了。

郑国迎到廊下，嬴政李斯正迎面踏上石阶。君臣三人谈笑风生地进了正厅，围着燎炉饮得一大碗热腾腾黄米酒，不待嬴政询问，郑国一拱手明明白白一句：“陛下，老臣勘察完毕，请开春之后大开道路工程。”“好！”嬴政拍案笑道，“老令说能开工，定然是水到渠成也。”郑国道：“盘整华夏，万马奔腾，老臣何能不感奋哉！老臣已经勘定了天下路渠之构架大网，陛下定夺之后，可立即大举筹划。”嬴政道：“朕拉丞相来，料到老令必是这件大事。老令便说，我君臣三人先斟酌一

番。”郑国已然有备，一拍掌，三名书吏从大屏后隆隆推出了一幅两丈余高的大板图，往中央一矗，当真威势赫赫。嬴政李斯大为振奋，不约而同地霍然起身走到了图前。

“《四海大道图》！好名称！”

“啊呀！这番气象可比当年郑国渠大多了也！”

在皇帝与丞相的惊讶赞叹中，郑国走了过来，探水铁尺啪地弹开

打上板图道：“陛下、丞相且看，老臣将天下官道盘整，分作四种情形：其一曰郡县官道，其二曰内史郡通外官道，其三曰天下驰道，其四曰天下直道。四种道路之交叉接合，老臣与百余名属下已经反复查勘无误。直道最难，老臣曾特意赶赴九原与蒙恬上将军会商旬日，方才确定。凡此四种情形，容老臣一一申明……”眼见郑国喉管喘声甚重，皇帝一挥手道：“教一工师来说，老令只须补正便了。”郑国素无虚应故事，一转身指定了旁边一个推图进来的中年官员：“这是老臣大弟子，职任府丞，熟悉全程勘察。”中年府丞执一木杆，指点着大图从天下官道说起，整整说了两个时辰。其间，嬴政李斯郑国三人均感站得疲累，于是重新坐回到案前，遥遥看着图板听着解说。郑国时不时补插几句要点，答皇帝丞相几句疑问，及至全部将天下道路解说明白，雄鸡的长鸣已经在茫茫飞雪中回荡了。

郑国勘定的天下大道有四百余条，由低至高，分作四大层级分别整合。

第一大层级：郡县官道三百九十余条。

此时所谓的郡县官道，实际是山东六国的既定官道。就实而言，这些官道大体上尚能通行。然由于道路没有定制，车轨没有定制，六国灭亡前的十余年里，又几乎没有一国整修过道路。所以，到秦统一

后的头几年内，山东郡县的道路状况已经很是混乱了。若非更大的改制事端一个接着一个，天下早已经怨声载道了。唯其如此，郑国给郡县官道确定的盘整方略是十六个字：路政统合，路通车通，断路连接，车路合一。路政统合，以达路通车通，是以车同轨为轴心，在改车的同时也改路，拆毁种种战时路障，取缔种种战时关卡，务求车行天下而无人为路障。断路连接，是修补各国战时阻敌而毁却的路面。此等情形在战国末世极为严重，诸多道路事实上在战事过后已经成为壕沟壁垒，一路不通者十之八九。

凡此等等改制建制，一律由国府统一督导，由各郡县自行修复疏通，并依法建立路政法度。以如此方略整合之后，郡县官道方能纳入天下大道之网。仅是开始这一大坨，皇帝便听得皱起了眉头：“琐细繁难，朕看只有丞相府揽得了这摊子也！”“好！臣交冯去疾领事。”李斯欣然领命了。

第二大层级：内史郡通外官道十二条。

内史郡，是老秦国故土的轴心部分，关中为根本。从郡县划分而言，老秦故土从北到南划作了九原郡、上郡、北地郡、陇西郡、内史郡、汉中郡、巴郡、蜀郡，共计八郡。然从道路修筑而言，内史郡因是帝都京畿之所在，所以也是所有大道的出发点与归宿点。是故，内史郡官道是打通关中与老秦本土各郡，也同时兼通天下的主要大道，但不包括驰道、直道两大最高等级，共计十二条：

其一，泾水道：以咸阳为起点，北越泾水，经义渠，抵达北地郡全境。

其二，汧水道：以咸阳为起点，西过陈仓，进入陇西郡南部。

其三，渭水道：从咸阳出发，沿渭水峡谷之北岸西进，直抵陇西临洮。

其四，子午道：从咸阳正南入子午谷，沿南山（秦岭）峡谷南进，抵达汉中郡，全程千余里。（后世三国时，蜀国大将魏延主张北出子午谷袭击长安，即此道。）

其五，水道：从关中中部的骆峪山口起，沿南山穿行，抵达汉中郡西部的水。

其六，褒斜道：从关中西部郿县的斜水河谷口起，南下接续褒水河谷，以河谷故道为根基拓宽，抵达汉中郡治所，全长五百余里。褒斜道为周人开拓的古道，历经秦惠王伐巴蜀拓宽，仍不能适应帝国图治之需求，故再度拓宽，其中一大半由栈道构成。

其七，陈仓道：以关中西部陈仓关为起点，南下大散岭，沿故道水（嘉陵江上游）河谷越南山（秦岭），再入褒水河谷，抵达汉中。陈仓道也是关中通蜀道路的北段，其路途有迂回，稍远，但坡道稍缓，易于车马行走。（二十余年后刘邦“明修栈道，暗度陈仓”，即此陈仓道也。）

其八，金牛蜀道：咸阳进入蜀郡之官道。此道北段乃陈仓道、褒斜道，自汉中郡开始入蜀段，称金牛道，其名称源于秦惠王时张仪金牛赚蜀五丁开路的传说。蜀道也是故道，郑国一体纳入整合拓宽。

其九，巴山道：关中入巴郡山道。因此道南经大巴山与米仓山，故后世称为米仓道。此道原本已经商旅踩踏成行人山道，此次也要整修为栈路结合的山道。

其十，白水道：陇西入蜀之道。因陇西之牛马兽皮与蜀中之米盐多有交换，商旅之路日见迫切，故郑国勘定此道：从陇西郡上邽（天水）南下，沿白水河谷越南山（秦岭），直入蜀中。

十一，蒲津道：关中北部通往河东地区的大道。以秦国旧都栎阳为起点，经下邽，过洛水，越过少梁山地，再过大河之蒲津桥，抵达河东蒲坂。这是一条战火连绵的古道，是老秦国与老魏国长期拉锯的战场。如今一统，成为除函谷关大道外，关中通向山东的又一条大道。

十二，武关道：关中经武关通向东南的主道。春秋战国时期，武关是秦国的东南门户，是与楚国抗争的要塞。如今一统图治，武关古道的起点是老秦国大军后援根基所在的蓝田塬。经关中任何道路入蓝田塬，大道经蓝田谷，经武关出东南山地，抵达南阳郡与故楚荆襄地区，成为关中通东南的最大出口。

凡此十二条大道，均为关中通联天下的出口大道。就实际说，十二条大道没有一条是新拓道路，而是全部在旧道根基上拓宽加固整修，并建立严格的路政法度。此间拓宽、整修、建制之难，虽较整合山东旧道容易，然就其山川艰险而言，却另有一番艰难。因这十二条大道都在老秦本土之内，嬴政皇帝与李斯丞相没觉得如何吃力。皇帝只问了郑国一句："十二大道有无改道？"郑国说："有小改，无大改。"皇帝笃定笑道："那便不怕，统交李信揽了。"李斯立即赞同道："陇西侯正欲整合临洮长城，左右一肩挑了，正当其人！"

第三大层级：天下驰道，以四大驰道为交织干线。

驰者，车马疾行也。驰道者，车马疾行之道也。今日话语，驰道是帝国时代的高速公路。这种驰道，经郑国审慎踏勘，只确定了四条干线：第一条，咸阳至函谷关的出关驰道，东西方向；第二条，函谷关连通燕齐（东穷燕齐）之驰道，可称秦燕齐驰道；第三条，函谷关连通吴越（南极吴楚）之驰道，亦称秦吴越驰道；第四条，函谷关连通南海诸郡（南极海粤）之驰道，可称秦楚粤驰道，五岭之南亦称扬粤（越）新道[注]。

咸阳至函谷关的出关驰道的路径是：沿渭水南岸的故道拓宽东去，经栎阳、下邽，进入桃林高地，过函谷，出函谷关，与关外两驰道分别接口。这是早已形成的关中东出的中枢干道，除却区段修补，基本不存在工程问题，只是要重新统一整合路政。

秦燕齐驰道的具体路径是：连接周、韩、魏三国的河外故道，北出安阳，经邯郸，向北抵达蓟城，由蓟城东南折，进入齐地，直达临淄，最后抵达最东部的濒海要塞即墨。这条驰道，虽多有当年各国的骨干官道做根基，但如今这些官道都如同前述郡县道一样，断断续续千疮百孔，即或个别区段路面尚好，亦不合新驰道之坚固宏阔规制。因此，除了不须重新勘察路线，驰道工程几乎是全部重修。

秦吴越驰道的路径是：北以函谷关驰道为接点，南抵郢寿驰道为转折点，东南经丹徒、吴中，过震泽南岸，进入会稽郡，再南下进入闽越之地。

秦楚粤驰道的路径是：北以函谷关驰道为起点，经洛阳、新郑、安陵南下，经故楚陈城、汝阴，抵达故楚都城郢寿（寿春），再南下穿越衡山郡、长沙郡，翻越五岭抵达南海郡，再抵达桂林郡。此道自五岭以南，时人称为扬粤新道。帝国末期中原大乱，南海尉赵佗封闭了扬粤新道，才免使南海三郡在楚汉相争的大动荡中得以自得。这是后话。

这条大道的壮观景象，明末诗人邝露有《赤雅》笔记云："自桂城（桂林）北至全湘七百里，皆长松夹道，秦人置郡时所植。少有摧毁，历代必补益之。龙拏凤跱，四时风云月露，任景任怪。予行十日抵兴安，至今梦魂时时见之！"帝国消逝近两千年后，旅人一过驰道尚魂牵梦萦，足见其壮美绝非虚言也。关山重重兼战乱未及，使扬粤新道得以保留后世，堪称历史奇迹。秦末之项羽集团，是以大焚烧、大劫掠、大坑杀、大破坏著称于中国历史的狂暴邪恶的复辟势力。其铁蹄所及，帝国壮美工程无不化为废墟，其破坏力与匪盗暴行，远远甚

于陈胜势力与刘邦势力。更有甚者，项羽集团大开焚毁、掘墓、劫掠等大破坏恶风，成为中国暴乱势力毁灭文明之鼻祖。恶魔之行，莫此为甚！若非赵佗关闭扬粤新道，项羽势力果真南下，岂有帝国大道之壮美遗存哉！

驰道之壮美，更在其筑路规制与行车路政。

后世西汉文帝时，有个儒家名士贾山上书，专门总结秦政得失以供汉文帝借鉴。此人文章远不如贾谊《过秦论》那般深远宏阔，然却具有另一样长处：纪事翔实，对已经逝去的帝国工程多有具体描述。其中，对帝国驰道的描述是："（秦）为驰道于天下，东穷燕齐，南极吴楚，江湖之上，濒海之观毕至！道广五十步，三丈而树，厚筑其外，隐以金锥，树以青松。为驰道之丽至于此，使其后世曾不得邪径而托足焉！"略去贾山的种种基于特定出发点而生出的偏颇评判，帝国驰道的筑路规制大体可见，经后世史家考证，亦为实际情形。

驰道宽五十步：即三百秦尺（六尺为步），合今六十九点三米。

三丈而树：即道路中央三丈为高速中道（驰道），两边栽植青松隔离。

厚筑其外，隐以金锥：路基夯实，上以黄土、砂石、石灰夯筑厚厚路面；路肩培土中隐藏一定密度的铁条（贾山称为金锥），效用类似后世之钢筋混凝土，既抬升路面，又兼顾平整便于排水。

整体规制：驰道最外两侧各有一道壕沟，一则排水，二则与田畴隔离。两道壕沟内侧是间距确定的连绵青松，形成驰道两边的林木隔离带。外侧青松与"中道三丈"青松之间，为臣民车马行走。中央三丈，为皇帝车马及紧急国务车马的高速驰道。如此遥观总体形制：四道青松分割成三条大道，中央皇室国务高速道，两侧臣民高速道。如此连绵千里，青松蔽日烟尘不起，翻山越谷直达海天，其壮丽气象实

在给人以震撼！若将稍后的西方罗马大道与秦帝国大道相比，其宏阔规模、总体长度、天下通连等所有方面，均远远不能同日而语。前边那位邝露，之所以在近两千年之后过秦驰道残存段落，仍然有“任景任怪”（任你感叹风景，任你怪哉不可思议）之叹，实在也是难免了。

西汉之时，历经楚汉动乱大破坏，帝国驰道之效能完整者，大约只有关中出关驰道了。《三辅黄图》记载，西汉完全承袭了帝国路政：“汉令：诸侯有制得行驰道中者，行旁道，无得行中央三丈也。不如令，没入其车马，盖沿秦制。”如此宏大的交通网，更配以如此严密的路政管理法度，秦帝国于两千余年之前能如此文明发达，当真令人不可思议。

第四大层级：关中至九原直道。

在帝国大道中，只有这一条直道是郑国单独列出的。直道者，堑山堙谷而直通目的之大道也。这是一条逢山开路，遇谷填埋，不迂不绕，从关中径直北上九原的一条大道。所以叫做直道，言大道本身径直，有着久远的理念根基。秦人秉承周文明，而周人曾经有过一条已经湮灭的直道。《诗·小雅·大东》歌云：“周道如砥，其直如矢。”唱的便是这条古老的王道——路面像磨刀石一样光洁，路线像射出去的箭一样笔直，何其令人神往也！帝国北上直道所要做到的，则是实实在在修一条平直的有实际用处的大道。

郑国查勘天下大道，所以北上九原，是受了嬴政皇帝的秘密嘱托。皇帝派给了郑国一辆王车，也带给了郑国一卷密书，书云：“北边匈奴，终将为华夏大患也，不能根除，朕寝不安枕矣！根除匈奴之患，根基在诸多后援；后援之难，道路险狭遥远。老令可借踏勘燕赵之际，入九原与蒙恬会商，若能勘定一条最具效用之大道，则反击匈奴事半功倍矣！”郑国会见了蒙恬，两人一致认同皇帝见识。历经月余踏勘会商，终于确定了修建后援大道的两大方略：筑路以秦赵故道为

根基，利用有效路段，取直增补，拓宽加固；路政由九原大军专一管制，专行粮草辎重车马与大军驰援。

战国时期，关中曾经有一条北去上郡、云中、九原的通道。当年苏秦说燕文侯曾提到这条故道，云：“秦之攻燕也，逾云中、九原，过代郡、上谷，弥地数千里。”赵武灵王胡服骑射之后，曾率军经云中、九原南下袭击秦国未遂，走的便是这条故道。就实际情形说，关中至九原边地，不是路不通，而是路难走：一则绕山绕水多迂回，全程数千里太过遥远；二则山道崎岖坎坷，诸多路段甚或时断时续，车马行走很是艰险，无法保障源源不断的粮草辎重输送。既往，九原秦军都是未雨绸缪，事先分段输送，囤积粮草辎重，否则无以应对突然之需。秦灭六国激战十年，蒙恬军始终不能脱身南下，根本原因在九原形势之险：历年所囤粮草辎重堪堪一场大战，若一战失利，则无以立即再度出击，而只能后退据守。蒙恬大军始终不能放手一战，非无战力也，根本在于无法解决二次反击的后继粮草。若不具有失败之后立即展开第二次反击的能力，则为大局计，秦军宁可与匈奴长期对峙。这便是在战国大动荡中锤炼出来的秦国战略：军力固然壮盛，依然看重强敌，若无失败之后再度大举反攻的战力与后援，则宁可维持对峙。此等战略，长平大战是也，灭楚大战是也，对匈奴大战仍是也。唯其如此，秦多大战，而大战几无败绩。

“直道全长，千八百里。老臣谋划，三五年后开始施工。”

“何以如此？”皇帝显然有些着急。

“直道工程浩大，非百万民力无以成其事，须通盘筹划。”

“老令所言在理。”李斯赞同道，“届时天下道路盘整完毕，民力可保。”

“好。教胡人再做几年梦。”思忖良久，皇帝终于忍下了一口气。

后来，直道终于轰轰然开工了。然则，终究还是没有全部完成。据当代秦史专家王学理先生之《咸阳帝都记》研究考证：秦直道的起点是林光宫（陕西淳化县北），咸阳至林光宫，则有一条三百里驰道直通。这段驰道之所以不算作直道，一在于路政法度不同，二在于筑路坚固程度不一，三在于管辖体制不同。出林光宫北上，经今日旬邑、黄陵、富县、甘泉、志丹、安塞、靖边、横山、榆林、内蒙古之伊金霍洛旗、东胜，最终抵达九原（今包头地带），共计十三个县市，全长一千五百余里。其选线大部沿子午岭主脊东侧、横山西侧，北出秦长城，越鄂尔多斯东部草原而抵达九原。

秦直道之最壮观者，在于途经山地的大道几乎都在山脊行走，史家称为“沿脊线”。其遗址路基的宽度尚在三十至五十五米之间，其弯度半径不少于四十米，足见宏大规制。司马迁曾步行直道，亲自踏勘，在《蒙恬列传》后边留下来的感叹是：“吾适北边，自直道归，行观蒙恬所为。秦筑长城亭障，堑山堙谷，通直道，固轻百姓力矣！”

究其实，这条无与伦比的高速军用大道，在西汉之世才发挥了真正的作用。汉文帝能发八万余骑兵快速抵御匈奴，汉武帝能“勒兵十八万骑，旌旗径千余里，威震匈奴”，若无秦直道之力，岂能为哉！太史公不思国家民族受惠，不思反击匈奴的巨大效用，大而无当地浩叹一声，将直道归罪于蒙恬的“阿意兴功”，云山雾罩地迂阔了一回，不足道也。

及至两千年后的明清时期，人们面对如此壮阔的山脊大道遗迹，已经无法想象了。于是，纷纷疑其非人力所为。陕甘地方志多有呼直道遗址为“圣人道”、“圣人条”者，且自作聪明解说云：“圣人道……秦以天子为圣，故名。”[注]令人哭笑不能也。

四　铸销天下兵器　翁仲正当金人之像哉

开春之际，陇西李信突传急报：诸羌联结西匈奴大举复仇！

诸将一闻战报，纷纷丢下工程前来请战，连王贲冯去疾冯劫三位三公重臣都风风火火赶来了。嬴政又气又笑道：“回去回去，都回去！李信是依法急报，又没说打不过要增兵，凑个甚热闹？都给朕记住：目下盘整华夏第一！仗有得打，然不是今日。陇西除了李信，还有个大将阮翁仲，不须你等操心！”一番斥责，一班大将们反倒是嘿嘿嘿抓耳挠腮地笑了。也是，李信那小子自灭楚吃了一败，恨不得所有的仗都自己打了，他能说要增兵？然则，这次羌狄加匈奴，可是二十余万人马，李信统共不过八万步骑，就算有翁仲辅助，撑得住么？一番犹疑思忖，有人嚷嚷说打仗不能靠一两个大将，靠的是兵力战法，还是该当增兵。

“朕亲自西巡督战。你等回去，各做各事。”皇帝板着脸又说了一句。

“不能！陛下不能涉险！”所有大将异口同声地喊了起来。

“鸟个涉险！”皇帝骤然口出粗话。大将们惊愕未定，又是一片哧哧笑声。皇帝兀自板着脸道，“陇西是老秦老根，匈奴羌胡从此下口，我正求之不得。引它全部压到陇西，我更求之不得。急甚来？谁若想去，只有一条，必得给朕打一次败仗回来！”一席话落点，大将们没有一个人再说话了。皇帝显然是深谋远虑，要以诱兵之计吸引匈奴大举南来，而后在陇西大举歼灭。果真如此，九原大患岂非大大减轻？而诱敌佯败，李信做不来么？看来，这次确实不能争了。一番思忖，大将们呵呵笑着匆匆散了。

旬日之后，皇帝车马隆隆开向了陇西。

这是嬴政第一次以皇帝之身出巡，虽在老秦本土，声势也还是比以往精悍的快车马队大了许多。郎中令蒙毅亲率一万精锐铁骑护卫，太仆赵高亲驾六马王车，皇帝书房的政事官吏大部随行。最大的不同，是行营中第一次有了十名内侍十名侍女。嬴政的本意，此番陇西

之战无论如何打法，陇西兵力都稍显单薄，以出巡之名随带一万铁骑，既不使匈奴警觉，又足为陇西军力增补。一接到军报，嬴政蓦然生出一个从来没有过的想法：匈奴既然屡屡想从陇西打开缺口，能否将计就计诱其主力南来，在陇西大举会战灭之？毕竟，在陇西决战匈奴，种种优势大于九原多矣。最根本一点，陇西山川纵横交织，起伏不定的山地环绕着盆地一般的大小草原，实施大军伏击围歼，比广袤的阴山大草原不知有利多少倍。果真要实施这一方略，必将牵涉全局兵力摆布。究竟能否实施，则要视匈奴羌狄之种种实际情形及其可能发生的变化而定，当然，首要之点是要与李信备细会商。一路西来，嬴政的这一谋划越来越清晰了。行至上邽宿营，嬴政终于思虑成熟，当夜拟就一卷诏书，要李信不要急于与匈奴开战，陇西之战容一体决之。

不料，诏书正要在清晨发出，临洮军报飞到了。

李信的军报说：匈奴羌狄大举来犯，在枹罕河谷草原大肆劫掠，似有长久盘踞枹罕之图谋。他深恐陇西诸部族因此动荡，因此派出三万飞骑诱敌东来，在临洮狄道峡谷设伏痛击，一战斩敌首五万余，匈奴残部狼狈逃去，羌、狄两大部族业已归降。由于李信正在枹罕草原处置羌狄部归降事务，不能亲迎皇帝，临洮将军阮翁仲正在狄道，业已东来迎接皇帝了。

“罢了罢了。”嬴政摇着军报皱眉苦笑。

“陛下，陇西侯有何不妥么？”蒙毅大是疑惑。

“不说了。打仗都是快手，能说不好么？”嬴政释然笑了。

“陛下，翁仲将军要来迎接，行营是否等候两日？”蒙毅转了话题。

“等甚？又不是不认路。”

车马再度隆隆上路了，沿渭水河谷西进两日之后，抵达秦长城脚下。一看见山脊上的那一道蜿蜒巨龙，嬴政立即下令人马就地驻扎，自己只带着蒙毅与一个百人队徒步登长城去了。这片山地是渭水源头，人呼首阳山。这道长城，是秦惠王时期平定戎狄叛乱后开始修建，秦昭王时期大举增修，从临洮到首阳山绵延数百里，成为防守西匈奴越过狄道峡谷的有力屏障。嬴政徒步登上了垛口，迎着山风遥望起伏无垠的苍翠山峦，遥望沿山脊而去的老秦长城，思绪一时飘得很远很远。蒙恬曾经上书，提出连接北边的秦赵燕三国老长城，以为长期防备匈奴的有效根基。依此方略，扩大连接又将如何？将临洮秦长城推进北上，直至九原秦长城，再连接秦赵燕三国长城，最终直达辽东，又将如何？果真如此，这道长城将绵延万余里，成为亘古未闻的万里要塞！那时，整个华夏将能对流窜如草原烈火的种种边患做到常备不懈，长久为患华夏的匈奴诸胡只能与我互通商旅，而不能任意兴兵，长久以往，华夏匈奴成为和睦邻邦甚或融为一体，亦未可知也！嬴政想得很专注，若是长城大计得以实施，再配以直道后援，无疑将真正成为根除边患的屏障，效用远远大于年年屯集重兵……

“陛下退后——”

嬴政从蒙毅的惊恐长呼中蓦然醒悟时，已经不觉走进了长城之外的山岩林木，正站在通往首阳山巅的崎岖小道上。随着蒙毅的惊呼，谷风浩荡的密林巨石中骤然一阵奇特的吼啸，山鸣谷应间沉雷夹着飓风迎面扑来。蒙毅与甲士们尚未聚拢，密林山岩上已扑出两只斑斓猛虎，一声吼啸从正面跃起扑来！嬴政一个激灵一身冷汗，一大步绕到一棵大树后拔出了长剑……千钧一发之际，山谷间暴起一声雷吼直与虎啸争鸣，吼声未落，一个巨大的身形掠过甲士，骤然扑在皇帝大树之前。嬴政一眼瞄过，此人高约两丈余，黑衣黑甲铜套护腕，颔下硬须如蓬刺四张，当真宛若天神。

“陛下退后！”巨人一声大喝的同时，两只斑斓猛虎从岩石上一齐凌空扑下，长啸中张牙举爪势不可挡。此时蒙毅与众甲士也已经赶到，在嬴政身前依山势高低错落排开，一齐挽弓待发。倏忽之间，巨人大吼一声，两臂齐伸如苍鹰展翅，两只巨掌叉开五指如硕大的异形铁钳，同时迎住了两只猛虎的脖颈，骤然之间竟将两只猛虎凌空提起。两只大虎飘飘凌空无可着力，大张的虎口发出一阵怪异的喘啸。巨人两臂齐伸，大喝一声去也，便见两只猛虎像两只断线纸鸢，飞入了深深峡谷之中。

“彩——”满山将士欢声雷动。

“临洮将军阮翁仲，参见陛下！”巨人大步回身，声如洪钟震荡。

“好！果然翁仲将军也！”嬴政一阵大笑，“朕闻先祖武王有孟贲乌获，不想我临洮竟有天神壮士，天赐于朕，可喜可贺也！”

“天神壮士！翁仲万岁——”将士们又是一片欢腾。

“翁仲谢过陛下奖掖！”阮翁仲慨然一句，又道，“末将奉陇西侯将令，恭迎皇帝陛下巡视临洮！”

“好！今夜与将军痛饮，明日进发临洮。”当夜，嬴政皇帝在行营大帐设小宴与翁仲聚谈夜饮，只有蒙毅陪同。嬴政兴致勃勃，听这位恍若天神的将军猛士禀报了狄道大捷的经过，又饶有兴致地问起了这位猛士的家世。翁仲不善言辞，红着脸结结巴巴说不利落，可在皇帝的笑语诱导下，竟渐渐地没了局促，口齿也神奇地利落起来，引得皇帝不时舒畅地大笑不止。

一出生，翁仲便是一个不可思议的神异孩童。翁仲还记得父母的说法，自己生下时长不过一尺八九寸，可上秤一称，竟有二十斤之重，如同一块石头！三天后，翁仲开始疯长，一岁时竟长到五六尺

高，四肢不软，硬朗如常，乡邻无不啧啧称奇。十岁时，翁仲长到了一丈二尺余，心智清明，体魄强健，毫无病态，乡邻们更是惊呼不止了。最奇特的是，翁仲食量惊人，每顿可吞下三十多张大锅盔，二十余斤牛羊肉。翁仲父亲亦农亦牧，农闲时还兼做胡马生意，原本临洮富户，可在翁仲长到十五岁时，硬是教翁仲吃得穷困潦倒了。其时正逢秦军在陇西征发，父亲立即将翁仲送到了县府。那日，黑衣县令惊愕万分地走出公案，仰头打量着矗立在大厅的这个近两丈高的少年巨人。已经是破衣烂衫的父亲，惶恐地站在少年巨人身旁，一个十足的小矮人而已。

“吃得多，不怕。真有力气么？”县令的目光活似在打量一头怪物。

“此子，拉动两头公牛尚可……”

“当官府谎言，大秦有国法！”

“大人，这是实情……”

翁仲憋不住开口了：“老父错也，在下能与三头牛较力。”

县令的嘴巴半天没有合拢，突然大喊：“来人！三头公牛！”

那一日，县府前的车马场人头攒动呼喊连天。三头公牛被套在一辆押送囚犯的铁笼车辕中，咻咻喘气长角晃动，一看就是草原牛羊群中最为凶猛狠恶的种牛。少年翁仲赤膊站定，两手挽着连接铁车后尾的粗铁链，脚前六尺处是一道又粗又长的白灰线。这是翁仲自家的方法，他若被三牛拉过六尺白线，愿以谎言服罪。当县令亲自举旗，劈下令旗大喊开始后，驾车的三名士兵站在车上扬鞭狂抽，一面大鼓也骤然擂动了。三头公牛哞哞怒吼连声，发疯般向前猛冲。少年翁仲大吼一声，两手挽定铁链，两臂小山般鼓起，纹丝不动地钉在原地，双

脚眼看着陷进地中三尺余深！人群奋激地狂呼着，三士兵的赶牛鞭都打折了，少年翁仲还是纹丝不动。僵持片刻，少年翁仲雷鸣般大吼一声，铁车猛然连连倒退，几乎将要翻倒。三头公牛长吼一阵，片片白沫大喷而出，山一般颓然倒地，眼瞪腿蹬瘫卧不起了……那一刻，全场人众都没了声音。县令终于清醒过来，立即下令收翁仲做了县卒，职司临洮县捕盗事。翁仲衣食有了着落，却因此没能进入秦军主力。

半年后，在缉拿一起马群失窃案罪犯时，翁仲失手扭断了两盗的腿脚胳膊，两盗不治而死。依据秦法，翁仲被县令判为杖笞六十。行刑之时，翁仲丝毫没有反抗，趴到砖地上自己拉开了衣裤。县卒们打得一头汗水，翁仲却鼾声如雷，在雨点般的大杖下睡着了。县令哈哈大笑，走下公案猛然踹了翁仲一脚："你小子好瞌睡！起来说话，可是服法？"翁仲爬起来揉着一双铜铃大眼，高声道："大丈夫报效国家，要这般挨打么？"县令仿佛没听见，自顾笑道："好！翁仲尚知守法，本县禀明郡守，擢升县尉！"少年翁仲满面通红，大声嚷嚷道："县令大人，难道大丈夫是靠打烂尻门子升官么？不能正经八百地建功立业么？"在县令与众人的哄堂大笑中，翁仲依旧高声嚷嚷着："笑甚笑！我翁仲大丈夫也，总有一天要为国立功！"

翁仲二十岁那年，陇西军马因李信灭楚战败而大部东调了。

羌狄眼见有机可乘，遂联结西匈奴，再次大肆劫掠临洮。临洮守大为惊慌，连夜修书飞报咸阳请求援兵。然天还没亮，翁仲飞步赶到了临洮守幕府，将截回的军报砸到了公案上。临洮守既惊又怒，连呼翁仲通羌叛逆。翁仲愤愤然吼道："万余兵马还要援兵，大草包一个！翁仲身为保民县吏，岂能容得！"眼见这黑铁塔矗在案前，还气昂昂以为县吏比临洮守还大几级一般，分明说不清，打又打不过，临洮守又气又笑又哭笑不得道："好好好，算你保民县吏厉害。你只说，万余兵马如何对付数万羌匈飞骑？否则，莫给老夫添乱！"翁仲高声吼道："草包让开！翁仲但领三千兵马，决保临洮安然无恙！"临洮守思

绪飞转，连忙拍案高声道：“一言为定，老夫给你三千军马！快去点兵准备，老夫还有急事！”翁仲雷鸣般一阵大笑，捡起临洮守抛来的令箭大步砸出了厅堂。临洮守连忙唤进司马，叮嘱重新飞报咸阳，而后又连忙赶赴军营去应对翁仲了。

一切都在奇特地变化着。二次飞书的司马赶夜路太急，又骤遇雷电暴雨，人马一齐被突如其来的泥石流淹没。临洮守得信之日，羌匈飞骑六万余已经杀入了陇西草原。翁仲二话不说，率领三千秦军骑士奔向了最西边的枹罕。临洮守万般无奈，只好亲自率领余下的八千余步骑随后赶去策应，只图死战而已了。不料，翁仲大是奇特，徒步飞驰竟丝毫不输秦军快马。赶到枹罕草原河谷的一道山口之日，正与遍野蜂拥的羌匈飞骑撞个满怀。将士们尚在急促地会商战法，翁仲连声大吼：“全军矛子！都给我堆起！留下一百人下马，专给我送矛！你等只管捉活人！”

陇西山地草原的秦军，配置及战法与九原大草原不同，最大特异处是人人兼具骑步两战之长；兵器不同则在于人手一支三丈长矛，但遇山地隘口便下马森森然列阵阻击。如今，骑士们见这位几与三丈长矛等高的壮士声如雷吼，没有片刻犹豫立即照办。三千支长矛堪堪在山口堆集好之时，羌匈飞骑漫山遍野呼啸压来了。翁仲揽起十几支长矛挟在腋下，大吼一声飞步迎上，一支支长矛尖厉地呼啸着扑向羌匈人马，其劲急声势竟比秦军的强弩大箭还更具威力。瞬息之间，羌匈骑兵纷纷人仰马翻。翁仲一边飞步游走，一边接过流水般送来的长矛，一支支间不容发接连飞出。潮水般的羌匈飞骑如遇铜墙铁壁，骤然倒卷了回去，亦有一群群死命冲来，大吼着要杀死这个怪物。不料，如此一来更得翁仲所愿，两手各握三支长矛，向下连刺带打，战马也好骑士也好，遇之无不纷纷倒地。羌匈飞骑的战刀弓箭偶中翁仲之身，也如水击山岩飞溅而去。激战片时，翁仲杀得性起，雷吼一声劈手撕扯开一匹战马，两手各提半片血肉横飞的马尸排山倒海般打来，恍如一尊血红的天神踏步在一群侏儒之间……羌匈骑士们一时大

骇，遥遥望见山岳般的血红巨人，人马一齐瘫软在地，海浪退潮般倒在了草原上，一片天神饶命的呼救声……

那一战后，得陇西秦军将士一致拥戴，临洮守上书咸阳报翁仲奇伟军功，一力举荐翁仲做临洮将军。秦王嬴政那时便知道了翁仲，并不止一次地半信半疑人间竟能有如此奇伟之士，却始终因为牵绊中原灭国大战，而未能宣召这位临洮守护神。

……

三日之后，皇帝行营抵达临洮。蒙毅询问翁仲："皇帝行营驻扎临洮城内好，还是城外好？"翁仲慷慨答道："草原之地自来都是城外好，打仗利落，跑起来也快！"蒙毅将翁仲答话禀报皇帝，皇帝一阵大笑，立即下令在临洮城外的洮水河谷扎营了。一轮圆月堪堪挂上湛蓝的夜空，李信马队飞驰归来了。李信禀报给皇帝的喜讯是：西匈奴、西羌与戎狄诸部已经族首共同议决，全部臣服大秦，不复与北匈奴单于联结。李信已经带回了臣服盟约，只要皇帝颁赐几个封号以诏书回复，盟约便告成立，中国西部的胡患便告终结。皇帝很高兴，也很惊讶，西匈奴颇具实力，何以一战便告臣服？李信又禀报一番，皇帝这才明白了其中原委。

六年前，翁仲率三千军马血战草原，使羌匈八万余飞骑不能逾越洮水山口，西匈奴与羌狄各部确实被打怕了。天神翁仲的故事在西部草原传开，西羌戎狄与西匈奴各部一致相约，但有翁仲在，不复再进中原。倏忽几年过去，北匈奴大单于忽然在今年初派秘密特使南来，对西匈奴单于通报了一个秘密消息，说那个凶狠的翁仲已经死于瘟病了，临洮正告空虚。西匈奴单于野心复起，遂再次联结羌狄大举进犯。及至李信设谋，翁仲率军在狄道伏击，匈奴将士见天神般的翁仲复出，立即便大乱溃退了。秦军所以能大举追击数百里，一大半是因为匈奴羌狄大感恐惧之故。

“如此说，你等原本并未准备大打？”皇帝饶有兴致。“正是。”一脸沟壑纵横的李信已经历练成稳健明锐的大将了，

“臣得陛下西巡消息，本意欲等陛下巡视陇西后统筹决之。臣之设想，陛下或欲放缓陇西战事，以吸引匈奴大举压来陇西一战灭之。不意正当此时，羌匈飞骑已到，臣只想以翁仲部稍作狙击。一仗不打，毕竟也是诱敌痕迹太重。臣不曾料到的是，羌匈飞骑畏惧翁仲能到如此程度。臣久历沙场，深知一军胜负不能托于一将之身。不想，臣又迂阔了一回……”

“天意也！将军无须自责了。”皇帝舒畅地大笑起来。“陇西底定大局，翁仲当居首功！”李信也笑了。“匈奴见翁仲如见天神，望风而逃，亘古奇闻也！”蒙毅更多的

是困惑惊讶。“说奇不奇。”李信笑道，“胡人多信天神巫术，真以翁仲为天神亦未可知。”

“天赐奇伟之士，我大秦真正长城也！”嬴政皇帝慨然一叹，对蒙毅吩咐道，“飞书咸阳，下诏少府章邯：举凡缴集天下兵器，一律铸为若干金人，具以翁仲将军之像，镌刻翁仲之名，永镇咸阳！”

“陛下明察！”李信蒙毅异口同声。

陇西会战虽未成局，然西部大局一举安定，毕竟是有秦以来前所未有。嬴政皇帝大为舒畅，大举犒赏了陇西将士，擢升翁仲为食邑六千户的大庶长爵，加李信食邑千户。皇帝征询李信翁仲，是否要将一万铁骑留在陇西。李信翁仲同声谢绝不受，慨然立誓确保西部康宁。皇帝心下大定，旬日之后返回了咸阳。

少府章邯奉命收缴铸销天下兵器，实在有些棘手。

章邯之难，不在兵器收缴，而在如何铸销？章邯虽不能确知天下兵器几多，然却也明白，定然是数以百万计的天大数目。如此巨大数量的铜铁兵器，要熔铸成何等物件，才能全部消受净尽？自半年前受命，章邯与经济官署几经会商，先后酝酿出了三则出路，一次一次均遭否决。第一次谋划的出路是：大量铸造犁铧以助牛耕，部分无偿分发边远郡县乡野，部分用于官市出售。然交丞相府会同九卿议决，诘难立即浮现出来。依据秦法不救灾的传统，无偿分发容易诱发民众惰性，不宜；而官市出售，官府得利，则有违息兵安民大义，也不宜。王贲的太尉府还提出了一个新的疑难：若大量犁铧流入民间，事实上超过了耕田所需，不法世族若再从民众手中收买，进而秘密打造兵器，岂非自种祸根？此议一出，朝议哗然，自然而然地否决了第一种看似最为正当良善的出路。

第二次谋划的出路是：仿铸九鼎，永镇咸阳。一交丞相府会同九卿议决，胡毋敬的奉常府立即大出诘难。吕不韦灭周时，九鼎业已神秘失踪，如此庞然大物能神秘失踪，必是天意无疑，天意使九鼎消遁于人间，今日何能违天而使其重现？更有一条，秦一天下开万世先河，改正朔定国运，一切自成崭新法统。九鼎纵然神圣，终为三代天子权力之信物，大秦皇帝超迈古今，何能仿效三代天子信物而独无创新乎！战国末世，敬天法地顺乎自然的理念依然根基深厚。此论一出，于情于理于传统，皆是赳赳雄辩，连原本无可无不可的皇帝也没了话说。自然而然地，熔铸九鼎也行不通了。

第三次谋划的出路是：铸造六条十余丈长的巨鲸，安置在兰池宫的兰池水景中，与那条石鲸相辉映。这次一交议决，章邯更遭非议。一种非议是：以铜溺水，暴殄天物，荒诞之尤！一种非议是：铜铁入水必锈蚀，与白玉巨鲸完全不能同日而语。于是，这第三种方略还没有呈报到皇帝案头，便被否决了。

在此期间，天下兵器已经越来越多地聚集到咸阳来了。章邯长期执掌秦军大型器械兵，对种种涉及工程的事务很是精到。如今一见各种兵器源源不绝而来，章邯顾不得铸销方略尚无头绪，只有先行处置这如山一般堆积的兵器存放事务了。章邯立即派出少府丞与王贲的太尉府会商，提出以上缴的上好兵器先行置换秦军的旧兵器。然太尉府一经查勘，却发现可置换者数量很小。一则是秦军兵器库接近报废的旧兵器很少，二则是山东六国兵器形制与秦军兵器不合，主要缺陷是部件不能通用，除了一次性使用的刀剑长矛，其余诸如弓箭、弩机、云梯、云车、战车、塞门刀车等攻防器械，基本上无法置换。于是，章邯目下的事务变得简单明白了许多：分类拆卸，分类处置，铜铁熔铸事待后再决。

月余之后，万余名士兵工匠将兵器分类拆卸完毕了。司马报来的数字是：铜料兵器六十六万余件，铁料兵器八十九万余件，铜铁部件一百三十六万余；云梯云车战车弓箭等木料部件，二百三十六万余；马具车辆之皮料部件，一百四十五万余。章邯立即下令：木料皮料，全部运进少府国库；铜铁兵器与部件，一律分类码放，等待熔铸。虽然，铸造何物还没有定论，然章邯也不打算自家再思谋了。章邯拿定主意，一边下令调集中原各郡县冶炼工匠入咸阳，一边上书奏报皇帝决断熔铸器物。一个多月里，工匠纷纷到达咸阳，在渭水南岸扎成了连绵十余里的冶炼大营，冶炼橐籥炉六万余座，若每炉工师仆役统以八人计，则一次聚集工匠民力约五十万，实为亘古未闻之大冶炼也。不料，此时皇帝却出巡陇西了。

“冶炼开炉——”

皇帝诏书飞回咸阳之时，章邯跳起来大吼了一声。

那夜明月高悬，渭水南岸红光弥天，十万余只橐籥炉的冶炼之火映得咸阳城阙一片通红闪烁。橐籥者，鼓风冶炼炉也。一只巨大的鼓风牛皮橐高高矗立，一支粗大的竹管伸进近两丈高的炉膛下，四名赤

膊壮汉用力压下牛皮橐上的大板，一股强风鼓进炉膛，烈火熊熊而起，熔炉铁兵部件渐渐化成了铁水，夜空中铁花飞溅分外绚烂壮观。这种鼓风炼铁之法，在春秋战国时期已经大为普及。老子为了说明天地气运之道，找到的最好比喻物是橐龠，其云：“天地之间，其犹橐龠乎？虚而不屈，动而愈出。”

第二年秋风来临之时，兵器铜铁终于化成了十二尊巨大的金人，分两排矗立在咸阳宫前的广场上。每尊金人高五丈六尺，重三十四万斤，金光灿灿地鸟瞰着车马行人，其赫赫威势远远超过了三代之九鼎。直到西汉之世，这十二尊金人依然威势赫赫地矗立在长乐宫门前，匈奴人长安见之，无不视若天神跪拜。到东汉末年，又一个等同项羽的大破坏者董卓，熔铸了十尊金人铸了小钱。所余两尊，至魏晋南北朝大乱之世，又为苻坚所毁。巍巍帝国金人，终不复见矣！

五　信人奋士　烁烁其华

离开九原大军，离开蒙恬，扶苏很有些不舍。

扶苏没有料到，父皇会以如此形式召他回去。父皇的诏书是颁给蒙恬的，事情却是关涉扶苏的。父皇诏书说：陇西大定之后，北胡一时收敛，我亦须时日积蓄后援，九原近年当无大战，故此，着扶苏先回咸阳。上将军若有急需，可在大将中遴选一人北上。蒙恬接到诏书，当夜便为扶苏举行了饯行礼。军宴之上，蒙恬多有感慨，举着大爵高声道：“自公子入九原，老臣心下负重六年矣！今日还国，冠剑任事，公子正当其所，国家之幸也！”扶苏分明看见了蒙恬眼角的泪光，不禁怦然心动了。六年来，扶苏从一个十六岁少年成长为一个行将加冠的英武青年，其间之种种坎坷历练，除了扶苏自己，只有蒙恬最清楚。对于这位与父皇同年的上将军，扶苏的敬佩是发自内心的。蒙恬的才具胸襟，蒙恬的明锐洞察，蒙恬的睿智诙谐，蒙恬的明朗豪迈，无一不在长长的相处中一丝一缕地镌刻在扶苏身上。在九原住得时日愈久，扶苏愈发深刻地体会了父皇当年将他交付给蒙恬的苦心。平心

而论，在一个少年的成长之期，能以蒙恬这般人物为师，能在雄风浩荡的九原大军中历练，是扶苏的幸运。一朝分别，扶苏确实有些百感交集，说不清其中滋味了。

扶苏的还国感叹，更多的来自父亲。

颁行诏书的特使是蒙毅。扶苏从这位年仅三十出头便已经两鬓斑白的中枢重臣身上，依稀看到了父亲的迅速衰老，更从蒙毅时而流露的感喟中，真切品味到了父亲的巨大辛劳。倏忽十余年之间，秦国扩展为整个天下。国家骤然大了，国事骤然多了，父亲从一国秦王也变成了天下共主，变成了皇帝陛下。这种变化的实际内涵，已经远远超出了寻常臣民的视野，留在他们心目中的，只是皇帝无比神圣的权力与光环。只有扶苏清楚地知道，对于父亲这样的君王而言，国家的大扩与权力的猛增，只意味着对父亲生命的更大掠夺，只意味着嬴氏皇族之间更加萧疏。扶苏与父亲相处不多，然却以生命血肉的传承凝结，直觉地体察着父亲的灵魂。父亲的心头没有皇族，没有家室，只有国家，只有天下。父亲做秦王，秦王没有王后；父亲做皇帝，皇帝没有皇后。包括扶苏在内，所有的皇子也便只有生母，没有国母。父亲已经迈过了四十整寿的门槛，可还是没有立太子。嬴氏皇族子弟数千逾万不乏英才，却没有一个人做国家重臣，更没有一个人承袭祖先爵位。也就是说，贵为皇帝的父亲，一不立后，二不立嫡，三不用皇族拱卫，真正地孤家寡人一个。

仅仅从这些最基本处而言，纵然是力行禅让尊奉德政的三皇五帝，又有哪一个人能够做到？自古至今，只有皇帝父亲做到了，义无反顾且一无彷徨，以至最通晓上古王道的儒家博士们都为皇帝感到恐慌了。那个淳于越曾在博士宫论政中说过几句结实话：“今陛下有海内，而子弟为匹夫。卒有田常六卿之患，国无辅拂，何以相救哉！”尽管此话已经传遍天下，父亲却是不闻不问。扶苏知道，这也是父亲独特的治国方略：无论任何言论，只要不写进奏章不说在庙堂，父亲便

永远地没听说过，永远地不据以论事。如此这般的皇帝父亲，大公至明又躬操政事，起居无度又永无歇息，岂能不迅速地衰老？当蒙毅不期然说到父亲身边多了一个东海神医时，扶苏的心猛地一揪——若无疑难大疾，父亲会撇开太医而延揽东海神医？要知道，东海神医，不过齐国方士的另一个名称罢了。自扁鹊入秦后，先祖孝公与商君补正了秦法，严禁方士巫医进入秦国。父亲历来奉商君之法如神圣，若无枯竭之感，如何能如此秘密破法？蒙毅很可能以为扶苏不知东海神医为何物，一时不留意说了。但在扶苏听来却如寒霜破夏，明朗的心骤然缩紧了……

风尘仆仆地赶回咸阳，扶苏立即晋见了父皇。

“好！小子长大成人了！”

嬴政皇帝很是高兴。看着儿子一身边军皮甲胄一领金丝黑斗篷大步走来，英挺雄武稳健端方，嬴政心头骤然一热，这个儿子太像当年的自己了！嬴政皇帝第一次赞赏地拍了拍儿子的双肩，第一次放下了几乎永无休止的案头事务，第一次下令在书房设置了小宴，疲惫松弛地靠着坐榻与儿子攀谈起来。父亲问着，扶苏说着，说了九原大军几年来的种种防范与反击，叙说了自己的军旅历练，叙说了一路南来的种种见闻。皇帝父亲饶有兴致，问儿子以为天下治情如何？扶苏说，父皇的盘整华夏大略业已初见成效，道路畅通，商旅来往大见稠密；川防尽去，大河舟船密集了许多；田渠通畅，农耕田畴大见好转，一路都是生机勃勃。皇帝父亲呵呵笑了，见事贵见缺，说说有甚缺憾？扶苏坦然道：“目下治情，儿臣以为两处须得留意。”“你且说！”皇帝父亲立即目光炯炯了。扶苏说：“一是涉及民生的诸般实事尚有杂乱，如天下钱币改制、民众迁徙互补、人口登录、田税徭役等须得尽快一体盘整。”

“说得好！”皇帝父亲欣然拍案，“这次召你回来，正是民生改制。”

“儿臣领命！”

“好。说第二件。”

“中原百姓多有失田，须及早谋划应对之策。”

“失田？从何说起？”皇帝显然很是惊讶。

“父皇，失田事不违法度，故很少为人瞩目。”扶苏思绪飞动，说得很是平稳，“自商君变法以来，民田得以自由买卖。依据秦法，买卖田地不违法度。是故，近年来山东世族与富商大贾借饥荒、迁徙、漕渠工程等种种机会，大肆购买黔首耕田。民之田产，遂不断流入权贵富豪。黔首尽失田产之后，则沦为世族佣耕之家，几与当年奴隶[注]无异。就盘整华夏而言，失田之祸在于导致民穷民变，不合大局。然就治国政道而言，买卖田地却合于法度。有此乖谬，民户失田很难处置，却又不能不处置。”

“怪也！”皇帝大皱眉头，“土地买卖百余年，何以从未有人提及如此弊端？”

“父皇明察：战国之世，各国迫于刀兵连绵，多行战时统管；各国世族则拥有治权封地，与自家田产无异，无需强购民田；其余富商大贾，纵能买卖民田，数量毕竟不大，不足以引起震荡。秦国则基于尚农抑商奖励耕战，富商大贾很少，土地买卖更不成其为事端。是以，战国之买卖土地，并未弥漫成各国祸患。如今不同，天下兵戈止息，封地一律废止，郡县世族与富商大贾欲发其家，欲张其财，只有通过土地买卖一途。”

“依你所见，买卖民田已成天下流风了？”

“儿臣经三晋故地，暗访了诸多郡县。至少，中原买卖土地已有蔓延之势。”

“岂有此理！”皇帝一拳砸到铜案上。

那日，皇帝与长子一直叙谈到五更鸡鸣方散。

旬日之后，扶苏在太庙举行了加冠大礼。皇帝亲临太庙，奉常胡毋敬做了皇长子加冠的司礼大臣。姚贾给扶苏戴了布冠（文冠），王贲给扶苏戴了皮冠（武冠），李斯最终给扶苏戴上了玉冠（成人冠）。三冠礼成之后，嬴政皇帝走下帝座，亲自给扶苏佩上了一口尚坊特制的玉具剑。之后，蒙毅宣诵了简单明了的皇帝诏书：“自即日起，皇长子扶苏冠剑与政，会同丞相府行民生改制诸事。”当英挺厚重的扶苏冠剑斗篷步出大殿，站在廊下向与礼大宾们拱手致谢时，整个太庙庭院响彻了万岁欢呼声，青苍苍松林也弥漫出种种不安的议论声。

帝国朝野很少有人见过扶苏，然对这位皇长子却从不陌生。

这种熟悉的感觉，来自不断流传的有关“公子伯秦”的颇具几分神秘的传闻。种种传闻都归结为一个铁定的口碑：伯秦刚毅武勇，信人奋士，必将成为天下栋梁！传闻中的公子伯秦，布衣入军起于卒伍，曾率十骑士乔装商旅，千里深入狼居胥山，一举探清了匈奴单于庭的兵力隐秘。一年之后，伯秦擢升为千夫长，屡次不避艰险，率部护持阴山牧民脱离了匈奴飞骑的追杀。人言，伯秦之奇不仅仅在作战勇猛多智，更在结人胆识非凡。伯秦曾多次深入草原与胡人周旋，竟神奇地使匈奴人的十三个才士心甘情愿地归顺了秦军，有的做了幕府司马，有几个还做了九原郡的县令。有人说，伯秦刚毅武勇，折服了匈奴才士。有人说，伯秦酒风豪爽，喝倒了一大片匈奴酒徒，胡人甘愿臣服。更多的说法则是，伯秦风骨高远笃行信义，一诺千金，融化了胡人之心。

有一个故事说：伯秦曾与一胡人部族头领相约，以海盐丝绸交换胡马。约定之期已过三日，胡人依旧未到。部下皆主张返回，伯秦却

力主等候，说这个族领不是失约之人。月余之后，伯秦人马与一百辆牛车已经断了粮草，可伯秦还是原地不动。及至胡人头领带着伤痕累累的数百男女赶来，伯秦人马已经奄奄一息了。这个因骤然遭遇内乱兵变而延误约定的胡人族领大为感奋，当即便要率领残余族人跟伯秦南下投奔秦军。伯秦却拒绝了。伯秦对胡人头领说，你族危难未平，投奔秦国是为不信；此时秦纳你族，实则乘人之危，是为不义。伯秦不才，愿无偿助你本次财货，并率我部之力助你平叛。三年之后你族康宁兴旺，其时若愿归秦，则伯秦当以大宾之礼迎之，永世以同怀视之！胡部族人闻言，无不涕泣感动拜谢伯秦。三日休整之后，伯秦率部与胡人部族并肩杀回，一举平定了该部叛乱。头领重新得位之后，伯秦所部却悄然离开了。三年之后，这个头领果然带着举族万余男女并十余万头牛羊马匹，轰隆隆开到了九原，投奔了大秦。

“我归大秦，非畏秦力，实服公子伯秦之信人大义也！”

胡人头领的这句话，使伯秦的公子身份大白于天下。从此，人们破解了一个长期隐藏在心头的秘密：神秘的伯秦故事，说的竟然是皇帝长公子扶苏！与此同时，胡人头领的这句话，也轰轰然震撼了老秦人长久信奉的一条铁则：胡人豺狼之心，非战无以服之。老秦人从伯秦的故事中，依稀看到了全然不同于强兵尚武的另外一种力量，既新奇又不安。

帝国重臣们对这位扶苏公子也是一样，既熟悉，又陌生，既赞叹不已，又忐忑犹疑。古往今来，储君为国家后继之根本。今日扶苏公子加冠带剑，显然距离正式立为太子只有一步之遥了。如此泱泱华夏，如此英才储君，帝国元老们的欣慰是不言自明的。然则，胡人头领的那句话却也如同符咒一般萦绕在元老重臣们的心头，总是对这位公子有着一种不明不白的隐忧。毕竟，在战国铁血大争百余年之后，强力兴亡已经成为一种深深植根于天下的信念，信义之类的作为与精神，太容易使人等同于迂腐的仁政，等同于空泛的王道了。当此之

时，谁能无条件地断然肯定，扶苏的这种信义之行便没有迂阔的王道根基？而若果然如此，从来都是奉法尚武的帝国治道，岂不是一场隐隐可见的治国信念纷争？而这一切的一切，都得等这位业已加冠带剑的扶苏公子的施政作为来说明了。

三日之后，扶苏正式拜会了左丞相李斯。

李斯很是看重与扶苏的相处。皇帝派扶苏随蒙恬历练了六年军旅，目下又派定扶苏随他历练国务，应该说，对于重臣元老，这是很难得的殊荣。李斯入秦已经近三十年了，在做丞相之前，李斯始终是奋发精进专于功业，从来没有就朝局人事用过心思。然则，取代王绾做了首相之后，李斯不自觉地生发出些许微妙的心思。但遇大事，李斯都开始自觉不自觉地要从朝局人事想想了。布衣出身的李斯，对自己的人生从来是清醒的。封侯拜相，显然已经是位极人臣了，功业巅峰了。往前走，大体当以如何保全功业，如何保全已经蓬勃繁衍起来的巨大家族为根本了。少年青年的拮据滞涩，使李斯对“厕中鼠”的贫贱屈辱有着极深的烙印。这种烙印，随着境遇的不断攀升，已经化作了潜藏在灵魂深处的一丝隐隐的恐惧，一种永远不愿提及的记忆。未达巅峰之时，奋然攀登的李斯顾不得去想，顾不得回首顾盼，只是无所畏惧地奋争着。一旦达于巅峰，蓦然回首，李斯对远远逝去的往昔突然有了一种恍若隔世之感……此间种种滋味，在更深人静之时，李斯不知已经品咂过多少次了。唯其如此，李斯对扶苏与他的共事生出了一种从来没有过的心思：扶苏眼见将成太子，未来也必是二世皇帝无疑，对扶苏不能纯粹以公事论，而必得以储君论，要尽可能多地体察这位未来的皇帝与始皇帝之间不同的政风，至少，要做到自己在扶苏心中的分量不下于蒙恬。

“长公子冠剑视事，老臣深感欣慰也！”

“扶苏受命师从丞相，历练才具，不敢言视事二字。”

李斯在正厅会见了扶苏，大宾常礼，豁达亲切。扶苏则谦恭厚重

又绝不显半分伪善，深深一躬，毫无倨傲浮华之气。两人说开政事，坦率相向，很是相得。李斯一一说了诸般民生改制的原定方略，申明民生改制以币制、田亩、度量衡、户籍登录、赋税徭役五件大事为根本。末了，李斯笑道：“老臣之见，民生改制事统交公子总揽，若有疑难，老臣参与斟酌即是。”扶苏一拱手道：“总揽民生改制，扶苏力所不能。扶苏所欲者，师从丞相修习国事处置也，丞相幸勿推辞为是。”李斯一摆手道：“不然。公子纵然师从老臣，老臣亦当因材施教。公子少学有成，又在边地历练军政多年，见识胆识多有口碑，完全具备领事才具。若公子果真以修习吏员居之，历练进境必缓。老臣之意，公子至少自领两事，重担在肩，修习则事半功倍也。”扶苏一拱手道：“丞相如此说，扶苏领命，敢请派事。”李斯殷殷关切道：“币制、田亩两事，一涉天下财货，一涉农耕盛衰，于民生最为根本，于改制最为要害。老臣之见，公子领此两事，或可一举把握天下脉搏。公子以为如何？”扶苏欣然道：“丞相信得扶苏，扶苏自当全力而为！只是，扶苏初涉民治，敢请丞相派一干员襄助。”李斯爽朗大笑道：“公子臂膀，老臣业已物色定也！”说罢啪啪拍掌，大屏后便走出了一个人来。

“御史张苍，见过公子。”

当一个长大肥白衣袂飘飘的人物走到面前时，看惯了黝黑精瘦士兵的扶苏不期然笑了。待来人站在厅中一礼，扶苏点了点头没说话，却皱起眉头看了看李斯。李斯笑道：“张苍者，原本老丞相王绾之干员也，在老相府掌秦国上计注。老丞相去任之时，举荐张苍入了御史大夫府，总监天下上计。若论理财之能，经济之通，只怕天下无出其右耳！”眼见此人肥白如瓠，大白脸膛耀人眼目，全无精悍气象，扶苏心下终有狐疑，遂一拱手不无揶揄地笑道：“先生雍容富态，不知大腹装满何物耶？”

“在下腹中无他，唯天下账册而已。”

“翻翻账册，天下钱币几何？”

“天下钱币，二十一枚而已。”

“二十一枚？笑谈！”

“七国钱币各金、铁、布三式，正是二十一枚。”

“好。天下田畴几多？”

“水旱两等，百步一亩。”

“先生急智过人。然，所言终觉大而无当也。”

“公子差矣！”张苍正色道，“今天下初定，民户未录，民田未核，钱币未理，公子所问纵神仙不能作答。公子若果真求才，不当以相貌存疑于人。张苍若任事无能，公子自可以法度贬黜之，何须此等乖谬考校哉！”

“扶苏谨受教也。”扶苏离案起身，深深一躬。

“原是在下愤懑偏颇，不敢当公子如此大礼。”张苍也是深深一躬。

李斯不禁一阵大笑：“张苍啊，你愤懑何来？老夫举荐你迟了么？”

“不不不。”张苍满脸通红嚷嚷道，“在下生得白，又生得肥。人便说在下肥白如瓠，必是沉沦奢靡之徒！得此口碑，纵然在下满腹才具也只能做个理财小吏。就这，还怕在下贪渎，又要教在下改做御史！敢问丞相，在下能不愤懑么！”

“愤懑愤懑！要我也愤懑！”扶苏高声跟着嚷嚷。

哄然一声，三人一齐大笑起来。

这个张苍，二十余年后成为西汉首任计相（总司天下财政），辅助萧何领政，堪称中国古代最著名的会计大师。后来，张苍一直做到御史大夫、丞相。张苍对曾经亲为效力的帝国很是敬重，是力主汉承秦制的主要人物之一。甚至连正朔、服色等，张苍都主张秉承秦制。汉武帝之前，西汉对秦法秦制全载式继承，张苍居功至伟也。这是后话。

扶苏领张苍回府，立即关在书房密商起来。先议币制，张苍连说不难，只在确定钱币种类与数量后开工铸造便是，而种类与数量，则丞相府早已大体有数，唯需查勘补正而已。再议田亩改制查勘，张苍连连摇头，说此事牵涉甚深，不好快捷利落。扶苏问难在何处，牵涉如何之深？张苍说，田亩改制容易，只需确定度量之法，进而一体推行于天下而已。田事之难，难在查核民户田数。

“民田如何难以查清？”扶苏很是惊讶。

“公子不知此间奥秘也。”张苍皱眉道，“天下初定，秦法尚未划一推行，山东郡县之土地买卖已经风行数年了。当此之时，天下民众不知大秦新政将如何推行田法，故失田之民不敢言自家无田，买田富豪则更是隐匿不报。其间因由在于两处：其一，秦法有定：无田之民为无业疲民，将被罚为各种苦役刑徒，是故失田之民不敢报；其二，买田富豪多报田产，则必然增加田赋，是故亦必然隐瞒。有此两因，天下黑幕成矣！”

“先生是说，买卖双方联手，对官维持原状？”扶苏骤然一惊。

“公子！……清楚民田流失？”张苍更见惊讶。

“略知一二。”扶苏肃然拱手，“先生可有良策？”

“难。”

“先生但说，难在何处？”

“难在纵有良策，亦难行之。”

“先生以为，扶苏不堪大事？”

“非也。”张苍思忖着字斟句酌道，“目下，山东民人业已生出了一个新词，名曰兼并。何谓兼并？富豪大族吞噬民田，如同春秋战国之大国吞并小国也。由此可见，土地兼并若放任自流，必将成为天下最大祸端。然则，若欲深彻根除兼并，目下又确实不是时机。”

“何以见得？”

“公子明察：若欲根除兼并，必得全力推行新田法，确保民户耕田不使流失。果真如此，又于‘民得买卖’之秦法相违。既要民得买卖，又要不使失田，此间如何衡平，需要时日揣摩探索，不能仓促如打仗。事有行法之难，此其一也。其二，天下初定，创制大事接踵而来，内忧外患俱待处置，当此之时，大动田产干戈，只怕各方都难以认同……”

扶苏默然了。张苍显然比他更清楚土地兼并之实情，否则不会如此忧心忡忡。张苍所说的两大难处，也确实切中要害。根除兼并之患，实在是一件需要从根本处着手的根本大事。不说别的，仅仅“民得买卖”这一条秦法，你便不能逾越。且不说它是商君之法，帝国君臣谁能许你轻易废除；更根本者，是交换市易已经成为民生经济之铁则，潮流使然，若取缔土地买卖，岂非又回到了夏商周三代的王土井田制去了？仅是这根除兼并本身之难，已经在当下很难有所作为了；更不说内忧外患诸般大事，父皇与元老重臣们始终瞪大眼睛盯着六国复

辟，盯着匈奴外患，能许你大肆折腾一件并不如何急迫的事端？然则，这件事若搁置不提，扶苏也是无论如何不能容忍的。大祸已经显出端倪，不觉察则已，既已觉察，如何能无声无息？听任民田流失，分明是听任农人变为奴隶，流失的又岂止是民众耕田，流失的分明是民心根基，是帝国河山！如此大事，身为皇长子的自己能畏难不言么？不，那不是扶苏！

“先生所言，皆在道理。然则，还是要有所为。”扶苏终于说话了。

“公子但有决断，张苍万死不辞！”

“第一步，先令天下黔首自实田。可否？”

“好方略！”张苍惊喜拍掌道，“试探虚实深浅，定然举朝赞同！”

“第二步，深入郡县暗查，清楚兼并真相。”

“这一步也可行！”

“第三步，会同廷尉府密商根除兼并之新田法，相机推行。”

“只要不牵动大局，暗中绸缪，在下以为皆可！”

“好！”扶苏拍案，“说做便做，先拟黔首自实田奏章。”

暮色降临之时，奏章已经拟好了。匆匆用罢晚汤，扶苏驱车先去了丞相府。李斯一听要民户自报田产，一时大觉新奇，未尝多想便是一番赞叹，说扶苏可以立即上奏皇帝实施。扶苏对丞相深表谢意，说这是丞相举荐张苍的功效，扶苏纳言而已。片时说完，扶苏立即告辞丞相府，驱车又进了皇城。嬴政皇帝第一次听儿子禀报政事处置，饶有兴致地看了奏章，对扶苏的主张很表赞赏。嬴政皇帝说，令天下黔

首自报田亩，也算是前所未有的创举，理政能出新，便是兴盛气象，好！明日颁行这道诏书。

扶苏也没有再就查田事做更多陈述，转而就钱币改制申明了方略：币分两等，以金币为上币，以“溢”为名；钱奉秦半两为国钱，形制不变。嬴政皇帝看了看扶苏特意写在竹简上的“溢”字，笑问：“何以不用金之镒，却要用这个水之溢？”扶苏答道：“币制之议，丞相原本已有预定方略，用的便是这个水之溢。”扶苏提起案头大笔，又写下了一个“镒”字说，“据儿臣副手张苍所说，这个水之溢是奉常胡毋敬特意进言丞相定名的，弃金改水，意在合秦之水德国运。”(注)嬴政皇帝大笑道：“啊呀呀，竟然有此一端，我忘了。”扶苏笑道：“战国金币重量，多从周室，一斤黄金为一金；秦之金币，重量略微加大，一溢二十两。”嬴政皇帝笑道：“好好好，你尽可放手做事，只多多与丞相会商便了。”

扶苏回到府邸，已经是三更时分了。

张苍还等候在书房。扶苏说了拜会丞相与晋见父皇的情由，张苍很是高兴了一阵。张苍说：“只要各郡县数字一上来，水深水浅便告清楚，其时相机行事不难。”扶苏坐在案前良久默然，突兀叹息一声道：“父皇体魄更见艰难矣！”一句话教张苍瞠目结舌，大觉莫测深浅，只有大瞪眼看着扶苏不说话。然张苍毕竟明锐过人，思忖片刻小心翼翼道：“公子是说，此事，不宜迟延？”扶苏长吁了一声，缓慢沉重地道：“此事之大，非父皇威权，不足以掀开黑幕。”张苍老老实实一句道：“公子所言，臣以为是。”扶苏奋然拍案道：“大政创制，各方都在轰轰然前推，可谁都没看到这口隐藏在茅草中的陷阱！你我分明看到了，却连大喊一声都不能，人何以堪！”张苍霍然起身，一拱手道：“公子有此心志，张苍一策可谋。”扶苏急迫道：“先生但说！”张苍道：“此事若得根本解决，正道是御史大夫府、治粟内史府、廷尉府

联手。这三家，一府职司纠察百官，一府职司天下农耕，一府职司行法弊案。公子目下所为，改制之非常情形也，预谋可也，不宜久行。臣愿先期与三府通联，为公子大举伸张疏通行道。只要三府联手，查勘确实，此事有望成功！”

“若得如此，先生不世之功也！”扶苏对张苍深深一躬。

“赳赳老秦，共赴国难！”张苍慨然一句老秦誓言。

一月之后，治粟内史府的密室举行了一次秘密会商。

当张苍以田亩改制为名义，将种种兼并迹象透露给三位重臣的时候，张苍没有料到，兼并民田之弊端并没有令三位重臣如何惊讶。几经周旋，张苍更清楚了这是人人都知道而人人又都不愿在此时揭开的一个公开的秘密。其间原因只有一个：六国初平，天下板荡未息，世族复辟暗潮汹涌，此时触及田产兼并牵涉面太大。说到底，是投鼠忌器。虽则如此，三位重臣得知公子扶苏殷殷之心，还是慨然表示了赞同先期查勘。在廷尉姚贾的动议下，这次会商放在了治粟内史府，理由只有一个：治粟内史府执掌耕田，最为名正言顺。

虽是初次会商，且多少带有未奉皇命的秘密意味，然三位重臣却都是坦率直言的。大将出身的冯劫最是粗豪，大手一挥昂昂高声道：“鸟个合法！吃人不吐骨头！老夫只一句话，查出哪个狗官私吞民田，皇帝陛下不拿他，老夫也活剥了他！查！怕甚来！牵涉愈广，祸患愈大，没准那些复辟老世族，就是凭吞并民田撑持着！”姚贾面无喜怒，话却是忧心忡忡：“近年来，田产弊案日见增多，诸多冤狱皆牵涉土地买卖，甚或有公然夺田之事。然则，此等弊案一经报官，立即变得若明若暗迷离不测。若无坚韧心志，要揭开这道黑幕，难亦哉！”郑国一直不说话，直到扶苏目光炯炯地盯住他殷殷期待，才叹息了一声开口道：“田产之事，自古第一难题也！三代不许易田，民如死水。战国变法开买卖土地之先河，随即风靡天下，自此民有活力也。然则，

既有买卖之法，兼并之祸便在所难免。根除兼并，为渊驱鱼也，岂不难哉！老夫执掌天下田土，安能不知兼并为害之烈？所以不言者，非其时也。”

“所谓兼并，巧取豪夺者多，公平买卖者少。”姚贾插了一句。

“郑老哥哥，你只说兼并最厉害是哪里？”冯劫急了。

“颍川郡、泗水郡、陈郡。天下兼并，莫此为甚。”

“都是老楚国之地？狗日的！”冯劫狠狠骂了一句。

“敢问老令，如何查勘最为有效？”扶苏恭敬地对郑国拱手一礼。

“欲得真相，唯有暗查。”郑国雪白的眉毛猛然耸动了。

“暗查有证据之难。”姚贾板着黑脸。

“敢问廷尉，何等证据最有力？”扶苏思忖着。

“买卖田产之书契。”姚贾毫不犹豫。

“白说！谁会把书契交给你！”冯劫愤愤然。

“三位大人，切莫为难。”扶苏淡淡一笑，“今日会商，原非要立马解决此等大事，知会绸缪而已。目下大事多多，确实不宜大举彻查兼并事。扶苏之见，三位大人各安其事，只给我一个南下名头即可。”

“如何如何，公子要自家暗查？险！不行！”冯劫拍案高声。

“确实不宜。”姚贾郑国异口同声。

“三位大人，”扶苏起身肃然道，“国有隐忧，舍我其谁？千里胡人之地，扶苏尚来去自如，中国纵有险难，扶苏何惧之有哉！扶苏所需

者，南下之名也，敢请三位大人设法。”说罢，扶苏对三位重臣逐次深深一躬。

三位老臣默然了，泪光萦绕在每个人的眼眶。国有如此储君，大臣夫复何言？冯劫立马拍案，说他可奏明皇帝，请公子南下考功郡县。姚贾立即摇头，说不行不行，此事名头太大，又与公子目下所领政事无关，刺眼刺耳。冯劫急道：“你廷尉府有更好名头？说便是了。”姚贾思忖摇头道：“老夫那里更不行，与公子目下情形八竿子打不着，只怕还得老令这里着手，最是相关。”郑国思忖片刻道：“也好，此事落在老夫身上。”冯劫急道：“老哥哥有甚办法，说说看！”郑国摇着雪白的头颅道：“办法还得想想，一下不好说。”冯劫顿时怏怏不乐，引得几个人都笑了。

三日之后，郑国进了皇城，向皇帝禀报说：公子扶苏所提之令天下黔首自实田，是古往今来从来没有过的料田新法，老臣欲观其效，想到三晋北楚几个郡县就近转转看看，敢请陛下允准。嬴政皇帝一则感喟老臣谋国精诚，二则为这位老臣的奔波劳累担心，一时沉吟着决断不下。郑国颤巍巍一拱手道：“农耕为国家根本，长公子领事整田，陛下大明也。然则，长公子从未涉足田事，老臣委实放心不下。”嬴政皇帝恍然笑道：“对也！如何将这茬忘了？教扶苏跟老令一起去，也好教他长长见识，对也对也，该教他看看郡县民情了。”郑国踌躇不敢领命，只说长公子从边地回来不久，未免太过辛劳。嬴政皇帝大笑一阵道：“老令白发如雪，尚且奔波国事，他一个后生说甚辛劳？去！老令要出事，朕拿他是问。”

六　韩楚故地的惊人秘密

五月初，无垠麦田绿黄变幻，随风起伏波浪翻涌。

这是颍川郡西北部的肥美平原。颍川郡有山有水，汝水、颍水、洧水三条大水由西北向东南横贯全郡，颍水居中且水量最大。故此，

帝国创立郡县制时，以颍水定名这片肥美的平原为颍川郡。西北的太室山，西南的鲁阳山，在颍川郡原野上如遥遥相望的一对兄弟长久地矗立着。十多年前，这里是韩国的故土，其肥美丰饶足与东北面的魏国大梁平原不相上下。川防决通漕渠整修之后，颍川农耕大见起色，今岁麦田长势显然较往年旺实了许多。麦田一见黄，农夫们撒满了田畴，黄一片收一片，开始了算黄算割。

时当正午，艳阳高照。道边田间的农夫们，正在收割一片熟透了的麦田。一个年轻的后生却是奇异，裸着黝黑的脊梁任凭大汗淋漓，只望着远处青苍苍的太室山咬牙发怔。旁边田垄一个奋力劳作的老人偶尔直起了腰身，看见后生愣怔不动，压低声道："陈胜！掌工家老刚走，你小子便立木，小心受罚！"后生没有回头，恨声恨气砸过来几句话："佣耕还卖命！又不是自家田畴，劳也白劳！"老人低声呵斥一句："你小子闭嘴！不要命了！"说罢向四面遥遥打量一番，见田道无人，方喘着粗气高声道，"天正热，掌工家老不会来，我等树下歇歇了！"老人话未落点，麦浪中立起了一片草笠一片黝黑的脊梁，纷纷捞起挂在腰带上的白布用力抹着汗水，高声嚷嚷着渴死了，疲惫地奔向了田间大树下的井台。

"狗日的！若是自家田亩，今年一准好日子！"

"自家田亩？只怕下辈子也是做梦！"

"对对对，说也白说。"汩汩饮水的年轻农夫们纷纷点头。

"后生们，少说两句不成么？"老人捧着水瓢低声呵斥。

"日后我富贵了，一定不忘你等！"那个叫做陈胜的后生突然喊了一句。一片哄然笑声中，老人苦笑摇头："做人佣耕，何富贵也？"

"你个小子要富了，我变狗！"有人高喊一声。

井台下又一阵哄笑嚷嚷：“中！你小子赶紧富贵，做我爹！”

老人没有笑，叹着气摇摇头：“陈胜这后生，疯了，疯了。”

“一群乌鹊，何能知鸿鹄高飞之志哉！”那个陈胜冷冰冰一句。农人们惊愕了，哭笑不得地纷纷摇头，认定这个口出狂言的后生当真疯了。老人淡淡道：“都喝饱了，后晌还要赶活。那小子，教他自家做梦去。”

农人们苦笑着，有人提起喝空的大木桶开始摇动辘轳绞水，有人端起方才没顾得喝的大陶碗汩汩大饮，又从旁边竹筐里捞出一张面饼大啃。那个备受嘲笑的后生陈胜，则独自坐于一旁，谁也不睬，兀自出神。

正当此时，炎炎阳光下的田道上，走来了两个年轻的黄衫人：一个又高又黑又瘦，一个又矮又白又胖，一个带剑，一个带伞，很难看出操业身份。井台下的农夫们一阵骚动，显然怕是雇主的掌工家老。老人摇摇手道：“没事。不是掌工家老，是两个游学士子。”说话间两个黄衫人已经来到树下，白胖者向农人们一拱手笑道：“诸位父老，劳苦了。”神态谦恭又笑容满面。农人们纷纷拱手回应：“不劳不劳！先生劳苦哩！”老人起身一拱手道：“两位先生若不嫌农夫愚鲁，敢请歇息片刻。”黑瘦高挑者笑道：“农耕乃国家之本，何敢嫌弃农人父老。我等乃农家士子，正欲求教农事哩。”说罢两人在井台石板上坐了下来，连石板的尘土也没有去掸，显然不是精细讲究的文人士子。农夫们顿时没了拘谨，各就各位又自顾吃喝起来。老人一招手，一个后生两手端来两个大陶碗：“这是新井水，先生中不中？”两人一笑，立即一拱手接过了大陶碗，同声笑答：“新井水正好，清凉解渴。”说罢各自端起大碗一饮而尽。饮罢井水，黑瘦者打开随身皮囊，拿出一个草包打开笑道：“这是新郑酱肉，清晨买的，没馊。”旁边白胖者目光一扫人群笑了：“差强一人一块。来，三老做里宰(注)，分给兄弟们。”说

罢捧起黑瘦者面前的草包，恭敬地交到了老人手中。老人宽厚歉意地笑了笑，一句话没说接下了。老人说声分肉，后生们便一个个从老人面前走过，人各一块，立即开始了大口撕啃。只有那个孤僻独坐的陈胜没有来领肉，目光依旧愣怔地遥望着远山。

“陈胜，肉！”有后生大喊了一声。

“多谢，不饿。”陈胜冷冰冰一句，没有回头。

“后生苦哩！先生莫怨他不知礼数。”老人歉意地笑了。

黑瘦者一拱手道：“这位兄弟有何苦情，老伯能否见告？”

“他呀，想房，想地，想富贵哩！”一人高声应答，众人窃窃哄笑。

“胡说！”老人呵斥一声，后生们悄悄地没了声息。老人转身一拱手道，“先生见笑了，方才陈胜两句狂话，后生们笑闹于他，非当真也。就实说，陈胜后生可怜也！耕田没了，庄院没了，父母没了，十五岁便做了孤苦佣耕，八年过去，而今连妻也还没娶哩！”

“如何？他没房子没地？”白胖黄衫者惊讶了。

“他没有，谁又有了？我等都一样，能娶妻者没几个！”一个后生高声嚷嚷。

“大秦律法，每丁百亩耕田。如何能没了？”黑瘦黄衫者大皱眉头。

“一言难尽也！”老人长叹一声，“先生还是莫问的好，说不清。”

“老伯呵，”白胖黄衫者恭敬道，“我等农家士子，揣摩推究的正是农事，相烦说与我等。即或涉及官府，我等士子也当为民请命，上书

郡守决之。”

“一言难尽也！”老人还是一声长叹，“说起来，法是好法，官是好官，皇帝也是好皇帝。可法也好，官也好，皇帝也好，管得了白昼，管不了黑夜呵。律法明令，每丁百亩耕田不假，但都叫人撬走了。没地了，只有给地主做佣耕，挣几个血汗钱过日子。就说陈胜后生，原先家道多好，自父母兄妹暴死，好端端二百亩肥田硬是被撬走了……命也！奈何？”

“老伯，何谓撬走？”黑瘦黄衫者目光炯炯。

“不说了不说了。”老人站起身大喊一声干活，径自走进麦田去了。

“不能说！”一个后生低声一句，也匆匆走了。

眼见农人们纷纷走进了麦田，黑白黄衫者沮丧地对望一眼，也站起身来，踽踽离开了井台。将近地头，突闻身旁麦田低声一句：“先生跟我来！”两人回头，只见一个身影正俯身田垄麦浪间快步而去。黑瘦者一点头，两人立即俯身飞步赶去。片刻之间，前行身影停在了一道废弃的干涸沟渠中，两人也跟着跳了下去。

“足下便是那个陈胜兄弟？”黑瘦者一拱手。

黝黑的光膀子后生一点头，低声急促道：“先生果能上书郡守？”

“能！”黑瘦黄衫者肃然点头。

“好！我说，我不怕！”陈胜胸脯急促地起伏着，“撬走民田的，不是官府，不是商贾，是韩国老世族！颍川郡有三个县，都曾经是老韩国丞相张氏的封地。韩国没了，张氏变成了大商，经年在老封地寻机

买田，颍川郡一大半土地都成了张氏暗田！农人住的房子种的地，明是自家的，其实都是张氏的！”

“张氏后裔何人？”

“都说是公子张良，长得像妇人，心肠如蛇蝎！”

“为何不敢说？”

“谁敢泄约，有刺客来，迟早没命！”

“买地价公平么？”

“公平个鸟！他说原本便是封地，给你几个钱已经便宜你了！”

“如此买卖，老百姓也信？”

“他们说，秦人江山长不了。流言纷纷，老百姓知道啥，能不信么！”

“买卖耕田可有书契？”

“有！是密契。”

“何等样式？”

陈胜二话不说，转身几大步走到一片荆棘丛生的沟岸前，打量片刻俯身刨去，手臂顿时划出一片血珠。黑瘦黄衫者哗啷抽出短剑道：“兄弟不能带血太多，你指点便可，我来。”陈胜直起腰大手一圈：“挖开这一坨草木，撬开一方石板。”黑瘦者立即挥起短剑，三两下贴地扫断了一大片荆棘草木，而后俯身挖土，动作利落之极。不消片刻，石板显出。白胖黄衫者立即跃上沟岸望风，说声周遭没人。黑瘦者立即将短剑插进石板缝隙，用力一撬，石板翻开，赫然显出了一

只锈蚀斑斑的铜匣。陈胜俯身捧起铜匣，突然放声痛哭：“爷娘魂灵在天！儿子再也不要忍了！”黑瘦黄衫者泪光莹然，紧紧地咬着牙关不说话。

“这是我门唯一存物。”陈胜抬头，双手捧着铜匣交到了黑瘦者手中道，“除了先祖灵牌，便是二百亩肥田六次买卖的密契。陈胜徒然一身，无以供奉先祖，只好出此下策秘密埋藏。先生可将密契带走。先祖灵牌，敢请先生指定一个稳妥之地，陈胜但有活泛之时，自会相机取回！”

“兄弟赤心，在下先行谢过。”黑瘦者肃然正色道，“兄弟先祖灵牌，我以密封铜匣存放颍川郡郡守处。我交兄弟一件信物，任时皆可取出。”说罢，黑瘦者从腰间皮袋掏出一方小小的圆形黑玉牌道，“兄弟谨记，此玉牌不得示人，只能交于颍川郡守。”

“陈胜明白！”

片刻之间，三人两道各自消失在茫茫麦浪之中了。

旬日之后，一只快船从泗水南下，船头正站着两位游学黄衫人。

从薛郡的泗水登舟南下，比驰道飞马慢了许多，却也从容了许多。但遇两岸农人耕耘整田，快船靠上岸边，两士子便与农人们攀谈起来。如此走走停停，五七日才出了薛郡进了泗水郡地界。这泗水郡乃鱼米之乡，其时之富饶远超江南岭南与吴越，原是楚国最为丰饶的淮北腹地。泗水郡北接巨野泽，南近淮水南岸的楚国故都郢寿，中有彭城、沛县、蕲县、城父等等富庶城池，堪称楚地第一郡。这一日快船过了胡陵渡口行得片时，遥遥一座大城在望。船头两黄衫人对望一笑，吩咐船工在前方渡口停靠。

不消顿饭时光，快船靠上了一片浓荫下的岸边渡口。黑瘦黄衫人对老船工低声吩咐几句，与白胖黄衫人一起举步登岸，径直走向距渡口不远的一座大石亭后的亭署。这是秦时的亭治所在，也就是乡以下管辖里（村）的基层治所。秦国郡县制对乡、亭两级基层治所都赋予了另一重使命：同时兼作接待来往公事吏员的驿站，并担负传邮公文职事。唯其如此，帝国郡县的乡亭治所大都设在水陆方便的渡口道口。两黄衫人堪堪走近大庭院前的车马场，便有一个持戈老亭卒迎了过来。

“这是泗水亭。两位先生可是公务？”

“我等乃颍川郡吏，路过贵亭，欲会亭长。”白胖黄衫人笑容可掬。

“大人稍待。亭长，有官宾！”

“听见了，来也！”大亭院中遥遥一声，声音洪亮浑厚。

随着话音，大门中走出一人，身材适中面目开朗，头上一顶矮矮的绿中见黄的竹皮冠颇见新奇，颏下一副短须，使轻松的脸膛显得成熟而多智，其步态语调却给人一种类似痞气的练达。他脸上挂着自然的微笑，几乎是一出两扇大石门就遥遥拱手作礼而来，走到两人面前三尺处躬身笑道：“大人远道而来，多有劳苦，小吏有礼。”

两黄衫人一拱手算作回敬。白胖者笑问：“敢问亭长高姓大名？”

“有劳大人动问。小吏姓刘名邦，字季。叫刘邦、刘季都一样。”

“刘亭长，我等欲在贵亭歇息两日，或有公务相托……”

“好说！不歇息没公务，要我这亭治何干？刘邦绝不误事。”

两黄衫人颇为高兴。这个亭长没有寻常小吏那种猥琐卑俗唯唯诺诺，既似官风又似侠道的干练，使人觉得如同面对一个老友一般。两黄衫人对望一眼，同时点了点头，说了声好。刘邦侧身相让，一拱手说声大人请，陪着两黄衫人走进了亭院。

这是秦时通行的标准亭院：六开间，三进深，左右两分。第一进右三间，住六名传邮骑卒，左三间住一名管邮件的小吏。第二进，右三间是亭长室，左三间是接待过路官吏的宾客室。第三进是后院，庖厨、库房、马厩与几名亭卒等均在后院。一进亭长室，两黄衫人刚刚坐定，刘邦高喊一声："给大人上茶——"话音落点，一名年轻小吏便捧着大盘进来摆上了陶壶陶碗，熟练地斟好了凉茶。黑瘦黄衫者默默饮茶，似乎不善言谈的模样。白胖黄衫者却与亭长颇为相得。

"亭长这官儿做得颇有气象也！"白胖黄衫人颇有赞赏。

"惭愧惭愧！小亭长既管官道传邮，又管十里之民，事不大头绪繁。不提着神气摆布，还真是乱麻一团哩！"刘邦天生地自来熟，话语叮当一连串。

"亭长何时退出军旅？"

"惭愧！在下没赶上为国效力，想吃军粮没混上。"

"噢？亭长大都是退役百夫长做的也。"

"回大人，"刘邦一拱手道，"简言之，一个老友举荐我做了县府外吏，跑腿办些小差。县令见在下尚还使得，适逢泗水亭长三年前病故，就叫在下补了缺。"

"好！"白胖黄衫人一笑，"比老兵亭长做得好。"

"大人夸奖，在下自当铭记！"

“说说正事了。”

“好！公务何事？要否本亭效力？”

“先说小事。我有一宗邮件，要尽快传往咸阳。”

“多大物件？公文还是器物？”

“一只铜匣。不大。”白胖黄衫人比划着，却没有回答是否公文。

“大人放心！我泗水亭传邮从未出过差错，除非写错了地名人名。”

“好！亭长是个干才。”

“只是大人需登录姓名、官职、传邮何物。成例，大人不必介意。”

“那是自然。我乃少府尚书，姓张名苍，传邮册件一函。”

“老二！记：少府尚书，张苍，册件一函——”

呼喊落点，庭院立即传来高声应答，显然是一边复述一边写。“老二，是何官职？”白胖黄衫人有些惊讶。刘邦一阵大笑：“我的大人也！亭长老大，传邮吏次之，岂不老二嘛！”白胖黄衫人扑哧一笑：“奇也！老二？还有老三么？”

“有！一直到老十二。”刘邦呵呵笑着，“亭员十二，分为前老六，后老六。前老六是正吏，后老六是亭卒。邮卒、庖厨、马夫都算，统共老十二。”

“亭长之治不像官署，倒像是江海风尘之门派了。”

“大人有所不知。”刘邦几分诡秘又几分嬉戏地眨着亮闪闪的细长眼睛笑道，“杀猪杀屁子，各有杀法。乡野吏员仆役都是粗人，老二老三一吼叫，又豁亮又明白。我若腆着肚子板着脸，官腔叫传邮吏，叫庖厨，叫马啬夫，不说我烦，粗人听着也不给劲！有的你叫几声他还木着，不知道是叫他。所以呀，索性老大老二老三。嗨！粗是粗，管用！大人可去打听，俺刘邦做亭长几年，没出过一件差错。”

“好好好，管用便好！”白胖黄衫人爽朗地笑了。

“亭长倒是个人物也。”黑瘦黄衫人罕见地说了一句。

叙说得片时，亭长刘邦将两位官宾安置到了最靠近后院的两间大房子，说这里又凉快又幽静，是亭院最好的住处。白胖黄衫人打趣笑道：“你说最好便最好？安知你不会留着最好的房子给大官住？”刘邦哈哈大笑道：“大人呵，留好房子等大官，那是蠢货！刘邦要那样，还不叫唾沫星子给淹死了？我这泗水亭，统共十三间宾客房，谁来了都尽最好的安顿，不独对大人。说白了，谁来得早谁住得好。要是只剩最后一间，宾客不满意，我便给他加派个亭卒侍奉，宾客还是高兴。所以呀，人都说，刘邦安房间，人人都喜欢！大人你说，目下天气大热，一个宾客没有，我能将最好的凉快房间空着么？”白胖黄衫人听得饶有兴致，对黑瘦黄衫人笑道：“这刘亭长是个好商人也！卖货不惜售，拣好的出手，剩一个不好的，还给你额外好处。有道理有道理，理财经事之道也！”黑瘦黄衫人淡淡一笑道：“夜来小酌一番，亭长意下如何？”刘邦立即爽朗地一拱手：“在下高攀！两位大人只管歇息，一切有我。”

暮色时分，河畔亭院清风习习。

刘邦将酒案设在了庭院正中。两位黄衫人一进庭院，不约而同地说了声好。院中大青砖地面已早早用清水浇泼过几次，三方芦席三张木案，整齐洁净又空阔通风，耳听流水蛙鸣，目望朗星明月，实在是

难得的天成村野意趣。案上酒食，是久负盛名的泗水青鱼、粳米饭团、兰陵老酒。两位宾客一来，刘邦就一拱手笑道：“这鱼是我下水捞的，米是自家人送的，酒是我买的，全与官钱无涉。两位大人放心吃喝，秦政奉公守法，在下还是明白的。”白胖黄衫人笑道：“吏员住驿站，自家补钱便可请客。说好的我等补钱，如何要你自家劳作了？”刘邦呵呵笑道：“常在水边走，谨防打湿鞋。亭吏亭卒十几个，我得自家干净才是嘛。”黑瘦黄衫人不禁拍案赞叹道：“好！奉公守法，亭长有大明！”

说话间三人边饮酒边说话，漫无边际说开去了。两位黄衫人问民生，问风习，连养鱼之法也问了。刘邦事无不答，答无不清，独特的痞气语言多见谐趣，院中阵阵笑声不断。只说到养鱼事，言语利落的刘邦显得吭哧起来，红着脸说叨不清，末了索性爽快道：“不瞒两位大人，刘邦农作不精，老父不待见，老骂我痞子一个。我能出来混事，就是吃了农作不精的亏。惭愧惭愧！”黄衫人不禁揶揄道：“如此说来，刘太公倒是慧眼识人了？”黑瘦黄衫人摇手笑道：“无妨无妨。人各有长，足下做亭长，当得一个能才！”刘邦大笑道：“大人见识，显是比我那老子强多也！”话未落点，三人一阵大笑。

片时之后，两位黄衫人不期然说到了民田土地，一口声称赞泗水郡物产丰饶鱼米之乡，说若能在此建造一座数万亩桑园，定然于国家大利。刘邦一听，脸上有了阴影，连忙问两位大人是否为此而来。白胖黄衫人沉吟道：“亭长脾性可人。我等也不相瞒：我等乃少府吏员，特为查勘皇室桑园而来。”“噢？大人不是颍川郡吏？”刘邦的目光骤然闪烁起来。“这是少府令牌。”白胖黄衫人拿出了一面手掌大的铜牌一亮，月光下少府令三字赫然在目。见刘邦连连点头，白胖者收起令牌道，“我等前来查勘泗水郡山川田土，欲在此地遴选数万亩田园，为皇室建造一处桑麻苑囿，以供尚坊制作丝绸。亭长若能襄助，也算一功了。”

“敢问两位大人，皇室何以要在泗水郡占地？”

“人言泗水郡荒田多多，无人耕耘……”

“哪个鸟人胡说！”刘邦猛然一拍大腿，脸色显然阴沉了。

“亭长是说，泗水郡没有荒田？”

“岂止没有荒田……咳！不说也罢，谁占不都一样？”

“公事官话，亭长何须顾忌？”

“这天下事也是奇了！”刘邦愤愤然道，“分明是民田流失，可上有一层流水，谁也看不见那条地河！分明是耕田照常，可人却说土地多有荒芜！分明是民失田产，沦为佣耕与贩夫走卒，可人却说泗水丰饶民众富足！鸟！谁说得清？”

“所谓地河，敢问其详。”

“不能说也！”对邦摇头，“再说，我说了你信么？”

“唯见真相，如何不信？”

“你便信了，又有何用？那是通海地河，你能填平了？”

“精卫尚能填海，况乎国家？”黑瘦黄衫人目光骤然大亮。

“除非，两位大人有通天之路。否则，只怕刘邦白搭进去了。”

“亭长请看，此乃何物？”黑瘦黄衫人从腰间抽出了一方物事，直抵刘邦案前。刘邦定睛端详，顿时倒吸了一口凉气：幽幽月光之下，一方黄金镶黑玉的令牌烁烁生光，中央黑玉上“帝命”两个白字赫然入目！刘邦死死盯着令牌一动不动，额头汗水骤然涔涔流下。片刻之

间，刘邦霍然起身一挥手："走！我带两大人去见一个人，保你清楚！"白胖黄衫人犹疑笑道："夜半三更，方便么？"刘邦道："不远。白日还不定能见到人。走。"黑瘦黄衫人一拱手道："亭长豪杰之士也！我等信了，走！"刘邦领着两位黄衫人大步出门，一边高声道："老二！招呼着，有人找我，就说到县府公事去了。"传邮吏大步匆匆过来道："明白！老大只管去，一切有我！"

星月幽幽，一只小船悄无声息地顺水漂向了沛县城。

小小船舱中，白胖黄衫人低声道："亭长，是到民户查访么？"坐在舱板上的刘邦颇神秘地嘿嘿一笑："民户查访须一个一个问，累你流几鼻子泪还费时耗日。我带两位大人去一个地方见一个人，一次查清。"白胖黄衫人一笑："一次查清？刘亭长未免大言过甚了，既是地河，官府也没此等账册。"刘邦一笑："世间之大，无奇不有。有人敢做，就有人知道。既有地河，就有神工。两大人但放宽心，保你一个铁证如山。"

船到沛县西门。刘邦吩咐水手靠在岸边，自己一步跨上岸去了。片刻刘邦回来，城门下水栅已经悄悄打开，小船从水门轻盈地划了进去。进城泊好船只，三人弃舟登岸，曲曲折折向一条小巷走来。在一座低矮坚固的石门前，刘邦举手叩门三响，而后便耐心地等候着。片刻间大门轻轻地吱呀一声，一个女人开门惊讶道："呀！果真刘大哥！快进来。"刘邦侧身一拱手："两位大人请。"两黄衫人道一声多谢，举步跨进了门槛。

女人关门后快步趋前，一边向亮灯的正屋喊道："刘大哥来了！"随着女人话音，屋内有男子高声答应，随即一个中等身量的微胖身影快步出门笑道："刘大哥鼻子好长也，如何便闻到我刚弄到的老酒了？呵，两位是？"刘邦一拱手笑道："老二，这是少府两位尚书大人，言语投机，高朋新友！"白胖黄衫人忍住笑一拱手道："张苍。夜

来叨扰，敢请见谅。”微胖主人谦和地拱手笑道：“沛县功曹萧何，见过两位大人。”

“走！家里坐，老二有好酒好茶！”

刘邦仿佛是在自己家中一般，热情豪爽地礼让着客人。进入正屋，主人萧何礼让客人坐定，方才开门的女人已经捧着大盘斟来了凉茶。萧何笑道：“此乃震泽春茶煮的，清凉败火，多饮无妨。”女人是一个温润贤淑的少妇，娴雅有度地斟好茶便退了出去。

“两大人先饮茶，我与老二在后屋说几句话。”

刘邦向两位客人一拱手，然后拉着萧何去了后屋。两黄衫人打量着这间小厅，同时微微点头赞许。厅中除了三方几案，便是四个特大的竹制书架，竟然码满了简册。显然，这个丰厚慈和的县吏，定然是个颇有学问的能吏。在这片刻之间，刘邦萧何从后屋走了出来，萧何手中还捧着一个不算小的铁箱。萧何将铁箱放到黄衫人案前，微微一笑道：“尚书大人，这是泗水郡民田暗中买卖之大要，虽算不得明细，却也有八成凭证了。”

“八成凭证？”白胖黄衫人显然是发自内心地惊讶了。

“此等买卖，已经遍及楚地了。”萧何淡淡缓缓的语调中显然蕴藏着一种幽深的郁闷，打开铁箱，拿出了厚厚一大本黑乎乎的劣质羊皮纸大册，从那新旧不一的书脊缝制针线上可以看出，这本大书是反复拆装的。萧何又捧起铁箱反转一扣，一大堆宽大的竹简哗啦倾倒在案上。萧何指点道：“两大人且看，这本账册是田产交易目次，这堆宽简是少许密契。整个泗水郡，民田流失总数大体在百万亩上下，占全部民田的七至八成！”两黄衫人一时惊愕，打量着一大堆闻所未闻的物事默然了。黑瘦黄衫人拿起了一支宽大竹简，面色沉郁地端详着。竹简只有两行字，比寻常买卖田产的书契简约了许多。

民周勃卖田百六十亩于项氏　勃户以田主之名为佣耕

不告官　不悔约　若有事端杀身灭族

年轻的黑瘦黄衫人紧紧握着竹板的大手微微颤抖着，喉头咝咝喘息着：“这位周勃，两位熟识？”刘邦愤愤道：“岂止熟识？不是萧何兄弟，周勃早饿死街头了！耕田全被强买光也，了无生计，只好给人做丧葬吹鼓手！”说着拿起了一支竹板，“看！还有这个樊哙，地卖光了没法活，只好屠狗卖肉，整日混个肚儿圆都难！一家老小更是半饥半饱！不说了不说了，黑杀人！”

“冒昧一问，足下一介小小县吏，何以能搜罗到如此多秘事？”

见白胖黄衫人似有疑虑，那个沉静的萧何冷冷一笑，眼中突然闪射出奇特的光芒道：“秘事？对你等庙堂大员而言，是秘事。对村夫，对县吏，则是大太阳下人人看得雪亮的明事！萧何不过有心，记下了听到见到的每一笔账而已。你若还想细究，萧何可以给你讲几千几百个血泪故事。”黑瘦黄衫人离座起身，深深一躬道：“功曹真天下良吏也，后必有报。”萧何连忙也是一躬：“在下在民知民而已，岂有非分之想哉！”刘邦一捋短须笑道：“大人，你说皇帝能堵住这道地河么？”

“亭长慎言。”白胖黄衫者脸色顿时一沉。

“大人且莫多心。”萧何道，“我等决不会对他人言及。便是今日之事，若非刘亭长亲来，萧何绝不会和盘托出。大人，对刘亭长，对在下，这都是杀身之祸也。我等一念，无非盼天下太平，使耕者有其田，民得以温饱也！……刘亭长，也是被夺地之家……”

“如何如何，亭长家的地也夺？”白胖黄衫人又是一惊。“亭长？嘿嘿，在项氏眼中连条狗都不如！”刘邦愤然拍案了。“刘亭长也是有苦难言也！”萧何一叹，“刘家原有两百余亩好

田。亭长父亲刘太公，是十里八乡间闻名的忠厚长者。因了这泗水郡的彭城六县原本是项氏封地，那项燕虽则战死了，可两个公子项梁、项伯都在，数千族人尚在，财力根基尚在。项氏家老带着一班当年的私兵，乔装成商旅专一在旧封地购置田产。谁若不从抑或报官，利剑便在身后。几年前，项氏商旅逼着亭长老父刘太公卖田，用二十个旧楚金币，强买去了刘家二百余亩好田……那时候，亭长还是个浪荡子。家道中落，他才不得不出来谋个小吏做了。否则，饭也没处吃了。”

“我要是皇帝，非灭了项氏！”刘邦面色铁青一拳砸案。黑瘦黄衫人慨然一叹：“害民老世族者，长久不得也！”刘邦道：“两位大人，入秋时节，我要领泗水郡几百人去咸阳服

徭役。若还须得找我，就到民伕营。要证据，刘邦萧何包了！”白胖黄衫人一拱手道：“记住了！两位善自珍重，莫被人黑了。”刘邦哈哈大笑：“黑我？我不黑他算他运气也！”

黑瘦黄衫人一拱手正色道：“亭长，我本欲亲带这等凭证上路，又恐保管不便。我意，公事路径更稳妥。我将这个铁箱用官印封定，敢请亭长派传邮快马专送咸阳廷尉府如何？”

刘邦离座慨然一拍胸脯：“绝保无事！出了事我刘邦第一个被黑！”

萧何笑道：“刘季善结交，有一好友名夏侯婴，是我县车马吏，最是与刘季相爱(注)。若派此人充亭卒飞马，最是可靠。”刘邦大笑道：“都叫你兜底了，借人跑公事，我想落个能事吏都不行了！”四人一阵笑声，黑瘦黄衫人朗声道：“亭长得人，自能成事。好，此事交给你了！”

白胖黄衫人立即动手归置大书竹简。萧何又拿来几块旧布将铁箱内四面塞紧，铁箱合上猛力一摇，一丝声息皆无。白胖黄衫人从随身皮袋中取出一条柔韧的宽带皮条，将铁箱浑然裹定；又拿出一个小皮盒，挖出一大块封泥将箱锁封成一个略显凸起的浑圆。黑瘦黄衫者掀开腰间皮盒，取出一方小铜印，不轻不重地摁在了锁头封泥上。萧何一瞥，目光大亮，在刘邦耳边轻声说了一句。刘邦却是只盯着封泥目光发直。黑瘦黄衫者浑然不觉，解下短剑一摁剑格，剑身骤然弹出，剑根处竟镶有一只长条玉印！黑瘦黄衫人一振剑身，玉印正在掌心之中，向印上一哈热气，向箱盖宽皮带压下。待玉印抬起，赫然一排红字扑入眼帘——天字密事失者灭族！

“嘿！”刘邦一拳砸在了手心。

五更鸡鸣，天色最黑的时分，小船悄无声息地漂出了沛县水门。

七 国殇悲风 嬴政皇帝为南海军定下秘密方略

扶苏张苍一到函谷关前，被扑面而来的悲怆骤然淹没了。

函谷大道两边，摆放着无边无际的祭品香案，飘动着瑟瑟相连的白布长幡。关前垂着一副与关山等高的挽联，战车大小的黑字两三里外便触目惊心，上云“国维摧折”，下云“长城安在”。扶苏大惊，立即飞马函谷关将军幕府。将军说，旬日前南海郡飞来快报，武成侯王翦、淮南侯蒙武病逝岭南，灵车将从扬粤新道北上，从函谷关进入老秦。消息传开，秦中军民大为伤恸，三五日间纷纷聚来关前路祭……扶苏尚未听完，两腿一软两眼一黑便跌倒案前。片时醒来，见张苍泪流满面地抱着自己，扶苏霍然站起一拱手道：“敢请先生先回咸阳禀明父皇：扶苏前往扬粤新道，护送武成侯灵车回秦！”张苍稍一犹豫，对旁边的函谷关将军说了声敢请将军护卫长公子，便匆匆上马西去了。扶苏与函谷关将军会商片刻，两人立即分头行事。函谷关将军点兵的

时刻，扶苏在幕府换了应有装束，又草草用了些许饭食，率领着五千整肃的甲士隆隆南下了。

两日兼程，扶苏军马抵达衡山郡的云梦泽北岸。等候两日，终于看到了茫茫碧蓝的大泽中白帆白幡交织成白茫茫一片的船队，当“蒹葭苍苍”的悲怆秦风从船队飘来的时候，扶苏与所有的将士都痛哭失声了。灵柩登岸时，船队将士与岸上将士哭成了一片。不期天公伤恸，滂沱大雨山水昏黑，将士们的泪水歌声与大雨惊雷融合成了惊天动地的挽歌。护送灵柩北上的桂林将军赵佗与扶苏素未谋面，两人相见，却在大雨中抱头痛哭了。

当晚会商北上，扶苏说南海将士缺乏，劝赵佗率军返回。赵佗却说，南海将军任嚣受武成侯临终嘱托，将各方大事均已安置妥当，交给他三千将士，教他一定要护送两老将军灵柩安然抵达咸阳，自己不能回去。扶苏不再勉强，便问起了护灵诸般事宜。赵佗说，武成侯遗言，蒹葭苍苍之秦风，几已弥漫成南海将士的军歌，他若北上回秦，必以这支秦风相伴，使他魂灵仍在南海将士之间。赵佗说得泣不成声，扶苏听得泪如雨下，一切都在无言的伤痛中确定了。

次日清晨，扶苏与赵佗率领的八千甲士护灵上路了。

当先一辆三丈余高的云车，云车垂下一副挽联，高悬一面秦军大纛；挽诗右云“南海长城，楚粤柱石”，左云“六军司命，华夏栋梁”；那面迎风猎猎的黑色大纛旗上，上一行白色大字“武成侯王翦、淮南侯蒙武”，中央四个斗大的白字“魂归故土”；云车之后，赵佗率三千南海步军开路，人手一支两丈余长矛，每支长矛上都挑着一幅细长的白幡，白茫茫如大雪飘飞；南海步军之后，是两辆各以六马驾拉的巨大灵车；灵车之后，是扶苏率领的五千护灵骑士，人各麻衣长剑挺立，黑森森如松林无垠。灵车辚辚行进在宽阔的林荫驰道，蒹葭苍苍的秦风歌声悠长连绵地回荡着。一路北上，道中商旅停车驻马，四野民众闻声而来，肃穆哀伤遍及南国。

灵车一入函谷大道，顿时陷入了无边无际的汪洋路祭。几乎整个关中东部的老秦人都拥出了函谷关，白幡遮掩了苍苍山林，哭声淹没了隆隆车马。王翦蒙武的名字，老秦人是太熟悉了。举凡老秦人，莫不以为王氏蒙氏乃大秦河山的两大柱石，王翦、王贲、蒙武、蒙恬，这父子四人几乎便是老秦人心目中永远伫立的巍巍铜像，忽然之间，如何便能没了？秦人自古尚贤敬功，即或有了孝公商鞅变法，老秦人还是常常念叨起良相百里奚，还是常常唱起那首悼亡的《黄鸟》，时不时想起被穆公殉葬的子车氏三贤。而今，两座大山一齐崩塌，老秦人如何不痛彻心脾。老人孩童男人女人农夫商贾巫师名士，能走路的都来了。人们都要在大秦第一功臣的灵柩回归故土的第一时刻，用热辣辣的情怀拥抱老秦人的英雄烈士。泪眼相望的关中父老们，争相传颂着武成侯与南海秦军的秦风故事。多有子弟进入南海军旅的家族，

更是举族扶老携幼而来，一路吟唱着那首思乡情歌，几乎是情不自禁地捶胸顿足了。当灵车军阵缓缓进入函谷关城的那一刻，伫立在关城女墙的三万余秦军将士齐声唱起了秦风，漫山遍野万众呼应，唱到“所谓伊人，在水一方，溯洄从之，道阻且长”时，悲声大起，关山呜咽，所有的老秦人都哭了……

悲伤的扶苏，更多地担心着父亲。

扶苏知道，父皇最是敬重爱惜功臣。举凡能才，父皇无不与之迅速结成笃厚的情谊，且从来不去计较那些常人难以容忍而名士又常常难免的瑕疵与狂傲。山东老世族攻讦父皇，说秦王用人时卑躬屈膝，不用人则残忍如虎狼，这便是当年尉缭子说出的那句话“少恩而虎狼心，居约易出人下，得志亦轻食人”。然则，李斯也好，尉缭子也好，顿弱也好，郑国也好，姚贾也好，王次仲也好，茅焦也好，淳于越、叔孙通、周青臣一般博士也好，无论哪个山东名士，只要亲见了父皇且与父皇相处几日，则无一不对父皇感佩有加，甘为大秦忠诚效力，数十年无一例外。人固可一时一事伪善之，然则数十年面对接踵而来

的英雄名士，始终如一地敬重结交，伪善为之，岂非痴人说梦！所以如此，在于父皇从不猜忌用事之能臣，从来没有过某功臣功高震主之狐疑。文臣如王绾李斯，武臣如王翦蒙恬，此四人堪称帝国四柱，然父皇却无一不与之情同挚友。即或有政见分歧，只要不涉及根本性长策大略，父皇从来都是豁达处置，谁对听谁，决不以王权强扭政事。

唯其如此，父皇亲政二十余年，秦国仅仅犯过一次大错，那便是逐客令事件。然则即或是逐客令，父皇几乎也是闪电般收住了脚步，立即召回了李斯，并从此以李斯为用事重臣。而自灭六国大战开始以来，父皇在雷电风云变幻莫测的天下大决中，堪称没有一次根本性失误。

所以能如此惊人地明断决策，其根本之点，便是父皇敬重能才信任功臣，真正地做到了群策群力。此间的灭楚之战牵涉出的人事格局，堪称典型。灭魏之后，因王贲崛起，父亲生出了大用年轻将领之心，是以赞赏李信的勃勃雄心与二十万伐楚的方略，而搁置了王翦的六十万方略。及至李信兵败，父亲立即大彻大悟，非但全力起用王翦，将举国大军交于王翦，且彻底排除了军功衡平的想法，灭国大战再未交于任何未曾统领过大军的年轻将领。从此而有王翦灭楚，王贲斩除燕赵根基并最后灭齐，而有王翦灭三国，王贲灭两国的王氏巨大军功。耐人寻味者，纵然是父亲少年挚友的蒙恬上将军，也没有灭国之战，而始终扛着风云难测的九原边患。凡此等等，皆在一个根本理念，便是父皇处置根本大事上力求以最可靠统帅决战国家命运，而不以国家命运轻易弄险，辄有挫折，则立即悔悟。这一切，事后看来似乎是那么简单，然身处其中，却绝非易事。便是被诸多名士们尊崇的夏商周三代圣王，其对能才功臣之杀戮也是屡见不鲜。春秋战国之世，各国杀戮功臣遗弃能才，更是连篇累牍地发生着。即便是父皇之前的秦国，也有过车裂商君、弃用张仪范雎、逼杀白起的耻辱事件。独有父皇亲政之后的秦国，除政见根本两端的吕不韦被父皇逼杀（赐死），此后没有一个功臣出事；纵然是父皇称帝，连借机贬黜功臣的

事端也没有发生一件。可以说，始皇帝之秦帝国，其人才之雄厚之稳定，足以傲视千古！

忽然之间，栋梁摧折，父皇挺得住么？

灵车在关中整整走了三日三夜，进入咸阳，反倒平静了。白茫茫的挽幛长幡淹没了宽阔的正阳大道，数不清的香案祭品堆满了每家门前。举凡青壮都赶到了十里郊亭，城门内外与大街小巷则聚满了默默饮泣的老人妇孺。扶苏护持着灵车进入太庙外松林时，远远便看见了郎中令蒙毅率领的皇室仪仗，看见了巍巍石坊前颤巍巍走来的父亲。那一刻，扶苏心头猛然一阵绞痛，眼前一黑便从马上栽倒下来。直到夜来苏醒，扶苏眼前仍然死死地定着那个惊心动魄的瞬间——四十岁出头的父亲，竟然在一夜之间变成了两鬓如霜须发灰白的老人！

"长公子，两老将军灵柩无差，已经进了太庙冰室。"

扶苏是在张苍的温声细语中清醒过来的，第一句话便问："目下何时？"张苍说："堪堪二更。"扶苏霍然坐起，叫一声备车，便要进皇城探视父亲。张苍连忙拦住，说皇帝有口诏：扶苏自请护灵，殊为可嘉，养息复原后再议国事。正在此时，赵高来了，说皇帝陛下问长公子有无大碍？见赵高双眼红肿，扶苏忙问："父皇目下如何？"赵高吭哧着说："陛下刚刚从太庙冰室回来，又进了书房，连晚汤都没进，没人敢劝。"扶苏问："蒙毅也不劝阻？"赵高说："陛下已经叫郎中令守灵了，说在王贲蒙恬赶回之前，蒙毅专一守护灵柩。"扶苏一听，当即在张苍耳边低语了几句，转身对赵高一挥手道："走，我进皇城。"赵高吭哧着不知如何应答，扶苏已经大步出厅登车去了。赵高恍然大悟，二话不说连忙赶了出去。

东偏殿密室，嬴政皇帝正在召见将军赵佗。

赵佗禀报说：两位老将军，病逝得都很意外。蒙武老将军是在巡视闽越的回程中，一夜长卧不起，卯时过后军务司马进帐探视，老将军已经没有了气息。武成侯王翦，则更是出人意料。四月末的那日，暮色降临时，河谷军营又响起了思乡的秦风。赵佗额外补充了几句，说自从五十万戍军人口下岭南，尤其是有了那数万女子南下，将士们大多都有了妻室家园，许多将士还与南海人成婚，军营是大大地稳定了。然每逢早晚，将士们还是遥望北方，一起唱那首思乡情歌，虽没有了原先那般激越凄苦，却也是遥望北方思念悠悠。赵佗听中军司马说，就在那晚，河谷歌声方起，武成侯便默默流泪了。武成侯走出了幕府，中军司马连忙带着几名护卫军士跟去。武成侯罕见地大发雷霆，谁也不许跟随。一个多时辰后，中军司马放心不下，还是带着几名护卫去了河谷。月光下搜寻了许久，卫士们才在一片山坡椰林的茅亭下，发现了已经没了气息的武成侯。赵佗说，那片椰林，那座茅亭，正是当年陛下与武成侯最后会谈的所在。后来，随军的老太医说，自从皇帝那年北归，老将军的怪鱼残毒便时时发作，老太医多次要直接禀报皇帝，都被老将军事先发觉截下了。此后，老将军严令幕府将士吏员，敢有私议或泄露他病况者立斩无赦……

“陛下，这是武成侯除日常起居之外的全部遗物。”

看着案头一方铜匣，嬴政皇帝眼帘一垂，大滴泪水啪嗒打上了衣襟。默然片刻，嬴政皇帝终于开口了，平静中带有几分肃杀：“赵佗，朕问你几事，须得如实作答，不得有丝毫虚假。即或善意，也不得虚言。你可明白？”

“末将明白！绝无虚言！”

“第一宗，任嚣将军体魄如何？有无隐疾？”

“禀报陛下：任嚣将军体魄大不如前，随军太医说是水土不服所致。”

“有无就地治愈可能？”

“有。然得静养，不能操劳。两老将军一去，任将军已经瘦成人干了……”

“第二宗，军中大将，体魄病弱者有几个？”

“除却任嚣将军，皆是年轻将尉，没听说谁有病。随军老太医最明白！”

“第三宗，士卒军兵死伤如何，可曾有过瘟病流行？”

“禀报陛下：我军从淮南一路南下，抵达南海、桂林、象郡，历时半年余；开始水土不服者尚多，拉肚子成风。过五岭之后，日见好转。抵达南海三郡，大多将士水土不服早没了，吃甚都没事！陛下那年去时，也曾亲眼看见，除了黝黑精瘦，加想家，其余没有异常！毕竟，南海三郡也是山美水美吃喝美！”

“好。第四宗，你自觉体魄如何，有无隐疾？”

“禀报陛下：末将愿受太医署勘验！”

“朕要你自家说，自家身子自家最明白。”

“是！末将坚如磐石，从无任何隐疾！随军太医说，末将不知药味！”

“好。第五宗，南海大军，军心稳定否？”

“陛下……这，这是……”

“照实说。”

“陛下！”赵佗一声哽咽扑拜在地，“南海秦军老秦人，何变之有啊！”

“将军请起。”嬴政皇帝颇见艰难地扶起了赵佗，又靠上了坐榻，看着哽咽拭泪的赵佗良久无言。终于，嬴政皇帝轻轻叹息了一声，坐正身子肃然道，“将军心下责朕多疑，朕无须计较也。朕今日要说的是，天下大局尚未安宁，山东之复辟暗流依然汹涌。当此之时，数十万老秦军民长驻南海三郡，实则是老秦人去做南海人也！也是说，老秦人为华夏，挑起了融合南海这副重担。若有变故，朕心何安？非朕不信父老兄弟也，时势使然也。将军本秦人，然多在军旅，未必清楚关中人口大局。朕今实言相告：今日关中，老秦人已经不足三成了。但有风云动荡，岂非大险哉！……”

“啊——”骤然之间，赵佗倒吸了一口凉气。

“为治天下，未雨绸缪。”嬴政皇帝倏忽淡淡一笑，复归肃然，“唯其南海偏远，若有危局，朕无法亲临决断。为国家计，为华夏计，朕今授你危局之方略：中原但有不测风云，南海军切勿北上靖乱，当断然封闭扬粤新道，不使中原乱局波及南天。”

“陛下！南海军乃老秦人根基所在，何以不能北上靖乱？”

“将军谨记：老秦人北上，则华夏从此无南海矣！”嬴政皇帝拍了拍王翦的遗物铜匣，眼中骤然一层泪光，“老将军遗书未开，朕也知道，老将军说的必是此事。”

“陛下！……”

“赵佗啊，是老秦人都该知道，”嬴政皇帝淡淡地笑了，“殷商之后，若非老秦部族数百年困守陇西，华夏岂有西土哉！唯老秦部族与西部戎狄血火周旋数百年，才能在立国之后逐一统合戎狄。老秦人为

华夏留住了广袤的西土，也要为华夏留住广袤的南海。朕要你不北上中原靖乱，苦心在此也……”话未说完，皇帝猛然一咳，一坨暗血喷溅胸前，身子一软倒在了坐榻上。

“陛下——”赵佗嘶声大吼，扑到榻前泪水泉涌……扶苏赵高匆匆走进皇城东偏殿密室时，嬴政皇帝刚刚从昏迷中醒来。

扶苏第一次见到了那个神秘的方士，一个矍铄健旺却又沉静安详的老人，宽袍大袖，散发竹冠，散淡闲适，举止从容，确实叫人想起传闻中的世外高人气象。密室厅堂没有一个太医，父皇显然是刚刚在这个方士的救治下清醒过来。虽然还没换去那领胸前溅血的丝袍，人却是大见精神，脸膛有了血色，目光也明亮了许多，若非嘴角那丝疲惫的笑意，大体已经与寻常时日的父皇相差无几了。刹那之间，扶苏对自己从来没见过却又从来深为厌恶的方士生出了一丝好感，第一次向方士一拱手示谢。老方士淡淡一笑淡淡一点头，一句话也没说径自去了。扶苏知道父皇素来刚严奋烈，最是腻味皇子们的眼泪哭声，一直强忍着泪水紧咬着牙关，侍立在榻侧默然凝视着父皇胸前的血迹，生怕一开口失声痛哭。

“扶苏，黑了，瘦了。”嬴政皇帝打量着英挺的儿子，从未有过如此温和。

“父皇！”扶苏哽咽一声，情不自禁扑拜在地，还是大放悲声了。

“哭甚？起来。”嬴政皇帝微微皱眉，语调却依然罕见地温和。

扶苏站起来时，赵高已经领着一名侍女捧来了两只大铜盘。赵高盘中是一领轻软的干净丝袍，侍女盘中是一罐热气蒸腾香气诱人的羊骨汤。赵高两人未到榻前，嬴政皇帝已经起身下榻了。扶苏连忙过去扶持，被父亲断然地推开了。换过丝袍，喝罢了一罐羊骨汤，嬴政皇帝的额头渗出了一片涔涔汗珠，顿时大见精神。

“扶苏，你来拟诏。”嬴政皇帝轻轻吩咐了一句。

第一次为父皇草拟诏书，又是在如此特异的时刻，扶苏心头一热，当即肃然在书案前就座，提起了一管粗大的蒙恬笔。嬴政皇帝看了一眼双眼通红肿胀的赵佗，清晰缓慢地口述起来：“秦始皇帝特诏：王翦、蒙武辞世之后，南海三郡俱以驻军大将统领军政，郡守官署得受大军节制。今命：将军任嚣为南海尉，将军赵佗副之，统领三郡大军并三郡政事；任嚣体魄若有不支，将军赵佗得立即擢升南海尉。山川阻隔，朕特许南海尉对军政大事相机处置，后报咸阳。”

“录定。”笔走龙蛇，扶苏以隶书之法最快地完整记录下了诏书。

“付赵佗密诏。”密室大厅寂然无声，嬴政皇帝又开始了低沉清晰的口述，“朕已对将军赵佗立定南海应变密策，若逢非常之期，特许赵佗向将士出示此诏，以朕之密策行事。凡我老秦子弟，一律不得抗命。”

扶苏的额头渗出了涔涔汗水，心头一时怦怦大跳。直到此时，他才明白了父亲那骤然变白的须发中蕴藏着何等煎熬。虽然，扶苏不知道父亲部署给赵佗的秘密方略究是何策，然扶苏却确切地明白，那一定不是目下之策，一定不是常态之策，一定是非常时期的非常之策！也就是说，父亲已经在筹划未来，已经在预防可能的不测风云。当大臣国人都被巨大的伤恸淹没时，父亲的目光却超越了茫茫山川的阻隔，超越了岁月风云的变迁，对遥远的南天边陲设定了机密长策。倏忽之间，扶苏再一次地感受了父皇的博大深远，对父皇的崇敬感佩更是无与伦比地深厚了。

“扶苏，你去制诏用印。”

当偌大密室只剩下嬴政皇帝与将军赵佗两人时，赵佗一抹流淌满脸的汗水泪水，猛然长跪在地，挺身拱手慷慨嘶声：“陛下！赵佗若负

华夏，纵身死万箭，魂灵亦不得入老秦故土！”嬴政皇帝扶起了赵佗，又拿过一方汗巾递给了赵佗，意味深长地叹息了一声：“将军誓言，朕将铭刻在心也！赳赳老秦，共赴国难。朕信你，也信五十余万老秦儿女。”

“陛下！南海将士愿陛下康宁长寿……”

“赵佗，”嬴政皇帝骤然正色，“这正是朕要对你叮嘱的最后一件事：朕之病况，你之所见，必得是永远的秘密。明白么？”

“赵佗明白！”

扶苏捧来了一只大盘，盘中摊开着两张用过皇帝之玺的精美羊皮纸，旁边是两支尚坊特制的诏书铜管，一粗一细，形制显然不一。嬴政皇帝就着大盘看了一遍，点了点头。扶苏将铜盘放置案头，先将那道写满一纸的明诏卷成细筒，塞进那支较粗的铜管，再摁下外锁，涂好封泥，再用好封泥小印，一道诏书便告完成。那道密诏不同处在于，铜管较细较长，且带有内锁，啪嗒摁下管盖，永远休想打开。这是密诏特管，只能一次性切割开启；之所以管身较长，是供切割尾部不伤及诏书。

一时两诏书就绪，一名老尚书轻步走进，将两支铜管装入一只扁平的精美铜匣，又以封泥封印封就了外锁，遂问：“陛下，可是将军自带诏书？”见皇帝点头，尚书捧过一册厚厚的羊皮纸本，一拱手道：“敢请将军在此用印具名。”赵佗大步走到尚书案前，拿出了自己的将军印，在翻开的册页上的两行大字后分别用印，又分别写下了赵佗两字，亲自奉诏带诏便告完结。

“将军欲何日启程？”

“禀报陛下：赵佗明日立即南下！”

“也好。大丧之期，朕不能为将军饯行了。”

“陛下珍重！”赵佗肃然拜倒，额头重重触地，连续六叩涕泣不能成声，额头渗出了血迹。任扶苏如何流泪相扶，赵佗都没有起身。六叩罢了，赵佗霍然站起风一般地抱着铜匣冲出了密室。风声之中，隐隐传来渐渐远去的哭声……嬴政皇帝凝望着窗外漆黑的夜空，心头猛然一揪，一个踉跄几乎跌倒。

也许是君臣皆有某种预感，也许是举国弥漫的大丧悲怆，这次的咸阳之别，谁也没有既往的出征豪情，心头俱各压着一方沉甸甸无法撼动的巨石。赵佗没有料到的是，自此一别咸阳，再也没有回到故土。十数年后，中原复辟势力大暴乱，赵佗忠实奉行始皇帝预谋方略，紧急关闭扬粤新道，率数十万老秦军民固守南海三郡，非但使南海三郡得以避免一场历史浩劫，且使南海三郡在中原大动荡时期有了井然有序的长足发展，民众风习大大趋于文明。

《汉书·高祖本纪》记载：“粤人之俗，好相攻击。前时秦徙中县（中原）之民南方三郡，使与百粤杂处。会天下诛秦，南海尉（赵）佗居南方，长治之，甚有文理。中原人以故不耗减，粤人相攻击之俗益止，俱赖其力。”也就是说，赵佗秦军封闭扬粤新道而固守岭南期间，名义称王自立，实则忠实奉行始皇帝既定密策，非但没有借机脱离华夏文明，而且在与粤人部族杂居中，坚持以商君秦法消弭老秦人私斗恶习为楷模，使南海三郡文明之风大兴。其结果是，固守岭南的中原人口一直没有减少，而能始终维持着强大的镇抚力量，岭南部族的恶斗之风也因此而消弭。

数十年后，西汉天下大定，赵佗部秦军没有继续保持名义上的称王自立，而是真诚地接受了西汉中央政权的辖制。从此，西汉王朝鞭长莫及的南海三郡，自觉地融入了华夏文明的主流。《汉书·西南夷两粤朝鲜传》记载了汉文帝给赵佗的诏书，也记载了赵佗通过特使陆贾呈给汉文帝的上书，两书对比，襟怀立见。

汉文帝的诏书有三层意思：其一，简述了高皇帝刘邦以后的权力更迭，申明了自己即位的种种原因；其二，通报了对挑起汉粤争端的长沙将军的罢黜，通报了对赵佗故乡祖陵的修治；其三，表示了恢复汉粤关系，并两家罢兵的真诚意愿，以“吏曰”（有人提出）的口吻，试探性提出“服岭以南（长沙以南），王自治之”。也就是说，愿意与南粤赵佗结成松散的诸侯自治关系，实际便是恢复到战国时代楚国对岭南的自治状态。汉文帝诏书可以看出一个明显的基本点：不敢指望南海三郡回归华夏主流文明。原因当然也很清楚，其时西汉国力尚在元气衰弱的恢复时期。

而赵佗之回书，却是另外一番况味：其一，陈述了汉粤冲突的原因，申明是长沙王作祟，高皇后偏听所致；其二，申明在闽粤南粤多有小部族称王的情形下，自己称王是“聊以自娱”，并非真正地图谋割地自立。最后，赵佗将其自觉回归华夏文明的心曲坦诚地说了出来：

“……老夫身定百邑之地，东西南北数千万里，带甲百万有余，然北面而臣事汉，何也？不敢背先人之故。老夫处粤四十九年，于今抱孙焉！然夙兴夜寐，寝不安席，食不甘味，目不视靡曼之色，耳不听钟鼓之音者，以不得事汉也！……老夫死骨不腐，改号不敢为帝矣！”

一句“不敢背先人之故”，隐藏了多少历史的风云奥秘。

长处岭南四十九年，抱孙之期尚寝食不安，而原因竟是“不得事汉”，其间隐藏了何等深厚的大精神！

---

1. 引漳水入邺之渠有三说，一云西门豹，一云史起，一云两人共同（西门豹先而史起后）。此取《吕氏春秋》与《汉书·沟洫志》之同一说。

2. 扬粤新道，《史记》、《水经注》等云扬越新道，《汉书·西南夷两粤朝鲜列传》云扬粤新道，所指路线同一。颜师古注云：“本扬州之分，故云扬粤。”虑及“扬粤”名称易为今人理解，故从《汉书》用法。

3. 见《古今图书集成·职方典·庆阳府·古迹考》，转引自马非百资料集《秦始皇帝传》。

4. 奴隶一词，战国秦汉语词，语出《后汉书·西羌传》：“以爱剑尝为奴隶。”并非当代西方语汇。

5. 上计，先秦及秦时考核官员政绩的制度，多以经济事项为主，兼具后世之审计功能。

6. 秦之金币名称有两说，《战国策》云“镒”，《汉书·食货志》云“溢”。历史的分析，两者皆对：战国之秦尚未确认（不是没有）国运水德，完全可能继承周室名称，并与山东六国同一，用“镒”为金币名称；而统一帝国之秦，国运定为水德，改“溢”为金币名称，事亦正常。汉承秦制，直到西汉初期，刘邦赐张良之金百溢，用的仍是“溢”字，可见其实。

7. 里宰，秦时乡吏，掌分肉。《史记·陈丞相世家》载，陈平曾为里宰，分肉食甚均。

8. 相爱，为《史记·夏侯婴列传》之原用语。古人言相爱，谓情谊笃厚，男女皆可用。

第十三章　铁血板荡

一　阴山草原的黑色风暴

父亲的丧礼尚未完毕，蒙恬马队风驰电掣北上了。

九原将军的秘密特急军报飞抵皇帝案头的同时，正在与二弟蒙毅商议父亲丧葬的蒙恬，也接到了同样内容的秘密特急军报。没有片刻停留，蒙恬立即驱车进了皇城。蒙恬踏上东偏殿石阶时，正在廊下等候的嬴政皇帝老远便笑了：“我说不须特召，如何，人来也！”蒙恬尚未除服，一身麻衣匆匆拱手道：“敢请陛下准臣除服，立即北上九原！”嬴政皇帝拉住了蒙恬的手笑道：“知道知道。莫急莫急。憋了多少年的火气，好容易得个出口，谁能忍得了？走走走，进去说话。”这便是嬴政皇帝，辄遇突发挑战，立即意气风发。蒙恬深知这位少年至交的秉性，不觉笑道：“这次一定要教胡人知道，秦川牛角是硬的！”嬴政皇帝不禁大笑道：“好！也教他知道，钉子是铁打的！”

一路笑声中，君臣两人走进了皇帝书房的密室，立即在早已张挂好的北边大地图前指点起来。嬴政皇帝道：“这个头曼单于胆子大，竟敢以倾巢之兵南下。我正求之不得，一定实做了他！”蒙恬道：“这次军报，是臣多年前安进匈奴单于庭的秘密间人发出的。确定无疑。匈奴人必以为秦国没了王翦大将军，南方军力吃紧，中原又有老世族动荡，是故要发狠咬我一口！看来，这头匈奴野狼当真是等不及了。”嬴政皇帝大笑道：“他才是野狼嘛，我老秦人名号是甚？是虎狼！咥它骨头渣不留！”蒙恬指点地图道：“臣之谋划是：这次大战一举越过河南地，占据北河，占据阴山草原！而后稍作整休，立即第二次大追歼！

拿下狼居胥山，进占北海，则华夏北边大安也！”嬴政皇帝笑道：“你筹划多年，定然胸有成算，该咋打咋打，我是不管。我只给你粮草管够，教将士们结结实实打狠仗！”蒙恬问：“陛下欲以何人总司后援？”嬴政皇帝思忖道：“九原直道尚未完工，道路险阻并未根本改观。我意，还是马兴老到可靠，你以为如何？”蒙恬立即点头：“陛下明断，臣亦此意。”嬴政皇帝道：“你可兼程北上，我送走两老将军之后，也北上九原。北边其余事宜，届时一体决之。”

在嬴政皇帝送蒙恬出宫时，恰与匆匆进宫的蒙毅撞个正着。见蒙毅已经是一身官服，嬴政皇帝惊讶道：“正在老将军丧葬之期，你何能擅自除服？”蒙毅慨然拱手道：“国难大于私孝，外患在即国务紧急。臣职司中枢，若不能助陛下处置政事，岂非愚孝！先父地下有知，亦当责我不忠于国家也！”蒙恬在旁含泪笑道：“陛下，二弟已经除服了，不说了……”嬴政皇帝眼中骤然泛起了一层泪光，对着蒙氏兄弟深深一躬道：“两位放心，老将军安葬，嬴政亲为护灵执绋！”

回到府邸，蒙恬略事收拾，立即率五百马队出了咸阳。

蒙恬马队没有直接北上，而是特意绕道频阳美原山庄，前来拜会通武侯王贲。这是皇帝的秘密叮嘱，也是蒙恬的内心期盼。一身麻衣重孝的王贲，正在日夜忙碌地操持着父亲的陵墓修治，倏忽间须发灰白骨瘦如柴，蒙恬几乎不敢认了。蒙恬深知王翦王贲父子的特异关系：形似相拗，实则父子情谊至深。王翦终生眷恋故土，暮年之期也始终念念不忘散淡的田园日月，然却在秦军战败的艰难时刻临危受命，一头霜雪而南下万里，直至身死异乡。王贲少年从军，对父亲从来没有过寻常人子的侍奉之情，在军事上也多与父亲背道而驰，然在内心，王贲对父亲却是极为依恋的。蒙恬清楚地记得，当他从九原兼程赶回咸阳奔丧时，听到的第一个消息便是：王贲赶赴函谷关外拜迎灵柩，哭昏了不知几多次，以至皇帝不得不下令将王翦灵柩也与蒙武灵柩一并移送太庙冰室保护，以等待葬礼，而将王贲送回频阳，以修

治陵墓为名义使其养息。皇帝的原本排定的葬前丧礼，则虑及王翦深恋故土，派扶苏直接护送其灵柩回归频阳，并代皇帝专一守灵，直到皇帝亲自主持安葬。今日一见，蒙恬方知王贲根本没有一刻养息，一直在无尽的自责与哀痛中奔波操劳，任谁也不能劝阻。

蒙恬与王氏一门，有着特殊的关联与特殊的情谊。

论国政，蒙恬与王翦同为秦王嬴政的早期骨干，又共同受命整训新军。蒙恬对王翦视若长兄。论军中资历，蒙恬高王贲一辈。然王贲军旅天赋极高，战功显赫，爵位军功皆在蒙恬之上，事实上与蒙恬又是年齿相仿的同辈。举凡军国大政，蒙恬与王贲倒是更为合拍。更为重要的是，王氏蒙氏同为将门，同为秦军砥柱，又同遭父丧；而蒙恬一旦北上九原，显然便无法与会王翦葬礼了，若不能在行前一见王贲，蒙恬永远不会安宁。

与此同时，蒙恬还潜藏着另一个心思。这番心思，也正是嬴政皇帝的忧虑。嬴政皇帝要蒙恬试探，看看能不能借大举反击匈奴之战，将王贲从无尽的哀思中拖将出来。嬴政皇帝忧心的是，以王贲的执拗专一，若沉溺哀思不能自拔，很可能会从此郁郁而终。果真因此而失一天赋大将，皇帝是不敢想象的。为使蒙恬心无顾忌，嬴政皇帝特意叮嘱：若王贲果有君之达观，能够北上，阴山之战仍以君为统帅，王贲为副帅，不夺君多年谋划之功。蒙恬很为皇帝这番叮嘱有些不悦，坦诚地说："陛下少年得臣，至今几三十余年矣！安能如此料臣？蒙恬若争军功，岂能放弃灭齐一战？只要陛下为国家计，为臣下计，蒙恬夫复何言！"生平第一次，嬴政皇帝被人说得脸红了，大笑一阵道："好好好，蒙恬兄如此胸襟，我心安矣！"

没有料到的是，蒙恬在灵棚祭奠之后与王贲会谈，王贲已经麻木得无法对话了。蒙恬无论说甚，王贲都只默默点头，喉头哽咽着语不成声。蒙恬无奈，最后高声几句道："王贲兄，胡人三十余万大举南下！你最善铁骑奔袭之战，又熟悉北边地理，打他一仗如何！"王贲目

光骤然一闪，喉头却又猛然一哽，白头瑟瑟地摇着，终于嘶哑着声音艰难地说话了：“打仗……不，仗打不完。老父最后一程，我，我得亲送他上路……”一句话未了，王贲倒在了灵前，再也不能说话了。

不到两个时辰，马队卷出了频阳县境。

踽踽离开美原山庄的蒙恬，心下感慨万端。王贲没有错，不能在这位天赋大将最为痛心的时刻苛责于他。毕竟，王贲最后的昏厥，一定是在渴望战场与为父做最后送行的剧烈冲突中心神崩溃了。早知如此，何如不说？然则，也不能责备皇帝。在嬴政皇帝看来，蒙氏兄弟能如此达观，天赋战场奇才的王贲何以不能？而将一个酷好兵家的大将引出哀思的泥沼，还能有比大战场更具吸引力的事么？以蒙恬对王贲的熟悉，这位有小白起名号的将军，最大的特质便是冷静过人。唯其如此，王贲心境似乎又不能纯粹归结为被悲伤淹没。谁又能说，王贲不是因深信蒙恬能大胜匈奴，而宁愿自甘回避？否则，王贲能听任匈奴大举南下，而不怕终生秉持大义的老父亲魂灵的呵斥？一切的一切，蒙恬都无法说得清楚了。因为，任何一个发端点都充满了合理的可能性。蒙恬只确切地知道一件事：大举击退匈奴的重任，责无旁贷地压在了他的肩上，无人可以替代了。于是，蒙恬再不做他想，兼程飞驰中思绪一齐凝聚到了大河战场。一日一夜，蒙恬马队便从关中飞越上郡，进入了九原。

欲明此战，得先明此时的秦胡大势。

战国之世，秦、赵、燕三国在主力集中于华夏大争的同时，俱与北方胡族长期抗衡着。一百六七十年间，总体情势有进有退。若以对胡作战论，燕国大将秦开平定东胡相对彻底，连续几次大战，一举使东胡部族退却千余里，其势力一直延伸到今日朝鲜，而有了燕国的乐浪郡。东胡至此溃散，融入了匈奴族群。北部对胡作战的主力，则是赵国。赵武灵王胡服骑射之后，对北胡几次大反击，大破长期盘踞河套以南的林胡、楼烦，修筑长城并设置了云中、雁门、代郡三郡。此

后，北方诸胡势力大衰，几乎全部融入了匈奴。至此，北患主流变成了匈奴。所谓胡患，则成了一种泛称。及至战国中期，赵国主力集中对抗秦国，北方对胡之战一直处于守势，除李牧军反击匈奴大胜之外，没有过大战反击。西部对胡作战主力，自然是秦国。秦的西部对胡作战，侧重点先在西部的对夷狄之战，中、后期则越来越偏于防御北方的匈奴。九原驻军的稳定化，是秦对匈奴作战的长期化标志。但是，直到秦一中国，秦对北方匈奴之战主要是奉行防御战略，没有过大战反击。

战国后期，匈奴势力已经大增，远远超过了战国前、中期的诸胡势力。

其时，匈奴军力已经全部夺取了早先被赵国控制的阴山草原，其机动掠夺能力，则已经延伸到了大河以南。也就是说，今日山西陕西的北部，事实上已经变成了与匈奴拉锯争夺的地带。大河从九原郡西部分流，向北分流绕行数百里，又复归主流。这条分流，时人称为北河。大河主流南岸的大片土地，也就是九原郡南部，时人则称为河南地。此时的匈奴军力，已经越过了北河，大掠夺的范围事实上覆盖了整个河南地与东部的云中郡、雁门郡、代郡、上谷郡，甚或包括了更东边的渔阳郡。秦一统华夏之后，上述诸郡虽有郡县官府设置，但始终处于一种战时拉锯状态，并不能实现全境有效的实际控制。灭国大战如火如荼之际，嬴政皇帝始终不动北方的蒙恬大军，其根本之点，正在于以上郡（大体今日陕北地）、北地郡（大体今日宁夏）为依托，坚守最后的防线。

所谓九原大军，实际上一直驻扎在九原郡最南部，也就是河南地的南边缘。

虽则如此，秦帝国一统华夏之后，嬴政皇帝与蒙恬反复会商，还是没有急于对匈奴大反击。其战略出发点，是对匈奴作战的特殊性。盖匈奴飞骑流动，势若草原之云，若不能一举聚歼其主力大军，则收

效甚微；零打碎敲，抑或击溃战，结果只能是长期拉锯；若主动出击，则很难捕捉其主力。唯其如此，要经大战聚歼其生力军，则必须等待匈奴集中兵力大举南下的最佳战机。久经锤炼的秦国军事传统，给了嬴政皇帝及其大将们超凡的毅力与耐心。嬴政皇帝与北方统帅蒙恬，以及所有的秦军大将都确信：匈奴迅速膨胀，一定会对华夏之地发起大举进攻，只在或迟或早而已。西部对匈奴夷狄之战的大胜，事实上也是等待战机的结果。嬴政皇帝原本之所以准备不打，也是怕北匈奴主力警觉。然则，后来的事实迅速证明，骄狂的匈奴完全没有在意西部数万人的败仗。在当时的头曼单于看来，数万人的试探之战败于一统强秦，再正常不过了，要一举夺取华夏北方，只有主力大军大举南下！

数百年来，胡人也好，匈奴也好，与华夏族群的种种联结一直没有断绝过。远自春秋时期的攻入中原自建一国，直到后来的相互迁徙，民众通婚，商旅往来，华夏族群与北胡族群从来没有陌生过。其间的基本点是：华夏族群从来没有过吞噬北胡族群的意愿，始终相对自觉地秉持着和平往来的法则；而胡人族群则始终图谋稳定地占据华夏北部的农耕富庶之地，占据不成，则反复掠夺，从未满足于商旅往来或民众融洽相处。如此长期往来，胡人匈奴对华夏大势从不陌生，华夏族群对匈奴大势也照样不陌生。头曼单于与他的部族首领将军大臣们很清楚：秦一统中国之后，山东六国的复辟动荡很难立即根除；秦国主力大军两分边陲，王翦大军远在南海，蒙恬大军则远在九原，两支大军相距遥遥万里，几乎没有互相呼应的可能；只要一方军情有变，大秦天下便会显露出巨大的纰漏与软肋。头曼单于与部族首领们坚信，上天一定会赐给他们这个时机。

“王氏蒙氏一齐倒，上天之意啊！”头曼单于几乎是跳起来吼喝了一句。

“蒙恬军三十万，一群肥羊啊！”将军们也狂乱地呼喊着。

间人秘密传回的匈奴单于庭大宴上的骄狂呼喊，时时刻刻都激怒着蒙恬。在头曼单于们看来，而今王翦死了，蒙武死了，连带伤及的必然是王贲与蒙恬，如此四位赫赫大将一齐轰然崩塌，无疑是上天之意了。至于李信的几万陇西军，拥有近五十万兵力的匈奴单于能放在眼里么？在头曼单于们看来，李信以二十万精兵大败于奄奄一息的楚国，此人定然不足道也；至于那个翁仲，一个勇士而已，匈奴人个个都是勇士，一个大个子勇士怕他鸟来！

蒙恬尚未抵达，九原大军的幕府已经紧张有序地运转起来了。

九原秦军对匈奴作战历经长期谋划，诸方准备很是充分。更有一点，基于战时情势多变，嬴政皇帝与蒙恬早已对九原边军立下规制：无论主将是否在幕府，但有军情，立即由副将以既定方略实施作战。此时的九原将军，是曾经做过灭燕之战副将的辛胜。一统帝国之后，秦军大将除冯劫、冯去疾、章邯三人入朝从政外（王贲的太尉仍然视同军职）， 其余大将皆以其不同禀赋两分在南北大军。辛胜秉性沉稳，长于军务料理，又通晓北边地理，故被嬴政皇帝任为九原将军，为蒙恬的副帅。一得秘密急报，辛胜立即展开了种种战前实务：知会各郡县官署，使老幼人口疏散；派出数十名飞骑斥候，出北河做远端探察；整修大型军械，检视壕沟鹿砦与预先谋划好的伏击战场等等。蒙恬归来，立即毫无停顿地融进了这架已经高速运转起来的军事机器之中。

两日之后，一个意外的惊喜使蒙恬精神陡增。

那日暮色，一支马队飞到，不期却是长公子扶苏与少府章邯。扶苏说，他在得知九原军报后向父皇请战，父皇二话没说便允准了。章邯则是父皇亲自点将，派来辅助上将军。蒙恬心下高兴，连说好好好，正当其所！在当晚的洗尘军宴上，蒙恬立即对两人明确了职事：扶苏为飞骑将军，统率五万最精锐骑士为反击前锋军，届时专一大举追击匈奴；章邯仍统掌全军大型器械，务期摧毁匈奴骑兵的第一波大

冲击。扶苏曾在九原大军多年，既熟悉军情，又熟悉地理，用不着细加叮嘱。章邯稍有不同，长期为秦军大型器械将军，通于制作又精于战阵，正是九原大军最为急需的一个要紧人物。然则，章邯却因为做了几年少府，对九原大军的大型器械的特异性相对生疏。为此，蒙恬备细做了一番交代。

多年以来，蒙恬非但精细地揣摩了当年李牧战胜匈奴的战法，而且精细地揣摩了白起王翦王贲的种种成功战法，同时结合秦军优势，谋划出了对匈奴作战的基本方略：首战以重制轻，反击以快制快。两个基本点中，首战乃大举歼敌之要害环节，是故最为重要。所谓以重制轻，其实际所指，是以秦军器械精良之优势，在最初的防御战中最大限度地杀伤匈奴军主力。因为，只有在此时，匈奴骑兵的冲杀是最为无所顾忌的；一旦进入追击战，则敌军全力逃亡，聚歼杀伤则会大为减少。秦军防御战的轴心，是五万余架大型机发连弩，外加抛石机、猛火油、滚木礌石、塞门刀车等等配备。为最为充分地利用这些匈奴人无法制造的大型兵器，蒙恬早早勘选了几处特定地点，在这些地点秘密开掘了巨大的山洞与隐蔽极好的壕沟鹿砦，隐藏了数量不等的大型连弩。所谓特定地点，便是匈奴骑兵无论是进还是出，都必须经过的几个山口。所有这些山洞壕沟鹿砦，都是在匈奴部族每年深秋撤离草原后从容发掘的，又经多年反复修葺改进，其坚固隐蔽已经大大超出了当年李牧的藏军谷与藏军洞。蒙恬交给章邯的使命，是立即熟悉所有的大型器械分布点，将其调配到最具杀伤功效的配合境地。

“上将军毋忧！章邯久未战阵，早憋闷死了！”

“扶苏亦同！决教匈奴单于知道，秦军飞骑比他更快！”

两员生力大将龙虎轩昂，蒙恬辛胜不禁舒心地大笑起来。

秋风初起的时节，匈奴人大举南下了。

头曼单于雄心勃勃。这次南下，不是每年必有的寻常大掠，不是抢得些许牛羊人口财货后便回到狼居胥山大草原。这次是攻占，是要一举越过阴山，越过北河，稳定占据河南地，如同当年的中山国一样，在华夏北边立国称王，再图进军中国腹心。唯其如此，匈奴诸部举族出动，人马牛羊汪洋如海，在广袤的蓝天下无边无际地涌动着。因举族举国出动，匈奴人马分作了三大部：第一波是前锋骑兵，由全部五十余万精壮男子构成，各部族首领亲自任本族大将，全部前军则由两位单于庭大将军统率；第二波，是头曼单于庭及其亲自统率的单于部族，有单独的两万飞骑护卫，其余是数十万单于族男女人口并庞大的财货牛马车队；第三波是其余各部族人口与牛羊马群，由各部族不能参战的族领统率，相互照应行进。

这次进军，实际是匈奴大举南迁。因其不仅仅是骑士，头曼单于定下了严厉的进军令：进入阴山之前从容行进，日行六十里一宿；抵达阴山之后，单于庭部族并第三波非战人口，全部在阴山北麓结营驻扎；前军主力歇息三日，全力飞越阴山南麓大草原进逼北河；主力大军抵达北河之日，头曼单于亲率两万护卫飞骑后续进发，一举进占河南地；战胜秦军并单于庭立定之后，全部人口进入阴山南麓草原与北河、河南地，重新划分放牧领地。

如此历经月余，匈奴诸部终于抵达阴山北麓。

当晚，头曼单于在草原月光下大行聚酒，预先庆贺战胜之功。篝火营帐连绵天际，直与天边星月融成了一片。歌声吼声牛羊马嘶声，激荡弥漫了碧蓝穹庐下的青青草原。数十万匈奴骑士们，快乐的匈奴男女们，尽情地疯狂地痛饮着马奶子酒，撕扯着血珠飞溅的半生烤羊，呐喊着歌舞着直到月明星稀。夜半狂欢最高潮时分，头曼单于登上了一辆高高的马车徐徐驰过一片片营地，不断地反复地高喊着一句吉祥的战胜颂词：“阴山河南地，尽是我草原——”随着单于马车飞

过，“阴山河南地，尽是我草原”的吼声淹没了广袤的阴山，弥漫了辽阔的草原。

三日之后，匈奴主战骑兵分三路南下了。

匈奴三路是：西路军十万，从北河西段南下，侧击秦军左翼；中路军三十万，从正面进逼九原军幕府所在地之主力秦军；东路军十万，则对云中郡发动大掠，以补充后续人口之粮草给养。因匈奴骑士随身携带马奶子干肉，故喜好长驱直入直接作战，而不习惯大军从容进至战地，扎营整休后再战。是故，这日残月尚在中天，匈奴飞骑已飓风般卷过阴山南麓，从无比开阔的阴山草原压向了大河地带。匈奴飞骑抵达河南地秦军营垒之前时，堪堪正是午后斜阳时分。

此时的秦军防地，北距大河尚有三百余里，正在河南地的最南端。蒙恬之所以长期在此驻军，而没有趁匈奴每年北撤之时占据整个河南地，本意正在于给匈奴以秦军无力夺取河南地之假象，实则以河南地的连绵山地作为纵深诱敌聚歼的战场。此地正当要害，正好卡住了匈奴人继续南下的一大片山地的三道山口。要南下，非过此山不能；要拔除秦军，也非此山无以作战。匈奴人多年屡屡深入劫掠，对秦军营地也颇是熟悉。往年不来寻战秦军主力，在于匈奴人并未立定占据河南地之心，大掠一番即行回撤。而秦军则是固守营地，全然一副只要彼不过我防区我便不理之态势。故此，两军从未在河南地的秦军主力所在地发生过大战。今日不同，匈奴军决意占据河南地以经营根本，是故西中两路四十万大军心无旁骛，一过大河便茫茫洪水般压向秦军左翼与正面山地。

崇信搏杀而不大讲究战法的匈奴群很是直接，中路进逼的三十万大军分作三股，每路十万各攻一道山口。随着震天动地的喊杀声，这片东西绵延数十里的山地顿时鼎沸了。蒙恬亲自镇守的中央山口最为宽阔，可以并行十多辆马车，其地势也相对平缓，外表看去并不如何易守难攻。更为奇异的是，山前开阔处并无据险防守最为必要的壕沟

鹿砦，骑兵飞马完全可直接抵达山口。当匈奴飞骑漫山遍野展开压来的时候，秦军山地除了猎猎整肃的一片片旗帜长矛与诸多远处无法辨认的器物，整个山地都静悄悄一无声息。便在匈奴骑兵洪水般卷到山前五六百步注的时候，秦军山地骤然战鼓雷鸣山崩地裂……

一场亘古未见的酷烈大战骤然爆发了。

秦军旗帜骤然撤去，山口两边各自三层呈梯次排列的大型连发弩机万箭齐射，一齐向山口前的中央地带倾泻。连弩两边则是无尽的飞石雨与滚木礌石猛火油箭，呼啸着连天砸向山口两边的飞骑。秦军的弩机连发大箭举世罕有其匹，射远达八百步之外，每支长箭粗如儿臂长约丈余，箭头几若长矛，便是寻常城门也经不得片刻齐射。此时弩机大箭狂飞呼啸，每箭几乎都能洞穿或打倒几名匈奴骑士。更兼两边步军以单兵弩机射出的万千火箭，带着呼啸飞舞的猛火油烈焰飞入匈奴骑兵群，遍地秋草烈火大起，匈奴骑士的皮衣皮甲立即成为最好的助燃之物，一时烈火腾腾鲜血飞溅人仰马翻，整个山地草原顿时陷入了一片火海……

匈奴群大为愤怒，呼啸连天轮番冲杀，没有丝毫的畏惧退缩。秦军更是久经储备，大军并未杀出，只长大箭镞与种种飞石如连天暴雨倾泻着，似乎无穷无尽决无休止。纵然连番冲杀山呼海啸，匈奴骑兵群始终不能越过山地前数百步的射杀地带。堪堪一个多时辰过去，秦军山地岿然不动，匈奴骑兵群眼前却已经是战马骑士尸骨层叠，一时大见障碍，要想再次大举冲杀都很难了。眼见硕大的太阳已经枕上了山尖，两名单于庭大将止住了嗷嗷吼叫的各部族头领，下令立即回撤阴山。

夜半时分，恨声连天的匈奴主力回撤到阴山中部草原，恰与南来的头曼单于会合。未过片时，其余两路也相继撤回。头曼单于立即聚来大将汇集军情，才知三路人马无一例外地铩羽而回，其遭遇也一模

一样，都是被秦军的箭雨风暴阻击在了山口要道，死伤惨重。各部大体禀报归总，战死骑士竟在八万之多，轻伤重伤难以计数。也就是说，五十万大军在第一日几有一半人马丧失了战力，而秦军却连营地都没有出来。

“气煞老夫也！”头曼单于捶胸顿足，一时没有了主意。

大将们纷纷请战，主张明日改变战法，飞骑迂回奔袭秦军后路。单于庭的统兵大将立即反对道：“我五十万人马连秦军一个山口也没能撕开，连云中郡大掠都被挡在了山外，秦军显然有备，此战不能再打！”纷纭争论嚷嚷不休，进退两难的头曼单于终于决断：撤回阴山北麓整休旬日，探清秦军情势后再战。正在此时，游骑斥候紧急飞报：秦军骑兵大举反击，正从北河大举向北杀来！头曼单于怒火中烧，大吼下令：“蒙恬秦军竟敢与老夫飞骑搏杀，好！正中我下怀！能战者全体上马，老夫两万精锐飞骑前锋冲杀，杀光秦军——”

喝令之间，头曼单于飞身上马，亲率北撤大军飓风般向南杀来。

统帅蒙恬，已有连环部署。九原秦军的强弩防御步军，总数不到十万。匈奴骑兵群一退却，强弩步军立即换乘快马，从事先勘定的秘密路径分头进入阴山地带的预设壁垒。与此同时，二十万埋伏在北河草原山峦河谷的飞骑，分作左中右三路，同时迂回包抄匈奴骑兵的阴山集结地。左（西）路，是从北河出发的扶苏部五万飞骑；中（南）路，是从幕府营地出发的蒙恬部十万主力，右（东）路是从云中郡出发的辛胜部五万飞骑。蒙恬预定的战法是：河南地首战之后匈奴若退，则秦军飞骑立即出动，一鼓作气追杀，不使匈奴主力大军脱身；辛胜军与蒙恬的主力军合击追杀匈奴主力大军，扶苏军则以追杀头曼单于庭精锐飞骑为使命，可临机决断战法。首战防御，一切皆如所料，全军立即依照预定部署奋然北进。匈奴斥候游骑发现的秦军，正是大举越过河南地向阴山草原正面进逼的蒙恬主力。

向南杀来的匈奴大军与向北杀来的帝国大军，骤然碰撞在阴山南部草原。蓝天明月之下，数十万飞骑如无边海浪弥漫草原，呼啸着展开了真正的轻骑搏杀。蒙恬对秦军将士的预先军令，竟然是嬴政皇帝与他的两句话：“老秦人是马背部族，飞骑鼻祖！一定要杀出威风，教匈奴人知道钉子是铁打的！”此令粗豪简洁响亮上口，一经传下立即成为秦军飞骑的战地军誓，遍地吼得嗷嗷叫。秦军骑士一路北上，这道军令被无尽的怒吼迅速简化为三句话：“马背部族！飞骑鼻祖！钉子是铁打的！”每次吼一句，轮番吼来，声震草原，大见威风。

两军无边展开，一边是翻毛羊皮白茫茫，一边是深色皮甲黑蒙蒙，毫不费力辨认得清清楚楚，大对夜战路子，更对两边骑士的简洁秉性。秦军骑士多为灭国大战之主力，久经锤炼，对酷烈搏杀如家常便饭，更兼一班老秦将士闻战则喜的老传统，飞扬呼喝全无生死畏惧，立即以万人将军为大区，分作十数个巨大的战团各自揳入了白色海洋。秦军此时的兵力是堪堪十万，而匈奴骑兵群是三十余万，分区揳入包围分割，正是蒙恬预定的战法：敌军多于我军时，以揳入之法实施斩首战！斩首记功乃是秦军老传统，然自灭国大战开始，秦军威势日盛，敌军动辄一击即溃，真正的搏杀斩首大战已经很少了。今日对手尽是骄狂不可一世的飞骑，原本便骄傲无比的秦军，被那马背部族飞骑鼻祖的誓言激发得更是热血沸腾杀气贯顶，分明数量少，却更为勇猛，排山倒海一无惧色地分做条条巨龙，将白茫茫海洋搅成了无数个巨大的漩涡。

秦军骑兵的基本阵形，仍是白起开创的三骑阵。一个百夫长率三十三个三骑锥，便是一个威力巨大的独立搏杀群。而匈奴骑兵则仍然是千百年几乎不变的原始野战之法：部族军为最大群落，之外基本各自搏杀，百夫长千夫长乃至万军大将，一旦陷入混战，立即无法控制全军。因此，饶是匈奴骑兵众多，还是被秦军一块块撕裂，一块块吞噬。更有一点，匈奴骑兵白日尚未真正搏杀便遭重创，南来大军人与马十之六七都有轻伤，不是胳膊腿伤痛无力，便是某处疼痛难忍；虽

说奋然搏杀中忘乎所以，吃力处毕竟依然吃力，往往不是战刀砍杀滞涩，便是战马转动不灵，与未经搏杀的帝国生力军相比，几个回合立见下风。

秦军更有一长，这便是兵器。匈奴是胡人弯刀，秦军是阔身长剑，形制各有所长。秦军兵器优势在材质优良，在制造精细。其时，中原冶炼技术比匈奴高出许多，秦军铁剑俱以掺有各种合金成分的精铁锻铸，其硬度弹性均大于胡人弯刀。战场千军万马大搏杀，刀剑互砍远远多于真正杀人的一击。而一旦互砍，比拼的首先是兵器的硬度与弹性，硬度不够容易缺口甚或被砍断，弹性不够则容易折断。秦军兵器制作之精严，堪称天下无双，一口长剑至少可保一战不毁。而且，秦军骑士还以军法规定，每人一长一短两口剑、一张弓，以防万一兵器有失。匈奴毕竟铁料铜料相对稀缺，战刀大多是人手一口，但有闪失便无可替换。凡此等等对比之下，不到一个时辰，匈奴骑兵群便渐渐显出了劣势，而天色也已经渐渐显出了晨曦……正在此时，西北方向杀声大起，一股黑色洪流如怒潮破岸，汹涌直逼匈奴骑兵群中央的头曼单于大旗。匈奴大军立见混乱，一片呼喝声大起，纷纷大叫单于退兵。

这支生力军，正是扶苏的五万精锐飞骑。

白日大战之际，扶苏所部隐藏在北河北岸的河谷地带。一得匈奴人回撤消息，扶苏立即率部在夜色中从西北大迂回向东北疾进。扶苏很熟悉阴山大草原地理，本意是要在中途截杀正在南进的头曼单于。不料赶赴阴山中部草原之时，头曼单于已经与北撤主力会合。扶苏部便隐蔽在了一片山地之后，欲待匈奴人分部北归时专一咬定头曼单于。堪堪等得小半个时辰，却闻杀声大起，匈奴军全部反身杀回了南部草原。扶苏深知秦军战力正在最旺盛时期，必能顶住匈奴冲杀，不必急于从后追杀，故有意后于匈奴军大半个时辰，方才南进。所以如此，在于扶苏要留下堵截追杀头曼单于的必要距离。对于飞云流动的

大规模骑兵群，贴得太紧往往容易使其在混乱中脱身。然则，扶苏又不能使头曼单于真正成为匈奴骑兵群的轴心，必须在要害时刻搅乱匈奴人的轴心。及至尾追到南部草原战场，晨曦中眼见匈奴军显出了混乱，扶苏立即决意趁势一击，迫使匈奴人真正溃退。是故一发动冲杀，扶苏部便全力冲向已经能清楚看见大旗的头曼单于的护卫飞骑。

头曼单于正在混战搏杀中思谋是否退兵，突见一支生力军从侧后大举杀来，又见自家人马乱纷纷吼叫已经生出畏惧之心，立即喝令退兵。大草原之上面临同样飞骑的敌手，一旦退兵便得放马飞驰，否则会被敌军紧紧咬住追杀，有可能全军覆灭。而一旦放马逃命，则必然漫山遍野阵形大乱，根本不能整体呼应。此时的匈奴群，正好遭遇了这种骑兵作战最为狼狈的境况，兵败如山倒，遍野大逃亡。秦军飞骑则根本不需要主将军令，立即聚成了一股股黑色洪流，遥遥从两翼展开包抄追杀。扶苏的五万飞骑冲杀在最前端，分成五股大肆展开：左右两翼各一万，圈定单于部不使其遍野流散；中央两路则如巨大的铁钳张开，死死咬定那支大旗马队追杀不放；另有一万骑士，则左右前后策应，随时驰援各方。

此时正逢秋阳升起，漫天朝霞之下，草原苍苍人马茫茫，黑色秦军如风暴席卷阴山，白色匈奴则如被撕碎的云团漫天飘飞身不由己。如此数十万骑兵群的大规模追杀，在整个草原战史上都是空前绝后的。

此时，可以听听历史的声音——

《史记·蒙恬列传》云："是时，蒙恬威震匈奴。"《盐铁论·伐功》云："蒙公为秦击走匈奴，若鸷鸟之追群雀。匈奴势慑，不敢南面而望十余年。"《汉书·匈奴传》云："……头曼不胜秦，北徙十有余年。"《汉书·韩安国传》云："蒙恬为秦侵胡，辟数千里……匈奴不敢饮马于河，置烽燧，然后敢牧马。"

这是公元前215 年初秋的故事。

深秋时节，嬴政皇帝在遍野欢呼中抵达阴山草原。

此时，三十万秦军已经全部越过了河南地，在北河之外的连绵山地筑成了新的基地大营。一个多月的大追杀，匈奴诸部族残余已经逃得无影无踪了。自北海（今贝加尔湖）以南，数千里没有了胡马踪迹。狼居胥山（今乌兰巴托地带）的匈奴单于庭，也只有仓促逃走所留下的一道道越冬火墙的废墟了。九原云中雁门代郡的牧民们欢天喜地地大举北上，全然不顾深秋衰草，一反时令地在阴山南北处处扎下帐篷，燃起了昼夜不息的篝火，歌舞赛马摔跤等等庆贺狂欢连篇累牍不一而足。农人商旅也欣欣然北上，漫游在传说中的阴山大草原之上，品味一番“天似穹庐，笼罩四野”的神韵，徜徉在牧人狂欢的海洋里。那一日，闻得皇帝陛下要亲临阴山，整个大草原骤然欢腾了起来，万岁呼喊声闻于天，所有商旅马队的酒都卖得一干二净了。秦军营地更是前所未有的振奋欢腾。

嬴政皇帝带来了百余车御酒，举行了盛大的犒军典礼。史无前例的，每个百人队赏赐了三坛御酒。在历来大军犒赏中，王酒之于士兵大多都是象征性的，能千人队得一坛王酒和水而饮，已经是难能可贵了。即或当年灭赵那样的庆贺，也同样是千人一坛王酒。今日皇帝千里北上，竟能使百人而得三坛御酒，其赏赐规格显然大大高于灭国大战，将士们的惊喜情不自禁地爆发了。入夜犒军大典，三十万将士人手一支火把，在大草原连绵排开，直如漫天星辰。云车上的蒙恬高呼一声分酒，片刻之间，每人面前的大陶碗里居然都有了八九成满的一碗真正的御酒。对于士兵们来说，这是不可想象的巨大荣耀。猎猎火把之下，所有的将士都举着陶碗泪水盈眶了。随着蒙恬的又一声高呼，将士们全体举碗痛饮，而后骤然爆发了一声震荡整个阴山草原的皇帝万岁的呐喊，四野民众随之齐声呐喊，皇帝万岁的声浪铺天盖地地弥漫了整个大草原。

声浪渐渐平息之后，嬴政皇帝的声音在高高云车上回荡起来：“将士们，臣民们，朕今犒军，赏格高于灭国大战！因由何在？只在一处：剪灭六国者，平定华夏内争也！驱除匈奴者，平定华夏外患也！生存危亡，外患之危大于内争之危！华夏文明要万世千秋，便得深彻根除外患！否则，华夏族群便有灭顶之灾！华夏族群便永远不得安宁！唯其如此，大秦非但要驱除匈奴于千里之外，还要修一道长城，将外患永远地隔离华夏文明之外！”

“修长城——”整个阴山草原都在震荡。

“皇帝万岁！长城万岁——！”万千军民都在呐喊。

那一夜的景象，长久地烙印在了边地民众的记忆里。多年以后，西汉初立而匈奴再度南下，纷纷南逃的阴山牧民们每每想起秦时的辉煌与荣耀，无一人不是万般感慨：“还是人家老秦厉害！杀匈奴如猛虎驱羊，就连犒军酒也是三十万人一声吼！始皇帝一说修长城，啧啧啧！是军是民都嗷嗷叫，老秦了得也！”

次日，嬴政皇帝在幕府备细听取了蒙恬扶苏辛胜章邯四人的军情禀报。扶苏很为没有捕获头曼单于而愧悔，向皇帝自请处罚。嬴政皇帝看了看急于为扶苏辩解的蒙恬三人，破例地摆摆手呵呵笑道：“算了算了，功过相抵。真要处罚，只怕我要费牛劲也。”蒙恬三人不禁一齐笑了起来。归总军情之后，君臣议定了五件大事：第一件，明年再次追杀匈奴，彻底平定阴山以北；第二件，立即筹划修建长城，以为永久屏障；第三件，实设边地郡县，将北河与阴山边地统一设县管辖（后实际设二十四县）；第四件，向北河迁徙数十万戍军人口，一则修长城，二则仿效南海郡秦军长久定居戍边，后来，迁徙北河的数十万戍军人口定居北边，镇抚千里，称为“新秦”之地；第五件，加紧修筑九原直道，以保障粮秣输送。

诸事议定，嬴政皇帝在当夜与蒙恬密谈了许久。

嬴政皇帝先告知蒙恬，两位老将军的葬礼都以国丧大礼举行了，王翦葬于美原山塬，蒙武葬于北阪山塬，都是他亲自护灵下葬的，蒙毅也日夜跟随着忙碌。蒙恬眼含泪光，默默地对皇帝深深一躬，不再就父亲丧事说一句话了。蒙恬清楚地知道，皇帝必然有更为要紧的大事要说。默然一阵，嬴政皇帝对蒙恬说起了一件异事。在蒙恬北上之后，他想看看大丧之际的咸阳民情，一日晚上带着四名卫士出了皇城，走进了咸阳街市，后来又出了咸阳东门，漫步到了兰池宫外。便在宫外那段林荫大道的阴影中，突然蹿出了几名剑术极高的刺客。那夜他没有带剑，若非一步滑倒跌入树后，那飞来两剑定然刺中要害了。四名卫士飞步赶来，那几名刺客却死战不退，若非用了弓箭，四名卫士未必杀得了几名刺客。纵然如此，两名卫士还是战死了。当夜，咸阳令立即在关中大肆搜捕捉拿刺客余党，分明是疑犯多多，一连大索二十日，却一个也没有捕获。

“有此等事？”蒙恬大是惊愕。

“此次之险，过于荆轲行刺……荆轲一支匕首，此次五七口长剑。”

“剑锋淬毒？”

“正是。”

“兰池宫靠近尚商坊，必是山东六国老世族所为！”

“大体不差。”嬴政皇帝点头道，“教人疑虑者是，当年荆轲行刺，秘密预谋何其久也！如何山东老世族业已失国，竟能在短短时日内，筹划得如此缜密之行刺？”“更有要害处！”蒙恬见事极快，“刺客何以能如此准确地得知陛下行踪？”嬴政皇帝默然了。望着幕府外隐隐游动的甲士，望着甲士身后蓝

幽幽的夜空，嬴政皇帝很长时间没有说话。蒙恬正欲开口，皇帝摆了摆手低声道：“还有一件更大的黑幕。”蒙恬蓦然一惊，顿时打住了冲到口边的话语。嬴政皇帝说：“扶苏与张苍的南下密查，揭开了一道教人惊心动魄的黑幕。扶苏没来得及禀报，北上了。郑国与张苍深觉此事重大，还是在兰池刺客事件之后全盘秘密奏报了。”皇帝缓缓地说着，脸色从未有过的阴沉可怕。及至说完，素来镇静从容的蒙恬连手心也出汗了。

“此乃国本之危，陛下可有对策？”

“你且先说，何以应对？”

“老世族害国害民，必得放开手脚大力整肃！”

“是也，是也。”嬴政皇帝缓缓点头，缓缓说着，“显而易见，我等君臣，既往还是将山东六国老世族小觑了。朕没有料到，六国老世族能有如此险恶之密谋，能有如此举事之实力。百足之虫，死而不僵也！更有甚者，朕没有料到，老世族竟能搜刮自家老封地民众之田产。其狠其黑，莫此为甚！‘富者田连阡陌，贫者无立锥之地’，朕一想起张苍的这句话，每每都是心惊肉跳。蒙恬兄，复辟势力向老秦人宣战了……”

“陛下！再打他一场定国之战！舍此无他途。”

“说得好！立国之后，再打他一场定国之战！”

君臣两人的笑声回荡在穹庐般的幕府，回荡在大草原金色的黎明。

二　惊蛰大朝　嬴政皇帝向复辟暗潮宣战

多雪的冬天，大咸阳分外地寒冷。宏大的帝国都城，始终笼罩着一层肃杀的宁静。没有任何政令诏书颁发，没有任何礼仪庆典举行，甚或连“立冬之日，天子亲率三公九卿大夫，以迎冬于北郊”的迎冬大礼都没有了，隆冬时节躲避疾疫的闭户省妇令[注]也没有官府宣示了。总归是，举凡都城国人最为熟悉，甚至已经化成了程式习俗一部分的一切寻常动静都没有了，似乎整个皇城整个官府都告消失，帝国回到了远古之世一般。然则，越是静谧越是无事，国人越是不安：秦政勤奋多事，果然如此沉寂，岂非大大地不合常理？人皆同心，疑虑也就如纷纷然雪花一般，在市井巷闾间、在酒肆商铺间、在学馆士吏间飘散开来，反复往来，渐渐地也就聚成了几种议论主流。

一种最惊心动魄的说法是：今岁冬月，彗星出于西方，主来年大凶！另一种说法则颇见欣欣然：燕人方士卢生入海为皇帝寻求仙药，今岁归来，献给皇帝的却是一方刻着远古文字的怪石，经高人辨认，远古文字竟是一句不可思议的预言：“亡秦者胡也。”高人破解，言胡为匈奴，皇帝正是为此北上，命蒙恬北击匈奴大胜，这个咒已经破了！还有一种说法则大是忧心忡忡：始皇帝那年在阳武博浪沙遇大铁锥刺杀，[注]今岁又在兰池遭逢刺客，分明是山东六国老世族作祟；两次却都没有拿获刺客，当此之时，不定又要来一次逐客令，将山东人氏赶出关中哩！山东商旅聚居的尚商坊，却流传着另外一种更具眉目的说法：入冬以来，皇帝已经秘密举行了三次重臣小朝会，李斯的丞相府更是彻夜灯火，连博士学宫都在日夜忙碌，长公子扶苏也已经从北河赶回了咸阳，凡此等等迹象，来年必有大事无疑！种种消息议论纷纭流播，大咸阳的沉寂中雪藏着一种难言的骚动，惶惶不安的期待充塞在每个人的心头。

终于，冬尽之时一道诏书传遍了朝野：开春惊蛰之日，皇帝将行大朝会。

大咸阳松了一口气，然终是其心惴惴。原因，便在这春季大朝会的日子。开春朝会固然寻常，每年必有的铺排一年国事的程式而已，然诏书明定为惊蛰之日，便有些暗含的意味了。是时，《吕氏春秋》已经在天下广为传播，人们对月令时令与国事大政的种种神秘关联已经大体清楚。而在《吕氏春秋》问世之前，基于天人感应的国事运行程式，还是一种深藏于天子王城与上层官府的颇为神秘的治道学问，寻常庶民是不明所以的。《吕氏春秋》以月令时令论国事，向天下昭示了自古秘而不宣的天人治道之秘笈，使天子诸侯的基本国事动作成为大白于天下的可以预知的程式，诚一大进步也。尽管世事沧桑治道变迁，然其根基传统毕竟是不会轻易改变的。依据《吕氏春秋》以及种种在民间积淀日久的天人学问，人们很清楚惊蛰之日的特异含义。

蛰者，冬眠之百虫也。惊蛰者，雷声惊醒冬眠百虫也。自立春开始，惊蛰是第三个节气，大体在每年二月初的三两日，后世民谚云：“二月二，龙抬头。”说的正是惊蛰节气。《吕氏春秋·仲春纪》云：“仲春之月（二月），日夜分，雷乃发声，始电。蛰虫咸动，开户始出……无作大事，以妨农功。”也就是说，自古以来，二月之内除了传统认定的“安萌芽，养幼少，存诸孤，省囹圄，止狱讼”等等安民政令之外，是忌讳“做大事”的。就其时盛行的天人感应学说而言，若政令违背时令，则有大害：“仲春（二月）行秋令，则其国大水，寒气总至，寇戎来征；仲春行冬令，则阳气不胜，麦乃不熟，民多相掠；仲春行夏令，则国乃大旱，暖气早来，虫螟为害。”也正是因了这种种已知的禁忌与程式，人们虽则不安，却还是认定：惊蛰大朝不会有国政大举，更不会有大凶之政。

然则，惊蛰之日当真炸响了一声撼动天地的惊雷，天下失色了。

因是大朝，各官署都在先一日接到郎中令蒙毅书文知会：午时开朝，皇帝将大宴群臣，应朝官吏俱在皇城用膳。这也是秦政俭朴的老传统，但有涉及百人以上的大朝会，事先一律将衣食安置明告，以免

种种重叠浪费。官员们一得书文便知行止，纷纷在午时之前不用午膳便驱车进了皇城。各官署接到的预定程式是：大宴之后行朝会，丞相李斯禀报政事，各官署禀报疑难待决之事，皇帝训政。因了没有任何例外，与朝官员们在市井议论中被浸泡得重重阴影的一颗心终于明朗了起来。

谁也没有料到，惊蛰雷声因博士仆射周青臣的一番颂辞而爆发。

举凡大朝，博士学宫七十二博士无分爵位高低，从来都是全数参加。在老秦国臣子眼中，这是秦国自来的敬贤传统，名士不论爵，该当。无论博士们说了多少在帝国老臣们看来大而无当的空话，举朝对博士与闻朝会都一无异议。而博士们则更以为理所当然，博士掌通古今，岂有大政不经博士与闻论辩之理？是故，博士们每次都是气宇轩昂，想说甚说甚，从无任何顾忌。今日大宴一开始，博士们惊讶地发现，皇帝骤然衰老了，须发灰白面色沉郁，一时相互顾盼议论纷纷。

博士仆射周青臣执掌博士宫事务，与皇城及各官署来往最多，也是博士中最为深切了解秦政及帝国君臣辛劳的一个，今日眼见皇帝如此憔悴衰老，心下大是不忍，几次目光示意博士区首座的文通君孔鲋，很是指望这个不久前被皇帝特意请入咸阳统掌天下文学之事的孔子后裔与儒家首领，能够代博士们说得一席话，对皇帝有些许抚慰。可孔鲋却是目不斜视正襟危坐，似乎根本没有看见任何人，也没有听见任何议论。周青臣有些难堪，也有些愤然。他虽是杂家之士，也素来敬重儒家，然却始终不明白以人伦之学为根本的儒家名士，为何在一些处人关节点上如此冷漠？譬如这个孔鲋，自进入博士宫掌事，从来对其余诸子门派视若不见，终日只与一群儒家博士议政论学，还当真有些视天下如同无物的没来由的孤傲。周青臣很清楚一班非儒家博士早有议论，都说儒家若当真统帅天下文学，诸子百家定然休矣！虽则如此，周青臣却从来没有卷进非儒议论之中，更没有与孔鲋儒家群有意疏远，当然更不会以自己的学宫权力刁难儒家。全部根基只在一

点：周青臣明白，秦政有法度，对私斗内耗更是深恶痛绝且制裁严厉，自乱法度只会自家身败名裂。然则，今日周青臣却不能忍受这位文通君的冷漠了。周青臣径自站了起来，一拱手高声道："陛下，臣有话说。"

"好。说。"嬴政皇帝淡淡地笑了。

"启奏陛下，"周青臣声音清朗，大殿中每个人都抬起了头，"臣闻冬来朝野多有议论，言秦政之种种弊端，以星象预言秦政之艰危。臣以为，此皆大谬之言也！往昔之时，秦地不过千里，赖陛下明圣，平定海内，驱除匈奴蛮夷，日月所照，莫不宾服；以诸侯为郡县，人人自安乐，无战争之患，传之万世。自上古以来，不及陛下威德也！陛下当有定心，无须为些许纷扰而累及其身也！"

"好！为仆射之言，朕痛饮一爵！"嬴政皇帝大笑起来。

大臣们为周青臣坦诚所动，举殿欢呼了一声："博士仆射万岁！"

"周青臣公然面谀，何其大谬也！"一声指斥，举殿愕然了。博士淳于越霍然离座，直指周青臣道，"青臣以今非古，不敬王道，面谀皇帝，蛊惑天下，此大谬之论也！"淳于越昂昂然指斥之后，又立即转身对皇帝御座遥遥一拱手，"臣闻：殷周之王千余岁，封子弟功臣，自为枝辅。今陛下有海内，而子弟为匹夫。卒有田常、六卿之臣，无辅拂，何以相救哉！事不师古而能长久者，非所闻也！今青臣非但不思助秦政回归王道，却面谀陛下，以重陛下之过，非忠臣也！"

一言落点，举殿哗然。淳于越仅仅指斥周青臣还则罢了，毕竟，博士们的相互攻讦也是帝国君臣所熟悉的景象之一了。然则，此时距郡县制推行已有八年，淳于越却因指斥周青臣而重新牵涉出郡县制与诸侯制之争，且又将自己在博士宫说过不知多少次的"陛下有海内，而

子弟为匹夫”再次在大朝会喊将出来，若非偶然，则必有深意，这个儒家博士究竟意欲何为？一时间议论纷纷，大殿中充满了骚动不安。

“少安毋躁。”嬴政皇帝叩了叩大案，偌大正殿立即肃静了下来。

“既有争端，适逢朝会，议之可也。”

嬴政皇帝话音落点，大殿中立即哄嗡起来。身为大臣谁都清楚，皇帝的议之可也，可不是教臣子们如市井议论一般说说了事，而是依法度“下群臣议之”。也就是说，可以再次论争郡县制是否当行。这不是分明在说，郡县制也可能再度改变么？如此重大之迹象，谁能不心惊肉跳？整个大殿立即三五聚头纷纷顾盼议论起来，相互探询究竟该如何说法?

“陛下，周青臣之言面谀过甚，臣等以为当治不忠之罪！”

一群博士首先发难，锋芒直指周青臣。廷尉姚贾挺身而出高声道：“陛下既下群臣议之，则周青臣所言，自当以一端政见待之，何以论罪哉！再说，秦法论行不论心，例无忠臣之功，焉有不忠之罪也！尔等不知法为何物，如何便能虚妄罗织罪名！”一番话义正词严慷慨激昂，熟悉秦法的大臣们无不纷纷点头，博士们顿时没了声息。

淳于越大是难堪，“非忠臣”之说原是自家喊出，却被素来开口在后的这个执法大臣批驳得体无完肤，顿时气咻咻难耐。看看文通君孔鲋还是正襟危坐无动于衷，淳于越一拱手高声道：“臣与二十三博士具名上书，再请终止郡县制，效法夏商周三代，推恩封地以建诸侯。事不师古而能长久者，未尝闻也！”

“臣等附议！事不师古而能长久者，未尝闻也！”

二十余名博士齐声高呼，其势汹汹然，大殿骤然震惊而沉寂了。帝国官员们的最大困惑是，这群博士在八年之后兀自咬定郡县制不

放，背后究有何等势力？否则，纵然名士为官，焉能如此目无法度，敢于以如此强横之辞攻讦既定国政？

“淳于越之言，食古不化也！”老顿弱颤巍巍站了起来，苍老的声音依然透着名家名士的犀利气势，“就今日之论，淳于越明是为皇帝叫屈，实则为诸侯制张目！大秦郡县制业已推行八年，华夏一治，民不二法，天下黔首无不康宁。尔等突兀攻讦，究竟意欲何为？山东老世族汹汹复辟，尔等则汹汹主张诸侯制，岂非沆瀣一气哉？”

“此言过甚！”淳于越面色通红，愤然高声道，“山东六国老世族，大多已经迁入咸阳，沦为寻常民户，如何复辟耶？大人诛心之论，大为不当！”

“诛心之论！大为不当！”博士群齐声一喝。

“世族复辟，谁云诛心？”一个冰冷明朗的声音突然插入。

大臣们又是一惊，历来不问政的长公子扶苏站起来了。几乎同时，甬道走来了肥白如瓠的张苍，抱着一只大铜箱放到扶苏案前，昂然肃立着不说话。扶苏拍了拍铜箱高声道：“老世族要复辟，此乃铁证也！列位该当知道，近年土地兼并之风日见其烈。故楚之泗水郡，已有民谚云：富者田连阡陌，贫者无立锥之地。殊为痛心！去岁，曾有十余博士上奏皇帝，请彻查大臣与郡县官吏侵占田产事，以解民倒悬。其间，适逢扶苏受命职司田亩改制，遂会同御史大夫府并治粟内史府秘密查勘。月余之期，扶苏与御史张苍秘密查勘了陈郡泗水郡。这只大箱，便装着两郡田产兼并之黑幕！张苍，打开铜箱，给大人们说说吞田凭据。”

“是。”张苍一点头掀开了箱盖，两手掬出一捧宽大的竹简高声道，“此箱竹简，已然经过御史大夫府与廷尉府合署勘验，登录在案。今日为陈情于朝会，如数借出。此箱竹简非竹简，全数是田产密契！

合计买卖六十九宗，全部是低价吞并良田。买主全然一家，彭城项氏。卖田者，全数是当年项氏封地之民户。”张苍哗啦放下一捧竹简，又拿起一支道，“密契极其简约，两行字：‘民某某，自卖田产若干亩于项氏，某某以佣耕之身为名义田主，不告官，不悔约，若有事端，杀身灭族。’据查，项氏后裔以如此密契在泗水郡吞并田产，业已达四十万亩之多。”

“泗水郡是楚国项氏，陈郡是韩国张氏。”扶苏高声接道，“陈郡阳城，有民户陈胜者，遭张氏公子张良刺客威逼，卖尽全数田产二百余亩，父母家人不堪贫困而死，陈胜则为人佣耕，无力成婚立家，实同鳏夫，辄生为盗之心！”扶苏从张苍手中接过一只黑乎乎的皮袋打开，抽出了一支宽大的竹板，“诸位大人请看：这是陈胜卖田密契，末端一幅血画！画的甚？一剑刺一冠！冠为何物？是官，是官府。在陈胜等民户看来，官府不能整肃黑幕，便当杀之！后经我等秘密查勘，至少在陈郡泗水郡，没有一个国府官吏私吞民田。私吞民田者何许人也？六国老世族也！老世族纵然失国，依旧衣食无忧田产丰饶，为何以如此恶黑手段贪得无厌地搜刮民户？真相只有一个：积聚实力，图谋复辟！否则，大秦律法不禁田产买卖，何以却要买了田产，却仍使佣耕户顶着田产主人之名，自家藏身其后。与此同时，却在天下大肆鼓噪，说大秦官吏吞并民人田产。世间黑恶，莫此为甚！诸位博士既曾请查兼并，果真对山东故地如此黑幕一无所知乎！”

扶苏戛然而止，整个大殿静得如深山峡谷。

且不说博士们如芒刺在背，面色阴郁无言以对，不知情的帝国老臣们也额头涔涔冒汗，心头突突乱跳。事实上，土地兼并之风谁都不同程度地知道些许，然大多数官员都认定必然是国府贪官所为，不定身边哪位重臣便是元凶。唯其如此，大多官员对土地兼并讳莫如深，与其说是不知情，毋宁说是投鼠忌器。毕竟帝国新立，内忧外患如山重叠，大事又接踵而来，国府君臣忙得日夜连轴转，死咬住一件尚不

明了的事大做文章，也确实有失大局。然今日经扶苏一说，帝国老臣们恍然之余，又不禁心惊肉跳了。果真兼并之后有如此黑幕，岂非这六国贵族要从水底动手将帝国拖下水淹死不成！一个不争的事实是，对于六国贵族复辟，大多数大臣并没有看得如何严重，而以今日情形看，却是大大地懵懂了。

“老臣补正事实。”右丞相冯去疾打破了举殿沉寂，高声道，“老臣职司天下户籍，对六国贵族清楚得很！淳于越说老世族大部迁入咸阳，大谬也！事实如何？自皇帝陛下迁六国贵族诏书颁发，至今业已八年，迁了几多？只有一千余户！六国大贵族哪里去了？跑了！楚国项氏景氏昭氏屈氏、韩国张氏、齐国田氏、魏国魏氏张氏陈氏、赵国赵氏武氏、燕国姬氏李氏等等等等，举凡六国大贵族，都逃跑了，藏匿了！狗日的！老夫要早知道这些鸟族黑恶害民图谋复辟，当初该一个不留！狗日的！”粗豪的冯去疾竟在朝会上破口大骂起来。

“陛下，臣有一议。”文通君孔鲋终于开口了。

“说。”嬴政皇帝淡淡一个字。

“臣以为：一则，朝会当归正道。公子扶苏所言，既有铁证，着廷尉府依法勘审便是，无须反复纠缠。二则，纵然实情，不能因此而疑忌尊奉诸侯制之儒家博士。儒家博士固然主张诸侯制，然与六国贵族复辟毕竟有别。臣等奉行诸侯制，主张以陛下子弟为诸侯。六国贵族复辟，则图谋恢复自家社稷。此间异同，不言自明。敢请陛下明察。”

“言之有理。”嬴政皇帝拍案高声道，“无分大臣博士，只要在朝会说话，俱皆论政，无涉其心。文通君若有正题，尽说无妨。”

“如此，臣昧死一请。”

“说。”

“去冬臣曾上书，请编《王道大政典》，敢请陛下允准。”

“也好。”嬴政皇帝淡淡一笑，“找文通君奏章出来。”

蒙毅做了郎中令，依旧兼领皇帝书房长史，每临大朝必在帝座侧后侍立，一则督导两名尚书记录，一则随时预备皇帝诸般政事所需。见皇帝吩咐，蒙毅立即快步走向帝座大屏之后，片刻捧出了一卷竹简。

“文通君奏请编书。诸位听听，一并议之可也。”

蒙毅展开竹简，站在帝座侧前高声念诵起来：“臣，文通君孔鲋启奏陛下：今大秦一治天下，诚夏商周三代王道复出也。三代天子一治，于今皇帝一治；人主不同，治道同也。故此，臣拟与儒家博士协力编修夏商周三代以来之《王道大政典》，以为大秦治国鉴戒。典籍修成，臣当与儒家博士以典为教，弘扬王道大政于天下，以成皇帝陛下文明宏愿。臣心耿耿，臣心昭昭，陛下明察。”

随着蒙毅的声音回荡，大臣们的心头又一次突突乱跳起来。这个文通君硬是要将三代天子的“一治”与大秦皇帝的“一治”扯成一样，分明荒谬得可笑，却又一副神圣肃穆之相，他与那班儒家博士究竟想做甚？自《吕氏春秋》事件后，秦国朝野对编书的背后蕴含已经大大地敏感起来，几乎是一听说编书便大皱眉头，谁都要本能地先问一句，真是编书么？究竟想做甚？这文通君口气甚大，举殿大臣一时竟没人说话了。

“诸位大臣，”嬴政皇帝平静地开口了，“为修明文治，朕特召孔子九代孙孔鲋入朝，封爵文通君，官拜少傅，领天下文学重任。文通君与诸博士联具上书，请编王道经典。此为天下大事，诸卿但抒己见。”

博士坐席区一则振奋，一则惶惑。振奋者，如此大事终上朝会也。惶惑者，皇帝一番话不痛不痒，揣摩不出可否之意，若乱纷纷议来，这些不知编修经典为何物的粗豪大臣动辄便骂人，能有个主见么?

“老臣敢问，”奉常兼领太史令的胡毋敬率先开口，“文通君编修《王道大政典》，与大秦新政有何裨益？”

孔鲋一拱手答道：“我等上书业已言明：三代一治，秦亦一治；皆为一治，自当引为鉴戒。秦政若能以三代王道一治天下，岂非巍巍乎大哉！”

“此言大而无当。”扶苏高声道，“三代王道乃沉沦治道，百余年无人问津也。大秦新政与三代王道南辕北辙，如何竟能以王道之学做大秦治国鉴戒？子矛子盾，尚请自圆。”

“长公子差矣！”博士淳于越昂昂然道，“治国之道，原非一辙，相互参校，可见真章。以三代王政参于大秦，有何不可？今公子见疑，莫非大秦不行王道于天下，而欲专行苛政于天下乎！不敢使天下流播王道之学，岂非掩耳盗铃哉！”一席话尖刻流利，帝国大臣们都不禁皱起了眉头。

“淳于越之言，陈词滥调也！”廷尉姚贾奋然高声，“一言以蔽之，三代王道乃复古怀旧之道。自春秋以至战国，以至大秦，数百年惶惶若丧家之犬，天下谁人不知？若想用王道两字将三代诸侯制说成万世不移，用苛政两个字迫使大秦改弦更张，痴人说梦也！以实论之，掩耳盗铃者只恐不是别人，而是儒家博士！”

“廷尉之言，何其凶悍也！”博士鲍白令之冷冷笑道，“若不尊圣王，不修大道，不言三代，不涉经典，天下文明何在也！文学良知何

存焉！若编修一书而能使天下大乱，我等文学之士岂非神圣哉！大秦新政岂非不堪一击哉！”

“屁话！”御史大夫冯劫终于忍不住了，霍然起身愤愤然骂道，“编一鸟书，是不能使天下大乱！老秦人见的书多了，《商君书》你等博士编得来么？《韩非子》你等编得来么？《尉缭子》你等编得来么？

就是《吕氏春秋》，你等编得来么？大秦不怕编书，要看编甚书！编出一部烂书，分明是在大锅里扔一粒老鼠屎！那个韩非子咋说来？对了，侠以武犯禁，儒以文乱法，儒家是五种毒虫之一！要说不堪一击，那是臭烘烘的烂书！”

“大人位居三公，诚有辱斯文也。”博士群中站起了叔孙通，揶揄一句粗豪的冯劫，转而侃侃道，“三代经典，我华夏文明精华，治国大道渊源也。今若以冯劫大人之言，蔑视典籍，摒弃王道，只恐百年之后国人皆愚不可及，天下皆一片蛮荒也！”“此言大谬也！”蒙毅大踏步走下帝座，站到自己坐席前高声道，“摒弃三代王道，绝非摒弃文明。天下文明，大成于春秋战国五百余年，与三代王道何涉也！不习三代，也绝非使天下蛮荒。孔子有言：‘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真正欲使天下蛮荒者，不是别人，正是孔子！正是儒家！儒家欲攻讦新政，便打出王道大旗，以替民众呼吁文明自居。而一旦为政，则诛杀论敌，唯我独尊！蒙毅敢问诸位：孔夫子当年为政鲁国，能允许少正卯如此在庙堂放肆么？今日，儒家博士们却以文明面目教训我等，何其可笑也！”

殿中骤然沉寂，隐隐弥漫出一片肃杀之气。“陛下，老臣有奏对。”东区首座的李斯站了起来。“丞相尽说。”嬴政皇帝依旧淡淡一笑。

殿中回荡着李斯庄重清晰的声音：“今日大朝，原本铺排国政，不意竟因博士仆射周青臣首肯秦政，引出博士淳于越非议郡县制，并再请奉行诸侯制。大政稳定八年，而能突兀出此惊人之论，李斯以为，事非寻常也。诗去：风雨如晦，鸡鸣不已。六国贵族黑恶兼并欲图复辟，朝野议论蜂起欲行王道，更兼星象流言、亡秦刻石、刺客迭出、贵族逃匿，凡此等等，足证复辟旧制之暗潮汹汹不息。当朝论政，固不为罪，然定制八年而能汹汹再请，亦必有风雨如晦之大暗潮催动也。飓风起于青萍之末。此等汹汹之势，不能使其蔓延成灾。”

博士们的额头不禁渗出了涔涔汗水。

首相李斯的语势并不如何强烈，然其整体剖析所具有的深彻却骤然直击每个人的魂灵。谁能说自己没有受到汹汹复辟暗潮的鼓舞？谁能说自己没有异常灵敏的贵族消息通道？谁又能说，力主诸侯制与编修那部王道大典，不是在种种令人躁动不安的消息激发下催生的？甚或，谁又能说自己在听到皇帝两次遇刺后不是暗中多饮了几爵？谁又能说自己不是将韩国张良的博浪沙行刺视为英雄壮举？凡此等等，可谓人心莫测，谁又能知道了？偏偏这李斯似乎神目如电，寥寥数语便将大局说了个底朝天，博士们一时一身冷汗，似乎第一次明白了重臣巨匠的分量，人人都从心头冒出了一丝不祥的预感。

“以今日之议，淳于越之言实属刻舟求剑也。”李斯的声音重新响起，“老臣愿在今日大朝会再度重申：五帝不相复，三代不相袭，各有治道也。非其着意相反，时势异也。今日，秦创大业，立制于千秋万世，非儒家博士所能知也。流水已逝，行舟非地也。淳于越言三代诸侯制，文通君请编三代王道大典，尽皆楚商之刻舟求剑，不足效法也。是故，废郡县制、行诸侯制之议当作罢，不复再议也。”

博士们没有人出声，大臣们频频点头。虽然嬴政皇帝没有说话，但谁都清楚地感觉到一种强烈的气息：这一页就此翻过，废除郡县制之议将永远地沉入海底。

“古谚云：庙堂如丝，其出如纶。”

李斯的声音再次冷冰冰钻进博士们的耳膜，“今日御前大朝会议政，尚且如此纷纭混乱，传之天下可想而知。凡此等等根源，皆在妄议国政之风。今天下已定，法令出一，民当效力农工商旅，士当学习法令辟禁。亦即是说，士子该明白自己当行之事，避开自己不当行之事，做奉公守法国人。然则，今日诸生不师今而学古，以非议当世为能事，以惑乱民众为才具。此皆不知国家法度也。古时天下散乱，无法一治天下，方有诸侯林立。议论之人皆崇古害今，大张虚言以乱事实。士子修学皆从私门，国家之学不能立足。今我大秦，业已别黑白而定一尊，然私学之士依然传授非法之学。但有官府政令颁行，则人各以其学非议。入则心非，出则巷议，宣扬自家学派以博取名声，秉持异端之说为特立独行，鼓噪群下，张扬诽谤。此等恶风不禁，则国家威权弥散于上，私人朋党聚结于下。六国贵族于失国之后依然能兴风作浪，赖此流风也。是故，老臣奏请陛下：禁民人私相议政，去庙堂下议之制，使国家事权一统。”

“彩！”帝国老臣们异口同声一喝。

博士们死死沉寂着，没有一个人再试图说话。

“有鉴于此，老臣请力行焚书法令。”

如同一声惊雷，博士们刷地站了起来，惊愕万分地盯着这位枯瘦冷峻的首相。

“好古非今者，尽以史书为据。”李斯对博士们森森然的目光浑然无觉，“为此，老臣奏请：举凡史书，非秦记者皆烧之；除博士宫国家藏书之外，其余任何人私藏诗、书及百家论政典籍者，悉交郡县官署一体烧之。敢有以诗、书攻讦新政者，斩首弃市；敢有以古非今者，灭族；官吏见而不举，连坐同罪；令下三十日内有藏书不交者，黥刑

苦役。凡书只要不涉政事，皆可保留。民人欲学法令，以吏为师，以法为教！”

这番话如秋风过林，举殿大见肃杀，连帝国老臣们也惊愕得张大了嘴巴却没有声音。如果说去除议事制度与禁绝民人议政，老臣们还衷心赞同的话，那么焚书之举则多少使帝国老臣们觉得过火了。谁都知道，自商君秦法便有焚烧诗书令，然商君之世及其之后，秦国事实上并没有延续这一法令。也就是说，始皇帝之前五代秦王，只有过那一次焚书令，而且远远没有今日李斯所请的这般铺天盖地。毕竟，秦国以敬贤敬士而崛起，老秦人对书，对读书士子，还是从心底里敬重的。

“可有异议？”嬴政皇帝的问话仿佛从天外飘来。

“灭绝文明，灭绝天理，不可啊……”孔鲋绝望地嘶喊了一声。

突然，嬴政皇帝大笑着站了起来。大臣们这才惊讶地发现，皇帝今日是带剑临朝的。嬴政皇帝扶剑走出了帝座，居高临下大笑道：“好个文明也！好个天理也！此话该教那些兼并民田的六国贵族们说说，也该教那些流着血汗为人佣耕的农人们说说！好词都是儒家博士的？儒家便是文明？儒家便是天理？儒家经典便是文明？王道仁政便是天理？好大的口气！好大的身份！何等文明？何等天理？复辟的文明！乱政的天理！朕今日就是要杀杀这复辟文明的威风，灭灭这王道天理的志气！朕就不信，没有这般文胆，没有这般天理，天会塌下来，地会陷下去！大秦郡县制就会被取代！六国贵族也好，这家那家也好，谁想复辟，尽可与大秦较量！朕今特诏：丞相李斯所奏，照准实施。这，是朕对复辟者的一道战书！”

一番嬉笑怒骂，挟雷霆万钧之势震慑人心，博士坐席区一片沉寂，大臣们骤然爆发出一阵哄然呐喊：“皇帝万岁——大秦万岁——”

三日之后，嬴政皇帝的诏书附着帝国丞相府令颁行天下了。

嬴政皇帝的诏书只有两句话：“大朝所议，制曰：可。准以丞相府令颁行郡县。”随附的丞相府令名为《文治整肃令》，全部将李斯的朝会奏对化作了实际政令，其包括方面是：

其一，废除议事制度。所谓禁议论，这是最实际的一条。要申明的是，被禁止的议事不是正常的朝会议事，而是由皇帝“下群臣议事”的有关特定重大事件的商讨决策制度。就其实际而言，这种议事与其说是一种明确的决策程序，毋宁说是战国论政风习所形成的一种传统。但无论如何，这是一种通行的事实，而且为朝野所认可。所以，若不明令禁止，则有可能在大事不交群臣议决时反而遭受非议。是故，李斯主张禁议论，首先便是废止最具有传统根基的“下群臣议事”的习惯程式。这便是李斯所说的“禁之便”（禁了有好处）的实际所指。中央国府取消议事传统程式，流播民间的种种议论没有了强大的传递渠道，帝国决策便很容易保持一致。从当时的情形看，禁议事不能说没有合理性。

其二，禁止民人私议政事，尤其严厉禁止“以古非今”，明定“以古非今者，（灭）族！”这个民，是朝臣之外的所有民众，其本意目标当然首指士人阶层。就事实而言，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以强权镇压民众言论的重大事件，其负面影响极为深远。然则，值得注意的是，这一禁令明确指定了非议秦政的具体所指：以古非今。从尊崇革新维护革新的意义上说，它充满了不惜以强大权力维护新政成果的坚定性，最大限度地张扬了战国时代“法后王”的变革精神。但是，禁止议论政治，也开启了思想专制的先河。从史料角度说，尚未发现帝国时期真正因“以古非今”言论而被灭族的记载。这一事实间接地证明：这一法令的威慑意义大于实际执行的强度。

其三，焚烧史书及民间所藏诗、书，期限为三十天。这一政令的当时含义很清楚：根除攻讦秦政的根基依据。李斯的庙堂对策及其政

令，也都同时明确了豁免方面：医药卜筮种树之书不在此列，官府藏书不在此列，法令典籍不在此列，秦国史书不在此列，各种政令典籍与理财资料（图书计籍）等也不在此列。后来的史料证实，这道政令在实施中远远没有政令本身那般彻底。真正的天下典籍，除了藏于洛阳周室的先秦史书损毁最大，可说是基本不存外，其余百家典籍并未损毁多少。主要原因在两处：一则是官府收藏的诸子百家典籍仍在，二则是散布天下的民间藏书不可能被全部收缴。东汉王充的《论衡·书解篇》云："秦虽无道，不燔诸子，诸子尺书文篇，具在可观。"《通志》卷七十一云："（先秦典籍之丧失）非秦人亡之也，学者自亡之耳！"刘大櫆之《海峰文钞·焚书辨》云："六经之亡，非秦亡也。（秦防儒者）道古非今，于是禁天下私藏诗书百家语，博士之所藏俱在，未尝烧也。"李斯奏对中分明说民间百家语在焚烧之列，何有王充等"不燔诸子"之说？只能说明，这道政令在实际执行中是有着很大的弹性的。毕竟，这道政令的本质目标是与复辟暗潮相呼应的"道古非今"的政治思潮，而不是藏书本身。

其四，禁私学。春秋战国学术繁荣以至鼎盛，私学之兴起居功至伟。帝国政令禁止私学，对中国文明的杀伤力远远大于"焚书"与"禁议事"两项。因为，这是从根本上遏制了文明源头的多样性与丰富性。私学被禁，名士大家的私学弟子若不散去，便得秘密藏匿于深山大泽，或得改换名目以继续传授学问。后世史家发掘这一方面的史料极少，只有一条记载，这便是《汉书·楚元王传》。其云："楚元王交，字游……好书，多才艺。少时尝与鲁人穆生、白生、申公俱受《诗》于浮丘伯。伯者，荀子门人也。及秦焚书，各别去。"

其五，立官学。所谓"以吏为师，以法为教"，根基在确立官学。

立官学，是禁私学的必然补充。但从实际情形看，秦帝国之初正当战国私学传统极其强大之时，官学在事实上也只能是国家设立的博士学宫而已，各郡县尚没有兴办官学之时机与能力。帝国政令的目标

很清楚，就是要通过官学来保持国家政令的统一，来凝聚种种社会思潮。值得注意的是，同时期的西方罗马帝国也是以法令为教，以律师为传授教习。两大尚未相通的文明体系，在同一时期采取了本质同一的治理方式，蕴含着何等必须探究的东西，实在值得深思。

请注意，公元前213 年春，始皇帝嬴政禁止并焚烧民间私藏政治典籍，是中国历史上影响极其深远的“焚书”事件。与其后的“坑儒”事件一起，嬴政皇帝乃至整个秦帝国，因此而被钉在了历史的耻辱柱上。两千余载厚诬之下，已经无以使后人认知全貌了。人们因此而将嬴政皇帝看做暴君，而将秦帝国视作暴秦，甚或不屑于做任何历史真相的追究了。作为一起有着深刻历史背景，且发自必然的政治事件，“焚书”事件在政治上的积极意义，已经被后世儒家夹杂着仇恨心理的单向价值评判淹没了。这种居于统治地位的单向评判，大大掩盖了“焚书”事件反复辟的政治本质。在岁月流逝的长河中，一场反倒退反复辟的政治战役，被褊狭地演绎成了一场恶意毁灭文化的暴行。这种评判，折射着我们民族时常痉挛性发作的对重大历史事件的刻意失察，折射着我们常常因这种刻意失察而导致的种种悲剧。至少，人们已经忘记了，“焚书”事件是帝国新政面对强大的复辟势力被迫做出的反击，是新文明为彻底摆脱旧时代而付出的必然代价。

三　光怪陆离的铁血儒案

博士学宫激起了巨大的波澜。

惊蛰朝会的次日夜里，统领学宫的文通君孔鲋逃亡了。博士仆射周青臣连夜禀报了奉常胡毋敬，两人一起夤夜晋见皇帝。嬴政皇帝淡淡一笑：“走了也好，只要儒家不生事，去留自便。”胡毋敬周青臣一时大为惶惑，秦政历来法行如山，高悬廷尉府正堂的便是商君名言：

“有功于前，不为损刑。有善于前，不为亏法。”皇帝更是从未宽恕过一个罪犯。如何有封君爵位的大臣逃亡了，皇帝竟能淡然处之？

嬴政皇帝见两人愣怔，又是淡淡一笑道：“孔鲋并无实际职掌，其心又不在国政，走便走了。焚书也好，禁议也好，本意都在威慑而已，还能真杀这些文士了？”两人这才长长地出了一口气，出得皇城便呵呵笑了。奉常胡毋敬总领文事，叮嘱周青臣：不闻不问，听之任之。于是，周青臣回到博士学宫也便没了任何动静，只与几个志在治学的博士埋头整理经典。

周青臣没有料到，孔鲋逃亡之后的三日里，博士连续逃亡四十余名，几乎清一色的儒家博士，七十二博士只剩下了二十余名博士。周青臣大为惊慌，立即再次禀报胡毋敬，两人又再次进了皇城。皇帝这次显然认真了一些，召来丞相李斯共同议决。李斯见嬴政皇帝并无追回逃亡博士之意，思忖片刻，提出了一个方略：在焚书令之后，立即颁行一道广召天下文学之士的诏书，一则可向天下彰显秦政弘扬文明之宗旨，二则可使天下学人聚集国府昌盛官学，三则可消解博士逃亡之种种非议。胡周两人立即赞同，周青臣还特意补充道：“广召文学之士，又不究博士擅自逃亡罪行，儒家有可能生出的流言，便会不攻自破！”嬴政皇帝笑道：“既云广召，索性也将方士术士一并延揽，免得此等人在民间滋事。”显然，皇帝对方士术士并无反感，带有几分戏谑。胡周两人是立即赞同了。李斯有些犹豫，迟疑着没有说话。嬴政皇帝笑道：“方士术士未必没有管用者，然大多荒诞无疑。教他等在民间行骗，不若将他们召进学宫，看看他们究竟有多大神通。若是术不应验，我大秦律法岂是白设？”李斯恍然大悟，立即连连点头。

秦政高效，次日立即颁行了《广召天下文学方术士诏》。

说也奇了，虽然以焚书为轴心的整肃文治令颁行之后，天下士人大为震动，各郡县也不时传出藏书世族纷纷逃匿的消息。然召士诏书一颁行，还是立即大见效应。半年之内士子们络绎不绝地奔赴咸阳，秋风萧瑟的时节，博士宫已经聚集了千余名各色士子。一时之间，咸阳博士宫生机勃勃，帝国文风大盛，似乎已经完全掩盖了因焚书禁议

而引起的朝野震荡。但博士仆射周青臣却很清楚，此番招纳士子，博士宫来者不拒一无遴选，是故鱼龙混杂，没有一个举足轻重的名士大家，根本不可能担负兴盛文明之重责。唯一的效用，无非是消解复辟暗潮与儒家名士对帝国新政的攻讦罢了。

然在对士子们一一登录清楚之后，周青臣又一次惊讶了——千余名士子中，竟有六百余名儒家士子，二百余名方士术士，三百余名占候、占气、占星与堪舆之士！其余农家、水家、工家、医家等实用学派却只有数十人，兵家法家道家墨家等，则更是寥寥无几。周青臣大觉蹊跷，反复勘验，仍然如此。至少，数量最大的士子们都自称是儒家弟子，所习经典也大体都是诗、书六艺，师从传承也都路径清楚，你能说他不是儒家士子？而方士术士则更是怪异，都透着几分神秘，人人宣称自家有特异之能，一见周青臣便纷纷自请为皇帝祛除暗疾，为帝国祈福禳灾。占候占气占星堪舆之士，则人人都说天机不可预泄，再问便是望天不语。周青臣大觉不是路数，当即禀报奉常并上书皇帝，详细禀报了种种情形，末了忧心忡忡道：“博士学宫原本文明之地，近日已是怪力乱神充斥也！臣请为博士学宫建立选士法度，不能见人皆纳。”

未过三日，胡毋敬带来了一个显赫的校士大臣，博士学宫顿时大乱了。

这位校士大臣，是御史大夫府的御史丞，也就是冯劫的副手。御史大夫位列三公，总司帝国百官查核考校，职责重大权力显赫。然大秦政风清廉唯法是从，是故这御史大夫府对帝国群臣而言，并无威势赫赫之感。然一入鱼龙混杂的博士宫，御史丞之纠察威力立即大显功效，旬日之内立杀方士术士三十余人，博士宫顿时人人惊骇了。

那日，周青臣奉命召集全部官士聚在了学宫中央的露天论学台前。

这御史丞也是奇特，满头灰白须发，古铜色脸庞始终荡漾着一丝似笑非笑的纹路，人莫测深浅。那日摆好了法案，十名执法重剑甲士两侧一站，御史丞先宣读了勘验士子的御史大夫令。令云：“诸生奉诏为官士，当考校才具，量才录用，虚妄不实者依法处置之。”而后御史丞淡淡宣布，先行勘验方士术士之才具。战国之世谁都清楚，秦法“不兼方”。也就是说，不容纳方士术士，禁止方士术士。然皇帝诏书大召方士术士，似乎是法令改了，方士术士们也才敢纷纷冒将出来。今日一闻勘验之说，方士术士们尽管心下忐忑，也还是惊喜万分地接受了。谁能说，这不是皇帝在选传说中的求仙圣使?

“方士许胜。”御史丞看着简册念了一个名字。

“方外之人许胜，参见大人。”一个老方士神闲气定地离座站起。

“先生何能？”

“老夫遍识天下百草药石，一应暗疾，不问可知。”

“好。先生请看，此乃何物？”御史丞从案旁竹筐中拔出了一丛绿草黄花。

老方士接过这丛花草反复端详，已经是满头汗水无以张口，突然愤愤道：“此草腥臊恶臭，绝非入药之物。”

“座中可有农家之士？”御史丞高声发问。

“在下农家士。”一个端正的布衣后生站了出来。

“敢问足下，此草何物？”

农家布衣之士尚在五步之外，一拱手便答：“回大人，此乃野苦菜，生于麦田杂草之中。大人刚刚从青泥拔出，故有泥腥之臭。”一言

落点，坐席中一片哄笑。

“敢问先生，此物可在百草之中？”

“大人戏谑过甚也！”老方士满脸涨红。

“再问先生，老夫有何暗疾？”御史丞浑然不计老方士情急羞恼。

“大人……大体，阳事不举……”老方士艰难地吭哧着。

“阳事不举？好眼力。多久了？”

“大，大体三五年。”

“啊，人言方士专一看阳事，果然不差。”御史丞揶揄一句，突然回头问，“你等且说，老夫幼子多大？”

“刚过满月之喜！”重剑甲士们异口同声。

“就是说，十一个月之前，老夫还举得？”

“大，大人……戏谑过甚……”

“方术不验，才具虚妄。斩，立决。”御史丞那丝似笑非笑的纹路倏地没了。

“大大大大人，这这这……”

老方士上牙打着下牙一句话没说得囫囵，已被两名黑铁塔般的重剑甲士轰然架起拖了出去。片刻之间，场外一声惨嚎。方士术士们人人变色。如此这般的勘验方术士之法，便是后来被博士们大肆攻讦，并被司马迁写入《史记》的一桩所谓暴行：“秦法：不得兼方。不验，辄死。”如此旬日之后，方士术士们再无一人敢说自己如何神乎其神

了，人人都是一句话：“在下无能，不敢期冀录用，乞放在下回归山野。”再考校占星、占气、占候、堪舆等阴阳家诸流派士子，也都无一人敢说自家通晓天机了。御史丞见此等寻常神气活现，动辄以仙人或上天代言人自居的术士们大见畏缩，连囫囵话也说不来了，只知诺诺连声，不胜其烦，遂下令道：“法家墨家兵家农家医家等非儒家之士，不须考校，等候任职便是。儒家之士太多，旬日之后，老夫与奉常大人请得几位学问之士再来查验。”说罢宣告散场了。整个博士学宫如逢大赦，顿时瘫倒了一大片。

在博士官士们惶惶不可终日的时候，有两个人物开始了秘密谋划。

这两个人物不大，效用却非同小可。他们直接引发了一场千古铁血大案，堪称飓风起于青萍之末。故此，对这两个人物得从头说起。这两人都是博士，一名卢生，一名侯生。侯生是故韩国人，是博士学宫的儒学博士。卢生是齐国人，也是博士学宫的儒学博士。只是卢生的名头大一些，当年是被皇帝近臣赵高领进博士学宫的，挂着儒家博士名头，终日却神秘地忙碌着谁也不清楚的事情。卢生任博士大约半年之后，侯生奉博士仆射周青臣之命，做了卢生的辅学（副手）。侯生问：“卢生治何学问，如何需要辅学？”周青臣皱着眉头说：“莫问莫问，上命差遣。”直到三年前，卢生知会侯生，说要在天下查勘民情风习，以对皇帝提出对策。侯生以为必是安邦秘密使命，大为奋然，欣欣然追随而去。也就是在那次历时年余的名山大川游历中，侯生知道了卢生的真实身份与真实使命，惊愕得好长时日回不过神来。

那是在游历到故齐国的之罘岛时，侯生实在不堪这种无所事事的闲逛，愤愤然要回咸阳，卢生才对他说出秘密的。卢生说，他是齐国方士，是与另一个老方士徐福一起被秘密召入皇城的长生特使；使命是两项：一则护持皇帝体魄健旺，二则为皇帝求取长生仙药。徐福留在皇城守护皇帝，而他之所以进了博士宫，是要物色求仙人才。侯生

毕竟有些正道治学根基，更兼笃信儒家不涉怪力乱神之信条，遂大大地不以为然，指斥卢生是盗名欺世，给儒家头上栽赃。卢生不慌不忙悠悠一笑，大说了一番秘密使命的好处，末了道，只要足下忠实追随老夫做事，至少三两年后，老夫举荐足下做个太史令不是难事。侯生心头怦然大动，顿时红着脸不说话了。毕竟，学而优则仕，是每一个儒家士子的梦想，侯生如何拒绝得了一个赫赫太史令的诱惑。卢生见侯生入辙，破例讲述了他的两则惊人之举。一则，朝野秘密流传的那句“亡秦者胡也”的预言刻石，是他的发示。侯生大为惊讶，连问了一串，何处见到石刻的？如何能证实是上古遗物？为何说是足下的发示？凡此等等，卢生一律都是笑而不答，只一句话了事，你只知道可也，无须多问。第二则，是他对皇帝讲述了“真人密居密行而长生不死”之道，皇帝才修筑了复道、甬道，将所有的宫室车道都遮绝连接起来了。

“子云方士虚妄，足下自忖可能如此改变皇帝？”卢生悠然一笑。

“人臣……不能……”终究，侯生还是没话可说。

卢生又说了一件事。一日，他随皇帝从高高复道前往梁山宫，在山腰看见了山下大道上的丞相仪仗车马气势威赫。皇帝皱着眉头说了句：“丞相骑从如此之盛，暴殄天物也！”没过多久，不料皇帝又见丞相车骑，却少了许多。皇帝大怒，说这分明是身边人泄露了朕话，下令一一拷问那日侍从。最终无人承认，于是皇帝便将那日身旁的人都杀了。卢生说，幸亏那日他不在皇帝身边，而是先期到梁山去为皇帝配药，否则岂能有得今日？

“子云效力皇帝，足下不觉胆寒么？”

“寒……”侯生记得，自己当时确实打了个冷战。

当游历到会稽郡时，卢生吩咐侯生在震泽（今太湖）东岸的一座山庄等候，他自己要去做一件私事。卢生一去月余，回来后风尘仆仆疲惫至极，倒头大睡了好几日才缓过神来。究竟何事？卢生始终没有吐露一个字。然其举止神色却呈现出一种难以按捺的兴奋，以至侯生疑虑了许多时日。后来，回程路过侯生故里，卢生颇为神秘地一次给了侯生百金，说是此次完成使命的皇帝赏赐，教侯生好生安置家人。侯生原本寻常人家，得此重金大为惊喜，对卢生的种种疑虑立即烟消云散，觉得这个神秘兮兮的方士一定是个通天人物，否则，何以能如此不动声色地举手便有百金之赏？也就是从携带重金荣归故里的那一次开始，侯生成了卢生的莫逆至交。

御史丞的勘验杀人事件，在博士宫引起了极大恐慌。六百余新进儒生，更是弥漫着惊恐不安，纷纷流传着国府独独刁难儒家的秘密流言，日夜都在三五成群地议论如何在勘验儒生博士之前逃生。第三日的深夜子时，卢生轻步走进了侯生的四进庭院，径入寝室将沉睡的侯生拉了起来。侯生万分惊讶地看着这个突兀站在榻前的熟悉身影，无论如何不明白卢生从来没有来过这里，如何能不惊动一个仆人而如此准确地摸到自己榻前？然一切都来不及细问，侯生便跟着卢生走了。垂帘辎车一阵曲曲折折，来到了一座极其隐秘的庄院。卢生只淡淡说了一句，此乃老夫密居，神仙也找不到。在一座四面石壁的地下密室里，侯生看到了种种生平未见的稀奇古怪物事。烛光之下，种种石工刀具、各种颜色的怪石、各种颜色的草药、各种式样的鼎炉、叫不上名字的种种丹砂粉末等等等等如山堆积，侯生又一次惊讶得语不成声了。

“今日正事，足下切勿分神。”卢生正色一句，拿来了两罐凉茶。

两人在一张座案前对面坐定，卢生却良久没有说话。侯生不明就里，对此等神秘所在又大觉不适，焦急地催促卢生快说。卢生长吁一声，突兀开口道：“足下身为儒家博士，宁不为儒家存亡忧心乎！”侯

生惊讶道："儒家有存亡危机？兄台何须危言耸听也！"卢生轻轻冷笑一声道："方士术士尚且惨遭横祸，儒家岂能没有更大灾劫？"侯生道："儒家毕竟正经学派，有教化之能。"卢生冷冷道："正经学派？足下何其童稚也！老夫最清楚，在皇帝眼里，方士尚且有用，儒家连狗屎不如！看看你等儒家博士之局促，看看老夫之舒泰，你说，皇帝看重哪家？"侯生道："既然如此，这，这次皇帝为何也杀方士术士？"卢生道："这便是大险所在。皇帝为了根除六国老世族复辟，要先根除种种呼应。这是打国事仗，叫做剪除羽翼，孤其轴心！先拿这群方士开刀，一石二鸟。既向天下表白自家不信虚妄，又教天下明白，复辟贵族与方士术士一般，都是妖邪虚妄之士！方士之后，便是儒家！足下不信么？"侯生惶惑道："兄台如此明白，何不事先警示同门？兄台既非儒家，何以如此关照儒家？"

"老夫不是真方士，方士不是老夫同门。"

"啊！那那那，兄台何许人也！……"

"好。老夫今日便显了真身。"

"真身？"侯生心头猛然一个激灵，如遇妖邪一般。

"老夫，本名鲁定文，鲁国宫室后裔……"

"啊！周，周，周公之后？"侯生又一次瞠目结舌了。

卢生长长地舒了一口气，又汩汩大饮了一阵凉茶，这才沉重缓慢地说起了自己的家世。卢生说，自己是鲁公嫡传子孙，自鲁顷公二十四年之后(注)，鲁室公族悉数败落流散。自己的父亲不堪屈辱，不到三十岁便死了，临死时给儿子取了个名字，叫做定文。鲁定文是被母亲在艰难中教养成人的。还在童稚时期，母亲便亲自教定文读《鲁颂》。每日鸡鸣时分，鲁定文便要捧着竹简在小小庭院里高声念

诵："大哉周公，允文允武。诸侯于鲁，大启尔宇。敬明其德，敬慎威仪。济济多士，克广德心。保彼东方，鲁邦是常。复周公之宇，万民是若！"

鲁定文十六岁那年，母亲大病了一场，痊愈后一双眼睛莫名其妙地失明了。一天，母亲将儿子唤进了狭小庭院最后一进的家庙，教儿子跪在了列祖列宗的木雕像前。白发苍苍身着赭红补丁衣裙的母亲，靠着红漆剥落的大柱，庄重地开口了："定文，你本何姓？""定文本姓姬，乃周公后裔。"鲁定文没有丝毫犹豫。"而今姓甚？""定文而今姓鲁，明鲁国不灭之志！"鲁定文同样没有丝毫犹豫。母亲又问："鲁定文志向何在？"鲁定文高声回答："光复鲁国社稷，传播周公礼制！"母亲又问："鲁定文，母亲今日为你铭刻终身之誓，你可愿意？"鲁定文昂昂回答："定文谨受母教！"

那天，白发母亲用大朱砂笔在鲁定文的背上盲写了四个大字——复鲁社稷。清晰的感觉告诉鲁定文，失明的母亲绝没有将笔画重叠在一起。而后，母亲颤巍巍地摸索着用缝衣针一下一下地刺扎着红字……少年鲁定文脊背鲜血横流，没有一声哭喊。母亲的泪水不断打在了他的背上……刺完字的第三日深夜，母亲无声无息地死了。鲁定文在母亲的手边发现了一方白绢上的六个血字："儿求学，莫守丧。"料理完母亲丧事，鲁定文背起了母亲早已预备好的青布包袱，走出了破败的庭院。

末了，卢生平静地说："我孤身求学，历尽艰辛，终于入了儒家，做了孟子首徒万章大师的弟子。然则，我心中的誓愿一刻都没有泯灭。于是，多年之后，我又孤身远游，在齐国海边遇到了一位老方士。与方士交，我看到了踏进各国君主最机密处的路径。于是，我修习了方士之学，且学得很是精通……"

"兄台何以走到了皇帝身边？"侯生急不可耐。

“老夫很早便开始揣摩秦王，直到他灭了六国。老夫的评判是：如此一个终日忙碌的急功君王，其体魄必定有种种隐疾。于是，老夫游历到了咸阳，以喜好车马结识了精通车马的赵高。切记，赵高是唯一能对皇帝言及隐疾的人物，别看他是个宦者。老夫有意无意地在赵高面前多次为盛年劳碌者医治隐疾，大有成效。一日夜里，赵高终于来找老夫了，要请老夫秘密住进皇城，以防不时之需。老夫深知秦王虎狼秉性，审慎从事，先举荐了最具大名的方士徐福。后来，徐福与皇帝言及，可为皇帝预谋长生之道，这才将老夫正式引荐到了皇帝面前。”

“兄台如此苦心，与恢复社稷何干？”

“足下以为，老夫指望皇帝恢复鲁国？”卢生冷冷一笑，“大事谋大道。恢复鲁国唯有一法：恢复诸侯制。然则，皇帝分明是诸侯制死敌。于是，也只有一条路可走：先灭秦，再使天下重回春秋战国！其时，纵然鲁国不能恢复，为天下除却这一毁灭周礼王道的文明桀纣，亦是大功一件也！”

“灭秦……”侯生倒吸了一口凉气。

“我不灭秦，秦必灭我。任谁不能置身事外。”

“兄台关照儒生，是要这等人灭秦？”

“欲灭秦者，大有人在。”卢生冷漠而明彻，“儒生确实不能灭秦，然却能为灭秦张目，能以史笔讨伐暴秦，能教天下人知道秦国是暴虐桀纣！关照此等人，便是为天下反秦聚集力量。明白么？”

“啊，明白也！”侯生恍然大悟了。

“大险在即，要当即给儒生们说得明白，教他们尽快逃离咸阳！”

“那，我等走不走？”

“走。后天夜三更，老夫在南门外郊亭等候足下，一起远走！”

“可……这……”侯生脸红了。

“尽管跟老夫走。财货金钱足够足下挥金如土。”

“好！尽遵兄台之命！”侯生顿时兴奋起来。

一切尽如谋划。两日之内，侯生以老博士资望秘密接触了各个儒生群的轴心人物，将种种险情做了最严重的描述，鼓动儒生们立即逃亡。侯生没有完全遵照卢生叮嘱行事，不但密会了儒生，也密会了方士术士与其余各家士子的要害人物。在侯生看来，单单儒生逃亡太过引人注目，万一有事则大祸全在儒家，而学宫一起逃亡，非但声势更大，且容易使官府难以追查真相。战国私学昌盛，即或同一学派，师生传承也大多以区域集结为主，同是儒生，便有了齐儒鲁儒宋儒楚儒等等名目。寻常而言，一方之儒生都会有一个颇具资望的会学执事者，以发动各种学术活动。儒家如此，其余各家也大体相同。天下一统之后，各方士子汇聚咸阳，这种地域之别非但没有消失，反而是更为明显了。其间原因，在于天下方离诸侯纷争之世而初归大海，各方士子们骤然汇入汪洋，不自觉地有着几分畏惧防范之心。

侯生只要找到了这些会学执事者，一切消息都会迅速地不胫而走。侯生忙碌两日之后，眼见博士学宫已经骚动了起来，心下大觉满意，当夜登上一辆垂帘辎车出城了。之后，卢生侯生便从博士学宫销声匿迹了。两日后，待博士仆射周青臣觉察出学宫一片混乱，士子们纷纷收拾行装逃亡时，御史大夫冯劫已经带着一千甲士开进来了。

发现卢生侯生失踪，并立即禀报皇城者，是另一个神秘人物——方士徐福。

那一夜，当徐福第一次未奉召唤而请见皇帝时，赵高大大皱起了眉头，硬是不敢去禀报皇帝。赵高很清楚皇帝对方士的根本想法：有用则用，绝不涉及治病之外的任何事。见赵高板着脸不说话，素来气度娴静的徐福正色道：“今日之事，关涉秦政成败。大人若不禀报，宁不计梁山之祸乎！”赵高悚然一惊，二话没说走进了皇帝书房。

“方士与卢生同门，何其无情耶？”嬴政皇帝揶揄地笑了。

“启奏陛下：卢生非方士也，其本名鲁定文，实乃鲁国公室之后裔。”

“如何？”嬴政皇帝惊愣了，脸色顿时肃杀。

徐福详细诉说了卢生的真实身份与诸般经历，自然也包括了那令人闻之惊心的刺字情节。嬴政皇帝问徐福如何知晓？徐福遂说出了一个更为惊人的秘密：卢生当年投奔的老方士，正是徐福的老师。其时，徐福正在之罘岛采药，两年后归来方知有了如此一位同门师弟。老师秘密叮嘱徐福说，这个卢生无祥和之气，似有仇恨在身，教徐福暗中访查其底细并留心其行止。徐福秉性宽和，并未上心。直到三年前徐福接到了老师一宗密件，这才大为惊慌。老师说，三名弟子赴东海仙山采药，发现了之罘岛的一片隐秘山谷里建造了一座颇具气象的宫室，石坊刻着“鲁宫”两个大字，宫中时常有人出没。弟子们于夜间进入探察，竟不意发现了一场百余人的聚会。主持聚会的正是卢生，听到看到的与会人物都是赫赫大名：楚国项梁、韩国张良、魏国张耳陈余、齐国田儋田荣田横、赵国臧涂、燕国李左车等等。这些人商讨的大事，是要在齐国沿海建造一个秘密聚拢六国老世族的营地，伺机拿下老齐国的即墨，以为各国老世族复辟根基。大惊之下，徐福给皇帝留下了一书，说要紧急采撷几味奇药，便离开咸阳去秘密查访卢生底细了。在故鲁之地大半年，徐福终于探清了卢生的全部根基，立即赶赴故齐海滨禀报了老师。老师大为恼怒，深感卢生以方士之名行复辟之实，既是对方士的极大辱没，也将给方士带来毁灭性灾难。老师

给徐福的叮嘱是，伺机将真相揭示给皇帝，不能使方士绑在儒家的战车上毁灭……

“何以等到今日禀报？”嬴政皇帝毫无喜怒之色。

“陛下信用卢生甚过于在下，若卢生不逃，福恐皇帝难以置信。”

“那次你一去日久，便是此事？”

“正是。此乃物证。”

徐福打开了捧来的大木匣，一一拿出了诸多凭据：老师当年收纳卢生的门生登录册籍、老师给他的密件、同门方士在之罘岛画下的羊皮鲁宫图，等等。最要紧的凭据，是一卷羊皮绳穿编的《鲁国公族籍》，最末几支竹简赫然有字：“顷公之玄孙，定文，游历天下不知所终，人云更名卢生。”徐福说，这是他在鲁国下邑一家败落世家的老人手中重金买来的。老人祖上原本是鲁国史官，秉承祖先遗愿，四海查询鲁国公族后裔，一有消息便记载下来。遇他时，老人将死，他才以安葬重金换取了这卷册籍……

“狗彘不食！”嬴政皇帝突然拍案喝骂了一声，被一种受骗受辱之感深深激怒了，“卢生丧尽天良也！朕用他聚召文学方术之士，原本要大兴太平之风！他要炼求奇药，朕便给他钱！耗费几多，一无所获！朕何其厚待，他竟然如此一个复辟狂徒！诽谤秦政，妖言惑众，与六国老世族沆瀣一气！……来人！宣冯劫！”

对冯劫的命令，皇帝是咬牙切齿迸发出来的：“儒家之士愚顽无良，一体拿下勘问！彻查博士与卢生侯生之关联，不得放走一人！”待冯劫大踏步出殿时，嬴政皇帝转身对一直伫立的徐福道：“先生举发卢生，大功一件。自今日起，卢生所有职事皆由先生执掌。先生若有所

请，拟好上书报来。”徐福深深一躬道：“陛下为方术之士根除异类，免除灾劫，老夫铭感不尽也！”说罢告辞去了。

“先生留步。”皇帝的目光冰冷，“先生不以为，大索之罘岛是根本么？”

“禀报陛下。”徐福依旧平静如常，“大索之罘岛确是根本，老朽亦愿带路。然则，目下正当大潮之期，海浪猛恶难当，船队无法越海，是故老朽未曾提及。若陛下以为可，老朽纵然身陷鱼腹，也当带路前往。”

“登临之罘岛，每年何时最佳？”

“冬夏两季，潮水平缓之期。”

“好。先生严守机密了。”皇帝一点头，徐福终于走出了书房。

冯劫风风火火进入博士学宫，非但全部堵截了尚未逃走的儒生方术士，而且快马追回了百余名已经逃出咸阳的士子。冯劫与御史丞并几名老御史，立即分作了几班，对所有博士学宫的官士逐一勘审。徒有虚名的方士术士们早已领教了御史大夫府的厉害，纷纷说是儒生们鼓噪逃亡，不干自己事。儒生们更是惊恐万分，纷纷说出了自家如何得知逃亡说辞等等诸般情节，没有一个人奉行儒家对待举发的“为大人隐，为亲友隐”的诸般教诲，竞相攀扯举发，一时人人无一事外。

月余之间，事件经过脉络全部查清。冯劫聚集全体学宫人士，黑着脸宣布了涉案人犯的三条大罪：其一，不思守法，自甘妖言蛊惑；其二，诽谤秦政，通连呼应复辟；其三，官身逃亡，亵渎官士公职，恶意鼓噪动荡，危及大秦新政之根本。涉案人犯四百六十七人，全数下狱待决。注宣布一罢，儒生们昏厥了一大片，哭喊连天捶胸顿足，纷纷大叫冤屈。冯劫冷笑一声，对甲士方阵大手一挥径自走了。

暮色时分，博士学宫空荡荡一片。周青臣望着血红的残阳，踩着飘零的落叶，踽踽徘徊在空如幽谷的论学堂湖畔，一时悲从中来，不禁放声大哭……

四　孔门儒家第一次卷入了复辟暗潮

咸阳大起波澜，孔子故里也陷入了前所未有的紧张之中。

自孔子离世，儒家的政治主张一直未能得以伸展。孟子之后，这个学派似乎已经筋疲力尽，奔走仕途矢志复辟的精神大大衰减，渐渐地专务于治学授徒了。不期然，这种无奈的收敛，却使儒家意外地发展为天下最为蓬勃的学派，各郡皆有儒家名士之私学，堪称弟子遍布天下。与此同时，孔氏一门稳定传承繁衍颇盛，至秦一天下，孔门已经传到了第九代。这一传承的嫡系脉络是：孔子、孔鲤（伯鱼）、孔伋（子思）、孔白（子上）、孔求（子家）、孔箕（子京）、孔穿（子高）、子慎、孔鲋（子舆）。九代之中，除第八代子慎做过几年末期魏国的丞相，其余尽皆治学。

秦一天下之后，帝国一力推行新政创制，大肆搜求各方人才。举凡六国旧官吏之清廉能事者，尽皆留用；举凡天下学派名士，各郡县官署都奉命着力搜求，而后直接送入咸阳博士学宫。在此大势之下，嬴政皇帝与帝国重臣们在开始时期的见识是一致的：四海归一，当以兴盛太平文明为主旨，尽可能少地以政见取人。也就是说，搜求人才不再如同战国大争之世那般以治国理念为最重要标准，允许将不同治国理念的学派一起纳入帝国海洋。当然，这里有一个不言自明的标尺：必须拥戴帝国新政。基于此等转变，嬴政皇帝与李斯等一班重臣会商，决意以对待儒家为楷模，向天下彰显帝国新政的纳才之道。

举凡天下皆知，秦儒疏离，秦儒相轻，其来有自也。孔子西行不入秦，后来的儒家名士也较少入秦，即或是游历列国，儒家之士也很少涉足秦国。其间根源虽然很难归结为单一原因，然儒家蔑视秦人秦

风，认秦为愚昧夷狄则是不争的事实。应该说，在秦孝公之前，秦人对儒家的这种蔑视是无奈的。而自孝公商鞅变法崛起，秦国自觉地搜求经世人才，对主张复辟与仁政的儒家，是打心眼里蔑视的。战国百余年，山东士子大量流入秦国，儒家之士依然寥寥无几。不能不说，这种其来有自的相互蔑视起了很大的阻碍作用。秦帝国一旦能敬儒而用，则无疑是海纳百川的最好证明。嬴政皇帝曾经笑叹云：“朕愿为燕昭王筑黄金台，但愿儒家亦有郭隗之明睿也！”如此这般，这个近百年几为天下遗忘的曾经的显学流派，被嬴政皇帝的诏书隆重而显赫地推上了帝国政坛：孔鲋被皇帝任命为几比旧时诸侯的高爵——文通君，官拜少傅，统领天下文学之士。秦及其之后的两汉，所谓文学之士，是诸般治学流派的泛称；统领文学之士，便是事实上的天下学派领袖。

后来的事实表明，这是极具讽刺意义的一幕。秦帝国在历史上第一个将备受冷落的儒家学派推上了学派领袖的位置，这个学派却并没有投桃报李，而是旧病复发一意孤行，获罪致伤之后更是矢志复仇，以至于千秋万代地对秦政鞭尸叱骂，绝无一丝中庸之心。

此时的这个孔鲋，已经匆匆逃出咸阳，急慌慌回到了故里，立即召来胞弟子襄紧急会商。孔鲋将大朝欲将焚书的事情一说，精明干练的子襄立即有了对策——藏书为上。孔鲋秉承了儒家的书生传统，四体不勤五谷不分，对实际事务最是懵懂，但遇实事操持，都是这位精明能事不大读书的弟弟做主。是故，子襄一应，孔鲋立即瘫在了榻上放心了。后来，孔鲋投靠了陈胜反秦军，莫名其妙死于陈下之地。其时，正是这子襄继承了孔门嫡系，延续了孔门血脉，后来先做了西汉的博士，又做了长沙太守。

子襄吩咐一个女仆照应兄长，立即出来撞响了茅亭钟室里的大铜钟。钟声急促荡开，庄院外读书的弟子们纷纷从松柏林中走出，匆匆奔庄院而来。未几，百余名弟子聚齐到大庭院中。子襄站在正厅前的

石阶上神色激昂地高声道：“诸位弟子们，秦皇帝要焚烧天下典籍，儒家灾劫即将来临！我等要将全数典籍藏匿起来，书房只摆医农卜筮之书。若孔门儒家有灭族之祸，任何人不得泄露藏书之地！无论谁活下来，都要暗中守护藏书，直到圣王出世征求。若有胆怯背叛儒家者，任何时日，儒家子弟均可鸣鼓而攻之！明白么？”

“明白！”弟子们虽然惊愕万分，还是激昂地呼喊了一声。

“好！分成两班，一班整理书籍，一班做石条夹壁墙。立即动手！”

弟子们口中答应着，事实上却慌乱一团。盖儒家崇尚“文质彬彬，然后君子”，绝不像墨家那般以自立生存为艺业根本。除了赶车，儒家士子对农耕工匠商旅诸般生计事十有八九不通，比孔子时期的立身教习尚且差了一截。今日骤逢实际操持，顿时乱了阵脚，既不知夹壁墙该如何修法，更不知石条该到何处倒腾。不甚读书的子襄这才恍然大悟，骤然明白了哥哥的这班弟子的致命病症。于是子襄二话不说，立即走下石阶开始铺排：一边先点出了二十名弟子去整理简册，一边教弟子们一一自报自家是力气大还是心思巧。片刻报完，子襄高声喝令，力气大的站左，心思巧的站右。而后，子襄召来六名府中工匠，两名石工领着力气大的一队弟子去寻觅石条，四名营造工领着一队心思巧的弟子筹划夹壁墙。匆匆铺排完毕，子襄亲自各处督导，开始了万般忙乱的秘密藏书。

忙碌月余，好容易将典籍藏完，焚书的事却似乎没有了动静。非但没有郡县吏上门搜书，这个赫赫文通君逃亡的事也没人来问。子襄心下大是疑惑，以秦政迅捷功效，竟能有月余时间藏书，原本便不可思议；更兼兄长拜爵文通君，几与那些功臣列侯等同，这个虎狼皇帝能丢在脑后不闻不问？问及兄长，孔鲋却是无论如何说不出个清楚道理。精明的子襄一时没了主张，不知道究竟是逃走好，还是守护在故里好。如此万般疑惑万般紧张，不时有各郡县传来缴书焚书消息，偏

偏孔府一无动静。煎熬之间，眼看北风大起冬雪飘飞河水解冻惊蛰再临，还是没有人理睬这方儒家鼻祖之地。一时间，孔鲋反倒有些落寞失悔起来，早知皇帝没有将儒家放在心上，何须跟着那班勾通六国贵族的儒家博士起哄？自先祖孔子以来，孔门九代，哪一代拜过君爵？居君侯之高爵宁不珍惜，以致又陷冷落萧疏之境地，报应矣！

然在孔鲋长吁短叹之时，子襄却蓦然警觉起来，对这位文通君大哥道："为弟反复思忖，此事绝不会无疾而终。以嬴政虎狼机心，安知不是以孔门儒家为饵，欲钓大鱼？"

"大鱼？甚是大鱼？"孔鲋很有些迷惘。

"大哥可曾与六国世族来往？"

"识得几人，无甚来往。"

"这便好。但愿真正无事也。"

在这忧心忡忡惶惶不安之时，孔府来了两位神秘人物。

当子襄从庄外将这两个人物领进已经没有书的书房时，孔鲋惊愕得嘴都合不拢了。手忙脚乱地揉了几次眼睛，才一拱手勉力笑道：

"两位远来，敢请入座。"两人却也奇怪，只淡淡地笑看着孔鲋，良久一句话不说。孔鲋见子襄直直地伫立着不走，这才恍然道："老夫惭愧，忙乱无智了。这是舍弟子襄。子襄，这位是魏公子陈余，这位是儒门博士卢生……"子襄当即一拱手道："公子、先生见谅，时势非常，我兄多有迂阔，在下不得不与闻三位会晤。"年轻的陈余朗声笑道："久闻孔门仲公子才具过人，果名不虚传也！我等与仲公子岂有背人之密，敢请仲公子入座。"如此一说，子襄倒有些失悔言辞激烈，立即一脸笑意地吩咐上酒为两位大宾洗尘。片刻酒食周到，小宴密谈便随着觥筹交错流转开来。

卢生先行叙说了孔鲋离开咸阳后的种种事端，说到自己谋划未果而终致四百余儒生下狱，一时涕泪唏嘘。孔鲋听得心惊肉跳，第一个闪念便是如此相互攀扯，大祸会否降临到孔门？子襄机警，当即问道："先生既与侯生共谋，又一起逃秦，如何那位先生不曾同行？"卢生愤愤然道："虎狼无道也！我等逃出函谷关，堪堪进入逢泽，却被三川郡尉捕卒[注]死盯上也！情急之下，老夫只有与侯生分道逃亡。侯生奔了楚地项氏，老夫奔了魏国公子。"子襄又道："先生既被缉拿，何敢踏入孔府是非之地？"卢生冷冷一笑道："谁云孔府乃是非之地？天下焚书正烈，咸阳儒案正深，孔府却静谧如同仙境，岂非皇帝对文通君青眼有加耶？"子襄淡淡道："先生无须讥讽也。飓风将至，草木无声。安知如此静谧不是大祸临头之兆耶？"一直没说话的陈余摇摇手道："先生与仲公子毋得误会。时势剧变，当须同心也！我等今来，其实正是卢兄动议。卢兄护儒之心，上天可鉴！"于是，陈余当即将卢生身世真相与其后演变叙说了一番，孔氏兄弟竟听得良久回不过神来。

"卢兄原来真儒也！老夫失察，尚请见谅。"孔鲋深深一躬。

"先生有勾践复国之志，佩服！"子襄也豪爽拱手，衷心认同了这位老儒。

"儒家大难将至，圣人传承务须延续。"卢生分外肃穆。

"先生之论，孔门真有大难将至？"孔鲋为卢生的神色震惊了。

陈余道："秦灭先王典籍，而孔府为典籍之最，岂能不危矣！"

"先王之典，我已藏之。老夫等他来搜，搜不出，还能有患么？"

"文通君何其迂阔也！孔府无书，自成反证。君竟不觉，诚可笑也！"

"大哥，公子言之有理。孔门得预备脱身。"子襄立即警觉起来。

“走……”孔鲋本无主见，事急则更见迟疑。

“那，弟子们无书可读，教他们各自回家罢了！”孔鲋长叹一声。

卢生连连摇手：“差矣！差矣！儒家之贵，正在儒生弟子也！”

“百人无事可做，徒然招惹风声，老夫何安！”

“文通君短视也！”卢生连连叩案，“而今天下典籍几被烧尽，诸多儒生又遭下狱。天下学派凋零，唯余儒家孔门主干尚在，若干儒家博士尚在，此情此景，岂非上天之意哉！设想天下一旦有变，圣王复出，必兴文明。其时，儒家之士与孔门所藏之典籍，岂非凤毛麟角哉！……其时也，儒家弟子数百，人人满腹诗书，将是一支何等可观之文明力量也！”

“先生言之有理！”子襄奋然道，“那时，儒家将是真正的天下显学！”

“可，逃往何处……”孔鲋又皱起了眉头。

“文通君毋忧，此事有我与卢兄一力承当！”陈余慷慨拍案。

终于，孔鲋拿定了主意，吩咐子襄立即着手筹划。四人的约定是：三日准备，第三日夜离开孔府，向中原的嵩阳河谷迁徙。卢生说，嵩阳是公子陈余祖上的封地，他多年前在嵩阳大山建造了一处秘密洞窟，两百余人衣食起居不是难事。子襄原本有谋划好的逃亡去向，今日一闻陈余卢生所说，立即明白了六国老世族秘密力量的强大，二话没说便答应了。

当夜，子襄正在忙碌派遣各方事务，孔鲋又忧心忡忡地来了。孔鲋对子襄说：“这个陈余小视不得，与另一个贵族公子张耳是刎颈之交，听说与韩国公子张良及楚国公子项梁等都是死命效力复辟的人

物。孔门与他等绑在一起，究竟是吉还是凶？他能想到逃出咸阳，也是这陈余潜入咸阳秘密说动的。这班人能事归能事，可扛得住虎狼秦政么？”子襄正在风风火火忙碌，闻言哭笑不得道：“大哥且先歇息，忙完事我立即来会商。”

四更时分，子襄走进了孔鲋寝室。孔鲋在黑暗中立即翻身离榻，将子襄拉进了一间密不透风的石屋，也不点蜡烛，黑对黑地喁喁而语了。子襄说：“目下时势使然，不得不借助六国老世族，虽则冒险，值得赌博一次。”孔鲋连连摇头说：“大政不是博戏，岂能如此轻率？”子襄说：“得看大势的另一面，秦政如此激切，生变的可能性极大。且秦政轻儒，业已开始整治儒家。孔门追随秦政，至多落得个不死，而融进六国复辟势力，则伸展极大。”

“六国贵族要成事，最终离不开儒家名士！”子襄一句评判，接着又道，“大哥且想：六国贵族要复辟，必以恢复诸侯旧制王道仁政为主张！否则，便没有号召天下之大旗。而在复辟、复礼、复古、仁政诸方面，天下何家能有儒家之深彻？六国贵族相助儒家，原本正是看准了这一根本！是故，他等要复辟，必以儒家，必以孔门为同道之盟！孔门有百余名儒生，何愁六国贵族不敬我用我？”

“孔门九代以治学为业，堕入复辟泥潭……”

“大哥差矣！”子襄慷慨打断，“九代治学，孔门甘心么？自先祖孔子以来，孔门儒家哪一代不是为求做官而孜孜不倦？学而优则仕，先祖大训也。祖述尧舜，宪章文武，先祖大志也。复辟先王旧制，原是儒家本心，何言自堕泥潭哉！儒家本是为政之学，离开大政，儒家没有生命！秦皇帝摒弃儒家，不等于天道摒弃儒家。与六国贵族联

手，正是儒家反对霸道而自立于天下的基石！”

“子襄，你想得如此明白？”孔鲋盯着弟弟惊讶了。

“大哥不要犹疑了。”

“兄弟不知，我是越来越觉得儒家无用了……”

“大哥何出此言也！”子襄笑道，“便以目下论，儒家也比六国老世族有大用。他等被四海追捕，朝夕不保，只能秘密活动于暗处。我儒家则是天下正大学派，公然自立于天下，连皇帝也拜我儒家统掌天下文学。儒家敢做敢说者，正是他等想做想说者。他等不助儒家，何以为自家复辟大业正名！大哥说，儒家无用么？”

“有道理也！”孔鲋点头赞叹，“无怪老父亲说襄弟有王佐之才也！”

一番密谈，儒家轴心的孔门终于做出了最后的决断：脱离秦政，逃往嵩阳隐居，与六国老世族复辟势力结盟，等待天下生变。孔鲋心意一决，情绪立即见好。子襄忙于部署逃亡，孔鲋便与陈余卢生不断地饮酒密谈。临走前的深夜密谈中，卢生陈余向这位大秦文通君说出了又一个惊人的秘密：在制作“亡秦者胡也”预言之后，他们将谋划一次更为震惊天下的刻石预言！孔鲋忙问究竟，卢生压低声音道：“文通君且想，始皇帝若死，天下如何？”孔鲋思忖片刻道：“诸侯制复之？”陈余笑道：“太白太白，那不是预言。预言之妙，在似懂非懂之间也。”孔鲋恍然，闷头思忖良久，突然拍案道：“地分！始皇帝死而地分！”

“文通君终开窍也！”陈余卢生同声大笑。

“如此预言常出，也是一策。”孔鲋为自己从未有过的洞察高兴起来。

“说得好！”卢生笑道，“年年出预言，搅得虎狼皇帝心神不安！”

“此兵家乱心之术也！”陈余拍案。“甚好甚好。”孔鲋第一次矜持了。

“再来一则。”子襄一步进门神秘地笑道，“今年祖龙死。”

“妙！彩！”举座大笑喝彩。

不料，第三日夜里诸事齐备，孔门儒生正在家庙最后拜别先祖时，充作斥候的两名儒生跌跌撞撞跑来禀报说，有大队骑士正朝孔府开来，因由不明。孔府人众顿时恐慌起来。

自焚书令颁行之后，薛郡郡守连番向总掌文事的奉常府上书，禀报本郡孔里的种种异动迹象，请命定夺处置之法。老奉常胡毋敬历来谨慎敬事，每次得报都立即呈报皇城，并于次日卯时进皇械书房领取皇帝批示。对于文通君孔鲋已经逃回故里，然未见举族再逃迹象的消息，嬴政皇帝非但没有震怒，似乎还颇感欣慰地对胡毋敬道：“孔鲋以高爵之臣不告私逃，依法，本该缉拿问罪。念儒家数代专心治学，更不知法治为何物，只要孔鲋逃国不逃乡，终归是大秦臣民，任他去了。”对于孔府修筑石夹壁墙藏书，而未向郡县官署上缴任何典籍的消息，嬴政皇帝也淡淡笑道：“还是那句话，只要孔鲋仍在故里，任他去了。”胡毋敬大觉疑惑，思忖良久，终归恍然，一拱手道：“自此之后，焚书令与孔里之事，老臣不再奏闻陛下，尽知如何处置了。”嬴政皇帝破例一笑，没有说话。

胡毋敬明白者何？盖当初李斯将惊蛰大朝之议，以奏章形式正式呈报后，嬴政皇帝的朱批是：“制曰：可。”当初，帝国群臣正在愤激之时，谁也没有仔细体察其中况味。胡毋敬则总觉焚书令雷声大雨点小，心下多有疑惑然也未曾深思，今日皇帝对孔府藏书如此淡漠，实则默认了孔府藏书之事实。胡毋敬认真追思，方才恍然明白：皇帝一开始便对焚书采取了松弛势态，“制曰”的批示形式，已经蕴含了这种有可能的缓和。

帝国创制时，典章明白规定：命为“制”，令为“诏”。命的本意，是诸侯会盟约定的条文或说辞；令的本意，则是必须执行的法令。由此出发，“制”与“诏”作为皇帝批文的两种形式，其间也有区别：制，相对缓和而有弹性，其实质含义是“可以这样做”；诏，则是明确清楚的命令，其实质含义是“必须这样做”。到嬴政皇帝时期，秦政已经非常成熟，在百余年中所锤炼出的极其丰厚的大政底蕴，对繁剧国事的处置之法，已经达到了炉火纯青之境。天下大事如此之多，君王未必总是以命令方式行事，其间必然有许许多多需要谨慎把握的程度区别。所谓“王言如丝，其出如纶”——君王言论如丝般细小，传之天下则会剧烈扩大——说的便是君王政令的谨慎性。唯其如此，帝国创制之时，特意将皇帝的批示形式分作了两种：“制”为松缓性批示，实施官员有酌情办理之弹性；“诏”为强制性批示，实施官员必须照办。事实上，这是中国古代最高文告形式的独特创新。《史记·秦始皇本纪·正义》云：“制、诏三代无文，秦始有之。”

说的正是这种君王文告的创制。嬴政皇帝对李斯的焚书奏章以“制曰”批示——可以这样做，而不是以“诏曰”批示——必须这样做。

其间分野，自有一番苦心。

然则，卢生侯生逃亡，进而犬儒案爆发，嬴政皇帝变了。

变之根由，在于由此而引发的两件事：一则，涉案儒生多有举发，言文通君孔鲋主事学宫期间，与六国老世族多有勾连，多次参与六国世族公子宴会论学，曾邀诸多儒生与宴，席间每每大谈诸侯制；二则，薛郡急报，孔府故里多日异常，似有举族逃乡之象。对于儒生举发，嬴政皇帝虽则不悦，却也没有如何看重，只淡淡一句道：“其时尚未有惊蛰大朝，此等书生议论，说便说了。”然自薛郡急报之后，嬴政皇帝显然有些愤怒了——这孔鲋还能当真没有了法度？擅自逃国，对朕一句话没有！如今又要擅自逃乡，不做大秦臣民了？纵然如此，嬴政皇帝也还是没有大动干戈，只吩咐御史大夫冯劫派出干员到薛郡

督导查勘，并未生出缉拿孔鲋之意。然则未过多日，冯劫派出的御史丞发来快马密报：两名乔装成商旅的人物进入了孔府，其中一人是逃亡的卢生。

“目无法度，莫此为甚！”

嬴政皇帝顿时大怒，手中的铜管大笔砸得铜案当当响，立即下令冯劫率两千马队赶赴薛郡围定孔里，不使孔门一人走脱！冯劫走后，嬴政皇帝兀自愤怒不已，连连大骂：“孔儒无法！无道！无义！勾连复辟，大伪君子！枉为天下显学！”吓得远远侍立的赵高大气也不敢出。骂得一阵，嬴政皇帝大喝一声，“小高子！去孔里！”赵高风一般卷出。片刻之后，嬴政皇帝登上了赵高亲自驾驭的六马高车，在一支三百人马队护卫下风驰电掣飞出了咸阳。

次日暮色，皇帝车马抵达薛郡时，孔里已经空荡荡了无人迹。

冯劫禀报了经过：他的马队是午后时分赶到的，其时孔里一片仓促离去的狼藉，已经没有了一个人影。经搜索查证，孔族千余人分多路全数逃亡，去向一时不明，孔府未见可疑之物。嬴政皇帝望着眼前空荡荡的庄院，冷冷笑道：“好个孔府儒家，终究与我大秦新政为敌也！彼不仁，朕何义？先开孔府石墙！”

片刻之间火把大起，一千甲士在薛郡营造工师指点下，开始发掘孔府内所有的新墙。不到两个时辰，十几道新墙全部推倒，然却只有数百卷农工医药种树之书，未见一卷诗书典籍。所有的人都大感意外，一时没了声息。嬴政皇帝端详一阵，突然一阵大笑道：“好！儒家也学会了疑兵欺诈，足证其护典之说大伪欺世也！”转身下令道，“在孔里扎下行营。朕偏要看个究竟，这个孔鲋还有何等行骗小伎！”

行营堪堪扎定，李斯姚贾胡毋敬三位大臣也风尘仆仆赶到了。

嬴政皇帝当即在孔府正厅小宴，一则为三位大臣洗尘，一则会商如何处置孔儒事件。薛郡郡守与冯劫先后禀报了种种情形。之后，胡毋敬向姚贾一拱手道："敢问廷尉，孔儒之触法该当几桩罪行？"姚贾道："依据秦法，孔儒触法之深前所未见。其一，孔鲋身居高爵，不辞官而擅自逃国，死罪也；其二，抗法而拒缴诗书，死罪也；其三，以古非今，鼓噪复辟，妄议大政，灭族之罪也；其四，裹挟举族离乡逃匿，既荒废耕田，又实同民变，灭族罪也；其五，藏匿重犯卢生，不举发报官，连坐其罪，同死罪也。至少，如此五大罪行不可饶恕。"

"老臣敢请陛下三思。"胡毋敬长吁一声道，"自焚书令颁行以来，陛下苦心老臣尽知也！然连番事态迭起，若依旧如前，半松半紧，只恐臣等与郡县官署无所措手足矣！"

"老臣附议奉常之说。"李斯当即接道，"陛下为谨慎计，以'制曰'颁行焚书令，老臣当时未尝异议也。然，树欲静而风不止。我退一步，则复辟暗潮必进百步矣！老臣之见，孔儒事既不能轻，亦不能缓，当立即依法处置。何也？孔儒乃儒家大旗，其与六国复辟世族沆瀣一气，亦必成复辟势力之道义大旗……"

"灭军以斩旗为先！"大将出身的冯劫立即响亮地插了一句。

"臣亦愿陛下三思。"薛郡郡守也说话了。

"看来，朕是错了！"嬴政皇帝万般感慨地长叹了一声，"朕原本只说，儒家毕竟治学流派而已，只要大秦诚心容纳，儒家必能改弦更张。毕竟，儒家也非全然没有政见。朕之不可思议者，何以这儒家硬是看不到秦政好处？看不到民众安居乐业？当年，孔夫子不是也曾对齐桓公驱逐四夷大加赞叹么？大秦一举击退匈奴，平定南粤，华夏四境大安，儒家能眼睁睁看不见么？朕想给儒家留一片宽阔的回旋之地，给了他文通君高爵，给了他统领天下文治的百家统领地位，想致儒家兴教兴文，汇聚百家而成就我华夏文明之盛大气象……不可思议

也！不可思议也！如何这儒家能死死抱住千年之前的井田制、诸侯制不愿撒手？果真复辟，有何好处？疯痴若此，亘古未闻也！”

举座一时寂然。帝国大臣们从来没有见过皇帝如此感慨。

“儒家恶癖，恋尸狂而已！陛下想他做甚！”冯劫高声一句。

“老臣之见，”李斯一拱手道，“儒家所以如此疯痴，根本只在两处。一则，儒家政道从来不以人民处境为根基，‘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刑不上大夫，礼不下庶人’，此之谓也。井田制也好，诸侯制也好，仁政也好，都是对世袭贵族大有好处。秦政使黔首人皆有田，使奴隶脱籍而成平民；而贵族，则永远失去了法外特权，永远失去了世袭封地。秦行新政，而贵族无所得，儒家必然视秦政为恶政也！二则，儒家褊狭迂腐，恩怨之心极重，历来记仇，睚眦必报。儒家以仕途为生命之根，秦政却素来轻儒，百余年从来没有用过一个大儒。孔门第八代子慎，在魏国行将灭亡而政道最黑之时，却做了魏国丞相。可见，儒家做官，从来不以该国政道是否合乎民心潮流而抉择，而只以能否给他带来特权而选择。陛下虽用儒家，却没有赋予儒家任何法外特权。故儒家之心，终与秦政疏离。亦即是说，儒家从来没有将秦政看做自家追思的政道。儒家，只牢牢记得秦政轻儒的仇恨！”

“丞相之说，老臣以为切中要害。”胡毋敬由衷地附议了。

“好！”嬴政皇帝断然拍案，“姚贾说话，此事如何处置？”

“依法论罪，目下之要是搜出孔府藏书，使证据俱在。”

“白说！”冯劫大皱眉头，“墙都推倒了，还能何处去查？”

“也是。然，这千万卷简册，他能都背走了？”胡毋敬大感疑惑。

“陛下，列位大人。”薛郡郡守一拱手道，“臣有一想，孔子陵墓占地百余亩，正在孔子旧居之下，其地上地下均有石室，素不引人注意……”注“郡守是说，书藏在墓里！”冯劫大是兴奋。姚贾点头道：“孔府房屋不多，确实很难藏书。”

“孔子冢如小山，倒真是出人意料之所。”李斯也有些心动了。

“那还说甚？老夫明日开墓！”冯劫高声大气。

“然则，掘孔子墓妥当么？”胡毋敬颇见犹豫。

“有何不当！以老夫子墓藏书便当么？”冯劫脸色顿时阴沉。

“战国以来，业已有人呼孔子为学圣了。尤其齐鲁之士，更是尊孔……”姚贾正色道：“国事以法为重，老奉常无须多虑也。”

“朕意，明日先开孔子故居之墙，再开墓。”嬴政皇帝终于拍案了。

孔里之北泗水滔滔东去，河滨坐落着孔子墓地。

孔子死后渐渐获得了诸多敬意，但直至战国末世，仍然只是一个因复辟理念而几为天下主流遗忘的正常的大学者，并无任何神圣光环。就实而论，孔子墓地得以保留并得到良好维护，并非后世儒家所宣称的诸般天命神圣所致。其真实根源，在于儒家以人伦为本主张礼治，所有的礼仪中又最为看重葬礼，不惜耗时耗财耗人生命以完成葬礼。《史记·孔子世家》记载：“孔子葬鲁城北泗上，弟子皆服三年。三年心丧毕，相诀而去，则哭，各复尽哀，或复留。唯子赣庐于冢上，凡六年，然后去。”毋庸置疑，这是非常动人的师生之道。一个学派的人士自愿地耗时耗财耗命，全然可视作一种自由信念，与他人无涉。然则，若从当时实际想去，这种葬礼与大争之世其余学派珍惜时光生命以奋发效力于社会相比，距离很远很远。若孔子达观如庄子，

节葬如墨子，看重生命功效如法家兵家与其余诸多实用学派，孔子的墓地完全可能如同许许多多的诸子大师那样无可寻觅了。

这座孔子墓地最显赫的标志，是一片各色树木汇聚的独特小树林。据说，这片树林是孔子死后各国的儒家弟子各持其国之树木前来栽种的，是故树色驳杂。林间一条大道直通墓地，道口两侧是两座古朴的石阙。因了这两座石阙，时人亦称孔墓为阙里。《史记集解》引《皇览》对孔墓的描述是：“孔子冢去城一里。冢茔百亩，冢南北广十步，东西十三步，高一丈二尺。冢前以瓴甓（砖瓦）为祠坛，方六尺，与地平。本无祠堂。冢茔中树以百数，皆异种，鲁人世世无能名其树者。”墓茔旁边，是孔子当年的旧居。按时人说法，叫做孔宅旧垣。种种情形可见，孔子的墓地是简朴而清幽的。至于占地百亩，在地广人稀的时代是一件很平常的事情。

清晨，大队肩扛铁耒的士兵在冯劫指令下开始了墓地开掘。[注]与此同时，另一大队士兵在姚贾胡毋敬指令下开始拆孔子旧垣的石壁墙。大约一个多时辰后，几道拆毁的石墙中发现了百余卷典籍。姚贾胡毋敬大体清点后，立即飞报了皇帝行营。嬴政皇帝立即驱车到了旧垣，亲自察看了起出来的藏书，思忖片刻下令道：“廷尉可会同御史将藏书登录，以为凭据。之后将石墙依旧砌起，书卷照旧藏入。”胡毋敬大是不解。嬴政皇帝却转身对薛郡郡守下令道：“自今日之后，派干员秘密守住孔里，但有可疑人等前来起书，立即缉拿。”郡守领命。胡毋敬这才恍然了。

午后时分，墓口开出了一条宽阔的坡道，士兵们已经在坡道两侧举起了火把。嬴政皇帝大步来到墓口，却被冯劫拦住了：“陛下请带剑进墓！”嬴政皇帝一阵大笑：“朕乃活天子，见一死人，用得着带剑么？进！”冯劫说声老臣先行，从兵士手中接过一支火把，第一个大踏步进了墓道。嬴政与李斯姚贾胡毋敬等也随后走下了坡道。墓道尽头是一方宽敞的黄土大厅。郡守与几名将军各持一支火把，大厅一览无

余。只见中央一方棺椁平卧于三尺石台之上，棺椁之前是一尊孔子坐案观书的泥俑；泥俑左后侧是一张长大的木榻，榻上有粗布帷帐，帐中有棉被草席；泥俑右后侧是一方长案，案上一鼎一爵，案侧一只原色木酒桶；泥俑正前方是一辆轺车，车盖高五七尺，车后一座弓箭架，弓与箭俱全；土厅右角是一张琴台，靠土墙处有一竹制大书架码满了简册，各有写字的白布条贴于简册之上。

“陛下，这方土厅没有藏书之地。”冯劫显然很是失望。姚贾走到书架前道：“《周易》、《诗》、《春秋》、《尚书》，至少这里有四部书。”“墓室六艺俱全。陛下，地下孔夫子依然故我。”李斯打量着四周。

“如此土墓室，不像有藏书。”胡毋敬有些困惑。

“要否启开棺椁查看？”冯劫不死心。

嬴政皇帝没有理睬冯劫，也一直没有说话，只在火把下巡视着大厅，神色颇见肃穆。走到书架前，嬴政皇帝指点着那些书卷道：“孔夫子增补《周易》韦编三绝，编修《春秋》耗尽心神，集采民诗多少劳碌，夫子该当拥有如此几部典籍。留给他了。”走到食案前，嬴政皇帝颇觉好奇，打开了木酒桶凑上闻闻笑道：“好香！果然数百年兰陵美酒也！”说罢，用食案上的细长酒勺舀出一勺一饮而尽，品咂着笑道：“真好酒也！来！每人一勺，其余仍留给夫子。”皇帝如此，大臣们顿见轻松，君臣笑声中李斯等大臣每人一饮，纷纷赞叹不绝。

嬴政皇帝继续转悠着。走到榻前，嬴政皇帝撩帐坐于榻上，感慨叹道：“夫子节俭，果然不虚也！”走到南墙下，嬴政皇帝取下弓一拉竟大为惊奇：“孔夫子能开得如此硬弓？”说罢，嬴政皇帝欣然取下一支箭搭于弓弦，拉满弓一射，一支羽箭嗖地没入了东墙黄土中。大臣将军们一片喝彩赞叹。嬴政皇帝笑道：“看来，夫子还真有些许功夫。若去从军，定是大将之才。”走到泥俑前，嬴政皇帝对着泥俑深深一躬

道："夫子，嬴政总算见到你老人家了。非嬴政着意扰你清梦也，实是夫子后裔迫我太过也。嬴政今日一别，复你陵墓如昨。夫子啊，嬴政告辞了……"

"陛下快来看也！"冯劫突然吼叫了一声。

嬴政皇帝蓦然回身，见冯劫举着火把连指东墙，于是大步来到了墙下。端详之下，只见黄土墙上依稀几排暗红色的大字——秦始皇，何强梁，开吾户，据吾床，张吾弓，射东墙，唾吾浆，以为粮。

土厅的大臣将军们一时惊愕了，默然了，目光一齐聚到了皇帝脸上。嬴政皇帝未见如何震怒，一脸惊讶道："怪亦哉！子不语怪力乱神，莫非夫子也作伪？世间果真有如此神异之事，能生知后世数百年？"

"岂有此理！夫子一派胡言！"胡毋敬愤愤然。

"直娘贼！老杀才死了还要咒人！鸟个大师！"冯劫连连大骂。

姚贾一直若有所思地打量着墙上字迹，此时上前用手轻摸土墙，又用指甲轻轻抠划字迹，不禁一声惊呼："陛下，有鬼！"众人一时大惊，纷纷拔剑在手护住了皇帝。嬴政皇帝大笑道："散开散开！朕看看夫子如何装神弄鬼！"姚贾连连摇手高声道："不是神鬼！是这字迹有鬼！干红字下是新朱砂，上边暗红色作假！上边干黑，下边鲜红！"众人又是一惊，围上前一看，果然——暗红色表皮下显出了一片鲜红！

"土墓有暗道，孔府搞鬼！孔鲋孔襄！"冯劫大吼。

"儒家欺秦太甚也！"骤然之间，嬴政皇帝面若冰霜。

请注意，孔墓留字是诸多史料留下来的一则谶言，具体文句各典记载不一，唯有最后一句各典相同，都是"前至沙丘当灭亡"。就实而

论，孔子素来厌恶怪力乱神，果能有此谶言，岂非徐福卢生等欺世术士之流？是故，这则谶言的最后一句，是最明显不过的后世儒家作伪。各典对嬴政皇帝的入墓作为说法不一，独对最后一句的“沙丘灭亡”四字却惊人地统一，分明后世儒生增加之，如此大伪欺世，岂不发人深思？

五　长公子扶苏与皇帝父亲的政道裂痕

宽阔明亮的皇帝书房里，正在举行一场事关重大的小朝会。

嬴政皇帝回到咸阳的第三日，一俟善后的冯劫胡毋敬归来，立即召集了这次重臣小朝会。李斯、冯去疾、冯劫、蒙毅、姚贾、胡毋敬六人肃然在座。嬴政皇帝常服散发坐于御案之后，虽须发灰白大见瘦削，人却是精神奕奕，毫无疲惫之相。

“种种事端接踵而来，得拿出一则总体对策。”

大臣们连日思谋之下，嬴政皇帝话音一落点，便争相说了起来。冯劫率先开口，愤激之言掷地有声：“老臣身为御史大夫，监察天下不法！以为对六国贵族复辟，对勾连复辟之儒家，当一并强硬对之。杀！不大杀复辟人犯，天下难安！”

“御史大夫之言深合秦法。”姚贾接道，“儒家愚顽无行，屡抗新政法令，种种劣迹朝野皆知。若是其他臣民，任谁也罪责难逃！大秦法不二出，天下例无法外之人。儒家不思大秦善待之恩，竟能沦为复辟鹰犬而自甘，足证其无可救药也！若不依法处置，大秦法统何在！”

“老臣赞同！”素来寡言的右丞相冯去疾愤愤难忍，“六国贵族复辟，利害根基所在也，谁都想得明白。可这儒家卷入复辟不可自拔，老臣百思不得其解！自古至今，几曾有过如此丧尽天良的学派？嘴上天天说民心即天心，可他想过人民生计么！教他当官兴盛文明，他却

不做，偏偏地要跟着六国贵族复辟，这还是治学之人么，全然一只读书虎狼！”

“不不不。虎狼是我老秦人，莫高抬了儒家。”嬴政皇帝揶揄一句，举座不禁大笑起来。

“以法而论，儒家确该处置，臣无异议！”蒙毅很硬朗地一句了结。

“老奉常以为如何？”嬴政皇帝看了看一脸忧思的胡毋敬。

“陛下，老臣斗胆了。”胡毋敬发如霜雪的头颅微微颤抖着，“老臣主张处置儒家，然不敢赞同大杀儒家。自古以来，书生意气不应时。此等人看似口如利剑悬河滔滔，然则，却极少真有担待。以老臣揣摩，儒家纵然追随六国贵族，也不过在六国贵族扶持下隐匿不出而已。充其量，做做文事谋划，断无举事作乱之胆魄。恕老臣直言：华夏三千年以来，革命者、叛逆者、暴乱者、弑君者，几乎没有过一个治学书生。此等人，不理睬也罢。战国游士遍天下，说辞泛九州，又将哪一国骂倒了？留下他们，正可彰我大秦兼容海量，老臣以为上策也！”随着胡毋敬话音，举座一时惊愕了。显然，在孔府事件后这个总领文治的老臣仍如此建言，大臣们大出意料。

嬴政皇帝面无表情地沉默着。

“老奉常差矣！”李斯慨然开口，打破了沉默，“天下大事固不成于书生，然却发于书生，壮于书生。若无书生，叛逆也好，革命也好，十有十败！书生乱国，其为害之烈不在操刀主事，而在鼓噪生事，在滋事发事！长堤之一蚁，大厦之一虫，书生之乱言也。书生若怀乱政之心，必为反叛所用。其鼓噪之力，谋划之能，安可小视哉！老奉常治史一生，不见孔子杀少正卯乎！孔子这个老书生如何？很清楚言可生乱，乱可灭国！我等治国大臣，岂能以小仁而乱大政乎！”

“丞相如此责难，老夫夫复何言？”胡毋敬叹息一声不说话了。

殿中又是一阵颇见难堪的沉默。

“这事得一次说清，不能再拖！”冯劫显然很生气。

“说甚？一个字，杀！”冯去疾脸色铁青。

“不是一个字，是四个字：依法刑处。”姚贾冷冷一句。

“嘿嘿，一样。”冯劫笑了。

“此事乃大，朕得多说两句。”

嬴政皇帝在李斯说话时已离开座案，在空阔处转悠着沉思着，此时回身平静地道，“老奉常与丞相之言，与诸位之异，道出了一个大题目：治国为政，仁与不仁，容与不容，界限究竟何在？”嬴政皇帝似乎是边想边说，不甚流畅然却极富力度，“先说仁与不仁。何为仁政？孔夫子一生讲仁，儒家几百年讲仁，然却从未给‘仁’一个实实在在的根基。作为国家大政，对民众仁是仁，抑或对贵族仁是仁？天下郡县一治民众安居乐业是仁，抑或诸侯裂土刀兵连绵是仁？儒家从来不说。大约也不愿意说。说清楚了，也就没那个‘仁’了。法家何以反对儒家之仁？从根本上说，正是反对此等大而无当又宽泛无边的滥仁！春秋战国五百余年，真正确立仁政界标者，不是儒家，而是法家。是商君，是韩子。不是孔子，不是孟子。商君有言，法以爱民，大仁不仁。韩子有言，严家无败虏，而慈母有败子。秦法不行救济，不赦罪犯，看似不仁。然却激发民众奋发，遏制罪行膨胀，一举而达大治，实则大仁！为政之仁，正在此等天下大仁，而不在小仁。何为大仁？说到底，四海安定，天下太平，民众富庶，国家强盛，就是大仁。欲达大仁之境，就要摒弃儒家之滥仁。就要荡涤污秽，清灭蠹虫，除掉害群之马！”

宽阔敞亮的书房静如幽谷，嬴政皇帝的声音持续地回荡着。

“再说容与不容。容者，兼存也，共处也。然则，天下有善恶正邪，人众有利害纠葛，政道有变法复辟，学派有法先王法后王。此等纷纭纠葛之下，任是国家，任是学派，果能一切皆容乎？不能也。孔子讲中庸，何以不容少正卯？墨子讲兼爱，何以不容暴君暴政？法家讲爱民，何以不容疲民，不容游侠儒生？凡此等等，根源皆在一处：大道同则容，大道不同则不容。兼容一切，无异于污泥浊水，无异于毁灭文明。今我大秦开三千年之新政，破三千年之旧制，而这棵大树的根基，却只能扎在脚下这方老土之中。当此之时，这棵大树要壮盛生长，便容不得虫蚁蛇鼠败叶残枝。否则，大秦的根基便会腐烂，大树便会轰然折断。其时也，六国贵族之复辟势力，容得大秦新政么？不会。决然不会！若我等君臣为彰显兼容之量，而听任复辟言行泛滥，误国也，误民也，误华夏文明也。战国之世血流成海，泪洒成河，尸骨成山，不都是在告诫我等：诸侯裂土乃千古罪人么？儒家以治史为癖好。嬴政宁肯被儒家在史书上将嬴政写成暴君，写成虎狼，也绝不会用国家安危去换一个仁政虚名，绝不会用文明存亡去换一个兼容，换一个海纳！”

大臣们都静静地听着，忘记了任何呼应。嬴政皇帝罕见地说如此长话，始终没有暴躁的怒气，始终都是平静而有力。在静如幽谷的大书房，嬴政皇帝转入了最后的决断申明：“至于如何处置儒家罪行，朕意已决：依法论罪，一人不容。何以如此？一则，大秦法行在先，触法理当惩治。二则，儒家既不愿做兴盛文明之大旗，便教他做鼓噪复辟之大旗。朕要严惩儒家以告诫天下：任谁要复辟，先得踏过大秦法治这一关。”

“陛下明断！”六大臣奋然一声。

老奉常胡毋敬起身深深一躬：“陛下一席话，老臣谨受教也！”

“老奉常与朕同心，国家大幸也！”嬴政皇帝笑了。

冯劫高声道：“陛下，要震慑复辟，儒生不能用常刑！”

“噢？当用何刑？”

“坑杀！”

“为何？”

姚贾接道：“坑杀为战场之刑，大秦反复辟也是战场。坑杀寓意：深彻埋葬王道旧制！”“说得好。”嬴政皇帝淡淡一笑，“再打一场反复辟之战，埋葬王道旧制。”

月亮在浮云中优哉游哉地飘荡着，扶苏心急如焚。

几日前，九原幕府接到了皇帝书房发出的国事快报，第一则便是孔府儒案处置事：经朝会议决，对涉案儒生四百余人将行坑杀！当时，扶苏正在阴山军营筹划第二次反击匈奴之战，一接到蒙恬消息立即飞马赶回了九原幕府。扶苏一看快报大感惊愕，一时愣怔着没了话说。蒙恬也是第一次对皇帝政令没有了即时可否，皱着眉头叩着书案良久沉吟。

如此默然了大约顿饭时刻，扶苏回过神来断然道：“不行。我得回咸阳！”蒙恬道：“公子回去说甚？”扶苏道：“不能杀儒生，更不能坑杀！”蒙恬道：“不好。”扶苏道：“如何不好？”蒙恬道：“陛下不是轻断之人，一旦决断，只怕是泰山难移也。”扶苏道：“纵然如此也得一争，父皇终归是明白人。”蒙恬道：“公子果然要去，得听老臣一法。”扶苏道：“大将军但说。”蒙恬道：“老臣对皇帝上书，谏阻坑儒。公子只以探视父皇为由回咸阳，呈递老臣上书，而后相机进言。如此，或可有效。即或无效，亦可保公子无事。”扶苏惊讶道：“保我无事？国政进言，我能有甚事？”蒙恬轻轻叹息了一声道：“老臣所谓

无事者，公子资望也！公子几为储君，朝野瞩目，若与皇帝陛下正面歧见，有损公子根基。老臣出面，则无所顾忌。”扶苏肃然凝思片刻，对蒙恬深深一躬：“大将军照应之策，扶苏铭感在心。然则，扶苏不敢纳将军此策。”蒙恬惊讶道：“公子此话何意？”扶苏道：“此事我只一身承担，不能搅进大将军。将军但想，王翦老将军、蒙武老将军业已辞世，太尉王贲又重病在身，统率举国大军之重任压在了大将军一人之肩！唯大将军一言举足轻重，更不可与父皇公然歧见。扶苏身为父皇生子，父皇纵然不纳我言痛责于我，又有何妨？至于资望，至于根基，我大秦君臣素以公心事国，焉能因一时一事之歧见而有他！”扶苏说得慷慨激昂。蒙恬沉默了。临行之时，蒙恬亲为扶苏饯行，几次欲言又止，最后只叮嘱了一句话：“公子莫太意气用事，慎之慎之。”

扶苏没有料到，风风火火赶回咸阳，却未能立即见到父皇。

昨日请见，赵高说父皇一夜未眠，方才刚刚入睡，要否唤醒皇帝，公子定夺。扶苏深知父皇终日劳累，歇息极少，入睡又极是艰难，二话没说走了。昨夜扶苏再次请见，赵高颇见神秘地低声说皇帝堪堪服罢仙药，正在养真人之气，实在不宜扰之。扶苏有些沮丧有些疑惑又有些痛心，还是忍着一句话没说，站在殿外长廊足足等了两个时辰。将近四更时分，正好遇见值事完毕匆匆出来的蒙毅。惊喜的扶苏正要开口询问，蒙毅却连连摇手拉着他便走。到了车马场，蒙毅低声急迫道：“陛下为儒案心头滴血！谁敢提说公子回来？听臣一言，作速回九原！”话音落点，不待扶苏说话，蒙毅径自登车去了。一时之间，扶苏大觉事态复杂，额头汗水涔涔而下。

扶苏没有出宫，一直在皇城林间池畔转悠着，力图想得明白一些。显然，两次未见父皇，是赵高不敢禀报父皇所致了。这赵高功劳虽大，也是追随父皇数十年的忠臣死士，然如此煞有介事地哄弄他这个几为储君的皇长子，未免也太过分了。蒙毅匆匆一言，扶苏断定是赵高畏惧父皇发怒而没有禀报，父皇并不知道他回来请见。如此一

想，扶苏既为赵高之事有些不快，又为父皇并非有意不见自己颇感欣慰。再想蒙毅所说因儒案事父皇心头滴血，扶苏心头大是酸热，几乎是一闪念便要放弃自己的谏阻进言。然转悠一阵，扶苏终是平静了下来。想自己无事，自然是依着蒙毅之说立回九原。然则，扶苏身为父皇长子，分明对国家大政有主见却知难而退，老秦人之风骨何在？公心事国之忠诚何在？虽说目下的自己既没有被正式立为太子，也没有正式的职爵，依法度而言还是白身一个。然从事实说话，父皇对自己的器重赏识是大臣们有目共睹的。九原带兵杀敌，与闻幕府军事，主持田亩改制，查勘兼并黑幕，凡此等等大事秘事，哪一宗不是照着秦国王室锤炼储君的做法来的？唯其如此，扶苏何能自己见外于国家，见外于父皇，心有主见而隐忍不发？

月亮没了，星星没了，太阳出山了，扶苏还直挺挺地站在殿廊。

匆匆赶来的蒙毅惊讶了，默然盯着扶苏看了片刻，一句话没说大步进殿了。未过片时，赵高匆匆出来高声一宣：“陛下宣公子扶苏晋见——”扶苏心头一热，顾不得揣摩计较这种郑重其事的礼仪法度究竟意味着何等结局，大踏步走进了东偏殿。

“儿臣扶苏，见过父皇！”

嬴政皇帝显然是彻夜伏案还未上榻，正在清晨最为疲惫的时刻，须发花白腰身佝偻，眼角还积着隐隐可见的两坨眼屎。看见扶苏进来，嬴政皇帝沟壑纵横的瘦削脸膛没有任何喜怒，甚或连一个点头的示意也没有，转身接过了侍女铜盘中的白布热汗巾，分外认真地擦拭着揉搓着脸膛，一颗白头没入了一片蒸腾而起的热气之中。刹那之间，扶苏泪如泉涌，猛然转过身去死死压住了自己的哭声。嬴政皇帝依旧用热汗巾捂着脸膛，里外三进的宽阔书房良久寂然。窗外柳林的鸟鸣隐隐传来，沉沉书房静得山谷一般。

“说。甚事？”嬴政皇帝终于转过身来，通红的两眼盯着英挺的儿子。

“父皇不能如此操劳……”

“放屁！”嬴政皇帝骤然怒喝一声，胸脯急促地喘息着，猛烈地咳嗽起来。

“父皇——”扶苏大骇，一步扑过来抱住了父亲。

啪的一声，嬴政皇帝狠狠掴了儿子一掌，一口鲜血猛然喷溅而出。扶苏一脸血泪，嘶喊一声来人，奋然抱起父亲疾步走到了榻前，将父亲小心翼翼地平放在榻上。闻声赶来的蒙毅赵高大是失色，赵高看得一眼转身飞步出去了。尚在扶苏蒙毅手足无措之间，赵高带着老方士徐福来了。老方士淡淡地挥挥手叫两人站开，仔细看了看面容苍白失血咝咝喘息不能成声的皇帝，从容地从竹箱拿出了一粒丹药在药鼎压碎，调和成不够常人一大口的药汁，盛在一只赵高捧来的特制的细薄竹勺中。老方士走到榻前伸出一手，大袖拂过皇帝面庞，皇帝立即张开了紧闭的大口。几乎同时，赵高手中的竹勺已经准确轻柔地伸到了皇帝口边，吱的一声，药汁便被皇帝吸了进去……莫名其妙地，扶苏猛然一个激灵，脊梁骨一片凉气。

大约顿饭时辰，嬴政皇帝脸上有了血色眼中有了光彩。老方士一句话不说，径自飘然去了。嬴政皇帝长吁一声，不要任何人扶持便利落地坐了起来，与方才简直是判若两人。皇帝站起来的第一句话是对赵高说的：“先生何时出海？”赵高道：“所需少男少女业已集够，先生说立冬潮平出海。”“替换之人何时进宫？”皇帝又问了一句。赵高道：“先生说下月即到，先生说这位老方士是真正的神术，侍奉陛下比他更为妥当。”嬴政皇帝长吁一声，看了看蒙毅，突然高声道：“孔夫子不语怪力乱神，朕却得靠这般方术之士活着，不亦悲哉！”蓦然长叹之中，泪水盈满了眼眶。

见素来强毅无匹的皇帝如此伤感，蒙毅扶苏赵高三人一时都哭了。蒙毅含泪哽咽道：“陛下莫得自责过甚。无论方士，抑或太医，能治病都算得医家了。秦法禁方士，该改一改了。果有仙药出世，也算人间一幸事了。说到底，大秦不能没有陛下啊！”嬴政皇帝突然一阵大笑，连连摇手道：“不说了不说了，人旦有病，其心也哀。朕，终归尘俗之人也！”

“父皇！儿臣愿为父皇寻觅真正的神医……”

“住口！”嬴政皇帝突兀发作，又是一声怒喝。

蒙毅连连眼神示意。扶苏紧紧咬住牙关不说话了。

“你等去了。朕听听这小子有甚说。”

“父皇！儿臣没甚事，只是回来探视父皇……”

“好了。没人了。说。对，还是先去换了衣裳，我等你。”

见父亲平静下来，却又对自己说没事的话置若罔闻，扶苏便知今日非得说话不可了。父皇对人对事明察秋毫，真正地难眩以伪。父亲对自己莫名地恼怒，竟前所未有地打了自己一个耳光，显然，父亲一定清楚地知道自己要说何事，也一定是对自己的主张分外震怒。甚或，父亲的伤感也是因自己而起的。要教自己在父亲如此疲惫憔悴的病体下，再去说出完全可能再度激怒父亲的歧见，扶苏实在没有这个勇气了。父亲今日突如其来的吐血昏厥，给扶苏的震撼是从来没有过的。第一次，扶苏真切地感到了父亲随时可能倒下的危机，慌乱的心一直都在瑟瑟发抖……然则，这是父皇的命令。扶苏从小便清楚地明白一点，父皇的命令是不能违拗的。况且，父皇是那样令扶苏敬畏的父亲。

当扶苏换了文士服装，又擦拭去脸膛血迹走进书房时，肿胀脸上的掌印却分外地清晰了。尽管扶苏竭力低着头，还是觉察到父亲的目光久久停留在自己的脸上。扶苏没有说话，打定主意只要父亲不逼他他便不说话。父亲若要再打，扶苏宁愿父亲打自己消气，心下反倒会舒坦许多。然则，父亲已经复归了平静，复归平静的父亲的威严是无可抗拒的。

“扶苏，说话。”

“父皇，儿臣没有事了……”

“扶苏，国事不是儿戏。你，记恨父亲了？”

“父皇——”突然，扶苏扑拜在地痛哭失声了。

嬴政皇帝良久无言，一丝泪水悄悄地涌出了眼角，却又迅速地消失在纵横的沟壑之中。嬴政皇帝肃然端坐，听任扶苏悲怆的哭声回荡在沉沉大厅。直到扶苏渐渐止住了哭声，嬴政皇帝才淡淡开口：“扶苏，你我既为父子，又为君臣，国事为重。”

“儿臣遵命……”扶苏终于站了起来，艰难地说着，渐渐地平静下来，“父皇，儿臣星夜赶回，是为儒生一案，直陈儿臣之心曲……父皇听，也可，不听，也可，只不要动怒……父皇明察：方今天下初定，首要大计在安定人心。人心安，天下定。儒家士子，一群文人而已，即或对大秦新政有所指责，无碍大局。大秦新政破天荒，天下心悦诚服，需要时日。只要儒生没有复辟之行，儿臣以为，可不处死罪。当年，周武王灭商之后，伯夷、叔齐宁为孤忠之臣不食周粟，武王不杀不问，正在于几个迂腐之士不足以动摇天下。若杀了伯夷、叔齐，反倒给了殷商贵族以煽惑人心之口实……当今儒生之言行，儿臣以为，大多出于其学派怀旧复古之惰性，意在标榜儒家独步天下之气节而已。此等迂腐学子，认真与其计较，处死数百人，只会使六国贵族更

有搅乱人心之口实，亦使民众惶惶不安。此中利害，尚望父皇三思……即或决意治罪儒生，儿臣以为，莫若让这些四体不勤五谷不分的书生去修长城……坑杀之刑，儿臣以为太过了。”

“蒙恬可有说法？”嬴政皇帝冷冷一句。

“大将军不赞同我回咸阳。”扶苏这次答得很利落。

“我是问，蒙恬对儒案有何说法。”

“儿臣匆忙，未曾征询大将军之见。”

“果真如此？”

“父皇……”

“连此等小事都理会不清，日后还能做大事？”

“敢请父皇教诲。”

“我懒得说！”嬴政皇帝突然拍案怒喝了一声，见扶苏吓得脸色苍白长跪在地显然担心自己动怒伤身，心下一热，粗重地喘息一声又渐渐平息下来，“你连从政[注]权谋都不明白，连最简单的君臣之道都弄不清，一颗仁善之心有何用？国家大政，件件事关生死存亡，岂是一个善字一个仁字所能了结？只说目下此事。我下令将儒案以国事急报之法知会在外大臣，其意何在？自然是要大臣们上书，表明自家见识。蒙恬何其明锐，安能不知此意？你既还国，蒙恬能不对你说自家想法？蒙恬既无上书，又无说法，岂不明明白白便是反对？方才你那般说法，更是真相立见：你护着蒙恬，蒙恬护着你；以蒙恬之谋略，定然要你携带他的上书来咸阳，不让你出面异议；以你的秉性，则定然是不要蒙恬出面，深恐蒙恬与我生出君臣嫌隙。你说，可是如此？”

“父皇明察……”

“明察个屁！”嬴政皇帝又暴喝了一声，又渐渐平静下来，靠着坐榻大靠枕缓缓道，“父皇不是说，你与蒙恬合弄权谋。若有此心，父皇何能早早将你送到九原大军？当然，父皇也不怕任何人弄权谋，谁想靠权谋在大秦立足，教他来试试。父皇是说，你身为皇长子，该当补上这一课，懂得一些谋略之道。权谋权谋，当权者谋略也。政道者何物？大道为本，权谋为用。无大道不立，无权谋不成。明君正臣可以不弄阴谋，然不能不通权谋。《韩非子》为何有专论权谋的八奸七反，他是权谋之人么？他是给法家之士锻铸利器！自古至今，多少明君良臣名士英雄，皆因不通权谋而中道夭折；多少法家大师，也因不通权谋或不屑权谋，最终身首异处。韩子痛感于此，才将法家之道归结为三大部分：法、术、势，并穷尽毕生洞察之力，将权谋之奥秘尽数揭开。”

“父皇，儿臣确实不喜权谋……”

嬴政皇帝脸倏地一沉，还是再度平静了下来，以从来没有过的耐心平静缓慢地说了起来：“你给我记住：权谋不全是阴谋。从秉性喜好说，父皇也厌恶权谋。然从根本说，那只是厌恶阴谋。父皇更推崇商君。因为，《商君书》是大道当先，以法治大权谋治世，从来不弄阴谋。然则，只有商君那般天赋异禀的大家，才能将法治大权谋驾驭到炉火纯青境地。任何阴谋，都不能在商君面前得逞，除非他自甘受戮。然对于天赋寻常者而言，还是须得借助大家之学，锤炼洞察之力。《韩非子》何用？锤炼洞察之力第一学问也。父皇自忖，不及商君多矣！父皇尚且从来没有轻视过韩子，遑论你个后生也。一部《韩非子》父皇虽不能倒背如流，也读得透熟透熟了。须知，君道艺业不以个人好恶为抉择。田单反间燕国，燕昭王独能洞察而对乐毅坚信不疑。燕昭王死后，田单再度施展反间术，燕惠王却立即落入圈套，罢黜了乐毅，以致燕国从此大衰。因由何在？在燕惠王毫无大局洞察之

能！先祖孝公在外患内忧相迫之时腾挪有余，使商君能全力变法。因由何在？在事事洞察大局，事事防患于未然！一个君王，一个领袖，若无洞察大势之明，若无审时度势之能，仅凭仁善，只能丧权失国。燕王哙不明天下之大势，不识燕国之大局，一味地迂腐仁善，学尧舜禹禅让王位于子之。其结局如何？燕国动荡不休，几于灭亡！目下一样，天下大势如何，秦政大局如何，都得审时度势……”

“父皇，儿臣愿读韩子之书。”扶苏见父皇大汗淋漓，连忙插言。

“好。不说了。”嬴政皇帝颓然闭上了眼睛。

扶苏转身轻步走到外间，对守候在门厅的赵高一招手，赵高立即带着两名侍女飞步进来。眼见父亲已经扯起了粗重的鼾声，口水也从微微张开的口中很是不雅地流到了脖颈，扶苏不禁泪如泉涌，不由分说扒开了手足无措的侍女，抱起父皇大步走向了寝室。赵高大是惶急，又不能阻拦，连忙碎步小跑着前边领路，时而瞻前时而顾后一头汗水也顾不得去擦了。

当扶苏来到丞相府时，李斯等正在最忙碌的时刻。

扶苏已经痛苦得有些麻木了。父皇对他第一次说了那么多话，却几乎没有涉及坑杀儒生之事。以父皇那日境况，扶苏是宁可自己死了也不愿再与父皇纠缠下去。可事后一想，又觉此事还是不能就此罢了。扶苏也明白，此事显然是不能再对父皇说了。可扶苏还是想再与丞相李斯说说，毕竟，李斯是在大政方略上最能与父皇说话的重臣。想到父皇说自己没有洞察之能，没有权谋意识，连最简单的君臣之道也弄不清，扶苏决意不明说此事，只说自己受蒙恬之托来探视老丞相。然则一走进丞相府政事堂，扶苏却有些惊讶了——冯去疾、冯劫、姚贾、蒙毅、胡毋敬五人都在，人人案上一堆公文，直是一个仅仅只差父皇的重臣小朝会。刹那之间，扶苏有了新的想法。

“臣等见过长公子！”李斯六人一齐站了起来。

“诸位大人请坐！”扶苏连忙一拱手，“我从九原归来匆忙，受大将军之托前来探视丞相，不想却有扰政事，列位大人见谅。”

“不扰不扰，长公子拿自家当外人了。”豪爽的冯劫第一个笑了。

“也是。长公子与闻，正好免得再劳神通报大将军。”冯去疾也笑了。

“长公子请入座。”李斯慈和地笑着，转身高声吩咐上凉茶。及至侍女将冰镇凉茶捧来，扶苏又汩汩饮了，李斯这才笑道，“老夫之见，廷尉将儒案情形禀报长公子听听，再说。”几人纷纷点头。姚贾拍了拍案上一束竹简，一拱手道：“老臣禀报长公子：儒案人犯已经全部理清，涉案儒生共计四百六十七人，方士术士一百零一人，其余士子一百三十二人，共计七百人。处刑之法：四百六十七名儒生，一体坑杀；其余涉案人等，及涉案儒生之家人族人，俱发北河修筑长城。”说罢，双手捧起案上那卷竹简递了过来。

“不须不须，听听便了。”扶苏笑着推过了竹简。

“长公子，这次可是大煞复辟势力之邪风了！”冯去疾兴奋拍案。

“不来劲！以老夫之想，七百人全坑！”冯劫愤愤然。

“非如此，不足以反击复辟。”姚贾补了一句。

蒙毅始终没说话。李斯只看着扶苏，也没有说话。“敢问长公子作如何评判？”一头霜雪的胡毋敬不合时宜地开口了。假若没有胡毋敬这一问，扶苏也许就不说后来引起父皇震怒的这番话了。然胡毋敬一问，扶苏已经想好的种种谋略片刻之间烟消云散

了。扶苏只有一个念头：此时不说，便没机会说了。扶苏一拱手道："我多在军中，国事不明，尚请丞相与列位大人解惑。"李斯笑道："长公子何惑，老夫等能解得么？"年轻的长公子正色道："扶苏之惑，何以处置儒生要以战场之法？坑杀儒生，何以能安天下？斩决儒生，抑或罚做苦役，何以便不行？"激昂庄重又颇具几分愤然，几位大臣一时大为惊愕。这便是"信人奋士"的扶苏，永远地热血沸腾，永远地正面说话，永远地不知委婉斡旋为何物，一旦开口，总是肃杀凛然。

"长公子此问，老夫不好一口作答。"见豪爽的二冯尚且愣怔，李斯委婉地开口了，脸上挂着几分苦笑，"儒案之纠葛，在于其背后的六国贵族，在于复辟势力。坑杀儒生而赦免其余，亦在震慑其背后之复辟势力。归总说，不能就儒案说儒案，不能就坑杀说坑杀。若老夫问长公子一句，儒生复辟皆不可杀，则大秦新政何以自安？公子将作何回答？"

"丞相乃法家名士。"扶苏似感方才太过激烈，恳切道，"丞相与列位大人该当知道，儒家之藏书议政，以至于与六国贵族来往，大半出于迂腐之秉性。可以惩罚，可以教他们修长城，甚或可以教他们从军，何须定要夺其性命，且还定要坑杀而罢休？如此做法，丞相，列位大人，不以为小题大做么？"说着说着，扶苏又是一脸愤然。

李斯叹息一声，目光扫过了几位大臣，眼神分明有某种不悦。

"长公子此言，似有不当。"姚贾淡漠平静地开口了，"人言儒家迂腐，老臣不以为然。儒家迂腐，在于吃饭、睡觉、待客、交友等诸端小事也。就政道大事说，儒家从来没有迂腐过。孔夫子杀少正卯，迂腐么？孟夫子毒骂墨子纵横家，迂腐么？孔鲋主张诸侯制，迂腐么？孔门与张耳、陈余、张良等贵族公子勾连复辟，迂腐么？儒家复辟，人多以为是六国贵族鹰犬。老夫却以为，儒家本来就是复辟学派，是

想教天下回到夏商周三代去。毋宁说，六国贵族是儒家鹰犬。要说迂腐，只怕是我等了。”

“廷尉大人未免危言耸听也！”扶苏显然对姚贾暗指自己迂腐有些不悦，冷冷笑道，“数百年来，儒家势力越来越小。时至今日，连个学派大家都没有，何能呼风唤雨搅乱天下？廷尉莫非囿于门派之见，欲灭儒家而后快乎！”

“长公子这等说法，好没道理。”冯去疾不高兴了。

“简直胡说！”冯劫脸黑得难看极了。

“言重了言重了，何能如此说话？”李斯瞪了二冯一眼。

扶苏浑然不觉，正色道：“列位大人莫非惧皇帝之威，不敢直陈？”

“公子此言差矣！”李斯笑容收敛，一拱手道，“皇帝陛下之威，在于洞察之明，决断之准，而不在凶暴。三十余年，皇帝没有错杀过一人，没有错断过大事。唯其如此，皇帝的威严使天下战栗。皇帝从不宽恕一个违法之人。此乃皇帝之秉性，亦是法治之当为。今儒生复辟反秦，我等若直陈赦之，皇帝不会答应，法度亦不允许。与其说老夫等畏惧皇帝，毋宁说老夫等与皇帝同心，一样忠于法治。坏法之事，老夫等岂能为哉！”

“如此说来，坑杀儒生无可变更？”

“正是。”

“列位大人，扶苏告辞。”

“长公子且慢。”李斯诚恳地一拱手道，“长公子乃国家栋梁，实为储君。老夫一言相劝，公子明察：大秦以法治立国，公子却以善言乱法，此远离大秦新政之道也。老臣劝公子精研商韩，铸造铁一般之灵魂……”

扶苏没有说话，大袖一拂径自去了。

李斯望着扶苏背影，沉重地叹息一声。几位大臣也人人默然，一种不安的气氛笼罩了原本一片蓬勃生气的政事堂。扶苏毕竟是实际上的储君，持如此歧见，其影响岂止仅仅在一时一事？李斯在一片默然中转悠了好大一阵，最终断然道：“老夫以为，此事非同小可，我等当立即奏明皇帝。”厅中没有一个人说话，但却人人都点头了。

四更时分，扶苏突然接到了一道紧急诏书。

来下诏的是上卿郎中令蒙毅。皇帝的诏书只有寥寥数语：“扶苏不明大势，不察大局，固执一己之见而搅扰国政，殊为迂阔！今授扶苏九原监军之职，当即离国就任，不奉诏不得还国！始皇帝三十五年夏。”

夜不能寐而一直在后园转悠的扶苏，是在庭院堂前遇到蒙毅的，一时大觉突兀又似在意料之中，接过诏书只低声问了一句：“敢问上卿，父皇发病没有？”蒙毅一拱手道：“敢请长公子厅堂说话。”扶苏见蒙毅没有立即要走之意，木然一拱手，将蒙毅礼让进了刚刚重新点燃灯火的正厅。扶苏懵懂入座。蒙毅吩咐所有仆人侍女都退出大厅，又命自己的卫士守在廊下不许任何人靠近，这才坐到了扶苏对面大案前。

“长公子，陛下很是震怒。”蒙毅只说了一句，轻轻地打住了。扶苏依旧木然着，没有泪水，没有叹息，直如一尊木雕。蒙毅默然片

刻，一拱手低声道，“长公子，听臣一句话：尽速回九原，不能固执了。”

扶苏艰难地撑着座案站了起来，长叹一声，转身便走。蒙毅一步跨前拦住道：“长公子莫急，听臣将话说完不迟。皇帝并未限定今夜，明日之内北上无事。”扶苏还是没有说话，只木然地伫立着。

“长公子，臣实言相告。”蒙毅从来没有过的沉郁，泪水溢满了眼眶，“此次长公子擅自还国，谏阻坑儒，实在一大憾事也。此前，陛下已命我暗中筹划册立太子大典了。不合长公子不耐一事，擅自还国。还国罢了，不合长公子又一错再错。初次，两度得赵高委婉推托，便当见机离去。然公子却因我一言，将赵高推托误作皇帝不知，坚执请见。见则见了，陛下虽则震怒而骤然发病，毕竟还是前所未有地对公子说了那么长的话。那时公子若走了，或只在府中读书，或只在皇城侍奉陪伴陛下，也没事了。不合公子依旧不忍，又找去丞相府论说。说则说了，又那般激烈。如此折腾者再三，以致，陛下不得不出此一策……”

“上卿明言，扶苏政见错在何处？”

“长公子之错，可说不在政见本身，不在是否反对坑儒。”蒙毅激切而坦诚，“恕臣直言，公子之错，在于决策已定之后搅扰国政。我知道，公子也一定知道，我兄蒙恬也未必赞同坑儒，因他至今没有上书陛下。再实言相告，蒙毅也以为此事值得商榷。还有，老奉常胡毋敬也曾在小朝会反对。然则，我等没有说出来。胡毋敬说了，也是适可而止。因何如此？时也，势也。此时此势，不是迫于朝议，更不是迫于皇帝陛下之威严压力。此时此势，乃天下之大势也，乃新政之大局也！今日儒案，事实上已经不仅仅是行法宽严之事了。复辟反复辟，国家生死存亡之大争也。谁能说，皇帝陛下之决断，就一定是错了？蒙毅与家兄不言，胡毋敬言则适可，根源都出一辙：既拿不准自家是否一定对，也无法判定皇帝陛下一定不对。论天赋，论才具，论坚

毅，论洞察，论决断，皇帝陛下皆超迈古今，我等何由执意疑虑？更何况，皇帝陛下确实对儒家做到了仁至义尽。是儒家有负秦政，不是秦政有负儒家。即或你我反对坑儒，你能说儒家没有违法么？不能！当此之时如同战场：军令一旦决断，便得三军用命，不许异议再出。公子试想，今日陛下若是你自己，朝臣反复议决后仍有一个人要再三再四地固执己见，且此人不是寻常大臣，而是万众瞩目的国家储君，你将如何处置？那日，皇帝曾对公子反复讲说洞察大局的谋略之道，用心良苦也，公子何以不察若此哉！”素来寡言的蒙毅，突然打住了。

良久无言，扶苏对蒙毅深深一躬，转身大步走了。“长公子……”扶苏没有回头，伟岸的背影在大厅的灯火深处摇曳着渐渐消失了。

蒙毅伫立良久，出门去了。回到皇城，狼藉一片的书房里没有了皇帝。几个侍女正在惶恐万状地归置着诸般物事。一个侍女说，皇帝陛下挥剑打碎了三只玉鼎，中车府令抱住了皇帝的腿，也被皇帝打得流血了。后来，皇帝一个人怒气冲冲出去了，中车府令瘸着腿赶去了。蒙毅一听，二话没说便带着几名尚书向池畔树林寻觅而来。终于，在朦胧清幽的太庙松林前，蒙毅看见了踽踽独行的熟悉身影。骤然之间，蒙毅泪如泉涌，匆匆大步走了过去，却不知从何说起，只默默地跟着皇帝漫无边际地游走着。

“说话。”嬴政皇帝终于开口了。

“禀报陛下：长公子知错悔悟，清晨便要北去了……”

“那头犟驴，能听你说？”皇帝的声音滞涩萧瑟。

“陛下，长公子遇事有主见，未尝不是好事。”

“秦筝弄单弦，好个屁！”

蒙毅偷偷笑了。皇帝骂出口来，无疑便是对儿子不再计较了。大约只有蒙毅赵高几个人知道，皇帝极少粗口，只有对自己的长子扶苏恨铁不成钢时狠狠骂几声，骂完了便没事了。正在此时，蓦然传来皇城谯楼上柔和浑厚的钟声。蒙毅轻声道："陛下，晨钟，该歇息了。"嬴政皇帝却突然转过身来："蒙毅，跟我去北阪。"蒙毅方一愣怔又突然明白过来，立即答应一声，快步前去备车了。

清晨的北阪，无边无际的六国宫殿在茫茫松林的淡淡薄雾中飘荡着。

此时，咸阳至九原的直道已经将要修成。出咸阳北门直上北阪，掠过六国宫殿区抵达甘泉宫，便进入了直道的起点。咸阳至甘泉宫路段，是内史郡干道之一，宽阔平整林木参天，气象规制皆同关外大道。当扶苏匹马出城一气飞上北阪时，正是这片被划作皇城禁苑的山塬最为清静无人的时刻。扶苏驻马回眸，良久凝望着塬下沉沉皇城，一时悲从中来，情不自禁地失声痛哭了。父皇这次的震怒是前所未有的，断然一道诏书将他赶走，连见他一面也没有心思了。扶苏不惧父皇的任何惩罚，打他骂他，甚或教他去死，扶苏都不会有任何不堪之感。扶苏不能忍受的，是他给父亲带来的震怒伤痛，是他再次激发了父亲的吐血痼疾。

身为长子，扶苏深知父亲秉性。

父亲的灵魂中有一座火山，一旦爆发便是可怕的灾难。扶苏听各种各样的人说起过父亲，随着年岁的增长，扶苏也不断地咀嚼着父亲，渐渐地有了清澈的印迹。在扶苏的记忆中，父亲的几次爆发都曾经几乎毁灭了一切，连同父亲自己的生命。跟随老祖母太后的老侍女说过，父亲少年时期因不能驯服一匹烈马摔得吐血，后来又在立太子的较武中用短剑刺伤过自己的左腿。扶苏从老侍女的口气中听出了究竟，其实完全可以不那样做。但最令扶苏惊悚的，还是父亲做秦王的两次爆发。第一次是痛恨老祖母有失国体，杀死了老祖母与嫪毒的两

个私生子，还杀死了据传是七十余为老祖母说话的人士！老祖母晚年自甘接受形同囚居的寂寞，其实正是恐惧父亲的爆发。第二次，是那天下皆知的逐客令。事后想来，逐客令显然是一则极其荒唐而不可思议的决策，但盛怒之下的父亲，不由分说便做了。听蒙恬说过，那次父亲也吐血了。这便是父亲的爆发，摧残自己，也毁灭大政。后来的父亲，再没有了这般不计后果的爆发，但却不能说父亲没有了真正的暴怒。唯一的不同是，锤炼到炉火纯青的父亲，怒火爆发时不再轻断大政，而只有摧残自家了。扶苏不止一次地听人说过，年轻时父亲的体魄原本是极其强健的，直到平定六国，父亲始终都是一团熊熊燃烧的烈火。可就在将近十年之间，父亲骤然衰老了。自从听到方士住进皇城的秘密传闻，扶苏便有了一种不祥的预感。及至这次还国，眼见了父亲因自己而突然喷血昏厥，眼见了老方士施救，眼见了无比强悍的父亲在那种时刻听人摆布而无能为力，扶苏的内心震撼是无以言说的。蒙毅说得对，自己不该在如此时刻如此固执于一宗儒生案；自己若果能如父亲所教，能有些许谋略思虑，事情岂能如今日这般？做不做太子，扶苏还当真没放在心上。扶苏失悔痛心者，迅速衰老的父亲是在最为忧心的时刻被自己这个长子激发得痼疾重发的。长子者何？家族部族之第一梁柱也。而自己，非但没有为父亲分忧解愁，反倒使父亲雪上加霜，如此长子，人何以堪！

“父皇，儿臣去了……”

扶苏面南伫立，对着皇城的书房殿脊肃然长跪，六次重重扑拜叩头，额头已经渗出了斑斑血迹。清晨的霞光中，扶苏终于站了起来，一拱手高声道：“扶苏不孝，妄谈仁善。自今日始，父皇教扶苏死，扶苏亦无怨无悔！”

扶苏艰难地爬上了马背。那匹罕见的阴山胡马萧萧嘶鸣着，四蹄踌躇地打着圈子不肯前行。一时之间，扶苏泪如雨下，抚着战马的长

鬃哽咽了，老兄弟，走吧，咸阳不属于扶苏。突然之间，阴山胡马昂首长长地嘶鸣一声，风驰电掣般飞进了漫天霞光之中。

这一去，扶苏再也没有回到大咸阳。

六　铁血坑杀震慑复辟　两则预言惊动朝野

立秋时节，骊山谷前所未有地被选作刑场，人海汪洋不息。秋月刑杀，这是华夏最古老的传统之一。《吕氏春秋》云："孟秋之月，以立秋……是月也，修法制，决狱讼，戮有罪，严断刑，天地始肃，不可以盈。"这般天人交相应的政事规矩，在那时几乎是人人皆知的常识，谁也不会惊讶。关中人众所以惊讶骚动而络绎赶来者，对将骊山选作刑场之不可思议也。一统之前，秦国刑场例在咸阳渭水草滩，从来没有过第二个大刑场。这次大刑却定在距咸阳将近百里的骊山，大大地出乎所有人意料了。盖骊山者，关中吉祥之地也。骊者，纯黑也，与秦之尚黑暗合，大得秦国朝野喜好。骊山之名两说：一云其山纯青（黑）色，又形似骊马而名；一云春秋早期之古骊戎部族曾居此地，出过一个大大有名的美女骊姬，因而得名。然则，骊山之被天下视为神异之地，更重要的原因却是：骊山是始皇帝的预选陵寝之地。自嬴政做秦王开始，秦国的三太——太庙、太史、太卜便依例开始了为秦王选定陵墓的筹划，虽因种种急政而断断续续，终究是一直在进行着。大约十多年前，骊山方圆二三十里之地才正式被划作禁苑之地，工匠开始了进入。目下，这皇帝陵园虽远未成型，然其大体的格局气象还是已经具备了。当此之时，要在皇帝陵园区内做刑场，这岂不荒诞么？然种种消息议论之中，也有一种清醒的说法：将大刑场定在骊山，是皇帝陛下亲自决断的，这里是迁入关中的六国贵族聚居之地，皇帝就是要这些贵族看刑场！

消息传开，关中秦人恍然大悟了。

怪不得郡县官府连日飞马下令各乡、亭、里，凡新入山东人士务必在立秋之日赶赴骊山谷观刑，违者依法严惩不贷。而对已经大为减少的老秦民户，官府却只一句话，想去便去，由你。议论风传，老秦人反倒大大生出了好奇新鲜之感，许多人要看官刑，也有许多人要看看从来没有见过的帝王陵园究竟甚样。于是，立秋日一大清早，四乡民众便络绎不绝地奔向了骊山谷，与口音各异的六国贵族们交汇成了驳杂不息的人流，种种议论飞扬不亦乐乎。此时，秦政禁议论很是明确：禁止以古非今的攻讦言论，而不是禁止一切人议论一切国事。以始皇帝君臣之为政锤炼，决然不至于愚蠢到不许民众开口说话的地步。为此，此等场合的消息流布议论生发，依然是前所未有的。

刑场设在一片平坦的谷地，观刑人众从两面山坡一直铺满到谷地四周，却静悄悄地再没了声息。人们发现，今日这个刑场大是怪异，没有刑架木桩，没有赤膊红衣的行刑手。大片马队圈定的谷地内，却有数以千计的士兵在掘坑，一排排土坑相连，湿乎乎的新土散发出清新的泥土气息，看得人心头怦怦大跳。老秦民户们悄悄相顾，悄悄地说着：皇帝好心，要在杀了这些人犯后就地埋葬哩，一人一座墓还陪葬在皇帝身边，皇帝也胆子正，不害怕哩。但说着说着就不说了。因为，谁都觉察出了一种异样的气息在弥漫——六国贵族们都脸色苍白，紧咬着牙关不说话，有人还是穿着粗麻布衣来的，一脸哀伤绝望，看得老秦人心酸。

午时终于到了，一大片衣衫不整形容枯槁的儒生被押进了山谷。刑场中央的土台上，两排号角齐鸣。台角的司刑大将长喊一声："主刑大臣到——"御史大夫冯劫、廷尉姚贾便走到了台前。姚贾念诵了一篇决刑书，如同铁硬的石工锤叮叮当当砸在青色的山石上："大秦皇帝诏：查孔门儒生四百六十七名，无视大秦新政之利，不思国家善待之恩，以古非今，攻讦新政，散布妖言，诽谤皇帝，勾连六国旧贵族，图谋复辟三代旧制。屡犯法令，罪不容诛！为禁以文乱法之恶风，为

禁复辟阴谋之得逞，将所有触犯法律之儒犯处坑杀之刑！大秦始皇帝三十五年秋。”之后，冯劫一声高喝。

多少年之后，皇帝的陵墓上已经是草木森森了，关中民人还能记得那清晰的一幕：儒生们被推下了深深的土坑，泥土开始飞扬起来，先是种种撕裂人心的惨叫，渐渐便是一声声沉闷的低嚎，渐渐地便没有了声息……一个老秦农人说，那日他梦游一般出山，在山脚听见了一个白发老人与一个年轻人梦境般的对答，起了一身鸡皮疙瘩，顿时瘫在地上了。

“亚父，儒生们再也不能说话了么？”

“儒生们是不能说话了。然，有人替他们说话。”

“亚父，你害怕么？”

“亚父怕不怕都不打紧了。你个后生怕不怕？”

“项羽不怕！”

“为何？”

“项羽不读书，不说话，只杀光秦人，烧尽咸阳！”

“不书不语唯杀人，天意何其神妙哉！”

公元前212 年秋，四百六十七名方士儒生被坑杀，这是整个人类文明史上最大的惨案之一。尽管它在当时有着最充分的政治上的合理性，然经过漫漫岁月的种种堆积之后，这一惨案却仅仅以摧残文明的野蛮面目，久远地留在了中国人的记忆之中。嬴政皇帝的历史铜像在焚书的烟雾与坑儒的黄土中，变得光怪陆离恍若恶魔了。

坑儒之后，皇帝的一道诏书立即明颁天下郡县，张挂于所有城池四门。假若说，坑儒消息传开之初，天下大为惶惶不安，更多的是恐惧弥漫；及至皇帝诏书颁行，且明白晓谕其中道理，天下则真正地被震撼了。这道皇帝诏书是：

大秦始皇帝坑儒诏

秦始皇帝特诏：朕定六国，一天下，不封建诸侯而力行郡县制，非为皇族一己之私，实为华夏一体昌盛大出天下也！封建诸侯，固利朕之私利，朕安能不知哉！然则，华夏裂土分治，天下大战不休，我民尸骨成山，朕安能弃天下大利而唯顾皇族一己之利耶？今有儒生者，朕曾封其首学孔鲋为文通君，使其居天下百家之首，厚望其兴盛新政文明；诸多儒生，亦成大秦博士，厚望其资政治道而共谋华夏强盛。朕何负儒家？秦何负儒家？孰料儒家“祖述尧舜，宪章文武”之禀性难移，不思时势之变，不思人民之安居乐业，唯念复古复辟之旧说，在朝鼓噪诸侯制，在野勾连六国贵族，既不奉公，更不守法。孔鲋擅离职守而逃国，裹挟举族而逃乡，君臣人伦之道尽皆沦丧，有何面目立于天地间也！在朝儒生亦不思悔过，党附真儒生假方士之卢生，聚相以古非今攻讦国政，最终竟欲一体逃国。如此儒家，无法，无天，无君，无国，唯奉一家私念为至高，谈何礼义廉耻哉！唯其如此，朕决意不以常刑处置儒犯，对触法儒犯四百六十七人一并坑杀，其族人家人俱发北河以筑长城，并四海缉拿要犯孔鲋与六国复辟贵族。所以如此，在于儒家与六国贵族沆瀣一气大行复辟，实平定六国大战之延续也。故此，朕不以寻常罪犯待儒家，而以战场之敌对儒家，以明新政，以正国法，以镇复辟。朕并正告天下欲图复辟者：朕不私天下，亦不容任何人行私天下之封建诸侯制；尔等若欲复辟，尽可鼓噪骚动，朕必以万钧雷霆扫灭丑类，使尔等身名俱裂。谓予不信，尔等拭目以待！大秦始皇帝三十五年秋

这道诏书如同一声惊雷，在天下轰隆隆震荡着。

人们从来没有听过一位帝王如此说话，更从来没有见过一位帝王如此公然地宣示坑杀之正当合理。可是，平心而论，皇帝说得不对么？儒家做得好么？一个被皇帝如此器重的学派，不好好为国家效力，却做出了那么多乌七八糟的事情，也确实不是个好东西！说来也是，儒家在士人阶层颇有治学声望，然却在寻常民众中最是没有人望。不说别的，就凭四体不勤五谷不分不爱劳动这一则，已被民众多视为痞子懒汉。再加上那些“刑不上大夫，礼不下庶人”、“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之类的话语，谁听谁厌烦。而目下儒家所鼓噪的，又恰恰是民众最苦不堪言的分封制，老百姓谁个能说儒家好？一听皇帝诏书，十有八九都喊杀得好，儒家该杀。人家皇帝都不要自家子孙做诸侯，你个儒家屙屎鸟动弹鼓甚闲劲？还不是想自家弄一块封地滋润滋润？着，碰上了一个铁腕皇帝，封地没捞上还将自家赔给了土地，自作孽，不可活，活该他倒霉！如此言论形形色色不一而足，渐渐弥漫天下，实实在在给儒家与六国贵族以前所未有的巨大震慑。

一时之间，甚嚣尘上的六国贵族大为惊慌了。

在各郡县的严厉追查下，六国大贵族的后裔们暗中兼并旧时封地的黑幕活动，几乎是齐刷刷没了踪迹。当大将杨端和率五千飞骑赶赴旧齐国缉拿藏匿的复辟者时，隐身于滨海小岛的一批六国公子们早作鸟兽散了。杨端和在之罘岛卢生建造的洞窟宫殿里，搜索到了种种物证带回。御史大夫冯劫与廷尉姚贾立即联具发出了缉拿令，开列的名录是：旧楚公子项梁项伯兄弟并项氏族人、旧韩公子张良、旧魏公子张耳陈余、旧齐公子田儋田横等两百余人。

此时，天象出现了一次异常——荧惑守心！

荧惑者，火星也，因其运行复杂多变而常使人迷惑，故名。守，星驻某宿二十日以上叫做守。心，二十八宿中的心宿，属东方七宿。荧惑守心，是说荧惑星进入了二十八宿之一的心宿，停在那里久久不动了。这荧惑星是天象五大星之一：太白（金星）、岁星（木星）、

辰星（水星）、荧惑（火星）、填星（土星）。五星与三垣二十八宿一起，构成了远古占星术的星象基本框架。三垣是紫微垣、太微垣、天市垣，也就是三大星区。二十八宿是天空中相对静止的二十八个星区，因其余诸星常以不同路径进入这些星区，或驻或走如旅途歇脚，故称宿，也称舍；这些星区分为东南西北四个属区，古人以其意象属性分别呼东方青龙，西方白虎，南方朱雀，北方玄武。

在五星之中，荧惑是一颗执法之星，是一颗灾难之星，天下悖乱伤残贼害疾疠死丧饥馑兵灾等等天谴之罚，尽在荧惑意涵之中。从总体上说，荧惑不断在天际运行，出现在何方，便代表上天对其下分野实施惩戒，其星象分野所对应的地区便将出现灾难。当然，灾难的程度，要依据荧惑的种种状态来确定。今次荧惑守心，若按远古九州之星象，心宿之分野对应当为豫州；若按战国星象分野，心宿对应该当是韩魏北楚诸国；若按秦一天下之郡县制分野，则当为三川郡、颍川郡、南阳郡、陈郡、河东郡等中原地区。荧惑停留在心宿中不走，心宿分野之地当然不是好事。然则，战国秦汉之星象学又有一说：心宿既是天上的“明堂”，又是荧惑的庙。明堂，是天子宣明政教的殿堂；庙，则是心神之居所，通常为祭祀供奉某个特定对象的场所。也许两者职能矛盾，魏晋之后的星象家，则以房四星为天上明堂，专以心宿为荧惑之庙，不再重叠。心宿既是荧惑之庙，荧惑回归心宿便又可看做复归本位，几类后世所谓的神灵在本庙显身。

如此，荧惑守心这一异常星象，有了两种可能的解释：其一，以荧惑之执法使命与灾难意涵，天下腹心必有动荡劫难；其二，以荧惑复归本庙而显像，则并非立刻降临灾难，而是对天下发出的另一种更为深刻的警讯。战国秦汉之世，天人交相应的理念很是普及，民众对星象之敏感，对国事之关注，远远超过后世民众在儒家教化下的无知与麻木不仁。所以，此星象一出，星象家的种种拆解便不胫而走，加之各方附会，又有了种种弥漫天下的流言。有人说，中原地区将有大灾大劫了。有人说，这是上天执法星对皇帝坑杀儒生的警示，预示着

将有灾难降临大秦。也有人反驳说，恰恰相反，这是上天执法星对皇帝坑儒的认可！否则，荧惑如何不在西方七宿出现而独独在中原心宿出现？又是中原儒生最多，中原复辟者最多！更有人忧心忡忡，说坑儒也好复辟也好都是小事，只怕天下将有更大的事端了。

种种议论弥漫山东之时，骤然爆出了两则更为惊人的预言。

第一宗，陨石预言。深秋之时，中原东郡（旧卫国与魏国部分地区）在大白天突然降落了一颗流星，抵达地面时化作了一块形状奇异的巨石。陨石至地，在战国已经不足为奇，人们不会因陨石降落而视为神异。神异处在于，陨石降落之时还干干净净没有一个字，过了一夜，陨石上竟赫然刻出了七个大字——始皇帝死而地分！发现者大惊，立即禀报乡里，层层飞报咸阳。嬴政皇帝得报，心知又是六国贵族阴谋，立即派出冯劫率一班御史赶赴东郡查勘。可查勘讯问多日，周围所居民户竟全都说一无所见，刻字之人竟丝毫没了线索可查。冯劫大怒，依据秦法不举发罪犯则连坐同罪之条，当即将陨石周围的民户成人全数斩首。之后，冯劫又调来大批熔铁工匠，将刻字陨石硬生生炼成了铁水。

嬴政皇帝听冯劫禀报了事体经过，很为六国贵族这等鼠窃狗偷之伎俩厌烦。思忖几日，嬴政皇帝思谋出一则对策：下令博士学宫秘密编一首破解此等伎俩的诗谣，教乐人广泛传唱，与此等卑劣刻石针锋相对。未过旬日，有一首歌谣在天下流传开来：“荧惑守心，法星显身。幽幽晦冥，火以济阴。郡县天道，地何以分？唯灾唯劫，尽在世荫。”

消息传开，歌谣传开，山东之地又一次震恐了，惶惑了。

民众普遍的断言是：皇帝这是真的与六国贵族较上劲了，谁不举发六国贵族便杀谁，秦之连坐法来了！及至歌谣传开，纷纷有高人拆解，说这歌谣是真正的天机，你看，火以济阴，秦为水德阴平，荧惑

属火，不是水火相济么？水火相济，不是气势更盛么？最后一句更是，灾劫不是老百姓的，全是世袭世荫贵族的！一时间，民众纷纷咒骂六国贵族害民，各郡县纷纷举发贵族逃匿者的线索，天下风声更紧了。从此以后，再也没有了公然留字的人为预言。然则未过多时，却又生出了一则更为神异的神灵预言。

第二宗，江神预言。也是深秋之时，陈郡郡丞赶赴咸阳禀报政事，进入函谷关已经入夜。郡丞事急，未在函谷关歇息连夜赶路。夜过关中华阴县境内的平舒道驿站外，突兀遇见一个黑斗篷黑面纱者拦在空旷的道中。郡丞愕然勒马，黑衣人双手递过来一件物事，只压低着声音说了一句话："为我遗滈池君。"郡丞愣怔着接过物事，黑衣人又突兀阴沉而清晰地说了一句："今年祖龙死。"郡丞不解其意，下马问究是何意。正当此时，黑衣人却倏忽消失得无影无踪。郡丞大为疑惑，飞马赶到咸阳，立即先到了奉常府求见胡毋敬拆解。胡毋敬原本太史令出身，对诸般神秘阴阳之学甚是熟悉，听郡丞说罢，一言不发便领着郡丞进了皇城晋见皇帝。

及至郡丞出示了黑衣人所奉之物，嬴政皇帝不禁惊讶了——这是一方再熟悉不过的玉璧，八年前巡视楚地不小心滑落到了江水中的那方玉璧！胡毋敬说，此事大见神秘，作祟者很下了一番苦功，件件宗宗都符合阴阳五行之说。滈池君是关中水神，秦为水德，水神便是陛下；江神也是水神，以五行国运，也是秦之水德的保护神，自家的神。江神告关中水神以谶言，是保护神对所护国运的垂青照应。祖龙，龙之始也，龙，人君之象也，陛下为始皇帝，宁非祖龙乎？送璧人一身黑衣又倏忽不见，显然是楚地民众传闻中的山鬼之形。这件神异之事的通篇意涵是：江神委托山鬼，以始皇帝沉入江水的玉璧为物证，以水神护佑之情，预告奉行水德之皇帝：今年你要死了！

听完胡毋敬一番解说，嬴政皇帝默然了一阵，突然揶揄冷笑道：

“山鬼还知道一岁之事？如此说今年将完，朕活不过几个月么？”胡毋敬忧心忡忡道：“老臣以为，真假姑且不论，这件事涉及陛下，先当严守机密。”嬴政皇帝一阵大笑道：“老奉常好迂阔也！人家说朕要死，要的便是天下人人皆知。你不说，人家不说么？严守机密，掩耳盗铃乎！”胡毋敬依旧有些惶惑：“陛下，这神鬼之事，有时也不好说。”嬴政皇帝一挥手笑道：“装神弄鬼有甚不好说？这件事一看就明白。老奉常不信，朕便给你一个预言：不出旬日，今年祖龙死这句话便会传遍天下。不定，几个月后又会变成明年祖龙死。此等鼠辈伎俩，也在朕面前摆弄，六国贵族伎穷也！”

胡毋敬大觉奇怪的是，这件事还真教皇帝说准了。他下令严加保密，甚或将那个陈郡郡丞留在咸阳三个月不许返回。然则未过一月，山东各郡县便纷纷报来，说民间有流言多发，有说祖龙今年死，有说祖龙明年死，有说山鬼预言者，有说水神预言者，形形色色不一而足。胡毋敬大为愤怒了。在他这个笃信天道星象的半个阴阳家心目里，星象神鬼等等诸事原本是一种庄重的事，你可以不信，但你不能断然地说它是子虚乌有；见诸政事，种种谶言更须用心揣摩，体察其中奥秘。可如今这六国贵族硬是变得廉耻全无，一而再再而三地用阴阳神秘之学装神弄鬼煽惑民心，当真是罪不可恕也！陨石刻字太过粗鄙，胡毋敬倒是没有相信。然这次江神谶言，胡毋敬却是认真了。至少，那方沉璧复出，你便无法说它是装神弄鬼。可皇帝一眼便看穿了其中龌龊，且后来迅速应验。这令胡毋敬很是沮丧，又很是愤然，感慨之余严厉下令：今后凡有此等流言，传播者一律发北河苦役！

愤怒而沮丧的胡毋敬再次晋见皇帝，请皇帝下诏博士学宫再编歌谣破解祖龙死流言。嬴政皇帝又是一阵大笑：“老奉常啊，算了算了。你笃信阴阳五行之学，制定典章时给朕弄了那么多名堂，国运啊国色啊白帝啊青帝啊，结局如何？反教这些无耻之徒给利用了。你愤然，你生气，朕解得也。可再用这等下流手法去应对，大秦新政不也沦为下三烂了？”说着，皇帝倏地变了脸色道，“不理睬他们！国有国法，

政有正道。他敢复辟作乱，朕便敢杀他个干净！朕偏不信邪！嬴政便是死了，也要睁大眼睛看着，谁能将朕的郡县制翻了天去！”

胡毋敬是真正地服了，真正地明白了甚叫正道大道，甚叫不言怪力乱神。

但接踵而来的一件事，却又叫这个老奉常迷惑了——皇帝竟没杀侯生！

那日陈郡急报：在陈郡阳城县山谷缉拿到逃匿的侯生。胡毋敬大是惊喜，立即下令将侯生妥善押解来咸阳。胡毋敬同时禀报了御史大夫冯劫与廷尉姚贾，请两府准备处刑。然则，侯生被押解到咸阳时，胡毋敬却接到蒙毅送达的皇帝诏令：将侯生解到鸿台，皇帝将亲自勘审侯生。

那一日，鸿台上除了皇帝，只有胡毋敬与蒙毅赵高三人。鸿台是灭楚前后建成的，正在南山北麓的半山腰，台高四十丈巍巍插天，上有一座供皇帝起居的观宇亭。人立台上，仰望阵阵飞鸿过天，鸟瞰关中山水茫茫，实在壮观得难以描摹。忙碌的皇帝每遇不堪疲累之时，便登临鸿台试射飞鸿。飞鸿没射得几只，然每次都是心神畅快地离开鸿台。

当侯生被一只巨大的升降木柜送上鸿台时，胡毋敬几乎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了。昔日意气飞扬的侯生，已经变成了一个黝黑干瘦蓬头垢面形容枯槁的人干了。最重要的是，侯生双眼半瞎了，直挺挺戳在那里形同木雕。嬴政皇帝端详片刻，走到了侯生面前淡淡道：“侯生，还能认出我是谁么？”侯生冷冷道：“忘不了。皇帝陛下。”嬴政皇帝一挥手，赵高将侯生扶到了一张大案前坐定，又捧来了一陶壶凉茶。侯生一句话不说，抓起陶壶汩汩饮尽了整整一大壶凉茶。嬴政皇帝问：“饿么？”侯生道：“当然饿了。”嬴政皇帝一挥手，赵高又捧来了一只大盘。嬴政皇帝道：“这里不是皇城，只有干肉米酒，先压压饥再

说。”侯生也是一句话不说，一双黑手抓起大块酱牛肉便啃，足足三斤重的两块牛肉片刻间没了踪影，一皮囊米酒也汩汩而下，末了意犹未尽地抹抹嘴：“好！老夫死亦心甘也！”嬴政皇帝平静道：“侯生，既知当死，朕问你几句话，你若愿实言则说，不愿实言也尽可不说，如何？”侯生慨然一拱手道：“人皆有心。今得陛下一茶一食，老夫愿实话实说。”

“卢生何在？”嬴政皇帝开始了问话。

“卢生老贼诳我分道，丢下老夫走了。人云他跳海毙命，未知真假。”

“你何以要进阳城山谷？不怕缉拿？”

“老夫欲寻卢生。老夫疑他未死。老夫要扒下老贼人皮。”

“你目何以受伤？是否全然失明？”

“山野逃亡，安能无伤？老夫不说也罢。”

“大秦新政究有何失，引你等如此作为？”嬴政皇帝转了话题。

“皇帝陛下要老夫诽谤秦政？”

“庭前议政，例无诽谤之罪。先生有话但说。”

“好！皇帝有气度。”侯生霍然起身厉喝一声，“嬴政！大秦必亡！”

押送将军勃然变色，锵然抽出了长剑。嬴政皇帝摆了摆手，面对侯生深深一躬道：“先生果能匡正国策，愿闻教诲。”侯生木然地望着苍苍南山，冰冷而缓慢地说着：“秦政之亡，在嬴政无视天道也。其一，嬴政身为皇帝，暴殄天物，浪费民力，滥造宫室。老夫虽然目

盲，然也看得见这秦中八百里，楼台殿阁连天而去。嬴政扪心自问：如此豪阔何朝有之？何代有之？若将它们变成布帛菽粟，当有千万庶民得以温饱。嬴政与圣王之德何堪相比也！”

“其二如何？”

“其二，六国宫女集于一身，丽靡烂漫，骄奢淫逸，钟鼓之乐，流漫无穷。民有鳏夫旷男，宫有怨女悲魂。此等违背天理人伦之事，历代圣王所不齿。嬴政为之，何以不亡？”

“愿闻其三。”

“杀人无算，白骨如山，暴政苛刑，赭衣塞路！塞天下之口，绝文学之路，烧三代典籍，掘先哲之墓！修长城绝我华夏龙脉，筑驰道毁我民居良田。此等无道之国，无道之君，虽十亡，不足以平天下之怨。秦皇不亡，岂有天理也！”侯生突然打住了。

“先生，朕听着，请说。”嬴政皇帝静如一池秋水。

“不够么？没有了！”侯生气咻咻喊了一句。

“嬴政愿闻大政之失，譬如郡县制究有何错？复辟旧制究有何好？”

“人德尚且不立，谈何大政。”

“可否说，先生挑不出秦之大政弊端？”

“老夫不屑言败德之政。”

“啊，明白也。”嬴政皇帝微微一笑，继而突然仰天大笑一阵，转身看着侯生笑道，“先生这班儒生，当真不可思议也！评判一个国家，一个君王，不看大政得失，专攻一己私德，这叫甚眼光？分明如村妇

之舌，如市井之议，却偏偏地装扮成圣人之道，诚可笑也！你等儒家，何以不见大秦一统天下，结束数百年战乱，而使天下兵戈止息？何以不见大秦扫灭边患，使华夏族类得以长存？何以不见郡县制替代诸侯制，使华夏族群裂土不再，内争大战从此止息？何以不见天下奴隶得以实田，万民安居乐业？修驰道、掘川防、拓疆域、一文字、一度量衡、私田得以买卖、工商得以昌盛，如此等等，何以不见？……是也，嬴政是拆迁了六国宫殿，是集中了六国宫女。然则，连绵宫殿嬴政住得几何？万千宫女嬴政消受得几个？至于为何要拆迁六国宫殿，六国宫女派甚用场，朕不想说！何以如此，只怕你等迂腐儒家永远不能明白。朕只说一句：此乃防范复辟之需，此乃安定边陲之需，而绝非嬴政卧榻之须！纵然过了些许，何伤于秦之大政大道，何伤于大秦文明功业？方才先生所言，嬴政可以改弦更张，可以反躬自省。然，绝不表明六国贵族与尔等儒家之梦想能够成真。朕可直言相告，就像先生对我一般：只要人民拥护大秦新政，大秦就永远不会灭亡！几百儒生，几个博士，几万贵族，就想颠覆大秦，就想复辟旧制，先生不觉是螳臂当车么？朕还要告诉你，你这个博士，你等那个儒家，其实并没有真实学问。自孔孟以后，儒家关起门自吹自擂，不走天下，不读百家，狭隘又迂腐，论国论政全无半点雄风，朕为之寒心，天下嗤之以鼻，儒家若不再生，必将自取灾亡也！”一席嬉笑怒骂的雄辩戛然而止了。

侯生木然沉默着，终于没有说一句话。

胡毋敬惊讶的是，当押送将军要押走侯生时，已经平静的皇帝开口了：“下诏冯劫，有直谏之功，开释侯生，许其自由。”那一刻，所有人都愣怔了，侯生也愣怔了。良久默然，侯生对着皇帝深深一躬，须发丛生的脸膛滚下了两行泪水。

皇帝淡淡地道：“先生去也，好自为之。”

正当此时，一阵奇特的尖厉呼哨破空而起，迅疾地在山谷中飞升逼近。正在赵高疾步走向观宇亭时，嘭的一声大响，一支响箭倒钉在了显然是专设的一方悬空伸出的巨大木板上。赵高拿起亭下一只铁钳，快步上前钳下长箭边走边拆，走到皇帝面前已经捧起了一个竹管。蒙毅接过竹管利落打开，抽出一方卷筒羊皮纸展开一瞄，立即快步走到皇帝面前低语了一句。嬴政皇帝脸色倏地一变，立即下令："快！下山！"苍茫暮色之中，巨大的吊柜轰隆隆沉下了山谷。

---

1. 秦六尺为步，秦尺大约今日八寸余，五六百步大体折合今八百余米到一千余米。
2. 《吕氏春秋·仲冬纪》云："仲冬之月……土事无作，无发盖藏，无起大众，以固而闭……命之曰畅月。是月也，省妇事，毋得淫，虽有贵戚近习，无有不禁。"
3. 阳武为秦县名，大体在今开封西北。博浪沙为其时驰道路段名，大体在今开封与郑州之间，在今河南原阳县。博浪沙事件在始皇帝二十九年，公元前218 年，韩国旧贵族张良主谋。
4. 鲁国灭亡于鲁顷公二十四年，公元前256 年，时秦昭王五十一年。楚国灭鲁。
5. 儒案人数四说：《史记·秦始皇本纪》云四百六十余人，《文选·西征赋》注云四百六十四人，王充《论衡》云四百六十七人，卫宏《尚书序》云七百人。从王充说。
6. 郡尉，秦郡武官，掌"典兵禁，捕盗贼"；捕卒，捕盗军吏，几如后世捕快。
7. 《史记·孔子世家》云："孔子冢大一顷。故所居堂、弟子内，后世因庙，藏孔子衣冠琴车书。"《索隐》云："孔子所居之堂，其弟子之中，孔子没后，后代因庙，藏夫子平生衣冠琴书于寿堂中。"
8. 秦始皇掘孔子墓，历史学家马非百先生之资料集《秦始皇帝传》辑录了诸多文献记载：《论衡·实知篇》，《太平御览》八六、六九引《异苑》、《春秋演孔图》，《古今图书集成·职方典·兖州府·纪事一》等。
9. 从政，秦汉词汇。语出《史记·孔子世家》："诸侯卿相至，常先谒然后从政。"

第十四章　大帝流火

一　茫茫大雪里嬴政皇帝踽踽独行

接到通武侯王贲垂危的急报，皇帝车马兼程赶到了频阳。

王翦病逝岭南之后，王贲一直深深陷在父丧悲怆中不能自拔。嬴政皇帝很是忧虑，诸多铺排欲使王贲振作，依然没有些许功效。从王翦的丧事开始，嬴政皇帝破例做了诸多刻意安排：亲自执绋送葬，亲自过问陵园修造，亲自召见频阳县令安置对王氏一族的永久性照拂；又破例许王贲离职服丧，破例给频阳美原派进了两名太医，破例下令掌管皇室园林府库的少府章邯全数支付了美原的丧葬用度。种种之外，更有两处最大的破例：其一，开秦法之禁，特许王贲之子王离承袭了大父王翦的武成侯爵位，如此一门三侯，一时震动天下；其二，嬴政皇帝与蒙恬秘密会商，以邀战匈奴之策激发王贲。然种种措施之下，王贲还是没能恢复心神。王贲守丧三年之后，嬴政皇帝换了一种方式：不再刻意照拂，只是随时关注着美原的种种消息，满心期望王贲能够从淡淡的田园守丧中自己摆脱出来。然则，频阳县令与专派太医的每旬一报，却丝毫没教人舒心。每报都是如出一辙：通武侯郁郁寡欢，少食寡言，日每除了去陵园祭拜，回府便是昏昏大睡。无奈之下，嬴政皇帝一次专门召来老方士徐福，问其能否使王贲心疾复原。徐福没有丝毫犹豫，只是摇头。嬴政皇帝不解，问其何故。徐福答曰：“我道有箴言：方家不入军。盖方士之术，根基在术者受者之心志交相感应也。若通武侯者，毕生铁血战场，心志顽如铁石，心关坚如长城。方士之术，焉能入其心魄哉！”嬴政颇为不悦，皱着眉头道：“先生是说，通武侯心死了？”老徐福良久默然，叹息了一声：“陛

下如此说，夫复何言也！”自此以后，嬴政皇帝当真是没辙了，只有打算抽暇常去美原走走，亲自与王贲说说话，再看究竟能否有救？可一次尚未成行，王贲便告垂危了。

一进频阳县境，县令与一班吏员正在界亭外肃然守候。皇帝车马没有丝毫停留，风驰电掣般掠过了界亭，烟尘中只传来马队将军的遥遥呼喊：“频阳县令自入美原！”午后时分，皇帝车马下了频阳大道，匆匆转上了美原乡道。不甚宽阔的乡道两侧，肃然伫立的人群与萧疏的杨柳树林融成了茫茫一片。嬴政皇帝立即下令车后马队缓行，自己的那辆驷马青铜车却丝毫没有减速，风一般掠向了遥遥可见的庄园。

“王贲等我——”

驷马高车在巍巍石坊前尚未停稳，嬴政皇帝一纵身下车，一声嘶哑悲怆的呼喊便在山庄激荡开来。骤然之间，守候在石坊的人众一齐放声大哭了。及至赵高飞步赶来，皇帝已经大步匆匆穿过哀哀人群径自进庄了。庄前石桥旁，一群老人簇拥着一个年轻公子肃然长跪在地。公子高声禀报：“王离恭迎陛下！家父弥留……正在庄前茅亭迎候陛下……”嬴政皇帝急迫道：“秋风正凉，病人能在外边么，你等当真糊涂！”王离哽咽道：“家父执拗，定要出户迎候陛下。家父说，陛下今日一定来……”尚未说完，嬴政皇帝已经大步过桥了。

掠过庄门前那片已经在秋风中萧疏的杨柳林，大步走进林中那座古朴的茅亭，嬴政皇帝惊愕止步了——亭下石案上一张军榻，榻上一方厚厚的白布大被覆盖着骨瘦如柴须发如雪的王贲。这位昔年猛将微微闭着双目，一脸木然弥留之相，瘦骨嶙峋的两腮抽搐着，显是紧紧咬着牙关挺着难以言说的巨大病痛。若非当时当事，任谁也认不出这是叱咤风云的秦军统帅之一的王贲。惊愕端详之下，嬴政皇帝心头大是酸热，一时老泪纵横哽咽不能成声了。

“陛下……”王贲骤然睁开了双目。

“王贲……”嬴政皇帝拉起王贲双手，泉涌泪水打在了白色军榻上。

“陛下，老臣不死，是，有几句话说……”

“王贲，你说，我听……”

王贲目光艰难地找到了榻边的王离，示意儿子扶起自己坐正，又示意儿子离开茅亭。王离哽咽着走到亭廊下挥挥手，守候在茅亭的王氏家人都出来远远站着了。王贲的目光骤然明亮，殷殷地看着嬴政皇帝缓慢清晰地开口了：“陛下，老臣所说，四件事。一则，若有战事，陛下毋以王离为将。昔年，家父有言：此子心志无根，率军必败。陛下幸勿以老臣父子为念，错用此子误国误军。”嬴政皇帝垂泪道：“我知道。只教他入军多多历练。”王贲喘息几声，又道：“二则，太尉之职，李信可任。坚毅勇烈，陇西侯河山社稷之才也。”嬴政皇帝点头道：“好。我记住了。”

王贲艰难地叹息了一声，一丝泪水爬出了眼眶：“最后两事。一则，陛下劳碌太过，该早立储君了。长公子纵然有错，其心志胆识，仍当得大秦不二储君。老臣以为，陛下该当对九原大军有所部署了。蒙恬、李信，当为储君两大臂膀……”嬴政皇帝连连点头，哽咽垂泪道：“知道。本来，要等你一起北上九原……”王贲嘶声喘息着，努力地聚集着最后的力量：“最后一则，老臣斗胆直言了：老臣多年体察，丞相李斯，斡旋之心太重，一己之心太过……陛下体魄堪忧，该当妥善处置朝局了……君王暮政，内忧大于外患……老臣之见，二冯一蒙主内政，蒙恬李信主大军，可助长公子稳定朝局，廓清天下……”一语未了，王贲颓然倒在了靠枕上。

嬴政皇帝生平第一次听到一个重臣对李斯如此评判，还没从惊讶中回过神来；王贲又蓦然开眼，惨淡地笑了：“陛下……老臣痴顽，不

能自救，愧对大秦，愧对陛下……老臣，去……”一个去字未了，王贲没了声息，一脸沧桑倏忽舒展开来。

“王贲等我——！”一声呼喊，嬴政皇帝扑在军榻大放悲声了。

……

因了皇帝执意亲自操持葬礼，王贲的丧事大大地缩短了。

第一场冬雪降临时，帝国一代名将在盛大的皇家葬礼仪仗护持下，在万千人众的隆重送别中，长眠在了美原墓地，永远地陪伴在了父亲王翦的身旁。嬴政皇帝亲为陵园石坊题写了铭辞——两世名将，一天栋梁。李斯奋然自请书写皇帝铭辞，以为勒石。嬴政皇帝思忖了一阵淡淡道：“还是朕亲自写了。朕负王氏多矣。”陵园勒石完毕，嬴政皇帝下了一道诏书，正式宣布了公子王离承袭武成侯爵位，开春之后赴九原大军就裨将之职。诏书颁发的当夜，皇帝在美原行营召见了王离。在皇帝多方询问之下，尚在丧服的年轻王离依然透出一股勃勃之气，件件俱有过人见识。嬴政皇帝大觉欣慰，殷殷叮嘱一番，第一次显出了罕见的笑容。

次日清晨，雪花纷纷扬扬。车驾临行之际，嬴政皇帝走进了王氏陵园。

皇帝将护卫甲士与赵高一班人统统留在了石坊口，只拄着一支王离送进手中的河西义仆杖一个人进了陵园。这“河西义仆”是一种河西稀有木材制作的手杖，坚刚如铁又轻重粗细适度，握在手中极是利落称手。王离说，这是父亲亲手水磨的一支义仆杖，父亲后来一直没有离开过它。王离还说，苏秦当年失意咸阳跋涉河西，便是得力于河西老猎户所送的一支义仆杖。嬴政皇帝对苏秦倒并不如何熟悉，只一听说这是王贲亲手磨制之物，一句话没说便接手了。

雪花如柳絮般飘洒着，三百余亩的陵园朦胧一片。嬴政皇帝走得很慢，思绪与雪花一起漫天飞扬着。王翦王贲父子的相继离去，使嬴政皇帝第一次有了一种泰山巍然却无所依凭的孤独与落寞，甚或，心底隐隐有了一丝忧虑与恐慌。对嬴政皇帝而言，这般隐忧是绝无仅有的。王翦王贲父子是太过特异的两代名将，在帝国兴起的整个过程中绝无他人能够取代。然则，最根本处还在于，王翦王贲父子的特异禀赋——坚毅笃实，不为任何人所撼动的那种超乎寻常的定力。如果说，王翦的坚毅笃实尚具有一种智慧的周旋色彩，王贲的坚毅笃实则是赤裸裸无所掩盖的。王翦的资望功勋，以及与嬴政皇帝早年结盟于艰难时世的经历，决定了王翦以含蓄迂回坚持自己主张的特异方式。虽然同样是无可撼动，王翦的方式相对容易为人所接受。无论对君，无论对臣，甚或对部将，王翦几乎没有与任何人发生过直接的摩擦。令人不可思议者，正是如此一个王翦，却没有一次放弃过自己的主张，且一直坚持到最终的结局证明自己是对的。灭赵坚持缓战，灭燕坚持强战，灭楚坚持重兵大战，平定南海坚持军民一体长期融合等等，莫不如此。事实证明：凡此重大关节，王翦都坚持申述自己的主见，虽然绝无激烈方式，然却从来不会放弃；而只要帝国君臣最终赞同了王翦的方略，王翦都毫无怨言义无反顾地全力实施，直至获得最圆满成功。王贲则不同。在帝国重臣中，王贲是最为不事周旋的一个，与任何人都没有私交私谊，与任何人都是公事公办。凡有大略会商，王贲只有两种方式：要么不说，要么固执坚持，绝不与任何人通融，包括不与皇帝通融。而一旦进入方略实施，王贲的才具便会迸发出惊人的光彩，屡屡创出令人瞠目结舌的奇迹。五万军马水战灭魏，不可思议一也；两万飞骑旬日连下楚国十城，不可思议二也；五万飞骑数千里奔袭，最终灭燕灭代，不可思议三也；二十万大军胁迫齐国不战而降，不可思议四也；十万军十万民，三年大开天下驰道，不可思议五也。凡此等等，王贲都有一个最显著特质：只要主事，拒绝一切乱命，决然是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而每次只要任命王贲，王贲都

会有一句话：若不成事，愿担全责。也就是说，王贲从来不寻求中和之道，能做则做，不能做则罢，绝不会依照他人意志敷衍了事。

雪越来越大了，天地陷入了一片混沌。

嬴政皇帝的思绪更远了。是的，在满朝大臣中，他本能地喜欢王贲，与王贲更对脾性。只有王贲，给他这个皇帝以最真实的感觉。在王贲面前，他没有掩饰过自己的喜怒哀乐。王贲在他面前，也从来没有斡旋性的话语，不赞成便说不赞成，赞成便是由衷的赞成。一种奇妙的感觉是，嬴政很为王贲对他这个皇帝的真正赏识而欣慰。嬴政很清楚，自古多少君王得臣下之力，非是臣下真正佩服君王的领事决断才具，而是基于无法改变的君臣权力构架。一个君王能够真正使臣下敬服自己，并且是真实地敬服，而没有丝毫的阿谀成分，是非常非常难得的。在嬴政皇帝的记忆里，王贲主事他最省力。王贲一旦主事，请命书文最少，回咸阳最少，一有公文十有八九是捷报或善后总报。每一件事，王贲都做得经得起任何查勘。大秦御史们不是吃素的，曾在王翦、李斯、蒙恬、李信、蒙武、冯劫等等重臣名将主持的大事中都查出过诸多大小缺失，唯独对王贲，御史们从来没有过一个字。论君臣交谊，嬴政与王翦李斯蒙恬王绾四人最深最久。然则，还是有许多话，嬴政皇帝无法与这四人提起。王贲寡言木讷，不善报事，在重臣之中与嬴政皇帝相处会商也最少。可嬴政皇帝只要一见王贲便大觉亲切，问东问西，总归是能想起的无一不问。王贲也是一样，只要一见皇帝，问甚说甚，话语流畅，几乎是全然另外一个人，连与父亲王翦的争执也从来不隐瞒。唯其如此，王贲能在最后时刻坦然说出任何臣子都不会说的话，嬴政皇帝非但没有丝毫的逆反之感，反倒是痛彻心脾了。

诚然，若不是嬴政皇帝自己也有某种生命将尽的隐隐预感，也许不会对王翦王贲父子的相继离去如此痛心。然则，嬴政皇帝的种种思绪也是由来已久的积压，没有丝毫的作伪。嬴政皇帝尤其痛心的是，

在帝国新政最需要王翦王贲这般特异名将的时刻，在皇室朝局最需要这般名将的时刻，在他这个皇帝最需要这般能够扭转乾坤的肃杀名将的时刻，王氏父子却相继撒手去了。嬴政皇帝很清楚，只要王氏父子任何一个人健在于自己身后，大秦皇帝的善后都不须如此焦虑。与王翦王贲的泰山石敢当秉性相比，目下重臣之中，确实没有一个人可及。蒙恬才具不消说得，然却总是带有隐隐的文士温润一面。在嬴政皇帝的记忆里，蒙恬从来没有强固地坚持过一件事。在他当年一时昏乱发作的逐客令事件中，蒙恬分明极不赞成，然却只带回了李斯的

《谏逐客书》，并没有对他当面坚持陈说利害。相反，一直等到他有所悔悟，蒙恬才真实吐露了心曲。反倒是行事比较谨慎的王翦，那次根本不请命，说服蒙恬便派军拦下了离开秦国的山东士子。嬴政皇帝从来没有因此而责难过蒙恬，毕竟，蒙氏一门的特质不在强固，而在柔韧。人无完人，何能苛责臣下人人皆如圣贤哉！蒙氏一门中，唯蒙毅尚具强毅坚刚这一秉性特质。灭赵之后，蒙毅敢依法惩治跟随皇帝数十年的赵高，且始终对赵高冷面不齿。仅此一点，嬴政皇帝便对蒙毅有足够的器重了。

大雪纷纷扬扬之中，嬴政皇帝恍如梦境般看见了未来的一幕——

不知何时，自己落得齐桓公姜小白那般下场，临死之前令不出宫，身后生发了巨大的动荡。此时，王氏父子相继出场：王翦依据皇帝明白时的既定方略力挺危局，一力周旋而不与任何人妥协，甚至不惜兵戎相见，终于艰难妥善地稳定了大局；王贲不然，果决地亲自率兵镇抚咸阳，拒绝一切不合皇帝既定方略的乱命，迅速缉拿了欲图火中取栗之人，一举拥戴扶苏登上了帝位，其坚刚利落，几与皇帝当年果决平定嫪毐叛乱如出一辙……

嬴政皇帝怦然心动了，心头酸热了，老泪纵横了。他毫不怀疑，以王贲的杀伐果敢，决然能做到提兵平乱而无所畏惧。蒙恬如何？以嬴政皇帝清醒的评判，蒙恬会坚持，会抗命，但绝不会无所畏惧地举

兵镇国。李信之刚烈或可如此，然李信之军中人望及其拥有的兵力，若不得蒙恬坚挺，显然不足以一柱撑天。自古以来，国之良将，安危所凭也。而危难非常之时刻，大将不能依凭兵符的时刻，既往的资历威望，大将的胆识才具便会起到决定的作用。如此之大将，舍王贲其谁也！若得王贲在世，嬴政何愁身后之事哉！

蓦然，嬴政皇帝想起了李斯，想起了王贲那则令他至今心悸的遗言。

即秦王之位，嬴政便结识了李斯。亲政之后，李斯一卷《谏逐客书》立下了定国之功，秦王嬴政立即重用了李斯。从那以后，近三十年如一日，嬴政对李斯的信任从未有过丝毫衰减。李斯的几个儿子，娶的都是皇室公主。皇帝的几个皇子，娶的正妻都是李斯的女儿。包括嬴政皇帝最钟爱的幼子胡亥，定亲也定的是李斯的幼女。自古以来，君王与丞相的关系亲密到如此程度，只怕也是绝无仅有了。嬴政敬佩李斯的为政大器局大才具，深深地知道，没有如此一个统摄政局的大家，一统天下并构建华夏文明只能是一句空话。灭六国时，李斯用事中枢，日理万机井然有序，纵横邦交多有奇谋，举荐尉缭姚贾慧眼独具，协同王翦蒙恬王绾一班重臣自如有加，堪称大手笔大气象。一统天下之后，李斯更是殚精竭虑，一体筹划出华夏新文明框架，行郡县，布官吏，推新政，去旧法，无一件不做得行云流水。复辟暗潮涌起，李斯又是最清醒也是最坚定的反复辟首相。更重要的是，李斯不是盲目反复辟，而是拿出了一整套剔除复辟根基的大方略，如焚书，如禁议，如以法为教以吏为师，凡此等等，俱皆对复辟暗潮雷霆一击而天下肃然……数十年之中，李斯没有过任何一次官职爵位之议之请。李斯的步步升迁，全然因自家才具功勋而来……王贲究竟有何依据，说李斯斡旋之心太重，一己之心太过，并对李斯生出了如此深不可测的疑虑？莫非，王贲对李斯有私怨？不！王贲绝非此等人也！

嬴政皇帝立即否定了自己的一闪念。

论秉性，嬴政皇帝当然也知道李斯有瑕疵，不如王贲冯劫等一班大将那般笃实直言，隐隐约约地有些依时依势而决断自家主张的意味。当年小舟求教李斯，李斯含蓄对之，先问秦王之志，而后点出《吕氏春秋》与商君之法的选择根基所在。灭六国，定天下，建文明，反复辟，李斯始终与他这个皇帝保持着最及时的沟通。秦王但有明确的取舍抉择，李斯便能立即谋划出最为出色的实施方略；或者，即或他这个皇帝还没有来得及朝会议决，而李斯只要明确地知道意向，也会从最为有力的方向给他以最坚实的支持，郡县制便是最明显的例证……纵然如此，又能证明何等斡旋之心与一己之心？臣下与一个英明的皇帝同步，这也算得瑕疵么？王贲啊王贲，你这个家伙实在是多疑了。且慢骂这个老兄弟，再想想。

嬴政皇帝记得，他对李斯的所谓不满，也只有那次在梁山宫半山腰看见了李斯盛大的仪仗车骑，冷冷说了句用得着如此么。结果，话传了出去，李斯立即收敛了仪仗车骑。嬴政皇帝并没有责难李斯，而是对左右随侍的这种口舌之风深为厌恶，查勘不出，便杀了那日在场的所有十几名内侍侍女。嬴政至少清楚一点，看人看大节，纵然自己这个皇帝对臣下有某种小事的不悦，也绝不会波及大事；而左右随侍这种口舌恶风一旦流播开来，则无疑会使君臣朝局陷入无休止的权术猜忌之中，不给以最严厉的制裁行么？当年齐威王连续烹杀十余名口舌内侍，一举震慑了齐国的侦测上意之风，齐威王愿意那么做么，时势所迫也。

而李斯如何？那次之后再也没有了盛大的车骑仪仗，却也从来没有在嬴政皇帝前说及过此事。本来，嬴政皇帝自家还想与丞相说说，可每次见李斯一副浑然无觉的神色，也便没有了说的心思。若说不悦，这算得一次了。然则，这又如何？以嬴政之明，能因如此一件说都没心思说的小事对一个帝国首相生出疑忌之心？以李斯之才，能因此而对他这个皇帝生出嫌隙？笑谈也笑谈也。李斯不说，安知不是不屑于说哉！王贲老兄弟也，你还是心思过甚了一些。你说谁都没错，

可说李斯的这两句话，实在有些过了；然则，我还是要记在心里，再想想，再看看，毕竟，你老兄弟也不是乱说话的人。李斯要给你写铭辞，我挡了，免得你老兄弟瞪着两眼不舒坦，我的字不如李斯好，老兄弟只当个念想便是了。

大雪漫天飞舞着，脚下也起了嚓嚓之声……

王贲丧事期间，发生了两起意外事件。嬴政皇帝虽然不悦，却也没有如何放在心上，没有立即赶回咸阳处置。而今仔细想来，这两件事竟是有些不同寻常了。第一件事，泗水郡在两月之前逃亡了三百余服徭役者。郡报说，沛县徭役民力三百余人，由泗水亭长刘邦带领民力赶赴骊山。西行到丰县一片大水旁，逃亡了数十人。亭长刘邦非但没有报官，反倒擅自放走了想逃跑的其余民力，自己与十余个追随者也逃入芒砀山去了。目下，泗水郡正在追捕之中。嬴政皇帝曾听扶苏说起过这个泗水亭长是个能吏，当时曾心下一动，下次巡狩到泗水郡见见这个小吏，果是能才用之何妨？不想他竟无视法度纵容逃亡，看来也不过痞子甘做流民而已。第二件事，骊山刑徒黥布秘密鼓噪数百人起事，杀死了数十名看守士兵，大约两三百人逃亡到汉水大山里去了。冯劫率军赶赴骊山，已经将没有逃走而与起事者有牵连的两百余人全部斩决。冯劫已经查明，这个黥布原本姓英，乃古诸侯英国后裔；因有相士说此人若受黥刑便当称王，英布自家改姓为黥，以求镇之，其实本人并未受过黥刑。

目下想来，这两件事都不是小事。帝国新政历来都是体恤民众疾苦的，无论是种种工程，还是镇压六国贵族复辟，抑或严厉惩处黑恶兼并，哪一件不是于民有利？然则，如今竟有民众逃亡起事了，你这个皇帝该当做何解释？从天下大势说，若仅仅是六国贵族复辟，仅仅是儒家乱法，嬴政皇帝有十足的信心扭转乾坤，因为他坚信天下民众不会乱，坚信民众会追随秦政。若民众乱了，事情就大了，六国贵族与举事民众融合，你纵然有大军镇抚，也难保天下不会大乱。当然，

民众逃亡刑徒起事的背后，一定有六国贵族的密谋煽惑甚或秘密操持，毕竟，六国贵族的诸多后裔本身也在刑徒之列，他们安能无动于衷？然则，民众能逃亡，刑徒能起事，帝国新政便没有错失？你这个皇帝便没有错失？看来，得认真查查，看各种工程能否不征发远道民力，骊山陵只叫关中老秦人修算了；长城也一样，就近征发，莫再千里迢迢地征发楚地民众了……

“君王暮政，内忧大于外患。”王贲的话蓦然回荡在耳边。

“王贲啊，你老兄弟没说错，嬴政记下了。”

大雪无声地飘舞着，嬴政皇帝踽踽地走着。不期然，嬴政皇帝走到了王贲墓前。王贲啊，对你说一声，我要回咸阳去了，不能天天来陪你说话了。你说的事，我都记住了。开春之后，我便北上九原，我会留心的，会不着痕迹的。临死之时，你老兄弟还硬挺着等我这个老哥哥，还当我是知己，话说得如此开诚布公，政何能忘记也……王贲，你老兄弟若是心宽得些许，活下来，活在嬴政身后，该有多好啊……王贲，你，你，你老兄弟已经去了，已经悔了愧了，嬴政也就不叨叨你了……你好生安息，我从九原回来，还会来看你的……

茫茫飞雪弥漫苍穹，嬴政皇帝的潸然泪水喃喃话语，都被一天飞絮淹没了。

二　不畏生死艰途的亘古大巡狩

隆冬之时，嬴政皇帝开始了最后一次大巡狩的秘密谋划。对于嬴政皇帝的巡狩，天下已经很熟悉了。平定天下之后的短短十年里，皇帝已经四次巡狩天下了。若从秦王时期的出行算起，也就是自秦王十三年开始，嬴政的出行与巡狩总共八次，一统之前的秦王出行视政三次，一统之后的皇帝巡狩五次。大要排列如下：

秦王政十三年（公元前234 年），时年嬴政二十六岁，第一次东出视政到河外三川郡。其时，桓大胜赵军于河东郡，歼赵军十万，杀赵将扈辄。嬴政赶赴大河之南，主要是会商部署对三晋进一步施压。就秦之战略而言，秦王这次出行，实际是灭六国大战的前奏。

秦王政十九年（公元前228 年），时年嬴政三十二岁。其时，王翦大军灭赵。嬴政第二次东出赶赴邯郸，后从太原、上郡归秦。这次出行两件大事：一则处置灭赵善后事宜并重游童年故地，二则会商灭燕大计。

秦王政二十三年（公元前224 年），时年嬴政三十六岁。其时，王翦大军灭楚。嬴政第三次东出，经过陈城，赶赴郢都，并巡视江南楚地，会商议决进军闽越岭南大事。

依照传统与帝国典章，嬴政即皇帝位后的出行称之为巡狩。

巡狩者何？《孟子·梁惠王下》云："天子适诸侯曰巡狩。巡狩者，巡所守也。"也就是说，就形式而言，巡狩并非秦典章首创，而是自古就有的天子大政，夏商周三代尤成定制。《尚书·尧典》、《史记·五帝本纪》、《礼记·王制》、《国语·鲁语》等文献，都不同程度地记载了这种巡狩政治的具体方面。大要言之，在以征伐、祭祀为根本大政的古代，巡狩的本意是天子率领护卫大军在疆域内视察防务、会盟诸侯、督导政事、祭祀神明。然从实际方面看，春秋之前的天子巡狩，其实际内容主要在三个方面：一则祭祀天地名山大川，二则会盟诸侯以接受贡献，三则游历形胜之地。就其行止特征而言，一则以舒适平稳，一则以路途短时间短，一则以轻松游览。真正地跋涉艰险，将巡狩当做实际政事而认真处置，且连续长时间长距离地大巡狩，唯嬴政皇帝一人做到了。

第一次大巡狩是灭六国的次年，始皇帝二十七年（公元前220年），时年嬴政四十岁。这次是出巡陇西、北地两郡，一则巡视西部

对匈奴战事，二则北部蒙恬军大举反击匈奴事。这次出巡的路线是：咸阳——陈仓——上邽——临洮——北地——返经鸡头山——经回中宫入咸阳。这次路程不长，然全部在山地草原边陲行进，且多有匈奴袭击的可能性危险，其艰难险阻自不待言。

第二次大巡狩，在始皇帝二十八年（公元前219 年），时年嬴政四十一岁。

这次大巡狩的路线是：咸阳——河外——峄山——泰山——琅邪——彭城——湘山——衡山——长江——安陆——南郡——入武关归秦。从路程之遥与沿途举措之多看，大体是初春出初冬归，堪堪一年。这次大巡狩的主要使命，是宣示大秦新政之成效，确立帝国威权之天道根基。是故，其最主要举措是四则：其一，峄山刻石以宣教新政文明；其二，泰山祭天封禅，梁父刻石，以当时最为神圣的大典，确立帝国新政的天道根基；其三，登之罘山，刻石宣教以威慑逃亡遁海之复辟者；其四，做琅邪台并刻石，系统全面地宣教新政文明。

以史实论，这个伟大帝国的直接史料在后来的战乱中消失几尽，帝国华夏大地所留下的实际遗迹则成为弥足珍贵的直接史料。譬如峄山刻石文、之罘山第一次刻石文皆未见于《史记》，对于非常注重言论记载的太史公而言，绝不会有意疏漏，完全可能是司马迁时已经湮灭，或被掩盖隐藏，而后世重新得以发现。唯其弥足珍贵，不妨录下三篇刻石文辞(注)，以窥帝国风貌——

峄山刻石文

皇帝立国，维初在昔，嗣世称王。讨伐乱逆，威动四极，武义直方。

戎臣奉诏，经时不久，灭六暴强。廿有六年，上荐高号，孝道显明。

既献泰成，乃降专惠，亲巡远方。登于峄山，群臣从者，咸思悠长。

追念乱世，分土建邦，以开争理。攻战日作，流血于野，自泰古始。

世无万数，陀及五帝，莫能禁止。乃今皇帝，一家天下，兵不复起。

灾害灭除，黔首康定，利泽长久。群臣诵略，刻此乐石，以著经纪。

梁父刻石文

皇帝临位，作制明法，臣下修饬。二十有六年，初并天下，罔不宾服。亲巡远方黎民，登兹泰山，周览东极。从臣思迹，本原事业，祗诵功德。治道运行，诸产得宜，皆有法式。大义休明，垂于后世，顺承勿革。皇帝躬圣，既平天下，不懈于治。夙兴夜寐，建设长利，专隆教诲。训经宣达，远近毕理，咸承圣志。贵贱分明，男女礼顺，慎遵职事。昭隔内外，靡不清静，施于后嗣。化及无穷，遵奉遗诏，永承重戒。

琅邪台刻石文

维二十八年，皇帝作始。端平法度，万物之纪。以明人事，合同父子。

圣智仁义，显白道理。东抚东土，以省卒士。事已大毕，乃临于海。

皇帝之功，勤劳本事。上农除末，黔首是富。普天之下，抟心揖志。

器械一量，同书文字。日月所照，舟舆所载。皆终其命，莫不得意。

应时动事，是维皇帝。匡饬异俗，陵水经地。优恤黔首，朝夕不懈。

除疑定法，咸知所辟。方伯分职，诸治经易。举错必当，莫不如画。

皇帝之明，临察四方。尊卑贵贱，不逾次行。奸邪不容，皆务贞良。

细大尽力，莫敢怠荒。远迩辟隐，专务肃庄。端直敦忠，事业有常。

皇帝之德，存定四极。诛乱除害，兴利致富。节事以时，诸产繁殖。

黔首安宁，不用兵革。六亲相保，终无寇贼。欢欣奉教，尽知法式。

六合之内，皇帝之土。西涉流沙，南尽北户。东有东海，北过大夏。

人迹所至，无不臣者。功盖五帝，泽及牛马。莫不受德，各安其宇。

琅邪台刻石文之后，附记了这篇最长刻石文产生的经过：李斯王贲等十一位随皇帝出巡的大臣在“海上”会商，一致认为古之帝王地狭

民少动荡不休，尚能刻石为纪，今皇帝并一海内天下和平，天下相与传颂皇帝功德，更该刻于金石以为表经。于是，产生了这篇专一地全面地叙述灭六国之后帝国新政举措的文辞。

这三篇刻石文极易被看做歌功颂德之辞，而忽视了它对历史真相真实记载的史料价值。就后世史家对秦史的研究而言，至少忽视了琅邪台刻石文中的两处事实：其一是“器械一量”一句。所谓器械，衣甲兵器也；所谓一量，统一规定形制尺寸重量也。这一事实是说，秦在统一文字、统一度量衡等等之外，还有一个统一，这就是统一大军装备的形制尺度与重量。在诸多史家（包括军事史、兵器史等专史）与文化人的知识认定里，都以为兵器衣甲装备的标准化是从宋代开始的；因为，历代兵书中，只有宋代编定的《武经总要》规定了各种兵器的尺寸重量。对秦帝国的兵器装备标准化，既往的通常说法是史料无载，一直到当代考古学者在秦兵马俑中发现了大量尺寸、重量、形制同一的箭镞，方才提出了这一理念。事实上，琅邪台刻石文中的“器械一量”，正是确实无误的史料。而且，刻文中将“器械一量”与“同书文字”并列，可见其重要。《史记·秦始皇本纪》“正义”对此条的解释是：“内成曰器，甲胄兜鍪之属。外成曰械，戈矛弓戟之属。一量者，同度量也。”所指意涵非常明确。只不过因为后世非秦，被人忽视而没有作为公认史料提出罢了。其二是“六亲相保，终无寇贼”。当代人大多激烈抨击秦政中的连坐制，几乎没有哪个史家或学人提出连坐制在当时的实际意义。这一条给我们展示了秦帝国自家的实际解释：连坐制的实际意义在于“六亲相保”，其实际效果则是“终无寇贼”。也就是说，起于战时管制的秦法连坐制，通过相互举发犯罪，而达到共同防止犯罪，进而族人亲人互相保护的目标。对于社会总体效果而言，没有人犯罪了，自然也就没有贼寇这种罪犯了。因为这一实际效果，秦统一中国之后，连坐制非但没有废除，反而是推向了整个华夏。自秦之后，后世断续沿用连坐制而始终不能彻底丢弃，应该说，这种实际效果起了决定性作用，尤其在战时社会。

就是在这次大巡狩滨海之行的后期，卢生徐福等几个方士第一次上书皇帝，万分肃穆地说海中有三座神山：蓬莱、方丈、瀛洲，上有仙人居之，请求携带童男童女出海求仙。从一个方面说，始皇帝亲临大海，眼见其壮阔辽远，对流传久远的海中有仙之传闻不可能完全拒绝相信；更兼其时嬴政皇帝的暗疾已时常发作，遂允准了卢生徐福之请，准许其筹划出海求仙。从另一方面说，其时六国贵族多有逃亡，许多贵族后裔都逃遁到海岛藏匿；嬴政皇帝完全可能以方士求仙为名目，派出精干斥候于护卫求仙的军士之中，以求查勘贵族藏匿之真实情形。

第三次大巡狩，在始皇帝二十九年（公元前218 年），时年嬴政四十二岁。

这次大巡狩的路线是：咸阳——三川郡（在阳武博浪沙遇刺）——胶东郡——之罘山——琅邪台——返经恒山——经上党——西渡河入关中。从时间看，是仲春（二月）出发，大约在立冬前后归秦，也是堪堪一年。这次大巡狩与上次紧紧相连，其使命大体也与上次大体相同。始皇帝第二次抵达海滨，登临之罘山，留下了两篇刻石文字，其内容与峄山石刻大同小异。这次大巡狩中发生的最大一件事，是三川郡阳武县博浪沙路段的刺杀皇帝事件。这一事件的真相后来见诸于史册：旧韩公子张良携力士埋伏道侧壕沟，以一百二十斤大铁锥猛掷嬴政皇帝座车，结果误中副车，刺杀未遂。但在当时，罪犯逃匿了，真相一直不明。嬴政皇帝下令在四周大搜查了十日，也没有缉拿到罪犯。

也就是说，这件震惊天下的大谋杀，案件当时并未告破。

这次大谋杀，给帝国君臣敲响了复辟势力已告猖獗的警钟，将帝国君臣从“天下和平”、“靡不清静”的时势评估中解脱了出来。时隔年余，嬴政皇帝微服出行关中，夜行兰池宫外，又遭数名刺客突袭。若非随行四武士力战击杀刺客，嬴政皇帝也许那一次就真的被复辟势力

吞没了。博浪沙大谋杀事件，兰池宫逢盗遇刺事件，是帝国新政的一个重大转折点。此后，嬴政皇帝与帝国权力的注意力，发生了一个极为重要的转折性变化——从全力关注构建文明盘整天下，转为关注对复辟暗潮的查勘，终于导致了三年之后（始皇帝三十四年）对复辟势力的公开宣战。从大巡狩而言，博浪沙大谋杀事件，也导致了嬴政皇帝出巡使命的重大改变——从相对简单的新政宣教，转变为巡边、震慑复辟与督导实际政务三方面。这一转变，从马上就要到来的又一次大巡狩中，可以清楚地看出轨迹。

第四次大巡狩，在始皇帝三十二年（公元前215 年），时年嬴政四十五岁。

这次大巡狩的路线是：咸阳——经旧赵之地——入旧燕之地——辽西郡——碣石——返回再经燕赵旧地——经上郡进入边地——巡视北边——南下归关中。这次大巡狩在史料中记载得最为简单，然实际意涵却最为丰富，主要大事是：碣石宣教新政，督导迟滞工程（坏城郭，决川防），部署求仙事，巡视九原并部署反击匈奴战事。若将史料残留的“点”联结起来，这次大巡狩的实际作为，则立即清楚地表现出内在的轨迹——这次大巡狩，无疑是嬴政皇帝即将实施的内外战略的预备举措。这个内外战略是：对外大举反击匈奴，对内大举镇压复辟。这两个大战略，是紧密相连的一个整体：镇压复辟必须以肃清长期边患为保证，巩固边地又必须以整肃内政为根基。

尽管史料对嬴政皇帝的北巡只有最简单的九个字：“始皇巡北边，从上郡入。”然只要将前后事件通联，这九个字的分量便大大的不同了。就事实说，匈奴长期为患北边，此时的秦军已经退守到九原黄河以南的北地郡与上郡驻扎，连紧靠大河的“河南地”也成了匈奴的不固定领地。要一举占据河南地，并扫灭阴山草原的匈奴主力，将匈奴部族驱赶得远离华夏，便要大举歼灭匈奴的有生主力骑兵；而要真正做到一举大胜，没有通盘的战略筹划是不可能的。此时的九原直道尚未

修成，粮秣兵器仍得通过上郡输送，诸方协同尤其要紧。事实上，正是在这次北巡之中，嬴政皇帝与蒙恬、扶苏等协同各方会商部署，最终议决：来年大举反击匈奴，战胜之后立即开始修筑长城。第二年的事实进展，几乎是完全地依照嬴政皇帝的战略筹划完成了。

唯其了解这一轴心目标，立即便可明白：所谓东游碣石，所谓部署求仙，全然是政道示形之法。用今日语言说，是造势以惑人。惑谁？自然是惑匈奴，惑一切有可能窥见其真实战略意图的内外敌对势力。唯其惑人，嬴政皇帝在这次大巡狩的东部之行中，将求仙之事铺排得很大，而且大举铺排了两次：第一次，公然地隆重地派遣卢生出海，访求两位传说中的古仙——羡门古仙、高誓古仙；第二次，嬴政皇帝即将离开东部之前，又大张旗鼓地派遣韩终、侯公、石生三人率船队出海，求仙人不死之药。

之后，嬴政皇帝的车骑仪仗销声匿迹了。

百年之后的司马迁，尚且只能留下九个字。此足以说明，直到后来的西汉时期，人们仅仅知道嬴政皇帝那次去了北地巡边，至于究竟在巡边中做了些什么，却一无所知。不是司马迁不想记述，而是因为没有依据，使其成为了一个永远湮没了的秘密。

一件值得注意的事情是：在嬴政皇帝离开东部之前，此前被派出求仙的卢生入海归来了。卢生求仙无着，却带回了那则载于史册的“亡秦者胡也”的著名谶言。这则谶言的形式载体很是不清楚，只说是“图书”。若依据传统分析，这则预言当是图谶形式，也就是某种皮张上画有一幅意向模糊的图画，旁边一句字迹古奥而含意似明不明的一句谶言。这幅画究为何物，已不得而知了。然这句谶言，却是明白无误地被记载了下来。

这件事至少说明：其一，嬴政皇帝在东部碣石逗留的时间不会很短，估计至少两个月上下，否则以古代船只之航速卢生不可能完成往

返。最大的可能是，嬴政皇帝在有意等候。之所以如此，完全是要教天下认定：皇帝东游只是要求仙，别无他事。其二，天下复辟势力也关注着边患，企图借匈奴之力火中取栗，有意制造了这则谶言，借以扰乱嬴政皇帝心神，并激发秦军早日与匈奴大战。因为，在六国贵族看来，匈奴正在强大之时，而秦军正在多年大战后的疲弱之期。与强大的匈奴开战，时日越早，对秦军越是不利。若秦军主力一旦战败，则复辟势力自可趁机大举起事。

以帝国第一代君臣之雄才大略，不可能看不透如此浅薄的伎俩，更不可能如《史记·集解》中东汉经学家郑玄所解释得那般荒唐："胡，胡亥，秦二世名也。秦见图书，不知此为人名，反备北胡。"距始皇帝仅百年之遥的司马迁，自然清楚这则谶言之实际所指，更不可能不知道秦二世之名，然却相对暧昧了许多，只录谶言，而不直说因果关系，只在记载谶言之后说了事实："始皇乃使蒙恬发兵……"虽然，司马迁的指向显然也与郑玄相同，然却硬是不明说。这里显然有两个原因：一则是司马迁"信则存信，疑则存疑"的相对严肃的治史态度，自知此等说法荒诞不经，遂不予置评；二则是司马迁基于西汉时期之大势，对秦帝国的历史只能是表面相对公正，而实则腹诽。此等堆积烟云的录史笔法，笃信怪力乱神的解说手法，是后世史家与注释家解读秦帝国历史的两大基本弊端。唯其如此弊端丛生，遂使秦帝国的种种历史真相的澄清变得分外艰难。这是后话。

依据常理解析，嬴政皇帝与随行重臣成算在胸，根本不会为谶言所动。然在表面上，帝国君臣却向外界释放了这则谶言，嬴政皇帝也正好以此谶言为由头北上巡边。这当如何解释？若果然如郑玄所言，看做帝国君臣愚昧不识天机，诚可笑也。显然，这是帝国君臣的将计就计——你要出谶言么，我便正好借此反击胡人，做好这件最该做的大事。

当然，嬴政皇帝在东部的时日，也非全然耗费在求仙事上。毕竟，天下皆知嬴政皇帝勤政，若示形太过，则未免太假，总得有些许政事作为。于是，有了嬴政皇帝对燕齐旧地的迟滞工程的有力督促。这便是坏城郭、决川防。碣石之地，正当旧燕赵齐三国拉锯地带，要塞林立，川防累累，相互攻防，相互淹决，堪称天下川防为害最烈之地。尽管此时中原川防已经顺利疏通，然此地却是迟滞了许多。嬴政皇帝就此彻底解决，正好一举两得。诸般工程雷厉风行地开始之后，随行群臣会商，又在巨大的碣石门上刻下了一篇千古文字，说的主要是帝国新政中的民生工程，刻石文如下：

碣石门刻文

> 遂兴师旅，诛戮无道，为逆灭息。武殄暴逆，文复无罪，庶心咸服。
>
> 惠论功劳，赏及牛马，恩肥土域。皇帝奋威，德并诸侯，初一泰平。
>
> 堕坏城郭，决通川防，夷去险阻。地势既定，黎庶无繇，天下咸抚。
>
> 男乐其畴，女修其业，事各有序。惠被诸产，久并来田，莫不安所。
>
> 群臣诵烈，请刻此石，垂著仪矩。

这篇碣石门刻文中值得注意的新提法，是“德并诸侯”。与此相联，从上次大巡狩的之罘刻石文、东观刻石文开始，帝国宣教中开始强调秦政的德行。而在第一次大巡狩的刻石文中，功业叙述与新政内容叙述为主，正面强调皇帝之德者很是浅淡，琅邪刻石文仅云：“皇帝之德，存定四极。”显然，并没有将皇帝之德扩展到一统之前。这次不同，将平定六国第一次提为“德并诸侯”。这是一个很大的变化。当然，此前的之罘山刻石文已经开始向彰显皇帝之德靠近，但尚不鲜

明，其文辞为“奋扬武德”，东观文辞则为“皇帝明德”。然则，都没有从总体上将统一天下、开创文明的大功业归结为“德”的力量。这次的“德并诸侯”四个字，显然是大大地彰显了德功德政。马上将要看到的第五次，也就是最后一次大巡狩的会稽山刻石文，对“德”也同样做了鲜明强调，文辞为：“皇帝休烈，平一宇内，德惠修长……圣德广密，六合之中，被泽无疆。”

这一宣教转折，是帝国君臣在反复辟中的策略转变。

秦奉法治，更兼为政求实，对王道德政历来嗤之以鼻。虽然，秦政理念认为法治才是真正的德政爱民；但是，由于王道德政已经成为先秦治国理论的一大流派，且其主旨与法家格格不入，故而秦政从来不屑提起德功德政，更不言德治。此时为何有此一变？根基在时势之变也。秦一天下之后，六国贵族与儒家门派对秦政的攻讦有一轴心言论，便是“暴政失德”。这一攻讦性评判，既因秦政文告从来不屑言及德政而使民众有所惶惑，又因复辟势力的日渐活跃而大有加剧之势；尤其是焚书坑儒之后，秦不言德，似乎已经成了秦政本身无德的一个表征。对此，政治嗅觉极为敏锐的帝国第一代君臣不可能没有觉察。当此之时，正面涉及秦之德政，自然成为一种时势所必须的策略，一种反击复辟的宣教方略，而非秦政真正与迂腐的王道德政同流合污。

纵观嬴政皇帝的历次大巡狩，其艰难险阻每每令人惊叹不已。

嬴政皇帝之大巡狩，跋山涉水屡抵边陲，却从来没有涉足过富庶繁盛之地。每次出巡，中原的洛阳大梁新郑的风华地带都是必经之路，却没有一条史料记载过嬴政皇帝在此间的逗留。旧齐之临淄，更是天下赫赫大都。嬴政皇帝两赴旧齐滨海，却都没有进入临淄。东临碣石，濒临燕国，嬴政皇帝也没有去燕都蓟城徜徉一番。五次大巡狩，第一次赴陇西北地与上郡，三地俱为蛮荒边陲，俱为连绵大山，路况最差，气候最恶，又兼有匈奴游骑袭击之风险，安有舒适可言哉！第二次大巡狩，几乎整整一年皇帝都在外颠簸。登泰山封禅，而

骤逢“风雨暴至”，以至只有在五棵大树下避雨。当代人皆知，雷电风雨之中在大树下避雨是极为危险的，而其时之嬴政皇帝不知此等科学道理，幸未被雷电击中，何其大险也！后过江水，则“逢大风，几不得渡”，连随身玉璧也颠簸沉入江水。再从湘水登衡山，“遇风浪，几败溺”，也就是说，几次险遭沉船而淹死。因有此等大险，所以这次大巡狩“至此山而免”，才踏上了归程。

如此奔波一年，刚刚过了冬天，嬴政皇帝又立即再度出巡。这第三次大巡狩更险，方出函谷关，便在三川郡博浪沙路段突遭大谋杀——旧韩世族公子张良带其结交的力士，以一百二十斤大铁锥猛击行刺！若非误中副车，嬴政皇帝很可能就此归天了。归来途中，嬴政皇帝为一睹当年长平大战之胜迹，硬是舍弃了相对舒适平坦的河内大道，而穿越了崇山峻岭的上党山地，其崎岖艰难无须描述。年余之后，嬴政皇帝微服出巡关中，夜行兰池宫外，又突遭数名刺客截杀。《史记·秦始皇本纪》对遇刺险境只有淡淡两字：“……见窘。”就实而论，随行有四名高手武士力战护卫，尚且陷入窘迫之境，可见其性命之险！

第四次长距离大巡狩，又是直接抵达滨海之碣石门。那时的滨海地带，是人迹罕至的荒莽边陲，与今日之沿海万不能同日而语，其艰难险阻多矣！碣石门事完，嬴政皇帝又奔西北而去，进入匈奴流窜的北边之地巡视，部署完军政大略后，又从河西高原的荒莽上郡返回咸阳。

后世皆知，秦帝国之驰道、直道、郡县官道相交错，交通网络已经是前所未有的便捷。若嬴政皇帝的大巡狩只走大道，应该是极为快捷且相对舒适的。然实际情形却恰恰相反，嬴政皇帝足迹所过，十有八九都是没有大道的险山恶水，其迂回绕远自不待言，其艰险难行更是亘古未见。姑且以大数计之，平均每次大巡狩以万里上下计，则五次大巡狩便是五万里上下。若再加上秦王时期的三次出行，七八万里

之数当不为夸大也。在以畜力车马为交通工具的时代，在华夏山川之绝大部分尚未开发的时代，要走完七八万里山水险地谈何容易。

嬴政皇帝五十岁劳碌力竭，岂非古今君王之绝无仅有哉！

三　隆冬时节的嬴政皇帝与李斯丞相

从频阳归来，嬴政皇帝第一个召见了丞相李斯。

皇帝直截了当地对李斯提出了一个主张：停止骊山陵与长城两大工程的远途徭役征发，骊山陵教内史郡老秦人修建，长城各段由附近郡县征发修建，中原与旧楚地不再征发徭役。末了，嬴政皇帝问了一句："丞相思之，是否可行？"李斯默然思忖良久，终于一拱手道："陛下，此策虽好，有利于安定民心，然却难以实施。"嬴政皇帝很是惊讶："为何难以实施？有人阻挠？""大秦律法严明，安得有人阻挠哉！"李斯摇头叹息了一声，又道，"陛下多年执掌大政，可能忽视了关中人口的变化。据老臣所知民户数，目下之关中人口总共五百万上下；其中，老秦人只占两成左右，堪堪百万人而已，且大多为老弱妇幼；其余七八成多，都是近十年迁入的山东人口，计四百万余。若以关中民力修建骊山陵，老秦人实则无可征发。所能征发者，依然是迁入关中的山东六国贵族与平民人口。然则如此一来，骊山陵工地则有可能成为骚乱动荡之根源。"嬴政皇帝惊讶道："何以有此一说？"李斯道："灭六国之后，骊山陵开始大修，集中了十万余六国罪犯，人云刑徒十万也。若再将迁入关中的六国贵族青壮征发于骊山，则骊山将聚集数十万山东精壮人口。若六国贵族趁机生乱，便是肘腋之患。此前，已经有黥布作乱，陛下安得不思乎！"嬴政皇帝默然了，良久，大是困惑地问了一句："怪亦哉！关中老秦人如何快没有了？"

“陛下龙行虎步，无暇顾及细节矣！”李斯怅然一叹，提起案头大笔在备用的羊皮纸上边写边道，“陛下想想：以秦昭王后期领土计算，老秦人总共千万上下；其中陇西、河西、巴蜀、关外几郡人口，大约占秦人六成，有五百万上下；关中腹地人口，大约占秦人四成，有三百万余。关中腹地这一半人口，加上整个陇西数十万人口，是真正的嬴秦部族，也就是老秦人了。自灭六国大战开始，秦国主力大军连同咸阳及各要塞守军，再加皇室与各种官署护卫军士等，总数将近百万。一百万之中，真正的老秦人至少占去七成上下。如此，以全部秦人总数计，大体是十人一兵；而若以秦国成军人口基数计(注)，则已经是两男一兵了，到顶了。平定六国大战中，秦军将士战死三十余万，后续征发又如数补入，这就是一百三十余万了。平定六国之后，又征发三十余万民力进入南海，其中八成是秦人男女；再加几次征发老秦人赴北河守边，又有几次与山东人口互换迁徙。总体说，关中迁出的老秦人计一百余万，入军带前后伤亡八十余万，总计两百余万……目下之关中老秦人，除了在军男子，八成都散布到边陲去了……”

嬴政皇帝第一次长长地沉默了，脸色阴沉得可怕。

也是第一次，嬴政皇帝没有理睬李斯，一个人径自转悠出去了。及至外厅值事的蒙毅察觉有异而匆匆进入书房，李斯还一个人木然坐着不知所以。蒙毅低声道：“丞相连日劳碌，回去歇息也。陛下若有事，我及时知会便了。”李斯长叹一声道：“蒙毅啊，大秦新政该有所盘整了。皇帝忧心，老夫也是寝食难安也！”蒙毅一时无对，李斯也就一拱手踽踽去了。

寒风料峭，嬴政在那片皇城仅有的胡杨林中转悠着，第一次觉得有一丝凉意爬上了脊梁，渗入了心脾。秦人从马背部族鏖战到诸侯，再鏖战到战国，再鏖战到天下共主，靠的是甚？靠的是打不垮的以嬴秦部族为轴心的老秦人！数百年来，无论如何艰危局面，秦国都能坚挺过来，全部的根基都在于精诚凝聚万众一心的老秦人，在于无可撼

动的嬴秦轴心。而今，嬴秦部族一朝消散了？老秦人一朝消散了？竟只有关中腹地的百万老弱妇幼了？果真如此，天下一旦有事，关中一旦有变，秦政之底气何在？嬴政啊嬴政，若非李斯今日算账，你还是懵懂不知所以也。多少年来，你忙于运筹大战场，忙于运筹创制文明，尽情地挥洒着老秦人，老秦人被征发成军，老秦人被派往南海，被派往北河，被派往淮北淮南，被派往辽东，被派往一切应该镇抚的地方……老秦人无怨无悔，总是高呼着那句“赳赳老秦，共赴国难”的老誓言，义无反顾地走出函谷关，义无反顾地踏上陌生的土地，将自己丰腴富庶的故乡留给了昔日的敌人……若是天下安宁秦政无事，骄傲宽厚的老秦人或可在青史留下巍巍然一笔。然则，如今是复辟暗潮汹涌猖獗，种种迹象都预示着六国贵族在密谋举事，要恢复他们失去的山河社稷！若果真面临与复辟势力的生死决战，嬴政啊嬴政，你手中的力量何在？若有三百万老秦人在关中，嬴政何惧天下复辟骚乱？今日如何，你这个皇帝在关中连十万兵力也拉不出来了，何其大险也！以战国强力大争之惯性，六国贵族的复辟大潮必然再次到来，没有再次决战的胜利，大秦新政便不能真正地巩固。今日看来，这已经是大势所趋之必然了。然则，果真决战之日来临，大秦何以安天下？

仔细想来，嬴政深深地懊悔了。悔之者何？大大低估了复辟势力的顽韧抵抗也。身为总领天下的皇帝，你嬴政全部用尽了后备力量，消散了秦政的轴心力量，而只全力以赴地创制文明盘整华夏抵御外患，竟没能给镇压复辟留下最为可靠的一支生力军，如此短视之嬴政，何堪领袖天下哉！若是战场，你便是只看到了当下战胜，而没有看到即将到来的再次决战。你也看了上党的长平大战遗迹，可你做到了武安君白起那般深谋远虑么？没有！你嬴政多么像那个颇有几分迂阔的乐毅，一心只想以“化齐”结束灭国之战，结果如何？非但没有化得了齐国，反倒是六年不下一座孤城，最终导致了齐国的死灰复燃。

战场便是战场，打仗便是打仗。打仗要流血，要死人，要歼灭敌方；而不会是不流血地感化对方。身在战场却心在感化，何其迂腐

哉！政治战也一样，你嬴政灭人之国，夺人之地，毁人之社稷，还打算教他们真正地服从你的新政，做你的驯服臣民，当真岂有此理哉！若是秦国被灭，你嬴政能甘心臣服于人？当初若看透此点，看透复辟势力之顽韧，自当留下老秦人根基力量。若当真有三百万老秦人在，只怕六国贵族也未必敢如此猖獗。你嬴政今日才清醒的事，六国贵族只怕早早已看到了。否则，那么多接踵而来的谶言流言刻字，纷纷说秦政必亡嬴政当死，其根基何在？由此看去，若果真有一日复辟势力大举起事，安知不是自己的方略缺失所诱发？嬴政一生历经大风大浪，何惧决战，然则，对此等因自己犯错而诱发的决战，嬴政却感到钻心地痛楚……

思绪潮涌，嬴政皇帝很有些埋怨李斯了。

皇帝想不通一件事：如此重大的隐患，李斯又如此清楚地了解，为何不早日说出来？是他这个皇帝不容人言？清醒地说，自己这个皇帝对言路尚算是广泛接纳的，至少，不足以使李斯这样的首席大臣缄口不言。是李斯没有看到这一隐患的巨大风险？以李斯的敏锐透彻，以及今日说及这一隐患时的忧虑与对老秦人口散布的熟悉，不能说李斯没有想到。是李斯在选择进言的最好时机？不会也。果然在选择时机，岂不是说李斯连防患未然未雨绸缪这样的谋划意识都没有了？那，究竟是何等原因使李斯一直没有提出这个如此重大的失误？嬴政皇帝一时想不明白了。自李斯用事以来，二十余年中李斯始终与自己保持着惊人的一致。即或是反复回想，嬴政皇帝仍然想不出李斯与自己曾经有过何等重大歧见。当然，《谏逐客书》那次不算，那时李斯还没有进入中枢。嬴政皇帝曾经为此深以为欣慰，几乎时常有一种先祖孝公与商君的君臣知己的感喟。若非如此，皇室如何能与李斯家族结成互婚互嫁的多重联姻关系？嬴政皇帝自来秉性刚烈明澈，若非深感投合，绝不会基于巩固权力而去结婚姻之盟。在嬴政皇帝内心，也从来没有将这种君臣私谊带入国政。也就是说，从来没有因为姻亲关系而不加辨识地认可过李斯。之所以每次大事都能契合，实在是李斯

与自己太一致了，一致得如同一个人。在整个帝国群臣中，只有李斯做到了这一点，其他任何人都不可能。从当年老臣一个个数来，王绾、王翦、蒙恬、尉缭、顿弱、郑国、姚贾、蒙武、王贲、蒙毅、冯去疾、冯劫、李信等等等等，谁没有与自己这个皇帝有过政见争执？确实，独独李斯没有过……且慢，这，正常么？心头一闪念，嬴政皇帝竟然吓了一跳，耳畔蓦然响起了王贲的临终遗言：“丞相李斯，斡旋之心太重，一己之心太过……”莫非，李斯二十余年与自己这个君王的惊人一致是刻意的，是时时事事处处留心的结果？笑谈笑谈，不能如此想！果真如此，权力机谋之神秘岂非不可思议了！且慢，换个角度想想。李斯会不会不是机谋，而仅仅是畏惧自己这个君王变幻莫测而谨慎从事？毕竟，李斯并没有附和过自己的明显错失，也没有附和过某些特定事件。譬如，用李信为大将灭楚是一次明显错失，李斯便没有附和。当然，也没有反对。当年软禁太后，灭赵之后默许赵高杀戮太后家族昔年在邯郸的所有仇怨之家，这两件事李斯都没有附和。李斯与自己一致的，都是被事实证明了的正当决断。既然如此，夫复何言？一时之间，嬴政皇帝又想不明白了……

三日之后，皇帝再次召见了李斯。

窗外大雪纷飞，君臣两人围着木炭火通红的大燎炉对坐着，一边啜着热腾腾的黄米酒，一边低声地说着。嬴政皇帝没有提说上次会谈的一个字，只坦诚地对李斯说了来春准备出巡的谋划，要李斯预为谋划。李斯既随和又谨慎，沉吟片刻方道：“老臣本心，陛下体魄大不如前，不宜远道跋涉。陛下威望超迈古今，居大都而号令天下，无不可为也。陛下劳碌过甚，国之大不幸也……”见皇帝默然不语，李斯又道，“当然，若陛下意决，老臣自当尽心谋划，务使平安妥善。”嬴政皇帝道：“来春出巡，定然是最后一次了。这次回来，哪也不去了，只怕也去不了了。这次，我想看看东南动静，挖挖那班煽风点火的复辟渣滓。还想看看，能否将散布的老秦人归拢归拢。若有可能，还想看看万里长城，那么长、那么大的一道城垣，自古谁见过也。一起，去

看看。”嬴政皇帝断断续续地说着，没有一个字触及李斯前边的劝谏之辞。李斯遂一拱手道：“出巡路径不难排定。须陛下预先定夺者，留守咸阳与随同出巡之大臣也。其余诸事，无须陛下操心。”

“冯去疾、冯劫留守。丞相与蒙毅，随朕一起。”

“陛下，要否知会长公子南来，开春随行？”

“扶苏？不要了。那小子迂阔，不提他。”

嬴政皇帝不明白自己如何一出口便拒绝了李斯，且将自己的真实谋划深深地隐藏了起来，竟不期然承袭了赶走扶苏时的愤懑口吻。其实，嬴政皇帝一瞬间的念头是：不能教扶苏再回咸阳陷入纷争了，必须亲自为扶苏蒙恬廓清一切隐藏的危机，全面谋划一套应变方略，而后再决断行止。这一想法，嬴政皇帝不想说。虽然，嬴政皇帝又说了许多出巡事宜，可自己也不明白，为何再也没有将这一最深图谋知会李斯的欲望了。

暮色时分，李斯走出了皇城，消失在纷纷扬扬的大雪中。

李斯的心绪沉重而飘忽，如同那沉甸甸又飘飘然的漫天大雪。秋冬以来，皇帝的言行似乎发生了某种不可捉摸的变化，有了某种难以言说的心事。何种变化？何种心事？李斯似乎隐隐约约地捕捉到了某种影子，可又无法确证任何一件事情。以嬴政皇帝的刚毅明朗，不当有如此久久沉郁的心绪。然则，这又能说明何事？皇帝盛年操劳，屡发暗疾，体魄病痛自然波及心绪，不也寻常么？皇帝主持完王贲葬礼归来，第一件事便想减轻天下徭役，究竟动了何等心思，仅仅是听到了刘邦结伙逃亡与黥布聚众作乱么？果真如此，倒也无可担心。然则，皇帝的沉郁，皇帝那日听到关中老秦人流散情形后的肃杀默然，似乎都蕴藏着某种更深的意味。况且，历来敬重大臣的皇帝，那日径自将他一个人丢在书房走了，这也实在是绝无仅有的事了。然无论皇

帝如何扑朔迷离，至少，有一点似乎是明白无误的：皇帝开始思索新政得失了，开始想不着痕迹地改正一些容易激起民众骚动的法令了，提出改变徭役令便是显然的例证。那么，为何有如此动议？是皇帝对整个大秦新政的基本点有所松动，还是具体地就事论事？若是后者，无须担心，李斯也会尽力辅佐皇帝补正缺失。然则若是前者，事情就有了另外的意味了。举朝皆知，对大秦新政从总体上提出纠偏的，只有长公子扶苏一个人，扶苏的主张是稍宽稍缓，尤其反对坑杀儒生。若基于认可这种总体评判而生发出补正之议，将改变徭役征发当做入手，则李斯便需要认真思谋对策了。原因很清楚，李斯既是大秦新政的总体制定者之一，又是总揽实施的实际推行者；帝国君臣与天下臣民对大秦新政的任何总体性评判，最重要的涉及者，第一是皇帝，第二便是首相李斯。而自古以来的鉴戒是，天子是从来不会实际承担缺失责任的，担责者只能是丞相；没有哪个臣子会公然指斥皇帝，更不会追究皇帝的罪责，但言政道缺失，第一个被指责的必然是丞相；丞相固然为群臣之首，但也是臣子，并不具有先天赋有的不被追究的君权神授的神圣光环。也就是说，假若皇帝真正地在某种程度上认可了扶苏的主张，他这个首相便须得立即在总体实施上有所变更，向宽缓方面有所靠拢；否则，秦政“严苛”之名，便注定地要他李斯来承担了。可是，皇帝是这样么？他有意提到扶苏，皇帝如何还是一副愤然的口吻……

“禀报丞相，回到府邸了。”

辎车停住了。李斯静了静神，掀帘跨出了车厢。

冰冷的雪花打在脸上，李斯蓦然觉察到自己的脸颊又红又烫，心头似乎还在突突乱跳，不禁自嘲地笑了。李斯啊李斯，你这是如何了，害怕了么？不。你从来都是无所畏惧的，从来都是信心十足的，从来都是义无反顾的，你怕何来？论出身，你不过是一个上蔡小吏，一个自嘲为曾经周旋于茅厕的厕中鼠而已。是命运，是才具，是意

志，将你推上了帝国首相的权力高位而臻于人臣极致。李斯没有辜负这一高位，李斯不是尸位素餐者，李斯尽职了，李斯尽心了。李斯的功勋有口皆碑，皇帝对李斯的倚重有目共睹。自古至今，几曾有过大臣的子女与皇帝的子女交错婚嫁？只有李斯家族做到了……那么，你究竟心跳何来？害怕何来？对了，你似乎觉察到了皇帝意图补正新政的气息，你觉察到了有可能的朝局变化。对了，你李斯怕皇帝补正治道，你这个丞相便要做牺牲，上祭台。是也是也，假若当初你不那么果决地反对扶苏，而只是教冯劫姚贾他们去与扶苏辩驳，今日不是有很大的回旋余地么？可你，立即向皇帝禀报了扶苏的不当言行，使皇帝大为震怒并将扶苏赶去了九原监军。如此一来，扶苏岂不成了你李斯的政敌？扶苏是谁，是最有可能的储君。与储君相左，你李斯明智么？如今，皇帝有可能与储君合拍了，你若再与皇帝政见疏离，与储君政见相左，你这个丞相还能做下去么？而一旦被罢黜查究，安知对秦政不满者不会对你鸣鼓而攻之？其时，所有的功业都抵挡不住那潮水般的汹汹攻讦。商君功高如泰山，尚且因君主易人而遭车裂，你李斯的威望权力功业能大得过商君？若将“苛政”之罪加于李斯之身，又岂是灭族所能了结？李斯啊李斯，谨慎小心也，一步踏错，千古功罪啊……

踩着寸许新雪，走进火红的胡杨林，嬴政皇帝觉得这个早晨分外清爽。

“父皇！”一个清亮的声音从红叶中飘来，流露出浓郁的惊喜。随着喊声，一个少年手持短剑飞跑而来，扑到了嬴政皇帝怀中。“啊，长不大的胡亥也！”嬴政皇帝慈爱地拍打着少年汗水淋漓的额头，抚摸着少年一头乌黑厚实的长发，“大雪天，起这么早做甚？”少子胡亥抬头赳赳高声道：“雪天练剑！胡亥要杀匈奴！”嬴政皇帝不禁一阵大笑：“你小子能杀匈奴？来，砍这根树桩，看看你力道。”胡亥脆生生说声好，退后两步站定，嗨的一声吼喝，双手举剑猛力剁向面前一棵两三尺高的枯树桩。只听嘭的一声闷响，短剑卡在了新雪掩盖下的交

错枝杈中。胡亥满脸通红，使足全力猛然拔剑，剑未拔出，双手却滑出了雪水打湿的剑格，噗地向后跌倒，人已滚进了雪窝之中。嬴政皇帝乐得仰天大笑，拉起了一身黑白混杂的小儿子，右手轻松地拔出了短剑笑道："父皇少时也用过这般短剑，看父皇还会用不会，教你小子看看。"说罢马步站定，沉心屏气，单手缓缓举剑将及头顶，陡然一喝斜劈而下，只听咔嚓一声大响，树桩的三分之一飞进了雪地。与此同时，嬴政皇帝也瘫坐在了雪地上呼呼大喘，一时脸色苍白。

"父皇万岁——"胡亥兴奋地高喊着。

"万岁你个头！"嬴政皇帝喘息着笑骂了一句。

"父皇起来起来。"胡亥跑过来扶起了父亲，比自己劈开了树桩还高兴。

"你小子说说，方才看出窍道没？"

"父皇大人，力气大……"

"蠢！"嬴政皇帝又笑骂一句，"那是力气大小的事么？"

"父皇明示！"胡亥一脸少不更事的憨笑。

"记得了。短剑开物，忌直下，斜劈，寸劲爆发，明白？"

"明白！"胡亥赳赳高声，两眼却分明一团混沌。

"你小子也！看着灵气，实则猪头！比你扶苏大哥差几截子！"

嬴政皇帝很是生气，骂出来却禁不住一脸笑意。不知为何，嬴政皇帝看见这个小儿子便觉得可乐，从来生不出在长子扶苏面前的那般威严肃杀。这个胡亥也是特异，十五六岁的大少年了，永远地一副童稚模样，脆生生的声音，憨乎乎的笑容，白白净净的圆面庞，恍然一

个俊俏书生一般。不管父皇如何训斥，这小胡亥永远都是脆生生地答话混蒙蒙的眼神憨乎乎的笑脸，教嬴政皇帝又气又乐。后来，皇帝也就索性只乐不气了。此刻，胡亥便脆生生道："不！胡亥的法令修习第一！扶苏大哥比不过！"

"噢？那你小子说，以古非今，密谋反秦，该当何罪？"

"儒家谋逆，一律坑杀！"

"问你儒家了么？"

"禀报父皇！老师教的！"

"老师？啊，赵高教的好学生也！"嬴政皇帝大笑起来。

"父皇！儿臣一请！"

"噢？你小子还有一请？说。"

"儿臣要跟父皇游山玩水！不不不！巡视天下，增长见识！"

"啊呀呀，小子狗改不了吃屎，还装正经也！"

嬴政皇帝乐不可支，笑得眼泪都出来了，一时自觉胸中郁闷消散了许多。小胡亥红着脸不知所措。嬴政皇帝抚摸着胡亥厚实乌黑的长发笑道："小子别噘嘴了，开春之后，父皇带你去游山玩水，啊。"胡亥哭丧着脸道："父皇，儿臣没记好，没说好，你不要学了嘛。"嬴政皇帝又是一阵大乐，笑道："你小子也！赵高教你两句话都记不住，自家说本心话也便罢了，还卖了人家老师。"胡亥赳赳高声道："胡亥没卖老师！老师好心，使胡亥教父皇高兴，说这是头等大事！""好好好，头等大事。"嬴政皇帝连连点头，"左右教你小子跟着游山玩水便是了。父皇也多笑笑了。"

少年胡亥高兴地走了，说是该到学馆晨课了。

嬴政皇帝兀自嘿嘿笑着，骂了句你个蠢小子读书有甚用，径自徜徉到白雪红叶交相掩映的胡杨林中去了。对于自己的二十多个儿子，十多个女儿，嬴政皇帝亲自教诲的时日极少，可说是大多数没见过几面。可以确知的是，嬴政皇帝叫不全儿女们的名字，记不全儿女们的相貌，更不清楚大多数儿女的学业才具。依据嬴氏王族的法度：由驷车庶长（帝国时期为宗正）在每季的末月，对皇子公主的诸般情形向君主归总禀报。在秦王嬴政之前，这一法度的具体实施的通常形式是，君主亲自听取禀报，而后再亲临考校，对王子公主一一督导，每年至少四次。

自从嬴政亲政，皇族法度发生了一次巨大的变化——废除了皇后制，实际上也自然地废除了嫡庶制。这一变化也必然带来了后宫秩序的变化：最是人际繁杂交错的后宫没有了主事的国母，即或是爵位最高的妻子，也无法具有王后皇后那样的权威。于是，历来自成体系的皇室后宫不再成为最特异的封闭式天地，而一并纳入了皇城辖制体系——事务人事俸禄等以皇城体系各自归署辖制，皇帝的一大群妻子与一大群儿女，则由太子傅官署与宗正府会同管辖（除了皇子公主的学业归太子傅官署，其余有关血统认证爵位确定等一概由宗正府管辖）。

从实际效果说，这一变革完全打破了此前数千年稳定的君王后宫传统，带来了诸多无所适从的混乱，也带来了诸多未曾预料到的开放与方便。最大的混乱是，包括皇帝一大群妻子在内的后宫的所有女子，其言行功过没有了细腻有度的考察，过错也很难做到及时制裁。因为，对皇帝的妻子们与各等级的女官宫女们，由内侍官署的太监们履行督导是很难的，而由分别隶属于郎中令与宗正府的皇城机构与皇族机构的朝官们履行督导，更是不可能的。于是，皇帝的妻子们尽管爵位高低不同，但因为其荣辱不再与所生子女的嫡庶地位相连，而在

实际上没有了差别。这种嫡庶之别，是宗法制根基之一，在古代的地位差别几乎是本质性的。由于没有了这一最为重要的差别，其导致的实际后果便是：所有的后宫女子都可以做皇帝的妻子，不同仅仅在于爵位高低；而只要能为皇帝生下一个子女，则立即便是实际上的妻子。于是，女子们的诸般矛盾自然多了起来，谁能与极少见到的皇帝尽可能多地同榻共枕，便成了最为实际的争夺内容。

与这种表面混乱相连，最大的好处是后宫女子相对开放了，活动方便了。后宫管理的官署化，使女子们和皇子公主们接触朝官的机会大大增多，与外界交往的机会自然也大大增多了。自然而然地，后宫不再是全封闭状态了。当然，这里有一个大根源，这便是战国的奔放风习依旧在焉。战国之世，各国风习都很奔放自由。起自马背部族的秦人赵人，更是远远没有后来的拘谨。秦昭王的母亲宣太后，能对着外国使节公然谈论丈夫与自己的性交方式；嬴政的母亲赵姬能与外臣公然私通，且与后来的嫪毐生下了两个儿子。凡此等等，皆从一个侧面证实了那时的大自由风习。

然则，嬴政皇帝并没有因为这种奔放与自由，而成为糜烂的君王。事实恰恰相反，全副心思都在国家政务的嬴政，除了外出巡政，只要在咸阳，几乎总是不分昼夜地在书房忙碌。用当时老百姓的话说，皇帝忙，忙得连放屁的空儿都没有！如此一个皇帝，根本不可能如后世皇帝那般，将每晚需要同榻的女子事先选定，而后再由太监侍寝，站在榻旁记录交配的时刻，以确证子女血统无误。嬴政皇帝天赋异禀，体魄壮伟精力超人，然却对男女性事既缺乏浓烈的兴趣，也缺乏或细腻或狂热的各种癖好——譬如后世诸多皇帝都具有的那种色痴色癖——为此，实在没有刻意将某某女子铭刻在心的要死要活的心情。嬴政皇帝的时间被政务排得满满，性事很匆忙，也很简单；往往是走进后宫便要发泄，要找女人，没有任何特定目标，见谁是谁，完事即刻走人；过去了也就过去了，连交合女子的相貌都记不得了。往往是宗正府报来一个新皇子新公主出生，并同时报来母亲的名字，嬴

政皇帝才依稀想起连连发问，啊，是否那个女子？细细的，软软的，眼窝大大的？嬴政皇帝记得，自己在生下第十八个儿子胡亥之后，体魄莫名其妙地大见衰竭，对男女性事没有了任何念想。后来，嬴政皇帝才从一个交合女子的口中得知，后宫人群之所以将胡亥称为少子——最小的儿子，原因在女子们彼此心照不宣，皇帝不行了。可后宫女子们未曾预料到的是，自老方士徐福医护皇帝后，情形又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皇帝又骤然雄风大长了。有时，嬴政皇帝还得接连与两三个女子交合方能了事。所以，胡亥的少子名号还在头上，妻子们却又为嬴政皇帝接连生了几个儿子几个女儿……

从古至今，嬴政皇帝在女子事上是最为不可思议的一个，说浑然无觉亦不为过。帝国后宫女子众多，因为没有了皇后制与嫡庶制，所以整个后宫女子都泛化为皇帝的妻子群。如此一来，似乎嬴政皇帝拥有成千上万的女子。六国贵族与后世史家更是加油添醋，将六国宫女连同六国宫殿一起算给了嬴政皇帝，说秦宫女子之多，连渭水也被染成了胭脂河。尽管如此，嬴政皇帝却没有给后世留下任何一则宫廷秽闻。大概是因为嬴政皇帝的性方式不可思议的简单化也。而这种宫廷秽闻，后世任何一个时期的皇宫都是大批量的。

嬴政皇帝只熟悉两个儿子，长子扶苏，排行第十八的少子胡亥。

他还依稀地记得，为自己生下第一个儿子的，是一个齐国商贾的女儿。那是母后赵姬在最后几年操心自己老是不大婚，委托那个茅焦为自己物色的一个女子。因为是第一个，嬴政皇帝还记得那个女子的名姓，齐姬。也因为是第一个，嬴政皇帝也还记得齐姬的美丽聪慧与明朗柔美。齐姬虽是齐国女子，却一直跟随着商旅家族在吴地姑胥山（姑苏山古名）长大，一口吴越软语经常教嬴政大笑不止。不幸的是，齐姬生下第一个儿子后没有几年，便因随他进南山章台宫而受了风寒，一病去了。那时候，第一个儿子还很小，有一日在池畔咿呀念《诗》，被嬴政听见了两句：“山有扶苏，隰有荷华。”嬴政感慨中

来，便给这个长子取名为扶苏。扶苏者，小树也。山上生满小树，洼地长满荷花。这是《诗·郑风》中的一首歌。儿子慢慢地如同小树般长大了，伟岸的身架，明朗的秉性，极高的天赋，像极了父亲，嬴政很是为此欣慰。嬴政皇帝对扶苏的唯一缺憾，是很早察觉出扶苏秉性中宽厚善良的一面。自然，对于寻常臣民子弟而言，宽厚善良绝非缺憾，然对于有可能成为一个君王的少年，明显的宽厚则多少有些教人不踏实。然无论如何，扶苏无疑是二十多个皇子中最具大器局的一个，也是众皇子中唯一拥有朝野声望的一个。总体说，嬴政皇帝还是满意的。

最熟悉的另一个，胡亥，则大为不同。胡亥的生母是不是胡女，嬴政皇帝已经记不得了。胡亥因何得名，嬴政皇帝也记不得了。嬴政皇帝记得的，是这个儿子从小便有一个令人忍俊不能的毛病——外精明而内混沌，经常昂昂然说几句像模像样的话，两只大眼却是一片迷蒙混沌；读书不知其意，练武不明其道，言不应心却又大言侃侃，总教人觉得他哪根心脉搭错了茬。用老秦人的话说，一个活宝。嬴政每每被这个小儿子逗得大笑一通之后，心头便闪烁出一个念头：我嬴政如何生得出如此一个儿子？我的心脉也搭错了？有一次，嬴政心头终于闪现出一幕：一个明眸皓齿的灵慧女子正在他身下连连喘息，他不知何来兴致，气喘吁吁地问女子姓名与生身故里。女子突然开口，话语粗俗得惊人："你噌噌只管弄哩，说啥哩先！"嬴政当时禁不住一阵哈哈大笑，倒很是大动了一阵……后来的很长时间里，嬴政皇帝只要一想起那个女子的惊人美丽与惊人粗俗，都不禁会突然地大笑一阵。那个当时只顾享乐而没有告诉他姓名的女子，便是胡亥的生母，一个至今也不知道姓名的可人儿，她那迷蒙的目光与胡亥何其相似乃尔……

"出巡带上这小子，也是一乐也！"

嬴政皇帝兀自喃喃一乐，大踏步回书房去了。一个早晨的雪地徜徉，又不期遇上胡亥这个活宝儿子大乐了一番，嬴政的沉郁心绪舒缓了许多。来春要大巡狩，要做的事还很多很多。毕竟，这次巡狩不比往常，一定要从容不迫地赶赴九原幕府，不能急匆匆引发天下恐慌，要压压复辟气焰，要见到扶苏蒙恬，要做好长远部署。这步大棋，不能再耽搁了。从九原归来，这盘新政大棋便大体没有后顾之忧了，自己便可以歇歇了。不然，真得劳死了。那时候，若徐福他们能真的求回仙药，自己这个皇帝就得变个活法了。

四　大巡狩第一屯　嬴政皇帝召见郑国密谈

一个冬天，大巡狩的诸般事务谋划就绪了。

随皇帝出巡的大臣是：丞相李斯、郎中令蒙毅、廷尉姚贾、典客顿弱、治粟内史郑国、奉常胡毋敬等；总领五千铁骑的护卫大将，是卫尉杨端和；总司皇帝车马者，是中车府令赵高；随行皇子一个，是少子胡亥。留守咸阳总司政事者，是右丞相冯去疾、御史大夫冯劫；镇守函谷关并兼领骊山陵刑徒者，是少府章邯。

二月初二，宏大的车骑仪仗隆隆开出了咸阳。(注)老秦人谚云：

“二月二，龙抬头。”此日最是大阳吉兆，又逢皇帝大巡狩出行，便有万千关中百姓守候在城外道边，要一睹这难得的盛事。太阳即将升起的时分，整个大咸阳沐浴在了漫天霞光之中。最雄伟的正阳门箭楼上，三十六支长号整齐扬起，悠扬沉雄的号声回荡了渭水南北。洞开的城门中，隆隆开出了整肃森严的皇家仪仗。首先是一个千骑方阵，一面将旗之后，骑士全部黑甲阔剑，没有一支长兵器，显然是一支真正的作战之旅，而不是虚设排场的青铜斧钺之类的礼仪排场。千骑方阵之后，是三十六面大书“秦”字的五色旌旗方阵，旗手全部是马上骑士。旌旗方阵后，是一个一百辆战车的方阵，每辆战车肃立着十名重甲步卒，人人背负一架臂张连弩手中一支两丈长矛，若走下战车

摆开，便是一个无坚不摧的连弩大阵。战车方阵之后，是双车并驶的二十辆特制的大型座车，内中全数是官仆宫女内侍等一应无法骑乘奔驰的人。大型座车后，是连续九个百人骑士队护卫的九辆皇帝御车。每个百人骑队前一辆青铜御车，每辆御车都是驷马驾拉，九车一式，没有任何差别，其中一辆必是嬴政皇帝的正车无疑。九队九车之后，是一辆宽大精美的两马青铜轺车，八尺车盖下肃然端坐着丞相李斯。丞相轺车之后，是两车并行的大臣座车十余名大臣。大臣座车方队之后，又是一个三十六骑的旌旗方阵，旌旗方阵之后，是殿后的一个千骑方阵。卫尉杨端和身着黑色斗篷，怀抱令箭，从容策马行进在骑阵的最前方。也就是说，嬴政皇帝的这支巡狩车骑没有一个人步行，是一支真正能够快速启动的皇家巡狩之旅。

仪仗车骑开出了正阳门，相继在宽阔的大道上展开。关中民众与那些在大咸阳外服徭役的成千上万民众夹道而立，争相观赏这生平难逢的盛大场面，万岁之声此起彼伏声震原野。熟知皇帝大巡狩的老人们说，这还不是皇帝巡狩之旅的全部人马，还另有一支铁骑护送着一百架大型连弩与其余器械早早便先走了，要到人烟稀少之处才与大队会合哩。

皇帝车骑东出函谷关，经河外之地一路南来，一如既往地没有在富庶风华的三川郡逗留，而是按预定路径下陈郡、渡淮水，直抵云梦泽。也就是说，云梦泽是嬴政皇帝大巡狩的第一个最大目标地。然则，一出函谷关嬴政皇帝便觉得有些异常——开春之际正是启耕之时，关中田野尚是一片繁忙，如何这中原之地的田野上人丁寥寥？进入陈郡更甚，非但人少，更令嬴政皇帝百思不得其解的是田野中极少看见精壮男子，除了白发老人与总角孩童，其余几乎全是女子。终于，嬴政皇帝下令扎营，陈郡做第一屯行营。

李斯说，这里是陈郡阳夏县地面，立即下令宣阳夏县令来见。

嬴政皇帝阻止了，说既然不是预定屯卫行营地，自家看看最好。

时当正午，身为总司大巡狩事务的李斯，立即忙着与杨端和等将军大臣查勘临时营地去了。嬴政皇帝在车中换了一身便装，带着同样便装的郑国与胡毋敬两位老臣走进了田野。蒙毅立即换了便装，带了几个原先已是便装的武士远远跟了上去。阳春二月的田野，因空旷寂寥而显得分外清冷，阳光下的春风也夹带着几分料峭寒意。广阔的田畴中耕者寥寥，且大多是女人与儿童。没有耕牛，没有丁壮，春耕时分的喧闹热烈一丝一毫也感觉不到。嬴政皇帝打量一阵，皱着眉头向一片地头的两个人影走了过去。

“敢问大姐，这片地是你家的么？”

正用铁耒松土翻地的女人停下了手中活路，抬头拭汗的同时瞥了来人一眼，黄瘦的脸膛弥漫着一种木然。女人淡淡道：“想买地？给你了。反正没人种。”

“大姐，我等不买地。我等商旅只想问问农事。大姐是佣耕户么？”

“不是。”女人拄着铁耒喘息着，“地真是我家的。皇帝下那么大狠劲，杀了那么多人，老封主跑得连影子都没了，谁还敢黑买黑卖？而今，你想卖地都没人要了。”

“为何啊？没有有钱人了？”嬴政向女人递过去一个水袋。

“多谢老伯。”女人接过了水袋，向脚边两只陶碗倒满了，将水袋双手捧给嬴政，又转身对不远处的少年喊了一句什么。少年丢下铁耒飞步跑来，端起陶碗汩地一口，立即惊喜地叫了起来：“娘！黄米酒！”

“老伯好心人哩……”女人疲惫地笑了。

“大姐，我等出门带得多，这个给你留下了。”嬴政将皮袋递给了少年。

“老伯……”女人眼角泛出了泪光。

“大姐，你家男人不在？如何不做牛耕？”

“你这老伯，像从天上刚掉下来。”女人淡淡笑了，显然也想趁机歇息一下，噗嗒一声坐在田埂上，粗黑的手不断拭着额头汗珠，“老伯啊，这几年谁家有男人？男人金贵哩。你咋连这都不知道？说牛耕，牛早卖了，给男人上路用了……”

“男人，服徭役去了？”

“不是皇帝徭役，哪个男人敢春耕不下田？修长城，远哩。”

“娘，莫伤心，还有我……”少年低声一句。

“你？你是没长大，长大了还不是修长城！”女人突然气恨恨黑了脸。

嬴政颇见难堪，一时默然了。

“后生，你父亲高姓大名啊？”胡毋敬慈和地看着少年。

“我父亲，吴广，走三年了。”

“后生，你父亲会回来的，不用很长时日。”

嬴政认真地对少年说了一句，又对女人深深一躬，一转身大步走了。便装胡毋敬与郑国也是对女人深深一躬，匆匆跟随去了。一路上，君臣谁都没有说话。

入夜初更时分，蒙毅到了郑国帐篷，说皇帝召见议事。

阳夏行营扎在距鸿沟不远的一道河谷，晚炊的熊熊篝火还没有熄灭，一大片火光映照得河谷隐隐亮白，天上的星星都看得不清楚了。郑国随着蒙毅走到了行营大帐前，看见篝火旁的土丘上站着一个熟悉的身影仰望着星空，知道那定然是皇帝无疑了。蒙毅没有说话，将郑国领进大帐退出。未过片刻，皇帝进来了。郑国正要施礼参见，被皇帝制止了。皇帝的心绪显然不好，坐在大案前良久没有说话。帐中灯火闪烁着两颗白头，帐外篝火呼呼声清晰可闻。郑国也沉默着，等待皇帝开口。

“今日所见所闻，老令作何想法？”终于，皇帝说话了。

“陛下，臣无精当见解，不敢妄言。”

“老令啊，你怕嬴政听不得逆耳之言了，可是？”嬴政皇帝淡淡地笑了，“我知道，老令素有主见，深藏不露。那年，你分明察知黑恶兼并，却不明白上书，而只暗中辅助扶苏成事；你赞同扶苏作为，却又从不公然申明。你对新政国事有自家见识，却从不与任何大臣谈及。甚或，连你最为交好的李斯，你也缄口不言。凡此等等，嬴政心下都清楚。老令心头始终有一片阴影，韩国疲秦的那片阴影，隐隐总以外臣自居，甘于自保，避身事外。然则，老令的公正秉性，又迫使老令不得安宁，不得不有所伸张……老令啊，这，究竟为了何来？实话实说，嬴政实在难以解得也！”嬴政皇帝以罕见的平和坦诚，对这位一贯对大政保持沉默的大臣说出了自己的困惑。

“陛下……”

郑国动容了，被皇帝的宽容与真诚感动了。但是，老郑国依旧不失谨慎，恭敬地一拱手作礼道：“老臣以韩国间人之身入秦，终生抱愧也！多年来，老臣只涉水事农事，只涉工程筹划，对大政不置一喙。

所以如此，一则是老臣不通政道，二则是老臣不善周旋……丞相李斯与老臣交好。然，丞相总揽大局，言必大事。老臣则流于琐碎实务，又不善沟通，不善斟酌，话语太过直白，故自甘闭门，非丞相故也……陛下洞察至明，老臣深为铭感。”

“战国论政之风，老令宁非过来人哉！”嬴政皇帝慨然一叹，“明说，朕素来不喜四平八稳洁身自保之人。对老令，唯一之例也。唯其如此，朕亦望老令以诚相见，明告于我：大秦新政，还有根基么？”

“陛下如此待老臣，老臣斗胆明说了。”

“说！”

“老臣对大秦新政，有十六个字，陛下明察。”

“朕盼老令真言。”

“创新有余，守常不足，大政有成，民生无本。”郑国一字一顿地说。

“老令可否拆解说之？”

“陛下，老臣今日绝不藏话。”郑国心意清明，侃侃而谈，“老臣以为，大秦政道以创新为本，开千古万世之辉煌，此即创新有余也，大政有成也。陛下之心力全副专精于文明创新，而忽视了最为通常的民众生计。所忽视者，乃守常不足也。以国家大政说，是缺少守常安定之策。何为守常之策？说到底，就是轻徭薄赋之政。唯其平常，以陛下之雄略，反被忽视了。常则平，安则定，饱则安，暖则稳。此，固本之国策也。一味创新而不思固本，易为动荡也。大秦新政烈烈轰轰，雷霆万钧。所缺少者，阳春之和风细雨也。秦法之周严，史无前例。秦吏之公廉，史无前例。皇帝之雄明，史无前例。然则，如此雄主新政之下，却终是天下汹汹难安，民众辄有怨声，根由何在？究其

根本，求治太急，事功太过也。若能稍宽稍缓，轻徭薄赋，则大秦新政将光焰万丈，万古不磨也！”郑国苍老的嗓音中流露出一种无可名状的遗憾，“老臣补天之心，陛下明察……”

“老令以为，朕当如何补正？”嬴政皇帝默然良久，突兀一问。

“陛下若能以长公子扶苏为政，则天下可安。”

“朕不能自己补过？”

“陛下雄略充盈，不堪守常实务，交后人去做更佳。”

“老令啊，两年前你要说出这番话，该多好。”

“两年前说，陛下，或会杀了老臣……”

“难说。”嬴政皇帝淡淡一笑，“老令今日说得好，朕有数了。”

次日清晨，皇帝在行营大帐举行了御前小朝会，随行六大臣全数与会。皇帝说了昨日田间所见，征询丞相李斯政见。李斯明白表示：可以开始谋划轻徭薄赋之法，然实施不宜太过操切，须一步步松动，以免六国贵族趁机滋事。其余大臣皆表赞同。嬴政皇帝欣然褒扬了李斯的洞察与稳健，当场议决了着手实施之法：以李斯总掌减轻徭役赋税之谋划事，于巡狩途中与咸阳二冯通联会商；巡狩结束之时确立法度，皇帝行营回到咸阳后立即颁行天下渐次实施。皇帝既没有涉及昨夜与郑国的密谈，也没有涉及与宽政紧密相连的扶苏，一切都是以朝会议决的法度决断的。大臣们一时轻松了许多，皇帝的心绪也明显地好转了。

一日一夜歇息整顿，大巡狩的车骑又在次日清晨南下了。

五　祭舜又祭禹　帝国新政的大道宣示

二月末，大巡狩行营渡过淮水，抵达云梦泽北岸。

云梦泽，是本次大巡狩预定方略的第一个大目标。嬴政皇帝与李斯等几位重臣都很清楚，东南云梦大泽与吴越齐滨海地带，是六国贵族逃亡的两大根基之地。嬴政皇帝此次大巡狩，除了深藏内心的北上目标之外，最实际的目标便是震慑逃亡啸聚的复辟势力。这是首发东南的最根本所在。为了掩盖这一实际意图，能够对逃亡贵族藏匿之地收奇袭之效，嬴政皇帝决意对外示形，君臣遂密商出了一个对策。于是，去冬咸阳市井街巷弥散出一则传闻：阴阳占候家说东南有天子气，皇帝很是忧心，决意巡狩东南破其地脉。

战国之世有一个奇特现象：求实之风最烈，阴阳学说最盛，两相矛盾而并行不悖，实在为后世所无。其时，整个阴阳学说流派甚多，其主流形式至少有阴阳五行、天文历法推演、星象（占云、占气、占候为其支脉）、占卜（龟筮、蓍草筮、钱筮为其形式支脉）、堪舆、相人六大流派。所有的阴阳家流派，在战国之世都发展到了理论与实践同样丰富的成熟时期。无论是官府还是民众，无不以阴阳家诸流派提出的种种预兆，以为国事家事的重要参证，一有预言则立即流传开来。然则，参证归参证，又不尽然全信。于是，便有了求实之风为本而又不排斥神秘启示的战国风貌。秦帝国公然以典章形式宣示水德国运，焚书不焚卜筮之书，而将卜筮之书看做与医药种树等同等的实用知识，是最典型例证。因了如此，六国贵族与方士儒生们制造出诸如“亡秦者胡也”、“明年祖龙死”、“始皇帝死而地分”、“楚虽三户，亡秦必楚”等种种预言，以此等神秘启示式的预言而扰乱天下，则也不足为奇了。也因了如此，东南有天子气的预言，便引不起多大动静，传了说了，谁也未必当真。同样，嬴政皇帝相信东南有天子气，且执意要去坏其地脉，也没有人认真计较该不该对不对，只当做知道皇帝去东南的理由了而已。

传闻弥散了一个冬天，天下也大体尽人皆知了。

巡狩君臣的实际分派是：嬴政皇帝与李斯胡毋敬郑国三大臣，做足种种宣教礼行；典客顿弱与卫尉杨端和，则率一千便装斥候秘密查勘贵族逃亡啸聚的藏身之地；郎中令蒙毅两相通联策应，行营护卫的实际执掌也统交蒙毅兼领，以使杨端和全力于查勘突袭。为此，一过淮水，杨端和与顿弱人马全部撒向了云梦泽周边草木连天的岛屿与山谷；巡狩行营则大张旗鼓地进入了云梦泽北岸，在衡山郡治所邾注

城以西五十里处扎下了大营。

嬴政皇帝在这里要做一件大事正事——祭祀舜帝。

嬴政皇帝何以要祭祀舜帝？既要祭祀舜帝，又何以不去舜帝陵墓所在的九疑山，而要在云梦泽望祀？欲知此间之奥秘，得先清楚舜帝其人其政。远古五帝之中，最后两位的舜和禹，是两个最具特点而又政风迥然不同的圣君。舜，原本是后世所加的谥号，《史记·五帝本纪》引《谥法》云：“仁圣盛明曰舜。”据说舜帝本姓姚，名重华。后世因舜帝生于虞地，故又称虞舜。尽管后世史书也对舜帝造出了诸多逆行，言其囚禁尧帝而自立，又隔绝尧帝儿子丹朱，使尧帝父子不能相见，方得强力自立为帝。然则，在主流正史与天下人心中，舜帝的人品功德堪称五帝之最。其一，舜帝最孝慈，顺适屡屡虐待自己的父母兄弟而不反抗，最终感化了父母兄弟；其二，舜帝爱民，法度平和公正，其事迹多多；其三，舜帝敦厚仁德，堪称王道典范，其事迹多多；其四，舜帝高寿，六十一岁代尧为天下共主，在位三十九年，整整一百岁而逝于苍梧之野；其五，舜帝功劳最大，整肃天下，又举大禹治水，使民走出洪荒。从先秦时期的主流评价说，舜帝是以德孝王道之政名垂后世的，是一个宽严有度的远古圣王。

苍梧之野者，生满了青色梧桐树的山野也。远古之时，地理无名者多矣，苍梧之野泛指湘水南部的五岭地带。舜帝在南巡途中病逝在这方梧桐山野，葬于一片九水回环的山地。因这九条山溪地势水流风

貌极其相似，很难分辨，故被称为九疑山。《水经注》记载云：“苍梧之野，峰秀数郡之间。罗岩九举，各导一溪，岫壑负阻，异岭同势，游者疑焉，故曰九疑山。”九疑山西北，是秦帝国开凿的灵渠，两地相距仅二百里上下。然九疑山距嬴政皇帝目下所在的云梦泽东北岸，相距却在数千里之遥，更有浩渺云梦泽阻隔，想要万人上下的巡狩行营直抵苍梧之野，不是不可能，而是耗时太久且无实际意义。毕竟，云梦泽祭舜帝，还有着更为实际的政事目标。

唯其如此，李斯谋划的大典方式是“望祀”。望者，祭祀山川之特定礼仪也。其本意是说，要祭祀名山大川，得遥遥相对而祭拜。是故，望，成为祭祀山川的特定语汇。就其时礼仪而言，祭祀圣王先贤之陵墓，直称为祭祀，很少用这个望字。李斯将“望”与“祀”合成为一个仪典，既含遥祭山川之意，又含祭祀圣王之意，其确指显然是遥祭舜帝。

望祀礼是宏大隆重的。衡山郡守事前接到诏书：郡县官吏可全数参与，准许附近民众往观。郡守将诏书发到各县乡，官民无不欣然欢呼，那日非但官吏无一人缺席，狩猎捕鱼之民户也停了生计纷纷赶来。所谓山高皇帝远，在这山水连天的大泽之地，无论是官是民，要见到皇帝都太难太难了，要见到皇帝亲临隆重典礼，更是做梦也不敢想的。尤其令官员民众感奋者，是皇帝要祭祀舜帝的后续预兆。舜帝是甚？是王道，是宽政，是爱民，是法度公正！大秦皇帝如此隆重地祭祀舜帝，其意蕴何在不清楚么？

在肃穆的望祀祭坛上，嬴政皇帝面对南天，宣读了奉常胡毋敬精心撰写的祭文。祭文颂扬了舜帝的孝慈，颂扬了舜帝的爱民德政，颂扬了由尧帝奠定而被舜帝弘扬光大的王道大政，颂扬了舜帝举禹治水的功绩，颂扬了舜帝任用皋陶执法的中正平和。祭文末了，嬴政皇帝奋然念诵出一段令万众动容的宣示：“大秦新政，上承天道，下顺民

心。力行郡县，天下一法，和安敦勉。自今于后，师法舜帝，常治无极——”皇帝的声音还在山谷回荡，万岁声便淹没了群山大泽。

当夜，嬴政皇帝的行营大帐里灯火通明，小朝会深夜方散。

紧急赶回的顿弱禀报说：经秘密仔细查勘，荆楚及云梦泽周边地带虽有六国贵族藏匿，但多为旁系支脉的老弱妇幼；六国贵族的嫡系精壮，大多啸聚吴越山川。顿弱的主张是：莫在云梦泽耽延过多时日，当立即浮江东下，将吴越两地作为搜剿重地。李斯等都表赞同，皇帝也认可了。小朝会议决：李斯蒙毅总司船队筹划，顿弱杨端和部先期赶赴吴越查勘；旬日后，巡狩行营浮江东下。小朝会完毕之后，嬴政皇帝特意留下了顿弱。

“顿弱，朕有大事相询，你要据实回答。”皇帝面色肃杀。

“陛下，老臣素未有虚。”

“重新启动黑冰台，全力搜捕复辟贵族，可行否？”

“陛下……”顿弱惊讶又迟疑，思忖片刻明朗道，“老臣以为，黑冰台胜任搜捕无疑。然则，老臣以为不可行。大秦以法治天下，不宜以此非常手段介入罪案缉拿。毕竟，黑冰台精于暗杀行刺，若介入搜捕，必多有杀戮。天下已入常治之时，此法祸福难料。”

“朕之本心，当然不想坏法。”嬴政皇帝叩着书案皱着眉头，“朕是不想再多杀人了……濮阳陨石刻字一案，杀了周围十里之民。可说到底，正犯只有一个而已。若郡县能将这个正犯捕拿到案，十里之民何须杀也！不想杀人，却必须多杀人，此间煎熬，朕何以堪？若黑冰台重新启动，纵然多杀几个人，然相比较于罪案不能破而牵连广泛，孰轻孰重乎！复辟者啸聚于滨海山川，言行尽皆秘密作为。此等暗流，纵有数十万大军，徒叹奈何？廷尉府与郡县官署，仅日常民治已是人

手紧张了，哪里有多余人力做此等须得花大力气的事？朕之巡狩，其所以借机搜剿啸聚贵族，也是下策之下策。屠龙之术，却来杀鸡，朕好受么？朕想重启黑冰台，实属无奈也……老卿且说，除却此等复辟罪案，朕过问过执法决刑么？”嬴政皇帝说得真诚，甚至有些伤感了。

“陛下，还是依法查究最为稳妥……”

“顿弱，朕要的是限期将元凶正法之威慑！否则，朕宁可错杀多杀！”嬴政皇帝脸色铁青，语势凌厉之极，“复辟势力挑战大秦，朕决不让步！”

“陛下，可否容老臣一言。”默然良久，顿弱开口了。

“朕何时不教谁说话了？岂有此理！”皇帝有些烦躁了。

“陛下，老臣执掌大秦邦交多年，黑冰台所部亦是老臣长期亲领。若为一己权力计，陛下欲重启黑冰台，老臣求之不得也。然则，老臣尝读《商君书》，对商君治国之真髓稍有领悟。老臣以为，当此之时，还是效法商君更为稳妥，更合法治精要。”

“老卿读过《商君书》？”嬴政皇帝惊讶了。

“虽无陛下精熟字句，然却窥其神韵。”顿弱突然现出久违了的名士风貌。

“你且说，如何效法商君？”

“陛下，商君行法，以后发制人为根基。无罪言罪行，一律不予理睬；有罪言罪行，一个不予宽恕。甘龙、公子虔等，商君明知其反对变法，然在其没有罪行发作之时，始终没有触动秦国老世族。孝公逝去而世族复辟，车裂商君，然却得秦惠王彻底依法铲除。试想，若商君之世依仗威权，诛杀了老世族；杀固可杀，然则老秦人服气么？秦

国能安定么？此间，有一处发人深思：终商君之世，老世族固然暗流强大，然却终不敢公然复辟。此间奥秘，陛下可曾想过？”

“老卿但说。”

“商君行法，以行政为最大根基。商君行政，虑在事先，有错失便改，是先发制人。为此，商君之大政深得民心。大政得人，则民心安。民心安，则世族复辟失却附庸，终将渐渐枯萎。若大政缺失不修，则世族复辟有鼓呼之力，民众亦有追随徒众。当此之时，仅仅依靠强力杀人，扬汤止沸也。而明修大政，釜底抽薪也。而若罪案告破不及时，再以黑冰台之非常手段介入，则更如饮鸩止渴也……”

“顿弱！”嬴政皇帝勃然大怒，突然拍案。

“老臣言尽，甘愿献出白头。”顿弱颤巍巍站了起来。

“顿弱……你，说得对……”皇帝粗重地喘息着。

“陛下……”顿弱惊愕不知所措了。

“人云忠言逆耳，今日方知其意也。”嬴政皇帝离案起身，肃然向顿弱深深一躬，“先生之言，嬴政谨受教。”

“陛下！……”顿弱一声哽咽，连忙扶住了皇帝。

“明修大政，釜底抽薪。强力杀人，扬汤止沸。非常暗杀，饮鸩止渴。”嬴政皇帝喃喃念诵着，不禁感喟万端，“先生之言，何其精当也！人云嬴政精熟商君法治之道，今闻先生之言，终生抱愧也！”

“陛下……老臣在吴越之地，务必缉拿复辟逃犯。”

“好。宽以大政，严以行法，大秦可安也！”

三月中，一支大型船队浮江东下了。

战国之华夏精神，有着很强的海洋水域意识，远非后世那般唯以内陆为能事而在大多数时期封闭海疆。仅就船队远航之能力而言，除了华夏大陆之大江大河大泽畅通无阻，其方士求仙船队已能载数千人远渡日本列岛、澶洲（琉球）、夷洲（台湾）。帝国灭亡后，少数皇族后裔也远渡日本。更为根本的是，战国与帝国时代有浓厚的大海崇拜风习，认为大海是神秘未知的仙境所在，探险精神尤是浓烈。更兼秦帝国的以水德为国运所确立的水崇拜理念，对整个华夏不以内陆族群自居封闭而勇敢地迈进内外水域，起了极大的推动作用。此次皇帝巡狩行营东下大江，百余只巨舟帆影蔽天，与两岸巡行护卫的铁骑号角遥相呼应，当真是声势浩大史无前例。

东下的第一屯驻地是庐江郡的彭蠡泽西岸。嬴政皇帝在这里登临了庐山。

彭蠡泽者，远古得名之大湖也。《书·禹贡》载：“（扬州）彭蠡既潴。”潴者，水流停聚之地也。就是说，这里在很古老的时候已是大湖了。后世因东晋设彭泽县，陶渊明做过彭泽县令，遂改称彭蠡泽为彭泽；更有人误以为彭蠡泽是后来的鄱阳湖。历史的演化是，直到秦汉两世，彭蠡泽与西边的洞庭泽，都是浩渺的云梦大泽的相连水域，都是浩浩长江在远古之时泛滥囤聚的辽阔水仓。正是有了辽阔浩渺的云梦大泽作为吞吐之地，浩浩江水才不至于如同黄河那样，屡屡发生根本性的大洪水泛滥。这片辽阔水域在漫长的岁月里一直持续着渐渐收敛的状态，在战国时期已经是断断续续地分为几个中心水域了。于是，有了形似独立的洞庭泽，又有了形似独立的彭蠡泽。再到后世，云梦泽最大的中心水域也渐渐消失了，只留下了洞庭湖与彭蠡泽收缩后的鄱阳湖。这是后话。

彭蠡泽西岸有一座名山，叫做庐山。庐山旁有大水，名庐江。据《水经注·庐江水》云：庐山之名有民间说与文献说。民间说法是，周

武王时期有才士匡俗，屡次逃避征发而隐居此山草庐。后来匡俗成仙，空庐犹存，弟子哭之旦暮，世人感念，遂呼匡俗为庐君，隐居之山亦呼为庐山。郦道元自己坚持的是文献说法，其云：“按《山海经》创之大禹，记录远矣！其《海内东经》曰：庐江出三天子都（庐山），入江彭泽西，是曰庐江之名。山水相依，互举殊称，明不因匡俗始。正是好事君子，强引此类，用成章句耳。”究其实，庐江出庐山，究竟何名为先，只怕很难考证清楚了。

庐山虽非五岳，却大大有名。此山古名三天子都，见于《山海经》之记载。然则，三天子都究为何意，已经不可考了。后世学者对其实指又多有争议，对其原本字意更无明确说法，姑且存疑了。对于庐山之壮美，《水经注》云：“虽非五岳之数，穹隆嵯峨，实峻极之名山也！”在中国古人眼里，山水是否尊崇，根本原因在于山水所具有的神性及其累积的文明历史足迹，而不在其真实高度，五岳之尊崇正在于此。而此时的庐山，尚无昭昭神性与赫赫登临，故此只有自然山水之壮美。

嬴政皇帝登临庐山，是庐山迎来的第一次伟人登临。

那日清晨，帝国君臣在五百名精锐步卒护卫下，由十多名山民向导登山。对于这次登临，庐山留下了两处遗迹，《水经注》均有记载。郦道元先生文字峻峭瑰丽，描述山水形势无出其右，且看看先生的两则纪实性描述：其一，“庐山上有三石梁，长数十丈，广不盈尺，杳然无底……其山川明净，风泽清旷，气爽节和，土沃民逸。嘉遁之士，继响窟岩。龙潜风采之贤，往者忘归矣！秦始皇、汉武帝及太史公司马迁，咸登其岩，望九江而眺钟、彭焉！”其二，“庐山之南有上霄石，高壁缅然，与霄汉连接。秦始皇三十六年[注]，叹斯岳远，遂记为上霄焉。上霄之南，大禹刻石，志其丈尺里数，今犹得刻石之号焉……耆旧云：昔禹治洪水至此，刻石记功，或言秦始皇所勒。然岁月已久，莫能合辨之也。”后来又有《太平御览》引《浔阳记》

云："上霄峰在庐山东南。秦皇登之，与霄汉相接，因名之。高处有刻名之字，大如掌背隐起焉，仅百余言。"

这是嬴政皇帝第一次登临不具宣教意义的大山。他登上了上霄峰，刻石颂扬大禹治水之功。他登上了三石梁，遥望东南钟山之地，对那方虎踞龙蟠之地生出了深深的隐忧。应该说，此时的嬴政皇帝，心头已经很清楚自己的下一步了。

庐山停留旬日，皇帝船队直下丹阳(注)了。

丹阳，是江水出庐江郡进入会稽郡的第一座大城邑。丹阳与沿江的金陵邑、朱方邑、云阳邑等，一起构成了旧吴之地的腹心地带，时人呼之为江东是也。嬴政皇帝将江东之地作为东下第一立足点，意图很清楚，要在这里全力查抄六国贵族的秘密啸聚之地。行营一扎定，嬴政皇帝便与李斯顿弱蒙毅会商，部署了查抄方略：行营只留一千精锐骑士护卫，其余四千人马，全数交顿弱杨端和在江东地带突袭缉拿罪犯；皇帝行营于旬日之后缓慢东下，沿途大张旗鼓以震慑复辟势力；一月之后，皇帝船队与顿弱人马在会稽郡会聚；李斯总掌皇帝行营船队；正在盛年而精力最为旺盛的蒙毅，则专门率一支轻舟船队近岸游弋，两相通联策应。如此谋划妥当，各方立即以部署行事。

一场震慑复辟犯罪的风暴，在江东之地骤然发起了。

嬴政皇帝尚未离开丹阳，便有顿弱的秘密急报传来：在江左之乌江水域的芦荡连天地带，有三处楚国贵族的啸聚港汊，水军突袭之下，一举包围缉拿得一千三百余名楚国老世族后裔；初审得知，楚国在江东最有实力的是项氏部族，其嫡系后裔项梁等已经逃出丹阳，逃往金陵邑等地。嬴政皇帝立即下令：全力查抄金陵、朱方、云阳三邑，务必缉拿项氏嫡系。此后，嬴政皇帝的船队缓缓东下。在巨舟望楼之上，嬴政皇帝连连接到密报，也连连颁下了一道道诏令。

金陵邑连续密报的事实是：金陵邑城郊多有秘密洞窟，非但藏匿了楚国贵族后裔，且啸聚了诸多中原贵族后裔，若得彻底查抄，便得凿山断垅。嬴政皇帝立即与李斯会商，一边下令蒙毅派出便装吏员大肆散布皇帝要破“东南天子气”的传闻，一边下令顿弱杨端和立即凿山断垅，捣毁复辟根基之地。未过旬日，江东哗然传开了消息：皇帝开出了万余刑徒，凿开了金陵北山，掘断了山脊长垅，金陵邑地脉已绝，虎踞龙蟠气象不复在矣！嬴政皇帝得报，又与原本楚人的李斯会商。李斯云，楚人民风好巫术鬼神，当改地名以示天道昭彰，使民心不再为神秘流言所纷扰。嬴政皇帝当即拍案，下诏改金陵邑为秣陵。秣者，牛马牲畜之饲料也。秣陵者，牲畜之地也。以其时实际情形，嬴政君臣改如此意带辱没之名称，显然是愤怒于藏匿复辟贵族。虽则如此，消息传开，民众却是愤愤然了。江东之复辟势力虽表面销声匿迹，实则却更为隐秘，且更能蛊惑民众了。项氏部族一直在江东地带秘密经营至天下大乱，没有民众根基是不可想象的。后来，秣陵改为建业。晋灭吴，为示对吴轻蔑，又改回秣陵。隋之后，秣陵之名终告消失。

朱方邑也是大同小异。三千刑徒凿断了城外一座小山。嬴政皇帝下诏，将地名改为丹徒。丹徒者，身着赭色囚服之囚犯也。尽管其本意是指此地窝藏罪犯，然以丹徒为地名，显然使人产生此地是刑徒之乡的联想。此一地名在近代曾改为镇江，后来又改回丹徒了。在云阳邑，开出刑徒凿断了北岗，将平直的官道挖成了曲曲折折的小道，地名改作了曲阿。这个地名的命运与秣陵相似，三国时吴改为云阳，晋改回曲阿，唐改为丹阳。此为今江苏丹阳，不是嬴政皇帝驻屯的丹阳。

江东缓行月余，缉拿六国逃匿贵族两千余人，很是震慑了当时甚嚣尘上的复辟暗流。自此之后，种种流言预言销声匿迹，逃亡贵族的复辟密谋更为隐秘。若非后来大局突变，很可能天下复辟活动就此渐

渐萎缩。也就是在这次江东之行中，项梁与少年项羽第一次看见了威势赫赫的皇帝，留下了项羽那句见诸史册的名言。

那是在皇帝船队停泊云阳邑登岸，改作车骑南下震泽（今太湖），开往会稽郡的那一路驰道上。时当初夏，浩渺的震泽碧波连天白帆点点。大泽东岸的驰道上，皇帝的巡狩车马隆隆南进，两侧哨骑飞驰，车声辚辚旌旗蔽日，在青山绿水间分外壮阔。吴越民众拥挤在道边的每座小山包上，观看着终生难逢的皇帝仪仗。在一座林木遮掩的山包上，有老少两布衣隐身树侧遥望道中。老人须发灰白，精瘦结实。少年则粗壮异常，虎虎生气充盈于外。

“嬴政灭楚，项氏血流成河也。”老人低声切齿。

“彼可取而代之！”少年一拳砸向树身，大树簌簌落叶。

老人大惊，一掌捂住少年大嘴：“灭族！不许疯言！”

少年扒开老人，低声恨气道：“项羽不报血海深仇，誓不为人！”

“报仇？如何报仇？”

“杀光秦人！烧光咸阳！”

“还是先练好剑术再说。”老人冷冷一笑。

“不！项羽要练万人敌！剑，一人敌罢了。”

“好，有志气！”老人奋然低声，“叔父教你兵书战策，长枪大戟！”

四月初，皇帝行营抵达会稽山。

在当时的南方山脉中，会稽山是最具神圣性的名山。会稽山古名防山，又名茅山、栋山。栋者，镇也。意此山乃扬州之镇也。其山形四方，上多金玉，下多玞石。据《越绝书》云，黄帝曾在这座山中留下了金简玉字的谶书，究竟预言了什么，没有人知道。但是，与会稽山关联最紧密的神性，还是大禹的种种遗迹。首先，会稽山之名便是因禹帝在治水成功之后大会诸侯于此山，计功封国（会计），由此更名为会稽山；会稽者，会计也。其次，大禹在即位的第十年东巡，崩逝于会稽山，也葬在了会稽山。后世《水经注》记载了大禹陵的神秘："山上有禹冢……有鸟来为之耘，春拔草根，秋啄其秽，是以县官禁民不得妄害此鸟，犯则刑无赦。山东有湮井，去庙七里，深不见底，谓之禹井。"后来，夏帝少康封少子杼到会稽山，专一守护祖先大禹之陵庙；杼的后裔繁衍至东周，便成了当时的越人越国。著名的越王勾践部族，正是大禹之夏部族的后裔。

嬴政皇帝登临会稽山，是要隆重地祭祀大禹。

在五帝之中，禹是最具事功精神的一个。五帝之中，后人唯冠禹帝以"大"字，绝非虚妄之颂，实因其功业超迈前代，奠定华夏文明之根基也。治水以救民，划九州而立制，设井田以安农耕，封国建制以明国家，设天子百官并常备军队以统诸侯……凡此等等，一言以蔽之，华夏族群迈入国家时代，自大禹始也。可以说，在嬴政大帝之前，大禹所开创的诸侯封建制之中国，一直延续了近三千年。唯其如此，嬴政皇帝对禹帝的尊奉是发自内心的，登临会稽山祭祀大禹，也绝非望祀舜帝那般更多地具有宣教意味。

祭祀大禹之后，嬴政皇帝执意登上了会稽城外最高的一座山峰，在这里眺望南海，伫立竟日不去。这座山峰被后人称为秦望山，《水经注》云："秦望山，在州城之南，为众峰之杰……自平地以取山顶七里，悬蹬孤危，径路险绝。扳萝扪葛，然后能升。山上无甚高木，当

由地迥多风所致。”如此高逾七里且路径险绝之高山，此时业已羸弱的嬴政皇帝要执意攀登，全在于心头积压的对南海诸郡的忧虑。

放眼华夏，北方已经安定，长城已经即将竣工，大体可安也。唯独与闽越相连的南海三郡地处偏远，王翦蒙武又不期而逝，任嚣赵佗等一班大将能否镇抚得力，实在堪忧。更有一虑者，天下贵族欲图复辟，纷纷逃亡荒僻山川，江东闽越已成复辟势力啸聚之地，安知他们不会逃向南海三郡？果然如此，南海大局还会安定么？遥望南海，嬴政皇帝耳畔蓦然响起了熟悉的秦风，那暮色之中从椰林河谷飘出的秦风，曾经深深地震撼了嬴政；若非如此，他能否慨然派出包括了几万女子在内的三十万民众下南海，当真是亦未可知也。遥遥凝望，嬴政皇帝不禁低声哼唱起那首“蒹葭苍苍，白露为霜，所谓伊人，在水一方”的秦风，一首歌没有哼完，嬴政皇帝已经是老泪纵横了……那一日暮色，嬴政皇帝是被护卫士兵们轮流抬下山的。

夜里，嬴政皇帝在灯下再度仔细读了李斯写的宣教文，下了刻石诏令。

这篇祭文被后人称为《会稽刻石》，其文辞曰：

会稽山刻石文

皇帝休烈，平一宇内，德惠修长。卅有七年，亲巡天下，周览远方。

遂登会稽，宣省习俗，黔首斋庄。群臣诵功，本原事迹，追首高明。

秦圣临国，始定刑名，显陈旧彰。初平法式，审别职任，以立恒长。

六王专倍，贪戾傲猛，率众自强。暴虐恣行，负力而骄，数动甲兵。

阴通间使，以事合从，行为辟方。内饰诈谋，外来侵边，遂起祸殃。

义威诛之，殄熄暴悖，乱贼灭亡。圣德广密，六合之中，被泽无疆。

皇帝并宇，兼听万事，远近毕清。运理群物，考验事实，各载其名。

贵贱并通，善否陈前，靡有隐情。饰省宣义，有子而嫁，倍死不贞。

防隔内外，禁止淫佚，男女挈诚。夫为寄豭，杀之无罪，男秉义程。

妻为逃嫁，子不得母，咸化廉清。大治濯俗，天下承风，蒙被休经。

皆遵度轨，和安敦勉，莫不顺令。黔首修挈，人乐同则，嘉保太平。

后敬奉法，常治无极，舆舟不倾。从臣诵烈，请刻此石，光垂休铭。

这篇文、字皆出李斯之手的刻石文，实则是与嬴政皇帝祭祀大禹的意涵相连。也就是说，皇帝祭祀大禹，祭文自然要陈述大禹的超迈古今的功业；而面对大禹这样一个华夏文明的奠基者，秦政及秦始皇帝的大功业自然也要向大禹提及。实际上，会稽山刻石文是伟大的嬴政皇帝与伟大的禹帝之间的一场政治对话；同时，也是帝国君臣向天下民众再次正面地宣示新政宗旨。

这篇刻石文最值得注意者，是第一次全面回顾了六国的失政暴虐："六王专倍，贪戾慠猛，率众自强。暴虐恣行，负力而骄，数动甲兵。阴通间使，以事合从，行为辟方。"第一次正面提出了秦灭六国的起因与宗旨："内饰诈谋，外来侵边，遂起祸殃。义威诛之，殄熄暴

悖，乱贼灭亡。”这既是对山东民众的昭示，也是对复辟势力的警告——六国乃自取灭亡，非秦无道也！紧接着，相对全面地回顾陈述了秦政的德风化俗一面，列举了天下太平大治的种种善绩。应该说，这篇刻石文与云梦泽望祀舜帝的宣教主旨，与祭祀大禹的主旨，都是相呼应的，其总体意向既是明确的，又隐含着某种微妙的意蕴。明确的一面是：大秦新政的功绩是天下有目共睹的事实，不容抹杀，也不容曲解；微妙的一面是：大秦开始遵奉王道圣君了，开始提出德政了，只要天下安定，秦政是会有所补正的。

六　长风鼓沧海　连弩射巨鱼

五月初，皇帝行营返回江东海滨，从大江口入海北上琅邪了。

整个大巡狩行营分作两支人马进发：两千铁骑由顿弱杨端和率领，除护送行营部分辎重与工匠外，由沿海陆路一路查勘逃匿贵族北上琅邪；行营主体人马，则全部乘船从海路北上。这支船队大小船只二百余艘，有大型楼船十余艘，有各式战船百余艘，大型商旅货船近百艘。其时的大型楼船，除水手之外可乘坐近百人，并可同载三个月口粮器物；战船则有艨艟、大翼、小翼、桥船等等各式名目。商旅货船在战国秦时大见规模，先有乐毅破齐时楚国以大型商船秘密从海路援助即墨田单军，后有王翦军南下后帝国组织了一次可运送五十万石粮秣的大型船队，足见其造船术已臻成熟。此次两百余艘大小船只，在大海中以水战行船之法编队排开，樯桅林立，白帆如云，旌旗号角遥相呼应，实在是前所未见的航海奇观。

嬴政皇帝的心绪大见好转，虽是第一次乘船入海，对海浪颠簸与连天海风有些不适，但还是兴致勃勃地登上了楼船最高的望楼。专司舟船护卫的太医本为滨海楚人，登船后眼见风浪不息，心下有些不安，找来工匠将望楼来风两面用厚木板封死，不来风的两面，则用当时极为珍贵的琉璃片（古玻璃）注镶嵌成了透明不透风的大窗，内铺红毡并置坐榻卧榻书案笔具等，好教皇帝可以在歇息状态下观赏大

海。不料，嬴政皇帝走进望楼一打量，便皱起了眉头，嫌那些一格一格的琉璃片不通透，吩咐全拆了。

“浩浩长风，好过贼风多也！”

嬴政皇帝一句笑语，舟船太医才轻松下来。一时拆去了望楼四面的全部补充遮挡，恢复到原本的通透敞亮，嬴政皇帝这才重新踏进了望楼。皇帝兴致勃勃地吩咐赵高在望楼摆下了小宴，要与李斯几位大臣聚饮以观沧海。赵高也是初入大海，虽稍见晕乎却依旧是亢奋无比，一听皇帝发令，立即便去铺排。片刻之间，望楼上列开了几张酒案，兰陵酒炖海鱼的香味飘了开来。

“陛下，大海，可真大也！”李斯举爵，一声由衷地感喟。

嬴政皇帝与几位大臣都不约而同地大笑起来，几乎是一口声地高声笑语：“丞相明察，大海真大也！”李斯破例地大笑起来，高声吟诵起来：“东方之日兮，出于浩洋。纳我百川兮，大海荡荡。大秦新政兮，绵绵无疆——”李斯本楚人，楚之诗风语尾多带感叹，一个“兮”字堪为表征。此刻李斯临海而激越感喟，一时大有风采。一言落点，嬴政与几位大臣同时拊掌大笑高声喝彩。

“今日入海，我等直如河伯之遇海神也！”

“陛下明察！”几位大臣异口同声地拱手笑语。

此时，赵高轻步走到皇帝身边低语了一句。嬴政皇帝笑道：“说海便是海，教他进来。”一转身道，“徐福派来弟子信使，说有出海事禀报，诸位都听听。这件事，朕总觉得还没用够。”说话间，赵高已经将一个中年方士领上了望楼。嬴政皇帝一摆手道：“徐福大师有何难事？但说便是。”

“我奉师命，禀报陛下。”来人一领红衣一脸海风吹灼的黧黑之色，一拱手高声道，“我等奉师命为皇帝陛下入海求取仙药，至今数年无得，心下抱愧也。自我师亲领船队出海，大有所获，已觅得瀛洲仙山之仙药所在，亦觅得真人踪迹；本欲今夏再度出海，一鼓求取仙药，然则，海魔害我船队甚巨，不得不请命皇帝陛下定夺。”“海魔？世间真有海妖？”

“非也。”方士认真地摇了摇头，“方士所云海魔者，出没于大海之大鲛鱼(注)也。此鱼长大若战船，獠牙如刀锯，可掀翻巨舟，可吞人如草虾；更有一种白色大鲛鱼，威势如雪山鼓浪，一鱼可翻一片船队，吞人而食如长鲸饮川……”

“且慢。这大鲛鱼比兰池宫的石鲸还大么？”皇帝很有些惊讶。

“大！非但大于巨鲸，其为害猛烈更过巨鲸！”方士显然是惊恐犹在。

“那是说，徐福大师不能出海了？”

“非也。为陛下求取仙药乃神圣功业，我等师徒决不中止！”

“那，朕能如何定夺？”

“禀报陛下：我师已得神仙谶书，业已拆解明白。神仙云：欲除海魔之害，必得大型战船，载以大型连弩神器，入海射杀之！否则，无以除魔，无以求仙。”

一时，皇帝默然了，李斯蒙毅郑国胡毋敬四位大臣也默然了。大型连弩威力固猛，然载于战船入海再来射杀大鱼，可是前所未有的奇想，可行么？大将杨端和不在场，唯蒙毅对军事尚算通达，皇帝看了看蒙毅道：“连弩上战船，既往有过么？”蒙毅一拱手道：“武安君当年攻楚之时，战船从巴蜀直下夷陵，有三艘艨艟大战船装载过大型连

弩。后来，似再无此例。”李斯道：“少府章邯曾久掌秦军连弩大营，此事可能得他说话。”嬴政皇帝道：“既然如此，先行知会杨端和赶赴琅邪预为筹划；再飞书咸阳，急调章邯赶赴琅邪。”胡毋敬皱眉道：“方士所报尚未核实，老臣以为如此折腾耗费太大。”嬴政皇帝没有理会胡毋敬，转身对中年方士道：“你且赶回琅邪，知会徐福大师：待朕亲临，送他再次出海。”方士慨然道：“我师久在大海诸岛寻觅仙踪，接到陛下之命，我师必然赶回琅邪晋见陛下！”说罢告辞去了。

“老奉常，你急甚来？”嬴政皇帝这才转头笑道，“我方才说甚来？这方士求仙船队，朕总觉得没用够。能教他光在海上漂么？诸位说，派他个甚正经用场？如何派法？”

“用场很清楚，搜索诸海岛，缉拿旧齐田氏。”李斯没有丝毫犹豫。

“正是！旧齐田氏等多隐匿海岛不出，要斩断这几条黑根！”蒙毅立即附和。

“要做正事好说。”郑国道，“以老臣工程阅历，连弩上战船没有根本障碍。索性将计就计，以徐福所请为名义，派几艘战船为其护航，一则可查勘海岛逃犯……”

“如何不说了，二则如何？”胡毋敬有些着急。

“老夫口误，没有二了。”郑国淡淡一笑。

“老令所说之二，是防范方士不轨。”嬴政皇帝道，“毕竟，此前还有个卢生，也是方士之名。安知徐福全然无虚？徐福护朕病体多年，老令不好直说罢了。”

“陛下明察。”郑国淡淡一笑。

“老臣倒是赞同老令此说。”胡毋敬道，“老臣掌天下文事，近年来总觉这儒家与方士不对劲。儒家不像学人，方士不像医家，都透着几分神秘诡异，防备着好。”

“老奉常过矣！”嬴政皇帝笑道，“儒家是儒家，方士是方士，毕竟有别。儒家怪异，是心存复辟之念，不走治学正道。方士们所图何来？不做官，不图财，就是个想出海求仙而已。神仙之事，谁都说不准有没有，教他找找也无伤大雅，有何怪异了？”

“陛下如此说，老臣无话。”胡毋敬道，“老臣只是想说，这班方士以诡异之术医人，以缥缈之说诱人。正道医家素来鄙视方士，其间道理，老臣不甚明白。”

“也好，这次求仙若还没有结果，遣散这班方士。”皇帝拍案了。

“陛下明断！”李斯顿时欣然拱手。

一时议定，君臣尽皆欣然，这场望楼临海的小宴直到暮色方散。

巡狩船队鼓帆北上，五七日后抵达琅邪台。

连日热风吹拂海浪激荡舟船颠簸，嬴政皇帝很有些眩晕疲惫，登岸触地脚步虚浮几乎跌倒。赵高连忙过来扶住，与卫士们一起将皇帝用军榻抬进了行营。这一夜，嬴政皇帝第一次没有批阅公文，没有召见大臣议事，昏昏沉沉直睡到次日午后方睁开了眼睛。一直守候在旁的老太医长吁一声，立即吩咐自己的医助给皇帝捧来了煎好的汤药。被赵高扶着坐起来的嬴政皇帝看了看大半碗黑乎乎的汤药，皱着眉头道：“闻着都苦，不用了，等徐福大师来再说。”老太医一拱手正色道：“陛下此病干系不大，皆因舟车劳累风浪颠簸所致，若能静心调息几日自会好转。方士之术，颇见蹊跷，老朽以为陛下当慎用为好。”嬴政皇帝揶揄笑道：“老太医固是医家大道，只不见成效。方士再蹊

跷，数年护朕却有实效。事实在前，朕没长眼么？”老太医道：“陛下，方士之术，在医家谓之偏方，治标不治本，陛下之疾，当固本为上……”嬴政皇帝不悦道：“标也好，本也好，左右得人精神不是？老太医且回去歇息，过几日随少府章邯回咸阳去了。朕，目下有方士足矣！”说罢，不待老太医说话大步走进沐浴房去了。

“陛下！发热之际不宜沐浴……”

“赵高，教他走。”沐浴房传来皇帝冰冷的声音。赵高很生气这个不省事又聒噪的老太医，立即将两人请出了御帐。

片刻之后，嬴政皇帝在两名侍浴侍女扶持下走出了沐浴房，精神气色比昨日好转了许多。皇帝坐到了书案前，奋然一拍青铜大案笑道：“嘿！老兄弟，我又回来了。”仿佛与久别老友重逢一般亲昵。目光巡睃，不意看到了旁案没有撤走的那碗汤药，向赵高一招手指点道：“拿过来。”赵高困惑惶恐地捧过汤药，嬴政皇帝接过来汩汩两口便喝了下去。见赵高茫然惊愕的神色，皇帝冷冷道：“看甚？你以为朕当真不信医家？去给蒙毅说一声，老太医不能走。”赵高哎哎点头，一溜碎步跑出去了。

次夜三更时分，方士徐福被赵高悄无声息地领进来了。几年不见，富态白皙的老徐福变成了一个黝黑干瘦的老徐福。嬴政皇帝颇感意外。徐福却依旧是安详从容，先给皇帝做了半个时辰的

“真人之气”的施治，又给皇帝服下了小半粒红色丹药。施气之时，嬴政皇帝朦胧如升九天云空，直觉自己飘飞到了无垠的大海之上，与一个半人半鱼的狰狞巨物大战不休，皇帝问巨物何方魔怪，那个狰狞巨物竟说它是海神……倏忽醒来一身冷汗，及至服下丹药，皇帝自觉精神大振，这才向徐福说了方才梦境。徐福悠然轻声道：“陛下为水运天子。水神乃大秦本神。海神，乃水神之大也。本神不见本主，此神仙之道也。故，见陛下并与陛下战者，非海神也，大鱼蛟龙

之水魔也。水魔显于陛下梦境，诚非吉兆也。老夫可为陛下入海祈祷海神，使海神护佑陛下，护佑大秦，除此恶神。”

“先生数年求仙，遇到大鲛鱼为害了？”嬴政皇帝问了回来。

“正是。”徐福又将自己学生报给皇帝的大鲛鱼情形说了一遍，末了道，“陛下尊奉神仙真人之数百童男童女，已经在瀛洲诸岛觅得了三处仙踪，也在之罘岛觅到了仙药；若非大鲛鱼为害，之罘岛仙药已经请得了。”

“好！朕决意求取仙药。”嬴政皇帝断然拍案，“朕给先生派出三艘大战船，装载连弩射杀大鲛鱼，护卫先生尽登滨海三百里内所有海岛。朕已下令水战将军，若先生出事，灭族之罪。先生尽可一力求仙。”

“陛下明断。老夫自当为陛下趟开仙道。”徐福一如既往地从容。“好。三日之后，朕亲送先生出海。”

徐福走了。嬴政皇帝又开始了公案劳作，直到红日跃上了茫茫大海。

那一日，嬴政皇帝率领群臣在琅邪台前送徐福船队出海了。

这一次，除了没有第一次的童男童女，海边依旧是白帆层叠樯桅如林，每只大船上都堆满了粮食车辆丝绸等贡神物品；方士与货船之外，五艘大船最为特异，两艘专门乘坐百余名各式工匠的大船，三艘装载大型连弩的战船。出海仪式是隆重肃穆的。沐浴斋戒三日的嬴政皇帝祭祀了海神，宣读的祷文是：“大哉海神，伏唯告之：大秦立国，水德为运，海神乃本，我为臣民。秦帝嬴政，遣使来拜。海神佑秦，赐我仙药，使嬴政得以长生哉！若得如此，秦帝将常祭海神，常纳贡礼。大秦皇帝三十七年夏日祭告。”祷文宣诵完毕，司礼大臣胡毋敬向

大海拱手高宣一声向海神奉送祭品，两排少年方士便将三头活生生的牛羊猪抛向了万顷碧海之中。徐福也宣诵了祭告海神书，念诵的是：“大哉海神，散人徐福受皇帝之托，再次入海为皇帝求仙。祈望海神：于约定仙岛会我秦使，赐长生于皇帝，赐国运于大秦，使徐福不负使命。大秦皇帝三十七年夏日祭告。”

在即将登上船桥之时，徐福突然回身对嬴政皇帝低声道：“陛下逢海魔入梦，体魄有不吉之兆。恳望陛下派一亲信大臣返回秦地，以祈祷大秦山川之神达意海神，护佑陛下……恳望陛下，莫以老夫此见虚妄而不为。鬼神之事，原本在心也……”万分真诚的徐福殷殷地看着皇帝，第一次显出了一种近于人之本色的踌躇与留恋。嬴政皇帝心头不禁一动，笑道：“先生护朕多年，朕岂有不信之理。派蒙毅还祷山川，如何？”

在绵绵悠长的雅乐中，徐福向皇帝深深一躬，登上了船桥。

嬴政皇帝向船队遥遥招手，直到一片白帆消逝在无垠的碧海。嬴政皇帝不知道的是，从此，这支以求仙为使命的特混船队再也没有回来。后来的事实是：徐福们在茫茫大海中并没有找见海神与仙药，却开拓生存于东瀛，创造了华夏文明圈的第一个海上生长点。他们与后来出逃海外的两支嬴秦后裔相会合，使中国文明在海外以顽强的生命力重新再现了。在秦帝国的历史上，这支矢志求仙的方士队伍的出现，始终是一个历史的黑洞，给后人留下了太多的想象空间，以及无法确定答案的众多历史奥秘。没有人确切地知道，这些方士的动机究竟是什么？这些方士的目的又是什么？他们果真是一支献身于海神的神职队伍么？他们与当时的复辟暗潮有无千丝万缕的联系？抑或，他们究竟是不是六国贵族复辟的一支特异的秘密力量？以秦政之求实，以秦风之贬斥虚妄，以嬴政皇帝之明锐洞察，以帝国第一代大臣之英才济济，何以始终对这些方士保持着一种难以揣摩的姿态？如同后世的郑和下西洋一样，其间隐藏的政治秘密究竟是什么？抑或根本就没

有什么政治秘密？一切的一切，都在太多的矛盾中变幻着无法确定的答案。若就最终的归宿所蕴涵的漂泊海外奋发求生并顽强地生发传播华夏文明而言，我们不能轻易地以“邪恶”两字概括这支神秘队伍；若以虚妄之说耗费帝国人力财力并贻害嬴政皇帝本人而言，我们又不能轻易地肯定这支队伍。

一切，仍然隐藏在尚待开掘的历史真相之中。

三两日间，嬴政皇帝的热病似乎未见消退，反有加重之势了。

这一夜，嬴政皇帝又不得已停止了案头劳作，被赵高扶上了卧榻。眩晕朦胧的皇帝吩咐赵高去找徐福举荐的那个看护方士。未及片刻，赵高急惶惶飞步赶回，说不见了那个方士，问护卫军士，军士却说方士一直在帐中没有出来……赵高还没有说完，嬴政皇帝已经霍然坐起道：“搜查大帐没有？”赵高吭哧道：“方士居处向为机密之地，我，我没敢……”嬴政皇帝冷冷道：“鸟个机密，立即搜查，掘地三尺！”赵高飞步去了。嬴政皇帝略一思忖，拉过一件丝绵袍裹住发冷的身子跳下了卧榻，下令一个侍女立即去请老太医。

老太医匆匆赶来时，嬴政皇帝正对着面前铜鼎中几颗透着怪异的非紫非红又非黑、似紫似红又似黑的药丸发愣。见老太医进帐，皇帝敲敲铜鼎冷冷道：“此为何物？敢请老太医辨认一番。”老太医走近案前，打开医箱，用拣药的精致竹夹夹起了一粒药丸，凑近鼻子嗅了嗅，脸色一变道：“陛下，老朽得剖开这药丸。”见皇帝点头，老太医从医箱拿出一把三寸医刀，从中一刀剖开了药丸，又拿起半粒凑到鼻头一嗅，面色顿时大变：“老朽敢问，陛下可曾服过此药？”嬴政皇帝淡淡道：“老太医先说，此药有何不对？”老太医急迫道：“此药为大阳大猛之物也！以狮虎熊豹与海狗之肾之鞭，辅以淫羊肾，再辅以若干补阴草药而成。此药入腹，强聚体内元气，每每使人孤注一掷凝聚精神，对元气损耗最烈！医家之道，非垂死之人而有大事未了，决然忌用此药！”

“陛下！方士跑了！帐中有暗道！”赵高一头汗水冲了进来。

“老太医，世上有神仙仙药么？”皇帝对赵高的话浑然未觉。

“陛下，老朽从医五十年，仙药之说未尝闻也。”

“老太医，以朕之象，还撑持得几多时日？”皇帝冷峻得石雕一般。

“陛下节劳静养，正道医治，或可复原。”老太医额头渗出了涔涔汗水。

“知道了，老太医去了。”

“陛下高热不退，老朽立即侍药。”

“先生且先下去，药煎好拿来便是了。”皇帝平静异常。

老太医拱手一作礼，立即轻步匆匆去了。

“赵高，密宣蒙毅……”嬴政皇帝面色苍白，颓然瘫倒在案前。

赵高大惊，连忙过来扶持皇帝。嬴政皇帝骤然睁开眼睛，一掌掴到赵高脸上却没了力气。赵高惊恐不已，连忙对两名侍女挥挥手起身飞步出帐了。皇帝被两名侍女扶起，艰难地挪到了卧榻前一头倒下了。两名侍女连忙放好了皇帝身子，又加了厚厚两床丝绵大被，惶恐得不知所措……未过顿饭时光，蒙毅大步匆匆进帐。皇帝还是没有醒来，大被下的身躯显然在瑟瑟发抖。正在此时，老太医汤药送到，那名医助熟练地为皇帝喂下了整整一大碗冒着热气的汤药，皇帝的抖动才渐渐轻了。未过片刻，皇帝额头渗出了一层细亮的汗珠，蓦然睁开了眼睛。

“都下去……只留蒙毅……赵高，朕不见任何人。” 侍女出去了。太医出去了。赵高也出去了。宏阔的御帐静得如同幽谷。“蒙毅，我，行将到头了。”皇帝很平静，殷殷目光中饱含着泪水。

“陛下……”蒙毅扑地拜倒，死死忍住了哭声。

“起来……听，听我说。”

“陛下但说，蒙毅死不旋踵！”

“莫胡说。”嬴政皇帝完全清醒了，声音虽低，却异常清晰，“蒙毅，立即返回咸阳。名义，还祷山川，为皇帝祈福。真正要做的事：会同二冯，镇抚咸阳；调回李信十万大军，镇抚内史郡。关中，已经没有老秦人了。一旦有变，李信大军便是支柱。若有可能，下令李信从上邦将陇西老嬴秦数千户，全数迁回关中……我得立即北上，见蒙恬，见扶苏，安定北边，部署身后大事……不，不能再耽搁了……”

“蒙毅之见：陛下当立即回咸阳镇国！我赴九原，召回长公子并家兄！”

“不。”皇帝清醒地摇头，“半道折返，动静太大，朝野不安。以目下情形，我再撑半年当非大事……我回咸阳，大事便得多方会商。反不如你回咸阳，奉诏直接行事，更方便。”

“蒙毅明白！”

“不要急。明日知会丞相，交接完毕再走，不能显出形迹。”

“陛下，不告知丞相么？”

“丞相……我相机告知不迟。记住，你是密使。”

“陛下，皇营事务交于何人？胡毋敬如何？”

“老奉常迟暮……还是交给赵高了。”

“陛下，赵高素无法度之念，不妥……”

“一个老内侍而已，他能如何？再说，对朕忠心，莫过赵高了……”

“陛下……”蒙毅欲言又止。

“蒙毅，大事托付你了，这里没事，要紧处在咸阳……”

“陛下……”蒙毅一声哽咽，泪如泉涌。

“蒙毅啊，我与汝兄少年相知，情如兄弟。你一样，也是我的好兄弟……”

“陛下！蒙毅何忍弃陛下而去……”

“蒙毅，好兄弟，天下要紧，大秦要紧……安秦者，终须蒙氏也……”

蒙毅泪流满面语不成声，扑在榻前深深三叩，依依不舍地走了。次日清晨，赵高捧着一道诏书到了蒙毅大帐，宣示了“着郎中令蒙毅为朕之特使，代朕还祷山川，为朕祈上天护佑”的诏书。蒙毅奉诏，立即与丞相李斯会商交接了诸般事务，又将皇帝行营大帐的事务交接给了赵高，于午后时分带着一支百人马队上路了。

嬴政皇帝没有料到的是：遣回蒙毅，成为他一生最关键时刻最关键的错失。蒙毅身为执掌中枢的郎中令，堪称最危急时刻最关键的中枢大臣。赵高后来要做的第一个要职，便是郎中令。更为重要的是，蒙毅秉性公直刚毅而缜密，几乎是历来宫廷内侍的天敌，自然也是赵高的天敌。若蒙毅不去，嬴政皇帝在最后时刻，至少可以确保自己的

各种遗诏得以忠实宣达各方，断不致足不出户而天地翻覆。若蒙毅不去，赵高纵然有野心阴谋，丞相李斯也万万不会呼应，不敢呼应。当后人清楚后来的事实，再看蒙毅的离去，便会明白看出：这是嬴政皇帝至为关键的一个败笔。当然，这也表明了一个毋庸置疑的事实：嬴政皇帝至死也没有怀疑过身边任何一个近侍，也永远不会想到人会发生如此激烈的大扭曲。从这一基本事实说，嬴政皇帝是一个没有防人机心的君王，六国贵族以及后世儒家攻讦嬴政皇帝奸诈暴虐等等，实在不堪事实验证。在中国历史上，防止身边乱象最成功者，大约莫过难眩以伪的曹操了。嬴政皇帝若有曹操之三分权谋机诈，大约历史便得重写了。蒙毅离去，令人常有扼腕之叹——始皇帝一念之差，诚天意哉！

三日后，大巡狩行营西进了。

这次，皇帝行营从陆路进发，沿琅邪台海疆一路北上，绕过荣成山（成山角）向西抵达之罘岛。这次行进的不同处是：每日路程不多，却不做一日停留。丞相李斯对这一变更所做的宣示是：皇帝体恤胡毋敬、郑国两位老臣不耐酷暑，决意减少沿途驻扎时日，徐徐常速返国。几日行进下来，皇帝的热病时轻时重，总之是比在琅邪好了许多。至少，皇帝的身影重新出现在海风徐徐的明净时日，不时还从帝车中下来闲走几步。之罘岛遥遥在望时，杨端和报来了一个令人惊喜的消息——海上连日发现大白鲛鱼，准备以大型连弩射杀之，请皇帝陛下登高观赏！嬴政皇帝很是高兴，立即下令在之罘岛停顿一日，观赏连弩射杀大鲛。

原来，徐福船队出海后两日，便与皇帝行营失却了通联。嬴政君臣在方士弟子出逃之后，业已清楚了徐福一干方士必是有意逃遁。杨端和主张追杀，嬴政皇帝淡淡一笑说，算了，茫茫大海，他筹划了多少年，你能追杀得了？若天意不使他脱逃，还有三艘战船跟着，必能拿它回来。不料，行营抵达荣成山时，三艘战船却漂了回来，率军大

将禀报说：出海第六日夜里，船队停泊在一座无名小岛前，全体人马登岛起炊；将士们都饮了方士们的劝酒，方士们说，不饮酒要得寒腿病；可天亮醒来，方士与货船便无影无踪了，他们在海上寻觅了三日三夜也没看见一只船，最后只好漂了回来。大臣将军们愤愤然，有主张追杀方士的，有主张处罚水军的。皇帝破例地挥了挥手道："此事错在朕，不在将士。先放这班方士一马，朕不信日后找不回来。"于是，装载了大型连弩的三艘大战船重归船队，一路驶向了之罘岛，不意竟在航程中发现了大白鲛鱼。

那日清晨，皇帝与大臣们登上之罘山最高峰时，一天明净如洗，霞光万道碧波无垠，海天之间壮丽得无以描述。大约卯时，岛前深海处白帆点点，遥遥有战鼓号角之声隐隐传来。未过片时，碧蓝的大海中不断跃起一道道雪岭般的白墙，鼓着浪头隐隐起伏，不断向之罘岛逼近。俄而远处白帆快速聚拢，从三面向翻飞的雪岭无声地靠近。正在碧浪中再度矗起一道雪岭时，战船鼓声号角大作，三艘大战船的大型连弩一齐发射，长矛般的大箭呼啸着飞向了那道雪白的山岭。嬴政皇帝真切地看见了雪白的山脊冒起了几道血柱，渐渐地，翻飞的白色闪电变成了缓慢漂动的雪白山脊……

"万岁——！大鲛鱼中箭了——！"

整个海面都响彻了秦军将士的欢呼声。

骤然之间，泪水涌满了嬴政皇帝的眼眶。

海天之间这壮阔的一幕，永远地镌刻在了嬴政皇帝的心头。

七　北上九原　突兀改变的大巡狩路线

从之罘岛再度西进前，嬴政皇帝在行营举行了一次大臣会商。

依大巡狩的惯例，离开琅邪台北上便是踏上了归途。一则是旧齐滨海地带是皇帝两次巡狩都来过的，不会再有大型宣教典礼；二则是皇帝大臣皆有不适之感，天气又越来越热，一进三伏酷暑，白日几乎难以行军了。所以，一离开之罘岛李斯便做出了回程部署，将少府章邯做了夏日行军的前导，下令章邯率一千铁骑先两日上路了。因为，若从之罘岛地带归返咸阳，则路径很直接：之罘——即墨或临淄——巨野泽——大梁——洛阳——函谷关——咸阳。这是齐国通向中原的传统官道，此时已经是帝国驰道之一，路况好速度快，又不过黄河，故此需要先行人马预为安置护卫、救治并驻屯地等事项；而章邯军政两通，担此重任再合适不过。就当时的事实说，嬴政皇帝在琅邪、荣城业已两次发病，所有的大臣将军都认为皇帝该踏上归程了；若此时果然能按照预定的大巡狩路线行事，从之罘岛南下回咸阳，自当安然无事。

大臣们没有料到的是，皇帝竟然要北上巡边！

皇帝的理由很简单，又很充分。昨日午后九原传来捷报，蒙恬军第二次反击匈奴获得了很大的胜利，长驱直入匈奴单于庭，头曼单于仅率数万残部远遁而去；如此皇皇胜仗，皇帝须得再度北上巡边犒赏将士，并督导东部长城早日竣工。昨日捷报人人皆知，行营还很是狂欢了一阵。皇帝如此决断，自是无可非议。然则，皇帝大巡狩的行程历来都是事先筹划好的，如此大的巡边举动，事先从未宣示而由皇帝临机动议，本身就透着几分神秘。再说，即或是临机改变，至少皇帝也当与总司巡狩事务的丞相事先会商而后再议决部署；然看今日情形，丞相李斯似乎也是事先一无所知。如此情形之下，大臣们一时忐忑起来了。表面不动声色内心却错愕不已的李斯，久久愣怔着没有说话。郑国胡毋敬顿弱杨端和几位大臣也大觉意外，都是相互观望，一时默然了。

“诸位毋得疑惑。”嬴政皇帝笑道，“自来大战无定期。朕也想不到，九原军能在如此大热天有如此大胜仗。昨日，朕本当与丞相会商，却又埋在公文山里没有拔得出来，在书房里困得睡了过去。一觉醒来，已是四更。于是，今日索性一起说了。否则，又得耽搁一日。”

“老臣以为，陛下决断得当。”李斯立即支持了皇帝。

“老臣以为不然。”素来寡言的郑国说话了，“皇帝陛下在琅邪已经发热，一路未见痊愈迹象。目下正逢酷暑，又将入伏，再度跋山涉水北上巡边，只怕不利于陛下病体。二次大胜匈奴，固然可喜可贺，然不能冒此风险……”

“老令啊，朕好多了。昨日观射大鱼，朕不是自家登山的么？”

“陛下，老臣附议郑国之意。陛下不宜北上。”胡毋敬忧心忡忡。

“顿弱亦赞同老令之意。”

几个大臣，只有卫尉杨端和没有说话了。谁都知道，杨端和最是稳健，是秦军大将中最唯军令君命是从的一个，与王贲李信大有不同。所以，杨端和军旅资望很深，却历来都是副将。目下杨端和虽身为卫尉位居九卿，也是正职，然却直接听命于皇帝，还是不用他独当一面。是故，谁也没指望他会说话。

“陛下，末将也以为，北上不妥。”谁都没有料到，杨端和也说话了。

“卫尉得说个道理出来。”顿弱之激发神色，显然要寡言的杨端和多说话。

“没甚道理。末将只觉得心下不踏实。”杨端和平平淡淡。

“有甚不踏实？诸般大事都很顺。”顿弱又追了一句。

“末将唯陛下之命是从。”杨端和不理会顿弱，一句见底了。

“诸位，此事不须再议。”嬴政皇帝语气淡淡，可谁都听得出蕴藏着一种不容商量的果决，“出行日久，谁没个发热发冷？两位老令不是也疲累不堪，略有不适么？朕也一样，过几日自然会好。还有太医在身边，误不了大事。再说，诸位果真不想看看万里长城？顿弱，长城东段全在旧燕之地啊！”

“万里长城谁不想看？老臣多少年故里心愿也！”

“敢问陛下，对行营人事可有部署？”李斯谨慎地插断了顿弱。

“行营事务，依旧是丞相总掌。唯朕之行辕有一变：蒙毅还祷山川，朕书房事务交赵高暂掌。”皇帝很清醒，话语很慢，“为处置政事快捷，再给赵高一个职事：兼领印玺。余皆不变，依照丞相部署行事。”见大臣们俱各默然，嬴政皇帝特意补了一句，“赵高是临时署理，蒙毅还是郎中令。”

“陛下明断。”大臣们终于表示了赞同，虽然不那么热切踊跃。

行营会商结束了，郁闷的李斯大大地忙碌起来了。

皇帝决意北上，意味着大巡狩路线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从平坦快捷的驰道之行，骤然变成了险阻重重的跋涉之旅。从之罘岛地带抵达九原边地，大的方向是向西渡过四道大河（济水黄河洹水漳水），再穿越旧赵国，经雁门郡北部向西抵达九原。当然，也可以在渡过黄河穿越旧赵后，从太原再次西渡大河，从老秦国的上郡北上九原。无论选择哪条路线，都是确定不移地比立即返回咸阳艰险许多。李斯深恐有思虑不周处，与杨端和确定北上路线时，破例地请来了通晓天下山川险阻的老郑国。在郑国的多方参酌下，三人最后确定了西进再北上

的具体路径：之罘岛——临淄——西渡济水——从平原津西渡大河——西渡洹水——西渡漳水——经巨鹿郡——经恒山郡——经代郡——抵达九原。路径议决，郑国看着吏员画出的地图，皱着眉头道：“夏月正在涨水之季，连续横渡四道大水，绝非易事也！斯兄，好自为之了。”郑国一句话，说得李斯心头有些酸热。李斯万般感慨地长叹了一声，拿起地图去皇帝大帐了。李斯没有想到，皇帝只瞄了一眼地图，便点头认可了，似乎不想涉及李斯很想特意申明的途中艰险。见皇帝丝毫没有改变的迹象，李斯也没做申明便告辞了。

次日四更时分，大巡狩行营第一次按照盛夏出行的传统上路了。

盖盛夏酷热，商旅军旅上路，都是赶早行路，正午之前驻屯歇息，避过人马难耐的最酷热的午后时光。皇帝行营纵然人马强壮，若要长途跋涉，也得循着这历经千百年考验的有效传统行事。否则，人纵可忍，牛马也得纷纷倒下了。这也是李斯事先禀报了嬴政皇帝，并得允准后部署的。自巡狩路径发生突然变化后，李斯心绪更多了一份不安。仔细想想，自去冬筹划大巡狩以来，诸多事对他都是扑朔迷离的。这种扑朔迷离，与其说是他某件事知道得迟与早，毋宁说是决事过程中与闻得前与后。曾经的岁月里，李斯也曾不知道过许多许多事情，可一次也没有如此不安。为何？自李斯用事中枢，几乎任何大政决策都是皇帝与他事先商定的，纵然最终的决策与他的谋划有所差别，他也是充实的奋发的；他所不知道的，几乎全部是知道不知道都无关紧要的非大政决断。可这次大巡狩不一样，几件事都是皇帝决断后他才知道的。这里的关键是，比其余大臣早知道几个时辰抑或早知道几日都不重要，重要的是，皇帝为何不与他会商决断了？不是说皇帝决断得不对，也不是说皇帝必须与他会商方能决断，而是说，皇帝为何改变了多少年与他磨合达成的“共谋”默契？

这次大巡狩，皇帝在去冬的动议很是突兀，他当时也明确表示了不赞同。因为，以皇帝目下的体魄，实在不宜艰苦备尝地长途跋涉。

以李斯谋划的大略：皇帝在此身心艰难之期，最大的要务便是守定咸阳而节制天下，不能轻易地冒险大巡狩，不能轻易地离开中枢之地。然则，这一大略他能说么？不能。敏锐的心告诉李斯：皇帝显然是谋划已定，以“征询会商”名义教他知道而已，绝非真正地会商共谋。皇帝在隐疾频发日见衰老的时刻，突兀动议大巡狩，一定是有某种自感紧迫的大事，要借着大巡狩作掩护来做成。这件事指向何方？李斯原本并不清楚。然则，在他会同大臣拟就了大巡狩行程方略并得皇帝认可之后，机警的李斯已大体明白了症结所在。

在李斯看来，本次大巡狩的两大使命——缉拿复辟罪犯与宣教大秦新政，没有一件是必须皇帝亲临施为的。李斯与大臣们想不出，还有哪件大事须得威权民望如此隆盛的皇帝拼着性命去做？以李斯认定的公事程式，由他领衔具名的巡狩方略一旦呈上，皇帝必然会在巡狩方略上增添些地点。毕竟，皇帝可以不说大巡狩究竟要做甚，可是，总不能不说到何处去。只要有了所在地，事情便会清楚了。然则，大出李斯预料的是，皇帝偏偏没加任何新地点，三个字：“制曰：可。”全数照准了李斯的大巡狩方略。

惊讶之下，李斯通盘斟酌，蓦然明白了皇帝的心思只可能有一个指向——确定储君！因为，就目下大秦而言，只有这件最要紧的大事始终没有明确，只有这件不能事先确定的大事值得皇帝作为秘密对待。李斯的揣摩预测是：皇帝可能会在巡狩途中的某地——最大的可能是旧齐滨海某地——将长公子扶苏秘密召来，立即颁行诏书确立太子，并携扶苏一起返回咸阳。果真如此，李斯丝毫不觉意外，而且认为该当如此。李斯所困惑者，如此正当大事，为何对他这个丞相秘而不宣？果真皇帝大巡狩的目的在于秘密立储，而他这个丞相却不能与闻，那便只有一个可能——皇帝对他这个丞相有了深刻的疑虑！否则，古往今来，几曾有过君王善后而能离开丞相的先例？而丞相一旦不再与闻“顾命”大事，则其结局只能是废黜杀身！因为，任何一个君王，都不会将一个雄才大略而又被认定可疑的权臣留作后患。心念及

此，李斯一身冷汗。然则，李斯终究不能明白确定。面对如此一个既强势又阳谋的皇帝，任何不能确定的事情，都必须有待清楚后再说，先自蠢动只能自找苦果。李斯要等待一个事实及其可能的变化出现，而后再决定自己如何应对。李斯要等待的这个事实是：皇帝在琅邪，或在荣城，或在之罘，必要召见扶苏；届时，若皇帝仍将自己视作顾命大臣，则自己当然要一如既往地效忠。毕竟，扶苏与皇帝曾经有过巨大的政见裂痕，皇帝事先不欲李斯知晓，未必没有扶苏尚待最后查勘之意；若扶苏被立为太子而自己未能与闻顾命，则李斯一定要谋划自家出路了，否则，便是坐待大祸来临。最好的出路在何处？不消说，是早早辞官归去。扶苏毕竟是个信人奋士的宽厚君子，不会对他这个老功臣如何的。

然则，这个事实始终没有出现，李斯再度陷入了迷惘之中。

在李斯明白部署归程之后，皇帝却召集大臣会商行程，突然动议北上九原。至此，症结终于豁然明朗。显然，皇帝有重大事宜要与扶苏蒙恬密商，而下令两人南下，则很难避开他这个丞相；若到九原，则他这个丞相必然要会同百官巡视督导长城工地，皇帝的回旋余地便会很大很大。由此推及蒙毅使命，其返回咸阳也必是秘密处置某种大事去了，祈祷山川之神护佑皇帝，分明一个示形朝野的名义而已。如此格局，李斯已经可以明白地预测：皇帝将帝国善后的大任，已经决意交给蒙氏兄弟了；扶苏为君，蒙氏兄弟领政，他这个丞相是注定地要黯淡下去了。

使李斯大感郁闷者，还有两件事。一则，皇子胡亥随行皇帝巡狩，他却毫不知情。这个皇少子胡亥，与李斯的小女儿已经许婚定亲，只待胡亥加冠之后便可成婚。事实上，李斯并不喜欢这个胡亥。许婚胡亥，不过是嬴氏李氏多重联姻之后的一个延续而已，李斯已经不能认真计较皇子资质如何了。对于如此一个几乎可以用上“不肖”两字的未来女婿，李斯素来没有兴味与闻其事。即或在巡狩途中，李斯

也竭力回避着这个每每令他不快的皇子。李斯所计较者，是皇帝。既然皇帝喜欢这个皇子胡亥，许其随同巡狩增长见识自是无可厚非，然则，自己恰恰是这个皇子的未来岳丈，皇帝如何便不能与自己知会一声？皇帝不说，分明是皇帝与他这个丞相已经陌生了。二则，皇帝使赵高参政，李斯大惑不解。从目下大局说，李斯认为自己亲自兼领皇帝书房事务最为稳妥。关键之时，皇帝任用赵高参政，这分明是一个显然的失策。赵高是一个去了阳势的宦者，纵有功劳，纵有才具，李斯也本能地蔑视此等人物。既往，皇帝将赵高仅仅用作车马总管，用当其所，李斯自然不会生出腻烦。可如今，竟教这个宦者做了事实上的皇帝书房长史，并兼掌了皇帝印玺！李斯实在想不通，皇帝为何如此倚重一个“大阴人”？李斯曾长期做秦王长史，对书房政务再精通不过；而大巡狩日常事务，对他这个精于理事而又精力健旺的大臣而言，事实上举手之劳而已，根本不至于忙乱无序，兼领皇帝书房绰绰有余。以皇帝之明，想不到这一点么？不会。皇帝不以他兼领书房，只能说明，皇帝对他真正地有了不可化解的疑虑……

黎明的星光下，李斯半睡半醒地摇晃着，任沉重的车轮碾压着无尽的思绪。

次日正午，皇帝行营抵达临淄地界。

李斯很清楚，皇帝对大都会历来没甚兴趣，除了灭国时期因犒军善后进入过邯郸与郢都，再没专程进入过任何国都，连几次路过的洛阳新郑大梁都没有兴致进去。旧齐国的临淄固然是赫赫大都，皇帝照样没兴致。当然，更重要的是，此时的皇帝正在发病尚未痊愈的特殊时期，更不能贸然入城了。于是，李斯下令在城南郊野的密林中扎下了营地。

赵高匆匆来了，恭敬地请李斯去皇帝大帐。

皇帝脸色很不好，倚在榻上捂着一床丝绵大被似乎还瑟瑟发抖。李斯心头一阵酸热，几乎要冲口而出劝皇帝立即改返咸阳。可是，思绪电闪间，李斯还是死死忍住了。见李斯进来，皇帝吩咐赵高守在帐口，不许任何人进来打扰。皇帝又屏退了大帐中的几个内侍与侍女，招手教李斯坐在了卧榻之侧的凉爽陶墩上，殷殷地看着李斯，良久没有说话。李斯拱手一声陛下，已哽咽不能成声了。嬴政皇帝拉住了李斯的手，叹息一声道："丞相，几何有过，我等君臣竟能相对无言矣！"李斯哽咽道："陛下，老臣已不知从何说起了……"嬴政皇帝淡淡笑道："丞相啊，你的心思，朕知道。这件事，对你说得迟了，嬴政思虑有差。"李斯一时惶恐道："陛下何出此言？老臣未知何事不曾与闻？"嬴政皇帝浑然无觉，只径直缓慢地说着："去冬，王贲临走之时，说到扶苏宽政主张，说他也赞同。加之，又有黥布刘邦徒众逃亡两件事，朕便想先减轻工程徭役。然则，一闻丞相说关中老秦人已空，我心下急了。如此大局漏洞，朕却一直未能察觉，我不能不急也。要大巡狩，是要看看天下大势，看看复辟暗流究竟有多深的根基，看看是否必得再次回迁老秦人……朕之本意，未必一定要北上九原。然则，自琅邪染病，方士逃走，嬴政骤生末路之感，当此之时，朕当何以善后哉！"

"陛下万勿此言！陛下正在盛年啊！"李斯泪如泉涌了。

"不。不行了。"嬴政皇帝平静淡漠地摇摇头，"嬴政不畏死。然，嬴政知道自己。嬴政任用方士，无异于自戕。若没有方士数年在侧，我固病体，元气尚在……大父秦昭王，不是病奄奄撑持了十余年么？奈何嬴政不知天高地厚，不知死生有数，在最要谨慎的时刻，竟然开了秦法之禁，秘密任用了方士。想补正，嬴政都来不及了。"

"陛下！来得及！有太医……"

"上天无私，不会将机会总给一个人。嬴政，焉能例外矣。"

“陛下……”

“丞相，毋伤悲。朕，要说正事。”

“老臣，但凭陛下之命。”李斯顿时平静了下来。

“第一事，若我病体能过得平原津，能渡过大河，便北上九原。”

“老臣理会：若陛下在平原津发病，立即返回咸阳。”

“正是。”

“老臣遵命！”

“第二事，最后的巡狩路程，丞相有何谋划？”

“陛下已然谋定，老臣……”

“丞相啊，你当学学王贲，该坚持者则坚持。歧见不怕，要说在明处。”

“陛下，”第一次，李斯有些脸红了，一拱手明朗道，“最后这段路，老臣以为必得稳妥缜密。老臣三策：其一，飞诏宣扶苏蒙恬回咸阳，陛下则最好不渡大河，不过平原津，直接由此返回咸阳；其二，飞诏李信率十万大军回镇关中，并急迁上郡十万老秦人回居关中，蒙毅可在咸阳着手此事；其三，老臣自请，兼领陛下书房政事，守定印玺！”

“丞相怀疑赵高？”嬴政皇帝的目光骤然一个闪烁。

“老臣不讳言：赵高领印玺不宜。”

“丞相，可否说说依据？”

“老臣无凭据，只是心感不宁。”

“丞相啊，”嬴政皇帝默然片刻，淡淡一笑道，“赵高追随朕三十余年，不知几多次换回朕的性命。不说功劳才具了，仅这三十余年未尝一事负朕，赵高何罪之有也？疑虑赵高最深者，不是丞相，是蒙毅。朕尝对蒙毅言，若以隐宫出身而长疑赵高，我等君臣，胸襟何在焉！我等是人，内侍也是人，何苛求一人至此矣……嬴政一生，无愧于天下，无愧于群臣，所愧者，唯两事耳：其一，愧对嬴秦族人。奋争天下，老秦人流血最多，受苦最多。百余年来，哪里最险，哪里最苦，哪里便是老秦人所在。嬴政不用皇族为大臣，不封老秦人以富庶繁华之地还则罢了，最后，竟使他们离开了本该属于他们的关中之地。自丞相那日警醒于我，每念及此，嬴政都是心头滴血。赳赳老秦，共赴国难……可如今，他们都在哪里啊……”

“陛下，此，老臣之过也！”李斯第一次感到了揪心的苦痛。

“丞相主张回迁老秦人，朕赞同。”

“陛下，还要过大河？”李斯惊讶了。

“丞相，我自觉还能撑持，做完这件事了。”

“那……”李斯欲言又止了，突然觉得不须再问了。

“若赵高出事，那便是上天瞎眼了，嬴政夫复何言哉！”

李斯踽踽离开了行营大帐，一种难言的滋味弥漫在心头。

隐隐约约地，李斯有了一种感觉，他失去了最后一次与皇帝两心交融的机会。他提出了三则对策，那是他多日反复锤炼的结果，等的便是今日这般氛围这般机会。可是，皇帝只赞同了其中一个分支。是的，对国家大政而言，这个分支是一个根基点，不能说皇帝有错。然

则，对李斯而言，则意味着皇帝基本上没有采纳他今日最为重要的筹划。皇帝坚持要渡河北上九原，那便是说，皇帝仍然觉得扶苏蒙恬回咸阳或来行营，都有某种不便；这种不便，岂不还是李斯？更令李斯心头发凉的是，皇帝对赵高的信任无以复加，竟然还有着深深的愧意。皇帝最后的那句话，使李斯大为震撼，使李斯第一次骤然看准了皇帝的弱点——雄峻傲岸的帝王秉性之后隐藏着一颗太过仁善的平凡人心！

李斯始终以为，嬴政皇帝是最具帝王天赋的一个君主。所谓帝王天赋，根基所在便是有别于常人之心的天下之心。你可以说这种天下之心是冷酷，是权欲，是视平民如草芥的食人品性；但你仍然必须承认，领袖天下的帝王之心真的是不能有常人之仁；或者说，帝王仁善不能以常人之仁善表现出来。毕竟，帝王必须兼具天下利害，不能有常人的恩怨之心。若如常人仁善，那确定无疑的是，他连一个将军都不能做好，遑论帝王哉！唯其如此，在李斯看来，赵高在皇帝心目里便该是一只猎犬而已，该是一只效力于主人的牲畜而已；主人固可念猎犬牲畜之劳苦，然如何能以猎犬牲畜与闻主人之决策意志？于今皇帝，竟对一个老奴仆有如此抱愧之心，岂非咄咄怪事哉！第一次，李斯对这个巍巍泰山般的皇帝，生出了一丝不那么敬佩的失望。“上天瞎眼，嬴政夫复何言哉！”这，这像是一个以天下为己任的伟大皇帝说的话么？

李斯第一次迷路了，莫名其妙地在树林中转悠了整整一个晚上。

三日之后，大巡狩行营渡过了济水，抵达平原津。

平原津，是旧赵国平原县的一处古老渡口。平原县者，于赵国平原君而相互得名也。平原县濒临大河，与齐国相邻，是大河下游最重要的临水要塞。战国末世秦赵相争最烈，帝国君臣将士对赵国最是熟悉，对这处兵家要地更是人人皆知。一临大河，秦军将士们便纷纷指点着河东河西说将起来，惊叹夹杂着笑语，人人不亦乐乎。谁也没有

料到的是，正在杨端和率领将士们忙碌预备渡河诸事时，李斯传下了丞相令——扎营起炊，渡河事待皇帝定夺！时当午后，热气渐渐下降，正是一鼓渡河的时机。突然中止，杨端和大感不解，立即飞步赶到丞相大营询问。

“此乃赵高所传诏令，老夫不知所以。”李斯皱着眉头。

“皇帝发病了？”

“赵高没说。”

“如此大事，丞相如何老是赵高赵高？得面见皇帝说话！”

见素来沉稳的杨端和责难自己，李斯非但没有不悦，反倒亲切笑道：“卫尉说得好，老夫原本也是如此想，奈何已有诏令，便先停了渡河。你既不解，不妨随老夫一起面见陛下定夺。陛下若是发病，自然是直返咸阳最好。”李斯将每一个关节都不经意地说到了。李斯希望杨端和据理力争，改变皇帝甘冒酷暑的北上跋涉之旅。

两人匆匆来到一片最阴凉的树林下。行辕大帐还正在搭建，一辆辒凉车停在大树下垂着车帘，两百余名带剑武士在车后远远站成了一个扇形，只有赵高与两名侍女站在车前。虽有树荫，林中也是热烘烘一片，无休止的蝉鸣震得人耳膜发麻，谁都是一身大汗，谁都是眉头深锁，整个树林陷入了一片奇特的聒噪幽静麻木烦躁的氛围之中。

“陛下消乏么？”李斯低声问赵高。

赵高急促地一个眼神，手势不大但却很是明确地向返回咸阳的方向一指，惶急之势最明显不过地说：必须马上回咸阳！突然之间，李斯心头一热，正要大步趋前说话，赵高已经对着辒凉车长呼了一声：“禀报陛下，丞相与卫尉到——”一时间，李斯杨端和一齐止步，

在辒凉车前几步处站住了。“丞相，行营立即渡河。朕没事，小睡片刻而已。”

阵阵蝉鸣滚滚热风中，辒凉车中传来夹杂着咳嗽的皇帝声音。赵高的脸色顿时变得难看起来，哭丧着脸对李斯连连摇头，背过身去不说话了。杨端和浑然不觉，一闻皇帝话语奋然振作，一拱手道：“丞相，皇帝已经决断渡河，我去了。”转身出林间，杨端和一路喝令，“停止扎搭！各营立即预备渡河——”

李斯木然一阵，终于转身走出了树林。赵高的暗示与皇帝从辒凉车中发出的渡河决断，已经使李斯清楚了一切。皇帝发病了，而且还病得不轻，否则，赵高不可能那么强烈地暗示他必须回咸阳。皇帝派赵高传令歇息扎营，是皇帝一时忘记了对他的许诺。他与杨端和一起前来，使皇帝想起了对他曾经的许诺：过不得大河便返回咸阳。皇帝又必然料到，杨端和若知皇帝发病，也必然力主回咸阳。无奈之下，皇帝一个简短的诏令出来了，否则，又会是一场君臣争执。可见，皇帝心意没有改变，依然坚执地要渡河北上，而且不惜冒着病中渡河的危险。如此情形之下，李斯能再度坚持么？若坚持返回咸阳，安知皇帝不会怀疑他另有居心？病中之人，多疑敏感倍于常人甚矣，李斯能冒如此大险么？

“卫尉，不能教陛下颠簸，风浪最小时陛下渡河！”

“丞相，杨端和明白！”

李斯对杨端和下了最后一道明确的命令，便回到了自家队前等待渡河了。他知道，已经没有大事需要他亲自奔波了。夕阳暮色，大河滔滔金红，李斯凝望着连天而去的大河，心头一阵酸热，老泪泉涌而出……他终身期许的一代雄君，如何在最后几步硬是与自己走开了岔路？李斯啊李斯，究竟是你错了，还是皇帝错了？抑或谁都没有错，只是冥冥天意？抑或谁都有错，而又谁都必须坚持自己？李斯想不明

白了。第一次，李斯的双手揪光了面前的绿草，手指抠进了泥土，放任着自己的饮泣，将无尽的泪水洒进了谁也不会看见的泥坑……若是皇帝与自己同心，李斯自信完全可以撑起皇帝身后的任何危局，纵然没有扶苏这般明君英主，李斯也不会听任自己一手谋划实施的帝国新政走向毁灭！皇帝陛下啊，你为何突然变了心性，从一个大气磅礴的帝王变得如此的褊狭固执而不可理喻？上天啊上天，你是要秦政一代而亡么？果真如此，何须天降英才济济一堂创出了皇皇伟业，却又要教它突然熄灭？上天啊上天，你也不可理喻么……

从平原津渡过大河，皇帝行营缓慢地推进着。

那时候，水势浩大的大河下游不可能有如此长度的大桥，要渡大河便必得舟船之力。若是体魄健旺，渡河之劳自然算不得大事。然嬴政皇帝恰恰正在病势发作之期，又正逢夏日洪峰之时，渡河的诸般艰难可想而知。一过大河，嬴政皇帝的病势便无可阻止地沉重了。七月十三这一日，原本预定要渡过洹水。可是，赵高对李斯传下了皇帝的诏令：歇息旬日，相机北上。从赵高愁苦的脸色中，李斯觉察出了皇帝有可能的松动。陡然振作之下，李斯与杨端和亲自带着一支马队，越过洹水漳水，踏勘了周遭百里地面，最后选定在漳水东岸的沙丘宫扎营驻屯，以使皇帝养息治病。李斯的同时部署是：立即飞马咸阳，接太医令带所有名医赶赴沙丘；并同时派出百名精干吏员，分赴各郡县秘密搜求隐居高人名医，接来救治皇帝。李斯还有一个谋划，只要皇帝稍见好转，他便自请回咸阳处置积压政事，以使皇帝能宣扶苏南来奉诏。

然则，李斯没有料到，情形又一次发生了变化。当李斯与杨端和飞马回到行营时，赵高正在丞相大帐前焦急地转悠着。一见李斯下马，赵高过来一拱手，拉着李斯便走。李斯惊问皇帝如何了？赵高哭兮兮急迫道："说不清说不清，丞相快走！"李斯心下一沉，一身汗水一身泥土大步匆匆地赶到了皇帝辒凉车前。一片大树下，辒凉车的车

帘打开着，皇帝躺在车中榻上，一片蝉鸣将闷热寂静的树林衬托得有几分令人不安。

“陛下，老臣李斯参见！”

“丞相，”皇帝在两层丝绵大被下艰难地喘息着，“立即，回咸阳……”

“陛下！陛下说甚？”李斯一时焦急，不敢相信自己耳朵。

“立即，回咸阳。朕，错……”

“陛下！不可啊！”李斯骤然哽咽，扑到车前凑到了皇帝头前低声急促道，“陛下病势正在发作之时，若再经颠簸，大险矣！陛下纵然杀了李斯，李斯也不会奉命！陛下，老臣业已选定沙丘宫为驻屯之地，也已经派出快马特使回咸阳急召太医令，还派人向附近郡县搜求名医！只要陛下不动，天意佑秦，会有转机！”也是第一次，情急的李斯显出了决不动摇的非常意志。

“好……但依丞相……”皇帝的嘴角绽开了一丝艰难的笑意。

“陛下，认可老臣之策了？”一身冷汗的李斯又不敢相信自己了。

“丞相，坦荡，好，好……”

“陛下！老臣明白了，陛下只管歇息！”

李斯没有丝毫犹豫，一转身连续高声下令：“杨端和，立即率一千人马涉过洹水，开赴沙丘宫清理营地，安置陛下行宫！胡毋敬与赵高，率内侍侍女督导护送陛下车马渡河！顿弱与郑国老令，立即督导行营人马有序渡河！老夫亲率一千铁骑善后。各部立即启动！”

秦军将士最是危难见真章，各部将军一声令下，立即齐刷刷行动起来。几乎是片刻之间，庞大的行营便开出了树林，向西边遥遥可见的滔滔洹水开进。堪堪太阳落山，大行营全部人马已渡过不甚宽阔的洹水，向沙丘宫隆隆开进了。及至月上中天，大队人马已经开进了沙丘宫。月光之下，李斯下令胡毋敬与赵高等安置皇帝立即进入行宫歇息救治，自己便与杨端和查勘部署四面护卫去了。直忙到曙色初上，李斯才来到皇帝行宫。然则，皇帝已经在服下汤药之后昏睡了过去。李斯守候一个时辰，太阳已经热辣辣升起了，皇帝还未见清醒。胡毋敬与赵高一齐劝李斯去歇息，饥肠辘辘的李斯这才疲惫万端地走了。

李斯疲累之极，刚刚吞下一盅自己创制的鱼羊双炖，便软倒在案边鼾声大起了。一觉醒来，已经是中夜月色了。李斯突然一个激灵，翻身下榻大步匆匆地出了大帐。一番急匆匆巡视，各方都没有异象，李斯才长吁一声，漫无目的地转悠了起来。月亮很亮。天气很热。李斯走得很慢，梦魇夜游一般恍惚。

李斯终于明白了皇帝疑虑自己的原因，是自己的不担事，是自己的一心与皇帝同步而显现出来的永远地顺应，是自己从来没有坚持过自己而显现出来的那种缺乏担待。否则，自己今日一时情急说出的那种连自己也后怕的话，皇帝何以反而表现出前所未有的欣慰？是的，皇帝的赞赏是显然的。李斯确信，这位帝王绝不会虚伪地去逢迎任何一个人，即或皇帝真的已经面临生命垂危，皇帝依旧是本色荡荡的。是也是也，任何一个君王在善后大事上，大约都会选那种敢作敢当者承当大任，而像他李斯这种雄才大略而又锋芒内敛的重臣，大约谁都会有几分疑虑之心。可是，李斯果真是缺乏担待么？不是！李斯缺乏的是皇帝的信任，是不败的根基。只要皇帝信任自己，委自己以重任，李斯几曾不是雷厉风行任劳任怨？在帝国老臣中，李斯自认为除了王翦王贲父子的那种强韧自己不能比，其余人等的风骨便一定比自己硬么？实在未必。蒙恬如何？蒙恬不也是在逐客令事件中惶惶不可终日么？那时候谁有担待？不是李斯上的《谏逐客书》么？真到危境

绝境，李斯何尝不敢强硬一争？说到底，还是皇帝对自己所知不深，倚重不力也……

在李斯惶惑不知所以的时候，皇帝一连三日都昏迷不醒。

这天是七月二十日。李斯真正地不安了。

第一次，李斯不奉诏命，以丞相名义召集了大臣会商。

李斯提出的议决事项，最要紧的只有一件：该不该派大臣作为特使赶赴九原，召长公子扶苏与蒙恬南来晋见皇帝？大臣们忧心忡忡地议论了一个时辰，还是莫衷一是。典客顿弱认为该当，而且应当尽快。顿弱说得很直接："皇帝要北上，目下却无法北上。宣召长公子与蒙恬南下，有甚可议？办就是！"可胡毋敬与郑国两位老臣却老大沉吟，理由一样：若是需要，皇帝纵然病中，这几句话还是说得的；皇帝没说话，轻召皇长子与屯边大将军毕竟不妥。杨端和则只有一句话，听丞相决断。最后，三位老臣也是一口声道，我等各有己见，唯听丞相决断。在李斯几乎要拍板之时，赵高匆匆来了。因为赵高已经临时接掌了蒙毅权力，所以李斯也知会了赵高与闻会商，此时匆匆而来，显然是皇帝处难以脱身而迟到了。待李斯将会商情形大略说了一遍，赵高哭丧着脸提醒了一句："皇帝陛下时昏时醒，不是全然昏迷，还是问问皇帝的好。"赵高这一句话，李斯当即打消了原本念头，断然道："大事不争一两日。自明日起，老夫守在皇帝寝室之外，等待皇帝清醒时禀报，由皇帝定夺。"掠过李斯心头的一闪念是：扶苏南来可以不经皇帝认可，然自己要离开行营回咸阳，不经皇帝认可行么？

李斯决断无可反驳，大臣们都点头了，赵高也点头了。

八　七月流火　大帝陨落

七月二十一日夜里，嬴政皇帝终于完全清醒了。

虽然浑身疲软，皇帝的高热却莫名其妙地消散了。在皇帝挣扎着被两名侍女扶下卧榻，倚在了书案前的大靠枕上时，李斯进来了。李斯禀报了大臣们的会商。皇帝淡淡地笑道：“不用了。朕的热寒已经告退了，只要明日不再发作，后日，南下回咸阳……不折腾了。朕不信邪，朕会挺过这一关。病好了，朕再巡边。”皇帝说得如此明确，李斯也就不再提说自己先回咸阳的事了。毕竟，皇帝正在病中，若无非常之需，他当然不该离皇帝而去。如此坐得片刻，看着皇帝服下了一盅汤药，李斯才稍见轻松地告辞了。

“月亮，好亮也！”嬴政皇帝凝望着碧蓝的夜空，轻轻惊叹了一声。

“陛下，这几日天天好月亮。”赵高小心翼翼地注视着皇帝。

“这里，是赵武灵王的沙丘宫？”

“正是。陛下，沙丘宫是避暑养息之地。”

“几曾想到，嬴政步着赵武灵王的后尘来也！”皇帝长叹了一声。

“陛下是中途歇息，与赵武灵王不相干！”

“你急甚？朕不信邪。”嬴政皇帝笑了。

赵高也连忙笑了，一只手在背后摇了摇。立即，一个脆亮的哭音飘了进来：“父皇，你好了么？”随着声音，少年胡亥飞一般冲了进来扑倒在皇帝脚下。嬴政皇帝抚摸着胡亥的一头乌黑长发笑了：“你小子倒好，照样白胖光鲜。”胡亥的一双大眼睛转动着，惊愕迷茫与泪水一齐弥漫开来：“父皇，你手好烫也！”嬴政皇帝淡淡道：“胡亥，不许哭。眼泪，是弱者的。”“哎，不哭。”胡亥噗地笑了，“父皇多吃药，快快好，那大河多好看也！”嬴政皇帝也笑了：“大河，当然好了。她，是华夏文明之母亲。胡亥啊，长城更好，那是大秦新政之万代雄

风。父皇好了，带你去看万里长城。”“好好好！看万里长城！”胡亥脸上荡漾着灿烂的笑容。嬴政皇帝笑道：“到了长城，你就该知道甚叫金戈铁马，甚叫英雄志士了。你，会见到你的大哥扶苏。胡亥啊，长大了要像扶苏大哥一样，父皇就放心了……”胡亥面色涨红高声道：“父皇！胡亥一定像大哥！”嬴政皇帝高兴了：“好！胡亥有志气，父皇喜欢有志气的后生。”胡亥正要兴冲冲说话，却听赵高轻轻咳嗽了一声，站起来深深一躬道：“父皇劳累，早早歇息，胡亥明日再来守候父皇。”说罢不待嬴政皇帝说话，胡亥已转身噔噔噔去了。

“赵高，胡亥如此听你？”皇帝目光骤然一闪。

“禀报陛下！”赵高大骇，扑倒在地哽咽道，“陛下昏睡之时，少皇子天天哭着守候在门外。小高子为其大孝之心所感，遂答应他陛下见好时知会他进见。可小高子生怕皇子少不更事，便与他约定，由小高子决断时辰长短……陛下，小高子何敢教皇子听命啊！”

“起来。没事便没事，哭个鸟！”皇帝笑骂了一句。

“陛下，小高子快吓死了。”赵高哭丧着脸爬了起来。

显然是赵高的自我贱称勾起了皇帝往昔的追忆，嬴政皇帝郁闷的心绪似乎好转了许多，叫着已经多年不叫的赵高的贱称，长吁一声道：“小高子啊，我今日轻松了许多，来，扶我到月亮下走走。”

“哎。”赵高小心翼翼地答应着。

“去找一支竹杖来。你跟着便是。”扶着赵高站起来的皇帝艰难地笑了。

片刻之间，赵高找来了一支竹杖。嬴政皇帝觉得很称手，高兴得嘿嘿笑了，扶着竹杖一步一步挪出廊下，微风徐徐拂面，精神顿时一阵，没用赵高搭手自己走向了庭院，走向了月下的湖畔。虽是酷暑七

月，下半夜也是清凉宜人。夜空碧蓝，残月高悬，被沙丘宫包进一大片的古老的大陆泽闪烁着粼粼波光，湖畔的胡杨林沙沙摇曳，日间令人烦躁不堪的连绵蝉鸣也停止了，天地间幽静得令人心醉。嬴政皇帝多日热寒昏睡，对清醒之后的夏夜倍感亲切而新鲜，长长地缓慢地做了几个吐纳，一时间觉得自己几乎没有病了。

竹杖笃笃地点着湖畔的砂石，嬴政皇帝的思绪汇入了无垠的夜空。

一场大病醒来，一切竟是恍若隔世。嬴政不明白，自己为何要在不断发病之时坚持北上，先回咸阳，病好了北上不行么？抑或，回咸阳后再宣扶苏蒙恬南下奉诏不行么？目下咸阳朝局，果真有何力量能阻挡他这个皇帝立储善后么？没有。全然是自己疑神疑鬼的虚妄幻象。然则，自己为何在那时就一定认为非北上九原不可呢？分明是偏执得可笑，却一定要如此坚持，嬴政当真不明白自己了。目下仔细想来，只是两个缘由：一则是自己屡次发病，神志已经没有了寻常时日的清醒权衡；一则是自己一朝看到了多年未立储君的可能的巨大危害，精神重压之下心思过重，一切评判都失常了。除此而外，还能如何解释自己？若非多日昏迷若死，清醒之后真正体察到了生命的短促而珍贵，很可能自己还是深陷于偏执不能自拔。嬴政啊嬴政，你雄极一世，几曾有过如此昏乱褊狭？是的，上天给了你近三十年的机会，你都没有立定储君。一朝有了垂危之象，你才警觉到帝国最高权力传承的空白是多大的危局，你才慌了，你才乱了。想起来，你嬴政如同一个可笑的农夫，从地头走到地尾，总想寻觅一颗最茁壮最完美的麦穗；错过了丰茂的中段庄稼，总是将希望寄托在前方；一直快走到尽头了，才发现还是曾经的那株最是茁壮；回身再去，又怕那株茁壮的庄稼已经出事了。于是，你慌不择路了。说到底，你嬴政心太高，心太大，太求完美无缺了。帝国创制，你求新求变求完美。盘整华夏，你求新求变求完美。后宫立制，你求新求变求完美。立储善后，你还是求新求变求完美。自来立储，都是立嫡立长。你却因为这不是储君

的真实尺度，不愿接受这一老传统，要创出一条锤炼储君的新法度来。扶苏已经是最具人望的储君人选了，你还嫌不足，还要多方锤炼。扶苏与你这个皇帝在坑儒事件上有了歧见，你便更加觉得扶苏还要锤炼了。你自认评判洞察过人，何以便不能认定这是扶苏有主见的可贵秉性，而偏偏认作不谙帝国法治精髓？假如早十年立储，甚或早三年立储，会有后来这般狼狈么？上天给了你近三十年的机会，你嬴政都一年又一年地在无休止地锤炼中蹉跎过去了，上天还能给你机会么？若上天将机会无穷无尽地只向你抛洒，天地间还有世事变换么？

上天啊，嬴政的路走到头了么……

突然，一种莫名其妙的心境油然生出。嬴政本能地预感到，自己的生命将要完结了。此刻的清醒，或许是上天对他最后的一丝眷顾，教他妥善安排身后了……凝望着天边残月，一丝清冷的泪水爬上了面颊，嬴政的心猛烈地悸动了。想想，见到扶苏是不可能了。然则，一定得给他留下一道诏书。可是，这道诏书该如何写，一定要谨慎再谨慎。咸阳朝局纵然稳定，可没有了自己这个皇帝龙头，很难说便没有突兀事变。任何一个举措，都得防备其中的万一之变。若是公然颁行立扶苏为太子的立储诏书，最大的万一是甚？显然，是诏书不能抵达九原。心念一闪，嬴政皇帝眼前骤然出现了赵高，又突然出现了李斯，这两个人，谁会成为那个万一？最大的可能，还是丞相李斯。因为，在他身后只有李斯有如此巨大的权力。赵高，一个宦者之身的中车府令而已，他能如何？相反，在防备这个万一的诸般因素中，赵高反倒是一个可以制约这个万一的因素。对，将诏书交赵高发出，而后再知会李斯，既不违法度，又可防患于未然。虽然如此，诏书还是不宜明写立储。毕竟，扶苏的宽政主张与大臣们的分歧仍在，若未经皇帝大朝议决而独断立储，将给扶苏日后造成诸多不便。嬴政确信，以扶苏的人望以及自己平素的期许，扶苏若回咸阳主持大丧，朝臣一定会拥立扶苏为国君。那么，这道诏书只要使扶苏能够奉诏回到咸阳即

可。想想，对了，这般写法！几行大字电光般闪烁在嬴政心头——以兵属蒙恬，与丧会咸阳而葬，会同大臣元老议立二世皇帝！

如此诏书，展开的过程是：兵权交付大将军蒙恬，扶苏回咸阳主持皇帝国葬，而后再由扶苏主持会同大臣并（皇族）元老议决拥立皇帝！这一切，完全符合秦国历来的立储立君传统，也完全符合秦法以才具品性为立储立君之根本的行法事实。从预后而言，也最大限度地消除了皇帝垂危而独断传承的不利后果。请注意，皇帝独断传承，对于后世皇帝而言再自然不过，没有谁会非议；然在紧接战国之后的秦帝国时期，秦法之奉行蔚然成风，遵奉法治的嬴政皇帝选择最符合法治传统的方法，则是最为合理有效的选择。否则，历史不会留下那道如此不明确且只有一句话的善后半道诏书。

月亮已经没有了，皇帝在晨风中打了一个寒战。

皇帝没有说话，艰难地点着竹杖转身了："赵高……回去……冷。"

"是有些冷。"一脸细汗的赵高小心翼翼地扶持着皇帝。

终于，嬴政皇帝艰难地回到了寝宫。皇帝没有去寝室，沉重缓慢的步子不容置疑地迈向了书房。两名太医匆匆过来，皇帝却挥了挥手。赵高一个眼神示意，两名老太医站在了书房门口守候了。走进书房，嬴政皇帝颓然坐在书案前，闭目片刻，睁开眼睛道："还有人么？都教走了。"

"陛下，没人了。只陛下与小高子两人。"赵高恭敬地回答。

"赵高，你是大秦之忠臣么？"皇帝的声音带着显然的肃杀。

"陛下！小高子随侍陛下三十六年，犹猎犬为陛下所用，焉能不忠！大秦新政，小高子也有些许血汗，焉能不忠！小高子若有二心，

天诛地灭！”赵高脸色苍白大汗淋漓，话语却是异常利落。

“好。朕要书写遗诏。”皇帝喘息着，艰难地说着，“诏成之后，你封存于符玺密室。朕一旦去了，即刻飞送九原扶苏……明白么？”

“小高子明白！”

“赵高若得欺天，九族俱灭。”

“陛下！……”

“好……笔，朱砂，白绢……”

赵高利落奔走，片刻间一切就绪。嬴政皇帝肃然正容，勉力端坐案前，心头只闪烁着一个念头：嬴政，一定要挺住，要写完遗诏，不能半途而废。终于。嬴政皇帝颤巍巍提起了大笔，向白绢上艰难地写了下去——

兵属蒙恬，与丧会咸阳而葬……

突然，嬴政皇帝大笔一抖，哇的一声吐出了一口鲜血，颓然

伏案。嬴政皇帝用尽最后一丝气力支撑坐起，又一次颓然倒下。猛然一哽，嬴政皇帝手中的大笔啪地落到脚边，圆睁着双眼一动

不动了。这一刻，是公元前210 年七月丙寅日（二十二日）[注]黎明时分。嬴政大帝溘然长逝，给广袤的帝国留下了一个巨大无比的权力

真空。

［第五部终］

1. 此三篇刻石，皆以韵断意。《史记·秦始皇本纪》“索隐”云，前两篇为三句一韵，琅邪台文为两句一韵。
2. 成军人口不是军队数量，而是男子中的适龄男子总数。以传统征发规律，成军人口的三分之一可征为兵员，三分之二当承担国民生计，征发成军人口之一半的时候极少。
3. 始皇帝最后一次大巡狩出发日期，《史记·秦始皇本纪》为三十七年十月出，本年七月丙寅病死沙丘。显然，“十月”为误字或误记。张分田先生之《秦始皇传》（人民出版社2003 年版）纠错，推定为上年（三十六年）十月，亦不合出行惯例。我以沈起炜先生之《中国历史大事年表》（上海辞书出版社1983 年版）为本，又参照始皇帝此前“仲春”出巡之例，确定为三十七年二月出巡。
4. 邾，秦县，为衡山郡治所，大体在今湖北黄冈之西北地带。
5. 此处当为始皇帝三十七年，《水经注》误记。
6. 古丹阳有三，此处之丹阳，秦时为县，大约在今安徽当涂的小丹阳镇地带。
7. 据当代史家与科学技术史家研究考证，玻璃在中国周代已经出现，古称琉璃或流离。更重要的是，中国上古时代的玻璃与西方的古玻璃完全不同成分：中国是铅钡玻璃，西方是钠钙玻璃。此历史事实在20 世纪30 年代已经为西方科学家对考古实物的化验分析所证实，然证实这一历史成果的科学家，却坚持宣布玻璃为西方起源，中国上古玻璃是仿制西方。其荒诞若此，夫复何言！目下，这一荒诞宣布已经没有科学史家相信了，但许多迷信西方的中国民众却还是相信着，传播着。相关信息可登录中国玻璃网等查询。
8. 鲛鱼，即鲨鱼。
9. 嬴政皇帝病逝时日，另有后世《开元占经》引《洪范五行传》一说，云为六月乙丑，即六月二十日。此从《史记》七月丙寅日之说。

大秦帝國

全新修订版

帝国烽烟

第六部

孙皓晖◎著

世纪文景

世纪出版集团 上海人民出版社

内容简介：

《大秦帝国》（全新修订版）洋洋五百万言，六部十一卷，将战国后期齐、楚、燕、秦、韩、赵、魏七国群雄并起的历史苍劲地铺展开来，描绘了近200年的战国风云与帝国生灭。

在礼崩乐坏，群雄逐鹿的战国末年，面临亡国之祸的秦国于列强环伺之下，崛起于铁血竞争的群雄列强之林。从秦孝公开始，筚路蓝缕、彻底变革、崇尚法制、统一政令，历一百六十余年六代领袖坚定不移地努力追求，才完成了一场伟大的帝国革命，扫六合而一统天下，建立起一个强大统一的帝国。

全书共分为六部《黑色裂变》《国命纵横》《金戈铁马》《阳谋春秋》《铁血文明》《帝国烽烟》。这部鸿篇巨著还原了巨大的历史落差与戏剧性的帝国命运，再现了一个国家一步步实现自己梦想的悲壮历程。书中每一行每一页都充满着智慧方略、阳谋政治的风骨，奋发惕励、强势生存的精神，充满着来自中国原生文明时代的英雄风骨与本色灵魂。

全新修订版《大秦帝国》为作者孙皓晖创作十年来首次亲自全面修订，历时半年多。对原书知识性的错误与模糊，以及未被发现的笔误，进行了全面纠错；对原来靠拢通俗话本的某些写法，进行了文风的校正；新版《大秦帝国》的历史知识进一步精确化明晰化，叙事文风进一步整肃化厚重化。

作者简介：

孙皓晖，共和国同龄人，生于陕西三原。曾任西北大学法律系教授，获国务院首批特殊津贴的专家。严肃的作家、学者。中国当代四大历史小说家之一。“中国民族强势生存”、“中国原生文明”最有力的理论家和支持者。最新著有《中国原生文明启示录》（上中下）、《中国文明正源新论》。

1993年起，孙皓晖基于对中国原生文明的思考，历时16年创作了长篇小说《大秦帝国》，共6部11卷，505万字。2011年，《大秦帝国》入选中宣部“五个一工程”奖，并获第八届茅盾文学奖提名和新闻出版总署第三届“三个一百”原创图书奖。作品改编为六部240集同名大型电视连续剧。

引文

一曲帝国绝唱。始皇帝死后，帝国权力分裂。陈胜吴广起义。刘邦项羽攻入咸阳，帝国二世而亡，骤然覆灭。

秦始皇骤然客死沙丘，赵高、胡亥密谋政变，总领国政的功勋丞相李斯被利诱挟持加入密谋，终使人才济济久经锤炼的秦帝国最高权力层发生巨大的黑洞变异：长公子扶苏自杀，掌握军权的蒙氏兄弟被害，胡亥称帝，赵高领政。秦帝国权力发生剧烈质变：二世集团残杀帝国功臣元勋，铲除皇室异己势力，推行一系列暴虐昏政，大大激化了秦始皇时期潜藏的各种社会矛盾。

陈胜吴广大起义爆发，六国旧贵族趁势而起形成天下反秦的燎原之势。帝国对农民军作战胜利，但对以六国旧贵族为根基的反秦势力却反攻失败。刘邦项羽进入咸阳，风雨飘摇的帝国宫廷再次政变，胡亥赵高集团一朝覆灭。恢复秦王称号的子婴投降，帝国政权终结。

项羽大军将帝国财货掳掠净尽，而后焚烧咸阳宫大火三月不灭，整个关中尽为八百里废墟，秦帝国骤然灰飞烟灭！

公元前362年秋，黄河西岸的少梁山地，打了一场罕见的恶仗。

战事已经结束。秋天的暮色中，红色衣甲的步兵骑兵已经退到主战场之外的南部山头，大纛旗上的“魏”字尚依稀可见。主战场北面的山头上黑蒙蒙一片，黑色旗甲的兵团整肃地排列在“秦”字大纛旗下严阵以待，愤怒地望着南面山头的魏军，随时准备再次冲杀。南面山头的魏军，也重新聚集成步骑两阵，同样愤怒地望着北面山头的秦军，同样准备随时冲杀。血红的晚霞在渐渐消退，双方就这样死死对峙

着，既没有任何一方撤退，也没有任何一方冲杀，谷地主战场上的累累尸体和丢弃的战车辎重也没有任何一方争夺。就像两只猛虎的凝视对峙，谁也不能先行脱离战场。

楔子

沙丘湖畔一片静谧。

自来以夏风闻名的避暑胜地大陆泽，忽然停止了天地吐纳，声息皆无，闷热平静得令人心慌。残月一钩，碧空如洗，浩瀚星河伸向无垠的旷远。城堡行宫外的重甲骑士营地中，云车望楼的点点军灯闪烁若天上星辰。茫茫沙丘营地，唯有城堡寝宫的灯光明亮依旧。寝宫门外的两队矛戈斧钺甲士笔直地挺立着，黑森森甬道直达巍巍然城门。三丈六尺高的黑色大纛旗沉沉垂在城门箭楼，旗面上斗大的白色“秦”字静静地蜷伏在黑丝峰谷若隐若现。城堡内外的篝火坑早已经捂上了厚厚一层半干半绿的艾草，徐徐弥漫出覆盖整个城堡行宫的驱赶蚊虫的淡淡青烟。

丞相李斯在城堡外弥漫着的烟气中沉重地徘徊着，不时向城堡内焦虑地张望。说不清缘由，李斯只感心头一阵阵悸动，莫名其妙地生出一种前所未有的惊恐，全身毛发几乎都要立将起来。倏地，李斯心头电光石火般闪亮——必须立即见到皇帝，皇帝一定有事！可刚刚迈开大步，李斯又突然站定了。仅凭一种莫名的直觉贸然闯入行宫，在素来不言怪力乱神的秦国君臣眼里岂非大是荒诞？更何况行宫一片平静，皇帝并没有召见自己，又能有何种突然事体？即或在惊恐慌乱之中，李斯依然确信：病中的皇帝一旦有事，第一个召见的必然是自己，以皇帝陛下的强毅，没有召见自己自然意味着不会有事。身为帝国首席主政大臣，又兼大巡狩总执事，是不能无端失态的。尽管李斯告诫着自己停住了脚步，可是，莫名其妙的心悸却丝毫没有减弱。几乎是下意识地，李斯抬头仰望星空，扫视着紫微垣星区，想找见那颗

对应于君王的帝星。突然，李斯发现那颗高居于九天中央的历来闪射着强烈光芒的大星已经变得暗淡微弱，几乎被一天星云淹没了。猛然一个激灵，李斯一身冷汗涔涔冒出，不禁用力揉了揉自己的眼睛……

陡然之间，飓风乍起，天地变色。

山川呼啸中，大陆泽畔的雪白沙滩骤然卷起了一道道白色巨龙，弥天而起的白沙尘雾片刻间湮没了方才还灿烂闪烁的残月朗星，大湖林木行宫整个陷入了混沌黑暗之中。日间浓荫可人的湖畔森林，在飓风席卷中激荡出连绵不断的长啸。行宫城堡内外，顷刻间天翻地覆。骑士营地的牛皮帐篷被一片片连桩拔起，一张张牛皮一件件衣甲满天飞旋，怪异得如同陷入了黑色大蝙蝠群的洞窟。城门箭楼的串串军灯噼啪炸响着破裂，倏忽飞入了无垠的高天暗夜之中。驱赶蚊虫的一坑坑艾草篝火一扫上天，火星连绵如漫天飞舞的流萤，又于顷刻间杳无踪迹。城门箭楼的黑丝大纛旗狂暴地撕扯着拍打着又粗又高的旗杆，终于，大纛旗裹着粗壮的旗杆猛烈晃动着轰然翻倒。那面以帝国功业交织成的“秦”字大旗轰隆隆张开飘起，在高天狂舞一阵，突然不偏不倚地正正覆盖了皇帝寝宫的屋顶。所有的灯光都在飓风中熄灭了，唯有皇帝寝宫的一片红光闪烁着，恍如一叶孤舟上的渺渺桅灯……在猝不及防的风暴中，天空滚过阵阵惊雷，天河开决暴雨白茫茫瓢泼而下，沙丘行宫顿成一片汪洋。横亘天际的电光骤然划破长空，一声炸雷撼天动地，一片数百年老林齐刷刷拦腰而断。树身燃起的熊熊大火中，可见一条粗长不知几许的黑色大蟒在凌空飞舞中断裂成无数碎片，散落抛撒到雨幕之中，狰狞的蟒蛇头颅不偏不倚地重重砸在了陀螺般旋转的李斯身上……

飓风初起之时，入梦酣睡的甲士们便在凄厉的牛角号中裸身跃起，嗷嗷吼叫着向行宫城堡奔拥而来。巡狩大将杨端和赤裸着上身，紧紧抱着一棵大树连连大吼发令。光膀子甲士们立即挽起臂膀，结成

了一个巨大的方阵，在阵阵惨白的电光雨幕中齐声嘶吼着“赳赳老秦，共赴国难”的老誓，激溅着泥水蹚向了城门洞开的行宫。

“丞相何在？大天变！”胡毋敬白发散乱嘶声大叫着跌撞过来。

“老奉常！大风起于何方？”李斯抓着腥臭沉重的蛇头趴在地面大喊。

“乾位！风起乾罡之位！”胡毋敬抱住一辆铁车费力地喊了一句。

“陛下——！”李斯骤然变色，一跃起身大喊着向城堡奋力冲去。

“护持丞相！护持列位大人！”杨端和带着一个赤膊方阵卷了过来。

奋力冲进皇帝寝宫，将士大臣们都惊愕得屏住了气息。

赵高趴在皇帝身上。皇帝倒在地上，一片殷红的血从公文长案直洒到胸前。皇帝圆睁着那双令人望而生畏的大眼，眼珠几乎要爆出了眼眶。赵高紧紧抱着皇帝嘶声哭喊着：“陛下醒来啊！风雨再大，小高子都替陛下挡着！陛下放心，陛下嘱托的事，小高子会办好的啊……陛下，你闭上眼睛啊！小高子怕你的眼睛……陛下，你闭上眼睛啊！”少皇子胡亥也抱着皇帝身躯哭喊着……一身泥水的李斯骤然一个激灵，浑身一软几乎要瘫了过去。极力定住心神，李斯一个踉跄大步扑了过来，猛然扒开了赵高，跪伏在了皇帝身侧。李斯试图扶皇帝起来，可是，当他双手触摸到皇帝身体时，一阵奇异的冰凉使他惊恐莫名了——皇帝的眼睛依旧放射着凌厉的光芒，身体却已经冰冷僵硬了。心头电闪之间，李斯倏地站起一声大吼：“老太医何在？施救陛下！”

一阵连绵不断的传呼中，杨端和带着一队光膀子甲士从寝宫外的一根石柱下将两名老太医搜索了出来，护进了寝宫。泥污不堪失魂落

魄的老太医踉跄走出风雨天地，这才骤然清醒过来。看了看一脸肃杀的李斯，又看了看倒在厚厚地毡上的皇帝，两人立即明白了眼前的情势，一齐跪伏在了皇帝身侧。饶是宫外风雨大作，两位老太医还是依着法度，吩咐内侍扶开了哀哀哭嚎的少皇子胡亥，谨慎仔细地诊视了皇帝全身。当两位老太医一交换眼色正要禀报时，李斯断然一挥手道："先依法施救！"两位老太医骤然噤声，一人立即打开医箱拿出银针，一人立即推拿胸部要害穴位。大约半个时辰之内，两位太医连续对皇帝进行了三次全力施救。

"禀报丞相：皇帝陛下，无救了……"老太医颓然坐倒。

"陛下，陛下真走了，走了。"赵高一脸木呆，梦呓般喃喃着。

"不是有方士丹药么！"李斯一声大吼。

"禀报丞相：方士走了，丹药毁了……"老太医嘶声喘息着。

"赵高！还有没有方士丹药！"李斯猛力扯过赵高，脸色骤然狰狞。

"丞相不信，赵高毋宁追随陛下……"木然的赵高一伸手，倏地拔出了李斯腰间的随身短剑，顶在了自己肚腹之前。杨端和一个箭步过来夺下短剑，一声怒喝道："赵高大胆！回丞相问话！"赵高号啕一声扑拜在地大哭起来："丞相列位大人，果有方士之药，赵高何须等目下施救啊！赵高追随皇帝三十余年，原本是要跟皇帝去的啊！赵高活着，是奉皇帝严令行事啊！丞相列位大人，赵高纵灭九族，也不敢迟延施救陛下啊！……"

李斯欲哭无泪脸色灰白，剧烈地一个摇晃，颓然倒在了皇帝身边。两位太医大惊，几乎同时扑来揽住了李斯，一人掐住了人中穴，一人银针便捻进了脚掌的涌泉穴。片刻之间，李斯睁开了眼睛，一把

推开太医，猛然扑住了皇帝尸身一声痛彻心脾的长哭：“陛下！你如何能走啊！……”哭声未落，旁边的顿弱一步抢来抱住了李斯，低声急促道：“丞相不能张声！目下你是主心骨，主心骨！”李斯心头一紧，猛然大悟，倏地挺身站起一挥手厉声下令：“杨端和封闭寝宫！

所有入宫之人齐聚正厅，听本相号令！”

杨端和奋然一应，大步走到寝宫廊下高声发令：“铁鹰剑士守住行宫城门！不许任何人再行进入！凡在宫内者，立即进入正厅！军令司马行号：宫外人等集结自救，不需进宫护持皇帝！风雨之后，列阵待命——！”随着杨端和的连续军令，一排排牛角号凄厉地响彻行宫，穿破雨幕，飞出城门；一队队最精锐的铁鹰剑士挽着臂膀蹚进了暴风雨幕，开入了水深及腰的城门洞下，铁柱一般扎住了行宫城堡的进口出口。牛角号连响三阵之后，城堡外遥遥传来连绵不断的欢呼：“皇帝大安！万岁——！”与此同时，冲进行宫城堡的大臣将士们也齐刷刷聚在了寝宫正厅，一排排光膀子夹杂着一片片火把与一片片泥水褴褛的衣衫，密匝匝延续到风雨呼啸的廊下，杂乱不堪又倍显整肃。杨端和大踏步过来一拱手道：“禀报丞相：号令贯通，内外受命，敢请丞相发令！”

“敢请丞相发令！”寝宫内外的将士大臣一声齐应。

“好！本相发令，所有人等完令之后立即回到寝宫！”

“嗨！”大厅内外一声雷鸣。

“中车府令赵高会同两太医，立即护持陛下安卧密室。赵高派精锐内侍严密守护密室，任何人不得擅入！”李斯的脸上苍白得没有一丝血色，第一道命令平静而严厉，显然在片刻之间已经有所思虑了。

见赵高带着两名太医与两名内侍抬走了皇帝尸身，李斯继续发令：“老奉常与郑国老令，督导寝宫吏员立即清理皇帝书房，悉数诏书文卷，一体妥善封存！”将士大臣们都知道，这是最最紧要的一项事务，皇帝对帝国未来大事的安排几乎必然地包含在诏书文卷之中，自当由德高望重的大臣共同清理，以为相互制约而确保不生意外。丞相李斯能在匆忙急迫之中如此依法妥善处置，足见公心至上。是故，李斯话音落点，将士大臣们人人肃然点头，从方才那种天塌地陷悲怆欲绝中相对恢复了过来。胡毋敬与郑国一拱手领命，立即领着皇帝书房的吏员们大步去了。李斯浑然无觉，继续发令道：“典客顿弱率所部文吏，立即对进入寝宫之将士悉数登录，确保无一人在风雨止息前走出寝宫！卫尉杨端和率全部行营司马，总司沙丘宫内外自救，务使人马减少伤亡！”嗨嗨两声，顿弱与杨端和大步去了。

“其余将士，全数走出寝宫，聚集车马场！”

将士们还在惊愕之中，李斯已经大踏步走向寝宫宫门，从光膀子将士们闪开的甬道中走进了茫茫雨幕。当此危难之时，秦军将士们立见本色，不管明白与否，立即挽起臂膀护卫着丞相走进了气势骇人的大风大雨之中。李斯长发飞舞，突然嘶哑着嗓子奋激地振臂长呼起来：“九原大捷！胡虏驱除！上天长风激雨，贺我大秦千秋万岁——！皇帝万岁——！”皇室将士们大为感奋，光膀子一片齐刷刷举起，在大雨狂风中岿然不动，山呼海啸般的声浪压过了滚滚雷霆：“九原大捷——！大秦万岁——！皇帝万岁——！”顷刻之间，城堡外连绵呼应，内外交汇的奋激声浪与风雨雷电交织成一片天地奇观。

曙色初显。风停了，雨住了。

天空又变得蓝汪汪无边无际，稀疏的小星星在天边闪烁着。一个多时辰的狂风暴雨，将大陆泽畔的壮阔行宫激荡得面目全非一片狼藉。林中积水过膝及腰，水上漂浮着相互纠缠的旗帜衣甲树枝头盔兵器牛马以及五颜六色的侍女彩衣。除了内外奔走自救的杨端和与一班

行营司马在城堡外号令善后没有归来，其余夜来入宫的大臣与将士们都聚在了行宫城堡内的车马场。几位大臣被将士们围在了仅存的三五辆残破的战车前，尽管哗哗流水浸过了膝盖，却没有一个人挪动脚步。谁都明白，此刻将要做出的才是最为重要的决断。

残破的战车前，李斯伫立在混浊的哗哗流水中，凝视着一大片目光炯炯的大臣将士，双腿不禁一阵阵发抖。此刻，李斯第一次感到了自己肩负的担子是何等沉重，也第一次明白地感受到“领政首相”这四个字的山岳分量。也就是在这一瞬间，李斯突然明白了嬴政皇帝超迈古今的伟大。因为，李斯深深地知道，皇帝在三十余年的权力生涯中遇到的每一次挑战都是生死攸关的，而皇帝从来都是毫无惧色地沉着应战，以无与伦比的大智大勇激励着无数追随他的臣下与将士……而今皇帝去了，支撑帝国广厦的重任第一个便压到了自己这个丞相肩上，李斯啊李斯，你害怕了么？你担当不起么？

“诸位！”李斯勇气陡增，一步跨上战车高声道，“今日事发突然，唯我等将士臣工皆在当场，是以须共同会商，议决对策。国家危难在即，我等将士臣工，皆须戮力同心！”全场立即便是一声秦人老誓：“赳赳老秦，共赴国难！”声浪尚在激荡回旋，李斯已经高声接上，“目下非常时刻，当取非常对策。李斯身为首相，要对大秦兴亡承担重责。诸位在场亲历，同样须为大秦承担重责！据实审量，李斯以为：目下当秘不发丧，并中止北上九原，宜全力尽速还都。一切大事，皆等回到咸阳再议。本相之策，诸位以为如何，尽可说话！”

“老夫赞同丞相对策！”胡毋敬与郑国一齐呼应。

“在场任何人，不得泄露皇帝病逝消息！”顿弱高声补充。

“中车府令以为如何？”李斯肃然盯住了赵高。

“在下，赞同秘不发丧。只是……”

“只是如何？说！”李斯前所未有地冷峻凌厉。

“随行将士臣工甚多，若有求见陛下者，不知丞相如何应对？”

“此事另行设法，先决是否秘不发丧。”李斯没有丝毫犹疑。

“老夫以为，天下复辟暗潮涌动，猝然发丧难保不引发各方动荡。就实而论，秘不发丧并尽速还都，确为上上之策！”职司邦交的顿弱再次申述了理由。

“我等赞同秘不发丧！”全场将士齐声呼应。

“好！”李斯一挥手道，“第二件事：径取直道速回咸阳，可有异议？”

“此事得征询卫尉，方为妥当。”赵高小心翼翼地说了一句。

“急召杨端和！”李斯立即决断。

顿弱一挥手，最擅机密行事的邦交司马立即快步蹚水出了车马场。全场人等铁一般沉默着，等待着，没有一个人说话，没有一个大臣提出新的议题。大约顿饭时光，光膀子散发的杨端和大步赳赳来到，听李斯一说事由，立即拱手高声道：“目下还都，当以军情择路。取道中原，路径虽近，然有两难：一则得返身两次渡河，恐不利陛下车驾；二则山东乱象频发隐患多多，沿途难保不受骚扰迟滞回程！若从沙丘宫出发，经井陉道直抵九原直道，再从直道南下甘泉、咸阳，则路虽稍远，然可确保安然无事！”

“卫尉赞同九原直道，诸位如何？”李斯高声一问。

“我等赞同！”全场一吼。

“好！”李斯断然下令，“今日在场将士，由卫尉统率全数护卫帝车，不再归入旧部！一应行装整肃，由典客署吏员督导，皆在行宫内完成，不许一人走出行宫！诸位大臣并中车府令，立即随老夫进入寝宫密室，备细商议还都上路事宜！”李斯话音落点，全场嗨的一声轰鸣，将士大臣们蹚水散开了。

一进密室，几位大臣都一齐瘫坐在了粗糙的石板草席上。素来关照诸般细节极为机敏的赵高也木然了，只矗在圈外愣怔着。直到李斯喘息着说了声水，赵高才醒悟过来，连忙俯身扯了扯密室大书案旁一根隐蔽的丝绳，又连忙拉开了密室石门。片刻之间，两名侍女捧来了两大陶罐凉茶。赵高给每个大臣斟满一碗，说了句这是赵武灵王行宫，一切粗简，大人们将就了，又矗在一边发愣。李斯汩汩饮下一碗凉茶，抹了抹脸上泥水，疲惫地靠着大书案道：“赵高，你只是中车府令，依法不当与闻大臣议事。然，此前陛下已经命你暂署符玺与皇帝书房事务，巡狩行营还都之前，你也一起与闻大事议决。来，坐了。”见其余四位大臣一齐点头，一脸木然的赵高这才对李斯深深一躬，坐在了最末位的一张草席上。

“两位老令，皇帝书房情形如何？”李斯开始询问。

“禀报丞相，”奉常胡毋敬一拱手道，“文卷悉数归置，未见新近诏书。”

“赵高，皇帝临终可有遗诏？”李斯神色肃然。

“有。然，皇帝没有写完诏书，故未交特使……”

“目下存于何处？”

“在符玺事所。”

“既是未完诏书，老夫以为回头再议不迟。”老郑国艰难地说了一句。

“对！目下要务，是平安还都！”杨端和赳赳跟上。

“也好。”李斯心下一动，点头了。从风雨骤起冲进城堡寝宫的那一刻起，李斯的心底最深处一直郁结着一个巨大的疑问：皇帝在最后时刻为何没有召见自己？是来不及，还是有未知者阻挠？若赵高所说属实，那就是皇帝没有召见自己，已开始书写遗诏了，而遗诏未曾书写完毕，皇帝就猝然去了。果然如此，则有两种可能：一则是皇帝有意避开自己这个丞相，而径自安置身后大事；二则，皇帝原本要在诏书写完后召见自己安置后事，却没有料到暗疾骤发。若是前者，诏书很可能与自己无关，甚或与自己的期望相反；若是后者，则诏书必与自己相关，甚至明确以自己为顾命大臣。李斯自然期望后一种可能。然则，诏书又没写完，也难保还没写到自己皇帝已猝然去了。果然如此，自己的未来命运岂非还是个谜团？当此之时，最稳妥的处置是不能纠缠此事，不能急于揭开诏书之谜，而当先回咸阳安定朝局，而后再从容处置。

“还都咸阳，最难者莫过秘不发丧。”李斯顺势转了话题。

“此事，只怕还得中车府令先谋划个方略出来。”顿弱皱着眉头开口了。

“老夫看也是。别人不熟陛下起居行止诸事。”胡毋敬立即附和。

“中车府令但说！我等照办便是！”杨端和显然已经不耐了。

“在下以为，此事至大，还当丞相定夺。”赵高小心翼翼地推托着。

“危难之时，戮力同心！赵高究竟何意？”李斯突然声色俱厉。

“丞相如此责难，在下只有斗胆直言了。”赵高一拱手道，“在下思忖，此事要紧只在三处：其一，沿途郡守县令晋见皇帝事，必得由丞相先期周旋，越少越好。其二，皇帝正车副车均不能空载，在下之意，当以少皇子胡亥乘坐六马正车，当以皇帝龙体载于中央辒凉车；皇帝惯常行止，在下当向少皇子胡亥备细交代，万一有郡守县令不得不见，当保无事。其三，目下正当酷暑，丞相当预先派出人马，秘密买得大批鲍鱼备用。”

“鲍鱼？要鲍鱼何用？”胡毋敬大惑不解。

“莫问莫问。”郑国摇头低声。

“老夫看，还得下令太原郡守搜寻大冰块。”顿弱阴沉着脸。

“好。顿弱部秘密办理鲍鱼、大冰。”李斯没理睬老奉常问话，径自拍案点头道，“皇帝车驾事，以中车府令方略行之。我等大臣，分署诸事：卫尉杨端和，总司护卫并行军诸事；奉常胡毋敬并治粟内史郑国，前行周旋沿途郡县，务使不来晋见皇帝；典客顿弱率所部吏员剑士，署理各方秘事并兼领行营执法大臣，凡有节外生枝者，立斩无赦！中车府令赵高，总署皇帝车驾行营事，务使少皇子并内侍侍女等不生事端。老夫亲率行营司马三十名并精锐甲士五百名，总司策应各方。如此部署，诸位可有异议？”

“谨遵丞相号令！”

“好。各自散开，白日归置预备，夜半凉爽时开拔。”

疲惫的大臣们挣扎着站了起来，连久历军旅铁打一般的杨端和也没有了虎虎之气，脸色苍白得没了血色。李斯更是瘫坐案前，连站起来也是不能了。赵高连忙打开密室石门，召唤进几名精壮内侍，一人一个架起背起了几位大臣出了行宫。

是夜三更，一道黑色巨流悄无声息地开出了茫茫沙丘的广阔谷地。

这是公元前210年的七月二十三深夜。

第一章　权相变异

一　南望咸阳　一代名将欲哭无泪

连接两封密书，大将军蒙恬的脊梁骨发凉了。

旬日之前，胞弟蒙毅发来一封家书，说他已经从琅邪台“还祷山川”返回咸阳，目下国中大局妥当，陇西侯李信所部正在东进之中；皇帝陛下风寒劳累，或在琅邪歇息些许时日，而后继续大巡狩之旅。密书最后的话语是耐人寻味的：“陛下大巡狩行将还国，或西折南下径回秦中，或渡河北上巡视长城，兄当与皇长子时刻留意。”蒙恬敏锐过人，立即从这封突兀而含混的“家书”中，嗅到了一股不寻常的气息。没有片刻犹豫，蒙恬立即来到了监军皇长子扶苏的行辕。

自去岁扶苏重新北上，皇帝的一道诏书追来，九原的将权格局发生了新的变化。变化轴心，在于扶苏不再仅仅是一个血统尊贵的单纯的皇长子，而已经成为皇帝下诏正式任命的监军大臣了。列位看官留意，整个战国与秦帝国时代，大将出征或驻屯的常态，或曰体制，都是仅仅受命于君王兵符的独立将权制。也就是说，主将一旦受命于君王而拜领兵符，其统军号令权是不受干预的，军中所有将士吏员都无一例外的是统兵主将的属员，都得无条件服从主将号令。其时，监军之职完全是因人而异的临时职司，在整个战国与秦帝国时期是极少设置的。监军之普遍化或成为定制，至少是两汉三国以后的事情了。此时，始皇帝之所以将扶苏任命为九原监军，本意并非制约蒙恬将权，而是在皇帝与事实上的储君发生国政歧见后对天下臣民的一种宣示方略——既以使扶苏离国的方式，向天下昭示反复辟的长策不可变更；

又以扶苏监军的方式，向天下昭示对皇长子的信任没有动摇。蒙恬深解皇帝意蕴。扶苏更体察父皇苦心。是故，九原幕府格局虽变，两人的信任却一如既往，既没有丝毫影响军事号令，更没有任何的龃龉发生。唯一的不同，只是扶苏的军帐变成了监军行辕，格局与蒙恬的大将军幕府一般宏阔了。

虽然如此，蒙恬还是忧心忡忡。

蒙恬之忧，不在胡人边患，而在扶苏的变化。自重回九原大军，扶苏再也没有了既往的飞扬激发，再也没有了回咸阳参政期间的胆魄与锋锐。那个刚毅武勇信人奋士的扶苏，似乎莫名其妙地消失了。蒙恬与将士们所看到的，是一个深居简出郁闷终日且对军政大事不闻不问的扶苏。有几次，蒙恬有意差遣中军司马向扶苏禀报长城修筑的艰难，禀报再次反击匈奴的筹划进境，或力请监军巡视激励民力，或请命监军督导将士。可扶苏每次都在伏案读书，每次都是淡淡一句："举凡军政大事，悉听大将军号令。"说罢便再也不抬头了。蒙恬深知扶苏心病，却又无法明彻说开。其间顾忌，是必然地要牵涉皇帝，要牵涉帝国反复辟的大政，甚或要必然地牵涉出储君立身之道。凡此等等，无一不是难以说清的话题。蒙恬纵然心明如镜，也深恐越说越说不清。毕竟，蒙恬既要坚定地维护皇帝，又得全力地护持扶苏，既不能放弃他与扶苏认定的宽政理念，又不能否定皇帝秉持的铁腕反复辟长策。两难纠缠，何如不说?

更何况，蒙恬自己也是郁闷在心，难以排解。

扶苏回咸阳参政，非但未能实现蒙恬所期望的明立太子，反而再度离国北上，蒙恬顿时感到了空前沉重的压力。其时，帝国朝野都隐隐将蒙恬蒙毅兄弟与皇长子扶苏看做一党。事实上，在反复辟的方略上，在天下民治的政见上，扶苏与蒙氏兄弟也确实一心。李斯姚贾冯劫顿弱等，则是铁腕反复辟与法治天下的坚定主张者。以山东人士的战国目光看去，这便是帝国庙堂的两党，李斯、蒙恬各为轴心。蒙恬

很是厌恶此等评判，因为他很清楚：政道歧见之要害，在于皇帝与李斯等大臣的方略一致，从而使一统天下后的治国之道变成了不容任何变化的僵硬法治。此间根本，与其说皇帝接纳了李斯等人的方略，毋宁说李斯等秉持了皇帝的意愿而提出了这一方略。毕竟，一统帝国的真正支柱是皇帝，而不是丞相李斯与冯去疾，更不会是姚贾冯劫与顿弱。皇帝是超迈古今的，皇帝的权力是任何人威胁不了的。你能说，如此重大的长策，仅仅是皇帝接纳了大臣主张而没有皇帝的意愿与决断么？唯其如此，扶苏政见的被拒绝，便也是蒙氏兄弟政见的被拒绝。蒙恬深感不安的是，在皇帝三十余年的君臣风雨协力中，这是第一次大政分歧。更令蒙恬忧虑的是，这一分歧不仅仅是政见，还包括了对帝国储君的遴选与确立。若仅仅是政见不同，蒙恬不会如此忧心。若仅仅是储君遴选，蒙恬也不会倍感压力。偏偏是两事互为一体，使蒙恬陷入了一种极其难堪的泥沼。想坚持自己政见，必然要牵涉扶苏蒙毅，很容易使自己的政见被多事者曲解为合谋；想推动扶苏早立太子，又必然牵涉政见，反很容易使皇帝因坚持铁腕反复辟而搁置扶苏。唯其两难，蒙恬至今没有就扶苏监军与自己政见对皇帝正式上书，也没有赶回咸阳面陈。蒙毅也一样，第一次在庙堂大政上保持了最长时日的沉默，始终没有正面说话。然则，长久默然也是一种极大的风险：既在政风坦荡的秦政庙堂显得怪异，又在大阳同心的君臣际遇中抹上了一道太深的阴影，其结局是不堪设想的。目下，尽管蒙恬蒙毅与扶苏，谁都没有失去朝野的关注与皇帝的信任，然则，蒙恬的心绪却越来越沉重了。

蒙恬的郁闷与重压，还在于无法与扶苏蒙毅诉说会商。

扶苏的刚正秉性朝野皆知，二弟蒙毅的忠直公心也是朝野皆知。与如此两人会商，若欲抛开法度而就自家利害说话，无异于割席断交。纵然蒙恬稍少拘泥，有折冲斡旋之心，力图以巩固扶苏储君之位为根本点谋划方略，必然是自取其辱。蒙恬只能恪守法度，不与扶苏言及朝局演变之种种可能，更不能与扶苏预谋对策了。蒙恬所能做到

的，只有每日晚汤时分到监军行辕“会议军情”一次。说是会议军情，实则是陪扶苏对坐一时罢了。每每是蒙恬将一匣文书放在案头，便独自默默啜茶了。扶苏则从不打开文书，只微微一点头一拱手，也便不说话了。两人默然一阵，蒙恬一声轻轻叹息：“老臣昏昏，不能使公子昭昭，夫复何言哉！”便踽踽走出行辕了……然则，这次接到蒙毅如此家书，蒙恬却陡然生出一种直觉——不能再继续混沌等待了，必须对扶苏说透了。

“公子，这件书文必得一看。”蒙恬将羊皮纸哗啦摊开在案头。

“大将军家书，我也得看么？”扶苏一瞄，迷惘地抬起头来。

“公子再看一遍。世间可有如此家书？”

扶苏揉了揉眼睛，仔细看过一遍还是摇了摇头：“看不出有甚。”

“公子且振作心神，听老臣一言！”蒙恬面色冷峻，显然有些急了。

“大将军且说。”毕竟扶苏素来敬重蒙恬，闻言离开座案站了起来。

“公子且说，蒙毅可算公忠大臣？”

“大将军甚话！这还用得着我说么？”

“好！以蒙毅秉性，能突兀发来如此一件密书，其意何在，公子当真不明么？依老臣揣摩，至少有两种可能：一则，陛下对朝局有了新的评判；二则，陛下对公子，对老臣，仍寄予厚望！否则，陛下不可能独派蒙毅返回关中，蒙毅也断然不会以密书向公子与老臣知会消息，更不会提醒公子与老臣时刻留意。老臣之见：陛下西归，径来九原亦未可知。果真陛下亲来九原，则立公子为储君明矣！”

“父皇来九原？大将军何有此断？”扶苏骤然显出一丝惊喜。

“公子若是去岁此时，焉能看不出此书蹊跷也！”蒙恬啪啪抖着那张羊皮纸，“这次大巡狩前，公子业已亲见陛下发病之猛。这便是说，陛下这次大巡狩，原本是带病上路，随时可能发病，甚或有不测之危。蒙毅身为上卿兼领郎中令，乃陛下出巡理政最当紧之中枢大臣，何能中道返国？只有一种可能，奉了陛下的秘密使命！还祷山川，不过对外名义而已。然则，既有如此名义，便意味着一个明白的事实：陛下一定是中途发病，且病得不轻。否则，以陛下之强毅坚韧，断然不会派遣蒙毅返回咸阳预为铺排。蒙毅书说，国中大局妥当。这分明是说，蒙毅受命安置国事！蒙毅书说，李信率兵东来。这分明是说，蒙毅受命调遣李信回镇关中！陛下如此处置，分明是说，陛下忧虑关中根基不稳！陛下既有如此忧虑，分明是说，陛下觉察到了某种可能随时袭来之危局！公子且想，这危局是甚？老臣反复想过，不会有他，只有一处：陛下自感病体已经难支……否则，以陛下雄武明彻，几曾想过善后铺排？陛下有此举措，意味着朝局随时可能发生变故。公子，我等不能再混沌时光了！”

“父皇病体难支……”扶苏的眼圈骤然红了。

“身为皇子，家国一体。”

“不。有方士在，父皇不会有事，不会有事。”扶苏迷惘地叨叨着。

“公子，目下国事当先！”蒙恬骤然冷峻了。

“大将军之意如何？”扶苏猛然醒悟过来。

“老臣之意，公子当亲赴琅邪，侍奉陛下寸步不离。”

“断断不能！”扶苏又摇手又摇头，“我离咸阳之时，父皇明白说过，不奉诏不得回咸阳。此乃父皇亲口严词，扶苏焉得做乱命臣子？

再说，父皇身边，还有少弟胡亥，不能说无人侍奉。我突兀赶赴琅邪，岂不徒惹父皇恼怒，臣工侧目……”“公子迂阔也！”蒙恬第一次对扶苏生气了，啪啪拍着书案道，“当此之时，公子不以国家大计为重，思虑只在枝节，信人奋士之风何存哉！再说，陛下秉性虽则刚烈，法度虽则森严，然陛下毕竟也是人，焉能没有人伦之亲情乎！今陛下驰驱奔波，病于道中，公子若能以甘冒责罚的大孝之心赶赴琅邪行营，陛下岂能当真计较当日言词？老臣与陛下少年相交，深知陛下外严内宽之秉性。否则，以陛下法度之严，岂能处罚公子却又委以监军重任？公子啊，陛下将三十万大军交于你手，根本因由，认定公子是正才。公子若拘泥迂阔，岂不大大负了陛下数十年锤炼公子之苦心哉……”

“大将军不必说了，我去琅邪。”扶苏终究点头了。“好！公子但与陛下相见，大秦坚如磐石！”蒙恬奋然拍案。

可是，蒙恬万万没有料到的是，午后上道的扶苏马队，在当夜三更时分又返回九原大营了。当扶苏提着马鞭踽踽走进幕府时，正在长城地图前与司马会商防务的蒙恬惊讶得话都说不出来了。待蒙恬屏退了左右军吏，扶苏默然良久，才低声说了一句：“我心下混沌，不知父皇若问我如何得知父皇患病消息，我当如何作答？”蒙恬皱着眉头哭笑不得，一个如此简单的问题竟能难倒这个英英烈烈的皇子，昔日扶苏安在！蒙恬一直没有说话，只在幕府大厅里无休止地转悠着。扶苏也一直没有说话，只在案前抱着头流泪。直至五更鸡鸣，草原的浩浩晨风穿堂而过，吹熄了大厅的铜人油灯，远处的青山剪影依稀可见，蒙恬终于艰难地开口了：“公子犹疑若此，误事若此，老臣夫复何言……”一句话没说完，蒙恬已经老泪纵横，径自走进了幕府最深处的寝室。

……蒙恬心头的阴云尚未消散，上郡郡守的特急密书又到了。

上郡郡守禀报说：皇帝陛下的大巡狩行营一路从旧赵沙丘西来，业已从离石[注]要塞渡过大河进入上郡，目下已经接近九原直道的阳周段[注]；行营前行特使是卫尉杨端和的中军司马，给郡守的指令是：皇帝陛下须兼程还国，郡守县令免予召见，只需在沿途驿站备好时鲜菜蔬猪羊粮草即可。郡守请命，可否报知九原大将军幕府？两特使回答，不需禀报。郡守密书说，因上郡军政统归九原大将军幕府统辖，上郡粮草专供九原大军，输送皇帝行营后必得另征大军粮草，故此禀报，请大将军作速定夺。

“怪矣哉！陛下进入上郡，何能不来九原？”

灯光摇曳，心念一闪，此前由蒙毅密书引发的种种忧虑立时一齐扑到心头。蒙恬一边拭着额头冷汗，一边大步焦躁地转悠着，思绪翻飞地推想着种种蹊跷迹象背后的隐秘。陛下既然已经从琅邪动身西来，连续渡过济水与大河，其意图几乎肯定是要北来九原；行营既然在沙丘驻屯几日，很可能是皇帝病势再度发作了；可是，能接着西进渡河，又已经进入上郡，显然便是皇帝病情再度减轻了；病情既轻，开上直道舒缓行进，距九原也不过一日路程，如何却急匆匆又要立即回咸阳？如此行止既不合常理，更不合皇帝宁克难克险而必欲达成目标的强毅秉性，实在大有异常！更有甚者，皇帝即或万一有急务须兼程回咸阳，以皇帝运筹大才，更会提前派出快马特使，急召扶苏蒙恬南下于阳周会合，将大事妥善处置。毕竟，皇帝要来九原是确定无疑的意向，如何能没有任何诏书与叮嘱便掠过九原辖区南下了？皇帝陛下久经风浪，当机立断过多少军国大事，无一事不闪射着过人的天赋与惊人的灼见，如今善后大政，会如此乖戾行事么？

“不。陛下断不会如此乖戾！”

陡然，一个念头电光石火般掠过心田，蒙恬脊梁骨顿时一阵发凉，眼前一黑，不由自主地跌倒在了将案……不知几多时辰，蒙恬悠然醒来，一抹蒙眬双眼，竟是一手鲜血！上天有眼，幸亏方才额头撞在了案角，否则还不知能不能及时醒来。顾不得细想，蒙恬倏地起身大步走进浴房，冲洗去一脸血迹自己施了伤药，又大步匆匆冲出幕府，跨上战马风驰电掣般飞向了监军行辕。

草原的夏夜凉风如秋，大军营地已经灯火全熄，只有一道道鹿砦前的串串军灯在高高云车上飘摇闪烁。夜间飞驰，很难在这茫茫营地中辨别出准确的方位。蒙恬不然，天赋过人又戎马一生，对九原大军与阴山草原熟悉得如同自家庭院，坐下那匹雄骏的火红色胡马，更是生于斯长于斯熟悉大草原沟沟坎坎的良种名马。一路飞驰一路思虑，蒙恬没有对战马做任何指令，就已经掠过了一片片营地军灯，飞进了监军行辕所在的山麓营地。

“紧急军务，作速唤醒公子！”尚未下马，蒙恬厉声一喝。

偌大的监军行辕黑沉沉一片，守着辕门口的艾草火坑躲避蚊虫的护卫司马闻声跳起，腾腾腾便砸进了辕门内的庭院。片刻之间，原木大屋的灯火点亮了。几乎同时，蒙恬已经大踏步走进了庭院，急匆匆撩开了厚重的皮帘。

“大将军，匈奴南犯了？”扶苏虽睡眼惺忪，却已经在披甲戴胄了。

“比匈奴南犯更要紧。”蒙恬对扶苏一句，转身一挥手对还在寝室的护卫司马下令道，“监军寝室内不许有人，都到辕门之外，不许任何人擅自闯入！”

“嗨！”司马挺身领命，带两名侍奉扶苏的军仆出了寝室。

“大将军，何事如此要紧？”扶苏一听不是匈奴杀来，又变得似醒未醒了。“公子且看，上郡密书！”

扶苏皱着眉头看罢，淡淡道：“大将军，这有甚事？”

“公子！陛下入上郡而不来九原，正常么？可能么？”

“父皇素来独断，想去哪儿便去哪儿，有甚……”

“公子，你以为，陛下素来独断？”蒙恬惊愕的目光盯住了扶苏。

“父皇胜利得太多，成功得太多，谁的话也不会听了。”

“公子，这，便是你对君臣父子歧见的省察评判？”

“大巡狩都如此飘忽不定，若是君臣会商，能如此有违常理么？”

“大谬也！”蒙恬怒不可遏，一拳砸上书案，额头伤口挣开，一股鲜血骤然朦胧了双眼。一抹一甩血珠，蒙恬愤然嘶声道，“国家正在急难之际，陛下正在垂危之时！你身为皇长子不谋洞悉朝野，不谋振作心神，反倒责难陛下，将一己委屈看得比天还大！是大局之念么？蒙毅密书已经明告，陛下可能来九原。陛下来九原作甚？还不是要明白立公子为皇太子？！还不是要老臣竭尽心力扶持公子安定天下？！陛下如此带病奔波，显然已经自感垂危！今陛下车驾西渡大河进入上郡，却不来九原，不召见你我，咫尺之遥却要径回咸阳，不透着几分怪异么？陛下但有一分清醒，能如此决断么？不会！断然不会！如此怪异，只能说陛下已经……至少，已经神志不清了……”一语未了，蒙恬颓然坐地，面如死灰，泪如泉涌。

“大将军是说，父皇生命垂危？”扶苏脸色骤然变了。

“公子尽可思量。”蒙恬倏地起身，“公子若不南下，老臣自去！老臣拼着大将军不做，也要亲见陛下！陛下垂危，老臣不见最后一面，死不瞑目……”

“大将军且慢！”扶苏惶急地拦住了大步出门的蒙恬，抹去泪水道，“父皇果真如此，扶苏焉能不见？只是父皇对我严令在先，目下又无诏书，总得谋划个妥善方略。否则，父皇再次责我不识大局，扶苏何颜立于人世……”

“公子果然心定，老臣自当谋划。”蒙恬还是沉着脸。

“但有妥善方略，扶苏自当觐见父皇！”

“好！公子来看地图。”

蒙恬大步推开旁门，进入了与寝室相连的监军大厅，点亮铜灯，又一把拉开了大案后的一道帷幕，一张可墙大的《北疆三郡图》赫然现在眼前。待扶苏近前，蒙恬便指点着地图低声说将起来。忧心忡忡的扶苏不断地问着，蒙恬不断地说着，足足一个时辰，两人才停止了议论。蒙恬立即飞马返回幕府，扶苏立即忙乱地准备起来。

黎明时分，一支马队飞出了九原大营。

清晨时分，蒙恬率八千精锐飞骑轰隆隆向上郡进发了。

蒙恬的谋划是三步走：第一步，派王翦之孙王贲之子王离为特使，赶赴阳周，以迎候皇帝行营北上巡视为名，请见皇帝当面禀报九原大捷与长城即将竣工的消息。蒙恬推测，王贲与皇帝最是贴心相得，皇帝素来感念王氏两代过早离世，亲自将年轻的王离送入九原大军锤炼，以王离为特使请见，陛下断无不见之理。第二步，若王离万一不能得见皇帝，则扶苏立即亲自南下探视父皇病情，如此所有人无可阻挡，真相自然清楚。第三步为后盾策应：蒙恬自率八千飞骑以督

导粮草名义进入上郡，若皇帝果然意外不能决事，甚或万一离世，则蒙恬立即率八千飞骑并离石要塞守军兼程开赴甘泉宫截住行营，举行大臣朝会，明确拥立扶苏为二世皇帝！蒙恬一再向扶苏申明，这最后一步是万一之举，但必须准备，不能掉以轻心。扶苏沉吟再三，终究是点头了。

王离马队飞到阳周老长城下，正是夕阳衔山之时。

九原直道在绿色的山脊上南北伸展，仿佛一条空中巨龙。夏日晚霞映照着林木苍翠的层峦叠嶂千山万壑，淋漓尽致地挥洒着帝国河山的壮美。年轻的王离初当大任，一心奋发做事，全然没有品评山水之心。王离很明白，皇帝虽然破例特许自己承袭了大父王翦的武成侯爵位，然自己没有任何功业，在早已废除承袭制的大秦法度下，其实际根基仍然是布衣之身，一切仍然得从头开始。故此，王离入九原军旅，其实际军职不过一个副都尉而已。若非王氏一门两代与皇帝的笃厚交谊，论职司这次特使之行是不会降临到他头上的。唯其如此，年轻的王离很是看重这次出使。临行之时，大将军蒙恬与监军大臣扶苏虽然没有明说来龙去脉，精明过人的王离却能从两位统帅的神色中觉察到一股异常的气息——觐见皇帝事关重大，绝非寻常禀报军情。

“大巡狩行营开到！三五里之遥——！”

王离正要下令扎营造饭，远处山脊上的斥候一马飞来遥遥高呼。

“整肃部伍，上道迎候陛下！”

王离肃然下令。沓沓走马，百骑马队立即列成了一个五骑二十排的长方阵，打起“九原特使”大旗，部伍整肃地开上了宽阔的直道向北迎来。未及片刻，便见迎面旌旗森森车马辚辚，皇帝行营的壮阔仪仗迎面而来。突然，王离身后的骑士们一片猛烈的喷嚏声，战马也咴咴嘶鸣喷鼻不已，一人喊了声：“好恶臭！”王离猛力揉了揉鼻头，厉声

喝令：“人马噤声！道侧列队！”片刻间马队排列道侧，避过了迎面风头，腥臭之气顿时大减，马队立即安静了下来。王离飞身下马，肃然躬身在道边。

“九原特使何人？报名过来！”前队将军的喊声飞来。

“武成侯王离，奉命迎候皇帝陛下！”

“止队！武成侯稍待。”行营车马停止了行进，一阵马蹄向后飞去。

良久，一辆青铜轺车在隐隐暮色中辚辚驶来，六尺伞盖下肃然端坐着须发灰白的李斯。王离自幼便识得这位赫赫首相，当即正身深深一躬：“晚辈王离，见过丞相。”李斯没有起身，更没有下车，只一抬手道：“足下既为特使，老夫便说不得私谊了。王离，你是奉监军皇长子与大将军之命而来么？”王离高声道：“回禀丞相，王离奉命向陛下禀报二次反击匈奴大捷，与长城竣工大典事！”李斯沉吟道：

“武成侯乃大秦第一高爵，原有随时晋见陛下之特授权力。然则，陛下大巡狩驰驱万里，偶染寒热之疾，方才正服过汤药昏睡。否则，陛下已经亲临九原了。武成侯之特使文书，最好由老夫代呈。”王离一拱手赳赳高声道：“丞相之言，原本不差。只是匈奴与长城两事太过重大，晚辈不敢不面呈陛下！”李斯淡淡一笑道：“也好。足下稍待。”说罢向后一招手，“知会中车府令，武成侯王离晋见陛下。”轺车后一名文吏立即飞马向后去了。李斯又一招手道：“武成侯，请随老夫来。”说罢轺车圈转，辚辚驶往行营后队。王离一挥手，带着两名捧匣军吏大步随行而来。

大约走罢两三里地，李斯轺车与王离才穿过了各色仪仗车马，进入了道旁一片小树林。王离与两名军吏走得热汗淋漓，一路又闻阵阵

腥臭扑鼻，越近树林腥臭越是浓烈，不禁便有些许眩晕。及至走进树林，王离已经是脚步踉跄了。

沉沉暮色中，小树林一片幽暗。一大排式样完全一样的驷马青铜御车整齐排列着，双层甲士围成了一个巨大的圆阵，将御车围在了中央一片空地，前方甲士借着两排大树肃立，正好形成了一条森严的甬道。

“武成侯晋见——！”甬道尽头，响起了赵高悠长尖亮的特异嗓音。

“臣，王离参见……”话未说完，王离在一阵扑鼻的腥臭中跌倒了。

“武成侯不得失礼！”赵高一步过来扶住王离，惶恐万分地低声叮嘱。

“多谢中车府令。”王离喘息着站稳，重新报号施礼一遍。

“九原，何事？”前方车内传来一阵沉重的咳嗽喘息，正是熟悉的皇帝声音。“启禀陛下：公子扶苏、大将军蒙恬有专奏呈上。”

“好……好……”御车内又一阵艰难喘息。

赵高快步过来接过王离双手捧着的铜匣，又快步走到御车前。王离眼见御车两侧的侍女拉开了车前横档，睁大眼睛竭力想看清皇帝面容，奈何一片幽暗又没有火把，腥臭气息又使人阵阵眩晕，无论如何也分辨不出车中景象。

“赵高，给朕，念……”

赵高遂利落地打开铜匣，拿出了一卷竹简。一个内侍举来了一支火把。王离精神一振，跨前两步向车中打量，也只隐隐看见了车中捂着一方大被，大被下显出一片散乱的白发。正在王离还要凑近时，旁边赵高低声惶恐道："武成侯，不得再次失礼！"显然，赵高是殷切关照的。王离曾经无数次地听人说起过这位中车府令的种种传奇，对赵高素有敬慕之心，一闻赵高的殷切叮嘱，当即后退两步站定了。此时，王离听赵高一字一顿地高声念道："臣扶苏、蒙恬启奏陛下：匈奴再次远遁大漠深处，边患业已肃清！万里长城东西合龙，即将竣工！臣等期盼陛下北上，亲主北边大捷与长城竣工大典，扬我华夏国威。臣等并三军将士，恭迎陛下——！"

"好……好……"

车中又一阵咳嗽喘息，嘶哑的声音断续着，"王离，晓谕蒙恬、扶苏……朕先回咸阳，待痊愈之日，再，再北上……长城大典，蒙，蒙恬主理……扶苏，军国重任在身，莫，莫回咸阳。此，大局也……"一阵剧烈的咳嗽喘息后，车内沉寂了。

"陛下睡过去了。"赵高过来低声一句。

王离深深一躬，含泪哽咽道："陛下保重，臣遵命回复！"

李斯轻步走了过来，正色低声叮嘱道："武成侯请转告监军与大将军：陛下染疾，长城重地务须严加防范；但凡紧急国事，老夫当依法快马密书，知会九原。"

"谨遵丞相命！"王离肃然一拱。

赵高过来一拱手："丞相，是扎营夜宿，还是趁凉夜路？"

李斯断然地一挥手："夜风清爽，不能耽延，上路！"

一名司马快步传令去了。片刻之间，直道上响起了沉重悠远的牛角号。王离肃然一拱手道：“丞相，晚辈告辞！”转身大步走了。及至王离走出树林走上直道，皇帝的大巡狩仪仗已经启动了。夜色中，黑色巨流无声地向南飘去，一片腥臭在旷野弥漫开来。

蒙恬军马正欲开出离石要塞，扶苏与王离飞马到了。

听罢王离的备细叙说，蒙恬良久沉默了。扶苏说，依王离带来的皇帝口诏，他已经不能去晋见父皇了。扶苏还说，父皇体魄有根基，回到咸阳一定会大有好转的。蒙恬没有理会扶苏，却突然对着王离问了一句：“你说几被腥臭之气熏晕，可知因由？”王离道：“两位随我晋见的军吏看见了，大约十几车鲍鱼夹杂在行营车马中，车上不断流着臭水！”说话间王离又打了一个响亮的喷嚏，显然对那腥臭气息厌恶至深。蒙恬又问：“如此腥臭弥漫，大臣将士，丞相赵高，没有异常？”王离又摇头又皱眉道：“我也想不明白。当真是奇了！丞相赵高与一应将士内侍，似乎都没长鼻子一般，甚事皆无！”蒙恬目光猛然一闪道：“且慢！没有鼻子？对了，你再想想，他们说话有无异常？”王离拍拍头凝神回思片刻，猛然一拍掌道：“对了对了！那仪仗将军，还有丞相，还有赵高，话音都发闷，似乎都患了鼻塞！对！没错！都是鼻子齉齉的！”

“公子，不觉得有文章么？”蒙恬脸色阴沉地看了看扶苏。

“再有文章，只要父皇健在，操心甚来？”扶苏似乎有些不耐。

蒙恬无可奈何，苦涩地笑了笑，不说话了。以蒙恬的天赋直觉更兼内心深处之推测，分明此中疑点太多，王离看到的绝非真相。然则，他没有直接凭据，不能说破。王离亲见皇帝尚在，你能说皇帝如何如何了？毕竟，随皇帝出巡的李斯等大臣个个都是帝国元勋，赵高更是朝野皆知的皇帝忠仆，说他们合谋如何如何，那是一件何等重大的罪名，身为尊崇法治的大秦大将军，岂能随意脱口说出？蒙恬需要

的是挑出疑点，激发扶苏，使扶苏刨根问底，他来一一解析。最终，蒙恬依旧想要激发扶苏南下甘泉宫或直奔咸阳，真正查明真相。蒙恬设想的最后对策是：若皇帝已经丧失了断事能力，或已经归天，则扶苏联结蒙毅、李信守定咸阳，他则立即率军二十万南下，一举拥立扶苏即位！可是，这一切，都首先需要扶苏的勇气与决断力，需要父子血亲之情激发出的孝勇之心。只要扶苏怀疑父皇病情，只要扶苏决意澄清真相而必欲面见皇帝，大事才有可能。也就是说，只有扶苏如同既往那般果决地行动起来，蒙恬才有伸展的余地。毕竟，蒙恬的使命是实现皇帝的毕生意愿，拥立扶苏而安定天下。扶苏死死趴着不动，蒙恬能以何等名义南下咸阳整肃朝局？显然，眼前这位性情大变的皇长子监军大臣，似乎一切勇气都没有了，只想铁定地遵守法度，铁定地依照父皇诏书行事，绝不想越雷池半步了。甚或，扶苏对蒙恬的连绵疑虑已经觉得不胜其烦了。当此之时，蒙恬要对已经变得迂阔起来的扶苏，剖析守法与权变的转合之理，显然是没有用了。若咸阳没有确切消息，或皇帝没有明确诏书，目下局面便是只能等待。

“公子先回九原，老臣想看看大河。”

蒙恬一拱手，转身大踏步去了。

登上离石要塞的苍翠孤峰，俯瞰大河清流从云中飞来切开崇山峻岭滔滔南下，蒙恬的两眼湿润了。三十多年前，少年蒙恬义无反顾地追随了雄心勃勃的秦王嬴政，一班君臣携手同心披荆斩棘克难克险，整肃秦政大决泾水打造新军剪灭六国统一天下重建文明盘整华夏，一鼓作气，一往无前，那情形历历如在眼前，活生生一幅大河自九天而下的宏大气象啊！……曾几何时，一片清明的大秦庙堂却变得扑朔迷离了，难以捉摸了。陛下啊陛下，你果然康健如昔，你果然神志清明，何能使阴霾笼罩庙堂哉？！如今，匈奴之患肃清了，万里长城竣工了，复辟暗潮平息了；只要万千徭役民众返归故里，再稍稍地宽刑缓政养息民力，大秦一统河山便坚如磐石也。当此之时，陛下只需做

好一件事，明定扶苏为储君，陛下之一生便将是没有瑕疵的大哉一生了。陛下啊，你何其英断，何其神武，如何偏偏在确立储君这件最最要紧的大事上踟蹰二十年不见果决明断？陛下啊陛下，当此之时，你当真撒手归去，大秦之乱象老臣不堪设想啊……

遥望南天，蒙恬心痛难忍，眼眶却干涩得没有一丝泪水。

二　赵高看见了一丝神异的缝隙

一过雕阴要塞，赵高心头怦怦大动起来。

从沙丘上路以来，赵高无一日不紧张万分。若非三十余年在权力风暴中心磨炼出的异常定力，赵高很可能已经崩溃了。皇帝的骤然病逝太不可思议了，一轮光芒万丈的太阳陡地被天狗吞噬了，天地间一片黑暗，谁都不敢轻易抬脚了。只有赵高的一双特异目光，隐隐看到了黑暗中的一丝缝隙，隐隐看到了这一丝缝隙中弥散出的天地神异，心头怦怦大跳着。然则，更令赵高紧张的是，天狗吞日是一时的，若不能在这片时黑暗之中飞升到那神异的天地，阳光复出，一切都将恢复常态，自己将只能永远地做一个皇室宦臣，永远地丧失那无比炫目的神异天地。每每心念及此，赵高便紧张得透不过气来。短短的回归路程，赵高几乎要散架了，夜不能安卧，日不能止步，除了八方奔走应对种种纰漏与急务，还得恰如其分地在李斯等大臣们面前表现出深重的悲痛，还得思绪飞转地反复揣摩内心深处那方神异天地。旬日之间，一个丰神劲健的赵高倏忽变成了一个须发虬结形容枯槁的精瘦人干，每日挑着宽大的衣衫空荡荡水桶般在行营车马中奔走，引来将士大臣们的一片感慨与怜悯。不知多少次，心力交瘁的赵高都要放弃闪烁在心底的神异天地了。可是，每每当他闪现出这个念头时，总有一种神奇的迹象，使他心底掠过一阵惊喜，心头又是勃勃生机。

沙丘宫的风雨之夜，赵高看到了第一丝亮光。

李斯没有要他在大臣们面前立即出示皇帝遗诏，也没有公议皇帝遗诏如何最快处置。李斯以当下危局为理由，将包括皇帝遗诏在内的一应国事，都推到了回咸阳议决。赵高不相信李斯当真在皇帝病逝的那一刻悲怆得昏乱了，没有理事才具了，果真如此，那还是李斯么？李斯的这一决策，使赵高第一次陡然心动，依稀看见了到达那方神异天地的可能。原因只有一个，李斯首相有斡旋朝局之私欲，没有将拥立新皇帝看得刻不容缓！毕竟，皇帝猝然归天，二世皇帝尚未确立，李斯便是权力最大的人物；其时，若李斯秉持法度，要赵高当即公示皇帝遗诏，并当即派特使将皇帝遗诏发往九原，闪烁在赵高眼前的那方神异天地便会立即化为乌有，一切将复归可以预知的常态——扶苏主持大局，帝国平稳交接。所幸者，李斯没有如此处置，慌乱悲怆的大臣们也没有人想到去纠正李斯，一切都顺理成章而又鬼使神差地被异口同声决断了。不。应该说，只有赵高想到了其中的黑洞。可是，赵高不会去提醒李斯，也不会去纠正李斯。因为，精明绝伦的赵高立即从李斯的处置方式中捕捉到了一丝希望——李斯可以不对随行大臣公示遗诏，他便可以不对李斯出示遗诏！而只要皇帝遗诏没有公示，丞相李斯的隐秘忌惮与一己私欲便会持续，丞相府这架最大的权力器械便存在倾斜于赵高天地的可能。至于李斯究竟忌惮何来，李斯的私欲究竟指向何方，赵高完全不去想。赵高只死死认定一点：一个在皇帝猝逝的危难时刻敢于搁置皇帝遗诏的权相，内心一定有着隐秘的私欲，而这一私欲不可能永远地隐藏。

自沙丘一路西来，赵高再次看到了一丝丝亮光闪烁眼前。

皇帝死于盛夏酷暑而秘不发丧，一路须得着意掩盖的痕迹便不可胜数了。而从种种难题的解困之策，赵高则确定无疑地一次次领略了李斯的权变计谋。车载鲍鱼以遮尸臭，是赵高最先提出的应急对策。赵高所说的鲍鱼，不是真正产出珍珠的鲍鱼，而是用盐浸渍的任何鱼类。因盐浸鱼皮，故此等咸鱼原本写作“鞄鱼”。“鞄”字本读“袍”音，然民间多有转音读字，故市井民间多读作鲍鱼之鲍，时日渐久相沿成

习，盐浸咸鱼与真正的鲍鱼，都被唤作鲍鱼了。孔子所谓的“如入鲍鱼之肆，久而不闻其臭”，说的便是这种盐浸咸鱼。死鱼以盐腌制，在夏日自然是腥臭弥散。

赵高没有料到的是，咸鱼腥臭夹着尸身腐臭浓烈弥散，大臣将士们根本无法忍受。上路当日，将士们呕吐频发，大队车马走走停停，一日走不得三五十里。次日，胡毋敬与郑国两位老臣连续昏厥三次，顿弱也在轺车中昏昏不省人事，眼看三位老臣奄奄一息。当时李斯立即决断：将三位老臣留在邯郸郡官署养息，入秋时由邯郸郡守护送回咸阳。送人之时，偏偏顿弱陡然醒来，死死抓住了轺车伞盖铜柱，声称不死不离开皇帝陛下，才勉力留了下来。李斯的临机决策大得人心，独赵高却看出了其中隐秘——不送两位老臣回咸阳而偏偏留在邯郸，是有意无意地疏散重臣，使朝中要员不能在行营回归之前聚集咸阳！

更令赵高叫绝的是，李斯与顿弱及两名老太医秘密会商，在当晚扎营起炊时在各营炖煮咸鱼的军锅里不知放置了何种草药，将士大臣竟全数莫名其妙地鼻塞了，甚也闻不到了。后来，辎重营熬制的凉药茶分发各部，将士大臣们日日痛饮，从此便甚事也没有了。李斯的此等机变，是以博大渊深的学问为根基的，赵高自愧弗如，心下生出的感喟是——只要李斯同心，所有的权变之术都将在无形中大获成功！

阳周老长城会见九原特使王离，是最当紧的一个关节。无论从哪方面说，只要有公心，或有法度信念，李斯都当有不同的处置——或立即奔赴九原会见扶苏蒙恬，或密令王离急召扶苏蒙恬来见，共商危难交接长策。须知，秘不发丧是为防备山东老世族作乱而议决的对策，绝不是针对扶苏蒙恬这等血肉肱股之臣的。然则，李斯并未如此处置，却立即找到赵高密商如何支走王离，并力图不使扶苏蒙恬知道皇帝病逝消息。当时，李斯的说辞是：“方今皇帝病逝，九原立成天下屏障。若皇帝病逝消息传入胡地，匈奴必趁机聚结南下！其时，皇长

子与大将军悲怆难当，何能确保华夏长城不失！为防万一，当一切如常，国事回咸阳再从容处置！”赵高心明眼亮，立即明白了李斯内心的忌惮所在，也清楚地听出了李斯说辞的巨大漏洞。然则，赵高想也没想便一力赞同了李斯，并立即在片刻之间安置好了一切，将年轻的王离瞒了个结结实实。

若没有李斯的种种异常，赵高断然不敢推出自己的秘密伞盖。

在皇帝身边三十余年，赵高一丝一缕地明白了庙堂权力的无尽奥妙与艰难险危。即便在大阳炎炎最为清明的秦国庙堂，也有着一片片幽暗的角落。这一片片幽暗的角落，是人心最深处的种种恶欲，是权力交织处的种种纽结，是风暴来临时各方利害的冷酷搏杀，是重重帷幕后的深深隐秘。赵高一生，不知多少次地奉皇帝密令办理秘事。赵高秘密扑杀过皇帝最为痛恨的太后与嫪毒的两个私生子，在攻灭邯郸后，又秘密杀光了当年蔑视欺侮太后家族与少年嬴政的所有豪强家族与市井之徒；至于刺探王族元老与权臣隐秘，部署侍女剑士进入黑冰台秘密监视由姚贾顿弱执掌的邦交暗杀等等，更是不计其数了。赵高一生，始终活跃在幽暗的天地里。赵高精通秦法，却从来没有真正信奉过秦法。在赵高心目中，再森严整肃的法治，都由定法的君王操纵着；庙堂权力的最高点，正是一切律法的空白点。在巍巍矗立的帝国法治铁壁前，赵高看见了一丝特异的缝隙。这道特异的缝隙，是律法源头的脆弱——在所有的权力风暴中，只有最高的帝王权力是决定一切的；帝王能改变律法，律法却未必能改变帝王；只要帝王愿意改弦更张，即使森严如秦法也无能为力。为此，屡屡身负触法重罪的赵高要逃脱秦法的制裁，只有最大限度地靠近甚或掌控君王最高权力。赵高以毕生的阅历与见识，锤炼出了一顶特异的遮身伞盖。

自从皇帝将少皇子胡亥交给赵高，这一独特目标便隐隐地生发了。随着岁月流转，赵高的这顶独特伞盖终于大体成形了。数年之间，赵高教导的胡亥，已经是一个丰神俊秀资质特异的年轻皇子了，

虽未加冠，却已经成熟得足可与大臣们会议国政了。为了使胡亥能够坚实地立足于皇子公主之林，赵高以最严厉的督导教给了胡亥两样本领：一则是通晓秦法，一则是皇帝风范。对于苦修秦法，胡亥是大皱眉头的，若非赵高的严厉督导，这个曾被皇帝笑作“金玉其外，实木其中”的荷花公子肯定是一条秦法也不知所以。然对于修习皇帝风范，胡亥却乐此不疲。赵高的本意，是要通过修习皇帝风范祛除胡亥的声色犬马气息，好在将来正正道道地做个大臣或将军。一旦皇帝辞世，胡亥所在便是赵高的归宿。赵高深知，自己与闻机密太多，在扶苏二世的庙堂里是不可能驻足的。令赵高大大出乎意料的是，胡亥并没有真正地修习皇帝的品性与才具，却将皇帝的言谈举止模仿得惟妙惟肖，连声音语调都惊人地相似。一日夜里，赵高正在灯火熄灭的帷幕里折腾一个曾经侍奉过皇帝一夜的侍女，廊下骤然一声咳嗽，赵高立即从榻上跳将下来，跪伏在地瑟瑟发抖。突然一阵哈哈笑声，赵高又吓得大跳起来，一脸诡秘的胡亥正笑吟吟站在面前！赵高又恼怒又惊慌，当即严厉申斥了胡亥，说如此模仿皇帝陛下，要被砍十次头，绝不能教不相关者知道！胡亥惶恐万分地诺诺连声，丝毫没想到自己也熟悉的秦法里，根本就没有十次砍头之罪。

若没有李斯的会商求告，赵高不会贸然推出“皇帝风范”的胡亥。

胡亥，是一个无能而又具有特异天赋的皇子。最要紧的，胡亥是赵高的根基。当那片神异天地在赵高眼前闪烁时，最灿烂的影子便是这个胡亥。如今，从沙丘宫到阳周老长城的短短路程之间，李斯也隐隐约约地走近了这片神异的天地，不时晃动在赵高眼前。然则，赵高无法确切地知道，李斯究竟是否能真正地走入这片天地？毕竟，李斯是位极人臣的法家大才，是帝国广厦的栋梁，是天下最有资望与权势的强臣，要李斯走进赵高心中的神异天地，李斯图谋何等利市呢？官职已经大得不能再大，资望已经高得不能再高，荣耀富贵也已经是无以复加，丞相之职，通侯之爵，举家与皇帝多重联姻；普天之下，除了皇帝，能有几人如同李斯这般尊崇？没有。一个都没有。王翦王贲

父子固然比李斯爵位高，然却恬淡孤冷，除了战场统兵，其对国政的实际掌控力远远不如李斯。蒙恬蒙毅兄弟虽一内一外，群臣莫敢与之争，然却距离实际政务较远，与皇族融为一体的根基早已不如李斯家族了；若扶苏做不得二世皇帝，蒙氏兄弟纵然可畏，也不是没有应对之策。如此一个李斯，赵高的那片神异天地能给李斯何等尊荣呢？唯其如此，赵高仍然得继续查勘李斯，得继续结交李斯，得走进李斯的心田，看清那里的沟沟坎坎。

至少，一个突然的消息，使赵高生出了吃不准李斯的感觉。

一个小内侍奉赵高之命，例行向李斯禀报“皇帝病况”，却不经意看到了李斯正与自己的舍人秘密议事。小内侍只听见了“姚贾如何”几个字。待小内侍走近，舍人立即匆匆出帐，随即，帐外一阵急促的马蹄声远去了。赵高心头蓦然一闪，立即断定这是李斯要密邀姚贾北上。姚贾北上做甚？自然是要与李斯合谋对策了。姚贾何许人也？李斯的铁定臂膀，官居九卿之首的廷尉，又曾多年执掌邦交，极擅策划秘事。如此一个人物先群臣而来，岂非李斯心存私欲斡旋朝局的开始？当然，李斯越有私欲，赵高心下越踏实。赵高此时深感不安的是，李斯究竟何事不能决，而要与姚贾会商合谋？李斯的心结在何处？是靠近那片神异天地，还是疏远那片神异天地？赵高唯一能够确定的是，无论姚贾如何主张，李斯的盘算都是根基，不将李斯内心根基探察清楚，一切都落不到实处。至少，在进入甘泉宫(注)之前，应该对李斯心思的趋向有所探察。

赵高没有料到，这个时机是李斯送上门来的。

送走王离，大巡狩行营连夜从直道南下。将及黎明时分，好容易才在一辆皇帝副车中打起鼾声的赵高，突然接到了李斯书吏的传令：丞相正在前方一座山头树林中等候中车府令，须得会商紧急事务。赵高二话没说，下车飞马赶去了。山风习习的林下空地中，只有李斯一

个人踽踽转悠着，几名举着火把的卫士都站在林边道口。赵高提着马鞭走进一片朦胧的树林，第一眼看见的，是李斯腰间的一口长剑。数十年来，这是赵高第一次看见李斯带剑，心下不禁怦然一动——杀心戒心，李斯何心？赵高走过去深深一躬，不说话了。幽暗的夜色中，李斯沙哑的声音飘了过来：“老令，行营将过义渠旧地，这几日行程有何见教？”赵高思忖间一拱手道：“高无他议，唯丞相马首是瞻！”李斯没有一句赞许，也没有一句谦辞，默然转悠片刻，突然道：“咸阳宫今夏储冰几多？”赵高思绪电闪，一拱手道：“禀报丞相，赵高尚未与给事中互通，不知储冰如何。然则，以赵高推测：皇帝出巡，只怕储冰会有减少。”李斯叹息了一声，语气透着几分无奈：“若储冰不够，国丧之期足下如何维持？”赵高依旧是拱手道：“高无他意，唯丞相马首是瞻！”李斯肃然道：“老夫欲使皇帝行营驻跸甘泉宫，发丧后再回咸阳，足下以为如何？”赵高小心翼翼地道：“如此，丞相可尽快处置遗诏事，高无他议。”李斯却道：“议决遗诏事，至少得三公九卿大臣聚齐方可。目下宜先行安置好陛下，再相机举行朝会！”赵高心头猛然一跳，当即一拱手高声道：“甘泉山洞凉如秋水，正宜陛下，丞相明断！”李斯一点头，赵高一拱手，两人便各自去了。

将近午时，一夜行进的将士车马在泥阳(注)要塞外的山林河谷中扎营了。

各营各帐起炊造饭时，同时接到了行营总事大臣李斯的书令——丞相奉皇帝口诏，各营歇息整肃，午后申时整装进发，直抵甘泉山之甘泉宫驻跸。

三　残诏断句　李斯的勃勃雄心燃烧起来了

廷尉姚贾接到密书，星夜赶到了甘泉宫。

这座行宫城邑，坐落在泾水东岸的甘泉山。当初建造之时，因此地林木茂密河谷明亮，故有了一个官定名称——林光宫。然则，此地

更有山泉丰沛多生，甘泉山之名人人皆知。是故，秦川国人不管官府如何名称，只呼这座行宫为甘泉宫。久而久之众口铄金，林光宫之名反倒淡出，朝野皆呼甘泉宫了。甘泉宫原本是一片庭院的小行宫，始皇帝在灭六国大战开始之前对北方匈奴极为警觉，派蒙恬坐镇九原郡河南地的同时，也将北出咸阳二百余里的甘泉山小行宫扩建为颇具规制的城邑式行宫，以备国难之时驻跸甘泉宫督导对匈奴作战。这座行宫城邑周回十余里，沿山脊筑起石墙，山麓隐蔽处建造砖石庭院（宫殿），道道山泉下的冬暖夏凉的洞窟，都被依势改建为隐秘坚固的藏兵所在，外观并不如何壮阔，实际却极具实战统帅部之功效。灭六国之后，秦直道是以甘泉宫（林光宫）为起点直达九原。为此，甘泉宫依然持续着总监北方战事的职能，依然是戒备森严。

轺车方停，姚贾被专一在宫外道口迎候的行营司马领进了一座隐秘的庭院。司马的口信是，丞相诸事繁剧，请廷尉大人先行歇息精神。姚贾心知肚明，微微一笑径自沐浴用饭去了。饭罢，刚刚摆脱咸阳酷暑闷热的姚贾，又在这谷风如秋的幽静庭院大睡了半日，直到暮色沉沉才醒了过来。用过晚汤，已经是月上山头，仍不见李斯消息，姚贾不禁有些迷惑了。毕竟，李斯绝不会一封密书召他来甘泉宫避暑。

“大人，请随我来。”将近三更，那个司马终于来了。

在一道山风习习明月高悬的谷口，姚贾见到了李斯。那个腰悬长剑的枯瘦身影在月光下静静地伫立着，如同一尊冰冷的石雕，弥散出一种令人不安的气息。姚贾心有所思，轻轻地咳嗽了一声。枯瘦的身影蓦然转身，良久没有说话。姚贾深深一躬道：“敢问丞相，可是长策之忧？”李斯猛然大步过来拉住了姚贾双手，用力地摇着：“廷尉终是到了！来，过来坐着说话。”说罢拉着姚贾便走，在一座山崖下一片雪白的大石上停了下来。机敏的姚贾早已经看得清楚，谷口已经被隐蔽的卫士封锁，这片白岩无遮无挡又背靠高高石崖，清凉无风，幽静隐

秘，任谁也听不到这里的说话声。唯其明白，姚贾心头愈发沉重。李斯身为领政首相，素来以政风坦荡著称，即或在当年杀同窗韩非的政见大争中也从未以密谋方式行事，今日如何这般隐秘？姚贾心下思忖着坐了下来，拿起旁边已经备好的水袋，啜着凉茶不说话了。

“目下情势不同，廷尉见谅。”李斯坐在了对面，勉力地笑了笑。

“外患还是内忧？”

“且算，内忧。”

“敢请丞相明示。”

“廷尉，这山月可美？”李斯望着碧蓝夜空的一轮明月。

“美得冰凉。”

“设若国有危难，廷尉可愿助李斯一臂之力？”

“赳赳老秦，共赴国难。”姚贾念诵了一句秦人老誓，却避开了话根。

“廷尉，若陛下病势不祥，足下当如何处之？”李斯说得缓慢艰涩。

“丞相！”姚贾大惊，“陛下当真病危？”

“方士害了陛下，陛下悔之晚矣！……”

“目下，陛下病势如何？”姚贾哽咽了。

“上天啊上天，你何其不公也！”李斯凝望夜空，泪水溢满了眼眶。

“丞相明示！陛下究竟如何了？”姚贾突然站了起来。

李斯很明白，姚贾身为廷尉，依据秦法对所有的王公大臣有勘定死因之职责；对于皇帝之死，自然也有最终的认定权；所谓发丧，对帝王大臣而言，就是经御史大夫与廷尉府会同太医署做最终认定后所发布的文告。这里，御史大夫通常是虚领会商，廷尉府则是完成实际程式的轴心权力。在所有大臣中，对任何人都可以在特定时日保持皇帝病逝之机密，唯独对廷尉不可以保密；因为，从发丧开始的所有的国丧事宜，事实上都离不开廷尉府的操持。事实是，任何国丧，都是廷尉府介入得越早越好。李斯之所以用密书方式将姚贾召来，除了姚贾与自己素来同心共谋，还有一个原因，便是姚贾的廷尉职司实在太过重要了。默然片刻，李斯也站了起来。

“廷尉，皇帝陛下，归天了！……”李斯老泪纵横。

“何，何时？何地？”

“七月二十二日，丑时末刻，旧赵沙丘宫……”

“陛下！……”姚贾失声痛哭，浑身颤抖着瘫坐在地。

李斯猛然拔剑，奋力向一方大石砍去，不料火星四溅，长剑当啷断为两截。李斯一时愣然，颓然掷去残剑，跌坐于大石上双手捂脸哽咽不止。姚贾却已经抹去泪水止住哭声，大步走过来道：“丞相，陛下可有遗诏？”李斯一脸沉郁道：“有。在赵高的符玺事所。”姚贾惊讶道：“没有发出？”李斯皱着眉头将当时情形说了一遍，末了道：“山东复辟暗潮汹汹，只能秘不发丧，速回咸阳。不发丧，如何能发遗诏？”姚贾道：“丞相可知遗诏内容？”李斯摇头道：“遗诏乃密诏，如何开启方合法度，老夫尚未想透。”姚贾愣怔片刻，猛然道：

“行营从九原直道南来，扶苏蒙恬没有前来晋见陛下？”李斯道：“王离做特使，前来迎候陛下北上九原，被赵高技法支走了。”姚贾大是惊讶：“赵高技法？赵高何能支走王离？”李斯长叹一声，遂将那日情形叙说了一遍，末了道：“这件事，老夫深为不安。庙堂宫闱，似有一道黑幕……”这一夜，李斯与姚贾直说到山月西沉，方才出了谷口。

次日午后，姚贾探视典客顿弱来了。

姚贾与顿弱之间渊源可谓久矣。同被秦王延揽，同掌邦交大任，同为帝国九卿，同善秘事谋划。最大不同是两处，一则家世不同，二则秉性不同。姚贾家世贫贱，父亲是大梁看守城门的一个老卒，被人称为“大梁监门子”；是故，姚贾是凭自己的步步实干进入小吏阶层再入秦国的。顿弱却是燕赵世家，名家名士，周游天下而入咸阳的。就秉性而言，姚贾机变精明长于斡旋，与满朝大臣皆有良好交谊；顿弱却是一身傲骨，不屑与人滥交，公事之外只一味揣摩百家经典。在帝国大臣中，几乎只有姚贾与顿弱能够说得上有几分交谊。今春皇帝大巡狩，原定也有姚贾随行，却因李斯提出廷尉府牵涉日常政务太多不宜积压，皇帝才下诏免去了姚贾随行。如此一来，顿弱便成为随行皇帝大巡狩中唯一通晓山东老世族的大臣，原先从事邦交秘密使命的黑冰台也事实上全部交顿弱统领了。皇帝猝然病逝，顿弱病体不支却死也不离开行营，李斯多少有些不安了。

姚贾踏进典邦苑的时分，顿弱正在扶杖漫步。一道飞瀑流泉下，坐落着典邦苑。这是甘泉宫的独特处，因依着战时秦王统帅部的规制建造，各主要官署都建造有专门的公务庭院。执掌邦交的官署所在，便叫做典邦苑。幽静的山居庭院里，顿弱扶着竹杖踽踽独行，雪白的散发宽大的布衣，身躯佝偻步履缓慢，远远望去分明一个山居老人。

“顿子别来无恙乎！”姚贾遥遥拱手高声。

“姚贾？”顿弱扶杖转身，一丝惊喜荡漾在脸上苍老的沟壑里。

“顿子，看！这是何物？”

“目下不宜饮酒，足下失算了。”顿弱的惊喜倏忽消失了。

“谁说酒了？此乃健身药茶，顿子失算也！”姚贾朗声大笑。

“噤声！笑甚？药茶有甚好笑？”顿弱板着脸。

“哎——你这老顿子，不酒不笑，还教人活么？”

“莫胡说，随老夫来。”顿弱点着竹杖径向瀑布下去了。

姚贾心头顿时一亮——顿弱清醒如常！两人同掌邦交多年，诸多习惯都是不期然锤炼出来的。譬如但说大事，总要避开左右耳目，且要最好做到即或有人听见也不能辨别连贯话音。目下，顿弱将他领到瀑布之下，水声隆隆，对面说话如常，丈余之外却不辨人声，足见顿弱心智如常绝没有迟钝麻木。两人走到瀑布下，相互一伸手作请，不约而同地背靠高高瀑布坐在了距离最近的两方光滑的大石上。顿弱顺手背后一抄，一支盛满清清山泉水的长柄木勺伸到了姚贾面前，随之一声传来：“不比你那药茶强么？”姚贾握住木勺柄腰，低头凑上木勺汩汩两大口，抬头笑道：“果然甘泉，妙不可言！”

“你既来也，自是甚都知道了，何敢屡屡发笑？”顿弱显然不高兴了。

“顿子何意？我知道甚？”

“姚贾若以老夫为迂阔之徒，免谈。”

“顿弱兄……如此，姚贾直言了。”

“愿闻高见。”“请顿子援手丞相，安定大秦！”

“如何援手？敢请明示。”

“以黑冰台之力剪除庙堂黑幕，确保丞相领政，陛下法治之道不变！”

姚贾说得很是激昂。顿弱却看着远山不说话。默然良久，顿弱的竹杖点着姚贾面前的大石缓缓道：“庙堂究竟有无黑幕，老夫姑且不说。老夫只说一件事：依据秦法，黑冰台只是对外邦交之秘密力量，不得介入国政。否则，黑冰台何以始终由邦交大臣统领？天下一统之后，陛下几次欲撤去黑冰台，奈何复辟暗潮汹汹而一再搁置。本次大巡狩之中，大肆追捕山东复辟世族，黑冰台尚未启用。陛下亦曾几次对老夫提及，秦政奉法，黑冰台该当撤除了……”

“陛下可曾颁了撤台诏书？”姚贾有些急迫。

“老夫劝告廷尉，也请廷尉转告丞相。”顿弱回避了姚贾问话，点着竹杖正色道，“治道奉法，秦政之根基也；纵然国有奸佞，亦当依法剪除；大秦素有进贤去佞传统，只要几位大臣联名具奏弹劾不法，蛀虫必除，庙堂必安！”

“姚贾只是虑及万一。顿子主张，自是正道。”

“无非赵高在宫而已，有何万一之虑？”顿弱很不以为然。

“赵高能使胡亥以假乱真，恐非小事。”

“老夫明说了。”顿弱一顿竹杖，霍然站了起来激昂高声道，“以皇帝陛下奠定之根基，一百个赵高，一百个胡亥，也兴不起风浪！陛下之后，大秦危难只有一种可能：丞相李斯有变！只要丞相秉持公心，依法行事，任谁也休想撼动大秦！赵高，一个小小中车府令，纵然在

巡狩途中兼领了陛下书房事务，又能如何？只要召扶苏、蒙恬两大臣还国，召郎中令蒙毅来行营收回皇帝书房事务，你便说，赵高能如何？目下之事，老夫想不通！行营已到甘泉宫，丞相为何还不急召扶苏蒙恬？秘不发丧，那是在沙丘宫，老夫也赞同。如今还能秘不发丧？纵然秘不发丧，难道对皇长子，对大将军，也是秘不发丧？怪矣哉！丞相究竟是何心思！……”突然，顿弱打住了。

“顿弱兄，误会了。”姚贾正色道，“变起仓猝，丞相纵有缺失，也必是以安定为上。兄且思忖，丞相与陛下乃大秦法政两大发端，丞相若变，岂非自毁于世哉！至于没有及时知会九原，只怕是虑及万一。毕竟，边塞空虚匈奴南下，其罪责难当……”

“老夫失言，廷尉无须解说。”顿弱疲惫地摇了摇手。

“姚贾一请，尚望顿弱兄见谅。”

“廷尉但说。”

“今日之言，既非政事，亦非私议……”

“老夫明白，一桶药茶而已。”

“如此，姚贾告辞。”

“不送了。足下慎之慎之。”

匆匆走出典邦苑，姚贾驱车直奔丞相署，李斯却不在行辕了。

李斯欲会赵高，赵高欲会李斯，两人终于在望夷台下相遇了。

望夷台者，甘泉宫十一台之一也。咸阳北阪原有望夷宫，取意北望匈奴日日警觉之意。甘泉宫既为对匈奴作战而设，自然也有了一座望夷台。这座高台建造在一座最大山泉洞窟的对面孤峰之上，高高耸

立犹如战阵中云车望楼。登上望夷台顶端，整个甘泉山俯瞰无遗，那条壮阔的直道展开在眼前，如巨龙飞出苍翠的大山直向天际。李斯与赵高在台下不期相遇时，两人都有瞬间的尴尬。赵高指着那道巨大的瀑布说，要找丞相禀报陛下安卧所在，好让丞相安心。李斯打量着望夷台说，要向赵高知会发丧日期，好让中车府令预为准备。立即，几乎是不约而同地，两人都说望夷台说话最好。及至登上巍巍高台，残阳晚霞之下遥望巨龙直道壮美山川，两人却都一时无话了。

“丞相，但有直道，驷马王车一日可抵九原。”

“中车府令驭车有术，老夫尽知。”李斯淡漠地点头。

“丞相又带剑了？”赵高目光殷殷。

“此剑乃陛下亲赐，去奸除佞。”李斯威严地按着长剑。

“这支金丝马鞭，亦陛下亲赐，在下不敢离身。”

“足下与老夫既同受陛下知遇之恩，便当同心协力。”

“丞相与陛下共创大业，在下万不敢相比！”赵高很是惶恐。

“发丧之期将到，老夫欲会同大臣，开启遗诏。”李斯切入了正题。

“在下一言，尚请丞相见谅。”赵高谦卑地深深一躬。

“你且说来。”

“在下之意，丞相宜先开遗诏，预为国谋。”

“中车府令何意，欲陷老夫于不法？”

“丞相见谅！”赵高又是深深一躬，“沙丘宫之夜，丞相原本可会同随行大臣，当即开启遗诏。然，其时丞相未曾动议，足见丞相谋国深思。在下据实论事：陛下遗诏未尝写就，说是残诏断句，亦不为过；既是残诏，便会语焉不详，多生歧义；若依常法骤然发出，朝野生乱，亦未可知。为此，在下敢请丞相三思。”

“也是一说。”李斯淡淡点头。

“丞相肩负定国大任，幸勿以物议人言虑也！”赵高语带哽咽再次恳请。

“也好。但依中车府令。”思忖片刻，李斯终于点头了。

“丞相明断！”赵高一抹泪水扑倒在地，咚咚叩首。

瞬息之间，李斯大感尊严与欣慰。皇帝在世之时，赵高官职爵位虽不甚高，却是人人敬畏的人物。对于常常照面的大臣们，赵高不卑不亢，从来不与任何人卑辞酬答。只有在皇帝面前，赵高自甘卑贱，无论皇帝如何发作，赵高都忠顺如一。对大臣扑拜叩首，对于赵高，是绝无仅有的。就目下境况而言，李斯可以不在乎赵高是否敬重自己，然却不能不在乎目下的赵高是否会听命于自己；若赵高要公事公办，将已经封存的皇帝遗诏径自交传车发出，任谁也无权干涉；果真如此，李斯便该正当发丧，正当安国，不再作任何斡旋之想，即或扶苏即位贬黜自己，也只能听天由命了。然则，若赵高信服自己，听命于自己，则事情大有可为也！至少，李斯可在遗诏发出之前，最大限度地安置好退路，不使扶苏与自己的昔日歧见成为日后隐患；更佳的出路则是，通过拥立新帝而加固根基，进而继任丞相，辅佐新帝弘扬大秦法政，成为始皇帝身后的千古功臣。果能如此人臣一生，李斯何憾！所幸者，赵高对自己的敬重超出了预料，赵高所敦请自己要做的事情也恰恰符合了自己的心愿，岂非天意哉！在这片刻之间，李斯已经完全忘记了自己对姚贾提起的宫闱黑幕。那时，李斯从另外一个路

径揣摩赵高——封存遗诏不发，以谋个人晋身之阶，奸佞之心可见！如今，赵高敦请自己先行开启遗诏，这便是一心一意地依附了自己。李斯的内心评判是：这才是真正的赵高面目，清醒地权衡出目下的权力轴心，并立即紧紧地依附于这个轴心。此时，李斯已经不需要对赵高做出道德的评判。李斯深深地知道：在大政作为中，只有最终的目标能指向最高的道德，而对任何具体作为的是非计较，往往都会诱使当事者偏离最高的为政大道。李斯所秉持的最终目标，是坚持始皇帝身后的大秦法治，是确定无疑的为政大道。唯其如此，任何依附于李斯者，都符合最高的大政大道，都无需去计较其琐细行径的正当性。

李斯疏通了自己的精神路径，也疏通了赵高的行为路径。

山月初上时分，赵高将李斯领进了一座守护森严的山洞。赵高说，这便是甘泉宫的符玺事所。李斯曾久为秦王长史，也曾亲掌秦王符玺。其时，天下所谓“李斯用事”，一则是指李斯谋划长策秦王计无不用，二则便是指李斯执掌秦王书房政务并符玺事所。符玺者，兵符印玺也。符玺事所者，昔日秦王兵符印鉴，今日皇帝兵符印玺之存放密室也。任何兵力调动，都得从这里由君王颁发兵符；任何王书诏书发出，都得从这里加盖印玺。是故，符玺事所历来是皇室命脉所在，是最为机密的重地。虽则如此，然就职事而言，帝国时期的符玺事所并未成为独立的大臣官署，既非九卿之一，也非独立散官，而只是郎中令属下的一个属官署。从秦王嬴政到始皇帝时期，执掌符玺事所的大臣先后有三人：王绾、李斯、蒙毅。赵高目下执掌符玺事所，只是在蒙毅离开大巡狩行营后的暂领而已。论资望，李斯是内廷大臣的老资格，丝毫不担心赵高在遗诏封存上故弄玄虚。饶是如此，李斯却没有在这甘泉宫住过，更没有进出过甘泉宫的符玺事所，不知这甘泉宫符玺事所竟设在如此坚固深邃的洞窟之中，心头委实有几分惊讶。

“天字一号铜箱。”一进洞窟，赵高吩咐了一声。

洞壁两侧虽有油灯，两名白发书吏还是举着火把，从洞窟深处抬出了一只带印白帛封口的沉重的铜箱。铜箱在中央石案前摆好，赵高从腰间皮盒掏出了一把铜钥匙，恭敬地双手捧给了李斯。虽未进过这甘泉宫石窟的符玺事所，然李斯对王室皇室的符玺封存格式还是再熟悉不过，瞄得一眼，便知这是极少启用的至密金匮。古人所谓的周公金匮藏书，便是此等白帛封存的大铜箱（匮）。依照法度，此等金匮非皇帝亲临，或大臣奉皇帝诏书，任何人不得开启。今日，赵高将始皇帝遗诏封存于如此金匮，李斯立即看透了赵高心思：任何人都无论如何不能说赵高做得不对，然任何人也都无法开启此匮，除非赵高愿意听命；因为，皇帝不在了，任何人都不会有皇帝诏书，而赵高却可以任意说出皇帝如何遗嘱此匮开启之法，可以任意拒绝自己想拒绝的任何人开启金匮。当然，赵高若想拒绝李斯，只怕李斯会同大臣议决开启遗诏，也得大费一番周折。当此情势，赵高自请李斯开启金匮，且拱手将钥匙奉送，宁非天意哉！李斯清楚地知道，纵然大臣奉诏而来，打开金匮还得符玺事所之执掌官员。因为，此等金匮有十余种锁法开法，任谁也难以准确地预知目下金匮是何种开法。执掌吏员捧上钥匙，乃皇帝亲临的一种最高礼仪而已，并非要皇帝亲自开启。而今，赵高对自己已经表示了最高的敬奉，李斯足矣！

“中车府令兼领符玺，有劳了。”李斯破例地一拱手。

“在下愿为丞相效劳。”赵高最充分地表现出内廷下属的恭敬。

小心翼翼地撕开了盖着皇帝印玺的两道白帛，小心翼翼地反复旋转钥匙打开了金匮，又小心翼翼地拿去了三层丝锦铜板，好容易显出了一方黑亮亮的木匣，赵高这才对李斯肃然一躬：“丞相起诏。”李斯熟知此中关节，对着金匮深深一躬，长长一声吟诵：“臣李斯起诏——！”双手恭敬地伸入金匮，捧起黑亮亮木匣出了金匮，放置到了金匮旁的石案上，又对赵高一拱手：“烦请中车府令代劳。”赵高上前对黑匣深深一躬，啪地一掌打上木匣，厚厚的木盖“嘭”的一声弹开。赵

高又对李斯一拱手：“丞相启诏。”李斯明白，这个“启”不同于那个“起”，立即一步上前，一眼瞄去，心头悚然一惊——一卷渗透着斑斑血迹的羊皮纸静静地蜷伏着，弥漫出一片肃杀之气！

“陛下！老臣来也……”李斯陡然哽咽了。

“丞相秉承陛下遗愿，启诏无愧！”赵高赳赳高声。

电光石火之间，李斯的精神转换了，李斯不再是未奉顾命的大臣，李斯变成了谋划长策而从来与始皇帝同道同心的帝国栋梁。如此李斯，启诏何愧哉！心思飞动间，李斯捧出了那卷血迹斑斑的羊皮纸，簌簌展开在眼前——

以兵属蒙恬，与丧会咸阳而葬……

“陛下——！”李斯痛彻心脾地长哭一声，颓然软倒在冰凉的石板上。倏忽醒来，望着摇曳的灯光，李斯恍惚若在梦中：“这是何处？老夫如何，如何不在行辕？”旁边一个身影立即凑了过来，殷切低声道：“丞相，在下私请丞相入符玺事所。丞相无断，在下不敢送回丞相。”刹那之间一个激灵，李斯的神志恢复了。李斯双手一撑霍然坐起道：“赵高，屏退左右。”赵高一声答应，偌大的洞窟顿时没有了人声。李斯从军榻起身站地，这才看见洞窟中已经安置好了长谈的所有必备之物。石案上饭食具备，除了没有酒，该有的全都有了；石案两厢各有坐席，坐席旁连浸在铜盆清水中的面巾都备好了。李斯一句话没说，刚要抬步走过去，赵高已经绞好面巾双手递了过来。李斯接过冰凉的面巾狠狠在脸上揉搓了一番，一把将面巾摔进了铜盆，板着脸道：“中车府令何以教李斯？说。”赵高肃然一躬道：“丞相错解矣！

原是赵高宁担风险而就教丞相，焉有赵高胁迫丞相之理？赵高纵无长策大谋，亦知陛下之大业延续在于丞相。赵高唯求丞相指点，岂有他哉！”

“中车府令，难矣哉！”良久默然，李斯长叹了一声。

“敢问丞相，难在何处？”

“遗诏语焉不明，更未涉及大政长策……”李斯艰难地沉吟着，“再说，此诏显是陛下草诏，只写下了最要紧的事，也还没写完……老夫久为长史，熟知陛下草诏惯例：寻常只写下最当紧的话，然后交由老夫或相关大臣增补修式，定为完整诏书，而后印鉴发出。如此草诏断句，更兼尚是残诏，连受诏之人也未写明……”

“丞相是说，此等诏书不宜发出？”

“中车府令揣测过分，老夫并无此意！”

“丞相，在下以为不然。”沉默一阵，赵高突然开口了。

“愿闻高见。”李斯很是冷漠。

“如此草诏残诏，尽可以完整诏书代之。”赵高的目光炯炯发亮，“毕竟，陛下从未发出过无程式的半截诏书。更有一处，这道残诏无人知晓。沙丘宫之夜风雨大作时，在下将此残诏连同皇帝符玺，曾交少皇子胡亥看护，直到甘泉宫才归了符玺事所。如此，在下以为：皇帝遗诏如何，定于丞相与赵高之口耳。丞相以为如何？”

“赵高安得亡国之言！非人臣所当议也！”李斯勃然变色。

“丞相之言，何其可笑也。”

“正道谋国，有何可笑！”李斯声色俱厉。

“丞相既为大厦栋梁，当此危难之际，不思一力撑持大局，不思弘扬陛下法治大业，却径自迂阔于成规，赵高齿冷也！早知丞相若此，在下何须将丞相请进这符玺事所，何须背负这私启遗诏的灭族大罪？”

“赵高！你欲老夫同罪？”李斯愕然了。

“丞相不纳良言，赵高只有谋划自家退路，无涉丞相。”

“你且说来。”李斯一阵思忖，终于点头了。

“洞外明月在天！赵高欲与丞相协力，定国弘法，岂有他哉！”

“如何定国？如何弘法？方略。”

“丞相明察！”赵高一拱手赳赳高声，“始皇帝陛下已去，然始皇帝陛下开创的大政法治不能去！当今大局之要，是使陛下身后的大秦天下不偏离法治，不偏离陛下与丞相数十年心血浇铸之治国大道！否则，天下便会大乱，山东诸侯便会复辟，一统大秦便会付诸东流！唯其如此，拥立二世新帝之根基只有一则：推崇法治，奉行法治！举凡对法治大道疑虑者，举凡对陛下反复辟之长策疑虑者，不能登上二世帝座！”

“中车府令一介内侍，竟有如此见识？”李斯有些惊讶了。

“内侍？”赵高冷冷一笑，“丞相幸勿忘记，赵高也是精通律令的大员之一。否则，陛下何以使赵高为少皇子之师？赵高也是天下大书家之一，否则，何以与丞相同作范书秦篆？最为根本者，丞相幸勿相忘：赵高自幼追随皇帝数十年，出生入死，屡救皇帝于危难之中。丞相平心而论，若非始皇帝陛下有意抑制近臣，论功劳才具，赵高何止做到中车府令这般小小职司？说到底，赵高是凭功劳才具，才在雄迈千古的始皇帝面前坚实立足也！功业立身，赵高与丞相一样！”一席话酣畅淋漓，大有久受压抑后的扬眉之象。

“中车府令功劳才具，老夫素无非议。”李斯很淡漠。

“丞相正眼相待，高必粉身以报！”

“大道之言，中车府令并未说完。”李斯淡淡提醒。

“大道之要，首在丞相不失位。丞相不失位，则法治大道存！”

“老夫几曾有过失位之忧？”

“大势至明，丞相犹口不应心，悲矣哉！”赵高嘭嘭叩着石案，“若按皇帝遗诏，必是扶苏称帝。扶苏称帝，必是蒙恬为相。赵高敢问：其一，丞相与蒙恬，功劳孰大？”

“蒙恬内固国本，外驱胡患，兼筹长策，功过老夫。”

“其二，无怨于天下，丞相孰与蒙恬？”

“政道怨声，尽归老夫，何能与天下尽呼蒙公相比。”

“其三，天赋才具，丞相孰与蒙恬？”

“兵政艺工学诸业，蒙恬兼备，老夫不如。”

“其四，得扶苏之心，丞相孰与蒙恬？”

“蒙恬扶苏，亦师亦友，老夫不能比。”

“其五，谋远不失，丞相孰与蒙恬？”

“不如……足下责之何深也！”李斯有些不耐了。

“以此论之，蒙恬必代丞相总领国政，丞相安得不失位哉！”

“也是一说。”默然有顷，李斯点了点头。

“更有甚者，扶苏即位，丞相必有灭族之祸。”

“赵高！岂有此理！”李斯愤然拍案。

“丞相无须气恼，且听在下肺腑之言。”赵高深深一躬，殷殷看着李斯痛切言道，“始皇帝陛下千古伟业，然也有暴政之名。若扶苏蒙恬当国，为息民怨，必得为始皇帝暴政开脱。这只替罪羊，会是何人？自然，只能是丞相了。丞相且自思忖：天下皆知，李斯主行郡县制，开罪于可以封建诸侯之贵胄功臣；李斯主张焚书，开罪于华夏文明；李斯主张坑儒，开罪于天下儒生；而举凡刑杀大政，丞相莫不预为谋划，可说件件皆是丞相首倡。如此，天下凡恨秦政者，必先恨丞相也。其时，扶苏蒙恬杀丞相以谢天下，朝野必拍手称快。以蒙恬之谋略深远，以扶苏之顺乎民意，焉能不如此作为哉！”

“大道尽忠，夫复何憾？”李斯的额头渗出了晶亮的汗珠。

“丞相何其迂阔也！”赵高痛彻心脾，“那时只怕是千夫所指，国人唾骂。普天之下，谁会认丞相作忠臣，谁会认丞相为国士？”

“中车府令明言！意欲老夫如何？”突然地，李斯辞色强硬了。

“先发制人。”赵高淡淡四个字。

“请道其详。”

“改定遗诏，拥立少皇子胡亥为帝。”

“胡，胡亥？做，二世皇帝？”李斯惊得张口结舌了。

“丞相唯知扶苏，不知胡亥也。”赵高正色道，“虽然，少皇子胡亥曾被皇室选定与丞相幼女婚配。然在下明白，丞相很是淡漠。根本因由，在于丞相之公主儿媳们对胡亥多有微词，而丞相信以为真也。在下就实而论，少皇子胡亥慈仁笃厚，轻财重士，辩于心而拙于口，尽礼敬士；始皇帝之诸子，未有及胡亥者也。胡亥，可以为嗣，可以继

位。恳请丞相定之，以安大秦天下也……”猛然，赵高再次扑拜于地，连连叩首。

“你敢反位拥立！”李斯霍然起身，“老夫何定？老夫只奉遗诏！”

“安可危也，危可安也。丞相安危不定，何以成贵圣？”

“老夫贵为圣人？赵高宁非痴人说梦哉！”李斯喟然一叹，继而不无凄凉地长笑一阵，泪水不期然弥漫了满脸，“李斯者，上蔡闾巷之布衣也！幸入秦国，总领秦政，封为通侯，子孙皆尊位厚禄，人臣极致，李斯宁负大秦，宁负始皇帝哉！足下勿复言，否则，老夫得罪也！”

“秋霜降者草花落，水摇动者万物作。”赵高并没有停止，相反地却更是殷切了，“天地荣枯，此必然之效也，丞相何见之晚也！”

“赵高，你知道自己在说甚也！”李斯痛楚地一叹，“古往今来，变更储君者无不是邦国危难，宗庙不血食。李斯非乱命之臣，此等主张安足为谋！”

“丞相差矣！”赵高也是同样地痛心疾首，说的话却是全然相反，“目下情势清楚不过：胡亥为君，必听丞相之策；如此丞相可长有封侯而世世称孤，享乔松之寿而具孔墨之智。舍此不从，则祸及子孙，宁不寒心哉！谚云，善者因祸为福。丞相，何以处焉？”

“嗟乎！”李斯仰天而叹老泪纵横，“独遭乱世，既不能死，老夫认命哉！”

“丞相明断！……”赵高一声哽咽，扑拜于地。

……

天将破晓，李斯才走出了符玺事所的谷口。

手扶长剑踽踽独行，李斯不知不觉地又登上了那座望夷台。山雾弥漫，曙色迷离，身边飞动着怪异的五光十色的流云，李斯恍若飘进了迷幻重重的九天之上。今日与赵高密会竟夜，结局既在期望之中，又在意料之外。李斯所期望者，赵高之臣服也。毕竟，赵高数十年宫廷生涯，资望既深，功劳既大，与闻机密又太多，若欲安定始皇帝身后大局并攀登功业顶峰，没有此人协力，任何事都将是棘手的。这一期望实现得很是顺利，赵高从一开始便做出了只有对皇帝才具有的忠顺与臣服，其种种谦卑，都使李斯很有一种获得敌手敬畏之后的深切满足。然则，李斯没有料到，赵高所付出的一切，都是以最后提出的拥立胡亥为二世皇帝为条件的。始皇帝二十余子，李斯与几位重臣也不是没有在心目中排列过二世人选，尤其在扶苏与始皇帝发生政见冲突的时候。但无论如何排列，少皇子胡亥都没有进入过李斯的视界，也没有进入任何大臣的视界。一个历来被皇子公主与皇族大员以及知情重臣们视为不堪正道的懵懂儿，以皇子之身给李斯做女婿，李斯尚且觉得不堪，况乎皇帝？胡亥若果真做了大秦皇帝，天下还有正道么？李斯纵然不拥立扶苏，也当认真遴选一位颇具人望的皇子出来，如何轮得到胡亥这个末流皇子？那一刻，李斯惊愕得张口结舌，根基尽在于此也。纵然赵高极力推崇胡亥，李斯还是怒斥赵高“反位拥立”。然则，便在此时，赵高淡淡漠漠地露出了狰狞的胁迫——舍此不从，祸及子孙！李斯既与赵高一起走进了符玺事所，一起私开了最高机密的皇帝遗诏，便注定将与赵高绑在一起了。

老泪纵横仰天长叹的那一刻，李斯是痛切地后悔了，后悔自己走进符玺事所前，太失算计了。两人同在望夷台时，李斯真切地感到了赵高的臣服，尤其当赵高第一次扑在地上叩首膜拜时，李斯几乎认定赵高已经是自己一个驯服的奴隶，而自己则是赵高的新主人了。那一刻，李斯是欣慰有加的。当赵高主动提出开启遗诏预为谋划时，李斯的评判是：赵高是真心实意地为新主人谋划的，对李斯如同对先帝！

此前，李斯自然也在谋划如何能先行开启遗诏。李斯唯一的顾虑是，赵高不认可自己；而只要赵高认可自己，当然最好是臣服于自己，一切不足虑也。为此，李斯在真切感到赵高的臣服后，几乎是不假思索地跟赵高走进了那座洞窟。

在满朝大臣中，李斯是以心思缜密而又极具理事之能著称的。事实上，数十年理政处事，李斯也确实没有失误过一次。为此，非但举国赞誉，李斯也是极具自信的。长子李由向父亲求教理事之才，李斯尝言："理事之要，算在理先。算无遗者，理事之圣也！"李由问，父亲理事自料如何？李斯傲然自许曰："老夫理事，犹白起将兵，算无纰漏，战无不胜也！"便是如此一个李斯，竟只算计到了赵高自保求主，却没有算计到赵高也有野心，且其野心竟是如此的不可思议，要将自己不堪正道的懵懂学生推上帝位！更感痛心者，李斯面对如此不可思议的野心，竟没有了反击之策，而只能无可奈何地接受了。

"李斯，执公器而谋私欲，必遭天算也。"

"不。李斯只有功业之心，从无一己私欲！"

一个李斯颇感心虚，一个李斯肃穆坚定，相互究诘，不知所以。以公器公心论之，李斯身为领政首相兼领大巡狩总事大臣，在皇帝猝然病逝之时能启而不启遗诏，能发而不发遗诏，听任赵高将遗诏封存，如此作为，焉能不是私欲使然哉！然则，李斯之所以不假思索地如此处置，果真是要谋求个人出路么？不是，决然不是！那一刻，李斯的第一个闪念便是：若发遗诏于九原而扶苏继位，始皇帝的新文明与法治大政是无法延续下去的，唯其如此，宁可从缓设法；若能与扶苏蒙恬达成国策不变之盟约，再发遗诏不迟也。要说这也是私欲，李斯是决然不服的。毕竟，帝国文明的创制浸透着李斯的心血，李斯可以毫无愧色地说，只有他与始皇帝是帝国新文明的创制轴心！任何人都可以在某种程度上轻忽帝国文明是否改变，唯独李斯不能。这是李斯内心最深处的戒备，也是李斯对扶苏蒙恬的最忌惮处。虽然，李斯

也有权位后路之虑，然那种丝缕轻飘的念头，远非维护帝国新文明的理念那般具有坚实根基。毕竟，李斯已经封侯拜相位极人臣，对青史评判与功业维护的信念，已经远远超过了维持个人官爵的顾忌。

在符玺事所第一眼看见始皇帝残诏，李斯的功业雄心便骤然勃勃燃烧了起来。他看到的前景是：只要他愿意，他便可以拟出正式的皇帝遗诏，另行拥立新帝，坚实地维护帝国新文明！甚或，在新帝时期，他完全可以登上周公摄政一般的功业最巅峰！果真如此，李斯将不负始皇帝一生对自己的决然倚重，为大秦河山奠定更为坚实的根基，使帝国文明大道成为华夏历史上永远矗立不倒的巍巍绝壁。那一刻，李斯被这勃勃燃烧的雄心激发了感动了，面对血迹斑斑的残诏，念及始皇帝在将要登上功业最巅峰时撒手归去，不禁痛彻心脾……如此一个李斯，责难他有私欲，公平么？

是的，从此看去，可能不公平。另一个李斯开口了，然则，赵高胁迫之下，你李斯居然承诺共谋，这不是私欲么？明知胡亥为帝，无异于将帝国新文明拖入未知的风浪之中，你李斯为何不抗争？你没有权力么？你没有国望么？你没有兵力么？你没有才具么？你事权俱有，可是，你还是答应了赵高。这不是私欲么？若是商君在世，若是王翦王贲在世，会是这样么？如此看去，要说你李斯没有私欲，公平么？青史悠悠，千古之下，李斯难辞其咎也……

且慢！肃穆坚定的李斯愤然了。此时，老夫若不权宜允诺，焉知赵高不会举发李斯威逼私启遗诏之罪？其时，李斯将立即陷入一场巨大的纷争漩涡；而赵高，则完全可能倒向扶苏一边，交出遗诏，发出遗诏，使扶苏为帝；果然扶苏为帝，蒙恬为相，李斯能从私启遗诏的大罪中解脱么？显然不能。更有甚者，扶苏蒙恬当国，必然地要矫正帝国大政，必然地要为始皇帝的铁血反复辟开脱，以李斯为替罪牺牲品，而使“暴秦”之名得以澄清。那时，李斯获罪可以不论，然帝国文明变形，也能不论么？不能！老夫活着，老夫领政，尚且能与胡亥赵

高周旋，除去赵高而将胡亥变为虚位之帝，亦未可知也。也就是说，只要老夫矗在庙堂，帝国文明便不可能变形！若非如此，老夫何能心头滴血而隐忍不发？春秋之程婴救孤，公孙杵臼问曰：“立孤与死，孰难？”程婴曰：“死易，立孤难耳。”今李斯不死，畏死乎？非也，隐忍而救帝国文明也！这是私欲么？

“如此，公以赵高胡亥为政敌耶？”心虚的李斯低声问。

“然也！”肃穆的李斯果决明晰。

“公将设策，以除奸佞乎？”

“自当如此，否则国无宁日。”

“果能如此，世无老夫之李斯也！”

“谓予不信，请君拭目以待。”

朝阳升起在苍翠的群峰时，李斯的目光重新明亮了，李斯的自信重新回来了。大步走下望夷台，李斯登上轺车直奔姚贾的秘密庭院。

四　眩晕的胡亥在甘泉宫山林不知所以

赵高匆匆走进阴山宫时，胡亥正在亭下与几个侍女做坊间博戏。

侍女们全然像坊间婢女一样，偎伏在胡亥的腿上肩上，兴致勃勃地看着一个扮成贵胄公子的中年侍女与少皇子杀枭(注)，惊呼着笑叫着喧嚷一片。赵高远远望了一眼，立即下令几个内侍武士守在了寝宫入口，不许任何人进来。片刻部署妥当，赵高大步过来厉声呵斥道：

“此乃皇帝寝宫！不是坊间市井！”侍女们闻声大惊，倏地站起正要散去，却见一排执法内侍已经从林下森森然逼了过来。赵高一挥手下令：“尔等诱使皇子博戏，一体拿下，全数囚禁饿毙！”侍女们个个

面色青白，纷纷盯住了亭下枯坐的胡亥。胡亥却低头不语。侍女们顿时颓然倒在了草地上，没有一个人向赵高求告，一个个默默地被执法内侍们架走了。

“老师，这，这……”胡亥终于站了起来，终于走了过来。“公子随我来。”赵高径自走进了寝宫东偏殿。

胡亥惶恐不安地跟了进来，低着头一句话不说。赵高却一脸急迫道：“公子何其荒诞不经也！目下虽未发丧，可几个要害重臣谁不知情？更不用说还来了一个姚贾！当此之时，公子竟能做坊间博戏？传将出去，岂非大祸临头！公子如此不思自制，终将自毁也！”

“老师，我，知错了。”胡亥喃喃垂首，一副少不更事模样。

“公子啊公子，你叫老夫操碎心也！”赵高的眼中闪烁着泪光。

“老师，胡亥不，不想做皇帝……”

“岂有此理也！”赵高捶胸顿足，“险难之际，岂能功亏一篑哉！”

“做皇帝，太，太难了。”

“老夫业已说服李斯，何难之有？”赵高的语气冰冷坚实。

“丞相？丞相，赞同老师谋划？”胡亥惊讶万分。

“老夫奉太子之命会商，李斯敢不奉令！”

“老师，胡亥还不是，不是太子。”

“不。公子切记：自今日始，公子便是大秦太子！”

“老师，这，这……”胡亥搓着双手，额头渗出了涔涔汗水。

“公子如此失态，焉能成大事哉！”赵高很有些不高兴了。

“老师……胡亥，只是心下不安。可否，许我告知父皇……”

“此举倒也该当，公子且去。”赵高一点头又叮嘱道，“然则无论如何，公子不能走出寝宫，更不能再度嬉闹生事。发丧之前，最是微妙之际，公子定要慎之又慎！公子但为皇帝之日，何事不能随心所欲？不忍一时，何图长远哉！”胡亥认真点头。赵高说声老夫还要巡查寝宫，一拱手匆匆出了偏殿。胡亥望着赵高背影，长长地出了一口气，抹了抹额头汗水，从东偏殿偏门悄悄出去了。

甘泉山最幽静的一片小河谷里，坐落着东胡宫。

甘泉宫周围近二十里，有十二座宫殿十一座台阁，其功能、名称均与对胡战事相关。这东胡宫便是谋划辽东对胡战事的一座小幕府，昔年常驻着十几个国尉府的司马，四面墙上挂满了东胡地图，一切有关辽东战事的消息都在这里汇集。而那座最大的阴山宫，则是谋划对匈奴主力战事的行宫幕府，灭六国之后才改成了皇帝寝宫。在灭六国后的十余年里，帝国君臣忙得连轴转，皇帝除了几次大巡狩，都守在咸阳埋首山海一般的天下急务，几乎所有的关中行宫都没有帝国君臣的足迹了。唯甘泉宫不同，因地处九原直道必经之路，便成了事实上的一座皇家驿站。皇帝北上九原巡视，必在甘泉宫驻跸几日。九原直道修筑时期，更有郑国、王贲的行辕长期驻足甘泉宫。直道竣工之后，则不时有过往大臣因秘事留宿。纵然如此，甘泉宫依旧是大显冷清，最深处的宫殿台阁显然地有了人迹罕至的荒冷气息。而东胡宫，则是最为荒冷的一处。在甘泉山十二宫里，东胡宫最小，地处甘泉山最为阴寒的一片河谷，纵是炎炎夏日也凉如深秋。正是这一特异处，李斯与赵高共商，将始皇帝的遗体秘密安置在了东胡宫，在发丧之前又设置了秘密灵堂。

胡亥心绪很乱，很想对父皇禀报一番自己的想法。

虽身为少皇子，胡亥却从未出过咸阳宫，自然也没有来过甘泉宫。然则，胡亥对甘泉宫的这座东胡宫，还是烙印在心头的。少时，胡亥便听乳母断断续续地悄悄说过一些故事。故事说，胡亥的母亲原本是一个东胡头领的小公主，因部族战败族人流散，小公主流落燕国。后来，小公主又随胡商进入了秦国，被胡商献给一个秦国大臣做了女仆。后来不知如何，小公主便进了咸阳宫。两三年后，小公主又被总掌内宫事务的给事中分派到了甘泉宫，在甘泉宫里，小公主成了东胡宫的侍女头目。故事还说，那年秦王北上九原，巡视了甘泉宫的所有宫殿幕府，暮色时分进入东胡宫，直到次日清晨才出来。乳母说，小公主后来有了身孕，才被给事中入册为秦王妃，重新回到了咸阳宫。那年秋天，小公主生下了一个小王子。小公主对乳母说，王子生日她记得很清楚，是乙亥年丁亥月亥时生的。后来，小公主上书驷车庶长署，说少王子“生逢三亥，母为胡女，请名为胡亥”。驷车庶长转呈小公主上书于秦王，忙得不可开交的秦王不晓得看了没看，便以例照准了。可是，在胡亥长到一岁多时，小公主却又请命回到了甘泉宫，依旧住进了人迹罕至的东胡宫。三五年后，已经是皇帝的秦王再来甘泉宫时，东胡小公主已经死了。乳母说，她与小公主只是在咸阳宫相处过年余时日，这些故事都是听小公主说的。小公主临走时叮嘱说，要她权且当做故事，将来说给小王子听，记住记不住由他了。

乳母说的故事，胡亥记得很清楚，始终烙印在少年心头。

对亲情，胡亥素来很淡漠。从呱呱坠地到一天天长大，胡亥没有过母爱，也没有过父爱，唯一可以算作亲人的，只有每个皇子都专有的一个乳母，与每个皇子都专有的一个老师。少年胡亥的一切衣食起居与行止，都是乳母照料的；后来，又加进了老师赵高。如同每个皇子公主一样，胡亥自幼就有一个小小的人际防护圈。除了极其罕见的父皇会见、考校学业等公事聚集，胡亥极少与皇子公主们共处，更无共享兄弟姊妹天伦之乐的机会，相互陌生得如同路人。在所有的皇子公主中，除了皇长子扶苏认识所有的兄弟姊妹外，其余皇子公主，都

认不全自己的血肉同胞。因为母为胡女、师为内侍等胡亥无法选择的天定缘由，胡亥在诸皇子中更显落寞，更生疏于自己的皇家兄弟姊妹，除了大兄长扶苏，胡亥几乎没有一个可以相互说得几句话的兄弟姊妹。还在懵懂无知的孩童时期，胡亥便知道一个说法：自己的命相不好。那也是乳母悄悄说给他的。乳母说，小公主当年流着泪说，亥属猪相，少王子同占三亥，终将非命也！胡亥记得很清楚，乳母末了悄悄说："公主通巫术，不忍见少皇子非命，故此才早早去了。"后来，胡亥将乳母的话说给了老师赵高。赵高却大笑了好一阵子，拍案慨然道："胡人巫术何足论也！皇帝陛下从不言怪力乱神，却成就了千古大业，与命相何干！少公子只听老夫督导，来日必成为大秦能臣无疑，何言非命哉！"也就是从那一刻起，胡亥真正地依附了赵高。

只有对父皇，胡亥的敬畏是无以言说的。

固然，父皇没有皇子们期盼的亲情关爱的抛洒，然则，父皇的皇皇功业却是如雷贯耳连绵不断地填满了皇子们的岁月。每逢大捷大典，咸阳宫必大为庆贺，皇子公主们也必全数出动踏歌起舞。一次又一次，年年不知几多次。在少年皇子胡亥的心目中，上天源源不断地将人世功业塞给父皇，只能说父皇是神，父皇是最得上天眷顾的真正的天子！唯其如此，无论父皇如何记不得自己，也没与自己说过几次话，胡亥都对父皇有着无以言状的敬畏与感佩。大约只有在这一点上，胡亥与所有的兄弟姊妹一样，笃信父皇的威权，膜拜父皇的神异，崇敬唯恐不及，从来没有过想要冒犯父皇的丝毫闪念……开春之时，老师设谋使胡亥随父皇出巡，胡亥简直快乐得发晕了。那天，他在咸阳宫的胡杨林下咿咿呀呀地不知唱了多少支歌，虎虎生风地不知舞了多少次剑，煞有介事地不知背诵了多少遍秦法，而这一切的一切，都是他准备献给父皇，博得父皇一笑的。老师说，陛下劳累过甚，只有少皇子能给陛下欢悦，但使陛下一日大笑几次，少皇子天下功臣也！这番话，胡亥非但听进去了，而且牢牢刻在了心头。胡亥别无所长，然对取悦父皇却是乐此不疲，甚或，为此而模仿父皇的言谈

举止，胡亥都是孜孜不倦的。能让父皇开怀大笑，胡亥甚事都愿意做。甚至，胡亥曾经想过，要拜那个滑稽名士优旃(注)为师，专门做一个既能取悦父皇又能谏言成名的能臣。可是，老师赵高却给胡亥当头浇了一盆冷水："公子才智于优旃远矣！若为滑稽之士，必早死无疑！"

老师赵高给胡亥讲了一则亲见的故事：昔年，还是秦王的陛下听一臣之言，欲将秦川东部全数划做王室苑囿，以驯养群兽野马；数名臣子谏阻，秦王皆大怒不听。此时，旁边身高不过三尺的侏儒优旃，腆着肥肥的肚腹上前，昂昂高声道："秦王圣明！若是秦东皆为苑囿，秦国必多猛兽鹿马。若六国来攻，放出漫山遍野群兽鹿马冲将过去，敌必大败无疑！如此可省数十万大军，何乐而不为也！"秦王愣怔片刻，又哈哈大笑一阵，立即下令废除了这道王命。末了赵高冷冰冰一句道："若遇难题，公子可有如此才思？"

胡亥打消了做滑稽名家的念想，对父皇的崇敬奉献之心却丝毫未减。

沙丘宫的风雨之夜，胡亥是亲见父皇死去的唯一皇子。那日黎明，胡亥一觉醒来见父皇书房灯火依旧，睡眼惺忪地提着丝袍，兴冲冲跑进了父皇书房。便在那一刻，胡亥惊恐得几乎昏厥了过去——迎面一股鲜血喷出，父皇眼睁睁看着他，直挺挺地倒了下去！在老师赵高哭喊着扑上去时，胡亥也扑了上去……任风雨大作雷电交加，胡亥都没有放开父皇的身躯。后来，父皇被安置在寝帐卧榻，胡亥又扑上去紧紧抱住了父皇身躯，任谁也拆解不开。三日三夜，胡亥不吃不喝地抱着父皇，任父皇的身躯在自己怀中渐渐变冷渐渐发出了异常气味，胡亥依旧死死抱着父皇不放。若非老师赵高对胡亥施放了迷药，胡亥被内侍们生拉硬扯地掰开了臂膊，胡亥很可能便随着父皇去了……后来，胡亥守护着父皇的身躯上路了，任驷马王车中腥臭扑鼻，胡亥的面色如同死人般苍白，却依旧是寸步不离地守护着父皇。

那时，胡亥获得了生平最大的尊严，老师看着他哭了，丞相看着他哭了，所有知情大臣看见他，都哭了。在九原直道的阳周段，老师在暮色之中唤醒了他，要他假扮父皇声音支走王离特使，他想也没想便照着做了。那时候，胡亥只有一个心思，为了父皇安心，他甚事都可以做，假若需要，他会毫不犹豫地为父皇去死。

胡亥的改变，源于老师赵高的开导与威逼。

在进入甘泉宫的当夜，老师又施放了迷药，将胡亥从安置父皇的冰冷的东胡宫背了出来。胡亥醒来时，山月已经残在天边了，曙色已经隐隐可见了。榻边没有侍女，只有老师赵高守着。赵高关切地问他清醒没有，他没有说话，却点了点头。老师说有件大事要对他说，让他饮下了一壶冰凉的山泉水，又让他服下了一盏太医煎好的汤药。胡亥精神了，站起来了，老师这才说话。那一夜的对话，如同天边那一抹怪异的云霞，至今清晰犹在眼前耳边。

“皇帝陛下走了！”老师先自长长一叹，眼眶中溢满了泪水。刹那之间胡亥的一颗心怦然大动，几乎又要放声恸哭了。老师赵高沉着脸道：“危难在即，公子如此儿女态，何堪大事！”胡亥对这个老师，素来敬畏有加。老师赵高教他学问才具，对他的督导极为严厉。自从父皇为他定了这位老师，老师便奏明父皇，将他与乳母及两名侍女一起搬进了老师在皇城里的官署庭院。老师与乳母侍女事先约定：他对少皇子的教习，任谁也不能干预，否则不做胡亥老师。乳母侍女个个都知道赵高是追随皇帝数十年的功臣，功劳才具声望，至少在皇城这片天地里显赫得无人可以比肩，自然是诺诺连声。从此，胡亥告别了在乳母侍女照抚下的孤独而自在的懵懂岁月，开始了令他倍感吃力的少年修习。他清晨贪睡不起，老师会用那支金丝马鞭抽打卧榻四周，直到他爬起来梳洗。他一捧起法令典籍便大感头疼，不是打瞌睡，便是找出种种理由逃脱一日学业。老师在父皇身边忙得昼夜连轴转，却总是有机会在他无法预料的时刻出现，只要他没有写完当日秦篆，或没

背诵过当日律令条文，老师便一定会将他关进府邸密室，直到他在老师再次出现时连连哭喊饿了渴了，老师才放他出来。他练剑常常偷懒喊累，老师便派一只凶猛灵异的獒犬看守着他，他只要在不该累的时候停了下来，那只猛犬便会冲过来将他扑翻在地呜呜怒吼，吓得胡亥毛骨悚然一身冷汗，爬起来泥土不掸便呼呼挥剑。如此反复无数，胡亥终于不再折腾自己了，老师说学甚便学甚，老师说如何学便如何学，再苦再累也咬着牙关强忍了。虽则如此，胡亥也明白一点，老师百般呵护着自己。没有老师，他不会走进父皇的视界。没有老师，他在深广的皇城便是一片飘荡的树叶，随时可能被人踩在脚下。一次，一个老内侍不许他踏进那片他最喜欢的胡杨林去练剑，还冷着脸咕哝了一句甚话。这时，老师出现了，一马鞭便将那名老内侍抽得滚出了丈余远。胡亥清楚地记得，老师显出了从未见过的粗莽凶悍，用金丝马鞭刮着老内侍的鼻梁狠狠地说，给我悉数知会皇城宫人，但有欺侮蔑视少皇子者，老夫活撕了他人皮！从此以后，只要胡亥在皇城游荡，所有的内侍侍女对他都礼敬有加。第一次，胡亥有了皇子的尊严。也是从此之后，胡亥对老师有了一种难以言说的依赖敬畏之情，心头每每闪出“假父”两个字。胡亥知道，那是父皇当年对长信侯嫪毐的叫法，早已经在皇城被列为第一禁忌了，否则他真的会对老师喊出那两个字来。胡亥总觉得，老师真该做他的假父，老师虽是内侍之身，却是天下罕见的雄杰……

“老师但说，我听便是。”胡亥忍住了欲哭的酸楚。

“陛下发病猝然，少公子已经濒临危境也！”见胡亥圆睁着两眼发愣，赵高忧心忡忡道，“陛下只给长公子留下了一道诏书，对其余皇子公主没有只言片语，没有封王封侯。届时，长公子回咸阳做了二世皇帝，而少皇子没有尺寸立足之地，为之奈何？”胡亥有些惊讶，也有些释然，摇着头道：“秦政不封建，原本如此。父皇依法行事，不封诸子，老师何可私说者！”赵高缓缓摇头道：“老臣所言本意，此等情势可变也，非私说陛下之过也。少皇子且想：皇帝突兀病逝而尚未发

丧，方今天下权力与社稷存亡，皆在少皇子、老臣及丞相三人耳。老夫本心，愿少皇子起而图之也。少皇子，做君抑或做臣，制人抑或制于人，岂可同日道哉！”胡亥大感意外，愣怔良久摇头道：

“废兄立弟，不义也。不奉父诏而畏死，不孝也。因人之功，无能也。三者逆德，只怕天下不服，身败名裂，社稷不血食……”胡亥不敢直面斥责过甚，只是沉重地诉说着那样做的后果。赵高却连连摇头，慷慨激昂的话语叫胡亥心惊肉跳：“少皇子差矣！汤武革命，天下称义，不为不忠。卫君杀父，史载其德，不为不孝。大行不小谨，盛德不辞让。做事顾小而忘大，后必有害。狐疑犹豫，后必有悔。断而敢行，鬼神避之，后有成功！愿皇子听老臣谋划，以成大事！”那时，胡亥眼见老师第一次如此目光炯炯奋然激烈，心头一时怦怦大跳，既觉无法拒绝老师，又觉此事太过不可思议，长长一声叹息道：“今日巡狩行营尚在半道，父皇尚未发丧，岂能以此等事体扰乱丞相哉！”老师却倏地起身，断然拍案道：“时乎时乎，间不及谋！赢粮跃马，唯恐后时！”显然，老师要他当机立断先发制人，其急迫之心令胡亥心头一阵酸热——老师身为一介老仕宦，若非虑及学生身后，所图何来也！

那一刻，情非得已，胡亥只有答应了。

然则，胡亥无论如何都没有想到，老师居然真的说服了丞相！

老师带来的这个大大出乎意料的消息，使胡亥顿时眩晕了懵懂了，一时竟不知是喜是忧。方才为几名侍女活活饿死而生出的郁闷，早已飘散到九天之外去了。此刻塞满心头的，有惊愕有惶恐有喜悦有担忧有疑虑有奋然，种种思绪纷至沓来，胡亥总算第一次知道了甚叫做打翻了五味罐不知酸甜苦辣涩，一路念叨着晃悠着不知所以了。噫！丞相居然能赞同拥立我胡亥做皇太子，怪矣哉！先前，丞相连小女儿嫁我胡亥都不屑说起，今日如何能这般转向？丞相究竟是先认了我胡亥这个女婿而拥立我这个皇子，还是先认了我这个皇太子而后再认我做女婿？胡亥啊胡亥，你知道么？你准定不知道。是也是也，丞

相的心思你却如何知道？不可思议，不可思议。胡亥漫无边际地转悠着，兀自念叨着，念叨得最多的便是这四个字——不可思议。对于丞相李斯，胡亥原本是奉若天神的。父皇是神圣，丞相也是神圣。王翦蒙恬功劳固大，丞相则功劳更大，毕竟丞相领政，是与父皇一起执掌庙堂一起运筹决断的，任何臣子都无法与丞相相提并论。唯其如此，当初丞相对将女儿嫁给胡亥的冷漠，胡亥也自甘卑下地接受了。在胡亥看来，天神一般的丞相不愿将女儿嫁给他这个一无所长的落寞皇子，实在是太正常了；果真丞相愿意了，胡亥倒是要大大惊愕了。唯其如此，李斯这个丞相竟能赞同拥立他为皇帝，不是不可思议么？如此不可思议的事体，如何不让胡亥百思不得其解？更有甚者，如此一个天神丞相，如何能被老师这个还未进入大臣之列的中车府令说服了？老师也是神圣么？或者，老师比神圣还更是神圣……

以胡亥的阅历与心智，这件事实在太费解，实在太深奥了。

酒醉般晃悠进东胡宫，疲惫眩晕的胡亥抱着幽暗大厅里的灵牌瘫倒了。胡亥再也没有力气向父皇禀报了，烂泥般倒在石板地面呵呵笑着呼呼大睡了。直到掌灯时分，一名进来换牺牲祭品的老内侍才发现了蜷伏在灵堂帷幕下的胡亥，连忙飞一般禀报了赵高。赵高丢下公事大步赶来，亲自将胡亥背走了。临走时，赵高对东胡宫总事厉声下令，谁敢私泄少皇子今日之事，杀无赦！

五　李斯开始了别出心裁的才具施展

秋风乍起，车马穿梭，甘泉宫醒来了。

第一个醒来的，是丞相李斯。自与赵高在符玺事所一夜相谋，李斯的心绪很快地明亮了起来。赵高有拥立胡亥的目下算计，李斯便没有再度推进大秦文明新政的远图么？仔细盘算起来，老夫便是拥立胡亥为帝，胡亥又能如何？能阻挡老夫实施新政？显然不能。胡亥没有通晓大政的肱股大臣。非但不能，且必将授予老夫更大的权力。因

为，没有任何人可以掌控庞大复杂的文明新政，没有任何人可以掌控汪洋恣肆的天下大局；只有李斯坐镇的丞相府，能通盘运筹天下政令使之畅通；若没有李斯撑持，十个赵高也稳定不了天下大局。果真如此，届时老夫放开手脚盘整天下民生(注)，再创文明新政，何负陛下遗愿，何负天下苍生哉！思虑透彻，李斯顿觉郁闷全消，心头不期然渗出一丝冷笑，赵高也赵高，你自以为算计了老夫，安知给了老夫一架功业天梯耶？

心意一定，李斯第一个与姚贾会商。

开始，李斯并不想将全部真情对姚贾托出，不是疑虑姚贾，而是实在没有必要。大政重臣之间，只需主轴协同便了，无须追求琐细真实。如此庙堂法则，姚贾焉能理会不得？李斯说给姚贾的情势是：陛下临终之时，将遗诏交付与少皇子胡亥；赵高坚持说，陛下要将帝位传承给胡亥，因此请求李斯奉诏拥立胡亥；李斯没有亲见遗诏，只能据赵高所言，临机赞同了拥立胡亥；最终究竟如何，李斯欲与姚贾商议后再行定夺。末了，李斯特意坦然说明："廷尉为九卿之首，贾兄与斯多年交谊，兄若不为，斯何为哉！"

"不见遗诏，此事终难服人也！"沉吟良久，姚贾只说了一句话。

李斯心下明白，姚贾已经认准了皇帝遗诏是要害，且显然没有相信李斯所说的未见遗诏之言。思忖之间，李斯岔开了话题，拍案慨然道："自灭六国，我等竭尽心力创制文明新政，毕生心血尽在此矣！然则，终因种种纠缠，有所为，亦有所不能为也。譬如，秉持法治而以铁腕应对复辟暗潮事，若没有一班人无端干预，岂能使焚书令有名无实哉！岂能使坑儒铁案搅成暴政之嫌哉！而今陛下已去，若无强力衡平，那一班人定然会以《吕氏春秋》为本，大行宽政缓法之王道。其时也，山东复辟暗潮汹汹大起，天下臣民皆以先帝与你我为暴虐君臣，大秦文明新政安在哉！你我毕生心血安在哉！"

“如此说，丞相是要真心拥立胡亥了？”姚贾很有些惊讶，“至于遗诏究竟如何，丞相已经不想问了？”面对见事极快的一代能臣姚贾，李斯情知不能深瞒，否则便将失去这位最重要大臣的支持。片刻沉吟，李斯喟然一叹：“贾兄何其敏锐也！李斯两难，敢请贾兄教我。”李斯站了起来，向姚贾深深一躬。

“奉诏行事，天经地义，丞相何难？”姚贾连忙扶住了李斯。

“拥立胡亥，未见遗诏；拥立扶苏，秦政消散。不亦难哉！”

“如此说，陛下有遗诏？”姚贾仍然咬着轴心。

“有。残诏。”

“丞相亲见？”

“正是。”

“残诏？以陛下之才？”

“兵属蒙恬，与丧会咸阳而葬……”李斯一字一顿地念着，停顿了。

“就此两句？”姚贾惊愕地期待着。

“此，天命也！”李斯喟然长叹泪光莹然。

“可是说，此诏有三残？”良久默然，姚贾断定李斯所言无虚，遂判案一般掰着指头道，“其一，给何人下诏，不明；其二，全部遗愿，未完；其三，未用印玺，不成正式。如此残诏，当真是千古未见也……”

“廷尉明断。”李斯拍案，“依据法度，此等诏书素来不发。”

“若依此诏，朝局将有三大变。”姚贾目光烁烁发亮，依旧惯常性地掰着指头，“其一，扶苏继位皇帝；其二，蒙恬掌天下兵权；其三，蒙毅执掌皇城政务……然则，丞相还是丞相，丞相倒是无须忧心也。”

“贾兄至明，何周旋于老夫哉！”李斯淡淡一笑，“蒙恬掌兵，一时计也，贾兄焉能不知？九原大军之中，尚有个武成侯王离。将兵大权交于王氏之后，领政相权交于蒙恬之手，廷尉重任交于蒙毅之手，如此转换，这残诏布局方算成矣！贾兄大才，可曾见过如此神异手笔：淡淡两句，厘定乾坤？”

“蒙毅？任廷尉？”姚贾脸色有些难堪。

“当年，蒙毅勘审赵高之时，陛下已经有此意了。”

“如此说，陛下善后，将我等老臣排除在外？”姚贾脸色更难

堪了。“此中玄机，各人体察也……”李斯淡淡一句，言犹未了却不说话了。两人对坐，默然良久，谁也没有再说话。在李斯看来，对于颇具洞察之能的姚贾，到此为止足矣，至于本人如何抉择，用不着多说，更不宜说透。在姚贾看来，李斯已经将最轴心的情形真实，更将另一种庙堂架构清晰点出，到此为止足矣，用不着究诘背后细节。月上中天的时分，李斯站起来，一拱手默默地走了。姚贾没有留，也没有送，愣怔枯坐直到东方发白。

次日午后，姚贾刚刚醒来，便接到丞相府庶务舍人送来的一卷官书，敦请姚贾搬到廷尉别署。姚贾立即注意到，官书是以“丞相兼领皇帝大巡狩总事李斯”的名义正式送达的书令。也就是说，这是一件公事，姚贾将从李斯的私行隐秘安置中走出来，正式入住甘泉宫特设的九卿别署庭院。显然，此举含意很是清楚，姚贾只要住进廷尉别署，处置皇帝丧葬的大政公事便要开始了。依着当时的浩浩战国遗风，姚贾有两个显然的选择：一则是以未奉正令而来为由，立即返回咸阳待

命，并不会开罪于李斯；一则是将密行化作公务，立即入住廷尉别署而开始公事，亦属正常。也就是说，姚贾愿否与李斯携手，这是第一个实际而又不着痕迹的轻微试探。姚贾立即意会了，李斯这个试探很是大度，也很是老到，既给了姚贾充分的抉择自由，又向姚贾透露出一种隐隐的意图——后续大业，李斯并不强求于任何人，志同则留，志不同则去。

“好。搬过去再用饭。”散发未冠的姚贾淡淡应了一句。

搬入幽静宽敞的山泉庭院，姚贾从隐秘行径的些许郁闷中摆脱出来，心绪大见好转。用过午膳，姚贾在山泉林下漫步良久，暮色降临方才回到庭院。姚贾预料，夜来李斯必有大事会商，晚汤后便正式着了冠带，在庭院中漫步等候。孰料月上中天，门外动静全无，姚贾陡然生出了一种莫名烦躁，便索性大睡了。次日清晨梳洗之后，姚贾正欲径自游山，丞相府的侍中仆射却到了。

侍中，原本是西周官号，职司为侍奉于天子殿中也，故名。秦帝国之侍中，亦称丞相史，则是开府丞相的属官，无定员，几类后世的秘书处。侍中职司，主要是往来于丞相府与皇帝政务书房以及各种朝会之间，代丞相府禀报各种政务于各方，同时主理丞相府一应书令公文。侍中署的长官，是侍中仆射。今日侍中仆射亲自前来，自然是正式公事无疑。姚贾虽然不耐李斯如此一紧一松颇具玄虚的方式，却依旧正了衣冠迎到了厅堂。

丞相府的书令只有两行：“着廷尉姚贾入丞相行辕，会商大巡狩善后诸事。”姚贾瞄得一眼，不禁皱起了眉头，看了看侍中仆射。孰料那个侍中仆射恭敬地捧过了一卷竹简之后，便低头垂首站在旁边不说话了。一时间，姚贾觉得李斯颇有些诡异。以常心论之，此前试探尚属正道，此次试探，则有些不可思议了。当此之时，最急迫的大事莫过于皇帝发丧，而发丧第一关，便是廷尉府主持勘验皇帝正身而确定皇帝已经死亡。为此，所谓的大巡狩善后诸事，分明便是这件实际大

事，岂有他哉！更何况，李斯已经在第一次会见时明白对姚贾告知了皇帝病逝消息，何以丞相府书令不做一道公文下达，而要隐藏在会商之中或会商之后？如此闪烁行事，真叫人哭笑不得也。

然则，一番推究之后，姚贾的心渐渐沉下去了。李斯如此做法，只能说是再次做最实际的试探——姚贾究竟愿否与李斯同道？若姚贾“奉命”赶赴丞相行辕，则李斯必然正式出具书令，进入发丧事宜；若姚贾不入丞相行辕，不为李斯同道，则李斯与姚贾间的一切密谈均成为无可举发的孤证。也就是说，只要李斯不愿意承认，姚贾便无法以阴谋罪牵涉李斯，更无法传播密谈内容而引火烧身，姚贾只能永远将那两次密谈闷在心里。如此看去，后续之延伸路径便很是清楚了：姚贾若不欲与李斯同道，则李斯肯定要推迟皇帝发丧，直到找出能够替代姚贾的廷尉人选。因为，没有廷尉主持，皇帝发丧无法成立；除非先行立帝，更换廷尉，再行发丧。而李斯果然敢于如此作为，便只有一种可能，此前已经达成了必要的根基——李斯已经与赵高胡亥合谋，做好了先行立帝的准备！果真如此，姚贾面前的路便只有一条了，若不与李斯赵高胡亥同道，则很可能出不了这甘泉宫了……心念及此，姚贾有些愤然了。他本来已经要与李斯同道了，李斯当真看不出来么？不会，以李斯之能，不可能没有此等辨识；否则，李斯何以密书独召姚贾入甘泉宫？李斯如此行事，更大的可能则在于：此事太过重大，李斯不敢掉以轻心，不敢轻信于任何人……

“走。”姚贾不愿意多想了。

偌大的丞相庭院空空荡荡，不见任何会商景象。得知姚贾前来，李斯快步迎出了廊下，遥遥深深一躬：“贾兄见谅，老夫失礼也。”姚贾淡淡一笑一拱手，却没有说话。走进正厅，李斯屏退左右，又是深深一躬：“贾兄，此事太过重大，老夫无奈矣！”姚贾这才一拱手笑道：“斯兄鱼龙之变，贾万万不及也，焉敢有他哉！”李斯第一次红了脸，连说惭愧惭愧，一时竟有些唏嘘了。姚贾见李斯不再有周旋之

意，心下踏实，遂一拱手道：“丞相欲如何行事，愿闻其详。”李斯不再顾忌，低声吩咐了侍中仆射几句，便将姚贾请进了密室。直到夕阳衔山，两人才匆匆出了密室。

旬日之间，甘泉宫车马如流了。

先是御史大夫冯劫亲率太医令与相关重臣，飞车赶赴甘泉宫，会同廷尉姚贾，立定了国丧勘验署，而后正式拜会丞相行辕。李斯召集了大巡狩随行大臣及相关人等，在丞相行辕与国丧署大臣正式举行了朝会。李斯先以大巡狩总事大臣身份，对皇帝于大巡狩途中猝然病逝事宜做了详尽禀报。赵高以皇帝临终时刻唯一的近侍臣子身份，禀报了皇帝发病的诸般细节，同时禀报了皇帝临终三诏。赵高禀报说，皇帝临终之时，留下了两道事先拟好的遗诏，交赵高封存于符玺事所；赵高收好诏书，皇帝业已吐血，留下的最后一道口诏是：“山东动荡不定，取道九原直道返，秘不发丧，遗诏交丞相，会同诸大臣朝会施行。”赵高涕泪唏嘘地说，皇帝陛下话未说完，便抵案归天了。那日，胡亥作为唯一的随行皇子，两太医作为最后的施救者，都一一做了眼见实情的禀报。最后，典客顿弱与卫尉杨端和禀报了当时由丞相李斯主持的对策议决。全部朝会，除郑国与胡毋敬因病留邯郸未到，所有的情形都有清楚的禀报，也都被史官完整地录写下来。

朝会完毕，勘验署三方大员进入了供奉皇帝尸身的东胡宫。经两个时辰的繁复勘验究诘，姚贾主持的大员合署终于确证：皇帝因暗疾突发而身亡，并无他因。之后，御史大夫冯劫会同三方大员连夜会商，对朝会禀报与勘验文书做出了正式论定，由廷尉姚贾拟就官文呈报丞相。次日清晨，两件三方联署的官书便报到了丞相行辕。

李斯恢复了领政丞相身份，立即开始了连续作为。

李斯先行郑重拜会了冯劫、姚贾与太医令三大员，提出了“立即下书咸阳并邯郸，召三公九卿同来甘泉宫议决国丧事宜”的主张。冯劫很

是不以为然道：“丞相多此一举也！以大秦法度，先君薨去太子未立，丞相便是暂摄国政之决策大臣。目下法定勘验已毕，官文已报丞相，丞相有权批定是否发丧，何需惊天动地将一班大臣弄来甘泉宫？再说，冯去疾、蒙毅、李信三大员镇守咸阳，能轻易离开么？”李斯肃然正色道：“冯公差矣！陛下乃超迈古今之帝王，今猝然病逝，又有两道遗诏未发，此所谓国疑之时也。三公九卿同来甘泉宫，一则会商，二则启诏，其间若有疑义，正当一并议决之。主少国疑之时，该当坦荡理政，此当国之要也，何能以鞍马劳顿避之？以镇守咸阳免之？”姚贾在旁点头道：“在下倒是赞同丞相之策。冯公啊，善我始皇帝之后，非同寻常也！”冯劫皱眉道：“如此说，扶苏是九原监军大臣，蒙恬是列侯大将军，也该召来同议了。”姚贾忧心忡忡道：“此两大员须当慎之。九原，那可是北边国门也！”李斯面色凝重地思忖了一阵，终于拍案道：“陛下在世时尝言，‘九原国门，不可一日无将也。’目下，万里长城正在合龙之际，匈奴诸胡正在秋掠当口，九原大军压力甚大，大将确实不宜轻动。冯公但想，当年灭六国大战何等酷烈，陛下尚从未调蒙公南下，况乎今日？匈奴但闻陛下离去，势必全力犯我，其时两统帅不在其位，预后何堪设想哉！”冯劫一挥手道：“也是一说！不召便不召，不需说叨了。”李斯却是少见地耐心，手指叩着书案缓缓道：“不召两将，并非不知会两将。老夫当同时发出官文，备细知会甘泉宫诸事，之后再度知会三公九卿议决诸事；蒙公与长公子若有异议，必有快马回书……”

“行行行，不需叨叨了。”冯劫不耐地打断了李斯。

“冯公总是将庙堂当做军营。”姚贾淡淡地揶揄了一句。

“当此危难之际，老夫如履薄冰，诸公见谅也！”李斯沉重地叹息一声。

“丞相真是！”冯劫倏地站起慨然高声道，“陛下纵然去了，还有我等老臣，莫非撑不起这片天不成！老夫今日一句话撂在此地：谁敢不

从始皇帝遗诏，谁敢不从丞相调遣，老夫第一个找他头来！鸟！大秦有国法，危难个甚，谁敢反了不成！”

“慎言慎言，冯公慎言。”李斯连忙过来摁住冯劫坐了下去，转身走到厅中对三人深深一躬道，“李斯蒙诸公同心定国，不胜心感也！大事既定，老夫便去打理，告辞。”

“这个老李斯！官越大胆子越小。”冯劫看着李斯背影嘟哝一句。

“举国重担尽在丞相，难矣哉！”姚贾喟然一叹。

“也是，难为老丞相也！”冯劫的一双老眼溢满了泪水。

李斯回到行辕，立即拟就书令发往咸阳邯郸。三日之后，咸阳的冯去疾、蒙毅、章邯等与邯郸的郑国、胡毋敬都陆续飞车赶到了。次日清晨，甘泉宫正殿举行了三公九卿朝会，由丞相李斯主持；中车府令赵高、少皇子胡亥、皇帝大巡狩随行太医及太医令等相关散官，旁列与闻。参与朝会的三公是：左丞相李斯、右丞相冯去疾，御史大夫冯劫；此时王贲已逝，太尉未补，故缺一公；朝会九卿是：廷尉姚贾、郎中令蒙毅、治粟内史郑国、典客顿弱、奉常胡毋敬、卫尉杨端和、太仆马兴、宗正嬴腾、少府章邯。全部三公九卿，除去病逝的王贲，全数与会。从法度说，正式大朝会还当包括所有侯爵大臣将军与重要郡守县令，以及诸如博士仆射等中央散官。然则，作为日常决事定制，三公九卿与皇帝组成的朝会便是轴心决策的最高规格。且天下大事多发，三公九卿能如今日这般全部到齐，已经是很不容易了。因此，大臣们都明白，今日朝会乃皇帝缺席的非常朝会，在新皇帝即位之前，今日朝会所作的一切决断都将是有效国策，都将决定帝国的未来命运。

“诸位大人，”李斯站在帝座阶下的中央地带，一拱手沉痛地开口了，“今日朝会，行之于甘泉宫而非咸阳，皆因非常之期也。非常者

何？皇帝陛下于大巡狩途中，业已弃我等臣民而去也！……”一言未毕，大殿中哭声暴起，李斯老泪纵横摇摇欲倒。三公前座的冯劫一步抢来扶住了李斯，沉声道：“丞相如此情态，何以决大事！”又转身连声大喝，“哭个鸟！要不要朝会了！都给老夫坐好！听丞相说话！”这御史大夫的职司便是总监百官，更兼冯劫忠直公正秉性火暴，一阵吼喝，大殿中顿时肃然一片。李斯勉力站定，声音嘶哑颤抖道：“当此之时，我等三公九卿，当协力同心，依据法度，安定大秦。唯其如此，今日朝会第一件大事，便是御史大夫禀报皇帝正身勘验事，之后议决是否发丧。”说罢，李斯对冯劫一拱手，站到了一边。

“诸位，”冯劫从案头捧起了一卷竹简，声音凄楚，“业经老夫官署会同廷尉府、太医署三府勘验认定：始皇帝陛下，确因暗疾骤发，薨于沙丘……这，三府勘定的官书……廷尉，还是你来……”冯劫老泪纵横语不成声，将竹简交给了姚贾。

姚贾离座，接过竹简展开，一字一字沉重地读着：“御史大夫府、廷尉府、太医署三府合勘书：三府得皇帝行营总事大臣李斯书令，知皇帝异常而薨，遂赶赴甘泉宫合署勘验。业经三府依法反复勘验正身，一致判定：皇帝积年多劳，暗疾深植，大巡狩至琅邪发病，曾遣郎中令蒙毅还祷山川，祈福于上天；其后，皇帝巡狩西来，途中发病三次；七月二十二，行营驻跸沙丘宫，皇帝夜来不眠，书罢遗诏，口诏未完，吐血而薨……其时，两随行太医多方施救，未果……大巡狩行营总事大臣李斯，会同随行大臣，遵奉皇帝口诏，议决，秘不发丧而还……三府合署论定：皇帝薨因明确，行营善后无误；国丧如何发布，由摄政丞相决断。大秦始皇帝十二年，秋八月。”

“诸位大人，可有异议？”李斯抹着泪水问了一句。

“我等，无异议……”殿中一片哽咽。

“在下一问。”蒙毅突兀站起，高声一句引得举殿惊愕，“敢问三府合勘署：始皇帝陛下口诏，何人受之？随行太医可在当场？行营取九原直道而还，显然是舍近求远，何能言善后无误？”

“姚贾作答。”冯劫对姚贾挥了挥手。

“在下遵命。”姚贾对冯劫一拱手，转身面对群臣道，“郎中令所言，亦是三府勘验时所疑。业经查证：陛下伏案劳作完毕，已是寅时初刻四更将罢，随行太医煎好汤药之后正在小憩，中车府令赵高侍奉汤药；陛下正欲服药，猝然吐血，赵高欲唤太医，被陛下制止；陛下随即口诏，口诏未完，陛下已薨……以法度而论，赵高一人所述口诏，确为孤证；然陛下夤夜公务已成惯例，赵高一人侍奉陛下也是惯例。故，合署勘验取赵高之言。郎中令，此其一也。其二，取道九原而不走河内大道，一则有陛下遗命，二则有山东动荡之实际情形。如此情势，不知姚贾可算说清？”

“姑且存疑。”蒙毅沉着脸坐了回去。

“甚话！”冯劫不悦拍案，“山东复辟暗潮汹汹，疑个甚来！”

“冯公，还是教郎中令直接询问赵高的好。”李斯一脸忧色。

“不用！”冯劫拍案高声，“都说！还有无异议？”

“无异议。”其余大臣人人同声。

“好！孤议不问。丞相继续大事！”冯劫慨然拍案。

李斯无奈地摇了摇头，对蒙毅一拱手道：“公有异议，待后也可质疑于老夫。当此非常之时，冯公秉持大义，老夫勉力为之了，尚望足下见谅。”见蒙毅目光直愣愣没有说话，李斯拱手一周高声道，“诸位，三府勘验完毕，定论明白无误。朝会议决，亦无异议。老夫依法

宣示：大秦始皇帝，业已薨去……然则，此时国无储君，尚不能发丧。立储发丧之前，诸位大臣亦不能离开甘泉宫。此，万般无奈之举也。诸位大人，可有异议？”

“丞相是说，国丧之秘绝不可外泄么？”冯劫高声问。

“正是。主少国疑，李斯不能不分外谨慎。”

“非常之期，在下以为妥当！”姚贾第一个附和了。

“在下，无异议。”大臣们纷纷哽咽点头。

“好。”李斯含泪点头，转身对殿口的甘泉宫总事一点头，“进午膳。”

“如何如何，在这里咥饭？”冯劫第一个嚷嚷起来。

“国难之际，大事刻不容缓，老夫得罪诸位大人了。”李斯深深一躬。

“好了好了，何处吃喝不都一样？”冯去疾瞪了冯劫一眼。

“也是，不早立储君，万事不宁也！”寡言的郑国叹息了一句。

甘泉宫总事带着一班内侍侍女，抬进了一案又一案的锅盔肥羊炖。李斯游走食案之间高声道：“国丧未发，哪位若欲饮酒，得在三爵之内，以免误了饭后朝会。”冯劫顿时红了脸高声道：“你这丞相甚话！国丧未发，便是皇帝没薨么？老夫不饮酒，谁敢饮酒！”一脸沉郁的大臣们纷纷点头。李斯连忙一拱手道：“冯公息怒。老夫也是情非得已，恐诸位老军旅耐不得有肉无酒也，见谅见谅。”大臣们遂不再说话，人各一案默默地吃喝起来，全然没有了秦人会食的呼喝豪气。一

时饭罢，片刻啜茶间大殿已经收拾整肃，司礼的侍中仆射便高声宣示朝会重开。

“诸位，国不可一日无主。立储朝会，至为重大。”

李斯肃然一句，举殿静如幽谷。李斯从自己的案头捧起了一只铜匣，语气万分沉重地开口了：“大巡狩行营至于平原津时，皇帝陛下给了老夫一道诏书，书匣封口写就‘朕后朝会开启’。老夫手捧之物，便是皇帝诏书。此时诏书未开，老夫先行对天明誓：无论皇帝遗诏如何，李斯皆不避斧钺，不畏生死，决意力行！老夫敢请，两位冯公监诏。”

骤然之间，举殿大是惊愕。三公九卿大臣们都知道的是，皇帝留有两道遗诏，皆在赵高掌管的符玺事所封存；可没有一个人知道，皇帝给丞相李斯还有一道遗诏！李斯本是帝国领政首相，皇帝有遗诏于李斯毫不足怪，假若没有遗诏于李斯，反倒是奇怪了。大臣们惊愕的是，皇帝遗诏于李斯，自当李斯本人亲启，为何要李斯当着朝会开启？是皇帝怀疑李斯可能谋私么？一时惊愕之下，竟良久无人说话，连李斯亲请监诏的冯劫、冯去疾也默然不语了。

“老丞相既已明誓，还是自家开了。”直率的冯劫终不忍李斯被冷落。

“两公监诏，秉公护国，何难之有哉！”李斯有些不悦了。

“如何？监诏了？”冯劫对邻座的右丞相冯去疾低声一句，见冯去疾已经点头站起，遂霍然离座一拱手高声道，“好！老夫与右丞相监诏。”两人走到李斯面前，对着铜匣深深一躬。冯去疾肃然站定。冯劫上前接过了诏书铜匣，放置在了今日特设在帝座阶下的中央位置的丞相公案上，对旁边肃立的冯去疾点了点头。冯去疾面对大臣们高声一句道：“诏书外制无误。”显然，这是报给所有大臣听的，是说该诏书

的存放铜匣与封匣白帛以及印鉴等皆为真实。之后，冯劫拿起了案头备好的文书刀，割开了带有朱红印玺的白帛封条，原先被封条固定的一支细长的铜钥匙赫然呈现眼前。冯劫拿起钥匙，打开了铜匣。旁边冯去疾又是一声通报："匣制封存如常，启诏。"冯劫拿去了最上层的一张小铜板，又拿去了一层白绢，这才捧起了一个带有三道铜箍的筒状物事。旁边冯去疾高声道："尚坊特制之羊皮诏书，开诏。"冯劫大手一顺，两道薄片铜箍便滑落在了匣中。冯劫展开了黄白色的细薄羊皮，一眼未看便肃然举在了冯去疾眼前。冯去疾仔细打量片刻，高声通报道："始皇帝手书，印玺如常，宣示诏书——！"冯劫遂将诏书翻过，一点头，高声念诵道："朕若不测，李斯顾命善后，朝会，启朕遗诏安国。诏书完毕。"

殿中依然是静如幽谷。大臣们对皇帝以李斯为顾命大臣，丝毫没有任何意外，若皇帝没有以丞相李斯为顾命大臣，反倒是大臣们不可思议的。李斯执意以监诏之法开启诏书，显然是在国疑之期秉持公心，虽显异常，大臣们也全然体察其苦心。大臣们多少有些意外的是，顾命大臣如何只有李斯一个人？依照常理与朝局实情，至少应该是李斯与大将军蒙恬、御史大夫冯劫三人顾命安国，而今只有李斯一人，似乎总有些不合始皇帝陛下的大事赖众力的政风秉性。然无论如何，诏书既是真实的，谁又能轻易提出如此重大的疑虑？毕竟，始皇帝信托丞相李斯，谁都认定是该当的，能说此等信托是过分了？

"遗诏已明，敢请丞相继续朝会。"二冯一拱手归座。

"先帝将此重任独托李斯，老夫愧哉！"李斯眼中闪烁着泪光喟然一叹，"老夫解陛下之心，无非念及，李斯尚能居中协调众臣之力而已。立储、立帝两件大事一过，天下安定，老夫自当隐退，以享暮年治学之乐也……"

"国难之际，丞相老是念叨自家作甚！"冯劫不耐烦了。

李斯悚然一个激灵，当即一拱手正色道：“御史大夫监察得当，朝会立即回归正题。”说罢转身一挥手，“中车府令、兼领大巡狩行营皇帝书房事赵高，出封存遗诏于朝会。”李斯着意宣示了赵高的正职与行营兼职，显得分外郑重。毕竟，仍有并不知晓皇帝大巡狩后期随行臣工职事更迭的大臣，如此申明，则人人立即明白了皇帝遗诏由赵高封存而不是由郎中令蒙毅封存的缘由，心下便不再疑惑了。

随着李斯话音，赵高带着两名各推一辆小车的内侍，走出了帝座后的黑玉大屏，走到了帝座阶下的李斯中央大案前，停了下来。赵高上前，先对李斯深深一躬，再对殿中大臣们深深一躬，这才转过身去对两名内侍挥手示意。两名内侍轻轻扯去了覆盖车身的白绢，两辆特制的皇室文书车立即闪烁出精工古铜的幽幽之光。两内侍各自从文书车后退几步，肃立不动了。

赵高一拱手道：“符玺事所封存之皇帝遗诏到，敢请丞相启诏！”

“老夫之意：此遗诏，由御史大夫与郎中令会同监诏。”

“臣等无异议。”大臣们立即赞同了李斯的主张。

“如此，御史大夫请，郎中令请。”李斯对冯劫蒙毅分别遥遥一拱。

“又是老夫。”冯劫嘟哝一句离座挥手，“老夫只看，蒙毅动手。”

蒙毅没有推辞，离座起身对李斯冯劫一拱手，走到了文书铜车前。蒙毅与三公九卿中的所有大臣都不同，出身名将之家而未入军旅为将，自入庙堂便任机密要职，先做秦王嬴政的专事特使，再做长史李斯的副手长史丞，再做始皇帝时期的郎中令兼领皇帝书房事务，长期与闻署理最高机密，对宫廷事务洞悉备至。而三公九卿中其余大臣却不同，王贲冯劫冯去疾杨端和章邯嬴腾马兴七人，出自军旅大将，

素来不谙宫廷机密事宜；郑国胡毋敬两人，一个太史令出身，一个水工出身，职业名士气息浓厚，更对种种庙堂奥秘不甚了了；姚贾与顿弱两人倒是颇具秘事才具，却因长期职司邦交，也对皇城内务不甚精通。也就是说，全部三公九卿之中，只有李斯、蒙毅具有长期职司庙章政事的阅历，对最高机密形成的种种细节了如指掌。目下，李斯已经是顾命大臣主持朝会，自然不会亲自监诏。只有蒙毅监诏启诏，才是最服人心的决断。李斯主动提出由蒙毅冯劫监诏，大臣们自然是立即赞同了，并实实在在地对李斯生出了一种敬佩。就实而论，蒙毅也是三公九卿中对此次朝会疑虑最重的大臣，此刻既有李斯举议，蒙毅自然不会推辞。蒙毅自信，任何疑点都逃不过他久经锤炼的目光。

一眼望去，两辆文书车是甘泉宫的特有物事，大巡狩行营的符玺事所以轻便为要，自不会有此等重物。当然，蒙毅是不会纠缠此等枝节的。毕竟，皇帝遗诏从小铜匣装上文书车，只是一种行止转换而生出的礼仪之别，远非其中要害。蒙毅所要关注的，是遗诏本身的真实性。

“启盖。”蒙毅对大臣座区外的两名书吏一招手。

这两名书吏是郎中令属下的皇帝书房文吏，是蒙毅的属官，也是每次朝会必临大殿以备事务咨询的常吏，本身便对一应皇城文书具有敏锐的辨识力。两人上前一搭眼文书车，相互一点头，便各自打开了铜板车盖，显出了车厢中的铜匣。蒙毅对冯劫一拱手，两人同时上前打量，不禁同时一惊。

“有何异常？”圈外李斯的声音淡淡传来。

“诏书封帛有字！”冯劫高声道。

“冯劫糊涂！封帛岂能没字！”座中冯去疾有些不耐。

“有字？念了。”廷尉姚贾淡淡一句。

“好！老夫念了。”冯劫拍着文书车高声道，“第一匣封帛：朝会诸臣启诏。第二匣封帛：储君启诏。蒙毅，可是如此两则？”

“是。”蒙毅认真地点了点头。

“敢问郎中令，如此封帛何意耶？”座中胡毋敬远远问了一句。

“列位大人，”蒙毅对坐席区一拱手道，“这是说，两道遗诏授予不同。第一道遗诏，授予丞相领事之三公九卿朝会，目下当立即启诏。第二道遗诏，授予所立储君，当由新太子启诏行之。”

“诸位对郎中令所言，可有异议？”李斯高声问。

“无异议！”大臣们异口同声。

“如此，敢请两位开启第一道遗诏。”李斯向冯劫蒙毅一拱手。

冯劫大步上前，在文书车前站定，做了动口不动手的监诏大臣。蒙毅走到车前深深一躬，俯身文书车一阵打量，见一切都是皇室存诏的既定样式，细节没有任何疑点。蒙毅双手伸进了车厢，小心翼翼地将铜匣捧了出来。一捧出车，蒙毅将铜匣举过了头顶，着意向铜匣底部审视了一番。此刻，蒙毅有了第一个评判：这只铜匣是大巡狩之前他亲自挑选出的存诏密匣之一，铜匣底部的“天壹”两字是老秦史籀文，谁也做不得假。蒙毅对冯劫一点头，冯劫的粗重嗓音立即荡了出去：“密匣无误——！”

然则，蒙毅并没有放松绷紧的心弦。他将密匣放置到文书车顶部拉开的铜板上，仔细地审视了封帛印玺。封匣的白帛没错，略显发黄，是他特意选定的当年王室书房的存帛，而不是目下皇帝书房玉白色的新帛。印玺也没错，是皇帝大巡狩之前亲自选定的三颗印玺之一

的和氏璧玺，印文是朱红的阳文“秦始皇帝之玺”。蒙毅记得很清楚，这颗和氏璧大印是皇帝的正印，所谓皇帝之玺，便是此印。大秦建制之时，是蒙毅征询皇帝之意，将原先的和氏璧秦王印改刻，做了皇帝的玉玺。因材质天下第一，此印盖于丝帛或特制皮张之上，其印文非但没有残缺，且文字隐隐有温润光泽，比书写文字更具一种无以言传的神秘之感。然则，这颗皇帝之玺却有一个常人根本无从发现的残缺密记，那是制印之前皇帝与蒙毅密商的结果。蒙毅犀利的目光扫视过旧帛上的印面，立即从玉玺左下方的最后一笔的末端看到了一只展翅飞翔的鹰；即或颇具书写功力之人，也会将这一笔看成印文书写者的岔笔或制印工师的异刀技艺，即或将它当做意象图形，谁也说不准它究竟应该是何物，只有皇帝与蒙毅，知道它应该是何物。目下既是正玺，蒙毅心头方稍有轻松。

“封帛印玺无误——！”冯劫的声音又一次荡开。

蒙毅终于拿起了文书刀，轻重适度地剥开了封帛。在小刀插进帛下的第一时刻，蒙毅心中怦然一动！不对，如何有隐隐异味，且刀感颇有黏滞？蒙毅很清楚，皇室封存文书皆用鱼胶，也便是鱼鳔制成的粘胶。惯常之时，鱼胶主要用于制弓，《周礼·考工记》云：“弓人为弓……鱼胶耳。”此之谓也。然封存文书为求平整坚固，不能用面汁糨糊，故也用鱼胶。寻常鱼胶封帛，既有坚固平整之效，又有开启利落之便。蒙毅不知多少次地开启过密封文卷，历来都是刀具贴铜面一插，封帛便嚓地开缝；再平刀顺势一刮，密匣平面的封帛便全部开启；再轻刮轻拉，密匣锁鼻的封帛便嚓啦拉起；两道交叉封帛的开启，几乎只在片刻之间。可目下这刀具插进封帛，显然有滞涩之感，且其异味令人很是不适，足证其不是正常鱼胶。大巡狩之前，皇帝书房的一应物事都是蒙毅亲自料理的，三桶鱼胶也是蒙毅亲自过目的，如何要以他物替代？

“敢请御史大夫。”蒙毅向冯劫拱手示意。

冯劫已经从眉头深锁的蒙毅脸上看出了端倪，一步过来俯身匣盖端详，鼻头一耸皱眉挥手：“甚味儿？怪也！”蒙毅心思极是警觉，对大臣座区一拱手道：“敢请卫尉，敢请老奉常。”大臣们见冯劫蒙毅有疑，顿时紧张得一齐站了起来——这遗诏若是有假，可真是天大事端也！原本若无其事的李斯也顿时脸色沉郁，额头不自觉渗出了涔涔汗水。卫尉杨端和已经扶着步履蹒跚的胡毋敬走了过来，两人随着冯劫手势凑上了封帛。一闻之下，壮硕的杨端和茫然地摇着头：“甚味，嗅不出甚来。”胡毋敬颤动着雪白头颅仔细闻了片刻，却一拱手道：“冯公明察，此味，好似鲍鱼腥臭……”“如何如何？鲍鱼腥臭？一路闻来，我如何嗅不出？”杨端和急了。

“老夫尝闻，行营将士大臣曾悉数鼻塞，足下可能失味了。”

“那便是说，封帛是用鲍鱼胶了。”蒙毅冷峻得有些异常。

“敢问丞相，此事如何处置？”冯劫高声问李斯。

李斯拭着额头汗水勉力平静道：“遗诏封存符玺事所，中车府令赵高说话。”

“赵高，当殿禀报。”冯劫大手一挥虎虎生威。

原本站在圈外的赵高大步过来，一拱手高声道：“禀报列位大人：沙丘宫先帝薨去之夜，暴风暴雨，几若天崩地裂，其时沙丘宫水过三尺，漂走物事不计其数。在下封存诏书之时，原本鱼胶业已没有了踪迹，无奈之下，在下以宫中庖厨所遗之鲍鱼，下令随行两太医赶制些许鱼胶封诏。在下所言，行营内侍侍女人人可证，两名太医可证，少皇子胡亥亦曾亲见，在下所言非虚！”

“也是。”胡毋敬思忖道，“那夜风雨惊人，老夫大帐物事悉数没了。”

“且慢。”蒙毅正色道，“此前三府勘定发丧之时，论定云：沙丘宫之夜，皇帝先书遗诏，后有口诏。敢问中车府令，皇帝书定遗诏，其时风雨未作，如何不依法度立即封存遗诏？”蒙毅语气肃杀，大臣们骤然紧张起来。

“禀报郎中令。”赵高平静非常，“皇帝素来夤夜劳作，书完遗诏已觉不支，在下不敢离开。其时，在下只将诏书装进了铜管，皇帝便开始了口诏，没说几句骤然喷血了，便薨去了，便风雨大作了……在下非神灵，何能有分身之术？”

蒙毅默然了。赵高所言，不是决然没有疑点。然则，要查清此间细节，便须得有种种物证人证；至少，皇帝书诏的时刻要有铜壶刻漏的确切时辰为证，否则无以举疑。然则，当时不可能有史官在皇帝身旁，纵有也不会做如此详细的记录，若非廷尉府当做重大案件全力勘察，何能一时清楚种种确切细节？

“郎中令，还有勘问处否？”李斯在旁边平静地问。

“目下没有了。”蒙毅淡淡一句作答。

“冯公意下如何？”李斯又对冯劫一问。

“启诏！”冯劫大手一挥。

蒙毅再不说话，文书刀割开了黏滞的鲍鱼胶，钥匙打开了铜匣，掀开了匣中覆盖的第一层白绫，又熟练地拉开了第二层铜板，这才捧出了一支铜管。对这等铜管，大臣们人人都不止一次地接受过，可谓人人熟悉其制式，一看便确定无疑是皇室尚坊特制的密件管。冯劫一声无误宣示，蒙毅便剥开了封泥，掀开了管盖，倾倒出一卷筒状的特制羊皮。蒙毅将黄白色的羊皮双手捧起，捧给了冯劫。

“好。老夫宣诏。”冯劫对诏书深深一躬，双手接过。

举殿寂然无声，大臣们没有一个人回归本座，环绕一圈站定，目光一齐聚向了中间冯劫手中的那方羊皮。眼见冯劫抖开了羊皮，大臣们骤然屏息，等待着那似可预料而又不能确知的决定大秦命运的宣示。不料，冯劫白眉一抖，嘴唇抽搐着却没有声息。

“冯公，宣诏。”李斯平静而又威严。

“好……”冯劫白头微微颤抖着，双手也微微颤抖着，苍老的声音如同秋风中的簌簌落叶，“朕之皇子，唯少皇子胡亥秉持秦政，笃行秦法，敬士重贤，诸子未有及者也，可以为嗣……朕后，李斯诸臣朝会，拥立胡亥为太子，发丧之期着即继位，为二世皇帝……诏，诏书没了。”

大臣们骤然惊愕，大殿中死一般沉寂，李斯也是面色灰白地紧紧咬着牙关。蒙毅倏地变色，一步抢到冯劫身边，拿过了诏书端详。没错！皇帝手书是那般熟悉，连那个“帝”字老是写不成威严冠带状的缺陷也依然如故！注印玺也没错，尚坊羊皮纸也没错。怪也！皇帝陛下失心疯了？何能将帝位传给胡亥？何能不是扶苏？一时之间，蒙毅捧着诏书思绪如乱麻纠结，全然蒙了。举殿良久默然，所有的大臣也都蒙了。

“陛下——！”李斯突然一声恸哭，扑拜在蒙毅举着的遗诏前。大臣们一齐拜倒，一齐恸哭，一齐哭喊着先帝与陛下。然则，在哭喊之中谁都说不出主张来。丞相李斯是奉诏立帝的顾命大臣，大臣们能跟着李斯拜倒哭喊，实际是将李斯的悲痛看做了与自家一样地对皇帝的遗诏大出意料，甚或可说是大为失望地痛心；然则，毕竟李斯只是恸哭而没有说甚，谁又能明白喊将出来？以始皇帝无与伦比的巨大威望与权力，纵其身死，大臣们依然奉若天神，谁能轻易疑虑皇帝决断？就实而论，此时的大秦功臣元勋们毕竟有着浓烈的战国之风，绝非盲从愚忠之辈，若果然李斯敢于发端，断然提出重议拥立，并非没有可

能。李斯不言，则意味着李斯虽则痛心，却也决意奉诏。而无论发生哪一种情形，对此时的帝国大臣们都是极其严峻的。此时李斯未发，情形未明，哀哀恸哭的大臣们谁也不能轻易动议。

“诸位，老夫认命矣！”

李斯颤巍巍站了起来，嘶声悲叹一句，拱着双手老泪纵横道，“惜乎老夫明誓在先，无论陛下遗诏如何，老夫都将不避斧钺，不畏生死，决意力行……而今，陛下以少皇子胡亥为嗣，老夫焉能不从遗诏哉！焉能背叛陛下哉！焉能背叛大秦哉……”一言未了，李斯跌倒在地，额头不意撞上铜案，顿时鲜血满面……大臣们惊呼一声拥来，甘泉宫大殿顿时乱成了一片。

李斯醒来时，已经是暮色时分了。大臣们依然肃立在幽暗的大殿围着丞相李斯，没有一个人说话，也没有一个人就座。李斯开眼，终于看清了情形，示意身边两名太医扶起了自己。李斯艰难地站定，一字一顿道：“帝命若此，天意也，夫复何言？目下，大秦无君无储，大是险难矣！愿诸公襄助老夫，拥立少皇子胡亥……敢请诸公说话。”

大殿中一片沉重的喘息，依然没有人应答。

“诸公，当真要违背遗诏？……”李斯的目光骤然一闪。

“遗诏合乎法度。廷尉姚贾赞同丞相！”突兀一声，打破了沉寂。

“老臣赞同。”胡毋敬一应。

“老臣赞同。”与李斯交谊深厚的郑国一应。

“老臣亦赞同。”章邯一应，这是第一个将军说话。

眼见冯劫等一班将军出身的大臣与蒙毅、顿弱都不说话，李斯一摆手道：“何人不欲奉诏？实在说话！”将军出身的一班大臣们还是不说话，蒙毅顿弱也依旧铁一般沉默着。李斯思忖片刻，断然挥手道：“如此，老夫以顾命大臣之身宣示：朝会议决，拥立少皇子胡亥为大秦太子，返咸阳后即位为帝！返归咸阳发丧之前，由廷尉姚贾监宫：悉数大臣不得离开甘泉宫一步，违者依法拘拿！朝会，散。”一语落点，李斯径自转身走了。

“老丞相！……”冯劫猛然一声，震荡大殿。

李斯没有回身，步履蹒跚地摇出了幽暗的殿口。

难堪的沉默中，姚贾走了，郑国走了，胡毋敬走了，章邯思忖一阵也走了。透窗的夕阳将幽幽大殿割成了明暗交织的碎片，离奇的光影中镶嵌着一座座石雕般的身形。冯劫、冯去疾、马兴、嬴腾、蒙毅、顿弱六人静静地伫立着，相对无言。不知何时，夕阳落山了，光影没有了，大殿中一片沉沉夜色……

---

1. 离石，战国秦汉时之黄河渡口要塞，在今陕北吴堡（西）与山西离石（东）之间的河段地带。
2. 阳周，战国秦时河西地带军事重镇，属上郡辖区，秦直道经此南下抵甘泉，在今陕北绥德县西之秦长城地带。
3. 甘泉宫，秦时行宫，遗址在今陕西省淳化县之甘泉山。
4. 泥阳，战国秦时城邑，因在源自陇东的泥水下游的北岸，故名，大约在今陕西旬邑县西北地带。
5. 杀枭，春秋战国博弈游戏之一，类似后世军棋，以杀死对方之“枭”者为胜。
6. 优旃，先秦幽默名臣之一，有两优旃：一优旃为春秋滑稽名家优孟之后，一优旃为战国末期因慕优旃之名而同名的秦国滑稽名臣。
7. 民生，先秦语，见《左传·宣公十二年》：“民生在勤，勤则不匮。”
8. 秦篆之“帝”字，上部若天平冠，下部若张开之袍服，字像颇具威严肃杀之气。

第二章　栋梁摧折

一　三头合谋　李斯笔下流出了始皇帝诏书

在令人难堪的冷落中，胡亥坐上了太子大位。

尽管在拥立大典上，李斯将“奉诏”两字重重地反复念诵，大臣们的冷淡还是显然的。没有整齐的奉诏声，没有奋然的拥戴辞，甚至，连最必须的对太子政见方略的询问也没有人提出。整个大殿除了奉常胡毋敬作为司礼大臣的宣诵声，一切都是在一片沉寂中完成的，没有任何隆重大典都会具有的喧喧祥和。胡亥加冠之后，机变的李斯特意忧心忡忡地申明：“今日奉诏拥立太子，适逢非常之期，诸位大臣伤于情而痛于国，哀哀不言拥戴太子，此等忠心，上天可鉴也！之后若有长策，诸位必当如常上奏，太子必当尽速会商决断。如此君臣聚心，天下必将大安矣！”依照拥立太子大典的素常礼仪，最后一道程式必是太子宣示国策政见。然则，李斯却在自己说完之后宣布了散朝，并未请胡亥宣示。司礼大臣胡毋敬也没有异议，大臣们更是一片默然。如此这般，隆重的大典幽幽散了。

李斯刚刚回到丞相行辕，门吏报赵高请见。李斯心绪很是灰暗，点了点头坐着没动。赵高匆匆进来深深一躬道：“太子有请丞相，会商大事。”李斯沉着脸道：“今日大典境况，中车府令知安国之难乎？”赵高恭敬道：“唯其艰难，方见丞相雄才大略。在下景仰丞相。”李斯心下略觉舒坦，矜持道：“足下颇具才情，以为老夫今日处置如何？”赵高一拱手道：“大局而论，丞相处置极是得体。”“如此说尚有不足？”李斯颇具揶揄地一笑。赵高道：“细处之不足，在于丞相底气不

足。最大错失，没有请太子宣示国策政见。”李斯脸色一沉道：“足下平心而论，太子有国策，有政见么？老夫也想请他宣示，只怕他自取其辱。”对行将即位的储君如此傲慢，这在李斯当真是生平第一次。赵高目光冷冷一闪道：“时至今日，丞相依然将太子作庸才待之，何能一心谋国？赵高纵然不才，然可担保：太子今日备好了国策政见宣示，轴心八个字，‘上承先帝，秉持秦法’。丞相以为如何？”李斯淡淡笑道：“既有此番准备，何不预告老夫？”赵高一拱手道：“此乃大典必经，在下何能想到丞相绕开程式？”李斯目光一闪道：“足下当知，太子素常声望欠佳。大典绕开这道程式，乃老奉常建言，非老夫主见也……乾坤之变，老夫勉为其难也！”赵高道：“丞相半道犹疑……”“莫聒噪也。走。”李斯打断了赵高，霍然起身了。

胡亥的居所在一处山坳宫殿，幽静冷落不下于东胡宫。赵高亲自为李斯驾车赶来的时候，天色堪堪过午，正在林下漫步的胡亥在辚辚车声中快步迎来，遥遥便是深深一躬。刹那之间，李斯不禁大是感奋，心头蓦然掠过了当年第一次面见秦王政时礼遇情形——李斯布衣入秦，生当两帝尊崇，何其大幸哉！感奋之际，李斯没有如同第一次晋见秦王政那般恭敬奋然地行礼，而是安坐轺车坦然受了胡亥一礼。与此同时，车前的赵高与车下的胡亥却浑然不觉，一个飞身下车殷殷扶住了李斯两臂，一个快步前来再度肃然一躬，从另一边扶住了李斯。

“太子如此大礼，老夫何敢当之也。”李斯淡淡一笑并没有脱身。

“丞相如周公安国，亥焉敢不以圣贤待之？”胡亥谦恭温润。

“中车府令尝言，太子慈仁笃厚，不虚此言也！”李斯坦然地奖掖后进了。

“长策大略，尚请丞相多多教诲。”

“太子尽礼敬士，何愁天下不安也！”终于，李斯舒畅地大笑了。

进入正厅，胡亥恭敬地将李斯扶进了左手（东）坐案，自己却不坐北面的主案，而是坐进李斯侧旁的一张小坐案前，俨然要谦恭地聆听圣贤教诲。仅此一举，李斯大有“帝师”尊严之快慰，一时觉得胡亥大有贤君风范，如此一个后生帝王，自己的小女儿果真嫁了他做皇后倒也是好事。心念之间，侍女捧来了刚刚煮好的鲜茶。胡亥当即离座，从侍女手中接过铜盘，躬身放置到李斯案头，又小心翼翼地掀开白玉茶盅的盖子，一躬身作请，这才坐回了小案。李斯心下奋然，一拱手道：“太子欲商何事？老臣知无不言也！”

“胡亥骤为太子，诚惶诚恐，丞相教我。”胡亥的大眼闪烁着泪光。

“太子欲问，何策安国乎？”李斯气度很是沉稳。

“庙堂鄙我，天下疏我，胡亥计将安出……”胡亥哽咽了。

“天降大任于斯人也，太子何忧哉！”李斯慨然拍案，“若言长策远图，只在十六个字：秉持秦政，力行秦法，根除复辟，肃边安民。简而言之，太子只需凛遵先帝治道，天下无有不安也！若言近策，则只在四字：整肃庙堂。”

“丞相圣明！”胡亥额头汗水涔涔，急迫道，“尝闻鲁仲连少时有言，白刃加胸，不计流矢。胡亥寝食难安者，非长策远图也，卧榻之侧也！”

“太子尚知鲁仲连之说，学有成矣！”李斯气定神闲地嘉许了一句。

“愿闻丞相整肃庙堂之大谋。”一直默然的赵高开口了。

“老夫倒想先听听中车府令高见。”李斯淡淡地笑了。

“如此，在下且作砖石引玉之言。”赵高明知李斯蔑视自己，却似浑然不觉道，“以在下之见，太子已立，大局之要便在使太子顺利登上帝位。唯其如此，目下急务，便是清除另一个潜在太子及其朋党！否则，乾坤仍有可能反转。”

“愿闻其后。”李斯惊诧于赵高的敏锐，神色却是一如平常。

“其后，便是整肃国中三明两暗五大势力。”赵高显然是成算在胸。

“三明两暗？五大势力？”李斯掩饰不住地惊愕了。

“丞相乃庙堂运筹之大才，自不在乎人事琐细也。”赵高先着意颂扬李斯一句，而后叩着书案一脸肃杀道，“首要一大势力，乃扶苏、蒙氏及九原大将朋党。再次，冯去疾、冯劫、李信，再加王翦王贲父子之后的王离及其军中亲信。此两大势力，皆以统兵大将为羽翼，以蒙氏、王氏两大将门为根基，人多知晓，是谓两明。第三大势力，便是丞相、姚贾、郑国、胡毋敬，以及出自军旅的章邯、杨端和、马兴等三公九卿重臣；这方势力以丞相为首，也是朝野皆知，自然明势力也。”

“中车府令之论未尝闻也！暗处两大势力？”李斯听得惊心动魄。

“所谓暗处势力，朝野无视也，非事阴谋也。”赵高侃侃道，“暗处第一势力，乃典客顿弱之黑冰台及全部邦交人马，外加遍布各郡尚未遣散的秘密商社。彼等唯皇命是从，不依附任何朋党。暗处第二势力么，便是皇城、皇室、皇族及内侍政事各署，在下这个中车府也忝居其中……敢问丞相，国中格局，可否大体作如是观？”

惊愕之余，李斯静静地看着啜茶的赵高，良久默然了。赵高的说

法，使李斯脊梁骨一阵阵发凉。李斯第一次感到了面前这个雄武内侍的深不可测，一个在国事朝会决策中从来没有说话权力的车马内侍令，竟能对国中政局洞若观火，连他这个丞相也未必想得如此透彻，诚不可思议也！不，自己从来便没有想过人事势力格局，自己的心思只在谋事，从来不知谋人。赵高心有山川之险，令人可畏，令人可厌。蓦然之间，百味杂陈，李斯对当初的抉择生出了一种梦幻般的失落与恍惚……倏地一个激灵，李斯心头电光石火般一闪——待老夫站稳脚跟，定然得除掉这个人妖……

“敢问丞相，整肃五大势力，以何为先？”

见李斯赵高都不说话了，胡亥惶急地打破了沉寂。李斯惊醒过来，打量着这个冠带袍服气象端正的太子，嘴角抽搐着哭笑不得了。这是胡亥自感急迫主动说话，一开口便显出了可笑的荒谬。显然，赵高的事先教导没有预料到如此变局。此前，李斯也隐隐觉察到赵高事事教导胡亥，胡亥的言行举止很可能是赵高这个老师雕琢出来的。纵然如此，李斯也无论如何想不到，胡亥在自家说话时会是如此懵懂。片刻之间，胡亥连方才赵高说的目下急务也忘记了，竟以为要一齐整肃五大势力，更不可思议者，还要问从何方着手。如此懵懂，何以决断大事哉！一时间，李斯苦笑摇头，不知该从何说起了。

“太子悲伤过度，心智恍惚，丞相体察也。”赵高的泪水涌出了眼眶。

赵高言未落点，胡亥哽咽起来：“丞相见谅……”

“老夫愿闻中车府令第一长策。”李斯没有理睬哭泣的胡亥。

“丞相乾坤巨匠，在下何能窥其堂奥？”赵高分外谦恭了。

“中车府令也是大书家，如何将此事独推老夫？”李斯淡淡一笑。

“在下能书，胸中却无文墨，何能与丞相书圣比肩哉！”赵高很是坦荡。

“也好。先出第一策，安定北边，太子即位。”思忖片刻，李斯点头了。

“丞相安国立帝，诚万世之功也！”赵高扑地拜倒在李斯面前。

“丞相护持秦政，父皇九泉之下心安矣！”胡亥肃然长跪，深深一躬。

蓦然之间，李斯的尊严感油然重生，拍案喟然长叹道：“老夫受先帝陛下知遇大恩，位极人臣，敢不效商君护法哉！”说罢，李斯扶案欲起。胡亥立即倏地站起，恭敬地扶着李斯站了起来。“中车府令，明晨来老夫书房。”李斯对赵高一句叮嘱，任由胡亥扶着臂膊出了大厅，登车去了。

明月在天，山影萧疏，甘泉宫的秋夜已经略带寒意了。

丞相庭院最深处的书房彻夜亮着灯火，徘徊的身影直到四更才坐入案前。大才槃槃的李斯，第一次为一件文书犯难了。李斯之难，不在笔端，在心田沟壑之中。就制作而言，这件文书纵然非同寻常，但对于起草过无数秦王书令与皇帝诏书的李斯而言，实在不足以犯难；更兼赵高也是老于此道，两相补正，做成一件无可挑剔的真正的诏书，当是有成算的。李斯之难，在于心海深处总是不能平息的巨大波澜。

以目下时势论，他的这道“皇帝亲诏”的目标，必须使扶苏与蒙恬结束生命。以天道良心论，李斯久久不能提起案头那支曾经运筹天下文明架构的铜管大笔。从心底说，对扶苏，对蒙恬，李斯都曾经是激赏有加的。以扶苏的资质与历练，以扶苏的秉性与人品，以扶苏的声

望与才具，都堪称历史罕见的雄主储君；以扶苏为二世皇帝，堪比周成王之继周武王，秦惠王之继秦孝公，帝国无疑将具有更为坚实而波澜壮阔的后续业绩。

蒙恬更不待言，自少年时期与李斯韩非结识于苍山学馆，同窗于荀子大师门下，便一直是李斯的金石之交。当年，李斯能以吕不韦门客之身而被秦王重用，蒙恬起了举足轻重的作用。在大秦元勋中，蒙恬是与少年秦王最早结交的。自与秦王结成少年相知，蒙恬以他独具的天赋与坦荡的胸襟，为秦王引进了王翦，引进了李斯，举荐了王贲，担保了郑国。可以说，没有蒙恬，秦国的朝堂便没有如此勃勃生机人才济济，便没有如此甘苦共尝和衷共济的强大运转力。此间之要，在于蒙恬最容易被人忽视的最大的长处——不争功，不居功，不揽权，不越权，根基最深而操守极正，功劳极大而毫无骄矜，与满朝名将能臣和谐共生如一天璀璨的星辰。在李斯被驱逐出秦国的时候，是蒙恬甘冒风险，将李斯的《谏逐客书》呈到了秦王案头。在李斯遭遇入秦韩非的最大挑战时，李斯因同门之谊而颇为顾忌与韩非争持，其时，是蒙恬在秦王面前一力支持了李斯，批驳了同是学兄的韩非；若无蒙恬支持，李斯没有勇气接受姚贾谋划，径自在云阳国狱处死韩非。在李斯用事的时期，蒙恬身在九原统兵，其胞弟蒙毅却在秦王身边操持机密，做李斯的长史丞；副手蒙毅能始终与李斯协力同心，不能说没有蒙恬的作用。灭六国之后，在创制帝国文明新政的每一长策谋划中，蒙恬也都义无反顾地支持了李斯。而对于功业，蒙恬也素来以大局为重。秦国名将如云，灭六国大战人人争先，而蒙恬身为名将之后，本身又是名将，却一直防守着北边重镇，没有一次力主自己统兵灭国。当最后统兵南下灭齐时，适逢王贲南下更有利，蒙恬立即接受了秦王主张，从巨野泽回兵九原，将灭齐之功留给了王贲。在满朝军旅大将之中，包括军功最为显赫的王氏父子，无论是否与蒙氏一门有渊源关系，都对蒙恬敬重有加。将兵九原十余年，蒙恬对边地军政处置得当，爱民之声遍及朝野，为稳定秦政起到了基石作用。凡此等等，才有了天下皆呼蒙公的巨大声望……

蒙恬有功于大秦新政，有功于天下臣民。

蒙恬无愧于李斯，实实在在地有恩于李斯。

教如此蒙恬去死，教如此扶苏去死，李斯何能下笔哉！

然则，庙堂逐鹿业已展开，李斯又岂能坐失千古良机？李斯所以愿意起而逐鹿，根基在于自己对自己的评判：李斯功劳虽大，然若李斯就此止步，在秦国重臣眼中，在身后国史之中，李斯便始终是个颇具声名的谋臣而已。所以如此，全部根基只在一处：秦始皇帝的万丈光焰，掩盖了李斯的身影；有嬴政这般秦王这般皇帝，任何功臣的功业足迹都将是浅淡的。李斯不满足。李斯要做商鞅那样的功业名臣——虽有秦孝公在前，青史却只视为商鞅变法！李斯要做周公旦那样的摄政名臣——虽有周成王在前，青史却只视为周公礼治！对目下李斯而言，达此圣贤伟业之境地，一步之遥也。而若退得一步，依据秦法秦政之道，秉承皇帝素来意志拥立扶苏即位，则李斯很可能成为惨遭罢黜甚或惨遭灭族之祸的祭坛牺牲品。赵高固然可恶，然赵高对皇帝身后的变局剖析却没有错：扶苏为帝，蒙恬为相，则必然要宽缓秦政，要寻找替罪羊为始皇帝开脱；其时，这只替罪羊当真是非李斯莫属也。也就是说，要依据皇帝素常意志行事，李斯也相信天下可以大定，但却一定要牺牲李斯！那么，李斯做牺牲的道理何在？公平么？若李斯是庸臣庸才，自是微不足道，作牺牲甚或可以成就名节。然则，李斯恰恰不是庸才。由是，另外一个追问便强烈地在心海爆发出来：若李斯继续当政，继续创造前所未有的功业而使天下大治，便果然不如扶苏蒙恬之治道么？李斯的回答是：不会不如扶苏蒙恬，而是一定大大超越扶苏蒙恬！对为政治国，李斯深具信心。扶苏固然良材美质，然其刚强过度而柔韧不足，则未必善始善终。蒙恬固然近乎完人，然其大争之心远非王贲那般浓烈，则未必能抗得天下风浪。李斯固然有不如扶苏蒙恬处，然论治国领政长策伟略，则一定是强过两人多矣！

唯其如此，一个必然的问题是：李斯为何要听任宰割?

李斯的老师是荀子。当年，李斯对老师的亦儒亦法的学派立场是心存困惑的。直到入秦而为吕不韦门客，为吕不韦秉笔编纂《吕氏春秋》，李斯才第一次将老师的儒家一面派上了用场，体察到丰厚学理带来的好处。后来得秦王知遇，李斯又将老师的法家一面淋漓尽致地挥洒出来，从而连自己也坚执地相信，自己从一开始便是法家名士。李斯不讳言，对于老师荀子的渊深学问与为政主张，他是先辨识大局而后抉择用之的。也就是说，李斯并不像韩非那般固守一端，那般决然摒弃儒家，而是以时势所许可的进身前景为要，恰如其分地抉择立场，给自己的人生奋争带来巨大的命运转机。在李斯的心海深处，对老师的学问大系中唯一不变的尊奉，便是笃信老师的“性恶论”。

与孟子的性善论相反，老师的理念是人性本恶。李斯记得很清楚，老师第一次讲“性恶论”时，他被深深地震撼了。自幼经历的人生丑恶与小吏争夺生涯，使李斯立即将老师的“人性本恶”之说牢牢地钉在了心头。入秦为政，李斯机变不守一端，大事必先认真揣摩秦王本心而后出言，正是深埋李斯心中的“人性本恶”说起到了根基作用。李斯相信，人性中的善是虚伪的，只有恶欲是真实的。是故，李斯料人料事，无不先料其恶欲，而后决断对策。多少年来，李斯能一步步走向人生巅峰，不能不说，深植心田的警觉防范意识是他最为强固的盾牌。

至今，老师的《性恶》篇李斯还能一字一句地背诵出来:

人之性恶。其善者，伪也。

今人之性，生而有好利焉，顺是，故争夺生而辞让亡焉！生而有疾恶焉，顺是，故残贼生而忠信亡焉！生而有耳目声色之欲，顺是，故淫乱生而礼义文理亡焉！然则从人之性，顺人之情，必出于争夺，合于犯分乱理，而归于暴。故，必将有师法之化礼义之道，然后出于

辞让，合于文理，而归于治。由此观之，然则人之性恶明矣！其善者，伪也！

今人之性恶，必将待师法然后正，得礼义然后治。今人无师法，则偏险而不正；无礼义，则悖乱而不治……孟子曰：“人之学者，其性善。”曰：是不然！是不及知人之性，而不察人之性、伪之分者也。凡性者，天之就也，不可学，不可事之在天者，谓之性。可学而能，可事而成之在人者，谓之伪。……今人之性，饥而欲饱，寒而欲暖，劳而欲休，此人之情性也。今人若饥，见尊长而不敢先食者，有所让也；劳而不敢求息者，有所代也。子之让父，弟之让兄，子之代父，弟之代兄此二行者，皆反于性而悖于情也。……

凡礼义者，生于圣人之伪，非故生于人之性也。……凡人之欲为善者，为性恶也。夫薄愿厚，恶愿美，狭愿广，贫愿富，贱愿贵，苟无之中者，必求于外。故富而不愿财，贵而不愿艺，苟有之中者，必不求于外。由此观之，人之欲为善者，为性恶也。……凡人之性者，尧舜之与（夏）桀（盗）跖，其性一也；君子其与小人，其性一也。……礼义积伪，岂人之本性也哉！……所以贱于桀（盗）跖小人者，从其性，顺其情，安恣睢，以出乎贪利争夺。故，人之性恶明矣！其善者，伪也！……

尧问于舜曰：“人情何如？”舜对曰：“人情甚不美，又何问焉！妻子具，而孝衰于亲；嗜欲得，而信衰于友；爵禄盈，而忠衰于君。人之情乎！人之情乎！”……

李斯自然知道，老师荀子作《性恶》篇的本意，是为法治创立根基理论——人性之恶，必待师法而后正！乃老师性恶论之灵魂也。即或对人际交往之利害，老师也在《性恶》篇最末明白提出了“交贤师良友”之说，告诫世人：“……与不善人处，则所闻者欺诬、诈伪也，所见者污漫、贪利之行也，身且加于刑戮而不自知者，靡使然也！传曰：‘不知其子，视其友；不知其君，视其左右。’靡而已矣！靡而已

矣！”也就是说，荀子的性恶论，本意不在激发人之恶欲，而在寻觅遏制人性恶的有效途径。

虽然如此，对于李斯，《性恶》篇之振聋发聩，却在于老师揭示的人世种种丑恶，在于老师所揭示的恶欲的无处不在的强大根基，在于性恶论给自己的惕厉之心。老师在《性恶》篇中反复论证的六则立论，一开始便深深嵌进了李斯的心扉：一则，人性本恶，无可变更；二则，善者虚伪，不可相信；三则，利益争夺，人之天性；四则，人有恶欲，天经地义；五则，圣人小人，皆有恶欲；六则，圣贤礼义，积伪欺世，效法必败。总归言之，老师的《性恶》篇在李斯心中锤炼出的人生理念便是：人为功业利益而争夺，是符合战国大争潮流的，是真实的人生奋争；笃信礼义之道，则是伪善的欺骗，结果只能身败名裂。李斯深信，师弟韩非若不是探刻揣摩了老师的性恶论，便锤炼不出种种触目惊心的权术防奸法则。李斯也一样，若不是以老师的性恶论作为立身之道，也不会有人生皇皇功业。在灵魂深处，李斯从来都坚定如一地奉行着自己的人生铁则。今日，有必要改变么？

……

鸡鸣之声随着山风掠过的时刻，李斯终于提起了那管大笔。

这是蒙恬为他特意制作的一支铜管狼毫大笔。那是蒙恬在阴山大草原的狼群中特意捕猎搜求的珍贵狼毫，只够做两支铜管大笔。蒙恬回归咸阳，一支大笔送给了秦王嬴政，一支大笔送给了长史李斯。当年，李斯曾为这支铜管狼毫大笔感动得泪光莹然。因为，李斯知道蒙恬只做了两支，曾劝蒙恬将这支大笔留给自己。蒙恬却是一阵豪爽的大笑：“斯兄纵横笔墨战场，勾画天下大政，焉能没有一支神异大笔也！蒙恬刀剑生涯，何敢暴殄天物哉！”自那时起，这支铜管狼毫大笔再也没有离开过李斯的案头。每当他提起已经被摩挲得熠熠生光且已经变细的铜管，手指恰如其分地嵌进那几道温润熟悉的微微凹凸，才思源源喷涌而出，眼前便会油然浮现出蒙恬那永远带有三分少年情怀

的大笑，心头便会泛起一阵坚实的暖流，是的，蒙恬的笑意是为他祝福的……

此刻，当李斯提起这支狼毫铜管大笔时，心头却一片冰冷，手也不由自主地瑟瑟颤抖起来。蒙恬的影像时隐时现，那道疑惑的目光森森然隐隐在暗中闪烁，李斯浑身不自在，心头止不住一阵怦怦大跳……李斯屏息闭目片刻，心海蓦然潮涌了。

宁为恶欲，不信伪善！人性本恶，李斯岂能以迂阔待之哉！功业在前，李斯岂能视而不见也！扶苏蒙恬当国，必以李斯为牺牲，李斯岂能束手待毙乎！……终于，那支大笔落下了，黄白色的羊皮纸上艰难地凸现出一个一

个只有始皇帝嬴政才能写出的独特的秦篆——

朕巡天下，制六国复辟，惩不法兼并，劳国事以安秦政。今扶苏与将军蒙恬，将师数十万以屯边，十有余年矣！不能进而前，士卒多耗，无尺寸之功，乃反数上书直言，诽谤朕之所为。扶苏以不得罢归为太子，日夜怨望。扶苏为人子，不孝，其赐剑以自裁！将军蒙恬与扶苏居外，不匡正，安知其谋？为人臣不忠，其赐死！兵，属裨将王离。始皇帝三十七年秋

当最后一个字落下羊皮纸时，李斯的大笔脱手了，噗的一声砸在了脚面上。疲惫已极的李斯颓然坐地，蓦然抬眼，幽暗的窗口分明镶嵌着蒙恬那双森森然的目光！李斯心头轰轰然翻涌，一口鲜血随着山风中的鸡鸣喷了出来……

二　长城魂魄去矣　何堪君道之国殇

大草原的秋色无以描画，无以诉说。那苍黄起伏的茫茫草浪，那霜白傲立的凛凛白桦，那火红燃烧的苍苍胡杨，那横亘天边的巍巍青山，那恬静流淌的滔滔清流，那苍穹无垠的蓝蓝天宇，那无边散落的

点点牛羊，那纵使圣手也无由调制的色调，那即或贤哲也无由包容的器局，那醉人的牧歌，那飞驰的骑士，那柔爽的马奶子，那香脆的炒黄米，那只有力士气魄才敢于一搏的篝火烤羊大碗酒……广袤的大草原囊括了天地沧桑，雄奇沉郁而又迤逦妖冶，任你慷慨，任你狂放，任你感动，任你忧伤。

两千二百一十七年前的这一日，草原秋色是一团激越的火焰。

万里长城终于要在九原郊野合龙，整个阴山草原都沸腾了。

巍巍起伏的阴山山脊上各式旌旗招展，沉重悠扬的牛角号夹着大鼓大锣的轰鸣连天而去。阴山南麓的草原上，黑色铁骑列成了两个距离遥远的大方阵。方阵之间的草地上，是赶着牛群马群羊群从阴山南北汇聚来的万千牧民，牛羊嘶鸣人声喧嚣，或火坑踏舞，或聚酒长歌，或互换货色，或摔跤较力，忙碌喜庆第一次弥漫了经年征战的大草原。更有修筑长城已经休工的万千黔首，头包黑巾身着粗衣，背负行囊手拄铁耒，奋然拥挤在雄峻的长城内侧的山头山坡上指点品评，漫山遍野人声如潮。草原的中心空旷地带，正是东西长城的合龙口：自陇西临洮而来的西长城，自辽东海滨而来的东长城，就要在九原北部的阴山草原的边缘地带合龙了。目下，秦砖筑起的长城大墙与垛口已全部完工，唯余中央垛口一方大石没有砌上。这方大石，便是今日竣工大典所要完成的九原烽火台龙口的填充物。此刻，中央龙口与烽火台已经悉数披红，台上台下旌旗如林；烽火台上垂下了两幅巨大的红布，分别贴着硕大的白帛大字，东幅为“千秋大秦，北驱胡虏”，西幅为“万里长城，南屏华夏”。

“蒙公，长城万里，终合龙矣！”

“长公子，逾百万民力，终可荷耒归田也！”

烽火台上，蒙恬与扶苏并肩伫立在垛口，都有着难以言传的万般感喟。短短一个月里，蒙恬已经是须发皆白。扶苏虽未见老相，也是精瘦黝黑一脸疲惫沧桑。自皇帝行营经九原直道南下，王离请见未见虚实，蒙恬扶苏两人便陷入了无以言状的不安。其间，蒙恬接到郎中令府丞的公文一件，说郎中令已经奉诏赶赴甘泉宫，九原请遣返民力事的上书，业已派员送往甘泉宫呈报皇帝。蒙恬由是得知皇帝驻跸甘泉宫，心头疑云愈加浓厚，几次提出要南下甘泉宫晋见陛下，却都被扶苏坚执劝阻了。扶苏的理由很扎实：父皇既到甘泉宫驻跸，病势必有所缓，国事必将纳入常道，不需未奉诏书请见，徒然使父皇烦躁。蒙恬虽感扶苏过分谨慎拘泥，却还是没有一力坚持。毕竟，蒙恬是将扶苏做储君待的，没有扶苏的明白意愿，任何举动都可能适得其反。然则，蒙恬还是没有放松警觉，立即提出了另一则谋划：加快长城合龙，竣工大典后立即遣返百万民力；之后以此为重大国事边事，两人一起还都晋见皇帝。这次，扶苏赞同了蒙恬主张。因为，蒙恬提出了一个扶苏无法回答的巨大疑点："皇帝勤政之风千古未见，何能有统边大将军与监军皇子多方求见而不许之理？何能有遣返百万民力而不予作答之理？纵然皇帝患病不能理事，何能有领政丞相也不予作答之理？凡此等等，其间有没有重大缘由？你我可等一时，不可等永远也。"那日会商之后，两人分头督导东西长城，终于在不到一个月的时日里完成了最后的收尾工程，迎来了今日的长城大合龙。

"万里长城合龙大典，起乐——！"

司礼大将的长呼伴随着齐鸣的金鼓悠扬的长号，伴随着万千民众欢呼，淹没了群山草原，也惊醒了沉浸在茫然思绪中的蒙恬与扶苏。两人肃然正色之际，司礼大将的长呼又一波波随风响彻了山塬："监军皇长子，代皇帝陛下祭天——！"片刻之间，牧民们停止了歌舞，黔首们停止了欢呼，牛羊们停止了快乐的嘶鸣，大草原静如幽谷了。扶苏从烽火台的大纛旗下大步走到了垛口前的祭案，向天一拜，展开竹简宣读祭文："昊天在上，嬴扶苏代皇帝陛下伏惟告之：大秦东出，一统

华夏，创制文明，力行新政，安定天下。北边胡患，历数百年，匈奴泛滥，屡侵中国！为佑生民，筑我长城。西起临洮，东至辽东，绵延万里，以为国塞！祈上天佑护，赖长城永存，保我国人，太平久远——！”扶苏悠长的话音尚在回荡，山地草原便连绵腾起了皇帝万岁长城万岁的山呼海啸般的呐喊。

“大将军合龙长城——”良久，司礼大将的传呼又随风掠过了草原。

号角金鼓中，白发苍髯的蒙恬凝重举步，从烽火台大纛旗下走到了待合的龙口前。两名身披红帛的老工师，引领着两名赤膊壮汉，抬来了一方红布包裹的四方大石，端端正正地搁置在龙口旁的大案上。蒙恬向老工师深深一躬，向两赤膊后生深深一躬，向红布大石深深一躬，遂双手抱起大石，奋然举过头顶，长喊了一声：“陛下！万里长城合龙也——！”吼声回荡间，红布大石轰然夯进了万里长城最后的缺口……骤然之间，满山黔首举起了铁耒欢呼雀跃如森林起舞，人人泪流满面地呼喊着：“长城合龙了！黔首归田了！”随着黔首们的欢呼，合龙烽火台上一柱试放的狼烟冲天而起，烽火台下的大群牧民踏歌起舞，引来了茫茫草原无边无际的和声——

阴山巍巍　边城长长

南国稻粱　北国牛羊

黔首万千　汗血他乡

牧人水草　太平华章

穹庐苍苍　巨龙泱泱

华夏一统　共我大邦

那一日，蒙恬下令将军中存储的所有老酒都搬了出来，送酒的牛车络绎不绝。大军的酒，牧人的酒，黔首的酒，都堆放在烽火台下积

成了一座座小山。万千将士万千牧人万千黔首，人海汪洋地聚在酒山前的草原上，痛饮着各式各样的酒，吟唱着各式各样的歌，大跳着各式各样的舞，天南海北的种种语言汇集成了奇异的喧嚣声浪，天南海北的种种服饰汇集成奇异的色彩海洋，金发碧眼的匈奴人壮硕劲健的林胡人黝黑精瘦的东胡人与黑发黑眼黄皮肤的各式中原人交融得汪洋恣肆，酒肉不分你我，地域不分南北，人群不分男女老幼，一切都在大草原自由地流淌着快乐地歌唱着百无禁忌地狂欢着……

扶苏生平第一次大醉了。在烽火台下喧嚣的人海边际，扶苏不知不觉地离开了蒙恬，不知不觉地汇进了狂欢的人流。几大碗不知名目的酒汩汩饮下，扶苏的豪侠之气骤然爆发了，长久的阴郁骤然间无踪无影了。走过了一座又一座帐篷篝火，走过了一片又一片欢乐流动的人群，扶苏吼唱着或有词或无词的歌，大跳着或生疏或熟悉的舞，痛饮着或见过或没见过的酒，脸红得像燃烧的火焰，汗流得像涔涔的小河，心醉得像草地上一片片酥软的少女；笑着唱着舞着跑着跳着吼着躺着，不知道身在何方，不知道身为何人，不知道是梦是醒，不知道天地之伊于胡底！那一日的扶苏，只确切地知道，如此这般的快乐舒坦，如此这般的无忧无虑，在他的生命中是绝无仅有的。朦朦胧胧，扶苏的灵魂从一种深深的根基中飞升起来，一片鸿毛般悠悠然飘将起来，飘向蓝天，飘向大海，飘向无垠的草原深处……

蒙恬亲自带着一支精悍的马队，搜寻了一日一夜，才在阴山南麓的无名海子边发现了呼呼大睡的扶苏。那是镶嵌在一片火红的胡杨林中的隐秘湖泊，扶苏蜷卧在湖畔，身上覆盖着一层微染秋霜的红叶，两手伸在清亮的水中，脸上荡漾着无比惬意的笑容……当蒙恬默默抱起扶苏时，马队骑士们的眼睛都湿润了。随行医士仔细诊视了一阵，惊愕地说长公子是极其罕见的醉死症，唯有静养脱酒，旬日余方能痊愈。

蒙恬第一次勃然变色，对监军行辕的护卫司马大发雷霆，当即下令夺其军爵戴罪履职，若长公子再有此等失踪事端，护卫军兵一体斩首！那一刻，监军行辕的所有吏员将士都哭了，谁也没有抗辩说大将军无权处置监军大臣之部属。反倒是二话不说，监军帐下的所有吏员将士都摘去了胸前的军爵徽记，不约而同地吼了一句："甘愿受罚！戴罪履职！"

立即南下的谋划延期了。

忧心忡忡的蒙恬只有预作铺垫，等待扶苏恢复。此间，蒙恬连续下达了五道大将军令，将长城竣工的后续事宜轰轰然推开，务求朝野皆知。第一道将令，所有黔首营立即开始分批遣返民力，各营只留十分之一精壮，在大军接防长城之前看守各座烽火台；第二道将令，三十万大军重新布防，九原大营驻扎主力铁骑十万，新建辽东大营驻扎主力铁骑十万，其余十万余步骑将士以烽火台为基数，立即分编为数十个驻长城守军营；第三道将令，所有重型连弩立即开上长城各咽喉要塞段，粮草辎重衣甲立即开始向各烽火台运送囤积，以为驻军根基；第四道将令，修筑长城的黔首民力，若有适合并愿意编入军旅之精壮，立即计数呈报，分纳各营；第五道将令，以九原、云中、雁门、陇西、北地、上郡、上谷、渔阳、辽西、辽东十郡为长城关涉郡，以九原郡守领衔会同其余九郡守，妥善安置并抚恤在修筑长城中死伤的黔首民力及其家园。

五道将令之外，蒙恬又预拟了两道奏章，一道是在北方诸郡征发十万守边军兵，以为长城后备根基；一道是请皇帝下诏天下郡县，中止劳役征发并妥善安置归乡黔首。依据常例，这两道奏章蒙恬该当派出快马特使呈报咸阳，以使皇帝尽早决断。多少年来，这都是奋发快捷的秦国政风，无论君臣，谁也不会积压政事。然则，这次蒙恬却反其道而行之，非但没有立即发送奏章，而且将大将军令发得山摇地动，且有些不尽合乎法度的将令。蒙恬只有一个目的：九原大动静使

朝野皆知，迫使咸阳下书召见扶苏蒙恬。若如此动静咸阳依旧无动于衷，那便一定是国中有变皇帝异常，蒙恬便得强行入国了……

恰在此时，皇帝特使到了九原。

“何人特使？”一闻斥候飞报，蒙恬开口便问特使姓名。

“特使阎乐，仪仗无差！”

“阎乐？何许人也？”

“在下不知！”

蒙恬默然了。依据惯例，派来九原的特使历来都是重臣大员，除了皇帝亲临，更多的则是李斯蒙毅冯劫等，这个阎乐却是何人？以蒙恬对朝中群臣的熟悉，竟无论如何想不出如此一个足为特使的大臣究竟官居何职，岂非咄咄怪事？一时之间，蒙恬大感疑惑，带着一个五百人马队风驰电掣般迎到了关外山口。眼见一队旌旗仪仗辚辚逶迤而来，蒙恬既没有下马，也没有开口，五百马队列成一个森森然方阵横在道口。

“公车司马令特领皇命特使阎乐，见过九原侯大将军蒙公——！”

前方轺车上站起一人，长长地报完了自家名号，长长地念诵了蒙恬的爵位军职及天下尊称，不可谓不敬重，不可谓不合礼。熟悉皇城礼仪与皇室仪仗的蒙恬，一眼瞄过便知仪仗军马绝非虚假。然则，蒙恬还是没有下马，对方报号见礼过后也还是没有说话。几乎有顿饭时光，双方都冰冷地僵持着，对方有些不知所措，九原马队却一片森然默然。

“在下阎乐敢问大将军，如此何意也？”

“阎乐，何时职任公车司马令(注)？”蒙恬终于肃然开口。

“旬日前任职。大将军莫非要勘验印鉴？”对方不卑不亢。

“特使请入城。”蒙恬冷冷一句。

马队列开一条甬道，仪仗车马辚辚通过了。蒙恬马队既没有前导，也没有后拥，却从另一条山道风驰电掣般入城了。蒙恬入城刚刚在幕府坐定，军务司马便禀报说特使求见。蒙恬淡淡吩咐道：“先教他在驿馆住下，说待公子酒醒后老夫与公子会同奉诏。”军务司马一走，蒙恬立即召来王离密商，而后一起赶到了监军行辕。

扶苏虽然已经醒过来三五日了，然其眩晕感似乎并未消散，恍惚朦胧的眼神，飘悠不定的举止，时常突兀地开怀大笑，都令蒙恬大皱眉头。蒙恬每日都来探视两三次，可每次开口一说正事，扶苏便是一阵毫无来由的哈哈大笑：“蒙公啊蒙公，甚都不好，草原最好！老酒最好！陶陶在心，醉酒长歌——！”明朗纯真的大笑夹着两眶莹莹闪烁的泪光，蒙恬实在不忍卒睹，每次都长叹一声默然不言了。今日不同，蒙恬带来了王离，务必要使扶苏从迷幻中彻底摆脱出来醒悟过来振作起来。

“长公子！皇帝特使到了！”一进正厅，王离便高声禀报了消息。

“特使……特使……”扶苏凝望着窗外草原，木然念叨着似乎熟悉的字眼。

“皇帝，派人来了！父皇，派人来了！”王离重重地一字一顿。

“父皇！父皇来了？”扶苏骤然转身，一脸惊喜。

“父皇派人来了！特使！诏书！”王离手舞足蹈地比划着叫嚷着。

“知道了。聒噪甚。”

扶苏显然被唤醒了熟悉的记忆，心田深深陶醉其中的快乐神色倏忽消散了，脸上重现出蒙恬所熟悉的那种疲惫与郁闷，颓然坐在案前不说话了。蒙恬走过来肃然一躬：“长公子，国之吉凶祸福决于眼前，务请公子清醒振作说话。”扶苏蓦然一个激灵，倏地站起道：“蒙公稍待。”便大步走到后厅去了。大约顿饭辰光，扶苏匆匆出来了，一头湿漉漉的长发散披在肩头，一领宽大洁净的丝袍替代了酒气弥漫的汗衣，冷水沐浴之后的扶苏清新冷峻，全然没有了此前的飘忽眩晕朦胧木然。

“敢请蒙公赐教。”扶苏对蒙恬深深一躬，肃然坐在了对案。

“长公子，这位特使来路蹊跷，老夫深以为忧。”

“敢问蒙公，何谓特使来路蹊跷？”

“公子须知：这公车司马令，乃卫尉属下要职，更是皇城枢要之职，素由功勋军吏间拔任之。卫尉杨端和乃秦军大将改任，其属下要职，悉数为军旅大吏改任。皇帝大巡狩之前，公车司马令尚是当年王贲幕府之军令司马。其人正在年富力强之时，如何能在大巡狩之后骤然罢黜？皇帝陛下用人，若无大罪，断无突兀罢黜之理，而若此等要职触法获罪，我等焉能不知？今日这个阎乐，人皆闻所未闻，岂非蹊跷哉！”

“以蒙公所见，如此特使有何关联？”扶苏的额头渗出了一片细汗。

“人事关联，一时难查。”蒙恬神色很是沉重，“目下之要，乃是这道诏书。老臣揣测，皇城人事既有如此大变，皇帝必有异常……老臣

今日坦言：雄主尝有不测之危，齐桓公姜小白雄武一世，安知暮年垂危有易牙、竖刁之患矣！……”

“岂有此理！父皇不是齐桓公！不是！”扶苏突兀地拍案大吼起来。

“老臣但愿不是。”蒙恬的目光冷峻得可怕。

“蒙公之见，该当如何？”扶苏平静下来，歉意地一拱手。

“老臣与王离谋划得一策，唯须公子定夺。”

“王离，你且说。”扶苏疲惫地靠上了身后书架。

“公子且看，”王离将一方羊皮地图铺开在扶苏面前，“各方探知：皇帝行营目下依然在甘泉宫，且三公九卿俱已召去甘泉宫，整个甘泉山戒备森严，车马行人许进不许出。由此观之，朝局必有异常之变！蒙公与末将之策：立即秘密拘押特使，由末将率兵五万，秘密插入泾水河谷，进入中山要道，截断甘泉宫南下之路；而后蒙公统率五万飞骑南下，包围甘泉宫，请见皇帝陛下面陈国事；若有异常，蒙公靖国理乱，拥立公子即位！……”

“若，无异常，又当如何？”扶苏的脸色阴沉了。

“若无异常，”王离沉吟片刻，终于说了，“蒙公与末将自请罪责……”

“岂有此理！为我即位，王氏蒙氏俱各灭门么！”扶苏连连拍案怒形于色。

“公子，此间之要，在于朝局必有异常，已经异常。”蒙恬叩着书案。

“请罪之说，原是万一……”王离小心翼翼地补充着。

“万一？十万一也不可行！”扶苏的怒火是罕见的。

“若诏书有异，公子宁束手待毙乎！”蒙恬老泪纵横了。

“蒙公……”扶苏也哽咽了，“扶苏与父皇政见有异，业已使秦政秦法见疑于天下，业已使父皇倍感煎熬……当此之时，父皇带病巡狩天下，震慑复辟，纵然一时屈我忘我，扶苏焉能举兵相向哉！……蒙公与父皇少年相知，栉风沐雨数十年，焉能因扶苏而与父皇兵戎相见哉！……王氏一门，两代名将，戎马一生，未享尊荣劳顿而去，唯留王离袭爵入军，安能以扶苏进退，灭功臣之后哉！……蒙公蒙公，王离王离，勿复言矣！勿复言矣！……”扶苏痛彻心脾，伏案放声恸哭了。年轻的王离手足无措，抱着扶苏哭成了一团。

蒙恬长叹一声，踽踽去了。

次日清晨，扶苏衣冠整肃地走进了大将军幕府。疲惫郁闷的蒙恬第一次没有鸡鸣离榻，依然在沉沉大睡。护卫司马说，大将军夜来独自饮酒，醉得不省人事，被扶上卧榻时还微微有些发热。扶苏深感不安，立即唤来九原幕府中唯一的一个太医为蒙恬诊视。然则，就在太医走进幕府寝室时，蒙恬却醒来了。蒙恬没有问扶苏来意，草草梳洗之后，便提着马鞭出来了，对扶苏一点头便径自出了幕府。扶苏有些难堪，却又无话可说，只对护卫司马眼神示意，便跟着蒙恬出了幕府。可是，当护卫司马带着军榻与几名士兵赶来要抬蒙恬时，素来善待士卒如兄弟的蒙恬却突然暴怒了，一脚踢翻了军榻，一鞭抽倒了司马，大吼一声：“老夫生不畏死！何畏一酒！”丢下唏嘘一片的士卒们，腾腾大步走了出去。

当驿馆令迎进扶苏蒙恬时，特使阎乐很是愣怔了一阵。

昨日蒙恬的蔑视冷落，已经使阎乐大觉不妙。在这虎狼之师中，蒙恬杀了他当真跟捻死一只蚂蚁一般。阎乐不敢轻举妄动，既不敢理直气壮地赶赴监军行辕或大将军幕府宣读诏书，又不敢将此间情形密报甘泉宫。毕竟，九原并无明显反象，自己也还没有宣示诏书，蒙恬扶苏的确切应对尚不明白，密报回去只能显示自己无能。而这次重大差事，恰恰是自己立功晋身的最好阶梯，绝不能轻易坏事。反复思忖，阎乐决意不动声色，先看看再说，扶苏蒙恬都是威望素著的天下正臣，谅也不至于轻易反叛诛杀特使。

多年之前，阎乐原本是赵国邯郸的一个市井少年，其父开得一家酒肆，与几个常来饮酒的秦国商贾相熟。秦军灭赵大战之前，阎乐父亲得秦商劝告，举家秘密逃往秦国，在咸阳重开了一家赵酒坊。后来，得入秦老赵人关联介绍，阎父结识了原本也是赵人的赵高。从此，机敏精悍的阎乐进入了赵高的视线。三五年后，赵高将阎乐举荐到皇城卫尉署做了一名巡夜侍卫。赵高成为少皇子胡亥的老师后，阎乐又幸运地成了少皇子舍人。除了打理一应杂务，赵高给阎乐的秘密职司只有一个：探查所有皇子公主种种动静，尤其是与皇帝的可能来往。阎乐将这件事做得无可挑剔，将胡亥侍奉得不亦乐乎，赵高很是中意。皇帝大巡狩胡亥随行，阎乐却留在了咸阳，守着少皇子府邸，打理着种种杂务，也探查着种种消息。皇帝行营尚在直道南下时，阎乐便被赵高的内侍系统秘密送进了甘泉宫等候。唯其有阎乐的消息根基，赵高对咸阳大势很是清楚，对胡亥说：“咸阳公卿无大事，蒙毅李信无异常，不碍我谋。”甘泉宫之变后，阎乐一夜之间成了太子舍人，惊喜得连自己都不敢相信了。阎乐万万没有料到，更大的惊喜还在后面。

那夜，赵高与胡亥一起召来了阎乐。一入座，赵高沉着脸当头一问：“阎乐，可想建功立业？”阎乐立即拱手高声道：“愿为太子、恩公效犬马之劳！”赵高又是一问：“若有身死之危，子将如何？”阎乐赳赳高声：“虽万死不辞！”赵高点头，遂将以皇帝特使之身出使九原的使

命说了一番。阎乐做梦也没想过，自己这般市井之徒竟能做皇帝特使，竟能跻身大臣之列，没有丝毫犹豫便慨然应允了。于是，胡亥立即以监国太子之名，宣示了奉诏擢升阎乐为公车司马令之职，并以皇帝特使之身出使九原宣示皇帝诏书。阎乐始终不知道皇帝死活，却很清楚地知道自己该问甚不该问甚，涕泪唏嘘地接受了诏书，却始终没问一句皇帝的意思，而只向赵高请教能想到的一切细节。赵高细致耐心地讲述了种种关节，最要紧的一句话牢牢烙在了阎乐心头："发诏催诏之要，务求扶苏蒙恬必死！"最后，赵高显出了难得的笑意："子若不负使命，老夫便将胡娃嫁你了。"阎乐一阵狂喜，当即连连叩首拜见岳父，额头渗出了血迹也没有停止。赵高没有制止他，却倏地沉了脸又是一句："子若不成事，老夫也会叫你九族陪你到地下风光。"

阎乐没有丝毫惊讶，只是连连点头。阎乐对赵高揣摩得极透——阴狠之极却又护持同党，只要不背叛不坏事，赵高都会给追随者意想不到的大利市；假若不是这般阴狠，大约也不是赵高了。那个胡娃，原本是一个匈奴部族头领的小公主，金发碧眼别有情致，可自被以战俘之身送进皇城，一直只是个无所事事的游荡少女。日理万机的皇帝极少进入后宫女子群，这个胡娃也从来没有遇见过皇帝。后来，熟悉胡人也喜欢胡人的赵高，便私下将这个孤魂般游荡的少女认作了义女；一个适当的时机，赵高又请准了皇帝，将这个胡女正式赐给他做了女儿。自从认识了这个胡娃，阎乐大大地动心了，几次欲向赵高请求婚嫁，都没敢开口，以致魂牵梦萦不能安宁。特使事若做成，既成大臣，又得美女，何乐而不为也！若自己不成事而死，活该命当如此；上天如此机遇，你阎乐都不能到手，不该死么？这便是熟悉市井博戏的阎乐——下赌注不惜身家性命，天杀我自认此生也值。

战国疲（痞）民者，大抵如是也。

……

依着对皇子与高位大臣宣诏的礼仪，阎乐捧着铜匣恭敬地迎出了正厅。扶苏与蒙恬一走进庭院，阎乐立即深深一躬：“监军皇长子与大将军劳苦功高，在下阎乐，深为景仰矣！”阎乐牢牢记得赵高的话：依据法度，特使不知诏书内容，宣诏前礼敬宜恭谨。扶苏一拱手淡淡道：“特使宣诏了。”阎乐一拱手，恭敬地诺了一声，便在随从安置好的书案上开启了铜匣，捧出了诏书，高声念诵起来：

朕巡天下，制六国复辟，惩不法兼并，劳国事以安秦政。今扶苏与将军蒙恬，将师数十万以屯边，十有余年矣！不能进而前，士卒多耗，无尺寸之功，乃反数上书直言，诽谤朕之所为。扶苏以不能罢归为太子，日夜怨望。扶苏为人子，不孝，其赐剑以自裁！将军蒙恬与扶苏居外，不匡正，安知其谋？为人臣不忠，其赐死！兵，属裨将王离。始皇帝三十七年秋

阎乐虽然始终没有抬眼，声音颤抖如风中落叶，却显然地觉察到了庭院气息的异常。几名随行的司马与护卫都惊愕得无声无息，公子扶苏的脸色急剧地变化着，始而困惑木然，继而惶恐不安，终至悲怆莫名地扑倒在地放声恸哭……白发苍髯的蒙恬则一直惊讶地沉思着，

面色铁青双目生光，炯炯直视着阎乐。

“蒙公，此乃陛下亲封诏书……”阎乐一时大见心虚。

“特使大人，老夫耳聋重听，要眼看诏书。”蒙恬冷冰冰一句。

“诺。敢请蒙公过目。”阎乐双手恭敬地递上了诏书。

蒙恬接过诏书，目光一瞄面色骤然苍白了。诏书不会是假的，皇帝陛下的亲笔字迹更不会是假的。毕竟，蒙恬是太熟悉皇帝的写字习惯了。虽然如此，蒙恬还是无论如何不能相信这道诏书是皇帝的本心，除非皇帝疯了，否则决然不会让自己的长子与自己的根基重臣一

起去死，不会，决然不会！如此诏书，绝不能轻易受之，一定要南下咸阳面见皇帝……

“敢问蒙公，有何见教？”阎乐不卑不亢。

“老夫要与特使一起还国，面见陛下！”“依据法度，蒙公此请，在下不敢从命。”“阎乐，要在九原乱命，汝自觉行么？”蒙恬冷冷一笑。“在下奉诏行事，绝非乱命。”

“好个奉诏。”蒙恬面色肃杀，“唯其无妄，足下何急耶？”

“蒙公业已亲自验诏，此说似有不妥。”阎乐见扶苏仍在哀哀哭泣，实在吃不准这位最是当紧的人物作何应对，一时不敢对蒙恬过分相逼；毕竟这是九原重兵之地，扶苏更是声望卓著的皇长子，若扶苏也强硬如蒙恬，要挟持他南下面见皇帝陈情，阎乐便想脱身都不能了；那时，阎乐是注定地要自认晦气了，一切美梦都注定地要破灭了……

“蒙公，不需争了。”此时，扶苏终于站起来说话了。

“长公子……”阎乐捧起诏书，却没有再说下去。

“扶苏奉诏……”扶苏木然地伸过了双手。

“且慢！”蒙恬大喝一声，一步过来挡住了扶苏。

“蒙公……我心死矣！……”扶苏一声哽咽。

“公子万莫悲伤迷乱。”蒙恬扶住了扶苏，肃然正色道，“公子且听老臣一言，莫要自乱方寸。公子思忖：皇帝陛下乃超迈古今之雄主，洞察深彻，知人善任，生平未出一则乱国之命。陛下使你我率三十万大军北击匈奴、修筑长城，此乃当今天下第一重任也！陛下若心存疑

虑，你我岂能手握重兵十余年耶！诏书说你我无尺寸之功，能是陛下之言么？更有一则，天下一统以来，大秦未曾罢黜一个功臣，陛下又岂能以些须之错，诛杀本当作为储君锤炼的皇长子？岂能诛杀如老臣一般之功勋重臣？今日一道诏书，一个使臣，并未面见陛下，安知其中没有异常之变哉！……公子当清醒振作，你我当面见陛下！若陛下当面明白赐死，老夫何惧哉！公子何惧哉！若陛下万一……你我之死，岂非陷陛下于昏君之境哉！”

“父皇罪我，非一日矣……”扶苏哽咽着，犹疑着。

“蒙恬！你敢违抗皇命么！”阎乐眼见转机，当即厉声一喝。

蒙恬一阵大笑，戟指高声道：“特使大人，老夫之功，至少抵得三五回死罪，请见陛下岂容你来阻挡？来人！扶监军皇长子回归行辕！”司马卫士们一声雷鸣般吼喝，立即风一般簇拥着扶苏出了驿馆庭院。蒙恬转身冷笑道：“老夫正告特使大人，近日匈奴常有骚扰劫掠之举，特使若派信使出城，被胡人掳去泄我国事机密，休怪老夫军法无情！”一言落点，蒙恬腾腾大步去了。阎乐擦了擦额头冷汗，长吁一声，颓然跌坐在了石阶上。

蒙恬扶苏回到幕府，扶苏只一味地木然流泪，对蒙恬的任何说辞都不置可否。蒙恬无奈，只有亲自带着司马护卫将扶苏送回了监军行辕。蒙恬做了缜密的安置：在行辕留下了唯一的太医，又对护卫司马低声叮嘱了诸多事项，严令长公子身边不能离人，若长公子发生意外，行辕护卫将士一体军法是问。诸般安置完毕，蒙恬才踽踽去了。

当夜，蒙恬踟蹰林下，不能成眠。

反复思忖，扶苏似乎是很难振作了，要扶苏与他一起南下也似乎是很难付诸实施了。而若扶苏一味悲怆迷乱，蒙恬一人则孤掌难鸣。蒙毅没有只字消息，国中一班甘苦共尝的将军大臣们也没有只字消

息，交谊笃厚的丞相李斯也没有只字消息；一国大政，似乎突然将九原重镇屏蔽在坚壁之外，这正常么？绝不正常！如此情势只能说明，咸阳国政确实有变，且不是小变。而变之根基，只在一处，这便是皇帝果真如齐桓公那般陷入了病危困境，已经没有出令能力了，否则，任何人不能如此乖戾地颠倒乾坤。当此情势，蒙恬反复思谋，自己手握重兵，决意不能任这班奸佞乱国乱政。蒙恬将国中大臣们一个一个想去，人人都是奋发热血的功勋元老，没有一个可能乱国；毕竟，乱国者必有所图，这些重臣果然乱国，其结局只能是身败名裂，重臣们岂能没有如此思量？尽管，蒙恬一时无法断定谁是目下变局的轴心，然有一点似乎是明白无误的：至少，皇帝陛下在某种势力的某种聒噪之下，一时暴怒失心了。当年的秦王嬴政，不就是因了疲惫过甚烦躁过甚之时，被嬴秦元老们鼓噪得发出了荒诞的逐客令么？因太后事连杀七十余人，以致谏者尸身横满大殿三十六级白玉阶，不也是秦王抑郁过甚暴怒过甚么？再想起当年扑杀太后与嫪毐的两个私生子，攻灭赵国后的邯郸大杀戮，每次都是皇帝在暴怒失常下的失常决断。也就是说，皇帝不可能没有失心之时，虽然极少，然毕竟不是永远不可能。几年来，皇帝暗疾频发，暴怒失常也曾有过几次，包括突然掌掴扶苏那一次；据蒙毅说，尤其在方士逃匿之后，皇帝病况愈加反复无常，时常强忍无名怒火郁闷在心；当此情形之下，皇帝也确实可能一时失心而做出连自己也无法控制的荒诞决断。是的，此等可能也是必须想到的……

“目下情势，以先行复请为急务，后策另行谋划。”

终于，蒙恬在纷乱的思绪中理出了头绪。扶苏业已悲怆迷乱，不能指望他做主心骨了；相反，倒是要立即着手保下扶苏性命；只要扶苏不死，便一定能清醒过来，而只要扶苏清醒，则大局便一定能够扭转过来。对此，蒙恬深信不疑。毕竟，扶苏的品格才具声望，无一不是天赋大秦的雄杰储君。唯其如此，便得立即复请，在复请之中等待转机。复请者，就原本诏书再度上书申辩，以请求另行处置也。复请

之可行，在于特使无法阻拦，纵然特使阻拦，蒙恬也可以强行为之；譬如大臣在法场高呼刀下留人，而后立即上奏请求重新勘审，而行刑官难以强行杀人一般。如此谋划之要害，在于震慑特使阎乐，使其不能相催于扶苏。而这一点，蒙恬更是放心。不需蒙恬自己出面，只要一个愿意出去，有着拼死护卫统帅传统的老秦热血骑士，是决然不会给阎乐好看的。倒是蒙恬要再三叮嘱这些骑士，不能越矩过分。在复请之间，既可等待扶苏清醒，又可与王离秘密谋划后续重大对策。也就是说，先复请保住扶苏，再谋划后续应对，不失为目下妥善对策。

四更时分，蒙恬踏着秋霜落叶回到了书房。提起大笔，思绪翻涌，蒙恬止不住的热泪洒满了羊皮纸——

复请诏命书

老臣蒙恬启奏陛下：长城合龙大典之日，突逢特使捧诏九原，赐老臣与监军皇长子扶苏以死罪自裁。皇长子悲怆迷乱，老臣莫知所以，故冒死复请：臣自少年追随陛下，三十余年致力国事效命疆场，深蒙陛下知遇之恩，委臣三十万重兵驱除匈奴之患，筑万里长城以安定北边。陛下尝使皇长子少时入军九原，以老臣为督导重任，辄委老臣以身后之事。臣每思之，无时不奋然感怀。何时不数年，皇长子正在奋发锤炼才德俱佳之际，老臣正在整肃边地之时，陛下却责老臣与皇长子无尺寸之功、无匡正之力，赐老臣与皇长子以死哉！老臣死不足惜，皇长子更欲奉诏自裁。然，老臣为大秦新政远图计，强阻皇长子不死，并复请陛下：扶苏皇长子深孚天下人望，正堪国之大统，今卒然赐死，陛下宁不思文明大业之传承乎！宁不思天下边患之泛滥乎！老臣直言，陛下素常明察烛照，然亦有万一暴怒之误，当年逐客令之误陛下宁忘哉？陛下明察：老臣可死，秦之将军若一天星斗；扶苏不可死，秦之后来雄主唯此一人耳！老臣唯恐陛下受奸人惑乱，一时失察而致千古之恨，故强固复请，敢求免扶苏之死，并明立扶苏为太子，以安定大局。陛下果然明察照准，老臣可当即自裁，死而无憾

矣！陛下若心存疑虑，愿陛下召老臣咸阳面陈，或复明诏，老臣当坦陈无讳。

草原长风送来阵阵鸡鸣时，蒙恬搁下了大笔。

原本，蒙恬尚打算给李斯一信，请李斯设法匡正皇帝陛下之误断，然终于没有提笔。在满朝大臣中，蒙恬与王翦、李斯渊源最深。王氏、蒙氏、李氏，既是最早追随秦王的三大栋梁人物，也是帝国时期最为显赫的三大功勋家族。虽说李斯因吕不韦原因多有跌宕，入庙堂用事的时间稍晚，但若以秦王问对为开端，则无疑是秦王早已谋定的庙堂之才。而无论是王翦还是李斯，都是少年蒙恬为少年秦王发掘引荐的。蒙恬的竭诚举才，大大改变了蒙氏家族素不斡旋人事的中立君子之风，使蒙氏家族不期成为秦王新政集团的"制弓鱼胶"。然则，蒙氏声望日隆的同时，也有着常人难以体察的难堪。

这种难堪，恰恰来自李斯方面。

在帝国三大功勋家族中，蒙氏兄弟与王氏父子坦诚和谐，其笃厚的交谊与不自觉的默契，几乎是水乳交融的。王翦年长，对君对臣对国事，都有进退斡旋之思虑，故在以年轻奋发之士为主的秦国庙堂重臣中，颇显世故之风。然则，蒙恬与王翦交，却始终是心底踏实的。因为，王翦秉性有一种无法改变的根基——对大事绝不让步。也就是说，王翦对非关大局的小事不乏虚与周旋，然对关乎邦国命运的大事，身为大臣的王翦却是最为强硬的。这一点，王贲犹过其父。当年的灭赵灭燕大战，王翦都曾与以秦王为轴心的秦国庙堂决策有过关键问题上的不同决断，每次王翦都坚执不变；灭楚大战更是如此，秦王可以不用老臣，唯用老臣，便得以老臣决事。王翦可以等待，但王翦绝不会退让。这便是蒙恬与王氏父子相交之所以心底踏实的根本原因。蒙恬确信，若王翦王贲父子任何一人在世，甘泉宫之谜都会迅速揭开，甚或根本不会发生。王翦大哥，或许迂回一些，或许平稳一些，但终归不会听任奸佞误国。若是王贲兄弟，则会毫不犹豫地强行

进见，谁敢拦挡，王贲的长剑会确定无疑地洞穿他的胸膛。天赋王氏父子于大秦，一大奇观也。灭六国之中，王翦打了所有的大仗长仗，提举国之兵与敌国经年相持，几乎是非王翦莫属。而王贲则打了所有的奇仗硬仗疑难仗，飞骑一旅驰驱万里，数万之众摧枯拉朽，每战皆令人目眩神摇，雷电之战几无一人可与王贲匹敌。战风迥异，政风也迥异。王翦对于国事，可谓大谋善虑，极少关注非关总体之政务。王贲则恰恰相反，从不过问大局，也不谋划大略，只醉心于将一件件交给自己的政事快捷利落地办好。王贲以将军之身而能居三公太尉之职，非独功勋也，亦见才具也。当然，论根基才具甚或功劳，蒙恬做太尉，似比王贲更适合。然则，蒙恬对王贲没有丝毫的嫉妒，反倒是深以此为皇帝用人之明。若为太尉，蒙恬岂有北却匈奴之大业绩哉！……此刻，蒙恬念及王氏父子．心头便是一阵阵悸动，国难在前，无人可与并肩，殊为痛心也！上天早丧王氏父子于大秦，莫非果真意味着天下将有无可挽回之劫难么?

蒙恬与李斯的来往，却有着一种难以言说的隐隐隔膜。

与王翦相比，李斯的斡旋缺乏一种深层的力度。在蒙恬的记忆中，李斯从来没有坚持过什么。无论是长策大谋，无论是庙堂事务，李斯即或明确地申述了主张，只要有大臣一力反对，李斯都是可以改变的。当然，若是秦王皇帝持异议，那李斯则一定会另行谋划，直到君臣朝会一致认同为止。与李斯交，谈话论事从来都很和谐顺当，可在蒙恬心头，却总有一种不能探底的隐隐虚空感。蒙恬是同时结识李斯与韩非的。蒙恬更喜欢孤傲冷峻而又不通事理的韩非，无论与韩非如何争吵得面红耳赤，蒙恬还是会兴冲冲地捧着一坛酒再次去纠缠韩非。根本原因只在一处，韩非胸无城府，结结巴巴的言辞是一团团透明的火焰！后来，当蒙恬看到《韩非子》中解析防奸术的几篇权谋论说时，几乎惊愕得无以言说了——能将权术阴谋剖析得如此透彻，却又在事实上对权术阴谋一窍不通，人之神异岂能言说哉！虽然如此，蒙恬还是喜欢韩非，尽管他后来也赞同了杀韩非……韩非与李斯，是

两类人。在蒙恬看来，李斯生涯中最耀眼的爆发便是《谏逐客书》，孤身而去，义无反顾地痛陈秦政错失，一举扭转了刚刚起步的秦国新政濒于毁灭的危境，可谓乾坤之功也。也是从那时开始，李斯奠定了朝野声望，尤其奠定了在入秦山东人士中的巨大声望。应该说，这是李斯人生中唯一的一次坚持。可是，蒙恬从李斯后来的作为中，却总是嗅出一种隐隐的异味：《谏逐客书》并非李斯之本性强毅的体现，而是绝望之时的最后一声呐喊。在帝国文明新政的创制中，李斯确实淋漓尽致地挥洒了大政之才，堪称长策伟略之大手笔。李斯领政，所有大谋长策之功皆归皇帝，所有错失之误皆归丞相府承担，极大维护了皇帝陛下神圣般的威权声望，你能说李斯没有担待？然则，蒙恬却分明地体察到，他对李斯的那种隐隐感觉，王贲也有。那是一次军事会商，蒙恬说到了李斯的主张与秦王一致，王贲的嘴唇只撇了一下而已。王贲一句话也没说，此后也从来没有在蒙恬面前说起过李斯。虽然如此，仅仅是这一撇嘴，蒙恬却明白地感受了王贲的心声。越到后来，蒙恬对李斯的这种不安的感觉便越是鲜明起来。震慑山东复辟的大政论战中，皇帝对六国贵族的怒火显而易见，李斯便立即提出了“以法为教，以吏为师”的焚书令，后来又坚执主张坑杀儒生；其时，李斯对回到咸阳襄助政事而反对震慑复辟过于严苛的扶苏很是冷落；李斯明知一直沉默的蒙恬也是扶苏之见，却从未与蒙恬做过任何磋商……凡此等等，蒙恬都深觉不可思议。以他对李斯秉性才具的熟悉，李斯为政不当有如此铁血严酷之风。然则，李斯一时间如此强硬，强硬得连皇帝陛下都得在焚书令上只批下了“制曰可”三个字的宽缓决断，而不是以“诏曰行”的必行法令批下。李斯如此强硬，实在是一个匪夷所思的突兀变化，蒙恬难以揣测其中缘由，又因不欲牵涉扶苏过深而不能找李斯坦诚会商，这道阴影便始终隐隐地积在了心头……不知从何时开始，蒙恬与李斯的来往越来越少了。甚或，在朝的蒙毅与李斯的来往也颇见生疏了。事实上，蒙恬从军，李斯从政，相互交织的大事又有太尉府，大政会商之实际需要也确实不多。然则，这绝非生疏的根本原因。生疏淡漠的根本，在于李斯对扶苏与蒙氏兄弟的着意回

避，也在于蒙氏兄弟对这种着意回避的或多或少的蔑视。蒙恬为此很感不是滋味，可一时找不到合适的时机与李斯叙说。

在这难堪仍在继续的时日，蒙恬从蒙毅的只言片语中得知：皇帝大巡狩之前，李斯的心绪似乎很是沉重。蒙毅揣测，一定是王贲临终时对皇帝说出了自己对李斯的评判，而皇帝一定是对李斯有了些许流露。蒙恬相信蒙毅所说的李斯的郁闷沉重，但却严厉斥责了蒙毅对皇帝的揣测。蒙恬坚信：皇帝绝不会疑忌李斯，纵然有所不快，也不会流露出足以使李斯突感压力的言辞来。这不是皇帝有城府，而是皇帝有人所不及的大胸襟。果然如此，李斯郁闷沉重又能来自何方……

蒙恬没有为此花费更多的心思，纵然百般思虑，依然一团乱麻。这便是蒙恬，料人多料其善，料事多料其难，凡事举轻若重，筹划尽求稳妥第一。唯其如此，蒙恬不善防奸，又很容易将简单之事趋向繁难复杂。此刻，蒙恬的思忖便是各方兼顾：首先，是不能拉扶苏与自己共同复请，而要自己单独复请，以使皇帝对扶苏的怒气不致继续；其次，是自己的复请书又必须主要为扶苏说话，而不是为自己辩护；再次，自己复请期间，必得设法保护扶苏不出意外事端；再再次，当在此危难之际，既不能牵涉蒙毅，也不能牵涉李斯，不能与两人互通消息，更不能请两人襄助；毕竟，自己有可能触犯皇帝，也有可能触犯秦法，牵涉蒙毅李斯于国不利，于蒙毅李斯本人也不利。

…… 霜雾弥漫的黎明时分，九原幕府的飞骑特使马队南下了。清晨卯时，蒙恬将《复请书》副本送到了驿馆特使庭院。阎乐看

罢复请书，沉吟了好一阵方沉着脸道：“蒙公欲我转呈皇帝，须得有正印文书。”蒙恬淡淡道：“上书复请，不劳足下。老夫是要特使知道，九原之行，足下要多住些许时日了。”阎乐突然惶急道：“蒙恬，你敢拘押本使么！”蒙恬冷冷道：“老夫目下无此兴致。只是足下要自家斟酌言行。”说罢大踏步径自去了。

阎乐望着蒙恬背影，一时心头怦怦大跳。阎乐此刻已经很明白，这件事已经变得难办起来，难办的要害是蒙恬。这老蒙恬久掌重兵，他不受诏你还当真无可奈何。然则，此事也有做成的可能。此种可能在于两个根本：一则是蒙恬依然相信皇帝陛下在世，此点最为要害，否则一切都将面目全非；二则是扶苏远不如蒙恬这般强硬，若扶苏与蒙恬一样强硬，只怕事态也是面目全非。有此两个根基点，大事尚可为之，阎乐还值得再往前走走。

“禀报特使，监军行辕无异常，扶苏昏睡未醒。”正在此时，阎乐派出的随监吏回来禀报消息了。随监吏者，随同

“罪臣”督导诏书实施之官吏也。秦国法政传统：举凡国君派特使下诏，特使有督导诏书当即实施之权；若是治罪诏书，则特使必得亲自监察以诏刑处置，事后将全部情形上书禀报。依此法政传统，阎乐此来为特使，自有督刑之权。然则情势有变，“罪臣”不奉诏而要复请等待重下诏书，特使便有亲自或派员跟随进入“罪臣”官署监察其行迹之权，此谓随监。蒙恬扶苏何许人也，威势赫赫甲士重重，阎乐深恐自保不能，当然不会亲自随监两家；故，只各派出两名随行文吏随监两府。如此依法正常之随监，蒙恬扶苏自然不当拒绝。清晨来向阎乐禀报者，便是随监监军行辕的一名随监吏。

吏员说，监军行辕戒备森严，两名随监吏只能一外一内；外边一人在辕门庭院，只能在两层甲士间转悠；进入内室的他，只能镶嵌在四名甲士之间守候在扶苏寝室之外；寝室之内，只有两名便装剑士与一名贴身军仆、一位老太医。吏员说，直到四更，扶苏寝室尚有隐隐哭泣之声，天将拂晓之时哭声便没了；之后老太医匆匆出来片刻，又匆匆进去了，出来时两手空空，进去时捧了一包草药；至于清晨，扶苏寝室仍无动静。

“清晨时分，蒙恬未去监军行辕？”阎乐目光闪烁着。

“没有。在下揣测：行辕动静，司马会向蒙恬及时禀报。”

“扶苏有无早膳？”

“没有。在下揣测：一日一夜，扶苏水米未沾。”

“好！你随我来。”阎乐一招手，将那个随监吏领进了特使密室。

片时之后，随监吏带着一个须发灰白的老吏匆匆出了驿馆，到监军行辕去了。阎乐的谋划是：对蒙恬无可奈何，索性示弱放手，以示对功勋大臣的敬重，如此或可麻痹蒙恬不找特使纠缠；对扶苏，则要攻其迷乱之时，绝不能放松。

监军行辕的随监吏刚走，大将军幕府的随监吏便回来禀报了。幕府随监吏说，大将军幕府尚算礼遇，他们两人只能在正厅坐待，蒙恬或在庭院转悠，或在书房操持，他两人一律不能跟随不能近前，一夜无事。如此情形阎乐早已料到，听罢只问了一句，方才蒙恬回府没有？随监吏说没有。阎乐立即吩咐随监吏回幕府探查，蒙恬究竟到何处去了？午膳时分，幕府随监吏回报，说裨将王离于大约一个时辰之前进入幕府，与蒙恬书房密会片刻，两人已经带一支马队出幕府去了。片刻之后，阎乐着意撒在城外的吏员禀报说，蒙恬马队向阴山大营去了，王离没有一起出城。阎乐一阵欣喜，心头立即浮现出一个新的谋划。秋日苦短，倏忽暮色降临。初更时分，阎乐打出全副特使仪仗，车马辚辚开抵监军行辕。护卫司马拦阻在辕门之外，一拱手赳赳高声道：“末将未奉大将军令，特使大人不得进入！”阎乐一脸平和一脸正色道：“本使许大将军复请，已是特例。本使依法督诏，大将军也要阻拦么？”护卫司马道：“特使督诏，业已有随监吏在，特使大人不必多此一举！”阎乐一亮特使的皇帝亲赐黑玉牌道：“本使只在庭院督诏片刻，纵使大将军在，亦不能抗法！若足下执意抗法，则本使立即上书陛下！”护卫司马道：“现武成侯正在行辕，容在下禀报。”说罢匆匆走进了行辕。片刻之后，护卫司马大步出来一拱手道：“特使请。”

朦胧月色之下，大庭院甲士层层。阎乐扶着特使节杖，矜持地走进了石门。年轻的王离提着长剑沉着脸伫立在石阶下，对走进来的阎乐丝毫没有理睬。阎乐上前一拱手道：“陛下以兵属武成侯，武成侯宁负陛下乎！”王离沉声道：“足下时辰不多，还是做自家事要紧。”阎乐不敢再硬碰这个从未打过交道的霹雳大将王贲的儿子，一挥手吩咐随行吏员摆好了诏案，从案头铜匣中捧出了那卷诏书，一字一字地拉长声调念诵起来，念到“扶苏为人子不孝，其赐剑以自裁”时，阎乐几乎是声嘶力竭了。诏书念诵完毕，阎乐又高声对内喊道：“扶苏果为忠臣孝子，焉得抗诏以乱国法乎！扶苏不复请，自当为天下奉法表率，焉得延宕诏书之实施乎！……”

“够了！足下再喊，本侯一剑杀你！”王离突然暴怒大喝。“好好好，本使不喊了。赐剑。”阎乐连连拱手，又一挥手。

依着法度，诏书云赐剑自裁，自然是特使将带来的皇帝御剑赐予罪臣，而后罪臣以皇帝所赐之剑自裁。那日因蒙恬阻挠，未曾履行“赐剑”程式，扶苏便被蒙恬等护送走了。以行诏程式，阎乐此举合乎法度，谁也无法阻挠。虽则如此，阎乐将皇帝御剑捧到阶下时，还是被王离黑着脸截了过去，递给了身后的监军司马。阎乐还欲开口，王离却大手一挥，四周甲士立即逼了过来，阎乐只得悻悻去了。

次日清晨，当蒙恬飞马赶回时，九原已经在将士哭声中天地翻覆了。

在城外霜雾弥漫的胡杨林，王离马队截住了蒙恬。王离泪流满面，哭得声音都嘶哑了。王离说，阎乐的赐剑一直在司马手里，他也一直守护在扶苏的寝室之外；夜半之时，阎乐的随监老吏在寝室外只喊了一声“扶苏奉诏”，便被他一剑杀了；分明寝室中没有动静，军仆与太医一直守在榻侧，两名便装剑士一直守在寝室门口，可就在五更鸡鸣太医诊脉的时候，长公子已经没有气息了；王离闻讯飞步抢进，亲自揭开了扶苏的丝绵大被，看见了那柄深深插进腹中的匕首……王

离说，惊慌失措的太医在扶苏全身施救，人没救过来，却意外地在扶苏的贴身短衣中发现了一幅字迹已经干紫的血书——

抗命乱法，国之大患。扶苏纵死，不负秦法，不抗君命。

蒙恬捧着那幅白帛血书，空洞的老眼没有一丝泪水。

直到血红的阳光刺进火红的胡杨林，蒙恬依旧木然地靠着一棵枯树瘫坐着，比古老的枯木还要呆滞。无论王离如何诉说如何劝慰如何愤激如何悲伤，蒙恬都没有丝毫声息。人算乎，天算乎，蒙恬痛悔得心头滴血，却不知差错出在何处。阎乐相逼固然有因，然看这干紫的血书，扶苏显然是早早便已经有了死心，或者说，扶苏对自己的命运有着一种他人无法体察的预感。扶苏这幅血书，虽只寥寥几句，其意却大有含义，甚至不乏对蒙恬的告诫。血书留下了扶苏领死的最真实的心意：宁以己身之死，维护秦法皇命之神圣；也不愿强行即位，以开乱法乱政之先河。身为皇帝长子，事实上的国家储君，赤心若此，夫复何言哉！蒙恬实在不忍责难扶苏缺少了更为高远的大业正道胸襟，人已死矣，事已至此矣，夫复何言哉！

蒙恬所痛悔者，是自己高估了扶苏的强韧，低估了扶苏的忠孝，更忽视了扶苏在长城合龙大典那日近乎疯狂的醉态，忽视了覆盖扶苏心田的那片累积了近三十年的阴影。那阴影是何物？是对庙堂权力斡旋的厌倦，是对大政方略与纷繁人事反复纠缠的迷茫，是对父皇的忠诚遵奉与对自己政见的笃信所萌生的巨大冲突，是植根于少年心灵的那种伤感与脆弱……而这一切，都被扶苏的信人奋士的勃勃豪气掩盖了，也被蒙恬忽视了。蒙恬也蒙恬，你素称虑事缜密，却不能觉察扶苏之灵魂的迷茫与苦难，若非天算大秦，岂能如此哉！

直到昨日，蒙恬还在为扶苏寻觅着最后的出路。他飞骑深入了阴山草原，找到了那个素来与秦军交好的匈奴部族，与那个白发苍苍却又壮健得胜过年轻骑士的老头人商定：将一个目下有劫难的后生送到

草原部族来，这个后生是他的生死之交，他不来接，老头人不能放他走，当然更不能使他有任何意外。老头人慷慨地应诺了，举着大酒碗胸脯拍得当当响：“蒙公何须多言！蒙公生死之交，也是老夫生死之交！只要后生来，老夫便将小女儿嫁他！老夫女婿是这草原的雄鹰，飞遍阴山，谁也不敢伤他！”……蒙恬星夜赶回，便要将迷乱悲怆的扶苏立即秘密送进草原，而后他便与王离率五万飞骑南下甘泉宫了……一切都安置好了，最要紧的扶苏却没有了，人算乎，天算乎！

“蒙公，三十万大军嗷嗷待命，你不说话我便做了！”

在王离的愤激悲怆中，蒙恬终于疲惫地站了起来，疲惫地摇了摇手，喑哑颤抖的声音字斟句酌：“王离，不能乱国，不能乱法。唯陛下尚在，事终有救。”王离跌脚愤然道：“蒙公何其不明也！长公子已死，阎乐更要逼蒙公死！栋梁摧折，护国护法岂非空话！”蒙恬冷冰冰道：“老夫不会死。老夫宁可下狱。老夫不信，皇帝陛下能不容老夫当面陈述而杀老夫。”王离大惊道：“蒙公！万万不可！皇帝业已乱命在先，岂能没有昏乱在后……”“王离大胆！”蒙恬被王离的公然指斥皇帝激怒了，满面通红声嘶力竭地喊着，“陛下洞察深彻，岂能有连番昏乱！不能！决然不能！”

王离不说话了。

蒙恬也不说话了。

……

三日之后，阴山大草原见证了一场亘古未见的盛大葬礼。

扶苏身死的消息，不知是如何传开的。昼夜之间，沉重呜咽的号角响彻了广阔的山川，整个大草原震惊了，整个长城内外震惊了。正在寻觅窝冬水草地的牧民们中止了迁徙流动，万千马队风驰电掣般从

阴山南北的草原深处向一个方向云集；预备归乡的长城民力纷纷中止了南下，万千黔首不约而同地改变了归乡路径，潮水般流向了九原郊野……第三日清晨，当九原大军将士护送着灵车出城时，山峦河谷的情境令所有人都莫名震撼了。霜雾弥漫之下，茫茫人浪连天而去，群峰是人山，草原是人海，多姿多彩的苍黄大草原，第一次变成了黑压压黔首巾与白茫茫羊皮袄交相涌动的神异天地。无边人海，缓缓流淌在天宇穹庐之下的广袤原野，森森然默默然地随着灵车漂移，除了萧瑟寒凉的秋风长啸，几乎没有人的声息。渐渐地，两幅高若云车的巨大挽幛无声地飘近了灵车。一幅，是草原牧民的白布黑字挽幛——阴山之鹰，折翅亦雄。一幅，是长城黔首们的黑布白字挽幛——长城魂魄，万古国殇。蒙恬与王离麻衣徒步，左右护卫着扶苏的灵车。九原大军的三十万将士史无前例地全数出动了，人俱麻衣，马尽黑披。十万器械弓弩营的将士在营造墓地，十万步卒甲士的方阵前行引导着灵车，十万主力铁骑方阵压后三面护卫着灵车。大草原上矛戈如林旌旗如云，辚辚车声萧萧马鸣，在血色霜雾中镌刻出了虽千古无可磨灭的宏大画卷……

巍巍阴山融入了血红的霞光霜雾，茫茫草原化作了血色的海潮激荡。(注)

三　连番惊雷震撼　汹汹天下之口失语了

虽是秋高气爽，甘泉宫却沉闷得令人窒息。

三公九卿尽被分割在各个山坳的庭院，既不能会商议事，更不能进出宫城。丞相李斯下达各署的理由是完全合乎法度的：先帝未曾发丧，正当主少国疑之时，约束消息为不得已也，各署大臣宜敦静自慎。每日只有一事：大臣们于清晨卯时，在卫尉署甲士的分别护送下，聚集于东胡宫秘密祭奠先帝。在低沉微弱的丧礼乐声中，祭奠时一片默然唏嘘，祭奠完毕一片唏嘘默然，谁也不想与人说话，即或对视一眼都是极其罕见的事。祭奠完毕，人各踽踽散去，甘泉山便又恢

复了死一般的沉寂。在整个甘泉宫，只有李斯、赵高、胡亥三人每日必聚，每夜必会，惴惴不安却又讳莫如深，每每不言不语地相对静坐到四更五更，明知无事，却又谁都不敢离去。九原没有消息，对三人的折磨太大了。

三人密谋已经走出了第一步，胡亥已经被推上了太子地位。大谋能否最终成功，取决于能否消除最大的两方阻力：一是事实上的储君并领监军大权的扶苏，二是以大将军之职拥兵三十万的蒙恬。若如此两人拒不受命，执意提兵南下复请皇帝，那便一切都罢休了。因为，目下国政格局，即或是素来不知政事为何物的二十一岁的胡亥也看得明白：政事人事有李斯赵高，谋划应对堪称游刃有余，不足虑也；而对掌控国中雄兵数十万，则恰恰是李斯赵高胡亥三人之短；若蒙恬提兵三十万南下，则李信驻扎于咸阳北阪的十万陇西军也必起而呼应；其时，三人毫无回天之力，注定的，一切都将成为泡影。

“中车府令，可能失算了。”这日五更，最明白的李斯终于忍不住了。

“丞相纵然后悔，晚矣！”赵高的脸色麻木而冷漠。

“若不行，我不做这太子也罢……”胡亥嗫嚅着说不利落。

赵高嘴一撇，李斯嘴角一抽搐，两人不约而同地都没搭理胡亥。

“久不发丧，必有事端。”李斯灰白的眉毛锁成了一团。

“此时发丧，事端更大。”赵高冰冷如铁。

“势成骑虎，如之奈何？”

“成王败寇，夫复何言！”

“功业沦丧，老夫何堪？”

“得失皆患，执意不坚，丞相欲成何事哉！”

对于赵高的冷冰冰的指责，李斯实在不想辩驳了。曾几何时，李斯没有了既往谋国时每每激荡心海的那番为天下立制为万民立命的正道奋发，徘徊在心头的，总是挥之不去的权谋算计，总是不足与外人道的人事纠葛，昔日之雄风何去也，昔日之坦荡何存焉！李斯找不到自己，陷入了无穷尽的忧思痛苦。李斯每日议论者，不再是关乎天下兴亡的长策大谋，而是一人数人之进退得失；李斯每日相处者，不再是昂扬奋发的将士群臣，而是当年最是不屑的庸才皇子与宦官内侍，心头苦楚堪与何人道哉！若蒙恬扶苏看穿了他的那道杀人诏书，李斯岂不注定要陷入万劫不复之境地了？……

李斯没有料到，在自己行将崩溃的时刻，出使九原的阎乐归来了。

扶苏自裁的消息，使这次夜聚弥漫出浓烈的喜庆之情。谁也顾不上此时尚是国丧之时，便人人痛饮起来。不知饮了几爵，胡亥已经是手舞足蹈了。久在皇帝左右的赵高历来不饮酒，今夜开戒，酒量竟大得惊人，一桶老秦酒饮干尚意犹未尽，只敲着铜案大呼酒酒酒。李斯也破天荒饮下十数大爵，白发红颜长笑不已。骤然之间，李斯歆慕的一切又都回来了。功业大道又在足下，只待举步而已。权力巨大的丞相府，倏忽在眼前化作了皇皇摄政王府邸，周公摄政千古不朽，李公摄政岂能不是青史大碑哉！痛饮大喜之余，大谋长策重回身心，李斯立即询问起阎乐，九原善后情形究竟如何，须得立即决断定策。

阎乐禀报说，诸事虽不尽如人意，然也算大体顺当。

当阎乐兴冲冲赶去勘验扶苏尸身时，却被黑压压的甲士吓得缩了回去。无奈，阎乐又来到大将军幕府，想试探蒙恬意欲如何。蒙恬出

奇地淡漠，对阎乐也没有任何颜色，只平静地说出了心愿：老夫须得为长公子送葬，葬礼之后老夫可下国狱，请廷尉府依法勘审老夫事。阎乐怒火攻心，然见王离一班大将要活剥了他一般凶狠，阎乐只有无奈地点头了。阎乐轻描淡写地以极其不屑一顾的口吻，大体说了扶苏的葬礼经过，以及自己不能干涉的种种情形。李斯赵高胡亥，都对阎乐的机变大加了褒奖。阎乐说，扶苏葬礼之后，他凛然催促蒙恬自裁，可蒙恬根本不理睬他的催促。那日清晨，蒙恬大聚各营将军于九原幕府，也邀了阎乐与闻，向王离正式移交兵权。王离接受了兵符印信，第一件事便是对阎乐发难。王离与全部三十多位大将，异口同声地要特使明誓，必须善待自请下狱的大将军，若有加害之心或虐待之举，九原大军必举兵南下除奸定国；最叫阎乐难堪的是，王离派出了自己的族弟王黑率一个百人剑士队护卫蒙恬南下，即或蒙恬入狱，这个百人队也得驻扎在狱外等候。阎乐说，他当时若是不从，九原事无法了结，他只有答应了。

在李斯的仔细询问下，阎乐拿出了蒙恬的最后言行录。

在兵权交接之后，蒙恬对将士们说了两次话，一次在幕府，一次在临行的郊亭道口。在幕府，蒙恬说的是：“诸位将军，九原大军是大秦的铁军，不是老夫的私家大军。蒙恬获罪，自有辨明之日，不能因此乱了大军阵脚。万里长城，万里防区，九原是中枢要害也。九原一乱，阴山大门洞开，匈奴铁骑立即会卷土重来！身为大将，诸位该当清楚这一大局。诸位切记：只要陛下神志尚在，老夫之冤终将大白！只要九原大军不乱，华夏国门坚如磐石！因老夫一己恩怨而乱国者，大秦臣民之败类也！”

在九原大道南下的十里郊亭，蒙恬接受了王离与将军们的饯行酒。临上刑车之时，蒙恬对一脸仇恨茫然的将士们说了一番话：“将士兄弟们，我等皆是老秦子弟，是秦国本土所生所养，身上流淌着老秦人的热血。数千年来，秦人从东方迁徙到西方，从农耕渔猎部族到草

原农牧部族，再到诸侯秦国，再到天下战国，又到一统华夏之九州大邦，如此赫赫功业，乃老秦子弟的热血生命所浇灌，乃天下有为之士的热血生命所浇灌……蒙恬走了，不打紧。然则，你等要守在这里，钉在这里，不能离开一步。不管国中变局如何，只要万里长城在，只要九原大军在，大秦新政泰山不倒！”

听着阎乐禀报，看着书吏卷录，李斯良久无言。赵高一脸的轻蔑冷漠，全然一副意料之中的神色。胡亥则惊愕万分，连连打起了酒嗝，想说想问却又吐不出一个字来。直到五更鸡鸣，还是李斯断然拍案，明白确定了后续方略，这场庆贺小宴才告完结。赵高对李斯谋划连连点头却又漫不经心，反倒是对阎乐着意抚慰褒奖了一番，临出门时拍着阎乐肩膀明白道：“后生可畏。回到咸阳，便是老夫女婿也！”阎乐顿时涕泪交流，扑拜在赵高脚下了。

次日，李斯与太子胡亥合署的返国书令颁下了。

三日之后，皇帝大巡狩行营仪仗轰隆隆开出了幽静萧疏的甘泉山，在宽阔的林荫驰道上浩荡铺开南下秦川了。沿途庶民相望风传，争睹皇帝大巡狩还国的人群络绎不绝地从泾水河谷向关中伸展着。关中老秦人皆知，皇帝大巡狩都是从函谷关归秦，这次却从九原直道经甘泉宫南下入咸阳，是第一次从老秦腹地归来。在老秦人的心目中，皇帝的行止都是有特定含义的，这次从北边直下关中腹地，也一定是基于谋国安民而选定的路径。多方揣测众说纷纭，最后的大众认定是：皇帝从甘泉宫沿泾水河谷再入郑国渠大道南下，定然是要巡视关中民生了；毕竟，自灭六国而定天下，皇帝马不停蹄车不歇道地奔波于天下，关照的都是山东臣民，对秦人，尤其对关中所剩无几的老秦人，却一次也没有亲临关照过，也该走这条道了！五月之后，关中老秦人风闻郎中令蒙毅“还祷山川”，便一直纷纷扰扰地议论着皇帝的病情，加之山东商旅带来的种种传闻，关中民心一直是阴晴无定。进入八月，关中秦人得闻皇帝行营已经从直道进入甘泉宫，心下顿时舒坦

了许多——能在甘泉宫驻跸避暑，显然是天下无大事也！否则，以皇帝的勤政劳作之风，断不会安居养息。唯其如此，一闻皇帝行营南归，关中老秦人厚望于国忠君守法的古道热肠便骤然迸发了。从泾水郑国渠的渠首开始，家家扶老携幼而来，三百里人潮汪洋不息，皇帝万岁的呐喊声震动山川。最终，虽没有一个人见到皇帝，关中老秦人还是自觉心安了许多。皇帝老了，皇帝病了，只要老秦臣民能为老皇帝祈福祷告踏歌起舞也就心满意足了，皇帝当真出来，人山人海的谁又能看见了？

老秦人没有料到，喜滋滋心情犹在，连番惊雷便当头炸开——

国府发丧，皇帝薨了！

皇帝曾下诏，皇长子扶苏自裁了！

皇帝曾下诏，大将军蒙恬死罪下狱了！

皇帝有遗诏，少皇子胡亥立为太子了！

少皇子胡亥即位，做秦二世皇帝了！

天下征发刑徒七十余万，要大修始皇帝陵墓了！

二世说先帝嫌咸阳宫狭小，要大大扩建阿房宫给先帝看了！上卿兼领郎中令蒙毅被贬黜陇西领军，功勋望族蒙氏岌岌可危了！中车府令赵高骤然擢升郎中令，并执“申明法令”之大权，侍中用事了！陇西侯李信的十万大军不再屯卫咸阳，被调回陇西了！三公之一的御史大夫冯劫被莫名罢黜，形同囚居！谁也不知其为何人何功的皇族大臣嬴德，骤然擢升为御史大夫了！武成侯王翦的孙子王离由一个裨将，骤然擢升为三十万大军的九原统帅了！丞相李斯开府令权大增，可以不经皇帝“制可”而直颁政令了！二世胡亥要巡狩天下，示强立威了！……快马飞驰使者如梭，连番惊雷在九月深秋一阵阵炸开，关中

老秦人蒙了，天下臣民都蒙了。无论是郡县官吏，无论是士子商旅，无论是市井乡野，无论是边陲腹地，无论是生机勃勃的秦政拥戴者还是隐没于山海的六国复辟者，举凡天下臣民，都在这接踵而来的巨大变异面前心惊肉跳，震惊莫名。人们不可思议，人们难测隐秘，人们惊骇莫名，人们感喟不及，人们无由评说，人们茫然无措。广袤九州，无垠四海，以郡县制第一次将诸侯分割的古老华夏连为一个有机整体的帝国天下，第一次出现了弥天漫地的大心盲。事实狰狞如斯，任何智慧都苍白得无以辨析了，任何洞察都闭塞得无以烛照了。始皇帝何其雄健，竟五十岁盛年而亡！始皇帝何其伟略矣，竟下得如此一连串匪夷所思的诏书！长公子扶苏何其大才矣，竟莫名其妙地自裁了！大将军蒙恬何其雄武矣，竟能自甘下狱待死！少皇子胡亥何其平庸矣，竟能骤然登上皇帝大位！御史大夫冯劫何其忠直勋臣矣，竟能在二世即位大典上被骤然罢黜！嬴德何其老迈昏聩矣，竟能骤然位列三公而监政！赵高一个阉宦中车府令，竟能做统领皇帝政务的郎中令！还要执申明法令之权而侍中用事！关中宫殿台阁连绵不断，二世竟然嫌咸阳宫狭小！七十万刑徒云集骊山，丞相府不以为隐患，反以为消除复辟隐患！……

黑变白，白变黑。

天地大混沌了，人心大混沌了。

九州四海臣民在战国末世的一统潮流中锤炼出的所有铁则，所有常识，都惊天动地地大逆转了！天下口碑巍巍然的雄武勋臣，如山般一座座轰然崩塌了。天下皆为不齿的庸才饭袋，如突发之弩箭令人炫目地飞升了！显然大谬的政略决断，一道道皇皇颁行了！除了庶民们久久盼望的宽法缓征没有颁行新政令，一切都在九月这个沉甸甸谷穗入仓的时节神奇地飞旋着眼花缭乱地颠倒了。一时间，人们连“阴阳失序，乾坤错乱”这般话也不敢说了。因为，所有的人都在怀疑，世间还有没有阴阳乾坤这样的天地秩序与治世之道。笃信帝国法治的天下臣

民困惑了，松动了。人们分明地看见了一种可能：一种微小而卑劣的渺渺物事，诡异且轻而易举地撬动了巍巍山岳般的新政帝国，庙堂构架已经倾斜得摇摇欲倒，帝国山河正在隐隐然滑向深渊。而这一切，竟然都是在短短的夏秋之交发生的，迅雷不及掩耳，飓风不及举步，整个天下都陷入了巨大无边的梦魇……

汹汹天下之口，寂然失语了。

第一次，天下臣民对功业亘古未闻的始皇帝的国丧，麻木得没有了动静。最是遵奉国政的咸阳市井，连当年吕不韦死去时遍搭灵棚的哀伤祭奠都没有了。乡野没有了送别圣贤帝君的由衷野哭，都会没有了失却雄武天子的失魂悲怆。九州四海，官民一体，都被一种对未知的无形而狰狞的天命的莫名恐惧劫掠了……

这便是公元前210年的深秋时节，天下失语，帝国失魂。一代旷古大帝骤然留下的巨大权力真空，被一场发端于私欲的荒诞政变所填充，轰轰然前行的帝国新政倏忽大变异，华夏大地陷入了前所未有的大迷茫之中。

四　李赵胡各谋　帝国法政离奇地变异

只有李斯赵高胡亥三人的心思，仍在亢奋地旋转着。

三人都不约而同地开始了雄心勃勃的谋划。李斯的信念在做摄政周公，自然谋划的是安定天下的大政长策。也就是说，二世新政如何发端，李斯得真正按照自家的主张拿出整体方略来。没有了目光如炬的始皇帝盯着自己，李斯轻松了许多，大展才具的雄心勃勃燃烧起来。然则，当李斯大笔落下时，笔端却再也没有了那种坚实酣畅的流淌喷发，自以为成算在胸的种种方略倏忽间缥缈起来了。骤然之间，李斯想不出在秉持秦法遵奉始皇帝之外，还能有如何创制新政的长策伟略。而若仅仅如此，自己岂非只能亦步亦趋地效法始皇帝？果真如

此，这孜孜以求的如同“商鞅变法”一般的“李斯新政”的名号如何矗立得起？第一次，李斯有了一种独步天下而一筹莫展的空落落之感。再没有皇帝可以事先指点要害了，再没有群才济济一堂的会商激发了；执帝国大政而英才独断，这个念兹在兹的权力境界一朝在手，李斯才具反而不知流散到何处去了。走扶苏蒙恬的宽法缓征之路么？新倒是新，可李斯信誓旦旦地维护秦法秦政，又明白无误地反对扶苏政见，而今，李斯能掌掴自己么？冥思苦想竟日，李斯终归还是无可奈何地长叹了一声，天宽地阔，自己面前的路却只有一条也！

虽则如此，李斯还是将这件别人无法品咂个中滋味的大事，做得虎虎生气。二世胡亥的即位大典上，李斯当殿呈上了一卷《安国新政书》。亢奋得面色通红的胡亥稍事浏览一番，立即依赵高密嘱，当殿批下了三个字：“制曰：可。”李斯要的便是这般形同摄政的尊严与权力，而不是始皇帝时期的当真审阅当真会商。大感欣慰之余，李斯捧书回到丞相府，立即开始了大肆铺排。

李斯的新政方略是十六个字：大尊皇帝，秉持秦法，整肃朝局，示强天下。

这十六个字，在李斯上书中化成了十件具体大事：

其一，以旷古大格局修建始皇帝陵墓，以彰显大秦法政之不朽功业。

其二，集天下刑徒七十万于骊山建墓，以消除刑徒被复辟势力利用之隐患。

其三，独尊始皇帝寝庙为帝者祖庙，大秦天子世代正祭。

其四，关中宫殿未尽者，以阿房宫为要，可扩建重起以宣秦之富强。

其五，外抚四夷，尽征胡人材士，成五万之旅屯卫咸阳，李信军重回陇西。

其六，改蒙恬以北地民力屯卫长城之策，征发中原民力，屯卫渔阳等边郡。

其七，申明法令，以明法大臣赵高为监法用事之臣，查究奸宄不法之徒。

其八，整肃朝政，罢黜冯劫，以皇族大臣嬴德为御史大夫监政。

其九，增丞相府属官，许丞相政令直颁郡县。

其十，二世皇帝当秉承始皇帝政风，巡狩天下，示强政以威服海内。

举凡上述诸事，李斯虽深感器局太小，然落到实处毕竟皆有深意，也就只好罢了。李斯十事之要害，在于整肃人事，以达成李斯掌控国政之实际所求。精明的李斯在备细揣摩了赵高之后，第一次大悟了“结人可成势位”的奥秘。试想，赵高若不将少皇子胡亥这个要害人物掌控手中，纵然欲图宫变，小小中车府令焉能为之？反之，李斯当年若诚心结交扶苏，又岂能因患失权位而拥戴庸才胡亥？又岂能处处受制于一个小小中车府令？人事至要哉！势位至要哉！基于此，李斯的政事举要皆含人事之议。也就是说，每事之议，必给二世胡亥明白举荐担纲此事的人物，说是举荐，实则是要胡亥照本批下，而不能像始皇帝时期那样由皇帝遴选决断任事之人。对此，此时的李斯尚深具信心。

始皇帝陵墓与宫殿重起事，李斯举荐皆由少府章邯统领。公然理由是人人皆知的，章邯将军出身，既能威服刑徒，且精于统辖器用制作之百工，又掌皇室财赋苑囿，便于梳理各方以和衷共济；真实心思

李斯却不必说出，章邯是秦军能才大将中唯一拜服李斯者，如九卿文臣之中的姚贾，堪称李斯之左右臂膀。征发胡人材士，则意在将李信的十万陇西军调离咸阳，又使贬黜蒙毅领军陇西有了一个最妥当的说辞，此举乃安定关中之一大要害也。改蒙恬之策，从中原征发民力戍边，则意在向新任九原大将王离施压：你若一切秉承蒙恬之策，则丞相府与皇帝必不能放任！王离乃两世名将之后，又与李斯素来疏远，定要多加制约也。明法举荐赵高，则是李斯与赵高之人事交易耳。赵高与二世一体，其“势位”难以动摇，若不使其得益，势必事事掣肘。为此，李斯非但欣然赞同了二世胡亥在即位大典上唯一的一道封黜诏书：罢黜蒙毅，擢升赵高为郎中令；且又以举荐之法，送给赵高一项更大的权力——申明法令之监法大臣。对李斯而言，此一举两得也：一则换取赵高支持自己统政，二则搬去冯劫这方硬石头。若非如此，则赵高不会支持罢黜冯劫。自然，并非赵高与冯劫同心，而是李斯与赵高都很清楚，冯劫的监政之权对李斯的威胁远远大于对赵高的制约，再以那个对李斯几乎是唯命是从的皇族大臣嬴德代替冯劫，则朝政格局有利于李斯甚矣！

至于丞相政令直达郡县，则是李斯的摄政根基所图。依照大秦法政，开府丞相的领政权依旧有一层制约，这便是任何以丞相府名义颁布的政令，都得有皇帝的制书批示，便是那“制曰：可”三个字。而李斯所请之直达郡县，便是要不再经过皇帝制书之程式，由丞相府直接号令天下郡县。果能如此，则李斯便能在很短时日内，将自己的长子李由做郡守的三川郡变成李氏部族的根基所在，使李氏之实际威势形同旧时诸侯。小吏出身的李斯，很是看重拥有一方土地而根基极深的旧时世族贵胄，甚或很是看重赫赫仪仗所生发的权力尊严。然则，自从当年那次声威赫赫的车骑仪仗被始皇帝无意发现而露出不悦，李斯立即知趣地收敛了。虽则如此，李斯欲使李氏后世子孙摆脱布衣身份而变成贵胄世家公子的远图，一直深深植根于心海深处。今日大权在握，宁不乘机而为哉！

赵高之思谋所图，则与李斯大相径庭。

不需思谋天下大政，赵高所虑者，尽在扩张权力也。自沙丘宫风雨之夜李斯未开遗诏，一种突发的权力欲望便在赵高心头迅猛地滋生起来，到甘泉宫李斯进入符玺事所，赵高的宫变谋划已经清晰起来了。诸般事端不可思议地顺利，法治铁壁上的那道缝隙已经被赵高完全看清楚了——秦法虽然整肃森严，然则在作为律法源头的庙堂，却有着很大的回旋余地。也就是说，法治风暴的旋转轴心里，有一方法度无法制约的天地，这便是“成法立制，终决于人”的最高程式。也就是说，以皇帝为轴心的庙堂，是天下律法的源头；皇帝的意志，更是庙堂权力分配的源头。常人难以明白的奥秘，在久处幽冥心境的赵高眼里却越来越清晰：无论秦法多么森严整肃，可决定庙堂格局的权力却始终掌控在皇帝位阶，只要不急于改变诸如郡县制之类的涉及天下根基的大法，而只求庙堂权力转移到自己手中，其斡旋余地是极大的。此间根基，便是夺取皇帝之位。

列位看官留意，赵高并没有将皇帝看做任何一个个人，而是看做一种势位。也就是说，在赵高心目中，任何人登上皇帝宝座而拥有势位，都可以改变权力格局，纵然森严整肃如秦法也是无法制约的。如此法治缝隙之下，自己手中恰恰拥有胡亥这个少皇子，宁非天意哉！此间要害，便是确保运筹权力期间天下大政不乱。否则，帝国一朝倾覆，赵高纵然做了皇帝还不是乱军乱民之阶下囚一个？要确保天下服从自己的驾驭，便得有能臣确保最初的大局稳定。成此要害使命，李斯再合适不过也。天赐李斯以大才丞相之位，天赐李斯私欲处世之心，宁非天意哉！前有胡亥开道，后有李斯护卫，赵高之居中图谋岂能不大放异彩？及至扶苏死而蒙恬入狱，赵高已经确信自己的谋划大获成功了，下一步方略只有一个，便是尽可能地拓展权力，尽早地将整个天下装进赵氏行囊！赵高记得，那夜聚酒庆贺扶苏死去时，醉眼蒙眬的自己忽然生出了一丝喜极而泣的悲哀——惜乎赵高无子，只能一世一人穷尽权力，子孙富贵不复见矣！

及至咸阳发丧胡亥即位，赵高的权力运筹已经自觉游刃有余了。

亢奋的胡亥大显憨痴，即位前夜在太子府召见赵高，辞色殷殷，一心要赵高做丞相取代李斯，至少取代冯去疾做右丞相。赵高哭笑不得，很是费了一番唇舌，才说得胡亥点头了：即位大典只擢升赵高做郎中令，其余人事皆听李斯所奏。胡亥好容易明白了赵高反复申明的大势：此时李斯无人可以取代，必须放权任事；此时右丞相形同虚设，老师不能做既招人恨又没有实权的空头丞相；郎中令统领皇帝政事系统，不能仍然被蒙氏把持，要罢黜蒙毅，老师做郎中令名正言顺。赵高很清楚，在扶苏身死蒙恬下狱之后，胡亥对蒙毅已经不惧怕了，不想再整治蒙氏了。然则，赵高不能松心。蒙氏，尤其是几乎曾经要杀掉赵高的蒙毅，是赵高自来的心病，不根除蒙氏，赵高寝食难安。赵高一力坚持，立即罢黜蒙毅，且不能教蒙毅留在关中。胡亥原本想给蒙毅换一个九卿大臣位作罢，可赵高反复申述种种道理，绕得胡亥云山雾罩，又只好点头了。如此不疾不徐，赵高在二世皇帝即位大典上，一举做了郎中令，位列九卿。

回到府邸，族弟赵成与刚刚成为赵高女婿的阎乐，设宴为赵高庆贺，称颂喜庆之情溢于言表。赵高却板着脸道：“九卿之位何足论也！老夫少年为宦，追随先帝四十余年死不旋踵，救难先帝不知几多，与闻机密不可胜数；修习法令，力行文字，教习皇子，安定皇城；老夫之功，几同列侯矣！先帝不封赵高，赵高自甘犬马。然先帝已去，天下无人可使老夫服膺也。今日老夫出山，九卿之位小试牛刀耳，何贺之有哉！”一番训诫，赵成阎乐等无不万分景仰，纷纷拜倒受教，赵高这才高兴得呵呵笑了。

目下，赵高谋划的要害是应对李斯，而不是胡亥。

对于李斯，赵高看得越来越透了。在秦王时期，赵高是敬佩布衣李斯的。尤其是李斯奋然向秦王呈上《谏逐客书》时，亲历《逐客令》险象的赵高对李斯简直视若天神了。赵高奉命驾驭王车追赶李斯

于函谷关外，奋不顾身地将李斯背着下山，赵高是心甘情愿的。李斯重回泾水工地日夜劳作谋划，朝野有口皆碑，赵高也是景仰唯恐不及的。李斯为长史用事，统领王城政务，孜孜勤政夙夜不息地与秦王并肩操劳，赵高更是日日亲见的。那时候，赵高一心一意地操持侍奉包括李斯在内的秦王书房事务，不仅是尽职尽责，也实实在在地融会着他对秦王对李斯的十二万分的景仰与敬畏。这便是赵高，敬你服你，可为你甘效犬马之劳，不敬你不服你，便会将你踩在脚下。赵高终生甘为秦王嬴政与始皇帝嬴政之悍奴，虽嬴政身后不敢出轻慢之辞，根基在慑服于嬴政皇帝之品性才具也，非独恪尽职守也。而对于李斯，赵高是日复一日地渐渐浸润出另一种感觉的。

虽非大臣，赵高却几乎“参与”了数十年中所有的大大小小的朝会。在繁忙的进进出出的事务操持之中，赵高星星点点地积累起对每个大臣的独有体察。王翦的持重寡言，蒙恬的勃勃生气，王贲的简约直率，尉缭的隐隐玄机，顿弱的滔滔机变，姚贾的精明思虑，郑国的就事论事，胡毋敬的略显迂阔……无论这些大臣朝会之风如何，都有一个相同处：惊人的坚韧，惊人的固执己见，非反复论争而不能达成同一。渐渐地，赵高不经意地有了一个反复累积反复加固的记忆：李斯是朝会会商中的一个特异人物，极少与人争持，极少固执己见。而李斯每次提出的方略对策，大多总是与皇帝不谋而合，是故，因李斯主张而引发的论争也极少。在赵高的记忆里，似乎除了诸如郡县制与封建制等皇帝特诏下议的几次重大国策，几乎没有过因李斯对策而引发的轴心朝会的论争……当时，赵高心下只有一个评判：李斯机变处世，晓得与皇帝事先会商，确实聪敏也！

后来，李斯的长子李由出任三川郡守，李斯并未力拒；李斯的一个个儿子与皇帝的一个个公主互嫁互婚，李斯也大有欣慰之情，毫无王翦那种越是功高越是自谦的谨慎。后来，李斯彰显威势赫赫的车骑仪仗，被皇帝不经意发现而不悦，李斯因公主儿媳之关系，立即得到宫廷内侍秘密消息，立即收敛了车骑仪仗。皇帝因此大为恼怒，认定

此等口舌是非搅扰君臣相处，但却追查不出何人传播消息，遂全数杀了那日跟随的侍从。如此重大事端，李斯却一无承担，听任十余名内侍侍女被杀。巧合的是，那次被杀者大多是赵高委派的亲信内侍侍女。赵高无从发作，便对李斯大为恼恨，第一次对李斯生发出一种异样的警觉：此人以利己为本，善变无情，得小心躲避为是。

那时，赵高对权势赫赫的李斯是无可奈何的。

王翦王贲父子相继离世后，操持完王贲葬礼的皇帝与李斯有一次夜半长谈。那次之后，警觉的赵高第一次从李斯离开皇城的背影步态中，觉察到了李斯的落寞失意。大巡狩中，每日都与李斯相见的赵高，更觉察到李斯的沉重心绪。皇帝与郑国秘密会商，与顿弱秘密会商，李斯都没有与闻；皇帝中途发病，秘密派遣蒙毅返回咸阳预为安置，李斯也不曾与闻；赵高接手皇帝书房事务，李斯也不曾与闻。也就是说，大巡狩途中的李斯，除了挂一个行营总事大臣的头衔，似乎已经隐隐被排除在轴心决策之外了。那时候，赵高是幸灾乐祸的。为了那不明不白死去的几个亲信，赵高等待着李斯这座大山的崩塌……

然则，皇帝突兀地死了，一切都骤然地改变了。

从沙丘宫的风雨之夜开始，赵高不得不重新审视自己对李斯的仇恨了。皇帝没有了，李斯便是巍巍泰山了。无论皇帝临终时李斯如何隐隐失势，毕竟没有成为事实。皇帝驾崩之后，天下厚望依然在李斯。为此，赵高对胡亥说了真话，此事没有丞相合谋，事不可成。那时，赵高对李斯可说只有三四成胜算，毕竟，李斯位极人臣大权在握，很难有使其动心的诱惑物事。赵高反复思虑，选择了未来的危险与可能的功业。说动李斯的方式，赵高很是斟酌了一番。说动李斯，不能从大政功业入手。一则，论大政功业，自己远没有李斯雄辩滔滔；二则，赵高需要李斯认为自己不通国事，也不求功业，而只求保身。然则，赵高又必须将李斯的思绪引向功业。赵高确信，若仅仅是保权保位，而没有未来的皇皇功业诱惑，李斯未必动心。毕竟，扶苏

蒙恬以李斯为牺牲替皇帝开脱，只是一种可能，而且是极小的可能，赵高可以夸大这种可能，但不能保证李斯相信这种可能。所以，赵高必须以开启遗诏为由，营造深谋深谈的情境，再以扶苏即位后有可能对李斯形成的威胁入手，做出一心为李斯设谋，同时也为自己后路设谋的两利格局，使李斯最大可能地相信这一结局之成功得利最大者是李斯，从而最终使李斯成为同谋。一心只为李斯而不为自己，必然显得虚假，李斯未必相信；只为自己而不及李斯，看似直奔立帝大格局，然李斯必然会断然拒绝。此间之微妙尺度，尽在赵高心中。赵高按照谋划，在甘泉宫的符玺事所与李斯做了彻谈，合谋成功了。

及至李斯在扶苏自杀前后忧喜无定，赵高几乎是完全把握了李斯。

当阎乐携带李斯制作的假诏书前往九原后，旬日不见消息，李斯忧心忡忡，几次颇见痛悔；而得扶苏自杀消息后，李斯又大喜痛饮，其执意不坚体现得淋漓尽致矣！面对如此李斯，赵高残存的些许景仰与敬畏也都烟消云散了，并油然生发出另一种心境，这便是蔑视与不齿。至此，赵高深信，从庙堂剔除李斯，只剩下最后一段路了。

这段路，便是支持增大李斯权力，使李斯在大展雄才的施政作为中陷进无边的泥沼。赵高之所以确信李斯会陷进泥沼，之所以确信增大李斯权力不会使李斯真正成势而危及自己，其根本之点，在于赵高对李斯两则弱点的深彻把握。其一，李斯为政好大喜功，极善铺排，极重功业口碑。山东士人亦尝言，始皇帝好大喜功。赵高却以为大大不然。始皇帝为政，非但确实有亘古未闻的大器局，且精于聚天下之众力以成事，更有铁志雄心，善激发、善用人、善决断等等常人难以企及的天赋秉性与才具聚于一身，所以谋大事无一不成。且看始皇帝毕生作为，事事石破天惊而无一不恪尽全功，铁铮铮明证矣，何谈好大喜功哉！李斯不然，有皇帝谋划大政之才，而无皇帝实施大政之种种实力。仅仅执意不坚这一点，便使赵高确信：李斯成不得任何真正

的功业。善谋者未必成事，此之谓也。更何况，一班元勋零落之后，李斯几乎是独木一柱了，成就功业岂非痴人说梦？然则，李斯早已经自负得忘记了这一切。唯李斯好大喜功，急于在天下臣民中树起“李公安国，功莫大焉”的口碑，便必然地要生发出诸多事端。其时，李斯安能不陷入泥沼，焉能不成为砧板鱼肉矣！

其二，李斯弄权颇显迂阔，私欲既深却又看重名士气度，于权谋之道显得大而无当。赵高认定，欲弄权谋私，便要心黑术厉而不能有名士顾忌，且要舍弃功业之心。李斯不然，心有私欲而半遮半掩，权术谋划则欲做还羞，既欲谋私，又欲谋功，既做小人，又做君子，事事图谋兼得之利，必然事事迂阔不实。假造诏书逼扶苏蒙恬自裁，李斯大大地心有不安，却也依旧做了。罢黜冯劫蒙毅，李斯也老大不忍，还是终究做了。只要李斯依然看重大秦创制功臣的天下名分，依然力图秉承秦政护持秦法，李斯的谋功之志便必将与谋私之实南辕北辙，最终活生生撕裂李斯。一个既矛又盾的李斯，在庙堂权谋运筹中必将左支右绌，既威胁不到赵高，又将层出不穷的漏洞彰显于天下，如此李斯者，不倒不灭岂有天理哉！

种种思虑之下，赵高谋划了两则对策。一则，遵奉李斯，以骄其心。也就是说，赵高要支持李斯的力行新政，要胡亥这个皇帝听任李斯铺排国事，要使李斯实实在在地觉得他的功业之路已经踏上了正途。二则，静观时日，雕琢胡亥。那个刚刚做了皇帝的胡亥，是赵高的根基。没有胡亥，赵高甚也不是。可这个胡亥也二十一岁了，说长不大也长大了，常有匪夷所思之心，常有匪夷所思之说，赵高不得不小心应对了……

三人之中，胡亥图谋者全然不同。

胡亥做梦也没想到，自己竟能做了皇帝！尽管从沙丘宫开始，皇帝梦已经开始了两个月余，胡亥还是云里雾里不知所以。始皇帝方死之日，胡亥被赵高描摹的险境笼罩了心神，终日心惊肉跳，祈求的最

好前景，也就是安居一方自保而已。扶苏自裁前，胡亥虽然已经被拥立为太子，然整日眼见赵高与李斯心事重重，更恐惧于赵高描摹的扶苏称帝后的杀身之祸，胡亥夜来常常被无端梦魇吓得失声尖叫，根本没有做太子的丝毫乐趣。直至回到咸阳，在举国发丧的悲怆惊愕中登上了皇帝大位，胡亥还是如芒刺在背不得舒坦，即位大典上大臣们的冰冷目光总是让胡亥心头发毛。如此心境姑且不说，言行举止还得处处受制。朝会散了，不能如同既往那般优哉游哉地与侍女内侍们博戏玩闹，得坐进书房，一卷一卷翻阅那一座座小山般的文书，活活将人镶嵌在文山书海里，憋闷得透不过气息，当真岂有此理！第一夜坐到三更，胡亥无论如何受不住煎熬，鼻涕眼泪纵横流淌，哭兮兮歪倒在硕大的书案上呼呼大睡了。闻讯赶来的赵高大皱眉头，连忙吩咐两名侍女将胡亥背进了寝宫。

不料，次日五更鸡鸣，胡亥正在沉沉大梦中兀自呵呵痴笑，却被督宫御史唤醒了，说有要紧奏章呈进，皇帝得立即批下。尚在懵懂大梦的胡亥顿时怒不可遏，一脚踹翻了御史，自己也坐地号啕大哭，连声哭喊不做皇帝了。已经是郎中令的赵高匆匆赶来，屏退了左右内侍侍女，沉着脸亲自给胡亥穿戴好衣冠，又亲自扶着胡亥走进了东偏殿书房，翻开那卷紧急奏章放置在案头，将铜管大笔塞进胡亥手里，示意胡亥批写诏语。

胡亥懵懂摇头道：“写甚？不是有丞相么？”赵高哭笑不得道：

“陛下，丞相是丞相，皇帝是皇帝，皇帝比丞相大。便是丞相做事，也要皇帝批下准许方可。”胡亥满面愁苦地瞄了一眼奏章，大有不耐道：“他说要在陈郡征发民力，戍边渔阳，我能说不行么？”赵高道：“陛下是皇帝，自然能说不行。然则，这件事不同，皇帝得说行。”“为甚？”胡亥倏地一笑，“不是说能说不行么？”赵高目光一闪道：“皇帝要说不行，便没人守护国门了。没人守护国门，匈奴便打来了。匈奴打来，皇帝就没有了。”胡亥惊讶道：“皇帝没有了？皇帝做

甚去了？”“咔嚓！”赵高做了个剑抹脖颈的架势，“皇帝被人杀了。”“噢！被谁杀了？”胡亥大是好奇。赵高一脸认真道：“被匈奴杀了。”胡亥顿时恍然大悟：“噢——，明白了！我是皇帝，他是郡守；郡守接丞相令要征发民力戍边，皇帝要说不行，匈奴便要打过来；匈奴打过来，皇帝便被匈奴杀了。可是？”赵高连连点头：“陛下天资过人，大是大是！”胡亥不耐道：“如此简便事，奏章却说得这一大片繁杂，真愚人也！”赵高一拱手道：“陛下天赋异禀，方能贵为天子，与愚人何计？批下奏章便是了。”胡亥方一提笔，两只大眼一扑闪道：“能行两字好写得紧，不难不难。”赵高连忙一拱手高声道：“陛下不可！不能写能行！”胡亥很觉聪明地一笑：“怪也！说能行又不写能行，写甚？写不行么？”赵高一步过来道：“陛下得写‘制曰：可’三个字。此乃皇室公文典则，‘能行’不作数。”“典则？典则是甚？”胡亥又茫然了。赵高一脸苦笑道：“典则，就是法度，就是程式，就是规矩。从皇帝到百官，都得照着来。”胡亥又顿时恍然大悟：“噢——！与博戏一般，你走一步，我走一步，走到何处，得有规矩。可是？”赵高连忙点头：“大是大是，陛下天赋过人也！”胡亥呵呵一笑又突然大皱眉头道：“皇帝规矩，便是天天写‘制曰：可’三个字。可是？”赵高一拱手道：“陛下明察，大体不差，此乃出诏发令之权也。”胡亥连连摇头道：“不好不好，甚规矩？谁不能写这三个字，非得皇帝写么？”赵高脸色一阵青一阵白，终归勉力平静道：“这三个字，任何人都写不得，只能皇帝自己写。不能写这三个字者，不是皇帝。”胡亥蓦地惊喜道：“老师是说，能写这三个字者，便是皇帝了！”赵高被纠缠得终于有些不耐了，脸色一沉道：“陛下若不喜欢写这三个字，那自然是能写这三个字者便是皇帝了。”胡亥蓦然愣怔一阵，费力地品咂着兀自念叨着，大有揣测哑谜一般的童心稚趣：“皇帝若不写制曰可，便有人要写制曰可，凡能写制曰可三字者，便是皇帝。可是？”赵高嘴角一阵抽搐，突然一脸恐惧道：“陛下若再不写，匈奴马队要来了！”胡亥倏地一惊，连忙道：“写写写……写在何处？”赵高过来，指着盖有郡守阳

文方印的卷末空阔处道：“写。这里。”胡亥不再说话，竭力认真地写下了“制曰：可”三个字，像极了赵高的笔法……

胡亥没有料到，随之而来的国葬使他大大地品咂到了做皇帝的快乐。

五　礼极致隆　大象其生　始皇帝葬礼冠绝古今

自九月以至入冬，李斯一直在全力操持始皇帝葬礼。

对于始皇帝国葬，李斯是尽心竭力的。胡亥接纳赵高举荐，发丧之后恭敬地拜李斯为主葬大臣，且颁行了一道诏书：丞相李斯得全权处置始皇帝葬礼事宜，举凡国府郡县官署得一体从命，否则以法论罪。李斯倍感奋然，当即拟就了一卷《致隆国葬书》呈上，胡亥立即批下了“制曰：可”三个朱红大字。在春秋战国诸子百家中，将葬礼论说得最透彻的，当属李斯的老师荀子。荀子的《礼论》，其轴心便是论说葬礼。李斯之所以要郑重上书，便是要以老师立论为根基，将始皇帝葬礼操持成有大师学说为根据的亘古未见的盛大葬礼。李斯由衷地以为，这既合始皇帝超迈古今的大器局，也很合目下安国之要义。李斯在上书开首，先大篇引述了老师荀子的葬礼论：

礼者，谨于治生死者也。生，人之始也。死，人之终也。终始俱善，人道毕矣！……故死之为道也，一而不可再得其复也。臣之所以致重其君，子之所以致重其亲，于是尽矣！故，事生不忠厚，不敬文，谓之野；送死不忠厚，不敬文，谓之瘠（刻薄）。君子贱野而羞瘠，故天子诸侯棺椁七重……使生死终始若一。一足以为人愿，是先王之道，忠臣孝子之极也。天子之丧动四海，属诸侯……若无丧者而止，夫是之谓至辱。

丧礼者，以生者饰死者也，大象其生，以送其死也。故如生如死，如亡如存，终始一也……是皆所以重哀也。故生器文而不功，明

器貌而不用。凡礼，事生，饰欢也；送死，饰哀也；祭祀，饰敬也；师旅，饰威也。是百王之所同，古今之所一也，未有知其所由来者也。故，圹垄（陵墓），其貌象室屋也；棺椁，其貌象版盖斯象拂也……上取象于天，下取象于地，中取则于人，人所以群居和一之理尽矣！故三年之丧，人道之至也。复是谓之至隆，是百王之所同，古今之所一也！……三月之殡，何也？曰：大之也，重之也，所致隆也！

列位看官留意，荀子的葬礼说，给后世解读始皇帝陵墓奥秘提供了必须的路径，然却极少为人注意。至少，荀子关于葬礼的四个基本立论，已经被史书记载的始皇帝葬礼与后来的历史发掘与一定程度的科学探测所证实。其一，“大象其生，以送其死”——人之葬礼应当与生前身份相合。这一葬礼法则，决定了始皇帝葬礼与陵墓格局的空前绝后。其二，葬礼以“致隆”为要，不能失之刻薄（瘠）——人之葬礼以死者生前享有的礼遇为本，进而最大限度地隆重化。这一葬礼法则，是始皇帝葬礼与陵墓之所以穷极工程财富之能，而又为当时天下所接受的传统礼治根基，非胡亥李斯赵高的任何权力意志所能一意孤行也。其三，“圹垄其貌象室屋”——死者陵墓及地下寝宫之形制铺排近似于生前行为环境。这一葬礼法则，决定了始皇帝葬礼陵墓的诸如兵马俑军阵等种种盛大气象的现世所本，并非凭空臆想。其四，“上取象于天，下取象于地，中取则于人”——死者地下寝宫应当取诸天地人三象，以尽“人所以群居和一之理”。这一葬礼法则，见诸不同身份之人，可谓天差地别。然，即或庶民葬礼，至少也是当有者都有，庶民墓室上方的砖石上刻画星月以象天也是完全可能的。也就是说，荀子只提供了一种原则，实施之规模大小则取决于死者生前地位。

始皇帝葬礼陵墓依此法则展开，自然是宏大无比。《史记·秦始皇本纪》云：“……以水银为百川江河大海，机相灌输，上具天文，下具地理。以人鱼膏为烛，度不灭者久之……葬既已下，……树草木以象山。”此等地下宏大景象，已经被发掘出的兵马俑军阵，以及尚未发掘

而进行的科学探测所大体证实：广袤苍穹星斗罗列，取象于天也；水银为江海河川，取象于地也；兵马俑军阵与庙堂朝会罗列陵城，中取于人也。

后人每每惊叹于始皇帝陵墓气象之瑰丽庞大，多将此等营造谋划之奇迹，本能地归结于秦始皇帝本人的超绝创制之才。其实不然，始皇帝一生劳碌繁忙于国事，五十岁之时骤然死去，无论其心志、其时日，都不可能从容地去铺排身后如此盛大的葬礼。这里只有一种可能：谋划力与想象力几乎与始皇帝匹敌的李斯，以荀子关于葬礼的法则为根基，最极致地营造出了格局惊人的隆盛葬礼，最极致地营造出了冠绝历史的宏大陵墓。合理的历史逻辑是：始皇帝葬礼与陵墓，几乎与始皇帝没有必然关联；人们忽视了后来变得灰蒙蒙的李斯，于是也将人类奇迹之一的始皇帝陵墓，变成了无法破解的奥秘。此乃后话也。

引述荀子之论后，李斯提出了始皇帝葬礼与陵墓的总方略：

先帝伟业，冠绝华夏而超迈古今，葬礼陵寝亦当如是也。老臣总司国葬，拟议方略：以荀子葬礼之说为本，大象其生，礼极致隆，陵极宏壮，室极深邃，工极机巧，材极精丽，藏极丰厚。非此，不足以大象先帝之生也！

胡亥批下上书后，李斯立即星夜聚集老奉常胡毋敬属下各署及博士宫全部博士，会商决断国丧与陵墓建造的总体格局。胡毋敬与一班博士对二世批下的李斯上书激赏不止，儒生叔孙通一言以蔽之："丞相既通法家之精要，亦通儒家之礼教，此葬礼方略深合荀儒之厚葬精义，大哉大哉！"于是，三日三夜会商之后，确定了葬礼与后续陵墓建造的总体格局。其中最大的创制，是一致认可了李斯提出的建造地面陵园的方略。

列位看官留意，盖古之中原葬礼者，有墓无园也，有墓无祭也。此所谓“古不墓祭”之说也(注)。也就是说，中原文明的古人，祭祖在宗庙（庶民谓家庙），而不到墓地祭祀；唯其不祭墓地，春秋战国及其之前的中原墓地，都是孤零零墓地而已，没有地面建筑而任其自然湮灭；这也是先秦墓地几乎没有地面痕迹的原因之一。墓地祭祀，原本是戎狄游牧部族之礼仪。因其居无定所，再加财力有限，没有建造固定宗庙家庙之可能，故有年年赶赴墓地祭祀之风习也。秦人自殷商时期进入西部，在戎狄部族海洋中半农半牧奋争数百千年，生存之艰难与戎狄部族无异，自然秉承了墓祭之风。今始皇帝必然有陵墓，秦人也必然要到墓地祭祀，既然如此，孤绝矗立之墓地，则有无以“大象其生”之缺憾。此，李斯创设园寝制之起因也，却非实质目标也。李斯之实质目标，是以可见的宏大的地面城堡式的陵园建造，大张始皇帝之万世不朽——始皇帝不朽，始皇帝庙堂运筹之李斯焉能朽哉！

何谓园寝？寝园也，安寝之园也。也就是说，使死者安寝于地下之地上园囿，便是园寝。李斯谋划的园寝制是：以始皇帝陵墓（山坟）为轴心，建造一座分为内城外城的壮丽城邑，内城周围五里，外城周围十二里，内外城俱有四座城门；其形制规模，远远大于春秋战国“三里之城，七里之郭”的寻常现世城堡；陵园城邑之内，除地下尽行铺排庞大军阵朝会等等宏大格局外，地面山坟一侧同时建造祭祀之宗庙，供皇室与天下臣民入庙祭祀。这一宗庙的正式名称是“寝庙”，也就是建造在陵寝的宗庙。

时当战国末世，在墓地建造宗庙（寝庙），堪称一件改变天下葬礼习俗的全新事物。李斯既创设园寝宗庙，本意自非仅仅供天下臣民自发地流水祭祀，而是要成为一种祭祀定制，成为皇家正宗祭祀礼仪。为此，建造陵墓城邑一开始，李斯便特意与老奉常胡毋敬联名上书，请尊始皇帝寝庙，以始皇帝陵寝之宗庙为祭祀正宗所在。二世胡亥自然是立即写了“制曰：可”三个大字，并破例将李斯胡毋敬上书发下让群臣议决。这大约是二世胡亥唯一的一次“下群臣议事”了。此时

的大臣们已经是人心惶惶了，自然是无一异议。于是，主持议决的李斯与胡毋敬归总上书，明确定制为：“今始皇为极庙，四海之内皆献贡职，增牺牲，礼咸备，毋以加。天子仪当独奉始皇庙，以尊始皇庙为帝者祖庙。”自此，皇帝陵寝宗庙制正式确立。也就是说，自始皇帝陵墓开始，庙祭与墓祭合二为一了。相沿后世，华夏民族的墓祭风习日渐弥漫，终将清明节约定俗成为一年最为隆重的祭祀日。

自始皇帝园寝制创立，历代皇室相沿承袭渐成定制。后世史家对园寝制演变的解释是：“汉氏诸陵皆有园寝者，承秦所为也。前庙后寝，以象人君前有朝后有寝也。庙以藏主，四时祭祀。寝有衣冠，象生之具以荐新。”[注]此乃后话。

自九月以至大雪飘飘的冬日，李斯一直深陷在连绵不断的盛大葬礼中。

要做的事情太多了，要颁行的政令太多了。若非李斯极善理事，任谁在这人心惶惶的时日也料理不清这头绪极其庞杂的种种事务。曾经总理过百万民力大决泾水的李斯，将一切礼仪细务俱交老奉常胡毋敬处置。李斯自己则只盯住两处要害不放：一则是葬礼总铺排与陵墓总格局，一则是须得即时解决的陵墓工程难点。第一则要害，关乎“礼极致隆”能否做到“大象其生”，自然得李斯亲决亲断。第二则要害，关乎庞大的园寝工程之成败，诸多难点虽是最为实际的细节，却恰恰得李斯亲自过问。

为决陵墓工程之难，李斯请出了交谊笃厚的郑国。

郑国已经耳背了，眼花了，苍老得步履维艰了，已经对国事不闻不问了。李斯高声大嗓，费力地比画着喊话一番。郑国好不容易听清了李斯来意：一则，这是大工师用武之地，非郑国莫属；二则，只要郑国坐镇指点要害，余皆不问。思忖良久，这个酷好治水且一生醉心于揣摩工程的老水工，终于应了：“不涉国事，老夫走走看看。”当

日，李斯立即将郑国秘密而隆重地护送到骊山工地，护送进章邯幕府，这才长长地出了一口粗气，心下稍见轻松了。李斯力邀郑国出山，自然非郑国通晓葬礼，而是郑国极擅解决工程之难。李斯确信，没有郑国这个千古奇才，这个亘古未见的地下大工程无法令人放心。果然，有郑国坐镇，陵墓工程的诸多难点逐次一一解决了。第一则，郑国立即改变了章邯平均使用工匠的做法，指点章邯法则：将八成皇城尚坊的能工巧匠集中编为大工营，率三万精壮刑徒，专一致力各种地下工程；其余两成尚坊工匠，率全部郡县工匠与数万民力，专一致力地面寝庙与制陶工程；剩余全部数十万刑徒，皆以施工官吏分部统领，分别致力于排水、取土、运土及石料砖料木料等各种原材料的采集输送。章邯依法施为，工效大见增长，一时连连大呼："老水工运筹营造，神也！"

第二则，石料采集地的确定。始皇帝陵墓工程浩大，地下石料用量之巨犹过地面，从何方采石是一个很大的难题。郑国也不踏勘，探水铁尺远远伸出，敲打着章邯坐案后的地图，声音苍老高拔，生怕别人听不见："玉料，取蓝田玉！材质粗韧，坚实耐磨。其余石料，泾水甘泉口山岩！石白，石坚，万世不足毁也！"章邯立即实施，分出二十万刑徒专一采石运石。至此，整个关中腹地渭水两岸日夜火把烛照天地，黑压压人群车马川流不息；未出旬日，沉重的拖拉巨石的号子声，遂变成了撼人肺腑的号子歌——运石甘泉口，渭水为不流，千人一唱，万人相钩！……据《关中胜迹图志》并《长安志》记载：始皇陵东南二里处（在当时园寝之内），尚有形似巨龟的佷石矗立，石高一丈八尺，周长十八步（秦步六尺，大体当今二十余米）；此佷石"置之骊山，至此不复动"。佷者，音同狠，意同狠；佷石者，狠石也，足见其庞大无伦。此等巨石开凿运输令人惊叹无由也！唐人皇甫湜题有《佷石铭》云："佷石苍苍，骊山之傍。镵朴砻瘢，嶷然四方。……发石北山，言礎于墓。故老相传，以佷名之。自昔太古，不封不树。有葛于沟，有薪于野。后圣有作，缘情不忍。为之棺椁，其在唐虞……视兹佷石，炯戒千春！"

第三则，取土之地的确定。骊山本身为山坟，其土不可取。然园寝为土木工程，用土量极大，焉能无取土之地？老郑国这次倒是坐着高车在骊山周遭转悠了几日，回来用探水铁尺敲打着地图道：“骊山东去，园寝外十余里，新丰水北岸有一土山，土色上佳。”章邯立即分出三万刑徒，赶赴新丰水土山昼夜取土。后世《水经注·渭水注》云：造陵取土，这座土山被挖成了一片巨大的深坑，其地淤深，水积成池与新丰水通，鱼虾生出。故此，后人将大坑呼之为鱼池，将新丰水呼之为鱼池水。

第四则，地下开凿之两难终归解决。始皇帝陵地下寝宫气象宏大，开凿尤为艰难。难点之一，骊山地下泉水丰沛，且多有温泉，凿地数丈便有泉水横流喷涌，要开凿数十丈之深简直无从着手。郑国乃天赋绝世水工，精于水事更精于水性，踏勘揣摩旬日，便谋划出一个施工方略：塞以文石，致以丹漆，锢水泉绝之而后开凿。

由于史料行文的简约，后世已经无法具体地知道这一方略究竟是如何具体实施的了。我们仅能大体描述为：用花纹巨石累积筑墙，并辅以铁条锢之，堵水墙外涂抹某种类似丹漆（红漆）的涂料，以堵塞缝隙渗漏，而后继续开掘。在此施工方略之下，连续凿过三层地下泉流（穿三泉），也成功堵塞了三层地下泉流（下锢三泉）。

此时，地下开凿突然遇到了一种奇异的境况。

《汉旧仪》描述这种状况为：“已深已极，凿之不入，烧之不燃，叩之空空，如天下状！”这便是第二个最大的难点：地下岩石层。举步维艰的郑国，被章邯亲自带领护卫甲士用军榻抬下了地下工地。火把之下，郑国全部踏勘了叩之空空的地下石层，最终长叹了一声：“天工造物，老夫无奈矣！目下之势，只能旁行开凿。欲图再深，无望也。”回到地面，章邯立即将郑国决断上书禀报了丞相府。李斯立即上书二世胡亥，请以郑国之法行事：可广不可深。二世胡亥请教赵高之

后，批下了似乎颇有主见的两行文字：“制曰：凿之不入，烧之不燃，其旁行三百丈乃止。”

至此，始皇陵的庞大地下工程终止了深掘，不再求穷极于地了。

工程诸难决断之后，李斯最后的忙碌，是统筹谋划始皇陵地下寝宫的格局并全部藏物。李斯原定的葬礼总方略中，有“藏极丰厚”一则。在李斯看来，地下寝宫之藏物也必得做到“大象其生”，既满足始皇帝对天下珍奇的赞赏喜好，又彰显一统帝国拥有九州四海的惊人财富。因陵寝藏物须直接取之于皇室府库，李斯为此专门上书胡亥，请以皇室府库之三成财富藏入先帝陵寝。胡亥这次没有就教赵高，立即独断批下，其语大是惊人：“制曰：先帝国葬宜厚宜丰，举凡先帝生前所涉器用珍奇财货，一体从葬！先帝后宫非有子者，出焉不宜，皆从死！”

李斯接到诏书，心下大是不安了。

财富珍奇，厚藏可也。这人殉，可是早在战国初期便已经废除的骇人旧制，如何能再现于大秦新政？更有一端，战国废除人殉者，秦献公发端也，今复人殉，既有倒行逆施之嫌，更有亵渎先祖之嫌，岂非荒诞绝伦之举哉！尽管，胡亥诏书的实际所指李斯也清楚：是让曾经侍奉先帝寝室而没有生子的嫔妃侍女一体从死，而不是教后宫所有女子一体殉葬。纵然如此，大约也是百数上下甚或数百人等，何其酷烈矣！李斯本想谏阻，如同当年之《谏逐客书》一样奋然发声。可李斯思谋良久，还是打消了谏阻之心。毕竟，自己是主葬大臣，极尽隆盛而大象其生，是自己一力主张的；况且，胡亥的理由是侍奉先帝的女子放还民间是不宜的，毕竟不能说完全没有道理；而放还后宫之六国女子，恰恰又是李斯的后续新政之一，此时为后宫女子而谏阻，后续整肃后宫事势必胡亥不悦。当然，更为根本的是，李斯想要最大限度地减少自己走向摄政的阻力，便必须在某些不关涉大政的小事上容

让胡亥；今恢复人殉固然骇人听闻，然毕竟不关涉后续大政，认真计较起来，刚刚达成默契的君臣际遇便很可能就此夭折……终于，李斯

没有上书谏阻。在天下最需要李斯胆略的时候，历史却没有留下如同《谏逐客书》一般的雄文。李斯不置可否，对人殉保持了沉默，只全力以赴地操持地下寝宫格局与物藏种类了。始皇帝陵之格局与丰厚物藏，历代多有记载，几则具有代表性的描述是：

《史记·秦始皇本纪》云："（始皇陵）穿治骊山……穿三泉，下铜而致椁，宫观、百官、奇器珍怪，徙藏满之。令匠作机弩矢，有所穿近者辄射之。以水银为百川江河大海，机相灌输，上具天文，下具地理。以人鱼膏为烛，度不灭者久之。"这则记载中，值得注意者是"人鱼"一物。《史记正义》引《广志》云："鯢鱼声如小儿啼，有四足，形如鳢，可以治牛，出伊水。"可知，这人鱼便是今日陕南犹有的娃娃鱼。又引《异物志》云："人鱼似人形，长尺余，不堪食。皮利于鲛鱼，锯材木入。项上有小穿，气从中出。秦始皇冢中以人鱼膏为烛，即此鱼也。出东海中，今台州有之。"由此可知，当时此等人鱼尚有多处产地，捕捞虽难，然终不若后世那般珍奇。

《汉书·刘向传》云："始皇葬于骊山之阿，下锢三泉……石椁为游馆，人膏为灯烛，水银为江海，黄金为凫雁。珍宝之藏，机械之变，棺椁之丽，宫馆之盛，不可胜原。"

《汉书·贾山传》云："始皇死，葬乎骊山……下彻三泉，合采金石，冶铜锢其内，漆涂其外，被以珠玉，饰以翡翠，中成观游，上成山林。"

《水经注·渭水注》云："秦始皇大兴厚葬……斩山凿石，下锢三泉，以铜为椁。旁行周回三十余里。上画天文星宿之象，下以水银为四渎百川五岳九州，具地理之势。宫观、百官、奇器、珍宝充其中。令匠作机弩，有所穿近，辄射之。以人鱼为灯烛，取其不灭者久

之……项羽入关，发之，以三十万人三十日运物不能穷！关东盗贼，销椁取铜。牧人寻羊烧之，火延九十日不得灭。”

此外，尚有《太平御览》引述多种史料之描述，也还有《晋书·载记七》对石季龙盗掘始皇陵而取铜柱铸器的描述等。举凡后世所记述，大体皆以《史记》为根本衍生，其中诸多条则，后世皆不敢相信，每每多有质疑。譬如藏物极厚到何种程度，史家每每质疑项羽盗墓时“三十万人三十日运物不能穷”的财富规模。直至当代，始皇陵之地面城邑早已荡然无存，而地下发掘多有成果，科学探测亦部分证实史料记载之后，人们依然不敢相信，如此庞大辉煌的奇迹能在两千多年之前创造出来。而历史必将证实：去秦帝国百年的司马迁的记述是大体无误的，后人今人之种种质疑，大多是丧失历史想象力的结果而已。

六　天下孜孜以求的二世新政泡沫般飘散了

因国葬而颇显冷落的年关一过，疲惫已极的李斯重新燃起了一片心火。

还在去冬第一场大雪落下的时节，李斯已经开始筹划来年开春后的皇帝大巡狩了。二世胡亥与始皇帝不可同日而语，李斯自不会对其巡狩天下抱有何等奢望。李斯只存一个心思：使二世胡亥的大巡狩，成为宣示新一代大政的开端，使自己重新整肃天下的政令能借势铺开。唯其如此，李斯谋划的大巡狩路径很简单：沿始皇帝东巡的主要路径东进，主要部署三个驻跸宣政点，一则滨海碣石，一则越地会稽，一则辽东长城；如此三点所经地域，大体已将事端多发的要害郡县包揽无余了。

其所以主张二世开春立即东巡，是李斯已经从纷至沓来的郡县文书中敏锐地嗅出了一丝异常气息——天下已经开始生发流播种种神秘流言了！有一则托名楚南公的流言，看得李斯心惊肉跳：“楚虽三户，

亡秦必楚！”显然，天下人心已经如隐隐大潮四面动荡了。虽然，李斯不能确切地预知此等大潮将酿成何等风暴，也不能确切地预知自己的新政能否平息这隐藏在广袤华夏的暗潮动荡。然则，李斯确切地直觉到：得立即实施新政，得立即整肃郡县民治，将长城、始皇陵、直道驰道等大型工程尽快了结，将二世欲图再度修建的庞大的阿房宫设法中止，使民力尽快回归乡里，使农耕渔猎商旅等诸般民生大计，尽早地正常流转起来；诸多重大弊端若不尽快矫正，天下汹汹之势便将很难收拾！

整肃此番大局，李斯倍感艰难。

最根本处，在于天下大势已经发生了一种极其危险的两大潮流融合，时移也，势易也。秦灭六国前后，天下始终激荡着四大潮流：期盼天下一统的潮流，拥戴大秦文明新政的潮流，天下庶民渴求结束战乱而安居乐业的潮流，山东六国老世族的反秦复辟潮流。在一统六国的连绵大战时期，在帝国大政创制初期，始终是前三大潮流始终紧密地融合一体，结成了浩浩荡荡的天下主流大势。那时候，秦军作战如摧枯拉朽，秦政实施如江河行地，天下臣民“欢欣奉教，尽知法式”；其时所谓复辟暗潮，星星点点而已，几乎被呼啸而来的统一新政大潮淹没得无影无踪了。然则，随着帝国大政全力以赴地倾注于盘整华夏河山消弭南北边患，天下庶民的生计被忽视了。万千黔首有了土地，有了家园，却不能安居乐业；南海北国屯卫戍边，种种工程连绵不断，土地荒耕了，家园萧疏了，商旅凋敝了，人民的怨声也渐渐地生发了，天下民心对帝国大政的热切向往也不期生发出一种冷漠。当此之时，山东老世族的复辟暗潮乘机涌动了，刺杀皇帝、散布流言、兼并土地、鼓荡分封，搅乱天下而后从中渔利之图谋昭然若揭。

至此，埋首于大力盘整华夏的始皇帝终于警觉了，终于看到了离散的民心被复辟暗潮裹挟的危险。依始皇帝后期的谋划：几次大巡狩严厉镇抚山东复辟暗潮之后，土地兼并的恶流已经大体被遏制；紧接

的大政方略，便该是长城、直道竣工，两大工程之民力返乡归田；与此同时，惩治兼并世族与缓征缓工的法令紧随其后。以始皇帝之才具威权勤奋坚韧，以大秦庙堂之人才济济上下合力，果能以如此方略施政，天下大势完全可一举告定，从此进入大秦新政的稳定远图期。

然则，不合始皇帝骤然病逝，一切都因庙堂之变而突兀地扭曲变形了！原本已经根基溃决而陷于山海流窜的六国世族，骤然没有了强大的威慑，又悄悄地重新聚拢了，死灰复燃了。原本已经精疲力竭的民众，将最后的一丝希望寄托在了新皇帝身上，或者说，也隐隐约约地寄托在了老丞相李斯身上。孰料大大不然，渴盼归乡的百余万长城直道徭役，被李斯下令暂缓归乡，转至直道未完路段抢工并同时屯卫北边长城；已经归乡的部分民力，又被各郡县重新征发，匆忙应对庞大的骊山陵工程，还要启动更大型的阿房宫工程。大秦庙堂陷入了湍流飞转的权变漩涡，顾不得民生大计了。倏忽大半年，惩治兼并、缓征缓工等于民有利的政令，竟一样都没有颁行。……凡此等等，天下庶民岂能不大失所望，岂能不与复辟暗潮愤然合流？李斯很清楚，民心之势一旦向反秦倒秦的复辟暗潮靠拢，天下大格局便行将翻转了，大秦便危机四伏了，再不认真整饬，只怕是始皇帝在世也来不及了。

应该说，大半年来每一项政令的为害后果，李斯都是清楚的。然则，每一道政令，李斯都不得不颁行郡县。李斯认定，当此情势，只能如此，遗留之后患，只有转过身来弥补了。国丧期间，长城不加固屯卫行么？直道不尽快完工行么？始皇帝陵减小铺排行么？不行，都不行。更根本的是，李斯若不秉承始皇帝强力为政的传统，李斯便自觉会陷入被自己攻讦的扶苏蒙恬一党之于民休息泥沼。为此，李斯必须彰显自己是秦政秦法之正宗，否则，李斯便不能在与赵高胡亥的较量中占据上风！也就是说，此时的李斯，已经无暇将天下民生作第一位谋划了。李斯目下能做的，只是说动了二世胡亥稍缓阿房宫工程。若此工程不缓，当真是要雪上加霜了。

艰难之次，举国重臣零落。目下的李斯，已经没有一个可与之并肩携手的干才操持大政了。姚贾自是才具之士，可大半年来骤然猛增的刑徒逃亡、民众逃田、兼并田土，以及咸阳庙堂接踵而来的罢黜大臣，罪案接踵不断，廷尉府上下焦头烂额连轴转，姚贾根本不可能与李斯会商任何大谋。右丞相冯去疾，承揽着各方大工程的善后事宜，一样地连轴转；更兼冯去疾节操过于才具，厚重过于灵动，一介好人而已，很难与之同心默契共谋大事。除去姚贾，除去冯去疾，三公九卿之中，已经没有人可以默契共事了。三公之中，最具威慑力的王贲早死了，最具胆魄的冯劫下狱了，新擢升的御史大夫嬴德虚位庸才不堪与谋；李斯一公独大，却无人可与会商。九卿重臣同样零落：胡毋敬、郑国、嬴腾三人太老了，几乎不能动了；杨端和、章邯、马兴三人大将出身，奉命施为可也，谋国谋政不足道也；顿弱心有快快，称病不出；最能事的蒙毅又是政敌，下狱了；新擢升的郎中令赵高，能指望他与李斯同心谋政么？……当此之时，临渴掘井简拔大员，李斯纵然有权，人选却谈何容易！为此，李斯对大巡狩尚有着另一个期望：在郡守县令中物色干员，以为日后新政臂膀。

……

“大巡狩事，朕悉听丞相谋划。”

当李斯将奏疏捧到熟悉的东偏殿书房时，二世胡亥很是直率，未看奏疏便欣然认可了。及至李斯说罢诸般事宜谋划，胡亥一脸诚恳谦恭道：“朕在年少之时，又初即大位，天下黔首之心尚未集附于朕也。先帝巡行郡县，示天下以强势，方能威服海内。今日，我若晏然不巡行，实则形同示弱。朕意，不得以臣下畜天下，朕得亲为方可。丞相以为如何？”

“陛下欲亲为天下，老臣年迈，求之不得也。”

李斯不得不如此对答，心下却大感异常。李斯全权领政，这原本是三人合谋时不言自明的权力分割，如何大政尚未开始，二世胡亥便有了“不得以臣下畜天下”之说？若无赵高之谋，如此说辞胡亥想得出来么？尽管赵高这番说辞已经是老旧的“天子秉鞭作牧以畜臣民”的夏商周说法，然其中蕴含的君王亲政法则，却是难以撼动的。胡亥既为二世皇帝，他要亲自治理天下，李斯纵然身为丞相，能公然谏阻么？原先三人合谋，也并未有李斯摄政的明确约定，一切的一切，都在默契之中而已。如今的胡亥，眼看已经开始抹煞曾经的默契了，已经从大巡狩的名义开始做文章了，李斯当如何应对？一时间，李斯脊梁骨发凉，大有屈辱受骗之感。然则，李斯还是忍耐了。李斯明白，这等涉及为政根本法则的大道说辞，无论你如何辩驳都是无济于事的，只能暂时隐忍，以观其后续施为。若胡亥赵高果欲实际掌控丞相府出令之权，李斯便得设法反制了；若仅是胡亥说说而已，则李斯全然可以视若无闻，且又有了一个“曾还政于天子”的美名，何乐而不为哉！

就实而论，李斯直到此时，对于赵高的权力野心还处于朦胧而未曾警觉的状态。李斯固然厌恶赵高，然却从来没有想到一个素未参政的宦官有攫取天下大政权力的野心；至于这种权力野心实现的可能，李斯则更没有想过。李斯对权力大局的评判依旧是常态的：胡亥是年轻皇帝，即位年岁恰恰同于始皇帝加冠亲政之时，胡亥的亲政想法是天经地义的，也是该当防范的。因为，胡亥不知天下政道为何物，听任其亲为，天下必将大乱。而身为宦官的赵高，做到郎中令位列九卿，已经是史无前例的奇闻了，要做领政天下的丞相，纵鬼神不能信也，况乎人哉！李斯毕竟正才大器，纵陷私欲泥坑，亦不能摆脱其主流根基所形成的种种特质。非独李斯，一切先明后暗半明半暗的雄杰人物，都永远无法逃脱这一悲剧性归宿。洞察阴暗之能，李斯远远逊色于师弟韩非。然则韩非如何？同样深陷于韩国的阴暗庙堂，同样无可奈何地做了韩国王族的牺牲……正是这种正才陷于泥污而必然不能摆脱的致命的迂阔懵懂，使李斯在人生暮年的权谋生涯中一次又一次地失却了补救机会，最终彻底地身败名裂了。举国惶惶之中，春日来

临了，大巡狩行营上路了。这是公元前209年，史称二世元年的春二月。除了没有以往皇帝出巡的人海观瞻，大气象似乎一切都没有改变。只有李斯明白，大巡狩行营已经远非昨日了。郎中令赵高成了总司皇帝行营的主事大臣，赵高的女婿阎乐与族弟赵成，做了统领五千铁骑护军的主将；李斯仍然是大巡狩总事大臣，事实上却只有督导郡县官员晋见皇帝之权了；随行的其余重臣只有两位：右丞相冯去疾，御史大夫嬴德；留镇咸阳的重臣，竟只有卫尉杨端和、老奉常胡毋敬与少府章邯领衔了。

对于镇国重任，李斯原本举荐了九卿首席大臣之廷尉姚贾。可二世胡亥却在李斯奏疏上批了一句："制曰：廷尉国事繁剧，免其劳顿，加俸千石。"李斯哭笑不得，带着诏书去见姚贾，叮嘱其多多留心咸阳政事。姚贾却一脸阴沉，良久无言。李斯颇觉不解，再三询问。姚贾方才长叹了一声："大秦庙堂劫难将临，丞相何其迂阔，竟至依旧如此谋国谋政哉！"李斯大惊，连连问其缘由。姚贾却良久默然了。李斯反复地劝慰了姚贾一番，叮嘱其不必多心，说他定然会在大巡狩途中力行新政安抚郡县。至于庙堂人事，李斯只慨然说了一句话：

"二世疑忌之臣尽去，纵然擢升几个亲信，何撼我等根基乎！"姚贾蓦然淡淡一笑，打量怪物一般静静审视了李斯好一阵，最终离席站起，深深一躬，喟然叹道："姚贾本大梁监门子也，布衣入秦，得秦王知遇简拔，得丞相协力举荐，终为大秦九卿之首，姚贾足矣！自去韩非起，姚贾追随丞相多年，交谊可谓深厚。姚贾能于甘泉宫与丞相深谋，唯信丞相乾坤大才也！……然屡经事端，姚贾终归明白：大道之行，非唯才具可也，人心也，秉性也，天数也！……国政之变尽于此，丞相尚在梦中，姚贾夫复何言哉！"

说罢，姚贾一拱手径自去了。

姚贾的感叹，在李斯心头画下了重重一笔，却也没能动摇李斯。

出得咸阳，每过一县，李斯必召来县令向二世胡亥备细禀报民治情形。胡亥听过内史郡几县，便经赵高之手下了一道诏书：“朕不会郡县，民治悉交丞相。”李斯喜忧参半颇多困惑，遂问：“陛下曾云要亲为天下，不会郡县，焉得决断大政？”赵高摇头喟叹道：“丞相明察，陛下已将国事重任悉交丞相，丞相正当大展政才矣，何疑之有乎！”李斯心中大石顿时落地，慨然一拱手道：“如此，敢请郎中令禀报陛下：老臣自当尽心竭力安定郡县，陛下可毋忧天下也！”赵高一脸殷殷地将李斯称颂了一番，便告辞去了。

自此，李斯分外上心，每遇易生事端之郡县，必带新任御史大夫嬴德与一班精干吏员赶赴官署，查勘督导政务，一一矫正错失。即或皇帝行营已径自前行，李斯人马已经拖后一两日路程，李斯依旧不放过一个多事之地。如此一出函谷关，李斯便忙得不可开交了。

第一个三川郡，李斯滞留忙碌了三日三夜。

对于李斯而言，三川郡之特异，在于郡守李由恰恰是自己的长子。这三川郡，原本是周室洛阳的王畿之地。自吕不韦主政灭周，三川郡便是秦灭六国精心经营的东出根基之地。直到始皇帝最后一次大巡狩，三川郡都是力行秦法最有效、民治最整肃的老秦本土的门户大郡。而三川郡郡守李由，也一直是被始皇帝多次褒奖的大治郡之楷模郡守。然则，短短大半年之间，这三川郡竟不可思议地乱象丛生了。自山东刑徒数十万与各式徭役数十万大批大批地进入关中造陵，毗邻关中的三川郡便成了积难积险的“善后”之地。难以计数的无法劳作的伤病残刑徒，都被清理出来，滞留关外三川郡；追随探望刑徒与徭役民力的妇孺老少们，络绎不绝地从东北南三方而来，多以三川郡为歇脚探听之地，同样大量滞留在三川郡；洛阳郊野的道道河谷，都聚集着游荡的人群，乞讨、抢劫、杀戮罪案层出不穷；洛阳城内城外动荡一片，三川郡守李由叫苦不迭，连番上书丞相府，却是泥牛入海般没有消息。

“如此乱象，如何不紧急禀报？”一进官署，李斯便沉下了脸。

“父亲！由曾九次上书丞相府……”李由愤愤然。

“呈给右丞相了？”李斯大皱眉头。

“这是父亲立定的法度，三川郡事报右丞相府，不能呈报父亲……”

“好，不说此事。只说三川郡如何靖乱！”李斯很是严厉。

“父亲，只要派来万余甲士，三川郡平乱不难！”

“如何不难？你能杀光了伤残刑徒与妇孺老幼？”

“至少，将滞留人等驱赶出三川郡。”

“岂有此理！别郡不是大秦天下么？一派胡言！”

“如此，听父亲示下。”

“妥善安置，就地化民。八个字，明白么！”

“父亲是说，出郡县之财力安置滞留人口？”李由大为惊讶。

“当此之时，唯有此法，不能再行激荡民乱！”

“父亲，秦法不救灾……”

“此非救灾，是救乱，是定大局！”

“父亲，李由明白！”

之后，李斯巡视了三川郡府库，给三川郡守李由写下了一道丞相手令：“特许三川郡以府库财货粮秣并官府占地安置民力，迅即平盗。”精明的李由从与父亲的断续交谈中，已经觉察出父亲处境的艰难，自感稳定三川郡对于父亲的重要，接令之后立即全力实施。李斯临走之时，李由的郡守官文已经到处张挂，四野流民已经有了欣喜之色。李斯料定，大巡狩回程之时，三川郡必将有大的改观。毕竟，李由是自己的儿子，不会轻慢大事。届时，三川郡民治将成为天下平定的楷模，李由也可擢升于庙堂，成为李斯的左右臂膀。

三川郡之后，李斯马不停蹄地进入了陈郡。

这陈郡正当旧楚要地，北与旧韩之颍川郡毗邻，正是当年扶苏秘密查勘土地兼并黑潮的重点地域之一，也是历来的事端多发地，李斯不得不分外留心。当日住进陈城，李斯立即快马出令，召来了颍川郡守，将两郡政事一并处置。两郡守禀报说：目下土地兼并黑潮确有回流，然尚在掌控之中；原因是徭役民力未归乡里，秘密游荡的老世族想买土地也很难找到当家男人。目下两郡之难，是无法落实李斯早已经发出的征发令，征不齐闾左之民的千人徭役之数。李斯下令随行书吏认真查阅了两郡民籍，逐县逐乡做了统计，倒也是明明白白地呈现着各县各乡出动的徭役民力，闾左可征发者至多数百人而已。

“敢问丞相，渔阳戍边……非，非这千人之数么？”陈郡郡守虽小心翼翼，然心中愤懑却也是显然的，“长城竣工之后，本说民力归乡……今非但不归，还要再行征发……”

“田无男丁，家无精壮，亘古未闻也！”颍川郡守却是不遮不掩。

“目下非常之时，郡守何能如此颓丧？”李斯板着脸，“新君即位，主少国疑，屯戍北边正当急务。若匈奴趁机南下，天下重陷战乱之中，孰轻孰重？”

“但有蒙公在，何有此忧也！”颍川郡守叹息一声。

“大胆！”李斯厉声一喝，“先帝诏书，岂是私议之事！”

两郡守一齐默然了。若依秦法，李斯身为丞相，是完全可以立即问罪两位郡守的，更兼御史大夫嬴德在场，缉拿两郡守下狱是顺理成章的。但李斯没有问罪，更没有下令缉拿，而是忧心忡忡地长叹了一声：“国家艰危之时，政事难免左右支绌也！老夫体察郡县之难，纵有权力亦不愿任意施为……然则，身为大臣，足下等宁坐观成败而不思尽力乎？”

“愿奉丞相令！”两郡守终归不再执拗了。

“老夫之见，”李斯第一次将政令变成了商榷口吻，“先行确认两名屯长，郡尉县尉护持，逐县逐乡物色闾左民力，能成得八九百之数便可发出。两位以为如何？”

“闾左屯长最难选，得后定。”颍川郡守面色难堪。

“也好，先定人数。”

“颍川郡，至多四五百人。”

“陈郡如何？”李斯黑着脸。

“陈郡虽大，从军人口多，闾左丁壮至多也是三五百。”

“便是说，两郡差强凑够千人之数？”

“难……”两人同声，欲言又止。

“再难也得千人之数。至少，不能少于九百人！”

“丞相，闾左之民最好不……”

“违令者国法从事！”李斯无奈，疾言厉色了。

“谨遵丞相令！”两位郡守终究领命了。

陈城一过，李斯立即南下项县。这项县乃陈郡南部大城，原本是楚国名将项燕的根基封地，项燕战死之后，项氏部族后裔虽大部转往江东隐匿，然在此地亦多有出没，历来是始皇帝东巡的镇抚地之一。二世不知此间根底，径自观赏山水而去，李斯却不能不留心。李斯没有要陈郡郡守随行，亲自率领护卫马队查勘了项城，并备细询问了县令，得知项氏部族很长时期没有在项城出没，项氏族人几乎已经在陈郡南部销声匿迹，李斯这才放心东去北上了。

进入泗水郡，李斯着重查勘了沛县。

年余之前，泗水郡守曾急书禀报丞相府，李斯又立即禀报了始皇帝：当时的泗水亭长刘邦率数百民力西赴徭役，途经芒砀山，民力多有逃亡，那个刘邦索性放走了其余民力，自己也畏罪隐匿不出，郡县查无音讯。当时李斯本欲彻查，然始皇帝却将其纳入次年大巡狩一体解决而没有单独查处。然则，次年大巡狩，也未查出这个山海流窜的刘邦的隐匿地点。今次东来，李斯想要清楚地知道，这个小小亭长究竟如何了?

到得泗水郡城，李斯同时召来砀郡郡守与追捕盗寇的郡尉，会同备细查问。两郡尉禀报说，两郡郡卒在芒山砀山之间搜寻多次，均未察觉刘邦踪迹。只闻当地民人传闻，说芒砀山深处常有怪异云气，五色具而不雨，必有奇人隐之。泗水郡郡守又禀报说，砀山下有一吕姓民户，其小女名吕雉，尝与人入山，但往云气聚集处走去，便能遇见山野怪人，疑为刘邦等流窜者，然追捕之时，又一无所见。李斯听罢

禀报，一时默然不语了。两郡守郡尉则是异口同声，要追捕刘邦不难，但发两万甲士入山，必得刘邦死活之身！

“此等山野传闻，不足为凭据也。”

李斯终究没有大举操持。一则聚兵发兵皆难，秦军主力三大块，一在九原，一在陇西，一在南海，除此之外便是屯卫咸阳的五万新征发的北胡材士；郡县捕盗军兵，郡不过千县不过百，聚集十数郡郡兵搜捕一个逃亡亭长，显然是小题大做，动静太大了。只要大局安定，一个亭长逃亡，除了老死山林又能如何？于是，李斯马队离开了泗水郡东来，兼程追赶行营，终于在抵达吴越之前与皇帝行营会合了。

二世胡亥没有询问李斯后行巡视郡县之意，李斯也便打消了禀报的念头。好在除了警戒与提醒，也确实没有必须通过皇帝诏书的大事。行营进入江东，李斯又率亲信吏员离开皇帝行营，紧急查勘吴中治情。这吴中乃是会稽郡治所城邑，濒临震泽（今太湖），是楚国项氏后裔的活跃之地。上年春始皇帝最后一次大巡狩，对秘密聚集在江水下游各城邑的六国老世族大肆搜捕，复辟世族们遭受重创，一时都作鸟兽散了。那时李斯也在行营坐镇总事，清楚地知道顿弱与杨端和始终没有觅得项氏踪迹。当时，连同始皇帝在内的巡狩君臣，人人大觉惊诧。

然则，就在去冬今春的大雪时节，李斯却接到了关中栎阳令一份紧急密报：查得项燕之子项梁携侄子项羽秘密进入关中，以商旅之身住栎阳的渭风古寓，私行勾连迁入咸阳的山东旧世族。一月之后，二人被栎阳县尉缉拿下狱，因咸阳廷尉府公事滞留太多，故未立即押解咸阳。不料关押未及旬日，项梁叔侄突兀失踪。经查，乃栎阳狱吏司马欣受泗水郡蕲县狱吏曹咎之托，私放罪犯潜逃。目下司马欣已经被下狱，请丞相府会同廷尉府下书泗水郡，立即缉拿曹咎。东出巡狩之

前，李斯查询了廷尉府，得知逮捕[注]令已发下，泗水郡与蕲县等地尚无回报。李斯进入吴中，便是要查勘此事。

“禀报丞相，自逮捕令发下，项氏早，早已在吴中遁形了。”

见丞相亲临，会稽郡守很是紧张，说话都有些不利落了。李斯下令召来郡尉县尉一起禀报，各方也都众口一词，说项氏开春以来再也没有出现在江东各地。李斯颇为疑惑，备细查问了项氏后裔原先在江东的作为。几个县尉禀报说，项梁在江东各地流窜，多化名乔装商旅之士与民众多方结交。但凡吴中有大举征发徭役事，抑或丧事，项梁等常为乡里亲自操持，事事办得井井有条。人皆云项梁暗中以兵法行事，民众很是拥戴。江东有童谣云：“国不国，民不民，旧人来，得我心。”这“旧人”二字，便是经年流窜江东之项氏也。因得人心，各县都是在项氏离开后才察觉踪迹的。再加郡县征发不断，郡卒县卒根本无力追踪此等四海流窜的人物，是故终无所获。

“项氏如此招摇作为，郡县如何不早早禀报？”李斯颇见严厉。

“丞相可查公文，在下禀报不下五七次！”郡守顿时急了。

“书呈何处？”

“右丞相府，御史大夫府。”

“何时呈报？”

“去冬今春，三个月内！”

“好。老夫尽知也。”

李斯不能再追问下去了，国政之乱，他能归咎何人哉！无奈之下，李斯只有殷殷叮嘱郡守县令郡尉县尉们留心查勘随时禀报，如此

而已。追赶行营的一路上，那首江东童谣始终轰鸣在李斯耳畔，“国不国，民不民，旧人来，得我心”，这是何等令人心悸的歌声也！曾几何时，一统山河的帝国竟是“国不国”了，万千黔首竟是“民不民”了，备受天下唾弃的六国贵族，竟至于“得我心”了；天下大势如江海洪流，其湍流巨漩竟如斯飞转，可叹乎，可畏乎！如此匪夷所思的人心大逆转，究在何人乎！……

赶到会稽山的皇帝行营时，李斯疲惫极了，郁闷极了。如此重大警讯，本当立即奏明皇帝会商对策。然则，对眼前这个醉心山水忽痴忽精的二世胡亥，说得明白么？赵高若在旁问得一句：“施政之权在丞相，如此乱象岂非丞相之罪乎！”李斯又当如何对答？只怕辩解都要大费心神了，君臣同心岂非痴人说梦？思忖良久，李斯还是打消了与胡亥会商政事的想头，只思谋如何在大巡狩之后尽快扭转天下民治了。

在会稽山，二世胡亥兴致勃勃地登临了大禹陵，也依着始皇帝巡狩格局，祭祀了禹帝，遥祭了舜帝，也遥望南海祈祷上天护佑南海秦军。诸事皆同，李斯却看得心头滴血。这个二世胡亥处处都轻薄得像个声色犬马的贵胄公子，祭文念得阴阳怪气突兀起伏，像极了赵高的宦官嗓音；上山只问奇花异草，祭祀只问牺牲薄厚，举凡国政民生绝难进入问答应对。李斯亦步亦趋于后，只觉自己变成了一个贵胄公子的侍奉门客，心头堵得慌。

好容易离开会稽山北上，李斯病了。

一路恍惚北进，胡亥始终没来探视李斯。只有赵高来了两次，说是奉皇帝之命抚慰丞相病体，也是寥寥数语便走了。李斯第一次深深体察到了暮年落寞境况，第一次体察到孤立无援的绝望心境，每每在帷幕之外的辚辚车声中老泪纵横不能自已……到了旧齐滨海，李斯眼见曾经与始皇帝并肩登临的之罘岛，心绪稍见好转，终于被仆人扶着走出了高车。

抵达始皇帝曾经刻石宣政的碣石，二世胡亥忽然兴致大发，也要在父皇刻石旁留一方刻石，也要李斯题写，要原石工雕刻。赵高大是赞同，一口声赞颂此乃皇帝新政盛举，实在该当。一脸病容的李斯大觉腻烦，不知胡亥有何新政可以宣示，然若拒绝，也实在难以出口。思忖一番，李斯遂于当晚写下了两三行文字，次日清晨呈进了行营。胡亥看也没看，便兴冲冲道：“好好好！正午刻石大典，大字刻上去，我便站在父皇身旁了！”倒是赵高拿过来看了一番笑道：“丞相文辞简约，也好！只是缺了些许后缀言语，可否补上？”李斯勉力笑道：“郎中令也是书家，不妨补上，也算合力了。”胡亥立即兴冲冲点头，赵高没有推辞，就势提笔，以李斯嬴德名义补上了两行。李斯也是看也没看，便点头认可了。

于是，碣石的始皇帝刻石旁，立起了如此一方石刻：

皇帝曰：金石刻尽始皇帝所为也。今，袭号而金石刻辞不称始皇帝，其于久远也！如后世为之者，不称成功盛德。丞相臣斯、御史大夫臣德昧死言：臣请具刻诏书刻石，因明白矣。臣昧死请。制曰：可。

李斯以胡亥口吻所拟的刻石文辞之意是：既往金石已经宣示尽了始皇帝大政，今我承袭了皇帝之位，又来刻石，其作为比始皇帝差得太远了；如后世皇帝再来刻石，没有大功大德便更称不上了。后段缀语的意思是：臣李斯嬴德请刻诏书立石，皇帝不允；臣等明白了皇帝谦恭之心，再三固请，皇帝才答应了。前一半刻辞，说的全然事实，李斯之难堪愤懑已经明白无遗地显现出来。后缀辞，则是赵高为二世胡亥遮羞而已。胡亥白痴久矣，自顾玩乐不及其余，任你刻甚也不屑过问。赵高则很明白李斯的心思，且深感威胁，陷害李斯之心由是紧迫。

三月中，行营北上辽东，途经九原大军驻地，胡亥君臣竟无一人提出进入九原犒赏激励守边三十万大军。令李斯不解的是，九原统兵

大将王离也没有派特使迎接，除了非召见不可的几个粮秣输送县令，其余各郡县竟没有任何动静，既往争相目睹皇帝出巡的盛况竟成了昨日梦境一般。胡亥赵高似乎不以为然，又似乎对九原大军有着一种隐隐的畏惧。胡亥扑闪着眼白极多的一双大眼，对李斯说的是：“赶赴辽东，是要巡视长城龙尾也！父皇巡视陇西，胡亥巡视辽东，头尾相续，何其盛况壮举哉！”竟只字未提九原犒军。

回程途中，李斯深感此事重大，郑重提出进入九原犒军。不料，胡亥吭哧半日还是不能决断。最后，还是赵高居中主张：单独召见王离，免去九原犒军。胡亥立即来神，红着脸一阵嚷嚷：“是也是也！朕日理万机，还要尽速赶回咸阳处置政事，有事对王离下诏便是，闹哄哄犒军，拿甚犒来？”李斯隐忍良久，也只有点头了。

年轻的王离来了，没有带马队，也没有带军吏，真正的单人独马来了。胡亥又惊又喜地小宴了王离，却一句也没问为何如此。旁边的赵高也只闪烁着警觉的目光，也是一句话没问。倒是李斯分外坦然，问了军事，也问了民治，还特意叮嘱了王离：颍川郡与陈郡的屯卫戍卒将于夏秋之交抵达渔阳，要王离留意部署。素来刚烈爽直的王离，除了诺诺连声，一个字也没有多说。临行之时，李斯将这位年轻的重兵统帅亲自送出了老远，王离依旧是一句话没说，直到李斯颇显难堪地站住了脚步，王离也一拱手上马去了。李斯第一次深切地感知了，赵高与胡亥所畏惧者，正是此等举足轻重的大军力量。李斯也第一次隐隐后悔了，也许，留下蒙恬大将军的性命，自己的庙堂处境会远远好于目下之危局。甚或，自己若能早日联结王离与九原将士，善待他们，抚慰他们，处境也不至于如此孤立无援……

四月初，大巡狩行营回到了咸阳。

李斯没有料到，一则突兀离奇的决策，眼睁睁粉碎了他的尽速缓征之策。

胡亥兴冲冲提出，要重新大起阿房宫。朝会之上，胡亥的说辞令李斯惊愕万分：“先帝在世时多次说起，咸阳朝廷小！故此，才有营造阿房宫事。结局如何？宫室未就，父皇便突兀薨了！朕依丞相之意，阿房宫作罢，民力都聚集骊山了。目下，骊山陵墓业已大毕，朕要大起阿房宫，以遂先帝之宏愿！诸位大臣且想，朕若不复阿房宫，不是明白告知天下臣民，先帝举事太过么？不！先帝圣明，朕要秉承先帝大业，筑起宏大朝廷！有人谏阻朕要起，无人谏阻，朕也要起！”这是胡亥第一次显出狰狞面目说话，面色通红额头渗汗声色俱厉，活似市井之徒输了博戏闹事。所有的大臣都惊愕默然，不知所措了。无奈之下，李斯只有开口了：“老臣启奏陛下，方今骊山陵尚未全然竣工，千里直道亦未竣工，两处所占民力已是百余万之巨，非但民力维艰，府库粮秣财货也告紧缩……”

“李斯住口！”胡亥怒喝一声，将帝案拍得山响。

举殿惊愕之际，李斯更是大见难堪。入秦数十年来，这是备受朝野敬重的李斯第一次在朝廷朝会之上被公然指名道姓地呵斥，实在是不可思议的荒诞。李斯一时愤然羞恼面色血红，浑身颤抖着却不知该如何说话……终于，在大臣们的睽睽众目之下，李斯颓然跌倒在身后坐案上昏厥了。

三日后醒来，李斯恍惚得如在梦里，看着守护在榻边的长子李由，竟莫名其妙地问了一句，你是谁也？一脸风尘疲惫的李由骤然大恸，俯身榻前号啕大哭了。在这个年过三十且已经做了郡守的儿子的恸哭中，李斯才渐渐地真正地醒了，两行冷泪悄悄地爬上脸颊，拍了拍儿子的肩头，良久没有一句话。

夜来书房密谈，李由说了朝会之后的情形：重起阿房宫的诏书已经颁行了，还是章邯统领，限期两年完工；内史郡守督导粮秣，赵高统领营造布局谋划；诏书说，要在先帝的阿房宫旧图上大加出新，要将阿房宫建造得远远超过北阪的六国宫殿群。李斯不点头，不摇头，

不说话，目光只盯着铜人灯痴痴发怔。李由见父亲如此悲情，再也说不下去了。良久愣怔，李斯蓦然醒悟，方问李由如何能搁置郡政回来？李由说，家老快马传讯，他是星夜兼程赶回来的；自父亲上次在三川郡督政，他便觉察到父亲处境不妙了。李斯问，三川郡情形如何？李由说，若按父亲方略，三川郡乱象自可平息，然目下要建阿房宫，只怕三川郡又要乱了。李斯惊问为何？李由说，昨日又颁新诏书，责关外六郡全力向关中输送粮草，以确保阿房宫民力与新征发的五万材士用度；三川郡距离关中最近，承担数额最大，原本用于救乱的粮秣财货只怕是要全数转送咸阳了。李斯听得心头发紧喉头发哽冷汗涔涔欲哭无泪瑟瑟发抖，直觉一股冰凉的寒气爬上脊梁，一声先帝嘶喊未曾落点，喷出一口鲜血颓然倒地了。

……

整个夏天，卧病的李斯都被一种莫名的恐惧笼罩着。

丞相府侍中仆射每日都来李斯榻前禀报政务，右丞相冯去疾也隔三差五地来转述国政处置情形，听得越多，李斯的心便越发冰凉。阿房宫工程大肆上马，给关中带来了极大的民生恐慌。将近百万的徭役民力与刑徒，每日耗费粮秣之巨惊人，再加所需种种工程材料之采制输送，函谷关内外车马人力黑压压如巨流弥漫，大河渭水航道大小船只满当当帆樯如林。冯去疾说，工程人力加输送人力，无论如何不下三百万，比长平大战倾举国之力输送粮秣还要惊人。当此之时，赵高给二世皇帝的谋划对策是：举凡三百里内所有输送粮秣的徭役民力，都得自带口粮，不得食用输送粮秣，违者立斩不赦！如此诏书一下，输送粮秣的徭役大量逃亡。关外各郡县大感恐慌，郡守县令上书禀报，又立遭严厉处罚，不是罢黜便是下狱，郡县官员们都不敢说话了。更有甚者，专司督责粮草的郡吏县吏们，也开始了史无前例的秘密逃亡，乱象已经开始了……更令李斯冰凉彻骨的是，原本经他征发的用于屯卫咸阳的五万材士，被胡亥下令驻进了皇室苑囿，专一地以

射马射狗为训练狩猎之才艺，专一地护卫自己浩浩荡荡地在南山射猎，铺排奢靡令人咋舌。

进入六月时，九原王离飞书禀报朝廷：匈奴人新崛起的头领冒顿，诛杀了自己的父亲头曼单于，自立为新单于，发誓要南下血战为匈奴雪耻！胡亥赵高看了王离上书，都是哈哈哈大笑一通了事。然则，当冯去疾将这件密书念给李斯听时，李斯却实实在在地震惊了。此前，无论蒙恬扶苏如何申说匈奴势力未尽，甚或始皇帝都始终高度警觉，李斯都没有太在意。在李斯看来，秦军两次大反击之后，匈奴再度死灰复燃简直就是痴人说梦。然则，一年来变局迭生，无论何等不可思议的事情都飞快地发生了，李斯再也不敢相信自己的洞察力了。本能地，李斯第一次相信了王离的边报，也庆幸自己征发戍卒屯卫渔阳的对策或许有些许用处。在整个夏天，这是李斯唯一稍许欣慰的一次。李斯不可能预知的是，正是大秦朝廷与政局的突然滑坡转向，促成了匈奴族群内部强悍势力的崛起，促成了原本已经开始向华夏文明靠拢的匈奴和平势力的突然崩溃。在之后近十年的华夏大战乱中，匈奴势力野火般燃烧了大草原，百年之内屡屡大肆进攻中原，对整个华夏文明的生存形成了巨大的威胁。直到百余年后的汉武帝时代，这一威胁才初步消除。

……

在这个乖戾的夏季，天下臣民孜孜以求的二世新政泡沫般飘散了。

李斯的摄政梦想也泡沫般飘散了。

李斯苦思着扭转危局的对策，浑不知一场更大的血腥风暴将立即淹没自己。

1. 公车司马令，秦卫尉之属官，职能有四：执掌皇城车马进出，夜巡皇城，夜传奏章，征召公车。虽属卫尉，实为皇城事务的要职之一。

2. 陕西绥德县城内疏属山巅，有扶苏墓。史家王学理先生之《咸阳帝都记》第九章注释条对其记载是：扶苏墓状作长方形，长30米，宽6米，高8米，墓前石刻“秦长子扶苏墓”六字。城北一公里处，当无定河与大理河交汇处，传为扶苏月下忧国忧民处，名“凉月台”；县南一公里卢家湾山崖壁立，有水从空中落地成泉，传为扶苏自裁处，故名“呜咽泉”。唐诗人胡曾有《杀子谷》诗云：“举国贤良尽泪垂，扶苏屈死戍边时。至今谷口呜咽泉，犹似当年恨李斯。”另，《大清一统志》云，绥德城内有扶苏祠。《关中胜迹图志》卷三十又云：扶苏墓有陕西临潼县滋水村、甘肃平凉东宁县西两处。王学理先生认为，当属纪念性假墓。

3. 古不墓祭之说，见《续汉书·祭祀志》。

4. 见《宋书·礼志》。

5. 逮捕，秦汉语。《史记·项羽本纪》云：“项梁尝有栎阳逮……”《索隐》云：“逮训及，谓有罪相连及，为栎阳县所逮录。汉世每治狱，皆有逮捕也。”《集解》韦昭云：“谓项梁被栎阳县逮捕。”

第三章　杀戮风暴

一　灭大臣而远骨肉　亘古未闻的政变方略

帝国朝廷的杀戮风暴，源于胡亥对赵高的一次秘密诉说。

自从在那个霜雾弥漫的黎明，写完“制曰可”三个字，胡亥后悔做皇帝了。

虽贵为皇子，胡亥的身心却从来都被自由地放牧着。慈善宽厚的乳母是懵懂的牧人，不涉养育管教的皇室太子傅官署，是这片牧野的竹篱。除了不能随意闯进法度森严的皇城政殿区，胡亥的童稚少年生涯，是没有琐细约束的。胡亥是最小的皇子，不若大哥扶苏，他没有受过太子傅官署的严格教习，没有进入过任何处置政事的场所，没有入过军旅锤炼，也没有襄助过政务。如同大部分皇子公主一样，没有了母亲的教习，没有了始皇帝亲自督令的少年锤炼，胡亥的心一直空旷而荒芜。及至做赵高的学生之时，胡亥心中的欲望之树已经在空旷荒芜的土地上深深扎根了。胡亥的欲望很实在，便是无穷无尽的享乐游玩。胡亥的欲望理由很简单：皇子命当如此，天予不取，反受其咎。修习法令也好，锤炼书法也好，旁观政务也好，应对父皇也好，对于心如蔓草的胡亥，只是使父皇与老师高兴的戏法而已，已经无由在心田植根了。在胡亥的欲望之树上，只蓬勃出了一方色彩妖异的冠盖：游乐以穷所欲，奢靡以穷所愿，此生足矣！不知功业为何物，不知国政为何物，不知权力为何物，更不知宵衣旰食以勤政为何物，要胡亥做皇帝日日理政，无异于下狱之苦难也。

当然，对于做皇帝的苦难，胡亥也有一个认识过程。

胡亥原本以为，那么多人争做皇帝，老师又那么费尽心机地为他谋划那个九级白玉阶上的大座，做皇帝定然是远远强过声色犬马之快乐的天下第一美事了。谁知大大不然，皇帝事事板正，处处受制，言行不能恣意，清晨不能懒睡；夜来还得枯坐书房，翻弄那一座座小山也似的文书，读罢奏章随意写画也不行，非得写“制曰可”不行。夜来想自由自在地折腾皇城女子阅尽人间春色，也还是不行，父皇的规矩在：文书公事不完，不得走出书房。要找几个可意嫔妃陪在书房偷偷享乐，更不行，皇帝书房的监政御史比猎犬的鼻子还灵，一闻到女子的特异气息便抬出先帝法度，总教胡亥大是难堪，不得不教御史从幽暗的书架峡谷中将诱人的美色领走。想来想去，做皇帝想享乐真如登天一般艰难，比做皇子还不如！做皇子时，胡亥尚能时不时觅得一番声色犬马之乐，这做了皇帝几个月，除了原先蔑视自己的兄弟姊妹变为人人怕自己而使胡亥大大得意之外，竟然连一次游乐也没有，博戏没有了，射猎没有了，渔色也没有了，连随意饮酒都不许了，当真岂有此理！

凡此等等，在胡亥看来件件都是天下最苦的差事，如此做皇帝，究竟图个甚来？也就是在如此愁苦之时，胡亥心智大开了，恍然大悟了：天下皆曰父皇积劳而去，原来父皇便是这般苦死的，积劳积劳，诚哉斯言！如此做皇帝，胡亥也注定地要积劳早死了……

反复思谋，忍无可忍的胡亥终于一脸正色地召见了赵高。

“敢问郎中令：皇帝做法，能否依我心思？”胡亥愤愤然了。

“老臣……不明陛下之意。”赵高有些茫然，更多的则是吃惊。

“若不能依我心志，胡亥宁不做皇帝！”胡亥第一次显出了果决。

“陛下心志，究竟若何？”赵高心头顿时怦怦大跳，小心翼翼地问着。

“夫人生居世间，白驹过隙也！”胡亥开始了直抒胸臆的侃侃大论，前所未有地彰显出一种深思熟虑，“胡亥已临天下，何堪如此之劳苦？父皇积劳而薨，胡亥若步后尘，宁非自戕其身乎，宁非自寻死路乎！胡亥自戕，胡亥寻死，宁非毁我大秦宗庙乎！郎中令且说，可是？”胡亥见赵高连连点头，遂更见精神，“唯其如此，胡亥不能不顾死活！胡亥心志：穷耳目之所好也，穷心志之所欲也！如此，既安宗庙，又乐万民，长有天下，且终我年寿。敢问郎中令，其道可乎？”

“可也！不可也！”赵高长吁一声，全力憋住笑意，又憋出一脸愁苦。

“甚话？何难之有哉！”

“老臣之意，长远可也，目下不可也。”

“目下何以不可？”期望又失望，胡亥眼中又弥漫出特有的懵懂。

“陛下所图，贤君明主之志也，昏乱之君不能为也！”赵高先着实地赞颂了胡亥一句。他知道，胡亥只要他的认同，绝不会品咂出其中的揶揄。见胡亥果然一脸欣喜，赵高更加一脸谦恭诚恳，“然则，为陛下享乐心志得以长远施行，老臣不敢避斧钺之诛，敢请陛下留意险难处境，稍稍克制些许时日。”

“我是皇帝了，还有险难？”胡亥更见茫然了。

“皇帝固然天命，然亦非无所不能也。”赵高忧心忡忡地诱导着，“目下朝局险难多生，要害在于两处：一则，沙丘之变，诸皇子公主并一班重臣皆有疑心；皇子公主，皆陛下兄姊也；一班重臣，皆先帝勋臣也。陛下初立，其意怏怏不服，一朝有变岂非大险？”

“也是‘咔嚓’！”胡亥大惊之下，模仿天赋骤然显现。

“咔嚓！对！陛下明察。”赵高手掌在脖颈一抹，脸上却依旧弥漫着谋国谋君的忡忡忧心，“二则，蒙恬下狱未死，蒙毅将兵居外，蒙氏军旅根基尚在，更有冯劫冯去疾等相互为援，彼等岂能不谋宫变乎？老臣战战栗栗，唯恐不终，陛下安得为乐乎！”

“咔嚓之险，该当如何？”胡亥一脸惶急。

“陛下欲老臣直言乎？”

“老师夫子气也！不直言，我何须就教？”胡亥第一次对赵高黑了脸。

“如此，老臣死心为陛下一谋。”赵高辞色肃穆，一字一顿地吐出了内心长久酝酿的谋划，“老臣三谋，可安保陛下尽早穷极人生至乐也！其一，灭大臣而远骨肉，决除享乐之后患。其二，贫者富之，贱者贵之，简拔甘为陛下犬马之人以代大臣。其三，置忠于陛下之亲信者，近之为左右护持，以防肘腋之变。三谋之下，定然长保享乐无极。”见胡亥惊喜愣怔，赵高又慨然抚慰了几句，“如此，则阴德功业归于陛下，劳碌任事归于犬马，害臣除而奸谋塞，长远图之，陛下则可高枕肆志，安乐无穷矣！陛下享乐大计，莫出于此焉！”

“此后，胡亥便可恣意享乐？”

“然也！”

“好！我胡亥便做了这个皇帝！”胡亥惊喜得跳了起来。

“然则，陛下还得忍耐些许时日。”

“些许时日？些许时日究是几多？”胡亥又黑了脸。

“国葬巡狩之后，陛下但任老臣举刀，陛下之乐伊始也。”

“好好好，等便等，左右几个月罢了。”无奈，胡亥点头了。

由胡亥奇异荒诞的享乐诉说引发的赵高密谋，是中国历史上最为狠毒凶险的政变杀戮策略，也是秦帝国灭亡最值得重视的直接原因。在五千年华夏文明史上，没有任何一个时期的政变势力敢于赤裸裸立起“灭大臣而远骨肉”的杀戮法则，只有恶欲无垠的赵高立起了，只有天生白痴的胡亥接纳了。接踵而来的杀戮风暴，比赵高的预先谋划更为酷烈。非但开创大秦帝国的功勋重臣，几乎无一幸免地被杀害被贬黜，连原本只要“疏远”的皇族骨肉，嬴政皇帝的男女子孙，也几乎无一幸免地被杀戮被囚居。在帝国臣民还远远没有从遵奉秦法遵奉诏令的根基中摆脱出来的短短一两年间，酷烈荒诞的全面杀戮，阴狠地掘断了皇皇帝国的政治根基。三公九卿星散泯灭，嬴氏皇族血肉横飞，郡县官吏茫然失措，权力框架轰然崩塌，奸佞宵小充斥庙堂。赵高黑潮彻底淹没了强大的帝国权力体系，以致在接踵而来的仅仅九百人发端的起义浪潮中，举国震荡轰然崩塌……在五千年华夏文明史上，最强大的统一帝国在最短暂的时间里灰飞烟灭，唯此一例也！其荒诞离奇，使人瞠目结舌，其种种根由，虽青史悠悠而无以恢复其本来面目，诚千古之叹也！

二　蒙恬蒙毅血溅两狱　蒙氏勋族大离散

僻处孤寂的阳周与代谷，骤然变成了隐隐动荡之地。

阳周要塞先囚蒙恬，代郡峡谷再囚蒙毅，两事接踵，天下瞠目。

自大将军蒙恬上年八月被关进阳周狱，位于老秦土长城以北的这座小城堡顿时激荡了起来。九原幕府的信使往来如梭，驻守边郡而骤闻消息的将尉们风驰电掣云集阳周探视，阴山大草原的牧民们索性赶着牛群羊群马群轰隆隆而至，已经被禁止归乡而改由长城南下开凿直道的万千徭役们背着包袱提着铁耒，淙淙流水般从各个长城驻屯点汇集奔来了。小小阳周城外，日夜涌动着川流不息的人群。人们自知见

不到已经成为囚徒的蒙恬大将军，可还是日夜游荡在阳周城外，燃着熊熊篝火饮着各色老酒，念叨着扶苏念叨着蒙恬咒骂着喧嚷着不肯离去。九月初旬的一日，上郡郡守也带着马队飞驰来了。郡守在城外勒马，召来阳周县令县尉，黑着脸当场下令：阳周城商贾民众一律出城，或卖酒饭或造酒饭，总归是不许一个迢迢赶来的民人军士衣食无着。安置好郊野万千人众，上郡郡守立即入城赶赴那座羁押北疆各郡人犯的牢狱。老狱令分明奉有不许私探要犯的密诏，可还是一句话不说便将郡守带进了幽暗的石门。

“大将军，朝廷发丧！陛下薨了！”郡守进门一喊，颓然倒地。

“岂有此理！何时发丧？”旁边一个戴着褐色皮面具的将军愤然惊愕了。

“今，今晨……”郡守颤巍巍从腰间皮盒中摸出一团白帛。

“我看！”面具将军一把抢过白帛抖开，一眼瞄过也软倒在地了。

“老狱令，将老夫的救心药给将军服下。”

散发布衣的蒙恬坐在幽暗角落的草席上，面对着后山窗洒进来的一片阳光，一座石雕般动也不动，似乎对这惊天动地的消息浑然不觉，只一句话说罢又枯坐不动了。老狱令与郡守一起，手忙脚乱地撬开了这位面具将军的牙关，给其喂下了一颗掰碎了的硕大的黑色药丸。未过片刻，面具将军骤然睁开双眼，一个挺身跃起，赳赳拱手道：“大将军再不决断，便将失去最后良机！”

“正是！大将军再不决断，上郡要出大事！”郡守立即奋然跟上。

“王离将军，老郡守，但容老夫一言，可乎？”一阵长长的沉默后，蒙恬低缓沙哑的声音回荡起来。老郡守大是惊讶，这才知道那位

面具将军便是九原新统帅王离，愣怔间连忙跟着王离道：“在下愿受教！”

“国府发丧，疑云尽去，此事明矣！”蒙恬始终没有回身，一头散乱的白发随着落叶沙沙的苍老声音簌簌抖动着，“这分明是说，朝廷大局业已颠倒，赐死长公子与老夫者，非先帝心志也，乃太子新君所为也。太子者，新君者，必少皇子胡亥无疑……”

“对！上郡受诏，正是少皇子胡亥。”

“陛下，你信人太过，何其失算矣……”蒙恬痛楚地抱着白头，佝偻的腰身抖动着缩成了一团，没有了愤激悲怆，只有绝望而平静的叹息，令人不忍卒睹。良久，蒙恬渐渐坐直了身躯，凝望着窗外那片蓝幽幽的天空，沙沙落叶般的声音又回荡起来，“非老夫不能决断也，定国大势使然也。九原拥兵三十余万，老夫身虽囚系，若欲举兵定国，其势足矣！然则，老夫终不能为者，四则缘由也。其一，陛下已去，陛下无害功臣之心已明，老夫心安矣！其二，长公子已去，纵然倒得胡亥，何人可为二世帝哉！其三，天下安危屏障，尽在九原大军。我等若举兵南下，则北边门户洞开，长城形同虚设，若匈奴趁机大举南下，先帝与我等何颜面对天下矣！其四，蒙氏入秦三世，自我先人及至子孙，积功积信于秦，至今三世矣！老夫若举兵叛秦，必辱及蒙氏三世，罪莫大焉！……”

“大将军……莫非尚寄望于秦二世？”王离困惑又愤懑。

“少皇子胡亥，那是个料么？”老郡守很有些不屑。

“若能兼听共议，或可有望……”

“谁与谁共议？丞相都不说话了！”王离愤然。

“王离将军，身为九原统帅了，何能如此轻躁言事？”蒙恬终于转过身来，一双老眼汪着两眶泪水，“将军袭大父武成侯功臣爵位，今又手执重兵。老夫之后，将军肩负安国大任，须得以大局为重，大义为要，毋以老夫一人蒙冤而动兴兵之念。将军安国，首要处，须得与丞相合力。老夫深信，李斯纵然一时陷于泥污，然终有大政之志，终不忍国乱民乱。只要李斯在丞相位上，必有悔悟之日，其时，将军便是其后援也……若将军与老夫同陷泥沼，九泉之下，老夫何颜面见王翦老哥哥，何颜面见王贲老兄弟哉！”

“大将军！……”王离骤然扑拜在地恸哭失声了。

暮色降临之时，王离与郡守终于沉重地走出了那座狭小的石门狱。依着蒙恬部署，两人会同阳周县令，分别率领属下人马分头劝诫聚集于城外的万千人众。一连三日费尽口舌，黑压压人海才渐渐散了。

王离飞马回了九原，立即修成急书一卷，星夜飞呈咸阳并同时密报丞相李斯，力谏二世赦免并重新起用蒙恬。王离的上书直言不讳：

“臣乃少年入军，未经战阵磨炼，虽掌重兵于国门，实不堪大任也！蒙氏三世功臣，三世忠信，于军于民深具资望，实乃大秦北疆之擎天大柱也，朝廷安可自摧栋梁乎！安可自毁长城乎！目下匈奴已渐行重聚于北海草原，南犯中原之心不死，若朝廷不重行起用蒙恬大将军，则天下危难势在必然！臣不能保阴山无虞，不能保九原无虞，恳望陛下再四思之！”

王离的上书自然泥牛入海了。其时李斯正在骊山陵忙得连轴转，况且，置扶苏蒙恬于死地的诏书乃出李斯笔下，李斯如何能对刚刚即位的二世去说赦免并重新起用蒙恬？然王氏势大，王离又年轻刚烈，不能置之不理。于是，李斯对王离虚与周旋，只派一舍人北上告知王离：丞相定会相援将军，谏阻二世，望将军安于军务。王离李斯都没

有料到的是，二世胡亥却心有所动了。一则是扶苏已经死了，赵高所说的那种最大威胁已经没有了；二则是王离上书太强硬，胡亥有了新的畏惧。胡亥虽则是个政道白痴，然终究知道，王离大军要咔嚓头颅比匈奴大军咔嚓头颅还要来得快。

赵高知道了王离上书，立即在咸阳以东十余里的兰池宫找到了胡亥。赵高一脸正色，说得很是直接："老臣禀报陛下，扶苏与蒙氏互为根基，扶苏死而蒙氏存，斩草不除根，必有后患也！当年先帝几次要立陛下为太子，都是蒙毅坚执谏阻，屡次说不可。蒙毅是谁？是扶苏，是蒙恬，岂有他哉！今扶苏已死而蒙恬下狱，原本已经得罪了蒙氏，蒙氏安能不记恨？若陛下再开赦蒙恬，纵虎归山，陛下之头颅安在哉！"

"也是咔嚓？"胡亥蓦然惊愕了。

"必是咔嚓！"

"计将安出？"

"非但不能赦免蒙恬，还要蒙毅下狱。"

"那，王离又要咔嚓，如何处置？"

"王离后生，若有咔嚓之力，靠住蒙氏做甚？"

"噢——，王离救蒙恬，是因他没有实力咔嚓！可是？"

"陛下明察！"

"好！朕知道了。"胡亥为自己的过人天赋很是矜持地拍案了。

便是如此一番古怪荒诞的对答，二世胡亥的特使马队飞赴陇西。特使是赵高的族弟赵成。赵成以任蒙毅为北边巡军使的诏书，将蒙毅

骗到了遥远的代郡，秘密囚禁在代地大峡谷（代谷）关押军中人犯的小小牢狱里。虽则隐秘，消息还是飞快地传遍了边郡，传入了咸阳。始皇帝葬礼尚未结束，二世胡亥便又一次惊愕了。这次，是一个皇族老公子上书，语气竟大有责难。这个皇族公子叫做子婴，是始皇帝一个近支皇族弟，虽是先皇族弟，年岁却比胡亥大了只十多岁。据太子傅官署禀报说，这子婴是先辈皇子中最有正道才具的一个，读书苦，习武也苦，最得先辈皇子们推崇拥戴。胡亥最腻烦人说谁正道有才，一听太子傅丞禀报便黑了脸，仔细一看上书，更是脸色阴沉了。

子婴的上书是帝国暮色的一抹绚烂晚霞，录之如下：

臣闻：故赵王迁杀其良臣李牧而用颜聚，燕王喜阴用荆轲之谋而背秦之约，齐王建杀其故世忠臣而用后胜之议。此三君者，皆各以变古者失其国，亦殃及其身。今蒙氏，秦之大臣谋士也！

主欲一旦去之，臣窃以为不可！臣闻：轻虑者不可以治国，独智者不可以存君。诛杀忠臣而立无节行之人，是内使群臣不相信，而外使斗士之意离也！臣窃以为不可！

“岂有此理！”胡亥连连拍案大嚷，“我是轻虑！我是独智！我是诛杀功臣！都是都是，又能如何？偏你小子忘了，我是皇帝！杀蒙氏如何？偏要杀！总有一日，连你小子一伙也杀了！你能如何？咔嚓了胡亥？我先咔嚓了你！……”

在胡亥的连番嚷叫中，一个叫做曲宫的新擢升的御史带着胡亥的密诏与赵高的秘密叮嘱，星夜赶赴代地了。守在代谷的赵成接到密诏密嘱，立即与曲宫一起赶到了代谷牢狱。幽暗的洞窟之中，赵成对蒙毅说了如此一番话：“蒙毅大人，陛下有诏，说丞相李斯举发大人不忠，罪及其宗。凭据嘛，是先帝欲立太子，大人屡屡难之。如今，二世皇帝也不忍公然治罪于大人，赐大人自裁。照实说，较之腰斩于市，这也算大人幸甚了。大人以为如何？”

“赵成，一派胡言骗得老夫？”蒙毅的目光闪射着宫廷生涯锤炼出的洞察一切奥秘的冰冷肃杀：

“老夫少年入宫，追随先帝数十年。知先帝之心者，老夫无愧也！先帝数十年锤炼皇子，然几曾有过立太子之意，更几曾有过立少皇子为太子之意？储君之事，蒙毅何言之敢谏，何虑之敢谋！足下之言羞累先帝之明，大谬也！老夫纵然一死，亦不容假先帝之名，开杀戮之风。昔秦穆公人殉杀三良，罪黜百里奚，被天下呼为‘缪’。秦昭王杀白起，楚平王杀伍奢，吴王夫差杀伍子胥，此四者，皆天下大失也！政谚云：‘用道治者不杀无罪，而罚不加于无辜。’足下若有寸心之良，敢请将蒙毅之说禀明二世皇帝。如此，老夫足矣！”

“只是，大人今日必得一死。”赵成狰狞地笑了。“蒙毅无罪有功，绝不会自裁承罪。”

“如此，在下只有亲自动手了。”

“好。”蒙毅霍然站起，淡淡一笑道，“老夫身为上卿重臣，纵无从报国，亦当使天下明白：非蒙毅认罪伏法也，蒙毅的头颅，是被昏政之君砍下的。九泉之下，老夫也能挺着腰身去见先帝……”

“好！老夫送你！”

“先帝陛下！你可知错——”

蒙毅呼喊未落，一道邪恶的剑光闪过。

一颗须发灰白的头颅随着激溅的鲜血滚落地面……

蒙毅之死，是帝国暮色巨变中第一次血淋淋人头落地。

在扶苏与蒙氏集团的悲剧命运中，唯独蒙毅没有接受‘赐死’诏书而拒绝自裁。蒙毅，是被公然杀害的。这个少年时期便进入帝国中枢执掌机密的英才，曾对帝国创建立下了许许多多不为人知的功劳，其风骨之刚烈，其奉法之凛然，都使其成为李赵胡阴谋势力最为畏惧的要害人物。蒙毅的意义，在于他是中国历史上具有假设转折点性质的少数人物之一。几乎可以肯定地说，假若蒙毅在最后的大巡狩中不离开始皇帝，便绝不会有李赵胡三人密谋的可能；因为，蒙毅是总领皇帝书房政务的大臣，是皇帝秘密公文的直接掌握者，又是拥戴扶苏的根基重臣，绝不会滞留始皇帝诏书而不发；更有一点，蒙毅还是赵高最仇恨而又最无可奈何的上司，从政治生态的意义上说，蒙毅是赵高的天敌，是此类宫廷阴谋的天敌……当一切都成为遥远的过去时，后人不能不感喟万端，必然乎，偶然乎，人算乎，天算乎！

带着蒙毅的人头，赵成曲宫的马队南下阳周了。

当赵成走进囚室洞窟的时候，蒙恬正在山窗前那片秋日的阳光下呼呼大睡。老狱令轻轻唤醒了蒙恬。蒙恬坐起来看了看酷似赵高的赵成，冷冷一笑道：“老夫明白，鸡犬入庙了。”饶是赵成厚黑成性，也被蒙恬这不屑之词说得面色通红，恼羞厉声道：“蒙恬！你有大罪！你弟蒙毅有大罪！你之死期，便在今日！”蒙恬淡淡笑道：“若是老

夫不想死，不说你一个赵某，便是二世皇帝也奈何不得老夫。谓予不信，足下且试试可也。”赵成早已听闻阳周城被游民军士围困多日的消息，心下确实不敢小觑蒙恬，思忖片刻，缓和了神色一拱手道：“在下奉诏行法而已，若将军不嘲讽在下，在下何敢冲撞大将军？方才得罪，尚乞大将军见谅。”蒙恬淡淡道：“足下有话但说。”赵成道：“将军之弟，已发至内史郡羁押勘审。今日在下前来，乃奉陛下诏书，赐死将军，诚得罪也。”

“老夫或可一死，然有一事得足下一诺。”

“将军但说。”

“老夫上书于二世皇帝，足下须得代呈。”

“将军若是复请，在下不敢从命。”

“老夫复请于先帝可也，复请于二世，岂非有眼无珠哉！”

“将军若死，赵成自当代呈上书。”

蒙恬走到幽暗角落的木案前，捧过了一只木匣打开，一方折叠得四棱四正的黄白色羊皮赫然在目。赵成看得一眼，蒙恬推上了匣盖，递给了赵成。蒙恬转身从案上拿过那支铜管狼毫大笔，走到老狱令面前道：“老狱令，这是老夫近年亲手制作的最后一支蒙恬笔，敢请亲交王离将军。”老狱令老泪纵横地接过了大笔，连连点头泣不成声了。蒙恬转身走到木案对面的另一角落，掀起了一方粗布，抱起了那张毕生未曾离身的秦筝，轰然一拨筝弦，长叹一声道：“秦筝秦筝，你便随老夫去也！”双手一举正要摔下，老狱令大喊一声扑过来托住了蒙恬臂膊道：“大将军，秦筝入狱未曾发声，大将军何忍也！”蒙恬蓦然愣怔片刻，慨然笑道：“好！老夫奏得一曲，使秦筝铮铮去也！”“哎。”老狱令哽咽答应一声，转身对外嘶声高喊：“摆香案——！”

洞外庭院一阵急匆匆脚步响过，片刻间一张香案已经摆好。老狱令与一名老狱吏恭敬地抬起了秦筝，走出了囚室，摆好了秦筝。蒙恬肃然更衣，束发，带冠，一身洁净的本色麻布长袍，缓缓地走出囚室，走到了摆在小小庭院当中的秦筝前。午后的秋阳一片明亮，碧蓝的天空分外高远，蒙恬踩着沙沙落叶，举头望了望碧蓝天空中飘过的那片轻柔的白云，平静地坐到了案前。倏地，筝声悲怆地轰鸣起来，蒙恬的苍迈歌声也激荡起来——

秦人兴邦　烨烨雷电求变图存　克难克险步步尸骨　寸寸河山六世雄烈　一法巍然大矣哉！追先帝兮挟长剑陷敌阵兮凯歌还扫六合兮成一统创新政兮何粲然长城如铁兮胡马遁锐士纵横兮息狼烟呜呼！庙堂权变兮良人去念我苍生兮何处有桑园……

随着激越轰鸣的秦筝，随着苍迈高亢的秦音，狱吏狱卒挤满了小小庭院，哭声与筝声歌声融成了一团，在萧疏的秋风中飘荡到无垠的蓝天无垠的草原……不知何时，蒙恬从容起身，走进了囚室，捧起了案头的一只陶盅。咕的一声响过，蒙恬淡淡地笑了，喃喃自语地笑了："我何罪于天，无罪而死乎！"一阵秋风掠过，沙沙落叶飞旋，蒙恬又笑了："是也，蒙恬当死矣！从临洮至辽东，开万里长城，使万千黔首至今不得归家，蒙恬不当死乎？"淡淡的笑意中，喃喃的自语中，伟岸的身躯一个踉跄，终于轰然倒地了。

……

蒙氏兄弟之死，是秦帝国最大的悲剧之一。

在秦帝国历史上，以王翦王贲父子为轴心的王氏部族，与以蒙恬蒙毅兄弟为轴心的蒙氏部族，是公认的帝国两大功勋部族。若论根基，蒙氏尚强于王氏。蒙氏部族原本齐人，自蒙骜之前的一代（其时蒙骜尚在少年）入秦，历经蒙骜、蒙武而到蒙氏兄弟，三代均为秦国名将重臣，蒙氏子弟遍及军旅官署，且忠正厚重之族风未曾稍减。应该说，正是许许多多如蒙氏如王氏一般的正才望族的稳定蓬勃的延续，才成就了帝国时代的强大实力。而今蒙氏兄弟骤然被一齐赐死，其震荡之烈，其后患之深，是难以想象的。所谓震荡，所谓后患，集中到一点，便是对秦国军心的极大溃散，对秦国军风的迅速瓦解。自王翦王贲父子相继病逝，秦军的传统轴心便聚结在了以统帅蒙恬为旗帜的蒙氏军旅部族之上。蒙恬以天下公认的军旅大功臣而能被赐死，秦军的统帅大旗被无端砍倒，秦军将士之心何能不剧烈浮动？后人常常不解：何以战无不胜的秦军锐士，面对后来暴乱的"揭竿而起"的农

民军反而倍感吃力，到了对项羽军作战之时更是一朝溃败，连最精锐的九原大军统帅王离都一战被俘？这里的根本原因，便是自蒙氏被杀后的军心溃散。蒙恬死后，胡亥赵高更是杀戮成风，国家重臣几乎悉数毁灭，军中将士不说多有连坐，便是眼见耳闻接踵连绵的权力杀戮，也必然是战心全失，虎狼之风安在哉！也就是说，作为历史上最为精锐强大的雄师，秦军是被自己朝廷的内乱风暴击溃的；其后期战败原因，并非后来贾谊说的“攻守之势异也”，或者说，攻守之势异也绝不是主要原因。灭秦者，秦也，非六国也。

蒙恬蒙毅之死的直接后果，是整个蒙氏部族的溃散。因蒙氏太过显赫，胡亥赵高李斯均有很大顾忌，故此未能像后来诛杀其余功臣与皇族那样大肆连坐。纵然如此，蒙氏部族还是立即警觉到了巨大的劫难即将降临。蒙氏部族素来缜密智慧之才士辈出，一旦察觉如此巨大的冤情绝无可能洗刷，立即便有了一个秘密动议：举族秘密逃亡。遍及军旅的蒙氏精壮纷纷以各种理由离开防地出走，咸阳的蒙氏两座府邸也迅速地人去府空了。合理的推断，蒙氏逃亡不可能重返海疆，而是南下逃入南海郡的秦军，投奔岭南大军的蒙氏族人。唯其如此，后来的赵佗大军不再北上挽救昏乱暴虐的二世政权，方得有合理的解释。当然，始皇帝当年的秘密预谋也是理由。然在此时，更合乎军心的理由，只能是对二世政权的深恶痛绝……

蒙恬的意义，在于他是中国文明史上的一个突出标志。只有秦帝国的蒙恬大军，在长达千余年的对匈奴作战中真正做到了摧枯拉朽，真正做到了秋风扫落叶，真正做到了苍鹰扑群雀。西汉盐铁会议之文献《盐铁论·伐功》篇云：“蒙公为秦击走匈奴，若鸷鸟之追群雀。匈奴势慑，不敢南面而望十余年。”

历史地看，华夏外患自西周末年申侯联结西部戎狄攻入镐京，迫使周室东迁洛阳开始。自此，魔闸被打开，西北胡患在此后整个春秋战国秦的五百余年历史上，一直严重威胁着华夏文明的生存。秦赵燕

西北三国因此而一直是两条战线作战：对内争霸，对外御胡。这一基本外患，直到秦始皇以蒙恬重兵痛击匈奴，并修筑万里长城，才取得重大的阶段性胜利，使华夏文明获得了稳定的强势生存屏障。显然，蒙恬长期经营北边而最终大驱匈奴，对于华夏文明的稳定发展具有极其深远的历史意义。可以肯定地说，若不是蒙恬大军夺取阴山南北的大战胜与万里长城的矗立，其后接踵而来的“楚汉”大乱时期，匈奴族群必将大举南下，华夏文明的生存将陷入无可预料的危境，其后有没有汉王朝有没有汉人，实在都是未知之数。蒙恬作为一代名将，文明屏障之功不可没也！

蒙恬自有其弱点，不若王翦王贲父子那般厚韧坚刚，未能扛鼎救难，诚为憾事也。然则，仅此而已，蒙恬依然不失为华夏文明之功臣。但是，蒙恬的功勋节操在后世的评判却是矛盾而混乱的，甚至可说是离奇的。西汉初中期的国家主流评价，对于蒙恬尚是高度肯定的，紧随汉武帝之后的盐铁会议对蒙恬的评价可谓典型。但是，《盐铁论》之前成书的《史记》作者司马迁，却对蒙恬提出了不可思议的指责。《史记·蒙恬列传》之后的“太史公曰”，对蒙恬的说法是其最长的评论之一，也是最离奇的评论之一，其全文为：

太史公曰：吾适北边，自直道归，行观蒙恬所为秦筑长城亭障，堑山堙谷，通直道，固轻百姓力矣！夫秦之初灭诸侯，天下之心未定，痍伤者未瘳；而恬为名将，不以此时强谏，振百姓之急，养老存孤，务修众庶之和；而阿意兴功，此其兄弟遇诛，不亦宜乎？何乃罪地脉哉！

司马迁的评论有四层意思：其一，凡蒙恬所筑北边工程，都是挥霍民力（轻百姓力）的不当作为工程；其二，秦灭诸侯之后，蒙恬该做的事是强谏始皇帝实行与民休息，而蒙恬没有做该做的事；其三，蒙恬做的事相反，奉承上意而大兴一己之功（阿意兴功）；其四，所

以，蒙恬兄弟被杀实在是该当的。最后，司马迁还意犹未尽地感喟了一句，死当其宜，蒙恬如何能怪罪地脉哉！

顺便言及，司马迁所记述的“地脉”之论，很不合简单的事实逻辑。战国与帝国时代，阴阳家学说相当盛行，地脉说作为理论，当然是存在的。我们要说的是这件事的乖谬矛盾处。显然，始皇帝君臣决断修长城，若信地脉之说，则必召堪舆家踏勘，若万里长城果然切断地脉，则必然会改道，最终以保持地脉完整为要。此等情形下，长城是否切断地脉以及如何应对等等，蒙恬作为主持工程的统帅，比任何人都早早地清楚了，何能等到死时才猛然想起？若始皇帝君臣不信地脉之说，则根本不会召堪舆家踏勘。此等情形下，天下便不会有长城断地脉之说出现，蒙恬则更不会空穴来风。毕竟，华夏民族的强势生存传统中自古便有“兴亡大事不问卜”的理念，武王伐纣而姜太公踩碎占卜龟甲，乃典型例证也。始皇帝君臣锐意创制，若事事堪舆问卜，大约也就一事无成了。蒙恬作为最与始皇帝同心的重臣之一，无论哪一种情形，都会清楚地知道该不该有长城切断地脉一说，都不会在临死之时突兀地冒出一种想法，觉得自己切断了地脉所以该死。更有一则，阴阳学说流传至今，秦之后的阴阳家却没有一人提出长城断地脉以及断在何处之说，可见，即或就阴阳家理论本身而言，此说也是子虚乌有。太史公所以记载此事，完全可能是六国贵族因人成罪而编造的流言，传之西汉太史公轻信并大发感慨。此说乖谬过甚，不足凭也。

尝读《蒙恬列传》，每每对太史公如此评判史实大觉不可思议。作为历史家，亲临踏勘直道长城之千古工程，竟能毫不思其文明屏障之伟大功效，偏偏一言以蔽之而斥责其“固轻百姓力矣！”其目光之浅，胸襟之狭，令人咋舌。尤令人不可思议者，最终竟能评判蒙恬之死“遇诛不亦宜乎”，无异于说蒙恬该杀。

其用词冰冷离奇，使人毛骨悚然。

不能说司马迁是十足的儒家。然则，司马迁对蒙恬的评论却确实是十足的春秋笔法：维护一家之私道，无视天下之兴亡。当历史需要一个民族为创建并保卫伟大的文明而做出一定牺牲时，司马迁看到的，不是这种牺牲对民族文明的强势生存意义，而是仅仅站在哀怜牺牲的角度，轻飘飘挥洒自己的慈悲，冷冰冰颠倒文明的功罪。虽然，没有必要指责司马迁之论有拥戴秦二世杀戮之嫌疑。但是，司马迁这种心无民族生存大义而仅仅关注残酷牺牲的史论，却实在给中国人的历史观留下了阴暗的种子。这种苍白的仁慈，绝不等同于以承认壮烈牺牲为基础的人道主义情怀。设若我们果真如司马迁之仁慈史论，将一切必要的牺牲都看做挥霍民力，都看做阿意兴功，而终止一切族群自强的追求，猝遇强敌整个民族安能不陷入灭顶之灾？在后来的中国历史上，尤其在近现代百余年的历史上，我们这个民族卖国汉奸辈出，其规模之大令世界瞠目，而其说辞则无不是体恤生命减少牺牲等等共荣论。此等人永远看不见，或有意看不见强敌破国时种族灭绝式的杀戮与无辜牺牲，而只愿意看见自己的民族在自强自立中所付出的正当牺牲，专一地以否定这种正当牺牲为能事，专一地以斥责这种正当牺牲的决策者为能事。此等人的最终结局，则无一不是在大伪悲悯之下，或逃遁自安，或卖国求荣。这是被数千年历史反复证实了的一则古老的真理，近乎教条，然却放之四海而皆准，古今中外，概莫能外。

察其根源，无疑深植于历史之中。

谚云：站着说话不腰疼。信哉斯言！

战国与秦帝国时代的强势生存大仁不仁，司马迁等去之何远矣！

三　杀戮骨肉　根基雄强的嬴氏皇族开始了秘密逃亡

巡狩归来，胡亥要尝试“牧人”之乐了。

在东巡的两个月里，赵高形影不离地跟着胡亥，除了种种必须做出的政事应对，两人经常说起的话题只有一个，如何能使一切怏怏不服者销声匿迹，如何可使胡亥能尽早地恣意享乐。胡亥这次显然是认真动了心思，竟归结出了三则隐忧：大臣不服，官吏尚强，诸公子必与我争。以此三忧，胡亥认真问计于灯下："蒙氏虽去，三忧尚在，朕安得恣意为乐？郎中令且说，为之奈何？"赵高最知道胡亥，遂诚惶诚恐又万分忠诚道："如此大局，老臣早早便想说了，只是不敢说。"胡亥惊讶，连问何故？赵高小心翼翼道："国中大臣，皆累世贵胄，积功劳世以相传久矣！赵高素来卑贱，蒙陛下简拔高职重爵以用事，大臣其实不服，不过貌似听臣用事罢了。如此情形，老臣安能轻言？"胡亥大为慨然，连连摆手高声道："大臣诸公子对朕尚且不服，对老卿自不服也！老卿不必顾忌，只说如何处置。朕便学学你说的秦昭王，为那个甚？对，范雎！为范雎了结仇怨！""陛下果能效法秦昭王，老臣甘效犬马之劳也！"赵高涕泪唏嘘，遂再次将"灭大臣而远骨肉"的三谋方略细细作了解说，以为目下正是实施三谋的最佳时机。胡亥又问为何。赵高认真地说出了两则理由：其一，当今之生灭兴亡，不师文而取决于武力，陛下有材士五万，只要敢杀人，不愁大臣不灭诸公子不除；其二，秦人奉公奉法已久，大臣与诸公子素无过从联结，来不及聚相与谋对抗诏令，只能听任宰割。末了，赵高又给胡亥以撩拨抚慰："除去此等人之后，陛下只要收举其余臣子，贱者贵之，贫者富之，远者近之，则上下皆集为陛下犬马。此秉鞭牧人之术也，陛下安能不品其中之乐乎！""牧人之术？好好好！"胡亥乐得哈哈大笑，"大臣公子是牲畜，我提着鞭子做牧主，想杀谁杀谁，真乃人间乐事也！早知皇帝有如此之乐，胡亥何愁皇帝难为也！"

那一夜，胡亥是真正地快乐了，赵高是真正地快乐了。

回到咸阳，赵高开始了杀戮谋划。赵高给胡亥提出的铺排是先内后外——先诛杀皇族诸公子以巩固帝位，再灭大臣以整肃朝局。胡亥

对赵高既放心又佩服，立即欣然赞同。熟悉国政法令的赵高，之后立即开始了实施。

第一步是“更为法律”。简言之，便是更法，也就是更改法律[注]。对于赵高的更法，《史记》有两种说法：其一，《秦始皇本纪》云：“于是二世乃遵用赵高，申法令。”其二，《李斯列传》云：“二世然赵高之言，乃更为法律。”就事情本身而言，其意相同：为了达成灭大臣而诛骨肉的杀戮，以赵高变更法律为开端。这不是赵高奉法，而是精通秦政秦法的赵高很清楚不更法的后果：秦政奉法已成传统，若无法律依据而杀人，各种势力便会顺理成章地聚合反抗，反倒是引火烧身。同时赵高也很清楚，更法不是更改秦法本身，而是更改执法权力。用当代话说，不是更改实体法，而是更改类似程序法的阶段执法权。因为，实体法更改工程庞大，且极易引起争议与反抗，而阶段执法权的转移，则要容易得多。只要执法权在手，能够将对手打成罪犯，则秦法对罪犯刑罚处置之严厉已足够诛灭威胁者了。赵高的做法是：正式以郎中令府名义上书皇帝，一连举发了三位皇子的罪行，请皇帝下诏宗正府依法处置；胡亥则依照预谋，在赵高奏章上批了一行字：“制曰：可。诸公子罪案特异且牵涉连坐，为免宗正府违法袒护皇族，着郎中令府依法勘审治狱。”此诏颁下，赵高的生杀大权便告成立。

帝国创制，秦帝国之中央执法系统为五大机构：其一，廷尉府职司勘审定罪，几类后世法院；其二，御史大夫职司举发监察弹劾等，几类后世检察院；其三，法官署职司宣法，几类后世司法局；其四，内史府职司京师治安捕盗并缉拿罪犯，几类后世公安机构；其五，宗正府执掌对皇族之执法权，是执法机构中最为特异的一个。

据《初学记》引《宋百官春秋》云：所谓宗正，乃周王朝王族执法官，本意为：“封建宗盟，始选宗中之长而董正之，谓之宗正。”秦帝国承袭周王朝王族独治之官制，将原本的驷车庶长改名宗正，执掌

皇族司法。也就是说，皇族的两大事务分开：宗庙事务归奉常，管理、监察、执法事务归宗正。是故，宗正地位很高，位列九卿重臣。始皇帝之所以如此将皇族司法独立，其基本方面并非基于维护皇族特权传统，恰恰相反，始皇帝是要抑制嬴氏皇族而深恐其余官署执行不力。所谓抑制，当然主要是防止特权泛滥，而不是惧怕或有意贬黜皇族。秦人崛起，有一个很特殊也很实际的因素，这便是嬴氏部族的根基与轴心作用极为强大，远远超过山东六国的王族实力。事实上，嬴氏部族是秦人族群中人口最多实力最强的部族，是凝聚老秦族群的轴心力量。秦之雄强，泰半来自嬴氏部族的雄强血统。要抑制如此一个皇族，确实是一件很难着手的事情。

自秦孝公商鞅变法开始，秦法明确采取了取缔宗室特权的对策，主要有四策：一则，王族子弟不得承袭或自动拥有爵位，同样得与臣民一般从军任官挣自己的功劳；二则，王族园林土地以王室统领，各家族土地不能如同臣民私有；三则，王族功臣由王族土地封赏，不得拥有如同国府功臣那样的独立虚领的郡县封地；四则，王族触法与臣民同罪，由王族执法机构处置。在此法度稳定执行六代之后，嬴氏皇族已经成功融入了与臣民国人一体的奋争潮流之中，英杰功臣辈出而无一动乱政变，也在整个秦人与天下臣民中享有极高的威望。始皇帝建立帝国之时，嬴氏皇族的主体已经早早迁入并散居关中，其男性精壮则已经十之八九进入了军旅；关中皇族除了皇帝嫡系居于皇城，一两代近支旁系居于关中腹地，几乎已经没有了成规模聚居的皇族了。也就是说，嬴氏皇族如同整个老秦人一样，已经随着大军洪流分散到天南海北去了。此时，唯独陇西郡保留了一支为数不多的皇族在驻守根基之地，反倒成了最为集中的实力最强的一支皇族。

胡亥诏书批下的那一日，赵高亢奋得彻夜未眠。

召来赵成阎乐并几位亲信密商之后，赵高本欲小宴犒赏几位犬马大员，可心头躁热得无以安宁，遂吩咐犬马大员们分头行事，而后独

自转悠到皇城胡杨林的池畔来了。对于阴狠冷静的赵高而言，血气如此奔涌心头如此躁动，实在是生平第一遭。胡亥的这道诏书，无异于打开了束缚赵高手脚的一切羁绊，也填平了横亘在赵高面前的巨大的权力鸿沟，使他拥有了对皇族与功臣的生杀大权。这是一架巨大的高耸的权力云车，登上这座权力云车将到何处，赵高心下非常清楚。被始皇帝遏制数十年的那颗连赵高自己也以为泯灭了的权力野心，此刻在赵高的心田轰然燃烧起来！杀尽了皇族公子，灭尽了三公九卿，大秦庙堂无疑便是赵高一人之天下！其时，纵然胡亥这个皇帝想匍匐在赵高脚下做一只温顺的猫狗，还得看赵高给不给他做猫狗的资格，毕竟，不杀胡亥这个空头皇帝，赵高便不会登上权力云车的最顶端，头顶上便会始终飘浮着一片乌云。赵高要撕碎这最后一片乌云，要飞上权力的苍穹，追上始皇帝向他大笑大喊："陛下！你的嬴氏皇族没有了！你的大秦朝廷没有了！老夫赵高做皇帝了！"

初夏的月光下，赵高兀自绕着一棵棵粗大的胡杨树嘿嘿笑着，心头怦怦大跳着，梦游般地蹿着跳着。月亮渐渐升高了，赵高汗淋淋地靠上一棵大树，老泪第一次毫无节制地流淌出来，心头雷霆轰轰然作响。陛下啊陛下，当年的太后赵姬选中小高子做阉奴，割了小高子的人根，小高子认命了，小高子老老实实做了陛下数十年犬马，做得须发都白了。然则陛下可曾知道，小高子没了人根，也便没了人性。小高子终生没有了人性的乐趣，善念也便没有踪迹了。老荀子说，人性本恶。至少，小高子是这样的。冰冷的阉宦天地，浸泡出了小高子的恶欲。谁是好人，谁有浑全日月，谁是浑全男人，小高子都嫉妒得心痛。小高子只有一个心愿，祈盼天下人尽行灭绝，都做了小高子这个阉人的殉葬！今日，上天给了小高子如此良机，小高子岂能无动于衷？陛下啊陛下，小高子要断了你嬴氏人根，不要怪小高子，实在是你自家纰漏太多了。陛下跌宕多年不立太子，分明大病了几次，却又不及早安置身后之事；大巡狩中途发病，陛下还是不早早写好诏书。陛下啊陛下，你以为上天会永远给你机会？你错了！上天的机会都无休止地给陛下一个人，天下还有世事么？陛下啊陛下，这便是老荀子

说的，“天行有常，不为尧存，不为桀亡”啊！陛下再如何圣帝皇皇，老天也不能为陛下一个人存在，陛下你说是么？更有错处，陛下还给小高子留下了一个皇子，一个憨实无能的胡亥，让小高子做了胡亥的老师。陛下，小高子只能说，你知人于明，不知人于暗啊！你只知道明处的赵高，明处的李斯，明处的胡亥；你不知道暗处的小高子，不知道暗处的李斯，不知道暗处的胡亥啊！这个暗处，便是小高子的心头荒草，便是李斯的心头荒草，便是胡亥的心头荒草啊！陛下啊陛下，身为至高无上的皇帝，你长于拓功而短于察奸啊。天生陛下事功至伟，拓文明荒漠成亘古绿洲，陛下之功业，小高子是顶礼膜拜的啊！然则，陛下不察奸，这皇皇功业便要如流水般去了。应该说，陛下最蔑视胡亥了。然则，陛下这个无能的儿子，在小高子这里却是稀世珍宝啊！陛下啊陛下，是你给小高子留下了机会，留下了空隙啊！你大巡狩发病时，非但不召蒙恬回咸阳坐镇，反而又派走了蒙毅，你是再三失误啊！最后时刻，陛下身边偏偏只有最靠不住的李斯了，只有没了人根没有了人性的小高子了。陛下信小高子不假，然小高子若因陛下信用小高子而不做恶事，小高子还是小高子么？陛下业已死了，小高子若不紧紧抓住这个时机，上天是会惩罚小高子的。小高子对陛下那个傻痴的儿子说了，“时乎时乎，间不及谋！赢粮跃马，唯恐后时！”你那个傻痴的儿子不知其中意味，陛下你却一定能体察小高子苦心的。天予不取，反受其咎啊！陛下啊陛下，等你明白你要殁了，明白你那口气再也挺不过来了，一切都晚了。陛下，你若够狠，像小高子摔死太后嫪毐那两个私生子一样，早早杀了小高子，或临死时叫小高子殉葬了，甚事也便没了。可你尊奉法度，护持功臣，非但没叫小高子死，还在蒙毅要处死小高子时救下了小高子。陛下啊陛下，你将上天给你的杀死小高子的机会，至少白白错失了两次啊！天欲绝赵高，你却留下了赵高。然则，小高子纵然蒙陛下之恩不死，也不能向善啊，果真向善了，小高子还是小高子么……

几日之后，皇子公主及皇族子弟们人人接到了一件宗正府书令。

宗正书令云：“阿房宫开工之后，南山北麓之猎场将一体封围，只供材士营驻屯。为此，今岁秋狩改夏猎，凡我皇族子孙，俱各携本部人马，于四月二十卯时聚集南山北猎场校武行猎，论功行赏，以为二世皇帝大巡狩归来之庆典。”此时的宗正大臣，是灭韩的大将内史腾。内史腾者，内史郡郡守嬴腾也。皇族乃国姓，举凡诏书公文抑或国史，皆呼名不呼姓，是以但凡官职与名直接相连者，大体皆皇族也。此时的嬴腾，已经成为皇族最老迈的一个在国功臣，资望深重，实际上却已经几乎不能理事了。虽则如此，皇子公主们接到宗正府书令，还是纷纷亲往嬴腾府邸询问究竟。二世胡亥即位之后的蹊跷事情太多了，尤其是深孚众望的皇长子扶苏自裁，蒙恬蒙毅又先后被赐死，皇子公主们对这个原本丝毫没有继位迹象的少弟的突兀继位及其作为，一时大惑不解，然拘于国法，又不能无凭据地聚相猜测议论，更不能与大臣们私自会商探询，只有心下怏怏而已了。今逢此令，谁都觉得是一个探询解惑的好时机，于是不约而同地赶赴宗正府，要老宗正当面赐教。

“教府丞来，给后生们说个明白。”须发雪白的嬴腾只有一句话。

宗正丞是一个年逾四十的皇族干员，文武皆通，是老嬴腾特意为自己选定的副手。府丞匆匆走进正厅，瞄一眼满当当皇族子孙，要言不烦地说了夏猎令的由来：郎中令府得少府章邯公文知会，阿房宫至南山间的皇室猎场行将封围，遂请命于皇帝，询问要否另选猎场或中止今岁秋狩；皇帝批曰，今岁秋狩改夏猎，此后另选猎场；故此，郎中令行文宗正府，并一体转来皇帝诏书；宗正府据皇帝诏书而发夏猎令，并无他故。

“以往狩猎，只许十岁以上皇子入围，如何这次连公主都得去？”

“对也，还要携带本部护卫人马，岂非公然违制么？”

“南山猎物早被材士营射杀尽了，何来猎物，狩个甚猎？”

“建造甚个阿房宫！咸阳宫殿连绵，北阪六国宫还空空如也，不够住么？”

“对也！甚都乱改，改得大秦都没个头绪了！”

“只改还好说，还杀人……”

“都给老夫住口！”

眼见皇子公主们的议论疑问由夏猎而及国政，分明是怒气冲冲要收不住口了，老嬴腾不得不厉声喝止了。扶着竹杖站起，老嬴腾气喘吁吁道：“非朝会而私议国政，不知道是触法么？后生小子好懵懂！你等怏怏，老夫心下舒畅么？都给我闭嘴！老夫说话都听着：满朝大臣还在，大秦铁军还在，嬴氏老皇族还在，谁也翻不到阴沟去！不就是秋狩改夏猎么？去便去！狩猎之后论功行赏，便有老夫宗正府大宴，皇帝便得亲临论功；其时皇帝来了，你等当着皇帝面说话，那叫谏阻！谁敢不听正言，老夫启动陇西老皇族来！”

“老宗正万岁！……”

皇子公主们挨了骂，却一齐扑倒在地哭了。倏忽不到一年，国政骤然大变，扶苏与蒙氏勋族竟能一朝赐死，李斯丞相竟能若无其事，满朝重臣竟无一人铮铮强谏，这些虽无权力爵位然却最是关注国政朝局的始皇帝子孙们，确实察觉到了一种隐隐迫近的劫难，感知到一种森森然的恐惧。而今老宗正如此慷慨直言，非但鼓动皇子们直言强谏，且要启动陇西老皇族廓清朝局，孰能不奋然涕零?

“哭个鸟！像嬴氏子孙么？都给我回去！”老嬴腾奋力顿着竹杖。

皇子公主们哭着笑着纷纷爬了起来。老嬴腾却眯着老眼突兀喊道：“子婴，你不去狩猎，老夫有事。”年已四十余岁的子婴点点头，从一大群先辈皇子中走了出来，兀自拭着一脸泪水。老嬴腾将子婴领

进书房，眯缝着一双老眼将子婴上上下下打量了许久，突然黑着脸道：“你给皇帝上过书，谏阻杀蒙氏？”子婴淡淡一点头：“嬴氏子孙，理当尽心而已。”“你不怕大祸临头？”老嬴腾面无表情。子婴依旧淡淡然：“赳赳老秦，共赴国难。惜乎我嬴氏子孙忘记这句老誓了。”老嬴腾一顿竹杖：“好！小子有骨气，老夫没看错。给我听着：当下收拾，连夜去陇西！”子婴大是惊愕：“老宗正，咸阳味道不对，我去陇西做甚？”老嬴腾低声呵斥道：“不对才教你走，对了教你去做甚？记住，老夫没密件，不许回来！”子婴急迫道：“老叔也！到底要我去做甚？”老嬴腾板着脸道：“没甚，替老夫巡视陇西皇族，督导那群兄弟子孙甭变成了一群懒鹰懒虎！如何，不能派你去么？”子婴略一思忖一拱手道：“也好，子婴奉命！”老嬴腾一点头，竹杖向旁边石墙上咚咚咚三点。那面石墙的角落立即启开了一道小门，府丞捧着一支铜管快步走了出来，将铜管交到了子婴手里。

老嬴腾道：“愣怔甚？这是给陇西大庶长的密件，收拾好了。你的巡视官文在府丞书房，稍待另拿。先说好，老夫只给你六名护卫骑士，你怕么？”子婴一脸肃穆：“老宗正勿忧，子婴不怕。”“你剑术如何？”老嬴腾突兀皱起了眉头。子婴一拱手道：“子婴不敢荒疏，剑术尚可，抵得寻常三两个剑士。”老嬴腾一阵思忖，轻轻摇了摇头，说声你且稍等，转身走进了旁边内室。片刻出来，老嬴腾将一只棕色的牛皮袋递给了子婴道：“打开。”

子婴打开了牛皮袋，却是一件长不过尺的极为精巧的铜板，不禁迷惑道：“如此轻巧物事，能派何用场？”“轻巧？你掂掂看。”随着老嬴腾话音，子婴一手去拿铜板，方一抬手大为惊讶道：“重！长不盈尺，至少四五斤！”老嬴腾指点道：“这是先帝当年赐给老夫的一件秘器，名为公输般袖弩。老夫执掌内史，多涉山东间人刺客，先帝故而有此一赐。这件袖弩的用法是，两端固定绑缚在右手小臂之上，甩手出箭，或手臂不动而触动机关发箭，可连发十箭。不难练，却要先熟悉了绑缚在手臂分量举止。来，老夫先给你演练一番。”

“不需老宗正演练，子婴业已明白！”

“噢？”老嬴腾大是惊讶，“试试手看。”

子婴也不说话，先将铜板拿起端详片刻，从棕色皮袋里抽出一撮五六寸长的铜箭镞一支支装进铜板小孔；而后利落地撸起右臂衣袖，左手将铜板固定在右手小臂的内侧，扯出铜板两端带皮扣的皮带迅速绑缚固定；站起身右臂猛然一甩，顿时听得对面剑架方向嘭嘭噗噗连声，细小的箭镞纷纷在剑架书架上飞落。

“好！小子神也！除了准头，甚都好！”老嬴腾由衷嘉许。

“子婴喜好器械，各式弩机尚算通达。”

“好好好，嬴氏有你后生，老夫也算闭得上眼了。”

老嬴腾显出了疲惫而舒心的笑，坐进案中又对子婴殷殷叮嘱了诸多陇西细节，这才叫子婴准备去了。暮色时分，老嬴腾亲自驾车将子婴送出了咸阳西门，眼看着六骑护卫着子婴风驰电掣般西去，这才回到了府邸。

子婴离开咸阳后的第三日，一场巨大的劫难降临了。

这场劫难是以不可思议的荒诞方式进行的。清晨，当皇子公主们各自带着自己的护卫仆从汇集到南山北麓时，谷风习习空山幽静，实在没有郎中令使者所说的那种百兽出没的景象。正在有公主动议中止行猎时，山林峡谷中却传来一阵阵虎啸狼嚎，皇帝材士营派出的围猎尉也立即发出了行猎号角。行猎号令如同军法，一闻号角长鸣，皇子公主们立即依照事先划定的路径分头飞进了丛林山谷。大约小半个时辰后，各个山头纷纷晃动的旗帜，表示没有发现任何大猎物，连狐兔之类的小猎物都很少见，纷纷旗帜请命要中止行猎。皇子公主们此刻才清楚了此前传闻：这片猎场驻扎着皇帝新征发的五万材士，这些材

士奉皇帝之命，专一在南山猎场以射杀行猎为军旅演练并护卫皇帝行猎，大半年间，南山猎场的鸟兽几乎绝迹。今日亲临，果真如此，皇子公主们大为不满，当即纷纷请命中止行猎。

便在此际，突闻山林间虎啸狼嚎又起，各个山头山谷山坡的惊呼声此起彼伏，接踵而来的便是一片片沉闷的喊杀声。堪堪小半个时辰，山谷中杀声正酣，突闻四面山头鼓角齐鸣，最高山头云车上的材士将军随着大纛旗的摆动高声喝令："诸公子假借行猎叛乱！一体拿下！"随着号令，四支马队冲入山谷，片刻间将猎场团团围定。皇子公主们的马队已经拼杀得人人一身血迹，突兀被围，人人怒不可遏地飞马过来找将军论理。

"这不是真虎狼！是人披兽皮假扮的虎狼！"

"这些假虎狼人人藏兵！扑过来杀人！"

"皇子公主已经死伤十几个，究竟谁叛逆！"

"有人陷害皇族！无法无天！"

正在皇子公主们愤激纷扰之际，谷口一阵沉雷般的马蹄声，郎中令丞与郎中令府的五官中郎将[注]阎乐飞马赶到。材士将军指着山谷中一片尸体高声禀报："诸公子作乱，已杀我材士百余人！"阎乐厉声下令："一体拿下！勘审定罪！"皇子公主们看着不知何时已经没有了虎狼皮张的尸体，顿时明白此间罪恶图谋，不禁愤激万分，一声怒喝纷纷喊杀扑来。阎乐高声大喝："只准伤！不准杀！弩箭射腿！"随着阎乐号令，四面马队弩箭齐发，片刻间所有的皇子公主与护卫仆从便齐刷刷被钉在了膝盖深的草丛中。

"拿下皇子公主！护卫仆从就地斩决！"

在阎乐恶狠狠地号令下，所有的皇子公主们的护卫与仆从都被当场杀死，并当即割下了头颅作为平乱报功之凭据。皇子公主们则被硬生生拔出长箭，浑身血人般一个个塞进了囚车。暮色降临时，马队押解着这队囚车抵达了咸阳城外的材士营，在一道山谷里停了下来，而没有解入北去咸阳五十余里的云阳国狱。

赵高接报，立即实施了另外一个连接行动：以“诸公子联结皇城内官，欲图里应外合作乱”为由，连夜对皇城内的郎中令府属官实施了大逮捕。列位看官留意，这郎中令府原本是皇帝政务系统，由蒙毅执掌，属官大多是久经锤炼的文武功臣。赵高虽突然做了郎中令，对其属官却没有机会大清理，只能擢升阎乐等几个犬马效力而已。今日突然实施逮捕，原本是谋划好的连续对策。于是，一夜之间，郎中令府最为轴心的“三郎官”官署的吏员，与其余各署的精干大员，连续下狱多达数百人。所谓三郎，指的是郎中（亦谓中郎）、侍郎（亦谓外郎）、散郎三署；郎中署职司皇帝全部政务活动之护卫，以中郎将为长官；侍郎署职司朝廷政务活动之礼仪文书等，以大夫为长官；散郎署职司临机政务活动，多为沟通联结皇帝与地方郡县之事。由于郎中令府的属官皆为实际事务，所以没有定员，多至千人少则数百人不等；帝国新创时期始皇帝政务繁剧，郎中令府属官已远超千人。赵高一夜“连逮三郎”，其后果非但是清除了异己，且使蒙毅长期苦心建立起来的有效政务系统宣告崩溃。至此，皇帝的政务系统几近瘫痪，二世胡亥要涉足任何国事，离开赵高都寸步难行了。

肃清了郎中令府，赵高不再担心内官作梗，这才着手了结皇族。

赵高的方法直截了当，清晨带着中郎将阎乐与几个腹心老吏，亲自赶赴材士营关押皇族的谷地，将全部皇子公主皇族子弟押解出秘密洞窟，在谷地开始论刑定罪。及至人犯押到，赵高一个也不问，勘审一关悉数略过，直接下令宣示勘审定罪书。当阎乐念诵着那篇长长的荒诞文告时，气息尚存的皇子公主们无不愤激万分破口大骂，赵高却

坐在一方石案前冷冰冰笑着一句话不说。阎乐念诵完毕，赵高又眼睁睁看着一群血乎乎的皇子公主们叫骂怒吼了整整一个时辰。直到皇子公主们怒骂得人人失声，连跳脚的力气都没有了，赵高才从石案前站了起来，嘴角抽搐出一丝狰狞的笑意道：“谋逆大罪，先将诸公子押入南市处刑，公主们观刑可也。”

赵高的“决刑”是：皇族子弟不问，皇子公主一体处死！

短短一年，咸阳商市已经大见萧条了。依旧保持着浓烈的战国遗风的商旅们，眼见“秦国”朝政骤变乱象迭起，纷纷遵从着危邦不可居的古老传统，或明或暗地连绵不绝地东出关中了。更为根本的是，灭六国之前的那种万商云集的咸阳不复存在了。在山东商旅的眼中，秦政秦人是不可思议的：一统华夏坐了天下，国都的老秦人却越来越少了；充斥街市的，倒大多是迁徙到咸阳的六国贵族与连绵不断的工程刑徒，无论原先穷富如何，此刻的贵族与刑徒大体上都变成了生计艰难者，谁也买不起好东西了。盐铁兵器战马等大宗物事，更是禁止交易，如此，市易越来越少，规模越来越小，二世即位大修骊山陵大举国葬，连酒也不能买卖，于是，市场便不可思议地急剧地萎缩了，山东商人们只有悄悄一走了事。如此情势之下，原本便是平民街市的南市，几乎又恢复到初建时的粗朴，只有零落的老秦人与破衣烂衫的歇工刑徒们游荡着，偶有几个衣着稍整者，也是因离家而败落的山东老贵族子弟。

大队囚车进入南市，正在午后落市的时刻。一看偌大阵势，已经零落的游荡人群又乱纷纷聚了过来，渐渐地，商铺主人们也纷纷站在门口张望了。囚车队咣当轰隆地停在了原本用于牲畜交易的空阔场地中央，层层马队立即围成了森森刑场。阎乐站在一辆发令战车上高喊：“诸公子谋逆作乱！奉诏处死南市！国人观刑以戒——！”接着又是几名吏员反复宣呼。终于，人群在热辣辣的午后聚集成了一片，高高低低地站在不同的位置上惊讶地注视着从未见过的公然诛杀皇族。

“谋逆大罪，僇死。”轺车上的赵高显出了一丝冰冷的笑意。

“十二皇子僇死——！”

随着阎乐的狰狞号令，中国历史上最为惨无人道的僇杀之刑开始了。僇者，侮辱也。僇杀者，尽辱其身而后杀死也。这是一种起源于远古战争，且长期保留在游牧部族中的虐杀战俘的恶刑。秦人变法之前，此等僇杀事实上已经大体消失了。秦国变法之后，私斗之风绝迹，各种刑罚俱有法律明载，刑归刑，连带的人身侮辱已经如同人殉一样被严厉禁止。马非百先生的史料辑录著作《秦始皇帝传》，辑录了史书中所有关于秦法死刑的刑名，总共二十六种杀人之刑，唯独没有“僇死”之刑名。僇死，仅仅见于《史记·李斯列传》：“公子十二人僇死咸阳市，十公主矺死于杜。”这，仅仅是对残酷事实的记载而已，并非刑名。赵高熟悉秦法，也熟悉秦人历史，此时将这等久已消失的恶杀之法搬出，无疑是早早密谋好的，要给大秦皇族一个最要命的辱没，要寻觅最为变态的杀人快乐。

这场令人发指的辱杀，整整延续了一个多时辰。这些皇族公子不堪辱身，人人都企图以最快捷残酷的方式了结自己的生命，咬舌者有之，撞剑者有之，撞地者有之，扑击刑桩者有之……然则，已经失去挣扎能力的皇子们最终一个也没能自己了结自己，个个都被扒光了血糊糊的衣裳，一大群事先纠集好的无赖疲民们，尽情地戏弄侮辱着这些曾经是最高贵的而目下已经失去了知觉的躯体……最终，赵高眼见十二个皇子人人被割下了男子人根，这才狞笑着点头了……

僇杀未尽，被押解观刑的十公主人人吐血昏厥了。

次日，赵高又在咸阳东南的杜地(注)，残酷地以矺刑杀戮了十位公主。矺者，裂其肢体而杀也。矺刑乃秦法正刑，见之于《云梦秦简释文三》：“甲谋遣乙盗杀人，受分十钱。问：乙高未盈六尺，甲何论？当矺。”显然，这是帝国法官的答问记录，说的是对于教唆身高未过六

尺的未成年人杀人者，该当处最严厉的矺刑。赵高以这种对于女性尤为惨烈的刑罚，处死了十位皇族公主，其残忍阴狠亘古罕见！依据史料的不确定记载，始皇帝有二十余子，十余公主，大体三十余名子女。以胡亥年岁评判，此时应该还有十八岁以下的未嫁公主。赵高所杀者，全部包括了未嫁公主无疑，除此之外有无已经出嫁的公主，譬如嫁给李斯几个儿子的公主，已经难以确证。然则，依据这场杀戮的后续牵连，完全有可能涉及了包括出嫁公主在内的绝大部分皇族子女。赵高借着这场杀戮风暴，几乎席卷了整个皇族的财富与生命。《史记·李斯列传》云：“（其后）财物入于县官，相连坐者不可胜数。”

在不可胜数的连坐者中，留下了两则惨烈的故事。

公子将闾有兄弟三人，因同出一母，皇城内呼为昆弟三人。将闾昆弟很可能有所警觉，或因未在咸阳，总归是没有参与南山行猎，故未被当场缉拿同时僇死，而在事后被连坐缉拿下狱，直接囚于皇城内宫。赵高派人以二世皇帝使者之名，往赴内宫，指斥将闾昆弟三人有“不臣”之罪，要立地处死。将闾愤愤然质问何谓不臣之罪？赵高心腹冷冰冰回答，我等只奉诏行事。将闾昆弟绝望，仰天大呼天者三：“天乎！天乎！天乎——！皇族无罪而死，天道何在乎！”昆弟三人遂一起拔剑自杀了。

另一个连坐者是公子高。公子高本欲逃亡，又恐累及举族被杀。

绝望之下，公子高欲谋以一己之死掩护族人逃亡。公子高的方式是：

上书胡亥，请求为先帝殉葬；在人殉葬礼期间，族人趁乱秘密逃亡。

胡亥接书大为高兴，觉得准许皇子殉葬，将是自己这个新皇帝尊奉先帝的惊人之举。然则，胡亥又怕公子高有甚机谋，遂立即宣来赵高会商。胡亥拿出了公子高的上书，很是得意地问：“殉葬先帝，会不会是公子高的急变之策？”赵高笑吟吟道：“目下尔等人人忧死，自顾不暇，如何还有谋变心思，陛下但放宽心也！”胡亥大喜过望，立即批下了“制曰可”三字，并赐钱十万大肆操持殉葬礼，将公子高活葬在了骊山陵一侧。胡亥与赵高未曾预料到的是，在公子高筹划活葬的短短时日里，公子高的族人已经怀着深仇大恨秘密逃亡了。

皇族遭此大肆屠戮，宗正府上下大为震恐。

老嬴腾怒不可遏，立率百余名宗正府护卫甲士冲入皇城，直奔二世寝宫，要逼二世立即退位并诛灭赵高。可是，老嬴腾部伍刚刚进入皇城，便被阎乐的马队包围了。没有任何呼喝喊问，双方立即厮杀起来。历经无数辉煌的咸阳皇城正殿前的车马广场，变成了血腥战场。拼杀半个时辰，护卫甲士们全部战死，老嬴腾绝望愤怒地叫骂着胡亥的名字，一头撞死在了正殿前的蓝田玉雕栏上。赵高阎乐恶狠狠上前，亲自将老嬴腾的尸体剁成了肉酱……之后，宗正府所有官员无论是否皇族，一律被惨烈处死。嬴腾这支较大的皇族，更遭连坐灭族之罪，被全部杀戮。

嬴腾之死，是帝国九卿重臣中第一个被公然诛杀者。

消息传入陇西，守在根基之地的嬴氏部族愤怒了，男女老幼立即聚集起来要杀向咸阳。子婴苦苦阻挡了这次无望的复仇，与陇西族长连夜进入李信的大军营地秘密会商。惜乎李信已经病得奄奄一息了。这位始终煎熬在第一次灭楚之战失败的痛苦中的秦军悍将，早早已经心力交瘁了。李信只挣扎着说了几句话：“陇西皇族，人马不过万余了，万勿自投陷阱，存得人口，或可再起……先帝遗祸过甚，抗争晚矣！晚矣！……”言犹未了，这位曾经做过秦军统帅的最后一个在世大将便溘然长逝了。子婴与族长悲恸欲绝，匆匆安葬了李信，便星夜赶

回了陇西皇族城邑。历经三日会商争议，最终，子婴与族长族老们作出了最不得已的决断：目下情势险难，嬴氏部族当务之急是保留根基力量，各家族、部族立即分路逃亡，使二世与赵高鞭长莫及。族长要子婴一起北上阴山草原，子婴拒绝了。子婴说，他要回咸阳保住两个儿子，要秘密聚结残存的皇族后裔设法逃亡……

诛杀始皇帝子孙的血腥风暴，毁灭了嬴氏皇族最轴心的嫡系精英。

在最为看重血统传承的时代，皇族嫡系的几近灭绝是毁灭性的灾难。从此，失却了灵魂与精神支柱的嬴氏皇族的整体力量，开始了悲剧性的溃散。最先逃亡的，是此前的扶苏家族及其追随部族。他们对帝国命运已经绝望，秘密聚结于海滨，远远地遁入了茫茫大海，最终漂泊到了今世称为日本的海岛上。此后，陇西嬴氏消失在茫茫草原。再其后，胡亥被杀，胡亥的残余后裔也遁入大海，逃向了日本。更其后，在帝国烽火中究竟有多少嬴氏皇族后裔逃出了咸阳，抑或有多少嬴氏皇族被杀害，实在是难以得知了。然则，结局是很清楚的，从这时的大溃散开始，在其后的两年之内，这个中国历史上最为伟大的第一皇族在暴乱的飓风中陡然灭绝，连嬴这个姓氏也几乎永久地消失在了华夏大地……

两场灭绝人性的连续杀戮，揭开了帝国最后岁月的血腥大幕。

四　三公九卿尽零落　李斯想哭都没有眼泪了

公然杀戮皇族，极大地震撼了廷尉府。

姚贾冲进丞相府连连怒吼着："禽兽不如！辱秦法过甚！辱廷尉府过甚！天理不容！国法不容！"病情稍见好转的李斯，第一次在自己的政事厅失态了，坐也不是，站也不是，说也不是，不说也不是，只难堪地看着暴怒的姚贾连连吼喝，老脸通红得无地自容。姚贾见李斯在

如此情形下还是不出声，突然中止了吼喝，大袖一甩转身便走。李斯连忙抢步上前拦住，急忙一拱手道：“贾兄不能走！究竟有何想法，未必不可会商。”姚贾目光闪烁冷冷道：“我去九原，你敢去么？”李斯大急道：“贾兄慎言！岂能出此下策？”姚贾一脸愤激冷笑道：“慎言？慎言只能纵容非法，只能继续杀戮！你这个丞相的职司只是慎言么？姚贾从甘泉宫慎言至今，处处依着你这个丞相的心思做事，结局如何？而今，不经廷尉府勘审而连杀连坐数百皇族，先帝骨血几乎灭绝！还要慎言，大秦便整个殁了！垮了！”

李斯一手捂着胸口一手拉着姚贾衣袖，艰难地跌脚喘息道：“此事委实可恶，老夫一个儿媳也，也被连坐杀了，其余三个，也，也自杀了。合府上下，如丧考妣也……贾兄，老夫何尝不痛心哉！”姚贾心下顿时一沉，这才蓦然想起李斯的儿媳们几乎都是公主，也为这刚刚得知的消息大为惊愕——果真如此，李斯岂非已经岌岌可危了！当此情形，李斯再不设谋还能有何等退路？思忖片刻，姚贾正色拱手道：“丞相危境若此，敢问对策。朝廷重臣尚在，边地重兵尚在，扭转朝局未必不能！”

“贾兄且入座，容老夫一言可否？”

“愿丞相聚合人心，挽狂澜于既倒。”姚贾怒气稍减，终于入座了。“贾兄啊，老夫难矣哉！”李斯坐进了对案，长长地叹息了一声，“此等朝局，确得改变。然则，委实不能操之过急。非老夫不欲强为也，情势难以强为也。老夫今日坦言：甘泉宫变，你我已涉足其中；扶苏与蒙氏兄弟之死，你我亦有关涉；新朝之贬黜简拔，你我都曾赞同；赵高更法，你我亦无异议……凡此等等，老夫与贾兄，俱已难以洗刷矣！纵然老夫随贾兄前赴九原，王离果能信服你我乎！纵然老夫联结二冯与杨端和章邯，四人可发之兵充其量不过万余，抵得二世皇帝的五万精锐材士乎！一旦王离犹疑而消息泄露，二冯杨章又无

大军可发，你我岂非立见险境？你我一旦身首异处，大秦朝廷便当真无救矣！老夫之难，恳望贾兄体察之……”

“丞相之意，还是长眠窝冬？”姚贾愤愤然插断了。

“不。老夫要弹劾赵高。”

“弹劾？丞相何其可笑也！”

“秦政尚在，为祸者唯赵高一人耳，你我联结重臣一体弹劾……”

“丞相，不觉异想天开么？”

“贾兄何出此言，弹劾者，国法正道也。”

“根基已邪，正道安在哉！”

“贾兄若不欲联署弹劾，老夫只好独自为之了。”

“自寻死路，姚贾不为也。告辞。”

素来尊崇李斯的姚贾黑着脸拂袖而去了。姚贾不同于李斯之处在于根基，在于志向。姚贾出身卑贱的监门老卒之家，入秦为吏得始皇帝力排众议而一力简拔，从邦交大臣而官至九卿之首，维护帝国法治之志由来已久。姚贾之所以长期追随李斯，根本点也正在于认定李斯是法家名士，是始皇帝之外帝国新政法治最重要的创制者，坚信李斯不会使自己亲手创制的千古大政付之流水。李斯排除扶苏排除蒙恬蒙毅，姚贾虽不以为然，但最终还是赞同了，根本原因，也在于姚贾与李斯政见同一，认定扶苏蒙恬的宽政缓征将从根本上瓦解帝国法治。然则，姚贾与李斯交，大政知无不言，却从来不涉及人事人生等额外话题。也就是说，李斯在姚贾面前，始终是一个端严持重的帝国首相，仅此而已。李斯能告知姚贾的，都是姚贾知道了也不足以反目

的。李斯不告知姚贾的，则姚贾不可能知晓。姚贾不知道沙丘宫之后深藏于李斯心中的那一片阴暗机密，不知道李斯在始皇帝骤然死去的风雨之夜的作为，不知道李斯与赵高的合谋，不知道李斯伪造了始皇帝赐死扶苏蒙恬的诏书，不知道李斯盛大铺排始皇帝陵墓与葬礼的真实图谋……今日李斯对姚贾所说的不能强为的种种理由，都将姚贾牵涉了进去，似乎姚贾一开始便是李斯的同道合谋；姚贾分明觉察到了李斯说辞的微妙，然也不屑于辩解了。

姚贾的想法很简单：身为国家大臣，一只脚下水，两只脚下水，无甚根本不同；目下危难，需要痛改前非扭转乾坤的胆魄，而不是诿过于人洗刷自己。姚贾久为邦交，对山东六国官场阴暗的了解比李斯更为透彻。姚贾清醒地知道，此等无视法治的杀戮风暴一旦席卷大秦，刚刚一统天下的帝国便必然地要陷入当年赵国末期的连绵杀戮，其迅速溃灭将势不可免！若此时还对这个胡亥与赵高心存期待，无异于痴人说梦。素来行事果敢的姚贾，以为自己的愤怒果敢也将必然激起李斯同样的愤怒与果敢，甚至，姚贾在心中没有排除李斯早已经有挽回局势的图谋……姚贾没有料到，李斯竟会变得如此萎缩软弱，竟能提出以弹劾之法除去赵高的童稚之说。对于政治，对于人性，姚贾从来是清醒透彻的。当年李斯犹豫于韩非之囚，正是姚贾激发李斯而杀了韩非。姚贾始终认为，认准的事就要果敢去做，果真铸成大错，便须断然悔悟重新再来。在姚贾的人生信念中，没有圣贤之说，没有完人之说，做事不怕沾污带泥不怕错断错处，然必须知错立改。姚贾以为，始皇帝便是此等境界之极致帝王，错失时可以颁下荒诞的逐客令，醒悟时则立即霹雳飓风般回头；身为追随始皇帝一生的重臣，连始皇帝如此可见的长处都未能领悟，才如李斯者岂非不可思议哉！……然则，姚贾终于失望了。李斯终究不是姚贾。姚贾终究不是李斯。强为同道之谋，难矣哉！

当晚，姚贾秘密拜会了已经很是生疏的典客府。

顿弱布衣散发，正在后园石亭下望月纳凉，亭外一个女仆操持煎药，一股浓浓的草药气息弥漫了庭院。见姚贾匆匆而来，顿弱既没起迎也没说话，风灯下苍老的脸上写满了轻蔑与冷漠。姚贾已经无暇顾及，大步走到亭廊下扑拜在地，一开口便哽咽了：“顿兄，姚贾来迟也！……”顿弱冷冷一笑道：“老夫又没死，足下来迟来早何干？”姚贾一时悲从中来，不禁放声恸哭了：“顿兄也，姚贾一步歪斜，铸成大错，悔之晚矣！……公纵然不念姚贾宵小之辈，焉能不念大秦法治乎！焉能不念先帝知遇之恩乎！……”顿弱手中的大扇拍打着亭栏，淡淡揶揄道：“爬不上去了，想起法治了，想起先帝了？廷尉大人，果然智慧之士也。”姚贾终于忍不住了，一步爬起愤然戟指骂道：“顿弱！姚贾错便错了，认了！可姚贾不敢负法治！不敢负先帝！此心此意何错之有，得你老匹夫如此肆意揉搓！大政剧变，姚贾是脚陷污泥了。可你顿弱如何？你抗争过么？你说过一句话还是做过一件事？姚贾该杀！你老匹夫便该赏么！姚贾认错，姚贾求你，可姚贾也不怕连根烂！左右都死了，怕个鸟来！你老匹夫便抱着药罐子，还是得死！死得并不比姚贾好看！姚贾再求谁，也不会求你这个坐井观天的老蛤蟆了！”姚贾原本邦交利口几追当年张仪，此时愤激难耐肆无忌惮，酣畅淋漓骂得一阵转身便走。“且慢！”顿弱从幽暗的亭下颤巍巍站了起来。

“名家软骨头，何足与谋哉！”姚贾头也不回硬邦邦甩过来一句。

“姚贾！人鬼难辨，不许老夫试试火候么！”顿弱愤然一喊。

姚贾的身影终于站住了，终于回身了。姚贾步履沉重地向亭下走。顿弱扶着竹杖颤巍巍地向亭外走。月光朦胧的庭院，两个须发一般灰白的老人在相距咫尺处站定了，相互打量着对方，目光交融在一起，良久没有一句话。终于，顿弱轻轻点了点竹杖，转身向那片茂密的柳林走去。姚贾问也没问，便跟着走了。

柳林深处一座石墙石门的小庭院前，顿弱的竹杖点上门侧一方并无异常的石板，石门隆隆开了。朦胧月光被柳林遮挡，小庭院一片漆黑。顿弱却轻松自如地走过了小径，走到了正中大屋的廊下，又点开了一道铁门，进入了同样漆黑的正厅。姚贾自觉又绕过了一道铁石屏风，又过了一道轧轧开启的石门，又下了长长一段阶梯，前面的顿弱才停住了脚步。不知顿弱如何动作，蓦然间灯火亮了，亮光镶嵌在墙壁里，空荡荡的厅堂一片奇特的昏黄，微微清风穿堂而过，清凉空旷得一片萧疏。

“姚兄所求老夫者，此处也。自己看了。”顿弱终于说话了。

“这是黑冰台出令堂么？空空如也！”姚贾惊愕得脸色都白了。

顿弱默默穿过厅堂，来到正面墙下又点开了一处机关，进入了一间宽大的密室。室中一无长物，正面中间石案上一只硕大的香炉，两支粗大的香炷尚未燃尽，青烟袅袅缠绕着供奉在正中的巨大灵牌。一看便知，顿弱是天天来此祭拜始皇帝的。姚贾心下酸热，在灵牌前一拜扑倒，一句话没说便放声恸哭了。顿弱默默地跪坐案侧，手中竹杖向香案一侧一点，香案正中便滑出了一道长函。姚贾骤然止住了哭声，目光紧紧盯住了赫然铺展面前的那方羊皮文书——

大秦始皇帝特诏：黑冰台劲旅，本为七国邦交争雄之发端也，留存于天下一统之后，将有乱政乱国之患。着典客顿弱，立即遣散黑冰台剑士，或入军，或入官，或重金还乡；遣散之后，典客府将去向册籍立交皇室府库密存，任何人不得擅自开启。朕后若黑冰台依附权臣作乱，典客顿弱当处灭族之罪！始皇帝三十七年六月

“顿兄，这，这是陛下生前月余之诏书？”

“正是。陛下生前一个月零六天。”

“陛下啊陛下，你有正道之虑，何无固本之谋哉！……”

“姚贾！不得斥责陛下！”顿弱黑着脸呵斥一句。

“陛下，姚贾万分景仰于陛下……”姚贾对着灵牌诏书深深一躬，肃然长跪如面对皇帝直言国策，“然姚贾还是要说，陛下执法家正道过甚，轻法家察奸之术亦过甚也！法家法家，法术势三位一体也！法治天下，术察奸宄，势立君权，三者缺一不可啊！陛下笃信商君法治大道，固然无差。然则，陛下轻韩非察奸之术，却是不该。若非如此，陛下何能在生前一月之时，连遣散黑冰台都部署了，却没有立定太子，却没有立定顾命大臣！陛下，你明彻一世却暗于一时，你在身后留下了何其险恶之一片天地也！……黑冰台固有乱政之患，然安能不是震慑奸宄之利器！陛下恕老臣直言：陛下若将黑冰台留给顿弱姚贾，老臣等若不能为大秦肃清庙堂，甘愿举族领死！然则，陛下却将神兵利器束之高阁，将奸宄不法之徒置于中枢，使邪恶势力无克星之制约，大局终至崩溃矣！……陛下啊陛下，你万千英明，唯有一错，这便是你既没有察觉身边奸宄，更没有留下身后防奸之利器啊！……”

“姚贾，陛下不是神，陛下是人。”顿弱笃笃点着竹杖。

“是，陛下是人，陛下不是神……”姚贾颓然坐倒了。

“贾兄啊，莫再费心了。大秦要殁了，任谁没有回天之力了。”

“不！大秦不会殁了！不会！不会！！”姚贾声嘶力竭地捶着地面。

“贾兄，你我同为邦交大臣几二十年，生灭兴亡，见得还少么？”顿弱扶着竹杖站了起来，颤巍巍地在香案前走动着，苍老的声音弥散出一种哲人的平静冷漠，“六国何以能亡？你我知道得比谁都清楚。都是奸人当道，毁灭栋梁。举凡人间功业，件件都是人才做成

也。一个国家，一旦杀戮人才灭绝功臣而走上邪恶之路，还能有救么？从头数数：魏国逼走了吴起、商鞅、张仪、范雎、尉缭，以及诸如贾兄这般不可胜数之布衣大才，这个国家也便像太阳下的冰块一般融化了；韩国正才邪用，将郑国一个绝世水工做了间人，将韩非一个大法家做了废物，最后连个统兵大将都没有了；赵国迁逼走廉颇，杀死李牧，郭开当道而一战灭亡；燕国逼走乐毅，杀死太子丹，虽走辽东亦不免灭亡；楚国杀屈原，杀春申君，困项氏名将，一朝轰然崩溃；齐国废孟尝君，废田单，后胜当道，一仗没打举国降了……只有秦国，聚集了淙淙奔流寻找出路的天下人才，方才灭了六国，一统了华夏……如今，大秦也开始杀戮人才了，也开始灭绝功臣了，这条邪路若能长久，天道安在哉！”

“顿弱！不许你诅咒秦国！！”姚贾疯狂了，须发戟张如雄狮怒吼。

“六国殁了，秦国殁了，七大战国都殁了……”顿弱兀自喃喃着。

“不——”一声怒吼未了一股鲜血激喷而出，姚贾重重地砸在了石板地上。

“姚贾——！”顿弱惊呼一声扑过来要揽起姚贾，却不防自己苍老的病体也跌在了姚贾身上。顿弱久历险境，喘息挣扎着伸出竹杖，用尽力气击向香案一侧的机关……片刻之间，四名精壮仆人匆匆赶来，抬走了昏厥的两位老人。

丞相府接到廷尉府急报时，李斯惊愕得话都说不出来了。

李斯无论如何想不到，精明强韧的姚贾竟能自杀在府邸正堂。当李斯脚步踉跄地走进廷尉府正厅时，眼前的景象如当头雷击，李斯顿时不省人事了……良久被救醒，李斯犹自如同梦魇，愣怔端详着熟悉的廷尉正堂，心如沉浸在三九寒冰之中。

姚贾的自杀，可谓亘古未闻之惨烈。正案上一方羊皮纸血书八个大字：合议奸谋，罪当断舌！羊皮纸血书上，是一副生生用利刃割下来已经淤血凝固的紫酱色舌头。正厅左手大柱上也是血淋淋八个大字：无能赎罪，合当自戕！大柱旁的正梁上，白帛吊着姚贾血糊糊的尸体。最为骇人者，是正厅右手大柱上钉着一张血淋淋的人脸，旁边血书八个大字：无颜先帝，罪当剐面！那张悬空荡悠的尸体面孔，是一副令人毛骨悚然的森森白骨……

廷尉正(注)断断续续地禀报说，廷尉大人于昨夜五更回府，一直坐在书房，任谁也不能进去；整整一日半夜，廷尉大人没吃没喝没说话。大约四更时分，廷尉大人进了平日勘审人犯的正厅，说要处置罪案，教一班值夜吏员悉数退出。吏员一出，廷尉大人便从里面关死了正厅大门。廷尉正察觉有些异常，下令一名得力干员在外厅守候，自己便去处置几件紧急公文。大约鸡鸣时分，干员隐隐听见正厅内有异常动静，打门不开，立即飞报了府正。及至廷尉正率护卫甲士赶来，强行打开正厅厚重的大门，一切都晚了……

“廷尉家人，如何了？”李斯终于从惊愕悲怆中清醒过来。

“在下不知，府中已经空无一人。”

“廷尉昨夜，从，从何处回来？”李斯避开话头另外一问。

“禀报丞相：廷尉昨夜造访，典客府……”

梦魇般的李斯踉跄地登车，恍惚地进了典客府。偌大的府邸庭院，已经空荡荡没有一个人了。李斯梦游般走进正厅，走进书房，终于在书房正案上看见了一卷铺开的羊皮纸，几行大字晃悠在眼前——

国无正道，顿弱去矣！国之奸宄，李斯祸首也，赵高主凶也，胡亥附逆也，他日若有利器，必取三贼首级以谢天下！

“岂有此理！”李斯一个激灵，梦魇惊醒般大叫一声。生平第一次，李斯被抬回了丞相府。大病未愈的李斯，又一次病倒了。

姚贾对自己进行了无情的勘审，以最为酷烈的刑罚处置了自己。姚贾断舌、剐面、自缢，三桩酷刑桩桩如利刃刺进李斯心田，活生生是对李斯的勘审刑罚。姚贾追随李斯，尚且自判如此酷刑，李斯该当如何还用说么？身为九卿之首的廷尉，姚贾自然知道大臣意外暴死该如何处置，不可能想不到李斯亲临廷尉府查勘；姚贾留下的血书，不是明明白白地要告知李斯所犯罪行的不可饶恕么？举朝皆知姚贾与李斯同道如一，姚贾如此酷烈地死去，对李斯意味若何，实在是无论怎么估价也不过分的。李斯唯一稍许松心者，姚贾家人族人全部逃遁了。廷尉府的吏员们决然不会去追究此事，御史大夫与其余官署也一定是佯作不知了。短短一年不到，秦法已是形同虚设，有二世皇帝率先坏法杀戮，能指望臣民忠实奉法么？自认法家大才的李斯，能去依法追究姚贾家族逃亡么，能去追究顿弱擅自逃官么？一丝天良未泯，断不能为也。

可以说，姚贾的酷烈自戕已经摧毁了李斯的人事根基，李斯从此失去了最能体察自己、也最有干才最为得力的同道。然则，李斯毕竟还残存着一丝自信与一份尊严：李斯所作所为，毕竟为了维护秦政法治大道不变形，至于奸宄罪孽，毕竟不是李斯亲为，奈何姚贾责李斯过甚哉！但是，顿弱的逃官与留书，则将李斯残存的一丝自信与一份尊严，也冷酷地撕碎了。依据秦法，大臣擅自逃官去职，是要立即严厉追究的。李斯身为丞相，第一个发觉顿弱逃官，却既没有禀报皇帝，也没有部署缉拿；其间根本，除了最后的一丝天良，便是顿弱留下的这件羊皮书。这件留书，李斯是不能交给任何人的：交于胡亥赵高，无异于自套绞索；交于御史大夫府，则无异于公然将“李斯乃天下祸首”这个惊人论断昭示于朝野！

无论哪一种结局，李斯都是不能也无法承受的……

在李斯的心目中，从来没有将朝廷剧变与自己的作为联系起来。也就是说，李斯从来认为，自己的一切作为都是基于维护大政法治不变形而作为的；对胡亥赵高的杀戮罪行，李斯从来没有赞同过，更没有预谋过；至于对扶苏蒙恬之死，李斯虽则有愧，但毕竟是基于政见不同而不得不为也。李斯无论如何没有想到，自己竟会被人认定为奸宄祸首！而且，认定者还是顿弱这般极具声望的重臣。顿弱既有此等评判，安知其余朝臣没有此等评判？安知天下没有此等评判？而果真天下如此看李斯，李斯的万古功业之志岂非付之流水，到头来反成了奸宄不法之亡国祸首？

岂有此理哉！岂有此理哉！

李斯为自己反反复复地辩护着，可无论如何开脱自己，还是不能从顿弱的一击中摆脱出来。人人都知君权决断一切，然顿弱却将胡亥看做附庸；人人都说赵高残忍阴狠，然顿弱却将赵高只看做政变主凶；人人都该知丞相李斯不得已而为之，然顿弱却将李斯看做元凶祸首。顿弱之说不对么？当然不对！一个自信的李斯汹汹然反驳。为何不对？另一个李斯从最幽暗的角落跳了出来，冷冰冰地说，若非你李斯之力，赵高拥立胡亥之阴谋岂能成立？你李斯固非杀戮元凶，然你李斯却是政变成立之关键条件！身为帝国首相，其时你李斯又身在中枢，本是一道不可逾越之正道关口，不越过你这一关，谁能将胡亥这个无能痴儿抬上皇帝宝座？然则，然则，李斯毕竟不是设谋者也，不是动议者也。自信的李斯声嘶力竭，却微弱得连自己也委顿了，也不想再说了……李斯啊李斯，你若不能洗刷自己，便将永远地要被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了……不能，不能！李斯不能是祸首，李斯必须成为原本的正道功臣！李斯要做自己该做的事，不能再听任赵高摆布了……

浑浑噩噩的梦魇里，李斯为自己谋定了最后的对策。

梦魇未消，又一个惊人的消息传进了丞相府。

当府丞一脸惶恐而又嗫嚅难言地走进草药气息弥漫的寝室时，李斯便有了一种不祥的预感。李斯不想问，却也没有摆手让府丞走，灰白的脸色平静而呆滞，似乎已经没有知觉了。府丞犹疑一阵，终于低声道："禀报丞相，治粟内史郑国，奉常胡毋敬，两人一起，一起死了……"李斯猛然浑身一抖，连坚固的卧榻也咔嚓响动了，脱口而出的问话几乎是本能的："死在了何处？何人勘验？"语速之快捷，连李斯自己都惊讶了。"在奉常府，廷尉府大员正在勘验尸身……"府丞话音未落，李斯已经翻身坐起，说声备车，人已神奇地从病榻站到了地上。

车马辚辚开进郑国府邸时，廷尉府吏员们正在紧张忙碌地登录着勘验着。李斯的轺车直接驶进了府邸，停在了出事的后园茅亭外的池畔。李斯没有用卫士搀扶，径自扶着竹杖下车了。走进茅亭，李斯还没察看尸身，先匆忙问了一句："两老有无遗书？"廷尉正答说尚未发现。李斯略微松了口气，一顿竹杖低声道："教廷尉府人等退下，只你一人与老夫勘验。"廷尉正拱手领命，转身便下令，教廷尉府吏员们到远处池畔待命了。

茅亭里外清静下来，李斯这才仔细地打量起来。这座茅亭下，李斯与胡毋敬不知几多次聚酒慨然议论学问治道。李斯熟悉这片庭院，更熟悉这座茅亭。在一统天下后的大秦朝廷中，只有胡毋敬这个太史令出身的重臣，还能与李斯敞开心扉论学论政，与其余大臣聚议则只有国政事务了。唯其如此，这座奉常府，是李斯被千头万绪之琐细事务浸泡得烦腻时必然的光顾之地。但在这座茅亭下，李斯便能直抒胸臆，慷慨激昂地倾泻自己的政学理念，纵横评点天下学派，坦诚臧否诸子百家人物，会商解答胡毋敬统领帝国文事中的种种疑点，举凡天文地理阴阳史籍博士方士无不涉及。在李斯的心目中，胡毋敬是战国名士群中一个特异的老人，既可治史治学，又可领事为政，堪称兼才人物。因为，胡毋敬的迂阔气息很少，从来没有以被诸多学子奉为圭臬的先王大道谏阻过帝国文明创制。也就是说，在文明创制的诸多争

论中，最有可能与博士们一起反对始皇帝与李斯的奉常府，在胡毋敬的统领下，倒实实在在地成了帝国文明创制的根基力量之一。如此一个胡毋敬，老了固然老了，二世即位一年多也多告病卧，几乎是深居简出了。然则，胡毋敬毕竟无甚大病，如何饮一次酒便死了?

两位老臣死得很奇异。两人在亭下石案相对而坐，人各一张草席。石案中间是两鼎两盘，鼎中是炖胡羊，盘中是凉苦菜，两鼎炖羊几乎未动，两盘苦菜却几乎都没有了。胡毋敬面前的铜爵还有七八成犹在，郑国面前的铜爵却空荡荡滴酒皆无。胡毋敬靠着身后亭柱，面前摆着一支尺余匕首，平静的脸上荡漾着一丝神秘莫测的笑意；郑国手扶探水铁尺身体前倾，老眼愤愤然盯着胡毋敬，似乎在争辩何事，似乎在指斥何人。旁边的两只酒桶很是特异，一桶是罕见的韩国酒，一桶却是更为罕见的东胡酒，韩国酒已经空了，东胡酒则刚刚打开……

家老禀报说：郑国大人是昨夜二更初刻来造访的，与奉常大人在书房说话直到四更，一直关闭着书房大门，谁也没能进去，谁也不知道两位大人说了些甚。四更末刻，两位大人出了书房，在月光下游荡到了茅亭。奉常大人吩咐摆酒，并指定了酒菜。家老部署停当，留下一个侍酒老仆，自己便去忙碌了。侍酒老仆禀报说，酒菜摆置完毕，奉常大人吩咐他下去歇息，不要再来了。老仆放心不下，远远隐身在池畔石亭下预备着照料诸事。茅亭下的说话声时起时伏，老仆年老耳背，一句话也没听得清楚。直到五更鸡鸣，茅亭下骤然一阵异常笑声，之后便久久没了动静。直至晨曦初现，老仆终于瞅准了亭下两个身影如石雕般久久不动，这才赶了过来，两位大人已经殁了……

“丞相，似是老来聚酒，无疾而终。”廷尉正谨慎地试探着。“传唤医官，勘验两爵残酒。”李斯没有理睬廷尉正。

片刻之间，廷尉府的执法医官来到。医官先拿起两爵残酒细嗅片刻，又拿出一枚细亮的银针伸进胡毋敬酒爵，银针立即变成了令人心

悸的紫黑色。医官低声道：“奉常所饮，有辽东钩吻草毒。”一片寂然之中，医官又拿出一枚银针刺入郑国青紫的下唇，银针渐渐变成了怪异的酱红色。医官低声道：“禀报大人，此毒在下不知名称。”默然良久，廷尉正踌躇道：“丞相既已查明死因，在下只有……”李斯一顿竹杖道：“自然是明白呈报。老夫岂能屈了烈士本心？”一言落点，李斯扶着竹杖径自去了。方出亭外丈许，李斯又蓦然站定转身道：

“郑国丧事，老夫亲自料理，无须廷尉府官制处置。胡毋敬丧事，亦望廷尉府网开一面，交胡氏族人处置。若能得平民之葬，老夫便代两老谢过廷尉府了。”廷尉正慨然拱手道：“丞相但有此心，在下拼得一死，安敢不护勋臣忠正之身哉！”骤闻久违了的慷慨正气之言，李斯心下猛然一阵酸热悸动，浑身凝聚的心力轰然消散，喉头猛然一哽便软倒在地了……

旬日之后，病体支离的李斯，为郑国操持了最为隆重的平民葬礼。

秦法有定：官员无端自杀，一律视为有罪，非但不得享受生前爵位礼遇厚葬，且得追究罪责而后论定。唯其如此，李斯请求廷尉府折冲斡旋，能使胡毋敬与郑国不再被追究罪责，而以平民之身了结丧事。若在帝国常政之下，李斯身为奉法首相，自不会有此等请求；廷尉府身为执法官署，也不会接纳此等违法之说。然则，此时之帝国大政业已面目全非，一切皆狰狞变形，故“违法”之举反倒具有了不同寻常的大义。廷尉正之所以不想追究死因，而以“老来聚酒，无疾而终”呈报处置，是想在乱政之中为功臣争得个最后的厚葬。而已经开始痛悔的李斯，则所想不同：郑国胡毋敬双双同时服毒自杀，无疑是对秦政变形的最大不满，是最深的无奈，其间自然也包括了对李斯的失望与不满。从天下评判与身后声誉而言，郑国胡毋敬自杀，无疑为不堪邪政的正道殉国之举；若仍以功臣厚葬两人，则无异于为胡亥赵高贴金，使其至少落得个“尚能善待功臣之名”，而郑国胡毋敬之以自杀

抗争，则可能大大地蒙受曲解。是以，李斯宁可使两人不获厚葬，也要维护两位老功臣的声望。李斯深信，一个太史令出身的胡毋敬，一个绝世水工郑国，谁都不会在乎死后如何处置，而更看重一世的节操，更看重大义的评判。如此处置，至少，李斯那颗破碎的心尚能有些许的慰藉。

李斯所痛心者，自己竟在暮年之期失却了这位最敦厚的老友的信任。

自当年的大决泾水开始，李斯便与郑国结下了深厚的情谊。在长长的岁月里，郑国几乎怀疑包括秦王在内的任何人，而只相信李斯，只敬重李斯。寡言的郑国，只对李斯说心里话。素来少和人交心的李斯，也只对郑国毫无隐瞒。郑国不通政事，李斯不通水务，两人共事却和谐得血汗交融……自甘泉宫之后，郑国与李斯的来往越来越少了。然则，当李斯主持始皇帝葬礼焦头烂额的时候，年迈的郑国依然在垂暮多病之时接受了李斯的恳请，带病出来为始皇陵工程奔波……之后，郑国显然对李斯绝望了。因为，不善交谊的郑国在最后的时刻，没有找李斯饮酒，也没有找李斯说话，而是不可思议地找到了同样不善交谊的胡毋敬了结一生。李斯深信，只要郑国来找自己，便是指着自己的鼻子痛骂，李斯也会一如既往地敬重这位老友，甚或，李斯能改弦更张亦未可知。是的是的，郑国固然没有找自己，可李斯自己也没找过郑国。自认绝无迂阔气息的李斯，自认是郑国保护者的李斯，你为何没有体察到郑国在目下艰难之期的绝望？平心而论，你李斯仅仅是忙碌么？仅仅是没有闲暇么？仅仅是内心深处有愧而畏惧面对老友么？不！你李斯在内心深处，是有一丝蔑视郑国之心的。郑国不通政事，不求权力，不善交人。于是，你李斯便将郑国看做了一个大政无主见之人，自觉不自觉地，你以为郑国任何时候都会是李斯的人马，都会跟定李斯，而绝不会疏远李斯，绝不会对李斯生出贰心……事实果真如此么？非也，非也。郑国已经以不告而永别的方

式，宣布了与你李斯的最终分道。李斯啊李斯，你自以为精明得计，实则何其浅陋，何其不通人心也！……

郑国的墓地，李斯选在了泾水瓠口峡谷的一片山坳里。

老秦人没有忘记郑国。尽管葬礼未曾知会任何局外人，泾水两岸的民众还是络绎不绝地赶来了，瓠口峡谷的山坳里摆满了香案牺牲，已经是男丁罕见的老秦人扶老携幼妇孺相搀，黑压压布满了山头。下葬那日，漫山遍野哭声震天，悲怆愤激之情虽始皇帝国丧而未尝得见。李斯眼睁睁看见，两个老石工跌足捶胸恸哭不已，两三个时辰竟哭死了过去，最后与郑国一起合葬了……

那一日，李斯想放声恸哭，老眼中却干涩得没有一滴泪水。当年，李斯是河渠总署，对泾水两岸的老秦人比郑国稔熟许多。可是，整整一日葬礼，竟没有一个老秦人与他说话，连同县乡三老在内的男女老幼，都远远绕开了他这个当年总司民力的河渠总署，避之唯恐不及。送葬之前，李斯为郑国亲自书写了墓石刻文，那是两行揪扯肝肠的文字："天赋神工兮终殉大道，清清泾水兮如许魂灵，故人长逝兮知音安在，刎颈不能兮长太息我伤！"那两行秦篆文字苍老颤抖，力透丝帛，实在是李斯书法中最难得的神品。然则，那个最负盛名的老石工接过李斯的刻文时，脸却冷若冰霜。

最令李斯痛心者，是回到咸阳堪堪三日，便得到了县令禀报：那方石刻上的大字莫名其妙地没有了，被人铲平了。李斯难堪了，李斯恼怒了，愤然带着马队护卫亲自赶到了瓠口，要重新立起碑石，要诛杀敢于擅自铲平丞相手书的不法之徒。然则，当李斯看到墓石上新镌刻的五个大字，不禁倒吸了一口凉气，颓然跌坐在地了。那五个大字是：郑国是郑国！——老秦人民心昭昭，不许李斯与郑国相连，宁非视李斯如国贼哉！暮色之中，李斯独自站在郑国墓前，欲诉无语，欲哭无泪，直觉自己已经堕入了沉沉万丈深渊……

踽踽回到咸阳，李斯连续接到九原王离的三件急书：其一，卫尉杨端和奉诏赶赴阴山，为皇帝五万材士遴选战马，夜来与牧民饮酒大醉，归程中马失前蹄跌入山谷，尸身难觅！其二，辽东大将辛胜巡视长城至渔阳，自投峡谷而死，尸身难觅！其三，太仆马兴奉诏赴雁门郡督导材士营战车打造，于幕府失踪逃亡，大印留在令案，没有任何留书！如上三事，王离称业已上书皇帝，可泥牛入海未见任何批回诏书，请命丞相府处置。

捧着三份急书，李斯双手簌簌颤抖，一句话也说不出来……

李斯再也没有心绪过问国政了，确切地说，是不知如何过问了。当年，李斯的丞相府一旦对政事有断，知会三公九卿府之任何官署，便能立即推行。曾几何时，济济一堂的三公九卿一个一个地没有了，举目朝廷一片萧疏寒凉，任何政令都难以有效推行，更不说雷厉风行了。即或晋见胡亥造访赵高，得到的也只是一件诏书而已，能否落到实处，实在也是难以预料。如此国政，纵然丞相又能奈何？……李斯木然地掰着指头，心中掠过一个熟悉的身影，心头猛然一颤。除了太尉王贲善终之外，虽非三公实同三公的蒙恬首先死了，其后，老冯劫也被罢黜了；老三公之中，唯余李斯冯去疾两个有名无实的丞相了。九卿重臣，几乎悉数覆没：郎中令蒙毅死了，廷尉姚贾死了，宗正老嬴腾死了，奉常胡毋敬死了，治粟内史郑国死了，卫尉杨端和死了，典客顿弱逃隐了，太仆马兴也逃隐了，皇皇九卿，只留下一个少府章邯了……

一种无以言说的孤独淹没了李斯。

一种比绝望更为刺心的冰冷淹没了李斯。

孰能预料，倏忽一年之间，承继始皇帝而再度开拓大秦新政的宏愿已告灰飞烟灭？李斯百思不得其解的是，毁灭皇皇大秦的这个黑洞，为何竟能是自己这个丞相开启的？分明是要再开拓再创制，如何

便能变成了沦陷与毁灭？不可思议哉！不可思议哉！闷热的夏日，李斯第一次感到了自己的渺小与苍白，感到了自己才力的匮乏，终日踽踽独行在池畔柳林的小径中思谋着如何了结自己的一生……踽踽之中，流火七月倏忽到了，李斯终于谋定：七月二十二乃始皇帝周年忌日，在这一日，李斯要在始皇陵前大祭，要在始皇陵前自杀谢罪！想透了，李斯也轻松了。李斯很为自己最终能从无休止的谋身私欲中摆脱出来，而有了一种欣慰之感。只有李斯想定了要自杀以谢天下的时候，李斯才真切地感受到自己内心的真正的渴求：只要能融入那一片灿烂的星云，纵然一死，何其荣幸也！苟活人世而陷入泥沼，李斯的灵魂将永远无以自拔。

然则，李斯又一次没有料到，一场突如其来的弥天风暴不期来临了。

大泽乡的惊雷炸开之时，连同李斯在内的一切人的命运都剧烈地改变了。

---

1. 法律，秦汉语。《史记·李斯列传》：“二世然赵高之言，乃更为法律。”
2. 五官中郎将，秦帝国设官，隶属郎中令府，职司皇帝政务并朝会护卫。
3. 杜，秦时城邑，原为古诸侯国，春秋为秦宁公灭，大体在今西安市东南。
4. 秦之廷尉府设置三个主要副手：廷尉正、廷尉左监、廷尉右监；廷尉正总揽日常事务。

第四章　暴乱潮水

一　大泽乡惊雷撼动天下

二世元年五月，河淮大地出现了亘古未闻的天象征候。

灰蒙蒙云团时聚时散，红彤彤太阳时隐时现。似乎是九州四海的云气都向大平原上空汇拢聚集，穹庐寥廓的天际如万马奔腾，却没有一团黑云能遮住苍黄的太阳，一天灰云在出没无定的阳光底色下显出漫无边际的苍白。分明是雷声阵发，却没有一滴雨。分明是乱云疾飞，却没有一丝风。天地间既明亮又幽暗，活生生一个大蒸笼，将整个大平原捂在其中闷热得透不过气来。无垠的麦田黄灿灿弥漫在苍翠的山原河谷之间，有序的村落镶嵌在整肃的驰道林木边际，一切皆如旧日壮美，唯独没有了农忙时令所当有的喧闹沸腾。田间没有农夫，道中没有商旅，村落间没有鸡鸣狗吠，闷热难当中浸出一片清冷萧疏。

两匹快马从驰道飞下，打破了大平原的无尽清冷。在刻有“陈里”两个大字的村口，一个身着黑色官衣的骑士飞身下马，将马缰随意一撇便大步走进了村落西面的小巷。那匹青灰色鬃毛的牝马向身后空鞍的黄马嘶鸣几声，两马便悠闲自在地向村口的小河草地去了。骑士在小巷中走过一座座门户紧闭的庭院，打量着门户前的姓氏刻字，径自来到了小巷尽头。这道干砖堆砌的院墙很是低矮，同样是干砖堆砌的门墙上刻着一个不起眼的“陈”字。骑士目光一亮，叩响了木门。

“敲甚敲甚！门又没关，自家进来！”院内传来愤愤然的声音。

“一个大男子尚能在家，陈胜何其天佑也！”骑士推开了木门。

“周文？”院内精瘦男子停住了手中活计，“你如何能找到这里？”

“穷人都住闾右，门上都刻姓氏，有甚难了？”

“你是县吏官身，俺与你没瓜葛。”陈胜冷冰冰盯着来人。

“陈胜兄，周文为你谋事，你倒与我没瓜葛了？”

“鸟！谋俺谋到渔阳！谋俺去做屯丁！”

“是屯长！陈胜兄当真懵懂，渔阳戍边是我能做得主的事么？”

“有事便说，没事快走。”陈胜依旧冷着黝黑的瘦骨嶙嶙的脸。

“我只一件事，听不听在你。”叫做周文的县吏也冷冷道，“此次征发尽是闾左贵户子弟，又是两郡徭役合并，我怕你这个屯长难做，想撮合你与吴广结成兄弟之谊。你陈胜若不在乎，周文抬脚便走。”

“你？你与那个吴广相熟？”陈胜惊讶了。

“岂止相熟？你只说，要不要我介绍？”

“要！”陈胜一字吐出，立即一拱手笑道，“周兄见谅，坐了坐了。”

“你老鳏夫一个，没吃没喝坐个甚？要见立马走。”

“走也得带些吃喝，两三百里路哩！”

“不用。知道你会骑马，我多借了一匹马来，只管走。”

“有马？好！好好好，走！”

陈胜一边说话一边进了破旧的正屋，匆匆出来已经换上了一件稍见干净的粗布衣，一手提一只破旧的皮袋笑道：“昨夜俺烙了几张大麦锅盔，来！一人一袋。”周文道：“青黄不接一春了，你老兄还有余粮，能人也！”陈胜呵呵笑道：“你也不闻闻，这是新麦！甚余粮？俺是正经自家割麦自家磨面，一人吃饱全家不饿！”周文惊讶道：“你家地都卖了，你割谁家麦去？盗割可不行，我这县吏要吃连坐哩！”陈胜摇手道：“你老兄放心，俺能盗割么？家家没了丁壮，我给谁家抢割点早熟大麦，谁家不给我两捆麦子？走走走！”两人一边说一边收拾院落关门闭户，片刻间便匆匆出了小巷来到村口。周文一个唿哨，两马从村外小河旁飞来。两人飞身上马飞出了陈里，飞上了驰道，直向东南而去了。

一路奔来，陈胜一句话没有，内心却是翻翻滚滚没个安宁。

这个陈胜，不是寻常农夫。多年前，陈胜因与暗查土地兼并的皇长子扶苏不期而遇，陈家耕田被黑恶世族强行兼并的冤情得以查清，耕田得以原数归还，陈胜也因此与颍川郡及阳城县的官吏们熟识了。

少时便有朦胧大志而不甘佣耕的陈胜，在与吏员们的来往中逐渐见识了官府气派，歆慕之余，也逐渐摸索到了自己脚下有可能摆脱世代耕田命运的些许路径。陈胜谋划的这条路径是：先为官府做些催征催粮之类的跑腿杂务，凭着手脚勤快利落肯吃苦，慢慢积得些许劳绩，使县吏们举荐自己做个里正亭长抑或县吏之类的官身人物。在陈胜心目里，这便是自己光宗耀祖的功业之路。陈胜相信，自己一定能够做到。因为，大秦官府比颍川郡曾经的韩国楚国官府强多了，既清明，又公正，只要你辛勤劳作又有干才，官府一定不会埋没你。

陈胜最早认识的这个周文，原本是楚国项燕军中的一个军吏，名号颇怪，谁都记不住。楚国灭亡后，周文流回了陈郡老家。因识文断字，两三年后，周文便被乡老以“贤者”之名，举荐到陈城县府做了田吏。周文勤于政事，颇有劳绩，很快又被升迁到颍川郡的阳城县做了

县丞。后来，周文在与陈胜的一次聚酒中颇有醉意，陈胜问周文做过甚官。周文高声大气地说，视日！陈胜问视日是甚官？周文满脸通红地嚷嚷说，知道么！楚军巫术之风甚盛，视日是楚军专设的军吏，职同司马，专一地观望天候云气，为大军行止决断吉凶哩！陈胜大是景仰，纠缠着周文要学这视日之术。周文万般感慨地拍着陈胜肩膀道："大秦官府公道哩！你学这虚叨叨本事顶个鸟用！兄弟只要实做苦做，何愁没个正经官身也！"也就是从那时起，陈胜看到了脚下的实在路径，将懵懂少壮之时的空言壮语早已经看做痴人说梦了。

然则，便在陈胜勤苦奔波县乡派下的种种事务时，情势却越来越不妙了。官府原本说好的，长城即将竣工，直道也即将竣工，之后便是民力还乡，男乐其畴女修其业。陈胜也将县令这些话风快地传给了各亭各里，满心期盼着即将到来的官身荣耀。因为，县丞周文已经悄悄地告知了陈胜，民力归乡之后县政便要繁杂许多，他可能擢升县令；其时，周文将举荐陈胜出任亭长或县府田吏，合力将阳城治理成大秦法政之楷模！可不到一年，天神一般的始皇帝骤然殁了，天地乾坤眼看着飞快地变得没鼻子没眼一团漆黑了。非但原本说要返乡的民力不能返乡了，还要继续徭役大征发。骊山陵、阿房宫、长城屯卫、北地戍边等等等等一拨接一拨的征发令来了。不到半年，整个阳城的闾右男丁都被征发尽了，贫贱民户再也无丁可征了。陈胜走到哪里催征，都被父老妇孺们骂得不能开口，说陈胜是半个骗子半个官，专一糊弄穷人。周文也大为沮丧，非但擢升县令无望，反倒因征发不力的罪名被贬黜成了最不起眼的县啬夫，由县丞变成了最寻常的县吏，举荐陈胜更是无望了。处处挨骂的陈胜大觉难堪，愤然之下决意不吃这碗跑腿饭了，索性溜回村里混日子了。不料便在此时，阳城县接到郡守最严厉的一道书令：闾右若无男丁，续征闾左男丁，徭役征发不能停止！

历来史家对闾左闾右之说多有错解，认定"闾右"是村中富贵户居住区，"闾左"是村中贫贱户居住区，由此将《史记·陈涉世家》中

的“发闾左……九百人”解释为征发贫贱男丁九百人。《史记索隐》，首开此解也。其实不然，秦政秦风崇左，以左为上，以右为下，闾左恰恰是富贵户居住区，闾右恰恰是贫贱户居住区。此间要害，不在“贫富”两字，而在“贵贱”两字。秦政尚功，官民皆同。尚功激发之要，恰恰在于以能够体现的种种外在形式，划分出有功之人与无功之人的种种差别。对于民户，有功获爵获赏者，谓之贵；无功白身无赏者，谓之贱。有爵有赏之民户，庄院可大，房屋可高，出行可乘车马；无爵无赏之民户，则庭院虽可大，然却不得高产（门房高大），上路也只能徒步。如此种种差别，自然也不能混同居住，于是，便有了闾左闾右之分：贵者居住于闾（村）之左方，一般而言便是村东；贱者居住于闾之右方，一般而言便是村西。这里，贱与贵皆是一种官方认定的身份，未必与生计之穷与富必然相连。也就是说，居住闾右的贱户未必家家生计贫困，居住闾左的贵户也未必家家生计富裕。就征发而言，若是从军征发，尤其是骑士征发，则闾左子弟先行征发，因为从军是建功立业之阶梯，是荣耀之途。徭役征发则不同，徭役之劳不计功，甚或带有某种惩罚性质，譬如轻度犯法便要以自带口粮的劳役为惩罚，是故，徭役必先征闾右贱户。当然，不先征闾左徭役，不等于绝不征发闾左一个徭役。通常情况下，是总能给闾左之民户保留一定数量的劳力人力，而不像征发闾右那般有可能将成年男丁征发净尽。

二世胡亥在始皇帝葬礼工程之后，又开阿房宫又开屯卫戍边，业已征尽了天下闾右之民力犹不自觉，竟迫使李斯的丞相府继续征发闾左之民力，实为丧心病狂之举也。这一荒诞政策的真正危险性在于：征发闾左之民，意味着胡亥政权掘断了大秦新政最后的一片庶民根基，将剑锋搭上了自家脖颈。

征发闾左之民，使阳城县令与吏员们陷入了极大的难堪困境。

闾左之征，主要在两难：一则，是叫做屯长的徭役头目难选。闾左子弟几乎家家都是或高或低的爵位门庭，或积功受赏之家，谁也不

屑做苦役头目，即或有个屯长名号，也是人人拼命推辞。二则，是闾左子弟难征，凑不够官府所定之数。闻左难征又有三个原因：一是闾左之家多从军，所留耕耘丁壮也已经是少到了不能再少；二是闾左之家皆有爵位，县府吏员不能如同对待闾右贱户那般强征强拉，偶有逃役之家，县府也不能轻易治罪，须得至少上报郡守方能处置；三是闾左之家消息多，早对朝局剧变有了愤懑怨声，为国效力之心几乎是荡然无存了。

如此情势之下，征发闾左之民成了颍川郡最棘手的政事。恰在此时，随二世胡亥大巡狩的丞相李斯来了。李斯定下了两则对策：一是闾左徭役不能空，至少要够千人之数；二是颍川郡与陈郡合并为一屯之征，原本的一郡各千人减为两郡凑千人。李斯走后，两郡守各自召齐了本郡的县令县吏会商举荐，两郡竟没能在闾左可征子弟中定下一个人。最后还是遭贬的周文憋出了一个办法，叫在县府做过帮事的陈胜做屯长。郡守与县令们都听说过这个陈胜，一思谋竟无不欣然赞同。于是，屯长之位终归落到了陈胜头上。

当周文奉县令之命前来宣示书令时，陈胜黑着脸连连大吼：“看老子没饭吃么！鸟屯长！俺不做！”周文思忖了一阵，拍着陈胜肩膀低声而又颇显神秘地说：“兄弟，我倒看你该去。”“如何我该去？你才该去！”陈胜没好气地嚷嚷着。“你莫上火，听我说。”周文低声道，“说实话，我看这天下要出大事！兄弟有贵相，没准这个屯长，正好是你出头之日！”陈胜一时大为惊愕：“如何如何，俺有贵相么？咋贵了？”周文道：“说你也不明白，你只去。左右在家也是一个人，屯长好赖吃得官粮，没准到边地挣个将军当当，也未可知。至少，这是看得见摸得着的出路。”陈胜不禁大笑：“好你个周啬夫！徭役不能入军，俺不知道么？骗俺！不中！俺偏不去！”周文忍不住骂道：“你个陈胜有鸟本事！不就有点胆气么？不出门还想找出路，做梦！去不去在你，干我鸟事！我只说明白：目下不去，到头来被县令派人绑了

去，连屯长官粮也没了！你自想去！”陈胜嘿嘿干笑着，挠头思谋了半日，终归万般无奈地应允了。

没几日，周文又来知会陈胜：陈郡选定的屯长是阳夏人吴广，两郡守已经议定，陈胜吴广并称屯长，共同主事。陈胜一听来了火气：

“鸟！两马驾辕有个好么？不中！俺不做这鸟屯长！”这次周文没再劝说陈胜，而是立即赶回县府如实禀报了陈胜发怒拒绝。县令听得又气又笑道：“这个陈胜！还说不做屯长，一个徭役头目也要争个正副，倒是会当官！”周文说了陈胜一大篇好话，又说了贱户子弟统率贵户子弟的种种难处，县令这才重新禀报了郡守，请求复议屯长事。没过几日便有了消息：两郡守重新会商议定，以陈胜为主事屯长，居正，吴广副之。周文来知会，陈胜又嚷嚷说要县府给屯长配备官衣甲胄，最好能带剑。周文气得大骂陈胜疲（痞）民得寸进尺。陈胜想想将官府也折腾得够受了，便嘿嘿笑着不说话了。周文终究义气，虽则气狠狠走了，却没撂开陈胜不管。今日还来给陈胜引荐吴广做兄弟交，陈胜如何能拒绝？须知，这两郡闾左子弟千人上下，陈胜吴广两个闾右丁壮做屯长，难处本来便多如牛毛，若两人再不同心，如何能有个好？陈胜原本精明过人，又在县府跑腿多年，深知其中利害，故而周文一说立马便走……

陈郡的阳夏地面，多少还有星星点点的妇孺老幼蠕动着。

驰道边的无边麦田一片金黄，灰白色天空下，麦浪中隐隐起伏着一点点黑色包头。当陈胜周文拐下驰道，进入田头小道时，麦浪中飘来一阵嘶哑如泣的女人歌声：

黔首割大麦

田薄不成穗

男儿葬他乡

安得不憔悴……

游丝般的饮泣呻吟中，麦海中骤然站起一个光膀子黑瘦男丁，一边扯下头上黑布擦拭着汗水，一边遥遥喊道："老嫂子莫唱了，听着伤心！过得片刻我来帮你！"远远地一个黑布衣女子直起了腰身，斑白的两鬓又是汗又是泪地一招手："兄弟不用了……谁家人手都紧……"女人一语未了，抹抹泪水又埋到麦海中去了。黑瘦男子一阵打量，向身后麦田低声道："草姑子，你先拢拢麦捆子，我过去看看石九娘。"一个头不及麦高的女孩子疲惫地应了一声，黑瘦男子便提着一张铁镰刀大步向远处的麦田去了。那个隐没在麦海的女人直起了腰身，手里一撮拔起的大麦还带着湿乎乎的泥土。女人看见男子走来，勉力地笑了笑："大兄弟，回去，老嫂子慢慢拔了。"黑瘦男子摇头道："老嫂子，石大哥修长城殁了，你儿子石九又在咸阳徭役，帮帮你该当的。你手拔麦子咋行？来！这把镰刀你用，我来拔！"说着话黑瘦男子将镰刀往女人手中一塞，自己便弯腰拔起麦来。两鬓斑白的女人掂了掂手中镰刀，抹了抹一脸汗泪哽咽道："家有个男人多好……大兄弟啊，男人死的死了，没死的都被官府征走了，这日子可咋过也……"黑瘦男子一边拔麦子一边高声道："老嫂子，我也要走了。官府疯了，黔首只有陪着跳火坑，老天爷也没办法！"女子惊讶道："你不是刚修完长城回来么！又要走？"黑瘦男子道："那是大将军蒙恬还在，我走得早！没来得及走的，都被弄到直道去了！一样，回到家的还得去！这不，连闾左户都要尽征了，闾右户还能逃脱了？"女人听得一阵愣怔，跌坐在麦田中不能动了……

"老嫂子！镰刀给俺！"一个粗重的声音突然响起。

"你？你是何人？"黑瘦男子惊讶地抬起头来。

"吴广兄弟，俺叫陈胜。不说话，先割麦！"精干利落的陈胜二话不说，从女子手中拿过长柄镰刀嚓嚓嚓挥舞起来，腰身步态俨然一个

娴熟的农家好手。黑瘦汉子蓦然醒悟道：

“陈胜？你是这次的屯长陈胜！”陈胜没有回头也没有说话，只奋力舞动着长柄镰刀一步一步结结实实地向麦海深入着。黑瘦汉子稍一打量又蓦然高喊：“周文大哥！拔麦子的是你么？”麦海另一头站起一人，遥遥向黑瘦汉子摆摆手，又隐没到麦海去了。黑瘦汉子重重地咳了一声，也不再说话，猛然弯腰奋力拔麦了……眼看天色渐渐暗了下来，三人终于在麦海中碰头了。呼哧呼哧的粗重喘息中，三人对望一眼，没说一句话一齐撒手跌坐在麦堆上了。“三个兄弟，手都出血了……”女人过来一脸泪水，“起来，回去，歇着……老嫂子给兄弟们蒸新麦饼！走……”陈胜摆摆手道：

“不饿不饿，麦子收了不搬运，天一下雨就白忙活了。吴广兄弟，有车么？没车便背！连你家的一起收拾了！”两手起满血泡的周文也气喘吁吁道：“也是，吴广兄弟要走了，麦田得收拾干净了。”吴广高声道：“不能不能！周文大哥从来没做过粗活，如何能再劳累？回去回去！要做也明日！”陈胜一指灰蒙蒙云天道：“麦田争晌！你看老天成啥样了？随时都会下雨！你去找把镰刀来，你我两人杀麦！周文大哥帮老嫂子做饭送饭，小侄女与大妹子找车找牛拉麦，夜来便叫这片地净净光！”周文大笑道：“陈胜倒会铺排！吴广兄弟，我看就如此了。”吴广奋然站起一拱手道：“好！多谢两位大哥！我去借镰刀叫老婆！”

“周文兄弟，跟老嫂子走！”女人一抹泪水也走了。

蒙蒙夜色下，这片辽阔清冷的麦海中破天荒地有了夜间劳作。两镰杀麦声嚓嚓不断，田头送饭的火把时时摇曳，牛车咣当嘎吱地响动着，给这久无人气的空旷田野平添了一丝鲜活的慰藉。及至天色麻麻亮，灰白的云层团团翻卷在头顶时，两家麦田都是一片干净了。三人并肩踉跄着走出地头时，周文指着灰白翻卷的云团低声说了两句话，

教陈胜吴广一起猛然打了个激灵。周文说的是："云气灰白不散，天下死丧之象！两位兄弟，同心患难最是要紧！"

"陈胜大哥！吴广听你！"

"吴广兄弟！血肉同心！"

四手相握，血水汗水吧嗒吧嗒地滴进了脚下的泥土。

将及六月底，两郡只凑够了九百人的闾左徭役。

虽不足千人，两郡还是接到了太尉府的徭役进发令："发颍川郡陈郡闾左之民九百人，以陈胜吴广为屯长，谪戍渔阳，限期一月抵达，失期皆斩！"谪（音zhé）者，问责也。谪戍者，惩罚性戍边也。也就是说，这九百人虽是戍边屯卫，却不是从军的士兵，而是从事徭役劳作的入军苦力。唯其如此，两郡守经过会商，议定从颍川郡的阳城县与陈郡的阳夏县各出一名县尉并五名县卒，押解九百闾左徭役赶赴渔阳郡；期限是一个月，若逾期抵达则全部斩首。

依据今日地理位置，渔阳郡治所在今北京市密云与怀柔之间，颍川郡在今河南省郑州市地带，陈郡在今河南省淮阳周口地带。若以稍北的阳城县为出发点北上至渔阳，地图直线距离大体一千公里上下，计以种种实际曲折路程，则大体在三千余里上下。若以稍南的陈城为出发点，则距离无疑超越三千里了。也就是说，这支徒步赶路的徭役队伍，每日至少要走八十余里到百余里，才能在期限内到达渔阳郡。以常人步行速度，每小时大体十里上下，每日至少得走八小时到十余小时，若再加上歇息造饭扎营劳作，以及翻山越岭涉水过险等艰难路段，几乎每日至少得奔波十五六个小时。对于长达两三千里的远途跋涉，这是紧张又紧张的。战国兵法《尉缭子》云："故凡集兵，千里者旬日，百里者一日，必集敌境，卒聚将至。"一日百里，这是久经训练的军旅行军速度，而且仅限于千里之内才能如此兼程行军；若距离超

过千里，则在古代历来视为长途异常行军，通常不会硬性限定时日。秦法之根基是商鞅变法时所创立的法律，其时秦国领土路程至多不过千里上下，以兵法行军要求徭役，民力尚能支撑。而二世胡亥即位后以赵高申法令，“用法益刻深”，竟至对长途跋涉三千里的徭役民力，也以每日百里之速度限期抵达，显然是太过苛刻而不合常理了。

此前，由于陈郡地广路远，闾左徭役集中较慢。颍川郡的陈胜接到郡守书令，于五月中便领着颍川郡的四百余名闾左民力南下，赶赴陈郡的陈城先行等候。临行之时，陈胜找到周文辞行，对官府的这种不就近而就远的做法大为不解，又骂骂咧咧不想做屯长了。周文说，这也是郡守没办法的办法，让四百余人在颍川郡空等十来天，空耗颍川郡府库粮食不说，万一跑了几个人或出了甚意外，岂不是郡署的大麻烦？周文也是沮丧得牢骚满腹，说如今这官府谁还担事，谁担事谁死得快，是我也赶紧将你推出去了事。陈胜只有借着酒意大骂了一通院中老树，万般无奈地走了。

三五日间赶到了陈城，陈郡民力尚在聚集。陈胜吴广密商一阵，每日便拉着两个因押解重任而被称为“将尉”的县尉去小酒肆盘桓，饮些淡酒，嚼些自家随身带来的山果面饼，没话找话地说着，左右要结交得两个将尉热络起来。这是陈胜的主意。陈胜说，几千里路限期赶到，牛马都能累得半道趴下，何况是人？闾左子弟素来轻蔑我等闾右民户，再不交好这两个将尉，你我就是老鼠钻进风囊两头受气。诚实厚重的吴广赞同了，且立即拿出了自家的五六十枚半两钱，与陈胜一起凑了百钱之数。几日下来，两个将尉觉得陈胜吴广很是对路，竟轮流提着一袋子半两钱，邀两个屯长到陈城的大酒肆吃喝了两次，痛饮了一番。及至进发令颁下时，四个人已经是相互称兄道弟了。自然，两个将尉都是大哥，陈胜吴广只能是小兄弟。

不料，进发令一宣，九百多人立时嚷嚷得鼎沸。

一个月期限太紧，根本赶不到，不是分明杀人么？全部愤愤然地嚷叫，都脱不开这几句话。陈胜还没开口，阳城将尉吼喝起来："嚷嚷甚！都给我闭嘴！听我说！"待人群渐渐安静下来，阳城将尉高声道："郡守已经请准了太尉府：期限不能改！路径自家选！到渔阳有两条路：一条渡河北上，经河内北上，过邯郸郡、巨鹿郡、广阳郡，最后抵达渔阳郡！一条路向东南下去，经泗水郡，再北上过薛郡、济北郡，从齐燕大道进入渔阳郡！选哪条？自家说！"将尉话音落点，林下营地立即乱纷纷嚷叫起来，各说各理纷纭难辨。吴广见状，跳上土台高声道："都莫嚷嚷！听屯长说话！"闾左徭役们这才想起还有两个闾右屯长，一时闹哄哄嘲笑起来："还屯长哩！屯长知道渔阳郡在南边还是北边？泗水郡在东面还是西面？啊！"陈胜不禁腾地蹿起一股心火，却压住了火气跳上土台高声道："诸位！陈胜既是屯长，便得为众人做主！路要自家走。俺说得对，大家便听！俺说得不对，大家便不听！如此鸡飞狗跳，能选定路径么！"几句话喊罢，营地中竟出奇地安静了下来。显然，闾左徭役们都没有料到，一个闾右贱户还能说出如此理直气壮的一番话来。

"俺说！"陈胜的声音昂昂回荡，"北上路近，然却没有直通大道。一路山高水险，走得艰难，还免不了跌打损伤死人。看似近，实则远！走东南再北上，看似远得许多，却有中原驰道、楚齐驰道、齐燕驰道三条大路！运气要好，中间还可趁便坐坐船歇歇脚，其实是近！最大的好处是，免得死伤性命！诸位说，哪条道好？"

"东南道好——！"林下齐声一吼，没有一个人异议。

"两将尉如何？"陈胜一拱手请命。

"娘的！这乱口汹汹竟教兄弟一席话摆平了，中！"阳夏将尉大是赞赏。"都说好，我还说甚？明日上路！"阳城将尉大手一挥定点了。后世看来，这支徭役部伍的行进路线，是一个很少为人觉察的历史奥秘。奥秘所在者，出事之前的行进路线与原本所去之目标，全然南辕

北辙也。《史记·陈涉世家》是直然连接：“二世元年七月，发闾左谪戍渔阳，九百人屯大泽乡。”此后便是叙述起事经过，根本没有说明何以北上渔阳却到了东南泗水郡的蕲县大泽乡，何以如此南辕北辙？于是，后世有了诸多的猜想、剖析与解密。最富于想象力的一种说法是：这是一支秦军的叛逆部伍，根本不是徭役民力，是着意背离目标而远走东南发动叛乱的。就实而论，《史记》没有交代原因，应该是没有将此当做一个问题。因为，秦代交通干道的分布，在百余年之后的司马迁时期还是很清楚的。最大的实际可能是：除非大军作战需要，徭役商旅等民力北上都走这条很成熟的平坦大道；民众很熟悉，官方也很熟悉，无须特意说明。

六月底，这支九百人的屯卒部伍踏上了东南大道。

上路之日天低云暗，灰白色的云莫名其妙地渐渐变黑了。吴广与周文相熟，知道些许云气征候迹象，悄悄对陈胜说：“黑云为哀色，老天不妙，很可能有大雨。”陈胜昂昂道：“就是下刀子也得走，想它弄啥来，走！走一步说一步！”说罢便前后忙碌照应去了。也是刚刚上路，屯卒人众体力尚在，一连五日，日日准定百里稍有超出。依如此走法，一个月抵达渔阳该当不是大事。

孰料，第六日正午刚刚进入泗水郡的蕲县地面，一天黑云便唰啦啦下起了小雨。陈胜一算计，六日已经走了六百余里，依着路道规矩，也该露营一半日让大家挑挑血泡缓缓神气吃吃热乎饭了。陈胜拉着吴广对两将尉一说，两将尉也说能行。于是陈胜下令，在蕲县城东北三十余里的一座大村庄外的一片树林里扎营，埋锅造饭，歇息半日一夜，明早赶紧上路。疲惫的屯卒们大是欢欣，一口声夸赞陈胜是个好屯长，会带兵。绵绵密密的细雨中，九百屯卒一片忙碌，在避风避雨的土坡下扎了营地，捡拾枯枝干柴埋锅造饭烧热水，人人忙得汗水淋漓。及至暮色降临，屯卒们人人都用分得的一瓢热水搓洗过了腿

脚，菜饭也已经煮熟了。屯卒们每人分得一大碗热乎乎的菜饭团，呼噜噜吃光喝净，整个营地便扯起了雷鸣般的鼾声……

“快起来！大闷雨！还死猪睡！”

当屯卒们在一脸汗水雨水的陈胜的吼叫中醒来时，人人都惊愣得脸色变白了。大雨瓢泼般激打着树林，那声音叫人头皮发麻，林中一片亮汪汪的哗哗流水，地势稍低的帐篷都泡进了水里。大雨可劲下着，天上却没有一声雷鸣。显然是老天郁积多日，下起了令人生畏的大闷雨。

“愣怔个鸟！快！拔营！转到林外山头去！”

在陈胜吴广的一连串吼叫中，将尉与十名县卒也从唯一的一顶牛皮军帐中钻出来了。一看情势，两将尉二话没说便喊了声对，下令县卒们立即转营。屯卒们见将尉也是如此主张，再不怀疑陈胜，立即一片乱纷纷喊声手忙脚乱地拆帐收拾随带衣物熟食，蹚泥蹚水地跑向树林外的一座山头。吴广站在山头向天上打量片刻，对陈胜高声道：“天雨不会住！这里还不行！要靠近村里，找没人住的空房落脚！”陈胜立即点头，一手抹着脸上雨水一手指着山下远处嘶声大喊道：“吴广说得对！跟俺来！到乡亭去！”屯卒们已经信服了这个屯长，陈胜一拔脚，屯卒们便呼啦啦一片跟着去了。两名将尉打量了一阵地势，也带着县卒们跟来了。

“果然！大泽乡亭！”吴广指着一柱石刻大喊着。

“进去！”陈胜大喊，“不许乱来！听号令！”

雨幕之中的这片庭院，显然是这个名叫大泽乡的乡亭了。杂沓蜂拥而来的人群塞满了廊下，空荡荡的大庭院顿时喧嚣起来。一个白发苍苍腰身佝偻的老人，从庭院角落的一间小屋走了出来，惊讶地打量

着这黑压压冒出来的人群。吴广看见了老人，连忙上前拱手说明了情由。老人喃喃道：“怪道也，我说目下都没男子了，哪里来这一大群精壮？”吴广问：“这庭院可否住下？”老人说：“这是大泽乡亭的官署，都空了一年了，想住几日住几日。”吴广问：“这乡署为何比寻常乡署大？”老人说：“大泽乡是蕲县大乡，大泽乡与大泽亭合署，故而叫做大泽乡亭，比寻常乡署大许多了。”吴广问：“亭长在么？”老人说：“亭长乡长，都领着乡卒们带徭役工程去了。亭长一拨在咸阳阿房宫，乡长一拨在九原直道哩。只剩我这个老卒看守乡亭了。”吴广将老人领到陈胜面前时，将尉县卒们也恰恰赶到，吴广将老人所说的诸般情形一说，陈胜与将尉连声说好，一致决断便住在这里等候放晴上路。

陈胜吴广立即察看了所有房屋，立即派定了住所：将尉与十名县卒，住了三间最好的房子；其余屯卒打乱县制，以年岁与是否有病分派住处：年长体弱者住正房大屋，年轻力壮者住牛棚马圈仓储房等；陈胜吴广两人，住进了一间与看守老卒一样的低矮石屋。如此分派，众人无一人不满，欣然服从之余，立即忙乱地收拾随身物事，纷纷走进了指定所在。大约过午时分，一切都在茫茫雨幕中安定了下来。

不料，大雨连绵不停了。一连旬日，黑云翻卷的天空都是沉沉雨幕，无边无际地笼罩大地，似乎要淹没了可恶的人间。日日大雨滂沱，山原迷茫。乡亭内外皆水深及膝。雨水积成了无数大河小河，遍野白茫茫一片。大庭院的屯卒们，最初因劳碌奔波暂歇而带来的轻松笑语早没有了，每日都聚集在廊下阴郁地望着天空，渐渐地一句话都没有了。年轻的后生们则纷纷赤脚蹚进水中，望着雨雾弥漫的天空，木呆呆不知所以。两名将尉与县卒们也没辙了，每日只唉声叹气地阴沉着脸不说话。两将尉随带的酒囊早空了，只好每日摇晃着空空的酒囊骂天骂地。谁都不敢说破的一个事实是：一个月的路程已经耽搁了十日，便是天气立即放晴上路，只怕插翅也飞不到渔阳了！若到不了渔阳，八月初无论走到哪里，都会被全部就地斩首！

陈胜的脸越来越黑了。这一日，陈胜将吴广拉到了乡亭外一座空旷的不知祭祀何人的祠堂。幽暗的祠堂中，陈胜良久没说话，吴广也良久没说话。最后，还是陈胜开口了："吴广兄弟，你我终是要死了！"吴广闷闷地答了一句："大哥是屯长，没个主张？"陈胜嘶声道："俺不说，说了也白说。"吴广道："你不说，咋知道白说？"陈胜气狠狠道："狗日的老天！分明教人死！逃亡是死，到渔阳也是死！左右非死不可，只有等死！"吴广目光一闪道："若不想等死，咋办？"陈胜一拳砸上了空荡荡的香案："死便死！怕他啥来！等死不如撞死！弄件大事出来！"

"大事，甚大事？"

"死国！"

"死国……为国去死？"

"鸟！反了，立国！死于立国大计，强于伸头等死！"

"大哥真是敢想，赤手空拳便想立国。"吴广丝毫没有惊讶。

"王侯将相，宁有种乎！"

"倒也是。"吴广思谋道，"反得有个由头，否则谁跟你反？"

"天下苦秦久矣！"陈胜显然有所思谋，望着屋外茫茫雨幕，话语罕见的利落，"人心苦秦，想反者绝非你我。俺听说二世胡亥本来便不该做皇帝，他是少子！该做皇帝的，是公子扶苏！扶苏与蒙公守边，大驱匈奴，又主张宽政，大有人望。二世杀扶苏，百姓很少有人知道，许多人还以为扶苏依然在世。俺等就以拥扶苏称帝为名，反了它！"

“拥立扶苏，好！只是……我等目下身处楚地，似得有个楚人旗号。”

“这个俺也想了！”陈胜奋然搓着双手，“楚国便是项燕！项燕是楚国名将，曾大胜秦军。楚人多念项燕，有说项燕死了，有说项燕跑了。俺等便打他旗号！”

“好！这两面大旗好！”吴广奋然拍掌，又谨慎低声道，“不过，一定要细。教这九百人齐心反国，要一步步来。”

“那是！你我得仔细盘算！”雨幕潇潇，两人直到天黑方回到乡亭。

次日天刚亮，陈胜来到将尉房，要将尉领他去蕲县城办粮。两个将尉睡得昏沉沉未醒，好容易被陈胜高声唤醒，一听说大雨出门立即黑了脸。陈胜说炊卒营已经没米谷下锅了，再不办粮便得一齐挨饿。阳城将尉便从腰间摸出太尉府的令牌扔了过来道：“你是屯长，令牌上刻着名字，自个儿去了。”说罢倒头便睡。陈胜高声说，那俺与吴广一起去了。阳城将尉哼了一声。陈胜便大步匆匆出门了。

这屯卒徭役上路，不若军旅之行有辎重营随带粮草。徭役征发是一拨一拨数百上千人不等，若各带牛马车辆运粮上路，显然是于官于民皆不堪重负的。帝国徭役多发，法令严厉，遂在天下通令施行徭役官粮法以方便征发民力。所谓徭役官粮，专指出郡的远途徭役由所过县府从官仓拨粮，其后由郡县官署间相互统一结算，再落实到徭役者本人来年补交粮赋。因屯卒是戍边劳役，是故比寻常的工程徭役稍有宽待，官府全部负担路途粮谷，每人每日斤两堪堪能吃得八成饱罢了。连日大雨，屯卒营在城父县背的粮食，只吃菜煮饭也已经吃光了，只得冒着大雨办粮了。所谓办粮，便是或将尉或屯长持太尉府的屯卒征发令牌，在县城官府划拨粮谷，而后自家随身背走；一县所供粮谷，以徭役在本县内路程长短而定，中原之县大体是一至三日的口

粮。今日冒雨办粮，陈胜吴广召齐了所有精壮四百余人上路，必得在明日天亮前背回粮谷，否则难保没有人逃亡。

大泽乡距蕲县城三十里上下，虽是乡亭大道，奈何也已经泥水汪洋。屯卒们拖泥带水整整走了半日，这才抵达县城。及至办完粮谷，每人背起半麻袋数十斤粮谷往回赶，已经是天色暮黑了。陈胜情急，要去县府请得百十支火把上路。吴广摇头道，大雨天火把有用么？不行，还是天亮再走。万般无奈，陈胜便带着几百人在城门洞内的小街屋檐下窝了一夜，天亮连忙匆匆回程。走走歇歇，好容易在午后时分看见了那片乡亭庭院。

此时乱云浮游，天光稍见亮色，刷刷大雨也转雨丝蒙蒙。押后的吴广正到大泽里村边，却见一个红衣人头戴竹皮冠，身背黑包袱，赤脚从村中蹚水走出，长声吟唱着："云游九州四海，预卜足下人生——"吴广忍不住骂道："吃撑了你个混子！还卜人生，死人能卜活么！走开走开！"红衣人却站在当道悠然一笑："死活死活，死本可活，活本可死，非我卜也，足下命也。"吴广心中一动停住了脚步，待最后几个屯卒从身边走过，正色低声道："先生果能卜命？"红衣人道："占卜者，窥视天机也。能不能，在天意。"吴广道："好。你且随我到那座祠堂去。哎，我没钱了。"红衣人笑道："世间行卜，有为钱者，有为人者，有为事者，有为变者。人皆为钱，岂有生生不息之人世？你纵有钱，我也没处用去，说它何来也。"吴广知此人不是混世之人，便先行蹚着泥水进了祠堂，反身来接时，红衣人也已经蹚着泥水到了廊下。

"足下是卜事？"

"你如何知道？"

"命悬一线，何须道哉！"

幽暗的祠堂中一个对答，吴广更觉出此人不同寻常，遂不再说话，只静静看着红衣人铺排物事。红衣人跪坐于香案前，打开包袱铺到青砖地面，从一黄布小包中拿出一把细长发亮的茎秆往中间一摆，拱手道：“请壮士起卦。”吴广神色肃然地走到祠门，向上天深深一躬，回身跪坐于红衣人对面，将一支茎秆郑重地拨到了一边。红衣人悠然道：“太极已定，当开天地之分。”说着，随手将剩下的四十九根蓍草分做两堆，分握于左右手；一摇左手说声天，一摇右手说声地，左手又从右手中抽出一支草茎，夹在左手小指与无名指之间，悠然道：“此乃人也。”然后，方士放下右手中的草茎，用右手数左手中的草茎，每四根一数，口中悠然念道，“此乃四季。”最后余下四根草茎，夹在无名指与中指之间，悠然道，“此乃闰月也。”手中草茎一阵组合，红衣人喃喃念道，“此乃第一变。”遂在大青砖上用一支木炭粗粗地画了一道中间断裂的纹线。吴广大体知道，那叫爻线，六爻画出，便是一卦了。果然，红衣人喃喃念完六次之后，青砖面上画出了一排粗大的断裂纹线。

“这是……”吴广专注地看看卦象，又看看卜者。

“壮士，此乃震卦之象。”

“敢请先生拆解。”

红衣人一根草茎指着卦象道：“震卦之总卦象，乃天地反复，雷电交合，人间震荡之象也。此象之意，预兆壮士将与人携手，欲图一件超凡大事。”

“果然如此，吉凶如何？”吴广心头骤然翻滚起来。

“卦辞彖曰：震往来厉，危行也。其事在中，大无丧也。壮士所图，大险之事也，然最终必能成功。此谓，虽凶无咎，震行无眚。”

“又险，又能成？……”

“震卦深不可测，卦象有借鬼神之力而后成之意，请壮士留心。”

“先生器局不凡，能否留下姓名，日后在下或可于先生张目。”

“我乃旧韩人，姓张。足下知我姓氏足矣，告辞了。”

红衣人走进了霏霏细雨，蹚进了没膝泥水。吴广愣怔地站在廊下凝望红衣背影片刻，又猛然大步蹚进了泥水。红衣人回身悠然一笑：

“壮士还有事么？”吴广一拱手道：“敢问先生，若有人想成天下大事，何等名号可用？”此话原本问得唐突，内中玄机只有吴广明白。吴广难忍一问，原没指望红衣人回答，只朦胧觉得该有如此一问，否则心下不安。不料红衣人却站住了，似乎丝毫没觉得意外，只仰面望天，任雨水浇到脸上。良久，红衣人吐出了两个字一句话：“张，楚。楚地楚人，张大楚国也。”吴广愣怔间，红衣人已经哗啦哗啦去了。

回到乡亭营地，吴广与陈胜就着昏黄的烛光，喁喁低语直到四更。吴广说了红衣人的占卜话语，陈胜也是惊喜莫名。两人依着各自所知道的全部消息与听来的全部知识，精心竭力地谋划着有可能最见功效的法式，决意要以鬼神之力撬动这九百人了。

次日天色如故，乱雨冷风使人浑然不觉是七月流火之季。虽说昨夜吃了一顿热和饱饭，屯卒们还是纷纷挤到了屋檐下望天叹气，渐渐地，有人开始哭泣了。正在此时，庭院外有人突然惊叫起来：“快来看！天上下鱼了！天上下鱼，快来看也！”廊下吴广一边大喊着胡说，一边冲出了大庭院。吴广素与屯卒们交好，这一跑一带，百无聊赖又郁闷之极的屯卒们一哄而出，纷纷攘攘地一齐冲到了乡亭大门外。门外一人头戴斗笠身披蓑衣，显见是当地大泽乡人。此人身旁的车道沟已经积成了一片雨水池塘，水中游动着一条大鱼，金红色鳞光闪动，

似乎在惊惶地挣扎。斗笠人操着楚语高声比画着："晓得无？怪也！我正蹚路，大鱼嗖！啪！从天上掉进了水里！大泽乡水面，没有过此等金红怪鱼！"一屯卒大喊："分明天鱼也！开个水道，放它游到河里去！"众人立即纷纷呼应："对对对！天鱼！放了天鱼！"有人正要跳下水刨开池塘，吴广大喊一声不对，又连连喊道："天降大鱼，定有天意！我等月余不见荤腥，上天赐我等炖鱼汤！拿回去炖了！"屯卒们立即又是一片呼应："屯右说得对！天予不取，反受其咎！炖鱼汤！"更有人大喊着："对也！没准这天鱼肉永世吃不完！我等不用挨饿了！"在屯卒们的哄笑中，吴广对斗笠人道："兄弟见得天鱼，给你两个半两钱如何？"斗笠人连连摇手道："莫莫莫！你等外乡客，天鱼降在你等营地，便是你等之天意！我是地主，如何能要钱了？"说罢一拱手，蹚着泥水去了。于是，那个要刨池塘的屯卒连忙捞起了天鱼抱在了怀里，被众人哄笑着簇拥着回到了庭院。

"庄贾杀鱼！"一进庭院，吴广喊了一嗓子。

"来也——！"一个系着粗布围腰的年轻炊卒提着一把菜刀跑了来，兴冲冲看着已经在陶盆中游动的红鳞大鱼，抓耳挠腮道，"只是这鱼，咋个杀法耶？"众人一片哄笑中，一个屯卒过来高声道，"来来来，我杀！我家住水边，常杀鱼哩！"叫做庄贾的炊卒连连摇头大嚷："不行不行！全营就两把菜刀，炊兵不能交人用。""闷种你！"那个屯卒笑骂着伸手夺过菜刀，"都快死的人了，还记着律令，蠢不蠢！"边说边从陶盆中抓起大鱼，"看好了，鱼从这里杀……"切开鱼腹，那个屯卒突然一怔，"哎！不对也！"

"看！鱼腹有红线！"

眼见鱼腹软肉中一丝红线，屯卒们惊讶了，没人说话了。杀鱼屯卒一咬牙，菜刀一用力便将鱼腹剖开，却见一团红色在鱼腹中蠕动着大是怪异。杀鱼屯卒小心翼翼地伸手一挖，不禁一声惊诧："怪也！鱼腹红绫！"屯卒们大是惊愕，有人便大喊："屯右快来看，鱼腹红

绫！”吴广从廊下大步过来挤入人圈，惊讶道：“愣怔啥！快扯开！”杀鱼屯卒抓住红绫一角啪地一抖，三方黑块蓦然一闪。

“曲里拐弯！天书也！”

“不！是字！”

“对！三个官字！小篆！”识字者连连大喊。

“认得么？啥字？”吴广满脸惊疑。

“陈，胜，王……这，这是……”识字屯卒一脸狐疑。

“陈胜王？陈胜，不是屯长么？”有人低声嘟囔了。

“没错！陈胜王！”有人惊讶失声。

“陈胜王？陈胜王！陈胜王？陈胜王……”惊疑迅速在人群荡开了。

“兄弟们慎言！”吴广正色道，“虽说天鱼天意，也不能害了屯长！”

“对！谁也不许乱说！”炊卒庄贾恍然惊醒。

“不乱说，不乱说。”屯卒们纷纷点头。

“好。一切如常。庄贾炖鱼汤。”吴广做了最后叮嘱，屯卒们兴奋莫名地散了。

这天鱼天书之事原本并非人人知晓，可随着午饭的人人一碗看不见鱼的藿菜鱼汤，便迅速弥漫了每一间大大小小的石屋砖屋。屯卒们坐在密匝匝的地铺上，相互讲述着刚刚发生在清晨的神异，越传越神

了。及至天色将黑，“陈胜王”三个字已经成了屯卒们认定的天启，一种骚动不安的气氛开始蔓延了。除了两名将尉与十名县卒，“陈胜王”已经成了屯卒们公开的秘密。黑幽幽的初夜，又下起了弥漫天地的大雨。雨声中，每间石屋的屯卒们都头碰头地聚相议论着，没有一个人睡觉了。天鱼天书的出现，意外地在屯卒们绝望的心田抛下了一个火星，原本死心一片的悲怆绝望，变成了聚相议论种种出路的纷纷密谋。三更时分，激烈的窃窃私议依然在无边的雨幕中延续着。距离将尉住房最远的马圈里，五十多个年轻屯卒尤其激烈，吵吵声与刷刷雨声融会成一片。突然，一个阳城口音惊呼道：“都莫说话！快听！弄啥声！”

“大楚兴！陈胜王！大楚兴！陈胜王……”

黑幽幽夜幕雨幕中，传来尖厉的鸣叫，似人非人，一遍又一遍地响着，令人毛骨悚然。一个屯卒大着胆子蹑手蹑脚走到马圈门口，刚刚向外一张望便是一个屁股蹲儿跌倒在地：“我的娘也！亭，亭门外啥光？蓝幽幽！……”几个人立即一起拥到马圈口，立即纷纷惊呼起来：“狐眼！狐子精！”“对！狐鸣！”“狐作人语！天下要变！”“对对对！没错！狐精在破祠堂门口！”纷纷攘攘中，屯卒们几乎一窝蜂拥出了马圈。立即，其余石屋砖房的屯卒们也纷纷拥了出来，雨幕中的大庭院挤满了赤脚光脊梁的沉寂人群。无边雨声之中，那尖利怪异的声音又随着蓝幽幽的闪烁飘了过来，一声又一声在人们心头悸动着：“大楚兴！陈胜王！大楚兴！陈胜王！”

“天也！”不知谁惊呼了一声，满庭院屯卒们忽然不约而同地呼啦啦跪倒了。

“弟兄们，跟陈胜走，没错！”吴广在人群中低声喊着。

“对！跟陈胜走！”

“跟陈胜走！争个活路！”众人的低声呼应迅速蔓延开来。

一阵低沉的骚乱之中，陈胜光膀子赤脚跑来了，刚进人群问了声弄啥来，已被屯卒们轰然包围了……自这一夜起，这座大泽乡亭始终没有安宁，黑幽幽的一间间房屋中酝酿着一种越来越浓烈的躁动。三日之后，眼看已经到了七月二十，陈胜吴广又带着四百余屯丁去蕲县办粮了。夜半蹚着泥泞雨水归来，绝望的消息立即传遍了乡亭屯卒：蕲县官府已经奉命不再供粮，教九百屯卒听候官府处置！吴广私下传开的消息是：因了天雨，泗水郡官兵凑不够数不能决刑，天一放晴，官府便要调集官兵来斩首我等了！屯卒们连日密议密谋，人人都有了拼死之心，夜来消息一传开，业已断粮的乡亭营立即炸开了。陈胜吴广四处劝说，才死死压住了骚乱。天色将明之时，陈胜吴广与各县屯卒头目秘密聚议，终于商定出一个秘密对策并立即悄悄传了开去。屯卒们终于压住了满心愤激，忐忑不安地开始在等待中收拾自家的随身物事了……

天方放亮，庭院传来了吴广与将尉的争吵声。

“鸟个吴广！再乱说老子打死你！”阳城将尉举着酒囊醉醺醺大叫。

“我等凑钱给你买酒！你只会骂人么！”

“你天天说逃亡！老子不杀了你！”

“又冷又饿！不逃耗着等死么！我等今日要个说法！”

“反了你！来人！拿住吴广！”阳城将尉大喝了一声。

县卒们还没出来，屯卒们呼啦啦拥了过来一片喊声：“对！不放人就逃！”闻声赶来的阳夏将尉举着酒囊大喊：“陈胜！教他们回去！犯法么！”远处站着的陈胜冷冷道：“你放人，俺便教兄弟们回去。”吴广

愤然大叫：“回屋等死么！不饿死也要斩首！你等官人还有人心么！”阳夏将尉大怒，吼喝一声大胆，猛然一马鞭抽来。吴广不躲不闪，一鞭抽得脸上鲜血激溅滚倒在地。吴广愤激跳起大叫：“我偏要逃！要逃！”阳夏将尉连抽数鞭，红眼珠暴凸连连吼叫：“你是阳夏人！你他娘跑了教老子死么！我先教你死！”说话间将尉扔掉皮鞭，长剑锵然拔出！屯卒们惊呼之际，吴广一跃而起，飞身抓住了阳夏将尉手腕。将尉空腹饮酒本来晕乎乏力，手臂一软，长剑已到了吴广手中。旁边陈胜大吼一声杀，立即扑向了旁边的阳城将尉。吴广一剑将阳夏将尉刺倒，又向阳城将尉扑来。阳城将尉正在惊愕失色呼喝县卒之际，猛然被陈胜凌空扑倒，又被赶来的吴广一剑洞穿了胸口。陈胜跃起大吼一声：“杀县卒！”立即操起一把门边铁耒冲进了县卒屋。县卒们日久大意，方才出门没带长矛，此刻在将尉方才号令下刚刚冲进屋来取兵器；不防陈胜与屯卒们已经蜂拥而入，各色木棍铁耒菜刀一齐打砸，县卒们当即乱纷纷闷哼着倒地了。一阵混打吼喝，县卒全被杀死在小屋中。吴广带血的长剑一举，高呼：“祠前聚集！陈胜王举事了！”屯卒们呼啸一声，纷纷捡起县卒的长矛冲出了石屋……

片刻之间，破旧的祠堂前拥满了黑压压人群。屯卒们愤激惶恐，人人身背包袱，有人手握着木棍竹竿铁耒菜刀等种种可手之物，绝大多数则是赤手空拳地张望着。十支长矛与陈胜吴广的两口长剑，在茫茫人群中分外夺目。人群堪堪聚集，廊下吴广举起血剑一声高呼：“弟兄们！陈胜王说话！”

“陈胜王说话——！”屯卒们一口声高呼。

陈胜一步跳上门前台阶，举起长剑高声道：“弟兄们！俺等大雨误期，已经全部是死人了！即或这次各自逃亡不死，还是要服徭役！还是苦死边地！但凡戍边，有几个活着回来！原本说大秦一统，俺等有好日子！谁料苦役不休，俺等庶民还是受苦送死！弄啥来！壮士不死则已，死则举大名！叫天下都知道俺等！王侯将相，宁有种乎！”

“不死！举事——！”雨幕中一片怒吼。

吴广举剑大吼：“天命陈胜王！拼死反暴秦！”

“天命陈胜王！拼死反暴秦！”

“陈胜王万岁——！”雨幕中震天撼地。

“今日斩木制兵！明日举事！”陈胜全力吼出了第一道号令。

立即，屯卒们在茫茫雨幕中忙碌了起来，从乡亭仓储中搜集出仅存的些许工具奔向了空荡荡杳无人迹的原野，扳倒了大树，折断了树干，削光了树皮，削尖了杆头，做成一支支木矛。也有屯卒拥向一片片竹林，折断了竹竿，削尖了竿头，做成了一支支竹矛。炊卒庄贾的两口菜刀忙得不亦乐乎，大汗淋漓手掌流血，仍在削着一支又一支竹竿。更有一群屯卒砸碎大石，磨制出石刀石斧绑上木棍，呼喝着胡乱砍杀。住在马圈的年轻屯卒们，则闹哄哄拆掉了马厩，将马厩的木椽一根根砍开，打磨成了各色棍棒。陈胜吴广与各县头目则聚在一起，秘密筹划着举事方式……

次日清晨，大雨骤然住了，天色渐渐亮了。

当屯卒们又一次聚集在祠前时，所有的人都袒露着右臂，弥漫出一片绝望的悲壮。祠前一根高高木杆上绑缚着一面黄布拼成的血字大旗，“张楚”两个字粗大笨拙地舒卷着。廊下的陈胜吴广穿着从两名将尉身上剥下来的带血甲胄，显得狞厉而森然。看看要冲破云层的太阳，陈胜大喊了一声：“今日举兵！祭旗立誓！”旁边吴广大吼一声：“斩两将尉首级！祭我张楚大旗！”立即有四名屯卒将两具将尉尸体抬来，陈胜吴广一齐上前，各自一剑将二人头颅割下，大步摆到了旗下的石案上。二人向石案跪倒，一拱手同声高诵：“苍天在上！陈胜吴广等九百戍卒举事大泽乡！倒秦暴政，张大楚国！若有二心，天诛

地灭！”两人念一句，屯卒们吼一句，轰轰然震天撼地。祭旗一毕，吴广站起身向陈胜一拱手昂昂然高声：“举事首战！天命陈胜王发令！”

“追随陈胜王！”屯卒们一片吼声。

“好！”陈胜举剑指天高声道，“天光已出，天助我也！目下俺等还是腹中空空，要吃饱才能打仗！要吃饱，第一仗打大泽乡，搜尽各里仓房存粮兵器！只要先拿下乡亭十几个仓储，俺等人人吃饱，日后死了也是饱死鬼，不是饿死鬼！走——！”

“攻大泽乡！做饱死鬼——！”人众一声呐喊，光着膀子拥向了四周村庄。

后世史书所谓“攻大泽乡”，实际是拥入各“里”（行政村）抢掠里库的少量存粮与器物，以为初步武装而已，并非真实打仗。其时淮北泗水郡相对富庶，人口稠密，大泽乡之类的大乡，大体当有十个上下的“里”。在徭役多发的秦末，村中精壮十之八九不在，九百人席卷十数个村庄是非常容易的。天尚未黑，最初的攻杀劫掠已全部完成了，掠得的粮谷米酒器物衣物等乱糟糟堆成了一座小山。当夜，九百人在大泽乡亭外大举篝火造饭，大吃大喝一顿又呼呼大睡了一夜。次日天明，陈胜吴广立即率领着这支因绝望而轻松起来的乱军，奋力卷向了蕲县城。

屯卒们乱纷纷吼叫着，蹚着泥水遍野拥向蕲县。当日午后时分，当大片黑压压屯卒漫卷到城下时，不明所以的蕲县城门的十几个县卒连城门也没来得及关闭，棍棒人群已冲进了城里。片时之后，县署被占了，县令被杀了，小小县城大乱了。暮色时分，一杆无比粗糙的“张楚”大黄旗插上了蕲县箭楼，陈胜王的欢呼淹没了这座小小城邑。

三日之后，这支已经尽数劫掠了蕲县财货府库与屯集旧兵器老库的徭役农民，有了十几辆破旧战车，有了几百支铜戈，人马已经壮大

到千余人。陈胜吴广会商决断：立即沿着通向中原的驰道攻占沿途县城，攻到哪里算哪里，左右得有个立足之地。于是，徭役军立即乱哄哄开拔，先攻与蕲县最近的铚县。其时暴乱初发，天下郡县全无戒心，县令县卒多为征发奔忙，根本想不到会有如此一股猛烈的飓风卷来，几乎每一座县城都是听任乱军潮水般漫卷进城。几乎不到十天，农民军便先后“攻”下了淮北的铚县、酂县、苦县、柘县、谯县五座县城，雪球迅速滚大到了六七百辆老旧战车，千余骑战马及数千士卒。陈胜吴广大为振奋，立即向淮北最大的陈城进发。

如同曾经的几座城池一样，乱军迅速攻占了陈郡首府陈城。陈郡既是吴广的故里，又与陈胜故里颍川郡相邻，更是当年楚国的末期都城之一。为此，陈胜吴广一番会商，遂在陈城驻扎下来，并接纳了纷纷赶来投奔的一群文吏儒生的谋划，在陈城正式称王，公开打出了“张楚”的国号。

陈胜立国称王，是七月暴乱之后又一声撼天动地的惊雷。

以当时情势，短短月余之间，这支九百人的徭役屯卒，在面临斩首的绝望时刻揭竿而起斩木为兵，以必死之心谋求活路，走上了为盗暴乱之途。如此不可想象的大叛乱，在执法严厉的帝国竟没有受到任何惩罚，且乱军如入无人之境，竟能在数十日内立国称王。这在笃信秦法与帝国强大威势的臣民心目中，已经荒诞得不可思议了。正是惊愕于这种荒诞与不可思议，始皇帝时代奠定的强盛帝国的威权，第一次显出了巨大的缺陷与脆弱。这一事实，既摧毁了恪守着最后职责的臣民的信念，又激发出六国复辟势力与潜在的野心家以及种种绝望民众的强烈效法欲望。尤其是陈胜不可思议地飞速地立国称王，其对天下的震撼，远远大于最初的暴乱。首开暴乱之路，未必具有激发诱惑之力，毕竟，暴乱极有可能被加倍地惩罚。然则，暴乱而不受惩罚，且立即取得了巨大的成功。一个佣耕匹夫一举成为诸侯王，这种激发与诱惑之力是不可想象的。后世史家云“旬日之间，天下响应”，虽是

显然地夸大，然在消息传递缓慢的农耕时代，其后两月之间各种暴乱弥漫天下，却也实在是史无前例的。正是在陈胜称王之后的九月十月，几乎所有的潜在反秦势力都举事了，后来的种种旗号都在两个月之内全部打出。其间直接原因，无疑是陈胜称王立国的激发诱惑之力。

这次被后人称为“第一次农民大起义”的事变，在中国历史上有着极为深远的意义。这看似偶然的一点火星，像一道惊雷闪电掠过华夏大地，像一个火星打上浇满猛火油的柴山，轰然引发了各种潜在势力的大爆发，生成了亘古未见的秦末大混战风暴。在这场历史性的大混战中，陈胜吴广的农民军既是发端者，又是最初的主流；虽然迅速被后来出动的帝国官军与六国复辟势力的外攻内蚀夹击吞没，然却具有不可磨灭的历史价值。这一历史价值在于：中国农民第一次以暴力的方式表达生存要求，第一次以破坏性力量推动了政权更迭的改朝换代，从而在本质上成为华夏文明重构的一种隐蔽的建设性与破坏性兼具的力量。

二　芒砀山逃亡者在刘邦率领下起事了

陈胜暴乱的消息迅速传开，所在地泗水郡最为震荡不安。

第一个闻声而起的，是早已逃亡隐匿在芒砀山的一群流窜罪犯。

这是泗水郡沛县(注)的一支徭役，一年前赶赴咸阳为骊山陵服役，路经芒砀山而多有逃亡，大约二三十人随着领役头目留了下来，在山中狩猎流窜。这个头目是沛县泗水亭的亭长，名叫刘邦，后来大名赫赫的汉高祖。刘邦的亭长生涯与逃亡生涯，被后来的太史公抹上了许许多多的神秘印记，左股七十二黑子、老父田头相贵、芒砀山斩蛇、赤帝白帝之争、东南天子气、吕氏女云气说，等等，等等，不一而足。此等说法大是后来的必要的附会，姑妄听之而已。究其实，刘邦的这段亡命生涯是很苦的，是惶惶不可终日的。百余人赶赴徭役而中

途逃散大部，身为亭长的刘邦非但不报官府，且放任逃亡，又纠结余者流窜山林；依据秦法，这是比陈胜吴广等的“失期”更为严重的罪行，灭族几乎是无疑的。应该说，刘邦的绝路比陈胜吴广等更甚。然则，在大约一年的时日里，刘邦却没有选择发难起事，自甘悄悄做了事实上的流盗，并未公然对抗官府。此间真实原因大体有三：一是刘邦官身重罪，深恐公然举事累及整个族人；二是刘邦有小吏阅历，看不准的事，没成算的事，都不会第一个去做；三是芒砀山临近乡土，流窜狩猎的同时，再结好当地富户，尚有活路。凡此等等原因，刘邦一伙在芒砀山流窜了至少大半年，虽说也聚结了百人上下的山民，还算活得下去，然毕竟是流盗生涯，个个变得黝黑精瘦竹竿一般，整日为谋得肚皮一饱而过着野人一般的日月。

大约在八月末最艰难的时分，刘邦们正在为刚刚过去的雨灾山洪忙碌，更为即将到来的冬日雪天煎熬时，县城赶来了一个屠户要见刘邦。这个屠户叫做樊哙，也是刘邦小吏生涯的结交之一。樊哙是受刘邦两个老友县吏萧何曹参的委托，特意来找寻刘邦。樊哙告知刘邦一个惊人的消息：滞留在蕲县大泽乡的徭役举事了，已经攻占了五座县城，目下已经攻占陈郡立国称王！

“陈胜称王了？立国了？”刘邦惊愕得一双眼睛都立直了。

“千真万确！假话猪挨一刀！”屠户樊哙急色了。

“娘的！这大秦真成了豆渣饭？”刘邦搓着倏忽变得汗淋淋的双手。

“刘大哥，还有好事！”

“快说！”

樊哙带来了一则更实际的秘密消息：萧何曹参两个县吏说动了县令，也想举事反秦；萧曹二人劝说县令，沛县子弟官府不熟，难以激发，最好将逃亡在外的刘邦一群人召回一起举事；届时人多势众，沛县民众便不敢不跟着反秦。县令欣然赞同，萧曹两人便派了樊哙来召刘邦回去共图大举。

“好！举旗称王，大丈夫当如是也！”刘邦哈哈大笑。

当日，刘邦立即召集起百数十个流亡者，慷慨激昂而又嬉笑怒骂地说了一通：“诸位兄弟！这是樊哙兄弟！他从县城带来消息，说目下已经有人反秦了，陈胜九百人连下五座县城，还占了陈郡，称王了！立国了！人家吃得饱，穿得暖，有得马骑，有得战车！我等兄弟如何？黑不溜秋干瘦，饿得人干打着胯骨响！再不反，人家把稠的捞干了，我等兄弟连稀汤也没得喝了！刘季没有多的话，反了好吃好喝！不反忍饥挨饿！都说反不反？我刘季只等兄弟们一句话！”

“反！反！反！”山石上一片乱纷纷叫嚷。

“好！连夜上路，回沛县！”

如此这般，刘邦率领着这百十号流盗急匆匆出山了。次日暮色时分，这群流盗赶到了沛县城外。然则，分明说好的事却生出了意外。沛县城楼上见刘邦人群黑压压赶来，一阵牛角号响起，城门竟隆隆关闭了。刘邦见状情知有变，不禁气得跳脚大骂，思忖一阵又怕是县令诱他出山捕拿的诡计，不禁便想立即返回芒砀山。樊哙却嚷嚷说不怕不怕，城里也就几十个县卒，想拿人也没力气，不妨我先进城问问萧曹出了何事？刘大哥尽可在城外起火吃喝，等到明日再说！刘邦一想也是，便吩咐樊哙小心，而后便下令架起篝火烧烤随带的囤积猎物，吃着喝着骂着等了起来。不想夜半时分，萧何曹参樊哙三人竟买通门吏逃出了县城，找到了刘邦。萧曹二人一阵诉说，刘邦才知道了事情原委。

原来，樊哙走后沛县令又后悔了，说刘邦一身痞气不像正人，又有一帮流盗相助，不能共事反秦。萧曹两人都说县令出尔反尔，恐生民变。县令大为不悦，阴沉着脸半日无话。今日萧何从交好的县尉口中得知，县令有秘密诛杀萧曹两人的谋划。两人正在设法逃城出走投奔芒砀山，不想刘邦便回来了。萧曹之意，城内人心浮动，只要施以

胁迫，沛县城很可能不攻自破。三人密商一阵，萧何立即用随身白帛写就了一篇文字。“城上听了！刘邦有书给沛县父老！”四更时分，刘邦在城下大喊一声，将绑着白帛的长箭射上了城头。

城头县尉接到箭书，却没有禀报县令，而是立即传给了惶惶不安的几名族老。这白帛上写的是：“沛县父老留意，天下苦秦久矣！今诸侯并起，泗水郡即将大乱！沛县令不欲举事，必召乱军屠沛之大祸！沛县父老若能同心诛杀县令响应诸侯，而后选子弟贤者而立，则家室完好！否则，父子族人俱遭屠戮，万事无为也！”族老们一看之下大是惊慌不安，立即召各族人众秘密会商，片刻间便议定了自保举事对策。天色蒙蒙亮时，城内民众与十几名县卒各持棍棒菜刀一齐蜂拥攻入县府，拿住县令立即杀了。天色大亮时，沛县城门便隆隆打开了。

刘邦人群堂而皇之地进入了沛县城。当日，刘邦立即郑重召来城内族老们议事。族老们一致推举刘邦为沛县令，护持沛县生计。刘邦笑道：“目下这县令，是杀头的差使也！我看萧曹两位选一个出来做了。”萧何当即说自己胆识俱无，成不得大事。曹参也说自己只知杀人断狱，没领县大才。樊哙不耐嚷嚷道：“让个鸟！刘大哥来劲！刘大哥县令！”一白发族老也再度拱手道：“老夫素闻刘季命相大贵。君为县令，沛县亦能托君之福以保平安，莫辞让也！”萧何众人一齐拱手齐声：“敢请刘亭长就任县令！”刘邦一阵大笑道：“好好好！刘邦就做了这个鸟县令！官府大军来了，刘邦第一个挨刀！”众人不禁一阵笑声，齐喊了一声：“见过刘县令！”于是，大秦郡县便有了第一个未经官府任命的流盗县令。

三日后，县城车马场举行了粗朴隆重的起兵大典。

依萧曹谋划，县令名号尽管对刘邦与民众而言，已经是大官了，然要举事天下，县令名号却显太小，故此，刘邦当称沛公以对天下。公者，春秋战国大诸侯之君号也。刘邦称沛公，便有了会同诸侯之意。尽管此时尚未真正地诸侯并起，然作为张势之名，尽快将自己列为一路诸侯，不失为刘邦一群大局见识也。这个起兵大典，实际便是拥立沛公杀出沛县的大典。大典祭祀两个人神，其一是百战百胜而一统华夏的黄帝，其二是称为“五兵战神”的蚩尤。其意在昭示沛公既有黄帝之威德，又有蚩尤战神之战力。县城车马场遍插五色旗帜，中央高杆上垂挂一面大纛旗，红底黑字大书一个“沛”字。大旗下一面牛皮大鼓，广场四周拥满了棍棒兵刃混杂的布衣民众。

清晨卯时，几支牛角号向天吹动，呜呜声悠长沉重地弥漫开来。萧何手举长剑，宣诵了沛公名号。刘邦头戴自家制作的竹皮冠，在黄帝蚩尤两祭案前憋着劲正色高声念完了几句简短的祭祀文告：“黄帝天帝，蚩尤战神，昊天有灵，伏惟告之：刘邦起兵，诛灭暴秦，与民康乐！祈黄帝蚩尤诸神，护佑刘邦终成大势，护佑我沛县子弟战无不克！”在全场民众的呐喊中，萧何举剑宣布了最后一道天启仪式——兽血溅鼓。

与陈胜吴广一样，萧何曹参与刘邦也密谋出了天意激发之道。萧何有心，依据刘邦芒砀山斩杀白蛇的传闻，附会了一则刘邦为赤帝子的说法，要在此次大典中名正言顺地抬将出来激发追随者。司礼的萧何宣完程式，便有十几名兵卒抬来了狗鹿猪三头活牲，站在了那面牛皮大鼓下。屠户樊哙赤膊持刀大步上前，左臂挟起活狗右手一刀捅向狗颈，狗血便直喷皮鼓；掷掉狗尸挟起活鹿又一刀，一股鹿血又激溅大鼓。此时活猪尖叫不已，樊哙左手拎起猪耳，猪身凌空嚎叫中右手猛捅一刀，猪血顿时飞溅鼓面。顷刻之间，牛皮鼓面鲜血横流，红亮异常。

“沛公赤帝子也！血红正色！”萧何举剑高呼。

“沛公万岁！赤帝子万岁！”全场乱纷纷呐喊起来。

大典之后，刘邦萧曹樊哙等率领着在沛县纠集的两三千民众，向北攻占了胡陵、方与两座县城，攻杀丰县县城时却意外地遇到了抵抗，一时攻占不能。于是刘邦觉得还当再看看时势，暂时滞留在丰县不动了。刘邦们不知道的是，此时的暴乱潮水已经铺天盖地翻涌起来了。

三　江东老世族打出了真正的复辟旗号

陈胜举事而王的消息风传开来，所有的逃亡者都躁动了。

第一支起而响应的独立力量，是连窜九江郡的一群逃亡刑徒，首领叫做黥布。两三年前，在骊山激发刑徒暴乱的黥布，在暴乱惨败后率残余追随者逃入深山，又继续向南流窜，最后在九江郡的大江湖泊水域中滞留下来，以渔猎隐身为盗了。当陈胜举事称王的消息传入九江郡，秉性暴烈机敏的黥布立即看到了切实的出路。黥布觉得自己的力量太小，立即请见当地号为“番君”的土人头领，力劝其举事反秦。番君正为二世胡亥的种种征发烦恼不堪，立即赞同了黥布之说，举族追随黥布反秦自立，并当即将自己的女儿嫁给了黥布。于是，黥布的刑徒山民军很快聚集到了数千人，立即开出水域向北攻占了一座叫做清波的县城，而后继续北上，加入了秋冬季的天下大混战。就实而论，黥布军是反秦势力中第一支以刑徒与山民为轴心的穷苦阶层力量。

前期举事的另一支独立力量，是巨野泽的一群流盗，首领叫做彭越。

这个彭越虽是水域流盗，人却颇有机变，屡次逃过了始皇帝时期的官府捕拿。及至各方势力蜂起，巨野泽周边的另一群流盗后生纷纷

前来鼓动彭越举事效之。彭越却说：“此时两龙方斗，且等候时日再说。”看了几个月，到得次年春季，天下大乱之势已成，流盗后生们又来鼓动彭越，并说愿意推举彭越为巨野泽头领举事。彭越很是轻蔑地笑道：“我纵举事，也不会与你等为伍也。”流盗后生却连番纠缠，非要拥立彭越举事不可。彭越假作无奈，终究答应了，与流盗后生们约定明日太阳升起时在一个中间地会合举事，迟到者斩。次日天亮，彭越率自家群盗准时赶到，那群流盗后生却有十几个人来迟半个时辰，最后一个迟到者竟一直到正午方来。彭越发怒了，正色道：“老夫被你等强立举事，你等竟不重然诺，多人迟到！今日不说如约皆杀，至少杀最后一个！”说罢下令立即杀了最后来也是最骄横的那个流盗，将其首级摆上了祭坛，以为举事祭旗之牺牲。流盗后生们大为惊恐，立即纷纷跪倒，说要死心追随彭越。于是，彭越当日举事，立即向巨野泽群盗发出了聚结反秦号令，旬日之间便聚集了千余名流散盗寇。之后，彭越立即南下泗水郡，加入了天下混战。就实而论，彭越军是反秦势力中第一支真正的流散聚结的盗寇军，不同于任何一支反秦势力。

反秦最为激切的，是隐藏山海之间的六国老世族。

始皇帝后期，历经几次大规模的严厉震慑，六国世族的老一代已经遭到了毁灭性重创。六国王族望族之主要支系，几乎被悉数迁入关中，死伤者有之，老病者有之，劳役者有之，总归是已经丧失了反秦举事的能力与号召力。然则，六国世族的后裔们与少数望族子弟，却逃亡江海弥散山林，一直在隐忍密谋，一直在寻求出路。及至大泽乡暴乱的消息传开，弥散的六国世族后裔们立即不约而同地秘密赶到了江东地面。这是因为，在六国世族们的圈子里，一直流传着一个秘密消息：楚国名将项燕的嫡系后裔一直藏匿在江东，且从来没有中止过秘密联结各方！

八月中的一个暗夜，六国世族后裔们终于聚结了。

震泽(注)东山岛的一个山洞里，燃着各式火把，大石与空地间或坐或立，满当当尽是风尘仆仆的精瘦人干。中间一方大石上静坐着一个神色冷峻的中年人，身边挺立着一个身形威猛的后生，其余人则三三两两地低声议论着，神秘又惶恐。突然，洞口传来一声通报：

“张良先生到——！”如同一声令下，洞中人纷纷起立向前迎来。火把光亮中，一个身形瘦长身着方士红袍面有微微细须的中年人大步走进，向冷峻的中年人与众人一拱手：“韩国张良，见过项公，见过诸位！”众人纷纷拱手作礼，人人惊喜不已。被称作项公的冷峻中年人一拱手道：“先生，此乃项梁隐居吴中的最后隐秘所在，不到万不得已，绝不启用。今日大事，项梁做东聚结诸位。先生安抵，人物大体齐备，便可议事了。”“项公所言大是。”张良道，“只是诸位各自隐身多年，面目生疏，宜先自报来路，项公好多方照应也。”项梁笑道：“先生大才，果然缜密。好！诸位，敢请先自报来路。”

“在下乃韩国张良，随行三人。”后到者第一个开口。“

魏国张耳等六人！”

“魏国陈余等六人！”

“魏国魏豹等三人！”

“赵国武臣等八人！”

“齐国田儋等五人！”

“齐国田荣等六人！”

“齐国田横等五人！”

“燕国韩广等三人！”“楚国项羽等十三人！”那名威猛青年声如洪钟。

项梁向众人一拱手道：“此乃我侄也，诸公见笑。我意，还当先听先生消息高论。”众人一拱手齐声道：“项公明断，愿闻先生高论！”随即各人纷纷坐在了大石上。张良站在中间空地上，向场中环拱一周高声道：“诸位，复兴六国之大时机到也！张良此来，便是向诸位报知喜讯，敢请六国世族后裔一体出山！……”张良话音未落，在一片喊好声中便有人喜极昏厥了，立即便有人掐着人中施救，山洞中一片惊喜骚乱。项梁摆了摆手道：“诸位少安毋躁，请先生细说了。”山洞中便渐渐安静了下来。

“目下大势，秦政酷暴，民不聊生，天下已是乱象丛生！”张良慷慨激昂道，“二世胡亥即位，非但不与民休息，反而大兴征发，用法益深刻，天下臣民怨声载道！陈胜吴广大泽乡举事月余，咸阳竟无大军可派。此间意味何在？大秦国府空虚了，军力耗尽了，没有反击平盗之力了！当此之时，我等群起响应，必成大事！张良念及六国复兴大计，故星夜匆匆而来。敢请诸位在故地反秦自立，灭其暴秦，复辟六国！”

“诛灭暴秦，复辟六国！”山洞里一片激切吼声。

项梁冷静地摆摆手：“如何着手？谁有成算？”

田横霍然站起：“陈胜贱民，只能给我等开路！复辟六国，要靠自己！”

“不尽然！”张耳高声道，“目下可借贱民之力，先走第一步。”

“无论如何得赶快动手！不能教秦二世缓过劲来！”陈余喊着。

“杀光秦人！六国复仇！”项羽大声吼着。

“还是要有实在对策，目下我等力量毕竟不足。”韩广平静地插了一句。项梁向张良一拱手：“敢问先生有何谋划？”

“张良尚无大计，愿闻项公谋划。”众人齐声道：“对！敢请项公定夺！”

“好。老夫说说。”项梁颇显平静地一拱手道，“目下大势，必得举事反秦，不举事，不足以道复辟大计，此乃铁定也！然则，如何举事？如何复辟？乃事之要害也。项梁之策有三，诸位可因人因国而异，思忖实施之。其一，故国有人众根基者，可潜回故国，直然聚众举事。其二，钱财广博者，可招兵买马，举事复国。其三，无根无财者，可直然投奔陈胜军中，借力得国！”

“借力得国？如何借力？”武臣高声问了一句。

“项公良谋也！”张良大笑一阵道，“诸位，陈胜军目下正在乌合之际，急需人才领军打仗！诸位都是文武全才，一旦投奔陈胜，顿成拥兵数千数万之大将也。其时请命发兵拓地，必能顺势打回故国！一回故土，陈胜能管得诸位么？”

“万岁项公——！”

“好对策！吃这陈胜去！”

山洞中真正地狂热了。人人都陡然看到了复辟故国的实在出路，更看到了自己趁势崛起的可能，每个人的勃勃野心都被激发点燃了。毕竟，这些六国世族后裔大多不是旧时六国王族，连王族支系都极少；复辟六国的大业对他们而言，完全可以不是旧时王族的复辟，而只是国号的恢复；更大的可能，则是他们自己自立为王裂一方土地做一方诸侯。如此皇皇复辟之路，简直比原样复辟六国还要诱人，谁能不心头怦然大动？……

夜色朦胧中，串串人影从山洞闪出，消失于小岛，消失于水面。六国旧贵族借农民暴乱的大潮，从僵死中复苏了。他们以深刻的仇恨心理，以阴暗的投机意识，纷纷加入了布衣农军的反秦行列，使寻求生计的反秦农军成为鱼龙混杂的乌合之众，徭役苦难者反抗大旗很快被复辟的恶潮所淹没了，历史的车轮在变形扭曲中步履维艰地咣当嘎吱地行进着，沉重得不忍卒睹。

六国世族震泽大会后，项氏立即开始了各种秘密部署。

几年前，项梁还是一个被始皇帝官府缉拿的逃犯。然自从重新逃回江东故地，项梁已经完全改变了方略，不再试图谋划暗杀复仇之类的惹眼事体，而是隐姓埋名置买田产在吴中住了下来，扎扎实实地暗结人力。项氏作为楚国后期大族，有两处封地，正封在淮北项地，次封在江东吴中。淮北故地过于靠近中原，不利隐身，为此，项梁将隐身之地选择在了会稽郡的吴中老封地。项梁曾是楚军的年轻大将，流窜天下数年，对天下大势已经清醒了许多：只要始皇帝这一代君臣在，任谁也莫想颠倒乾坤做复辟梦。身为亡国世族后裔，只能等待时机。当然，说项梁的等待忍耐有一种预料，毋宁说这种等待忍耐全然是无奈之举绝望之举。在项梁逃亡的岁月里，始皇帝的反复辟法令排山倒海强势异常，信人奋士的皇长子扶苏又是天下公认的储君，谁也看不到秦政崩溃的迹象。从事复辟密谋的六国世族及其后裔，惶惶不可终日地忙于流窜逃命，唯一能做的便是散布几则流言或时而策动一次暗杀，如此而已。当此之时，项梁算是六国世族中罕见的清醒者，眼见此等行径无异于飞蛾扑火，便立即收敛坐待。项梁不若韩国张良，一味地痴心于暗杀始皇帝，一味地四海流窜散布流言。项梁曾身为统兵大将，对兵家机变与天下大局有一定的见识，一旦碰壁立即明白了其中根本：杀几个仇人杀一个皇帝，非但于事无补，反而逼得自己四海流窜随时都有丧生可能，结果只能是适得其反；而坐待时机积蓄力量，则是一种更为长远的方略，一旦时机来临，便能立即大举起

事。果然终生没有时机，天亡我也，也只能认了。这便是始皇帝后期历经逃亡之后的项梁，忍得下，坐得住。

项梁没有料到，这个梦寐以求的时机来得如此之快。

上年九月，骤然传来始皇帝暴死于沙丘而少皇子胡亥即位的消息，项梁亢奋得几乎要跳了起来。上天非但教始皇帝暴死了，还教少皇子胡亥做了二世皇帝，这不是上天分明教大秦灭亡么？项梁曾在关中秘密流窜过两三年，既知道扶苏，也知道胡亥，一闻二世是那个胡亥，立即奋然拍案："天意亡秦也！此时不出，更待何时！"紧接着，扶苏死了，蒙恬蒙毅死了，皇子公主也被杀光了，凡此等等消息传来，项梁每每都是心头大动。

几乎没有任何犹豫，项梁立即开始了一连串启动部署。

首先，项梁立即部署亲信族人将自己的真实身份在老封地的民众中散布出去，使那些至今仍在怀念项燕父子的江东人士知道：项燕的后人还在，而且就在吴中！其次，项梁部署自己的侄子项羽立即开始秘密聚结江东子弟，结成缓急可用的一支实际力量。同时，项梁自己也开始与官府来往，没过三两个月，便与县令郡守成了无话不说的官民交谊。在会稽郡徭役征发最烈的时候，郡守县令叫苦不迭，苦于无法对上。项梁给会稽郡守与吴中县令说出了一个对策：每遇征发，在期限最后一日，向上禀报如数完成；再过旬日，立即向上禀报徭役于途中逃亡；如此应对，必可免祸。郡守县令试了一次，果然如是，除了被严词申饬一通，竟没有罢黜问罪。郡守县令惊喜莫名，立即宴请了项梁，连连问何能如此？项梁答说："徭役逃亡为盗，举凡郡县皆有。此，天下人人皆知之秘密也。秦法纵然严苛，安能尽罢天下秦官哉！"由此，郡守县令食髓知味接连效法，不想竟有了神奇之效，既保住了官爵，又赢得了民心。郡守县令由是对这个吴中布衣大是敬佩，几次要举荐项梁做郡丞，项梁都婉拒了。很快地，郡守县令也从民众流言中知道了这个布衣之士就是楚国名将的儿子项梁。奇怪的是，郡

守非但没有缉拿项梁，反而愈发地将项梁当做了座上宾，几乎是每有大事必先问项梁而后断。至此，项梁已经明白：郡县离心，天下乱象已成，时机已经到了。

此时，项羽在项氏老封地聚结江东子弟事，也已经大见眉目了。

项梁的侄儿项羽，一个大大的怪异人物。自少时起，这个项羽便显出一种常人不能体察的才具断裂：厌恶读书，酷好兵事。项羽之厌恶读书，并非寻常的压根拒绝，而是浅尝之后立即罢手。项梁督其认字学书，项羽说："学书，只要能记住名姓便行了，再学没用。"项梁督其学剑，项羽则说："剑器一人敌，没劲道，不足学。"项梁沉着脸问："你这小子，究竟想学何等本事？"项羽说："学万人敌！"项梁大是惊诧，开始教项羽修习兵法典籍。不料项羽还是浅尝辄止，大略念了几本便丢开了，留下的一句话是："兵法诡计，胜敌不武，何如长兵大戟！"

项梁尚算知人，明白此等秉性之人教任何学问也学不进去，注定一个赳赳雄武的将军而已。无奈之下，通晓兵器的项梁秘密寻觅到一个神奇铁工，可着项羽力道，打造了一件当时极为罕见的兵器，索性号为"万人敌"。那是一支长约两丈的连体精铁大矛，矛头宽约一尺长约三尺，顶端锋锐如箭镞，几若后世之枪，却又比枪长大许多，几若一柄特大铁铲，又比铁铲锋锐许多；矛身不是战国重甲步卒长矛的木杆，而是与矛头铸成一体的胳膊粗细的一根精铁；矛尾也是一支短矛，长约一尺，酷似异形短剑。这件罕见的兵器，以当时秦制度量衡，大体当在二百斤左右，寻常人莫说舞动，扛起来走路也大觉碍手吃力。唯独项羽一见这件兵器大为惊喜，一边将神铁异矛舞动得风声呼啸，一边奋然大吼："神兵神兵！真万人敌也！"

就实说，项羽之兵器，《史记》并无明载。然"万人敌"之说，有一个明确逻辑，项羽所持非长兵器莫属，且此等"力拔山兮气盖世"之神异人物，又绝非寻常长兵器所能遂心。须得说明的是，长兵器存在

于春秋车战，战车将士通常是一长戈一弓箭两种兵器。及至战国，随着车战的隐迹，骑兵方兴未艾，骑士几乎一律采用了短兵即各种剑器。即或骑兵将领，也未见使用长兵器者。其实两丈余的长矛长戈等，只在步兵阵战中使用，骑士不可能使用。也就是说，项羽作为骑士将军，以异常的长兵器作战，在秦末时代可以说是独一无二的创制。此后马上将军之长兵器纷纷涌现，应当是效法项羽不差。

项羽聚结吴中子弟的方式很奇特，真正的以力服人。

其时天下乱象日见深刻，逃亡徭役为流盗已不鲜见，各地民众无不生出自保之心。江东民众素知项氏大名，遂纷纷接纳项氏族人联结，后生们投奔项氏习武以防不测。项梁自是欣然接纳，立即辟出了一座庄园，专一供项羽等人操练武事。一次，一大群江东子弟在庄园林下习武，项羽指着水池畔一只半截埋在地下的大鼎高声问："诸位兄弟们说，这只古鼎几多重？"众后生凑到池畔打量，一人高声道："龙且说，此鼎当有千数百斤！"项羽大步走到鼎前正色道："拔起此鼎，要多少力气？"一个人高声道："钟离眛说，此鼎久埋地下，拔鼎至少要万斤之力！""好！谁能拔鼎，立赏百金！"项羽高声一问，后生子弟们顿时亢奋起来，一片喧嚷声中，十余人上前围住鼎身，或抓鼎耳或抱鼎身一起用力摇动，古鼎却纹丝不动。项羽大喊一声全上，百数人立即相互抱腰接力，连成了一个大大的人花。项羽挥手大喊："一、二、三！"全体大吼一声："起——！"半截埋在地下的大鼎还是纹丝不动，后生们一鼓而泄松手散劲，不禁齐刷刷瘫坐在地上了。"兄弟们起来，看我拔鼎！"项羽大笑了。"天！一人能拔鼎？"后生们纷纷起身一片惊呼。"拔鼎难么？"项羽一笑，随即蹲下马步两手抓紧鼎耳，闭目运气间大吼一声起，刹那间地皮飞裂，一阵烟尘笼罩中轰然一声，三五尺高的大鼎拔地而出，巍巍然高高举起在头顶。

"万岁！公子天神也！"后生们顿时慑服了，高呼着跪倒了一大片。

从这次拔鼎开始，项羽的威名风一般传遍了江东，秘密投奔项氏的老封地后生越来越多了。项梁思忖一番，遂在人迹罕至的震泽荒岛上搭建了一片秘密营地，又用小船秘密运去了一些粮米衣物，便让项羽等人专门在岛上操练，不奉召不许出岛。六国世族震泽大会后，项梁召回了项羽。项梁觉得，必须立即举事了。

恰在此时，会稽郡守密邀项梁会商大事。

项梁心下清楚何谓大事，立即带着项羽去了。一路之上，项梁对项羽做了种种叮嘱，将种种可能的变化应对都谋划好了。次日赶到郡守府，守候在正厅廊下的家老却说，只能项梁一个人进去。项羽脸色顿时黑了。项梁却淡淡一笑："此乃老夫之子，让他在廊下等候便是。"项梁随即将自己的长剑递给了赤手空拳的项羽，随家老进了厅堂。

在隐秘的书房里，郡守低声说出了密邀项梁的本意："老夫明告项公，天下已经大乱矣！江西皆反，此乃天意亡秦之时也。当此大乱，先举制人，后举则为人所制。为此，老夫欲举兵反秦，欲请项公与桓楚为将，项公必能共襄大举也！"项梁点头道："桓楚素称江东名士，实可为公之左膀右臂也。只是，桓楚因杀人逃亡震泽之中，公可有其踪迹消息？"郡守连连摇头。项梁思忖片刻，似乎刚刚想起来一般道："我侄项羽与桓楚素来交好，他或知桓楚去处。"郡守惊喜道："项羽来了么？快问问了。"项梁道："后生未曾到过会稽城，我便带他来长长阅历。他在外面等候。我去问问。"项梁出门，片刻间回来道："项羽知道。我未问藏匿之地。公可亲自问明。"郡守一点头，当即高声吩咐门外家老唤进项羽。

"项羽参见郡守大人！"

"好！如此威猛，战将之才也！"郡守褒奖一句便问道，"项羽啊，你与桓楚交好，说明白他在何处，老夫派人将他找回，有大事……"项

梁突然冷冷插断：“可行了！”瞬息之间，拱手低头的项羽突兀大喝一声，手中长剑一捅，郡守来不及出声便被项羽一剑挑在了空中，长剑穿胸而过，立时没了气息。项羽将尸身摔落地面，长剑一挥便将郡守的人头提在了手中。项梁霍然起身，从郡守腰间解下印盒绶带利落地挂在身上，对项羽高声道：“人头给我，你来开路，若有阻挡，务必杀怕官兵！”两人方出书房，便闻庭院呼喝喧嚷，显然是家老召来了府中郡卒与吏员。

项羽酷好搏杀而一直无由一试身手，今日得叔父果决号令分外亢奋，大吼一声若雷鸣，两手抄起厅中青铜书案飓风般卷了出来。这青铜书案不比任何兵器，三大块厚铜板连铸一体，既长大又沉重，寻常间总得三两人抬搬，可在项羽手里却如同木板一般轻捷。冲到廊下骤遇一群长矛郡卒蜂拥而来，项羽奋然怒喝，舞动青铜大案迎面打下又接连一个横扫，声势直如排山倒海，郡卒的短剑长矛与尸体顿时一片翻飞，青铜大案呼啸打砸，顷刻间郡卒百数十人便黑压压红乎乎铺满了庭院。随后跟来的吏员仆役们大是惊骇，乱纷纷跪倒一片竟没有一个人说得出一句话来。项梁方到廊下，事先联结好的几个郡吏与几个县令已经带着一群人赶了进来，立即齐刷刷一呼：“拥戴项公举事！”

项梁左手官印右手人头，奋然大呼：“复辟楚国！杀官反秦！”

“复辟楚国！杀官反秦！”庭院一片吼喝。

当夜，震泽岛江东子弟已经如约赶来，大片火把各式兵器涌动在郡守府前的车马场。项梁宣布了起事反秦，并当场做出了成军部署：以江东子弟兵为轴心，以吴中豪杰若干人各为校尉斥候司马将吏，以项羽为副将军，项梁自任将军，编成了一支楚军。项梁明白乱军初成须得人心服之，部署罢了激昂高声道：“凡我反秦人众，有一人自感才具未得任用者，均可直找项梁说话！一样，若有一人办事不力才不堪任，项梁必依法度说话！前日一家举丧，老夫曾派一人前去主理，丧事办得很乱。此后，这个人不能再用了！”项梁这一番部署与申明，使

随同起事的官吏士卒大是景仰，一口声拥戴项梁先做会稽郡守，先明占江东这个大郡。项梁欣然接纳，立即打出了会稽郡守的旗号。如此未出旬日，项梁旗下已经聚集了八千人马，号为八千江东子弟兵。

项梁颇具机谋，深知草草成军之众不堪一击，是故严厉斥责了项羽等急于西进渡江攻占郡县的主张，一边下令项羽认真操练军马，一边派精干能才逐个“徇县”。徇者，不动干戈而收服也，几类后世招安收编之说。项梁之所以徇县，是料定人心惶惶各县官府均举棋不定，只要给各县官吏一定好处，收服会稽郡不难，果能如此，目下这支草成军马便有了坚实的根基。两三个月下来，果然各县十之八九皆服，均或多或少带来了当地精壮入军，项梁军的实力大大地充实了起来。与此同时，项梁也亲自开始训练军马，以当年战胜秦军的精锐楚军为楷模，一个冬天大体练成了一支拉得出去且颇具战力的反秦军旅。在当时的反秦势力中，唯有这支“楚军”具有真正一战的相对实力，远远强于其余各路草创军马。

次年春天，陈胜军在秦军反击下大败几次，天下反秦势力大有退潮之势。当此之时，陈胜军的谋士，广陵人召平正在广陵为陈胜游说，力图“徇”了广陵。不料事情未成，便传来了陈胜再次大败与秦军东来的消息。召平颇是机敏，立即渡江找到了项梁，假称奉陈胜王之命结盟而来，说陈胜王拜项梁为“楚王上柱国”，请项梁军立即向西渡江引兵击秦。项梁无暇审度其中虚实，只真切体察到时机已到，否则秦军灭了陈胜军则天下反秦势力顿时没有了呼应。于是，项梁军于正月末立即渡江西进，杀向了中原战场。

这是公元前209年秋天与次年春天的江东故事。

至此，各种反秦势力悉数登场，在中原大地展开了酷烈的连绵大战。在所有的反秦势力中，项氏的江东力量具有最鲜明的根基与特色。这个根基，是楚国老世族，是明白无二的复辟目标与复仇之心。这个特色，是军政实力最为强大，统帅、将才、士兵，皆从六国根基

中生出，具有令行禁止的真正军旅之风。唯其如此，这支大军一开进广袤的战场，立即便成了反秦主力军，并在中期阶段完全取得了反秦最终政治目标的主导权。这是后话。

四　背叛迭起　六国老世族鼓起了复辟恶潮

楚地大乱之时，最先暴起的陈胜军已经乱得没了头绪。短短两个月之间，陈胜军洪水一般淹没了淮北地带，在陈郡称王立国了。这种令人瞠目的速度与气势，极大激发了不堪征发的天下民众。一个八月，中原民众大股大股地流入陈郡汇入农军，陈胜军的总兵力不可思议地急速膨胀到了数十万之众，连统兵的吴广也说不准究竟有多少人马了。不独人力猛增，各方隐身的能士也纷纷来投。军旅出身者有周文、周市、秦嘉、田臧、吕臣、邓宗、蔡赐、李归、董继、朱鸡石、郑布、丁疾、陈畔、伍徐、邓说、宋留、张贺等，文吏出身者有召平、公孙庆、朱房、胡武、房君、秦博士叔孙通、孔子八世孙孔鲋等大拨六国旧吏与流窜儒生。另外一批投奔者则是六国望族后裔，有张耳、陈余、魏豹、魏咎、韩广、武臣、赵歇等。一时间，陈胜军大有军力壮盛人才济济的蓬勃气象。

当此之时，包括陈胜吴广在内的所有张楚君臣，都是急不可待地高喊立即灭秦，几乎没有一个人能像江东项梁那样沉住气谋划根基。当然，同是躁动，各个圈子的初衷与归宿皆大不相同。陈胜吴广等举事头领，是在两个月的巨大战果面前眩晕了，料定帝国已经是不堪一击的泥雕而已，迅速占领咸阳而由陈胜做张楚皇帝，全然是唾手可得的。一班六国旧将则自感憋屈太久，急于建功立业，急于率兵占领一方至少做个郡守县令，耐不得在草创的张楚朝廷做个大呼隆的将士吏员。一群六国旧吏与儒生博士，则急于在灭秦之后恢复封建诸侯，自家好在天子庙堂或各个诸侯国做丞相大臣。投奔张楚的六国世族后裔则更明确，力图尽快求得一将之职，率领一部人马杀向故国复辟旧

政。如此等等人同此心，心不同理，立即酿成了一片轰轰然的灭秦声浪。

于是，陈胜称王之后，张楚政权立即做出了大举灭秦的总决断。

由谋士将吏们大呼隆酿出的总方略是：兵分多路，一举平定天下！陈胜立即拍案决断了，也立即做出了具体部署：第一路，以吴广为假王，代陈胜总督各军，并亲率五万人马进兵荥阳占据中原；第二路，以武臣张耳陈余为将，率军五万北向赵燕之地进兵，一举平定北方；第三路，以周市为将，率兵三万进兵旧魏之地，一举占据陈郡北面所有郡县，使张楚朝廷安如泰山；第四路，以周文为将，率主力大军正面进兵函谷关灭秦。

张楚的部署，只遗漏了齐楚两地。此非疏忽遗忘，而是对大势的不同评判。陈胜军发端于旧楚之地，且已占领了当时旧楚最富庶的淮北地带，立即向荒僻的岭南江东伸展，一者是鞭长莫及，二者是得不偿失，三者不是灭秦急务。是以，陈胜等不再将楚地作为重心，而将楚国旧地看做已经占据了的既定胜利。旧齐国则是另一番情形：八月震泽的六国世族聚会后，齐国王族远支的田儋、田横已经抢先举事，拥立田儋为齐王。这是六国老世族打出的第一个复辟王号，实力声势虽远不如此时陈胜的“张楚王”，然对六国老世族却是极大的激发诱惑。此时，张楚君臣们各图着灭秦、扩张、复辟三件事，没有一方主张立即处置王号并立这种权力乱象，几乎可说是无暇理会田儋称王。

进入九月，四路大军浩荡进兵。中原大地烟尘蔽天，各色旗帜各式战车各式兵器各式甲胄与各式牛马布衣交相混杂，铺陈出亘古未见的草创大军的怪异气象。谁也没有料到的是，进兵一月之间，各战场情势便发生了急转直下的逆转，草创的张楚朝廷立即开始了大崩溃。

第一个遭受痛击的，是进兵灭秦的周文大军。周文军向西进发之时，兵力已达数十万之众，潮水般涌来，函谷关几乎是不攻自破。一

路进兵秦东，经重镇下邽、旧都栎阳，竟都没有秦军主力应战。周文大为得意，决意先在骊山东面的戏地驻扎下来，歇兵旬日同时烧毁始皇陵以震撼天下，而后再进兵咸阳一举灭秦。在此时的周文看来，关中素来是秦人根本，关中无兵可发，灭秦显然是指日可待了。周文也知道，二世胡亥有屯卫咸阳的五万材士，然则区区五万人马此时已经根本不在周文眼里了。周文所专注谋划者，便是要在攻占咸阳之前做一件快意天下的壮举——焚烧掘毁始皇陵！在楚人的记忆里，秦昭王时的白起攻楚而焚烧楚国夷陵，是一宗奇耻大辱。而今楚军灭秦，始皇陵皇皇在前，岂能不付之一炬哉！周文没有料到的是，在他尚未动手之际，一片死寂的大秦朝廷突发奇兵——由多年不打仗的九卿大臣少府章邯，将二十余万工程刑徒编成了一支大军前来应战了。

“刑徒成军，章邯岂非送死哉！”

周文哈哈大笑，似乎看到了自己一举成为灭秦名将的皇皇功业。

章邯大名，曾身为项燕军视日的周文自然是晓得的。在灭楚两战中章邯正在当年，其强兵器械弓弩营的巨大威力，曾使天下大军谈章色变。然则，章邯已老，秦政已乱，刑徒又远非九原秦军精锐之师，周文何惧哉！如此盘算之中，周文很具古风地给章邯送去了一封战书，约定三日后决战骊山之东。章邯在战书上只批了一句话：“可。卜吏等死而已。”周文一看这七个大字便红了脸，章邯公然呼他这个将兵数十万的统帅为“卜吏”，分明是蔑视他曾经的视日吏身份，更有甚者说他是等死而已，竟全然没将他周文认真待之。周文大怒之余，还是多少有些忐忑，便特意细心地察看了天际云气征候。是日，秦军营地上空盘旋着一团红云，状如丹蛇，蛇后大片昏红色云气弥漫。依据占候法则，这是“大战败将”之云气相。周文最终断定：秦军必败，章邯必为楚军俘获。此心一定，周文大喜过望，聚集众将部署道：“我军败秦，云气征候已有预兆，诸位只奋然杀敌便是！部伍行次：战车在前，步卒随后，飞骑两翼。但闻战鼓，一举杀出，我必大胜！”

如此部署，周文也是不得已耳。农军轰然聚合，既无严酷操练，又无精良兵器，只是将所占城池府库中的老旧战车老旧矛戈悉数整出，大体仿效春秋车战之法，一辆战车带百数十步卒。号为飞骑的将近八万骑兵，也是从未经过演练更未经过战阵搏杀，马匹多是农家马或所占官府的运输马，骑士多为农夫会骑马之人，根本不可能训练骑术与马上战法。如此部署，所能起到的全部作用，便是战车、步卒、骑兵都知道了自己的作战位置。至于打法，只能是一体冲杀，若要演变梯次，只怕连自己人都要相互纠缠了。周文虽自知楚军情形，但对秦之刑徒军情形更是低估。周文确信，一支由罪犯徭役与奴隶子弟编成的大军，无论如何不可能强于气势高涨的张楚农民军，楚军的胜局是必然的，天定的。

这一日，两方大军如约列阵会聚了。

关中大地阴云密布，秋禾收尽，平野苍茫。两支大军在渭水南岸摆开了战场。背靠骊山陵的是章邯的黑色兵团，两翼各五万铁甲骑兵，中央主力是十万重甲步卒摆成的整肃方阵。方阵中央“章”字大旗下，白发章邯怀抱着令旗金剑一脸冷漠。与秦军相距一箭之遥的东边原野上，是周文的难以确知数目的数十万大军。这支大军服色旗帜各异，战车、骑兵、步兵三大块汪洋无边人声喧嚷，人人都惊讶好奇地指着鸦雀无声的秦军大阵纷纷议论着。中央一排旧式战车上，“周”字大纛旗下是手持长戈身披斗篷的周文。列阵一毕，周文催动战车直驶阵前，遥遥戟指高声道：“章邯老将军！你若降了张楚，不失封侯之位！若执意一战，本帅将一举灭秦，其时玉石俱焚也！”章邯冷冷高声道：“周文，你一个占卜小吏也敢统兵战阵之间？作速回去告知陈胜，早早归乡耕田。否则，老夫今日教你知道，甚叫尸横遍野。”周文不禁大怒，长戈向后一招，大喊一声杀，骤然之间鼓声动地，张楚军呼喝喊杀漫无边际地淹没过来……

章邯手中令旗向下一劈，军前大鼓长号齐鸣。两翼骑兵在杀声中如两片乌云卷过原野，向张楚大军包抄砍杀过来。中央大阵则踏着战鼓节奏，前举黑色铁盾，恍若一片刷刷移动的黑森森树林，直向张楚大军中锲了进来。与此同时，秦军阵后万箭齐发，骤雨般扑向张楚军。两军相遇轰然相撞之时，张楚大军立即大显乱象。战车一辆辆跌翻，车后士卒蜂拥自相纠缠，大呼小叫相互践踏，面对肃杀压来的军阵惊慌得全然没了章法。两翼骑兵有自己落马者有中箭落马者有相互碰撞翻倒者，未进敌阵便倒下了一大半，冲杀不能四野弥漫的自家人潮堵住了退路，变成了一团肉墙任秦军步卒方阵砍杀推进。短短半个时辰，及至秦军黑色铁骑兵冲杀进张楚军漫无边际的汪洋人海，张楚军终于轰然崩溃了……辽阔的原野上，张楚军四处弥散奔逃着。周文的战车也跌翻了。周文夺了一匹战马，在一队骑士保护下拼命东逃了。

一口气逃出函谷关，周文收罗残军在曹阳(注)驻屯下来。喘息稍定，周文不敢大意了，立即飞书禀报陈城的张楚王陈胜与进兵荥阳的假王吴广请命定夺。孰料陈胜朝廷根本不相信如此大败是自家战力不济，反而号令周文余部驻屯河内，寻机再度灭秦。如此月余之后，章邯秦军大举出关追击，周文残军再次大败。逃至渑池，又遇秦军紧追不舍，这支张楚大军终于被彻底击溃。周文实在无颜再逃，遂在最后的战阵中自杀了……周文的主力大军惨遭灭顶之灾，是张楚军的第一次大败。然则，这次巨大的主力失败，并未使陈胜政权清醒，各地的混乱大战仍然在灭秦声浪中延续着。事实是，直至陈胜本人死于战场，张楚政权的攻势方略都没有丝毫改变。

张楚军的第二次致命损失，是吴广的遇害与吴广大军的溃灭。

吴广以“假王”名号进兵荥阳并总督各部，一开始便节节艰难。荥阳属三川郡，郡守是丞相李斯的长子李由。基于父亲在朝局中的艰危情势，李由不能再丢城失地而累及家族，遂亲率郡卒县卒编成的守军

死守荥阳。吴广军久攻荥阳不下，又遇周文军迭次大败，面临章邯秦军与李由军的内外夹击，情势顿时陷入了进退两难的困境。无奈之下，吴广只有请命退兵。然则，此时的陈胜已经被张楚朝廷的一群无能宵小臣吓哄弄得全然没了决断力，非但不赞同吴广退兵，反倒派出使臣督战，说是诸侯联军攻秦，战必胜之。吴广素爱士卒，实在不忍士兵们硬打这种分明无望的攻城战，便屯兵不动了。但是，吴广身处鱼龙混杂的草创政权，根本无法制约部下那群野心勃勃且各有“通天”路径的将军，其最后的灾难几乎是无可避免地发生了。

将军田臧与陈胜的特使朱房，密谋了这场杀害统帅的行径。

田臧对密谋者们昂昂说出的主张是：“周文军已破，章邯秦军旦暮必至。我部久围荥阳不能下，章邯秦军杀来，必遭大败！张楚军中，我部最为精锐。目下最好的方略是：以少部兵力围荥阳，以精兵迎击章邯，方可脱困。惜乎假王骄横，不听陈王军令，更不听我等谋划，若不诛杀假王，大事必败，谁也没有功业！”这群原本便各有勃勃野心的将军们，立即被说动了。便在当夜，田臧六名将军冲进幕府，声称奉陈王之命问罪吴广。吴广正与书吏会商对陈胜上书，方问得一句田臧何事么，便被田臧突兀一剑刺倒。吴广中剑倒地大骂，又被六人抢上前来一顿刺砍。吴广终于倒在血泊之中，圆睁着双目毙命了。田臧抓起案上之书狠狠撕碎，又从将案上捧起大印高声道：“诸位，田臧暂摄兵权！以待王命！”随从五将齐声应命。田臧立即割下吴广头颅，让朱房带回陈城。

吴广遇害，给张楚政权带来的真正损失，与其说是失去了这支相对最具战力的草创大军，毋宁说是使这个农民集团失去了唯一一个在此时尚能保持清醒的首领，使陈胜成为孤绝的农民之王，几乎是以最快的速度走向了最终的失败。

事实是，此时的陈胜已经昏昏不知所以了，尽管痛心于吴广被杀，却下了一道最为昏聩的王命：拜田臧为张楚令尹，行上将兵权进

兵灭秦。田臧一群人顿时雄心勃勃，留下将军李归部围困荥阳，田臧亲率主力大军赶赴敖仓迎击秦军。孰料章邯秦军威势不减，一战击杀田臧，击溃了颇具战力的吴广旧部。章邯军再进荥阳，再度击杀李归，一举击溃围困荥阳的吴广旧部。至此，由吴广统率的这支最具战力的张楚主力军宣告溃散。此后，章邯军横扫中原，接连击溃张楚的邓说军、伍徐军，大举进逼张楚都城所在的陈郡。

陈胜惶急，立即下书各自领兵“徇地”的六国世族将军回援。

陈胜根本没有料到，派出去的六国将军旧吏们早已经争先恐后地自立了，谁也不认他这个张楚陈王了。头年三个月内，便有三方背叛了复辟了：第一个背叛张楚而自立旧王号的，是派向北方的武臣；该部一进入邯郸，武臣立即自立为赵王，打起了赵国独立反秦的旗号。第二个背叛张楚，又再叛赵王武臣而自立旧王号的，是武臣派往燕国徇地的韩广；该部一进入蓟城，韩广立即自立为燕王，打出了燕国独立反秦的旗号。第三个背叛张楚自立的，是将军周市；该部借周文大军与吴广大军进兵关中与河外之时，进入旧魏地面，尚未攻下一座城池，便先拥立了老世族魏咎为魏王，打出了魏国独立反秦的旗号。次年春季，又有第四个背叛张楚的复辟者，是南下楚地的秦嘉。该部原本奉陈胜王命徇地，也就是收服尚未正式反秦的城邑。不料秦嘉也是野心勃勃，立即背叛了张楚，拥立了一个楚国老世族景驹为楚王，正式打出了楚国旗号。之后，又发生了第五次乱局，这次是背叛者又遭背叛的换马复辟：赵王武臣被背叛的部将李良所杀，张耳陈余又杀了李良，重新拥立赵歇为赵王，张陈两人自任丞相。

也就是说，到了章邯大军逼近陈郡之时，几乎所有的六国世族都背叛了陈胜王，楚、齐、燕、赵、魏五国全部复辟了王号。此时，这些六国老世族的后裔们已经完全忘记了自家慷慨激昂宣示的反暴秦使命，没有施行一次任何形式的反秦作战，而只是全力以赴地以复辟旧王号为最大急务。他们抛弃了一切道义，既不惜背叛给了他们反秦军

力的陈胜政权，又不惜背叛自己的进兵统帅，同样不惜背叛故国的传统王族，甚或不惜背叛同时进兵的故交同盟者，全然是以复辟旧国旗号为名目，全力图谋着自己的王侯大梦。当此之时，种种野心大泛滥，相互背叛，唯求称王，纷纭大乱汇聚恶变成了一股无可遏制的复辟狂潮。在这片弥漫天下的复辟狂潮中，除了陈胜的张楚力量仍然秉持着反秦作战的轴心使命，其余所有的举事者都陷入了争夺地盘争夺王号争夺权力的漩涡之中。这种亘古罕见的大乱象，激发了各种潜在势力以暴兵形式争夺利益。其中，楚国的势力旗号最多，有陈胜的张楚，有秦嘉景驹的景楚，有项梁的项楚，有刘邦的刘楚，有黥布的山楚，有彭越的盗楚。总归是，此时之天下，始皇帝平定六国之后的一统大文明气象已经荡然无存了。在烽烟四起的大乱大争中，没有任何一方势力再听从陈胜这个草创王的号令了。

五　陈胜死而张楚亡　农民反秦浪潮迅速溃散了

陈胜的眩晕，一进入陈郡便开始了。

轰轰然称王立国，陈胜立即被热辣辣的归附浪潮淹没了。秉性粗朴坦荡的陈胜纵然见过些许世面，也还是在终日不绝于耳的既表效忠又表大义的宏阔言辞包围中无所适从了。其时，包括吴广在内的所有初期举事者，都成了职司一方的忙碌得团团转的大小将军，人人陷入功业已成的亢奋之中，既不清楚自家管辖的事务政务该如何处置，更不明白该如何向陈胜王建言。以这些农夫子弟们的忖度，陈胜天命而王，自有上天护佑，一切听陈胜王便是，根本用不着自家想甚军国大事。实际情形是，除了那个炊卒庄贾执意留下给陈胜王驾车，陈胜身边没有一个造反老兄弟了，更没有一个堪称清醒的与谋者。一切骤然拥来的新奇人物新奇事端，事实上都要靠陈胜自己拿出决断。立国建政编成大军任命官吏等大事，尤其要靠陈胜一人决断。

凡此等等任何一件事，对于陈胜都是太过生疏的大政难题。坦荡粗朴的陈胜本能地使出了农夫听天由命的招数：诚以待人，听能人主

张。朝政大事，陈胜任用了四个能人主事：朱房为中正，胡武为司过，并领政事，并主司群臣；孔子八世孙孔鲋为博士，主大政方略问对；逃秦博士叔孙通为典仪大臣，执掌礼仪邦交。朱房、胡武，是与周文一般的六国旧吏，能于细务，长于权谋，独无大政胸襟。但是，在粗识大字的陈胜眼里，能将一件件公事处理得快捷利落，已经是神乎其神的大才了，何求之有哉！叔孙通与孔鲋则大同小异，一般的儒家做派，不屑做事，不耐繁剧，终日只大言侃侃。朴实厚道的陈胜发自本心地以为，既然是王国大政，便必得要有这等动辄出玄妙言辞的学问人物，否则便没有王者气象了。四人之下，号称“百官”的二三十名官员就位了。初次朝会，叔孙通导引百官实施了朝见君王的礼仪，陈胜眼看阶下一大群旧时贵胄对自己匍匐拜倒，高兴得又是一声感叹：“王侯将相，宁有种乎！”朱房胡武立即领着群臣高呼万岁，陈胜呵呵呵笑得不亦乐乎了。

其时，草创的张楚政权，上下皆呼立即实施灭秦大战。陈胜原本便是绝望反秦而举事，对立即灭秦自是义无反顾。然对于灭秦之后，该在天下如何建政，陈胜却一点主意也没有。此时，方任博士的孔鲋郑重请见陈胜，要陈胜早日明定大局方略。这是陈胜第一次以王者之身与大臣问对，很感新鲜，竭力做出很敬贤士的谦恭。

“博士对俺说说，除了反秦，还能有啥大局方略？”

“如何反秦？如何建政？此谓大局方略也。”孔鲋一如既往的矜持声调回荡在空阔的厅堂，“秦虽一天下而帝，然终因未行封建大道而乱亡。今我王若欲号令天下，必得推行封建，方得为三代天子也！不行封建，秦不能灭，我王亦无以王天下。”

“博士说说，啥叫封建大道？”

“封建大道者，分封诸侯以拱卫天子也。”

“那，俺还没做天子，咋行封建大道？”

“我王虽无天子名号，已有天子之实也。”孔鲋侃侃道，“方今六国老世族纷纷来投，实则已公认我王为天下共主也。当此之时，我王方略当分两步：其一，灭秦之时借重六国世族，许其恢复六国诸侯王号，如此人人争先灭秦，大事可为也！其二，灭秦之后，于六国之外

再行分封诸侯数十百个，则各方得其所哉，天下大安矣！”

“数十百个诸侯，天下还不被撕成了碎片？”陈胜惊讶了。

“非也。”孔鲋悠然摇头，“周室分封诸侯千又八百，社稷延续几八百年，何曾碎裂矣！秦一天下，废封建，十三年而大乱，于今已成真正碎裂。封建之悠长，一统之短命，由此可见矣，我王何疑之有哉！”

“照此说来，俺也得封博士一个诸侯了？”陈胜很狡黠地笑了。

“王言如丝，其出如纶。老臣拜谢了！”孔鲋立即拜倒在地叩头不止，“王若分封孔氏，鲁国之地足矣！老臣何敢他求也！”

“且慢且慢！你说那王言如丝，后边啥来？”

“王言如丝，其出如纶。”孔鲋满脸通红地解说着，“此乃《尚书》君道之训也，是说天子说话纵然细微，传之天下也高如山岳，不可更改。”

“博士是说，俺说的那句话不能收回？”陈胜又是一笑。

“理当如此也！”孔鲋理直气壮大是激昂。

“就是说，俺一句话，便给了你三两个郡？”

“老臣无敢他求。”

“若有他求，不是整个中原么？不是整个天下么？”

“我王何能如此诛心，老臣忠心来投……”

“啥叫儒家，俺陈胜今日是明白了！”陈胜大笑着径自去了。

虽然如此，陈胜还是照旧敬重这个老儒，只不过觉得这个终日王道仁政的正宗大儒远非原本所想象的那般正道罢了。孔鲋也照旧一脸肃穆地整日追随着陈胜，该说照样说，丝毫没有难堪之情，更无不臣之心。很快地，粗朴的陈胜便忙得忘记了这场方略应对，连孔鲋建言的准许六国老世族复辟王号的事也忘记了。倒非陈胜有远大目光而有意搁置封建诸侯，而是陈胜本能地觉得，暴秦未灭便各争地盘，未免太不顾脸面了，要学也得学始皇帝，先灭了六国再说建政，当下分封诸侯未免让天下人笑话。此后，陈胜便抱定了一个主意，政事只说兵马粮草，不着边际的大道方略一律不说。如此一来，朱房胡武两大臣便实际执掌了中枢决策，博士们很快便黯然失色了。没过三个月，叔孙通先借着徇地之机投奔了项梁势力，一去不复返了。叔孙通临行之前，对曾经一起在大秦庙堂共事的孔鲋说了一句话：“竖子不足成事耳！文通君慎之。”孔鲋虽是儒家，却是秉性执一，很是轻蔑这个遇事便拔腿开溜的儒生博士，始终没有离开陈胜，直到最后死于章邯破陈的乱军之中。

陈胜的另一大滋扰，是来自故里的佣耕乡邻。

称王的第二个月，由郡守府草草改制的陈城王宫，便络绎不绝地天天有阳城乡人到来。乡人们破衣烂衫风尘仆仆地呼喝而来，遭宫门甲士拦阻，立即一片声愤愤喧嚷：“咋咋咋！俺找陈胜！不中么？叫陈胜出来！俺穷兄弟到了！”门吏一呵斥，农人们便齐声大喊：“苟富贵，无相忘！陈胜忘记自家说的话了么！”一边又纷纷高声数落着陈胜当年与自家的交谊，听得护卫门吏大是惊愕，却依然不敢贸然通报。

第一拨老友们赶到的那一日，恰逢陈胜从军营巡视归来。王车刚到通向宫门的街口，几个茫然守候在路口的故交一口声呼喊着围了过来。陈胜很是高兴，立即下车叫两个老人上了王车，其余几个人坐了后面的战车，轰隆隆一起进宫了。随后的孔鲋很是不悦，独自乘车从另路走了。

陈胜车抵宫门，立即又是一阵欢呼喧闹，另一群喧嚷等候的故里乡邻又围了上来。陈胜同样兴冲冲地接纳了。毕竟，陈胜来不及衣锦荣归，乡邻老友们来了，也还是很觉荣耀的一件事。依着乡里习俗，陈胜一面派驾车的庄贾下令王厨预备酒宴，一面亲自带着乡邻老友们观看了自己的宫室。那沉沉庭院，那森森林木，那摇摇帐幔，那皇皇寝宫，那彩衣炫目的侍女，那声若怪枭的内侍，以及那种种生平未见的新奇物事，都让佣耕乡邻们瞠目结舌，啧啧赞叹欣羡不已，直觉自己恍然到了天宫。

“夥颐！涉之为王，沈沈者！”

这是《史记·陈涉世家》用当时语音记载下来的乡人感慨。这句话，《史记索隐》解释为：“楚人谓多为夥，颐为助声辞……惊而伟之，故称夥颐也。”若以此说，这句话很有些不明所以。依中原地域语音之演变，颍川郡一度属于楚国北部，民众语言未必一定是楚音。即或以楚语待之，“夥”字在战国秦汉的楚音中，可能读作“伙”音，然其真意倒极可能是“火”字。果然如此，则这句感慨万端的口语，很可能是如此一种实际说法：“陈胜火啦！做了王，好日子像这大院子，深得长远哩！”此话被司马迁转换为书面语，便成了：“夥颐！涉之为王，沈沈者！”紧跟其后，司马迁还有一句说明：“楚人谓多为夥，故天下传之，夥涉为王，由陈涉始。”这句话值得注意的是，司马迁说了一个秦汉之世的流行语，“夥涉为王”。这个“夥”，显然是佣耕者之意，也就是口语的“夥计”。见诸口语，这句话的实际说法是“夥计为王”。司马迁说，这句话所以流行，是从陈涉乡邻的感慨发端的。果然如此，

这个“夥”又是夥计之夥，而非“多”字之意。显然，太史公自家多有矛盾，后人闲来自可究诘。

那一日，陈胜与乡邻们一起大醉在自家的正殿里了。自此，乡邻故人越来越多，许多人陈胜连名字也叫不上了。乡邻故人们有求财者，有求官者，未曾满足前一律都在王宫后园专辟的庭院里成群住着，整日大呼小叫地嚷嚷着陈胜的种种往事，陈胜有脚臭啦，陈胜喜好葱蒜啦，陈胜只尝过一个女人啦，等等等等不一而足。宫门吏悄悄将此等话语报于司过胡武。胡武立即找到了陈胜，说：“这班人愚昧无知，妄言过甚。我王若不处罚，将轻我王之威也！”陈胜当时只笑了笑，倒也没上心。孔鲋的一次专门求见，改变了陈胜的想法。

孔鲋说的是：“我王欲成大器，必得树威仪、行法度、推仁重礼。

此等大道，必得自我王宫中开始。”陈胜惊问宫中何事，孔鲋正色道：“我王乡客愚昧无知，轻浮嬉闹，使我王大失尊严，徒引六国老世族笑耳！我王天纵之才，此等庶人贱民，不可与之为伍也。先祖孔子云：唯小人与女子为难养也，近之则不逊，远之则怨。此之谓也。

今乡客故旧充斥王宫，大言我王当年种种不堪，实与小人无异。不除此等小人，四海贤士不敢来投也！”

孔鲋这番道理，使陈胜大吃了一惊，不得不硬着心肠接纳了。毕竟，弄得贤士能才不敢再来，陈胜是无论如何无法容忍的。于是，陈胜将所有住在王宫的乡邻故人，都交给了司过胡武处置。胡武没过两日，便杀了十多个平日嚷嚷最多的乡人，剩下的故交乡邻大为惊恐，悉数连夜逃跑了。从此，颍川郡的故里乡人再也没有人来找陈胜了，也再没有人投奔陈胜的张楚军了。

《史记索隐》还引了《孔丛子》中的一则故事：陈胜称王后，父兄妻儿赶来投奔，陈胜却将他们与众乡人一体对待，并没有如王族贵

戚一般大富大贵地安置。于是，父兄妻子恼怒了，狠狠说了一句话：“怙强而傲长者，不能久焉！”之后不辞而别了。此事疑点太多，不足为信。然足以说明，陈胜苛待故交之绝情事迹，已经在当时传播得纷纷扬扬，儒生与六国复辟者趁势胡诌向陈胜大泼脏水，使陈胜的天

下口碑不期然变成了一个苛刻绝情的小人，使追随者离心离德。

陈胜出身真正的佣耕农夫，没有丝毫的大政阅历，也不具天赋的判断力。杀戮驱赶乡邻故交之后，又将种种大事悉数交朱房胡武两人处置，以图张楚朝廷有整肃气象。朱胡两人大是得势，以领政大臣之身督察开往各方徇地的军马。举凡不厚待朱胡的将军官吏，朱胡立即缉拿问罪。厚重正直者若有不服，朱胡便效法当年六国权臣，立即当场刑杀或罢黜，根本不禀报陈胜，也不经任何官吏勘审。将军们有直接找陈胜诉冤者，陈胜则一律视为不敬王事，直愣愣为朱胡撑腰。如此几个月过去，再也没有人找陈胜诉说了，连假王吴广也无法与陈胜直言了。

兵困荥阳之时，吴广有过一次入国请命。

吴广风尘仆仆而来，却被甲士们挡在了宫门之外。吴广大怒，高喝一声：“我要见陈胜！谁敢阻拦立杀不赦！”呼叫吵嚷之中，胡武出来长长地宣呼了一声：“假王吴广，还都晋见——！”而后殿中隐隐一声：“吴广进来。”甲士与宫门吏才放吴广进殿了。走上大殿，气呼呼的吴广尚未说话，朱房便冷冷问了一句：“吴广未奉王命，何敢擅自还国？”跟进来的胡武立即道：“吴广不呼张楚国号，而直呼陈王之名，此乃恃功傲上，当罢黜假王之号！”孔鲋也立即附和道：

“吴广非礼，大违王道，当有惩戒。”吴广大为惊讶，看看高高在上的陈胜一句话不说大有听任朱胡孔问罪之意，不禁愤然高声道：“秦军有备，周文吃重，荥阳不下，还摆得甚个朝廷阵仗！再摆下去，我

等这群乌合之军，必得被秦军吞灭！”朱房高声斥责道：“吴广无礼！身为假王，一座荥阳不能攻克，做了第一个败军之将，还敢擅自还国搅闹，当依法论罪！”吴广看了看陈胜，陈胜还是没有说话。吴广顿时气愤得面色铁青，一转身便大步出殿了。朱房下令殿口甲士阻拦。吴广暴喝一声：“谁敢！老子杀他血流成河！”陈胜这才摆了摆手，放吴广去了。此后，至吴广被杀害于荥阳，这两个起事首领终未能有一次真正的会面。就实而论，陈胜的变化，陈胜与吴广的疏远，是这支揭竿而起的暴乱农军走向灭亡的开始，也是农民力量在反秦势力中淡出的开始。

当各地称王的消息接踵传来时，陈胜愤怒了。

那一日，陈胜暴怒而起拍案大吼：“王王王！都称王！不灭秦，称个鸟王！没有俺陈胜，称个鸟王！俺大军与秦军苦战，这班龟孙子却背地里捅刀子！投奔俺时，反秦喊得山响！俺给了他人马，却都他娘反了！不打秦军，都自顾称王，还是个人么！都是禽兽豺狼！都是猪狗不如！这些翻脸不认人的猪狗王，都给老子一个个杀了！”

这一次，所有的大臣都没有人说话了。陈胜固然骂得粗俗，可句句都是要害，大臣们都是当时力主起用六国世族者，谁都怕陈胜一怒而当场杀人，便没有一个人出头了。良久死寂，见陈胜并无暴怒杀人之意，迂阔执拗的孔鲋说话了。孔鲋说：“我王明察。老臣以为，秦灭六国，与天下积怨极深。今六国诸侯后裔纷纷自立，复国王号，多路拥兵，对反秦大业只有利无害；再说，六国虽自立为王，却没有一家反我张楚，我王何怒之有哉！事已至此，我王若能承认六国王号，督其进兵灭秦，张楚依旧是天下反秦盟主，岂非大功耶？灭秦之后，我王王天下，六国王诸侯，无碍我王天子帝业，王何乐而不为也！老臣之说，王当三思而行，慎之慎之。”

憋闷了半日，陈胜还是接纳了孔鲋对策。

陈胜不知道，除了如此就坡下驴，他还能如何。

于是，张楚朝廷发出了一道道分封王书，一个个承认了诸侯王号，同时督促其发兵攻秦。然则，两月过去，诸侯王没有一家发兵攻秦，种种背叛与杀戮争夺的消息依旧连绵不断。陈胜的心冰凉了，一种比大泽乡时更为绝望的心绪终日弥漫在心头，使他有了一种最直接的预感：他这个坚持反秦作战的张楚王，最终将被六国世族像狗一样地抛弃，自己将注定要孤绝地死去，没有谁会来救他。陈胜只是没有料到，这一日比他预想的来得更为快捷。入冬第一场小雪之后，章邯秦军便排山倒海般压来了。

其时，拱卫陈城的只有张贺一军。张贺军连带民力辎重，全数人马不过十万。面对章邯的近三十万器械精良的刑徒军，实在有些单薄。然则，张贺这个出身六国旧吏的中年将军却没有丝毫的畏惧，铁定心肠要与秦军死战。陈胜原本已经绝望，全然没料到这个张贺尚能为张楚拼死一战，一时大为振作，立即亲率以吕臣为将军的王室万余护军开到了张贺营地，决意与张贺军一起与章邯秦军作最后决战。

腊月中的一日，这支张楚军与章邯秦军终于对阵了。

陈城郊野一片苍黄，衣甲杂乱兵器杂乱的张楚军蔓延得无边无际，声势气象比整肃无声的秦军黑森林还要壮阔许多。张贺军同样是战车带步卒，骑兵两翼展开。所不同者，今日战阵中央的“张楚”大纛旗下，排列着一个方阵，士卒全部头戴青帽且部伍大为整齐，这便是有“苍头军”名号的陈胜王护军。方阵中央的陈字大旗下，一辆驷马青铜战车粲然生光，战车上矗立着一身铜甲大红斗篷手持长戈的陈胜。王车驭手，便是四个月前举事时的那个精悍的菜刀炊卒庄贾。风吹马鸣之间，庄贾回头低声问：“张楚王，若战事不利，回陈城不回？”陈胜低声怒喝道：“死战在即！乱说杀你小子！”庄贾惶恐低头，一声不吭了。

未几，双方战阵列就。陈胜向战车旁一司马下令：“给张贺说，先劝劝章邯老小子！他要死硬，俺便猛攻猛杀！”片刻之间，统兵大将张贺出马阵前，遥遥高声道：“章邯老将军听了！秦政苛暴，必不长久。你若能归降张楚，我王封你诸侯王号！你若不识大局，叫你全军覆没！”对面章邯苍老的大笑声随风飘来：“陈胜张贺何其蠢也！秦政近年固有错失，然也比你等盗寇大乱强出许多！老夫倒是劝尔等立即归降大秦，老夫拼着性命，也力保你两人免去灭族之罪，只一人伏法便了！”

“张楚兄弟们，杀光秦军！杀——！”

张贺大怒，举起长戈连连大吼，战车隆隆驱动，张楚军便潮水般漫向秦军大阵。与此同时，陈胜亲率的吕臣苍头军也是喊杀如潮，从正面中央直陷敌阵。对面秦军大阵前，章邯对副将司马欣与董翳一声间断叮嘱，令旗向下一劈，阵前战鼓长号齐鸣，秦军立即排山倒海般发动了。章邯对两位副将的叮嘱是：司马欣董翳率两翼飞骑冲杀陈胜苍头军，自己亲率主力迎击张贺军。如此部署之下，秦军两支铁骑立即飞出，从前方掠过自己的步卒重甲方阵，率先杀向陈胜苍头军。铁骑浪潮一过，重甲步兵方阵立即进发，整肃脚步如沉雷动地，铁甲闪亮长矛如林，黑森森压向遍野潮涌的张楚军。

两军相遇，张楚军未经片刻激战搏杀，立即被分割开来。张贺的中军护卫马队，也被冲得七零八落。张贺驾着战车左冲右突，力图向未被分割的后续主力靠拢。不意一阵箭雨飞来，张贺连中数箭，扑倒在了战车上。张贺挣扎挺身，四野遥望，大喊一声：“陈王！张贺不能事楚了！”遂拔出腰间长剑，猛然刺入了腹中……

陈胜亲率的苍头军骑兵居多，战马兵器也比张贺军精良，再加吕臣异常剽悍，又有陈胜王亲上战阵，士气战心极盛，快速勇猛的特点便大见挥洒，一时竟与铁骑纠缠起来。然则，未过半个时辰，相邻张贺军大肆溃退的败象便弥漫开来，苍头军眼看便要陷入四面合围之

中。吕臣眼看张贺大旗已经倒下，立即率主力马队护卫着陈胜战车死命突围。陈胜高喊一声：“向南入楚！不回陈城！”吕臣马队便飓风般杀出战阵，向南飞驰逃亡了……章邯见陈胜苍头军战力尚在，立即下令司马欣率三万铁骑尾追直下，务必黏住陈胜等待主力一举歼灭。此时，章邯更为关注的是尽快占领陈城，便立即亲率主力进入了张楚的这座仅仅占据了四个多月的都城。毕竟，向天下宣告张楚灭亡的最实际战绩，便是占领陈城，章邯不能有稍许轻忽。暮色时分，秦军主力开进了陈城，城头的张楚旗帜悉数被拔除，“秦”字大旗又高高飞扬了。从陈胜丧失陈城开始，这座楚国旧都便失去了战国时期在政治经济与军事上的战略重镇意义，在岁月演变中渐渐变成了一座中原之地的寻常城邑。

陈胜在苍头军护卫下一路向南，逃到汝阴才驻屯了下来。

淮北之地陈胜熟悉得多。这汝阴城是淮北要塞之一，东北连接城父要塞，东面连接蕲县要塞，正是当年项燕楚军与李信王翦秦军两次血战的大战场。对于陈胜而言，四个多月前从蕲县大泽乡举事，一路向西向北杀来，三处要塞都是曾经一阵风掠过的地方，虽未久驻，地形却也熟悉。之所以南下汝阴，一则因为淮北有张楚的秦嘉部，二则因为江东有举事尚未出动的项梁军，至于靠向何方，只是一个抉择评判而已。然驻屯汝阴没几日，陈胜便莫名懊恼起来了。流散各部迟迟不见消息，吕臣残军力量单薄，章邯秦军又大举南下。无奈，陈胜只好向东北再退，在已经举事的城父驻屯下来，决意在此收拢残军及流散力量，与秦军展开周旋。

进城父三五日之后，中正大臣朱房在夜半时分匆匆赶来了。

朱房正在淮南督察徇地，是从当阳君黥布的驻地闻讯赶来的。陈胜见这个领政大臣星夜勤王，心下大是感奋，一见朱房便慷慨感喟道：“中正大忠臣也！来了好！只要俺陈胜不死，你朱房永世都是俺的中正！”朱房唏嘘叹息了一番诸般艰难，草草吃了喝了，陈胜便说起了

正事，向朱房讨教该向何处扎根。朱房一脸忧色地说起了楚地大局：项梁军最强，人家是独立举事，不从张楚号令，不能去；秦嘉已经拥立景驹为楚王，大有贰心，也不能去；黥布彭越两部是刑徒流盗军，自身尚在乱窜无定，更不是立足之地；刘邦的沛县军也遭遇阻力，有意投奔秦嘉落脚，也无法成为张楚立足地；至于周市、雍齿等部，更是忙于为魏王拓地，早已疏远了张楚，同样也不能为援。陈胜大皱眉头道："中正说到最后，一处都不能去，那便只有死抗秦军一条路了？"朱房道："秦军势大，若能抗住，我王何有今日？"陈胜不耐道："你究竟要想如何？说话！总得有个出路也！"朱房思忖片刻，低声道："臣闻，将士有人欲归降秦军。我王知否？"陈胜猛然一个激灵，目光冷森森道："谁要归降秦军？谁？可是中正大人自己？"朱房起身深深一躬道："陈王明察，英雄顺时而起也。目下张楚大势已去，今非昔比。若要保得富贵，只有归降秦军……""呸！鸟！"陈胜怒骂一句打断朱房，一脚蹬翻了木案，一纵身站起厉声喝道，"朱房！陈胜今日才看清，你是个十足小人！要降秦，你自家去，俺不拦！可要俺陈胜降秦，永世不能！"

朱房原本以为陈胜粗莽农夫而已，素来对自己言听计从，说降是水到渠成，毕竟陈胜也是图谋王侯富贵的。不料未曾说完，陈胜便暴怒起来。朱房大是惶恐，生怕陈胜当下杀了自己，连忙拭着额头冷汗恭敬道："臣之寸心，为我王谋也。王既不降，臣自当追随我王抗秦到底，何敢擅自降秦？臣之本心，大丈夫能屈能伸……"

"俺不会屈！只会伸！"陈胜又是一声怒吼，大踏步走了。

回到临时寝室，王车驭手庄贾给陈胜打来了一盆热热的洗脚水。

陈胜泡着脚，犹自一脸怒色。庄贾禀报说，吕臣将军去筹划粮草了，又小心翼翼地问明日该向何处？陈胜冷冰冰道："庄贾，莫非你也想降了秦军？"庄贾连忙跪地道："启禀陈王！庄贾不降秦！庄贾追随

陈王死战！”陈胜慨然一叹道：“庄贾啊，你为我驾车快半年了。你是闾左子弟，想降官府，就去好了。俺陈胜，不指望任何人了……”

庄贾连连叩头：“不！庄贾一生富贵，都在大王一身，庄贾不走！”“小子真有如此骨气，也好！”陈胜猛力拍着旁边的木榻围栏，“张楚未必就此殁了，陈胜未必就此蹬腿！只要跟着俺，保你有得富贵。还是俺那句老话：王侯将相，宁有种乎！”

这一夜，陈胜不能成眠，提着口长剑一直在庭院转悠。直到此时，陈胜也没有想明白这半年究竟是咋个过来的，直觉做梦一般。大泽乡举事，分明是绝望之举，分明是不成之事，可非但成了，还轰隆隆撼天动地做了陈胜王；立国称王分明是大得人心的盛事，分明是已经成了的事，可非但败了，还哗啦啦败得一夜之间又成了流寇。世间事，当真不可思议也！想不明白，陈胜索性不想了，想也白费精神。

陈胜只明白要把准一点：做一件事便要做到底，成也好败也好那是天意。既已反秦，当然要反到底，若反个半截不反了，那还叫人么？如此一想，陈胜倒是顿时轻松了许多，决意大睡一觉养好精神，明日立即着手收拾流散各部，亲自率兵上阵与秦军死战到底。

一声五更鸡鸣，陈胜疲惫地打了一个长长的哈欠，走向了林下那座隐秘的寝屋。虽是霜重雾浓寒风飕飕，庄贾还是一身甲胄挺着长戈，赳赳侍立在寝室门口。大步走来的陈胜蓦然两眼热泪，猛力拍了拍庄贾肩头，一句话没说便进了寝室，放倒了自己，打起了雷鸣般的鼾声……

霜雾弥漫的黎明，雷鸣般的鼾声永远地熄灭了。

那颗高傲的头颅，已经血淋淋地离开了英雄的躯体。

东方刚刚发白，一支马队急急驰出了汝阴东门，飞向了秦军大营。当秦军大将司马欣看见那颗血糊糊的头颅时，长剑直指朱房庄贾，冷冷道：“你等说他是盗王陈胜，老夫如何信得？”朱房庄贾抢着说了许多凭据，也抢着说了杀陈胜的经过，更抢着说自家在其中的种种功劳，指天画地发誓这是陈胜首级无疑。司马欣终于冷冷点头，思忖着道：“好。陈胜尸身头颅一体运到陈城幕府，报老将军派特使押回咸阳勘验。证实之后，再说赏功。目下，你两人得率归降人马，一道到陈城听候章老将军发落。”朱房庄贾原本满心以为能立即高车驷马进入咸阳享受富贵日月，不想还得留在这战场之地，不禁大失所望，欲待请求，一见司马欣那冷森森眼神，又无论如何不敢说话了，只得沮丧地随着秦军进了汝阴，又做了归降农军的头目，到陈城听候发落去了。

陈胜军破身亡，章邯大军立即转战淮南，将陈城交给了两校秦军与由朱房庄贾率领的归降军留守。大约旬日之后，张楚将军吕臣率苍头军与黥布的刑徒山民军联手，一起猛攻南来秦军，在一个叫做清波的地方第一次战胜了秦军的两支孤立人马。之后，吕臣的苍头军猛扑陈城，竟日激战，一举攻破城池收复了陈城，俘获了朱房庄贾。

那一夜，所有残存的苍头军将士都汇集在了陈王车马场，火把人声如潮，万众齐声怒喝为陈胜王复仇。吕臣恶狠狠下令，每人咬下两贼一块肉，活活咬死叛贼！于是，在吕臣第一口咬下朱房半只耳朵后，苍头军将士们蜂拥上前，人人一口狠狠咬下。未过半个时辰，朱房庄贾的躯体便消失得干干净净了……

以《史记》之说，陈胜之死当在举事本年（公元前209年）的腊月，或曰次年正月。以后世史家考证，已经明确为次年春季，即公元前208年春。陈胜死后数年，西汉刘邦将陈胜埋葬在了砀山，谥号为隐王，并派定十户人家为陈胜守陵，至汉武帝之时依旧。

陈胜之死，实际上结束了农民军的反秦浪潮，带来了秦末总格局的又一次大变：无论是六国老世族的复辟势力，还是种种分散举事的流盗势力，都立即直接面临秦军的摧毁性连续追杀，不得不走向前台，不得不开始重新聚合。秦末全面战争，从此进入了一个复辟势力与秦帝国正面对抗的时期。尽管这个时期很是短暂，然却是整个华夏文明大转折的特定轴心，须得特别留意。

六　弥散的反秦势力聚合生成了新的复辟轴心

各种消息迭次传来，项梁立即感到了扑面而来的危难。

还在陈胜气势正盛之时，项梁便有一种预感：这支轰轰然的草头大军长不了。项梁根本不会去听那些流言天意，项梁看的是事实。一伙迫于生存绝望的农夫，要扳倒强盛一统的大秦，却又浑然不知战阵艰难大政奥秘，只知道轰隆隆铺天盖地大张势，连一方立足之地也没经营好便四面出动，能有个好么？曾与秦军血战数年的项梁深深地明白，以秦之将才军力，任何一个大将率领任何一支秦军，都将横扫天下乌合之众。陈胜即或有大军百万，同样是不堪一击，张楚之灭亡迟早而已。对于陈胜的粗朴童稚，项梁深为轻蔑。六国世族投奔张楚而同声主张分兵灭秦，这原本是项梁为了支开那班纠缠江东而又其心各异的世族后裔，不得已喊出来的一个粗浅方略，对于陈胜，这是个太过明显的陷阱圈套。是故，项梁心下根本没抱希望。不成想，陈胜非但看不透这个粗浅圈套，还喜滋滋给各个世族立即凑集军马，使老世族后裔们在短短两个月内纷纷杀回了故国，纷纷复辟了王号，又纷纷翻脸不认陈胜了。分明是人家出卖自己，自己还帮着人家数钱，如此一个陈胜能不败么？不败还有天理么？轻蔑归轻蔑，嘲笑归嘲笑，项梁却深知陈胜的用处。有陈胜这个草头农夫王皇皇然支撑在那里，秦军便不会对分散的反秦势力构成威胁，尤其不会对正在聚积力量的六国世族形成存亡重压。毕竟，秦军兵力有限，不可能同时多路四处作战。项梁预料，陈胜至不济也能撑持一年两年，其时无论陈胜军是生

是灭，项梁的江东精锐都将杀向中原逐鹿天下。项梁没有料到，这个张楚败亡得如此快捷利落，数十万大军竟连败如山倒，夏日举事冬日便告轰然消散，其灭亡之神速连当年山东六国也望尘莫及。这座大山轰然一倒，章邯的秦军一定是立即杀奔淮南，江东之地立即便是大险！唯其如此，那个召平一说陈胜大败出逃，项梁立即发兵渡江向西，欲图阻截秦军，给陈胜残部一个喘息之机。可项梁万万没有料到，陈胜竟死在自己最亲信的大臣与车夫手里……

骤闻陈胜已死，项梁立即驻军东阳(注)郊野不动了。

这座东阳城，在东海郡的西南部，南距长江百余里，北距淮水数十里，也算得江淮之间的一处兵家要地。当然，项梁驻军东阳，也未必全然看重地理，毕竟不是在此地与秦军作战。项梁驻屯此地，一则是大势不能继续西进了，必须立定根基准备即将到来的真正苦战；二则这东阳县恰恰已经举兵起事，项梁很想联结甚或收服这股军马以共同抗击秦军，至少缓急可为相互援手。联结东阳，项梁派出了刚刚投奔自己的一个奇人范增。

范增，九江郡居巢人氏，此时年已七十，须发雪白矍铄健旺，一身布衣谈吐洒脱，恍若上古之太公望。项梁曾闻此人素来居家不出，专一揣摩兵略奇计，只是从来没有见过。向西渡江刚刚接到陈胜身死消息，这个范增风尘仆仆来了。项梁素来轻蔑迂阔儒生，然却很是敬重真正的奇才，立即停下军务，与这个范增整整畅谈了一夜。

此前，陈胜的博士大臣叔孙通曾来投奔项梁，说陈胜没有气象必不成事，要留在项梁处共举大事。项梁恭谨诚恳地宴请了叔孙通，说了目下江东的种种艰难，最后用一辆最好的青铜轺车再加百金，将叔孙通送到已经举事称王的齐国田氏那里去了。项羽对此很是不解，事后高声嚷嚷道：“叔父整日说江东尚缺谋划之才，何能将如此一个名士大才拱手送人？”项梁正色道：“你若以为，赫赫大名高谈阔论者便是

名士大才，终得误了大事！真名士，真人才，不是此等终日出不了一个正经主意，却整天板着脸好为人师的老夫子。而是求真务实，言必决事之人。陈胜之败，滥尊儒生也是一恶。战国以来，哪一个奇谋智能之士是儒家儒生了？此等人目下江东养不起，莫如拱手送客。”

那夜，范增对大局的评判是：陈胜之败，事属必然，无须再论。此后倒秦大局，必得六国世族同心支撑。六国之中，以楚国对秦仇恨最深，根源是楚国自楚怀王起一直结好于秦，而秦屡屡欺侮楚国，终至灭亡楚国。楚人至今犹念楚怀王，恨秦囚居楚怀王致死。故此，反秦必以楚人为主力。范增最大的礼物，是给项梁带来了一则最具激发诱惑力的流言。这是楚国大阴阳家楚南公的一则言辞：“楚虽三户，亡秦必楚！”项梁向来注重实务，不大喜好此等流言，听罢只是淡淡一笑。范增正色道：“将军不知，此言堪敌十万大军耳！”项梁惊讶不解。范增慷慨道：“此言作预言，自是无可无不可，不必当真。然则，此言若作誓言，则激发之力无可限量！十万大军，只怕老夫少说也。”项梁恍然大悟，当即起身向范增肃然一躬，求教日后大计方略。

“倒秦大计，首在立起楚怀王之后，打出楚国王室嫡系旗号！”

“楚怀王之后，到何处寻觅？”项梁大是为难了。

“茫茫江海，何愁无一人之后哉！”范增拍案大笑。

项梁又一次恍然大悟了。这个老范增果然奇计，果能物色得一个无名少年做楚王而打出楚怀王名号，既好掌控，又能使各方流散势力纷纷聚合于正宗的楚国旗号之下，何乐而不为哉！相比于范增对策，其余五国老世族后裔那种纷纷自家称王的急色之举，便立即显得浅陋之极了。诚如范增所言，“将军世世楚将，而不自家称王，何等襟怀也！楚怀王旗号一出，天下蜂起之将，必得争附将军耳！”

项梁后来得知，范增收服东阳军也是以攻心战奏效的，由是更奇范增。

这东阳举事的首领，原本是东阳县县丞，名叫陈婴，为人诚信厚重，素来被人敬为长者。陈胜举事后江淮大乱，东阳县一个豪侠少年聚合一班人杀了县令，要找一个有人望者领头举事。接连找了几个人，都不能服众。于是经族老们举荐，一致公推陈婴为头领。陈婴大为惶恐，多次辞谢不能，竟被乱纷纷人众强拉出去拥上了头领坐案。消息传开，邻县与县中民众纷纷投奔，旬日间竟聚合了两万余人。

原先那班豪侠后生，立即拉起了一支数千人的苍头军，要拥立陈婴称王。盖苍头军者，战国多有，言其一律头戴皂巾也。当年魏国的信陵君练兵，便是士兵一律苍头皂巾。故《战国策》云：“魏有苍头二十万。”因陈胜的护卫军吕臣部也是清一色苍头，也冠以“苍头军”名号，且在陈胜死后两次战胜秦军而威名大震，所以举事反秦者纷纷效法，只要自认精锐，便打出苍头军名号。后生们新起苍头军，自认精锐无比，立即急于拥戴陈婴称王，欲图早早给自家头上定个将军名号。

范增进入东阳，正逢陈婴举棋不定之际。范增已经一路察访了陈婴为人，没有找陈婴正面苦劝，却郑重拜谒了陈婴母亲，大礼相见并叙谈良久。当夜，陈母唤来了陈婴，感慨唏嘘地说出了一番话：“儿啊，自我为你家妇人，未尝听说陈家出过一个贵人。目下，你暴得大名，还要称王，何其不祥也！为娘之意，不若归属大族名门，事成了，封侯拜将足矣！事不成，逃亡也方便多也！不要做世人都想的王，陈胜倒是做了王，还不是死得更快？我本庶民小吏之家，娘也没指望你这一世能有大名大贵也！”陈婴反复思忖，终觉老母说得在理，于是打消了称王念头，召集众人商议出路。陈婴说：“目下，江东项梁部已经开到了东阳驻屯。项氏世世楚国名将，若要成得大事，非项氏为将不成。我等若能投奔项氏，必能亡秦也！”一班豪侠后生想想有

理，便一口声赞同了。于是，范增尚未出面，陈婴便率军投奔了项梁。

没过月余，章邯大军南下风声日紧，已经举事的江淮之间的小股反秦势力纷纷投奔项梁部。最大的两股是黥布军与一个被呼为蒲将军的首领率领的流盗军。至此，项梁人马已经达到了六七万之众。项梁与范增商议，立即北渡淮水，进兵到下邳驻扎了下来。这是范增谋划的方略：章邯军既然南下，我当避其锋芒北上，相机与魏赵燕齐诸侯军联兵，不得已尚可一战，不能在淮南等秦军来攻。

项梁没有料到，北上的第一个大敌不是秦军，而是同举复辟王号的同路者。

项梁大军进驻下邳，立即引来了“景楚”势力的警觉。这个景楚，便是原本属于陈胜张楚国的秦嘉部势力。这个秦嘉，原本是一个东海郡小吏，广陵人。秦嘉上年投奔了张楚，九月末奉陈胜王命率一部军马南下徇地。然则不出一个月，秦嘉便找到了一个楚国老世族景氏的后裔景驹，立景驹做了楚王，自己则将相兼领执掌实权。秦嘉的根基之地便是泗水重镇彭城。下邳彭城，同为泗水名城。下邳在东，在泗水下游；彭城在西，在泗水上游，两城相距百里左右。项梁数万人马部伍整肃地进驻下邳，在陈胜大军溃散后可谓声势显赫。秦嘉立即亲率景楚全部六万余人马，驻屯于彭城东边三十余里的河谷地带，

其意至为明显：预防项梁图谋吞并景楚。

“景楚军马出动，项公机会来矣！”

一得秦嘉军消息，范增立即向项梁道贺了。项梁问其故，范增道：“倒秦必得诸侯合力，合力必得盟主立威。项公若欲为天下反秦盟主，请以诛灭张楚叛军始也。”项梁思忖片刻，悟到了范增真意，立即在幕府聚集了各方大将，慷慨激昂地宣示了要讨伐秦嘉。项梁的愤然

言辞是："彭城秦嘉，天下负义之徒也！陈王首事反秦，为诸侯并起开道，也为秦嘉发端根本。然陈王战败，未闻秦嘉何在！秦嘉不救难陈王，是张楚叛逆！秦嘉自立景驹为楚王，又是楚国叛逆！如此叛逆不臣者，反秦诸侯之祸根也，必得除之而后快！"诸将一片咒骂轰然拥戴，项梁立即下令进兵彭城。

两军在彭城郊野接战。景楚军人数虽与项梁军不相上下，然秦嘉却徒有野心而一无战阵之才，立国数月未曾认真打过一仗。猝与这支以江东劲旅为轴心的大军接战，秦嘉全然不知如何部署，大呼隆漫山遍野杀来，不消半个时辰便告大败溃退。向北逃到薛郡的胡陵，秦嘉退无可退，率残军回身，拼死与随后追杀不歇的项梁大军再战。一日之间，景楚军全部溃散降项，秦嘉被项羽杀于乱军之中。那个楚王景驹落荒逃向大梁，也被项梁军追上杀了。此战之后，项梁收编了秦嘉军余部，实力又有壮大，便在胡陵驻屯下来整肃部伍粮草，准备与尾追而来的章邯秦军作战了。

一战而灭声势甚大的秦嘉景楚军，项梁部声威大震。各方流散势力纷纷来投，有陈胜张楚军的流散部将吕臣、朱鸡石、馀樊君等残军余部，有不堪复辟非正统王室的六国老世族子弟的星散人马，也有原本独立的流盗反秦势力。已经各称王号的赵、燕、齐、魏四国新诸侯也迫于秦军压力，纷纷派出特使与项梁联结，声称要结成反秦盟约。一时间，小小胡陵俨然成了天下反秦势力聚结的轴心，确如范增所言："楚地蜂起之将，皆争相附君耳！"其中为项梁所看重者，独有沛公刘邦。所以如此，并非刘邦兵强马壮，而是刘邦本人及其几个追随者所具有的器局见识大大不同于寻常流盗。

那日，司马禀报说沛公刘邦来拜，项梁原本并未在意。

刘邦只带了百余人的一支马队前来，并非投奔项梁，而是要向项梁借几千兵马攻克丰城。项梁与刘邦素来无交，却也听说了这个自号沛公的人物的种种传闻。若就出身而言，贵胄感很强的项梁，是很轻

蔑这个小小亭长的。然就举事后不停顿作战拓地且能与秦军对阵而言，项梁又是很看重这个沛公的。洗尘军宴上，刘邦谈吐举止虽不自觉带有几分痞气，但却挥洒大度谈笑自若，全无拘谨猥琐之态。刘邦坦诚地叙说了自己的窘境：上年曾攻占了胡陵、方与两城，又被秦嘉夺了去；后来与秦军小战一场，攻下了砀县，收编了五六千人马，又拿下了小城下邑；今岁欲攻占丰城为根基，却连攻不下，故此来向项公借兵数千。刘邦说得明白，项公的兵马可由项公派出部将统领，只要与他联手攻克丰城，项公兵马立刻归还。

“沛公欲以丰城为根基，其后何图？”旁边范增笑问一句。

“其后，刘邦欲奉楚王正统，立起楚国旗号，与秦死力周旋！”

“何谓楚王正统？”

“楚怀王之后，堪为楚国王族正统也！”

“沛公何有此念？”项梁心下很有些惊讶。

“刘季以为，陈胜也好，秦嘉也好，虽则都打楚国旗号，然都是不足以聚结激发楚人。根本缘由，便是楚国旗号不正，没有聚结激发之力。‘楚虽三户，亡秦必楚！’楚南公这句话原本便是因楚怀王仇恨而出，若不尊楚怀王后裔为正宗楚王，只顾自家称王，舍弃正道自甘邪道，岂能成得大事！”

“敢问沛公几多人马？”范增突然插了一句。

“目下不到两万，大多步卒。”

“两万人马，便想拥立正宗楚王？”范增冷冷一笑。

“大事不在人马多少，只在能否想到。人马多者不想做，又能如何？”

“沛公，老夫原本亦有此意！”项梁突兀拍案，“我等联手拥立楚王如何？”

“项公偌大势力，不，不想自立为楚王？”刘邦惊讶了。

“有天下见识者，不独沛公也！”项梁大笑了。

“沛公似已有了楚王人选？”范增目光闪烁。

“楚怀王之孙芈心，刘邦访查到了。”

“目下何处？”范增立即追问一句。

“听说在一处山坳牧羊，尚不知详情也。”刘邦淡淡笑了。

“果真如此，天意也！”

项梁拍案一叹，当即拍案决断，拨给刘邦五千人马，派出十名五大夫爵位的将军统领，襄助刘邦夺取丰城。刘邦亦慨然允诺，攻占丰城后立即送来楚怀王之孙，两方共同拥立正宗楚王。刘邦走后，项梁立即派出一名司马领着几名精干斥候，乔装混入刘邦部探察实情。其后，消息接踵而来：刘邦的左膀右臂是萧何张良，萧何主政，张良主谋。韩国老世族子弟张良是去冬追随刘邦的，举楚怀王之后为楚王的方略，正是张良所谋划。这个张良，在上年八月的震泽聚会后回到了旧韩之地，聚结了百余名旧韩老世族的少年子弟，却不打任何旗号，只是寻觅可投奔的大势力。去冬时节，张良到了泗水郡，欲投已经拥立景驹的秦嘉部，不想在道中与刘邦人马相遇，两人攀谈半日，张良便追随了刘邦，名号是厩将。张良多次以《太公兵法》论说大势，刘邦每次都能恍然领悟，每每采纳其策。张良多次说与他人，他人皆混

沌不解，张良感喟说：“沛公殆（近于）天授也！”为此，张良与这个刘邦交谊甚佳，不肯离去。

“这个张良，如何不来江东与老夫共图大业？”

项梁明白了刘邦的人才底细，一团疑云不期浮上心头。张良虽则年轻，在六国老世族圈子里却因博浪沙刺杀秦始皇帝而大大有名，很得各方看重，然此人却从来没有依附任何一方。在项梁眼里，张良是个有些神秘又颇为孤傲执拗的贵胄公子，更是个孜孜醉心于复辟韩国的狂悖人物。项梁料定，此等人其所以不依附任何一方，必定是图谋在韩国称王无疑，谁想拉他做自家势力都是白费心思。故此，项梁从来将张良看做田儋田横武臣韩广一类人物，从来没有想到过以张良为谋士。倏忽大半年过去，纷乱举事之中，唯独韩国张良没有大张旗鼓举事，也唯独韩国尚未有人称王。项梁原本以为，这是张良在等待最佳时机，不想与陈胜的农夫们一起虚张声势。项梁无论如何想不到，张良直到天下大乱三个月后，也才只聚结了百余名贵胄子弟游荡，还四处寻觅可投奔的主人，声势苍白得叫人不可思议。按说，以张良的刺秦声望，在中原三晋拉起数万人马当不是难事。何以张良只凑合了一帮贵胄少年瞎转悠？以张良对天下老世族的熟悉，要投主家也该是江东项梁才是，为何先欲秦嘉后随刘邦？秦嘉不说了，好赖还是个拥立了景楚王的一方诸侯。可这刘邦，一个小小亭长，一身痞子气息，区区万余人马，所赖者本人机变挥洒一些罢了，张良何能追随如此这般一个人物？

项梁百思不得其解，这日与范增叙谈，专一就教张良之事。

“此等事原不足奇也！”范增听罢项梁一番叙说，淡淡笑道，“项公所知昔年之张良，与今日觅主之张良，已非一人也。老夫尝闻：博浪沙行刺始皇帝后，张良躲避缉拿，曾隐匿形迹，隐游至下邳。其间，张良恭谨侍奉一个世外高人黄石公，遂得此公赠与《太公兵法》。此后，张良精心揣摩，常习诵读之，遂成善谋之士也。善谋者寡断。昔

年勃勃于复辟称王之张良，世已无存矣！究其变化之由，张良不举事，不复辟，不称王，非无其心也，唯知其命也。譬如老夫，也可聚起千数百人举事反秦，然终不为者，知善谋者不成事也，岂有他哉！”

“善谋者不成事？未尝闻也！”项梁惊讶了。

“项公明察。”范增还是淡淡一笑，“天下虽乱，然秦依然有强势根基，非流散千沙所能灭之也。终须善谋之能士，遇合善决之雄才，方可周旋天下成得大事。人言，心无二用。善出奇谋者，多无实施之能也。善主实务者，多无奇谋才思也。故善谋之士，必得遇合善决之主，而后可成大业也。张良既言刘邦天授，此人必善决之主也。日后，此人必公之大敌也。”

“善谋之士，善决之主，孰难？”

“各有其难。善谋在才，善决在天。”

“善决在天，何谓也？”

“决断之能，既在洞察辨识，更在品性心志。性柔弱者无断，此之谓也。是故，善决之雄才，既须天赋悟性，否则不能迅捷辨识纷纭之说。更须天赋坚刚，否则必为俗人众议所动。故，善决在天。陈胜败如山倒，正在无断也，正在从众也。商鞅有言，大事不赖众谋。一语中的也。”

“先生与张良，孰有高下？”项梁忽然笑了。

“果真善谋之士，素无高下之别。”老范增一脸肃然，“世人所谓高下者，奇谋成败与否也。然谋之成败，在断不在谋。故，无谋小败，无断大败。譬如老夫谋立楚怀王之后，张良亦谋立楚怀王之后。刘邦听之当即实施，业已在月余之内访查出楚怀王之孙。项公听之，则直

到日前刘邦来拜方有决断。此间之别，在老夫张良乎？在项公刘邦乎？”

第一次，项梁大大地脸红了。项梁素来桀骜不驯，轻蔑那些出身卑微的布衣小吏，更轻蔑那些粗俗不堪的农夫，若非大乱之时迫不得已，项梁是根本不屑与这些人坐在一起说话的。然则，老范增一个简单的事实，却使他与刘邦这个小小亭长立见高下之分，项梁很觉得有些难堪。但项梁毕竟是项梁，血战亡国流窜多年的血泪阅历使他至少明白一个简单的道理：奇才名士是没有阿谀逢迎的，不听其言只能招致惨败。是故，项梁虽然脸红得猪肝一般，还是起身离案，向老范增

深深一躬：“项梁谨受教。”

当夜，项梁设置了隆重而又简朴的小宴，请来范增尊为座上大宾。项梁郑重其事地教侄儿项羽向老范增行了拜师礼，且向项羽明白言道：“子事先生，非但以师礼也，更以子礼，以先生为亚父也。自今而后，先生为项楚之管仲，子必旦暮受其教诲也。子若懈怠，吾必重罚。”项羽恭谨地行了大礼，范增也坦然接受了项羽的大礼，三人饮酒会商诸事直到三更方散。从此，老范增融入了项氏势力轴心，成了项梁项羽两代主事者唯一的奇谋运筹之士。

三日后，章邯之秦军前部北来。依照前日与范增会商，项梁派出了新近投奔的陈胜军余部两员大将朱鸡石、馀樊君率部先行阻截秦军，而没有派出自己的江东主力。老范增说，这是“借力整肃”之策，既可试探秦之刑徒军战力，又可试探张楚余部战力。若张楚余部战事不力，更可借机整肃大军聚结战力。果然，两军开出百里外迎战秦军，当即大败：馀樊君当场战死，朱鸡石率残部逃到胡陵不敢回归复命。项梁大怒，当即率一军向北进入薛郡，围住胡陵依军法杀了朱鸡石，重新收编了张楚军的流散余部。

之后，项梁又纳范增的“别攻”奇谋：立即派出项羽亲率江东主力一万，轻兵飞骑长途奔袭章邯秦军的中原粮草基地襄城。此时，项梁军主力在东海郡的下邳屯驻，襄城[注]则远在颍川郡的南部，两地相距千余里，孤军深入无疑具有极大的冒险性。老范增的说法是：“方今诸侯战心弥散，唯一能鼓起士气之法，便在显示我军战力。若能以奇兵突袭秦军后援，则无论战果大小，必有奇效也！”项羽战心浓烈，立即请命以轻兵飞骑奔袭。项梁反复思忖，也只有项羽之威猛可保此战至少不败，便在一番叮嘱之后派出了项羽飞骑。

项羽飞骑没有走泗水郡陈郡之路西去，因为这是章邯军迎面而来的路径。项羽走了一条几乎没有秦军防守的路径：北上取道巨野泽畔的齐魏驰道，向西南直扑襄城。此时，章邯大军全力追杀楚地反秦义军，颍川郡的后援城邑只有数千人马防守，襄城全城军民也不过三万余人。猝遇流盗来攻，又闻楚人复仇，襄城军民拼死抵御，项羽军竟五七日不能下城。项羽暴跳雷吼，亲执万人敌与一硕大盾牌飞步登上一架特制云梯，硬生生在箭雨礌石中爬上城头，雷鸣般吼叫着跳进垛口，从城头直杀到城下再杀到城门打开城门，一路杀得血流成河尸横绊脚。飞骑入城，项羽想也没想便狠狠吼了一声：“屠城！全城人众赶入护城河坑杀！一个不留！”于是，这支楚军飞骑四散驱赶全城剩余人口，两万余男女老幼全数被赶下护城河淹死，而后再填以砖石泥土彻底坑杀。

项羽之残暴酷烈，乃中国历史第一人。《史记》载，短短数年，项羽共有六次大屠杀并纵火大掠。这是项羽第一次屠城坑杀暴行，也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坑杀全城平民的暴行，其酷暴狠毒令人发指。大约仅仅两个月后，项羽与刘邦一起攻占城阳，再次“屠之”，这是史料明确记载的项羽第二次屠城。仅仅一年多后，项羽第三次大屠杀，活活坑杀秦军降卒二十余万。其后仅仅数月，项羽入关“引兵西屠咸阳，杀秦降王子婴，烧去秦宫室，火三月不灭，收其货宝妇女而东”。这是史有明载的项羽第四次大屠杀大劫掠大焚烧，也是中国历史上规模最

大毁灭性最强的一次大屠杀，开后世暴乱焚烧都城之罪恶先例。即位霸王后，项羽又有第五次大屠杀齐地平民，坑杀齐王田荣之降卒，同时大烧大劫掠，逼反了已经战败投降的诸侯齐。最后一次外黄大屠杀，因一个少年挺身而出，说项羽此等作为不利于“下城下地”，竟使项羽放弃了已经开始动手的大屠杀。六次大规模屠杀劫掠之外，项羽还残忍地恢复了战国烹杀恶风，又杀楚怀王，杀已经投降的秦王子婴，宗宗暴行尽开旷古暴行之先例。

当时，不幸成为“楚怀王”的少年芈心对项羽的种种恶魔行径始终心有余悸，对大臣将军们忧心忡忡而又咬牙切齿地说：“项羽为人，剽悍猾贼！项羽尝攻襄城，襄城无遗类，皆坑之！诸所过之处，无不残灭！”剽者，抢劫之强盗也；悍者，凶暴蛮横也；猾也，狡诈乱世也；贼者，虐害天下也，邪恶不走正道也。少年楚怀王的这四个字，最为简约深刻地勾出了项羽的恶品恶行。也许这个聪明的少年楚王当时根本没有料到，因了他这番评价，项羽对他恨之入骨。此后两三年，这个少年便被项羽以“义帝”名目架空，之后又被项羽毫不留情地杀害了。少年楚怀王能如此评判，足见项羽的酷烈杀戮已经恶名昭著于天下，内外皆不齿了。后来的关中秦人之所以拥戴刘邦，骂项羽“沐猴而冠”，正在于项羽这种“诸所过之处无不残灭”的暴行已经完全失去了民心。

太史公曾对项羽的种种凶暴大为不解，在《项羽本纪》后惊疑有人说项羽重瞳，乃舜帝之后裔，大是感慨云：“羽岂舜帝苗裔邪？何兴之暴也！”《索隐述赞》最后亦定性云：“嗟彼盖代，卒为凶竖！”很是嗟叹他这个力能盖世者，竟成了不可思议的凶恶之徒！也就是说，项羽之凶恶为患，在西汉之世尚有清醒认知。不料世事无定，如此一个恶欲横流冥顽不化的剽悍猾贼，宋明伊始竟有人殷殷崇拜其为英雄，惋惜者有之，赞颂者有之，以致颂扬其“英雄气概”的作品竟能广为流播，诚不知后世我族良知安在哉！是非安在哉！

项羽归来后，刘邦也送来了那个楚怀王的子孙。

项梁立即与刘邦共同拥立了这个少年芈心为楚王，名号索性称了楚怀王，以聚结激发楚人思楚仇秦之心。公然宣示的说法，自然是“从民所望也”。新楚定都在盱眙城[注]。之后，项梁与范增谋划出了人事铺排方略：拜陈婴为楚国上柱国，封五县之地，与楚怀王一起以盱眙为都城，实则以陈婴为辅助楚怀王庙堂的主事大臣；项梁自号武信君，统率楚军灭秦；范增项羽等皆加不甚显赫之爵号，然执掌兵政实权。对于刘邦，项梁纳范增之谋，以两则理由冷落之，以免其扩张实力：一则理由是，项刘共同拥立楚王，刘邦非项梁部属，项梁无由任命刘邦事权政权；再则理由是，刘邦之沛公名号，原本已是诸侯名号，尚高于项梁的“君”号，故无以再高爵位。如此，刘邦还是原先那班人马，还是原先那般称号，没有丝毫变化。

庆贺大宴上，项梁借着酒意慷慨说了如前种种理由，深表了一番歉意。刘邦哈哈大笑道：“武信君何出此言也！刘季一个小小亭长，芒砀山没死足矣，要那高爵鸟用来！”项梁也大笑一阵，低声向刘邦提出了一个会商事项：他欲亲会张良，会商在韩国拥立韩王，以使山东六国全数复辟，大张反秦声势。项梁说：“此天下大局也，无张良无以立韩王，盼沛公许张良一会老夫。”刘邦还是那种浑然不觉的大笑：“武信君此言过也！连刘季都是武信君的部属，何况张良哉！”

说罢立即转身一阵寻觅，不知从宴席哪个角落拉来了张良高声道，“武信君，先生交给你了，刘季没事了。”转身大笑着与人拼酒痛饮去了。

项梁也不问张良任何行踪之事，只恭谨求教韩国立何人为王妥当？张良说韩国王族公子横阳君韩成尚在，立韩王最为得宜。项梁正色道：“若立公子韩成为韩王，敢请先生任事韩国丞相，为六国诸侯立定中原根基。”张良一拱手笑道：“良助立韩王可也，助韩王徇地可

也，唯不能做韩国丞相也。”项梁故作惊讶，问其因由何在？张良笑道：“我已追随沛公，甚是相得，再无图谋伸展之心也。”项梁默然片刻，喟然一叹道：“先生反秦之志，何其弥散如此之快矣！”张良淡淡道：“反秦大业，良不敢背离也。唯反秦之道，良非从前也。武信君见谅。”至此，项梁终于明白，老范增所言不差，今日张良已经不是当年张良了。

丢开心中一片狐疑，项梁反而轻松了，宴席间立即与刘邦范增张良项羽等会商，决意派出一部人马拥立公子韩成为韩王，张良以原任申徒之名，襄助韩王收服韩地。次日，楚怀王以盟主之名下了王书，张良带千余人马立即开赴韩国去了。旬日之后，韩王立于颍川郡，收服了几座小城，便在中原地带开始“游兵”了。

韩国立王，原本已经复辟王号的齐、燕、魏、赵四方大感奋然，立即派出特使纷纷赶赴盱眙来会项梁。此时所谓六国诸侯，除项梁部尚可一战外，其余五国王室军马尽皆乌合之众，根本不敢对秦军正面一战，一心图谋将这杆反秦大旗赶紧搁到楚国肩上，自己好有避战喘息之机。于是，用不着反复磋商，几乎是一口声地共同拥立楚怀王为天下反秦盟主，一口声宣示悉听楚王武信君号令。各方流盗军马也纷纷依附，拥戴之论众口一词。项梁与范增会商，则以为当此各方低迷之际，正是楚军大出的最佳时机。为此，项楚丝毫没有推辞，楚怀王坐上了天下反秦盟主的高座，项梁则坦然执掌了联军统帅的大旗，开始筹划以楚军为主力的反秦战事。至此，天下反秦势力在松散宽泛的陈胜张楚势力灭亡后重新聚合了，六国复辟势力成为新的反秦轴心。

七　项梁战死定陶　复辟恶潮骤然颓势

反秦盟约草草达成之际，章邯秦军已经开始攻势作战了。

第一个危机，是魏军紧急求援。项羽部攻占襄城并坑杀屠城，对中原郡县震骇极大。章邯的主力秦军立即回师河外，决意先行灭却中

原三晋之复辟军。其时的三晋之中，魏军居于中原腹心地带，几次图谋攻占敖仓，非但对章邯秦军的粮草辎重是一个极大的威胁，更是对整个帝国生计的极大威胁。反秦盟约达成之后，诸侯自觉声威大震，魏军便开始筹划奇袭敖仓，欲图占据这座粮草枢纽。

始皇帝统一六国后，建造了十二座大型仓廪囤积天下粮草，并制定了专门法令——《仓律》实施治理，仓情分外整肃。这十二仓是：内史郡的霸上仓、内史郡的栎阳仓、内史郡的咸阳仓、三川郡的敖仓、砀郡的陈留仓、琅邪郡的琅邪仓、胶东郡的黄仓、临淄郡的腄仓、九原郡的北河仓、蜀郡的成都仓、南阳郡的宛仓、东郡的督道仓。十二仓中以敖仓规模最大，堪称秦帝国的国家粮食中心。敖仓建于敖山之上。北临大河，南临鸿沟，东西有驰道通过，堪称水陆便捷。敖仓城中人口以粮工粮吏为主，几乎没有寻常庶民。时当天下大乱，魏军果能夺得敖仓，形同掐断大秦血脉食道，显然将大壮反秦声势。章邯身为九卿之一的少府，深知敖仓得失关乎根本，自然重兵进逼魏军。

此时所谓魏国者，占据了几个中原小城池的数万军马而已。章邯大军刚刚开回三川郡，便接到郡守李由急报：魏军集结于临济城外(注)，图谋西进敖仓。章邯得报，立即率主力大军扑向临济。魏军主将周市一面部署迎击秦军，一面向项梁与临近的齐军紧急求救。项梁得报，当即派出了将军项它率五万军马驰援。齐王田儋亲自率将军田巴与数万人马，西来驰援临济。然则尚未抵达临济，章邯秦军已经大败周市魏军，并在战场击杀周市，包围了临济小城。魏王咎万般无奈，派出特使与章邯约降，提出只要秦军不效法项羽屠城坑杀魏人，魏王愿立即降秦。章邯慨然允诺了。约成之后，秦军进城之际，魏王咎却已经“自烧杀”了。所谓自烧杀，是将猛火油泼在自家身上，点火自焚了。

时已暮色。章邯留下一部善后临济，立即亲率一支铁骑衔枚裹蹄星夜东进，要一举灭却齐楚援军。齐楚两军完全没料到章邯秦军如此神速秘密，营地被攻破之时尚在一片懵懂之中。齐军大肆溃散，章邯一举击杀了齐王田儋并部将田巴。楚军项它部骑兵稍多，死命冲杀，残部逃回了盱眙。中原之战，章邯秦军连续大破魏齐两军，并逼杀两位复辟诸侯王，中原大势立即缓和了下来。

如此惨痛败绩，使刚刚结成的诸侯反秦盟约面临急迫的存亡危机。

项梁立召范增项羽秘密会商。项梁一脸肃然道："当此之时，存亡迫在眉睫，我楚军若不能战胜秦军，则天下反秦之势必将瓦解！我等大业亦将烟消云散！为此，自今日起，江东精锐全部出战，老夫亲自统军，与章邯秦军决一死战！"项羽愤愤然大吼："江东八千子弟兵交我！不杀得秦军血流成河，项羽便不是万人敌！"范增却平静地说："战则必战，然不能急于求战而乱了阵脚。老夫预料，秦军大破魏齐之后，中原诸侯弥散，章邯必引兵东来平定齐地。其时，秦军分兵徇地，楚军则可聚合精锐专攻秦军一部。如此，可望连续战胜秦军，亦可大振诸侯士气也。"项梁欣然拍案接纳，三人当即商定了种种分兵聚合部署，而后紧急调集兵马预备大战。

在此方略之下，项梁楚军在此后三两个月里五次战胜秦军。《史记·项羽本纪》对这五战用了两个"大破"，一个"屠之"，一个"西破"，一个"再破"，可以视作两次大胜，两次小胜，一次屠城。这五战分别是:

第一战，东阿大破秦军。章邯秦军东来，果然如范增所料分兵徇地。此时的徇地，也就是秦军重新收服被暴乱军马攻占的城邑。章邯以为齐王田儋新死，齐地乱军必人心惶惶，故此兵分两路徇地下城，一路自己统军进兵巨野泽以南的亢父地带，一路由司马欣统军进兵济水西岸的济西地带。项梁得报，立即将楚军分为虚实两路：新近聚合

的军马为虚路，向南作出救援亢父的声势，以蛊惑秦军；楚军主力为实路，由项羽与龙且两将统兵，联结齐军残余田荣部，直扑东阿秦军。是战，司马欣秦军大败溃散，死伤不详，楚军称为“大破秦军于东阿”。这一战的连带影响是，齐楚赵三大复辟势力大起龃龉。因由是：齐军田荣因攻秦有功，立即回师废黜了新立的齐王田假，拥立战死的齐王田儋的长子田市为齐王。田假逃亡到了项梁的楚地。田假的丞相田角，则逃亡到了赵地，投奔了原先已经逃赵的胞弟田间。楚军破东阿秦军之后，项梁几次催促齐军联兵追击，于是田荣提出条件：楚杀田假，赵杀田角田间，齐军再发兵。项梁大为恼怒，回书说：“田假原本与国（盟约）之王，穷途从我，不忍杀之！”田荣亦回书曰：“田儋战死之王，举国新丧，不忍出兵！”于是，三大复辟势力便僵持住了。

第二战，攻克城阳，再次屠城。司马欣秦军战败，溃散一部逃向巨野泽以西的城阳。项梁下令项羽军追杀城阳秦军，刘邦军为援手。

项羽军攻克城阳，再次施行屠城，全部杀光了城内军民。这便是史料明载的项羽第二次大屠杀。若以军力计算，此战连小胜也说不上，唯一的声威便是恐怖的“屠之”。

第三战，西破濮阳东。楚军继续向西，进逼东郡郡署所在的濮阳，在濮阳以东猝遇司马欣秦军的另一流散部，当即包围聚歼，号为“西破秦军濮阳东”。之后，一部突围秦军进入濮阳，与东郡守军合力抵抗，楚军未能攻占濮阳。

第四战，项羽刘邦军大破秦军于雍丘，逼杀三川郡守李由。城阳屠城后，项羽刘邦军南下猛攻定陶。孰料定陶军民一闻项羽屠城兵到，人人恐惧失色，合力拼死守城。项羽猛攻旬日不能下，气得屡屡暴跳如雷。刘邦劝说几次，要项羽不要滞留一城之下，当以西进为要务。项羽这才不得已悻悻撤军。西进至雍丘，项羽军立即攻城。这雍丘乃砀郡与三川郡相邻处的要塞重镇，三川郡守李由得报，立即率领万余军马来救。项羽听得丞相李斯的长子郡守率兵前来，当即将攻城

交给了刘邦军，亲率江东主力迎战李由。一场大战搏杀，李由的郡兵不敌大败，李由这个一心效忠帝国的郡守在战场自杀了。此战，楚军号为“大破”，主要战果便是杀了李由这个屡屡为中原救急的著名的郡守。之后，项羽回兵猛攻外黄(注)，又逢外黄军民死守，还是没有攻下。

第五战，项梁军再破秦军于定陶。项羽刘邦军西进之时，项梁亲率楚军主力后续推进。抵达定陶城下，项梁得知项羽刘邦攻定陶不下而去，对定陶秦军大为恼恨，当即屯兵城外开始猛攻。定陶军民经前次激战之后伤亡众多，当此大乱，郡县官署多有瘫痪，兵器粮草又无及时接济，旬日抵抗之后终告失守了。攻克定陶，便是楚军宣示的“再破秦军”。当此之时，又有项羽刘邦军大破秦军杀李由的消息传来。项梁大为振奋，大宴将士，拍案大笑道：“人云秦军壮盛，不过如此耳耳！

再有三月，老夫当进兵咸阳，为天下灭秦诛暴也！”谋士宋义小心翼翼劝阻说：“臣尝闻：战胜而将骄卒惰者败。今我军士卒已经些许怠惰，而秦军却正在谋划复仇。今日情势，臣为君担心也。”旁边范增听得明白，宋义虽未公然说明我军将骄，然却恰恰更显其本意在此。项梁一听宋义如此说法，大觉扫兴，黑着脸一拍酒案，径自转身去了。范增见如此情势，也就不说话了。

次日，宋义接到项梁军令：立即启程，赶赴齐国催促田荣发兵。

宋义踽踽上路，半道却遇上了恰恰要去见项梁的齐国使者。这个使者是齐国的高陵君田显，素与宋义相熟。宋义遂问：“公欲见武信君乎？”田显老气横秋地答：“然也。”宋义摇头道：“要我说，武信君必败。公可徐徐行之，或可免得一死。公若走得快了，可能有大祸也。”田显听从了宋义之说，便一路走走停停了。

且不说楚军有识之士的清醒劝阻，只以当时的实际情形论，项梁的骄惰都是毫无道理的。楚军虽五败秦军，然除却东阿一战之外，始终未与章邯的主力秦军对阵，声势虽则由守转攻，战果却实实在在没有多少，若以两次屠城的恶果说，连民心也惶惶不敢归附，其实际优势尚有很大距离。以项梁的毕生血战阅历，此时的轻敌骄惰实在是一个难解的历史异数。若使项梁始终如前清醒，能够重用范增，能够遏制项羽，岂有后来之刘邦哉！历史很可能又当重写了。然则，异数归异数，实际的进程是无可更改的。项梁的骄兵轻敌，很快便招致了极大的恶果。

章邯得知项梁楚军情形，立即秘密调集九原王离大军的五万精锐铁骑南下，自己则亲率全部二十万刑徒主力大军向定陶进发。旬日不到，秦军已经云集于定陶郊野。项梁大为振奋，非但不退，且激昂宣示于众将："秦军二十余万，楚军也是二十余万，两军相逢勇者胜！我大楚军要一战灭却秦军主力，长驱直入咸阳！"之后立即向章邯幕府下了战书，约定三日后决战。楚军将士嗷嗷吼叫一片，人人以为战胜秦军全然不是一件难事。章邯却不批战书，只对楚军来使冷冷丢下两句话："六国复辟竖子，老夫不屑与之书文来往，如约会战便是。"范增得闻军使禀报，立即提醒项梁，一要防备秦军夜袭，二要立刻调驻屯外黄的项羽刘邦军回援。项梁大笑道："秦军已成惶惶之势，安得有夜战之心哉！外黄军镇抚中原，不需回援。先生拭目以待，三日后我必大破秦军也！"

这次，范增失算了。章邯秦军根本没有夜袭偷营。两日如常过去，项梁与楚军将士们更以为秦军不过如此，战胜之心愈发见于形色。第三日清晨，两军在定陶郊野摆开了广阔的战场。项梁乘一辆战车亲自出阵劝降章邯，章邯马上冷冷笑道："项梁竖子，老夫当年在灭楚大战中没能杀你，今日也算不迟。项氏不是自恃江东主力么，老夫倒想见识一番。"项梁大怒，立下将令发动攻杀。

此时的楚军，除了项羽率领的八千江东子弟兵清一色飞骑外，其余依然是步卒居多。项梁的江东主力五万余，也是只有万余轻骑，余皆步卒战车。所以呼为主力，较之其余诸侯的乌合之众，兵器相对精良，战心战力较强而已，尚算不得久经战阵之师。楚军发动冲杀，也是老战法：所有骑兵两翼展开，中央战车统带步卒进逼秦军中央。章邯秦军的应敌战法却是异常：两翼步军方阵与弓弩大营抵住楚军两翼骑兵，中央战场飞出五万九原铁骑直捣楚军核心寻战项梁的江东主力。实际而论，便是秦军全部刑徒军二十万不动，只轻松应对楚军的三五万轻骑兵，只以五万九原铁骑对杀楚军十五六万主力步军。这是章邯震慑楚军的有意部署，是要教项梁明白知道：只要是真正的秦军主力，击杀三倍于我之敌也是游刃有余！

“秦军骑兵只有五万！一战灭杀——！”

项梁久经战阵，一看秦军旗帜便知兵力几多，立即从中央云车大吼下令。秦军铁骑飓风般卷来，堪堪一箭之地，立即分成了千骑一旅的数十支黑色洪流，从四面八方生生插入楚军大阵，飓风般分割绞杀，顿时与楚军搅成了大大小小数不清的战团漩涡。自恃五败秦军勇猛无敌的楚军，一经接战便大为惊骇。秦军铁骑的流动组合长剑砍杀如惊雷闪电如行云流水，楚军战车纷纷翻倒，步卒团团不知所以之时已经是尸横绊脚了。楚军这才真正见识了秦军铁骑锐士的凌厉攻杀，一时人人惊慌部伍大乱，顿饭之间便被冲击得七零八落……项梁大怒，从云车飞下亲驾一辆战车，统率五千中军精锐向中央漩涡杀来。以项梁战阵阅历，混战将溃之际，只要统帅亲率精锐奋勇冲杀，便能聚合败军扭转士气挽回颓势。毕竟，楚军人数远过秦军铁骑三倍余，不当是一触即溃。然则，项梁亲自冲杀之际，九原铁骑倏忽演变，立即从纷乱漩涡中神奇地聚合飞出了一支万人军团，排山倒海般迎面压来，竟硬生生从纷纭战团中独将项梁五千人马切割开来四面攻杀。平野冲杀之战，即或步骑两军战力相等，若无壁垒阵法辅助，步军也不能战胜骑兵。此刻项梁楚军一无凭借，唯拼搏杀，况乎又是人数劣

势，何能当得搏杀匈奴如鹫走雀的秦军九原铁骑。未及片刻，项梁的五千军马便所剩无几了……“天亡我也——！”眼见苍茫原野中楚军战旗已无可寻觅，黑色洪流仍在翻卷奔腾，孤立战车一身鲜血的项梁悲怆地大吼一声，拔出长剑自刎了……

项梁战死而楚军大败溃散，是秦末混战的第二个转折点。其直接影响是，诸侯复辟势力士气大衰。素来自恃天下无敌的项羽，在外黄接到定陶大败的消息，震恐莫名不知所以了。刘邦则连武信君名号也不提了，只冷冷对项羽说了一句话：“今项梁军破，士卒都吓破胆了。”之后便闭嘴了。暴烈的项羽这次没有逞强复仇，而是显出了楚怀王所说的“猾贼”一面，悄悄地引兵东去了。当此之时，秦帝国面临着一个重新整肃河山的大好机会。

然则，这一扭转乾坤的巨大机遇，却被大咸阳最后的血色吞没了。

---

1. 沛县，今山东省微山湖以西地带。
2. 震泽，今日太湖，其时水域面积远远大于后世。
3. 曹阳，秦县，今河南三门峡地带，灵宝县东。
4. 东阳，秦县，治所在今安徽天长西北地带。
5. 襄城，秦县，大体在今河南省许昌市西南地带。
6. 盱眙，秦县，大体在今江苏省盱眙县东北地带。
7. 临济，秦县，大体在今河南省开封东北地带。
8. 外黄，秦县，大体在今河南省兰考县以北地带。

第五章　残政如血

一　赵高给胡亥谋划的圣君之道

大泽乡出事的时候，咸阳庙堂仍继续着噩梦般的荒诞日月。

大肆杀戮皇族同胞之后，胡亥亢奋得手足无措，立即丢开繁剧的政事开始了做梦都在谋划的享乐生涯。胡亥认定父皇很不会做皇帝，将数也数不清的只有皇帝才可以享受的乐事都白白荒废了，除却用了几个方士治病求仙，胡亥实在看不出父皇做皇帝有甚快乐。最大的憾事，是父皇将囤积四海九州数千过万的美女统统闲置，当真暴殄天物也。父皇安葬时，胡亥下令将所有与父皇有染的女子都殉葬了，可数来数去连书房照应笔墨的侍女算上，也只有三十多个。胡亥惊讶得连呼不可思议，最后对赵高说："父皇甚乐子也没有过，连享用女人都蜻蜓点水。大度些个，凑个整数给父皇显我孝心。"赵高问一千如何？胡亥立即连连摇头："多了多了，可惜了，一百足矣！"赵高大笑，会意地连连点头。

于是，除了殉葬的一百女子，除了父皇在世时派往南海郡的宫女，整个皇城女子少说也还有三五千之多。胡亥谋划的第一件大乐之事，是专一致力于享受这些如云的美女。阅遍人间春色之后，胡亥的第二件大乐事，是亲自出海求仙，将父皇期许于方士的求仙梦变成自家的真实长生乐事，长生不老活下去，永远地享受人间极乐。为此，胡亥生出了一个宏大谋划，阿房宫建成之后用五万材士守护，专一囤积天下美女，将美女们像放逐猎物一般放逐于宫室山林，供自己每日行猎取乐……谋划归谋划，目下的胡亥还只能在皇城深处另辟园林密

室，一日几拨地先行品咂这些胭脂染红了渭水的数也数不清的如云丽人。可无论胡亥如何不出密室，每日总有大政急报送到榻前案头，也总有李斯、冯去疾等一班大臣嚷嚷着要皇帝主持朝会商讨大事。

胡亥不胜其烦，可又不能始终不理。毕竟，李斯等奏报说天下群盗大举起事，山东郡县官署连连叛离，大秦有存亡之危！果真如此，胡亥连头颅都要被咔嚓了，还谈何享乐？怏怏几日之后，胡亥终于亲自来到了连日不散却又无法决断一策的朝会大殿。胡亥要听听各方禀报，要切实地问问究竟有没有大举起事反秦，究竟有没有郡县叛离？

那日，山东郡县的快马特使至少有二十余个，都聚在咸阳宫正殿焦急万分地乱纷纷诉说着。李斯拄着竹杖黑着脸不说话，冯去疾也黑着脸不说话，只有一班丞相府侍中忙着依据特使们的焦急诉说，在大板地图上插拔着代表叛乱举事的各色小旗帜。胡亥一到正殿，前行的赵高未曾宣呼，大殿中便骤然幽谷般静了下来。李斯立即大见精神，向胡亥一躬便点着竹杖面对群臣高声道：“陛下亲临！各郡县特使据实禀报！”胡亥本想威风凛凛地一个个查问，不防李斯一声号令，自己竟没了底气，于是沉着脸坐进了帝座，心烦意乱地开始听特使们惶急万分的禀报。

“如此说法，天下大乱了？”还没说得几个人，赵高冷冷插了一句。

“岂有此理！”胡亥顿时来气，拍打着帝座喊道，“一派胡言！父皇尸骨未寒，天下便告大乱！朕能信么？郎中令，将这几个谎报者立即缉拿问罪！”赵高一摆手，殿前帝座下的执戈郎中便押走了几个惊愕万分的特使。如此一来举殿死寂，没有一个人再说话了。

“老臣以为，仍当继续禀报。”李斯鼓着勇气说话了。

“是当继续禀报。报了。”赵高冷冷一笑。

“好！你等说，天下大乱了么！”胡亥终于威风凛凛了。

“没……”被点到的一个特使惶恐低头，“群盗而已，郡县正在逐捕……”

“业已，捕拿了一些。陛下，不，不足忧。”又一个特使吭哧着。

“如何！”胡亥拍案了，笑得很是开心，“谁说天下大举起事了？啊！”

“老臣闻，博士叔孙通等方从山东归来，可得实情。”赵高又说话了。

“好！博士们上殿禀报！”胡亥一旦坐殿，便对亲自下令大有兴致。

“博士叔孙通晋见——！”殿口郎中长宣了一声。

一个须发灰白长袍高冠的中年人，带着几个同样衣冠的博士摇摇而来。当先的博士叔孙通旁若无人，直上帝座前深深一躬：“臣，博士叔孙通晋见二世陛下！”胡亥当即拍案高声问：“叔孙通据实禀报！天下是否大乱了？山东郡县有无盗军大起？”叔孙通没有丝毫犹疑，一拱手高声道：“臣奉命巡视山东诸郡文治事，所见所闻，唯鼠窃狗盗之徒扰害乡民，已被郡县悉数捕拿归案耳。臣不曾得见盗军大起，更不见天下大乱。”

“李斯冯去疾，听见没有！”胡亥拍案大喝了一声。

“你，你，你，好个儒生博士……”李斯竹杖瑟瑟颤抖着。

“叔孙通！你敢公然谎报！”冯去疾愤然大喝。

“尔等大臣何其有眼无珠也！”叔孙通冷冷一笑，“大秦自先帝一统天下，自来太平盛世，万民安居乐业，几曾天下大乱盗军四起了？若有盗军大举，尔等安能高坐咸阳？二世陛下英明天纵，臣乞陛下明察：有人高喊盗军大起，无非想借平盗之机谋取权力，岂有他哉！”

“其余博士可曾得闻？”赵高冷冷一问。

“臣等，未曾见闻乱象。”几个博士众口一声。

“先生真大才也！”胡亥拍案高声道：“下诏：叔孙通晋升奉常之职。”

“臣谢过陛下——！”叔孙通深深一躬，长长一声念诵。

一场有无群盗大起的朝会决断，便如此这般在莫名其妙的滑稽荒诞中结束了。李斯不胜气愤，夜来不能成眠，遂愤然驱车博士学宫，要与这个叔孙通论个究竟。不料到得学宫的叔孙通学馆，厅堂书房却已经是空荡荡了无一人，唯有书案上赫然一张羊皮纸几行大字：

庙堂无道　天下有盗

盗亦有道　道亦有盗

有盗无道　有道无盗

道灭盗起　盗灭道生

“叔孙通也，你纵自保，何能以大秦安危做儿戏之言哉！”李斯长长地叹息了一声，没有下令追捕缉拿叔孙通等，踽踽回府去了。

叔孙通说得不对么？庙堂没有大道了，天下便有盗军了。盗之骤发，为生计所迫，此生存大道也，你能苛责民众么？大政沦丧，为奸佞所误，岂非道中有盗也！最叫李斯心痛的，便是这句“道亦有盗”。叔孙通所指道中盗者何人耶？仅仅是赵高么？显然不是。以叔孙通对

李斯的极大不敬，足以看出，即或柔弱力求自保的儒生博士们，对李斯也是大大地蔑视了，将李斯也看做“道中之盗”了。李斯素以法家名士自居，一生蔑视儒生。可这一次，李斯却被儒生博士狠狠地蔑视了一次，让他痛在心头却无可诉说，最是骄人的立身之本也被儒生们剥得干干净净了。第一次，李斯体察到了心田深处那方根基的崩溃，心灰意冷得又一次欲哭无泪了……

散去朝会之后，胡亥自觉很是圣明，从此是真皇帝了。

回到皇城深处的园林密室，胡亥对郎中令赵高下了一道诏书，说日后凡是山东盗事报来，都先交新奉常叔孙通认可，否则不许奏报。赵高跟随始皇帝多年，自然明白此等事该如何处置。然则，此时的赵高已经是野心勃发了，所期许的正是胡亥的这种自以为圣明的独断，胡亥的诏书愈荒诞滑稽，赵高心下便愈踏实。一接如此这般诏书，赵高淡淡一笑，便吩咐一名贴身内侍去博士学宫向叔孙通宣诏。赵高着意要这位长于诓骗的博士大感难堪，之后便在他向自己求援时再将这个博士裹胁成自己的犬马心腹。毕竟，天下乱象如何，赵高比谁都清楚。唯其如此，赵高已经预感到更大的机遇在等待着自己，从此之后，赵高的谋划不再是自保，不再是把持大政，而是帝国权力的最高点，是登上自己效忠大半生的始皇帝的至尊帝座。而要登上这个最高点，毕竟是需要一大拨人甘效犬马的，而叔孙通等迂阔之徒既求自保又无政才，恰恰是赵高所需要的最好犬马。

“禀报郎中令，叔孙通逃离咸阳！”

赵高接到内侍禀报，实在有些出乎意料。这个叔孙通被二世当殿擢升为九卿之一的奉常，竟能弃高官不就而秘密逃亡，看来预谋绝非一日，其人也绝非迂阔之徒。虽然，叔孙通逃亡对赵高并无甚直接关联，可赵高还是感到了一种难堪。毕竟，叔孙通的当殿诓骗是他与这个博士事先预谋好的，而在其余朝臣的心目中，则至少已经将叔孙通看成了他赵高的依附者。也就是说，叔孙通逃离咸阳，至少对赵高没

甚好处。思谋一夜，赵高次日进了皇城。在胡亥一夜尽兴又酣睡大半日醒来，正百无聊赖地在林下看侍女煮茶时，赵高适时地来了。

“郎中令，朕昨日可算圣明？”胡亥立即得意地提起了朝会决断。

“陛下大是圣明，堪与先帝比肩矣！”赵高由衷地赞叹着。

“是么？是么！”胡亥一脸通红连手心都出汗了。

“老臣素无虚言。”赵高神色虔诚得无与伦比。

“朕能比肩先帝，郎中令居功至大也！”

骤闻胡亥破天荒的君临口吻，赵高几乎忍不住要笑出声来。然则，在胡亥看来，赵高仅仅是嘴角抽搐了一下而已，反倒更见真诚谦恭了。赵高一拱手道：“老臣之见，陛下再进一步，可达圣贤帝王之境也。”

“圣贤帝王？难么？”胡亥大感新奇。

“难。”赵高一脸肃然。

“啊呀！那不做也罢，朕太忙了。”胡亥立即退缩，宁可只要享乐了。

“陛下且先听听，究竟如何难法。天赋陛下为圣贤帝王，亦未可知也。”赵高分外认真，俨然一副胡亥久违了的老师苦心。不管胡亥如何皱眉，赵高都没有停止柔和而郑重其事的论说，“圣君之道，只在垂拱而治也。何为垂拱而治？只静坐深宫，不理政事也。陛下为帝，正当如此。何也？陛下不若先帝。先帝临制天下时日长久，群臣不敢为非，亦不敢进邪说。故此，先帝能临朝决事，纵有过错，也不怕臣下作乱。陛下则情势不同，一代老臣功臣尚在，陛下稍有错断，便有大

险也。今陛下富于春秋，又堪堪即位年余，何须与公卿朝会决事？不临朝，不决事，臣下莫测陛下之高深，则人人不敢妄动。如此，庙堂无事，天下大安也。政谚云：天子所以贵者，固以闻声，群臣莫得见其面，故号为'朕'。愿陛下三思。"

"天子称朕，固以闻声？天子称朕，固以闻声……"胡亥转悠着念叨着，猛然转身一脸恍然大悟的惊喜，"这是说，甚事不做，只要说说话，便是圣君了？"

"陛下圣明！"赵高深深一躬。

"不早说！朕早想做如此圣君也！"胡亥高兴得手舞足蹈。

"国事自有法度，陛下无须忧心矣！"

"好！国事有大臣，朕只想起来说说话，做圣贤帝王！"

"老臣为陛下贺。"赵高深深一躬。

于是，大喜过望的胡亥立即做起了圣贤帝王，不批奏章，不临朝会，不见大臣，不理政事，每日只浸泡在皇城的园林密室里胡天胡地。皇皇帝国的万千公文，山东战场雪片一般的暴乱急报，全部都如山一般堆积在了郎中令赵高的案头。赵高的处置之法是：每日派六名能事文吏遍阅书文奏报，而后轮流向他简约禀报，赵高择其"要者"相机处置。所谓要者，所谓相机处置，便是赵高只将涉及人事兵事的公文择出，由他拟好诏书再禀报胡亥加盖皇帝玉玺发出，其余"诸般琐事"一律交丞相府忙活。

其间，赵高唯一深感不便的是，每加皇帝印玺便要去找胡亥。从法度上说，此时的赵高是郎中令执掌实权，也仍然兼领着符玺令，符玺事所的吏员都是其部属。然则，皇帝印玺加盖的特异处在于：每向诏书或公文国书等加盖印玺，必得皇帝手书令方可。实际则更有一处

特异：无论符玺令由何人担任，实际保管并实施盖印的印吏，从来都是皇族老人，没有皇帝手令，即或符玺令赵高本人前来也照样不行。如此法度之要义，便是确保皇帝印玺实际执掌在皇帝本人手中。对于赵高而言，虽说糊弄胡亥根本不是难事，然则也难保这个聪明的白痴冷不丁问起某人某事，总有诸多额外周旋，是以赵高每每为这加盖印玺深感不便。

这日，赵高接少府章邯紧急奏章，请以骊山刑徒与官府奴隶子弟编成大军平定暴乱。赵高立即拟定了皇帝诏书，可一想到要找胡亥书写手令便大大皱起了眉头。平定山东盗军自然要做，否则赵高也照样要被咔嚓了。可赵高不想让胡亥知道天下大乱，赵高要让胡亥沉湎于奇异享乐不能自拔，成为自己股掌之间的玩物。然则不找胡亥又不能加盖印玺，赵高一时当真感到棘手了。

“召阎乐。”思忖良久，赵高终于低声吩咐了一句。

早已经是赵高女婿且已做了咸阳令的阎乐来了，带着一队随时听候命令的驻屯咸阳的材士营剑士。两人密商片刻，立即带着剑士队向符玺事所来了。阎乐虽是犬马之徒，然赵高很明白此等大事必须亲临，印玺要直接拿到自己手中，不能在任何人手中过渡。符玺事所在皇城深处的一座独立石墙庭院，虽大显幽静，却也有一个十人队的执戈郎中守护着。赵高是郎中令，统辖皇城所有执戈郎中，到得符玺事所庭院外立即下令护卫郎中换防。十名郎中一离开，阎乐立即下令剑士队守护在大门不许任何人靠近，便大步跟着赵高走进了这个神秘幽静的所在。

“郎中令有何公事？”幽暗的正厅，一个白发老人迎了出来。“皇帝口谕：交皇帝印玺于郎中令。”赵高很是冷漠。“郎中令敢矫诏么？”老人冷冷一笑。

“足下该当明白：皇帝印玺必须交郎中令。”阎乐阴狠地一笑。

“大秦社稷依旧，大秦法统依旧……”

话音未落，阎乐长剑洞穿了老人胸腹。老人睁着惊愕愤怒的双眼，喉头咕咕大响着终于颓然倒地了。赵高冷冷一笑，一把揪下了老人胸前硕大的玉佩，大步走进了石屏后的密室，片刻之间便捧出了一方玉匣。见赵高点头，阎乐走到门外一挥手，剑士队立即冲进了庭院各间密室，几乎没有任何呼喝动静，片刻间便悉数杀死了符玺事所的全部皇族吏员。

当夜，赵高向章邯发出了加盖皇帝印玺的诏书。之后，赵高小宴女婿阎乐与族弟赵成贺功。阎乐赵成都没见过皇帝印玺，一口声请赵高说说其中奥秘。赵高也有了几分酒意，说声“索性教尔等开开眼界”，便搬出了那方玉匣打开，拿出了那方人人只闻其名而不见其实的天下第一印玺。那是一方在灯下发着熠熠柔润的光泽而说不出究竟何等色彩的美玉，其方大约三四寸许，天成古朴中弥漫出一种莹莹之光。

“一方石头，有何稀奇？”赵成很是失望。

“你知道甚来！”赵高训斥一句指点道，“夏商周三代，青铜九鼎乃是王权神器，于是有楚庄王中原问鼎之说也。自九鼎神奇消遁而战国一统，这皇帝印玺就成了皇权神器。为甚？秦之前，臣民皆以金玉为印。自始皇帝以来，天子独以印称玺，又独以玉为印材，臣民不能以玉成印。故此，玉玺便成皇帝独有之天授神器也！这印钮是何物？知道么？”

“这……”阎乐赵成一齐摇头。

“这叫螭兽钮。螭者，蛟龙之属也，神兽之属也，头上无角，若龙而黄。所以如此，秦为水德，蛟龙以彰水德也。”赵高对学问之事倒是分外认真，“这印面刻着八个秦篆文字，知道是甚？”

“受命于天，既寿永昌！”阎乐赵成异口同声。

“何人写的？”

“李斯！”

“对了。”赵高嘴角抽搐着，“李斯此人，老夫甚都不服他，就服他才艺。你说这个老儿，非但一手秦篆惊绝天下，还能制印！这皇帝玉玺，当初连尚坊玉工也不知如何打磨，这个李斯亲自磨玉，亲自写字，亲自刻字，硬是一手制成了皇帝玉玺！人也，难说……”赵高一时大为感喟了。

“听说，这块石头也大有说头。”赵成兴冲冲插话。

“再说石头，割了你舌头！”赵高生气了，“这叫和氏璧！天下第一宝玉！是楚人卞和耗尽一生心血踏勘得来，后来流落到赵国，幸得秦昭王从赵国手中夺来也。不说皇帝之玺，也不说印文，只这和氏璧，便是价值连城也！若是当年的魏惠王遇上和氏璧，你教他用都城大梁交换，只怕那个珠宝痴王也是乐得不得了也！”

这一夜，赵高醉了，李斯老是在眼前晃悠……

二　逢迎反击皆无处着力　李斯终归落入了低劣圈套

天下暴乱之初，李斯由难堪而绝望，几次想到了自杀。

自七月以来，丞相府每日都要接到山东郡县雪片般的告急文书。先是大泽乡，再是蕲县，之后便是一座座县城告破，一处处官署溃散；职司捕盗的郡县尉卒被暴乱的潮水迅速淹没，郡守县令背叛举事者不可胜数。盗军势力大涨，夺取郡县城邑连打仗都用不上，只派出一群群乱哄哄的人马鼓噪举事，且公然号为“徇地”。短短月余，暴乱飓风般席卷天下，除了岭南、陇西、阴山、辽东等边陲之地，整个帝

国山河都不可思议地风雨飘摇了。长子李由为郡守的三川郡，也是好几个县接连出事，县令逃跑了，县吏举事了，官署溃散了。李由为抗御盗军四处履险疲于奔命，然始终无法挽回颓势，终究被吴广的数万盗军围困在荥阳。三川郡是关中的山东门户，消息传来，咸阳庙堂顿时骚动了。依附赵高的新贵大臣们纷纷攻讦丞相府，说李斯身为三公，竟令天下群盗蜂起，该严加治罪以谢天下。李斯大感难堪，几次对冯去疾示意，老臣们该出来说说公道话，天下盗民蜂起究竟罪在何方？然仅存的几个功勋元老素来对李斯在始皇帝病逝后的种种作为心有疑忌，包括冯去疾在内，始终没有一个人为李斯说话。

正当此时，赵高送来了一件胡亥批下的奏章，李斯顿时惶恐不安了。这是此前李斯给胡亥的上书，请皇帝大行朝会，议决为天下减轻徭役并中止阿房宫修建。胡亥在这件奏章后批下了一大篇话，先说了《韩非子》中对尧帝禹帝辛劳治民的记述，而后显然地宣示了对尧帝禹帝的不屑："然则，夫所贵于有天下者，岂欲苦行劳神，身处逆旅之宿，口食监门之养，手持臣虏之作哉！此不肖人之勉也，非贤者所务也。彼贤人之有天下也，专用天下适己而已矣！此所以贵于有天下也。"这等荒谬之极的强词夺理，李斯连对答的心思都没有，只有轻蔑了。因为，照胡亥这般说法，始皇帝一代君臣的奋发辛劳也就是"不肖人"了。但是，胡亥后面的责难却使李斯如芒刺在背了："夫所谓贤人者，必能安天下而治万民，今身且不能利，将恶能治天下哉！

故，吾愿赐志广欲，长享天下而无害，为之奈何？"

李斯立即嗅到了这件问对诏书潜藏的杀机，此等辞章陷阱，绝非胡亥才具所能，必有赵高等人在背后作祟。然则，这是明明白白的皇帝诘问臣下的诏书，你能去追究赵高么？天下大乱之时，皇帝问如何能安天下而治万民，身为丞相，能说不知道么？以自古以来的政道法则，三公之天职便是治民以安，民治不安，责在三公。今天下群盗蜂起，丞相能说这是皇帝过失而自己没有过失么？况且，丞相儿子身为

大郡郡守，也是丢土失城一片乱象，皇帝若从了一班新贵攻讦，将李氏灭族以谢天下，又有谁能出来反对？其时，李斯白白做了牺牲，也还是百口莫辩，又能如何？诚然，李斯可以痛快淋漓地批驳胡亥之说，可以留下一篇媲美于《谏逐客书》的雄辩篇章，全然可以做另外一个李斯。然则，必然的代价是李氏举族的身家性命，甚或三族六族的灭门之祸。一想到毕生奋争却要在最后惨遭灭族刑杀，李斯的心头便一阵猛烈的悸动……反复思忖，李斯终觉不能与这个绝非明君的胡亥皇帝认真论理，只有先顺着他说话，躲过这一举族劫难再说了。

当夜，李斯写下了一篇长长的奏对。

此文之奇，千古罕见，唯其如此，全文照录如下：

夫贤主者，必且能全道而行督责之术者也。督责之，则臣不敢不竭能以徇其主矣！此臣主之分定，上下之义明，则天下贤不肖莫敢不尽力竭任以徇其君矣。是故，主独制于天下而无所制也，能穷乐之极矣。贤明之主也，可不察焉！

故申子曰“有天下而不恣睢，命之曰以天下为桎梏”者，无他焉，不能督责，而顾以其身劳于天下之民，若尧、禹然，故谓之“桎梏”也。夫不能修申、韩之明术，行督责之道，专以天下自适也，而徒务苦行劳神，以身徇百姓，则是黔首之役，非畜天下者也，何足贵哉！夫以人徇己，则己贵而人贱；以己徇人，则己贱而人贵。故徇人者贱，而人所徇者贵。自古及今，未有不然者也。凡古之所以尊贤者，为其贵也；而所为恶不肖者，为其贱也。而尧、禹，以身徇天下者也，因随而尊之，则亦失所为尊贤之心矣夫，可谓大谬矣！谓之为“桎梏”，不亦宜乎？不能督责之过也。

故韩子曰“慈母有败子而严家无格虏”者，何也？则能罚之加焉必也。故商君之法，刑弃灰于道者。夫弃灰，薄罪也，而被刑，重罚也。彼唯明主，为能深督轻罪。夫罪轻且督深，而况有重罪乎？故民

不敢犯也。是故韩子曰“布帛寻常，庸人不释；铄金百镒，盗跖不搏”者，非庸人之心重，寻常之利深，而盗跖之欲浅也；又不以盗跖之行，为轻百镒之重也。搏必随手刑，则盗跖不搏百镒；而罚不必行也，则庸人不释寻常。是故，城高五丈，而楼季不轻犯也；泰山之高百仞，而跛牧其上。夫楼季也而难五丈之限，岂跛也而易百仞之高哉？峭堑之势异也！明主圣王之所以能久处尊位，长执重势，而独擅天下之利者，非有异道也，能独断而审督责，必深罚，故天下不敢犯也。今不务所以不犯，而事慈母之所以败子也，则亦不察于圣人之论矣。夫不能行圣人之术，则舍为天下役何事哉？可不哀邪！

且夫俭节仁义之人立于朝，则荒肆之乐辍矣；谏说论理之臣间于侧，则流漫之志詘矣；烈士死节之行显于世，则淫康之虞废矣。故明主能外此三者，而独操主术以制听从之臣，而修其明法，故身尊而势重也。凡贤主者，必将能拂世磨俗，而废其所恶，立其所欲，故生则有尊重之势，死则有贤明之谥也。是以明君独断，故权不在臣也。然后能灭仁义之涂，掩驰说之口，困烈士之行，塞聪掩明，内独视听。故，外不可倾以仁义烈士之行，而内不可夺以谏说忿争之辩。故，能荦然独行恣睢之心而莫之敢逆。若此，然后可谓能明申、韩之术，而修商君之法。法修术明而天下乱者，未之闻也。故曰“王道约而易操”也，唯明主为能行之。若此，则谓督责之诚，则臣无邪。臣无邪则天下安，天下安则主严尊，主严尊则督责必，督责必则所求得，所求得则国家富，国家富则君乐丰。故，督责之术设，则所欲无不得矣！群臣百姓救过不给，何变之敢图？若此，则帝道备，而可谓能明君臣之术矣！虽申、韩复生，不能加也。

李斯这篇上书，被太史公斥为“阿意求容”之作，诚公允之论也。此文之奇异，在于极力曲解法家的权力监督学说，而为胡亥的纵欲享乐之道制作了一大篇保障理论，对法家学说做出了最为卑劣的阉割。二世胡亥说，我不要像尧帝禹帝那般辛苦，我要使天下为我所用，广欲而长享安乐，你李斯给我拿个办法出来！于是，李斯向二世胡亥屈

服了，制作了这篇奇异的奏章，向胡亥献上了以“督责之术”保障享乐君道的邪恶方略。

在这篇奏章中，李斯是这样滑开舞步的：首先，明白逢迎了胡亥的享乐君道，赞颂胡亥的“穷乐之极”是贤明君道；其次，引证申不害的恣意天下而不以天下为桎梏之说，论说胡亥鄙薄尧禹劳苦治国的见识是圣明深刻的，最终得出尧帝禹帝的辛苦治理“大谬矣”，是荒诞治道，而其根本原因则是不懂得督责之术；再次，引证韩非的慈母败子说，论说以重刑督责臣民的好处，肯定这是最为神妙的“圣人之术”；最后，全面论说督责术能够给君主享乐腾挪出的巨大空间，能够使君主“荦然独行恣睢之心而莫之敢逆”，“督责之术设，则所欲无不得矣！”“群臣百姓救过不给，何变之敢图？”

李斯的这篇奏章，再一次将自己钉在了历史的耻辱柱上。

如果说，李斯此前的与政变阴谋合流，尚带有某种力行法治的功业追求，尚有其惧怕扶苏蒙恬改变始皇帝法治大道的难言之隐的话，这次上书阿意，则是李斯全然基于苟全爵位性命而迈出的背叛脚步。这篇卑劣奇文，意味着李斯已经远远背离了毕生信奉并为之奋争的法家学说，肆意地歪曲了法家，悲剧性地出卖了法家。盖法家之“法、术、势”者，缺一不可之整体也。术者，法治立定之后的权力监督手段也。法家之术，固然有其权谋一面，然其原则立场很清楚：确保法治之有效执行，而最大限度地减少种种贪赃枉法，并主张对此等行为以严厉惩罚。也就是说，作为“法术势”之一的“术”，必须以行法为前提，而绝不是李斯所说，离开整体法治而单独施行的督责术。李斯不言法治，唯言督责术，事实上便将督责官员行法，变成了督责官员服从帝王个人之意志，其间分野，何其大哉！后世对法家的诸多误解，难免没有李斯此等以法家之名涂抹法家的卑劣文章所生发的卑劣功效。李斯之悲剧，至此令人不忍卒睹也。

“若此，则可谓能督责矣！”

这是李斯上书三日后，胡亥再次批下的“诏曰”。

赵高特意亲自上门，向李斯转述了皇帝的喜悦。赵高不无揶揄地说：“陛下读丞相宏文，深为欣然也！丞相能将享乐之道论说得如此宏大深刻，果然不世大才，高望尘莫及矣！”第一次，李斯难堪得满面通红，非但丝毫没有既往上书被皇帝认可之后的奋然振作，反而是恨不得找个地缝钻将进去。即或是面对赵高这个素来为正臣蔑视的内侍，李斯也前所未有地羞惭了。赵高还说，皇帝已经将丞相上书颁行朝野，将对天下臣民力行督责，举凡作乱者立即灭其三族，着丞相全力督导施行。李斯惭愧万分又惊愕万分，可还是不得不奉诏了。

果然，最教李斯难堪的局面来临了。

李斯上书一经传开，立即引发了庙堂大臣与天下士子的轻蔑愤然，更被山东老世族传为笑柄。人心惶惶的咸阳臣民，几乎无人不愤愤然指天骂地，说天道不顺，国必有大奸在朝。连三川郡的长子李由，也从孤城荥阳秘密送来家书询问：“如此劣文，究竟是奸人流言中伤父亲，抑或父亲果然不得已而为之？诚如后者，由无颜面对天下也！”面对天下臣民如此汹汹口碑，李斯真正地无地自容了。自来，李斯都深信自己的劳绩天下有目共睹，从来没有想到过自己会被天下人指斥为“奸佞”之徒。而今，非但天下汹汹指斥，连自己的长子都说自己的上书是“劣文”，且已无颜立于天下……如此千夫所指众口铄金，李斯有何面目苟活于人世哉！更有甚者，盗军乱象大肆蔓延，二世胡亥竟听信一班博士儒生诓骗之言，生生不信天下大乱。李斯身为丞相，既不能使皇帝改弦更张，又不能强力聚合庙堂合力灭盗，当真是无可奈何了。及至九月中，频遭朝局剧变又遭天下攻讦的李斯愤激悲怆痛悔羞愧，终于重病卧榻了，终于绝望了。病榻之上的李斯实在不敢想象，自己如何能亲眼看着渗透自己心血的皇皇超迈古今的大帝国轰然崩塌，且自己还落得个“阿主误国”的难堪罪名……

绝望羞愧之下，李斯想到了自杀。

那日深夜，昏睡的李斯蓦然醒来，清晰地听见了秋风掠过庭院黄叶沙沙过地的声音，只觉天地间一片萧疏悲凉，心海空虚得没有了任何着落。李斯支走了守候在寝室的夫人太医侍女人等，挣扎着起身，拄着竹杖到庭院转悠了许久。霜雾笼罩之时，李斯回到了寝室，走进了密室，找出了那只盈手一握的小小陶瓶。

这只陶瓶，伴随了李斯数十年岁月。自从进入秦国，它便成了李斯永远的秘密旅伴，无论身居何职，无论住在何等府邸，这只粗朴的小陶瓶都是李斯的最大秘密，一定存放在只有李斯一个人知道的最隐秘所在。

李斯清楚地记得，那是在离开兰陵苍山学馆之前的一个春日，自己与同舍的韩非踏青入山，一路论学论政，陶陶然走进了一道花草烂漫的山谷。走着走着，韩非突兀地惊叫了一声，打量着一丛色泽奇异的花草不动了。李斯惊讶于从来不涉风雅的韩非何能驻足于一蓬花草，立即过来询问究竟。口吃的韩非以独特的吟诵语调说，这是他在韩国王室见过的一种剧毒之物，名叫钩吻草！如此美景的兰陵苍山，如何也有如此毒物？一时间韩非大为感慨道："良药毒草，共生于一方也！天地之奇，不可料矣！"李斯心头怦然一动，竟莫名其妙地想将这蓬草挖出来带回去。然则，李斯还是生生忍住了。过了几日，李斯进兰陵县城置办学馆日用，又进了那片山谷，又见了那蓬钩吻草。终于，李斯还是将它挖了出来带进县城，找到了一个老药工，将钩吻草制成了焙干的药草，装进了一只粗朴的小陶瓶。李斯再去兰陵拿药时，那个老药工说了一句话："此物绝人生路，无可救也，先生慎之。"李斯欣然点头，高兴地走了。

李斯始终不明白，自己何以要如此做。李斯只觉得，不将那个物事带在身边，心下总是忐忑不安。后来的岁月里，李斯每有危境，总是要情不自禁地摸摸腰间皮盒里的那只小陶瓶，心头才能稍稍平静些许。被逐客令罢黜官职逐出秦国，走出函谷关的时刻，李斯摸过那只

陶瓶；体察到始皇帝末期对自己疏远时，李斯摸过那只陶瓶；沙丘宫风雨之夜后进退维谷的日子，李斯也摸过那只陶瓶……然则，摸则摸矣想则想矣，李斯始终没有打开过陶瓶。毕竟，曾经的绝望时刻，都没有彻底泯灭过李斯的信念，总是有一丝光明隐隐闪现在前方。然则，时至今日，一切不复在矣！天下风雨飘摇，李斯始作俑也！叛法阿意之劣文，李斯始作俑也。如此李斯，何颜立于人世哉！

也就是在这个秋风萧疏的霜雾清晨，李斯蓦然明白了，自己之所以数十年不离这只陶瓶，根源便是自少年小吏萌生出的人生无定的漂泊感，也是自那时起便萌生出的人生必得冒险，而冒险则生死难料的信念。唯其如此，李斯不知道自己能走到哪里，李斯准备着随时倒下，随时结束自己的生命……

“大人！捷报！三川郡捷报！”

若非府丞那万般惊喜的声音骤然激荡了李斯，便没有后来的一切了。当李斯走出密室，听府丞念完那份既是公文更是家书的捷报时，木然的李斯没有一句话，便软倒在地上了……良久醒来，李斯仔细再读了战报，又听了李由派回的特使的正式禀报，白头瑟瑟颤抖，老泪纵横泉涌了。在万木摧折的暴乱飓风中，独有李斯的儿子巍巍然撑起了中原天地，独有三川郡守李由激发民众尉卒奋力抗敌，硬生生将盗军假王吴广的十余万大军抗在荥阳城外，何其难也！儿子挽狂澜于既倒的喜讯，使李斯心田弥漫出一种从来没有过的坚实的暖流。所有关于李斯的责难，都将因李由的孤绝反击而消散。李斯对帝国的忠诚，将因此而大大彰显。李斯因拥立胡亥而遭受的老臣们的抨击，将因此而大大淡化。李斯因无奈自保而写下的阿意上书，将因为李由的坚实风骨而变为周旋之举。李斯在事实上已经失去的权力，将因此而重新回归。李斯在帝国庙堂的轴心地位，将因此而重新确立……暖流复活了死寂荒疏的心田，善于权衡全局的李斯，立即洞察了三川郡抗敌的所有潜在意义。

李斯神奇地走下了病榻，重新开始了周旋。

深秋时节，周文盗军数十万进逼关中，图谋一战灭秦。李斯立即与冯去疾召太尉府并少府章邯秘密会商，迅速拟出了以骊山刑徒与官府奴隶子弟成军，以章邯为大将，大举反击盗军的方略。李斯明白剖析了大势：目下盗军初起战力不强，无须动用九原大军，只要章邯战法得当，后援不出纰漏，击败盗军并非难事。章邯素来景仰李斯，慨然拍案道：“只要丞相后援不断，我二十余万刑徒军定然悉数扫灭盗军！”李斯倍感振奋道：“当此关中危难之际，陛下必能尽快决断，扫灭盗军，重振大政，必指日可待也！”于是，三府合署连夜上书，各方都开始了紧急谋划。果然不出李斯所料，这次上书批下得很快，只隔了一个晚上。李斯自信地以为，这便是李由三川郡孤守的影响力，皇帝再也不能说盗军只是几群正在追捕的作乱流民了，只能倚重一班老臣平定天下了。李斯反复思忖，纵然这个皇帝远非自己当初预期，也不至于昏聩到连大秦河山都不要了的地步，而只要欲图守定天下，舍李斯其谁也！

其后，章邯连战皆捷，李由连战皆捷，朝局果如李斯所料有了明显转机。最显然的不同，便是那个寻常不出面的赵高又来拜谒丞相府了。赵高一脸恳切地诉苦说：“关东群盗日见多也，皇帝却急于征发阿房宫徭役，聚狗马无用之物。在下多次想谏阻皇帝，奈何位卑人贱，言语太轻。此等大事，正是君侯高位者之事也，君何不出面谏阻皇帝？”受到久违了的敬重，李斯顿时被赵高的恳切言辞打动了，长叹一声道：“当然如此也，老夫欲谏阻皇帝久矣！然皇帝不坐朝廷，只在深宫。老夫欲谏，无法见到皇帝也，奈何哉！”赵高恳切道：“丞相诚能谏阻，在下自当为丞相留意陛下行踪，但有时机，在下立即知会丞相。”李斯很是感谢了赵高一番，此后便一边筹划进谏一边静候赵高消息。

为这次进谏，李斯做了最充分的筹划：联结冯去疾、冯劫一起联署奏章，而由自己出面晋见皇帝说话。二冯同为三公。冯去疾是右丞相，是李斯副手，素来在大政事项上以李斯决断为取向，一说向皇帝进谏减民赋税徭役，立即欣然赞同。冯劫情形不同，其御史大夫的三公职权已被免去，然爵位仍在言权犹在，却是赋闲在家终日郁闷，早已经对这个二世胡亥大是恼火，多次要李斯出头联结老臣强谏，都因李斯百般迟疑而作罢。这次李斯一说，冯劫虽指天骂地发作了一阵，最终还是欣然赞同了进谏。三人商定后，李斯主笔草拟了一道上书，言事很是简约直接：

臣李斯、冯去疾、冯劫顿首：关东群盗并起，秦发兵诛击，所杀甚众，然犹不止。盗多者，皆因戍漕转作事苦，赋税大也。为天下计，老臣等三人请：中止阿房宫建造，减省四边之屯戍转作，以安天下民心也。非此，盗不足以平，国不足以安，陛下慎之慎之！

诸事就绪，赵高处却迟迟没有消息。这日冯劫冯去疾大是不耐，力主不能信赖赵高，该当立即上书。李斯不好与这两个老臣再度僵持，便决意进宫了。不料正在此时，赵高派了一个小内侍匆忙送来消息，说皇帝回到了东偏殿书房，请李斯即刻去觐见。

李斯没有丝毫犹豫，立即登车进了皇城。可走进东偏殿一看，二世胡亥正在一排裸体侍女身上练习大字，提着一管大笔忙碌得不亦乐乎！李斯大窘。胡亥则很是不悦，偏偏不理睬李斯，只径自提着朱砂大笔在一具具雪白的肉体上忙活。李斯在外室静待了片刻，终觉太过难堪，还是走了。又过几日，李斯又得赵高消息，立即匆忙赶到了兰池宫。不料又是胡亥与一大群妇女光溜溜鱼一般在水中嬉戏，半个时辰还不见出水迹象，李斯只得又踽踽去了。不过数日，李斯又得赵高消息，匆忙赶往章台宫，其所见无异，又是胡亥与一群裸身女子做犬马之交的嬉闹。李斯不堪入目，立即转身走了。

如是者三，李斯自然不会再相信赵高了，然欲见皇帝，又确实难以觅其行踪。万般无奈，李斯只有依着上书程式，将三公上书封好，交于每日在皇城与官署间传送公文的谒者传车呈送皇帝书房。如此一天天过去，上书却作了泥牛入海。李斯终日皱眉，冯劫骂树骂水骂天骂地痛骂不休，冯去疾则黑着脸不说一句话，三人一时都没辙了。

却说胡亥三次被李斯滋扰，不禁大为恼怒，召来赵高愤愤道：

“我平日闲暇也多，丞相都不来觐见。如何总是在我燕私之乐时，老来滋扰生事！”赵高的回答是：“丞相所以如此，殆（托大）矣！当初沙丘之谋，丞相与焉。今陛下已立为帝，而丞相权贵未曾大增。丞相之心，欲图裂地而王也。陛下不问，臣不敢言，还有一件大事：丞相长子李由为三川郡守，楚地大盗陈胜等，都是与三川郡相邻之民，也都是与丞相故里相邻之民。楚地群盗公行，根由在此也！群盗流过三川郡，李由非但不击杀治罪，反与其文书往来……高早闻此事，只是未经勘审，不敢报陛下。再说，丞相居外事大政，权力之重犹过陛下，老臣为陛下忧心也！”

胡亥被赵高说得心惊肉跳，惶恐问道：“那，能否立即治罪李斯？”

赵高道：“若急治李斯，其子李由必作乱也。冯去疾、冯劫一班老臣，亦必趁势通联施救也。老臣之见，还当先治李由，削李斯羽翼为上。”

“那，三公上书，朕当如何处置？”

“先行搁置，待机而作。”

“好！先治李由，叫李斯外无援手。”胡亥思忖一番，大觉赵高说得有理，立即下令赵高派出了特使秘密案验三川郡守李由通盗事。不

料，李斯却意外地知道了这个消息。在帝国功臣家族中，李氏与皇室关联最是紧密，虽蒙氏王氏两大首席功臣亦不及。李斯的儿子都娶了始皇帝的女儿为妻，李斯的女儿都嫁了始皇帝的皇子为妻。以秦法之公正严明，以始皇帝之赏功正道，不可能以此等联姻之法做额外赏赐。更重要的是，战国传统下的所谓皇亲国戚，还远远不是后来那般具有天然的权力身份，李斯的儿子没有一个因为是始皇帝女婿而出任高官显爵的，长子李由也不过是一个郡守而已。所以如此，最大的可能是李斯多子女，且个个都相对出色。而蒙恬蒙毅之蒙氏，王翦王贲之王氏，则可能因为毕生戎马征战居家者少，后裔人口繁衍便不如李氏旺盛。由于这一层原因，李氏家族与皇城各色人等多有关联，说千丝万缕亦不为过。除却李斯丞相身份所具有的种种关联，每个儿子女儿还都有各自的路径。寻常之时，这些路径也并不见如何举足轻重，危难来临，却往往立见功效。

“禀报大人，长公主求见。”

“长公主？噢，快教她进来。”

这夜枯坐书房的李斯，正在费心地揣摩着连续三次觐见皇帝遭遇尴尬的谜团，突然听说长媳求见，不禁大感意外。长公主者，长子李由之妻也。李由是李斯长子，其妻也是始皇帝的长女。胡亥杀戮诸皇子公主之时，因长公主出嫁已久且已有子女，故未遭牵连而幸存。此后年余，长公主闭门不出，与皇城事实上已经没有了往来。即或于丞相府，另府别居的长公主也极少前来，可以说，李斯这个公爹与这个长媳事实上也很是生疏。如此一个长媳能夤夜来见，李斯心头怦然一动，不自觉站了起来。

长公主匆匆进来，一作礼便惶急地说，赵高撺掇皇帝，要派密使“案验”李由通盗事！李斯惊问，长公主何以知晓？长公主说，是她的乳母进皇城探视女儿听到的消息。乳母的女儿不是寻常侍女，是皇帝书房职司文书典籍的一个女吏。这个女吏与一个侍女头目交谊甚

厚，是侍女头目听到了赵高与皇帝的说话，不意说给了女吏。因与李由相关，女吏才着意告知了母亲。李斯问，此话在何处说的？长公主说，在甘泉宫。李斯问，大体说得几多时辰。长公主说，大约顿饭辰光。

骤然之间，李斯心头疑云豁然大明，一股怒火顿时腾起。

赵高能出如此恶毒主张，根源自然不在李由，而在李斯。皇帝能与赵高说起李斯，必是因自己三次连番晋见而起。皇帝必责李斯无端滋扰，赵高必诬李斯居心险恶。厚诬李斯之余，又诬李由通盗。案验李斯二冯心有顾忌，于是便拿李由开刀了。李斯毕竟久经沧桑熟悉宫廷，一听些许迹象，立即便推断出这则阴谋的来龙去脉，不禁对赵高恨得入骨三分。这个赵高，以如此低劣之圈套愚弄老夫陷害老夫，下作之极也！沙丘宫密谋以来，虽说李斯对赵高之阴狠时有察觉，然赵高毕竟没有直接以李斯为敌，故李斯始终对赵高只以“宦者秉性，卑贱自保”忖度其言其行，而没有将赵高往更恶更坏处想去，更没有估量到赵高的吞国野心。

李斯始终有着一种深厚的自信：以自己的功业声望，任何奸佞不足以毁之。唯其如此，即或三公九卿一个个倒下，李斯也始终没有想过竟会有人公然诬陷他这个赫赫元勋。如此心态之李斯，自然不会有洞察赵高野心阴谋之目光了。目下李斯对赵高的愤怒，与其说是洞察大奸巨恶之后的国恨，毋宁说是李斯深感赵高愚弄自己之后的报复之心。当然，若是赵高仅仅愚弄了李斯，而没有实际直接的加害作为，很可能李斯还能隐忍不发。毕竟，李斯也不愿在这艰难之后刚刚有所复苏的时刻，同赵高这个“用事”近臣闹翻。然则今日不同，赵高要一刀剜了李由，显然是要摧毁李斯方始艰难恢复的声望权力，要一举将李斯置于孤立无援之境，是可忍，孰不可忍也！

反复思忖，李斯决意先行搁置三公上书之事，而先使自己立于不败之地。欲待如此，只能设法晋见二世胡亥，痛切陈说赵高之险恶，

即或不能逼二世皇帝除了赵高，也必得罢黜赵高，使其远离庙堂，否则后患无穷。然则，此时的皇帝已经很难见了，且此前三番难堪，已经使这个享乐皇帝大为不悦，要谋求一次痛切陈说之机，还当真不是易事。当然，再要清楚知道皇帝行踪，赵高是无论如何不能指望了。于是，李斯秘密叮嘱家老，派出了府中所有与皇城宫室有关联的吏员，各取路径秘密探查皇帝行踪，务必最快地清楚皇帝目下在何处。

如此三日之后，各路消息汇集一起，李斯却犯难了。二世胡亥已经离开咸阳，住到甘泉宫去了。这个胡亥近日正忙于一宗乐事，在材士营遴选了百余名壮士做“角抵优俳”，每日论功行赏不亦乐乎。赵高的族弟赵成率领三千甲士守护着甘泉宫，赵高则亲自在甘泉宫内照应，若不与赵氏兄弟沆瀣一气，根本不可能进得甘泉宫。

所谓角抵者，角力较量也，跌跤摔跤也。优俳者，滑稽戏谑也。战国秦时，将街市出卖技艺的“优”者分为两大类：歌舞者称“娼优”，滑稽戏谑者称“俳优”。优俳者，俳优之别说也，实则一事。用今人话语，角抵俳优便是滑稽摔跤比赛。胡亥整日寻求乐事，万千女子终日悠游其中犹不满足，又日日寻求新奇之乐。赵高便指点阎乐生发出这个滑稽摔跤戏，乐得胡亥大笑不止，日日与一大群妇女“燕私”之后，便要赏玩一番滑稽跌跤，只觉这是人间最快乐的时光，任谁说话也不见。

无奈，李斯只有上书了。李斯一生写过无数对策上书，然弹劾人物却是唯此一次。其书云：

臣李斯顿首：臣闻之，臣疑其君，无不危国；妾疑其夫，无不危家。今有大臣于陛下擅利擅害，与陛下无异，此甚不便。昔者司城子罕相宋，身行刑罚，以威行之，期年遂劫其君。田常为简公臣，爵列无敌于国，私家之富与公家均，布惠施德，下得百姓，上得群臣，阴取齐国，杀宰予于庭，即弑简公于朝，遂有齐国。此，天下所明知也。今，高有邪佚之志，危反之行，如子罕相宋也；私家之富，若田

氏之于齐也；兼行田常、子罕之逆道，而劫陛下之威信，其志若韩玘之为韩安相也。陛下不图，臣恐其为变也！

上书送达甘泉宫三日，没有任何消息。

李斯正在急不可待之时，一名侍中送来了二世胡亥在李斯上书之后批下的问对诏书，全然一副严词质询的口吻："丞相上书何意哉！朕不明也。夫赵高者，故宦人也，然不为安肆志，不以危易心，絜行修善，自使至此，以忠得进，以信守位；朕实贤之，而君疑之，何也？且朕少失先人，无所识知，不习治民，而君又老，恐与天下绝矣！朕非属赵君，当谁任哉？且赵君为人精廉强力，下知人情，上能适朕，君其毋疑也。"

李斯越看越觉心头发凉，愣怔半日回不过神来。二世皇帝的回答太出乎李斯的意料了，非但没有丝毫责备赵高之意，且将赵高大大褒奖了一番，将皇帝对赵高的倚重淋漓尽致地宣示了一番，太失常理了！以寻常君道，即或是平庸的君主，面临一个领政丞相对一个内侍臣子的怀疑追究，纵然君主倚重这个内侍，至少也得交御史大夫府案验之后说话，何能由皇帝立即做如此分明的判定？因为，任何一个大臣都有举发不法逆行的职责与权力，此所谓言权也。若以二世胡亥所言，李斯的上书完全可以看做诬告举发，全然可以反过来问罪于李斯。世间还有比这般行为更为荒谬的事体么？一心谋国，反倒落得个疑忌用事之臣，当真岂有此理！

李斯的这件上书与胡亥的这件批示诏书，是全然相互错位的历史滑稽戏也。以李斯而论，胡亥分明是个昏聩不知所以的下作皇帝，李斯却偏偏将其当做能接受直谏的明君或常君对待，每每以正道论说对之，无异于缘木求鱼也。以韩非《说难》，说君的轴心法则便是"非其人勿与语"——不是明君雄主，便不要与之谈论为政大道。李斯恰恰反其道而行之，"非其人而与语"，硬纠缠着一个下作昏君听自己的苦心谋国之言，结果招来一通全然文不对题的斥责之词，滑稽也，怪诞

也。李斯是大法家，不能以范蠡式的全身而退的自保术为最高法则，要求李斯作出或退隐去官或不言国事的选择，那不是战国大争之风，更不是法家大师的风骨。历史要求于李斯的，是正道谋国该当具有的强硬抗争品格，与出色的斡旋能力。不求其如商君护法之壮烈殉身，亦不求其如王翦王贲那般可能的拥兵除奸。然则，至少求其如吕不韦的精妙斡旋与强硬秉持，以及最后敢于结束自己生命以全秦国大局的勇气。然则，李斯没有做到任何一种的铮铮硬骨，而只是絮絮叨叨地力求下作昏君接纳自己，力求下作昏君拒绝奸佞。此等要求苍蝇不要逐臭的作为，实在教人哭笑不得了。

以实情论之，其时，李斯面前至少有两条路可走。一则是正道：以三公上书为契机，联结冯去疾冯劫章邯等一班功臣老将，大张旗鼓地为天下请命，威逼二世胡亥诛杀赵高改弦更张。以当时天下之乱象，只要李斯敢于奋然呼吁，帝国庙堂很有可能就此改观。二则是权谋机变之道：将赵高比作齐桓公末期的易牙、竖刁两个内侍奸佞声讨之，给赵高设置一个谋逆罪案，公然举发，而后径自秘密拿人立即斩决！依据胡亥后来“恐李斯杀之（赵高）”的担心，可以判定：李斯密杀赵高并非没有能力，而在于敢不敢为。

不合李斯既不走正道，也不走旁道，偏偏一味地私欲为上迂阔到底，只用胡亥赵高最听不懂的语言说话，自家津津乐道，却遭下作君主无情地一掌掴来。以李斯上书而言，分明要除赵高，说词却全然不着边际：李斯上书所列举者，都是此前战国历史上著名的权臣之乱，而此等权臣之乱，至少也得有李斯一般的重臣地位才能发生。赵高无论多么奸佞，无论多么野心，此时也只是一个从老内侍擢升的郎中令，以此等权臣作乱比照赵高，实在不伦不类，正好使赵高反咬一口，说李斯才是田常。也就是说，遇到赵高这般精于权术又心黑手狠的千古奸徒，唯以强力，唯以正道，可成其天敌也！若李斯这般不具强硬风骨，唯图以才具说动下作昏君的童稚举措，注定地要一步步地更深地落入更为卑劣的圈套。

李斯没有想到这些。

李斯依然南辕北辙地走着自己的路。

次日，李斯赶赴甘泉宫求见胡亥，欲图为自己的上书再度陈述。可连山口城门都没进，李斯便被守在城头的赵成挡了回来。赵成只冷冰冰一句话："皇帝陛下有诏，大臣可上书言事，不可无召晋见。末将不能禀报。"李斯苦苦守候了两个时辰，赵成却铁石一般矗在城头毫不动摇。天及暮色，李斯终于愤然难捺，当时便在车中写下了几行字，装入上书铜匣，派一个侍中送进了甘泉宫。又过两个时辰，城头风灯摇曳，山谷秋风呼啸，城头还是没有任何消息。李斯冷饿疲惫已极，万般无奈只好登车回程了。李斯没有料到，正是这几行急就章，使他陷入了最后的泥沼。

忙碌一夜的胡亥，直睡到日色过午才醒了过来。

书房长史送来李斯昨日的上书。胡亥惬意地呷着刚刚煮好的新茶，说了一个念字。长史便打开铜匣拿出了一方白帛展开，高声地缓慢地念了起来："陛下诏书，老臣以为不然。夫赵高者，故贱人也，无识于理，贪欲无厌，求利不止，列势次主，求欲无穷。老臣故曰，赵高殆矣！"胡亥听得大皱眉头，破天荒拿过上书自家看了起来。

显然，李斯对自己这个皇帝褒奖赵高很是不满，竟再次对这个忠实于朕的老臣大肆攻讦了。这李斯也忒是狠也，将赵高连根骂倒，说赵高生来就是个贱人，贪欲求利不止，权势已经使皇帝无足轻重，还骂赵高恶欲无穷，骂赵高已经有了险象等等，李斯汹汹然想做甚？想杀赵高？对！一定是李斯想杀赵高！李斯若要杀赵高，可能么？可能！且不说李斯有长子李由的外势可借，李斯只要与冯去疾冯劫章邯等任何一个老臣联手，那些个个都有效力死士的老臣老将谁不敢将赵高剁成肉酱？蓦然之间，胡亥很为自己的这个机敏发现自得，觉得自己这个皇帝圣明已极——胡亥再也不是从前那个需要赵高呵护的少皇

子了，胡亥可以保护老功臣了！惊喜欣然之下，胡亥立即吩咐召见赵高。

“郎中令且看，此乃何物耶？”胡亥指了指案头帛书。

“这……陛下，李斯上书……”

“李斯如此说法，其意如何啊？”见赵高惶恐模样，胡亥既得意又怜悯。

“老臣寸心，唯陛下知之也……”赵高涕泪唏嘘了。

“不怕不怕，有朕在也！”胡亥又是抚慰又是拍案担保，忙得不亦乐乎。

“老臣已衰迈之年，一命何惜？老臣，为陛下忧心也。”

“噢？朕有可忧处么？”胡亥惊讶疑惑。

“丞相势大，所患者唯赵高也。赵高一死，丞相即欲为田常之乱……”

“啊！”胡亥大惊，“是说，李斯要弑君夺位？”

“陛下圣明。自古作乱，唯有权臣，不见小臣……”

“对也！”胡亥恍然大悟，“李斯是丞相三公，只有他能作乱！”

“唯其如此，丞相之攻讦老臣，掩人耳目而已。”

“丞相丞相，别叫他丞相！听着烦人！”

“陛下……”

“对了，方才说甚？掩耳盗铃？对！李斯掩耳盗铃！”

“陛下圣明。李斯是盗，窃国之盗。”

“李斯！朕叫你窃国！”胡亥一脚踢翻了案旁正在煮茶的侍女，气咻咻一阵转悠，猛然回身高声道，“下狱！以李斯属郎中令！叫他窃国，窃个鸟！”气急败坏的胡亥脸色苍白，恶狠狠骂得一句，又狞厉地笑了。

“陛下圣明！”赵高立即匍匐在地高声赞颂一句，又恭敬地道，“然则，老臣之见，治李斯之先，必先治冯去疾、冯劫。此两人与李斯一道上书攻讦陛下君道，是为大逆，不可留作后患也。”

“好！郎中令操持便是，朕忙不过来。”

“陛下毋忧，老臣定然诸事妥当！”

一场帝国历史上最大的冤狱便这般荒诞地开始了，没有逻辑，没有罪行，没有法度，没有程序，没有廷尉，没有御史。有的只是一道诏书，一支马队，一个奉诏治狱的老内侍赵高。当阎乐的三千材士营马队轰隆隆开进咸阳三公府的时候，任谁也没有想到，帝国末期的浴血残政再度开始了连绵杀戮。

那一日，冯劫正到冯去疾的右丞相府，会商如何了结这件三公上书事。冯去疾之意，还当联结章邯、王离等一班大将联署强谏。冯劫却断然摇头，说任何上书都不会有用，要想扭转朝局，只有一个办法：举兵肃政，废黜了这个胡亥，杀了这个赵高！冯去疾大惊，思忖一番却也不得不点头，遂低声问：“还是要丞相发动么？”冯劫拍案道：“此人私欲过甚，不能再指望他举事。他若跟着来，再说。”冯去疾道：“胡亥之后，拥立何人为帝？”冯劫成算在胸道：“子婴！子婴临危不逃，身有正气，当得三世皇帝！”一番秘密会商，两人大是振奋，

最后议定：冯劫秘密赶赴中原，之后再往九原，秘密联结章邯王离妥当之后，三人立即率军杀回咸阳……

“皇帝诏书！冯去疾冯劫接诏——！”

当阎乐的喊声与马队甲士的轰隆声回荡在庭院时，两位老臣相对愕然了。在秋风萧疏的庭院，阎乐板着脸念诵了胡亥的一篇长长的问罪诏书，最后的要害是：“……今朕即位二年之间，群盗并起，三公不能禁盗，却要罢先帝之阿房宫！如此三公，上无以报先帝，次无以为朕尽忠，何以在位哉！着即下狱，属郎中令勘审问罪！此诏！秦二世二年春。”

“阎乐，竖子钻阉宦裤裆，女婿做得不错也！”冯劫哈哈大笑。

“拿下两个老匹夫！”阎乐脸色铁青一声怒喝。

“退下！”冯去疾霹雳怒喝一声，顿显大将威势。

“箭弩伺候！”阎乐声嘶力竭。

“竖子可知，将相不辱也！”冯去疾锵然拔出了长剑。

“老哥哥有骨头！将相不辱！”冯劫大呼长笑，拔出长剑与冯去疾并肩而立。

“走！去见始皇帝——！”

一声大呼，两人同时刎颈，同时倒地，鲜血顿时激溅了满院黄叶……

三　饱受蹂躏的李斯终于走完了晦暗的末路

三川郡一道快报传来，李斯顿时昏厥了。

谁也没有料到，李由骤然战死了，且死得那般惨烈，被那个江东屠夫项羽将头颅挂在了外黄城头……消息传来如晴天霹雳，合府上下顿时一片恸哭之声，几乎要窒息了。好容易被救醒过来的李斯，听得厅堂内外一片悲声，已没有一丝泪水。思忖良久，李斯正待挣扎起身，又见家老跌跌撞撞扑进厅堂哭喊：“大人！长公主刎颈了！……”李斯喉头咕的一声，又颓然跌倒在榻，再度昏厥了过去……夜凉如水的三更，李斯终于又醒了过来。隐隐哭声随风呜咽，偌大厅堂死一般沉寂。守在榻前的两个儿子与几名老仆太医，都是一身麻衣一道白帛，人人面如死灰声息皆无。见李斯睁开了眼睛，次子李法、中子李拓[注]蓦然显出一丝惊喜，老太医也连忙过来察看。李斯艰难地摆了摆手，拒绝了太医诊视，也拒绝了家老捧过的汤药，没有一句话，只以目光示意中子李拓扶起了自己，艰难地走出了门厅。

聪慧的李拓素知父亲，顺着父亲的脚步意向，将父亲一步步扶到了匆忙搭起的灵堂。李斯走进麻衣一片的灵堂，隐隐哭泣立即爆发为痛楚无边的悲声。李斯走到两方灵牌下的祭案前，大破葬礼之仪，瑟瑟颤抖着深深三躬，向长子长媳表示了最高的敬意。之后，李斯走到了灵堂口的书案前，目光注视着登录祭奠宾客的羊皮大纸，光洁细密的羊皮上没有一个名字，空旷得如同萧疏的田野。李斯嘴角蓦然一丝抽搐，盯住了那管已经干涸了的大笔。李拓会意，示意身旁一个姐姐扶住了父亲，立即到书案铺开了一方白帛，又将大笔饱蘸浓墨，双手捧给了父亲。李斯左臂依旧被女儿搀扶着，只右手颤巍巍接过铜管大笔，笔端颤巍巍落向了白帛，一个个苍老遒劲的大字艰难地生发出来——乱世孤忠，报国双烈，大哉子媳，千古犹生！最后一字堪堪落笔，大汗淋漓泪如泉涌的李斯终于酸软难耐，大笔当啷落地……

旬日之间，李斯再度醒来，已经是形容枯槁满头白发了。

李拓禀报父亲说，皇城没有任何关于大哥战死的褒扬封赏消息，大哥与长公主的葬礼规格也没有诏书。章邯将军派来了一个密使，已

经秘密运回了大哥的无头尸体。章邯将军说，那几个案验大哥通盗事的密使，还在三川郡折腾，看情势赵高一党还要纠缠下去。李斯思忖良久，嘶哑着长叹一声：“勿望皇室也！既有尸身，以家礼安葬便了……”吩咐罢了，李斯抱病离榻，亲自坐镇书房，一件一件地决断着长子长媳这场特异的葬礼的每一个细节。想到长子李由孤忠奋烈于乱世危局，最终却落得如此一个不明不白的归宿，而自己这个通侯丞相竟至无能为力，李斯的愤激悲怆便翻江倒海般难以遏制，又一次绝望得想到了死。然则，李斯终究强忍了下来，没有他，偌大的李氏部族立见崩溃，李由的冤情也将永远无以昭雪。为了这个家族部族的千余人口，他必须挺下去，为了恢复自己暮年之期的名望权力，他更须撑持下去。死固易事，然身败名裂地死去，李斯不愿意，也不相信有这种可能。毕竟，三公仍在，章邯王离大军仍在，除却赵高并非丝毫没有机会……已经在巨大的无可名状的苦境中浸泡麻木的李斯，目下只有一个决断：安葬了长子长媳，立即与冯去疾冯劫秘密会商，不惜法外密行联结章邯王离，一定要除却赵高，逼二世胡亥改弦更张！

行将入夏之时，李氏家族隆重安葬了李由夫妇。

皇城无人参与葬礼，大臣也无一人参与葬礼，昔日赫赫丞相府的这场盛大葬礼，倒像是无人知道一般。然李斯断然行事，无论皇城官署如何充耳不闻，葬礼都要“礼极致隆，大象其生”。李斯第一次认真动用了领政丞相的残存权力，以侯爵规格铺排葬礼。李斯的丞相府葬礼官书知会了皇城与所有官署，题头都是“先帝长公主琞并三川郡守李由葬礼如仪”，以皇族嫡系公主之名处置这场葬礼，李斯相信二世胡亥也无可阻拦。果然，一切都在皇城与各方官署的泥牛入海般的沉默中径自进行着。出丧之日，盛大的列侯仪仗引导着全数出动的李氏部族，数千人的大队连绵不断地开出了咸阳北门，开上了北阪，开向了北阪松林的预定墓地。使李斯稍觉欣慰的是，咸阳国人一路自发地设置了许许多多的路边祭奠，“国之干城”“抗盗烈士”的祭幅不绝于目，哀哀哭声不绝于耳……

从北阪归来，疲惫不堪的李斯彻夜昏睡，次日正午醒来，觉得轻松了许多。

李斯没有料到，便在他用过午膳，预备去见冯去疾冯劫的时刻，府丞惊恐万状地跌撞进来，报说了两冯在阎乐军马缉拿时愤然自刎的消息。李斯大是惊愕，良久愣怔着说不出一句话来。中子李拓也得知了消息，匆匆前来劝父亲立即出关，奔章邯将军或王离将军处避祸。李斯却缓缓地摇了摇头，依旧没说一句话。便在父子默然相对之时，阎乐的材士营马队包围了丞相府。耳闻沉雷般的马蹄声，李斯没有惊慌，只对李拓低声重重一句："不许都搅进来！"便撑着李拓含泪捧过的竹杖，一步一步走出了门厅，来到了廊下……

虽是夏日，云阳国狱的石窟却阴冷潮湿得令人不堪。

李斯做过廷尉，云阳国狱的老狱令曾是其信赖的部属。对丞相李斯的突然入狱，云阳国狱的老狱令与狱吏狱卒们无不惊愕莫名。在大秦法界各署吏员中，李斯的行法正道是极负盛名的，即便后来的廷尉姚贾，也不如李斯这个老廷尉深得帝国法界这般认可。李斯入狱，国狱官吏们无不认定是冤案，是以各方对李斯的照拂都很周到，李斯的消息也并不闭塞。老狱令搬来了一案酒食为李斯驱寒。饮酒间，老狱令对李斯说，郎中令署的案由是"斯与子由谋反，案验问罪"，丞相府的宗族宾客已经被尽数缉拿，据说与冯去疾冯劫族人一起关押在南山材士营，只丞相一人被关在云阳国狱。

"嗟乎！悲夫！不道之君，何可为计哉！"

那日，李斯第一次在万般绝望下平静了，清醒了，无所事事地痛饮中感慨着唏嘘着，时而拍打着酒案，时而拍打着老狱令的肩头，说出了许许多多积压在心头的话语。老狱令也是老泪纵横，听得懂听不懂都只顾点头，只顾一碗又一碗地向李斯斟酒。

“老狱令啊，且想想古事。”李斯万般感喟唏嘘，“夏桀杀关龙逢，殷纣杀王子比干，吴王夫差杀伍子胥，不亦痛哉！此三臣者，岂不忠哉！然而不免于死，身死而所忠者非人，不亦悲乎！今日，我智不及三子，而二世之无道则过于桀纣夫差，我以忠死，宜矣！然则我死之后，二世之治岂不乱哉！老令不知，胡亥夷其兄弟而自立，杀忠臣而贵贱人赵高，作阿房宫，又赋敛天下，诚无道也！我非不谏，二世不听我哉！凡古圣王，饮食有节，车器有数，宫室有度。出令造事，加费而无益于民利者，禁止不做，故能长治久安也！今二世如何？行逆于昆弟不顾其咎，侵杀于忠臣不思其殃，大作宫室厚赋天下而不爱其费！三者并行，天下安能听哉！目下，反者已有天下之半矣！而二世之心，尚在懵懂也！二世以赵高为辅佐，我必要见寇盗进入咸阳，见麋鹿兽迹游于庙堂了！……”

终李斯末期全部言行，唯独在云阳国狱的这番感慨尚算清醒。清醒之根本点，在于李斯终于清楚了乱国乱天下的根基在胡亥这个皇帝，而不在赵高这个奸佞。然则，李斯对胡亥的斥责，却仅仅限于对传统昏君的杀忠臣、杀兄弟、侵民利的传统暴行的指斥。李斯在最后的时刻，依然没有痛切体察胡亥这个下作昏君败坏秦法的特异逆行。身为大法家的李斯，身为创立帝国法治的首席功臣，李斯在最后的悔悟中，依然囿于一己之忠奸甄别，而没有悔悟到自己对胡亥即位该当的罪责，更没有悔悟二世最大的破坏性在于以疯狂发作的兽行颠覆了帝国的法治文明……如此悔悟，诚可叹也。

李斯备受照拂的日子，很快便告结了。

对李斯的案验，赵高不假手任何人，事无巨细皆亲自过问。首先，赵高先行撤换了云阳国狱的全部官吏，一律由材士营将士替代。其次，赵高亲自遴选了几名对李斯有种种恩怨的能吏，又由这几名能吏遴选出十余名法堂尉卒，专一作李斯案验勘审，只听从于赵高一人号令。再次，赵高对勘审人马定下了必须达成的方略——以各式执法

官署名义连续勘审，反复榜掠，不怕反供，直至李斯甘心自认谋逆大罪！诸事谋定，这班勘审人马便开始了对李斯的无休止的折磨。

开初几次勘审，李斯一直都是声嘶力竭地喊冤，坚执认定是赵高图谋陷害自己。可一班乔装吏员根本不听李斯辩冤之说，只要没听到认罪两字，便喝令行刑手榜掠，直打到李斯没有力气开口说话为止。榜通榜，捶击抽打之意。其时所谓榜[注]掠，实则是非刑打人的一种通常说法。也就是说，榜掠不是一个法定刑种，更没有法定刑具，棍棒竹片手脚等等皆可施为，与市井群殴几无二致，只任意捶击抽打便是。赵高此等谋划极为恶毒，一则可辩之为没有用刑，二则极大地辱没李斯的尊严。于是，十数名壮汉轮流任意殴打李斯，拳脚棍棒竹条任意加身，除了不许打死之外没有任何顾忌。此等榜掠的侮辱意味，远远大于法定酷刑。冯去疾冯劫所言之将相不辱，尚且说的是狱吏酷刑之辱，而没有包括此等更为卑劣的辱没，故而宁愿一剑刎颈。而目下这种频频榜掠，对于李斯这个毕生受人景仰的国家勋臣，无异于最下作的痛苦羞辱。

然则，李斯终究有李斯的特异之处。这一特异，便是面临此等下作侮辱，反倒奇迹般地激发出李斯少年时期的市井本性——你打我么，我不怕！你想叫我不堪受辱而死么，我偏不死！非但不死，我还要辩冤！当然，终究很难说清其中缘由，总归是榜掠李斯“千余”次，而李斯竟奇迹般地活了下来，虽不胜苦痛，终究认了罪，然却以奇特的认罪方式坚执地为自己辩冤。

记不清几多次的榜掠之后，有一日的勘审官自称是谒者署巡视国狱，询问李斯可有认罪书上达皇帝？李斯身为丞相，自然清楚这谒者署是职司各种公文传递兼领巡视治情的官署，虽非九卿重臣，却可直达皇帝书房。于是，一闻问讯，李斯便点头道：“足下稍待。笔墨白帛。”那个谒者很是欣然，立即吩咐随从拿来了笔墨白帛。李斯略一思忖，提笔写去，便留下了一件中国历史上最为奇特的认罪书：

臣为丞相，治民三十余年，素有大罪矣！先王之时，秦地不过千里，兵数十万而已。臣尽薄材，谨奉法令，阴行谋臣，资之金玉，使游说诸侯；又内修兵甲，饰政教，官斗士，尊功臣，盛其爵禄；故，终以胁韩弱魏，破燕赵，夷齐楚，卒兼六国，虏其王，立秦为天子。此，臣罪一矣！地非不广，又北逐胡貉，南定百越，以见秦之强。此，臣罪二矣！尊大臣，盛其爵位，以固其亲。此，臣罪三矣！立社稷，修宗庙，以明主之贤。此，臣罪四矣！更剋画，平斗斛度量，文章布之天下，以树秦之名。此，臣罪五矣！治驰道，兴游观，以见主之得意。此，臣罪六矣！缓刑罚，薄赋敛，以遂主得众之心，万民戴主，死而不忘。此，臣罪七矣！若斯之为臣者，罪足以死，固久矣！上幸尽其能力，乃得至今，愿陛下察之！

“这，这也算得认罪书？”

此番乔装谒者的勘审官秉性迂阔，对李斯此等认罪之法大为不解，可又不敢不原件带回呈给了赵高。赵高接过白帛抖开浏览了一遍，嘴角一抽冷冷道：“此等小伎俩糊弄老夫，李斯也敢？”一伸手将白帛向书案的砚池中一摁，白帛字迹立即被墨汁淹没得一团墨黑，“狱中之囚，安得上书！”假谒者恍然大悟，连忙一拱手道：“禀报郎中令，李斯认罪伏法，并无向皇帝上书！”赵高淡淡点头：“自然如此，用得说么？”

此后月余，又是御史、侍中、谒者诸般名目的不断勘审。李斯只要提起上次的认罪书，或据实辩冤，立即便招来一顿拳脚交加或竹片棍棒横飞的侮辱性殴打。只要李斯认罪，勘审官便立即下令停止榜掠。如是日久，遍体鳞伤的李斯再也没有了翻供的心思。赵高看看火候已经到了，便特意晋见胡亥，报说李斯案验已经初定，请陛下派出特使做最后查勘。胡亥对赵高的忠心大为赞赏，立即煞有介事地派出了御史大夫府的官员做最后勘定。

这一日是六月末，云阳国狱的大堂依旧是幽暗冰凉。

厅堂中央的大案上横架着一口尚方金剑，一位高冠中年官员正襟危坐案前。当李斯被新狱吏们强行摆弄着换上了一件干净的囚衣被押进来时，中央案侧的一名文吏高声宣呼了一句：“御史中丞奉诏查案，李斯据实辩说——！”李斯头也没抬，只木呆呆地默然站立着。中央大案后的官员一拍案道：“李斯，本御史奉皇帝尚方剑查案，但据实辩说无妨。大秦律法，你自熟知，不需本御史一一解说。”

李斯蓦然抬头，眼中星光一闪却又瞬间熄灭了。李斯分明看到了御史两侧的四名甲士后的那两排熟悉的榜掠打手，正冷冰冰盯着自己。李斯突觉天旋地转，直觉棍棒拳脚风雨呼啸劈头捶击四面而来，闷哼一声便昏厥在地了……片刻醒来，李斯眨了眨干涩的老眼，还是没有说话。“人犯李斯，可有冤情陈说？”堂上又传来御史官员的问话。

“斯认罪伏法，无冤可陈。”李斯木然地重复着说过无数次的话。

“谋逆之罪，事皆属实？”

“斯认罪伏法，无冤可陈。”李斯依旧木然地重复着。

“如此，人犯署名供词。”

在书吏捧来的一方硕大的羊皮纸的空白角落，李斯艰难地写下了自己的名字。最后一笔摇摇欲下，大笔却噗地落地，李斯颓然昏厥了过去……

李斯不知道，这位御史中丞是唯一一个真正勘审案件的执法官员，于是便错过了这唯一的一次辩冤机会。然则，这样的偶然不具有历史转折之可能点的意义。即或李斯辩冤了，即或胡亥知道了，李斯的命运依然是无法改变的。其根本原因，既在于李斯的巨大的性格缺

陷与人格缺陷，更在于赵高的顽韧阴谋，更在于胡亥的下作昏聩。唯其如此，李斯的这次遗憾并不具有错失历史机遇的意义。

当这个御史中丞将勘审结果禀报给胡亥，并呈上李斯的亲署供词后，胡亥大大地惊讶了，连连拍案道："啊呀！若是没有赵君，朕几乎被丞相所卖也！"御史中丞走了，胡亥还捧着李斯供词兀自絮叨着，"这个李斯，他还当真要谋逆，还当真要做皇帝？不可思议也。他也不想想，有赵高这般忠臣在，他能谋逆么？能做皇帝么？蠢也蠢也，李斯蠢也！"胡亥絮叨罢了，吩咐侍中将一应供词等与李斯谋逆案相关的文书全部交于赵高，要赵高量刑决断，自己又一头扎到淫靡的漩涡去了。

七月流火，咸阳南门外的渭水草滩上搭起了罕见的刑场。

自商鞅变法以来，渭水草滩是老秦国传统的老刑场。然则，寻常人犯的决刑不会在这里。渭水草滩的刑杀，都是国家大刑，用老秦人的话说："渭水大刑，非乱国奸佞不杀。"老秦人屈指可数的渭水大刑杀有三次：秦惠王刑杀复辟老世族千余人，秦昭王刑杀诸公子叛乱人犯数百人，秦王政刑杀嫪毐叛乱余党数百人。这次刑杀正当天下大乱之时，杀的又是谁也料想不到的丞相李斯三族，咸阳老秦人深深地震撼了。寻常国人对朝局虽非丝缕皆知，然对于大局大事大人物，还是有着一种相对明白的口碑的。此时的李斯，声望虽已远不如两年之前，然在民众心目之中，李斯依旧是个正臣，说李斯谋逆作乱，几乎没有一个老秦人相信。而此时的赵高，声名虽不显赫，却也是谁都知道的当今二世的老师。二世胡亥逼杀扶苏，逼杀蒙恬蒙毅，又杀戮皇子公主，不久前又杀三公大臣冯去疾冯劫，老三公九卿一个个全完，凡此等等劣迹，老秦人件件在心，如何能好评了胡亥赵高？民怨虽深，奈何此时关中咸阳的老秦人已经大为减少，又是老弱妇幼居多，民心议论无法聚结成为战国之世能够左右朝局的风潮，眼睁睁也是无可奈何，只有徒然怨恨而已。更有一点，此时的关中人口大多是一统

天下之后迁徙进入的山东老世族。虽说已经是布衣之身，这些老世族及其后裔们却依然清晰地将关中视为异国，对秦政之乱抱有浓烈的幸灾乐祸之心。尤其在山东大乱之后，关中的山东人口虽因咸阳有五万材士而不敢轻易举事反秦，然其反秦之心却早早已经燃烧起来。当此之时，秦国要杀丞相李斯，老世族们立即高兴得人人奔走相告了。毕竟，在六国老世族眼里，李斯是剪灭六国的元凶之一，是祸及天下的秦臣首恶，被夷灭三族自是大快人心也。此等情势之下，官府文告一经张挂，关中大道上便络绎不绝地流淌出前来观刑的万千“黔首”。

夏日的清晨，天空阴沉得没有一丝风。

赵高的女婿阎乐率领着万余步卒，在草滩上围起了一个空阔的大场。场中正北是一座黄土高台，台上空着一张大案。场中立着一大片狰狞的木桩。木桩之外，有一张三五尺高的木台，台上立着两根大柱。甲士圈外的“黔首”人潮黑压压漫无边际，兴奋的嗡嗡议论声弥漫四周。

卯时时分，随着场中大鼓擂动，土台前的阎乐长声宣呼，身着高冠朝服的赵高带着一班新贵昂昂然上了刑台。之后，李氏三族的男女老幼被绑缚着一串串押进了刑场，嫡系家族队前便是李法李拓两位长发散乱的公子。李氏人口一进入刑场，立即被一个个绑上了木桩，恍若一片黑压压的树林。

“带人犯李斯——！”

随着阎乐尖利的呼喊，一辆囚车咣当轰隆地驶进了刑场。在距离高台三五丈处，囚车停稳，四名甲胄武士打开囚笼，将李斯架了出来。此时的李斯须发如霜枯瘦如柴，当年英风烈烈的名士气度已经荡然无存了。李斯艰难站地，木然抬眼四顾，忽然看见了远处木桩前的中子李拓，一时不禁悲从中来，苍老的声音游丝般遥遥飘荡：“拓也！

多想与儿回归故里，牵着黄狗，出上蔡东门追逐狡兔，岂可得乎——！”

“父亲——！子不睹父刑！儿先死也！就此一别！……”

悲怆的哭喊中，李拓猛力挣起，跃身扑向木桩尖头，一股鲜血激溅草地。李斯眼见最心爱的儿子如此惨死，喉头猛然一紧，当即昏厥过去……一时间，次子李法与李斯的其余子女纷纷挣扎，都要效法李拓自杀，可被已有防备的甲士们紧紧拽住，没有一个得遂心志。台上赵高冷冷一笑：“一个不能死，都要先看李斯死。”说罢，赵高起身，走到了已经被救醒的李斯面前拱手淡淡一笑，“丞相，高为你送行了。”

“赵高！李斯死作山鬼，也要杀你！……”李斯拼尽全力吼了一声。

“便是做鬼，你也不是老夫对手。”赵高又是淡淡一笑，“李斯，你做过廷尉，老夫今日教你五刑具备的滋味。”

“赵高禽兽！非人类也！……”李斯已经没有声息了。

随着阎乐手中的令旗劈下，一场亘古未闻的五刑杀人开始了。所谓五刑，是以五种最具侮辱性的刑罚杀人。五刑之一是墨刑，亦即黥刑，也就是给人犯两颊烙出字印；五刑之二是劓刑，割掉鼻子；五刑之三是腓刑，砍断双足；五刑之四是宫刑，割去生殖器；五刑之末是腰斩，将人犯拦腰砍断为两截……五种侮辱性刑罚一一施行，连观刑的“黔首”老世族们都大为震骇，人人垂首默然，刑场静如死谷……正当李斯被腰斩之际，天空一声惊雷一道闪电，大雨滂沱而下，雨水带着李氏族人的鲜血哗啦啦流淌，茫茫渭水顿时血浪翻滚。惊雷闪电之中，赵高面前的大案咔嚓炸开烈焰飞腾，刑场顿时大乱了……

公元前208年酷热的伏暑天，李斯就这样走了。

李斯被昔日同谋者以匪夷所思的险恶手段所陷害，牢狱中备受蹂躏摧残，刑场中备受侮辱酷刑，其死之惨烈史所罕见，令人不忍卒说。察李斯一生，功业也皇皇，罪责也彰彰。李斯是缔造大秦帝国的首席功臣，也是毁灭大秦帝国的第一罪人。盖棺论定，李斯是中国历史长河中绝无仅有的一个功罪同样巨大的政治家。李斯的文明功业如泰山不朽，李斯的亡秦罪责负铁铸恶名。李斯是中国历史上最具悲剧性格的政治家。其悲剧根基，在于其天赋精神的两重性：既奉烈烈大争之信念，又埋幽幽性恶之私欲。遇始皇帝此等心志强毅雄才大略之君主，李斯的大争信念与法家才具，得以淋漓尽致之挥洒。失去始皇帝而猝遇历史剧烈转折之险关，须得李斯自家把握自家时，李斯的政治判断中便自觉不自觉地渗进了私欲。此等挥之不去且越来越重的私欲，使李斯一次又一次失去了自我校正的机会，也使李斯蒙受了一次又一次非人的侮辱。

真正的悲剧在于：寸心煎熬之下，李斯终未能恢复法家名士当有的烈烈雄风，而对下作昏聩的君主始终存有无尽的奢望，对奸险阴毒的凶徒始终没有清醒的决断，以致最终以最屈辱的非刑被杀戮。无论是以当时的潮流精神，还是以普世的历史价值观，李斯都没能做到冯去疾冯劫那般以生命的最后闪光维护了人生的尊严。作为大政治家的正义原则，作为奋争者的性恶底蕴，并存于李斯一身，最终淹没了李斯为之奋争的帝国大业，也留下了放行阴谋并与之同流合污的劣迹，更屈辱地毁灭了自己生命。此，李斯之悲剧所在也。李斯是政治家的前车之鉴，也是所有奋争者的一面镜子。在《史记·李斯列传》之后，太史公有一则独特的评判：“李斯以闾阎（平民）历诸侯，入事秦，因以瑕衅，以辅始皇，卒成帝业，斯为三公，可谓尊用矣！斯知六艺之归，不务明政以补主上之缺；持爵禄之重，阿顺苟合，严威酷刑；听高邪说，废嫡立庶。诸侯已畔，斯乃欲谏争，不亦末乎！人皆以斯极

忠，而被五刑死。察其本，乃与俗议之异。不然，斯之功且与周、召列矣！”

太史公评判有三层意思，独特处在最后：其一，简说了李斯的功业人生；其二，指出了李斯所犯的诸般过失，以及最后的徒然作为：

“诸侯已畔，乃欲谏争，不亦末乎！”（天下大乱之时，李斯才想到强力谏争，不是晚了么！）最后，太史公指出了一个普遍误解，“人皆以斯极忠”。显然，太史公不赞同以李斯为“极忠”之臣的评判。经过对李斯的根本性考察，太史公表示自己与俗议是不同的，明白表示：如果说李斯没有末期罪责，那李斯的历史地位便可与周公、召公并列了。也就是说，至少在西汉之世，普遍的看法还是将李斯做忠臣对待，对李斯的五刑惨死是深为痛惜的。《汉书·邹阳传》记载邹阳评价云：“李斯竭忠，胡亥极刑。”《史记·萧相国世家》记载汉高祖刘邦评价云：“吾闻李斯相秦皇帝，有善归主，有恶自与。”《盐铁论·毁学篇》记载桑弘羊评价云：“……李斯入秦，遂取三公，据万乘之权，以制海内；功侔伊望，名巨泰山。”司马迁首次认定，凡此等等单说一面之词的评判，都是“俗议”。这种认定，实际是将李斯做了两重人物对待，而不将其作为传统意义上的忠臣对待，但也没有否定李斯的前期功绩。可以说，在司马迁对帝国君臣的种种评判中，对李斯之评论最为客观公正。

四　赵高野心昭彰　胡亥做梦也没想到自己的结局

李斯死了，赵高骤然膨胀了。

在始皇帝之后的君臣中，赵高始终将李斯看做最大的对手，甚至是唯一的对手。根本原因在一点，只有李斯的丞相府具有掌控帝国权力的轴心作用。无论皇帝如何至高无上，然则只要皇帝是胡亥此等人物，都不可能真正左右李斯。无论赵高这个郎中令如何中枢用事，也不可能真正左右李斯手中的施政权力。即或是当年统兵一方的蒙恬，

也不具有李斯这个功臣开府丞相的综合权力。列位看官须得留意的是，帝国权力架构直接由战国传统而来，开府丞相之权力远远大于后世任何时期的丞相。原因之一在于，其时权力系统之细分尚且不足，丞相府具有极大的综合权力系统的特质。譬如，帝国时期尚无吏部，后世最为看重的官吏管理权，尚未独立为九卿重臣之一。也就是说，其时李斯丞相府的施政权，事实上可以渗透到帝国每个角落，影响到包括屯守驻军在内的所有领域。以朝局人事而言，除了大臣职务须皇帝认定，寻常散官与种种实权大吏，事实上都是丞相府举荐，皇帝认可大多是程式而已。始皇帝在世之时，此等丞相权力并未见如何显赫，亦未如何使权力架构失重倾斜；根本点是始皇帝乃强势君主，雄才大略无出其右，君臣协同史所罕见，故能大政蓬勃和谐。而胡亥这等不知政事为何物的皇帝一即位，则立即显示出李斯丞相权力的赫赫然难以制约。

赵高很清楚，要指望胡亥如同始皇帝那样引领李斯施政，根本就是痴人说梦。即或是赵高自己，对于大政之道也说不出甚个正经主张，无以与李斯匹敌施政。皇帝既无引领大政之雄才伟略，丞相自然也不会甘做实施铺排之角色，而完全可能变成主动实施自家主张的皇帝式丞相。久而久之，大秦岂非李斯之天下哉！赵高如此警觉，当然不是担心大秦天下命运如何，而是担心自家的勃勃雄心落空。从沙丘宫的那个风雨之夜一路走来，赵高的心志越来越大，脚步越来越快，登上最高权力宝座的路径也越来越清晰了。可以说，自从扶苏与蒙氏兄弟一死，赵高的野心堤坝便轰然开决了。堪堪两年，赵高施展种种机谋，顺利清除了一个个权力障碍，使始皇帝在世时的三公九卿悉数败落，使始皇帝的皇族嫡系后裔几乎灭绝，直到今夏只剩下李斯、冯去疾、冯劫三人，赵高终于策动了最后一击。赵高没有想到，冯劫冯去疾死得那般利落，也同样没有想到李斯这个老匹夫死得这般艰难。但无论如何，李斯终究是死了，连三族都被夷灭了，赵高终于长长地松了一口气。尽管在刑场的暴雨雷电中大吃惊吓，当夜，赵高还是在皇城的官署中大排了庆贺酒宴。

“大人廓清朝局，二世该当重重封赏！”一个新贵借着酒意喊了起来。“对！郎中令做丞相！”众人一片呼应。赵高冷冷一笑：“丞相？左丞相右丞相，老夫听着烦。”“大人除却谋逆，功过泰山，当另立官号！”立即有谋士想出了路子。

“小子说得甚好，都说，老夫当个甚官才好？”赵高打量着一呼百应比仆从还要温顺乖觉的追随新贵们，心头的得意直是无可言说了。侍奉始皇帝大半生的赵高，自看到自己出头之日的那一天起，便立下了一个很实在的心愿：但为天下之主，一定要天下臣民都成为狗一样的奴仆。尤其是左右臣工，更要比狗马还要忠诚，主人下令叫几声便叫几声，绝不能有自己的吠声。谁不愿做这般犬马，立马杀之，根本无须怜悯。对于自己的掌国官号，赵高早早已经谋划好，根本无须与这些奴仆新贵们会商。然则，赵高偏偏要问，要看看这些奴仆新贵中有没有才智犬马，能做到像他当年揣摩始皇帝诸般喜好那般丝毫无误。毕竟，日后还需要更多的犬马之才，仅仅阎乐赵成是远远不够的。更为重要的是，在赵高看来，做个好奴仆也是一种大大的学问，也需要过人的才具。一个好的奴仆，要如同坐在老虎背上的狐狸，老虎的权势便是狐狸的权势，老虎的威风便是自己的威风。赵高很为自己得意的是，自己身为一个最下贱的阉人内侍，非但成功侍奉了超迈古今的第一个皇帝，得到了接近列侯的高爵，更将第二个皇帝戏弄于股掌之间轻松自如，将满朝大臣罗织于阴谋之中游刃有余。自此开始，赵高已经分明嗅到了举步可及的至高权力的诱人气息……当然，赵高既要奴仆新贵们温驯如犬马，还要防范他们中不能涌现出如同自己一样的有“勃勃大志”的奴仆。凡此等等，皆须一件事一件事地辨别这些奴仆的资质，给自己网罗成一个牢不可破的犬马天地……

“我说！大人做天丞相！”一个亢奋的声音惊醒了赵高。

“天丞相？小子尚算有心也。”赵高淡淡笑了。

“不！大人做地丞相！地官厚实绵长！”

“不好！天地人三才，人居中！大人做人丞相！”

“以小人之见，大人该有王侯之位！”

赵高哈哈大笑：“你小子敢想也！好！赏小子任选一个侍女回去！”

“大人万岁！”奴仆们立即欢呼起来。目下赵高官号未定，谁也不想喊出郎中令这个目下已经显得太过寒酸的名号，故不约而同地只喊大人，赵高豢养的这群奴仆们倒是果然精于揣摩主人之心。一时间，众人纷纷各提名号各出方略，赵高第一次不亦乐乎了。

“小婿之见，目下情势，还是中丞相好。”

阎乐一句话，众人似觉太过平淡，一时竟没有人呼应。赵高却郑重其事地点了点头，竭力很有气度地训诫着这些犬马奴仆们道：“阎乐之见，审时度势，好。尔等都给老夫听着，要想好生计好日月，得一步一步来。老夫固然甚都能做，甚都可做，然皇帝尚在，老夫便得先做丞相，只在名号上改它一番，叫做中丞相便是。此乃实权进三步，名号进半步，既不教皇帝与残存对手刺耳，又教人不能忘记。再过些许日子，再另当别论也。”赵高意味深长地突然打住了话头，在众奴仆们的惶恐寂静中，赵高又淡淡一笑，“如何操持成事，阎乐赵成总领了。”

“大人圣明！”奴仆新贵们齐诵了一句。

李斯一死，胡亥立即从甘泉宫搬回了咸阳皇城。

在胡亥心目中，甘泉宫再好也不如咸阳皇城富丽堂皇的享受来得惬意。论行止，甘泉宫只有山溪潺潺，而没有咸阳里外与渭水相通的大片水面，不能随时装几个女子乘一只快船到滔滔渭水上去折腾。论女人之乐，甘泉宫更比不上咸阳皇城锦绣如云，随时可抓一大把任意

蹂躏。论市井游乐，甘泉宫更是鞭长莫及。胡亥若突然心动，要乔装到咸阳尚商坊的山东酒肆中去享受博戏之乐，与那些酒肆女侍们挤挤挨挨一团相拥嬉闹，还当真不便。凡此等等诸多不满，胡亥总是觉得不能恣意伸展手脚，每日窝在山坳里直骂李斯老儿扫兴，恨不得李斯立即没有了，自己好一无顾忌地做真皇帝真神仙行乐终生。在胡亥心中，李斯这个父皇时的老功臣总是多多少少使他有所顾忌。譬如大政之事，即或李斯禀报给自己，也是李斯说咋办就得咋办。胡亥偶然说得一两事，也被李斯随口几句说得一无是处。那次，李斯请准章邯率刑徒军灭盗，胡亥心下大动，说要让章邯学孙武子将咸阳皇城的两千侍女练成精兵，由他率领出关做天子亲征。李斯淡淡笑道："孙子固然练过宫廷女兵，然却从未率女兵征战。兵者，存亡大计也。陛下毋以国事嬉乐。"胡亥不但闹了个大红脸，还得照准了李斯所请。有赵高用事，权力已经大大削减的李斯尚有如此威势，若他还活下去还做丞相，胡亥这个皇帝能安乐么？唯其如此，赵高说要胡亥躲避李斯滋扰，胡亥便立即躲进了甘泉宫，心想只要李斯不死他便不回咸阳，偏不见这个老絮叨李斯，他能奈何？于是李斯死讯报来的当日，胡亥立

即急不可耐了，暮色闻讯，连夜便搬回了咸阳皇城。

"朕之大乐事，自此始也！"辚辚车中，胡亥如释重负了。

这日清晨，胡亥方在呼呼酣睡之中，却被一阵粗重响亮的呼喝声惊醒了。胡亥竟夜作乐，最是赖清晨大睡养息神气，骤闻搅闹顿时大怒，眼睛还没睁开便抓起大枕边一只玉佩狠狠摔了出去又狠狠骂了一句："都拉出去扔进虎苑！"话方落点，只听一人拉长声吟诵般笑道："皇帝大人该起来了，在下可有紧急国事也。"胡亥霍然坐起，光着膀子揉着糊满眼屎急切难以睁开的眼睛，连连吼叫："好你个大胆狗才！母士队榜掠这狗才！先打得他满地找牙再说！"自从知道了李斯不堪榜掠而服罪的事，胡亥非但没有问罪赵高，反而对这种捶击打人之法大感新奇，亲自选出了二十余名肥硕胡女，专一"成军"了一支榜掠

手。胡亥近来喜好将女字叫做“母”，故亲自定名胡女打手队为“母士队”，只是成立仓促，母士队尚未一试身手，胡亥深以为憾事。此刻胡亥气恼不已，立即便想起了这群威风凛凛的母士，竟猛然乐将起来，要亲眼看看一群女人如何撕扯痛殴一个大男人。

“皇帝眼屎太多了。去，给陛下扒开。”那个声音又不温不火地响了。

随着话音，两只粗糙的大手猛然搭上了胡亥面颊，胡亥还没来得及发作便听得噌的一声眼睫毛连根扯断，两眼裂开了一道缝隙。胡亥正待跳起吼叫，却猛然惊愕地大张着嘴巴不说话了——偌大的寝宫布满了层层甲士，一身甲胄一口长剑一道黑柱正正地矗在面前！

“你？你不是咸阳令阎乐么？”胡亥惊愕万分，顾不得双眼生疼了。

“陛下眼力不差。”阎乐淡淡一笑，“陛下正衣，该办事了。”

“你？你有何事？”胡亥很觉不是味道，可又蒙得想不来何以竟能如此。

“赵公有定国之功，陛下不觉得该行封赏么？”

“赵公？你说赵高么？”胡亥脱口问了一句。

“陛下切记：从此后得叫赵公，不许直呼赵公名讳。”

“啊，行行行。赵公便赵公。”蓦然之间胡亥又是一副乖觉少年模样了。

“在下来知会陛下一声，赵公要做中丞相了。”

“中丞相？”胡亥蓦然惊疑又恍然笑语，“早该早该！朕立即下诏！”

“这便好。陛下该登殿拜相了。”

胡亥匆忙裹着一身侍女们还没整好的朝衣，在阎乐甲士队的“护卫”下，一脸懵懂笑意来到了已经变得很生疏的咸阳宫正殿。胡亥高兴的是，不管阎乐如何无礼，赵高总是没有要做皇帝，总是只做了个中丞相。只要胡亥还是皇帝还能享乐，赵高想做甚都行，计较甚来？没有赵高，自己能做皇帝么？无论如何，赵高总不至于还要做皇帝了。只要赵高不做皇帝，再说还都是自己的臣子，计较甚来？如此这般懵懂地想着走着，胡亥竟莫名其妙地轻松起来。走进幽幽大殿，走上巍巍帝座，胡亥看着阶下一大片皇皇冠带灿灿面孔，竟找不出一个自己能叫上名字的人，不禁大是茫然了。

“哎？忒多老臣，都到何处去了？”胡亥梦幻般问了一句。

“禀报陛下，一班老臣怠惰，都晨睡未起。”相位上的赵高答了一句。

“是么是么？老臣们也晨睡么？”胡亥惊讶了。

“赵公所言属实。老臣们都在晨睡。”大殿中轰然一声齐应。

胡亥真正地茫然了，好像自己在做梦。那么多老臣都在清晨睡觉了？可能么？然则没睡觉又能到何处去了，何以一个人都不来朝会？胡亥一时想不明白，索性也就不想了，恍惚中一阵瞌睡，头上的天平冠流苏便唰啦扫上了青铜大案，只差自己的鼻尖要撞上了案棱……猛然醒来，迷迷糊糊的胡亥便跟着一个司礼官转悠起来，直转悠到胡亥软绵绵倒在地上鼾声大起……日落西山时分，胡亥才睡醒过来，思忖半日，只觉自己做了一个怪异的梦，好像拜了赵高，还念了一篇给赵

高封官晋爵的诏书，还做了甚，胡亥一时想不起来了。胡亥大疑，唤来左右内侍侍女询问，内侍侍女们都说陛下一直在榻上睡觉，哪里都没去。胡亥一时大觉恍惚，不期然一身冷汗……

夏天过去了，秋天也快要过去了。

有了赵高做中丞相，胡亥比原先过得更快活了。原先胡亥还得时不时听赵高禀报国事，更得时不时会商如何应对一班老臣滋扰。可自从李斯一死赵高领政，胡亥便甚事也没了。然则，快活是快活，胡亥心头却渐渐地发虚起来。一则是赵高对他这个皇帝再也不若从前恭敬了，偶尔遇见的大臣新贵也对他大大地怠慢起来了；二则是他只能在皇城游乐，再也不能出咸阳城了。赵高叫总管皇城内侍的给事中对他说，天下盗军益盛，陛下只能在皇城享乐，明年再说外出了。整整一个夏天，赵高只见了胡亥一次，说是要派胡亥身边的长史，去申饬章邯平盗不力。胡亥大感新奇，很想问问究竟。赵高却冷着脸没有多说，只说要用这个章邯认识的皇帝近臣，好叫章邯知道这是皇帝的申饬，只来知会陛下一声，陛下无须多问。胡亥自幼便畏惧赵高，见赵高板着脸不说话，也不敢再问了。

后来，胡亥听申饬章邯回来的长史悄悄说，章邯与盗军作战连败几次，皆因粮草兵器不能如原先那般顺畅接济。此前，章邯曾派副将司马欣求见中丞相督运粮草，还带来了将军们为李斯鸣冤的联名上书。赵高大怒，既不见司马欣，又不信司马欣所说军情，还要派材士营缉拿司马欣问罪。司马欣不知如何知道了消息，连夜逃离咸阳了。赵高这次派长史前去，一则是以皇帝诏书申饬章邯平盗不力，再则是要章邯治罪司马欣。章邯很是冷漠，只说司马欣正在军前作战，治罪司马欣便要大乱军心，不敢奉命。从始到终，章邯没有说一句再要朝廷督运粮草的话，也没有问及任何国事。长史眼看军中将士一片汹汹然，也不敢多说便告辞了。回来禀报中丞相，赵高阴沉着脸甚也没说，似乎对章邯也没甚办法只有不了了之。

“这章邯也是，给李斯老儿鸣冤，中丞相能高兴么？”

胡亥很是为章邯的愚蠢惋惜，也很是为自己的精明得意。

八月己亥日，胡亥在正午时分刚刚离榻，接到一个内侍禀报，说中丞相要进献给皇帝一匹良马。胡亥高兴得手舞足蹈，立即下令预备行猎，中丞相良马一到便出城。午后时分，赵高果然带着一大群新贵臣子们进了皇城池畔的胡杨林，向欣然等候在石亭下的胡亥献马来了。然则，当赵高吩咐牵马上来的时候，胡亥不禁呵呵笑了：“中丞相错也，这是鹿，如何说是马耶？”赵高一脸正色道：“此乃老臣所献名马，陛下何能指为鹿哉！”胡亥大为惊讶，反复地揉了揉眼睛，走到那只物事前仔细打量，头上有角，耳上有斑，世间有此等模样的马么？分明是鹿了。终于，胡亥摇了摇头高声道：“中丞相，这是鹿，不是马。”赵高淡淡笑道：“陛下，这是马，不是鹿。”胡亥一阵大笑，指着环侍群臣高声道：“你等都说，这是鹿么？”群臣们一拱手齐声道：“陛下，此乃马也。”胡亥大惊，又指着内侍侍女们高声问：“都说！这是甚？是鹿么？”内侍侍女们纷纷高声道：“不是鹿。”“陛下，这是马。”“对，是马。”乱纷纷应答中胡亥一身冷汗，想起上月大殿的梦境，不禁头皮一阵发麻，猛力摇摇头又揉揉眼：“噫！出鬼也！如何我看还是鹿？”赵高笑道：“都说，这是甚？”四周人等一齐拱手高声道：“马！”“是鹿么？”“不是！”

“快！去太卜署。”胡亥慌了，转身便走。

胡亥匆匆赶赴太卜署，要太卜立即占卜缘由吉凶。白发苍苍的老太卜肃然起卦占卜，末了端详着卦象云：“陛下春秋郊祀之时，奉宗庙鬼神不恭，斋戒不明，故止于此也。可依盛德而明斋戒，或能禳之。”二世胡亥追问究竟原因何在，老太卜却缄口不言了。无奈，胡亥只好依照神示，住进了上林苑认真斋戒了。

斋戒方始，不堪清淡孤寂的胡亥便连连叫苦。三日之后，胡亥便白日在林间游猎，只将夜来睡觉当做斋戒了。这日游猎之时，不期有行人进入上林，胡亥竟当做鹿射杀了。内侍将此事禀报给赵高，赵高一面下令已经是咸阳令的女婿阎乐了结此事，一面亲自来见胡亥。赵高这次对胡亥说：“天子无故杀人，天将降祸也。老臣以为，陛下当远避皇城而居，或能禳之。”胡亥惶恐不安，问要否给那个死者家人赏赐安抚？赵高说，咸阳令阎乐已经为陛下妥当处置此事，“查勘出”流盗杀人而移入上林，与陛下无涉了。胡亥很是感谢赵高对自己声名的保护，连忙出了皇城，搬到咸阳北阪的望夷宫去了。

住进松柏森森的望夷宫，胡亥直觉心惊肉跳不止。第一夜，胡亥做了一个奇异的梦，梦见一只白虎生生咬死了自己王车的左骖马。胡亥醒来很是不悦，找来卜师占梦。卜师说，这是泾水之神在作祟，意在警讯不测之危。胡亥大是不安，次日立即郊祀了泾水，向泾水沉进了四匹白马作为牺牲。祭祀完毕，胡亥还是惶惶不安，又派长史去见赵高。胡亥对长史交代的话语是：“叫中丞相赶紧平盗！李斯平不了盗，他也平不了盗么？再不平盗，朕要被盗军咔嚓了头去，他也一样！”

胡亥做梦也没有料到，自己这几句看似申斥实则撒娇的牢骚话，立即召来了一场突如其来的兵变杀身之祸。赵高原本便已经有些不耐烦胡亥了，见胡亥还要催促自己赶紧平盗，不禁立即动了杀心。赵高很清楚，山东叛乱势如潮水，眼见章邯已经难以抵御，连王离的九原大军都出动了，情势依然不妙，只怕盗不能平还要与盗平分天下了。正当此时，山东盗军刘邦部已经攻占了武关，将曾经试图抵抗的武关军民全部屠城了。刘邦屠武关之后，派出密使联结赵高，要赵高内应反秦，允诺给赵高以秦王之位。虽然赵高之野心不在秦王而在秦帝，然盗军之允诺，至少可保赵高做关中秦王无疑，何乐而不为哉！大局如此，赵高立即决意除却胡亥，给自己的帝王之路扫除最后一道障碍。赵高立即与女婿咸阳令阎乐、族弟郎中令赵成做了秘密会商，议

出了一个突然兵变的阴谋部署。三日之后，阎乐统率材士营千余精锐甲士汹汹然直扑望夷宫。护卫宫门的卫令正欲问话，已经被阎乐喝令绑缚起来。阎乐高声喝问：

“有流盗入关，劫我母逃入望夷宫！宫门守军为何不截杀！”卫令大叫：“周庐护卫森严！安得有贼人入宫！”阎乐大怒，立即喝令斩了这个卫令，马队轰隆隆开进了宫中，见人便弓箭射杀。护卫郎中与内侍侍女们一片惊慌，乱纷纷遮挡箭雨，顷刻间便死了数十百人。已经是郎中令的赵成“闻讯”赶来大声喝令，不许郎中内侍护卫抵抗，护卫们有的听有的不听，依旧乱纷纷四处逃窜。赵成也不理睬，对阎乐一招手，便领着阎乐马队轰隆隆拥进了胡亥寝宫。

“赵成阎乐大胆！”

正在榻上与几个女子戏耍的胡亥，光身子跳起来大喊了一声。喊声未落，阎乐一箭射向榻上帷帐顶盖，帷帐扑地落下，正正罩住了一堆如雪的肉体一片惊慌的呼叫。胡亥大惊失色，连连吼叫护卫赶走叛逆，可几个郎中内侍谁都不敢上前。捂在帷帐中的胡亥嘶声大喊：

“不行！总得教人穿上衣服说话！”阎乐哈哈大笑：“这个昏君，还知道羞耻也！好！挑起帷帐，叫他进去正衣！”几支矛戈挑起了帷帐，一个个白光光肉体便飞一般蹿了出去，阎乐赵成与甲士们一片哄然大笑。

一个老内侍紧紧跟进了内室。胡亥一边接受着老内侍整衣一边气急败坏问：“你为何不早早告我反贼情形，以至于此！”老内侍低声道：“臣不敢说，才能活到今日。若臣早说，早已死了，哪能等到今日？”胡亥也呼哧呼哧喘息着不说话了。这时，赵成在外一声大喝，好了出来！胡亥便连忙走出了内室。阎乐过来剑指胡亥斥责道：“足下骄恣诛杀，无道之君也！今日天下共叛，你个昏君只说，你要如何了结？”

“丞相，能见么？”胡亥小心翼翼。“不行。”阎乐冰冷如铁。

“那，我想做一郡之王……”

“不行。足下不配。”

“那，我做个万户侯。”

“不行。足下不配。”

“那，我带一个女人为妻，做个黔首，与诸公子一般，总可以也。”

“还是不行。”阎乐冷冰冰道，“我受命于中丞相，要为天下除却你这个昏君！你说的话再多，我也不会报。你说，自己动手，抑或我等动手？”

“动手？做甚？”胡亥瞪着一双大眼，恍如梦中一般。

“做甚？杀你也。”阎乐一挥手，“来！了结他……”

“且慢。”胡亥摇了摇头，“还是我自家来，他等不知轻重。”

“好。便在这里。”阎乐当啷抛过了一支短剑。

胡亥拿起短剑，在丝衣上仔细地抹拭了片刻，又摸了摸自己光滑的脖颈，似痴似傻地一笑，猛然一剑抹了过去，鲜血尚未溅出，头颅便滚将在地了……

这是公元前207年秋，胡亥二十一岁即位，时年二十四岁。

关于胡亥年岁，《史记·秦始皇本纪》之后的传承年表又云：“二世皇帝享国三年。葬宜春……二世生十二年而立。”依据胡亥之言行，

当以《秦本纪》之二十一岁即位为可信。关于胡亥资质，西汉贾谊的《过秦论》有“向使二世有庸主之行”的论断，评判胡亥连“庸主”也不够资格，直是个不入流的低能者。东汉班固答汉明帝时，则直接用了“胡亥极愚”四个字[注]。归总说，二世胡亥是中国历史上罕见的一个具有严重神经质且智能低下的皇帝，其对于政治的反应能力，

几类先天智障儿，实不堪道也。胡亥死后，其残存后裔立即开始了亡命生涯，一说逃亡东海，东去（日本）岛国，与扶苏后裔会合了。胡亥死时，天下反秦势力已经度过了低谷，正如漫天狂潮涌向西来。

---

1. 李斯多子女，长子李由之外无姓名记载，子女数目亦不详。“中子”为《史记》原词，当指排行居中的几个儿子之一。
2. 榜（bēnɡ），通“搒”字。
3. 见《史记·秦始皇本纪》后附记。

第六章　秦军悲歌

一　以快制变　老将章邯迫不得已的方略

定陶大战之后，山东复辟势力陷入了进退维谷的困境。

依大势说，这一转折是中国历史的又一个堪为十字路口而可供假想的选择点。若章邯具有一流名将的大局洞察力，认准了楚乱乃天下乱源之根，一鼓作气继续追杀项羽刘邦余部并擒获楚怀王复辟王室，彻底根除楚乱根基，则秦政依然有再度中兴可能。毕竟，胡亥赵高的倒行逆施在最混乱最危急的情势下尚被秦政余脉所清除，若章邯大军能稳住山东战场大局，帝国庙堂在震荡中恢复活力并非没有可能。

然则，秦军大胜项楚军主力后，章邯秉持了古老的“穷寇勿追”兵训，放弃了追杀楚军，立即举兵北上对赵作战了。这一方略，是章邯在平乱大战场最根本的战略失策，其后患之深，不久便被接踵而来的酷烈演化所证实。然则以实情论之，也有迫不得已的缘由：其一，当时天下烽烟四起，章邯身负平乱重责，急于首先扑灭已经复辟的六国主力军，使天下大体先安定下来；其二，章邯职任九卿之一的少府，对皇室府库与国家府库的粮草财货存储很知底细，更知四海大乱之时的输送艰辛，若立即追杀残余楚军则必然要深入南楚山川，粮草接济实在无法确保；其三，其时项梁为名将，而项羽刘邦等尚是无名之辈，击杀项梁后则楚军已不足为虑，是章邯与秦军将领的一致评判；其四，当章邯秦军与项楚军在中原大战时，复辟的赵国势力大涨，号为“河北之军”的赵军已经成为北方最大的动乱力量。须当留意的是，此时天下兵家对各方军力的评判，依旧是战国之世的传统眼光：除秦

之外，赵楚两大国的军力最强，战力最持久。身为老秦军主力大将之一的章邯，亲历灭六国之战，自然有着秦军将士最强烈的直觉，认定楚军赵军是秦军大敌，击溃楚军之后必得立即转战赵军，绝不能使复辟的河北赵军继续扩张。

“击溃楚赵，先解当胸之危，余皆可从容而为也！”

幕府聚将，章邯的这一大局方略人人由衷赞同。将士同心，章邯立即乘着战胜之威开始铺排大军北上事宜。此前，尚未入狱的李斯已经请准了胡亥诏书，授章邯以“总司天下平盗战事”的大权，统辖山东战事。定陶之战时，帝国庙堂格局已经倏忽大变：李斯骤然下狱，冯去疾冯劫骤然自杀，赵高忙于坑害李斯，胡亥忙于昼夜享乐，天下大政处于无人统辖的瘫痪状态。定陶之战后的章邯，面临极大的两难抉择：停止平乱而过问朝局，则山东乱军立即卷土重来，大秦便是灭顶之灾；不问朝局而一心平乱，则李斯无以复出，庙堂无法凝聚国力撑持战场，大秦立即可能自毁。

为解危局，章邯亲率一支精锐马队星夜北上九原，要与王离会商出路。

此时的王离，是九原三十万大军的统帅。依照秦军法度传统，九原抗胡大军历来直接受命于皇帝，不属任何人统辖。更有一点，王离乃两世名将之后，又承袭了大父王翦的武成侯爵位，且手握秦军最后一支精锐大军，可谓拥有动则倾覆乾坤的绝大力量。章邯则除了老将声望、九卿重职与年余平乱的赫赫战绩之外，爵位不如王离高，刑徒军的实力分量更不能与九原大军比肩。更有一点，章邯素来敬重靠拢李斯，与王翦王贲父子并无深厚交谊，一统天下后章邯又做了朝官脱离了军旅，与九原将士也远不如原先那般熟悉了。大秦固然法度森严，素无私交坏公之风，然则，章邯此来并非奉诏，而是要以自己对大局的评判说动王离合力，当此之时，私交之深浅几乎是举足轻重

了。这一切，章邯都顾不得了，章邯必须尽最后一分心力，若王离公事公办地说话，章邯也只有孤身奋战了。

“前辈远来，王离不胜心感也！”

“穷途末路，老夫惭愧矣！”

洗尘军宴上，一老一少两统帅饮得两三大碗马奶酒，相对无言了。已经蓄起了连鬓胡须的王离显然成熟了，如乃父乃祖一般厚重寡言，炯炯目光中不期然两汪泪光。不用说，一年多的连番剧变，王离都在默默咀嚼中淤积着难以言状的愁苦。看着正在英年的王离无可掩饰的悲凉，章邯心头怦然大动了。一进九原幕府之地，远远飞马迎来的王离高喊了一声前辈，章邯便情不自禁地热泪盈眶了。弥漫九原军营的肃杀悲凉，使久历军旅的章邯立即找到了久违的老秦主力大军的气息，一种莫名的壮烈悲怆无可遏制地在心中激荡开来。

“长公子去矣！蒙公去矣！九原大军，今非昔比也……”

王离一句低沉的感喟，两眼热泪骤然涌出，一拳砸得案上的酒碗也飞了起来。章邯起身，亲自拿来一只大陶碗，又拿起酒袋为王离咕嘟嘟倾满了一大碗马奶子酒，慨然举起自己的大酒碗道：“少将军，饮下此碗，容老夫一言也！”王离肃然起身，双手举起酒碗对章邯一照，二话不说便汩汩痛饮而下。饮罢，王离庄重地深深一躬道：“敢请前辈教我。”章邯扶住了王离道：“少将军且入座，此事至大，容老夫从头细说。”王离就座。章邯从扶苏蒙恬被杀后的朝局说起，说了陈胜吴广的暴乱举事，说了楚地乱局引发的天下大乱，说了丞相李斯如何力主平乱并力主由他来组建刑徒军平乱，又说了刑徒军平乱以来的每一场战事，一直说到定陶大战，一直说到李斯入狱两冯自杀与目下困局。

“少将军，目下大秦，真正存亡关头也！”末了，章邯拍着大案，老眼中闪烁着泪光慨然道，“你我处境大同小异：勒兵西进问政，则山

东兵祸与北地胡患弥天而来，秦有灭顶之灾也！全力东向平乱，则庙堂奸佞作乱，秦政有倾覆之危也！西亦难，东亦难，老夫奈何哉！少将军奈何哉！”

“前辈所言大是！愿闻长策。”王离显然深有同感。

“目下之策，唯有一途：以快制变。尽快安定山东，而后回兵问政！”

“何以尽快安定山东？”

“老夫北上，少将军南下，合力夹击赵军，一战平定河北！”

“前辈是说，出动九原大军平乱？……”一时间，王离沉吟了。

身为秦军老将后裔中唯一一位后起统帅，王离很是敬佩这位老将章邯。在秦军老将中，章邯是一位特异人物：知兵，善工，又通政，是难得的兼才。章邯长期执掌秦军大型器械营，是当时名副其实的特种兵司令。由于章邯的有效治理，秦军以大型连弩为轴心的器械兵每每大展神威，震慑天下。一统六国之后，章邯与杨端和，是秦军非统帅主将中进入九卿的两个重臣。然则章杨职司不同，杨端和职司卫尉，实际执掌还是军事，无非更换了一种方式而已。章邯不同，执掌的是直属于皇室的山海园林府库工商，是经济大臣，与战场军事全然不同。军旅大将而能成为经济大臣，当时可谓一奇也。更有奇者，这个章邯越老越见光彩。在一班秦军老将纷纷零落之时，天下暴乱骤发，陈胜的周文大军以数十万之众攻破函谷关，关中立见危机。其时，秦军两大主力一在南海，一在九原，真正鞭长莫及。当此之时，老将章邯得李斯一力支持，共谋平盗紧急对策。会商之日，章邯提出了一则堪称空前绝后的奇谋：以骊山刑徒与官府奴隶子弟成军，迎击山东乱军！这一主张可谓不可思议之极：刑徒原本便是最仇恨官府的洪水猛兽，而奴隶子弟则也是素来最受官府遏制的人口，一旦两者联

合成军，谁能保得不出战场倒戈的大事？李斯等重臣沉吟不能决断之际，章邯慷慨激昂地拍案说：“刑徒，人也！奴产子，人也！只要赦免刑徒之罪，除却人奴产子隶籍，以大秦军功法同等激赏之，使其杀敌立功光大门庭，何人不为也？丞相何疑之有哉！”时势十万火急，李斯两冯三位重臣半信半疑地赞同了，胡亥赵高也迫不得已地首肯了。谁也没有料到的是，一个月后，这支刑徒军一开上战场，竟然立即显示出挥洒亡命者本色的巨大战力，非但一战击溃了周文数十万大军，且径出山东横扫乱军所向披靡。自此，人们看到了老将章邯在危难之时独特的将兵才能，一时将章邯视为帝国栋梁了……对如此一个章邯，王离没有理由不敬重，也没有理由不认真思虑其提出的“以快制慢”方略。

然则，这位尚未在大政风浪与严酷战场反复磨砺的年轻统帅，也确实有着难以权衡的诸多制约。一则，目下匈奴新单于冒顿的举兵复仇之心大为昭彰，若救援大军卷入平乱，匈奴飞骑趁机南下而致阴山失守，王离的罪责便无可饶恕了。二则，九原大军素来不为任何中原战事所动，始皇帝在灭六国大战的最艰难时期，也没有调九原大军南下。蒙恬一生将才，死死守定九原而无灭国之功。凡此等等，皆见九原大军之特异。此时，章邯军平乱正在势如破竹之际，果真需要九原大军南下么？三则，王离秉性远非其父王贲那般天赋明锐果决，对大局能立判轻重，用兵敢铤而走险。王离思虑权衡的轴心，一面确实觉得章邯说得有理，一面又为匈奴军情与九原大军之传统所困扰，实在难以断然决策。

“少将军若有难处，老夫亦能体察也！”章邯长长一叹。“敢问前辈，九原军南下，大体须兵力几多？”王离目光闪烁着。

“步骑各半，十万足矣！”

“十万？河北赵军号称数十万众也……”

“就张耳陈余两个贵公子，百万之众也没用！”章邯轻蔑地笑了。

“好！我便南下，以快制慢！”王离拍案高声。

“少将军如何部署？”

“十万南下，二十万留守，两边不误。咸阳问罪任他去！”

“老夫一法，最是稳妥。”章邯早有谋划，稳健地叩着大案道，“少将军只出十万老秦精锐，归老夫统辖，万事足矣！少将军仍可坐

镇九原，如此咸阳无可指责。”

“不！王离这次要亲自将兵南下！”

“少将军……”

“王离统帅九原两年尚未有战，今日大战在前，前辈宁弃我哉！”

“少将军坐镇九原，实乃上策……”

“赳赳老秦，共赴国难！王离安敢苟且哉！”

章邯突闻久违了的老秦人口誓，心头顿时大热，肃然离席深深一躬：“少将军忠勇若此，老夫唯有一拜，夫复何言哉！……”王离一声前辈，过来扶住章邯时也已经是泪水盈眶了。两人执手相望，章邯喟然叹息了一声道：“少将军与老夫同上战场，忘年同心，老夫此生足矣！平定河北之日，老夫当奉少将军为统帅，入国问政，廓清朝局……”王离连忙道：“前辈何出此言！蒙公已去，无论朝局，无论战场，王离皆以前辈马首是瞻！”章邯一时老泪纵横，拍着王离肩头道：“章邯老矣！大秦，得有后来人也！……”

这一夜，老少两统帅畅叙痛饮，直说到霜雾弥漫的清晨。

三日后，九原诸般事宜就绪，章邯马队又风驰电掣般南下了。章邯与王离商定的步骤是：一个月内解决所有粮草辎重后援事宜，而后两军同时北上南下，赶在入冬之前结束河北战事。之后略事休整，或冬或春举兵咸阳廓清国政，请李斯复出主持大局。以秦政秦军之雷厉风行，章邯王离无不以为如此部署不会有任何迟滞。然则，章邯一回到河内大营处置军务，立即非同寻常地惊愕。大营报给丞相府的各种紧急文书，堪堪一个月竟无一件回复，即使最为紧急的军器修葺所急需的铜铁木料也无法落实，开敖仓以解决粮草输送等事更无消息。

万般无奈，章邯只有派出熟悉政事的副将司马欣星夜赶赴咸阳，一则探察究竟，二则相机决事。不料，旬日之后的一个深夜，司马欣风尘仆仆归来，惶急悲愤之情如丧考妣。司马欣禀报说，丞相三族俱被缉拿，李斯已在几日前被五刑杀戮。丞相府已经乱成了一团，各署大吏已经全部被赵高囚禁起来。据传赵高要做中丞相，正在“梳理”丞相府上下官吏，只怕要杀戮一大批昔年老吏。皇帝、赵高，司马欣谁也见不上，只躲在太尉府王贲当年一个老吏府下，乔装混入人群，看了杀李斯的刑场便连夜逃回了……

“老将军，丞相惨也！秦政殁了……”

那一夜，章邯的震惊是无法叙说的，章邯的冰冷与愤怒是无法叙说的。以李斯的盖世功勋，以李斯对胡亥赵高的扶持容忍，任谁都以为李斯绝不至于被杀，更不会如此快速地被杀。章邯等认定的最大可能是，李斯在狱中受得一场磨难，终将在朝野各方压力下复出。唯其如此评判，章邯才有北上寻求与王离结盟之举，其本意只在尽快结束平乱战事尽快营救李斯尽快扭转朝局。而今，李斯竟能在几乎不告知朝野的隐秘状态下被五刑惨杀，且三族俱灭，胡亥赵高之阴狠冷酷可见矣！如此朝廷，何堪效命哉！如此下作君主奸佞权臣，不杀之何以谢天下哉！一想到李斯如此结局，章邯不禁怒火中烧了。

“老将军，我等身陷泥沼……”

“泥沼怕个鸟！刀山雷池老夫也要杀人！”章邯连连怒吼着，连将案都踢翻了。司马欣顾不得疲惫悲伤，立即吩咐中军司马召来了副将董翳。两人一起劝说着，章邯才渐渐平静了下来。三人秘密会商良久，终于议决了一个续行总方略：兵锋不变，平定赵地后无论王离赞同与否，立即西进咸阳诛灭赵高废黜胡亥重新拥立始皇帝后裔！为求慎重同心，章邯修就一件密书，连夜派亲信司马飞送九原。章邯在书中坦诚备细地叙说了咸阳陡变，也说了自己本部的议决方略，要王离慎重斟酌：要否继续两军同心做最后一搏？几日后司马归来，带来了王离的回书。铜管一开，章邯三人便是一惊。这件回书是一方白帛，上面几排已经变成酱紫色的血书大字——

赳赳老秦，共赴国难

九原军矢志不改，但听老将军号令

“好！少将军同心，大事堪成也！”

章邯三人得王离血书回应，一时精神大振，当即平静心神，开始了全力运筹。章邯搜罗出军中所有熟悉咸阳官署的军吏司马，派司马欣秘密统领，立即开赴咸阳开始了独特的实际军务筹划。章邯给司马欣的方略是：凡事皆找各署实权大吏实在解决，不管有没有皇帝诏书或大臣认可，先做了再说。遇有对朝政愤然的老吏，立即着意结交为举事内应。如此月余之后，居然办成了许多原本以为不可能的难事。及至赵高接任中丞相，指鹿为马的丑闻传遍朝野，章邯军的实际筹划已经只剩下了最后一件大事：如何向王离的九原军接济粮草？

此时，天下大乱已经一年有余，复辟乱军割据称王已有相对根基，秦政之实施与秦军之后援已经远不如当年顺畅。依据秦政现实，九原大军的粮草辎重此时由九原直道输送，也就是以关中北部为起点直达九原。二世胡亥即位后工程大作，关中粮草屡屡告急，向九原的输送也便有了种种名义的削减，远不如当年丰厚及时。若非始皇帝时

期的相对囤积，只怕九原大军早已粮草告急了。再则，九原军南下邯郸巨鹿战场，仅驰道距离也在千里之上。以“千里不运粮”的古谚，若王离大军由九原携带粮草南下，或由九原大营征发民力输送，事实上都很难做到。一则是浪费太大，九原粮草经不起如此折腾；二则是在赵军截杀危险之下王离军行进掣肘，大大影响战力。而章邯军则不同，由于是人人不敢阻挡的平盗急务，中原各大国仓几乎是全力就近输送，是故粮草之便远过九原军。此时，章邯所要解决的难题，便是如何确保中原粮草输送王离军？所谓难题，难点在两处：一则要粮源充足，二则要确保不被山东乱军截杀。

对于天下粮源，职任少府的章邯很清楚：当时能一举承担四十万大军粮草者，非敖仓莫属。其余国仓不是过远便是太小，不足以如此巨额输送。而敖仓之开仓权，历来在丞相府。章邯固可以非常之法胁迫开仓，然引起赵高一班奸佞警觉则于后不利。反复思虑之后，章邯向赵高的中丞相府呈送了一件紧急军书，禀报说河北赵军正在筹划大举攻秦，若欲灭赵，请开敖仓以为粮草后援。赵高虽则阴险奸狡，虽则对章邯心有疑忌，然却也明白天下大势：盗军不灭，自己再大的野心也是泡影。无奈之下，也只有批下公文：许开一月之军粮，平赵后即行他仓改输。官文归官文，章邯要的只是个由头好为仓吏们开脱，只要口子一开，赵高岂能奈何数十万大军之力？

粮源一定，章邯三人立即谋划输送之法。司马欣与董翳之见相同，都是主张自己率精锐一部亲自护粮。章邯却摇头道：“时当乱世，河内之地乱军如潮，谁护粮都难保不失。老夫思忖，必得以非常之法确保粮道。”两人忙问，何谓非常之法？章邯拍案道：“修筑甬道，道内运粮！”司马欣董翳一时惊愕相顾，思忖一番却又不约而同地拍掌赞叹：“老将军此计之奇，不下以刑徒成军！”三人一阵大笑，遂立即开始实施。

这甬道输粮，堪称匪夷所思之举也。在大河北岸修筑一道长达数百里的街巷式砖石甬道，以少量飞骑在甬道外的原野上巡查防守，则甬道内可以大量民力专一输送粮草辎重，在盗军弥漫的当时，实在是最为可靠的方式了。在其后中国历代战乱历史上，修筑如此长度的街巷式甬道输送粮草，这是绝无仅有的一例。章邯之奇，惜乎生不逢时矣！此举生发于天下大乱之时，秦军尚有如此征发之力，帝国之整体潜能可见一斑也。两月之后，甬道筑成，敖仓之粮源源输送河北。其时，王离大军已经如约南下邯郸巨鹿战场，章邯大军亦同时大举北上，一场对河北赵军的大战，也是对天下复辟势力的总决战自此开始了。

章邯王离没有料到的是，河北的决战态势猛烈地牵动了天下反秦势力，尤其强烈地震撼了正处于弥散状态的江淮旧楚势力，由此引发的竟是一场真正决定帝国命运的最后大战。

二　多头并立的楚军楚政

定陶大败，项梁战死而项楚军溃散，山东反秦势力堕入了低谷。

没有了项楚主力军的支撑，复辟诸侯们立即一片涣散之象。大张旧日六国旗号的复辟之王，几乎家家萧疏飘零。新韩不足论，张良所拥立的韩王韩成只有区区数千人马，惶惶然流窜于中原山林。新魏则自从魏王魏咎自焚于战场，魏豹等残存势力只有亡命江淮，投奔到楚势力中，此时连再度复辟的可能也很渺茫了。新齐大见疲软，齐王田儋战死，随后自立的田假又在内讧中被驱逐，田假势力分别逃入楚赵两诸侯。稍有兵势的田荣虽再度拥立新王，然却因追索田假残余，而与楚赵两方大起龃龉，互相冷漠，以致齐军既不对秦军独立作战，也不援手任何一方，始终游离在以项楚为盟主的反秦势力之外。项梁一死，田荣的齐军再不顾忌楚军，开始独自孜孜经营自家根基了。北方的新燕更是乏力，燕王韩广在相邻的九原秦军威慑下自保尚且不暇，困缩在几座小城池中，根本不敢开出对秦军作战。当此之时，山东诸

侯军不成军，势不成势，唯有河北新赵呈现出一片蓬勃气象，以号称数十万之众的军力多次与郡县地方秦卒小战，并攻占了几座小城邑，一时大张声势。项梁战死后，河北赵军俨然成了山东反秦势力的新旗帜，成了潜在的山东盟主。唯其如此，秦军南北合击新赵，各方诸侯立即觉察到了巨大的危险。

对一体覆灭的危局警觉，楚地势力最为激切深彻。

项梁兵败之后，楚之格局迅速发生了军政两方面的变化。

在军而言，中原转战的项羽、刘邦、吕臣三部，因不在定陶战场而侥幸逃脱劫难。之后，三部立即东逃，退避到了东部的彭城地带(注)：吕臣部驻扎在彭城以东，项羽部驻扎在彭城以西；刘邦部没有进泗水郡，而是退回了与泗水郡相邻的砀郡的砀山城，也就是回到了原本逃亡为盗的根基之地，距离彭城大约百余里，也算得在新楚传统的势力圈内。此时，楚军的总体情势是：项楚主力大军及其依附力量，已经在定陶战场溃散，突围残部四散流窜，项羽军的数万人马成为项楚江东势力的唯一根基。刘邦军始终只有数万人，在此前的新楚各军中几乎无足轻重，此时却突然地显赫起来。吕臣军亦有数万人，原本是收拢陈胜的张楚残部聚成，在此前的新楚各军中同样无足轻重，是故刘邦吕臣与项羽合军转战中原，始终是年轻的项羽主事，而吕刘两军一直是相对松散的项羽部属。此时，吕臣部也突兀地显赫起来，一时形成了项、刘、吕三军并立的新格局。

此时的山东乱军，没有任何一支力量有确定的兵马人数。史料中动辄以数千数万数十万计之，大略言之而已。从实际情形说，此时正当秦军大举反攻之期，新诸侯们流动作战，兵力聚散无定，也实在难以有确切之数。某方大体有一支军马几座城池，便算是一方势力了。

是故，其时各方的实际结局与影响力，常常不以实力为根据，而具有极大的戏剧性：往往是声名满天下的“大国诸侯”，结果却一战呜

呼哀哉，如齐王田儋、魏王魏咎等。往往是声势原本不很大，却在战场中大见实力，江东项楚如此也。另一种情形则是，声势名望与实力皆很平常，却能在战场周旋中始终不溃散，渐渐地壮大，渐渐地为人所知，沛县之刘邦部是也。凡此等等说明，对秦末混战初期的山东诸侯，实不能以声势与表面军力而确论实力强弱，而只能大体看做正在沉浮演化的一方山头势力而已。

在政而言，定陶战败后的直接后果是迁都改政。

虽说此时的诸侯都城远非老六国时期的都城可比，然毕竟是一方势力的出令所在，依然是各方势力的瞩目焦点。当初，项梁刘邦等拥立楚王芈心，将都城暂定在了淮水南岸的盱台(注)，其谋划根基是：楚军主力要北上中原对秦作战，没有大军守护后方都城，在淮水南岸“定都”，则风险相对小许多。楚怀王芈心在盱台，虽只有上柱国陈婴的数千人马守护，然只要主战场不败，盱台自然不会有事。然则，定陶大败的消息一传入盱台，陈婴立即恐慌了，连番晋见楚怀王，一力主张迁都。陈婴的说法是，秦人恨楚入骨，章邯秦军必乘胜南下灭楚，我王须得立即与楚军各部合为一体，方可保全，否则孤城必破！这个芈心虽则年轻，然却在多年的牧羊生涯中浸染出领头老山羊一般的固执秉性，遇事颇具主见，又常常在庙堂如在山野一般率真说话。如此，常常在无关根本的事务上，芈心俨然一个像模像样的王了。今闻陈婴说法，芈心大觉有理，立即派出陈婴为特使秘密赶赴淮北会商迁都事宜。芈心原本顾忌项羽的剽悍猾贼秉性，此时项梁战败自杀，更是对这个生冷猛狠的项羽心生忌惮。为此，陈婴临行前，芈心特意秘密叮嘱道：“迁都事大，定要与吕臣及沛公先行会议，而后告知项羽可矣！晓得无？项羽不善，万不能乱了日后朝局。”陈婴原本小吏出身，为人宽厚，对楚王的密嘱自然是诺诺连声。

旬日之后，陈婴匆匆归来，吕臣亦亲自率领万余苍头军同时南来。年轻楚王的恐慌之心烟消云散，立即为吕臣设置了洗尘酒宴。席

间，吕臣禀报了彭城会商的相关部署：吕臣刘邦都主张立即迁都彭城，项羽先是默然，后来也赞同了。沛公刘邦留在彭城预为料理宫室，刘邦特意征发了百余名工匠，亲自操持楚王宫室事，很是上心。吕臣与刘邦会商之后，亲自率领本部军马前来迎接楚王北上。吕臣还说，项羽正忙于收拢项梁部的流散人马，无暇分心迁都事宜，他与沛公将全力以赴。芈心听得很是满意，慨然拍案道："足下才士也！沛公真长者也！"宴席之间，芈心便下令立即善后盱台诸事，尽快北上彭城。如此一番忙碌折腾，三日之后，新楚王室浩浩荡荡北上了。

在彭城驻定，楚王芈心立即开始整肃朝局了。以实际情势论，在"有兵者王"的大乱之期，芈心这个羊倌楚王根本没有摆布各方实力的可能。项梁若在，芈心只能做个虚位之王，整肃朝局云云是想也不敢想的。然则，此时项梁已经战死，项楚军主力已经不复存在，若仅以人马数量说，项羽部的兵马还未必比吕臣部刘邦部多。三方军力正在弱势均衡之期，楚王这面大旗与原本无足轻重的"朝臣"便显得分外要紧了。无论军事政事，若没有这面大旗的认可，各方便无以协同，谁也无以成事。也就是说，这时的"楚国"总体格局，第一次呈现出了楚王与大臣的运筹之力，原本虚位的"庙堂权力"变得实在了起来，生成了一番军马实力与庙堂权力松散并立又松散制约的多头情势。

楚王芈心很是聪颖，体察到这是增强王权的最好时机，立即开始着手铺排人事了。这次人事铺排，楚怀王定名为"改政"。最先与闻改政秘密会商的，是两个最无兵众实力然却颇具声望的大臣，一个上柱国陈婴，一个上大夫宋义。陈婴独立举事，后归附项梁，又辅佐楚王，素有"信谨长者"之名望。宋义虽是文士，却因谏阻项梁并预言项梁必败，而一时"知兵"声望甚隆。君臣三人几经秘密会商，终于谋划出了一套方略。是年八月末，楚王芈心在彭城大行朝会，颁布了首次官爵封赏书：

吕青（吕臣之父）为令尹，总领国政。

陈婴为上柱国，辅佐令尹领政。

宋义为上大夫，兼领兵政诸事。

吕臣为司徒，兼领本部军马。

刘邦为武安侯，号沛公，兼领砀郡长并本部军马。

项羽为长安侯，号鲁公，兼领本部军马。

重臣官爵已定，楚王芈心同时颁行了一道王命：项羽军与吕臣军直属楚王“自将”，不听命于任何官署任何大臣。刘邦军驻守砀郡，以法度听命调遣。这般封官定爵与将兵部署，与会朝臣皆一片颂声，唯独项羽阴沉着脸色不说一句话。项羽心下直骂芈心，这个楚王忘恩负义，鸟王一个！自己虽非叔父项梁那般功业赫赫，也没指望要居首爵之位，然则与吕臣刘邦相比，项羽如何竟在其后！更有甚者，那个诅咒叔父的狗才宋义，竟做了几类秦之太尉的兵政大臣，当真小人得志！如此还则罢了，明知项羽粗不知书，却硬给老子安个“鲁公”名号，不是羞辱老子么！鸟个鲁公！刘邦军忒大回旋余地，这个楚王偏偏却要“自将”项氏军马，鸟！你“自将”得了么？……就在项羽黑着脸几乎要骂出声的时刻，身后的范增轻轻扯了扯项羽后襟，项羽才好容易憋回了一口恶气。

“鸟王！鸟封赏！”回到郊野幕府，项羽怒不可遏地拍案大骂。

“少将军如此心浮气躁，何堪成事哉！”范增冷冰冰一句。

“亚父……”项羽猛然哽咽了，“大仇未报，又逢辱没，项羽不堪！”

“人不自辱，何人能辱。”范增淡漠得泥俑木雕一般。

“亚父教我。”终于，暴烈的项羽平静了下来。

“少将军之盲，在一时名目也。”老范增肃然道，“自陈胜揭竿举事，天下雷电烨烨，陵谷交错，诸侯名号沉浮如过江之鲫，而真正立定根基者，至今尚无一家。其间根由何在？便在只重虚名，轻忽实力。少将军试想，陈胜若不急于称王，而是大力整肃军马，与吴广等呼吁天下合力伐秦，届时纵然不能立即灭秦，又安得速亡而死无葬身之地乎！六国复辟称王，固有张大反秦声势之利。然则，诸侯称王之后，无一家致力于锤炼精兵，尽皆致力于争夺权力名号。以致秦军大举进兵之日，山东诸侯纷纷如鸟兽散，不亦悲乎！事已至此，各家仍不改弦更张，依旧只着力于鼓噪声势。此，蠢之极也，安得不败哉！即以武信君定陶之败论，与其说败于骄兵，毋宁说败于散军。若武信君部属大军皆如江东八千子弟兵，安得有此一败乎？凡此等等，足证战国存亡之道不朽：天下大争，务虚者败，务实者兴；舍此之外，岂有他哉！”

“亚父是说，项羽没有务实？”

“项氏起于大乱之时，所谓声势名望，原本便是虚多实少。今，又逢项楚军大败之后，昔日虚势尽去，实力匮乏尽显，项氏跌落吕刘之后，少将军遂觉难堪屈辱。此，老夫体察少将军之心也。然则，当此之时，一味沉溺官爵权力之分割是否公道，而图谋一争，大谬也！当此之时，洞察要害，聚结流散，锤炼实力，以待时机，正道也！此道之要，唯刘邦略知一二，少将军须得留意学之。”

“我？学刘邦那个龟孙子模样？”项羽惊讶又不屑。

“尺有所短，寸有所长。”范增深知项羽肩负项楚兴亡重任，也深知只有自己能说服这个天赋雄武而秉性暴烈的年轻贵胄，遂意味深长道，“少将军试想，刘邦以亭长之身举事，所聚者县吏、屠户、吹鼓手多也。其所谓军马，也多以芒砀山流盗与沛县豪强子弟为轴心，可谓既无声势，又无战绩。然则，刘邦却能在群雄蜂起中渐居一席之地，

沛公名号亦日渐彰显，目下竟能居楚之侯而独成一方势力，不亦奇乎？”

“无他！老小子奸狡巨猾而已！”

“少将军差矣！”老范增喟然一叹，“根本处，在于刘邦始终着意搜求实力扩充，而不争目下虚名。刘邦军力固然不强，然却能在大大小小数十仗中撑持下来，非但没有溃散，且军马还日见增多。如此情势，仅仅一个奸狡巨猾之徒，岂能为之哉！”

“亚父是说，刘邦早就悄悄着手聚结兵力了？”

“然也！”范增拍案，“若争虚名，立功于迁都声望最大。然则，刘邦却将吕臣部推到了首席，自家缩在其后，名曰整治宫室，实则加紧聚结流散军马。刘邦东退，为何不与我军并驻彭城，而要自家驻扎于砀山城？其间根本，无疑是在悄然聚结军马，不为各方觉察。刘邦之心，不可量也！”

“如此沛公，楚王还当他是长者人物。”项羽恍然冷笑了。

“大争之世，只言雄杰，何言长者哉！”

“亚父！项羽立即加紧聚结流散人马，最快增大实力！”

“少将军有此悟性，项氏大幸也！”范增欣然点头，“然则，我等亦须仿效刘邦之道，只做不说。老夫之见：少将军白日只守在幕府，应对楚王各方。老夫与项伯、龙且等一力秘密聚结武信君流散旧部，在泗水河谷秘密结成营地。每晚，少将军赶赴营地亲自练兵！能在三两个月内练成一支精兵，万事可成！”

“但依亚父谋划，项羽全力练兵！”

谋划一定，项楚大营立即开始了夜以继日的紧张忙碌。此时项梁部的溃围人马已经有小股流入泗水郡，范增与项伯、龙且等一班将军分头搜寻全力聚拢，不到一月便收拢了数万流散人马，连同项羽未曾折损的江东旧部，聚成了堪堪十万人马。每每暮色降临，彭城郊野的项楚幕府便封闭了进出，对外则宣称项羽战场旧伤逢夜发作，夜来不办军务。实则是，每逢暮色项羽便赶赴泗水河谷的秘密营地，开始扎实地训练军马。

项羽天赋雄武之才，对何谓精兵有着惊人的直觉。巡视了一遍大营，项羽做出的第一项决断，便是裁汰老弱游民。盖其时仓促举事，各方都在搜罗人马，流散游民几乎凡是男子者皆可找到一方吃粮。项氏人马虽较其余诸侯稍精，然此等老少游民亦不在少数。旬日裁汰整肃，项羽所得精壮士卒仅余五万上下。其余老弱游民士卒，项羽也没有遣散。毕竟，当此兵源匮乏之时，这些人马流向任何一方都是张大他人声势。项羽将这些裁汰士卒另编一军，号为“后援军”，交季父项伯率领，专一职司兵器打造修葺并粮草辎重输送。五万余精壮则与项羽的江东旧部混编，以龙且、桓楚、钟离昧、黥布四人为将军，各率万余精兵。项羽则除总司兵马外亲自统率一军，以八千江东子弟兵为轴心，外加幕府护卫与司马军吏四千余人，共万余精兵，号为中军。新项楚军编成，项羽夜夜亲临苦练，日间则由四将督导演练。与此同时，项伯后援军打造的新兵器与范增等搜罗求购的战马也源源入军，五万余项楚军人各四件兵器：一短剑、一长矛、一盾牌、一臂张弩机。两万余骑士，人人外加一匹良马。凡此等等，可谓诸军皆无。未及两月，项楚军战力大增，迅速成为一支真正的精锐之师。

三　河北危局　天下复辟者面临绝境

秦军大举夹击河北赵军的消息传来，彭城大为震撼。赵王派来的求救特使说，赵军数十万被压缩在邯郸巨鹿之间的几座城池，北有王离十万九原铁骑，南有章邯近三十万亡命刑徒军，赵军岌岌可危。赵

王已经派出特使向齐燕韩三方求救，亟盼楚军立即出动救赵。楚怀王与陈婴吕青宋义等在朝大臣一番商议，皆觉事关重大，立即大行朝会，召来刘邦、项羽、吕臣、范增等各军统领，也特意召来了逃亡在楚的魏国残部头领魏豹、出使来楚的齐国高陵君田显，一并会商救赵事宜。

朝会开始，赵国特使先惶恐万分地叙说了赵国危情。而后，楚怀王正色道："诸位大臣将军，河北赵室存亡，关乎天下反秦大计之生灭。当此之时，齐燕韩三国诸侯兵马寥寥，魏国余部逃亡在楚，各方皆无救赵之力。唯余我楚，尚有三支军马。以天下大局论之，赵国可救得救，不可救亦得救，此根本大局也！料诸位无人非议。"话方落点，大殿中便是异口同声一句："楚王明断！"楚怀王得诸臣同声拥戴，顿时精神大振，叩着王案又道，"唯其如此，今日朝会不议是否救赵，唯议如何救赵，诸位以为如何？"

"我王明断！"殿中又是轰然一声。

"如何铺排，诸位尽可言之。"

"臣有谋划。"主掌兵事的宋义慨然离案道，"赵国当救，自不待言。然则如何救，却有诸般路径，当从容谋划而后为之。巨鹿者，河北险要也，秦军断不会骤然攻破。以臣之见：救赵当有虚实两法：虚救者，以六国诸侯之名，一齐发兵救赵，以彰显天下诸侯同心反秦而唇亡齿寒之正道也！六国之中，唯缺魏国，臣请楚王以反秦盟主之名，封将军魏豹为魏王，赐其一支军马而成魏国救赵之举。如此，则六国齐备，五国救赵。此，大局之举也！"

"刘季赞同上大夫之说。"刘邦第一次说话了。

"臣亦赞同。"吕臣也说话了。

“我少将军自然赞同。”范增见项羽黑着脸不说话，连忙补上一句。

“好！”楚怀王当即拍案，“封将军魏豹为魏王，我楚国三军各拨两千人马，于魏成军；魏王可当即着手筹划北上救赵。”

“魏豹领命！……”寄人篱下的魏豹一时唏嘘涕零了。

“尽是虚路，羽愿闻实策！”项羽终于不耐了。

“实救之法，以楚军为主力。”宋义侃侃道，“楚国三路军马，外加王室精兵，当有三十万之众。合兵北上，只要运筹得当，败秦救赵势在必得也！”

“何谓运筹得当？刘季愿闻高论。”刘邦高声问了一句。

“兵家之密，何能轻泄哉！”宋义颇见轻蔑地笑了。

项羽急切道：“臣启楚王，秦军杀我叔父项梁，此仇不共戴天！项羽愿率本部人马全力北上救赵，击破秦军，斩杀章邯！而后西破秦中，活擒二世皇帝！”

“鲁公之言有理。”刘邦拱手高声道，“臣以为，我军可效当年孙膑的围魏救赵战法，一军北上巨鹿救赵，一军向西进击三川郡并威胁函谷关，迫使秦军回兵。如此，则是三路救赵，秦军必出差错！我军必胜无疑！”

“老臣以为，沛公所言甚当。”范增苍老的声音回荡着，“一路北上击秦主力，一路西向扰秦根基，四路诸侯惑秦耳目，三方齐出，破秦指日可待也！”

“好！先定救赵主帅。”楚怀王拍案了。

楚怀王此言一出，殿中片刻默然，之后立即便是纷纷嚷嚷，有举荐吕臣者，有举荐刘邦者，甚或有举荐魏豹者，三路楚军头领之中，唯项羽无人举荐。老范增微微冷笑，却目光示意项羽不要说话。一时纷攘之际，文臣座案中站起一个紫衣高冠之人，一拱手高声道：“外臣高陵君田显启禀楚王，楚国目下正有不世将才，堪为救赵统帅。”举殿大臣将军目光俱皆一亮，项羽尤其陡然一振，以为高陵君必指自己无疑。

“高陵君所指何人？”楚怀王倒是颇显平静。

“知兵而堪为将才者，宋义也！”田显高声回答。

此语一出，举座惊讶，一片轰轰嗡嗡的议论之声。项羽顿时面若冰霜。唯刘邦笑容如常，不动声色。以战国传统，文士知兵者多有，然多为军师，譬如孙膑。或为执掌兵政的国尉，譬如尉缭。文士而直接统兵者，不是不能，毕竟极少。宋义虽然已经有知兵之名，然终究是当年一个谋士，今日一个大夫，更不属于三支楚军的任何一方，能否在只认宗主的大乱之时将兵大战，确实没有成算。唯其如此，大臣将军们一时错愕议论了。然楚怀王却有着自己的主见，叩着大案，待殿中安静下来方道：“宋义大夫虽主兵政，终究一介文臣，高陵君何以认定其为大将之才？”田显高声道：“楚王明鉴：为统帅者，贵在通晓兵机之妙，而不在战阵冲杀。臣举宋义，根由在三：其一，宋义曾力谏武信君骄兵必败，可知宋义洞察之能！其二，宋义赴齐途中，曾对外臣预言：项梁数日内必有大败，急行则送死，缓行则活命。外臣缓车慢行，方能逃脱劫难。由此可知宋义料敌料己之明！其三，宋义既统楚国兵政，统率三军必能统筹后援，以免各方协同不力。如此三者，宋义堪为统帅也！”

殿中一时默然。宋义谏阻项梁并预言项梁之死，原本是人人知晓之事。然则，楚方君臣将士碍于项羽及其部属的忌讳，寻常极少有人公然说起。今日这个高陵君不遮不掩当殿通说，项羽的脸色早已经阴

沉得要杀人一般，连素来悠然的老范增都肃杀起来，大臣将军们顿时觉得不好再说话了。

“老臣以为，高陵君言之有理。”素来寡言的令尹吕青打破了沉默。

“沛公、司徒以为如何？”楚怀王目光瞄向了刘邦吕臣。“刘季无异议。”刘邦淡淡一句。

“臣拥戴宋义为将！”吕臣率直激昂。

“既然如此，本王决断。”楚怀王拍案道，“宋义为楚国上将军，赐号卿子冠军，统辖楚军各部救赵。项羽为救赵大军次将，范增为末将。卿等三人即行筹划，各军就绪后，听上将军号令北上。”

“楚王明断。”殿中不甚整齐地纷纷呼应。

“臣奉王命！”宋义离案慨然一拱，“臣纵一死，必全力运筹救赵！”

范增又扯了扯项羽后襟，一直脸色阴沉的项羽猛然回过神来，忙与范增一起作礼，领受了楚王任命的次将末将之职。楚怀王似乎有些不悦，却也只淡淡道：“大事已定，未尽事宜另作会商。”轰轰然朝会便散了。

彭城各方势力的实际斡旋，在朝会之后立即开始了。

朝会议定举兵救赵，没有涉及刘邦所主张的一路西进袭扰三川郡。任命统军诸将时，也没有涉及刘邦吕臣两人，只明白确认了宋义为上将军，项羽为次将，范增为末将。显然，刘邦军与吕臣军，既没有被明白纳入宋义的救赵军，也没有明白究竟作何用场。使项羽大为不解的是，如此混沌的未尽部署，竟没有一个人异议便散了朝会。一

出宫室庭院，项羽便愤愤然道：“如此不明不白也能救赵？亚父为何不许我说话？”范增见左右无人，这才悠然一笑道：“如何不明不白，明白得很。楚王不再续议，是心思未定。刘邦不说话，是另有自家谋划。吕臣父子不说话，是踌躇不定。”项羽道：“人心各异能合力作战么？儿戏！”范增低声道：“少将军少安毋躁，只要有精兵在手，任他各方谋划。大军一旦上道，且看这个宋义如何铺排再说。”

直到两人上马飞回幕府，项羽还是不解地问：“亚父，为何我军不先攻关中？却要窝在这个宋义帐下？若攻关中，我军一战灭秦无疑！”范增思忖了片刻正色道：“少将军，目下我军不宜直然进兵关中，其理有三。其一，武信君猝然战死，少将军威望未立，楚王宋义等无论如何不会让我军独建灭秦之功。此时，我等若执意孤军西进，新楚各方必多掣肘而粮草必难以接济，彭城根基亦可能丢失。目下，项氏军马还得有楚怀王这面大旗，此乃大局也。其二，秦军主力犹在，函谷关武关乃险要关塞，若一时受阻，后果难料矣！其三，目下大势要害，在河北而不在秦中。战胜章邯王离大军，则秦国自溃。不胜章邯王离大军，即或占得关中亦可能遭遇秦军回师吞灭。周文大军进过关中，结局如何，一战覆灭而已。少将军切记，谁能战胜章邯王离大军，谁就是天下盟主！即或别家攻下关中，也得拱手让出。此，战国实力大争之铁则也！少将军蓄意训练精锐，所为何来？莫非只为避实捣虚占一方地盘终了，而无天下之志哉！”

“亚父，我明白了：与秦军主力决战才是天下大计！”

项羽在范增一番剖析下恍然清醒，自此定下心神，也不去任何一方周旋，只埋头河谷营地整顿军马，为北上大战做诸般准备。因项楚军收拢流散训练精锐，都是在秘密营地秘密进行，加之时间不长，是故驻扎在泗水河谷的这支新精锐无人知晓。楚王与宋义等大臣虽然也听闻项羽在着力收拢项梁溃散旧部，然其时王权过虚，远远不足以掌控此等粮草兵器自筹的自立军马的确切人数。即或对刘邦军吕臣军，

楚王君臣也同样知之不详。楚王君臣所知的项楚军，只有彭城郊野大营的万余人马。为此，范增谋划了一则秘密部署：这支精锐大军不在彭城出现于项羽麾下，以免楚王宋义吕臣刘邦等心生疑忌。新精锐由龙且统率，先行秘密进发，在大河北岸的安阳河谷秘密驻扎下来，届时再与项羽部会合。项羽思忖一番，越想越觉此计高明，届时足令宋义这个上将军卿子冠军瞠目结舌，不禁精神大振，立即依计秘密部署实施。三日后，这支项楚精锐便悄然北上了。

与项楚军不同，刘邦部谋划的是另一条路径。

一年多来，刘邦很是郁闷。仗总是在打，人马老是飘飘忽忽三五万，虽说没有溃散，可始终也只是个不死不活。若非萧何筹集粮草有方，曹参周勃樊哙夏侯婴灌婴等一班草根将军稳住士卒阵脚不散，刘邦当真不知这条路如何走将下去了。项梁战死，刘邦与项羽匆忙东逃，退到砀山刘邦便不走了。刘邦不想与项羽走得太近，一则是不想被项羽吞灭为部属，二则是秉性与项羽格格不入。项羽是名门贵胄之后，暴烈骄横刚愎自用，除了令人胆寒的战场威风，这个贵公子几乎没有一样入得刘邦之眼。打仗便打仗，刘邦看重的是打仗之余收拢流民入军。可项羽动辄便是屠城，杀得所过之处民众闻风而逃。如此，刘邦部跟着背负恶名不说，还收拢不到一个精壮入军，气得一班草根将军直骂项羽是头野狼吃人不吐骨头。刘邦劝不下项羽，离开项羽又扛不住秦军，只有跟着项羽的江东军心惊肉跳风火流窜，既积攒不了粮草，又扩张不了军马，直觉憋闷得要死了一般。定陶之战项梁一死，刘邦顿时觉得大喘了一口长气。刘邦明白大局，项梁一死项楚主力军一散，狠恶的项羽狗屁也不是，楚国各方没谁待见，离这小子远点最好。为此，刘邦托词说要在砀山筹粮，便驻下不走了。项羽无力供给刘邦粮草，也对这个打仗上不得阵整日只知道嘻嘻哈哈的痞子亭长蔑视之极，刘邦一说不走了，项羽连头也没抬便径自东去了。

驻扎砀山月余，军马好容易喘息过来，刘邦才开始认真揣摩前路了。此时，陈婴来拉刘邦，要其与吕臣协力谋划楚怀王迁都事。刘邦心下直骂牧羊小子蹭老子穷饭，可依然是万分豪爽又万般真诚地盛待了陈婴，一力举荐吕臣南下护驾迁都，说自家不通礼仪又箭伤未愈，愿在彭城效犬马之劳，为楚王修葺宫室。陈婴一走，刘邦吩咐周勃在沛县子弟中拨出一批做过泥瓦匠徭役的老弱，只说是着意搜罗的营造高手，由周勃领着开进彭城去折腾，自己又开始与萧何终日揣摩起来。便在百思无计的时候，一个意想不到的人物突兀地冒了出来。

“沛公！且看何人到也！”萧何兴冲冲的喊声，惊醒了灯下入神的刘邦。

“哎呀！先生？想得我好苦也！……”刘邦霍然跳起眼角湿润了。

“韩王已立，心愿已了，张良来也。”清秀若女子的张良笑着来了。

那一夜，刘邦与张良萧何直说到天光大亮。刘邦感慨唏嘘地叙说了自与张良分手后的诸般难堪，骂项羽横骂砀山穷骂楚王昏骂范增老狐狸，左右是嬉笑怒骂不亦乐乎。张良笑着听着，一直没有说话。骂得一阵，刘邦又开始骂自己猪头太笨，困在穷砀山要做一辈子流盗。骂得自家几句，刘邦给张良斟了一碗特意搜寻来的醇和的兰陵酒，起身深深一躬，一脸嬉笑怒骂之色倏忽退去，肃然正色道：“刘季危矣！敢请先生教我。”张良起身扶住了刘邦，又饮下了刘邦斟的兰陵酒，这才慨然道：“方今天下，正当歧路亡羊之际也！虽说山东诸侯蜂起，王号尽立，然却无一家洞察大势。沛公乃天授之才，若能顺时应势，走自家新路，则大事可成矣！”

“何谓新路？”刘邦目光炯炯。

“新路者，不同于秦、项之路也。”张良入座从容道，“二世秦政暴虐，天下皆知。诸侯举事之暴虐，却无人留意。诸侯军屠城，绝非一家事也，而以项氏军为甚。即或沛公之军，抢掠烧杀亦是常事。大势未张之时，此等暴虐尚可看做反秦复仇之举，不足为患根本。然若图大业，则必将自毁也。山东诸侯以项楚军最具实力，反秦之战必成轴心。然则，项羽酷暴成性，屡次屠城，恶名已经彰显。其后，项羽酷暴必不会收敛，而可能更以屠城烧杀劫掠等诸般暴行为乐事。当此两暴横行天下，何策能取人心，沛公当慎思也。”

“先生说得好！军行宽政，方可立于不败之地。”

“与沛公言，省力多矣！”张良由衷地笑了。

“先生过奖。先生放心，刘季有办法做好这件事。”

“项羽有范增，先生安知其不会改弦更张？”萧何有些不解。

“项梁之力，尚不能变项羽厌恶读书之恶习，况乎范增？”

“以先生话说：项羽酷暴，天授也。”刘邦揶揄一句。

张良萧何不约而同地大笑起来。饮得两碗，三人又说到了目下大势。萧何说，斥候军报说章邯军已经在筹划北上击赵，很可能王离军还要南下夹击，河北情势必然有变。张良点头道：“河北战事但起，天下诸侯必然救赵，不救赵则一体溃散。其时楚军必为救赵主力，沛公当早早谋划自家方略。”刘邦道：“我跟项羽风火流窜几个月，人都蒙了。何去何从，还得听先生。”萧何皱着眉头道：“沛公犯难者，正在此也。楚军救赵，沛公军能不前往么？若前往，则必得受项羽节制，此公横暴，沛公焉得伸展？”张良从容道：“唯其如此，便得另生新路，未必随楚军救赵。”刘邦目光骤然一亮：“愿闻先生奇策。”张良请刘邦拿来一幅羊皮地图，顺手拿起一支竹筷指点地图道：“河北激战之

时，沛公若能自领本部军马西进，经三川郡之崤山，沿丹水河谷北上，攻占武关而进兵关中，此灭秦之功，可一举成势也！”萧何惊讶道：“沛公分兵西进，减弱救赵兵力，楚王能允准么？孤军西进，沛公军战力能支撑得了么？难。”张良侃侃道：“足下所言两难，实则皆不难。第一难，沛公可说动楚王及用事之吕青陈婴宋义，效法围魏救赵，主力北上救赵，偏师奔袭关中。如此方略，乃兵法奇计也。楚王君臣若不昏聩，必能允准。第二难，秦军大败项梁后，章邯以为楚地已不足为虑，主力大军悉数北上。当此之时，河外空虚，沛公一军并无强敌在前，不足虑也。”

“先生妙算，可行！”刘邦奋然拍案。

“也是。”萧何恍然，“既可免受项羽节制，又可途经富庶之地足我粮秣。”

“以先生所言兵法，这叫批亢捣虚。可是？”刘邦若有所思。

“当日泛论兵法，沛公竟能了然于胸，幸何如之！”张良喟然感叹。

“说了白说，刘季岂非废物也！”刘邦一阵大笑。

这次彻夜会商之后，刘邦大为振奋，立即开始了种种预先周旋。刘邦派定行事缜密的曹参专一职司探察河北军情，自己则寻找种种空隙与楚怀王身边的几个重臣盘桓，点点滴滴地将自己的想法渗透了出去。刘邦的说辞根基是：彭城乃项氏根基，吕臣军与刘邦军在此地筹集粮草都不如项羽军顺当，目下刘邦军粮草最为匮乏。若楚王与诸位大臣能下令项羽部供给粮草，刘邦军自当随诸军而前。若粮草不能保障，则不妨先叫刘军西进，筹集到充足粮草再回军不迟。刘邦很是谨慎精明，此时绝不涉及河北军情及未来救赵事。吕青陈婴宋义三大臣，原本对项羽的生冷骄横皆有顾忌，自然乐于结交刘邦。今见刘邦

所说确是实情，而楚王庙堂要做到叫项羽为刘邦供给粮草，则无异于与虎谋皮，准定得惹翻了那个霸道将军。于是，三人都答应刘邦，在楚王面前陈说利害，力争刘邦部自行西进先行筹集粮草。此番西进之风吹得顺畅之际，恰逢河北赵军特使告急，在会商救赵的朝会上，刘邦便将效法围魏救赵的方略提出来了。然楚王与几个重臣都瞩目于统帅人选之争，没有再行会商刘邦所提方略便散朝了。所以如此，一则是楚王与几位重臣不想因再议刘邦军去向而使项羽范增横生枝节，是故项羽范增一接受次将末将职位便立即散朝。二则也是刘邦军实力较小，偏师西进又不是主要进兵方向，不足以成为救赵军的主导议题，朝会后再议不碍大局。

“今日是否自请过急，适得其反？”朝会之后刘邦却有了狐疑。

“非也。”张良笑道，“沛公今日所请，恰在火候。一则，沛公此前已经提出西进筹粮，此次再提顺理成章，无非名目增加救赵罢了。二则，两路救赵，虚实并进，确属正当方略。宋义尚算知兵，不会不明白此点。三则，目下楚军诸将，西入关中者，唯沛公最宜，无人以为反常。”

“我看也是。”萧何在旁道，“其余诸将皆以为西进乃大险之局，定然无人图谋西略秦地。不定，楚王还要悬赏诸将，激励入秦也。”

“两位是说，我当晋见楚王面商？”

“然也。只要沛公晋见，必有佳音。”张良淡淡一笑。

“好！刘季去也。”刘邦风风火火走了。

楚怀王芈心正在书房小朝会，与相关重臣密商后续方略。

除了吕青、陈婴、宋义三人，小朝会还破例召来了流亡魏王魏豹、齐国特使高陵君田显、赵国特使以及独自将兵的吕臣。君臣几人

会商的第一件大事，是救赵的兵力统属。以目下楚军构成，项羽部、吕臣部、刘邦部最大，再加王室直属的护卫军力以及陈婴的旧部兵马，对外宣称是数十万大军。然究竟有多少兵力，却是谁也说不清楚。救赵大举进兵，涉及种种后援，绝非仅仅粮草了事，是故各方后援主事官吏都要兵马数目，老是混沌终究不行。此事宋义最是焦灼，这次后续朝会也正是宋义一力促成。项羽刘邦未曾与会，公然理由是两部皆为“老军”，兵力人人可见，无须再报，实则是宋义顾忌项羽暴烈霸道，而刘邦是否北上尚未定论，故先不召两人与闻。

小朝会一开始，宋义便禀报了自己所知的各家兵力：项羽部三万余，刘邦部五万余，吕臣部六万余，王室护军万余，陈婴部万余，诸军粗略计，差强二十万上下。王室护军与陈婴部不能北上，刘邦部未定，如此则救赵军力唯余项羽部与吕臣部堪堪十万人。如此大数一明，大臣们立即纷纷摇头，都说兵力不足。楚怀王断然拍案，陈婴部与王室护军都交宋义上将军，彭城只留三千兵马足矣！此言一出，大臣特使们尽皆振奋，老令尹吕青当即申明：吕臣部六万余军马尽交上将军亲统，吕臣在彭城护卫楚王。大臣们既惊讶又疑惑，一时只看着吕臣没了话说。不料，吕臣也点头了，且还慨然唏嘘地说了一番话：“臣之将士，素为张楚陈王旧部，素无根基之地，粮草筹集之难不堪言说也！今逢国难，臣若自领军马，非但粮草依旧艰难，且必与项羽军有种种纠葛。大战在即，臣愿交出军马归王室统属。臣无他图，唯效命王室而已！”此番话一落点，大臣们人人点头，始明白吕臣长期以来着意靠拢楚王君臣的苦衷。吕臣军归属一定，宋义大为振作，奋然道：“如此军力，臣亲统八万余兵马为主力，节制项羽部三万余人马，当游刃有余也！届时，其余四路诸侯加河北赵军，总体当有五十余万人马，大战秦军，胜算必有定也！”

正当楚怀王几人振作之际，刘邦来了。

刘邦素有“长者”人望，一进楚王书房，立即受到楚王与大臣们的殷殷善待。刘邦连连作礼周旋之后，这才坐到了已经上好新茶的武安侯座案前。堪堪坐定，宋义笑着问了一句：“沛公此来，莫非依然要自请西进？”刘邦一拱手道：“上将军乃当世兵家，敢请教我，西进可有不妥处？”宋义第一次被人公然赞颂为当世兵家，心下大为舒畅，不禁慨然拍案，对楚王一拱手道：“臣启我王，以兵家之道，虚实并进两路救赵，实为上策也！臣请我王明断大局方略。”楚王芈心点头道：“沛公西进，可有胜算？”刘邦一拱手道：“臣之西进，一为自家粮草，二为救赵大局。成算与否臣不敢言，唯知尽心任事，不负我王厚望而已。”楚王不禁感喟道：“沛公话语实在，真长者也！”楚王话语落点，大臣们纷纷开口，都说沛公西进堪为奇兵，不定还当真灭秦，楚王该当有断。只有陈婴说了一番不同的斟酌：“老臣以为，项羽野性难制，不妨以项氏一军西进。沛公长者也，素有大局之念，不妨与上将军同心救赵。如此可保完全。”陈婴此言一出，意味着西进已经为楚国君臣接纳，剩下的只是派谁西进更妥当。若不言及项羽，也许还无甚话说，一涉及项羽，君臣话语立即四面喷发出来。

“外臣以为，沛公西进最为妥当。”

齐方的高陵君田显先按捺不住了，座中一拱手道，“楚王明鉴：项羽杀戮太重，攻城屠城三番五次，烧杀劫掠无所不为。此人若入咸阳，必为洪水猛兽，天下财富将毁于一旦也！外臣以为，项羽若一军西进，则无人可以驾驭！”

“高陵君，项羽虽则横暴蛮勇，终究可制也。”宋义自信地笑着，“沛公西进，我无异议。然高陵君说项羽无人驾驭，则过矣！统军临战，首在治军有方。宋义但为上将军，任它猛如虎贪如狼者，自有洞察节制，自有军法在前。此，楚王毋忧也，诸位毋忧也。”

“好！上将军能节制项羽，大楚之幸也！”陈婴很是激赏宋义。

“项羽横暴，然终究有战力。”吕臣颇有感触地道，“沛公军西进，以实际战力，只能袭扰秦军后援，西入关中灭秦谈何容易。项羽部战力远过沛公，亦远过吕臣军。救赵大战，必以项羽部为主力，不能使其西进。能西进者，唯沛公最妥也。”

“老臣一谋，我王明察。”老令尹吕青慨然道，“方今楚军两路并举，诸侯亦多路救赵。灭秦，以咸阳为终。灭军，以巨鹿为终。老臣以为，我王可与诸将并诸侯立约：无论何军，先入关中者王。以此激励天下灭秦，复我大仇！”

“老令尹言之有理。”宋义慨然道，“如此立约，我王盟主之位依旧也！”

“敢请楚王明断！”偌大的书房轰然一声。

“诸位所言甚当。”楚怀王思忖拍案，忧心忡忡道，“与诸将诸侯立约，激励灭秦，正道也。然则，西进之将，不可不慎也。项羽为人剽悍猾贼，尝攻襄城，坑杀屠城，几无遗类。其所过城池，无不残灭也。楚人多次举事不成，陈王项梁皆败，多与杀戮无度相关也。今次不若改弦更张，遣长者扶义而西，告谕秦中父兄：楚之下秦，必为宽政也。秦中父兄，苦其主久矣！今诚得长者以往，禁止侵暴，或可下秦也。项羽剽悍凶暴，不可西进也。诸将之中，独沛公素为宽大长者，可将兵西进也。”

“我王明断！”大臣异口同声。

“刘季谢过我王！”刘邦伏地拜倒了。

小朝会之后三日，楚怀王王命颁下，明定了各军统属与进兵路径，大局便再无争议了。一番忙碌筹划，旬日之后，楚怀王芈心率悉数大臣出城，在郊野大道口为两路楚军举行了简朴盛大的饯行礼。举

酒之间，楚怀王面对诸将大臣肃然道：“天下诸侯并起，终为灭秦而复诸侯国制。今日，大楚两军分路，四方诸侯亦联兵救赵，更为灭秦大军而下秦腹地也！为此，本王欲与诸将立约：先入关中者王。诸将以为如何？”

“我王明断！臣等如约：先入关中者王！”将军们一片呼应。

“诸将无异议，自誓——！”司礼大臣高宣了一声。

将军们一齐举起了大陶碗，轰然一声：“我等王前立约：先入关中者王！人若违约，天下诸侯鸣鼓而攻之！”一声自誓罢了，人人汩汩饮于碗中老酒，啪啪摔碎陶碗，遂告誓约成立。其间唯项羽面色涨红怒火中烧，几欲发作而被范增一力扯住，才勉力平静下来，也跟着吼叫一通立了誓约。之后，两路大军浩浩北上西进，秦末乱局的最大战端遂告开始。

这个楚怀王芈心，堪称秦末乱世的一个彗星式人物。

芈心由牧羊后生不意跨入王座，原本在复辟诸王中最没有根基，真正的一个空负楚怀王名义的虚位之王。然则，这个年轻人却以他独特的见识与固执的秉性，在项梁战死后的短暂的弱势平衡中敢于主事，敢于拍案决断，敢于提出所有复辟者不曾洞察的“义政下秦”主张，且对楚国的山头人物有独特的评判。凡此等等作为，竟使一介羊倌的芈心，能在各种纷乱势力的纠葛中成为真正被各方认可的盟主，以致连项羽这样的霸道者，也一时不敢公然反目，实在是一个乱世奇迹。芈心对项羽与刘邦的评判，堪称历史罕见的人物评价。芈心认定项羽是“剽悍猾贼”，认定刘邦是“宽大长者”，皆是当时的惊世之论。就实说，刘邦是否宽大长者大可商榷，然说项羽是剽悍猾贼，却实在是入骨三分，比后世的“项羽英雄”论不知高明了多少！后来，这个芈心终被项羽先废黜后杀戮，以“义帝”之名流光一闪而去。

楚怀王芈心之历史意义，在于他是秦末复辟诸王中最具政治洞察力的一个虚位之王，其“扶义而西”的下秦方略可谓远见卓识也。其后刘邦集团进入关中后的作为，虽也是刘邦集团的自觉理念，也应当说在很大程度上受到了楚怀王的启迪。刘邦集团的成功，在实践上证明了楚怀王政治眼光的深远。太史公为魏豹张耳陈余田儋等碌碌之徒列传记述，却没有为这个楚怀王芈心列传，诚憾事也！依据西汉之世的正统史观：项羽、刘邦同为楚国部属，项羽弑君逆臣，刘邦则直接秉承了楚怀王（义帝）灭秦大业。如此，太史公该当增《义帝本纪》，项羽至多列入《世家》而已，强如刘邦秉承项羽所封之汉王名号而出哉！后世有史家将太史公为失败的项羽作《本纪》，看做一种独立与公正，以文明史之视野度量，未必矣！

四　秦赵楚大势各异　项羽军杀将暴起

得闻秦军南北压来，河北赵军汹汹故我。

自陈胜举事，天下大乱以来，章邯的平乱大军一直在中原江淮作战，秦军主力一直未曾涉足赵燕齐三地。故此，堪堪一年赵燕齐三地乱象日深，而以旧赵之地为最甚。其时，作乱诸侯之中，唯有河北赵军占据了旧时都城邯郸，并以赵国旧都为都。如此一来，赵地复辟以占据旧都为正宗乱势，楚地复辟则以拥立旧王族为正宗乱势，遂成天下复辟势力最大的两处乱源。

赵地先后曾有武臣、赵歇两个复辟之王，皆平庸虚位，原本不足以成势。赵势大张，根基在丞相张耳、大将军陈余两人。此两人都是旧魏大梁人，少时皆具才名，俱习儒家之学，结为刎颈之交。六国灭亡后的岁月里，两人相与游历中原，秘密卷入了山东老世族的复辟势力，曾被帝国官府分别以千金、五百金悬赏缉拿。陈胜军攻占陈城后，张耳陈余已自震泽六国老世族后裔聚会后西来，立即投奔了陈胜。时逢陈城豪杰劝陈胜称王，陈胜闻张陈才具，遂问两人对策。张耳陈余献上了一则居心叵测的方略，劝陈胜不要急于称王，称王便

是“示天下私”，而应该做两件大事：一件事是迅速西进攻秦，一件事是派出兵马立起六国王号。两人信誓旦旦地说：“如此两途，一可为将军树党，二可为秦政树敌。敌多则力分，与众则兵强。目下之秦，野无交兵，县无守城，将军诛灭暴秦，据咸阳以令诸侯，非难事耳。届时，六国诸侯于灭亡后复立，必拥戴将军也！将军只要以德服之，则帝业成矣！今若独自在陈城称王，天下将大不解也！”张耳陈余原本以为，一番宏论必能使陈胜昏昏然先立六王，而陈胜军则去为六国老世族打仗。孰料，粗豪的陈胜这次偏偏听出了张耳陈余的话外之心，没有理睬两位儒家才子的宏阔陷阱，竟径自称王了。

张耳陈余悻悻然，想一走了之，却又两手空空。商议一番，张耳便教了喜好兵事的陈余一番话，让陈余又来劝说陈胜。这番说辞是：“大王举兵而西，务在进入关中，却未曾虑及收复河北也。臣尝游赵地，知其豪杰及地形，愿请奇兵，为大王北略赵地。”这次，陈胜半信半疑，于是便派自己旧时认识的陈郡人武臣做了略赵主将，率兵三千北上。陈胜犹有戒备，又派出另一个旧日小吏邵骚做了“护军”，职司监军，只任张耳陈余做了左右校尉。以军职说，小小校尉实不足以决大事也。然则，陈胜却没有料到，校尉虽小，却是领兵实权，北上三千军马恰恰分掌在这两个校尉手里。张耳陈余忌恨陈胜蔑视，却也得其所哉，二话不说便其心勃勃地北上了。

武臣军北上，张耳陈余一路奋力鼓噪，见豪杰之士便慷慨激昂滔滔一番说辞，倒是说动了不少老世族纷纷入军，一两个月便迅速膨胀为数万人马，占得了赵地十座城池。《史记·张耳陈余列传》所记载的这番沿途说辞备极夸张渲染，很具煽惑性，多被后世史家引作秦政暴虐之史料，原文如下：

秦为乱政虐刑以残贼天下，数十年矣！北有长城之役，南有五岭之戍，外内骚动，百姓罢敝，头会箕敛以供军费，财匮力尽，民不聊生。重之以苛法峻刑，使天下父子不相安。陈王奋臂为天下倡始，王

楚之地，方二千里。（天下）莫不响应，家自为怒，人自为斗，各报其怨而攻其仇，县杀其令丞，郡杀其守尉。今已张大楚，王陈，使吴广、周文将卒百万西击秦。于此时而不成封侯之业者，非人豪也！诸君试相与计之。夫天下同心而苦秦久矣！因天下之力而攻无道之君，报父兄之怨而成割地有土之业，此士之一时也！

此文为乱世政治诈言之最也。这篇很可能也是文告的说辞，显然的夸大处至少有三处："将卒百万西击秦"，周文军何来百万？"王楚之地，方二千里"，陈胜军连一个陈郡也不能完全控制，何来方二千里？"头会箕敛以供军费"秦政军费来源颇多，至少有钱谷两途。说辞却夸张地说成家家按人头出谷，官府以簸箕收敛充作军费。认真论之，这篇说辞几乎每句话都有浓郁的鼓噪渲染特质，与业经确证的史料有着很大出入，不能做严肃史料论之。譬如"家自为怒，人自为斗，各报其怨而攻其仇，县杀其令丞，郡杀其尉卒"，实乃着意鼓噪刻意渲染。就实而论，举事之地初期肯定有仇杀，也会有杀官，然若天下皆如此，何以解释章邯军大半年之内的秋风扫落叶之势？此外，还有一则更见恐吓夸张的说辞，亦常被人引为秦政暴虐之史料。这便是同一篇《列传》中的范阳人蒯通说范阳令的故事与说辞。其云：

武臣引兵东北击范阳。范阳人蒯通说范阳令曰："窃闻公之将死，故吊。虽然，贺公得通而生。"范阳令曰："何以吊之？"对曰："秦法重。足下为范阳令十年矣！杀人之父，孤人之子，断人之足，黥人之首，不可胜数。然而，慈父孝子莫敢剚刃公之腹中者，畏秦法耳！今天下大乱，秦法不施，然则慈父孝子可剚刃公之腹中以成其名。此，臣之所以吊公也！今诸侯畔（叛）秦矣，武信君兵且至，而君坚守范阳，少年皆争杀君，下武信君。君急遣臣见武信君，可转祸为福在今矣！"

显然，这是一篇活生生的虚声恐吓之辞，其对秦法秦官的执法酷烈之夸张，对民众仇恨之夸张。恐吓与劝说之自相矛盾，都到了令人

忍俊不能的地步。果然如此酷吏，果然如此为民所仇恨，号称“人豪”的策士，号称诛暴的反秦势力何以不杀之为民除害，反要将如此暴虐之官吏拉入自家山头，还要委以重任？更为啼笑皆非者，这个蒯通接受了范阳令委派，有了身价，转过身便是另一番说辞。蒯通对武臣说的是：范阳令欲降，只是怕武信君杀他。而范阳少年要杀范阳令，则为的是抗拒武信君自立。所以，武信君应当作速“拜范阳令”，使其献城，并赐其“朱轮华毂”即高车驷马，使其为武信君收服城池，也使“少年亦不敢杀其令”。武臣不但听了蒯通之言，还赐范阳令以侯爵印，借以吸引归附者。此等秦末“策士”卷入复辟黑潮，其节操已经大失战国策士之水准，变成了真正的摇唇鼓舌唯以一己之利害为能事的钻营者。即或大有“贤名”的张耳陈余，后来也因权力争夺大起龃龉，终究由刎颈之交变成了势不两立。凡此等等，总体说，秦末及楚汉相争期间的游说策士，胸怀天下而谋正道信念者极其罕见，实在使人提不起兴致说道他们。

如此这般鼓噪之下，赵军在无秦军主力的河北之地势力大张。张耳陈余当即说动武臣自号为武信君（后来的项梁也自号武信君），两人则实际执掌兵马。及至周文兵败之时。张耳陈余在河北已经成势，“不战以城下者三十余城”。此时，张耳陈余立即劝武臣称王，其说辞同样夸张荒诞：“陈王起蕲，至陈而王，未必立六国之后！将军今以三千人下赵数十城，独介居河北，不王无以填之也！且陈王听信谗言，得知消息，我等恐难脱祸灾。或陈王要立其兄弟为赵王，不然便要立赵王后裔为王。将军不能错失时机，时者，间不容息也！”武臣怦然心动了，那个奉陈胜之命监军的邵骚也心动了。于是，武臣做了赵王，陈余做了大将军，张耳做了右丞相，邵骚做了左丞相。一个复辟山头的权力框架，就此草草告成了。

陈城的张楚朝廷接到武臣部复辟称王的消息，陈胜大为震怒，立即要杀武臣家族，还要发兵攻赵。当时的相国房君劝阻了陈胜，认为杀了武臣家族是树了新敌，不如承认其王号，借以催促武臣赵军尽快

发兵西进合力灭秦。陈胜的张楚也是乱象丛生鞭长莫及，只好如此这般，将武臣家族迁入王宫厚待，还封了张耳的长子张敖一个“成都君”名号。同时派出特使，催促赵军立即西进。

“赵军不能西进也！”

张耳陈余终究显露了背叛陈胜军的真面目。两人对赵王武臣的应对说辞是：“陈王认赵王，非本意也，计也。果真陈王灭秦，后必加兵于赵。赵王不能进兵灭秦，只能在燕赵旧地收服城池以自广。届时，即或陈王果真胜秦，也必不敢制赵也！”武臣自然立即听从，对陈胜王命不理不睬，却派出三路兵马扩地：韩广率部北上旧燕地带，李良率部扩张河北地带，张黡率部扩张上党地带。

立即，复辟者们之间便开始了相互背叛。韩广北上燕地，立即联结被复辟作乱者们通号为“人豪”的旧燕老世族，自立为燕王，拒绝服从赵王武臣的任何指令。武臣大怒，张耳陈余亦极为难堪，君臣三人遂率军北上问罪。然则三人谁也没真打过仗，心下无底，大军进到燕地边界便驻扎了下来。武臣郁闷，大军驻定后便带了随从护卫去山间游猎，却被早有戒备的韩广军马俘获了。这个韩广倒是青出于蓝而胜于蓝，坦然行奸公然背叛，效法武臣而过于武臣，一拿到武臣立即向张耳陈余开出了天价：分赵地一半，方可归还赵王！张耳陈余大觉羞恼，可又对打仗没谱，只好派出特使“议和”。可韩广黑狠，只要使者不说割地，立即便杀，一连杀了十多个使者。张耳陈余一筹莫展之际，一个当时叫做“厮养卒”的家兵，对张耳的舍人说，他能救出赵王。舍人是张耳的亲信门客，遂将此事当做笑谈说给了张耳。张耳陈余也是情急无奈，死马权作活马医，也不问厮养卒究竟何法，便立即派这个厮养卒以私说名义，去了燕军营垒。厮养卒很是机敏，跟着张耳家风早早学会了一套大言游说本领，说了一番大出韩广意料的话，事竟成了。这番对答颇具讽喻，诸公且看：

“将军可知，臣来欲做何事么？”厮养卒煞有介事。

“当然是想我放了赵王。”燕将一副洞察奸谋的神态。

“将军可知，张耳陈余何等人也？”厮养卒诡秘地一笑。

“贤人了。”燕将板着脸。

“将军可知，张耳陈余之心？”厮养卒又是诡秘地一笑。

“当然是想讨回赵王了。”燕将很是不屑。

“将军错也！”厮养卒一脸揭穿真相的笑容，“武臣、张耳、陈余三人同兵北上，下赵地数十城之后，张陈早早便想自家称王了，如何能甘居卿相终生？将军知道，臣与主，不可同日而语也。当初张耳陈余没有称王，那是赵地初下，不敢妄动罢了。今日赵地已服，两人正欲分赵称王，正欲设法除却赵王之际，燕军恰恰囚了赵王，岂不是正使张耳陈余得其所哉！更有甚者，张耳陈余早想攻燕，赵王不首肯罢了。不放赵王，张陈称王，后必灭燕；放了赵王，则张陈灭燕不能成行。此间轻重，燕王不知道么？”

这番诈说禀报给韩广，这个黑狠粗疏的武夫竟信以为真，当即放了武臣，教厮养卒用一辆破旧的牛车拉走了。于是，这个武臣又到邯郸做了赵王，张耳陈余也不再说问罪于韩广了。然则，背叛闹剧并未就此完结。武臣刚刚回来，那个派往常山扩地的李良又叛赵了。李良乃旧赵一个老世族将军的后裔，见武臣此等昔年小吏也能在乱世称王，心下早早便有异志了。扩地常山后，李良部又图谋收服了太原，北进之时却被井陉关的秦军阻拦住了。章邯得知消息，立即下令井陉关守将策反李良。于是，秦将将章邯特使送来的二世诏书不作泥封，送给了李良。这件假诏书允诺，若李良反赵投官，可免李良之罪，并封侯爵。李良很是疑惑，迟迟不敢举动。正当此时，一次偶然的事件诱发了李良的突然叛赵。

一日，李良回邯郸请求增兵扩地。行至邯郸城外，路遇赵王武臣的姐姐的车马大队经过，李良见声势煊赫，以为是赵王车驾，便匍匐道边拜谒。不料这个老公主正在酒后醉态之中，只吩咐护卫骑将打发了李良，便扬尘而去了。李良素以贵胄大臣自居，当时大为难堪。身边一个侍从愤然说："天下叛秦，能者先立！赵王武臣原本卑贱，素来在将军之下，今日一个女人竟敢不为将军下车！追上杀了她，将军称王！"李良怒火中烧，立即派侍从率部追杀了那个赵王姐姐，并立即调来本部军马袭击邯郸。攻入邯郸后乱军大作，赵王武臣与左丞相邵骚一起被杀了。

当时，张耳陈余侥幸逃脱出城，收拢流散赵军，终于聚集了数万人之众。此时，张耳陈余本想自家称王，然又疑虑不安。不安之根本，是赵风武勇好乱，怕自己难以立足。一个颇具见识的门客提出了一则谋划，说："两君乃羁旅，外邦人也，若欲在赵地立足，难也！只有拥立真正的赵王之后，而两君握之实权，可成大功也！"两人一番密商，终于认可了门客谋划。于是，一番寻觅，搜罗出了旧赵王的一个后裔赵歇，立做了赵王。其时邯郸被李良占据，张耳陈余遂将赵歇赵王暂时安置在了邯郸北部百余里的信都城。立足方定，李良率军来攻。顶着大将军名号的陈余，只有硬着头皮迎击。不知如何一场混战，左右是陈余胜了，李良部败逃了，李良投奔章邯秦军了。

自此，陈余声名大振，被赵歇赐号为儒士名将。陈余自家也陡然亢奋起来，自视为攻必克战必胜的大将军，立马傲视天下了。随即，张耳陈余其心勃勃，将赵王重新迁回了邯郸，又大肆聚集赵地流散之民多方成军，几个月间势力迅速膨胀，号称河北赵军数十万，声威动于天下。

秦军的河北战事，开初直是摧枯拉朽。

深秋时节，章邯军向北渡过漳水直逼邯郸，王离军南下越过信都㊟，进驻曲梁㊟，对邯郸形成了南北夹击之势。其时陈余之名大为鼓噪，王离特来章邯幕府请教战法。章邯万般感喟道：“世无名将乎？竖子妄得虚名哉！若我始皇帝在，秦政根基在，不说一个陈余，便是项氏楚军百个项梁复生，便是百个狠恶项羽，能在我大秦锐士马前走得几个回合也！战之根基，在军，更在政。此等流盗散军，最经不起周旋。不说乃父乃祖与蒙恬在世了，便是老夫与将军，只要粮草充裕，国政整肃，如此乌合之众何足道哉！奈何，今非昔比也！”王离虽无章邯切肤之痛，却也对目下大局忧心忡忡，向章邯叙说了咸阳族人送来的密报消息，痛骂了赵高的专权妄为，对秦政险难与秦军艰危处境很感郁闷。章邯毕竟老辣，气定神闲地抚慰了王离，末了道：“将军毋忧，我等仍以前谋，以快制变。尽速了结河北战事，方可转身问政。河北之战，无甚战法可言，只六个字：放开手脚大打！立冬之前，回军南下。”

旬日之后，两军在邯郸郊野摆开了大战场。

陈余正在气盛之时，更兼从未与秦军主力对过阵，更没有见识过灭六国时的老秦军，陈余等以往所知之秦军，只是年来所遇到的“纷纷望风归附”的郡县尉卒，故对章邯王离大军全然没放在心上。日前会商战事，陈余昂昂然道：“来日一战，河北可定也！其后臣自南下灭秦，赵王只等称帝便是！”张耳亦大为振奋，自请亲督粮草后援，决与陈余共建灭秦主力之大功。唯其如此评判，赵军才全然忘记了项梁楚军的前车之鉴，才有了陈胜举事以来的山东复辟诸侯军第一次与秦军主力对阵而战。

时当深秋，大河之北的山川原野一片枯黄。邯郸郊野的山原上，两军大阵各自排列，久违了的壮阔气象再次展现。背靠邯郸的大阵火红一片，赵字大旗与陈字大旗下的战车上，是赵国大将军陈余，战车后一排骑将一色的赵国传统弯刀，其后的主力是红色为主而颇见驳杂

的步卒大阵，两翼是两个骑兵方阵。陈余大军号称数十万，满山遍野铺开，连背后的邯郸城都显得渺小起来了。赵军之南一两里之遥，是黑沉沉的以步卒为主的秦军大阵，军旗帅旗之间是白发苍然的老将章邯，身后是司马欣、董翳两员大将。正面大战，章邯没有出动王离的九原铁骑，而只以本部刑徒军对阵赵军。章邯坚执不要王离亲自出战，只要王离派出大将涉间率三万铁骑布阵于刑徒军之后做最后追杀。是故，正面大阵并无九原铁骑身影。

“攻杀秦军！俘获章邯——！”陈余长剑直指奋力大吼。

“全军推进，攻克邯郸。”章邯冷冰冰劈下了令旗。

双方数十百面大鼓齐鸣，无以计数的牛角号呜呜吹动。弥天杀声中，赵军三阵齐发，漫天红潮般压了过来。章邯大阵的两侧弓弩阵立即发动，长大的箭镞呼啸着疾风骤雨般扑向赵军。与此同时，刑徒步军大阵踩着鼓点踏着整肃的步伐，沉雷般向前隆隆推进，铁盾短剑亮闪闪如丛林移动，不管对面赵军如何汹涌而来，只山岳般推向红色的汪洋。

黑色的山岳与红色的汪洋，在枯黄的原野轰然相撞了。秦军已非昔日秦军，赵军亦非昔日赵军。一经接战，搏杀情形也迥然有别。赵军汪洋几乎是一触即溃，立即弥散为无数的红潮乱团，战车战马步卒交互纠缠，大多未与秦军交手便相互拥挤践踏成一团乱麻……无须细说此等战场，结局是大半个时辰后红色汪洋整个地溃散了。章邯下令步卒停止追杀，只教涉间的三万铁骑去收拾逃敌。这三万九原飞骑一经发动，实在是声势惊人，马蹄如雷剑光耀日，立即化作了无数支利剑疾射而出。篡昔日赵军之名的伪赵军，惊骇得连逃都没了力气，索性纷纷缩进了能藏身的各种沟沟坎坎之中。大将军陈余早已经跌翻了战车，心惊肉跳地被护卫马队簇拥着卷走了。赵军骑兵眼见主帅大旗没了踪迹，当即哄然四散。然则，面对疾如闪电的秦军主力飞骑，骑马逃跑反倒死得更快更利落，惊恐之下，赵军骑卒索性纷纷滚下战

马，躲进了随处可见的沟坎树林。一时间，战场之上空鞍战马四野乱窜，惶惶嘶鸣着打圈子寻觅主人，反倒大大妨碍了秦军铁骑的追杀。九原骑兵主将涉间见此等战场功效甚微，立即下令停止了追杀。

仅仅一战，赵军便丢弃了邯郸，逃奔到巨鹿去了。

赵王赵歇与丞相张耳，早早在赵军溃散之初便仓皇地逃出了邯郸，一路直奔进巨鹿城才惊恐万状地驻扎下来。后从战场逃亡的陈余却没有敢进巨鹿城，而是在大陆泽畔的一片隐秘谷地草草扎了营地。数日后聚集得几万流散人马，陈余这才将营垒稍稍向巨鹿城靠近，并派军使知会了城内的赵王和张耳，说是赵军主力屯驻郊野可内外呼应，乃最佳守城之法。张耳很是不悦，却也无可奈何，只好以赵王之名下令陈余立即迎击秦军，确保巨鹿根基。

正当此时，章邯挥军北上，王离挥军南下，三面围定了巨鹿城。章邯军堵在巨鹿之南广阔的棘原高地，王离军多快速飞骑，则堵在巨鹿东北两面的高地要隘。两军遥遥相望，将未及再度逃窜的陈余大军也一并裹进了包围圈。阴差阳错之间，陈余军真正成了巨鹿城的外围壁垒。城内张耳始觉心下稍定。城外陈余却懊悔得骂天骂地不迭。至此，巨鹿被三面包围，唯余西面一道滚滚滔滔的漳水，只怕突围出城也难以渡河。章邯王离会商，要尽快攻克巨鹿这座坚城，根除河北之地的复辟势力。因章邯军在南，故章邯仍效前法，再筑甬道，将经由河内甬道输送到棘原的粮草，再由巨鹿之外的甬道输送到王离军前。

孰料，正在秦军忙碌构筑甬道，预备粮草器械之时，河北地却下起了冷飕飕秋雨。连绵十数日，秋雨中竟有了隐隐飘飞的雪花，地面一片雨雪泥泞，天气眼看着一天天冷了。好容易天色舒缓雨雪终止，秦军正在焦灼等待原野变干之际，突然传来了一道惊人的军报：河内甬道被项羽楚军强行捣毁切断，粮草输送断绝了！

谁也没有料到，北上楚军能在安阳滞留四十六日。

楚军从彭城两路进发，宋义率主力大军北上，刘邦率本部人马西进。一上路，宋义便对前军大将当阳君下了一道秘密军令：徐徐进军，日行三十里为限。对其余诸将，宋义则着意申明：北进中原粮草输送艰难，须大体与粮草辎重同步，各部须以前军里程为行军法度，不得擅自逾越。如此一路行来，走了将近一月，才渡过大河抵达安阳之南的郊野。一过大河，宋义立即在幕府聚将，申明了自己的方略：大军北进连续跋涉，全军疲累，粮草尚无囤积，不能仓促救赵，须在安阳驻屯休整，待粮草充裕之时再行救赵。项羽怒不可遏，当时便要发作。范增硬生生扯住了项羽，项羽憋闷得一转身大步走了。宋义分明看见了项羽的种种颜色，却不闻不问地散帐了。

“亚父如何阻我？宋义分明误事！”回到军帐，项羽怒气勃发了。

“宋义固然误事，然众怒未成，不能轻举也。”

“要甚众怒！一手掐死那个匹夫！”

“少将军差矣！”老范增一叹，“大战赖众力。不聚人心，万事无成也。”

“如此说来，只能死等？”

“未必也。”老范增平静道，“目下，我等至少有两件事可做：一则，老夫与诸将分别周旋，设法使诸将明白宋义错失，以聚人心；二则，少将军可秘密联结已经先期抵达的精锐新军，妥善安置其继续秘密驻扎。这支大军乃救赵奇兵，目下，尚不能公然与我合军。说到底，在宋义心志叵测之时，这支奇兵不能显身。”

“狗宋义！老子终有一日杀了他！”

项羽愤愤地骂着，还是依老范增的方略忙碌去了。

大军驻屯到一个月时，刷刷秋雨来了。时当十月初，正是秋末冬初。天寒大雨，士卒冻饥，连绵军营一片萧疏冷落。漳水两岸的原野，终日陷在蒙蒙雨雾中，军营泥泞得连军炊薪柴都湿漉漉无法起火了。安阳城隐隐可见，然终日进出者却只能是宋义等一班高爵将吏，将士们便渐渐有了怨声。正当此际，宋义接到了齐王田市的王书，盛邀其长子宋襄到齐国任丞相之职。宋义大喜过望，立即亲自带着一班亲信幕僚，车马连绵地冒雨将长子送出了百余里地，直到旧齐国边界的巨野泽北岸的无盐城(注)，将儿子亲自交到了齐王特使手里，才停了下来。三日后回到军营幕府，宋义又聚来所有的高爵将军与文吏大宴庆贺，乐声歌声喧嚷笑声从幕府飘出弥散于雨雾军营，校尉士卒们终于忍不住骂将起来了。

这一日，原本拒绝了宋义酒宴的项羽，却在酒宴正酣之时怒冲冲闯进了幕府。项羽不知道的是，冻得瑟瑟发抖的校尉士卒们已经跟着他的身影，在幕府外聚拢了起来。项羽闯进幕府聚将厅，几名黄衫楚女正在飞旋起舞，楚乐弥漫，劝饮祝贺声一片喧闹。见项羽黑着脸大踏步进来，幕府大厅一时难堪，骤然沉寂了下来。宋义大为皱眉，向舞女乐手挥挥手，乐声停了，舞女们也惶惶退下了。

“次将何以来迟耶？”宋义矜持而淡漠地笑了。

“我非饮酒而来，亦无心庆贺。”项羽冷冰冰一句。

“如此，次将何干耶？”

“秦军围赵，楚军救赵。楚军当立即渡过漳水，与赵军里应外合破秦！”

“次将轻谋也。”眼见大将们一片肃然，似对项羽并无不满，宋义也不好厉声指斥，索性将自己的谋划明白说出，遂矜持地淡淡一笑道，“夫搏牛之法，不可以破虮虱。(注)用兵之道，大力徒然无用，终

须以智计成也。老夫救赵之策，在先使秦赵相斗，我军后发也。今秦军攻赵，秦若战胜灭赵，则我军顺势安然罢兵回师，此谓‘承其敝’也；秦若不能胜，则我军引兵鼓行而西，必灭秦军矣！被坚执锐，义不如公；坐而运策，公不如义。明白否？”

“不明白！”项羽怒声道，“赵亡则诸侯灭！救赵便是救楚！”

“大胆项羽！”宋义终究不能忍受，拍案霍然起身，高声下令道：“诸将听令：自今日之后，猛如虎，贪如狼，强力不可使者，皆斩之！”

项羽冷冷一笑，转身大踏步径自出了幕府。庆贺大宴顿见难堪，大将们纷纷各找托词而去，片刻间幕府便冷清了下来。宋义气恼，立即上书楚怀王禀报了项羽的强横不法，请准罢黜项羽次将。孰料，彭城一直到旬日之后方才来了一道王书，只有短短三五行：“楚军救赵，庙堂之急策也。虽雨，卿子冠军幸勿迟滞。”宋义大是郁闷了。以宋义之心忖度，楚怀王决策救赵云云，只是名义罢了，最终仍然是要牢牢保存住这支仅有的楚军。然今日楚怀王回书，却分明是将救赵当真了，显然是责怪宋义了。虽然王书未提项羽，然其意显然是认为项羽在这件事上无甚差池。楚王如此忌惮项羽，也不打算趁此良机罢黜项羽，当真一个迂阔君王也。宋义很懊丧，一时却也思谋不出良策应对项羽。对于此等拥兵大将，宋义若没有楚怀王名义，几乎是无法制约的。而原先宋义对制服项羽有十足信心，根本便在于认定了楚怀王忌惮项羽，一定会全力支持自己设法制约项羽，甚或除掉项羽。目下楚怀王只字不提项羽，可见军中大将也未必赞同“先斗秦赵”之策。当此之时，宋义当真犯难了。

宋义没有料到，军中情势会发生如此突然的变化。

项羽和范增秘密邀来了当阳君、蒲将军等几位大将与项楚军的所有部将，聚商于次将大帐。项羽慷慨激昂地说：“楚军北上，本当戮力

攻秦救赵！不料，宋义竟滞留不前，陷我军于困境！今岁乱世，岁饥民贫，军无囤粮，士卒只能吃半菜半饭，都饿成了人干！而宋义，竟能在将士冻馁之际铺排私行，饮酒高会！更有甚者，宋义不引兵渡河，与赵并力攻秦，反说使秦赵相斗而承其敝。以秦军之强，攻新立之赵，势必灭之！秦军灭赵之后，正在强盛之时，我军何敝之承？再说，楚军定陶新败，楚王坐不安席，连府库仓底都扫了，搜罗粮米财货交给宋义。国家安危，在此一举！宋义却反其道而行之，不恤士卒，只徇其私，大非社稷之臣也！”

老范增斟酌出的这一番奋激之辞，使将军们对项羽大起敬服之心，纷纷声言愿与鲁公同心救赵。曾是刑徒的黥布尤其踊跃，当当拍案，声言要项羽索性杀了宋义，自己做上将军。项羽颇见诡秘地冷冷一笑，虽未首肯，却也没有摇头。将军们散去后，老范增终于说了一句话：“少将军，人心所向，时机到也。”项羽得此一言，嘿地一喝，奋然一拳砸得大案咔嚓散架了。

次日清晨，依旧是雨雪纷纷，军营泥泞一片。卯时未到，项羽一个人踏着泥水走进了中军幕府。项羽是仅仅位次于宋义的大将，自然是谁也不会阻拦。宋义正在早膳，案上一鼎一爵，独自细斟慢饮。听见脚步声，宋义抬头，放下了象牙大箸，矜持冰冷地问了一句：“次将违时冒雨而来，宁欲领死乎？”项羽站在案前三尺处，拄着长剑阴沉道：“宋义，尔知罪否？”宋义愕然变色，拍案沉声道：“项羽！你敢与老夫如此说话？”项羽勃然戟指，高声怒骂道：“宋义匹夫！心怀卑劣，徇私害国，天地不容也！”宋义大怒拍案，喝令未出，项羽已经前出一步，一剑洞穿了宋义胸膛。宋义倒地尚在喘息，项羽又跨上一步，横剑一抹割下了宋义头颅。及至司马护卫们闻声赶来，见项羽已经将宋义的滴血头颅提在了手中，顿时呆若木鸡不知所措了。

项羽冷冷一笑，对大厅甲士视若不见，左手提着宋义血淋淋人头，右手挺着带血长剑，大步走到了幕府外。幕府外已经轰隆隆聚来

了一片将士，项羽举着宋义人头高声道：“诸位将士，宋义与齐国勾连，背叛楚国！项羽奉楚王密令，已经将宋义杀了！”将士们惊愕万分，却没有一个人敢吱唔一声，问问项羽为何不出示楚王密令。显然，楚军将士已经被项羽的狠势果决慑服了。一片沉寂中，黥布举剑高喝：“立楚王者，本项氏也！今鲁公诛乱，我等拥戴鲁公为上将军！”

“拥戴鲁公为上将军——！”慑服的将士们终于醒了过来。

“好！项羽权且先作假上将军，禀报楚王待决。”

“宋义长子做齐国丞相，后患也，当追杀之。”范增提醒一句。

“龙且，带百人飞骑追杀宋襄！”项羽立即高喝下令。

龙且奋然一应，飞步去了。三日后，龙且带着宋义之子的人头返回，禀报说追到齐国腹地才杀了宋襄。项羽不再有后患之虑，立即依范增铺排，派出了与项氏有世交的亲信大将桓楚兼程南下彭城，向楚王禀报安阳军情。数日后桓楚归来，带来了楚王正式拜项羽为上将军并统属全军救赵的王书，也叙说了彭城的朝议情形。楚怀王看罢项羽军报，只沉着脸说了一句，宋义父子当死。上柱国陈婴与令尹吕青，都只摇头不说话。最后还是楚怀王拍案决断了：“项羽擅自诛杀上将军，固然不当其行。然宋义滞留安阳四十六日，空耗粮草，误国过甚，大负国家厚望，实属有罪也。事已至此，便任项羽为上将军，当阳君、蒲将军等吕臣旧部，亦归属项羽。着其当即发兵救赵。两位以为如何？”陈婴吕青看了看旁边阴沉矗立的桓楚，想说话却终于默然，最后还是点头认可了。桓楚说，他拿到了王书便火速北来，不知这两人背后会不会有何不利于上将军的谋划。

范增悠然笑道：“能有何谋划？君臣三人心思一般，无非思谋如何借重沛公刘邦，掣肘少将军罢了。这道王书，迫不得已也。”项羽咬牙

切齿道：“这个楚王始终疑忌于我，当真不可理喻！”范增道：“当此之时，少将军毋顾其余，只全力部署战事。一旦胜秦主力大军，任何疑忌亦无用。”

项羽激切于复仇之战，立即派出了当阳君、蒲将军率两万兵马先行渡过漳水北上，作为救赵前军开赴巨鹿。孰料，旬日之后战报与陈余特使同时飞来：两支楚军与秦军接战，陈余的赵军也开出营垒夹击，谁知不堪秦军战力，两军均遭大败。陈余军被章邯的刑徒军截杀数千，两支楚军则被王离的九原铁骑尽数击溃，已经成了一支残军。

若非雨雪之后战场艰难，秦军不能趁势猛攻，只怕巨鹿已经陷落了。

陈余特使惶恐万分，紧急吁请项羽立即增兵北上，否则河北将有灭顶之灾。

“不能立即北上。”老范增冷冰冰阻挠了。

“亚父，河北危急，何能迟滞！”

“少将军少安毋躁，此时一步出错，悔之晚矣！”

老范增备细陈说了目下大势：当阳君蒲将军两部失利，足证楚军战力尚差，贸然北上，只能是徒然惨败。至于巨鹿赵军，断不会迅速陷落。范增审量的大势是：秋末连绵雨雪，已经极大迟滞了河北战事，也改变了三方格局。在赵军而言，得到了喘息之机，依靠巨鹿仓的存储尚能支撑，城外的陈余营垒也在不断收集流散兵卒之后军力增强，不致立即失守。在秦军而言，战场攻杀因雨雪而中止，河内粮道又被切断，秦军已经陷入困境，章邯王离必定急于速战速决。在楚军而言，安阳迟滞太久，此前粮草又无囤积，将士战马连月冻馁疲软无力，南方将士又衣甲单薄不耐寒冷，此时战力正在低谷，恰恰不宜速

战。唯其如此，立即北上冬战，不利于楚军，只利于秦军。范增谋划的方略是：就地屯驻窝冬，继续截杀秦军的河内粮草，使将士们日日吃饱喝足，养息战力士气并整肃军马，来春北上决战！

“少将军切记，无精兵在手，万事空论也。”

“好！便依亚父谋划。”

经此四十余日滞留，后复生变折腾，眼看着进入了隆冬。

整整一个冬天，移营避风地带的楚军已经完全地恢复了过来。

这个冬天，项羽对楚军做出了大刀阔斧的整肃。第一则，全军各部立即裁汰老弱病残，统交后军安置：能做工匠仆役者留用，一无所能者原地构筑壁垒自守，来春不需北上战场。第二则，宋义幕府的全部老旧战车、乐工舞女、辕门仪仗等，或毁弃或遣散，军中不许任何奢靡之气蔓延。第三则调出秘密驻扎在安阳河谷的项楚精锐新军，正式编入上将军归属，列为全军主力，由龙且统率日日演练对秦军铁骑作战之法。将军们至此方知项羽还有一支藏而未露的精锐新军，一时尽皆惊愕，对项羽更增添了几分敬畏。第四则，将原本由宋义亲自统率的中军主力，即吕臣旧部与陈婴旧部，改为护持粮草修葺兵器的后军，由吕臣旧部的苍头军老将统率。第五则，以黥布军马为游击之师，持续此前捣毁秦军河内输粮甬道的战法，冬日连续出动，决不使秦军粮道恢复。第六则，以桓楚所部为根基，建成楚军弓弩器械营，赶制出百余架大型连弩并数以万计的长箭，日日演练操持之法。第七则，以项楚军的江东本部子弟兵为中军轴心，全部骑兵，由项羽亲自统率并施以严酷训练。如此连番整肃之下，加之彭城陆续输送的粮草衣甲兵器，加之项羽在冬天里也丝毫没有放弃的种种演练，当河冰化开春草泛绿之时，楚军较当初北上之时，已经变成了一支真正兵强马壮的精锐之师了。

河冰一开，项羽举兵北上了。

那日清晨，霜雾蒙蒙之际，项楚大军开出了隐秘营地，劲急之势非同寻常。正午时分，楚军抵达漳水南岸，未尝稍歇开始渡河。兵士乘船，战马泅水，两岸号角呼应战马嘶鸣，气象大为壮阔。上将军项羽没有与兵士共舟渡河，而是脱去了甲胄斗篷，一身短打布衣，牵着战马哗哗哗蹚进了尚有游冰浮动的河水，人马一起泅渡。

项羽的战马很是神骏特异，名号为“骓”。《正义》引《释畜》云：“苍白杂毛，骓也。”亦云青白色战马。毛色苍白驳杂，并不如何悦目，然却一定很有一种战场所需要的威猛恐怖感。几年后项羽濒临绝境，要将这匹战马送给乌江亭长。其时，项羽如是说骓：“吾骑此马五岁，所当无敌，尝一日行千里。”因此一席话，这匹战马流传后世且日益神化，成为历史上寥寥几匹著名战马之一。

大约后人多觉苍白杂毛不好看，于是，这匹神骏战马便有了一个传说中的名号，乌骓马，变成了一朵飞翔驰骋于战场的黑云。项羽一生天赋皆见于三事：兵器，烈马，美女。少年天赋直觉，求之“万人敌”；再后天赋直觉，得神骓战马；再后又天赋直觉，得美人虞姬。此三事之外，项羽天赋一无所见。故此，项羽对神骓之说，该当可信也。此时，毛色驳杂的神骓驮着那支粗长的“万人敌”，项羽散发布衣与战马从容泅渡于浮冰之间，在河面孤立显赫状如天神。舟船上的将士们精神大振，立即便是一片上将军万岁的奋然欢呼。

越过漳水，楚军在北岸的河谷地带聚结了。项羽站在一方大石上，挥着长剑激昂地下达了死战部署：“诸位将士！楚军为复仇定陶而战！为复辟六国而战！楚军有去无回！有进无退！楚军的血肉尸骨，要换得秦军伏尸遍野！要换得秦政灭亡！此次救赵血战，项羽决意亲率江东子弟披坚执锐，直下秦军营垒！项羽死战将令：全军凿沉渡船！砸破釜甑！烧掉庐舍！兵器战马之外，将士只带三日干食！破釜沉舟！血战秦军！”

“破釜沉舟——！血战秦军——！”吼声震天，弥漫了漳水河谷。奋然忙碌，一个时辰余，楚军凿坏了所有渡河舟船，砸坏了所有造饭的铁锅陶甑，烧掉了所有被军中称为“庐舍”的军帐，每个将士领到了只够三日的饭团干肉，人人收拾得紧饬利落。不待项羽将令，楚军各部便整肃聚结了。

“全军北上！”望着尚未熄灭的熊熊火焰，项羽劈下了令旗。

五　各具内忧　章邯刑徒军与王离九原军

秋战迟滞未能如谋，章邯王离大感棘手了。

一切困局，皆因一场连绵雨雪而起。世间万事皆同，艰危之局一旦有了突发诱因，往往一发不可收。章邯所以要以快制变，其主旨，便是在困局未成之前腾挪出转身时机。以实际情形论，若秋战成行，其时滞留安阳的楚军主力无法北上，即或仓促全数北上，也绝无后来的战力，秦军灭赵胜楚几乎是必然的。河北战事之后，秦军挟战胜之威大举南下，驻屯安阳而尚未恢复的楚军主力，事实上是无法抵挡的。秦军再度击溃项羽楚军，则刘邦纵能入关也无济于事，经不起章邯王离大军的回师之力。果然如此，天下大局岂能如后来一朝分崩离析哉！不合上天一场连绵雨雪，错过了最佳战机，河内粮道又被摧毁断绝，秦军顿时被困隆冬，无法快速转身了。

无奈之下，章邯与王离秘密会商，只好强行对赵军冬战。然则，几仗之后，却是进展甚微。巨鹿城外的陈余军，此时已经与先期救赵的两支楚军残部合并，固守实力大增。陈余与当阳君蒲将军会商之后，依据山形地势构筑起坚固的壁垒，又用山水反复浇泼石垒鹿砦，光溜溜白森森一道丈余高的冰石大墙横亘山脊，确实很难攻杀。惊慌的赵军楚军又铁了心坚守不出，只缩在营垒以弓箭滚木礌石应对。冬日草木萧疏，秦军士卒攻杀无以隐身，伤亡反倒比赵军大了。巨鹿城的赵军也如出一辙，依仗着闻名天下的巨鹿要塞的高厚城墙，只在城

头做种种施为，绝不出城垣一步。连番几次攻杀无效，章邯斟酌良久，终于下令停止了冬战，着手整肃自己的刑徒军了。

章邯的这支刑徒军，虽是秦军名号，年余平乱中也算战功赫赫，然则，刑徒军终与王离率领的九原主力军不同，此时困局一显，立即便生发出种种事端。最大的事端，是刑徒士卒开始纷纷闹功罢战，声言再不论功赐爵便不上战场了。

要明白闹功罢战的根源，得从刑徒成军说起。

当初，为紧急成军应对攻进关中的周文大军，章邯奉李斯方略，以皇帝诏书名义明令宣示：免除刑徒既往之罪，此后战功以大秦军功法行赏。也就是说，非但所有入军罪犯一跃而成无罪平民，且有了入军建功立业的大好时机。是故，骊山刑徒们一闻皇帝诏书，立即欢声遍野，人人奋然入军。七十万刑徒中遴选出三十万上下的精壮成军，可谓人人都是罪犯之中的精明能才，不用艰难训练便能像模像样地打仗。对周文首战大胜之后，刑徒军竟成为令朝野万分惊愕的一支特异大军，其战力丝毫不下于秦军主力。此间根本原因，便在于刑徒士卒们人人急切于立功得爵，真正成为光耀门庭饱受敬重的尊贵人士。孰料，此时的秦政秦法早已今非昔比，更非章邯所能掌控了。二世胡亥痴迷享乐，早将平定盗乱论功赐爵等军国大事抛到九霄云外去了。用事掌权的赵高，一则全力谋划陷害李斯，二则认定章邯为李斯同党，疑忌章邯刑徒军会成为无法掌控的后患，是故根本不理睬章邯的一道道军功战报，更不会对刑徒赐爵而张其声势。其时，李斯尚未入狱。然面对种种羁绊，李斯连见到胡亥一面尚且不能，如何能实施军功赐爵这等大事?

军功法，乃秦法根本之一。依据军功法度：一战一论功，一战一行赏，不得迟滞。论功之权在军，赏功之权在君。没有皇帝诏书认定，赏功便没有国家名义。皇帝杳无踪迹，章邯徒叹奈何。其后，李斯入狱了，赵高做中丞相了，胡亥更没谱了，论功赐爵事也更是泥牛

入海了。章邯不知多少次派出特使回咸阳催请，结果是特使连赵高的面都不能一见，遑论亲见皇帝胡亥？如此跌宕日久，刑徒军马不停蹄地转战年余，大战小战不计其数，军功与死伤也越积越多，却没有一战论功赐爵，没有一战得国家抚恤，没有一个刑徒士卒获得哪怕小小一个公士爵位。

骤临断粮冬战，刑徒军士卒终于不堪忍受了。

谚云，罪犯多人精。成军的骊山刑徒，大多是因始皇陵汇集的山东六国罪犯，秦人罪犯很少。秦人经变法之后百五十余年，犯罪者已经大为减少，即或有，也多散布于小工程为苦役。无论是山东六国罪犯，还是老秦国罪犯，大体都是非死罪犯人。也就是说，这些罪犯基本不涉及谋逆作乱或复辟举事等灭族必杀大罪，故能以苦役服刑。就实际人群而论，这等不涉死罪之刑徒，大都是颇具才智且敢于犯难走险之人。商鞅变法之时，对此等最容易触犯法律的庶民有一个特定用语，疲民。疲者，痞也。专指种种懒汉豪侠堕士与械斗复仇播弄是非传播流言不务正业之人，统而言之，或曰不肖之徒，或曰好事之徒。大举汇集数十万人的罪犯群体，更有一种不同于常人群体的特异处：多有触法官吏，多有世族子弟，亦不乏各具艺业的布衣士人。此等人读书识字且颇具阅历才具，遇事有主见，有胆识，善聚合，极易生出或必然或偶然的种种事端。始皇帝末期，骊山刑徒曾发生过一次震惊天下的暴乱：刑徒黥布聚合密议，秘密激发数千刑徒逃亡，事发之夜被秦军追杀大半，然最终仍有残部进入深山遁去，最后成为一支响应陈胜军而举事反秦的流盗军。手无寸铁之刑徒，尚能如此秘密聚合而爆发，况乎全副甲胄器械在手的一支刑徒大军也。

章邯后来才知道，开进河北之前，刑徒士卒们已经在秘密酝酿逃亡罢战了。因由是，刑徒士卒中的隐秘高人认定：定陶大战全胜，尚且不见国家赏功，日后只怕永远没指望了；朝廷既能有功不赏，只怕当初的免罪之说也会食言。果真如此，刑徒士卒们最终只能落得个罪

犯死于战场而已，等于服了死刑，比苦役更为不堪！那次逃亡罢战，之所以没有付诸实施，在于刑徒士卒们在相互密议中，突然流布出一则隐秘高人的评判：河北之战很可能是最后一次大战，战胜之后，章邯王离将提兵南下问政。果真立了新皇帝，平乱之功不会不作数。再说，河内甬道筑成后军粮衣甲充裕，不挨饿不受冻，几位统兵将军也善待士卒，不妨打完河北之战再相机行事。

进入河北之后，丞相李斯惨死的消息传开了，赵高做中丞相的消息也传开了，甚或，连章邯派司马欣回咸阳而无果逃回的消息都传开了。渐渐地，刑徒士卒们又骚动了。然当时战胜在即，刑徒士卒们仍厚望于其后的举兵南下问政，依然撑持着打了邯郸之战，击溃了河北赵军。及至秋末雨雪连绵，河内粮道又断，刑徒士卒们终于绝望了。军营中纷纷传播着一则高人之言：天不助秦，大秦气数尽矣！几次冬战打得磕磕绊绊，冬战不祥的高人之言又风一般流播军中了。待章邯终于察觉出特异气息时，军心已经几近涣散了。

“刑徒军果真逃亡罢战，我派涉间、苏角助你平乱！”

“刑徒军不能乱。然则，此事又不能急切。”

王离听章邯一说刑徒军情势便黑了脸，要派主力大将涉间、苏角率军进章邯营地弹压。章邯没有赞同，说他只是知会于王离，以免他分心。章邯说，刑徒军的事，由他一力处置，只要方略得当，谅无致命事端。章邯叮嘱王离，冬日歇战之时，一要拜托王离军在就近郡县筹划粮草，刑徒军是无力帮忙了；二要王离留心疏通九原将士的愤怨之心，否则只怕也要出事。王离很是郁闷，阴沉着脸一拳砸到了案上：“论本心，我也不想打这鸟仗了！政不政，国不国，法不法，军不军，给谁打仗？为甚打仗？天知道！”嘶哑的低声吼喝中，素来木讷的王离第一次当着章邯哭了，哽咽唏嘘令人不忍卒睹。章邯一句话没说，却也破天荒地老泪纵横了。

王离的痛心愤激，在于九原秦军的战心早已经弥散了。

一腔愤怨郁积太久，将士们终于沮丧了，终于绝望了。

九原秦军的中坚力量有三种人，一为将门功臣子弟，二为大多易姓埋名的皇族子弟，三为关中陇西两地的布衣平民中的军旅世家子弟，所谓老秦人是也。诸多部族家族几代从军，族中若有大事，动辄在军中一传便是百数千人。寻常间国政清明军法森严，除却军务公事，族人之间来往极少，绝无山东六国军旅中的种种地方族党聚结之风。然则，自始皇帝骤然薨去，军中情势一天天恶变了。扶苏被迫自杀，蒙恬蒙毅先入狱而后被迫自杀了。这是九原大军遭遇的第一次巨变，其时不啻当头惊雷，九原大军的轴心力量骤然骚动了。入军人数最多的蒙氏王氏两大部族将士，立即激荡起来。蒙氏族人乃直接受害者，虽没有遭受连坐问罪，却是愤激万分。王氏与蒙氏三代世交，并力驰骋战场，同为最大的功勋部族，其尊严与荣誉是一损俱损一荣俱荣，王氏将士同样也是愤激万分。两大部族的将士们人皆同心，终日同声相合，大肆鼓噪举兵南下肃政除奸。王离为将之后，大势稍见缓和。因为将士们坚信：身为功臣后裔且拥兵三十余万的王离，决不会对如此国政忍耐下去，王离一定在寻觅时机。然则，第一次巨变余波尚在，一声声惊雷又连番炸开：皇族公子公主被大肆杀戮，三公九卿一个个接连倒下，最后两个军旅大功臣冯去疾冯劫又壮烈自杀，丞相李斯这最后一根支柱也岌岌可危……国政惊变目不暇接，将士们只觉噩梦无边了。种种族群人际之牵连，种种道义公理之激发，都无可遏制地蔓延开来了，燃烧开来了，人人请战问政，人人喊冤复仇，九原大军一时间成了怒涛澎湃的无边汪洋。那时候，年轻的王离已经无法坐镇幕府，在巨大的夹缝中挤压得几乎要疯了。一个显然的结局是：若再不举兵南下，老秦人强烈的复仇秉性轰然爆发，这支大军显然便要崩溃……

恰在此时，陈胜举事了，天下大乱了。

大局骤变，九原将士们顿时惊愕万分，一片肃然，一片默然。变法之后百余年来，老秦人已经锤炼出国家至上的奉公守法精神，此时国难当头，老秦人还能自相残杀自乱阵脚么？皇帝再不好，庙堂再有奸，毕竟还是平乱灭盗的，若轰然毁了庙堂，则大秦准定完结。便在将士惊愕之际，更有惊人消息传来：盗王陈胜派周文率数十万大军进兵关中，函谷关已经告破！九原将士们顿时大哗，秦国崛起百余年函谷关巍巍然矗立，连声势最大的六国合纵也未能破得函谷关，今日竟能被乌合之众的盗军攻破，奇耻大辱也！不用呼唤提醒，潜藏于老秦人骨血之中的战国记忆骤然复活了：六国复辟，要灭秦国，真正的国难来临了！这便是植根于战国大争之世的秦军底色本性，面对危难，他们的本能反应不是挽救新的大一统的帝国天下，而是已经逐渐淡化的战国原生灵魂的骤然复活——不惧生死，与山东六国一争。

“赳赳老秦，共赴国难！”

那时，这句久违了的老秦国誓轰轰然响彻了阴山草原。九原将士们奋然请战，人人大吼着护国灭盗。王离派出特使星夜兼程飞往咸阳，请命南下。那时，李斯抱病而起，给王离回复了一件长长的丞相函，陈述了以刑徒军平盗的方略，着重申明了九原大军不能轻动的大义。王离将李斯函公然明示全军，派出一班司马到各部连番解说，这才终于稳住了大局。后来，老将章邯率刑徒军开赴战场，摧枯拉朽般击溃了盗军，将数十万“张楚”乌合之众驽走群雀一般赶出了关中。消息传来，九原军营的欢笑声震荡了阴山：“山东六国好出息也！一群刑徒便打得他鼠窜而逃，还做灭秦大梦！”

笑声没有持续多久。天下乱象日益深重，连濒临九原郡的燕赵之地也大乱了。然在王离正要率军平定燕赵之际，却又传来了匈奴新单于冒顿要大举南下复仇的消息。九原将士们毕竟明白轻重，愤激请战的呼声终于平静了下来。其后乱局丛生，关外的郡县官府纷纷解体，大军的粮草辎重衣甲器械等等，输送时断时续，后来，中断的日期便

越来越长了。那条从关中专通九原的直道倒是没有中断，却因为二世胡亥的胡乱折腾，关中府库尚且告急，向九原的输送便渐渐有名无实了。及至王离分兵进入河北与章邯军并马作战，九原大军的粮草实际已经陷入困局了……昏政如血，天下大乱，平盗艰难，粮草不济，如此等等连番惊变两年余，九原将士们终于折腾得连怒吼一声的心力也没有了。

“老将军先全力整肃刑徒军。九原军，毕竟老秦人。”

“少将军上心，老秦人最是伤怀也！”

“来春大战，只怕刑徒军九原军，都不牢靠。”

“少将军，你我但尽人事而已，成败与否，想亦无用也。”

那一日，老少两人直说到天色暮黑，章邯才告辞了。

一路之上，寒风吹透了重重衣甲，章邯觉得自己变成了一道冰柱。

回到幕府，在大燎炉前枯坐一阵，又呼噜噜喝下两大盆羊肉汤菜羹，章邯才觉得四肢百骸活泛了过来。凝神思忖片刻，章邯吩咐中军司马只带两个军吏随他前去弓弩器械营。中军司马惊愕犹豫，力主要带护卫马队一起去。章邯断然道：“不能带！你小子怕死别去，老夫一个人去。”无奈，中军司马只好选来两个剑术过人的军吏，三人一起跟章邯匆匆走了。

中军司马所以担心，在于这弓弩器械营是刑徒军的轴心。

轴心之谓，能才汇聚所在也。但凡读过书识得字而又精明机巧者，不管原先做没做过工匠，都被汇聚到了弓弩器械营。章邯原本便是主力秦军中执掌弓弩器械营的大将，当初对进入弓弩器械营的刑徒

士卒坚持亲自过目，对由刑徒担任的千夫长以下的头目，更是亲自遴选勘问而后定。是故，在整个刑徒军中，章邯最是熟悉这个弓弩器械营。刑徒军骚动大起，震荡源头定然在弓弩器械营。那个深藏不露的刑徒高人，也十有八九窝在此处。这既是章邯治军的直觉，也是章邯对刑徒生活熟悉所生发的直觉。在章邯统领七十万刑徒大修骊山始皇陵的一年里，因爆发了黥布聚结大批刑徒冒死逃亡的重大事件，章邯不得不开始了与刑徒轴心人物们的种种往来。在反反复复的周旋盘桓中，章邯见识了一个与常人全然不同的世道，对罪犯的轻蔑与冷酷也渐渐地消失了。也就是说，在章邯的心目里，不知不觉地将刑徒们也当做活生生的人看了。假如没有如此一段阅历，章邯绝不会在关中告破的危难关头，断然提出以刑徒成军应敌的方略。章邯永远都记得，当他说出这一谋划时，李斯惊讶得一双老眼瞪得溜圆，一口声连呼匪夷所思也，奇谋惊世也！事实确乎如此，在奉公守法成为铁则的老秦人眼中，罪犯是最为不堪的人群，而秦军将士则是国家的骄傲与荣耀，若罪犯一朝成为秦军将士，简直无异于太阳从西边出来！若非关中已经被攻破，而秦军主力又鞭长莫及，章邯的此等方略大约不是使庙堂的将军大臣们哈哈大笑一通，便是要入狱了……

“参见少府将军！”

“弟兄们坐了，老夫向晚无事，来说说话而已。”

刑徒军士卒们不约而同，历来在章邯的将军称谓之前要加上“少府”名号。刑徒们秉承了山东六国的传统评判：掌兵大将而能为国家重臣，此人杰也，必当敬之。章邯以主力大将而为大秦九卿重臣之一，刑徒士卒们是更为看重这个庙堂重职的。在章邯，则历来将刑徒士卒的这种独特称谓看做骊山工程的延续，那时章邯只是以少府之身统辖刑徒施工，并无将军实职。是故，章邯从来没有将此等称谓放在心上，走进军帐豪爽地笑了笑，便坐在了有人着意空出的唯一的一张老羊皮上。刹那之间，章邯体察到了一种人群突然中止了激切议论而略

显尴尬的气息，也觉察到了那张老羊皮上留下的体味余温。目光一张，章邯力图在不经意的巡睃中捕捉到那个刚刚离开这张老羊皮的身影，可终究没有蛛丝马迹可寻。唯一的不同，这座军帐中聚集的二三十个人，中年人居多，且都是千夫长百夫长。显然，这座军帐正在举行一场秘密会商。而这座军帐，却不是任何千夫长的大帐，而只是一个军工吏独居的寻常牛皮帐。那个军工吏也在帐中，正忙着前后为少府将军寻觅陶罐煮茶。显然，谁也没料到章邯能在如此寒冷的冬夜突然来到如此一个角落军帐，一切都是仓促无备的真相痕迹。

“兄弟们谁都莫忙活，都坐，老夫有几句话说。”

章邯摆了摆手，头目们已经从最初的些微尴尬中解脱出来，都恢复了往日那种平板淡漠的神色。这是刑徒们永远的面具，只要涉公涉官，人皆相同，无论被官员认作敬畏，还是被常人认作麻木，左右总挂在脸上。要使刑徒们摘去面具说话，谈何容易。

“诸位兄弟都是军中头目，老夫有幸也。”章邯感喟了一句，而后正色坦诚道，“目下大局，诸位皆知。朝廷政情，战场军情，天下乱情，无须老夫饶舌，诸位甚或比老夫还要明白。老夫骨鲠在喉者，心有愧也！年余之前，兄弟们于大秦危难之时入军，是章邯亲口宣示了皇帝诏书，许兄弟们免罪之身、军功之途。然则，年余过去，兄弟们转战南北浴血搏杀，军功无数，死伤无算，然却无一人得军功之赏，无一人得爵位之荣。事有公理，此乃国家无信，有负于功臣烈士也！此乃老夫食言，不能重然诺之义也！庙堂昏暗，老夫无以扭转乾坤，诚无能也！浴血建功，老夫愧对万千兄弟，诚负罪也……”章邯慷慨伤痛老泪纵横，站起来对着满帐人众深深一躬，“老夫若有再生，当效犬马之劳，以报万千兄弟笃信章邯之大义！”

头目们似乎有些不安，然终究都还是平板板坐着，没有一个人说话。

“老夫今日前来，一则了却心愿，向万千兄弟请罪。”章邯没有再坐，直挺挺拄着长剑沉重道，“二则，老夫要将心下决断告知诸位，以免兄弟们多有揣测。”便是这一句话，木然静坐的头目们蓦然睁大了眼睛，炯炯目光一齐横扫过来。章邯缓慢清晰地说道，“老夫决断，只有一句话：兄弟们愿走便走，愿留便留，老夫绝不以军法追究。就事说事：愿走者，可带走随身衣甲战马与短兵，每人另发五千半两钱，伤残兄弟发十金。战死兄弟，许其同乡士卒代领抚恤金十金，交其家人。孤身无家之死者，老夫在函谷关外之北邙山，为兄弟们建造一座义士墓园，每个战死兄弟的灵位都进去，绝不少了一个人！……大军虽则艰难，老夫毕竟做过几年少府，这些急用财货还搜罗得来。以上诸事，老夫件件做到，一事食言，天诛地灭也！”

“少府将军……”头目们人人泪光闪烁，唏嘘出声了。

“若有人无家可归，甘愿留军，何以处置？”有人淡淡地问了一句。

“甘愿留军者，老夫只有一句话：与章邯同生死，共荣辱！若能扭转乾坤，章邯决然论功行赏！不能扭转乾坤，则章邯与兄弟们刎颈同穴！舍此之外，老夫无能再给兄弟们了……”章邯雪白的头颅颤抖着，颓然跌坐到了老羊皮上。

“少府将军，”一个稍显年轻的干瘦头目捧过来一只水袋，见章邯接过饮了两口，年轻的干瘦头目道，“大人所言，我等感佩万分。可否，容我等思谋得一两日……”

“老夫愧矣！”章邯霍然起身道，“兄弟们，老夫去谋划善后诸事了。三日之后，老夫等兄弟们回话。”说罢一拱手，章邯大步出帐了。

三日之后的清晨，北风呼啸中，突然病倒的章邯被中军司马沉重急促的脚步声惊醒了。中军司马说，那个年轻干瘦的头目送来了一件

奇特的羊皮书，须得将军亲启。章邯霍然坐起，打开了光亮亮的白羊皮，赫然几行酱色大字迎面扑来：

生作刑徒，再为官军，无家可归，有国难投，逃亦死，战亦死，宁非与少府搏杀挣命哉！

“这？这是血书！”中军司马惊愕万分。一句话没说出，章邯已经昏厥了过去。

六　巨鹿大血战　秦军的最后悲歌

项羽大军北上巨鹿，秦军两部立即会商了应战之法。

章邯带着司马欣与董翳，王离带着涉间与苏角，两主将四副将在九原军幕府整整会商了一日。六位大将之中，只有章邯没有轻忽项羽的这支楚军。虽然，章邯蔑视项羽，然在战法实施上却力主慎重一战，不若王离等十足自信。定陶大战之后，章邯曾听到被俘获的楚军司马说过项梁自杀前的叹息：“惜乎！我家项羽若在，安得此败哉！”当时，章邯很是一阵哈哈大笑：“一勇之力决存亡之道，未尝闻也！项梁不败，安有兵家天理哉！”刑徒军与九原军，虽都未与这个项羽及其江东子弟兵在战场相遇过，章邯对项羽的酷暴威猛却早已耳熟能详了。项羽转战中原，屡屡袭击郡县城池，多次屠城杀戮，可谓恶名昭著的一尊凶神。从心底说，章邯对唯知打仗杀戮的凶徒将军，历来是蔑视的。此等以个人战力为根基，轻慢兵家群体战道，又对兵法极是荒疏的人物，最不经战阵周旋，素为名将大忌。当年吴起统兵打仗，司马将剑器捧到吴起面前，却被吴起抛到了地上。吴起说，大将之位在金鼓令旗，不在拼杀之功。后来的《吴子兵法·论将》更云：“凡人论将，常观于勇。勇之于将，乃数份之一耳！夫勇者必轻合，轻合而不知利，未可也！”若在名将林立的战国之世，项羽充其量只能算是个末流将军而已。即或纯然以战力论，这种轻慢兵家合众结阵的“轻合”之将，勇力是极其有限的。若是当年的秦军锐士摆开大

阵，项羽的个人拼杀力道与丁点儿江东子弟兵，充其量只是山岳之与一抔黄土，狂涛之于一叶小舟。章邯可以十足自信地说，仅仅是他的弓弩营列开阵势，片刻便可击杀项羽军大半数军马，剩余之数则会迅速被秦军大阵吞没。历经百余年锤炼，秦军锐士已经完全杜绝了徒逞个人血气之勇的战场恶习，尊崇群体的“重合”之道人人理会，但上战场，总是结阵而战。没有人会将项羽此等手持一柄粗大铁矛的个人冲撞如何放在心上，既不会畏惧，也不会轻慢，只决然让你几个回合倒地便是。

当然，章邯也听说过项羽的种种传闻：爱惜士卒，会为负伤士卒的惨相流泪不已，故得士卒之心；爱惜战马，每日必亲自打理自己心爱的神骓；身先士卒，每战必亲自冲锋陷阵；天赋异禀，力道奇大如孟贲乌获；秉性暴烈而又耳根极软，决断大事常常摇摆不定；怜惜自己心爱的女子，几次要将一个叫做虞姬的美女带进军中，被老范增生生阻拦，于是项羽便常常赶回彭城，为这个女子唱歌，与这个女子盘桓……凡此等等，在章邯心中渐渐积成了一个混杂不明而又极为狰狞可怖的项羽，一面是杀人如麻屠城如魔，一面是唏嘘柔软婆婆妈妈，当真一个不可思议之怪物也！

惜乎时移势易，面对一头原本不难搏杀的猛兽，猎手如今却分外艰难了。“老夫之见，你我两部，得换了战位。”

在王离幕府会商战法时，章邯审慎地提出，九原军与刑徒军换位而战。赵军被围而楚军北上，秦军必然面临里外夹击，若再加上纷纷赶来助势的另外四支诸侯军，则秦军数量显然少于整个敌军。秦军的原本格局是：章邯军在南包围巨鹿城池，王离军在北堵截城外赵军营垒；项羽军汹汹北上，担负截杀的秦军便是章邯军。章邯估量这是一场恶战，对刑徒军的战力第一次有了深重的忧虑，反复思忖，章邯才提出了换位方略：以王离的九原军对阵项羽军，以刑徒军应对巨鹿城以及陈余军并其余诸侯军。章邯的理由是：项羽军与王离军兵力不相

上下，战力大体也不相上下，只要顶得住几阵，战局便会变化；刑徒军兵力二十余万，虽不若三方敌军总兵力多，然此三方军马大多乌合成军，战力不能与项楚军相比；果然开战，章邯军将一力先行击溃这三支弱旅，而后立即策应王离主力军。

“此战要害，在战胜项羽所部。”末了章邯重申一句。“好！我九原军与项羽军见个高低！”王离一拳砸案，慨然道，“老将军毋忧，秦军主力虽多有困窘，战心斗志也大不如前，然今日国难之时，定然拼死血战！”

“粮草囤积在棘原仓(注)，虽非满仓，撑持此战料无大事。”章邯指点着地图道，“仍以前法，老夫从甬道向你部输粮，由刑徒军精锐护送。”

“只要粮草顺畅，项羽有来无回！”

章邯王离都没有料到，项羽军的攻势来得如此迅速而猛烈。

常理而论，一军渡河跋涉而至战场，必得稍事休整三两日方才出战。是故，常有驻扎在先的一方乘敌军远来疲惫立足未稳而立即突袭求胜的战法。章邯看重项羽军战力，力主不能轻躁攻杀，而当以秦军实力结阵胜之。是故，秦军根本没有突袭项羽军的方略准备。然章邯王离也万万不会想到，项羽军竟敢反其道而行之，全军开到巨鹿城南未曾停步，立即潮水般攻杀过来。秦军的鹿砦士卒刚刚看见一片土红旗帜卷着烟尘飞来，还在嘲笑楚人扎营也急吼吼猴子上树一般，项羽军已经潮水般呼啸漫卷过来了。及至士卒禀报到幕府，王离尚在半信半疑之时，土红色巨浪已经踏破鹿砦卷进了营地。饶是秦军气象整肃法度森严，也被这突兀之极的突袭浪潮冲得一片大乱。王离飞身上马带着仓促聚来的中军马队开始冲杀时，金鼓号令司马大旗样样都不见了，根本无法号令全军，只有拼杀混战一条路。涉间苏角的旗号，也淹没在喊杀连天烟尘弥漫的营地战场，一时各军不知靠拢方向，只有

各自为战。幸得九原秦军久经战阵，对这等类似匈奴飞骑的野战冲杀很是熟悉，未被冲击的各部不待将令便飞速后撤，退出数里之遥重新整肃军马大举呼啸杀回。整整激战两个时辰，直到日薄西山，秦军才渐渐聚合有序退却，土红色潮水也停止了呼啸喊杀。

初战狼狈若此，秦军上下大为震撼。各部匆忙计数汇集于幕府，一战便死了两万余骑士，重伤万余人，轻伤不计其数。王离气得暴跳如雷，大骂项羽野猪野狼不止。闻讯赶来的章邯连番抚慰，王离才渐渐静了心神，开始与章邯会商对策。夜半时分，秦军悄然后撤了十余里，驻扎进一道相对隐秘的山谷，开始了忙碌的再战准备。

章邯告知王离，陈余军与四路诸侯军未敢妄动，预料来日也将有一场大战。章邯很是沉重，试探说九原军死伤甚多，兵力已经比项羽军少了，不如还是他率刑徒军来应对项羽。听得此话，王离涉间苏角三人一齐对章邯发作了，将案拍得当当山响，说这是老将军对九原军的戏弄，仓促一战谁都没料到，凭甚要换九原军！章邯一句话没说，静静听完了三人的暴怒发作。末了，章邯起身深深一躬："三位少将军毫无怯战之心，老夫大感欣慰矣！"原本一句庄重之言，王离情不自禁地大笑起来："老将军原怕我等怯战也！老秦人闻战则喜，安有怯战老秦人哉！"涉间苏角也连连捶案道："与项羽军厮杀痛快也！狗日的比匈奴还猛！就打这等硬仗，死了也值！"章邯道："老夫只提醒三位将军，对项羽不能以常法忖度。老夫预料，项羽不会歇息，明日必来寻战！"王离咬牙切齿道："知道。明日老将军听讯便是。"

次日清晨，太阳刚刚出山，秦军营垒所在的山谷尚是半明半亮，项羽军又潮水般杀来了。谷口外的楚军士卒一片纷乱呐喊声震荡山谷："秦军杀怕了！躲进山沟了！杀！一战灭秦！"这满山遍野的喊杀中，秦军山口突然间战鼓雷鸣号声大起，谷口两侧的弓弩阵一齐发动，粗大的长箭狂风骤雨般呼啸着扑向楚军。在楚军稍稍退潮之际，谷口一支铁骑高举着"王"字大旗如黑色狂飙般杀出。与此同时，两边

山口也各有一支铁骑轰隆隆卷出，飞向楚军的后路，正是涉间苏角的左右两翼。三支铁骑显然要以“突破中央，断其后路，包围聚歼”的战法复仇了。项羽军昨日一战，骄横之气大生，今日胜算满满要一战灭了秦军主力，全然没有料到秦军并非预料的那般惶惶然全无战心，反而有备杀出，其声势气象远非昨日可比，一时便有些措手不及。好在项羽威猛过人，立即亲率江东子弟兵正面迎击王离，喝令龙且、桓楚两部迎击两翼，狭窄的山谷盆地当即展开了一场惊心动魄的大血战。

秦军怒火汹汹，楚军士气正旺，两军战力战心尽皆旗鼓相当。然则，秦军主力比项羽楚军的所长者，非但骑士个人个个威猛绝伦，且三骑五骑十骑百骑千骑万骑连环结阵作战，分明是总人数少于楚军，却又是处处优势拼杀。楚军是步骑各半的混编大军，骑兵战力比秦军稍差，而步兵结阵对抗骑兵则堪堪抗衡。项羽的八千江东子弟兵则清一色骑兵，自来号称战无不胜，偏偏今日却无处着力。无论项羽挺着“万人敌”呼啸怒吼着卷到何处，都有无边无际的闪亮长剑追逐着包围着项羽马队。整整一个时辰，项羽也没有杀得了十个秦军骑士，可身边早已经倒下了一大片江东子弟兵……酷烈的拼杀一直持续到日落西山，整整五个多时辰，战场喊杀渐渐变成了无边的喘息短促的嘶吼，谁也喊不出声了。终于，浑身血红的项羽举起万人敌一招，楚军退向了战场边缘。秦军山口也立即响起了鸣金之声，遍野马队一齐中止了追杀。

秦楚九战，此乃第二战。这次楚军大亏，同样丢下了两万余具尸体。而秦军结阵搏杀大显威力，战死不过千人上下，一举与项羽军两战打成了平手。此日，章邯军也对犹豫观望的四路诸侯军发动了突袭，连续攻占诸侯联军的十余座壁垒，若非陈余军突然杀出救援而阻碍了刑徒军攻势，使诸侯联军退入赵军营地，只怕章邯要一举击溃了巨鹿外的诸侯军。当晚，章邯王离会商军情，王离三将直是自责没能一战聚歼楚军。章邯道：“三位少将军，万莫如此想也。楚军满怀雪耻之心，要为定陶之战复仇，加之项羽剽悍无伦，大非常战也。我军正

在困境之时，当以久战之心对之。老夫之意，当再度从九原增兵十万，此战方有胜算。”王离却摇头道：“九原大营斥候密报，说匈奴冒顿单于已经在整军南下，要在初夏大掠阴山，九原军不能再动了。

再说，依今日之战，我目下军马大破项羽军有胜算，也无须增兵。”涉间苏角也是异口同声说破楚无疑，老将军毋忧。章邯也便不再说话了，毕竟，九原军的最大使命是抗击匈奴，王离能亲率十万铁骑南下已经是“私举”了，既感为难，章邯是不能再说甚的。

如同秦军初遇楚军突袭一样，这次楚军也是大为震撼，深感秦军能在如此困境下尚具如此威力，确实名不虚传。会商军情时，项羽与龙且桓楚等江东将军奋然齐声，一致认定对秦军要连续攻杀不能稍歇。项羽狠声狠气说：“王离一战杀我两万余精锐，此仇焉得不报！人说秦军耐久战，项羽便与他天天大战，看他能撑持几日！”老范增劝阻说，目下该当稍歇，要寻出秦军弱点再战，如此连续猛战消耗过大，不妥。可大将们人人激切，没有一个人愿意休战。项羽更是吼声如雷：“天下诸侯都在河北，此战便是存亡恶战！楚军蹚进血海，也要灭了秦军！”老范增思忖着不说话了。项羽立即部署：连夜从陈余壁垒召回当阳君与蒲将军余部，连夜整肃弓弩营参战，力图能对秦军的连弩激射有所抗衡。

诸般调遣忙碌大半夜，次日正午，项楚军再度发动了猛烈的攻杀。秦军也是全军尽出，奋力血战，两军酷烈搏杀整整两个时辰，虽各有死伤无算，但却是谁也没有溃散之象。就战法战力之娴熟合众而言，仍然是秦军优势。天色暮黑之时，两军终于罢战了。如此连续四日，楚军日日猛烈攻杀，疯魔一般扑向战场。秦军也是杀红了眼，日日迎战。两军相逢没有了任何战场礼仪，黑红两片潮水呼啸着便交融在一起了。六战之后，依然是秦军稍占优势，楚军伤亡稍大，战场大势始终算是平手。

“少将军，不能如此一味猛杀了。”老范增这次黑了脸。“亚父有何良策？”项羽的声音嘶哑了，浑身都是血腥气息。

“只要秦军粮草不断，楚军终将不敌。”

“亚父灭我志气，究竟何意！”项羽骤然发怒了。

“少将军执意如此战法，老夫只有告退了。”老范增一拱手便走。

“亚父……”项羽拉住了范增，“亚父说，如何战法？我从亚父！”

“老方略，再断秦军粮道。”

“河内甬道，已然断绝了。”项羽一脸茫然。

“老夫是说，切断战场粮道。章邯军向王离军输粮，有条战场甬道。”

“这里？战场也有甬道？”项羽更见茫然了。

“少将军，唯赖攻杀之威，终非名将之才也。”

“战场输粮也筑甬道，章邯老贼也想得出！”项羽恶狠狠骂了一句。

“章邯能做皇室经济大臣，绝非寻常大将。”范增显然也不想多说了。

“好！我立即发兵，毁了这条甬道！”

项羽越来越不耐范增的训诫之辞了。不就一条甬道么？斥候没报，我项羽如何能知道？整日昏天黑地打仗，我项羽有空闲过问那般琐碎消息么？亚父真是懵懂，打仗打仗，打仗就是杀人！杀人就要猛

攻猛杀，不猛攻猛杀，楚军能六胜秦军主力？项羽虽则将六战认作六胜，然终究未灭秦军，很有些恼羞成怒。若非老范增以告退胁迫，项羽原本确实决意继续这般日日血战。项羽根本不信，自己的无敌名号能在秦军马前没了光彩！然则老范增毕竟秉性桀骜之奇人，果真走了，项羽一时还真对诸多大事没谱，也只好不再计较，立即去部署发兵毁绝甬道，左右对楚军有好处，项羽也只好如此了。

旬日无战，王离秦军大见艰难了。

项羽深夜突袭甬道，护道刑徒军力战不退，混战两个时辰死伤万余人，终于被龙且楚军击溃了。章邯闻讯立即大举出动攻杀，却被项羽亲率楚军主力阻截。两军混战之中，龙且部掘开了大陆泽堤岸，以大水全部淹灌了甬道。章邯眼见甬道已毁，刑徒军又确实扛不住项羽军攻杀，只有忍痛罢兵。次日，章邯只好派出刑徒军五万之众，走隐秘小道向王离营地输粮。不料，项羽又派出新近从河内赶来的黥布军，专一地游击截杀秦军输粮，两军混战半日，仗是打了个不分胜负，刑徒军的粮草却是全部被楚军桓楚部掠走了。章邯立即知会王离移营，与刑徒军合兵驻扎。可王离军一开出营地，立即便有项羽军扑来截杀，终究无法向章邯营地靠拢。

如此两战之后（第七战与第八战），王离军的粮草告绝了。早在河内甬道被截断后，秦军粮草已经陷入了艰危之境。最后的粮草主要两途而来：一则是王离部在河北地未曾陷落的郡县紧急征发的少量粮草；二则是章邯此前从河内敖仓输粮时，在河北地囤积了些许粮草。去冬刑徒军骚动之后，章邯曾寄厚望于王离军在河北郡县的征发，甚或指望王离部向刑徒军输粮。可结果大失所望，河北地最大的巨鹿仓在赵军手里，其余郡县仓廪早已经被胡亥下诏搜刮净尽了。民众大乱纷纷逃亡，向民户征发粮草更无可能。若从老秦本土的河西之地或太原地带征发，或可得可观粮草，然千里迢迢又有楚军袭击，无论如何

是无法输送到军前。凡此等等因素聚合，王离军断粮了，章邯军也难以为继了。

“我军已陷绝境，务求全力一战，与章邯军合兵突围！”

幽暗的砖石幕府中，王离拄着长剑，对涉间苏角两员大将并十名校尉，下达了最后的军令。两将军十校尉没有一个人吼喝应命，却都不约而同地肃然点头了。将军涉间嘶哑着声音说：“粮绝数日，突围实则是最后一战。少将军当明告将士，安置伤残。活着的，也好心无牵挂地上战场了。”涉间说得很是平静，苏角与校尉们也毫无惊讶，几乎都只是近于麻木地点了点头。王离也只说了声好，便提起长剑出了幕府。

时当黄昏，山谷里一片幽暗一片静谧。没有营涛人声，没有炊烟弥散，若非那面猎猎飞舞在谷口的大纛旗，任谁也不会想到这道死寂的山谷便是赫赫主力秦军的营地。昔日的秦军锐士们或躺在山坡草地上，或靠在山溪边的石板上，静静地闭着眼睛，谁也不看谁，谁也不说话。有力气睁着眼的，也都只看着火红的云天痴呆着。王离领着将军校尉们走过一道道山坡，不断向士卒们抱拳拱手。士卒们虽然纷纷坐了起来，却依旧是没有一个人说话。随行的中军司马大约也没力气喊话了，只将手中一面“王”字令旗一路挥动，反复打出“全军向校场聚集”的信号。所谓校场，是军营幕府前必得有的一片开阔地，长久驻扎的老营地修葺得整肃有度，目下这等仓促新建的营地，则校场不过是一片青草犹在的空阔草地罢了。巡视完整个营地回到幕府前，士卒们已经黑压压坐满了校场。王离将军校尉们走上了中央的夯土台司令台时，整个校场的士卒们刷的一声整肃地站了起来。

“兄弟们，坐了！……”王离骤然哽咽了。

“少将军，喝几口水，说话要力气。”中军司马递过了一个水袋。

“不用。”王离推开了水袋，拄定了长剑，稍许静了静心神。

“将士们，父老兄弟们，”王离迸发出全副心力的声音飘荡在苍茫暮色中，“目下，我军内无粮草，外无援兵，业已身陷绝境。九原大军若来救援，则阴山空虚，匈奴大举南下，整个华夏将陷于劫难！当年始皇帝灭六国大战，九原大军都牢牢钉在阴山，没有南下！今日，我等十万人马已经占了九原大军三成有余，不能再使九原大军再度分兵了！如此决断，秉承始皇帝毕生之志，王离问心无愧！否则，我等纵然得到救援，击败楚军，也将痛悔终生！华夏人等，皆我族类，秦军宁可败给楚军，绝不败于匈奴！”

“万岁——！”睁眼都没了力气的将士们居然全场吼了一声。

“至于咸阳朝廷，不会发兵救援。皇帝荒政，奸佞当道，大秦存亡业已系于一线！这一线，就是九原大军！唯其如此，目下我军只有最后一战！能突围而出，便与章邯部合兵，南下咸阳问政靖国。若不能突围，则九原秦军也不降楚盗！我等只有一条路：誓死血战，与大秦共存亡！”

“誓死血战！与大秦共存亡！”全场又是一声怒吼。“目下，我军只有四万人了。”王离愤激的声音平静了下来，

“四万之中，尚有八千余名重伤不能行走者，另有两千余人冻饿成病。我军尚能最后一战者，至多三万！生死之战，秦军从来先置伤残兄弟，千百年秦风，今日依旧。王离与将军校尉会商，决意连夜安置伤病残战士[注]。安置之法，秦军成例：伤残战士换了农夫布衣，由各部将士分别护送出山口，趁夜分散逃生，或隐匿农家猎户，或结伙暂求生存，之后可设法奔赴九原大营，也可径自归家。我军突围之日，王离定然派出人马，寻觅所有的父老兄弟！……”猛然，王离放声哭了。

“秦军逢战，不许哭号！”

一个伤兵猛然吼了一声，拄着一支木棍撑着一条腿，黑着脸高声道，“老秦将士，谁不是几代军旅之后。我族入军，我是第四代。有甚可怕？有甚可哭？战士不死，叫谁去死？少将军，尽管领着全活将士突围血战，莫因我等伤病残兄弟分心。我等有我等出路，不要谁个护送。”

“对！不要护送！”

“怕个鸟！死几回了！”

“全活兄弟们打个好仗！教那个项羽学学！”

在一片慷慨激昂的叫嚷中，王离止住了哭声，对着伤残将士们深深地一躬，涉间苏角与校尉们也一齐跟着深深一躬……这一夜，秦军的山谷营地没有任何一次大战前的忙碌奋激，连战马也没有一声嘶鸣，只静静守候在主人身旁时不时不安地打一个轻轻的喷鼻。月亮下的营地，陷入了无边无际的静谧，只有春风鼓荡着山林原野，将一片奇异的鼾声送上了深邃碧蓝的夜空。在这万籁俱寂的深夜，王离猛然一个激灵坐了起来，抓起长剑冲出寝室。

“少将军，天还没亮！”中军司马惊讶了。

“有事，快走。”王离急匆匆一声已经出了幕府。中军司马一把抓过墙上的将军胄与斗篷，出得幕府疾步赶上，尚未给王离戴上铜胄，便见一个黑影突兀飞了过来哭喊：“少将军，伤残兄弟悉数自裁！……”涉间踉跄撞来，话音未落已软倒在地了。王离浑身猛然一抖，一跃上马飞向了天边残月。

王离梦中突现的那片山谷，在苍白的月光下一片奇异的死寂。一个个黑色影子肃然端坐着，肃然伫立着，依稀一座座石俑雕像，依稀

咸阳北阪的苍苍松林。战士们拄着长剑背着弩机，挺着长矛抱着盾牌，人人圆睁着双眼，森森然排列出一个巨大的方阵，除了没有战马，活生生一方九原铁骑的血肉壁垒……

久久伫立在这片森森松林中，王离欲哭无泪，欲语无声。王离无法确切地知道，这些伤残战士是如何聚集到这片隐秘的山谷，又如何以此等方式自杀的。然则，王离却明白老秦人军旅世家的一个久远习俗：活不受辱，死不累军。帝国之功臣大将，从扶苏蒙恬蒙毅三人自杀开始，大多以各种方式自己结束了自己。杨端和、辛胜、马兴、李信、姚贾、胡毋敬、郑国、冯去疾、冯劫等等，包括李斯长子三川郡守李由的战场自杀，人人都是活不受辱的老秦人古风。死不累军，在战场之上更是屡见不鲜。秦人闻战则喜，然国中伤残者却是少见，因由便在这“死不累军”的久远的牺牲习俗。老秦人源自东方而流落西方，在漫长的西部草原的生死存亡奋争中，有着不计其数的难以顾及伤兵的危绝之战。于是，甘愿自杀以全军的风尚生发了，不期然又相沿成为风习了。不是军法，胜似军法，这一根植于老秦人秉性特质的古老的牺牲习俗，始终无可无不可地延续着。

战国大争之世，华夏族群之英雄气概激荡勃发，冠绝史册。在整个二百余年的战国历史上，辄逢军败国亡的危难之期，无不涌现出一大批慷慨赴死烈士，七大战国尽有可歌可泣之雄杰。以军旅之风论，则秦军牺牲风习最烈。察战国史料，秦军辄遇战败，被俘者少见，降敌者少见，绝境战败后下落不明者却最多。所谓下落不明，即史料语焉不详者也。此等人何处去了？毋庸讳言，殉难自杀了。战国两百余年，明确记载的秦军战败降敌只有一次：长平大战后，秦昭王杀白起而两度强行攻赵，郑安平军战败降赵。其余几次明载的败仗，譬如秦赵阏与之战、蒙骜败于信陵君合纵救赵之战、李信军灭楚败于项燕军之战，都是伤亡极重而伤残者下落不明。最后的河北大血战，九原三大将及秦军主力的酷烈结局，是秦军古老遗风的最后绝唱。章邯三将因刑徒军特异牵累而被迫降楚，当做另案待之。

……

清晨卯时，血红的太阳挂上山巅，秦军马队全数出动了。

朝阳破雾。巨鹿要塞显出了古朴雄峻的轮廓，大陆泽的浩浩水面正在褪去淡淡的面纱，渐渐现出了山峦原野的一片片连绵军营。巨鹿城北原野的四路诸侯的援军营地，大陆泽畔山峦中的陈余赵军营地，城南原野的章邯秦军营地，遥遥正对九原秦军山峦的项楚军营地，以夹在中央的巨鹿城堡为轴心，交织成了淡淡云雾中的壮阔画卷。在这天地苍茫的画卷中，唯独九原秦军的山峦营地没有了任何旗帜，没有了诸如云车望楼之类的任何军营标志，只有一片苍黄现绿的山峦映衬着一支隆隆展开在原野的黑色马队。这支马队没有风驰电掣，而是从容地排开了三个万骑方阵，相互间隔大约一箭之地，万千战马踏着几乎如同步兵甲士一般整肃的步伐，隆隆开向了那片熟悉的谷地战场。

骤然，凄厉的号角轰鸣的战鼓一齐响起，项羽军在红黄晨雾中排山倒海般压来了。几乎与此同时，章邯的刑徒军营轰然炸开，漫漫步骑卷出军营，扑向楚军后方原野。紧接着，大陆泽畔的陈余军与四路诸侯援军也开营杀出，扑向了章邯军后方。紧接着，巨鹿城门大开，城内守军呐喊着扑向了章邯军的侧翼。显然，各方都看透了，今日之战是最后决战，不是天下诸侯熄火，便是秦军尽数覆灭。

王离军与项羽军轰轰然相撞了。楚军漫卷野战喊杀震天，秦军部伍整肃无声搏杀，奇异的战场搏杀亘古未见。饱食休整之后的楚军志在必得，士气战心汹汹如火。饥饿不堪的秦军，则凝聚着最后的心神珍惜着最后的体力，以必死之心，维护着秦军锐士最后的尊严。饶是如此，这场奇特的搏杀持续一个时辰之后，秦军的黑色铁流仍在沉重缓慢地回旋着，似乎依然没有溃散之象。此时，章邯军已经被两路赵军与范增的楚军余部阻隔截杀，被困在楚军后方的一道小河前，不可能靠拢王离秦军了。救赵诸侯们大松了一口气，纷纷将各自些许人马

就地驻扎，站在了高高的山头营垒，人人惴惴不安地对秦楚决战作壁上观了。

“江东子弟兵！跟我杀向王离中军——！”

项羽眼见这支无声的饥饿之师仍不溃散，怒火中烧之下，亲率最为精锐的八千江东子弟兵霹雳雷电般扑向秦军中央的马队。这八千江东精兵，也是清一色飞骑，人各一支弯弯吴钩一支森森长矛，背负一张臂张弩机，可谓秦末之期的真正精兵。这支精兵的特异战力，在马上这支丈余长矛。战国乃至秦帝国时期，长兵器只在步兵与战车中使用，骑兵群体作战都是剑器弓弩，马上长兵闻所未闻。马上将军而以长兵上阵，自项羽始也。唯项羽长兵屡见威力，故在江东所部当即仿效，人手一支长矛。此时，八千长矛森森如林，呼啸喊杀着凝成一股所向披靡的铁流，卷向了“王”字大旗。

秦军将士搏杀一个时辰余，已经战死大半了。此时所剩万余骑士，也是人人带伤一身浴血，烟尘弥天喊杀呼啸，任何旗帜号令都无法有效聚结了。涉间、苏角两将，原本是九原军的后起之秀，在蒙恬军痛击匈奴时都是铁骑校尉，战场阅历比王离丰厚，早早已经传下了以散骑阵搏杀的军令，是故一直与楚军奋力周旋不散。所谓散骑阵，是白起所创之战法，实则是在无以联结大军的混战搏杀中三骑五骑相互结阵为援的战法。王离勇猛过人，然从未经历过大战，一直与中军马队结阵冲杀，没有做散骑阵分开，故此在战场分外瞩目。当然，一支大军的传统与法度也在此时起着作用：王离是九原统帅，若统帅被俘或战死，护卫同死。故此，中军马队始终围绕着王离死死拼杀，死伤最重而丝毫不退一步。当项羽的长矛马队潮水扑来时，王离的万余中军几乎只有两三千人马了。

“看住项羽！杀——！”

眼见森森一片长矛呼啸而来，王离拼力嘶吼了一声，马队举着长剑奋力卷了过去。然则，两方骑士尚未近马搏杀，秦军骑士便纷纷在飞掷过来的长矛中落马了。王离的战马长长嘶鸣一声，陡然人立拔起，欲图从这片长矛森林中飞跃出去，却被十多支激射而来的长矛生生钉住了。那匹神骏的战马轰然倒地，却依然避开了可能压伤主人的一方，使已经中矛的王离滚跌到了战马的后背。王离尚伏身战马痛惜不已，项羽已经飓风般冲杀过来，一支万人敌大矛直指王离咽喉，却又突然停住了。

“王离！你做项羽战俘了！”项羽大吼了一声。

王离拍了拍死去的战马，艰难起身，正了正零乱的甲胄斗篷，对着项羽冷冷一笑，双手骤然抓住长大的矛头，嘶声大笑着全力扑了上去。一股鲜血喷出之际，矛头已经洞穿了王离胸腹……项羽一个激灵，突然将王离尸身高高挑起大吼道：“王离死了！杀光秦军！”又猛力摔下王离尸身，挥军向秦军余部杀来。

此时，秦军大将苏角及其所部，已经全部战死了。只有大将涉间，率余部在做最后的拼杀。渐渐地，数日未曾进食的秦军骑士们力竭了，再也举不起那将近十斤重的长剑了，坐下战马纷纷失蹄扑倒，骑士战马一个个口喷鲜血，骤然间便没有了气息。情知最后时刻已到，一时间秦军骑士们人人勒马，停止了搏杀，相互对望得一眼，一口口长剑从容地抹向了自己的脖颈……已经被愤怒与仇恨燃烧得麻木的涉间，眼见项羽一马冲来，全力举剑一吼，却无声无息地栽倒马下了……

待醒转过来，涉间眼前一片飞腾跳跃的火光。连绵篝火前，楚军的欢呼声震撼山川，楚军的酒肉气息弥漫天地。涉间流出了口水，却又闭上了干涩的双眼。突然，涉间耳边响起了雷鸣般的上将军万岁的欢呼声。随即，重重的脚步与熟悉的楚音到了身边：“这个涉间，是今日唯一活着的战俘。不许他死，要他降楚！”涉间听得出，这正是那个

被章邯叫做屠夫的项羽的声音。涉间静静地蜷卧着，凝聚着全身最后的气力，突然一声吼啸平地飞起，箭镞般扎进了熊熊火坑。一身油浸浸的牛皮甲胄腾起了迅猛的烈焰，涉间尖厉地笑叫着，狂乱地扭动着，依稀在烈焰中手舞足蹈。

楚军将士们骤然沉寂了。

飞动的火焰消逝了，浓烈的焦臭久久弥散在原野……

---

1. 彭城，秦泗水郡治所，在今江苏徐州市地带。
2. 盱台，秦东海郡县城，大体在今洪泽湖南部的盱眙县东北地带。
3. 此“楚怀王”者，乃项梁拥立芈心为新楚王时着意打出的名号，意在怀楚聚人而反秦，并非芈心谥号，故可为公然称谓。
4. 信都，大秦邯郸郡城邑，旧赵国陪都，大体在今河北省邢台市以南地带。
5. 曲梁，邯郸郡要塞，大体在今河北省邯郸市东北郊地带。
6. 无盐，秦时薛郡城邑，大体在今山东省东平县以南地带。
7. 《史记·项羽本纪》该句原文为：“夫搏牛之虻不可以破虮虱。”其集解、索隐的多种解释均不能直接体现其本意。以文本内涵，疑该句文字有误，当为“夫搏牛之法，不可以破虮虱”。
8. 棘原，章邯军营地，秦时巨鹿郡一片高地也。《集解》引两说，一云在漳水之南，一云在巨鹿城之南。依据战场实际，从后者之说，棘原当为巨鹿城南部之高地。
9. 战士，战国秦汉语，见《史记·项羽本纪》：“楚战士无不以一当十……”

第七章　帝国烽烟

一　天地莫测　赵高的皇帝梦终作泡影

赵高想做皇帝了，且在河北战事正烈的时候。

杀死了胡亥，咸阳庙堂的一切羁绊都被铲除得干干净净了。赵高一进咸阳宫，到处都是一片匍匐一片颂声，想听一句非议之辞，简直比登天还难了。不说指鹿为马，赵高便是指着太阳说是月亮，四周也会立即轰然一应："月亮好圆也！"当此始皇帝也未曾拥有的威势，赵高只觉没有理由不做皇帝，再叫嬴氏子孙做皇帝，世事何在也。杀死胡亥的庆贺夜宴上，赵高将心思轻轻一挑，阎乐赵成等一班新贵仆从立即欢呼雀跃万岁声大起。赵高不亦乐乎，当场便"封"了赵成为丞相，阎乐为大将军，其余九卿重臣，赵高说三日后登基时再行宣诏。

四更时分散去大宴，赵高在司礼大臣导引下，乘坐帝车去太庙斋戒。可一坐进那辆自己驾驭了大半生的驷马铜车宽敞舒适的车厢，赵高便觉浑身骨节扭得生疼，连臀下的厚厚毛毡也变得硬如铁锥扎得臀部奇疼奇痒，止不住便是一连串猛烈喷嚏，酸热的老泪也黏糊糊血一般趴在脸上不往下流，强忍着到了太庙前，赵高两腿竟生生没了知觉。两名小内侍将赵高抬出车厢，一沾地立马如常了。赵高一头冷汗气咻咻道："回车！有了赵氏太庙，老夫再来不迟。"两个小内侍要抬赵高进车，赵高却冷冷一挥手，跃身车辕站上了极为熟悉的驭手位。帝车辚辚一起，一切尽如往常，赵高心下顿时阴沉了。

三日后即位大典，其骇恐之象更是赵高做梦也没想到的。

清晨卯时，宏大悠扬的钟声响起，新贵与仪仗郎中们在咸阳宫正殿前，从三十六级白玉阶下两厢排列，直达中央大殿前的丹墀帝座。这是一条大约两箭之遥的长长的甬道，脚下是吉庆的厚厚红毡，两厢是金光灿烂的斧钺。一踏上劲韧的红毡，赵高心头蓦然涌起一种生平未有的巨大亢奋，心头猛地悸动，几乎要软倒在地。两名金发碧眼的胡人侍女，立即两边夹住了赵高，阎乐也以导引为名过来照拂。赵高强自平静心神，轻轻喘息片刻，拂开了侍女阎乐，又开始自己登阶了。赵高力图使自己清醒起来，向两厢大臣们肃穆地巡视一番，然却无论如何也醒不过来，一切都如朦胧大梦，不断的长呼连绵的钟鼓像怪异的风遥远的雷，自己像被厚厚的树胶粘住了的一只苍蝇，嗡嗡嗡老在挣扎。终于，木然的赵高梦游般走进了大殿。走到丹墀之下，乐声钟鼓大作，赵高蓦然站住了。

“赵始皇帝，即帝位——！”

这一声特异的宣呼惊醒了赵高。多少年了，一听“始皇帝”三个字，赵高任何时候都是一个激灵，不成想，今日自己要做始皇帝了，也还是如此。始皇帝，是赵高特意给自己定的名号。赵高从来以为，做皇帝便要做秦始皇帝那般的皇帝，二世三世实在淡了许多。皇帝改了姓换了人，自己当然也是始皇帝了。赵始皇帝，多有威势的名号也，即位之后再来一次扫灭六国盗乱平定天下，谁敢说赵高不是真的始皇帝？今日若梦，却在丹墀前蓦然醒来，岂非天意哉！

钟鸣乐动了。赵高拂开了小心翼翼守候在两边的阎乐赵成，正了正那顶颇显沉重的天平冠，双手捧起了皇帝玉玺，迈上了帝座下的九级白玉红毡阶。当年，赵高捧诏宣诏，传送大臣奏章，不知多少次地走过这九级台阶，可谓熟悉之极，闭着眼睛也能健步如飞。荆轲刺秦之时，赵高便是从九级高阶上老鹰般飞了下来，扑在了秦王身前的。然则，今日赵高捧定皇帝印玺迈上白玉阶时，却面色苍白大汗淋漓了。

噫！坚实的阶梯突然虚空，脚下无处着力一脚踩空，赵高陡地一个踉跄，几乎栽倒在第二级白玉阶上。喘息站定，稳神一看，脚下台阶却分明依旧。赵高咬牙静神，举步踏上了第三阶。不可思议地，脚下石阶突然再度塌陷，竟似地裂无二，赵高惊恐一呼，噗地跪倒于阶梯之上。殿中的新贵大臣们人人惊愕恐惧，梦魇般张大了嘴巴却不能出声。强毅阴狠的赵高恼羞成怒了，霍地站起，大踏步抬脚踩上了第四级白玉红毡阶。瞬息之间，轰隆隆异声似从地底滚出，白玉阶轰然塌陷，一条地缝般的深涧横生脚下，一阵飓风陡地从涧中呼啸而出，皇帝印玺顿时没了踪迹，赵高也扑倒在阶梯石坎满脸鲜血……

惊恐的赵成阎乐飞步过来，将赵高抬下了玉阶。大殿一如往常了，似乎一切都没有发生过，一切都原封不动。喜好即时称颂的新贵们鸦雀无声了，大殿如同幽谷般寂静。最令新贵们惊骇的是，那方皇帝印玺眼睁睁不见了，谁也说不清这方神异的物事是如何在众目睽睽之下神奇消失的。

这件事便是《史记·李斯列传》所记载的“赵高引玺而佩之，左右百官莫从；上殿，殿欲坏者三”的故事。此事在《秦始皇本纪》中没有提及，本可看做“信之则有，不信则无”的无数历史神异之一。然据实而论，此等事亦不可轻易否定。一个显然的问题是，以赵高之野心与其时权势，究竟是何等因素使他不能登上最高权力，确实缺乏任何合理的解释。历史上此类无解之谜颇多，九鼎失踪千古难觅，秦代大咸阳至今找不到城墙遗址，以至于有史学家推测秦咸阳没有城墙，是一座开放式大都会等等。此等不解之谜的长期存在，足以说明：即或在人类自身的文明史领域，我们的认识能力依然是有限的。赵高反复思忖，终于决断，还是立始皇帝的嫡系子孙妥当。

当河北战事不利的消息传来时，赵高一时狂乱的称帝野心终于最后平息了。赵高没有理政之能，没有治世之才，然对大势评判却有着一种天赋直觉。大秦天下已经是风雨飘摇了，河北有项羽楚军，关外

有刘邦楚军，关中大咸阳却只有狩猎走马杀戮捕人的五万材士营，无一旅可战之军。无论谁做皇帝，都是砧板鱼肉，赵高何须冒此风险也。再说，楚军对秦仇恨极深，一旦进入关中，楚人定要清算秦政，定然要找替罪牺牲，赵高若做皇帝或做秦王，岂非明摆着被人先杀了自己？将始皇帝子孙推上去，自己则可进可退，何乐而不为哉！一班新贵仆从自那日亲历了赵高“即位”的神异骇人情形，也不再其心勃勃地争做“赵始皇帝”大臣了，赵高说立谁便立谁，自家只顾着忙活后路去了。

在宗正府折腾了三日，赵高无奈地选定了子婴。

按照血统，子婴是始皇帝的族弟。由于胡亥赵高“灭大臣，远骨肉”的血政方略，始皇帝的亲生皇子公主十之八九被杀。在目下嫡系皇族中，扶苏胡亥一辈的第二代，经过被杀自杀放逐殉葬等等诛灭之后，已经荡然无存了。子婴辈的皇族子弟，也迭遭连坐放逐，又在扶苏胡亥与诸公子相继惨死后多次秘密逃亡，也是一片凋零了。赵高亲自坐镇，眼看着宗正府几个老吏梳理了皇族嫡系的全部册籍。结果，连赵高自己都大为惊讶了——这个子婴，竟是咸阳皇城仅存的一个皇族公子！也就是说，不立子婴，便得在后代少公子中寻觅，而后代少公子，也只有子婴的两个儿子。

“竖子为王，非赵高之心，天意也！”

以子婴作为，赵高很是厌烦。诛灭蒙氏兄弟时，这个子婴公然上书反对，是唯一与赵高胡亥对峙的皇族少公子。大肆问罪皇族诸公子公主时，这个子婴竟一度失踪，逃到陇西之地欲图启动老王族秘密肃政。后来，这个子婴又悄悄地回到了咸阳，骤然变成了一个白发如雪的盛年老公子。更教赵高厌烦的是，这个子婴深居简出，从不与闻任何政事，也绝不与闻赵高的任何朝会饮宴，更不与赵高的一班新贵往来。一个老内侍曾禀报说，当初指鹿为马时，二世身边的内侍韩谈偶见子婴，说及此事，子婴竟只淡淡一笑，连眉头都没皱一下。凡此等

等疏离隔膜，依着赵高秉性，是必欲除之而后快的。然则，赵高也不能全然无所顾忌。一则，子婴是始皇帝唯一的族弟，是胡亥的长辈，又不危及胡亥权力，很得胡亥“尊奉”。赵高得让胡亥高兴；二则，赵高也不能杀得一个不留，不能背绝皇族之后这个恶名。若非如此，十个子婴也死得干干净净了。

子婴虽不尽如赵高意，然在“殿欲毁者三”的即位神异之后，赵高已经不想认真计较皇族子孙的此等细行了。左右是只替罪羊，子婴做与别个做有甚不同？人家楚盗刘邦项羽，尚敢找个牧羊少年做虚位楚王，老夫找个不大听话的皇子做牺牲猪羊，有何不可也。于是，从宗正府出来，赵高找来赵成阎乐秘密会商片刻，便派阎乐去了子婴府邸。

赵高给子婴的“上书对策”是三则：其一，国不可一日无君，故请拥立公子即位；其二，子婴只能做秦王，不能做皇帝，理由是天下大乱山东尽失，秦当守本土以自保；其三，沐浴斋戒三日，尽速即位。商定之后，赵高叮嘱阎乐道：“子婴执拗，小子说甚都先应了。左右一只猪羊而已，死前多叫两声少叫两声没甚，不与他计较。”

阎乐威风凛凛地去了，一个多时辰后又威风凛凛地回来了。阎乐禀报说：子婴几乎没话，一切都是木然点头，最后只说了一件事，沐浴斋戒仅仅三日，有失社稷大礼，至少得六日。阎乐说不行，只能三日。子婴便硬邦邦说，草率若此，我不做这个秦王。阎乐无奈，想起赵高叮嘱，便答应了。赵高听罢，嘴角抽搐了一下道：“六日便六日，你等预备即位礼仪便是。皇帝变诸侯，不需大铺排，只教他领个名号可也。”赵成阎乐领命，去呼喝一班新贵筹划新秦王即位大典了。

两人一走，赵高大见疲惫，不知不觉地靠在大案上朦胧过去了。倏忽三年，赵高骤然衰老了，灰白的长发散披在肩头，绵长黏糊的鼾声不觉带出了涎水老泪，胸前竟湿了一大片。朦胧之中，赵高在苦苦

思谋着自己的出路，与那个刘邦密商未果，自己又做不成秦王，后面的路该如何走，还能保得如此赫赫权势么……

二　帝国回光　最后秦王的政变除恶

松柏森森的太庙里，子婴在沐浴斋戒中秘密进行着筹划。

侍奉陪伴子婴的，是老内侍韩谈。这个韩谈，便是二世胡亥临死之时身边说老实话的那个内侍。胡亥被赵高逼杀后，韩谈沦为宫中苦役，子婴派长子秘密将韩谈接到了自己府邸，做了谋划宫变的得力臂膀。当初子婴从陇西归来，秘密襄助诸多皇族子孙出逃，自己家族却一个没有离开咸阳，为的便是孤绝一举。子婴的谋划是：秘密联结皇族余脉与功臣后裔，寻机暗杀赵高，力挽狂澜于既倒。审时度势，子婴认定：天下大乱之时再继续等待大将拥兵入朝问政，几乎是不可能的事了，只有先暗杀了这个巨奸赵高，大秦或可有救。事若不成，殉难国家，也是皇族子孙之大义正道，何惧之有哉！为此，子婴已经进行了一年多的秘密筹划，家族人丁人人血誓报国，两个儿子全力秘密搜罗剑士。韩谈之才，一是熟悉宫廷，二是缜密精干，三是忠于皇族，故此成为追随子婴的得力辅佐。正当种种筹划行将妥当之时，赵高竟要拥立子婴为秦王，岂非天意哉！阎乐初来“会商”时，子婴一闻赵高之意，心头便剧烈地悸动了。那时，子婴只不断地告诫自己，要不动声色，要延缓时日，要妥为谋划。

六日斋戒，是子婴着意争得的重新部署之期。

有了即位秦王这一转折，许多本来的艰难都转为顺理成章了。太庙有一队听命于自己的护卫郎中，其余秘密联结的死士，则以随从内侍之身跟随。子婴进出咸阳宫各要害处，也方便了许多，甚或要召见边军大将，也将成为名正言顺之举。凡此等等便利，都使延迟宫变成为更具成功可能的路径。为此，韩谈等曾经动议，能否即位之后再实施除奸。子婴反复思忖，断然决策：剪除赵高不能延迟，再迟咸阳果

真陷落，玉石俱焚矣！决断既定，暗杀赵高究竟选在何时，如何才能得手，立即成为急迫事宜。

虽是盛夏，太庙却是夜风习习颇为凉爽。太庙之南的一座庭院更见清幽，一片高厚的石屋深深埋在森森松柏林中，明亮的月光也只能斑斑点点地洒落进来，人迹罕至，静如幽谷。这便是赫赫大名的斋宫。举凡国家盛大典礼之前，或帝或王，都要进入这座斋宫，隔开尘世，净身静心，吃素几日，以示对天帝祖上的虔诚敬畏。因了此等特异处，斋宫自来都是神圣而又神秘的。除了斋戒的君王及斋宫侍者，任何人都不得进入这座庭院。

斋宫的沐浴房里，白发子婴肃然跪坐在厚厚的本色地毡上，斑斑月光洒进大格木窗，依稀映出一道裹着宽松大布的瘦长身影。轻微的一声响动，身影后丈许之遥的一道木门开了，蒸腾的水汽不断从门中涌出，一个老内侍走来低声道："君上，热水已成，敢请晚浴。"子婴淡淡地应了一声，在老内侍搀扶下起身，裹着一片大白布走进了水汽蒸腾的木门。门内是一个黑玉砌成的硕大浴池，足有两丈见方，铜灯镶嵌在四周墙壁中，灯光在浓浓水汽中变得昏黄模糊。沐浴池四边，垂首肃立着四名少年内侍。子婴淡淡道："你等下去，只韩谈一人侍奉足矣。"身旁老内侍一摆手，四个少年内侍肃然一应，轻步走出了沐浴房。

"韩谈，今夜一定要定下除奸方略。"子婴的目光倏忽明亮起来。

"老臣明白。"

子婴坐在了黑玉水池边上，背对着热气蒸腾的水雾微微闭上了双眼。说是清心斋戒，他却大感焦虑疲惫，但有缝隙便要凝神吐纳片刻。韩谈则轻步走到池畔，向东面石墙上轻轻三叩，石墙悄无声息地滑开了一道窄门，相继飘出了两个人影。

“君上，两位公子来了。”韩谈低声一句。

“见过父亲！”两个颇见英武的年轻武士一齐拱手。

“时势维艰，何时何地除奸为宜？”子婴没有任何琐细话语。

“但凭父亲与韩公决断！”两个儿子异口同声。

“韩谈，你熟悉赵高秉性，何时何地？”

“君上，老臣对此事多有揣摩，又通联了诸多怨恨赵高的内侍义士，依各方情势评判，除奸方略之要害，在于出其不备。”老内侍韩谈平静地说着，“时日，选在斋戒末了一日。所在，太庙斋宫最宜。方略，将赵高骗入斋宫，突袭暗杀。”

“如何骗法？”

“君上只说不欲为王，赵高必来敦请。”

“赵高狡诈阴狠，岂能轻易受骗？”

“寻常时日，或许不能。今日时势，赵高舍秦王不能，必来斋宫。”

“子桓子陵，剑术可有成算？”子婴将目光转向了两个儿子。

“多年苦行修习，儿等剑术有成！”

“赵高强力，非等闲之辈，务必一击成功。”

“儿等一击，必杀赵高无疑！”

“好。”子婴点头道，“韩谈总司各方部署，子桓子陵击杀赵高。联结朝臣将军事，目下暂且不动，以免赵高察觉。目下要害之要害，是

先除赵高，否则大秦无救。为确保铲除赵高一党，我须示弱，以骄其心。国政整肃，只能在除奸之后开始。”

“君上明断。”韩谈低声道，“老臣已接到三川郡流散老吏密报：赵高曾派出密使与楚盗刘邦密会，意欲与刘邦分割关中，刘邦居东称楚王，赵高居西称秦王。与楚盗一旦约定，赵高便要再次弑君，再做秦王梦。”

“刘邦未与赵高立约？”子婴有些惊讶。

“赵高恶名昭著，刘邦踌躇未定。”

“也好。叫这老贼多做几日好梦。”子婴脸色阴沉得可怕。

斋戒第六日，赵高已经将新秦王即位的事宜铺排妥当了。

依赵成阎乐谋划的简略礼仪，午后子婴出斋宫，先拜祭太庙以告祖先更改君号事，再在东偏殿书房与赵高“商定”百官封赏事，次日清晨在咸阳宫大殿即位，封定新秦国大臣即告罢了。赵高原本便没将子婴即位看得如何重大，用过早膳的第一件事，便是与赵成阎乐会商如何再派密使与刘邦立约。

未曾说得片刻，老内侍韩谈一脸忧色地匆匆来了。韩谈禀报说，公子子婴夜得凶梦，不做秦王了，要回陇西老秦人根基去，派他来向中丞相知会一声。赵高听得又气又笑，拍案连说荒诞不经。阎乐冷笑道：“猾贼一个！无非不想做二世替罪羊而已，甚个回陇西，糊弄小儿罢了。”赵成黑着脸怒道：“贱骨头！添乱！我带一队人马去将他赶出斋宫！”赵高板着脸道：“如此轻率鲁莽，岂能成得大事？子婴父亲迂阔执拗，子婴也一般迂阔执拗。你若强赶，那头犟驴还不得自杀了？”见赵成阎乐不再说话，赵高一摆手道，“备车，老夫去斋宫。”阎乐道：“我带材士营甲士护送中丞相。”赵高大见烦躁道：“护送甚！咸

阳宫角角落落，老夫闭着眼都通行无阻！继续方才正事，老夫回来要方略。”说罢对韩谈一招手，大踏步出门去了。

赵高吩咐韩谈坐上他的特制高车，辚辚向皇城驶来。路上，赵高问韩谈，子婴做了何梦？韩谈说，子婴只说是凶梦，他不敢问。赵高问，子婴部署了家人西迁没有？韩谈说，只看到子婴的两个儿子哭着从太庙出去了，想来是子婴已经让家人预备西迁了。赵高问，听闻子婴两子多年前习武，目下如何？韩谈说，习过两年，皇族之变后都荒废了，两人都成了病秧子，也成了子婴的心病。赵高淡淡冷笑着，也不再问了。

片刻间车马穿过皇城，抵达太庙。赵高吩咐护卫的百人马队守候在太庙石坊道口，自己单车进去。韩谈低声道，中丞相，还是教护卫甲士跟着好。赵高揶揄笑道：“此乃嬴氏圣地，老夫焉敢轻慢？”脚下轻轻一跺，宽大的驷马高车哗啷甩下马队，驶上了松柏大道。从太庙旁门进了斋宫，迎面一座大石碑当道，碑上大刻“斋宫圣土，车马禁行”八个大字。赵高冷冷一笑，还是脚下轻轻一跺，高车哗啷啷飞过石碑，飞进了森森清幽的松柏林。见韩谈惊得面色苍白，赵高淡淡笑道：“老夫不带军马进太庙，足矣。嬴氏败落，宁教老夫安步当车乎？”韩谈连连点头：“是也是也，中丞相功勋盖世，岂能效匹夫之为。”说话间，高车已到斋宫庭院门前停住了。韩谈连忙抢先下车，扶下了赵高。

“中丞相到——！”斋宫门前的老内侍一声长长的宣呼。

“我来领道。”韩谈趋前一步，一脸惶恐笑意。

“不需。”赵高淡淡一句，径自走进了斋宫庭院。

韩谈亦步亦趋地跟在赵高身后，从敞开的正门连过三进松柏院落，一路除了特异的香烟缭绕气息，没有见到一个人影，幽静空阔如

进山谷。赵高踏上了第四进庭院的正中石屋的九级石阶，兀自揶揄着嘟哝了一句：“将死猪羊，尚能窝在这死谷素食，当真愚不可及也。”一边说一边一脚踢开了正门，厚重的木门吱呀荡开，赵高一步跨进了斋宫正室，绕过一面高大的黑玉屏便进了东首的斋宫起居所。眼见还是没有人影，赵高沉声一句：“子婴公子何在？老夫来也。”话音落点，一个少年内侍从起居室匆匆出来一作礼道：“启禀中丞相，公子已做完最后一次沐浴，正欲更衣。”赵高冷冷道：“不欲为秦王，还信守斋戒，何其迂阔也！”韩谈连忙趋前一步道：“中丞相稍待，我禀报公子出来会晤。”

“不需。老夫连始皇帝光身子都见过，子婴算甚。”

赵高一脸不悦，推开了起居室门，大步走了进去。屋中一个少年内侍惶恐道：“大人稍待，公子片刻出来……”话未说完，赵高已经推开了通向沐浴房的厚厚木门，一片蒸腾的水雾立即扑面而来。赵高径直走进水雾之中，矜持地揶揄地笑着：“公子不欲做秦王，只怕这斋宫便再也不能消受了。”弥漫水雾之中，子婴的声音遥遥飘来：“中丞相不能擅入，斋戒大礼不能破。我立即更衣，正厅相见。”赵高一阵大笑道：“此乃公子反复无常，自甘罚酒也！老夫既来，敢不一睹公子裸人光彩乎？”尖亮的笑声中，赵高走向了浴房最深处的最后一道木门。

在厚厚木门无声荡开的瞬息之间，两口长剑陡地从两侧同时刺出，一齐穿透赵高两肋，两股鲜血激溅而出！赵高喉头骤然一哽，刚说得声：“好个子婴！”已颓然倒在了水雾血泊之中。门后子桓子陵一齐冲出，见赵高尚在挣扎喘息，子桓带血的长剑拍打着赵高的脸庞恨声道：“赵高老贼！你终有今日也！”旁边子陵骂声阉贼乱国罪该万死，猛然一剑割下了赵高白头，提在了手中。子桓奋然高声道：“父亲！赵高首级在此！”水雾之中，戎装长剑的子婴飞步而来，韩谈也疾步进来禀报：“君上，皇族皇城义士已经集结了。”“立即出宫！带赵高首级缉拿余党！”子婴奋然下令。

四人风一般卷出斋宫，依照事先谋划，立即分头率领皇族与皇城的义士甲兵杀向赵高府邸。所谓义士，除了残存的皇族后裔，主要是直属皇城的卫尉部甲士，郎中令属下的护卫郎中与仪仗郎中，皇城内的精壮内侍与侍女，以及遇害功臣的流落族人仆役等等。由于韩谈等人秘密联结，种种人士连日聚结，竟也有一两千人之众，一时从皇城鼓噪杀出，声势颇是惊人。赵高及其新贵，原本大大地不得人心。此时，赵高的一颗白头被高高挂在子婴的战车前，男女义士又不断高呼赵高死了诛杀国贼等，一路呼啸蜂拥，不断有路人加入，到得赵高府邸前，已是黑压压怒潮一片了。

阎乐赵成正与新贵们聚在赵高府邸，秘密计议如何再度联结刘邦事，突然听闻杀声大起，大门隆隆洞开，男女甲士愤怒人群潮水般涌来。阎乐赵成们堪堪出得正厅，来到车马场呼喝甲士，便被潮水般的人群亮闪闪的剑戈包围了。子婴的战车隆隆开进，遥遥便是一声大吼："悉数缉拿国贼！不得走脱一个！"子桓子陵疾步冲到阎乐赵成面前，不由分说便将两人分别猛刺致伤，跟着立即死死捆缚，丢进了囚车。一时间人人效法，个个新贵大臣都被刺成重伤，血淋淋捆作一团丢进了囚车。子婴跳下战车，右手持金鞘秦王剑，左手提赵高人头，大步走上高阶喊道："国贼赵高已死！拥戴王室者左站！"剩余的新贵吏员们大为惊慌，纷纷喊着拥戴王室，跑到子婴左首站成了一片……

整整三日，咸阳城都陷在一片亢奋与血腥交织的混乱之中。

赵高三族被全数缉拿，阎乐赵成三族被全数缉拿，举凡任职赵高之三公九卿的新贵们，则个个满门缉拿。整个咸阳的官署都变成了应急国狱，罪犯塞得满当当。老人们都说，当年秦王扫灭嫪毐乱党，也没如此多罪犯，新王有胆识，只怕是迟了。子婴见咸阳城尚算安定，认定人心尚在，遂决意尽快了结除奸事。旬日之后，咸阳城南的渭水草滩设了最后的一次大刑场，一举杀了赵高及其余党三族两千余人。

虽是除奸大庆，可观刑民众却寥寥无几，只有萧疏零落的功臣后裔们聚在草滩欢呼雀跃着：“国贼伏法！大秦中兴！”

这是公元前207年夏秋之交的故事。

赵高一党，终于在帝国末日被明正典刑，彻底根除了。

赵高是中国历史上唯一一个以宦官之身，连续两次实施罪恶政变的巨恶异谋之徒。赵高之前半生与后半生，直如雄杰恶魔的无过渡拼接，生生一个不可思议的人格异数。赵高数十年忠实追随始皇帝，以无数次的救危急难屡建大功，进入权力中枢实属正道，不存在始皇帝任人之误。在璀璨的帝国群星中，赵高的强力异能，赵高的文华才具，赵高的精通法令，赵高的敬重大臣，赵高的奉公敬事，其时几乎是有口皆碑，堪称全然与帝国功臣们同质的内廷栋梁。始皇帝骤然病逝与赵高不可思议地突变，既有着深刻的权力结构的变异法则，更有着人性深处长期潜藏的本源之恶。赵高的畸形巨变，折射出帝国山岳的浓浓阴影，击中了集权政治出现权力真空时的脆弱特质。一个中国历史上最伟大的法治帝国，何以被一个突发权力野心而毫无政治理念的中枢阴谋家颠覆？这是人类文明史的一个永恒课题，更是中国文明史的一个永恒课题。

赵高的畸形人格，既印证了孟子大师的性善说，更印证了荀子大师的性恶说。性善说将人类的希望寄托于人性美好的本真。性恶说将人类的希望寄托于遏制恶欲的法治。哪个更高，哪个更大，哪个更圆，哪个更亮，将成为任何一个时代任何一个国家任何一个民族的文明抉择难题。人性复杂难测之奥秘性，人性反向变化之突发性，人性恶欲泛滥之毁灭性，人性良善滋生之建设性，凡此等等人性课题，几乎都无一例外地包容于赵高个案中，成为人性研究的永恒课题。我们没有理由轻视赵高，以“阉人巨恶”一言以蔽之。赵高是中国文明史上一个具有突发转折性的黑恶休止符，潜藏着打开诸多文明暗箱的历史

密码。可以说，在中国两千余年的奸恶权臣中，唯有赵高具有涉足文明史而不能逾越的意义。

赵高之结局，《史记》各处皆云子婴等杀之。班固却云："吾读秦史，至于子婴车裂赵高，未尝不健其决，怜其志。婴，死生之义备矣！"班固是答汉明帝之问，上书言秦灭诸事说这番话的。班固之论，附记于《秦始皇本纪》之后。班固之有此说，或在两汉时尚有不同于司马迁所见到的秦史资料。以常理推测，子婴不具备依法问罪于赵高而后行车裂的力量，只能是先暗杀而后诛灭余党。若仅仅车裂尸身，虽有可能，终显乖张。故此，司马迁的史料甄别该是妥当的。班固之言，一家一事之说也。

三　轵道亭外的素车白马

子婴即位，立即举行了第一次大朝会。

咸阳宫大殿又响起了浑厚肃穆的钟声，稀疏零落的大臣们匆匆走进了久违的大殿，大多都是白发老人与年轻公子了。几度折腾，群星璀璨的帝国功臣干员们已经消失净尽了。留给子婴的，只是一个气息奄奄的末日帝国。子婴戴起了天平冠，手扶着已经显得古朴过时的又宽又短的镇秦剑，走到帝座前凝视着殿中的一片白发后生，良久没有说话。大臣们的参拜也颇显尴尬，不知该如何称呼子婴君号，是秦王还是皇帝陛下。毕竟，秦王名号是赵高定的，诛杀了赵高势力，子婴对君号还没有明白诏书。于是大臣们只有纷乱躬身，笼统呼了一声君上了事。子婴心下明白，站在帝座前道："首次朝会，先定君号。是继位皇帝，抑或复归秦王，根基在大势评判。若有平定乱军之力，自当称帝。"子婴没有说后半句，然其心意谁都明白。

大殿良久默然，老臣们的粗重喘息清晰可闻。这些残存的末流元老们，已经多年隔绝于国事了，对山东乱象与秦军情势等可谓人人懵懂，仓促聚来如何拿得出挽狂澜于既倒的长策大略。只有一个老臣昂

昂然道："不管乱得甚样，终须有平定之时！老臣之见，自当即皇帝位，秦三世！"老臣说罢张望左右，却没有一个人呼应。子桓终于按捺不住，挺身而出高声道："君父，子桓愿率十万大军镇守函谷关！"子陵也挺身而出高声道："君父，子陵愿北上九原，率二十万大军南下平乱！"一位老臣摇头叹道："两位公子壮心可嘉，然则终难行也！老臣曾供职太尉府，对军情大体知道些许。关中老秦人已经寥寥零落，如何去征发十万大军？九原固然尚有军马，可粮草早已不济，且不说公子能否安然抵达九原，纵然到了九原，能叫士卒空着肚腹打仗么？若有充裕粮草，章邯王离两部大军能扫不平盗乱么？"老臣一番话落点，老少大臣们顿时没了话说。

"材士营不是有五万军马么？"子桓高声问了一句。

"是也是也，材士营还在也。"老少大臣们一时恍然纷纷点头。

"材士营早快空了！"一个年轻人高声道，"我便是丞相府属官，职司材士营粮草。自山东大乱，三川郡守李由自杀，天下赋税进入关中之水陆两道皆断，关中粮草早已告急。二世一死，赵高凑不够粮草，已经遣散了材士营三万人，只剩下了两万人。便是这两万人，也纷纷逃亡，如今只有五六千了……"

"逃亡？有吃有喝，他等逃甚？"一个老臣懵懂发问。

"逃甚？"年轻人冷笑道，"材士营将士以胡人居多，又从来只会狩猎走马，不练打仗，留在关中还不是摆架势等死？听说匈奴新单于要大举南下，材士营早开始溜号了！"

"果然如此，关中岂非空无一军了？"一个老臣大是惊恐。

举殿默然，无人回答。

“不说了！”子婴沉重地叹息了一声，“大势评判，赵高没错，还是回称秦王罢了。子桓与韩谈做特使，立即出函谷关，召章邯军回师关中防守，下令王离军守住九原阴山。河北乱事，秦国放手算了……”

“君上！河北军报已到多日，老臣无处可报！”

“河北军报？快说！”子婴骤然变了颜色。

“诛灭赵高之前，章邯军报已到，赵高隐瞒不告任何人！”一个老臣愤愤然唏嘘高声道，“河北战事，我军断粮，十万九原将士全军覆灭！王离、苏角、涉间三大将全部惨死战场！章邯军残部突围，又被项羽盗军追杀，已经在漳水陷入绝境……”

老臣尚在唏嘘愤然叙说，子婴已经咕咚栽倒在青铜大案，天平冠的流苏珠玉哗啦飞迸散落，殿中顿时大乱……夤夜醒来，子婴痴痴看着守在榻前的韩谈与两个儿子，长叹一声，两行泪水无声地流下两颊。四人默然相对良久，韩谈哽咽低声道：“君上，刘邦楚军已进逼武关，为今之计，只有与之周旋了。设法存得社稷余脉，再做后图……”

终于，子婴点头了。

刘邦占据了武关，军营一片欢腾。

自上年与宋义项羽部分道进兵，刘邦一路打了许多次小仗，也攻占了十几座城池。因中原已经没有了章邯的平盗大军，郡县城邑只有平日主要职司捕盗的尉卒县卒，故此颇有势如破竹之势。刘邦明白自己实力不足，一路西来心思不在打仗，而主要在搜罗各色流散人马入军。举凡流民少壮、各方诸侯战败后的流散人马、官府在大型工程后留下的善后军马、乱世激荡出来寻找出路的游士壮勇等等，刘邦尽皆一体收纳。进到富庶的三川郡南阳郡时，刘邦楚军已风风火火扩张到近二十万人马，已经颇见壮阔声势了。或收服或投奔的名士与将军也

有一串了：独自领军的楚将陈武，高阳名士郦食其，魏军散将皇欣、武蒲，秦军的宛城守将及舍人陈恢，秦列侯戚鳃、王陵等，总归是很有一番气象了。

此时，救赵的宋义项羽军一直滞留安阳。刘邦也不敢贸然进兵关中，便在占据南阳后转入峭山地带驻扎，在这片山地整整窝了一冬，除了整训操演人马，各方搜罗粮草，大体没有战事。

其间，刘邦几次不耐，要进兵关中。可张良却老是摇头，说时机不到，早进无功。刘邦问为何。张良说，巨鹿之战不见胜负，进了关中也无用。若巨鹿之战项羽胜秦军，我可乘虚攻占关中。若项羽落败，沛公便回芒砀山照做流盗，哪里也别想去。刘邦便是一阵大笑，鸟事！自家成事还是别家成事？老是看人颜色起坐，羞人也！张良也笑，说这叫潜龙勿用，乘时而动，天不打雷，龙便不能抬头。刘邦便笑骂一句，鸟个潜龙，分明一条虫！其间，赵高曾派密使与刘邦会商，说若能分割关中为王，赵高愿为内应灭秦。刘邦始终只是云山雾罩地与之盘桓，不与赵高特使准定盟约。张良贺刘邦得赵高助力，刘邦则大笑说，鼠窃狗盗，与赵高为伍，惭愧惭愧！萧何说，沛公入咸阳之日，将赵高人头献于关中父老，足以自雪了。刘邦突然狞厉一笑说，赵高奸恶，得煮一锅人肉汤，让天下人分而食之。

如此这般，熬过了深秋，熬过了寒冬，终于到了河冰化解的春日。得闻项羽军破釜沉舟北上，张良才说，目下可动，然却只能动一步。刘邦说声知道了，立即便去忙碌部署了。一番密商，奇袭武关的方略便告成了：派出郦食其与陆贾两个名士做说客，进入武关游说秦军守将献关降楚。再派曹参、灌婴各率三万人马向函谷关佯攻，虚张声势以牵制迷惑函谷关秦军。刘邦则自领中军与樊哙周勃等部，秘密从丹水河谷进逼武关，伺机奇袭。因是首战关中要塞，刘邦志在必得，根本不在乎名士说客是否能说降成功，心思只在偷袭之上。

武关之战很是顺利。此时的秦军人心惶惶，关中军事又无统一部署，武关将军依据粮草状况，将守军对整个丹水流域的巡视悉数撤销，只守着关城不出。刘邦军的樊哙周勃率数百精悍军士乔装成楚地商旅北上，大布苫盖的货车实际藏满了兵器。武关军士正在做例行盘查，不防樊哙周勃突然动手，杀死盘查军士又杀散城门守军，事先埋伏在山谷的大军便蜂拥杀来抢关入城。未及一个时辰，武关城头便飞起了“刘”字大旗。

此时，郦食其陆贾的游说方见成效，秦军守将已经放松了防守抵御之心，双方正在会商如何妥当善后。不料尚未定论，樊哙乱军已经入城涌入了官署。秦军守将大为震怒，立即率身边护卫与樊哙乱军展开了拼杀。一应官吏百姓闻讯，也纷纷赶来助战，整个武关城内便陷入了一片混战。

暮色时分，刘邦接得捷报，正要入城，萧何却黑着脸急匆匆来了。刘邦忙问何事？萧何愤愤然说，樊哙周勃在武关屠城，杀尽了所有守军，也杀尽了城中百姓。刘邦虽感惊讶，却又释然笑道：“果真如此，一定是城内拼死抵御，那两个粗货杀红了眼。不打紧，项羽屠城多了，我军只一次，怕它何来？”萧何正色道：“沛公何其不明也！项羽屠城，所过无不残灭，已在天下恶名昭著，连楚怀王都忌惮这个剽悍猾贼，不敢让其进入关中。沛公欲成大事，若效法项羽，必将大败也！”刘邦顿时皱起了眉头：“有如此厉害么？”旁边张良点头道：“萧兄言之有理，此前，我军已在颍阳屠城一次，进入关中再屠城，只怕后患甚大。项羽屠城，沛公亦屠城。若如项羽，沛公必败。”

刘邦额头顿时渗出了汗珠，搓着手急促转了两圈道：“两位先生所言，我倒是明白。可散兵游勇多多，不让他杀人越货，能留住人么？娘的，乱世治人，还真是难！”萧何道：“沛公只要心明意坚，自有整军之法。沛公若图目下小利，自要放任屠城。”刘邦皱着眉头似笑非笑道：“你说的，我愿意屠城？只要你能保得军粮财货，我便有办法。否

则，你便是说破大天，终究不管用。左右老子不能成了空营，做光头鸟沛公！”萧何道：“有人心，才有财货粮草。失了人心，迟早都是空营。”刘邦脸色阵红阵白，指着萧何鼻子急吼吼大喊：“好你个萧何！逼我刘季跟这班粗货兄弟翻脸！好！我听你！可没得吃喝钱财，老子找你要！总不成你要人喝风屙屁！”急吼吼喊罢，刘邦一阵风出营上马飞去了。

刘邦率幕府人马进入武关，没有片刻歇息，立即将攻占武关的将士全部聚集到了校军场。大片火把之下，刘邦登上了将台，笃笃点着拄在胸前的长剑高声道：“今日奇袭武关，兄弟们有功，我刘季将论功行赏，人赐十金！至于爵位官职，那得等到灭了秦成了事再说。今日便封你个万户侯，顶个屁用！”

“谢赏金！沛公万岁！”火把飞动一片欢呼。

“万岁个鸟！今日这般占城，谁也没好！”刘邦突然声色俱厉，骂得滔滔江河一泻直下，“刘季与兄弟们一样，都是粗货出身，得说一番粗话！我等偷鸡摸狗穿墙越户杀人放火扯旗造反，在大秦子民中，十有八九都是疲民无赖！可我等都是庶民，我等打仗，要杀的是贵胄官吏，要反的是大秦朝廷，关庶民屁事！庶民都是我等父老兄弟，没有庶民拥戴，甭说粮草后援，要打了败仗，连个藏身的狗窝都没有！刘季与老兄弟们，当初在芒砀山做流盗近一年，他娘的杀过老百姓么！要杀人越货，能藏得下去么！这叫甚？这叫好狗护三家！你便是只游狗，也得靠几个门户不是！没人给你丢一根骨头，你还不是一只死狗！你他娘的当兵杀人，不当兵了，还不是人杀你！要想日后不被人杀，今日便甭乱杀百姓！今日不积阴德，日后不定祖坟都被人挖了！说今日，今日进武关，谁个他娘的下令屠城？樊哙！是你么！准定是你个狗才！你杀狗杀猪还不够，还要入城杀人！狗胆包天你！来人！拿下樊哙！先打一顿大棍！”

“沛公！城内乱战！我没下令！……”

不管樊哙如何大吼大叫，刘邦只叫事先部署好的中军卫士拿住樊哙一阵呼啸乱打。其时也没有法定军棍，所谓大棍者，实则长矛木杆也。卫士将长矛倒转过来，倒是比后来的法棍威风多了。乱棍纷乱呼啸之间，刘邦依旧愤然嘶声大吼着：“打！打死这个屠夫！”片刻之间，樊哙一身鲜血，无声无息地躺在地上不动了。全场将士大骇，乱纷纷跪倒乱纷纷哭喊：“沛公饶恕樊将军！我等甘愿受罚！”周勃也奋然脱去了甲胄衣衫，光膀子赳赳拱手道：“周勃治军不严！甘愿与樊将军一起受责！”

“都给我起来！听我说！”

将士们唏嘘站起，刘邦没理睬周勃，高声对全场道，“楚军灭秦，天下大道！成了大事，人人富贵！然则，要成事便得有法度。我等都是粗货，忒多文辞谁也记不住，刘季只与全军兄弟立约三则：日后不得屠城！不得杀降！不得抢劫奸淫！凡有违抗，刘季亲手宰了他狗娘养的！听见了么！明白了么！”

“听见了！明白了！”全场一片声浪。

“至于打仗有功，刘季必有赏赐，若有不公，任何人都可找刘季说话！谁混得日子过不下去，都来找刘季！刘季领兄弟们起事，是要做人上人！”

“沛公万岁——！”

刘邦屠城事，在《史记》中颇见微妙。颍阳屠城，明记于《高祖本纪》，只有一句话：“南攻颍阳，屠之。”武关屠城，却未见于《高祖本纪》与《项羽本纪》，而见于《秦始皇本纪》，也是一句话：“沛公将数万人已屠武关，使人私于高……”也就是说，司马迁将刘邦的两次屠城，分别记载在两处，显然是有所避讳，不欲使刘氏皇族过分难堪。在秦末大乱之世，项羽“诸所过无不残灭”，大屠城大坑杀大劫掠

大纵火每每令人发指。刘邦军在进入关中之前，也有两次屠城，虽不若项羽恶名昭著，却也绝非人道王师。项羽刘邦如此，其余所谓诸侯军之种种暴行，则更为普遍。此等暴虐毁灭行径飓风般盛行秦末，将帝国时期的宏大建设以及战国时期积累的丰厚财富，几乎毁灭净尽，人口锐减，天下陷入了惊人的萧疏荒漠，以致西汉初期“将相或乘牛车”，朝廷陷于极大困境，刘邦本人几乎被匈奴大军俘获。庶民更是家徒四壁，生存状况远远恶化于秦帝国之时。

这一历史事实，赤裸裸现出了六国贵族复辟的残酷兽性，与对整个社会的毁灭性灾难，也显示了“诛灭暴秦”的旗帜是何等的荒诞不经！尝见后世诸多史家，动辄便有“诛无道，灭暴秦”之辞，便觉滑稽，总会想起《水浒》中“说得口滑”的那些信口开河者。谚云，有口皆碑。又云，众口铄金。两千余年悠悠恶口，将屠夫变成了英雄，将功臣变成了罪犯，将山岳变成了深渊，将深渊变成了山岳，将真正的兽性暴虐，变成了吊民伐罪的王道之师，我族悲矣哉！《诗》云：“高岸为谷，深谷为陵。”岂我族文明史之符咒哉！

刘邦军在武关整肃之后，气象大有好转，立即挥兵北进关中。

此时巨鹿之战已告结束，项羽军正在追逼章邯余部，欲迫使章邯军降楚。此时咸阳政变迭起，国政几乎陷于瘫痪，秦军在关中的守备事实上已经形同虚设。当刘邦军进入蓝田塬时，拦阻秦军只是老秦国蓝田大营的传统驻守老军两三万人而已。刘邦派出特使周旋的同时，又突然攻杀，遂占据了蓝田大营。据《高祖本纪》，连同蓝田之战，刘邦军入关三破秦军，两次“大破”，一次追击战“遂破之”。就实说，全然虚夸粉饰之辞也。此时关中秦军一无主力，二无战心，何来值得两次大破之军？究其实，不过击溃了完全不需攻杀便能遣散的非战守营军，借以显示灭秦战绩而已。据理推测，不是太史公从刘邦对楚怀王的战报上扒来的原辞，便是转录汉军后世的美化传闻。

至此，刘邦及其轴心将士对关中大势已经明了，再不担心大战激战，而是一力谋划如何进入咸阳。以萧何方略，沛公军当先以老秦东都栎阳为根基，积蓄粮草整肃军马，时机成熟一举攻占咸阳。刘邦连连点头，觉得这一方略很是稳妥。张良却以为，萧何之策过于迟缓，当此大厦将倾之时，大咸阳已经在连番血雨腥风中没有了任何抵抗余力，子婴杀了赵高一党，必派密使前来立约。当此之时，不需再占栎阳耗费时日，当谋划一举入咸阳。不入咸阳，终不能践楚怀王之约，耽延之时若项羽军赶到，只怕沛公便要前功尽弃了。刘邦恍然猛醒，拍案连连道："立即部署进兵咸阳！子婴密使来不来，老子不管他！"

最后一夜，秦王子婴是在太庙度过的。

韩谈做密使赶赴蓝田塬，已经与刘邦约定：子婴君臣降楚，待刘邦禀明楚怀王而后封定祭祀社稷之地。刘邦军不杀皇族，不伤百姓，不劫掠财货，不进入太庙。也就是说，子婴以降楚换得了残存皇族与整个大咸阳的平和易主，其后，咸阳剩余老秦人去留自便，嬴氏皇族便如同周灭商后的商人余脉，在一方封地上延续祖先血脉了。子婴反复思虑，这是唯一的了结大秦的出路了，沧海桑田世事变换，大秦气数已尽，子婴又能如何？子婴唯一能告于先人者，嬴氏社稷犹存，血脉不灭也。三日前，刘邦军已经开进关中腹地，驻扎于咸阳东南的霸上了。明日正午，刘邦便要在咸阳东受降了。

韩谈守候在廊下，子婴独自走进了祭祀正殿。

灯烛明亮，香烟缭绕。祭祀长案上，猪牛羊三牲整齐排列着。子婴一身本色素衣，一根丝带扎束着雪白的长发，无冠无剑，扶着一支竹杖进来，肃然跪倒在长案前。子婴一脸淡泊，木然的祷告似乎在宣读一件文告："列祖列宗在上，子婴伏惟以告：自始皇帝骤薨，国事迭经巨变，终致大秦三岁崩矣！子婴不肖，虽诛杀赵高，然无力回天。九原军死难殉国，章邯军不得已降楚，朝无能臣，国无大军，府库空虚，赋税绝收，皇族凋零，子婴为存社稷余脉，为存咸阳国人，唯有

降楚一途。明朝之期，子婴便非秦王。今夜，子婴最后以秦王之身，行祭祀列祖列宗之大礼。嬴氏皇族，大秦一统天下，此后不复在矣！列祖列宗之神位，亦当迁往陇西族庙。嗟乎！国亡家破，子婴善后无能，愧对先人矣！”

祷告完毕，遥遥传来太庙钟室的一声悠长钟鸣。子婴艰难地扶杖站起，缓慢地走向了大殿深处。沉沉帷幕之间，矗立着一座座丈余高的黑玉神龛，立着一尊尊嬴氏祖先的蓝田玉雕像。从一尊尊雕像前走过，木然的子婴任热泪不断地涌流着，喃喃地自语着，列祖列宗，子婴再看先人一眼，死亦瞑目矣！

韩谈回来之后，子婴已经向楚怀王拟好了一件降书。降书末了，子婴请封嬴氏余脉于陇西之地，使老秦人重归久远的故里，在那里为楚王狩猎农耕养牛养马。老秦人太苦了，熬过了夏，熬过了商，熬过了西周，在漫漫岁月中多少次几欲灭种矣！自东周成为诸侯，老秦人更是急剧地起落沉浮，危难与荣耀交错，牺牲与屈辱并存，战死了多少雄杰，埋葬了多少烈士。直到孝公商君变法之后，老秦人才赳赳大出于天下，激荡风云一百五十余年，成就了统一华夏大业，烨烨雷电中，老秦人一举登上了皇皇文明之绝顶。然则急转直下，老秦人又在冥冥难测的风云突变中轰然解体，于今，天下老秦人竟连一支像样的大军也难以聚合了……子婴一尊尊看着，一尊尊诉说着，一直看完了六百余年三十五尊先人的雕像：

老祖秦仲	在位二十三年
次祖秦庄	在位四十四年
秦襄公始立诸侯	享国十二年
秦文公	享国五十年
秦宁公	享国十二年
秦出公	享国六年

秦武公	享国二十年
秦德公	享国二年
秦宣公	享国十二年
秦成公	享国四年
秦穆公	享国三十九年
秦康公	享国十二年
秦共公	享国五年
秦桓公	享国二十七年
秦景公	享国四十年
秦哀公	享国三十六年
秦惠公	享国十年
秦悼公	享国十四年
秦厉公	享国三十四年
秦躁公	享国十四年
秦怀公	享国四年
秦灵公	享国十年
秦简公	享国十五年
秦惠公	享国十三年
秦出子	享国二年
秦献公（进入战国）	享国二十三年
秦孝公	享国二十四年
秦惠文王	享国二十七年
秦武王	享国四年

秦昭王	享国五十六年
秦孝文王	享国一年
秦庄襄王	享国三年
秦王嬴政	战国二十五年
秦始皇帝	帝国十二年
秦二世胡亥	在位三年

这三十余座雕像中，没有子婴。那最后一座虚空的神龛，是二世胡亥的位置。因了战乱，因了种种艰难，也因了朝野人心对胡亥的不齿，这尊玉身至今未能雕成。子婴是最后的秦王，是亡国之君，只怕已经无缘进入皇族太庙，而只能在日后的族庙家庙中享祭了。子婴已经不知多少次地数过了，截至今日，他做了四十六日秦王[注]，第四十七日，便是他成为平民的开始……

“君上，五更末刻了，不能耽延了。”韩谈的轻声呼唤惊醒了子婴。子婴步履蹒跚地扶杖出来，太庙庭院的森森松柏林已经显出了霜雾朦胧的曙色，红光紫雾，整个天地一片蒙蒙血色。子婴没有问韩谈此等征候是何预兆，子婴已经无心过问此等事了。韩谈也没说天色，只在旁边陪伴着子婴默默地走着。未出庭院，太庙的太卜令却匆匆前来，肃然一躬道：“禀报秦王，太卜署作征候之占，红霾蔽天，血灾凶兆也。”子婴苦笑道：“血灾？上天不觉迟暮么？几多血灾了，用得占卜？”说罢笃笃点着竹杖去了。路上，韩谈惶恐不安地低声道：“君上，老臣之见，今日得赶紧教两公子与王族人等一体离开咸阳。太卜之占，素来是无异象不占，不可不虑。”子婴惨淡笑道：“国家已灭，王族宁不与社稷共存亡乎！逃甚？刘邦便是负约，要杀戮残存王族，嬴氏也认了。天意若此，逃之一身何用矣！”韩谈不再说话了。

红霾笼罩中，咸阳宫开始悄无声息地忙碌起来。

降楚的礼仪，韩谈与子桓已经与刘邦军约定过了。子婴请以国葬之礼出降。刘邦哈哈大笑说，国葬便国葬，也是末世秦王一番哀国之心，无碍大局。出降受降之地，选在了咸阳东南的轵道亭。这是一座郊亭，大体在刘邦的霸上军营与大咸阳之间的官道边。因这条官道东出函谷关与进入太行山口轵关陉的轵道相连，实际便是全部轵道的关中段，故而一直被呼为轵道，道边迎送亭自然也唤作了轵道亭。

卯时到了。当沉重悠长的号角声从皇城传出时，周回数十里的咸阳城头，黑色秦字大旗一齐消失了。守军士卒们放下了手中兵器，默默地走下了雄峻的城垣。各官署仅存的大臣吏员，人人一身布衣，无冠无剑，默默地走出了咸阳南门。皇城内残存的皇族后裔与有官爵的内侍侍女，则是人人白衣散发，无声地汇聚到咸阳宫前的车马广场。

“国薨也——！皇城落旗开门——”

随着韩谈嘶哑悲怆的呼声，皇城内外所有的旗帜仪仗都消失了，郎中们将斧钺器械堆积到城头城下所有的指定地，悄无声息地汇进了一片白茫茫之中。原本平静麻木的人群，随着韩谈的呼声与仪仗旗帜的消逝，突然哭声大起，内侍侍女郎中们纷纷扑向殿前玉阶头撞玉柱，惨烈自戕。片刻之间，白玉广场变成了血泊之地……

子婴视若不见，领着残存的人群缓缓流淌出皇城。咸阳城街市整个空了，从皇城出来直到南门，一条长长的大道上空荡荡杳无一人。直到子婴车马人群流出南门与大臣人群会合，依然没有一个庶民身影。

这一天，整个大咸阳都死寂了。

出降受降，平静得没有任何波澜。

子婴是虔诚出降的。整个出降队列徒步而来。只有子婴与王后，乘坐着一辆以四匹白马驾拉的取缔了任何饰物的王车，脖颈上绑缚着一根原本系印的黑丝带，怀中抱着装有皇帝印玺的玉匣，车后紧跟着两个儿子。王车去饰，白马驾拉，送葬国家之意也，此谓“素车白马”。系印丝带绑缚脖颈，国王该当自杀殉国也，此谓“系颈以组”。子婴献出的印玺是天子六玺。除了那方号为皇帝行玺（常用印玺）的和氏璧玉玺，其余五方大印分别是皇帝之玺、皇帝信玺、天子行玺、天子信玺、天子之玺。加起来是三皇帝玺、三天子玺，共六方印玺。只有在这一日，向由符玺事所专掌的六方神圣印玺，第一次集中在了一个大铜匣中。当布衣散发的子婴系颈以组，将天子六玺高高捧于头顶，一步步向刘邦战车前走来时，刘邦大笑了，楚军金鼓齐鸣了……

终于，刘邦军马隆隆开进了大咸阳。

四　烽烟废墟　帝都咸阳大火三月不灭

刘邦军进入咸阳，首要难题是如何面对庞大无比的帝国遗业。

无论事先如何自觉胸有成算，刘邦们入城之后还是乱得没了方寸。关中的连绵胜迹，大咸阳的宏阔壮丽，使这些大多没进过京畿之地的粗朴将士们大为惊愕，新奇得一时晕乎乎找不到北了。尽管有武关整肃在先，士卒们还是弥散于大街小巷，抢劫奸淫时有发作，整个大咸阳陷入了惊恐慌乱，民众乱哄哄纷纷出逃。刘邦虽说做亭长时领徭役入关中曾经进过咸阳，也偶然遇见过一次始皇帝出巡，但却也从来没有进过皇城。张良萧何陆贾郦食其等名士与将军，也是个个没进过皇城。进咸阳的当日，刘邦顾不得整肃约束部伍，立即与一班干员兴冲冲进入皇城观赏，可一直转悠到三更，还没看完一小半宫室。刘邦万般感喟，大手一挥笑道：“这皇城大得没边，嫔妃侍女多得没数，索性今夜住进来乐一回！”随从将士们立即一阵万岁狂呼。旁边张良却低声道：“沛公此言大是不妥。项羽军在后，不能失秦人之心。”刘邦蓦然省悟，却见旁边樊哙黑着脸不做声，于是笑骂道：“如何，你小子

美梦不成，给老子颜色看了！”樊哙气昂昂道：“先生说得对！沛公光整肃别人，自家却想泡在这富贵乡不出去！”刘邦一阵大笑道：“好好好，走！出去说话。”

回到幕府，中军司马报来乱军抢劫奸淫的种种乱象。刘邦大皱眉头，当即深夜聚将，会商善后之法。将军们纷纷说秦王子婴是后患，不杀子婴不是灭秦。刘邦心智已经清醒，重申了与楚怀王之约与义兵之道，说子婴是真心出降，杀降不祥，杀子婴只能自绝于关中。最后议定，将子婴“属吏”，待禀明楚怀王后再作决断。属吏者，交官吏看管也。之所以如此决断，并非刘邦真正要请命楚怀王，而是顾忌项羽军在后，自己不能擅自处置这个实际是帝国名号的秦王。此事刚刚决断，一直不见踪迹的萧何匆匆来了。刘邦大是不悦

道：“入城未见足下，也去市井快活了么？”萧何奋然一拱手道：“沛公，我去了李斯丞相府。”刘邦揶揄笑道：“如何，趁早抢丞相印了？”萧何没有笑，深深一躬道：“沛公，我去查找了天下人口、钱粮、关塞图籍，已得数车典籍。我等两手空空，何以治理郡县？”刘邦恍然大悟，起身正容拱手道：“萧兄真丞相胸怀也，刘季受教。”

再议诸事，将军谋臣们已经狂躁大减，遂理出了行止三策：其一，降楚之秦国君臣一律不杀；其二，全军开出咸阳，还军霸上；其三，废除秦法，与秦人约法三章，稳定关中人心。萧何率一班文士立即开始书写文告，天亮之际，约法三章的白布文告已经在咸阳纷纷张挂出来。天亮后，刘邦又带着萧何，亲自约见了咸阳国人中的族老，倡明了自己的定秦方略与约法三章。末了，刘邦高声说：“我所以入关中，为父老除害也！我军不会再有所侵暴，父老们莫再恐慌！明日，我即开出咸阳，还军霸上！待诸侯们都来了，再定规矩。”很快，咸阳城有了些许生气，开始有人进出街市了。

这约法三章最为简单，全部秦法尽行废除，只约定三条规矩：其一，杀人偿命；其二，斗殴伤人治罪；其三，盗抢财货治罪。其时之

文告用语更简单：“与父老约，法三章耳：杀人者死，伤人及盗抵罪。余悉除去秦法。”此等处置，全然应急之策，其意只在彰显刘邦灭秦的大义之道：入咸阳，存王族，除苛法，安民心。无论后世史家如何称颂，约法三章在实际上都是一种极大的法治倒退，而绝非真正的从宽简政。数年之后，刘邦的西汉王朝在亲历天下大混乱之后，几乎悉数恢复了秦政秦法，足证“约法三章”之随机性。

约法三章的同时，萧何给所有的咸阳与关中官署都发下了紧急文告，明告各官署“诸吏皆案堵如故”。也就是说，要所有秦官秦吏依旧行使治民权力，以使郡县乡里安定。如此一来，已经占据关中大半人口的山东人氏与老秦人众，一时都安定了下来，纷纷给刘邦楚军送来牛羊酒食。刘邦下令，一律不许接纳百姓物事，说辞很是慷慨仁慈：“我军占据仓廪甚多，财货粮草不乏。民众苦秦久矣，刘季不能耗费百姓物力也！”于是，刘邦善政之名在关中一时流传开来，民众间纷纷生发出请刘邦为秦王之议。《史记·高祖本纪》描绘云：“人又益喜，唯恐沛公不为秦王。”

凡此等等，皆是关中安民之效。与后来项羽的兽行暴虐相比，刘邦的宽政安民方略颇具远见卓识。其最直接的后续效应，是刘邦的王师义兵之名，在关中民众中有了最初的根基。后来，当刘邦以汉王之身北进关中时，关中百姓竭诚拥戴，全力支持汉军与项羽长期对抗，使关中变成了刘邦汉军的坚实根基。萧何之所以能“镇国家，抚百姓，给馈饟，不绝粮道”，源源不绝地为汉军提供后援，其根本原因，便是关中民众对项羽军的仇恨，与对汉军的自来厚望。历史地说，这是相对远大的政治眼光所必然获得的长远社会利益。

还军霸上数日之后，刘邦突然决断，要抵御项羽于函谷关外。

那夜，一个神秘的游士请见刘邦。这个游士戴着一方蒙面黑纱，个头矮小，人头尚在刘邦肩头之下。矮子举止煞有介事，步态很是周正，刘邦笑得不亦乐乎了。蒙面矮人没笑，只一拱手道：“甘泉鲰生，

见过沛公。吾所以来，欲献长策，以报沛公保全关中之德也。”鲰者，原本杂小鱼类，于人，则谓短小丑陋者也。刘邦一听来人报号，不禁又呵呵笑了：“自认丑生，安有长策乎？”鲰生淡淡云：“人丑，其言不丑。沛公计丑人乎，计正理乎？”刘邦顿时正色，肃然求教。鲰生悠然道：“长策者，十六字也：东守函谷，无纳诸侯，自王关中，后图天下。”刘邦皱眉道：“关中力竭，子婴不能王，我何能王耶？”鲰生道：“子婴不能王者，秦政失人心也。沛公能王者，善政得人心也。秦富十倍于天下，地形之强，雄冠天下。在下已闻，项羽欲封章邯三将为秦王。若项羽入关，沛公必不能坐拥关中也。此时若派重兵东守函谷关，使项羽诸侯军不能西进关内。沛公则可征关中民众入军，自保关中而王，其后必得天下。方今之势，关中民众多闻项羽暴虐，必随沛公也。而欲与天下争雄，必据关中为本。沛公好自为之也！”说罢，鲰生无片刻停留，一拱手出得幕府去了。刘邦醒悟，追到帐外，已没了人影。

此时，张良萧何恰好皆不在军中。刘邦反复思忖，鲰生方略果能如愿，则一举便能立定根基。然若果真张开王号，名头又太大，自己目下军力实在不堪。关中民众能成军几多，也实在不好说。刘邦知道，智计之士有一通病，总以民心如何如何，而将征发成军与真正能战混作一团。实则大大不然，关中民众纵能征发数万，形成能战精兵也远非一两年事。然，鲰生之谋又确实利大无比，不能割舍，且要做便得快做，慢则失机失势。刘邦转悠半夜，终于决断，先实施一半：只驻军函谷关抵御项羽，而暂不称王。如此可进可退：果真扛得住项羽军，再称王不迟；扛不住项羽军，总还有得说辞退路。心思一定，刘邦大为振奋，深感自己第一次单独做出了一则重大决断，很是有些自得。天亮之前，刘邦断然下达了将令：樊哙、周勃两部东进，防守函谷关，不许任何军马入关。

刘邦没有料到，这个匆忙的决策很快使自己陷入了生死劫难。

倏忽之间，秋去冬来。

十一月中，项羽军与诸侯各部军马四十万隆隆南下，号为百万大军，经河内大道直压关中。王离的九原军覆灭后，项羽与诸侯联军连续追杀章邯的刑徒军。此时，大咸阳正在连番政变之中，赵高杀二世，子婴杀赵高，朝臣吏员几次大换班，政事陷于完全瘫痪。章邯军所有后援悉数断绝，若再与项楚军转战，势必全军覆没。老将章邯虑及刑徒军将士大多无家可归，为国苦战竟无了局，义愤难忍却又万般无奈，最后只有降楚了。而此时的项羽军诸侯军也正在粮草告乏之时，不欲久战，遂在洹水之南的殷墟，达成出降受降盟约。是年仲秋，章邯三将率二十余万刑徒军降楚了。

项羽接纳了老范增方略，给章邯一个雍王名号，给司马欣一个上将军名号，令两人率降军为前部军马西进。章邯向为九卿重臣，一路说动沿途城邑之残存官署全都归附了项楚军，敖仓等几座仓廪残兵也悉数放弃了抵御。项羽军对沿途仓廪大为搜刮，粮草兵器顿时壮盛了许多。大军进至新安，眼见函谷关遥遥在望，项羽却突然与黥布等密谋，实施了一场极其血腥的暴行——突然坑杀了二十余万降楚刑徒军！

坑杀的事由很是荒诞不经：刑徒军士卒不堪楚军将士“奴掳使之”，遂生怨声。有人密报了项羽，项羽立即作出了一番奇异的推定：“秦吏卒尚众，其心不服，至关中不听，事必危，不如击杀之！”史书记载的最后事实是：“于是，楚军夜击，坑秦卒二十余万人新安城南。”对于多次屠城坑杀的项羽，此等大举暴行驾轻就熟，很快便告结束。

《史记·项羽本纪》为坑杀找了一个同样荒谬的背景理由：项羽的诸侯军中多有当年服过徭役的军吏士卒，当年秦军吏卒对此等人“遇之多无状”。是故，才有秦军降楚后，诸侯吏卒乘战胜之威，将秦军士卒当做奴隶虐待的事发生。列位看官留意，章邯之“秦军”原本并非传统

的政府军，而是应急成军的刑徒与官府奴隶子弟。刑徒原本便是苦役，而官奴子弟同样卑贱，如此两种人如何有权力对当年的山东徭役施以“无状”虐待？再者，刑徒军中纵有少量的官军将士加入，亦决然不会人人都虐待过当年的徭役者，将二者等同置换，从而作为对降卒施虐的依据，显然的荒诞。此等理由，只说明了此时尚存的一个历史事实：除了项羽本人不可理喻的暴虐，诸侯复辟势力对秦帝国的仇恨是一种普遍存在，项羽的疯狂只是群体暴虐的发动点而已。

新安坑杀迅速传遍天下，刘邦的函谷关守军大为震恐。项羽大军抵达函谷关前，见关城大张“刘”字大纛旗，关门则紧闭不开。前军大将黥布命军士呼叫开城。可城头却现出了刘邦军大将樊哙的身影，樊哙大喊着，沛公信守楚怀王之约，先入关中者王，项楚军当自回江东才是。项羽闻报大怒，立即下令黥布军与当阳君两部攻城。项楚军此时大非昔比，已经接手了章邯秦军的全部重型连弩与大型器械，且仍由章邯军残存的弓弩营将士操作，攻城大见威力。而函谷关的刘邦军，虽也有大型防守器械，然樊周两将却已经早早遣散了守关秦军，刘邦军士卒根本无法操持那些需要长期演练的防守器械。樊哙周勃更不知秦军防守函谷关的独有战法，只以最传统的滚木礌石与臂张弓射箭应对，根本无法抵挡在城外弓弩营箭雨遮蔽下的潮水般的攻城楚军。不消半个时辰，函谷关便被攻破。樊哙周勃恐惧于项羽杀戮成性，早领着余部军马向西逃窜了。此战经过在史料中只有“击关，遂入”四个相关字，足见其如何快捷了。

楚军破关，项羽只觉又气又笑，也不下令追杀，只挥军隆隆入关。整肃数日，项羽大军再度西进，终于抵达关中腹地，在骊山之北的戏水西岸驻扎了下来。项羽的中军幕府，驻扎在一片叫做鸿门的高地上。此时，已经是十二月的隆冬时节了。

当夜，老范增领来了一个乔装成商旅的人物来见项羽。此人乃刘邦的左司马曹无伤。曹无伤神秘地对项羽禀报说：“沛公欲王关中，要

拜子婴为丞相！秦之珍宝，已经被沛公尽数掳掠了！”老范增阴沉着脸色说：“刘邦自来贪财好色，然入关中，财货不取，女色不掠，其志不在小也！老夫曾教望气者相之，言此人上有龙虎五彩之气，此天子气也。少将军当急击勿失也！”项羽大怒，立即下了一道秘密军令：整休一日，第三日攻杀刘邦军。

不料，项羽的这道密令，刘邦却意外地事先知道了。

项羽的一个叔父（季父）项伯，与刘邦军的张良素来交好。得闻项羽密令攻灭刘邦军，项伯匆匆找到霸上，劝说张良赶紧离开刘邦，或随他投奔项羽，或另谋出路。张良说，如此不告亡去，不义也，容我向沛公一别。项伯不善机谋，随张良来到中军幕府，等在了辕门外树影下，张良自己进去告别。张良匆匆来见刘邦，将项羽攻杀密令一说，刘邦顿时大为惊恐。张良此时才问，驻军函谷关抵御项羽，何人谋划？刘邦坦诚地说了鲰生献策自己决断事，没有丝毫隐瞒，只问张良该当如何。张良说，目下事急，只有先疏通项伯，再谋疏通项羽。刘邦忙问，先生如何与项伯熟识？张良说，项伯当年杀人在逃，他曾急难护持，于项伯有救命之恩。刘邦与人交接很见功夫，立即问张良项伯谁年长。张良说，项伯年长。刘邦立即说，先生为我请入，我当以兄长之礼待之。

张良出来一说，项伯虽有难色，终不忍负张良之恩，只有跟张良走进了幕府。刘邦恭敬地以事兄之礼相待，设置了匆忙而不失隆重的军宴，以尊奉长者的一种叫做“卮”的酒器连连向项伯敬酒，热诚盘桓，询问项伯的寿数子女。得闻项伯有女未嫁，刘邦立即为自己的长子求婚。项伯感刘邦豪爽坦诚又尊奉自己为长者，又见张良殷殷点头，便欣然允诺了。于是，两人倏忽之间结成了婚约之盟。之后，刘邦说起了年来进兵诸事，末了无比诚挚地抹着泪水说：“刘季入关中，秋毫不敢有所犯，只登录吏民、封存府库，以待上将军前来处置。所以派军守函谷关，无非防止乱军流盗而已。果真抵御，刘季能不亲临

军阵，而仅以两个粗货率军么？刘季日夜北望上将军到来，岂敢反乎！敢请项兄为我说几句公道话，刘季不敢背德也！”项伯大为心感，当场欣然允诺，并对刘邦叮嘱了一句：“天亮之后，足下记着立即来谢项王。”

项伯连夜回到鸿门幕府，对项羽备细禀报了见刘邦事。末了，项伯说了一番意味深长的话：“若非沛公先破关中，我军岂敢长驱直入乎？今人有大功，而我灭之，不义也。若能因善而遇，大道也。”项羽见叔父说得诚恳，又听说刘邦万分惶恐，心下大感欣慰，当即点头允诺，取缔了攻杀刘邦军的密令。

次日清晨，尚未到惯常聚将的卯时，刘邦便带着百余名随从来到项羽幕府外，恭谨地等候召见了。若论楚军各方势力资格，刘邦原本与项梁同时举事，又被楚怀王尊为“宽大长者”，又先入关中，此时本是最老资格的一方楚军势力，高着项羽一辈。今日如此谦卑地早早赶来等项羽召见，虽说迫不得已，也是刘邦刻意为之。

果然，年轻的项羽得到禀报后大感尊严，立即下令召见刘邦。刘邦恭敬地进入幕府参拜，又重申了自己的诸般忠心与苦衷，末了慷慨唏嘘地说：“老臣与将军戮力同心灭秦，将军战河北，刘季战河南。刘季不期先入关破秦，才能与将军再度相见于此也！今必有小人之言，有意让将军与老臣生出嫌隙。”项羽不善言辞，交接人物也是喜怒立见颜色，见刘邦称臣唏嘘，一时竟有些愧意，脱口而出道：“此等话，都是沛公那个左司马曹无伤说的。不然，项籍何至于问罪沛公？”刘邦心下惊愕，脸上却一如既往地虔诚抹泪诉说。项羽对赫赫沛公竟然称臣大是欣慰，说得片时，吩咐大摆酒宴抚慰刘邦。

于是，有了那则流传千古的鸿门宴的故事。

太熟的老故事无须多说了。总归是刘邦得种种因素暗助，从盛大而暗藏杀机的酒宴上不告而逃，终于安然脱身了。鸿门宴之后，几个

相关人物的命运，皆由此而发生重大变化。其一，向项羽告密的左司马曹无伤，被刘邦回到霸上军营后立即秘密诛杀了。其二，刘邦开始小心翼翼地与项羽周旋，不再对项羽的任何决断提出异议了。这般韬光养晦，直到后来韩信的“明修栈道，暗度陈仓”而北进方告了结。其三，后来的楚汉相争中，项伯几乎成了刘邦的不自觉内应，与刘邦始终保持着秘密联络。其四，老范增对项羽绝望了。这位项楚军最重要的也是唯一具有相对长远目光的奇谋之士，用长剑击碎了刘邦送来的玉斗，唉的一声，顿足长叹：“竖子不足与谋也！来日夺项王天下者，必刘邦也！我等人众，实则今日已为之虏矣！”后来，这位奇谋之士终于在另一个奇谋之士陈平的反间计迷雾中倒下，在项羽的疑忌中愤然告退，郁闷悲愤而发背疽，在归乡途中惨死了。其五，项羽始被刘邦迷惑，自此屡屡落入与刘邦周旋的种种困境，最终迅速溃败身死。

鸿门宴之后，项羽自感已得天下，遂决意恢复诸侯制。

基于名义之需，项羽上书楚怀王，请命“分地而王”。不料，执拗的楚怀王竟只回复了两个字：“如约。”其意明显之极：按照当初之约，先入关中者王，此时当由刘邦为王封地，而不当由项羽称王分封。项羽恼羞成怒，撕碎了回书骂道：“怀王算鸟！我家项梁所立罢了。无战无伐，何以得以主约！定天下者，是项羽！是诸将！不是楚怀王！”此时，诸侯们已经人人明白项羽要做天下之王，要以天子名义分封诸侯，乐得人人逢迎，更乐得早日占据一方。于是，项羽以诸侯共倡为名，给楚怀王奉上了一个虚空名号——义帝，而自己则做了实际上的天子。不久，楚怀王便被项羽派人暗杀了。这位颇具见识的牧羊少年，终于消失在秦末的大毁灭风暴中了。

隆冬时节，复辟诸侯制的分封大典在楚军营地举行了。

项羽亲自宣示了废除帝国郡县制的王书，向天下彰明了分封诸侯的王道长策。接着，诸侯们上书称颂项羽武功，拥立项羽为西楚霸王，行天子号令。霸王者，王号也；西楚者，王畿所在地也，或曰国

号也。其时，旧楚地域分为四楚：淮北之陈郡地带为北楚，江陵地带为南楚，江东吴越为东楚，彭城地带为西楚。项羽以彭城为都，故号西楚霸王。

项羽名号，实为中国历史上最为荒诞不经的一个王号。以字之本义论，霸是“魄”的本字，原指每月初始的新月，故从“月”。《周书》有“哉生霸”之说。《说文》云：“霸，月始生，霸（魄）然也。”进入春秋战国，“霸”遂演化为强力大争、强力治世学说的轴心语词，这便是霸道、霸王之说，与王道说对立；通常，法家被指认为霸道说，然并非法家认可。若以实际论之，霸则指霸主，譬如赫赫大名的春秋五霸；越王勾践横行江淮时，诸侯曾纷纷庆贺，也曾称颂其为霸王。也就是说，霸王之名，其时泛指拥有一种超乎寻常的军力威势的王者，与“霸道”治世学说并无必然联系。若以复辟诸侯制的政治主张而言，项羽恰恰与霸道反其道而行之，正好该是王道复古论者。故此，项羽自号霸王，其意绝非宣示治世理念，而仅仅是炫示自己的赫赫威势。

更有甚者，项羽之前的所有霸主、霸王、五霸等等名号，皆为天下指认，而无一人自封。公然以“霸王”自封为正式王号者，五千年唯项羽一人也。其刚愎横暴，其愚昧昭彰，其蠢蛮酷烈，由此足见矣！关中民众此后评说项羽，有一个极为传神的说法：“人言楚人沐猴而冠，果然！”《史记索隐》云，沐猴而冠说的是楚人性暴躁。其实大不然也。猴子沐浴而冠带者，妖精也，魔怪也，绝非性情暴躁之意也。这一诅咒式评判，以“楚人”为名，实则明确指向项羽。因为，刘邦也是楚人，而关中民众却争相拥戴其为秦王。是故，此骂在实质上并不涉及对楚人的整体评判。唯其此骂入骨三分，项羽大为恼怒，立即下令搜捕那个说者，活活在大鼎里用滚水煮死了此人。《集解》引两说，一云此人为蔡生，一云此人为韩生，总归关中士子也。

项羽即霸王位，分封的十八位诸侯王分别是：

魏豹　　西魏王　　都平阳

韩成	韩王	都阳翟
赵歇	代王	都邯郸
田都	齐王	都临淄
臧荼	燕王	都蓟城
刘邦	汉王	都南郑
瑕丘申阳	河南王	都洛阳
司马印	殷王	都朝歌
张耳	常山王	都襄国
黥布	九江王	都六（县）
吴芮	衡山王	都邾城
共敖	临江王	都江陵
田市	胶东王	都即墨
田安	济北王	都博阳
韩广	辽东王	都无终
章邯	雍王	都废丘
司马欣	塞王	都栎阳
董翳	翟王	都高奴

分封完毕，项羽扶着长剑站起，吼出了自己的快意宗旨："本王已经定天下！然尚未向暴秦复仇！三日之后，杀秦王子婴，开掘骊山陵，焚烧咸阳！本王将与诸侯瓜分关中财货女子而后各回封地享国！"诸侯们惊愕良久，才开始狂呼霸王万岁了。

这一日，呼啸的北风鼓荡起漫天红霾，大咸阳的天空一片雾蒙蒙暗红。

楚军在渭水草滩摆开了声势浩大的刑场，将在咸阳能搜罗到的嬴氏皇族悉数缉拿，押解到了灭秦刑场。白发子婴走在队首，其后大多是少年男女与白发老者，除了子婴身后的子桓子陵，精壮者寥寥无几。残存的嬴氏子孙们步履蹒跚地蠕动着，没有一个人发出任何声息，似乎一片梦游的人群散落在古老的陇西草原。关中民众忙于惊恐出逃，没有一个人前来观刑。十万江东精锐围起的刑场，依然一片空旷寥落。项羽亲率十八位诸侯王前来行刑，号为复仇之杀。

终于，午时鼓声响起了。项羽走下刑台，走到了子婴面前冷冷一声："子婴抬头！"

雪白的头颅缓缓仰起，子婴直直盯着项羽，轻蔑地淡淡地笑了。项羽顿时大怒，突兀大喝："暴秦孽种！知罪么！"子婴冷冷笑道："秦政固未尽善，然绝非一个暴字所能了也。大秦为天下所建功业，岂一屠夫所能解耳？屠夫可杀子婴，可灭嬴氏，然终不能使秦政灭绝矣！"项羽被激怒了，吼声如雷，丢开长剑一把扭住了子婴白头。但听一声异常怪响，一颗血淋淋的白头已经提在了项羽手里！子婴尸身一阵剧烈抖动，脖颈突然激喷出一道血柱直扑项羽。项羽顿成一个血人，连连跳脚大吼："杀光嬴氏皇族！"在项羽的吼声中，楚军大刀起落，一排排人头落地了。鲜血汩汩流入枯草，流入灰蒙蒙翻滚的渭水，红色的河水滔滔东去了……

杀完了嬴氏皇族，项羽的数十万大军立即开始大肆掳掠咸阳与关中财货。这是亘古未见的彻底掳掠，其轴心是三大方面：其一盗掘骊山陵，其二搜罗大咸阳宫室与关中所有行宫台阁之财货与妇女，其三征发民户财货与妇女入军。而后，项羽军又大肆征发关中牛马人力车辆，昼夜不绝地向彭城运送财货妇女。

苍茫壮阔的骊山陵，遭受了第一次浩劫，也是历史上最大规模的浩劫。项羽亲自坐镇掘陵，楚军大队兵马狂风卷地而来，推倒了翁仲，掀倒了殿阁，掘开了陵墓，肆意砸毁陵墓中排列整齐的兵马俑军

阵，从地下搬运出能搬走的所有殉葬财宝。就在楚军要大规模开掘始皇陵地宫时，红霾笼罩的天空突然炸雷阵阵电光闪闪，隆冬天竟然大雨如注冰雹如石漫天砸下，掘陵楚军立刻死伤遍地，兵士们仓皇奔走惨叫连天。黥布赶来惶惶说：“冬雷大凶，不宜继续掘陵。”项羽才气狠狠悻悻中止了开掘地宫。

怒气难消，项羽全力以赴地劫掠关中财货妇女了。项羽下了一道军令：举凡不出财货妇女者，一体坑杀！此时的关中人口，已经大多为山东迁入人口，老秦人已经居少数了。所谓山东迁入人口，主要是三大部分：一是灭六国前入秦定居的山东商旅，一是灭六国后迁徙进来的六国贵族，一是大量滞留的山东徭役。拥有财货妇女者，实以前两种人口居多，而尤以老山东商旅为最多。此两种人满心以为，楚军最不当抢掠的便是他们。殊不知，项羽却骂入秦山东人氏助纣为虐，照样一体掳掠。于是关中大乱，民众多有动荡怒声。项羽闻报大怒，立即下令坑杀怨民。于是，项羽军又有了最大规模的“西屠咸阳”暴行。

自此一屠，关中精华人口几乎丧失殆尽。《史记·项羽本纪》对项羽入秦的作为记载是：“项羽引兵西屠咸阳，杀秦降王子婴；烧秦宫室，火三月不灭；收其货宝妇女，而东。”

《秦始皇本纪》的记载是：“项籍为从长（纵约盟主），杀子婴及秦诸公子宗族；遂屠咸阳，烧其宫室，虏其子女，收其珍宝货财，诸侯共分之。”《高祖本纪》的记载是：“项羽遂西，屠烧咸阳宫室，所过无不残破。秦人大失望，然恐，不敢不服耳。”三处皆有屠咸阳，可谓凿凿矣！自春秋战国至秦末，史有明载的大规模战争掳掠，只有两次：一为乐毅灭齐之后，二为项羽入关之后。与项羽的全面酷烈暴行相比，乐毅实在已经算是仁者了。乐毅尚能自省，掳掠只以财货劳力为大体界限，从未屠城。后期，乐毅更欲以仁政化齐。项羽不同，暴

行十足而彻底，其残酷暴虐，远远超过此前此后的任何内乱动荡与外患入侵。

这一年的冬天大干大冷，整个关中陷入了一片死寂。

上天欲哭无泪，年年隆冬雪拥冰封的关中，没有一片雪花飘落。红霾一冬不散，天空大地终日雾蒙蒙烟沉沉血红无边，残破的村社，荒芜的农田，尽行湮没在漫天红尘之中。春天终于来了，却没有丝毫的春意。空旷的田野没有了耕耘，泛绿的草滩没有了踏青，道中没有车马商旅，城垣没有人口进出，座座城池冷清不堪，片片村社鸡犬不鸣。整个大咸阳，整个关中平野，都陷入了无以言说的悲凉萧疏。

诸侯们不敢与江东楚军在掳掠中争多论少，分得的财货妇女远远少于项羽军。一个奇异干冷的冬季，已经使诸侯军在关中难以为继了。开春稍暖，诸侯们便以各种各样的理由先行退出了关中。项羽眼见大秦数百年之财货妇女，已经全部东流，关中业已变成了萧疏残破的原野，咸阳变成了杳无人迹的空谷，自觉了无生趣，遂决意东归了。

此时，有人进言于项羽，说了一通关中的好处，劝项羽都关中以霸。项羽却俨然一个出海成功的海盗，得意而又慨然地说：“富贵不归故乡，如锦衣夜行，谁知之者！”于是，有了那则“沐猴而冠”的恐惧骂辞。项羽眼皮也不眨，便索拿烹杀了那个敢骂他沐猴而冠的士子。然则，项羽却由此而隐隐生出了一种深深的恐惧：只要大咸阳冰冷地矗立着，秦人迟早都会复仇。既然自己不在关中立足，大咸阳便决然不能留在关中，否则，无论何方势力进入关中，都将是后患无穷。

决意东归之日，项羽下令纵火焚烧咸阳。

这是整个人类文明史上最为野蛮的毁灭之火。

犹带寒意的浩浩春风中，整个大咸阳陷入了无边的火海，整个关中陷入了无边的火海。巍巍皇城，万千宫室，被罪恶的火焰吞噬了；苍苍北阪，六国宫殿，被罪恶的火焰吞噬了；阿房宫，兰池宫，穷年不能尽观的无数壮丽宫室，统统被烈火吞噬了。大火连天而起，如巨浪排空，如洪水猛兽，一片又一片，整个关中连成了火的汪洋，火的世界。殿阁楼宇城池民房仓廪府库老弱生民猪羊牛马河渠田畴直道驰道，万千生命万千民宅，统被这火的海洋吞没了。赤红的烈焰压在半天之上，闪烁着妖异的光焰，烧过了春，烧到了夏……

这是公元前206年春夏之交的故事。

三年之后，刘邦军再度进入关中，大咸阳已是一片焦土。两千余年之后，大咸阳已经成为永远埋在地下的废墟。

然则，那个伟大的帝国并没有就此泯灭。

帝国的永恒光焰，正时时穿越时空隧道，照亮着我们这个民族脚下的道路。

［第六部终］

---

1. 《秦始皇本纪》云子婴为秦王四十六日；《李斯列传》云，子婴立三月。从本纪说。

祭秦论　原生文明的永恒光焰

——秦亡两千二百十五年祭

公元前207年秦亡，至今岁，两千二百十五年矣！

漫漫岁月，沧桑变幻，人类文明在甘苦共尝中拓展延伸，已经由我们在《大秦帝国》中走过的铁器农耕文明，进境为工业文明与科学文明之交会时代了。然则，文明的进境并没有从根本上改变人性，没有改变人性的基本需求，更没有改变人类面对的种种基本难题。人还是人，人类还是人类，国家还是国家，民族还是民族；贫困与饥饿依然随处可见，战争与冲突依然不断重演；先民曾经反复论争的人性善恶、法治人治、变革守成、贫富差异等等基本问题，并没有因为工业与科学的出现而消弭。甚或相反，交通的便捷与信息的密集，使种种冲突更为剧烈，更为残酷，更为多元，更为全面。我们在高端文明时代面对的基本问题，依然是先民在原生文明时代面对的基本问题。

我们的脚步，依然是历史的延续。

回首历史而探究文明生发演变之轨迹，对于我们这个五千年绵延相续而守定故土的族群，有着重新立定精神根基而再造高端文明的深远意涵。对于在各种文明的差异与冲突中不断探索未来之路的整个人类，有着建设性的启迪。深入探究足迹漫长而曲折的中国文明史，其根基点，无疑在于重新开掘中国原生文明的丰厚内涵。

深刻认知我们这个民族在文明正源时代的生存方式、生命状态及其无与伦比的创造力，并从高端文明时代应有的历史高度，给予正确客观的解析，方能如实甄别我们面临的精神遗产，恰如其分地选择我们的传统文明立足点，避免将古老糟粕当做稀世珍宝的难堪与尴尬。

唯其如此，走完大秦帝国的历史之路，再解析帝国灭亡的历史奥秘，清点帝国时代的文明遗产，并回顾我们的历史意识对原生文明时代的认知演变，便成为重新开掘的必要一步。

由于种种原因，我们的历史意识已经长久地堕入了一种误区：对繁杂细节的考据，淹没了宏阔的文明视野；对具体事件的记叙，取代了高远的剖析与甄别。年深日久，几乎形成了一种怪圈：桩桩小事说得清，件件大事不明白。就事件的发端、经过、结局等具体要素而言，几乎每一日每一事的脉络都是清楚的，不存在诸多民族常有的那种动辄消失几百年的大段黑洞。然则，对重大事件、重大人物、重大时代、国民精神、生存方式等等具有文明坐标意义的历史核心元素的研究评判，却始终不着边际，没有形成一种以国民意识体现出来的普遍认知。至少，在我们已经跨入高端文明的门槛之后，我们的浩瀚典籍中还没有一部立足于文明史高度，对中国的传统文明作出整体解析与评判的著作。作为中国原生文明时代的轴心，秦帝国所遭遇的历史口碑，是这种褊狭的历史意识浸渍而成的最大的荒诞剧。

我们每每惊叹于地下发掘的宏阔奇迹。

我们常常麻木于文明开掘的精神再生。

追溯秦帝国的历史兴亡脚步，我经常不自觉地陷入一种难以言说的迷茫。埋首检索那些汗牛充栋的典籍史料，我每每惊愕于一个不可思议的现象：对于如此一个只要稍具历史目光与客观头脑，便能评判其不朽文明价值的帝国时代，何以那么多的历史家学问家以及种种骚人墨客乃至市井演义，都充满了怨毒的心绪，不惜以种种咒骂横加其身？隋唐之后更是不分析，不论证，不甄别，凡涉春秋战国秦之评判，大体皆统统骂倒。及至当代目下，仍有诸多学人秉承此风，屡屡说得口滑，言辞之轻慢戏侮几近江湖套路，读之既咋舌不已，又颇觉滑稽。

问题究竟出在了什么地方?

何等历史烟雾，使秦文明两千余年不为国人意识所认同?

这既是《大秦帝国》开篇序言提出的基本问题，也是这部作品在最后该当有所回应的基本问题。我力图做到的，是以所能见到的种种史料为依据，解析国民历史意识对秦帝国非议曲解的演变轨迹，并探究秦帝国灭亡的基本原因，发掘中国原生文明的精魂所在，对我所追慕的伟大的原生文明，对我所追慕的伟大的秦帝国，有一个诚实的说法。

是文为祭，以告慰开创华夏原生文明的伟大先贤们。

一　暴秦说：秦末复辟势力的历史谎言

秦帝国的骤然灭亡，是中国文明史上最大的黑洞。

秦以排山倒海之势一统天下，以变法图强之志大规模重建华夏文明；使当时的中国，既一举跨越了以“国人”与奴隶生产为根基的夏商周三代古老松散的邦联文明，又一举整合了春秋战国五百余年剧烈大争所酝酿出的全部文明成果；以最大的规模，以最快的速度，巍巍然创建了人类在铁器时代最为伟大的国家形式，最为进步的社会文明。依照历史的法则，具有伟大创造力的权力主体，其权力生命至少应当延续相当长的一个历史时期。然则，秦帝国却只有效存在了十二年（其后三年为崩溃期）。随着始皇帝的骤然撒手而去，建成这一伟大文明体系的权力主体，也轰然溃灭了。

这一巨大的命运落差，给攻讦与谎言提供了历史空间。

历史的发展，已经显示出固有的内在逻辑：权力主体的灭亡，并不等同于其所创建的文明体系的灭亡；权力主体在某个阶段的突然沉沦，并不必然植根于其所创造的文明体系。历史的事实是：作为文明

建筑师的秦帝国骤然灭亡了，秦帝国所创建的文明体系却为后世继承了；秦帝国政权因突发政变而突然崩溃了，其结局却并未改变秦帝国所创造的文明体系的历史本质。

历史的逻辑，已经包含了解析历史真相的路径。然则，我们对秦帝国灭亡之谜的历史探究，两千余年一直存在着一个巨大误区：将秦帝国所创建的文明体系与秦帝国权力主体等同而一，论秦亡必以秦政为因，论秦政必以秦亡为果，以秦亡之速推论秦政之恶，以秦政之恶推论秦亡之速，互为因果，越纠缠越乱。由于这个巨大误区的存在，对秦亡原因之探究，长期陷入一种愚昧的因果定论：秦政暴虐，暴政亡秦。诚然，这个误区看似只是方法论意义上的误区，是“暴秦”说的学理成因之一。但是，两千余年来我们的历史学家始终集中于孜孜寻求“暴政”依据，并无数次地重复这则古老的论断，直至当代依然没有发生大的变化，其中自然有着上述误区的长久积淀。

“暴秦”说其来有自，我们的梳理得从源头开始。

对以秦政秦制为轴心的秦文明的评判争议，其实自秦孝公商鞅变法之后的秦国崛起时期便开始了。就总体而言，战国时代对秦文明的评判是两大主流：一则，是从制度的意义上，高度肯定秦国变法及其所创造的新型法治文明，并力图效法秦国，由此形成了以赵国燕国变法为代表的第三波变法浪潮；一则，是从施政的意义上，对秦国法治作出了严厉指控，其代表性言论是“苛法”说与“虎狼”说。在战国时代，尚未见到明确的“暴政”说法。就根基而言，这两种说法的根基点是不同的。“苛法”之说，是具有“王道”价值观的守旧学派的一种政治评判。尽管这一评判具有守旧学派反对一切变法的特质，并不具有认真探究的客观性；但就其基本面而言，尚是一种法治与政论的争鸣，不具有总体否定的意图。“虎狼”之说，则是山东六国基于族群歧视意识，在抗争屡屡失败之后，以仇恨心态发出的政治诅咒，实属攻讦性的非正当评判，自不当作为文明评判的历史依据。

从基本面说，战国后期的秦灭六国之前，天下言论对秦政的评判是积极认定的。最基本的依据，有两方面。一方面，战国末期兼具儒法两学，且学术立场素来公正的荀子大师，对秦制秦政秦风素有高度评价。在《强国》篇中，荀子依亲自入秦的所见所闻，对秦风秦政作出了最高评价："佚而治，约而详，不烦而功，治之至也。秦类之矣！"在《正论》篇中，荀子则对"治世重刑"的合理性作了充分论证，实际是对"苛政"说的回应。荀子之说，没有任何人提出反驳。另一方面，战国末期"天下向一"的历史趋势日渐形成，"天下一统"的可操作战略也由李斯适时提出。这种人心趋势，意味着天下寄厚望于秦政，寄厚望于秦国"一"天下。如此两个基本面充分说明：战国之世对秦政的总体评判虽有争议，但天下主流是肯定秦政秦制的。当然，这种肯定的后面，有一个最基本的社会价值原则在起作用：求变图强是战国时代的核心价值观，而战国变法只有秦国最成功，成功本身是"应时而变"的结果，是顺应潮流的结果，社会意识不可能否定自己的潮流。在"求变图存"与"大争事功"成为时代精神的大背景下，整个社会对一个获得巨大成功的国家，是没有指责理由的。

秦帝国一统天下后，舆论情形发生了变化。

变化的轴心，是关于恢复诸侯制还是建立郡县制的大争论。由这一大争论生发开去，牵涉出对夏商周三代文明与秦帝国所创文明的总体对比，以及与之相关的总体评判。然则，这场大争论及其余波，仍然被争论各方自觉限定在战国精神所能容纳的争鸣之内：反对方并未涉及对秦政的总体指控，创新方也并未以对方对传统诸侯制的赞美而横加指责，更谈不上问罪了。历史声音的突然变调，开始于"焚书坑儒"案之后。自儒生博士们纷纷从秦帝国庙堂"亡"去（不经正式辞职而私自离职），评判秦文明的言论中便出现了一种此前从未有过的声音：秦政毁灭典籍，暴虐之道也。被秦始皇拜为少傅文通君的孔子八世孙孔鲋，以及诸多在秦帝国职任博士的名儒，都在离开中央朝廷后与藏匿山海的六国贵族们秘密联结起来了。这种以"非秦之政"为共同

点的秘密联结，使原本并不具有真实政治根基而仅仅是庙堂论政一家之言的政治评判，不期滋生为六国贵族复辟的政治旗帜。

“暴秦”说，遂以极大的声势，在秦末之乱中陡然生成了。

自陈胜吴广举事反秦，对秦政的认知评判，便成为当时所有反秦势力必须回答的紧迫问题。以反秦次序论，最先反秦的陈胜吴广农民集团，当时对秦政并无总体性仇恨。“闾左徭役”们直接仇恨的对象，首先是秦二世的过度征发，尚不涉及对秦政如何评判。陈胜的“天下苦秦久矣”之叹，所言实际内容也只是二世即位后的政治行径。基于农民集团的直感特质，陈胜吴广的发端路径很简单：先以为扶苏、项燕鸣冤为事由，后又以“张楚”（张大楚国）为举事旗号，最终达成以武力抗争谋求最好的社会出路。演变的转折点，出现于陈胜举事后谁也预料不到的天下轰然而起的陡然大乱之局。陈胜农民军迅速占据了陈郡，六国贵族与当地豪强纷纷聚来，图谋借用陈胜力量复辟，这才有了最初的“暴秦”说。原发经过是：陈郡“三老豪强”们劝说陈胜称王，并大肆称颂其反秦举事是“伐无道，诛暴秦”的大业。这是贵族阶层第一次对秦帝国总体冠以“暴秦”之名，是中国历史上最早的“暴秦”说。

就其实质而言，这是一个显然的政治权谋：志在复辟的贵族势力，利用农民集团政治意识的幼稚，以称颂与劝进的方式，将自己的政治目标巧妙设定成农民集团的政治目标，从而形成天下共讨“暴秦”的声势。其实际图谋，则是使农民反秦势力成为贵族复辟的强大借用力量。其后的历史事实，正是如此演进的：除了刘邦、项梁、黥布、彭越四支反秦势力，是借陈胜发端声威而没有直接借用陈胜兵力举事外，其余所有六国贵族都投奔了陈胜吴广集团，直接以陈胜划拨的军马为根基，以陈王部将的名义出兵，而后又迅速背叛陈胜，纷纷复辟了六国旗号。陈胜政权的迅速消失，其根本原因，正是被大肆渗透其中的贵族复辟势力从内部瓦解了。

复辟势力遍地蜂起，对秦政秦制的总体攻讦，立即以最激烈的复仇方式爆发出来。六国复辟者们纷纷杜撰煽惑说辞，愤愤然将秦政一概骂倒。其间，诸多攻讦在史料中都是零散言辞，只有三则言论最成系统，因而具代表性。这三则言论，都是由张耳、陈余为轴心的“河北”赵燕集团所生发，既是当时最具煽惑力的言论，又是被后世“暴秦”论者引用最多的史料。唯其如此，我们将这三则言论全文引录如下：

陈中豪杰父老乃说（陈涉称王）……陈涉问此两人（张耳陈余），两人对曰：“夫秦为无道，破人国家，灭人社稷，绝人后世，罢百姓之力，尽百姓之财。将军瞋目张胆，出万死不顾一生之计，为天下除残也！今始至陈而王之，示天下私。愿将军毋王，急引兵而西；遣人立六国后，自为树党，为秦益敌也！敌多则力分，与众则兵强。如此野无交兵，县无守城，诛暴秦，据咸阳以令诸侯。诸侯亡而得立，以德服之，如此则帝业成矣！今独王陈，恐天下不解也。”

武臣等从白马渡河，至诸县，说其豪杰曰：“秦为乱政虐刑以残贼天下，数十年矣！北有长城之役，南有五岭之戍，外内骚动，百姓罢敝，头会箕敛以供军费，财匮力尽，民不聊生。重之以苛法峻刑，使天下父子不相安。陈王奋臂为天下倡始，王楚之地，方二千里，莫不响应，家自为怒，人自为斗，各报其怨而攻其仇，县杀其令丞，郡杀其守尉。今已张大楚，王陈，使吴广、周文将卒百万西击秦。于此时而不成封侯之业者，非人豪也！诸君试相与计之！夫天下同心而苦秦久矣！因天下之力而攻无道之君，报父兄之怨而成割地有土之业，此士之一时也！”

武臣（武信君）引兵东北击范阳。范阳人蒯通说范阳令曰：

“窃闻公之将死，故吊。虽然，贺公得通而生。”范阳令曰：“何以吊之？”对曰：“秦法重。足下为范阳令十年矣！杀人之父，孤人之子，断人之足，黥人之首，不可胜数。然而，慈父孝子莫敢剚刃公之

腹中者，畏秦法耳！今天下大乱，秦法不施，然则慈父孝子可剸刃公之腹中以成其名。此，臣之所以吊公也！今诸侯畔（叛）秦矣，武信君兵且至，而君坚守范阳，少年皆争杀君，下武信君。君若急遣臣见武信君，可转祸为福在今矣！”范阳令乃使蒯通见武信君（又做了范阳令的使者，这里又有了一大篇为范阳令辩护的说辞）……武信君从其计，因使蒯通赐范阳令侯印（注意，又成了武臣的使者）。赵地闻之，不战以下城者三十余城。

这三则以攻讦秦政秦制为轴心的言论，具有显然的不可信处：

其一，强烈的复仇心态与权谋目标，使其对秦政的攻讦具有明显的手段性，丧失客观真实性。简单说，第一则是张耳陈余利用农民集团在政治上的幼稚，对陈胜设置了巨大政治陷阱：不要急于称王，农民军应当一面全力对秦作战，一面同时扶持六国贵族尽速复辟。这一陷阱的要害，是诱骗农民军抵挡秦军，而六国贵族趁机复辟称王。为了这一目标，张陈两人将“破人国家，灭人社稷，绝人后世”列为“暴秦”首恶，而将复辟六国贵族作为“为秦树敌”的首要急务。后来的事实是：包括张陈集团在内的六国贵族，一旦借陈胜兵力出动，则立即迅速称王，丝毫不顾忌“示天下私”之嫌疑了。这等因赤裸裸的权谋需要而蓄意生发的“暴秦”说，是典型的攻讦说辞，无法与严肃的评判相提并论。是故，后世说者大多悄悄抛弃了这一说法，不再将灭六国作为秦帝国的罪行对待。

其二，为达成尽速下城占地的实际利益，虚声恐吓，肆意夸大。蒯通说范阳令之辞，是“秦任酷吏”说的代表。其对民众仇恨之夸张，其先前的恐吓与后来的抚慰之间的自相矛盾，都到了令人忍俊不能的地步。显然的事实是：蒯通为使自己成为纵横名士，先恐吓范阳令，再允诺自己所能给范阳令的前途：只要降赵为复辟势力收服城池，便可“转祸为福”；而后，蒯通再转身变作范阳令特使，对武臣又大说范阳令苦衷，使武臣“从其计”；再后，蒯通又摇身变作武臣特使，赏赐

范阳令以侯爵印并高车驷马；至此，蒯通个人目标达成而成为名士重臣，范阳令也“转祸为福”，武臣也借此得到三十余城。此等秦末策士卷入复辟黑潮，其节操已经大失战国策士之水准，变成了真正的摇唇鼓舌唯以一己之私利的钻营者。即或大有“贤名”的张耳陈余，后来也因权力争夺大起龃龉，终究由“刎颈之交”变成了势不两立。我们要说的是：此等实际利益争夺中的虚声恐吓说辞，多有肆意夸大，不足作为史料凭据。

其三，此类说辞大而无当，与当时事实有显然的矛盾，其诸多纰漏完全经不起推敲。譬如武臣集团的说辞，其显然的夸大胡诌至少有四处：一则，“吴广周文将卒百万西击秦”。《史记》只云“数十万”，尚且可疑。百万大军攻秦，全然信口开河。二则，“陈涉王楚之地，方二千里”。其时，陈胜农民军连一个陈郡尚且不能完全控制，何来方二千里土地？三则，“头会箕敛，以供军费”。秦帝国军费来源颇多，说辞夸张地归结描绘为“家家按人头出钱，官府以簸箕收敛”这一残酷形式。四则，“家自为怒，人自为斗，各报其怨而攻其仇，县杀其令丞，郡杀其守尉”。就实而论，举事反秦之地在初期肯定有仇杀与杀官事实，如项梁刘邦举事都是如此。然若天下尽皆这般，何以解释章邯大军出动后在大半年之内的秋风扫落叶之势？

其四，秦末复辟势力具有典型的反文明性，其强烈的施暴实践，最充分地反证出其诛暴言论的虚伪性。作为秦末复辟势力的轴心，江东项羽集团的大暴行具有骇人听闻的酷烈性。《史记·项羽本纪》记载了项羽集团对平民与降卒的六次大屠杀，全部都是战胜之后骇人听闻的屠城与杀降：第一次襄城屠城，坑杀全城平民；第二次城阳大屠杀，杀光了此前辅助秦军抵抗的全城平民；第三次新安大屠杀，坑杀秦军降卒二十万；第四次咸阳大屠杀，杀戮关中平民无计，大烧大杀大劫掠大掘墓；第五次破齐大屠杀，坑杀田荣降卒数目不详，大劫掠大烧杀，逼反复辟后的齐国；第六次外黄大屠杀，因一个少年的利害说辞而放弃。种种大规模暴行之外，项羽又恢复了战国大煮活人的烹

杀，后来又有杀楚怀王、杀秦王子婴并嬴氏皇族、大掘秦始皇陵等暴行。项羽集团频频大规模施暴，使大屠杀的酷烈恶风在秦末之乱中骤然暴长。号为“宽大长者”而相对持重的刘邦集团，也有两次大屠城：一屠颍阳，二屠武关。自觉推行安民方略的刘邦集团尚且如此，其余集团的烧杀劫掠与屠杀则自可以想见了。

当时，不幸成为“楚怀王”的少年芈心，对项羽的种种恶魔行径始终心有余悸。这个楚怀王对大臣将军们忧心忡忡而又咬牙切齿地说：“项羽为人，剽悍猾贼！项羽尝攻襄城，襄城无遗类，皆坑之！诸所过之处，无不残灭！”故此，楚怀王坚执不赞同项羽进兵咸阳，而主张“宽大长者”刘邦进兵咸阳。剽者，抢劫之强盗也。悍者，凶暴蛮横也。猾者，狡诈乱世也。贼者，邪恶残虐也。少年楚怀王的这四个字，最为简约深刻地勾出了项羽的恶品恶行。这个聪明的楚怀王当时根本没有料到，因了他这番评价，项羽对他恨之入骨。此后两三年，楚怀王便被项羽以“义帝”名目架空，之后又被毫不留情地杀害。楚怀王能如此评判，足见项羽的酷烈大屠杀已经恶名昭著于天下了。

太史公亦曾在《项羽本纪》后对其凶暴深为震惊，大是感慨云：“羽岂舜帝苗裔邪？何兴之暴也！”《索隐述赞》最后亦大表惊骇云：“嗟彼盖代，卒为凶竖！”——很是嗟叹啊，他这个力能盖世者，竟陡然成了不可思议的凶恶之徒！显然，项羽之凶恶为患，在西汉之世尚有清醒认知。孰料世事无定，如此一个恶欲横流凶暴骇人的剽悍猾贼，宋明伊始竟有人殷殷崇拜其为英雄，惋惜者有之，赞颂者有之，以致颂扬其“英雄气概”的作品广为流播。如此荒诞之认知，我族良知安在哉，是非安在哉！

整个战国之世兵争连绵，但却没有过一次屠城暴行。秦始皇灭六国大战，秦军也没有任何一次屠杀平民的暴行。秦末复辟势力却变成了疯狂恶魔，对整个社会展开了变态的报复，其残暴酷烈远远超过了他们所指斥的“暴秦”千百倍。此等无与伦比的大破坏大摧毁暴行，风

行“楚汉相争”的短短几年，成为中国乃至整个人类历史上绝无仅有的飓风大破坏时期。其直接后果是，繁荣昌盛的帝国文明在五六年中骤然跌入了“人相食，死者过半”的社会大萧条大赤贫境地，以致西汉建政五十余年后仍然陷入严重赤贫而不能恢复。

作为历史谎言的生发期，说者的动机、手法与怨毒的心绪，已经在上述特征中得到了最充分体现。某种意义上，秦末复辟者的言行，恰如孔子指斥少正卯所描画：言大而夸，辞伪而辩，行辟而奸，心逆而险。是故，其攻讦之辞无处不似是而非，几乎没有一条可以作为评判秦文明之依据。倘若忽视这些基本特征，而将其作为论证“暴秦”的历史依据，则意味着我们的历史意识尚不具有高端文明时代应有的分析水准。

二　历史实践与历史意识的最初分裂

以对秦文明的评判为轴心，西汉历史的实践与意识出现了最初的分裂。

历经为祸剧烈的秦末之乱与楚汉相争，西汉王朝终于再度统一了中国。当此之时，如何面对秦帝国及其母体春秋战国时代，成为西汉建政立国最为紧迫的实际问题。如何解决这一问题，直接取决于主导阶层的历史意识。所谓历史意识，其轴心是社会主导阶层的文明视野，及其所能代表的广泛的社会利益，而绝非领袖个人秉性与权力阴谋所能决定。文明视野与社会利益的广泛度，有一个具体的基准问题：对待秦帝国所开创的大一统文明框架，是全面继承还是另起炉灶？

从中国文明演进的历史意义上说，西汉是一个极其重要的具有特殊意义的时代。这一特殊在于：西汉处在中国原生文明之后的第一个十字路口，最具有发生种种变化的社会潜质，最具有重塑中国文明的种种可能。一言以蔽之，西汉王朝承担着“如何承前，如何启后”的最

重大的历史课题。唯其如此，西汉王朝的历史抉择，显得特别的重要。

西汉的开国阶层，基本是由秦末各种社会职业的布衣之士组成的。其中坚力量之中，除了一个韩国贵族张良，刘邦集团的文臣武将大多由吏员、商贩、工匠、小地主、游士、苦役犯六种人构成。刘邦本人，更是典型的秦末小吏（亭长）。虽有职业的不同与社会身份的些许差异，但就总体而言，他们都处于平民阶层。这一广大阶层，是孕育游离出战国布衣之士的社会土壤，其中的佼佼者，几乎无不具有战国布衣之士的进取特质。从社会意识与历史意识的意义上说，当时的士人阶层，是对历史与所处时代有着相对全面、客观、清醒认识的唯一社会阶层。基于这种社会根基，刘邦集团的种种政治作为，一开始便与项羽集团有着种种较为鲜明的反差。对待秦文明的基本态势，刘邦集团与项羽集团更有着重大的区别。项羽集团作为既得利益的丧失者，对秦文明恨之入骨，既彻底地有形摧毁，又彻底地精神否定，灭秦之后则完全复辟了诸侯制。刘邦集团则虽然反秦，却对帝国功业与秦始皇始终有着一种实实在在的景仰。对于帝国文明框架，则一开始便采取了审慎地权衡抉择的做法。

汉高祖刘邦到汉武帝刘彻，历经百余年，西汉终于完成了这种权衡抉择。

这一过程，并不全部都是难题。对于中央集权、郡县制、统一政令、统一文字、统一度量衡、统一生产交通标准、移风易俗以及种种社会基本法度，西汉王朝都全部继承了秦文明框架。所谓“汉承秦制”，此之谓也。事实上，重新确立的秦制，也被整个社会迅速地重新接受了。所谓权衡抉择，主要集中于两个核心：一则，如何对待具有强大传统的诸侯分封制？二则，如何对实际继承秦制而道义否定秦制做出合理阐释？具体说，对待分封制的难点，是要不要仿效秦帝国废除实地分封制，实行虚封制？合理阐释继承与否定秦文明的矛盾方式

的难点，则是要在反秦的正义性与秦文明的历史价值之间，做出恰如其分的评判与说明。

对于分封制难点，西汉王朝做出了有限妥协，至汉武帝时期基本确立了有限实地分封制。这一基本制度，比秦帝国有所倒退，也给西汉王朝带来了长期的恶果。这是“汉承秦制”历史过程中的另一个基本问题。尽管西汉的妥协是有限的，然由于分封制（即或是有限实地分封制）带来的社会动荡连绵不断，故在西汉之后，这种有限分封制一代比一代淡化，魏晋之后终于演变为完全的虚封制。也就是说，历代政权对秦制的实际继承，在西汉之后更趋完整化。这一历史现象说明。历经秦末乱世的复辟劫难，又再度经过西汉初中期“诸侯王”引发的动荡，历史已经最充分地昭示出一则基本道理：从秦制倒退是没有出路的，其结局只能导致中国重新陷入分裂动荡；历经春秋战国五百余年激荡而锤炼出的统一秦制，是适用于社会的，是有益于国家的，是有利于华夏民族长远壮大发展的。从实际制度的意义上说，秦文明在本质上获得了完全的历史认可。

然则，在历史意识的评判上，却出现了巨大的分裂。

西汉王朝发端于反秦势力。这一最基本的事实，决定了西汉政权不可能对秦帝国及秦文明在道义上给予认同。否则，西汉政权便失去了起事反秦的正义性。对于历来注重道义原则而强调“师出有名”的古老传统，这一点非常重要。中国古代社会之所以将“吊民伐罪”作为最高的用兵境界，其根源，正在于注重政治行为的道义原则。若对方不是有罪于天下的暴政而加之以兵，便是“犯”，而不是“讨”或“伐”；既是天下“讨秦伐秦”，则秦只能是暴政无疑。这便是中国古老的政治道义传统所蕴涵的逻辑。

虽然，刘邦集团的社会根基不同，决定了其与六国贵族的复辟反秦具有种种不同。但在指斥秦政，从而使自己获得反秦正义性这一点上，却是共同的。其间区别，只是指斥秦政的程度与方式不同而已。

如前所述，六国贵族对秦政是仇恨攻讦，是蓄意谎言。而刘邦集团的指斥秦政，则仅仅限于泛泛否定。

细察《史记·高祖本纪》，刘邦本人终其一生，对秦政的评判只有两次，且都是同一句话。一次是最初的沛县举事，在射入城邑的箭书上说了一句："天下苦秦久矣！"另一次，是在关中约法三章时，又对秦中父老说了一句："父老苦秦苛法久矣！"另外，还有两件值得注意的事情。一件事，是刘邦在称帝后的第八年，也就是临死之年的冬天，下诏为战国以来六位"皆绝无后"的王者建立固定的民户守冢制度：陈胜及赵悼襄王等四王，各封十家民户守陵，信陵君封五家；只有对秦始皇，封了二十家守陵。在其后两千余年的历史上，封民户为秦始皇守陵，刘邦是唯一的一个。与之相对比的是，汉武帝泰山封禅时，儒家大臣已经可以明确提出秦始皇不能进入封禅之列，而汉武帝也采纳了。另一件事，是刘邦在建政第六年，擢升秦帝国的统计官张苍为"计相"，并"令苍以列侯居相府，领主郡国上计者"。实际上，便是以萧何为总政丞相，以张苍为主掌经济的副丞相。以秦帝国经济官员为自己的经济丞相，刘邦实际推行秦政的意图是很明确的。这位张苍，后来在汉文帝时期一直擢升至丞相，总政十余年。其时，甚至连西汉王朝的历法、国运、音律等，都一律秉承秦文明不动。这种全载式继承，一直延续到汉武帝。

与刘邦同代的开国重臣，也鲜有系统指斥秦文明的言论。最典型者，是大谋士张良。张良曾经是韩国末世的"申徒"（民政经济大臣），纯正的六国贵族，且其青年时期始终以谋杀秦始皇与鼓动复辟反秦为使命。但是，在投入刘邦集团后，张良却只以运筹谋划为任，从来没有涉足实际政务，再也没有对秦政做出过公然指控。刘邦称帝后，张良事实上便隐退了。身为六国贵族，张良的政治表现前后有巨大变化且最终退隐，颇值得探究。历来史家与民间演义，皆以"淡泊名利，功成身退"说之。实则不然，张良的变化，实际与刘邦集团的政治氛围密切相关。张良既不能使刘邦复辟诸侯制，又不愿追随刘邦实际

推崇秦政，只有忍痛抛开历来的政治企图，而走入修身养性的“神仙”道路。这一人生逻辑，当较为接近历史之真相也。

刘邦之后的吕后、惠帝、文帝、景帝君臣，情形皆大体相同：极少涉及评判秦政，但有涉及，也只是淡淡几句宽泛指斥。也就是说，在汉武帝之前，对秦政秦制的理念否定尚停留在感性阶段——出于必须的反秦正义原则，仅仅对秦文明有原初的必须性的感性评判而已。

于是，“天下苦秦久矣”便成为笼统的代表性说法。

这种感性指斥，在汉武帝时期开始发生变化。

西汉对秦文明的评判，由感性向知性转化，开始了大规模的理念评判。

这一变化的背景是：西汉政权已经稳定昌盛，开始了结文治武功方面的种种难题。武功方面，是大力连续反击匈奴。文治方面，则以阐释继承与否定秦文明的历史矛盾为基点，确立国家意识形态的主流价值法则。在这一大背景下，文治目标的实现体现为两个方面：既涌现了中国历史上第一部系统梳理华夏足迹的经典史书——《史记》，又涌现了大量的审视秦文明的言论与文章。

从总体上说，西汉时代对秦文明的评判，以及对秦亡原因的探究，呈现出相对客观的态势。所谓相对客观，是西汉评判大体摆脱了秦末复辟者充满怨毒与仇恨的心绪，开始从论说事实的意义上评判秦文明。一个基本的事实是：西汉学人无论是肯定还是否定秦政，都极少引用秦末复辟者咒骂秦政的恶辞，都是在陈述自己认定的事实。尽管其中不乏大而无当的囫囵指责，但就其基本面说，相对客观了许多。但无论客观程度如何，西汉对秦文明的理念否定是清楚的，且由感性到知性，越来越趋于理论化。

具体说，为西汉官方认定的《史记》相关篇章中，尚很少对秦文明作总体指斥。在《货殖列传》、《河渠书》、《平准书》等综合性叙述篇章中，都是铺叙历代经济功绩与地域风习，基本不涉及对历代文明演进的阶段性总体评判。即或在专门叙述意识形态变化的《礼书》、《乐书》、《律书》中，也很少指斥春秋战国秦帝国时代。在《礼书》中只有一段隐约肯定又隐约指责的说法："周衰，礼废乐坏……

至秦有天下，悉内六国礼仪，采择其善，虽不合圣制，其尊君抑臣，朝廷济济，依古以来。至于高祖……大抵皆袭秦故……少所变改。"

在《太史公自序》及人物之后的"太史公曰"中，偶有"秦失其道"、"秦既暴虐"等言辞，但远未达到秦末复辟势力那般一体咒骂，亦远未达到后世史家那般总体认定"暴政亡秦"。汉武帝本人的态度，也是颇具意味的。

《史记·礼书》记载了一则基本事实：汉武帝大召儒术之士，欲图重新制定礼仪，有人便主张恢复古代礼制。汉武帝下诏说："盖受命而王，各有所兴，殊路而同归，谓因民而作，追俗为制也。议者咸称太古，百姓何望？汉亦一家之事，典法不传，谓子孙何！化隆者闳博，治浅者褊狭，可不勉与！"显然，汉武帝对复古是敏感的，也是严厉的，即或仅仅是礼制复古，也依然给予很重的批驳，将话说得分外扎实：汉也是历代之一家而已，没有自己的法度礼仪，何以面对子孙！敏感什么？警觉何在？其实际底线是很清楚的：不能因为否定秦政而走向复古。这次诏书之后，汉武帝没有接受儒术之士的理念，而是大行更新：改历法、易服色、封泰山、定宗庙百官礼仪，完成了既不同于复古又不同于秦制的"汉家礼仪"，"以为典常，垂之于后。"

汉武帝的颇具意味处，在于其始终自觉地把握着一则施政理念：秦可否定，然既不能因对秦的否定而走向复辟，也不能如同汉高祖那

样全盘继承秦制。如此理念之下，对秦文明的否定，自然很难如后世那般走向极端化。

这一基本事实，透露出一则值得注意的历史信息：即或已经到了汉武帝时期，西汉对秦文明的总体性评判已经明确持否定原则，然其基本方面依然是谨慎的，依然避免以系统形式作最终的简单否定。《史记》中“非秦”言论的感性闪烁，以及这一时代诸多思想家对秦政秦制的评判，都在否定中包含着肯定，几类汉初的贾谊。凡此等等，足证这一时期对文明演进史探究的相对慎重与相对客观。

西汉的官方历史意识，在汉武帝之后开始了某种变化。

变化的标志，是在官方声音中开始出现总体否定秦文明的说法。

所谓总体否定，是否定中不再包含肯定，而是全部一概否定，对秦文明的分析态度开始消失。最基本的事实，是汉昭帝时期的盐铁会议大论争。作为会议记录的《盐铁论》，如实记载了“贤良文学”与中央主政大臣桑弘羊的争论。其集中涉及评判秦文明的篇章，有《诛秦》、《周秦》、《伐功》、《申韩》、《备胡》等。贤良文学者，西汉之职业理论家也，儒生之群体也。他们对秦文明的评判，是总体否定而不包含任何肯定的。其典型言论有：“商鞅反圣人之道，变乱秦俗，其后，政耗乱而不能理，流失而不可复。”“秦任战胜之力以并天下，小海内以贪胡、越之地。”“秦力尽而灭其族，安得朝人也！”……连反击匈奴这样的正义之举，也被说成“贪地”，其荒谬可见矣！中央主政大臣桑弘羊的评判，则截然相反，这里不再列举。虽然，从形式上说，这种整体指斥秦文明的论说，只是中央会议的一家之言，并不绝对代表中央朝廷的声音。但是，能以全盘否定秦文明的历史价值观为基准，以群体之势向朝廷正在奉行的实际政策发难，其中蕴涵的转机是意味深长的。

西汉时代的历史意识，更多表现在官员学者的个人论著中。

在官方探究的同时，西汉时期具有官员身份的学人，对秦政得失与秦亡原因也开始了大规模探究。这种探究有着一个鲜明的趋势：总体否定秦文明而局部或有肯定，力图从秦文明本身的缺失中寻觅秦帝国灭亡的原因。就其论说的影响力而言，西汉的不同时期分别有四个代表人物：一个是淮南王刘安学派，一个是贾谊，一个是贾山，一个是董仲舒。淮南王刘安的学派凝聚了一部作品，名为《淮南子》，其对秦文明、秦帝国、秦始皇一体指斥，从经济、军事、政治、民生等基本方面全面论说，其最终的评判属于全盘否定式。《淮南子·氾论训》的经济否定论可谓代表，其云："秦之时，高为台榭，大为苑囿，远为驰道，铸金人，发適戍，入刍稿，头会箕赋，输于少府。丁壮丈夫，西至临洮、狄道，东至会稽、浮石，南至豫章、桂林，北至飞狐、阳原，道路死人以沟量！"

贾谊的《过秦论》，是被历代推重的一篇综合评判性史论。贾谊的基本立场是否定秦文明的，然其中也对秦孝公商鞅变法作了高度肯定，对秦始皇的基本功绩也作了高度肯定。贾谊对秦亡原因的总论断是："仁义不施，而攻守之势异也！"贾谊对秦文明的总体论断则为："秦王……废王道，立私权，禁文书而酷刑法，先诈力而后仁义，以暴虐为天下始……故秦之盛也，繁法严刑而天下震……秦本末并失，故不长久。"

贾山给汉文帝的上疏，也是明确指控秦政，号为"至言"。其代表性言论是："秦……赋敛重数，百姓任罢，赭衣半道，群盗满山，使天下人戴目而视，侧耳而听！"其文咒骂秦始皇尤烈，"秦王贪狠暴虐，残贼天下，穷困万民，以适其欲也……秦皇帝身在之时，天下已坏矣，而弗自知也！"因贾山之说大而无当，几近于秦末复辟势力之怨毒咒骂，故其影响力在后世较弱，不如贾谊与其后董仲舒的论说。

董仲舒的指控秦政，属于全盘否定式的代表，其经济指控、法治指控、教化指控最为后世"暴秦"论者看重。董仲舒一生文章极多，仅

上书便有一百二十三篇。其论秦之说主要有两则，一则见于本传记载的上书，一则见于《汉书·食货志》转引的“董仲舒说上曰”（上书或问对记载）。两论皆具后世“暴秦”说的典型性，被后世史家反复引证为史料依据，故此摘录于下：

《汉书·食货志》转引其经济指控云：古者税民不过什一，其求易供；使民不过三日，其力易足。……至秦则不然，用商鞅之法，改帝王之制，除井田，民得买卖，富者田连阡陌，贫者亡立锥之地。又专川泽之利，管山林之饶，荒淫越制，逾侈以相高；邑有人君之尊，里有公侯之富，小民安得不困？又加月为更卒，已，复为正一岁，屯戍一岁，力役三十倍于古；田租口赋，盐铁之利，二十倍于古。或耕豪民之田，见税什五。故贫民常衣牛马之衣，而食犬彘之食。重以贪暴之吏，刑戮妄加，民愁亡聊，亡逃山林，转为盗贼；赭衣半道，断狱岁以千万数。汉兴，循而未改……

《汉书·董仲舒传》载其法治指控秦云：师申商之法，行韩非之说，憎帝王之道，以贪狼为俗。非有文德以教训天下也。诛名而不察实，为善者不必免，而犯恶者未必刑也……又好用憯酷之吏，赋敛亡度，竭民财力，百姓散亡，不得从耕织之业，群盗并起。是以刑者甚重，死者相望，而奸不息。

《汉书·董仲舒传》记载其教化指控云：至周之末世，大为亡道，以失天下。秦继其后，独不能改，又益甚之：重禁文学，不得挟书，弃捐礼谊而恶闻之。其心欲尽灭先王之道，而专为自恣苟简之治，故立为天子十四岁而国破亡矣！自古以来，未尝有以乱济乱，大败天下之民如秦者也！其遗毒余烈，至今未灭，使习俗薄恶，人民嚚顽，抵冒殊扞，孰烂如此之甚者也！孔子曰：

“腐朽木之不可雕也，粪土之墙不可圬也。”今汉继秦之后，如朽木粪墙矣，虽欲善治之，亡可奈何……为政而不行，甚者必变而更化

之……汉得天下以来，常欲善治而至今不可善治者，失之于当更化而不更化也！

董仲舒经济指控与法治指控的经不起推敲，我将在后面一并澄清。

这里需要指出的是：董仲舒在教化指控中，将西汉“习俗恶薄”的原因，没有归结为六国贵族集团大复辟带来的社会大破坏，而全数归结为秦政，这是显然的历史偏见。这种偏见并非误解，而是蓄意为之。董仲舒的目标很明确：促使汉制“更化”，变为以“三代王制”为本体，而由儒家执意识形态之牛耳的实际制度。而如果将世道沦落之根源归结于复辟动乱，则无异于否定了儒家颂扬“王制”的正当性。所以，只能将世风败坏的罪名，整体性推于秦政了事。此等基于显然的政治意图而全盘否定秦文明的做法，实在不甚高明，也存在着太多的矛盾纰漏。是故，并没有从总体上动摇“汉承秦制”的实际国策。董仲舒生于西汉中期，距秦帝国时代不过百年上下，对复辟势力的暴力毁灭、相互背叛、杀戮劫掠、道德沦落等等恶行，及其破坏力与后遗症，应该很清楚。对最为残暴的项羽集团的大破坏，董仲舒应该更清楚。然则，董仲舒却将这种破坏整个文明结构与社会伦理的罪责，转嫁于素来注重建设而法度整肃的秦文明时代，事实上是不客观的，是经不起质疑的。

西汉之世，秦末复辟势力的历史谎言遭到了总体遏制。

然则，西汉之世对秦文明的总体评判，也第一次以理论化的否定形式出现了。这种理论化，既表现于相对谨慎的官方探究，更表现于以私学官学中的种种个人探究为形式特征的普遍的“非秦”思潮。正是在诸如贤良文学、淮南王学派，以及贾山董仲舒等儒家名士的部分或全面指控秦文明的思潮中，使秦末复辟势力的历史谎言，又有了重新复活的历史机遇，并最终酿成了西汉末期王莽复辟的实际灾难，又最终弥漫为久远的历史烟雾。

从形式上说，西汉时代对华夏文明演进的总结与审视，对秦文明的总结与审视，是中国历史意识的第一次自觉。但是，由于具体的政治原因，由于所处时代的文明视野的限制，这次大规模的相对自觉的文明史审视，最终产生了接近于“暴秦”说的否定性结论。这一结论，导致了中国历史意识不可思议的分裂：实际继承秦文明，理念否定秦文明。

此前的中国，历史的脚步与历史的意识从来是坦率合一的：一个政治集团认定并推崇某一种文明，必然竭尽全力去追求并实现，反之则断然抛弃。只有从西汉这个时期开始，中国历史的实践与中国历史的意识，出现了怪诞的分离。尽管这种分裂是初始的，远非后世那般严重。但是，这一分裂因东汉的秉承而延续跌宕四百余年之后，终于积淀为荒诞的历史定式。作为实际继承秦文明的两汉中央政权，基于种种原因，始终对这种荒诞的分裂保持了默认，保持了实际上的支持。同时，由于“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文教方略的确立，儒家历史价值观日益占据主流，中国历史实践与历史意识对秦文明的荒诞分裂——实际建政与价值评判的分裂，随着历史的推移而更趋深重了。

三　历史烟雾的久远弥散

历史意识的烟雾，终于无可遏制地弥漫开来。

大一统的秦帝国十五年而亡，既无修史遗存，亦无原典史料现世。项羽的屠戮劫掠与焚烧，使大咸阳化作了废墟，集战国之世全部典籍法令与文明书证的丰厚无比的帝国文档库存，悉数付之罪恶火焰。从此，这个伟大的帝国丧失了为自己辩护的绝大部分书证、物证与人证，沦入了面对种种口诛笔伐而无以澄清的境地。就实说，后世对秦帝国的评判依据，相对直接的文本资料大体只有四种：其一是后来抢救再现的先秦典籍与诸子著作；其二是帝国遗留于山川河海的部分勒石碑文与残存物证；其三是司马迁的《史记》中所记载的经过作者“甄别”的史实；其四是西汉初期帝国遗民的部分亲历言论记录。当

然，若天意终有一日可使始皇陵地宫藏品再现于世，我们为这个伟大帝国辩护的直接证据，完全可能发生根本性的改变。在此之前，我们的澄清依然分外的艰难。

然则，我们的努力不能停止。

历史，正是这样一步一步走过来的。

所谓国家与民族的历史意识，大体是四个层面：其一是历代政权对原生文明的实际继承原则；其二是见诸正史的官方意识对历代文明演进的价值评判；其三是历代史家学者及学派的历史论说；其四是见诸文学艺术与民间传说的普遍认知。我们所谓的历史意识的烟雾，当然指同时体现于这四个方面的种种变形。

从此四方面说，自西汉之后，秦帝国及其所处的原生文明时代，在理念上被大大扭曲变形，且表现为一个愈演愈烈的历史过程。也就是说，两千余年来，我们对自己的原生文明时代的总体态势，始终处于一种不可思议的割裂状态：一方面，在建政原则上，对一统秦帝国的文明框架原封继承，并全力维护；另一方面，在理念认定上，对秦帝国与春秋战国的文明功绩又极力否定，极力攻讦。这是一个奇特而巨大的矛盾。在整个人类文明史上，没有哪个创造了独立文明的民族，在后来的发展中极力贬低本民族原生文明的先例，更没有实际继承而理念否定的荒诞割裂先例。唯有我们，承受了先人的丰厚遗产，还要骂先人不是东西。此等咄咄怪事，发生于我们这个自认深有感恩传统的古老民族身上，岂非不可思议哉！

一片博大辽阔的文明沃土呈现出来，耕耘者的尸体横陈在田间。后来者毫不迟疑地宣布了沃土继承权，却又困惑于曾经包括自己在内的一群人杀死了耕耘者不好交代。于是，一面谨慎地审视着这片沃土，一面小心地探询着其余人对农夫之死的说法。终于，人们有一搭没一搭地耕耘着，开始探究起来，渐渐争论起来，又渐渐吵成了一

团，终于将耕耘者的死与被开垦的沃土连成了一体，无休止地吵吵起来。有人说，这片土地邪恶，导致了农夫的突然死亡，与群殴无关。有人说，农夫愚蠢不知歇息，才有突然死亡。有人说，农夫耕耘有误，给这片土地留下了祸根。有人说，农夫根本不该开垦这片土地。有人说，农夫用力太猛死得活该。一代代争吵延续下来，人们终于一致认定：这是一个坏农夫，原本该死，不需争论。有浑不知事的孩童突然一问："农夫坏，开出来的土地也坏么？"人们惊愕良久，又齐声回答："土地是我们的了，自然不坏！"于是人们力乏，从此不屑提起这个死去了的农夫，索性简化为见了农夫尸体只啐得一口，骂得一声了事。偶有同情者，遥望农夫尸体叹息了一声，立即便会招来人众侧目千夫所指……

一则古老的寓言。一幅历史的大相。

大伪欺史，文明何堪?

东汉伊始，"暴秦"说终于成为官方正式立场。

西汉末期，基于对秦政的普遍指控，对夏商周三代的"王制"文明一时滋生出一种向往思潮。在这一思潮的弥漫中，一股信奉儒家文明价值观的社会势力崛起了。在追谥孔子为"褒成宣尼公"的同时，这股势力力图重新复辟周制，再现那个"宪章文武，礼治王化"的远古田园诗时代。这便是号为"新始"的王莽集团，在近二十年的岁月里全面复辟周制的荒诞时期。历史的演进是残酷的：王莽集团竭尽全力改制复古，非但没有使天下趋于王道昌盛，反倒引发了大饥荒大混乱大动荡，华夏大地再次沦入了较秦末大劫难有过之而无不及的社会大倒退，西汉二百余年累积的文明成果，悉数付诸东流！绿林赤眉农民军遭遇的大饥饿大杀戮，其酷烈远远过于因不堪徭役而举事的陈胜吴广农民集团。

历史的教训是冰冷的。随后立定根基的东汉政权，不再做任何复古梦，很现实地回到了忠实效法西汉而秉承秦制的道路上，在实际施政中再度肯定了秦文明的价值，断然摒弃了复古道路。秦末至西汉末的两百多年间，历经项羽王莽两次大复辟，既带来了毁灭性的灾难，也对整个社会历史意识产生了巨大的震慑。此后的中国历史上，尝试复辟“三代王制”的政治狂人再也没有出现，即或偶有政治幻想症者，也只能自家嘟哝几句而已。这一基本事实足以说明：华夏族群的历史意识已经实实在在地认定了秦文明的真实价值，在实际中永远地奉行不悖了。历史意识的荒诞，也正在这样的时期定型了。东汉王朝在实际奉行秦文明的同时，官方意识却更为明确地指控秦文明，更为高调地颂扬三代王制，从而弥漫出一股浓郁的弦外之音：三代王制本身仍然是值得推崇的，只是王莽的复辟还不够水准而已。再次确立这种实际建政法则与意识形态价值原则的荒诞割裂，是“暴秦”说弥漫为历史烟雾的根基所在。

《汉书·食货志》与《汉书·刑法志》，是东汉官方对历代文明框架（制）的总体看法。在这两篇概括叙述并评判历代体制的文献中，完全可以看出“暴秦”说的新面目。这两篇文献对华夏文明进程的总体评判是：以井田制为轴心的夏商周三代“王制”文明，是最高的理想社会状态；自春秋战国至秦帝国，则是最为不堪的沦落时代；西汉之世，始入承平昌盛。基于此等价值标准，这两篇文献的定式是：开首皆以大段篇幅描绘三代“王制”的田园诗画面，紧接着语气一转，便开始严厉指控春秋战国秦的种种不堪与暴虐，之后再叙述西汉的承平国策。

唯其具有代表意义，我将其对春秋战国秦的指控摘引如下：

《汉书·食货志》云：周室既衰，暴君污吏慢其经界，徭役横作，政令不信，上下相诈，公田不治……《春秋》讥焉！于是上贪民怨，灾害生而祸乱作。陵夷至于战国，贵诈力而贱仁谊，先富有而后礼让……及秦孝公用商君，坏井田，开阡陌，急耕战之赏，虽非古道，

犹以务本之故，倾邻国而雄诸侯。然王制遂灭，僭差亡度。庶人之富者累巨万，而贫者食糟糠；有国强者兼州域，而弱者丧社稷。至于始皇，遂并天下，内兴功作，外攘夷狄，收泰半之赋，发闾左之戍。男子力耕不足粮饷，女子纺绩不足衣服。竭天下之资财以奉其政，犹未足以澹其欲也。海内愁怨，遂用溃畔。

《汉书·刑法志》云：春秋之时，王道浸坏，教化不行……陵夷至于战国，韩任申子，秦用商鞅，连相坐之法，造三夷之诛，增加肉刑、大辟，有凿颠、抽胁、镬烹之刑。至于秦始皇，兼吞战国，遂毁先王之法，灭礼谊之官，专任刑罚，躬操文墨，昼断狱，夜理书，自程决事，日县石之一。而奸邪并生，赭衣塞路，囹圄成市，天下愁怨，溃而叛之。

东汉官方认定“暴秦说”之外，学人官员的个人评判，也循此基准多有呈现。这一时代的文明史视野已经大为弱化，官员学者个人即或有局部肯定秦政的论说，也是星星点点不成气候。诸如东汉之桓谭、王充，皆有局部肯定秦政之文章，然已成为极其微弱的声音了。

东汉之后，华夏再度陷入了分裂割据状态。三国时代的剧烈竞争，颇有小战国气象。基于竞争本身的需要，这一时代对历史的重新认知，有了新的可能。由于《三国志》乃晋人陈寿撰写，且没有总括叙述某领域历史演进的诸《志》专类，是故，无法评判三国及西晋的官方历史意识。然则，从这一时期各方实际奉行的政策体制，以及著名君主与政治家的历史评判言论，仍然可见其对秦文明的总体评判。这种评判，较之东汉松动了许多。曹操被《三国志》评曰：“太祖运筹演谋，鞭挞宇内，揽申、商之法术，该韩、白之奇策……超世之杰矣！”而曹操对秦皇汉武的肯定也是明确的，其《置屯田令》云：

“夫定国之术，在于强兵足食。秦人以急农兼天下，孝武以屯田定西域，此先代之良式也！”在三国大政治家中，唯有诸葛亮对秦政表现出继承东汉的荒诞割裂：实际奉行而理念否定。诸葛亮《答法正书》

云：“……秦以无道，政苛民怨，匹夫大呼，天下土崩。”足见其忠实秉承东汉之传统也。步入两晋南北朝时期，华夏大地纷争频仍，又逢北方诸族群相继

占据北中国，政权不断更迭，相互攻伐不断。当此之时，中国关于文明史演进的探讨几乎趋于沉寂，玄妙清谈弥漫一时。无论是官府作为，还是官学私学，对历史文明的总体探讨及其理论总结，都几乎趋于销声匿迹。这是一个特殊的沉沦时代，两汉时代注重文明演进探讨的历史视野，这时已经变化为注重个人体验的思辨“玄学”。在玄学清谈弥漫之时，偶然也迸发出些许文明史探究的火花。葛洪的《抱朴子·外篇·用刑》，便对秦亡原因做了探讨，认定秦亡并非严刑而亡，“秦其所以亡，岂由严刑？秦以严得之，非以严失之也！”其余，如做过廷尉的刘颂、做过明法掾（解释法令的官员）的张斐，也都曾经从论说法令演进的意义上肯定过秦政。当然，这些声音远非主流，几

乎没有实际影响力。

进入隋代，对文明演进史的探讨又是一变。

隋虽短促，然却是三百年分裂之后再度统一中国的重要时期，是华夏族群的第五次大一统。从实际制度框架说，隋继承了秦制无疑。然则，由于此时距秦帝国已经千年之遥，且又经过了西晋之后的三百年分裂战乱，隋对文明演进的审视，遂开始以西晋之后的历史演进为主，对两汉之前的历史已经很少涉及，对秦政得失的探究则更少了。虽然如此，我们还是可以从基本面看出隋代对秦文明的模糊肯定。隋文帝杨坚注重实务，临死之遗诏开首便是：“嗟乎！自昔晋室播迁，天下丧乱，四海不一，以至周齐，战争相寻，年将三百。”遗诏最后云：“自古哲王，因人作法，前帝后帝，沿革随时。律令格式，或有不便于事者，宜依前敕修改，务当政要。”显然，隋对秦文明所体现的变法精神尚是肯定的。

唐代情形，又是一变。唐变之要，是从隋的不甚清晰坚实的历史评判中摆脱出来，再度开始大规模总结文明演进史。结局是，唐又重新回到了东汉轨迹。唐人魏征主修的《隋书》，实则是唐政权的历史目光，而不是隋政权的历史目光。《隋书》的《食货志》、《刑法志》、《百官志》等综合篇章，在对特定领域的总括性叙述中，均对秦文明做出了复归东汉传统的评判：

《隋书·食货志》云：秦氏起自西戎，力正天下，驱之以刑罚，弃之以仁恩；以太半之收，长城绝于地脉；以头会之敛，屯戍穷于岭外。

《隋书·刑法志》云：秦氏僻自西戎，初平区夏，于时投戈弃甲，仰恩祈惠，乃落严霜于政教，挥流电于邦国；弃灰偶语，生愁怨于前，毒网凝科，害肌肤于后；玄钺肆于朝市，赭服飘于路衢；将闾有一剑之哀，茅焦请列星之数。

《隋书·百官志》云：秦始皇废先王之典，焚百家之言，创立朝仪；事不师古，始罢封侯之制，立郡县之官；太尉主五兵，丞相总百揆，又置御史大夫以贰于相。自余众职，各有司存。汉高祖除暴宁乱，轻刑约法，而职官之制，因于嬴氏。

如果说，《隋书》诸志的总括性叙述，代表了唐政权的官方评判，那么唐太宗在《贞观政要》中的理念，则是更为直接的建政施政态度。《贞观政要·君臣鉴戒》云："朕闻周秦初得天下，其事不异。然，周则惟善是举，积功累德，所以能保八百之基。秦乃恣其奢淫，好行刑罚，不过二世而灭。"其《务农》篇云："昔秦皇汉武，外多穷极兵戈，内则崇侈宫室，人力既竭，祸难遂兴。彼岂不欲安人乎？失所以安人之道也！"当然，唐代也有基于现实政治而对秦政秦法的具体肯定，但已经远非主流了。同一个魏征，在答唐太宗对商鞅法治的责难时，论说便是相对肯定的："商鞅、韩非、申不害等，以战国纵横，

间谍交错，祸乱易起，谲诈难防，务深法峻刑以遏其患。所以权救于当时，固非致化之通轨。”（《魏郑公谏录》卷三）

在整个唐代的历史意识中，只有柳宗元对秦文明做出了“政”与“制”的区分，指出了秦“失在于政，不在于制”。其《封建论》云：“秦有天下……不数载而天下大坏，其有由矣！亟役万人，暴其威行，竭其祸贿；负锄梃谪戍之徒，圜视而合从，大呼而成群；时则有叛人而无叛吏，人怨于下，而吏畏于上，天下相合，杀守劫令而并起。咎在人怨，非郡邑之制失也……酷刑苦役，而万人侧目。失在于政，不在于制。秦事然也！”将文明体制框架与具体的施政作为区别开来，这是自两汉以来最有见地的文明演进史观念。这一观念，在某种意义上合理解释了对秦文明的实际继承与理念否定这一巨大割裂现象——实际继承对“秦制”，理念否定对“秦政”。虽然，柳宗元的评判依旧远远不是主流历史意识；虽然，柳宗元的“秦制”几乎单纯地指郡县制，而并非包容了秦文明的所有基本方面，但就其历史意识的出新而言，依然是不容忽视的。

唐之后，华夏又陷入了几近百年的分裂割据。五代十国，是一个历史意识严重萎缩的时期，大器局的文明视野与民族进取精神，从这个时期开始严重衰退了。政变频频交错，政权反复更迭，邦国林立，各求自安。这一时代除了诸多的佛教事件与闪烁的诗词现象，几乎没有文明史意义上的重大事件，对中国文明史的探究自然也难觅踪迹。宋王朝统一中国之后，几乎是立即陷入了连番外患与诸多内忧之中，对既往历史的审视已经大为乏力了。《宋史》乃元代主修，其概括性的诸《志》综述，已经根本不提秦文明了。当然，我们不能将《宋史》的综合叙述，看做宋代的官方历史意识。宋代的历史意识，我们只有到其学派思潮与主要人物的言论中去寻找。宋代儒学大起，生发出号为“理学”的新潮儒学。理学的历史意识，是儒家历史意识的极端化，自然是以儒家的历史价值观为根基的，又比儒家更僵化。

从宋代开始，一种历史现象开始生成：审视历史，必引孔孟言论以为权威。大量的先秦诸子典籍，在这个时期被一体性忽视。以致连墨子这样的大家，其论著也湮灭难见，沦入到道家典籍中隐身了。直到近代，墨子才被梁启超发掘出来，重新获得重视。最为实际的改革家王安石，尚且言必引孔孟为据，对制度沿革的论说则多以五代十国的兴亡为依据。其余人物之论述，则更可以想见了。以修《资治通鉴》闻名的司马光，其历史意识更是明确地贬斥秦文明。凡见诸《资治通鉴》的“臣光曰”，很少对秦政秦制作认真的总体性评判，而对秦政秦制的具体“罪行”指控，则屡见不鲜。朱熹、二程等儒家大师，指控秦文明更是司空见惯了。作为治学，他们对秦政的探究是很认真的。譬如朱熹，对商鞅变法之“废井田，开阡陌”做出了新解：“开”非开垦之开，而是开禁之开；开阡陌，便是开土地国有制不准买卖之禁，从此“民得买卖”土地。然则，这种具体的学问功夫，并不意味着文明历史意识的深化与开阔。从总体上说，宋代对秦文明及其母体时代的评判，是遗忘融于淡漠之中——既很少提及，又一概贬斥。

元明清三代，历史意识对秦文明的评判，已经板结为冰冷的硬体了。

元人修《宋史》，明人修《元史》，清人修《明史》。这三史，对包括秦帝国及先秦时代的评判都呈现为一个定式：先极为概括地简说夏商周三代，而后立即接叙距离自己最近的前朝兴亡，对春秋战国秦时代基本略去不提。这种现象，我们可以称之为“遗忘定式”。然则，遗忘绝不意味着肯定，而恰恰是偏见已经板结为坚深谬误的表征。元明清三代，非但官方历史意识断然以“暴秦”为总括性评价，即或被后世视为进步思想家的学子，也同样断然“非秦”。也就是说，自宋开始的千余年之间，对秦文明的评判已经积淀成一种不需要探究的真理式结论。耶律楚材有诗论秦：“……焚书嫌孔孟，峻法用高斯。政出人思乱，身亡国亦随。阿房修象魏，许福觅灵芝。偶语真虚禁，长城信谩为。只知秦失鹿，不觉楚亡骓。约法三章日，恩垂四百

期……”海瑞云：“欲天下治安，必行井田……尚可存古人遗意。”邱浚云：“秦世惨刻。”黄宗羲云：“秦变封建而为郡县，以郡县得私于我也！”王夫之云：“郡县者，非天子之利也，国祚所以不长也。呜呼！秦以私天下之心而罢侯置守，而天假其私以行大公，存乎神者之不测，有如是夫！……秦之所以获罪于万世者，私己而已矣！”顾炎武云：“秦之亡，不封建亡，封建亦亡……封建之失，其专在下；郡县之失，其专在上……尽四海之内为我郡县，犹不足也！”凡此等等，其中即或有个别特出者对秦文明作局部肯定，也只是荧荧之光了。加之话本戏剧等民间艺术形式的渲染，“暴秦”论遂大肆流播。

千年滥觞之下，虽不能说人人信奉，大体也是十之八九论秦皆斥之以“暴”字了事。从此，国人的历史意识与文明视野，沦入了最简单化的冻结境地。1840 年开始，中国在人类高端文明的入口处遭遇了巨大的历史冲击。

这一冲击历时百年余。几经亡国灭种的劫难，中国民族的历史意识终于开始了艰难的觉醒。自觉地，不自觉地，华夏族群开始了连绵不断的文明历史反思。民族何以孱弱？国家何以贫穷？老路何以不能再走？新路究竟指向何方？凡此等等关乎民族兴亡的思索，都在“救亡图存”这一严酷背景下蓬蓬勃勃地燃烧起来。于是，有了“戊戌变法”对中国现实出路的尝试，有了“辛亥革命”对中国现实命运的设计，有了“五四”运动对中国传统文明的反思，有了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后的“新文化运动”的文明反思。当我们这个民族终于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时候，我们又开始了大规模的意识形态重建，开始了借助于高端文明时代的科学思维方式，对我们民族的文明史重新审视的历史过程。从一个民族开拓文明史进程的意义上说，我们这个民族的伟大智慧并没有被历史的烟尘窒息。我们坚韧努力的脚步，体现着我们民族再生与复兴的伟大心愿，也体现着我们民族的文明历史意识觉醒的丰厚成果。

但是，我们走过的弯路太多了。戊戌变法企图以浅层的形式变革，引领中国走入高端文明时代。我们失败了！辛亥革命则企图以仿效西方文明的政治变革方式，引领中国走入高端文明时代。我们也失败了！五四运动与新文化运动，企图以相对简单的“打倒”方式清理总结我们的文明史。我们并没有获得预期的成功。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所导致的社会大变革，使我们这个民族实实在在地站了起来。在我们的生存生计成为最迫切问题的历史关头，我们这个民族以最大的智慧，停止了无休止的论争，从纷杂折腾中摆脱出来，而全副身心地投入到了民族富强的努力之中。历史证明，我们的伟大智慧挽救了民族，挽救了国家，给我们这个民族在最艰难的历史时刻开启了真正复兴的希望。

然则，被我们搁置的问题，并不因为搁置而消失。

一个民族的文明发展历史，有着必然的逻辑：要在发展中保持悠长的生命力与饱满的生命状态，就必须有坚实的文明根基；这种文明根基的坚实程度，既取决于民族文明的丰厚性，更取决于一个时代基于历史意识而确立的继承原则。我们可以因为最紧迫问题所必需的社会精神集中，而暂时中止大规模的文明文化论争，诚如战国名士鲁仲连所言：“白刃加胸，不计流矢。”然则，我们不能忘记，在获得必要的社会条件之后，对文明历史的认真探究，依然是一个民族必需的文明再生的历史环节。我们所需要避免的，只是不能重蹈将文明审视一定等同于某一实际目标的简单化。也就是说，任何时候，一个民族对自己文明历史的审视，都不应该成为任何实际目标的手段。这一探究与审视，本身有其伟大的目标：清理我们的历史传统，寻求我们的精神根基，树立我们的民族精神，并使这些基本面获得普遍的社会认知，使我们民族的复兴与发展，有着久远的清晰的坚定的信念。这是我们审视中国原生文明的根基所在。

四　认知中国原生文明的基本理念

对中国历史的审视，聚讼最烈而误解最深者，是对中国原生文明的认知。

任何一个民族，都有自己的原生文明生成期。原生文明，是一个民族的精神根基。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在她由涓涓细流汇成澎湃江河的历史中，必然有一段沉淀、凝聚、升华、成熟的枢纽期。这个时代所形成的文明与传统，如同一个人的生命基因，将永远以各种各样的方式影响或决定一个人的生命轨迹。这种如同生命基因一样的民族传统，便是一个民族的原生文明。各个民族对其原生文明的深刻反思，从来都是各个民族在各个时代发挥创造力的精神资源宝库。

原生文明是民族精神的坚实根基，是高端文明的永恒基因。

中国原生文明的生成期，是五帝时代与夏商周三代。中国原生文明的成就期，是春秋战国秦帝国时代。

春秋生发！战国绽放！秦帝国则以华夏族群五百余年的激荡大争所共同锤炼的文明成果为根基，对这一时代的种种社会文明形式，进行了系统的梳理总结，大规模地创建了适合我们民族且领先于铁器时代的新文明形态。从此，我们这个十里不同俗、隔山不同音的博散族群，开始有了我们统一的文字，有了统一的生产方式，有了种种具有最大共同性的生活方式，有了统一稳定的国家形式。具体文明形式的聚合一统，形成了我们民族的整体生存方式，形成了我们民族的整体文明，形成了我们独有的历史传统。从总体上说，中国的原生文明时代，是我们这个民族的文明智慧大爆炸时代，其时代精神坚刚强毅，其生命状态惕厉奋发，其创造智慧博大深远，其文明业绩震古烁今。唯其如此，原生文明时代是我们民族的文明圣土。我们有最充足的理由，对那个时代保持最高的敬意。这既是一个伟大民族的文明认知能力，也是一个伟大民族的文明良知。

可是，由于种种我们说到或没有说到的历史原因，我们的历史意识对我们的原生文明时代产生了普遍而深重的误解。我们无须怨天尤人，那是对我们这个伟大民族的失望。我们无须以批判清算的简单方式了结历史，那是对我们这个伟大民族历史智慧的亵渎。事已如此，任何固执，任何褊狭，任何自卑，任何狂躁，都无助于我们的文明脚步。我们应当客观，应当冷静，应该耐心，应该细致，应该有胸襟，应该有能力，非如此，不能勘透我们的文明历史，不能找到内核所在。

审视中国原生文明的基本点，是对春秋战国秦帝国时代的总体认知。

从整体上否定一个时代，不可能对这个时代的文明创造作出肯定性评价。

两千余年来，对中国原生文明成就时代的总体评判，一直存在着巨大的争议。渐渐成为主流的历史意识认为：那是一个崇尚谲诈与阴谋的暴力时代，是王化败坏道德沦落的时代，是只有赤裸裸利益争夺而仁义道德荡然无存的时代。唯其如此，那个时代的君王是骄奢淫逸的罪魁祸首，士人是追逐功名利禄而毫无节操之徒，民众则是世风大坏利欲熏心争夺不休，人际交往充满着背信弃义，庙堂官场充斥着权谋倾轧，邦国战争弥漫着血腥杀戮。一言以蔽之，那是一个恐怖的时代，一个不堪的时代。翻开史书，此类评判比比皆是，其用语之怨毒，其渲染之浓烈，直教人心惊肉跳。

另一种始终不占据主流位置的历史意识，则持相反观念：那是一个“求变图存”的时代，是一个五千年历史中最富“巨变”的时代，是一个朴实高贵的时代，是一个创造新政新制的时代，是一个圣贤迭出原典林立的时代，是一个“士”阶层拥有最独立自由人格的时代。是故，从三国时代开始，便有了“书不读秦汉以下”的先秦崇拜说。虽然，对

春秋战国秦帝国时代的正面评价远非主流，然却成为我族一种珍视原生文明的精神根基。

与后人的两种历史评判相对比，身处该时代的“时人”，对自己的时代有着特殊清醒的评判。代表着社会普遍心声的《诗经》，对这个时代的大象描绘多有这样的句子：礼崩乐坏，瓦釜雷鸣；高岸为谷，深谷为陵；烨烨雷电，不宁不令；山陵卒崩，百川沸腾。等等等等，不一而足。而名士学子的评价，最具代表性的有两则，一则是晏子对春秋时期社会精神的描述：“凡有血气，皆有争心。”一则是韩非子对战国风貌的大概括：“大争之世，多事之时。”在百家争鸣而蓬勃共生的诸子百家中，对自己所处时代持总体否定的评判者，不能说没有，实在是极少。最典型者，大约只能说是孔子及其创立的儒家，对那时的“礼崩乐坏”持有极其悲观的看法。

总体上说，当时的社会意识对自己的时代已经有了清醒的认知：这个时代一边是沦落，一边是崛起，有腐朽没落的阴暗，更有进取创新的光明，其主导潮流无疑是雷电烨烨的大创造精神。客观地说，任何一个时代，都有足以构成普遍性问题的具体弊端。原生文明时代，也同样有种种社会弊端。有巨大的贫富差别，有深重的社会灾难，有民众的饥饿，有官吏的腐败，有难以计数的阴谋，有连绵不断的战争等等。举凡社会基本问题，在那个时代都有。若仅仅注重于具体的阴暗与苦难，从而以因为有此等阴暗而否定一个时代所创造的文明，应该说，这不是文明历史的评判视野。作为一种文明审视所应具有的历史意识，我们应该看到的基本方面是：这个时代的总体生存方式、总体生命状态及其独有的创造力，这个时代解决种种社会矛盾的基本方式是否具有进步性，其创造的文明成果是否经得起历史的验证，是否足以构成一个民族的精神根基。舍此而孜孜于种种具体阴暗的搜求罗列，将完全可能导向历史虚无主义，而悲剧性地否定整个人类历史开掘创造的存在意义。无论如何，这是不可取的方向。

审视中国原生文明的基本点之二，是对秦文明的界定与性质认定。

这是当代史学界生发的新问题：秦文明是落后文明，还是先进文明?

这是一个典型的历史价值观问题，也是一个当代历史意识涌现出的新的基本问题。多有历史学家与学人之论著认为：秦统一中国，是“落后文明征服先进文明”的一个例证。这一认识包含的基本价值观是：秦文明是落后文明，而当时的山东六国是先进文明。进入二十一世纪后，这种评判仍然出现在历史学界。这个命题的内涵具有诸多混乱，实在是一个堪称“臆断”的评判。然则，因为这一评判牵涉出对原生文明审视的一系列基本事实的认定，故而在事实上成为最基本的问题。这个问题的实质，是对秦文明历史性质的总体认定，其必然牵涉的基本方面有三则：

一则，何谓秦文明？引起两千余年争论不休的秦文明，究竟是指商鞅变法之前的早秦文明，还是指商鞅变法之后的新秦文明？若指前者，落后无疑。然在事实上，早秦文明却绝非后人争论的秦文明，大约也不会是此等理念持有者所谓的秦文明。若指后者，则显然有违历史事实——在历代评判言论中，没有人将早秦文明作为否定对象，而只明确地否定战国秦文明与帝国秦文明。同时，也有违高端文明时代的普遍共识——当代历史认知中的秦文明，没有人理解为早秦文明。这里的混乱是：说者将商鞅变法之前的秦文明与商鞅变法之后的秦文明不作区分，囫囵地以秦人族群发源地为根基，将早秦文明看做战国秦文明与帝国秦文明，又一体认定为落后文明。

我们需要强调的一个基本认知是：凡是涉及秦文明评判的历史论著或民间认定，人们所说的“秦文明”，一定是变法之后的战国秦文明与一统华夏后的帝国秦文明，而不是早秦文明。若将这两个时期的秦文明都看做“落后文明”，而将这两个时期的山东六国文明看做“先进文

明”，那就是明白无误地脱离了高端文明时代的基本历史价值观，不是这里要澄清的问题了。

二则，秦人族群起源。这个问题之所以基本，在于它是秦为“落后文明”这一论断的根基。秦人究竟起源于东方华夏，还是本来就是西方戎狄？在当代中国民族史学界有争论，在当代历史学界也有争论。然则，在此前的中国历史上却大不相同：隋唐之前基本无争论，隋唐时期始有“秦人起自西戎”说出现。从问题本身说，《史记》明确记载了秦人族群的起源与迁徙，明确认定：秦人是大禹时代的主要治水部族之一，始祖首领是大业、大费（一说伯益）；商灭夏的鸣条之战，商人与秦人结盟，秦人尚是参战主力之一；殷商中后期，秦部族成为镇守西陲的军旅部族，蜚廉、恶来是其首领；西周之世，秦人不愿臣服周室，流落西部戎狄区域，后渐渐归附臣服于周；西周末期的镐京之乱，周平王敦请秦人勤王救周，秦始成为东周的开国诸侯。

认真分析史料，秦人族群的历史足迹并不混乱，司马迁的记载很清楚，甚或连秦族的分支演变都大体一一列出了。

春秋之世，秦国尚不强大，故以“蛮夷”指斥秦国者不是没有，然实在极少。即或有，也并非起源确指之意，而仅仅表示一种轻蔑。

战国之世，秦国在变法之后强大，指斥秦人为“蛮夷”者遂骤然增多。然就其实质论，如同“虎狼说”一样，都是泄愤骂辞，而非认真确指。在中国历史上，此等基于邦国族群仇恨而生出的相互攻讦现象多多。最早者，有周族骂商族为“戎殷”、“蠢戎”；其后的南北朝人，又相互骂为“北虏”、“岛夷”；春秋战国时，中原诸侯则骂楚为“荆蛮”、秦为“戎狄”等等。若以此等言辞作为族群起源之评判依据，殊非偏执哉！唯其如此，西汉之世为秦立史，秦人的起源与迁徙历史，根本不是疑点。司马迁作史的原则是“信则存信，疑则存疑”。

对一个西汉持否定评判的先代族群，若有如此重大的“非我族类”的事实，岂能不如实记载？姑且不说事实，即或是疑点，司马迁也必会如实记载下“人或曰”之类的话语，以期引起人们注意。然，《史记》中却从未见此等迹象。显然，秦人是否中原族群，直至西汉并无大的争论。其后直至隋代，也没有大的争论。秦人族群被“认定”为西部戎狄，仅仅只是起自唐代。如前所引，《隋书》中方有“秦人起自西戎”之说。分析历史，这显然是唐人的政治需要：以秦族起源类比于起自北周胡族的隋，影射隋之短命如秦而已。此历史恶习也，并无基于事实的公正探究立场，不当为凭。

秦族起源问题之争论，恰恰是在当代滥觞了。历史学家蒙文通于上世纪三十年代提出“秦人戎狄”说，并以《秦之社会》及《秦为戎族考》论证，推定秦族群与骊山戎皆为“犬戎”。之后，随即出现了“秦人东来”说，以卫聚贤的《中国民族的来源》、黄文弼的《秦为东方民族考》为代表，认定秦人为中原族群。后一论说，自不待言。以蒙氏“秦人戎狄”说而论，实则是依据史书中的种种零星言论推演而成。这种推演，曾被近年故去的著名秦史专家马非百先生批评为：“蒙氏以此为据，殊属偏执。”

作为学术研究，学人持何观点，原本无可厚非。我们要说的是：原本不是问题的秦人族群起源，何以突然竟成了问题。仅仅是那些上古史书中的星星点点的攻讦言论起作用么？果真如此，《史记》中对楚族也有“荆蛮”、“南蛮”之说，更有“非我族类，其心必异”的攻讦，如何楚人起源不成其为问题，从来没有引起过大规模的争论？当“落后文明”说与“秦为戎狄”说联结起来的时候，我们的历史意识中潜藏的一种既定的东西才彰显出来：“落后文明”说以“秦为戎狄”说为依据，“秦为戎狄”说则为“落后文明”说寻找族群根基。虽然，“秦为戎狄”说与“落后文明”说，都并未成为普遍认知，但多有学者在高端文明时代依然重复并维护一个古老的荒谬定式，足见我们这个民族对文明历史的审视，将会有多么艰难！

三则，秦部族果真西戎部族，又当如何？在高端文明时代，将族群起源地看做判定文明先进或落后的根据，未免太过堕入西方史学的旧定式了。西方历史意识曾以罗马征服希腊为例证，生发出一种理念：落后文明征服先进文明，在历史上多有发生。就罗马与希腊而言，当时的罗马族群是落后文明无疑，罗马征服希腊也是纯粹的武力吞并，体现了“落后文明征服先进文明”的典型方式。然则，将这一理念延伸为某种定式，认为一个特定族群的早期状态便是其永久的文明定性依据，显然是荒诞的。由此而将秦文明与征服希腊的落后罗马文明等同，同样是荒诞的。

高端文明时代应当具有的历史价值观是：无论秦人是否戎狄，都不能因此而否认秦国在深彻变法之后，在两次文明大创造后形成新文明形态的历史事实。战国秦创造出了战时法治国家的新文明形态，灭六国之后秦更创造出了新的大一统国家的文明形态。这一历史事实说明：就基于文明内涵的历史定性而言，一个民族的文明先进与否，与其族群发源地及早期状态并无必然性关系。在文明史评判的意义上，族群发源地完全可忽略不计。若认定族群早期落后，其文明便必然永远落后，秦人即或全面变法移风易俗自我更新国家强大，依旧还是落后文明。果真如此，岂非制造出一种荒谬绝伦的“历史血统论”——民族生成永久地决定其文明性质！

诚如此，历史的发展何在，民族的奋进有何价值？

从高端文明时代应当具有的文明视野出发，这一观念已经为诸多先秦史及秦汉史研究家所抛弃了。然则，它依然是一种堂堂见诸多种论著的流行理念。最基本的文明性质判定，本来是高端文明时代审视原生文明时代最应该获得普遍认知的第一问题。实则恰恰不然，我们这个高端文明时代依然存在着“秦为落后文明，山东六国为先进文明”的认定。历史学界尚且如此，遑论民众之普遍认知了。

五　走出暴秦说误区：秦帝国徭役赋税之历史分析

认定秦帝国为“暴秦”，基本论据之一是徭役赋税指控。

及至当代，即或是对秦文明功绩整体肯定的史家，对秦政的经济“暴虐”也是明确指斥并多方论证的。历史上几乎所有指控“暴秦”的言论——包括被西汉时期抛弃了的秦末历史谎言都被当代史学家一一翻了出来，悉数作为指控依据。其中最基础的根基之一，是对秦帝国的以徭役赋税为轴心的经济政策的指控。

赋税徭役之作为问题提出，乃西汉董仲舒发端。在中国历史上，董仲舒第一个以数量表述的方式，认定了秦帝国的赋税率与徭役征发率，遂成为日后所有“暴秦”论者的最重要依据。在我所能见到的无数典籍资料中，都是原文引用董仲舒，而后立即认定秦为“暴秦”，缺乏任何中间分析。也就是说，将董仲舒之说当做真理式史料给予信奉。这种武断方式，几乎成为涉秦论说的一种“八股”。依据当代经济理念分析董仲舒之说，而后给予评判者，未尝见之也。

董仲舒的数量表述，主要是三组对比数字。第一组：古代为什一税，秦时佣耕豪田为什五税；第二组，秦人口赋与盐铁之利，二十倍于古；第三组，古代徭役一年三日，秦之“力役”则三十倍于古。我们且以当代经济理念结合历史事实分析董仲舒说，而后评判其能否立足。

第一则，先说最重要的田税率。

什一税，是说田税率为十分之一。这一税率，是夏商周三代较为普遍的贡赋制背景下对民众的税率。诸侯及附属国对天子的“贡”，不是税，自然也不涉及税率。自春秋时期开始，什一税事实上已经被大大突破了。突破的根本原因，不是普遍的暴政，而是生产力的发展与税源的拓宽，是社会经济大发展的合理结果。及至战国时期，由于铁制农具使用，可耕地的大量开垦，农作物产量大幅提高，生产力与整

个社会经济水平都有了极大发展。此时，税率的大幅提高已经成为各大战国的普遍事实，绝非秦国一家。

据《中国赋税史》、《中国财政史》、《中国民政史》等综合研究统计：战国初期之魏国，百亩土地的正常年产量是一百五十石，丰年产量是三百石到六百石；折合亩产，则是每亩产量一石半至六石。《管子》则云："高田十石，间田五石，庸田三石。"管子所云，当为春秋时期的齐国。也就是说，当时齐国的最高亩产可以达到每亩十石。以吴承洛先生之《中国度量衡史》，战国之"石"与"斛"接近，大体一百二十斤，每斤约合当代市斤六两到八两之间。依此大体推算，当时的亩产量最高可达当代重量的五六百斤至八九百斤之间！这一生产力水平，在整个自然经济时代，一直没有实质性突破。同样依据上述三史，秦帝国时期中国垦田大体已达到八百二十七万顷。由于人口的不确定，我们不能确知当时的人均耕地数字。但是，每人占有耕地至少在数十亩至百亩之间无疑，大大超出今日数量。如此历史条件下，战国与秦帝国时期的经济总量已经远远超过了夏商周三代，其税率的提高无疑是必然的。

然则，秦帝国时代的田税率究竟有多高，没有帝国原典史料可查。董仲舒的数字，也没有明确指认自己的史料依据。董列出的田税率是"或耕豪民之田，见税什五"。

依据当代经济理念分析，董仲舒的这个数字不是国家"税率"，而是佣耕户的地租率。其实际所指，是如陈胜那般"耕豪民之田"的佣耕者，向豪民地主交出一半的收成。董仲舒显然不懂经济，将地租率硬说成国家税率，使秦帝国时代的田税率猛然提升到十分之五的大比例。有意还是无意，已经不重要了。重要的是，后世将这一典型外行的指控当成了历史事实，当成了真理性质的史料依据。

就历史事实而论，交租之后的经济逻辑是：国家以地亩数量征收田税，只向地主征收，不针对佣耕者征税。之所以不针对佣耕者，有

两个原因：其一，佣耕者耕的是地主的土地，佣耕者不是地主；其二，佣耕者是流动的，若以佣耕者为基数征税，固然可以避免历代都大为头疼的“漏田”现象，然在事实上却极难操作。所以，佣耕者向地主缴租，国家再从地主之手以登记核定的田数征税，是从战国时代开始一直延续两千余年的田税法则。唯其如此，此后的经济逻辑很清楚：佣耕者的一半产量中，必然包括了地主应该缴纳的田税。而地主不可能将粮食全部交税，而没有了自家的存储。是故，秦帝国的田税只能比“什五税”低，而不可能高。最大的可能是，国家与地主平分，也征收地主田租的一半为田税。如此，则田税率为十分之二点五。即或再高，充其量也只是十分之三。因为，秦帝国不可能将自己的社会根基阶层搜刮净尽。

第二则，再说人口盐铁税率。

人头税乃春秋战国生发，夏商周三代本来就没有，说它“二十倍于古”，是没有任何可比意义的。人头税之轻重，只能以当时民众的承受程度为评判标准。而史料所记载的人口税指控，除了秦末历史谎言的“头会箕敛”的夸张形容，再无踪迹可寻。

所谓盐铁之利，在“九贡九赋”的夏商周三代也基本没有，至少没有铁。即或有盐利，肯定也极低。因为，三代盐业很不发达，不可能征收重税。故此，说秦时盐铁之利二十倍于古，无论是就实际收入的绝对数量而言，还是就税率而言，也几乎没有任何可比意义。

若董仲舒的“二十倍于古”泛指整个商业税，则更见荒诞。战国至秦帝国时期的商业大为发达，七大战国皆有商业大都会。齐市临淄、魏市大梁、秦市咸阳、楚市陈城、赵市邯郸、燕市蓟城、韩市新郑。七大都会之外，七国尚各有发达的地域性大商市，如齐东即墨、魏北安邑、楚东南之江东吴越、秦西南之蜀中、赵北之胡市等等。其时之市场规模与国家来自关市的财政收入，远远超出夏商周三代何止百倍。以此论之，说商业税“二十倍于古”，只怕还估摸得低了。基本的

原因是，夏商周三代的民众自由商事活动规模很小，而国家“官市”又多有限制且规模固定。总体上说，三代商市根本无法与《史记·货殖列传》所记载的战国秦时代的蓬勃商市可比。所以，商业税之比同样没有意义。

第三则，再说徭役征发。

以董说的夏商周三代一年三日徭役为基数，三十倍于古，是九十日。董仲舒列举了这九十日的大体构成：“月为更卒”，每年要有一个月给县里做工；“复为正一岁”，再给郡里每年也要做工。按照逻辑，按照历代史家的注释，这里的“一岁”不是一次性一年出工，而是一人一生总计服郡徭役一年，每年分摊出工。第三项“屯戍一岁”，每人一生中要给国家一次性守边一年。对董仲舒的分项说法，《史记》注解引师古之说，替董仲舒解释云：“率计，今人一岁之中，屯戍及力役之事三十倍多于古也！”所谓率计，是大体计算之意。显然，这一归纳没有说明一个男丁一年中究竟有多长时段的徭役，而只依据大体计算而笼统指斥“三十倍多于古也”，有失粗疏轻率，并武断过甚。以董仲舒之说，一个男丁在一生中究竟要分摊多少徭役?

可以有四种计算方法：

其一，若以“能劳”为准，将一个男丁的徭役期限假设在二十岁至五十岁之间（二十岁加冠，五十岁称老），其有效劳役的基数时间为三十年；则三项徭役合计总量为五十四个月，具体均摊出工，则《史记》所云之“率计”，每年只有月余。其二，若以六十岁一生为基数，则徭役总量为八十四个月，分而摊之，“率计”每年仍然只有月余。

其三，以六十岁一生为基数，以三十年“能劳”期为有效徭役征发时段，在三十年内服完八十四个月徭役，则“率计”两月余，还是不到三个月，仍然不到“三十倍于古”的九十日。

其四，只有以八十岁一生为基数，徭役总量为一百零四个月，以三十年精壮期服完徭役，其“率计”才可能超过三个月，实现董仲舒“三十倍于古”的宏大设想。然则，一个自然经济时代的政权，设定男人每人八十岁寿命而规定徭役，现实么？可能么？只怕董仲舒自己都要脸红了。

笼统指斥其“三十倍于古”，既夸大事实，也毫无实际意义。

即或不与董仲舒认真计较，便以第三种方法计，在实际中也远非那么不堪重负。国家征发徭役，只要不疯狂到要自断生计，大体皆在每年农闲征发，而不可能在农忙时期征发。而那个时代的实际农闲时间，每年无论如何在三个月之上。历史的事实是，每年月余的徭役，在战国时代不足论。即或接近三个月，也不可能达到严重威胁民众生存的地步。

秦帝国是一个大规模建设的时代，精壮男子每人每年服徭役一月余或两月余，客观地说，远在社会容忍底线之中。以秦帝国刻石所言，民众在秦始皇时期是大为欢悦地迎接太平盛世的。即或我们将刻石文辞缩水理解，至少也是没有反抗心理的。其另一个基本原因，是帝国工程的绝大多数都是利国利民的。疏通川防、开拓道路、抵御匈奴、南进闽粤、大兴水利、销毁兵器、迁徙人口填充边地等等等等。除了搬迁重建六国宫殿，秦始皇时期没有一件值得指控的大工程。以战国民众在大争之世所锤炼出的理解力，是会敏锐体察出恶政与善政区别的。只是到了秦二世时期，才因骊山陵与阿房宫的大规模建造而偏离社会建设轨迹，使工程徭役具有奢靡特质。如此大背景下，才有了陈胜吴广因“失期皆斩”面临生死抉择而不能容忍而举事反秦的社会心理动因。这与秦政的本来面目与总体状况，并非一事。以文明历史的评判意识，不当以胡亥赵高的昏聩暴虐取代帝国整个时期，更不能以此取代整个原生文明时代。

还有一个重大的历史现象必须申明：举凡历史上的强盛时代或富裕国家，其税率与征发率必然相对高；举凡历史上的不发达时代，或大贫困大萧条时代及贫穷国家，其税率与征发率必然很低或极低；直至当代，依然如此。

秦帝国正是前一种时代，前一种国家，其税率与徭役征发“年率”虽相对较高，但却是建立在自觉地大力发展生产力基础上的，其性质绝非对贫瘠的掠夺，而是在高度生产力水平上积聚社会财富，为社会进行大规模的建设。其后，秦末大动乱大复辟，将秦帝国建设成果悉数摧毁，“民失作业，而大饥馑。人相食，死者过半。高祖令民得卖子，就食蜀汉。天下既定，民无盖臧，自天子不能具醇驷，而将相或乘牛车。”在此等经济大萧条社会大贫困下，西汉即或实行了“什五税一”甚或“三十税一”，达到十五分之一与三十分之一的极低税率，其穷困状况仍然惨不忍睹。汉文帝时期，贾谊的《论积贮疏》犹云：“汉之为汉几四十年矣！公私之积，犹可哀痛。失时不雨，民且狼顾；岁恶不入，请卖爵子。既闻耳矣，安有为天下阽危者若是而上不惊者！”

这一基本的历史现象，给我们的历史意识提出了一连串的尖锐问题。

在大贫困大萧条时代的低税率低征发，与大发展大兴盛时代的高税率高征发之间，我们究竟应当如何评判？假如要我们选择，我们选择什么？贫困的低税率低征发，果真是“仁政”么？富有的高税率高征发，果然是“暴政”么？此等对比之法，果真有实质意义么？果真能说明问题么？果真值得作为最重要的依据去评判文明史么？两千余年来，我们一直在指控强盛秦帝国的高税率与高征发，我们一直在赞颂生产力低下时代与大贫困时代的“轻徭薄赋”，这符合历史演进的本质法则么？符合社会经济发展的逻辑么？

六　走出暴秦说误区：秦帝国法治状况之历史分析

秦法酷烈，历来是暴秦说的又一基本论据。

这一立论主要有五则论据：其一，秦法繁细，法律条目太多；其二，秦法刑种多，比古代大为增加；其三，秦法刑罚过重，酷刑过多；其四，秦时代罪犯多得惊人；其五，秦法专任酷吏，残苛百姓。举凡历代指控秦法，无论语词如何翻新，论据无出这五种之外。认真分析，这五则论据每则都很难成立，有的则反证了秦法的进步。譬如，将“凡事皆有法式”的体系性立法看做缺陷，主张法律简单化，本身就是“蓬间雀”式的指责。

首先，所有指控都有一个先天缺陷：说者皆无事实指正（引用秦法条文或判例）或基本的数字论证，而只有尽情的大而无当的怨毒咒骂。罗列代表性论证，情形大体是：第一论据，西汉晁错谓之“法令烦憯”，并未言明秦法法条究竟几多，亦未言明究竟如何烦乱惨痛，而只是宣泄自己的厌恶心绪。第二第三论据，除《汉书·刑法志》稍有列举云：“秦用商鞅，连相坐之法，造叁夷之诛，增加肉刑、大辟，有凿颠、抽胁、镬烹之刑”外，其余尽是“贪狼为俗”、“刑罚暴酷，轻绝人命”之类的宣泄式指控。第四则论据更多渲染，“囹圄成市，赭衣塞路”，“死者相枕席，刑者相望，百姓侧目重足，不寒而栗”，“断狱岁以千万数”，“刑者甚众，死者相望”，等等等等。依据此等夸张描绘，秦时罪犯简直比常人还要多，可能么？第五则论据也尽是此等言辞，“狱官主断，生杀自恣”，“杀民多者为忠，厉民悉者为能”，“贼仁义之士，贵治狱之吏”，等等等等。

这一先天缺陷所以成为通病，是中国史学风气使然么?

当然不是。中国记史之风，并非自古大而无当，不重具体。《史记》已经是能具体者尽具体了，不具体者则是无法具体，或作者不愿具体也。到了《汉书》，需要具体了，也可以具体了，便对每次作战的伤亡与斩首俘获数字，都记录详尽到了个位数，对制度的记述更为详尽了。也就是说，对秦法的笼统指控，不能以“古人用语简约，习惯

使然”之类的说辞搪塞。就事实而论，西汉作为刚刚过来人，纵然帝国典籍库焚毁，然有萧何第一次进咸阳的典籍搜求，又有帝国统计官张苍为西汉初期丞相，对秦法能无一留存么？更重要的现实是：秦在中央与郡县，均设有职司法典保存与法律答问的“法官”，西汉官府学人岂能对秦法一无所见？秦末战乱能将每个郡县的法律原典都烧毁了？只要稍具客观性，开列秦法条文以具体分析论证，对西汉官员学人全然不是难事。其所以不能，其所以只有指斥而没有论证，基于前述之种种历史背景，我们完全有理由认定：这种一味指控秦法的方式，更多的是一种政治需要，而不是客观论证。

唯其如此，这种宣泄式指控不足以作为历史依据。

要廓清秦法之历史真相，我们必须明确几个基本点。

其一，秉持文明史意识，认知秦法的历史进步性质。

秦国法治及秦帝国法治，是中国历史上唯一一个自觉的古典法治时代，在中国文明史上具有无可替代的历史地位。秦之前，中国是王道礼治时代。秦之后，中国是人治时代。只有商鞅变法到秦始皇统一中国的一百六十年上下，中国走进了相对完整的古典法治社会。这是中国民族在原生文明乃至整个古典文明时代最大的骄傲，最大的文明创造。无论从哪个意义上审视，秦法在自然经济时代都具有历史进步的性质，其总体的文明价值是没有理由否定的。以当代法治之发达，比照帝国法治之缺陷，从而漠视甚或彻底否定帝国法治，这是摒弃历史的相对性而走向极端化的历史虚无。依此等理念，历史上将永远没有进步的东西值得肯定，无论何时，我们的身后都永远是一片荒漠。

基于上述基本的文明史意识，我们对秦法的审视应该整体化，应该历史化地分析，不能效法曾经有过的割裂手法——仅仅以刑法或刑罚去认知论定秦法，而应该将秦法看做一个完整的体系，从其对整个社会生活规范的深度、广度去全面认定。即或对于刑法与刑罚，也当

以特定历史条件为前提分析，不能武断地以秦法有多少种酷刑去孤立地评判。若没有整体性的文明历史意识，连同秦法在内的任何历史问题，都不可能获得接近于历史真相的评判。

其二，认知秦法的战时法治特质，以此为分析秦法之根本出发点。

秦法基于战国社会的“求变图存”精神而生，是典型的战时法治，而不是常态法治。此后一百多年，正是战国大争愈演愈烈的战争频仍时代，商鞅变法所确立的法典与法治原则，一直没有重大变化。也就是说，从秦法确立到秦统一六国，秦法一直以战时法治的状态存在。作为久经锤炼且行之有效的一种战时法治体系，秦法自然不会无缘无故地改弦更张。法贵稳定，这是整个人类法治史的基本经验。一种战时法治能稳定持续百余年之久，这意味着这种战时法治的成熟而有效。帝国建立而秦始皇在位的十二年，又因为大规模文明建设所需要的社会动员力度，因为镇压复辟所需要的社会震慑力度，也因为尚无充裕的社会安定而进行历史反思的条件，帝国在短促而剧烈的文明整合中，几乎没有机会去修改秦法，使战时法治转化为常态法治。是故，直到秦始皇突然死去，秦法一直处于战时法治状态，一直没有来得及大规模地修订法律。

从文明史的意义上说，秦帝国没有机会完成由战时法治到常态法治的转化，是整个中国民族在原生文明时代巨大的历史缺憾。而作为高端文明时代应该具有的文明视野，对这一法治时代的审视，则当准确地把握这一历史特质，全面开掘秦法的历史内涵；而不能以当代常态法治的标准，去指控古典战时法治的缺憾，从而抹煞其历史进步性。果真如此，我们的文明视野，自将超越两千余年“无条件指控”的坚冰误区。

其三，认知作为战时法治的秦法的基本特征。

战时法治，从古到今都有着几个基本特征。即或到了当今时代，战时法治依然具有如此基本特征。战时法治的超越时代的基本特征，是五个方面：一则，注重激发社会效能；二则，注重维护社会稳定性；三则，注重社会群体的凝聚力；四则，注重令行禁止的执法力度；五则，注重发掘社会创造的潜力。

就体现战时法治的五大效能而言，帝国法治的创造性无与伦比。第一效能，秦法创立了“奖励耕战”的激赏军功法，使军功爵位不再仅仅是贵族的特权，而成为人人可以争取的实际社会身份；第二效能，秦法确立了重刑原则，着力加大对犯罪的惩罚，并严防犯罪率上升；第三效能，秦法创立了连坐相保法，着力使整个社会通过家族部族的责任联结，形成一个荣辱与共利害相连的坚实群体；第四效能，秦法确立了司法权威，极大加强了执法力度，不使法律流于虚设；第五效能，秦法确立了移风易俗开拓税源的法令体系，使国家的财力战力在可以不依靠战争掠夺的情况下，不断获得自身增长。

凡此创造，无一不体现出远大的立法预见性与深刻的行法洞察力。

这一整套法律制度，堪称完整的战时法治体系。战时法治体系与常态法治体系的相同处，在于都包括了人类法律所必需的基本内容。其不同处，则在于战时法治更强调秩序效能的迅速实现，更强调对人的积极性的激发。是故，重赏与重罚成为战时法治的永恒特征。秦法如此，后世亦如此，包括当代法治最为发达的国家也如此。从此出发审视秦法，我们对诸如连坐法等最为后世诟病的秦法，自然会有一种历史性的理解。连坐相保法，在中国一直断断续续延伸到近现代才告消失，其间意味何在？何以历代尽皆斥责秦法，而又对秦法最为“残苛”的连坐制度继承不悖，这便是“外王而内法”么？这种公然以秦法为牺牲而悄悄独享其效能的历史虚伪，值得今天的我们肯定么？

其四，秦法的社会平衡性，使其实现了古典时代高度的公平与正义原则。

从总体上说，秦法的五大创造保持了出色的社会平衡：激赏与重刑平衡，尊严与惩罚平衡，立法深度与司法力度平衡，改进现状与发掘潜力平衡，族群利益与个体责任平衡，国家荣誉与个体奋发平衡。法治平衡的本质，是社会的公平与正义。正因为秦法具有高度的社会平衡性，所以才成为乐于为秦人接受的良性法治，才成为具有高度凝聚力与激发力的法制体系。

在一个犯罪成本极高，而立功效益极大的社会中，人们没有理由因为对犯罪的严厉惩罚，而对整个法治不满。否则，无以解释秦国秦人何以能在一百余年中持续奋发，并稳定强大的历史事实。荀子云：

“秦四世有胜，非幸也，数也。”数者何？不是法治公平正义之力么？在五千年的中国历史上，甚或在整个人类的文明史上，几曾有过以罪犯成军平乱的历史事实？可是在秦末，却发生了在七十万刑徒中遴选数十万人为基本构成，再加官府奴隶的子弟，从而建成了一支精锐大军的特异事件。且后来的事实是：章邯这数十万刑徒军战力非凡，几乎与秦军主力相差无几，以致被项羽集团视为纯正的秦军，而在投降后残酷坑杀了二十万人。

这一历史事实，说明了一个法治基本现象：只有充分体现公平正义的法律，才能使被惩罚者的对立心态消除。在一个法治公平——立法与司法的均衡公平——的社会里，罪犯并不必然因为自己身受重刑而仇恨法治，只有在这样的法治下，他们可以在国家危难的时候拿起武器，维护这个重重惩罚了他们的国家。

另一个基本事实是：秦国与秦帝国时代，身受刑罚的罪犯确实相对较多，即或将“囹圄成市，赭衣塞路”、“死者相枕席，刑者相望”这

样的描绘缩水理解，罪犯数量肯定也比后世多，占人口比例也比后世大。然则，只要具体分析，就会看出其中蕴含的特异现象。

首先，秦之罪犯虽多，监狱却少。大多罪犯事实上都在松散的监管状态下从事劳役，否则不能“赭衣塞路”。说监管松散，是因为当时包括关中在内的整个大中原地区并无重兵，不可能以军队监管刑徒，而只能以执法吏卒进行职能性监管，其力度必然减弱。从另一方面说，秦始皇时期敢于全力以赴地屯戍开发边陲，敢于将主力大军悉数驻扎阴山、岭南两大边地，而对整个腹心地域只以正常官署治理，如果法治状况不好且罪犯威胁极大，如果对法治没有深厚的自信，敢如此么？直到秦二世初期大作始皇陵、阿房宫，关中依然没有大军。后来新征发的五万“材士”驻屯关中，也没有用于监管罪犯。凡此等等，意味何在，不值得深思么？

其次，秦之罪犯极少发生暴动逃亡事件。史料所载，只有秦始皇末期骊山刑徒的一次黥布暴动。相比于同时代的山东六国与后世任何政权，以及同时代的西方罗马帝国，这种百余年仅仅一例的比率是极低的。这一历史现象说明：秦帝国时代，罪犯并不构成社会的重大威胁力量，甚或不构成潜在的威胁力量，反而成为了一支担负巨大工程的特殊劳动力群体，最后甚或成为了一支平乱大军。若是一个法治显失公平的社会，不会如此自信地使用罪犯力量，罪犯群体也不会如此听命于这一政权。当陈胜的“百万”周文大军攻入关中之时，关中已经无兵可用。其时若罪犯暴动，则秦帝国的根基地带立即便会轰然倒塌，陈胜农民军便将直接推翻秦帝国。而当时的事实恰恰相反，七十余万罪犯非但没有借机逃亡暴动或投向农民军，反而接受了官府整编，变成了一支至少超过二十万人的平乱大军。一个基本的问题是：假若罪犯不是自愿的，帝国官府敢于将数十万曾经被自己惩治的罪犯武装到牙齿么？

而如果是自愿的，这一现象意味着什么？

在人类历史上，无论一个时代一个国家是施行恶法，还是施行良法，都从来没有过敢于或能够将数十万罪犯编成大军且屡战屡胜的先例。只有秦帝国，尚且是轰然倒塌之际的秦帝国，做到了这一点。就其本质而言，这是法治史上极具探究价值的重大事件。它向法治提出的基本问题是：人民的心灵对法治的企盼究竟何在？社会群体对法治的要求究竟何在？只要法治真正地实现了公平与正义原则，它所获得的社会回报又将如何，它的步伐会有多么坚实，它的凝聚力与社会矛盾化解力会有何等强大。

可惜，这一切都被历史的烟雾湮没了。

轰然倒塌之际，秦法尚且有如此巨大的凝聚力，可见秦法之常态状况。

法治的良恶本质，不在轻刑重刑，而在是否体现了公平正义原则。

其五，认知作为秦法源头的商鞅的进步法治理念。

由于对帝国法治的整体否定，当代意识对作为帝国法治源头的商鞅变法也采取了简单化方法，理论给予局部肯定的同时，却拒绝发掘其具体的法治遗产。对《商君书》这一最为经典的帝国法治文献，更少给予客观深入的研究。《商君书》蕴藏的极具现实意义的进步法治理念，几乎被当代人完全淡忘，只肆意指控其为“苛法”，很少作出应有的论证。

帝国法治基于社会平衡性而生发的公平与正义，我们可以从已经被久久淡漠的商鞅的法治思想中看到明确根基。《商君书》所体现的立法与执法的基本思想，在其变法实践与后来的帝国法治实践中，都得到了鲜明体现。

唯其被执意淡漠，有必要重复申明这些已经被有意遗忘的基本思想。

一则，“法以爱民”的立法思想。

《商君书》开篇《更法》，便申明了一个基本主张：“法者，所以爱民也。礼者，所以便事也。是以，圣人苟可以强国，不法其故；苟可以利民，不循其礼。”这是由立法思想讲到变法的必要：因为法治的目标在于爱民，礼仪的目标在于方便国事；所以，要使国家强大，就不能沿袭旧法，不能因循旧制，就要变法。在《定分》篇中，商鞅又有“法令者，民之命也，为治之本也”之说。凡此，足见商鞅立法思想的人民性，在古代社会是绝无仅有的。在诸多的中国古代立法论说中，商鞅的“法以爱民”、“法令民之命”的思想，是独一无二的，是明确无误的，但也是最为后世有意忽视的，诚匪夷所思也。商鞅这一立法思想，决定了秦法功效的本质。秦国变法的第二年，秦人“大悦”。若非能够真实给民众带来好处，何来社会大悦？

二则，“去强弱民”的立法目标原则。

所谓“强”，这里指野蛮不法。所谓“弱”，这里指祛除（弱化）野蛮不法的民风。这一思想的完整真实表意，应该是：要祛除不法强悍快意恩仇私斗成风的民风民俗，使民成为奉公守法勇于公战的国民。也就是说，“弱民”不是使民由强悍而软弱，而是弱化其野蛮不法方面，而使其进境于文明强悍也。就其实质而言，“去强弱民”思想，是商鞅在一个野蛮落后的国家实现战时法治的必然原则，是通过法治手段引导国民由野蛮进入文明的必然途径，其进步性是毋庸置疑的。

三则，“使法必行”的司法原则。

商鞅有一个很清醒的理念：国家之乱，在于有法不依。历史的事实一再说明，一个时代一个国家的法治状况如何，既取决于法律是否

完备，更取决于法律是否能得到真正的执行。某种意义上，司法状况比立法状况更能决定一个国家的法治命运。《画策》云：“国之乱也，非其法乱也，非法不用也。国皆有法，而无使法必行之法……法必明，令必行，则已矣！”

请注意，商鞅在这里有一则极为深刻的法哲学理念——国皆有法，而无使法必行之法。这句话翻译过来，几乎是一种黑格尔式的思辨：任何国家都有法律，但是，任何健全的法律体系中，都不可能建立一种能够保障法律必然执行的法律。这一思想的基础逻辑是：社会是由活体的个人构成的，社会不是机器，不会因法制完备而百分之百地自动运转，其现实往往是打折扣式的运转。这一思想的延伸结论是：正因为法律不会无折扣地自动运转，所以需要强调执法，甚至需要强调严厉执法。体现于人事，就是要大力任用敢于善于执法的人才，从而保证法律最大限度地达到立法目标。也正因为如此，秦法对官员“不作为”的惩罚最重，而对执法过程中的过失或罪责则具体而论处。

显然，商鞅将“使法必行”看做法治存在的根基所在。否则，国皆有法而依旧生乱。此后两千余年的中国历史上，包括韩非在内，没有任何一个人将司法的重要说得如此透彻。理解了这一点，便理解了秦任“行法之士”的历史原因。

四则，反对“滥仁”的司法原则。

商鞅执法，一力反对超越法令的“法外施恩”。《赏刑》云：“（法定）圣人不必加，凡主不必废。（依法）杀人不为暴，（依法）赏人不为仁者，国法明也。……圣人不宥过，不赦刑，故奸无起。”法外不施恩的原则，在王道理念依然是传统的战国时代，是冷酷而深彻的，也是很难为常人所能理解的。“杀人不为暴，赏人不为仁”的肃杀凛冽，与商鞅的“法以爱民”适成两极平衡，必须将两极联结分析，才是商鞅法治思想的全貌。这一思想蕴藏的根基理念是法治的公平正义，

是对依法作为的根基维护。对如此思想，若非具有深刻领悟能力的政治家，是本能地畏惧的。这一司法原则，其所以在秦国扎下了坚实的根基，最根本原因便是它的公平性——对权贵阶层同样的执法原则，同样的执法力度。从这一原则出发，秦法还确立了不许为君王贺寿等制度。

商鞅这一思想产生的历史背景，是王道仁政的“滥仁”传统在战国之世尚有强大影响力。此前此后的变法所以不彻底，根基原因之一，便是不能破除国有二法与种种法外施恩之弊端。顾及到这一背景，对商鞅这一思想的价值性便会有客观性的认知。

五则，“刑无等级”的公平执法理念。商鞅确立的执法理念有两则最重要：一则，举国一法，法外无刑，此所谓“壹刑”原则；再则，执法不依功劳善举而赦免，此为“明刑”原则。《赏刑》篇对这两个原则论述云：“所谓壹刑者，刑无等级，自卿相将军以至大夫庶人……罪死不赦。有功于前，有败于后，不为损刑；有善于前，有过于后，不为亏法；忠臣孝子有过，必以其数断；守法守职之吏有不行王法者，罪死不赦，刑及三族……故曰：明刑之犹，至于无刑也！”也就是说，卿相大夫忠臣孝子行善立功者，统统与民众一体对待，依法论罪，绝不开赦。相比于“刑不上大夫，礼不下庶人”的旧制传统，庶民孰选，岂不明哉！

六则，“使民明知而用之”的普法思想。

商鞅行法的历史特点之一，是法律公行天下，一力反对法律神秘主义。为此，商鞅确立了两大原则：其一，法典语言要民众能解，反对晦涩难懂；其二，建立“法官”制度，各级官府设立专门解答法律的“法官”。对于第一原则，《定分》论云：“夫微妙意志之言，上知（智）之所难也。……故，知（智）者而后能知之，不可以为法，民不尽知（智）；贤者而后能知之，不可以为法，民不尽贤。故圣人为法，必使之明白易知，愚知（智）遍能知之……行法令，明白易

知……万民皆知所避就，避祸就福，而皆以自治也！”这段话若翻译成当代语言，堪称一篇极其精辟的确立法律语言原则的最好教材。商鞅使“法令明白”的目的，在于使民众懂得法律，从而能“避祸就福以自治”。这一番苦心，不是爱民么?

对于第二原则，《定分》论云：“为法令，置官吏朴足以知法令之谓者，以为天下正（法律）……天子置三法官：殿中置一法官，御史置一法官及吏、丞相置一法官。诸侯郡县皆各为置一法官及吏……吏民欲知法令者，皆问法官。故，天下之吏民无不知法者。”其中，商鞅还详细论说了法官的工作方式、考核方式。其中对法官不作为或错解法令的处罚之法颇具意味：法官不知道或错解哪一条法律，便以这条法律所涉及的刑罚处罚法官。此等严谨细致的行法措施，不包含爱民之心么？此后两千余年哪个时代做到了如此普法?

七　走出暴秦说误区：秦帝国专制说之历史分析当代“暴秦”说的一个新论据，是帝国“专制”说。

传统“暴秦”说，其指控主要来自经济与法治两个具体方面。及至近现代乃至当代，中国史识在基本秉承传统指控外，又对秦帝国冠以“专制强权”定性，秦文明及其所处的原生文明时代遂成一团漆黑，似乎更加的万劫不复了。这一指控基本不涉及史料辨析，而是一种总体性的性质认定，因此，我们只作史观性的分析评判。

首先的问题是，这一理念的产生，有非常值得深思的四个基本原因。

第一原因，是中国古代社会作出的三阶段划分：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作为“封建社会”开端的战国秦帝国，便合乎逻辑地被冠以专制定性。顺便说及的是，作为根基概念的“封建社会”是否真正科学，已经引起了史学界的关注与讨论，思想史家冯天瑜等人的文

章相对深刻。这一质疑的出现至少说明，完全套用西方概念与理念框定中国古典社会，是值得商榷的。

第二原因，是西方文明史理念的影响。这一理念的基本表述可以概括为：举凡大河流域的文明，皆以治水为基础，生发出东方专制主义历史传统。这一理念的代表作有两部，英国学者汤因比的《历史研究》，美国学者魏特夫的《东方专制主义》。基于这一理念，作为东方大国的中国古典社会，被一律视为专制时代，秦帝国自然不能幸免。

第三原因，中国当代民主思潮的普及，使许多人对中国古典时代产生了本能的排斥，尤其对强盛时代产生了逆反心理。这一思潮表现为两种形式：一则是学人以论著或其他方式见诸社会的封建专制论说；二则是社会个体不加任何分析的武断认定。在《大秦帝国》第一部被改编为电视历史剧的过程中，我听到的这种非理性地将秦帝国认定为“专制”的说法不知几多。在网络上，也有人严厉质疑我“专制崇拜何时休”。自然，这些人对那个时代与秦帝国都缺乏基本的了解。然则，正是这种不了解而本能认定的普遍事实，给我们提出了一个很深刻的问题：我们对文明历史的评判，根基究竟应该在哪里？历史主义的评判意识，为什么在我们民族中如此淡薄？这种以所谓科学民主理念去断然否定自己民族文明史的现象，为什么在其他国家民族极其罕见，甚或没有，而在我们民族却大肆泛滥？

第四原因，历史“暴秦论”的沉积物与其余种种学说思潮的错位嫁接。自两汉之后，因“暴秦”说而沉积成的“非秦”理念代代强化，已经成为某种意义上的非理性认知。当此基础之上，诸多人等对包括西方史观在内的种种“非秦”定性，非但极容易接受，且更愿意以“新理论”来论证旧认知，从而证明被历史铸成的谬误具有真理的性质。诸多历史学家与文化人，论秦几乎形成了一种八股定式：对秦帝国时代不加任何论证，先行冠以“专制”或“落后文明”之定性，而后再展开以旧

理念为根基的论述。其研究精神之沦落，距离儒家朱熹之对秦考据尚且不如，遑论科学？这里的直接原因，在于这种错位嫁接。根本原因，却实在是一个涉及诸多方面的复杂问题。

那么，秦帝国时代的文明与政权性质不是专制么？

是集权，是一种具有历史进步意义的中央集权，因而是一种进步的政治文明。

专制，是对民主而言的一个政治系统制度。民主制的产生有两个最基本的条件，一则是交通与信息的极大便捷，否则，没有社会大协商的条件；二则是生产力的巨大质变，否则，不可能承载人人参与国事这种极其巨大的社会成本。两千余年之前，人类的整个社会基础是自然经济，既没有便捷沟通的手段条件，更无法承载"人人当家做主"的社会成本。是故，民主制不可能在自然经济条件下出现。从这一意义上说，人类的古典时代，无一例外都是集权或专制政体，其间差别，只是专制程度的不同而已。

帝国时代，中国的传统是将近三千年的松散的天子诸侯制。以当代理念定性，夏商两代可称之为邦联制；西周可称之为联邦制。也就是说，其时之政治状态，是一元之下的松散多元化：天子威权有限，诸侯自由度极大。要说民主的根基，那时的政治协商现象远比后世要浓郁得多。原因只有一个，天子与诸侯之间，要做到谁强制谁，极难极难。此等政治条件，对社会生产力的推动极为缓慢；而在社会生产力终于发展到一定程度时，其松散乏力效率极低的社会管理又对生产力的发展阻碍极大。至少，任何对社会有益的大型工程都不可能实现。所以，春秋战国之世的生产力出现大发展后，此等松散邦联制、联邦制便开始渐渐消解。消解的形式，是实际上增大扩张诸侯国的自治权。

就其历史本质而言，这一现象的基础逻辑是：作为能够从整体上大大提高社会效率的“天子”系统，一时不可能改变。社会的实际单元——诸侯，便基于社会利益需求的强大推动，率先实行紧密化高效率的社会管理，从而出现一个又一个集权邦国。这种集权邦国渐渐普及为“天下”认可的普遍形式之后，整个“天下”对整个社会的松散分治便到了不能容忍的地步。于是，寻求整合整个社会效率的“向一”思潮开始出现。人类社会的复杂在于，当共同需求弥漫为普遍潮流时，由谁来充当这种共同需求的“供应商”，人群无法通过协商来确定，而需要通过武力竞争来确定。唯其如此，秦帝国以战争方式统一华夏，并建立了“治权归一”的中央集权制，是历史潮流推动的结果。

相对于既往三千年的松散乏力的邦联制、联邦制，中央集权的治权归一制，无疑具有一举迈入新时代的进步性。历史的实践证明，这种中央集权制问世伊始，立即展现了无与伦比的强大创造力，整个华夏社会的繁荣富庶远远超过了夏商周三代与春秋战国，在整个人类的古典历史上达到了一个空前绝后的高峰时代。此后两千余年，中央集权制一直绵延相续，终于僵化为落后于时代的国家体制。

这是历史，也是必然。

我们不能因此而否定中央集权制在创造时期的巨大进步意义。

我们可以，而且应该摒弃专制。

可是，我们不能因摒弃专制而连带否定我们民族的整个文明根基。

将中央集权体制曾经有过的历史进步性一概抹煞，又进而以专制定性取代中央集权，以今日之政治抉择取代总体上的文明评判，这既是理论逻辑的混淆，更是历史虚无主义的悲剧。以此等理念，人类历史将永远不会有进步坐标，任何时代的创造，都可能因其必然成为历

史而被否定。不要忘记，即或我们自己，我们这个时代，也将被后来者评判。

从更为广阔的意义上说，我们要客观审慎地对待我们民族的政治文明传统，妥善寻求解决之道，而不能一概以反专制的理念简单

否定我们的传统。我们民族的政治文明传统是什么？是“尚一”，是“执一”。我们的传统政治哲学，是“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一”，是我们民族的政治文明根基，五千年没有偏离。虽然，我们有千千万万人在不假思索地呼吁“民主”，然而，更有大于千千万万许多倍的人依然有着坚实的“尚一”根基。至少，我们的将近十亿的农民，尚不知“民主”为何物。唯其如此，我们民族要开创未来，要取得更大的历史进步，要在政治文明取得突破，必须面对的难题有两个

基本方面：

第一个难题，解决好“尚一”传统政治文明的社会根基。

第二个难题，寻求能够兼容“尚一”的群策群力的历史道路。

这是东方文明的独特处，更是中国文明的独特处。

自远古洪荒，我们的民族便走着一条特立独行的历史之路。我们的文字，我们的生活方式，我们的政治文明，我们的社会伦理，我们的建筑风格，我们的衣食住行，我们的所有基本方面，都是在没有历史参照系数的大势下独立创造的。我们这个民族的最大不同，在于她是世界上唯一的一个不以信仰与独特生活方式为聚合纽带，而以文明内涵、文化方式为聚合纽带的民族。某种意义上，任何一个群体，只要踏进了华夏文明圈，写中国字并奉行中国式的多元生活方式，她便渐渐真正成了华夏民族。无论是先秦戎狄，还是帝国诸胡与匈奴，还是五胡乱华，还是宋元明清的周边民族群，乃至世界上最难融合的犹

太人，都曾经大批量地成为我们民族的群体成员。唯其如此，传统文明对于我们这个民族的意义，远远大于其他任何民族。我们曾经五千年绵延相续的生命历史，证实了我们民族文明的强大生命力与无与伦比的创造力。假若我们要忽视乃至淡漠我们民族的文明传统，而要硬生生奉行“拿来主义”，我们必然会走向巨大的不可预测的历史误区。上述几个方面，是对“非秦”三大理念的历史辨析。

“非秦”三大理念是：暴秦论、落后文明论、专制论。

我没有将对诸如商鞅、秦始皇等轴心人物的评判列为“非秦”理念的基本问题，只是因为历史人物的史料相对确定，需要澄清的事件与客观因素不很多。历史论说对历史人物的不同评判，几乎完全是认识与理解的问题，尽管这种认识与理解也基于整体否定秦文明而生。另一个原因是，我对相关历史人物的理解，已经在整部书中作出了依据史实的艺术再现，不需要再以论说方式去概括了。

八　秦帝国骤然灭亡的两个最重大原因

秦帝国突然灭亡的原因，始终是中国历史的一个巨大谜团。

揭示这个谜团，对于全面认知中国原生文明具有基础性的意义。

任何历史秘密，大体都基于两个原因形成：其一是资料物证的巨大缺失或全部缺失，导致后人无从认知评判；诸多历史古国的消亡谜团与民族的断裂黑洞，都是这样形成的。破解这种历史秘密，起决定性作用的，是史料与证据的发现。其二是人为地扭曲真相，历史烟雾长期弥散，而使简单化的谬误结论成为传统主流，导致后来者文明探究的艰难寻觅。秦帝国灭亡之所以成为谜团，盖出第二原因也。破此等历史秘密，起决定作用的则是探究者及其所处时代的认知能力。

两千余年对秦亡原因的探究，一直与对秦政的总体评判紧密联系在一起，与“暴秦”说互为论证，形成了一个已经板结的主流定式，其

结论极其简单明确：暴政亡秦。但是，大量的历史事实已经呈现出一个基本结论：秦政是一个伟大的文明体系，秦政并无暴虐特质。以中国历史作纵向对比，从项羽复辟集团毁灭帝国文明的暴政暴行开始，秦之后的大暴政导致的大劫难屡屡发生。与其相比，秦政文明水准远远高于其上。这一文明水准，主要指两个基本特征：一则是大规模的文明创新性，二则是大规模的建设性。这两个基本点，其后中国历史上的任何时代都无可比拟。是故，秦政绝不是中国历史上的暴政时期。

以人类文明史作横向对比，秦政则是同时代人类文明的最高水准。大体同时代的西方罗马帝国的残酷暴烈，与秦帝国的法治文明根本不可同日而语。举凡人类在自然经济时代的野蛮标志，都是西方罗马帝国及中世纪的专属物：斗兽场、奴隶角斗士、初夜权、奴隶买卖制、领主私刑制、贞操带、以掠夺为实质的宗教战争等等等等，其触目惊心，其阴暗恐怖，尽出西方落后文明也。这是历史的事实，不能因为西方社会今日的相对文明发达而否定其历史的野蛮性。客观地说，相比于西方罗马帝国，秦帝国的文明水准至少超过其半个时代，或者说高出其半个社会形态。

唯其如此，指控秦帝国“暴政”，并极其武断地以此作为秦亡基本原因，既缺乏基本的历史事实依据，又与高端文明时代的审视理念显然不合，是有失公正的。就历史观而言，我们不否认秦政与秦亡的内在联系，我们更对基于探究历史经验教训而研究秦亡与秦政之间的因果联系，表示由衷的敬意。我们只对缺乏历史依据的“暴政亡秦”说给予必须的否定，并客观公正地论述我们的理念。

要探究秦亡奥秘，首先得明确两则根基。

其一，将作为文明体系的帝国创造物——秦政体系，与作为权力主体的秦帝国区别开来，建立一种明确的认知：权力主体之与其文明创造物，是两个具有不同运行逻辑的各自独立的主体。两者之间有联

系，但并无必然的兴亡因果关系。秦帝国的速亡结局，并不必然证明其文明体系（秦政）的暴虐。秦二世赵高政权的暴虐杀戮，只是帝国权力主体在历史延续中的变形，而不是作为帝国创造物的秦政的必然延伸。用说了。当时的始皇帝与天下臣民，事实上已经将扶苏作为储君对待了。尽管在施政宽严尺度上，扶苏的宽政理念被更看重复辟严重性的始皇帝否定了，但就其实际处置看，扶苏的重要性丝毫没有减弱。当此之时，历史却突兀地呈现出一幅最荒诞的画面：始皇帝突然死于大巡狩途中，最不成器的少皇子胡亥，突兀成了秦帝国的二世皇帝！

这一突兀变化的成因，及其演进环节所包含的具体因素，始终无法以常理推断。几乎其中任何一个环节都是突发的，几乎任何一个因素都是突然变形的，都不具有可以预料的逻辑性。突发性与偶然因素太多太多，教人常常不自觉地产生一种历史幻觉：莫非这当真是古人所谓的天意?

透析这场政变对秦帝国的直接的全面的内毁，认识其突发性与偶然性这一特质，是极其重要的。唯其突发，唯其偶然，唯其不可思议，才有了秦帝国中央政权的坚实结构迅速瓦解崩溃，才有了帝国臣民依然本着奉公守法的传统精神，在连番惊愕中不自觉接受了权力轴心极其荒诞的恶性作为。恶性政变突发，农民暴动又突发。秦帝国所有足以纠正中央恶变的政治力量，都因为没有起码的酝酿时间，而最终一一宣告失败。从根本上说，政变的突发性与农民举事的突发性聚合，决定了其后帝国命运的残酷性。这场突发政变所汇聚的历史偶然性因素，大体有如下方面：

始皇帝年近五十而不明白确立扶苏为太子，偶然性一也。始皇帝明知身患疾病而坚执进行最后一次大巡狩，偶然性二也。始皇帝大巡狩之前怒遣扶苏北上九原监军，偶然性三也。始皇帝最后一次大巡狩，于诸皇子中独带胡亥，偶然性四也。始皇帝中途患病而遣蒙毅回

咸阳，偶然性五也。始皇帝在蒙毅离开后以赵高兼领符玺令，偶然性六也。始皇帝于沙丘行营病情突然加重，偶然性七也。突发病情致始皇帝未能在死前写完遗诏，偶然性八也。突发病情未能使始皇帝召见李斯会商善后，偶然性九也。长期忠诚无二的赵高突发人性变形之恶欲，偶然性十也。栋梁重臣李斯之突变，最为不可思议，偶然性十一也。扶苏对假遗诏之缺乏辨识或不愿辨识，选择自杀，偶然性十二也。蒙恬、蒙毅相继入狱，蒙恬被逼接受自杀，蒙毅被杀，偶然性十三也。王翦、王贲父子于始皇帝生前病逝，偶然性十四也。李斯一错再错，大失前半生节操才具，终致惨死，偶然性十五也。胡亥素质过低而近于白痴，偶然性十六也。秦帝国功臣阶层因李斯突变而分化不能凝聚，偶然性十七也。赵高之恶欲野心膨胀变形，大出常理，偶然性十八也。陈胜吴广之“闾左徭役”突发暴动，偶然性十九也。关中老秦人人口锐减，对恶性政变失去强大威慑力，偶然性二十也。……必须申明的是：上述偶然性，并非指这些事件或因素是无原因爆发，而是指恰恰在这一时刻爆发的突然性。譬如最为关键的两个人物——赵高与李斯的突变，可谓这种偶然性的典型。以赵高前期表现与功绩，始皇帝对其委以重任且信任有加，是完全正常的，几乎是必然的。唯其如此，赵高的人性之恶变突然发作，并无必然性，确实是一种人性突变的偶然性。若说赵高从少年时代起便是一直潜藏在始皇帝身边的奸佞或野心家，是十分滑稽的。李斯更是如此，以其前期的巨大功绩与杰出才具，及其自觉的法家理念与几次重大关头表现出的坚定政治抉择，实在不可能在其与蒙恬的地位高低上计较。然则，李斯恰恰接受了赵高说辞，恰恰计较了，这是必然性么？仅仅以李斯青年时期的“厕鼠官仓鼠”之说，便认定李斯从来是一个私欲小人，同样是滑稽的。李斯与赵高，都是英雄与魔鬼的无过渡对接的异常人物，其突然变异，无疑隐藏着人性潜质的巨大秘密。但是，从社会原则与政治原则出发，任何时代的人事任用都只能遵循实践法则，以人物的既往历史去判定，而不可能以极少数的突然变例去判定。从本质上说，赵高与李斯的政治地位，是其努力奋争的结果，是历史的必然。从人事任

用权力说，始皇帝重用赵高李斯是合乎逻辑的，同样是必然的。唯其如此，赵高李斯的突然的巨大的变异，实在是一种不可预知的偶然性。

种种偶然性导致的这场政变，是历史上摧毁力最强的恶性政变。

作为一种权力更迭的非常态方式，政变从来存在于从古至今的政治生活之中。就其结局与对历史的影响而言，政变有三种：一种是相对正义方发动的良性政变，譬如后世最著名的李世民玄武门之变；一种是仅仅着力于夺权而不涉及国策，无可无不可的中性政变，譬如赵武灵王末期的政变，以及后世的明成祖朱棣政变；第三种便是破坏力最强的恶性政变，其典型便是始皇帝身后的赵高李斯政变。

这场政变之所以成为恶性政变，是由其主要发动者的特质决定的。这一政变的轴心人物是赵高、胡亥、李斯三人。三人的具体谋求目标不同，但目标的根基点相同：都是为了谋求最大的个人利益，或为私欲所诱惑。其最为关键的李斯与赵高，都是帝国的赫赫功臣，赵高掌内廷大权，李斯掌国政大权，既有足够大的权力影响，又有足够大的社会声望，同时更有改变始皇帝既定意志的权力手段。

然则，政变之所以成为恶性政变，并不在于政变开始与过程中的权谋与恶欲，而在于政变成功之后的再度恶变。若胡亥即位后，赵高与李斯同心为政，妥善推行李斯已经在始皇帝在世时开始了的适度宽政，减少徭役征发，而避免了农民的突发暴动，这场政变完全可能成为无可无不可的中性政变。然则，事情没有按照正常的逻辑发展，而是再度恶变，大大偏离了李斯卷入政变的初始预期。这里，决定性的诱发因素又变成了胡亥。胡亥即位后，低能愚顽的享乐意识大发作，进一步诱发了赵高全面操纵国政的野心，并最终导致了赵高再次发动政变杀了胡亥。在这再度恶变的过程中，李斯几欲挣扎，几欲将国政扳回常态，然由于已经与帝国权力层的根基力量疏远，李斯的努力显得苍白无力，终于陷入了赵高的阴谋而惨死。

因再度恶变，这一政变终于走上了恶性道路。

恶果之一，秦帝国坚实的权力结构迅速崩溃。在赵高“诛大臣而远骨肉”的残酷方略下，嬴氏皇族被大肆杀戮，帝国功臣被一一剔除，中央政权发生了急剧的恶变。

恶果之二，反其道而行之的种种社会恶政——大工程不收反上，大征发不减反增，赋税征收不轻反重，迅速激发了激烈的民众反抗；由此而诱发复辟势力全面复活，使社会动荡空前激烈且矛盾交织难解，大灾难终于来临。

恶果之三，秦帝国群策群力的施政决策方式荡然无存，骤然转变为胡亥赵高的荒唐臆断。中央决策机构全面瘫痪，以致胡亥对农民暴动的社会大动乱程度的荒唐认定，根本无法得到应有的纠正。在始皇帝时期，这是无法想象的。

恶果之四，中央政令的荒谬，与社会治情严重脱节，致使郡县官吏无所适从，纷纷生出疏离之心。天下政务几近瘫痪，军力财力无法凝聚，无力应对愈演愈烈的社会动乱。

恶果之五，恶政导致秦帝国边地主力大军人心浮动，战心丧失，战力大减。九原主力军固然粮草不济，岭南主力军固然山高水远，然若不是恶政猖獗，以秦军之顽韧苦战传统，必全力以赴挽救国难。以章邯之刑徒军，尚能在平乱初期连战大捷，若秦军主力全面出动，稳定大局当不是难事。事实却不然，除了王离一部，两大秦军主力皆未大举出动。其根本原因，正在于政治的恶变从根基上毁灭了秦军将士的归属感。败政恶政无精兵，这是千古不变的道理。从政治特质决定军事特质的意义上说，秦军的声威骤然消失，并非不可思议的秘密，其根本原因，正在于政治的恶变。

综上所述，秦帝国灭亡的直接原因是显而易见的。

其二，战国大争传统形成的巨大惯性，导致了空前剧烈的全面动荡。

秦末动乱之快速剧烈，在整个人类历史上独一无二。

仅仅一年，天下大势面目全非。自古所谓天下大势，通指三个基本面：一曰朝局，二曰民治，三曰边情。朝局者，政情轴心也。民治者，人心根基也。边情者，存亡之首也。对此三个基本面的总体状况，古人一言以蔽之，统归于“治乱”两字。天下稳定康宁谓之治，天下动荡纷扰谓之乱。是故，治乎乱乎，天下大势之集中表征也。

从始皇帝病死沙丘的公元前210 年七月二十二，至公元前209年七月大乱之时，堪堪一年，天下由盛大治世陡然化作剧烈乱世，转折之快如飓风过岗万木随向，实在是中国历史上绝无仅有的一次大象飞转。及至大泽乡九百徭役揭竿而起，竟能达到“旬日之间，天下响应”的激速爆发之势，为后世任何大动荡所望尘莫及。在社会节奏缓慢的自然经济时代，皇皇强势一年急转直下，实在是不可思议的。在中国乃至整个人类历史上，事实上也只有这一次。

历代史家解释这一现象，无不归结为秦“暴政”蓄积已久，其发必速。所谓“天下苦秦久矣”，正是此等评判之依据。实则不然，这种轰然爆发而立即弥漫为整个社会大动乱的现象，固然与秦二世恶政有直接关联，也与始皇帝时期的帝国施政有关联，但不是必然性关联，尤其不是长期“暴政”激发一朝大乱的必然性因果关联。基本的原因是，秦帝国并非暴政，更不是长期暴政。秦末大动乱其所以骤然爆发且立即全面化，其所以成为人类历史之唯一，根本的原因，取决于那个时代独有的特质。不理解或有意忽视这一特质，则无法深刻解析这一历史现象。

秦末社会的独有特质，在于战国大争传统依然是主导性的时代精神。

这种精神，决定着时人对种种事件的认知标准，也决定着随之而来的反应方式与激烈程度。为此，要深彻体察两千余年之前的那场剧烈大爆发，首先得理解那个时代的价值理念，理解那个时代的行为方式。否则，不足以解释其普遍而剧烈的反应，不足以解释其大规模的酷烈演进。作为解析人群活的历史奥秘的探索者，最不能忽视的，是发掘那个时代已经被史书风干了的鲜活要素。否则，曲解是必然的。

首先要关注的大背景，是秦帝国建立后不同群体的社会心态。

秦帝国恶性政变发生之时，一统天下尚只有短短的十二年。无论以哪个时代的变化标尺衡量，十二年，都是个太短太短的时段。其时，七大战国生死拼杀的那一代人，全部正在盛年之期。新生一代，尚处于上一代人的风信标之下。家国兴亡所导致的巨大的精神鸿沟，尚深深植根于种种社会群体之间，尚有很远的距离才可能弥合。就权力层面说，战胜者成了一统天下的君王与功臣，战败者则成了失国失地的臣民或罪犯。此间鸿沟，既不可能没有，也不可能不深。就民众层面说，战胜国臣民的主宰感、荣誉感与尊严感，以及获取巨大的战胜利益的愉悦感，都倍加强烈。灭亡国家的民众浓烈的沦丧感、失落感与自卑感，以及在社会利益分割中的不公平感，被鲜明地放大了。此间鸿沟，既不可能没有，也不可能不深。就关注焦点而言，作为战胜者的帝国政权与本体臣民，立即将全部心力投入到了大规模的文明创制之中，力图以宏大的建设功业达到人心聚化，从而达到真正的天下大治。作为战败亡国的山东六国臣民，其需求则要复杂得多：民众孜孜以求的是，力图从统一新政中获得实际利益的弥补，获得精神沦丧的填充。六国贵族则殷殷渴求于复辟，殷殷渴求夺回已经失去的权力、土地与人民。此间鸿沟，不可能没有，更不可能不深也。

凡此种种鸿沟，意味着这时的社会心理尚处于巨大的分裂状态。

帝国政权的统一，距离天下人心的真正聚合，尚有很大的距离。

虽然，从总体上说，天下民众确定无疑地欢迎统一，并欣然接受了统一。始皇帝大巡狩刻石中的“皇帝并一海内，天下和平”并非虚妄之辞。然则，历史与社会的复杂性便在这里：对于一个魄力宏大且又洞彻天下的政权而言，上述种种社会鸿沟都可能在妥善的化解中渐渐趋于平复；而对于一个不知深浅的恶变政权，上述种种社会鸿沟，则可能立即从潜藏状态骤然转化为公开状态，精神鸿沟骤然转化为实际颠覆。

就其实质而言，秦帝国统一初期，整个社会心理仍旧处于一种不定型的可变状态，天下对秦帝国一统政权尚未形成稳定的最终认可。渴望重新回到战国大争时代的精神需求，仍然是一股普遍而强劲的社会思潮。无论是帝国中央在确立郡县制中爆发的“诸侯封建”说，还是六国贵族在当时的复辟言论与复仇暗杀行动，以及山东民众与当年封主的种种联结，甚或对贵族暗杀行动的实际掩护、民间流言、反秦石刻生发不息等等，都证明了这种可变性的强烈存在。

唯其如此，在后世看来相对寻常的种种事变，在这个时期都具有数倍数十倍放大的强烈反应后果。如秦二世胡亥般低能昏聩的君主，前世有之，后世更多有之。然则，其时社会反应之迟钝缓慢，远远无法与秦末之激烈快速相比。自西汉末期的绿林、赤眉农民军暴动起，任何时代的农民起义都是反复酝酿多年方能发动，发动后又长期转战，很难得到社会有效支持，至于普遍响应，更是极其罕见。此种现象，愈到中国后期愈明显。宋王朝享乐庸主多多，且内忧外患频仍，农民反抗经久不断，却数十年不见天下轰然而起。明代昏君辈出，首代杀尽功臣，此后外患政变迭出，后更有“家家皆净”之号的盘剥皇帝嘉靖，而明代酿成农民大起义，却竟然是在二百余年之后。纵观中国历史，其对昏暴君主的反应差别之大，直教人怀疑战国华夏族群与后世国人简直就不是一个种族。

此间根本，正在于活历史中的时代精神的巨大差别。关注的根本点，是直接延续于秦帝国时代的战国精神。春秋战国时代乃“多事之时，大争之世”，普遍的生命状态是

“凡有血气，皆有争心”。当此之时，世风刚健质朴，不尚空谈，求真务实，对国家大政的评判既直截了当，又坦荡非常。春秋战国时代的普遍现象是：国有昏君暴政，则人才立即出走，民众立即反抗，或纷纷逃亡。这种刚健坦荡精神，既包括了对昏聩政治的毫不容让，也包括了对不同政见者的广阔包容，因之酿成了中国历史上的一系列政治奇观。在中国历史上，只有春秋战国时代的贵族／掌权者可以因政见不同而流亡，并能在流亡中寻觅时机以再度夺取政权。也只有这一时代的政治失败者，能在被贬黜流放中再度崛起，重新返回权力场。也只有在这一时代，士人阶层能以政见理念为标准，选择效力的国家，能“合则留，不合则去”，其特立独行千古罕见。也只有这一时代的民众，可以自由迁徙，“危邦不居”，可以对自己不能容忍的暴政一挥手便走，否则便聚而抗争。也只有这一时代的民众，真正地千刀万剐过昏暴的君主……凡此等等奇观，皆赖于这一时代的根基精神，皆为这一时代的社会土壤所开出的绝无仅有的奇葩。

这一时代现象，便是天下问政的风尚。这一风尚的实际内涵，是对失败者的宽容，对在位者的苛刻。在秦统一中国之后的十二年里，这种春秋战国遗风仍然以浓烈的历史传统，存在于现实社会。整个社会对已经灭亡的六国，并没有因为向往和平与统一而从精神上彻底抛弃。对具体到个人的六国贵族的复仇，更没有因为遵奉秦法而一概冷落。至于对复辟旧制带来的恶果，则因为没有复辟大毁灭的历史先例，其时尚无法深切体察。其时，天下民心对帝国大政的基本态势，仍然是春秋战国的价值法则：你果真高明，我便服你；你果真低能，我便弃你。始皇帝雄风烈烈大刀阔斧开天辟地大谋天下生计，谁都会看在眼里。好！帝国施政纵有小错，民也容忍了。秦二世低能昏聩杀戮重臣，享乐与聚敛并发，大谬也，是可忍孰不可忍！在那个时代，

没有漫长的忍耐与等待，没有基于种种未来与现实利益而生发的反复权衡，没有“臣罪当诛兮，天子圣明”的愚忠世风，没有“窃以为如何如何”的萎缩表达方式。人同此心，心同此理，一切都是简单明了的。

轰然之间，社会直感立可爆发为巨大的社会风暴。

这便是社会土壤，这便是时代精神。

就历史事实说，始皇帝以战止战而一统天下，民众无疑是真诚地欢迎，真心地景仰。一个新政权堪堪立定，便致力于破解人身依附、取缔封地旧制、决通川防、修筑道路、消除边患、建立郡县、统一文字、统一交通、统一田畴等等天下生计作为。再加上帝国君臣上下同心，政风清廉，遵奉法度等等后世罕见的清明政风。历经春秋战国数百年锤炼的天下臣民，不可能没有分辨力，不可能不真诚地景仰这个巍巍然崛起的新帝国。唯其如此，天下臣民容忍了相对繁重的徭役，容忍了相对繁重的赋税，也容忍了种种庞大工程中夹杂的与民生无关的奢华工程，如拆毁六国都城而在咸阳北阪写放重建。甚或，也容忍了勤政奋发的始皇帝任用方士求仙采药而求长生不老的个人奢靡与盛大铺陈。

归根结底，人民是博大、明智而通达的。事实上，人民在期待着始皇帝政权的自我校正。毕竟，面对始皇帝这样一个不世出的伟大君主，人民宁可相信他是愿意宽政待民，且能够自我校正的。这种天下心态，虽非春秋战国时代的主流精神，然却也是基本的复杂人性的活化事实，既是正常的，也是前世后世屡见不鲜的。

在人类历史上，伟大的君主不惜以累积民怨为代价而追求宏大功业，是极为常见的。这种君主，其归宿大体不外三途：其一，暮年自我校正，且能清醒善后，战国如秦昭王，后世如唐太宗；其二，有所悔悟而来不及自我校正，然却在生前能清醒善后，择贤君而立，故其弊端被后世继承者校正，后世汉武帝为此典型；其三，既来不及自我

校正，又来不及清醒善后，骤然撒手而去，留下巨大的权力真空，导致巨大的颠覆性恶变。

无疑，始皇帝属于第三种情形。

始皇帝身后的恶性政变，既滑出了始皇帝的政治个性逻辑，又滑出了帝国法治的常态稳定性逻辑，本身便是一个历史罕见的偶然性。且作一条历史的延长线：若没有陈胜吴广的农民暴动及其引发的复辟恶潮，度过胡亥赵高的恶政之后，由子婴继位秦三世，帝国政治能否恢复平稳状态？应当说，答案是肯定的。果然如此，后世对秦政秦文明的评价又当如何？这一假设的意义，在于展现历史逻辑，在于清楚认识恶性政变并非因始皇帝时期的秦政而发，并不具有必然性。当然，秦帝国的法治并非高端文明时代的法治，其自身逻辑的历史展现力是相对脆弱的，其法治原点的高度集权性，具有足以破坏其稳定传承性的力量。法家学说之慎到派之所以注重对“势”的研究，盖出此因也。

于是，历史的逻辑在这里突然断裂了。

偶然的恶性政变，遭遇了深厚的历史传统。

强大的惯性力量，绞杀了本质上具有可变性的历史逻辑。

这便是秦帝国突然灭亡的历史本质。

……

伟大的秦帝国骤然消逝于历史的天宇，是中国文明史的一个巨大变数。

伟大的原生文明淡出高端文明视野，是中国文明史的一幕深刻悲剧。

沧海桑田，白云苍狗，我们民族的历史脚步在艰难泥泞中并未停歇。虽然，我们对那个伟大的帝国及那个伟大的时代，有着太多太深的误解，但是，我们毕竟在那个时代的光焰所照耀的旅程上走了过来。时空渐渐深邃，光焰渐渐暗淡。是历史的烟尘淤塞了遥远的文明之光，还是现实的纷扰遮蔽了我们的视野，抑或，我们已经飞入了历史的太空，再也不需要民族传统的根基？蓦然回首，遥望帝国，一掬感动的热泪盈眶而出。有哪一个时代，承受了无尽的指控，却依然坚实地支撑着她的后世子孙们！

[跋] 无极之外　复无极也

一

历经十六年案头跋涉，《大秦帝国》笔耕的主体工程终于告结了。

中国文明史的博大汪洋陵谷交错，及其在漫长历史中形成的无数沟壑、黑洞与变形，使每个力图遨游其中的探索者都为之浩叹。当我以十六年时光，一叶扁舟潜入又浮出伟大的原生文明时代，蓦然回首，竟不知自己该说什么了。

慨当以慷，潮涌心头者，我族文明恒久不灭之精义也。

从洪水时代开始，我们民族创造了自己独特的国家形式。从列强大争的春秋战国开始，我们的民族以将近六百年的艰难探索与烈烈奋争，开创了铁器时代特立独行的伟大文明体系，轰轰然进入了气象万千的帝国时代。这个伟大的帝国时代，是我们民族文明史的“加冠”之期。从伟大的秦帝国开始，我们的中华文明“冠剑及身”，进入了历史成熟期与曾经的最高峰。不管我们的文明脚步在后来的两千多年里有过何等曲折，那闪烁着亘古文华的标志性的高高秦冠，都永远地矗立在我们飞扬的黑发之间，那蓬勃着求变图存精神的铮铮秦剑，都恒常地渗透在我们沸腾的热血之中。我们的历史很久很久，我们的未来很长很长。“水之积也不厚，其负大舟也无力。”唯其根基深长，唯其累积深厚，唯其饱经沧桑，我们可再生，我们可负重，我们可远行。

我们的生命，与人类世界共久远。

我们的文明，与天地宇宙共始终。

庄子说得好，无极之外，复无极也。

中国文明与人类文明繁衍拓展而生生不息，宁非如此哉！

作为再现中国原生文明高峰的一部作品，《大秦帝国》是我们这个时代的民族精神所催生的产物，绝不仅仅是我个人心血来潮、灵感涌动的结果。在我们这个时代曾经的十字路口，求变图存再次成为我们这个民族的历史抉择。我们曾经衣衫褴褛，我们曾经食不果腹，我们曾经内斗不休，我们曾经滑到了崩溃的边缘。积淀的文明激发我们求变，贫弱的境地催生我们图存。当此之时，在我们民族的文明历史中寻求启迪，召回我们曾经失落的魂灵，洗刷我们曾经品尝的耻辱，淘洗我们曾经泛滥的自卑，鼓荡我们曾经干瘪的底蕴，洗刷我们曾经有过的迷茫，遂成为连绵涌动的时代思潮。而在我们民族的漫长历程中，面临巨大深刻的历史转折而能奋然拓展出崭新文明的时代，只有我们民族的原生文明圣地——春秋战国秦帝国时代。于是，回望探索两千多年前那个“凡有血气，皆有争心”，以“求变图存”的“大争”精神创造新文明的伟大帝国时代，自然成为有识之士的共同心声。

不期然，我提起了笔，坐到了案头。

于是，有了始料不及的十六年耕耘，有了六部十一卷的《大秦帝国》。

二

在日每笔耕的十六年中，得到的各方关注与助益多多。

永远不能忘记的，是已故的著名秦汉史专家、中国秦汉史学会会长林剑鸣先生。启耕之初，时任法律出版社社长的林先生对我的创作给予了极大关注，多次长谈，反复说及以文学艺术形式反映秦帝国时

代的重大意义。林先生说，他很长时间以来，都在思索如何将繁难遥远的历史及其研究成果，以生动的文学艺术形式普及于社会大众，也尝试过历史小说这种形式。林先生拿出了他自己当时已经大体写成的战国历史小说《一代政商吕不韦》与我一起商讨。以林先生的学养与学术地位，能以历史小说的形式展现历史研究的成果，给我的震撼是巨大的。林先生烙在我心头最深的一句话是：“大秦帝国这一题材，其意义不亚于任何重大的当代题材。”1997年，林剑鸣先生于北京逝世，其时我正在大西北的黄河岸边蜗居笔耕，未能到林先生灵前一拜，诚为深重遗憾。

历经曲折，我还是选择了继续走完这段路。

我决意在已经完成一百三十六集文学剧本之后，重写历史小说。

只有历史小说这种形式，能够承载帝国时代极其丰厚鲜活的文明内涵。

由此，我进入了实际的自由职业状态。为了选择一个相对不受干扰的环境，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后期的一个春天，我来到了海南。在老朋友曹锡仁、刘安、程鹏、周沂林，以及企业家王力先生的大力帮助下，我在海南居住了下来，开始了十余年的笔耕生涯。朋友们的帮助不仅仅是具体化的多方面的，还是有写作助益与精神助益的。凡此种种，无不使我时时铭感在心。尤其是锡仁老友，在剧本创作阶段为将其推上荧屏曾付出了巨大的努力，虽因种种原因未能如愿，然为《大秦帝国》电视剧的后期实施起到了很大的推动作用，我恒常念之。海南省委宣传部也给予了《大秦帝国》多方关注，时任省委常委、宣传部长周文彰先生之关注与助益尤多，尤为感谢。

十多年中，我对几乎成为我第二故乡的海南，有了种种独特的理解与感受。在包括我在内的往昔之内地人眼里，这个弥漫着浓郁商品经济气息的海岛，是文化的沙漠，其赤裸裸的利益交换关系使之成为

文化的坟场。然则，在深入其中的十多年里，我却深深感受到海南的包容、广阔与渗透于人际交往中的实际精神。没有虚妄，没有伪善，不宽容懒惰，不纵容矫情。无论是铺排奢华的酒店宴会，还是粗简惬意的路边大排档，纵情唏嘘面红耳赤之后，下次又是热烈坦诚的拥抱。无论是同事操业，还是人际交往，顾忌最少，羁绊最小，心结最淡，成见最浅。一切的一切，都取决于你自身的努力。五湖四海都汇聚在这片美丽的海岛，竞争着，协同着，冲撞着，拥抱着，吵闹着，奔跑着，前进着。依稀之间，常常觉得这片海岛是某种战国精神遥远的折射，恍惚游离的种种影像之中，隐藏着我们这个时代最真切的追求与向往。一个北京朋友来到海南，坐在明亮得有些刺眼的阳光下，盯着在海风中婆娑的椰子树，惶惑地说，这树，绿得有些假。

我感喟万分，大笑不止。

这个纷纭的时代，真在哪里？假在何处？

真成假，假成真，我们的目光要多少历史的泪水来冲洗？

清晨的阳光下，当我徐步走在金黄雪白的沙滩，望着苍茫大海自由地长啸，将一腔郁闷与五脏六腑的污浊在吼啸中喷发出去的时候，每每感动不能自已。传说中的灵魂净化在哪里？宁非如此哉！

三

2001 年，历史小说开始正式出版，出版界的朋友们使我感触良多。

在中国作协周明先生的推荐下，河南文艺出版社最先关注并追踪《大秦帝国》的写作。其时的杨贵才社长、蓝纪先责任编辑的发轫之功，我时时感念。尽管，我们曾经有过工作性质的分歧与冲突。此后，中原出版传媒集团主要领导、河南文艺出版社王幅明社长，上下

共识凝聚社力，将《大秦帝国》作为河南出版界重点项目开发经营，其团体之勃勃生气令人感奋、铭刻难忘。世间万事在人，中原出版界之雄风新貌，令人刮目相看矣！

其间，长江文艺出版社周百义社长、方平副社长、刘学明社长（先后三任），都对本书出版起到了良好的推动作用，亦使我难以忘怀。

尤其要说的，是责任编辑许华伟先生。

多年来，我之所以能够与河南文艺出版社并中原出版传媒集团保持紧密良好的合作关系，多赖许华伟之功。人言，责任编辑是出版社与作者之间的桥梁与纽带。信哉斯言！华伟年轻坦诚，信守约定，朝气蓬勃且极具专业素养与职业精神，人与之交，如饮醇酒，如踏土地，厚重坦荡火热坚实，信任感不期而生，弥久愈坚。使我多有感喟者，是华伟所身体力行的那种当下编辑已经很少具有的独特的专业理念与实干精神。

以专业理念而言，华伟尊重作品，尊重作者，更尊重作品内容所体现的价值原则，始终本着“可改可不改者一律不改”的理念，从不对作品作无端删削与扭转，辄有改动，必征求作者意见。此点，对于一个极具鉴赏力与笔下功夫的责任编辑，实属难能可贵。

以实干精神而言，华伟不事空谈，极富负重苦做之心志。《大秦帝国》出版周期长，编辑工作量超大。其间，无论是座谈会议还是应急材料，抑或紧急编辑事务，华伟都是兢兢业业不舍昼夜，甚至拉上出版社的年轻人一起加班。本次全套推出，十一卷五百万字全部重新编辑重新装帧，而时间只有短短三四个月。要在2008年3月底前各道程序工序全部走完，以在4月份的第18届全国书市上全面推出，实在是一件繁重任务。面对艰难，华伟意气风发地笑称，要开始一次“编辑大战”。之后，华伟与美编刘运来等同事立即开始投入此战，周末亦极少

休息。每每从电话中听到华伟在编辑室关于种种细节勘定的急迫声音，我都不期然生出一种感慨——如此自觉负重的职业精神与任事意志，何其可贵也！

四

还得说说全套出版与前四部修订的相关事宜。

首先，《大秦帝国》陆续出版发行以来，遇到的读者质询与专业非专业的评论多多。对所有这些评论、褒扬、质询、批评，我都衷心地表示真诚的感谢。人，生也有涯，知也无涯。面对我们民族的文明圣地，我无疑是极其“有涯”的。

我，感恩于那个激起我们强烈共鸣的伟大的原生文明时代。

我，感恩于所有能够关注与批评《大秦帝国》的读者朋友与专家师长。

本次全套十一卷出版，其中的第五、第六两部，是尚未出版印行的新书；前四部八卷，则是已经发行几年以上的。本次出版全套，并非已完部分与印行部分的简单合成，而是前四部修订本与最后两部新书的完整推出。就实际而言，六部十一卷是一套完整的新书。本次前四部修订，主要涉及三个方面，分别具体说明。

关于个别历史人物的错位读者质询的人物错位，主要在前三部的几个人物：第一部的荀子墨子，第二部的战国四大公子，第三部的廉颇。除了老墨子是涉嫌太晚，其余人物都是出现太早。这次我做了不同修订，大体是四种处置方式：

其一，甄别史料，依据学说传承确定重大政治人物之间的关系。

这一问题主要是商鞅师承何人。一种史料云：商鞅老师是尸佼，又云是学生。然则，传世的《尸子》全书，除了提出一个“宇宙”词根属创新之外，其政治理念全然是王道主张，与商鞅的纯正法家体系风马牛不相及。也就是说，尸子为商鞅老师，或为商鞅学生，皆无依据，皆不相宜。鉴别之下，此说可能为当时或后世之坊间传闻，不足信。

故此，第一部商鞅故事尸子这个人物没有出现。在第五部魏国灭亡的进展中，有尸子后裔的故事，体现了我的鉴别与推论。

其二，错位人物置换，而思想留存。小说第一部有荀子与孟子的人性善恶论战。这次，荀子被置换了，论战保留了。毕竟，荀子之前的战国社会是酝酿产生性恶论的基础，不可能没有人涉及。

其三，修改人物出场年龄与关系，而不做人物改变。一是第三部中的廉颇，不再一出场便是老将，但廉颇的出场时间并没有改变。二是第二部中的战国四大公子，相对理顺了其与周围人物的关系，但四大公子仍然是第二部的风云人物。在这里，我选择了历史精神的真实，割舍了对散漫史实的刻板追求。

其四，对生卒年代模糊的人物不做变动，老墨子与墨家仍然在第一部体现。墨家以“兼爱”为基础理念的抗暴精神，是中国文明史最光辉的篇章之一。以墨家理念审视战国变法，既是艺术典型化的需要，也是历史哲学的需要，更是文明史价值审视的需要。仅仅以墨子“可能”死在此前（墨子生卒年代不详）的可能性考据，而牺牲其在艺术作品中再现的权利，是不可取的。

关于“有没有”的问题

以历史小说形式展现原生文明时代，最基本的问题之一，是各种各样的“有没有”。小麦有没有？馒头有没有？包子有没有？锅盔有没

有？毛笔有没有？绵布（丝绵）有没有？麻布有没有？棉布（棉花）有没有？床铺有没有？桌子椅子有没有？长剑有没有？长兵器有没有？地图有没有？战船有没有？大蒜有没有？小蒜有没有？大葱有没有？石碑有没有？果酒有没有？白酒有没有？苜蓿有没有？马镫有没有？女子冠礼有没有？某个成语有没有？某个词根有没有？某种药材有没有？某种礼仪有没有？某种蔬菜有没有？某条河流有没有？围棋黑白先后规则有没有？民众自由欢呼万岁有没有？等等等等，问题随时随地都可能迎面扑来。举凡日常物事，几乎都牵涉“有没有”问题。写其后时代，当然也有此类问题，但一定是少了许多。

就实说，事物之有没有，尚算相对简单。其中最繁难者，是语言中的词汇词根。先秦语言，是我们民族语言的根基。几乎十之七八的基本语汇，都在那个时代创造了出来。然则，随着漫漫历史，国人反倒陌生了诸多基本语汇的起源，对《大秦帝国》使用的诸多原生语汇，反倒生出一种质疑。譬如奴隶、人民、群众、和平、小康、国家、制度、革命、法官、法律、执一、介绍、身体、不二、大争、春秋、战国，等等等等，都是那时的语汇。

于是，从第四部开始，我对有可能“涉嫌”的主要词根与事物出典，皆作了注解，或借人物之口说明根源。在本次修订中，我对读者们通过各种途径所砸来的“砖头”，都以是否果真有据做出了相对合理的处置。虽然如此，仍然可能有尚未发现的错误，我仍然期待着种种纠错批评。

关于个别历史事件的有无问题

《大秦帝国》中，重大的历史事件全部是真实的。只有第一部中的六国会盟分秦，是依据历史逻辑推定的。战国时代的山东六国会盟多多。倡明分秦宗旨的会盟，确实没有史料记载。然则，“六国卑秦，不与会盟，丑莫大焉”是秦孝公的刻骨铭心的仇恨。将秦国排除在外的

六国会盟，能说一定不会有分割秦国的预谋？是以，六国会盟分秦不是全然的虚构，本次修订中也没有取缔这一引子事件。

历史文学作品，某种意义上如同推理破案，某种意义上又如化石复原。史料所呈现出来的，是既定的结局，是已经尘封且夹杂着诸多“破坏”的作案现场，是已经风干了的种种骨骼。历史小说的使命，是复活历史的脚步，是复原人物的血肉。为此，就要依据被史料记录下来的种种结局，依据被风干的种种骨骼，推演出活化的历史。活化是什么？就是在逻辑推定的基础上剔出其渗透异物，修补其曾经遭受的破坏，弥补其联结断点，复活其被风干的血肉。譬如，秦始皇没有皇后，秦二世也没有皇后，这是两千余年帝制中的唯一现象。为什么？背后的历史逻辑是什么？隐藏着什么样的冲突与事件？这些，是历史家无法完成的。在发现确证的史料之前，历史学家可以不理睬这个为什么，而只相信这个结论。而历史小说不能，既然有这个重大的“现场遗存”，就必须推演出其联结断点，复活导致这一“遗存”的种种过程，否则不是历史小说。其中，推定事件是必然的。推定得如何，则既有作者的历史想象力，又必须有历史逻辑的根基。

努力地最大限度地接近历史真实，我是自觉的，也是问心无愧的。面对那样一个神圣的时代，我有义务仔细甄别，我没有权利肆意虚构。我追求历史精神的真实，也追求历史事实的基本真实。肆意虚构，是对那个伟大时代的亵渎，是对我们文明圣地的亵渎。

五

最后，再说说两件相关事宜。

关于1996年的前三部文学剧本出版事

1990年开始，我进入对《大秦帝国》的写作酝酿。当时深感电视历史正剧对民众的普遍影响，遂决意先以电视剧的艺术形式唤起社会

对中国原生文明的关注。1993年秋，我开始进入文学剧本的写作，于1997年秋完成了一百三十六集文学剧本的写作，大体计约三百余万字。其间，1996年初，人民日报出版社拟议将已经成型的前三部文学剧本出版，我也赞同。由于种种原因，当年出版的作品形式不尽如人意。出版社与我，皆感未达预期，一致赞同不再印行，并停止此后改编。

2001年历史小说开始出版之后，多有读者误将1996年版的剧本改编出版物，等同于历史小说《大秦帝国》。虽然，我在网上已经作了说明，然误解依然常被提出。故此，在《大秦帝国》历史小说全六部十一卷完成之际，我对此事再度作以说明。同时，我申明：此后，我将不再以任何形式出版原先的文学剧本。

《马背诸侯》不再附于本版《大秦帝国》之后

第一部序言中，我曾申明作为早秦历史展现的《马背诸侯》附于全书之后。

然则，随着写作与研究的进展，我对整个秦文明的认识也在不断深化，深感原先计划的一个二十余万字的小长篇不可能肩负如此重任。这也是我开首说《大秦帝国》是主体部分告结，而不是全部告结的原因。1998年，我已经写出了《马背诸侯》的事件大纲并十余万字的初稿。后来，因全力以赴于主体工程，《马背诸侯》暂时搁置了。若等待其完成，再将《大秦帝国》完整推出，时日实在太久。

最重要的原因是，在写完帝国六部之后，我深感早秦历史隐藏着包括中国早期文明史与早期民族史的诸多重大历史事件与基本问题，其丰厚程度远非一个小长篇所能包容。一个最基本的事实是：早秦部族是与大禹夏部族共同治水的远古功勋部族，在华夏文明的创造中起到了至为重要的奠基作用。如何展现洪水时代具有神话史诗特质的伟大历史，如何展现大禹大费大业几位无与伦比的英雄人物，如何展现

秦部族在此后夏商周三代的传奇沉浮及再度崛起，绝非“赶活”心态所能写好的。

反复思忖，只有此后稍作喘息，再独立成篇了。为此，我得向列位看官真诚地致以歉意，只能以此后依旧不失底气的作品，来报答看官们对原生文明时代的关注。

六

中国文明的发展是一个无极世界。

人类文明的发展是一个无极世界。

探索中国文明的历史足迹，同样是一个无极世界。

无极之外，复无极也。

对多年殷殷期待后续两部与全套推出的读者们，表示由衷的敬意与感谢。

感恩于我们这个求变图存重塑华夏新文明的伟大时代。

感恩于曾经帮助过我的每一个师长、朋友与家人。

孙皓晖

2008年春·海南积微坊搁笔

[全新修订版跋] 秦统一文明的光焰永恒照耀中国

一

朋友，您在读的这部《大秦帝国》，是上海世纪版的新书。

2012年4月，我与中原出版集团及河南文艺出版社合约到期。尽管，在法律意义上我是自由的，但是，基于十二年来的合作交往友谊，此前，我们还是就后续版权进行了友好磋商（不是外交辞令），达成了双方理解的决断。中原朋友们理解我的选择，同意我与上海世纪出版集团的后续版权合作。

当此新版问世之际，我对中原老朋友们再次表示衷心的谢意。

需要说明的是，这次新版，我作了一次新的全面修订。

这次修订，主要是两个基本方面：一则，对知识性的错误与模糊，以及未被发现的笔误，进行了全面纠错；二则，对原来靠拢通俗话本的某些写法，进行了文风的校正。可以说，上海世纪版的《大秦帝国》是历史知识进一步精确化明晰化，叙事文风进一步整肃化厚重化的一个版本。

一部大作品一旦定型，任何修订都只能是修葺性的，而不应该是结构性的。我们中国人历史意识的基本缺陷，不在事实不清，而在是非不明。我们有庞大的史料库，对历史事件的记载与研究之丰厚，无疑为世界之最。可是，我们对中国文明历史的总体认知与阶段解析，

以及对文明坐标式历史人物的价值评判等，既像是一片严重荒漠，又像是一个巨大泥潭。说荒漠，是因为我们几乎还没有文明史研究意识；说泥潭，是因为我们的历史意识充满了矛盾混乱陈腐臆断，纠葛交错，说不清任何一个文明史的基本问题。在这样的社会历史意识条件下，一部历史文学作品，最大的难点不是其所叙述故事的史实性，而是能否以新文明理念重新解读历史。解决了这个最大难点，这部作品的基本面就完成了。

《大秦帝国》全新修订版的问世，上海世纪出版集团与北京世纪文景公司作出了巨大的努力，辛勤的劳动。重新排版、重新校订、重新设计、再度编辑，等等等等，时间紧迫，工作量极大。在世纪集团总裁陈昕先生的统筹指导下，在集团副总、世纪文景总经理施宏俊先生，副总经理王蕾女士的率领下，世纪文景的一群年轻朋友蓬勃劳作，一体作战，殊多辛苦。责任编辑李文青及其所属小组成员杨越江、闫柳君，审读室何晓涛博士，营销编辑邓宇等，更是在具体工作中奋发认真，令人铭刻在心。在此，我对上海世纪出版集团的领导得力，对这些年轻朋友们的奋发劳作，再次表示衷心的感谢！另外，集团郭志坤编审提出了高水平的审读报告，在此一并感谢。

二

理清中国文明史，有两个最为基本的问题。第一个是如何评价秦帝国，第二个是如何评价儒家。从中国历史意识在“前现代”时期的呈现方式看，一个是“非秦”问题，一个是“独尊儒术”问题；从“五四”以来的近现代思潮看，一个是“评秦”问题，一个是“批孔”问题。也就是说，中国文明史的这两个基本问题，一直贯穿秦帝国灭亡之后两千余年的历史意识。从中国五千年历史看，所有涉及文明史的问题，都不具有这两个问题独具的普遍性与深远性。对夏商周三代的认知，对秦帝国之后两千余年文明史的认知，尽管也有普遍性问题，但其对我们

民族历史意识的深远影响力，无疑远远逊于“非秦”与“独尊”这两个最基本问题。

这部《大秦帝国》，正是基于澄清“非秦”烟雾而问世的。对于秦帝国及其赖以生成的春秋战国的评价，则有三个基本问题。第一个，对这三大时代文明史地位的总体认知评判。第二个，对秦帝国统一中国文明的总体认知评判。第三个，对秦帝国政权性质及其施政实践的总体认知评判。依据我们在秦后两千多年形成的历史意识，这三个问题的基本答案，几乎都是否定性的。第一个问题，我们已经形成的传统的普遍认知是：春秋战国秦帝国三大时代，都是中国历史上的黑暗时代。对这一理念的表述，二十五史中比比皆是。第二个问题，我们的传统普遍认知是：统一中国文明，开于秦而成于汉。事实上，我们将统一中国文明的历史功绩，更多地赋予了汉代，又以否定秦帝国施政实践的方式，实际否定了秦帝国作为统一文明正源的文明史地位。第三个问题，我们的传统普遍认知是：秦帝国政权是专制政权，秦帝国施政实践是暴政，秦始皇是暴君。总而言之，秦之为秦，“暴秦”两字足以蔽之。

传统认知构成的事实是，我们对自己民族与国家文明历史最基本坐标的确立，绕过了春秋战国秦帝国三大时代，而在事实上将夏商周三代与西汉看成了一个完整延续的文明史序列。中间最重要的枢纽时代，被我们全部确认为黑暗时代，一体否定了。

文明历史的真相，果真如此么？

对隐藏于深远历史烟雾之后的遥远时代，我们果真不能甄别么？

三

假如我们民族没有系统的史料，没有坚实的历史遗迹，而只有遥远模糊的碎片传说，也许，我们不会提出对传统认知的历史质询，而

只能以传统的认知为认知，以传统的评判为评判。可是，事实恰恰相反，我们偏偏有世界罕有其匹的各种形式的详尽史料，文字的、考古的、实物遗存的，等等等等，林林总总，无比丰厚。对于技术性的事件研究、编年研究、局部细节研究而言，当然还有许多不清楚的时段与细节。但是，对于寻求社会基本认知的大视野的文明史研究，我们的史料对于理清自己的文明历史足迹，已经足够扎实了。在这样的历史条件下，我们仍然自囚于旧时代对中国文明史的陈腐认知，无疑是文明的悲剧。

一个显然的要害是清楚的：我们的历史脚步是历代史官记载的，既往对这些历史事件与历史人物的评价，自然也是依据过去时代的价值理念作出的。我们可以不怀疑被记载事件的基本真实性，可是，我们对那些陈腐的评价标尺，则完全有充分的纠正理由。

不是事实清楚，而是是非不明。这是我们的基本状况。

在既定史实（史料）被普遍认知的情况下，以新的理念去整理历史，去重新解读评判历史，是每一个时代必须做到，而且能够做到的。任何一代人，都必须必然要用自身所处时代的文明理念来重新评价历史，借以确定该时代前进的历史根基。战国时代，如果没有当时思想家群体秉持“法后王”理念而立足现实对历史作出的深刻反思，就不会有一浪接一浪的变法运动，从诸侯分治到统一国家的文明跨越也不会完成。从更为广阔的意义上说，人类各个国家的思想史与学术史，都显示了这样一个基本事实：作为人文领域的基本阵地，历史学第一要做的大事，是理清一个国家的文明历史脉络，并确立该国该民族最基本的文明历史坐标；国家民族以这种文明史研究为基础，进而形成国家民族的文明话语权。

我们的现状，远远不是这样的。

我们的历史研究，在明清两代思想禁锢下形成了考据主义传统，对历史基本上只作技术性研究。1840年之后，直到今天，将近两百年，我们仍然没有从根本上走出这一传统，长期沉溺于事件研究、编年研究、技术细节研究。当然，这些研究是需要的，也是各个国家都有的。但是，任何文明发达的国家，都没有因为具体的技术性研究而忘记文明史课题。只有我们，被历史这壶老酒灌醉了，失去了清醒的文明评判，呼呼沉睡在传统的大梦里。

梳理文明史并给国家民族提供文明话语权，是一代学人的基本使命。

漠视这一使命，是我们的文明悲剧。

四

《大秦帝国》，是一部历史文学作品。

作为基于澄清历史烟雾而创作的一部文学作品，人们自然有理由认为它是理念先行的。对此，我的说法是：《大秦帝国》是一部精神本位的作品。尽管，当下文学的沉沦，已经使人们对“文以载道”这样的命题嗤之以鼻了。但是，我赞赏这种精神。文若无道，人何以堪?

虽然如此，作为历史文学作品，除了基于连接历史断点而生发的必要的文学虚构，以及基于集中体现历史精神而对局部人物关系的调整之外，《大秦帝国》对历史的叙述是忠实的。唯其忠实于历史的真实，《大秦帝国》连绵不断的激烈冲突与无数烈士英雄的风骨节操，是战国历史真相的实然，而不是我所“想象”出来的。

所以选择文学形式，是因为那个时代太过遥远，人们已经很难有真切的感觉了。文学的细节真实是根基，大量的鲜活细节在历史研究著作中是无法呈现的。通过文学的细节真实与生活质感，特定的历史

风貌与历史精神，会以涓涓细流渗透我们的感知，使时尚而沉沦的当代人有亲切的认同。当然，未必人人感觉如此。但是，作为走进后人精神世界的一种历史生活，大约这是最为合适的方式了。

秦帝国的根本伟大处，不在于统一了国家，而在于统一了文明。

唯其有统一的中国文明，我们的民族虽历经劫难，但生命永恒。

体验秦帝国历史的骄傲感，正在于她穿越历史而照耀我们精神的生命力。

正因为如此，作为深度再现帝国文明创造力的文学作品，无论因为作者的局限而有多少缺点，它的历史精神与基本理念，都是经得起历史考验的。

是为上海世纪全新修订版《大秦帝国》跋。

孙皓晖

2012年春·海南积微坊

tao xiao cover 1

大秦帝国（修订版）　　纸书购买链接

tao da cover 1

大秦帝国（精装）　　纸书购买链接